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詩經

皇清詩經解

德清俞樾書

上洋臥游山房石印

PL 2461 .N8 1893 v.9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一

詩經

詩經總目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一

學海堂 庚申補刊

詩本音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國風

周南

關關雎鳩 十八尤 唐韻之十八尤部也餘做此 在河之洲 十八尤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十八尤

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 十八尤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十八尤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古音蒲北反 悠哉悠哉 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古音以考之

參差荇菜 左右芼之 三十七號 窈窕淑女 鐘鼓樂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一屋 維葉萋萋 十二齊 黃鳥于飛 八微 集于灌木 一屋 其鳴喈喈 十四皆

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維葉莫莫 十九鐸 是刈是濩 十一暮 為絺為綌 二十陌 服之無斁 二十二昔

言告師氏 言告言歸 八微 薄污我私 六脂 薄澣我衣 八微 害澣害否 五旨 歸寧父母 四十五厚

葛覃三章章六句

采采卷耳 不盈頃筐 十陽 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 十一唐

陟彼崔嵬 十五灰 我馬虺隤 十五灰 我姑酌彼金罍 十五灰 維以不永懷 十四皆

陟彼高岡 十一唐 我馬玄黃 十一唐 我姑酌彼兕觥 維以不永傷 十陽

陟彼砠矣 九魚 我馬瘏矣 十一模 我僕痡矣 十一模 云何吁矣 十虞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南有樛木 葛藟纍之 六脂 樂只君子 福履綏之 六脂

南有樛木 葛藟荒之 十一唐 樂只君子 福履將之 十陽

南有樛木 葛藟縈之 十四清 樂只君子 福履成之 十四清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 詵詵兮 十九臻 宜爾子孫 振振兮 十七真

螽斯羽 薨薨兮 十七登 宜爾子孫 繩繩兮 十六蒸

螽斯羽 揖揖兮 二十六緝 宜爾子孫 蟄蟄兮 二十六緝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古音敷考華字詩凡八見易一見楚辭一見並同爾雅華荂也後人誤入九麻韻）一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古音姑考家字詩凡八見書一見左傳二見楚辭一見並同後人誤入九麻韻）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五質）之子于歸宜其家室（五質）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十九臻）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十七眞）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罝（古音雎後人誤入九麻韻罝與夫協丁與城協謂之隔句韻後倣此）（此詩上下各自爲）椓之
丁丁（十三耕）赳赳武夫（十虞）公侯干城（十四清）
肅肅兔罝（見上）施于中逵（六脂）赳赳武夫（見上）公侯好仇（此字有二音此章音渠之反與逵爲韻首章音渠猶反後人混入十八尤韻疑古元有二音之字如母哉與雖之類然三百篇之中亦不過四五字而已或以爲逵當作馗音求與仇字同音甚協而經文未可輒改姑闕所疑）
肅肅兔罝（見上）施于中林（二十一侵）赳赳武夫（見上）公侯腹心（二十一侵）

兔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六止）薄言采（十五海）之采采芣苢（見上）薄言有（古音以考有字詩凡十二見書一見楚辭一見並同今四十四有與柳丑等字混爲一韻）之
采采芣苢（見上與下苢協）薄言掇（十三末）之采采芣苢（見上）薄言捋（十三末此章亦可以上入之通爲一韻下章同）
采采芣苢（見上）薄言袺（十六屑）之采采芣苢（見上）薄言襭（十六屑）之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十八尤）思（今文作不可休息陸德明云本或作休思正義曰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宋玉高唐賦陳思不可休息朱子從韓詩作不可休思小見是用不集朱子從韓詩作是用不就今本息作息就作集而集與就並非王氏所見之本疑是朱子未定之本也）漢有游女不可求（十八尤）思漢之廣（三十六蕩）矣不可泳（古音于兩反後人混入三十八梗韻說文引此作永與此字之永字以兩反兩字古音于平之反考此字後人混入四十三映韻）思江之永（三十八梗）矣不可方（十陽）思（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考此字古音凡四見楚辭一見並同此字古人讀者爲韻詩凡一見或曰不當與方相叶何也蓋在古人之詩無韻則不韻不必兩句相韻五言之法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八語）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古音莫補反與楚馬字同考馬字詩凡十四見書一見易一見左傳二見楚辭二見並同今三十五馬與踝瓦等字混爲一韻）漢之廣（見上）矣不可泳（見上）思江之永（見上）矣不可方（見上）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十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十虞）漢之廣（見上）矣不可泳（見上）思江之永（見上）矣不可方（見上）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十五灰）未見君子惄如調飢（六脂）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六至）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六至）
魴魚赬尾（七尾）王室如燬（四紙）雖則如燬（見上）父母孔邇（四紙）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六止）振振公子（六止）于嗟麟兮（古人之詩言盡而意長歌止而音不絕也故有句之餘有章之餘若上文所謂一字二字之詞如于嗟麟兮其與只且文王蒸哉之類是也記日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凡章之餘皆嗟歎之詞可以不入韻然合三章而歌之則章之末句未嘗不自爲韻也）
麟之定（四十六徑）振振公姓（四十五勁）于嗟麟兮
麟之角（古音祿考角字詩凡三見並同後人混入四覺韻此字於四覺韻再出）振振公族（一屋）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朱子集傳周南之國南者是也南者樂名所謂以雅以南故不得云周南之風但曰周南）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九魚）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九御王肅讀爲魚據反音迓鄭氏箋御迎也後人不知古人以迓字不入御韻誤讀爲迓之音別出二字分爲兩音入四十碼韻）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十陽）之之子于歸百兩將（十陽）之（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維鵲有巢維鳩盈（十四清）之之子于歸百兩成（十四清）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六止）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七志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一東）于以用之公侯之宮（一東）
被之僮僮（一東）夙夜在公（一東）被之祁祁（六脂）薄言還歸（八微）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草蟲（一東）趯趯阜螽（一東）未見君子（六止）憂心忡忡（一東）亦既見止（六止）亦既覯止（見上）我心則降（古音戶工反考降字詩凡四見禮記一見楚辭三見並同後人混入四江韻）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十月）未見君子（見上）憂心惙惙（十七薛）亦既見止（見上）亦既覯止（見上）我心則說（十七薛此章亦可以上入通爲一韻）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八微）未見君子（見上）我心傷悲（六脂）亦既見止（見上）亦既覯止（見上）我心則夷（六脂此章亦可以平上通爲一韻）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十七眞）南澗之濱（十七眞）于以采藻（三十二晧）于彼行潦（三十二晧）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八語）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九麌）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古音戶考下字詩凡二十七見易一十七見書一見禮記六見孟子一見楚辭十四見並同後人混入三十五馬韻）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八語）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十月）召伯所茇（十三末）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十七夬）召伯所憩（十三祭）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十六怪）召伯所說（十三祭）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浥行露（十一暮）豈不夙夜（古音豫考夜字詩凡七見左傳一見楚辭二見並同後人混入四十禡韻）謂行多露（見上）
誰謂雀無角（古音祿）何以穿我屋（一屋）誰謂女無家（音姑集傳叶音谷非此句本不入韻然角屋足皆可轉爲平聲則家亦未嘗非韻也）何以速我獄（三燭）雖速我獄（見上）室家不足（三燭）
誰謂鼠無牙（古音吾考牙字詩凡二見並同後人誤入九麻韻）何以穿我墉（三鍾）誰謂女無家（不入韻）何以速我訟（三鍾）雖速我訟（見上）亦不女從（三鍾）
（音與音之相應如水之於水火之於火也其在詩之中而無所不入於天地之間者也故夫子之傳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日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蓋古人之言出於自然而成者也若世之人作字而協句不入行水上自然而成者乎且知後之作者雖凡章而二章不入韻一言之難合者乎且知世之兩首章入韻而有不入韻者不入而二章不入燕之之及首章三章不通圖不入韻而二章之非韻也如於集傳之有之說必欲章之之家乎入相通而不得韻之非韻也如集傳多有之說必欲況此而二同之則不得以二章之家音谷三章之家音公一家而三音也豈其然乎朱子厚齋謂古人以音爲耳矣此病在不可知以愚謂恐非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古音婆考皮字詩凡三見左傳二見並同後人誤入五支韻）素絲五紽（七歌）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古音陀考蛇字詩凡二見楚辭四見並同後人以委蛇之蛇音代支反虺蛇之蛇音神遮反分入五支九麻二韻非也）
羔羊之革（古音棘考革字詩凡四見易三見並同後人混入二十一麥韻）素絲五緎（二十四職）委蛇委蛇自公退食（二十四職）
羔羊之縫（三鍾）素絲五總（一董）委蛇委蛇自公（一東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十五灰與斯哉協）在南山之陽（十陽）何斯違斯（五支）莫敢或遑（十一唐）振振君子（六止）歸哉歸哉（十六咍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殷其靁（見上）在南山之側（二十四職）何斯違斯（見上）莫敢遑息（二十四職）

振振君子見上歸哉歸哉見上此章亦可以平上入通爲一韻朱子詩音大抵本之吳才老或委之門人編注而其中參錯不合者未之詳定也且如殷其靁側叶莊力反匏有苦葉子叶獎里反谷風以叶羊止反相鼠俟叶羽已反側與力子與里以與止俟與已本一韻也何以云叶頍弁柏叶逋莫反奕懌並叶弋灼反本文無灼韻中字又何須叶節南山氏音底叶都黎反氐本平聲齊韻中字何須音而又叶野叶上與反不注於燕燕而注於葛生南叶尼心反不注於燕燕風叶風而注於株林思叶新齎反來叶陵之反不注於終風而注於雄雉先後之間亦爲失次

殷其靁見上在南山之下音戶何斯違斯見上莫或遑處八語

振振君子見上歸哉歸哉見上同首章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十五灰與士協其實七五質兮求我庶士六止迨其吉五質兮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摽有梅見上其實三二十三談兮求我庶士見上迨其今二十一侵兮同上章

摽有梅見上頃筐塈六至之求我庶士見上迨其謂八未之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彼小星十五靑與征協三五在東一東肅肅宵征十四清夙夜在公一東寔命不同一東

嘒彼小星見上維參與昴三十一巧昴字從丣寅卯之卯以爲力求反而從丣者非肅肅宵征見上抱衾與裯六豪十八尤寔命不猶十八尤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六止之子歸不我以六止不我以見上其後也悔十四賄十八隊二韻

江有渚八語之子歸不我與八語不我與見上其後也處八語

江有沱七歌之子歸不我過八戈不我過見上其嘯也歌七歌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十七眞與春協白茅包五肴之有女懷春十七諄吉士誘四十四有之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林有樸樕一屋野有死鹿一屋白茅純束三燭有女如玉三燭

舒而脫脫十三末兮無感我帨十三祭兮無使尨也吠二十廢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三鍾與雝協今本有作穠者唐石經作襛廣韻襛華又衣厚貌唐張參五經文字曰襛如恭反從禾者訛矣唐棣之華音敷曷不肅雝三鍾王姬之車古音居考車字凡七見易二見楚辭一見並同後人誤於九麻韻再出

何彼襛矣六止華如桃李六止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六止○首章以襛字爲韻二章以矣字爲韻古人之文變化不拘如此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十七眞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二十三魂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葭古音姑後人誤入九麻韻壹發五豝古音伯吾反後人誤入九麻韻于嗟乎騶虞十虞

彼茁者蓬一東壹發五豵一東于嗟乎騶虞見上首章以葭豝虞爲韻二章以蓬豵爲韻而虞字則合前章集傳不得其解乃以首章之虞叶音牙二章之虞叶五紅反一詩之中而兩變其音及至秦詩權輿之篇則無說矣首章以渠餘與爲韻二章以簋飽爲韻而輿字則合前章正與此詩一律雖有善叶者不能以輿而叶簋飽也故愚以爲此古人後章韻前章之法不得此說而強求之上句宜其迷謬而不合矣　或曰如騶虞權輿之詩若斷其第二章歌之則其韻何所承乎曰古人歌詩如宗廟朝會之樂皆用全篇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始有斷章如騶虞權輿之詩必無去其首章但歌二章之理且古人之詩有義同而必二章三章者非故爲是重疊之辭也取其被之管弦音長而節舒若一章而止則短促不成節奏必合二三章爲一闋故可以後章韻前章也　陸機曰詩中有三章而辭義無大相遠者如樛木螽斯之類蓋樂之三成猶今之三闋三疊是已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皇清經解卷三之一終

漢軍樊封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二

詩本音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國風

邶

汎彼柏舟十八尤亦汎其流十八尤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十八尤微我無酒以敖以游十八尤此章之酒綠衣首章之衣燕燕三章之反通其四聲則皆入韻恐學者以爲繁碎故不注而發其例於此後之善歌者自能知之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九御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九御薄言往愬十一暮逢彼之怒十姥十一暮

我心匪石二十二昔與席協不可轉二十八獮也我心匪席二十二昔不可卷二十八獮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二十八獮也

憂心悄悄三十小慍于羣小三十小覯閔旣多受侮不少三十小靜言思之寤辟有摽三十小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八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八微靜言思之七之不能奮飛八微日居月諸一句之中而自爲韻亦歌者所不得而遺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六止心之憂矣六止曷維其已六止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十陽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十陽

綠兮絲兮七之女所治七之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古音羽其反後入混入十八尤韻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古音方凡反考風字詩凡六見楚辭二見並同後人誤入一東韻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十一侵

綠兮四章章四句

燕燕于飛八微與歸協差池其羽九麌之子于歸八微遠送于野古音神與反考野字詩凡十三見書一見左傳一見楚辭一見並同今八語韻有此字誤於三十五馬韻再出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九麌

燕燕于飛見上頡之頏之十一唐之子于歸見上遠于將之十陽瞻望弗及二十六緝佇立以泣二十六緝

燕燕于飛見上下上其音二十一侵之子于歸見上遠送于南二十二覃正義曰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二十一侵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一先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十七眞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十七眞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十姥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八語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十一暮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三十七号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三十七号胡能有定寧不我報三十七号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十陽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十陽胡能有定俾也可忘十陽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六術父兮母兮畜我不卒六術胡能有定報我不述六術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三十七号顧我則笑三十五笑謔浪笑敖三十七号中心是悼三十七号

終風且霾十四皆惠然肯來十六咍莫往莫來見上悠悠我思七之

終風且曀十二霽 不日有曀見上 寤言不寐六至 願言則嚏十二霽
曀曀其陰 虺虺其靁十五灰 寤言不寐 願言則懷十四皆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十一唐 踊躍用兵古音必良反考兵字詩凡三見左傳一見禮記一見並同後人混入十二庚韻 土國城漕 我獨南行戶郎反
從孫子仲一送 平陳與宋二宋 不我以歸 憂心有忡一東 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爰居爰處八語 爰喪其馬音姥 于以求之 于林之下音戶
死生契闊十三末 與子成說十七薛 執子之手四十四有 與子偕老三十二晧
于嗟闊兮見上 不我活兮十三末 于嗟洵兮十八諄 不我信兮十七眞毛音申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二十二覃 吹彼棘心二十一侵 棘心夭夭四宵 母氏劬勞六豪
凱風自南 吹彼棘薪十七眞 母氏聖善 我無令人十七眞
爰有寒泉二仙入協與 在浚之下音戶 有子七人十七眞 母氏勞苦十姥
睍睆黃鳥 載好其音二十一侵 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二十一侵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八微與懷協 泄泄其羽九麌 我之懷矣十四皆 自詒伊阻八語
雄雉于飛 下上其音二十一侵 展矣君子 實勞我心二十一侵
瞻彼日月 悠悠我思七之 道之云遠 曷云能來十六咍
百爾君子 不知德行戶郎反 不忮不求 何用不臧十一唐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二十九葉 濟有深涉二十九葉 深則厲十三祭 淺則揭十三祭
有瀰濟盈十四清 有鷕雉鳴十二庚 濟盈不濡軌古音九後人誤入五旨韻 雉鳴求其牡音莫九反後人誤入四十五厚韻說文鷕從鳥唯聲舊以小元戴侗曰此章上半句瀰與鷕協下半句盈與鳴協亦一句兩韻也
雝雝鳴雁三十諫 旭日始旦二十八翰 士如歸妻 迨冰未泮二十九換
招招舟子六止 人涉卬否房以反 人涉卬否見上 卬須我友音以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習習谷風一東 以陰以雨九麌 黽勉同心二十一侵 不宜有怒十姥十一暮 采葑采菲八微 無以下體十一薺 德音莫違八微 及爾同死五旨 此章以上通為一韻
行道遲遲六脂 中心有違八微 不遠伊邇四紙 薄送我畿八微

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十一薺 宴爾新昏 如兄如弟十一薺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涇以渭濁 湜湜其沚六止 宴爾新昏 不我屑以六止 毋逝我梁 毋發我笱古音鉅考笱字詩凡二見並同後人混入四十五厚韻 我躬不閱 遑恤我後古音戶考後字詩凡八見禮記二見公羊傳一見並同後人混入四十五厚韻
就其深矣 方之舟之十八尤 就其淺矣 泳之游之十八尤 何有何亡十陽與喪協 黽勉求之十八尤 凡民有喪十一唐 匍匐救之四十九宥 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不我能慉音許六反一屋 反以我為讎十八尤 既阻我德 賈用不售四十九宥
昔育恐育鞫轉音居六反一屋 宋芑屑節南山蓼莪之外並作鞫今但隸中鞫字自為公劉一韻 及爾顛覆四十九宥轉音方六反一屋 既生既育 比予于毒二沃 此章以平去入通為一韻
我有旨蓄 亦以御冬二冬 宴爾新昏 以我御窮一東
有洸有潰十八隊 既詒我肄六至 不念昔者 伊余來墍六至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八微 胡不歸八微 微君之故十一暮 胡為乎中露十一暮
式微式微見上 胡不歸見上 微君之躬一東 胡為乎泥中一東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十二曷 何誕之節十六屑 叔兮伯兮 何多日也五質
伯字不入韻 何其處也八語 必有與也八語 何其久也古音凡考久字詩凡三見考工記一見孟子一見並同後人混入四十四有韻 必有以也六止
狐裘蒙戎一東 匪車不東一東 叔兮伯兮 靡所與同一東
瑣兮尾兮七尾 流離之子六止 叔兮伯兮 褎如充耳六止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簡兮 方將萬舞九麌 日之方中 在前上處八語
碩人俣俣九麌 公庭萬舞見上 有力如虎十姥 執轡如組十姥
左手執籥十八藥 右手秉翟二十三錫 赫如渥赭 公言錫爵十八藥 藥不入韻 赭字
山有榛十九臻 隰有苓古音力珍反考苓字詩凡二見並同惟小宛四章令字凡四見 云誰之思 西方美人十七眞 彼美人兮見上 西方之人兮見上 兮下以鳴征生字為韻而首句自不入韻也後人誤入十五青韻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毖彼泉水 亦流于淇七之 有懷于衛 靡日不思七之 孌彼諸姬七之 聊與之謀古音媒考謀字詩凡九見易一見左傳二見楚辭一見並同後人混入十八尤韻
出宿于泲十一薺 飲餞于禰十一薺 女子有行 遠父母兄弟十一薺 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五旨
出宿于干二十五寒 飲餞于言二十二元 載脂載舝十五鎋 還車言邁十七夬 遄臻于衛十三祭 不瑕有害十四泰 此章以去入通為一韻
我思肥泉二仙 茲之永歎二十五寒 思須與漕六豪 我心悠悠十八尤
駕言出遊十八尤 以寫我憂十八尤
泉水四章章六句
出自北門二十三魂 憂心殷殷二十一殷 終窶且貧十七眞 莫知我艱二十八山
已焉哉十六咍 天實為之七之 謂之何哉見上 按哉之以語助為韻詩中亦或有之李因篤曰當以為何二字為韻古音鴟見下相鼠
王事適我二十二昔 政事一埤益二十二昔 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讁二十一麥 已焉哉見上 天實為之見上 謂之何哉見上
王事敦我鄭氏音都回反 政事一埤遺六脂 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摧十五灰 已焉哉見上 天實為之見上 謂之何哉見上 此章之哉北風三章之虛邪且皆通上文為一韻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十陽 雨雪其雱十一唐 惠而好我 攜手同行戶郎反 其虛九魚 其邪箋云讀如徐爾雅作其徐考邪字詩凡二見並同後人誤入九麻韻 既亟只且九魚
北風其喈十四皆 雨雪其霏八微 惠而好我 攜手同歸八微 其虛其邪見上 既亟只且見上
莫赤匪狐十一模 莫黑匪烏十一模 惠而好我 攜手同車九魚 其虛其邪見上 既亟只且見上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十虞 俟我於城隅十虞 愛而不見 搔首踟躕十虞
靜女其孌二十八獮 貽我彤管二十四緩 彤管有煒七尾 說懌女美五旨
自牧歸荑十二齊 洵美且異七志 匪女之為美 美人之貽七之 此章以平上去通為一韻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四紙 河水瀰瀰四紙 燕婉之求 籧篨不鮮古音犀考鮮字詩凡二見尚書大傳曰西方者何鮮方也西本音先今讀犀鮮本音犀今讀仙二字互誤今鮮字入二仙二十八獮二韻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新臺有洒古音銑後人誤入十一薺韻 河水浼浼古音免後人誤入十四賄韻按韓詩作漼漼浼浼

詩作嫕今字已改正而猶用韓詩之音誤矣 燕婉之求蘧篨不殄二十七銑

魚網之設鴻則離古音羅考羅字詩凡二見易二見楚辭三見並同後人誤入五支韻之燕婉之

求得此戚施古音式何反考施字詩凡二見楚辭二見並同後人誤入五支韻 或問四句二韻而語助之字同一後有之乎曰非獨四句也即三句二句亦有之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亡爲之韻史記朱虛侯章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疏與去爲韻此非四句二韻而獨用一之字者乎篤公劉之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舟與瑤刀爲韻非三句三韻而獨用一之字者乎載見之詩曰以介眉壽永言保之壽與保爲韻相之詩曰於昭于天皇以間之天與間爲韻其禮記坊記相彼盍旦尚猶患之旦與患爲韻莊子則陽篇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子與里爲韻此非二句二韻而獨用一之字者乎古人之文變化不拘若此以今人之見求之猶膠柱而鼓瑟必有所不諧者矣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古音於兩反後人混入三十八梗韻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三十六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十三祭願言思子不瑕有害十四泰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鄘

汎彼柏舟十八尤與髦協在彼中河七歌髧彼兩髦六豪實維我儀古音俄考儀字詩凡十見楚辭一見並同後人誤入五支韻之死矢靡他七歌母也天一先只不諒人十七真只

汎彼柏舟見上在彼河側二十四職髧彼兩髦見上實維我特二十五德之死矢靡慝二十五德母也天見上只不諒人見上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三十二晧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三十二晧也所可道見上也言之醜四十四有也

牆有茨不可襄十陽也中冓之言不可詳十陽也所可詳見上也言之長十陽也

牆有茨不可束三燭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一屋也所可讀見上也言之辱三燭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九麻委委佗佗七歌如山如河七歌象服是宜古音魚何反考宜字詩凡九見易一見儀禮一見楚辭一見並同後人誤入五支韻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七歌

玼四紙十二薺二韻兮玼見上兮其之翟二十三錫附二十三錫二韻簡兮翟與籥爵爲韻與此不同按

開同宮也鬒髮如雲不屑髢十二霽也玉之瑱也象之揥十三祭也揚

且之晳二十三錫也集傳叶征例反以因易大有傳明辨晳也而誤按易傳之晳从日从折音制與陳詩明星晳晳之晳同亦作晣此章之晳从白从析音析與論語曾晳左傳子晳白晳之晳同今依石經止之轉音爲息例反

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十二霽也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瑳兮瑳兮其之展二十八獮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二十二元也子之清揚

揚且之顏二十七刪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三十三線二十二元也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十一唐矣沬之鄉十陽矣云誰之思美孟姜十陽矣期我

乎桑中一東要我乎上宮一東送我乎淇之上四十一漾與唐鄉姜協矣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爰采麥古音莫北反考麥字詩凡五見並同後人混入二十一麥與獲索等字混爲一韻矣沬之北二十五德矣

云誰之思美孟弋二十四職矣期我乎桑中見上要我乎上宮見上

送我乎淇之上合前章矣

爰采葑三鍾矣沬之東一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三鍾矣期我

乎桑中見上要我乎上宮見上送我乎淇之上合前章矣首章唐鄉姜爲一韻中宮爲一韻而上字仍協首句二章麥北弋爲一韻中宮爲一韻三章葑東庸中宮共爲一韻而上字仍協首章所謂後章叶前章者也集傳中叶諸良反宮叶居王反非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十陽人之無良十陽我以爲兄古音虛王反考兄字詩凡五見楚辭一見並同後人混入十二庚韻

鵲之彊彊見上與良協鶉之奔奔二十三魂人之無良見上我以爲君二十文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一東作于楚宮一東揆之以日五質作于楚室五質

樹之榛栗五質椅桐梓漆五質爰伐琴瑟七櫛

升彼虛九魚矣以望楚八語矣望楚與堂十一唐景山與京古音疆考京字詩凡十一見左傳一見並同後人混入十二庚韻降觀于桑十一唐卜云其吉終然今作終焉唐石經作終然按漢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其銘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張衡東京賦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今從之允臧十一唐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靈雨既零古音力珍反命彼倌人十七真星言夙駕說于桑田一先顏師古註急就章曰古者田陳聲相近故陳敬仲奔齊改爲田氏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韓詩作敶甸字古並通先不必改音也匪直也人見上秉心塞淵一先騋牝三千一先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五旨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十一薺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九麌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古音滿補反說見葛覃

乃如之人十七真也懷昏姻十七真也大無信二十一震也不知命古音彌幷反考命字詩凡九見並同後人誤入四十三映韻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古音婆人而無儀音俄人而無儀見上不死何爲古音譌考爲字詩凡七見易一見楚辭一見並同後人誤入五支韻

相鼠有齒六止人而無止六止人而無止見上不死何俟六止

相鼠有體十一薺人而無禮十一薺人而無禮見上胡不遄死五旨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干旄六豪在浚之郊五肴素絲紕五支之良馬四六至之

彼姝者子何以畀六至之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孑孑干旟九魚在浚之都十一模素絲組十姥之良馬五十姥之

彼姝者子何以予九魚八語之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孑孑干旌十四清在浚之城十四清素絲祝一屋之良馬六一屋之

彼姝者子何以告二沃之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十虞歸唁衛侯古音胡考侯字詩凡二見左傳一見餱字鍭字詩各一見並同後人誤分入十九侯韻驅馬悠悠十八尤言至于漕六豪大夫

跋涉我心則憂十八尤按此詩自驅馬悠悠以下別是一韻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二十阮視爾不臧我思不遠二十阮既不我嘉

不能旋濟十二霽視爾不臧我思不閟六至

陟彼阿丘古音去其反考丘字詩凡三見易一見左傳一見楚辭一見並同後人混入十八尤韻與懷之協言

采其蝱古音芒後人混入十二庚韻女子善懷十四皆亦各有行戶郎反許人尤

之七之李因篤曰當以尤爲韻尤音羽其反見下衆穉且狂十陽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莫北反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二十四職大夫君子

無我有尤古音羽其反考尤字詩凡二見易六見楚辭三見並同今十八尤與憂流等字混爲一韻百爾

所思七之不如我所之七之此章亦可以平入通爲一韻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古音於戈反考猗字詩凡四見並同後人誤入五支韻有匪君子如

切如磋七歌如琢如磨八戈瑟兮僩二十五潸兮赫兮咺阮二十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二十二元兮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十五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十二庚會弁如星十五青瑟兮僩見上兮赫兮咺見上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見上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二十一麥有匪君子如金如錫二十三錫如圭如璧二十二昔寬兮綽兮十八藥猗重較四覺兮善戲謔十八藥兮不爲虐十八藥兮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三十諫碩人之寬二十六桓獨寐寤言二十二元永矢弗諼二十二元

考槃在阿七歌碩人之薖八戈獨寐寤歌七歌永矢弗過八戈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考槃在陸一屋碩人之軸一屋獨寐寤宿一屋永矢弗告二沃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八微衣錦褧衣八微齊侯之子六止衛侯之妻十二齊東宮之妹十八隊邢侯之姨六脂譚公維私六脂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手如柔荑十二齊膚如凝脂六脂領如蝤蠐十二齊齒如瓠犀十二齊螓首蛾眉六脂巧笑倩兮三十二霰美目盼兮三十一襇

碩人敖敖六豪說于農郊五肴四牡有驕四宵朱幩鑣鑣四宵翟茀以朝四宵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六豪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十三末施罛濊濊十三末鱣鮪發發十三末韓詩作䥽葭菼揭揭十七薛庶姜孽孽十七薛庶士有朅十七薛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七之抱布貿絲七之匪來貿絲見上來即我謀音媒送子涉淇七之至于頓丘七之匪我愆期七之子無良媒十五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見上

乘彼垝垣二十二元以望復關二十七刪不見復關見上泣涕漣漣二仙既見復關見上載笑載言二十二元爾卜爾筮體無咎言見上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二仙

桑之未落十九鐸其葉沃若十八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四十七寢于嗟女兮無與士耽二十二覃士之耽見上兮猶可說十七薛也女之耽見上兮不可說見上也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十六軫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十七眞淇水湯湯十陽漸車帷裳十陽女也不爽三十六養士貳其行戶郎反士也罔極二十四職二三其德二十五德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三歲爲婦古音房以反考婦字詩凡三見易一見禮記一見楚辭一見並同後人混入四十四有韻靡室勞矣六豪夙興夜寐六至靡有朝四宵矣言既遂矣六至至于暴矣三十七號兄弟不知五支咥其笑矣三十五笑靜言思之七之躬自悼矣三十七號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二十五願淇則有岸二十八翰隰則有泮二十九換總角之宴三十二霰言笑晏晏三十諫信誓旦旦二十八翰不思其反二十阮反是不思七之亦已焉哉十六咍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七之豈不爾思七之遠莫致之七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古音以考右字詩凡十見禮記一見楚辭一見並同後人混入四十四有韻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十一薺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三十三哿巧笑之瑳二十哿佩玉之儺七歌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淇水滺滺十八尤檜楫松舟十八尤駕言出游十八尤以寫我憂十八尤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支五支童子佩觿五支雖則佩觿見上能不我知五支容兮遂兮六至垂帶悸兮六至此章古人音部可以平去通爲一韻亦可以平去與去通爲一韻而合之則通爲一也平與平爲韻去與去爲韻而合之則通爲一也木瓜二章桃瑤平與平爲韻報好去與去爲韻而合之則通爲一也同一聲而有親疏如黃鳥之首章棘息特爲韻而合之則通爲一也分之而不亂合之而不乖可以知其用音之密矣

芄蘭之葉二十九葉童子佩韘三十帖雖則佩韘見上能不我甲三十二狎容兮遂見上兮垂帶悸見上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十一唐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十陽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六豪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四宵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朅兮十七薛邦之桀兮十七薛伯也執殳十虞爲王前驅十虞

自伯之東一東首如飛蓬一東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三鍾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五質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五質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十八隊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十八隊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十陽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十陽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十三祭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十四泰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二十四職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蒲北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古音孤考瓜字詩凡三見左傳一見並同後人混入九麻韻報之以瓊琚九魚匪報七號也永以爲好三十七號也

投我以木桃六豪報之以瓊瑤四宵匪報見上也永以爲好見上也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投我以木李六止報之以瓊玖古音几考玖字詩凡二見並同後人混入四十四有韻匪報見上也永以爲好見上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王

彼黍離離古音羅考離字詩凡五見易一見並同後人誤入四紙韻與靡協彼稷之苗四宵行邁靡靡古音摩考靡字詩一見易一見並同後人誤入四紙韻中心搖搖四宵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八尤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十八尤悠悠蒼天一先此何人哉十六咍

彼黍離離見上彼稷之穗六至行邁靡靡見上中心如醉六至知我者謂我心憂見上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見上悠悠蒼天見上此何人見上哉

彼黍離離見上彼稷之實五質行邁靡靡見上中心如噎十六屑知我者謂我心憂見上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見上悠悠蒼天見上此何人見上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七之曷至哉十六咍雞棲于塒七之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十六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七之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十月曷其有佸十三末雞棲于桀十七薛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十三末或作牸羊非今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十二曷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十陽左執簧十一唐右招我由房十一唐其樂只且說見末句之趾

君子陶陶六豪左執翿六豪右招我由敖六豪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五旨與不流束薪十七眞彼其之子六止不如我戍申十七眞

懷十四皆哉懷見上哉曷月予還歸八微哉
揚之水見上不流束楚八語彼其之子見上不與我戍甫九麌
懷見上哉懷見上哉曷月予還歸見上哉
揚之水見上不流束蒲十一模彼其之子見上不與我戍許八語
懷見上哉懷見上哉曷月予還歸見上哉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暵其乾二十五寒矣有女仳離嘅其歎二十五寒矣嘅其歎見
上矣遇人之艱難二十五寒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十八尤矣有女仳離條其歗三十四嘯音蕭矣條其
歗見上矣遇人之不淑一屋音琡郎反轉矣此章以平去入通為一韻
中谷有蓷暵其濕二十六緝矣有女仳離啜其泣二十六緝矣啜其泣見
上矣何嗟及二十六緝矣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七歌我生之初尚無為音譌我生之後逢
此百罹古音羅考罹字詩凡三見並同後人誤入五支韻尚寐無吪八戈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十八尤我生之初尚無造三十二晧我生之後逢
此百憂十八尤尚寐無覺三十六效此章以平上去通為一韻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一東我生之初尚無庸三鍾我生之後逢
此百凶三鍾尚寐無聰一東
兔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五旨與在河之滸十姥終遠兄弟十二薺謂他人父九
麌謂他人父見上亦莫我顧十一暮此章以上去通為一韻
緜緜葛藟見上在河之涘六止終遠兄弟見上謂他人母滿以反
謂他人母見上亦莫我有音以此章通為一韻
緜緜葛藟見上在河之漘十八諄終遠兄弟見上謂他人昆二十三魂
謂他人昆見上亦莫我聞二十文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十二曷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十月兮
彼采蕭三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十八尤兮
彼采艾十四泰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十三祭兮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五十四檻毳衣如菼四十九敢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四十九敢
大車哼哼二十三魂毳衣如璊二十三魂豈不爾思畏子不奔二十三魂

穀則異室五質死則同穴十六屑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五質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九麻彼留子嗟九麻彼留子嗟見上將其來施施式何反
丘中有麥莫北反彼留子國二十五德彼留子國見上將其來食二十四職
丘中有李六止彼留之子六止彼留之子見上貽我佩玖音几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皇清經解卷三之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一　學海堂庚申補刊　漢軍樊封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詩本音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國風

鄭

緇衣之宜魚何反兮敝予又改為音訛兮適子之館二十九換兮還予
授子之粲二十八翰兮
緇衣之好三十二晧兮敝予又改造三十二晧兮適子之館見上兮還予
授子之粲見上兮
緇衣之蓆二十二昔兮敝予又改作十九鐸兮適子之館見上兮還予
授子之粲見上兮
緇衣三章章六句舊作三章章四句今詳玫字當作一句為下文當作三一

將仲子六止兮無踰我里六止無折我樹杞六止豈敢愛之畏
我父母滿以反仲可懷十四皆也父母之言亦可畏八未也此章亦可以平
上去通為一韻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十陽無折我樹桑十一唐豈敢愛之畏我諸
兄虛王反仲可懷見上也諸兄之言亦可畏見上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二十二元無折我樹檀二十五寒豈敢愛之畏人之
多言二十二元仲可懷見上也人之多言亦可畏見上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一先巷無居人十七眞豈無居人見上不如叔也洵美且
仁十七眞
叔于狩四十九宥巷無飲酒四十四有豈無飲酒見上不如叔也洵美且
好三十二晧此章以上去通為一韻
叔適野神與反巷無服馬音姥豈無服馬見上不如叔也洵美且
武九麌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馬音姥執轡如組十姥兩驂如舞九麌叔在藪古音
蒐主反考藪字詩一見書一見並同後人混入四十五厚韻火烈具舉八語襢裼暴虎十姥
獻于公所八語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八語
叔于田乘乘黃十一唐兩服上襄十陽兩驂鴈行戶郎反叔在藪火
烈具揚十陽叔善射古音豫考射字詩凡三見一音豫二音樹禮記二見一音樹一音豫孟子一見音豫
後人混入四十禡韻忌又良御九御忌抑磬控一送忌抑縱送一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三十二晧兩服齊首四十四有兩驂如
手四十四有叔在藪火烈具阜四十四有叔馬慢三十諫忌叔發罕二十三旱忌
抑釋掤十六蒸忌抑鬯弓古音肱考弓字詩凡四見並同後人混入一東韻忌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在彭古音旁考彭字詩凡八見並同後人混入十二庚韻駟介旁旁十一唐二矛重英
古音央考英字詩凡四見楚辭四見並同後人混入十二庚韻河上乎翱翔十陽
清人在消四宵駟介麃麃四宵二矛重喬四宵河上乎逍遙四宵
清人在軸一屋音儔駟介陶陶六豪左旋右抽十八尤中軍作好
三十二晧此章以平上入通為一韻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十虞洵直且侯音胡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十虞

羔裘豹飾二十四職孔武有力二十四職彼其之子邦之司直二十四職
羔裘晏兮二十八翰三英粲兮二十八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三十三線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十一暮摻執子之袪兮九魚無我惡兮十一暮不寁故也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四十四有無我魗兮十八尤不寁好也三十二晧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二十八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二十八翰將翱將翔弋鳧與鴈三十諫
弋言加之九麻與子宜之五支魚何反宜言飲酒四十四有與子偕老三十二晧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三十二晧
知子之來之十六咍雜佩以贈之四十八嶝集傳皆叶入聲按來字或可讀入聲贈字不可讀入聲
知子之順之二十二稕雜佩以問之二十三問知子之好之三十七号雜佩以報之三十七号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九魚顏如舜華音敷將翱將翔十陽佩玉瓊琚九魚
彼美孟姜十陽洵美且都十一模
有女同行戶郎反顏如舜英音央將翱將翔見上佩玉將將十陽
彼美孟姜見上德音不忘十陽此章通爲一韻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十一模隰有荷華音敷不見子都十一模乃見狂且九魚
山有橋松三鍾隰有游龍三鍾不見子充一東乃見狡童一東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蘀兮十九鐸風其吹女古音昌戈反入五支韻叔兮伯兮二十陌倡予和女八戈
蘀兮蘀兮見上風其漂女四宵叔兮伯兮見上倡予要女四宵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二十二元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二十五寒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二十四職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二十四職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十九臻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十七眞狂童之狂也且此句無韻二章合而爲韻以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五旨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六止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三鍾俟我乎巷兮古音胡貢反考巷字詩一見楚辭一見竝同後人分入四絳韻悔予不送兮一送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子之昌兮十陽俟我乎堂兮十一唐悔予不將兮十陽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十陽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戶郎反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八微叔兮伯兮駕予與歸八微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二十八獮茹藘在阪二十阮其室則邇其人甚遠二十阮
東門之栗五質有踐家室五質豈不爾思子不我卽古音子悉反考卽字詩凡三見易一見竝同後人別入二十四職韻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十二齊雞鳴喈喈十四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六脂
風雨瀟瀟三蕭雞鳴膠膠五肴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十八尤
風雨如晦十八隊雞鳴不已六止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六止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二十一侵悠悠我心二十一侵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二十一侵
青青子佩十八隊悠悠我思七之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十六咍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挑兮達兮十二曷在城闕兮十月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十月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五旨不流束楚八語終鮮兄弟十二薺維予與女八語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見上
揚之水見上不流束薪十七眞終鮮兄弟見上維予二人十七眞無信人之言二十二元人實不信二十一震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二十三魂有女如雲二十文雖則如雲見上匪我思存二十三魂縞衣綦巾十七眞聊樂我員二十文
出其闉闍十一模有女如荼十一模雖則如荼見上匪我思且九魚

縞衣茹藘九魚聊可與娛十虞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二十六桓顏師古匡謬正俗毛氏字林作專音上宛反有美一人清揚婉兮二十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二十五願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十陽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十陽邂逅相遇與子偕臧十一唐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二十九換士與女方秉蕑兮二十八山女曰觀乎十一模士曰既且九魚且往觀乎見上洧之外洵訏且樂十九鐸維士與女伊其相謔十八藥贈之以勺藥十八藥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溱與洧瀏其清矣十四清士與女殷其盈矣十四清女曰觀乎見上士曰既且見上且往觀乎見上洧之外洵訏且樂見上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見上贈之以勺藥見上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九句

齊

雞既鳴矣十二庚朝既盈矣十四清匪雞則鳴見上蒼蠅之聲十四清
東方明矣古音謨郎反考明字詩凡十六見書二見易十七見禮記五見楚辭十見竝同後人混入十二庚韻朝既昌矣十陽匪東方則明見上月出之光十一唐按鳴明二字今人混爲一音不知鳴彌平反明彌郎反截然二音而不可互讀也今若此詩用鳴字則以盈聲二字爲韻而他詩之用鳴者莫不以平榮成征諸字從之用明字則以昌光二字爲韻而他詩之用明者莫不以方王將良諸字從之何其密也謂三百五篇卽古人之音書豈不信夫後之說爲一音者其亦未嘗學詩者矣
蟲飛薨薨十七登甘與子同夢古音莫滕反考夢字詩凡四見竝同後人誤入一東又轉入一送韻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十七登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兮二仙遭我乎峱之間兮二十八山竝驅從兩肩兮一先揖我謂我儇兮二仙
子之茂兮古音莫考反考茂字詩凡五見竝同後人誤入五十候韻遭我乎峱之道兮三十二晧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三十二晧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子之昌兮十陽遭我乎峱之陽兮十陽竝驅從兩狼兮十一唐揖我謂我臧兮十一唐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乎而九魚充耳以素乎而十一暮尚之以瓊華乎音敷

而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俟我於庭 十五青 乎而充耳以青 十五青 乎而尚之以瓊瑩 十二庚 乎而

俟我於堂 十一唐 乎而充耳以黃 十一唐 乎而尚之以瓊英 音央 乎而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 五質 兮彼姝者子在我室 五質 兮在我室 見上 兮履我卽 子悉反 兮

東方之月 十月 兮彼姝者子在我闥 十二曷 兮在我闥 見上 兮履我發 十月 兮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 謨郎反 顚倒衣裳 十陽 顚之倒 三十七號 之自公召 三十五笑 之

東方未晞 八微 顚倒裳衣 八微 倒之顚 一先 之自公令 力珍反 之

折柳樊圃 十姥 狂夫瞿瞿 十遇 不能辰夜 不夙則莫 十一暮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 十五灰 雄狐綏綏 六脂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 八微 既曰歸 見上 止曷又懷 十四皆 止

葛屨五兩 三十六養 冠緌雙 四江 止魯道有蕩齊子庸 三鍾 止既曰庸 見上 止曷又從 三鍾 止

蓺麻如之何 七歌 衡從其畝 取妻如之何 見上 必告父母 既曰告 止曷又鞠 一屋 止

析薪如之何 七歌 匪斧不克 二十五德 取妻如之何 見上 匪媒不得 二十五德 既曰得 見上 止曷又極 二十四職 止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甫田 一先 維莠驕驕 四宵 無思遠人 十七眞 勞心忉忉 六豪

無田甫田 見上 維莠桀桀 十七薛 無思遠人 見上 勞心怛怛 十二曷

婉兮孌兮 二十八獮 總角丱兮 三十諫 未幾見兮 三十二霰 突而弁兮 三十三線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 力珍反 其人美且仁 十七眞

盧重環 二十七刪 其人美且鬈 二仙

盧重鋂 十五灰 其人美且偲 十六咍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二十八山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二十文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 八語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九麌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五旨 齊子歸止 六止 其從如水 五旨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 十九鐸 簟茀朱鞹 十九鐸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二十二昔

四驪濟濟 十二齊 垂轡濔濔 四紙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十二齊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汶水湯湯 十一唐 行人彭彭 音旁 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十陽

汶水滔滔 六豪 行人儦儦 四宵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六豪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昌 十陽 兮頎而長 十陽 兮抑若揚 十陽 兮美目揚 見上 兮巧趨蹌 十陽 兮射則臧 十一唐 兮

猗嗟名 十四清 兮美目清 十四清 兮儀既成 十四清 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十四清 兮展我甥 十二庚 兮

猗嗟孌 二十八獮 兮清揚婉 二十阮 兮舞則選 二十八獮 兮射則貫 二十九換 兮四矢反 二十阮 兮以禦亂 二十九換 兮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十陽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十陽 要之襋 二十四職 之好人服 蒲北反 之

好人提提 五支 宛然左辟 五寘 佩其象揥 十三祭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五寘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沮洳 九御 言采其莫 十一暮 彼其之子美無度 十一暮 美無度 見上 殊異乎公路 十一暮

彼汾一方 十陽 言采其桑 十一唐 彼其之子美如英 音央 美如英 見上 殊異乎公行 戶郎反

彼汾一曲 三燭 言采其藚 三燭 彼其之子美如玉 三燭 美如玉 見上 殊異乎公族 一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 六豪 其實之殽 五肴 心之憂矣 十八尤 我歌且謠 四宵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四宵 不我知 彼人是哉 十六咍 子曰何其 七之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七之 其誰知之 見上 蓋亦勿思 七之

園有棘 二十四職 其實之食 二十四職 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二十五德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 二十四職 彼人是哉 見上 子曰何其 見上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見上 其誰知之 見上 蓋亦勿思 見上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 十姥 兮瞻望父 九麌 兮父曰嗟予子 六止 行役夙夜無已 六止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六止

陟彼屺 六止 兮瞻望母 兮母曰嗟予季 六至 行役夙夜無寐 六至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六至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陟彼岡 十一唐 兮瞻望兄 十二庚 兮兄曰嗟予弟 十二霽 行役夙夜必偕 十四皆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五旨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 二十八山 兮桑者閑閑 二十八山 兮行與子還 二仙 兮

十畝之外 十四泰 兮桑者泄泄 十三祭 兮行與子逝 十三祭 兮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 二十五寒 兮寘之河之干 二十五寒 兮河水清且漣 二仙 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 二仙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 二十二元 兮彼君子兮不素餐 二十五寒 兮

坎坎伐輻 兮寘之河之側 二十四職 兮河水清且直 二十四職 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 二十四職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 二十五德 兮彼君子兮不素食 二十四職 兮

坎坎伐輪 十八諄 兮寘之河之漘 十八諄 兮河水清且淪 十八諄 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 十七眞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 十八諄 兮彼君子兮不素飧 二十三魂 兮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 八語 無食我黍 八語 三歲貫女 八語 莫我肯顧 十一暮 逝將去女 見上 適彼樂土 十姥 樂土樂土 見上 爰得我所 八語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碩鼠碩鼠見上與上二女無食我麥莫北反三歲貫女見上莫我肯
德二十五德逝將去女見上適彼樂國二十五德樂國樂國見上爰得我
直二十四職
碩鼠碩鼠見上無食我苗四宵三歲貫女見上莫我肯勞六豪
逝將去女見上適彼樂郊五肴樂郊樂郊見上誰之永號六豪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唐
蟋蟀在堂十一唐與康荒協歲聿其莫十一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九魚
十遇二韻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無已大康十一唐職思其居九魚好樂無荒十一唐良士瞿瞿十虞
蟋蟀在堂見上歲聿其逝十三祭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十七夬無已
大康見上職思其外十四泰好樂無荒見上良士蹶蹶十三祭
蟋蟀在堂見上役車其休十八尤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六豪無已
大康見上職思其憂十八尤好樂無荒見上良士休休見上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十虞隰有榆十虞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古音閭禮記公羊傳邾婁郎此宛其死矣他人
是愉十虞
山有栲三十二晧隰有杻四十四有子有廷內弗洒弗埽三十二晧子有鐘鼓
弗鼓弗考三十二晧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三十二晧
山有漆五質隰有栗五質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七櫛且以喜
樂且以永日五質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五質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十九鐸素衣朱襮十九鐸從子于沃二沃既
見君子云何不樂十九鐸
揚之水白石皓皓三十二晧素衣朱繡四十九宥儀禮士昏禮注引詩作綃從子于鵠二沃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十八尤上去入通為一韻此章以平
揚之水白石粼粼十七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十七真此章以平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十六蒸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十七登椒聊
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一屋彼其之子碩大且篤二沃椒聊見上
且遠條且見上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十七真三星在天一先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十七真子兮
子兮如此良人何見上
綢繆束芻十虞三星在隅十虞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古音反後人混入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見上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綢繆束楚八語三星在戶十姥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古音諸者字詩凡四見並同後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見上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十姥其葉湑湑八語獨行踽踽九麌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父九麌嗟行之人胡不比十六至焉人無兄弟胡不佽六至
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十四清獨行睘睘十四清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姓四十五勁嗟行之人胡不比見上焉人無兄弟胡不佽見上焉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九魚自我人居居九魚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十一暮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羔裘豹褎四十九宥自我人究究四十九宥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三十七号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鴇羽九麌集于苞栩九麌王事靡盬十姥不能蓺稷黍八語父母何怙十姥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八語
肅肅鴇翼二十四職集于苞棘二十四職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二十四職父母何食二十四職悠悠蒼天曷其有極二十四職
肅肅鴇行戶郎反集于苞桑十一唐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十陽父母何嘗十陽悠悠蒼天曷其有常十陽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五質兮不如子之衣見上衣字自為韻安且吉五質
豈曰無衣六一屋兮不如子之衣見上安且燠一屋兮
無衣二章章四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三十三哿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三十三哿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二句無韻或以之字為韻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十八尤彼君子兮噬肯來游十八尤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八語蘞蔓于野神與反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八語
葛生蒙棘二十四職蘞蔓于域二十四職予美亡此誰與獨息二十四職
角枕粲二十八翰兮錦衾爛二十八翰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二十八翰
夏之日冬之夜音豫百歲之後音戶歸于其居九魚此章以平上去通為一韻
冬之夜見上夏之日五質百歲之後見上歸于其室五質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一先首陽之巔一先人之為言二十一元苟亦無信二十一震舍旃舍旃二仙苟亦無然二仙人之為言見上胡得焉二仙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采苦采苦十姥首陽之下音戶人之為言苟亦無與八語舍旃見上舍旃見上苟亦無然見上人之為言見上胡得焉見上
采葑采葑三鍾首陽之東一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三鍾舍旃見上舍旃見上苟亦無然見上人之為言見上胡得焉見上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五句

皇清經解卷三之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四
詩本音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學海堂庚申補刊　漢軍朱封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國風
秦
有車鄰鄰十七真有馬白顛一先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珍反
阪有漆五質隰有栗五質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七櫛今者不樂
逝者其耋十六屑
阪有桑十一唐隰有楊十陽既見君子並坐鼓簧十一唐今者不樂
逝者其亡十陽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孔阜四十四有六轡在手四十四有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四十九宥此章以

上去通爲一韻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二十二昔公曰左之舍拔則獲二十一麥

游于北園二十二元四馬既閑二十八山輶車鸞鑣四宵載獫歇驕四宵

駟鐵三章章四句

小戎俴收十八尤五楘梁輈十八尤游環脅驅十虞陰靷鋈續三燭

文茵暢轂一屋駕我騏馵十遇言念君子

溫其如玉三燭在其板屋一屋亂我心曲三燭

迎音辭屢反今當轉爲平聲　今音姑轉音鳥　音祛轉此轉

古以平去入通爲一韻

四牡孔阜四十四有六轡在手四十四有騏駵是中騧驪是驂二十二覃龍盾之合二十七合鋈以觼軜二十七合言念君子溫其在邑二十六緝

轉音合　轉音南　轉音五十六㮇　轉之

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此一章以平中去人字不通

轉音方反　入韻集傳叶諸仍反非也若中字止有竹沖竹仲二反人之字必有古音非盡音而可叶

也若中字止有竹沖竹仲二反或通爲仲字自古及今惟此三

小戎之篇則日叶諸良反於音而已集傳於柔中之篇則日叶諸仍反何中日字之多音哉

俴駟孔羣二十文厹矛鋈錞下平文一音敦元戴侗六書故曰矛戟鐏平底日鐓經傳亦與也記曰進矛戟者前其鐓鄭氏日鐓通用詩云厹矛鋈錞二十三魂蒙伐有苑二十阮虎韔鏤膺十六蒸

交韔二弓音肱竹閉緄縢十七登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十六蒸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二十一侵古蒸侵二韻不相通此以音與興讀大明七章以林心與興韻豈方音之不同邪說見音論古詩無叶音條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十一唐白露爲霜十陽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十陽遡洄從之七之道阻且長十陽遡游從之見上爲韻宛在水中央十陽

蒹葭淒淒十二齊白露未晞八微所謂伊人在水之湄六脂遡洄從之見上道阻且躋八微遡游從之見上宛在水中坻六脂此章通爲一韻

蒹葭采采十五海白露未已六止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六止遡洄從之見上道阻且右音以遡游從之見上宛在水中沚六止二之字亦可入韻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條有梅十五灰君子至止六止錦衣狐裘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十六咍

音以協　古音渠之反考裘字詩凡三見左傳一見禮記一見並同後人混入十八尤韻此章亦可以平上通爲一韻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十一唐君子至止見上黻衣繡裳十陽佩玉將將十陽壽考不忘十陽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二十四職誰從穆公子車奄息二十四職維此奄息見上百夫之特二十五德臨其穴十六屑惴惴其慄五質彼蒼者天一先殲我良人十七眞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十七眞

交交黃鳥止于桑十一唐誰從穆公子車仲行十一唐戶郎反維此仲行見上百夫之防十陽臨其穴見上惴惴其慄見上彼蒼者天見上殲我良人見上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見上

交交黃鳥止于楚八語誰從穆公子車鍼虎十姥維此鍼虎見上百夫之禦八語臨其穴見上惴惴其慄見上彼蒼者天見上殲我良人見上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見上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鴥彼晨風方凡反鬱彼北林二十一侵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二十一侵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七歌

山有苞櫟二十三錫隰有六駁四覺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十九鐸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見上

山有苞棣十二霽隰有樹檖六至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六至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見上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八微與子同袍六豪王于興師六脂修我戈矛十八尤與子同仇十八尤說見兜宜

豈曰無衣見上與子同澤二十陌王于興師見上修我矛戟二十陌與子偕作十九鐸

豈曰無衣見上與子同裳十陽王于興師見上修我甲兵必良反與子偕行戶郎反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協四紙曰至渭陽十陽何以贈之七之路車乘黃十一唐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我送舅氏見上悠悠我思七之何以贈之見上瓊瑰玉佩十八隊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九魚今也每食無餘九魚于嗟乎不承權輿九魚

於我乎每食四簋古音九考簋字詩凡二見易一見並同後人誤入五旨韻今也每食不飽三十一巧于嗟乎不承權輿說見上章

權輿二章章三句舊作二章章五句今詳於我乎三字文義未終難以絕句當作二章章三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七十七句

陳

子之湯兮十一唐宛丘之上兮四十一漾洵有情兮而無望四十一漾

坎其擊鼓十姥宛丘之下音戶無冬無夏古音戶考夏字詩凡三見書一見禮記一見並同後人混入三十五馬四十禡二韻值其鷺羽九麌

坎其擊缶四十四有宛丘之道三十二晧無冬無夏值其鷺翿三十七號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九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音戶

穀旦于差古音磋考差字詩一見楚辭一見並同後人誤入五支十三佳二韻今以九麻韻爲正南方之原不績其麻九麻市也婆娑七歌

穀旦于逝十三祭越以鬷邁十七夬視爾如荍四宵貽我握椒四宵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六脂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六脂

樂毛公作樂力召反說文云樂治也唐石經依鄭作樂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十陽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十陽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六止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六止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九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七歌

池古音沱考池之字詩凡三見楚辭一見並同後人誤入五支韻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八語彼美淑姬可與晤語八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二十七刪彼美淑姬可與晤言二十二元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十陽其葉牂牂十一唐昏以爲期明星煌煌十一唐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十四泰昏以爲期明星晢晢十三祭晢音制說見君子偕老晢字下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五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五支之知而不已六止誰昔然矣六止此章亦可以平上通爲一韻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 六至 夫也不頁歌以訊 音 釋文訊又作誶徐息悴反又作誶廣韻六至部中有誶字引此詩作歌以誶止楚辭章句引此亦作誶予之誤皇矣不顧考甬無正四章亦以訊與退遂辨爲韻明是誶字之誤作許以矣執訊連連本又作詩禮記樂記多其氣言本又作古人邪二字通用聯連子虞人逐而詩之詁一作訊文選王偕達孫頡許王依古詩聊誶與亡言李善本作訊後漢書黨錮傳帝亦頡其占誶一作訊荀子行遠疾速而不可詰詐與偏寨忌置尸韻張衡思玄賦偭顯於言天疾兮古水火而妄訊與內對爲韻思魏都賦闕偭黃鳥銜書來訊與置粹溢出狹器室蒞日位爲左韻 之訊予不顧 暮十一 顛倒思予 正九魚 入語二韻 匡謬正俗日予當二讀人如與不師古讀如汝 余詩楚辭皆無余音鄭云余予古今字音則陸德明禮記音義日予字如字汝羊反 援兮申申其詈予陸游同音以餘拔子宇如楚辭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 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 日以直吾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洪子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 洞庭波兮木葉下 九州兮何壽天 大司命 少司命 以下 總空桑兮從女 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天兮在予 葉兮華芳菲菲兮襲予 孔蓋兮翠旍 登九天兮撫彗星 竦長劍兮擁幼艾 荃獨宜兮爲民正 河伯 與女遊兮河之渚 流澌紛兮將來下 子交手兮東行 送美人兮南浦 波滔滔兮來迎 魚鄰鄰兮媵予 山鬼 被薜荔兮帶女羅 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從文狸 辛夷車兮結桂旗 被石蘭兮帶杜衡 折芳馨兮遺所思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 路險難兮獨後來 表獨立兮山之上 雲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晝晦 東風飄兮神靈雨 留靈修兮憺忘歸 歲既晏兮孰華予 采三秀兮於山閒 石磊磊兮葛蔓蔓 怨公子兮悵忘歸 君思我兮不得閒 山中人兮芳杜若 飲石泉兮蔭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 猨啾啾兮狖夜鳴 風颯颯兮木蕭蕭 思公子兮徒離憂 兮神靈雨 合 哀郢 楚辭九章 兮排閶闔而望予 命天閽其開關兮 浦之所居 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則讀如余 顏氏之說亦爲未盡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 五肴 邛有旨苕 三蕭 誰侜予美 心焉忉忉 六豪

中唐有甓 二十三錫 邛有旨鷊 二十三錫 誰侜予美 心焉惕惕 二十三錫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 二十九篠 兮佼人僚 三十小 兮舒窈糾 四十六黝 兮勞心悄 三十小 兮

月出皓 三十二晧 兮佼人懰 四十四有 兮舒懮受 四十四有 兮勞心慅 三十二晧 兮

月出照 三十五笑 兮佼人燎 三十五笑 兮舒夭紹 三十小 兮勞心慘 五字作懆 文七感 反 又引說文七感反 三十二晧 毛見日 詩小雅白華篇念子懆懆 陸音七感 字亦作慘 北山詩或慘慘劬勞 陸音七感 反 字也自華詩懆蓋俗書懆與慘更互 訛舛 陸氏不知而 亙音之 非北山詩慘字當作懆 字當作草 蓋二音不當作 七感反 字亦作懆 者亦 非入當作懆 誤作 慘 七感反 字不當作懆 又陳風月出詩勞心 慘 以七早反 音之 陳第日按說文 慘 不安也 从心 孫愐以七早反 音義 壽也 易 辨也 心 參聲 操 不安也 从心 巢聲 此其文形 既異 音 又不 同 安 不 能 从 心 參 聲 作 慘 亦 音 義 之 此 乎 不 通 人 既 正 之 後 俗 書 既 勝 七 感 之 操與慘其字互錯雖 空 念 予 不 能 正 讀 矣 故 北 山 之 慘 慘 勞 心 慘 之 皆 與 慘 字 白 華 改 從 操 義 月 出 之 勞 心 慘 兮 我心慘 慘 讀 北 山 恒 以 同 不 足 因 文 求 義 以 通 刑 罰 庶 得 之 矣 掉 之 家 之 北 山 以 諫 不 今 作 文 風 俗 參 以 罰 今 作 文 夫 大 戴 禮 記 所 論 之 漢 人 文 宇 多 以 罰 今 作 文 一 人 奉 水 將 大 漢 之 作 夏 春 秋 摘 閭 筆 墨 一 作 字 作 諫 漢 王 莽 大 戴 人 操 宇 之 胡 子 札 操 藻 字 作 蔡 漢 書 儀 禮 士 記 作 說 文 誤 作 頌 劉 郡 玉 操 作 課 珍 州 榮 邑 漢 字 作 誤 作 慘 寫 閭 鄭 繡 操 字 作 之 本 作 作 異 文 者 葛 魯 讀 爲 蓋 字 令 誤 字 兮 此 章 以 上 去 通 爲 一 韻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爲乎株林 二十二侵 從夏南 見上

匪適株林 見上 從夏南 見上

駕我乘馬 音姥 說于株野 反神與 乘我乘駒 十虞 朝食于株 十虞 此章亦可以平上通爲一韻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 古音彼八五支 後人誤 有蒲與荷 七歌 有美一人 傷如之何 七歌 寤寐無爲 音譌 涕泗滂沱 七歌

彼澤之陂 見上 協下章 有蒲與蕑 二十八山 有美一人 碩大且卷 二仙 寤寐無爲 見上 中心悁悁 二仙

彼澤之陂 見上 有蒲菡萏 四十八感 有美一人 碩大且儼 五十二儼 寤寐無爲 見上 輾轉伏枕 四十七寑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檜

羔裘逍遙 四宵 狐裘以朝 四宵 豈不爾思 勞心忉忉 六豪

羔裘翱翔 十陽 狐裘在堂 十一唐 豈不爾思 我心憂傷 十陽

羔裘如膏 七號 三十 日出有曜 三十五笑 豈不爾思 中心是悼 三十七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 二十六桓 兮棘人欒欒 二十六桓 兮勞心慱慱 二十六桓 兮

庶見素衣 八微 兮我心傷悲 六脂 兮聊與子同歸 八微 兮

庶見素韠 五質 兮我心蘊結 十六屑 兮聊與子如一 五質 兮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 猗儺其枝 五支 夭之沃沃 樂子之無知 五支

隰有萇楚 猗儺其華 音敷 夭之沃沃 樂子之無家 音姑

隰有萇楚 猗儺其實 五質 夭之沃沃 樂子之無室 五質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 十月 兮匪車偈 十七薛 兮顧瞻周道 中心怛 十二曷 兮

匪風飄 四宵 兮匪車嘌 四宵 兮顧瞻周道 三十二晧 中心弔 三十四嘯 兮

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誰能亨魚 溉之釜鬵 二十一侵 誰將西歸 懷之好音 二十一侵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

蜉蝣之羽 九麌 衣裳楚楚 八語 心之憂矣 於我歸處 八語

蜉蝣之翼 二十四職 采采衣服 反蒲北 心之憂矣 於我歸息 二十四職

蜉蝣掘閱 十七薛 麻衣如雪 十七薛 心之憂矣 於我歸說 十七薛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 何戈與祋 十四泰 三十二霰 彼其之子 三百赤芾 十四泰 入未 入物 三 韻

維鵜在梁 不濡其翼 二十四職 彼其之子 不稱其服 反蒲北

維鵜在梁 不濡其咮 古音注 後人誤入四十九宥 韻 彼其之子 不遂其媾 古音故 後人混入五十候韻

薈 十四泰 兮蔚 八未 兮南山朝隮 十二齊 婉 二十阮 兮孌 二十八獮 兮季女斯飢 六脂 章則薈自爲一韻 詩有一句之中而兼用二韻如其虛其邪是也此古人屬辭之工比音之密如婉孌自爲一韻而隮飢又自爲一韻天籟之鳴自然應律而合節者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 其子七 五質 兮淑人君子 其儀一 五質 兮其儀一 見上 兮心如結 十六屑 兮

鳲鳩在桑 其子在梅 十五灰 淑人君子 其帶伊絲 七之 其帶伊絲 見上 其弁伊騏 七之

鳲鳩在桑 其子在棘 二十四職 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 二十五德 其儀不忒 見上 正是四國 二十五德

鳲鳩在桑 其子在榛 十九臻 淑人君子 正是國人 十七眞 正是國人 見上 胡不萬年 一先

鳲鳩四章章六句

冽彼下泉 二仙 與蕭 浸彼苞稂 十一唐 愾我寤歎 二十五寒 念彼周京 音疆

冽彼下泉 見上 浸彼苞蕭 三蕭 愾我寤歎 見上 念彼京周 十八尤

冽彼下泉 見上 浸彼苞蓍 六脂 愾我寤歎 見上 念彼京師 六脂

芃芃黍苗 四宵 陰雨膏 三十七號 之四國有王 郇伯勞 三十七號 之 二韻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

七月流火 古音毀 考火字詩凡四見左傳一見皆同後人誤入三十四果韻 九月授衣 八微 一之日觱發 十月 二之日栗烈 十七薛 無衣無褐 十二曷 何以卒歲 十三祭 三之日于耜 六止 四之日舉趾 六止 同我婦子 六止 饁彼南畝 反滿以 田畯至喜 六止 此章以平上去入通爲一韻 亦可通一章爲一韻

袖海山房校印

七月流火見上九月授衣見上春日載陽十陽有鳴倉庚古音考庚字詩凡二見並同今十二庚女執懿筐十陽遵彼微行戶郎反爰求柔桑十一唐春日遲遲六脂采蘩祁祁六脂女心傷悲六脂殆及公子同歸入微

七月流火見上八月萑葦七尾蠶月條桑十一唐取彼斧斨十陽以伐遠揚十陽猗彼女桑見上七月鳴鵙二十三錫八月載績二十三錫載玄載黃十一唐我朱孔陽十陽爲公子裳十陽

四月秀葽四宵五月鳴蜩三蕭八月其穫十九鐸十月隕蘀十九鐸一之日于貉十九鐸取彼狐貍七之爲公子裘渠之反二之日其同一東載纘武功一東言私其豵一東獻豜于公一東

五月斯螽動股十姥六月莎雞振羽九麌七月在野神與反八月在宇九麌九月在戶十姥十月蟋蟀入我牀下音戶穹窒熏鼠入語塞向墐戶見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入語

六月食鬱及薁一屋七月亨葵及菽一屋菽音少與下棗稻酒壽爲韻轉上聲則薁音[illegible]八月剝棗三十二晧十月穫稻三十二晧爲此春酒四十四有以介眉壽四十四有七月食瓜音孤八月斷壺十一模九月叔苴九魚采荼薪樗九魚食我農夫十虞

九月築場圃十姥十月納禾稼古音古考稼字詩凡二見同後人混入四十禡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穋麥二字非韻李因篤曰二句不協嗟我農夫十一模我稼既同一東上入執宮功一東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六豪亟其乘屋一屋其始播百穀一屋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二之日鑿冰沖沖一東三之日納于凌陰二十一侵與東同用首二長見此章之陰[illegible]之心若此者蓋出於方音耳四之日其蚤三十二晧獻羔祭韭四十四有九月肅霜十陽十月滌場十陽朋酒斯饗三十六養曰殺羔羊十陽躋彼公堂十一唐稱彼兕觥音光萬壽無疆十陽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六止無毀我室五質恩斯勤斯二十一欣鬻子之閔斯十六軫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迨天之未陰雨九麌徹彼桑土十姥綢繆牖戶十姥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九麌入語

予手拮据九魚予所捋荼十一模予所蓄租十一模予口卒瘏十一模曰予未有室家音姑

予羽譙譙四宵予尾翛翛三蕭予室翹翹四宵風雨所漂搖四宵予維音嘵嘵三蕭

鴟鴞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入微我來自東一東零雨其濛一東我東曰歸見上我心西悲六脂制彼裳衣入微勿士行枚十五灰蜎蜎者蠋三燭烝在桑野神與反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音戶此章以上入通爲一韻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見上零雨其濛見上果臝之實五質亦施于宇九麌伊威在室五質蠨蛸在戶十姥町畽鹿場十陽熠燿宵行戶郎反不可畏入未也伊可懷皆十四皆也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見上零雨其濛見上鸛鳴于垤十六屑婦歎于室五質洒埽穹窒五質我征聿至六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十七真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一先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見上零雨其濛見上倉庚于飛入微熠燿其羽九麌之子于歸見上皇駁其馬音姥親結其縭五支九十其儀音俄其新孔嘉九麻其舊如之何七歌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十陽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十一唐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十陽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古音集五支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八戈哀我人斯亦孔之嘉九麻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十八尤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十八尤哀我人斯亦孔之休十八尤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如何七歌匪斧不克二十五德取妻如何見上匪媒不得二十五德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二十阮我遘之子籩豆有踐二十八獮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之魚鱒魴十陽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十陽

鴻飛遵渚入語公歸無所入語於女信處入語

鴻飛遵陸一屋公歸不復一屋於女信宿一屋

是以有袞衣入微兮無以我公歸入微兮無使我心悲六脂兮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三句

狼跋其胡十一模載疐其尾七尾公孫碩膚十虞赤舄几几五旨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見上公孫碩膚見上德音不瑕古音考瑕字詩一見左傳二見並同後人誤入九麻韻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五

詩本音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學海堂庚申補刊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十二庚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十二庚吹笙鼓簧十一唐承筐是將十陽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戶郎反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六豪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四宵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三十六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六豪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二十一侵我有嘉賓鼓瑟鼓琴二十一侵鼓瑟鼓琴和樂且湛二十二覃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二十一侵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騑騑入微周道倭遲六脂豈不懷歸入微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六脂

四牡騑騑見上嘽嘽駱馬音姥豈不懷歸見上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入語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音戶集于苞栩九麌王事靡盬見上不遑將父九麌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六止集于苞杞六止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二十一侵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四十七寑

三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音敷與夫于彼原隰六脂二十駪駪征夫十虞每懷靡及二十六緝

我馬維駒十虞六轡如濡十虞載馳載驅十虞周爰咨諏十虞

我馬維騏七之六轡如絲七之載馳載驅周爰咨謀音媒

我馬維駱十九鐸六轡沃若十八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十九鐸

我馬維駰十七眞六轡既均十八諄載馳載驅周爰咨詢十八諄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七尾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十一薺

死喪之威八微兄弟孔懷十四皆原隰裒矣古音蒲侯反十九侯兄弟求矣十八尤

脊令在原二十二元兄弟急難二十五寒難讀爲平聲按此詩每有良朋況也永歎二十五寒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凡四見左氏傳作侮此章與上三章同韻春秋左氏傳作侮務古音同韻戎字考古與務韻也 當從其務左傳作侮古音本作務古孫民與我韓奕箋云戎猶女也……

喪亂既平十二庚既安且寧十五青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十二庚

儐爾籩豆古音同上五十侯韻飲酒之飫九御兄弟既具十遇和樂且孺十遇

妻子好合二十七合如鼓瑟琴二十一侵兄弟既翕二十六緝和樂且湛二十一侵

宜爾室家音姑樂爾妻帑十一模是究是圖十一模亶其然乎十一模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丁丁十三耕鳥鳴嚶嚶十三耕出自幽谷一屋遷于喬木一屋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十四清相彼鳥矣猶求友聲見上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十二庚神之聽之十五青終和且平十二庚

伐木許許十姥釃酒有藇八語既有肥羜八語以速諸父九麌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十一暮於粲洒埽三十七號陳饋八簋音九既有肥牡莫九反以速諸舅四十四有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四十四有

伐木于阪二十阮釃酒有衍二十八獮籩豆有踐二十八獮兄弟無遠二十阮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二仙有酒湑我八語無酒酤我十一暮坎坎鼓我十姥蹲蹲舞我九麌迨我暇矣見上飲此湑矣

伐木六章章十二句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十一暮俾爾單厚古音戶見上何福不除九魚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一屋罄無不宜受天百祿一屋降爾遐福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十六蒸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十六蒸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十七登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三十六養禴祠烝嘗十陽于公先王十陽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十陽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易古音見上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二十四職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二十五德

如月之恒十七登如日之升十六蒸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不騫不崩十七登無不爾或承十六蒸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十一暮靡室靡家音姑玁狁之故十一暮不遑啟居九魚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十八尤曰歸曰歸心亦憂止十八尤憂心烈烈十七薛載飢載渴十二曷我戍未定四十六徑靡使歸聘四十五勁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十一唐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陽王事靡盬十姥不遑啟處八語憂心孔疚古音几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音敷彼路斯何君子之車九魚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三十三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二十九葉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六脂君子所依八微小人所腓八微四牡翼翼二十四職象弭魚服豈不日戒十六怪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八微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八微行道遲遲六脂載渴載飢六脂我心傷悲六脂莫知我哀十六咍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十四泰憂心悄悄三十小僕夫況瘁六至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十陽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十陽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十陽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十陽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音敷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十一模王事多難不遑啟居九魚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九魚

喓喓草蟲一東趯趯阜螽一東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一東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古音戶工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一東

春日遲遲六脂卉木萋萋十二齊倉庚喈喈十四皆采蘩祁祁六脂執訊獲醜薄言還歸八微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六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五質王事靡盬十姥繼嗣我日五質日月陽止十陽女心傷止十陽征夫遑止十一唐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十二齊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六脂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八微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六止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以檀車幝幝二十八獮四牡痯痯二十四緩征夫不遠二十阮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古音几期逝不至六至而多爲恤六術卜筮偕止十四皆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杕杜四章章七句

南陔

白華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華黍

魚麗于罶四十四有 鱨鯊九麻 君子有酒四十四有 旨且多七歌

魚麗于罶見上 魴鱧十一薺 君子有酒見上 多且旨五旨

魚麗于罶見上 鰋鯉六止 君子有酒見上 旨且有音以

物其多見上矣 維其嘉九麻 矣

物其旨見上矣 維其偕十四皆 矣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物其有見上矣 維其時七之 矣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由庚

南有嘉魚 烝然罩罩三十六效 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以樂三十六效

南有嘉魚 烝然汕汕三十諫 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以衎二十八翰

南有樛木 甘瓠纍六脂 之 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綏六脂 之

翩翩者鵻六脂 烝然來十六咍 思 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又古音以 考又字

詩凡四見並同 後人混入四十九宥韻 思 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丘

南山有臺十六咍 北山有萊十六咍 樂只君子六止 與下子協 邦家之基

七之 樂只君子見上 萬壽無期七之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亦可

南山有桑十一唐 北山有楊十陽 樂只君子見上 邦家之光十一唐

樂只君子見上 萬壽無疆十陽

南山有杞六止 北山有李六止 樂只君子見上 民之父母滿以反

樂只君子見上 德音不已六止

南山有栲三十二晧 北山有杻四十四有 樂只君子見上 遐不眉壽四十四有

四十九宥二韻 樂只君子見上 德音是茂音耄

南山有枸九麌 北山有楰九麌 樂只君子見上 遐不黃耇古音矩 考

考字詩凡二見並同 後人混入四十五厚韻 樂只君子見上 保艾爾後音戶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

蓼彼蕭斯 零露湑八語 兮 既見君子 我心寫古音湑 考寫字詩凡二見並同 後人

混入三十五馬韻 兮 燕笑語八語 兮 是以有譽處八語 兮

蓼彼蕭斯 零露瀼瀼十陽 既見君子 為龍為光十一唐 其德

不爽三十六養 壽考不忘十陽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蓼彼蕭斯 零露泥泥十二齊 既見君子 孔燕豈弟十一薺 十二齊

宜兄宜弟見上 令德壽豈十五海

蓼彼蕭斯 零露濃濃三鍾 既見君子 鞗革沖沖一東 和鸞雝雝

三鍾 萬福攸同一東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露斯五支 匪陽不晞八微 厭厭夜飲 不醉無歸八微

湛湛露斯 在彼豐草三十二晧 厭厭夜飲 在宗載考三十二晧

湛湛露斯 在彼杞棘二十四職 顯允君子 莫不令德二十五德

其桐其椅古音於戈反 後人誤入五支韻 其實離離音羅 豈弟君子 莫不令儀

音俄

湛露四章章四句

白華之什十篇 五篇無辭 凡二十三章百四句

彤弓弨兮 受言藏十一唐 之 我有嘉賓 中心貺四十一漾 之 鐘鼓既設

一朝饗三十六養 之 此章以平上去通為一韻

彤弓弨兮 受言載十九代 之 我有嘉賓 中心喜六止 之 鐘鼓既設

一朝右音以 之 此章以上去通為一韻

彤弓弨四宵 兮 受言櫜六豪 之 我有嘉賓 中心好三十七號 之 鐘鼓

既設 一朝醻十八尤 之 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七歌 在彼中阿七歌 既見君子 樂且有儀音俄

菁菁者莪 在彼中沚六止 既見君子 我心則喜六止

菁菁者莪 在彼中陵十六蒸 既見君子 錫我百朋十七登

汎汎楊舟十八尤 載沉載浮十八尤 既見君子 我心則休十八尤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十二齊 與騤協 戎車既飭二十四職 四牡騤騤六脂 載是常服蒲北

反 玁狁孔熾 我是用急此二十六緝 急字非韻 或作戒 當從之 說見采芑 王于

出征 以匡王國二十五德 此章亦可通為一韻

比物四驪 閑之維則二十五德 維此六月 既成我服蒲北反 我服既成

十四清 與征協 于三十里六止 王于出征十四清 以佐天子六止 此章亦可以

上入通為一韻

四牡修廣 其大有顒三鍾 薄伐玁狁 以奏膚公一東 有嚴有翼

二十四職 共武之服蒲北反 共武之服見上 以定王國二十五德

玁狁匪茹八語 整居焦穫十一暮 侵鎬及方十陽 至于涇陽十陽

織文鳥章十陽 白旆央央十陽 元戎十乘 以先啟行戶郎反 此章以上

去通為一韻

戎車既安二十五寒 如輊如軒二十二元 四牡既佶 既佶且閑二十八山 薄伐

玁狁 至于太原二十二元 文武吉甫 萬邦為憲二十五願 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吉甫燕喜六止 既多受祉六止 來歸自鎬 我行永久音几 飲御

諸友音以 炰鱉膾鯉六止 侯誰在矣六止 張仲孝友見上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六止 于彼新田一先 與千協 于此菑畝滿以反 方叔涖止

六止 其車三千一先 師干之試七志 方叔率止見上 乘其四騏

四騏翼翼二十四職 路車有奭二十四職 簟茀魚服蒲北反 鉤膺鞗革音棘 此

章以上去通為一韻 亦可通下文入聲為一韻

薄言采芑見上 于彼新田見上 于此中鄉十陽 與央衡瑲協 方叔

涖止見上 其車三千見上 旂旐央央十陽 方叔率止見上 約軝

錯衡古音戶郎反 考衡字詩凡五見並同 後人誤入十二庚韻 八鸞瑲瑲十陽 服其命服 朱

芾斯皇十一唐 有瑲蔥珩古音戶郎反 後人混入十二庚韻

鴥彼飛隼古音之水反 考隼字詩凡二見並同 後人誤入十七準韻 其飛戾天一先 與千協

亦集爰止六止 方叔涖止見上 其車三千見上 師干之試見上

方叔率止見上 鉦人伐鼓十姥 陳師鞠旅八語 顯允方叔 伐鼓

淵淵一先 振旅闐闐一先

蠢爾蠻荊 大邦為讎十八尤 方叔元老三十二晧 克壯其猶十八尤 方叔

率止 執訊獲醜四十四有 戎車嘽嘽二十五寒 嘽嘽焞焞二十三魂 吐雷反 又釋

文他屯反 本又作焞 按漢書韋玄成傳引此作嘽嘽推推 顏師古讀吐雷反 後人遂并焞字讀為吐雷反 梁簡文帝金錞賦 揮秦箏之懷慨 伐音鼓之嘽焞 焞自為一韻 威自為一韻 然从口之焞 見於大車 从火之焞 見於左傳僖五年 从口之焞不可作焞 亦何必改經文以就音 他屯反 不當讀為吐雷反也 如霆如雷

十五灰 顯允方叔 征伐玁狁 蠻荊來威八微 此章以平上入通為一韻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一東 我馬既同一東 四牡龐龐古音龍 後人分入四江韻 駕言

徂東一東

田車既好三十二晧 四牡孔阜四十四有 東有甫草三十二晧 駕言行狩四十九宥

此章以上去通為一韻

之子于苗四宵 選徒囂囂四宵 建旐設旄六豪 搏獸于敖

六豪

駕彼四牡 四牡奕奕二十二昔 赤芾金舄二十二昔 會同有繹二十二昔

決拾既佽六至 與柴協 弓矢既調三蕭 射夫既同一東 宋吳棫韻補讀調字非韻

爲同引楚辭離騷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 助我舉柴
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爲證朱子從之
說文作掌漢張衡西京賦收會舉胔从肉作胔 五寘 此
章首尾爲一韻中二句爲一韻蓋詩之變體周頌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稷與極爲韻天與民爲韻儀禮士
昏禮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相與
常爲韻事與嗣爲韻楚辭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
長人何守首與守爲韻在與死爲韻宋玉風賦被麗披離衝孔
動楗以渙槃爛離散轉移離與移爲韻與爛爲韻漢安世房
中歌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所與緒爲韻二產爲韻皆
同此例或疑中二句
無韻但以飲柴爲韻
四黃既駕 四十馮 兩驂不猗 於戈反 不失其馳 古音陀考馳字詩凡二見楚辭二見竝同
後人誤入五支韻 舍矢如破 三十九過 以平去通爲一韻 此章
蕭蕭馬鳴 十二庚 悠悠旆旌 十四清 徒御不驚 十二庚 大庖不盈 十四清
之子于征 十四清 有聞無聲 十四清 允矣君子 展也大成 十四清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 古音莫後人誤入五十候韻 既伯既禱 三十二晧 田車既好 三十二晧 四牡
孔阜 四十四有 升彼大阜 見上 從其羣醜 四十四有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吉日庚午 十姥 既差我馬 音姥 獸之所同 一東與從協 麀鹿麌麌
九麌 漆沮之從 三鍾 天子之所 八語
瞻彼中原 其祁孔有 音以 儦儦俟俟 六止 或羣或友 音以 悉率
左右 音以 以燕天子 六止
既張我弓 既挾我矢 五旨 發彼小豝 殪此大兕 五旨 以御賓客
且以酌醴 十一薺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 肅肅其羽 九麌 之子于征 劬勞于野 神與反 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 古音古考寡字詩凡三見易一見竝同後人混入三十五馬韻
鴻鴈于飛 集于中澤 二十陌 之子于垣 百堵皆作 十九鐸 雖則劬勞
其究安宅 二十陌
鴻鴈于飛 哀鳴嗷嗷 六豪 維此哲人 謂我劬勞 六豪
維彼愚人 見上 謂我宣驕 四宵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 夜未央 十陽 庭燎之光 十一唐 君子至止 鸞聲將將 十陽
夜如何其 夜未艾 十四泰 庭燎晣晣 十二霽 君子至止 鸞聲噦噦 十四泰
夜如何其 夜鄉晨 十七眞 庭燎有煇 二十一欣 君子至止 言觀其旂 古音芹
考旂字詩凡三見左傳一見竝同後人誤入八微韻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彼流水 朝宗于海 十五海 鴥彼飛隼 之水反 載飛載止 六止
嗟我兄弟 十一薺 邦人諸友 音以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滿以反
沔彼流水 見上 其流湯湯 十陽 鴥彼飛隼 見上 載飛載揚 十陽
念彼不蹟 載起載行 戶郎反 心之憂矣 不可弭忘 十陽
鴥彼飛隼 率彼中陵 十六蒸 民之訛言 寧莫之懲 十六蒸 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十六蒸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于九皋 聲聞于野 神與反 魚潛在淵 或在于渚 八語 樂彼之
園 二十二元 爰有樹檀 二十五寒 其下維蘀 十九鐸 他山之石 二十二昔 可以爲
錯 十九鐸
鶴鳴于九皋 聲聞于天 一先 魚在于渚 或潛在淵 一先 樂彼之
園 見上 爰有樹檀 見上 其下維穀 一屋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三燭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五終 南海鄧翔順德馮佐勛新校 漢軍樊封舊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詩本音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小雅

祈父 九麌 予王之爪牙 音吾 胡轉予于恤 靡所止居 九魚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祈父 予王之爪士 六止 胡轉予于恤 靡所底止 六止 嚴氏詩緝曰毛傳曰底至也今本作底
祈父 亶不聰 一東 胡轉予于恤 有母之尸饔 三鍾
祈父三章章四句
皎皎白駒 食我場苗 四宵 縶之維之 以永今朝 四宵 所謂伊人
於焉逍遙 四宵
皎皎白駒 食我場藿 十九鐸 縶之維之 以永今夕 二十二昔 所謂伊人
於焉嘉客 二十陌
皎皎白駒 賁然來思 七之 爾公爾侯 音胡 逸豫無期 七之
慎爾優游 勉爾遁思 見上
皎皎白駒 在彼空谷 一屋 生芻一束 三燭 其人如玉 三燭 毋金
玉爾音 二十一侵 而有遐心 二十一侵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 無集于穀 一屋 無啄我粟 三燭 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
一屋 上穀从木下穀从禾 言旋言歸 復我邦族 一屋
黃鳥黃鳥 無集于桑 十一唐 無啄我粱 十陽 此邦之人 不可與明
彌郎反 言旋言歸 復我諸兄 虛王反
黃鳥黃鳥 無集于栩 九麌 無啄我黍 八語 此邦之人 不可與處
八語 言旋言歸 復我諸父 九麌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 神與反 蔽芾其樗 九魚 昏姻之故 十一暮 言就爾居 九魚
爾不我畜 一屋 復我邦家 音姑 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我行其野 見上 言采其蓫 一屋 昏姻之故 見上 言就爾宿 一屋
爾不我畜 一屋 言歸思復 一屋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我行其野 言采其葍 古音方墨反後人誤入一屋韻 不思舊姻 求爾新特 二十五德
今本誤作求我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 成不以富 古音方二反考富字詩凡五見易三見竝同後人混
入四十九宥韻今本成作誠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箋曰室家成事 亦祇以異 七志 此章亦可以
去入通爲一韻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秩秩斯干 二十五寒 幽幽南山 二十八山 如竹苞矣 五肴 如松茂矣 音老
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 三十二晧 無相猶矣 十八尤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似續妣祖 十姥 築室百堵 十姥 西南其戶 十姥 爰居爰處 八語
爰笑爰語 八語
約之閣閣 十九鐸 椓之橐橐 十九鐸 風雨攸除 九魚 鳥鼠攸去 八語 九御
二韻 君子攸芋 十虞 十過 二韻 此章亦可以平去入通爲一韻
如跂斯翼 二十四職 如矢斯棘 二十四職 如鳥斯革 音棘 如翬斯飛 八微
君子攸躋 十二齊 此章亦可以平入通爲一韻
殖殖其庭 十五青 有覺其楹 十四清 噲噲其正 十四清 噦噦其冥 十五青
君子攸寧 十五青

下莞上簟(五十忝)乃安斯寢(四十七寢)乃寢乃興(十六蒸)乃占我夢(莫滕反)
吉夢維何(七歌)維熊維羆(古音彼考羆字詩凡二見並同後人誤入五支韻)維虺維蛇(音陀)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見上)男子之祥(十陽)維虺維蛇(見上)女子之祥(見上字自爲韻)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十陽)載衣之裳(十陽)載弄之璋(十陽)其泣喤喤(古音皇考喤字詩凡二見並同後人混入十二庚韻)朱芾斯皇(十一唐)室家君王(十陽)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古音陀考地字詩一見易一見楚辭二見並同後人誤入六至韻)載衣之裼載弄之瓦(三十五馬)無非無儀(音俄)唯酒食是議(古音魚賀反考議字詩凡二見並同後人誤入五寘韻)無父母詒罹(音羅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裼字不入韻)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二十文)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十八諄)爾羊來思(下思字七之)其角濈濈(二十六緝)爾牛來思(見上)其耳溼溼(二十六緝)
或降于阿(七歌)或飲于池(音陀)或寢或訛(八戈)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古音胡考餱字見…)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十遇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十六蒸)以雌以雄(古音于陵反考雄字詩凡二見左傳一見楚辭一見並同後人誤入一東韻)爾羊來思矜矜兢兢(十六蒸)不騫不崩(十七登)麾之以肱(十七登)畢來既升(十六蒸)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九魚)旐維旟矣(九魚)大人占之衆維魚(見上)矣實維豐年(一先)旐維旟矣(見上)室家溱溱(十九臻)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二十三談)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二十四鹽)憂心如惔(二十三談)不敢戲談(二十三談)國既卒斬(二十九豏)何用不監(二十七銜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戈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七歌)天方薦瘥(七歌)喪亂弘多(七歌)民言無嘉(九麻)憯莫懲嗟(九麻)
尹氏大師(六脂)維周之氐(十二齊)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六脂)天子是毗(六脂)俾民不迷(十二齊)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見上)
弗躬弗親(十七真)庶民弗信(二十一震)弗問弗仕(六止)弗罔君子(六止)式夷式已(六止)無小人殆(十五海)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見上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昊天不傭(三鍾)降此鞠訩(三鍾)昊天不惠(十二霽)降此大戾(十二霽)君子如屆(十六怪)俾民心闋(十六屑)君子如夷(六脂)惡怒是違(八微此章以平去入通爲一韻)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四十六徑)式月斯生(十二庚)俾民不寧(十五青)憂心如酲(十四清)誰秉國成(十四清)不自爲政(四十五勁)卒勞百姓(四十五勁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四十靜)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四十靜)
方茂爾惡(十九鐸)相爾矛(十八尤)矣既夷既懌(二十二昔)如相醻(十八尤)矣
昊天不平(十二庚)我王不寧(十五青)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十四清四十五勁二韻)
家父作誦(三用)以究王訩(三鍾)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古音博工反考邦字詩凡十見書二見易七見禮記一見並同後人分入四江韻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繁霜(十陽)我心憂傷(十陽)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十陽)念我獨兮憂心京京(音疆)哀我小心癙憂以痒(十陽)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九麌)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音戶)好言自口(古音苦考口字詩凡二見左傳一見並同後人混入四十五厚韻)莠言自口(見上)憂心愈愈(九麌)是以有侮(九麌)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一屋)民之無辜并其臣僕(一屋)哀我人斯于何從祿(見上)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一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十六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滕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十六蒸)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十七登)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十六蒸)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十六蒸)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莫滕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于陵反)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三燭轉去聲則音具與下文厚字爲韻厚古音戶局不與脊爲韻未詳李因篤曰局古音)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二十二昔)維號斯言有倫有脊(二十二昔)哀今之人胡爲虺蜴(二十二昔)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二十五德)天之扤我如不我克(二十五德)彼求我則(二十五德)如不我得(二十五德)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二十四職)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十六屑)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十三祭)燎之方揚寧或滅之(十七薛)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十七薛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終其永懷(十四皆)又窘陰雨(九麌)其車既載(十九代)乃棄爾輔(九麌)載輸爾載(見上)將伯助予(九魚八語二韻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一屋)屢顧爾僕(一屋)不輸爾載(十九代)終踰絕險曾是不意(七志去入通爲一韻)
魚在于沼(三十小)亦匪克樂(十九鐸)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三十五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十八藥按此虐字若作入聲則與上下俱協說見月出此章以上去入通爲一韻)
彼有旨酒(五旨)又有嘉殽(五肴)洽比其鄰(十七真)昏姻孔云(二十文)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二十一殷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佌佌彼有屋(一屋)蔌蔌方有穀(一屋)民今之無祿(一屋)天夭是椓(古音涿後人混入四覺韻)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一屋)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三十一巧)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四十四有)彼月而微(八微)此日而微(見上)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十六咍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日月告凶(三鍾)不用其行(戶郎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十陽)彼月而食(二十四職)則維其常(十陽)此日而食(見上)于何不臧(十一唐)
爗爗震電(三十二霰)不寧不令(古音力珍反考令字…)百川沸騰(十七登)山冢崒崩(十七登)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十六蒸)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十六蒸)
皇父卿士(六止與宰協)番維司徒(十一模)家伯維宰(十五海)仲允膳夫(十虞)聚子內史(六止)蹶維趣馬(音姥)楀維師氏(四紙)豔妻煽方處(八語)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七之)胡爲我作不即我謀(音媒)徹我牆屋田卒汙萊(十六咍)曰予不戕禮則然矣(六止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四十一漾)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十陽)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見上)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六豪)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四宵六豪二韻)下民之孽匪降自天(一先)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十七真)
悠悠我里(六止)亦孔之痗(十八隊)四方有羨我獨居憂(十八尤)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十八尤)天命不徹(十七薛)我不敢傚我友自逸(五質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二十五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二十五德)昊天疾威(今本作旻天鄭氏箋作昊天此章上文及下章並云昊天則作昊爲是其作旻者因大雅召旻之文而誤)

伊鄭作昊夷虞夷臨模 含後有罪賄 以伏其辜模十一 若此
無罪見上 淪胥以鋪平十一模上通爲一韻 此章以
周宗既滅薛十七 靡所止戾十二霽 正大夫離居 莫知我勩六至十三祭二十
韻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音豫 邦君諸侯 莫肯朝夕二十二昔 庶曰式
臧 覆出爲惡上十一暮十九鐸二韻以去入通爲一韻 此章
如何昊天一先 辟言不信二十一震 如彼行邁 則靡所臻十九臻 凡百
君子 各敬爾身眞 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見上 平去通爲一韻 此章以
戎成不退隊 飢成不遂六至 曾我暬御 憯憯日瘁六至 凡百
君子 莫肯用訊當作誶 徐邈音息悴反 按此 聽言則答答字新序漢書皆作對字入
韻 譖言則退見上
哀哉不能言二十二元 匪舌是出六至 維躬是瘁六至 哿矣能
言與下言協 巧言如流十八尤 俾躬處休十八尤
維曰于仕六止 孔棘且殆十五海 云不可使六止 得罪于天子六止
亦云可使見上 怨及朋友音以
謂爾遷于王都十一模 曰予未有室家音姑 鼠思泣血十六屑 無言
不疾四質 昔爾出居 誰從作爾室四質

雨無正七章 二章章十句 二章章八句 三章章六句

祈父之什十篇 六十四章 四百二十六句

昊天疾威 敷于下土十姥 謀猶回遹 何日斯沮八語 謀臧不從
三鍾 不臧覆用三用 我視謀猶 亦孔之邛三鍾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潝潝訿訿四紙 亦孔之哀十六咍 謀之其臧下臧協 則具是違
八微 謀之不臧見上 則具是依八微 我視謀猶 伊于胡底五旨
今本作底誤 箋曰底至也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我龜既厭 不我告猶十八尤 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二十六緝 集字非韻 朱子從韓詩作是用不就 今本仍作集 元熊明來 王應 五經說曰 詩音舊有九家 陸德明釋文始以己見定爲一家之學 詩中修旨作懆 勞心懆兮 協照燎紹爲韻 我心懆懆 歌以訊之 當從韓詩 是用不集 當從是用不就 皆協 爲韻證 釋文猶存或字 具數音及孫氏直音出 而按兔園冊者并釋文不復考矣 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
四十四有 如匪行邁謀 是用不得于道三十二晧 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哀哉爲猶 匪先民是程十四清 匪大猶是經十五青 維邇言是聽十五青
青 維邇言是爭十三耕 如彼築室于道謀 是用不潰于成十四清
國雖靡止六止 或聖或否五旨 民雖靡膴 或哲或謀音媒 或肅
或艾二十廢 如彼泉流今本誤作流泉 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 無淪胥以敗十七夬
夬 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不敢暴虎 不敢馮河七歌 人知其一 莫知其他七歌 戰戰兢兢
十六蒸 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十六蒸

小旻六章 三章章八句 三章章七句

宛彼鳴鳩 翰飛戾天一先 我心憂傷 念昔先人十七眞 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見上
人之齊聖 飲酒溫克二十五德 彼昏不知五支 壹醉日富方二反 各敬
爾儀 天命不又去音肄 入通爲一韻 此章以平
中原有菽 庶民采之十五海 螟蛉有子六止 蜾蠃負之古音房以反 考負字詩凡
二見並同 後人混入四十四有韻 教誨爾子見上 式穀似之六止
題彼脊令 載飛載鳴十二庚 我日斯邁十七夬與寐協 而月斯征十三耕 夙
興夜寐六至 無忝爾所生十二庚
交交桑扈十姥與寡協 率場啄粟三燭 哀我填寡音古 宜岸宜獄三燭
握粟出卜一屋 自何能穀一屋 以上入通爲一韻 此章亦可
溫溫恭人 如集于木一屋 惴惴小心 如臨于谷一屋 二韻三燭 戰戰
兢兢十六蒸 如履薄冰十六蒸

小宛六章 章六句

弁彼鸒斯五支 歸飛提提五支 民莫不穀 我獨于罹音羅 何辜
于天 我罪伊何七歌 心之憂矣 云如之何見上
踧踧周道三十二晧 鞫爲茂草三十二晧 我心憂傷 惄焉如擣三十二晧 假寐
永歎 維憂用老三十二晧 心之憂矣 疢如疾首四十四有
維桑與梓六止 必恭敬止六止 靡瞻匪父 靡依匪母滿以反 不屬
于毛 不離于裏六止 天之生我 我辰安在十五海
菀彼柳斯 鳴蜩嘒嘒十二霽 有漼者淵 萑葦淠淠十三祭 譬彼舟流
不知所屆十六怪 心之憂矣 不遑假寐六至
鹿斯之奔 維足伎伎五支 雉之朝雊 尚求其雌五支 譬彼壞木
疾用無枝五支 心之憂矣 寧莫之知五支
相彼投兔 尚或先之一先 行有死人 尚或墐之二十一震 之 君子
秉心 維其忍之十六軫 心之憂矣 涕既隕之十六軫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君子信讒 如或醻之十八尤 君子不惠 不舒究之四十九宥 伐木掎矣音古
居我反 後人誤入四紙韻 析薪杝矣古音徒可反 後人誤入四紙韻 舍彼有罪 予之佗矣七歌
矣 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莫高匪山二十八山 莫浚匪泉二仙 君子無易由言二十二元 耳屬于垣
二十二元 無逝我梁 無發我笱音矩 我躬不閱 遑恤我後音戶

小弁八章 章八句

悠悠昊天 曰父母且九魚 無罪無辜十一模 亂如此憮十一模 昊天
已威八微 予慎無罪十四賄 昊天泰憮見上 予慎無辜見上 此章以平上
通爲一韻
亂之初生十二庚與下生協 僭始既涵二十二覃 亂之又生見上 君子信讒
二十六咸 君子如怒十姥十一暮二韻 亂庶遄沮八語 君子如祉六止 亂庶
遄已六止
君子屢盟古音彌郎反 後人混入十二庚韻 亂是用長十陽 君子信盜三十七号 亂
是用暴三十七号 盜言孔甘二十三談 亂是用餤二十三談 匪其止共三鍾 維
王之邛三鍾
奕奕寢廟 君子作之十九鐸 秩秩大猷 聖人莫之十九鐸 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十九鐸 躍躍毚兔 遇犬獲之二十一麥
荏染柔木 君子樹之十遇 往來行言 心焉數之九麌十遇二韻 蛇蛇
碩言 出自口矣音苦 巧言如簧 顏之厚矣音戶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彼何人斯五支 居河之麋六脂 無拳無勇二腫 職爲亂階
十四皆 既微且尰二腫與勇協 爾勇伊何七歌 爲猶將多七歌 爾居徒幾
何見上

巧言六章 章八句

彼何人斯十七眞 其心孔艱二十八山 胡逝我梁 不入我門二十三魂 伊誰
云從 維暴之云二十文
二人從行 誰爲此禍三十四果 胡逝我梁 不入唁我三十三箇 始者不如
今云不我可三十三哿
彼何人斯見上 胡逝我陳十七眞 我聞其聲 不見其身十七眞 不愧
于人見上 不畏于天一先
彼何人斯 其爲飄風方凡反 胡不自北 胡不自南二十二覃 胡逝我梁
祇攪我心二十一侵
爾之安行十二庚與下行協 亦不遑舍古音舒 考舍字詩一見 易二見 禮記一見 楚辭一見 爾之亟行見上 遑脂爾車九魚 壹者之來
並同 後人混入三十五馬四十禡二韻 云何其盱十虞
爾還而入二十六緝 我心易五寘 也 還而不入見上 否難知五支
也 壹者之來十六咍 俾我祇五支 也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伯氏吹壎 仲氏吹篪五支 及爾如貫 諒不我知五支 出此三物
以詛爾斯五支

爲鬼爲蜮二十四職則不可得二十五德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二十四職作此好歌以極反側二十四職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萋十二齊兮斐七尾兮成是貝錦四十七寑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四十七寑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哆古音昌果反後人混入九哿三十五馬二韻兮侈古音昌果反後人混入四紙韻兮成是南箕之彼譖人者誰適與謀音媒

緝緝翩翩二仙謀欲譖人十七眞愼爾言二十二元也謂爾不信二十一震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捷捷幡幡二十二元謀欲譖言二十二元豈不爾受既其女遷二仙

驕人好好三十二晧勞人草草三十二晧蒼天蒼天一先視彼驕人十七眞矜此勞人見上

彼譖人者音渚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十姥豺虎不食二十四職投畀有北二十五德有北不受四十四有投畀有昊三十二晧此章以上入爲一韻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去其反寺人孟子六止作爲此詩七之凡百君子見上敬而聽之七之此章亦可通爲一韻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九麌將恐將懼十遇維予與女八語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九魚八語以平上去通爲一韻此章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十五灰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十四皆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六脂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十五灰無草不死五旨無木不萎五支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末二句無韻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六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六豪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八未哀哀父母生我勞瘁六至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六止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音几矣無父何怙十姥無母何恃滿以反六止一句而二韻出則銜恤六術入則靡至六至此章以上去入通爲一韻

父兮生我母兮鞠一屋我拊我畜一屋長我育一屋顧我復一屋出入腹一屋我欲報之德二十五德昊天罔極二十四職

南山烈烈十七薛飄風發發十月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十四泰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南山律律六術飄風弗弗八物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六術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五旨周道如砥四紙二韻五旨其直如矢五旨君子所履五旨小人所視五旨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十二薺

小東大東一東杼柚其空一東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十陽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戶郎反既往既來十六咍使我心疚音几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有冽氿泉二仙無浸穫薪十七眞契契寤歎二十五寒哀我憚人十七眞

薪是穫薪見上尚可載十九代也哀我憚人見上亦可息二十四職也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東人之子六止職勞不來十六咍西人之子見上粲粲衣服蒲北反

舟人之子見上熊羆是裘渠之反私人之子見上百僚是試七志此章以平上去入通爲一韻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十陽鞙鞙佩璲不以其長十陽維天有漢監亦有光十一唐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十陽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十陽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十陽東有啓明彌郎反西有長庚音岡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十陽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十陽維南有箕載翕其舌十七薛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十七薛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音戶六月徂暑八語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九魚八語二韻

秋日淒淒十二齊百卉具腓八微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八微今本作奚古本作爰左氏宣十二年傳引此亦作爰杜氏解爰於何所歸乎未作奚家語說此言作奚

冬日烈烈十七薛飄風發發十月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十四泰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山有嘉卉七尾侯栗侯梅十五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羽其反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相彼泉水載淸載濁古音直谷反考濁字詩一見孟子一見皆同後人混入四覺韻我日構禍曷云能穀一屋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六止盡瘁以仕六止寧莫我有音以

匪鶉匪鳶二仙釋文鶉一作鷻鳶從之作翰飛戾天一先匪鱣匪鮪潛逃于淵一先

山有蕨薇八微隰有杞桋六脂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十六咍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六終　嘉應李黼春舊校　南海鄭　順德馮佐勛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七

詩本音　崑山顧炎武著

小雅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六止偕偕士子六止朝夕從事七志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滿以反上去通爲一韻此章以

溥天之下音戶莫非王土十姥率土之濱十七眞莫非王臣十七眞

大夫不均十八諄我從事獨賢一先

四牡彭彭音旁王事傍傍十一唐嘉我未老三十二晧鮮我方將十陽旅力方剛十一唐經營四方十陽

或燕燕居息二十四職或盡瘁事國二十五德或息偃在牀十陽或不已于行戶郎反

或不知叫號六豪或慘慘劬勞六豪或棲遲偃仰三十六養或王事鞅掌三十六養

或湛樂飲酒四十四有或慘慘畏咎四十四有或出入風議魚賀反或靡事不爲音譌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自塵十七眞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宋劉彝曰疧當作疷疷病也音氏按唐石經此字作疷从氏唐人避太宗諱凡字从民者皆省爲氏今人書昬爲昏猶其遺法也張參五經文字序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從氏凡汦昏之類皆從氏又疷字下云見詩風記作昬是其例也後人不解遂以爲白蔘之疷又以爲我疷之疷乃於氏下又添一畫而讀爲上聲則亦差之甚矣元戴侗曰疷武巾反又見於上聲亦作疷說文本無疷字按唐人廟諱之式見於張參五經文字者如此而世儒多莫之見也書康誥天畏棐忱與我民彝大泯亂唐石經作泯趙宧光讀之爲直尼切曰疷著止也此與無將大車之疷何異哉又按漢張衡思玄賦思百憂以自疹未知所讀之經爲何字

乎冉衡臣以協韻而改之也漢人所傳經本兮字多不同且在蔡邕未正之先恐或有之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青十五 無思百憂不出于熲迥十一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無將大車維塵雝三鍾 兮無思百憂祇自重三用 二鍾三用二韻 兮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一先 照臨下土十姥 我征徂西古音先 後人誤入十二齊韻 至于艽野神與反 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八語 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十姥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九麌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十姥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九魚 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十一暮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九御 心之憂矣憚我不暇音豫 念彼共人睠睠懷顧十一暮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十一暮 十姥十一暮二韻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三十七號 曷云其還政事愈蹙一屋 歲聿云莫采蕭穫菽一屋 心之憂矣自詒伊戚二十三錫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一屋 四十九宥 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四十九宥 一屋二韻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八語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八語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八語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二十四職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二十四職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方墨反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將將十陽 淮水湯湯十陽 憂心且傷十陽 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十陽
鼓鍾喈喈十四皆 淮水湝湝十四皆 憂心且悲六脂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十五灰
鼓鍾伐鼛六豪 淮有三洲十八尤 憂心且妯十八尤 淑人君子其德不猶十八尤
鼓鍾欽欽二十一侵 鼓瑟鼓琴二十一侵 笙磬同音二十一侵 以雅以南二十二覃 以籥不僭五十六㮇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楚者茨六脂 言抽其棘二十四職 自昔何爲我蓺黍稷二十四職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二十四職 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二十四職 以爲酒食二十四職 七志 二十四職二韻 以饗以祀六止 以妥以侑古音以 後人混入四十九宥韻 以介景福方墨反 此章以平上入通爲一韻
濟濟蹌蹌十陽 絜爾牛羊十陽 以往烝嘗十陽 或剝或亨古音普郎反 考亨字詩凡二見禮記一見茲同後人混入十二庚韻 或肆或將十陽 祝祭于祊古音方 後人混入十二庚韻 祀事孔明彌郎反 先祖是皇十一唐 神保是饗三十六養 孝孫有慶古音羌 見易一見書一見詩凡七見 古慶字多與羌同 後人混入四十三映韻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十陽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執爨踖踖二十二昔 爲俎孔碩二十二昔 或燔或炙二十二昔 君婦莫莫十九鐸 一暮 爲豆孔庶九御 爲賓爲客二十陌 獻酬交錯十九鐸 十一暮 十九鐸二韻 禮儀卒度十一暮 十九鐸二韻 笑語卒獲二十一麥 神保是格二十陌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十九鐸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我孔熯矣二十三線 式禮莫愆二仙 工祝致告徂賚孝孫二十三魂 苾芬孝祀六止 神嗜飲食七志 二十四職二韻 卜爾百福方墨反 如幾如式二十四職 既齊既稷二十四職 既匡既敕二十四職 唐石經作勑 永錫爾極二十四職 時萬時億二十四職 此章以上入通爲一韻
禮儀既備六至 鐘鼓既戒十六怪 孝孫徂位六至 工祝致告神具醉止六止 皇尸載起六止 鼓鍾送尸六脂 神保聿歸八微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六脂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六脂 此章亦可平上去入通爲一韻
樂具入奏古音則 考奏字詩凡二見茲同後人混入五十侯韻 以綏後祿一屋 爾殽既將十陽 莫怨具慶音羌 既醉既飽三十一巧 小大稽首四十四有 神嗜飲食七志 使君壽考三十二皓 孔惠孔時七之 維其盡之十六軫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十六軫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彼南山二十八山 維禹甸之三十二霰 畇畇原隰曾孫田之一先 我疆

信彼南山六章章六句

倬彼甫田一先 歲取十千一先 我取其陳十七真 食我農人十七真 自古有年一先 今適南畝滿以反 或耘或耔六止 黍稷薿薿六止 攸介攸止六止 烝我髦士六止
以我齊明彌郎反 與我犧羊十陽 以社以方十陽 我田既臧十一唐 農夫之慶音羌 琴瑟擊鼓十姥 以御田祖十姥 以祈甘雨九麌 以介我稷黍八語 以穀我士女八語
曾孫來止六止 以其婦子六止 饁彼南畝滿以反 田畯至喜六止 攘其左右音以 嘗其旨否五旨 禾易長畝見上 終善且有音以 曾孫不怒 農夫克敏古音每 考敏字詩凡二見茲同後人混入十六軫韻 曾孫之稼 如茨如梁十陽 曾孫之庾九麌 如坻如京古音疆

乃求千斯倉十一唐 乃求萬斯箱十陽 黍稷稻粱十陽 農夫之慶音羌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十陽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十六怪 既備乃事七志 以我覃耜六止 俶載南畝滿以反 播厥百穀一屋 既庭且碩二十二昔 曾孫是若十八藥 此章以上去入通爲一韻
既方既皁三十二皓 既堅既好三十二皓 不稂不莠四十四有 去其螟螣二十五德 及其蟊賊二十五德 無害我田穉六至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此章以上去入通爲一韻
有渰萋萋十二齊 興雨祁祁六脂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六脂 彼有不穫穉六至 此有不斂穧十二霽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六至 伊寡婦之利六至 此章以去通爲一韻
曾孫來止六止 以其婦子六止 饁彼南畝滿以反 田畯至喜六止 來方禋祀六止 以其騂黑二十五德 與其黍稷二十四職 以享以祀見上 以介景福方墨反 此章以上入通爲一韻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六止 維水泱泱 君子至止六止 福祿如茨六脂 韎韐有奭 以作六師六脂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瞻彼洛矣見上 維水泱泱 君子至止見上 鞞琫有珌五質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五質 此章亦可以上入通爲一韻
瞻彼洛矣見上 維水泱泱 君子至止見上 福祿既同一東 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博工反

我理六止 南東其畝滿以反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上天同雲二十文 雨雪雰雰二十文 益之以霢霂一屋 既優既渥音屋 考渥字詩一見易一見皆同後人混入四覺韻 既霑既足三燭 生我百穀一屋
疆場翼翼二十四職 黍稷彧彧古音于逼反 後人混入一屋韻 曾孫之穡二十四職 以爲酒食二十四職 畀我尸賓十七真 壽考萬年一先
中田有廬九魚 疆埸有瓜音孤 是剝是菹九魚 獻之皇祖十姥 曾孫壽考受天之祜十姥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祭以清酒四十四有 從以騂牡四十四有 享于祖考三十二皓 執其鸞刀六豪 以啟其毛六豪 取其血膋三蕭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是烝是享三十六養 苾苾芬芬 祀事孔明彌郎反 先祖是皇十一唐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十陽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袖海山房校印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其葉湑八語兮我覯之子我心寫音湑兮我心寫見上兮是以有譽處八語兮

裳裳者華芸其黃十一唐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見上矣維其有章見上矣是以有慶音羌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二十陌我覯之子乘其四駱十九鐸乘其四駱見上六轡沃若十八藥

左之左之二十三箇君子宜之魚何反右之右之音以君子有之音以維其有之見上是以似之六止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九麌君子樂胥九魚受天之祜十姥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下章同

交交桑扈見上有鶯其領四十靜君子樂胥見上萬邦之屏四十靜

之屏之翰二十五寒二十八翰百辟爲憲二十五願不戢不難此字有二音中谷有蓷常音乃丹反板小毖音乃旦反平去同爲一音此章及隰桑音乃多反禮記月令國難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命有司大難是音乃多反與儺同左傳襄十八年劉難士弱難音乃多反是其證也今韻書止收入二十五寒二十八翰二韻受福不那七歌說文引此作受福不儺石經作那古二音同也

兕觥其觩十八尤旨酒思柔十八尤彼交匪敖六豪三十七號二韻萬福來求十八尤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七歌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魚何反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二十四職君子萬年宜其遐福方墨反

乘馬在廄摧之秣十三末君子萬年福祿艾之十四泰此章以入去通爲一韻

乘馬在廄秣之摧十五灰傳曰摧莝也但訓字義陸氏誤以摧字音采臥反則與綏不協當從本音君子萬年福祿綏之六脂

鴛鴦四章章四句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七歌爾酒既旨爾殽既嘉九麻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七歌蔦與女蘿七歌施于松柏二十陌未見君子與下六止協憂心奕奕二十二昔既見君子見上庶幾說懌二十二昔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七之爾酒既旨爾殽既時七之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十六咍蔦與女蘿施于松上三十六養未見君子六止憂心怲怲古音補往反後人混入三十八梗四十三映二韻既見君子見上庶幾有臧十一唐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四十四有爾酒既旨爾殽既阜四十四有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四十四有如彼雨雪先集維霰三十二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三十二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三十二霰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關車之舝十五鎋兮思孌季女逝十三祭兮匪飢匪渴十三曷德音來括十三末雖無好友音以式燕且喜六止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亦可通下二句爲一韻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四宵辰彼碩女令德來教三十六效式燕且譽九魚九御二韻好爾無射音繹見叔于田此章以平去入通爲一韻

雖無旨酒四十四有與殽協式飲庶幾下入微與幾協雖無嘉殽五肴式食庶幾見上雖無德與女八語式歌且舞九麌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十七真析其柞薪見上二薪字自爲韻其葉湑八語兮鮮我覯爾我心寫音湑兮

高山仰止三十六養景行行止十一庚戶郎反四牡騑騑六轡如琴二十一侵覯爾新昏以慰我心二十一侵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車舝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二十二元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二十二元

營營青蠅止于棘二十四職讒人罔極二十四職交亂四國二十五德

營營青蠅止于榛十九臻讒人罔極構我二人十七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五質籩豆有楚八語殽核維旅八語酒既和旨五旨飲酒孔偕十四皆鍾鼓既設十七薛與旨偕協舉醻逸逸五質大侯既抗四十二宕弓矢斯張十陽射夫既同一東獻爾發功一東發彼有的古音都路反後人誤入二十三錫以祈爾爵十八藥此章以平上去入通爲一韻

籥舞笙鼓十姥樂既和奏則故反烝衎烈祖十姥以洽百禮十一薺百禮既至六至有壬有林二十一侵錫爾純嘏十姥子孫其湛二十二覃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十六咍十九代又奴來反又奴代反十七登三韻集韻釋文徐奴代反與下又時爲韻傳上林湛非考能字詩一見易二見中庸一見楚辭二見並同後人誤入十七登韻賓載手仇從毛如字鄭音斛則依鄭而室人入又音肄酌彼康爵以奏爾時七之音渠之反可以入韻從鄭則不可入韻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平上去通爲二韻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二仙其未醉止六至與韻不協威儀反反二十二阮曰既醉止見上威儀幡幡二十二元舍其坐遷二仙屢舞僊僊二仙其未醉止見上與下醉協威儀抑抑古音於逸反考抑字詩凡二見並同後人誤入二十四職韻曰既醉止見上威儀怭怭五質是曰既醉見上不知其秩五質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古音奴與豆協後人誤入五肴韻亂我籩豆屢舞僛僛七之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古音于其反與尤同後人混入十八尤韻側弁之俄七歌屢舞傞傞七歌既醉而出下六術與出協並受其福方墨反醉而不出見上是謂伐德二十五德出字亦可與德福二韻通爲一韻飲酒孔嘉九麻維其令儀音俄見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五旨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六止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六止式勿從謂入未無俾大怠十五海匪言勿言二十二元與下言協匪由勿語八語由醉之言見上俾出童羖十姥三爵不識二十四職矧敢多又七志上去通爲一韻此章以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在在藻三十二晧有頒其首四十四有王在在鎬三十二晧豈樂飲酒四十四有

魚在在藻見上與鎬協有莘其尾七尾王在在鎬見上飲酒樂豈十五海

魚在在藻見上依于其蒲十一模王在在鎬見上有那其居九魚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之筥八語君子來朝何錫予八語雖無予之見上路車乘馬音姥又何予之見上玄衮及黼九麌

觱沸檻泉二仙言采其芹二十一殷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音芹其旂淠淠十三祭鸞聲嘒嘒十三祭載驂載駟六至君子所屆十六怪

赤芾在股十姥邪幅在下音戶彼交匪紓九魚天子所予八語二韻樂只君子與下子協六止天子命之音彌樂只君子見上福祿申之十七真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一東樂只君子與下子協六止殿天子之邦四江樂只君子見上萬福攸同一東平平左右亦是率從三鍾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六脂樂只君子六止天子葵之六脂樂只君子見上福祿膍之六脂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十二霽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采菽五章章八句

騂騂角弓翩其反阮二十矣兄弟昏姻無胥遠阮二十矣
爾之遠見上矣民胥然二仙十矣爾之教二十六效矣民胥傚二十六效矣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此令兄弟十一薺與下弟協綽綽有裕十遇不令兄弟見上交相爲瘉
十虞九麌二韻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民之無良十陽相怨一方十陽受爵不讓四十一漾至于已斯亡十陽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老馬反爲駒十虞不顧其後音戶如食宜饇十遇如酌孔取八語
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毋教猱升木一屋音暮如塗塗附十遇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三燭轉音樹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雨雪瀌瀌四宵見晛曰消四宵莫肯下遺式居婁驕四宵
雨雪浮浮十八尤見晛曰流十八尤如蠻如髦六豪即書牧誓庸蜀羌髳之髳我
是用憂十八尤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菀者柳不尚息二十四職上帝甚蹈無自暱古音匿後人別入五質韻焉俾
予靖之後予極二十四職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十三祭上帝甚蹈無自瘵十六怪焉俾予靖之
後予邁十七夬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一先彼人之心于何其臻十九臻曷予靖之
居以凶矜古音居銀反考矜字詩凡三見何草不黃音鰥此章與桑柔皆居銀反後人誤入十六蒸韻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十一唐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十陽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十陽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十三末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十月我不見兮
我心不說十七薛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五質彼君子女謂之尹吉五質我不見兮
我心苑結十六屑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十三祭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十七夬我不見兮
言從之邁十七夬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九魚匪伊卷之髮則有旟九魚我不見兮
云何盱十虞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三燭不盈一匊一屋見唐韻正二沃部匊字下疑當別爲白字說予髮曲局
三燭薄言歸沐一屋
終朝采藍二十三談不盈一襜四十五鹽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二十四鹽
之子于狩四十九宥與釣協言韔其弓音暢之子于釣四十三嘯言綸之繩
十六蒸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八語維魴及鱮見上薄言觀者音渚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四宵陰雨膏六豪三十七號二韻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六豪三十七號
二韻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古音疑考牛字詩凡三見易一見左傳一見楚辭三見並同後人誤入十八尤韻
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十六咍
我徒我御九御我師我旅八語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八語此章以上去
通爲一韻
肅肅謝功召伯營十四清之烈烈征師召伯成十四清之
原隰既平十二庚泉流既清十四清召伯有成十四清王心則寧十五青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七歌其葉有難乃多反說見桑扈既見君子其樂如何七歌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二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十九鐸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二十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五肴
心乎愛十九代矣遐不謂八未矣中心藏十一唐之何日忘十陽之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三燭兮之子之遠俾我獨一屋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五肴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十八尤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一先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十七眞
樵彼桑薪十七眞與人協卬烘于煁二十一侵維彼碩人十七眞實勞我心二十一侵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十四泰念子懆懆韓詩及說文並作懰懰吠反入韻今作懆懆不入
韻視我邁邁十七夬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二十一侵維彼碩人實勞我心二十一侵
鴛鴦在梁十陽與良協戢其左翼二十四職之子無良十陽二三其德二十五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五支兮之子之遠俾我疧五支廣韻巨支反病也俗本有从氐者顏書無此字兮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七歌道之云遠我勞如何七歌飲之食之七志
二十四職二韻之教之誨十八隊之命彼後車謂之載十九代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十虞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十虞飲之食之見上
之教之誨見上之命彼後車謂之載見上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二十四職豈敢憚行畏不能極二十四職飲之食之見上
之教之誨見上之命彼後車謂之載見上之此章亦可通爲一韻

緜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普庚反君子有酒酌言嘗十陽之
有兔斯首四十四有與酒協炮之燔之二十二元之君子有酒四十四有酌言獻二十五願
之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有兔斯首見上燔之炙二十二昔之君子有酒見上酌言酢十九鐸之
有兔斯首見上燔之炮五肴之君子有酒見上酌言醻十八尤之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維其高六豪山川悠遠維其勞六豪武人東征
不皇今本作遑依唐石經及監本註疏本改正下章同朝四宵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十一沒山川悠遠曷其沒十一沒矣武人東征
不皇出六術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八戈矣月離于畢俾滂沱七歌矣武人東征
不皇他七歌矣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芸其黃十一唐矣心之憂矣維其傷十陽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十五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十二庚
牂羊墳首四十四有三星在罶四十四有人可以食鮮可以飽三十一巧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十一唐何日不行戶郎反何人不將十陽經營四方十陽
何草不玄一先何人不矜本居銀反今讀爲鰥入二十八山韻禮記王制老而無妻者謂之矜禮運
矜寡孤獨廢疾者並讀爲鰥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十七眞
匪兕匪虎十姥率彼曠野神與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音豫此章以上去
通爲一韻
有芃者狐十一模與車協率彼幽草三十二晧有棧之車九魚行彼周道三十二晧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八

詩本音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學海堂庚申補刊

大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一先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十七眞有周不顯
帝命不時七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音以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六止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六止文王孫
子見上本支百世十三祭凡周之士六止不顯亦世見上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二十四職思皇多士生此王國二十五德王國克生
維周之楨十四清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十五青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六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六止商之孫
子見上其麗不億二十四職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蒲北反亦可通爲一韻此章
侯于周服天命靡常十陽殷士膚敏祼將于京音疆厥作祼將
常服黼冔九麌王之藎臣無念爾祖十姥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二十五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方墨反殷之未喪
師六脂克配上帝十二霽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五寘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亦可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一東躬不與天爲韻陳第引易震上六以躬韻鄰楚辭大招亦以躬韻窮終未敢信之宣昭義問二十三問有虞殷自天一先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四十九宥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古音浮考字詩凡二見並同後人誤入十一模韻此章上下俱以平去通爲一韻

文王七章章八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三十六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十陽天
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十陽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十陽來嫁于周曰嬪于京音疆乃及王季
維德之行戶郎反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十陽身字不入韻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二十四職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方墨反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二十五德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二十六緝文王初載天作之合二十七合在洽之陽
在渭之涘六止文王嘉止六止大邦有子六止
大邦有子見上俔天之妹十八隊文定厥祥十陽與光協親迎于渭八未
造舟爲梁十陽不顯其光十一唐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有命自天一先與莘協命此文王十陽于周于京音疆纘女維莘十九臻長子維行戶郎反篤生武王見上保佑命爾燮伐大商十陽
殷商之旅八語與野協其會如林二十一侵矢于牧野神與反維予侯興十六蒸說見小戎上帝臨女八語無貳爾心二十一侵
牧野洋洋十陽檀車煌煌十一唐駟騵彭彭音旁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十陽涼彼武王十陽肆伐大商十陽會朝清明彌郎反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緜瓜瓞十六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五質古公亶父陶復陶穴
十六屑未有家室五質
古公亶父九麌來朝走馬音姥率西水滸十姥至于岐下音戶
爰及姜女八語聿來胥宇九麌
周原膴膴文選魏都賦註引韓詩作腜莫來反入韻今作膴不入韻堇荼如飴七之爰始爰
謀音媒爰契我龜六脂曰止曰時七之築室于茲七之
迺慰迺止六止迺左迺右音以迺疆迺理六止迺宣迺畝滿以反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七志字依唐石經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迺召司空迺召司徒十一模俾立室家音姑其繩則直二十四職縮版
以載十九代作廟翼翼二十四職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捄之陾陾仍說文引此作仍仍十六蒸度之薨薨十七登築之登登十七登削
屢馮馮十六蒸百堵皆興十六蒸鼛鼓弗勝十六蒸
迺立皋門二十三魂與門協皋門有伉四十二宕迺立應門見上應門將將
十陽迺立冢土戎醜攸行戶郎反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肆不殄厥慍二十三問亦不隕厥問二十三問柞棫拔矣十四黠十三末十二曷行道
兌矣十四泰混夷駾矣十四泰維其喙矣二十廢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虞芮質厥成十四清文王蹶厥生十二庚予曰有疏附十遇予曰有
先後音戶予曰有奔奏與走字同當音通予曰有禦侮九麌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緜九章章六句

芃芃棫樸薪之槱四十九宥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倉九反後人誤入四十五厚韻
濟濟辟王十陽左右奉璋十陽奉璋峨峨七歌髦士攸宜五支何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二十六緝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二十六緝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一先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十七眞
追琢其章十陽金玉其相十陽勉勉我王十陽綱紀四方十陽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十一薺十二霽二韻豈弟君子六止干祿豈弟十一薺十二霽二韻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一東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戶工反
鳶飛戾天一先魚躍于淵一先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十七眞
清酒既載十九代騂牡既備六至以享以祀六止以介景福方墨反此章以上去入通爲一韻
瑟彼柞棫民所燎三十笑矣豈弟君子神所勞三十七號矣
莫莫葛藟五旨施于條枚十五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十五灰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滿以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房以反大姒嗣徽
音二十一侵則百斯男二十二覃
惠于宗公一東神罔時怨神罔時恫一東刑于寡妻十二齊至于
兄弟十二薺二字自爲韻如桑中之例妻弟以平上通爲一韻以御于家邦博工反此章一韻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三十五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三十二晧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無韻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無韻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二十陌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十九鐸維此二國
其政不獲二十一麥政毛傳作政唐石經依鄭箋作正朱子從之二十五德與下國協維彼四國見上
爰究爰度十九鐸上帝耆之憎其式廓十九鐸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二十陌

作之屏之十五青與平協其菑其翳十二霽修之平之十二庚之其灌其栵三十
祭啟之辟之二十二昔與剔協其檉其椐九魚攘之剔之二十三錫之其檿其
柘古音之恕反後人混入四十禡韻帝遷明德二十五德與配協串夷載路十一暮天立
厥配十八隊受命既固十一暮此章以平去入通爲一韻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十三末松柏斯兌十四泰帝作邦作對十八隊
自太伯王季六至維此王季見上因心則友音以則友其兄
虛王反則篤其慶音羌載錫之光十一唐受祿無喪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奄
有四方十陽此章以上去入通爲一韻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二十一侵貊其德音二十一侵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六至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五旨六至二韻比于文王其德靡
悔十四賄十八隊二韻既受帝祉六止施于孫子六止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二十二元三十三線二韻無然歆羨三十三線誕先登于岸
二十八翰密人不共三鍾敢距大邦侵阮徂共三鍾王赫斯怒
十一姥爰整其旅八語以按徂旅見上以篤于周祜十姥今本或無于字今
從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添以對于天下音戶
依其在京音疆侵自阮疆十陽陟我高岡十一唐無矢我陵我陵
我阿七歌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音陀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十陽
在渭之將十陽萬邦之方十陽下民之王十陽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二十五德不大聲以色二十四職不長夏以革音棘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二十五德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十陽同爾
兄弟後漢書伏湛傳引此作同爾弟兄兄音虛王反入韻今作兄弟不入韻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三鍾以伐崇墉三鍾
臨衝閑閑二十八山崇墉言言二十二元執訊連連二仙攸馘安安二十五寒
是類是禡古音暮今四十禡與篤等字混爲一韻是致是附十遇四方以無侮九麌
臨衝茀茀八物崇墉仡仡九迄是伐是肆六至是絕是忽十一沒
四方以無拂八物此章以上去入通爲一韻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十四清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十四清
經始勿亟七志二十四職二韻庶民子來十六咍王在靈囿古音郁後人混入四十九宥韻
麀鹿攸伏古音蒲北反與服同考伏字詩一見易一見禮記一見並同後人誤入一屋韻此章以平去入通爲一
韻
麀鹿濯濯四覺白鳥翯翯四覺王在靈沼三十小於牣魚躍十八藥
此章以上入通爲一韻

虡業維樅三鍾賁鼓維鏞三鍾於論鼓鍾三鍾於樂辟廱三鍾
於論鼓鍾見上於樂辟廱見上鼉鼓逢逢古音薄工反後人分入四江韻矇瞍
奏公一東
靈臺五章章四句仍依毛鄭章句以每章一韻故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十陽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古音疆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十八尤永言配命成王之孚音浮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二十四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二十五德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二十五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蒲北反
昭茲來許八語繩其祖武九麌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十姥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三十八箇於萬斯年不遐有佐三十八箇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十四清遹駿有聲見上遹求厥寧十五青遹觀厥成十四清
文王烝哉八章末句合爲一韻說見麟之趾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一東既伐于崇一東作邑于豐一東文王
烝哉
築城伊淢二十四職作豐伊匹五質匪棘其欲禮記引此作猶十八尤遹追
來孝三十六效王后烝哉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詩自有匪革其猶可證元熊朋來曰此乃不改欲字
作猶而改孝字音許六反此又失之詩中此與常棣務字二音必須改正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二十二元四方攸同王后維翰二十八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二十三錫四方攸同皇王維辟二十二昔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三鍾自西自東一東自南自北二十五德無思不服蒲北反
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十陽宅是鎬京音疆維龜正之十四清四十五勁二韻武王成
之十四清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六止武王豈不仕六止詒厥孫謀音媒以燕翼子六止
武王烝哉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七章四百一十四句
厥初生民十七眞時維姜嫄二十二元生民如何克禋克祀六止以弗
無子六止履帝武敏音每敏字或以爲句按爾雅釋訓以履帝武敏爲句讀者非歆攸介攸
止六止載震載夙一屋載生載育如桑中思齊之例而稷字乃不與淵育爲韻亦
文協上時維后稷二十四職此章以上入通爲一韻
誕彌厥月十月先生如達十二曷不坼不副古音方二反與富同後人混入四十九宥

韻無菑無害十四泰以赫厥靈十五青上帝不寧十五青不康禋祀六止
居然生子六止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七志與翼協誕寘之平林二十一侵會伐平林
見上二林字自爲韻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二十四職鳥乃去矣八語九御二韻后
稷呱矣十一暮實覃實訏十虞厥聲載路十一暮此章以平去入通爲一韻
誕實匍匐二十五德克岐克嶷二十四職以就口食二十四職蓺之荏菽
荏菽旆旆十四泰禾役穟穟六至麻麥幪幪一東瓜瓞唪唪一董此
章以平上去入通爲一韻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三十二晧茀厥豐草三十二晧種之黃茂音耄實
方實苞五肴實種實褎四十九宥實發實秀四十九宥實堅實好三十二晧實
穎實栗五質即有邰家室五質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五旨維穈維芑六止恆之秬秠見上是穫
是畝滿以反恆之穈芑見上是任是負房以反以歸肇祀六止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十八尤或簸或蹂四十四有十八尤二韻釋之叟叟
蘇九反後人誤入四十五厚韻爾雅作溞溞郭璞音騷烝之浮浮十八尤載謀載惟六脂取
蕭祭脂六脂取羝以軷十三末載燔載烈十七薛以興嗣歲十三祭此章
以平上去入通爲一韻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十七登其香始升十六蒸上帝居歆二十一侵與今協
胡臭亶時七之后稷肇祀六止庶無罪悔十四賄十八隊二韻以迄于今二十一侵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敦彼行葦七尾牛羊勿踐履五旨方苞方體十一薺維葉泥泥十一薺
戚戚兄弟十二薺莫遠具爾四紙或肆之筵或授之几五旨
肆筵設席二十二昔授几有緝御九御或獻或酢十九鐸洗爵奠斝古音古
後人混入三十五馬韻醓醢以薦或燔或炙二十二昔四十禡二韻嘉殽脾臄十八藥
或歌或咢十九鐸此章以上去入通爲一韻
敦弓既堅一先四鍭既鈞十八諄舍矢既均十八諄序賓以賢一先
敦弓既句此字當讀平聲十九侯十遇二韻既挾四鍭古音胡說見載馳四鍭如樹
十遇序賓以不侮九麌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曾孫維主九麌酒醴維醹九麌酌以大斗古音滴主反考斗字詩一見易二見並同
後人混入四十五厚韻以祈黃耇音矩黃耇台背十八隊以引以翼二十四職壽
考維祺七之以介景福方墨反此章以平去入通爲一韻
行葦四章章八句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二十五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方墨反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十陽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彌郎反
昭明有融一東高朗令終一東令終有俶一屋公尸嘉告二沃
其告維何七歌籩豆靜嘉九麻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音俄
威儀孔時七之君子有孝子六止孝子不匱六至永錫爾類六至此章以平上去通為一韻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二十一混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二十一震此章以上去通為一韻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一屋君子萬年景命有僕一屋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六止釐爾女士見上從以孫子六止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在涇十五青公尸來燕來寧十五青爾酒既清十四清爾殽既馨十五青
鳧鷖在沙九麻公尸來燕來宜魚何反爾酒既多七歌爾殽既嘉九麻
鳧鷖在渚八語公尸來燕來處八語爾酒既湑八語爾殽伊脯九麌
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音戶
鳧鷖在潀一東公尸來燕來宗三鍾既燕于宗見上福祿攸降一東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一東
鳧鷖在亹二十文公尸來止熏熏二十文旨酒欣欣二十一殷燔炙芬芬二十文
公尸燕飲無有後艱二十八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君子六止顯顯令德二十五德宜民宜人十七眞受祿于天一先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十七眞此章以上入平去通為一韻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二十四職穆穆皇皇十一唐宜君宜王十陽
不愆不忘十陽率由舊章十陽
威儀抑抑逸德音秩秩五質無怨無惡率由羣匹五質受福
無疆十陽四方之綱十一唐
之綱之紀六止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六止媚于天子六止
不解于位六至民之攸塈六至此章以上去通為一韻
假樂四章章六句
篤公劉匪居匪康十一唐迺埸迺疆十陽迺積迺倉十一唐迺裹餱
糧十陽于橐于囊十一唐思輯用光十一唐弓矢斯張十陽干戈戚
揚十陽爰方啟行戶郎反
篤公劉于胥斯原二十二元既庶既繁二十二元既順迺宣二仙而無永
歎二十五寒陟則在巘二十八獮復降在原見上何以舟之維玉及
瑤四宵鞞琫容刀六豪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篤公劉逝彼百泉二仙瞻彼溥原二十二元迺陟南岡十一唐乃覯于
京音疆京師之野神與反于時處處八語于時廬旅八語于時言
言于時語語八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八微蹌蹌濟濟十二薺俾筵俾几五旨既登乃
依見上乃造其曹六豪執豕于牢六豪酌之用匏五肴食之飲
之君之宗之二句無韻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篤公劉既溥既長十陽既景迺岡十一唐相其陰陽十陽觀其流
泉二仙其軍三單二十五寒度其隰原二十二元徹田為糧十陽度其夕
陽見上豳居允荒十一唐
篤公劉于豳斯館二十九換涉渭為亂二十九換取厲取鍛二十九換止基迺
理六止爰衆爰有音以夾其皇澗三十諫遡其過澗字自爲韻
止旅迺密五質芮鞫之即子悉反
篤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七之可以餴饎七志豈弟君子六止民
之父母四十五厚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見上可以濯罍十五灰豈弟君子見上民
之攸歸八微此章以平入通為一韻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見上可以濯溉十九代豈弟君子見上民
之攸塈六至此章以上去通為一韻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七歌飄風自南二十二覃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七歌以
矢其音二十一侵
伴奐爾游矣十八尤優游爾休矣十八尤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酋矣十八尤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音戶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
主九麌矣
爾受命長矣十陽茀祿爾康矣十一唐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十陽
有馮有翼二十四職有孝有德二十五德以引以翼見上豈弟君子四方
為則二十五德
顒顒卬卬十一唐如圭如璋十陽令聞令望十陽豈弟君子四方
為綱十一唐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六止藹藹王多吉士六止
維君子使六止媚于天子六止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一先藹藹王多吉人十七眞維君
子命眉病反媚于庶人見上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鳳皇鳴矣十二庚于彼高岡十一唐梧桐生矣十二庚于彼朝陽十陽
菶菶萋萋十二齊雝雝喈喈十四皆
君子之車九魚既庶且多七歌君子之馬音姥既閑且馳音陀
矢詩不多見上維以遂歌七歌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十一唐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十陽無縱詭隨
以謹無良十陽式遏寇虐憯不畏明彌郎反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十陽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十八尤惠此中國以為民逑十八尤無縱詭隨
以謹惛怓五肴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十八尤無棄爾勞六豪以為
王休見上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二十四職惠此京師以綏四國二十五德無縱詭隨
以謹罔極二十四職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二十五德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二十五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十三祭惠此中國俾民憂泄十三祭無縱詭隨
以謹醜厲十三祭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十七夬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十四泰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二十五寒惠此中國國無有殘二十五寒無縱詭隨
以謹繾綣二十阮式遏寇虐無俾正反二十阮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三十諫此章以平上去通為一韻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二十五潸下民卒癉二十五哿出話不然二仙為猶不遠二十阮
靡聖管管二十四緩不實于亶二十三旱猶之未遠見上是用大諫三十諫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天之方難二十五寒無然憲憲二十五願天之方蹶十三祭無然泄泄
十三祭辭之輯矣二十六緝民之洽矣三十一洽辭之懌矣二十二昔民之

莫鐸十九矣
我雖異事 及爾同寮三蕭 唐石經及左傳引此並作僚今依作僚 我即爾謀 聽我囂
囂四宵六豪二韻 我言維服 勿以爲笑三十五笑 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四宵 此
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天之方虐藥十八 無然謔謔藥十八 老夫灌灌 小子蹻蹻三十小十八藥二韻
匪我言耄七号 爾用憂謔見上 多將熇熇鐸十九 不可救藥藥十八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天之方懠十二齊 無爲夸毗六脂 威儀卒迷十二齊 善人載尸六脂
民之方殿屎六脂 則莫我敢葵六脂 喪亂蔑資六脂 曾莫惠我
師六脂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天之牖民 如壎如篪五支 如璋如圭十二齊 如取如攜十二齊 攜無
曰益二十二昔 牖民孔易二十二昔 民之多辟二十二昔 無自立辟見上 此
章亦可以平入通爲一韻
价人維藩二十二元 大師維垣二十二元 大邦維屏十五青 與 大宗維翰
二十八翰 二十五寒二韻 懷德維寧十五青 宗子維城十四清 無俾城壞十六怪 無
獨斯畏八未
敬天之怒十一暮二韻 無敢戲豫九御 敬天之渝十虞 無敢馳驅
十虞 昊天曰明十一唐 及爾出王十一唐 昊天曰旦二十八翰 及爾游衍
二十八獮 二十三線二韻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八終 嘉應李恆春覆校 南海鄒湘顧德馮佐勛頼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九 學海堂庚申補刊

詩本音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大雅

蕩蕩上帝十二齊 下民之辟二十二昔 疾威上帝見上 其命多辟見上
天生烝民 其命匪諶二十一侵 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一東 此章說見七月 以去
入通爲一韻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曾是彊禦 曾是掊克二十五德 曾是在位六至
曾是在服蒲北反 天降滔德二十五德 唐石經作滔 嚴氏詩緝引李氏曰如滔天之滔 今本作慆 女興是力二十四職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而秉義類六至 彊禦多懟六至 流言以對
十八隊 寇攘式內十八隊 侯作侯祝四十九宥 靡屆靡究四十九宥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女炰烋于中國二十五德 斂怨以爲德二十五德 不
明爾德見上 時無背無側二十四職 爾德不明 以無陪無卿 古音羌 考卿字詩一見 並同 後人混入十二庚 一見左傳 一見楚辭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天不湎爾以酒 不義從式二十四職 既愆爾止
六止 靡明靡晦十八隊 式號式呼十一暮 俾晝作夜音豫 此章以上去
入通爲一韻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如蜩如螗十一唐 如沸如羹音郎 小大近
喪二十二宕 人尚乎由行 內奰于中國 覃及鬼方十陽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匪上帝不時七之 殷不用舊古音忌 考舊字詩凡二
見 並同 後人混入四十九宥 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十五青 曾是莫聽十五青 大
命以傾十四清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人亦有言 顛沛之揭十三祭 枝葉未
有害十四泰 本實先撥十三末 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十三祭 此章以去入通
爲一韻
蕩八章章八句
抑抑威儀 維德之隅十虞 人亦有言 靡哲不愚十虞 庶人之愚
見上 亦職維疾五質 哲人之愚見上 亦維斯戾十二霽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二十三問 有覺德行 四國順之二十二稕 訏謨定
命 遠猶辰告 敬慎威儀 維民之則 此四句維命字可韻 餘三句無韻
其在于今 興迷亂于政四十五勁 顛覆厥德 荒湛于酒四十四有 女
雖湛樂從 弗念厥紹三十小 罔敷求先王 克共明刑十五青 如五章之例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肆皇天弗尚四十一漾 如彼泉流 無淪胥以亡十陽 夙興夜寐六至 洒埽廷內 內字唐石經作內 今本誤作內 依唐石經改正 維民
之章十陽 修爾車馬 弓矢戎兵十陽 用戒戎作 用逷蠻方十陽
質爾人民 謹爾侯度十一暮 用戒不虞十虞 慎爾出話 敬爾威儀
音俄 無不柔嘉九麻 白圭之玷五十琰 尚可磨也 斯言
之玷見上 不可爲也音譌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無易由言 無曰苟矣 莫捫朕舌 言不可逝矣十三祭
無言不讎十八尤 無德不報三十七号 惠于朋友 庶民小子六止
子孫繩繩 萬民靡不承十六蒸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視爾友君子 輯柔爾顏二十七刪 不遐有愆二仙 相在爾室 尚不愧
于屋漏 古音 無曰不顯 莫予云覯 古音
神之格思二十陌 思不可度思十一暮 矧可射思
辟爾爲德二十五德 俾臧俾嘉九麻 淑慎爾止六止 不愆于儀
音俄 不僭不賊二十五德 鮮不爲則二十五德 投我以桃 報之以李六止
彼童而角 實虹小子六止 此章以上去入通爲一韻
荏染柔木 言緡之絲七之 溫溫恭人 維德之基七之 其維哲人
十七 告之話言二十二元 順德之行 其維愚人見上 覆謂我僭五十六㮇
民各有心二十一侵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於乎小子 未知臧否五旨 匪手攜之 言示之事七志
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六止 借曰未知 亦既抱子見上
民之靡盈十四清 誰夙知而莫成十四清 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昊天孔昭四宵 我生靡樂 視爾夢夢 我心慘慘
誨爾諄諄 聽我藐藐 匪用爲教 覆用爲
虐藥十八 借曰未知 亦聿既耄 此章以平上去入通爲一韻
於乎小子 告爾舊止 聽用我謀音媒 庶無大悔
天方艱難 曰喪厥國 取譬不遠 昊天不忒 回遹
其德 俾民大棘 此章以平上去入通爲一韻
抑十二章 三章章八句 九章章十句
菀彼桑柔 其下侯旬 捋采其劉 瘼此下民
不殄心憂 倉兄填兮 寧不我矜
昊天 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 旟旐有翩 亂生不夷 靡國不泯
民靡有黎 具禍以燼 於乎有哀 國步
斯頻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國步蔑資 天不我將 靡所止疑 云徂何往
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 誰生厲階
至今爲梗
憂心慇慇 念我土宇 我生不辰 逢天僤怒
自西徂東 靡所定處 多我覯痻 孔棘我圉

為謀為毖 亂況斯削 告爾憂恤 誨爾序爵
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 其何能淑 載胥及溺
如彼遡風 亦孔之僾 民有肅心 荓云不逮
好是稼穡 力民代食 稼穡維寶 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 滅我立王 降此蟊賊 稼穡卒痒
哀恫中國 具贅卒荒 靡有旅力 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 民人所瞻 秉心宣猶 考慎其相
維彼不順 自獨俾臧 自有肺腸 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 甡甡其鹿 朋友已譖 不胥以穀
人亦有言 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 瞻言百里 維彼愚人 覆狂以喜
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
維此良人 弗求弗迪 維彼忍心 是顧是復
民之貪亂 寧為荼毒
大風有隧 有空大谷 維此良人 作為式穀 維彼不順 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 貪人敗類 聽言則對 誦言如醉
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
嗟爾朋友 予豈不知而作 如彼飛蟲 時亦弋獲 既之陰女 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 職涼善背 為民不利 如云不克 民之回遹 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 職盜為寇 涼曰不可 覆背善詈 雖曰匪予 既作爾歌

桑柔十六章 八章章八句 八章章六句

倬彼雲漢 昭回于天 王曰於乎 何辜今之人 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 靡神不舉 靡愛斯牲 圭璧既卒 寧莫我聽
旱既太甚 蘊隆蟲蟲 不殄禋祀 自郊徂宮 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 后稷不克 上帝不臨 耗斁下土 寧丁我躬
旱既大甚 則不可推 兢兢業業 如霆如雷 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 昊天上帝 則不我遺 胡不相畏 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 則不可沮 赫赫炎炎 云我無所 大命近止 靡瞻靡顧 羣公先正 則不我助 父母先祖 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 滌滌山川 旱魃為虐 如惔如焚 我心憚暑 憂心如熏 羣公先正 則不我聞 昊天上帝 寧俾我遯
旱既大甚 黽勉畏去 胡寧瘨我以旱 憯不知其故 祈年孔夙 方社不莫 昊天上帝 則不我虞 敬恭明神 宜無悔怒
旱既大甚 散無友紀 鞫哉庶正 疚哉冢宰 趣馬師氏 膳夫左右 靡人不周 無不能止 瞻卬昊天 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 有嘒其星 大夫君子 昭假無贏 大命近止 無棄爾成 何求為我 以戾庶正 瞻卬昊天 曷惠其寧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維嶽 駿極于天 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 四國于蕃 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 王纘之事 于邑于謝 南國是式 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 登是南邦 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 式是南邦 因是謝人 以作爾庸 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 王命傅御 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 召伯是營 有俶其城 寢廟既成 既成藐藐 王錫申伯 四牡蹻蹻 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 路車乘馬 我圖爾居 莫如南土 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 往近王舅 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 王餞于郿 申伯還南 謝于誠歸 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疆 以峙其粻 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 既入于謝 徒御嘽嘽 周邦咸喜 戎有良翰 不顯申伯 王之元舅 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 柔惠且直 揉此萬邦 聞于四國 吉甫作誦 其詩孔碩 其風肆好 以贈申伯

崧高八章章八句

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 天監有周 昭假于下 保茲天子 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 柔嘉維則 令儀令色 小心翼翼 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 天子是若 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 式是百辟 纘戎祖考 王躬是保 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 賦政于外 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 邦國若否 仲山甫明之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夙夜匪解 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 柔則茹之 剛則吐之 維仲山甫 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 不侮矜寡 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 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 我儀圖之 維仲山甫舉之 愛莫助之 袞職有闕 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 四牡業業 征夫捷捷 每懷靡及 四牡彭彭 八鸞鏘鏘 王命仲山甫 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 八鸞喈喈 仲山甫徂齊 式遄其歸 吉甫作誦 穆如清風 仲山甫永懷 以慰其心

烝民八章章八句

奕奕梁山 維禹甸之 有倬其道 韓侯受命 王親命之 纘戎祖考 無廢朕命 夙夜匪解 虔共爾位 朕命不易 榦不庭方 以佐戎辟

二十二昔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十陽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十陽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十陽 簟茀錯衡戶郎 玄袞赤舄與幭厄協二十二昔
鉤膺鏤錫十陽 鞹鞃淺幭三錫 鞗革金厄二十一麥
韓侯出祖十姥 出宿于屠模十一 顯父餞之清酒百壺模十一 其殽
維何二七歌與下 炰鼈鮮魚九魚 其蔌維何見上 維筍及蒲模十一
其贈維何見上 乘馬路車九魚 籩豆有且九魚 侯氏燕胥九魚此
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韓侯取妻齊十二 汾王之甥 蹶父之子六止 韓侯迎止六止 于蹶
之里六止 百兩彭彭音旁 八鸞鏘鏘十陽 不顯其光唐十一 諸娣
從之 祁祁如雲文二十 韓侯顧之 爛其盈門 以平上通爲一韻此章 二十三魂
蹶父孔武 靡國不到七号三十 爲韓姞相攸 莫如韓樂三十九鐸 孔樂韓土十姥 川澤訏訏十虞 魴鱮甫甫十姥 麀鹿噳噳九麌
有熊有羆 有貓有虎十姥 慶既令居九魚 韓姞燕譽九御此二韻
溥彼韓城 燕師所完二十五寒 以先祖受命 因時百蠻二十七刪 王錫韓
侯 其追其貊陌二十 奄受北國 因以其伯陌二十 實墉實壑鐸十九 實
畝實籍二十二昔 獻其貔皮 赤豹黃羆音波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十八尤 武夫滔滔六豪 匪安匪游十八尤 淮夷來求十八尤
既出我車九魚 既設我旟九魚 匪安匪舒九魚 淮夷來鋪模十一
江漢湯湯十陽 武夫洸洸唐十一 經營四方十陽 告成于王十陽
四方既平庚十二 王國庶定四十六徑 時靡有爭耕十三 王心載寧青十五
此章以平去通爲一韻
江漢之滸十姥 王命召虎十姥 式辟四方 徹我疆土十姥 匪疚
匪棘職二十四 王國來極職二十四 于疆于理六止 至于南海十五海 此章亦可以上入通爲一韻
王命召虎 來旬來宣二仙 文武受命 召公維翰二十五寒 無
曰予小子 召公是似六止 肇敏戎公 用錫爾祉六止 釐爾圭瓚二十三旱 秬鬯一卣 告于文人真十七 錫山土田一先 于周
受命 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一先 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虎拜稽首 對揚王休十八尤 作召公考三十二晧 天子萬壽四十九宥
四十九宥 明明天子六止 令聞不已六止 矢其文德二十五德 洽此四
國二十五德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亦可以上入通爲一韻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 王命卿士六止 南仲大祖十姥 大師皇父九麌 整
我六師六脂 以修我戎 既敬既戒十六怪 惠此南國二十
五德 此章以去入通爲一韻
王謂尹氏 命程伯休父九麌 左右陳行 戒我師旅八語 率彼淮
浦十姥 省此徐土十姥 不留不處八語 三事就緒八語
赫赫業業 有嚴天子 王舒保作 匪紹匪游十八尤 徐方繹
騷六豪 震驚徐方 如雷如霆青十五 徐方震驚庚十二
王奮厥武九麌 如震如怒十一暮 進厥虎臣真十七 闞如虓
虎十姥 鋪敦淮濆文二十 仍執醜虜十姥 截彼淮浦十姥 王師之
所八語
王旅嘽嘽二十五寒 如飛如翰二十八翰 如江如漢二十八翰 如山之
苞 如川之流十八尤 緜緜翼翼二十四職 不測不克二十五德 濯征徐
國二十五德 以平去入通爲一韻此章
王猶允塞二十五德 徐方既來十六咍 徐方既同一東 天子之
功一東 四方既平庚十二 徐方來庭青十五 徐方不回十五灰 王曰還
歸八微 此章以平入通爲一韻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 則不我惠十二霽 孔填不寧 降此大厲十三祭 邦靡有定
士民其瘵十六怪 蟊賊蟊疾 靡有夷屆十六怪 罪罟不收十八尤 靡有
夷瘳十八尤
人有土田一先 女反有之 人有民人十七真 女覆奪之 此
宜無罪 女反收之 彼宜有罪 女覆說之 十三末 之收有
二字不入韻
哲夫成城十四清 哲婦傾城 懿厥哲婦 爲梟爲
鴟六脂 婦有長舌 維厲之階十四皆 亂匪降自天一先 生自婦人
十七真 匪教匪誨 時維婦寺七志 此章以上去入通爲一韻
鞫人忮忒二十五德 譖始竟背十八隊 豈曰不極二十四職 伊胡爲慝二十五德
如賈三倍十五海 君子是識二十四職 婦無公事七志 休其蠶織二十四職
此章以上去入通爲一韻
天何以刺五寘 何神不富 舍爾介狄 維予胥忌七志 不弔
不祥十陽 威儀不類六至 人之云亡十陽 邦國殄瘁六至
天之降罔三十六養 維其優矣十八尤 人之云亡十陽 心之憂矣十八尤
天之降罔見上 維其幾矣八微 人之云亡見上 心之悲矣六脂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觱沸檻泉 維其深矣二十一侵 心之憂矣 寧自今矣二十一侵 不自我
先一先 不自我後 藐藐昊天一先 無不克鞏 無忝皇祖 式救爾後 後字不入韻 此章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 天篤降喪十一唐 瘨我饑饉 民卒流亡十陽 我
居圉卒荒十一唐
天降罪罟 蟊賊內訌一東 昏椓靡共三鍾 潰潰回遹 實靖夷我
邦四江
臯臯訿訿 曾不知其玷五十忝 兢兢業業 孔填不寧 我位孔貶五十琰
如彼歲旱 草不潰茂 如彼棲苴 我相此邦 無不潰止 無韻
維昔之富 不如時七之 維今之疚 不如茲七之 彼疏
斯粺 胡不自替十二霽 職兄斯引 此章末句無韻
池之竭矣 不云自頻 泉之竭矣 不云自中一東 溥斯害矣 職兄斯弘 不烖我躬一東 此章以平去入通爲一韻
昔先王受命 有如召公 日辟國百里六止 今也日蹙國百里見上
於乎哀哉 維今之人 不尚有舊 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本音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頌

周頌

清廟一章八句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無韻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此章或可以命叶收篤為韻凡古人之歌必自有音節而今不可考矣朱子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聲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二十七銑 肇禋 十七眞 迄用有成 十四清 維周之禎 十四清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 一東與邦協 錫茲祉福惠我無疆 十陽 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四江博工反 維王其崇 一東 之念茲戎功 一東 繼序其皇 十一唐 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十陽 公疆各自為韻 集傳并為一韻者非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高山大王荒 十一唐 之彼作矣文王康 十一唐 之彼徂矣岐 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 朱子謂徂當作岨 有夷之行 戶郎反 子孫保之 無韻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無韻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我享 三十六養 與方協 維羊維牛 音疑 維天其右 音以 之 隋書宇文愷傳引作維牛維羊則羊與享為韻而右字不入韻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十陽 伊嘏文王既右饗 三十六養 之 今本或作享今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末三句無韻 此章上下俱以否之通為一韻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無韻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武王 十陽 無競維烈不顯成康 十一唐 上帝是皇 十一唐 自彼成康 見上 奄有四方 十陽 斤斤其明 彌郎反 鐘鼓喤喤 音皇 磬筦將將 十陽 降福穰穰 十陽 降福簡簡 二十六產 威儀反反 二十阮 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見上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 二十四職 克配彼天 一先 立我烝民 十七眞 莫匪爾極 二十四職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四句無韻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嗟嗟臣工 一東 敬爾在公 一東 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八語 九御 二韻 程文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 十八尤 如何新畬 九魚 二麻 徐音如 與畬協 於皇來牟 十八尤 將受厥明明昭上帝 與艾協 迄用康年 一先 命我衆人 十七眞 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二十廢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 四十禡 與私協 率時農夫 十一模 播厥百穀 一屋 駿發爾私 六脂 終三十里 六止 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 古音魚矩反 後人混入四十四有韻 此章以平上入通為一韻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于飛 八微 與于協 彼西雝 三鍾 我客戾止 六止 亦有斯容 三鍾 在彼無惡 十一暮 在此無斁 二十二昔 韓詩作射 此亦作射 庶幾夙夜 音豫 以永終譽 九御 此章以平上去入通為一韻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 首二句無韻 萬億及秭 五旨 為酒為醴 十一薺 烝畀祖妣 五旨 以洽百禮 十一薺 降福孔皆 十四皆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十五青 設業設虡 八語 崇牙樹羽 九麌 應田縣鼓 十姥 鞉磬柷圉 八語 既備乃奏 簫管備舉 八語 喤喤厥聲 十四清 肅雝和鳴 十二庚 先祖是聽 十五青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十四清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與漆沮 九魚 潛有多魚 九魚 有鱣有鮪 五旨 鰷鱨鰋鯉 六止 以享以祀 六止 以介景福 方墨反 此章以上入通為一韻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 三鍾 至止肅肅 一屋 相維辟公 一東 天子穆穆 一屋 於薦廣牡 莫九反 與考協 相予肆祀 六止 假哉皇考 三十二晧 綏予孝子 六止 宣哲維人 十七眞 與天協 文武維后 古音戶 與後同 後人混入四十五厚韻 燕及皇天 一先 克昌厥後 音戶 綏我眉壽 四十四有 古音與考協 介以繁祉 六止 既右烈考 三十二晧 亦右文母 滿以反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辟王 十陽 曰求厥章 十陽 龍旂陽陽 十陽 和鈴央央 十陽 鞗革有鶬 十陽 休有烈光 十一唐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三十六養 以介眉壽 四十四有 永言保之 三十二晧 思皇多祜 十姥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古音古 考嘏字詩凡二見並同 後人混入三十五馬韻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音姥 有萋有且 釋文七序反 敦琢其旅 八語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 見上 薄言追之 六脂 左右綏之 六脂 既有淫威 八微 降福孔夷 六脂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無韻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 六止 遭家不造 三十二晧 嬛嬛在疚 音几 於乎皇考 三十二晧 永世克孝 三十六效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六止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六止 於乎皇王 十陽 繼序思不忘 十陽 此章以平上去通為一韻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予落止 六止 率時昭考 於乎悠哉 十六咍 朕未有艾 十四泰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二十九換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二十五寒 紹庭上下 音戶 陟降厥家 音姑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或以二句無韻 考字就字自為韻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敬之 七之 天維顯思 七之 命不易哉 十六咍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六止 日監在茲 七之 維予小子 六止 不聰敬止 六止

說月將十陽學有緝熙于光明反鄭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戶郎反 平上通爲一韻 此章以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三鍾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一東
拚飛維鳥九篠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二十九篠
小毖一章八句舊作八句
載芟載柞十九鐸其耕澤澤二十陌千耦其耘二十文徂隰徂畛十七眞
二十六軫 侯主侯伯二十陌侯亞侯旅八語侯彊侯以六止有嗿其
饁思媚其婦房以反有依其士六止有略其耜六止俶載南畝以滿反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十三末驛驛其達十二曷有厭其傑
十七薛厭厭其苗四宵緜緜其麃四宵載穫濟濟十二薺有實
其積五寘二十二昔萬億及秭五旨爲酒爲醴十一薺烝畀祖妣五旨
以洽百禮十一薺有飶其香十陽邦家之光十一唐有椒其馨十五青
胡考之寧十五青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末三句無韻 此章以上去通爲一韻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畟畟良耜六止俶載南畝以滿反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十三末
或來瞻女八語載筐及莒八語其饟伊黍八語其笠伊糾四十六黝
其鎛斯趙三十小以薅荼蓼二十九篠荼蓼朽止四十四有黍稷茂止音耄
穫之挃挃五質積之栗栗五質其崇如墉三鍾其比
如櫛七櫛以開百室五質百室盈止十四清婦子寧止十五青殺時
犉牡有捄其角音祿以似以續三燭續古之人末句無韻 此章以上入
去通爲一韻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其紑古音匹之反後人讀入十八尤載弁俅俅古音渠之反與紑同後人讀入十八尤自
堂徂基七之自羊徂牛音疑鼐鼎及鼒七之兕觥其觩十八尤旨
酒思柔十八尤不吳不敖六豪三十七号胡考之休十八尤 自兕觥其觩以下別爲一
韻
絲衣一章九句
於鑠王師六脂遵養時晦十八隊時純熙七之矣是用大介十六怪
我龍受四十四有之蹻蹻王之造三十二晧載用有嗣七志實維爾公允
師見上 此章上下俱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酌一章八句

綏萬邦屢豐年唐石經作婁漢書廣字並作婁天命匪解首三句無韻桓桓武王
十陽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十陽克定厥家於昭于天一先皇以
閒二十八山之
桓一章九句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
思 詩與或以之思爲韻 朱全用語助爲韻者 無
賚一章六句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
時周之命無韻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一百三十五句
魯頌
駉駉牡馬音姥在坰之野神與反二十一馬薄言駉者音渚有驈有皇十一唐
有驪有黃十一唐以車彭彭音旁思無疆十陽思馬斯臧十一唐
駉駉牡馬見上在坰之野見上薄言駉者見上有騅有駓六脂
有騂有騏七之以車伾伾六脂思無期七之思馬斯才十六咍
駉駉牡馬見上在坰之野見上薄言駉者見上有驒有駱十九鐸
有駵有雒十九鐸以車繹繹二十二昔思無斁二十二昔思馬斯作十九鐸
駉駉牡馬見上在坰之野見上薄言駉者見上有駰有騢古音胡後音
有驔有魚九魚以車祛祛九魚思無邪音徐思馬斯徂
人不讀入九麻 此章亦
十一模河通爲一韻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十一唐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彌郎反振振鷺十一
暮鷺于下音戶鼓咽咽醉言舞九麌于胥樂兮末句無韻說見麟之趾 此章以上
去通爲一韻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莫九反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四十四有振振鷺鷺
于飛八微鼓咽咽醉言歸八微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一先二十八霰夙夜在公在公載燕三十二霰自今
以始六止歲其有音以君子有穀詒孫子六止于胥樂兮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五旨薄采其芹二十一欣魯侯戾止六止言觀其旂音芹
其旂茷茷十四泰鸞聲噦噦十四泰無小無大十四泰從公于邁十七夬
思樂泮水見上薄采其藻三十二晧魯侯戾止見上其馬蹻蹻三十小

入藥韻其馬蹻蹻見上其音昭昭四宵載色載笑三十五笑匪怒伊教
二十六效 此章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思樂泮水見上薄采其茆三十一巧魯侯戾止見上在泮飲酒四十四有
既飲旨酒見上永錫難老三十二晧順彼長道三十二晧屈此羣醜四十四有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二十五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二十五德允文允武
九麌昭假烈祖十姥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十姥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見上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一屋矯矯虎臣
在泮獻馘古音國後人讀入二十一麥淑問如皋陶四宵在泮獻囚十八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二十一侵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二十二覃烝烝皇皇
十一唐不吳不揚十陽不告于訩三鍾在泮獻功一東
角弓其觩十八尤束矢其搜十八尤戎車孔博十九鐸徒御無斁二十二昔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二十陌式固爾猶淮夷卒獲二十一麥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二十一侵食我桑黮四十七寑懷我好音二十一侵憬彼
淮夷來獻其琛二十一侵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二十一侵 此章以平上通爲一韻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十五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十五灰上帝是依
八微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六脂是生后稷二十四職降之百福方墨反
黍稷重穋稙穉菽麥莫北反奄有下國二十五德俾民稼穡二十四職有稷
有黍八語有稻有秬八語奄有下土十姥纘禹之緒八語 此亦可以
平上通爲一韻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十陽居岐之陽十陽實始翦商十陽至于
文武九麌纘大王之緒八語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神與反無貳無
虞十虞上帝臨女八語敦商之旅八語克咸厥功王曰叔父九麌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十姥大啟爾宇九麌爲周室輔九麌 此章以平上
通爲一韻
乃命魯公一東俾侯于東一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三鍾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六止龍旂承祀六止六轡耳耳六止春秋匪解
十五卦享祀不忒二十五德皇皇后帝十二齊皇祖后稷二十四職享以騂犧
古音許何反後人讀入五支是饗是宜魚何反降福孔多七歌周公皇祖十姥
亦其福女八語 此章上去入通爲一韻亦可以
秋而載嘗十陽夏而楅衡十二庚白牡騂剛十一唐犧尊將將十陽
毛炰胾羹音郎籩豆大房十陽萬舞洋洋十陽孝孫有慶音羌
俾爾熾而昌十陽俾爾壽而臧十一唐保彼東方十陽魯邦是常

十陽 不虧不崩十七登 不震不騰十七登 三壽作朋十七登 如岡如陵十六蒸

公車千乘十六蒸 朱英綠縢十六蒸 二矛重弓音肱 公徒三萬七蒸 貝冑朱綅二韻 烝徒增增十六蒸 戎狄是膺十六蒸 荊舒是懲十六蒸 則莫我敢承十六蒸 俾爾昌而熾七志 俾爾壽而富方二反 黃髮台背十八隊 壽胥與試七志 俾爾昌而大十四泰 俾爾耆而艾十四泰 萬有千歲十三祭 眉壽無有害十四泰

泰山巖巖二十七咸 魯邦所詹二十四鹽 奄有龜蒙一東 遂荒大東一東 至于海邦四江協見上與從 淮夷來同一東 莫不率從三鍾 魯侯之功一東

保有鳧繹二十二昔 遂荒徐宅二十陌 至于海邦見上與從 淮夷蠻貊二十陌 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見上 莫敢不諾十九鐸 魯侯是若十八藥

天錫公純嘏音古 眉壽保魯十姥 居常與許八語 復周公之宇九麌 魯侯燕喜六止 令妻壽母滿以反 宜大夫庶士六止 邦國是有音以 既多受祉六止 黃髮兒齒六止

徂來之松 新甫之柏二十陌 是斷是度十九鐸 是尋是尺二十二昔 松桷有舄二十二昔 路寢孔碩二十二昔 新廟奕奕二十二昔 奚斯所作十九鐸 孔曼且碩見上 萬民是若十八藥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 據集傳云第四二章章八句 章脫一句 二章章十句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

猗於反 與那八戈 與置我鞉鼓十姥 奏鼓簡簡 衎我烈祖十姥 湯孫奏假 綏我思成十四清 鞉鼓淵淵 嘒嘒管聲十四清 既和且平十二庚 依我磬聲見上 於赫湯孫 穆穆厥聲見上 庸鼓有斁二十二昔 萬舞有奕二十二昔 我有嘉客二十陌 亦不夷懌二十二昔 自古在昔二十二昔 先民有作十九鐸 溫恭朝夕二十二昔 執事有恪十九鐸 顧予烝嘗十陽 湯孫之將十陽

那一章二十二句

嗟嗟烈祖十姥 有秩斯祜十姥 申錫無疆 及爾斯所八語 既載清酤十姥 賚我思成十四清 亦有和羹 既戒既平十二庚 羹字不入韻 鬷假無言 時靡有爭十三耕 綏我眉壽 黃耇無疆十陽 約軝錯衡 八鸞鶬鶬戶郎反十一唐 以假以享三十六養 我受命溥將十陽 自天降康十一唐 豐年穰穰十陽 來假來饗三十六養 今本作享 唐石經作饗 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祭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 呂氏嚴氏竝載此說 享饗二義不同 今從石經 降福無疆見上 顧予烝嘗十陽 湯孫之將十陽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十陽 宅殷土芒芒十陽 古帝命武湯十一唐 正域彼四方十陽 方命厥后音戶與下韻協 奄有九有音以 商之先后見上 受命不殆十五海 在武丁孫子六止 武丁孫子見上 武王靡不勝十六蒸 龍旂十乘十六蒸 大糦是承十六蒸 邦畿千里六止 維民所止六止 肇域彼四海十五海 四海來假 來假祁祁八微 景員維河七歌 殷受命咸宜魚何反 百祿是何七歌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十陽 長發其祥十陽 洪水芒芒十陽 禹敷下土方十陽 外大國是疆十陽 幅隕既長十陽 有娀方將十陽 帝立子生商見上

玄王桓撥十三末 受小國是達十二曷 受大國是達見上 率履不越十月 遂視既發十月 相土烈烈十七薛 海外有截十六屑

帝命不違八微 至于湯齊十二齊 湯降不遲六脂 聖敬日躋十二齊 昭假遲遲見上 上帝是祗六脂 帝命式于九圍八微

受小球大球十八尤 為下國綴旒十八尤 何天之休十八尤 不競不絿十八尤 不剛不柔十八尤 敷政優優十八尤 百祿是遒十八尤

受小共大共三鍾 為下國駿厖古音莫工反 後人分四江韻 荀子引此作駿蒙 大戴禮引此作恂 何天之龍三鍾 敷奏其勇二腫 不震不動一董 不戁不竦二腫 百祿是總一董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武王載旆十四泰 說文引此作載坺 荀子引此作載發 有虔秉鉞十月 如火烈烈十七薛 則莫我敢曷十二曷 苞有三櫱十七薛 莫遂莫達十二曷 九有有截十六屑 韋顧既伐十月 昆吾夏桀十七薛 此章以去入通為一韻

昔在中葉二十九葉 有震且業二十九葉 允也天子六止 降予卿士六止 本或作于非 實維阿衡戶郎反 實左右商王十陽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撻彼殷武九麌 奮伐荊楚八語 罙入其阻八語 裒荊之旅八語 有截其所八語 湯孫之緒八語

維女荊楚 居國南鄉十陽 昔有成湯十一唐 自彼氐羌十陽 莫敢不來享三十六養 莫敢不來王十陽 曰商是常十陽 此章以平上通為一韻

天命多辟二十二昔 設都于禹之績二十三錫 歲事來辟見上 勿予禍適二十二昔 稼穡匪解十五卦 此章以去入通為一韻

天命降監二十九鑑 下民有嚴二十八嚴 不僭不濫五十四闞 不敢怠遑 命于下國二十五德 封建厥福方墨反 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遑字不入韻

商邑翼翼二十四職 四方之極二十四職 赫赫厥聲十四清 濯濯厥靈十五青 壽考且寧十五青 以保我後生十二庚

陟彼景山二十八山 松柏丸丸二十六桓 是斷是遷二仙 方斲是虔二仙 松桷有梴二仙 旅楹有閑二十八山 寢成孔安二十五寒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鄧翔 順德馮佐勳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十終

敍例

先儒釋經惟求合古後儒釋經多取更新漢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孫氏故毛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故者古也合於古所以合於經也後儒厭故喜新作聰明以亂之棄雅訓而登俗詮援叔世以證先古為說彌巧與經益離源也惑之竊不自揆欲參伍眾說尋流泝源推求古經本旨以挽其弊而諸經注疏惟毛詩敘傳最古擬首從事焉適長孺朱子以所著毛詩通義示余共商搉其疑因銳意搜討加以辨證得一義輒札記之積久得如干條彙輯成帙名曰毛詩稽古編云爾原古人釋經多由師授不專據經本況詩得於諷誦非竹帛所書確有畫一諸儒傳寫師讀各分經文亦互異故字與義有不必相符者非得師授豈能辨其孰是哉今師授雖絕而傳義尚存尋繹傳義以考經文其異同猶可正也此當稽古者一也又古今文義差殊若胡越之不同聲矣毛鄭字訓率宗爾雅於今似為驚俗在古實屬恆詮不可易也用古義以入今文固難說時人之目彊古經以就今義亦豈合古人之心乎夫積字而有句積字句而有篇章字訓既謬篇旨或因以舛非小失也此當稽古者二也又三代迄今垂二千餘載雕樸剷方匪一日之積時世屢更風俗迴異古聖賢行事因乎時耳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然據今人習俗併謂古人無其事亦非通論也惟立身於古世以論斷古人斯詩之性情

得矣此當稽古者三也又若弁冕車旗之制𨲫鼎俎豆之儀朝會燕饗之規禘祫郊邱之議焚書而後典禮無憑聚訟以還是非莫定此皆難臆決者至於山川陵谷屢易其形草木禽魚不恆厥性祇可即古以言古不可移古以就今其地名物類閒有相同非俚俗之流傳即文人之附致縱或偶符於古豈必可證於推存其信而闕其疑勿以今之似亂古之真竊謂有一得焉

古今爲詩學者無慮數十家其說燦乎備矣今日論詩不必師心以逞惟當擇善而從故斯編止參酌舊詁不創立新解集傳大全今日經生尚之而注疏亦立於國學故所辨證此二書爲多其魏晉六朝諸家之說則正義所引用也其宋元諸家之說則集傳所未取大全所編輯也故辨證亦及焉若近儒所著亦互有得失但世鮮尊信無庸置喙焉爾

折衷眾說必引據古書擇其義優者以決所從不敢憑臆爲斷其引據之書必明著於編俾可展卷取驗示傳信也

論引據之書以經傳爲主而兩漢諸儒文語次之以漢世近古也魏晉六朝及唐又次之以去古稍遠也宋元迄今去古益遠又多鑿空之論譌託之書非所取信然其援據詳明議論典確鄙見賴以觸發者亦百有一二焉

前人謬誤已經他書指摘者槩不贅及其指摘有未盡則曲暢之必先云某說如此不敢掠人之美也若指摘未當則加駁難

長孺通義駁正羣言最爲允當顧亦采錄鄙說余之述是編以補通義之未備也但讀書論古不必立異亦不可苟同故持說閒有與通義殊者各從所信也其同者不復襯縷若所見雖同而說有更進亦不憚詞費正欲兩書相輔而行耳

凡有辯難必述原說以引其端習見者略述之希見者詳述之其所援據亦然至引述諸儒或以名或以字或以氏或以書偶因文便非義例所存

此編之例有說則辯無則闕之或一語而類及或連章而闕如非同訓釋家句櫛字比也故止題篇什不載經文

辯證諸條各隨本詩爲次釐爲二十四卷其有義統全經詞涉數什則別爲五卷冥諸後名曰總詁復類分之爲舉要爲攷異爲正字爲辨物爲數典爲稽疑凡六門焉

總詁之後又斷以附錄一卷凡經注譌脫已列稽疑而辯析未詳者傳箋釋文字義故實須加攷證者辯證詩義因而旁及他典者論斷已明尚有餘意未盡者後儒之說未甚著聞而其誤須辨者並義稍越常閾恐入河漢其言者三家詩說可爲博聞之助者皆彙入焉其前後仍以經爲次

字體譌陋於今極矣有俗體之譌如鸞證桉抹飲喫貧匱等有借用之譌如耶後專移沽餅等有妄減之譌如興罾齣衞薛戟等有妄增之譌如叔宜添植纘京等有分一字爲二字而譌者如斷與連爾蘋與膚等有合數字爲一字而譌者如渚汀省皆作省俗給衿皆作合臭復智皆作復矣琴盼皆作忽辭秩載皆作無秩等有因形近而譌者如憂擾役叚夆孝等有因音近而譌者如錄鏡飮翻但粗等與借用似同而實異此類不勝屈指取彼俗書準諸古義大半皆譌繆爲斯編本欲悉加釐定一遵說文又恐大驚俗目俾覽者芒然必至廢書而歎今止於點畫閒斟酌雅俗略正其一二務令時目一覽便識其稍晦者注於本字下每卷止注首一字再見者不復注至經文字體則別詳總詁正字門

毛詩稽古編目錄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十一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國風

十五國次第先儒多有論說惟孔仲達程正叔差長要於刪詩本意未必合也以今國風較之吳季札所聞止豳秦二風是聖心更定餘皆國史之舊源謂國史次第原無取義夫子述而不作各仍其舊文獨更置豳秦以示意爾殿豳以近雅先儒之說允矣至抑秦於魏唐之後其義猶缺然竊嘗思之唐卽晉也春秋諸國齊晉秦楚爲大楚雄南裔秦起西戎惟齊晉更霸有功王室齊霸僅桓公一身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晉失霸天下無復宗周春秋之不遽爲戰國晉之力也夫子先唐於秦殆以存周室與又案十五國除周召王豳天子畿內邶鄘魏鄶先亡外餘爲國者七耳其衞鄭齊陳曹五國皆服於晉雖先晉無嫌也獨秦倔彊西垂與晉世爲讎敵如復先之則疑於二霸矣故抑秦所以尊晉也尊晉所以尊王也

周南正風

關雎

集傳釋關雎舍毛鄭而取匡衡通義辨之當矣案伊川書新解一卷解關雎敍云關雎之義樂得淑女爲后妃而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何別求淑女爲配程以淑女卽后妃與衡意同朱子從匡亦從程也然論古人文義正不如伊川言免罝篇云公

侯好仇是武夫可配公侯也假樂篇云率由羣匹是羣臣可配王也書召誥云讎民百君子是君子可配民也孔傳之解如此今解非是豈嬪御輩不可稱配耶又以淑女爲后妃僅宜於首章耳次章寤寐思服輾轉反側指文王則妨於義不指文王又無可指其說難通矣嚴緝嚴粲詩緝蓄以好逑爲后妃而釋荇菜仍爲賦體釋求友樂仍指嬪御則左右流之爲求荇菜寤寐求之不得爲求淑女何語意之不相應乎又大全載朱子之說言此妾媵爲之故能形容寤寐反側之事是直謂文王思淑女至臥不安席也殆與月出澤陂相去無幾尚得謂性之正乎況文王未昏不應先有妾媵因又爲之說曰此乃大王王季舊宮人作亦見大全夫文王寤寐間事舊宮人何由知尤礙於理矣

王鴡之鳥解者不一詩爾雅疏皆載郭氏璞陸氏璣揚雄許慎二氏三說郭云雕類今江東謂之鶚陸云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揚許云白鷹似鷹尾上白嚴緝獨取郭義謂鶚鳥不再匹立則異處是有別也徐鉉陸佃皆云鶚性好峙每立不移處所謂鶚立義取諸此據此則鶚之爲鳥有愼固幽深傳語之象最合興義當是也若夫鷲亦名雕與鶚同類而別鳥白鷹尾白鶚之別種三說相去不遠郭獨得其正矣鄭樵通記以爲鳧類尾有一點白是因白鷹尾白而傳會也朱子祇其義又詢諸淮人遂釋之曰狀類鳧鷖今江淮閒有之然白鷹似鷹不似鳧江淮之鳥未可以證周南近世名物疏馮復京著駮之良是

雎爾雅說文皆作鴡從鳥且聲七余切音近趨陟砠叔苴漆沮音同皆清母也今人多讀如菹醢之菹蓋承正韻子余切之誤又雎字與睢字異睢從目隹聲許規切仰目也又息追切水名

毛傳雎鳩摯而有別箋申其意以爲摯之言至疏又申之云雌雄情意至厚而能有別以興后妃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傳爲摯字實取至義箋疏皆善述傳義矣蓋至與別義正相反合之方見后妃之德若作鷙解文義偏枯矣集傳云情意深至亦箋疏之意也歐陽修本義云不取其摯但取其別錢氏詩詁亦譏箋義爲非皆未喻傳意案雎乃雕類定是鷙鳥古字摯鷙亦通用但詩人取義在至不在鷙耳

窈窕毛云幽閒也又云是幽閒貞專之善女明是指德而言非謂所處之宮也箋疏釋爲深宮而謂毛意亦然誤矣且毛傳淑女皆就未得時言安得先在深宮韓詩薛君漢章句云窈窕貞專貌見文選李善注正與毛同意

逑本訓斂聚關鴡好逑釋文云逑本亦作仇又禮記及漢書注文選注引此詩皆作仇則仇字爲正矣又案周南兩言好仇大雅言仇方毛皆訓匹鄭皆訓怨耦小雅之手仇毛亦訓匹毛義長矣爾雅云仇合也又云仇匹也此兩訓正爲詩設也怨耦之解見左傳說文亦引虞書云怨匹曰逑蓋亦古義然非所以釋詩鄭泥怨耦之訓謂關鴡好逑是和好衆妾之怨者不亦迂乎

關鴡二三章毛皆以未得時言故求是未得而求友樂則預計初得時事也鄭皆以已得時言故求是追溯其初而友之樂之正言助祭時也如毛意則琴瑟鍾鼓爲淑女而設如鄭意則爲神而設毛義勝矣琴瑟喻其和平鍾鼓象其美大正形容友樂之情耳若爲神而設與友樂何預哉孫毓主毛良有見

荇蕁相類實二草也蕁葉圓荇稍銳而長字本作莕荇乃重文爾雅莕接余其葉苻是也說文作莕莕餘夏有華或黃或白實大如棠梨中有細子草木疏吳陸璣著言此菜可按酒而蘇頌圖經宋仁宗時本草謂今人不食醫方鮮用意古今物性不同乎又唐本草蘇恭等修及埤雅宋陸佃著皆以爲荇即鳧葵恐誤周禮醢人注魯頌毛傳並云茆鳧葵說文及廣雅魏張揖著之說亦同茆乃蕁也豈荇乎

左右流之左右音佐佑助也嬪御助后妃求之也集傳訓爲無方則於芼義難通矣朱子以芼爲熟而薦之也熟而薦之於禮當有常所安得云無方乎案檀弓左右就養無方又云左右就養有方無方有方皆可言左右矣又案佐佑俗字也助義本作左右其左右手字本作ナ又今用左右爲ナ又手字而別作佐佑字以當助義非古也詩無佑字而佐字見六月下武韓弈三詩餘則手義助義俱溷用左右字蓋衞包改經字有改之未盡者故雅俗互見也後儒徒守俗訓遂多誤解流訓求爾雅毛傳同古字義本如此朱傳釋爲順流而取之則經文爲不詞矣況流既爲取則侵采義故訓采爲取而擇之采既爲擇則又侵芼義故訓芼爲熟而薦之三字訓殆相因而易

古注字訓必有本不敢用臆說如輾轉反側箋云臥而不周曰輾武引書傳帝猶反側晨興見反側既爲一輾轉亦爲一俱爲臥而不周又澤陂詩輾轉伏枕伏枕是身伏而不周輾轉與連文義定相同又何人斯箋以輾轉釋反側愈知四字義同蓋此四字兩見詩關鴡兼言之澤陂何人斯各言之疏以詩證詩析四字爲二義見其大同小異不甚分別也張揖廣雅云展轉反側也殆取何人斯箋而倒其文要之四字義本同矣朱傳始析之曰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語甚新美然不知何本又釋文云輾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則輾字殆始於字林說文有展字無輾字玉篇展輾二字皆訓轉無二義澤陂輾字釋文亦云本又作展是知車旁皆後人加也近世趙凡夫宧光著說文長箋言輾字是報字所改恐不然報轢也尼展切與輾字音義俱不同

傳曰芼爲擇與爾雅異義爾雅云芼搴也孫炎注云皆擇菜也某氏云搴猶拔也郭璞云拔取菜也某氏郭璞釋雅文孫則旁顧詩傳然以擇釋搴於義雖矣孔疏引其文又申之曰拔菜而擇之蓋欲通兩義爲一但拔與擇原各一事合之終屬武斷非確解也源謂詩雅兩芼字文同而異義毛就詩釋詩不必援雅爲據矣案詩芼字亦作覒說文云覒擇也玉篇亦云擇也引詩左右覒之古字多借用芼乃覒之借耳毛云擇者本訓覒不訓芼孫據毛以釋雅孔據雅以合毛皆過也又案覒字說文讀如苗徐莫袍切皆平聲玉篇莫到切則去聲詩釋文同玉篇

禮惟羹用芼所謂鉶羹之芼也后夫人助祭薦菹不設羹故箋云后妃供荇菜之菹而傳亦訓芼爲擇宋董氏名逌著廣川詩故云熟而薦之曰芼則直是羹矣菹生釀之不用熟也集傳以荇菜爲興故從董說亦無害但王后采荇夫人采蘩大夫妻采蘋藻皆實事也召南爲賦而周南爲興恐非詩旨

葛覃

葛覃敘述后妃在父母家事朱子辯說譏之因又謂未嫁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此恐非確論豪家女子生長富貴尚不知絲枲爲何事況大國大邦之子哉餘辯見通義

服之無斁箋云服整也謂整治絺綌是未成布時也今解爲服之於身是既成衣時也此說見后妃之勤由今說見后妃之儉義俱通但后妃之儉於下章澣濯見之則此章傳言勤優矣

害澣害否毛以爲問詞鄭以爲無所偏否皆當澣之竊謂毛說勝也上以汙澣對言此以澣否對言意各有當如鄭說則詞複矣孔疏右鄭以爲有問詞而無總結殆非文勢故不從傳殊不知澣濯細事不敢自專必諮師氏正見其尊敬師傅詩人設爲商度之詞以形容后妃之心耳何必有荅詞方見其爲問哉毛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自論澣否之常非代詩人荅也疏語未當

卷耳

今以卷耳詩爲后妃思念君子恐不然婦人思夫之詩如伯兮葛生采綠諸作見於變風變雅所以閔王道之衰征役不息室家怨曠刺時也義不繫於思者也若如今說則卷耳當爲商紂刺詩不得爲周南正風矣況民家婦女思念其夫形諸怨歎不足異也后妃身爲小君母儀一國且年已五六十無逾（文王受命於中身孔傳云即位時年四十七叅征役當在即位後后妃年應相若）乃作兒女子態自道其傷離惜別之情發爲詠歌傳播臣民之口不已媟乎至於登高極目縱酒娛懷雖是托諸空言終有傷於雅道汝墳殷其靁兩詩閔其君子猶能勉之以正勸之以義故列於正風曾后妃而反不若哉

卷耳即今藥草中之蒼耳子也異名最多曰苓耳（見爾雅及毛傳）曰葹曰葈耳（見廣雅）曰胡葈（見神農本草經及草木疏）曰耳璫草曰白胡荽曰爵耳（皆見草木疏）曰羊負來（見博物記）曰常枲（見爾雅郭注）陶隱居云傖人皆食之謂之常思菜常思者其常枲之譌乎殷敬順（唐人）列子釋文引蒼頡篇云葈（思上聲）耳一名蒼耳埤雅引荆楚記亦同卷耳之即爲蒼耳信矣其華葉性味頗見於陸疏郭注惟陸云蔓生郭云叢生爲異宋圖經謂陸郭所言皆與今蒼耳相類其郭言叢生尤得之今集傳亦從郭

張子厚呂和叔皆謂采卷耳以備酒醴之用（見讀詩記）此見下章金罍兕觥語故爲此說也案本草蒼耳並無釀酒之用惟崔寔月令有伏後爲麴之說張呂豈本此乎今造神麴亦用蒼耳汁然神麴惟入藥不以釀也月令之麴殆斯類況此詩取憂爲興義在不盈不在卷耳故傳云憂者之興也酒醴之說未必詩旨

詩有三周行鄭皆釋爲周之列位卷耳之周行則左傳荀子毛傳義皆同其說古矣非妄也宋呂大鈞改訓爲周之道路呂東萊讀詩記取之徒見下三章皆承使臣故謂此二句亦言賢人君子不當令之遠行從役耳然小敘求賢審官指此二句言知臣下之勤勞指下三章言四章分爲兩意既諷君子當爲官擇人又勸其於賢勞者致恩禮焉文義相承自應如此

砠確岨三字實同一字今本詩及爾雅皆作砠釋文作確說文引詩作岨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而毛傳反之疏以爲傳寫之誤今案說文釋名玉篇廣韻之釋岨皆與毛同而崔嵬無訓惟玉篇砠岨二字並載岨解同毛砠解同爾雅則兩存其說焉劉熙（著釋名）許皆漢人時毛學未盛而二書之釋砠皆合於傳則傳寫之誤當在爾雅若岯岵則定是傳誤

樛木

釋文云樛馬融韓詩本並作朻爾雅云木下句曰朻案說文云下句曰樛从木翏（力救切）聲朻高木也从木丩（居虯切）聲則二字義別詩興逮下當以樛爲正又樛木下垂喬木上竦正相反而周南詩偵托興焉一美逮下之仁一喻立身之潔義各有當爾

樂只君子鄭訓只爲是云樂其君子孔氏申之以爲樂是君子言以禮義施於君子使得享其樂也呂記嚴緝皆云樂哉君子語氣雖別而大義則同案說文只語已詞从口象氣下引則以哉字代之亦可通也又只讀如止俗讀如質者非是玉篇之移之爾二切韻會云惟有此二切

螽斯

螽斯敘云言若螽斯不妬忌箋疏讀爲一句故朱子譏之謂以不妬忌歸之螽斯乃敘者之誤通義謂此敘當於言若螽斯絕句連上文讀而以不妬忌屬下文文義最穩得之矣然羣和集使是螽斯不妬忌之驗鄭如舊讀義自通

螽斯篇毛不言興而鄭以興釋之其荅張逸云此實興也文義可解故不言此善會毛意也今以爲比恐不然又此詩每上二句言螽斯下二句言后妃爾者爾后妃也振振繩繩蟄蟄正謂子孫之賢毛分釋三義甚優而韓詩外傳引此亦云賢母使子賢也意與毛同矣今以爲螽斯之多子殊少義趣

桃夭兔罝 芣苢

周南首八篇敘皆言后妃而文王之德自見至江漢汝墳二詩化行南國則云文王之化義各有攸當也晦翁譏之以爲一以后妃爲主不復知有文王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皆以爲后妃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婦人之手文王徒擁虛器爲寄生之君也（以上皆辯說語）吁敘之言安有是哉歬（俗作前）五篇敘止言后妃一身不及梱（俗作閫）外求賢審官者以勸君子耳非自爲之也桃夭兔罝芣苢三敘則及國中矣然宜室家樂有子皆婦人事也賢才衆多與關雎憂在進賢理亦相通也且此三詩敘一云所致一云化一云美孔疏釋之云三者義通總是美化所致耳是敘止言化不言政也化者德修於身而聞者興起後世匹婦庶女孝義感人尚能厚人倫美風俗況以國母之尊可謂必無其理哉若晦翁所云禮樂征伐者政也敘無是言也至后妃之賢是文王刑于所致美后妃正所以美文王舉此以見彼足矣如必篇篇並舉而言之古人文字安得蕪冗如此

桃夭

說文枖媄二字並引此詩是詩夭字亦作枖又作媄也今考其義當以枖爲正枖說文以爲木少盛貌毛亦以夭夭爲桃之少壯義本合故釋文獨引焉夭本於兆切屈也今詩借用耳媄訓爲女子笑貌當出三家詩

桃夭三章三言宜本一義也毛傳於末章云一家之人盡以爲宜則上二章宜字義亦應爾首章傳乃云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不如末章義優矣康成反據前解以易後傳殊失去取之當

兔罝

兔罝是賦體毛鄭皆不以為興也歐陽本義專以興言之又譏敘曰如敘文則周南舉國皆賢無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詞害意說詩者泥敘語遂謂兔罝野人皆有才德可用此又近誣呼過矣文王舉賢不遺微賤得士於兔罝中自有此理度外之事後世大略之主猶能行之何云近誣敘云莫不好德賢人眾多極形王化之盛耳言眾多不言皆賢也何謂害意且好德人之常性歐反以有君子無小人為妄是何言乎案元儒金履祥引墨子文王舉閎夭大顛於罝網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服因言兔罝體貌肅敬此閎夭大顛所以為賢而文王舉之也白季之取冀缺林宗之取茅容皆然況文王乎此言敬德之可貴故取士者恆以之也善會詩義矣或疑墨子之言不見經典未可據信夫古人軼事經史所不載而幸存於諸子百家之言以傳後世者多矣可悉指為誣乎縱使出於傳會要必當時說此詩者原有得賢於兔罝之解放以閎夭大顛實之也又漢賈山云文王時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芻蕘采薪非兔罝之流乎山之言亦本是詩矣可見毛鄭以前釋兔罝詩者皆作是解非一家之私說也集傳以詩語上下相應故叛為興然仍謂是興中之賦而云兔罝之人才有可用則亦不以歐說為然

芣苢

爾雅別芣苢之名馬舄車前併芣苢而三焉本草又名當道根葉及子皆入藥而葉又可茹(見陸璣疏及王旻山居錄)其實主令人有子(見陶氏別錄)周南婦人當采其實矣韓詩既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生子兩詩謂瞿)又云芣苢澤寫也車前澤寫豈一草乎又以為惡臭之草今此二草未見其惡臭也

漢廣

漢廣敘云德廣所及也前三詩化及國中此詩方及南國故云廣與漢廣字偶同耳非謂漢廣為德廣也辯說譏之無乃苛乎

南有喬木毛云喬上竦也集傳取鄭風蘇注(蘇轍著詩集傳解)釋之曰上竦無枝曰喬案爾雅釋木凡五言喬一云句如羽喬一云上句曰喬句者言樹枝之卷曲非無枝也一云如木楸曰喬注楸樹性上竦一云槐棘醜喬注枝葉皆翹竦楸槐棘三者皆非無枝之木也一云小枝上繚為喬此又明言有枝矣爾雅五言喬並無無枝之說蘇氏云云不知何據或曰爾雅小枝上繚為喬下云無枝為檄兩文連遂誤以彼釋此耳噫鹵莽一至此耶

休息作休思釋文非之而正義以為然據傳先釋思詞後言漢上為證其說良是但陸云古本皆作休息本或作休思以意改耳孔云未見有本作思者故不敢改獨集傳以為韓詩作思豈據外傳之文乎唐初韓詩內外傳及章句俱在陸孔所見本較多何反無作思者今外傳之作思當亦後人以意改耳

孔疏釋游女之義云內則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此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貞解甚平正集傳則云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隄曲可見噫誤矣女子無故出游不過冶容誨淫耳非美俗也被文王之化者尚有此乎大隄曲作於劉宋時六朝綺靡之習豈成周盛時所宜見風俗隨時而變自周迄宋千五六百年安得相同況大隄所咏乃挾邪倡女引彼證此尤為不類

江之永矣永說文作羕樂爾雅羕長也郭注云羕所未聞不引此詩文選登樓賦川既漾而濟深李善注引韓詩云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云漾長也則韓詩自作漾矣說文羕字永字皆引此詩東漢時三家詩具存意羕字在齊魯詩乎

方說文云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案爾雅大夫方舟是也方字訓釋雖多而此其本義後世復出汸字以當併船之方俗也漢廣不可方思谷風方之舟之毛鄭訓方為泭釋文云小筏曰泭爾雅云舫泭又云庶人乘泭是也此雖非併船而不離舟義乃假借之有因者韻會釋方字歷舉諸解獨不及泭義疏矣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箋疏解此本謂於是子出嫁之時我願秣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欲其適已文似迂意則正也永叔解之曰之子出游而歸我願秣其馬猶古人言雖為執鞭所欣慕焉者是也朱傳說之深意亦同歐文較順而意稍媟為唐人香匳詩曰自憐輸廄吏餘煖在香韉此即歐朱意也孰謂周南正風乃豔情之濫觴哉嚴坦叔釋此云此女出嫁人將有秣馬以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意本箋然青出於藍矣

汝墳

爾雅汝為墳郭注引詩汝墳證之宋董逌據此謂詩墳字當作濆晉世詩本猶為濆也此謬矣觀毛傳訓墳為大防則漢世已作墳从土旁矣與今本正同不應晉世偏從水

燬字爾雅毛傳說文皆訓火韓詩薛君章句訓烈火說文燬又作焜音義亦同獨朱傳訓為焚未詳字訓所出

父母孔邇者勸其君子當勤勞王事無貽父母憂敘所謂勉之以正也箋疏及列女傳俱作此解集傳從張氏說以父母斥文王義亦可通但不如古注主勸勉君子義尤長且合敘

麟趾

麟趾取興不過謂公子之信厚如麟耳集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公子不大分析乎至易信厚為仁厚於義無礙然毛傳之信而應禮較有本矣

麟趾傳云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孔疏申之以為同姓是五服之外同祖是五服之內與杕杜傳以同姓為同祖異彼對同父此對同族也又引襄十二年左傳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同姓是諸姬同宗是凡蔣邢茅胙祭皆於五服之外分親疏同族是五服之內以證毛義明且確矣集傳取王氏(安石)之說曰公姓公孫也稱子為姓古有之矣(見左傳昭四年)稱孫為姓未之前聞王又自申之曰孫傳姓者也此語亦不可解豈以春秋時公子之孫輒氏其祖之字與然此公子之孫非公孫也又傳氏非傳姓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十一終

嘉應張嘉淇初校
番禺高學瀛覆校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召南正風

鵲巢

鵲巢之鳩鳲鳩也毛云秸鞠爾雅同注云今之布穀鄭言其有均壹之德故詩以喻夫人埤雅申之言均是毋道壹是妻道義尤允矣宋叔獨爲異說謂別有拙鳥處鵲空巢今謂之鳩至所謂布穀與鳩絕異案此說非是鵲生子輒飛去其巢任他鳥居之豈布穀獨不可居乎布穀之爲鳩載在經傳歷有明據若拙鳥者不咏於詩不著於爾雅又不在左傳五鳩之列其冒鳩名特俚俗之妄稱耳召南詩人安知宋世有拙鳥亦名鳩乎且卞闕言婦德者徒取其拙也宋人說詩多從歐集傳又衍爲專靜純一四字亦知以拙爲美德於義難通也夫專靜純一止當鄭箋之壹耳尚漏其均義因均義尤遠於拙難於牽合也不知天下性拙之人儘有躁動反覆者豈必皆專靜純一哉

采蘩

采蘩之蘩皤蒿也漢廣之蔞蔞蒿也鹿鳴之苹蘋（音賴）蕭也凡三蒿矣郭氏爾雅注陸氏草木疏所言皆然本草白蒿（卽皤蒿）入本經上品又名蓬蒿孟詵食療白蒿之外別著蔞蒿陸佃埤雅亦竝釋此二蒿未嘗合爲一也宋蘇頌圖經謂古以白蒿爲菹今人但食蔞蒿則已疑蔞之卽蘩然未敢決言之近世李時珍本草綱目始言白蒿有水陸二種而以苹爲陸生蔞爲水生似屬有據今錄其說云白蒿有陸水二種爾雅通謂之蘩曰蘩皤蒿者卽今陸生艾（非冰臺之艾）蒿也辛薰不美曰蘩由胡者卽今水生蔞蒿也辛香而美曰蘩之醜秋爲蒿者通指水陸二種曰蘋曰蕭曰荻皆老蒿之通名本草所用葢取水生者詩鹿鳴之苹卽陸生皤蒿鹿食九種解毒之草此其一也詩于以采蘩左傳蘋蘩薀藻之菜竝指水生白蒿言蔞蒿生陂澤中二月發苗葉似嫩艾而岐細面靑背白其莖或赤或白其根白脆采其根莖生孰菹曝皆可食蓋嘉蔬也景差大招云吳酸蒿蔞不霑薄謂吳人善調酸酢瀹蔞蒿以爲虀其味不濃不薄而甘美也案李詮釋蔞蒿性狀可補漢廣詩疏之未及又采蘩詩疏以蘩是陸草解沼沚爲水旁澗中爲曲內頗費回護況王后薦荇大夫妻薦蘋藻皆水草不應夫人獨異左傳蘋蘩薀藻皆指爲澗谿沼沚之毛不應雜一陸草於其中陶隱居云白蒿生於川澤二月采生於川澤正與詩沼沚澗中相合不必作水旁曲內解矣其說良是但謂與蔞一草未知果否耳至以陸生者爲苹案草木疏蘩色白而苹色靑白蘩至秋始可食而苹始生卽可食色性不同定別草也豳風采蘩祁祁其陸生之蘩與蘩以生蠶蠶性惡濕未必用水草耳

古以祀與戎爲大事春秋書有事書有大事皆言祭也詩公侯之事傳以爲祭祀而以下章之宮爲廟意亦同左傳云蘋蘩薀藻可薦鬼神正指采蘩采蘋二詩言則毛公執蘩助祭之說不可易矣或見七月詩采蘩祁祁語遂謂夫人親蠶故采之直兒童之見也集傳載其說旣屬蛇足近世僞爲申公詩說者又從而傅會之可嗤矣

夙夜在公箋疏以夜爲祭前之夕視濯摡夙謂祭日之晨視饎爨還歸則祭畢而歸燕寢皆非正祭時故服被不服副此定說也宋曹氏謂詩作於商時與周禮異故服次以祭斯特臆想之談耳然呂記朱傳皆從之

草蟲

箋以見止爲同牢之時以覯止爲初昏之夕因引易覯精語證之後儒多笑其褻然古詩簡貴不應一事而重複言之鄭分爲兩義亦非無見

集傳釋召南采薇不依古注曰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卽莊子所謂迷陽今案胡氏（寅）之言曰荆楚間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華亦著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食之甘美野人呼爲迷蕨疑莊子所謂迷陽卽此蕨也噫彼特以迷薇二字聲音相近又此詩蕨薇連章四月詩亦蕨薇同句遂謂二草是一類而迷蕨之名偶相符合遂傅會爲此說耳夫古今方俗語不相通野人語音尤多不正豈可爲據況薇與蕨各一草不得因薇爲蕨名胡語謬甚又胡氏所記華葉條幹與今山中蕨草大不相類以爲似蕨尤不確也莊子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卻曲[illegible]傷吾足解者多矣未有以迷陽爲草名者惟羅勉道循本有迷蕨之解要是後儒鑿空妄說不可以爲信也迷陽旣爲蕨草卻曲又何草耶

說文薇菜也似藿陸疏云薇草莖葉似小豆蔓生味亦似小豆藿嚴緝引項氏云薇卽今之野（[illegible]切）豌豆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曰元修菜（巢元修東坡故人嗜此菜故以名之）項說正與許陸同矣案爾雅薇垂水邢昺謂本草有二薇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似萍者薇也詩采薇是山菜非垂水今考本草白薇入本經中品名春草別錄名薇草又名白幕云生平原川谷三月三日采根陰乾蘇頌云莖葉俱靑頗類柳葉六七月開紅華八九月結實其根黃白色類牛膝而短小邢昺以詩采薇爲此草矣至巢菜之薇陳藏器（唐人）載在本草拾遺云生水旁似萍則正爾雅之垂水也孔氏正義全引陸疏是直以詩之薇爲垂水意與邢異源謂垂水生水旁不生水中谿澗濱潦皆山間水薇生其旁無害爲山菜況叔重釋薇似藿乃其本義陸璣疏詩亦同二子去古未遠說必有據孔氏從之當矣邢語非是又案巢菜有大小二種小巢名薇卽垂水大巢名翹搖爾雅杜夫搖車是也說見本草拾遺

采蘋

采蘋篇毛鄭皆訓以爲教成之祭其合於經文者有三焉蘋藻二菜與禮記昏義同一也宗室牖下與教之宗室之文同二也不稱婦而稱季女三也王肅釋此詩是大夫妻助祭於夫氏之事故謂蘋藻爲菹牖下爲奠孔疏駁之而朱傳從之

蘋萍二草朱傳誤合爲一華谷論其有大小之分當矣但其譏爾雅郭注云誤以小萍爲大蘋則非郭之誤而孔疏引郭之誤也今案爾雅先云萍蓱注水中浮蓱江東人謂之薸繼云其大者蘋注詩于以采蘋是郭注水中浮萍二語乃釋萍蓱非釋蘋也於蘋字直引詩證之耳孔氏引爾雅合兩文爲一而繫郭注於下又刪去其引詩之語竟似以萍釋蘋矣嚴緝不識孔而議郭豈未覩爾雅原文耶疎謬殊甚嚴又據唐本草謂水萍有三大曰蘋中曰荇小曰萍亦非通論蘋萍之爲同類而分大小因有爾雅之文耳荇之列於萍乃蘇恭之說前此未之聞也且蓴亦似荇何不併列之爲四積平荇蓴與

蘋三草相似李氏綱目辨之甚詳葉徑一二寸有一缺而形圓如馬蹄者蓴也葉似蓴而稍銳長者荇也華竝有黃白二色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者蘋也夏秋間開小華白色又稱白蘋

毛以藻爲聚藻正陸璣所謂葉如蓬蒿莖大如釵股者也又名薀薀藻之䓅見左傳李氏本草注云葉細如絲及魚鰓狀節節相生即水薀是也又一種名馬藻即爾雅之莙牛藻郭云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陸疏所謂葉如雞蘇莖大如箸者即此非釆蘋詩之藻

宗室牖下毛以爲室中鄭以爲戶外義雖不同皆不以爲奧也故孔疏駁王肅云經典未有以奧爲牖下者案奧乃深隱之名牖下乃通明之處肅合爲一名實相違矣

甘棠

先儒釋甘棠爲召公述職不欲重煩百姓聽斷於棠下韓詩及史記說苑所言皆與鄭箋同宋劉元城安世譏之謂此乃墨子之道當是召伯在時偶焉憩息於此耳源謂巡行時適値農桑無暇故就樹下而決訟理容有之原不以此爲常也若偶焉憩息則巡行多矣所憩息非一處思德者何偏愛一棠哉

毛傳云蔽芾小貌呂記引宋范氏云盛也兩義相反案說文蔽字注云蔽蔽小草也易豐卦釋文引子夏傳云芾小也爾雅釋言亦云芾小也然則蔽芾皆爲小義詩合此二字爲文其當訓小無疑毛義不易矣又芾字本作市玉篇云藏市小貌此又祖毛說又案甘棠即杜也見爾雅謂之杜梨郭注亦名棠梨陸疏唐風兩杕杜皆詠其特生一言枝葉稀疏一言陰涼寡薄俱與小義近晉孫楚杕杜賦云華葉疏悴靡休蔭之茂榮今棠梨實非大樹與賦語正合何得言盛

爾雅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注云白者名棠赤者爲杜爲甘棠召南甘棠唐風及小雅杕杜皆赤棠也毛傳亦云甘棠杜也然則甘棠乃赤棠又名杜無可疑矣草木疏云甘棠今棠梨赤棠也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白棠子白而滑美甘棠是也赤棠子澀而酢俗語曰澀如杜是也既以甘棠爲赤棠又以爲白棠前後語相反必有誤也爾雅邢疏及陸氏埤雅皆全引之而不置辯惟孔氏詩疏專引舍人注得之矣

召之甘棠秦之樹檖皆野梨也甘棠即杜也樹似梨而小子霜後可食讀曾云牡曰棠牝曰杜齊民要術云梨核每顆十餘粒種之惟一二子生梨餘皆生杜然接梨者必用之檖名赤羅又名山梨又名楊檖名鹿梨名鼠梨實大如杏可食案棠杜梨三者同類而小異耳甘棠名棠梨又名杜梨實兼三種木名矣後世海棠乃別種鄭樵以爲即甘棠誤甚海棠來自海外古世未有風人安得見之哉

茇說文訓草根而废字訓舍引詩召伯所废今詩皆作茇毛云草舍也孔疏引周禮茇舍注草止釋之废云舍茇云草舍義稍別而同歸矣又左傳反首拔舍僖十五年杜注云拔草舍止殆因茇拔文異故不直云草止乎三書各一字義實相通此詩則當以废字爲正

集傳釋甘棠篇以爲勿敗則非特勿伐勿拜則非特勿敗此用唐人施士丐之說也施解勿拜謂小低詘其枝如人之拜此特臆說耳嘗以字義考之則異是集首章之伐毛訓擊說文訓亦同次章之敗毛無傳而說文訓毀末章之拜本作扒扒音拜拔也見廣韻鄭箋拜亦訓拔可見今詩拜字乃扒字之借非跪拜義也施取借用之字而妄爲傳會陋矣夫毀之則甚於擊拔之則又甚於毀三章文義殆由輕而重集傳正與相反

行露

行露以喻犯禮本興體集傳判爲賦是言畏露之霑濡故不敢淫奔也女子不願淫奔誰能彊之須以露爲詞耶又曰自述已意作此詩以絕其人一似始與之私繼則悔而絕之者此可謂之貞女乎下章雀鼠之訟殆彊委禽焉而未遂耳若怨其不奔而遽與之訟恐無此理

室家不足非幣不足也箋所謂媒妁之言不和而彊委大禮者也疏申其意至明當矣韓詩外傳以爲既許嫁因禮不備而不行是爭聘財也聘財不足始諾而終悔之被文王之化者當如是乎集傳云家謂媒聘不足謂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備夫不行媒聘突然興訟何必召公之賢方能決斯獄哉

羔羊

麟趾敍云信厚如麟趾之時羔羊敍云節儉正直德如羔羊騶虞敍云仁如騶虞三敍皆言如語同而義異麟趾言如如致麟之時也騶虞言如如騶虞之獸也羔羊言如如服羔裘之人也鄭箋云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正斯義矣疏申箋意以爲人德如羔羊又引宗伯職注士相見禮注公羊何休注以證羔羊之德殆不然此詩之羔羊以爲裘耳豈若麟與騶虞取義於兩物乎況所云羊不失類跪而受乳死義生禮經文無此意也與節儉正直語非甚合也疏失敍意併失箋意矣案羔裘大夫居朝之服孔疏有辯所謂服羔裘之人也德不可爲大夫雖服羔裘而非其人矣召南大夫德稱其服故曰如羔羊之人

後漢循吏傳注引韓詩羔羊篇薛君章句云素喻潔白絲喻識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誠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此解素絲最有義味可以補毛鄭之未及

毛以委蛇爲行可從迹韓詩云公正貌兩意正相成矣惟其公正無私故舉動光明始終如一可蹤迹倣效即敍所謂正直也鄭訓爲委曲自得不及傳之優至以退食爲減膳自公爲順於事文義尤迂

殷其靁

傳文簡貴亦有詳人所略者如殷其靁傳云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一與耳詞煩不殺者靁爲號令之象遠行從政以此故須詳之耳然則詩人託興豈漫然哉乃謂全不取義吾未敢信

雨靁殷殷然震雷虺虺然旱靁隆隆然三種靁聲皆見詩惟殷殷之靁有和豫之義震動之象王者政教號令動物而使之和類此矣故詩以興遠行從政而傳以豫震兩卦義釋之

何斯違斯毛云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也鄭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也疏申之云傳何此君子解何字非經中之斯故復訓斯爲此箋何乎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適居此乃何斯之此復去此乃違斯之此也孔特以毛之斯此在違去之前鄭又多適居此一語故作是解也愚則以爲毛鄭何此君子皆經中之斯毛之斯此總釋兩斯字鄭之適居復去合釋

違義而兩此字止當經違斯之一斯字如此則經文明順且合傳箋矣集傳得之

摽有梅

摽梅詩女之求男汲汲矣箋疏皆謂詩人代述其情良是也後世閨情豔體出文人墨士筆正與此相類朱子以爲女子所自言閨中處女何其顏厚乃爾耶案大全或問此詩爲女子自作恐不得爲正風朱子曰自作亦無害里巷之詩如此已不失正矣又言晉魏閒怨父母詩唐人怨兄嫂詩雖鄙俚可惡自是人情毋此言豈可爲訓

桃夭摽梅二詩體正相同一以桃之盛喻及時一以梅之落喻過時皆興也今一以爲興一以爲賦吾所不解

小星

小星詩以小星喻衆妾賤三五喻夫人此毛鄭說也補傳非之謂三心五柳非一時所見柳有八星不得言五夫八一而已不得以三五爲喻嚴氏信其說遂謂三五參昴即是小星總爲衆妾之喻此謬矣三五經不言何星謂之小星猶可參三星俱大昴七星其一最大謂之小星可乎且詩是託興非據一時所見而言心見於三月柳見於正月何妨並取爲喻牽牛與天畢相去百餘度大東詩同詠之不必一時並見也又星體離合天官家各有師授古今多不相同柳雖八星然疏引元命苞以爲五星矣不僅柳也卽如下章之參古以爲三星考工記數伐而爲六星丹元子不數伐而數左右肩股爲七星昴今爲七星元命苞以爲六星亦不能相同又如營室二星考工記併東壁於室而爲四星河鼓左右旗史記以爲各九星則共十八星宋炎僅總爲十二星又如牽牛河鼓爾雅合爲一星天官書則爲兩星皆是也又天上經星古人時有增損以隋丹元子步天歌較之今日天象如閣道本六星今則八文昌本六星今則七皆增於其舊臼本四星杵本三星今則臼三而杵一皆損於其舊此等未易悉數甚有古有而今無如折威農丈人之類豈可執一而論哉況詩託興於星但以小大爲喻且多寡非所計也嚴欲以三喻三以五喻五不已固乎至集傳取兩在字兩與字相呼應爲興此全不取義之說也有辨見總詁

寔命不同毛云寔是也觀書是能容之載記引書是作寔春秋桓六年寔來公羊傳云是來可見毛義允當朱傳以爲與實同恐非詩旨案說文寔止也實富也今寔音殖入十三職韻實讀如石入四質韻二字音義各別自杜注寔來訓寔爲實後儒相沿溷爲一字朱傳殆仍其誤

江有汜

江有汜三章汜爲水決復入渚爲小洲皆泛稱也非水名也惟末章之沱是水名見禹貢及爾雅江之別也故小敘獨云江沱之閒謂二水閒之國耳朱傳改爲汜水之旁汜豈水名乎文義乖矣水亦有名汜者然在成皋不近江也

江有汜董氏引石經及說文云汜皆作洍以爲古作洍後譌爲汜案說文汜洍二字以引此詩音義亦同徐鉉等謂洍乃汜之或體然則汜字古已有之非後之譌也董語非是

江有汜敘不言夫人而言嫡故孔疏申之以爲大夫士之妻朱傳云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亦此意被夫人化必非夫人矣但言媵待年於國則前後語不相顧大夫不越境逆女其媵當待年於家不應以國別也春秋時齊高固昏於魯（見宣五年）此衰亂之失禮文王之世安得有之至待年之誤通義駁之允當

野有死麕

吉士誘之毛鄭皆以誘爲道儀禮有誘射之文謂以禮道之古字義本如此也歐陽誤解爲挑誘東萊駁之云詩方惡無禮豈有爲此汙行而名吉士者斯言當矣嚴緝反從歐何其悖哉

吉士誘之言士之宜以禮來也有女如玉比女德之貞潔（鄭云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不可犯也詞遜而意嚴矣朱傳誘字無訓以下所述或說推之當同歐解矣又謂如玉是美其色則此二章詩直是稱述豔情夸美冶容之語安在其惡無禮又烏得爲正風哉至所引或說出於潘叔恭其以麕鹿爲誘者謂以不備之禮爲侵陵之具夫不論理之當否而論物之厚薄是特爭聘財而已矣

林有樸樕毛傳云樸樕小木也疏引爾雅樸樕心及孫炎某氏注以爲卽此木錢氏詩詁譏之謂小木通呼樸樕非木名也又爾雅是槲樕與樸樕不同某氏注以爲可作柱則非必小木可知顏會載其說此似之而實非也疏引爾雅作樸樕心定是古本原作槲樕後人誤倒其文不得疑爲兩木也又郭氏某氏注皆言樸樕卽槲樕案槲樕與櫟相類華葉似栗亦有斗如橡子而短小有二種小者叢生大者高丈餘名大葉櫟然則毛傳言其小者而某氏注則指其大者與然以爲小木之稱謬矣本草綱目云槲葉搖動有觳觫之態故名槲樕也樸樕者婆娑之貌其樹偃蹇其枝芃芃故也俗呼衣服不整者爲樸樕以此理或然

純有六音緇淯屯豚囤準振是也白茅純束之純兼屯囤二音訓皆爲包束之義本從本反讀如屯則鄭意也故沈重音徒尊反

無使尨也吠說文云尨犬之多毛者从犬彡𧇣聲今惟監本注疏作尨與說文合呂記朱傳皆作厖非是厖訓大石見說文與尨異字

何彼襛矣

襛左從衣不從禾石經監本注疏及說文皆同今集傳俗本多誤從禾

雝從隹邕聲雝渠鳥也亦同脊令詩肅雝西雝廱雝皆非本義乃借也西雝謂辟廱當作廱廱雝是雝塞義當作邕邕者水邑成池與塞義近矣今作壅乃俗字也惟肅雝爲雝和義無本字可歸當終於借又雝隸作雍破从爲二破邑爲乡邑之作乡猶鄉之左旁也隹則如故雝雍本一字今分爲兩鳥名獨用雝而雍則訓和亦俗也其鳴雁和鸞鳳皇之聲有取於和亦當借雝

以文王爲平王猶商稱玄王稱武王周稱寧王稱湯王不必以諡舉也昧者不察欲以春秋王姬歸齊事實何彼襛矣詩陋矣朱傳本依古注又附或說於後可謂蛇足矣經云齊侯之子此又在之稱也春秋書王姬歸於齊一在莊元年則齊襄之五年也一在莊十一年則齊桓之三年也王姬下嫁時二公久已爲君豈有身爲齊侯而顧目爲齊侯之子者耶爲此說者太闇於文義矣集傳又云齊侯卽襄公諸兒其誤尤甚襄公桓公皆僖公之子就如或說齊侯亦當指僖公何得云襄公耶元劉瑾申之曰集傳疑齊侯爲襄公則齊侯之子指桓

公小白也是竟以桓公小白爲襄公子矣不顧後人齒冷耶又案平王之崩在隱公三年爲辛酉歲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王姬果爲平王之孫必泄父之女林之妹也（鄭以王姬爲桓王女竟忘桓之爲孫也亦疎矣）其歸齊襄者於莊之元年爲戊子歲去平王之崩已二十八年太子之死又在其前則計王姬之年當三十左右其歸齊桓者於莊之十一年爲戊戌歲王姬當四十左右周雖衰尙爲共主何至女嫁不售愆期乃爾況三四十歲老女比之桃李之華安得此過情之譽耶宋章俊卿（名如愚著山堂考索）況其說遂以此篇爲刺詩言王姬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且譏敘累白倒置斯尤謬說曷不與何彼襛矣皆正詞非反詞也文義顯然且正風安得有刺詩乎

釣必以絲緡猶嫁娶必以禮此毛鄭之說也朱傳以絲合而爲緡喻男女合而爲婚則其釣維何語成贅矣又緡說文從糸昏聲（顏會云本作緡今文作緡）今詩皆作緡惟呂記作緍大雅言緍之絲同

騶虞

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疏申之以爲五豝而止壹發不忍盡殺仁心之至朱傳易其說用漢賦中必疊雙語釋之是誇善射也勸多殺也違義駁其說允矣況中必疊雙語出班孟堅西都賦作賦者之意非以爲美談也意在頌美東都故先抑西都以爲下篇地耳曾是東漢人所譏者而反爲召南人所美耶

詩彼茁者蓬又首如飛蓬蓬乃陸草非水草也爾雅齧彫蓬薦黍蓬郭云別蓬種類邢疏以月令藜莠蓬蒿並興及詩語證之則斷非水草矣本草綱目引爾雅孫炎（此非晉孫叔然）正義云彫蓬卽茭米古人以爲五飯之一者鄭樵通記云彫蓬卽米茭可作飯食故謂之齧其黍蓬卽茭之不結實者惟堪作薦故謂之薦楊愼卮言云蓬有水陸二種彫蓬乃水蓬彫菰是也黍蓬乃旱蓬青科是也青科結實如黍羌人食之今松州有焉鄭因齧字薦字而傅會楊又因彫字黍字而傅會皆祖乎孫者也此孫炎正邢昺所謂俗閒孫炎淺近俗儒耳二子乃惑於其說亦未之思矣案蓬之名見古書以甚多云轉蓬孤蓬飛蓬並無言其水產者陸氏埤雅謂蓬是澤草蓬是蒔草

詩兼擧之以見庶類之蕃殖斯語得之

皇清經解卷三之十二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彙卷三之十三

嘉應張嘉謨覆校　番禺高學瀛校　學海堂（咸豐庚申補刊）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啓源著

邶鄘衛

謂康叔初封卽兼有邶鄘衛此漢書地理記之說而服虔從之者也（漢書云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鄘衛是也謂之三監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謂康叔止有衛子孫幷彼二國此鄭氏詩譜之說而孔氏正義述之者也孔謂殷畿千里衛盡有之是反過於周公國大非制故以鄭諸爲長似矣然殷自帝甲以後國勢寖弱大抵如東周之世耳畿封之廣必非武丁宅殷之舊又重以帝辛之暴土荒民散境壤益削卽如黎爲畿內國周得戡之至紂滅時豈猶是邦畿千里乎又三亳皆商之故都而去朝歌稍遠商末亡時所謂邦畿千里者定應併數之如東西周通畿之制武王立三監固未嘗以畀之也西亳偃師在孟津之南武王觀兵於孟津又大會諸侯於此然後北行伐紂則偃師已非商有南亳穀孰及北亳蒙卽宋地也武王克殷初下車卽以封微子亦不在三監域內況殷之畿內諸侯非大無道者不應槩從誅滅並建他君則三監所統不過近郊遠郊及邦甸以內地耳康叔兼而有之安得方千里乎且非直此也古人建國原計戶口爲定成王作洛之後殷頑民盡徙下都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賜之畱處故土者殆無幾書敍云成王旣伐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地理志云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相與同風合幾記之言觀之可見封康叔時民得畱者多在衛其邶鄘兩國已成曠土縱欲建他侯勢亦不能因併以畀康叔耳（漢書功臣表言漢封初定時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侯五六百戶逮文景四五世閒流民旣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與此相類）厥後生齒漸蕃稍稍移居彼地邶鄘舊壤漸致殷庶雖其地比於他國爲大然受自先王不容無故裁削則二國之終爲衛有宜也采風之時仍各存舊名以記風土之異理或當然未必以此寓褒貶也孔子謂齊景公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衛侯（見孔叢子）未統三監則邶鄘衛兼有之矣孔氏書傳亦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意皆與地理記同也又季札聞歌邶鄘衛而知康叔武公之德若康叔無邶鄘衛則其化德何由徧及三國乎鄭譜謂紂城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楚丘與漕二地皆見鄘風在河南足徵衛地在河南者故鄘地也祝鮀論武王之封康叔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見左傳定四年）武父不可考（桓十一年鄭伯盟于武父是鄭地非此武父）圃田則豫州之澤藪也後爲鄭有鄭在衛西南圃田之北當與鄘接壤而康叔初封以此爲境則以鮀之言合之鄭譜鄘風不又康叔兼有三國之明證乎

漢書地理記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康成詩譜不用其說謂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武庚爲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孔疏申其故以爲三監是管蔡霍武庚不在三監之中漢記三監有武庚無霍叔則管蔡所監亦不足據信故鄭不指言之斯言良是然源謂漢記非誤但述之未詳耳宋章氏山堂考索論武王之封武庚曰其必叛故立三監使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一如舜之封象此雖臆說而事勢或有然殷旣三分三叔當分治之漢記旣言管蔡監衛鄘則霍叔監邶不言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略而弗著非謂武庚亦一監也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以爲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此言管蔡所監雖與漢記異而言霍之監邶足補漢記之未及也周書作雒解孔晁注云霍叔相禄父言相則必立於其朝其監邶信矣蓋二叔監之於外以戢其羽翼霍叔監之於內以定其腹心當日制殷方略想應如此厥後周公誅三監霍叔罪獨輕者良以謀叛之事武庚主之霍叔與之同居意雖不

欲勢難立異非若二叔在外可以進退惟我也原設監之意本使之制殷但武庚故君之子又據舊都臣民所心附觀其甚開周室俾骨肉相讎易於反掌爲人必多智數霍叔才非其敵墮其術中遂反爲所制耳故周書多士止數管蔡商奄爲四國破斧詩四國毛亦以爲管蔡商奄皆不及霍則霍叔與武庚同在邶固無可疑者而管蔡所監二說必有一是矣宋胡仁仲宏謂封康叔是武王時事此無稽之談也向讀康誥已辯之而未盡今觀邶鄘衞譜因復論之案酒誥首云明大命于妹邦妹邦紂都也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水經注亦云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則武庚未亡時據舊都邶鄘如故卽安得以封康叔使之明大命於其地哉酒誥又以殷獻臣及諸臣百工嚮什康叔左傳亦云分康叔以殷民七族使武庚尙在則殷之臣工巨室上以武庚爲君何得以分康叔而煩其訧毖哉況武王三分殷地以置三監何地更容康叔若康叔復厠其間是四監矣書史何止言三監也且衞地在武王世據漢記則蔡叔尹之據世紀則管叔監之不應又封康叔此皆說之必不可通者源謂成王旣黜殷遷頑民於洛邑遷之未盡者則以授康叔使爲之君而敎之書敘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此實錄也孔叢子記孔子之言曰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正與書敘合後儒不信孔子而信胡氏豈不悖哉

又案朱王存九域記言大名府古觀扈國亦商之舊都武王立武庚於此傳氏亦言封武庚不於朝歌一統記祖其說此妄也殷世屢遷契至湯八遷湯至盤庚五遷盤庚至後又五遷其地不可悉考謂大名是殷舊都已無確據又言武庚封此則與班書鄭譜酈注皆不合尤不可信也至謂大名卽古觀扈更爲舛謬觀乃夏五觀國杜預謂卽頓邱衞縣晉頓邱郡今之開州與大名猶近扈乃夏之有扈商爲崇侯國文王滅之作酆邑焉卽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兩國一在冀一在雍隔遠數千里存乃溷爲一地何謬如之

鄘風

柏舟

邶風柏舟朱子據列女傳指爲婦人之詩今觀列女傳所記與衞事全不合不知朱子何以取之彼以此詩乃衞宣公夫人自誓所作夫人齊女嫁於衞至城門而衞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入持三年喪喪畢弟立請與同庖不聽衞君使人訴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作此詩其說如此夫衞自康叔迄君角計三十七君其稱宣公者止莊公子晉耳宣夫人始則夷姜烝父妾也繼則宣姜奪子婦也二姜之外不聞別聚於齊宣公卒後但聞宣姜鶉鵲之醜不聞更有守義之姜也繼立者宣公子朔非弟也列女傳之說或云出自魯詩胡一桂云此魯詩說王氏王海亦以劉向楚元王之後元王與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故向之說皆魯詩言列女傳旣以柏舟爲宣姜作及上疏成帝又引慍於羣小語而申之曰小人成羣誠足慍也仍與毛詩同意則向之說不必皆本魯詩矣之未知果否要其妄爲此說者必因鄘風柏舟是共姜自誓之詩故謂造此事以配之以宣公當共伯以宣公弟當其伯弟武公也鑿空傳會莫甚於此朱子則信之而反移以誣敘何以服人乎又朱子雖引列女傳爲證然不全用其說而疑爲莊姜詩蓋亦心知其非特欲借之以助已排敘耳獨怪後世耳食之徒固朱子揣度未定之語竟據爲典故遂實指此詩爲莊姜作有張學龍及朱善者執此以立論言之鑿鑿然緝大全者又錄其語於書以示後學謬以仍謬妄以生妄經學之陋至此可勝歎哉

耿耿不寐毛云耿耿猶儆儆也凡重語皆貌狀之辭多離於本訓故與說文耳著頰之訓異也廣雅云耿耿警警不安也正疏明毛義朱傳從錢氏訓爲小明蓋欲同耿於頰也誠爲臆說

朱子以柏舟詩詞氣卑弱柔順斷其爲婦人詩正因誤認美刺諸篇皆其人自道也此亦說詩之一蔽也至謂羣小爲眾妾尤無典據呼妾爲小古人安得有此稱謂乎

邶風兩言日居月諸柏舟毛無傳日月傳云日乎月乎蓋以居諸爲語詞也柏舟疏引檀弓何居左傳忽諸證二字爲語助則此居字宜讀爲姬而釋文弗及非陸氏之疏卽後世傳寫之譌脫也示兒編宋孫奕著謂諸可訓於引孟子左傳爲證於可訓居引韻釋爲證詩言日月皆有所在未嘗失其軌度獨仁人不遇莊姜不見答所以自傷也案居爲於於爲居亦見玉篇廣韻孫語良然但合之下文則日月篇猶可通柏舟篇不相接矣且毛義自優不必更易

朱子以柏舟爲婦人詩胡一桂又舉末句不能奮飛婦人無可去之義爲證不知孔疏言同姓之臣不忍去國義尤允當且與次章亦有兄弟意又相應也疏云此仁人君之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君況乎謂婦人無去義則戴媯宋桓夫人非耶

綠衣

綠衣首章以表裏喻微顯次章以上下喻尊卑兩義各分無淺深也朱傳云黃者自裏轉而爲裳失所益甚吾不得其解

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程子以爲反己之詞取義精矣然論作詩者之意則思古以責莊公較爲平正後篇逝不古處亦此意

淒其以風嚴緝以爲淒當作凄妻旁一點從仌寒也案凄字說文玉篇俱不載乃俗字也嚴誤矣淒雲雨起也詩字當以從水爲正今本皆作凄

凄泮冽三字皆不見說文玉篇獨有冽字則冽字較古矣故下泉孔疏辯冽字當從仌至凄字泮字唐韻雖載之然綠衣之淒其匏有苦葉之未泮經文皆從水不從仌也蓋唐韻成於開元衞包與孫愐同時猶未及據其書以易經字矣案韻會凄字注云通作淒引詩淒其以風泮字注云通作泮引詩迨冰未泮其注凄字雖述嚴緝之言然仍以爲詩作淒則是宋時經文此兩字皆從水近世諸本亦然惟監本注疏泮作泮定是鏤板時粟監之彊解事者妄改之也可見較讎之任至重須擇識字人

燕燕

仲氏任只任字毛訓大釋文入林反鄭訓以恩相親信釋文而鴆反朱傳義從鄭而音從毛殊欠檢點

衞詩兩言塞淵邶其心塞淵傳云塞瘞也鄭無箋意同毛矣鄘秉心塞淵箋云塞充實也毛無傳以邶傳例之意未必同鄭也孔疏於二詩皆以塞爲誠實豈謂瘞與充實同義乎案釋詁瘞微也釋言瘞幽也說文瘞幽薶也幽微之義與充實不同孔氏一之誤矣又案邶傳瘞字崔集注本作實孔謂塞實乃俗本是明知實非毛義矣而申傳用之不解其故又案書濬哲文塞疏引詩毛傳訓塞爲實是又據崔本爲正兩疏俱出孔氏而彼此互異豈各因舊文耶又案說文有寨字云窒也靜與幽微義近雖傳瘞字當是寨之借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言戴嬀以思先君之故故臨行時猶勸勉我也此孔疏申鄭之說意如此足矣楊氏名時著詩辨疑一卷謂詩勉莊姜當思先君求深而反淺不如古注也又朱子初說以此爲求教之詞言當念先君而有以勉己亦非是詩皆別後追述語瞻望弗及嬀已行矣安得復求教乎今集傳用楊說而輯大全者引孔疏分注其下竟莫識其意之不同尤爲可笑

日月

日月篇敘言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東萊發明之以爲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不見荅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此義當矣朱子辯說以爲莊公在時所作葢宦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非所宜施於前人不知古注宦本訓曾言曾不顧念我竝無望之之意德音無良言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與上二章古處相好同一語例總是不見荅之意耳何妨於身後之言其以我顧爲願望之詞德音爲莊公之名譽郎朱子聽創之說可據以駁敘乎

日月篇兩逝字唐有杕之杜篇兩噬字毛傳皆訓逮爾雅作遾亦云逮也文異而義同噬肯適我韓詩噬作逝而訓及義亦同毛字訓相傳不謬矣集傳以爲發語詞不知何本

日月詩四章每章皆言胡能有定作詩本意在此一語矣完之見弒由於莊公之不定其位位之不定由於莊姜之不見荅禍端所始故反覆言之鄭箋以爲定完得其旨矣朱傳解爲莊公之心意未定夫莊公之心惟知嬖州吁母而已何嘗無定乎

德音無良倒語也正言之當云無良德音耳與古處相好皆指莊公之待己而言古人多倒裝文法崧高篇謝于誠歸亦此類集傳云德音美其詞無良醜其實殊欠明劃

終風

朱子辯終風敘以爲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愚未見其然也州吁弒君虐民好亂樂禍狂暴之惡誠宜有之今篇中取喻非一曰終風曰暴曰霾曰曀曰陰曰靁其昏惑亂常狂易失心之態難與一朝居矣莊公雖非令德之君或未至此且朱子所謂有夫婦之情者蓋指篇中中心是悼悠悠我思及寤言願言諸語耳然悼其無禮思其不來婦固可施之於夫母獨不可施之於子乎此姑就時解論之其實詩意不如此辨見後條

說終風詩者謂莊姜不忘州吁見侮慢則悼之莫往來則思之甚至憂而不寐望其思我母子之情卷卷不已所以爲溫柔敦厚也此言非是州吁弒君篡國阻兵安忍是衞之賊也衞人未嘗以之爲君莊姜安得以之爲子況其謔浪笑敖侮慢其嫡母正宜姜所謂暴妾使余者彼不以母道事莊姜莊姜安得以子道畜之母子之情絕之久矣何自致其卷卷乎故凡經文言悼言思言願鄭云願思也皆非指州吁也然則何所指曰敘不云乎莊姜傷己也傷己者傷己之不能正州吁耳正之維何曰聲其弒逆之罪告於國人而誅之則甚正然非婦人所能及已故受其侮笑不敢怒也悼之已耳至莫往莫來若可幸矣然國家之禍至此豈能解於思乎此首章次章之意也下章又言其憂悼之情至不能寐且念不得伸如行而躓心之痛切如割而傷毛訓懷爲傷皆承上二章言也然則莊姜所債者亂賊之橫行所悲者宗社之多禍而已安得反結懽於簒弒之人欲與敘母子之情哉果爾則夫子不錄其詩矣

莊姜子桓公而惡州吁州吁素驕不平於中久矣一旦行簒弒之事自以爲國君遂敖睨其嫡母笑之謔之以快夙昔之憤小人情態諒有之也又案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蓋古人本有此語故爾雅釋之邶詩人采用成語亦如後世文人摭故典以助詞藻也宋儒執此疑釋詁非周公作固矣

惠然肯來箋云肯可也有順心則可來不欲見其戲謔此說當矣州吁安得有順心時乎言可來正欲其不來也拒之之詞非望之之詞也左傳隱四年言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則莊姜之惡州吁久矣豈有躬爲弒逆人神共憤而反加親愛望其肯來者乎案肯說文云骨肉閒肎肎著也從冎省一曰骨無肉也苦等切古文作肎玉篇云詩惠然肎來可也今作肯

願言則嚏釋文嚏作疐案作疐是也毛傳云疐跲也毛不破字若有口旁不應訓跲矣是毛公傳詩時本作疐也鄭箋云疐讀爲不敢嚏咳之嚏若本來有口旁鄭何須破字乎是鄭氏箋詩時猶作疐也自鄭有道我之解後儒喜其織巧近俗多從其說然陸本作疐是唐世經文尚未盡改其從用嚏文不知始於何時矣余謂傳義得之毛訓疐爲跲疐當爲仆利反與狼跋篇疐尾之疐同是礙而不行之義言徒思之不能行之也誅除簒賊原非婦人事也下章願言則懷毛云懷傷也蓋言思及此則傷心也二語皆自道其思非謂州吁思我鄭以俗人道我釋之穿鑿之見耳又崔靈恩梁人集注載毛傳疐跲也跲作劫崔云劫今俗人云欠欠劫劫是也人體倦則欠意倦則劫音邱據反玉篇云劫欠張口也余謂人多思之極輒至困倦崔義亦優矣

擊鼓

擊鼓篇契闊本訓勤苦毛鄭同言死生勤苦相與共之也下章闊兮訓乖闊洵呼縣反毛云遠也釋文云韓詩作敻敻亦遠也兮訓疏遠此闊字與下洵義同而與上契闊義異言乖闊而不能相活疏遠而不得信同伸其意也上章言昔日相約如此下章言不遂所約爲可歎也今以契闊爲隔遠已屬臆說矣又以闊兮承契闊洵讀訓信依鄭氏釋兮[illegible]作老彊加分配不成文義東萊釋此二章悉遵毛傳最得之

洵字從毛義宜音呼縣反或與下信字不協當音荀訓信不知此二音古本相通說文絢字詩旬聲旬字音眩諸句省聲旬或作眴亦諧旬聲皆是也洵與信古韻本協耳陸德明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近世趙凡夫言說文之讀若與諧聲多有甚遠於今者正可借以考古音斯皆至論

凱風

詩人美刺多代爲其人之言故有似刺而實美似美而實刺者不獨三百篇也後世騷賦及樂府猶然凱風美孝子止述其自責之詞夫自責而不怨親母感其意而不嫁正孝之實也美之者道其實而已矣若謂七子自作是暴揚其親之過何得云孝況人子自責惟有涕泣引咎豈暇弄文墨誇詞藻耶

凱風首二章皆興也集傳分首章爲比次章爲興太鑿矣劉瑾以有應無應釋之豈詩本旨乎小雅谷風青蠅亦然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傳云睍睆好貌是興其色也故箋疏以睍睆喻孝子顏貌之和以好音喻孝子詞氣之順而引論語色難內則下氣怡聲證之說詩如此方可令人興觀羣怨集傳

以明睆爲韓闕其一義矣嚴坦叔王雪山駁之良是

睆本作晥從日旁玉篇云明星也字三見詩而皆從目凱風睍睆黃鳥毛云好貌杕杜有睆其實毛云實貌大東睆彼牽牛毛云明星貌各隨文釋之故不同要皆貌也非聲也禮記華而睆釋文云明也意亦同詩傳玉篇獨取大東傳語此殆睆之本義乎字旁從日或因此其睆字乃睅之重文說文云大目也从目旱聲或從完戶版反非此三詩之睆

雄雉

雄雉首二章之興毛鄭釋之皆以喻宣公媚說婦人之態後儒以其取義鄙淺故易其說然案雉不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築牆者以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曾子固指爲行役之喻既非其倫又雉飛甚疾決起而橫刺數步卽竄入林艸間陸農師謂雉飛若矢一往而墮是也朱子訓泄泄爲飛之緩而以舒緩自得反興行役之苦亦非善於體物者也余謂雄雉及匏有苦葉同是刺淫之詩而皆以雉爲喻一曰雄雉一曰求牡明著其雄雌分喻君與夫人語若相應作者之意未必不如毛鄭解也又詩人託興鳥獸惟此詩言雄雉南山言雄狐皆以刺淫外此無專目爲雄者尤足證雄雉是指斥宣公之詞

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首章以匏與濟興禮之不可越又以濟之深淺喻禮各有宜次章以濟與雉興夫人之犯禮取興於物者凡三而入語之中一言匏再言雉五言濟錯舉以便文耳要之語語爲刺淫託興非於假象之中又客主相形也朱子謂以匏與濟又以濟與雉然後以濟比淫亂之人古人文義平直恐不作此謬巧

濟盈不濡軌古注軓從車凡音犯朱傳從車九龜美反取協韻也案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注引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孔疏申之謂注以軌當大馭之軹以范當大馭之軓軹是轂末軓是軾前似軹亦可名軌矣其匏有苦葉詩疏則引中庸及匠人注以證軌爲車轍之名又引說文及考工記注以證軓亦名軌而謂少儀軌字乃軓字之誤然則軓之名軌是鄭意而孔不從也名物疏引羅中行語謂軾前轂末二處皆水可濡孔仲達不知軓亦名軌乃謂少儀字誤朱子不知軌爲軓遂以車轍釋之轍迹特車行之見於地者豈可濡乎羅蕠以詩字是軌非軓且是轂末之軌非車轍之軌也源謂孔義優而韻遠朱韻協而義乖羅則義韻俱通似矣但孔氏詩疏辯據精博則軓之亦可名軌恐鄭之臆說耳況軓之名軌孔自明知之而特較其誤羅以爲不知尤非也軾前之解本於毛傳不必紛更

以飛雌而求走牡大怪事也宣公之與夷姜人倫大惡故詩用爲喻其託興非泛然矣古注本不謬歐陽氏乃謂雌雄牝牡飛走之通稱而引雄狐牝雞證之殊失詩意

谷風

德音無良德音莫違此二德音謂夫婦閨晤語之言也集傳於日月既以德音爲莊公之聲譽矣於谷風則解爲美譽曰不可以色衰而棄其德音之善是又以爲婦人之聲譽矣夫女子之名不出於閫焉用聲譽乎案德音屢見詩或指名譽或指號令或指語言各有攸當嚴緝辯之甚詳

葑菲二菜孔仲達合詩爾雅坊記注及方言草木疏之言而總斷之云葑也須也（取毛傳及孫炎爾雅注）蕪菁也（取陸疏及方言）蔓菁也（取坊記注）葑蓯也（取孫炎爾雅注郭璞則去葑蓯而取蕘蕪）蕘也（取方言）芥也（取陸疏及方言）七者一物也菲也芴也（取毛傳及爾雅）葸菜也（取陸疏郭注爾雅以爲別草）土瓜也（取郭注此非薞姑之土瓜）宿菜也（取陸疏）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蔔而非蔔也故鄭箋云蔔類孔語亦明劃矣但合之今世終不能確指爲何菜豈非古今物產有不同與以本草考之葑猶可識而菲則難稽矣葑本草名蕪菁又名九英菘又名諸葛菜入別錄上品與蘆菔同條而非蘆菔隱居已辯之矣（王伯厚補注急就章亦云蕪菁根葉及子是菘類與蘆菔全別）李氏綱目云蕪菁芥屬也根長而白味辛苦而短莖粗葉大而厚闊夏開黃華四出如芥子亦似芥子而紫赤色蘆菔根葉華子都別非一類也蕪菁六月種者根大而葉蠹八月種者葉美而根小惟七月初種者根葉俱良擬賣者純種九英九英根大而味短削淨爲葅甚佳今燕京人以瓶醃藏謂之閉甕菜案如李言則俗呼大根菜者乃是物矣自北土來者根甚大南方植之根漸小蓋地氣不同如此菲不載本草不知今爲何菜陸疏言其莖粗葉厚而長純釋葸菜云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則與葑殆同類而小別故叅人並舉之與

爾雅有五荼其三見詩誰謂荼苦采荼薪樗菫荼如飴爾雅之蒤苦菜也有女如荼予所捋荼爾雅之蘽（音儡）荂（音吁）荼也以薅荼蓼爾雅之蒤委葉也凡三草矣谷風朱傳釋荼爲苦菜又繼之曰蓼屬詳見良耜是合兩荼爲一物竟不思苦菜與委葉皆名爲荼名同而物異爾雅有明文也夫苦菜之名見於爾雅月令及周書時訓解詩之詠之者尤不一而足而內則用爲濡豚之包儀禮用爲羊羹之芼則養親薦賓亦資其味豈可充以穢草乎朱子之爲此說者止因良耜詩荼蓼並言又閩人傳辣荼爲可證耳夫荼爲陸穢蓼爲水穢此委葉之荼也若苦菜卽此荼則與蓼一物而分水陸其形色性味亦必相似今考之傳記所言乃大不然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此易通卦驗元圖語桐君藥錄亦云冬不枯）蓼則春生而秋殘（今借）一異也苦菜以四月秀（見月令及時訓韓保昇亦云春華夏實至秋復生華而不實）蓼則華於秋二異也苦菜葉似苣斷之有白汁（見易通卦驗元圖顏氏家訓及唐本草皆引之本草綱目亦云莖中空而脆折之有白汁）蓼葉狹小無白汁三異也苦菜華黃似野菊（見本草衍義）蓼華成穗而長色紅白亦有黃白者名木蓼然不似菊也四異也苦菜味苦（見本草）蓼味辛五異也苦菜一華結子一叢形如同蒿子蓼子大如胡麻赤黑而纖（俗作尖）匾（皆見本草綱目）六異也然則二草之相去遠矣何得溷爲一物土有爾雅正典不信而取證於百千載後蠻方土語不亦迂乎

苦菜苣屬也合璧事類云苣有數種色白者爲白苣色紫者爲紫苣味苦者爲苦苣苦菜卽苦苣也家栽者謂之苦苣野生者謂之苦蕒宋洪邁續筆云苦蕒俗名苦苣然則實一物也苣說文作蘪云菜也似蘇者彊魚切玉篇云苣苦蕒菜也廣韻云蕒莫蟹切吳人呼苦蘪皆是一也又案本草本經名荼別錄名游冬（廣雅同）嘉祐本草名苦苣李氏綱目名苦蕒云野苣頻折之則味甘滑反勝於家植者

薺徂禮切泚千禮切二字同韻而異母薺從母泚清母也其甘如薺集傳薺音泚恐誤匍匐救之匐本蒲北切集傳音蒲卜切北入職韻卜入屋韻截然兩音而朱子一之亦誤今吳人土語呼北爲卜豈俗人傳寫之誤耶

薺毛鄭皆無訓釋呂記引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案此卽爾雅之蒫才何切薺實也郭注云薺子味甘邢疏亦引本草及谷風詩證之東萊之解詩本此繁露云薺以冬美晉夏侯湛薺卞伯玉皆有薺賦指此草也爾雅又云菥蓂音覓大薺又云葶音亭藶卽月令靡草二種皆薺類而味不及茶薺草陶貞白名醫別錄列於上品入菜部陶云薺類甚多此是今人所食者葉作菹羹亦佳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是也本草綱目云薺有大小數種小薺葉圓味美其最細小者名沙薺也大薺科葉皆大而味不及其莖葉有毛者名析蓂大薺味不佳並以冬至後生苗二三月起莖五六寸開細白華結莢如小萍而有三角莢內細子如葶藶子其子名蒫四月收之師曠云歲欲甘甘草先生指此釋家取其莖作挑燈杖可辟蚊蛾謂之護生草爾雅又有苨菧音底注云薺苨何氏古義以釋此詩之薺誤矣薺苨根似人葠俗借參葉似桔梗俗呼爲甜桔梗二草原一類而甘苦殊也神農本經合桔梗薺苨爲一物陶氏別錄始分之陶又云魏文帝言薺苨亂人薓卽此

詩紀土風而邶谷風言涇渭鄭謂絕去所經見蓋秦人女嫁爲邶人婦也禮惟大夫不越境逆女而士昏禮有異邦贈送之文則士庶人得外娶矣疏中箋意甚明或謂涇濁渭清不正閩知不必咏其所見義亦通然不如箋疏之允當

谷風弟五章二言育鄭作兩解昔育訓幼稚育鞫既育訓長老字同而義反又共在一章後儒所以易其說也然古世字少一字而兩用容有之耳集傳訓育爲生則既生既育義複矣生謂財業育爲長老古注本分二義集傳止云既遂其生則經文下育不已贅乎

急就篇畫不又蘘汝羊切荷冬日藏師古注云秋種蔓菁至冬則老而成就又收蘘荷一名蒪苴葉似薑根香脆可爲菹李時珍曰有二種白者入藥赤者堪啗竝蓄藏之以禦冬也宋懍荊楚歲時記云醃藏蘘荷以備冬備又以治蟲案詩言旨蓄殆斯類矣蓄丑六許六二反亦作稸蓄廣韻云冬菜也

式微　旄丘

二詩皆黎臣作也然式微勸其君歸旄丘責衞伯之不救旨各不同者意狄人破黎之後必是棄而不守黎侯若能自振則遺民猶有存也歸而生聚之敎誨之尚可復興此式微勸歸之意也然此時狄雖去而國已破且日懼狄之再至也必得賢方伯資以車甲送之返國爲之戍守如齊桓之於邢衞方可轉危爲安此旄邱之詩所以望衞之深而責之至也始則勉其君繼則望其鄰然終莫之從亦可愍矣夫子錄其詩示後世以自彊之道恤鄰之誼也厥後百餘年晉人數赤狄潞氏罪言其奪黎氏地遂滅狄而立黎侯是黎未嘗亡也豈黎君流寓日久雖無衞援而仍自歸其國與則式微一詩有以激之矣

旄邱

旄邱末章惟毛傳之解萬不可易毛以鶹離之鳥少好長醜喻衞臣不知救患恤鄰苟安旦夕始雖愉樂終必衰微徒有褎然尊盛之服飾而德不能稱其說如此余因思衞不救黎而狄患終及衞非獨天道好還也衞宣時君荒臣惰百度廢弛其勢必趨於亂亡黎臣見微知著故以鶹離喻之夫子錄其詩示戒深矣鄭謂衞臣私許迎復黎侯既而背之似鶹離之始美終惡所見已私不如毛也至王氏解鶹離瑣尾爲黎人羇旅之狀尤無義趣況鶹離之爲鳥名經傳歷有明證安石以聽見易之可乎

褎如充耳毛傳訓褎爲盛服充耳爲盛飾言大夫服飾雖盛而不能稱也鄭箋忽有耳聾多笑之說言諸臣顏色褎然如塞耳無聞知釋文因訓褎爲笑貌毛說平正而無奇鄭說穢巧而可喜宜宋儒之從鄭也今案褎字從衣訓爲盛服漢武帝策賢良云子大夫褎然爲舉首見董仲舒傳服虔注云褎然盛服貌正祖此詩義其云多笑者康成之妄說耳充耳卽瑱施於冕服故爲盛飾又詩言充耳不一而足淇澳著衞人士皆有之竝無取聾義者淇澳篇以充耳爲美此詩以充耳爲刺盛飾均也而稱與不稱分焉美惡不嫌同詞君子偕老篇玉之瑱也卽此充耳舉盛飾以見其不稱與此詩義亦同

褎似救切從衣采聲袖也唐風羔裘豹褎是也借爲盛飾貌又借爲枝長皆余救切旄邱褎如充耳毛云盛飾生民實種實褎毛云長也均非褎字本訓故音亦異焉今衣袂之褎俗作袖而褎之爲袂反一創聞矣又案說文采卽穗之或體云禾成秀也人之所收從爪禾徐醉切然則旄邱之褎從衣取義生民之褎從采取義雖假借實有因也

簡兮

簡兮簡字毛訓大鄭訓擇而擇義較優朱傳簡易不恭之說本於橫渠恐未當也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言簡擇衆士充萬舞之數語本明順若云不恭不恭方將萬舞成何語乎況朱子以此詩爲碩人自言也不恭之態出於他人評論猶可若自言其然則是明知之而故爲之又誇之以爲美此乃庸妄人耳何得爲賢大全錄輔廣語云既自以爲簡易又自以爲碩人便見其不恭是又分簡易不恭而二之破壞其師說矣又云當明顯之處公然爲此不以爲辱亦不恭之意此尤屬兒童之見舞必在賓祭時自當爲衆目所觀安得擇一暗室中而舞耶古人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入學必習舞凡舞人皆國子也舞何足爲辱而畏人見耶孔疏云諸侯四佾此公羊傳之說舞者爲四列此人居前列上頭者所以敎國子弟也語甚明當集傳易其說而與日中句同訓之曰當明顯之處已屬含糊矣輔從而發明其旨尤令人齒冷也

簡兮首章如毛說則爲舞者三方四方山川之舞也日中敎國子弟之舞也公庭宗廟之舞也鄭以方將爲方且訣四方一舞說小異而俱通惟萬舞本兼干羽傳不可易鄭襲公羊之誤專指爲干舞東萊駁之允當

泉水

毖彼泉水毖乃泌之借也說文引詩作泌得之文選魏都賦泉毖涌而自浪注呂延濟曰毖泌也李善曰毖與泌同二臣通毖泌爲一字正本於說文之引詩但說文泌字注云俠流也李注引之云水駛字亦作駛疾吏切疾流也與今本不同案說文俠訓俜俜訓使俱不切水流義俠字當是駛字之譌吏夾字形相近馬旁草書又易溷人肉而致誤耳李注所引當得其正近世趙凡夫以爲俠當作浹或作陜殆未見李注浹廦也廦反也陜隘也豈若駛疾之明當乎又駛流亦見內典此釋經者未用說文語耳

首章諸姬集傳既以爲姪娣矣次章諸姑伯姊又云卽諸姬不

則姑卽姪娣卽娣乎何前之自相戾也

泲禰干言皆指自所嫁國至衛所經之地出宿飲餞同爲懸擬之詞毛鄭之解本平正也王氏以泲禰爲衛地干言爲所適國地特見下文女子有行言出嫁事還車言遄言歸寧事欲令語意相接耳但出宿飲餞語本一例彊分爲兩釋不已鑿乎況次章首一語先言歸寧下四語又言歸寧之意正因有行以來遠父母兄弟日久故思歸衛與姑姊相見文義未嘗不順也又曹氏引漢地理記東郡臨邑有泲廟謂東郡是衛地以證王氏之說華谷甚信之此亦非也泲水經流豫兗二州之境所歷國多矣何必臨邑泲廟方得名泲哉況禮餞飲餞卽行舍於郊是謂出宿大國之郊去國都不過十里宣公時尚都朝歌爲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漢臨邑縣今屬山東濟南府相去甚遠非出宿之地

還歸于衛釋文云還音旋此字例同音更不重出益詩中還字皆應讀旋釋文不及盡加音反故獨著之於此集傳此詩並無分說而以後還字亦無音反疏矣俗人不知遂槩讀如字

不瑕有害瑕字毛訓遠言至衛亦非遠而有害也（王肅述之以爲不遠禮義）（猶遄）鄭訓過言非有過差也張氏釋之以爲不大有害則遠過二義俱可通而文義亦明順集傳訓爲何則當云不何有害經文爲不詞矣又詩中瑕字及遐字集傳槩訓爲何以爲古音相近可以通用考其所本蓋因表記引隰桑詩遐不謂矣鄭注以何釋遐故襲用之併及瑕字耳然同是康成之說也於箋詩則厭棄之如土苴於注記則遵奉之如玉律誠不知其何故

爾雅釋水歸異出同流肥郭注引泉水毛傳釋之詩我思肥泉毛云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是也劉熙釋名推其故以爲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惟犍爲舍人反是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列子釋文亦云水所出異爲肥與劉郭異意如此則爾雅歸字成虛設殆不然而酈道元水經注以衛之肥泉實異出同歸疑舍人之言爲是云泉水有二源皆出朝歌城北右水南流東詘左水東流南詘合爲馬溝水又東與美溝水合又東南注於淇水爲肥泉是異出同歸也其援據似不謬矣然源謂川谷流變古今多有不同河濟經流尚非禹績之故道況其小者乎酈所據者元魏時之肥泉耳未必邶風之舊也舍人之說既不合爾雅文義而毛鄭諸家之解嘗有師授不可盡以爲非且天下之水異源者甚多濟水漢水皆二源沁水潁水皆三源何不盡得肥名也至自分而合則凡水皆然不足爲異肥泉若異出同歸亦適得水之常耳爾雅何獨別而識之乎

北門

室人交徧讁我鄭箋云在室之人更迭來責我是室人者泛指家中人父母兄弟皆是也朱傳以爲室人無以自安亦未偏有所指大全錄范氏之言引周南婦人能閔君子以相比況則此詩室人專目其婦矣案列子周穆王篇記鄭人蕉鹿事以室人與夫對稱則謂婦爲室人古已有之但詩言交偏則鄭解爲勝

王事敦我毛云敦厚也則應如字鄭云猶投擿（擿本作摘）也則應都回反釋文甚明朱傳從鄭解矣復云協都回反豈欲正讀如字乎

北風

邶有北風猶魏之有碩鼠也避虐與避貪人情皆然不待賢者而後能也程子謂北風詩乃君子見幾而作夫北風雨雪害將及身當此而去亦不得爲見幾矣又敘以此詩爲刺虐而辯說非之言衛以淫亂亡國不聞威虐之事集傳又以烏狐爲不祥之物則通義駁之當矣

靜女

詩人說靜女之德皆與宣姜相反城隅高峻之節也彤管法度之器也歸荑有始有終之義也是謂貞靜而有德宣姜以伋妻而受公要是無節矣譖殺伋壽與盜同謀是陷君於不法矣始播醜於新臺終貽羞於中冓是無始無終矣故詩極稱女德而敘反言夫人無德敘所言者作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橫渠東萊皆從敘說集傳獨祖歐陽本義指爲淫奔期會之詩夫淫女而以靜名之可乎哉

靜女詩彤管毛傳以爲女史記事所執而宋儒疑之李氏謂鍼有管樂器亦有管古未有筆不稱管也解頤新語亦謂筆始於秦古以刀爲筆不用毫毛安得有管此皆謬說夫筆之由來古矣爾雅云不律謂之筆曲禮云史載筆莊子云宋元君將畫圖衆史舐筆和墨太公陰謀載武王筆銘云毫毛茂茂此皆三代文典也已著有筆名可謂古無筆乎可謂古筆用刀不用毫毛乎筆不始於秦明矣又董仲舒荅牛亨問曰蒙恬所造卽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又問彤管何也荅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夫有筆之理與書俱生具尚書中候云龜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其來尚矣案董仲舒荅牛亨問漢短書名也（論衡云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漢事未見於經謂之尺籍短書）張華博物記崔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舒去古未遠所聞必有據又武帝時毛詩未行而仲舒之論彤管與訓詁傳相合不足爲確證乎至謂恬造秦筆非今筆而古今注又言秦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得稱於時此皆管（俗篤）論也集傳云彤管未詳何物殆惑於後儒之說又案董謂兔毫竹管非秦筆而韓愈毛穎傳託言其先世而生且封爲管城子文人謾戲非經考據不足置辯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十四

毛詩稽古篇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嘉應張嘉洪校　番禺高學瀛校刊　學海堂庚申補刊

鄘風

柏舟

實維我特毛以特爲匹朱子謂特爲孤特之義而得爲匹者古人多反語故小雅新特亦用此詩毛義釋之然毛傳以新特爲外婚鄭申之爲特來無媵之女與匹義反矣案我特韓詩作我直云相當値也（見釋文）兩家字異而義同意毛傳詩時字亦作直乎不然則師授如此也不得爲小雅新特例矣

牆有茨

茨者以茅蓋屋也薋者草多貌薺者蒺藜也牆茨楚茨皆應作

薺今詩及爾雅皆作茨借也惟說文引詩作牆有薺王逸注引詩作楚薺得字形之正離騷王逸注引詩作楚楚者薋亦借也漢書師古注謂采薺薺字禮經或作薋又作茨則此三字古今通用案蒺藜有二種子有三角刺人者杜蒺藜也子大如脂麻狀如羊腎者白蒺藜也出同州沙苑牧馬處杜蒺藜布地蔓生或生牆上有小黃華詩牆有薺指此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孔氏引追師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蓋副覆音同也詩釋文副芳富反說文富方副反二字皆入宥韻今人讀如赴乃俗音也玉篇引周禮作𩮗云或作副匹宥匹宥二切廣韻敷救切皆無赴讀黃公紹韻會收副富二字於七遇誤矣正韻亦仍其誤黃又謂說文富福務切今徐氏韻譜竝不然又案說文副判也芳逼切籀作疈生民釋文引字林云匹亦反然則副本入聲生民坼副乃本訓也覆首義當以⿱髟畐爲正

笄傳云笄衡笄也衡笄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耳非合衡笄爲一物也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彼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笄卷髮者是衡與笄本二物也孔疏引之乃云惟祭服有衡笄垂於副之兩旁云云於衡下增一笄字而不引笄卷髮之文是以釋衡者釋笄矣呂記朱傳皆仍其誤而嚴緝尤失之曰笄者婦人之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是竟以衡爲笄名也又曰毛以衡笄爲一物鄭注追師以衡笄爲二物疏溷毛鄭爲一說不知毛公連引衡笄所以見笄之爲玉非合二物爲一也鄭注追師既以衡笄爲二物而箋詩副笄仍不易傳亦知毛意與已不合也疏之誤在引釋衡文而不引釋笄文耳嚴誤認毛意而謂與鄭異說其誤更甚於孔矣又案大雅追琢其章疏引追師注衡下無笄字安知此疏非傳寫者之誤乎

象服翟衣毛傳謂以象骨及羽爲衣服之飾而孔疏不从以爲象骨飾服經傳無文又衣裳隨身卷舒非可羽飾蓋右鄭也鄭謂象服飾翟衣象鳥羽而畫之也然古籍散亡制度不見於經傳者多矣安知象飾之服毛非有據乎至以羽飾衣春秋時尙有之楚王秦復陶翠被杜注謂秦所遺羽衣及以翠羽飾被見左傳昭十二年不聞其礙於卷舒也又案說文釋褘爲畫衣褕爲翟羽飾衣陸農師謂周禮二翟曰翟而褘衣變翟曰衣當是褘衣畫雉褕翟闕翟皆用羽飾以證說文其語良是

鬒髮如雲毛訓鬒爲黑髮服虔左傳注訓美髮說文訓稠髮玉篇訓同說文皆專指髮言也朱傳竟訓爲黑因此詩與髮連文不可重言髮耳然物之黑者甚多可皆目爲鬒乎又案鬒本作㐱鬒乃重文

晳晢二字音形及義訓俱別晳从白析聲音析人色白也詩揚且之晳毛訓白晳左傳澤門之晳與黔對聖門曾點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皆字子晳各與名反是也俱取白晳之義晢从日折聲音折又音制明也字又作晣又與哲悊通用詩明星晢晢毛云猶煌煌庭燎晣晣毛云明也易明辨晢孔疏釋爲智書明作晢孔傳訓照了是也俱取明智之義故書明作哲史記作明作智漢書作明作悊云悊知也近世陳第古音略因鄘風晳字與揥帝協句遂音晳爲制又引易明辨晢爲旁證誤矣此詩稱宣姜美色故言其眉上揚廣面色白晳與明智義何涉哉鄘風之晳大有之晢截然兩字焉可同也然其誤實始於集傳集傳協韻率祖吳棫韻補吳音晳爲征例反而引易明辨晢證之並不引此詩也朱子不辨晳晢是兩字而溷用征例反爲晳音陳遂襲其誤耳吾友楊令若知此失直欲改晳爲晢以就韻此亦不然明智之稱可施於性行不可施於顏面也源謂古無入聲今北土猶然亦未有四聲之別若轉晳作去聲則當讀息例反與揥帝自協何必改字乎

是紲袢也毛云當暑袢延之服孔氏申之以爲展衣而以絺爲裏者所以紲去袢延蒸熱之氣也紲袢音薛煩然則二字皆借用以意推之紲當是渫除去也私列切之借袢當是煩之借耳王安石見說文袢字博幔反與絆同音遂妄爲之說曰暑服而加紲袢所以自斂飭也彼以紲乃羈紲袢乃袢繫必是纏絡於暑服之外者不知說文袢訓無色並不與絆同義紲又作褻亦非羈紲義安得彊爲傳會乎又案袢字叔重讀若普詩釋文附袁反其博幔反乃徐鉉音非古也朱子過信安石故音袢而協煩夫煩是本音何勞協哉

桑中

朱子以桑中詩爲淫者自作與東萊爭論不啻千餘言識者多是呂通義已載其說矣至小敘所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語偶與樂記同非謂桑中卽桑閒也朱子因此語遂全引樂記文證此詩卽桑閒殊不知樂記既言鄭衛又言桑閒濮上明係兩事若桑濮卽桑中則桑中乃衛詩之一篇言鄭衛而桑濮在其中矣何煩並言之邪樂記又言亂世之音怨以怒而係之鄭衛言亡國之音哀以思而係之桑閒濮上則此二音之倫節與作此二音之時世迥不相同也朱子引樂記以爲證而全不辨其文義豈後儒耳目竟可塗哉案樂記注謂桑閒卽濮上地名其音乃紂所作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云淫聲若鄭衛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閒濮上疏亦解桑濮爲紂樂則桑濮之非衛詩歷有明證矣

通典謂鄘國古或作庸本庸姓之國卽孟庸之所自出以鄘國姓庸不知何所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恐非也苟曹滕皆古姓而春秋時苟曹滕國則皆姬姓未嘗以姓爲國名也當時必自有庸姓偶與鄘國名同耳況孟庸若果鄘國女不應見鄘風衛風言庶姜鄭風言孟姜不及姬姓女陳風言淑姬言齊姜宋子不及嬀姓女古人男女辨姓雖託之詩歌亦不苟也通典又云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卽鄘國斯言或然衛州今衛輝府縣在府西南五十里

鶉之奔奔

埤雅釋鶉之奔奔詩云我以爲兄兄女兄也曰兄者娣刺宣姜之詞我以爲君君女君也曰君者妾刺宣姜之詞此解最優敘云刺宣姜不云刺頑毛以兄爲君之兄不如陸之合敘矣

爾雅鷯鶉郭璞以爲鵪屬案鵪亦名鶉亦名鴽卽鴽也爾雅云鴽牟母者是此二鳥雖相似而非一類鴽是田鼠所化春化鴽秋復化爲田鼠見夏小正及月令故夏有冬無鶉自卵生或從蛙化生見列子及本艸或從海魚化生見本艸引交州記故四時常有之郭以鶉爲鵪屬非卽鴽也又晉僮謠鶉之賁賁與詩語雖同然彼鶉乃南方七宿合成朱鳥之形與鄘詩之鶉異

定之方中

椅梓楸檟亦作檟說文解爲一木益大類而小別也今案爾雅楸

小葉曰榎大而皵楸今呼老而皮麤皵者為楸小而散者為榎此楸榎之別也陸璣疏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此椅梓之別也故毛傳以椅為梓屬實一木矣然爾雅椅梓郭璞以為即楸合之陸語則椅梓其又楸屬乎齊民要術賈思勰以白色有角者為梓名角楸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為柳楸又名荆黃楸是又以子之有無為楸梓之別

梓似桐而葉小華紫者木之王也陶隱居謂梓有三種蓋指梓及楸併梓而二焉理赤者為楸文美者為椅而檟即楸之小者外又有鼠梓亦名虎梓艸木疏云其材楸枝葉木理皆如楸小雅北山有楰毛云鼠梓是也郭璞注爾雅注云楰楸屬玉篇云楰鼠梓似山楸而黑與毛傳

漆元作桼象形如水滴而下其从水者乃滿沮之漆水名也今通用漆

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毛云景山大山鄭云望楚邱而觀其旁邑及其邱山皆以景為大義朱傳訓景為測景與望字相對恐未然上章作宮室故測景以正其方位揆之以日是也此章追本欲遷之初升高望遠觀其形勢未及作宮室也測景何為況此句言山與京是測之於山乎抑測之於京乎下句降字正與上升字應則此兩句皆升虛事也八尺之臬須即其地而樹之不應身在漕虛之上而遙測楚邱之山與京也文義尤難通矣

匪直也人言文公愛民務農如此非直庸庸之人也故下文又美其德而因及馬耳朱傳曰非獨人之操心誠實而淵深也其畜馬已至三千之眾則是君德之美止以匪直二字帶言之而專侈言多馬恐失輕重之權

古者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楚語　國馬君家之馬牧之閑廄公馬出賦所出散在民間國馬邦國六閑為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公馬大國千乘為馬四千衛詩騋牝三千此國馬也左傳閔二年　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此公馬也國馬三千已踰六閑之數故毛傳釋詩分騋牝為二明牡馬亦在其中若專指牝馬則牡馬又在三千之外比於天子之十有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匹　或反過之箋疏申傳意信而有徵矣集傳曰馬七尺而牝者已有三千之眾豈誤以騋牝為公馬乎然三百乘僅得馬千二百仍不合三千之數胡弗之思也又案文公國馬已過侯國之常而公馬尚未半大國之賦多寡相懸若此之甚者則有故矣左傳言革車三百乘非為馬言也特借以識田疇之墾闢戶口之殷蕃耳古者兵車出於田賦司馬法百井為成每成出車一乘三百乘則三萬井當得民二十四萬戶田二千七百萬畝包氏之說與此異錄見魯頌　衛之殷富可知文公元年止三十乘在位二十五年遂十倍於其初足徵其賢矣況畜牧之事責在校人耳游牝騰駒有法可以速致蕃庶至於招流散辟草萊行之當有次第非人君宵旰憂勤躬親勞來且積有歲年豈易奏績乎宜乎難易之不同也嚴緝謂三百乘計馬一千二百正合六閑之數是合國馬公馬為一也謬甚矣嚴又謂革車不用牝馬今併牝馬數之故為三千亦不然書費誓云馬牛其風左傳云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僖二十八年　風謂牝牡相誘也魯晉皆當戰時而言風是軍中有牝馬矣不以駕革車將焉用之若輜車則駕牛矣又列女傳趙津女言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靡遂放桀武王伐商左驂牝騏右驂牝驪遂克紂此又革車駕牝之明證

蝃蝀

蝃蝀在東暮虹也朝隮于西朝虹也莫虹截雨朝虹行雨屢驗皆然雖兒童婦女皆知之也鄭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蓋漢世晴雨之候與今無異矣朱傳獨曰方雨虹見則絕朝而止張敬夫亦曰蝃蝀則雨止無東西之分驗之久矣夫自漢至今幾二千年天氣如故也宋之末造於今未五百年乃獨相反誠為難信

相鼠

鼠乃貪惡之物故詩以喻無禮儀之人言鼠則僅有皮人而無儀則亦如鼠非以皮喻儀也箋疏甚明後儒多誤解惟嚴緝得之今人多以儀為儀容不知古之言儀其義廣矣觀左傳襄三十一年　衛北宮文子語可見詩亦屢言儀云人而無儀又云其儀一兮樂且有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皆非僅指儀容也毛傳云無禮儀者謂為闇昧之行反而觀之則所謂儀可知矣

人而無止毛云止所止息也鄭云止容止也毛訓優矣人所止息自有定則無止則淫僻之行無所不為故可刺也豈僅在容止間哉

干旄

九旗干首皆注旄建旄而鄘之干旄敘言臣子好善則卿大夫所建也故毛以為旟鄭以為旃與物皆曰卿大夫言周禮司常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孔謂平居則建旃出軍則建旗大司馬百官載旗注百官卿大夫也此出軍所建司常州里建旟則平居所建　次章干旟與首章干旄末章干旌乃一人所建也三章皆云在浚是專論一人之事蓋衛臣食邑於浚當國之郊而下邑曰都城即都之城一地而異其文耳鄭解干旄兼言旃物旃則卿物則大夫也又以干旟為州里所建而云州長之屬侯國之州長士也其屬則士以下兼之所指非一人豈以敘言臣子多好善故廣言之與然於在浚之文則有礙矣夫專美一人亦可槩其餘毛說為允惟素絲良馬則鄭義長

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以況御馬治民此善喻也但簡兮篇以美碩人之德其說猶長干旄篇以當賢者善道之言則迂矣鄭指干旄言較平正

素絲祝之鄭箋云祝當作屬此改祝為屬非以屬訓祝也然劉熙釋名云祝屬也則祝亦可訓屬朱傳釋此字殆祖劉

載馳

衛詩三十九篇惟許夫人之載馳乃其自作今誦其詞清婉而深至誠女子之能言者也中三章專責許人不能救衛無以慰己之心首尾則及歸唁之意立言可謂有體矣蓋父母殁不得歸寧婦人之禮也救患恤災亦鄰國之誼也宋與許皆衛昏姻之國戴公之廬漕宋桓公與有力焉許曾不出一旅以助之而徒責夫人以婦道雖知其力不及然能無愴於心乎故首章言大夫告難見欲歸之故也二三章再言視爾不臧正責其不救衛也四章以采蝱療疾為喻言當救之義也許不能救則衛必求救於他國故欲歸唁而問之末章控于大邦是也苦語眞情出之楚楚千載下如親見之矣

載馳歸唁夫人意中事也義不得歸唁亦夫人意中事也故曰載馳驅曰驅馬皆意中欲其如此而言之也曰既不我嘉曰許

人尤之又意中料其必如此而言之也其實夫人未嘗出大夫未嘗追如泉水詩之飲餞出宿皆想當然爾非眞有是事也敘云夫人閔衛之亾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欲歸唁其兄又義不得詩意只如此朱傳取詩中所言皆指爲實事謂歸唁是已行而未至而涉邱行野則歸途自述其情吾不知夫人將出時告之於許君乎抑不告乎許之臣民知之乎抑不知之乎如知之則應阻之於未出之先不應追之於旣出之後如不知則以小君之尊適千里之遠焉有倉皇就道舉朝莫覺之理且此時許君安在乃坐視夫人之出默無一言直待其行至半途始遣大夫往追之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詞害意觀此詩而益信

蝱爾雅說文皆作莔今藥艸貝母也陸氏詩疏郭氏爾雅注言其物色各不同陸云葉如栝樓而細郭云白華葉似韭蘇頌圖經論之以爲此有數種今貝母葉隨苗出似蕎麥七月開華碧綠色與陸疏相類郭注云云今罕見之案唐本注言葉似大蒜正與郭注似韭同則此種唐世猶有之矣

衛變風

淇澳

瞻彼淇澳釋文引艸木疏云澳水名孔疏亦謂陸璣云淇澳二水名而以毛公隈隩爲誤今陸疏竝無此文意今本脫落乎案張華博物記以爲有澳水流入於淇而水經注疑之且辯此水卽詩泉源之水余因思泉源卽泉水詩所謂亦流於淇者也兩水相入必有隈曲之處奧乃隈曲之稱詩人指泉水入淇之處爲淇奧後人因詩之言遂名泉水爲澳水張陸二家之說有自來也但陸據此而反以毛傳奧隈爲誤則孔氏非之當矣

綠竹猗猗綠爲王芻竹爲萹匹善切竹爾雅作萹蓄韓詩及說文皆作萹筑詩雅注疏皆同乃二艸也惟陸疏以爲一艸言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孔疏駁其非引小雅采綠證之謂綠與竹定是別艸得之矣自集傳解爲綠色之竹後儒不敢有異議而前說俱廢夫武帝斬淇園之竹寇恂伐竹淇川漢史誠有之然唐以前諸儒豈皆未見漢書者哉又水經注亦引漢武寇恂故事而辯之曰今通望淇川竝無此物惟王芻萹竹注作編竹不異毛與此義長得於目驗當不誤矣

案篇蓄吳普本艸名扁辨又名扁曼節間有粉多生道旁方士呼爲粉節艸道旁艸入本經下品李氏綱目云葉似落帚而不尖弱莖引曼促節三月開紅華結細子

綠卽本艸之藎艸入本經下品說文謂之菮艸云可以染黃漢書諸侯盭綬晉灼云盭艸似艾可染黃因以名綬皆謂此盭本作綟與菮同郎計反小雅采綠與采藍竝稱以其皆染艸也陶氏別錄云藎艸生靑衣川谷九十月采可以染作金色顏師古注急就篇亦云唐本注云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煮以染黃色極鮮好俗名菉蓐艸

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毛公之傳詩亦然是切磋琢磨四者各爲治器之名非有淺深也紫陽釋之以爲磋精於切磨密於琢斯殆彊經文以就已說

詩言瑟者三一見衛風兩見大雅集傳於旱麓二瑟皆易傳箋自以縝密茂密釋之獨淇澳瑟兮猶遵毛傳矜莊之訓然戴記引詩復改訓爲嚴密於是三瑟字皆得密義矣字訓須有徵據瑟之爲密出於程正叔殆臆說也

傳云僩寬大也韓詩云僩美貌說文云僩武貌三解各異集傳曰嚴毅章句曰武毅皆从說文案荀子云陋者俄且僩也僩與陋反正是寬大義毛爲荀弟子字訓有本矣唐楊倞其亮切注引方言晉魏閒謂猛爲僩證之非荀意也又案今本方言僩作撊二字殆相通左傳昭十八年撊然授兵登陴注忿貌武猛忿三義相近但詩美武公之德無取於武猛當從寬大義爲長

會弁如星鄭云弁縫之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不云皪皪似星而云皪皪而處則經言如星特象其布置之疏落非取象於星光也朱傳以爲如星之明則稍異武公雖大國之君安得飾弁者皆夜光之璧哉又釋文云皪本又作礫案皪訓白貌礫訓小石皆非明義

綠竹如簀毛云簀積也韓詩綠藩如簀簀積也薛君云綠藩盛如積也簀簀字異訓積則同平子東京賦芳草如積在用斯語伊川解爲密比如簀而朱傳从之晦翁甚愛韓詩義此獨棄而不用豈惡其同毛與

考槃

考槃箋云誓不忘君之惡誠害於理而小敘以爲刺莊公則不誤也朱子非之云詩未有見棄於君之意不知君不棄賢賢者何爲而隱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見孔叢子遯世無悶豈有道時所爲哉果如此是乃邦有道而貧且賤者君子方以爲恥焉得錄其詩

考槃在澗釋文云澗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文選注引韓詩曰地下而黃曰干二注雖不同然韓詩有內傳有故有說有章句容有兩釋也董氏謂在阿韓詩作在干是首次二章皆作在干也詩無此體

碩人之軸毛云軸進也釋文正義皆讀軸爲迪以合進義然毛不破字殆未必然也毛之傳詩本於師授豈容臆度哉上章薖字本訓艸而毛以爲寬大於義尤遠必欲爲之說又當破薖爲何字乎源謂軸以持輪車得之始可以進毛之訓進或以此蘇氏釋軸爲盤桓不行與毛義正相反乃臆說也況進是進德之義以美碩人較優

碩人

蝤蠐非蠐螬也蝤蠐一名蝎爾雅蝤蠐蝎是也一名蛣蝠一名桑蠹爾雅蝎蛣蝠及蝎桑蠹是也身長足短生腐木中穿木如錐至春雨後化爲天牛蠐螬一名蟦蠐爾雅蟦蠐螬是也生糞土中以背行身短足長如足大指從夏入秋化腹育又化爲蟬郭氏爾雅注已分爲二物陶貞白與蘇恭以爲一誤也陳藏器拾遺辨之當矣

盼从目分聲匹莧切目黑白分也眄从目丏彌兗切聲莫甸切目偏合也一曰衺視也盻從目兮聲胡計切恨視貌三字音形義俱各別今人多亂之碩人詩美目盼兮盼字从目从分說文玉篇引詩及石經皆同今諸本俱誤作盻監本注疏亦誤此不可不急正也案廣韻盼字收八霽諫兩韻一五計切訓恨視一匹莧切訓美目則誤之來久矣正韻於霽韻旣收盻字訓恨視於諫韻又兼收盻盼二字而訓盼爲顧爲視是誤以眄爲盼也又以詩美目及孟子盻盻證盼字是誤合盼盻于一盻也三字之淆亂於斯極矣

施罛濊濊說文作施罟濊濊爾雅魚罟謂之罛則罛罟本一義

也流濊七云施之水中韓詩云流貌釋文引說文云凝流也與韓義相反以世俗用修云水平則流凝引唐詩江平不肯流水深難流二語證之可謂辨矣然今本說文云凝流不云凝流也案詩濊濊本連施罛爲句是言罛非言水也凝流得之釋文又引馬融云大魚罔目大豁豁也則專指罛言朱傳云罛入水聲本傳語而增入聲義

氓

里巷猥事足爲勸戒者文人墨士往往歌述爲詩以示後世如陌上桑雉朝飛秋胡妻焦仲卿妻木蘭詩之類皆非其人自作也特代爲其人之言耳國風美刺諸篇大率此類集傳槩指爲其人自作決無是理也大全載輔廣之言謂谷風與氓二詩其文詞敘次雖工文之士不能及然其行一賢一否信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噫俚語云癡人前不可說夢廣之謂矣

耽耳大垂也湛本宅減反沒也皆非樂義其訓樂者當作媅說文云樂也又作醓說文云樂酒也又作妉爾雅云樂也漢五行記借用沈云荒沈於酒此四字皆不見詩詩獨借耽湛兩字爲樂義但樂同而美惡不同鹿鳴之湛君臣之樂也常棣之湛兄弟之樂也賓之初筵之湛祭而受福之樂也雖樂無傷也氓詩之耽在男女抑詩之湛在飲酒則皆爲刺然獨氓詩之耽鄭釋爲非禮之樂者蓋女而耽士尤失其正異於諸湛矣常棣之詩云湛樂之甚也兄弟之樂何妨於甚乎又耽字從耳冘音淫聲古讀如沈今丁南反俗或作躭非是

氓詩言總角之宴則婦遇氓時尚幼也又言老使我怨則氓棄婦時婦已老矣必非三年便棄也其言三歲食貧及三歲爲婦止自初爲夫婦時耳意氓本窶人賴此婦車遷之賄及夙興夜寐之勤勞三歲之後漸致豐裕及老而棄之故怨之深也然風俗薄惡如此豈獨氓之罪與

信誓旦旦毛云信誓旦旦然不解旦旦之義故鄭以懇惻款誠述之案旦旦說文作悬悬悬卽怛之或體注云憯也此與鄭意正同廣韻云悬傷也亦卽憯意詩旦旦義當以此爲正玉篇云悬忒也爽也則因爾雅而爲之說然爾雅云晏晏旦旦悔爽忒也是推釋詩人言此之意非旦旦正訓也又朱傳訓旦旦爲明蓋卽有如皦日之義亦與毛鄭不同韻會反謂此是毛義失之矣

竹竿

泉水竹竿皆衞女思歸之詩也而有異焉泉水思歸而已竹竿之思歸由於不見荅也故二詩取興皆以淇泉二水而意不同婦人之適異國猶小水之入大水也泌彼泉水亦流于淇嫁者之常也若在左在右兩不相入豈其常乎故以爲不見荅之喻也至釣者意在得魚猶嫁者意在得禮舟楫得水而後行猶男女得禮而相配首尾二興又爲不見荅之反喻此皆傳義非後儒之穿鑿也今槩指爲賦體徒以詞而已矣

佩玉之儺毛云儺行有節度說文云儺行有節也因引此詩嚴緝取錢氏柔緩之訓而解爲要身婀儺頗屬謬說

芄蘭

宋沈括言芄蘭莢垂枝閒如解結錐故以爲興韘亦當似葉但不復見耳近世本草綱目祖其說言芄蘭實尖如錐葉後曲如張弓指彄據此則韘是決非沓矣但詩人託興本喻人君當柔順溫良信任大臣豈專爲觿韘二物取象乎況首章言支不言莢也毛鄭義優沈說纖巧甚矣案芄蘭陸疏名蘿摩本艸名白環藤斫合子其實名雀瓢三月生苗蔓延葉長而銳根及莖葉斷之皆有白乳六七月有華紫白色實長二三寸中有白絨可作褥輕煖又陶隱居言其葉生啗煑食俱可與枸杞葉同功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以其補精彊陰也

童子佩韘毛以韘爲決鄭以韘爲沓說文訓韘與毛意同朱傳兩存毛鄭之說陳氏禮書非毛許而是鄭馮氏名物疏非鄭而是毛許案射禮右巨指著決以鉤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沓以放弦決用棘及骨及象爲之亦名玦亦名決沓用朱韋爲之亦名極大射禮云朱極三是也三者中三指各一也極取其中於指沓取其沓於指也韘之爲決爲沓禮皆無明文而毛說較古又有許說相輔當得其眞許云韘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於右巨指从韋枼聲或从弓作弽

敘以芄蘭爲刺惠公而朱子不信夫惠公譖殺二兄違距王命其很抗不遜可知敘云驕而無禮正相合也且卽位時方十五六歲宜有童子之稱又何疑乎然則爲此詩者殆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之徒與

河廣

嚴華谷謂河廣詩作於衞未遷之時是不然衞未遷時宋桓公尚在敘不應稱襄公母矣況襄公未立尚可至衞安知母子終不相見詩猶可無作也嚴特以渡河爲疑耳然孔疏謂假有渡者之詞非言渡河嚴宋義儘可通也至朱傳先云衞在河北宋在河南矣後又云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豈未知襄公時衞已在河南邪

伯兮

箋謂伯兮詩正指桓五年衞陳蔡三國從王伐鄭事朱子以爲無明文可考不知詩中爲王前驅自伯之東二語卽其確證孔疏謂三國會兵京師始從王前驅而東行伐鄭鄭在京師之東非在衞東也其言甚明

說文殳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徐鍇謂積竹者削去白取其青合之取其有力是殳用竹也案殳之圍大處至二尺四寸小處亦不減五寸不能純用竹青意必以木爲心而傅積竹於外故考工記廬人爲殳廬人實攻木之工矣崔豹古今注云殳戟乃殳之遺象用木以赤油韜之此據後世之制而言雖非古殳要必祖仿髴也又案殳本作杸通作殳或云杸殳古今字

毛傳云諼艸令人忘憂孔疏申其意以爲諼非艸名引爾雅釋訓及孫氏注以證之然據傳文義明是以諼爲艸名釋訓蘐諼忘也郭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又明是伯兮字作蘐考槃字作諼矣若非艸名則釋諼足矣何必兼釋蘐乎又說文引詩作藼艸云令人忘憂艸也或作萱或作蕿韓詩亦作萱艸薛君云萱艸忘憂也則以諼爲艸名先儒之說皆然孔安得獨爲異乎至朱傳以合歡當之乃襲鄭樵之謬本艸合歡在木部非艸也稽叔夜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艸忘憂通義駁之甚當

有狐

有狐綏綏毛傳以綏綏爲匹行貌朱傳以爲獨行求匹貌字訓相反取與則同案朱傳此說特見齊南山鄭箋求匹之訓因移以釋衞詩耳然南山之綏綏毛義實勝鄭矣又案綏綏元

作夊夊說文云行遲曳夊夊也玉篇云行遲貌詩雄狐夊夊今作綏

有狐首章朱傳曰在梁則可以裳矣次章曰在厲則可以帶矣卒章曰濟乎水則可以服矣初不解其意既而思之始知因次章厲帶二字生情也爾雅云由帶以上為厲故朱傳訓厲不遵毛傳直訓為深水可涉處既以在厲為方涉則在側當是既涉故直曰濟乎水而上章在梁為未涉時不言可知矣且厲為由帶以上是方涉時可以束帶故未涉而可以裳既涉而可以服亦遂隨文彊配之殊不知爾雅由帶以上特以記水之淺深耳非謂因涉而束帶也況經云在側何由見其既濟乎而爾雅又云以衣涉水曰厲則在厲獨不可衣乎

有狐次章毛云厲深可厲之旁毛蓋舉水以見岸也厲本涉水之名非岸名也然厲必深水其旁之岸亦名曰厲王氏曰岸近危曰厲此善得毛意深水之旁岸近乎危矣

木瓜

木瓜之圓而小味酸澁者為木桃其大而黃蒂開無重蒂埤雅謂之鼻云是瓝華處俗呼為味其者華處乃牖也者為木李木桃又名樝子盧公鮑𧈅論謂之和圓子木李又名榠嫫令切樝陶隱居云山隱多木瓜人以為良果又有榠樝大而黃又有樝子小而澁禮記云樝梨鑽之古亦以此為果今則不然鄭元不識以為梨之不臧者是已木桃下於木瓜木李又下於木桃二者之外又有榅鳥沒切桲蒲沒切生於北土蓋榠樝之類與林檎相似而異物三者皆與木瓜同類但木瓜得木之正氣故貴之又有山樝者味似樝子故亦名樝唐本草謂之赤瓜子宋圖經外類謂之棠梂子即爾雅之朹音求繫音詣梅也雖有樝名而類自別

皇清經解卷三之十四終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十五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王風

黍離

集傳曰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案此乃今之蘆粟辨詳詁訓非黍也陶貞白已有黍苗似蘆粒亦大之語晦菴殆祖其說耳今北土自有黍其苗似茅高可二尺餘一莖數穗穗散垂實細而長黃色性黏用以釀酒俗亦呼黍子此乃黍矣黍之不黏者為穄顏師古急就篇注言黍似穄而黏穄即稷也黍稷莖葉穗粒皆同而性有黏疏之異俗通呼黍子稷穄子例切一穀而三名音之轉也又日中星鳥可以種稷禮記政引考靈曜一歲所最先故月令謂之首種粱乃粟類非稷也爾雅粢稷注云今江東呼粟為粢疏云據此則粢稷粟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先儒甚疑焉案此乃郭之誤也陶隱居曰凡粱米皆是粟類此得之又案粢本作齋俗从米作粢且用為齍盛之齍謬甚粢乃餈之重文音茨說文云稻餅也廣韻云飯餅也俗以九日食餈餅即此

行邁靡靡字釋文無音反據文義當讀上聲玉篇䉩迷彼反䉩䉩猶遲遲也今作靡案此詩毛傳靡靡訓遲遲義同當亦音同

君子于役

敘以君子于役為寮友相思之作朱子非之改為室家念其君子夫大夫行役不歸室家固當繫念豈寮友之情獨應置之膜外邪至於行役過多自是王者之失何必以無考為譏周之盛也有四牡皇華之詩以勞使臣今王者不念而寮友念之其得失俱可知矣又謂君子陽陽亦前篇婦人作傳會至此殆以經學為兒戲

羊牛下來集傳曰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此祖埤雅之說也埤雅云羊畏露早歸故先於牛是已然集傳次章經文作牛羊與注疏異當是傳寫之誤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中谷有蓷兔爰三詩敘皆云閔周今觀其詞所云仳離嘅泣百罹百憂其為可閔無疑至相招祿仕陽陽自得似難與彼二詩同論而槩以為閔周敘詩者其知本乎善人隱居下位則當國者皆小人內之徒足以病民外之必至於召寇政荒民散納侮與戎皆由此作見幾之士作詩以紀之詞雖樂情實悲矣敘云閔周旨哉

右招我由房毛云房中之樂孔氏申之以為天子路寢如明堂有五室無左右房小寢則有之然天子小寢皆係於路寢此房中之樂當於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章氏易謂房非房中之房是顧命之東房西房蓋作之於路寢也又謂儀禮房中弦歌周南召南不合樂此詩云執簧執翿則樂舞既備不應作於房中其意以孔說為非矣今案鄭荅張逸以為顧命之東西房乃鎬京宮室尚仍諸侯之制故有之則章謂房在路寢而引顧命非確證也至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見燕禮記注然但指后夫人侍御於君子女史諷誦之耳若燕饗時樂工奏之則不然矣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疏云謂堂上有鼓瑟堂下有鍾磬合奏此詩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召南疏云鄉飲云合樂此歌鄉樂亦與衆聲俱作疏又云既名房中之樂用鍾鼓奏之者諸侯卿大夫之燕饗亦得用之故用鍾鼓婦人用之乃不用鍾鼓又周禮磬師教燕樂縵樂之鍾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者皆教其鍾磬則章謂凡奏二南俱不合樂亦誤矣安在執簧執翿非房中樂哉

陶本音桃再成邱也禹貢陶邱是也又窯也緜詩陶復陶穴是也君子陶陶和樂貌當音遙驅介陶陶驅馳貌當音導此兩陶陶集傳皆無音反俗儒遂誤讀如字

揚之水

詩以揚之水名篇者三毛鄭皆訓激揚宋儒易以悠揚之解一急一緩義相背馳案小爾雅揚舉也說文揚飛舉也皆與激揚義近禹貢揚州之得名亦因水性激揚今江淮二水激揚乎悠揚乎此明驗也又悠揚二字不見古書史惟後代詞曲中頗有之豈可據以釋經哉至彼其之子本指鄉里之處者鄭箋云集傳謂戍人自目其室家殆未必然也欲挈妻子以

從軍又以不得偕行而怨恐非人情

揚之水集傳譏平王之忘親逆理當矣至謂周制凡有討伐皆用諸侯之師王師止衛王室不以出征此未知出何典也考之周禮大合軍以救無辜伐有罪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有功則獻愷不功則奉主車此大司馬之職也宜於社造於祖立軍社大祝之事也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史之事也執同律以聽軍聲大師之事也正治其徒役輂輦鄉師之事也合卒伍簡兵器族師縣師之事也皆言出征時也又偏兩卒伍之名蒐苗獮狩之法其爲制度甚詳若徒使安居飽食安用此紛紛者爲周世紀載闕略其用兵之事誠難悉知至成王踐奄伐東夷穆王征犬戎共王滅密宣王伐魯皆王師親征之明證見於書敘與外傳可信也周公之東征宣王之南征北伐則又見於詩者也誰謂天子之六師不用以征伐乎果如集傳所云王室有難則徵兵自衛侯國有故則僅責其自相救援畿內不出一旅以勤之非徒無以服諸侯之心抑亦自弱其兵矣揚之水怨其上因出師不以義耳假令爲復讎討賊之舉民將荷戈赴敵恐後誰敢怨哉小雅之六月采芑大雅之江漢常武率師者皆王臣也執兵者皆王旅也彼不怨而此怨何爲也

中谷有蓷

毛傳云蓷鵻也爾雅云萑蓷萑鵻皆音追萑與雈異萑从艸隹音追聲益母艸也雈从艸雚音貫省聲音丸亂切五患也俗省作萑與益母之萑迥不可不辨益母艸又名茺音充蔚陸疏郭注皆言其方莖白華然益母華有紫白二種李時珍謂白華者即爾雅之萑蓷紫華者即爾雅之蓷吐回切牛蘈音頹也蘈蓷音同是一艸但華色異耳又陳藏器拾遺有𧆑音暫菜莖葉性味與益母同而白華亦即爾雅之蓷矣

暵其乾矣毛傳云暵菸央居切貌陸艸生谷中傷於水鄭箋云鵻之傷於水始則溼中則脩久則乾孔疏云水之浸艸先溼後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溼喻君子於己有厚薄從其甚而本之也呂記朱傳祖伊川之說皆訓暵爲燥以爲艸待陰潤而生暵則乾矣次則脩長者亦暵之又次則生於溼者亦暵之與注疏正相反案注疏解似迂然暵字說文原作灘注云水濡而乾也詩曰灘其乾矣其暵字注云乾也引易莫暵于離並不引此詩可見漢時經文本作灘字毛鄭義與說文合皆訓灘非訓暵也徐邈音漢則晉世已作暵字孔仲達作正義時經文則暵而注義則灘須剖析其異同乃竟無一字置辯徒將暵菸二字依同聲合後儒不究其故因別爲之解耳又案灘俗从隹作灘它安反今用爲水灘義假借也菸音於鬱也痿也痿於爲反病也

兔爰

集傳謂作兔爰詩者猶及見西周之盛故云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朱子不信敘其爲此言宜也案敘以此爲桓王詩其曰王師傷敗指繻葛之戰也繻葛之戰在桓王十三年距西周六十四年平王在位五十一年距宣王之崩七十五年幽王在位十一年幽王雖西周不得云盛時如朱子之言則作詩者必生於宣王時又能追憶其盛已非童幼無知計其作詩時應八九十歲尚從征役無是理也東萊遵周敘說而詩記錄其語殆未之思與

訛俗字也本作吪从口化聲動也詩尚寐無吪或寢或訛是也又化也詩四國是訛式訛爾心書平秩南訛是也譌从言爲聲譌言也詩民之譌言是也是吪訛義同而分雅俗譌則別爲一字今詩槩作訛乃傳寫之誤正韻并吪訛譌爲一字謬甚矣

葛藟

葛藟詩箋疏本謂葛藟得河潤而生長與己不受王恩葛藟之不如宋胡氏旦反其說以爲葛藟宜生邱陵不宜生水畔以喩己之失所又引他詩咏葛藟語爲葛性喜燥惡濕之證然所引諸詩惟旄邱誠屬高阜耳若樛木條枚蒙楚止言其附木而生不言所附之木必在山不近水也至葛覃篇言中谷谷者爾雅以爲水注谿之名其近水更甚於滸滸詩言萋萋莫莫反足爲葛性好水之一證又此詩亦言緜緜緜緜不絕安見其生不得地哉

謂他人父言王無父恩也謂他人母言王無母恩也元后作民父母況九族之親乎名雖父母情則他人親親之道微矣所以爲刺也集傳謂流民失所彊求親附於人謂之父母於文似順於義實乖

采葛

詩言采多矣或言采之地則以地取義也沬鄉新田之類是也或言采之時則以時取義也蘩之春日薇之剛止柔止之類是也或言采之事則以事取義也不盈頃筐不盈一匊之類是也采葛之詩言采之外無他詞焉則義在葛蕭艾三艸矣故傳云葛爲絺綌蕭供祭祀艾以療疾又云采葛事小傳文至簡茲獨詳焉良以興義攸存不容略爾箋申其意以首章爲小事使出次章爲大事使出末章爲急事使出亦非穿鑿之見也東萊非之太過

大車

毳衣如菼詩以艸色比衣也傳云菼鵻也又以鳥色比艸毳衣如璊詩以玉色比衣也說文云禾之赤苗謂之虋玉色如之虋璊同音也又以禾色比玉皆轉相況譬以明之此古人體物之妙也案鄭謂鵻色青正義引爾雅郭注云在青白之間則淺青矣毛云璊赬也沈括筆談云璊色在黃朱之間則淺朱矣又案爾雅再入謂之赬注以爲淺赤又諸侯赤芾而斯干傳謂諸侯黃朱是黃朱乃赤也據此二文則赤淺於朱赬又淺於赤然細分則異槩舉則通說文云赬赤色也亦以赬赤爲一矣

大車詩毳衣毛鄭皆釋爲毳冕之服大夫出封五命此毛說疏云出使封畿之外卽加命爲五或子男入爲大夫此鄭說皆得服毳冕但毳冕之服子男以朝聘天子及助祭非服以聽訟又說文引詩菼作𦵔音同菼云帛騅色璊作玧音同璊云以毳爲罽居例反亦作𦆈故埤雅據此爲說謂毳衣別是一服非毳冕李彭山馮嗣宗亦謂毳冕之服以絲爲之毳衣以毛布爲之名同實異此似之而實不然也毛布者褐也左傳云褐之父孟子云褐夫老子云被褐皆以爲賤服大夫安得服之又據說文璊字之訓則璊卽毛布矣旣謂毳衣爲毛布之衣而又曰如毛布有此文義乎則毳衣之爲毳冕服不可易也毛謂服毳冕以決訟當本於師說或古制爾耳康成好以禮釋詩而不易此傳必有見也且大夫爵命之數言其車服而可知作詩者應借以指目其人縱非服以聽訟於義自通矣

邱中有麻

說文無劉字有鐂字徐鍇以爲鐂卽劉當是也通作畱周大夫采地因氏焉子國子嗟以父子而世賢皆著名於東周不知誰之裔且受邑在何王之世也羅泌（宋人）以爲堯長子考監明之後是不然畱乃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聚者是堯之後在夏世已有劉累其來舊矣不以周邑氏也厥後八十餘年而畱邑復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康公豈子嗟之遭放逐併失其爵邑乎

畱子賢而放逐周人思之指邱中麻麥以見惠政猶存固望其來而復立於朝故敘云國人思之明是舉國之公心詩人代述之耳鄭以邱中爲畱子隱居之地來爲獨來見已則是朋友相思之作其義之或出於私好未足見畱子之賢毛義較正大矣

采葛懼讒也邱中有麻思賢也集傳因大車一篇廁其閒遂槩指爲淫詩果何據乎懼讒者不知主名則亦已矣獨惜子國子嗟賢而被放已爲生不逢辰幸而遺澤在人風詩顯其姓氏不意二千載後復橫被淫狡之名反不如采葛詩人姓氏湮沒之愈也二畱有知應攢眉於九原矣

鄭風

鄭詩譜引國語史伯之言曰鄢蔽補丹依疇歷華皆君之土也又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疏引韋昭注云華華國今國語疇作睬（音柔和田也）兩華字及韋注華國皆作莘疇睬音義俱近或爲通用（史記注引亦作睬）至華莘音義各別因字形相似遂致互異兩書必有一誤矣案史記鄭世家注虞翻司馬貞引國語皆作歷華與詩譜同水經注引華君之土也以證華城謂史記秦拔魏華陽卽此（又云司馬彪注謂華陽亭名稽叔夜傳廣陵散於此）虞三國人酈元魏人司馬唐人所見國語皆作華則詩譜不誤矣又案宋庠國語補音歷華無音反獨標前莘字音所巾反玉海引詩譜及水經注皆作華引國語前華後河作莘意國語兩華字宋世尚一華一莘後則俱變爲莘其誤固有漸乎要之前華前莘猶屬兩可歷華之是華非莘斷無可疑也又案歷華在入邑內又云皆君之土則鄭邑也前華與河濟洛並列則鄭境所距非鄭地也兩華定是兩地韋注所云華國本指前華之華水經注引歷華而案以其注是混合兩華爲一疏矣又案玉海引郡縣記故莘城在汴州陳畱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以證國語之前莘後河一統記開封府鄭州有莘城云卽十邑（作莘鄶爲十邑）中之莘此皆後人之傳會

朱子辨說謂孔子鄭聲淫一語可以盡鄭風二十一篇此誤矣夫子言鄭聲淫耳曷嘗言鄭詩淫乎聲者樂音也非詩詞也淫者過也非專指男女之欲也古之言淫多矣於星言淫於雨言淫於水言淫於刑言淫於游觀田獵言淫皆言過其常度耳樂之五音十二律長短高下皆有節焉鄭聲靡曼幼眇無中正和平之致使聞之者導欲增悲沈溺而忘返故曰淫也朱子以鄭聲爲鄭風以淫過之淫爲男女淫欲之淫遂舉鄭風二十一篇盡目爲淫奔者所作幸免者惟緇衣大叔于田捴人羔裘女曰雞鳴五篇而已其餘雖思君子如風雨刺學校廢如子衿亦排衆論而指爲淫女之詞夫孔子刪詩以垂世立訓何反廣收淫詞豔語傳示來學乎陶靖節閑情賦昭明歎爲白璧微瑕故不入文選豈孔子之見反出昭明下哉

朱子於鄭詩旣悉判爲淫詞矣然以爲未甚也必斷爲淫者所自言又以爲未甚也必斷爲女說男之言輔廣劉瑾之徒和之如出一口後學沈於其說以爲春秋時眞有此等女子自道其淫褻之情毫無羞愧竟不知作詩者本來面目矣今取山有扶蘇遵大路褰裳諸篇以朱子之解解之其淫陋鄙媟雖近世市井頑童所唱掛枝詞打棗歌不是過焉吾不知何物女子具如此顏甲如此口角肆爲淫縱之詞而聖人反有取焉著之於經傳後儒誦習也然則詩其誨淫之書哉

緇衣

呂記朱傳皆以緇衣篇爲周人作非也周人作之當入王風矣好賢自屬周人鄭人述而爲此詩耳改衣授粲盛稱王朝禮遇之隆寵任之至以見德足以堪此與淇奧充耳重較意正相反又案鄭衞二武皆賢諸侯一相幽無救於亡一相平無補於弱不知當年相業何在記載闕略無由稽考論世者不無憾焉

將仲子

左氏好惡與聖人同其傳春秋持論平恕如隱元年鄭伯克段傳云譏失教也詞簡而義確矣將仲子詩敘亦言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小不忍以致大亂意與左氏合欲定莊公罪者當以傳敘之言爲正公穀二傳謂春秋甚鄭伯大鄭伯之惡宋人喜爲苛論取二傳之說文致鍛鍊以爲莊公有意養成弟惡陷之於死夫公穀二子未嘗見國史段實出奔誤以爲殺彼特據傳聞以爲懸揣耳豈能定當日之情事哉今觀兩叔于田詩段所長止在飲酒田獵馳馬暴虎適一獃豎子耳莊公機險百倍於段心固未嘗忌之祇以母所鍾愛遠嫌避讒不加抑制詩所云畏父母畏兄弟畏人之多言是也致段弗克令終莊公不得無罪焉若以爲有意殺弟恐未必然也嚴緝言將仲子首敘必經聖人之筆故意與左氏合良不謬矣集傳從鄭樵之說以此詩爲淫詞又謂兩叔于田無刺莊公意殆袞之乎言詩也至引或說言國君貴弟不得出居閭巷疑叔于田亦男女相說之詞夫止因一巷字而誤讀其全篇得毋以文害與

叔于田

兩叔于田玩其詞皆美大叔而敘云刺莊公噫此詩之不可無敘也段之美飲酒耳搏獸耳射御足力耳美之乃以譏之也然段之以此爲能莊公之過也左氏所謂譏失教也微敘則詩之意將以詞害矣

叔段善飲酒工服馬而得仁武美好之名猶稱宣姜爲邦媛皇父爲孔聖云爾是君子微文之刺非小人虛譽之詞嚴緝謂京城私黨諛說之稱爲美仁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爲聖過矣師一出京人皆叛段何嘗有私黨哉

大叔于田

火烈具舉毛鄭訓烈爲列謂列人持火蓋宵田用以照也爾雅釋天宵田爲獠是也集傳祖陳氏之說訓烈爲熾盛謂以火田也釋天又云火田爲狩周禮亦云蒐田用火弊是也二說俱可通但經云具舉具揚則列人持火近之又末章云火烈具阜烈爲熾盛阜又爲盛不應詞複如此

清人

清人詩重英重喬解者不一說英云絲纏喬云雉羽孔疏之說

袖海山房校印

也英以朱羽爲矛飾矛上句曰喬以縣英者朱傳之說也案重英毛傳云矛有英飾箋申之云各有畫飾是毛鄭意直謂施采畫於矛矜（巨巾反又作穫）耳非謂以他物爲飾也故孔氏絲纏之說見閟宮篇而此詩不及彼疏亦不質言之而但爲疑詞是絲纏本無的據也至重喬之爲縣羽姑通箋意而已孔不以爲然也傳云重喬累荷也孔申之云喬高也（釋詁文）五兵建於車上二矛最高而復有等級（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謂之重高傳解重高爲累荷者荷揭也謂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荷揭此解當矣朱羽之說始於王氏之謙用鄭箋而朱傳因之然鄭箋云喬矛矜（矛柄）近上及室（矛之鑿孔）題（識也）所以縣毛羽此訓喬也非訓英也又孔疏辯之云繆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鵝毛矟然則縣羽乃漢制未必周制也集傳以朱羽解英以縣英解喬是合英喬爲一事而以漢制爲周制矣至矛上句曰喬古無此字訓也近世馮嗣宗（京）復云蓋緣爾雅木上句曰喬之語類推而知之噫釋木之文可借以釋器乎源謂重英重喬均當以毛傳爲正箋云畫飾疏云重高俱善述毛意者也兵車六建之中二矛最出其上人舉目即見之故指以爲言首章言其采畫之飾次章言其負揭之形耳

駟介陶陶毛云陶陶驅馳貌董氏釋爲樂而自適集傳從之夫駟馬被甲久不得歸何自適之有哉果樂而自適不當潰散矣又陶字如毛訓當徒報反如董釋當音遙皆不與本音同集傳無音而有協不知欲從何讀

羔裘

陳古刺今詩之當也辯說之譏羔裘敘過矣且云敘以變風不宜有美故言刺夫淇奧緇衣車鄰駟鐵諸篇皆變風敘何嘗不言美乎至釋爲美其大夫而欲以子皮子產當之不知詩止於陳靈鄭二子之去詩世已五六十年矣襄二十九年魯人爲季札歌鄭羔裘詩久編入周樂是年子皮始當國子產之爲政又在其後魯何由先有其詩也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賦鄭之羔裘不應取人譽已之詩歌以誇客也朱子說詩無乃未論其世乎近世僞爲申公詩說者以此詩爲子皮既卒子產思之而追賦傳會至此知有集傳而已矣

鄭羔裘三章每章次句毛鄭皆指大夫不言裘故以三英爲三德程子改訓爲英飾與上二章不類矣集傳槩以裘釋之於首章云直順也侯美也毛順而美既言如濡又言順美不已複乎於次章云豹甚武而有力則又舍裘而美豹矣亦自覺其迂也繼之曰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是仍指其人耳何必多此詰詘乎嚴緝從古注得之

遵大路

鄭之遵大路猶衛之考槃也二武皆有賢名二莊不能繼其業哲人知幾引身而去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厥後州吁篡公子五爭二國之亂若出一轍矣秦康公棄其賢臣穆公之業墜焉觀晨風權輿二詩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無我魗兮魗字毛訓棄音讎鄭訓惡音醜說文作𣪘云棄也從攴𠷎聲市流切音義皆同毛集傳市由反又云與醜同殊少畫一

女曰鷄鳴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首二章士弋鳧鴈女則宜之以爲燕賓之用皆陳古說德事也歐陽氏以勤生解之夫勤生者小民之細行耳以此爲賢將白圭猗頓輩皆可升堂入室耶況夫婦相燕樂而不及賓客則與說德何關夙寤晨興止自謀口腹之需斯乃飲食之人與留色者相去無幾併不得謂之勤生惡得謂之賢始信古注之義長也惟二三章五子字箋疏皆指賓客與首章義殊爲未當今案子字應是女目士之言與子宜之女爲士宜之也與子偕老承飲酒言則所燕之賓與士相親愛老而不衰也若末章則集傳當矣

雜佩以贈之傳云珩璜琚瑀衝牙之類佩玉瓊琚傳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閒孔疏引說文列女傳玉藻注玉府注合諸說以推詳佩制大約珩上橫兩璜下垂衝牙在兩璜中央衝突前後琚瑀則納於衆玉與珩之閒玉藻疏所言亦略相同而不及琚瑀皆未若賈公彥玉府疏言之詳也玉府注云詩傳曰佩玉有葱衡（衡閒服也大戴禮保傅篇作雙衡漢書顏師古注魚豢魏略及三禮圖說會皆從之）下有雙璜衝牙（衝牙郎）蠙（步因切玭同）珠以納其閒疏云詩傳謂韓詩衡橫也謂葱玉爲橫梁下以組縣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半璧曰璜乃逸禮記文見周禮大宗伯注）故曰雙璜又以一組縣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衝牙使前後觸璜故曰衝牙案毛詩傳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縣衝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琚瑀之內角邪係衡之兩頭組末繫於璜蠙蚌也珠出於蚌故曰蠙珠納其閒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閒故曰以納其閒賈疏之言佩制較明於孔矣朱子集傳錢氏詩詁皆祖其說而朱傳之言琚瑀稍異朱謂珩上橫下垂三組貫以蠙珠旁兩組下係璜而琚在中閒中一組下繫衝牙而瑀在中閒又以珠貫上繫珩兩端下繫於兩璜中則交貫於瑀錢謂雙璜上繫於珩又有組以左右交牽之兩組相交之處以物居其閒交納而拘捍之故謂之琚（賈誼新書云佩玉捍珠以納其閒錢說本此）或以大珠或雜用瑀石蕊朱以琚瑀皆爲佩名琚在旁組之中瑀在中組之中錢以琚爲佩名瑀乃石之可爲琚者非佩名也又惟中組之中有琚瑀旁組之中不別繫玉二說各異嚴氏頗會兩存之不言其孰是源案中組有琚瑀專爲拘捍兩旁組之用不應旁組亦置之故賈疏元言琚瑀所置在衝牙組中央不言兩璜之組中有繫玉又毛傳云琚佩玉名孔疏引說文云琚佩玉名（今本說文云瓊琚詩曰報之以瓊琚與孔疏所引不同）瑀石次玉也（玉篇韻會瑀注皆與說文同）然則瑀是美石名非佩玉名不得與琚各爲佩中之一物詩詁之說良是

又案大戴禮保傅篇云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盧辯注云總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三禮圖（宋聶崇義）云蒼珠爲瑀朱傳云玉長博而方曰琚大珠曰瑀說琚瑀各不同案毛許近古當以詩傳及說文爲正

佩說文云大帶佩也从人从凡从巾佩必有巾巾謂之飾徐云會意也俗別作珮字遂以从人者爲服用之稱从玉者台其器非是然珮字已見玉篇云本作佩或从玉則誤之來久矣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揚之水

鄭詩二十一篇其六篇皆爲忽而作計忽兩爲君其始以桓十一年五月立是年九月奔衛其繼以桓十五年六月歸至十七年冬遇弑前後在位不及三載事至微矣而國人閔之刺之惓惓無已者豈非以其世子當立而不克令終故獨加憐惜與案忽六詩孔氏以有女同車褰裳二篇爲作於前立時

以山有扶蘇蘀兮狡童揚之水四篇爲作於後立時今合之鄭事殆不謬也忽之立而卽出奔也因宋人之執祭仲也釁起於外也使結齊昏有大援或當時有賢方伯起而正之則鄭突不能恃宋以竊國矣故有女之刺辭昏褰裳之思見正皆汲汲於外援也忽之歸而復見弑也因惡高渠彌而不能去也禍生於內也使忽能用賢去姦斷制威福權臣不得擅命與忠臣良士共圖國政則臣下之逆節無自萌矣故山有扶蘇諸篇刺其遠君子近小人主弱臣專孤立無輔之事所憂在內也然則前立二詩其作於忽之旣奔後立四詩其作於忽之未弑乎旣奔故多惋惜之情未弑故多憂危之語詩人忠愛之思千載如見矣

有女同車

舜凡卉也而屢見於經詩顏如舜華喩其色也月令仲夏木堇榮紀其時也爾雅別二名曰椴[音段]曰櫬[音襯]其華有赤白單葉千葉之殊或云白曰椴赤曰櫬也種之異者名扶桑言華有光豔照日如東海扶桑樹也又名佛桑音轉也亦有赤白黃三種赤者尤貴名朱槿嵇含艸木狀云朱槿一名赤槿其華深紅色大如蜀葵

山有扶蘇

扶蘇橋松皆木也宜於山荷華游龍皆艸也宜於隰反喩昭公用人賢不肖易位高下失宜山隰之不如也傳義本乎正明簡康成不用其說分首章之興爲用臣之失所次章之興爲養臣之失所鑿矣後儒爭出新說以勝之總不如傳義之當也原鄭易傳之意止爲扶蘇小木不應喩君子荷華佳植不應喩小人耳殊不知詩人託興正不如此拘也王鴡鷙鳥而興后妃狼貪獸而興周公雉耿介之鳥而興衛君及夫人兔絲良藥麥嘉穀而興淫亂之事儗人於倫未可以律古詩子都子充指君子狂且狡童指小人鄭說是也毛以狂狡目昭公失之矣詩以用舍失當對言正敘所謂所美非美也何得竝刺昭公哉但首章子都狂且鄭以美好姸媸爲君子小人之喩次章子充訓忠良狡童訓有貌無實則正言之兩章一喩一正文義差殊亦未盡善今案前篇洵美且都都與美別訓爲閑習於禮[傳云都閑也箋云閑習於禮]此篇都字義亦當同然則子都乃閑習禮法之君子狂且乃愚妄無知之小人亦是正言而非喩語與次章一例也又充爲充實是眞誠之義狡爲狡猾是變詐之義二者正相反君子小人之別也然鄭以狡爲狡好故訓爲有貌無實與子充誠僞相對義亦可通矣孫毓申箋云此狡狡好之狡下狡童篇疏亦訓狡爲狡好齊還篇箋云昌佼好貌釋文云佼本又作姣陳月出篇佼人釋文亦云盖佼狡姣三字古通爲美好義亦作妖白華箋妖大之人釋文云妖本又作姣

山有橋松鄭讀爲槁松釋爲枯槁之義明是破字然不云當作槁豈鄭所見本元作槁與

游龍傳云紅艸也陸元恪以爲卽馬蓼據陶隱居別錄則紅與馬蓼兩艸也云馬蓼生下濕地莖斑葉大有黑點[方士呼爲墨記艸]亦有兩三種其最大者名龍薣卽水葒也又云葒生水旁如馬蓼而甚長大五月采實詩稱游龍郭璞云卽龍古也蘇頌圖經以陶爲是案水葒華淺紅成穗子如酸棗仁而小炊炒[初爪切熬也]可食亦蓼屬也蜀本草言蓼有七種水葒又在七種之外乎

蘀兮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傳以爲君責臣之詞言倡者當是予和者當是女也箋以爲羣臣相謂之詞言女倡矣則我將和之也如箋意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三字連讀然傳義勝矣鄭之君臣不相倡和應舉倡和之常理以正之也康成之意徒以叔伯乃兄弟之稱當是羣臣自相謂耳案左傳魯隱公謂公子彄爲叔父[見五年]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莊十四年]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宣十五年]安在伯叔之稱君不可施於臣乎

狡童

晦翁意主排敘故曲護鄭忽[見辯說]不知詩之刺忽非惡而刺之乃憫而刺之也憂之至不能餐不能息忠愛惓惓甚矣何嘗疾之如寇讎乎[辯說云]至狡童之稱其子曾以目紂亦不自鄭風始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朱傳釋之曰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以雖代維又横增入未至字與詩意正相反

朱子爲鄭風傳滿紙皆淫媟之談耳狡童褰裳二篇摹畫蕩婦口角尤鄙穢無度此正士所不忍出諸口不知大儒何以形諸筆也每展卷至此輒欲掩目

褰裳

鄭主芣騩[宋庠國語補音曰芣騩音隗山名在密縣騩又音愧]而食溱洧溱洧鄭之名川也三月上巳士女祓除於此又勝地也毛傳止云水名箋疏亦未詳其源委今案溱說文作潧云潧水出鄭國詩曰潧與洧[其溱水出桂陽非鄭水]又云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北入潁漢地理記洧水亦同水經云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注云潧水出鄶城北西雞絡塢下東南流逕賈復城西又左合嵩水又南左會承雲山水又東南歷下田川逕鄶城西謂之柳泉水史伯所云食溱洧卽此又南縣流奔壑崩注丈餘其下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淵深難測又南注於洧詩溱與洧是也世謂之鄶水水經又云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又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鄭縣南又東南過長社北又東過新汲縣東北又東北過茅城邑東北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於潁水經言洧水發源與說文漢記異酈注謂陽城山乃馬嶺之統名殆其然與斯二水者洧大而潧小洧又逕鄭城中由西北入而出其城南左傳襄元年晉伐鄭人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皆鄭縣南之洧也其成十七年晉以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則新汲縣之洧也[杜注云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至潧洧合流桑經以爲在鄭縣酈注非之以爲在密縣南辯證良不謬然溱洧之篇言士女祓除不應遠離都會而竝舉二水者意以洧水中已兼有溱水故併自之與至下文專言洧外則鄭城洧水獨流信矣一統記云潧水至新鄭縣與洧水合此與桑經同

朱子辯說於丰揚之水出其東門三篇皆云敘誤而不言其誤之故於褰裳則以爲敘之失本於子太叔韓宣子語而不著其何以失於野有蔓艸則有東萊語以當之然東萊之譏後敘不譏首敘也蓋此數篇者心欲非之而不得其詞矣至辯風雨以爲詩詞輕佻狎暱辯子衿以爲詞意儇薄夫詩之音節似此二篇者多矣可盡目爲淫奔乎至揚之水徧指爲淫詞而詩之文義難通也則訓兄弟爲昏姻此尤可笑豈作詩者乃不昏不嫁專事野合者哉至辯溱洧以爲鄭俗淫亂是

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此特據漢地理記鄭地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語耳夫敘不可信班固之書何以必可信乎敘以淫風大行歸於亂離之故使爲民上者知教養本而一日缺斯誠有裨治道之言縱令其事未確猶當信之況鄭傳有自乎嚴華谷云鄭衞多淫詩衞由上之化鄭由時之亂也漢書以爲風土之習使然則教化爲虛言而二南之義誣矣噫此篇論也

丰

傳云丰豐滿也篆作丯說文艸盛丰丰也從生上下達豐滿正盛之意耳逢蚌等字皆从此其契耕等字自从丯丯讀如介與丰異

東門之墠

墠平易踐阪峻難登行上之栗易攀室中之藏難覬以興昏姻之禮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毛義本通也鄭以爲女欲奔男之辭遂爲朱傳之濫觴矣

風雨

傳以淒淒爲寒涼瀟瀟爲暴疾則甚於淒淒矣云膠膠猶喈喈則無所加焉世之亂也且甚一日君子行己之道祇得其常而已以世亂而頓改非君子也以世亂而加峻是有心於矯俗亦非君子也故敘云不改其度焉魏盧欽稱徐邈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淸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噫若爲不改其度與

子衿

青青子衿毛傳云青衿青領也衿字石經作襟釋文云衿本又作襟嚴緝謂衿襟二字音義俱同非也案爾雅釋器衣皆謂之襟注云交領也又云衿謂之袸[illegible]注云小帶也說文止有裣字注云交衽也然則衿襟裣三字各一義詩當以裣字爲正衿裣特通用耳顏氏家訓云古者衰領下連於衿故謂之衿不知詩字多通用不必彊爲之說也說文又有衿字云衣系也籀文作裣則衿字亦可作衿裣

嗣音當以毛義爲正云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孔氏引王制四術四教文王世子春誦夏弦證之當矣此詩本刺學校廢當責其學業之不習若以音問爲言則朋友相思之常語非序意也

揚之水

狡童揚之水其一人一時之作乎忽有兄弟而不可據同心者僅二人耳而讒閒又入之此所以終於孤危也維予與女無信人言慮之深言之苦矣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迋女者已售其欺雖有忠臣良士奈忽何

出其東門

荼傳云英荼箋云茅秀語異而物同其取義又異傳取其白箋取其輕也朱子以茅華輕白可愛喻女色之美說又異於毛鄭而實本漢書郊祀歌云顏如荼注應劭云荼野菅白華也言奇麗白如荼也師古云言美女顏貌如茅荼之柔也集傳本此然古人託喻義各有歸正不必援彼釋此其毛鄭二說則孔氏右鄭得之

匪我思存毛以存爲存救則思應如字讀鄭箋以爲思之所存則思應讀爲去聲毛義在存鄭義在思也下章匪我思且釋文云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合之上章則音徂者毛義子徐切者鄭義也陸不分毛鄭而別後反爲舊未知舊指誰家

野有蔓艸

敘云思遇時所謂處亂而思治云爾零露漙兮望澤之喻也有美一人目君之稱也玩傳文亦無男女慕說之意東萊疑後敘是講師所益其信然乎左傳鄭子太叔之於趙孟（襄二十七年）子齹（昨何切）之於韓宣子（昭十六年）皆賦此詩未必盡斷章矣

溱洧

溱洧士女秉蕑集傳以爲上巳祓除祖韓詩注也毛傳無明文然所云渙渙春水盛也（今本無春水二字）則亦以爲春時矣鄭云仲春冰釋水則渙渙然又云男女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艸而爲淫泆之行言仲春則非上巳言託采香艸則非祓除矣竊謂鄭俗雖淫不應無故士女駢集韓詩之說爲長

古香艸名後人借以名他艸相沿既久遂執今者以實古名此不可不辨也古人最重蘭左傳言其有國香孔子以爲是王者之香離騷詠之尤多而兩見於詩國風如鄭溱洧陳澤陂之蕑毛公皆以爲蘭是也神農本艸列於上品謂之水香陶氏別錄名蘭澤艸出都梁山又名都梁香須女子種之又名女蘭女子小兒喜佩之又名孩兒菊本艸綱目以爲即今省頭艸云唐寶經驗方言夏月置髮中令髮不膩（[illegible]）故名其說良是然今之省頭艸氣不甚佳人亦莫珍而古人顧重之如彼此物性有變更耳宋寇宗奭衍義元朱震亨補遺皆以今之蘭華其葉如麥門冬者當古之蘭艸失之矣呂氏讀詩紀曰蘭即今之蘭誤亦同

蘭艸與澤蘭同類而小別俱生水旁紫莖素枝赤節綠葉其莖圓節長葉無歧者爲蘭艸莖微方節短葉有歧者爲澤蘭炮炙論（劉宋雷斆著）云大澤蘭即蘭艸也小澤蘭即澤蘭也嫩時可佩八九月有華赤白色成穗又有生山中者名山蘭與二蘭而三焉其曰蕙者今之苓陵（苓或作零）香是也後人以葉長似茅葉黃綠色或一莖一華或一莖數華者彊名爲蘭蕙益誤始於黃山谷然朱晦菴離騷辨證陳正敏遯齋閑覽熊太古冀越集記陳止齋盜蘭說方虛谷訂蘭說皆已辨之矣

傳云勺藥香艸孔引陸璣云今藥艸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艸東萊謂香不必在柯葉故以藥艸之勺藥當之朱傳嚴緝皆從其說然古人以香艸爲佩亦以贈詒往往取其柯葉之香華不與焉蓋佩欲其久柯葉之香雖萎不歇華則否矣況上巳祓除時安得有勺藥華乎集傳以爲三月開華殆據關中風土非所以解鄭詩也又王砅黯素問注引月令靁始發聲下有勺藥榮是仲春第五候恐亦非今之勺藥豈與鄭勺藥一艸乎

宋董氏因韓詩離艸語遂疑勺藥是江離[illegible]見然江離香艸見離騷亦蘭之類也別錄云蘼蕪（爾雅說文作蘪）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陶隱居云葉似蛇牀而香騷人取以爲譬則士女相贈容或以之案本艸注言未結根者爲蘼蕪既結根者爲芎藭大葉似芹者爲江離細葉似蛇牀者爲蘼蕪是三艸同類而稍別也又案勺藥之名兩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繡山艸多勺藥芎藭中山經云洞庭之山艸多蘼蕪勺藥芎藭夫蘼蕪芎藭本與江離同類而經與勺藥並稱董以勺藥爲江離

或非誤

皇清經解卷三之十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十六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齊 變風

齊詩譜言懿王烹哀公變風始作孔疏申之謂公羊傳及世家但言周烹哀公不言何王惟徐廣以為夷王然哀公烹後立弟胡公胡公於夷王時被弒其立必非夷王時夷王之前有孝王孝王無失德受譖烹人定是暗主本紀稱懿王之立王室遂衰明是懿王受譖矣且言懿王時詩人作刺或指雞鳴而言胡公歷懿孝而夷一君當三王謚法保民耆艾曰胡知胡公歷年久矣益明烹哀公非夷王也孔此言當矣案汲冢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於鼎徐廣應本此為說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也又案書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昭十二年)則齊丁公伋與周康王同時也康王後歷昭穆共至懿凡五王丁公後歷乙公癸公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猶為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年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之顯然者不僅如孔氏所云也鄭譜應不誤又案禮記疏亦出孔手而檀弓比及五世疏言夷王烹哀公與詩疏異意彼有舊文因而未改耶

雞鳴

雞鳴次章集傳曰此再告末章曰此三告可謂不參活句矣一告不起待再告再告又不起待三告夫人誠賢也君之怠惰不已甚乎夫詩人陳古刺今設為此警戒之詞耳首章舉君夫人可以起之時(傳云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次章舉君夫人可以朝之時(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則君聽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以為立言之次第非眞有兩度語也末章又自言警戒之故與上二章不一時語非兩度促之不起至蟲飛薨又促之也

古人飛走之物皆可名蟲大戴禮易本命篇稱羽蟲毛蟲介蟲鱗蟲倮蟲是也蟲亦可名鳥夏小正丹鳥白鳥指螢與蚊蚋是也雞鳴之蟲飛薨薨之飛蟲孔疏皆以為羽蟲理或然矣羽蟲晨飛其鳧雁之屬乎羣臣早朝者或且翱翔而弋之君與夫人豈能貪同夢也合鄭齊兩雞鳴觀之可定古人夙興之節

還

還篇之肩七月之豜二字形異而音義同然齊傳云獸三歲曰肩豳傳云豕三歲曰豜則似微有別矣夏官注先鄭引豳詩亦作獻肩于公而云四歲曰肩與詩傳戾故後鄭不從其云一歲曰豵三歲曰特則合於騶虞伐檀七月毛義焉

宁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宁敘云刺時東方之日敘云刺衰東方未明敘云刺無節皆不序言所刺之君孫毓以為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刺何公孔疏以此三詩在還詩後定是刺哀公且言子夏作敘時當知齊君號謚何得闕其所刺此特舉上以明下耳源謂孫說良是也孔子刪詩去作詩時世近者百餘年(詩止於陳靈公靈公之亂在宣十年壬戌至哀十一年丁巳孔子反魯刪詩凡百十五年子夏作詩敘又在其後)遠乃六七百年如商頌距千年矣典文放失必多美刺所指固無容悉知敘者存其信闕其疑故時君號謚或著或略不獨齊三詩然矣如以為舉上明下則魏風七篇檜風七篇敘皆不斥言何君何嘗有上篇可明乎補傳言詩敘亦考其人於史魏檜亡已久幷其史而亡之故聖人不能知其詩為何世而太史公亦不能為世家信夫

宁

充耳瑱也君以玉臣以石為之詩瓊華瓊瑩瓊英是也縣瑱以紞(都感切)織雜絲績為之君五色臣三色即今絛繩詩素青黃是也(此鄭義也毛以素為象瑱青黃為玉瑱瓊華等為佩)外又有纊者所以縛瑱而屬於紞以黃綿為之漢書黈(他口切)纊充耳黈黃縣也宁詩弗及焉集傳曰充耳以纊縣瑱所謂紞也是誤以紞為充耳又誤以纊為紞矣

東方之日

日月君臣之象也東方明盛之時也援古刺今之詞耳(此傳義)鄭以東方為明而未融取義甚迂

東方未明

未明未晞皆言早也末章云不夙則莫則有時失之晚矣詩互文以相備也故敘云刺無節蓋大早太晚兼有之不然與雞鳴之警庭燎之問何殊而以為刺哉

不能辰夜傳云辰時也疏云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也柳木柔脆不可為藩狂夫無守不能察漏敘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正指此朱傳改經文辰字為晨云晨夜之辨甚明而不能知誤耶抑有意耶

挈壺之法孔疏據周禮注謂每氣分為二箭周歲二十四氣為四十八箭率七日彊半而易一箭焉此漢法也其定刻孔氏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度賈氏謂漏水壺內以沒刻為度(觀周禮疏云箭各百刻水淹一刻則為一刻也)陳氏謂浮沒不同大槩則一信然矣案唐制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則孔氏浮箭之說亦據唐制而言

南山

冠緌雙止說文云緌系冠纓也內則注云緌纓之飾也疏云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集傳訓為冠上飾襲禮注而未明

盧令

其人美且鬈毛云鬈好貌鄭破字為權云勇壯也疏申鄭意謂好與美是一故易之不知美是美德首章傳甚明好指儀容與美異義何嘗一乎此詩敘云陳古以風故三章皆以美德為主而仁則又有其政也鬈則又有其容也偲則又有其才也容貌與才技雖非美仁之比然詩人頌君往往及之終南之顏如渥丹驅鐵之舍拔則獲皆是矣集傳訓鬈為鬚髮好訓偲為多鬚而引左傳于思(宣二年)語為證則兩章意複矣況鬈義本說文耳說文云鬈好貌不云鬚也左傳杜注云于思

多鬊貌釋文正義載賈逵注云白頭貌皆不云鬊也且合于思二字爲義非偏釋一思字也又案說文云偲彊力也引此詩與毛傳稍異而義亦通

敝笱

敝笱篇敘以爲惡魯桓微弱是也朱傳以爲刺莊公失之矣案女子之歸有三于歸也歸寧也大歸也舍是無言歸者文姜如齊始於桓末年耳時僖公已卒不得言歸寧又非見出不得云大歸則詩言齊子歸止定指于歸無疑然于歸時文姜淫行未著也末年如齊桓卽斃於彭生之手詩何得責其防閑而以爲刺哉蓋嘗考之矣魯桓弒君自立惟恐諸侯見討急結婚於齊以固其位故不由媒介自會齊侯于嬴以成婚文姜又僖公愛女於其嫁也親送於讙則嫁時扈從之盛與文姜之驕逸難制可知桓既恃齊以自安勢不得不畏內釁成哀婦之惡已非一朝特於晚年發之耳然則笱之敝也不敝於彭生乘公之日而敝於子翬逆女之年矣詩人探見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旨深哉集傳以歸爲歸齊既失考證義味亦短

嚴緝謂鰥與魴鱮又名鰥魚同稱非甚大之魚衛人所釣偶得其盈車者耳事見孔叢子斯語良然然案本艸鰥魚體似鯇華板切而腹平頭似鯇而口大頰似鮎音粘而色黃鱗似鱒徂損切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又性果敢善呑啗故又名鱤音感魚又名鮎音陷魚鱤者敢也鮎者啗也則定非敝笱所制矣

載驅

齊子豈弟鄭箋豈弟作闓圛音開亦訓爲開明本洪範稽疑之文卜兆有五曰圛古文作悌賈逵以今文校之定爲圛合爾雅釋言之義郭注云愷悌發也引此詩不妄也況此詩四章發夕閒明文義相協翱翔游敖字亦相協篇法當爾矣又發夕毛云自夕發至旦謂乘夜而行也解甚明易朱傳訓夕爲宿恐未安

猗嗟

猗嗟詩言揚者三首章抑若揚兮此一揚顙之別名也毛訓廣揚猶易云廣顙爾抑若者美之之詞也毛云抑美色是也首章美目揚兮言目揚俱美毛云好目揚眉著揚之爲眉也末章清揚婉兮清指目揚指眉毛云婉好眉目總上清揚言也此二揚皆眉也案鄘風疏云目爲清眉爲揚因謂目之上下皆曰清眉之上下皆曰揚此詩三揚一爲顙二爲眉額卽眉上故得揚稱三揚實一義矣集傳首揚字連抑爲義次揚字訓爲目之動惟末章揚字指爲眉之美二字而強分三義焉

爾雅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毛公釋詩亦同蓋古訓相傳如此案名字亦作顯玉篇云顯莫丁切眉目閒也詩猗嗟顯兮然則今詩名字乃是顯字之通用與名字不訛不相涉矣朱子恐其鶩俗改爲威儀技藝之可名

魏魏風

十五國之魏鄭譜以爲與周同姓者因左傳襄二十九年晉叔齊語云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故知之其爲何人之後則莫得而詳也大全載劉瑾語曰先儒以魏所封爲文王子畢公高之後此眞瞽說矣富辰歷數文昭十六國僖二十四年左傳文有畢無魏也史記魏世家言武王封畢公高於畢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不言封魏也畢在長安縣西北見左傳杜注魏在河東截然兩國也成康時畢公以三公爲東方伯又受保釐之命書顧命康王之誥畢命諸篇紀其事皆稱畢公則不改封於魏可知也其苗裔畢萬仕晉獻公以爲車右與伐魏而滅之因食采焉後分晉遂爲七國之魏事又具左傳及史記也此二書與尚書皆非僻書也瑾曾未寓目乎乃妄以七國之魏爲十五國之魏不畏後人撫掌乎又謂先儒言之不知是何等先儒而不學至此修大全者又錄其語於書可謂無識矣近世俗下書有魯詩世學者言畢公始封爲畢伯成王進爲魏侯又言晉滅魏畢萬降晉爲大夫復封於魏此特村學究因瑾語而傅會其謬妄本不足辯聊紀於此以見大全之誤誤後學不淺也

周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左傳昭九年則夏世已有魏國其來舊矣鄭譜云周以封同姓豈滅彼而封此如成王之於唐叔與

疏謂魏風七篇前五篇刺儉後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鄭於左方中分爲二君此未必然也恪嗇之人往往好利無厭安在儉不中禮者必不貪乎況陟岵敘云國數侵削役乎大國十畝之閒敘云國削小民無所容此二篇未嘗刺儉也魏之世次無考其爲一君詩與數君詩正未可懸定耳

葛屨

摻摻女手毛云摻摻猶纖纖然摻說文作攕所咸切釋文同惟徐邈息廉反則讀如彡纖說文息廉切釋文同則讀如銛二字音稍別今人槩讀爲銛音惟嚴緝辨之

好人傳云好女手之人故屨之是女手整治之也左辟女至門之儀也象揥亦女飾也集傳以好人爲大人因謂象揥是貴者之飾恐未必有據象揥兩見詩一爲宣姜之飾一爲縫裳女之佩皆指婦人耳鄘風傳云揥所以摘髮疏申之云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嚴緝以爲若今之篦未知然否案西京雜記言武帝宮人搔頭皆用玉後世詩詞亦有玉搔頭之語搔頭正摘髮之義豈揥之遺制與揥字又作楴廣韻云楴枝整髮釵也集傳謂大人佩揥是丈夫而釵矣

汾沮洳

言采其藚毛傳藚水舃音昔也孔疏引郭璞爾雅注又引陸璣艸木疏不爲置辯亦疏忽矣案爾雅藚牛脣郭注云毛詩傳曰水舃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不用陸璣澤舃之說爾雅別有蕍舃郭注云今澤舃蓋明以陸疏爲非也孔疏兼存郭陸之言呂記朱傳亦因之惟嚴緝引曹氏語辯之甚悉以爲藚非澤舃其說當矣

園有桃

朱子辯說於園有桃敘獨取其國小而迫日以侵削二語其餘皆以爲非是謂魏之侵削專因國小不由於無德教也信如斯言則德教之有無無關於國之興亡而小國不必自彊大國不妨自恣矣豈可爲訓乎然集傳云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夫無政正無德教之謂也議敘而仍襲其意敘者有知恐未必心服也又辯伐檀非刺貪碩鼠非刺君然非貪鄙在位君子何至甘心困窮非君好重斂有司何敢貪殘不顧持論如此豈爲知本哉

詩言棘多矣除楚茨青蠅二詩外餘皆小棗也然惟魏園有棘毛有傳案爾雅樲酸棗郭注云樹小實酢郎此棗矣神農經列於上品亦名山棗出滑臺者佳故以氏其縣焉

陟岵

多艸木岵無艸木峐（屺）此爾雅文也毛傳反之疏以爲傳寫之誤案王肅述毛者也其注屺岵亦依爾雅（釋文云）又釋名說文玉篇廣韻釋屺岵皆與爾雅同則誤在毛傳無疑又案卷耳之崔嵬與砠及此詩屺岵朱子俱用毛說殆姑仍傳文之舊耳非真見傳是而爾雅非也劉瑾乃謂爾雅之書後出故不用恐非朱意毛傳得自河間獻王獻王景帝子事武帝而孝文之世爾雅已置博士（見孟子題辭）終軍辯豹文鼮鼠亦在武帝時爾雅何嘗後出乎

十畝之閒

小敘云言其國削小民無所依辯說譏其無理以爲國削則其民隨之敘文無理然孔疏已有說矣古者侵其地則虜其民此得地陋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也此言良是晉厤陽樊而出其民狄滅衛而男女渡河者七百人民皆不隨乎

魏國漢之河北縣也（今平陸縣屬解州）水經注言其城南西三面皆距河僅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故著十畝之詩案鄭語殆非詩意魏之褊小由逼近彊鄰屢見侵奪以致日蹙耳非地勢使然也若魏君能廣其德教開拓其疆宇則踰河越山皆得而有之豈以此爲限哉

伐檀

伐檀首三句毛傳以河清與明君詩意當如此河以濁顯而此詩三章皆言其清取義必在是若指隱居之地則言河足矣何必取濁水而加以清名董氏曰河雖濁而在河之干者則清不知詩言河干止謂置檀於此耳至言清且漣則統舉河水不專指河干也詩咏河多矣並無言河水清者獨此詩三言之豈無意乎

集傳釋伐檀詩判爲賦體謂用力伐檀本爲車以行陸今河水清漣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此語吾所不解也不素餐者謂不爲其事則不食耳非謂爲其事而仍不食也明知車無所用何苦伐木爲之既欲自食其力不應作此拙計以爲興體猶曰託言耳以爲賦體是乃實事矣天下有此愚而不情之君子哉至不稼不穡四句以刺貪言本甚明捷獨釋爲美君子詞費而意晦矣

鄭箋云貈子曰貆義本爾雅說文云貆貉之類兩說不同而雅義較古矣又劉楨詩義問云貉子曰貊貊形狀與貉異案貉貊本一字（本作貈今作貉貊音陌北方豸種也其訓獸名者本作貈今借用貉）安得分爲兩獸名劉說非也近世李時珍本艸反謂爾雅貈子貆貆乃貊之譌此誤信劉說矣況伐檀箋引爾雅語正釋詩貆字安得譌哉李又云貆與貒同今狗貛也彼見埤雅言貒貉同穴而說文以貆爲貉類故爲此說耳不知貛乃野豕亦見說文貆胡官切貛呼官切二字音形各別豈一獸乎貛即爾雅之貒（貒音湍注云豚也一名貛）耳非貆也又案貆釋文云音桓徐郭音暄爾雅釋文音丸

胡取禾三百億今億本作意滿也又十萬之名也三百億百億千億萬億皆同此字字从啻从心啻快也从言从中意加人爲億安也三字皆於力切今億意二字皆作億此隸楷之變

唐（變風）

大全載劉瑾語謂君子欲絕武公於晉故不稱晉而稱唐晉詩名唐見武公滅宗國之罪魏風首晉又見獻公滅同姓之惡噫瑾所謂君子者何人耶季札觀樂時詩未經刪定也然已先歌魏後歌唐則晉之稱唐唐之敘魏非仲尼筆也以一字寓褒貶春秋教也非詩教也即使唐敘魏晉稱唐定自仲尼之筆亦未必如瑾所謂況瞽樂工所歌已爾耶又唐之名肪於帝堯而爲晉之本號未嘗劣於晉也仲尼欲絕武公何獨靳一晉名而於唐則無所惜耶蟋蟀敘論稱唐之故以爲有堯之遺風（詩下見）吳季子聞歌唐亦歎其思深憂遠有陶唐之遺民（見左傳襄二十九年）二語不謀而合可見古義不誣也是稱晉爲唐乃以美之瑾以爲刺何其悖耶至於魏風七篇唐風十二篇其爲獻武二公詩僅無衣已下四篇耳安得兩風之次篇名稱專爲二公而定耶瑾何弗之思也

蟋蟀

蟋蟀刺僖敘說必有本朱子譏爲以謚衍之殆深文耳敘云及時指每章前四句云以禮自娛樂指後四句與經文正相合朱子謂其相反不可解也敘又云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此統舉唐風而言不專目一詩與刺僖全無涉特附見蟋蟀敘耳文句顯然非難知也朱子漫不加察合刺僖爲一事而譏之讀書亦太鹵莽矣且其詞曰風俗之（本文）常由儉入奢而變之漸必由上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恐無是理據此語是俗之既奢者必不能復儉矣愚未敢信也古人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奢儉何常惟上之化耳唐民儉而用云堯之遺風也僖公始爲非禮之儉然俗染未深故猶知[illegible]其上事理正合如此又何疑焉

漢傅毅蟋蟀賦云哀蟋蟀之局促古詩云蟋蟀傷局促也（用徐之義）正與敘儉不中禮同哀之傷之即敘所謂閔之也（傅毅明帝時人）古詩亦名雜詩玉臺新詠以爲枚乘作乘景帝時人文選十九首昭明列於蘇李前則亦以爲西京時人作也此時毛學未行而詩說已如此敘義有本可知矣朱傳以爲民俗勤儉夫勤儉美德也何可云局促哉

職思其居傳云職主也十月之交篇云職競由人左傳鄭子駟引逸詩云職競作羅（襄八年）晉范宣子責戎云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襄十四年）職皆訓主主者言主當如此非實字也職思其居謂主思其所居之事義在居不在職也語本渾成集傳誤訓職爲主復云顧念其職之所居則又似爲職任之義自相戾矣歐陽氏解職思其外云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亦以職爲實字故句法多破碎大全輔氏曰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其外謂所職之外也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此遂朱而愈失之夫經云思其憂不云思而憂也思其憂者思其可憂之事憂即其所思也思而憂憂又在思外也文義不啻徑庭況上章思其居思其外語本一例若亦改其字爲而字豈成文理乎誤不僅在職矣

爾雅云瞿瞿休休儉也蓋儉是有節制而休休爲恬靜之義良士之心恬靜而不囂浮所以爲儉也毛傳云休休樂道之心樂道則無欲亦儉意也與瞿瞿蹶蹶皆形容良士之心耳輔廣以休休爲瞿瞿蹶蹶之效誤矣

山有樞

隰有榆朱傳曰榆白枌也此襲說文而誤也爾雅釋木云榆白枌孫炎云榆之白者名枌東門之枌毛傳云枌白榆也解正相合釋本此文當以榆白爲句枌爲句耳說文用釋木或之

而不加分析故誤於集傳然集傳於此詩曰樞白枌也於東門之枌曰枌白榆也枌既白榆榆安得又白於枌乎蓋亦弗之思矣嚴緝辯此甚當但謂是陸璣之誤則草木疏並無此語豈誤記許爲陸乎

山有栲疏引俗諺云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案栲山樗也樗臭椿也櫄乃杶之或體書作杶幹栝柏是也左傳作椅襄十八年平陰之役孟莊子斬雍門之椅以爲公琴是也俗書爲櫄椿本別一木即莊子所云八千歲爲春秋者又名櫄今俗誤爲櫄櫄相似而不辨久矣櫄式閭切椿樗三木同類而微分本草綱目云椿皮細肌實而赤嫩葉香甘可茹樗皮粗肌虛而白其葉臭栲生山中亦虛大爪之如腐朽陸元恪亦云山樗與下田樗無異葉似差狹耳然陸又謂山樗不名栲栲葉如櫟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此特據方俗語耳栲之爲山樗爾雅毛傳說文皆同不誤也又妄說文栲作杘云从木尻苦浩切聲陸疏云許慎栲讀爲糗則徐鉉此切非許意矣詩栲字協杻陸語應不謬

揚之水

唐風揚之水謂湅音練水也水經注云湅水自左邑城西注水流急湍輕沙無綏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水側狐突廻申生處殺此不信揚水是激揚非悠揚矣左邑即曲沃也秦改名焉

說文無皓字而玉篇有之與皜皞同字皆爲白色衣鹿風白石皓皓釋文胡老切玉篇廣韻音亦同廣韻又云四皓今作皓是與顥又同字韻會以皓爲果老切不知何本

廣尺深尺爲〈廣二尋深二仞爲巜〈即畎字巜即澮字皆指畎澮距川言深〈巜之水會爲巛也揚之水白石粼粼从巜不从巛說文粼水生厓石間粼粼也从巜粦聲玉篇廣韻皆同今詩本惟石經及呂記嚴緝作粼嚴辯之甚悉餘本皆从巛監本注疏亦誤

椒聊

椒聊毛傳但言兩手曰匊不言升匊之大小宋董氏引崔集注以爲匊大於升云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陳氏呂氏亦言二升曰匊案周禮考工陶人疏引小爾雅云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今小爾雅云兩手謂之匊宋咸注云匊半升與賈疏所引不同陳呂之說應本於此又考工記㮚氏疏云粟米算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一石縱横十截破之一方有一寸二分容一升百六十二寸容一斗千六百二十寸容一石據此容一升之量立方一寸積方分者千十得萬六得六千爲一萬六千分平方一寸積方分者百二則倍之得二百分律呂新書云合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二十龠也積一萬六千二百分正合十六寸二分容一升之數所言相符皆不謬也若據董引集注之言以立方之法計之則容升之數僅得積方五百二十二分有奇不能及一龠多寡相懸殆不然矣又案近世算術以長尺廣尺深二尺五寸爲古斛法是每石積方二千五百寸每斗積方二百五十寸每升積方二十五寸也方寸者二十五爲方分者二萬五千較賈疏所引粟米算法每升多八千二百分此雖云古斛法特視今稍古爾若三代嘉量之制則賈疏近之

綢繆

毛以三星爲參宿舉昏姻之正期以刺時鄭以爲心宿既舉其失時以爲刺蓋毛以季秋至孟春爲昏期之正鄭則專以仲春爲昏期也毛義不易矣近儒李氏有辯是毛而非鄭援據典確三星斷宜指參華谷從毛得之呂記主鄭而兼毛朱傳則專主鄭矣又此詩本刺昏姻失時而朱傳反以爲既得昏姻夫婦相語尤非詩意如此良人何明是欲見而不得見無可奈何之詞也安在其喜而自慶乎哉朱子之爲此解者殆因越人擁楫歌用此詩今夕何夕句爲嘉美之談耳殊不知引詩斷章不必如本孔疏辨之理自長矣

心三星正似連珠雖小曲然不可謂鼎立鼎足而立者如織女胃宿之形差似之耳大全載劉瑾語曰心宿之形三星鼎立此瞽人之道黑白耳

鄭之野有蔓艸唐之綢繆皆言邂逅而兩傳釋之義各不同鄭傳云不期而會唐傳云解說之貌意當日經文必有不同矣鄭釋文云逅本亦作遘唐釋文云邂本亦作解逅本亦作覯此字形互異略可見者也案說文不期而會是邂逅本誼鄭詩正當此義矣唐詩見此邂逅指昏姻言昏姻之禮必相約而後成豈可言不期而會宜毛公之別爲釋也傳解說釋文音蟹悅其義則毛疏俱無發明竊以上下章傳義推之良人爲美室粲者爲三女皆夫目婦之稱則此章義應相類解緩而相說豈指初昏之狀與釋文又載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雖與毛義殊亦足證此邂逅與鄭詩別矣

綢繆杕杜羔裘三詩敘不言刺何君疏以其在椒聊鴇羽之閒槩判爲昭公詩殆非也鴇羽敘云刺時故不云刺昭公又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明是亂後始作鴇羽非昭公詩則綢繆諸篇可知矣昭公之立左傳雖云晉始亂見昭二年然在位僅七年追潘父弒之亂斯甚爾昭公時未至大亂致民闕昏姻失時父母莫養也成師乃昭公親叔父昭公又以曲沃封之不得爲薄其宗族也昭之後歷孝鄂哀小子緡五君而後併於曲沃綢繆以下四詩當作於最後一二君之世此時晉亂已久容有昏姻失時父母莫養者而曲沃已在晉君五服之外則所謂同父同姓自目其君之近屬而言義固無不通也孔疏誤解敘意矣

杕杜

獨行睘睘睘字从目袁聲說文云目驚視也引此詩今詩皆作瞏俗人傳寫妄滅其筆畫耳又毛云睘睘無所依也無依之人多傷得驚顧與說文語雖異義實相通矣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兩胡不非望詞乃決詞也言他人決不輔助我正見其不如同父也東萊釋此詩謂他人如可恃則行路之人胡不來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逸齋補傳解此亦與呂同斯說得之矣若甫言他人不如忽又望其相助不害於文義乎鄭以爲求助於異姓之臣朱以爲求助於行路之人意之而說同惟毛無傳意當如呂

羔裘

傳云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是二語一意也疏引爾雅李巡孫炎注以居居爲不狎習之惡究究爲窮極人之惡因衍其意云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說究究與傳異而義實勝祈招詩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斯與窮極人者異矣

鴇羽

鴇羽敘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鄭箋以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

子侯爲五世此非也敘既云昭公之後自不應併數昭矣朱子初說不數昭而數緡最得之緡在位二十八年視前數君獨久其時豈得無亂又滅緡之後曲沃武公始繼晉而作無衣之詩不容言晉亂者反闕緡而不數也

鴇音保从鳥午聲午㫗抱切相次也从匕从十俗本寫作七十者誤

黍稷與粱秫莖葉相似而穗與粒不同黍與稷粱與秫穗粒各相似而性之黏疏不同稷之黏者爲黍一莖數穗而散垂其粒長粱之黏者爲秫一莖一穗而堅壯其粒圓稷粱以爲飯黍秫以爲酒猶秔與稬奴亂切也又古以粟爲穀之總名自漢以後始以名粱之細粒而短芒者今北土皆食之呼爲小米

無衣

敘云美晉武公也疏云其臣之意美之耳蓋武公本無可美美之者特其臣之意此孔氏之善讀敘也朱子弗究斯旨謂是敘者以爲美從而譏之亦已固矣至豈曰云云猶豈就愛之豈無他人云爾此詩人何謂之常也稱天子爲子猶勝於爾汝亦詩人稱謂之常也況此乃大夫見請命之事因而陳述之非卽以此詩上之天子求其錫命也謂爲倨慢無禮無乃見童之見與

有杕之杜

武公以莊十六年命爲晉侯至十七年卒其兼有宋國僅一年耳有杕之杜其卽繼無衣而作乎武公以不義得國賢者恥立其朝譬猶特生之杜人罕託足雖內致其誠外盡其禮猶恐不足枉君子之駕況不求乎故云噬肯適我望君子之來而惟恐其不來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求賢之道當如此矣

葛生

葛生篇嚴垣叔定爲悼亡之作而以次章之塋域及末二章之于居于室證之此非也蘞蔓于域傳謂以爲塋域然與上章之于野及葛蒙之棘楚一例語耳不必目其夫所葬也于居于室猶大車篇之同穴不必死後方可言也況次章之于域固可爲死亡之證而三章之錦衾獨不可爲生存之證耶

采苓

采苓三章皆爲言人之爲言爲字釋文有平去兩讀而以本或作僞爲非榮爲言毛無傳鄭云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據此文義爲人之爲當去音爲善言之爲當平音則經文爲字平去二音俱通也宜釋文之兩讀矣孔疏申毛鄭俱從定本作僞義於經文雖可通然非鄭意也竊謂經文爲言與僞辯一譽一毀相對成文則讀爲僞反義優矣疏云王肅諸本皆作爲言但未知王作何解耳

采苓刺獻公[illegible]補傳以驪姬譖申生之謂工讒者始以甘言投之譬則苓苓味美也繼以苦以勸之譬則苦苦味惡也終則甘苦之言並進譬則葑葑味上美而下惡也驪姬始請使申生居曲沃此甘言也繼夜半而泣言申生將行彊於君此苦言也又請君老而授之政乃其釋君此甘苦並進也案獻公信讒之失莫大於殺申生一事用以實此詩頗優於理其說二典義亦曲而中

皇清經解卷三之十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十七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漢軍[illegible]封[illegible]讀
南海潘[illegible]李[illegible]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秦風

車鄰

車鄰敘云秦仲始大駟驖敘云襄公始命始大國始大始命命爲諸侯也是秦仲尚未爲諸侯而得備寺人之官者疏謂附庸雖未得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得有之似矣然非直此也王朝公卿大夫上禮記謂之內諸侯孟子亦云大夫視伯秦仲爲宣王大夫自當備次國之制非復附庸之舊其有車馬侍御禮樂無疑也況詩以創見故美之則前此雖君其國未必有寺人矣疏語殆未盡然又朱子辯說以車鄰非秦仲詩劉瑾從而和之謂大夫不得有寺人此詩疑作於襄公之後亦誤

閽寺守門古制也欲見國君者俾之傳告不過使令賤役耳車鄰疏引燕禮及左傳爲證見傳命是其常職然則寺人之令詩非以爲戒也嚴緝謂三代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今秦用寺人非失夫侍御僕從豈給使令賤役者哉楊用修因其語遂極論之又牽合繆公學習人事以爲後世刑餘爲周召法律爲詩書皆始於此故聖人錄車鄰以冠秦風議論雖美然非詩本旨

寺人之令毛云寺人內小臣也疏申之云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卽是內小臣之官也蓋周禮天官所屬內小臣與寺人各一官故辨之耳此詩朱傳襲用毛傳語大全亦引孔疏注於下而節其語曰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卽今內小臣之官也吁謬矣哉去非謂寺人四字是引疏而反其意也又橫改是爲今夫孔氏所謂今豈非唐乎唐書百官記未嘗有內小臣之官也先儒之語經其剪裁便致不通可哂已

駟驖

公之媚子毛鄭釋之謂能以道媚於上下使君臣和合疏申之謂如卷阿吉士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又如文王四友有疏附皆能和合他人使相親愛不僅已能愛人而已其曰子者王肅以爲卿大夫之稱也案斯言得之集傳訓爲所親愛之人蓋以秦廷未必有大賢如孔疏所稱耳然襄公復世仇興祖業始列於諸侯亦[illegible]之僞也其臣雖不及疏附吉士之賢要豈無一二智畧之士可以宣道德意和輯眾心者與之圖議國事哉至嚴緝以便嬖當之其舛尤甚以嬖臣從獵而著之於詩是刺也非美也況詩篇媚字多爲美稱惟書言側媚乃以側爲媚故孔傳釋爲諂諛之人惡其側而惡其媚也嚴氏此解不惟昧於詩理且闇於字義矣

載獫歇驕載始也始試習之也後儒謂以輶車載犬其說始於文選張銑注五臣多謬誤不足信也犬馬皆畜大本以能走見長何反用馬力載之乎集傳又引韓愈畫記爲據後世事恐難以證古嚴緝引補傳謂歇驕非犬名以直載大所以歇其驕逸爾雅改歇驕从犬以合毛氏耳此尤爲妄說爾雅釋

詩書字音義同而形異者甚多獨此二字因毛而改乎其釋詩亦閒與毛異何此二字必欲合毛乎況歌其驕逸亦不成文理

小戎

戎世爲秦患而襄公時周有驪山之禍戎患尤劇小戎敘所謂西戎方彊征伐不休是也幽王亡於襄公之七年秦救周有功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此數年中皆征戎之時矣襄公奉天子命乘國人好義之銳心終身不能平戎方張之寇信難以力碎也子文公始敗戎收周餘民而有之至七世孫穆公用內史廖之計取其謀臣由余益國十二遂霸西戎自此戎弱而秦彊矣然襄公以義興師民心樂戰故子孫得收其成功耳小戎一詩實秦業興盛之本

爾雅釋畜有二馵一膝上皆白惟馵一左足白馵孔氏詩疏引郭注云馬膝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腳白者直名馵今郭注無此二語蓋傳寫逸之小戎詩篇我騏馵毛云左足白曰馵則郭所謂直名馵者也案馵从馬二其足之戌切坤雅云以躁故二絆其足易震卦爲馵足是也又馵馬一歲也从馬一絆其足讀如弦徐云戶關切又馽絆馬也从馬口音陟立切象匝之形其足讀如輒徐云陟立切左傳韓厥執馽馬前成二年此三字皆以絆馬爲義而稍不同音形亦別說文辯之甚明又案今左傳譌作縶杜注縶絆也蓋縶卽馽之重文

弓有韔有閉皆見小戎閉以竹爲之韔以韋爲之閉狀如弓約於弓裏既約之則又納之韔中韔字亦作鬯鄭風抑鬯弓忌是也又名櫜見彤弓時邁二詩又名韣投以弓韣見月令又名韔又名弢右屬櫜鞬伏弢嘔血皆見左傳僖二十四年襄二十二年弢亦作韜

毛云閉紲也考工記弓人注引此詩作鞑儀禮士喪禮既夕禮二注引此詩皆作柲又云柲古文作柴然則閉柲柲柴四字文異而義同

縢釋文云直登切案縢字說文玉篇廣韻皆徒登反與虞同音如釋文切則宜讀如澂澄俗作呂記從之

載寢載興箋云閔君子寢興之勞集傳云思之深而起周不寧鄭指君子言朱指念君子者言義皆可通但上二章溫其如玉溫其在邑皆言君子不應此章獨異則箋義優矣

蒹葭

雍戎狄之墟也周秦皆興焉公劉以下諸君變戎狄而爲周襄公以下諸君復變周而爲戎狄一用禮一不用禮之故也自襄公不用周禮以成風俗秦遂終於爲秦下迄漢唐宋終不能復文武之舊襄公實爲罪首矣此時周之遺民猶及見西京文物驟見襄公之棄禮故異而刺之久則胥化而爲秦安之如故矣夫子錄蒹葭詩著千古世道升降之大關也但周之用禮詳見豳風二雅周頌諸詩秦之棄禮僅蒹葭一篇及之又全篇託興語意深遠必得敘而始明此讀詩所以貴論世而論世之不可無敘也朱子不信敘說故終不得此詩之解

終南

有條有梅傳云條槄音叨也爾雅槄山榎音賈注云今之山楸是一木而異名也楸榎本一木但楸葉大榎葉小略異耳故生於山者名亦互通也陸疏謂山楸亦如下田楸其釋北山有楰又謂楰爲山楸之異者然則楸條楰三者亦同類而稍別與傳又云梅枏也枏字俗作柟木生南方似豫章其樹直上童如幢蓋高十餘丈大者數十圍氣甚芬芳爲梁棟器物皆佳良材也此非似杏實之梅有辯見總詁

黻衣繡裳集傳用孔氏書傳釋之曰黻之狀亞兩已相戾案已字誤吾友楊令若旭云當作己不成字無音可讀非戊己之己斯言當攷又案亞字亦誤當作亞古弗字因謂之黻見漢書韋賢傳師古注又見顧野王玉篇則此字上下兩畫當巾斷文作亞與亞夫亞字異

黃鳥

臨其穴惴惴其慄言秦人哀此三良爲之悼栗也箋語甚明朱傳謂觀臨穴惴栗之言是康公生納之於壙非有所歸恐非是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應劭云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竊意此三人者定是然諾不苟俠烈輕生之士何至臨穴惴栗待人迫而納之壙邪但康公不特爲禁止聽其自殺則亦不能無罪要之康公與三良迫於君父之亂命不能以義決从違雖有罪當从末減若穆公要人從死乃昏君暴主之所爲應爲首惡也左傳敘文六年及詩敘專罪穆公信是定論班固敘傳稱田橫義過黃鳥劉德以爲黃鳥之詩罪穆公要人從死亦得之矣

晨風

穆公雖不爲盟主然賓晉救荊霸西戎亦羸之傑也而得士力爲多如由余百里奚蹇叔公子繁公孫枝之徒謀臣濟濟然傳謂賢人歸之駛疾如晨風之入北林信有之已康公嗣立秦業遂衰終春秋見擯於中國士會之歸也繞朝謂之曰子無謂秦無人見文十三年左傳可見康公棄賢有人而不用也卒爲晉所紿詒笑於諸侯非自取之乎敘云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非無稽之談也朱子以爲婦人思夫之詩夫君子之稱豈獨妻可目其夫哉

駮駁音同而形異義亦異秦風隰有六駮爾雅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字从交豳風皇駁其馬爾雅騂白駁字从爻兩字並見說文駮註同雅駁註云馬色不純亦與騂白相雜義同易乾爲駮馬王廙云駮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則秦之駮也此毛傳義宋衷云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駁馬則豳之駁也二字俱通秦梓榆此陸疏義青白駁犖豳駁馬赤白皆雜色也易疏獨取至義則字當作駮

無衣

無衣詩敘以爲刺其君好戰朱子以爲民自逃其好戰兩意相反夫樂生惡死人之常情在爲君者務廣土地不恤民命則好戰或有之耳謂民自好戰豈其情哉秦俗雖勇悍要自商君變法之後利於首虜之獲始以好戰成風春秋世未必然也其時兵與晉遇殆无敗而一勝耳秦民果勇乎怯乎樂鬭乎不樂鬭乎此實事之可考者朱子又謂小敘以爲與許情不相協夫不論世何自知詩情哉

與子同澤鄭箋以澤爲褻衣釋文與正義皆引說文云袴也劉熙釋名以爲裁足覆胸背又名鄙禮又名羞禮則非袴也劉許皆漢人未知孰是又袴謂脛衣今之襪也古人上衣下裳不用今之袴

無衣篇集傳極稱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罔用之易以

為仁義秦用之曷以成富彊後世建國者宜定都焉噫晦翁此言乃趙宋一代之習見非萬世之通論也藝祖嘗欲都關中而不果後漸致削弱故宋世謀國者長以為憾率交口稱美關中推為奧區神皐殊不知古帝王之興各因利乘便懾度時宜以建立都邑豈容執一乎況此特論其形勢耳非論其土俗也若民性貞淫厚薄未嘗盡由地氣堯舜之仁義不下於文武元之彊暴不減於秦皆非以雍興也俗有淳澆力有彊弱惟上所化耳如必恃地氣為之則禮樂刑政反在所後矣

渭陽

敘云康公念母孔疏申之以為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猶心故念之斯言善於論世矣秦穆初心本欲置重耳惑於公子縶之謀故先置夷吾以冀利於晉（事詳見晉語）然二公子之仁不仁秦人共知之穆姬惓惓於宗國縶之謀非姬之願也況夷吾反國之後首棄姊言叉背施閉糴以召鄰釁反身執於秦姬復死爭以釋之姬見夷吾之不仁必益思重耳之仁登臺履薪之時康公與焉母之痛心知之深矣今重耳反國得如母願而母願弗及見回憶往事自應愴然故詩本送舅之詞而敘云念母旨哉孔氏申之深中當時情事

宋廣漢張氏謂渭陽念母康公之良心然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之也呂記朱傳皆錄其說然而誤矣令狐之役非修怨也非貪利也為納雍也秦之納雍晉逆之也初逆之後距之晉則無信非秦之罪矣源又謂康公此舉正其念母之心為之毋之欲置文公以其仁也雍好善而長文公愛之而宦諸秦誠立之必能繼文之烈晉又以無君而逆之安得不納納雍者是穆公置重耳之初心非公子縶置夷吾之譎計也康公乃以為是足以慰母於矣之矣故於其入也猶監於呂郤之難而多與之徒衛其憊之也周矣豈料晉之變計哉故余謂令狐之役益見康公念母之心且此舉若成則秦晉和好當復如初不至有河曲之師矣

權輿

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禮食大具其意勤勤然疏云屋具釋言文案今本爾雅屋作握邢昺云李本作幄屋握幄三字必有一是而屋具與箋義合當以為正矣邢則大具今則無餘文義相應斯解為長集傳祖王肅以屋為屋宇楊用修譏之良是或云夏屋即食俎猶閟宮詩云大房也亦可通然箋義出爾雅較有本

陳（變風）

詩譜謂大姬好巫覡歌舞民俗化之地理記亦謂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其說畧同皆言陳俗之不美自大姬始也竊怪文王后妃之德化及南國夫人大夫妻與漢濱之游女大姬親孫女獨不率教乃行專淫巫閧陳地數百年敝習況傳稱胡公不淫（見左傳昭八年）斯亦足表正其封內民顧不從君而從夫人皆理之難曉者朱子喜闢漢儒然此說獨信用之

朱子於陳風十詩惟取株林一敘餘皆辨以為非其本屬有據而疑為無據者宛邱衡門墓門三詩也首敘出自採風之官所指時世定有實據安有以謚號彊配而欺後代之理幽公之游蕩僖公之愿而不思自立他與關之猶幸存於詩敘可責後儒之見聞何忍棄之陳佗之惡見於左傳（隱七年桓五年）墓門之刺固其所宜尤非無證也其本非淫亂之詩而斷為淫詩者東門之池防有鵲巢二詩也昏亂之君忠言不入惟賢妃與之共處閨房燕笑之語或可漸化其心此忠臣愛國者不得已之思也衛之靜女齊之雞鳴小雅之車舝皆此意朱子以為男女聚會之作淺之乎言詩矣同一憂也君信讒而憂者正也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非其正矣朱子舍正而取邪與夫子一言以蔽之旨何其不相類與其本是刺淫之詩而指為淫人之自述者東門之枌東門之楊月出澤陂四詩也天下雖至無恥之人發其淫私之事則赧然面赤決無將己身淫污之行編為詩歌以示人者即後世玉臺香奩之詠及近今淫詞豔曲皆是文人墨士寓興而為之未有淫者之自述也朱子何弗思乎況東門之枌云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言其棄女工而不事疾之之甚也澤陂云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言其更無他事惟知戀色而已鄙之之甚也譏刺之意已顯然于言中豈淫者自道語邪

宛邱

毛公之傳詩李巡孫炎之注爾雅皆以宛邱為四方高中央下獨郭璞反之謂中央隆高曰宛邱因爾雅宛中宛邱上文有水潦所止泥邱下文有邱上有邱宛邱君以為中央下則與泥邱相似而與邱上有邱不合矣其改為之說非無理也孔疏是毛幾不如郭之當又案水經注云宛邱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據此則宛邱之形難以目驗而知宜先儒之各執一說也又宛邱歲久遂為平地斯乃邱之小者故爾雅言天下有名邱五其三在河南而郭氏以為宛營諸邱碌碌未足當之益信酈語之不謬矣王海詩地理考載輿地廣記（歐陽忞著）謂宛邱地形正符邱上有邱之語元魏時已失邱所在忞宋人何由見之殆屬傳會

東門之枌

穀旦于差差音釵訓擇箋謂擇善地而游下文南方原氏女家是也今以為差擇善旦未若箋之當陰晴未可預期豈容入擇邪

衡門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傳云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廣大正目泉水言耳蓋波流壯闊至寂寞也然可以樂道忘飢與上衡門雖陋而可游息兩喻本一意孔疏申毛乃以泉水涓流漸至廣大喻人君進德亦積小成大則樂飢語意迂回況首章二興文義參差恐非傳意又樂飢鄭本作瘵（同療）義更明捷

東門之池

可與晤歌毛訓晤為遇鄭訓為對孔氏通之謂釋言云遇偶也則遇亦對偶之義是毛鄭義本相同也朱傳釋為解晤之意亦通但對字雖平實而趣味較永矣況以詩義觀之可與二字已具有解晤意不必複出

郭氏注爾雅以菅為茅屬陸氏草木疏以菅為似茅則菅茅乃各一草觀小雅白華詩菅茅並言又以菅喻申后茅喻褒姒其說良是陳風可以漚菅孔疏既引郭陸之說又引白華箋已漚名菅之語而攙之曰未漚但名茅是誤合菅茅為一又不悟其與郭陸意異疏矣夫已漚名菅對未漚名野菅言耳

豈茅之謂哉然白華次章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則合菅茅爲一實自鄭始

可以漚菅集傳云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此用陸疏語然陸云根下五寸中有白粉不云莖案說文莖枝柱也枝生於莖故曰枝柱根木株也徐曰入土曰根在土上曰株然則根與莖別矣況根下五寸乎

東門之楊

此詩與鄭之丰皆親迎而不至者也朱傳則以爲始有私約既而不從夫衣錦褧衣庶人嫁服也皆以爲期親迎之候也詩有明誓何云私約哉

墓門

陳佗之惡師傅猶楚商臣之有潘崇乎崇教商臣弒君卒享其富貴佗以逆誅傅相必不能獨免崇特幸耳其蒙惡聲於後世則均

訊以訊之釋文云訊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案徐音與上萃協韻是陳第古音考引王逸離騷注引詩誶予不顧及爾雅正詩誶訊協韻證之益信而有徵矣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侜與譸義同故爾雅云侜張誑也本釋書譸張爲幻而毛公卽用以釋此詩又說文云舟有癰蔽也譸誑也則侜爲正譸乃借矣濮一之謂侜从舟有裝載增加之意全見大穿鑿杜撰最爲可笑舟壽皆聲也侜取舟之載譸之壽又焉取乎

貝母名蝱莔草名游龍楕梳名駮馬綬草名旨鷊皆見詩蕨名鼈雈名騅亦見詩傳此植物而以禽虫得名者也案鷊爾雅作虉說文作鷊

月出

月出詩窈糾懮受夭紹皆舒遲之態指佼人言言其行步舒遲有此姿致也集傳以狀思者之情殆未然況三語皆兩字連綿其爲一義集傳窈糾二字分爲兩釋尤屬臆見

株林

首章上二句胡爲乎是問辭下二句匪字是諱辭各二句爲一意適株林卽是從夏南非以株林目其母夏南目其子也疏云詩人夫死從子故主夏南言之是已朱傳曰君胡爲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夫夏南本在株林既從夏南矣何以爲非適株林乎文義殊有礙

澤陂

陳鄭二風言蕑毛並訓爲蘭鄭箋乘蕑宗毛而蒲蕑則從韓詩破蕑爲蓮疏申其故以爲荷者其莖蓮者其實菡萏其華三章連詠一物不應次章別據他草又蘭爲陸草不產澤中似矣但蘭雖陸草亦生水旁何妨於澤陂陂之至三章同物徒取文義完整耳古人手筆不必以此法拘也當以傳義爲正

檜風

羔裘

羔裘敘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凡去君之禮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此詩應作於待放未絕之時故三章皆言豈不爾思可見古去國之臣不忍忘君如此春秋而下斯風邈矣集傳用敘說卻遺去國義

狐裘以朝鄭以爲黃衣狐裘是也古狐裘有三一錦衣狐白裘天子之朝君臣同服之若檜君服以朝是僭也失不僅好潔一狐青裘大夫士之服非君服也且人功粗惡好潔者必不服之一黃衣狐裘息民之祭服之卽此詩之狐裘也故箋云以朝服燕以祭服朝祭謂息民之祭孔申鄭義甚明蘇氏改訓狐白謬矣

素冠

素冠毛以爲練冠鄭以爲祥冠呂記從毛朱傳從鄭孔申鄭易傳之意凡三乖不當名素一也刺不能三年當先思其遠不當思其近二也不能三年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是朞卽釋服違禮之甚敘不應止云刺不能三年故王肅孫毓皆以箋爲長三也源謂夷厲之世去文武尚未遠禮敎猶存喪禮尤所最重時人習於禮法見有三年中略少月日者卽異而刺之以爲不能三年孔語良是也後此二三百年當春秋世尚有禫而不忘哀如孟獻子者齊衰而問疾如蟜固之於季武子者而魯人朝祥暮歌則子路笑之成人聞子羔爲宰則爲兄衰卽宰我短喪之問亦僅言之耳非實行之也安得兩周時卽有易三年爲期者乎朱子从鄭得之矣但次章素衣又襲毛傳素冠則素衣之語名物疏辨之良是

隰有萇楚

知訓爲匹惟見於萇楚詩匹謂妃匹也詩本疾君之淫恣又首章之知與二三章之家室當一義耳爾雅釋詁知匹語殆專爲此詩注腳故康成用之宋儒以其驚俗仍解爲知識義

匪風

毛傳解匪風首章與漢王吉上昌邑王書語合吉治韓詩者而義同毛則非一家之私說矣朱子喜用韓詩茲獨以其同毛而易之

周道周之治道也傳箋義同朱子見敘言思周道故改作道路解

鄭箋謂夷厲時檜之變風始作匪風篇其作於厲王世乎周自文武以來專以優柔寬簡爲治此所謂周道也厲變爲嚴急監謗專利民焦然不安生矣羣小逢迎其意更舊章制法則見刺於板蕩諸詩六月敘言小雅盡廢正指是時也而國語亦云厲始革典則政煩而民散可知故匪風詩人思得一西仕於周者告以周之舊政令使以烹魚之法爲治民之道也毛傳云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矣老氏亦曰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正相同聃爲周柱史得窺周室藏書述所聞以立言斯言正周道也乎毛公師授最遠傳語亦有自來矣又案書言帝德寬簡易言至德易簡自古治術率用斯道不獨周也詩寓其說於烹魚詞近而意遠矣然惟毛公窺見斯旨而箋疏俱無發明至宋儒談詩畧於興義烹魚之說遂莫顧而問焉

曹風

蜉蝣

蜉蝣興也三章止各首句言蜉蝣耳朱傳判爲比體通篇皆指蜉蝣言遂爲憂蜉蝣之不能久存欲其於我歸處夫蜉蝣一蟲耳可其處乎況與人何親而愛念之至此乎雖是託言亦恐礙理

蜉蝣掘閱鄭云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孔疏申之作蜉閱云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又云定本作解閱謂開解而容閱謂

解字形相類必有一誤然二義俱通故並存之也埤雅云掘土使開闕也亦依定本案本草綱目云蜣蜋蜉蝣腹青天牛皆蠐螬蠹蝎所化蠐螬生糞土中而蜉蝣掘地而出其蠐螬所化與又埤雅引管子曰掘閱得玉今管子書並無此語惟山權數篇云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房元齡注云掘穿也穿地至泉曰闕掘求勿反闕求月反豈掘闕得玉別見他篇而近本逸之乎

三代時棉種未入中國凡所謂布皆麻也吉凶俱用之止以精粗爲辨而吉服則染以元黃之色惟深衣不染又與大祥同用十五升之布但鍛濯灰治之純絹也之以采則與祥服異焉詩云麻衣如雪謂深衣也如雪者鍛濯灰治之功也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服焉諸侯朝夕深衣故曹風以咏昭公首章言其衣裳之整飾次章言其衣裳之衆傳云采采衆多也卒章言其朝夕變易衣服以見其奢也朱傳解此三句即指蜉蝣言夫蜉蝣而曰衣裳是因其羽翼耳首句言羽言翼次句復言衣裳不已複乎泛以衣裳借言猶可也確指爲麻衣愈不得以蜉蝣當之矣況蜉蝣黃黑色此爾雅郭注而集傳遵用之者也黃黑色而云如雪可乎

候人

祋說文云殳也从殳示聲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祋故从示詩曰何戈與祋詩祋與戈並何定是殳而叔重引之文連羊皮不知證殳乎證羊皮乎又說文杸軍中士所持殳也音殳毛[illegible]氏以爲詩祋字乃杸之誤觀龍又引詩則東漢時已作祋矣又杸若不協韻毛說非也

升氣曰隮周禮眡祲掌十煇九曰隮是也詩兩言朝隮蝃蝀之朝隮虹也爲將雨之祲候人之朝隮雲也爲小雨之驗木華海賦昔蔚雲霧正用曹詩語張子厚解朝隮爲登山伐木誤矣至薈蔚正指朝隮婉孌正指季女文義相應也朱子分薈蔚爲草木朝隮爲雲氣亦未當

季幼女弱二字各一義傳云然小人柄國病害生民彊力者猶堪自存幼弱者必至大困詩言斯飢所以獨及季女也常堯嘉孺子哀婦人見南華天道篇正此意矣

鳲鳩

援古刺今詩之常體不獨鳲鳩然也晦翁以爲是美非刺徒以詞而已況末章曰胡不萬年蓋思之而不得見若曰天何不假之年使至今存也思古之意顯然

下泉

慶讓之典不行則諸侯無所畏忌共公侵刻下民失所正以此非共公之罪夫使昔有賢君民各得所何必遠思王霸之正已乎

洌从水清也冽从仌寒也洌彼下泉毛訓洌爲寒則當从二點呂記嚴緝皆从三點非是孔疏亦云字从冰冰即仌字說文云仌凍也象水凝之形冰水堅也魚陵切臣鉉曰今作筆陵切以爲冰凍之冰案魚陵切今作凝說文以爲俗字

浸彼苞稂鄭破稂爲涼云涼草蕭蓍之屬涼草不見爾雅不知鄭氏何據孔申其故以爲稂乃禾中別草浸則俱浸不應舍禾而言稂此得之而未盡也下泉浸物本喻虐政困民蕭以祭蓍以筮皆草之可貴者故恐其傷稂爲害苗之草鉏而去之惟恐不盡何反以見傷爲慮乎鄭意或出此涼爲草名無他典可證康成當別有據耳

稂莠雖害苗之草而皆有用於人莠可入藥其莖治目疾名光明草韋昭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見魯語又韋曜昭問荅曰莠今之狗尾草爾雅翼引此今目驗此草誠似稷而不實矣稂有米可以療飢又名狼尾草爾雅孟玉篇作蓋云亡庚反狼尾及稂童粱皆此草也本草云生澤地似茅作穗又云莖葉穗粒並如粟而穗色紫黃有毛荒年亦可采食說文以稂爲禾粟之不成者韋木疏亦以禾莠而不成爲稂皆非是羅願爾雅翼辯之當矣又稗稗亦能亂苗而皆可食一斗可得米三升稗黃白色二莖葉穗粒並如黍稷有水陸二種稗苗似稗而穗如粟紫黑色陶隱居謂之烏禾云荒年可代糧而殺蟲爾雅云[illegible]是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十七終

嘉應楊懋建覆校 南海譚瑩 李新 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十八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豳風

七月

豳風七月所紀人事物候較遲於月令毛傳以豳土晚寒釋之後儒推明其說各有不同孫毓以爲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陸德明釋文以爲晚節而氣寒陸義較優矣至鄭荅張逸以爲晚溫亦晚寒孔疏取其說以述毛因指舉趾藏冰之類爲溫晚之驗隕蘀入室之類爲寒晚之驗宋嚴粲駁之謂溫晚寒當蚕鄭言寒晚非是此最得之而猶未盡也源謂地氣溫寒之異分南北不分東西南方近日則溫北方遠日則寒若南北相同則雖東西懸絕總爲日道所必經溫寒無異也故眉冰飛雪多在極北之地至西域諸國如于闐身毒大秦皆和煦饒物產此可證矣豳乃漢栒邑詳公劉篇在中國西不在北也不應溫寒頓殊況月令作於秦相不韋當據秦風土著書秦豳皆雍地也藉田較閱二事亦見於周禮及周語周亦雍地也咸陽豳鎬總在二三百里內耳溫寒尤不應相異今案傳箋所指晚寒有三條于耜舉趾在正二月與月令季冬修耒耜孟春耕帝藉異期一也七月鳴鵙與月令五月鵙始鳴不同二也纘武即大閱之禮不以仲冬而以二之日三也孔疏所指晚寒有六條月令仲春倉庚鳴此在蠶月夏三月一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蘀二也月令季秋令民入室此以改歲仲冬三也月令季秋嘗稻此云十月穫稻四也月令仲秋嘗麻此云九月叔苴五也月令季冬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六也九者非人事即物候耳論人事則一在夏商之間一在周秦之際相去千四五百年制度之變更土俗之沿革難以一律論矣論物候則鳥之鳴木之落非一鳴而遽止一落而輒盡者也紀其始則早咏其繼則遲何必悉同至五穀之種類各有早晚天子嘗新薦廟當在物初之時豈得與民間收穫同期季秋入室季冬修耒耜言出令之始耳蹤其耕耳非必原其始也季冬取冰即是二之日鑿冰藏之或遲一月不足異也大閱纘武子丑兩月皆可行周家既有天

下或稍更先公之制未可知也總之豳風月令二書所主各不同月令所主在布政敎必舉其初而言豳風所主在紀風俗多舉其盛而言自不嫌先後之異非地氣使然也毛云晚寒之說不必過泥

周禮籥章仲春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歛豳頌以息老物鄭氏箋詩三分七月篇以當之（自七月流火至女心傷悲）乃民風故指爲豳風作酒養老人君之美政故指穫稻春酒爲豳雅置酒稱慶功成之事故指朋酒斯饗萬壽無疆爲豳頌雖屬臆度之見然於義無礙也朱子非之以爲風中不得有雅頌是壞六義之體不知節南山云家父作誦誦頌字本通用崧高亦云吉甫作誦又云其風肆好彼皆雅也而得蒙風頌之名則豳風何害爲雅頌哉至朱子所取三說以爲皆通者吾未見其可也一說謂楚茨諸篇爲豳雅噫嘻諸篇爲豳頌夫楚茨諸篇乃幽王刺詩噫嘻諸篇乃祈年報社稷等樂章此古敘之說張程蘇呂諸儒皆遵用之並無異辭至朱子毀敘始易以他說耳不得據己之臆見以爲故實遂取雅頌諸篇彊刺之以豳也一說取王安石謂豳自有雅頌今皆亡逸夫豳於國耳方自奮戎狄閒安得有雅頌假令有之則詩有三雅四頌矣季札觀樂時詩未删也亦未火也魯人何不併歌之一說謂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可爲風可爲雅可爲頌夫風雅頌詩篇之名非樂調之名也豈因音節而變哉如因音節而變則孰風孰雅孰頌必待奏樂而後分國史編詩不應預領以四詩之目矣況風也而歛之可雅可頌獨不爲壞六義乎是又自戾其初說也然則茲三說者殆無一通也黃東發又述王雪山之說謂豳詩者籥章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豳雅者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豳頌者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皆全用七月詩特以器和聲不同耳案此說尤爲謬妄考之周禮全不相合豳詩豳雅豳頌皆籥章所掌不應與笙師眡瞭分歛之也籥章之文止言擊土鼓龡豳籥耳無鐘鼓琴瑟四器 王豈因甫田詩琴瑟擊鼓而傅會之與甫田御田祖乃始耕之祭歛豳詩以迎寒暑非始耕也且甫田亦不言鐘也又此四器何以但可歌風不可歌雅頌也況樂器亦安得有風雅頌之別哉彼徒見笙師有雅眡瞭有頌磬故妄生此說耳不知笙師之雅即樂記所謂訊疾以雅而注云狀如漆筩中有椎者也與風雅之雅名偶相同義不相涉又笙師所掌十一器非十二器也竽笙等八者則歛之牘應雅三者則舂之舂者築之於地以爲聲乃奏樂之名豈樂器之名耶又此三器以奏祴夏經有明文與豳雅無與也至頌乃磬名音容字亦作鏞非三頌之頌又鼗及頌笙兩磬止三器非四器也眡瞭之職亦不云奏豳頌也且笙師十一器眡瞭三器止各一器蒙雅頌之名安得槩彼諸器悉爲雅頌哉謬妄如此不知黃氏何以取之

本作觱从角𤅊聲𤅊古文誖字或曰籒文今𤅊省作觱說文羌人所吹角屠觱以驚馬也說文引此詩作一之日滭泼泼分勿反其引采菽詩作滭沸濫泉

下泉大車兩詩孔疏皆引七月二之日栗冽以證冽字當从仌不當从水則此詩古本元作栗冽唐初猶然矣今本烈字豈衛包所改乎烈从火與傳氣寒義反冽字得之

同我婦子饁彼南畮同謂婦子同來也集傳曰老者率婦子而餉之迂矣經文並不言老者何得彊安蛇足乎況孟子云頒白不負戴王制云斑白不提挈此先王之禮也則饁餉之勞不應及老者觀甫田大田載芟諸詩亦止言婦子言婦士可見矣又漢書食貨記引此詩師古注云其婦子同以食來饋之正與古注同朱子甚愛顏說而此復別爲之解何也

詩之田畯田官也周禮之田畯田神也即后稷也鄭氏籥章注以饁彼南畮爲豳雅豈合田畯至喜與樂田畯爲一事耶康成注禮在未箋詩之前此時殆未明詩義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集傳以爲公子娶於國中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然以歸爲于歸則歸者止是女何云及公子同歸乎文義不順矣況古國君不臣其妻之父往往娶於鄰邦宋三世內娶春秋傳以爲譏（僖二十五年公羊）可證也即以周事言之大姜有邰氏女也（或云有邰氏女有邰見生民詩）大任摯國女也大姒莘國女也其先可例推安得謂國大家連姻公室乎傳云春女思秋士悲感其物化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此解爲正矣

鵙雖惡聲之鳥然能應候而鳴故少皞氏以名官夏小正月令周書皆用以紀時而詩爾雅亦載其名但本草不著形狀後人無從別識說者紛紛不能定爲今之何鳥近世李時珍本草據爾雅郭注鵙似鶷（古達切）鶡（午葛切鶷鶡廢以爲白鶡李時珍以爲反舌）而大之語合之爾雅鵙鵙其飛也翪（音宗郭云竦翅上下說文作䎫注云斂足也）之文以爲今世有苦鳥者當是其說云苦鳥大如鳩黑色以四月鳴其鳴曰苦苦又名姑惡人多惡之俗稱婦被姑虐死所化此與尹伯奇化鵙之說相類故以爲一鳥不知信否也又案鵙亦作鴂其異名曰伯勞曰伯趙曰百鷯曰博勞以夏至鳴冬至止好單棲血昏金鳴則蛇結其聲鵙鵙飛則竦翅上下合此數者是乃鵙矣然物產之古有而今無者固不少正難求之於目驗也

四月秀葽鄭箋疑葽爲王萯（房九切）孔疏已不以爲然宋曾粹中詩說據爾雅葽繞棘蒬語又參以劉向苦葽之說以爲即今藥中小草名物疏非之謂不榮而實曰秀小草有華不得云秀如秀是吐華則葽繞華以三月開不以四月其說如此源謂曹說得之秀字原象禾實下垂吐華非本訓也況此章以成物之始紀將寒之漸其言秀者專取成實之義小草以三月華正當以四月成實又何疑乎不榮而實曰秀榮而實者亦可通名曰秀如黍稷言方華亦言實秀荼有華如野菊而月令言苦菜秀皆是也爾雅華榮秀英四字分別異名所謂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者耳可過執哉案說文葽草也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劉許皆漢人已訓此詩之葽爲苦葽其來古矣今藥中小草味極苦齊醫家以甘草煮之方可用又有葽繞之稱曹說信爲有本

貉本作貈左豸右舟今經傳皆作貉惟爾雅作貈貉本莫白切北方豸種也今以貊代貉而貉則以代貈不可復正矣貈又作貆貉貘

貈狐貍是三種獸名見爾雅說文諸書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謂取此三獸皮爲裘耳集傳乃云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貍也竟以貉爲狐貍之總名而合二句所指爲一事誤矣推其故殆因讀毛傳而失其句讀也毛傳

云于貉謂取狐貍皮也傳語簡質讀者多誤傳于貉二字當讀豆（讀音）謂取二字當句于往也經言往不言取故傳補言取傳狐貍二字當讀豆（讀音）皮也二字當句經言狐貍不言皮故傳補言皮皆以補爲釋也且狐貍言皮則貉之爲皮可知義又互相備也康成善會毛意故不更解但分別用裘之不同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狐貍以共尊者是也仲遠誤讀謂取狐貍皮爲一句故其申毛詞多牽合幸不失經意耳朱子誤讀傳併誤釋經矣不獨集傳也呂記解貉爲狐貍之居因彊合北狄貉字爲一義陸氏埤雅以于貉爲周禮祭表貉之事皆讀毛傳而誤者也夫傳釋經者也猶誤讀之況經乎

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毛云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鄭云豕生三曰豵（爾雅文）豜字無訓疏申箋意謂豵既易傳則豜亦非三歲之稱爾雅鹿與麕絕有力麉（說文作䴘古賢切）鄭當以麉爲鹿麕之誼有力者案經別公私正以一物而分大小見豳民愛君之誼且與周禮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語相合意周公既咏其事於詩卽倣此義以定仲冬大閱之法耳故毛傳以彼文爲證而先鄭之注大司馬職亦引此詩義不可易也先鄭惟四歲肩小異於詩傳然非大義所關也康成注禮箋詩俱易其解左矣又小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豜小者謂之豵說文云豵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豵尚叢聚也豜三歲豕肩相及者皆與毛義同

莎雞非樗雞也莎雞生草閒樗雞生樗樹上爾雅翰天雞此莎雞也郭注以爲又曰樗雞誤矣崔豹古今注又以莎雞與斯螽蟋蟀爲一物而異名亦誤朱傳用崔說

傳云鬱棣屬薁蘡薁也蘡薁亦名燕薁本草云俗名野葡萄唐本注謂之山葡萄云蔓生與葡萄相似而小亦有莖大如椀者冬月惟凋葉藤汁甘子味甘酸宋圖經云蘡薁子生江東實似葡萄細而味酸案孔疏引劉楨毛詩義問言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薁是鬱類而小別又言晉華林園有車下李三百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卽鬱（史記相如傳隱夫鬱棣徐廣注引郭璞曰鬱車下李也棣實似櫻桃）薁李卽薁草木疏釋鬱與薁李皆以爲實大如李張揖亦謂薁爲山李大似李而以株計則薁乃木生而本草以爲蔓生子又有大小之異本草恐誤（常棣詩別有辯）又案郭璞言葡萄似燕薁可作酒（見文選上林賦李善注）陶隱居言葡萄卽是此間蘡薁唐宋本草並本此爲說而蘇頌圖經以爲木高五六尺則小異惟言子小則同

草木疏以唐棣爲薁李誠誤矣然以薁李爲實大如李不誤也其釋豳風之鬱薁則釋鬱而不釋薁良以薁卽唐棣不必再釋也其釋葛藟以爲藟似燕薁延蔓生意陸所謂燕薁非卽薁李也不然唐棣木生燕薁蔓生不相類矣玉篇以蘡薁爲草而名木葉如桑者爲椃廣韻以蘡薁爲藤而名椃李爲椃亦分燕薁薁李爲二與陸同也郭陶二家及唐宋本草以薁爲葡萄皆因陸疏藟似燕薁語而誤不知燕薁薁李陸分爲兩種也案樗卽薁字通作與郁又有作櫾者廣韻以爲俗字

古有五菜（韭薤葵蔥藿）葵甚舊是也而葵爲之主其見於詩者陳風之莪荊葵也（一名錦葵）小雅之芹楚葵也魯頌之茆鳧葵也然此特借葵爲名且惟七月詩亨葵及菽專名爲葵乃正爲葵菜但傳箋正義俱無訓釋陸氏埤雅以紫莖白莖當之嚴緝宗其說呂記以爲爾雅之終葵蘩露所指各不同今考之埤雅之說當矣案紫莖白莖葵本草亦專名葵入本經上品古人種爲常食有紫莖白莖二種以白莖爲勝大葉小華華紫黃色其最小者名鴨腳葵子輕虛如榆莢仁四時皆可種經年收采有冬葵春葵秋葵之名王楨農書曰葵陽草也其菜易生備四時之饌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蔬茹之要品也今人不復食之亦無種者（見本草綱目）觀此可見古人食葵以此種爲正豳民所亨定指此菜後世如宋玉賦曹植七啟王維詩所云露葵皆是物也齊民要術言種葵法云掐（苦洽切爪刺也）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葵以露名意在斯乎又其性滑故名滑菜至終葵蘩露亦名落葵亦名承露亦名天葵亦名臙脂菜陶隱居云子紫色女人以漬粉傅面謂之胡臙脂蜀本草云葉圓厚如杏葉子如五味子生青熟黑李氏綱目云葉肥厚軟滑作蔬和肉皆宜八九月開細紫華纍纍結實熟則汁如臙脂女人飾面點脣染布物皆用之觀此諸說今俗所稱紫草乃斯種也特葵之一類不得專葵菜之名若夫莪之爲荊葵爾雅之蔦戎葵（今名蜀葵）本草之黃蜀葵（今名秋葵）皆庭除之玩也不爲菜又如爾雅之莃（音希）兔葵本草之防葵素問之鶩葵廣雅以地膚爲地葵與鳧葵楚葵之類或謂葵止一種或假葵以爲名耳其戎葵又名吳葵（見別錄）鳧葵又名水葵（見楚詞注及後漢書注）兔葵又名天葵（見圖經）名稱雜亂不可悉辯矣

菽者衆豆之總名也廣雅云大豆菽也小豆荅也然實通爲菽矣其角曰莢葉曰藿（今作藿）莖曰萁詩所言菽率皆大豆也大豆有黑白黃褐青斑數種今作豉醬磨油者是而黑者更可入藥神農經列之上品皆夏種秋收其小豆則有赤豆白豆綠豆登豆（亦作豋都騰切）䝳豆稆（力與切）豆諸種登豆亦名鹿豆爾雅蔨（巨員切）鹿藿其實莥（女九切）是也俗乎野綠豆其胡豆則有豌豆（豌於丸切玉篇云豌豆也）蠶豆而廣雅亦以豍（胡□切）豆爲胡豆別錄中品有藊豆（今俗名…）酉陽雜俎有挾劍豆刀豆名本草拾遺有黎豆（又名虎豆）而黎豆者實爾雅之攝（音涉）虎櫐云玉篇曰𧐯豆名虎櫐是也

米之疏者曰秔黏者曰稬（奴亂切俗作糯又誤讀如播）稻則其總名今人皆以爲然然非古也說文云稻稌也稌稻也沛國謂稻曰稬又云秔稻屬然則稻稌稬皆目黏者而疏者直名秔也觀豳風十月穫稻爲此春酒則益信矣非直此也豐年詩爲酒爲醴禮言黍稌月令命大酋亦言秫稻黍乃後之黏者秫乃粱之黏者而與稌稻俱爲釀用尤足爲明證杜少陵詩[illegible]淒野日秔稻熟天風秔稻與穲䆉對定是二物可見謂稬爲稻唐世猶然也宋張舜民言本草專名稬爲稻累朝釋署無言其可爲酒者不知稻之爲稬不僅見本草也至用爲酒詩禮已言之本草偶弗及耳凡穀之黏者皆可釀北土多用黍秫今世猶爾釋本草者各據其方俗故不及稻後之釋者往往黏本舊注未追增入非謂稻不可爲酒也又何疑乎

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說文云从又尗聲南人謂收芋爲叔今借爲伯叔字忘其本訓矣說文又云尗豆也象尗豆生之形徐曰豆性引蔓故从丨有歧枝非上下之上故曰象豆生形小象根也今作菽後人所加

采荼薪樗樗字本應作檴樗惡木敕書切檴乎化切亦木名以皮裹松脂可以爲燭非惡木也今諸書皆譌樗爲檴又別作樺字以代檴樺亦作樓華莊子華冠縱履是也沿習已久不可復正

九月築場圃圃字釋文有補布二音集傳博故切以與稼協案稼字諸家聲家字古讀如姑稼則轉爲去矣然四聲之學始於元反古未之有補布二音皆可協稼

塞向墐戶治都邑之屋也亟其乘屋治野廬之屋也治都邑之屋在入此室處之前治野廬之屋在入執宮功之後皆豫爲之備也

朋酒斯饗毛傳以爲黨正飲酒之禮鄭箋以爲國君大飲烝之禮說雖不同然總是國家大典歲歲舉行宜與鑿冰獻羔之禮同詠於詩也横渠解爲民饗君而諸儒從之誤矣古人飲燕食饗皆有常制未聞庶人而用饗也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則庶人雖有故亦不得殺羊也公劉酌其羣臣執豕而已豳民反用羊乎非度也兕觥罰爵尤非民所以敬君也況斯饗也民自以意爲之乎抑國家本有此制乎如民自爲之是草野之人無故擕壺挈榼就君而勸之飲豳俗雖古樸未必相狎至此如本有此制則是豳公歲歲索民之酒食也亦非禮矣

鴟鴞

周公居東卽是東征辟卽致辟孔氏書傳本無誤也毛公詩傳雖無明文然訓既取我子二語則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蓋亦以鴟鴞詩爲作於誅管蔡之後矣鄭氏誤以金縢居東爲避居故解鴟鴞詩種種害義朱傳从毛盡埽鄭謬當矣乃後之延朱者因其晚年與蔡仲默書遂舍集傳而別爲之說何其悖也居東辯詳見尚書金縢

鴟鴞鸋音寧鴂毛傳不言何鳥觀三章傳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則不以鴟鴞爲惡鳥矣韓詩謂鴟鴞之愛養其子適以病之不託於大樹茂枝而託於葦蕳此與荀子所言蒙鳩事相合蒙鳩亦名巧婦卽小毖篇桃蟲也故趙岐注孟子以鴟鴞爲小鳥陸疏釋鴟鴞亦以爲巧婦說皆同惟王叔師楚詞注云鴟鴞鵂鶹貪鳥也則與巧婦別鳥矣爾雅鴟鴞鸋鴂郭注云鴟類殆祖王說而陸氏埤雅力證其是今用之

予手拮据毛云拮据撠釋文云京劇反本作戟挶音菊也予口卒瘏毛云手病口病卒瘏兼手口則拮据亦然經二語互相備也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意亦與毛同說文云据戟挶也拮手口共

有所作也因引此詩殆兼取毛韓之義

東山

傳云蠋桑蟲也說文以蠋爲葵中蠶羅願云蠋葵中蟲亦食於藿似蠶而不食桑詩云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案爾雅蚅烏蠋注疏皆不言桑蟲又此詩疏申毛云在桑野故知桑蟲是傳第順經解之非確見此蟲之食桑不則爲葵蟲信矣又蠋說文作蜀云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云其身蜎蜎今皆作蠋殆以別於郡名乎毛晃曰蜀本从虫而又加虫焉俗也

東山詩兩言烝在嚴緝辯之以爲烝有進衆久三義衆非所以喻獨徧進可言蠋不可言瓜久義爲長此得之矣程子訓烝爲升卽進義也朱傳以爲發語聲不知何本又案黃氏韻會備引詩書以釋烝字獨不及久義詩烝在桑野烝在栗薪烝也無戎烝然罩罩箋疏皆訓爲久何可遺也其烝之浮浮爲火氣上行乃烝之本義皇王烝哉烝訓君天生烝民烝訓衆烝烝皇皇烝訓厚韻會皆及之其升進之烝與冬祭之烝雖及之然不引詩烝衎烈祖禴祠烝嘗爲證

東山次章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古注如此既合敘意又兩章各一意曲盡人情不嫌重複程呂諸儒皆遵用斯義今槩指行者思家言趣味短矣我征聿至言我之行者當遂至也瓜苦在栗薪喻君子留滯於外也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言久不見君子也感陰雨而興歎因洒埽以待其來又指瓜苦爲喻而自言不見之久寫室家望歸之情婉而至矣今既以爲行者之語遂謂三年不見是不見瓜苦思致纖巧恐非古人文義

蟰蛸釋文云蟰說文作蟰音夙今說文蟰蘇彫切蟰本以肅得聲陸氏所云乃叔重之舊音矣案玉篇作蠨先幺切則此字音形之改其來已久

本草綱目論螢有三種一種能飛有光乃茅根所化呂氏月令腐草爲螢是也一種長如蠶尾後有光無翼乃竹根所化亦名爲蠲明堂月令腐草爲蠲是也亦名宵行一種水螢居水中李氏此言殆未必然螢之化也先有光而後生翼其如蠶者是初化時爾陶隱居言初時如蛹腹下有光數日變而能飛斯說得之又螢從草化亦得濕熱之氣而生或草或水隨近棲託故是一種安得分而三之至宵行之名是因朱傳而傳會案宵行非蟲名楊用修辯之甚確說載通義

毛韓兩家師授各異然毛傳之意有得韓而始明者如東山詩鸛鳴于垤是也毛云垤螘冢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此但言螘之知雨及鸛之好水至鳴之必於垤初不言其故箋疏亦無明解朱傳采其說而不得遂謂螘知雨而出垤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誤矣草木疏言鸛食魚埤雅言鸛甘帶蜈蚣也並不云好食螘朱子此言殆格物猶未至與案韓詩薛君章句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螘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見文選張華雜詩注李善引之蓋鸛鳥本不知將雨見垤而知之故喜而鳴也傳意始曉然矣

說文無鸛字而雚字注引詩雚鳴于垤故後儒皆以鸛雚爲一字毛氏韻增黃氏韻會直謂雚已从隹而又加鳥乃俗人之誤然說文云雚小爵也陸氏草木疏云鸛似鴻而大合此二說雚鸛大小異形定非一鳥以鸛爲之鳥爲俗所加非篤論也字兼鳥隹二旁如鷹鵰雞鶴等皆是詳見總詁正字類何獨疑於鸛乎東山釋文云鸛本又作雚不云字又作雚益亦不以爲一字矣

破斧

豳風七篇七月鴟鴞狼跋三詩敘朱子無譏焉東山詩敘以爲周大夫作朱子以爲周公自作此稍異矣然於義俱通無關得失也伐柯九罭二詩敘以爲刺朝廷不知公言公不宜居東王當早迎公歸朱子則以爲東人喜得見公而欲留之二說乃大相反較而論之敘義似勝也公在朝則澤及四海公在外則惠不能及一方東人留公於東何爲乎況公之居東因王疑未釋也王疑一日未釋則公之身一日不安何足爲公喜王疑釋而公西歸王室之幸也天下之幸也亦東人之幸也不自爲喜而顧欲留之斯乃兒女子之見非有識者之言矣夫子豈錄其詩乎至破斧篇美周公而惡四國敘說原無不通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有尚書多士篇可證朱子不從而改爲軍士所作以答前篇不知何所考據又訓四國爲四方之國而譏敘爲無理夫四國作亂而詩人惡之何謂無

理哉

毛云隋（音妥）銎（曲容切孔也）曰斧方銎曰斨然則二者皆斧耳豳人用以取桑非兵器也毛又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銶孔氏未能審厥狀而釋文以銶爲獨頭斧則二者亦斧類而制稍別非兵器也集傳謂爲征伐所用殆不然此詩每章首二句毛鄭本以爲興毛以斧斨切於民用喻國家之有禮義四國破之缺之是其罪也鄭以喻成王周公不如毛義之正大

朱子既以破斧詩爲軍士美周公矣又從而爲之說曰當日被堅執銳之人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夫創爲此說者特出於已之臆見耳乃遂據爲故實而發茲歎美之言一周公唱於上衆軍士和於下殆若目見之其自信亦篤矣哉

伐柯　九罭

伐柯九罭皆刺王不知周公（此毛說鄭謂刺羣臣非也王肅孫毓皆是毛）而因告王以迎公之道詞旨畧相同伐柯首章言迎公當得其人次章言迎公當厚其禮九罭篇首尾皆言袞衣欲王以上公之位處公卽上篇以禮迎公之意也中二章則以鴻不宜於陸渚喻東土下國非所以居公亦見王之迎公當早也毛鄭孫王諸家說雖小殊而大旨不外此不獨見周公之德爲人所說服亦見作詩者惟恐王之不用周公又惟恐王之待公未盡其道憂國之情好賢之意纏緜悱惻具見於詩故足爲訓也集傳悉埽斯義於伐柯不過曰首章比見公之難次章比見公之易而已於九罭不過曰喜得見公惟恐其歸而已夫東人以見公爲喜而欲留之乃一人之私情何關朝廷理亂之故哉不但令讀者絕無觀感且使古人作詩之苦心無由白於後世矣

狼跋

詩以狼爲興但取其跋胡疐尾爲進退兩難之喻初不計其物之善惡也伊川以狼爲惡獸非所以喻聖人故變其說以爲狼以貪欲而陷於機穽公以無欲而舒泰自如意甚美矣然以狼喻聖固爲儗非其倫反狼之惡以見聖之美是又以聖與狼較論善惡也亦非所以尊聖

公孫碩膚集傳以爲詩人之意謂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耳不使讒邪得加忠聖也或譏其傷巧又自解曰作詩之體當如此如昭公爲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公孫于齊如其自出噫過矣春秋凡諸侯出奔皆以自出爲文並無書某人出其君某者先儒釋其旨謂譏其君之自取以示警也（見春秋襄十四年杜注）爲魯諱惟書孫不書奔耳周公之遭謗豈亦自取乎若如朱子之言非敬公乃譏公也又案公孫謂致政非謂遭謗也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一旦復辟告老故云孫此大美耳赤舄几几則又言其留相成王之事

几几傳云絇貌（絇字亦作約見玉篇）絇是舄頭飾几几卽其貌狀初未及安重意詩但舉公之服飾以見公之留相成王而德稱其服居位無慚之意自可想見舉足安重特其一端耳執此以爲公之美意反陋矣王氏謂几乃人所凭以安故几几當訓爲安安石最多傅會此尤鄙淺可笑

皇清經解卷三之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十九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啟源著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譚瑩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小雅

鹿鳴之什（正小雅）

朱子以鹿鳴三篇爲上下通用之樂劉瑾申之以爲考儀禮上下通用此小雅二南不歌大雅可見大雅獨爲天子之樂斯言謬矣鄭譜云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或上取燕或下就所謂上取者如左傳謂文王爲兩君相見之樂禮記言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言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傳記旣有明文又經孔疏引證瑾獨未見乎儀禮闕逸甚多所存諸侯之禮止鄉飲燕禮鄉射大射諸篇稍及奏樂之制何可執以相槩也

鹿鳴

鹿鳴敘云燕羣臣嘉賓也此言作詩之本意也與四牡之勞使臣皇華之遣使一例也若夫升歌合樂之類則就詩之用於樂而言非作詩之本意也朱子見儀禮學記之文而改訓之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乃言樂非言詩矣況升歌合樂必三詩連奏朱子於四牡皇華二詩何不倂以燕饗通用釋之而仍從叙乎近世鄒忠允辯之以爲是燕非饗（義見逸燕義）當矣但作鹿鳴者專爲燕而歌鹿鳴者則不僅燕燕饗通用亦非誤然非所以釋詩耳

傳云苹蓱也鄭以水草非鹿所食故訓爲藾蕭宋羅願謂鹿家亦就水旁求食食萍容有之不必易傳近儒趙宧光亦言嘗畜麋鹿性嗜水草然終明言野苹義長矣又孔氏申箋引草木疏云苹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朱傳則曰青色白莖如箸止劍貫白色兩字而物色已不同誤耶抑他有據耶

嘉賓毛鄭專指羣臣朱傳兼指本國之臣及諸侯之使蓋本於鄉飲酒燕禮注之說也殊不知孔疏已有辯矣又四牡皇華等篇皆言已國羣臣鹿鳴不應獨異畢竟古注爲優

後儒釋經好立新說往往是先儒吐棄之餘卽如鹿鳴篇周行訓爲至道德音孔昭訓爲嘉賓之明德康成注禮時已作此解後箋詩乃解訓周行爲周之列位德音爲先王德教當時舍彼而取此必有見矣

蒿之類甚多惟青蒿得專蒿名爾雅云蒿菣（菣去刃切）詩亦云食野之蒿皆直云蒿耳不若莪蕭蔞蔚之屬必以他名相別也本草綱目云諸蒿皆白此蒿獨青殆此異與又云二月生苗莖葉俱深青七八月有黃華甚細結實如粟米本經名草蒿又名方潰列於下品

四牡

敍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朱子譏其語疏而義鄙夫見知而說人情自當如此何云疏鄙哉且敘言見知則說不言必待知而後說也視土芥寇讎之論尙爲蘊藉矣

王事靡盬呂記引董氏曰說文鹽海爲鹽池爲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大全亦載董語誤以爲呂氏）曰案今說文盬字注云鹹

袖海山房校印

也古者宿沙初作煑海鹽盬字注云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一百二十六里竝無董氏所云況池盬乃風結成不由煑煑池語尤為妄說又案毛傳釋盬字鴇羽云不攻緻四牡云不堅固鴇羽疏以為盬蠱字異義同引昭元年左傳文證蠱是蠱之害器敗穀者故為不攻牢不堅緻之義此說近之

傳訓騑騑為行不止貌嘽嘽為喘息貌駸駸為驟貌皆取疲苦之義故又云馬勞則喘息蓋以馬之勞見使臣之勞也朱子見采芑嘽嘽毛云眾也常武嘽嘽毛訓盛貌遂合彼兩傳以訓此詩曰嘽嘽眾盛之貌與勞使臣義不相蒙矣此為勞使彼皆出軍義各有當訓解亦殊始知古人釋經用意精密也又案嘽字原从口旁說文云嘽喘息也則喘息乃本訓矣

傳云鵻夫不也爾雅云隹其鳺鴀郭注今鵓鳩蓋夫鳺鴀不鴀鳩各音韻同而字形異也呂記引郭注云今鵓鳩集傳亦云今鵓鳩嚴華谷論鵻有十四名而鵓鳩鶻鳩兩名竝列大抵鵓鶻字形相似始也誤鵓為鶻繼則鵓鶻分為兩稱譌以仍譌是可哂矣案爾雅注疏廣雅方言陸氏草木疏諸書皆無鶻鳩之名鶻字不見說文而玉篇有之云步忽切鶻鵃（音趙）鳥不言是鳩名也惟埤雅辨鵓鳩非鳴鳩亦不言與祝鳩一鳥則鶻鳩之名殆始於宋世

皇皇者華

詩之次弟雖間有倒置者然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所謂工歌鹿鳴之三也見儀禮左傳諸書又見六月小敘其先後不可易矣李氏以為先遣後勞皇華當在四牡前眞謬說

每懷靡及傳云每雖懷和也鄭王各述毛意而說不同王云雖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鄭所據毛傳無每雖二字又據春秋外傳懷私為每懷語因破毛傳和字為私云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孔疏竝載其說而不辨其孰是今案魯語穆子曰懷和為每懷韋昭注引鄭後司農云和當作私則是魯語原文本作和其作私者亦卽鄭說耳惟晉語姜氏引此詩戒重耳順身縱欲又引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皆為私義要是斷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也懷私本非毛旨又末章毛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此正首章每雖懷和之解王肅能用以述毛於義尤當孫毓詩評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得之矣鄭既破和為私又彊解中和為忠信以牽合周義皆曲說也

周爰咨諏釋文諏子須切說文及玉篇皆同示兒編云今禮部十九矦諏字將矦切然則釋文之音古矣騶濡驅諏天然協韻朱傳四字皆作二反似不必

春秋內外傳說皇華詩有五善六德之說咨諏謀度詢為五善內傳本文自明注亦無異義至外傳之六德韋昭注於五善之外取周以備數與毛公詩傳不合孔氏申之言周者彼賢之質不應數為使臣之德故傳云自謂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無所及是謙虛謹慎之義當以之為一也源謂毛義誠勝但孔疏之言猶未盡也外傳之六德本文亦自明矣云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據此文義則所謂六德卽上六語是矣忠信為周言咨於忠信之人卽內傳之訪問於善為咨耳周咨一義韋分為兩德是其誤也懷和為每懷在五善之外雖有中和自謂無及傳以備六德之一與外傳正相符義不可易矣旦穆叔以懷和為一德而康成破和為私懷私可謂德乎又謂傳中和是釋周義而指為六德之一誤又與韋等孔疏雖曲為回護不能掩其失也

常棣　伐木

常棣之於兄弟伐木之於朋友故舊皆燕也然常棣兼飫禮伐木兼食禮或曰文王詩當殷世不得以周家禮文律之理或有然

常棣伐木兩詩所言朋友兄弟名稱相溷竊嘗辨之伐木之父舅兄弟卽常棣之朋友而常棣之兄弟非伐木之兄弟也當以九族內外為斷常棣之兄弟九族以內也伐木之諸父及同姓兄弟九族以外也九族在五服之中止可稱兄弟不可稱朋友九族之外無服禮記大傳所謂六世親屬竭矣者也斯可謂之朋友矣九族內歌常棣以燕之九族外與異姓俱歌伐木以燕之兩詩所用靡爾常棣六章傳云九族會曰和箋云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明謂常棣之兄弟在九族內矣

兄弟相承覆而榮顯朋友相切正而和平二語實二倫要道而常棣伐木兩詩止寓其旨於興中此先儒言興所以不厭深求也朱傳釋興體往往用數助語衍之使其句法相似不復論其義趣（詳別有詩總論）於此兩詩將先儒華萼相承嚶鳴切直諸語槩芟削不用後之學者何自窺詩人微旨乎其釋常棣曰常棣之華則其萼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以為兩則字兩豈字兩乎字相呼應是乃興體矣然經文本無此六字朱子始增入耳豈周公作詩時尚無當於六義必待二千載後之集傳方成興體耶誣矣又六字中兩則字尤屬橫入不顧文義今讀之不甚通殆是點金成鐵也至伐木篇則以伐木與鳥鳴又以鳥鳴與求友殊滋葛藤

常棣

常棣之華萼不韡韡毛鄭皆以興兄弟而毛取眾多為義鄭取相承覆為義稍不同鄭義勝矣多而不睦安用多乎孔氏申之云華下有萼萼下有柎華萼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和順而榮顯如此說詩方可以興

豳風之鬱車下李也薁薁李也小雅之常棣常華白棣樹也三者各一木孔疏謂薁是鬱類而小別又引晉官閣銘證之則鬱薁各一木矣陸疏謂鬱實大如李而色赤棣實如櫻桃而正白（有赤白二種）史記相如傳注（徐廣）引郭璞語謂鬱卽車下李棣實似櫻桃則鬱棣各一木矣陸疏又謂郁李實大如李常棣實如李而小則薁棣各一木矣後世說者多誤掌禹錫修嘉祐本草於郁李條下引陸氏常棣疏而妄益之曰一名薁李是合薁棣為一木也李氏綱目旣襲其誤又以鬱李車下李常棣為郁李之別名是合三木為一其誤逾甚陸元恪以唐棣為郁李固失之至釋鬱棣兩木未嘗誤也

鬱薁棣三木相類而結實異鬱薁大如李棣小如櫻桃薁李是薁非常棣先儒釋常棣竝無言其名薁李者本草綱目旣以薁為野葡萄又以常棣為薁李誤矣然則陶隱居所謂子赤色可啗韓保昇所謂子如櫻桃甘酸而少澀寇宗奭所謂子如御李子紅熟可啗者定是常棣但不得謂之薁李耳又漢書（相如傳）師古注言棣今之山櫻桃急就篇注言常棣子熟時

正赤色可昭俗呼小櫻桃隴西人謂之棣子所言名狀正與
本草諸注合

常棣常本如字俗閒乃有讀棠者示兒編辯其誤當矣今案此
誤大抵唐世已然李商隱詩云棠棣黃華發近世有草俗呼
棣棠華色黃春末開李詩定指此意當時常字已有棠音故
顚倒俗呼以合雅華稱目倂改常下从木耳又漢杜鄴傳引
詩作棠棣師古注亦同李善注謝宣遠詩及曹子建親親表
兩引詩皆作棠棣傳寫之誤不知始自何年要皆因音誤故
字誤也

蕚不韡韡鄭讀不爲柎訓蕚足今皆从王肅讀入聲案說文不
甫久切然箋云古聲不柎同則甫久切其後矣古詩日出東
南隅行不與敷夫協韻亦作柎音也又甫鳩切陶靖節酬劉
柴桑詩不與周秋疇游協韻是也孫愐唐韻始有分勿切讀
與弗同內典不也作此音矣近世竝讀逋骨切葢始於溫公
指掌圖以杯字發聲而孫奕示兒編陳正敏遯齋閒覽皆詆其說
黃公紹韻會遂收入二沃韻於是不字有甫鳩甫久分勿逋
骨四切而柎音雖最古反驚俗矣鄭夾漈云不本蕚不之不
音趺因音借爲可不之不音否又因義借爲不可之不音弗
斯言良是楊用修丹鉛總錄論蕚不之義引華不注山餘不
谿諸之尤爲詳確說見通義楊又辯韡字从夔不从𦬸此語亦當
案夔音吁說文云草木華也从𠂹亏聲𠂹象草木華下𠂹形
俗借邊垂字誤隸無夔字遂从𦬸作韡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鄭箋以原隰相聚喻兄弟相求義甚迂緩
朱傳謂積尸原野惟兄弟相求解裒爲積尸亦屬武斷二說
俱未安伊川云此章敘兄弟相賴之事當死生患難之可畏
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郊野時則求兄弟相依恃
此說得之

況也永歎毛云況茲也則此語正與邶詩茲之永歎同朱傳以
況爲發語詞又欲破字爲怳左矣出車詩況瘁仍從毛訓茲
又案況从水旁三點說文云寒水也有从冫旁二點者玉篇
廣韻以爲俗字得之宋郭忠恕佩觿集始別况从況況爲三
字云况發語之端況寒水也况形況此乃妄說古止有一況
字訓寒水餘義皆借正韻襲佩觿之謬

外禦其務釋文云務如字爾雅云侮也讀者又音侮此從左傳
及外傳之文據陸語則務字不必改字亦不必改音矣朱傳
則從內外傳

飮酒之飫毛云飫私也爾雅義同箋疏申之以爲飫禮在路寢
內不在公朝故爲私良是矣說文引此云飫燕食也飫立而
燕坐二禮本異許以飫爲燕殆因詩本燕兄弟而說飫故通
名之與今作厭飫解則始於蘇氏案厭飫字本作𩜾𩜾飽也
乙庶切从𠂊𣪊聲俗因飫義與燕連而燕厭音相似遂譌燕
飫爲厭飫左傳飫賜杜解飫爲饜唐韻亦云飫飽也厭也後
儒相承竟以飫代𩜾而飫則亡其義𩜾倂亡其字矣

和樂且孺毛云孺屬也同爾雅王與親戚燕則尙毛鄭云屬者以
昭穆相敘攷二義不同合之方盡屬意後儒以孺子慕親牽
合爲親慕之義爲費力

伐木

敘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此泛論其理耳若
詩所言則皆天子之事也肥羜天子之燕禮也天子饗亨太牢故知燕禮
用羊若諸侯燕牲以狗不用羊豕八簋天子之食禮也燕惟飲酒無飯食簋盛黍稷故知是食禮公
食大夫禮六簋故知天子八簋諸父諸舅之稱天子所施於同姓異姓之臣
也父舅兄弟而以爲朋友者天子之下交不過百辟卿士周
之布在列位者非王懿親卽王姻黨舍父舅兄弟而外無可
爲友矣至臣庶之取友則不僅是

伐木首章一興而取義凡三聞伐木而驚鳴嚶朋友相切直一
義也旣鳴而遷喻友自勉厲得升高位二義也處高木者鳴
求在深谷者喻君子居高位不忘故友三義也毛傳取興本
優鄭易傳不爲興止因二三章皆承伐木爲端耳殊不知舉
伐木可兼鳥鳴古多省文也李氏以四牡詩將母例之良有
見

許許傳云柹貌說文作所所云伐木聲朱傳解爲衆人并力之
聲引淮南子舉大木者呼邪許證之似矣然以漢語證周詩
恐未足據信況小毛公本漢人何必舍毛而取淮南子

兄弟無遠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疏引爾雅釋親之文謂妻
黨亦可言兄弟箋疏之意皆以兄弟兼同異姓也朱傳曰先
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其意偏指異姓爲兄弟矣上章
言父舅則同異姓之尊者皆可爲朋友此章言兄弟則朋友
之同儕者何得獨遺同姓乎

伐木篇毛傳分爲六章章六句呂記朱傳從劉氏說分爲三章
章十二句劉氏以三伐木爲章首故分爲三章其說良然然
此不自劉氏始也案傳箋下疏語統釋一章例置每章之末
此詩若從毛當六句一疏分爲六條今乃總十二句爲一疏
作三次申述又小敘下疏指伐木許許釃酒有藇爲二章上
二句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爲卒章上二句又指諸父諸舅爲
二章兄弟無遠爲卒章是此詩三章章十二句孔疏已如此
不始於劉氏也但孔疏釋詩專遵毛鄭何此詩分章忽有異
同又不明言其故劉欲改毛章句當援孔疏爲說而竟以己
意斷之朱呂亦止云從劉俱若未見孔疏者此皆不可解

天保

說文云上高也時掌切下底也戶雅切此上下皆指其位當讀
上聲其訓爲上之下之者則讀去聲玉篇廣韻上字訓高者
音去聲韻會以爲俗讀訓登升者音上聲與說文異下字音義與說
文同天保敘下報上也看能下下以成其政此一上三下惟
中閒下字當去聲耳釋文云下下俱戶嫁反恐非是

何福不除傳云除開也箋云開出以予之故釋文治慮反讀去
聲其讀平聲者訓爲去舊卽除官之除也集傳改除訓而不
改其音疏矣況福祿之來但欲其增新何取於去舊新舊積
累不尤爲福之大乎開出義較長

戩穀傳云戩福也本爾雅釋詁文集傳取聞人滋之說謂戩與
翦同而訓爲盡呂記嚴緝皆從此解案聞人氏之說止因說
文戩字引須實始翦商爲證故或戩翦爲一耳然說文戩字
注云滅也轉滅義爲盡義迂矣況福義本可通何必求新

于公先王毛訓公爲事謂四時之祭往事先王也案周之追王
雖止太王王季然后稷以下亦統稱先王如書武成稱后稷
爲先王周禮大宗伯皆稱先王外傳不窋稱先王又數后稷
至文爲十五王皆是此詩言先王足兼諸盩已上矣傳義不
必易

民之質矣日用飮食質成也平也民事盡平則爲君上者惟有
日用飮食相燕樂而已易需卦九五需于酒食與此義同虞

之無爲周之垂拱所以爲至治也程子訓質爲實而集傳因之以爲民皆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夫百姓日用而不知易大傳之所譏也詩反以歸美於君上耶

羣黎百姓箋云黎衆也本釋詁文集傳改訓黑而以秦言黔首證之然訓黑者本作黧黎訓履黏或借爲黑義耳況用秦言以解周詩何如徑遵周公之爾雅哉

如月之恆毛鄭訓爲月上弦此古義也釋文云恆字亦作縆同古鄧反沈古恆反則此恆元與訓常之恆音義各別嚴緝謂恆無弦義止有常久之義解爲常盈而不虧夫古無盈而不虧之月乃以稱願其君乎案恆本作恆說文云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閒胡登切天保恆訓弦古恆切生民恆訓徧古鄧切其皆借乎然說文又云古文恆从月作亙因引詩如月之恆則恆字元以月取義上弦未必非本訓也俗作恒誤

采薇

正雅篇次皆周公所定其先後之敘自有取義不以作詩時世爲斷也如小雅文王詩九篇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義各有當非苟而已常棣詩雖作於成王時既在治內之列則不得不先又詩譜推其故以爲周公閔管蔡被誅若在成王詩中則彰明其罪故推而上之託於文王親兄弟之義王肅亦以爲然於魚麗敘下傳特著其說二子所見良不妄也朱子因常棣一篇是周公作遂謂以後諸詩皆非文王事左矣采薇詩敘言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故歌采薇以遣之晦翁力抵其說以爲非文王詩殊不知敘之昆夷卽詩之西戎緜詩之混夷孟子之昆夷也史記言文王伐犬戎書大傳言西伯伐犬戎顏師古注漢書以犬夷畎戎昆夷爲一帝王世紀亦言文王時有混夷此伐西戎爲文王事歷歷有據者也獫狁不見他典獨見於逸周書敘其言曰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斯非伐獫狁之一證與逸周書七十一篇見劉歆七略及班固蓺文目其克殷篇史記亦采用之且文字古質非僞託之書也然則謂采薇之爲文王詩無可疑矣

歲亦陽止毛鄭皆指夏十月而解陽字不同毛以爲歷盡有陽之月（自十一月復至九月剝）方至十月鄭引爾雅十月爲陽之文是鄭以歲陽專據十月而毛則否矣鄭說長也又歲陽卽首章歲莫周正建子也足訂小傳詩無周正爲謬說矣

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芘蓋破字也集傳云腓猶芘也竟用爲字訓誤矣案腓字三見詩此詩腓字及生民篇牛羊腓字之毛皆訓辟四月篇百卉具腓毛訓病鄭於彼兩詩皆從毛獨此詩破字孔疏推其意以爲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亦必有避患義故易之夫以避爲避患王之述毛然耳其實毛意未必如此毛當謂此戎車者君子所依而乘小人所避而弗敢乘何嘗非避戎車乎案腓亦作蔽音肥又房未反班固幽通賦安慆慆而不蔽文選注曹大家訓蔽爲避漢書注鄧展亦訓避義正與毛傳合朱傳從鄭不如從毛之當也至引程子隨動之說朱子已覺其誤欲刪之而未及（語見大全）然呂記嚴緝皆用此解不知腓乃躁動之物非隨動之物也易咸艮兩卦注疏及本義皆取躁動之義程傳則於咸訓躁動於艮訓隨動在一經中已自相矛盾矣

出車

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郊牧異地然統言之皆可名郊出車詩首章言牧次章言郊鄭箋云牧地在遠郊是郊卽牧也疏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又引白虎通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可見遠郊者卽牧地周禮載師職以牧田任遠郊之地斯其證矣然則近郊但可名郊遠郊可名牧又可名郊箋疏合兩章郊牧爲一非無據也集傳曰郊在牧內又曰前軍已至牧後軍猶在郊朱子不信爾雅此却泥之太過

彼旟旐斯集傳引曲禮及楊氏之言以爲旟卽朱鳥旐卽元武因以下章之旂爲卽青龍此誤矣曲禮曰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是軍陳之法非旗幟之名也與周禮司常所言各一事其前後左右又與大司馬文義不相通曲禮言右以軍行之法大司馬治兵亦寓出軍之制宜相同也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旂軍吏載旗百官載旟郊野載旐今以曲禮之前後左右合之則交龍爲旂卽左青龍矣載之者國君也君若主兵則當居中若從王出征則從者未必一國亦應分列左右不應專爲左翼也熊虎爲旗卽右白虎矣軍吏實載之軍吏是諸軍帥所將乃鄉遂之正卒其偏爲右翼於義何取且鳥隼之旟爲在前之朱鳥而百官者乃鄉大夫以其屬衞王何以當爲前驅龜蛇之旐爲在後之元武而郊野者乃州長以下所將羨卒何以當爲後勁此皆難彊爲之說矣鄭氏注禮以陣法言之良有見也至以爲旗名本崔靈恩之說已經孔氏禮疏駁正楊豈未見耶

南仲之名見出車常武二詩出車詩傳云文王之屬未詳其諸系也羅泌路史言禹後有南氏二臣勢均爭權而國分南仲卽其後泌語本周書史記解其以爲禹後則見史記夏本紀贊贊云禹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是也斯語信矣泌子苹謂盤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南亦龍孫仲爲紂將據此則仲乃殷後非夏後不知出何典殆妄也

毛傳云方朔方近獫狁之國又云方朔北方也疏申之以爲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宅朔方爾雅朔北方也皆其廣號傳與疏皆不指朔方是何地朱傳始以靈夏等州當之宋靈夏今寧夏衞在漢爲朔方郡似矣然漢自借詩語以名郡耳豈可援漢郡以釋周詩哉又靈夏爲陝之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商之末造邠岐近地皆淪於戎狄南仲雖良將豈能於一年中窮兵直至北垂遠平二寇乎朔方之爲靈夏吾未敢信也漢置朔方郡在武帝時賈鄭孫王諸儒豈不知其事而不用以釋詩良有見矣

昔我往矣喓喓草蟲兩章箋義最婉曲詳盡前章自朔方出平二寇復還朔方總敘往返始末後章更述南仲在西方諸侯歸附之情令千載後讀此詩者如目覩當年用兵方略此先儒釋經所以能論世也今以首章爲既歸在塗之語後章爲室家思望之情夫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欲歸而未得歸之詞也既身在歸塗則還家有期何必復作此語耶至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詞奮張非室家思望之言則東萊辯之允矣

卉字釋文許貴切則去聲音諱說文許偉切則上聲音虺玉篇廣韻皆兼此兩讀

杕杜

首章日月陽止卽采薇之歲亦陽止謂遣戍年之歲暮也次章卉木萋止卽出車之卉木萋萋謂遣戍明年之春暮也三詩

一遣二勞語意相應出師之初告以歲暮卽歸至期而望之
情也此陽止之時女心所以傷也然玁狁二寇未獲遠歸踰
期至春暮則卉木萋矣勞還兩詩皆實紀歸時之景色也故
首章云征夫遑止僅言可以歸耳次章云征夫歸止則實欲
歸矣前雖望之猶知其未歸後則知其將歸而望之益切也
一傷一悲情同而事異矣次章傳云室家踰時則思正謂踰
日歸之時耳孔疏申之以萋止爲時未黃落在歲暮之前此
於文義未順恐非毛意

古人行役未有不念父母者汝墳鴇羽陟岵北山諸詩皆是或
自念之或室家代念之惟四牡杕杜詩則上之人探其情而
念之所以爲正雅也孔疏以爲婦目夫之稱迂矣

正小雅二十二篇其爲文王詩者九(鹿鳴至杕杜)武王詩者四(魚麗至南陔
白華至華黍)周公成王詩者九(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正大雅十八篇其爲文
王詩者八(文王至靈臺)武王詩者二(下武文王有聲)周公成王詩者八(生民
至卷阿)武王爲周家開創之主而詩篇獨少者良以周之王業
悉定於文王之世惟畱伐紂一事以待武王又耄期受命諸
務日不暇給故詳文而略武與不獨詩然也書述先德必文
武竝稱至康誥酒誥無逸蔡仲之命諸篇則盛稱文德而不
及武可見周室開代首王斷應屬文後之學者欲彰其事殷
之小心反諱其造周之大業豈善於論世者哉

魚麗

王伯厚(名應麟宋末人)困學紀聞引葉氏語謂漢世文章無引詩敘者
魏黃初四年詔云曹風刺遠君子近小人蓋毛詩敘至此始
行案葉語非是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
勤而終於逸樂此魚麗敘也班固東京賦云德廣所被此漢
廣敘及鼓鐘毛傳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皆用敘語可
謂非漢世耶

魚麗詩前三章先儒於旨多旨三字絕句下且多且旨且有各
二字爲句(此釋文云異讀則非)因上旨多旨三字言酒下多旨有三字
言物下三章疊此三字不得復言酒也集傳於酒字斷句句
法較渾成但旨多多旨旨有六字皆承酒言下三章文義未
順陳櫟言多旨有三字上言酒而下言物者見物與酒稱(見語
大全)不知此篇言萬物盛多酒成於人力雖多有限物儘與之
稱安在其盛多乎源謂有酒斷句多旨有三字仍可說魚三
章各末句結上三句耳酒既旨多旨魚又多旨有中與用且
字關兩意下三章遂承魚而言句法與文義皆無礙也

孟詵食療本草有黃顙魚卽魚麗詩之鱨也亦名黃鱨魚又名
黃頰魚無鱗而色黃羣游作聲軋軋(音遏)故又名鉠𩵽(音央)又
名黃𩵽毛傳云鱨揚也孔疏釋之以爲魚有二名豈非此魚
有力解飛取義於輕揚乎(埤雅之說)陸元恪以爲名黃揚正以色
黃而性揚也本草李注以陸爲誤失之矣

鯊魚有二一吹沙小魚也又名鮀(徒何切)太者長四五寸居沙溝
中吹沙而游咂(音市)沙而食味美俗呼阿浪魚一鮫魚背皮粗
錯如眞珠斑有鹿沙虎沙鋸沙諸種出東南近海郡亦名沙
魚魚麗之鯊吹沙也爾雅云鯊鮀是也毛傳亦云

鱧魚本草名蠡魚亦名銅(音同又音動)魚入本經上品而陶隱居言
其有小毒無益不宜食意物性古今不同也爾雅鱧注以爲
鮦又云鱧(音黑)大鮦小者鮵(音奪)埤雅以爲卽此魚矣今俗呼黑
魚非珍品也魚麗詩鱧與魴竝稱豈亦視爲美味耶

爾雅鰋鮎孫炎以爲一魚毛公詩傳亦以鰋爲鮎說文鮎亦訓
鰋又云鰋鮀也鮀鮎也而鰋卽鰋之重文皆以鰋鮎爲一惟
郭璞分爲二云鰋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鯷(詩釋文引郭注作鮧音啼又在私反)
魚麗釋文引之且云目驗毛解與世不協恐古今名異意蓋
右郭矣埤雅既引郭注又涵二注爲一彊郭以从孫而不明
斷其是非將焉適從乎詩詁及韻會皆剿襲陸疏且言鮎腹
平著地宜得鰋名亦非郭氏鰋額本義本草綱目列鮧魚之
名曰鯷魚曰鰋魚曰鮎魚注云古曰鰋今曰鮎北人曰鰋南
人曰鮎是鰋鮎直爲一魚矣然則郭注爾雅分鱧鱣鰋鯇爲
四魚說皆勝先儒惟鰋鮎之分爲二則非也又案別錄有鱯
(胡化切)魚鮠(音危)魚人魚陶隱居以爲皆鮎之屬

六笙

六笙詩集傳以爲有聲無詞說本劉原父呂記嚴緝俱不從可
稱卓識後儒辯證最多而近世郝仲輿(敬)之論尤爲詳確具
載長儒通義中奚源又謂作詩者多取詩中一二字或總括
其大義以立篇名若有聲無詞則南陔由庚等名何自來乎
晉鼓鞞鼓有譜而無詞則僅冠之以國號不能更立別名矣
朱子取以爲證非其類也況聲者樂也詞者詩也無詞則非
詩矣縱有譜當入樂經或附見禮記不當與雅篇竝列矣乃
毛公本置六詩於什外朱又反收之於什中又推白華爲次
什之首何自相矛盾也夫什者篇之總也無詞則無字句無
篇章何由數之爲什乎

皇清經解卷三之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二十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學海堂(庚申補刊)　嘉應楊懋建校　南海潘繼李新刊

南有嘉魚之什上(正小雅)

小雅次什之首至宋儒而兩更不數六亡詩而以南有嘉魚爲
什首者毛公之舊也蘇子由嫌其非孔子之舊仍數六詩於
什中而更以南陔爲什首朱子又據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
於鹿鳴什末抑魚麗於華黍詩下更以白華爲什首夫子由
之更什祖六月敘及康成之說於詩之篇第元無改也至朱
子之據儀禮則不能無議焉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
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燕禮亦然此儀禮奏樂之次也夫先樂南陔三詩所謂
笙入三終也次閒歌魚麗笙由庚等六詩所謂閒歌三終也
南陔在笙入之列則不得不先魚麗在閒歌之列則不得不
後各以類相從耳此奏樂之度豈編詩之次乎若必據此以
定詩之先後則閒歌之後尙有合樂三終所奏者關雎之三
鵲巢之三也亦當移置二南於小雅後又鵲巢之三越草蟲
而取采蘋今此二詩視之爲倒置矣何不依合樂之敘正之
乎朱子既憑儀禮之文定詩篇之先後矣又謂六月詩敘魚
麗句本在華黍下而鄭氏移置於南陔之上夫鄭未移之詩
敘遠在千餘年前朱子何自見之哉嚴坦叔詩緝一依毛傳
之舊仍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良爲有見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三詩朱傳皆釋爲燕饗通用之樂持

見儀禮鄉飲及燕皆閒歌此三詩因據以立說耳不知古人之用樂與作詩之本意不必相謀（宋馬端臨文獻通考論之其詳）小敘所謂萬物盛多能備禮者作魚麗之本意也樂與賢者作南有嘉魚之本意也樂得賢者作南山有臺之本意也既有此三詩後乃取為閒歌之樂章非專為閒歌而作此三詩也敘自釋詩不釋樂有何誤哉朱子專以燕饗釋三詩故於魚麗嘉魚皆謂以所薦之羞起興魚麗傳云極道其美且多以見主人禮意之勤嘉魚傳云道達主人樂賓之意夫對客而自誇其饌何鄙也對客而自稱君子是何禮也至南山有臺篇既其詩意殊與燕飲不類凡詩為燕飲作者必言酒肴樂舞之事及為勸侑之詞如燕羣臣則云鼓瑟吹笙云我有旨酒矣燕兄弟則云儐爾籩豆云飲酒之飫矣燕朋友則云釃酒有藇云有肥牡有肥羜云陳饋八簋矣燕諸侯則云厭厭夜飲矣今有臺篇所稱南山北山之所有既非饌客之需而頌美君子又絕無勸侑之意若鹿鳴之式燕以敖常棣之和樂且孺與伐木湛露之飫此渭矣不醉無歸者也安在其為燕饗之詩也

南有嘉魚

小敘云大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至誠當斷句惟至誠則能致賢之來又能任賢之久詩直言與賢敘更推其與賢之心非必於詩詞有專指也康成釋烝然為久如以合敘至誠之意固矣且君子至誠與賢其心始終如一豈僅於賢之未來遲之而已哉（遲直冀反箋云久如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集傳以烝然為發語聲尤屬臆說王肅述毛云烝眾也得之呂記祖王義

南有嘉魚嘉非魚名也猶下章樛木之樛甘瓠之甘云爾黃氏（宋黃東發日抄）曰嘉魚非指丙穴之魚丙穴魚飲乳泉而美未必元名嘉魚自詩傳引此以釋詩世遂名其魚為嘉魚黃言嘉魚不指丙穴是也言嘉魚因集傳得名非也以丙穴魚釋詩埤雅之說而集傳因之耳嘉魚出於丙穴見左太沖蜀都賦其名之來已久豈因集傳而得乎蓋丙穴之嘉魚直是後世好事者采詩語以名之耳毛云江漢之閒魚所產也箋疏亦止云南方水中有善魚皆不以嘉為魚名也孔仲達唐人時丙穴已有嘉魚之名而不引以為證者豈非以後世事不可證閒詩乎足見先儒釋經之慎矣

纍之綏之兩之字來思又思兩思字皆助詞故纍與綏協來與又協皆不用句尾為韻式燕又思箋疏以為燕而又燕得之矣朱傳既從古注復載或說以思為思念祇贅耳

少皞以祝鳩名司徒祝鳩乃孝順謹愨之鳥故掌教之官有取焉翩翩者鵻兩見小雅四牡以況使臣南有嘉魚以喻賢者彼勞使臣義取於愨謹此美賢者意主於專壹皆與設教之旨同上以此立教下卽以此成德無異趣也集傳以嘉魚末章之興為全不取義過義駮之是

詩以又字協韻凡四見小雅南有嘉魚及小宛各有其一賓之初筵有其二嘉賓式燕又思天命不又集傳皆音亦室人入又則由怡二音矧敢多又則亦異二音近世陳第古音考以為俱無的據且言又卽右也右乎也詩右字有以意兩音四又字皆當音意燕又與來協來音利不又與富協富音係入又與時協時音是多又與識協識職吏切其說似矣然古人韻緩凡與右又同韻者所協字多在支紙寘韻內如仇協逵毋協杞止裘協試之類不勝屈指又古不分四聲支紙寘質可通為一讀而職物緝亦與質通用多識古注元讀如字不必音億吏切燕又之來入又之時亦不必作去讀也來字古陵釐切用今音本自協耳至富字古方二反我行其野協異蓄亦匿協刺召旻協時閟宮協熾倂小宛凡五見所協皆同

南山有臺

傳以臺為夫須爾雅亦然郭注云可以為禦雨笠草木疏云莎草可為蓑笠（郭陸俱誤別有辯見無羊）故都人士稱臺笠矣字或从草作薹後人所益都人士釋文云臺爾雅作薹然今本爾雅仍作臺與詩同也玉篇及唐韻（卽廣韻）又有𦬀字毛氏韻增黃氏韻會皆載之云笠也（皆承郭陸之誤）而以當詩之臺笠字於是臺薹𦬀一字而分為三矣又案爾雅薃（音皓）侯莎其實媞（音隄小正緹縞傳）者（云緹縞者莎隨也緹其實也卽此草）蓋與夫須一草爾雅翼以為其根卽香中之香附子又名雀頭香江表傳魏文帝遣使者於吳求雀頭香卽此本草綱目云莎葉如老韭五六月抽莖三稜中空莖端復出數葉開青華成穗如黍中有細子其根有須須下結子一二枚轉相延生此近時要藥也而爾氏不議諸注亦略可見古今藥物與廢不同如此

萊傳云草也陸疏以為草名其葉可食而孔氏取之當矣案萊亦名藜本草綱目云卽灰藋（灰藋有白紅二種）之紅心者（今俗呼灰藋紅心者如灰故名藜心則粉紅）鶴頂草嫩時可食老則莖可為杖原憲藜杖應門卽是物也韻府以為落帚者誤

樂只只字古訓是今訓哉樛木篇兩義俱通前已辯之矣至南山有臺之樂只正小敘所謂樂得賢也如以為樂哉君子則君子自指王者樂卽邦家之基萬壽無期云云耳非樂得賢之樂也以為樂是君子則君子正謂賢者樂乃王者樂之下文盛稱其效正所謂立太平之基也與敘義最合則只字也是為長

易姤卦以杞包瓜一杞也而釋者各異張曰大木馬曰枸杞鄭曰杞柳凡三為（見釋文易）此三木皆載於詩而小雅之南山有杞在彼杞棘嚴坦叔以為山木王伯厚以為杞梓（見困學紀聞）則所謂大木也左傳楚聲子以杞梓比鄭才（襄二十六年）孔叢子載子思之言以杞梓比干城之將又稱其連抱是必木之高大而材者草木疏云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為函樗非材木也而謂杞如之殆僅取其形似乎

南山有枸傳云枸枳枸孔疏引宋玉賦枳枸來巢以證毛說嚴緝譏之以為風賦枳句來巢字作句李善注橘踰淮為枳句曲也音鉤非毛義也案嚴說非是陸元恪草木疏已引此語證枸矣云古語曰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孔惟謂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稍不同耳要之枳枸之為木其枝鬱曲其實則甘二者俱足致鳥陸孔兩疏各取一義俱可通也句枸古字本通用李善注文選不知引毛傳及陸疏為證訓枳句為木名而妄以枳為橘變之枳句為詘曲之詘是李之謬也況孔李俱唐人而孔先於李安得據李而非孔哉

枳枸雖南產而琢於周詩其在禮（禮記曲禮作椇）則婦人以為摯（見禮記）人君燕食以為庶羞（見內則）是北土亦珍其味也豈以其甘美如飴（見陸疏）故遠致之耶字又作椇椇本草列其名曰蜜椇椒曰蜜屈律曰木蜜曰木餳曰木珊瑚曰雞距子曰雞爪子其

木名又曰白石木曰金鉤木曰枏棋曰交加木或言其味或似其形也雷公炮炙論云弊箄卑俾二音淺鹵如酒霑交注云交加郎宗㮨椇也蓋此木能薄酒矣又山海經有甘華北海外平邱東經曰邱大荒南經蓋猶之山西經有沃之國皆有此木郭注云赤枝幹黃華楊慎補注以為即枳椇

梓椅楸檟四木同類而小別故秦風之條得兼楸榎之名小雅之梂得兼楸梓之名梂名鼠梓爾雅毛傳同又名虎梓郭注又名苦楸見陸疏是也郭以為楸屬陸又以為山楸之異者然則條為山楸梂又條之異者與又案此詩五章而臺萊桑楊杞李栲杻枸楰取興於卉木者凡十焉皆以為賢者之喻也埤雅樓而析之每物各豎一義持說甚優然鄭箋云山有草木以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義亦平正

蓼蕭

古人言四海多專指荒裔之國故蓼蕭敘澤及四海鄭箋以為國在九州之外而引爾雅所言四海及虞書外薄四海釋之然鄭箋之言又與禮記明堂位周禮職方氏爾雅釋地之文互異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禮記明堂位之文也爾雅有二文上文同鄭箋下文今本無同明堂位而無九夷邢昺述先儒云上文是殷制下文是周制理或然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周禮職方氏之所掌也閩謂注云周所服之國數也鄭荅趙商以為四夷總言四方夷狄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此鄭據爾雅下文相駮為說也爾雅下文惟李巡本有之鄭與李同時人當見此文矣然鄭於蓼蕭箋則取上文其注職方及布憲則取下文蓋亦未有定見周禮賈疏謂詩敘與爾雅及禮異是傳寫之譌豈未見上文與

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康成兩存禮雅之文不辯其孰是孔疏載其荅趙商語以為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然八蠻六戎五狄國名李巡之注爾雅已備列之李注今見禮記王制禮疏云九夷一元菟二樂浪三高驪四滿飾五鳧臾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八蠻一天竺二咳首三僬僥四跂踵五穿胸六儋耳七狗軹八旁春六戎一僥夷二戎夷三老白四書羌五鼻息六天剛五狄一月支二穢貊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惟九夷據東夷傳文餘俱本李注源案淵博如鄭又與李同時李所知鄭安有未悉而云無國數不敢定者豈以李所指諸國名不見經傳正文無足據信耶闕疑之道當如是也又案周書王會解記成周之會四夷來獻者凡六十國既與明堂職方異又載伊尹為四方令東夷十南蠻六西戎九北狄十二亦與爾雅上文不同書史殘缺傳聞異詞戎狄五六之數信難以臆定也又案盧辯大戴禮注謂職方所言周所服四海種落之數明堂位所言朝明堂時來者國數爾雅所言夏所服與殷之夷國似矣然以戎論之朝明堂者六而隸職方者五是朝者之數浮於服也夫聲教所被皆可言服朝則俯臣奉貢自比諸侯之列矣豈猶未得謂之服乎此說之難通者盧又譏鄭引爾雅其數不同終使學者疑其所聞是未識康成闕疑之意矣

周之王業雖成於文武然興禮樂致太平實在周公輔成王時當讀戴記明堂位周書王會解二篇想見當時華夷一統之盛蓼蕭湛露及四海孔疏引越裳來朝事以為此詩之作當在周公攝政之六年良有然也合明堂王會二文以讀此詩覺成周一會儼然未散

蓼蕭首章燕笑語兮三章孔燕豈弟一詩兩燕義當畫一鄭氏於首章云與之燕而笑語孔氏申之為燕飲三章則訓燕為安前後異解矣源謂以孔燕為其燕飲則不詞以燕笑語為安樂而笑語文義無礙也則兩燕俱訓安為當嚴緝解孔燕為盛燕然孔本訓甚轉甚為盛恐費力

雅之蓼蕭采芑韓奕頌之載見皆言鞗革蓼蕭傳云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案鞗革轡也以絲曰轡以革曰鞗鞗之有餘而垂者曰革爾雅轡首謂之革郭云轡靶勒是也說文靶必駕切轡革也革末以金飾之狀如鳥噬名曰金厄韓奕所言是也此詩之沖沖載見之有鶬則金飾之貌狀

和鸞雝雝集傳云在鑣曰鸞劉瑾疑其與駟驖傳異謂鑣字當作衡此非也駟驖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此詩傳云在鑣曰鸞彼取箋文此仍傳語耳況和鸞所在先儒本無定解駟驖疏云鄭注夏官大馭及經解玉藻皆曰鸞在衡和在軾蓋依韓詩內傳及大戴禮保傅篇文也然蓼蕭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烈祖箋又云鸞在鑣蓋和鸞所在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為兩解據此則在衡在鑣俱通也又左傳錫鸞和鈴桓二年杜注鸞在鑣和在衡孔疏云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所容惟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當謂駟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以此知鸞必在鑣鸞在鑣則和必在衡據此則在鑣之說長也宋羅願謂詩言四牡八鸞鑣馬銜也馬口兩旁各置一鸞四馬應八鸞矣殆祖此疏至杜謂和在衡與毛鄭異孔亦不辯意以經無明文未可臆決乎然羅氏又謂四牡八鸞見采芑烝民韓奕烈祖諸詩乃王臣及侯國之車若天子車名鸞路豈反置鸞於馬定當在衡斯語亦有理蓼蕭之鞗革和鸞鄭以為說天子車飾是正指鸞路也鸞當在衡矣且言車飾不言馬飾則非在鑣可知疏謂其不易傳者以駟驖已明此從可知鄭意或然

湛露

厭厭夜飲傳云厭厭安也疏云安閒之夜爾雅作懕懕云安也郭注云安詳之容說文引此詩作懕懕亦云安也然則詩字亦當以懕懕為正其義則一安足以蔽之朱傳曰安也久也足也久訓出蘇氏殆因安而附益至厭足當作猒說文云猒飽也从甘从肰詩厭字本為懕之借不得又兼猒義案厭字於輒切說文笮迮也阨切俗作壓厭已从厂呼旱切俗又加土誤也舍猒字不用而以厭當其義再誤也因詩之借厭而轉以猒義釋懕是緣俗誤而又加誤也小學不講譌舛至此又韓詩厭厭作愔愔薛君云和說貌與安義殊而亦相近

湛露篇鄭分下三章以豐草喻同姓杞棘喻庶姓桐椅喻二王之後似屬穿鑿然謂同姓則夜飲異姓則否以見古人一燕飲亦寓親疏厚薄之等其說不可廢也

在宗載考傳云夜飲必於宗室宗室二字箋疏俱無申述案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是即毛公之自注矣又禮記昏義教於宗室注云宗子之家蓋亦指廟言然此皆大夫士之禮故有宗子若湛露之在宗乃天子燕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之寢室耳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廟寢俱可名室燕則是寢非廟矣鳧鷖詩既燕于宗與此在宗

義正同但彼爲賓尸在廟門外之西室此爲燕同姓在廟後之寢室耍之同在廟中則可同謂之宗也毛又釋夜飲爲私燕私燕即楚薺之燕私也孔疏云然備言燕私惟與諸父兄弟共之異姓不得與故箋疏皆以在宗載考爲燕同姓諸侯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異姓則止之矣楚薺又云樂具入奏謂由廟而入寢也廟在前寢在後故言入入寢即在宗也朱傳以宗爲路寢之屬則是王之燕朝與小寢非廟中室矣恐不得名之爲宗

杞棘皆堅彊之木故以興顯允君子顯允明信也桐椅是柔韌之木故以興豈弟君子豈弟樂易也詩意較然康成徒取同類異類爲說箋以杞棘異類喻異姓諸侯桐與椅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惟同姓則一類故廣舉豐草遂無暇及此義

彤弓

彤弓詩經文明言饗而集傳反言燕雖饗畢之後容或繼以燕然畢竟饗爲主且釋經者不應故與經違也又此詩專主賜弓饗亦因賜而設耳故敘云賜有功不云饗也今先言燕而後及賜已失經意矣況經不言燕乎

又言藏之謂諸侯受天子之賜而藏之於家也左傳襄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宣子言受言藏若爲此詩下注腳矣毛傳鄭箋及王肅述毛意皆指諸侯言無異說也王安石以爲王受弓獻而藏以待賜鑿矣迂矣東萊踵此以立論謂藏之王府不妄與人後世視府藏爲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與此異矣持論雖佳恐非詩旨朱傳從之疊緒仍用古注

右之醻之毛鄭異解毛以右爲勸有功醻爲報功辦承上章饗宇而言然不指酒也鄭以右爲賓受獻爵奠於薦右醻爲獻酢之後主復醻賓義亦可通但不如毛之渾然

菁菁者莪

朱子釋子衿菁菁者莪二詩皆不從小敘而自立新說及作白鹿洞賦中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門人請其故荅曰舊說亦不可廢可見朱子傳詩之意悉爲從來遵敘者株守太過不能廣開心眼玩索經文領其微旨故悉埽舊詁別開生面爲學詩者示一變通之法以救後學之滯俾與古注相輔而行原不謂集傳一出便可盡廢諸家之義也其中或矯枉過直不無所偏朱子固自知之應不罪後儒之指摘耳今人奉集傳爲繩尺東注疏而不觀此末學之陋也非朱子之本懷也

菁莪首章箋云既見君子官爵之而得見也案此語未盡然官爵之者在成材之後耳此詩主君子長育人材而天下喜樂之至於成材而授官乃其餘意觀敘語可見源謂前三章皆以莪之長喻材之育則此三既見因教誨之而得見也所見之君子在鄉則鄉老鄉大夫諸職在國則大司成大小樂正諸職如遇視學養老則俱得見天子矣末章以舟之載物喻君之用人則此一既見因官爵之而得見也所見之君子直應謂王者而司馬有辯論之權或當兼目之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箋云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是樂主見者言有儀主君子言也歐陽氏本義全指君子嚴華谷非之謂以樂且有儀指君子則既見二字無所歸詩中既見君子二十有二見於九詩汝墳風雨唐揚之水車鄰出車蓼蕭菁菁者莪頍弁隰桑其接句皆述喜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所見者喜也斯言得之矣源謂樂字即下章喜字休字歐陽以屬君子實爲無理鄭以有儀指君子元是見者自幸之詞無妨文義但一句分屬兩人終未渾成且以儀爲相接之儀趣味亦短嚴緝云見善教之作成是有儀主賢才言得之矣惜語未明暢東萊詩記載呂氏之說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旨哉斯言嚴說應本此案古人言儀竝非僅容貌之謂儀義宜三字本相通如鳴鳩箋訓儀爲義烝民釋文儀作義傳訓宜文王詩儀鑒于殷戴記作宜鑒皆是說文云儀度也度謂法度合於法度則謂之宜詩言禮儀猶言禮義云耳故育材者必以之此詩首章有儀與六月敘之禮儀語意本相應可見詩言育材以禮儀爲要術呂氏得其旨矣詩記錄呂說於小敘下而首章正解後用歐陽語不知果以何說爲是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箋云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孔疏謂載字與載飛載止載震載夙同類當訓爲則鄭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余謂疏語太拘詩中載字取任載之義者多矣謂之載矣受言載之載是常服之類何必專訓爲則耶至集傳以爲舟之則沈則浮喻人之未見君子而心無所定於義尤疏未見而思見繫念最篤何云無定況經文初無未見君子語也又舟之浮者常也沈則不復浮矣如以爲無定則是浮而又沈沈而又浮也舟之在水豈有是乎

皇清經解卷三之二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二十一　嘉應楊志建督校　南海潘李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南有嘉魚之什下之小雅

六月

六月北伐鄭箋以爲遣吉甫信矣至毛傳以爲親征竝無明文也王肅孔晁述毛旨始有親征之說徒據首二章傳文爲詞耳首章傳云日月爲常二章傳云出征以佐其爲天子大常王所建而出行征伐成己爲天子之大功此王孔二家所據爲親征之證也不知毛傳元不言佐己其云佐其爲天子指吉甫言更爲明順至王建大常雖周官有明文見司常職及然玩傳語未嘗謂建此以行也傳云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夫簡閱者將出師先選擇其士眾車馬如周禮大司馬四時蒐田教民坐作進退之法是也平時簡閱王猶親莅之況命將出征乎大常之建應在此時耳二章傳又云必先教戰然後用師可見首二章毛皆指簡閱言章末兩出征則明簡閱之故何嘗以爲親出哉故末章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傳義顯然矣肅見此傳與己矛盾復爲之說曰王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逐乃至九原則尤可笑躬率六師業已就道乃未見敵而先歸中興賢主何舉動輕率如此乎又案簡閱近在京師自當躬親其事征伐在千里之外擇人而任之乘輿可以無出此事勢之常無足怪也孔疏欲證成王說以爲得毛旨乃云不得載常簡閱遣將

獨行此吾所未解

六月棲棲劉執中彝以六月爲建巳之月呂記從之朱傳以爲建未之月此本不足置辯但周世民閒紀物候或用夏正至朝廷大政令必以周正紀月出師征伐國家大事焉有舍周正而用夏正者哉詩小傳宋梅堯臣著謂詩無周正非也必如豳風之七月小雅之四月方可定其爲夏正耳小明之二月未當建卯十月之交之十月未嘗建亥也見谷有蓷本詩

于字有三訓於也往也曰也詩具有之今莫識自義然六月詩兩王于出征若不訓于爲曰文義終不可通鄭箋得其解矣孔疏謂詩中于字傳止有於往兩訓故不用曰義述毛不知傳文質略安知非偶遺之耶案於曰二義皆見爾雅釋詁其曰義郭注引此詩證之又說文亏字注云於也象氣之舒亏從一夫于象氣之舒曰從口從乙亦象口氣之出覘說古八製此二字意元相同矣又案于於同義詩多用于而於字亦閒出於本古文烏字也古文烏作𢄖又省作於隸變作於借爲於乎字轉其義而不改其音也又爲于義則音義俱轉矣於字見詩者靜女著權輿蜉蝣九罭白駒下武板清廟九詩凡十七字皆于箋哀居切至伐木靈臺與雝賚二頌則釋文有兩音要音烏之義長也餘皆歎詞矣又於爲歎詞元象烏烏之鳴斯假借而不離本義者故他與作烏亦作鳴

共武之服釋文云共鄭如字王徐音恭王徐之音流毛者也孔疏用鄭說述毛亦讀如字恭音之義無聞焉朱傳云共與供同未知王徐亦此義否也觀巧言之匪共止共小明之靖共爾位召旻之昏椓靡共皆訓爲供具之供則意當同矣嚴緝既音共爲恭又引鄭箋云共典也參本謂嚴者與翼者共典兵事共典猶同典耳非以典釋共也裁割先儒之言而不顧其文義將誰欺乎又案箋分嚴翼爲兩人云羣帥之中有威嚴者有恭敬者共典兵事言文武之人備此義亦勝嚴者能率厲士氣敬者能撫緝衆心或以武節著或以文德優人各有能在用才者兼收之耳吉甫文武俱長所以爲元帥也孔以鄭述毛不爲無見

六月詩所言地名凡五焦穫也鎬也方也涇陽也大原也毛鄭既無注釋惟焦穫則疏引爾雅耳鄭訓涇陽爲涇水之北涇小北非一地初不以秦漢之涇陽縣當之也鎬方無可考直以爲北方地名而已惟大原之名見禹貢及左傳彰彰有據而注疏皆無一語及之豈以六月之大原非禹貢左傳之大原也朱傳始以今大原府陽曲縣釋之案出車詩南仲既平玁狁即伐西戎則二寇定相接壤玁狁自是西北之狄其遁亦應向西北而去吉甫安得反東行逐之至今山西之陽曲哉通義駁其誤允矣或又謂大原即唐原州今平涼府固原州及涇州地後魏始置其命名或取詩大原源謂此近之矣而亦無確據後魏去周亡千餘載郡使因詩取名亦屬臆說況未必然也毛鄭去古不遠大原果屬高平漢高平即後魏原州後魏猶有傳聞漢世豈反不知而不取以證詩乎案雍州之地多以原得名見於詩書者禹貢曰原隰底績公劉曰度其隰原又曰于胥斯原又曰復降在原又曰瞻彼溥原皇矣曰度其鮮原緜曰周原膴膴吉日曰瞻彼中原皆雍地也六月之大原其諸原之類與定在雍州北境但必欲確指爲何地則穿鑿之見耳

毛傳云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斯言殆未然也焦穫又名瓠口在今涇陽縣北今涇陽縣即漢池陽縣也在西安府城北七十里而咸陽縣亦在府城西北五十里縣城東二十五里爲古鎬京焦穫去之僅數十里耳何得便與玁狁爲鄰西周畿內方八百里而玁狁乃在都城數十里外直是肘腋之際周世戎狄雖多錯處中國亦不應密邇如此況吉甫逐之尚行千里而玁狁巢穴反近在百里內尤不可信

爾雅釋地周有焦護釋文護與穫同郭注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然則郭所謂瓠中乃釋焦護非偏釋護也爾雅以焦護爲十藪之一則焦穫乃一地非兩地也集傳釋焦護忽分而爲二云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知引爾雅注矣又不玩其文義何耶

出車傳謂方即朔方觀六月詩則益知詩之朔方非漢朔方郡矣詩云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言玁狁之來由鎬而方而涇陽也是朔方之地在涇陽與鎬之閒矣方之去周京當比鎬爲近劉向云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方復較近焉則不及千里矣豈可以漢之朔方郡當之哉

以詩之文勢合之今之地理涇陽其即焦穫乎焦穫最近京邑玁狁犯周當至是而止詩數玁狁之惡故先言焦穫見其縱兵深入迫處內地繼又追本其始自遠而來故言鎬與方紀其外侵所經也言涇陽紀其內侵所極也以其初至故曰至以其久居而不去故曰整居初至則泛言涇水之陽久居則實指其地名立詞之常也涇水經流千六百里水北非一地焦穫亦在其北耳總之焦穫涇陽皆舉近而言鎬與方皆舉遠而言箋云鎬方皆北方地名也玁狁之來由遠而近詩人據目前所見自應先舉其近後舉其由遠而近之路也孔疏云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蓋亦同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云言逐出之而已疏申其意以爲宣王德盛兵彊不必與戰此語固然然猶未盡也大抵東西南三夷皆有城郭室廬知慕德義易馴伏哉可招致而臣屬之北狄逐水草轉徙無常居性桀驚好殺不可德綏威攝揚子雲所謂中國之堅敵也善謀國者但固其疆圉令不我犯足矣故采芑詩曰蠻荊來威江漢詩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常武詩曰徐方既來徐方既同或致其朝貢或正其封域如脅使貢職自稱雄於一方又甚則穷犯鄰境耳而宣王輒舉兵入其地彼亦惶懼引罪稽首闕廷焉若六月詩則異是遂玁狁入寇情形縱兵蹂躪彌直千餘里京畿重地半爲戎馬之場彼三詩寧有是乎至吉甫出征僅僅驅之遠遁不若蠻荊淮徐諸國望風懷附也彼三詩多稱詡國威此一詩反張皇敵勢豈勇於彼而怯於此哉當年事勢實應爾爾後世東南荒服漸內屬爲郡縣惟北狄倔彊沙漠長與中國抗衡古今事略相同讀宣王征伐四詩可得其槩矣

飲御諸友疏云進其宿在家諸同心之友與之飲以盡其歡然則諸友乃吉甫之友非王之友也呂記引范氏之言曰王以羣臣爲友東萊又申之曰酒誥大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爲友也持論雖美然非詩意矣集傳以爲吉甫私燕尤失之詩正以王燕吉甫必進其好友與之共飲使得盡歡又於常牲之外燕禮牲用狗加以珍膳見寵異功臣之特厚耳至若吉甫召會親友燕飲於私家乃其常事且何關於國政而著之雅篇哉

采芑

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詩傳故詩人以采芑新田爲喩田之肥美由於耕治之方新士之勇武由於教養之有素也集傳以爲因賦起興是采菜民田乃實事矣豈三代節制之師乎通義有辨已集傳又曰芑苦菜此襲用草木疏語而誤也疏云芑似苦菜今脫去似字豈欲溷荼芑爲一物乎又金路有鉤革路無之經云鉤膺則此路車是金路非戎車又鐃與鐲通角皆名鉦而鐲以節鼓非靜之義傳云鉦以靜之則此鉦是鐃非鐲正義辯之皆歷有明據而集傳不從未解其何故

芑菜陸疏以爲似苦菜案宋嘉祐本草謂之白苣王禎農書謂之石苣食療本草云白苣似萵苣葉有白毛李氏綱目云葉色白折之有白汁正二月下種三四月開華黃色如苦蕒結子亦同八月十月可再種故諺曰生菜不離園蓋白苣苦苣萵苣俱宜生食不宜烹通可曰生菜而白苣稍美得專其稱也然則荼是苦苣辨見谷風芑是白苣同類而小別耳元案今作以爲相似信矣集傳不察溷爲一菜

王國六軍用車千乘采芑其車三千則十八軍矣非出師之常故鄭以爲美卒盡起孔疏以爲出六遂及公邑後世王氏以爲用侯國之兵蓋古者天子用兵先取於六鄉鄉不足取六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皆本有此制非臆說也朱子譏其文害詞詞害意故集傳云此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夫詩人誇詡之談容或過甚然此詩其車三千一語而三及之不憚重複殆是紀實之詞非虛張之說也況萬乘之國出車三千何足爲異晉霸國耳昭十三年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見左傳而遠啟疆所言長轂九百見昭五年左傳尙不在其中合而計之幾及五千乘矣宣王成周盛天子三千之車詎足爲多而過疑之

說文以隹爲鵻之或體云鵻祝鳩也從鳥隹聲或從隹一徐云思允切爾雅翼據其說以爲詩之翩翩者鵻皆隼也案鵻乃謹愨孝順之鳥故詩言將父將母以之爲興而嘉魚篇以喩賢人左傳謂之祝鳩少皞氏以名司徒主教民亦取其孝也隼爲鷙厲鷙鳥也易解卦公用射隼以象詩述之人九家易言其性殘害詎可合爲一哉況說文鵻諧隹聲明與隼異讀又訓爲祝鳩則定非鷙鳥以隼爲鵻或體當必有誤徐氏思允切殆據以隼音加之耳又案鵻隼皆見爾雅釋鳥曰隹其鳩鵃注今鵓鳩此鵻也曰鷹隼醜其飛也翬注鼓翅翬翬然疾此隼也陸璣之釋詩也翩鵻鴥隼亦各爲之疏皆以爲兩禽矣

鵻一鳥也說文以爲祝鳩陸氏詩疏云鵻春化布穀者則又以爲鳲鳩羅願爾雅翼疑爲鵓鳩符悲切音皮鵖音及鴔云今俗名鵓鳩則又是鵓鳩爾雅云鵖鴔一鳥而具三鳩果安所折衷乎吾則以詩易爾雅之言斷之而已詩秦風鴥彼晨風小雅采芑沔水兩言鴥彼飛隼晨風鸇咏隼皆言鴥鴥者迅疾貌正爾雅其飛也翬之謂可見鸇與隼同是鷙鳥易以比小人亦以其貪殘善搏擊也其與鵻殊類明矣

爾雅釋詁蠢作也動也釋訓蠢不遜也說文蠢蟲動也玉篇云動也作也廣韻云出也動也然則動其本義而借爲不遜與書蠢茲有苗越茲蠢今蠢允蠢詩蠢爾蠻荊禮記春之爲言蠢也先儒釋之皆不離動義字又溷惷惷亂也左傳今王室實蠢蠢焉昭二十四年今本惷作蠢是也惷蠢音同義亦相近無妨通用耳采芑集傳曰蠢動而無知貌無知義古未之有語本伊川而蔡氏亦祖此以釋書是誤以惷愚義爲蠢義矣書惷容丑江二切因惷蠢文相似致斯謬也詁誤至今輒以蠢爲無知之稱目反忘其動義矣

元老壯猶易所以稱丈人吉也後世趙營平馬伏波皆以老將立功非其證與朱傳曰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一似壯猶非老將所能知於義矣況傳引曲禮云五官之長謂三公之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則元老之初自以方叔官爵言不言其齒也

車攻

宗廟齊豪爾雅作毫戎車齊力田獵齊足爾雅此文釋吉日詩也毛公用之入車攻傳而以尙純尙彊尙疾推明厥旨蓋吉日云既差我馬差擇也車攻云我馬既同同齊也擇之使齊二義相因矣然兩詩皆紀田獵宜專以齊足取義而篇中言四牡四黃乃齊力齊豪之事齊足反不及焉不獨此兩詩也凡詩曰四牡乘牡曰乘駒皆齊力也曰四黃乘黃黃馬曰騧驪黑色曰騵赤馬白腹曰四騏青黑色曰四駱白馬黑鬣曰乘鴇驪白雜毛曰乘騧色皆齊豪也獨齊足不言驪萊又周禮校人職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卽齊豪也物馬卽齊力也亦無齊足之事豈齊足非周制與案詩載馬名最多類皆以毛色爲定其以力舉者止有駒壯兩稱並無以疾足得名者爾雅釋畜所列諸馬亦以毛色辯名惟云絕有力駥如戎切則以強力得名耳若夫騉蹄音昆騉駼盜驪宜乘騛奴切了騠之屬皆彊力疾足之馬名然非常之畜不在恆齊之列也竊意古人之名馬止據毛色而力與足不與焉雖有齊者亦無由別其名而配以驪乘之文矣宜其不著於詩也其師田之馬力與足旣齊而色復齊則詩人特表異之以見畜牧蕃息之美如六月之四驪采芑之四騏大明之騵騵秦之駟驖鄭之乘黃乘鴇及此詩之四黃皆是要非天子諸侯不能具也若夫渭陽之乘黃以贈人裳裳者華之四駱以保祿位駜之乘黃乘駽以在公則齊豪而已不必兼力與足矣

車攻二三章言行狩言于苗猶未田獵也孔疏以爲先致其意呂記以爲有司先爲戒具是也宣王適東都以會諸侯爲主會同之後因而田獵以娛賓客耳二章集傳云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五章又云旣會同而田獵二似未會而先獵既會而復獵者語意殊未明劃

甫草傳云甫大也箋云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故釋文云甫鄭音補案傳從鄭呂記疑辯則否嚴謂下章言獵於敖地不應又言圃田也然案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敖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計二地相去僅百餘里各舉一名以互見其所在義亦可通也又案甫草韓詩作圃草見後漢書馬融傳融廣成頌曰詩咏圃草章懷注引韓詩有圃草云云康成先受韓詩又馬之弟子故直據此文解之非破字也又周語藪有圃草注訓圃爲大云茂大之草則圃甫二字古本通用又圃田水經注作甫田其水爲甫水尤足爲證

孔疏謂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此語非是王制設封建之法名山大澤不以朌音斑駁也周禮九州澤藪皆掌於職方正使有鄭圃田不得在其封內且非直此也諸侯境內天子自應得田春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河陽晉地也時文公方霸而襄王以衰周弱主猶狩於

其境內況宣王正當全盛乎又左傳文十年楚子與諸侯田於宋之孟諸宋不以為嫌也霸主尙爾何況天子孔氏之言不稽於典矣然朱傳從之

夏獵曰苗車攻言夏獵也行狩乃獵之總名故毛傳行狩不言冬而于苗言夏又云芟草為防或舍其中正仲夏教茇舍之法也東萊詩記從之集傳以苗為狩獵之通名殆不然毛說

赤芾金舄傳云金舄達屨也案小爾雅云屨尊者曰達屨謂之金舄而金絇也宋咸注云禮黑屨青絇赤舄黑絇詳注意則金舄當是赤舄之特異者注言黑屨赤舄皆與絇異色正見金舄之為達屨以其色與絇同絇者舄頭飾也古人重之以為成人之飾（玉藻童子不屨絇）金舄之色直達於絇所以殊其制而獨得達名也傳文達屨義亦應爾孔疏申之以為金舄即赤舄舄有三等白舄黑舄在赤舄之下其尊未逮赤舄之尊莫過屨之取上達者故曰達屨此殆臆說耳孔子魚（名鮒著小爾雅）先聖九代孫其書最古其說又甚優而孔氏不用未知何意

車攻第五章鄭以為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蓋田獵所獲禽王擇取三十其餘頒賜臣下然必習射澤宮令中者取之賤勇力貴禮讓也事在田獵之後而文在田獵之先者疏謂承上章諸侯來會而言令其事相次故射夫即指諸侯又謂田無射禮惟既獵乃有班餘獲射其說如此蓋詩人敘事嘗有先後倒置者如驅驖之二三章定之方中之首二章出車之四五章皆取文便也後儒釋此詩惟求事順遂解決拾以下三章皆為田獵之事而班餘之射缺如矣七章所謂大庖乃是王所擇取之三十禽與士大夫無與也朱傳於七章方及澤宮習射之典不已贅乎況射中之後方可獲禽詩助我舉柴在射矢如破之前就令兩章通指田獵事之前後終未順也案第五章文義定是專言射禮諸侯為射而集故直目為射夫決拾弓矢皆射具故言之特詳田獵雖不廢射然所主不在此竟以射夫目諸侯非名也助我舉柴亦因班餘時聚諸禽以待射故有積禽若方獵時其所殺獲尙布散原野中未可言積也王者之田殺不盡物豈如後世所誇風毛雨血禽相鎭壓獸相枕藉者哉舉柴當在澤宮明矣

爾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舉全句而釋之其專為車攻詩可知傳云徒輦也義亦同矣輦載任器見周禮詩所㖾正指此但文義未顯故子夏之徒特著之於爾雅俾後之讀詩者不至誤解為徒行耳無如後人之誤自若也

吉日

吉日篇漆沮之從宋李樗引尙書孔疏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即職方雍州之浸以解之呂記朱傳皆祖其說則此漆沮在馮翊即禹貢之漆沮也近世馮氏名物疏謂地近焦穫其山多獸水多魚漁獵宜於此地理或有然馮又謂惟漆水又名洛不當併以沮為洛今錄其略曰洛水出今陝西慶陽府環縣今延安府甘泉縣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歷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此洛水即漆也）沮水出自延安府宜君縣至子午谷合子午水歷中部縣東南流入西安府界至富平縣合漆水此馮翊之漆沮也去鎬京三百餘里若出扶風漆縣者與馮翊之漆為涇汭所隔豈能飛渡而合為一水耶其扶風漆水出自鳳翔府麟遊縣西普潤廢縣故漢漆縣也流經岐山北大鑾水自西北注之與杜水合齊詩所謂自杜漆沮者也其沮之所在孔仲達云未聞（近韓邦奇云出鞏昌府隴州角弩谷東南入渭）此扶風之漆沮也緜詩漆沮指此馮翊漆沮有二而此詩漆沮是馮翊之水信矣至謂漆沮不得俱名洛則猶未盡焉禹貢導水又東過漆沮北傳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疏引水經注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今水經同）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今此文見注而猶不作濯作濁漆作渠）漢書引禹貢此文顏師古注亦云漆沮即馮翊之洛水此皆統名漆沮為洛而馮所譏也以今考之漆沮洛乃各一水名漆沮俱入洛洛入渭三水源異而委同耳案漢地理記北地郡歸德縣注洛水出北蠻夷中漢歸德今慶陽府合水縣隋置洛源縣於其東北（後併入合）水蓋指洛水之初入塞為源以名縣也又山海經云白於之山洛水出其陽東流以注於渭宋樂史寰宇記以為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合水縣北二十里亦謂洛出合水縣與隋洛源意同此皆言洛之源也又案地理記馮翊懷德縣注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周禮職方氏注亦言洛出懷德此與禹貢傳疏及師古注意同皆言洛之委也洛之委與漆沮合則已兼有二水在其中馮謂不得併名洛過矣雍錄言洛水入塞後經鄜坊同三州乃入渭漆在沮東洛又在漆沮東漆至華原而西合沮（華原今省入耀州寰宇記言漆沮合於此）俱入富平（之石川河）漆沮又東南至同州白水縣乃合乎洛而南流合渭（在朝邑縣西南三十二里有漢懷德故城）三水雖分至白水縣洄為一流故孔安國班固皆指懷德入渭之水為洛水而曰洛即漆沮也韓邦奇言洛自洛而漆沮二水入焉說亦相合韓雍人所見當得其眞矣又案瞻彼洛矣指此洛宋王氏以為東都水非是

雍州有二漆沮在馮翊者入渭之下流禹貢之漆沮既從（疏以為扶風水誤也）又東過漆沮是也在扶風者入渭之上流緜詩之自土沮漆潛頌之猗與漆沮是也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矣惟吉日之漆沮宋蘇子由李迂仲皆指為洛則馮翊之水也近世馮嗣宗祖其說謂馮翊之漆沮地近焦穫多產魚獸宜為漁獵之地信矣然扶風之漆沮正潛篇所云多魚者也且其水經流岐下而岐陽之地實周家較獵之場楚椒舉言成王有岐陽之蒐語見昭四年左傳世傳石鼓文十篇紀宣王田獵之事地亦在岐陽其文次篇言漁於汧水（云汧也沔王厚之云汧水者）末篇言狩於吳岳（云吳人憐亟鄭樵云吳即吳岳）汧水出扶風汧縣吳岳即汧水所自出皆與扶風之漆沮相近又文之體制頗與車攻吉日相似所述物產有麀豕麀鹿雉兔鰋（鄭樵云同鰋）鯉鱮（鄭樵云卑連反）鯿（鄭樵云音白）鰟之類其多獸多魚不下於焦穫矣又其地即周禮之弦蒲爾雅之楊陓（音紆）周禮職方氏雍州之澤藪曰弦蒲注云弦蒲在汧疏云吳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汧水出焉爾雅秦有楊陓注以為在扶風汧縣西楊陓與焦穫各居十藪之一吉日之漆沮安在非扶風之漆沮乎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毛傳云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孔疏云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蓋古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此三語亦見車攻傳）故天子諸侯田獵之禮必使虞人驅禽而至入於防中然後射之未嘗登歷山險蒐求狐菟不輕萬乘之重更見三驅之仁其義甚深矣騶虞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射駟驖詩云奉時辰牡周禮大司馬職云設驅逆之車皆是禮也此禮廢而後世人主盤於遊畋始有歷邱墳涉蓬

嵩口傲於叱咤手倦於鞭策者矣下章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卽上章之意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射禽必自其左故云順其宜也集傳云視獸之所在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是從以利獸爲樂古制蔑如矣又謂悉率左右是從王者率同事之人夫在王左右者獨非從王之人乎誰率之而誰所率者乎文義殊不可通

悉率左右傳云驅禽之左右箋申之曰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箋語釋經文一取順而申傳義猶紓傳驅字下更須補出循義方可通耳玩傳語竟似訓率爲驅而傳之字應解爲往文義始明然以釋經不如箋之優也箋殆易傳孔以爲申傳未必然矣又案文選注李善引此傳云驅禽於王之左右句法較完成然玩孔疏則於王二字乃李所益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二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二十二

嘉應葉輪蕃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毛詩稽古編

鴻雁之什毛小雅

鴻雁

二雅皆士大夫作也朱傳謂鴻雁是流民作訓之子爲流民自相謂殆非是之子侯伯卿士爲王巡行勞來者也歐陽以爲使臣義亦言解頁同毛鄭爲錯傳曰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則爰及哀此四字爲虛設矣況此流民豈必皆偏喪者哉

鴻與雁同類而異禽毛傳云大曰鴻小曰雁是已博物記又有三同三異之說三異者色有蒼白羣有多寡飛有高下也明不止大小爲異矣或謂凡雁類其大小陶隱居云蒼白現日本草亦各不同案鄭風雁與鳧並言爾雅亦以鳧爲雁類而九罭箋言鴻大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遵渚草木疏亦云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則鴻之大非雁比矣陸疏又云有小鴻大小如鳧白色今人直謂鴻則鴻自有二種雁之白者亦鴻也陶隱居云又有野鵝大於雁似人家蒼鵝謂之駕鵝案駕音戈說文作鴐云鴐鵝也合而論之小而蒼者雁也小而白者小鴻也大而白者鴻也大而蒼者駕鵝也爾雅云鵱音六鷜鵝注云今之野鵝則駕鵝又鵱鷜之別名

雁鴈二字俱見說文雁字入隹部云鳥也鴈字入鳥部云鵝也又云雁讀若鴈並非重文則二字異禽亦異字矣玉篇廣韻皆以鴈爲鴻鴈字而別出鴈字爲鴈之重文其雁字則依說文訓鳥未嘗合雁鴈爲一也徐鉉以雁爲知時鳥大夫以爲摯昏禮用之故從人而謂鴈字從人從厂義無所取當從雁省聲則雁鴈不同字明矣韻會云雁或作鴈始以爲一字後人習而不察二字久通用非古也又據徐說鴻雁字當從隹作雁與玉篇廣韻異今玩說文則徐說爲長雁雖與鵝相類不應從釋爲鵝鳥乃統名可以目雁矣詩雁字皆當從隹其從鳥者誤也又案爾雅及禮記俱號鵝爲舒鴈莊子山木篇記主人烹鴈事是鴈乃畜禽定指鵝也意謂鵝爲鴈古人本有此稱名觀說文雁字注則益信矣近世魏校六書精蘊釋鴈字謂鵝似雁而德不然故以僞亂眞之鴈取其義理或有然

矜人貧窮之人也鰥寡無告之人也此流民中之最苦者而無告又甚於貧窮矜人則賑恤之爰及之謂也鰥寡則收恤之哀此之謂也此勞來安集之加厚者而收恤尤厚於賑饑下章謂嗸嗸作則凡流民俱及之而矜人鰥寡亦在其中勞來三章皆劬勞爲言

鴻雁詩三言劬勞皆謂侯伯卿士也鄭箋獨以次章劬勞爲流民言與首尾二劬勞異誤矣案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指使臣言文義甚協于垣作堵皆使臣經理之安得不勞及民各得所則爲上者亦身享太平之樂豈不一勞永逸乎集傳三劬勞皆指流民義雖畫一然以之子爲侯伯卿士毛義斷不可易

百堵皆作傳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鄭箋引公羊傳以破之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案毛鄭所云五板彙五板也鄭所云五堵接五堵也案言其高接言其長板廣二尺案之則一堵之牆高一丈其板之長則毛以爲一丈鄭以爲六尺而堵雉之長亦從而異公羊後於毛未足深信然雉長三丈語鄭又據左傳都城百雉爲說於義較優詳見孔疏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箋云謂我役作衆人爲驕奢役作指上于垣作堵也義似通而實迂作堵本以安民雖愚人決不謂之驕耳呂記載王氏之說云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掩爲宣驕也此解得之蓋此驕字與驕子之驕義同矜憐撫掩有類於姑息則疑爲驕巷伯詩驕人謂王聽信其言所驕縱之人也故亦以驕與勞對言史記田蚡曰此吾驕灌夫罪用驕字亦同此二詩義

庭燎

勤政美德也然精過用則不繼氣太盛則易衰故銳始者或鮮終矣庭燎敘云美宣王因以箴之美其勤箴其過於勤也箋釋箴義謂不正雞人之官而自問早晚爲宣王之過恐非敘者之旨又美而因箴特善中小失耳齊詩未明倒衣則直以爲刺者彼詩末章云不夙則莫是早晚無常昧寢興之節乃暗主所爲與勤政者異矣

庭燎問夜是形容勤政之心如此不必眞有是問也注疏以未央爲夜半疏云未央是王問夜時非對王之詞未艾爲雞鳴之前鄉晨爲辨色時亦是設爲漸次如此非眞有三度問也假令未央時庭燎已設皆矣已臣王直應起而視朝矣何得未艾時又問鄉晨

夜未央毛問鄉訓央爲旦鄭訓爲未渠央疏云旦未央爲夜半也夜半之說始於王肅之述毛而孔氏申明之耳然以事理論之夜半而諸侯至終屬太早宋儒據說文訓央爲中則是夜尚未中又在夜半之前其早彌甚釋文引說文云央久也已也

又引王翼楚詞注云央盡也盡與巳義同廣雅云央盡也又云央極巳也諸解俱不相遠源謂此詩央字當從盡義夜未盡而朝者來於情理爲近且與傳箋義不相違宜可用也又案今說文云央中央也從大在冂之內冂古熒切古文作冋或從土作坰同日久也竝無巳也二字豈韻譜遂之與嚴緝引說文則與今同

夜未艾毛訓艾爲久取耆艾義鄭云芰末曰艾音又孔右鄭然毛義勝矣王安石訓爲盡李迂仲引左傳昭元年國未艾注證之然今杜注云艾絕也竝不云盡不知李所據何注況久義巳可通何必更新

庭燎二三章傳云晰晰明也煇光也然則晰晰有煇與首章之光本同義耳王氏以意別之曰光者燎盛也晰晰則其衰也煇則光散矣斯穿鑿之見也集傳因其說遂訓晰晰爲小明煇爲火氣天欲明而煙光相雜又謂吳才老說煇字有功此特見上文夜鄉晨下文言觀其旂故別爲煇字立解又析晰義而易之然字訓須有本豈可臆斷乎案說文晰訓明煇訓光玉篇亦同廣韻晰煇竝訓光皆與毛傳合矣

未央未艾義本不甚相遠也而孔仲達過析之光煇晰晰字訓本未嘗有異也而王介甫強分之彼謂作詩者立言當有漸耳然亦不可過拘

煇字以軍得聲讀如薰旂字以斤得聲讀如芹皆古音也音則俱音叶則俱叶可也集傳一音一叶何也

庭燎詩或引姜氏脫簪事爲證而嚴坦叔非之以爲此詩乃銳意求治之初脫簪乃末年怠政之事非同時也此誤矣孔疏謂宣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後王德漸衰容美刺竝作也又謂大雅六篇小雅六月至鴻雁及斯干無羊七篇皆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時作多在三十九年前後況庭燎敘元謂美而因箴則正王德將衰美惡兼有之時也脫簪之諫容或當此際且安知不因姜后一言復勵精圖治故有未央之問詩人慮其不能持久故寓箴於美乎

沔水

周語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不睦則朝宗之典缺矣宣王廢長立少仲山甫諫而不聽終致魯人弒立魯之亂宣王爲之也何以服諸侯乎宜有不朝者矣沔水之詩其作於三十二年之後乎

載飛載揚載起載行箋疏皆指諸侯妄相侵伐一喻一正也呂記嚴緝以起行指念亂之人謂念之甚而起居不寧也案起行與飛揚詞氣相應箋疏爲長

晉公子賦河水韋昭注國語以爲河當作沔杜預注左傳以爲是逸詩僖二十三年源謂杜注得之河沔字形雖相似不應內外傳兩書同誤

鶴鳴

鶴鳴詩純是託興一章之中設喻者四焉而不及正意此與秦之蒹葭陳之衡門體製相似非古注則其指茫無可測識矣毛鄭以爲誨宣王用賢說必有本朱子棄而不用自立新解分爲四意而文義各不相蒙夫古人作詩皆有爲而發語意定有專指安得一詩而分四意乎其云誠不可掩理無定在乃平居談理之言非因事納誨之語也至首章爲錯既解爲憎而知其善次章攻玉又引程子之言證明其義則前後復自相背戾程子之言謂君子受小人橫逆之加則可修省以成其德如石之攻玉也憎而知其善謂不以私怨而蔽人之賢如古之舉不棄讎者耳兩義迥別矣又程語雖爲篤論然以斷章則可非此詩正解也詩以他山之石喻異國沈滯之賢見王者取人當旁求遠攬揚及側陋取譬之意在他山不在石也嚴緝既遵古注又附程語於後獨不思詩以石喻賢者程以石喻小人義正相反愛其詞之美而忘其義之乖疏矣

鶴鳴誨宣王求賢毛義允矣但箋疏述之語多冗複今約其舉說曰賢者身隱而名著與鶴鳴之遠聞無異也可不求而列諸朝乎但賢人不貪名利性好隱居猶良魚之在淵不似小魚之在渚此毛義鄭稍異故求之甚難也誠置之高位而不使小人竝處其間如彼園之上檀而下蘀則人皆樂觀於其朝矣然賢人不擇地而產其生長他邦沈滯未舉者皆有治國之才猶石之可以爲錯焉俱當招致之爲我用也求賢之道不忽於側微不間於遐遠則無遺賢矣

詩以他山喻異國非以玉石相對爲一美一惡之喻也如興意在玉石則凡石皆可用他山之文不爲虛設乎又說文訓錯說文作厝爲厲石則錯之爲用博矣治玉特其一端耳首章傳謂錯可琢玉蓋因下章獨言攻玉故不更及他義也若詩取爲錯之意當不僅在此

草木疏謂穀皮可爲布爲紙葉又可茹本草亦用以入藥其益於人多矣傳以爲惡木殆因上章之蘀而連及之與要之詩人取興偶因一時寄託物之美惡元無定也又案穀亦名楮亦名構亦名穀桑種有雌雄雄者皮班可爲冠華成長穗如柳可食不結實雌者皮白結實如楊梅

祈父

祈父詩毛鄭皆以姜戎之戰爲證然未定此詩之作在戰敗之前與後也嚴緝斷爲未敗時作謂詩中靡所止居有母尸饔皆非敗後語此信矣至謂宣王料民大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作者呼祈父而責之所以刺宣王則誤甚國語言宣王既喪南國之師韋昭注云敗於姜戎時所亡乃料民於大原是料民在千畝敗績之後因喪師而料民非料民以出師也山甫諫云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若爲出軍而料民豈得言無故哉

祈父詩王之爪牙凡爲王宿衛者皆可稱呂記引董氏之言取夏官屬司右虎賁旅賁所掌當之良是鄭箋釋爪牙專取司右所掌勇力之士孔疏泥其說又見司右勇力之士周禮不言守衛而守衛者乃是虎賁氏所掌虎士遂曲爲之解謂司右虎賁氏連官俱率屬以衛王故司士正朝儀路門之右言虎士不言其官路門之左言大右右即司不言其屬互文以相明也此以論周禮設官之意則甚善以釋詩爪牙之義則稍拘矣疏又謂此勇力之士選右當於其中若車右出征是其常職今見使從軍則不爲車右使之爲步卒故恨也此語殆不然所謂選右者持選爲王五路及屬車之右耳若六軍之車右則何賦所出甲士三人右已在其中豈必取足於衛士哉且此勇力之士以備車右之選非必人人皆右也安得以趨走爲恨哉總之此輩職在衞王不在從軍衞王則爲右與趨走皆其本分從軍則乘車與徒步俱非所甘心疏語恐非

詩旨又衛士專主衛王故稱王之爪牙集傳之指六軍之士大全又錄朱善語以申之皆非是善謂六軍以衛王室不出征討蓋襲揚之水集傳之說已有辯見王風

靡所止居靡所底止皆自道其苦所謂轉予于恤也有母不得奉養使之自主饔飧尤是憂恤之最甚者三章末句語意本無異嚴緝解尸饔句云我有母在當爲主饔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與上句文義亦順

酒食是議婦人之事故尸饔不言父而言母也嚴緝曰言有母則無父矣不已甚乎況詩之作不專主一二人而言安得實王爪牙之士皆無父也朱善泥嚴說遂謂孤子從征見祈父之不仁則尤可笑幼而無父爲孤謂三十以下者三十有室不名孤矣見曲禮鄭注詩詞中未有以見其幼也且古有親老無昆弟不從征役之令矣不聞以無父而免之也

白駒

鶴鳴誨王求賢白駒刺王不用賢始不能求繼不能留王德之衰有漸矣拒直諫聽讒言君子見幾當有拂衣而去者幽王之世尹氏號石父及皇父等七子小人接迹於朝雖幽王之暗亦由宣王之棄賢有以致之伊訓曰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古聖主樹人豈僅爲一世計哉

白駒詩是賢人既去願望其來之詞非來而欲留之也縶之維之以永今朝設言其來則當如此也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言今此賢人於何遊息乎箋云然杳不知其所適思之甚也焉訓何於虔反後儒讀爲如字語直而義短矣釋文云焉於虔反又如字箋疏俱不用後音

白駒第三章兩句一韻天然相協但思字複見耳然詩恆有之無礙也朱子隔句協韻已屬多事又讀來爲云俱反與駒字協尤不可解首句韻自有三五句協之何必次句先協次句韻應協四六句何反舍之而協首句是隔句協韻之法先自亂之

賢人君子人聞之景星慶雲身所遊歷自光遠而有耀如玉之輝山珠之潤岸矣白駒賢人徒爲邱園之賁詩人惜之故望其來思也集傳載或說音賁爲奔訓爲來之疾云本之於王氏案釋文云賁徐音奔此又王氏之所本也元朗言毛鄭全用易爲釋豈欲以徐音破之乎然隋曹憲注廣雅謂賁飾義亦當音奔則徐邈此音未必不與毛鄭同解也疾來義雖可通不如賁飾優矣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疏謂責其不來言惟公侯得以逸豫耳爾豈公耶爾豈侯耶何爲逸豫無反期也此解甚平正詩緝云爾若爲公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蓋羨其退居之樂也亦得之楊用修集言宋人經義已作是解華谷蓋有所本矣集傳曰若肯來則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豫無期恐礙於義作詩者何人乃能以公侯爵人耶果能之何不留賢者使勿去也詩記以此二句爲責在位之人則一章四爾字不能盡一文義亦未安

末章言白駒一入空谷不復返矣然我猶設生芻以待之誠愛其人之德美如玉也今其人固不可見寧獨無音問之可傳乎萬勿吝惜於此而有遠我之心也望之至也箋疏解生芻二句頗迂拙集傳近之矣但語焉而未詳故更爲述之

黃鳥　我行其野

此二詩皆棄婦之詞也室家相棄由王失教而然所以爲刺也朱傳祖范氏黃鳥王氏我行其野之說俱以民適異國釋之因篇中此邦之人復我邦家是身在他邦語耳然古者士庶人得越國而娶此二詩之婦人當是自異邦來嫁者古注自通不必易也宣王末年雖多秕政當不至如幽厲之甚鴻鴈矜人甫獲安堵何不還踵而流離失所乃爾魏之民猶有樂郊可適西京之世反不若乎

黃鳥

孫奕示兒編以此詩黃鳥爲今之黃雀此妄說也彼謂七八月間不應有倉庚耳不知此鳥至冬始蟄秋日鶯聲山間嘗聞之何得謂無況季夏初秋粱黍自可成熟今北方皆然月令嘗黍在仲夏嘗穀在孟秋矣穀鄭注以爲黍稷其仲夏所嘗蔡氏以爲蟬鳴黍以仲夏孰

黃雀古通名雀字亦作爵晉語雀入于海爲蛤月令爵入大水爲蛤指斯禽也竝無以黃鳥名之者疏又以秦風黃鳥亦是黃雀尤誤案左傳言三良殉葬在文六年之夏詩人覩物起興此時安得有黃雀乎

黃雀無集于穀穀字從木木名也莫我肯穀穀字從禾百穀之總名也又善也皆以㱿得聲㱿苦角反然則穀善之穀本借百穀之穀不借穀木之穀也說文穀各一字埤雅乃謂惡木名穀猶甘草名大苦謬矣

我行其野

樗遂蓄傳以爲託興箋以爲記時傳義是也集傳釋爲賦體而演其義曰我行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夫野中豈無嘉樹何爲必依惡木本爲昏姻而往託何云因惡木而始思之文義如此誠令人難曉呂記云惡木尚可芘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何等明順嚴緝亦同此意

言采其蓫箋云蓫牛蘈釋文徒雷反疏云釋草無文案爾雅有蓫薚音湯馬尾又有藬吐回反牛蘈郭注[illegible]一同經字一合箋文然爾雅郭注所說莖葉名狀俱與陸疏之牛蘈不符則詩雅所言定是別草宜孔氏以爲釋草無文也郝敬引此詩及箋語鄭爾雅之牛蘈謬甚矣又詩釋文蓫敕六反爾雅釋文蓫他六反字音亦不同

蓫釋文云本又作蓄陸疏云今人謂之羊蹄案羊蹄本草入本經下品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一名牛舌菜一名鬼目洪邁續筆以爲即爾雅之苻鬼目然郭注所言菜葉及子皆與本草羊蹄異非一名蓄一名禿菜子名金蕎麥獨無牛蘈之稱惟鄭箋及陸疏謂之牛蘈陶隱居云今人呼禿菜卽蓄音之譌理或然與又李氏綱目云羊蹄以根名牛舌以葉形名禿菜以治禿瘡名也鄭樵指爲爾雅之蘱及蕢者誤矣李又說其名狀云近水溼地極多葉長尺餘似牛舌之形入夏起臺開華結子華葉一色夏至卽枯秋深復生莖葉陵冬不死根長近尺赤黃色

蓫雖惡菜然陸元恪言其可爲茹滑而美曹子建著之於七啟亦以爲佳味七啟云芳菰精粺霜蓄露葵李善注引詩采蓫而云蓫與蓄同張銑注云蓄菜與葵宜於霜露之時意蓄味本不佳得霜而始美與本草言其陵冬不死正霜蓄之義矣又案蓄當作蓫蓫字異而音義同見廣雅亦見唐韻

爾雅有二蓄葉細而華赤者蓄蕢渠竹切茅也葉大而華白復香者蓄蓄音也此詩采蓄箋以爲當陸疏亦同然陸又云其草有兩種葉細而莖赤有臭氣則蓄當之葉復有細大之分矣傳以蓄爲惡菜應指細葉者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論語引此朱子用毛鄭義解之及釋詩則更立新說以爲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己之貧亦祇以新之異於故耳責人而不失忠厚之意也意甚美然太巧矣又詩本作成論語引之作誠耳集傳釋詩成字仍用論語誠義亦屬疏忽

斯干

斯干之爲宣王詩見劉子政昌陵疏非小敘一家之說也而朱子終以爲疑新宮之名見儀禮燕禮左傳昭二十五年鄭杜兩注及詩之箋疏見由儀箋下皆以爲逸篇而朱子引李氏之說以爲卽斯干詩於先儒所信則疑之於先儒所闕則實之意在立異而已

斯干考室孫王述毛止言宮室鄭氏兼寢廟言後儒執雜記之文謂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敘言考室不得兼廟皆以鄭氏爲非然孔疏已有辯矣言考之取義甚廣國富民安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無羊疏云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是爲考牧然則考室考牧與雜記考義自別竝非燕飲落成之說也經典考字多訓成宮廟旣成謂之考室牧事有成謂之考牧云爾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詩人美宣王登反略其重者後儒執雜記之義卻違曲禮之文矣又劉向昌陵疏亦寢廟竝言與鄭說相符也嚴緝泥考義爲落成因謂無羊之考牧是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夫落成者成室而飲酒於其中也嚴將謂宣王君臣羣聚於圈牢中而飲酒耶又引陳氏語訓考牧牧字爲牧養之牢尤屬謬說牧字從攴普木切小擊也從牛會意養牛人也通用爲守養義而牧地亦可名牧若借以名牢則經傳無其文也又鄭首章爾羊來思爾牛來思爲來歸於牢謂兩言來所以見牢之成是於經外彊生枝節矣作詩之意在牧人稱職牛羊蕃息以歸美於宣王耳豈區區頌一牢乎況來思果爲歸牢則下章兩言爾牧來思矣牧人亦牢居耶下文卽繼以何蓑何笠以薪以蒸豈亦牢中事耶

斯干首章傳箋皆以爲興體澗水毛云干澗也喻王德流行南山喻國用富足竹苞松茂喻人民眾多而佼好兄弟相好亦指民間骨肉相親愛言如此故能立宗廟修宮寢也今則釋爲賦體徑指宮室言源謂以詞則今說爲近以義則古注爲優宣王承亂何得遽興土功必先布德修政使國富民安然後及營繕之事故詩人發此興爲全篇引端耳況棟宇堂室之盛四五章始極言之首遽以竹苞松茂形容其美非立言之次第

無相猶矣鄭改猶爲瘉義勝於毛毛訓猶爲道言無相責以道也瘉乃詬病之義與好反一勸一戒相對取義較明劃矣猶瘉古音本同觀正月詩瘉與後口字協可見又瘉與蝓偷鍮愉皆以俞得聲而諸字俱託侯反渝羭揄榆亦以俞得聲而夷由反益信瘉猶同音鄭雖改字非無因也集傳訓猶爲謀謂相圖謀義稍迂與毛等或說改作尤亦及義與好反音與猶同耳但古尤字音怡不音猶載馳詩無我有尤尤與思之協四月詩莫知其尤尤與梅協梅音迷也易賁剝大畜蹇鼎旅六小象皆有尤字與疑喜之載等字協載音菑也尤竝不同猶韻則破字均而鄭爲當矣

斯干寢廟竝營康成之說長矣但取二三四五章經文分配兩意恐非詩旨箋謂似續妣祖是立廟築室百堵以下是成寢攸芋則總言之而攸躋復言廟攸寧復言寢也然細玩詩語何嘗有此乎營建宮室乃繼述之事則似續亦可指寢也鳧鷖詩云來燕來處楚茨詩云笑語卒獲則居處笑語亦可指廟也拾級登階執非躋乎不必爲祭祀也薦饗受福獨非寧乎不定是燕息也安得一一分配哉至破似爲巳午之巳謂西南其戶爲天子燕寢之戶比於大夫一房之室戶則載偏於西比於宗廟路寢之四戶則獨有其南尤爲穿鑿之見不如傳義之平正矣

如跂斯翼翼指人之兩臂也毛云如人之企竦翼爾孔疏云如人企足竦臂翼然嚴緝云翼如論語翼如之翼取喻本極明徑歐陽訓翼爲敬禮有以企足爲敬者乎迂矣然朱呂皆從之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毛韓兩家字異義同毛云棘棱廉也韓詩棘作朸旅卽反云隅也見釋文韓之隅卽毛之棱廉孔申毛云指矢鏃之角爲棘蓋古有此名是矣毛又云革翼也韓詩革作䩯說文云古翮切云翅也見釋文說文注同韓之翅卽毛之翼兩家之訓相同可見其義有本也鄭訓棘爲戟謂如人之挾弓矢戟其肘訓革爲毛希革露謂此時必張其羽翼固已迂矣歐陽又以臆爲解曰棘急也革變也夫以急爲如矢行急而直猶可通也以變爲鳥驚變而竦顧其迂不更甚乎

翬雉五色成章飛則尤爲絢爛斯干以比宮室固取其勢亦取其文也箋云此章四如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又云翬鳥之奇異者顯與奇異定指翬之五色而言疏申之云翼言其體飛言其勢恐鄭意不盡於此集傳以爲華采而軒翔庶得之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毛以正爲長冥爲幼鄭以正爲晝冥爲夜詩備述室之寬明無暇及人之長幼疏申鄭易傳之意允矣但傳語簡質而王崔二家述毛各異正當擇善而從不必舍毛從鄭釋文云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案正長本釋詁文冥幼本釋言文釋言冥幼或作冥窈孫炎某氏皆訓爲深闇之義孔疏以深闇之義雖安而與正長不協故據王注述毛源謂正長冥幼俱用崔音爲毛義亦可通也孔必欲讀長爲上聲者特泥於爾雅之文耳爾雅王長與孟伯耆艾竝列斷不得讀爲平聲然毛傳字訓自有師傳不皆本爾雅雅自爲長幼之長傳自爲長短之長字形偶同不妨音義各別也長言其堂廡之彌亘窈言其突奧之遠深意正相當矣

爾雅有二莞一蘑方麻切鼠莞郭注云亦莞屬纖細似龍須可以爲席一莞苻蘺其上蒚音翮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氏曰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蒚用之爲席是二莞別草矣斯干上莞鄭云小蒲之席孔引爾雅苻蘺及郭注莞蒲語證之言莞與蒲一草而有大小釋文謂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意與鄭異據箋疏此莞乃苻蘺據釋文此莞乃鼠莞箋疏之說長矣鼠莞是莞類不得專莞名苻蘺有莞蒲白蒲之名元與蒲一草故鄭以爲小蒲而集傳亦訓莞爲蒲席善會鄭意矣蒲一之謂苻蘺卽燈心草誤甚彼特見釋文叢生形圓語耳不知釋文所言是鼠莞非苻蘺也燈心草宋開寶始載入本草亦言其可織席及蓑然非鼠莞也鄭樵

袖海山房校印

謂鼠莞是龍芻但龍芻神農經本名龍須郭注不應言似龍須矣李時珍綱目以爲別錄有龍常草似龍須卽鼠莞又山海中經賈超之山多龍脩注云龍須也似莞而細皆與爾雅注合又案莞有胡官古完二反字亦作莀廣韻曰似藺而圓

載衣之裳毛以爲下之飾取習爲卑下之義鄭以爲貴日衣取當主外事王肅申毛云天下無生而貴者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斯義勝矣集傳曰裳服之盛也以裳爲盛豈目絺繡言與然古人衣必與裳俱雖燕私亦然不獨冕服也之子無裳則以爲憂矣惟童子不裳以便趨事耳有裳何遽爲服之盛乎

裼傳云緥也韓詩作禘見釋說文亦作禘裼禘皆他計切音替古音攷以爲音啻誤也說文從衣啻聲諧聲取其同韻耳非讀如啻也啻施智切與翅同音又案禘廣雅作褅注天帝切

無羊

無羊傳云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蓋蓑專爲雨設笠主於禦暑而遇雨亦用之故良耜傳云笠所以禦暑雨則兼言之矣又都人士傳云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是臺指蓑言與笠二物也康成謂以臺皮爲笠陸疏謂臺皮堅細滑緻可爲簦笠南山多有孔疏亦言臺笠是一物皆與毛異恐未必然羅願爾雅翼辯之當矣其略云臺但可爲衣不可爲笠不應合臺笠爲一物也齊語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韋昭注云茅蒲簦笠也茅或作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則笠不用臺可知又云襏襫蓑薜衣也則襏襫以莎草爲之今人作笠亦多編箬皮及箬葉其臺爲衣編之若甲稜稜下垂則莎但爲衣不爲笠案羅說良是臺是草名而笠字從竹不從草則古人爲笠用竹萌不用臺明矣自鄭氏合臺笠爲一物後人因別作簦字而訓爲笠誤以生誤也惟傳義精確不可易又案蓑說文作衰從衣象形又作蓑古文也後借爲等衰字用而蓑笠復加草作蓑非古也又案蓑字玉篇有素和素回二切廣韻云蓑草名可爲雨衣素回音與蓑近草可爲衣則莎也豈蓑字元讀如衰因以莎草爲之故後人轉讀如莎乎蓑從草俗有從竹者誤

不而之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疏申之云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五色各三十合之則百五十物上文黃牛黑脣之犉特黃色三十中之一物耳而其數已及九十牧事之盛可知

眾維魚矣眾謂眾多言魚之多也鄭解眾爲人眾云人眾相與捕魚迂矣傳云陰陽和則魚眾多並不以爲人眾也疏謂由魚多故捕者眾蘊通兩家之說耳魚麗詩美萬物盛多或得據魚爲言此亦以多魚爲豐年之夢義正相符集傳曰眾謂人也人不如魚之多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此尤不可解人如魚特人滿耳於年何與乎又人乃是魚一語猶劉子云微禹吾其魚乎云爾見昭元年左傳此當爲洪水之祥何反爲豐年之兆

旐旟各是一物箋云夢旐與旟傳云旐旟所以聚眾是也上專言魚下並言旐旟語意異而句法同古人不妨有此吉日之伯禱一事也而兩言旣無羊之旐旟二物也而止一言雖各從文便耳眾維魚猶云眾哉魚旐維旟猶言旐與旟爾一字不必過泥也朱子必欲齊以一律故人少魚多旐少旟多之說出焉

無羊朱傳云旐郊野所建旟州里所建此錯舉周官司常大司馬二職之文而各取其一不知何意案周禮春官司常夏官大司馬所頒旗物各異蓋司常所頒仲冬大閱之禮大司馬所頒仲秋治兵之禮彼注云秋辨旗物冬縣軍實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也賈疏申其義以爲大閱是教戰非實出軍之法故謂之空治兵是出軍法故寄出軍之旗於彼是冬之空當避秋實出軍之法也二職旗物之互異其故如此今以旐旟二者言之司常云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疏謂鄉之下次州又次黨又次族皆建旟又次閭又次比皆建旐遂之下次縣又次鄙又次酇皆建旐又次里又次鄰皆建旟也此賈公彥周禮疏之說也孔氏毛詩疏則云旐建旟縣鄙爲異餘同賈孔皆申鄭互約之義大司馬云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注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疏謂鄉遂之正卒屬軍吏其羨卒使州長以下不爲軍吏者將之公邑亦然其天地四時之鄉大夫雖各六十有遂當行者合此觀之是司馬之郊已兼司常之州里縣鄙而野與百官又在其外二職文義本不相倫豈得各取其一以相配乎朱子之引周禮誤矣集傳又云旐統人少旟統人多其說本於張子厚然統人多少之故非源所能知也以司常所頒而言則五職建旐五職建旟所統鄉遂之民數略相等也以大司馬所頒而言則六官之屬豈能多於六鄉六遂及四等公邑之羨卒乎若就朱子所錯舉之文而較論之則建旟之州里止當建旐之郊之半而野猶未與焉是旐統人甚多而旟至少也今乃反之何其不稽於典乎

皇清經解卷三之二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二十三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嘉興[illegible]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節南山之什變小雅

節南山

求車之家父非作誦之家父正義辨之明且核矣朱子猶疑其人之同異祇欲證此詩之作非幽王時意主於駁小敘耳竊不思東遷後雅已降爲風哉瑾附和其說謂隱三年尹氏卒卽此詩之師尹求車之家父與之同時此尤可笑隱三年左傳本作君氏卒君氏隱公母聲子也其言尹氏者公穀二傳之文耳左氏親見國史所書又魯事必無誤二傳之言得於傳聞舛謬最多其釋春秋此文謂平王崩隱公奔喪尹氏爲主故書其卒夫隱公如周不見春秋經經但書武氏子來求賻耳時禮尚缺致其來求焉肯奔喪二傳之不足信明矣豈可執以爲據哉況如瑾意必謂西周時不得有尹氏而凡言尹氏必是一人然後可也則常武詩云王謂尹氏常武亦東遷後作耶春秋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距隱三年二百二載矣亦可合爲一人耶何弗之思也瑾又謂喪亂卒斬鞠訩大戾等語皆亂亾以後之詞殊不知古注本以喪亂爲疾疫卒斬爲諸侯自相殘滅訩訟乖戾爲民俗之不善未嘗謂王室亂亾也後儒自誤解耳反執此以疑經乎且古人稍見亾徵卽極口言之如祖乙曰天旣訖我殷命微子曰殷遂喪箕子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此時紂未亾也又況幽王時

不僅政亂而已饑饉寇盜癘疫流亾戎狄侵陵諸侯背叛蓋亦多有觀周語言幽王九年王室始騷與大雅瞻卬召旻二詩所云及小雅漸漸之石以下三詩敘可見必以爲東遷後作不已固乎

節南山近世趙凡夫以節字爲𡵂字之譌𡵂子結切此有理也𡵂省作卩卩又譌作節耳說文𡵂字注云陬隅高山之卩也與毛傳高峻義元不相背釋文云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截凡三音其如字乃𡵂之音也後儒專讀爲截音詩詁遂以池陽巀嶭五葛反山當之誤矣漢池陽縣爲今涇陽縣在西安府北五十里而巀嶭山又在縣北七十里古鄗京在今咸陽縣西南咸陽縣在今西安府西北五十里詩言南山明是鄗京之南安得遠指池陽北之巀嶭耶黃公紹信其說而錄之於韻會何弗考也又禮記引此詩朱子章句訓爲截然高大亦誤截斷也與高大何關況節音截非訓截也

憂心如惔釋文云惔說文作炎才廉切孔疏亦云今案說文引詩作憂心炎炎不作如炎其惔字注引詩憂心如惔與今詩正同又注云惔憂也徒甘切炎小爇也直廉切二字音義各異憂心炎炎似別是一詩但孔陸二家所引同不應俱誤豈古本說文元作如炎而炎炎乃韻譜之譌乎

有實其猗朱傳先述傳箋後載或說以爲皆不甚通或說出蘇氏以實爲草木猗爲長茂呂記嚴緝皆從之劉瑾又以我落其實淇澳詩綠竹猗猗爲實字猗字之證殊不知猗訓爲長可言草木之枝葉不可言草木之實若竟以草木爲山之實則文義又未安左傳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實對材言定是果實之義杜注亦云吹落山木之實非泛指草木劉所引非其證矣宜朱子以爲不甚通也案實字毛鄭皆訓滿猗字毛訓長鄭訓旁毛謂南山高峻而有滿之使平均者因草木之長茂與大師尊盛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鄭謂山既高峻又有草木平滿其旁猗之畝谷使之齊均與尹氏既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民庶使之齊均與蘇說俱未明順吾寧從古

節南山詩兩言不弔昊天傳訓弔爲至箋又轉至爲善言不善乎昊天也後儒據成七年襄十七年左傳引此詩改爲愍恤之義然玩左氏兩傳善義自通其訓爲愍恤者杜注之說耳未必邱明本意也

弗躬弗親弗問弗仕古注目幽王得之教王躬親機務問察民情欲其自爲政也自爲政則尹氏不得專恣矣下章不躬爲政王肅以爲政不出王出意正相應蘇氏謂尹氏付政姻婭誤矣詩刺王委任尹氏方嫉尹之擅權反欲以躬親問察哉

勿罔君子箋破勿爲末言不問察之則民將末略欺罔其上比傳義爲徑捷小爾雅勿末二字同訓爲無是勿與末義本相通也

昊天不傭傭訓均毛傳與爾雅同釋文云敕龍反詩雅同說文云傭均直也余封切案玉篇傭恥恭切均也直也又音庸賃也然則借爲賃義故轉音庸耳徐鉉以庸音施於均直恐非是宜以釋文爲正

爾雅云訩訟也說文訩作詾云說也省作訩毛傳訓訟與爾雅同集傳訓爲亂不知何本

俾民心闋傳云闋息也案說文闋事已閉門也事已閉門其息之時乎更借之爲止爲盡爲終爲曲終皆不離息義莊子瞻彼闋者虛室生白釋文引司馬彪云闋空也蓋指室之牖殆亦借閉門義

正月

傳云癙痒病也爾雅同舍人云癙癉痒皆憂憊之病孫炎云癙者畏之病癙字不見說文要之與痒俱諧聲非取鼠羊爲義也宋劉彝曰鼠病而憂在於穴內人所不知殆是臆說

民之無辜四句申言上無祿也毛以爲無罪而役於國土罰爲臣僕鄭以爲王刑殺不辜并及其家之賤者說雖不同總是言王之濫刑非言國亾而身爲臣虜也念我無祿指己身言于何從祿指天下言于何從祿卽無祿意非言國亾之後從他人受祿也瞻烏爰止方謂別歸賢君然亦預計之詞耳詩人語意本有層次集傳曰無罪之民俱被囚虜未知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飛不知止於誰之屋也六句一意複甚矣況謂被虜爲受祿可乎

中林宜有大木而維見薪蒸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見小人韓詩外傳亦云言朝廷皆小人也蓋毛韓同解矣朱傳以興分明可見之意與刺時義何闗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言侮慢元老妄信徵祥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言君臣皆自聖賢愚無別也意分兩層此毛鄭之說後儒莫敢易之者惟集傳曰謂言如此而王莫之止及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不知自以爲聖者是何人指王乎指故老與占夢乎故老本言召何得改爲詞乎既自謂聖人正當自負知言何以言之是非反不能別乎文似順義實乖矣

胡爲虺蜴釋文云蜴星歷反字又作蜥詩緝辯之謂蜥音析蜴音亦陸氏誤以蜴爲蜥也信矣然說文引詩亦云胡爲虺蜥是古本多有作蜥者意釋文元本本云蜥星歷反字又作蜴後人傳寫據今本爲正遂互易蜥蜴兩字以致音與字違嚴氏反譏陸誤殆未之思也

箋疏以虺蜴見人而走喻民畏王命而逃朱傳以虺蜴爲肆毒害人之喻義相反而皆通王氏以虺喻害人以蜴喻畏人一語而分兩意鑿矣

蠑螈蜥蜴蝘蜓守宮爾雅以爲一物蠑螈說文作榮蚖云榮蚖蛇醫以注鳴者又云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蝘蜓本草又有石龍子亦得守宮蜥蜴之名陶隱居辯之以爲有四種蛇醫一也龍子二也蜥蜴三也蝘蜓四也崔豹古今注謂蝘蜓守宮龍子爲一物其長細者名蜥蜴短大者名蠑螈蛇醫蘇恭唐本注以龍子蜥蜴爲一物蝘蜓蠑螈爲一物蘇頌圖經以在草澤者爲蠑螈蜥蜴在屋壁者爲蝘蜓守宮諸說紛紛皆未得其眞今參以毛傳陸疏之說則蜥蜴卽石龍子其在水者名榮蚖又名蛇醫蝘蜓卽守宮在屋壁閒形皆相類而小異故爾雅合四名爲一物也分之則蝘蜓守宮爲一物蠑螈蜥蜴爲一物石龍子又名蜥蜴守宮者又爲一物其爲種凡三矣說文之榮蚖水蜥蜴也正月詩虺蜴指此在草者則兼乎水陸焉

說文云坡者曰阪一曰澤障一曰山脅正月箋以阪田爲崎嶇墝角之處其山脅之謂乎然爾雅土可食者曰原而阪與原隰並列爲阪之不如原隰者止以陂陀不平耳詩名爲田則猶是可食之土也故特苗得生之

戎我仇仇亦不我力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注云皆傲慢賢者毛鄭釋詩亦同葢古義相傳如此集傳曰執我堅固如仇讎然夫詩言仇仇何嘗言如仇乎古人用重語多離其本訓士以之京京瘐瘐蔌蔌皆是況執留之固亦是美意何至以仇讎比之

集傳載或說疑正月詩是東遷後作以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二語爲據通義辯之謂西周亾後不卽東遷引左傳攜王奸命見昭二十六年語及汲冢紀年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事證之而以此詩爲作於東西周之交案犬戎入周在幽王十一年庚午至明年辛未平王始徙都洛邑則謂西周初亾未卽東遷信有然矣但以此詩之作在西周旣亾而未東遷之時恐未必然也夫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何害爲西周未亾時語耶國語幽王三年三川震伯陽父料周之亡不過十年又鄭桓公爲周司徒謀逃死之所史伯引檿弧之謠龍漦之讖決周之必弊其期不及三稔然則周之必亾而亾周之必爲褒姒當時有識之士固已明知之且明言之矣安在褒姒滅周之語獨不可著之於詩乎況篇中所云具曰予聖及旨酒嘉肴有屋有穀等語顯是荒君亂臣耆縱淫泆燕雀處堂之態若犬戎一亂玉石俱焚此輩已血化青燐身膏白刃尚得以富貴驕人哉

九章三載字惟爾載釋文才再反因此載指車中所載之物故異其音耳旣載之載不過與覆載字同義朱傳亦音才再反誤矣下章不輸爾載與上爾載同朱傳無音而有協亦屬疏忽

輔字雖從車旁然製字之義與車無涉說文云人頰車也左傳輔車相依僖五年注云輔頰輔車牙車也其從車旁殆取義乎牙車矣故字亦從面作酺見易咸卦釋文云輔虞作酺然則頰車乃輔字本義惟正月詩乃棄爾輔專以車言毛鄭皆無明辯孔疏釋之云爲車不言作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葢借近事揣度而爲此說也考工記言作車之制甚詳獨不及輔爾雅釋器亦無文後人無由確指爲何物矣韻會云車兩旁木曰輔此特據孔疏語爲故實也正韻曰車輔夾車兩旁木又頰頤也形如車輔故曰輔車反以車木爲本義而借爲頰車誤矣

昏姻孔云傳訓云爲旋案云卽古雲字也說文云雲古文省雨作云又作𠄘象雲回轉之形後人加雨作雲耳其以云爲言義乃借也趙凡夫謂經典云字本皆言字言字草書似云因而致誤此未必然埤雅曰雲氣周旋盤薄故曰旋此足暢毛旨矣左傳鄭游吉引此詩而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襄二十九年以云爲歸附亦取旋義

說文有椓字無㧻字玉篇二字竝收書剕刵椓黥詩椓之丁丁天夭是椓昏椓靡共俱從木韻會以說文椓字注訓㧻又引詩天夭是㧻誤矣

君子宜居人上其高明廣大之氣象雖貧賤仍自若也小人宜在人下其猥鄙瑣屑之情態雖富貴亦不改也正月末章仳仳蔌蔌語可謂善於體物

十月之交

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刺厲王詩篇第在菁莪後六月前毛公移置於正月篇下倂改詩敘刺厲爲刺幽其說甚謬蘇氏駮之逸齋又據經文證其五妄允矣源亦謂厲幽均無道而其實有殊厲乃暴君幽惟昏主暴君重斂煩刑而政由己出臣民尙知悚懼不敢自擅故厲王之世楚子熊渠畏伐去其三子王號則流彘以前威福尙未去也昏主荒沈酒色置政事於罔聞致姦宄之輩弄權植黨蔽主虐民甚且視君上如弁髦十月之交之皇父是也皇父就封於向挈其百僚以行朝廷爲之一空目中不知有天子使在厲王時其敢然乎厲王之虐能懾遠裔之彊藩反不能制畿內之卿士乎況皇父作都徹民牆萊民田肆惡無忌眞蠹國之渠病民之首流彘之役民當共食其肉不特皇父一身而已太子靖尙幾不免皇父之家豈能獨全就令有存者宣王中興自當順民所欲不復錄用其後乃征徐之舉首命皇父爲卿士以六師之重委之罪人之子弟使與忠貞之召穆公同執兵柄不幾拂民心墮士氣乎由是言之則作都之皇父定是征徐者之後人仕於幽王之世而不克紹其前烈一如吉甫之後有師尹申伯之後有申侯云爾而趣馬之蹶爲韓奕蹶父之後可知矣仲達爲鄭氏左袒力證十月之交爲厲王詩至引中候擿雒貳之文以助其說中候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流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謂文至厲適十世剡豔古今字豔妻家伯與詩事同山崩水潰卽此詩川沸山崩也噫緯書之言其可信哉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應姜姓何得姓剡川沸山崩卽三川震岐山崩之事不必舍國語而信緯書也又孫毓詩評疑褒姒生於龍妖不應有七子之親殊不知褒人育之又進之於王則褒人之族卽其親黨矣安知七子不因褒姒而進乎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蝕之孔疏謂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蝕者吾友顧英白偉云虞劇推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歲大衍歷亦以爲然以授時歷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蝕限余案唐書日蝕議言漢世大儒皆以日蝕非常闕而不論黃初以來始課日蝕疏密至張子信而益詳宜乎辛卯日蝕漢世無考也仲達生於唐初不見大衍歷議故不以虞劇之言爲然耳要之歷家推算之法至後世而愈精故漢以前日蝕之差以日計唐以時計宋元以刻計今以分計英白博極羣書尤精於天文歷象而考據詳愼悉本經史觀所著司天考可見其言信而有徵矣又孔疏言王基謂此交會在共和之前而較之無其術以孔之右鄭欲證此詩爲刺厲而不能以王基之說爲然則在幽世無疑

朔月辛卯朔月猶月朔也今本集傳作朔日當是傳寫之誤案禮記玉藻凡月朔皆稱朔月論語亦以月吉爲吉月古人多倒語無足異也魏鶴山著正朔考謂十月之交乃是夏之十一月爲周正朔之月故曰朔日以證周之不改時月此眞無稽之論況交乃日月之交會非兩月之交也倂誤解交義矣補傳又謂詩於夏正皆言月於周正皆言日此夏正故言朔月斯尤爲妄說詩以日紀月惟豳風七月篇耳以日陽月陰取義非以夏正爲別也夏之三月於周爲夏而非春如夏正必言月則載陽之月乃夏之春何以亦言日乎又如四月篇之秋日若以周正言則午未申三月也其冬日則酉戌亥三月也申月以前安得百卉具腓亥月以前安得飄風發發乎

辛卯日蝕歷推當在六年川震山崩據國語在三年史記本紀

在二年震電未知在何年要非必一年事也詩因日蝕之異而作併數從前災變言之耳朱傳將震電川沸山崩俱指爲十月事不知何據原其意特欲以非時而雷電證十月之建亥耳然古太平之世雷不驚人電不眩目幽世之震電必有過常者當時以爲異而詩人以爗爗表之異在過常不在非時也況川沸山崩豈必在十月方爲變哉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正周語幽王三年三川震岐山崩之事也孔氏以爲沸騰者沸出相乘陵是水盛漫溢與震異又彼言三川震是歲卽竭亦非沸騰又百川與三川不同詩所言自是厲王時事斯膠滯之見已地震則水溢勢所必然何得謂沸騰非震震時則沸騰震後則又竭正在一歲中耳何害爲一事三川（韋昭注云涇渭洛也）專舉其大百川兼目其小大水泛溢小水豈得安流詩與國語文異而事同也疏疆分之固甚已

爾雅山頂冢崒者厜（才規反鄭箋作崔）㕒（五規反鄭箋作嵬）正釋詩山冢崒崩之文言山頂之巉巖有崩落者也鄭箋依此爲說疏申之云徐邈以崒子恤反則當訓爲盡不應天下山頂盡崩故鄭依爾雅訓崔嵬據此則子恤反非爾雅義也爾雅釋文云崒子恤反詩釋文云崒舊徂恤反宜依爾雅子恤反是陸以子恤反當徂恤之義與孔異而孔得之

蹶維趣馬周禮趣馬下士鄭箋誤以爲中士孔疏辯之甚明顏師古漢書注朱子詩傳皆與鄭之誤

小雅言豔妻猶大雅言哲婦色豔而性哲各舉其一以目之耳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是也孔謂天子之后不當以色名之而以鄭厲后姓剡之說爲是迂矣美色之稱既非所加於王后獨可稱妻稱婦乎

抑此皇父鄭云抑之言噫釋文云抑徐音噫瞻卬篇懿厥哲婦鄭云懿有所傷痛之聲孔疏申之以爲懿噫音義同又楚語懿戒韋昭讀懿爲抑禁邑石經論語意與之與盍蜀始改意爲抑是抑懿噫意四字古音本同故往往通用

日予不戕釋文云戕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案此詩毛無傳王述毛作臧孫又以戕爲鄭改則古經乃臧字矣孔疏用鄭遂毛而不存王說殊爲疏漏

黽勉密勿侔莫文莫皆自勉之意黽勉從事韓詩作密勿語異而義同也晉欒肇論語駮云燕齊謂勉強爲文莫今語猶然方言云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言努力謂之侔莫蓋四者音相似義亦通矣方言又有薄努勔釗勖茲之稱亦爲勉義

從王事而不敢告勞臣子之分也所惡者讒口耳劉子政封事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訴因引此詩（向引此詩作密勿從事當是韓詩）意正與箋疏同朱傳訓從事爲從皇父之役誤矣皇父之徒正劉向所謂衆枉耳豈從其役哉求媚於權門而不得因爲此怨詞成何品行而夫子錄其詩乎下章我獨居憂又云皇父病之所見亦小矣

噂沓背憎傳云沓猶沓沓也案說文云沓語多沓沓也從水從曰徐鉉云語多沓沓若水之流故從水會意此足暢毛旨矣又案板詩泄泄孟子以爲猶沓沓亦取雜沓競進之意小人爭先獻媚每有此醜態與下文無禮無義非先王之道意正相合若以爲怠緩悅從則反其義矣又釋文云噂說文作僔云聚也今說文噂僔二字皆引此詩噂注云聚語也僔注如釋文所引

雨無正

詩篇以意取名者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凡六而雨無正之名尤難解敘云雨無正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箋疏發明其意以爲王之敎令甚多而事皆苛虐非所以爲政之道意始曉然敘語簡質詞旨艱深古文類多有此朱子譏其尤無義理不已過乎又永叔謂此詩七章無衆多非政之義與敘絕異所當闕疑源謂敘此詩者解命題之意原作詩之由如是而已所云衆多非政乃謂詩由此而作非必詩中語悉不離乎此也首章言刑罰不當蓋亦無政之義下遂及人心之離忠言之廢仕進之危又極其敝而言之何嘗非衆多無政意乎且使敘果出漢儒手何難依傍經文爲明白易曉之語而故艱晦其詞開後世以疑端乎觀此敘愈信其來之古

雨無正首章古注謂天本浩浩廣大王不能繼長其德（毛云駿長也）致天降此饑饉滅國之災而旻天又疾王以刑罰威恐天下其災更有甚者將及王身王不慮之圖之（毛云舍除也）彼有罪而伏辜者不加刑戮其無罪之人反牽連相引而徧得罪皆刺王之詞也集傳用蘇氏之說全以天變言謂天不大其惠而降此災如何不圖慮而爲此乎彼有罪而饑饉既伏辜矣此無罪而死亡則如之何源謂詩人刺亂不得專爲怨天之語刺詩之作原以諷切當世俾聞之者因之省悟耳語語怨天豈欲天之省悟乎況使荒主亂臣得委其責矣此章上五句箋疏稍爲煩碎其解弗慮弗圖以下不可易也嚴緝從古義得之

箋疏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爲三義喪也饑饉也斬伐也朱傳總之以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又謂正大夫離居是因饑饉而散此必無之理也離居者自爲遠禍計耳見幾高蹈在下僚則可非大臣所當爲故詩人譏之豈因饑饉而去乎身爲王臣家有采邑尚不能餬其口豈散去之後反能免其窮困乎

首章釋文云旻天本有作昊天者非也疏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旻天非也孔陸意異而孔得之作旻天者因小旻首句而誤耳埤雅云幽王時始曰昊天疾威繼曰旻天疾威亦據孔立說今注疏集傳經文皆作旻雖石經作昊

朱子因周宗既滅一語疑雨無正爲東遷後詩劉瑾又附和系謂正大夫離居及爾遷于王都之語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離居不隨王遷若使幽王尚在不應言周宗既滅去而挽之當曰還曰歸不應言遷于王都以證此詩是東遷後作假矣而實非也太康雖失位夏未亡也而五子曰乃底滅亡紂雖無道殷未亡也而祖伊則曰既訖殷命古雖昏暴之朝其諱言亦不若後代之甚卽如伯陽父史伯論周之亡皆直言無隱此亦幽王之時也何嘗以不祥語而不出諸口乎況周宗者以周室爲天下所宗也幽王昏亂諸侯不朝天下無復有宗周者謂之既滅亦宜至王肅述毛以爲先王之法有可宗之道幽王棄之故曰既滅取義亦優是既滅語不必待東遷後方可言也又離居出居正與十月末章我友自逸意相合大抵幽王時見幾之士多有去國遠害者鄭桓公王室懿親官居司徒尚寄孥虢鄶爲逃死之計其屬疏而在下者可知也去而復來固當曰還曰歸而言遷亦無不可因一字而

疑之不慭以文害乎至謂東遷之際羣臣罹禍不隨王遷此尤必無之事西京宮室爲禾黍矣犬戎復出沒其間羣臣不留中則將安歸乎卒臣非王戚即世族也從王有禍從犬戎反無禍乎左傳襄十一年周伯輿之大夫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則從遷者亦不少矣又曰若蓽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則當日人情但有欲從王而力不能達者必無能從而不欲者也晉宋之南遷也中朝舊臣類皆跋涉千里來故主而事之古今人情豈甚相遠乎又篇中語有斷不可通于東遷後者首章之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次章之庶曰式臧覆出爲惡是也平王雖庸暗之君不至若幽之無道況立國之初人心未固何敢淫刑以逞且肆行惡政哉

周宗宗周見於經傳者不一在西周則指鎬京在東周則指王城爲天下所宗故曰周宗宗尊也朱傳解宗爲族姓而謂將有易姓之變殆是臆說

聽言則荅與桑柔篇聽言則對其義一也鄭箋以此爲可聽用之言彼爲道聽之言又以荅爲距違以對爲應荅語同而解異鑿矣當以傳爲正

聽言則荅譖言則退毛傳云以言進退人也疏申其意曰王好信淺近受用讒佞若有道聽非法之言則應荅而受之若有譖毀之言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蓋責王也朱傳以爲責臣云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荅之而已不敢盡言譖言及己則退而離居其怨然於王也如朱說則聽言是己之言譖言是人之言而言字不應異解荅字內亦無不盡言之意王信讒言雖欲不退亦不可得何謂怨然此於義皆難通也呂記用其說嚴緝稍易之然不如古注之當

五章毛傳以哀哉不能言爲哀賢人不得言以訾矣能言爲可矣世所謂能言去日世所謂則僅見許於俗人決非賢者疏申之謂賢者之中有此巧拙二種恐失毛旨古未有以巧言爲善者虞書與令色孔壬竝稱周書亦與便辟側媚類舉小雅巧言篇亦云如簧厚顏而孔子尤惡之屢見於詞豈有反用爲美稱者哉表記詞欲巧未必是聖人語七十子之徒得之於傳聞耳仲達則以爲證誤矣至左傳昭八年晉叔向引不能言證小人之言僭而無徵引能言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此特斷章耳杜注謂叔向時詩義如此亦未必然訾氏云言之忠者世所謂不能言也當時人意者詩人之言也此世之所謂能言也得之矣

小旻

潝潝訿訿朱傳用蘇說以相和相詆解之蓋因翕是合義訿是毀義依傍而爲此說也詩義殆不然毛傳云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其上爾雅云翕翕訿訿不供職也夫人臣之職當竭力以効用於上而精白無私以當上心今不惟不爲上用而反爲上患不惟不能稱上意而又故與上違以思爲不稱故謂之不供職也雅與傳殆相發明孔疏以專權爭勢爲患上背公營私爲不稱良然

國雖靡止民雖靡膴毛訓靡止爲小靡膴無訓王肅述毛訓爲少鄭訓止爲禮膴爲法小與少禮與法兩家字訓義各相配孔疏申毛既以靡止爲小矣及訓靡膴又取箋義朱傳以民雖不多訓靡膴用王說矣則以靡止爲小可也乃以國論不定釋之義互相參差矣又案釋文云靡膴韓詩作靡腜猶無幾何然則王以爲少蓋本韓詩

毛傳釋小旻卒章用不敬小人則亦危殆之意本於荀子狎虎語華谷非之謂此篇諸章止言不能聽謀並無畏小人之說荀子引詩是斷章取義毛乃荀之弟子故祖其師說非詩之正指也斯言似之而實非詳玩經文前五章皆刺時之[illegible]一章獨爲自警之詞蓋先言小人謀議不臧譏王誤聽因又良言當明哲保身未可攖小人之怨文義正相合何必全篇皆言聽謀乎荀毛師弟同堂其詩說應得之面受非若異世徒據成書也苟果斷章毛豈不知而用爲正解乎

小宛

小宛刺幽王解者紛紛朱傳盡埽諸說定爲兄弟相戒之詩合之詩詞甚爲相似獨天命不又一語終屬難通朱傳曰各敬愼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不懼也惟天子受命於天耳大夫戒其兄弟可妄稱天命乎下復云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首以爲戒仍不能脫刺時義矣

氓之鳩小宛之鳴鳩如爾雅之鶌鳩鶻鵃也傳亦云鶻鵰釋文云鵰陟交反字林作鵃是鵃鵰形異而音同矣亦作嘲鳥朝鳴曰鵃夜鳴曰喚禽經林鳥朝嘲水鳥夜喚是也鳴鳩好朝鳴矣月令之鳴鳩莊子之鷽鳩左傳之鶻鳩司事皆此鳥陸元恪以爲班鳩非是埤雅及爾雅疏辨之甚明呂記朱傳皆誤

以小鳥不能戾天與小人之道不能成高明之功者毛氏之說也以小鳥尚思戾天興王不能自彊鳴鳩之不如者歐陽氏之說也二說雖相反而取義實同然案鳴鳩即莊子之鷽鳩所謂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者乃斯鳥矣焉能戾天乎則毛傳之義爲允又案許叔重謂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許讀詩而未究其旨故有此誤耳本草言鳴鳩在深林間飛翔不遠當得其眞又與莊子及毛傳合不謬矣名物疏辨之亦同鄙意

集傳釋小宛三章以庶民采菽興善道人皆可行螟蛉負子興不似者可教而似因以式穀終采菽意似之終負子意此亦彊爲分配語耳采菽之興何自獨別爲善道乎況似之者正似其善道何得分爲兩義

式穀似之詩詁以似爲似續之似言王不能治民則將爲能治者繼而有之案詩中似字多與嗣通此解良得之又此章與上四句興此二句文義各相承采菽爲采菽負爲負螟蛉則似之亦當爲似爾子謂嗣有女之萬民耳鄭云似蒲盧之得子殆未然

螟蛉尺蠖與蠋皆不能穴木惟在樹上食葉尺蠖似蠋而小行則首尾相就詘而復伸螟蛉又似尺蠖而青小至夏俱羽化爲蛾

蜾蠃雖名土蜂然爾雅云蜾蠃蒲盧又云土蠭則二蟲也蜾蠃又名細要蠭又名蠮螉入神農經下品土蠭則見陶氏別錄郭景純曰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此也其細要蠭則陶隱居言其雖號土蠭不就土中作窟但摙土作房者也

爾雅蜾蠃蒲盧注云即細要蠭也俗呼爲蠮螉詩毛傳及釋文之說亦同是一蟲而四名也宋彭乘著墨客揮犀謂其類有三銜泥營巢于屋壁間者爲蜾蠃穴地爲巢者爲蠮螉巢于書卷及筆管者名蒲盧蜾蠃蒲盧捕桑蟲及小蜘蛛之類蠮螉惟捕螟蛉與蟋蟀彭蜞以地中之土蠭爲蠮螉也至巢于書卷

筆管及屋壁者故是一蟲耳蜾蠃蒲盧爾雅毛傳說文皆以爲一物必無誤也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鄭云我我王也恣戒王宜與羣臣勤労於政事日有所往月有所行無止息也歐陽及王氏皆訓爲日月之行甚速與論語日月逝矣同義則我字爲贅矣

哀我塡寡宜岸宜獄言衰亂之世政以賄成窮盡寡財之人無辜被繫在上反謂之宜故可哀也歐陽氏謂因窮寡而爭訟云宜者言其勢不得不然夫致民窮寡雖由上之失道然君子樂道安貧自應處之泰然何至爭訟哉惟無知小民窮以致濫容或有之耳歐陽以此爲宜恐非詩人之旨

小弁

小弁詩朱子注孟子純用敘義及爲辯說則又疑宜臼詩與傳作皆無據豈因趙岐注及王充論衡皆指爲伯奇事故襲同無定見耶然二雅所咏必有關于王朝得失吉甫父子私家之事未必入雅

弁般樂盤字異而音義同皆借用爲樂意弁彼鸒斯以鳥之樂與己之憂也集傳曰弁飛拊翼貌未知何本

小弁四章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也韓詩外傳引此亦云言大者無所不容毛韓異家而同義矣夫以王者之大不能容一太子使之如舟流之靡居曾柳淵之不如詩人以此託興直是觸目傷心放子孤臣情事應爾朱子論興體多主全不取義之說故於此俱略而弗求遂令讀詩者漠無觀感

析薪扡矣說文杝從木也聲音多玉篇亦然釋文扡從手也聲音侈音隨形異其義則同集傳字從說文音從釋文失之矣黃氏韻會辯此甚明而正韻仍襲朱傳之誤近日俗下書有字彙者辯詩杝字從木不從手彼未見古注疏也又案扡字亦作拸俗作扯

巧言

小雅多呼天之語如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昊天不平浩浩昊天如何昊天昊天已威昊天大憮之類天字皆稍斷當云昊天乎盍呼而訴之也古注本如此今皆以爲歸罪於天則非刺時也乃刺天矣恐無是理

巧言首章兩憮字上憮毛訓大下憮無傳鄭兩憮皆訓傲兩憮必欲并一則鄭義勝矣昊天大憮疏申毛云王甚虐大不成文義矣朱傳從毛訓大其釋已威大憮云昊天之威已甚矣昊天之威甚大矣二句意兩分不應下句又蒙威字

爾雅云愼誠也詩愼字毛鄭多用此訓宋儒以其不入俗悉改之案愼爾優游考愼其相猶可釋爲謹愼至巧言兩予愼非誠義莫通矣朱傳改訓爲審可謂巧於諧俗

憮僭二字呂記作幠作譖與諸本異案幠字本爾雅注（郭引此詩）譖字與僭同音亦作不信解則從心從巾從人從言皆可通也但譖字不應讀側蔭切耳又昊天大憮注疏本作大釋文云大音泰本或作泰今呂記朱傳嚴緝皆作泰

譖始既涵僭字本訓數（朔音）鄭訓不信涵字毛訓容鄭訓同釋文云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皆音隨訓異不可涵也近世僭字皆作不信解而仍讀側蔭切義從鄭而音從毛恐誤呂朱皆有此失惟嚴緝無音得之

聖人莫之毛以莫爲謀朱傳從王氏訓定案莫之訓定者當音貊大雅求民之莫莫與赫獲協韻貊其德音左傳（昭二十八年）樂記引詩貊皆作莫兩釋文皆亡白反又爾雅釋詁嘆（莫字）字亦與貊同訓爲定則莫貊同音可知此詩莫字協作協度豈同彼莫乎釋文云莫或作漠或又作謨是毛之訓謀乃詩之本旨漠謨二字爾雅皆訓謀矣

往來行言心焉數之箋疏義長矣心焉數之與出自口矣正相反君子之言必再三思惟心知其善然後出之故往來俱可通行小人之言但取口給不必由衷故敢爲大言以欺世知乎此可以得聽言之準則矣歐陽以行言爲道路之言而宋儒皆從之朱傳又以碩言爲善言此於心數及自口二語俱少義趣不如古注之優又碩本訓大轉爲善義殊費力

既微且尰尰說文作瘇云從疒童聲籀文從尣作尰玉篇同又云或作尰案尣說文云尣（布火切 蹇也）曲脛也烏光切從大象偏曲之形今監本從九作尰非是又案尰亦作瘇漢賈誼傳天下之勢方病大瘇

何人斯

蘇與暴箋云皆畿內國名疏謂蘇即河內溫縣本於左傳杜注也（成十一年）而暴則未聞今案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云鄭地范甯穀梁注亦同幽王時鄭尙未遷暴未爲鄭有且與雒戎盟于此則地必近洛意暴亦東都畿內國與又案世本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篪孔疏皆斥其謬當矣然蘇暴二公之謚因此得傳於詩敘不爲無補

否難知也釋文云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案箋云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方九切當譖否之義符鄙切當情不通之義矣細玩箋文讀爲符鄙切者得之集傳曰爾之心我不得而知則否字成贅

俾我祇也毛以祇（祈支反）爲病則上章盱病是蘇公自謂鄭以祇（止支反）爲安則上章盱病指何人而言鄭說優矣盱祇皆承見我上言一來見我於女何病下言一來見我於我得安也又卷耳之吁此詩及都人士之盱毛皆訓病朱傳吁訓憂歎盱訓望各隨文釋之不知詩之義難盡以文拘也又引易及字林三都賦證望義然易之盱豫古注無訓望者至呂忱左思二人皆後于毛疑毛而信呂左可乎

壎周禮爾雅皆作塤孔疏以爲古今字異案說文壎從土熏聲則壎字較古矣又毛傳土曰壎疏以爲漢書律麻記文此二人各述所聞耳班書後出毛不得襲其語

爲鬼爲蜮蜮釋文或域兩叠音域者短狐也韻會獨取或音謂即顏師古所云魅蜮案文選東京賦注李善引漢舊儀（東漢人衛宏著）云魅鬼也魅與蜮古字通昔顓頊三子一居若水爲魍魎蜮鬼師古所云魅蜮正指此然漢書人主之大蜮東方朔以比董偃宋劉敬叔謂短狐淫氣所生朔以指偃正當不必遷就魅蜮洵爲篤論源亦謂短狐潛居水中人不得見故詩人與鬼並言若是魅魅則亦鬼耳詩並言之不已復乎黃說殆未然也又案文選魊鬼之魊亦音域

有靦面目傳曰靦姡也（活括二音）釋文云姡面靦也說文亦同疏引說文云姡面醜也與今本異未知孰是案箋云姡然有面目疏云靦姡皆面見人之貌孫炎爾雅注云靦人面姡然又越語范蠡曰余雖靦然而人面哉韋昭注云靦面目之貌說文亦以靦爲面見廣雅又訓姡爲醜皆不及靦義況經云有靦

爾目視人罔極但言其與人相見無窮極耳並無可醜之意也今本說文必有譌當以疏引為正

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言有面目則非鬼蜮也與人相覿方無窮極豈能終身不見我哉以此詩全篇之意也案此詩八章言詞煩複要其旨歸不過責其來見而已前四章不入我門不入唁我不見其身其為飄風皆怪其不來見也五六章兩言壹者之來望其來見也[illegible]七章要之以詛亦欲與之相見面釋其疑也末章又言除是鬼蜮則不可見女靦然而人面終有相見之期今之不來見何為乎彼反側[illegible]愧於心所極難者見面耳必欲與之相見彼將無地自容正所以窮極其情也而絕之之意不言可知矣

巷伯

周禮內小臣奄人而稱上士是奄官之長故箋疏以巷伯當之伯長也寺人無爵且屬於內小臣則奄人之卑者故不以當伯長之稱宋之說詩者謂寺人即巷伯已失據矣朱傳又謂寺人即內小臣則誤尤甚夫內小臣與寺人並列于周禮天官屬下明是二職豈未之見乎

巷伯詩是本為寺人又被讒譖而作朱傳以為遭讒被宮故作此詩徒見次章毛傳引顏叔子魯男子事漢書史遷贊比之小雅巷伯之倫因有是說耳今案毛傳以經文哆兮侈兮之言是必有因而益大之義必因小嫌構而成罪作詩之人當自謂避嫌之不審故引二人之事顏叔子納鄰之嫠婦雖執燭[illegible]魯男子不納[illegible]見避嫌之不審也必若魯男子閉門不納則避之審矣疏以為止證避嫌寺人奄者所嫌不必因男女是明以遭讒為既宮之後也又末章毛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設遭讒而後宮則踐刑之時尚未為閹安得自稱寺人耶以此傳之言合之前傳則知毛公意中未必如朱子之說矣至班掾比史遷於巷伯止以同是閹者又皆有傷悼之詞故取以相方耳非謂兩人皆遭讒而被宮也況子長之腐刑出於帝意並非因譖而然此兩者皆非所據矣集傳於篇末引楊氏語以為說不同而亦有理殆亦不安於前說乎

首章萋斐正言貝錦文章哆侈正言南箕一是形容其文彩一是形容其張大集傳訓萋斐為小文貌哆侈為微張貌謂由小文而成貝錦之大文由微張而成南箕之大張以喻緣飾小過致成大罪說雖巧恐非詩意也夫貝錦出於人工其文匪積小以成大南箕懸象於天有一定之形何得云由小至大乎案朱子之為此解者殆因鄭箋箕星踵狹舌廣語謂踵狹是微張舌廣是大張而成箕也遂并萋斐二字亦依此立說耳殊不知傳訓哆為大侈為有所因故鄭以箕星踵狹舌廣是言因踵而益大申明傳義則哆侈句已兼踵舌義矣安得分哆侈為踵狹成箕為舌廣耶至於萋斐傳訓為文章相錯明就已成之錦言與有因益大之義絕不相蒙小文之解尤為穿鑿

哆兮侈兮詩記載董氏逌語謂崔集注作侈兮哆兮說文作多兮哆兮詳其文義蓋謂多字聲音讀如撦又謂如詩之侈非謂詩作多也董說解說文義矣

緝緝翩翩釋文云緝說文作咠案今說文引詩云咠咠幡幡不獨咠字異而幡幡亦與下章相易其以咠為聶語又與毛傳口舌聲義別其三家詩乎

皇清經解卷三之二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二十四　嘉應葉軺[illegible]校　南海潘[illegible]李新校　學海堂輿申補刊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谷風之什　變小雅

谷風

維風及頹傳云頹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風薄指頹風相扶指谷風也頹風力薄不能上升賴谷風扶之而上以喻友之相成如此孔疏解此甚明嚴氏誤其以焱釋頹誤矣傳語簡貴豈可以粗心讀之哉

焱從下而上頹從上而下是李巡孫炎之說而郭璞因之耳據爾雅正文未見其必然也扶搖謂之焱即南華之扶搖信從下而上矣焚輪謂之頹焚取象於火火乃炎上之物安得自上而下乎注爾雅者止因頹是下墜之名故為此解然以字義考之頹从禿貴聲禿貌又頹墜也隤从𨸏貴聲下墜也說文玉篇說同俗通作頹是二頹本各一字不得援下墜之隤釋暴風之頹矣毛傳風薄相扶薄當為迫義谷風頹風皆欲上升相迫則其升愈速喻朋友相規切則德業益進也疏以風薄指頹風相扶指谷風特通毛鄭兩家之說毛意未必然也陸農師曰風之銳而上者為焱風之旋而上者為頹莊子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即焱是也羊角即頹是也今羊角旋轉而上如焚輪之象也案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風上行謂之扶搖風曲上行若羊角然謂之羊角陸義應本此合之爾雅則上行如焚旋轉如輪名義尤協可一[illegible]景純之誤

蓼莪

莪蒿蔚分之各一草合之皆蒿類爾雅總詁蓼莪詩意主於分言則各一草矣在爾雅莪則莪蘿也蒿則蒿鼓去刃切也蔚則蔚牡鼓也埤雅莪俄而蒿直蔚粗而莪細形稍異矣然初無美惡之分朱傳云莪美菜蒿賤草未知何據嚴緝據爾雅蘩之醜秋為蒿及彼注疏蘩蕭莪蔚之類皆生氣味各異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之語以為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則粗惡不可食喻子初生猶是美材至於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其取義優矣但[illegible]終屬難通不知古注之當視莪為蒿猶云看朱成碧也憂思之極精神憒亂之所致也箋疏此解較為平正東萊謂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說本歐陽亦可通但匪伊二字為虛設耳

大東

毛以首章為興故述傳者言以待客之禮喻天子恩施之厚歐蘇釋此謂先王之世侯國富足呂記嚴緝皆從之此賦而非興矣集傳亦云興而絕無發明惟直錄詩語而於上四句中間各加一則字豈所謂全不取義者乎然簋有飧鼎有匕各一事砥言平矢言直各一義今乃曰有飧則有匕如砥則如矢是何理哉

飧匕恩施之厚也砥矢貢賦賞罰之均直也所履所視當總另

此而言鄭箋分饋匕爲所履砥矢爲所視逕矣首章爲全篇綱領下章所譏皆反此爲義而五章以下取譬不一則專刺曠官言以周之盛時布德行政雖出於王亦由在位多賢克舉厥職也幽王之時皇父七子尹氏號石父輩接迹於朝皆巧佞之徒貪殘之子殫民之財竭民之力所謂君子者如此而在下之小人又何所視乎詩人所以顧之而潸然也

小東大東箋云小大言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此解甚自然蘇呂皆從之今以爲東方大小之國失之矣

無浸穫薪毛詁穫爲艾則字宜從禾鄭云穫落木名則字宜從木穫落爾雅釋木文陸氏草木疏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從鄭說也竊謂優於毛矣

鄭箋破經字爲後儒所譏然如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改舟爲周裘爲求則非無見也舟與周裘與求不僅音同形亦相似況古衣裘字原作求象形其从衣後人所加耳此詩傳寫之時昧者一概加之其致誤良有由也箋云周人之子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疏引裳華敘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二語證之正相合

爾雅釋訓皐皐琄琄刺素食也夫以瑞玉爲佩傳云遂瑞也則居官者也而不以其才之長故曰素食箋疏用雅意釋詩本無誤後儒易之未見其勝也

大東詩五六七章取興星漢詞意反覆鄭以喻王朝官司虛列而無實用正與首章君子所履相首尾古之君子法先王之道賦役平均今之在位者反之故爲曠職也韓詩外傳以南箕北斗喻有位而無其事意正相同今皆解爲望天恤己不見恤而怨之之詞其說始於歐陽不如古義之正矣

報章傳云報反成章疏申之云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織女有西無東不見倒反是無成也義儘通矣集傳改爲報我之章未見其勝且人何德於星而望其報我邪

服雖从舟旁然製字之義會意在車說文服字注云車右騑所以舟旋其以車得名者亦有二四馬外二爲驂內二爲服一也詩兩服上襄兩服齊首是也兩較謂之牝服二也詩不以服箱是也箱以容物在兩較之內故服箱相屬成文矣邱氏謂服箱猶駕車

而朱傳從之恐不如毛義之當

啟明長庚毛傳韓詩廣雅皆以爲一星毛傳云日旦出則明星爲啟明日既入則明星爲長庚韓詩云大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引史記索隱廣雅云大白謂之長庚曹憲注謂晨見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三家之說相符不可易矣自孔疏爲兩歧之解而後儒異說紛紛其最無理者則鄭樵分爲金水二星而謂金在日西故東見水在日東故西見之說也夫金水各有晨昏度行晨度則在日西行昏度則在日東耳如鄭言是金星有晨度無昏度水星有昏度無晨度矣豈不謬哉集傳皆指爲金星與毛傳合最得之又案說文启从戶从口開也啟從攴启聲教也明星義取于開依字當作启

畢有捄兔之畢傳取焉有祭器之畢箋取焉疏兼存二說又引孫毓語謂祭器之畢取象于畢星而捄兔之畢又取象于祭器而旃因焉蓋右鄭也今世則專宗毛說

維北有斗朱傳兼南斗北斗兩說蓋因孔疏有箕斗並在南方箕南而斗北之語也案南斗與箕皆以初秋昏見於南方直是箕西而斗東耳其爲南北之分雖有之然亦微矣況上章言東西原以在人之東西言則此章維南維北自當與之同意何偏以二星相較而分南北源謂以北斗當之爲允

四月

四月詩當亂而行役之詩也韓詩止以爲歎行役嚴緝識其不盡詩意當矣毛傳質略不明王肅述其意以爲四月行役六月未得歸闕一時之祭故云我先祖獨非人乎王何忍不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孔疏非之以爲敘不言征役傳亦無此意因引孫毓語謂從征踰年乃怨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又行役不親祭祀攝主修之亦未有闕豈有數月之闕而以爲刺孔又自言首章始廢二祭已恨王之忍復闕二祭彌應多怨何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源案疏言敘傳不及征役則誠然矣至謂一時未久而引文王采薇詩相較則非也文王之出師所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者雖久何傷至若幽王之無道不恤下情當時被役之人必有不能堪命者豈論時之久暫乎一時不祭猶以爲怨則秋冬兩祭誤廢其爲當怨不言可知詩語互文相備往往有之矣敘傳雖不言征役然詩人託興假據目睹爲言六章滔滔江漢定應身在南國故有斯語獨非征役之一證乎又左傳文十三年公自晉還鄭伯會公于棐欲其如晉請平季文子賦四月見征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如晉又孔叢子記孔子云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則王氏之解歷有明徵仲達譏之過矣

祖匪人胡寧忍予唐宋諸儒解此皆云我先祖豈非人乎忍使我遭此亂夫以己身遇亂之故至詈先祖爲匪人雖鄙夫傭豎不忍出諸口豈有詩人之溫柔敦厚而作是語哉解者何弗思也孔仲達說指爲悖慢之言而復曲爲之說引正月詩悠父母爲比不知匪人二字非僅怨也直是詈矣源謂古人文字簡質須頓挫讀之方明如節南山詩昊天不傭昊天不惠鄭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又爲不和順之行又昊天不平箋亦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巧言篇昊天已威昊天大憮箋亦云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皆昊天二字讀斷下二字自指師尹與王蓋呼天而訴之也此詩先祖亦是呼而訴之當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亂呼天呼祖總是怨極而無可控告之詞耳宋儒釋經但求詞氣平正其以匪人屬先祖宜也鄭氏知解昊天爲呼天不知解先祖爲呼祖豈天不可詈而祖獨可詈乎又此特依鄭義爲遇亂自傷當少易其說耳若以爲行役思祭之詩則王肅之解自安不必更新也

腓字三見詩采薇生民二詩傳訓爲避四月詩傳訓爲病今案三詩之腓義訓既殊字形亦異訓避之腓與芘通前於采薇詳之矣其訓病之腓則本作痱文選謝瞻九日詩注李善云韓詩曰百卉具腓薛君曰腓變也謂變而黃也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據李言則毛詩作痱不作腓唐世寫詩者誤以韓字入毛詩後遂相沿莫知改正耳又案腓芘痱三字皆可訓爲避但論其本義則腓是足肚芘是草實痱是病說文云風病各不同詩三腓皆借用也

爾雅釋詁廢大也四月詩廢爲殘賊毛傳云廢忕也忕音誓以大爲忕當是後人傳寫增入心旁釋文忕本又作大此是王肅義疏亦云定本皆訓爲大與鄭不同則忕爲大之誤信矣又箋

云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
案伙訓慣習箋語並無慣習意其言大於惡則正是大爲殘
賊也是康成箋詩時原據傳中大字爲說耳鄭王之述毛本
同孔陸皆以爲異殊不可解

北山

華谷辨詩有三杞以小雅之四牡杕杜四月北山此四詩之杞
皆枸杞然惟四牡四月毛訓枸檵杕杜北山無傳杕杜箋云
杞非常菜北山箋云杞非可食之物則以此二杞爲枸杞未
必毛鄭意陸疏謂枸杞春生可作羹茹安得爲非常菜不可
食乎

北山詩旅力方剛毛鄭旅訓衆書秦誓旅力既愆孔傳亦訓衆
季氏疑此兩旅力但指作詩者及良士是一人之力不得云
衆力故改訓爲陳引左傳庭實旅百杜注及後漢傅毅傳注
爲證訓旅力爲陳力於義亦通嚴緝云秦誓夏氏解云衆力
如目力耳力手足力也或說旅爲陳然陳力方剛則不詞矣
案華谷斯言得之集傳曰旅與膂同蔡沈書傳宗其說殆非
是膂乃脊骨人之背脊非用力之處以力屬膂取義既疏又
古膂本作呂象形篆文始作膂从月从旅旅本五百人之名
从㫃从儲从从从俱也故爲衆膂旅通用古未之有惟黃公紹
謂膂通作旅人之一身以脊骨爲主故曰膂力此特因朱蔡
而附會非典也

北山詩連用十二或字各兩或意自相反首二或燕與瘁反也
次二或息與行反也又次二或逸與勞反也又次二或舒遲
與促遽反也又次二或湛樂與畏咎反也終二或閒暇與冗
煩反也其叫號之義毛訓呼召孔申之爲徵發呼召故釋文
號字讀去聲協平聲夫徵發呼召正劬勞之事不聞之所以
爲安逸也今號字讀平聲言深居安逸不聞叫呼之聲義亦
可通

鞅掌毛云失容鄭云促遽語異而旨同也其釋鞅爲負荷掌爲
奉持正促遽之實促遽必失容鄭乃以申毛耳孔云意異殆
未然

議事易而任事難議事者立身事外任事者置身事內此出入
風議與靡事不爲所以一暇而一勤也又箋云風猶放也則
應如字而釋文風音諷與鄭意異而鄭音風乃風逆之風與
上出入爲類如陸音風乃風刺之風與下議爲類風刺義較
優矣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敘以爲大夫悔將小人此與荀子大略篇引詩曾又
韓詩外傳引此詩以證所樹非其人亦同敘義可見古義相
傳如此非一家之說也集傳以爲行役勞苦之詞恐非是朱
子說詩每執詩詞爲準此篇詩詞何嘗有行役意乎大車牛
車也以任重非行役所乘也況是興非賦也

不出于熲集傳曰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案說文耿耳著頰也从耳烓省聲熲火光也从火頃聲
王篇熲火光也亦作耿並無小明之訓錢氏詩詁始創爲此
解朱子用以釋柏舟彼耿耿重文爲貌狀之詞猶可通施於
此詩則當云不出于小明成何語乎鄭箋云使人蔽闇不得
出于光明之道此與冥冥正相應義本優不必易也

小明

詩名小明鄭以爲幽王日小其明而歐陽氏非之謂大雅有明
明在下小雅有明明上天故名篇者加大小於明上以記別
也蘇氏亦謂小旻小明所以別於大雅之召旻大明小宛小
弁亦然其在大雅者必是孔子刪之故無聞耳案此說非是
觀書金縢言公爲詩名之曰鴟鴞左傳言許穆夫人賦載馳
秦人賦黃鳥國語言衛武公作懿戒可見作詩時篇名已定
康成云[illegible]三百十一篇並是作者自爲名斯言信矣大雅
之大明作於周之初年安得預知幽王之世有作小明者而
加大以記別哉且詩篇重名固甚多矣雅之杕杜黃鳥谷風
甫田名皆與國風同而白華之名兩見於小雅國風之柏舟
無衣則亦兩見羔裘揚之水則三見何獨不爲記別也然則
小之爲義縱未必如箋疏所云至若歐蘇二家以爲別於大
雅蓋無此理矣又案小旻小明鄭皆有訓釋以小旻所刺比
於上二篇爲小故取名於小此與日小其明之說俱迂曲難
從小宛小弁鄭無發明疏推其旨以爲鳴鳩鸒斯皆小鳥幽
王才智卑小似鳴鳩之不能高飛鸒斯小鳥而甚樂欸宜臼
之不如意較平正可用

小明首二三章皆紀節候首章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illegible]
日月方除三章云日月方燠又此兩章皆云歲聿云莫述毛
者皆以二月爲始行之時昔我往矣卽指始行方除方燠卽
是二月鄭以二月爲始行與毛同而釋方除方燠爲四月釋
昔我往矣爲初到艽野則與毛異也今總兩家之義而較論
之毛訓除爲除陳生新二月仲春非新舊代謝之時鄭讀日
月其除自指歲莫不指二月又二月天氣方寒不得言燠述
毛者未必得毛旨矣不如鄭讀除爲余引爾雅四月爲余除
余字異音同且與下章方燠相應也孔疏引洪範曰燠曰寒
寒爲冬則燠爲夏得之矣然鄭謂二月始行四月到艽野則
未當凡詩中昔我往矣皆言始出時非旣到時訓往爲到不
太迂乎源謂詩二月爲正月也建丑之月也爾雅余月夏四
月也建巳之月也小明大夫當是巳月始行至丑月尚未得
歸而作詩耳二月初吉正指未得歸而作詩之時也方除方
燠追憶其始行之時也載離寒暑總計其自始行至不得歸
之時也時已由暑迄寒矣暑卽方除方燠寒卽二月初吉也
歲聿云莫與蟋蟀歲聿其莫同彼疏以爲九月聿訓遂遂者自始向末之
詞歲莫在十月九月實未莫故曰遂莫言自此向莫也是已九月暑退而寒來亦追憶
之詞也二月爲建丑之月故首句云明明上天爾雅冬爲上
天而丑月於夏時爲冬作詩者指所見之天以起興爾旣以
上天起興因述所至之地紀所値之時而總計其離家之日
以起下憂畏之意首章次第如此二三章又追敘始行之期
見離家之久不過卽首章意曲暢之耳然則首章我征徂西
至于艽野自言西征而至艽野不言始行也二月初吉載離
寒暑是當二月朔而追計其已歷寒暑不言二月始行也鄭
云二月朔始行誤矣二三章昔我往矣是言始行鄭又誤以
爲往至艽野後儒多取毛而舍鄭然但知鄭訓我往之誤不
知其二月始行之誤故皆以方除方燠爲二月而不顧義之
難通也或執詩無周正語謂二月是卯月夫以夏正言之必
丑月方歲莫事莫爲遂莫月當建子冰壯地坼之時安得有
藹可采菽可穫哉

鼓鐘

毛鄭釋鼓鐘篇皆以爲幽王作樂於淮上歐陽疑史無幽王東

巡事逸齋辨之以爲史與經異猶當舍史而信經若史之所缺幸存於經豈得反疑經而信史詩緝亦言古事固有不見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斯皆篤論胡一桂謂成王時徐夷淮夷已不爲周臣宣王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至淮徐之事豈得作樂於淮上吁謬矣幽王十一年中巡歷游幸之事胡氏能一一數之如後代實錄起居注乎不然何由休其不一至淮徐也又淮夷徐夷之在周特叛服不常非終不爲臣也成王時淮夷徐戎並與伯禽伐而平之矣見書費誓及史記魯世家又通鑑外紀云成王二十年周公定奄及淮夷未嘗不臣周也常武詩宣王親征未嘗不自往也召公征淮南則疆理至于南海王自征淮北則徐方來庭詩有明文胡未見乎

鼓鐘咏淮水首言湯湯繼言湝湝又繼言三洲毛傳云湝湝猶湯湯三洲淮上地名初不分水之盛衰先後也且此三章止刺奏樂之失所耳非刺其流連忘返也蘇氏曰湯湯水盛也湝湝水流也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與毛意異集傳解湝湝與三洲皆祖毛說又引蘇語以繼之殊少畫一矣又蘇說雖新巧可喜然釋三洲則於義難通爾雅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可居之地必有人民室廬若水落而後見直是出沒水中沮洳之場耳非可居之地也何得謂之洲乎

懷允不忘懷至也用禮樂得其宜至信而不可忘與次章不回三章不猶皆指淑人君子言箋疏本無誤也集傳用王氏說以爲思古之君子不能忘則是作詩者自謂與下二章文義不倫矣懷思者止是懷耳經文允字不已贅乎又案懷之爲義最多思也和也安止也至也來也皆見於詩傳箋各隨文釋之宋儒必欲概以思之一義故往往不得詩旨

鄭樵據儀禮作樂之次以解鼓鐘之卒章謂凡奏樂有四節首節升歌三終比歌以瑟次節笙入三終笙以磬三節間歌三終歌笙相禪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者也已上皆奏雅四節合樂三終歌二南所謂以雅以南者也此鄭之傅會一至此乎眞詩禮中舞文手矣彼所據者鄉飲酒禮燕禮二篇文耳升歌笙入閒歌合樂四節惟此二篇爲詳其見於鄉射大射者則已略此乃鄉國禮也非王禮也又云二南篇皆可歌也其見儀禮而入樂者二南各三小雅其十二及新宮肆夏陔勺等數詩外餘不概見至文王清廟振羽九夏湛露彤弓諸詩所用稍見於周禮禮記左傳而儀禮弗載焉蓋具於亡篇而今不可考矣鄭欲執此二篇之文盡周家奏樂之制可乎哉鼓鐘所咏天子作樂之事也其爲朝聘燕饗雖未可知要必非鄉飲酒與侯國之燕也其所用之樂節與詩章未必與鄉國同也區區以二篇之文傅會而爲之說陋矣其言笙磬雅南俱不合古義辯見下條

笙磬同音孔疏申毛以笙磬爲一器其申鄭以笙與磬爲二器案傳訓笙磬爲東方之樂明是阼階之笙磬見大射儀則笙乃磬名信爲一器矣至箋之分爲二器未見其然也箋不解笙磬意必同毛其釋同音云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亦與傳四縣皆同語意相合孔特見箋言八音故分笙磬爲二使與鐘及琴瑟備金石絲匏四音以當八音之半耳然未必是鄭意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者先生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籥者羽舞之籥樂傳義允矣鄭以雅爲萬舞與籥分文武異於毛不可從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舛謬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目其地而言也當時所采詩或得于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尙不得與二雅並列于六義況樂名乎文王世子之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之樂左傳之南籥襄二十九年杜氏以爲文王之樂俱不云二南也又案雅南之義三家詩說皆與毛同文選東都賦注劉淵林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六代皆雅樂也四夷則南樂在其中也德廣語毛傳亦云也又後漢陳禪傳引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引韓詩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又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詩即注語觀之薛君南義既同毛而齊魯之詩復備列於四夷樂名可見南爲南夷古義皆然矣又有辯詳總詁

集傳僭協七心反案釋文僭字有七念子念楚林三反其楚林反沈重音也與琴音二字韻本同不必用協

楚薺

楚薺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采菽都人士黍苗瓠葉凡十三篇敘皆以爲思古詩其可指名者楚薺四篇思成王魚藻思武王黍苗思宣王也此三王者一開創一守成一中興皆周家令辟尤詩人所不能忘情者矣其餘敘稱古王不知何屬要以三王而外有道之主僅有康王詩人所指當不外此惟黍苗則兼思其臣都人士瓠葉又思及其民

楚薺以下十篇朱子辯說謂其和平詳雅無風刺之意如出一手當是正雅錯脫在此敘以爲傷今思古不應十篇相屬無一語見衰世之意似矣然詩人寓意深遠固有不可泥其詞者采薇出車杕杜多嗟怨之詞行露摽梅野有死麕少和平之語列於正風正雅可謂刺詩乎安在楚薺十篇不可爲刺也又人當衰亂之時道太平之樂必言之娓娓不休班張之賦喜述西京之盛時元白之詩多咏開元之勝事皆此意也楚薺諸篇所言祭典之肅農政之詳錫命之有章禮文之必謹報功恤賢之厚仁民愛物之恩詞煩而不殺感歎無聊之情已躍然言外矣當日思古非一人作詩亦非一手十詩者特一斑爾乃訝其多乎

朱子又云楚薺詩精深宏博何得爲變雅斯言誤矣風雅之正變分於時之治亂不分於詞之工拙也風之七月雅之六月斯干諸詩其精深宏博不減於楚薺何以皆列於變詩且三百篇皆經也不論正變爲經一也安得粗淺偸陋之詩而以爲經哉

采齊肆夏先鄭注周禮劉德文穎注漢書皆以爲逸詩惟玉藻趨以采齊康成注云齊當爲楚薺之薺蓋謂齊音當讀如薺耳孔疏云音同耳其義則異非謂采齊即楚薺詩也大全載劉瑾語曰先儒以楚薺即采齊豈誤讀康成注乎何關於文義至此

詩緝言詩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是酸棗楚薺以棘配薺菁蠅以棘爲樊必非酸棗當是爾雅之茦刺案茦刺注云艸刺鍼也方言云凡艸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茦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閒謂之棘合此二文茦刺信有棘名矣又方言注云楚詞曰曾枝剡棘亦通語耳橘頌意本謂橘枝有刺

若棘而景純引之正見凡艸木有刺者皆可名棘也則二詩之棘當泛指艸木刺人者

神保是饗毛云保安也鄭云安而饗其祭祀未嘗合神保二字爲鬼神稱號也朱傳既從毛訓保爲安又云神保蓋尸之嘉號則又非毛義劉瑾申之曰祖考之神降而安於尸之身故因以號尸夫尸以象神耳神豈眞降其身耶朱傳又引楚詞靈保證之謂是以巫降神之稱朱子又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身則巫而心則神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案此誤尤甚尸至尊將祭始卜而得之巫賤役有常職豈可合爲一乎周禮有司巫乃羣巫之長也其秩中士而已不敢與祝史比肩況尸乎又案楚詞思靈保兮賢姱王逸注云靈巫也姱好貌思得賢好之巫與神相保樂也則靈保二字古人原不用爲巫號

毛訓肆爲陳將爲齊（音劑）謂既殺而縣肉於架分齊其所當用此未熟時也鄭讀肆爲剔言剔其骨體於俎將則奉而進之此既熟時也義各有屬不可互易朱傳肆從毛將從鄭於事爲不次矣

爲俎孔碩鄭解爲從獻之俎東萊非之以爲是薦熟之俎因燔肉炙肝不可言孔碩也然鄭以碩爲肥碩亦通案俎之爲用多端有薦腥之俎薦爓（余廉切）之俎薦熟之俎又有所（其新二音）俎所以載心舌而燔炙皆從獻之物故名從獻之俎鄭解肆將爲肆骨體而進之則薦熟之俎已具上章此章之俎謂之從獻與燔炙合爲一事亦有理也

我孔熯矣毛以熯爲敬與爾雅同此古義也呂記從說文訓乾此乃熯字常訓與詩意遠矣集傳訓竭蓋欲彊通乾義於詩也夫敬而不愆於禮文義甚順何必以筋力既竭見盡禮之難哉嚴氏引王風熯其乾矣左傳外彊中乾語以證竭義尤費力

既匡之匡箋訓爲筐蓋筐乃匡之或體鄭非改字也匡本訓飯器从匸（音方受物之器）𡉚（音皇）聲今作匡隸省也

楚茨所咏皆天子祭禮也儀禮廢缺天子諸侯祭禮無存焉故箋疏引特牲少牢士大夫禮推類以明之如燔炙受嘏利成之類是也其天子祭禮載周禮戴記而亦見於此詩者則如剥烹祭祊鼓鍾送尸之類是也朱子據少牢饋食禮判此詩爲公卿力農奉祭之詩不知少牢禮乃侯國大夫所行非天子公卿之禮也又謂天子詩不應列於小雅夫小雅諸篇何一非天子詩哉

鼓鍾送尸鼓與鍾二器也疏云鳴鍾鼓以送尸是已周禮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肆夏其一也尸出入奏之雖鍾鼓偕作仍以鍾爲主故謂之金奏而章以鍾師此王禮也集傳以爲公卿奉祭而復用鍾師文以釋送尸自相違戾名物疏駮之允當

信南山

信南山甫田大田三詩皆咏曾孫傳箋指成王因信南山敘有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語也東萊非之謂曾孫之名周之後王皆可稱然周之後王可當詩人追思者孰有如成王哉文武開創時武功多於文治禮樂制度尙有未遑周公攝政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始號太平疆理之法祭祀之典大率皆成王時所定康王以後坐享其成而已故正雅及周頌文武而下止有成王詩餘後王弗及焉則思古者惟思成王固其宜也

我疆我理傳云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正義申之云正經界之疆分土地之宜又云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案理字如此解方與疆義有辨左傳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成二）杜氏注云布疆之物各以土宜與此詩傳疏同義[illegible]詩疆理孔疏之解亦相符宋王氏以疆爲大界理爲溝塗劉氏以疆爲夫畛塗道路理爲遂溝洫澮川徒取與南東其畝文義相接耳然非古義也若論字訓則攷工記有水屬理孫之語劉氏較勝焉

皇清經解卷三之二十四終　漢軍英升覆校　南海譚瑩李新校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甫田之什（小雅）

甫田

朱子譏小敘謂甫田敘用自古有年生說大田敘用寡婦之利生說瞻彼洛矣敘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裳裳者華敘用似之二字生說桑扈敘用彼交匪敖生說總謂其傅會詩語以欺後世也然小敘之文不與詩類者多矣彼果欲傅會何不每篇用一語以生說哉且敘語不類詩者朱子既以詩無此意置而弗用其類於詩者又有生說之疑亦太苛矣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敘皆以爲思古不獨甫田然也甫田敘思古古字偶與詩自古有年同耳朱子譏之以爲敘專以此立說斯深文之論矣案小敘之古指成王時也詩之古與今適南畝對則指成王以前疏以信南山推之謂此古亦禹理或然矣敘之古乃詩之今非詩之古豈用以生說哉

甫田詩毛鄭異解後儒又於毛鄭外立說紛紛雖亦短長互見要不及古注之優如今適南畝以爲王之觀稼擾其左右以爲饋饁之物者子由之說也烝我髦士以爲進髦士而勞之而農夫之慶以爲賴農夫之福而年豐者紫陽之說也文義俱可通但詩人立言當有次第首章言大古豐年之美成王農政之詳次章又備述報祈之禮至三章始及省耕勸農之事耳今適南畝即解爲王之親行則曾孫來止一章不已複乎適畝不指王則烝髦亦非勸勞矣賴農夫之福而有年歸美於下誠爲厚意然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古有是言矣不聞兆民有慶一人賴之也惟攘取見上下之相親摹寫情事雖稍嫌其纖曲而較之王毛鄭易傳之解差爲自然源謂首章傳義不可易矣餘三章則鄭近之其攘嘗二語姑從近義可爾

首章鄭易傳義而孔疏是之然鄭惟說十千合一成公田之數似勝耳毛云十千言多也王肅孫毓皆從之其以甫爲丈夫以取陳爲賒貰（世射二音）以介爲舍皆彊立異也甫父雖同義然以丈夫爲田名則太迂不如傳謂天下田即大田之義也齊甫田雖甫草傳皆訓大大實甫之恆訓矣補助固有常典但盛世家給人足民或無藉於賒貰不如傳言尊者食新農者

食陳別其老壯示孝養之道也七月詩農夫亦指少壯言老者不任耕作之勞故專目壯者爲農夫耳至以介爲廬舍字訓無本尤屬臆說不如王肅述毛以介爲大止爲定言治道所大功所定止蓋太平年豐治功所以美大而成定也生民傳亦云介大止定正義本此

韓詩外傳及漢書食貨記論井田之法皆以爲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皆以爲然而甫田孔疏據孟子之言以規其失謂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言八家皆私百畝家取公田十畝各自治之安得爲同養公田又謂郊外用助法是九之中稅一國中用貢法是十一之中稅一內外通牽爲什一故謂之徹班固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諸儒皆襲其謬鄭氏匠人注竝無此說俗以鄭意同於諸儒又失鄭旨源案孔氏此言非篤論也公田百畝私田百畝孟子舉其大數耳野外之廬以便田事七月亟其乘屋信南山中田有廬及此詩鄭箋解攸介爲廬舍皆指此也非公田二十畝將爲給之同養者就公田百畝統言之耳分治共治俱可言同不必八家聚於一處也況共治則推諉易生分治斯勤惰可考若論九法之無弊則分治善矣至於郊外國中通牽爲什一於義則尤疏九而稅一十一而稅一多寡相懸既非王者無偏之政又國外百里爲郊郊以內所謂國中而用貢者也其地僅方百里者四耳王畿千里爲方百里者百而什一而稅一者才居百之四其餘皆九而稅一通牽之安得爲什一乎禮記正義亦孔氏所定也其釋王制公田藉而不稅仍約孟子樂緯之言以爲八家共治八百八十畝以外二十畝爲井竈廬舍意與漢記同蓋亦不能守其一說矣

甫田次章所言祭典凡五社也方也農夫之慶則蜡與臘也御田祖則始耕之祭也社祭土神必與稷俱方祭五官之神蜡祭百物臘祭先祖五祀始耕祭田祖社方在仲秋蜡臘在孟冬皆報祭始耕之祭以孟春吉亥行之則獨爲祈祭此章先言報後言祈合兩年之事祖爲首尾其猶信南山之由雨雪而及霢霂與生民以興嗣歲之義乎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嗇也案田祖一神而名不同周禮大司徒謂之田主籥章謂之田祖禮記郊特牲謂之先嗇皆指神農也籥章又有田畯非此詩之田畯即郊特牲之司嗇皆指后稷也則田祖田畯乃二神矣至七月甫田諸詩之田畯毛云田大夫今之嗇夫噫嘻頌及爾雅謂之農夫此田官也非神也王安石云生而爲田畯死而爲田祖謬矣古今來爲田官者多矣安得死便祭之乎且田祖是神農於田神爲最尊安得用大夫即其前身乎

朱子疑楚茨四篇爲豳雅因甫田次章琴鼓以御田祖語與籥章文合也然此四詩言祭多矣曰先祖曰皇祖曰社曰方何嘗專樂田祖哉所述器名有鼓鐘琴瑟之類不言土鼓也況與公卿之說又自相戾矣

以穀我士女毛以穀爲善鄭以穀爲養鄭義允矣穀士女文承稷黍下養義較相屬焉又上章烝我髦士善義已具不必複出也集傳兼二義而主於養得之

曾孫來止鄭云出觀農事其爲耕耘耨穫時未可定也集傳以爲來饁耘者則確指耘時矣豈據下文禾易長畝語耶夫易而治理長而竟畝信爲耘所致然易長之下復言善有成而大有乃秀實義不又似穫時乎

如茨如梁毛云梁車梁也孔氏申之引孟子之輿梁謂梁能容車渡則必高廣故以比禾積劉瑾釋朱傳以爲即小戎之梁輈豈別有據耶然梁爲輈上句衡其高廣能幾何含其容車者而取喩於車上之一物非詩人夸美之旨矣

大田

古人樹穀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每歲命田官講求之以令於民故隨土之高下肥瘠皆可以蓺殖而地無遺利大田詩首言既種正其事也箋引月令季冬民出五種證之疏又引月令孟春之月善相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及周禮司稼辨種稑草人物地相宜之文可見古人農政之詳密矣後世不講農政稼穡之事皆民自爲之彼老農雖精於其業然見聞不越鄉曲豈能遍歷天下訪求百穀之種而樹之乎周禮職方氏言荆揚二州宜稻粟止約略其大概耳其開墾固有高阜者自應雜樹他穀也近日江南之民止恃稻爲食一値旱暵高鄉輒告饑此宜有變通之法也源謂今北土所謂小米黍子即古之黍稷粱秫也當多取其種試其與南土相宜者凡山原遠水之地則樹之以爲常其下田仍以蓺稻則磽埆可化爲苗畬而水旱皆無患矣是在士大夫及豪富有力者倡率之以爲民先耳

曾孫是若鄭云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於義允矣蘇氏改爲順王所欲殊無意味然諸家多從其說

方阜堅好皆指穀實而言不若生民詩歷道苗稼生成之次第故彼連用十字而此僅以四蓋生長之條茂已具於前章庭碩中矣又堅好即生民之堅好也至生民之方毛以爲極畝鄭以爲齊等此詩之方毛無傳鄭以爲生房謂孚甲而未合時也彼生時統言其苗此成時專言其實所以異乎然則此詩之方阜正與彼詩實發實秀相當耳凝管而秀出則先有孚甲而實猶未堅所謂阜也毛云實未堅者曰阜故兩詩皆以堅好繼之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毛云炎火盛陽也孔氏申之以爲四者盛陽氣羸則生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蓋明君出而爲政蟲蝗不生詩人歸功於田祖之神言若爲我驅除之云爾後人緣此乃立焚蝗之法謂之善於斷章則可若用爲正解則秉畀者乃人也非田祖之神也與詩語戾矣集傳以爲古之遺法如此殆不其然

詩中祁祁凡六見采蘩訓舒遲七月出車元鳥皆訓眾多韓奕訓徐靚大田訓徐諸訓惟眾多稍遠徐皆不離舒徐之義嚴緝辯之詳矣案靈霝言其小祁祁言其徐小雨必徐徐則入土深而能生穀董江都所謂太平之世雨不破塊者是也然北方所蓺多黍稷粱秫故宜此耳若荆揚惟恃稻爲食夏月插蒔非翻盆大雨則農夫束手信乎土俗各殊難以一概論也

此有不斂穧疏云定本集注穧作積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斂穧亦音穧是同一集注也孔以爲穧作積董以爲積作穧矣集注一書唐尚存宋已無之董所見不如孔之眞也

來方禋祀謂曾孫之來禋祀四方之神此箋疏之義後儒莫有易之者獨董氏自立說謂隨所來之方而禋祀之誤矣案曲

禮謂天子祭四方歲徧卽月令四時迎氣之禮此一時各祭一方也周禮大司馬秋獮致禽以祀祊乃仲秋而報成萬物注引詩以社以方證之此一時俱祭也若隨所致之方而祭之則與二祭皆不合恐無此禮

田家饋饁乃其常事非以夸示觀者集傳云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乃與其婦子饁彼穫者然則曾孫不來農意終日不食耶且穫者卽農夫也相告者何獨不穫而饁也皆所未解其以爲饁穫豈因下文方祀乃仲秋事乎較之甫田之饁耘差有據矣

集傳以山有樞爲荅蟋蟀以破斧爲荅東山以大田爲荅甫田以裳裳者華爲荅瞻彼洛矣以鴛鴦爲荅桑扈以采菽爲荅魚藻以瓠葉爲荅行葦以假樂爲荅鳧鷖何周室君臣上下唱酬之盛也至楚茨等十篇朱子以爲如出一手則甫田已下六詩乃一人所作又分爲一贈一荅是自相矛盾矣

瞻彼洛矣

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注云洛出懷德詩見吉日此洛水卽禹貢之漆沮而亦瞻彼洛矣之洛也詩人託興多取目驗爲言幽王雖雅作於西京當指雍州之浸以起興矣故毛傳云宗周浸溉水鄭亦以爲水之灌溉爲明王恩澤之喻也王氏以爲東都之洛非是

韐本作韐左从市音弗其或體韍乃韍與韐皆祭服而異制者大夫以上服韍士則無韍而有韐制如韠而缺四角其色韎皃謂之爲韎韐其非祭則通服韠然則韠也者士及大夫以上所同韎韐也者士之所獨也以配爵弁見於士冠禮故韎韐有奭鄭訓爲諸侯世子未爵命之服王氏據周禮兵事韋弁服及左傳韎韋跗注之文而改訓爲戎服恐不然也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不言以韎韋爲韠也左傳跗注或作否注讀爲幅注訓爲屬謂幅有屬者杜氏訓爲戎服若袴而屬於跗皆非韠也安得以衣弁爲韎韋而牽合韎韐爲一事哉又爵弁韋弁陳氏禮書疑爲一物元無確據況爵色微黑而韎色淺赤兵事之韋弁必非韎韐所配之爵弁禮書臆度之見不足信也然則韎韐之稱惟士得專之耳豈概爲戎服之名哉

鞞琫有珌毛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公劉篇鞞琫容刀毛云上曰鞞下曰琫疏申毛以爲鞞是刀鞘之名琫是鞘之上飾下不言飾指鞞之體上則有飾可名疏引公劉傳琫上飾鞞下飾與彼文異當是傳誤名物疏譏毛說自相矛盾孔不得已而爲之詞又引釋名下末之飾曰琕琕卽鞞字鞞正是下飾今案之殆不然也小爾雅云刀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鞘同琫珌鞞之飾也說文曰鞞刀室也廣雅云鞞鞘二音析刀削也義皆同疏竝無以鞞爲下飾者況鞞爲下飾則珌又爲何物耶瞻彼洛矣傳以琫珌對言故言上飾下飾公劉以鞞琫對言故傳言上下而不言飾鞞非飾也而琫在其上則鞞爲下矣古文簡質不逮意未嘗相矛盾也孔氏申之善達毛意亦非彊爲之詞也釋名下末之說殆誤解公劉傳意耳反據以規毛可乎又此詩釋文云鞞字或作琕瀉欲合鞞琕爲一字蓋據此也然說文無琕字玉篇則有之則以爲卽玭字云蒲鋠蒲賓二切書作蠙是琕與玭同不與鞞同也又案杜注左傳以鞞爲上飾鞛爲下飾而玉篇同其說先儒已譏之矣小爾雅宋咸注以珌爲上飾琫爲下飾玉篇廣韻亦以珌爲上飾互有異同俱不足信當以此詩傳疏爲正

裳裳者華

覯巧言何人斯巷伯角弓諸詩幽王之世讒諂盈庭矣勳賢之裔因此失其祿位故有裳裳者華之刺焉前三章皆援古以規今也勳賢之家子孫相繼而榮顯上之寵有譽有慶下之亦驅馬乘車猶華之裳裳而光美焉惟讒諂不行故如此今則不然慶譽轉爲憂畏乘駟降爲徒步矣故末章盛稱先人之德左宜右有子孫當世享其祿不應見絕也敘所云讒諂者其號石父暴辛公之流與

裳裳者華裳裳卽常常字信矣然嚴氏謂此華卽棠棣則謬甚詩云芸其黃矣又云或黃或白書傳竝無言常棣華黃者集傳既從毛訓裳裳爲堂堂復引董氏語何弗深考與嚴緝訓裳裳爲如衣裳之襛厚亦牽合而無理且引說文訓何彼襛矣爲衣厚以自證又甚不倫衣厚自訓襛不訓裳也且衣裳各有厚薄何得偏爲厚哉

裳裳者華之首章與蓼蕭相似語同而情異矣彼爲覯逢此爲追憶也說詩所以貴論世不可以詞害也集傳以蓼蕭爲天子燕諸侯之詩以裳裳者華爲天子美諸侯之詩殆徒以其詞也夫

傳云似嗣也言先人有是才德子孫宜嗣其祿位以似爲嗣詩之恆訓耳集傳因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夫維其有之正承上宜與有耳左之右之可云在內乎且形之於外者又何所指乎

桑扈

禮文法度王者所以辨名定分範圍一世不可一日無也故君臣上下守此勿失則尊卑得安其位親疏得遂其情長幼得明其敘家邦鄉國內外大小皆得循其分而洽其歡政令於是乎成風俗於是乎美中國以寧四裔以服天祐之萬邦賴之此非徒一人之樂而天下之樂也樂莫大焉故曰樂胥胥皆也詩不然篇然之桑扈猶有文章之可觀人反不如乎三章之戢難君上之有禮文者也末章之思柔匪敖臣下之有禮文者也幽王之朝勤無禮文則放恣驕僻無所不爲將何以示歡物保福祿乎孫毓述毛樂胥之旨覼縷足稱閎義然猶未醒故聊爲衍暢其說至鄭以胥爲有才智之名迂矣近以爲語詞尤無義趣

萬福來求猶云自求多福古人固多倒語也嚴緝得之集傳曰無事於求福福反求之纖甚矣

鴛鴦

鴛鴦詩四章以實義爲興此又一興體也交萬物有道不僅在鴛鴦之畢羅自奉養有節不止於乘馬之摧秣舉一以概其餘故傳以爲興而箋復廣其義要之祭魚獸而後田濟齊三舉而恆日減亦僅以道其略耳明王惠愛撙節之政固未易更僕數矣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言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案爾雅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疏說本此集傳引張子語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左不用而右便故也果爾則爾雅之言妄矣張豈得於目驗乎然目驗之事正難以稽古經也

乘馬在廄乘字毛無傳王徐繩證反云四馬也鄭訓如字云王

所乘之馬疑卽其意以爲王所乘是天子之馬而不常與乘無事則摧摧芻也有事則秣秣粟也正見其飾用二說較詳之鄭義爲長

頍弁

朱子辯說譏頍弁敘曰敘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樂府猶如此如少壯幾何人生幾何是也斯言似矣然執此語而欲斷頍弁爲燕樂非刺時終非確證也案詩中燕樂語有卽其實而道之者飲酒之飫飲此湑矣不醉無歸是也有願其然而言之者此詩之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是也美刺不嫌同詞必論其世方知其意此所以不可無敘也

毛以皮弁在首興王者之在上而鄭不以爲興蓋天子燕同姓則服皮弁故舉以發端言王服是皮弁維何爲乎宜以燕也而案弟爲鄭解優矣夫皮弁燕服也酒肴燕具也兄弟當與燕之人也兄弟與王休戚相關如蔦蘿之託於松柏皆欲王之明不欲王之暗故未見則恐其危亡而憂旣見則冀其開悟而樂其思與王燕飲而諫正之者意在此爾然則此章上六句當各二句自爲偶豈伊異人將起下句於上無所承也集傳之釋此乃云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旣旨爾肴旣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玩其文勢以實維伊何承頍弁豈伊異人承酒肴各增一乎字使其句法相應同呼起兄弟匪他斯失於義矣服弁者王也有酒有肴者又王也何得歸之兄弟乎又集傳本以此三章爲賦而比輔廣劉瑾改爲賦而興又比困伊何與豈伊兩相應是興也此未必朱意然集傳二乎字實貽之誤

蔦與蔦俱都了反說文玉篇皆同正韻泥了反不知何義今吳下土語尙存古音而學子反失之蔦廣雅作樢

爾雅以女蘿兔絲爲一物頍弁傳又以兔絲松蘿爲一物兔絲之別名又曰唐曰蒙曰王女蓋一草而六名也草木疏辯松蘿非兔絲後世埤雅爾雅翼名物疏諸書率宗之而爲說其言甚明矣然草木多有異物而同名者況古今異語方俗殊稱可勝詰乎女蘿松蘿之名可施於兔絲亦可施於別草不必執此以概彼也陸以目驗而疑之過矣李善注古詩十九首於兔絲附女蘿亦引陸疏之言又謂古今方俗名草不同斯語得之

實維何期箋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詞也故釋文期音基朱傳從鄭釋而期無音反殊爲疏忽

車舝

古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朱傳以車舝爲燕樂其新昏殆未識於斯禮乎呂記遵傳之

左傳叔孫昭子賦車轄（昭二十五年）以舝爲轄意二字其通用乎案舝轄竝見說文舝入舛部云車軸耑鍵也兩穿相背从舛萬省聲萬古文偰字轄入車部云車聲也从車害聲然則轄既爲車聲又兼舝義字亦作轄見節南山箋

今人以閒關千里爲涉歷長塗之稱閒關字本此詩也案毛傳閒關設舝也朱傳以爲設舝聲聲之義其取於轄乎要之車欲行必設舝旣行必有聲矣朱董氏曰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閒關爲聲又爲驅馳本諸此斯語良然

車舝首章與二三章詞㫖略相同匪飢匪渴忘其飢渴也式飲式食忘其酒肴之不美也惟好友可以燕喜而今之燕喜不必好友也惟有德之人可以歌舞而今之歌舞不必有德也皆設爲得季女而喜極之詞

示兒編論景行行止云鄭箋以景行爲明行晦菴以景行爲大路博考經傳景訓大訓明並無訓慕者自明皇孝經敘有景行先哲之語後人因之爲景慕之說不知當以景訓明行訓踐謂明踐先聖之道也孫此語當矣案孝經敘疏亦訓景爲明但謂法則此明行哲王文義重複又須補出法則之意敘語未爲完善疏之釋敘必欲與詩義合耳不如孫氏隨文解之較明暢也又案說文景光也玉篇景光景也皆無慕意廣韻云景大也明也像也光也炤也像義與倣傚相近或可轉爲慕今之廣韻卽唐韻也孝經注成於天寶二年孫愐唐韻成於天寶十年二書之出同時豈唐世景字有倣傚之訓耶殆非也源謂古人采用經文多歇後語如友于詒厥之類皆是孝經敘正嘗用行止意耳行止者則而行之箋謂則傚古先哲王也又案毛傳云景大也疏申爲遠大之行與箋小異而大同

以慰我心韓詩作以慍我心云慍恚也孔疏言孫毓載毛傳作慰怨也王肅述毛亦云新昏指褒姒大夫不遇賢女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釋文毛傳亦作慰怨也而曰本或作慰安者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案今傳云慰安也箋云慰除我心之憂疏云憂除則心安非異於傳肅言非傳旨合孔陸之言觀之可見馬融以前述毛者皆主慰怨鄭爲馬弟子始以安義申毛然孫王及釋文皆作慰怨是唐以前猶安怨兩義並行也奉敕爲詩疏原以毛鄭爲主不得不伸鄭而詘王由是安義獨行而慰怨之解後儒莫聞聞亦莫信矣源謂慰字說文本有兩訓一曰安也一曰恚怒也恚怒與怨近矣凱風傳慰訓安此傳訓怨字同而義異毛自得之師傳豈拘於一律乎況怨義與韓詩慍義相合安知毛傳詩時經文不作慍乎詩本因褒姒而思賢女通篇極言賢女之可思末仍以惡褒姒結之篇法宜然孫王之說優矣

青蠅

詩三章皆以蠅與讒人初無兩體也集傳分首章爲比下二章爲興劉瑾釋之謂首章青蠅對君子下章以對讒人故比興不同案斯乃晦菴創立之論詩人之比興元不如此[illegible]詩言君子無聽則讒人之構亂可知言讒人罔極則君子之不宜聽可知興者與其意乎抑徒與其詞乎

賓之初筵

此詩首二章毛以爲燕射鄭以爲大射後儒說詩者或從毛或從鄭或首章從鄭次章從毛（此崔集注之說呂記從之）皆考據禮文爲言獨朱傳則在不毛不鄭之閒雜取大射燕射之禮源不知其何所折衷也其釋首章有不可解者六焉次章依鄭解以爲言祭則此章是將祭而擇士宜爲大射矣而集傳所引多燕射禮此不可解者一也大射射皮侯燕射射獸侯集傳引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士布侯乃獸侯也燕射之侯也將射繫左纚又鄉射禮而燕射如之者也遷樂之事亦燕射之同於鄉射者也則宜以此章爲燕射矣然引大射宿縣之文此不可解者二也樂人宿縣大射之文也[illegible]射遷樂於下鄉射之事也旣禮文各異宜分別下語爲鄉射矣乃仍蒙大

袖海山房校印

射之文不顧後人指摘乎此不可解者三也劉瑾以爲參約二禮之文夫參約之者必其文雖異其義原不相妨則可耳大射之不改縣孔疏論之甚明乃竄益還樂文於大射下可乎此不可解者四也孔疏引燕射鄉射禮所以申毛意也引大射禮所以申鄭意也然諸侯大射無改縣之事故言天子宮縣階前妨射位須改縣以避之諸侯與臣行禮略不備軒縣不足妨射不須改懸敘以此詩爲刺幽王則所言當爲天子之大射矣朱傳既不遵敘而以爲武公悔過詩則此章乃諸侯之大射也諸侯大射不改縣禮文可考也集傳顯與立異又不自明其故可乎此不可解者五也詩既爲悔過而非制王則所言皆諸侯禮矣集傳之釋大侯既歷陳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異復獨舉天子之侯著其制度物色而諸侯反不及焉此不可解者六也凡此六者其能服先儒之心以塞後學之議乎至其從韓詩而議小敘適義辯之允當茲不復贅

各奏爾能以下鄭所指祭末之禮有二各奏爾能子孫獻尸之禮也手仇又又賓長兄弟及佐食加爵之禮也酌彼康爵弟子舉觶之禮也朱傳用獻尸加爵二意而康爵二語亦總於加爵中

賓載手仇鄭箋仇讀爲斢案斢从斗臾聲把也臾亦音拘从朋从大目褎也朋丸遇切左右視也从兩目今俗本斢字左俱作臾臾本俗公名又加一畫誤矣斢又作鄡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毛訓康爲安鄭訓康爲虛而毛義爲允朱傳既從毛矣又引或說讀康爲抗引禮記明堂位崇坫康圭證之以爲郎坫上之爵不知禮注謂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之於上也是亢者猶言舉耳禮疏云亢舉也非圭之名也彼上有崇坫語故義可通若移以釋此詩則將云酌彼舉爵成何語乎又鄭氏注記讀康爲亢乃破字也同一破字見於箋詩者輒痛譏之見於他注者反遷就詩語以合之誠不知何意

傳出童羖箋云羖羊之性牝牡有角羖羊黑羊也吳羊白夏羊黑爾雅夏羊牡羭牝羖是黑羊牝者名羖說文夏羊牡曰羖是黑羊牡者名羖箋又以羖爲牝牡之通名三說各異案郭璞爾雅注謂夏羊爲黑羖䍽音歷又云今人便以牂羖爲白黑羊名然則黑羊牝牡皆名羖也觀箋語可見漢世已然不始於晉又案吳羊之牂猶夏羊之羖也爾雅云羊牡羒音墳牝牂苕之華傳亦云牂牝羊也而說文玉篇皆以牂爲牡羊則吳羊之牝牡溷稱信如郭所云矣毛據漢初之稱釋牂故與爾雅同鄭據漢末之稱釋羖故與爾雅異

皇清經解卷三之二十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二十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漢軍□契□舊版　南海□繼李新校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魚藻之什變小雅

魚藻

有頒其首傳云頒大首貌釋文云頒扶云反說文同案說文頒大頭也从頁分聲則此詩頒字乃其本音本義惟寡字从頒頒訓分賦要之訓分而讀布還切自有攽字專之他典特借用頒耳徐氏韻補徑讀頒爲布還切而不存舊音疏矣玉篇符云切又音班廣韻亦有二反

采菽

首章之菽牛俎之芼也次章之芹加豆之菹也皆所以待諸侯之禮以此爲與乃與之不離正意者

元袞及黼元袞惟上公方可服黼則自公以下至於毳冕之子男𫄨冕之孤卿皆得服之故詩言及則五等諸侯皆在其中矣東萊祖子由之說以爲專指上公不如箋疏之義爲允

觱沸檻泉爾雅說文皆作濫泉詩檻字乃借也說文濫从水監聲引此詩徐云盧瞰切詩釋文檻銜覽下斬二反從檻字本音然則檻泉之檻但借濫義不借濫音也爾雅濫泉釋文無音反邢疏云濫檻音義同兩字音本不同不知邢欲從何讀案玉篇濫作灠盧敢切云涌泉也張揖廣雅濫泉之濫與詩釋文檻字同音殷敬順列子釋文濫字亦咸上聲是濫字二音俱通邢殆欲從檻讀也又案爾雅釋水有四泉其三見詩一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注引公羊傳昭五年直出釋之此詩濫泉是也一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注云從上溜下曹風冽彼下泉是也一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注云從旁出也大東有冽氿泉是也惟一見一否爲瀸音纖詩所未及

柞

柞字五見二雅釋文皆子洛反惟采菽維柞之枝有兩音云子洛反又音昨說文用昨音然當以子洛爲正矣朱傳車舝才洛反緜篇子洛反兩存其音韻會止存昨音未當

平平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鄭以左右爲連屬之國集傳以爲諸侯之臣夫諸侯能辨治小國使之循順所以爲有功也若朝於天子其臣從之乃其常事何足稱美哉又左傳晉魏絳引此詩以規悼公襄十一年亦取遠人[illegible]之義

𢔁游之𢔁本從彳丑亦切此詩𢔁哉游哉及白駒愼爾𢔁游是也今惟監本注疏作𢔁餘本俱作優矣二字義亦相通玉篇云𢔁𢔁游也廣韻同又云通作優案佩觿集辨此二字以𢔁爲𢔁游優爲倡優誠是矣然說文無𢔁字其優字則訓饒又訓倡已兼二義優游與饒意近併𢔁於優亦可也今世文典不別用𢔁字矣又案說文優从人憂聲憂和之行也从夂惪聲引詩布政憂憂惪愁也从心从頁徐鍇曰惪見於顏面故從頁優游義亦近和豈後世以憂代惪用因加彳旁於憂以相別乎又因𢔁優形溷遂并𢔁於優與其信南山之優渥說文引詩作瀀

角弓

騂騂角弓釋文云騂說文作弲火全反案說文弲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弲烏全反並不引此詩又案說文觲用角低仰便也從羊牛角詩曰觲觲角弓息營切是騂自作觲不作弲也陸豈因說文名角弓爲弲而誤引與不然則唐本說文與今有異也

孔疏謂角弓乃別是弓名如今北狄所用於古亦應有之若弓人合六材以成弓角僅居六材之一不得以名弓斯言當矣集傳曰角弓以角飾弓也恐非是飾者以爲美觀在既有弓之後耳六材缺一則不成弓角乃弓之體何云飾耶爾雅云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注云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取其類以爲名然則弓之飾當以是三者不

鬪用角也又案說文弧木弓也弴都昆切畫弓也弭角弓也爾雅無緣者謂之弭郭以爲今之角弓則角弓之別是弓名信矣但角弓見詩雅及說文必古有此器孔謂今北狄所用豈唐世華人已不用乎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傳云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義亦同皆取侮老之意言王侮慢老人不念後日年老人亦將侮己也朱傳曰讒人貪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於義亦通案杜少陵詩老馬爲駒總不虛是自嘲其健啗雖老年如少壯時蓋亦有不量力之意焉朱子之解其因杜而引伸之與然少陵用事特斷章耳若詩之正解則箋疏義長呂記從古甚當

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教王以敬老之道也箋云食老者宜令之飽飲老者當度其所勝多少鄭以此語釋詩雖驚俗然善悉老人之情態矣老人氣衰不能飢亦不能多醉曲體其情斯爲敬也爲人子者尤不可不讀此箋

猱毛以爲猨屬陸疏云獼猴也說文作夒云貪獸也一曰母猴又云猴夒也廣雅云猱狙親去切獼猴也史記索隱漢書注引之意皆與陸同樂記注亦釋優爲獼猴案猨性靜猴性躁樂記獶雜子女正言侏儒俳優戲弄之態必不取喻於靜者矣以猱爲猴當是也猨猴二獸形狀相類故毛以爲猨屬孔申傳云猱乃猨之屬非卽猨得之矣爾雅郭注云猱亦獼猴之類又云猱似獼猴而黃則猱與猴別獸與陸意異漢書如淳傳顏注云猱乃高反又音柔卽今之所謂戎狨亦作皮可爲鞍褥者唐世以狨皮爲鞍褥貴賤通用宋太宗始禁士庶不得乘狨毛鞍坐見葉夢得石林燕語卽此獸也戎音柔聲之轉耳今狨音戎非獼猴也案狨色黃赤故名金線狨顏語正與郭注合埤雅因其說遂以猱狨爲一獸而與猴各釋殆不然也嚴緝云猱卽王孫此與元恪疏同當以爲正王孫猴之別名也亦名胡孫漢王延壽有王孫賦唐杜甫有覓胡孫詩皆指獼猴又案猱字樂記作優史記相如傳作蝚當以說文夒字爲正說文云從頁巳止夊其手足鉉等曰巳止皆象形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箋疏以雪喻小人日能消雪喻王能誅小人劉向災異疏引詩亦同此義蘇氏訓爲消釋親族之怨因敘有九族相怨語也然變亦揣魁則親睦自較怨恨之消釋意足該之矣呂記嚴緝皆祖蘇說不如集傳從古法之得也

菀柳

古人釋經不輕信其所疑故左傳引詩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及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注皆以爲逸詩而說雄雉小明維天之命三詩者亦不用以爲證蓋詩語多有相同見存者尚然旣逸者可知矣朱子據戰國策上天甚神無自瘵也之語欲改菀柳詩甚蹈爲甚神恐非闕疑之道

居以凶矜呂記嚴緝皆解爲幽王所以自居與式居婁驕之居同而引書惟厥攸居語證之以爲古人論治亂每言夫居見君心之所關重也意甚美矣然此詩本旨正未必然鄭云王必罪我居我於凶危之地意雖淺而實得之解古人語正不必過求深也

都人士

朱子辯說云都人士敘蓋用緇衣之誤是不然敘縱非子夏作然其來古矣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尼子者七十子之徒與大毛公俱六國時人毛公傳詩敘尼子作緇衣孰先孰後未可定也何知非緇衣用敘而必爲敘用緇衣乎古人文字互相仍襲者甚多易詩書皆聖經亦往往有之敘所謂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當是先正遺言敘詩者與尼子各述所聞著之於書耳又敘意是舉古之節儉駁今之奢淫朱傳謂亂離之後不復見昔日之盛美而歎惜之義稍異若較論之則敘義長也觀詩篇所述並非紛華綺靡之事狐裘充耳垂帶卷髮皆平常之服飾也臺笠緇撮尤儉之至也春秋之世亂離更有加矣冕弁裘服瓊玉笄珈之儀容載於國風及左氏傳者尚燦然可觀豈西京之世反不得見乎況舉古之節儉以駁今之奢淫方是立訓之意所以爲經也若如集傳之說則直是蕭后之述煬帝宮女之說元宗耳何關於世教而夫子錄之哉

古之所謂有德者必考其實故稱人之美往往與容服言行爲言四者俱有迹而可信也表記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詞恥有其詞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德藏於心行見於事故德必驗之於行也孝經論先王之法孟子論堯桀之異亦以服言行爲言雖不及容而服足兼之矣都人士首章狐裘黃黃服也其容不改容也出言有章言也行歸於周行也與表記正相合然容服言可飾於外行不可矯於一時也行尤重焉集傳行讀如字周訓鄗京誤矣稱人之美顧略其所重乎左傳襄十四年君子引此詩以證楚子囊之忠注云周忠信也意正與毛合毛云周忠信也況以周爲忠信乃詩人之常訓何足爲異而必欲易之

彼都人士箋疏以士爲庶民嚴緝申其說而謂士與女對是貴賤之通稱當矣源謂士之稱可通於貴賤但此詩所謂士大率主貴者言耳民望之目充耳垂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惟臺笠緇撮實爲賤服然郊特牲言蜡祭諸侯使者草笠而至注引此詩臺笠貢於大羅氏所以尊野服諸侯使者必士大夫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是未敝之時貴賤皆緇布也然則臺笠緇撮一則因事而服之一則初冠而服之雖非貴者常服要亦有時而服焉何必定指爲庶民況此詩中三章皆士女對舉女稱君子女則大家女也女獨舉其貴不應士偏指其賤鄭以士爲民者徒見敘民德歸壹之文耳不知古人言民亦通上下稱之不專指民也且詩所述言行服飾之美正敘所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者卽以五章皆指長民者言何不可哉

綢直如髮傳云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蓋內密而外正又始終不渝見女德之盛耳後儒貪取髮字立說故求巧而反拙朱傳訓爲髮之美旣於如字難通嚴緝用解頤新語說謂此女之髻密而且直如其本髮不用假髢以爲高髻此亦未然案此篇除首章而外下四章皆以女對士言若從毛義則二三章皆言性行四五章皆言容飾若從鄭說則綢直咏其性行尹吉稱其氏族卷髮美其儀容三章之意各有指末章承帶髮二意而咏歎之不與上三章一例也朱傳反謂以四章五章推之當言髮之美殊不知尹吉一章閒於其中何獨不倫耶況四章五章士言垂帶與女言卷髮同也此章之士何不亦言垂帶而言臺笠緇撮耶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毛訓尹爲正孔疏申之以爲正直而亮善蓋以性行言也鄭以謂之二字是指成事而言故易傳讀吉

爲姞〔其切〕云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其說亦通但尹是氏姞是姓兩家女子一稱其氏一稱其姓文義不倫且古者稱婦人必稱其姓未有獨舉其氏者源意尹吉二字是專有指目之稱古者以姓稱婦人必有所繫以別之或繫姓於謚莊姜定姒之類是也或繫姓於國韓姞秦姬之類是也或繫姓於字孟姜季姬之類是也或繫姓於氏則有舉其父母家之氏者狐姬孔姞之類是也有舉其夫家之氏者夏姬欒祁之類是也周之盛時必有姞姓之女嫁於尹氏而以賢著聞者當時舉婦人之賢輒云尹姞故詩言謂之明是本有是人而指目之爾猶曰彼大家女子有號爲某人者云爾尹乃少皞氏之後已姓若並述兩姓之女則當云已吉矣

謂之尹吉畢竟傳義爲長二章綢直三章尹吉皆言性行之美也士德之美詳於首章女德之美詳於二三章美是人者固宜詳於德矣康成之易傳祗因謂之二字未安耳然尹正吉善是美德謂之云者言人稱其美德如此於文義何礙況幽王時尹爲大師蹶惟趣馬二氏正當盛時其女子之都雅嫺麗豈必不如舊而顧云不見哉

我心苑結苑本作薀說文云从艸溫聲於粉切引左傳薀利生孽〔昭十年〕積也又滯也謂也俗作蘊此詩苑結及禮運大積焉而不苑皆作苑詩釋文於粉反徐音鬱又於阮反禮釋文於粉反鄭素冠蘊結釋文亦紆粉反當以此反爲正矣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箋云帶於禮自當有餘髮於禮自當有旟可見一衣帶之微一笄總之末皆有禮法存焉而古王制禮之嚴都人守禮之恪俱隱然於言外詩人思古之意如此所以有關於人心世教也蘇氏曰古之爲容者從其自然而非彊之是惡知禮意然猶有不致飾之義焉朱傳曰自然閑美不假修飾則直爲豔體之佳句矣

采綠

敍云刺怨曠也蓋謂刺時之多怨曠耳征役過時王政之失故復申言之云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刺怨曠者正刺幽王也鄭氏不會敘意釋之曰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此誤矣韔弓綸繩特託爲此語以形容其必至之情豈眞謂欲從行哉況刺詩之作必有關於王政之興衰民風之美惡故聖人錄之以爲後世永鑑乃區區與里巷婦人較論得失何陋也朱子辯說謂此詩怨曠者自作非人刺之駁敘與遵敘異而誤解敘意則同又謂非有刺於上則害義尤甚征役頻興室家睽隔民生愁困誰實使然上之失道不言可知矣猶云非刺則是君之於民竟可秦越視也而云后父母不反爲妄語乎

藍箋云染艸也案其種有五菘藍堪染青蓼藍堪染碧惟馬藍可作澱三者華實相同而葉稍異蓼藍葉如蓼菘藍葉如白菘馬藍葉如苦蕒蓼藍歲可三刈故月令仲夏有禁馬藍見爾雅郭氏謂之大葉冬藍小雅采藍不知何藍也又有吳藍木藍與諸藍不同而皆堪作澱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傳云婦人五日一御疏申其意以爲舉近以見遠五日爲御之期至六日而不至猶以爲恨況日月長遠乎此解優矣鄭以五日一御是諸侯之制庶人無此禮故改訓爲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殊不知作詩者借禮爲言端耳豈實指采藍婦乎朱傳曰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遠行而約以五日歸恐未必然

傳云詹至也爾雅釋詁同案詹訓多言至乃借也然義出雅傳亦云古矣不誤也朱傳曰詹與瞻同吾未敢信瞻借詹雖史記有之〔周本紀〕然至義自通不必改訓況詩中瞻字甚多何采藍閟宮二篇獨去偏旁哉

韔弓綸繩箋疏以爲婦人因夫不歸悔當時不與之俱往此必無之事而或有之情也作詩者探其情而言之耳後儒以妨於義改訓爲追想君子在家之事說可通而趣味較短

黍苗

周家十臣惟太公之後有桓公召公之後有穆公皆克紹先烈周公雖元勳其子孫不及也然穆公之乃心王室忠貞勞勩尤非桓公所得比驟諫厲王又脫宣王於難而以子代之及王立復爲之平淮夷城謝邑上能宣布王德下能慰安眾心穆公先朝舊臣年高望重盡悴事國不敢告勞眞無忝厥祖矣故當時旣咏其事而奕世之後猶歌思不忘有黍苗之篇也皇父作都於向萊民之田徹民之屋雖由幽王之詔然使得大臣如穆公者董其役則任車牛必有其制告成歸處必有其期何至大爲民患哉此黍苗篇不徒刺王又刺其大臣也敘云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詩旨良然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鄭分爲四事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去聲〕牛者駕車之牛在轅中此將車者事也所謂我車也其在轅外者須人在前牽之在旁傍之所謂我牛也集傳易我牛之訓曰牛所以駕大車也豈以我車爲駕馬乎案鄭氏牽傍之說本於周禮牛人及鼎鱳之文詩疏引之有明徵矣焉用更新乎

原隰旣平疏言五土有十等獨原隰最利於人案爾雅有十土其可食者三隰也〔下溼〕平也〔大野〕原也〔廣平〕陸也〔高平〕阜也〔大陸〕陵也〔大阜〕阿也〔大陵〕七者非沮洳萊沛卽險阻墝埆非樹蓺之地原也〔可食〕者阪也〔陂者〕隰也〔下者〕三者高下不同皆可種而食原隰之名凡再見而可食不可食異焉公羊傳何休注云原宜粟隰宜麥此可食者也孔謂原隰最利於人亦指斯土

原隰阪皆可食而原隰尤利人先王疆理所獨詳也故周禮夏官之屬設邍〔古原字从辵从备从彔自爾雅變爲原而原泉字加水旁爲源〕師以辨其名而詩人咏之尤多然爾雅有兩原隰其一可食其一不可食故見於詩異實而同名不可不辨也案詩有兼言原隰者曰于彼原隰曰原隰裒矣曰昀昀原隰曰原隰旣平曰度其隰原有獨言原者曰鶺鴒在原曰至于太原曰瞻彼中原曰中原有菽曰周原膴膴曰度其鮮原曰于胥斯原曰復降在原曰瞻彼溥原有獨言隰者曰隰有苓曰隰則有泮曰隰有荷華隰有游龍曰隰有榆隰有杻隰有栗又曰隰有栗隰有楊曰隰有六駮隰有樹檖曰隰有杞桋曰徂隰徂畛曰隰有萇楚隰桑有阿者各三今以爾雅兩原隰合而論之曾孫之所田召伯之所平公劉之所度其爲可食之原隰無疑至皇華諭使臣常棣諭兄弟則用以託興不過廣平下濕之通名也小宛之中原有菽可采緜詩之周原堇荼如飴文王之遷程公劉之遷豳將欲建國立都墾田蓺穀其所營度相視必非墝埆之場鄉唐秦三風及小雅二詩各著隰之所產榆杻楊駮及赤楝〔山厄切卽中爲車輞〕俱材木也桑可飼蠶大苦苓枸檵〔杞〕可入藥檖栗有實可啗亦嘉植也而載芟之隰畛則千耦聚而

耘焉此六原十三隰定是可食之土至於常棣之原禽鳥所集六月之原戎馬所馳吉日之原射獵所向必非稼穡之地衛隰以有泮（鄭讀爲畔）稱中必瀦水鄭之荷華游龍亦草也鄶之羊桃（即萇楚）蔓草也而隰生焉則亦沮洳澤障而已

隰桑

隰桑之思君子猶丘中有麻之思留子也留子隱居而能廣農桑之利君子在野而能著庇蔭之功周尚多賢矣惜幽莊兩王皆棄而不用也此西周之所以東而東周之不復西也雖然隰桑之詩音節略與風雨同使編入國風朱子定以爲淫詞矣

詩中遐字集傳多訓爲何宗表記鄭注也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遐作瑕鄭曰瑕之言胡謂猶告也此解明順故朱子用以釋此詩併及他詩遐瑕二字然鄭先注記後箋詩箋詩時往往改其前說所見必有進不應徒執其舊解也呂記釋此以爲欲進忠告於君子此又用左傳杜注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襄二十七年）杜注云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東萊之說本於此矣然玩詩語及鄭箋竝無規誨意惟箋末引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二語疏申其意謂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驗杜見忠誨與謂相近故有規誨之說不知鄭本訓謂爲勤決不以誨證謂也元凱雖左癖而疏於詩矣鄭引論語既貽誤於杜杜注左傳又貽誤於呂千餘年未有能辯其故者源又謂孔疏申箋亦未得箋意也鄭訓謂爲勤勤與勞同義（釋詁勞謂勤）論語言愛之則必勞來之（孔國論語注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鄭應孔說）謂言愛之則必勤恩之語意相符故鄭引之以證不謂非證不忘也意在愛勞不在忠誨也

中心藏之鄭元王肅皆謂訓藏爲善（鄭說見箋王說見表記疏然詩釋文云藏王才郎反則肅不訓善與鄭箋異意詩釋文所謂王或非肅乎）益古者止有臧字後人始加艸故漢書藏皆作臧當時詩字必作臧故訓爲善也然臧字本兼藏義亦可訓匿觀孝經引此詩注云愛君之念恆藏心中晉孫秀舉此詩以荅潘岳亦作藏匿解可知故表記皇氏疏亦訓包藏

白華

敘以此詩爲周人作正如小弁詩是大子傅作耳朱傳指爲申后自作不知何據後世長門賦明君詞皆出文人手何嘗自作乎

滮池北流傳云滮流貌箋云酆鄗之閒水北流說文作淲云水流貌皆不以滮池爲水名水經注云滮池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鄗則實有滮池之水矣案酆在西鄗在東滮池在鄗西正酆鄗之閒也後人因箋語遂取水之在酆鄗閒而北流者名之以滮池云爾凡後世地名與經語合者率皆此類水經注又云毛詩曰滮流貌而世傳以爲水名蓋亦同鄙意

鶖似鶴而清濁不同所謂禿鶖也亦名扶老善與人鬭臘脩食之益人氣力走及奔馬近世本草綱目據景煥閒談及環氏吳紀謂海鳥爰居即此禽誤矣禿鶖詠於詩又人所常見臧文仲聞人也何至不識而祀之乎

鴛鴦戢翼取陰陽相下義義本爾雅又與易男下女意相合此箋疏之解信而有徵者也朱子宗橫渠之說以不失其常釋之

緜蠻

辯說譏緜蠻敘近世郝仲輿（敬）駁其誤至詳確矣（說具通義）又謂集傳釋此詩皆爲鳥言不成文義尤爲篤論案詩之託爲鳥言者必如鴟鴞篇則可彼云徹土云捋荼云予羽云予尾以爲鳥自謂宜也此詩之教誨車載豈鳥所望於人哉

毛傳云緜蠻小鳥貌韓詩薛君章句云緜蠻文貌語雖小異其爲貌而非聲則同朱傳以爲鳥聲本於劉執中（彝）殆臆說也案黃鳥倉庚一禽也其見於詩曰睍睆曰熠燿目其色也曰交交曰緜蠻指其形也其以聲音著者惟葛覃出車兩詩俱曰喈喈耳七月云有鳴不云如何鳴也凱風云好音不知如何好也意喈喈而外更無可儗似矣

未事而教之事主而誨之鄭因經教誨異文故爲此釋耳其實教誨一義也敘云飲食教載則言教而誨在其中矣

瓠葉

瓠葉敘言幽王棄禮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華谷非之以爲觀賓之初筵幽王乃宴飲之過故此詩極陳簡儉之意似矣然頍弁詩言王有旨酒嘉肴不以宴其親族則與此敘意正相合也况賓之初筵刺其沈湎淫泆非刺其奢也蓋幽王所與宴飲皆匪人狎客耳至於嘉賓懿戚固其所疏而不欲近也其宴飲之時惟有載號載呶亂我籩豆而已至於一獻百拜之儀又其所畏而不欲行也賓筵詩刺其越禮瓠葉詩刺其廢禮惟越禮則廢禮愈甚牲牢饔餼所以行禮也不肯用矣敘之言詎爲過乎

瓠壺同類而微別瓠形長壺體圓也豳風斷壺落其實也小雅瓠葉烹其葉也一爲農夫之食一爲庶人之菜其用等耳孔疏引七月以證瓠葉云彼雖壺體與此爲類明亦農夫之菜

瓠葉篇言庶人飲酒事耳然可以觀禮焉爲酒本以燕賓先與父兄室人酌而嘗之親親也用瓠菹儉也賓至加以兔羞備獻酢酬之儀物儉而禮重也敬賓也箋謂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夫飲酒所以行禮庶人能行酒禮故稱君子彼醉而伐德者小人而已矣案古者教民必以德行道藝故庶人皆知禮有士行詩所言乃紀其實也成周風俗之美於此可見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敘云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若之華敘云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何草不黃敘云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三敘所言乃一時之事而不見於史此可補其闕矣春秋之世處處皆有戎狄滅衛伐邢病燕公羊傳謂中國不絕若綫（僖四年）賴齊晉之霸稍攘除之幽王時正其蠢動之初與然周之一代實與戎狄相終始自古公避狄以來王季伐西落鬼戎又伐余無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文王伐翟伐昆夷伐獫狁成王再伐淮夷穆王伐犬戎伐徐戎懿王之世西戎侵鎬翟人侵岐又敗於犬戎孝王伐西戎夷王伐大原之戎至厲王之末而獫狁蠻荊徐戎淮夷皆叛宣王中興四出征伐僅克底定然其末年竟有千畝之敗繼以幽王之昏暗遂驪山禍作而周轍遂東矣蓋三代以前戎狄錯處中華故爲患最劇孔安國書傳云秦始皇逐出之孔去秦未百年傳聞應不謬王肅謂自紂時戎夷始錯處中國則未必然案禹貢淮夷嵎夷萊夷島夷西戎之類皆在九州境內后稷子不窋竄從戎翟即豳地

也此皆虞夏之世中華之有戎狄其來遠矣大抵開闢以來風氣古樸深山險水王者聲靈未能徧及戎狄嘯處其閒如今楚粵箐峒中有猺獞耳乘諸夏之式微特出為寇王者興則討平之如采薇出車及宣王諸詩所詠是也無王者則猖獗不寘無所顧忌中國坐受其敝而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之詩作矣又案周秦皆興於雍其被戎患亦略同秦大駱大雒之族沒於西戎秦仲復為戎所殺子莊公破戎孫世父代戎被獲襄公復伐之自周轍東而雍之戎患秦獨當之矣三詩敘所指其周秦興滅之門紐乎然同一戎也周以之興亦以之亡而秦復以之興興亡之故不在戎已

漸漸之石三章毛傳本不言興鄭王孫三家述毛皆以興釋之將戎狄荊舒分配詩詞說各不同鄭以上二章上二句為戎狄叛上二章次二句卒章上四句為荊舒不至每章下二句為東征王孫以每章上四句為戎狄叛下二句為荊舒不至東征總六句而言多支離穿鑿俱非毛旨況經止言東征敘本用兵之由故並舉戎狄與荊舒耳必欲分裂經文配此二役不太牽合乎詩止言道塗之險艱跋涉之勞苦直是賦體非興也宋諸儒之說得之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毛傳云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蓋以此為將雨之兆也橫渠以此為久雨之驗而以離畢為再雨之徵謂豕性負塗雖有白蹢而不見因久雨多潦濯其塗而見白是雨止未久也乃月離于畢雨徵又見此苦雨之甚也嚴緝推論之甚明暢是張意本與毛殊朱傳以豕涉為將雨之驗既從毛矣復載張語而不辨其異同不已疏乎又張說太巧不若毛之平豕雖負塗然謂潦水濯之方見白蹢則穿鑿之見也

顧英白云月入畢中則多雨舊以陰陽為說非也天街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焉得謂離其陰則水乎畢宿在天街之陽月入之卽雨焉得謂由其陽則旱乎余驗之皆然有若之不知家語則未敢信也又嘗謂余言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但必相傳著方雨遠之則否矣此英白得之目驗然則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言乃後儒妄託也史記列傳載有若事獨刪去此語子長世掌天官當知其誤耳

月離于畢大全錄朱子之言曰畢是漉魚底漉音鹿滲也又罔漉魚則其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入之卽雨噫此決非朱子語記之者妄耳畢之為器有二見小雅月令國語諸書而毛氏以為所以掩兔者此田獵之畢也見特牲饋食禮而鄭氏以為助載鼎實者此祭器之畢也並不云用以取魚且叉罔之名甚不典其似畢不見書史朱子居閩豈言其土俗乎宋季閩粵捕魚之器何可以證古經其誤一也畢星好雨自是陰陽之氣相感召洪範鄭注謂雨木也為金妃畢乃西宮之宿從其妃之所好理或有然乃謂叉罔水下淋漓若雨故天星象之豈未有叉罔時天上無畢宿耶卽有之而不好雨耶其誤二也先王制器尙象仰觀俯察畢器本象星以為形亦因星而得名孫毓之詩評郭璞之爾雅注其說皆然不可易也孫毓謂以罔名畢郭璞謂以畢名罔孔疏是郭今反謂畢星名義取諸魚罔其誤三也三誤本易知但後世學者見其說出於朱子遂不敢置疑故辯之如此

苕之華

詩有苕之華爾雅有陵苕神農本經中品有紫葳郭景純見本草紫葳亦名陵苕故援以注爾雅而毛傳以苕華為陵苕名又相合故孔疏又援爾雅以釋詩三書所云當為一草無疑矣其貌狀則爾雅有黃華白華之釋鄭箋有紫赤而蕃之稱陸疏有似王芻而華赤葉青之說其別名曰蔈曰茇見爾雅茇華陵蒔瞿陵見本草鼠尾見陸疏其以為瞿麥者則張揖與陶隱居之誤也顯慶中蘇恭修唐本草始以紫葳為陵霄後之注本草者率沿其說然未有用以釋詩之苕華者而朱傳始用之今驗之有不相類者三焉孔疏通爾雅及鄭箋陸疏之說謂苕華有黃紫白紫今陵霄華面赤背黃無紫白色者不類一也陸疏言陵苕可染皁沐髮卽黑本草經所言亦同今陵霄華葉俱無染皁之用不類二也陸疏言苕華好生下濕本草經亦言生下濕水中故陳風旨苕生於邛邱則陸疏別釋為苕饒今陵霄偏生於燥土不類三也二物色性皆殊明是別草矣又陶氏別錄注引博物記云郝晦行太行山北得紫葳草必當奇異今陵霄乃凡卉耳何足為奇異哉案箋疏言苕華紫赤則芸黃為衰落之色若陵霄色黃則芸黃乃言其盛不可喻時之衰也故朱傳別以附物而生雖榮不久為說夫華之榮謝各有常候非因特生而久附物而速也況詩人身當危亂則已集於枯何榮之有而僅云不久乎取喻殊失實矣物名未覈則經意亦殽學詩所以重多識

蘇頌圖經疑陵蒔為鼠尾草因苕華陸疏有鼠尾之名也案鼠尾亦名陵翹亦名烏草卽爾雅之葝鼠尾也郭注言其可以染皁別錄言其生平澤中蜀圖經言下濕地有之而陶隱居陳藏器亦言其可染皁此與陸疏之說苕華俱相合而鼠尾名又同當是也惟韓保昇言有赤白二種為稍異然較之陵霄猶為近之

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治日少而亂日多也箋語明白簡當矣後儒之說徒紛紛耳

心之為明堂猶房之為天駟營室之為天廟取象於人事為星之別名耳董氏逌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將沒而望於魚笱中其能久乎呂記語見此謬矣心卽明堂又出在明堂乎且天星終夜一周其行疾速罶微小所容無幾不能久留星光故云不久豈必謂將沒乎

何艸不黃

何艸不元箋云元赤黑色草牙蘖者將生必元蓋謂明年之春猶未歸也劉瑾直以為黑腐之色與鄭異朱傳云既黃而元則從劉也然草之朽腐黑而已豈復兼赤乎案元與黑不同周禮鍾氏注以為緅緇之閒是也燕名元鳥正以其羽色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故尙元亦取草木牙蘖之色以草元為初春鄭說信而有徵矣

皇清經解卷六十六終

漢軍吳封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二十七　學海堂庚申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大雅

文王之什上正大雅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歐陽據敘語以駁鄭氏稱王之說謂敘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信矣但詩書言文王受命皆言受天命也天命之豈僅命爲諸侯乎緯書赤雀丹書之語雖不可信然改元布號諒應有之必非仍守侯服也卽以此詩觀之於文王則曰其命維新於殷則曰天命靡常明謂天以命殷者改命文王矣雖不顯言稱王而其實已不可掩也向讀武成書已有辯今因歐陽語復論之

文王受命之年先儒論之各異以爲受命九年而崩者孔安國劉歆班固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之說也以爲受命七年而崩者伏生司馬遷之說也案武成誕膺天命九年幾厎晉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召太子發以是證之則九年之說信矣康成不見古文尚書又不信逸書故以七年爲斷孔疏謂文王受命之五年勞還師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卽以歲莫伐耆六年始稱王此言非也受命改元縱未稱王其形已露況三分有二儼然勁敵紂豈得囚之旣囚豈得復釋放之情事當不爾矣又左傳襄三十一年衞北宮文子云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斯語定不謬孔謂其年得釋與七年之期互異尤未可信也至六年稱王本於康成乾鑿度注原屬臆說史遷周本紀皇甫謐世紀皆言受命元年卽稱王矣

文王篇言文王受命作周故首章卽言受命之事首二句言未受命之先德已著見於天末二句言旣受命之後事天治人皆能奉若天道中四句正言受命之事而仍以德之顯命之時相配而言蓋作周之本在於受天之命受命之本在於與天合德詩美文王德乃第一義矣集傳以首二句爲文王旣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以末二句爲其神在天升降于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有天下舍人而徵鬼義短矣案呂記引朱子初說本與古注合後忽易之不知何見

亹亹字見於易詩禮記爾雅爾雅云亹亹勉也易疏釋詁詩傳攷記注禮器皆用此解則勉義非無徵矣宋徐鉉以說文無亹字欲改亹亹文王亹字从女从尾董逌從而和之又引崔集注作娓娓文王爲據皆謬說也經典字不載說文者多矣可勝改乎崔集注宋世已無其書不知董氏何由見也宋庠國語補音謂經典相傳皆作亹字改之驚俗當矣董又引說文云娓勉也案今說文云娓順也竝無勉訓又娓字許慎本讀若媚其無匪切乃徐音也

陳錫哉周朱傳解爲上帝敷錫於周非也陳錫謂文王能敷施恩惠豈指上帝乎左傳兩引此詩皆釋之曰能施國語一引此詩卽承之曰布利皆與毛鄭合矣哉字毛訓載鄭訓始其訓爲語詞者李氏之謬也集傳用其說而復代以于字哉與于本不相倫可通用乎至載始兩訓毛鄭雖殊然載亦可訓始其曰載行周道王肅述毛意耳左傳國語引此皆作載左傳羊舌職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宣十五年造周正是始義國語芮良夫云載周以至於今載周與至今首尾之詞也與造周同義韋昭注云載成周道載成者始成之也惟杜預左傳注曰載行周道預事晉武帝肅實帝之外王父宜乎襲用其語矣

本支百世不顯亦世言君世爲君臣亦世爲臣也所世皆顯德之士不在譏世卿之例矣又春秋時周召毛凡蘇蔡諸族皆周初公卿後宣十年左傳疏云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議世卿之文於義何居此篤論也可見世卿自是先王舊典不始於東周也譏世卿乃公羊子之說非春秋本旨

思皇多士皇訓美者呂記引顏氏之說也毛云皇天也於緝熙敬止緝訓續熙訓廣者歐陽氏之說也毛云緝熙光明也假哉天命假訓大者蘇氏之說也毛云假固也此說之異於先儒而有理者也

有商孫子臣有商之子孫也言天命之如此二語意本協此箋義也今云卽有商之孫子觀之旣不接上義下語又複出矣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毛云殷士殷侯也疏謂卽前商之孫子當矣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此及凡周之士思皇多士卽其明證集傳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子孫之臣屬其說本漢書師古注朱子自言最愛顏說茲其一與然釋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後來助祭有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有客之詩二頌所美何嘗指其臣屬耶且前章云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此服黼冔而祼將正侯服之事如何以臣屬當之

王之藎臣傳云藎進也箋云王之進用臣當女祖爲之法夫多士士周頌文王進臣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應古注允矣今改爲忠藎之臣恐大迂藎本染草之名詩人以其音同故借爲進義毛公得於師授當不誤也由進而復轉爲忠不已遠乎今忠藎二字習爲常語忘其本訓

永言配命集傳曰命天理也天理卽德耳言修德言配不旣複乎瀕謂此篇凡八言命當通爲一義正詩敘受命作周之命也其命維新帝命不時假哉天命上帝既命言命之歸於周也一言駿常兩言不易言命之所以去商而歸周也文王與天合德故能受之戒王能述修文王之德則亦能配之配命者謂配合上帝眷命之意配命之實不外聿修配命之效自致多福四語意相連貫毛鄭但云配天命而行不云何者爲命正以此詩屢言命其義本同不須復解也

聿遹皆訓述毛義也亦雅義也說見釋德卽爾祖之德故云述而修之句義又相接成矣今以爲發語詞未知何本

駿命不易釋文云易毛以豉反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然此詩毛不爲傳孔疏述毛則仍用鄭說甚艱之解其出於王肅孫毓與案大學引此詩鄭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釋文云易以豉反注同則康成初說原以爲難易之易箋詩時改之耳

宣昭義問毛訓義爲善鄭訓爲禮義之義釋文云義毛音儀鄭如字蓋音隨訓異也朱傳則訓從毛音從鄭

天無聲臭難可倣傚欲順之者當法文王此正見文王德合於天也與首章義相應矣朱傳解於昭陟降皆以爲其神在天則已非合德之意至末章傳又言文王與天同德終首章之義何前後之不相顧也

大明

大明緜二篇集傳皆以爲周公作之以戒成王不知何本殆因

也此皆虞夏之世中華之有戎狄其來遠矣大抵開闢以來風氣古樸深山險水王者聲靈未能徧及戎狄竊處其間如今楚粵箐峒中有蠻獠耳乘諸夏之衰微特出爲寇王者興則討平之如采薇出車及宣王諸詩所咏是也無王者則猖獗豕突無所顧忌中國坐受其敝而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之詩作矣又案周秦皆興於雍其被戎患亦略同秦犬邱大駱之族沒於西戎秦仲復爲戎所殺子莊公破戎孫世父伐戎被獲襄公復伐之自周轍東而雍之戎患秦獨當之矣三詩敘所指其周秦興滅之閒紐乎然同一戎也周以之興亦以之亡而秦復以之興興亡之故不在戎已

漸漸之石三章毛傳本不言興鄭王孫三家述毛皆以興釋之將戎狄荊舒分配詩詞說各不同（鄭以上二章上二句爲戎狄叛上二章次二句卒章上四句爲荊舒不至每章下二句爲東征王孫以每章上四句爲戎狄叛下二句爲荊舒不至東征總六句而言）多支離穿鑿俱非毛旨況經止言東征敘本用兵之由故並舉戎狄與荊舒耳必欲分裂經文配此二役不太牽合乎詩止言道塗之險艱跋涉之勞若直是賦體非興也宋諸儒之說得之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毛傳云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蓋以此爲將雨之兆也橫渠以此爲久雨之驗而以離畢爲再雨之徵謂豕性負塗雖有白蹢而不見因久雨多潦濯其塗而見白是雨止未久也乃月離于畢雨徵又見此苦雨之甚也嚴緝推論之甚明暢是張意本與毛殊朱傳以豕方爲將雨之驗旣從毛矣復載張語而不辨其異同不已疏乎又張說太巧不若毛之平豕雖負塗然謂潦水濯之方見白蹢則穿鑿之見也

穎英白云月入畢中則多雨舊以陰陽爲說非也天街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焉得謂離其陰則水乎畢宿在天街之陽月入之卽雨焉得謂由其陽則旱乎余驗之皆然有若之不知家語則未敢信也又嘗謂余言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但必相傳著方雨遠之則否矣此英白得之目驗然則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言乃後儒妄託也史記列傳載有若事獨删去此語子長世掌天官當知其誤耳

月離于畢大全錄朱子之言曰畢是漉魚底（漉音鹿滲也）叉罔漉魚則其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入之卽雨噫此決非朱子語記之者妄耳畢之爲器有二見小雅月令國語諸書而毛氏以爲所以掩兔者此田獵之畢也見特牲饋食禮而鄭氏以爲助載鼎實者此祭器之畢也並不云用以取魚且叉罔之名甚不典其似畢不見書史朱子居閩豈言其土俗乎宋季閩粵捕魚之器何可以證古經其誤一也畢星好雨自是陰陽之氣相爲感召洪範鄭注謂雨木也爲金妃畢乃西宮之宿從其妃之所好理或有然乃謂叉罔水下淋漓若雨故天星象之豈未有叉罔時天上無畢宿耶卽有之而不好雨耶其誤二也先王制器尙象仰觀俯察畢器本象星以爲形亦因星而得名孫毓之詩評郭璞之爾雅注其說皆然不可易也（孫炎謂以罔名畢郭璞謂以畢名罔孔疏是郭）今反謂畢星名義取諸魚罔其誤三也三誤本易知但後世學者見其說出於朱子遂不敢置疑故辯之如此

苕之華

詩有苕之華爾雅有陵苕神農本經中品有紫葳郭景純見本草紫葳亦名陵苕故援以注爾雅而毛傳以苕華爲陵苕名又相合故孔疏又援爾雅以釋詩三書所云當爲一草無疑矣其貌狀則爾雅有黃華白華之釋鄭箋有紫赤而蕃之稱陸疏有似王芻而華赤葉青之說其別名曰蘽曰茇見爾雅茇華陵時瞿陵見本草鼠尾見陸疏其以爲瞿麥者則張揖與陶隱居之誤也顯慶中蘇恭修唐本草始以紫葳爲陵霄後之注本草者率沿其說然未有用以釋詩之苕華者而朱傳始用之今驗之有不相類者三焉孔疏通爾雅及鄭箋陸疏之說謂苕華有黃紫白今陵霄華面赤背黃無紫白色者不類一也陸疏言陵苕可染皁沐髮卽黑本草經所言亦同今陵霄華葉俱無染皁之用不類二也陸疏言苕華好生下濕本草經亦言生下濕水中故陳風旨苕生於卬邛則陸疏別釋爲苕饒今陵霄偏生於燥土不類三也二物色性皆殊明是別草矣又陶氏別錄注引博物記云郝晦行太行山北得紫葳草必當奇異今陵霄乃凡卉耳何足爲奇異哉案箋疏言苕華紫赤則芸黃爲衰落之色若陵霄色黃則芸黃乃言其盛不可喻時之衰也故朱傳別以附物而生雖榮不久爲說夫華之榮謝各有常候非因特生而久附物而速也況詩人身當危亂則已集於枯何榮之有而僅云不久乎取喻殊失實矣物名未覈則經意亦殽學詩所以重多識

蘇頌圖經疑陵苕爲鼠尾草因苕華陸疏有鼠尾之名也案鼠尾亦名陵翹亦名烏草卽爾雅之葝鼠尾也郭注言其可以染皁別錄言其生平澤中蜀圖經言下濕地有之而陶隱居陳藏器亦言其可染皁此與陸疏之說苕華俱相合而鼠尾名又同當是也惟韓保昇言有赤白二種爲稍異然較之陵霄猶爲近之

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治日少而亂日多也傳語明白簡當矣後儒之說徒紛紛耳

心之爲明堂猶房之爲天駟營室之爲天廟取象於人事爲星之別名耳董氏道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將沒而望於魚笱中其能久乎（語見呂記）此謬矣心卽明堂又出於明堂乎且天星晝夜一周其行疾速罶微小所容無幾不能久罶星亦故云不久豈必謂將沒時乎

何艸不黃

何艸不元箋云元赤黑色草牙蘖者將生必元蓋謂明年之春猶未歸也劉瑾直以爲黑腐之色與鄭異朱傳云旣黃而元則從劉也然草之朽腐黑而已豈復兼赤乎案元與黑不同周禮鍾氏注以爲緅緇之閒是也燕名元鳥正以其羽色與以建寅之月爲正故尙元亦取草木牙蘖之色以草元爲初春鄭說信而有徵矣

皇清經解卷三百三十六終

漢軍吳封舊校 南海潘繼李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二十七　學海堂庚申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大雅

文王之什上正大雅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歐陽據敘語以駁鄭氏稱王之說謂敘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信矣但詩書言文王受命皆言受天命也天命之豈僅命爲諸侯乎緯書赤雀丹書之語雖不可信然改元布號諒應有之必非仍守侯服也即以此詩觀之於文王則曰其命維新於殷則曰天命靡常明謂天以命殷者改命文王矣雖不顯言稱王而其實已不可掩也向讀武成書已有辯今因歐陽語復論之

文王受命之年先儒論之各異以爲受命九年而崩者孔安國劉歆班固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之說也以爲受命七年而崩者伏生司馬遷之說也案武成誕膺天命九年幾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召太子發以是證之則九年之說信矣康成不見古文尙書又不信逸書故以七年爲斷

孔疏謂文王受命之五年勞還師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即以歲莫伐者六年始稱王此言非也受命改元縱未稱王其形已露況三分有二儼然勁敵紂豈得囚之既囚豈得復釋放之倩事當不爾矣又左傳襄三十一年衞北宮文子云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斯語定不謬孔謂其年得釋與七年之期互異尤未可信也至六年稱王本於康成乾鑿度注原屬臆說史遷周本紀皇甫謐世紀皆言受命元年即稱王矣

文王篇言文王受命作周故首章即言受命之事首二句言未受命之先德已著見於天末二句言既受命之後事天治人皆能奉若天道中四句正言受命之事而仍以德之顯命之時相配而言蓋作周之本在於受天之命受命之本在於與天合德詩美文王德乃第一義矣集傳以首二句爲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以末二句爲其神在天升降于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有天下舍人而徵鬼義短矣案呂記引朱子初說本與古注合後忽易之不知何見

亹亹字見於易詩禮記爾雅爾雅云亹亹勉也易疏繫詩傳玟記注器皆用此解則勉義非無徵矣宋徐鉉以說文無亹字欲改亹亹文王亹字从女从尾重省而和之又引崔集注作娓娓文王爲據皆謬說也經典字不載說文者多矣可勝改乎崔集注宋世已無其書不知董氏何由見也宋庠國語補音謂經典相傳皆作亹字改之驚俗甚矣董又引說文云娓勉也案今說文云娓順也並無勉訓又娓字許慎本讀若媚其無匪切乃徐音也

陳錫哉周朱傳解爲上帝敷錫於周非也陳錫謂文王能敷施恩惠豈指上帝乎左傳兩引此詩皆釋之曰能施國語一引此詩即承之曰布利皆與毛鄭合矣哉字毛訓載鄭訓始其訓爲語詞者李氏之謬也集傳用其說而復代以于字哉與于本不相倫可通用乎至載始兩訓毛鄭雖殊然載亦可訓始其曰載行周道王肅述毛意耳左傳國語引此皆作載左傳羊舌職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宣十五年造周正是始義國語芮良夫云載周以至於今載周與至今首尾之詞也與造周同義韋昭注云載成周道載成者始成之也惟杜預左傳注曰載行周道預事晉武帝肅實帝之外王父宜乎襲用其語矣

本支百世不顯亦世言君世爲君臣亦世爲臣也所世皆顯德之士不在譏世卿之例矣又春秋時周召毛凡蘇蔡諸族皆周初公卿後宣十年左傳疏云鄭駁異義引尙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於義何居此篤論也可見世卿自是先王舊典不始於東周也譏世卿乃公羊子之說非春秋本旨

思皇多士皇訓美者呂記引顏氏之說也毛云皇天也於緝熙敬止緝訓續熙訓廣者歐陽氏之說也毛云緝熙光明也假哉天命假訓大者蘇氏之說也毛云假固也此說之異於先儒而有理者也

有商孫子臣有商之子孫也言天命之如此二語意本協此箋義也今云即有商之孫子觀之既不接上義下語又複出矣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毛云殷士殷侯也疏謂即前商之孫子當矣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此云凡周之士思皇多士濟濟多士即其明證集傳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子孫之臣屬其說本漢書師古注朱子自言最愛顏說茲其一與然釋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後來助祭有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有客之詩二頌所美何嘗指其臣屬耶且前章云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此服黼冔而祼將正侯服之事如何以臣屬當之

王之藎臣傳云藎進也箋云王之進用臣當女祖爲之法夫多士士周頌文王進臣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應古注允矣今改爲忠藎之臣恐大迂藎本染草之名詩人以其音同故借爲進義毛公得於師授當不誤也由進而復轉爲忠不已遠乎今忠藎二字習爲常語忘其本訓

永言配命集傳曰命天理也天理即德耳言修德言配不既複乎源謂此篇凡八言命當通爲一義正詩敘受命作周之命也其命維新帝命不時假哉天命上帝既命言命之歸於周也一言駿常再言不易言命之所以去商而歸周也文王與天合德故能受之成王能述修文王之德則亦能配之配命者謂配合上帝眷命之意配命之實不外聿修配命之效自求多福四語意相連貫毛鄭但云配天命而行不云何者爲命正以此詩屢言命其義本同不須復解也

聿遹皆訓述毛義也亦雅義也說見釋德即爾祖之德故云述而修之句義又相接成矣今以爲發語詞未知何本

駿命不易釋文云易毛以豉反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然此詩毛不爲傳孔疏述毛則仍用鄭說甚難之解其出於王肅孫毓與案大學引此詩鄭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釋文云易以豉反注同則康成初說原以爲難易之易箋詩時改之耳

宣昭義問毛訓義爲善鄭訓爲禮義之義釋文云義毛音儀鄭如字蓋音隨訓異也朱傳則訓從毛音從鄭

天無聲臭難可倣傚欲順之者當法文王此正見文王德合於天也與首章義相應矣朱傳解於昭陟降皆以爲其神在天則已非合德之意至末章傳又言文王與天同德終首章之義何前後之不相顧也

大明

大明緜二篇集傳皆以爲周公作之以戒成王不知何本殆因

文王篇而遍及之耳夫文王詩之爲周公作僅見於呂覽呂覽之言出於戰國策士非傳信之書錄其說以存疑可也文王之篇未可確指爲周公況此二篇乎

大明叙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夫文武皆有明德皆受天命叙於文言德於武言命互文也前篇專言文王此篇由文而及武欲言文則追本王季大任欲言武則追本大姒詞雖泛及意有專歸猶思齊亦有任姒而總以頌美文王立言當有賓主也叙獨言文武得詩之旨矣朱子辨說曰此詩言王季大任文王大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叙說是謬矣詩書但言天命文武不言命王季也況任姒婦人亦受天命乎周南叙僅美后妃之德化朱子猶大譏之以爲禮樂刑政悉出婦人之手及自爲辨說則謂婦人而受天命是何言之相戾耶

明明在下章毛傳曰文王也鄭兼指文武爲一篇之總括鄭說勝矣近皆以爲泛論其理則不然叙言有明德正指首句明明言耳若泛論明明不得解爲明德當兼美惡爲義與叙不合況詩中凡言明明皆爲美稱茲何得獨異又叙言文王有明德與天命武王亦互相備是顯以詩之明明爲文武之明德矣以爲泛然論理尤不合也案詩主美周而首章爲全詩發端先言周之得天見周所以興繼言天之棄殷愈見周所以興此總言之下七章方詳述之耳若章首徒泛論其理意未又言殷而不言周與全詩絕不相蒙恐無此篇法

天位殷適傳云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疏引鄭氏書敘注微子爲紂同母庶兄事釋之夫同母而分適庶最非通論且事出呂覽不見正經何足深信鄭據之以釋書敘孔又據之以釋爲適矣微子庶而長故爲元子紂少而適故爲正適名稱自合何必同母乎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箋云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於周疏申之云殷商爲有天下之大號而云自彼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此語得之集傳以爲商之諸侯皆謂之殷商不必定在畿內此未必然也就商時言則周亦商之諸侯不得獨名摯爲商而與周分彼此也自成王時追述而言則摯亦周耳非商也文義難通不如畿內之說當案周語云摯疇之國由大任注云二國奚仲仲虺之後案仲虺與國於薛既相湯致王爲開代勳臣其子孫當別有食采於王畿如周之周召二公者則摯爲畿內國信矣又唐書世系表云祖己七世孫徙國於摯祖己者仲虺之後此語非是考歷娶婦時尚未爲世子乃古公初年也計古公在位去武丁未久祖己事武丁其子當與古公同時此時大任已生於摯安得其七代孫方國於摯乎宋洪邁言唐書世系表皆承用名家譜牒故多謬誤良然矣

曰嬪于京朱子以爲曰嬪言以釋上句之意又引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證之此本鄭箋然非謂曰也上句來嫁于周詞甚明白何必重言以釋之哉況堯典孔傳本謂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使行婦道於虞並不如朱子所云也王肅述毛曰盡婦道於大國正與書傳同意優於鄭矣

文定厥祥毛以文爲大姒有文德而祥爲善鄭以文爲禮幣之禮祥爲卜吉意各別矣孔疏申毛既言大姒文德又言文王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則文字作兩解殊少一而以卜吉爲善祥亦非毛訓以爲善之意也竊謂昏乃嘉禮毛云吉者猶云嘉禮耳大姒賢故文王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大姒文德而定毛意當如此

岐周即今鳳翔府岐山縣在府城東五十里莘國在今西安府同州郃陽縣南二十里有古莘城二國皆在渭水之北所謂親迎于渭者當是循渭而行非渡渭也造舟亦梁之不河水傳箋無明文嚴緝以爲渡渭恐非是

造舟爲梁造字慥草阜三音俱可讀本作艁說文子造古文从舟方言云艁舟謂之浮梁玉篇云天子艁曰艁廣韻云以舟爲橋曰艁此其證矣然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本爾雅文也彼注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艁舟比舟也然則比舟乃艁字本義餘訓皆借耳觀古文从舟可見左傳艁舟於河昭元年孔疏云艁爲至義言舟相至而並比也艁本爲比舟何必由至義以通之迂矣集傳云造作也作舟于河比之而加版夫訓造爲作是詩僅言作舟耳作舟止成舟如何便成梁耶苟不補出比義詩幾爲不全語矣

纘女維莘纘大任之女事者維在於莘也長子爲行莘之長女維行大任之德也大任之配王季維德之行大姒之配文王亦維德之行故曰纘也兩行字義本同今以爲女子有行之行非是

保右命爾箋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疏申之云身體康强國家無虞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齡助之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孟津白魚入舟是又遂命之也剖析甚明集傳於此三字不甚分別其義意丹書白魚之事非所欲言乎然經文字義須一一有歸也源竊爲之說曰文王爲西伯已三分有二及武王伐紂諸侯八百國不期而會孟津是又遂命之也民心即天命故以當之庶不入讖緯之說耳

武王告神之詞已稱周王發矣至牧野臨敵反曰維予侯興此本其初而言也言此以侯而興即知彼以王而亡興亡之際故抑揚其詞且使後人知鑒矣至嚴緝載朱子之言曰予侯猶言我后商人稱之也義亦通

會朝清明毛傳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鄭易傳解清明爲昧爽孔疏是之然毛義正大矣至嚴緝以清明爲雨止則傳會殊甚彼引尚書大傳雨止畢陳及六韜武王至河雨甚雷疾六公辛眾先涉此兩文爲證且言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清明爲得天助太公先涉故以尚父鷹揚發之皆謬說也六韜之書後人贗作其可爲據耶孔安國之言本於周語伶州鳩州鳩言陳未畢而雨爲天地神人協和之應故孔傳引之證休命之意是孔以得雨爲天助而嚴以雨止爲天助也用其說而反其義可乎

緜

緜詩自土沮漆是扶風之漆沮名物疏語已詳於吉日篇矣馮又玄不窋徙居戎翟之間在今慶陽府公劉遷豳在今西安府邠州淳化縣西百二十里三水縣漢縣也元廢明世復置界當涇水之西及大王自豳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豳之西南孔仲達繇詩疏以漆沮在豳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地非也若漆沮在豳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正以大王初至扶風之地故未有家室耳源嘗三復詩詞合之毛傳

知馮語良是也今以緜詩首章爲大王居豳事者始於康成耳毛傳本無是說也傳於首章卽述大王避狄去豳遷岐之事而繼之曰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則明以復穴係之岐下爲古公初到之居矣又曰未有寢廟未敢有家室蓋因五章俾立室家作廟翼翼並言此章止言家室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明以此章未有與五章俾立遙相首尾彼既在岐此不應獨在豳矣又三章傳曰周原漆沮之間合周原與漆沮爲一是明以首章之居爲傳訓土爲居漆沮卽居此周原矣夫遷岐之始草萊甫闢復穴而居理或有之公劉居豳至大王已經十世安得尙無家室不獨于豳斯館見公劉篇而已再考七月篇所稱塞向墐戶入此室處入執宮功亟其乘屋躋彼公堂諸語皆有家室之證也至於蠶績裘裳稱觥獻兕賸陰春酒諸禮儀文物彬然畢具豈穴居人所能辦耶則首章所言其爲初到岐周未遑築室時事無疑也首章先言岐土之荒涼下章方言大王相度經營之次第立言之敘當如此也康成誤認傳意故於首章之述遷豳則解之曰爲二章發不知二章傳安得預發之首章決非毛旨孔又過執箋說曲爲解釋謂在豳實有宮室因欲美大王在岐新立故云在豳未有以爲立文之勢夫詞氣抑揚詩人容或有之但不應太過其實況同一岐土始榛蕪而後輪奐方見大王創造之美何得以豳相較乃成文勢乎然箋疏之致誤其故有二一則見次章方說遷岐首章定是未遷時一則見傳訓古公爲豳公遂誤以在豳而稱之也獨不思首章先言岐下風土次章追述遷居情事文義未嘗不順且相度旣定卽繼以築室耕田事相接續次章之義自應與下諸章連貫成文也又古公本自豳而來則雖在岐亦可冡豳公之號不必過泥若泥豳公爲未去豳之稱則民之初生傳釋民爲周人獨不可證其爲周原之民乎此章之誤始於鄭而成於孔後儒相習莫覺其非得馮義方見毛傳之眞面目故備論之以俟後之博識者

瓞爲瓜紹而小於先歲之瓜稷爲嚳之胄而後世益微不能如嚳之爲天子故詩以爲喻箋云緜緜然若將無長大之時是也緜緜亦微細之意嚳是瓜稷至緜是瓞大王肇基王迹則非瓞矣詩欲美大王之盛而先言其先世之衰故言瓜瓞以爲式微之喻也後世文人用瓜瓞爲故實者專以況子孫蕃衍宗祀延長與卜世卜年同意殆誤認詩旨

復穴皆土室復則築土爲之穴則鑿地爲之其形皆似窑竈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是也朱傳云陶窑竈也復重窑也是直居於窑內矣恐無此理況陶復旣各爲一物爲古公所居下又贅陶穴二字不成句法案復字本作𥨫說文云地空也引此詩朱子重窑之訓不知何本又案古者窟居隨地而造平地則築土爲𥨫言於地上重複爲之也高地則鑿土爲穴𥨫穴皆開其上以取明

菫荼如飴菫字訓爲菫荁者音謹訓爲烏頭者音靳朱傳從孔疏以菫爲烏頭而仍用釋文之謹音疏矣

菫荼如飴孔疏云內則菫荁枌榆則菫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艸云芨菫艸郭曰卽烏頭也則菫者其烏頭乎若菫荁之菫雖非周原亦自甘矣嚴緝非之謂烏頭乃毒物肥美之地能使草無美惡皆猥大豈能變毒爲美此菫定是菫荁之菫案嚴說良是毛傳云菫菜也鄭箋云菜雖苦者甘如飴若是烏頭則當云草不當云菜且其味辛亦不苦也孔失毛鄭意矣又荼雖名苦菜草木疏言其得霜則甜脆而美故禮羊之芼豚之包皆用之本非惡菜也又爾雅齧苦菫注云今菫葵也葉似柳子似米汋食之滑本草菫汁味甘公食大夫禮鉶芼皆有滑注滑菫荁之屬士虞禮鉶羹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注以苦爲荼荁爲菫屬合此諸說觀之二物正是同類苦荼苦菫同以苦得名然菫味甘美荼亦甜脆菫則禮用以爲滑荼則禮用以爲芼安得謂非類乎孔誤矣大抵二菜元非苦物但未必如飴耳周地獨如飴所以美也若甚苦之物雖膏壤豈能變爲甘哉又案士虞禮注旣訓苦爲荼荁爲菫屬卽引詩菫荼如飴證之是康成注禮明以此詩之菫爲苦菫矣孔雖申鄭而不得其意

孔以菫爲烏頭朱傳又從之故菫荁之菫無復詮釋今案菫荁一類也內則注云荁菫類冬用菫夏用荁釋文云荁似菫而葉大是已又案苦菫兩見本草草部及菜部皆收之唐本草水菫言其苗也入菜部本經石龍芮言其子也入草部中品陶隱居云生石上其葉芮芮然短小故名說文言其根如薺菜如柳烝食之甘後漢馬融傳注言其華紫葉可食唐本注亦云此菜野生非人種葉似蕺華紫色李氏綱目云此旱芹也又有一種黃華者有毒殺人謂之毛芹

慰止左右定民居也疆理宣畝授民田也各分四義孔疏云乃安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乃爲之疆場乃分其地理乃教之時耕箋云時耕曰宣乃治其田畝分疏明且確矣然又云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乃間之而成句耳夫時耕與治田同一事也疆是分其經界理是辨其土宜截然兩義何可合爲一乎此過泥箋語矣又此詩疆字監本注疏不從土釋文作強云本亦作疆同居良反今俗本此詩皆增土作疆矣案疆本作畺說文云界也從畕三其界畫也疆乃或體又作彊壃畺又案畕比田也从二田音與畺同一

鼛皐通用周禮地官鼓人掌鼛鼓考工記韗人爲皐鼓總一鼛也章氏考索謂皐者緩也故以節役事良然

毛傳以皐門應門爲天子之制鄭箋謂諸侯亦有皐應毛說當矣諸侯無皐應朱子辨之是也孔疏欲證鄭說引襄公十七年左傳宋人稱皐門之晳謂諸侯有皐門亦有應門誤矣宋築者謳言澤門不言皐門也據杜注澤門是宋東城南門非外朝門也毛云王之郭門曰皐門孔云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案彼釋文言澤門本或作皐門者誤孔所據當此本矣然則以爲朝門者豈服賈諸家之說耶

傳云家土大社也案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疏云在庫門之內右正此大社矣朱子謂大王初立岐周之社武王遂立周社於天下且以漢初令民立漢社稷證之語見大全誤矣大社之尊正惟天子得立耳安得天下盡立乎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又有置社安得又立大社乎皐應二門爲天子之制則諸侯不得立何大社反通於天下乎況漢事亦未可證周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傳云肆故今也今指文王言緜詩爲文王而作而推本於大王應以文王爲今也故承上章立社言大王立社有用衆之意故今文王不絕恚怒敵人之心也朱傳肆字從毛解又以不殄爲大王事則今義贅矣又故爲

因上之詞即非新故之故矣爾雅肆故今與毛傳同則亦釋詩也郭注乃云肆既爲故又爲今義相反而兼通殊非詩雅之旨

柞棫爾雅云棫白桵音蕤郭注以爲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疏據三蒼說以爲棫即柞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孔疏竝存兩說不能辨其孰是朱傳本從郭注而大全引東陽許氏語申之則純襲陸疏之言與朱意正相反而引以爲證舛矣案白桵本草用其核爲藥名蕤儒佳切核入本經上品陶隱居云大如烏豆有文理如胡桃核蜀韓保昇云葉似枸杞而狹長華白子附莖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多細刺宋蘇頌云木高五六尺莖間有刺此三家注所紀物色形相皆與郭氏同朱子獨取其說亘有見矣至陸疏之棫亦載本草言櫟有二種一種不結實者名棫是也然非此詩之棫

柞棫拔矣柞棫斯拔拔字从手旁蒲貝反疏云拔然生柯葉也㧞本蒲八反訓擢柯葉生正拔擢之狀音雖殊義實相因耳韻會拔字四見獨於泰韻作㧞从木旁注云禮韻續降豈非後人傳寫妄易偏旁而禮韻併收之耶於泰韻注云又見隊韻於隊韻注云又見曷黠韻則四韻其一字彼三韻皆爲拔何此韻獨爲㧞乎

昆夷駾矣維其喙矣毛云喙困也孔疏云喙之爲困未詳案晉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云喙短氣貌郤以喙爲病病豈非困乎短氣亦困之狀此足證毛義矣仲達何未憶及耶又方言云𤸰𢙱倦也郭注云今江東呼極爲𢙱因引外傳郤語又曰𤸰極也注亦云江東呼極爲𤸰然則喙𢙱𤸰三字通用矣又廣雅𤸰困同訓極廣韻𤸰字亦引此詩云困極也亦作喙亦作𢙱

虞芮質厥成傳云質成也成平也疏云質成平釋詁文三字義同言二國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案成乃鄰國結好之稱左傳求成請成行成董成皆此義質厥成猶云成其成爾正指相讓而退言始爭而今讓是乃成矣從此歸周者四十餘國文之王業乃大故繼之曰蹶厥生蹶生與初生相首尾周家王業之生大王始之而漸興文王動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與敘義合後儒解成字生字異說紛紛俱非

詩旨

棫樸

棫樸薪槱是俊乂盈朝之喻烝徒舟楫是戮力畢效之喻敘所謂能官人也朱子論興體最輕於此二興止以數助字畢之不究其義宜其以敘爲誤矣至次章之奉璋三章之六師正舉祀戎兩大事見賢才之用乃漫解爲天下歸之夫天下之歸豈僅助祭之髦士從征之武夫已哉其作人之化能使汚俗一新箋謂作人者變化紂之惡俗綱紀之施能使四方咸理則又言其政教之美見官人之效耳朱傳總歸於文王之德夫文德雖盛恐助理之人亦不可少況能官人不益見其德盛乎

棫樸次章王肅述毛以爲不言祭孔疏亦以傳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爲祭殊不知傳云半圭曰璋璋瓚之璋獨非半圭乎傳文所略偶不及瓚耳安見其必非祭也肅謂璋瓚不名璋疏引王基語駁之矣而仍用肅說以述毛不知何意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皆言文王之聖德正所謂勉勉也綱紀四方又言其政教之美及於天下耳集傳云追之琢之所以美其文金之玉之所以美其質勉勉我王所以綱紀乎四方或問所美之人爲誰朱子曰追琢金玉所以興我王之勉勉也據此則其相其章當與綱紀四方矣上二句各四字分爲兩截恐破碎不成文義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二語皆比也集傳以此章爲興失之矣章周王之文也相周王之質也追琢者其文比其修飾也金玉者其質比其精純也一喻一正相爲形況有客篇追琢其旅白駒篇金玉爾音同一句法耳綱爲网之綱紀爲絲之紀以喻我王之爲政於四方亦比也假象於器物而去其如似之稱詩中比體類此者多有如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价人維藩大師維垣諸詩皆是集傳概以賦目之矣但朱子釋詩多於興中分立比體獨此詩本比也而又以爲興殊不可解

旱麓

首章毛傳純用周語爲說謂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易樂本不以上二句爲興也鄭易之曰林木茂盛者得山之潤澤也喻周民豐樂由其君之德教始以爲興體矣疏申其意謂詩美君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惟論草木周語遺其興意毛傳亦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愚謂此詩之旨周語及毛傳盡之矣陰陽和山藪殖乃紀實事非取喻也山藪民所取林也物產蕃庶則用富足正所以養民安得謂惟論草木乎魚麗詩卽魚酒二物以明萬物之盛多此詩卽榛楛二木以明貨用之饒裕舉一以見百其義同也古人引詩雖多斷章然如單穆公所云乃正解也呂記以榛楛喻君子以榛楛得麓而滋茂喻君子承先祖而受福亦以此章爲興而興義則殊甚箋疏以君子自大王王季而呂記用邱氏說以斥文王故取興亦別也

詩三言瑟瑟兮僩兮傳云矜莊貌瑟彼柞棫傳云眾貌瑟彼玉瓚毛無傳而箋云絜鮮貌案此瑟釋文云又作璱說文引詩亦作璱云从玉瑟聲玉英華相帶如瑟弦也則與彼二瑟本異字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鄭氏中庸注云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於天地也此解本與傳義不遠及箋詩則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善短矣疏申鄭意以爲變惡爲善乃作人之義殊不知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作人氣象如此尤爲廣大也

民所燎矣釋文云燎說文作𡖌云柴祭天也案𡖌說文曰从火从昚昚古文愼字祭天所以愼也又𡖌與燎別說文燎放火也从火尞聲此詩燎字鄭箋訓燎燎則是燎非𡖌矣陸氏引說文非箋義

皇清經解卷三之二十七終

漢軍樊封 南海潘繼李 覆校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文王之什下 正大雅

思齊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語敘首章正言所以聖故專美大任之德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爲子婦之所續耳集傳以聖母賢妃並言失輕重之權矣周南敘言后妃而不言文王朱子猶大議之及釋此詩乃直謂文王聖德本於內助何耶又孫奕示兒編欲讀思齊之齊爲見賢思齊之齊言大姒思齊於大任又思媚於周姜是此章專美大姒而謂文王聖德全由婦力也謬益甚矣

思齊亥章鄭義多勝毛以宗公爲大臣與晉語胥臣引詩合勝毛宗神之訓以寡妻爲寡有與康誥寡兄義合勝毛適妻之訓以御爲治與大誥御事義合勝毛迓迎之訓宗公與御孔疏右鄭言之備矣至寡妻之義並加申述未匱邦揚源謂寡爲寡有兩見尙書孔傳康誥寡兄康王之誥寡命皆以寡有爲美稱此箋云寡有之妻言賢也正與二書相符較之適妻惟一之解當出其上矣若蘇氏以爲猶言寡小君最爲謬說寡小君者對異國之謙詞耳詩方頌美文王之聖反代謙其妃后爲寡德耶

鄭取雝雝在宮三章幷爲二章章各六句以在宮爲養老於辟雝在廟爲祭於宗廟不顯四句承在宮不聞四句承在廟各取二亦字一肆字文義相對古之人二句總結上二事於經文極明整但判在宮爲辟廱終屬武斷故後儒不从其說惟無斁訓爲無擇源竊有取焉言古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臣下令此士皆有名譽成髦俊也疏謂此經本有作擇者不爲破字較優矣又射斁二字俱訓爲猒一篇中字異而義同似屬未安若從鄭則無此嫌

雝雝在宮三章毛鄭異解近儒皆宗毛而小變其說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毛云以顯臨之保安無猒也今則以爲雖幽隱而若有臨之雖無猒射常有所守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以爲大疾害之人不絕之而自絕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今則以爲大難雖不殄絕光明自無玷缺此其不同也源謂戎疾二句兩說俱可通其不顯二語則毛義爲優孔申毛意以此軟語承上雝雝言雝雝肅肅此顯德也然此顯德豈獨在宮廟乎亦以臨於民上矣旣以顯德臨民民無猒者亦皆安之上句言君臨下下句言民化上意自相成也案大雅周頌多言不顯皆反訓爲顯惟抑詩無曰不顯連莫予云覯成文明是正言不顯與特言不顯者自別不可以例此詩也至於雖無猒射亦常有守則尤礙於文義不猒正是能守耳反云雖不猒亦有守哉

思齊之三四五章文義相承故兩用肆字肆故今也蓋承上生下之詞也亦臨亦保言君民感孚之妙故繼以惡人殄絕王業遠大皆以治功言亦式亦入言文王性與天合故繼以成人小子修德敏行皆以學術言章斷而意接兩故今不虛設矣

古之人謂古昔聖君非指文王也毛鄭意同王肅云文王性與古合是言古人正借以美文王耳於義自通李氏以爲指文王非是詩言古多矣自古有年古訓是式自古在昔振古如茲未嘗以近世爲古也東萊引典謨稽古爲證亦不然以典謨稽古目堯舜禹皆繇亦後儒之臆說孔氏書傳不作是解矣

古之人無斁傳云古之人無猒於有名譽之俊士釋文以爲此王肅語是斁字毛無傳也疏亦言斁字本有作擇者然則作斁而訓猒乃王肅述毛如此毛無傳安知不同鄭爲擇乎唐世詩學有毛韓二家而疏云作擇不言是韓詩則當指毛本言矣竊意古本毛詩元有擇斁兩文鄭王述毛各據一字立解後儒傳寫誤謙王語入傳遂以王說當毛義而目鄭爲易傳幸擇字尙存他本故不疑鄭改經耳陸旣知傳文是肅語又云毛音亦訓猒殆習而不察也又孔疏不言作擇者係何詩而董逌言韓詩作無擇此特因疏語而臆度其然未有他據不足信也

皇矣

首二章傳箋本指文王後儒以爲大王之事殆非也玩經語與大王事不合者有三大王居位當商祖甲之世時商未有秕政也何云其政不獲乎一也大王避狄遷岐勢最微弱後雖寖以彊盛爲王業之基然終身爲諸侯未嘗受天之命何得云受命旣固乎二也先言文王而後追溯其前代故三章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蓋謂天之興周邦而生明君也自大伯王季之時已然矣若由大王順敘之則當云至何云自乎三也後儒以爲大王事者徒以二章言刊除之事惟遷岐之始當有之又三四章述王季之德首二章當言大王耳殊不知生聚漸蕃則草萊亦漸闢文王地廣民衆倍加於大王時又遷程遷豐連作兩都皆翦榛蕪而爲廬舍韓荒翳而成膏腴者也豈能無事於刊除邪至三章述王季以自字發端爲追溯之詞愈證首二章之言文王也況次章云帝遷明德七章云予懷明德兩明德前後相應自應屬文王矣又漢書郊祀記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衡治齊詩者而爲此言則首二章之美文王非毛鄭二家之說也

其政不獲指二國言則爰究爰度亦應指四國言句法本同也程子以究度爲天意四語文義不倫矣且究度是天意則下語上帝不複出乎

爰究爰度傳云究謀度居也此維與宅傳云宅居也蓋古宅度二字通用皆待洛反而訓居傳義尤矣鄭訓度爲謀非古義又禮記引詩宅是鄗京王充論衡引詩此維與宅石經堯典宅嵎夷宅皆作度公劉度其隰原度其夕陽二度字疏述毛意亦引皇矣傳訓爲居又小爾雅云里度居也義亦相合

上帝耆之毛訓耆爲惡鄭訓耆爲老鄭謂天須假暇音此二國養之至老取義亦優但以下語合之則毛說爲尤憎惡義同憎其以淫虐之人用大位行大政正惡之之實也集傳用或說改憎爲增訓式廓爲規模皆臆創之解惟訓耆爲致本武須毛傳較爲有理但解耆之爲所欲致者文義全不與經合而耆之之字無歸著不如毛說之當

此維與宅鄭云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此與匡衡奏議見本篇首條意同皆以爲天居之下章帝遷卽此義遷而就文王與之居也漢世皆作是解定有本矣始則顧之旣而宅之語意相應且天無首目而言顧天無形體而言宅其爲假託之詞又何古注妙得經意不可易也程子曰使其

袖海山房校印

居西土以王天下鄭漁仲曰可與居天子位集傳曰以此岐周與大王爲居宅三說小異而以與宅爲人居之則均殊不知周自后稷以來世居西土不必至文王時天始與之且周之興以修德不以宅岐詩宅岐爲天與尤非詩恉至詩言與宅不言何所宅正連上西顧爲文謂宅西也若言居天子位是經文乃不宅之語必須鄭氏代補尤屬謬見

皇矣次章章八句言刊除林木以作室治田作屏修平啟闢攘剔皆刊除之事毛鄭止統爲一義竝不言孰爲不材而去之孰爲美材而留之也蓋作詩者欲形容生聚之蕃非講論樹藝之法意有所主耳埤雅論刊除次第謂始之所去惟木之枯斃者(椔翳)既而民益衆復闢地以容之則併去其茂者(灌栵)又次及其材者(檉椐)終則及其材之美而宜蠶者(檿柘)此義優矣朱傳祖程子之說以作屏爲拔去啟辟爲芟除是去其不材也以修平爲疏密得宜攘剔爲去其煩冗使得成長是留其美材也持說甚美然非詩之正恉且未聞灌栵之材於檉椐也名物疏辯之甚當玆述其意而廣之

椔翳灌栵檉椐檿柘八者除椔翳灌非木名餘五木皆嘉植也芝栭(栵)菱椇人君燕食之庶羞見內則及鄭注栭材可爲車輹見唐疏河柳(爾雅檉河柳)人藥一年三秀寇氏衍義謂之三春栵天將雨先起氣以應之草木疏謂之雨師又大寒不凋有松柏之性靈壽木(椐即)似竹有節長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不須削理見漢書師古注而草木疏亦言其節中腫似扶老可爲馬鞭及杖檿柘宜蠶取其絲以弦琴瑟清響異常材又中弓幹五者皆有用於人而與槁(椔)斃(翳)叢生(灌)之木同在刊除之列者詩特借此以見民之樂就有德歸懷日衆闢時園囿林麓漸變爲民居耳周之興也轉榛棘爲室廬其衰也化宮廟爲禾黍興衰氣象徵於草木而可知詩人言在此意在彼不可徒泥其詞也若從伊川之解則僅老圃之事耳豈所以美文王哉

其灌其栵傳云栵栭也此爾雅文說文亦同郭注謂子如細栗陸疏謂葉如榛皆以爲木名也程子曰行生曰栵而朱傳从之不知何本程朱之爲此解者定以栵字木旁从列有行列之義且經文灌栵同句欲取叢生行生相配成文耳不知字訓須有本栵字釋文(音例)云諸列聲何嘗會行列意乎又古人文體不似後世之拘豈必兩兩相配以求工乎

栗種最多其小者有二實如橡子者名榛栗見邶鄘曹風及大雅之旱麓如指頭者名茅栗即爾雅之栭栗注以爲樹似槲樕而卑小子如細栗者也亦名栵栗見大雅皇矣篇釋文云江淮之閒呼小栗爲栭栗廣韻云栵細栗今江東呼爲栭栗楚呼爲茅栗是已又草木疏釋榛栗云又有茅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殊但春生夏華秋實冬枯爲異耳此亦指栵也然則茅栗之稱舊矣筆談及埤雅謂當爲芧栗茅字乃芧字之譌未知然否也

帝遷明德謂天意去殷而即周徙就文王之德與上章西顧與宅相應串夷載路謂周家習行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天意徙就之以此毛訓路爲大當作是解王肅述毛以載路爲居大位成義亦妥至程子訓載路爲滿路後儒仍其說謂民之歸周者滿路而不絕夫以載爲滿古無此字訓也且上言帝遷不言民歸字義句義俱乖舛而難通矣案此章民之歸周皆於刊除見之若乃習行常道克當帝心又言民歸之本語義相承各有所主也集傳從鄭以串夷爲患夷云即昆夷而滿路之解則從程

爾雅釋詁妃媲也天立厥配毛傳同毛不破字作傳時經文配字當人女有矣故箋疏皆解爲賢妃而以大似當之爾雅某氏注亦引此詩云天立厥妃則益信矣歐程解爲配天而呂記嚴緝從之義雖可通然非詩恉朱傳則宗鄭而目爲大姜

爾雅釋詁省善也帝省其山之省正合斯義故鄭用其語柞棫斯拔松柏斯兌正所以善其山也鄭又謂和其風雨使樹木茂盛非徒養其民人是也後儒以訓善驚俗仍爲省視解然下二語難通矣又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注省亦訓善何景純釋爾雅反云未詳其義乎

兌本卦名說其本義也字兩見詩緜傳云成蹊也皇矣傳云易直也行道故言成蹊松柏故言其材幹滑易而調直各隨文釋之耳集傳兩兌皆訓通行道而言通即成蹊意也以松柏爲通迂矣因解之曰此言山林之閒道路通又云木拔道通竟忘此詩斯兌連松柏爲何矣

帝作邦作對傳云對配也箋云作謂生明君也案文王篇克配上帝意正同君以臣爲配故曰匹曰仇天以君爲配故曰對曰配配者相須之義天須君以代治民君須臣以共治民民失所則無以爲配矣此古人字法之妙也今以對爲當未見其勝

左傳引皇矣之四章作維此文王詩疏及左傳疏皆謂師有異讀後人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以源意論之當以作文王者爲正此經毛無傳王述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左傳引詩作文王復云近文德矣申言九德爲文王之德則傳文決無誤況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當之鄭以追王爲說殊費回護

明類二字程朱俱不用古注程以明爲知之類爲蹊之蓋韓肖似爲踐履與明分知行兩義也解類字稍紆回矣朱以察是非分善惡二義相配夫察事之是非分人之善惡一明字足盡之何必增立類名哉若聖人明無不燭則察是非分善惡特明中之條目尚未能盡明義安得分配類義乎不如左傳以照臨四方言明其爲義廣大也至類訓爲善爾雅文也勤施無私乃人君之善道義出左傳是詩說之最古者故鄭箋既云類善又引左語實之也案詩凡言類多訓爲善如永錫爾類(毛云善也)而秉義類(鄭云善也)皆是箋義不妄矣又嚴緝謂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意彼徒求文義整齊耳

毛引左傳擇善而從曰比疏申其意言服杜注皆不得其解當謂擇善而從以比方文王案服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云比方善事使相從是服杜釋比義重於擇孔釋比義偏於從俱可通但克比之比與下比字文同而義殊上比擇善而從惟取其能比未定所比何善也下言比文是專美其文德不主於此意各有指矣孔欲彊克比義與下比合不已固乎又比與文毛皆依左爲解則此兩字當分爲二德孔謂克比即比文尤非毛旨

比于文王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盛德以聖人爲匹世有稱子而美其似父者安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乎斯已傎矣朱傳訓比于爲至于呂記用李氏說謂後世亦繼其德比于文王於義皆安但左傳釋此文爲九德之一不應指後人言又

文爲一德與八德同例則此文字乃美德之泛稱不專指謚號所謂文王非西伯昌之文王也劉炫云可比於上代文德之王觀疏左傳說較爲明優矣毛用左傳經緯天地語以釋此文意當與劉同箋疏之申毛恐未合其意

其德靡悔言德盛如此無可悔之舉動也德字總上九德言左傳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乃此詩之正解薄德之人動輒有悔悔在事不在德也自亦悔之不徒人恨之此詩毛不爲傳意應同左鄭謂德比文王人無以不應比而悔之者孔穎公劉傳述毛謂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比之集傳謂其德無遺恨皆以悔指德言與左毫釐之差

無然畔援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釋文引韓詩云畔援武彊也鄭義殆本於韓漢書敘傳云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師古曰畔換彊恣之貌猶言跋扈也皇矣篇曰無然畔換顏[illegible]鄭義朱傳祖毛得之正叔訓爲縈比恐屬臆說

誕先登于岸岸字毛訓高位鄭訓獄訟皆迂程王兩家取涉川濟難義庶近之集傳云岸道之極至處此內典到彼岸之義也晦菴蓋陰襲其意然詩爲用兵發端非講學也未敢奉爲正解

毛以阮共旅爲周地名而徂爲往鄭以阮徂共爲三國名而徂旅爲徂國之旅毛以阮共爲密人所侵而文王遏之鄭以阮徂共爲密人之黨而文王侵之兩家之說種種差殊然毛之師傳甚遠鄭說又本魯詩非出臆見而皇甫謐攷據甚精亦用鄭說皆非無稽之談也先儒之說有當竝存之不必斷其孰是者此類耳奚遂子引徂旅作徂莒以旅爲地名者良是莒非春秋莒子之莒孟子疏旅於古音相近故異文與朱傳以爲密師殆未必然

以阮爲國名密人侵之又王因以伐密者其說本於汲冢紀年紀年云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二年密人降於周師遂遷於程宋儒用此說詩而諱其所自出

爾雅按遏皆訓止以按徂旅釋文云按安旦反本又作遏安葛反是此詩按遏二字俱可用義亦相通但按字竝無遏音也韻會始收按字入七曷韻注云捺也引白起傳按據上黨爲證然史記注竝不音按爲遏非其證也朱傳按亦音遏豈宋世有此俗音乎

以篤于周祜注疏呂記嚴緝及石經皆同呂記引孟子亦有于字惟集傳本無之未知文公削之與抑後人傳寫而誤脫與

度其鮮原毛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釋山文也相違注云不鄭云鮮善也此釋詁文也爾雅釋文二鮮皆息淺反則上聲爲正矣詩釋文云鮮息淺反又音仙二音竝存以在前者爲正則亦宜讀上聲案鮮原見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及汲冢紀年云帝辛五十二年周始伐殷秋周師次于鮮原直言是地名孔晁以爲近岐周之地孔疏亦以爲去舊都不遠通鑑地理通釋云鮮原在岐之陽不出百里即程邑周書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謂此也又案周之程邑在漢爲安陵前漢地理志云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即今西安府咸陽縣

不長夏以革漢毛鄭及宋程張呂嚴諸儒各立一說源獨取毛義毛云不大聲以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傳以夏爲大孔氏取孫王二家之說述之謂不大其音聲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有所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斯義優矣康成謂是乃中人以上所能不足以美文王故別爲立說不知疾言遽色賢者不免惟聖人德性中和學養純粹方可信其無鄭何淺視之哉彼立說紛紛莫能相尙何不返求諸傳乎

詢爾仇方毛云仇匹也疏申之云詢謀於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女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往伐崇此解甚當謂臣爲仇匹者猶兔罝之好仇假樂之羣匹也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訓而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事實之則文王此舉乃爲修怨而動是忿兵非義兵也何以爲聖人哉又以此章文義論之仇方兄弟皆共事之人也鉤援臨衝皆攻敵之具也同其詢謀備其器械然後以之伐人詩語本有論次若以詢仇爲征伐則方言伐人忽及親親之義既言親親又說用兵之事語雜亂無章矣又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因引此詩證之意正與毛同大足徵傳義之當

以爾臨衝釋文云臨韓詩作隆案古臨隆字同音古音考引證甚詳然今北人土語猶呼臨爲隆則不僅古音爲然

崇墉言言崇墉仡仡傳以言言仡仡爲高大箋以爲將壞皃意正相反案左傳僖十九年宋子魚言文王伐崇三旬不降後伐之因壘而降則文王之於崇乃降服之非破滅之也固無事壞其城矣傳義得之又案說文仡作圪云牆高貌引此詩正與傳合

是類是禡疏引周禮肆師注云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蓋者疑詞或曰者存異說也朱傳曰謂祭黃帝及蚩尤合兩說爲一以爲竝祭二神殊失先儒之旨大全引漢書高帝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以爲證夫漢與之初諸事草創豈必據古禮哉使古禮如是康成不當爲疑詞矣

禡貉貊三字文異而義同師示也周禮作貉亦作貊餘書皆作禡有三音詩爾雅王制周禮諸釋文及說文皆讀爲駡肆師釋文又音陌王制釋文又音百肆師注云讀如十百之百甸祝疏引杜子春云讀爲百爾所思之百取多獲禽牲麕十得百之義皆從百音也應邵漢書敘傳注曰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此誤矣馬祭謂之伯吉日之既伯是也疏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故謂之伯既伯既禱是馬祭類祭天是禷是禡是師祭禡祭黃帝蚩尤爾雅有明文可溷爲一乎韻會於禡字注引吉日詩是溷伯禡爲一祭殆因應而誤也正韻遂讀伯爲禡增入去聲禡韻中誤逾甚矣又案類說文作禷从示類聲爾雅同玉篇云或作[illegible]或省作[illegible]籒文作[illegible]

是致是附傳云致其社稷羣神附其先祖爲之立後致附與禷禡連文亦當言祭傳義尤矣且古人繼絕存亡之道卽行於弔伐時賴傳語得見之源深有取焉爾案崇國見春秋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曰秦急崇必救之是崇乃秦之與國當在雍地與故崇相去不遠豈非文王克崇復徙封於此故東周之世其國尙存乎不獨崇也春秋時黎侯失國寄衞後狄相酆舒復奪其地見詩邶風及左傳黎在殷畿內乃文王七年五伐中之國名也誅其君而存其祀亦崇之類矣

詩書皆言天命文王不言天命大王王季也皇矣集傳言首二章天命文王三四章天命王季誤矣夫受天命者縱非赤雀丹書之謂要必三分有二大畏小懷駸駸乎有一統之勢方足當之大王王季有是乎朱子以首二章爲大王之事遂以

受命既固爲天命大王因伻謂天命王季不知天命二字非諸侯所敢當也禮不云乎惟天子受命於天

靈臺

靈臺篇先言靈德及於民次言靈德及於物終言靈德見於樂意凡三層然合樂於璧廱正以驗民物之和也箋云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此足盡一篇之大指矣朱呂以爲述民樂說本孟子然臺池鳥獸樂與民同鐘鼓管籥聞而色喜是孟子納牖之誨斷章以立言耳豈詩之正旨哉靈臺以望氛祥璧廱以造俊秀乃國家大政教所係非娛游之地也

不日成之毛云不日有成也鄭申毛云不設期日而成之也趙岐孟子注云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國語韋昭注云不程課以時日也諸家語異而意同集傳以不日爲不終日恐不然工作自有次第非可雜然而施力也雖多人豈能不終日而成臺乎又靈臺之靈本指文王之德言毛云神之精明者稱靈鄭云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說苑云積愛爲仁積仁爲靈是也蘇氏靈訓善亦通朱子謂如神靈所爲是特從不終日取義而已

嚴緝議毛傳靈道行於囿沼之語以爲鹿之馴鳥之潔魚之躍皆性之常豈必靈道之行嚴語非是鹿與魚鳥至微之物亦各適其天性正見萬物得所文王德化之無不徧也案虞舜簫韶旣奏而致儀舞之祥文王民物含和而有鼓鐘之樂一以樂而播其和一以和而被之樂其爲德化之所感一也

毛傳云濯濯娛游也翯翯肥澤也釋文引字林云鳥白肥澤曰翯說文引翯翯鳥白肥澤貌疏申毛云娛樂游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朱傳移肥澤以訓濯濯而翯翯獨取潔白義其用疏意與從漢書相如傳注文穎曰濯濯肥也師古引麀鹿濯濯證之朱傳實本此

於論鼓鐘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案古論字本與倫通王制云凡制五刑必卽天論彼注云與天意合疏云論就天之倫理釋文云論者倫理也皆以論爲倫義與此箋同矣呂記引樂記證之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以論爲倫義本諸此殆非是樂記論字乃論說之論論倫者論其倫者安得謂論卽倫乎於論之論是樂記倫字非樂記論字也嚴緝引書無相奪倫及樂記論倫無患以兩倫字證詩論字得之

矇瞍奏公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韓詩薛君曰無眸子曰矇眸子具而無見曰瞍與毛意正相反春官瞽矇鄭司農注周語韋昭注顧野王玉篇皆與毛同釋文引字林云瞍目有眹無珠子也說文云矇童矇也一曰不明也瞍無目也孔疏云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矇有眸子故知瞍當無然則二字亦不甚相異說詩者以意爲分別耳

下武

下武維周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惟周家最大此字訓稍迂而文義則無弊矣後儒各立新說呂訓下爲繼武爲武功下訓爲繼此後義更迂又下篇繼伐方言武功不應兩篇同意朱子改下武爲文武則尤未安不獨破經字也全詩之義皆稱美武王而此章言其能配三后故先以三后發端末句方及武王哲王卽三后謂大王王季文王也下武正述三后之美言周家相繼而益盛世有明哲之王今三后雖歿而精氣猶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也四語本有倫次若首句卽竝舉文武通章文義俱雜亂無章矣嚴華谷以下武爲不尙武尤無理周樂名武頌篇亦名武受命則曰武功伐紂則曰我武何嘗諱言武哉

世德作求箋云求終也義本爾雅案此求字元作逑玉篇云逑終也亦作求則此詩求字乃通用耳字可通而義不可改也後儒不知遂別爲之說

孝思維則毛云則其先人也夫則其先人所謂繼述之孝也義優矣集傳用李氏說解爲民之法則不獨義短且與下士之式語意複出

昭茲來許毛云許進也疏申之云禮法旣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爲進此殆臆說毛意未必然案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云昭哉來御愼其祖父御本有進義意來御者詩之原文與

昭茲來許與下篇遹追來孝兩來字釋文俱云來王如字鄭音賚孔疏述毛從鄭音賚訓勤未知王述毛作何解也後儒皆讀如字而說各殊來許之來陳氏解爲有自來而以許爲助詞呂嚴俱用之朱子解來爲後世而許爲所兩說朱較長矣孝之來朱呂云追先人之意而來致其孝此本禮器鄭注也嚴華谷祖曹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者嗣續無乏之意曹說近之惜未得王肅義較其短長也要之許若訓進則勸行進善於義明順遹追來孝如後儒之解則遹追應讀斷不若述追王季勤孝之行經語爲渾成也

文王有聲

築城伊淢方十里之城也鄭箋以爲大於諸侯小於天子疏申其說謂鄭言城制有兩解公之城方九里矦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者此周官典命注據典命國家以命數爲節之文而推之也天子之城方九里大國方七里次國方五里小國方三里者此考工記匠人注據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而推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兩存之鄭城十里過於九而不及十二故曰大於諸侯小於天子正用典命注爲說矣源案周書作雒解言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方里爲方三百步每步六尺方里爲方百八十丈雒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正合天子方九里之制又左傳鄭祭仲言大都城百雉三國之一雉長三丈百雉得三百丈三之得九百丈爲方千五百步又與鄭次國城方五里之制相符以此二文證之則匠人注說爲長

方十里爲成成閒有溝名淢築城伊淢以見成也成方十里鄷城亦方十里與城相偶故曰匹古注本明朱傳殊瀾

王公伊濯毛訓濯爲大卽釋詁文也言文王之事益大耳後儒由滌濯之義轉訓爲明著不已迂乎

鄷在豐水西鄗在豐水東相去止二十五里武王雖從鄗仍不離豐水旁耳故豐水東注豐水有芑皆是在鄗京目豐水而言朱傳載或說解豐水有芑章謂豐水生物蕃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但欲貽謀子孫故不得不遷獨不思豐水爲鄷鄗二京之所共乎

鄭譜以文王以下八篇爲文王詩下武二篇爲武王詩是言此十篇爲二王而作竝不云作於二王時也朱子不詳察譜文而漫譏之過矣又謂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亦非確論

棫樸靈臺下武三詩稱王不稱諡旱麓倂不稱王疏以爲或生時及未稱王時作其說亦通何必槩指爲沒後作乎又周家一代禮樂皆周公所定正雅諸篇卽樂章也今云作於成王周公以後則是周公在時正雅尙未備也所定之樂當歌何詩乎且周公之後不聞更有制禮樂者雅頌諸篇之爲金奏爲工歌又何人所定乎

皇清經解卷三之二十八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二十九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生民之什上　正大雅

生民

姜嫄爲帝嚳元妃見家語世本大戴禮史記諸書宜爲可信然揆之事理實有難通誠如張融所駁矣（說見孔疏）且非直此也姜嫄果帝嚳元妃則棄爲嫡子自應繼嚳而立何得先立下妃子摯又立次妃子堯而終不及棄乎宜呂記朱傳皆舍毛而從鄭也

巨迹之說近於誕周嚴緝是毛非鄭以爲列子異端（云后稷生乎巨跡）緯書妄說（詩孔疏見）史遷好奇（周本紀見孔疏引之）皆不足據似矣然武跡敏拇之文見於釋訓爾雅正典已有是說也況使后稷之生果係人道交接有父有母則周家不應特立姜嫄之廟別奏先妣之樂而生民閟宮二詩亦何爲獨美稷之母不及其父乎天地之大奇詭變幻難盡以理槩耳

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爾雅釋詩多舉全句不應此獨截去歆字則敏字絕句歆字屬下句讀其來甚古不自朱傳始也又毛訓歆爲饗則上下兩屬皆通屬上句爲致歆而神饗屬下句爲神饗而介福鄭先訓介爲左右而繼之云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之感則明以歆字屬下句與爾雅同惟儀禮喪服注引此詩於歆字絕句周禮賈疏引此亦然意鄭先注禮未達詩義後箋詩方改其句讀與至賈疏所引則襲鄭之禮注耳

生民詩自次章至八章凡言誕者八誕皆訓大歎美之詞也次章誕彌大其生之易也三章三誕寘大其神異之驗也四章誕實匍匐大其幼而岐嶷也五章誕后稷之穡大其教稼之功也六章誕降大其得嘉種以祭也七章誕我祀大其將祭之事也文義皆明順朱子疑其不甚通過矣古人文字簡貴非如後世之平直至以爲發語詞尤不敢信公劉篇每章冠以篤字與生民詩之誕同耳豈亦發語詞乎

先生如達達字乃借也本當作羍從羊大聲或省作羍乇末切

稷之見棄毛鄭以爲欲顯其奇異史記以爲疑其不祥後儒皆從史記然孔氏已有辨矣（說見正義）源亦謂一棄不已而至再至三定是欲驗其靈異不然業已棄之勿問其存亡可矣又不然當牛羊腓字時卽收育之如邴子之於子文可矣（宣四年）何必自隘巷而平林而寒冰屢遷之不憚煩乎蘇明允不信延乳之說謂稷之見棄由不坼副無菑害之故而引鄭伯寤生事證之其謬尤甚莊公之寤生致驚其母猶之非其倫矣夫以不坼副無菑害謂不祥則必坼副菑害方謂之祥也恐無此人情

采薇詩小人所腓鄭破腓爲芘前已辨之矣生民詩牛羊腓字之鄭亦從毛訓避不用己說而朱傳反襲其破字之訓此不可解也胡一桂申其意曰牛羊見稷以足肚遮芘之如有愛之之意此尤爲謬說經止一腓字耳旣爲足肚又爲芘一字安得兩訓耶況牛羊之足肚豈能芘護嬰兒耶

傳文質略然實簡而盡如鳥覆翼之傳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上補出翼字下補出藉字經意曉然矣覆翼兩字詩本互文相備故傳卽以補爲釋也蘇氏曰覆蓋也則漏翼義又曰翼藉也則藉非翼字本訓古人造語之妙信非後人可及

厥聲載路路大也（毛鄭同）此時聲音已大不復如呱呱時也陳氏解爲滿路謬矣（載無滿訓說見皇矣）以路爲大字訓之常何用求新乎

覃訏言長大也后稷稍已長大去初生被棄時遠矣豈猶在平林隘巷中而聲音得達於路耶

種之黃茂傳云黃嘉穀也茂美也言穀種之嘉（疏以黍稷黃當爲穀）色也又言其美盛二字各一義蘇氏曰黃茂嘉穀也倂二義爲一之襲傳語而失其旨

釋詁苞蕪豐茂也四字同義而其三皆見生民之五章故箋用其義但豐言草茂苞言苗所指各殊

毛以實苞爲本而鄭以爲茂毛以實種爲雍種而鄭以爲生不雜鄭優矣朱傳謂方苞指漬種時而種爲布種殆不然朱又云種甲坼而可爲種也豈未甲坼時不可爲種乎

方苞種褎發秀堅好穎栗十字乃禾生之次第孔疏以方苞爲春生時種褎爲夏長時發秀以下爲秋成時當矣然不如嚴緝以方苞種褎爲禾之始生而苗發秀爲禾之中而秀堅好穎栗爲禾之終而實尤爲明確也又此十字方種堅好皆與大田詩同而鄭氏釋方種字兩詩異義嚴推其故謂大田方阜與堅好文連是成熟時故以方爲孚甲始生此方苞在種褎前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爲齊等大田種戒是未耕以前故以種爲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黃茂則種已擇矣繼言種褎在方苞之後故以種爲生不雜此最詳盡可補孔疏之不及源案兩詩方字之異信如嚴說至大田旣種箋云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是擇其與土性相宜不僅欲其不雜也此詩實種箋以爲苗生之不雜是止言不雜於稂莠不兼地宜之意則二種字所指各殊匪直時有先後而已

有邰家室毛以邰爲姜嫄之國孔疏申之謂邰是稷之母家當自有君而以封稷者或滅或遷皆未可知然傳又言之矣云堯見天因邰而生稷故封於邰則以邰封稷自是特出堯意但邰君未必有罪不應奪其土地則徙封之說長也宋羅泌國名記以爲大王復取有駘氏曰大姜是駘猶在不以封稷稷封之駘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瑯邪案大姜之爲有邰氏女見列女傳而史記正義亦引之以證大姜之賢（見周本紀）然孔疏不用其說者豈非以其與毛相左耶不僅是也周語伶州鳩言武王伐殷歲在天黿（卽元枵齊分野）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是大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邰氏女也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逢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爲太公居之是大姜之國雖在瑯邪而非有邰也意有逢卽邰之徙封或舉其舊號而曰有邰如宋之稱商晉之稱唐楚之稱荊與然

無可考已孔氏之不用列女傳亶以此

秬秠黍類也虋芑粱類也孔疏引爾雅郭璞注釋虋爲赤粱粟芑爲白粱粟郭說必有本也宋沈括筆談及蘇頌圖經皆以爲赤黍白黍此誤也彼徒見詩虋字與說文虋字字畫相近又見陶隱居別錄有丹黍米遂以爾雅赤苗之虋當之故有是說也不知說文虋字下从黍麻爲切詩虋字爾雅釋文皆作虋莫奔切音形俱別截然兩字虋字从黍訓爲穄郎稷也玉篇云穄虋似黍不黏與从禾之虋何涉哉至於丹黍赤粱色偶相同元是二穀何可合爲一也虋芑之訓當以郭爲正矣又案有赤黍名糠胡兼切見玉篇陶氏丹黍米其是物乎又秠即秬類是黑黍之二米者羅願以爲即來牟亦謬

是任是負鄭云任猶抱也疏云以任負異文負在背故任爲抱源案古妊字通作任鄭豈以抱之於懷猶婦人之懷妊故訓爲抱與然我任我輦箋云有負任者則又合任負爲一所謂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王氏訓爲肩任未知何本

后稷郊祀毛以爲堯所特命鄭以爲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然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相應而中閒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爲后稷主祭末章首五句所言爲人祭后稷也又李氏議毛特命之說而以魯郊爲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創自天子耳況聖德如堯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黃氏議鄭二王之說以爲后稷於舜不得爲二王後夫舜繼堯堯繼嚳嚳之子孫在堯舜時正猶周之杞宋耳詎非二王後耶況肇祀者始祀也若以爲祀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爲天子公卿倘不得祭宗廟必待就國而始祭乎理又難通矣故傳以肇祀爲始歸郊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鄭二說較之則毛爲尤勝鄭破肇爲兆不如依字訓始一也稷既改封就國於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爲嗣者修其先代禮物郊不得亦爲二王後二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之典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專指祈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若二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則鄭氏二王後之說止可用之於首章之祗祀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肇祀矣

或舂或揄揄音由非本音也揄自音俞訓引耳抒臼（謂抒取出抒米以出臼）之義字當作抌又作舀又作舀以沼反周禮舂人注儀禮有司徹注皆作抌說文作舀从爪臼而抌舀乃其或體

傳以蹂爲蹂黍箋易傳以爲潤溼之取舂揄簸蹂及釋烝之次第也孫毓是鄭但論字義則毛爲當呂記朱傳皆从毛又釋左从米漬米也與解釋字異

傳釋載謀載惟引周禮肆師菈卜三語（嘗之日菈卜來歲之芟獮之日菈卜來歲之戒社之日菈卜來歲之稼）郎繼之曰所以與來而繼往也蓋已預透以興嗣歲之義又繼之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此足菈卜之意非載謀載惟正解然謀惟意即在其中言當穀熟時已謀度祭祀之禮感秋成而思報也及陳祭時又預卜來歲之善否因祭而祈年也后稷之功莫大於播穀后稷之祭莫重於祈穀故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興嗣之文可見謀惟祀事正爲興嗣而然傳預透末句義於此所以釋謀惟本意不專分析二字字訓也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語明確矣（云謀其日思念其禮）

郊之位在國門外須祭軷而行蕭羝燔烈皆爲軷祭也自此而往郊祈穀於上帝以興嗣歲正言往郊之意也此指將祭時下章豆登香升斯爲正祭時矣二章文義相承後儒以后稷諸侯不得郊祀故以取蕭爲祭先取羝爲祭軷燔烈總上兩祭於三句文義則通矣但祭先本出孝思祭軷自爲行遠與祈年之典絕不相蒙章末興嗣語不已贅乎況軷之所祭即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詩主美大后稷肇祀之禮不應羼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並稱尤爲不類

登緝辨豆登登字曰登升之登無丿豆登之登有人案豆登字本作𥂴从二手持肉在豆上也隸作登从手持肉在豆上與登升字从癶从豆絕異嚴緝僅以丿之有無別之疏矣

生民詩八章架構至爲精密首章推原后稷生於姜嫄是一篇之綱領末二句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則已爲下七章立案次章言后稷之生不坼副無菑害此載生之事也三四章言稷之始而見棄繼而見收以及稍長有知識好種植此載育之事也五六七八章言其爲稷官而教稼封有邰而肇祀烝民乃粒上帝居歆爲周室開基之太祖所謂時維后稷也況此七章文義俱首尾相銜連環而下章法極其工矣且起句言厥初由今而溯之初也結句言迄今由初而推之今也一起一結遙相呼應此最有格律之作學長篇詩者宜熟玩之

行葦

行葦雖成王詩然所言皆先王事惟曾孫始目成王耳首章箋以爲先王之愛物五章箋以爲先王將養老行射禮七章箋以爲成王承先王之法蓋敘云周家忠厚是言累世積德非美一王也先王之法箋謂指文武其愛物行射之事當別指先世有道之君矣案吳越春秋言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又班彪北征賦云慕公劉之盛德及行葦之不傷又後漢寇榮傳云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皆以行葦勿踐爲公劉事漢世古書史猶多當必有據豈三家詩說乎康成雖不言何王意或相合矣

行葦後敘東萊疑爲講師附益容或有之朱子譏其隨文生義無復倫理恐不然仁及草木愛物也內睦九族親親也尊事黃耇敬老也總爲王者忠厚之道何謂無倫理哉又謂說此詩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此特以毛鄭二家指行葦勿踐爲忠厚之實事不以爲興而或肆之筵四句故言（毛公分章謂之誤）自爲一章不以几字上叶爾字御字下叶斝字耳殊不知詩即行葦一物見王者愛物之仁於義自通何必判爲興體又此篇毛分首章爲六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後四章章四句文義尤愜（說見呂記）必欲易之以就韻則或肆之筵四句分屬兩章在本章既遭割裂在前後章復成贅疣矣三百篇中同韻而異章同章而異韻者不僅此詩能悉更定之乎又因曾孫二字疑此詩爲祭畢而燕恐未必然曾孫雖是主祭之稱然非祭時亦可稱也貍首詩言射不言祭亦云曾孫侯氏矣蒯聵自稱曾孫以告三祖（哀二年）乃是戰時非祭時

葦是叢生之物故毛傳釋敦爲聚貌朱傳以敦聚爲句萌之時已非本義又其取興則以勿踐履與莫遠具爾以苞體苨苨興肆筵授几尤爲不倫敦聚如朱解則勿踐履時葦未成形（方苞）體生葉苨苨也至肆筵授几即莫遠具爾之實事耳兩義豈能相配乎

芑草名也可爲蟲履又本也茂也其見詩者如芑栩芑櫟芑杞之類皆訓爲叢生則通作苞生民之實苞行葦之方苞鄭皆訓茂此爾雅釋詁文也朱傳訓爲甲而未坼不知何本

方苞方體方者方來而不已方將苞茂方將成體其葉又苨苨然美好故不忍傷之此正方長不折之意所以爲仁也鄭箋以爲終爲人用故愛之是直利之耳所見小矣

莫遠具爾鄭以爾爲揖而進之蓋燕禮有爾卿爾大夫之文也爾字毛無傳故疏以箋義述之謂無論遠近皆揖之使進

嘉肴脾臄疏云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爲加則經文是加肴矣又云箋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是嘉美之加又云定本集注經皆作嘉是當時經文或加或嘉本各不同也未知誰得其正惜毛不爲傳無由定之宋董氏言舊本皆作加肴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此特因疏語而揣度其然玩箋文則漢世經本已有作嘉者矣孔氏申箋云正饌之外所加善肴則脾與臄合兩義而兼存之亦未盡善

敦弓兩章鄭以爲大射王肅述毛以爲燕射孔疏是鄭呂記是王案此兩章前後皆言飲酒之事前言飲酒是燕族人敘所謂內睦九族也後言飲酒是養老敘所謂外尊事黃耇也燕族人則旅酬之後射以爲樂養老則先期行射禮擇士以爲賓此燕射大射之別一在燕末一在先期而兩章言射在燕族之後養老之前則二說俱可通也但此射爲燕射則當承燕族取義與下章養老各一禮王既以爲燕射而又以爲養老之燕射則失經文先後之次孔氏譏之宜矣東萊不从後敘謂此詩前後所言飲酒爲一事無睦族尊老之別故以王說爲然然此詩首敘本言忠厚而忠厚元非一端後敘列言三義以當之亦非誤也必如呂意則全詩皆燕同姓語耳首敘之義恐未盡於此

敦弓既堅釋文云敦音彫徐又都雷反此兩讀俱非敦字本音傳訓敦弓爲畫弓說文弴字亦訓畫弓是敦本弴字詩借用敦依字仍當作弴耳說文云弴都昆切則此詩敦字亦應如本音矣都昆切雖出徐鉉然弴以𦎫得聲𦎫字从亯从羊讀如純此叔重舊注也純𦎫敦弴聲韻皆同則敦弓之敦斷宜以如字爲古音矣陸音徐反俱不必拘

敘賓以賢毛云賓客次第皆賢復引孔子矍相之射證之是論其素行之賢也鄭謂多中爲賢較切於射然毛說實爲正大況素行賢則射亦必多中矣

四鍭如樹意在美其中耳集傳曰言其貫革而堅正也貫革豈禮射所重乎

敘賓以不侮東萊獨取侮慢不以中病不中之說源終嫌其巧箋云不侮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多中此卽射義內正外直之意宜可用也今集傳先訓不侮爲敬後及不以多中陵人之說則朱子之所折衷有在矣

酌以大斗釋文云斗字又作枓都口反徐音主小雅維北有斗釋文亦兩音而音主者沈重也據徐沈音是斗與主醹元同韻不必用叶也集傳叶之贅矣近世陳第古音考音主爲祖音斗爲堵亦謬主祖堵今亦同韻不獨古也何必改音況主斗同音不僅韻同何反分爲兩音乎案說文十升曰斗當口切枓勺也之庾切此詩大斗爲酌酒之器則依字當作枓又案易豐卦日中見斗與蔀字主字協彼釋文云見斗孟作見主蓋以音同故通用也說文枓字亦諧斗聲則斗枓二字古音爲主無疑正韻四語韻中收此兩字皆音主得之

以祈黃耇王氏以爲乞言長是下章引翼介福則善言之益也敘云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正指此爾毛訓祈爲報鄭訓祈爲告俱未若王義長嚴緝從之

爾雅云鮐背耇老壽也則黃耇鮐背特老人之通稱耳大全載輔廣之言謂鮐背則老更甚於黃耇不知出何典毛傳云鮐背大老也不言黃耇兖之也方言云秦晉之郊陳楚之會曰耇鮐二耇省文而合爲一稱其非兩義可知釋名云九十曰鮐背或曰黃耇亦以二者爲同實而異稱並不如廣所言也

鮐背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疏引爾雅舍人注以爲背似鮐魚案鮐音臺又音台史記貨殖傳鮐鮆（徂禮切）千斤同漢書文選吳都賦王鮪鯸鮐指此魚也宋羅願爾雅翼以爲卽今之河豚魚又案文選劉逵注云鯸鮐狀如科斗大者長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啗之烝煮食之肥美據此則羅語良是

行葦末二章是養老之事故以引以翼毛鄭以爲成王之事黃耇呂嚴以爲黃耇之輔成王義皆可通矣朱傳以爲頌禱之詞則黃耇者特稱願之虛言耳無所指目也引翼之者誰又誰所引翼者乎

旣醉

公尸嘉告公者君也天子祭宗廟以卿爲尸卿出封則爲侯伯侯伯入仕王朝則爲卿皆有君道故稱公尸以爲周先公之尸者非是成王時七廟爲先公者三其四皆王也豈大王以下無報詞乎雖曰舉尊以槩卑然文義偏枯矣況周先公未追王者自得蒙王號享王祭武成大告稱后稷爲先王周禮大宗伯六享所稱先王則偏指后稷以下也何獨於尸而以公名之朱傳又引秦稱皇帝而男女稱公子公主相例則愈擬非其倫秦不師古全無禮文法度豈成周比哉至天子女下嫁三公主之故有公主之稱非自天子爲公也且至今猶然不獨秦也此證尤屬疏漏

其告維何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蓋此維何與下三維何語氣稍異故鄭特加訓釋是問其告之故非問其告之詞也祭饌既美助祭者又有威儀克當神明之意正荅以告之故也集傳以爲尸告之如此又謂自此至終篇皆尸告之詞恐非是詩僅八章而五章皆嘏詞反居其大半乎又古嘏詞當有成文著於禮經非臨時臆撰也觀少牢禮載大夫嘏詞則天子亦應有之矣成周詩人全襲禮經成語目爲己詩尤無是理也況此五章文體與少牢嘏詞不類

君子有孝子與威儀孔時連文故毛鄭以君子爲羣臣然首二章君子皆目成王不應此獨異也朱呂以孝子爲主人之嗣子則與下三章祚允孫子詞意重複惟嚴緝云威儀甚得其宜由成王有孝子之行孝子之行無有匱竭能化天下皆爲孝斯得之但威儀上承朋友攝語尙未分明當云羣臣之威儀甚得其宜由君子有孝行以先之則上承朋友旣明劃而下起不匱又有情矣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云匱竭類善也疏申之謂以孝道轉相敎化無有匱竭則天長賜王以善道也周語釋類義云不忝前哲之謂夫克肖前人何善如之與毛義相成矣世德相承實天意使然故云永錫也鄭訓類爲族類謂孝行無匱竭長

袖海山房校印

與女之旅猶又嫁左傳所引證考叔純孝施及莊公爲說不知左氏以錫施及當取不匱義非取錫類也況此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之耳鄭以爾類爲人與祚尤爲天與義不劃一矣

室家之壼謂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毛訓壼爲廣與周語合必是古義相傳如此也鄭以壼爲捆謂室家先捆致相親以化天下使相親則意太迂曲不如毛氏訓廣合之周語廣裕民人之解爲順矣近有以室家指民間言者更爲明捷又與毛傳周語不相違可采也至朱傳深遠嚴肅之說恐礙於義深居九重王者之常事何勞臣子致祝耶況聞聲稱朕趙高所以愚二世也而詩人亦以此稱願於王是成周賢公卿與亂秦宦豎所見乃略同吾未敢信

鳧鷖

敘言守成又言持盈守成持盈正所以守成也盈易溢溢則成者毀矣持之使勿溢云爾無有後艱傳云言不敢多祈也斯持之之道與

朱傳以鳧鷖爲賓尸之樂殆非也繹者祭名也祭祀樂章宜歌頌豈歌雅哉繹祭之樂歌自有絲衣矣焉用鳧鷖乎朱子之爲此說徒據公尸來燕語耳然詩詞與樂章不相應者多有此詩雖詠繹必非奏之於繹祭時也鵲巢詩豈國君娶婦之樂采蘩詩豈夫人助祭之樂乎又以假樂爲尸答賦一似賓尸時王與公尸即席唱酬者尤令人難信

鳧鷖五章公尸毛傳皆指宗廟言鄭箋分之爲五以首章在涇爲祭宗廟之尸次章在沙爲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在渚爲祭天地之尸四章在潨爲祭山川社稷之尸末章在亹爲祭七祀之尸曲爲分配永叔譏其臆說信矣然或謂天地山川社稷之有尸乃漢儒之說不足信此大不然也案周禮大司樂大祭祀尸出入奏肆夏大祝大祭祀隋釁逆牲逆尸小祝大祭祀送逆尸沃尸盥凡言大祭祀者兼天神地祇人鬼而言也而國語亦言晉祀夏郊董伯爲尸是郊祀天地有尸矣周禮士師祀五帝則沃尸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祭五帝與祭社稷皆有尸矣禮記曾子問天子既殯五祀之祭尸三飯不侑酳不酢又月令注引逸禮中霤禮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是祭五祀有尸矣絲衣篇繹祭高子以爲靈星之尸是祭星辰有尸矣此皆見於經傳安得謂漢儒之說乎況漢世近古其傳聞必有據石渠論白虎通所言（石渠論云周公祭天大公爲尸白虎通云周公祭大山召公爲尸既醉正義引）之未可疑其妄也

鳧鷖五章陸佃以首四章分配神祇祖考而末章總之較勝於箋矣來成言祖也來爲言考也傳云厚爲孝子則考可知天神在上故言來下地祇在下故言來崇此與敘甚合

福祿來爲毛云厚爲孝子也鄭云爲猶助也助之正以爲之鄭申毛意耳爲訓助故釋文云于僞切又云協句如字朱傳訓助而無音叶豈欲讀如字乎

假樂

假樂假字音暇訓嘉詩禮記爾雅三釋文皆同朱傳據中庸左傳故爲嘉不知假本訓嘉何必破字也案假字有遐賈嫁暇格五音其音暇者凡五見詩及注此詩假樂與周頌維天之命假以溢我假哉皇考三假字傳皆訓嘉商頌那假遲遲箋訓暇又皇矣箋引書五年須假亦爲暇義此五假字釋文皆音暇而假之一音實兼嘉暇兩義也又案朱傳假作嘉非音嘉也近世俗本集傳直云音嘉誤矣以楊用修之博雅亦據其音爲正列假字於轉注古音（楊所著書名）六麻韻中甚矣俗本之誤人也

大明篇傳右命爾假樂篇保右命之一指武王一指成王文同義亦同也鄭箋於大明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於假樂則以爲成王官人必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何忽異其說也右本訓助轉爲薦舉之義不已迂乎舉而後用官人之常何足稱美乎此詩毛無明解案中庸引此鄭氏注云保安也右助也孔氏述之云天乃保安右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福之當以此解爲正集傳亦主禮疏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古注本指成王蘇氏以爲子孫遵成王之法恐不然朱傳則併下二章皆爲子孫矣詩本嘉成王何反詳於子孫而略於成王也又穆皇以下既祝子孫則與首章所指各別文義亦不相蒙大全載劉瑾語乃謂下三章皆申首章而一一分配之迷矣而失其旨矣

無怨無惡鄭云天下皆仰樂之無有怨惡歐陽云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意大同而小異皆謂不爲人所怨惡也此說得之其以爲無私怨惡於人者誤矣不獨橫增一私字也有私惡必有私好止言無私怨惡文義反成遺漏矣集傳兼載兩說而反寘鄭義於後

燕及朋友以族人之恩及之也禮有族食族燕燕乃其常羣臣有功則燕非其常也故云燕及以美王恩意之隆也（此說箋）朱傳訓燕爲安而曰人君能綱紀四方臣下賴之以安文義亦通但於下不解于位不相顧矣不解兼指君臣言也君臣皆勞民始得安何得臣獨逸乎東萊云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民所由休息朱傳既云臣賴君以安而又引呂語不自相戾牾耶

墍

墍風伊余來墍大雅爾民之攸墍凡三墍傳箋皆訓息假樂疏據爾雅呬息某氏注引詩民之攸墍以爲墍與呬古今字良是也案呬說文作𦤎云臥息也从鼻隶聲（隶音棣）然則詩作墍乃借也說文墍作𡊨云仰塗也从土既聲其冀切書塗墍茨（梓材）當此義矣詩借爲息故釋文云虛器切音亦不同至憩者乃古爱字玉篇以當此墍恐不然又正韻釋墍字引詩來墍攸墍从仰塗取義訓爲依附說亦可通但不知何所本其摽梅墍字毛訓取與三詩同音而異義

皇清經解卷三之二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三十

漢軍吳 封曹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生民之什中　正大雅

公劉

大雅自公劉至召旻正變雅十有六篇敘皆得作者主名召康公穆公凡伯衛武公芮伯仍叔尹吉甫凡伯共八人召康公三詩皆正雅也其變雅則召穆公三詩二刺厲王一美宣王也衛武公芮伯各一詩皆刺厲王也仍叔一詩尹吉甫四詩皆美宣王也兩凡伯詩三詩一刺厲王二刺幽王也抑爲武公作桑柔爲芮良夫作別見春秋內外傳崧高烝民則吉甫自著名氏餘皆賴敘以明其說必有所受矣朱子不信小敘

故除武公芮伯吉甫四詩外皆爲疑詞卷阿詩則又參以紀年之說

書武成孔傳云公爵劉名彼疏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組紺之類先公多矣獨三君稱公當時之意耳詩公劉疏則取王肅之說以公爲號而非爵且言三君獨稱公豈餘君不爲公也所見良是然不言之於書疏者殆束於傳義耳

不窋竄翟公劉遷豳其故迹多載圖經史記正義云括地記不窋故城在慶州宏化縣南三里案唐慶州卽漢北地郡今爲慶陽府不窋冢在府城東三里城內有不窋廟是不窋竄居在今慶陽府也鄭氏豳譜云今屬右扶風栒邑史記正義云公劉徙漆縣括地記豳州新平縣卽漢漆縣也案栒邑在今西安府邠州三水縣西二十五里邠州西有新平廢縣本漢漆縣而公劉墓及廟皆在邠州城東六十里是公劉遷都在今邠州也慶陽與邠州相去五六百里兩地本甚懸隔然慶陽舊號北豳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竄戎爲在豳殆以此與又慶陽之寧州治西亦有公劉邑寧州亦稱豳寧意豳都獨在漆縣而豳境所統則兼及於北地乎但公劉侯國其封域廣輪不應及五六百里之遠蓋夏時西裔已棄爲戎翟之居土曠民稀不得以常制限也

公劉遷豳毛傳以爲本居於邰遭夏亂迫逐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詩疏云與之交好得自安居非戰而平之也而遷其居邑於豳焉呂記不然其說以爲參之國語史記不窋已竄西戎至公劉而復興拓大境土遷都於豳是公劉之遷毛以爲自邰而避亂呂以爲在戎翟而復興事情正相反後儒率宗呂矣但毛氏遠有師授傳聞最眞未可慢以爲非也夫史遷以公劉爲不窋孫中間止隔鞠陶一世不容他徙當仍在戎狄之閒故不言公劉遷豳而曰子慶節立國於豳也不知彼方敘行卽遷豳之實事況詩中明有于豳斯館豳居允荒之語尙可非毛而信遷乎至周語言不窋奔翟公劉不應更在邰與毛傳相矛盾緜篇孔疏又以爲不窋已竄豳猶尙往來邰國未卽定居於豳至公劉而盡以邰民往居焉是定居於豳自公劉始此足通兩書之異而未盡也仲達斯言猶拘於周本紀所著世次及康成豳譜謂公劉與太康同時之說耳本紀以周十五世當夏殷二代千三百年之久先儒已規其謬孔疏云計每世在位八十許年子必將老始生以理推之實難據信史記索隱正義辨之意亦同豳譜之言又與周語不合辨見下條俱未可信則公劉之與不窋相去不知幾世決非祖孫也源謂不窋失官奔翟因夏之衰韋昭以太康之亂當之應不誤迨少康中興纂禹之績愛民重農不窋子孫自當遷於舊都修先人之職則有邰疆土仍如故竹書紀年云少康三年復田稷沈約注云后稷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復其官必并復其國矣至公劉再遭夏亂是桀時說見下條始去有邰定都於豳耳故不窋之竄公劉之遷皆避夏亂皆自邰出事略相同而時世不必相接後儒不信毛傳皆因過信史記以兩君爲祖孫世次相近之故故特論之以俟識者擇焉

公劉遷豳毛傳止云遭夏人之亂未定何王之世也鄭譜指爲大康時孔疏疑之謂據韋昭國語注不窋與太康同時公劉乃不窋孫不應其世當矣但謂不窋失官在太康始衰之時公劉見逐在少康未立之前此特遷就其說曲爲鄭譜回護耳夫太康之後又歷仲康帝相兩王始滅於寒浞則少康未興以前豈得越兩王而名爲太康時鄭譜之言仍不合也案子長作周本紀拘於太子晉十五王及衞彪傒十五世之語皆見周語晉言后稷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傒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當是賢君有十五耳非世數盡於此也所記世次最爲疏漏公劉之爲后稷曾孫未可信也婁敬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漢初去古不遠敬所聞當有據矣夫十餘世則非曾孫避桀則非與太康同時此足正本紀及豳譜之失敬語今見史記子長錄之於傳而不改本紀之誤何弗思乎

公劉之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也傳云篤厚也敘所謂厚於民是也首章言去邰之事次章言度地之勤三章言建立都邑四章言燕勞羣臣五六章言築室授田利民富國之事而六以篤字冠之則皆厚於民之道也公劉之厚非一端而避夏遷豳尤爲厚之至公劉食足兵彊雖遭迫逐猶可固守如篇首言其可居而弗居可安而弗安有彊埸有積倉而皆去之弗惜以脫民於鋒刃厚莫加於此矣太王之避狄遷岐殆其家法乎然二君雖當奔竄之餘而相度從容經理周密絕非流離播遷倉皇失措者比蓋其棄國之初胸中先有成畫去小就大謀度可爲而後動非徒姑息爲仁退避爲義者也厚德之中有大略存焉見於緜公劉兩詩矣

于橐于囊諸家釋橐囊各異約之有四說焉毛傳曰小曰橐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申毛引左傳趙盾食靈輒簞食與肉於橐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於囊以橐僅容物證其小囊可容人證其大此一說也干寶晉紀論引此詩呂注云大曰橐小曰囊與毛傳反此又一說也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孫奕示兒編亦引之今本說文云囊橐也橐囊也與二書所引不同此又一說也唐韻云橐無底囊徐鍇曰無底曰橐漢書師古注云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刑法志及趙充國傳二注皆同宋董氏及朱傳因之此與釋文反又一說也四說各異而毛傳最古矣又孔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爲確證然史記平原君傳云若錐之處囊中漢書揚雄傳云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睢扶服入橐制囊未嘗不以盛物橐未嘗不以容人也意二物本大同小別可以互稱人各以意名之故說各不同乎

干戈戚揚箋云戈句孑戟也疏無發明案考工記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云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戟或謂之擁頸又禮記文王世子注云戈句孑戟也疏云如戟有孑刃因引冶氏文而釋之云以其句曲有孑戟又曲禮疏云戈句孑刃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而鉤也直刃長八尺橫刃長四寸援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句害人據此諸說是戈戟皆句兵但小枝向上爲戟平之爲戈微有不同故戈亦蒙戟名而以句孑別之句孑者以其橫安刃不向上而鉤也說文謂之平頭戟云戈从弋一橫之象形是已又莊四年左傳楚武王授師孑焉杜引方言云孑者戟也疏云方言戟楚謂之孑郭注云取名於句孑也戟有小刺之刃又有下句之刃故以句孑爲名是戈戟之用俱在句孑大類而小別也方言又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孑吳揚之閒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閒謂其大者曰曼胡其曲者謂之句孑曼胡郭注云句孑曼胡卽今之雞鳴句孑戟也夫戟而無刃殆卽所謂橫安刃不向上者正指戈而言然則孑者本以名戈而楚獨以名戟杜特據楚語釋孑耳故劉氏疏引左傳注云孑句孑是服虔家語不言是戟與杜異也

爰方啟行毛鄭皆釋爲方開道路而行蓋時遺迫遂道路必有阻難故整其師旅設其兵器以方開之也齊語管仲曰君得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二方字字法相同集傳曰方猶始也文義亦通但與上二語少清

毛傳謂公劉遷豳從者十有八國本指諸侯也曾氏以爲民之從遷而引爲既庶既繁之證誤矣諸侯之從不過同避夏亂耳非同適豳也豳地能容十八國乎

而無永歎傳云民無永歎猶文王之無悔也此特釋長歎之爲悔爾民不以遷爲悔猶文王之作事無所可悔也仲達謂民不恨公劉猶文王之德不爲人恨遂用此義以述皇矣詩殆未得毛旨

鞞琫容刀朱傳既從正義釋容刀爲容飾之刀又引或說謂容刀如容臭言鞞琫之中容此刀此誤解詩并誤解內則也案內則疏引庾氏蔚語云以臭物可以修飾形容故謂之容臭正與詩疏容刀同義

詩多言原隰皆泛指廣平下濕之地耳獨公劉篇度其隰原鄭氏著之於豳譜云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疏申之云禹貢雍州荊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公劉遷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孔氏書疏又云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鄭元以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據此當爲地名況禹貢原隰底績上有荊岐終南惇物鳥鼠皆山名下有豬野是澤名而原隰與之並列定非地形高下之通稱鄭氏既引書以作豳譜孔氏復合詩書二文以證其爲一則公劉篇之隰原自應訓爲地名矣然鄭氏箋此詩云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則仍是廣平下隰之通稱耳孔氏亦隨文釋之未雖引豳譜而不爲置辨殊屬疏忽

取厲取鍛鍛者冶鐵之名非石名亦非鐵名也毛傳云鍛石鄭嫌以鍛爲石名故申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孔疏云質椹也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是鍛雖非石名然取石以供鍛用則毛之訓爲石仍是道其實也朱傳訓爲鐵鐵未有名鍛者豈以爲鍛成之鐵乎鍛成之鐵已爲人有不比山閒頑石可取之無禁也又釋文云鍛本又作碫說文云碫厲也豈厲與碫乃一石乎又今說文碫作碫徐音乎加切與釋文異別有

辨詳附錄

芮鞫之即傳云芮水涯也箋云芮之言內也外則芮乃水內涯名非水名也字當作汭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氏注引詩芮鞫證之及箋詩則不用前說孔疏以爲注禮時未詳詩意良是也蘇氏反取其禮注通義駁之當矣又案職方賈疏亦辨其故謂詩上言夾其皇澗泝其過澗故以芮鞫爲外內周公制禮時以汭爲水名汭即皇澗名爲汭耳賈以汭爲皇澗之別名殆是臆說不如孔疏之當又鞫訓水外字當作坭職方鄭注引詩作泦漢書地理記引詩作阮師古曰韓詩作阮案坭泦阮三字不見說文而見玉篇皆居六切注云水外曰坭阮古岸也泦水文也廣韻泦訓同玉篇坭阮二字皆兼曲岸水外之義則芮鞫鞫字當以坭爲正餘皆借也

泂酌

公劉泂酌卷阿三詩皆召康公戒成王而意各有所指公劉戒以厚民事也泂酌戒以修德行道也卷阿戒以求賢用士也鄭氏釋泂酌用左傳昭忠信之說正合敘意潦水可薦神明所謂皇天親饗也豈弟爲民父母所謂有德有道也成王他日命君陳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深有得於此詩之義矣蘇子由以爲行潦至薄挹而注之可以餴饎見物皆可用喻君子之於人才彊教悅安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與敘意全不相蒙況民之父母民之攸歸民之攸塈民字應概指士庶言何得專目賢才又求賢用吉士是下篇立言本旨不當此詩豫及之也

可以餴饎言行潦可供餴饎之用耳朱傳釋餴義謂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一似用行潦專爲再烝也豈一烝時不須水乎又毛云餴餾也正義引爾雅孫炎注云烝之曰餴勻之曰餾郭璞注云餐饎飯曰饋饋熟曰餾而申之云烝米謂之餴餴必餾而熟之故言饋餾然則一烝之後勻之便熟何用更沃水乎又餴字義說文云一烝米玉篇云半烝飯廣韻亦云一烝並無再烝之說又案餴本作餴或作饙

泂酌詩集傳引表記彊教悅安大學民好民惡之語不過證豈弟父母之義非有兩層意也大全載輔廣之言以彊教悅安爲成民之才民好民惡爲體民之心又云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是豈弟父母成二義矣世有彊教悅安尙與民心好惡相違者乎

卷阿

卷阿詩十章凡十言君子而其六則言豈弟箋疏皆目大臣卽敘所謂賢也敘所謂吉士則經文之藹藹吉士藹藹吉人也能信任大賢處之尊位則衆賢滿朝矣嚴坦叔推演其說以爲成周雖多吉士不可無大賢以爲之統盟時周公有明農之請召公恐周公歸政之後成王任用非人故勸王虛心誠己求豈弟之賢而任之斯語良是也朱子辨說謂賢與吉士不得分爲兩等同一豈弟君子泂酌自成王不應此篇遽爲賢人似矣但首章云來游來歌七章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來是自外而至之詞非所以稱王媚于天子不得云王使媚之均礙於文義又召公意在勸王用賢何得二三四章徒爲頌禱之諛詞不一及本旨乎朱傳以爲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之後乃告以致此之由此特彊爲之詞耳詩意未必然

人主用賢始則虛心誠體以致其來終則寵賚錫予以報其功而賢者既用上則能成就君德下則能表正民俗中則能使庶僚竭力以致太平其義皆具於卷阿詩矣首章取興卷阿末章稱述車馬正用賢始終之道也二三四章三言俾爾謂君德成也五六章兩言四方謂民俗正也七八章兩言藹藹謂庶僚竭力也九章言鳳鳴之和桐生之盛謂致太平也此用賢之效也首尾二章論人君用賢之道而中八章皆盛稱其效以爲勸篇法章法最爲完整

卷阿集傳云召康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其說本竹書紀年紀年云成王三十二年王游於卷阿召康公從是也然阿是大陵之通稱卷是卷曲義非地名也詩以爲興不言王游於此也且紀年言王游不言王歌也言王歌見紀年注則在十八年非歌於游卷阿時也蓋見紀年因詩而傳會集傳又因紀年而增益之耳紀年之書先儒不用以釋經故朱子雖祖其說而不著其所自出

首章飄風自南釋文飄作票云本亦作飄其匪風飄兮飄風發發釋文皆云飄本又作票案票說文云火飛也从火𡿺與䙴

同意熛之烈𤇾之可歆从昇下貢升高也火飛必上升故云同意今𤐫字惟見周禮他書皆作票隸省也周禮草人輕𤐫用犬注𤐫輕脆者疏云𤐫脆聲相近故知𤐫即脆也又漢書票姚校尉票騎將軍師古注以為勁疾之皃五行記谷永言成帝崇聚輕票無誼之人合諸說觀之票乃輕速之稱𤐫从火飛取義也毛訓飄風為回風疏引爾雅回風為飄李巡注云回風旋風也凡風之回旋者必輕揚而迅速詩飄票文雖異義則相通矣

伴奐毛訓為廣大有文章音判渙鄭訓為自縱弛之意音畔換孔疏辨之矣蕭穮第字毛訓小音弗鄭訓福音廢釋文引徐沈二家語亦甚明呂記朱傳皆從鄭訓而用毛音不已疏乎又伴奐如鄭解則與優游意複不如毛訓之當且本於孔子之言孔晁引之云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見正義尤為有據

馮翼孝德分為四義皆指賢人之德言馮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孔疏之解甚當呂記謂馮翼自成王言言王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得有孝有德者然後可則四有字文義參差殆非詩旨

鳳凰于飛箋云時鳳凰至因以為喻孔疏引書君奭鳴鳥不聞證之當矣案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韋昭注云鸑鷟鳳凰之別名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其岐山之舊乎此又一證也又周書王會解云西申以鳳鳥方揚以皇鳥解所言正指成王時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之事此尤足為證而孔不之引豈偶未及耶至竹書紀年云成王十八年鳳凰見遂有事於河沈約注云鳳凰翔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此集傳所謂游歌也紀年非正典宜不為孔所據信矣按神鳳操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德澤臻予甯樂兮民以寧詞調卑弱非三代人手筆其為僞作無疑

呂記云亦集爰止言萃聚也亦傅于天言布散也此二義取興最優萃聚喻入佐朝廷與媚于天子相應布散喻出蒞民祉與媚于庶人相應

藹藹毛云猶濟濟鄭云奉職盡力意皆出爾雅疏合二義言之云美容又盡力夫美容盡力所以為吉士也蘇氏改訓眾多則下王多複出矣又釋文云藹說文作譪案說文譪从言葛聲臣盡力之美亦與釋訓同又此字近世有上去二讀正韻解泰二韻皆收之非古也釋文藹於害反說文玉篇並同止有此一音無讀上聲者又皆入言部示兒編云藹字釋文與禮部韻並音去聲意宋世已有上聲之誤故孫特致辨與

維君子使集傳以君子目王自知與下句文義難通也因引六月篇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相例不知彼詩于本訓曰出征以佐天子正王命吉甫語也故王與天子文連無礙於義非此詩之比

以鳳凰梧桐為太平之實驗而致此瑞則由王之用賢此毛義也以鳳凰喻賢士梧桐喻明王此鄭義也較論之鄭義差長

既庶且多既閑且馳言賢者車馬之盛見王寵賚之隆也若君子目王不過王有此車馬耳與優賢意何關

矢詩即首章之矢音也遂歌即首章之來歌也來歌矢音承上豈弟君子言矢詩遂歌承上兩君子言皆謂賢者矢之而為歌也但首章來歌以矢其音是賢者自歌之末章矢詩而遂為歌是樂工歌之為異耳末章傳云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遂為工師之歌傳泛言公卿是即詩之君子而敘所謂賢也箋以矢詩為召公自言孔疏因謂公劉泂酌卷阿即所矢之詩而此二語為三篇總結似矣然矢詩遂歌與來歌矢音首尾交義相應甚明箋疏之述傳殆未合詩意

生民之什下變大雅

民勞

民勞敘下箋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疏引世本及周本紀明其世次以為共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此誤矣案本紀孝王乃共王弟夷王乃懿王子也世本即史記所據亦應與本紀同疏又引左傳服虔注言召穆公是康公十六世孫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短長故也此語固然而猶未盡案召康公最稱多壽論衡言其百八十歲必有據矣計其生存時當及見七八世孫成又沖主特與其雲仍同輩耳世數差殊又何足怪

汔可小康毛云汔危也鄭云汔幾也疏申毛云汔之下云小康明是由危即安故以汔為危又申鄭云汔之為危無正訓又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故以汔為幾源謂孔氏失毛鄭意矣毛云危即近義易曰其殆庶幾殆與危義皆可通於近但毛語未明故鄭云幾正申毛危意非易傳也又爾雅釋詁嘰幾栽殆危也𪗪𣩠汔也幾𪗪危汔轉互相通毛危鄭幾同歸近義耳豈有異乎又案汔爾雅說文皆作汽从水气聲气即古氣字省作汔借為乞與請乞之義但爾雅釋文汔音器詩釋文及說文皆許訖反音各不同說文云水涸也或曰泣下與詩雅義又不同廣雅汔許乞反盡也音同許陸而訓釋又異當以毛鄭為正

無縱詭隨毛訓為詭人之善隨人之惡朱傳訓為不顧是非而妄隨人雖小異而實同歸也後漢書陳忠傳引此詩章懷注云詭譎委隨之人朱傳當本此

憯不畏明說文引之憯作朁云朁曾也从曰兓聲臣鉉等以今皆字即朁之譌又說文別有憯字云痛也則朁憯是兩字詩中憯字多訓曾當以不著心旁為正惟雨無正憯憯日瘁當人心耳後人傳寫合兩義於一字久矣

柔遠能邇見書亦見詩鄭注書則曰能恣也箋詩則曰能猶伽也伽字唐初已不載字書音義莫考釋文借用廣雅如字訓廣雅云如若也均也釋之正義用書注恣意釋之然鄭箋自有解矣箋云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則伽義當與順相同又釋文云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據徐反能與耐通伽當訓忍訓任徐邈晉人去鄭未遠宜得伽字之解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述毛全用鄭順意不知徐云毛如字當作何義也

板

板蕩首章上帝皆謂王者板詩一四五六章蕩詩次章及桑柔首章天字亦斥王毛鄭之說有自來矣三家義雖無攷然韓詩外傳以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為君反道而民愁則上帝亦指君爾雅釋詁云天帝皇王君也正謂此諸詩耳後儒易其說最是拘墟之見又天之牖民下文皆言王者之事尤難徑屬上天李氏解為順天理以牖其民迂矣朱傳曰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亦迂

靡聖管管毛以管管為無所依繫必有本也訓為小見者益固管字而傅會之曹氏之陋說詩緝引之誤矣案管本作悹廣韻云古滿切詩傳悹悹無所依又音貫然則此詩管字乃悹

之借也爽嘗見義何說

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小人逢迎其主往往創立新法以助其虐厲王時紛更舊典必多周語大子晉曰厲始革典斯其證也首章靡聖管管六章無自立辟正此意孟子解泄泄云言則非先王之道以先王爲非故敢於自立法也與釋詁意合朱傳以泄泄爲怠緩悅從恐非孟子沓沓之義沓沓者雜沓競進之貌說見小爾雅故以無禮義非先王實其說爲無禮義非先王豈止於怠緩悅從哉案說文泄泄作呭呭云多言貌沓沓云語多沓沓義正相符矣又多言與制法則似異而實同人主紛更舊典羣小必爭先獻媚各進其說文解字義故止云多言爾雅釋詩義則沮其多言之故

詩三言泄泄泄泄其羽傳云雉飛而鼓翼也桑者泄泄兮傳云多人貌然泄泄傳云猶沓沓也三泄泄所指異而義則同鳥之鼓翼爲求雌也人之衆多爲蠶桑也臣之雜沓爭獻媚也總爲競進趨先之態朱傳皆反其義

天之方蹶蹶俱衛反動也朱傳既解爲動矣又云顚覆之意訓顚覆則蹶當居月反今兼兩義不知讀何音

辭之輯矣辭之懌矣鄭以詞爲王者之政教蓋上文戒羣臣毋助王爲虐因言國之安危係於出令如此不得輕變先王法也其說本當而朱傳非之謂戒以僚友言論宜相和協款矣夫言論貴其是豈必其同乎以下數章觀之當時懽懽者止一老夫耳其囂囂者謔謔者夸毗者皆隨聲附和唯諾恐後者也尙慮其不相合哉且又譏鄭以上下文皆責僚友中忽言王者出令詞意不倫則不獨失詩意併失鄭意鄭原云此戒語時之大臣政教雖出於王者而輯之懌之臣亦與有責焉故告戒之與上下文正一意安得謂不倫乎

聽我囂囂毛云囂囂猶警警也疏引爾雅警警傲也申之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也囂五刀反朱傳許嬌反訓爲自得不肯受言之皃以自得訓囂雖本孟子趙注然轉爲不肯受言迂矣

傳云夸毗以體柔人也義同爾雅先儒皆遵用朱傳獨曰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卽以諛言毗之夫夸毗與籧篨戚施一類乃見成稱目非可分析取義也此解不已疏乎況毗人稱也諸訓益訓厚訓輔並無作附解者案夸毗玉篇廣韻皆作舿䑀䑀字集韻亦作𨉖𨉖與毗字本不相蒙

爾雅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此三者曲盡小人狐媚之態而皆見詩今合之他典則周書巧言令色便辟語異而義同巧言卽口柔令色卽面柔便辟卽體柔耳論語亦言巧言令色足恭注云足恭便辟貌書傳亦云便辟足恭孔仲達釋夸毗云便辟其足前卻爲恭今疏作辟足恭疑此譌也則足恭也便辟也夸毗也三名而一實也孟子述曾子子路之言所謂未同而言者其口柔乎諂笑者其面柔乎脅肩者其體柔乎取人與律身皆當戒此三者聖賢之垂訓古今同符如此又案籧篨廣韻作𥶄蒢戚施說文作䵻䵴廣雅及玉篇作規𧡘晉語以二者爲疾名說文以籧篨爲粗竹席䵻䵴爲詹諸取象於廢疾與蟲物其醜惡之稱與夸毗亦必有所象今不得其說矣

喪亂蔑資毛以蔑爲無資爲財義本通也集傳曰資與咨同嗟歎聲不獨改字文義亦乖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立辟者立法也自立法必廢祖宗之法所謂國將亡必多制也成王之賢也由舊章厲王之暴也自立辟可識興亡之故矣李氏謂民多邪僻王不宜又爲邪僻朱呂皆從之此非詩旨左傳宣四年孔子引此詩譏洩治處邪僻之世不可自立法意正與古注同不然洩治諫君可言邪僻乎

又此兩辟字毛鄭上訓邪僻下訓法故釋文上匹亦反下婢亦反下章大師毛鄭以爲三公故釋文音泰呂記立辟从李氏訓邪僻大師从王氏訓大衆而音反仍襲釋文之舊殊少檢點

以大宗爲同姓世適宗子爲王之適子者鄭康成之說也以大宗爲巨室宗子爲同姓者王安石之說也晉士蔿對獻公僖五年引此詩云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宗子暗指申生正適予之謂鄭說有本矣李樗從王說反引左傳證之誤矣

及爾出王毛訓王爲往王之訓往獨見此耳說詩者頗以爲疑近世說文長箋言狂廷涯往等字皆从㞷詩出王本作㞷古經因凡字从㞷者俱省㞷爲王併出㞷字亦省作王斯言良是也案說文㞷从㞢在土上㞢本象艸出而借訓往㞷以㞢取義訓艸木妄生則亦可借訓往傳義有徵矣又趙謂此字是石經所改則孟蜀以前經文尙作㞷也故㞷呼光王雨芳切異音而釋文無音反是唐本之爲㞷字可知也後儒不察妄爲往音以就之陋矣夫王字止有平去兩讀安得有上聲乎

皇清經解卷三之三十卷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三十一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蕩之什上變大雅

蕩

蕩敘云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爾雅云版版盪盪僻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蓋上帝本指厲王譏其無法度而在民上爲人君也此詩蕩蕩與堯之蕩蕩無名洪範之王道蕩蕩取義各別矣歐陽氏訓爲廣大殊失詩旨蘇氏因此謂小敘蕩蕩與詩之蕩蕩不合夫敘詩者豈能逆料後人之誤解乎案說文平坦義當作婸狂放義當作像亦作愓滌除義當作盪廣大義當作潒蕩本水名與此四義俱無涉今婸像潒三字不用以一蕩字總其義而間亦作盪此俗之譌也古經文必有別矣卽如詩魯道有蕩此婸字也書以蕩陵德論語其蔽也蕩古之狂也蕩及詩蕩蕩上帝此像字也法度廢壞正狂放義矣書洪水蕩蕩孔傳訓滌除此盪字也論語君子坦蕩蕩及堯之蕩蕩當作潒潒訓水潒漾近廣遠義矣書王道蕩蕩孔訓開闢則亦廣遠意當作潒也漢世去古未遠所見經本較眞又師授有自故訓釋得其當後儒徒據俗本妄肆紛更譏先儒爲誤豈非經學之一阨哉

又案經典中語同而美惡異義者甚多如同一欽欽晨風以爲憂鼓鐘以爲樂同一翩翩四牡以興使臣南有嘉魚以興賢者巷伯以刺讒人同一藐藐抑篇以爲不聽人瞻卬以爲美

貌瞻卬以爲大貌豈弟君子至美之稱也而齊人譏文姜亦用之鑣鑣從公昭二十五年左傳語忠愛之誼也而召公惡詭隨則謹之此類難勝詘指蓋自有經以來字體屢變經文亦屢易衞包所改之經已非漢隸之舊況古文大篆乎較之删定之原文不啻內典之遭翻譯矣又加以傳寫之譌誤俗學之沿譌垂二千年後古經面目幾不可復問然字形雖易而字義猶可攷此漢唐注疏所以爲功不小也

曾是掊克毛訓掊爲自伐克爲好勝蓋定本掊作倍倍是掊倍於人故爲自伐毛殆據倍字釋之耳箋不易傳意漢世經本皆作倍也釋文云掊聚斂也案說文訓掊爲把乃入水取鹽之名史記武本紀掊視得鼎注以掊爲手把上皆是剝取之義陸云聚斂徐是也然此止釋掊義耳王氏曰掊斂好勝之人掊訓從陸克訓從毛此得之朱傳徑解爲聚斂之臣恐遺克義漢書敘傳師古注引此詩而釋之曰掊克好聚斂克害人也豈謂以聚斂行其克害乎朱子最喜顏監殆祖其說但克害之事多端寧僅聚斂顏注云云或分爲二義亦未可知

蕩詩兩義字皆訓宜而秉義類言汝所秉用之人宜善也鄭箋訓爲善不義從式言沉湎之行不宜從而法式之也案古義儀宜三字通用宜鑒于殷禮記引之宜作儀如食宜饇釋文云宜本作儀其儀一兮箋訓儀爲義我儀圖之釋文儀作義傳訓宜此詩兩義之爲宜毛鄭不誤矣後人亦知義訓宜不知此兩義及烝民之儀直當宜字用也義儀宜古皆音俄音同故用之亦不甚別

流言以對毛傳云對遂也夫彊禦衆懟之人宜黜逐也不根之流言宜遏絕也而使之得遂是王用人聽言之不審也用人不審則寇攘進焉聽言不審則詛祝興焉孔申傳云爲流言以遂其惡事毛意未必然鄭以對爲荅義短於毛

詛者盟之細也詛用牲而祝無之祝又詛之細也古重盟詛之禮蓋其風始於苗民而後王因著爲令周禮春官之屬有詛祝此祝雅如字讀秋官之屬有司盟詛民之不信者其獄訟則使之詛盟皆掌之以官而朝廷之上亦自行之巧言詩君子屢盟是王與臣下盟也蘇公欲詛何人是大臣互相詛也此皆君臣相疑乖戾不和所致厲王之時羣小接迹流言交搆君臣之閒不能相信至要神質鬼以釋其疑宜其多詛祝矣東遷而降斯風尤盛如鄭詛射穎考叔者晉詛無畜羣公子魯作三軍則詛之陽虎亂魯則詛其君及國人秦伐楚則亦詛之於神事不勝枚指後世民情愈澆鬼神不足約束之於是上不立此法下亦莫重其事矣集傳以詛祝爲怨謗即周公所謂小人怨汝詈汝晏子所謂夫婦皆詛者也與幾疏異文義亦通但厲王行監謗之令國人以目而已敢厭曰詛祝乎不

傳云咆哮猶彭亨也韓愈石鼎聯句詩豕腹脹彭亨蓋用其語然鄭之述毛云炰烋氣矜自健之貌與韓詠鼎腹意異韓雖用毛語而失其旨矣案易釋文大有引干寶注云彭亨驕滿皃玉篇廣韻彭亨作憉悙注云自彊也意皆同鄭

如蜩如螗傳云蜩蟬也螗蝘也陸疏云宋衞謂之蜩海岱之閒謂之蟬蟬通語也螗蟬之大而黑色者一名蝒物然則蜩爲總名螗乃諸蜩中之一種郭注爾雅同此義又與毛傳合當是也孔疏據爾雅舍人注謂方語不同三輔之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螗是蟪蛄一物而異名與鄭義殊殆不然爾雅所列蜩之種凡七而總名之曰蜩螗之名居七者之一耳何關方語乎又爾雅云蜩蜋蜩螗蜩首一蜩謂諸蜩也蜋蜩與螗蜩七蜩中之二也孔疏引之云蜩螗螗蜩蜩去一蜩字意舍人句讀然乎不如郭之當矣孔舍郭而取舍人既失之邢昺述郭者也載舍人語於雅疏而不知其與郭異其疏忽尤甚

內奰于中國傳云不醉而怒曰奰說文引傳語奰作奰云壯大也从三大三目大與大音圖本作大小字別二目爲㗊居倦切三目爲奰益大也平秘切然則今作奰省文也又魏都賦回內㗊林引此詩證之奰作奰孔疏引西京賦巨靈奰屭語以證此詩彼奰亦作奰也奰其一字乎說文有奰字無奰字殆奰之破體後遂分爲兩字耳

鬼方之名見易既未濟卦及詩蕩之篇易釋文云鬼遠也毛傳曰鬼方遠方也孔疏云未知何方然則國之所在不可攷矣後儒見易言高宗伐鬼方商頌亦言高宗伐荊楚疑爲一事遂謂鬼方即荊楚宋衷之說或又謂今貴州本羅施鬼國地即古鬼方皆臆說也高宗在位五十九年所伐豈必一國乎世本謂黃帝娶於鬼方氏大戴禮帝繫篇謂陸終娶於鬼方氏要不知在何地匡衡言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則殷時鬼方本服從于中國武丁時復畔故伐之耳孔疏以爲鬼方殷之諸侯故施於紂世良然案干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李鼎祚集解文選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觀王先零西羌也皆不言是南裔則以爲荊楚者非是

湯以紂比厲王則厲之惡如紂矣然而不亡者以時無文武耳商之季天爲民生文武民之幸非商之幸也不然安知武與不爲宣王哉芮良夫云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詩周書芮良夫解噫代德者必如文王乃可移公假陳其言殆深爲厲王危乎雖然說周之世無文王而周以亡上天立君之局至此乃變後世之興亡惟力是視而已

抑

抑之篇其作於共和之世乎自共和元年迄平王十四年爲歲八十有五而衞武公薨楚語言武公九十五猶箴儆於國計其壽當百歲左右也厲王未流彘時武公尚在童年共和時則方少壯抑詩應作於此際矣孔仲達謂武公時爲諸侯庶子無職事於王朝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來追刺蘇氏主其說而源以爲未然詩發於性情主文譎諫無出位之嫌匹庶尚可爲之況侯國公子武公好學老而彌篤少壯時必德性過人彼目擊厲王之虐而發憂危之語固其宜也其後用以自警至耄不忘人相於周必日諷誦爲大師之官因取而列於大雅矣敘云刺厲王亦以自警漢侯苞韓詩翼要十卷亦云衞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側毛韓義同也呂記嚴緝以爲庶子時作當矣又此詩本爲刺王而作非爲自警而作也朱子辯說以敘之刺王爲失遂引侯苞語加削其刺王室之說夫武公自警特侯國詩耳何得編於雅哉

靡哲不愚謂王政暴虐賢者佯愚以免禍不爲容貌毛鄭之說當有本也觀韓詩外傳引箕子佯狂事以證此詩異家而同說可見矣朱傳以此詩刺時故別立新解謂哲人而無威儀則無哲而不愚夫既無威儀何名哲人乎或謂此哲人力自

以爲哲猶後言哲婦傾城不知婦人無非無儀故無貴於哲若哲夫則成城矣豈可誇此詩況詳玩經文竝無自以爲哲之意

無競維人言莫彊於得賢人也訓四方而化其俗是得賢之效正見其所以彊也古注本明白正當後儒皆從之集傳盡人道之解頗爲迂闊案左傳哀二十六年子貢言衞輒內無獻之親外無成之卿而引此詩因權之曰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此詩說之最古者箋疏之解不謬矣

無言不讎毛以讎爲用則應平聲鄭以讎爲售則應去聲故釋文有市由市又二反案古讎售二字通用漢書曰酒讎數倍又曰收不讎如淳及師古注皆讀爲售是也又案表記引此詩鄭注以讎爲荅韓詩讎作酬藝文類聚引此詩作訓亦是荅義荅與報二語正相敵較爲優矣呂記朱傳嚴緝皆從之

子孫繩繩爾雅作憴憴云戒也鄭箋本此以釋抑詩螽斯毛傳云繩繩戒愼也意亦同蓋字訓古矣況謹飭自持是保世之意故兩詩以言子孫取義亦長蘇氏以爲不絕貌殊短於味

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鄭指祭末陽厭之禮尸謖之後設饌西北隅始不謬也古人以祀爲大事伊尹言桀慢神武王言紂昏棄肆祀皆以祭典不虔爲亡國之大罪厲王無道助祭者無嚴敬之心武公刺詩應及之矣又下文言神之格思明是祭時語中庸引之以證齊明承祭之說其引屋漏亦與烈祖篇連文可見詩本言祭也朱傳純以愼獨立解夫戒愼恐懼聖賢主敬之學自應如此非因畏鬼而然也何必援神明以自繩束邪

彼童而角鄭以喩皇后預政殆狃於厲倡嬖郑配姬之緯書也誠謬矣然後儒以爲理之必無與投桃報李相反亦非詩意源謂厲王用事之臣必有無知而自用者將壞亂王室故經文曰彼是實有指目之稱傳云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角也夫無角而自謂有角猶無能而自謂有能詩人設喩之意應爾

實虹小子傳云虹潰也本釋言文彼釋文云虹訌同此古字通用與虹霓之虹無涉也曹氏解爲蝃蝀而嚴緝從之誤甚

詩人稱目其君尊之則曰天曰上命親之則曰爾汝曰小子難以常禮拘也又民勞以下諸篇雖刺厲王實兼戒用事之臣則抑篇實訌小子於乎小子或指臣言亦可周書芮良夫解云爾執政小子是當時有此稱謂矣嚴緝以爲武公自稱非是

說文引告之話言以爲傳話豈指左傳襄二年文乎然傳本引詩何不徑以爲詩語也若文六年傳則云著之話言文稍異非許所引矣案傳云話古之善言也說文作語云合會善言也古言多善須合會之二意互相足矣又案語籀文作譮玉篇作𧨕云古文語集韻同今經典俱作話又話本戶快反讀如壞正韻收入禡韻讀如華岳之華蓋就俗音

寢夢二字義別詩惟正月視天夢夢抑篇視爾夢夢當作夢莫切餘俱當作寢莫鳳切案說文云寢寐而有覺也从宀从夢引周禮六寢之文又云夢不明也从夕瞢省聲是寢者寤寐之義夢者昏昧之義今經典相承通作夢其誤久矣又案廣雅寢想也今人以夢作寢失之矣

桑柔

周書芮良夫解其言與桑柔詩往往相合意芮伯先作解以戒王及執政小子戒之不從又作詩刺之乎詩所謂告爾憂恤誨爾敘爵誦言如醉正目作解言也解云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偸生苟安爵以賄成夫偸生苟安則不知憂恤矣爵以賄成則不能敘爵矣亦既告之誨之無奈其如醉何故後著之於詩冀其聞而改悟忠臣憂國卷卷無已類如此又厲王朝除召穆公芮伯凡伯二三賢臣外餘皆貪佞小人專利監謗之事先意逢迎者正不僅榮公衞巫輩也故詩亦刺王信用小人如所云惟彼愚人覆狂以喜維彼忍心是顧是復不一詞而足其刺羣臣亦不外貪佞二意如朋友已僭貪人敗類征以中垢及善背善詈用力爲寇諸語皆與周書所戒相符合詩與解觀之流繇之由居可知矣

箋云芮伯字良夫疏據左傳引芮良夫詩及周書有芮良夫篇證之然據周書則良夫乃芮伯名非字也周書芮伯曰予小臣良夫自稱當以名不以字矣

經傳多言劉如無盡劉遏劉咸劉虔劉大抵皆訓殺惟桑柔篇捋采其劉毛云爆爍音剝落而希而爾雅釋訓毗劉暴樂上音同之文亦正釋此詩蓋古義如此故雅傳同也又詩言捋采止取其葉耳於樹之根幹無損何得云殺乎王氏訓此劉爲殺外矣況捋采其殺亦不成語又轉爲盡義何其迂也集傳訓爲殘殘即稀疏意蓋陰用爆爍之解而又不肯顯背其詞

民靡有黎傳云黎齊也孔申之謂民盡被兵或存或亡無齊一平安者此解本通鄭易傳訓爲不齊過矣王安石訓爲黑言黎民猶言黔首說本杜撰而施於此詩尤謬不僅民靡有黑不成語也華谷譏之如此詩本言民遭禍亂少得生存耳豈謂民皆白首乎嚴緝訓黎爲衆庶得之但詩本極言民生凋敝不應止言不衆則傳義尤允

大步國步步皆訓行天步艱難謂天行此艱難於申后也國步斯頻謂國家行此困急於民之道也傳云頻急也國步蔑資謂國家行政輕蔑民之資用毛鄭義本如此程子以天步爲時運陳氏以國步爲國運今遂習爲常語但訓步爲運終未安

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救亂也箋云手持熱物之用濯猶治國之道當用賢者疏謂爲賢人能行禮箋正申足傳意今因用賢之解與上敘爵語相接成故皆從鄭然傳義實優非直與衞北宮語合也見左傳疏引之周家一代專恃禮爲治春秋卿大夫恆以禮之有無決國之存亡與人之休咎則以濯喩禮傳得詩旨矣又毛公爲荀卿弟子荀卿之書謂隆禮爲儒術之先務故毛之釋詩亦多言禮如鄭東門之墠唐蟋蟀山有樞伐柯諸傳皆是此詩以禮救亂亦其師說然也

好是稼穡四語毛鄭既異解而後儒釋之復人各一說呂記兼用李歐二氏之說謂好是稼穡民力不可輕也惟有功於民者使之代耕而食稼穡當以爲寶必以祿養賢才意實本於王肅之申毛而嚴緝衍之尤爲明確嚴以好稼言重農代食言任賢維寶言詔祿不可輕維好言擇人不可濫此意出於藍矣朱傳用蘇氏之說謂君子欲進而不能進則維退而務農以代祿食雖勞而無患恐非詩旨

具贅卒荒傳訓贅爲屬蓋贅就贅壻皆繫屬義然與荒虛義不相協故鄭氏申之以爲見繫屬於兵役也朱傳由屬義轉爲危義恐大迂遠夫有所繫屬何言危乎

以旅力爲膂力於北山篇已辯其誤矣至桑柔篇靡有旅力以

念穹蒼亦作旉力解文義尤不可通詩本責在朝諸臣莫肯協力同心憂念天變耳念之當納誨於王修舉政事以挽回天意定須大小羣僚合力爲之訓旅爲眾正合詩意何反釋爲膂耶且靡有者是當念而不肯非欲念而不能也今謂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尤不可解念天禍焉用拳勇乎況正困危困故須憂念反云危困而不能憂念乎

甯爲荼毒孔疏以荼爲苦荼毒爲螫蟲殆未然也荼爲禮食所用豈螫蟲之比哉荼蓼之荼乃穢草薅之欲其速朽詩或喻之

征以中垢傳云申垢言闇冥也孔申之謂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是合兩字方成闇冥之義朱傳分訓中爲隱暗垢爲汙穢則由蘇氏語而衍之也至嚴緝云中垢內汙也以閨門之事汙衊君子如王鳳之誣王商尤爲妄說中垢與式穀相對言君子小人性行之不同如此耳豈如嚴所云哉君子光明正直無事不可對人言小人反之其所行作甚且不可告妻子此傳所謂闇冥也知小人之闇冥則良人之式穀必然光明正直知光明之爲善道則闇冥之不善可知詩二語意又互相備也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聽言道聽之言誦言誦詩書之言也聞淺近之言則應荅聞正言則眠臥如醉（左傳杜注亦云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無識之人往往如此此非箋疏一家之說也韓詩外傳述郭公出亡御者責其不聽諫則怒御者稱其太賢則以爲然而引此詩證之正與箋疏同意近解迂回太甚

桑柔詩末二章三言民俗之敗皆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違則民心罔中矣上尚力而不尚德則民行邪僻矣上爲寇盜之行則民必不能安定矣此詩刺王而兼及朝臣故篇末縷陳之也王肅述毛皆主民言殆非毛意當以箋爲正

雲漢

宣王遭旱之年箋疏不能定其早晚以雲漢敘推之殆初年事乎敘云宣王承厲王之烈是去前王未遠也又云內有撥亂之意是撥亂方有其意未見諸政事也又云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是前此王化尚未及行也其在初即位時可知矣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孔疏疑其無據然合之敘非謬也又經言饑饉薦臻與六年乃雨說亦相符劉道原通鑑外紀全祖士安之說諒有見矣竹書紀年以爲二十五年大旱禱之而雨此不可信又敘厲王之烈箋云烈餘也爾雅本有此訓故鄭用之後儒以烈爲暴虐不如訓餘之自然

左傳謂天災有幣無牲（僖二十五年）而雲漢詩云靡愛斯牲祭法鄭注亦云祭水旱用少牢與左傳異周禮大司徒賈疏及禮記祭法詩雲漢篇孔疏皆推明其故而說各不同賈疏謂祈禱無牲災滅之後有牲孔氏之說則不然其禮疏以爲初遇水旱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其詩疏則引祭法注埂又引春官大祝六祈注造類禬禜皆用牲故說用幣而已知天災祈禱皆用牲較論三說詩疏長矣

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靁蟲蟲而熱（疏云蘊蘊平常之熱而隆隆又甚熱故暑熱異文）蘊隆經本單舉而傳爲重文古義當爾矣王氏蘊積隆盛解眞臆說釋文云蘊本又作㷉（紆文切說文鬱㷉也）正義云溫字定本作蘊則古本經文蘊㷉溫三字雖見也㷉與溫亦訓爲蘊積耶

斁旁从攴音亦解也又厭也其音妬者本作殬旁从歺（音辥）敗也通作斁詩惟雲漢篇耗斁下土訓敗音妬餘俱音亦但殬斁俱諧睪聲睪羊益切音與妬遠殬之得聲意古人韻緩或可相通乎

子由釋雲漢詩有可取者三釋甯丁我躬云與其耗斁下土甯使我身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釋甯俾我遯云苟我不當天心甯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釋黽勉畏去云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敢去以求濟難也皆勝古注

靡有孑遺毛云孑然遺失也疏云孑然孤獨之貌無有孑然得遺漏者孟子趙注云無有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皆以爲孑然小爾雅云孑餘也訓靡有餘遺尤明直朱子因說文無右臂之解遂釋謂無復有半身之遺者正使留得半身尚可以爲民哉

先祖于摧傳云摧至也與釋詁義同疏用孫說申毛以于摧爲于何所至言民皆餓死先祖之神將無所歸也轉至爲歸義太迂源謂至者猶云來假耳言譬如此天將使我民無有遺留先祖之神何不助我畏此旱災而來假乎毛意或如此康成改摧爲嗺固非是蘇氏摧落之解亦屬臆說

鄭破摧爲嗺云嗺嗟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詞如箋義則經文于字當讀爲吁釋文無音反非陸之疏即傳寫之脫漏也

滌滌山川傳以滌滌爲旱氣蓋貌狀語無關滌之本訓也朱傳用王說謂山川如滌除此依文傅會耳說文引此作蔋蔋（徒歷反）與滌除何預哉又樂記狄成滌濫疏引詩踧踧周道證狄滌滌山川證滌云皆物之形狀但彼注以狄滌爲往來疾貌義稍殊

我心憚暑憚字毛訓勞則丁佐反鄭訓畏則徒旦反疏及釋文辯之甚明朱傳兼取勞畏兩義不知當何讀又丁佐反者字本作癉說文云勞病也从疒單聲然則大東憚人小明憚我此詩憚暑皆借也勞畏二義異音幷異字安得兼之於一字乎

云如何里悠悠我里二里字一訓病一訓憂兩意皆通爾雅癉病也悝憂也里乃癉悝之借耳鄭解雲漢之里爲憂而嚴緝譏其破字誤矣朱傳從鄭訓里爲憂得之但引季布傳無俚爲無聊賴以爲義同則未當有聊賴則不憂憂則無聊賴俚正是聊賴之義與里訓憂相反安得同

昭假無贏昭假二字王申毛以爲昭其至誠於天下朱傳以爲精誠昭假於天義皆可通而王較優矣詩言昭假者五烝民昭假於下噫嘻既昭假爾泮水昭假烈祖長發昭假遲遲及此詩是也惟烝民泮水二昭假經文一言于下一言烈祖所指自明不容異解其三昭假古注多以及民取義近解率用感天爲說其噫嘻詩朱子初說雖訓爲格上帝而集傳則易之惟雲漢長發皆以爲昭假於天案昭假遲遲疏用箋義述毛以假爲寬暇說近迂獨其注記（孔子閒居）謂湯之明道下至於民與遲遲義較順（詩說見）似勝於集傳也至昭假無贏則王義尤得之上章靡人不周言羣臣恤民之事此又欲其始終不倦故勸以昭布至誠施惠於下無或少有留滯以民命瀕危當賑救之無棄其成功也此於前後文義最爲通貫矣

皇清經解卷三之三十一終

學海堂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　卷三之三十二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蕩之什下　變大雅

崧高

崧高傳並舉甫申齊許四國以爲姜氏四伯之後鄭箋因之以甫申爲甫侯申伯當矣至以甫爲訓夏贖刑之甫侯則呂記譏之謂二人宜皆宣王時賢諸侯而鄭氏遠取穆王時人爲非是然以古況今文義之常以同姓名賢配申伯而爲言正見稱美之至箋義不謬也至康成注記時未悉詩義故以甫爲山甫及箋詩則改之仲達辯之甚明而嚴緝反取其舊說斯舛矣王伯厚困學紀聞駁之允當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肅曰召公爲司空主繕治孔疏引之以明獨使召伯營謝之故肅所謂召公專指穆公也時穆公適爲司空耳集傳引或說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是謂康公以來世世爲司空也殆非肅意別有辯見韓奕篇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傳云御治事之臣也鄭以爲家宰雖未必然然旣王命之定是王臣非申伯之家臣也朱傳以爲家臣之長不知何據又引漢明帝賜東平國傳手詔以爲古制如此恐周制未必同漢也申伯當是有土之君入相王室如衛武公虢文公之類周家王后皆侯國女申伯是王舅若非舊爲國君安得與王室連姻其城謝也猶下篇之城齊乃遷國非始封也（孔疏以爲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恐未然）申伯身在王朝其家室仍在申遷其私人者自申而遷於謝耳申伯眷戀闕廷未遽返國而家室在塗宜有將導統率之者又新邑人民未習申伯威德其家室先到豈能賓至如歸亦須王臣後命而往以鎮服之此豈家臣可勝其任哉迨後申伯遄行則家室已獲寧居故徑從郿入謝不復過其故都矣六章謝于誠歸是也案一統記今南陽府南陽縣附郭爲古申國今汝寧府信陽州在南陽府城北二百七十里州境內有古謝城是申與謝兩地相去亦不甚遠申伯私人當自今南陽府至信陽州耳

崧高弟六章云申伯信邁又云謝于誠歸又云式遄其行一似始疑其不果行今方信其行者鄭箋以爲申伯不欲離王室王氏以爲王之數留兩意正相反較而論之則鄭說長也此篇屢言王命又言王纘之事又言王錫王遣王餞不一而足玩其詞氣殆是王促之使行非留之也古諸侯在其國則南面而爲君入王朝則北面而爲臣又當勤勞於職非若後世重內而輕外也況申伯以卿士進爲牧伯（箋云申伯用之卿士又爵國是式箋云改大其邑使爲侯伯疏引左傳纘侯伯是爲州牧）新膺重寄自應執謙引避宣王倚毗念切亦宜敦迫再三反謂申伯欲行而宣王固留情事豈應爾爾

主餞于郿郿在鎬西非適謝之路故箋云北就王命於岐周以郿在岐之東也嚴緝乃謂酆有文王廟故至酆策命申伯誤矣酆鎬相去止二十五里酆亦在郿之東與鎬等耳何得道郿而入謝哉

申伯番番傳云番番勇武貌曹氏改釋爲耆艾之狀而嚴緝宗之非也彼謂番番與書秦誓番番良士同而書言旅力既愆則番番不得爲勇武之稱耳殊不知番番語其平昔既愆語其目前在秦誓詞意原無礙也爾雅釋訓云番番矯矯勇也與傳義同此解不可易矣又番音波若作耆艾解則當音婆與皤通班固辟廱詩皤皤國老是也嚴仍音波音與義左矣嚴本又作畨注云畨書作番音義同尤謬妄此詩諸本無作畨者不知嚴所見何本也且字書亦無畨字俗人誤減其筆畫寫番爲畨則有之元不成字也案番本音煩獸迹从釆从田象形假借爲波音耳又案釆音辨辨別也若去上丿則米字矣豈容溷乎

雅詩四言嘽嘽毛公解之各異四牡傳云喘息貌采芑傳云衆也崧高傳云喜樂也常武傳云盛也蓋四牡勞使臣故言其行役之勞采芑常武美出師故言其軍容之壯崧高紀就封之事故言其內喜樂而外安舒合於入國不馳之禮以見申伯之賢義各有當也今槩訓爲衆盛而先儒釋經之微旨不可得見矣

周邦咸喜鄭以周爲徧言徧邦之人相喜而慶也蘇氏以爲指王臣之使申者然王臣在申當云周人不得云周邦況王臣素與申伯共事久知其賢何至申而方喜又申有賢君不必周人代爲之喜皆情事之難通者也嚴緝謂普天莫非王土侯國皆可稱周邦此南方諸國得良牧而喜也其說似矣然周邦既爲通名則何由見爲南方諸國且前言南國南邦南土皆別而名之矣何此忽統名以周也詩中周字不訓爲國名者豈獨是詩宋儒之解不已固乎

烝民

烝民詩雖因贈行而作然意不專在贈行也經八章其言出祖言徂齊末二章始及之耳首章言山甫之生次章言山甫之德三章言山甫之職四五六章備言山甫之德可以事上率下保身出政能稱厥職而宣王之知人善任以致中興不言可知矣蓋與崧高詩同是贈行而體製旣殊意義亦別申伯之職以藩翰爲重故首章旣及之而通篇述就封始末甚詳山甫之職兼總內外城齊之役其暫耳故篇末方言之復卷卷望其遄歸二詩旨趣各有在也崧高敘云建國親侯烝民敘云任賢使能允矣

有物有則箋疏謂物者象也五性象五行則者法也六情法六氣是物乃性則乃情也孟子釋此詩曰有物必有則猶云有性必有情正見性善情亦善義亦相符矣呂記取楊氏之說以物爲形則爲性朱傳同之其義較優而實本孟子注疏趙注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孫奭云所謂物者即自人之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所謂則者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仁義禮信皆天命之性此趙注人法天之意乎但兄弟以恩合宜與父子同言仁孫疏專屬之於禮未爲允

當楊氏之言（詳見呂記）斯青出於藍矣

書舜典出納朕命詩烝民出納王命言出納雖同而職則異龍爲納言之官其職掌如後世封駮之任而已山甫式百辟保王躬賦政四方是百寮之長佐王出政者也故傳以喉舌爲冢宰疏亦引周官大宰之贊聽治及歲終詔王廢置爲出納之實事

我儀圖之朱傳以儀爲度言圖度之於本句則理順矣然非字義也案說文儀度也乃法度之度非揆度之度也法度之度徒故反揆度之度待各反音義各別安得誤溷爲一又移其誤於他字乎又案毛訓儀爲宜文義本通但孔疏述之太迂源謂毛意當云德輕易舉也而莫能舉我亦宜自謀舉之乃舉之者維仲山甫耳信乎山甫之德深遠而莫助也如此則數句文理皆順而儀愛（愛義見下條）二字訓解正不必更新

愛莫助之毛云愛隱也疏云釋言文案釋言愛作薆蓋愛薆古通用此詩之字形雖變而義則薆也毛學由師授故得其眞源謂尋繹傳義可考正經文者此類是已

韓奕

首章以禹比宣王言王能平大亂命諸侯有倬然顯明之道是道乃宣王之治道也故以倬然美之近解以道爲路謂韓侯由此路而入朝受命眞屬戲論

倬革金厄毛云厄烏蠋鄭云以金爲小鐶往往纏搤（於革切）之孔疏申二家之說謂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蓋以不言如厄故易傳據疏語則毛鄭之解金厄元是一物但取義異耳然古人制器尚象多即以所似之物名之如畢以星得名爵以鳥得名皆是即此章元袞乃龍首也赤舄舄乃鵲字也金厄旣似厄蟲亦可名厄何必言如

炰鼈鮮魚疏云炰毛燒肉也烝烝也服虔通俗文云燥煮曰烝炰與烝別而此及六月炰鼈音皆作缶則炰與烝皆烝煮之也案韓奕釋文炰薄交反徐云甫久反六月釋文無音反殆傳寫之脫漏也毛燒之義不可施於鼈兩詩炰字俱作烝音爲當又案烝廣雅云㶿謂之烝注音不玉篇云烝火熟也廣韻云烝烝煮也字今作烝（又音缶）

維筍及蒲鄭云深蒲也疏引周禮醢人深蒲注謂蒲蒻入水深始生水中者是案說文作蒻云蒻蒲蒻之類也从艸深聲則深蒲自是蒲之名

蒲可爲席亦可爲菹故書有蒲筵周禮醢人加豆有深蒲筍菹其見於詩者澤陂魚藻之蒲皆興也惟韓奕筍蒲則爲蔌焉案本草香蒲入本經上品吳普本草謂之醮石宋圖經云春初生嫩葉時取其中心入地白蒻大如匕柄者生啗之甘脆又以醋浸如食筍大美周禮蒲菹是也今人罕有食者至夏抽梗於叢葉中華抱梗端如武士奉杵狀俗名蒲槌亦曰蒲蕚華中蘂屑細若金粉謂之蒲黃亦本經上品藥也韓奕傳云蒲蒻箋云深蒲正指大如匕柄者

韓侯顧之毛傳云曲顧道義也孔疏云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顧之則於禮當顧謂升車授綏之際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當有曲顧也傳義旣有本而伸達發明之尤明確矣古人步言視聽無敢越禮正自而視猶云上則敖下則憂傾則姦必予之以節焉況可無故回首顧視乎詩人寄興託詞雖不必悉拘於禮文然國君於親迎之際瞻顧無常乃失容之大者豈反咏之以爲美乎漢世近古先王禮教猶存諸儒皆七十子之徒淵源有自故毛傳雖簡質而推詳顧之二字不憚詞費定是師傳如此可見古人行禮無一節敢忽又見古經立言無一字或苟眞有補於世教人心者也魏晉以還放達成風瞻矚小節尤莫知自束於禮幸先儒之說縣諸功令學詩者尙得闡明其義至宋儒盡棄古注往往據所習見以釋古經直謂韓侯無故而回顧而古人瞻顧不苟之義置之不講今世經生遂無由得聞嗚呼禮教之壞不獨庸俗人致之矣楊用修論此詩言若非禮而妄顧則是覘鐵梨之厚薄窺賭御之治容雖似戲談實爲正論

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各以類分句羆者熊類也貓者虎類也羆皆猛獸熊如豕黑色羆大於熊色黃白又有小而色黃赤者謂之魋三種皆見爾雅一類也虎白爲甝（音含）黑爲虪（式竹切）似虎淺毛謂之虦（音棧）貓非捕鼠之貓也周書世俘解武王狩禽虎二十二貓二即此貓虎矣其似虦貓而食虎豹者謂之狻猊（酸倪）䝟子三者皆見爾雅亦一類也爾雅又云熊虎醜蓋其猛又相附也故古者畫熊虎於旗致則師都建之出軍則毋庸載之

韓姞燕譽言旣安之又有顯譽二字各一義也射義引貍首詩則燕則譽正與此詩義同蘇氏曰譽樂也殆欲破譽爲豫案服虔注左傳訓譽爲游又引孟子一游一譽（見昭元年孔疏）譽豫似可通用然元凱已不用其說矣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訓燕爲安云古平安時眾民所築完也則燕師二字爲不詞矣王肅孫毓皆以燕爲燕國得之至水經注載肅語謂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亦言宣王時有韓侯國近燕近儒有據此立說謂此詩之韓在今順天府固安縣非西安府之韓城縣殆未必然也爲此說者因燕遠於韓不得用其師貊是東夷與今韓城隔遠不應以貊錫韓耳然命燕城韓東萊引春秋事例之洵爲允當且非直此也周公作洛四方民大和會五服咸至無間遠邇山甫城齊自鎬而往與燕之去韓路亦相等至以貊爲東夷鄭氏注周禮據漢世言之耳魯頌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本謂淮夷行如蠻貊非謂蠻貊亦服魯傳義不謬也孟子言貊五穀不生此北方氣寒之證說文亦以貉爲北方豸種此詩其追其貊又與奄受北國連文其爲北垂荒裔無疑矣（貊俗字也本作貉說文詩追貊書華夏蠻貊石經皆作貉疏作貊而諸本因之）

呂記朱傳以燕爲燕國其說當矣然所謂燕師者直是燕國之民而召公子孫受封於燕者率之以城韓耳朱傳謂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眾爲築此城此言非也燕雖召公之國召公未嘗至燕也召公自食采於畿內若召公率之則所用之眾乃王師也王師而謂之燕師天子而蒙侯國之號可乎況召公爲司空不見經典朱子爲此說者特因崧高疏載王肅語謂召公爲司空主繕治遂意召氏當世居此職耳不知宣王時城謝則使召穆公城齊則使樊仲山甫穆公一身尙未必常居司空之職況其先世乎又案召康公歷事文武成康四王封韓大約在成王時也周書顧命列諸臣位次召公當爲冢宰而司空則屬毛公（詳見孔氏書傳）左傳又云聃季爲司空（見定四年）則成康之世爲司空者已有兩人明著於經傳而召公不與焉安得謂召氏世居此職耶又周家六卿並無世職者成王時蘇公爲司寇康叔亦爲之穆王命君牙爲司徒

而幽王時番爲之鄭桓公亦爲之謂司空獨世屬召氏豈其

然乎

豹有赤白二種皆黑文熊有黃白二種韓奕詩所獻則各指其一也玉海云山海經春山多赤豹中山東胡有黃羆成王時東胡獻此獸

江漢

崧高烝民江漢韓奕四詩皆尹吉甫作申伯韓侯稱爵仲山甫稱字召穆公稱名詩以寓興而已非有義例也然穆公獨稱名者殆以別於召公召祖而言之與

江漢淮夷來鋪傳云鋪病也疏云鋪病釋詁文彼鋪作痛音義同葢此詩文鋪而義痛亦烝民愛薆之類此經字之賴傳以正者也詩中字似此者多矣

秬鬯一卣毛鄭異說秬鬯必和鬱不和鬱不名鬯此毛說也和鬱名鬱鬯未和鬱名秬鬯此鄭說也孔氏右鄭然鄭之爲此說者止因周禮鬯人鬱人分爲二職而鬱人掌鬱鬯明是鬯人所掌尙未和鬱故分而二之耳殊不知周禮二職對舉則秬鬯鬱鬯誠有未和已和之分若盡舉經傳中秬鬯概以未和鬱解之則又非也鬯之爲義取芬芳條暢元因鬱草而得名耳說文鬯字注云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此可證矣使止是黑黍之酒則與常酒等耳何獨取名於鬯竊意鬯之名本因鬱草而秬黍之酒實爲和鬱而釀則當其未和鬱時亦概以秬鬯名之後遂別名已和者爲鬱鬯故周禮分而爲二要之對舉則別散文則通也鄭氏執周禮之文以釋詩固矣又孔氏申毛旣引禮緯秬鬯之草及中候鬯草生郊之文證鬱金草亦可名鬯草矣復言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何自相背戾哉案秬鬯之稱見於詩書左傳者不一而足皆稱秬鬯並無稱鬱鬯者豈非以言鬯則鬱在其中乎又案此鬱金乃鬱金華出鬱林郡漢鬱林郡今廣西貴州潯柳邕賓諸州一統記惟載柳州羅城縣出鬱金香卽此也與藥中鬱金根名同物異鬱金根無香出蜀中鬱今通作鬱說文鬱從林鬱省聲木叢生也與鬱異字

周禮鬱人注謂鬱草若蘭以其俱是香草故取以相方耳若鬱金之種類又各不同朱穆鬱金賦云歲朱明之首月步南園以迴眺覽草木之紛葩美斯華之英妙是華以四月也傅元賦云葉萋萋而翠青英蘊蘊而金黃是華色正黃也楊孚南州異物記云鬱金出罽賓色正黃與芙蓉華裏媆蓮相似可以香酒此與傳賦合至唐書言太宗時伽毘國獻鬱金葉似麥門冬九月開華狀似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華而不實本草綱目引此本草云其華十二葉爲百草之英二月三月有華狀如紅藍本草綱目引此兩書言華之色候互異以朱傅二賦較之又不同其種類當不一矣不知古人所用何種也又案蜀賓伽毘皆遠夷鬱林郡在古世亦屬荒服鬱金非常有之物而古人每祭必用未審從何取給豈三代時中華本産斯卉而後世無之天時地氣有變遷與

告于文人謂告于召氏先祖有文德者也集傳以爲文王非是上圭瓚秬鬯正賜之爲告文人之用也若是文王王何不自告之而以賜虎哉又下言于周受命是就文王廟命之此時方告文王耳詩人敘事自有次第也

錫山土田傳云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經無附庸而傳云云者當是引成語連及之耳且傳自述周制如此非言賜召公也孔疏申之曰土田卽是附庸恐非毛旨

于周受命鄭以周爲岐周葢岐下有周原周之名實昉于此故詩言周所以別於鄷鎬也嚴緝以周爲鄷殊無謂彼謂文王作鄷當有其廟耳殊不知岐乃王迹所基周之別廟多在焉豈獨無文王廟乎況召公采邑亦在岐陽上文錫山土田正岐地也就彼錫命于理尤允

常武

常武敘云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旨哉斯言可以論世已宣王懲艾前愆厲精圖治赫然中興信稱令主但英明過甚而學養未純雖銳於始必倦於終穆公早得之幾先矣宣王少長於穆公家其資性之純駁公所素知故方勤政之初已切鮮終之慮以常武名篇而因美以爲戒洵老臣納誨之深心也厥後魯戲立而諸侯貳千畝敗而戎患興武事不立實由德之不常此詩殆有先見當時國史深識穆公作詩本旨而著之於敘誠有本之言也又案小雅宣王詩十四篇美刺兼之大雅宣王詩六篇有美無刺然小雅兼美刺而終之以美善善長也大雅專於美而終之以戒不欲沒其實也夫子之編二雅厥旨微矣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毛鄭異解孔疏引孫毓之言以鄭說爲長當矣但謂命將本祖而援陳勝擧兵稱項燕事比之恐非確證勝之稱燕假其名也非以爲祖而追本之也孫旣誤而孔亦不覺胥失之案封申伯則遠舉四岳錫召虎則追泝康公命皇父則先述南仲皆本其祖德以爲榮而韓奕篇亦言先祖受命烝民篇亦言纘戎祖考數詩立言之體大略相同以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釋文曰此兩如字一本作而案如而二字古通用震怒又非譬況語經文當以而字爲正鄭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明是而字之解孔疏申之爲如恐非鄭意

鋪敦淮濆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爲陳敦爲厚謂布陳敦厚之陳於淮濆鄭讀敦爲屯言陳屯其兵於淮上鄭破字固不可從述毛者亦費力王氏以爲厚集其陳而後儒皆宗之然鋪字未醒案釋文云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濆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又後漢書馮緄傳引此詩亦作敷敦注云敷布也布兵敦迫淮水之涯典引注引此作鋪敦云敦猶迫也鋪敦雖異而敦迫則同勝鄭王之說矣

江漢淮夷來鋪鋪字毛訓病則與痛字通常武鋪敦淮濆鋪字徐音孚韓詩作敷訓大意經文兩鋪字古本容或異文矣嚴緝欲合爲一恐非是

如飛如翰毛云疾如飛鷙如翰二字各一義疾言其神速鷙言其精悍也故疏云鷙是鷙鳥若鷹鸇之類申傳意甚明朱傳統訓爲疾恐遺如翰義

常武詩紀淮北用兵之事先及淮濆繼征徐國葢此時叛者非一國矣疏謂淮浦之國非淮夷殆未然禹貢徐州有淮夷費誓之淮夷與魯接壤皆在淮北也況江漢疏言淮南北皆有夷何常武疏又言淮浦所伐非夷乎意此時淮北之國徐爲大宣王討叛先治其小者支黨旣散然後以兵臨徐孤立無援故不待痛而服此用兵之次第也鄭箋以爲旣服淮浦又大征徐國得之

瞻卬

懿厥哲婦釋文云懿於其反鄭箋云懿有所傷痛之聲孔疏云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痛傷褒姒亂國政也古詩義本如此案書金縢信噫公命我弗敢言彼釋文云噫馬本作懿然則懿噫通用古字之常耳宋李樗引漢書師古注解之曰言幽王以褒姒爲美此殭古經以就今字也朱傳因之且訓爲懿美之哲婦則是詩人美之并非幽王美之矣夫爲梟爲鴟何美焉況楚語懿戒韋讀懿爲抑則從之詩懿厥哲婦鄭讀懿爲噫獨不可從乎又抑亦讀噫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是也幽王時皇父亂政於外褒姒亂政於內二詩皆噫之傷禍本也然皇父七子皆恃豔妻以爲奧援則褒姒尤屬戎首矣

時維婦寺毛云寺近也言幽王維婦人是近也歐陽訓寺爲寺人義雖通然詩止言婦人亂國無一語及閹豎不應此獨竝稱之又歐陽僅曰舉類而言耳朱傳則云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直謂此詩兼刺婦寺矣豈因召旻箋而爲之說與

介狄毛無傳王述之以介爲大道狄爲遠慮鄭以爲被甲之夷狄孔疏是鄭得之矣案小雅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三詩敘皆言四夷交侵下篇亦言日蹙國百里此介狄之明證也幽王不此之懼而反讎視忠臣可勝歎哉集傳本從鄭又引或說以介狄爲女戎而以婦寺當之殊屬穿鑿

召旻

閹寺之禍始見於齊之貂宋之戾至秦之高而甚焉三代以前未嘗有也幽王時亂政小人詩有尹氏有皇父七子國語有虢石父皆非寺人卽史伯所云讒慝暗昧頑童窮固侏儒戚施妖試幸措亦非寺人也其寺人僅有遭讒被刑無可控訴而作巷伯詩以鳴其不平者其他閹官未必怙寵弄權可知蓋周官法度精密此時未盡亡又勳舊之族世掌國鈞此輩止供酒埽給使令未敢預政也召旻篇昏椓靡共毛傳昏字無訓椓訓天椓未嘗以爲閹人鄭箋始以昏爲閹官（卽周禮閽人之官閽昏通）椓爲毁陰孔疏證成其說言傳意亦與箋合愚以爲未必然也鄭生桓靈之世目覩諸常侍之惡故激而爲此解耳然以論世則疏矣朱子不用其說良爲有見但瞻卬篇又以任閹人爲說則失之

靖訓爲謀本於釋詁夷之爲滅則恆訓也實靖夷我邦言此昏椓回遹之人實謀滅王之國也語本簡捷後儒以靖夷爲治平謂王所使治平我邦者非其人迂矣

召旻之五章上四句言君子之病下三句言小人之盛也毛傳得之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疏申傳云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之解甚明彼疏斯粺傳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亦簡當又與胡不自替文義連貫後儒之解俱不及

又箋云米之率糲（洛帶切今作糲音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是糲米一石得米九斗爲粺也說文云粺穀（許委切）也穀米一斛舂爲八斗也與箋異箋得之矣（別有辨見大雅生民篇）又替說文作暜云從竝白（音自與黑白字別）聲廢一偏下也又作普從曰（音越與日月字別）又作朁從兟（所臻切從二先先乃先後之先非首笄之先二先爲兟子林切）徐鉉曰今作替者非是案替字見玉篇入夫部從扶扶輔旱切竝行也徐應指此玉篇別有普音字而云今作替則替雖俗字其來久矣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傳云頻厓也案說文頻作瀕云水厓人所賓附瀕蹙不前而止從頁從涉然則頻字本義元爲水厓後人借爲頻數之頻而別作濱字以當水厓之義耳釋文引張揖字詁以爲頻是古濱字箋破頻爲濱疏以傳爲古字通用皆非是

周召分陝而治爰有二南之詩二公皆周之元臣也召康公之後又有穆公翊戴宣王周文公之後無聞焉故幽王之世黍苗篇思穆公召旻篇思康公分見二雅康輔創業穆佐中興祖孫濟美俱爲王室倚賴相望於二三百年之中宜乎思召者甚於思周矣雖然詩始於周召而風之終以幽雅之終以召以二公爲風雅之始終夫子敘詩其有微旨乎

嘉應[illegible]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頌

周頌

周頌三十一篇朱傳之與敘合者清廟我將時邁思文振鷺豐年有瞽潛有客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酌般凡十五篇其迥與敘別者天作昊天有成命執競臣工噫嘻雝載芟良耜絲衣凡九篇天作以爲祀大王而不思經文兼頌文王昊天有成命及執競以爲康昭以後詩而不思周頌俱周公所定臣工噫嘻以爲戒農官而不思頌篇皆用於祭祀雝詩以爲武王祭文王非禘太祖而不思文王廟中不應斥言昌後（辨詳）載芟良耜從譏敘誤不能定其何用而不思祭社稷豈獨無樂章絲衣以爲祭而飲酒不能詳其何祭而不思絲衣士服繹祭之明證敘說本不必易此皆失之顯然者至於維天之命維清烈文載見武桓賚凡七篇則朱傳與敘在離合之間尤有當辨者維天之命及維清皆以爲祭文王本與敘不遠而獨削其告大平奏象舞之說夫上推天命下及曾孫明是功成治定歸美祖考之詞此因大平而祭非常祭也至象箾之舞是文王之樂見於左傳敘語實有明徵奈何必欲棄之烈文載見皆助祭之詩亦與敘合而不用其初卽政及始見之意夫諸侯助祭常事耳惟莅阼之始見廟臨諸侯詩人樂見新王丰采故述而爲歌敘說豈可廢乎其武桓賚三詩之說與敘不異矣然據左傳楚子之言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賚爲大武之三章桓爲大武之六章則甚非也（此甚詳辨左傳通義）周頌以書定爾功爲武之卒章竝不以武爲大武之首章也周頌篇止一章無疊章者傳指末句爲卒章意以一句爲一章與且耆定爾功爲卒章則此句之後不得更有武顯矣朱子反目爲首章方欲借左以證成其說而顯與之違何以取信於人邪其三其六杜注本以篇言之不言章也朱子何弗察也

清廟之什

清廟

康成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合之召洛二誥書敘知洛邑之成亦在五年而六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爲一事東

萊非之而據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以爲成洛邑在七年不在五年又謂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與清廟敘祀文王爲一事源案孔氏書傳毛氏詩傳皆以作洛爲七年事則清廟祀文王在七年理固有之也但洛誥所謂受命七年乃總計周公居攝之年所謂烝祭乃爲封魯而祭非爲成洛而祭又兼祭文武非專祭文王東萊引以爲據恐與敘未必合

駿奔走在廟傳以駿爲長箋以駿爲大箋義與周書武成傳合可從也顯承無射傳指文王箋指祭者傳義爲優

維天之命

敘云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傳引孟仲子美周之禮鄭亦以爲周公將欲制作先祭告文王後儒莫從其說然合之經文斯言良是經云我其收之又云曾孫篤之收之者所以承先篤之者所以傳後也非禮樂孰當之哉周家爲治全恃禮樂周公制禮作樂是輔相成王一大事業故降至春秋日尋兵革猶聘問燕好以禮相維而天王亦賴以全其守府之尊者二三百年其重可知矣但周公制作必有所因文王爲受命開基之祖居位最久意五十年中規模制度犂然備矣今紀載闕略無由考其詳然稍著於經傳者如禴祠烝嘗靈臺辟廱皆見於文王正雅書康誥言用刑立政言任人必以文王爲法至晉韓起見周禮於魯則文之易象在焉吳季札觀周樂於魯則文之南籥舞焉又詩言文王之典書言文王之謨孔子亦言文王之文信乎文王之時制作已備也特未布之天下耳周公既致大平更取而斟酌盡定之爲一代大法明堂位所謂六年頒度量是也此詩正作於斯時所云收聚文王之德惠順文王之意指制禮作樂於義爲允

假以溢我與假樂假字皆訓嘉音暇毛鄭所同其溢字毛訓愼鄭訓盈溢盈溢之訓今世通用其訓愼則見釋詁一云溢愼一云溢愼靜愼則必靜義亦相通也舍人云行之愼郭氏以爲義見詩正指此頌矣孔疏云文王有嘉美之道以戒愼我子孫義本諸此王崔申毛作順字解見釋文又云愼本或作順溢讀本不同然合之爾雅則愼字爲正也又假說文作誐誐音娥云嘉善也與毛鄭字異而義同

維清

勺與象皆舞曲也勺舞見禮記之內則及儀禮之燕禮象舞見禮記之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內則仲尼燕居諸篇鄭氏注內則以勺爲文舞象爲武舞疏引熊氏謂證之蓋勺卽頌之酌象卽頌之武也其維清敘云奏象舞獨見於左傳襄二十九年不在六樂之列與大武之象異大武之象象武王之伐維清之象象文王之伐此雖經典未有明文而先儒相傳如此當有本也呂記於維清敘下引劉氏語以象爲文舞卽左傳之象箾歌維清以奏之勺爲武舞卽六武歌大武以奏之夫以象爲象箾雖與鄭異然猶與周禮樂師賈疏合也至酌武明有二頌乃合之爲一舞可乎

維清篇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莫用者因祭天枝伐之說出於緯書耳中候我應云我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我應云伐崇謝告注云謝百姓且告天主爲崇也既以祭天非文王事勢必以肇禋屬之成王然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正指文王之典而中隔肇禋一語文義不續故朱子疑經有闕文則何如仍以肇禋屬文王文順而義貫也源謂祭天枝伐雖緯書之說然文王之伐崇類祭見皇矣詩此可信也類祭之爲祭上帝見書舜典泰誓及禮記王制緯書此又可信也合二者觀之則以肇禋爲文王始祭天非無稽之談也又周世武功惟文王最多文王武功以伐崇爲大故文王有聲篇言繼伐獨舉伐崇爲言皇矣篇之是類又正指伐崇之事則肇禋雖言祭實美文王征伐之功以經證經枝伐之言非謬矣

烈文

朱子辨說譏烈文敘以爲詩中未見卽政意然清廟敘言成洛邑朝諸侯詩中亦無此意而集傳取之同一敘也何是彼而非此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諸侯鄭以爲天錫文王歐陽以爲文武錫我君臣於義皆通集傳謂諸侯助祭使我獲福是諸侯錫我天祭而受福不歸功於祖考而以爲臣下之力耶揚用修駁之當矣嚴緝又謂辟公來輔以克與周亦是錫我以福斯尤爲妄說嗣王莅政之始諭誥諸侯自當稱揚天命原本祖德以爲立言之端乃徒歸美羣下感其卹敕之私津津道之不置何其陋也

烈文篇皆告諸侯語首四語告以文王之德次二語告以武王之德也箋謂辟爲卿士公爲諸侯殆不然卿士日在王朝豈與外諸侯竝數之乎毛義勝矣毛又以封靡爲大累崇爲立言武王克紂時諸侯無大累於汝邦者仍立之爲君嘗論其世知斯語誠然也殷未亡三州之侯黨惡於紂紂誅[illegible]概從翦滅但其中或出脅從不皆助紂爲虐大累於民武王仍封立之俾得自新洵曠蕩之恩也此時亦在助祭之列矣其黨惡之甚者則弔伐加焉孟子云滅國五十周書世俘解云武王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謂此也周書又云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則所謂無大累而得封立者也足證此詩傳義矣箋以崇爲增其爵土恐非是進爵益地所以賞有功也僅無大累而已遽膺此賞可乎王氏以封靡爲專利傷財字義雖通但詩旨恐不爾

天作

天作詩彼作矣彼徂矣二彼字皆彼萬民也彼作言民之先在岐者作室以居彼徂言民之後至岐者望岐而往也蘇氏以彼作指大王彼徂指文王謂矣岐有夷之行岐謂岐周之君正目大王文王言耳蘇又謂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亦謬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子據韓詩改徂爲岨又於岐字絕句持之甚堅然徂之爲岨是從沈括之誤引岐字絕句又出師心之創說皆與韓詩無涉也韓惟矣字作者不同於毛耳其訓徂爲往行爲道岐字屬下句讀竝無異於毛案後漢南蠻傳引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薛君章句云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朱子徒執其岐道阻險一語改徂爲岨竟不思徂之爲往薛君自有正訓其云阻險者反明夷行之之義非釋徂義也且括之誤引朱子所明知而必欲從之信後儒之謬說疑古經之正文誠不識其何意

朱子以天作爲祭大王詩故首尾俱以岐山立說因以岐山之道路平易釋有夷之行斯舛矣夫有夷之行謂平易之道也

康成引易乾易坤簡當之韓詩章句亦以爲仁義之道故曰子孫保之言世世守此道耳今以爲道路平易豈欲子孫保守此道路乎

昊天有成命

鄭氏論祭天地有郊丘之異固不可盡信至昊天有成命篇郊祀天地詩小敍所言不誣也朱子據歐陽時世論判此篇爲祀成王之詩通義辨之允當案以成王爲王誦之諡漢以來元有此疑（賈誼新書引叔向言以成王爲武王子）故韋昭國語注已辨之不意先儒吐棄之說復見采取於歐朱二公也至宥密二字外傳訓宥爲寬密爲寧鄭箋申其意云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甚爲正當朱傳改訓宥爲宏深近世楊用修非之良有見也案宥字說文本訓寬其見於經典者易云宥罪書云流宥宥過周禮及王制皆云三宥盡取寬義而南華亦有在宥篇（彼釋文云寬也）蓋宥字義止一寬盡之更無他訓朱子因寬而轉爲宏又因宏而轉爲深全是遷就經文以入己說耳況寬仁安靜乃是帝王御世大德與書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同義一二字足垂法千古所以爲經也宏深靜密取義不已迂乎輔廣演爲四義尤可哂也

毛傳釋昊天有成命純用外傳叔向語鄭箋亦因其解獨熙廣純固則破廣爲光固爲故蓋因外傳訓字皆同爾雅廣光固故必以音近而誤改之也然外傳又云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又云終於固和而毛氏引之亦作廣固不應數處同誤況以固和之終於固和若固爲故則二語不詞矣鄭之破字殆非也案韋昭注國語熙廣用鄭說固和則否豈非以固字本無誤乎源又謂熙之訓廣詩書多有之乃字義之常也亦不必更改

我將

我將兩右皆訓助諸家所同也朱傳釋爲右手之右云右尊也此好新之過也於維天其右之云天降而在牛羊之右天與牛羊敍尊卑乎且屬臆論於既右饗之云文王降而在此之右不知此字何所指文義離遁矣案右字本訓助其作佑者徐鉉以爲後人妄加也此詩釋文云右本亦作佑右手字本作又象形其右字則爲助義詩左右流之保右命爾保右命之維天其右之既右饗之實右敍有周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諸右字皆助也古經右助字俱如此他典多添旁作佑當是衞包所改詩右字偶未改耳朱傳於周頌右字皆訓右手之右又轉爲尊義殊費迂回胡其不講於小學也

祭天用特牲而我將明堂享帝之時乃兼言牛羊孔疏以爲配者用太牢故得有羊又言夏官羊人釁積供羊牲積是積柴然在燎下則是燔燎非祭天故有羊牲以見此詩維羊乃爲配享而設非享帝所用也辨之亦詳確矣華谷用詩故之說亦引羊人文證祭天有羊牲不如孔義之當

時邁

莫不震疊傳云疊懼也疏云釋詁文彼疊作慴音義同案說文慴懼也讀若疊是疊慴二字同音可通用也徐鉉疊徒協反慴之涉反分爲兩音詩惟釋文亦然古今異音如此孔所據乃古音又爾雅郭注云慴卽懾也然說文慴懾各一字而意同

明昭有周式敍在位韓詩外傳引之者凡四皆以爲任賢稱職之證與毛鄭義相符矣集傳以在位爲諸侯以式敍爲慶讓之典較切巡狩時事

執競

執競無競二競義本同也無競猶不顯反詞也集傳云武王持其自彊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則下競字乃爭競之競非自彊之競矣又天下之競非武王之競矣豈不毫釐千里

呂叔玉周禮注以時邁執競思文爲三夏先鄭引之而康成不從韋昭杜預注內外傳與呂說小異而大同皆以肆夏昭夏納夏當此三詩不如康成所見卓矣朱子取呂韋二注語載之集傳意在與鄭箋立異也然既遵呂說則執競乃昭夏周公制周禮時已著爲樂章令鐘師奏之乃又謂成康爲二王之諡而執競是昭王以後詩夫周公所定樂章安得預歌昭王詩哉前後語自相戾矣劉瑾謂時邁思文信爲肆夏納夏而執競之爲昭夏則否蓋不敢斥言其非而又難於彌縫故作此騎牆語

思文

貽我來牟鄭引僞大誓赤烏以穀來語證之後儒以爲妄說而不用謂貽是稷以貽民非天以貽武似矣然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天所來也漢書劉向引此詩作釐麰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皆言天賜之不言稷播種之也向又言武王君臣以和致和而獲天助意與鄭同又此詩及臣工篇皆特舉來麰不旁及餘穀與他詩泛稱嘉種語意自殊則赤烏銜穀之祥當時容或有之不得以涉于符瑞而概斥其誣也又此詩上四句言后稷粒食斯民復其常性下四句言天以后稷養民之功賜武王以嘉祥使有天下兩意相承也若如後儒之說謂后稷貽民以來牟之種徧養下民則仍是粒我烝民之意謂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則仍是莫匪爾極之意詞旨不冗複哉況后稷播種其爲嘉穀多矣何獨取來牟一物鄭重言之也又案來牟大麥也是一穀之名呂覽說文及劉向封事其說皆同韓詩貽我嘉麰薛君云麰大麥也（見文選注）班固典引曰元秬黃麰亦以爲一物矣惟廣雅分爲大小二麥（來小麥牟大麥）朱傳嚴緝從之非是

時邁思文皆言時夏箋云樂歌之大者稱夏又云夏之屬有九韋昭國語注亦云樂章大者日夏是稱樂爲夏古有此名也集傳釋夏爲中國且謂肆夏納夏因時夏語得名然則執競不言夏何以名昭夏乎

臣工之什

臣工

臣工敍云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朱子非之而以爲戒農官之詩夫戒農官何與於祭祀而編之於頌乎況合之經文未見其然也經先戒臣工後戒保介勸農之詞獨詳於保介耳其戒臣工全不及農事也又臣工者有位之通稱保介者鄭箋詩及注月令皆以爲車右高誘呂覽注以爲副俱不云農官也朱子欲證成戒農官之說特取高誘注而益之曰農官之副凡官有長必有貳何由知此副定屬農官乎且農官之正安在乃獨戒其副乎

維莫之春疏謂是周之季春而夏之孟春一引月令及農書證耕事當在建寅之月不當遲至夏之季春一引王制及明堂位證諸侯朝祭同在夏之孟月助祭而遣歸以孟春授據甚

年雖後儒多易之玄矣至朱子初說言商周改正朔但祭處首其朝祭猶用夏正夫朝祭大事不用本朝正朔則所改之正將施於何用乎

赤烏所銜惟來牟一穀周以爲受命之瑞故獨著於思文而臣工詩又特稱之下又言帝命言上帝正見其爲天賜也若謂后稷播植之則當如生民閟宮二詩廣舉諸穀名以美大其功矣

命我衆人朱傳曰衆人甸徒也案周世甸徒有二禮記祭義五十不爲甸徒是指四丘之甸所出長轂一乘之甲士步卒從君役狩者也周禮天官甸師徒三百人亦名甸徒用以耕耨王耤國語所云庶人終畮者是已臣工詩不言獵亦不言耕耤朱傳所謂甸徒不知何指述朱者何竝無申釋也

管子曰農有一耜一銚（銚音姚）一鎌（鎌音廉）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農而銚耨銍三器皆見臣工詩銚即詩之錢也用以耕耨或作鎒俗作耨詩之鎛也用以耘銍詩亦名銍用以穫今備爨之爾雅則謂之𨪐郭云皆古鍬鍤字斛說文從斗作斛引爾雅亦作斛土雕切銚說文云斛也楚洽切徐曰鍬鍫銚斯鏾皆同一字案鍬七遥反邢疏音秋詩釋文云銚七遥反何士遥反沈音遥方言又有斛鏟鏵臿畬梩諸名世本云垂作銚以上爲名甚多實與錢一器矣爾雅斪斸謂之定李巡云鉏別名郭璞云鉏屬詩疏引釋名云鎒鉏頭也廣雅云定謂之槈呂氏春秋云槈六寸以閒稼高誘以爲耘苗之器是也世本亦以爲垂作之攷工記段氏爲鎛器然則鎛也斪斸也定也鎒也鉏也一器也爾雅又云斫謂之鐯（鐯張畧切）郭云钁也說文以钁爲大鉏此又鎛之同類而稍別者與銍釋文正義皆引釋名說文解之劉云穫禾鐵也許云穫禾短鎌又小爾雅截穎謂之銍亦言穫也獨此器無名傳云錢銚鎒鎛銍穫也銚與鎒皆其名穫言其用矣又案錢本田器名即淺切後世借爲貨泉字讀如全他書史皆然惟此詩錢字猶存本音本訓

噫嘻

噫嘻篇昭假鄭引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釋之言能成王業其德著且至也朱傳引書格汝衆庶則脫去昭義矣

既昭假爾爾字毛鄭俱未有所指孔述毛云王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德既光明顯著如此以如此二字代爾字句法較穩嚴緝引錢氏云爾語詞正祖孔意朱子初說以爾指上帝集傳以爾指田官均未安

駿發爾私朱傳云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此言殆非是井田有公田故在民者以私別之耳鄉遂之田既無君民之分豈得名之以私哉毛傳云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大發其私田孔疏申之以爲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是王意之讓下也此見盛世君民相愛之情傳疏義優矣又朱子以溝洫法論此詩者說本鄭箋耳鄭因詩三十里十千耦適合一川萬夫之數當是每三十里分爲一部設一主田吏即此詩農夫也故引地官遂人文證成其說似專指鄉遂貢法矣然疏謂萬夫乃四縣之田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縣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何者遂人云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云至畿則中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故知其共爲部也據此則鄭所謂一川萬夫應兼鄉遂都鄙言井田八家之衆亦在其內矣朱子專用溝洫爲說祖鄭而未究厥旨

康成之說巧合詩語然論此詩本旨不如傳義之平正也傳云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王肅申之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疏亦謂人目所望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萬爲盈數故舉十千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不拘拘以夫田之數相配最得之

振鷺

振鷺不在彼無惡在此無斁朱傳從鄭箋解之義本勝又載陳氏說以爲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惡我我不以彼墜其命而厭彼說矣此詩我客兼指二王後周革商命未嘗革夏命也墜命者桀紂耳非東樓與微子也況彼墜其命是爲可傷有何可厭厭之非人情在惡薄小人或有然耳乃以無之自多乎又無惡斁而有譽同指客句法本相應若惡屬客斁屬我則與有譽文義不貫矣

豐年

敘云秋冬報也不言報何神箋謂烝嘗據敘秋冬詩祖妣文也後儒各自立說王氏以爲祭上帝蘇氏以爲秋祭四方冬祭八蜡朱傳以爲田祖先農方社之屬曹氏又謂大享明堂四方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諸說紛紛皆無確證案宗廟之祭以展孝思非報田功鄭云烝嘗未可信也報祭上帝即大享明堂爾歲止一祭不容分用秋冬兩時況明堂樂章已有我將何又歌豐年田祖之祭在孟春吉亥不在秋冬又是祈祭非報祭至秋報社稷當歌良耜不應又以此詩爲樂章此皆失之顯然者王曹與集傳之說俱未必然也蘇氏以爲方蜡或近之其饗農及天地百物則總於八蜡中矣

豐年敘朱子辨說譏其誤及爲集傳仍用敘說蓋繹思之知其不可易也朱克升疏義謂集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於宗廟（濮一之胡一桂輔廣俱宗此說）改本作報賽田事（趙氏以此說爲是）而以初本爲是殊不知穀登而薦者即月令嘗新薦廟之事也稷菽麻麥皆有薦何無詩乎且此詩稌黍竝言將以薦黍乎薦稌乎二穀又不應同薦矣晦翁已悟其非而改克升何執爲是非善述朱者也劉瑾疑朱子既謂敘誤猶用其說是後來所改有未盡豈未見初說乎

亦服爾耕亦有高廩二亦字鄭皆訓爲大義本釋詁但彼亦作奕孔疏以爲音義同古字容有然矣源又謂亦者旁及之詞噫嘻之服耕與上駿發同意豐年之高廩即上黍稌所藏皆非旁及之事惟訓大爲允當也鄭意應爾而疏無發明故辨之

有瞽

敘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武敘云奏大武也酌敘云告成大武也此三頌疏以爲一時之事今以酌箋觀之殆不然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據此則告成當在居攝之六年酌是也合樂奏武當在成王即政之初有瞽及武是也疏失箋意矣又武頌奏大武而已有瞽箋曰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是所奏不止於大武也維清疏云大合諸樂乃爲此舞則文王之南籥當亦奏於此時又春官大司樂以六舞大合樂注謂徧作六代之樂而此箋亦言大合諸樂則敘所云始作樂是始作大武所云合乎祖是以大武而與諸樂合奏之爾疏謂經止說周

之樂器當獨奏大武合樂者合諸樂器非合異代之樂此未必鄭意諸器畢備特作樂之常何云大合諸樂也況經所言惟縣鼓是周制耳餘器則虞書商頌已有之豈專爲周樂設哉

有瞽釋文云無目眹曰瞽眹直謹切案說文眹目精也從目矣聲勝賸皆從朕聲疑古以朕爲眹許所謂古其古文乎眹又作眳後漢盧植傳注云無目眳曰瞽是也又案靈臺傳以有眸子爲矇而有瞽箋釋瞽爲矇則瞽非無眹者矣說文瞽字注亦云但有眹俱與此釋文異靈臺疏又以瞽爲矇瞍之總名此皆以意分別不可執也廣雅云瞽矇瞍盲也殆通稱耳

潛

爾雅釋器云槮（音參又霜甚反說文作罧所今切字林山沁切）謂之涔（潛同又音岑）毛之傳詩本之小爾雅廣獸云橬槮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李巡孫炎郭璞注爾雅皆本之是潛之爲取魚器也古矣王介甫謂積柴取魚疑於盡物不可爲訓故改釋潛爲取之深夫取之深而有多魚殆幾於竭澤獨不爲盡物乎案古人捕魚之具見於詩者曰罾曰梁曰笱曰罛曰竹竿曰九罭曰罩曰汕曰綸曰網曰罶併此詩之潛凡爲名十有二其中如梁之堰水是爲絕流罭之細目亦同於數罟不僅積柴爲盡物矣

潛篇朱傳引月令季冬天子嘗魚先薦寢廟及季春薦鮪之文輔廣辨之曰今月令但有季冬至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敘說也吁季春薦鮪之文載在月令人皆見之廣獨不見邪修大全者又筆其語於書可嗤也

鰷鱨鰋鯉箋云鰷白鰷也孔疏無申述案爾雅鮂（音）黑鰦（音茲）注云卽白鯈江東呼爲鮂者是也韻會云亦作鯈鰷莊子鯈魚出游食之鰷鰷荀子儵浮陽之魚淮南子儵魚望之可見卽之不可得皆此魚也埤雅云鰷狹而長似鱨而白性浮江淮之間謂之鰷羅願言此魚好游故濠梁有魚樂之喻環或有然本草謂之鮝同魚注云長數寸狀如柳葉今俗呼爲鰷與鱨皆凡魚也而鰷味尤不減詩徒取多魚故不辨其美惡與

雝

敘禘大祖呂記述之良是惟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則易古注呂謂此詩推得禘之由而頌皇考爲獨詳武王初有天下宜當之又烈考配文母而言宜爲文王耳源謂造周之功文爲最盛故雅頌推本王業恒詳文而略武又烈考文母子母並稱無嫌古注本通也朱傳不用敘義（辨說謂詩不及嚳稷則非禘太祖若吉禘於文王則與敘又不協）其以爲祭文王則同於箋惟謂武王祭之則異然朱子初說實不如此嚴緝云古注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朱氏從之既以烈考爲武決非武王主祭矣但朱子言禘素不主鄭學初說祭文王未審以爲何祭也

宋李樗謂周穆王名滿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而有衞侯鄭魯武公名敖而有公孫敖證雝詩祀文王不諱昌之義此非確證也周人以諱事神生時無諱也廟既毀亦無諱也衞侯鄭與襄王同時不得有諱此正與衞襄公名惡而大夫有齊惡事同穀梁傳所謂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是也（昭七年）王孫滿當定王時穆王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公孫敖當僖公時武公已在二昭二穆之外親盡廟毀不得有諱如檀弓謂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狗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是也若周公定禮樂在居攝之六年與此二義俱無當何得取以爲證乎然雝詩不諱昌何也曰疏言之矣詩是四海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詞不爲廟諱及採之爲經典所謂詩書不諱故無嫌耳孔語或近之然則奏爲樂章必更有釐定矣益信古人詩樂分爲二教也

載見

鞗革有鶬鄭云鶬金飾貌疏以爲卽韓奕之金厄是也朱傳取烈祖箋聲和語釋之恐未當彼言八鸞故以鶬鶬爲聲耳轡首之金有幾而亦和鳴哉況車上設鈴本取其聲革末垂金止以爲飾詩人稱美義各有歸宜乎訓解之不同也何得移彼釋此

以孝以享以介眉壽疏謂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爲此良是也又謂孝享介壽通爲一事則未盡案三者雖皆指祭言而義亦微別孝者內盡其心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也享者外備其物所謂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介眉壽者祭畢而受嘏所謂小大稽首使君壽考也此三者皆賴諸侯之助

綏以多福安諸侯以多福也俾緝熙于純嘏使繼續廣大其純嘏也李氏之解本於鄭箋孔疏而緝熙義較優總欲諸侯亦享其福耳朱子初說以爲均福於諸侯意本相同後復變其說與烈文篇錫茲祉福同解未見其勝

有客

亦白其馬傳以爲亦周箋以爲亦武庚傳得之矣先代之後亦得如王朝自乘所尙所以尊大之也若駁武庚以美微子恐非客所欲聞詩人忠厚之旨當不其然

且字有四音子餘切者其本音也說文訓薦又七也切此二音人所習聞又音徂鄭風匪我思且釋文云存也士曰既且釋文云往也又七敘切音取韓奕籩豆有且鄭云多貌頌有萋有且毛云敬愼貌而韓奕有且則兼循取兩音正韻以字音慈庾切而引頌萋且當之誤矣慈庾切應讀如聚與取各一音不知何本

敦琢其旅箋謂以治玉比擇人爰雕琢皆治玉之名本於爾雅非鄭氏臆說也嚴緝據棫樸毛傳謂雕琢分別金玉雕本治金之名其言治玉是鄭意非毛意誤矣棫樸詩追琢與金玉連文毛始卽經文而分釋之耳非雕字定訓也此詩敦琢自當以爾雅爲正案雕追敦字異義同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追送也已發上道王使追逐而餞送之左右之臣又與燕飲安樂之觀韓奕詩韓侯出宿而顯甫往餞可見古禮如斯朱傳曰追之者已去而復還之夫不留之於未行而追之於已去往返僕僕事勤嘉賓恐古人無此待客之禮又訓左右爲無方說本蘇氏賓禮掌於行人郊勞贈賄皆有常儀饔餼芻牢皆有定制非可意爲厚薄也安而留之豈得無方乎

旣有淫威降福孔夷傳云淫大威則鄭申大則之義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朱傳雖不訓威爲則而意與毛鄭同至呂記嚴緝俱載什方張氏語以淫威爲誅武庚事此最爲謬說周家忠厚待人其命微子也但述成湯以聖德受命勉其踐修詞氣和平如骨肉相告語並無猜防之意豈於其客朝無故舉亂亡之禍以傷其心哉後世智略之士稱揚朝廷威德以攝遠夷叛賊則有之矣不聞忠厚之朝[illegible]此於象賢之裔也

武

謂武受之毛訓武爲迹謂嗣文王之迹而受之鄭以爲嗣子武王文義俱通但雅頌稱先王皆以王配謚而言其單舉謚惟江漢文武受命閟宮至于文武而已彼二王竝舉容或省文此專目武王不同彼例且嗣子之稱雖對文王言亦非所施於旣歿之後當以傳義爲正

耆定爾功疏謂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云耆昧也誤矣耆昧者引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而釋之耳乃隨武子之言也楚子引耆定爾功亦在宣十二年然竝不訓耆昧豈誤合二文爲一乎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以武王崩周公卽攝政七年歸政之後成王廟見而作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詩者此毛公之意而王肅述之也以成王年十三免武王喪將卽政而朝廟作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詩自言不堪任事周公始居攝其小毖一詩則作於歸政之後者此鄭氏之說也今觀之鄭之誤有三焉成王免喪年僅十三自難躬親萬幾周公大聖人又其親叔父也豈不知君德淺深必待其自言不能方始居攝乎誤一也頌雖非成王自作然必意嚮果如此詩人乃述而歌之觀三詩所言皆敬天法祖勤學好問之事十三歲童子意嚮如此可謂天姿過人矣何至惑於流言疑忌周公積年不悟誤二也又四詩小敘首曰朝於廟次曰謀於廟又次曰進戒又次曰求助蓋因朝而謀因謀而進戒因聞戒而求助四敘語意相連貫而皆稱嗣王定是一時之事鄭分前三詩在居攝前後一詩在歸政後相去七年誤三也則王義允矣宋儒好貶鄭學而閔予小子三詩獨從其免喪朝廟之說者蓋謂周公居攝止行冢宰事嗣王見廟臨羣臣當在新立時不應遲至七年後耳不知公之攝政縱未必踐阼負扆南鄉朝諸侯然謂僅行冢宰事未必然也當是時出則征伐四方入則制禮作樂以至建親藩營洛邑事事皆出公手此豈尋常臣職乎其訓於王則曰沖子曰孺子曰小子豈臣子對君之稱乎非常之舉非聖人不能行故堯舜禪讓湯武征誅尹之放公之攝皆曠古一見之事姦人託之以爲利儒生諱之以爲誣其不知聖人一而已源謂成王初免喪時非不祀先接下但公方居攝政非已出不必有咨問之言及歸政之後親理庶務自當從容延訪以盡下情傅采羣言以禪治道四詩正作於此時矣

閔予小子四詩朱子旣謂免喪時作矣及釋甹夆桃蟲又以爲指管蔡事輔廣述朱亦以訪落篇多難爲指管蔡則是成王之疑公以至悟而迎公皆在未免喪時矣嘗考之書金縢殆不然也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二年以前武王崩管叔方在殷也聞之而流言達於周而王疑王疑而公出不知幾閱月也二年之後得罪人而王不悟因作詩詒王王見詩而猶不悟始有風雷之警又不知幾閱月矣居喪二十七月(此王肅說)之除居東二年前後僅三月耳豈能歷此多故哉況成王衰絰之中不應服弁服也宅憂諒陰不應出郊也公亦在衰絰中不應迎以袞衣繡裳也此皆理之難通者然則四詩之作在七年歸政後無疑也若成王初免喪疑公方甚安得有懲前毖後之言乎

孔疏引曲禮云天子在喪曰予小子以證閔予小子三詩是初免喪時作非也案予小子古天子之恒稱也召誥洛誥及周官載成王之言皆有此稱作洛在攝政之七年(孔氏書傳毛氏詩傳說同)除喪已久至作周官在四征弗庭之後則卽政又久矣又康王命畢公穆王命君牙亦自稱予小子畢命作於十二年王在位久矣君牙之作未詳何年未必初立時也江漢詩亦云無曰予小子紀年謂伐淮夷在宣王六年雖未必果爾要非初卽位事矣此皆見於詩書歷歷可據者曲禮之言殆未可泥

訪落

庭直也此詩書常訓也陟降庭止言文王上事天下治人皆以直道也紹庭上下言繼文王之直道施於上下也兩詩俱言庭意相符合矣朱傳以庭爲庭戶之庭陟降庭止旣以見羹見牆釋之至訪落之紹庭二語則云紹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夫鬼神陟降於庭本屬虛想非實有其事也將何以紹之況紹庭二字亦不詞矣又朱子解陟降庭止本用漢書注說因謂顏監精史學而不牿於專經之陋故獨得詩之本旨源謂斯言不然經義宏深專精於是者尚詆其陋反謂涉獵者得之乎

艾歷也歷數也釋詁文也鄭訓朕未有艾轉歷而爲數不如王氏訓歷之爲徑也集傳謂如夜未艾之艾則艾爲盡矣又云予不能及與盡異義當何適從乎又此篇集傳本順文釋經須語語相綴方得文義蟬連中間脫去維予小子二語殊屬疏忽

敬之

疏謂周頌諸篇皆當時實有其事詩人見之而述爲歌則作者主名不可考矣閔予小子四篇當是一人手筆敬之篇述成王君臣相告語之言皆旁人代爲之詞耳朱傳曰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又曰乃自爲荅之之詞是直以此四詩爲成王作矣

陟降厥士士事也天之事也二氣之運行萬物之化育皆天之升降其事也朱傳曰陟降於吾之所爲則與日監在茲意複出矣

小毖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荓蜂亦作甹夆訓爲掣曳毛鄭之解與爾雅同其來古矣訓爲使蜂者王氏之謬說也彼之新經字說皆此類耳不意朱呂大儒乃爲所惑且安石之爲此說者徒見下句言螫耳然辛螫竝言豈辛者蜂之味耶又辛螫韓詩作辛赦云赦事也(見釋文)可見經字元多借用非有師授不能得其眞徒據今本而妄爲傳會失之遠矣

桃蟲飛鳥之喻泛言事理如此當謹於微詩名小毖以此非有所指也疏用王肅述毛言將來患難當愼其小非悔不誅管蔡詩意良然鄭謂成王悔不早誅管蔡以至叛亂此誤矣管蔡乃成王叔父流言僅口語小罪豈得輒加刑戮況此時已扶殷叛矣以爲叛於居東後者亦鄭之臆說向讀金縢書已辨之

鷦巧而危故得巧雀巧匠巧女巧婦女匠襪匠之名而荀子說蒙鳩有苕折卵破之喻卽桃蟲也小於黃雀取茅秀爲巢大如雞子所須不過一枝爾雅曰桃蟲鷦其雌鴱是也先儒以爲鷦鷯鴂亦此鳥矣小毖箋合鷦與題肩及鴞三者爲一鳥其以爲鴞者卽鷦鴂之說至曰鷦之所爲鳥題肩則證成

拚飛義也然疏云事不知所出矣案陸璣謂桃蟲之雛化而爲鷦鷯焦貢易林亦言桃蟲生鷦鷯與題肩皆鷙鳥意與鄭同其說當有本

載芟

朱子辨說謂載芟良耜二詩未見有祈報之意夫春祈秋報總爲農事故歷言耕作之勤收穫之盛以告神明而一則願其將來一則述其已往祈報意自在不言中矣豈能句櫛字比務與題意相配如後世詩人較工拙於毫芒者哉

載芟敘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疏引祭法釋之以此社是泰社其禮記祭法疏引載芟敘則以此詩所祈是王社兩疏皆出孔氏而說互異較論之詩疏義長矣詩疏云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此爲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祭法疏云泰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詩頌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源謂詩主爲民祈祭誠如疏言況詩言主伯亞旅婦媚士依自說民間父子家室藉田終畝惟甸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役於官者不應有此稱也則藉田與祈社當各爲一事(月令孟春躬耕帝藉仲春命民社俱在春時)而社爲泰社無疑矣至郊特牲疏謂社爲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有社必有稷稷壇在社壇西或云在其北據此則王社在藉田亦應有稷詩疏以社稷共祭定是泰社又似王社不必有稷說亦自相矛盾也至崔氏之說通義引穀梁傳語(云天子親耕故自立解)證之其非無本信矣至蘇氏用以釋此詩敘則未必然耳又案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疏云句龍爲后土配社棄爲田正配稷此田主當在藉田中依樹木爲之田主爲神農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依之同壇共位也賈氏以田主在藉田中蓋亦本崔氏之說

載芟篇俶載以下方及播穀以上則甫闢其土也華谷謂首言芟柞地尚有草木當是新墾之田理容有之故千耦其耘既耕而耘也是去草木根株緜緜其麃既苗而耘也是去苗閒草不獨箋疏之解甚明卽經文前言其耘承芟柞之文後言其麃承傑苗之文二耘之不同一覽而較如也朱子初說千耦其耘本從箋義集傳改釋爲去苗間草未審何意劉瑾宗朱亦指其誤

十千維耦謂萬人相與爲耦當得五千耦也千耦其耘謂爲耦者千當得二千人也二文有辨(孔疏云)

有饛其饁傳云饛衆貌釋文勑感反說文饛聲也他感切音義俱不同李氏曰饛者衆人飲食之聲殆合毛許二義而爲之說然經文饛字本指饁言則是方饋時耳何遽有飲食聲乎不若毛氏韻增釋爲衆聲不言飲食足通毛許之異而經義亦合

載芟之婦士卽七月之婦子也皆謂行饁之人婦女幼弱不任耕耘則使之行饁故彼詩婦子繼以饁畝之文此詩婦士上承饁之語傳云士子弟也義允矣李氏以婦士爲夫婦恐非詩旨

有飶其香有椒其馨古注目酒醴言玩文義亦當然集傳云飶芬香也未詳何物是不欲以酒醴當之也案說文云飶食之香也與詩注異朱子其因此而致疑與

振古如茲毛云振自也鄭云振亦古也鄭義雖本爾雅然不如毛之當矣集傳訓振爲極不知何本況極古語亦未順

良耜

其饟伊黍箋謂豐年之時賤者猶食黍而彭氏以爲無珍味意相反夫農夫豈食珍者耶彭殆食肉糜之見也大全偏錄其語

荼蓼並見爾雅荼者委葉也(孫郭皆引此詩)蓼者薔虞蓼也(孔疏云)王肅皆以爲穢(本作薉田中雜草也)草而荼爲陸穢蓼爲水穢當矣但未詳荼之性狀爾雅蒤委葉郭注引詩而外亦不著其形今案古今注云荼蓼也紫色者荼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食明目或謂紫葉者爲香荼青色者爲青荼亦謂紫色者爲紫蓼青色者爲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爲高蓼(或作馬蓼)此與王氏水陸二穢意同朱子所謂辣荼或卽斯草但不當以苦荼當之耳

蓼雖穢草然古人飲食資其性味內則烹雞豚魚鼈皆實蓼覆中又切之以和羹膾與葱芥等耳漢史游急就篇蓼與葵韭蘇薑並列於蔬品淮南子亦云蓼菜成列說文以爲辛菜而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韭葱諸篇(見劉向別錄又北史崔浩傳云藝蔬尋氾氏之書種葵徵尹君之鐵又漢書藝文目農家者流有尹都尉十四篇)長沙定王故宮有蓼園其調和食味大有用也良耜篇特以其妨稼故薅之案顏師古言蓼有數種

銳而薄生於水中者曰水蓼葉圓而厚生於澤中者曰澤蓼一名虞蓼唐本草謂虞蓼爲水蓼蘇恭注云生下濕水旁葉似馬蓼大於家蓼韓保昇本草言蓼有七種曰青蓼香蓼水蓼馬蓼紫蓼赤蓼木蓼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相似而薄馬水二蓼葉濶大有黑點木蓼亦名天蓼蔓生葉似柘葉六月華皆赤白子大如胡麻惟木蓼華黃白子皮青滑諸蓼皆冬死惟香蓼宿根重生合此諸說觀之唐蜀二本草之水蓼其卽顏之澤蓼乎良耜所薅當指此草孔疏引爾雅虞蓼之文以釋詩而虞蓼澤蓼顏以爲一草矣又宋婺字亦作蓼

絲衣

絲衣載弁(箋云載猶戴也)士助祭之服也正祭觀灌禘牲則使小宗伯令使士則非正祭矣故爲繹賓尸此敘與詩相符合有明證者也朱傳改爲祭而飲酒之詩夫祭而飲酒正楚茨所謂燕私湛露所謂在宗也乃燕也非祭也燕飲樂章不應列之於頌

絲衣敘靈星孔疏引漢書張晏注釋之漢郊祀記云高祖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晏注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又後漢書祭祀記云漢興八年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祀以后稷配食謂天田星也與班書晏注同案農祥卽房宿以霜降晨見東方則祠靈星當在夏九月矣論衡謂靈星卽龍星又謂周制春雩秋八月亦雩今靈星乃秋之雩此語非是雩正祭在巳月所祭則秋之三月皆可行春秋非雩之正期又雩祭祭五精帝非祭靈星不得合爲一祭且八月龍星未見安得而祭之通典亦言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殆襲充之誤也玉海云周書作雒農星皆與食今周書云日月星辰皆與食不云農星玉海據宋本當不誤矣

祊有二種一是正祭時旣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禮記

袖海山房校印

郊特牲索祭祝於祊及小雅楚茨祝祭於祊是也二是明日繹字亦作禘祭時設饌於廟門之西室郊特牲祊之於東方失之矣及頌絲衣是也繹與祊同時而繹其大名也廟門外之西有室有室繹於室以接尸祊於室以祭神是日祭禮簡接尸禮大故絲衣敘繹賓尸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皆言繹而不言祊特牲疏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事神禮簡接尸禮大

不吳不敖吳字有胡化下快五乎三切而義同胡化切者何音也下快切者陸音也俱見釋文五乎切者徐音也見說文韻譜陸徐兩家說吳字俱據說文而音形各異正未知誰合古義耳釋文云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下快切)今說文云吳姓也郡也一曰大言也从矢(阻力切傾頭也)口五乎切徐鍇曰大言故矢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陸引說文作吳而今本从矢口然則今說文吳字豈徐氏所定乎至於口下大及胡化切說本何承天其來已久徐氏謂今人寫詩之謬殊不可解又大言何須从口不如口下大取義明捷何說較優也但史記武本紀引周頌作不虞不驁趙世家索隱亦言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封虞亦姓吳虞本以吳得聲古字通用多取音形仿髣又似从吳口五乎切爲得也黃氏韻會虞卦兩韻收吳字禡韻收吳字而於虞韻取徐說於卦韻禡韻取何陸二家之說不辯其孰是得闕疑之道矣近世楊慎古音略從何音權作吳亦從陸音話陳第古音攷從徐音吾作吳殆一偏之見也又案孔疏述毛絲衣吳字作娛云人娛樂必讙譁故以娛爲譁定本作吳泮水吳字依王肅作誤云誤與傷爲類故以揚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毛傳不破字而兩詩吳字一以爲娛一以爲誤皆離於本訓然娛虞同爲樂義與史記合娛虞誤皆諧吳聲古字多假借文同不妨義異毛公得於師授說必有本得其義可勿泥其文從大從矢非經旨所關兩存之可也

勺

遵養時晦毛以遵爲率養爲取謂率此師以取闇昧之紂指武王言也鄭以爲追美文王言養紂而老其惡案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會引此詩證攻昧之義而解之曰耆昧也(註云致討於紂)則養之訓取春秋時已爾毛義有本也永叔曰退自循養與時俱晦後儒多從之語雖美恐非詩旨況以此語指武王愈不得言養晦五年須暇姑緩紂誅耳何嘗自晦哉

釋勺頌者多異說而傳爲正矣傳意云於美武王之師也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紂於是周道大光明矣是用天下無不助之所以然者因我周之受殷用大人之和(龍讀和韓見齊頌)不以彊力也蹻蹻然有威武者武王之所爲則用之使後世有所承嗣實維爾之事信得用師之道矣大介有嗣參用歐蘇說遂之餘皆疏義

桓

書牧誓云桓桓而詩亦有桓頌書武成云大賚而詩亦有賚頌名雖同義實別矣牧誓勉將士而桓頌美武王武成言賑賜而賚頌謂封建也

賚

敘云大封於廟也封於文王之廟故述文王之勤勞以勸救諸侯也朱傳本遵敘獨首句云此頌文武之功與經文殊不相合劉瑾謂朱傳頌文武之功亦如大武兼頌文武之德不知大武篇經文文武並言此篇經文言文不言武豈可相例耶朱傳文武當作文王定是傳寫之誤

賚般二頌皆云時周之命言此周之所以受命也一則由於勤勞天下一則由於懷柔百神各承上文而明其致王之由耳集傳於賚頌云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商之舊於義短矣周之代商當世共知何煩作驚喜之詞以自夸詡耶

般

裒字三見詩常棣殷武及般頌是也三裒字毛皆訓聚鄭則般頌獨訓衆案爾雅云裒聚也又云裒衆多也聚則必多二義相成鄭不爲易傳矣韻會謂裒通作掊引易裒多益寡古易作掊多爲證案古易掊多見易釋文及玉篇誠有之然掊乃把取義與詩掊克義同非此三詩之裒又字或作襃襃乃裒揚字博毛切當是借用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三十三　嘉應邱晉昕校　番禺高學瀛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二十四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啓源著

魯頌駉之什

魯頌四篇箋疏以爲作於文公時宋世說詩者以泮水閟宮二詩多祝願之詞疑爲僖公時作不知僖公居位最久故有難老眉壽之稱至萬有千歲語特頌美過其實耳非必生前之祝願也敘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孔疏謂僖公在時不應請命於王自頌己德故知作於文公時斯言良是且非直此也季孫行父文六年始見春秋經至襄五年而卒卒之年去僖公之薨凡五十九歲當僖公世行父方在童齡安能任請命之役乎又禮記檀弓疏行世本行父乃公子友之曾孫(云友生齊仲無佚無佚生行父)按春秋杜預注范甯注則行父是友之孫友爲僖公季父且事僖其孫及曾孫未必仕於僖公世也

駉

牧馬坰野無妨田作不必言務農而務農在其中矣飲酒胥樂情禮優厚不必言有道而有道在其中矣使人得之於言外此所以爲善頌也朱子譏敘爲鑿徒以其詞而已夫古人作詩多微詞渺指言有盡而意無窮豈如後世記事之文講學之語哉

駉駉牧馬疏云牧馬定本作牡馬詩攷云河北本作牧馬可見古詩牧牡二字迭用今本注疏作牡餘本同惟呂記首章作

牧馬

駉篇所說馬名凡十有六其七爾雅無文而賴傳以明驈黃騂驪雒驒騏也然傳云豪骭古案切骭脛也曰驈疏以為骭毛白長說文云驔驪馬黃脊也所言物色互異其騂則傳云赤黃說文云赤色騏則傳云倉祺騏亦作說文云青驪文如博棊及驪之純黑深黑騂之赤身黑鬣與赤馬黑毛尾皆稍異而不甚相遠惟黃與雒說文無釋要之毛先於許當以傳為正矣又案驪駓二名亦見爾雅但未解其毛色耳而驔馬則與爾雅之驓釋畜云四骹皆白驓骹口交切脛也驓音增物色相類豈一馬而兩名與又案十六馬中其驪皇黃騏駱駰駵七者別見他詩惟小戎之騏東山之皇四牡之駱皇華之駰有傳皇駱駰傳云駉同騏則彼傳云騏文此傳云倉騏彼疏謂青黑色名綦馬名騏亦作綦文此疏謂騏是黑色倉騏青而微黑也則二傳義亦同又四驖傳以驪訓驖驖驪皆黑義亦同此傳

騂本作䮑从馬觲息營切省聲馬赤色也惟駉篇有騂字此義騂騂角弓當作觲騂牡騂黑騂剛皆當作犉又[illegible]其尾當作觲

駉四章分配良戎田駑四馬本毛傳之說而孔氏申之云良馬以朝祀故云彭彭言有力有容也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言有力也田馬齊足尚疾故云繹繹言善走也駑馬給雜役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言強健也義允矣後儒說詩罕用其說惟宋張文潛衍其意云良馬以朝祀故云斯臧戎馬尚強故云斯才臧言其德才言其用也田馬尚疾故云斯作駑馬給雜役故云斯徂作者習其動止之節徂則足以行而已於義更暢惟斯作與毛異耳毛訓作為始謂同於古始也

有駜

鷺于下鷺于飛猶云載飛載下也指鷺鳥言以興潔白之士也周頌振鷺取義亦同今以鷺為鷺羽舞者所執而于下于飛為舞者之容特見下文鼓咽咽醉言舞故作是解耳然則次章醉言歸是執鷺羽以歸家乎

屢舞僊僊屢舞傞傞小雅以為刺鼓咽咽醉言舞魯頌以為美彼之舞以醉而越於禮此之舞以醉而盡其歡也盡歡而能不越禮斯善已然詩人已防其過也故次章即繼之云醉言歸正賓之初筵所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者也

泮水

泮水閟宮兩詩述僖公武功皆因人成事耳伐淮夷鄭譜以十六年會淮當之孔疏申其意謂淮夷近魯霸者獨令魯伐之應在十七年之末經傳無文者因舊史脫漏之故戎狄是膺疏亦以為史文脫漏或十年齊伐北戎魯使人助之師賤師少故不書其說或然然源謂十三年會鹹十四年城緣陵皆為淮夷病杞十六年會淮亦謂淮夷病鄫魯實從役斯亦伐淮夷之一證也而會鹹之舉亦因王室有戎難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十六年又以戎難故諸侯戍周詎非膺戎之事乎作頌者夸大其詞掠人之美歸功於君臣子之常情耳成二年鞌之戰襄十八年平陰之役皆借晉力也而季文子立武宮以示後世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正祖史克之故智也朱子以為祝願之詞殆不然僖公時齊晉相繼而霸攘除四裔實有其事會盟征伐魯悉與焉豈徒祝願哉

頖泮一字而異形王制明堂位禮器皆作頖魯頌作泮詩釋文作頖云本又作泮頖泮信一字矣頖宮之為學名見王制明堂位而魯頌獻馘獻囚等語又與禮將出征受成於學反以訊馘告之制合則為學名無疑矣戴埴據通典魯郡泗水縣有泮水謂僖公築宮於泮水上因名泮宮泮宮非學名近世楊用修深信之然實非也泗水縣今隸兖州府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兖州府城東入泗水見一統記信有然矣但水以泮宮故名泮以舞雩故名雩俱起於後世殆好事者取經語以名水耳水因詩而得名反執水名以亂詩說何其惑也用修又引左傳晉侯濟自泮語以證此詩泮水則益誤襄二十五年左傳晉侯濟自泮會於夷儀夷儀衛地今順德府邢臺縣也夷儀故城又在縣西百二十里晉都今太原府平公自西來濟泮始至夷儀則泮水又在夷儀西矣北直之邢臺與山東之曲阜相去甚遠左傳之泮水在晉衛間與魯無涉而通典之泮水發源曲阜而入泗始終不出魯境安得經流晉衛間用修引此證彼強合二水為一疏矣總之璧廱頖宮為天子諸侯學名有圜水半水之異漢儒近古定有據而言之後人好為異說適見其陋也宋胡仁仲欲解靈臺文王有聲二詩璧為君廱為和夫於樂君和鎬京君和成何文義哉

旆茷疏云古今字則此詩茷茷即出車之旆旆矣毛公出車傳云旆旆垂貌泮水傳云茷茷言有法度也語殊而義合今用李氏說兩詩皆訓飛揚貌與毛正相反夫旆幟飛揚正可得市童憐耳豈詩人所樂觀哉又茷字誤作筏辯見附錄

茆釋文云音卯徐音柳說文云力久切玉篇云閭酉切皆同徐集傳叶謨九反不知何本朱子叶詩全用吳棫韻補此字吳亦力九切朱子弗從未審其故又毛晃謂音卯者从寅卯之卯蓴菜也音柳者音申酉丣之酉蒲茆也此殆臆說

茆今之蓴菜也周禮醢人供茆菹以為朝事豆實毛傳詩鄭注周禮皆云鳧葵也釋文引鄭小同云江南人謂之蓴菜是已陸疏亦以為蓴又云或謂之水葵案蓴亦作蒓顏氏家訓謂蔡朗父名純諱蒓為露葵即此菜矣陶氏別錄列於下品葉如荇而國華實亦如荇莖紫大如箸柔滑可羹魚但不可與鱔鱧同食食者成病雜見爾春夏嫩莖未葉名雉蓴葉稍舒名絲蓴至秋老名葵蓴或作豬蓴又謂為瑰蓴為龜蓴顏之推以豬蓴為荇蘇恭從之宋馬某修明寶本草始辯其非當矣又後漢馬融傳注引廣雅茆鳧葵而云葉圓似蓴俗名水葵以茆蓴為二草亦誤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傳云屈收也案釋詁屈收皆訓聚則義[illegible]相通傳意應同此而疏不之引箋云屈治也疏引釋詁淈治某氏注引此詩以證淈屈工字音義同然毛義長矣如毛說則醜為眾指魯國人民如鄭說則醜為惡指淮夷此詩後四章方侈陳服淮夷之事前四章未及此意也郭景純注爾雅於屈收引此詩於淈治則云淈書敘作汩音同而不引此詩是從毛不從鄭又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義亦同毛

閟宮

閟宮敘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蓋取經弟七章語蔽全詩之義也七章復周公之宇正與三章大啟爾宇二字字相應三章啟字與侯魯文連七章復字與常許保魯文連則宇為土

宇而非屋宇雖愚者亦知之矣朱子乃謂敘詩者誤以宇爲屋宅爾識其謬何陋視古人至此竊意朱子之謂此說者殆因已以修廟爲作詩本旨遂謂敘意亦然當指宮廟爲宇耳夫使敘者之意果同集傳則當云頌僖公能修閟宮與泮水敘一例矣何變文爲周公之宇乎源謂泮水閟宮兩詩取義各別泮水主頌修泮宮故每章皆言泮閟宮備言僖公能興復祖業故追本先德以及其身又歷舉其承祀卽戎拓土服遠之事內而室家之睦外而臣下之宜天錫眉壽民樂赴功至卒章營建之事則與復祖業之一端也且寢廟並舉不專言廟也亦無由見新廟之卽爲閟宮也朱子合新廟閟宮爲一事因斷全詩專爲修閟宮而作固已疏矣又移己之誤於敘而大譏之何以服古人之心乎

毛以閟宮爲姜嫄廟而在周新廟爲閔公廟鄭以閟宮新廟皆姜嫄廟而在魯兩家所見既殊後儒復出新說大約皆合閟宮新廟爲一而廟則泛指羣廟也夫以廟爲羣公之廟理猶可通至謂新廟卽閟宮詩因修廟而作則甚誤末章寢廟並言所修不獨廟矣不應首章獨言廟誤一也通篇惟祭祀是廟中事外如公徒公車龜蒙鳧繹常許諸章所述與修廟無涉誤二也后稷周公皇祖固祭於廟矣皇皇后帝何與於廟祭而亦及之誤三也故凡以修廟爲作詩本旨而閟宮新廟首尾相應者俱非也細推詩義惟傳得之傳以閟宮爲姜嫄廟詩意不在閟宮也特借爲咏姜嫄之發端耳以新廟爲閔公廟詩意不專在新廟也特舉爲頌僖公之一事耳詩之意在廣述僖公恢闢疆土修舉制度以復周公伯禽之舊故敘用復周公之宇一語蔽之後儒舍此而求諸首尾失之遠矣然康成之說實肇其端

詩篇之長未有如閟宮之百二十句者詩章之長亦未有如閟宮弟三章之三十八句者然細案其分章之法甚有倫次首章追泝后稷次章敘周之興皆未及魯三章始言魯公受封因及僖公祭祀之勤四章言僖公征伐之威五六章言其土境之廣七章言其福祿之厚末章言其興作之功蓋以類分章不計句之多寡也朱子嫌其多寡相縣彊欲取而均之遂據首章四章各十七句爲率分二三兩章爲三章而所分第四章止十六句則直指爲經文脫落欲於遂荒大房下加鐘鼓喤喤語以足之斯亦武斷之甚矣又經文克咸厥功以上言克商之事王曰叔父以下言封魯之事意本兩截宜分也而反合之乃命魯公承上四句皆言封魯秋而載嘗以下與上文皆言祭祀語氣相接宜合而反分之章法未能盡均而章意先受割裂矣

居岐之陽一語而兩見詩皇矣言文王則岐陽乃程邑也閟宮言太王則岐陽乃周原也太王遷周文王宅程兩都皆在岐之陽相去百里而近矣案岐字本作郊山名亦水名岐水亦名大欒水出石橋山東南流合漆水又合杜水水經注引淮南子及漢書音義皆同遷岐山而又詘遷周城南周原於山爲南於水爲比皆居其陽故曰岐陽

實始翦商與甘棠勿翦翦字皆當作前說文云前羽生也前齊斷也甘棠傳以翦爲去閟宮傳以翦爲齊箋以翦爲斷俱當前義非翦義矣說文又有揃字云搣也與二詩之翦俱無當韻會揃字注引閟宮詩殆不然又案翦从羽前从刀皆諧歬聲歬从止在舟上今改歬爲前而又加刀爲剪加羽爲翦皆隸變之譌

致天之屆屆字今釋爲至極句法實不順箋云屆殛而疏引釋言證之與今本爾雅雖不同然必不誤也釋爲致天之誅文義始明快矣爾雅注今止存郭氏一家故無由證其異同郭之外注者十餘家其存於唐初者有李巡注三卷樊光注六卷孫炎注六卷沈璇集注十卷與郭注俱載藝文目陸德明敘錄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五家注五經正義所引又有某氏謝氏顧氏之說則仲達所見注本尚多屆殛之訓必有據矣

龍旂承祀疏申箋意引明堂位語證魯君祀帝當建日月之章此龍旂定是廟祭舊說以此爲郊祀者謬宋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魯雖僭郊禮而以旂不以常猶不敢全僭也明堂位乃曰日月之章則又過矣嚴華谷信其說然此經下文云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則此承祀卽春秋享祀明是廟祭而非郊祭魯郊之不建常似無明文可據也

享以騂犧犧字止有許宜一反集傳欲與下宜多兩叶故有虛宜虛何二反然古多字與祇字通用音相同故移趍侈姼等字皆以多得聲多之與犧韻本同不必轉犧音以就多也集傳叶詩率宗吳棫韻補案韻補收多於四支不收犧於五歌朱子果於自信蓋亦不全用其說矣又下文犧尊釋文素何反此亦可叶多朱子不用而創立一音斯自信之太過也

夏而楅衡康成周禮封人注以爲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及箋詩則從毛傳以爲楅衡其角孔疏兩存之不辯其孰是案說文衡字从角从大行聲本取橫大木於牛角耳與鼻無涉也況封人職注鄭司農杜子春皆以爲設於角康成先注禮雖破鄭杜之義後箋詩仍從毛傳蓋自覺前說之短矣

閟宮詩公車千乘此大國之賦見於經者也馬融注論語引司馬法謂百井爲成每成出車一乘包咸注論語謂每十井出車一乘說各不同宋李樗以爲百里之國提封萬井適合千乘之數若百井一乘必一萬井而出千乘十萬井之地開方計之爲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與大國方百里之制不合故取包說然此乃拘方之見也朱傳用司馬法之說以釋閟宮與箋疏意同亦知魯地不僅百里矣故其論語注言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中明堂位之說朱子不盡以爲非也後儒昧於論世徒執孟子王制之語而斥周禮職方爲誣不知孟子止聞其畧而王制一篇乃漢文時博士諸生所作豈可過信哉必如包氏說則十井之田止八十家耳使之出兵車一乘輜車一乘四馬十二牛甲士步卒等共百人以及甲胄弓矢五兵旌旗之屬無一不具民豈能堪先王之世不應有此重賦朱子舍包而取司馬良有見矣

詩言二矛者二而康成解之不同清人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閟宮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疏申其意以爲酋矛長有四尺夷矛三尋是酋短於夷也清人禦狄守國之兵守國兵欲長當兼用夷矛閟宮膺戎狄懲荊舒攻國之兵攻國兵欲短當止用酋矛故一弓而重之亦一矛而有二俱備折壞二矛當是二酋矛斯言甚詳辯然衛風伯兮箋引攷工記兵車六等爲說與此箋意正合六等者一軫二戈三人四殳五戟六酋矛不數夷矛而彼疏論六等六建之異同六建數夷矛不數軫謂前

驅車上當具五兵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又謂步卒無夷矛前驅非步卒當有夷矛夫伯兮詩爲伐鄭而作亦攻國之兵而孔氏以爲用夷矛與此自相戾矣要之此詩二矛與重弓文連無異弓當亦無異矛鄭總以備折壞釋之最爲允當

公徒三萬鄭以三軍釋之其答臨碩則又以爲二軍孔疏取其二軍之說謂舉大數必就其近者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可云四萬頌主誇美不應減退其數又襄十一年春秋書作三軍明前此無三軍也昭七年復書舍中軍則其作其舍皆書也使僖公有三軍文以後無之春秋何不書舍故知僖公無三軍矣其說良是嚴緝載李氏語謂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時三卿專權分三軍爲己之賦耳非此時方有三軍也臆謬矣三家作三軍正因前此止二軍不便於三分故也設本有三軍竟三分之可耳焉用作乎若不作而書作是春秋乃曲筆非信史何名爲經且孔疏言魯二軍原不言周公伯禽時卽然也東遷之後諸侯彊者弱弱者彊非復西京之舊衞晉皆侯爵也而臧宣叔言衞於晉不得爲次國杞二王之後宜公爵也而春秋或書侯或書伯晉武公受王命本以一軍爲晉侯也（見莊十六年）而獻公作二軍（見閔元年）文公作三軍（見僖二十八年）又作五軍（三十一年）襄公舍二軍（文六年）景公作六軍（成三年）厲公罷新上下軍（見成十六年杜注）止存四軍悼公舍新軍（襄十四年）豈有常哉又當時諸侯多樂自居弱小以避霸國重賦故魯作三軍叔孫[illegible]政將及子宋之會季孫願視邾滕（襄十四年）平邱之會子產爭承以鄭爲伯男（昭十三年）則春秋時除齊晉楚霸國外能具三軍者尠矣魯之弱已久事事非伯禽之舊豈獨軍制哉頌主誇美故鄭姑以三軍釋之耳要非其實也

公徒三萬朱傳曰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二萬七千人此以每乘百人計之也併炊家子固守衣裝厮養樵汲二十五人悉數之爲軍矣夫此二十五人皆老弱不任荷戈者耳可備伍兩卒旅師之列乎案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三軍當用車五百乘其爲步卒則三萬六千人（并甲士一千五百人共三萬七千五百人孔疏謂三軍之數謂此數采邑賦亦以三千車爲十八軍）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鄭以來同爲同盟率從爲從中國蓋僖公非王非霸故不係諸魯也良爲有見而後儒莫用

鳧繹二山俱在今兗州府鄒縣東南鳧在縣東南五十里繹在縣南二十五里亦名鄒山禹貢嶧陽孤桐卽此山也郭景純謂此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以爲名禹貢作嶧尊其名也魯頌作繹取其義也又有葛嶧山在今淮安府邳州非此詩及禹貢之嶧漢書地理記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陽說文云葛嶧山在東海下邳夏書云嶧陽孤桐皆誤以禹貢之嶧陽爲葛嶧孔仲達蔡仲默俱引漢書以釋禹貢失於考矣案鄒縣本邾國鳧繹二山不在魯境內詩曰保有殆詩詞蓋魯擧[illegible]聲闘於邾地密邇而世相讐殺魯君臣欲吞邾久矣作頌者其情見於詞乎上章大山龜蒙下章常許本魯地其曰奄有曰居道其實也惟此章純是溢美之談

居常與許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獨言南西毛必有本也疏申之以爲常南鄙許西鄙傳意或爾矣鄭以常爲薛之旁邑而引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於薛及田文封薛號孟嘗君以證薛旁有常邑又以許爲許田（左傳隱八年鄭易許田桓元年鄭假許田孔疏俱引此詩爲據）（箋爲說耳）此未必然也築臺於薛魯地也孟嘗之薛奚仲舊封也春秋時薛尚存魯安得築臺於其國中明是異地而名偶同耳常自在奚仲國旁與魯之薛邑何涉哉至許田爲鄭有桓公本以易祊耳豈僖公復以祊易之鄭邪經傳無明文亦臆說也或謂常是齊所侵地蓋本於管子今案管仲勸桓公親諸侯反其侵地故歸魯常潛（國語亦載此作棠潛）此桓公始圖霸時事也僖公卽位在桓公二十七年齊久已稱霸矣常地之歸當在莊公時不在僖公時不應舉以頌僖又齊在魯北常爲齊侵定是魯北境與傳南鄙又不相符此說亦不足信也

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謂善其妻壽其母宜其大夫庶士也皆承魯侯燕喜言令壽宜本一例朱傳曰令善之妻壽考之母則下句文義難通矣可云大夫庶士是令妻壽母宜之邪

閟宮與殷武末章皆言營作之事故朱子謂文義略同胡一桂從而附會之言閟宮篇全倣殷武而作如出一手好謬矣二詩除末章而外詞旨旣殊體裁亦別何嘗相似乎揚雄言奚斯睎考父止謂兩人嘗作頌非謂文體之同也要之商頌傳自周太師而考父得之非考父作奚斯但作廟未嘗作頌雄言亦謬也又閟宮末章先言路寢後言新廟是寢廟俱修輔廣陳櫟乃謂寢卽廟中之寢尤爲謬妄彼特欲證閟宮新廟爲一不當兼言修寢耳獨不思古人廟制前廟後寢廟比於路寢廟後之寢比於小寢故天子之廟亦有小寢五若此詩之寢果在廟中是乃小寢耳何云路寢哉

魯頌頌僖公之賢而春秋多書其失德之事學者疑之宋趙氏黃氏李氏諸儒皆論其故大約以僖特中材庸主而頌詞多溢美故任季友則賢任仲遂則否天下有霸主則能自固無霸主則不能自立其說似之而未盡然也源謂僖公自是中材以上之人過惡誠有之要不失爲賢君也古來人主除二帝三王數大聖人外其餘令德之君俱不能每事盡善成康至賢尚有誤信流言佩玉晏鳴之失宣王中興英辟而美刺竝載於詩國語亦紀其失則列國諸侯爲詩人所美者衞武公文公鄭武公秦仲及襄公齊桓公魯僖公凡七君衞鄭二武與秦之兩君事在春秋前其見春秋者衞文滅邢書名以示貶齊桓霸業雖隆而內多慙德要此二君者不害其爲賢侯僖公亦猶是爾安得因春秋所議併疑頌語之矣實乎案魯遭慶父之亂禍難相尋齊人睥睨其旁欲乘釁襲取微仲孫湫言禽父幾不祀（見閔元年左傳）國勢岌岌矣及僖公立魯復晏然意其撫和臣民交好鄰國易亂爲治轉危爲安綏輯定應多術詩敘所言足用愛民務農重穀君臣有道以及修泮宮復周公之宇乃其實事也不賢而能然乎但所行者不過修舉舊章勤政節用無赫赫可紀之功而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無由取而筆之於經其失德之彰彰者載在國史又不可盡削夫子旣書之以垂戒後世更錄魯頌頌美之詞以補春秋之未及殆不無微旨焉又魯本弱國僖亦非雄才欲保境自安勢須結援大國無伯而從楚此社稷之故未可深罪也至春秋書郊始於僖者以其旣成牲後卜日爲怠慢故譏之耳常郊不書因卜之非禮而書非謂郊始於此也黃氏謂僖始僭郊爲不賢之大謬矣若夫敗邾於偃敗莒於酈禦侮之勇也取須句反其君存亡之義也納玉於王求釋衞侯親親之仁也僖之美亦稍見春秋經傳不徒頌言之矣

商頌那之什

那

置我鞉鼓傳云殷置鼓改明堂位楹鼓爲置鼓以就經文明是釋置爲楹也鄭通其意讀置爲植云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蓋植卽古置字見金縢植璧注故疏引之以證此二字之異同然則此詩置字毛鄭義本同音亦宜同矣釋文云置毛如字鄭作植時職反又音值恐非是

湯孫奏假假字毛音賈訓大鄭音格訓升而皆以爲奏樂大者大樂也升者升堂之樂也奏鼓爲堂下之樂奏假爲堂上之樂下文鼓管與磬亦有堂上堂下之分鄭解較明劃矣

綏我思成箋云安我心所思而得成之謂神明來格也呂記朱傳引之皆云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皆改心爲以而於成之下增一人字朱傳又謂箋有脫漏今正之蓋指此二字矣然箋語自通不煩增改疏申箋云於祭之時心所思者惟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得成之謂神明來格也並不疑箋有脫漏朱子亦知箋不誤特欲裁剪其言以就己說耳嚴緝引箋仍用原文已窺破此意

自古在昔四語毛鄭皆祖外傳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立解朱呂亦遵用焉嚴獨以有作爲作樂謂此樂乃古昔時前人所作也意雖順而戾於古

烈祖

大雅之稱文武必追美太王王季商頌之於二宗亦然嗟嗟烈祖頌中宗也古帝命武湯昔有成湯皆頌高宗也推本祖德以爲子孫光詩人立言之體後先一轍矣

鬷字兩見詩陳風鬷邁商頌鬷假是也陳箋商傳皆訓總鬷假者謂總集大眾指助祭諸侯及羣臣而言當此而無言無爭所以難也朱子據中庸改鬷爲奏恐不然左傳引此詩亦作鬷矣何獨以中庸爲正乎況經傳引詩與本文互異者多有安得皆舍此而從彼又百祿是總字亦作鬷見釋文可見鬷總古通用

烈祖篇三假字鄭皆音格訓升毛則鬷假以假皆訓大來假無傳王肅述之訓至是來假假字毛鄭皆音格也假字有五音其音格者訓來訓至訓登見易王假有家釋文來與至義同登卽升也格音止有此二義耳宋人又轉爲感通之義殆因至義而附益之與又案假訓至者字本作徦亦作佫通作格神之格思神保是格是也書格于上下格于皇天及有苗格遠人格孔傳俱訓至矣其假字見說文云至也从彳叚聲古雅切

元鳥

東萊於生民祖鄭箋巨迹爲說於元鳥祖毛傳春分郊禖爲解履迹吞卵事同一轍或用或否商周互異蓋公劉次章以後皆未經刊定之書也方知呂記初本元以毛義解生民矣

正域彼四方謂湯也肇域彼四海謂武丁也美中興之功詞同於開創詩所以爲善頌也

武丁孫子疏云作詩所以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蓋以武丁爲殷王名矣案殷天子皆以號舉觀湯名履而號天乙則可推矣疏之言非也

武丁孫子王肅述毛以爲武丁之爲人孫子此大勝鄭鄭雖因那詩毛傳湯爲人子孫之語而爲之說然實青出於藍矣嚴緝從其說且辯之云武丁之後無顯王況孫子祀其先王不應自誇其武德蓋解爲武丁之孫子本鄭氏說而呂記朱傳皆從之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鄭以爲武丁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曾子固譏之當矣然謂武王卽成湯則二語文義不屬又成湯功業上文述之已詳此又複述亦未必然也王肅述毛云武丁爲人子孫能行先祖武德王道無不勝任庶爲得之況如鄭說則前美成湯後美孫子如曾意則前後俱美成湯皆無一語稱揚武丁功德詩本祀高宗不應反略之也

龍旂十乘鄭以爲二王後及八州之大國蓋獨舉尊者言之助祭諸侯固不止十乘也呂記載朱子之說謂助祭者既以服數爲節又使分助四方之祭不知四方之祭何祭也如指方社之方則祀典多矣何獨言方祭如就此詩而言則祀高宗止於廟中安得有四方之祭殊不可曉集傳不著斯語殆亦自悟其非與

長發

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子引天問語斷於方字絕句案孔疏引毛鄭云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外之大國於是畫其疆境則解爲四方而屬上句先儒句讀元如此不始於朱傳也嚴緝以禹敷下土爲句非是

幅隕既長隕字毛訓均鄭讀爲圓案隕于敏切圓王問切音本相近故鄭改讀以就均訓圓本訓圜全也後世讀圓爲王權切而音始相遠矣說文長箋以爲始於宋儒或有然

感生帝之說雖出於緯書然謂古帝王之興各乘五行之王氣當有其理豈可概斥爲誣元王桓撥鄭以爲承黑帝而生子故稱元韋昭注國語亦以水德爲說義本通也永叔改元爲深微而引老子元之又元語證之易讖緯以黃老相去無幾耳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鄭以爲堯封契於商爲小國舜復益其土地爲大國此據緯書中候握河紀考河命爲說故宋儒不从釋爲隨其大小無所不宜然詩頌元王當舉其實事未必漫爲虛詞也緯書之言雖不可盡信豈遂無一語足信乎

元王前受小國後受大國孔申箋據握河紀考河命二緯書之言謂稷契公公爵堯封之當百里舜又益之當不止百里此仲達揣度之詞也案史記三代年表褚少孫云堯知稷契賢故封之契七十里稷百里褚或別有據乎然則堯封契止七十里舜益之始百里耳

湯降不遲鄭訓降爲尊賢下士非臆說也朱公孫固引此詩以美晉公子已作是解矣見晉語詩疏亦引之宋爲商後彼自釋其先代之詩豈無所本乎又韓詩外傳七引此詩皆證謙己下人之義毛韓異師而解同尤見非一家之私說今釋爲降生義殊短

昭假遲遲王肅述毛假字音格訓至孔氏專用鄭說爲毛義取寬暇之意而王義無聞焉後儒皆以爲感格上帝則遲遲義難通縱彊爲之說終未愜矣案孔子閒居引此詩註以爲湯之明道及於民遲遲然安和是鄭本以假爲至及箋詩而改之也源謂昭假者光昭被格之義遲遲者宏遠悠裕之義聖德及人無所偏黨亦非取效旦夕故書言光被易言顯比此昭假之謂也易言久道化成此遲遲之謂也

[illegible]假之假鄭訓寬暇孔謂寬暇者取假借之義則假不必改音

故釋文云古雅反其以爲毛音格鄭音暇者徐邈之說也源謂假字訓至者買格二音俱可讀假字音賈者至暇二義俱可通則此詩假字止讀本音可括鄭王兩家義矣

毛傳解綴旒爲表章駿厖爲大厚謂爲下國之表準章程使下國之性行極其純厚文義本通也鄭氏貪用公羊傳語以綴旒取喻於旌旗至駿厖二字無可引證則以駿爲俊言湯爲英俊厚德之君後儒嫌其與綴旒義不相當故爭立異解宋董逌以齊詩作駿驪而集傳取之輔廣因爲之說言綴旒以旒喻爲諸侯傳著駿驪以馬喻能乘載諸侯自以爲工矣但三國時齊詩已亾董宋人何由見之恐不可信案朱葉夢得云今韓詩章句不存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謂之既亾則書之眞譌未可知也葉所疑正董所據者耳近世有僞造申公詩說及子貢古詩編次者（或云古詩編次鄞人豐坊僞作）乃宋世齊詩當即此類董既誤信後人復信董氏之誤其如經學之決裂何

不競不絿傳云絿急也案絿字爾雅無文說文亦訓急義同毛朱傳訓緩反其義徒取與競對耳然字訓須有本可意爲之乎

毛傳訓龍爲和者二句頌我龍受之長發何天之龍是也孔疏不能詳其義然古人字訓不盡與後世同毛之師傳有自正不必以後人文義彊推其故耳鄭云龍當作寵今皆從之不知蓼蕭毛傳訓龍爲寵則龍字本有寵訓無煩改字也但傳既訓龍爲寵而於二頌則易其解定是詩學相傳如此必非苟爲異也後儒從鄭不如從毛之當

允也天子鄭箋云信也天命而子之然則天子者猶云昊天其子之爾下予之以卿士正謂天之下而子之惟子之故予之文義連貫皆言天意如此朱傳云天子指湯則以天子爲稱目之詞下文降予無所承更須補出天字不如箋義之明順矣又降予朱傳誤作降于觀傳釋降爲賜而于字無訓則作傳時已誤偶然邪抑有意改之邪

殷武

殷武第四章皆言湯事頌武丁而追述其祖德也後儒必欲目武丁則武丁爲天子不應稱下國王氏以下國爲諸侯之國而高宗命之則與首句命字不應同章而異指朱傳云命之以天下則易于爲以文義又乘俱難通也源謂鄭箋指湯言非誤也左傳引此詩而申之曰此湯所以獲天福也（襄二十六年）後漢黃瓊亦云詩咏成湯之不怠遑（見瓊本傳）則以此詩言成湯共來甚古非康成臆創之解矣詩首言天之眷命所以降鑒於殷者以其能嚴敬下民也因言嚴敬之實在於愼賞罰無所僭濫勤政事不敢怠遑故天命湯於七十里之小國使爲天子大建其福也湯德如此而武丁繼之安得不中興乎言湯正所以言武丁耳

鄘風商頌皆有景山之語先儒直釋爲大山不云山名也朱傳於鄘則曰測景於商則曰山名源謂景山之名載於輿記者甚多皆後人因詩而傅會爲之耳案寰宇記景山在緱氏縣西南八里緱氏今屬河南府偃師縣是西亳有景山也又云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八里宋應天即今歸德府所謂穀孰南亳也其北五十里有大蒙城即所謂北亳蒙也括地記亦謂蒙城爲景亳因景山而得名是南北二亳之閒亦有景山也寰宇記又云景山在澶州濮南縣澶州今大名府開州水經注亦言濟水北逕元氏縣又北逕景山而引衞詩證之則是三亳之外別有景山也合而觀之衞南之景山因鄘風而得名緱氏應天之景山因商頌而得名皆好事者之傅會作詩時未必先有此名耳又山海經亦有兩景山其見北山經者南望鹽販之澤郭注引外傳景霍爲城語則此山在晉地其見中山經者爲荊山之首郭注以爲今南郡界中則此山在荊域皆非詩之景山山海經爲伯益所記其山名在作詩之前然二山去商衞絕遠俱非詩人所指而三亳衞南景山之名又起於後世故先儒釋詩直以爲大山良有見也而朱傳獨以殷武之景山爲山名者徒據左傳景亳之語遂謂景山之名湯世已有之耳然左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昭四年）景與亳連文定是地名非山名也使景爲山名則當如下文岐陽塗山之稱矣又景亳皇甫謐以爲即北亳（帝世紀亦其說）杜預注云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則又以爲西亳謐預皆晉人而言景亳互異可見地名變易已無可考何得據之而指爲山名乎

殷武篇皆頌武丁生存之事末章言其能修寢廟復舊制如定之方中斯干緜閟宮諸詩皆以宮室之修治見興盛之氣象詩人往往如此故毛傳以寢爲路寢鄭箋亦謂孔安爲王居之而甚安則成之者高宗自成之也朱傳不用古義以寢爲廟中之寢恐不然寢在廟後其小者耳詩何舍廟不言反舉小以該大乎礙於義矣又謂此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旣成始祔而祭之之詩則其言又自相違戾夫後死者合食於先祖斯謂之祔故昭祔於昭穆祔於穆也既在昭穆之外而號爲特立之廟又焉祔哉

今以殷之世次考之則以寢爲百世不遷之廟尤無是理也高宗後迄殷亾僅八君耳除祖甲庚丁二及外則爲六世是紂乃高宗七世孫也紂之時高宗何在三昭三穆中非親盡應祧時也百世不遷之廟誰立之乎劉瑾以爲當立於帝乙時是倂數二及爲世矣不亦謬乎瑾又推明朱子立廟之說而以周制斷之謂三宗之廟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後世祧主穆當入中宗廟昭當入高宗祖甲廟如周之文武世室夫祖甲乃祖庚弟武丁子父子同爲昭周制果爾乎武丁之主未及祧而鼎遷於周矣安得更有祧主入武丁廟乎周之文穆武昭著在經傳故後人得知之商之孰爲昭孰爲穆經傳無明文瑾何所據而言之鑿鑿乎又案殷有三宗中宗高宗皆見頌其一爲大宗則湯孫太甲也見史記殷本紀及漢書王舜劉歆毀廟議甚明瑾乃以祖庚弟祖甲當之而謂與二宗同立不遷之廟其謬尤甚彼之爲此說者因蔡沈解無逸以祖甲爲帝甲而非太甲耳夫無逸述祖甲事在二宗之後故鄭注以爲帝甲而蔡傳從之不爲無理然但言祖甲之賢不言祖甲之稱宗也至湯孫太甲之爲太宗則史有明文可據也瑾乃以意易之可乎

嘉應邱[illegible]舊校　番禺高學瀛摹校

袖海山房校印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總詁

舉要

小敘

歐陽永叔言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敘意多同斯言信矣源因攷諸孟子所論讀詩之法其要不外二端一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然則學詩者必先知詩人生何時事何君且感何事而作詩然後其詩可讀也誠欲如此舍小敘奚由人哉何則凡記載之文以詞紀世議論之文以詞達意故觀其詞而世與意顯然可知獨詩則不然除文王清廟生民數篇外其世之見於詞者寥乎罕聞矣又寓意深遠多微詞泌旨或似美而實刺或似刺而實美其意不盡在詞中尤難臆測而知夫論世方可誦詩而詩不自著其世得意方可說詩而詩又不自白其意使後之學詩者何自而入乎古國史之官早慮及此故詩所不載者則載之於敘其曰某王某公某人者是代詩人著其世也其曰某之德某之化美何人刺何人者是代詩人白其意也既知其世又得其意因執以讀其詩譬猶秉燭而求物於暗室中百不失一矣故有詩必不可以無敘也舍敘而言詩此孟子所謂害意者也不知人不論世者也不如不讀詩之愈也

詩敘本自為一編毛公分寘篇首本欲便於讀耳無他意也鄭廣附和朱子之說至詆毛公上誣聖經罪不可逭吁何至此哉源謂敘非注比自宜寘經前注順文釋義而已未讀其文無庸尋其義也若敘所指者乃作詩之世與其人及作之之故苟未明乎此雖誦之終篇不知所言何事言之者何意也惟得敘而始曉然矣故寘之篇首俾讀者先觀焉則於經易入斯亦甚有惠於後學而反以為罪乎況一篇之敘猶全書之敘也全書之敘必寘卷端一篇之敘獨不可寘篇首乎

朱子之詩傳亦以敘弁諸首矣廣亦將罪之乎

朱子辯說力詆小敘而於國風尤甚謂其傅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說以欺後人源竊怪其言之過也小敘傳自漢初其後敘或出後儒增益至首敘則采風詩已有之由來古矣其指某詩為某君事某人作皆師說相傳如此非臆說也若必求其證驗的切別見他書而後信之則詩敘與他書史皆秦以前文字而漢世諸儒傳之者也安見他書史可信而詩敘獨不可信乎至依託名謚之語尤屬深文如柏舟之刺頃蝃蝀之刺傷猶與謚義相近也若宣非信讒之名昭非好奢之號而陳之防有鵲巢敘以為刺宣公曹之蜉蝣敘以為刺昭公何所依託乎朱子又謂小敘之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不切於情性之自然又使讀者疑當時之人絕無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之意非溫柔敦厚之教斯語尤不可解夫詩之有美刺總迫於好善嫉邪忠君愛國之心而然耳此非性情必醜正黨惡視君親如秦越而後為性情耶況刺時之詩大抵是變風變雅傷亂而作也處汙世事暗君安得不怨怨則安得無刺孔子曰可以怨孟子曰不怨則愈疏未嘗以怨為非也惟其怨所以為溫柔敦厚也而朱子大議之是責諫獻媚唯諾取容斯謂之忠愛而厲王之監謗始皇之設誹謗律足稱盛世之良法矣有是理哉史遷有言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作朱子所見何反出遷下也既以刺時為不可而悉指為淫女之辭夫淫奔之女反賢於忠臣義士耶

詩之有小敘猶春秋之有左傳乎春秋簡而嚴詩微而婉旨遠矣倶未可臆求而懸定也無左傳則春秋不可讀無小敘則詩不可讀

毛敘之有齊魯韓猶左傳之有公穀也公穀存故人皆尊左齊魯韓亡故人或疑毛倶存則短長易見偏亡則高下難明也人情好異而厭常往往然矣

毛敘後齊魯韓而立而後之詩悉宗毛左傳後公穀鄒夾而行而後之春秋必首左其舍彼取此非一時一人所能定也其見確矣其論公矣大全修而毛左復詘後世之經學其可問哉

經之足重以其為古聖賢作也古聖賢作之復得古聖賢釋之不愈足重乎六經訓釋惟詩最古其字詁則有爾雅蓋周公及子夏之徒為之也其篇義則有大小敘又子夏之徒為之也繼之則有詁訓傳而兩毛公亦六國及先漢時人也視易之王書之孔三禮之鄭倶出其前矣然則學詩者止當以雅敘傳三者為正宗而精求其義三者所未備然後參以後儒之說可耳雅敘傳有定解反舍而他求斯舛矣蓋己之神智既非能勝於古人而人情事勢度數名物及字之義訓聲形又不如生其世者見聞之確反欲跨而出其上亦不自量之甚矣

四始

四始之說先儒言之各異二雅風頌四者人君能行之則興不行則衰故此四詩為王道興衰所由始此鄭康成之說而本於大敘者也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此司馬子長之說也大明在亥為水始四牡在寅為木始嘉魚在巳為火始鴻雁在申為金始此詩緯汎歷樞之說也觀大敘歷言風雅頌之義而總斷之曰是謂四始則風雅頌正是始非更有為風雅頌之始者鄭說得之矣子長未見毛敘其所言四始不知宗何詩也翼奉治齊詩而知五際七情之要五際七情亦緯書汎歷樞之說也然則亥寅巳申之為四始其出於齊詩乎

六義

詩有六義其首曰風大敘論之語最詳複約之止三意焉云風天下而正夫婦又云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風化下此風教之風也云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又云吟咏情性以風其上此風刺之風也云美教化移風俗又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此風俗之風也餘所言風則專目國風要之風俗之風正當國風之義矣然義有風教而後風俗成有風俗而後風刺興合此三者國風之義始備而風教實先之惟風刺之義其風自下及上故大敘十七風字獨以風刺上以風其上陸氏讀為諷焉

詩人興體假象於物寓意良深凡託興在是則或美或刺皆見於興中故必研窮物理方可與言興學詩所以重多識也朱子論興獨異是謂興有兩意有取所興為義者有全不取其義但取其一二字者夫全不取義何以備六義之一乎即如關雎之次章本賦也而集傳指為興究其所謂興者止取左

若流之窈窕求之兩之字相應耳其釋召南之小星取兩在字兩與字爲興王風揚之水取兩之字兩不字爲興皆此類也不近兒戲乎甚有經文本無其字而集傳代爲補出使其句法相應者如鄭風揚之水魏風園有桃唐風綢繆小雅常棣之類不勝識指是六義不在詩而在集傳矣尤可笑也元儒有朱克升者著詩傳疏義最推重集傳謂能以虛詞助語發明詩蘊（克升疏義爲修大全諸臣所竊襲而沒其名併滅其書）殆指斯類而言然吾之不能無疑於集傳亦正在此又案蘇子由謂興者是當時所見而有動乎其意非後人可得而知如關雎之類乃比而非興噫誤矣朱子雖不純用其語而所云全不取義者實蘇語爲之厲階

毛公獨標興體朱子兼明比賦然朱子所判爲比者多是興耳比興雖皆託喩但興隱而比顯興婉而比直興廣而比狹劉舍人論比體以金錫圭璋澣衣席卷之類當之然則比者以彼況此猶文之譬喩與興絕不相似也朱子釋詩新例凡興義之明白者即判爲比如螽斯綠衣匏有苦葉諸篇本興也而以比目之由是比興二體疑溷而難察故釋興體反欲推而遠之使離去正意而全不取義之說出矣

興比皆喩而體不同興者興會所至非即非離言在此意在彼其詞微其旨遠比者一正一喩兩相譬況其詞決其旨顯且與賦交錯而成文不若興語之用以發端多在首章也如我心匪石螓首蛾眉毳衣如菼如山如阜金玉爾音如跂斯翼价人維藩敦琢其旅之類皆比也而集傳槩以爲賦夫詩中賦然之比體既溷之於興中更欲於興體中分立比體取本同者而彊求其異不得不爭同異於毫芒之間如凱風篇以首章爲比次章爲興小雅谷風篇以前二章爲興末章爲比青蠅篇以首章爲比二三章爲興支離穿鑿風雅掃地矣反謂先儒不識興比何以服其心乎

風雅頌之名其來古矣不獨大敘言之也見周禮大師之職又見樂記師乙荅子貢之言又見荀子儒效篇歷歷可據也又三百十一篇皆古樂章也二南雅頌之入樂載於儀禮之燕禮鄉飮禮及內外傳列國燕享所歌無論已至瞽人歌周禮則十三國繼二南之後周禮籥章迎寒暑則歙豳詩祈年則歙豳雅祭蜡則歙豳頌大戴投壺禮稱可歌者八篇則魏風之伐檀在焉漢末杜夔能記雅樂則伐檀之詩與鹿鳴騶虞文王並列十三國變風之入樂又歷歷可據也宋程大昌謂詩有南雅頌而無國風自邶至豳十三國詩皆不入樂豈非妄說乎彼特見蘇氏釋鼓鍾篇以雅以南誤以爲二雅二南故生此說耳蘇氏之謬前辯之已悉矣（見小雅鼓鍾篇）程又謂季札觀樂自邶以下先儒但紀國而不言風故知無國風之名殊不知二南之詩不盡得於境內兼得之於南國周召之名不足以盡之故言南南指其地非以爲詩名也十三國之詩皆得於境內自應舉國名以槩之言國言南皆據實而言其爲風一而已且季札聞邶鄘衞則云是其衞風聞齊則云泱泱乎大風風之名較然程獨不見乎又案呂氏春秋云禹省南土塗山氏女命妾往候女作歌曰候人猗兮實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程以南爲詩名或本於此然呂覽言取風不言無風也況呂覽豈傳信之書耶

詩樂

詩篇皆樂章也然詩與樂實分二教經解云詩之教溫柔敦厚樂之教廣博易良是教詩教樂其旨不同也王制云樂正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教詩教樂其時不同也故敘詩者止言作詩之意其用爲何樂則弗及焉即鹿鳴燕羣臣清廟祀文王之類亦指作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爲樂偶與作詩之意同耳敘自言詩不言樂也意歌詩之法自載於樂經元無煩敘詩者之贅及樂經今已不存則亦無可攷矣集傳於正雅諸詩皆欲以樂章釋之或以爲燕饗通用或以爲宗畢而燕或以爲受釐陳戒俱以詞之相似億度而爲之說殊不知古人用詩於樂不必與作詩之本意相謀（馬端臨文獻通考論之甚悉）如射鄉之奏二南兩君相見之奏文王清廟何嘗以其詞哉況舍詩而徵樂亦異乎古人之詩教矣朱子嘗荅陳體仁書言詩之作本以言意非爲樂而作斯語甚當及傳詩則傅會樂章以立義與己說相違此不可解也

詩人

詩三百篇其作者之主名有詩人自著之者如節南山巷伯烝民崧高是也有見於他典者如載馳（見左傳敘）鴟鴞（亦見金縢）常棣（國語）抑（國語亦見敘）桑柔（左傳亦見敘）時邁思文（國語皆見）是也其詩人不言他典不載而敘得其姓氏者風之清人（公子素）渭陽（秦康公）七月（周公）小雅之何人斯（蘇公）賓之初筵（衞武公）大雅之公劉泂酌卷阿（皆召康公）民勞（召穆公）板（凡伯）蕩（召穆公）雲漢（仍叔）韓奕江漢（皆尹吉甫）常武（召穆公）瞻卬召旻（皆凡伯）及魯頌四篇（皆史克）爾其餘或言某大夫某人或言大夫或言微臣或言下國或言大子傳或併不言其人蓋古世質樸人惟情動於中始發爲詩歌以自明其意非若後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有所作輒繫以名氏也及傳播人口采風者因而得之但欲識作詩之意不必問其何人作也國史得詩則述其意而爲之敘固無由盡得作者之主名矣師儒傳授相與講明其意或於敘閒有附益然終不敢妄求以實之闕所不知當如是耳朱子集傳始以葛覃卷耳爲后妃作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爲莊姜作東山文王大明緜爲周公作（惟文王本呂氏春秋然非先儒所取信）鑿然言之毫不置疑矣

集傳詩證

朱子釋詩多引他書以證成己說如釋鄭遵大路則引宋玉登徒賦釋秦晨風則引百里奚妻扊扅歌釋雅楚茨神保則引屈原九歌釋頍弁則引漢魏以來樂府釋文王陟降則引春秋傳天王命諸侯之詞釋行葦江漢諸詩則引傳古圖器物銘釋周頌陟降庭止則引楚詞大招皆取其語之相同及文勢之相似者以爲取義亦必相類其用意可謂勤矣源閒嘗攷六經之文互相沿襲者多有語雖同而意未必盡同也即如柔遠能邇出納朕命舜命官言之（見書舜典）而民勞詩亦云柔遠能邇烝民詩亦云出納王命不得謂此二詩因命官而作也不憖遺一老俾屛（與屛同）余在疚魯哀公誄孔子言之（見左傳哀十六年及禮記檀弓）而十月之交亦云不憖遺一老閔予小子亦云嬛嬛在疚不得謂此二詞因悼賢臣而作也鶉之賁賁（與奔奔同）童謠也（見左傳僖五年）而鄘之鶉奔豈克敵之詩乎如魚竀（與赬同）尾衞卜繇也（見左傳哀十七年）而周南之汝墳豈失國之詞乎渾良夫見夢於衞侯云緜緜生之瓜矣（哀十七年）可謂大雅之緜爲怨鬼之語乎胤侯數羲和之罪云顚覆厥德沈湎于酒矣（見書胤征）可謂抑之第三章爲誓師之文乎此類殆不勝識指又專舉詩詞言之如之子之稱可施於女子亦可施於天子杕杜之興以

刺穿特亦可以勞士卒嘤嘤草蟲倉庚喈喈之語采桑女及姝子(天傳作桃)用之而王者之勞將帥亦用之至如萬壽無疆介爾景福樂只君子彼其之子四牡孔阜所謂伊人等語皆重見疊出然而篇各一義義各有歸不得槩而同之也況後世騷人墨士擷取經文不過攬其芳華以資潤色豈暇尋其本旨哉今因片詞之偶同遽謂經之正解在是是猶指隙中之末光而盡日月之全照撫栝中之一勺而測江海之洪流也彼夸詩斷章術不可用爲正訓況字句之間偶相蹈襲在彼亦出於無心者乎

逸詩

古詩三千孔子刪存三百其亡逸者多矣篇名之稍見於書史者如貍首鳩飛茅鴟河水新宮驪駒祈招采齊肆夏樊遏渠支威明明崇禹生開武宿夜轡之柔矣之屬先儒皆云逸詩亦彊爲之說也惟呂叔玉以肆夏樊遏渠爲時邁執競思文三頌韋昭以鳩飛爲小宛河水爲沔水然鄭康成不用三頌之說杜元凱不用沔水之說皆卓見也宋儒又以新宮爲斯干采齊爲楚茨益屬傳會若夫黹之爲𣘻振羽之爲振鷺勺之爲酌象之爲武與內說之有本者矣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三十五 嘉應邱[illegible]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三十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攷異

爾雅毛傳異同

爾雅與詁訓傳皆詩說之最古者也爾雅始於周公而子夏之徒述而成之詁訓傳作於大毛公而淵源實出於子夏故此二書之釋詩往往相合然其中亦不無小異或詩之所有而雅無文或雅之所釋而毛無傳或雅傳竝有訓釋而義趣迥不相謀竊嘗推其故二書皆出子夏而弟子各述其師說則不盡同傳爾雅之學者雖稍增益其文而未必取資於詩傳毛公之傳詩亦自述其師說著之於書而未嘗規摹於爾雅是其同者由於所出同而非誤襲其異者由於述者之殊而非有意於立異也孔疏申毛於其同者則云毛依用爾雅爲說於其異者則云毛謂爾雅未可盡從此殆未必然也後儒又謂爾雅後出依倣傳義改易字形尤爲認論(辨見魏秦爾風今)案傳義之與雅異者才十之一耳而其異之實又各有不同有異而不可同者有異而未嘗不同者今特表出之以俟攷辨

寤寐思服服思之也案釋詁云服事也箋用以易傳○左右芼之芼擇也案釋言云芼搴也孔疏通兩義爲一辯見本詩○于沼于沚沚渚也鳧鷖在渚渚沚也案釋水云小渚曰沚○抱衾與裯裯單被也案釋訓云幬謂之帳箋用以易傳○野有死麕郊外曰野案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壹發五豵一歲曰豵言私其豵傳同案釋獸云豕生三豵箋用以易傳辯詳七月詩○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案釋言云肯可也箋用之本詩有辯○景山與京京高丘也如坻如京傳同案釋丘云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丘丘與京異○騋牝三千馬七尺以上曰騋(此周禮庾人文)騋馬與牝馬也案釋畜(牝驪牡玄此郭義也禮記鄭注引此作騋牝驪牡元)○考槃在阿曲陵曰阿案釋地云大陵曰阿孔疏謂大雅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爲宜○悠悠蒼天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遠而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案釋天云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傳取義分雅以時別康成和合二說語詳孔疏○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案釋言云愷悌發也箋用其義○胡瞻爾庭有縣特兮獸三歲曰特案釋獸云豕生一特○騧驪是驂黃馬黑喙曰騧案釋畜云黑喙騧不言黃馬說文同傳○宛在水中坻坻小渚也案釋水云小渚曰沚小沚曰坻○宛丘之上兮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案釋丘云宛中宛丘又云丘上有丘宛丘本詩有辯○心焉惕惕惕惕猶忉忉(齊甫田傳云忉忉憂勞也)案釋訓云惕惕愛也郭云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溉之釜鬵鬵釜屬案釋器云䰝謂之鬵鬵鉹(尺氏切)也孔疏云鬵非釜類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案釋獸云豕生三豵又云麕絕有力豜箋用爾雅豵義易傳疏併用爾雅義述箋辯詳本詩○于彼原隰高平曰原案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坎坎鼓無傳蹲蹲貌案釋訓云坎坎蹲蹲喜也(蹲蹲說文引作壿壿)○如竹苞矣苞本也案釋木云如竹箭曰苞郭注爲叢生義○九十其犉黃牛黑脣曰犉殺時犉牡傳同案釋畜云黑脣犉郭以爲通謂黃牛不主爲黃牛說文同毛傳○執爨踖踖爨饔有容也案釋訓云踖踖敏也○皇尸載起皇大也案釋詁云皇君也箋用以易傳○先集維霰霰暴雪也案釋天云雨霓爲霄雪(霰或體)之爲霄雪郭以爲水雪雜下孔申傳云霰久必暴雪非謂霰即暴雪○止于丘阿阿曲阿也案釋丘云非人爲之丘大陵曰阿丘與阿別孔疏云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奉璋峩峩半圭曰璋案釋訓云峩峩祭也箋從之王肅以爲傳不言祭辯詳本詩○遂其在京京大阜也案釋地云大阜曰陵釋丘云絕高爲之京孔疏通其義謂丘高大爲京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履帝武敏敏疾也案釋訓云敏拇也箋從之孔申傳云毛謂爾雅不可盡從○陟則在巘巘小山別於大山也案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又云重甗(郭注云山形如累兩甑孔疏引以釋巘)隒○錫爾介圭以作爾寶瑞也案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則非諸侯瑞圭箋用雅義易傳韓奕以其介圭同○振古如茲振自也案釋言云振古也箋用以易傳○在坰之野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案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孔疏云野爲通稱又徧牧與此牧異嫌相涉故略之○烝烝皇皇烝烝厚也案釋訓云烝烝作也箋以烝烝爲進進與作義相近○右諸條皆異而不可同者也

惄如調飢惄飢意案釋詁云惄思也釋言云惄飢也箋從釋詁孔謂惄本訓思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箋以思義相接成○終風且暴暴疾也案釋天云日出而風曰暴二義雖異然相兼亦可通○庶姜孽孽孽孽盛飾也案釋訓云孽孽戴也郭注云頭戴物孔疏以爲頭戴物乃婦人盛飾貌○在河之滸滸水隒也案釋丘云夷上洒下漘釋山云重甗隒孔疏通之言滸是水岸隒是山岸故滸爲水隒○將叔無狃狃習也案釋言云狃復也箋從之孔謂復亦慣習意○在水之湄湄

水隄也案釋水云水草交曰湄孔通之與湄同○中唐有甓唐堂塗也案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孔通之云堂之與陳廟廷之異名耳其實一也○象弭魚服弭弓反末也案釋器云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孔用孫炎義釋之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爲弭是弭乃弓弰弛則反曲故爲弓反末○歲亦陽止陽厤陽月也案釋天云十月爲陽此詩及杕杜箋皆用之孔謂厤盡有陽之月方至十月毛正解十月名陽之義○其爲飄風飄風暴起之風案釋天云回風爲飄回旋之風必猝然而起義相通○以妥以侑侑勸也案釋詁侑報也孔云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重報之義○追琢其章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案釋器云玉謂之雕金謂之鏤又云玉謂之琢孔云散文可以相通○其菑其翳自斃爲翳案釋木云自斃神(音)辪蔽者翳(郭注引此詩)孔通其義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而陰翳○汔可小康汔危也案釋詁云幾汔也箋用雅義辯詳本詩○徂隰徂畛畛場也案釋言云畛殄也邢疏謂畛埒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主故畛爲埸埸則地絕故謂之殄○又釋訓所釋晏晏旦旦丁丁嚶嚶蓁蓁萋萋臬臬𥌒𥌒憲憲泄泄懽懽傜傜謔謔熇熇諸義皆與傳異孔疏申之以爲傳解字訓雅言作詩之故故有不同○右諸條皆異而未嘗不同者也至於周南之崔嵬徂魏風之岵屺雅傳相反乃後世傳寫之誤非作者本意茲不贅及焉

鄭箋破字異同

康成釋詩多改經字以就己說說詩者譏之然其閒得失縣殊不能無辨今悉攷之有自據當時讀本未嘗改者如願言則疐疐爲嚏(釋文云疐本又作嚏)素衣朱繡繡爲綃(魯詩作綃見士昏禮注)東有甫草甫爲圃(韓詩作圃又甫圃古通用)古之人無斁斁爲擇(孔疏云此經斁字本有作擇者)串夷載路串爲患(釋文云串一本作患疏亦云)好是稼穡稼穡維寶稼穡皆爲家嗇(釋文云鄭本二字皆無禾旁疏亦云)員爲河河爲何(釋文云河本或作何)是也有古字音義本相通者如其虛其邪邪爲徐(古邪徐音同頌邪字協)(爾雅釋訓作其徐)邈邈不殄殄爲腆(疏引儀禮注云古文腆字作殄)其魚魴鰥鰥爲鯤(古通用疏云鰥鯤)烝在栗薪栗爲裂公孫碩膚詒厥孫謀孫皆爲遜(釋文云古遜字借孫爲之)示我周行示爲寘(疏云古示寘同讀)視民不恌視爲示(鄭自云視古示字)鄂不韡韡不爲柎抑此皇父抑爲噫飲酒溫克溫爲蘊(疏云溫蘊通用)既匡既敕匡爲筐(說文云匡飲器筥也筐乃重文)垂帶而厲厲爲裂裂假不瑕假爲厲瘕(祭統注引此作烈魯詩作裂氏可見古厲烈裂通用)維其勞矣勞爲遼(疏云字相假借)孔棘我圉圉爲禦(圉禦通用辨詳正字)靡人不周周爲賙(賙周通用)懿厥哲婦懿爲噫不云自頻頻爲濱匪我鼓[illegible](辨詳本詩)是也此二者似改字而實非改也又有改其字而不改其義者如白茅純束純爲屯其之展也展爲襢限則有泮泮爲畔是也有所改之字義雖小異而不甚相遠者如自貽伊阻所謂伊人伊可懷也伊誰云憎伊字皆爲緊出其闉闍闍爲都既敬既戒敬爲儆立我烝民立爲粒幅隕既長隕爲圓是也有改之而有補於文義者如良馬祝之祝爲屬齊子豈弟豈弟爲闓圛其弁伊騏騏爲綦(疏云騏綦色弁綦命有之者王特設此使士服之此言諸侯常服當作綦釋文云騏說文作綦云弁飾也)浸彼苞稂稂爲涼無相猶矣其猶不猶猶皆爲瘉勿罔君子勿爲末舟人之子舟爲周熊羆是裘裘爲求賓載手仇仇爲㪺莫肯下遺遺爲隨謂之尹吉吉爲姞應田縣鼓田爲棟是也有改之而無妨於文義者如說懌女美懌爲釋山有橋松橋爲槁其人美且鬈鬈爲權有蒲與蕑蕑爲蓮田畯至喜喜爲饎(七月大田同)其祁孔有祁爲麎攘其左右攘爲饟上帝甚蹈蹈爲悼有兔斯首斯爲鮮其政不獲政爲正以歸肇祀后稷肇祀肇域彼四海肇皆爲兆用狄彼東南狄皆爲剔實墉實壑實爲是來旬來宣旬爲營徐方繹騷繹爲驛鋪敦淮濆敦爲屯何天之龍龍爲寵是也有改所不必改而文義反迂者綠兮衣兮綠爲褖說于農郊說爲襚俟我乎堂兮堂爲棖他人是愉愉爲偷小人所腓腓爲芘不可與明明爲盟似續妣祖似爲巳(巳午之巳)君子攸芋芋爲幠維周之氐氐爲桎先祖是皇(楚茨信南山)烝烝皇皇皇皆爲暀(爾雅釋文音旺)俶載南畝(大田載芟良耜)俶載爲熾菑式勿從謂式爲慝無自瘵焉瘵爲際后稷不克克爲刻先祖于摧摧爲嗺草不潰茂潰爲彙賚我思成賚爲來及[illegible]爲害剝斷王幽爲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同)祀高宗祀爲祫[illegible]是也

康成他注與箋詩異同

康成箋詩與注他典之引詩者多有異同蓋因先通韓詩後見毛敘又他典所引類多斷章則就文立義故也其得失亦往往互見故後備釋詩或反取他注今列其異同頗加裁擇焉君子好逑緇衣逑作仇注訓仇爲匹彼疏申之言以好人爲匹(與毛傳逑匹小異而義同)箋訓逑爲怨耦謂和好衆妾之怨者(辨詳本詩)○葛覃服之無斁緇衣斁作射注言采葛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不厭箋訓服爲整言整治之無厭倦○何彼襛矣儀禮昏以爲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嫁時之車儀禮疏謂此乃三家詩說箋以王姬嫁於齊自乘其車○壹發五豝射義注以爲喻多得賢彼疏云斷章箋以爲不忍盡殺仁心之至○威儀棣棣孔子閒居棣作逮注以逮逮爲安和貌箋從傳富而閑習○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坊記勗作畜注以爲定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以孝於我彼釋文云此是魯詩箋從毛敘莊姜送歸妾鄭荅炅模云後見毛詩改之○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坊記注有二說一謂采其葉而可食無以根美并取之證記不盡利一謂人之交友取一善而已不可求備於人此與別解詩義彼疏以爲注記時未見毛傳不知是夫婦之詩也箋謂無以惡色之惡棄其相與之禮○鶉之彊彊鵲之奔奔表記彊彊作姜姜奔奔作賁賁注以爲爭鬭貌云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以證君命逆臣有逆命箋謂居有常匹行則相隨○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坊記體作履注訓履爲禮言既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箋從毛傳爲兆卦之體○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表記注以爲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彼疏謂斷章以證不以口譽人箋以爲君無所依歸於我舍息○何戈與祋樂記注引此詩祋作綴云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彼疏以爲魯齊韓詩毛傳云祋殳也箋不易傳○維鵜在梁不濡其翼表記注以爲鵜胡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汙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箋以爲鵜當濡翼而不濡非其常喻小人在朝非其[illegible]○夏屋檀弓注以爲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箋以爲設禮食大具○七月篇周禮籥章注以流火觱發爲豳風于耜舉趾饁彼南畝爲豳雅穫稻春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爲豳頌箋以女心傷悲爲豳風穫稻春酒爲豳雅朋酒斯饗爲豳頌○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緇衣注以爲示我忠信之道箋以爲人有以德善教者置之於周之列位(記此及德音今皆從詩然箋義實勝)○德音孔昭鄉飲酒

禮注以爲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斅以爲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六笙詩鄉飲酒禮注以爲其義未聞又以爲孔子之前已亡箋以爲孔子時俱在其義與衆篇合編故存○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論語成作誠注以爲此行誠不可致富適足以爲異箋以爲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緇衣注以爲待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箋以爲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中庸炤作昭注以爲聖人雖隱居其德甚明箋以喻賢者伏處炤炤易見不足以逃○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祭義注以明發爲明日繹祭之夜自夜達旦二人謂父母文王繹祭之夜達旦不寐思其父母箋從毛以二人爲文武○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表記注訓穀爲祿言敬治女位之職事與正直之人爲友則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箋訓共爲具穀爲善言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神明則祐聽之其用善人必與女呂記取鄭注穀優○鼓鍾篇中候握河注以爲昭王時詩孔疏云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箋從敘刺幽王○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緇衣注以爲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彼疏云此以正衣解之箋謂取溫裕而已不言大蜡○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表記遐作瑕注以瑕爲胡謂爲告箋以瑕爲遠謂爲勤○旅于周服周禮職方注引此云服服事天子也箋云爲君子九服之中○於緝熙敬止緇衣注以爲明明乎敬其容止箋以爲敬其光明之德○駿命不易大學注讀易爲去聲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箋音亦云不可改易難易義長今從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注讀載爲栽言上天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臭氣者以喻化民之德淸靜如神箋謂天之道難知○聿懷多福表記注訓懷爲至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福箋訓懷爲思言述行此道思得多福○六師及之荅臨碩以六師卽六軍箋以爲二千五百人爲師未備六軍殷末之制孔疏以箋爲誤疏得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中庸注以爲聖德至天則鳶飛至淵則魚躍箋以喻惡人遠去善人得所記注優矣本詩有辨○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表記注以君子求福修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箋以不回爲不違先祖之道

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中庸注訓懷爲歸言我歸有明德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箋以爲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禮器棘作革欲作猶遹作聿注以爲文王改作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豐邑而行孝道時使之然也箋訓來爲勤言非急欲從己之欲乃追述王季勤行之孝本詩有辯○武王成之坊記注以爲武王築成鄗京箋以爲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吉占疏謂記斷章此當顧上下文必著其功之盛美方可繼以君哉後儒皆從記注○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表記注訓芑爲枸檵詒爲遺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詒其子孫以善謀以安敬其子也今皆從此亦通彼疏云翼助也此證數世之仁箋從毛芑爲草詒訓傳孫訓順翼亦從毛爲敬言傳其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生民詩檀弓注引大戴禮帝繫篇言帝嚳有四妃則姜嫄乃帝嚳妃稷乃帝嚳子箋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稷非帝嚳子○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表記肇作兆注以爲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箋以爲居稷祀帝於郊而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福以至於今○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坊記注以爲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成德美箋從毛傳以德爲施惠及歸俎○顯顯令德中庸顯作憲注以憲憲爲興盛貌箋以顯顯爲光中庸疏云憲憲乃齊魯韓之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中庸右作佑注以爲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福之箋以爲成王官人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敕之記注允矣○芮鞫之卽周禮職方氏注以芮爲水名箋以芮爲水內鞫爲水外箋得之○有覺德行緇衣覺作梏注云大也直也箋從毛止訓大兼二義亦勝朱傳從之○無言不讎表記注以爲讎猶荅也箋以讎爲售二義稍異而實同○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中庸注以爲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容德視女在室獨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箋以爲神助祭者在宗廟之室怠惰不敬不念屋漏有神而起愧心○維此惠君祭統注以惠爲施惠箋以惠爲順○生甫及申孔子閒居注以甫爲仲山甫箋以爲甫侯○肅雝顯相書何注以肅雝指助祭諸侯云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箋以肅雝屬周公顯相屬諸侯傳書注義長○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大傳射作斁注以爲文王之德豈不顯明豈不承成先人之業箋以爲助祭者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鄭荅炅模言注禮在前箋詩在後故有異音當從毛義二說俱未盡○夙夜基命宥密孔子閒居注訓基爲謀言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箋從毛以基爲始言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鄉射禮注引呂叔玉語以時邁執競思文三詩卽肆夏樊遏渠詩箋周禮注皆不用其說○王制注以辟爲明雝爲和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所以班政教泮水箋以爲辟雝者築土邕水外圓如璧泮之言半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孔疏以爲箋言其形禮注解其義兩相接成○夏而楅衡周禮封人注以楅設於角衡設於鼻箋以爲皆設於角○公徒三萬荅臨碩以爲二軍箋以爲三軍孔疏以二軍爲是○鬷假無言時靡有爭中庸鬷作奏注訓假爲大言奏大樂於廟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箋訓假爲升言總升堂而齊一寂然無言語爭訟○爲下國綴旒郊特牲注引此綴旒作畷郵以證郵表畷之義以爲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閭之處彼疏謂此乃三家詩畷郵者井道相連畷之處造郵舍以處田畯言成湯施仁政爲下國諸侯之處所使不離散箋以爲諸侯繫心於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箋勝注然毛傳尤當○右閒有臧否雖出管見或不無一得焉其不置辯者則以箋義爲正矣

釋文正義異同

毛傳簡質述者各有異同今止存康成一家之說蓋因孔氏正義義取畫一毛無傳者槩用箋義述之惟箋義顯與傳殊始旁取王肅孫毓諸家之說以述毛義否則畧焉然諸家之說固有大勝於鄭者惜其書已亡不可攷已今取其音義見於釋文而孔疏所遺者紀之於左以俟後之識者擇焉

窈窕淑女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揚雄語與毛傳幽閒義本合孔用鄭申毛故駁揚○左右流之左右王申毛如字鄭音佐佑近解用王音然不如鄭○百兩御之御王肅魚據反云侍也則亦當音訝肅此音義併易傳○逝不相好好王崔申毛如字毛云不及我以相好孔不爲箴未詳如字之義○濟盈不濡軌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直

音犯(今用舊音)○將其來施施王申毛如字鄭七羊反(案次章箋云言其將來食亦應如字若七羊反當爲請義)○二矛重喬傳重喬累荷也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閒相負荷(孔引候人傳以荷爲揭義同沈)○舍命不渝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鄭訓處孔述毛用之)○不寁好也好如字鄭云善也或呼報反(或近解用反)○聊樂我員樂音洛一音岳(毛鄭義皆作洛音未詳音岳之義)○士曰旣且且音徂往也徐子餘反(毛旣且無傳鄭亦不訓往)○會且歸矣且七也反沈子餘反(未詳沈義)○葛屨五兩兩王肅如字沈音亮(音異義同)○莫我肯勞勞如字又力報反(如字非箋疏義近解用之)○碩大無朋傳云朋比也王肅孫毓申毛比必履反謂無比例也(此近解用)○人之爲言爲于僞反或如字下皆同本或作僞者非(于僞乃鄭義孔申毛作僞依定本也孔又云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如字豈王義乎近解皆讀如字)○小戎王云駕兩馬鄭云(毛云兵車鄭云羣臣之兵車孔云元戎先行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皆不言駕兩馬)○轂旦于差旦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破字宜從鄭讀(據此則王亦破字然觀徐之且音及韓之作嗟則或是讀本之異)○何戈與祋何何可反又音何(何義未詳)○七月毛傳豳土晚寒謂晚節而氣寒也(與鄭異義而勝之)○鬻子之閔斯鬻由六反徐居六反一云賣(音育衒也)也○勿士行枚行毛音銜鄭音衡王戶剛反(行字毛無傳何自知其音銜鄭云行陳銜枚則銜字非釋行也行陳之行正應戶剛反不當獨爲王義釋文恐有誤)○烝在栗薪栗毛如字鄭音列(孔用鄭申毛亦爲析薪義)○烝然罩罩烝王衆也(呂用王義)○保艾爾後艾五蓋反徐音刈(毛訓養徐音當訓治亦通)○共武之服共鄭如字王徐音恭(近解用恭音)○侵鎬及方鎬王云京師(鄭得之王非是)○于焉逍遙焉於虔反又如字(於虔反鄭義也孔述毛用之近解用如字爲義不及鄭優)○噦噦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長崔直亮反幼崔音杳(本詩辯)○不弔昊天弔如字又丁歷反下同(毛鄭皆爲至義應丁歷反如字不知誰義近解用之)○抑此皇父抑如字詞也徐音噫(近用如字之義)○曰予不戕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上二條本詩皆有辯)○舍彼有罪舍音赦一音捨(毛訓除應從捨音)○淪胥以鋪鋪偏也王云病也(近解從王)(江漢傳義亦通)○飲酒溫克溫王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蘊藉也(從王)○誰適與謀適如字王徐都歷反(如字者箋疏義也近用王徐音)○廢爲殘賊傳廢忕也一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肅得之本詩有辯)○哀我憚人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下同(音但當謂畏未詳其義)○禮儀卒度度如字沈待各反○神嗜飲食釋文嗜作耆云而至反徐云又巨之反下同(沈徐二反義俱未詳)○乘馬在廄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近從王徐)○福祿艾之艾徐又音刈○實維何期期本亦作其音基王如字(基音則鄭義若如字讀則期望義亦通)○各奏爾能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二反義皆未明)○有那其居王那多也(毛無傳孔以鄭述毛莫聞王義)○中心藏之藏鄭子郎反王才郎反(表記釋文亦云王如字辯詳本詩)○駿命不易易毛以豉反鄭音亦下文及不易維王同(本詩有辯)○王赫斯怒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鄭云斯盡也孔述毛亦云盡)○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音烏鄭如字(辯見本詩)○昭茲來許繩其祖武來王如字鄭音賚(說見本詩)○聿追來孝來字同來許○貽厥孫謀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孔以鄭述毛近解從王)○先生如達達他末反小羊也沈云毛如字(孔謂同未詳沈義)○柔遠能邇能徐奴代反(孔以鄭申毛不同耐義說見本篇)○覆狂以喜狂王居往反鄭求𤣥反(王義未詳)○胡不相畏相毛如字鄭思亮反(孔以鄭述毛)○云如何里王云瘇病也(與憂義小別)○其風肆好風福鳳反王如字云音也(鄭以風切爲義孔述毛用之近解從王義)○邦國若否否音鄙惡也舊方九反王同云不也(近從王)○慶既令居令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善也(近從王義辯見本詩)○燕師所完燕於見反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皆烏賢反云此燕國(本詩有辯)○來旬來宣毛如字鄭音賚(孔以鄭申毛近解如字)○鋪敦淮濆敦王申毛如字云厚也(近解爲厚義而未必同王)○懿厥哲婦懿於其反沈又如字(近用沈音本詩有辯)○不弔不祥弔如字又音的(鄭訓至孔申毛從之近解如字)○假以溢我傳云溢慎慎王崔申毛並作順解(孔從慎義)○無此疆爾界界釋文作介云大也(界字毛無傳箋疏皆經界義介大未知誰義)○旣昭假爾假鄭王並音格沈云毛如字(如沈讀則假音賈訓大亦通當謂王業之光大)○於薦廣牡於鄭如字王音烏(近從王音)○假哉皇考假音暇徐古雅反(今從徐音)○耆定爾功耆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云惡也(案鄭云老不云惡鄭字誤不知誰解)○朕未有艾艾五蓋反徐音刈(與保艾同)○命不易哉易鄭音亦王以豉反(與文王大明同)○於繹思於鄭如字王音烏(同於)○狄彼東南狄王他歷反遠也孫同鄭作剔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敦商之旅敦鄭都回反王都門反厚也(毛無傳王義可以述之孔申毛用鄭義近解亦從箋)○昭假遲遲假古雅反鄭云暇也王訓至音格(孔以鄭述毛近解從至義)

又案陸博士孔祭酒俱生唐初又同在十八人之列然其釋詩旨趣多殊陸寶吳人孔爲冀產意學有南北之分與非也孔奉敕爲正義故專主傳箋陸之釋文得任己意自應旁引他說矣諸家之述毛見釋文而不見正義者前旣表出之至釋文所引韓詩及說文與諸家之說或迥與毛鄭義別而著之於編當必有取焉爾今亦紀之如左以見陸孔之異同因稍加折衷焉

我姑酌彼金罍引說文姑作夃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夃不如毛鄭姑且之說爲順○施于中逵引左傳杜注逵方九軌案毛云九達之道義合爾雅杜爲鄭國言之故異義孔辯之良是○不可休息息作思陸孔意異辯見本詩○鵲巢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陸云架俗本作加功孔云冬至加功所見箋本各異○追其吉兮引韓詩云追願也案鄭云追及也義各通○寔命不同引韓寔作實云有也案毛云寔是順○江有汜敘嫡能悔過陸以嫡爲夫人孔疑是大夫以下孔得之○渚引韓一溢一否曰渚案毛云渚小洲也水岐成渚毛義合爾雅○胡迭而微迭引韓詩作臷云常也不如孔訓更迭長○終風且暴引韓云終風西風毛云終日風韓說或有本○死生契闊契闊引韓云約束也不如毛訓勤苦明當○招招舟子引韓招搖聲也案毛云號召之貌聲貌義稍殊陸又引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意同毛○中心有違引韓云違很也案毛云離也鄭云徘徊也毛義長○湜湜其沚湜引說文水清見底與鄭持正義異水清近之○箋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見渭或作見謂陸孔本異辯見附錄○不我能慉陸云慉毛興也孔云諸本皆作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慉養義順○碩人俁俁引韓作扈扈云美貌與毛云容貌大俱通○毖彼泉水毖引韓作祕說文作䪐案毛云毖流貌韓義未詳說文誤引附錄有辯○王事敦我引韓詩敦迫案毛云厚鄭云投擿不如敦迫明順○室人交徧摧我摧引韓作誰云就也案毛云沮鄭云刺譏之言當從毛○新臺有洒引韓洒作漼云鮮貌與毛訓洒爲高峻俱通○河水浼浼引韓作浘浘(音尾)云盛貌毛以浼浼爲平地韓較長○鄘引鄭云紂都以南曰鄘引王云王城以西曰鄘孫毓譏肅語無驗鄭義爲

長得之○中冓之言引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案毛云中冓內冓鄭申之云宮中所冓成淫僻之語不以冓爲夜又案漢書注晉灼云冓舊詩以爲夜傅疏亦云夜也引王此徧皆同韓○不可詳也詳引韓作揚揚猶道也較毛詳審義爲顯○邦之媛也引韓媛作援援取也案毛云美女曰媛鄭以媛助申之爲允○騋牝三千陸云騋馬六尺以上也孔申傳云七尺曰騋定本云六尺恐誤孔得之○大夫跋涉引韓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案毛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勝韓○有匪君子引韓匪作邲美貌案毛云文章貌義勝○僩引韓詩說文不如毛義優辯見本詩○考槃在澗澗引韓作干云磽确之處與毛山夾水曰澗各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引韓倩蒼白色盼黑色案毛云倩好口輔盼黑白分勝韓○鱣鮪發發引馬云魚著兩尾發發然案毛云盛貌馬較優○庶姜孼孼引韓孼作钀云長貌與毛盛飾義各通○氓引韓云美貌不如毛訓民○體無咎言引韓體作履云幸也與毛兆卦之體各通○曷其有佸佸引韓詩至也與毛云會各通○不與我戍申戍引韓云舍也不如毛訓守明當○緇衣之蓆兮蓆引韓云儲也說文云廣多案毛云大也合爾雅○駟介旁旁引韓云旁彊也案孔用北山毛傳不得已釋旁旁勝韓○二矛重喬引韓喬作鷸雉名未詳其義當以毛爲正○洵直且侯侯引韓詩美也案毛云君也美義較明近解從之○子寧不嗣音引韓嗣作詒詒寄也不如毛嗣習當○挑兮達兮引說文達不相遇也案毛云往來相見貌義順○聊樂我員員引韓詩作魂魂神也義亦通孔云員助語○有女如荼箋荼茅秀引劉昌宗秀作莠音酉孔申箋秀如字得之○方秉蕑兮引韓詩蕑蓮也案毛以蕑爲蘭當矣○洧之外洵訏且樂引韓作恂盱樂貌也案毛云訏大也較勝○贈之以勺藥引韓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案毛云香草韓義美矣○還引韓作嫙似沿切儇引韓作婘音權皆云好貌案毛云還便捷貌儇利也義長○美且鬈鬈引說文云髮好貌偲引說文云彊也案毛鬈云好偲云多才較優○齊子發夕引韓云發旦也不如毛自夕發至旦明順○行人儦儦儦引說文行貌不如毛云眾貌○四矢反兮反引韓詩作變變易也不如鄭云反復○河水清且淪猗引韓云順流而風曰淪案毛云小風水成文轉如淪義各通○不素飧兮引字林云飧水澆飯也案毛云孰食鄭云魚飧毛訓爲正○見此邂逅引韓邂覯不固之貌不固義未詳當從毛訓解說○生於道周引韓周作右案毛以周爲曲各通○俴駟孔羣引韓駟馬不著甲曰俴駟案毛云四介馬也義相反韓非是○宛丘引爾雅郭注中央隆高勝毛本詩有辯○穀旦于差引諸說見前皆不如毛鄭○予所蓄租引韓云租積也與毛云爲也各通○烝在栗薪引韓栗作蓼力菊反云眾薪也案鄭以栗薪爲裂薪孔申毛用之未知眾薪作何解○破斧一二章引韓云錡木屬銶鑿屬又云銶今之獨頭斧案毛云錡鑿屬銶木屬孔云未見其文亦不審厥狀則毛韓之相反難辨其孰是○坎坎鼓我引說文坎作竷云舞曲也案毛無傳鄭云擊鼓坎坎然俱通○蹲蹲引爾雅見前與毛異義而俱通○烝然汕汕引說文汕汕魚游貌案毛云樔鉏交切也不可易○劬勞于野引韓云劬數也不如毛○寘然來思云徐音奔毛鄭全用易爲釋意似右徐而左毛鄭然毛鄭優矣○下莞上簟釋莞與箋異義箋當矣辯見本詩○或寢或訛引韓訛作譌譌覺也與毛云動也各通○節南山引韓云節視也不如毛云高峻允當○何用不監監引韓云領也義未詳當從毛鄭訓監察○昊天不傭傭引韓作庸庸易也與傭均義各通○視天夢夢引韓詩云夢夢惡貌不如毛鄭亂義明當○蔌蔌方有穀陸作方穀以方有穀爲非孔申毛有有字○山冢崒崩崒字陸孔音讀各異見本篇○抑此皇父抑引韓云意也不憖遺一老憖引韓云闇也二義俱不如箋箋云抑之言噫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詞也○昊天疾威雨無正篇陸以昊天爲是孔以旻天爲是孔義勝○民雖靡膴引王及韓詩義勝孔見本篇○哀我填寡引韓作疹疹苦也與毛云盡也各通○惄焉如擣引韓擣作疛以爲義同毛與孔疏申毛意異辯詳附錄○僭始既涵涵引韓作減減少也減少未詳其義○我心易也易引韓作施施善也案毛云說也俱通○緝緝翩翩緝引說文作咠咠聶語也義亦通○出入風議云風音諷本詩有辯○秉畀炎火秉引韓作卜卜報也不如鄭云秉持○職其左翼戢引韓云捷音虔也捷其噣音晝於左也與毛右掩左義各通○有頍者弁頍引說文舉頭貌與毛弁貌義相成○以慰我心引韓詩及王義辯見本篇○營營青蠅營營引說文作謍謍云小聲案毛云往來貌聲貌異義而實相成○有頒其首頒引韓云眾貌案毛云大首貌義勝○平平左右引韓作便便云閒雅之貌案毛云辨治謂辨治其屬國義長○紼纚維之纚引韓云筰在各切也案毛云緌也俱通○如食宜饇宜本作儀韓云儀我也亦通而宜義較順○薄言觀者觀引韓作覩案鄭云觀多也近解祖韓○三星在罶罶本又作霤霤豈謂屋霤乎則在霤猶云在戶未詳其義○無遏爾躬引韓遏病也與毛云遏止兩通○菫荼如飴引廣雅菫藋辯見本詩○捄之陾陾引說文陾陾築牆聲案毛云眾也捄是盛土於器登登方言築眾義允矣○薨薨引爾雅云眾也引王云亟疾也案薨薨傳箋無釋孔用王義○皋門有伉伉引韓作閌音亢云盛貌不如毛云高貌○黃流在中傳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或無飾字陸孔意異○民所燎矣引說文辯見本篇○其椔其翳引韓椔反草也翳因也因高填下也不如毛立死自斃二義合爾雅○崇墉仡仡引韓云仡仡搖也案毛仡仡猶言言皆高大也義長○文王烝哉引韓云烝美也與毛君義俱通○築城伊淢淢又作洫引韓洫淢池不如毛成溝之當○王公伊濯引韓云濯美也案毛云大也得之○皇王維辟辟音辟又婢亦反法也與箋異義而俱通箋云君也○茬菽旆旆引郭璞云茬菽今胡豆案鄭云大豆孔申箋駁郭良是○或歌或咢傳徒擊鼓曰咢陸本作徒歌曰咢孔以徒歌爲誤孔得之○公尸來止熏熏引說文作醺云醉也案毛云和說鄭云坐不安毛義長○于橐于囊取厲取鍛皆引說文辯各見本篇○會是掊克云掊聚斂也辯見本詩○天不湎爾以酒云飲酒齊色曰湎又引韓詩閉門不出客曰湎上郎鄭義與韓俱通○秏斁下土引韓云秏惡也此義迂○胡寧瘨我以旱引韓作疹云重也與箋云瘨病俱通○王纘之事纘引韓作踐踐任也義亦通○肇敏戎公肇引韓云長也不如毛訓謀○鋪敦淮濆引韓辯見本篇○清廟引杜預云肅然清靜之廟案杜註本賈逵鄭箋云有清明之德者之宮孔申

箋以賈說爲非孔義勝○維天之命引韓云維念也義亦通維當作惟○執競云執持也又引韓云執服也上即鄭義勝韓○來麰引廣雅辯見本詩○萬億及秭云秭一本作數韓詩云陳穀曰秭案毛云數億至億曰秭秭乃數名與爾雅合又於文義爲順韓說非是○潛有多魚潛亦作涔音岑引韓云涔魚池案毛云潛糝也合爾雅○辛螫引韓作辛赦見本詩○以車伾伾引字林伾作駓走也案鄭云有力義長○有驈有騜驈引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髦案毛云青驪驎物色不同未知孰是○狄彼東南狄引韓作鬄除也不如王申毛爲遠義○憬彼淮夷憬引說文作廣音獷云闊也一曰廣大也案毛云遠行貌義爲當○實實枚枚引韓云閒暇無人之貌案毛云礱密較優○大糦是承引韓云糦大祭也與鄭黍稷義各通○元王桓撥撥引韓作發發明也不如毛云撥治○苞有三蘖蘖引韓云絕也案毛云蘖餘義長○撻彼殷武撻引韓云達也義亦通○勿予禍適適引韓云數也不如毛云過也爲允

又釋文引韓詩有義與毛同而語暢於毛反足助顯其義者今亦列之於左

我姑酌彼金罍毛云人君黃金罍韓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以黃金飾士以梓○芣苢毛云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韓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生子爾宥謂之瞿○采蘋毛云蘋大萍韓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薸薸即萍○委蛇毛云行可從迹也韓云公正也公正故可從迹○謔浪笑敖浪毛無傳韓云起也孔引爾雅注云意萌也與起合○深則厲毛云以衣涉水曰厲謂由帶以上也韓云至心曰厲○毋發我笱發毛無傳韓云亂也○實維我特特毛云匹也韓作直云相當值○奔奔彊彊毛云鶉則奔奔然鵲則彊彊然韓云乘匹之貌鄭申毛云居有常匹行則相隨蓋本韓義○大夫夙退退毛無傳韓云罷也○中谷有蓷蓷毛云鵻也韓云茺蔚也陸璣本此○雉離于罦罦毛云覆也韓云施羅於車上曰罦○在我闥兮毛云闥門內韓云門屏之閒曰闥○衡從其畝毛云衡獵之從獵之韓云東西耕曰衡南北耕曰由從韓作由○誶予不顧誶毛云告也韓云諫也○八月在宇宇毛無傳韓云屋霤也○予手拮据毛云撠挶也韓云口足爲事曰拮据○和樂且湛常棣篇湛毛無傳韓云樂之甚也○厭厭夜飲厭厭毛云安也韓作愔愔云和悅之貌○九皋毛云皋澤也韓云九折之澤○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毛無傳韓云怙賴也恃負也○佻佻公子佻佻毛云獨行貌韓作嬥嬥徒了反云往來貌○構我二人毛無傳韓云亂也○見晛日消毛曰晛日氣也見韓作曣云曣見玉篇引韓作曣晛日出也韓說曣晛二字爲一義日出故見日氣義相成○視我邁邁毛云不悅也韓作怖怖孚吠切云意不悅好也○俔天之妹俔毛云磬也韓作磬云譬也箋疏申毛本此○緜緜瓜瓞瓞毛云瓝也韓云小瓜也○度之薨薨度毛云居也韓云塡也居謂居之板中塡義較顯○刑于寡妻刑毛云法也韓云正也○貊其德音貊毛云靜也韓云定也○予其懲而毖後患懲毛無傳韓云苦也○緜緜其麃緜緜毛無傳韓作民民云衆也王申毛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息蓋亦此義○屈此羣醜屈毛云收也韓云收也收斂得此衆聚○右諸條或闡其未明或詳其所畧後儒述毛者未必不取資焉勿以異家而忽之也

集傳用顏注韓詩異同

朱子自言最喜顏監說詩無專家之陋又語門人文選注多引韓詩章句欲采錄爲一冊然二家詩說多有與毛鄭同者朱子輒不從而別爲立解原朱子之意專在攻敘故獨取其異於毛鄭者而同者則置之也今采漢書顏注說詩之語及文選注所引韓詩與毛鄭同而異於集傳者列諸左

慍于羣小劉向曰小人成羣誠足慍也顏注云仁而不遇之詩此正祖敘說不言是婦人詩○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王吉曰非有道之風也發發者非有道之車也偈偈者顏注云見此飄風疾驅則顧念哀傷周道此與毛傳同不言非風發車偈但爲念周道而傷○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顏注云其婦子同以食來此與鄭箋同不言老者率之同來○嘽嘽駱馬顏注云嘽嘽喘息貌此與毛鄭同不言衆盛貌○城彼朔方顏注云朔方北方與毛傳同不言靈夏地○蠢爾蠻荊顏注云蠢動也與毛傳同不言動而無知之貌○旻天疾威弗慮弗圖顏注云幽王見天之威不思念也○淪胥以鋪顏注云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引偏得罪也此二條皆與毛鄭同是刺君不是怨天○聖人莫之顏注引詩作謨之與毛傳訓謀同意不以莫爲定○迺眷西顧此維與宅顏注云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宅居也與毛鄭以首二章言文王同意不言大王○無然畔援顏注云彊恣貌猶言跋扈與鄭箋同不言離畔攀援○止旅迺密顏注云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阮之間與鄭箋同不言止居之衆日以益密○降福穰穰顏注云祀武王之詩此亟小敘之說不言祀武成康三王○貽我來麰劉向曰始自天降顏注云言天遺此物也與鄭引赤烏以穀來事同意不言是后稷貽民○右漢書注

綠竹如簀韓詩作綠薄如簀云簀積也薛君曰綠蓁盛如積也此與毛傳同竝不以綠竹爲綠色之竹以簀爲棧○鸛鳴于垤薛君曰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喜而長鳴此與毛鄭同竝不云鸛食蟻○厭厭夜飲厭厭韓詩作愔愔云和悅之貌與毛傳安義同竝無安久足三義○以雅以南韓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竝不言二雅二南○緜蠻薛君曰文貌與毛傳小鳥貌雖稍異然以爲貌則同竝不言鳥聲○貽我來麰作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此與毛傳同竝不分大小二麥○不震不騰薛君云騰乘也此與毛傳同竝不合震騰二字訓爲驚動○右文選注

皇清經解卷三之三十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三十七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學海堂庚申補刊　南海陳嘉應部郎灌經李斯孫舊校

正字

字義

讀書須識字讀古人書尤須識古人字古今之字音形多異義訓亦殊執今世字訓解古人書譬猶操蠻粵鄉音譯中州華語必不合也夫字形之異則古文大小篆猶存於說文解字及鐘鼎之銘而唐李陽冰宋徐鉉及弟鍇嘗辯之矣字音之異則宋吳棫韻補一書紫陽用以協詩而近世楊慎之古音略陳第之古音考又推演其所未備矣至於義訓一誤則古人之意趣俱失所繫更重於音形而後儒之釋經反欲彊古

以就今此大惑也古人字訓其存於今者僅有爾雅之釋詁釋言釋訓三篇爾雅之書固爲六藝之指歸尤屬四詩之準的故毛公詩傳亦以詁訓爲名案詩雅疏皆云詁故也古今異言解之使人知也亦作故詁故皆是古義釋言者釋詁之別耳古今方國殊別故爲作釋訓道也道物之貌以示人也由疏語觀之可見古昔聖賢(釋詁周公作釋言以下子夏之徒作)早知古今文義不同後將有誤解經意者故爲此書以示之標指矣其爾雅所未備又賴毛傳釋之大毛公六國時人去古未遠且源流出自子夏傳中字訓皆有師授與爾雅實相表裏也自漢迄唐悉遵此爲繩尺宋人厭故喜新各逞臆見盡棄儒先雅訓易以俗下庸詮爾雅之文既廢置高閣毛氏傳義稍不諧俗目者亦以已意易之近世學者溺於所聞古人字訓幼未經見執而語之反驚怪而弗信固其宜矣夫字義之不知何得謂之識字讀書而不識字豈能得書之意哉今取詩中字訓出於爾雅而不與俗合者錄如左其爾雅未載而見毛傳者亦附於後

左右助也○流求也○悠思也○服整也○言我也(此義惟見詩葛覃言告師氏盡顧篇醉言歸凡六十七言字皆訓我今槩以爲語詞矣)○吁憂也(釋詁作盱)○燬火也○公事也○謂勤也(迨其謂之迨不謂矣凡三見)何哉○實是也○任大也(釋詁作壬)○育長也○育稚也鬻稚也(孔疏以爲釋言文)○肎可也○簡大也○懷至也○鮮善也○爰曰也○濟止也○槃樂也(釋詁作般)○軸病也○甲狎也○洵均也○矦君也○宜有也○踐淺也(釋言作俴)○夷說也○鞫盈也○目上爲名○曰于也○猶可也○逝逮也(釋言作遾)○伊維也○知匹也○屋具也(釋言作握)○殆始也(釋詁作胎)○烝塵也○諗念也○每有雖也○濡屬也○飫私也○單厚也(釋詁作亶)○戩福也○卜予也○質成也○黎衆也○于曰也○極誅也(今釋言作殛)○正長也○冥幼也(或作窈)○戢厚也○仕察也○訩訟也○懌服也○癉病也○里病也(釋詁作瘇)○徹道也(釋訓云不徹不道也)○駿長也○淪率也○憮敖也○莫謀也(釋詁作漠)○腹厚也○來勤也○庚續也(釋詁作賡)○曷逮也(釋言作遏)○廢大也(王肅述毛引之)○頻光也○靖謀也○將齊也○皇暀也○暵敬也○林君也○純大也○王任也○康虛也(釋詁作漮)○婁斂也(釋詁作樓)○尹正也○憯至也○觀多也(薄言觀者遹觀厥成永觀厥成奄觀銍艾四觀字皆訓多)○聿遹也(孔疏以爲釋詁文)○路大也○省善也○登成也(誕先登于岸)○按止也○對遂也○武繼也(下武)○求終也○繩戒也○遹述也○濯大也○烝君也○駿長也○誕大也○崇重也○密安也○話善言也○夸毗體柔也○价善也○斯離也○由於也(釋詁作繇)○劉爆爍而希也(釋詁云劉暴樂也)○烈餘也○灌至也○里憂也(釋詁作悝)○愛隱也(釋詁作薆)○虞固也○荒虛也(惟朱氏本有之)○愼誠也○痡病也(釋詁作痛)○肇謀也○繹陳也○假嘉也○溢愼也○夷易也○亦大也(釋詁作奕)○戚則也○仔肩克也(釋詁云肩克也)○荓蜂摩曳也(釋訓云甹夆掣曳)○振古也○鑠美也○熙興也○屈收也○閟神也(釋詁作毖)○翦齊也○屆殛也(今釋詁作極)○競逐也○苞豐也○以上皆見爾雅而傳箋引之

芼擇也○調朝也○獄埆也○蔽芾小貌○誘道也○臺坎也(崔集注本如此)○懷傷也○契闊勤苦也○說數也○洵(音絢)遠○信極也○袞盛飾也○聊願也○願每也○讀抽也○姝順貌○祝織也○僩寬大也○蕡積也○邁寬大貌○軸進也○將願也○泮坡也○桀特立也○甘厭也○暵菸貌脩且乾也(或作日乾)○鞹弃也○嗣習也○伊因也○偲才也○抑美色○自下爲清○選齊也○邂逅解說之貌○行翱也○防比也○値持也○晤遇也○卷好貌○悼動也○懷歸也○掘閱容閱也○孄厚也○忒疑也○苞本也○穹窮也○肅縮也○徹剝也○拮据撠挶也○租爲也○枚微也○烝寘也○周至也○每雖也○懷和也○究深也○衍美貌○單信也○除開也○腓辟也○奏爲也○信正也○輕摯也○佽利也○央旦也(釋文作且)○艾久也○空大也○干澗也○棘棱廉也○革翼也○猗長也○驕極也○勝乘也○遂安也○塡盡也○擣心疾○僭數也○盜逃也○祇病也○襄反也○廢忕也○矜危也○敕固也○蹈動也○哉載也○假固也○挾達也○載識也○肆疾也○自用○土居也○喙困也○瑟衆貌○度居也○兌易直也○耆惡也○因親也○論思也○許進也○岐知意○嶷識也○祈報也○壼廣也○徹治也○伴奐廣大有文章也○茀小也○泛危也○惛㰱大亂也○兄茲也○黎齊也○赫炙也○揉順也○肆意也○賄增也○奄撫也○虔固也○截治也○寺近也○福富也○靡累也○崇立也○肆固○靖和也○艾數也○光廣也○佛大也○噴衆貌○達射也○振自也○養取也○龍和也○揚傷也○撥衆意○懆遠行貌○虞誤也○承止也○荒有也○馥總也○域有也○員均也○幅廣○隕均也○極大也○緘急也○綴表也○旒章也○共法也○眾深也○以上皆毛傳文

諸字訓有一見者有數見者茲獨著言我謂勤覯多三義以其尤不可近俗也餘或有辯證已別見故弗著又其文具載傳箋可展卷而知也至經中重語雖傳多隨文取義茲弗贅及焉

禮記郊特牲云嘏長也大也爾雅釋詁云嘏大也說文云嘏大遠也从古叚(借也古雅切)聲(古雅切)然則大者嘏之本義也又儀禮特牲少牢有司命祝嘏主人之禮故嘏又爲予福受福之稱小雅賓之初筵大雅卷阿二詩嘏字毛傳皆訓大周頌我將載見魯頌閟宮三詩嘏字毛無傳意必同雅矣鄭於雅之二嘏訓予福於頌之三嘏訓受福未嘗徑言福也自蘇氏釋卷阿詩訓嘏爲福而後儒因之遂以嘏爲福之通稱忘其字義所自出矣

詩中奄字毛鄭訓釋多異義皇矣奄有四方毛云大也鄭云覆有天下執競奄有四方毛云同也臣工奄觀銍艾鄭云久也王肅以同義述毛閟宮奄有下國奄有龜蒙元鳥奄有九有鄭皆云覆也久訓旁取淹義非奄字本訓其同覆二者孔疏以爲義同要之與大義亦相通耳案爾雅釋言云奄同也書奄有四海奄甸萬姓孔傳亦訓同然則同者奄之本訓乎爾雅又云奄蓋也又云蒙荒奄也蓋與蒙荒皆覆義而荒又兼乎大矣說文云覆也大有餘也又欠也玉篇云大也覆也大有餘也息也又增欠息兩義然未有訓爲忽者唐韻云忽也止也藏也取也遽也經後人借用義訓轉增非古矣宋王安石始用忽義以釋臣工之奄觀朱子釋皇矣奄有亦云在忽遂之閒皆彊古經以就今義詩旨殆不爾也夫銍艾在一年之內猶可以忽言之周之有四方自王季而後閱文迄武多歷年所始得之耳可云忽有哉

匪非義同猶不與弗耳無煩訓釋而鄭氏箋詩除淇澳有匪外餘匪輒訓非者匪本筐篚字借爲非用耳其篚字乃車軨非器似竹篋者也說文匪器似竹篋今以篚代匪而匪專爲非義矣漢世近古匪猶爲器名須隨文辨之也匡字亦然故毆匡既敕鄭解同筐

卬从匕从卩音節望欲有所庶及也有二音三義五剛反者我也詩人涉卬否卬烘于煁卬盛于豆是也又盛貌詩顒顒卬卬是也魚兩反者詩高山仰止說文引作卬止又大雅瞻卬昊天是也顒卬字與昂通瞻卬卬止字與仰通

猗本訓犗古拜切犬字見詩者俱借也詩言猗凡十有七而分見於十篇潛那二頌之猗與齊之猗嗟皆歎詞也伐檀三猗與兮竝用則語詞也綠竹之猗猗爲美盛萇楚之猗儺爲柔順節南山之有實其猗毛以猗爲長則指草木鄭以猗爲倚則指畎谷皆貌物之詞也七月之猗彼女桑毛以猗爲角而束之巷伯之猗于畝邱毛以猗爲加淇澳之猗重較兮釋文以猗爲依車攻之兩驂不猗正義以猗爲依倚則皆指事之詞也此諸猗者惟猗儺於可反重較女桑畝邱三猗於綺反兩驂之猗於寄於綺二反餘皆於宜反於宜乃猗之本音此借義而不改音者也析而觀之兩猗與三猗嗟一猗猗其旖亦作旖之借乎三猗儺其娿亦作婀之借乎女桑之猗其掎之借乎重較兩驂畝邱之猗及節南山之鄭義其倚之借乎漣猗直猗淪猗其兮之借乎然爾雅引此作漪則此三猗爲漪之借矣惟猗長之義毛義節南山無本字可歸當專於借

將將鏘鏘瑲瑲鎗鎗鶬鶬皆見詩字異而音義同據指佩玉入鸞鼓鐘磬管之聲言也五字惟瑲爲玉聲鎗爲鐘聲見說文是本義鏘字說文無篆而臤字注有鏗鏘字鏘从金亦當爲金聲其將鶬二字之爲聲乃借也又緜之應門將將之嚴尊亦言將將門爲嚴正尊爲盛美皆非聲與諸將異義

字形

古籀之文一亂于斯再亂于遷而遷又甚焉原其變隸之初務在去煩趨簡往往曲爲遷就以便俗書於古人製字初心不能復顧是可慨也姑舉一二言之如朋形異鳳古朋鳳同字皆作𠷎屨屨本作履義非肖言本作失辛音愆聲父本作又从又舉杖者手逆無杖指奔奔走歪殊天趾之形冉林衰褰異垂毛之象戎戒早𠂤離於甲義舜䑞鄰疑去其炎文本𢍰而今直者支父木𣎳干𢆉求求之首本析而今連者𢍰𢍰垂巫尾尾並从之身以至孝本作孝字音教敎數難分玆从二玄茲从艸省易滷變傴而爲僞改綫而用縂更凾而作凾舍㫗而取厚𤼷還作壽棄乃爲乘庚本作𦣞形正而反偏出也本作體斜而顚整惟諧俗目莫覩原文至於施作偏旁尤多譌舛如立心疑小挑手似才𠫓音貳育充等字从此首如云艸頭亂廿从卄入切莫其等字从此易艸爲卄在舉昏則㓁大在昇卉則涸丌音箕省弓音節爲卩於御卬則疑邑於遷卷則疑已思息毗細細从囟音信畏畀鬼从甶音弗頭也鬼而同爲田尉褻票𡗦从火絲京業从巿象巾形非而竝作小郭音郭之𩫏音淳之𦎫皆爲享字恒之㮚亘須緣切之回字桓宣等字皆从回俱作日形似四而非四者監之亚賣之圀與羅羈之网舉𣈆之目似西而非西者覃之鹵鹹省覆之襾呼訝切與遷栗之㶤栗从𠧪之鹵音條又勹之弓音無句之丩音斗糾與勹音包匊等从此相類弘之乙古文肱字台之㠯音以與厶音私不殊久音旨音文音似文肉肯字从此腴偷等如月數數以方而易寸躬躳去呂而从弓臺作革耒作耒㚖作卪㕸作力俱就約而舍多爲上从爲布有爲有㳄爲灰青爲者竝移右而居左讙分市音市本作莫辨口口音韋圖石倉等字从此凡此借差難勝指摘者也況經後儒傳寫舛誤尤多自南北分崩同文莫覩更齊梁喪亂譌字肆行藝苑雌黃云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北朝喪亂書迹猥陋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迄乎唐世之開元加以衞包之改定遂變古經之字悉從世俗之書則今世之經文是也觀其體裁之陋併非隸變之元形迹其譌謬之由多因後人之妄作故漢以來所謂今文者乃程邈之隸書而以古籀爲古唐以後所謂今文者乃衞包之俗字而又以漢隸爲古斯文墜地莫甚於茲竊謂沿襲已深者固難悉正而差譌未久者尚可速更不揣愚蒙欲加考辨未偏窮於六藝姑先及乎四詩謹疏所聞備陳於左

雎本作鴡○之本作㞢○州从重川俗加水徐鉉非之○逑匹字當作仇○差本作𢀩○左右上从ナヌ○求本衣求字求取當用逑逑訓斂聚○得本作㝵得○息上从囟音信○服左从肖○輾本作展展本又作𡱰○反側當作仄側乃旁側字○采从爪木與釆異采古辨字○琴瑟本作珡瑟○友本作𠬛○芼當依玉篇作覒○覃本作𠷎○谷从水半見出於口俗作谷非○葉中从卄卄蘇合切三十廾也此徐鉉說○飛象形○綌右从谷谷即臄字與川谷字異○莫俗作無○斁左睪睪从目从㚔泥輒切○告語當作誥○公私當作厶私禾也○澣本作澣○害訓何當作曷○寧願詞也安寍當作盗○卷本作𢍏○筐隸文也本作匡或作筐○嗟本作𧪬○虺隤當依爾雅作虺頹○以本作㠯秦刻石作以从乙从人○兕本作𤉡說文以兕爲俗字○矣上从㠯台允等字同○履从尸○綏安字或云當作娞○將依鄭義當作將凡將扶字竝同○螽本作螽上从𡴆𡴆古文终字○螽斯當依爾雅作蜙𧒂七月同○薨薨當依廣雅作𧐐𧐐難鳴同○宜隸作宜○爾今作爾○繩繩當依爾雅作憴大雅抑篇同○天當作𠀘○華本作𠌶○椓當作斲○干城當作戰干犯也○施旗貌數施字从攴○侯俗作侯○腹本作復○將本作𡉱○喬上从夭○漢本作𤅩○秣本作𩞄○肄本作𦘺篆作𦘼○䫌右从見見居未切隸作旡○彝从彑古文作音井音拱○尾从倒毛在尸後隸从正毛作尾○麟趾當作麐麟大牝鹿也○趾本作止○定訓題當作頞○角本作𧢲○鵲本作舄篆作雒○巢从巛象三鳥从臼象巢形在木上俗作巢非○居蹲也亦作踞凥處也今凥義皆用居○兩二十四銖也㒳再也今通用兩○御从彳从亇从止从卩又迎義當作訝○蘩俗作蘩○用从卜中○被髮字當作髲○夙夜本作俎夾○艸今作草草本自保切俗用爲艸字別作皁字代草○阜螽當依爾雅作𨻰○憂當作𢝊○亦本作夾○降乃登降字𨽿𨽿當作夅夅下江切相承服也○蘋乃俗字本作䔲○濱本作瀕鉉云俗作濱非○釜錡錡當作𩰪釜俗作釜非○下本作丅○翦伐翦商當作剪○茇當作𢈈○憩本作愒鉉云別作憩非○勿拜拜當作扒○鼠牙字各象形○速訓召當作𧩦○從隨行也去聲从相聽許也平聲女從當作从○桑本作𣜩○退古作𢓊退俗作退○食从亼亼音集从皀皮及切○緎當依說文作䋮○靁俗作雷○敢隸作敢○摽落當作𦣹○標梅梅當作呆呆酸果○今

下从丅丅古及字〇抱當作裒抱乃捊之或體裒俗作衰〇禂依鄭當作禡〇也癸刻石作芒〇死本作歺〇春本作萅〇脫脫當作娧娧〇尨俗作猇尨非〇襛左从衣〇雝隸作雍〇平本作兮〇脅本作脅〇登从𤼲古聲隸省作壹〇發上从癶音撥又發乃破體正當作發〇柏俗作栢〇敖本作敖〇遐乃俗字本作遐〇往隸作往〇遯俗作遷〇閔當作愍〇獲下从又〇池本作沱鉉云別作池非〇送本作送〇望从亡从壬朢字異下从王音挺〇上本作丄塞乃邊塞字先代切塞淵九塞當作𡫳〇溫當作昷溫乃水名〇勖从力冒〇寡从宀頒〇乃本作乃〇遡當依爾雅作遡唐嗟冒同〇冒上从冃冃音冒〇報从㚔从卪从又〇德升也德行字當作悳悳字皆从直心从直心聲〇暴依義當作㬥〇故當作做〇悼本作悼〇肯本作肎〇陰水南山北也詸風當作侌〇鼓右从攴〇兵本作兵从斤収〇漕本作漕瞽同〇陳俗作陳〇喪从哭亾〇闊本作闊活右从昏括語等字竝同〇偕彊也惟北山偕偕當此義餘竝當作皆〇寒本作寒从宀从二屮从人从仌〇睆當作晥小雅杕杕大東同〇慰本作㷉〇深俗作深非〇厲本作砅亦作濿〇瀰本作瀰〇雁鴈字別詩字皆當作雁〇泳當作仌〇泮當作判〇須待當作頿又須左从彡須乃古文洙荒內切洒面也〇肩隸作肩〇躬隸作躬躳下同〇鞫鞫訓窮者當作竆从宀竆聲〇顛覆當作蹎〇御冬御窮當作禦〇冬本作𠔂〇肄依毛當作勩〇念上从今〇塈訓息當作𢙳假樂泂酌同〇㠯从北一一地也〇裘今作裘本作求〇我本作戒〇瑣右从小貝俗作瑣非〇流離流當作鶹〇崩隸作前〇籥如笛者字當作龠後竝同〇爵本作爵〇榛栗當作亲雅青蠅當作榛〇邶唐莽字皆當作蘦苓乃苓耳〇酉俗作西〇毖當作泌〇衞隸作衞〇宿本作宿下佂古文夙〇泲他典皆借濟惟此詩得其正〇歠俗作飮〇殷當作慇〇寠从宀不从穴〇艱本作𧀼〇盐上从水〇適俗作擲〇北風篇涼喈當作飆颶又涼从水冲滅況決潔同此六字玉篇以从仌爲俗〇雱本作霧〇秀乃旁之攜文依義當作滂〇炙隸作赤黑〇俟大也待義當作竢〇於本作於〇變當作𡿪〇蹢蹢本作時躍〇洲訓鮮明當作

玼〇鮮依王肅訓少當作尟鮮乃魚名〇網本作网罔〇咸施當依說文作䵶䵶〇乘本作椉〇它俗作他〇懸乃俗字當作悬〇牆茨楚茨當作薺〇葉作蕀非〇長本作镸〇讀右賣音育上从𡖈𡖈古睦字〇副疈副當作𠟊〇揚且清揚當作眻鄭齊風同〇展衣當作襢〇蒙覆當作冡从冃莫保切从豕蒙乃唐蒙草〇兜俗作要〇雝俗作鶵〇彊彊字或云當作𠤳〇𣘥隸作栗〇梓漆當作桼〇升本作𠄞又登升字當作昇〇然當作嘫〇蝃本作蝃〇朝本作𠦝〇干旄當作竿〇𢍏上囟下丌〇喜上从壴音注喜同〇𠲺當作𠻏〇善本作譱善〇許當作鄦凡國名地名同〇衆今破作眾又譌作衆〇稺右犀先稽切俗从犀或又作稚皆誤〇狂右从㞷今隸省〇邦从丰〇奧當作澳〇綠竹當作菉蓳〇匪當依禮記爾雅作斐〇磨本作䃺磨字俗〇琇當依說文作璓〇弁本作弁〇寬下从萈胡官切〇較本作較〇考訓成考攷俱通壽考考妣當作考攷擊稽攷當作攷〇凝本作冰說文以凝爲俗字〇螓本作𧋍〇眉本作𥄉〇盼作盻非〇農隸作農〇孽本作孼乘孼薛糱蘖等字俱諧𡴈魚列切𡴈側聲又諧屮音徹聲俗去屮从艸其誤已久〇蚩上从㞢俗作蚩誤〇布上从父〇頓邱當依爾雅作敦邱〇秋本作𪛁〇垣俗作垣〇復往來也右从夊复音與夏同夏行故道也𡕒扶又切重也今三義倂於一復〇漣乃瀾之或體𣶒詩當作連漣泣下也〇彝隸作𠂉〇𠧘从人各〇遷隸作遷〇沃本作𣴎〇耽當作媅〇遂當作冢〇暴當作虣〇泮當作畔〇旦當作𠂤〇源作𠫑省作原鉉以加水爲非〇佩从人陸德明以从玉爲非〇支當作枝〇容乃宮受義儀容當作頌〇垂帶當作𠂹垂乃邊垂字〇帶从重巾卅其連屬囬結處俗作帶非〇甲本作命〇杭乃抗之重文河廣當作斻〇跂音歧足多指也非舉踵義跂予當作企〇會从亼从囮从白〇諼當作藼〇綏綏當作夊夊齊南山同〇瓊右敻从人从穴从旻火劣切〇搖搖當依爾雅作愮愮〇棲本作西俗作栖非〇桀當依爾雅作榤〇渴訓盡飢渴當作㵣〇暘暘當作昜周頌載見同暘乃水北山南之稱〇翻本作翢〇人負戈爲戍戈向人爲伐〇申俗作申〇𣽉濕當作溼毛晃以作濕爲後人之誤濕本水名省

作湡又轉作㶇〇吡从口俗作訛〇聰隸作聡〇淠本作㳲毛晃以从許爲非〇昆弟當作䍺从弟从眔眔音沓目相及也昆訓同訓後〇晏从囟从虎省〇吞上从天〇麻下从林匹卦切〇踰右俞下从舟〇葛隸作幾俗作巷〇具从廾音拱貝省〇禮當依說文作廬又釋文作祖祖褐當作但袒本丈莧切衣縫解也今以袒當但義而袒義別作綻徐鉉以綻爲俗字〇射本作䠶〇鴇當依爾雅作鳪〇阜本作𨸏〇抑本作归从反印抑乃俗字〇𩰫當作𩰲〇介从人从八〇逍遙本作消搖鉉云詩逍遙後人所加〇會从亼从屮从口〇甗本作敵〇興从舁从同〇爛本作爛孰也借爲爍爀字〇弋橛也繳射義當作雉今以弋代雉而橛義用杙誤久矣杙劉杙也見說文杲名篇見玉篇似梨見爾雅〇舜本作𦱤𦱤當作䑞〇游龍當作蘢〇童乃童僕字狡童狂童當作僮〇漂當作飄〇溱當作潧〇褰當作𢄼又右裹本作褰〇丰與丰異〇昌下从日〇子衿當作襟〇挑當作佻〇負依字當作云又㬰上从口音同隸省从厶〇光从火在人上〇蘩𦺊當作䕷夢不明也〇閒从月門夜閉而見月光是古閑切閑隙俗作日非〇肩當作豣〇著當依爾雅作宁〇顛倒當作傎亦作傎〇樊下从㸚字音卬攀又𣏟圍字當作籓㮚青蠅同〇莫从日在茻音中中俗又加日非〇蕩平當作惕〇五兩當作緉〇冋从冂莫狄切从元从寸〇雙下从又〇蓺本作埶从坴音六土也丮音戟持也持種之俗作藝〇衡從當作橫縱〇畮亦作畝俗作畒〇克本作𠅏〇盧中从由音缶〇稣右犂省〇猗嗟名兮名當作顯〇貫依鄭當作摜〇亂當作𤔔亂治也𤔔煩也〇魏本作巍〇提提當依爾雅作媞媞〇褊當作辡〇殺核當作骨加殳乃殺雜字〇謠本作䚻从言肉會徒歌意〇蓋下从盇盇音合覆也从皿从大隸作盖〇瀾本瀾之或體音同今分兩讀鉉以爲俗〇廛从广里八土俗作㢆非〇縣左𥄉古堯切从倒首俗下作小非本縣挂字因借爲州縣字俗又加心徐鉉非之〇憂隸作𢝊〇飧从夕食俗作飱非〇永號當作詠〇蟀本作蠁鉉以蟀爲俗字〇聿今作聿筆也詩皆借〇黍乃䄰从俗米之或體康字當作穅〇曳从申从丿俗加點非〇婁从田中女俗作婁非〇栲本作栲〇洒灑俱通洒本作洗字〇埽

从土俗从手非帚下米象彝隸作彝除器○鐘鼓从支弗鼓从支餘可意推○俅右从子八○𦔮右从巜○椒本作茉○柄今作朋○篤馬行頓遲也雋厚字當作篙竺○粲者當作效○豊下从壴○褎作褎袖非說文以袖爲俗字○肅肅鴇羽當依博雅作鸕鶿鴻雁同○苞當作枹晨風四牡同○以食食人當作飤○粲爛當作燦爛○夏穀省作夏○白顛字當作驥○寺人之令當依韓詩作伶凡使伶字同○螽亦作蠢○鸞當作鑾詩鑾字並同○歇驕當依爾雅作猲獢○暢本作暘○板本作版版左从片片从半木板字俗○合當作敆凡會敆同○吝下从口○竹閉當作䡈○伐當作瞂○寢本作寑○厭厭當作懕懕湛露同○穆右㣎从彡泉省聲○孅右韱音諧諧㦰切聲今字从鐵者皆作韯○駹右尨或作駹非○晨風當作鸇風○晨風駮東山駁字異○戟今省作戟○𥭙中从皀○市本作尚○嬰俗作婁娶徐鉉非之○衡内从角大○棲遲作屖遲○樂依鄭當作爍○梅枏字與摽梅異○鷊當依說文作鷏○菡萏本作菌蕳○檜當作鄶○欒當依說文作𪈀○蘊結蘊本作薀苑結同○偈當作揭○弔本作弔○亯篆作亯隸作亨本許兩切轉爲普庚許庚二切同此字形今普庚切作烹許兩切作享毛晃以爲後人妄加點畫○溉當作摡泂酌同溉乃水名○柯本頁何字借爲誰何○芾本作市○咮本作噣○忒當作忒○年本作季○舄發當依說文作滭泼○栗烈當作凓冽○相今作緗鉉以爲俗○懿本作懿○萑葦本作萑上艸下隹今省與萑追萑字溷○鵙左昊昊古闃切上目下大○薁隸作蘡○狐貉當作貈○崇隸作亷○塞向當作寔寔本作寖○菽本作尗○壽本作𠷎○斷左㡭古絕字○壺本作壺○稦當作穚○重穋本作穜稑○沖从水○稱舉字當作爯○鬻子當作育○蠋本作蜀○刦隸作制○伊威當作蛜○蟰本作蠨○皇駁當依爾雅作騜駵有皇同○邁今作邁○小雅大雅雅當作疋○賓作賔非○吹笙當作籥吹壎吹龢等同○挑當作佻○俶本作效倣字俗○和本作咊○湛當作媅後同惟湛酒當作酖○皇皇者華皇當作𩇯○原當作邍○華鄂字當依說文注作萼○韡本作𩏂○脊令當作鶺鴒○況从水○闊

从門𩰚切豆○飫本作饇○矧本作矤○蹲當依爾雅說文作壿○恒當作𠄨○禴本作礿○弔訓至當作遈○恆本作恆○陽止當作霷禾薇杕杜同○彼爾斯何當依說文作薾○魚服當作箙○瘁乃俗字本作悴顇○出車北山大明烝民韓奕駉篇彭彭皆當作騯騯○和鑾當作鉌鑾○禱本作禂○沈作沉非○整从束攴正俗从來力非○佐乃俗字本作左○奏本作奏○嚴隸作嚴○啟行啟明皆當作启○輊本作轚○菑中从巛音災○泣本作涖今通用淢莅涖三字○率乃捕鳥畢率止當作衛凡將率同○有奭當作赩○軝右从氏○淵淵當作鼝鼝咽咽同○闐闐當作嗔○奕从大詩奕字皆同从廾乃博弈字○汲拾當作㚇○上中象㚇形今作共○舉柴當依說文作㧙○吉日慶當作㦈○吉日率字訓順毛鄭當作達凡率循同○噦本作鉞○鄉晨當作晨上从臼音掬晨房星也今借爲早義而房星字借辰○沔俗作沔非○譌言作訛非○皋隸作皐○其下雉數舞集于穀此二穀从木餘从禾○錯當作厝○爪牙當作㕚爪乃爪取義○藿本作藋○優游字今作優○栗本作㮚○寘从冖日六隸破作冥誤作寘○迪上从宂俗从冗非○斯干禓當作裼○白象形○蓑本作衰○兢本作兢○麑本作麑○畢从由𠦒畢盡當作斁○薦瘥當作荐瘥重也再至也音賤薦獸所食艸也音箭詩字皆借○眺本作覜○憯當作朁後同惟雨無正是憯字○昊本作昦下从夰古老切玉篇以昊爲俗字○届从由甶塊字从土从凵○繁乃俗字本作緐又緐霜當作蕃凡蕃多並同○愈愈當依爾雅作瘐瘐○蹐脊本作踖脊○褻本作褻俗作褻○屢本作婁說文以尸爲後人所加○炤本作焯○日食字當作蝕○電下从申○沸騰當作濫滕○匊从勹音鮑○豔隸作豓○愁从來心犬○徹我牆屋當作徹俗作撤非○兢本作競○里病當作痾○淪胥當作險○翕亦作翕俗作㑇或借翕○舌上从干○斁隸作斁○馮河當作淜○溫依鄭當作薀○螟蛉當作螟蛉蜻蛉也○桑扈當作雇扈○塡寡當作殄○岸獄當作犴○壞木當作瘣○墐當作殣○浚當作濬浚抒也濬深通川也○涵隸作涵○盜从次敘連切○荏染當作栠○河麋當作湄○瀡从亢

○篪本作𪛗○祇依毛當作底又祇底皆从氏不从氐○圓隸作圓俗作圓非○婁非當作僂○谷風穎當作穨○萋當作㛍○律弗當作律○蓼莪四月同○睠當作眷○氿泉當作㕑○穫薪依鄭義當作檴○僤人當作癉小明同○粲本作粲○鞙當作琄○跂當作歧○具腓當作痱○鶉當作鷻○鳶本作鳶○方奐當作煥○塵雖當作塵○祈本作蘄○燔當作鐇○酢醆也酬酢當作醋今二字互易○芬本作芬○敕从束攴○備愼也備具當作葡○稽首當作𩒨○替本作𢓡○霢下从脈○優渥當作瀀○或當作棫○騂牲當作牸騂黑赫犧騂剛同○耘本作𦔳亦作耘耔本作秄左从禾𦓒耔皆俗字又耡籍等字左从耒耒从木从丯古拜切今省○齊明當作齍○禾易或云易當作𧊒○種當作種種穜互易辯見釋文○𢎝耜當依爾雅作剡周頌同○螣當作蟘螣乃騰蛇徒登反○蟊本作蠱象形徐鍇以蟊爲誤○賊本作賊左則右戈○有淒萋萋當作淒淒○敏右从攴○稺从秝俗从尹非○斛本作斛○廢从广从殳殳居又切屈服也今从既作廢玉篇以爲俗字○來括當作佸○的从日○童羖當作羥○大頭是頒字本義分頒當作攽○在鎬當作鄗○華尾當作鮮○檻泉當作濫○殿隸文也本作殿左㞒从尸丌几徒魂切○臀从殿○騂騂角弓當作觲觲○猱本作夒○緜蠻當作緜○緝直當作𦆬○薑本作薑○其葉有幽幽當作黝○滮本作淲从彪省○漸漸之石當作巉巉○浸隸作浸○墳首當作頒○商本作商○罔从冂冃音冒○不易依王當作侀○荆从刀井罰罪也易曰井法也刑从幵到也儀刑當从井○恰陽當作郃○燮从又○牧野當作坶○肆右从隶音逮今作肆○陶復當作匋寝匋瓦器也陶乃陶丘字○堇黏土也堇荼當加艸作蓳○玆从二幺黑也兹从艸丝省聲艸木盛也玆此借艸兹徐鉉以爲借玆黑○𨒪當依石鼓文作𨔜𨒪字俗○劉當作媠桑柔同○高門有伉當作閌○混夷當作昆○維其喙矣當作𤜴○棫樸當作樸樕音朴木桑也○瑟彼玉瓚當作璱○菑翳當作椔○串本作毌○省本作眚从眚省从屮加冖爲宫省加水爲滅消今通用省○對从口漢文帝改从土○類下从犬○距鷄距也距止當作

䖵○赫怒當作㛹○衛从韋俗作衛○頪禡當作𩔊○佗佗當作蛇○𤕤下从𠬪从丌○帣从𠔉从巾○賁鼓當作𡔷○辟廱當作壁○逢逢當依埤蒼廣雅作韸韸○晦右从叟○作朮當依爾雅作𩋃○通當作欲○豐邑當作酆○𣚴當作淢減音域疾流也非成閒洫○豐水當依禹貢作灃○老卜當作攷凡稽攷同○生民弗當作祓○彌左从長俗从弓非○如達當作羍○坼本作㘸又左从土俗从手非○菑害當作𢦏閟宮作災籀文也○嶷當作𡵿○瓜瓞唪唪當作菶菶○恒當作亙○肇當作肁肁始開也肇擊也○揄當作舀○蹂本作𥷚○釋之叟釋从米○叟浮當作烰烰○豆登字从月从又从豆○𤙻上烝下甘隸作香○維葉泥泥當依廣雅作苨苨○洗本作洒○醢本作𥂝从皿从𦙍𦙍乞感切○卑隸文也本作𢎃○敦弓當作弴○序當作敘凡次敘同○句當作敂○大斗當作枓○台背當依爾雅作鮐○朋本作𠈃○壺本作壼○脊从肉从𠂈从幺○戚揚當作𢧵○登升上从癶𡳿○牢隸文也本作㝸○軍上从勹○密當作宓周頌宥密同必安也山如堂者曰密今用密為宓義又誤讀宓為伏○蔣鞫當作汭坜○泂酌當作迥○顒卬當作昂○詭隨當作恑凡恑詐同又隨本作遀○管管當作悹悹○泄泄當依說文作呭呭○辭語當作詞○灌當依爾雅作懽○耄本作薹○殿屎當依說文作唸𠯗○蔑从苜𦫳从戍○牖當依韓詩作誘○出王當作㞷○蕩蕩當作潒亦可作愓○炰烋當作咆哮○奰本作𡚁○顛沛當作𩕎𢴇○玷本作刮○屋漏當作扇惟刻漏从水○格至當作假○虹當作訌○藐本作藐下須从頁豹省聲今作貌古作皃○爐本作𤕋○从聿律省○疑从子止矢○梗右𠄢从丙支隸作更○圍本作圍○埶上从𡉉○溺當作休溺音若水名○寶諧缶聲○負上从今○悖本作誖○陰女當作侌○隆本作隆○蟲蟲當作爞○秏左从禾○斁本作殬○滌滌當依說文作蔋蔋○散本作㪔當作㪚○里當作悝○假至當作假○四國于蕃當作藩○彝作彝非○愛莫助之依毛當作㤅○韓隸作韓○榦俗作幹○錫本作鍚○幭本作幦○厄依毛當作蚅○貊本作貉○來鋪依毛當作痡○卣本作卣○截俗作截○懿厥哲婦懿當作䜭○昏椓依鄭當作闇𣪠○晒右从丏○潰潰當作憒憒○三頌當作誦○憂从二日新莽改日為出○鍠鼓喤喤當作鍠鍠有聲同喤是小兒聲○磬筦當作管有聲同○立依鄭當作粒○來牟當作麰○西雝當作廱○柷圉當作敔○潛當依小爾雅作檜○和鈴央央當依文選註作鉠○佛依鄭當作弼弼本作弻○肩本作肩象形說文以从戶為俗○莽蜂當作甹夆○拚當作翻○有略其耜當作䂮○酉隸作酉○麃訓耘當作穮○有捄其角捄當作斛○酌依禮記作勺近○以車祛祛左从示與衣祛字別或云借衣祛字○有魚當依爾雅作䱵○邪乃項鄃字無邪當作衺○屆信當作誳又屈本作屈○捜本作按○逆迎也順逆當作屰○球本作璆○六轡耳耳當作紅紅○梓剛當作犉犅○虧左虐荒烏切○貝胄下从月與冑子字異胄子从冃○泰山本作大山大岱音同也大譌為太又譌為泰○兒齒當作齯○尋本作𢒪今省○庸鼓當作鏞○恪本作愙○和齋當作𪗪○濬古文也本作容濬俗作濬非○達从羍○圍當作囗○旒乃冕旒字旌旗當作斿綴旒依毛二字皆通依鄭當作游又冕旒字本作瑬○鉞本作戉从戈乚聲乚音厥○曷依漢書作遏近○蘗本作𣝣𣞤○罙本作𥦖从网从米○凡从反仄○斲本作斵○虔依鄭當作榩○凡此諸字非出經生之妄造即由俚俗之沿譌或以音之同入假而不返或以形之似相殽而莫知或改易其偏旁或減增其點畫各標其說具列如前其所取正主於說文輔以蒼雅參以鐘鼎碑刻之文崇典也用或體則不復溯原文合篆隸則不更追古籀從簡也至於經字假借如𢜸為解遑為皇娶為取婚為昏悌為弟僻避擗皆為辟之類尚不勝詘指㪜或為古人之通用未必盡後世之傳譌止取稍僻者著其概槩餘弗悉載焉

說文云榛木也从木秦聲亲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鳲鳩釋文云榛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从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廣雅云木叢生曰榛亲栗也皆以榛亲為兩種今經傳槩作榛無復辨矣案詩邶山有榛鄘樹之榛栗曹其子在榛小雅止於榛大雅榛楛濟濟凡五見以文義觀之鄘之榛與栗並言曹之榛上有梅下有棘棘者小棗皆果實二榛其亲乎止于榛前二章為㯥與棘毛云棘所以為藩也孔云棘榛皆為藩之物故此棘是黃𣝣棘非小棗則榛亦非小栗也其叢生之榛乎餘二榛其為叢木為小栗經無明據然陸元恪謂山有榛與樹之榛栗子皆味如栗周語引旱麓詩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小則邶與大雅之榛先儒皆以為果實也字當作亲矣

說文云鼓郭也春分之音从壴支象手擊之也鼓擊鼓也从支壴音补从壴𤈦壴亦聲二字義殊形亦殊矣案詩惟山有樞之弗鼓及車鄰鹿鳴常棣鼓鐘四篇鼓字是鼓擊義當从支餘皆樂器之鼓當从支也楚茨白華之鼓鐘箋疏皆云鳴鼓鐘靈臺之鼓鐘箋云鼓與鐘伐木之鼓我箋云為我擊鼓則皆樂器非攷擊義矣支攴形相近近本多溷不可不辨又鼓字籀作䵻右从攴玉篇作鼔从㞢未知何體毛晃謂鼓是篆文隸作鼓亦从㞢作鼓㞢音弢源謂鼓字見說文說文所載皆小篆而兼及古籀並無隸體鼓正是隸耳豈篆乎毛語非也又支本章移切从手持半竹但說文云象手擊是取其形與攴字義無預

暴晞也暴疾有所趣也虣虐也急也此三字說文皆蒲報切而義各不同今文典从隸槩作暴而三義併於一字惟虣字猶見周禮耳詩氓篇至於暴矣為酷暴是虣義巧言亂是用暴為暴甚是暴義叔于田及小旻之暴虎何人斯之暴公無當於三義韻會以暴晞當之理或然也終風且暴毛云暴疾則宜為㬥義爾雅云日出而風曰暴義取日出則㬥暴俱通惟說文作瀑云疾雨也引此詩毛云暴疾亦可指疾雨則瀑義為長此又在三義之外矣正韻㬥字注兼收暴㬥虣三字訓釋而獨用一㬥當之又別出虣字殊為疏謬

圉本作圉說文云囹守之也經傳以圉為囹圉字別用圉字為守義故圉禦二字通用皆音語爾雅云禦圉禁也是已禦圉又通作御𡠛見詩者漢書王莽傳引詩不畏彊禦莽傳注引詩會是彊禦禦皆作圉孔棘我圉箋云圉當作禦此圉禦通用之證也韓詩外傳引我居圉卒荒圉作御亦以御冬以我御窮二御字皆為禦義釋文云下御字本或作禦予曰有禦侮釋文禦作御云本或作禦此圉禦與御通用之證也又禦字說文云从示御聲祭也禦之為祭經傳未聞

羽族字旁或从鳥或从隹其常也然有鳥隹二旁俱可从者如雞之籀文爲鷄雇之籀文爲鳸爾雅作鳸詩作扈雖之籀文爲鴟雁之籀文爲鷹鶵之或體爲雛鷬之或體爲難鶴之或體爲雒其雛之爲鶵鴡之爲雎雛之爲鵲雛之爲鴞雖俗字而今用之此皆見詩外如鵰爲雕之籀文鷄爲雞之籀文鵪恩含切鶉屬爲雒之籀文翟山雉爲鸐之或體鴽音如牟母爲翟之或體鳿音紅鳥肥大爲唯之或體此未見詩皆二旁俱通者也又有鳥隹聚於一字者其在詩有籀文鷹及鷹雝鸛鶴共五字外又有鷦即消切桃蟲也鷻音敫二字惟鸛字不見說文或疑爲俗字焉東山有鸛見說又有从鳥从隹分爲兩字者如雁與鴈鵻與雞古文鴝音劬鴝鵒與雄雉鳴與唯雌與鷲即夷切鷲鷲雒音洛雒鵋也爾雅作鵅釋文音格與鵅音洛鳥鸍同雅爾雅鷚天鸙力救切與雡力救切爾雅作鷚鳥大雛雡苦堅切與鳽音堅駮鶄雗音翰雉肥鶾也與鶾音翰雉肥鶾音雃音方鳥名與鴋音訪澤虞爾雅作鶭而俗字之鴉亦與雅音義別惟雁鴈二字今反通用

詩中屢字釋文多云本又作婁案說文屢字注云今之婁字本是屢空字此字後人所加唐初經字未改故陸所見本猶存古體

曰爲改歲曰殺羔羊豈不日戒釋文皆先音越又反切爲馹音又凡遇日曰字皆有音反案日月日字象形古作〇云曰之曰从口从乙本作白截然兩字陸不辨其字形而僅以音切別之竟似一字而兩讀可見隸變以來字體之殽久矣

字音

有古音有正音有俗音古音邈矣然易詩古歌謠楚騷漢詩賦樂府之協韻及說文之讀若諧聲釋名白虎通諸書之解字猶可考驗而知也正音則九經釋文玉篇廣韻徐氏韻補諸書之音反是已至俗音不知何自而始率皆沿譌襲陋莫知所返既乃稍入字書如不之逋骨切見溫公指掌圖副富之列遇韻見黃氏韻會又如洪武正韻一代同文之書也乃大取舊韻紛更之虞本韻首收在魚韻而立模韻以代虞其所統字亦多改易刪去元韻而所統字散入眞寒刪先韻中又分麻韻創立遮韻至東冬江陽眞文等韻併省尤多俱甚諳俗吻而於雅音則乖矣竊意人之喉舌脣齒因地氣而殊亦隨天時而變其修短厚薄洪纖銳鈍不同則所出之音亦異故古今異音猶胡越之不相通不可以人力彊齊也源恐數百年後今之俗音反以爲正音而正音復爲古音矣正韻一書爲同文而設惟求人之易遵不免移雅以就俗今當悉取俗音正之以雅但此編專以說詩故止及三百篇中字仍依經文次之具列於左

鴟本七余切音近趣清母今子余切精母〇淑本音孰正韻誤音叔俗讀不誤〇不本甫鳩方九二切今敷勿逋沒二切〇悠本以周切音由喻母今於周切音呦影母〇維本以追切音遺喻母今無非切音微微母〇鳥本都了切端母今泥了切泥母吳中土語反得之後凡土語皆指吳中〇言本語軒切疑母元韻今音延匣母先韻〇母本莫後切有韻正韻莫補切改立姥韻收之今仍其誤〇嗟本麻韻正韻分立遮韻收之〇觵古橫切俗讀如公〇砠誤同雖〇只本平上兩聲今增讀入聲音質〇綏本息遺切支韻今蘇回切灰韻〇縈於營切俗讀如容〇羽本王矩切正韻誤偶許切音語母同而音小異母已後不言何母者同此俗讀不誤〇成是征切日母俗讀如程澄母土語得之〇詵所巾切審母俗讀如新心母〇僶俛詩作繩神陵切日母俗讀如程澄母〇宜本魚羈切疑母正韻誤延之切音匜喻母俗讀得之〇罝本麻韻今分立遮韻收之〇江本韻首古雙切音杠今陽韻居良切音姜土語得之〇楚本創舉切麌韻今創祖切改立姥韻收之〇魚語居切俗讀如余〇訝詩作御吾駕切俗讀于駕切〇宮居戎切俗讀如公〇夜本禡韻今分立蔗韻收之土語合古〇降本江韻今陽韻〇于以盛之誤同成土語得之〇錡本魚綺切疑母正韻養里切喻母〇釜本扶古切奉母俗讀如府敷母〇所本疏舉切音近黍審母語韻正韻疏五切姥韻土語合古〇与本五加切疑母正韻讀如邪喻母土語得之〇寔本音殖職韻正韻音實質韻〇與本余呂切正韻誤偶許切音語俗讀不誤〇也本馬韻今入者韻〇悔本呼罪切曉母正韻誤乎罪切匣母俗讀不誤〇玉魚欲切疑母俗讀如育喻母〇尨本江韻今陽韻〇吠本符廢切奉母正韻誤芳未切敷母俗讀不誤〇王雨方切俗讀如黃土語不誤〇車本魚麻二韻今分入遮韻〇者本馬韻正韻分立爲韻首〇兄本許榮切庚韻今許容切東韻欽人土語不誤〇威本於非切微韻今烏魁切音偎灰韻〇儀本魚羈切疑母今延之切喻母〇月本魚厥切俗讀如越土語得之〇遠于將之遠本雲阮切喻母正韻誤音阮疑母俗讀不誤〇野本馬韻今分入者韻土語得之〇如雨誤同羽俗讀不誤〇述本食律切日母俗讀直律切澄母〇願魚怨切俗讀于怨切土語得之〇城誤同成土語不誤〇行戶庚切音衡俗讀如形〇阻側呂切照母語韻俗讀如祖精母〇涉本時攝切日母今音攝審母俗讀直攝切澄母〇躬誤同宮〇御本牛倨切俗讀如預土語得之〇誕徒旱切定母俗讀如且端母〇赭本馬韻今分入者韻〇濕似入切邪母俗讀秦入切音集從母〇遠父母遠本于願切正韻誤虞怨切音愿俗讀不誤〇遄本市緣切日母今重圓切音傳澄母〇寫本馬韻今者韻〇且誤同寫二字土語合古〇雨雪雨本王遇切疑母正韻依據切影母〇乘舟乘本神陵切日母俗讀如程澄母〇他本湯何切歌韻俗讀湯華切麻韻〇茨本徐私切邪母今才資切音慈從母〇詳似良切邪母俗讀慈良切音牆從母〇副本敷救切宥韻今芳故切暮韻〇顏五姦切疑母俗讀如閑匣母土語不誤〇邦本江韻今陽韻〇媛本于眷切正韻虞怨切音愿俗讀不誤〇降本絳韻今漾韻〇崇本鋤恭切牀母俗讀如戎日母〇大本徒蓋唐佐二切俗讀屠逗切土語得之〇子誤同與〇旋似宣切邪母俗讀如泉從母〇虐本魚約切疑母正韻弋灼切喻母俗讀不誤〇賄本虎猥切曉母正韻乎罪切匣母俗讀不誤〇婦本房九切有韻今防父切音附〇源本虞袁切今于權切音爰土語得之〇垂本是爲切日母支韻今直追切音如椎澄母灰韻土語如時頗合古〇悸其季切羣母俗讀如季見母〇棲本西之或體音犀心母俗讀如妻清母土音得之〇牛本語求切今誤于求切音尤俗讀土語不誤〇濕本失入切審母正韻實執切日母俗讀土音不誤〇檻本胡覽切匣母俗讀區覽切溪母〇曰本王伐切正韻與月同魚厥切俗讀不誤〇巷本絳韻今漾韻〇乘馬乘本食證切日母俗讀如鄭澄母〇射本禡韻今蔗韻土語合古〇弓誤同宮土語不誤〇舍命舍本禡韻今蔗韻土語合古

○䲭本市由切日母今除留切音稠澄母○松本詳容切邪母今息中切心母○瞿本九遇切見母正韻忌遇切音具群母俗讀不誤○雙本江韻今陽韻○晦本有韻正韻莫補切姥韻俗讀不誤○漣本瀾之或體音蘭今靈年切音連○舍拔舍本馬韻今者韻土語合古○盾本乳允切日母俗誤同趙宣子名讀從本切音沌定母○瑰本姑回切見母正韻乎乖切音懷匣母俗讀土語不誤○缶方九切音否敷母俗讀如阜奉母○鷮本于驕切音遙匣母今吁驕切音囂曉母○悁本烏元切音淵影母俗讀如涓見母○慨本古蓋切見母今即蓋切溪母○幽本府巾切敷母今卑民切音賓幫母○字誤同羽俗讀不誤○徹本止直列切澄母今又增敕列切音㙂穿母○吹本昌垂切支韻今灰韻土語如崔合古○衎本于線切喻母正韻倪甸切疑母○旆本蒲蓋切並母俗讀如配滂母○楰本以主切喻母今偶許切音語疑母○轡本羊茹切喻母正韻誤依據切音饌影母此二字俗讀不誤○嚴本語杴切疑母今移廉切喻母俗讀土語不誤○佶其乙切群母今激質切音吉見母○耐音侈穿母俗讀如止照母○師本疏移切音詩審母俗讀如思心母○助本牀據切御韻今牀祚切暮韻俗讀如祚○吉日既伯伯本如字正韻誤音禡○豫誤同譽俗讀不誤○富本芳副切宥韻今芳故切音付暮韻○蛇本瓶韻今遮韻土語合古○瓦五寡切疑母俗讀戶寡切匣母土語得之○議本宜寄切疑母今誤以智切音異喻母俗讀土語不誤○濈阻立切從母俗讀如緝清母○項本講韻今養韻○蟿子木切音足精母俗讀千木切清母○愈本以主切喻母正韻偶許切音語疑母俗讀不誤○褒本博毛切豪韻俗讀補侯切尤韻○趣馬趣此苟切清母俗讀如走精母○駿釋文音峻當私閏切心母詩駿字皆同或云惟駿奔駿發當此音非也俗誤讀如俊精母○鬻誤同譽俗讀不誤○弛本敕爾切穿母今弛爾切音雉澄母○涵音含俗讀如鹽○數所主切審母俗讀如蘇上聲心母土語反近○哆本馬韻今者韻○禹誤同羽俗讀不誤○蕘本魚紀切疑母正韻養里切音以喻母俗讀不誤○祀本馬韻今者韻土語合古○營余傾切俗讀如融○青蠅之榛鉏臻切牀母今與亲同側詵切照母○有鱓詩作莘誤同詵○邪本麻韻今遮韻土語合古○潏本王遇切喻母正韻依據切音飫影母俗讀不誤○肇力展反音璉來母俗讀如撚疑母○謝本禡韻今蕭韻土語合古○滮清休切並母俗讀補尤切音彪幫母○臭氣之總名尺救切穿母氣也音同臭嗅以鼻就臭也許救切俗讀臭為齅○倪墟偏切溪母俗讀如憲曉母○緄誤同惓土語不誤○猱如乘切日母俗讀如懲澄母○詳援援誤同媛○阮虞遠切俗讀如遠○樅本七恭切清母正韻將容切精母○折副副本芳逼切敷母今必歷切音壁幫母○懈詩作解古隘切音戒見母俗讀如邂匣母○韗音集從母俗讀如緝清母○洞戶頂切匣母俗讀古迥切音頸見母○話本下快切卦韻今讀如樺禡韻○初本楚居切魚韻今楚徂切音芻模韻○懟本墜懟二音正韻無懟音俗專讀如懟○姞本巨乙切羣母今激質切音吉見母○鞏居竦切俗讀如公上聲○梟本古堯切音徼見母俗讀如囂溪母此音亦見字書○疏本所葅切審母今讀如蘇心母○越本王伐切正韻與月同魚厥切俗讀得之○壘本徒協切定母正韻丁協切端母俗讀不誤○有且且本七序切清母正韻慈庾切從母○不吳吳本胡界切卦韻今讀如樺禡韻○頎讀為圓圜本王問切問韻今王權切先韻○右諸字音差殊或以母或以韻或母韻兼之古韻多通用故異者弗悉著著其尤者而於字母稍詳然如以武切皮以手切纔以文切靡以敷切丕之類皆今人舌吻所不能調正韻易以他字宜也茲亦不贅及焉其曰今某切者已見字書者也其曰俗讀如某者未見字書者也其曰正韻某切者誤獨在正韻也其所云俗讀云土語皆據吳地言也吳於古為蠻方而土語或合古音至王與黃弓與公士大夫常語多濁稱而村夫里婦反得其正禮失而求野洵不誣也若夫俗讀之誤比據流傳已久者錄之其餘信口妄呼譌謬尤難悉數且鄙瑣無足置辨勿以污斯編已

詩五榛當作亲者四其一仍為榛已論之於字形矣又案說文亲榛皆側詵切玉篇亲側詵切榛仕銀切（今音近）唐韻亲榛異音亦如玉篇詩釋文四榛皆側巾反正合亲字形當果實義惟青蠅之榛仕人切正合榛字形當叢木義俱相符也韻會榛果之榛緇詵切或作榛又作㯫蓁木之榛鋤臻切或作蓁皆分為兩音惟說文韻補否耳徐鉉音切皆祖唐韻而亲榛合為一音則與之異不解其故今當以詩釋文為正

怒本上聲玉篇止有奴古一切柏舟逢彼之怒釋文云協乃路反協則非本音矣唐韻始有奴古乃路二切分入麌遇兩韻豈唐以前無去音乎案顏師古糾繆正俗云自古讀有二音毛詩君子如怒遄天僤怒此上聲逢彼之怒畏此譴怒此去聲今山東河北人但知去音失其真也斯則去聲獨盛於北矣顧陸皆吳人或未習其音故以上聲為正耶然而近世吳語止有乃路一切信乎鄉音之古今不同也

曾有增層兩讀孫奕示兒編據論語孟子檀弓注及禮部韻謂會訓則亦訓乃而乃義勝音皆宜為增詩曾不容刀曾不崇朝曾莫惠我師曾是不意應讀如增不應讀如層今案說文曾詞之舒也昨稜切則層實本音矣玉篇子登切則也才登切經也廣韻兩音兩訓互通則增層皆可讀也黃直翁（韻會）謂有音者合從本音無音者宜從層音得之矣詩河廣正月板皆無音蕩次章四曾字亦無音河廣無傳箋正月板蕩無傳玩箋意皆訓經為近則當讀為層不必拘則乃兩訓也要之說文詞之舒一語足該之其會祖曾孫爾雅注以為重則亦當讀如層

以韻言詩其來古矣或謂始於陸氏之釋文非也陸言遠送于南沈讀南乃林反以協句沈重乃梁人又言不流束蒲孫毓謂蒲草之聲不與戍許協孫毓乃晉人又言何以速我訟徐取韻讀才容反寧不我顧徐音顧為古以協韻曰父母且徐七余反協韻為下國駿厖厖徐武講反協共寵韻徐邈亦晉人三子俱在陸前已言協句陸但述其說非創言之也又不僅此也歸民孔易箋云易易也疏申其意以為韻當為改易之易故韓為難易之易是康成箋詩未嘗不言韻自漢已然其來甚古豈始於陸乎然漢世雖言韻而協韻之法至後世而獨詳者則有故矣漢去詩世近字音本同魏晉以來漸有差殊然不合者才一二無庸多協後世音讀日譌不與古合必用協以通之其法不得不詳也觀釋文所協不過三四十

字是唐初字音猶近古至宋南渡後而吳棫韻補始以協韻成書時希馮之於詩所協乃居過半可見後世字音之不古矣非先儒皆不知古韻吳獨知之也徐蕆敘其書言有韻補而三百篇始得爲詩豈不謬哉

古有古音亦有古韻四聲反切始於元魏僧神珙唐禮部韻始於梁沈約此不可律古詩也陸德明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洵篤論已但釋文協句仍不能自守其說如讀來爲梨以與思協是拘於四支十灰之韻也居音據以協莫譁音空以協爲譽音餘以協居之類是拘於平仄之聲也吳棫韻補有轉聲通用之說亦知禮部韻難協古詩矣而仍分爲四聲則猶未盡

紫陽協詩雖祖吳氏韻補而其中不無小異較論之要各有得失焉韻補舉其略凡得十九條如鐘鼓樂之嘉賓式燕以樂二樂字釋文皆五教反一協芼一協罩也洵訏且樂憂心靡樂亦匪克樂兩云何不樂與沃駮謔藥鑿襮熠虐諸字自諧不煩協矣吳氏韻補嘯韻不收樂字豈爲鄭唐秦雅諸樂平然芼罩等字應收入藥韻而復遺之又抑詩昭樂慘懆虐耄六字同在一章協韻除耄字不必協外其昭慘懆虐吳皆收入嘯韻而獨遺樂字疏甚矣集傳於關睢轉芼音以協樂至南有嘉魚仍用陸反其韓奕莫於韓樂協力教反又與陸同韻而異音俱欠畫一至抑詩庶樂則讀爲洛而轉昭慘耄以協之與吳韻異未詳何據近儒古音考樂音澇此北人土語亦郎朱反也不如五教反之典矣○又如詩中母字皆應讀如美惟葛覃母字與否協思齊母字與婦協可作牡音集傳兩詩俱無協殆欲如今讀也案否字有缶鄙痞三音然小旻之聖否賓之初筵之醉否字義應爲缶音而一協止艾一協史恥則當讀鄙可見否字古無缶音也至婦之音阜祀於後世尤不可協古詩則兩詩母字仍宜讀如美○又如說文羕字引詩江之羕矣永字引詩江之永矣所引非一家詩也韻補徒據羕字引詩謂永字音羕泳字以永得聲亦音羕執別作之字而定本文之音迂矣況羕本以永取義以羊得聲不應永亦爲聲古諧聲字皆一義一聲合而爲之何得羕字獨上下皆聲平尤難通也朱傳偽襲其誤○又如集傳白茅包之包補苟反與下誘之協案苞炮袍皆以包得聲詩生民實苞協實褎瓠葉炮之協酬之無衣同袍協矛仇則集傳此協豆爲有證韻補失載此字○又如車爲居華爲敷古音也故何彼襛矣首章采薇四章皆以華車爲韻集傳召南無協采薇兩協蓋兼用今音不知華之呼瓜切車之尺奢切古未之有非所以協詩也觀北風之同車與匪烏協鄭之有華與蘇都且協出車之方華與載塗協有女同車華與琚都四字協則可知矣○又如旭勖與好同音詩旭日始旦釋文引說文旭讀如好今說文云旭讀若勖勖字本以冒得聲(亦見說文)音亦同好也又爾雅釋訓旭旭蹻蹻也郭氏讀旭旭爲好好邢疏引詩驕人好好證之是旭勖好三字古音相同信矣旭勖二字宜入候韻韻補不收殊疏脫○又如揚且之晳也集傳晳征例反誤用韻補晳字音(詳本篇)○又如常棣四章務與戎異音韻補讀務爲謨逢切以協戎集傳讀戎爲而主切以協務傳得之矣案書洪範曰蒙曰驛及蒙恆風若史記蒙皆作霧其庶徵蒙字漢書作霿(莫豆反)霧霿務皆以孜得聲音必相同索隱霧亦音蒙且云霧與蒙通才老協此詩蓋本此但戎字古訓汝義同音必同朱反既非無證又春秋內外傳引此詩皆作禦侮常武篇我戎與皇父協侮父兩字必不可轉作蒙音不如轉戎爲汝之當也至古音考欲改二詩戎字爲武以就韻殆是妄說○又如車攻之駕集傳協徒卧反卷阿之馳集傳協唐何反皆非才老意也案車攻之六章猗破兩字爲韻足矣不必復協駕卷阿之末章多章移切歌居之切音柴說之信而有徵者也與馳自協不必改音以就之○又如皇字詩釋文華彭反又引徐邈音皇說文亦乎光反斯干喤喤與璋皇執競喤喤與將穰本同韻不必協也朱傳音華彭反協乎光反祇贅耳○又如纘女維莘莘字韻補收入陽韻讀師莊切以協王商二字此無他證故朱子不從當矣至于京維莘本非韻脚而集傳協之亦不可解若欲每句用韻則有命自天保右命爾何獨無協乎○又如母姥罪切婦房詭切韻補收入紙韻此有證者也思齊首章母婦二字正當用此音集傳無協豈欲從今讀乎古音攷辨此二字謂古無牡阜二音斯言允矣但婦房詭切聲如尾而陳音喜不知別有何據○又如公劉之四章曹牢匏三字本協才老引儀禮云牢鄭讀如樓因轉匏爲蒲侯切以協之殊爲穿鑿集傳不用良是○又如韻補收祀字於質韻音惡職切云毛詩四用此韻皆當爲此讀四韻者楚茨(以享以祀苾芬孝祀)大田(來方禋祀以享以祀)各二也集傳皆從之矣至旱麓之四章以享以祀亦用其音以與下景福協恐非是景福自協既備以祀不必用韻每句協韻非詩之常體也又旱麓詩六章每章四句皆隔句協不應此章獨異祀字見詩者甚多除四韻外悉如今讀可耳○又如抑之十一章以樂慘藐虐耄五字爲韻韻補皆協去聲嘯韻惟虐字宜照反無他證然古無入聲虐轉爲去當協也集傳皆協入聲藥韻則慘字七各反耄字音莫皆無他證板詩之言耄非韻也(集傳亦讀協之然不足爲證)古音攷合朱而從吳良得之○又如桑柔詩亦孔之優弁云不逮優逮集傳無協以二字皆隊韻本同也吳棫從古韻優音許既反逮音徒帝反俱入寘韻然古韻隊與寘通亦吳氏說也何必改音以就之乎集傳不用協良是○又如茆韻補力久反祖泮水釋文徐音與酒醜本協集傳謨九切恐無本○又如古多字與祇字通用閟宮降福既多與上騂犧是宜本協集傳犧字虛何虛宜二反與宜多兩協不如韻補之當(與上條俱詳見本篇)○又如周頌大半無韻商頌獨勤於用韻作者意各不同也商頌元鳥長發殷武三篇皆句句韻出韻者僅十之一耳那自庸鼓有斁以下烈祖自黃耇無疆以下亦句句韻那之斁奕客懌昔作夕恪八字皆同韻也韻補客克各切昔息約切夕詳龠切斁奕懌俱弋灼切與作恪二字協殆不謬矣朱子協詩喜每句韻而此詩獨不然未詳厥旨○右諸條雖出管見竊謂有一得焉二公千慮之失不禁後學縷指九原可作其或有取於鄙言

皇清經解卷三百三十七終

嘉應邱　舊校
南海陳詔潘繼李新校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辨物

總辨

鳥獸草木之名可資學者多識此說詩家所以樂為考覈也然堪為證據者止有爾雅釋草等七篇次之則陸璣詩疏楊雄方言以及諸家本草注釋而已後儒多據已目驗之物與土俗稱名以求合於詩此大謬也古今既殊鄉土又別其同物而異名同名而異物者多矣可勝詰乎乃欲執近今之土語釋先古之經文必不合矣又匪直此也物產之在天地間亦往往隨世更易蓋天時地氣久則有變遷而物之生其形色性味亦從而異斷難執今以律古也姑舉一二端而言之如荇藻蘋菜古以奉祭祀后夫人及大夫妻親采之見周召二南草木疏亦言其甘美可食今此四草無一堪供匕箸內則養父母枌榆列於珍味今惟荒歲飢民始食其皮月令五時之穀不數稻而數麻詩亦言禾麻言麻麥言叔苴今惟緝其皮為布而麻勃(華)麻蕡(子)列於藥品不聞以為穀古以葵為五菜之主芼羹則以藿烹雞豚則實蓼今此三草不登於俎至堇荼荁薇之類古為饌食所必需而今并罕識其貌狀又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為官名又以名祭黍必與稷並稱古最重此二穀後世或不能辨其品類陶宏景言稷米人不識又誤以黍苗為似蘆郭璞謂稷粟粢一物而三名本草又分稷粟為二先儒疑之而孔仲達亦不能決又陶言稷米不宜人發宿疾為八穀中之最下者蘇頌亦言稷米不甚珍以備他穀之不孰而古以為五穀長正相反又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蚳醢禮記人君燕食之庶羞有蝸醢及蜩范(今借)蚳者蟻子也蝸者蠃也蜩者蟬也范者蠭也以此列之盤案今人有對之欲嘔耳而古以為珍膳陸元恪孫吳人也陶隱居蕭梁人也較為近今矣陸言蜉蝣可啗美於蟬陶言蠐螬與豬蹄作羹乳母不能辨之二蟲者其可薦齒牙乎蓋不獨習俗之殊亦物性之變也乃欲取千百年前之草木鳥獸皆目驗而知之豈不迂哉

諸家說詩所釋草木鳥獸之名時多異同固以近古者為正矣然後儒之解勝於先儒者亦百有一二未可槩置也今備列之

周南關雎楊許郭陸四家分為三說當以郭為勝(許見本篇)簡兮隰有苓毛云苓大苦也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以為今甘草蔓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沈括筆談辨之曰以注所云乃黃藥也其味極苦甘草枝葉如槐高五六尺與孫說形狀不類案郭注亦同孫而云今甘草又曰蘦似地黃亦疑而未定也又案本草說兩藥形狀皆與沈合當以沈為正○碩人鱣鮪發發毛云鱣鯉也舍人注爾雅亦以鱣鯉為一魚益祖毛傳郭璞分鱣鯉為二魚謂毛為誤案本草鱣亦名黃魚鮪亦名鱘魚與鯉迴別郭得之○大車毳衣如菼毛云菼鵻也蘆之初生也爾雅葭蘆菼薍(五患切)(聲近)李巡樊光以蘆薍為一草與毛同孫炎郭璞以蘆薍為二草與毛異孫郭得之○鄭隰有游龍毛云龍紅草也疏引陸璣云游龍一名馬蓼高丈餘陶隱居本草注言紅草極似馬蓼而甚長大郎詩之游龍然則與馬蓼別草矣案鄭以游龍為放縱當目其長大者陶說得之○晨風隰有六駁毛云駁如馬倨牙食虎豹陸璣云駁馬梓榆樹也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孔疏稱其有理此勝毛○下泉苞稂毛云童粱鄭稂作涼云涼草較勝(詩本篇)○豳風七月鳴鵙張華許慎以鵙為似鶡鶡王逸以為巧婦楊雄以為盍旦郭注爾雅以為似鶷(音戛)鶡(音曷)而大郭說當矣○四月秀葽鄭以葽為王萯(房九反)曹氏以為小草曹得之○鴟鴞陸璣以為巧婦郭璞以為鴟類郭勝陸○東山蜎蜎者蠋毛云蠋桑蟲也說文作蜀云葵中蠶許說為允(上三條俱詩本篇)○熠燿宵行毛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孔疏非之以為螢火不可名燐宋陸佃以為燐者火之微名久血螢火皆可名燐陸言是也案崔豹古今注數螢火異名云一名燐廣雅云景天螢火燐也皆祖毛說○鹿鳴食野之苹毛云苹蓱也鄭以為藾蕭孔疏是鄭今用之○緜篇堇荼如飴毛云堇菜也孔疏以為是烏頭詩緝以為是內則之堇荁嚴說當矣(詩見本篇)○右凡十有三條惟鱣六駁鵙鴞苹今通用之餘則源特有取焉爾

詩有三杞三芑三荼一梅二桐二柞櫟二棘二竹二蒲二鬱二苕二榛二茨三魚二桑扈皆同名而異物者也三杞者一杞柳見鄭將仲子一山木(困學紀聞云梓杞也)見雅南山有臺湛露一枸檵(古詣切)見雅四牡杕杜北山四月(此嚴緝之說困學紀聞同杕杜北山傳無明文)三芑者一菜見小雅采芑一草見大雅文王有聲一穀見生民三荼者一苦菜見邶谷風唐采苓一茅秀見鄭出其東門幽鴟鴞一委葉見幽七月頌良耜二梅者一酸果見召摽有梅一柟見秦終南陳墓門二桐者一白桐見鄘定之方中一梧桐見大雅卷阿二柞櫟者一苞櫟見秦晨風(此嚴緝之說)一栩杼見唐陳二風及二雅諸篇二棘者一酸棗見邶凱風魏園有桃一棘刺見雅楚茨青蠅(嚴緝之說)二竹者一萹竹見衛淇澳一竹箭見衛竹竿雅斯干二蒲者一蒲柳見王揚之水(此鄭說與王異)一莞苻離見陳澤陂雅魚藻韓奕二鬱者一車下李見豳七月一鬯草見大雅江漢二苕者一苕饒見陳防有鵲巢一陵苕見小雅苕之華二榛者一果實見邶簡兮鄘定之方中曹鳲鳩雅旱麓一木名見雅青蠅二茨者一蒺藜見鄘牆有茨雅楚茨一屋蓋見雅甫田瞻彼洛矣三魚者一水蟲見諸詩一海獸似豬皮可為弓鞬矢服見雅采薇一馬二目白見魯頌駉篇二桑扈者一青質食肉見雅小宛一竊質有文見桑扈凡為物三十有四而共十五名焉

草木辨

百有五穀六穀九穀百穀之名而後世又有三穀六米八穀之目穀之為說長矣言五穀者有二說麻黍稷麥豆五行之五穀也見月令五時之文及周禮疾醫注黍稷菽麥稻九州之五穀也亦名五種見周禮職方氏之文及孟子五穀注六穀者稌(鄭稻)黍稷麥粱苽亦名六食見周禮食醫之文及膳夫饌人兩注亦名六齍(俗作粢誤)見小宗伯文九穀者先鄭以為黍稷稻秫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去秫大麥而增粱苽皆見周禮大宰注崔豹古今注以為黍稷稻粱三豆二麥炙轂子以為黍稷麻麥稻粱苽大小豆又與二鄭異說總出於臆見耳百穀者古無定名韓詩薛君云穀類非一故言百國語周棄播殖百穀注云黍稷稻粱麻麥荏菽雕胡之屬皆不能歷舉其名也梁楊泉物理論始以稻粱菽三者各二十種蔬果助穀各二十種當百穀之數然外傳言烈山子柱能殖百穀百蔬

易言百果甲坼是穀與蔬果各以百名不得併蔬果於穀方成百數楊說殆非是三穀者卽稻粱菽也物理論云稻者粱種之總名粱者黍稷之總名菽者眾豆之總名是也六米者黍稷稻粱苽大豆見周禮舍人注及疏後鄭九穀麻小豆小麥皆無米故獨數此六者矣八穀亦有二說一黍稷稻粱禾麻菽麥見本草注陶隱居云八穀之中胡麻最良又引董仲舒曰禾是粟苗麻是胡麻今之脂麻也一稻黍大小麥大小豆粟麻見大象賦注云玉海總諸說而斷之黍稷卽粢又名穄稻粱麻麥有大小菽卽豆有大小苽卽雕胡秫九者足該之矣其在於詩曰黍曰秬曰秠者皆黍也曰稷者稷也曰稻曰稌者皆稻也曰粱曰穈曰芑者皆粱也曰麻曰苴者皆麻也曰麥曰來牟者皆麥也曰菽曰荏菽曰藿者皆菽也其曰禾曰穀曰粟者總名也曰重穋曰穜穉者種之早晚而非穀名也今惟稻麥菽麻苽五者明白易曉其黍稷粱秫四者難於別識而漢以來又以粟爲穀名陶隱居載之於本草名稱復相疑溷解者紛紛各有異同有以粱爲秫稷者矣氾勝之有以秫爲黏稷者矣許慎有以稷粱粟爲一穀者矣孫炎郭璞賈公彥等有以稷米爲人不識者矣有以粱爲白粱者矣陶宏景皆有以黍爲黏稻者矣崔豹有以粟爲似稷而黏者矣顏師古有以秫爲黏黍者矣蘇頌皆難據信源嘗合本草諸家注釋參諸目驗惟近世李氏綱目其言近之李謂黍稷卽今北方之黍子黏者爲黍不黏者爲稷粱秫與粟卽今北方之小米大而毛長者爲粱細而毛短者爲粟本唐蘇恭宋蘇頌之說粟之黏者爲秫本孫炎爾雅注及蘇恭唐本注之說粟卽粱也漢以後始分其粒細毛短者爲粟耳黍稷與粱秫苗葉相似而結實不同粟穗叢簇攢聚而粒圜黍稷之穗疏散成枝而粒長合之所見殆不相遠也李又謂今之高粱乃黍稷之別種卽廣雅之藋粱木稷食物本草正德閒汪穎著謂之蜀黍蘆穄俗稱蜀秫亦稱蘆粟案高粱莖葉皆似蘆高丈餘粒大如椒米性堅實有二種黏者可和稉糯俗作秫釀酒作餌不黏者可作餻煮粥南北皆植之而北方最多李但目爲黍稷別種未審何據也竊意此穀名蜀黍又名蜀秫必自蜀來三代時蜀爲遠裔此種定未入中國如胡麻安石榴之類皆後世始得而栽之則經傳所言穀名未必有此種矣又有王高粱亦名玉蜀黍種出西土葉似高粱而肥短高三四尺斯又其別種也

古人以麻爲穀又用以爲衣於五行屬金月令秋食之仲秋又嘗之周禮籩人以蕡實朝事之籩豳風叔苴以九月此其實之供於食者也績其皮爲布則吉凶服皆用之五冕皆麻冕也皮弁服朝服元端服深衣皆麻衣也蜉蝣之麻衣如雪不染者也七月之載元載黃我朱孔陽染之者也後世不食麻其以爲衣僅施於喪服耳不止俗尚之異亦物性之變也又有紵麻宿根土中不種自生其皮可緝布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是也又有苘麻一名蔺麻葉大如桐華黃夏開北土最多其皮可績碩人褧衣說文云褧檾顈同切去也檾枲屬檾褧苘蔺字同正此麻也又案本草麻入本經上品華實皆入藥華名麻勃本經云麻華上勃勃者七月七日采之實子名麻蕡又名麻藍又名青葛本經云九月采入土者損人去殼爲麻仁惟葉不用吳普云有毒食之殺人

瓜之爲類甚多約之止有二王禎農書云供果者爲果瓜供菜者爲菜瓜是也果瓜古食甘瓜五代始有西瓜胡嶠於回紇得之然二瓜華葉性味俱相類後世僅易以西瓜之名耳菜瓜有胡瓜越瓜諸種信南山之瓜剝之以爲菹其菜瓜乎有敎瓜苦瓜有苦瓣亦非果瓜矣七月與豳之瓜則未有以定之

詩兩言匏匏有苦葉酌之用匏是也三言瓠齒如瓠犀甘瓠纍之幡幡瓠葉是也一言壺七月斷壺是也凡六詩言葉者二言實者三言棲辨者一毛傳說文草木疏皆以匏瓠爲一物陸佃埤雅辨其不同以爲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似匏而圓曰壺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陸此言殆因小雅甘瓠左傳苦匏之語而分之乎然苦匏不材義本於詩詩之苦葉陸璣以爲少時可爲羹八月中堅彊不可食則非性本苦也且葉苦非實苦也本草言其形狀雖殊而性味則一大抵匏瓠古本通稱後世因其形異而分名之其有苦者陶隱居以爲甘者忽苦韓保昇以爲甘苦二種甘者大苦者小要各得之目驗古今物性變易不可執一論矣

采芹兩見詩皆興也雅采菽以興車服此毛義頌泮水以興德化毛云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也案芹本草作蘄陶隱居以芹爲俗字然芹字見說文云从草斤聲則芹字古矣陶語誤也本草名水蘄又名水英入本經下品卽爾雅之楚葵矣厥種有二青芹取根赤芹取莖葉周禮以芹菹爲豆實故采之韻會云又有馬芹俗謂胡芹不可食惟子香美可調飲食案爾雅茭牛蘄卽此郭注云葉細碎似芹亦可食與黃異

葭菼蒹葭萑葦皆見詩覈言之凡爲物者三焉毛傳云葭蘆也又云葭爲葦爾雅云葭華注卽今蘆也又云葭蘆注葦也夏小正傳云葦未秀爲蘆說文云葭葦之未秀者又云葦大葭也然則葭葦共一草也華與蘆其別名也毛傳云菼薍借音玩也又云菼騅也又云薍爲萑爾雅云菼薍注似葦而小實中夏小正傳云萑未秀爲菼說文云菼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又云薍菼也然則萑菼共一草而小於葦也薍與騅其別名也毛傳云蒹薕也爾雅云蒹薕注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薕說文云薕蒹也然則蒹獨爲一草而又小於萑也薕其別名也三者之辨如此爾雅又云其萌蘿音權注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蘿此則總三者爲言矣嚴緝彙諸說而斷之曰蒹也葭也萑也三物而十一名大者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葦中者菼薍萑又名騅一物而四名初生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小者蒹薕荻一物而三名也秦風之蒹葭舉小與大者言之也衛風之葭菼豳風及小雅之萑葦舉中與大者言之也其言明且悉矣又本草別三者貌狀言大者長丈餘中空皮薄而色白中者中空皮厚而色青蒼小者短小而中實可作簾此嚴語所未及又毛傳以菼蘆爲一草九家易以萑葦蒹葭爲一草說雖出先儒而未可盡信

詩言藟必與葛俱周南王風大雅凡三見樛木箋疏釋文皆以爲葛藟一物而相似信矣孔引草木疏云藟一名巨瓜似燕薁亦延蔓生案巨瓜陶隱居以爲卽千歲藟入別錄上品又名藟蕪云藤生如葡萄葉似鬼桃陳藏器云藟似葛葉下白冬只凋葉大者盤薄故名千歲藟引詩葛藟及陸疏巨瓜證之是藟乃木類說文云藟草也蘽木名而引莫莫葛藟以證藟則以詩之藟爲草類案爾雅釋草無藟釋木有諸慮山櫐攝音涉虎櫐注云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粗大然則葛藟其山櫐乎藤生之物草木兩可通案爾雅以爲木說文以

爲草矣釋木釋文亦云蒿本或作蒿又左傳杜注解蒿蒿爲蒿之蘊蔓滋蔓恐非是

蒿之種類至多詩詁詩緝及韻會皆備著之今取其名見爾雅與毛詩者列之於左一蒿菣（去刃切）注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啗者爲菣即鹿鳴食野之蒿是也草木疏云汝南汝陰人皆云菣一蘩皤蒿注白蒿即召南于以采蘩豳風小雅兩采蘩祁祁是也春生秋香美可食又可烝埤雅曰蒿青而高蘩白而繁此二蒿之辨矣一蔚牡菣注無子者即蓼莪匪莪伊蔚是也亦名[illegible]頭蒿三四月生苗秋華黃結實如車前子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云無也一莪蘿注今莪蒿一名蘪蒿即小雅菁菁者莪蓼蓼者莪是也亦名蘿蒿或（詩緝埤雅）以爲又名角蒿者非是一艾冰臺注今艾蒿即王風彼采艾兮是也其字从乂草之可以乂病者又削冰令圜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曰冰臺其以此乎二月宿根生苗莖直上白色葉四布面青背白七八月有華實一苹蘋（音頻）蕭注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即鹿鳴食野之苹是也草木疏云莖似箸香可食一蕭萩（音秋）注蒿也即王風彼采蕭兮曹風浸彼苞蕭小雅蓼彼蕭斯采菽樓萩大雅取蕭祭脂是也草木疏云今謂萩蒿或云牛尾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亦名香蒿一購商蔞注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啗江南用羹魚即周南言刈其蔞是也（蘩蔞二蒿辨見召南）草木疏云葉似艾高丈餘已上八種皆見詩雅又齧彫蓬薦黍蓬郭注不言是蒿而說文及埤雅以爲蒿屬見召南騶虞衛風伯兮又蕭草亦蒿類不見爾雅而曹風下泉詩有之又爾雅云蘩之醜秋爲蒿注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爲蒿今案蘩草蘩之類自皤蒿以外又有蘩菟蒵（音奚）蘩由胡二種注皆未詳要之蘩之醜其即蒿之醜與故邢疏以爲蘩蕭莪之類又本草茵陳似蓬蒿而葉緊細後世亦名蒿又有同蒿邪蒿宋嘉祐始列本草同蒿氣味與蒿同邪蒿似蒿而葉紋皆邪此不載詩雅而俱得蒿名

離騷云薋菉葹以盈室兮以惡草喻小人也此三草皆見詩薋詩作茨本作薺即蒺藜詩牆有薺楚楚者薺是也菉即王芻詩作綠綠竹猗猗終朝采綠是也葹即卷耳又名卷施詩采采卷耳是也二莽一言掃一言抽亦以爲惡草矣卷耳王芻雖采之而不盈意亦非嘉卉乎然兩詩取興之意實不在此又卷耳堪茹蒺藜入藥王芻可染皆有用於人而王芻以興武公之德尤爲嘉植非惡草也靈均之寓興於物豈可一律論乎

茅賤卉也而用於人甚溥又以其潔白故古人重之著茅見於書白茅見於易祭祀則以縮酒封諸侯則以苴土食禮則以爲鼎冪所謂物薄而用重也其在詩或質言之曰茅白茅包之畫爾于茅白茅束兮是也或本其初生曰荑自牧歸荑手如柔荑是也或咏其華曰荼有女如荼予所捋荼是也其類之貴者則別而言之曰菅可以漚菅白華菅兮是也考之本草厥種不一有白茅菅茅黃茅香茅芭（音巴）茅之屬白茅短小華於春夏之間菅茅生山上似白茅而長華於初秋黃茅似菅茅而莖上開葉華於深秋可索綯三者葉相似皆白華根甘可入藥而白茅爲勝香茅一名菁茅一名璚（同瓊）茅荊州貢之芭茅叢生葉大如蒲長六七尺以五者合之詩則召南小雅之茅白茅也陳風之菅小雅之白華菅茅也豳風之茅黃茅也二荑不知何茅靜女毛傳謂取其有始有終始爲荑終爲茅可以供祭祀則此荑其香茅乎碩人之荑徒取柔爲比則泛指諸茅可也芭茅不見詩爾雅云莣（音芒）杜榮是也然郭注謂芒草皮可爲繩索履屩則七月之于茅容或取之矣爾雅又云藗牡茅注云白茅屬則詩所未及又云蔈荂荼猋藨芀六者皆茅秀之別名鄭豳之荼當之矣

梅

梅之名四見於國風而召南與秦陳之梅毛皆有傳召南傳云極則隋（音墮）落者梅也秦陳二傳皆云梅柟也陸元恪標梅條梅亦各有疏於摽梅曰梅杏類也於條梅曰梅樹皮葉似豫章然則召南之梅是咊羹之梅秦陳之梅是梅柟之梅截然兩木毛陸意正同矣又說文云梅柟也可食从木每聲或从某作楳徐莫桮切又云某酸果也从木甘闕古文从口作槑徐莫後切是兩木元各一字古本經文字必各異後世溷爲一爾況梅性畏寒不產北土召南江沱已入梁境自應植之非秦陳所宜木也其爲柟樹無疑陸疏又言豫章子青不可食柟之木理細緻於豫章子有赤白二種說文以爲可食殆對豫章言與爾雅釋木梅柟明是秦陳之梅非召南之梅郭注云似杏實酢蓋誤認兩梅爲一也邢疏引陸氏條梅疏證之合於經而違於注又不辨其同異疏忽甚矣

詩有二梅而爾雅之梅柟是條梅非摽梅也郭注以爲似杏誤矣爾雅有二條而詩終南之條是爾雅之槄山榎非柚條也埤雅以爲柚誤矣當以毛傳及草木疏爲正

陸疏言榛有兩種一種枝葉如栗子如橡子味亦似栗一種枝葉如木蓼高丈餘子作胡桃味遼東上黨皆饒案味如胡桃者今亦用爲果俗呼榛子品與松子相亞非栗類也詩五言榛爲果實者四（詳見正字）邶鄘大雅先儒皆以爲似栗曹在兗豫間未必產遼果大抵四榛皆栗耳

桐有四種詩與爾雅得其二爲定之方中之桐白桐也即爾雅之榮桐木亦名華桐名椅桐名泡桐三月開華如牽牛華而白色心微赤實長寸餘殼內有子片輕虛如榆莢葵實材堪作琴瑟埤雅謂其不實者誤卷阿之桐梧桐也即爾雅之櫬梧四月開嫩黃小華五六月結子可食古稱鳳凰非此不棲矣郭璞合上二桐爲一木者誤至月令三月桐始華陶貞白以爲白桐寇宗奭以爲梧桐陶說近之矣二桐之外又有青桐即梧桐之無實者又有岡桐早春開淡紅華實大而圓南人用之作油亦名油桐名罌子桐名荏桐名虎子桐名紫華桐宋羅願謂湛露詩其桐其椅乃此桐恐無明據如以其實離離證之則朝陽之桐何嘗不垂實乎又湛露與定之方中皆桐椅並稱所指自應一種榮桐實長寸餘足當離離之目矣

唐陳兩風及四牡黃鳥之栩車舝之柞薪采菽之柞枝緜旱麓皇矣之柞皆柞櫟也即爾雅栩杼是也案此木又名杼樹高二三丈小則聳枝大則偃蹇葉如櫧葉木堅而理邪故有不材之稱四五月皆華黃色子名芧（直呂切）又名橡可染皂亦名皂斗儉歲可以禦飢服食家亦用之孫思邈所謂非果非穀而最益人者也狙（親去切）公之所賦仲治之所拾皆是物矣車舝篇云其葉湑兮采菽篇云其葉蓬蓬可見其葉之蕃茂但車舝喻婉女蔽君故以湑兮爲議采菽喻才賢相繼故以蓬蓬爲美一木也而美刺不同詩人取興豈有定乎鄭箋云柞

之葉新將生故乃落則又耐霜之木也鴇羽四牡篇曰苞苞訓稹旱麓篇曰瑟彼柞棫則又叢生之木也至秦風之苞櫟華谷以為別木

唐之苞栩秦之苞櫟皆有柞櫟之名說詩者不明言其為兩木宋掌禹錫修嘉祐本草但為一木亦莫辨其非惟嚴氏詩緝云詩有二柞櫟謂爾雅栩杼唐風之苞栩是也爾雅櫟其實梂秦風之苞櫟是也大全於唐風不引栩杼而引櫟實梂誤甚今案草木疏二風之柞櫟各有釋藝文類聚亦分柞櫟為二木於柞引爾雅栩杼及車舝采菽旱麓緜諸詩於櫟引爾雅櫟實梂及秦風苞櫟之陸疏則嚴說非無據矣

草木疏言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今十種榆不可得而數矣間嘗考之詩及爾雅有其七焉唐風山有樞爾雅蓲荎注云今之刺榆也陸疏云針刺如柘葉如榆陳藏器本草謂江東無大榆有刺榆是也陳風東門之枌爾雅榆白枌此白榆也郭注云枌榆皮色白是也本草謂之零榆入本經上品其莢似榆錢三月取其仁作糜羹見別錄亦可收至冬釀酒瀹乾可作醬謂之醬醔音茂豆見詩文及崔寔月令小雅大東浸彼檴薪爾雅檴落陸疏云檴今椰榆也葉如榆皮堅韌可為絙索甑帶材可為杯器是也大雅皇矣其灌其栵爾雅栵栭注木以槲樕而庳小陸疏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為車轅栵本栗類然元恪所言十種惟取葉似栵葉如榆當亦榆類矣此四者詩雅俱載之唐風隰有榆此莢榆也莢榆有赤白二種而白者名枌則此其赤榆乎秦風隰有六駁陸疏云駁馬梓榆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馬然陸疏又引里語云斫檀不諦得繫音計迷繫迷尚可得駁馬則駁雖名榆而亦似檀也爾雅無姑其實夷郭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周禮壺涿氏謂之牡橭午貫象齒以殺涸神者即此釋文云橭者榆亦音姑榆也此三者二見詩一見爾雅合前凡七矣元恪所云十種未知此得當其七否也外此則本草有梛音那榆皮味甘寒左傳莊四年楚子伐隨卒於樠木之下孔疏以為木似榆俗呼為朗榆蓋樠朗同音釋文樠郎蕩反正此木矣又廣雅云杜仲曼榆也山榆母估也柘榆梗榆也凡此皆得榆名又案內則甘旨之供枌榆與焉後世亦有榆糜搶醬皆用其莢是榆乃佳味今人無食榆莢者惟采其根皮以和香劑而歲饑則窮民食之可見物之性味古今不同甚矣

楊楊起柳下垂玉篇云楊枝植不垂柳垂條也此二木之辨也然其為類不一其名亦互通王風之蒲秦陳二風之楊即爾雅所謂楊蒲柳也亦名蒲楊又名水楊又名青楊左傳所稱萑蒲及董澤之蒲者即此葉廣長條短勁華與柳同陸疏云有皮青皮白二種白者大楊青者小楊皆可為箭幹齊風之折柳小雅采薇之楊柳小弁之柳菀柳之柳即爾雅所謂桑柳醜條也注云阿那垂條矣葉長枝輭俗作軟其華名柳絮入水為萍古人春取火於榆柳即此陶貞白以為即水楊者非是大雅皇矣之檉即爾雅所謂檉河柳也郭注云今河旁赤莖小楊小幹弱枝細葉如絲名赤楊又名朱楊又名赤檉又名雨師又名垂絲柳又名三春柳氣能應雨負雪不凋一歲三華華穗長三四尺紅色如蓼衍義云汴京甚多案近世呼為西河柳醫家用之治小兒痲疹即此木矣鄭風之樹杞即爾雅所謂旄澤柳也亦名杞柳木理微赤可為車轂其細條可為箱篋孟子所謂為栝棬者即此趙岐以為柜柳矣案柜柳即爾雅楥音袁柜柳音舉郭讀柳為柳云柜柳似柳是也本草作欅柳陶隱居云皮似槐檀葉如櫟槲寇宗奭云謂檀非檀謂柳非柳然則爾雅之旄與楥殆一木乎召南之唐棣秦風之苞棣即爾雅所謂唐棣移也圜葉弱蔕微風大搖名移楊又名移柳又名高飛又名獨搖郭云以白楊江東呼夫移案今通呼白楊俗稱之誤也自是一類而小別爾其白楊不見詩雅而文選十九首詩有之

漢廣綢繆葛生黃鳥王鄭兩揚之水皆言楚楚荊也荊有二牡荊蔓荊楚乃叢木非蔓生其牡荊與神農經名小荊圖經名黃荊唐本注云籬杖用此牡荊枝勁作科故稱牡以別於蔓蔓荊子大牡荊子小故又名小荊亦宜於薪本草綱目云年久不樵則樹大如盌鋸薪束楚皆樵用也葛蒙焉鳥止焉非樵之餘則未樵者也凡木心圓荊木心獨方故卜龜用之緜詩爰契我龜疏以契為楚焞是已有青赤二種青者為荊赤者為楛嫩條皆可為筥籍古貧女以荊為釵即此二木也大雅榛楛濟濟陸疏謂楛似荊而赤莖亦以二木為同類

脩蟲辨

嚴氏詩緝黃氏韻會皆謂郯子五鳩備見於詩今復合之爾雅參之本草分別其名以為說詩之一助鵙鳩氏司馬杜云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即關鵙之鵙鳩爾雅云鵙鳩王鵙是也注云江東人呼之為鶚案鶚雕類似鷹而土黃色深目好峙又名魚鷹淮南子謂之沸波以其翱翔水上扇魚令出也鄭樵以為梟類詩詁以為杜鵑皆誤祝鳩氏司徒杜云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即四牡嘉魚之鵻爾雅云隹其鳺鴀是也注云今鵓鳩案此鳥亦名鵓鳩小而灰色大而斑如梨華點者不善鳴惟項下斑如真珠者善鳴掌禹錫曰秋分化為黃褐侯春分復為斑鳩黃褐侯者青鵻同雛也嚴氏以為鵓鳩者誤鳲鳩氏司空杜云平均故為司空主平水土即鵲巢之鳩曹風之鳲鳩爾雅云鳲鳩鴶鵴音菊是也注云今布穀月令鷹化為鳩注謂之搏穀搏布音相近矣似鷂長尾又名鴶鵴又名穫穀又名郭公皆因其聲之似也方言以為戴勝者誤嚴緝用歐陽氏說謂鵲巢之鳩非鳲鳩亦謬爽鳩氏司寇杜云鷙故為司寇主盜賊即大明之鷹爾雅云鷹鶆音來鳩是也注云鶆當為鷞字之誤鷹與鳩同氣禪化故亦稱鳩矣鶻鳩氏司事杜云春來冬去故為司事即小宛之鳴鳩氓詩食桑甚之鳩爾雅云鶌鳩鶻鵃是也注云似山鵲而小多聲案此鳩春來秋去好食桑甚易醉而善淫其音啁哳其尾屈促其羽如繿縷飛翔不遠莊子謂之鷽鳩鄭樵以為鶻鵃者誤黃氏以鳴鳩非鶻鵃亦誤此所謂五鳩也爾雅又有鵅鳩鵧鴿注云小黑鳥自呼江東名為烏鵙此在五鳩之外亦不見詩

雉類甚多說文數其名有十四一盧諸雉二喬雉三鳪雉黃色四鷩雉五秩秩海雉黑色在海中山上六翟山雉七翰雉八卓雉九伊洛而南曰翬備五采十江淮而南曰搖十一南方曰翯十二東方曰甾十三北方曰稀十四西方曰蹲此皆見爾雅而微不同爾雅盧作鸕喬作鷮翟作鸐翰作鶾卓作鵫搖作鷂翯作翯甾作鶅稀作鵗蹲作鷷又景純合韓雉鵫雉為一鳥云今白鵫也江東呼白韓亦名白雉則為十三種矣左傳五雉杜注以翬雉及四方雉當之惟南方則曰翟不曰翯彼疏謂說本賈逵但不知逵又何本況以五雉配五工正鷷雉攻木鶅雉摶埴翟雉攻金鶅雉攻皮翟雉設五色亦逵與樊光之說杜何弗從也其見於詩曰

右手秉翟曰其之翟也翟茀以朝此翟雉也曰如翬斯飛此翬雉也曰有集維鷮此鷮雉也別名止此三者其餘言雉皆其統名爾雅又有寇雉名鵽鳩又名洪洪注云出北方沙漠本草拾遺名突厥雀斯非中國鳥故說文十四雉弗與焉

十四雉其三見詩翬雉翟雉鷮雉是也翬雉素質五色備生伊洛之南王后褘衣爲六服之首刻繪其形其雉類之貴者乎斯干取其飛以比宮室鄭以爲形貌之顯也翟雉爾雅謂之山雉注云長尾者故萬舞則右手秉之后夫人以飾衣又用爲車蔽皆取其文采也鷮雉尾又長於翟能走且鳴性耿介故詩人以興碩女鷮翟二雉俗通呼爲翟矣翟雉亦名山雞然山雞有四種鷮翟外鷩雉錦雞是也皆有彩毛鷩雉在首錦雞在腹錦雞小於鷩雉文尤燦爛爾雅鶾天雞乃此鳥矣郭引周書文鶾證之

黃鳥四見爾雅一皇黃鳥二倉庚商庚三鵹黃楚雀四倉庚黧黃也爲名凡六焉其名又曰黃鸝留曰黃栗留曰黃鸝〔鶹同〕曰長股曰摶黍曰黃袍見夏小正毛詩傳陸璣詩疏諸書其詠於詩止黃鳥倉庚兩名埤雅云名黃鳥者皆興名倉庚者皆賦此特鄭說耳東山之倉庚毛不以爲賦也至鶯字雖見詩而非鳥名其伐木之鳥鳴先儒說詩莫著爲何鳥宋羅願以鶯當之引禽經鶯鳴嚶嚶爲證又言鶯是蟄鳥冬以泥自裹至春破土而出此正出谷遷喬之事案禽經後人譌撰之書其言不足據信惟出谷之解於理可通亦不謬也又案玉篇云鶯有友鳥殆指詩求友語則以伐木之鳥爲鶯其來古矣

鷹鸇鶚隼皆鷙鳥也而皆見於詩周南之鴡鳩鶚也卽爾雅之王鴡秦風之晨風鸇也爾雅亦云晨風鸇注以爲鷂屬陸疏亦言鸇似鷂青黃色是鸇鷂別鳥也原始合鸇鷂爲一藝文類聚又合鸇隼鷂爲一〔引詩義問云晨風今之鷂 又引詩義疏云隼鷂也〕俱非是四月之鶉鵰也說文鷻作敦云鵰也从鳥敦聲與鵰同類而別鳥似鷹而大長尾短翅土黃色其皂者卽鷲也采芑之隼隼也爾雅鷹隼醜其飛也翬陸疏以爲鷂屬又名擊征又名題肩〔廣雅作鵰肩〕又名雀鷹性捷黠以中之爲儇故猗嗟射侯之正取斯鳥名矣大明之鷹鷹也爾雅謂之鶆鳩與鳩同氣故亦名鳩頭有毛角亦名角鷹五者皆鷙鳥也詩以鷙喻后妃以鶚喻賢者而隼以喻將士鷹以喻尚父惟鳶爲貪殘之喻取與豈有定乎說文又以鳶爲鷙鳥然爾雅云鳶烏醜皁麗箋云鳶鴟類莊子亦言其銜腐鼠而嚇鵷鶵此正茂先所謂不善搏擊貪於攫肉者四月詩雖與鶉並舉要非其倫

小雅有兩桑扈爾雅亦兩釋之埤雅謂啄粟之桑扈以性之竊脂言卽爾雅之對剖葦者是鷽羽之桑扈以色之竊脂言卽爾雅之對竊丹者是此解與郭注合於義允矣陸疏解竊脂爲竊取脂肉正指小宛桑扈言也李時珍非之誤矣李又謂桑扈毛蒼褐色而有黃點其淺黃淺白淺青淺黑淺元淺丹皆喙色非毛色也當必有據

烏有四種而三見於爾雅慈烏反哺小而純黑又謂之孝烏雅〔俗作鴉〕烏不反哺巨喙腹下白爾雅鸒斯鵯鶋〔音匹居 毛傳作卑居〕是也燕烏似雅烏而大白項而羣飛又名鶡鵯爾雅燕白脰烏是也山烏似雅烏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爾雅鷽山烏是也惟不著慈烏至云烏鵲醜其掌縮則四烏兼之矣詩小弁之鸒斯雅烏也餘烏則未有以定之

鴞說文云鴞〔是爲切〕也徐曰俗呼爲鴞一曰鴟也是鴞乃貪殘之鳥非怪鳥也然怪鳥多取名焉爾雅鴟鴞茅鴟怪鴟梟鴟皆是郭注鵂鶹鴟鵂亦然

蟬有多種蟬與蜩其大名也爾雅別其類有七而總稱之曰蜩一蜋蜩注引夏小正傳釋之夏小正云五月良蜩〔良當作蜋〕鳴傳云良蜩者五采具是也二螗蜩夏小正五月唐蜩鳴傳唐蜩者匽郭亦引之〔引唐作螗 匽作蝘〕又云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是也案此兩蜩皆以五月鳴月令仲夏之月蟬始鳴周書時訓解云夏至又五日蜩始鳴其兼指兩蜩與方言以蜋蜩爲一蝒而二名漢書師古注以螗蜩爲蚻蟧皆誤三蚻蜻蜻注云如蟬而小方言曰有文者謂之蜻夏小正曰鳴蚻虎懸案夏小正云四月鳴蚻傳云蚻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蚻是已又名麥蚻四蠽〔音節〕茅蜩注云江東呼爲茅蠽似蟬而小青色是也五蝒〔音緜〕馬蜩注曰蜩中最大者爲馬蟬本草謂之蚱蟬入本經中品別錄云蚱蟬生楊柳上五月采蒸隱居云此云柳上乃詩云鳴蜩嘒嘒者形大而黑五月便鳴俗云五月不鳴嬰兒多災是也六蜺寒蜩注云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色月令曰寒蟬鳴鄭注云寒蟬寒蜩謂蜺是也七蛥蚗螇螰注云卽蝭蟧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螇螰是也案夏小正月令時訓解皆以寒蟬鳴爲七月之候郭注旣引月令以證蜺則三書所稱當同爲一物然小正傳云蟬也者蝭蟧也蝭蟧應卽蝭蟧是螇螰而非寒蟬之二蟲者其皆鳴於秋與隱居謂蛁蟟〔同蛁蟧又音刁聊〕色青以七八月鳴寒螿聲淒急於九十月鳴李時珍注云秋月鳴而青紫色者曰蟪蛄曰蛁蟧曰蜓蚞曰螇螰曰蛥蚗〔音舌決〕小而色青赤曰寒螿曰寒蜩曰寒蟬曰蜺是二蜩同一物形色小異耳至蟪蛄之名埤雅引莊騷之文〔莊云蟪蛄不知春秋此夏蟬見逍遙遊 騷云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此秋蟬見招隱士〕以爲可兼夏秋之蟬信矣其郭注所云蟪蛄則專曰秋蟬也今合之於詩碩人之螓首爾雅之蚻也蕩之如蜩爾雅之螗蜩也豳之鳴蜩爾雅之蜋蜩馬三蜩也小弁之鳴蜩則獨指馬蜩也其蕩之如蜩乃爾雅總名之蜩爾又有蠐〔音霄〕母二三月鳴小於寒螿見陶隱居別錄而詩雅俱弗載焉

爾雅謂螽醜奮而列螽之類凡五其三見於詩案許慎以蝗爲螽蔡邕以螽爲蝗凡經傳專言螽者卽蝗也〔取名物疏之說〕如春秋經書螽者是〔或據漢書五行記謂螽蝗非一物殊不知於春秋則名螽於漢則名蝗名螽者從經之舊文名蝗者從漢世俗稱耳元非二蟲也〕至爾雅所列五螽皆別以他名特蝗類而已詩周南螽斯卽豳風斯螽爾雅蜇螽蜙蝑是也亦名舂黍亦名蜙蝑亦名舂箕陸璣以爲蝗類五月以股相切作聲者也嚴緝乃謂螽蜇是阜螽而非蜇螽謬矣詩草蟲爾雅草蟲負蠜是也又名常羊陸璣以爲大小長短如蝗好在草茅中者也羅願謂卽蚯蚓者誤詩阜螽爾雅蟲〔同阜〕螽蠜是也李巡陸璣皆以爲蝗子陳藏器以爲狀如蝗有異斑又有蟿〔音契〕螽螇蚸郭注以爲似蜙蝑而細長又有土螽蠰谿郭注以爲似蝗而小二螽不見詩亦大類而小別者乎本草綱目云數種皆似蝗而大小不一長角修股善跳有青黑斑數色亦能害稼性不妬忌一母百子五月動股作聲至冬入土穴中芒部夷人食之要之爾雅云螽醜奮注云好奮迅作聲此足見螽之性狀矣五螽惟阜螽先儒異說李陸二家直指爲蝗藏器以爲似蝗埤雅以爲今之蚱蜢青色飛不能遠未知孰是顏師古注漢書以螽爲阜螽祖李陸之說也嚴緝釋螽蜇又因

而加誤

鱮好旅行鱒好獨行二魚命名以此鱅似鰱而頭大於鰱鮀似鱒而形大於鱒鰱亦名鰱鮀亦名鱓皆常魚也

鱣鮪同類爾雅鱣大鮪小鱣背有甲鮪背無甲爲不同耳鱣又名黃魚蠟魚玉板魚鮪又名鱘魚又名鮥鱑（莫贈切吳都賦筌鮥鱑）鮪又有大小二種大者王鮪小者鮛（音叔）鮪亦名鮥子見爾雅及郭注案周禮言獻鮪月令言薦鮪夏小正言祭鮪俱不及鱣詩潛敘亦言季冬薦魚春獻鮪是鮪必特薦鱣僅與諸魚竝列而已可見古人貴鮪而賤鱣也今鱘魚味甚美較黃魚實勝云

皇清經解卷三百三十八終

嘉應李恆春覆校　南海陳部潘繼李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百三十九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敎典

祀典

鄭元王肅論郊祀各不同鄭謂天有六天歲有九祭王謂天惟一天歲止二祭六天者天皇大帝及五精帝也九祭者冬至圜丘祭天皇大帝配以帝嚳爲一祭大司樂地上之圜丘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祭法禘嚳是也夏正月祈穀於南郊祭感生帝配以后稷又爲一祭郊特牲迎長日之至春秋書郊左傳啟蟄而郊祭法郊稷是也夏祈穀於南郊徧祭五精帝配以五人帝又爲一祭春秋經及月令大雩左傳龍見而雩是也四時及季夏迎氣祭五精帝亦配以五人帝又共爲五祭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月令迎氣於四方是也季秋大饗明堂祭五精帝配以五人帝及文武又爲一祭以文配五帝曰祖以武配五帝曰宗月令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法祖文王（何佟之曰孝經周公攝政時故文言宗祭法成王反位後行故文言祖）而宗武王是也合之凡九矣王則謂圜丘卽郊日至與孟春止祭一天其迎氣與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後儒各宗其師說故歷代郊祀之制互有變易宋儒主王惟明堂之祭仍以爲上帝云以鄭學言之其樂章則圜丘歌昊天有成命明堂歌我將春祈穀夏大雩皆歌噫嘻而商頌長發大禘亦圜丘所歌也至迎氣之樂章則周頌無文焉又元鳥至之日郊禖祈祭亦祭感生帝而配以先禖生民克禋克祀是也此在九祭之外

社稷歲凡二祭其二祭見詩載芟祈社稷此春祭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指此甫田以社以方良耜秋報社稷此秋祭也又一祭在孟冬月令大割祀於公社是也詩未及焉案王鄭論社稷亦多異議謂社祭句龍稷祭后稷是人鬼非地神者此孔安國賈逵馬融之說而王肅祖之者也謂社是五土總神而句龍配之稷爲原隰之神而后稷配之此鄭元之說而其徒馬昭等述之者也肅與昭等往復辨難不啻聚訟後儒莫能定其是非焉

七廟之說王鄭亦不同鄭謂周止祭四代及大祖合文武二世室而爲七廟王謂七廟爲天子常禮二世室在七廟之外二說之是非止據商書七世之廟一語可斷之矣鄭信韋元成議而不見古文尚書故有此謬然王氏之說實祖禮器王制荀卿書穀梁傳及劉歆馬融之言其來已久鄭何弗之信乎

先儒言禘祫其說有三鄭元以爲祫大而禘小王肅張融孔晁之徒以爲禘大而祫小賈逵劉歆杜預之徒以爲禘祫一禮而二名古經缺略無由斷其孰是以鄙見論之賈劉杜之說長也孔疏釋詩專據鄭箋爲說而鄭之言禘則有四焉圜丘祭天而配以嚳一禘也南郊祭感生帝而配以稷二禘也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即五年殷祭）三禘也致新主於廟遠主當祧因大祭以審昭穆四禘也四者二祭天二祭廟皆得禘名矣周頌雝篇五年之禘也商頌長發南郊之禘也宋儒則從王義

樂舞

禮記下而管象成童舞象鄭注以爲大武蓋周頌有二象維清奏象舞象文王之事武奏大武象武王之事左傳季札所見舞象文王之象也禮器文王世子內則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所云象皆武王之象也武詩則籥矣以吹之故云管象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故曰舞象

先王不制夷禮而制夷樂（白虎通曰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狄樂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特設韎師鞮鞻氏二職以掌之魯大廟亦納夷蠻之樂然有舞而無聲與雅樂不同止以美大王者之德無所不被耳又周之王化先致南方武王伐紂誓師獨舉八國而擧微盧濮皆南蠻可見也故南樂尤重焉旄人以教國子脊鼓其節而鼓鍾詩舉南樂以總西夷毛韓二家皆云示德廣之所及必有本矣宋儒不信古義遂妄解爲二南

禮制

王伯厚（應麟）言康成釋禮其經傳無明文者輒引漢禮證之蓋漢世去古未遠其制度猶有三代之遺用此證彼或可得其彷彿耳今以見於詩者言之抱裯漢抱帳也副漢步搖也六珈步搖上飾也卿士之館（緇衣）諸廬也重喬所以縣毛羽也（疏云猶今之翿毛纛則又蓋以書制）汕樔罟也邪幅行縢也醻今之勸酒也簫賣餳者所吹也春酒中山冬釀也戈今之句孑戟也以至有瞽樂器則大予樂可據也挈壺之刻漏玉瓚大斗之尺寸則漢之禮器猶存也然猶不敢質言之僅曰某若今之某云爾後世去古彌遠卽漢制已不可考何況三代乃欲執近事以測古經如據韓愈畫記以釋載獫歇驕據大隄曲以釋漢有游女據姚崇焚蝗之令以釋秉畀炎火據濊魚又綱以釋月離于畢據俗謔鐘頭吹簞簞以釋一之日觱發皆非吾所敢信

土田

成周土田之制鄉遂都鄙不同鄉遂之法溝洫以授田貢以制賦比伍以調兵遂人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溝洫法也而以什一貢法制賦至調兵則小司徒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又凡起徒毋過家一人是一家出一夫一鄉出一軍此比伍法也都鄙之法井田以授田助以制賦邱乘以調兵小司徒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此井田法也而以九一助法制賦至調兵則司馬法甸方八里實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邱乘法也溝洫以十起數井田以九起數比伍以家起兵邱乘以田起兵比伍一家出一人邱乘七家出一人此其異也（陳潛室木鐘集論之甚詳）今案良耜之百室箋以爲共洫而耕共族而居其鄉遂乎信南山之禹甸箋以爲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甫田之十千箋以爲成方十里其田萬畝其都鄙乎噫嘻之三十里箋以爲萬夫之地疏以爲與公邑采地共爲部（詳見本詩）其兼乎鄉遂都鄙乎

梁名

梁之名所施甚多而詩有其四無逝我梁在彼淇梁維鵜在梁鴛鴦在梁有鶖在梁皆漁梁也石絕水爲堰而笱承其空天官獻人爲梁王制虞人入澤梁指此如莢如梁橋梁也以木爲之月令謹關梁周語十月成梁指此爾雅釋宮隄謂之梁郭氏解之兼上二梁矣造舟爲梁浮梁也雖用以度水而異於橋惟天子得乘之五楘梁輈車上之梁也毛云輈上句衡謂輈稍曲而上至衡從衡上而下句之則衡橫於輈下於是之梁也輈亦名輈以上爲梁者四而棟梁不與焉

門室

天子有五門最外曰皋門次內曰庫門又內曰雉門又內曰應門最內曰路門外朝在皋門內治朝在應門內燕朝亦名路寢在路門內所謂三朝也路門亦名畢門亦名虎門亦名寢門以其內有路寢也路寢之內有小寢五是爲王之六寢六寢之內則爲后之六寢亦謂之六宮康成曰婦人稱寢曰宮正寢一燕寢五與王同諸侯有庫路雉而無皋應惟魯以周公故庫雉二門得兼天子皋應之制然止三門而已無五門也

牖下通明之地也朱子以奧當之屋漏當白之處也朱子以暗室稱之殆未循名而覈實乎

器用

人輓車曰輦周禮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宋書及通典皆曰夏之末代所造甘丹亦云桀駕人車然輦之爲用行則載任器止則爲蓄營師旅田役用之不以乘也周禮小司徒鄉師縣師稍人均人遂人所掌者是皆供徒役之用詩車攻傳以徒爲輦者爲田獵也黍苗篇我輦爲城謝也何草不黃篇有棧之車箋云輦者爲用兵不息也皆以載任器惟巾車掌王后五路有輦車左傳晉范宣子使二婦人輦而如公齊子尾疾於公宮輦而歸衞公叔文子輦而如公此俱用以乘然王后止乘於宮中三子或遇變或疾或老皆非其常也渠無故而駕之則世以爲譏矣黃公紹謂王朝步自周步爲步輦恐不可信

簠簋方而簋圜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然用簠則簋從用簋或不設簠簋亦以盛稻粱故古書言簋多不言簠凡言二簋者稻粱也諸侯日食以之若用享則薄矣故易曰應有時也四簋者加以黍稷諸侯朔月食之而養賢者以爲平常燕食則禮待之隆也六簋者加以麥苽天子朔月食之若盛舉則稻粱各二合黍稷麥苽是爲八簋伐木篇陳設八簋是也又有十二簋王者以待諸侯而上大夫八簋下大夫六簋此則禮食所用不同於常食矣

圜曰筥方曰筐筐五斛筥五升筥小而筐大然筐之爲制又不同大筐五斛小筐五升深者爲懿筐淺者爲頃筐采桑欲其多容故取其深卷耳易盈摽梅將盡則用其淺而已鹿鳴之筐以受幣帛楚茨之筐以受黍稷牢肉采蘋之筐以受蘋藻采菽之筐以受豆薦良耜之筐以受饁餉之黍而與筥偕者三焉其小筐乎若大筐則盛米以饋聘賓用之

射有鵠有正有質而的其總名也大射射皮侯的以其皮爲之賓射射采侯的以正采畫爲之燕射射獸侯的以質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爲之猗嗟不出正此賓射也賓之初筵箋云舉鵠而棲之於侯此大射也經云發彼有的傳云的質此燕射也毛以首章爲燕射矣鄭衆馬融王肅謂鵠大於正正大於質其在一侯皆誤惟康成據周禮分爲三射之侯獨得之陸佃言皮侯無正有鵠采侯有鵠無正獸侯有質無鵠無正是也質亦采畫但正畫五色質畫各獸之形爲異則質亦可謂正案質亦名埶行葦傳云已均中埶箋云埶質也疏以質爲正鵠之總名又正亦作鴊鴻鵠鷙鳥皆鳥也鴊高遠鴻捷黠以中之爲儁故的取名焉

旗幟

司常九旗曰常也旂也旜也（旜亦作旃）物也旗也旟也旐也旞也旌也常旂旟旐旌五者皆見詩鄘之干旄毛以爲旃鄭以爲旗與物則二者亦見詩詩得九旗之七而於旂尤屢及之出車采芑之旂以出師庭燎采菽載見之旂以朝於王元鳥之旂以助祭閟宮之旂以承祭韓奕之旂天子所賜皆諸侯事也九旗中常最尊而旂即次焉天子建常諸侯建旂非他人可得假故詩咏旂專目諸侯矣爾雅釋天亦詳旂制大約竿首設旄旄首注旄九旗所同而旂竿則綢以素錦韓奕之綏章毛云大綏指竿首之旄也下以纁帛爲縿縿而眾旒著焉旂有九旒所云央央淠淠陽陽茷茷皆旒縿之貌狀也畫交龍於縿故載見閟宮元鳥三詩皆言龍旂也縣鈴於竿首故載見又言和鈴央央也至於纂組之飾與諸旗等耳而朱縷以維持之則同於大常案王之金路亦建大旂此或王之旂制乎諸侯旂不曳地當不必用縷維矣

馮氏名物疏引左傳楚子元鄭陽虎之旆證六月詩白旆是軍前大旗當矣至以昭十三年晉治兵邾南辛未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爲大將所建大旗則不然凡經傳中有虛實此傳之旆乃虛字耳曲禮武車綏旌德車結旌注云綏舒垂之也結收斂之也傳不旆即收斂之謂旆之即舒垂之謂非實指旗幟之名也小雅胡不旆旆與左傳不旆旆之同義其白旆央央悠悠旆旌方是旗幟之名案司常九旗不列旆名爾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注云帛續旐爲燕尾孔仲達亦謂旆是旗之尾意無燕尾爲旐有燕尾爲旆此其異乎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注以大白爲殷旗鄭箋趙簡以爲王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又釋名云白旆殷旌也帛繼旐者也然則白者旆之色繼旐者旆之形也詩之白旆左傳之大旆及諸旆皆戰伐時所建則旆即大白無疑

佩玉

古之君子必佩玉亦用以充耳然惟天子純用玉下此皆雜用石其見於詩者如鄘風玉之瑱也衞風充耳琇瑩小雅充耳琇實皆充耳也如鄭風佩玉瓊琚王風貽我佩玖秦風瓊瑰玉佩大雅何以舟之維玉及瑤（毛云舟帶也鄭云玉瑤容刀之鞞）皆佩也守詩之瓊華瓊英瓊瑩毛以爲佩而鄭以爲充耳木瓜之瓊琚瓊瑤瓊玖經雖不言所用然琚見鄭風玖見王風瑤見大雅皆以爲佩名則此三者亦佩也今考之毛傳惟瓊云玉之美者琚云佩玉名瓊玖云玉名其琇瑩琇實及衞之瓊瑤齊之瓊華皆云美石王之佩玖齊之瓊瑩秦之瓊瑰皆云石次玉至齊之瓊英毛無傳而鄭以爲猶瓊華則亦美石也孔疏又以王之佩玖例衞之佩玖謂玖亦非全玉然則詩言瑱佩止瓊瑤是全玉耳餘皆石也但英瑤玖瑰瑩諸名俱合瓊爲文

則玉石兼用可知蓋古制如此其說必有本矣黃公紹韻會議毛傳爲非而自爲之解以玉之生成比之草木謂瑩猶草木之瑩玉之始生也英爲玉之最美華爲玉之方成賁爲玉之既成亦猶草木之英華與實也斯穿鑿之見已況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三者之在草木元不得有生成之別黃欲釋玉而先誤釋草木將焉欺乎

衣裘

王之吉服九其六冕服其三弁服冕服六者大裘而冕也衮冕也鷩冕也毳冕也絺冕也元冕也弁服三者爵弁也皮弁也冠弁也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孤自絺冕而下如子男卿大夫自元冕而下如孤士則爵弁冕服皆元衣纁裳爵弁服純衣纁裳緇帶韎韐皮弁服素衣素積緇帶素韠冠弁亦謂之元冠亦謂之委貌其服謂之朝服緇衣素裳九服惟大裘不見詩九罭之衮衣采菽之元衮衮冕服也唐風之七衣鷩冕服也大車之毳衣毳冕服也采菽之黼黻絺冕服也終南之黻衣繡裳元冕服也瞻彼洛矣之韎韐周頌之絲衣載弁爵弁服也淇澳之會弁終南之錦衣狐裘皮弁服也召南鄭唐鄶之羔裘鄭之緇衣冠弁服也外又有服弁服凶服也弁絰服弔服也韋弁服戎服也在九服之外矣而韋弁服亦見詩東山之裳衣六月之常服我服采芑之命服皆是又有元端服亦元冠元衣與朝服同而裳不用素爲異（色上士元中士黃下士雜天子諸侯皆以朱）子視朝以皮弁諸侯視朝以朝服大夫士在私朝以元端冕服爵弁服緣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麻衣也中衣用布（卽十五升布）所謂帛不裹布也唐風之素衣朱襮諸侯冕服之中衣也謂之綃黼丹朱惟君得服之大夫士中衣得用素衣不得用朱襮矣若夫鄶風之狐裘則息民之祭服也曹風之麻衣則深衣也鄶風之素冠毛以爲練冠鄭以爲祥冠也鳲鳩之騏弁雜色之弁也顧命特設此服非禮之常服也故鄭以騏爲璂理或然也秦風之袍澤褻服也無羊之蓑笠野服也都人士之緇撮則大古之冠而用爲始加者也

禕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此王后之六服也其色（經傳無文）惟展衣用丹縠見毛傳耳孫毓以爲禕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鄭元以爲禕衣元褕翟青闕翟赤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褕翟鞠衣褖衣兩家所說色同餘三服則異要皆臆說難信約而論之三翟本象雉而鷂（翰雉）青質則鄭說近之鞠似麴塵又象桑葉始生宜爲黃色而以丹縠爲展衣毛說必有本則鞠展之色當以孫說爲正男子褖衣色黑則婦人亦宜然兩家說同亦有徵信者也至禕衣之爲赤爲元闕翟之爲赤爲黑無可據矣其見於詩則葛覃之澣衣毛以爲副禕盛服鄭以爲禕至褖皆是也采蘩之被展褖二衣之首飾也鄘之褖衣鄭以爲褖衣也君子偕老之[illegible]笄禕衣褕翟之首飾也[illegible]服鄭以爲褕翟闕翟也其之翟亦此二翟也其之展展衣也惟鞠衣弗及焉

裘有狐裘有羔裘有麑（麛亦作）裘有貈有貍而羔裘之用最多大裘而冕黑羔裘也五冕之服爵弁服冠弁服皆黑羔裘天子諸侯燕居元端服亦黑羔裘詩之羔裘皆冠弁服也君用純臣異其褎飾故有豹祛豹褎豹飾之稱焉狐裘有三一狐白裘天子視朝皮弁服用之諸侯朝天子亦同皆裼以錦衣卿大夫在王朝亦衣狐白惟裼用素衣爲異二黃衣狐裘蜡祭後息民之祭及兵事韋弁服用之三狐青裘大夫士元衣之裘也玉藻元綃衣以裼之是也元衣卽元端服與天子諸侯服同而裘異矣見秦風終南者狐白裘也見鄶羔裘及小雅都人士者黃衣狐裘也見邶旄邱者狐青裘也（毛云狐蒼青蒼色同）麛裘者諸侯視朝君臣皆皮弁服則服之其受外國聘享亦然裼衣或絞（蒼黃之色）或素而素爲正矣見論語玉藻聘禮注而不見詩豳風取貍貈爲裘貈裘以燕居論語狐貈之厚以居是也貍裘以從戎左傳（定九年）東郭書皙幘而衣貍製是也外又有虎裘狼裘裘之武猛者也君之車右及左服之又有犬羊之裘裘之賤者也庶人服之

稽疑

他注引傳疑誤

毛傳之來最古後儒相傳讀本各別他注所引與今本不無異同亦考證之一助也特錄之如左○鱣鮪發發傳云鱣似鮎（見文選西京賦李善注今傳云鱣鯉）○胡不遄死傳云何顏而不速死也（見文選李注今無之）○漸車帷裳傳云帷裳（見周禮巾車疏是箋非傳）○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驅禽於王之左右（見東京賦李注今無於王二字）○巷伯傳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見後漢孔融傳注今謂之巷伯以上是箋非傳伯被讒以下傳箋俱無之案敘下例無傳況玩文章末章傳文則以被讒爲巷伯快非毛意章懷注誤）引其繩則直傳云不失其繩直之宜也（見東京賦注今無之宜二字）○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傳云當用公卿諸侯爲藩屏也（見後漢光武紀注今無之）○崇牙樹羽傳云直羽於栒上以爲飾也（見東京賦李注今止云置羽也少六字）○致天之屆傳云屆極也（見文選李注今無之）○稷勤百穀麻於黑水之山（見魯語韋注今無之亦不知何篇之傳案黑水山見山海經云后稷葬焉注云其城方三百里）○鬣服虎皮也（見東京賦李注不知何篇之傳）○右諸條多是引者之誤惟韋注最古必不謬而今逸其文以此推之傳文之譌闕可勝詰哉

正義引爾雅疑誤

詩疏引爾雅及郭注每有與今本不合者如聿修厥德毛傳云聿述也疏以爲釋詁文今釋詁無此語又如昔育恐育鞫（尚本作鞫）鄭箋云昔育育稚也齊子之閔斯毛傳云鬻稚也疏皆以爲釋言文今釋言云幼鞫稚也無育鬻字孔疏又引郭璞云鞫一作毓故鬻爲稚也今郭注亦無此文但引尚書康誥不念鞫子哀而已豈今爾雅郭注非全書邪又如小雅俊子極焉鄭箋云極誅也循頌致天之屆鄭箋云屆極也疏皆以爲釋言文今釋言云殛誅也不云極又云屆極也不云殛意極殛二字通用乎然郭注殛誅引書鯀則殛死注屆極則云有所限極二字義竝不相通孔疏所據豈孫李輩讀本異耶又如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云殆始也疏云釋詁文說者以爲生之始今釋詁乃胎始非殆始郭注云胚胎未成亦物之始則必非殆字孔所引據定非郭義也不然或詩之殆及古本元作胎及也姑記以俟博識

監本經注疑誤

今世監本注疏是萬歷十七年鐫考辨經學者必據此爲正然譌舛甚多貽誤後學不淺且其誤非一端有沿譌已久因循不改者有原本不誤昧者妄改之反致誤者有書寫偶誤失於較正者經文人人誦習其誤顯然可見至傳箋之誤有他本可對或諸本俱誤又有孔疏申釋可推較而知然疑信者

相字。今錄出以備考併使後世鐫是書者用爲較讐之一助云○我姑酌彼金罍箋鬻瓶之罄經誤作罄○揚且揚誤作揚經傳同○怒然允臧然誤作爲此俗人據宋傳而妄改○碩人箋姣好姣誤作佼○鱣鮪發發當依石經改爲撥撥○氓二章傳能自悔悔誤作侮○木瓜傳瓊琚美石召誤作玉當依孔疏及呂記改正○王風諸至於兎爰上少𠄌圈與疏溷○暵其脩矣傳脩且乾也吳棫韻譜引此作曰乾○兎爰傳造爲也爲誤作僞○火烈具揚傳揚揚光也玩疏語傳衍一揚字呂記嚴緝引此亦無下揚字○茹藘經藘誤作蘆○溱洧傳渙渙春水盛也今說春水二字當依呂記嚴緝及元本注疏補入○齊詁訓傳詁字誤作詰○齊譜禹貢青州上少一圈○蟲飛箋東方旦明之時旦誤作早○東方未明兩敘下箋云俱誤作箋云○無衣美晉武公美誤作刺○秦譜秦之變風秦誤作騶○歟彼晨風經傳歟皆誤作𩣺傳駛疾駛誤作駃○無衣箋澤褻衣澤誤作禪當衣呂記嚴緝改正○親爾如莪箋男女交會女誤作子○正是四國傳正長也長誤作𢓊○豳譜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曰誤作也○七月卒章箋又未於此於誤作作○采蘩祁祁傳誤作祈祈○朋酒傳𦿀字誤作𦿀○東山卒章箋家無人則然則誤作惻○常棣彼下箋召穆公脫穆字○兄弟既翕傳翕合也合誤作如○女心傷止首章經文女誤作汝○由儀敘下箋篇第之意意誤作處當依孔疏改正○新田傳新美天下之士下誤作子○歟彼飛隼經歟誤作𩣺○田車既好傳大芟草以爲防艾誤作芟疏同○赤芾金舄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兩舄字中間疑脫一金字○祈父箋引書若疇圻父當依孔疏改爲若疇○傳箋姜戎疑當作姜戎○載弄之璋箋正以璋者以成之有漸玩文義及疏語正當作止○三十維物傳異毛色異誤作黑○爾牲則具箋索則有之索誤作素○勿罔君子箋勿當作末末誤作未○擇三有事傳有同國之三卿同誤作司○亦孔之痗傳有衍文詳附錄○雨無正昊天疾威當依孔疏改爲昊天○而月斯征箋月視朔朔誤作朔○無忝爾所生經無字誤作毋此見釋文云毋音無故妄改之也不知釋文經本作毋元與今本異見呂記○不離

子罹誤作罹○營彼壞木箋傷病之木木誤作本○無拳無勇箋言無力勇者言下脫無字○經僊誤作傳○巷伯箋末脫四字箋內衍四字詳附錄○匪莪箋我視之以爲非莪我誤作貌玩疏可知○穫新箋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析之穫誤作穫析誤作折○契契箋契憂苦疑當作契契憂苦○載翕傳合誤作如○發爲殘賊傳廢伏也伏當依王肅及定本改爲大○四月傳薄大大誤作天○𡨦雖雖誤作雖經注同○式穀以女箋是使聽乎天命乎字誤在天字下○曾孫之穡箋歛稅曰穡呂記引箋稅作穫○受天之祜祜誤作祐○自古有年箋豐年之法豐誤作農○今適南畝箋𠀤辭互誤作元○琴瑟擊鼓箋擊土鼓擊誤作繫○炎火箋盛陽氣贏贏誤作𣎆○興雨祁祁誤作祈祈經注疏同○兄弟具來箋具猶皆也皆誤作來○大侯既抗箋有缺文詳附錄○以祈黻爵箋爵女當作女爵○采菽箋牛俎牛誤作生○赤芾在股箋蔽前前誤作膝○福祿膍之膍誤作腹經傳同○角弓傳調和元本作調利疏申傳同○民胥然矣箋天下之人皆如之今如誤作知○緜蠻箋飢則予之食飢誤作食○酌言嘗之箋立賓主主誤作注○漸漸之石敘役久病於外於誤作在○不皇朝矣箋皇正也正誤作王疏亦誤○月離于畢傳畢噣噣誤作蜀○何草不元箋草牙蘖者蘖誤作蘗○有棧之車據韻會傳箋皆作輚車與經異今經注同作棧○恭顯亦世傳仕者世祿仕誤作也○捄之陾陾箋捄捊捊聚兩捊俱誤作𢭏○𢌿立皐門箋有缺文詳附錄○淠彼涇舟淠誤作渒經注疏同○條枚箋木之枝本枝誤作枚○思齊篇脫患于宗公一章經注疏皆缺約有兩葉在卷十六之第十七葉第四行後○雝雝在宮傳雝雝誤作廱廱○上帝耆之傳耆惡也惡誤作耆○作豐伊匹箋大小適與成相偶成誤作城○燕翼傳燕安安誤作及○荏菽傳荏菽戎菽也戎下脫菽也○實種傳𤼷種雍誤作雜○載燔載烈箋既爲郊祀之酒既誤作即○或肆之筵傳或陳之筵者之誤作言○醓醢箋韭菹韭誤作非○天被爾祿箋祿臨天下臨誤作福當依元本改正○公劉敘下箋周公居攝公誤作王○干戈箋句子戟子誤作矛○京師之野傳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

野誤作也○止基箋作宮室之功止止誤作也當依元本改正○媚于庶人箋無擾當依孔疏及呂記改爲撫擾○傳山東曰朝陽山誤作由○正敗箋敗壞敗誤作厲○王女箋君子比德焉焉誤作爲○曾莫惠我師箋不肎惠施以調贍衆民惠誤作施○靡屆靡究箋屆祇詛日誤作旦○顛沛之揭傳沛拔拔誤作按箋大木木誤作本○遠猶辰告箋有缺文詳附錄○民各有心箋二者意不同意誤作覓○面命箋對面語之語誤作與○庶無大悔箋悔恨也誤作悔慢也○匪步斯頻箋頻比也比誤作止○予豈不知而作箋而猶女也女誤作與○寧莫我聽箋我之精誠誠誤作神○宜無悔怒箋我何由當遭此旱當誤作常○昭假無贏箋贏綏綏誤作綏○入覲于王箋以常職來常誤作當○顯父餞之箋用之卿士卿士誤作公卿當依孔疏及嚴緝改正○周頌譜降於祖廟上功大如此上各少一圈○亦又何求箋女歸誤作時歸○噫嘻成王傳嘻勑勑誤作和箋能成周王王誤作公○駿發爾私終三十里箋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夷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舉也竟三十至其私田凡二十字皆脫去又箋二耜爲耦二誤作三當依元本補入改正○鰷鱨箋白鰷鰷誤作鯈○克昌厥後後誤作后○將子就之箋女扶將我女誤作艾○屢豐當依石經改屢爲婁○有驛傳有缺誤詳附錄○從公于邁箋于往往誤作邁○烈祖以假以享箋假升也升誤作大○古帝命武湯箋誤雙行寫○龍旂十乘箋二王後二誤作三○幅隕既長經隕誤作幀○有震且業箋畏君之震君誤作吾○天命多辟箋告曉楚曉誤作曉下告曉又誤作曉○又六亡詩華黍由儀二敘下皆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乃毛公語儀禮疏謂之毛公續敘當依傳箋例細字單行今俱作大字與敘無辨後有鐫是書者似宜改正○又傳箋附入經文故須別以細字然亦單行以異於經文正義至鄭譜置卷首與經異處自應作大字或比經低一格以孔疏分注其下庶覽者瞭然今本細字雙行與正義交相間雜止以圈別之頗有失國致譜疏無辨如前所指摘者皆因立例未善也後世鐫是書者或有取於鄙言○以上止及經文傳箋其疏文浩汗譌謬尤難

樓指或與經注同誤則因文便連及之至所引草木蟲魚疏甚多凡陸璣輒作陸機通本俱誤又徧撿他本皆然雖元本亦不免不知誤始何時也惟近世毛子晉家刻本從玉旁作璣差彊人意焉其餘誤字止可臨文塗乙未能別簡條陳姑闕勿論

釋文疑誤

陸氏釋文有功經學然載在注疏中者已非全書至近世尤不爲俗學所尙罕寓目焉襲舛仍譌豕魚連幅十倍傳箋頁足陋也案古人經由師授讀本各分而字音亦異略載於釋文其曰某本又作某本亦作某者或本之不同也其曰字又作某字亦作某者古字之通用也相沿既久就誤滋多又釋文元本所載經文或與今本經文異則別作之字與今本同而元字反異俗儒傳寫不知其故往往互異其文甚有但改元字而別作之字不改遂致兩字相同者非有他據何由正之又釋文多引爾雅說文字林方言草木蟲魚疏廣雅等書及韓詩之語亦時與彼文不同兩異必有一誤然未可臆斷也玆據管窺所及稍辨其一二其可疑者仍兩存之以俟博識者擇焉○關雎敘后妃之德也下釋文獨單行寫與箋閒○服之無斁傳斁厭釋文云厭本亦作厭二厭必有一誤○頃筐傳畚屬云（以下凡單言云俱係釋文）畚何休云草器也說文同孔疏引說文亦云草器今說文云蒲器○飽饋云饋說文作餽今說文無饋字有隤字疑釋文經本作頹而云說文作隤今本二字互易是俗儒妄改○我姑酌彼金罍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夃夃誤作盈○兕觥云兕字又作兕今兕兕互易當依呂記改正又推此則七月吉日絲衣釋文兕作兕當亦近本互易其字又云觵字又作觥今觵誤作觵○陟彼砠矣云砠本亦作岨今兩字皆作砠葛藟纍之云纍本又作縈今纍縈互易皆當依呂記改正○螽斯云螽音終爾雅作蜤蝑下當脫一斯字傳蚣蝑云蚣字林作蜙下蚣當作蜙○詵詵云詵說文作𨑾今說文無𨑾字而兟字注引此詩疑詵𨑾亦互易案𨑾字見玉篇多部云𨑾也或作𨑾𨑾牲○又云螽斯江東呼爲虴蜢音竹帛反音字疑當作蚝○兔罝云菟又作兔今菟兔互易當依呂記改正○言秣其馬云秣說文云食馬穀也今說文無秣字字作餗○惄如調飢云綌溺當作惄惆詳附錄○麟趾云止本亦作趾今止趾互易當依呂記改正○又云定爾雅題也題誤作頷○被之僮僮箋髮鬄云髮皮寄反鄭音髮下三字可疑○采蘩引韓詩蘩字當作藻詳附錄○勿翦云翦韓詩作剗今剗誤作箋當依玉海改正○行露箋早夜云夜本又作莫今夜誤作露○穿我屋云穿本又作窞窞今誤作穿案窞音川亦見禮記釋文○迨其吉兮云韓詩云迨顧也當依玉海改顧爲願○叔廬云廬本亦作廬今二字互易當依呂記改正○五豵云豵字又作豵二豵有一誤○不可選也云選雪兗反選也下選字誤○覯閔云遘本或作覯今遘覯互易當依元本改正○綠衣云禮衣毛氏云融皆云色赤句有誤○燕燕箋戴嬀生子名完云完字又作皃今皃誤作兒○擊鼓箋公子馮云馮本亦作憑同皮冰反今脫同字○雄雉敘刺衛宣公云刺俗作刾今兩字皆作刺○有鷕云鷕雉皎反元本雉作擢○濡軌云說文云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今軌誤作軌凡誤作九○旭日云說文旭讀若好今說文好作勖○采葑云葑今菘菜菘音嵩今嵩誤作嵩○旄邱云邱或作坵坵乃古邱字又云旄字林作嵍山部又有嵍字亦曰嵍丘今兩嵍皆誤作嵍當依元本改正○流離云鶹鷅鶹誤作鶴○泌彼前水引說文有誤字衍文詳附錄○新臺有泚云泚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君子偕老篇引說文同今說文云玉色鮮○二子乘舟兩汎字俱誤作駛秦晨風誤同○兩髦云髦說文作髳呂記引釋文云髳韓詩作髳今說文髳乃或體本作髮引此詩則作髳依韓詩爲是○象服箋褕翟云褕音遙字又作褕今揄誤作褕遙誤作遥當依元本改正○椅桐云梓實桐皮曰椅椅誤作梓○載馳云驅字亦作駈今駈驅互易當依呂記及元本改正推此則釋文驅字本皆作駈其言驅作駈（疏載野人等題之類）俱後人互易○綠竹云藩萹筑也又云篇竹本亦作扁今兩篇皆誤從竹○琇瑩云琇說文作琇今兩字俱作琇○倩盼云倩本亦作倩今誤作倩○施罛云濊大魚兩目谿谿也今脫一谿字又引凝流與說文異詳本篇○河廣云刀說文作舠正義云說文作𦨴今說文無𦨴字字見玉篇云音彫舟也○伯兮箋彰也云彰本亦作䩞今䩞誤作輛又酋矛云酋在由反發聲末二字可疑○報之以瓊瑤云瑤說文云玉之美者引此詩○黍離云離說文作穛今說文無穛字穛字見玉篇云禾把也○其樂只且云且子餘反又作且七也反有誤○在河之滸引爾雅夷上洒下不滸不誤作水○如璊云璊說文作𤩝解此璊云禾之赤苗謂之𪏨玉色如之今𪏨𪏨皆誤作璊禾誤作木又今說文無𪏨字其赤苗字作虋○丘中傳墝埆云埆苦角反苦誤作若○樹檀傳彊韌之木云韌木亦作刃元本韌作忍○乘鴇云鴇依字作鴇今兩字俱作鴇○釋掤云箭筩筩誤作筩○清人云旁旁彊也彊誤作疆○厹矛矜引方書云其柄謂之矜今方言矜作鈐彼注云今字作槿又引郭注巨巾反誤作巨中○逍遙云逍本作消今兩字俱作逍○右抽云抽說文作搯搯誤作陷○明星箋早於別色時云蚤音早本亦作早七奥箋七檄射云檄本亦作繳今蚤早二字繳檄兩字各互易當依元本改正○東門之墠云壇依字當作墠今兩字皆作壇當依呂記改正○贈之以勺藥云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今脫此十六字當依呂記補入○蟲飛薨薨云薨呼弘反薨誤作夢○總角云總本又作揔今兩字竝作總當依玉海及元本改正○魴鱮云鱮象呂反鱮誤作鱉○其魚唯唯釋文誤編疏後○簟茀云茀音弗今經誤作茀當依呂記改正○言采其藚云藚音續說文音其或反此反太遠恐誤○桑者閑閑云閒間音閑本亦作閑今誤作閑閑音間當依元本改正○素餐云餐說文作餐上餐字誤○朱襮箋繡黼云繡鄭改爲宵宵音消本作綃今兩宵皆誤作綃當依元本改正○白石鑿鑿云鑿刊薪反刊當作利○見此邂逅云覯本又作逅今覯逅互易○豹褎云褎本又作裦今兩字皆作褎上二條當依呂記改正○有杕之杜敘兼其宗族云宗族本亦作宗矣今矣誤作族○葛生傳齊則角枕又引內則斂枕篋云齊本亦作齋篋口牒反今齋誤作齊口誤作曰○游環傳靳環也云靳環居覲反本又作靷今靳靷互易○厹矛云厹音求厹誤作厹當依呂記改正○有條有梅云沈云荊州曰柟揚州曰梅觀沈語及孔疏則當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柟○渥丹丹

韓詩作沶沶提各反提左誤從木○晨風云駮說文作駁呂
記引此同元本鴧說文作駮今說文同元本○同袍云袍抱
毛反抱誤作袍○穀旦云旦本亦作且今且誤作旦○淑姬
云叔音淑本亦作淑今誤作淑音叔○斧以斯之引爾雅斯
誃離也誃誤作侈○月出云皦本又作皎劉本又作懰今皦
皎劉懰各互易當依呂記改正○乘駒云驕舊音駒沈云或
作駒字是後人改之今脫此十五字當依呂記補入呂又云
皇皇者華篇內同○有蒲與荷箋芙蕖之莖曰荷云夫本亦
作芙蕖本亦作蕖今夫芙蕖蕖各互易○節第十三云子男
誤作子南○曹第十四云曹者誤作曹昔○歸說云說音稅
稅誤作悅○二百赤芾云芾音味反服謂之芾此有誤○浸
彼苞稂云寢本又作浸今寢浸互易當依呂記改正○愾我
寤歎云說文云大息也今說文無愾字○觱發云說文作畢
發今說文作滭泼○栗烈云說文作颲颲今說文颲風雨暴
疾也颲列烈當作風也與毛傳氣寒異義不引此詩○饁彼南
畝箋俱以饟來云饟式亮反式誤作武○殆及公子同歸釋
文殆作迨云迨始也今迨誤作殆又脫始也二字當依呂記
改正補入○鴟鴞云鴞于驕反于誤作吁○蓄租云租子胡
反又作租如字二租有誤○又難乃旦反乃誤作及○又脩
素彫反脩字誤陸本經作消消○蠨蛸云說文作蟰蟰今誤
作蠨○我斨引說文方銎斧銎誤作鍼○四國是吪云訛又
作吪今訛吪互易當依元本改正○伐柯云僎士戀反士誤
作王○九罭云罭本亦作䍡二罭有一誤○狼跋云狼跋省
郎歜也省疑當作音○載疐云疐本又作疐疐恐誤疐疾葉
切疾也○鹿鳴引說文苓蒿也今說文云草也○倭遲云遲
韓詩作倭夷遲上疑脫倭字○雖傳夫不引草木疏一鴿悋
鳩今陸疏脬作鵓○我馬維駒云駒音俱恭侯反本作驕不
本無恭侯反三字本下有亦字又據呂記則釋文直作驕又
說文引詩我馬維驕云馬高六尺爲驕○常棣傳常棣棣云
棣作移者亦亦字疑當作非○閱牆云牆本或作墻元本墻
作廧○妻帑云今讀音孥也孥誤作拏○坎蹲云坎說文作
竷云舞曲也蹲本或作墫說文云士舞也今說文竷注曰繇
也舞也樂有章墫注曰舞也又云蹲七旬反七誤作毛○吉

蠲云蠲舊音圭圭誤作堅○象弭箋末彆云彆說文方血反
今說文無彆字○旆旆云旆蒲貝反貝誤作具○魚麗傳不
麛云麛或作麑麑今誤作霓○彤弓箋敵愾云愾說文作鎎
鎎今誤作鎎○孔熾云熾尺意反尺誤作反○方叔涖止云
莅本又作涖今莅涖互易當依呂記改正○有瑲蔥珩云創
本又作瑲今創瑲互易當依呂記改正○車攻敘修器械引
說文云無所盛曰械今說文云械器之總名一曰有盛曰械
無盛曰器○傳艾草云艾魚廢反艾誤作芟○箋甫田云甫
田舊音補補誤作浦○決拾云夬本又作決今夬決互易○
夜未央引說文與今異詳本篇○不蹟云迹當作蹟蹟足跡
也今脫此八字當依嚴緝補入○爲鍭云鍭說文作[illegible]
同○其下維穀云穀从木殸聲殸誤作殼○縶之云縶徐丁
立反丁誤作下○遁思云遯字又作遂今誤云遁字又作遯
當依呂記明正○采遂箋牛蘋云蘋本又作蕢今蘋蕢互易
當依元本改正○如鳥斯革云革韓詩作靭今靭誤作勤當
依呂記改正○載衣之裼云裼韓詩作禘齊人呼小兒被爲
禘兩禘俱誤作禘當依說文及呂記改正○爾牲則具索誤
作素○憂心如惔釋文正義引說文與今本異詳本篇○惛
其　嗟云嗟本或作惛今嗟惛互易當依元本改正○箋梐
轄云梐本有作手旁至者誤有誤作又○鞠訩云鞫九六反
九誤作几○訩之占夢云訩本又作訩今訩訩互易當依元
本改正○虺蜴云蜴星歷反又作蜥蜴蜥當倒轉○有菀其
特云菀音鬱今菀誤作菀當依呂記改正○又有嘉殽云肴
本又作殽蹶維趣馬云蹷俱衞反今肴殽互易蹷誤作蹶當
依呂記改正○豔妻煽方處云煽說文作傓今兩字俱作煽
○不慭遺云慭爾雅云願也彊也且也今爾雅無此文惟願
也彊也見小爾雅又正義引說文云慭肎从心也亦與今說
文異○讒口囂囂云韓詩作嗸嗸今嗸誤作嗸當依呂記及
玉海改正○噂沓云噂本又作僔今噂僔互易當依呂記改
正○亦孔之痗云痗又音悔今悔誤作侮當依元本改正○
如彼行邁云邁遠行也今脫此四字當依嚴緝補入○惛惛
日瘁云憯子感反今憯誤作惛當依呂記改正○孔棘且殆
箋甚急迮且危云笮本又作迮今笮迮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宛彼鳴鳩云菀於阮反菀誤作宛當依呂記改正○曰父
母且云且觀箋意七也反也誤作池○維王之邛云邛其
凶反凶誤作斤○爲鬼爲蜮云蜮音或或誤作彧○有靦面
目云姡面醜也疏引說文作面靦詳本篇○巷伯傳縮屋云
縮又作摍所六反摍今誤作樎○緝緝翩翩云緝說文作咠云
聶語也聶字誤當依說文爲聶語又說文引詩本作咠咠
幡與翩翩爲句則語屬上章與幡幡爲句則語屬下章未詳
孰是○氿泉云氿字又作晷晷今晷誤作晷○無浸穫薪云寖
子鴆反字又作浸今寖誤作寑○跂彼織女云跂說文作歧
今歧誤作岐○或慘慘劬勞云慘字又作懆懆字誤疑當作
懆○畏此譴怒釋文誤入日月方燠下○憂心且妯云妯郭
音爾雅盧叔反又音迪今爾雅郭注無音○祝祭于祊云祊
說文作鬃云門內祭云誤作示○工祝箋受嘏云嘏古雅反
雅誤作蝦○神嗜云耆而至反耆今誤作嗜當依呂記改正
○霢霂云霢亾革反亾誤作士○享亨祖考箋納亨云亨普
庚反亨誤作享○甫田述箋語甫之言丈夫也言誤作田○
攸介攸止云介音𨙻王大也王誤作止當依元本改正○不
稂云稂說文作蓈云稂或字也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
童蓈今兩蓈字皆誤作節采字誤作莠○炎火箋贏誤作臝
釋文亦誤○戢其左翼云戢韓詩云捷也捷其嘴於左捷誤
作提當依玉海改正○大侯既抗箋舉皮侯而棲鵠云鵠
也說文云鵠鵠也小而難中又云鳴者覺也直也射者直己
意今說文無此文○發彼有的云勺音的本亦作的今誤作
的音勺當依元本改正○錫爾純嘏云嘏古雅反今脫嘏字
當依元本補入○威儀反反云反韓詩作昄昄蒲板反善貌
今昄誤作眅當依玉海改正○側弁之俄云俄五何反又廣
雅云衺今衺誤作哀○采菽云菽本亦作叔二菽有一譌以
生民推之上菽字當作叔○見晛引韓詩曣晛誤作曣見當
依玉海改正○婁驕引爾雅哀鳩樓聚也哀誤作衰○臺笠
云臺爾雅作薹今爾雅作臺○苑結云苑於粉反粉誤作芴
當依元本改正○垂帶云帶音帶本亦作帶今誤作帶音帶
當依呂記改正○言綸之繩箋綸釣繳也云繁音灼亦作繳
今繁誤作繳繳誤作故○浸彼稻田云浸本又作寑寑今誤

作寑又以下泉大東推之浸寑二字必經俗儒互易○歗歌云歗音嘯本亦作嘯今誤作嘯音歗○戢其左翼箋禮義相下云下遐嫁反遐誤作叚○漸漸云漸漸亦作嶃嶃今嶃誤作漸當依呂記改正○傳畢噣云噣又音晝本又作濁今晝誤作晝濁誤作獨○三星在罶云罶本又作霤又誤作文○俔天云俔說文譬諭也諭誤作喻○造舟云造廣雅作䑶說文䑶古造字二䑶皆誤作船○緜敘本由大王也云一本無由字本誤作反○陶復云復說文作𥥈𥥈今誤作覆○俾立室家云卑本又作俾今脫此五字當依呂記補入○捄捊誤作桴又引說文引取誤作引聖○槱之云槱字亦作梄今梄槱互易當依元本改正○傳樸枹木也云枹音茅反音字誤○榛楛引草木疏楛以荆上黨人織以爲筥箱織誤作䇲當依陸疏改正○民所燎矣云柴祭天柴誤作此○崇墉仡仡云說文作圪今圪誤作忔○哲王云哲本又作悊今悊誤作哲○維龜正之箋契灼云挈本又作契今挈契互易二條當依元本改正○荏菽云叔或作菽今叔菽互易當依呂記改正○實種脫字詳附錄又雍種亦誤作雜○釋之傳淅米云淅說文云汰米也汰下脫米字○取羝云羝字亦作牴今牴羝互易當依元本改正○行葦箋耇凍梨也云梨利知反又利方反方字誤○脾臄傳臄函云函本又作𦛜說文云舌也又云口次肉也今說文函作圅象舌形角從人在臼上小阱也從肉爲膕食肉無厭也非舌義○敦實傳觀者如堵牆云堵丁古反丁誤作寸○大斗云斗字又作枓今枓誤作料○台背箋鮐文云鮐湯來反湯誤作易○既醉箋下徧羣臣云徧音遍今遍誤作音當依元本改正○宜君宜王云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字今三且字皆誤作宜當依呂記改正○橐橐引說文與今異詳本篇○在巚云巚本又作巘今巚巘互易當依元本改正○取鍛引說文與今異詳附錄○飄風云票本易作飄今票飄互易當依呂記改正又推此則匪風藝菽釋文飄作票亦是近本互易○惛怓云惛說文作惛云怓也釋文惛亦不誤也案皆當作惛釋文當作說文下惛字當作惛惛當作惛其誤四字應依說文改正○下民卒癉云癉本又作㾊當但反今癉㾊互易但又誤作宣當依元本改正○辭之懌矣云懌本亦作懌繹今誤作懌當依元本改正○及爾同僚云寮字又作僚元本經與釋文僚寮字俱相反○殿屎云屎說文作㕧㕧誤作吚○牖民孔易箋易易也云易也以豉反易誤作異○俾晝作夜云卑使也本亦作俾今卑俾互易○箋沈湎云耽本或作湛今耽誤作沈上三條當依元本改正○內𡘋箋時人怏於惡云怏說文云習也又四月正義引說文與此同今說文無怏字○靡哲不愚云喆本又作哲今喆哲互易當依元本改正○覆芳服反芳誤作苦○酒埽庭內云廷音庭今廷庭互易○告之話言云話說文作詁今詁誤作話上三條當依元本改正○旟旐有翩云偏本亦作翩今偏翩互易○具禍以燼云盡本亦作燼今盡燼互易○好是稼穡云家王申毛音駕下句家穡維寶同今兩家字皆誤作稼上三條當依元本改正○哀恫云同本又作恫今恫同互易○荼毒箋慍怒云慍紆運反紆誤作舒○中垢云垢古口反古誤作舌○來赫云赫本亦作嚇今嚇誤作赫上四條當依元本改正○蘊隆箋敘銷去云銷音翦翦字誤○蟲蟲云蟲爾雅作爞今爞誤作𤎌○箋雷聲尙殷殷然云然一本作雨雷之聲當殷殷然上然字上當有缺文○炎炎云炎于連反于誤作如○如惔如焚云惔音談今談誤作淡又云惔說文云炎燎也今說文云憂也○敬其明神云明祀本或作明神今祀神互易○趣馬師氏傳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云秣說文作𩧩施本又作弛今𩧩誤作抹施弛皆作弛○我儀圖之云我義毛如字鄭作儀今義誤作儀當依呂記改正○其𣪍爲何云肴本亦作𣪍今肴𣪍互易當依元本改正○籩豆有且云且又七敘反敘疑當作敘○入覲鏘鏘云將本亦作鏘今兩字皆作鏘○祁祁云祁巨移反巨誤作豆○訏訏云訏況甫反甫誤作角○其追其貊云貊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今說文云北方多種也○如震如怒云亦本此兩如字皆作而今兩誤作爾○皋皋訿訿傳訿訿寙不供事也云寙說文云嬾也今說文云寙汚窬也案訓嬾者字應作𡫏上從宀不從穴說文無此字情寙偷生見史記○淸廟敘洛邑云雒本亦作洛今雒洛互易又亦字誤作音○維天之命引韓詩維念維訓念當從心詩攷遲注引韓詩章句作惟當改從之○箋坤以簡能云巛亦作坤今巛誤作巡○時邁敘柴望云說文字林柴作祡今祡誤作柴○執競敘下釋文誤單行寫上又誤題箋云○威儀反反云反反如字今誤作一又如字○駿發爾私云浚本亦作駿今浚駿互易○有瞽云瞽本或作鼓今鼓誤作瞽上三條當依元本改正○簫管箋賣餳云餳方言云張皇反郎乾餹也反字誤今方言云餳謂之餦餭郭注云即乾餹也○潛云潛小爾雅作槮今脫爾字○宣哲云哲本亦作哲以抑瞻卬推之上哲當作喆○俾緝熙云卑本亦作俾今卑俾互易○有客敘箋既黜殷命云絀又作黜今絀黜互易二條當依元本改正○耆定爾功云耆鄭云惡也案箋云老不云惡句有誤○敬之云浸子息反浸傳箋並無浸字音又不合必有誤○緜緜其麃云麃說文作穮云耨鉏田也今說文云耕禾間也○有椒云椒沈作俶俶今誤作椒當依元本改正○殺時犉牡云犉本亦作犉二犉有一誤○絲衣敘箋商謂之彤云融餘戎反尙書作彤今融誤作戎當依元本改正○載弁俅俅云俅說文作𩌆今說文俅字引詩弁服俅俅云冠飾貌𩌆字引詩不競不絿云急也○鼐鼎及鼒云鼒說文作鎡今說文鼒字引此詩而以鎡爲俗字○不吳不敖引說文與今異詳本詩○蹻蹻王之造云造詣也詣誤作諸○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脫本字○駉敘下云駉古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駫今說文駫字引詩在駉之野云從馬回聲牧馬苑也駫字引詩四牡駫駫云從馬光聲馬盛肥也二字徐皆古熒切驍字云良馬也從馬堯聲徐古堯切然則駫乃此詩駉字駫乃此詩坰字驍乃別字○鼓咽咽云咽本亦作淵鼓字衍或是驖字誤分爲兩字○詒孫子云詒本或作詒二詒必有誤○其旂茷茷云伐本又作茷今兩字俱作茷當依元本改正○薄采其茆云茆或名水葵葵誤作戾當依草木疏改正○憬彼淮夷云憬說文作𢜛音獷云闊也一云廣大也今說文憬字引此詩云覺悟也又𢜛字注云讀若詩穬彼淮夷其𢜛字不引此詩獷古猛切○稙稺云稺韓詩云幼稼也稼誤作稺當依玉海改正○俾民稼穡云卑本又作俾今卑俾互易當依元本改正○遂荒大東云荒如字下注作荒云至也應依元

本改下注爲韓詩又兩虎字必有一誤○鬼繹云繹字又作繹同山名也今同誤作周當依元本改正○居常許萋築臺於薛云薛字又作薛二薛有一誤○濟哲云哲音哲字或作哲今誤作哲爲音哲○敷奏云傳音字本亦作敷今誤本亦作字二條當依元本改正○百祿是總云總本又作總今誤作騣○三蘗引韓詩云蘗絕也絕誤作色當依玉海改正○且業簨樸敦云樸又女乖反乖誤作卯當依元本改正○天命多辟云辟音壁王者辟邪也者字當依元本改作音下辟字疑當作僻○松桷有梴云梴丑蓮反柔梴同物耳句有誤○又凡字當改正顯有他據者則云某字今誤作某或從之云當依某本改正雖無據而可信者則云某字誤當作某其欲信而未敢決者則云疑當作某其可疑者則云必有誤其引他典文雖異而義同者弗贅及其義異而各通者則兩存之不置辯案釋文成於唐初所載經注猶存漢隸舊體後衛包改用今文字畫盡失其舊矣至所引爾雅今止存郭氏注本又今世說文乃徐鉉韻譜非許氏始一終亥之舊與元朗所見必有殊宜其書中引述不盡相符也故於譌字之外亦備列之俾好古者得覽焉

集傳疑誤

集傳所載經文近儒馮嗣宗以注疏本較之得譌字及文倒者共十二有余續較之又得十二譌字脫者倒者各一今列於左○鄘終然允臧然誤作焉（今監本亦誤）○王羊牛下括誤作牛羊下括○齊不能辰夜辰誤作晨○小雅求爾新特爾誤作我○朔月辛卯月誤作日○胡然厲矣然誤作爲○家伯維宰維誤作冢○小旻如彼泉流誤作流泉○爰其適歸爰誤作奚○大雅天降滔德滔誤作慆○抑篇如彼泉流誤作流泉○商頌降予卿士誤作降于卿士（巳上馮氏較得）○召南無使尨也吠尨誤作厖○何彼襛矣襛誤作穠○衛竹竿遠兄弟父母誤作遠父母兄弟○小雅言歸斯復斯誤作思○昊天大憮大誤作泰○楚茨以享以祀享誤作饗○福祿膍之膍誤作毗（監本注疏本亦誤）畏不能趨趨誤作趍○不皇朝矣皇誤作遑下二章同○大雅淠彼涇舟淠誤作渒（監本注疏本亦誤）○以篤于周祜脫于字○周頌既右饗之饗誤作享○魯頌其旂茷茷茷誤作筏○商頌來假祁祁誤作祈祈（巳上較所得）○右共二十六條其中有妨文義者羊牛之爲牛羊辰之爲晨爾之爲我予之爲于其失韻者趨之爲趍（趍音）而筏則不成字皆當急改之其餘雖於義無損然不可妄易經文也又馮氏謂朱子作傳時三家詩已亡所據止毛傳本耳不應有同異此定是傳寫之誤余謂傳寫之誤固有之至如不能晨夜家伯冢宰昊天泰憮奚其適歸天降慆德降于卿士此六詩確是朱子自改觀注語可見也

集傳經文多誤而傳中譌字亦復不少有朱子欲改而未及者有後儒知而辨之者亦有相習而莫覺者今列於左○壹發五豝注豝牡豕也牡字誤當作牝（大全蔡氏陳氏皆辨之）○敝衣裳注敝之狀亞兩已相背亞當作亞已當作弓○小人所腓注引程子語朱子自云欲刪而未及（見大全）○南有嘉魚注鱮鯛肌鯽字誤當作鱮肌字衍（朱克升疏義之而大全不載）○或耘或耔注引漢書苗生葉脫生字隤其土誤作墤其土○頍弁賦而興又比也元本作賦而比輔廣劉瑾增入興又字誤三篇同○小宛交交桑扈注俗呼青觜觜字誤當作雀○築城伊淢注淢城溝也城字誤當作成○滮之竭矣章注賦也朱子自云作比爲是（見大全）○閔予小子引大招三公揖讓劉瑾言揖讓當作穆穆○賚注此頌文武之功文武當作文王○駉注此言僖公牧馬之盛輔廣言僖公當作魯侯（大全載其辭）○右共十二條

俗本集傳將元本反切皆轉爲直音意在便童蒙之誦習也然其間舛謬頗多反貽誤初學矣○頍之頍之頍戶結反俗本音潔○招招舟子招照遙反俗本音韶○揚且之晳也且子餘反俗本音疽後且皆誤音○子之湯兮湯他郎他浪二反俗本音蕩○吉蠲爲饎蠲古元反俗本音娟○既佶且閑佶其乙反俗本音吉○下民之孽孽魚列反俗本音櫱○瓜瓞唪唪唪布孔反俗本音蚌○菶菶萋萋誤同唪○聽我藐藐藐美角反俗本音邈○如壎如篪篪音池俗本音除（轉切非爲音不知何故致誤）○又有元本乃破字而俗本誤以爲音者○假樂君子假依中庸左傳作嘉俗本音嘉○我心慘慘慘當作懆俗本音懆○賤假無言賤依中庸作奏俗本音奏○又有元本誤而今本是者又有二本異而皆通者茲不暨及

皇清經解卷三之三十九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四十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學海堂（庚申補刊）

嘉應李應春舊校

番禺高學耀新校

附錄

國風

周南

毛傳古雅簡質讀者不可率易如關雎首章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初視之竟似目后妃爲善女矣及觀次章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方知下文淑女不得指后妃也不然流之與求之文義不倫矣孔疏申首章傳意謂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此淑女宜爲君子之善匹此善會傳意者也嚴緝既言后妃供荇菜又以求之爲求后妃此誤認傳意者也

薄污我私傳云污煩也箋云煩煩撋之釋文云阮孝緒字略云煩撋猶挼莎也案煩字亦作㨨玉篇云㨨挼也撋本作撋周禮有撋祭玉篇云撋推物也挼說文云推也从手委聲一曰兩手相切摩也今俗作挼非是莎玉篇作挱廣韻云手挼挱也又周禮鬱齊獻酌注獻讀爲莎以醴酒摩莎沸之

漢廣之游女韓詩以爲漢神其祖屈宋湘巫之說乎敘云說人也章句云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見文選李善注）夫說之必求之然惟可見而不可求則慕說益至敘意或爾爾又從而實之以事遂有交甫請佩之說矣又雞鳴防有鵲巢二詩韓敘

亦以爲誤人未詳其義

惄如調飢釋文云惄本又作愵韓詩作溺音同今案玉海在釋文引韓詩愵如調飢則溺乃愵之譌也又案說文云愵憂貌讀與惄同玉篇云愵奴歷切思也惄也或作愵二字音義皆與惄同溺當爲愵愁當爲惄皆傳寫之譌耳呂記引釋文云惄本又作愁愁乃惄之亦誤

汝墳末章韓詩薛君章句曰王室政教如烈火猶往而仕者以父母甚迫飢寒之憂爲此祿仕韓義雖未必得詩旨然後漢周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誦此慨然而歎詩可以興信夫

召南

鵲鳩鵰也鳲鳩鷹所化也皆鷙鳥也后夫人取興焉有別與均一非鷙不能故以象婦德與或曰鳲鳩生三子一爲鶚然則二鳩同種而鵰爲貴矣

采蘩箋引內則織紝組紃疏云紝也組也紃也皆織之紝謂繒帛紃條也組亦條之類案組紃之別詳內則疏云組紃俱爲條皇氏云組是綬也但薄闊爲組如繩者爲紃耳又案說文云組綬屬紃圜采也禮疏應本此爲說釋文以組爲綫恐未然綫縷也簡兮執轡如組取其有文章豈一縷之謂乎

采蘋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今目驗此二草藻沈而蘋浮頗怪其相反案藻字爾雅翼及玉海引韓詩皆作薸爾雅翼云蘋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而漂浮也故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薸薸音瓢即小萍也蘋亦不沈但比萍則有根不浮游耳羅語良是又案黃氏韻會引韓詩亦又藻玉海兩引此文一藻而一薸則此字之誤其來久矣

左傳說采蘋詩云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襄二十八年意召南大夫妻是蘭姓女乎季蘭之稱與季姜季姬一例矣蘭姓不載經傳故後世無聞古或有之也桑中之孟庸他典亦不載以與姜弋並舉故知是姓弋之庸姒若非穀梁傳則亦莫可考矣杜注以季蘭爲少女之佩蘭者殆是臆說案後世亦有蘭姓如漢蘭廣晉蘭維梁蘭欽皆是師古注急就篇謂出自鄭穆公蘭古未有氏其祖之名者況鄭之七穆並無蘭氏顏說未必然也詳左傳之言安知後世蘭姓非季女父族之苗裔乎

近世說文長箋引易豫卦殷薦語證詩殷其靁殷當如字讀謂殷本訓作樂之盛易以靁象樂之聲詩以樂象靁之聲皆言其盛此亦可通但不若以殷殷象雷聲尤有致耳

摽有梅釋文摽婢小反又符表反說文拋字注云棄也从手尢力或从手票聲詩摽有梅落也義亦同匹交切是摽乃拋之重文然摽字別見去聲云擊也符少切音義皆與詩異

何彼穠矣詩後儒誤以春秋事實之前辨之詳矣近世有僞爲申公詩說者謂齊襄殺魯桓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婚以桓王妹嫁襄公國人傷之而作斯亦巧於傅會矣不知桓公初被殺魯即請以彭生除恥而齊亦從之矣齊魯未嘗相讎焉用天子女爲釋憾之具哉

邶

周書作雒篇云武王克殷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孔晁注云東謂衛殷謂邶鄘又云周公降辟三叔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晁注云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據此則康叔乃封於邶鄘而衛地以予中旄非康叔國與諸經傳異未詳其故竊意分宇二子當在初黜殷時厥後中旄或遷或廢則併以衛界康叔容有之也姑記以存疑

康成詩譜云衛頃公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孔疏云衛世家頃公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案劉恕通鑑外紀辯世家語爲非云頃公元年魯獻公之三十二年也當厲王十六年厚賂周周命爲衛侯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變風始作今合周本紀衛世家觀之厲王以三十七年奔彘衛釐侯之十三年也逆計釐之立應在厲二十五年釐乃頃之子頃在位十二年應以厲十三年立不得與夷王同時而世家乃言其賂夷三代世表亦以頃當夷世其書自相矛盾至賂周得侯索隱駁之良有理則其事亦不足信譜疏皆以世家爲據殆未考其眞也至劉謂賂周在厲十六年又不知何據其和以前紀年悠邈俱不可考耳

終風韓詩章句云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隆二語頗似五言古詩陸士衡贈顧彥先詩云隆思亂心曲正用薛君語

雄鳴雌曰鷕雄曰雊詩求牡稱鷕求雌偁雊是也故潘岳射雉賦云雉鷕鷕以朝雊而徐爰引顏延年語以證其誤

涇以渭濁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釋文云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今玩文義作謂爲是疏申箋云先述涇水之意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則孔氏亦以爲作謂

湜湜其沚箋云湜湜持正貌唐皇甫湜字持正本此

夫子謂百大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令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似指釋尊言也簡兮詩西方美人所指殆毋同恭漢明以前大法雖未被東土然溯周昭穆二王時大史蘇由扈多觀光氣而知祥西極化人說者以爲即神足弟子中天臺之建實佛剎之濫觴可見此時大法稍有流傳一二但未比戶誦習耳故邶國詩人聞風思慕晉語亦引西方之書如姜氏所引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懷則不能解脫安則不能精進大事所謂一大事因緣也姜引之雖所章要皆微妙宗指略見於周世者合之夫子之言似乎東土之有大法久矣及秦火之後已遺煨燼然劉向敘列仙著有佛名傳毅承明帝間便對以天竺之教非素有流傳豈能知之乎又夫子之答大宰抑三王卑五帝續三皇猶歸聖於西方非神爭冥契在語言文字之表不能推尊至此所謂惟聖知聖乎

毖彼泉水釋文云毖說文作䀣直視也案今說文䀣字注云直視也讀如詩泌彼泉水然則說文引詩乃作泌非作䀣也玉海亦云說文作泌矣不知何人改泌爲䀣又譾入直視之訓也觀呂記引釋文云毖說文作泌是宋本注疏原無誤

釋文別作之字譌舛最多賴呂記所引得正其一二惟泉水飲餞于禰釋文云禰韓詩作坭呂記引此坭作泥今考玉海錄韓詩異同此字亦从土旁作坭又廣韻云坭地名當指詩飲餞之處則獨此一字今本得之

說懌女美鄭讀懌爲釋案說文懌字注云經典通用釋是漢以前此詩元作說釋康成非破字也然箋云說懌當則說釋則明是改懌爲釋非元作說釋矣意當時經本各不同鄭特據釋以改懌乎姑記以俟考

鄘

詩多用相字如相鼠有體相彼鳥矣相彼投兔相彼泉水相其陰陽之類皆訓爲視孫奕示兒編據陸璣疏河東大鼠能人立之說鼫鼠又牽合韓愈詩禮鼠拱立之句欲解相鼠爲相州之鼠謂相州與河東相鄰當有此鼠詩以鼠有禮體喩人之不如斯亦鑿矣詩本以鼠之貪惡喩無禮之人豈如孫所云哉相州與河東（即魏相州今河南彰德府魏漢河北縣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平陸縣）中隔晉地不可謂鄰禮鼠之稱文人借經語爲藻飾豈足爲據況此詩作於文公時衞已徙河南矣相在河北非復衞有詩人目其地產以爲興端何得及之哉

論衞云詩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其傳曰譬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丹朱慠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此與小敘臣子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意略相符矣毛氏無此文必是三家詩說然魯詩無傳齊詩有后氏孫氏傳韓詩有內外傳而外傳今存充所謂傳其齊之后氏孫氏及韓之內傳乎充所解維憂用老爲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解子孫千億爲宣王德順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皆與今詩異其言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及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則與毛鄭之說同

衞

水經注淇水東詘而西轉逕頓丘城北又詘逕頓丘城西則頓丘在淇水東南也婦涉淇而送氓至此又涉淇而嫁之是婦居淇西北矣淇水東南流入河復關堤即古黃河北岸氓居在焉則河之北淇之南也兩人本各天一涯氓以異鄉客子與婦數語因成挈之歸家雖蚩而實黠矣婦以輕信被紿失身匪人後之見棄又誰咎乎

王

暵其脩矣傳云脩且乾也孔疏無解案且者將然之詞上章言暵乾下章言暵濕而脩在其間故毛以將乾爲訓乎又脩之本義謂脯之加薑桂者脯乃自濕而乾之物宜取且乾爲義矣劉熙釋名云脩縮也乾燥而縮也亦堪助發毛義吳棫韻補引傳作日乾恐不如且義長

釋文云脩如字本或則蓨音同案蓨字兩見爾雅云蓧蓨者彼釋文音陽云苖（下从由地六徒歷二切）蓨者彼釋文他凋切郭注皆未詳則蓨是草名非此詩蓨字又說文云蓨苗也苖蓨也玉篇蓧苗也蓨蓧也苖蓨也皆祖爾雅

王風傳兩言騅而義不同菼騅也是草菼騅也是色

毳衣如菼傳菼騅言其色也箋菼鵻言草名也疏謂傳但言菼色未詳草名故箋引釋草文以定之是已今案傳語即爾雅釋言文但釋言字作騅注云菼色如騅在青白之間釋畜云蒼白雜毛騅是爾雅之意以馬色比草也毛傳字作騅箋言青者如鵻鄭荅張逸又謂鵻鳥青非草名菼亦青蓋毳冕服具五色菼言其青璊言其赤各舉一色也是傳意以鳥色比草也一从鳥旁一从馬旁物異而義同

鄭

周禮賈公彥疏謂鄭說婦人者九篇衞則三樂記孔疏亦言鄭風二十一而說婦人者九篇今案之殆不然也鄭之刺淫者惟女曰雞鳴刺不說德而好色丰刺男行而女不隨東門之墠刺不待禮而相奔野有蔓草男女思不期而會溱洧刺淫風大行凡五篇其有女同車有女如雲二詩雖說婦人然一刺忽一閔亂不言淫也即併數之亦僅七篇安得九乎至衞詩刺淫則不止於三若不數邶鄘則賈疏所舉桑中乃鄘風也

左傳紀鄭事所言城門凡爲名十有二曰渠門（見一）曰皇門（見一）曰師之梁門（見四）曰南門（見二）曰北門（見二）曰東門（見六）曰閨門（見一）曰時門（見一）曰鄟門曰倉門曰墓門曰舊北門（以上皆一見）又有遠郊門曰桔柣之門（見三）又有外郭門曰純門（見二）惟東門兩見於詩意此門當國要衝爲市廛鱗萃之墟與故諸門載於左傳亦惟東門則數及之隱四年宋衞陳蔡四國以師圍焉襄十一年晉悼公以諸侯伐鄭則齊宋之師門焉是年又伐之則觀兵焉二十四年楚伐鄭亦門焉子產對晉使所謂井堙木刊指斯地也昭十年鄭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此門之外焉蓋師旅之屯聚賓客之往來無不由是其爲鄭之孔道可知宜乎時之一興一賦皆舉以爲端也雖然除地之墠行上之栗特假以寓興耳至五爭之後室家相弃出此門者但見亂離之象詩所爲閔與

齊

東方之日兮韓詩薛君章句以爲說其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後世文人率祖其語以入詩詞如神女賦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日出東南隅行淑貌耀朝日秋胡詩明豔侔朝日正襲此意也故李善注文選皆引薛語證之然以爲詞家佐筆之資洵美矣若釋經自當以毛鄭爲正

不能辰夜孔疏言乾象以來諸厤及今太史所候晝夜以昏明爲限故晝漏率多於夜五刻惟馬融王肅注堯典因有日出日入語遂以見日爲限故晝夜之刻相等蓋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二刻半故論昏明則晝多五刻夜少五刻據日出入則晝夜均也鄭作士昏禮目錄舉其全數謂日入三商爲昏即此義案正義成於太宗時孔未見麟德厤所言太史所候其甲寅元厤乎近厤日法止據寒暑爲修短無復五刻之贏縮不知始於何厤也疏又言馬王晝漏六十夜漏四十已減晝以裨夜鄭注堯典又減晝五刻以增之誠爲妄說案劉洪乾象厤鄭獨爲注釋乃於尙書不用其日法又自違其日入三商之義斯誠不可解矣

載驅箋以爲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所會孔疏謂汶北尙是魯地襄公當入魯境蓋詩四章皆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也案水經注云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也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又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矣然則文姜臺者即康成所謂都乎

魏

后妃而采荇夫人而采蘩國君而采莫采桑采藚雖曰躬親非必身執其役也猶籍田之親耕公桑之親繅云爾但二南咏以其祀魏風儉而非禮故美刺分焉

秦

小戎虎韔交韔二韔字皆从韋觀釋文云韔敕亮反下同則今本無誤矣韻會謂上字从革作韔下字从韋作韔不知何據

草木疏釋秦風苞櫟言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樧之屬也其子房生案木蓼本草謂木天蓼宋圖經云今出信陽本高一二丈三月四月開華似柘華五月采子子作毬形似檾麻子可藏作果食近世李氏綱目云其子可爲燭其芽可食是也又

有藤天蓼小天蓼其王焉唐本注謂作藤蔓華白子如棗者藤天蓼也食療謂樹如梔子冬月不凋者小天蓼也三者雖異功用相彷彿云

豳

古人順時布令必援星象以示期如定中水正本見之類皆是而言火尤多季春火見則出火季秋火伏則內火土功則火見而致用用冰則火出而畢賦雩祭必俟龍見蒼龍三次大火實當其中武王伐殷出師之日月在辰馬辰馬房心也呂覽言房心皆大火以星言心獨爲火也又火出而火陳知陳復建有星孛于大辰即大火知宋衛陳鄭將災用以占驗尤不爽焉案魯梓慎言火出於夏爲三月夫子言火伏而蟄者畢是火之伏見乃一歲寒燠發斂之大界又房四星心三星體皆明大舉目其見易以曉民宜古人多用以布令也豳風流火著將寒之漸也晉張趯云火中寒暑乃退火昏正而暑退暑既退而火西流當爲七月矣豳風詠夏商時事趯語在周景王時前此則是火以正仲夏見堯典五月初昏大火中見夏小正小正傳云大火者心也後此則季夏昏火中見不韋月令皆以火爲夏之中星惟仲與季不同斯乃歲差所致孔疏據鄭荅孫皓語謂堯典統舉大火之次月令獨指心星故異殆非也歲差法始於晉虞喜康成未及知耳觀小正之大火是心而以五月中則堯典非統舉可知夏近堯世所差尚微秦則遠矣要之自唐迄秦幾二千年而火之昏中未有在夏後者今歲差彌甚目驗心宿直至七月中氣方得昏中及西流則已仲月矣考冬至日躔較秦時又差二十四度火中遲至初秋何怪焉余舊有鄖席詩云蘭芷秋風人北渚芙蓉夕露火西流流火與芙蓉同句合於古而乖於今時未諳見象耳然農人暑夜田作猶指房心尾爲大人星以見夜之淺深非以其明大而易見乎大人者大辰之譌也

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小爾雅云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以公孫爲成王與毛同以瑕爲遠與毛異

小雅

鹿鳴之什

唐文宗述毛詩鹿鳴疏謂苹葉圓而華白叢生野中恐非藾蕭今孔疏無此語先儒以爲疑源案孔氏詩敘言昔之爲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諸家而焯炫爲殊絕今據以爲本然則文宗所見其孔氏所刪者乎孔所據獨二劉耳餘家義疏雖不采入正義然唐世必有存者文宗或偶見之

古人文字簡質語無虛設況皇華詩諏謀度詢字各有義內外傳所載魯穆叔之言乃詩學之最古者不誤矣歐陽氏以爲變文協韻殆不然蓋文體冗長莫甚於宋故其釋詩亦徒取文義疏達其中精義與旨俱順口讀過不復尋究反詆先儒之說爲迂盡掃而棄之斯亦經學之一阨也

鄭箋以伐木爲文王未居位在農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勸督之事孔氏申其說謂史記本紀周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大王時文王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還岐之初民稀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案鄭說似無稽而孔氏申之則有理也武丁商王小乙子也祖甲武丁子也皆遯居荒野潛迹民間父居天子位尚且躬爲小人況侯國之孫乎大王之世與商二王不遠風俗宜相類文王伐木於山不可謂必無其事矣

歲亦陽止箋十月爲陽坤用事釋文云坤本亦作巛困魂反天作箋引易坤以簡能釋文坤作巛云巛本亦作坤易坤卦釋文亦云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大戴禮保傅篇坤字亦作巛案巛字卽卦形偃之則三立之則巛耳此字不見說文而兩見張揖廣雅一云順也一云柔也集韻云坤古作巛象坤畫六斷

象弭箋云弭弓末反彆者釋文云彆說文方血反又邊之入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案今說文無彆字玉篇作弻卑結卑計二切弓戾也又作彆廣韻亦作𢏾彆方結切義同又案弻彆彆𢏾一字四形見改併五音集韻

南仲之名不見他典惟汲冢紀年有之云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此正出車詩所咏事也又據紀年文王以文丁十二年立至帝乙三年在位五年矣而逸周書敘言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則亦爲初年事二書語正相合意南仲以王臣會西伯出征如春秋所書王人會伐之事與玩詩一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又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又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則紀年語頗近之但據此則南仲乃王臣非文王之屬矣一年而平二寇在卽位之五年不在受命之四年矣皆與毛鄭相左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姑記以備考

檀車幝幝釋文云幝韓詩作緂案說文幝車敝貌昌善切緂偏緩也尺善切二字音同然則偏緩者正車敝之狀與廣雅緂緂緩也注緂字因淺沿羨二切義同而音異又玉海載釋文云韓詩作檀車張張音同恐誤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箋云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近繇音冑兆卦之詞也卽古籀字顏師古曰左傳始作繇案繇从卜从繇今俗書多脫卜字溷作繇

魚麗傳鱨鯊疏云徧撿諸本或作鱧鯇或作鱧鱺或作鱧鯇定本作鯛案說文鯛魚名一曰鱻也直隴切鱺鱧也胡瓦切鱧鱺鱧鯛各同音是一魚而異名也皆與爾雅郭注合惟作鱧鯇者乃孫叔然之說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傳罩罩籗也籗說文作籱云罩魚者也竹角切重文爲籗釋文籗字助角反又耗護二音皆與說文異且言沈重說籗形非罩豈疑傳誤乎然爾雅籗謂之罩正與傳合不可易也捕魚之器古今容或殊制矣

埤雅云嘉魚鯉質鱒鯽肌出於丙穴集傳用其語曰鯉質鱒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改鱒爲鯽又割取下句肌字不成文義其傳寫之譌乎元末朱克升疏義已辨其誤詩經大全謏襲疏義成書竟不改正此二字又不載克升語可異也

傳汕汕樔也釋文樔側交反或作罺同疏引爾雅樔謂之汕案樔罺二字本爲兩義樔見說文云澤中守草樓則非捕魚器矣而無罺字罺見玉篇云罟也壯交切又初教切其樔字注同說文意古止有樔字其罺字則後人所益與韻會止載罺字注云通作樔合樔罺爲一字且反以罺爲正矣正韻承其誤故樔字不收韻中

蓼蕭箋引虞書外薄四海釋文薄音博虞書釋文薄蒲各反徐音扶各反與詩不同又易雷風相薄釋文薄音旁各反與書

釋文同則蠡博二音俱可讀追矣集韻廣韻止有蒲各一切

鞗乃革轡首謂之革亦謂之鞗革末飾以金謂之金厄亦謂之鋚凡三物矣鞗從攸彤切鋚說文云鐵也一曰轡首銅以周切鞗鋚異物亦異字趙宧光謂詩本作鋚革石經並改爲鞗非是

載沈載浮沈說文从水冘聲冘音淫其作沉者廣韻以爲俗字徐鉉亦云冗不成字作沉者非是

元戎十乘傳引司馬法文備載三代昭罪車名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箋復釋其名義其於鉤車則云鉤鞶行曲直有正也鞶釋文作般云般今作鞶余謂釋文作鉤般頁得之疏引巾車金路鉤樊纓以證鉤鞶之義然鉤膺鞶帶乃車制之盡飾者不以施於革路豈反爲衝突之用乎韓詩言元戎之制車綴轒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被甲之馬安用金樸之鉤采綺之帶乎夏后忠質之世豈昭重之車反文于周乎況與先正之意亦不相合也毛傳云鉤車先正寅車先疾元戎先良案九章算術有鉤股之名見周禮保氏注橫闊爲鉤直長爲股其形磬折即工人之矩也車之行似之則一曲一直皆方正而不亂故云曲直有正孔疏又云鞶定本作般或謂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爲馬飾此說較優於鉤鞶然不如取象於鉤股尤爲明確也

采芑序傳云言周室之彊車服之美也言其彊美斯劣矣疏引老子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申之以爲名生於不足宣王承亂劣弱矣故詩人盛稱其彊美源謂此語雖勞然未必毛意先王深見夫禍亂惟以德競不及兵威周之盛莫如文武文王閉門修德而服昆夷因壘而克崇武王以三百乘而龕紂故皇矣詩言伐密伐崇采薇出車二詩言伐獫狁及西戎大明末二章言伐紂皆不侈稱車甲之多軍容之盛豈力不足哉所恃不在此也荊蠻小醜耳宣王起十八軍以臨其國雖克有成功然威已褻矣至於路車命服炫耀於遠元臣專閫以壯國體可耳制勝之本當不在此詩人述中興事業而屈巳以此見其彊美矜詡之餘其有諷切之思乎故毛以彊美爲劣謂彊美在武力斯劣者在文德爾

車攻傳大芟草以爲防元本作大艾草德之疏文魚廢切正合艾音而今作芟誤矣呂記及王海引此皆作艾穀梁傳昭八年說田獵之制文頗與此傳同首句云艾蘭以爲防則字當作艾無疑

漢翼奉自言學齊詩其說吉日庚午云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是以主者吉午酉也然則此其齊詩之說與後世占有六情之說蓋本於此六情者好惡喜怒哀樂也甲子主北方其情好行貪狼亥卯主東方其情怒行陰賊戌丑主下方西南與其情哀行公正辰未主上方東北與其情樂行奸邪併南西二方而六各以其日時與方占風之來以觀休咎奉舉二南詩指其一焉

鴻雁之什

鴻雁鄭箋云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孔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安居爲重也宣王之爲是務言所爲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爲務意同武王所以爲美案孔言今泰誓即河內女子所獻僞泰誓也所引二語與古文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意相彷彿非無義趣矣又大明七章孔疏引其文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此紀武王入商事深得六師欣戴之情定非誣語惟恩文箋疏所引赤烏之事則屬緯書之說耳

祈父箋引書若疇圻父釋文云疇此古疇字本或作壽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疏云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案此文是箋引尚書自應从鄭作壽疏語得之今監本作疇當改正又案說文醻譸壽擣檮敲譸嚋禱擣檮字皆从𠷎省而𠷎復从𢽿𠷎直由切也从口𠷎又聲𠷎古文疇也今疇作疇𠷎本从田而疇反从壽蓋變之譌也宜疇壽之互異矣

祈父傳云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箋引千畝之戰實之亦言與羌戎戰實指姜戎也而字皆作羌孔疏中傳箋直云姜戎爲敗姜羌字形相似豈傳箋元作姜後譌爲羌與

斯干傳以瓦爲紡塼朱子以晝中漆室女手執物當之黃氏以湖州婦人覆瓮一瓦當之皆疑而未決是其制已不存矣孔疏云婦人所用瓦惟紡塼而已殆其時習見然則唐世猶有此物

節南山之什

維周之氐鄭破氐爲桎鎋之桎釋文云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疑也疏引孝經鉤命決曰孝道者萬世之桎鎋又引說文曰桎車鎋也今說文云桎足械也之日切並無車鎋之訓豈徐氏韻譜遺之乎又字書桎字止有之實一切案康成破字多取音同則丁履反當是古音又明載陸氏釋文而字書不收亦屬疏漏

式夷式己釋文云己毛音以鄭音紀案篆文己[篆]巳[篆]二字形各不同何至兩可乎甚哉隸變之誤經學也

憂心如酲傳云病酒曰酲疏引說文云病酒也醉而覺言旣醉得覺而以酒爲病故云酒病此說得之徐鉉韻譜因醉而覺語疑醒即古醒殆未必然

桀紂之世有湯文而厲幽之末罔有代德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民之望湯文急矣迄暴秦而湯文不出烏始不擇屋而止焉三代而後所以多無祿之民也誰謂天道古今不變哉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毛云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鄭云里居也釋文云里本或作瘇後人改也孔疏云毛以爲悠悠乎可憂也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鄭以爲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爲異呂記云董氏曰里顧野王作瘇爾雅以瘇爲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爲病爲當毛作傳時字爲瘇也爾雅瘇病也邢疏引悠悠我里爲證而云里瘇音義同總觀諸說方知傳文有誤也凡箋義與傳同者例不重訓毛果云里居鄭不應複訓矣孔述毛云爲此而病指里也亦甚困病指孔痗也又言鄭里居與毛異合之呂記邢疏則毛傳里字訓病不訓居明甚源謂傳文當云里病也痗病也痗三字乃昧者妄增耳伯兮心痗傳已有釋故此詩止訓里字俗儒怪病義非里字常訓因增入痗字以當之見里字無釋則謾箋文居也以實之耳注疏諸本誤皆同雖元本亦誤又呂記謂毛作傳時字當作瘇此未必然毛義由師授不專據經文且古字多通用當借里耳後儒據爾雅改爲瘇容有之釋文所云良

是也

曾我暬御朱傳引國語居寢有暬御之箴國語止此暬字耳劉瑾辨之以爲楚語作褻意瑾所見國語必非善本反謂其誤字以爲正可嗤已案暬从執日狎習相慢也褻从衣執私服也暬御正取狎習之義

孔疏且殆益甚案迮且危釋文云迮本又作笮側格反案說文迮迮起也笮迫也則箋文作笮爲長

巧言云奕奕寢廟閟宫云新廟奕奕周禮隸僕注引詩寢廟繹繹不知何篇文又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天子之廟惟祧無寢繹繹相連貌前曰廟後曰寢

爾雅桑扈竊脂郭注云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不食粟朱傳用其語曰俗呼青觜食肉不食粟刪去雀字曲字不成文義此必傳寫之誤當云俗呼青雀而刪去觜曲二字耳然諸本皆同讀者莫覺也案本草桑扈喙或白如脂或黃如蠟故無青觜者

惄焉如擣毛云擣心疾也孔申之言如有物之擣心又引說文擣手椎也一曰築也語證之案釋文云擣或作𤺄韓詩作疛除又反義同擣疛皆从疒毛韓直以爲心疾之名則擣字特借耳疏語恐非毛旨但說文無𤺄字而疛訓小腹痛與心疾不合疏姑據擣字本訓釋之亦非無見

巷伯詩敘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云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案敘故作是詩也下脫巷伯奄官四字箋巷伯下內小臣上衍奄官寺人四字疏申敘謂經無巷伯字而篇名巷伯故敘解之曰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則知敘末脫此四字矣又申箋謂巷伯內官用奄上士四人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此官於宮中爲近是箋文內小臣解巷伯非解寺人也不應云寺人內小臣下文云奄官不應上文先出奄官則知箋文直當云巷伯內小臣也而中間奄官寺人四字皆衍文矣此其誤殆因傳寫者誤將敘內巷伯奄官移入箋而箋內巷伯不應複出遂改爲寺人也疏又謂定本敘內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爲是釋文亦言官本將此注爲敘文而呂記嚴緝載敘語皆無此四字則近本之敘不爲誤也至箋之解巷伯者移以解寺人其誤最甚非孔疏無由正其失矣

巷伯傳蓋緰屋而繼之釋文云緰又作摍疏云摍謂抽也論文義摍字爲正矣案說文緰亂也一曰蹴也摍蹴引也皆所六切

谷風之什

有冽氿泉疏引說文云冽寒貌今說文無冽字止有洌字訓水淸

大東箋闓置官司釋文云闓音開字亦作開齊風載驅箋闓闓釋文闓亦音開則闓開二字音義同矣案說文闓苦亥切玉篇廣韻同又曰亦音開其義則同釋文

甫田之什

或耘或耔傳云耔雝本也疏引漢書食貨記以釋雝本之義而文多不同案漢書言后稷畎田之法苗生葉以上稍耨壠草因隤其土師古曰隤下也以附苗根比盛暑壠盡而根深能耐音風與旱疏引此苗生葉脫生字隤字作壞盛字作成又脫暑字玩文義定是詩疏之誤呂記朱傳皆引此文誤亦與疏同惟王伯厚玉海引此與漢書合

甫田次章社方田祖三祭近世馮氏名物疏何氏古義二書欲以月令仲夏大雩當之謂祭五精帝必配以五人帝神農以配赤熛怒也此說誤矣月令云仲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以詩合之絕不相符大雩之祭以上帝爲尊詩不應反略之也山川百源將雩而先祈也非社非方也且社方與雩各一祭祭亦不同時不得總社方於雩也田祖是神農固爲炎帝矣然大雩之祭徧及五精帝則五人帝咸在何獨舉其一也大雩用盛樂月令所言樂器十有九焉詩止及其三不得謂之盛也彼徒見詩言祈雨與大雩相合又耘耔正仲夏時因爲此說耳不知古人龍見而雩當以建巳之月不以仲夏月令不韋之書未必合古禮康成注已規其失何足用爲據乎詩本傷今思古非若身遇而目覩者專詠一時事也上言耕耨之勤此言祈報之至義各有取不必皆指仲夏如執耘耔二字以槩全詩則末章千倉兩庾萬箱載稼亦與耘耔同時乎馮又以祈穀非祈雨議古注疏則尤不以御田祖鄭引周禮籥章文證之矣不言祈穀也孔申鄭郊後始耕之言則引月令注元辰吉亥始耕之祭爲證矣始耕之祭在祈穀祭後非一事也且祈穀之祭祭上帝而配以后稷不祭神農也此與經田祖之文顯不相合馮誤指爲祈穀而譏之不已過乎詩咏農事往往言雨如信南山之霢霂大田之興雨皆是此詩述春祈之祭因及甘雨以起下稷黍之文耳非專言祈雨也豈可因此一語遂合方社田祖爲一祭而以祈雨槩之哉近書多妄說不足置辯惟馮疏考據頗確然亦有此無稽之語恐誤後學故特辯之

詩中六祁祁采蘩七月出車大田韓奕元鳥是也右旁皆从邑今監本注疏大田誤作祈與五詩異嚴緝云監本作祁俗本作祈誤今監本已誤矣惟朱傳嚴緝作祁其元鳥詩祁祁則呂記朱傳皆誤作祈

鞞琫有珌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案定本集傳如此釋文同而孔疏稍異諸侯璗珌作鏐珌大夫鏐珌作鐐珌云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尊卑之差也如今本則琫珌同物者惟士耳又案說文亦載此文惟不言大夫耳其云士珕琫而珧珌則士亦異物餘與今本毛傳同蓋各據所聞也又疏引說文云珕蜃屬而不及於蜃故天子用蜃珧蜃甲也士用珕今說文無不及於蜃句豈韻譜遺之乎又案傳言琫珌之物爲名凡七然玉璆皆玉也璗金之美者與玉同色鏐黃金之美者與鐐白金皆金也珧珕皆蜃也三物而七名也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鄭箋並不推明賓射名正之義而孔疏申箋論之甚詳今本箋文必有脫落在君侯謂之大侯以下大侯張而弓矢亦張之上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蘇氏釋此謂求勝以爵不勝者意本鄭箋箋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嚴華谷辯之謂求勝以爵不勝不如射義求中以辭爵之優所見良是然當求之孔疏知鄭箋本不是解爵女當作女爵文倒者傳寫之誤耳孔申鄭云以求不飲女養病之爵又云我以此求女爵謂求不飲也又引射義辭爵語證之使仲達爲疏時箋文已作

爵女則不應以求不飲釋之其引鄉射文又當較論其同異矣不知二字之倒始於何時也朱傳全用箋語亦作爵女

魚藻之什

赤芾在股箋云芾大古蔽前之象今本作蔽鄀滕俗殆俗儒妄改耳蔽鄀乃芾之別名周世用之何云大古又何云象哉孔疏申箋以爲大古衣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重其先蔽者故存之示不忘古則當爲蔽前明矣又爾雅衣蔽前謂之襜注云今蔽鄀朱綠毛傳亦云鄭蔽前之稱當本此今諸本俱誤作滕惟呂記引箋作蔽前得據以正之

采綠之綠卽衞風淇澳之綠爾雅所謂王芻與竹各一草陸璣以綠竹爲一草孔疏已辯其誤嚴緝復引陸疏以釋采綠則尤誤又其所引疏語與今本草木疏及衞風正義所引各不相同故錄之以備考嚴引疏曰草也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如草其草澀礪可以洗攬物及盤枕利於刀錯俗呼爲木賊彼土人謂之綠竹自如草至木賊二十三字皆今本所無況旣云草也又云如草義有礙嚴殆誤也案木賊草始見於宋嘉祐補注本草云苗長尺許每根一幹無華葉寸寸有節此所言物色與陸疏迥異

國語記龍漦之妖固已異矣白華詩疏引帝王世紀合之尤爲足異世紀謂幽王三年嬖襃姒時襃姒年十四推其初生當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年童妾感漦妖時方七歲歷共和十四年而宣王立立三十六年而妖子生則襃姒之在母腹凡五十年其母生子時亦五十六歲矣又童妾十五歲而笄爲共和九年旣笄而孕卽自孕後計之亦四十二年矣妖物之生固異於人乎老聃在母腹亦七十餘年與之相似但老聃生而白首故有老子之稱妖子夜啼猶然嬰童耳斯又其不同者雖然使襃似生而白首豈能致驪山之禍哉

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族黨之官歲時月吉必屬民讀法飲酒考其德行道藝故畎畝之夫皆通經術習禮儀瓠葉首章箋云此君子指庶人有賢行者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豈漢世猶有此風乎觀此可想見古人之田家樂矣

漸漸之石首章釋文最多遺脫只如勞字鄭訓遼闊與毛不同則音亦當異朝字鄭王孫皆釋爲朝見則當讀爲潮兩字俱應有音反今釋文止云勞如字而已

不皇朝矣箋云皇正也疏云皇正也釋言文箋疏兩正字今皆誤作王箋又云不能正荊舒使朝於王下兩章又云不能正之則爲正字無疑又釋言云皇匡正也並無皇王之文若皇王君也則見釋詁况以訓此皇字文義乖矣今諸本俱誤又案王肅述毛訓皇爲暇而後儒宗之文最明訓今集傳經文作遑定是傳寫之譌

韻會云輚通作棧詩有棧之車注从車然則經與注字各別也今本注疏棧字皆从木不从車黃所見是宋本也今本作棧定是昧者據經字而改耳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篇自次章以下章法首尾相承如貫珠近世王元美謂曹子建贈白馬王詩祖此源謂大雅多有此章法下武旣醉二詩亦然下武惟三四章不接而餘章皆相連矣他若棫樸之首二章皇矣之七八章生民之五六章假樂之三四章桑柔之二三章雲漢之七八章烝民之首二章江漢之五六章瞻卬之三四章皆此章法也

大明詩八章毛鄭次章六句三章八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呂記朱傳嚴緝皆次章八句三章六句四章八句五章六句取其與首尾兩章六八相間也不知改自何時

詩言摯仲氏任是大任乃摯國次女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俱爲媵自殷以前皆然與此詩不合通義疑之良是矣源謂漢儒之言亦不謬但所言者特禮之大槩耳在當時行之必更有變通生女者多寡不齊不足者或取同姓國女爲娣姪有餘者或嫡夫人所出俱嫁爲嫡而娣姪取諸庶出更有餘或以備他國之媵皆未可知也不獨摯任爲仲女而已見於春秋者紀季姜爲王后魯叔姬爲齊夫人季姬爲鄫夫人皆非長也見於衞碩人詩者齊女三姊妹嫁衞邢譚三國皆爲夫人亦不以女弟隨嫁也則當時之有變通可知矣源又因此竊歎古人風俗有不若今人之美者男女之別最其大者古人尊男而卑女故姑姊妹姪一人爲妻餘皆爲妾不以爲辱待之旣卑亦不甚繩以節行故列國夫人往往淫泆不制而通室易內之事時見於世家右族甚有奪人之妻以予人强人之子而烝其母如魯人之於施氏孔圉之於大叔齊人之於衞公子頑者此今日市井無賴子所不忍爲而當日名邦卿大夫爲之恬不知怪何今人之反勝古耶豈非洙泗之文誦習旣久漸深入乎人心各生其愧恥耶又不僅此也古者諸侯世其國卿大夫世其家皆有土有民怙侈縱欲有自來矣後世天下定於一統無常貴常富之家一有越禮之事人卽以王法義其後宜其有所顧忌也況愧恥內生所得於聖人之教澤者有素乎

俔天之妹毛訓俔爲譬韓詩俔作磬孔疏言俗語譬喻爲磬作以譬爲磬豈可以今人文義求之乎觀孔疏則唐世方言猶然矣

其繩則直釋文云繩本或作乘案經作繩傳作乘箋云傳破之乘字後人遂誤改經文今案傳引釋器繩謂之縮誤繩爲乘耳此訓縮版不訓繩直也與經文繩字何涉又鄭箋云乘聲之誤當爲繩是言後人傳寫之譌耳不以傳爲破字也釋文所述箋語今並無之此不可解

迺立皋門章箋云內有路門當作內有寢門一曰路門中間脫去四字觀疏云文王世子曰至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疏又云寢門一曰路門以路寢在路門之內故係而名之則可見矣

淠水名說文云出汝南从水畀聲匹制切詩三借其字皆爲貌狀之稱小弁爲萑葦之衆采菽爲旂動之形棫樸爲舟行之貌同此淠字今淠彼涇舟諸本俱作渒則傳寫之譌也觀韻會渒字注引此三詩正韻渒字亦引棫樸詩則誤尙未久至渒本作簿說文云水在丹陽从水箄聲匹卦切玉篇簿字又作渒

黃流在中傳云黃金所以流鬯也釋文云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陸孔二君意正相反余謂無飾字簡而當矣且黃金以爲勺不僅飾也

皇矣首章孔疏引書多方曰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

言暇今世尙書諸本皆作暇莫知原文之爲夏者未審何時所改豈唐明之世與卽此以推可見後世五經文字竄易者多矣賴有古注疏得知其萬一耳

家國興亡之際忠臣義士所痛心也雖有聖人受命不能禁人故主之思矣殷之旣亡也叛周者有四國焉吾讀破斧詩而知之傳見殷之將興也不忘殷者亦有四國焉吾讀皇矣詩而知之箋見疏云密須疑周將叛殷故距密須之君雖不違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吁可與論世矣文王之伐密也管叔諫曰其君天下明君也伐之不義疏引皇甫謐言是或一見也所以有啟商之役與

集傳經文多譌脫其六字爲晦翁自改旣論之於稽疑中矣至皇矣篇以篤于周祜脫去于字雖未見其爲朱子意然觀假樂之讀爲嘉樂嘏假之讀爲奏格上帝甚蹈之爲上天甚神假以溢我之爲何以恤我皆彊詩義以就他書而爰之爲奚則直據家語以改經字安知此詩于字非因孟子而刪之乎蔡仲默注禹謨降水儆予改降爲洚併爲貢北過降水亦改爲洚正用斯例也

鼉鼓逢逢樂書陳暘以爲鼉鳴應更故詩人託言以爲靈德之應非實鼓也此謬矣麀鹿白鳥但言其德所不言其似何樂以爲靈異也況此二章言靈德見於樂箋有明解若託鼓爲喻則虡業鼓鍾又喻何物乎

生民之什

生民第五章二種字以文義論之種之黃茂應去聲實種實褎應上聲釋文止云支勇一反推其故定是種字上脫一實字案釋文云種支勇反宜加一實字別之今本俱無實字則傳寫之漏也然其誤已久嚴緝二種字俱云上聲此承其誤而不覺也呂記音反皆遵釋文獨此二種字缺則疑之也惟朱傳二種字前去聲後上聲卻與古暗合

爾酒既湑箋云湑酒之泲者也釋文云泲字又作醑同案玉篇醑子禮切手出其汁亦作擠廣韻云手擠酒也然則醑字正當湑義箋及周禮禮記注皆作泲借也泲本水名今借用濟

度其夕陽孔申鄭以爲總言豳人二國之所處考其地當在梁山之西蘇氏謂度山西之地以廣豳人之居不知又是何山之西呂記朱傳皆从之嚴緝則用疏義

取鍛釋文云鍛丁亂反本又作碫說文碫厲石字林大喚反案碫今說文作碫厲石也从石段古雅切聲春秋傳曰鄭公孫碫字子石徐鉉音乎加切外竝無碫字碫从段徒玩切从殳耑省聲音鍛碫从叚音遐音形俱異但段叚二字筆畫相似書者易殽須視音切爲辨陸徐不同如此當必有一誤矣又案玉篇兩字竝載云碫都亂反礪石也碬下加切磍二音格轄軋碬高下也廣雅釋器云礱碫礪也曹憲注碫都玩反顧梁人曹隨人礪石皆是碫非碬而碬字注則玉篇別有義可見唐以前說文元作碫故二書音切與陸同釋文當不誤也但釋文別徒亂爲徐反則當時必有遐音可見段叚溷寫在唐初已然

卷阿叙孔疏引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从臣今說文云賢多才也从貝臤聲與疏所引異

民勞箋汔幾也釋文幾音祈易井卦注釋文幾音祈又音機案訓微者當讀機音訓近者祈機二音俱可讀

蕩之什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鄭箋當有闕文以疏合之當云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卽正歲縣之象魏也今本箋文缺卽正歲縣之象魏也入字案疏申箋謂既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周禮大宰正月縣治象小宰正歲觀治象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是再縣之也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故以正命爲正月始布政教以辰告卽正歲縣之象魏也今缺正歲一證則文義不全矣

爲民靡不承釋文云靡一本作是案鄭箋云天下之民有不承順之乎謂承順之也則康成讀本靡當作是

屋漏箋云設糞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釋文云厞扶味反隱也沈云許愼凡非反今說文厞隱也从厂非聲扶沸切徐氏此切非許意矣又厞字从厂不从广厂呼旱切广魚儉切音各異今本注疏誤从广作厞

好是稼穡鄭解爲居家吝嗇之人後儒譏之然釋文言所見鄭本此章稼穡皆作家嗇則元非改字也鄭箋詩時齊魯韓詩具存彼或別有據矣

征以中垢韓詩征作往外傳以爲人君不用賢無知妄行之意與箋疏異外傳云以明扶明則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云惟彼不訓往以中垢闇行也斯義亦勝矣

徹申伯土田箋云正其井牧釋文牧手又反又如字案井牧者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注引左傳牧隰皋井衍沃襄二十五年文釋之以爲二牧而當一井是也若手又反則牧當作收井收見易井卦然牧收異文乃破字不當用音反且論箋文義則井牧優矣

顯父餞之呂記引鄭箋云顯父周之卿士也今本鄭箋卿士作公卿孔疏則作卿士云諸侯反國王臣餞送惟卿士故知顯父周之卿士則今本之誤信矣又嚴緝引箋及總注皆作公卿嚴後於呂其所見本應誤

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疏云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野荒民散則削之惟某氏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案康成箋詩本據爾雅爲說則荒虛之文古本定有之不知何時逸荒字而諸家俱不見收幸有某氏解僅存於孔氏詩疏後儒尙得知之耳獨怪邢昺作爾雅正義竟不載孔疏某氏語以補經文之缺方信宋人經學遠不逮漢唐也

苴字有十四音義各不同楊用修丹鉛錄載其說訓爲水中浮艸者當讀如槎召旻詩如彼棲苴是也今監本釋文苴士如反呂氏詩記士始反槎音當士加反意監本誤加爲如呂記誤加爲始皆因字形之相近也嚴緝苴音茶獨得其正至朱傳七如反則是麻之有子者豳風叔苴當從其音非此苴也其七字豈又釋文士字之譌乎案韻會六麻韻苴字與茶槎同鉏加反其見六魚韻子余切者又云士加切因引詩棲苴證之蓋用此釋文切也可知宋本釋文不誤呂朱誤切亦起於近本耳

頌

周頌

文武吉甫謂吉甫也文武是憲謂申伯也文武維翰謂文王也不顯成康自彼成康謂武王也詩中往往有此皆非舉謚爲言昊天有成命及噫嘻兩頌皆言成王正猶下武及酒誥之

成王何彼穠矣之平王也以三頌所稱為兩王之謚因謂唐昭以後尚有頌者此歐陽之臆說而朱子和之者也槩難之文備於通義矣

思文疏引說文云𥝩周所受來牟也一麥二夆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案今說文此乃來字注云來周所受瑞麥來𥝩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往來之來詩曰詒我來𥝩與疏所引文亦小異其𥝩字注云來𥝩麥也或从艸作莑

詩言捕魚之器凡十有二既詳之於潛頌矣今觀唐皮日休陸龜蒙漁具詩為題有十五又宋陸游入蜀記言吳江縣治有石鐫曾文清公名幾字吉甫宋人漁具詩比松陵倡和集所載即皮陸詩又增十事俗儆民譏機巧曰滋肆為不仁之器殘害水族是可慨也夫此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豈能救之哉

或謂罔罟作於包犧羲皇聖人未嘗不教人以殺呼罔罟之制始於包犧之世耳豈眞包犧作之耶如謂羲皇作罔罟以教殺則弧矢能殺人而殺人亦聖人之教耶繫辭之意本贊易理廣大八卦既畫則天下事物總不出其範圍者也又包犧作罔罟獨見易繫辭耳禮運言古未有火化民食鳥獸之肉是燧皇以前民已擊鮮而食漁獵之具此時即應有之併非始於羲皇時矣繫辭明易象之悉備則以為在既畫卦之後禮運推禮制所由興則以為在未鑽火之前立言之旨各有攸歸故兩書皆夫子之言而先後不同要之洪荒時事無書史可稽夫子止約略言之耳何可偏執其一語遂謂羲皇之教殺乎

魯頌

駉篇有驔有魚毛傳曰豪骭曰驔音簟孔疏云說文曰骭骹也骹音敲釋畜云四骹皆白驓音增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謂豪毛在骭而白長也如疏言則傳豪骭下當有一白字否則曰當作白必有脫誤然諸本注疏及呂記朱傳嚴緝引傳皆同不應諸本俱譌傳既無白字則孔疏豪毛白長之解又從何來況豪骭曰驔亦不成文義此甚不可曉也

其旂茷茷茷从艸从伐朱傳獨从竹从代作筏筏不成字字書所無然諸本皆同不知誤始何時今讀者俱莫覺近世俗下書有字彙俗作彙者遂妄造一筏字收入竹部可哂已

薄采其茆釋文云茆干寶云今之鳧號草堪為菹江東有之案宋庠國語補音云鳧鳥甲反即鴨字又案鳧鴨一類茆亦名鳧葵其以此與

東萊於邶風辨萬舞兼干羽其見證矣至魯頌之閟宮商頌之那仍依用鄭箋以萬為干舞蓋公劉次章以後皆未經刊定之書也又國風二雅皆詳載鄭譜之文三頌則闕焉始信已亥重修此書為功不淺惜未竟其緒耳

商頌

那頌執事有恪箋云執事薦饌則又敬也釋文薦作荐云荐本又作薦禮記薦馬釋文亦作荐鄉飲酒祭薦釋文云本亦作荐案廣韻云荐荐食作甸切荐之本訓為獸所食草是荐薦音義俱同也其借為奉進之義亦同

元鳥長發殷武三詩皆句句用韻為天命元鳥四海來假維女荊楚數語不協耳今號句句協韻者為柏梁體然虞廷賡歌三句皆韻五子歌第三歌若依左傳則六句皆韻陶唐下多率彼天常一句又敗道作其行國風二雅如碩人宁猗嗟九罭皇皇者華斯干鳧鷖等篇中多有連句用韻者及商頌三篇亦然此體之來古矣惟七言則始於柏梁耳

隕左从𨸏本隕墜字以音近圓本王問切故讀圓而訓切諸本皆然獨監本經文作幁誤也考字書俱無幁字惟元人韻府羣玉有之乃字書不收甚已覺其誤而監本經文反用之不可不急為改正也又康成讀隕為圓本以音之近今圓讀為圓遂併詩幅隕字亦讀為圓謬以生謬學者莫覺

小雅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大雅云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又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魯頌云纘禹之緒商頌云禹敷下土方又云設都于禹之績皆指所目覩追念禹功也詩人稱述往聖主於頌揚祖德周所言維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二王商所言惟元王相土成湯中宗武丁除此而外雖二帝之聖不一及焉而獨於禹則言之至再至三者何與洪水之災民其魚矣禹復取而置之平土俾則耕田食穀萬世之天下皆禹所再造也後人舉目輒見之遂著之於詩耳不僅詩也仲虺言纘禹舊服周公言陟禹之迹劉子言禹明德之遠皆在百千載後況當日之民躬被其澤者乎宜其德禹之深併愛其子孫雖有辟王猶奉為君不忍叛乃再傳至大康而黎民咸貳致羿浞得乘釁竊國微少康中興禹幾不祀矣即桀之惡亦非甚於紂也紂之亡有西山義士洛邑頑民桀既放即帖然共戴商豈夏之臣民盡不忠不義哉嘗思其故而歎人心之囿於習俗不可變也堯舜禹三聖相繼民得聖人而為君者已百五六十年父子祖孫耆見其如此彼以為為君者非聖人不可矣竟不知此乃萬古一逢之泰運也又堯舜皆傳賢剏易姓之事彼亦習以為常也獨禹傳子及孫而大康又逸豫滅德民乃翻然思去之矣又十餘傳而至桀暴又加甚焉遂舍而歸湯不復顧彼素所責望其君者刻且深固不肯以聖人子孫而恕之也至商之末造則傳子已習為故事而賢聖之君又不過桀世而不見民始不甚求備如君且知革命之為大變也而各睠念其故主矣民之歸周不如戴商之速時使之然也夏與商僅兩代間而人心之不同乃爾後之儒者乃欲以近今習俗斷三代以前之治亂得失豈知論世者哉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三之四十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三之四十一

嘉應邱　覆校
番禺高學燿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詩說

吳惠吉士周惕著

風雅頌以音別也雅有小大義不存乎小大也自序之言曰雅者王政所由廢興政有小大故詩有小雅有大雅小大雅之名立而辨難之端起矣難之者曰常武六月同一征伐也卷阿鹿鳴同一燕也大小何以分耶解之者曰常武王自親征六月不過命將軍容不同故也卷阿為成王鹿鳴為文王天子諸侯尊卑有等故也難之者曰然則江漢宜在小雅成宣宜在大雅今何以或反之或錯陳之也其後朱晦翁則謂小雅燕饗之樂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嚴華谷則謂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

小章俊卿則謂風體語皆重複淺近婦人女子能道之雅則士君子爲之也小雅非復風之體然亦閒有重複未至渾厚大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三家之說朱氏于理爲長然猶未離乎序之所謂政也序既以政爲言則大小必有所指此辨難之所以紛紛也按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據此則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大小論也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小明義不存乎大小也

公羊傳曰什一而税頌聲作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然雅詩家父作頌以究王訩左傳聽輿人之頌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刺亦可言頌矣國語瞽獻典史獻詩師箴瞍賦矇誦諫亦可言頌矣按禮學樂誦詩舞勺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左傳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遂誦之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注曰夜誦者其言或祕不可宣露以是觀之比音曰歌舉其辭曰頌也豈宗廟之詩既歌之而復誦之與抑歌者工而誦者又有工與既比其音復誦其辭俾在位者皆知其義所以彰先王之盛德故曰頌至于所刺所諫欲闡其人之耳故亦曰頌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又曰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豈卽頌之義也與

鄭氏頌譜頌訓爲容蓋漢讀然也漢書儒林傳徐生善爲頌師古注頌讀與容同是也孔氏正義頌之言誦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誦卽頌也

正變之說出于大序而文中子取以說豳風其後諸儒皆從之鄭漁仲始倡風雅無正變之論而葉氏見段氏程氏集說章氏因之二者反覆莫能相一以余觀之正變猶美刺也詩有美不能無刺故有正不能無變以其略言之如美衛武美鄭武美周公美宣王刺衛宣刺鄭莊刺時刺亂刺宣王刺幽厲此顯言美刺者也如莊姜傷已閔無臣思周道大夫閔周衛女思歸思君子南征復古此隱言美刺者也美者可以爲勸刺者可以爲懲故正變俱錄之編詩先後因乎時代故正變錯陳之若謂詩無正變則作詩無美刺之分不可也謂周召爲正十三國風爲變鹿鳴以下爲變則序所謂美與刺者俱無以處之亦不可也

胡氏春秋集傳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于隱公適當雅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夫詩必雅而後爲詩則周召十三國風不得謂之詩與詩有美刺而風亦有美刺雅有諷諭而風亦有諷諭安在風不如雅無與于詩亡之數也卽曰十三國風朝會燕享不歌其詩而二南則鄉飲用之鄉射用之房中用之安在風不如雅無與于詩亡之數也苟風與雅同謂之詩則風詩中多春秋時事而孟子謂之詩亡然後春秋作其合雅與風言之無疑矣桉小雅六月序曰小雅盡廢則中國微則雅亡于幽厲矣列國之詩終于株林澤陂則風亡于陳靈矣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于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章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合而觀之雅之亡亡于無王風之亡亡于無霸雅亡而風存人猶知是非美刺也迨風雅俱亡而詩遂掃地盡矣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齊晉者春秋之始終也宣公十一年冬楚子入陳明年六月遂有邲之戰是時楚莊始霸而晉始衰未及十年成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又及楚盟天下政柄自此盡失不可復挽故風所以終陳靈也詩之所以亡孟子固微言之人特習而不察耳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序引以爲說蓋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名不可亂故雅頌各有其所體不可偏舉故興比賦合而後成詩自三百篇以至漢唐其體猶是也毛公傳詩獨言興不言比賦以興兼比賦也人之心思必觸于物而後興卽所興以爲比而賦之故言興而比賦在其中毛氏之意未始不然也然三百篇惟狡童褰裳株林清廟之類直指其事不假比興其餘篇篇有之傳獨于詩之山川草木鳥獸起句者始爲之興則幾于偏矣詩或先興而後賦或先賦而後興如簡兮至卒章始云山有榛隰有苓之類是也見其篇法錯綜變化之妙毛氏獨以首章發端者爲興則又拘于法矣文公傳詩又以興比賦分而爲三無乃失之愈遠乎

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吳氏曰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故毛公不稱比賦朱氏又于其閒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于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于比綠衣比詩也而兼于興頍弁一詩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恐未然也

二南二十二篇皆述太姒之事然一太姒也何以爲后妃何以爲夫人一文王也何以爲王者何以爲諸侯或曰文王于商爲諸侯及受命追王則爲王者太姒亦然時有先後故也然追王後于諸侯則周南宜後于召南矣有是理乎昔者歐陽公嘗疑之而不得其解因取魯詩褒周之說以爲近之而朱子謂子孫無故播其先祖之失于理未安然于后妃夫人終仍舊說而未有所發明也桉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云云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爲何如人後之訓詁家推跡其自始以爲太姒耳儀禮鄉飲酒鄉射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弦歌周南之詩則周公作儀禮時已有周南召南豈召公作之而被之管弦與抑公采之而付之太師與既爲房中之樂則必歌之宴寢之閒鄭氏所謂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者也今讀其辭有勸勉教戒諷諭之意蓋欲爲后妃夫人者如詩言云爾不必言后妃夫人何人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四牡勞使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何嘗謂如何羣臣如何兄弟使臣朋友邪古之燕享皆有樂樂必有詩歌詩必類二雅如此者極多何風獨不然也難者曰然則周南召南與文王太姒無與邪曰不然也作詩之意或本于文王太姒而周公隸之爲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妃夫人者矣周自姜嫄兆祥至太王有姜女王季有太任文王有太姒異世婦德至太姒而始大而文王又有刑于寡妻之詩故說者據是爲文王耳其實不可攷矣若泥是求之則歐陽所謂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者也

或問曰鄭謂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周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是爲周南召南其說然與曰非也二公之封在武王克殷之後樂記所謂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也史記魯燕世家載封國始末不言文王惟江漢四章有文王受命召公維翰之語鄭或據是以爲文王然以召南言之甘棠三章三詠召伯當是時文王已爲西伯矣而復命召奭是一國而二伯也且吾不知命之者爲商紂邪爲文王

邪揆之二者俱未安是以知鄭說之非也然則二南何以言文王曰此追說其事而歸美焉兼取當時國人之所作而繫之所謂善則歸君臣子之義也且微獨二南而已豳七月八章皆謂詠后稷先公時事未嘗以是爲后稷先公之詩而二南獨謂之文王何也

魯之無風也鄭曰周尊魯故巡狩述職不陳其詩其果然者邪幽厲以後王者之不巡狩久矣十三國風誰采而誰錄之邪天子賞罰視其詩之貞淫天子尊魯何妨采其詩之貞者以示異于天下乃并其美而掩蔽之安在其尊魯邪縱天子不采魯亦不當自廢何季札觀樂徧及諸國而魯乃寂無歌詩又何邪魯之有頌也鄭曰孔子錄之同于王者之後蓋言褒也朱子曰著之于篇所以見其僭蓋言貶也是皆泥風爲諸侯之詩雅頌爲天子之詩故致論說之紛紛也余問之師曰類藁詩問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是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足以破眾說之紛紛矣

皇清經解卷三之四十一終　　嘉應張嘉洪 南海陳韶 番禺黎永椿 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四十二　　學海堂 庚申補刊

詩說　　吳惠吉士周惕著

其風肆好風之義也風自火出家人關雎之義也觀風之所被君子知及物之理焉求風之所自君子悟反身之學焉

葛覃之詩曰曷澣曷否歸寧父母言女子之適人者有省父母之禮也泉水蝃蝀竹竿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言女子之適人者不得復省其父母兄弟也兩者牴牾如此而春秋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趙匡曰諸侯之女既嫁父母存則歸寧不然則否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又各自爲說如此而毛氏傳詩以爲后妃之父母在故得歸衛女之父母不在故不得歸其在與不在無論荒遠不可據就令可據則詩止言遠兄弟可已何以并及父母而一再言之不已也且昏禮昏義亦當載歸寧一條著其儀節云何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類不應詳于未昏之前而略于既昏之後如此其疏脫也愚嘗求之孔子之意而知歸寧之說非也于何知之于春秋知之春秋莊二十七年冬書杞伯姬來左氏曰歸寧也杜氏曰莊公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則正與歸寧之禮合而春秋何以書而譏之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不寧惟是春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皆譏也齊僖于姜氏魯莊于伯姬父子也父之于子猶不可送焉會焉況女之來歸于父母乎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然則后妃亦非禮乎曰此毛傳之誤非詩意也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云云蓋以其爲女知其能爲婦所謂無父母詒罹者也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序說自長而毛傳因左氏誤爲非詩之意然也諸家之論惟穀梁氏爲知禮也夫

趙匡曰譏無父母而來也蓋謂伯姬桓公女也杜氏先于趙必有所據矣汪氏曰伯姬叔姬若皆桓公女則伯姬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二十一年來求婦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未可必其爲桓公女也

又六國時左師觸龍言曰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六國時且然況文武之世乎

桃之華後于梅而詩以興男女之及時梅之華先于桃而詩以興昏姻之後時何也夫婦之道在生育猶草木之美在果實也桃後梅而華反先梅而實故曰有蕡其實言桃有實則成樹猶夫婦有子則成家也若傾筐塈之則過時而美盡其育不繁矣易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人臣之于公也勞則于私也必逸蓋心思智力盡之乎君而家無事焉故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無私營無私交也不然張湯之造請諸公無閒寒暑有終日矻矻而不暇者矣何委蛇之有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昏義壻親迎之後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故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言得如是之女歸于我則我將親迎而身御之愛之深不覺辭之昵也不言御車而言秣馬欲速其行且微其辭也又生傳云反馬之文鄭詩有同車之語故漢廣以秣馬秣駒爲言若箋言禮餼則納徵無用馬者詩人言此亦贅矣

詩疑問曰儀禮鄉飲酒射燕禮皆合樂二南六詩召南曰鵲巢采蘩采蘋不及草蟲何與朱氏發其端而未有解請得而肆對之鵲巢言夫人有均一之德任君以造邦也采蘩言奉祭祀不失職也采蘋言循法度以承先供祭也婦德之大莫大于事宗廟循法度佐君子故婦順備而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也鄉射燕飲取三詩歌之宜也若草蟲則言始見君子之事昏禮所謂主人揖婦以入御衽席于奧之時也始曰我心降再曰我心說又曰我心夷其言近于褻矣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可歌之君臣賓客之前乎坊記曰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詩之不歌草蟲亦坊民之微旨也問者曰然則召南有淫詩與曰不然序言能以禮自防則樂而不淫者也

舊謂草蟲在采蘋後此徒以篇什先後言且未可攷也

野有死麕序謂惡無禮也傳曰凶荒則禮殺猶有物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疏曰禮雖殺須有物以將之故歎得用麕肉也如此則詩人所言甚爲有禮而序何言惡無禮乎且吾未聞昏禮之用麕肉也按史記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則古之行禮有幣必有皮也故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注謂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則納吉納徵皆有皮幣皮以鹿皮也又昏禮摯不用死帛必可制今曰死麕則不中禮之皮矣曰白茅包之則不中禮之皮而又苟簡將之矣非禮而求昏有誘之道焉故曰吉士誘之也林有樸樕野有死鹿言死鹿之不成皮猶樸樕之不成林也女惡之而不從故曰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言束者不可解白者不可玷也

劉眴唐書志曰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麕之刺興豈因下何彼穠矣之詩亦疑此詩爲東遷時作邪

何彼穠矣明言平王而舊說以爲武王安城劉氏引棫樸之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王后江漢之稱文人以實之蓋昔人誤認二

南爲文王時詩故曲說義言先後承襲若此不知二南之詩非一時所作有自其前而追詠之者有從其後而附益之者如甘棠行露爲思慕召伯則非作于召伯在外之日矣何彼襛矣安知非編詩者錄入邪周室既微而王姬下嫁尙循婦道則關雎鵲巢之化及于後者遠而被于人者深矣于是美而附之召南所以教天下之婦道也春秋書王姬歸諸侯一在莊元年爲齊襄公一在十一年爲齊桓公二者未知孰是竊以肅雝之義求之疑是歸桓公者春秋莊十一年書王姬歸于齊傳曰齊侯來逆共姬共固美謚又與肅雝之意合也

儀禮賈疏引鄭箴膏肓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未知何據恐是采齊魯韓三家說也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彼茁者葭美王道之成也何草不黃知周室之衰也一繫二南之終一繫小雅之末其旨微矣

邶鄘先衛魏先唐或曰不與衛晉之滅國也然檜滅于鄭何以不先于鄭且晉之滅魏左氏傳有之衛之滅邶鄘吾不知其何所據也今讀其詩皆衛國之事而山川土風亦無不同邶詩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淇上衛亦曰瞻彼淇澳在彼淇梁鄘詩曰在彼中河邶曰河水瀰瀰衛亦曰河水洋洋誰謂河廣俱非鄰封異域也季札觀樂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不更言邶鄘何加也又鄘詩所謂沬鄉卽酒誥所謂沬邦沬正康叔始封之地而詩言云然則邶鄘故商之諸侯武王滅之以封康叔者也邶鄘既滅衛之名邑尙仍其舊故所以作詩繫之夫子亦仍其舊而不改也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此又謂周公滅邶鄘盡據書傳以成王封康叔故也然書傳之說蔡氏于康誥辨之詳已

張氏曰邶鄘衛其音類也故季札觀樂歌邶鄘衛則合之歌魏歌唐則別之歌鄭歌檜則遠之別之可也遠之義則鑿矣

燕生子則委巢爲戴嬀比也燕鳩知雨則逐婦爲弃婦詠也之

三章鸎聞音則鳴和爲朋友言也伐木鶴性善飛得風而逝譬賢者之見幾決也晨風雖性專一擇木而巢殺使臣之行止愼也四牡三章鳩無戾天之翼言亂政之治難期也小宛隼無一定之棲言訛言之息無時也沔水

風作而雨隨之夫婦之象也風生而雨益之朋友之義也然風甚者雨止雨甚者風息故夫婦有相弃乖其和也朋友不能終過其節也此風雅所以皆取興于谷風也

邶風誰謂荼苦大雅堇荼如飴一謂之苦一謂之甘物性土宜何以相異如是梫堇有二種爾雅曰齧注謂堇葵卽內則堇荁枌榆之堇曰芨注謂烏頭卽晉語驪姬寘鴆于酒寘堇于肉之堇荼有三種一苦菜一茅秀有女如荼是也一陸草以薅荼蓼是也茅秀陸草不可食風雅所謂堇荼明非烏頭茅秀陸草而皆可食矣士虞禮夏用葵冬用荁注堇類也爾雅荼苦菜注引詩誰謂荼苦本草荼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于寒秋則知荼與堇同時而生同時而食故時人以二物並舉也然爾雅于堇荼俱言苦而本草獨言堇味甘邢昺爾雅疏則謂古人語倒堇之言苦猶甘草謂之大苦則堇之味甘可知堇荼同類不應堇甘而荼獨苦也竊嘗深求邶風詩人之意荼本不苦而謂之苦猶已本不惡而謂之惡愛憎之情乖美惡之形變也昔人誤解邶風郭璞因邶風誤注爾雅幾疑雅詩所言乃是抵讕置辭亦可一笑矣孔疏謂周原土地之美物之苦者亦甘遂以烏頭釋堇信如孔說將使鴆生于周亦不殺人者邪苦堇堇草爾雅分別言之亦不容混也

陸璣詩疏荼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亦一證

蝃蝀在東陰方之氣交于陽爲女惑男而蠱朝隮于西陽方之氣交于陰爲男先女而感故得雨則虹滅陰陽和也先女則不淫男女正也序曰止犇此之謂也

詩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美韓侯則曰汾王之孫蹶父之子永嘉陳氏曰君子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親也余謂詩人之意不止此蓋有重婚姻別姓氏之義焉周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衛宣公爲子娶于齊而自爲娶則婚姻亂矣昭叔娶于鄭晉獻娶于賈魯昭娶于吳則姓氏不辨矣惟爲明著其所自來曰此某氏之男某氏之女則顯然有卑不得配尊賤不得配貴同姓不得通婚姻之義此詩人之微旨春秋之筆法也故太史公作外戚傳惟竇太后曰良家子餘則曰生微曰故倡曰母臧兒其亦詩人之意也夫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序亦謂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則碩人之詩所以憂無子而受制嬖妾非徒詠其美而賢也其三章曰碩人敖敖說于農郊所以弗無子也月令仲春祠高禖焦喬謂高禖祠在南郊仲春往祠値農事之興故曰農郊也孔子之生尙禱尼山則諸侯之祠高禖禮未必禁也既祠而歸諸大夫皆望莊姜之有子故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也如是而無子則嬖妾之寵固州吁之禍成矣其四章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猶白華之刺幽王而言滮池北流也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言葭菼擢則鱣鮪依有罛無所施猶莊公嬖則賤妾張有法不能制也程子曰活活激流兒葭菼眾多兒孽孽不順兒施罛不安强大之魚不能制也蓋得詩人之微旨矣

左傳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注謂宣公庶母也先是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矣又娶于陳曰厲嬀戴嬀矣吾不知夷姜爲莊姜之娣邪抑更娶于齊者邪傳何以不詳也又曰爲急子娶于齊而美公取之是爲宣姜今新臺之詩是也生壽及朔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而使盜殺之莘壽竊急子之旌以先亦見殺今二子乘舟之詩是也衛莊之殁不見春秋而州吁之亂宣公尙在邢也州吁殺而宣公立在魯隱公四年其卒也在桓公十二年則宣公在位纔十九年耳卽位而烝夷姜必踰年而後生子及子之可娶也計已十五六年矣宣姜之生壽及朔又必更歷二三年至宣公之卒朔猶在襁褓而能與其母構急子邪壽長于朔僅一二而能載其旌以越竟邪計急壽之死當在公子朔卽位之後不然急子之譖獨宣姜爲之而惠公不知也蓋史記事或得于赴告或得于傳聞隱公初年未與衛親記事容有核者未可知也

左傳惠公之卽位也少杜言年十五六蓋未詳考也

次王于衛傷周也衛懿公滅于狄而廬漕周幽王滅于戎而東

遷甚矣周之似衛也然衛有文公之賢而國家再造周自此不復振矣連傳于王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初以離離者爲黍矣而不知實稷也憂思之深黍稷不能辨也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初以蓼蓼者爲莪矣而不知實蒿也哀痛之至莪蒿有時眩也

平王東遷申侯遷之也何言乎申侯申侯構西戎以入周諸侯不與也諸侯不與則申危故遷王近申以自固也何以知諸侯之不與也揚之水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是也董卓之將築郿塢也遷帝于長安曹操之將篡漢室也遷帝于許下申侯之意其曹董之知也與

周之東遷君臣銜膽棲冰之日也乃有執簧執翿以爲樂者何哉呼曰君子著其位以責之也曰陽陽本其心以刺之也樂憂者憂必及之翟難所以復作也

葛藟而善緣也葛藟喻讒言之中人善類之獲免者寡矣荼甘而易食也荼喻讒言之饞人君子之不茹者鮮矣故臭香亂蘭艾不能保其馨焉喜怒易則甘苦有時失其味焉

彼留子嗟傳謂留大夫氏按說文畱從丣戶開爲丣丣爲春門戶閉爲丣丣爲秋門則畱自從丣丣爲酉之省文董逌據此謂畱不從丣漢人言丣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爲鐂其轉爲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爲鐂或爲畱豈古文從省畱與鐂通用邪後世畱異又謂系出畱侯何邪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然周大夫有食采于劉者豈又其別系邪周故有劉氏而詩言畱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爲據也傳謂子嗟畱子字子國畱子父其言則近于繫嗟者語助國者食邑謚畱仕于周故有采地也

小星詩維參與昴傳曰昴畱也陸氏音義昴一名劉蓋古也昴爲畱故與尤等韻通用也

朱子釋詩據夾漈之說凡于鄭風小序刺時刺忽閔亂之作力詆其謬改爲淫奔之詩其言亦辯而正然不知鄭國之亂在君臣風俗之淫猶其小者也二十年中公子五爭弒奪數見既立昭公又立厲公已而厲公見逐昭公入卽弒昭公而立子亹子亹殺于齊而子儀立子儀立十四年又弒之而納厲公易君篡國等于兒戲君臣之變未有甚于鄭者豈區區淫亂之罪足以蔽其辜哉朱子欲絕鄭而實寬其大惡亦弗思矣

衛俗之淫也鄭聲之淫也今以事跡之衛宣之惡亘古未有鄭則無是也自朱子指斥鄭詩其惡幾浮于衛固已輕重失倫矣至金華黃魯齋則又取衛黜鄭削去鄭詩十一首尤近于僭矣彼見雄雉引于論語淇澳引于大學而鄭獨不然是以取此黜彼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敝笱序謂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朱子改桓爲莊誤也夫之能禁其妻不猶愈于子之能禁其母乎春秋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姜氏之淫亂桓公實導之故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隱然桓公亦在從之之內矣且南山刺齊襄猗嗟刺魯莊而桓公反無一辭及焉豈理也哉

猗嗟之詠魯莊也先辨其長短次審其眉目終得其趨蹌步武彎弓執矢之狀非親見而環觀之不能詳悉如是是爲魯莊適齊時作可知也按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是時桓公尚未立也十三年春與齊侯會于北杏冬又盟于柯十五年又會于鄄皆未至齊也二十一年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始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如齊觀社莊公如齊惟此以意求之當在納幣之年蓋文姜薨之明年也公以嘉禮往齊國人聚觀函其恆情而又親見文姜昔年淫亂疑其類子襄公于是注目諦觀知其非是而始恍然曰展我甥兮則人言籍籍從此衰止其詩之有關于魯莊者大矣

儉非惡德而魏以之亡國何哉蓋儉之極者必貪伐檀碩鼠所以作也國小民貧捨此不已安得不亡

晉言唐從乎封地也左傳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號太叔爲唐叔而命以唐誥也國語叔向曰昔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則晉之名晉自唐叔時已然矣史記晉世家以子燮因晉水改唐爲晉蓋史遷時左傳未行故亦不見外傳宜其言云爾而後人至今仍之何也詩總聞曰子燮謚晉非晉號也自唐叔至靖侯五世史不載年數不知何時爲晉當是以燮謚號爲晉美名也唐侯謚晉衞侯名晉則晉者其後創起之名王質說詩穿鑿類如此尤不足據也

敬爾威儀所以昭其文也弗曳弗婁則下民易之矣修爾戎又所以詰其武也弗馳弗驅則四鄰侮之矣夙興夜寐洒埽庭內所以無廢事也弗酒弗埽則門內無警省矣琴瑟酒食燕樂嘉賓所以無遺賢也弗飲弗鼓則在位皆解體矣性嗇者愛及壺飧好儉者不事邊幅至于客坐生塵宮縣不設自謂減衣節口生殖日繁矣豈知死隨其後而終身勞擾卒爲他人地邪

揚之水序爲刺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畔而歸沃焉歐陽詩本義亦云揚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于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于水中其民樂而從之余竊以爲不然其詩雖刺昭公實刺桓叔也桓叔之傾晉惟潘父欒賓之黨從之國人弗予也其謀已泄微聞于晉晉之臣如師服者已知晉之不能久特昭公弗知耳故其時深識遠慮之人如師服者作此詩以微桓叔蓋亦無謂秦無人意也其曰揚之水白石鑿鑿言見之審也水之渟蓄者能鑑物激揚之水似無所見然水中之石鑿鑿然不能掩也桓叔之謀其可揜乎哉故終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直指而明言之矣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云何其憂不直言樂而言何不樂不直言不憂而言何其憂皆抑揚其辭以見意也人有異志容止改常見者必從而疑之而彼又忌人之疑之也故泄其謀者必不免則假爲喜樂于桓叔之前詩人之所以免禍也然其情迫而其辭危矣昭公卒不悟所以見殺也若云民樂而從則將爲諱之不暇而敢曰我聞有命乎曲沃篡晉晉人弒終不予及武公殺晉侯緡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晉人始不得已而從之故揚之卒章無衣悉是刺詩而序謂國人叛而歸沃君子見沃能修其政箋謂國人欲從桓叔歐陽謂其民樂而從之恐皆未有據也

風之言王者五衞之詩曰王事敦我又曰爲王前驅晉之詩曰王事靡盬秦之詩曰王于興師而終以曹之詩曰四國有王皆編詩之微旨也然以事求之衞伯兮箋言宣公從王伐鄭于鄭之北門則未有說然序于匏有苦葉曰刺宣公至新臺亦曰刺宣公則自匏有苦葉以至新臺皆宣公時也伐鄭之役鄭人或與焉則北門與伯兮同是一時之詩以其地異而分繫之也晉之鴇羽在春秋前其事無所攷然周桓公謂我周之東遷晉鄭

焉依則文侯以後孝侯以前或亦有事于王室也秦無衣序不言秦何君而箋謂此責康公詩鄭蓋見前晨風詩爲刺康公故亦以此爲康公也然攷康公之卽位與晉戰者二與楚滅庸者一未嘗有事于王而詩曰王于興師曰與子偕行則實有其事矣桉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使簡師父告于晉左鄢父告于秦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二十七年又與晉侯及諸侯會于溫天王因是狩于河陽此皆穆公時事疑此是穆公詩而不在黃鳥前或是編次之誤未可知也至下泉序謂共公共公于魯僖九年卽位是時齊桓始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會盟共公幾于無歲不往自晉文入曹之後終共公世不與會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宜其思王與郇伯也

夏屋渠渠傳不詳注但云夏大也箋曰屋具也言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也王肅謂屋則立于先君食則受于今君朱子集傳頗用王說然以上下文理求之王說終未安也邇齋補傳謂左氏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有酒如淮有肉如坻詩人何以山川比飲食則況以夏屋不爲過其言似是發明鄭意然未有證也桉魯頌籩豆大房傳曰大房半體之俎也箋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閒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引頌詩謂半解其體升之于房則風之所謂夏屋卽頌之所謂大房也以形似而比之房卽可以形似而比之屋也第大房則宗廟之祭房烝則天子燕諸侯之禮非公所以食大夫者意秦國僻遠僭用是禮以饗大夫與立飫之禮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非體解節折可共飲食或者其人始見之時特設是禮以優異之常食則否故下章曰每食四簋每食者常食也儀禮公食大夫設六簋彼言食于公此言食于家也

東門之楊序謂昏姻失時女不從男也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二五皆陽以楊家之則楊所以比男也春氣之動楊最先發所以比男先下女也然楊易生亦易老始而牂牂既而肺肺終則至于枯落故曰後時也

衞懿公之滅也王室不能救而齊救之禮樂征伐不在天子故衞風以木瓜終木瓜卽接王黍離此世道升降之會陳靈公之弒也中國不能討之禮樂征伐自此不在中國故風詩以澤陂終

詩始周召見造周者二公也風終周公雅終召公見二公不作周不可爲也春秋之能爲周召者其惟孔子乎

同我婦子勤稼穡也爰求柔桑修女紅也女心傷悲重昏姻也載纘武功敎戰事也塞向墐戶居之安也采荼薪樗食之節也嗟我婦子幼有所長矣爲此春酒老有所養矣入執公功使民以時矣築場納稼萬寶告成矣獻羔祭韭薦新不降矣于是舉鄉飲而正齒位入學校而賓賢能彬彬乎王道之成矣

皇清經解卷三百四十二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三百四十三　南海陳部　嘉應張嘉謨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詩說

吳惠吉士周惕著

比常棣于兄弟一本之榮無偏萎也與伐木于友朋衆力之聚無廢功也故安樂而弃兄弟是自壓其本矣富貴而弃友朋是自翦其助矣

文王之于混夷也始命南仲伐之既城朔方禦之又遣戍役以守衞之觀采薇出車杕杜三章經畫之次第防禦之精密尚可想而知也自是以後一壞于穆王再壞于宣王穆王之北伐也遷戎夷于太原則朔方之險吾與彼共之而防禦不足恃矣宣王之北伐也僅至太原不修城隍不設戍兵其計固已疏矣而又東征西討以自挫其威于千畝則戎夷有不窺其隙而動其心者乎幽王之禍吾固于宣王時卜之矣

敖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左傳所謂設七覆于敖前是也又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郡縣志敖鄗二山名通鑑地里通釋引詩爲證而外傳又有杜伯射王于鄗之文周春秋亦言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杜伯從道左射王豈圃卽圃田鄗卽敖鄗之鄗邪鄭箋甫草卽圃田第周春秋又云射王中心折脊而死攷之詩辭與此不類以意度之杜伯者公子彭生之類也襄公見彭生未嘗死杜伯射王當亦未必死也且外傳第言射王不言王死豈周春秋附會以言死與韋昭注鄗鄗京不知何據姑存此以俟博雅者論定焉

鴻鴈之子于征傳云侯伯卿士也詩本義云使臣也朱子集傳云流民自相謂也桉周禮地官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旅師屬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遺人掌九穀以治年之凶荒令邦移民就穀旅師遺人皆士爲之有下大夫二人則賑貸存恤之事必有大夫士以主之卽詩所謂之子者也劬勞于野言之子撫循流民身親勞勸之事所以美之也若流民相謂豈特劬勞而已邪

維熊維羆兆幽王之禍維虺維蛇兆褒姒之亂安在其爲祥哉豈宣王末年好言符瑞大人所以有是占與此端一開無羊遂有牧人之夢正月亦有故老之占紛紛藉藉相率而爲訛言矣周室之亡訛言亡之也民言無嘉訛言起于下矣具曰予聖訛言孀于上矣婦有長舌訛言及婦人矣蓋訛言興則是非眩是非眩則邪正淆邪正淆則讒譖行讒譖行則禍亂及必至之勢也齊之稷下漢之月旦晉之清談南北之詩妖皆訛言類也五行志曰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怨謗之氣發于歌謠是也

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序俱謂刺幽王鄭謂十月之交以下當刺厲王孔氏又謂雨無正斬四國箋云諸侯妄相侵伐指厲王時沔水箋云諸侯妄相侵伐指宣王時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相侵伐幽厲雖無道尚能治諸侯故論語注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三家之說已乖刺不相合矣而詩言亦有可疑者四焉幽厲之將亡也召公知之芮良夫知之伯陽父知之然猶曰其與幾何曰周室將亡皆懼而諫其將然之辭今曰國旣卒斬曰周宗旣滅直是已然之事矣若未斬未滅而以斬滅詈之不幾病風喪心作詛天子乎里巷小民爲此言者猶將隱其姓氏以免禍不應直言家父作頌也其可疑一也桑弧箕服之謠雖聞于諸侯然及褒姒之存王室大夫亦何敢言今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可疑二也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是家父歷幽平桓三王不應若是之壽其可疑三也謂爾遷于王都箋以爲王都爲褒刺羣臣之不從王者厲王之流彘也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解厲王之流宣王尚不能從而謂羣臣能從之乎且彘不聞有都之名其可疑四也今桉節南山爲家父刺尹氏而春秋隱三年書平王崩是年卽書尹氏卒則詩之尹氏卽春秋

之尹氏其爲平王時無疑矣公羊於尹氏卒爲譏世卿其說與家父之詩合家父之求車也在十年之後其作詩也在十年之前亦爲不甚懸隔矣驪山之禍振古未有作詩示誡正宜明言曰旣斬曰滅之亦殷鑒不遠之意也且褒姒于平王爲讎讎其惡而歸罪焉亦平王意中之事無庸其直而罹罪也雨無正卒章明刺羣臣之不從遷者左傳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從王而止七姓則不從者亦多何必紛紛曲爲之解也劉公瑾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于上而國風作于下于是春秋託始于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甚偉因廣其意而詳辨之

鄭氏謂十月之交是夏八月蘇子由謂陽月是夏十月孔氏及孫毓老是鄭說朱文公及嚴華谷是蘇說是蘇說者則以左傳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又漢麻無幽王八月朔日食之事惟唐麻有之出于後人附會是鄭說者則以春秋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其年八月衞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以此知雖在分至亦有災又漢麻古麻行差古麻無推日蝕者王基獨言周無八月辛卯交會之小不足信以此兩說牴牾又有從而爲之辭者王伯厚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麻皆無推日蝕法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麻有三年之差後之算麻者于夏之辰弗集于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余謂詩志歲時皆是夏正此無俟遠引卽觀下爗爗震電之句已知鄭說之誤豈有八月震電而詩人詫爲災異者哉

月令仲秋雖有雷始收聲之句然恐致春秋史漢記異未有書秋月震電者知此時雷電不足爲災異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孔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而在其中按隱二年莒人入向杜注向小國譙南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晉地理志魏武分沛立譙郡統縣七譙城父酇山桑龍亢蘄銍是在晉豫州之域也又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杜注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晉地理志河內郡漢志統縣九野王州懷平皐河陽沁水軹山陽溫軹小注故周原邑是在晉司州之域河內之地也今據正義及諸說則皇父之都是河內之向非龍亢之向矣河內于東都則近于西周則遠皇父若爲幽王卿士何爲食采遠地其爲平王時無疑或曰周封卿士安得盡以近地予之如山甫在樊蘇公在溫非皆河內之地乎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書曰司寇蘇公以長我王國皆言諸侯也諸侯之國遠近惟命非若卿士采邑必近王室也且都之與國固有閒矣曰樊曰蘇皆國名未聞河內有向國也若前所謂龍亢之向又不在河內矣

書傳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毛傳仲山甫樊侯

十月之交刺皇父也皇父世爲卿士又握兵柄曾與司徒豔妻之輩惑亂幽王以致亡國及至平王尤驕恣不臣天子不敢問下民不敢言詩人特歷數其罪而切責之豔妻以上數其前日之惡也抑此以下數其今日之罪也胡憯莫懲所謂天之不足畏也不卽我謀所謂人言不足卹也曰作言始自皇父也曰擇非命于天子也不遺一老有强劫諸臣之勢焉以居徂向有不奉朝請之心焉平王乘亂東遷依人立國所以容此跋扈之臣若幽厲雖衰威令尙行未必如此不振也

常父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此卿士或其子孫疏曰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未可知也或皇父是一人國危主弱老將驕恣亦自古有之也

外傳史伯謂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立以爲卿士史蘇亦謂褒姒與虢石父比而逐太子宜臼則幽王卿士乃虢石父非皇父也

或曰子謂節南山以下俱是平王時詩其下小宛小弁一刺宣王一刺幽王安有平王之詩而在幽宣之前邪曰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失其倫次者多矣鄭氏小雅譜因云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諸詩漢初師移其第十月箋亦云則簡帙錯亂非本來之舊明矣節南山一篇安知不在移之之中邪

或曰節南山舊謂終南山終南似宜在岐周地不應在東都也曰詩言南山屢矣五在雅二在風在風者召南齊風是也以南山爲終南則齊風亦言終南邪且秦風終南何有則終南自有名稱何不直指而改言南山也又詩曰我徂東山曰陟彼北山曰北山有楊何以不言東山北山爲何名也意詩言南山猶門言東門國言南國之類凡言南者皆可曰南山也何必指爲終南乎

君子屢盟諸侯盟之漸也出此三物大夫盟之始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盟詛興而政教號令始不行于天下故詩以是刺春秋以是貶也

外傳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是叔向附會之語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是也

沔水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雨無正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小宛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小弁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巷伯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小雅言敬惟此五篇所以示人處亂弭謗之道可謂簡而盡矣

小東大東言東國之遠近也魯頌遂荒大東箋云極東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日東則景夕多風注謂大東近日也賈疏云鄭意以日出東方而西流故言東表爲近日以極東爲大東正與魯頌之辭合矣遠言大則近言小又可知矣譚在濟南平陵縣實是東國因其國而及其鄰封故言小東大東也

舟人之子傳曰舟楫之人鄭曰舟當作周朱子集傳用毛說桉集古錄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或謂舟爲丹又以爲弁董廣川以爲朱鮪集字舟爲古文周字顧野王釋亦引詩爲證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四十二字則舟卽爲周舟人之子卽上文西人之子也又桉外傳禿姓舟人則周滅之韋昭注舟人國名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子舟人舟人見經傳者惟此姑存以備參攷

熊羆是裘承上粲粲衣服似不必以裘爲求也

大東五六七章刺當時君臣后妃也劉向曰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則星辰無虛名者此詩人不敢直指而託之星象也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譏臣失其度而君不明也爾雅天漢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箕尾閒分南北二道石氏曰天漢天一所生所以爲東南西北之限其行其合其起其止皆有常度循人臣之有常職越度曠職則人君爲虛位猶天漢之徒明矣織女刺後宮也天文志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端天女也晉書杜皇后未崩之前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后崩故知織女爲後宮也此章前後蓋俱刺幽王

大東所謂織女豈卽蠶妻之類邪不成報章所謂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也牽牛刺將帥也注牽牛卽河鼓天文注一曰三武天子之三將軍晉志升平三年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大將死故知牽牛爲將帥也不服箱言其驕悍不可制也啟明謂大臣其號曰太上所謂出早爲月食睆爲天妖東西俱不可也畢八星主邊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晉穆帝永和七年太白入畢口升平三年月犯畢占爲邊兵爲下犯上餘亦同君臣無紀將帥失律邊兵必興蠶山之禍詩人其先知之矣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刺后與王也亶言之刺之深也天文志箕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爲帝居天文志曰斗爲人君號令之主石氏曰第一曰正星主陽天子之象故知詩言箕斗爲后與王也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疏云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天文志箕主口舌故曰載翕其舌猶言婦有長舌也西柄之揭猶言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也蓋此詩與十月四章相似但彼則明刺此則微微耳歐陽公謂維天有漢以下仰訴于天之辭朱子仍用其說果如歐言則三垣列宿皆可控告何獨及是乎箋言衆官廢職庶幾得之惜未詳言也

杵三星在箕南糠一星在其口前故以簸揚言外廚三星在紫微宮西南角天廚六星在東北又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官之旗主饗宴故以酒漿言詩人不輕下一字如此

爲賓爲客賓自君命者也客自外至者也詩我有嘉賓外傳承王命以爲過賓易利用賓于王賓之義也詩我客戾止左傳先代之後于周爲客易有不速之客客之義也祭祀之賓舉自宗人儀禮所謂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枇是也燕享之賓擇于大夫儀禮所謂命某爲賓是也入則降而揖出則奏陔而送賓禮訖然後與客宴儀禮所謂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是也賓之與客禮固分言之先賓而後客詩與禮皆然蓋周之禮也尙書虞賓在位周禮八議之賓衎左傳外傳或言賓或言客蓋偏舉與對舉之異文也

畀我尸賓何謂尸賓也尸者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立尸而事之則意主于尸猶主于親也尸必筮于廟求神意之所屬也既筮宿尸以盥辭詔承祖考之意以綏之也尸必以昭穆孫可爲王父尸子不可爲父尸也既葬而虞男則男尸女則女尸儀禮所謂女必使異姓不使賤者也其合祭則男女共一尸儀禮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則尸一人也其一人何也別嫌也何嫌乎爾禮器周旅酬六尸尸有洲禮也男女相酬求之賓則非禰之名則似也禮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夫婦且然何有于尸也然則虞祭不嫌乎天子之葬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而後虞則虞之祭爲男邪男尸爲女邪女尸何嫌乎二尸也有尸矣何爲乎復有賓孝子以人道事神也人之飲非主不行非賓不歡故祝以導尸侑以貳尸賓以酬尸而尸安也則賓爲尸立立賓爲尸立則賓　矣故尸入宿賓宗人擯詔之主人拜之尊賓也尊尸也尊賓則疑厭尸之尊故賓從主人位于門外主人餚尸主婦洗爵獻尸已而從賓獻不敢以賓自居所以尊尸也其尊尸何也賓爲尸立也

南東其畝南者從東者橫也兩從兩橫而并成一從一橫南畝分也南其畝者溝洫北也東其畝者溝澮西也從必注于橫橫必通于從東西之畔卽洫南北之畔卽澮也鉤連曲折可以通車從亦可以限戎馬故曰井田之中有兵法焉

朱子荅呂子約曰阡之爲言千也陌之爲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從卽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橫所謂東西之阡

燕饗小節也而禮詳載之飲食細故也而詩屢言之何也先王所以通上下之情而教天下尊賢親親之意也鹿鳴燕羣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友朋羣臣兄弟友朋得其所而天下治矣于是爲之賓主以盡其懽爲之揖讓百拜以習其禮爲之琴瑟鐘鼓以和其心爲之酒監酒史以防其失爲之司射誘射以分別其賢不肖蓋明示以歡欣交愉之情而隱折其驕悍不馴之氣使之反情和志怡然自化而不知此聖人治天下之微權也自宴享之禮廢而上下之情不通賓之初筵作于是天子無嘉賓頍弁之詩作于是天子無兄弟瓠葉之詩作于是天子無友朋懷疑抱隙相怨一方而天下遂自此多故矣誰謂飲食乃細故哉

司徒司空天子諸侯皆有之左氏傳曰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是也又澤門之晳古本澤門作皋門則諸侯亦有皋門也

鳶能飛而上戾于天鳳𩿧之翼也魚能躍而下躍于淵水充其氣也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生民之詠姜嫄猶關雎之詠后妃也后妃之化遠被南國則文王所以齊家者至矣姜嫄之德下逮文武則帝嚳所以始基者厚矣故傳于履帝武句釋爲姜嫄從高辛帝見于天將事齊敏言姜嫄之齊敏則帝嚳之敬德亦可知此詩人善于立言毛公之善于逆志也鄭氏則不然以爲祀郊禖之時有大人之跡姜嫄履之如有人道感已此乃上帝之氣也張融從而附會之孔氏從而釋詁之張融之言曰配合生子人道之常詩但歎其母不美其父明知姜嫄感上帝之氣而生稷也孔氏之言曰人不當其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詑其心不寧故曰上帝不寧也其言穢褻不經不必言卽如其說稷非帝嚳之生則直祀姜嫄祀上帝足矣乃更禘嚳而以祖配不亦多事乎推其說之弊必至楊墨之無父無君巍山之先母後父而後已豈不悖于禮而背于教哉鄭氏之意不過藉是以文其感生帝說耳乃附會紛紛轉展加甚僞姜嫄于房后比上帝于丹朱侮聖褻天爲惑後世而感生帝之說至宋不改當時人臣無敢訟言其非是者亦可慨也夫

鄭元之說本于史遷遷亦附會漢高五帝之意特未有感生帝之說耳老泉帝嚳妃一論極正大子由親老泉子乃背父而從鄭張子朱子宋代大儒亦左袒康成邪說之惑人賢者亦不免也

太王之遷岐也先營宗廟宗廟立則思巨墓者有所憑所謂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也公劉之遷豳也先相民居民居定則懷妻子者有所歸所謂鞠人謀人之保居敘飲也然太王因避狄之衆公劉動安土之民勢有難易故事有先後也

天保之言祭也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六月之言燕也曰飲御諸友炰鼈膾鯉楚茨之獻皇祖也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瓠葉之酌君子也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至于風之采蘩采蘋雅之行葦泂酌何其儉而易行與先王之意非不知備物之爲貴多品之爲誠而如是止者以爲後將不可繼也後不可繼天下必

有因此而廢禮者則何如飲而遲行之爲愈也先王于一歲中所天二迎氣王祭地二宗廟四羣祀宴享無算其間隆殺不同若者大納如論所謂故屢行而不病其不足也後世宴享已廢僅有郊廟之禮遲至三年一行或議罷北郊或議望祀苑中或議遣官攝事豈不以費而害禮哉惜乎元祐諸臣紛紛乎分祭合祭之是非而未有議及此者也

出話不然則邇言是聽矣邇言者諂諛之階也爲猷不遠則細娛是玩矣細娛者禍亂之伏也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

抑之四章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豈衞在河朔密邇北翟故舉以自儆與抑厲王之世武備不修將有竊伺闚人之患與內修德則叛之亂不作外修武則戲之變不萌所謂遠猷辰告莫大于此而柰何聽之藐藐也

宣懲厲王之亂欲立威以服眾故討玁狁則有六月之詩征荊蠻則有采芑之詩平淮夷則有江漢之詩伐徐方則有常武之詩豈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者耶幽王狃于先世之威以爲天下不足復慮專事荒淫遂以亡國實宣王之好戰啟之故王子晉曰昔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也

鎬京之有戎猶東都之有荊也宣王封韓侯于方城欲以制北翟封申伯于南陽欲以制荊蠻其詩曰于邑于謝南國是式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意可見矣然其最失策者莫如封申之役蓋南陽者東都之咽喉天下之形勝四面以制諸侯者也圃田之狩其地猶在天子畿內及申侯封而宛之東南滎陽之東北俱非周有東都之險失鎬京之形孤矣畎戎入周東南諸侯無一人來救者以申侯據形勝而塞其路也畎戎不得申侯之援則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陽之路則不得召戎犄角之形成幽王之亡必矣韓侯雖強豈能踰一二千里以相援哉其後鎬滅于戎申滅于荊韓滅于晉而東周遂不能國則崧高韓奕二詩實周室興亡之所係也故召旻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詩人立言之旨夫子終雅之意深矣哉

春秋外傳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竹書宣七年錫申伯命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戎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太姜王子晉曰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固姜姓也左傳謂戎諸戎是四岳之裔胄外傳南有荊蠻申呂又曰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則申固諸戎也竹書所謂敗于申豈即外傳所謂敗于姜氏之戎耶第年歲不同千畝又在河西未必越國犯關要亦申侯同姓之戎戎敗王而申侯繼之也即此亦可以見國之强而宣王封之爲失策矣

范宣子曰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是東遷以後之姜戎非宣王時之姜戎也

禘祀之說先儒紛紛未有定論以禘祫爲一祖宗並陳昭穆皆列者王肅之說也以后稷配嚳不兼羣廟之主者趙匡之說也朱文公楊信齋皆是趙說而非王說然細求之二者皆不能無疑王謂合羣廟之主則嚳宜占東向之尊稷退于孫之位將以稷爲穆耶爲昭耶抑虛昭之位而不居耶吾不得而知也趙謂后稷配嚳則雖爲禘祭樂章歌文王而不歌后稷不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朱子不得其說于是以序爲誤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然則禘祀大典周人竟無一詩及之耶按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不易之大典也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禮經之明文也合而觀之可以得禘之說矣曰祖文王則文王即所謂其祖也曰禘嚳即禘文王所自出之祖也推文世系上溯帝嚳始爲受命發祥之祖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詩人已明言之矣趙氏改天傳其祖爲始祖故致詩禮互相謬剌若直以文王爲祖而配帝嚳所自出之祖則詩辭禮文彼此發明而昭穆之位亦不必疑其難處矣禘嚳則姜嫄合食文王太姒配食故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也或曰雖既禘何以不詠嚳而詠文王曰此作詩者之旨也戒時王則陳先世之功示艱難之不可忘也述祖德則道子孫之賢頌貽謀之所及遠也且揆之人情安有美其子孫而祖宗不欣說者乎是詩不及帝嚳所以頌帝嚳者至矣

禘以祖配不及武王皇考烈考俱謂文王而傳謂烈考爲武王誤矣武在昭位不宜居右且無文母反在武王之右之理趙悳詩疑問又據三禮辨以祭法爲非是誤之甚者也

我將維天其右之即右享之雝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鄭俱釋右爲助惟朱子集傳于我將維天右句謂神坐東向在饌之右而雝詩則仍如鄭說今按我將祀文王于明堂明堂之祭南向則南者上帝東者文王也神道祀天所以向明鬼道尊祖所以受生氣故曰右文位上帝之右也雝祀帝嚳于宗廟宗廟之祭東向東者嚳北者文王也穆本向北文世次在穆配祖宗則不崇越其序故亦曰右文位帝嚳之右也

文位右太姒從文之位而居右陰陽之義也通典莊夫人之主處右賈頊祭儀亦云夫人版皆設于府君之右是也韓魏公祭圖以妣位居考之東故朱子疑有誤字也

振振鷺鷺于飛隋書志謂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音之息飾鼓以鷺存其風流蓋因漢鼓吹朱鷺曲而附會之也周禮一變而致羽物益樂音和則鷺之飛止適其常猶君意遲則臣之宴飲盡其歡也記曰鼓無當于五音五聲弗得不和鼓音和則樂之和可知非專言鼓也

泮水采芹藻采茆陸佃謂茆取有味士之子學攬其芳臭則采芹之譬也學文則采藻之譬也知道之味嗜而學焉則采茆之譬也其言近穿鑿矣此詩始終言魯侯在泮專是克淮夷之後釋菜而儐賓也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釋奠釋采不舞詩言不反樂故知爲釋菜也禮釋菜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詩言永錫難老故知爲儐賓也芹藻之類釋菜之用也祭先聖先師貴誠不貴物故曰禮之略也三者出水泥而不滓取潔已以進聽先聖先師之教也故士服有藻風詩有采蘩皆潔之義也

周頌之文簡魯頌之文繁周頌之文質魯頌之文夸周頌多述祖宗之德魯頌則稱孫子之功周頌因烈考而及文母魯頌則後詩母而先令妻周頌于武王之克殷僅一二言魯頌于僖公之克淮夷則反覆道之此世道之升降亦詩體之升降也

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又曰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朱子謂魯之禘祭以文王爲所出之祖而周公配之是也今按之詩辭直曰姜嫄曰后帝曰后稷后帝者嚳也此禘之祭也皇祖者稷也此郊之祭也魯之禘郊與周無異而謂禘文王而周公配可乎且禘郊一也郊既祀稷而禘則不祀嚳此又何

禮乎若魯果用郊禘自當祀稷以配天祀文以配嚳如詩言云云決非郊用周禮而禘用魯禮也惟是郊禘所祭不及周公則周公更自有廟而祭之儀文一如禘禮故曰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也通攷謂明堂位首言命魯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未書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乃至于禘嚳郊稷祀天配祖一一僭用天子之制斯言得之矣

皇清經解卷三之四十三終

皇清經解依經紋纂卷三之四十四　嘉應張嘉洪督校　南海陳璞番禺黎永椿斠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詩說附錄　吳惠吉士周惕著

答薛孝穆書

前致詩說三卷求正足下足下閱未三日即丁大意損惠手書始有稱美繼有辨正蓋欲摘其瑕者必先指其瑜也足下委曲開誘之盛心也僕于足下之諭我敢自青足下之規我敢自是哉然僕立說之旨惟是以經解經而反覆來書似與經有相戾者不敢舍我說而從足下也足下謂僕之可刪者蝱鬣妻蔦魚二條其說無大關係從足下刪之可也謂僕之可商者其一則桃夭摽梅二章此僕論詩之取興也桃之花後于梅宜與男女之後時梅之花先于桃宜與男女之及時而詩言反是故知不取花而取實也詩之比興猶易之取象非如今人信口任臆譾取一物而譎之比興也且僕之言固有所本矣足下乃謂古人以二至之前後或純陽或純陰不宜于男女之會會則恐傷陰陽之和男女有不永年者不知足下據何經文也以僕所聞九月至正二月月皆爲昏時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曰霜降婦功成而嫁娶行焉冰泮農事起昏禮殺于此霜降者九月也冰泮者正二月也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九月至正二月皆爲古人昏時而足下謂冬至純陰不可會男女得無悖于禮乎不知足下所據何書而僕何未之前聞也足下又謂適有此花其色少好其葉美盛而且有實故詩人以爲言夫桃之始花未有葉與實也花實非一時事足下比而合之亦未之致思矣其一則論生民之姜嫄此僕闢鄭說之妄也足下不然吾言猶爲有據不如前說之臆造矣然足下所言昔人已盡言之僕向時不置辨者以爲不足辨也今不得不爲足下辨矣足下謂姜嫄配合生子人道之常何以名之曰棄何以寘之隘巷平林寒冰僕則謂姜嫄之棄后稷蓋以不坼不副之異非以感上帝之異也鄭莊寤生姜氏惡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弃之堤下若此類者亦將謂之有感而生邪而司徒之女何以亦名之曰弃邪子文之圉虎且乳之則鳥之覆翼牛羊之腓字未足爲后稷怪也烏得以鄭氏妄誕穢褻之論誣上帝以及姜嫄哉足下謂疑而未決者則僕論歸寧非禮一條此係僕之創見宜足下之駭而未肯信也然僕據孔子春秋以駁左氏趙氏不爲無據足下欲反吾說亦必證據于六經而後可與僕合要今但引僕所駁左氏一語則僕之所據者經足下之所據者傳以傳駁經已爲輕重失類而又無他事可援則足下爲不能舉其契矣且足下亦知左氏之傳有自相制戾而不可從者乎左氏曰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又曰夫人歸寧曰如某則文姜之如齊得謂之歸寧而文姜之如莒亦得謂之歸寧邪其言前後反覆刺謬如此此僕所以據經以駁傳也足下又謂春秋之杞伯姬或依列國之告文如夏五傳疑之類內女之來何待于告且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傳固明言之矣郭公夏五之類不過數事若以此盡疑春秋則六經無全書可信足下言此尤誤僕聞古人立說彼此不妨異同然其要歸必折衷于六藝未聞率臆任心無所證據如前者云云也足下規僕僕藉是以規足下盡友朋之道應爾非僕之不能商論下氣也幸恕之

答吳超士書

詩說昨送覽附一短札求足下指抉疏謬規我不及頃果辱書甚善但言顧寧人先生日知錄有辨朔方非晉陽韓城非同州極精當不知足下何以云爾也昨請正者僕之書今所說者顧之語無乃所對非所問邪揣足下意或以僕論宣王一條與顧不相合邪此閒無日知錄及廿一史可攷然僕書具在試一一爲足下分別之僕謂周家防禦之失一壞于穆王再壞于宣王穆王之北伐也遷戎于太原則朔方之險不足恃矣宣王之北伐也僅至太原不修城堡不設戍兵其計固已疏矣云云此以六月采薇二詩參互爲說也采薇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是文王之築城以禦戎也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是文王之設戍兵以守朔方也六月六章不聞有是故曰計之疏侵鎬及方傳與箋俱不詳其地然采薇言往城于方下即有城彼朔方之文則戎所侵之方即文所築之朔方可知矣漢武帝元朔二年衞青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白羊王于河南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因河以爲固則知隴西形勢莫險于朔方朔方既城則河西北之戎不得不遠徙而他之大雅所謂行道兌矣者城朔方之效也穆王不察遷之內地則朔方自此被兵而險不足恃矣故曰一壞于穆王宣王之北伐也不驅之遠去僅至遷戎之地而還桒出則歸我歸則出遂至不可扞禦故曰再壞于宣王蓋僕之意如此若太原非晉陽僕固以史證之所謂穆王遷戎于太原是也又其詩言焦穫言朔方言涇陽涇陽在平涼焦穫在涇陽北朔方在隴西之河南三者相去不遠其非晉陽之太原不辨而知矣僕作書時止于立論不暇詳及地名今覆意之未嘗與顧說牴牾不知足下何以云爾也至大雅韓城云云王肅酈道元王應麟輩攷之辨之詳矣豈足下俱未之見而蔽顧說爲新奇邪抑日知錄更有所攷邪僕不知足下何以云爾也足下博學好古又習聞前輩議論必有以規我所不足者幸詳示不宜

再與吳超士書

昨力疾作答率其胸臆語多失倫且愧且懼以爲足下必督過之不謂又賜手書反辱推重是重僕之愧也又云胸無寸書古本未强安敢當兄旗鼓是足下之謙言也僕求援于足下非與足下爲敵何旗鼓之有且足下亦非不能軍者也僕終望足下啟之導之不願足下以虛文相羈縻也故終竭其區區之疑惟足下察焉足下據顧寧人日知錄論太原一條云太原者平涼也後魏所立原州是也其言固有所本今俗所刻孫氏毛詩亦載之矣然僕反覆思之終不能無疑焉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若顧所謂太原即漢所謂涇陽也涇陽始見于詩漢取以名縣屬安定郡以涇水得名故涇陽臨涇爲鄰邑地里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弇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縣入渭弇頭山在百泉大雅所謂逝彼百泉者是也據雅言當在豳之竟內周自豳遷岐自岐遷豐自豐遷鎬相去不過百餘里則涇陽

固議輔近地似非戎所錯居而史何以言穆王遷畎戎于太原也戎旣居太原矣則關入鎬邊當由涇陽而深入詩何以言侵鎬及方至于涇陽也哲謂穆王所遷之太原非宣王所伐之太原則晉陽太原乃姜氏之戎非畎戎也春秋外傳宣王卽位不籍千畝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左傳亦云其弟以千畝之戰生杜預注謂千畝在介休縣南卽此其不得混畎戎于姜戎亦明矣若謂戎本不處太原則宣王北伐不應及是而止若詩所謂如鍔如方聽其嘽豎而已也此僕之所以不能無疑也竊嘗歷攷諸說惟穀梁傳中國爲大原之說近之大卯以其說合之詩辭宜在焦穫之外故曰玁狁匪茹整居焦宅穫言中國之地非戎所宜居也朱子集傳引用其語然以太原爲晉陽者誤也由焦穫而涇陽絹歷道里故曰侵曰及曰至言自遠而近也震字記謂焦穫藪在涇陽縣北十數里者亦誤也夫地不親歷而臆斷其遠近昔人所以多誤而僕復云然是又蹈昔人之誤者也然不敢畜其疑願與足下共盜之愼無謂僕跳盪好戰而閉壘增壁堅臥不出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三之四十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四十五　南海陳韶番禺黎永椿嘉應張嘉洪蓀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鄭詩考正　休寧戴吉士震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周南關雎首章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震按古字鷙通用摯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郯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說曰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後儒亦多有疑猛鷙之物不可以與淑女者考詩中比興如螽斯但取於衆多雎鳩取於和鳴及有別皆不必泥其物類也

傳窈窕幽閒也震按窈窕謂容也其容幽閒窈窕然禮四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容者德之表

二章傳流求也震按義本爾雅考詩意謂荇菜生流水之次有潔濯之美可以當求取耳

箋云左右助也震按左右謂身所瞻顧之左右也

五章傳芼擇也震按爾雅芼搴也郭注云謂拔取菜呂伯恭讀詩記引董氏云芼縶薦之也說各不同皆緣辭生訓耳芼從草毛聲菜之亨於肉湆者也考之禮羹芼菹醢凡四物肉謂之羹菜謂之芼肉謂之醢菜謂之菹菹醢生爲之是爲豆實芼則湆烹之（禮注湆肉汁也）芼之言用爲鉶芼孔沖遠義疏以周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而謂詩詠時事用殷禮由芼字失其義故不知詩中已明言爲芼非爲菹也菹與醢相從實諸豆周禮七菹韭菹菁菹茆菹葵菹芹菹菭菹筍菹是也芼與羹相從實諸鉶儀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昏義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內則雉兔皆有芼是也

葛覃三章傳言我也震按義本爾雅詩中言與云互用皆辭助

卷耳二章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震按此及下傳疑轉寫互譌崔嵬高貌也凡高山其下多石爲之基故爾雅石帶土謂之崔嵬

四章傳石山戴土曰砠震按砠字从石以石上見也故爾雅土戴石爲砠

漢廣首章南有喬木不可休思傳思辭也震按經文思或作息者轉寫之譌爾雅休蔭也（郭本作庥也字通用）休求泳方各爲韻思皆句末辭助韓詩外傳引此作不可休思凡詩中用韻之句韻下有一字或二字爲辭助者必連用之數句並同不得有異惟不可休思思謌作息及歌以誶止止謌作之遂亂其例

召南鵲巢二章維鳩方之傳方有也震按詩中方房通用小雅既方既皁大雅實方實苞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是方有房義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方與晉灼云音房豫是方有房音方之猶居之也

羔羊首章傳大夫羔裘以居震按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傳因退食自公爲退朝而燕居故云羔裘以居考之詩辭蓋在朝方退自公門出見者賦以美之也

騶虞首章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震按騶虞之爲獸名旣不見於爾雅說者或以爲囿名或以爲馬名皆不足據證廣許叔重五經異義載韓魯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於射義所謂樂官備也義似明切蓋騶趣馬也虞虞人也月令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皇甫侃云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故爲七騶春秋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又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孔沖遠云掌馬之官兼掌御事周官山虞澤虞大田獵則萊山田澤野據是言之騶與虞田獵必共有事詩因而兼言兩官耳舉騶虞則騶之知禮虞之供職可知而騶虞已上之官大遠乎騶虞之微者尤可知歎美騶虞意不在騶虞也所以美君也壹發者君也

邶綠衣三章女所治兮震按陸德明釋文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今考如字是也上以綠喻妾以絲之爲衣喻妾上僭此更言絲者方其爲絲未爲衣也由女工治之以爲衣則衣矣其故在所治也喻妾上僭君子嬖之則然耳於妾何責覬異日州吁之事則前兩章憂不徒在己之失位此又能不責衆妾而思古人善處之道反已使無過焉所以爲賢

日月首章逝不古處震按古處謂凡相處之以禮稽於古而不可易者是也

箋云寧猶曾也震按寧猶豈也篇內四言胡能有定皆反覆期望之辭苟能有定則寧終不我念不我答乎俾也可忘言已往之德音無良者使可忘也報我不述言以恩意酬答不復循其已往之行也前二章以日月之照臨覆冒喻君子之當我顧我報後二章以日月之出有常所喻君子之當有常禮待己舊說辭意過於怨與綠衣之言異矣

雄雉四章百爾君子不知德行震按上言展矣君子旣婦人謂夫之稱此君子不當如箋說爲衆君子蓋百爾君子謂凡所爲之在君子者也道遠不來今旣不知君子之德行矣然念其平日之不忮不求有素履可信者如是則亦焉往不善乎又美之而以自慰也

匏有苦葉首章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已上也震按義本爾雅然以是說詩旣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乎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砅履

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字又作濿省用厲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衞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

二章傳由輈已上爲軓震按詩以軓與牡韻當爲車轊之軌古音讀如九毛詩並譌作軓遂以車軾前之軓解之軓讀如范不與牡協釋文又有車轊頭之說轂末名軹軸末名轊周禮大馭祭兩軹禮記少儀篇作祭左右軌軌乃軹之譌杜子春改大馭之軹爲軓蓋轂末名軹者漢人通譌作軓遂改軹以從之於是經書字書不復有軹字而轂末與輢之植者衡者並名軹矣一車之中二名淆溷轂末軸末又溷而同名軓軌軹三字更轉寫互譌此釋文車轊頭之說所由起軐从車丮聲讀如笄轂末也軹从車只聲輢内之輪也軌从車九聲車轍也軓从車凡聲車軾前也經傳中譌文相承當各詳審正之

谷風五章傳慉養也箋云慉驕也震按說文慉起也引此詩小雅蓼莪篇拊我畜我箋亦訓畜爲起起如晉語世相起也之起韋注云起扶持也不我能慉承上章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自言盡心力如此而其夫乃不以爲能相扶持起家反儳視之蓼莪篇上言鞠我既爲哺養下言育我又爲覆育而畜（當作慉）承拊我下拊撫摩也畜扶持也畜亦當作慉省文假借耳

傳阻難也震按阻絕隔也不復念及之謂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言既不復念我之善如賈之不見售

靜女首章俟我于城隅傳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震按傳箋皆就城隅取義非詩意也城隅之制見考工記許叔重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按記考之公侯伯之城皆當高五雉城隅與天子宮隅等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天子諸侯臺門以其四方而高故有隅之稱言城隅以表至城下將入門之所也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此媵俟迎之禮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冕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後入愛而不見迎之未至也愛而猶隱然說文引此作僾郭注方言引此作薆彤管之法女史書宮中之法度故春秋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自牧歸荑言乎說舍近郊也爾雅郊外謂之牧荑亦以爲潔白之喩美其管美其荑設言以欣慕其人耳始思見其人繼思得見其物始言至城下終乃言至於郊非寔有是事可知靜女之刺思賢媵懷女史之法者也蓋衞人疾其君之宮中無是女以備嬪媵及女史之法廢也學者罕聞城隅而詩遂失其傳矣

二章說懌女美震按女當音汝指彤管言與下章匪女之爲美指荑而言同彤管有煒美矣寔因靜女所貽而說懌之以彤管寄意規過故當悅懌者也

新臺首章傳籧篨不能俯者箋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者也震按方言簟或謂之籧苗其麤者謂之籧篨蓋粗竹席之用以爲囷者晉語曰籧篨不可使俯以其疾似之故名爾雅籧篨口柔也柔者媚也以言媚人者常仰觀顏色病若籧篨之不能俯故又爲口柔之名籧篨不鮮言宣公媚於齊女徒有籧篨之狀見之不新鮮讀如史記數見不鮮之鮮下章不殄當從箋讀爲腆腆善也儀禮腆字古文皆作殄

三章傳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震按傳本國語箋本爾雅然未詳戚施所由名說文引詩作得此䵶鼀䵶七宿切鼀式支切又名鼁䵶鼀力竹切說文誤併鼀與䵶爲一字竝讀七宿切於鼀字下云䵶鼀（鼀當作䵶）詹諸也（詹諸即蟾蜍）其鳴詹諸其皮鼀鼀（當作䵶䵶）其行圥圥（當作鼀鼀）於䵶字下云䵶鼀詹諸也言其行䵶䵶之䵶說文但用圥今爾雅轉寫譌作䵶釋魚篇云䵶鼀詹諸陸氏釋文䵶起據反䵶音秋竝非也䵶鼀古字通用戚施戚當讀七宿切以其皮戚戚其行施施故名詹諸爲物狀卑倪故不可使仰之疾似之籧篨戚施本物名因以爲疾名又因疾名而爲口柔面柔之名宣公非兼有二疾狀其媚於齊女之可醜而已言非燕婉之求徒彊爲此態也

鄘君子偕老首章傳笄衡笄也震按衡與笄二物鄭康成注周禮追師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正義引此注衡下加笄字非是）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笄卷髮者（正義去此四字非是）後儒考之未審遂以鄭注衡之制移之於笄矣

三章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震按鄭說詳周禮内司服注辭證明審說文瑳字注云玉色鮮白亦與展衣白義合

定之方中三章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震按舊說失詩之辭意上言戴星早駕乃其急農事以蕃育人民出於秉心之塞淵者也此章本指美文公盡心於人民美之不已而末及馬之眾多言非特於人其秉心如是也即所以致國之富者騋牝已三千矣

衞淇奧首章傳綠王芻也竹扁竹也震按義本爾雅綠即所謂終朝采綠禮記大學篇引此作菉後言綠竹如簀則二草之籍於地如蓐簀也

三章傳重較卿士之車震按較在輢上車之兩旁可凭者以其間寬廣言君子之寬仁自得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曰重較承上寬兮綽兮重據左右言明矣此不獨卿士之事爲然傳因詩傳合非禮制也

氓五章靡室勞矣震按言無可舉一事以爲勞則室家之務事事勤勞也

木瓜首章傳瓊玉之美者震按瓊非玉之名凡言玉色美曰瓊言他物之美潔如玉亦瓊加之

二章傳瓊瑤美玉震按瑤蓋玉之次故禮玉爵獻卿瑤爵獻大夫

王大車首章傳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震按蘆字譌當作萑孔沖遠不能考正而溷蘆菼爲一非也夏小正七月秀雚葦傳曰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言秀又曰雚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是菼與蘆乃雚葦二物初生之名凡詩中曰蒹葭曰葭菼曰雚葦及今人曰蘆荻皆並舉二物蒹葭雚荻一也葭蘆葦一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多本毛詩於菼字云雚之初生然則毛詩轉寫譌失顯然矣

鄭羔裘首章舍命不渝箋云舍猶處也震按古字舍釋通禮記舍菜即釋菜是也又澤釋亦通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謂凝冰復釋故李軌音釋是也曾子引此詩作澤命不渝澤與舍義並爲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

遵大路二章傳魗棄也震按說文引此詩作𢾅義與傳同當讀市由切

女曰雞鳴二章雜佩以贈之震按以韻讀之贈當作貽蓋字形轉寫之譌

出其東門首章聊樂我員震按員旋也言聊樂於與我周旋下章又言聊可與之歡娛娛對員爲義古字云員通小雅正月篇昏姻孔云釋文謂本又作員春秋傳曰其誰云之云與員皆周旋相親之意

二章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震按釋文且音徂引爾雅云存也今考爾雅徂有兩義一云往也一云存也古字省徂通用且思且對思存爲義匪我思且言非我思之所往也

齊載驅首章傳發夕自夕發至旦震按發又有發卸之義方言云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然則發夕謂夕而卸車與正合齊人語又郭璞云今通言發寫寫卸卸字古音夕似略切發夕與發卸語之轉耳不必作朝夕之夕解發夕謂解息車徒與豈弟翱翔逆敖尤語意相通一章言車徒休解二章言安行樂易三章言翱翔以往四章遊敖自縱皆在道路指目之

魏陟岵首章傳山無草木曰岵震按此與下傳疑轉寫互譌爾雅釋山曰多草木岵劉熙釋名云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

二章傳山有草木曰屺震按屺亦作峐爾雅釋山曰無草木峐劉熙釋名云屺圯也無所出生也

伐檀首章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震按檀者堅韌之木其材中車輻輻輪輮也故下云伐輻伐輪變文以就韻耳伐檀乃寘之河干蓋詩人因所聞所見而言之以喻急待其用者寘之不用也因歎河水之清而譏在位者無功倖祿居於汚濁盈廩充庖非由己稼穡田獵而得者也食民之食而無功德及於民是謂素餐也首二言歎君子之不用中五言譏小人之倖祿末二言以爲苟用君子必不如斯互文以見意

碩鼠二章傳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震按箋與傳相足其說是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得我直謂得遂其性不遂生人之正道

唐蟋蟀首章傳聿遂震按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中聿曰遹三字互用爾雅遹自也述也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遹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晛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劉向同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修厥德釋之爲述箋於聿來胥宇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遹追來孝竝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遂爲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欥字注云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引詩欥求厥寧然則欥蓋本字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遹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繹之也

鴇羽首章傳盬不攻緻也震按四牡傳又云盬不堅固也周禮典婦功辨其苦良注云鄭司農䓀讀爲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典絲注云受其麤盬之功以給有司之功用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此可與毛詩相發明盬卽良盬之盬王事靡盬言以王事之故必當無盬竝力爲之也

葛生首章予美亡此誰與獨處震按漢書云不以在亡爲辭亡此者今不在此也既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曰誰與非義也誰與獨處亦不辭與當音餘雜與自問也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其夫從征役不歸生死未可知婦嗟無所依託故以葛蘞之必得所依爲興而言予所美之人不在此留誰獨處哉反顧歎傷之辭明其爲一婦人隻身無託也

秦駟驖三章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震按田車亦無鸞在鑣之制蓋輶車鸞鑣本非對文輶車也鸞也鑣也三者皆因所見言之耳

小戎首章傳游環靷環也震按釋文作靳環引沈重云舊本皆作靳今考下言陰靷鋈續傳曰續靷也箋曰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然則靳環與靷環乃二物詩竝言之轉寫譌溷後人遂莫之辨春秋傳言如驂之靳說文靳當膺也蓋詩謂之游環春秋傳謂之靳漢時謂之當膺驂從靳而後於兩服其首正當兩服之胷於此有環以貫其外轡箋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釋名曰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可與箋相足下陰靷傳箋不詳其所在孔沖遠云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靷以引車今考車前拚版其上不堪任今時車驂馬之靷繫於軸古亦宜然以其自下而出於揜軌之前故稱陰靷耳

蒹葭三章傳采采猶萋萋也震按此與曹詩采采衣服皆言其色之光澤

無衣二章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汚垢震按釋名云汗衣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胷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

權輿首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震按傳箋皆本爾雅郭本爾雅屋作握李巡本作幄然經傳中言夏屋多矣皆爲覆笮屋之名此詩二章據燕食之際禮意寖薄而言其俎實之盛稱之爲夏屋渠渠猶魯頌言籩豆大房國語言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記言周以房俎義蓋近之

陳墓門二章傳鴞惡聲之鳥也震按此及魯頌翩彼飛鴞皆謂雩喬切司馬彪以爲小鳩是也似山鵲而小短尾多聲春秋傳謂之鶻鳩鴟鴞之鴞讀吁驕切卽鴟鴞語之轉耳鴟鴞合二字爲名不可單言鴞亦不可單言鴟鴟者今之鵂也說者往往溷鴞與鴟鴞爲一物此詩以多聲興下歌以告諫義無取於惡聲說者則以爲歌彼之惡魯頌懷我好音非惡聲之鳥所能又以爲食桑黮而改其鳴恐皆未合詩之意

歌以訊之訊予不顧傳訊告也震按訊乃誶字轉寫之譌毛詩云告也韓詩云諫也皆當爲誶誶音碎故與萃韻訊音信問也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屈原賦離騷篇謇朝誶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誶予不顧又爾雅誶告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則郭本誶不作訊明矣今韓寫亦譌張衡傳思元賦注引爾雅仍作誶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蓋於誶訊二字未能決定也

月出三章勞心慘兮震按慘七感切方言云殺也說文云毒也音義皆於詩不協蓋懆字轉寫譌爲慘耳懆千到切故與照燎紹韻說文懆愁不安也引詩念子懆懆今詩中正月篇憂心慘慘北山篇或慘慘劬勞抑篇我心慘慘皆懆懆之譌釋文於北山篇云字亦作懆於白華篇念子懆懆云亦作慘慘蓋未能決定二字音義亦猶誶與訊之溷淆矣

檜匪風首章匪車偈兮震按漢書王吉傳引此作揭兮揭者疾驅揭起也

曹蜉蝣首章於我歸處震按詩言蜉蝣之有羽是亦衣裳楚楚也然其爲時暫矣過此且於我乎歸處心憂之而不能已其辭若有難顯言者蓋蜉蝣之羽無異人之衣裳楚楚可言也人之衣裳楚楚無異蜉蝣之羽不可言也憂蜉蝣之於我歸處以言我之將與蜉蝣同歸也人皆爲蜉蝣我豈能獨久乎其處此國閒其受其敗子產謂子皮曰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作是詩者意若此矣

三章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震按掘說文引此作堀云突也突者掘起之意即箋所謂掘地也荀子言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蓋閱與脫通箋所謂解閱正此義然則蜉蝣掘閱宜從箋說爲始生時堀起解脫堀掘通用閱讀爲脫

候人三章傳薈蔚雲興貌隮升雲也震按前二章言小人之不克稱其寵遇此章則言君子雖遭退廢處困窮不失常度故曰薈蔚然者南山之朝朝升雲也婉孌然者季女之於斯守飢也蓋美其守而悲之

豳七月首章七月流火震按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故孟秋之月火西流此惟周時則然虞夏書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與夏小正所云五月初昏大火中者合蓋六月流火矣今時寔八月流火正授衣之時凡以星紀候二千一百餘年差一次於時差一月所以然者恆星右旋二萬五千餘年而一周其東移甚微以是爲星直黃道之差數謂之歲差日發斂一終而成歲差數生於恆星不生於黃道是故歲功終古不忒而夏小正月令之中星隨時爲書以示民定十二次之名屬恆星中氣節氣屬黃道恆星遶歲漸移而日躔黃道無過不及斯可於古證星象之不同無惑也

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震按後儒以是詩爲周正所自起又或於言日言月穿鑿爲之說皆非也自大撓作甲子以十二子正四方卯爲正東午爲正南酉爲正西子爲正北丑寅爲東北之維辰巳爲東南之維未申爲西南之維戌亥爲西北之維堯典又以四方配四時春東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則十二子之爲十二月建由來久矣十二子始正北子爲一丑爲二寅爲三卯爲四以之繫日子月可云一之日丑月可云二之日寅月可云三之日以次而終於十二若言十有一月觱發十有二月栗烈則失詩辭之體故變文稱一之日二之日下三之日四之日不復稱正月二月遂文也九月十月若言十有一之日十有二之日亦失詩辭之體故卒章因二之日遂至四之日下變文稱九月十月詩中又曰春日曰蠶月紀時之法不泥一定各隨乎文之自然而要之止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而言卒歲凡所以表民事莫善於夏正也

二章殆及公子同歸震按經傳中男女皆曰子後爲公子裳自豳民之男子言之謂豳公之子也此及爲公子裳自豳之女子言之則謂公之女公子也春秋傳有女公子之稱言者異其所指因之而異自見公之女公子及民之女子有及時將嫁者詩託此爲之辭曰殆及公子同歸言將與公之子同時而嫁也婦人謂嫁曰歸於言外見上下相知如一家矣

三章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震按條如厭木惟條之條爾雅釋木云桑柳醜條也醜類郭注云阿那垂條是也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震按猗如有寔其猗之猗猗然長茂也

四章四月秀葽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震按葽者幽葽也戰國策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夏小正四月秀幽幽葽語之轉耳

十月隕蘀傳蘀落也震按草木之將落者曰蘀鄭詩蘀兮篇傳蘀槁也箋云槁謂木葉也

五章曰爲改歲震按聿爲改歲猶言歲之將改也既卒歲始改歲言改歲者以見三時勤勞至此冬寒無事待春乃農事又起今且入處於室以避寒耳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也

東山首章烝在桑野震按爾雅烝眾也

破斧首章四國是皇震按詩之辭意皇當爲皇遑之皇言以四國之故皇遑不寧故下云哀我人斯

二章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震按下章傳木屬曰銶而韓詩錡木屬銶鑿屬說文無銶字木部梂字解云一曰鑿首陸德明釋文銶一解云今之獨頭斧管子書論山鐵稱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然後成爲女錡與銶今古器物異制殊名蓋莫可考司馬法曰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詩之所舉輜輦任器與

四國是吪震按程子云吪動也爲是四國之亂振動

三章四國是遒震按說文遒迫也程子云加切於吪

皇清經解卷三之四十五終　嘉應生員葉軨校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三之四十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鄭詩考正　休寧戴吉士震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小雅常棣首章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柎同震按鄂不今字爲萼跗國語華不注之山韋昭云華齊地不注山名又韎韋之跗注賈問志作不注杜預云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蓋不注今字爲跗屬也此跗通用不之明證學者不究六書之義習於所知駭所不知於是經益不可治矣程子云常棣華萼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

三章況也永歎傳況茲震按茲今通用滋說文茲字注云草木多益滋字注云益也韋昭注國語云況益也詩之辭意言不能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歎而已

四章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傳烝塡箋云古聲塡寘塵同震按烝眾也語之轉耳朋友雖眾猶無助以甚言兄弟之共禦侮也

伐木二章寧適不來微我弗顧震按此言寧適有不來者乎豈其畢來之辭也微猶非也如微我無酒之微以其畢來明庶幾非我不顧非有過愆惓惓致其親好如是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意轉疏矣

三章兄弟無遠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震按箋據上章言諸父諸舅故以爲父之黨母之黨考之緐傳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諸侯謂大夫亦然稱之父舅尊之也蓋同姓異姓畢舉參集凡異姓不專爲母之黨此章言兄弟

卽上所稱諸父諸舅亦同姓異姓羣舉之辭稱之兄弟親之也兄弟與昆弟在儀禮喪服爾雅釋親截然有辨喪服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已下爲兄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蓋惟小功已下漸卽於疏故加等若大功已上則昆弟也世父母叔父母也從父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及少孤相依而加等哉期與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小功已下而相恤斯進之也記又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篇內明言夫之昆弟無服此兄弟服卽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是也謂夫爲之小功者妻降一等則緦如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從母在小功章夫之諸祖父母在緦麻章此降一等之謂禮記服問爲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緦也外親之服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此二者小功其餘皆緦夫爲之緦者妻降一等則無服禮之稱兄弟通乎異姓如是爾雅釋親曰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通其義凡同姓異姓既漸卽於疏者而與之相親好皆得稱兄弟在喪服則小功已下爲兄弟散文則昆弟亦曰兄弟以是求之諸經及傳記其義例異同可無扞格矣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震按此設言若無酒則我猶卒爲一宿之酒而不以無爲辭

天保五章羣黎百姓傳百姓百官族姓也震按韋昭注國語云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又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凡經傳言百姓皆此義惟東晉枚賾奏上之古文尚書謂庶民爲百姓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中異指

徧爲爾德震按百姓之爲德皆法上之德言其德足法也

出車三章王命南仲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震按毛詩篇義以采薇出車杕杜三詩繫之文王時文王猶服事殷故於詩中曰天子曰天命以爲殷王從泥正雅作成周初耳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成康已後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間固亦有玁狁崛彊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乎漢世有謂采薇爲懿王時詩者雖未爲通證其非文王時則決然可知文王之臣亦不聞有南仲也

魚麗三章傳鰋鮎也震按爾雅釋魚首列鯉鱣鰋鮎鱧鯇六名當從郭注爲六物

旨且有震按有猶備也義進於多後三章曰嘉曰旨皆美也曰偕曰有皆備也多貴其美美貴其備備貴其時酒之備謂諸酒物之備謂水陸之羞

南有嘉魚首章烝然罩罩震按烝然眾也罩罩疊字形容之辭不當爲捕魚器說文引詩烝然䉤䉤蓋與掉通魚搖掉也故以與燕樂

二章烝然汕汕震按說文云魚游水貌引此詩

蓼蕭首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震按燕安也後孔燕豈弟同諸侯來朝無愆則天子嘉之而與之燕見笑語由天子嘉之則諸侯幸於無過而處其國得長保康樂也寓勸戒者深矣

四章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震按韓詩云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在鑣之說誤

六月首章我是用急震按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訓作急義似劣矣急字於韻亦不合采薇篇翼服戒棘爲韻常武篇戒國爲韻

四章整居焦穫傳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震按孔沖遠以郭璞爾雅注池陽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池陽今之西安府三原縣漢屬左馮翊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眾處于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間王師逐之至太原後仍軍于鎬平定然後歸也涇陽漢安定郡朝那涇陽之地今平涼府平涼縣太原卽安定郡高平今平涼府固原州後儒不審地形以晉陽之太原池陽之瓠中牽合誤證顧炎武云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必不料之于晉國以國語宣王事證此詩非無關究者矣

采芑二章約軝錯衡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震按軝說文亦作𨊻从革孔沖遠以軝爲長轂名非也軝卽考工記之幬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轂也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軝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震按古字甫圃通義皆爲大國語曰藪有圃草囿有林池韋注云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財用之也詩之甫草卽國語圃草耳不必如箋說又李善注文選引韓詩東有圃草薛君章句云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

吉日二章漆沮之從震按此卽禹貢之漆沮合二字爲水名者分言之則非也在涇東渭北酈道元水經注以爲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漆沮水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南入於渭雲陽今淳化縣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七十里並屬西安府程泰之雍錄云禹貢漆沮惟石川河正當其地

無羊首章九十其犉傳黃牛黑脣曰犉震按爾雅通謂黑脣者爲犉又云牛七尺爲犉詩之義蓋言肥大者之多

四章眾維魚矣旐維旟矣震按二句雖皆以維字爲辭助不拘於對文詩中如此類甚多蓋言夢而見魚之眾有又見旐與旟耳

節二章秉國之均傳均平震按漢書引此作秉國之鈞鈞謂鈞石權衡

六章誰秉國成傳成平也震按古義成與平互訓平斷之曰平定其議曰成在春秋兩國相和講則平解曰平其結好之議曰成在獄訟則平治之曰平所劾罪定曰成往涖之以驗其狀亦曰成又百官之計要通曰成周禮太宰之職所謂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有聽政役聽師田聽閭里聽稱責聽祿位等此詩所以致刺於秉國成不自聽治而百官族姓終受亂政勞敝也

正月四章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震按以正陽之月而繁霜似天之降災然治亂在人而已故言自民今方殆之時視天意似夢夢然不可知使人既能有定則亦無人不勝天者矣非天寔有憎於人特人之取憎於天故也期望以人定勝天之理不至終危殆不救有定謂改其暴虐不常循於治道

十三章蔌蔌方穀震按釋文云本或作方有穀非也考今本並誤增有字當從釋文爲正

十月之交首章傳之交日月之交會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 震按劉原甫始疑爲夏正十月非也梁虞鄺唐傅仁均及一行竝推周幽王六年歲乙丑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近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鄺諸人傅會後既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箋又曰經解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爲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例必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罷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動失行則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懸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脩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己自責知其蔽而醜之則脩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凡日月之行日躔一度則月逡十三度有奇三百六十五日不及四分日之一日纏黃道一周月道交於黃道半在其南半在其北最遠相距不滿六度二十七日過四分日之一而月逡一周二十九日過半日而月與日會整用之爲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朔策歲氣相校於是爲小歲十二朔大歲十三朔以正四時大歲者有閏月之年也日月躔會非當其道之交不食近交乃有食朔齊行也望遙對也日蔽於月體故日食恆在朔月蔽於地影故月食恆在望日高而月卑其間相去甚遠又以寔體掩蔽者易地則殊觀故日食各地不同月之食乃適爲虛影所掩蔽故其食分之淺深天下皆同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月過則食闇虛云者闇而異於寔體卽地影之名

八章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 震按悠悠長也里如雲漢篇云如何里之里古字里悝通憂也言憂之長至於甚病

雨無正首章昊天疾威 震按孔沖遠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陸德明云本有作旻天者非也今考巧言首章三言昊天不變文相避孔說爲得

四章莫肯用訊 震按訊乃誶字轉寫之譌誶告訊問聲義不相通借

小旻二章潝潝訿訿 震按訿訿劉向以爲背君子是也豈有小人而謀臧者哉詩中言謀臧謂君子之謀也不臧謂小人之謀也君子之謀出則衆小在位訿訿然詆毀而共違之小人之邪議則潝潝然一倡衆和而共依從之其黨同伐異如是何以供君之職故爾雅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

五章民雖靡膴 震按韓詩作靡腜以韻讀之當從韓詩爲正腜莫杯切美也思魏都賦腜腜坰野民雖靡腜言雖無畢具美德者固或哲或謀或肅或艾矣

巷伯五章驕 好好 震按爾雅旭旭憍也郭注云小人得志憍蹇之貌讀旭爲好今者好與旭古音竝許九切

蓼莪首章匪莪伊蒿 震按莪俗呼抱孃蒿可以知詩之取義矣四牡篇以翩翩者鵻興將父將母鵻卽祝鳩春秋傳祝鳩氏司徒也說曰鵻性孝故爲司徒主教民此學詩者所以勿忽於草木鳥獸之微也

三章鮮民之生傳鮮寡也 震按春秋傳葬鮮者謂不得以壽終爲鮮鮮似有少福之意名無怙恃曰鮮民

大東首章有捄棘匕 震按匕之用三以別出牲體以挹湆以取黍稷捄匕端勺貌

二章杼柚其空箋云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 震按方言云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言役作於周而至窮空也

五章 震按此已下皆刺虛名無其實以酒而會非漿佩璲在官而曾非才之長天漢視之有光如河漢非實漢也織女日更七次非實織也

六章不成報章傳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震按織者之行緯一往必有一復如是而成布帛經緯有章故曰報章織女雖曰更七次有往無復非實能成此絲縷往復之章報者復也往來之謂也

七章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震按揭然斗柄貌斗柄當心尾之間箕見於南方則斗柄固迤西矣不必如孔沖遠說以所謂南斗者當之也上三章內以天象比王官言其居尊顯之位無利澤及民末更終之以且欲貪取於民令人見之而畏

四月首章胡寧忍予箋云寧猶曾也 震按寧猶乃也語之轉下寧莫我有同

二章爰其適歸箋云爰曰也 震按春秋宣十二年傳引此詩杜注云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此猶未得語意王介甫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

北山二章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 震按賢之本義多也从貝臤聲此與禮投壺射某賢於某若干純之賢皆用本義孟子說此詩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謂從事獨多人還己勞加詩之後三章所云是也增成勞字明作詩之志以勞不得養父母而爲此言非以勞釋賢箋就賢才說尤失之凡字有本義屬乎偏旁其因而推廣之義皆六書之假借賢本物數相校而多之名因謂多才爲賢又專謂多善行爲賢由是習而忘乎作字之初矣

四章或慘慘劬勞 震按釋文云字亦作懆今考此及下章或慘慘畏咎竝懆字轉寫譌耳慘毒也不可用爲疊字形容之辭懆懆愁不安也

無將大車首章祇自底兮 震按白華篇與卑爲韻者底之本字也此與塵爲韻者乃痻字省作疧又轉寫譌耳釋文都禮反誤當音珉

小明二章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箋云四月爲除 震按爾雅四月爲余孫叔然本作舒李巡云萬物生枝葉故曰舒也鄭蓋讀余爲除孫李之說似優於鄭爾雅十二月爲涂廣韻涂直魚切除

涂正亦音古字通用方以智云講歲時除也其說得之夏正十二月周之二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時正寒暑至秋末尙未歸故云歲聿云莫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以寧謂與厥民隩之義同民方奧居於隩時今考方除方奧辭意亦同迫於觱發栗烈之際而往非春和氣溫也又蕭與菽皆收之於秋者而曰歲聿云莫采蕭穫菽以夏正季秋爲之中冬也若夏正之歲莫非采蕭穫菽時矣倘自夏正二月春溫時往至於其秋又不得言載離寒暑詩用周正非夏正甚明前六月篇六月棲棲張以寧謂盛暑非玁狁入寇時合以十月之交爲幽王六年建酉之月詩中用周正不一而足何說詩說春秋者盡欲歸之行夏之時一語而謂古人皆不奉時王正朔可乎

甫田二章以社以方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震按水土之神曰社四方之氣利我嘉穀故又祀方社非祭地方非方望周禮后土與社爲二而春秋傳曰后土則社者謂后土之官以配社者耳人官名后土非謂社后土中庸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鄭禮大社禮小舉二者以該事神之禮故言事上帝不言后土非省文也上帝至尊旣曰上帝則百神可知禘禮大嘗禮小亦舉二者以該宗廟之祭

三章攘其左右震按攘援袂出臂也左右者謂手且出臂而取以嘗之

四章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震按孔沖遠云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其說近是報猶答耳凡祭祀樂章末皆綴以頌禱之辭不與上文爲義

大田四章來方禋祀震按方且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言曾孫之來且於秋成而禋祀獲福舉大以該細不止一祀也

瞻彼洛矣二章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盪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震按傳內珌字凡六見皆當作鞞鞞琫有珌亦猶上章云韎韐有奭耳奭赤貌珌文飾貌許氏說文云珌佩刀下飾蓋其所見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之以解字有奭有珌猶曰奭然珌然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琕說文以鞞爲刀室殆誤會毛詩鞞容刀鞞也之語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俗作鞘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琕可據以正說文又篤公劉篇鞞琫容刀傳云下曰琫上曰珌以毛詩證毛詩此傳珌字乃轉寫致譌無疑

桑扈二章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震按古字丕通作不大也那如有那其居之那安也言大自斂而不敢肆大知難而不敢慢則宜受福大安也凡詩中不顯不承不時不寧不康皆當讀爲丕詩之不顯不承即書之丕顯丕承也書立政篇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基

車舝首章間關車之舝兮傳間關設舝也震按轄端鍵謂之舝所以制轂使不脫也車行則轂端鐵與舝相切有聲間關然

二章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震按依依然安適貌與依其在京之依同

四章鮮我覯爾震按言鮮矣我之得見爾美其賢之辭言世所罕見也

賓之初筵首章以祈爾爵箋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震按求爵女則是相競云求罰女矣非也爾爵與上獻爾發功之爾亦不得有異言各自求中以辭爵耳射義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三章有壬有林傳壬大林君也震按傳本爾雅然詩中如有昔有嚴之類竝形容之辭此以形容百禮旣至禮無不備而行之旣盡其善壬壬然盛大林林然多而不亂白虎通德論釋林鍾之義云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

各奏爾能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旣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震按康成此箋可以補禮經之闕逸亡於禮而見於詩也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仇讀曰㪺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震按此詩首章言射禮之飲酒次章言祭禮之飲酒兩不相蒙傳說非也仇之義爲匹傳故傅合於射之耦箋讀爲㪺音俱以韻考之不協仍當如字凡物相耦對曰仇特牲饋食之禮實二爵二觚四觶於篚兩兩相耦對故因呼之曰仇猶稱射者曰耦稱賓曰三獻稱嗣子曰舉奠禮中因事與數以命其人及物者甚多便文呼之非其定名往往失傳手如手劍手弓之手手仇謂執爵者三獻是其事室人入又則從佐食爲加爵士禮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天子之禮大佐食亦爲加爵入又言佐食而賓長不言可知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震按箋據禮之文以詩指無算爵言無算者無次第之數惟此時心所欲進不必以序也康空語之轉穀梁春秋傳四穀不升謂之康注云康虛字又作漮方言云漮空也旣旅而二觶皆處賓弟子兄弟弟子乃各舉觶於其長行無算爵此時謂解也爵者適名詩中曰能曰仇曰又曰時竝以指禮儀四字甚虛而所指者乃禮之大節目非詳考於禮深知其意不能明也

五章式勿從謂無俾大怠震按勿有沒音沒勉語之轉式勿從謂言用勸勉之意從而謂之以無使至甚怠也幽禮圖中以策書勿勿勿音蘇沒切注云勿勿擾攘也劉向引詩密勿從事今詩作黽勉從事密勿爾雅作蠠沒又鄭注禮記云勿勿猶勉勉也盧辯注曾子立事篇終身守此勿勿亦云勿勿猶勉勉此皆語之轉當讀勿如沒而經師舊失其音未通於古

采菽三章邪幅在下傳邪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震按春秋傳云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幅即詩之邪幅蓋與衮冕之屬尊卑各有等差內則偪屨著綦釋文云偪本又作幅幅古音與偪同皆彼力切二字通用鄭注內則云偪行縢是偪與行縢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縢也不以爲一物者行縢無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偪詩以邪幅配赤芾諸侯之盛服其儀制漢時已亡姑執行縢言之耳古者登坐燕飲於是跣以爲歡失之亦爲不敬故春秋傳衞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罪其不跣韤也解韤執屨必露見此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制此詩殆亦與諸侯燕飲所歌以跣韤登坐美其愼於威儀不怠也

菀柳首章上帝甚蹈傳蹈動箋云蹈讀曰悼震按蹈謂動變不常古音蹈徒侯切與柳上去爲韻

都人士二章綢直如髮震按以髮之稠緻且直故曰綢直有如此疑古語類倒如此

皇清經解卷三百四十六終

嘉應生員葉鞂校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三之四十七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鄭詩考正　　休寧戴吉士震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大雅文王首章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震按詩之意以周德昭於天故曰丕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丕時箋於桑扈篇之不戢不難不那生民篇之不寧不康直順其文說之於此詩不顯不時清廟篇之不顯不承及詩中凡言不顯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爲反言讀傳者亦謂如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蓋以不字爲發聲爾雅不濡卽詩所言河之濡郭注云不發聲又龜有不類不若卽周禮之靈屬若屬不皆發聲可據證也然經傳中言丕顯多矣古人金石銘刻丕顯多作不顯二字通用甚明傳箋各緣辭生訓失其本始

二章陳錫哉周傳哉載箋云哉始震按春秋傳及國語引此詩皆作陳錫載周而以能施及布利釋其指蓋陳布也古字載與栽通栽猶殖也言文王能布大利於天下以豐殖周國語說之曰故能載周以至於今是也韋昭注國語於前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及後晉語公子縶曰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竝注云載成也載之爲成緣辭生訓耳義皆當爲蕃殖中庸栽者培之鄭康成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或爲茲蓋栽載古竝音茲哉亦同音遂轉爲交通耳下言本支百世譬木得豐殖而本榦及條枝盛長也

四章於緝熙敬止震按緝熙者言續其光明不已也敬止者言敬愼其止居不慢也故禮記大學篇引之以明止於至善緇衣篇引之以明愼言行說詩者以止字爲辭助而已於引詩扞格則歸之斷章取義考古人賦詩斷章必依於義可交通未有盡失其義誤讀其字者使斷取一句而併其字不顧是亂經也

六章永言配命震按篇內命字凡八見皆謂受天命爲天下君惟修德能常合於天心天命在是卽天心在是配命配上帝皆德合天心之謂駿命不易言合天心之難也不修德則躬自絕於天矣詩反覆興戒如此

大明首章明明在下赫赫在上震按在下者人事在上者天命此言天人之際明察顯赫本章陳紂之所以亡後七章陳周之所以興皆人事之至明而見天之至赫濯也

二章乃及王季箋云及與也震按及如周王於邁六師及之之及隨也

四章文王初載傳載識震按以初載爲始有識緣辭生訓耳鄭康成注中庸栽者培之云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而讀栽如文王初載之載蓋古字栽載通爲豐殖爲樹立之義初載謂初免於懷抱能自立之時大姒以是時生故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天若早爲之生配是故遂及文王嘉事至止之年而大邦有子亦在許字之年也

八章肆伐大商傳肆疾也箋云肆故今也震按皇矣篇云是伐是肆肆犯突也

緜首章緜緜瓜瓞傳瓜紹也瓞㼐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㼐故謂之瓞震按爾雅云瓞㼐其紹瓞蓋㼐者小瓜之種瓞者繼本之瓜其小如㼐故以㼐釋瓞而紹者爲瓞非紹者爲㼐故又言其紹瓞以別之紹爲繼本也陸農師云今驗近本之瓜常小末則復大於詩意物理皆得之矣

民之初生震按生猶造也追言周之初造公羊春秋傳說者何生事也何休注云生猶造也

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震按此漆水在涇西與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水在涇東渭北者中隔涇水如舊說沮漆爲二水名以涇東渭北漆沮當之則與豳地不相涉漆沮亦一水之名故詩書中必連二字稱舉若說文出杜陽岐山之漆水闞駰酈道元皆云謂之漆渠合杜水岐水至美陽注於雍水以入渭杜陽今鳳翔府麟遊縣美陽今爲岐山扶風二縣雍入渭在武功縣界是乃岐周水耳豳地在涇之西南詩譜云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是也漢右扶風之漆與栒邑是其地漆下云水在縣西益漢志漆水正與縣詩所言始居於豳合其水北流注於涇又名白土川漆與栒邑二縣皆今之邠州縣以水取名則豳地之漆水在古必甚表著涇西漆水涇東漆沮水二水相去百餘里沮漆之沮非水名魏詩汾沮洳傳云沮洳其漸洳者蓋水旁地之稱詩推本遷岐所自以太王未遷之前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故曰自土沮漆土其地之謂土傳以居釋土字得之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震按箋意以陶爲窯窯俗作非也鑿謂之陶燒成謂之甓今呼甓爲甎呼陶爲土鑿復穴而居僅類此爲之說文覆地室也詩在上穴土室也中引詩陶復陶穴以居之陋不可謂有室家故曰未有家室

二章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震按豳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滸者旣踰梁山自東循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云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旣非適岐所取道漆沮水遠在涇東南流入渭又所不由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卽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周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邁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亦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

三章堇荼如飴傳堇菜也荼苦菜也震按堇有堇葵苦堇之名乾堇謂之苣堇與荼皆味近苦夏小正二月榮堇采繁傳曰皆豆實也爾雅又有堇草郭注云卽烏頭也孔沖遠以詩之堇爲烏頭非是烏頭一名烏喙一名奚毒晉語置堇於肉賈逵云堇烏頭也蘇秦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淮南鴻烈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後魏書曰匈奴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不得爲詩所稱明矣

四章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震按左右繼慰止而言皆奠居事也宣畝繼疆理而言皆授田事也宣如春秋傳宣汾洮之宣謂通溝澮畝謂因水地之宜而畝之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又繼宣畝而言則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桑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徂東爲該舉域中之辭

七章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太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

子之宮亦以庫雉震按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凡朝君臣咸立於庭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其數同者以君國之事侔而體合朝與門無虛設也天子謂之皐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準考工記宮隅門阿之制言之皐門崇七丈天子之應門路門諸侯之庫門雉門路門皆崇五丈異其名殊其制所以辨等威也考之經傳不聞天子庫門雉門諸侯臯門應門而禮說曰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諸侯三門臯應路與此詩箋說合失其傳耳禮記明堂位篇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太廟庫雉據魯而張大其擬於天子之明堂臯應此正足爲天子三門無庫雉諸侯三門無臯應之證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亦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詩追美太王不曰庫雉而曰臯應蓋以後日天子之制稱其前所立者猶詩中於王季文王之時而稱周京也

九章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震按成者獄訟之情實所謂獄成是也質者所以平斷此獄成而論定者也通之則凡簿書議奏待上論定皆謂之成凡平報皆謂之質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鄭注云受平報也平斷舉報於下是爲平報蓋質成二字對文成屬下質屬上其自下質於上猶言待平斷於上耳虞芮質厥成是二國以其所由久爭之成質於文王及至境禮讓之心油然而生遂相讓不爭是文王未嘗平斷之使受質以退而實有以蹶然動其禮讓之心自生而退故曰文王蹶厥生下更歸於得人之盛是以教化行而感人心如此

棫樸四章倬彼雲漢傳倬大也震按倬明貌

皇矣首章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震按泛言四方之國故曰彼四國傳說是也詩中言四國者多矣皆概舉之常辭故可知若二國則無由知爲殷夏夏已遠必不連及之詩言周之興周所代者殷也故稱之曰此二國此者舉近而切指之辭其政不獲言一治一亂政相反不相得然則周能安定斯民上帝之意當在周矣又究度四方之國者明天非私於有周苟足以膺天意所屬則莫不增廣其疆限究度之後而惟眷顧西土遂以此岐山之地與太王乃宅是而爲有天下之基矣

二章天立厥配受命旣固傳配媲也震按上言岐地闢治乃上帝遷明德之君於此民歸往之者習行平易四達於道路猶天作篇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也申之曰天立厥配受命旣固配當如配命配上帝之配合於天心之謂言天立其合天心者方此之時受命則旣固而宜後之日盛大也立妃之說辭不倫

三章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傳對配也箋云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震按太伯之讓實因文王則作對宜爲生文王能對答天心之君莫文王若後疊言帝謂文王猶曰天心如是而文王所爲與之合耳上帝視此岐山之地立之爲大邦又生能對答之者蓋自太伯王季相友愛之時而文王已生天意已定也然王季之友其兄根於其心惟知友愛而已以見太伯之讓王季雖受之而非其心聖人重親親而輕有天下國家大致如此

五章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震按諸侯相攻伐多出於畔援歆羨之私利其土地此言文王伐密乃爲天吏以答天下無是畔援歆羨而其內修德政早自爲大德大賢乃可以治夫不受教令者如先登高岸之上以臨下是以密人侵阮而遂赫怒用師上則善承天意以厚周家之福下則民迫望周以答天下之心敢距大邦云者大邦宜治小侯猶江漢之紀理衆川非以力言實天定之又與誕先登于岸相足互明天之所定未有不由己自至者詩言聖人舉動無非天道義蓋如此

六章侵自阮疆震按密須之國在漢安定郡陰密今平涼府涇州也其與阮宜皆爲周地而阮則周之疆域接於密者密人侵阮徂共猶玁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鎬方共阮書傳闕逸莫詳其地鄭箋用魯詩說以阮徂共爲三國毛詩則阮共爲地名徂旅之旅亦爲地名詳繹辭稱侵阮徂共承敢距大邦下爲密人抗周來侵無疑以按徂旅蒙上徂共之徂以密人旣侵阮遂往其周出師自先遏抑其往共之衆此顯然可知者惟侵自阮疆之文不可通毛爲密人侵周阮地而升高岡鄭爲周侵阮國下高岡陵阿泉池言我者據侵得而有之爲言後儒嚴坦叔以爲周師自阮疆而侵密歐陽永叔以爲周師先據勝地而後侵之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然則下即云度其鮮原不幾令人疑周徙都於密乎合之辭意皆未安疑侵當作寑兵之寑息兵也字形相似又因上文侵阮而遂致誤蓋上章言伐密之事此章則言息兵後遷邑之事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密人旣服遂寑兵自阮疆歸阮邑疆接於密之地軍之所駐也服密而歸猶之來歸自鎬云耳于是升高以審地勢而遷邑相其陵阿泉池可卜兵息境安無或敢陳師飲馬於我地者承寑兵而云然以前此猶有密人來侵服密後德威更遠也乃規度岐陽渭側鮮原徙居焉逸周書稱王季宅程則文王自程徙此皆不出岐陽百里之間後伐崇而有其國自此徙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

七章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震按聲與色謂言貌夏與革當謂威力不大不暴著之也不長不尊尚之也中庸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此主國中化其明德而不事於以言諭以貌示爾雅夏大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革鳥曰旟之革革有猛急之義鄭志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蓋夏謂威播遠大革謂兵力彊勇此主諸侯服其明德而不事於以威制以力勝然但曰不大曰不長則皆有之而人之化服在德之明不在此耳不識不知又謂無私智計度惟順乎天道之宜然詩於文王伐密伐崇必推本於應天而無私以見聖人用兵皆道德也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震按文王伐罪之師豈可以謀伐仇怨言乎仇如公侯好仇之仇傳據爾雅釋之爲匹是也仇方大國也兄弟衆與國也以崇彊暴不易伐故詢之大國與己匹者而連合衆與國然後興師當時大國小國雖皆其服於文王者文王未嘗稱王則交鄰匹敵之義耳殊其辭以別大小故曰詢曰同曰仇方曰兄弟又大國或大夫至小國君自至如春秋時事也國語曰咨親爲詢韋注云詢親戚之謀

靈臺四章於論鼓鍾於樂辟廱傳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震按論倫同音故倫通用論古字經綸亦通作經論辟廱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

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盧植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王制篇如識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春秋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謚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于彼西雝傳云雝澤也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趙岐注孟子雪宮云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閒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太學於詩辭前後尤協矣

下武首章箋云下猶後也震按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後義下武謂繼承步武故曰世有哲王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與注亦云下後也屈原離騷之則曰及前王之踵武

三章承言孝思孝思維則傳則其先人也震按孝思所思皆本於孝也長此孝思遂能所思無非至則則者準則之謂不越畔斯適當乎則矣呂伯恭讀詩記說烝民之二章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以例此詩所言孝思何者是其則凡人以心應萬事心之官則思未有不思而昏昧以行者是終身之行思統乎其全惟仁人孝子能盡人道修己安百姓舉動無不合於矣則斯以成其仁孝否則仁孝有虧由是言之終身之行統於思終身之思統於孝行之則思之則孝之則一也詩美武王繼世德定天下所思不越乎則皆本其作求之孝故曰孝思維則下章又申之曰昭哉嗣先世之事此詩大指合盡君道盡子道爲一以美前王勵後王重有望於爲孝子即爲仁君也通其義雖舜禹所思異其先人而所思之本在不忘孝實無二致

生民首章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震按此詩異說紛然秦漢閒儒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關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更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乎至於魯蓋亦立姜嫄廟謂之閟宮魯何以作閟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別爲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於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以周享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辭徒以傳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國語禘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堯商人禘舜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嚳宗堯殷人禘嚳在郊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是亂宗屬矣非也使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禰之大義而可蒙昧其間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享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享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並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即魯頌閟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於能事天皆純粹無疵之極辭克也者不有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益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何也古字丕皆作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禋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祠高禖祓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長又居側室肅戒不御箋云夙之言肅也若是則姜嫄有夫而求乎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爲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惑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嚳爲父乎商人祖契於上亦更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娀與周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辭涉禨祥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之生既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爲不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傳夙早育長也箋云夙之言肅也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震按說文夙早敬也此詩下句言生而養長上句蓋言既娠至於生早敬不怠耳

三章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震按史記言馬牛過者皆辟不踐用毛詩說耳腓謂之腓脛後也字如春秋傳使字敬叔之字養也牛羊以乳就養之則嬰兒在其脛腨間故曰腓字殆猶子文虎乳之之事

會伐平林傳又爲人所收取之震按既人所收取當不復奪於人而棄矣蓋生子以爲不祥雖始棄見牛羊腓字猶但怪異之徙而欲遠寘平林適會伐平林多人又避去遂棄寒冰無人之所耳至見鳥覆翼後乃知天實生之不敢終棄之也

厥聲載路傳路大也震按凡物載之而遠故載有載達載行之義逸詩淑慎爾止無載爾僞是行詐僞傳達於人國語登年以載其毒是行毒害達及於眾皇矣篇串夷載路言歸往者習行平易四達於道路即所謂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此詩言聲音之大達聞於道路兩載路可互證

五章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傳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箋云方齊等也苞亦茂也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震按實方當與大田篇既方互考方皆讀爲房穀實外稃甲謂之房既房言既生稃甲時實房言生意欲萌未解稃甲時即所謂實函斯活也實苞當與詩中凡言苞者互考皆叢生豐緻根相連錯之謂今方言猶呼叢爲本與傳合爾雅云苞豐也苞稹也如竹箭曰苞義互相足鴇羽篇箋云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實苞即所謂繹繹其達時也種當如箋說孔沖遠引不稂不莠申之是叢生之後乃能辨其苗盡得種之善不雜稂莠其間也褎則褎然其苗盛長發則葉滿密後抽發其穗秀者如所謂黍稷方華也堅則粒成而堅矣好則粒齊而充無耗減者矣穗垂曰穎良耜篇云積之栗栗爾雅栗栗眾也郭璞云積聚緻此言於堅好垂穎後蓋在穗繁多緻密

棄栗然是爲豐熟詩辭相比次上下可推至其字義推之經中有通論庶少差失說者往往緣辭生訓偏舉一隅惑滋多於是矣

行葦首章莫遠具爾傳云爾謂進之也震按爾猶此也如春秋傳公與爲爾也公與議爾也爾是此三字義通言無有在遠者皆具集於此相親接爲之設筵授几

既醉六章室家之壼傳壼廣也震按爾雅宮中巷謂之壼壼字無他義蓋言所錫之善在屋室之內耳下文始與以實之國語引此詩說之曰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借居室所容衍之爲廣裕民人猶借周行二字衍之爲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毛詩皆本其意

公劉篇義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震按周自公劉始居豳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俗本國語脫去王字宋本及史記並有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蓋不窋已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夏之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邰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侵奪天子不正之是以遠竄焉至孔甲三百餘年據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有邰始封至不窋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封弃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弃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弃而爲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年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殆不絕如縷典文謀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闕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辭毛詩云遭夏人亂迫逐公劉而繫之桀時則近之湯代桀至紂十七世據國語史記公劉至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六世孔甲之後帝皐帝發帝桀不窋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昔人致疑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窋上闕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在邰北百餘里邰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窋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不窋遭追逐自邰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思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思輯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有邰故封至公劉而復邰在渭北非得邰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邰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卷阿五章有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爲輔翼箋云馮馮几也翼助也震按馮滿也謂忠誠滿於內翼之言盛也謂威儀盛於外馮翼二字古人多連舉屈原賦之馮翼惟象淮南鴻烈之馮馮翼翼皆指氣化充滿盛作然後有形與物

民勞首章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震按無縱詭隨式遏寇虐五章並言之以對文見義此蓋言無縱詭曲阿從之人以愼防其無良又止絕寇害暴虐者爲其曾不畏明命而壽民詭隨寇虐惡之見於事也無良不畏明惡之根於其心也無良則必詭隨矣不畏明則爲其寇虐不顧矣小人之害國家大都不出此二者又詭隨乎上寇虐於下二者亦恒相因豈有無良而畏明也者是章推論其心後四章追舉其害

板五章喪亂蔑資傳資財也震按予人以物曰資上言民之殿㕧無以爲生此則言暴虐喪亂之政無復有資救埤益國者故繼之曰曾莫惠我師

桑柔首章倉兄塡兮傳塡久也震按塡如小宛篇哀我塡寡之塡徒典切字亦作殄韓詩云殄苦也

三章國步蔑資震按言無或資救以埤益此國步者承國步斯頻而云然

六章并云不逮震按詩中云字言字皆爲辭助者多矣有進心而使之不敢前所謂如遡風而行不能喘息也

十一章弗求弗迪傳迪進也震按迪之言啟也達也見於尚書二十八篇者所施不同義歸於一說者緣辭生訓一篇之中遂多差違

十三章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對答也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震按國語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又云倚几有誦訓之諫又云使工誦諫於朝凡誦者皆爲誦成言以納箴諫詩蓋謂聽人言則與之應答非耳無聞知者也及爲之誦言箴諫乃如醉而漫不省者矣

十五章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職主涼信也震按上多涼字而善欺背以害民則民亦相欺而罔極矣上行暴虐而競逐用力則民亦巧避而回遹矣上肆其貪而盜奪爲寇則民愁苦而動搖不定矣故詩連舉民之罔極民之回遹民之未戾皆職由貪人敗類者在位所致以見亂不起於民當循其本也苟亂成而讐民亦大惑矣

雲漢首章寧莫我聽震按寧乃也語之轉篇內寧丁我躬胡寧忍予寧俾我遯胡寧瘨我以旱並同俾我遯言使我不能安於上位也

韓奕首章奕奕梁山震按箋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其說非也夏陽之梁山在西周畿內水經注高梁水首受濕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剌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顧炎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

二章鞗革金厄傳厄烏蠋也箋云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震按士喪禮苴絰大鬲喪服作搹說曰盈手曰搹中人之手搤圍九寸蓋兩指搤合如環謂之搹因以爲環名說文搹捉本一字省作鬲厄俗書相仍寫戹作厄

三章出宿于屠震按屠即鄘說文云左馮翊鄘陽亭今西安府同州有鄘谷

六章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箋云燕安也震按箋於篇義下云韓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箋蓋誤謂耳漢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衞滿所伐遷居海中酈道元水經注曰聖水逕方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illegible]

肅孫毓竝云北燕國顧炎武曰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四十七終　嘉應生員葉軨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百四十八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鄭詩考正　休寧戴吉士震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周頌清廟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箋云皆執行文王之德震按詩中言文王不單舉文字倘祀武王成王必不可云秉武之德秉成之德也凡經傳以文贊美其人者不一皆經緯明備威儀敬慎之稱能執是德夫然後可以對於在天之靈而駿奔走以執廟中之事矣駿猶敏也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震按古字丕通作不據洛誥是爲成王七年壬辰歲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後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丕顯頌文王丕承頌武王甚明蓋同一丕顯耳以後承前則謂之丕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丕顯於前丕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倦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與詩通

維天之命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愼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震按說文誐字下云嘉善也詩曰誐以謐我毛詩以嘉釋假正合誐字之義春秋傳引詩作何以恤我轉寫譌失耳爾雅釋詁云毖神溢愼也又云𢘓謐溢慹愼貉謐顗頠密寧靜也毛詩以愼釋溢義本爾雅而溢愼謐爾雅又皆爲靜蓋靜愼意得交通未有心氣不靜而可謂之愼者未有能愼而浮囂之動不除不猶然寧靜者說文謐無聲也史記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索隱曰恤謐聲近又莊子書以言其老洫也陸德明云本亦作溢同音逸然則謐之爲溢爲恤亦聲音字形轉寫譌失古經難治類若是矣書之謐刑猶愼刑伏生今文尚書足據此詩承上文王之德之純而言嘉以愼我我其取之思取法文王嘉美之純德以敬愼也

維清肇禋迄用有成震按蔡邕書石經用魯詩而其作獨斷云維清一章五句奏象舞之所歌也蓋魯詩與毛詩皆以爲歌維清舞象箾矣周人制禮作樂推本功德所起象文王時武功而作者爲之象維清專爲象舞之樂章故歸功文王而言此天下澄清光昭於無窮者文王之法典實開始禋祀昊天盛禮以迄於今而有成是周有天下之禎如此也辭彌少而意指極深遠

烈文維王其崇之震按此詩成王之辭首言烈文辟公美其有功烈有文德則是先王之所大封故繼曰錫茲祉福惠我無疆錫者本於上之辭詩中言我者多爲己與人共舉親之之辭先王既錫祉福又且惠愛無有疆限則子孫世世天子世世諸侯皆長保之所以長保之道勿封殖專利勿侈靡傷貨是乃先王之所崇尚承上錫與惠指先王則王爲自成王稱述先王也

念茲戎功傳戎大震按戎功翼戴文武佐定天下之大功也成王卽政之初其助祭諸侯往往佐文武立功者故篇首曰烈文辟公美其功也中曰念茲戎功使勿替厥功也終曰於乎前王不忘相與懷文武之德也

天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徂往行道也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震按詩言岐山之道民所歸往視之坦然平易蓋心悅而願歸之故無艱阻也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章懷太子注云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據此與箋說以訂經之轉寫譌者作矣而沈存中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後漢書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王伯厚詩攷序云朱文公集傳彼岨者岐從韓詩今訂以韓詩薛君章句釋徂爲往伯厚蓋未深覈而爲是言耳沈所引後漢書乃朱輔疏譌作朱浮傳又譌徂作岨或皆轉寫致誤又驗其書所辨別惟矣字者字殊二字上皆作岨不殊殆欲證古經作者不作矣而書經轉寫於徂字偏旁涉筆偶殊集傳意在以險對夷實緣沈存中筆談譌文於中庸蒲盧也亦取筆談之臆說改舊注朱輔所引傳稱岐道雖僻及薛君稱岐道阻險但爲有夷之行發義不涉徂字詁訓後人因王伯厚之言遂爲韓詩生一誤證幸有韓詩徂往也之解尚存因沈存中之言檢朱浮傳無此語且於後漢書留一疑雖朱子博擇衆言以訂古猶憑譌文改經是以詳攄論之

昊天有成命傳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震按古字單亶通虞翻注國語亦破廣爲光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記載其文作流澤光二字蓋互相涉毛詩此篇傳義悉本國語叔向說是詩曰頌之盛德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以叔向晉之博聞者又去作詩之時世未遠詩教羣習未失詁訓語言未移其說如此後儒不能用其解者今之去叔向數倍於其去詩之作備舉叔向所解說不能通之矣古人謂全而無虧曰成謂昭示明信曰命天之昭示明信者百物生生同然無妄是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不棄其命之謂定命早夜敬恭其命有始未竟之謂基命凡德盛禮恭皆終身如始以爲未竟者也基如太子晉稱基德十五而始平之基猶言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以物皆得之無妄言謂之命天地也以物共覩之不渝言謂之信人道也故叔向於夙夜基命說之曰命信也究其實人道卽天道王者求盡天道故詩不更其辭知其源而本之曰昊天有成命於是乎有畏天命之義故叔向以爲翼上二后之能受豈天諄諄然告之而聽受之乎舉凡尚賢好德使命之精微隨動隨應而皆有以不謬斯之謂受言乎受則有虛衷納善之善故叔向以爲德讓而賈景伯唐子正釋之曰謂詢於八虞訪於辛尹之類是也古人謂不自用爲讓謂百官族姓爲百姓詩中

凡曰成王者毛詩云成是王事也不敢康者不泰然而居臣民之上則有貴於臣鄰之義故叔向以爲敬百姓寬仁曰宥靜專寧一曰密恭儉信寬帥歸於寧者寧一又其要道也績代不絕曰緝如授几有緝御之緝古人謂前後翌代曰昭故以明釋緝猶爾雅以明釋翌也後不復舉明爲說則明非取光明義可知以緝熙者但言熙繼不絕而已起而有光曰熙敦篤曰亶重愼曰厚極之曰肆致極堅持無所中變曰固謀慮息安曰靖調適平不紛擾曰龢故以厚釋亶以固釋肆以龢釋靖蓋不已其光敦重其心以致極治遂於是乎平定息安天下合是詩所道庶幾謂之成王成其王事而無闕失之稱故叔向統釋全義而以故曰成終其說謂是乃爲成王之德也是乃爲能明文德而昭之謂或能定武功而烈之謂成也是乃爲頌之極甚盛德也頌之體語少而意深遠此詩蔡邕獨斷亦以爲郊祀天地之所歌則晉詩與毛詩同詩陳二后奉若天道成王事求靖民之盛德周之能事天地在是毛鄭說詩賈唐注國語皆以成王非謂周成王身據叔向之全文可推也

我將維天其右之　震按冬至祀天於圜丘報始也故以后稷配季秋享五帝於明堂報成也故以文王配周禮有祀天旅上帝之文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即天也而分言之者統乎上則曰昊天上帝五方皆天而祈報風雨寒暑則於五方之天故曰五帝亦曰上帝此詩曰惟天其右之五方之天也周禮旅上帝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五帝也祀天又旅上帝猶祀地又旅四望既統事又分事其義始盡焉耳

執競不顯成康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　震按成即成王事之謂康如易稱康侯治安之謂也言丕顯乎成王事安國家爲上帝之所皇大自彼既成既安以覆有四方功烈斤斤然且明著無已彼指其時若以成康字爲成王康王則頌武王止云執競云無競維烈而頌成康之丕顯上帝皇大之辭過於武又直似武王尚未克定四方自彼成康而於是乎奄有亦難通曉以祭禮考之時祭各於其廟祫祭皆在太廟周家既定禮典後必無合祭武王成康而上不及文王者矣

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勅其車右以時事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震按勅保介者天子諸侯耕藉勸農保介乃同車之人田器置於其間故見諸詩辭以命諸侯急農事下云抑又何求乎惟民之如何用力於新田畬田者是急耳麥則將受上帝明賜矣盡力於耕又將畀以豐年也命農具田器錢鎛之屬以豳詩合之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其事夏小正農緯厥耒農率均田初服於公田皆紀在正月則莫春爲周之三月夏之正月無疑後人不解三代時月相變在漢儒蓋明知之無待辨論故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注云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禮記明堂位爲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孟春謂夏之仲冬季夏六月謂孟夏四月正與詩所言莫春合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何休注公羊春秋謂夏以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芽色尚白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此三代時月正朔相變之義陳寵何休猶能言之使四時不隨月而改是周之時夏之時一也孔子又何必言行夏之時乎

噫嘻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　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　震按詩凡言昭假者義爲昭其誠敬以假於神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格爾之言此也如莫遠具爾耆定爾功之爾詩首以噫嘻發辭噫嘻猶噫歆祝神之聲儀禮既夕篇曰聲三注云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噫興即噫歆士虞篇注云聲者噫歆也禮記曾子問篇注云聲噫歆警神也此詩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所歌故噫嘻於神而言成是王事昭假在此以爲民祈禱既祈之後率農播種而徧使之盡力焉蓋民事即王事重農乃所以成之也周禮圜丘四郊之祀圜丘祀昊天上帝四郊祀五帝而統事天分事天之義於是乎備圜丘惟冬至一舉四郊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舉祀五帝無非重農爲民以成王事而已圜丘郊之大者也王者之事事天也四郊郊之細者也王者之爲民事事天也大主統細主分而禮之隆殺如之專事天不敢以瀆也故歲一舉爲民事事天不敢不詳也故四時迭舉聖人制禮之精意也

雝綏予孝子　震按詩中曰天子穆穆明明爲美主祭者之辭非主祭者自爲辭也詩凡言綏者如綏以多福綏我眉壽以綏後祿辭義竝歸主祭者受神降之福此則下所云使之世世有通哲者爲之臣備文武之德者以爲君而事天昌後永久不替以及眉壽繁祉是也又廟號自考已上通稱考如五廟曰祖考廟曰顯考廟曰皇考廟曰王考廟曰考廟爾雅釋親自父母已上不離父母之稱而主祭者入廟門則全乎子子亦在廟通稱箋以烈考文母爲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是皇考烈考文母祫祭統稱祖與妣之在廟中者而無所隔也蔡邕說此詩禘太祖之所歌與毛詩同篇名又謂之徹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注云徹者歌雝是也周禘歌雝於徹魯僭用禘則亦歌雝於徹至後三家亦以雝徹天子之樂章下用於大夫而不自知其無取於義相襲然也尸出而徹故言薦牲陳俎以受釐而歸福於主祭者繫雝於徹於禘祭之末詩中辭義明顯可推

武耆定爾功　震按爾猶此也

閔予小子陟降庭止　震按此言武王常念文王之道一陟一降於庭皆效法文王而行之即訪落所謂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也蓋其克孝可以永世爲子孫常者在此而文武之緒在此矣

訪落於乎悠哉朕未有艾箋云艾數　震按艾讀爲芟刈之刈艾之言止也有續未竟曰未艾小雅庭燎之二章曰夜未艾後於未央央中也先於鄉晨春秋傳曰國未艾也又曰大勞未艾竝未有竟止之謂此言朕未有艾者循行昭考之道未有可止以見悠遠難終故下云繼猶判渙判渙即伴奐展舒而常不盡之意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　震按上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即所謂念茲皇祖陟降庭止也歎美武王紹述文王之道家庭上下陟降無不由之以安固尊顯此成王之知難而又致其慕如是

小毖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傳荓蜂摩曳也　震按爾雅甹夆掣曳也注云謂牽挽今考詩辭言我無牽挽使失行而致辛螫徒自

求得之耳此言懲於前下則言愼於後

綵衣不吳不敖傳吳譁也震按吳方言云大也說文云大言也徐鍇以爲大言故矢口以出聲

酌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箋云介助也震按詩言武王時晦則晦故有汋鑠之師但遵時而安養及時顯則顯故天乃大助而克寵受於天成蹻蹻王者之爲下言則有嗣之用衆者實維此事允師明衆不可輕用也

桓皇以間之傳間代也震按詩中未嘗一語及商獨間之爲代商之字於文無所承指似難強通蓋上言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則是保有其士衆而往用之四方遂克定周家王業此所以綏萬邦者豈復諸侯之事乎實天子之事而武王之德上昭乎天天以武王代之皇如惟皇上帝之皇謂天也綏萬邦是代天子事克定厥家是代天子位

賚敷時繹思震按思辭助也言布是文王之事而尋繹之故章末云於繹思歎美武王繼承尋繹之善也

我徂維求定震按謂往克商求安天下蓋聖人無取天下之意有安天下之仁

時周之命箋云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震按蔡邕亦以此詩爲大封於廟賜有德之所歌義與毛詩同春秋傳引桓賚並繫之武則奏大武之所歌大封正武王時功成之一事舞大武歌此諸篇爲六成之節頌作於成王時所以推明武功而美之則詩頌美武王非爲諸侯言明矣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鄭注云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今考詩中我徂維求定之云適合大封於旋反後故春秋傳以賚爲其三桓爲其六詩章與舞之取義協殆篇第未亂時若次有天命然後可以大封而繹思文王求安天下實受命所自篇首述武王之意末二句則致贊美之辭著之樂章使天下咸知周受命之正也

般墮山喬嶽允猶翕河震按爾雅巒山墮墮與橢聲義通圓長曰橢凡山之形不正圓故有墮之名謂山之圜而長者喬與嶠同爾雅鋭而高嶠是也河會衆流不翕則泛溢水性不常不允則不久翕山主乎靜故以形言墮水主乎動故以德言曰允曰翕於皇是周言周代殷也陟其高山謂方嶽也山嶽之隋者喬者河之翕而允矣由地中行也以及普天之下莫不聚於是而對之是周之受命而於此秩祭也古書猶由交通蓋同聲轉寫之譌遂相沿爲古字通用以免改字詩篇取於義名般般旋也旋徧天下也時邁燔柴祀天告以方望之事般則望而秩祭山川非受命不得巡狩猶之非受命不得大封故時邁曰昊天其子之而賚與般皆曰時周之命云爾

魯頌泮水首章思樂泮水震按泮水出曲阜縣治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通典云兗州泗水縣有泮水是也泗水縣即魯卞邑

二章匪怒伊教震按凡使民畏威而遠罪之事無非教此則言非由怒而足以教化人所以申明其德音之昭昭也或以此一語證泮宮爲諸侯之學於詩意亦謬矣

五章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震按穀梁春秋云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作泮宮蓋亦增益更治耳魯有泮水作宮其上故他國絕不聞有泮宮獨魯有之泮宮也者其魯人於此祀后稷乎魯有文王廟稱周廟而郊祀后稷因作宮於都南泮水上允非諸侯廟制所得及宮即水爲名稱泮宮采蘩篇傳云宮廟也是宮與廟異名同實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泮與頖同聲假借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詩曰從公于邁曰昭假烈祖靡有不孝明在國都之外祀后稷之地曰獻馘獻囚獻功蓋魯於祀后稷之地時亦就之賞有功也王制篇之言作於漢文帝時多涉傳會未足據證春秋僖十三年夏會于鹹齊宋陳衞鄭許曹凡八國左傳曰淮夷病杞故十六年冬會于淮同前加邢凡九國左傳曰謀鄫杜注云鄫爲淮夷所病故且東略也齊桓公會諸侯而城緣陵遷杞又城鄫不果城而還其不以師加淮夷必有淮夷求成獻賂之事不足書故不見於經傳此詩至五章已後乃及淮夷非全無是事而徒侈言之矣淮夷近魯魯所嘗使之服則詩又以勉魯侯矣

閟宮二章敦商之旅震按敦於文从攴隸省作攵本督責之義敦督語之轉說文敦字下一曰誰何也史記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崔浩云何或爲呵漢舊儀宿衞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誰呵亦即呵止蓋敦商之旅猶云遏商之旅耳

三章周公皇祖震按皇祖周公倒句以就韻

四章三壽作朋震按三壽謂上壽中壽下壽之人作朋言皆得與爲比壽由是引而極之故又曰如岡如陵王伯厚云晉姜鼎銘曰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語也

五章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震按鄭康成注周禮小司徒職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成三百家家可任者一人計之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三十人是十而取一周禮小司徒職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宜謂此司馬法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謂之乘馬考之小司徒職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通上中下地率之凡二家五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計七百五十人而長轂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亦十而取一前法家可任者一人正卒也此法二家五人通正羨之卒也除正卒二人其餘二家三人爲羨卒所謂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起之作之並十取一然則百井九百夫之中起正卒三十羨卒四十五六十夫而取二正卒三羨卒共五人唐李靖稱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廏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此即孫子所謂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實戰國時徵民窮師之爲而包咸之徒信用王制傳會之說以大必不踰百里然不得言封建諸侯無千乘之國遂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俗儒治經不能稽遠語之以大國方數百里則以爲失制獨不疑十井共一乘亡國之政民不堪命不至是是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一乘士徒凡三十人者適合魯千乘之國故曰公車千乘康成箋詩據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稱三萬實減退七千五百人其答林碩又云二軍之大數則實加五千人孔沖遠謂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似二軍可稱三萬三軍

當稱四萬也國語管仲制萬人爲一軍而曰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數雖與是詩相當魯未必用管法宜據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法釋詩而二軍三軍勿泥其數可也

壽胥與試震按胥皆也試用也言黃髮台背諸壽之徵皆與之歷用備有也

九章新廟奕奕箋云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震按首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卽繼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若閟宮非姜嫄廟無此立言之體矣其曰是生后稷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明郊祀后稷因推后稷所生此魯有姜嫄廟之所以然也太王文武之興周其祥由開於姜嫄者也魯侯承祀謹修廟寢而有此新廟奕奕言一姜嫄廟而餘廟可見以姜嫄爲廟之先且遠故也魯有文王廟不在廟制之內故異其稱曰周廟上溯至后稷且至姜嫄尤當異稱故曰泮宮曰閟宮閟之言局閟靜愼也以周之厥初生民魯人又謂爲禖宮神之也毛詩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康成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陸德明序錄云魯人

商頌那亦不夷懌震按亦不猶云不亦古語然耳

長發首章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娀契母也震按此有娀但指契母方將者言其後欲大耳史記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此詩言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著契佐禹之功也言帝立子生商著受姓所起由是世世相繼商日以盛也

三章帝命不違至于湯齊震按此言自商之先祖至湯世有明德天命不去齊同以集有天下之大命

四章爲下國綴旒震按孔子三朝記云所以爲儀綴于國曾子制言云行爲表綴于天下綴者懸綴於高民所瞻望之謂旒亦垂飾章美以示儀者也言爲下國仰而取法

不競不絿傳絿急也箋云競逐也震按絿本引絲之急廣韻云急引也凡競逐躁急剛猛柔弱皆害於施政教

五章爲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也震按綴旒言望之以爲法也駿厖言恃之以爲安也上章言政此章言勇上章但言球玉此章則言供貢義各相配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三之四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四十九　嘉應生員葉　銓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杲溪詩經補注

歙戴吉士震著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傳曰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窈窕幽閒也疏云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以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淑善也逑匹也孫炎云相求之匹 鄭箋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震按箋說非也古字鷙通用摯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郯子言少皡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說曰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此義之兼取鷙者不得如箋所云明矣雎鳩之有別本於其性成是以詩寄意焉凡詩辭於物但取一端不必泥其類窈窕謂容也其容幽閒窈窕然禮四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容者德之表屈原賦九歌曰子慕予兮善窈窕亦以容言之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毛傳曰荇接余也俗呼荇絲菜夏月開黃華流求也寤覺也寐寢也鄭箋曰左右助也言后妃將供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疏云天子案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集傳曰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震按參說文引詩作槮木長貌此詩卒章曰左右芼之明言爲芼非爲菹也菹與醢相從實諸豆周禮七菹韭菹菁菹茆菹葵菹芹菹箈菹筍菹是也芼與羹相從實諸鉶儀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晉義曰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內則曰饘酏酒醴芼羹又曰雉兔皆有芼是也芼之而猶曰左右不必爲無方則左右者蓋至近之辭流之言在流水之次有潔濯之美可以當求取耳直以求取訓流則非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鄭箋曰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不周曰輾震按思服王肅云服膺思念之是也爾雅悠遠也箋說爲后妃求賢女與之供己職古者天子諸侯內宮之人有數皆不得任意廣求 集傳爲宮中之人於文王之妃太姒始至見而美之因本其未得言憂思之深至於如此予繹此詩蓋言必窈窕之淑女乃宜配君子未得其人求之不可不專且至所以明事之當重無過於此者關雎之言夫婦鹿鳴之言君臣歌之房中歌之燕饗俾聞其樂章知君臣夫婦之正焉禮樂之教遠矣非指一人一事爲之者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集傳曰采取而擇之也震按采擇取也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毛傳曰芼擇也集傳曰芼熟而薦之也震按爾雅芼搴也郭注云謂拔取菜益因采之芼之相次比宜其不遠毛詩則以三章之次先求次取次宜爲擇故不從爾雅集傳以采已兼擇故用董氏說爲熟薦不從毛詩董氏說見呂伯恭讀詩記三說皆緣辭生訓於字之偏旁不能明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亦引此詩而云艸覆蔓又於詩之前後失次大致說經者就經傳合而不可通於字說字者就字傳合而不可通於經舉此一字知訓詁之失傳久矣考之禮羹醢菹芼凡四物肉謂之醢菜謂之菹肉謂之羹菜謂之芼菹醢生爲之是爲豆實芼則湆烹之禮注湆肉汁也故菹芼有別芼之言用爲鉶芼也

關雎鄭分五章　求賢妃也故其三章曰求之不得難之也難之也者重之也蓋周初作之以爲房中之樂燕禮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詩譜云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又謂之燕樂燕禮記周禮磬師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故耳亦曰鄉樂升歌笙間之後堂上下合而奏之燕禮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南豳雅頌有專爲樂章非詠時事者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所以正內德慎昏姻之際毛詩篇義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可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魯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史記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漢書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齊韓之學亦皆以爲諷刺惟毛詩與禮經合之說薛士龍云關雎作刺是賊其詩者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傳曰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黃鳥搏黍也方言驪黃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驪黃或謂之黃鳥郭注云其色黧黑而黃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震按覃長也覃字本義說文云長味也故因爲凡長之通語生民詩曰實覃實訏施延也語之轉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毛傳曰莫莫成就之貌濩煮之也舍人云是刈刈取之是濩煮治之孫炎云煮葛以爲絺綌以煮之於濩故曰濩煮非訓濩爲煮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鄭箋曰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震按莫莫猶幕幕也此因夏時服葛在躬而念及治葛之事以見不可厭耳古字毋通用無

告言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毛傳曰言我也師女師也汙煩也私燕服也害何也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鄭箋曰煩煩撋之用功深阮孝緒字略云煩撋猶挼莎也澣謂濯之耳集傳曰言辭也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震按言與云聲義相邇薄猶且也

葛覃三章　不忘女功也禮后夫人親蠶不親葛蓋當服葛之時猶念未嫁在父母家曾知葛事之勤而追賦之因以感而思歸寧也周書無逸之訓以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誦以爲戒然則葛覃之義其以視忘女功之勤勞而驕侈是從者孰宜法孰宜戒可知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毛傳曰采采事采之也蔡云言勤事采采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韓詩云頃筐欹筐也懷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集傳曰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震按采采眾多貌詩曰采采芣苢又曰蒹葭采采又曰蜉蝣之翼采采衣服皆眾多者卷耳芣苢又以見其多而易得之物一握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寘此懷念于周行之上下三章皆懷之之事也周猶徧也通也行路也行爲行列字之音訓旁及而春秋傳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斷章見意如郤至之論公侯干城公侯腹心爲一美一刺於詩之本指不然也荀卿書曰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以明用心者之一情之至也不貳其得詩之意者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傳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也姑且也人君黃金罍許叔重五經異義罍制今韓詩說金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毛詩說罍酒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取雲雷之象永長也震按爾雅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毛詩殆轉寫誤也金者五金之統名罍說文云龜目酒尊刻雲雷象三章皆承上感念于周行而言陟山謂君子行邁所陟也酌酒願君子且酌以解其憂勞也鄭箋以爲后妃言使臣以兵役之事勤勞于山險出使而反君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集傳以爲后妃託言欲登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不至於長以爲念二說皆未然與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毛傳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五經異義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古毛詩說觥大七升許叔重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鄭箋曰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飲酒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震按觥亦作觵周禮所謂觵撻行禮用之爲罰爵常飲酒則否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毛傳曰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孫炎云馬疲不能進之病也痡病也吁憂也震按爾雅釋山云土戴石爲砠砠字從石以石上戴土也僕御者也痡益勞於御車而疲病言馬言僕則君子之勞可知吁當爲盱何人斯之詩曰壹者之來云何其盱都人士之詩曰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皆不得見而遠望之意說文盱張目也爾雅盱憂也毛詩於盱字不復釋則皆蒙卷耳傳矣今此詩及傳作吁者後人轉寫之譌耳

卷耳四章　感念於君子行邁之憂勞而作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毛傳曰木下曲曰樛履祿也綏安也震按詩中凡言葛藟諸葛之藤蔓耳古曰藟今曰藤古今語也以葛藟爲二物別指一藤之類當之非也詩言福祿者多矣此獨言福履益身之勤履無非福祉吉事是謂福履毛鄭詩以上二言喻后妃以恩意下逮眾妾故眾妾得以上附而進御於君下君子則指君集傳以爲眾妾樂后妃之德而稱願之恐君子之稱不可通于婦人乃云自眾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是與他處樂只君子儕別不然矣詩辭本無從知爲眾妾美后妃所作葛藟之附樛木福履之隨君子實樛木有以來之君子有以致之也以是言之亦可知詩人之言福矣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傳曰荒奄也將大也鄭箋曰將猶扶助也震按將猶進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傳曰縈旋也

樛木三章　下美上之詩也毛詩篇義曰樛木后妃逮下也未聞其審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毛傳曰螽斯蚣蝑也詵詵眾多也振振仁厚也集傳曰詵詵和集貌振振盛貌震按螽草蟲以股鳴者其類不一斯語也或曰螽斯或曰斯螽便文協句如鶯斯羊之類言羽者于其飛之盛見之詵詵眾盛貌與詵莘莘駪駪侁侁等字聲義相邇振振儀容之盛也毛詩於振振公子振振君子皆曰信厚也貌晉童謠均服振振杜預韋昭云盛貌故說各不同毛鄭以宜爾子孫直言后妃集傳以爲亦指螽斯毛鄭是也物以多見其盛人則以多賢爲盛詩之稱美者如是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傳曰薨薨眾多也繩繩戒慎也集傳曰薨薨羣飛聲繩繩

不絕貌震按毛傳義本爾雅繩亦作憴抑之詩曰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以教令之出不苟則子孫戒愼守之萬民咸奉行之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毛傳曰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集傳曰蟄蟄亦多意震按毛傳是也古字輒通用揖史記揖五緖又泰刻石揖心揖志

螽斯三章 亦下美上也毛詩篇義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傳曰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之子嫁子也于往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傳曰蕡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傳曰蓁蓁至盛貌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桃夭三章 歌於嫁子之詩也家之大善曰宜以美以誨爾見之與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毛傳曰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李巡云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丁丁椓杙聲也爾雅椓之謂杙李巡云謂椓也赳赳武貌干扞也孫炎云干楯所以自蔽扞集傳曰肅肅整飭貌震按毛詩以肅肅兔罝爲其人之不忘恭敬集傳以爲罝之整飭集傳是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傳曰逵九逵之道韓詩薛君章句云中逵中九交之道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兔罝三章 美用賢也金吉甫曰按墨子書文王舉閎夭泰顚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見尙賢上第八據金氏說則赳赳武夫追本其往昔所爲而賢言之者也於此見舉賢之不遺微賤而得國士良佐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傳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陸璣草木蟲魚疏云其子治婦人生難 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震按采采衆多貌薄猶且也采之往取也有之覩其有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毛傳曰掇拾也捋取也震按掇穗折之也捋一手持其穗一手持取之也車前之用在子故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毛傳曰袺執衽也孫炎云持衣上衽 扱衽曰襭李巡云扱衣上衽於帶 震按婦人之衣連衣裳不殊之衽者裳之旁幅也搢襟貯之而持其衽或扱諸帶

芣苢三章 言室家之樂以見治化之盛有徵也毛詩篇義曰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以是言之徵之室家和平而知天下和平也故周南王者之風也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章句謂芣苢爲澤舄以采之不已喻君子有惡病猶守而不離去 於義爲狹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傳曰喬上竦也思辭也潛行爲泳永長也方泭也方言泭謂之䉬䉬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 震按爾雅休蔭也郭注云今俗語呼樹蔭爲休 休思或作休息者轉寫之譌韓詩外傳引此作不可休思釋文云本或作休思作休息並疏云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 周禮職方氏荊州其川江漢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傳曰翹翹薪貌疏云高貌 錯雜也秣養也說文秣食馬穀也 鄭箋曰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說文楚叢本一名荊 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凡致禮餼則秣馬 震按箋云示有意者謂詩設言以見悅之深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傳曰蔞草中之翹翹然馬融云蔞蒿也 震按周禮注鄭司農云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

漢廣三章 言男女之禮教行也故有悅色之情而美是女之不可求民咸知禮義故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毛傳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汝水出大孟山東入淮 墳大防也考工記注故胡國地道記有陶丘鄉詩所謂汝墳之國在楚旁漢志汝南郡安陰故胡 枝曰條幹曰枚疏云木大不可伐其幹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 惄飢意也調朝也鄭箋曰惄思也方言云惄怒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惄或曰溼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溼或謂之惄又云凡思之貌或曰惄 集傳曰調一作輖重也釋文亦云調又作輖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傳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鄭箋曰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毛傳曰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韓詩作烜薛君云烈火也 孔甚也邇近也鄭箋曰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震按父母孔邇鄭箋以爲君子仕於亂世當念之而遠罪不避勞役疏云或不堪勞苦避役死亡 集傳則以爲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余繹此詩汝旁之國其民以王室徵役而往時紂政暴虐則或有不免於死亡之憂役作之勞瘁其小者也然王室之虐遠而父母之邦恩德甚近言邇者對王室遠也上言王室亦以對父母之指侯邦也錄之周南蓋見紂自暴虐而文王典治之國自使民可懷若家之父母不必云孔邇民不父母其君而以目方伯又不然矣

汝墳三章 言君子從役之勞也於此見殷之失民而民之懷其國者實周之治功所被遠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毛傳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震按振振容儀之盛也鄭箋謂公子有似於麟集傳以麟喻文王后妃之仁以趾喻公子箋說是也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傳曰定題也說文題額也 公姓公同姓集傳曰公姓公孫也姓之言生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毛傳曰公族公同祖也

麟趾三章 美公子之賢比於麟也麟之儀表見於趾額角矣公子之賢則見其振振矣

皇清經解卷三之四十九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三之五十　學海堂庚申補刊

杲溪詩經補注　歙戴吉士震著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毛傳曰鳩尸鳩秸鞠也又名布穀百兩百乘也疏云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鄭箋曰御迎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傳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震按古字房通用方小雅既方既皁大雅實方實苞箋於小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是方有房義漢書山陽郡方與晉灼云音房縣是方有房音方之猶居之也左傳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杜注云房舍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傳曰盈滿也鄭箋曰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集傳曰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　言夫人始嫁之禮也昏禮治化之原也故其禮盛禮盛所以使人知夫婦之正也所以使人修其內德而不敢苟也鵲巢之詩亦周初作之以爲房中之樂凡樂章或言德焉或言禮焉彰教也稱美以樂之而人心將不移於惡樂之道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傳曰蘩皤蒿也疏云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于其傍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于於也沼池也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王后則荇菜也之事祭事也如春秋書有事于太廟鄭箋曰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集傳或曰蘩所以生蠶毛詩于采蘩祁祁云蘩所以生蠶震按夏小正二月榮菫采蘩說曰皆豆實也儀禮用菫宜及葵爲滑又有葵菹與蘩爲豆實不見于經春秋傳曰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然則采蘩之爲供祭事明矣蘩不在七菹之數其用未聞毛詩謂公侯夫人執蘩菜王后則荇菜因詩傳會非禮制也爾雅小渚曰沚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傳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集傳或曰卽記所謂公桑蠶室也震按毛傳是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

毛傳曰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鄭箋曰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疏云諸侯之祭禮亡案特牲夕陳鼎于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夙興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諸侯與士不必盡同天子則大宗伯視滌濯禮記主婦髮鬄鄭注少牢饋食禮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髮鬄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疏云被之祁祁據祭畢則被之僮僮爲祭前故鄭引髮鬄與被爲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爲視濯非正祭之時也若祭服則副矣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集傳或曰公卽所謂公桑也震按箋以上二言指將祭之前下二言指既祭之後蓋舉前後而祭時之嚴敬不必言也鄭氏注禮合次與髮鬄爲一其箋是詩又合被與髮鬄爲一被之爲次恐未然也周禮王后之六服三翟皆祭服從王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揄翟祭羣小祀服闕翟鞠衣告桑事之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之首服編追師注云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褖衣之首服次追師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鬄說文鬄髲也髲益髮也二字轉注鬄又作髢君子偕老之次章上言其之翟也下言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箋曰髢髲也不用髲爲善義與說文合髲被古字通用然則是詩之被乃所謂髲不在副編次之數既周被然後加首服翟衣之首服副笄六珈是矣劉成國釋名云髲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僮僮端直貌祁祁齊同貌豳七月小雅出車曰采蘩祁祁大田曰興雨祁祁大雅韓奕曰祁祁如雲商頌玄鳥曰來假祁祁皆多而齊同之貌然則被之祁祁蓋狀所益之髮多而不亂也一被而將事之敬可知也

采蘩三章　敬祭事也夫人之職莫大乎奉祭祀故射義曰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毛傳曰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震按阜大也如□牡孔阜之阜喓喓狀其聲故槩曰草蟲趯趯狀其躍故目之曰阜螽螽之屬不一螽其統名也草蟲則凡小蟲草生者之通語也爾雅阜螽蠜李巡云蝗子也草蟲負蠜亦作負陸璣疏云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蜇螽蜙蝑蜇亦作蟴方言春黍謂之蜙蝑郭注云又名蚣蠑江東呼蚱蜢蟿螽螇蚸郭注云今俗呼似蜙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螇蚸土螽蠰谿郭注云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蠑蓋因詩辭而別其名類以傳合之爾雅周秦之際所記解釋詩書往往緣辭生訓以爲盡可證實則違經矣毛鄭以首二言爲喻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中二言爲在塗時憂不當君子集傳以爲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如此集傳是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毛傳曰蕨鼈也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惙惙憂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傳曰薇菜也說文云似藿夷平也

草蟲三章　感念君子行役未返之詩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毛傳曰蘋大蓱也俗呼四葉菜五月有白華濱涯也藻聚藻也陸璣疏云藻有二種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行潦流潦也鄭箋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絜清故取名以爲戒震按爾雅萍蓱郭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其大者蘋蘋與萍雜生而大故爾雅連文釋之萍無莖所謂浮萍蘋則有莖實二類也集傳誤以郭氏之解萍者解蘋行路也雨水所流積於湟爲潦夏小正湟潦生苹說曰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萍草也說文云潦雨水大貌趙臺卿注孟子云行潦道旁流潦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毛傳曰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疏曰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鄭箋曰亨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集傳曰蓋粗熟而淹以爲菹也震按作菹之法生爲之此爲芼非爲菹箋說是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毛傳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尸主也齊敬也季少也鄭箋曰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于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惟君使有司爲之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疏云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其粢盛蓋以黍稷集傳曰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祭祀之禮主婦薦豆實以菹

蕭震按箋說是也祭祀在室中之奧此徧言牖下異於常奉祭事也教之禮牖下或室中或戶外以女禮則知爲戶外古者宮室之制戶設於室東南牖在戶西奧又在牖西爲室西南隅之名牖所以爲名也奧者其地幽奧主祀以爲此篇所陳皆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設之於奧奧即牖下蘋云經典未有以奧爲牖下者矣集傳盍本其說

采蘋三章　女子教成之祭所歌也士昏禮之記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射義曰采蘋者樂循法也謂樂其能循教之禮法于是乎祭以成之春秋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采蘋之詩蓋亦專爲樂章而作者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毛傳曰蔽芾小貌（爾雅芾小也）甘棠杜也翦去也伐擊也茇草舍也（說文废舍也引此詩）集傳曰蔽芾盛貌震按蔽芾爲葉之生蔽芾然愛其生長勿損壞之也爾雅曰杜赤棠白者棠又曰杜甘棠與梨山樆榆白枌立文同杜甘棠（方言杜根也郭注云今俗語通言根杜）而名可轉注杜曰棠梨山生曰樆榆白曰枌毛詩以甘棠爲杜失爾雅之讀也（用此知毛詩故訓依於爾雅爲之首雅周秦之際經師解釋詩書者稱訓說俱漢之詩取之大學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當訓予我之予賚畀卜訓賜予之予不得錯見一句中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間也郭氏注云孔魄延虛無皆有間隙餘未詳考之說文哉言之間也言之間詞助然則哉之言三字方言之間言爲語助見于詩易多矣豫射厭也注云詩曰服之無豫未詳擇當訓厭足飽厭之斁射訓厭倦厭惰之厭此又射擬拾之雜而不倫如是矣爾雅毛詩學者所宗不可不知其源流得失也是以附論之）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毛傳曰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毛傳曰說舍也（方言稅舍車也宋趙陳魏之閒謂之稅郭注云舍宜音寫）鄭箋曰拜之言拔也震按施士匄毛詩說云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

甘棠三章　周人之思召公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傳曰厭浥溼意也行道也震按下云速我獄速我訟則在人必有稽日者故先言已無致之之端以起下獄訟之無端而來也鄭箋以首一言爲道中始有露指二月中嫁取時下二言爲假多露以拒彊暴之男禮不足而非時過來集傳以爲女子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又云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彊暴侵陵之患於詩意皆未然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傳曰速召也獄埆也（疏盧植云相質穀爭訟者也）鄭箋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室家不足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疏曰知不爲幣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幣若不備不得爲男女貞女不肯各有其媒女所不從男子強委之若昭元年左傳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是也）震按誰謂云者事之實無而疑於有雖聽斷者之明察其爲誣耳室家不足言於室家之道闕雖速我獄而情終得白也集傳以爲貞女自訴而言又以室家不足爲禮未備不若箋說之密矣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毛傳曰墉牆也震按亦不女從謂事得直不從其誣辭舊說以爲女自言不從彊暴之男則不必纍之速獄下矣

行露三章　美聽訟者之詩也男女之訟貞淫應之禮教首重之韓詩以爲既許嫁矣見一禮不備守死不往其說非也毛詩篇義曰行露召伯聽訟也未聞其審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毛傳曰素白也紽數也（疏云此言紽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爲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疏云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大夫羔裘以居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鄭箋曰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爲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震按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在朝君臣同服（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惟豹袪與君異耳）傳因退食自公爲退朝而燕居故云羔裘以居考之詩辭蓋在朝方退自公門出見者賦以美之禮朝廷曰退紽本作它一說讀爲予之佗矣之佗加也其英飾五故曰五它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傳曰革猶皮也緎縫也（孫炎云緎縫之界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傳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震按一說紃之施於縫中（禮雜記注云紃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其下端餘絲垂爲飾者曰總

羔羊三章　美官職修也官民無事政明而頌聲作是故望其服飾容度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傳曰殷靁聲也山南曰陽斯此也違去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震按何斯違斯毛鄭以爲君子適居此復轉行去此指在外勤勞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集傳以上斯指君子違斯言去此所而從役未一言毛鄭謂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集傳謂冀其早畢事而還歸集傳是也振振容儀之盛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　感念君子行役而作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傳曰摽落也尚在樹者七鄭箋曰我我當嫁者（疏云以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己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辨之）庶衆也迨及也集傳曰吉吉日也震按我者代辭鄭箋是也毛鄭皆以此詩專爲女子年二十當嫁者而言爲說本周禮又皆以梅之落喻年衰鄭則兼取梅落見已過春而至夏似迂曲難通集傳以爲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彊暴之辱豈化行之世女宜有此懼邪亦非也古者嫁娶之期說歧而未定其以少長論者或主於男三十女二十或曰此爲期盡之法據詩禮證之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蓋冠而後有室笄而可以嫁（春秋傳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皆昏姻以時者也（譙周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耳）大戴禮記曰男八歲而齔（齔毀齒也）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歲而齔十四然後其化成（盧辯注云昔古者皆二十三十爲婚姻之年十四十六爲嫁娶之期）此舉其端言之也墨子書曰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王肅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

家此舉其中言之也周官經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舉其終之大限言之也不使民之後期而聽其先期恐至於廢倫也亦所以順民之性而民自遠於犯禮之行也周禮凡言會者皆謂歲計日會中春令會男女者使其屬稽之核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猶不能昏嫁者許其殺禮殺禮則媒妁通言而行謂之不聘不聘謂之奔故曰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奔之爲妻者也記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之爲妾者也買妾者納財而不用禮因其不聘故爲之奔（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凡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非有故而後期者爲不用令非仲春不禁之時而不行六禮者爲不用令國語句踐欲報吳誓其民曰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辠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辠此志在蕃育人民故限之使速昏若民之先期男十六而娶女十四而嫁亦不聞古人有禁也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周禮仲春許行之者皆男女以正者也其以日月論者或主於起自仲春至仲夏猶承春末未遠過此則止矣或主於起自季秋至仲春則禮殺而止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說曰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豳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采蘩夏小正繫之二月而衛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自納采至親迎節次非可驟施從容用禮然也荀卿書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韓詩傳同）殺止云者蓋季秋之月農事備收昏娶之禮漸舉至冰泮已盛行仲春耕者少舍猶得合男女之事是時從容用禮者固多其貧不能昏嫁者會計其年因以是時許其殺禮自是而後民急農事昏嫁亦漸止矣周禮中春之令專爲不備六禮之民糾察其殺禮之由且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至是盡許其殺禮昏嫁過此豈有後期者哉凡昏娶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限其時月其殺禮不聘者權也權則限以時月夫婚姻不使之六禮備則禮教不行夫婦之道闕而淫辟之罪繁不計少長以爲之期則過其盛壯之年而失人倫之正不許其殺禮則所立之期不行既殺禮而不限以時月則男女之訟必生以是言之周禮三十二十之期及中春之令昭然矣荒政之十曰多昏則又不計其年不限仲春而皆許殺禮者古人立中以定制女子即過二十亦未遽爲年衰則知梅落非喻年衰也梅之落蓋喻女子有離父母之道及時當嫁耳首章言十猶餘七次章言十而餘三卒章言皆在頃筐喻待嫁者之先後畢嫁也周禮所言者實古人相承之治法此詩所言卽其見之民事者也錄之召南所以見治法之修明民咸知從令與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傳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傳曰塈取也鄭箋曰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震按塈如民之攸塈之塈息也（猶言置諸頃筐）迨其謂之者女年期盡禮殺使媒妁通言而行也

摽有梅三章　言治教之行待嫁者之不使過期也蓋仲春歌于殺禮而嫁者之樂章（桃夭歌于婚嫁之常用六禮者此歌于期盡而殺禮）者男子之娶非有故不使過三十女子之嫁非有故不使過二十者治教之不敢忽者也重人之倫也毛詩篇義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毛傳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噣謂之柳柳鶉火也）肅肅疾貌宵夜也征行也寔是也鄭箋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集傳曰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遬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震按上二言集傳是也下三言毛鄭是也凡安其分者皆安於禮命之貴賤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毛傳曰參伐也（考工記注云伐屬白虎與參連體而六星國語注云參在實沈之次）昴留也（爾雅大梁昴也西陸昴也釋文云昴一名留）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鄭箋曰裯牀帳也（鄭志答張逸曰今人名帳爲裯必入抱一帳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御進之次序（疏云所施帳者爲二人其侍於君有須在帳者妾御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帳不若亦言尊卑異也

小星二章　言妾之以禮御於君所也尊卑有定而各安其等則內治修矣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傳曰決復入爲汜鄭箋曰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傳曰水枝成渚（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震按旣悔則不失相處之常矣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傳曰沱江之別者鄭箋曰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爲之旣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集傳曰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震按以與過一義耳變文以合韻不我過言其絕而遠之如所謂無有過而問者是也其嘯也歌箋說是也凡嘯出於感傷歌則釋然於懷蓋悔而爲之感傷因以釋然也

江有汜三章　妾言其嫡之自悔而作也

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傳曰郊外曰野苞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誘道也鄭箋曰疾時無禮而言然震按毛鄭以上二言爲荒政之多昏將之以爲禮下二言爲女子期盡者思及仲春吉士使媒妁道成昏禮後儒或援誘射以證之恐未然也昏禮摯不用死況詩之卒章正言其不可誘耳集傳直目吉士爲強暴之男是又禮教獨不及於男子而詩人猶加之以美名也蓋獲麕於野白茅可以苞之女子當春有懷吉士宜若可誘之設言之也苞俗本譌作包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毛傳曰樸樕小木也（爾雅樸樕心）純束猶苞之也鄭箋曰純讀如屯震按樸樕在林薪之易得者麕鹿在野田之易得者純束之以白茅則致其潔清有女比於玉則深其愛悅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毛傳曰舒徐也脫脫舒貌感動也帨佩巾也尨狗也鄭箋曰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集傳曰此章乃述女子拒

之之義處按此承有女如玉而因言其度之安舒自持有節曾不可犯于也曰我者自人我是女也無曲之犬遇非習見者至則吠犬猶云無近而嗟是女之無或使犬吠蓋遠望之而其不可押

野有死麕三章 言禮教之興雖里巷之女無可犯以非禮者也詩辭所涉曰林野曰麕鹿曰尨吠亦以見鄉曲之遠於都邑也或曰詩言女之不可誘固善矣先之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何也曰女之待嫁所願者吉士也士之歸妻所願者有女如玉也誘之之云以甚言情之動於愛悅祭義曰如欲色然張衡云如好色取其甚也而卒能無失乎禮義則風化之所被可落矣此詩教之善以情見禮義與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毛傳曰襛猶戎戎也唐棣移也肅敬也雝和也鄭箋曰曷何也震按俗本襛旁作禾者轉寫之譌石經及釋文注疏本皆未誤說文衣部襛字下引此詩 唐棣今之車下李晉宮閣銘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毛詩爲之棣移語之轉以移爲夫移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說爾雅者之疏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傳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疏曰鄭志張逸問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君奭注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震按後人以此爲東周之詩附於二南者據春秋兩書王姬而欲附合其一洪氏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周莊王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三年書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齊侯之子則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說者乃謂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爲召康公之謚時必無此事遠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矣其說非也春秋所書使魯主之者耳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秦漢以後使三公主之呼爲公主不書者蓋多矣史記桓王平王孫也太子洩父早死桓王在位二十三年而此一當莊王四年一當十四年其非桓王姊妹無疑桓王之女則洩父之孫莊王之女則桓王之孫去平王遠矣且其下嫁者一爲襄公一爲桓公皆僖公之子襄公已立爲齊侯五年而後娶王姬桓公已立爲齊侯三年而後娶王姬詩人必不稱爲齊侯之子若毛鄭舊說齊侯丁公也齊侯呂伋見成王顧命雖史記云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蓋者疑辭其既老乃遇文王及成王之初猶在不得謂非過百年矣成王即位十餘年間安知丁公不已立爲齊侯而武王女至是適其子乎或又謂齊者齊一之義猶康侯之稱則詩中如厲王不稱厲而稱汾王諸侯固無不以國舉者是詩既無確證不必易毛爲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傳曰伊維也緡綸也

何彼襛矣三章 王姬下嫁也取肅雝焉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毛傳曰茁出也疏云謂草生茁茁然出非訓爲出葭蘆也李巡云葭初生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疏曰多士注云翼驅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田僕云設驅逆之車 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鄭箋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疏云不忍盡殺令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于嗟者美之也震按春蒐以除田豕爲其害稼也田豕一歲曰豵說文云一歲豵尚叢聚也二歲曰豝說文云二歲能相把拏也三歲曰豣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一發五豝毛鄭以爲驅禽之禮集傳謂猶言中必疊雙也魯齊韓三家之詩皆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曲也考之禮騶趣馬也虞虞人也月令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皇甫侃云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故爲七騶春秋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元凱云六騶六閑之騶又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孔沖遠云掌馬之官兼掌御事周官經山虞澤虞大田獵則萊山田澤野據是言之騶與虞田獵必共有事詩因而兼言兩官耳舉騶虞則騶之知禮虞之供職可知而騶虞以上之官大遠乎騶虞之微者亦可知射義所云樂官備其謂是與說射義者以五豝喻得賢才之多擬之爲失倫矣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毛傳曰蓬草名也一歲曰豵鄭箋曰豕生三日豵震按曰豝曰豵皆田豕小大之異名

騶虞二章 言春蒐之禮也除田豕也君舉其禮騶御虞人供其職歎美騶虞意不在騶虞也所以美君也壹發者君也雖騶御虞人之微而詩人之則備官又可知也故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三之五十終

嘉應李黼平覆校
番禺吳蘭修
番禺何大經 初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詩經

PL
2461
N8
1893
v.10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周南關雎故訓傳第一　國風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章句既移篇前則都數宜在此毛三十四章鄭始十六章）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各本章句在篇後今案孔穎達云定本章句在篇後然則孔氏正義本章句在前可知也杜甫以曲江三章章五句爲題亦於前知唐本多如此）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周南爲王者之風故曰后妃天子之妃曰后也召南爲諸侯之風故曰夫人諸侯之妃曰夫人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此序之釋論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也）是關雎之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俗州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此傳之釋論語樂而不淫也）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幽閒也（幽釋窈閒釋窕說文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尒疋釋言窕肆也又窕閒也方言美心爲窈美容爲窕）淑善也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荇接余也流求也（毛意謂流猶求也沿流而求之）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寤覺也寐寢也服思之也悠思也琴瑟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芼擇也（流之采之乃擇之而升於鼎矣禮曰芼牛藿羊苦豕薇是也謂之擇者去其敗葉根須也）鍾鼓樂之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此樂如字）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序意蓋謂歸寧父母爲嫁而事舅姑詩多言后妃在父母家之德而及于歸善事舅姑化天下以婦道故曰后妃之本也本其婦道之基於女道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此係俗字）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凡經典然否字古祇作不後人改加口耳）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黃鳥摶黍也（摶音徒端反黃鳥非倉庚此與七月傳迥別）灌木冣木也（冣積也从冖取才句反古書冣字多誤爲最字从曰是以顏黃門說周氏讀徂會反二反釋文亦云一本作最作外反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莫莫成就之貌濩煮之也（此謂濩卽鑊之叚借也鑊所以煑物故煑之亦曰鑊釋訓引詩而釋之曰濩者煑之也爲毛公所本詩正義不得其句唐石經尒疋上字作濩下字作鑊取毛用正字則皆金旁用叚借則皆水旁可）爲絺爲綌服之無斁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害澣害否害何也（此謂害卽曷之叚借也曷何爲轉注叚害爲曷則○害與何亦轉注矣毛傳之例如是凡宋元古本皆云害何也近時俗本改害爲曷○害本不訓何而曰何也則可以知害爲曷之叚借也此一例也若叚于爲扞直云于扞也叚鞠爲朝直云鞠朝也此指叚借之例毛傳言叚借不外此二例）私服宜澣公服宜否歸寧父母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或云此九字恐後人所增毛云寧安也毛意同草蟲箋所云寧父母說文㝆安也引詩以㝆父母卽毛經之異文此一說與序說不同）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玩又當二字可知古各序合爲一篇故蒙上而言）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尒疋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與傳互異今按崔嵬言石勢爲宜砠說文作岨岨之言沮也石山有土沮洳然傳似長矣或毛所據不同或尒疋文異而解則同）虺隤病也我姑酌彼金罍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此謂吁卽忬之叚借說文曰忬憂也何人斯都人士盱同此）

樛木三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履祿也綏安也荒奄也將大也縈旋也成就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句）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振振仁厚也薨薨衆多也繩繩戒

慎也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說文曰枖木少盛貌然則毛謂夭夭即枖枖之段借也 灼灼華之盛也此謂灼灼即焯焯之段借焯明也 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其室家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有蕡其實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家室猶室家也其葉蓁蓁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扞也本干不謂扞以干爲扞此之謂段借依聲託事也爾雅之例有言專注者有言段借者毛傳亦兼之如干扞也調朝也皆謂段借 逵九達之道中林林中公侯腹心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采采非一辭也謂非一采而已之詞 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 薄辭也辭當作詞說文作詞意內而言外也說文凡文辭作辭說也凡形容及語助發聲作詞如芣苢之薄漢廣之思草蟲之止大叔于田之忌是也薄見芣苢矣於此始爲傳者漢人傳注不限於首見也 采取也有藏之也 掇拾也 捋取也 袺執衽也 扱衽曰襭

漢廣三章章八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思作息者謂字也蓋生民勞傳皆曰思息止也此若作息則當有傳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說文曰方併船也泭者編木以渡亦是併船之類 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蔞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經傳駒字依皇皇者華正之皆當作驕

汝墳三章章四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此謂調即朝之段借 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孔甚邇近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興也趾足也麟信當云信獸恐有奪字以騶虞傳知之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定題也公姓公同姓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一終　嘉應生員葉榦校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

段玉裁撰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者玉裁宰巫山事簡所訂也曷爲三十卷從漢志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所治者乃朱子詩傳則非毛詩也是以訂毛傳也故訓傳與鄭箋久與經文相雜廁曷爲每篇先經後傳也還其舊也周末漢初傳與經必各自爲書也然則漢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本各自爲書今釐次傳文還其舊而每篇必具載經文於前者亦省學者兩讀也傳多於經一卷其分合今無攷也傳之與經雜廁於何時蓋鄭君箋詩時所爲也毛傳於魯齊韓後出未得立學官而三家既亾孤行最久者子夏所傳其義長也其稱故訓傳何也古者傳以述義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之於春秋子夏之於喪服某氏之於小正皆是也釋故釋訓以記古今異言爾雅是也毛公兼其意而於故訓特詳故不專曰傳而曰故訓傳是小學之大宗也序亦毛公作與鄭志於常棣曰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沈重曰據鄭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不得援范氏後漢書衛宏作毛詩序一語爲左證也傳說皆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述之猶韓詩芣苢漢廣汝墳蝃蝀賓之初筵諸序散見於唐人所引者多與毛異亦必韓嬰所自述也序爲毛公所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也以序故於子夏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雖其辭亾而其義存也以序述於毛公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皆大夫刺幽王鄭箋皆當爲刺厲王定爲作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也鄭箋云衆篇義合編至毛爲故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篇義列於毛公也今仍之者從其舊也列故訓傳於篇後而正其譌踳補其脫落其通釋大義者則必復舉經文其訓釋一字一物者則不必復舉經文凡欲還經傳各自爲書之舊而又斟酌媎緐縟也春秋小正傳體無不復舉經文者毛公傳體亦猶是也箋詩時析置經文下則刪節其複舉而轉寫又多譌媎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有其名無其實然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編烏可以已也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攷其同異略詳疏密審其是非今本合一而人多忽之不若分爲二次第推尋也乾隆甲辰四月二日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五十二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召南鵲巢故訓傳第二　國風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鵲巢三章章四句

鵲巢夫人之德也夫人謂太任太姜及太姒文王未受命時太姒亦諸侯夫人也陸序云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鄭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也俗本刪文王字岳石經文選注有之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尸鳩乃可以配焉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興也鳩尸鳩秸鞠也尸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方之方有之也方有之猶今人云正有之俗本以方運以有之句大失詩恉將送也盈滿也百兩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之事祭事也之事與之子同古之是同用之事猶是事也是事祭事也之子嫁子也詩若言公侯此事山夾水曰澗宮廟也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忡忡猶衝衝也凡言猶者以俗語釋古語之詞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止辭也作辭當作詞覯遇降下也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惙惙憂也說服也薇菜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夷平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蘋大蓱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此謂湘即鬺之段借說文鬺式羊反煑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皆作鬺注引韓詩于以鬺之然則韓詩正字毛用段借古文他處多有似此者錡釜屬有足曰錡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甘棠三章章三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也伐擊也茇草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重煩勞百姓今本重上有不字蜀石經無與漢書司馬相如傳句法同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悅其化思其人敬其樹依唐定本崔集注三十七字為毛傳宋本岳本茇草舍也連下皆為箋憩息也說舍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厭浥行露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說文作确也堅剛相持之意室家不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也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小曰羔大曰羊素絲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革猶皮也有毛者曰皮去毛者曰革此而同之故曰猶緎縫也羔羊之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東門之枌傳云鬷數也烈祖傳云鬷總也然則此傳數字當讀數罟之數五總猶俗云五簇也上文紽數也亦當如此讀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何斯違斯何此君子也斯此也違去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在南山之側亦在其陰與左右也息止也在南山之下或在其下也處居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有梅其實七兮興也摽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也七尚在樹者七吉善也三在者三也今急辭也塈取也謂之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同命不得同於列位也參伐也昴留也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江有汜興也決復入爲汜其後也悔嫡能自悔也渚小洲也水枝成渚處止也沱江之別者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郊外曰野苞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苞之也如玉德如玉也舒徐也脫脫舒貌（此從定本）感動也帨佩巾也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栘也肅敬雝和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伊維緡綸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茁出也（也當作貌）葭蘆也壹發五豝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也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蓬草名也（名字俗增）一歲曰豵

皇清經解卷三之五十二終　　嘉應生員葉輇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五十三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邶柏舟故訓傳第三　國風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柏舟五章章六句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興也汎汎流貌（凡經文一字傳文疊字者例此）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微我無酒以敖以遊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據依也彼彼兄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也（左傳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曰衛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爲毛傳各有威儀所本卽下文所謂富而閑習物有其容）棣棣富而閑習也（左傳杜注作富而閑也無習字蓋古本如此閑嫺古今字）不可選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慍怒也悄悄憂貌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不能奮飛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綠衣黃裏興也綠閒色黃正色曷維其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上曰衣下曰裳綠兮絲兮綠末也絲本也俾使也訧過也淒寒風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瞻視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上下字當互易頡同頁頁頭也飛而下則頭搶地頏同亢亢者頸也飛而上則頸亢向天）將行也佇立久立也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南陳在衛南仲戴嬀字也任大也塞瘞也淵深也惠[illegible]也勗勉

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日乎月乎照臨之也逝逮也此謂叚借也逝逮義本不同叚逝爲逮古故也胡何也此雙聲叚借定止也冒覆也逝不相好不及我以相好也寧不我報盡婦道而不得報也出自東方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也良善也述循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終風且暴興也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也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莫往莫來人無子道以來事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陰而風曰曀疐跲也毛作疐跲也鄭云疐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此鄭改字也唐石經以下經傳皆從口是用鄭易毛詩不得訓跲明矣曀曀其陰如常陰曀曀然虺虺其靁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懷傷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鏜然擊鼓聲也使眾皆踊躍用兵也漕衛邑也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也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也山木曰林契闊勤苦也說數也今俗語云數說偕俱也不我活兮不與我生活也洵遠也洵韓詩作夐夐遠也毛字異而義同謂洵爲夐之叚借也故讀呼夐反信極也信伸古今字

凱風四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黃鳥說文無睍字疑此本作覞覞黃鳥故韓詩作簡簡黃鳥也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心難長養者心字各本奪今補棘心對下棘薪言謂棘之初生萌蘖故云難長養者棘心至於夭夭盛則母氏之劬勞可知矣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睍睆好貌慰安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詒遺也伊維也阻難也展誠也瞻視也忮害也臧善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爲厲由帶以上爲厲爾雅以衣涉水爲厲由帶以上爲厲此二說而竝存之正義云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今定本如此按定本出於小顏恐爲肌改傳不引由膝以下爲揭者由膝以下即下文揭衣之謂也必兼云由帶以上爲厲者與以衣涉水不爲一訓也服注左氏鄭注論語云由膝以上爲厲此用爾雅以衣涉水之訓韓詩云至心曰砅此用爾雅由帶以上之訓揭揭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瀰深水也也當作貌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雌雉聲也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也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漬也由輈以下爲軓古者輿之下兩輈之間方空處謂之軓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車兩轄以下曰軓此以廣陿言之凡言度涂以軓謂此毛詩傳曰由輈以下曰軓此以高下言之凡言高廣中廣軓謂此穀梁傳曰車軓塵以軓以高下言之凡言高廣車軓亦謂此制高廣不差軓云軓者通也其中通也近人專以在地之迹謂之轍古經不徹徹不可解矣毛不云出輿以下者水濡至於輿下輈之上之軓則必入輿矣故以輿下之輈爲高下之節喻禮義之不可過也自下謂作上乃議改軓爲軌唐以前美反則古本不誤也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谷風六章章八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止毛作止鄭始易作沚義異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讎讎正字售俗字史漢尚多用讎高祖紀讎數倍謂價屢負而不與也 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此下當有谷風至而雲雨成七字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黽勉同心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荼苦菜也宴安也涇以渭濁湜湜其止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也湜字爲湜作訓謂

涇渭相入之處愈見涇濁愈見渭水止處湜湜然說文曰湜水清見底也此毛說也鄭乃改止爲沚訓湜湜爲持正人之持正如水中有沚發流　屑絜也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閱容也

舟船也方泭也已見周南此不再釋凡說毛詩者當知此　有謂富也亾謂貧也僶興也說文云僶起也起卽興正義作養也非　阻難也育長也鞠窮也旨美也御禦

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此謂肄卽勩之段借　塈息也此謂塈卽呬之段借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黎侯寓於衞其臣勸以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式用也微君之故微無也中露衞邑也泥中泥衞邑也露泥二字今補從來連中字爲邑名非也泥中猶言邑中中露猶泥中也卽中林林中之例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責衞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衞衞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衞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莚相連及也誕闊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日月以逝而不我憂也必有與言與仁義也必有以必以有功德也狐裘大夫狐蒼裘也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靡所與同無救患恤同也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褎如充耳褎盛服兒兒原作也今改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衞之賢者仕於泠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日之方中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籥六孔翟翟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榛木名下溼曰隰苓大苦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乃宦在王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泉水衞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衞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衞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也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泲地名禰地名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干言所適國郊也載脂載舝還車言邁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遄疾臻至瑕遠也此謂瑕卽遐之段借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肥之言飛也非也飛必兩張其翼非者違也故以言自同而異須漕衞邑也寫除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衞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出自北門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也適之埤厚也讁責也敦厚也遺加也摧沮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北風刺虐也衞國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兒說文曰雱溥也籀文作雱惠愛也行道也虛虛也邪正義云傳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今按正義本正釋文之別本也虛徐也三字爲句以釋經似是但經文非訓虛爲徐則經文作邪鄭始易邪爲徐毛意虛邪如管子之志無虛邪耳但虛虛也者謂此上虛字卽空虛字也亟急也喈疾兒霏甚兒霏說文無此字古當作非非猶飛也攜手同歸歸有德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赤烏黑莫能別也攜手同車攜手就車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刺時也衞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言志往而行止靜女其孌貽我彤管言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旣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言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

新臺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衞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泚鮮明貌此謂泚卽玼之段借說文引正作玼瀰瀰盛貌水所以絜汙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燕安也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洒高峻也釋丘云望厓洒而高岸夷上洒下漘高謂其頂洒謂其身峭直夷上者其頂平不高出也洒下亦謂身斗峭也說文曰陖附也附陖也峻同陖洒卽陖之段借字凡言陖附者謂斗直不可上浼浼平地也吳都賦清流亹亹李善注引韓詩亹亹水流進兒不言何經之注今按必此章浼浼之異文也古音洒讀如詵浼亹皆如門殄如珍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其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駛疾而不礙也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逝往也不瑕有害言二子之不遠害也此亦謂瑕即遐

皇清經解卷三之五十三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五十四　嘉應生員[illegible]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鄘柏舟故訓傳第四　國風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失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興也中河河中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說文髦作髳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之死矢靡它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母也天也尙不信我也只詞也日居月諸居諸皆詞乎天謂父也特匹也慝邪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中冓內冓也醜於君醜也襄除也詳審也長惡長也束束而去之讀抽也抽當作籀說文籀讀書也籀之義抽繹說文敘云諷籀書九千文是也毛公及方言皆用抽爲籀漢之古今字或假紬爲籀辱辱君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玼字一作瑳後人乃以分別二三章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言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蹤羊作從迹佗佗者德平易也如山如河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尊者所以爲飾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有子若是可謂不善乎玼鮮盛貌翟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翟羽之翟今備此與傳翟車夫人以翟羽飾車文法正同說文褕字下亦云翟羽飾衣也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絜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晳白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尊之如天審諦如帝展禮有展衣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紲袢也是當暑袢延之服也清視清明也揚且之顏廣揚而顏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爲媛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於也唐蒙菜名沬衛邑云誰之思美孟姜矣美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弋姓也春秋定姒穀梁作定弋庸姓也漢有膠東庸生又有庸光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良善也兄謂君之兄君國小君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作于楚宮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椅梓屬虛漕虛也堂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降觀于桑地勢宜蠶可以居民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卿大夫零落也倌人主駕者匪直也人非徒庸君也秉操也馬七尺以上

曰驂驂牝驪馬與牝馬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乃如之人乃如是淫奔之人也不知命不待命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闇昧之行止所止息也俟待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孑孑干旄之貌干旄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干者竿之假借〕浚不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姝順貌畀予也鳥隼曰旟下邑曰都素絲組之總以素絲而成組也五之驂馬五轡析羽為旌城都城也祝織也〔此謂假借祝與織雙聲而合音最近〕六之四馬六轡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稺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不能旋反我思也我思不遠不能遠衛也濟止也閟閉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此謂蝱卽莔之假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行道也尤過也眾稺且狂是乃眾幼稺且狂也〔也字狂字今補〕進取一槩之義我行其野芃芃其麥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也控引極至也不如我所之不如我所思之篤不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四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次卷三之五十五　　嘉應生員葉銓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衛淇奧故訓傳第五　國風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淇奧三章章九句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倚依作猗誤〕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興也奧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烈匪文章貌〔匪卽斐之假借〕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青青茂盛貌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者所以會髮〔六字依正義正義引儀禮注收者所以收髮毛傳會者所以會髮之文孔氏所見傳未誤也此說毛公謂經會為髻之假借周禮故書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大鄭云會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檜用組讀與髻同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玉藻按然則詩以骨擿揥髮以組束之乃加弁而光耀如星三家詩必有作髻者皆髻之可會髮者正與毛傳周禮大鄭注同〕弁皮弁〔多本作弁皮弁所以會髮不辭由淺人不解會者所以會髮之文乃刪會者二字倒置其文今正之如是〕簀積也〔此謂假借〕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也寬能容眾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為虐矣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薖寬大貌〔此謂薖卽寬之假借〕軸進也〔此謂軸卽迪之假借〕弗告無所告語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頎頎具長貌〔依玉篇〕衣錦褧衣衣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東宮齊大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手如柔荑如荑之新生膚如凝脂如脂之

螓頸也蝤蠐蝎也瓠犀瓠瓣螓首顙廣而方也（此下云有蛾也）
（古書或作頯顧二字字義同作頯...）
（蠶蛾之...）
（有毛角...）倩好口輔盼白黑分敖敖長貌農郊近郊驕
壯皃朱幩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儦儦
盛皃（依玉篇作儦儦）翟翟車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大夫夙退無
使君勞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
退然後罷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鱣
鯉也鮪鮥也發發盛皃葭蘆菼薍也揭揭長也孼孼盛飾庶
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壯貌（此謂朅即仡之段借說文仡仡勇壯也）

氓六章章十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漣當作連字之誤也）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丘一成爲頓丘愆過也將願也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賄財遷徙也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耽樂也（此謂耽即媅之段借說文媅樂也耽耳大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爽差也極中也咥其笑矣咥咥然笑悼傷也泮坡也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說文引信誓悬悬...）旦然（...此亦...也）

（之鶉謂此旦旦字即悬之段借...）

竹竿四章章四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擢舟也（擢从手...擢作櫂誤）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出游思鄉衛之道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支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以德當柔潤溫良（以用也能左右之曰以）（以言君子用有德之臣當從朱本岳本）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能不我知不自謂無知（無當作有）以驕慢人也容兮容儀可觀遂兮佩玉遂遂然垂帶悸兮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也韘決也能射御則佩韘甲狎也（此謂甲即狎之段借）

河廣二章章四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說文作航）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杭渡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伯州伯也朅武貌桀特立也殳長丈二而無刃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杲杲然日復出矣甘厭也諼草（說文用古文蕿字也）令人善忘背北堂也痗病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民人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興也綏綏匹行皃石絕水曰梁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厲深可厲之旁帶所以申束衣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也（凡瓊爲玉之美書故引伸之凡石之美者皆謂瓊如瓊瑰瓊華瓊英瓊玖是也）琚佩玉名（...）瑤美石（...）玖玉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漢軍生員桂鈞校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王黍離故訓傳第六　國風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彼宗廟宮室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中心搖搖憂無所愬也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彼黍離離彼稷之穗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黍離離見稷之實也中心如噎噎憂不能息也（[illegible]）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鑿牆而棲曰塒佸會也雞棲于杙爲桀括至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陶陶和樂貌翿纛也翳也（[illegible]）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薪興也揚激揚也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楚木也甫諸姜也蒲草也許諸姜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谷中蓷暵其乾矣興也蓷鵻也（說文蓷隹也）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也仳別也艱亦難也脩且乾也（且者將然之詞豳風予尾修修傳曰修修敝也此修義同）條條然歗也濕鵻遇水則濕也啜泣貌

兔爰三章章七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爲羅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尚無爲尚無成人爲也罹憂吪動也罦覆車也造爲也罿罬也庸用也聰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滸終遠兄弟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涘厓也謂他人母王又無母恩也（[illegible]）漘水隒也昆兄也（[illegible]）

采葛三章章三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彼采葛兮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蕭所以共祭祀艾所以療疾

大車三章章四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illegible]）蘆之初生者也（[illegible]）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也啍啍重遲之貌璊赬玉也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穀生也（[illegible]）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施施難進之意子國子嗟父將其來食子國復來我乃得食也貽我佩玖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

皇清經解卷三之五十六終　嘉應生員葉乾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五十七　學海堂 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鄭緇衣故訓傳第七　國風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緇衣三章章六句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適之館舍粲餐也依釋文作飧饔公飧五牢以下是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好猶宜也蓆大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牆垣也桑木之眾也當云木之眾者也以比諸兄多言諸兄公族園所以種木也檀彊忍之木忍周禮注作刃謂堅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冬獵曰狩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叔于田乘乘馬叔之從公田也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與服和諧中節也藪澤禽之府也烈列謂烈爲列之段借也具俱也謂具爲俱之段借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乘黃四馬皆黃也揚揚光也忌辭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驪白雜毛曰鴇齊首馬首齊也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也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此謂鬯即韔之段借

清人三章章四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御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消搖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重英矛有英飾也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重喬累荷也荷上聲沈重及正義說是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中軍作好居軍中為容好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渝變也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司主也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彥士之美稱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𢿌兮不寁好也

遵循路道摻擥袪袂也寁速也𢿌棄也釋文曰𢿌本亦作魗案說文攴部𢿌棄也引詩無我𢿌兮此毛正從攴也鄭箋作醜訓惡讀與醜同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士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也將翱將翔弋鳧與鴈閒於政事則翱翔習射也宜肴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也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問遺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大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同車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佩玉瓊琚佩有琚瑀所以納閒也此與上篇傳相足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閒者嫺之段借行行道也衍一行字英猶華也佩玉將將鳴玉而後行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鄭易橋爲槁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興也扶蘇扶胥木也此從釋文無小字爲長正義作小木乃淺人用鄭說增字非也毛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高下謂山隰大謂扶蘇松小謂荷龍正言以刺忽與鄭說異鄭乃互易其小大耳呂覽及漢書司馬相如劉向揚雄傳枚乘七發許氏說文皆謂扶疏爲大木許氏扶作枎古疏胥蘇通用荷華荷扶渠也荷本葉名以爲花葉之總名陳風傳亦曰荷扶渠也菡萏荷華也淺人於此刪下荷字乃不辭矣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子都世之美好者

也狂狂人也且辭也(周頌傳曰且此也狂且言狂如此既且言既如此)松木也龍紅草也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倡予和女君倡臣和也漂猶吹也(漂與吹不同義而漂因吹致故曰猶吹凡訓詁言猶者觀此)要成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昭公有壯狡之志也(壯狡與月令之壯狡皆當作姣姣好也淯壯姣之志正義以童心釋之是也)不能餐憂懼不遑餐也不與我食不與賢人共食祿不能息憂不能息也(憂上當有噫字與黍離傳同)

褰裳二章章五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惠愛也溱水名也狂童之狂也且言狂行童昏所化也(童依說文當作僮僮未冠也引伸之曰童昏二篇同)洧水名也士事也(經本作士傳本作事士也謂事即士之段借轉寫以注改經又以經改注經是士字何須傳乎前文士曰昧旦何以不傳也吉士誘之無與士耽皆不傳)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豐滿也巷門外也悔予不送兮時有違而不至者昌盛壯貌將行也衣錦褧裳嫁者之服叔伯迎己者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栗行上栗也踐淺也即就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胡何夷說也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晦昏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廢也(釋文定本皆無校字)世亂則學校不脩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子寧不嗣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不來者言不一來也挑達往來相見貌在城闕兮乘城而見闕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不流束楚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迋誑也(此謂段借)維予二人二人同心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如雲衆多也匪我思存思不存乎相救急縞衣綦巾聊樂我員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定之方中靈雨既零毛云零落也故零字爲善此章鄭則云靈落也讀詳正義)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閒(君子偕老傳曰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故此傳總之曰眉目之閒好也若爾雅目上爲名郭注眉眼之閒與此辭同意異)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我願兮適其時願瀼瀼盛貌臧善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蕑蘭也訏大也勺藥香草瀏深貌殷衆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七終

嘉應生員葉乾校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齊雞鳴故訓傳第八　國風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雞鳴三章章四句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也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也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古之夫人妃其君子亦不忘其敬會且歸矣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

還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便捷之貌 說文走部還疾也讀若讙此詩正當作此字 峱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 說文儇慧也慧儇同意 茂美也昌盛也狼獸名臧善也

著三章章三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俟待也 此謂俟郎族之段借 門屏之閒曰著 爾雅作宁宁者段借字 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青青玉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黃黃玉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東方之日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履禮也東方之月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發行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上曰衣下曰裳晞明之始升 說文晞乾也傳於蒹葭湛露皆曰晞乾也此當云晞明之始升曰晞耳 晞明日將出也讀若希蓋因同音或改晞爲晞耳 令告也折柳柔脆之木樊藩也 此謂段借圃菜園也 圃 說文作藩 折柳以爲藩園 衍爲字 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辰時夙早莫晚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皃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懷思也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庸用也蓺樹也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 此傳思觀齊民要術曰凡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無葉也此正合毛說獵猶蹋也治也衡獵之乃種之然後得麻韓詩作由從也古也衡治之 二音韓云東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與毛同義 必告父母廟也鞠窮也克能也極至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若弁兮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忉忉也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 丱者古文卵字說文禮記內則以卵爲鯤字此釋丱爲幼穉其意同 弁冠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重環子母環也鬈好貌 說文曰鬈髮好皃者因其字之从髟也本是髮好引申爲凡好之稱 鋂一環貫二也偲才也 此謂偲爲才之段借說文云偲彊也引此詩益亦用毛義

敝笱三章章四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興也鰥大魚 說文曰鰥魚也盛出於毛詩魴鰥鱮皆魚名耳本無大字或加之以賢鄭 如雲言盛也魴鱮大魚 此當云鱮魚也 如雨言多也唯唯出入不制水喻衆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

齊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薄薄疾驅聲也簟茀朱鞹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發夕自夕發至旦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瀰瀰之垂者瀰瀰眾也說文瀰字本義如此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徉也滔滔流貌儦儦眾貌

猗嗟三章章六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猗嗟昌兮頎若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也抑美色揚廣揚美目揚兮好目揚眉也蹌巧趨貌目上爲名目下爲清二尺曰正外孫曰甥此據二王之外孫爲吾甥也王肅說是以上見下則云外孫曰甥[illegible]王見上則云姊妹之夫爲甥謂子之姊妹之夫爲吾甥[illegible]王之子[illegible]甥謂子之姑之子爲甥也舅之子爲甥妻之[illegible]姊甥皆[illegible]是解鄭箋姊妹之子爲甥語不見爾雅爾雅之姑之子爲甥與毛傳無二義也孌壯好貌婉好眉目也選齊貫中也四矢乘矢

皇清經解卷三之五十八終　李德生員黃[illegible]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五十九　學海堂　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魏葛屨故訓傳第九　國風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摻摻猶纖纖也[illegible]

爲一例與[illegible]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褄也[illegible]好人女手之人[illegible]提提安諦也宛然左辟[illegible]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爲飾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子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路車也萬人爲英公行從公之行也藚水舄也公族公屬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夫人謂我欲何爲乎棘棗也對文則棘爲小棗叢生者散文則二字一也極中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句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子止韻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句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季寐韻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句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弟偕死韻

山無草木曰岵上慎旃哉由來無止旃之猶可也父尚義也

山有草木曰屺[illegible]季少子也無寐無耆寐也猶來無棄母尚恩也偕俱也猶來無死兄尚親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往來卽下文行還也行與子還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泄泄多人之貌

伐檀三章章九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寘者寘之譌文寘塞也从穴眞聲東山箋云古者聲寘塡塵同音毛訓置讀之鼓反非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素空也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illegible]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圓者爲囷鶉鳥也孰食曰飧

碩鼠三章章八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貫事也得我直得其直道苗嘉穀也生民曰誕降嘉穀維[illegible]維芑[illegible]赤苗白苗[illegible]

劉文則別散號評也文則一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五十九終　嘉應生員葉鈴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六十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唐蟋蟀故訓傳第十　國風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在堂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已甚康樂職主也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邁行也外禮樂之外蹶蹶動而敏於事慆過也憂可憂也休休樂道之心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隰有榆興也樞荎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婁亦曳也宛死貌愉樂也栲山樗杻檍也洒灑也此古文叚借說文曰洒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考亦擊也保安也何不日鼓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也永引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白石鑿鑿興也鑿鑿然鮮明貌鑿同糳子洛反謂鮮白如糳米也素衣朱襮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皓皓絜白也繡黼也白與黑謂之黼五采備謂之繡傳合爲一者對文則三散文則互訓也爾雅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襮領詩上章言襮此章言繡是一事書詩綃作綃不若毛長鵠曲沃邑也云何其憂言無憂也粼粼清澈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興也椒聊椒也傳不以聊爲語詞椒聊疊字爲韻單呼曰椒案呼曰椒聊阮氏元云菱以排程瑤田爾雅利省聊料卸抹也朋比也傳讀必履反孫毓是也條長也兩手曰匊篤厚也椒聊且遠條且言聲之遠聞也此總釋一章也孫氏龍曰此六字當本在條長也之下後人移傳入經誤析之耳此解與體喻相叔政教畏謂聲當作馨芬芳條暢之意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束薪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取矣良人美室也子兮子兮者嗟茲也茲當作嗞說文曰嗞嗟也今俗作嗟咨非也隅東南隅也邂逅解說之貌在戶參星正月中直戶也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

杕杜二章章九句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興也杕特皃顏氏家訓作獨皃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踽踽無所親也佽助也菁菁葉盛也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裘豹袪袪袂末也从定本有末字玉藻說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本末不同本謂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皃褎猶袪也袖袪本義不同故云猶究究猶居居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集止苞稹栩杼也鴇之性不樹止盬不攻致也怙恃也行翮也行翮未諸雙聲合韻詁訓之法如此羽翼謂以類相從不釋爲行列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 美或作刺誤 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奧兮

七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也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六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也奧煖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杕杜傳云杕特貌武公寡特故以有杕起興

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肎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於道周彼君子兮噬肎來游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於道左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噬逮也周曲也 此謂叚借 遊觀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亾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亾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亾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域營域也 營當本作塋 息止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夏之日冬之夜言長也室猶居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 人之爲言定本作僞言古爲僞通也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苟誠也 此謂苟卽果之叚借雙聲叚借也 苦苦菜也無與勿用也葑菜名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六十終

皇清經解卷三百六十一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玉裁訂

秦車鄰故訓傳第十一　國風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亾

鄰鄰眾車聲也白顛的顙也寺人內小臣也阪有漆隰有栗興也陂者曰阪下溼曰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又見其禮樂焉耋老也八十曰耋簧笙也亾喪棄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驖驪阜大也媚子能以道媚于上下者冬獵曰狩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拔矢末也 括謂矢 閑習也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 卽猲獢之叚借

小戎三章章十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 [illegible] 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 [illegible] 續續靷也文茵文虎皮也 [illegible] 暢轂長轂也 [illegible] 騏騏文也 [illegible] 左足白曰馵板屋西戎板屋也黃馬黑喙曰騧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軜參內轡也在邑在敵邑也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厹矛三隅矛也錞鐏也蒙討羽也 [illegible] 伐中干也 [illegible] 苑文貌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閉紲緄繩縢約也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興也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伊維也一方難至矣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隒也躋升也坻小渚也 [illegible]

乃合闕雖扶沚同訓不可通發之謬也 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涘厓也
右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終南二章章六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
詩以戒勸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
忘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稻梅枏
也宜稻言山所宜以戒不宜也此說起興戒勸之意錦衣采衣也正義作采衣各本作彩作采
色采義朝廷之服紀基也此謂叚借堂畢道如堂也定本作平如堂非也貳自
崖壁立言之故釋曰云畢堂若云平如堂則自道言之矣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
繡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
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
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
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
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
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棘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
以壽命終亦得其所子車氏奄息名百夫之特乃特百夫之
德惴惴懼也殲盡良善也防比也此謂防即比方字徐邈云毛音方比當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
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積也北林
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憂
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櫟木也
駮如馬倨牙食虎豹棣唐棣也檖赤羅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
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
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興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
致其死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戈長六尺六寸矛長
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澤潤澤也
毛時古語故申之曰褻衣 鄭 作起也行往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
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大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
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
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母之昆弟曰舅贈送也乘黃四馬也瓊瑰石而次玉

權輿二章章五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
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夏大也承繼也權輿始也四簋黍稷稻粱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陳宛丘故訓傳第十二 國風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宛丘三章章四句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
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
其鷺翿
子大夫也湯蕩也此謂假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坎坎
擊鼓聲值持也鷺鷺鳥之羽可以爲翳盎謂之缶翿翳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
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
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
握椒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枌白榆也栩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
聚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穀善也原大夫氏逝往鬷數邁
行也荍芘芣也椒芳物本依定

衡門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
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
之子
衡門衡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游息也泌泉水也洋洋廣大
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沈重云舊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𤻲下樂陸德明云毛本止作樂鄭本作槃顏師古定本亦作樂飢正義本經文作療飢此正沈所謂一晚本援鄭以改毛者也或云樂道忘飢乃王肅語竄入毛傳殊爲無事自擾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
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

晤言釋文叔音叔按音叔猶如字也以別於作淑與東門之枌旦鄭音旦以別於作旦也反正同正義作淑姬卽釋文之亦作本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晤遇也此謂晤爲遌之段借言道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
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
冬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
煌煌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誶止依釋文誶予不顧依王逸離騷注
顚倒思予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希行
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夫傅相也昔夕也各本多誤作久夕猶今人云不記是何日也記云疇昔之夜鄭箋正同　梅枏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也
誶告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
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興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侜侜張誑
也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令適也鷊綬草也惕惕猶忉忉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
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
慘兮懆各本作慘誤
月出皎兮興也皎月光也僚好皃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悄
憂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兮匪適株林從夏南兮正義本有二兮　駕我乘
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驕驕株合韻也說云馬六尺以下曰驕卽南有喬木之五尺以上曰駒也然則喬木亦當作驕矣皇皇者華我馬維駒見說文　朝食于株
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夫夫乘驕
澤陂三章章六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
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
伏枕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興也陂澤障也荷夫渠也傷如之何傷
無禮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蕑蘭也鄭云蘭當作蓮易傳也釋文正義皆不誤今本改蘭作蕑非是鄭知蘭必當作蓮者鄭風傳已云蘭也則此可不傳故知蘭必蓮誤同一兩而異也　卷好
皃悁悁猶悒悒也悒古作邑　菡萏荷華也儼矜莊皃

皇清經解卷三之六十二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次卷之三六十三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檜羔裘故訓傳第十三　國風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
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
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
是悼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勞心忉忉國

無政令使我心勞堂公堂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日出照曜
然後見其如膏悼動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
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
兮
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欒欒瘠貌此謂段欒爲臠也臠臞也慱慱憂
勞也庶見素衣兮素冠故素衣也聊與子同歸願見有禮之
人與之同歸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
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謂不宜樂也夫子曰君子也閔子
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
制禮不敢過也謂不宜哀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
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
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
猶易不肖者之所勉閔可以規賢者卜可以規不肖者
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
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
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興也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夭少也
沃沃壯佼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
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釋文　誰將西歸懷
之好音
匪風發兮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匪車偈兮偈偈疾驅非有
道之車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迴
風爲飄嘌嘌無節度也弔傷也誰能亨魚溉之釜鬵溉滌也
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誰將
西歸懷之好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

皇清經解依經𢽾纂卷之三六十四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曹蜉蝣故訓傳第十四　國風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刺奢也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堀閱依說文作堀各本作掘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蜉蝣之羽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脩飾猶髮當作獨楚楚鮮明貌采采眾多也息止也堀閱容閱也堀閱雙字猶風賦之空穴來風李善注引莊子作空閱來風空孔一也閱穴一也傳云容閱亦是雙聲疊韻字容閱即史所謂容頭過身謂浮游自孔穴而出羽必新也如雪言鮮絜

候人四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維鵜在梁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咮喙也媾厚也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婉少貌孌好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

鳲鳩四章章六句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經傳一字各本皆作壹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興也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此上文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此傳云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文句相承分屬箋傳必有誤其子在梅飛在梅也騏騏文也弁皮弁也忒疑也正是也正是也不辭鄭乃易為正長也下章正長也二字箋本在執義不疑上

下泉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也蕭蒿也蓍草也芃芃美貌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

皇清經解卷三之六十四終

皇清經解依經𢽾纂卷三之六十五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豳七月故訓傳第十五　國風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溧冽下泉正義引二之日溧冽與玉篇廣韻文選注皆作溧冽說文本有溧冽二字今本刪溧篇廣韻而大泉疏引說文冽寒皃可證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萑依字當作雚古但段萑字非從艸也萑作雚近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　一之日于貉古作貈貈與貉同聲與貉音合韻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公依正義公事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火大火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此字今補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溧冽寒氣也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遵循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遲遲舒緩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眾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八月萑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斨方銎斧也依說文補斧字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蜩螗也其穫禾可穫也隕墜蘀落也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小戎傳虎虎皮也今依以補六字纘繼功事也經傳功字疑公之誤故下文宮公不再釋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也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鬱棣屬薁蘡薁也剝擊也此謂剝即攴之假借也故訓普木切攴今字作扑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壺瓠也此謂叔即拾之假借

也萑葦子也樗惡木也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後孰曰重先孰
曰穋入爲上出爲下宵夜綯絞也乘升也二之日鑿冰沖沖
冰盛水複詩皆作腹宋本釋文毛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凌
陰冰室也九月肅霜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滌埽也
正義補本場功畢入也朋酒斯饗曰殺羔羊兩樽曰朋饗者鄉人
飲酒也此據正義補與說文正合此因兩鄉人復而脫也其牲此二字今補鄉人以狗大夫
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
曰鴟鴞焉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
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
予尾修修唐定本宋監本越本蜀本皆作修修唐石經宋集韻光堯石經皆作脩脩蓋毛詩本用合韻淺人改爲脩又或改爲脩今本釋文亦是脩人所改集韻所據釋文未誤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
之曉曉之字依玉篇廣韻補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興也鴟鴞鸋鴂也無能毀我
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愛鬻稚閔
病也稚子成王也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拮据戟挹也荼
萑苕也租爲正義曰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毛傳云租爲也釋文曰租又作祖如字今俗本作又作租見宋本有不誤者　瘏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曰予未
有室家謂我未有室家也譙譙殺也修修敝也翹翹危也曉
曉懼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
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
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
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
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
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
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
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
舊如之何

慆慆言久也濛雨貌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
爲之變如其倫之喪士事枚微也周南傳枚曰條幹曰枚是枚本義此枚微也與魯頌枚
枚傳枚枚礱密也皆是假借謂枚爲微之假借也謂之微者丘事謝密也一章言其完故云勿事行微行陳銜枚
非毛意　蜎蜎蠋貌蠋桑蟲也烝窴也果臝栝樓也伊威委黍也
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也熠燿燐也燐熒火也熒火與列子天瑞注
論說林二訓說文博物志所說皆合謂鬼火燐燐然者也淺人誤以爲螢之火即當之又改其字从虫其謬甚矣古於
陳思王也思王引韓詩章句鬼火或謂之燐然則毛韓無異又毛多云行道也宵行正謂夜間之道由室中而場而行由
近及遠也鸛鳴于垤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
長鳴而喜也敦猶專專也烝衆也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言我
心苦事又苦也毛意取義於興鄭箋非毛意也黃白曰皇騮白曰駁縭婦人
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其舊如之何
言久長之道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
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
之休

隋銎曰斧七月正義引此傳有方銎曰斨四字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
也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此謂假借將大也鑿屬曰錡吪化也
此謂段借木屬曰銶說文曰梂鑿首也遒固也休美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
禮則不安其則不遠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
事乎上不遠求也踐行列貌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宋本附音義云監本又作被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
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
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之魚鱒魴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釋文緵本又作總今本或作數
爰也或古域字九域言域之多也故周目也傳云緵罟即罟魚麗傳集注作緵罟定本作數罟是也故曰小魚之網
鱒魴大魚也袞衣繡裳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衣也補衣字
鴻飛遵渚鴻不宜循渚也說文曰鴻者鴻鵠也鴻鵠即黃鵠也黃鵠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
知天地之圜方故爲大鳥故箋云大鳥傳云鴻不宜循渚陸非鴻所宜止非謂大雁也小雅傳云大曰鴻小曰鴈此因下
言鴻決上言大雁乃鴻字段借之用而今人遂失鴻本義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周公未得
禮也再宿曰信鴻飛遵陸陸非鴻所宜止宿猶處也無以我
公歸兮無與公歸之道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
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
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興也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
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公孫成王也豳公
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瑕過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六十五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六十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鹿鳴之什故訓傳第十六　小雅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鹿鳴三章章八句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
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
昭視民不恌說文作佻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有我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興也芩艸也鹿得艸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吹笙鼓簧簧笙簧也此篇字今補吹笙則鼓簧矣君子陽陽蘿引吹笙則鼓簧矣宋書樂志引吹笙則簧今依蘿本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周至行道也蒿菣也恌愉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敖遊也芩草也湛樂之久以燕樂嘉賓之心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四牡五章章五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無私恩以下二十八字從集注及定本係之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不遑啓處遑暇啓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鵻夫不也將養也杞枸檵也駸駸驟貌將母來諗諗念也念下當有言字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也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如絲言調忍也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雖有中和即上文每雖懷和也鄭箋非毛意

常棣八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家室凡宋本岳本皆作家室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今聞常棣之言爲今也威畏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兄茲此車況瘁箋云茲益憔悴戴東原曰茲今通用滋說文茲艸木多益也滋益也詩之辭意言不能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歎而已韋注國語云況益也王肅謂此與桑柔召旻傳今文尚書毋兄曰則兄自正同作兄是作況非永長也鬩很也御禦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此傳十五字本國語今本衍箋云非也作正義時未誤定本改御禦二字爲禦禁二字不知御禦見於谷風傳矣正義疑爾雅有御禁而無御禦不知爾雅御禦禁三字互訓烝塡戎相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十六字從正義本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當作燕私也脫屨升堂謂之飫燕私見楚茨湛露脫屨升堂惟燕私爲然飫韓詩作醧其說曰脫屨升席曰宴能者飲不能者已曰醧宴醧是一事毛公渾言之毛謂飫乃醧之叚借也左思賦曰倍倍醧醵以古九韻訂之从酉區聲乃與豆具孺叶韓用正字毛用叚借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翕合也帑子也究深圖謀亶信也

伐木六章章六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幽深喬高也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矧況也況本作兄即前篇及召旻之兄茲桑柔之兄滋謂加益也說文云弙兄詩也本此許許柿貌以筐曰釃以藪曰湑正義云藪艸也按說文灑釃酒也湑莤酒也莤者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然則正義釋藪爲艸是矣藇美貌藇與黍與我與月義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微無也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咎過也衍美貌餱食也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蹲蹲舞貌

天保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固堅也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毛爾雅皆謂單爲亶之叚借除開也庶衆也戩福穀祿罄盡也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著此句者謂其辭出于尸也卜予也弔至也詒遺也質成也百姓百官族姓也如月之恆如日之升恆弦此謂恆即絙之叚借升出也言俱進也騫虧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薇菜作生也玁狁北狄也柔始生也聘問也剛少而剛也陽歷陽月也疚病來至也爾華盛貌常棣也業業然壯也捷勝也騤騤彊也腓辟也翼翼閑也象弭弭弓反末也可以解轡紒者鬠字依說文補紒說文作紒以紛長魚服魚皮也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出車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于牧地也僕夫御夫也龜蛇曰旐旄干旄鳥隼曰旟旆旆旒垂貌疊字則爲旒垂皃單言旆則爾雅云繼旐曰旆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爲旂英英鮮明也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塗凍釋也凍塗見夏小正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卉草也訊辭也夷平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杕杜勞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宋毛詩載音義云睆字從白或從日是非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興也睆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室家踰時則思也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卜之筮之會人占之也邇近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于罶鱨鯊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楊也鯊鮀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偃塞偃堰古今字古通作匽塞如字庶人不總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古然焉通用　鱧鯇也鰋鮎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按此七字毛公所著鄭云孔子時六亡詩俱在戰國及秦之世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在然則兩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毛公所著無疑也鄭又云毛公閔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然則孔子時當作鹿鳴之什白華之什彤弓之什祈父之什小旻之什北山之什桑扈之什都人士之什凡小雅之篇八什

皇清經解卷三之六十六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依經敍纂卷之三六十七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南有嘉魚之什故訓傳第十七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有嘉魚南江漢之閒魚所產也罩罩篧也汕汕樔也按當云罩罩篧也汕汕樔也不當疊字罩罩者以罩罩魚也汕汕者以汕汕魚也衎樂也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興也纍蔓也鵻壹宿之鳥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大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基本也栲山樗也杻檍也眉壽秀眉也枸枳枸楰鼠梓黃黃髮也耇老艾養保安也依傳似經當作艾保文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四章章六句

蓼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旣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旣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旣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旣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寫輸寫其心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泥泥霑濡也豈樂也（釋文此訓豈即愷之段借）弟易也宜兄宜弟爲兄亦宜也濃濃厚貌攸鞗首飾也革轡首也（此謂革即勒字古文省）沖沖垂飾皃在軾曰和在鑣曰鸞（依革古金石文字皆作攸勒或作鋚轡首說文曰鋚鐵也然則鋚以飾勒金以爲鞗以鋚爲轡首飾宋芑以箋云攸革轡首垂也二字攸作鋚亦淺人爲之今正依毛多古文以攸革爲鋚勒）

湛露四章章四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湛湛露斯貌陽日也（此謂陽即暘之段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厭厭安也（此謂厭即㥷之段借）夜飲燕私也（燕私各本誤作私燕考正義不誤是故當大傳皆云燕私）不醉無歸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豐茂也在宗夜飲必於宗室離離垂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言我也貺賜也（貺本作兄兄滋也引申之凡賜予加益曰兄俗字加貝作貺）載載以歸也喜樂也右勸也（此謂右即侑之段借）櫜韜也好說也醻報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中沚沚中也喜樂也中陵陵中也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楊木也爲舟載沈亦浮載浮亦浮（浮各本作載沈亦浮今從正義）

六月六章章八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織讀爲識古字幟作徽）白旆央央（正義云言白旆者謂絳帛是猶公羊疏引帛旆英英通帛爲旆故旆爲旆）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炰各本作炰徐注作炰通俗文燥煮曰炰與鄭箋閟宮之炮過別）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熾盛也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于三十里師行三十里也（師行之下當有日字）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爲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鳥章錯革鳥爲章也帛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此謂央即英之段借）元戎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輊摯（考工記大車之轅摯）佶正也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文武吉甫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祉福也御進也侯維也張仲孝友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英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興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方叔涖止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此謂涖即蒞之段借）師眾干扞試用也奭赤貌鉤膺樊纓也鄉所也約軧長轂之軧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言周室之彊車服之美也言其彊美斯劣矣戾至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蠢動也荊蠻荊州之蠻也（則知傳依經文定是荊蠻兩語皆譌漢書韋元成傳後書李固傳文選王仲宣誄及唐初人所引皆不誤）方叔元老元大也五官之長出于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嘽嘽眾也焞焞盛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薄狩東京賦水經注後漢書安帝紀注及初學記所引皆可證搏辭也薄云狩田獵搏獸也釋狩以搏獸者以上文言苗毛謂夏獵不當復舉冬獵之名且上章言行狩疏謂是獵之總名則此狩字當爲實事以別於上章）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既佽（佽說文作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猗今本作倚按傳箋皆不云倚也則經本作猗與倚通較勝）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

旆旌徒御不警（釋文作驚傳箋正義皆甚明）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
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
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
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
則不得入之左者之左之右者之右（十字依釋文）然後焚而射焉
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
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
走古之道也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選徒囂囂聲也維
數車徒者爲有聲也敖地名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
會也赤芾金舄舄達屨也（達者古字通鄭注周禮云單下曰屨
復下曰舄然則達取重者之義金舄謂金飾其下其上則赤也故於此言之而狼跋無傳）時見曰會殷見
曰同繹陳也決所以鉤弦也（所以二字今補）拾遂也佽利也柴積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言御者之良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
皆于射御法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徒輦者御
循馬者（二者字本作也）不警警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
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髃爲上殺射右耳本
次之（鄭云此射當爲達）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
獻（謂毛遺踐躪狼藉正義說非）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
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
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有聞無
聲有善聞而無讙譁之聲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〻〻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
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
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
以酌醴
維戊順類乘壯也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
禱其祖禱獲也庚外事以剛日也差擇也鹿牝曰麀麌麌
衆多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
驅禽而致天子之所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
二曰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也發
彼小豝殪此大兕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酌醴饗
醴天子之飲酒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六十七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依經叙次卷三之六十八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鴻鴈之什故訓傳第十八　小雅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七章二百三十句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
于鰥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
宅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
宣驕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
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中
澤澤中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究窮也哀鳴嗸嗸未得所安
集則嗸嗸然也宣示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
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
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央且也（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言未且猶言未漸進也與未艾鄉晨爲次第若作旦字則與鄉晨不別矣）庭
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艾久也晣晣明也噦噦
徐行有節也煇光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
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鴥彼飛隼率彼
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興也沔水流滿也
水猶有所朝宗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誰無父
母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
載揚言無所定止也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懲止也我友敬
矣讒言其興疾王不能察讒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九皋（古書引皆無于於凡十四見唐石于九皋義）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
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
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
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興也鶴鳴九皋聲聞于野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魚
潛在淵或在于渚良魚在淵小魚在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
其下維蘀何樂于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
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錯石也（此謂錯即厝之段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
則可以治國穀惡木也攻錯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
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
饔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
羌戎爲敗士事也（此與桑柔傳士事也皆當作士事也經文本作事）底至也亶誠也
尸陳也孰食曰饔

白駒四章章六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皎皎白駒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維繫也藿猶苗也夕猶朝也賁飾也爾公爾侯逸豫無期爾公爾侯邪依正義當爾公下增一邪字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愼誠也空大也此謂卽穹之叚借也釋詁曰穹大也韓詩正作穹谷

黃鳥三章章七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穀善也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之道復我諸兄婦人有歸宗之義處居也諸父猶諸兄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祇適也凡此訓唐人皆從衣

樗惡木也畜養也蓫惡菜也復反也葍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祇適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此謂叚借幽幽深遠也苞本也猶道也似嗣也此謂叚借也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閣讀如洛橐橐用力也芋大也此訓芋同詩　如跂斯翼如人之跂竦翼爾也棘棱廉也革翼也此謂革卽鞹之叚借韓詩正作翮云翅也躋升也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正長冥窈也乃占我夢言善之應人也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裼緥也韓詩作禘正字也此叚褻字爲之瓦紡專也紡塼俗謂之紡錘無儀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黃牛黑脣曰犉聚其角而息濈濈然也其耳溼溼呞而動其耳溼溼然訛動也毛謂訛卽吪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御暑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曜也此從集注本曜考工記作燿讀爲哨頃小也毛釋此不騫不崩別於天保言山崩羣疾也羣疾謂病者衆也肱臂也升升入牢也衆維魚矣實維豐年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溱溱衆也旐旟所以聚衆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六十八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節南山之什故訓傳第十九　小雅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不信今本弗信古本作不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興也節高峻皃此謂節卽巀之叚借巖巖積石皃赫赫顯盛皃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惔燔也惔當從說文作炎小爇也轉寫作惔又作㶌卒盡斬斷監視也實滿猗長也薦重瘥病弘大也憯曾也氐本均平毗厚也弔至空窮也此謂空卽穹之叚借也七月傳穹窮也庶民弗信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君子勿罔上而行也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也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傭均鞠盈訩訟也屆極闋息夷易違去也病酒曰酲成平也項大也此謂項卽洪之叚借騁極也茂勉也懌服也正長也家父大夫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惸惸念我

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抓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將大也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瘉病也莠醜也愈愈憂懼也惸惸憂意也臣僕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富人之屋烏所集也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視天夢夢王者爲亂夢夢然勝乘也皇君也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局曲也蹐累足也蹐與積同音倫道也脊理也蜴螈也瞻彼阪田有菀其特言朝廷曾無傑臣也抓動也仇仇猶謷謷也厲惡也滅之以水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威之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窘困也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大車重載又棄其輔將請也伯長也員益也沼池也慘慘猶戚戚也彼有旨酒又有嘉肴言禮物備也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洽合也鄰近也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慇慇然痛也佌佌小也蔌蔌陋也夭夭是椓君夭之在位椓之哿可獨單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崒與嶄之石同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此從說文作傓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之交日月之交會日有食之亦孔之醜醜惡也月臣道日君道煁煁震電兒震雷也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皇父孔聖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悠悠憂也里病也此從釋文痗病也羨餘也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正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此從正義本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誶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駿長也穀不執曰饑蔬不孰曰饉舍除也淪率也戾定也勩勞也覆反也辟法也戎兵遂安也暬御侍御也瘁病也聽言則荅譖言則退以言進退人也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哿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于往也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無聲曰泣血無言不疾無所言而不見疾也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敷布回邪也遹辟也沮壞也邛病也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其上作不思者誤也不我告猶猶道也集就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維邇言是爭爭爲近言也潰遂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隊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作宣王誤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

卜自何能穀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鵰翰高也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先人文武也明發發夕至明也齊正克勝也壹醉日富醉日而富矣宋本岳本如是謂當壹醉之日曉自富矣與宣小別又復也此謂又爲復之叚借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視也此謂題即睼之叚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忝辱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塡盡岸訟也此謂岸即犴之叚借詩正作犴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如臨于谷恐隕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釋文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唐石經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當依說文作殣君子秉心惟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惄思也擣心疾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也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辰時也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鹿斯之奔維足伎伎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壞瘣也謂傷病也也他家詩作瘣釋木說文某氏注爾雅所引是也毛詩作壞故毛公以爾雅釋之復釋瘣字之義墐路冢也隕隊也伐木掎矣析薪扡矣伐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此謂扡即說文拕字叚借遞迻之意佗加也浚深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以上當依孟子書爲明瀕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爲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釋文幾古愛反按依此音則正與許同皆虞試多作於不可謂不可摩及之也幾聲古同音通用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巧言六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幠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大幠予愼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幠大也威畏也愼誠也僭數釋文云毛側蔭反數數當色主反不音朔涵容也遄疾沮止也祉福也盟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盜逃也此謂叚借餤進也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毚兔狡兔也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蛇蛇淺意也水草交謂之麋此謂湄之叚借拳力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媿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云言也陳堂塗也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易說祇病也祇者疷之叚借無疷車傳疷病也土曰壎竹曰篪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蜮短弧也靦或作䩄靦姡也反側不正直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巷伯奄官正義曰今衍字案今也古通用此五字序文也下文注云巷伯內小臣也今本誤亂詩同漢二讀及詩音義可據正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禮記注云斯人者蓋因物而大之名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蒸者析麻中幹也古以爲燭搢屋而繼之搢屋即左傳之抽屋也武梁碑作搢說文曰搢引也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此即六十閒房之說謂不六十不能無欲也釋文閒音閑是也正義男子作男女謂訓閒雜非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

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也（此俗所謂坐懷不亂也荀卿曰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國人不稱其亂後門即不逮門謂不及門無宿處也禮記注曰以體曰嫗）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可者未有能似於是也（二句依正義補二字）猩猩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遷去也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投棄也北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也楊園園名猗加也（猗古音如阿加古音如歌阿與歌同部段借）畝丘丘名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六十九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七十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谷風之什故訓傳第二十　小雅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谷風三章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維風及頹頹風之焚輪者也（焚輪謂之頹風之自上下者也）風薄相扶而上（薄謂頹也）喻朋友相須而成崔嵬山巔也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言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不有死葉萎枝者（不有從日本古本）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鞠訓窮亦訓養猶畜亂已亂也作鞠非）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興也蓼蓼長大貌蔚牡菣也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缾小而罍大罄盡也鮮寡也鞠養腹厚也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軸其空（軸作柚誤）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跂當從說文作䟶）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可以服箱（可字依文選李善注補元默注補）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空盡也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載載乎意也（未詳當作載）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人也百僚是試用於百官也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或醉於酒或不得漿也鞙鞙玉貌璲瑞也漢天河也監亦有光有光而無所明也跂隅貌襄反也不成報章不能反報成章也睆明星貌（睆當作睍星戶版切）河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旦正義作旦非也旦出正謂未旦爽時日者日在地上則星不見矣）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挹斟也翕合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李善注文選引韓詩作腓毛萇作痱）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六月徂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離憂瘼病適之也廢大也構成曷逮也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鱣鮪大魚能逃處淵杞枸檵也桋赤楝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叫本毛詩音義）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偕偕彊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溥大率循濱厓也賢勞也（說文賢多財也引伸之凡多皆曰賢）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將壯也（此謂段借）旅眾也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也叫呼號召也鞅掌失容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疷病也熲光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

袖海山房校印

庶心之憂矣瘼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戚(作蹙者俗)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艽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罟網也除除陳生新也瘽勞也奧煖也戚促也戚憂也靖謀也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鼓鍾刺幽王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也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鼛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猶若也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以雅以南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株(本正義)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籥不僭以籥以為籥舞也若是為和而不僭矣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亯以祀(凡獻於神曰亯神歆之曰饗詩之例如此)(此上言以亯以祀下言神保是饗閟宮上言亯祀不忒亯以騂犧下言是饗是宜烈祖上言以假以亯下言來假來饗是也)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鐘鼓送尸(正義及宋書樂志兩引皆作鐘鼓送尸與上文鐘鼓既戒一例)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露積曰庾萬萬曰億妥安坐也侑勸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其肉祊門內也皇大保安也爨饔爨廩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膟膋也炙炙肉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為豆孔庶為賓為客豆謂內羞庶羞也(正義作內羞宋本岳本作內羞釋文曰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格來酢報也熯敬也(此謂熯即戁之假借戁敬也)善其事曰工賚予也幾期式法也稷疾敕固也致告告利成也皇大也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燕私而盡其私恩也以綏後祿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替廢引長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成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其畝或南或東也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小雨曰霢霂場畔也翼翼讓畔也彧彧茂盛貌是剝是菹剝瓜為菹也騂牡周尚赤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從集注及定本)烝進也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七十一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甫田之什故訓傳第二十一　小雅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甫田四章章十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倬彼甫田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尊者食新農夫食陳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器實曰齍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田祖先嗇也穀善也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茨積也(說文曰𥢶積禾也毛謂此茨即𥢶之假借也茨本訓屋以艸蓋故知此訓積為假借說文引詩𥢶之栗栗詩𥢶之秩秩是𥢶可通用矣何以言如也此與淇奧如簀同義在野曰𥢶曾孫之稼則謂禾𥢶者也云如茨亦謂如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得自存焉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覃利也(此謂覃即剡之假借東京賦正作剡耜)庭直也實未堅者曰皁稂童粱也莠似苗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炎火盛陽也渰陰雲皃(此從顏氏家訓定本集注作陰雲)淒淒雲行皃(此從說文玉篇廣韻作淒淒乃與傳雲行訓合)祁祁徐皃也(家訓正義皆有皃說文淒雨雲起也渰雨雲皃雨雲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風生而雲行所謂有渰淒淒也已而風定白雲彌天雨隨之下所謂興雲祁祁雨我公及私也)

氏家訓釋文正義皆作與兩於物理經訓皆失之秉把也騂牛也黑羊豕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自魏黃初以前雍州渭洛字作洛豫州伊雒字作雒絕無混淆至黃初以後乃亂矣其云至漢改伊洛作伊雒者僞也泱泱深廣貌韎韐者茅蒐染韋一入曰韎韐所以代韠也韎者韐之一色茅蒐染韋一入也曰韎亦見說文及五經文字卽一染謂之縓也韠韍也士無韍有韐故云韐所以代韠箋申之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皆分析韎韐二字名義各木諾外不可讀茅蒐韎聲者異義所云齊魯之間言韎聲如茅蒐也六師天子六軍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鞞刀室也卽刀削削音肖削之上刀把其飾曰琫削末之飾曰珌有讀爲又言有鞞有琫又有珌也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署其下上之體而已天子玉琫而珧珌釋名與毛所說各異戴東原氏改此傳云琫上飾鞞下飾珌飾皃非也鞞不可言飾諸侯璗琫而鏐珌大夫鐐琫而鐐珌士琫琫而珧珌此從正義本與釋文集注定本不同考說文琫珌天子皆以玉然則諸侯皆以金大夫皆以銀士皆以瑒爲有條理說文又云天子玉琫而珧珌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名之世焉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皃芸黃盛也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言世祿也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似嗣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興也鶯然有文章也胥皆也領頸也屏蔽也翰幹也此謂假借憲法也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戢其左翼言休息也摧挫也挫者毛時莝字此毛謂摧卽莝之段借也鄭恐學者不解故釋曰摧今之莝字或作摧非秣粟也艾養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有頍者弁實維何其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興也頍弁皃弁皮弁也蔦與女蘿施于松柏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奕奕然無所薄也時善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霰暴雪也暴必是譔字爾雅作消雪說文作霰雪暴當作黍如黍如霰皆謂其形也消雪當作屑雪

車舝五章章六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間關車之舝兮興也間關設舝皃孌美皃季女謂有齊季女也括會也依茂木皃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辰時也景大也慰怨也此從釋文釋慰爲怨如釋徂爲存此詩幽王初立褒姒爲后而作故曰新昏

青蠅三章章四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營營青蠅止于樊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榛所以爲藩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依鄭箋則匪由乃勿由之誤下文由醉之言卽蒙此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秩秩肅敬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的質也祈求也　籥舞笙鼓籥而舞與笙鼓相應壬大林君也嘏大也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康爵酒所以

袖海山房校印

安禮也時中者也反反言重愼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也屢舞僛僛屢數僛僛然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號呶號呼讙呶也此七字當是號呶讙也五字傞傞舞不能自正也傞傞不止也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立酒之監佐酒之史也俾出童羖羖羊不童也

皇清經解卷六百二十一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卷卷六百二十二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魚藻之什故訓傳第二十二　小雅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魚藻三章章四句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頒大首皃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莘長皃

采菽五章章八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君子謂諸侯也玄袞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觱沸檻泉觱沸泉出皃檻泉正出也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諸侯赤芾句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申重也蓬蓬盛皃殿鎭也平平辯治也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葵揆也膍厚也戾至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騂騂角弓騂說文作觲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興也騂騂調和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綽綽寬也裕饒也瘉病也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老馬反爲駒已老矣而孩童慢之饇飽也猱猨屬塗泥附著也徽美也晛日氣也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興也菀茂木也蹈動愮傳愮動也則知蹈淖音義同鄭申毛非易毛也暱近也靖治極至也愒息也瘵病也曷害此謂叚借傳多爲害猶借害爲曷也矜危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彼彼明王也周忠信也臺所以御雨笠所以御暑也依南山有臺疏及文選謝玄暉臥疾詩注所引緇撮緇布冠也綢直如髮密直如髮也訓綢爲密謂綢爲稠之叚借也琇美石也尹正也厲帶之垂者旟揚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兩手曰匊予髮曲局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衣蔽前謂之襜詹至也五日爲期婦人五日一御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行貌我任我輦我車我牛任者輦者車者牛者也我徒我御我師我旅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也謝邑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隰桑四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沃柔也幽黑色也此謂幽即黝之假借周禮幽堊鄭讀爲黝膠固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也步行猶可也滮流貌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也邁邁不說也此謂邁邁即怵怵之段借也韓詩說文作怵怵鶖禿鶖也有扁斯石扁扁乘石貌石乘石王乘車履石疷病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興也緜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

瓠葉四章章四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幡幡瓠葉貌瓠庶人之菜也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炕火曰炙說文炙炮肉也炕火乾之於火生民傳貫之加於火曰烈烈即炙也燔與火相著炙與火相離酢報也醻道飲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漸漸山石高峻卒竟沒盡也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豬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苕之華芸其黃矣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芸者黃盛與裳裳者華同其葉青青華落葉青青然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治日少而亂日多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言萬民無不從役也兕虎野獸也曠空也芃小獸貌棧車役車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七十二終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文王之什故訓傳第二十三　大雅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其命維新乃新在文王也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亹亹勉也哉載此謂段借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翼翼恭敬思辭也皇天楨榦也濟濟多威儀也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此謂段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麗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冔藎進也無念念也聿述也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乙已上也駿大也遏止義善虞度也載事刑法孚信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

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于天忱信也天位殷適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摯仲氏任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此當經作中傳作仲釋文正義所據未是也古以中為仲如中興即仲興亦是嬪婦京大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大任仲任也仲本作中身重也回違也集就載識合妃也洽水也渭渭水也涘厓也嘉美也俔磬也磬玉篇廣韻皆作罄罄盡也騁馬曰罄語意略同猶云竟是天之妹文定厥祥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親迎于渭言賢聖之妃也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維行長子長女也能行大任之德焉篤厚右助燮和也旅眾也如林言眾而不為用也按說文旝即發石車引詩其旝如林毛鄭皆不作旝則說文所偁者三家詩也矢于牧野維予侯興矣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無敢懷貳心也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騵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此謂涼即亮之段借肆疾也會朝清明會甲也會古外切甲與會雙聲凡器之蓋曰會日之首曰甲二者實之為居首之偁貨殖傳蓋一州漢書作甲一州詩之里明一謂甲子日一謂第一日天下清明也定本作會甲兵坐不知由書以推義耳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緜九章章六句

緜文王之興本大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漆沮依正義作漆沮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趣馬趣字依玉篇引鄭云趣惡早且疾早謂朝疾謂趣說文趣疾也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陾玉部手部作𢯱若从耎聲則不得音而音仍矣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緜緜瓜瓞興也緜緜不絕貌瓜瓞瓜紹也瓞瓝也此傳之難讀由淺人誤刪瓜瓞二字而以瓜逗紹也句耳瓜紹謂之瓜瓞瓜紹何以謂之瓜瓞者瓝也小瓜之稱也瓜紹之瓜必小如瓝故謂之瓜瓞也何言乎瓜紹繼先歲近本之實也爾雅其紹瓞當作瓜紹瓞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漆漆水也沮沮水也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復陶穴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未有家室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此相字依今法讀去聲古無平去分別宇居也周原漆沮之間也膴膴美也堇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慰安爰於也其繩則直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箋云乘當為繩作廟翼翼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捄虆也此謂捄即虆字之段借虆梩從土虆也陾陾眾也度居也毛云居鄭云投韓詩云填三者同意薨薨言百姓之勸勉也薨薨二字今補薨當讀莫滕反與懋雙聲亹沒沒勉勉皆雙聲登登用力也削屢馮馮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屢樓空也鍛屢者提打空寠埒突處馮馮堅實聲也皆俱也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經文鼛鼓分大小言勸事樂功也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大戎大醜眾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兌成蹊也駾突喙困也方言喙極也又曰喙極也皆即此經喙字外傳余病喙韋注短氣兒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御侮

棫樸五章章四句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槱說文作梄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方言樸字即此經及考工記之樸字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眾多國家得用蕃興趣趣也此謂段借半圭曰璋峩峩盛壯也髦俊也淠舟行貌楫櫂也櫂从手引也俗字从木六師天子六軍倬大也雲漢天河也遐遠也遠不作人也此當云遠作人也不字衍鄭箋異義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

旱麓六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此是千字假樂箋曰子孫得祿千億是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眾多也干祿豈弟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句絕此從正義本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言祀所以得福也瑟眾貌莫莫施貌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則百斯男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宗公宗神也恫痛也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不顯亦臨以顯臨之無射亦保保安無厭也肆戎疾不殄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造爲也斁厭也髦俊也依釋文有此六字無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十二字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此從崔集注本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屛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妃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按王季左傳作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皇大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毛傳度訓居二見緜與皇矣也耆惡也耆即嗜字耆訓惡猶亂訓治徂訓存憎其式廓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帝遷明德從就文王之德也串習此謂串即慣之段借慣說文作摜作遺串曾說文毋字夷常路大也妃媲也兌易直也兌與殷武丸丸古音同義兌从谷聲對配也自大伯王季從大伯之見王季也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喪亡奄大也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此章故訓本左氏已上三十三字各本係箋自屬傳誤今正之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無然畔援無然歆羨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此謂歆即貪之段借貪羨連注國語本此岸高位也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也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京大阜也矢陳也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此從雙聲得其訓詁與行翩也同方則也懷歸也不大聲以色不大聲見於色不長夏以革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仇匹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以引釋援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成之不日有成也囿所以域養禽獸也九有亦言九域亦言九圍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定本及集注釋文有此三字論同侖思同䚵理之䚵箋申毛耳說文亼部曰侖思也侖部曰侖理也思如角有䚵理毛謂論爲侖之段借鼓與鐘合其思理書所謂無相奪倫記所謂論倫無患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武繼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式法也孝思維則則其先人也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許進繩戒武迹也不遐有佐遠夷來佐也此皆不警警也不瞀瞀也之例不遠有佐者遠夷來佐也遐不作人者遠作人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烝君也淢成溝也此謂淢即洫之段借韓詩正作洫古文關作閫匹配也后君也濯大翰幹也績業皇大也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作邑於鎬京也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

皇淸經解卷三之七十三終

漢軍樊封符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生民之什故訓傳第二十四　大雅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即說文亦經作引皆無即字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揄當依說文作舀或簸或蹂釋之溲溲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生民本后稷也姜嫄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也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周棄也勤播百穀以利民死于黑水之山韋昭注魯語稱毛詩傳如是魏志杜畿傳引之今據補十字　誕大彌終達生也達生之達今補達生謂首生言重首而生此與車攻傳易達也皆段達爲首姜嫄之子首生者乃如重首而生之易然先釋達而後釋先生如白華傳先釋煁而後釋桑薪文法同也先生二字今補姜嫄之子先生者也不坼不副無菑無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誕寘之三林會伐平林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覃長訏大路木也岐知意也嶷識也說文引詩作㠜太玄擬同㠜今水毛詩作嶷淺人依岐字偏旁改之耳岐知古音同在十六部嶷識古音同弟十部此古於疊韻作訓之大凡也岐者山之兩岐也心之開明必有之故曰知意嶷者心日開有所識也故曰識也皇矣亦不識不知竝言荏菽戎菽也旆旆然長也役列也役者穎之段借說文引正作穎列者裂之段借穎秦穟也子楚亦云裂　穟穟苗好美也幪幪然茂盛也唪唪然多實也相助也茀治也艸多曰茀治艸曰茀凡言治曰亂也黃嘉穀也碩鼠傳曰苗嘉穀也說文曰禾嘉穀也芟嘉穀實也凡言嘉穀皆謂禾生曰苗秀曰禾　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古多以雜爲集毛云雜種鄭云生不雜實一說也集種者種純粹之謂　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有邰家室邰姜嫄之國也謂后稷於邰是家是室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凡傳言耳者而已之合聲也　誕降嘉種天降嘉種也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恆徧也以歸肇祀始也始歸郊祀也揄抒臼也或簸康者或蹂米者也依說文本作米爲長下文箋云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案蹂米即今人洮米以下重蹂之蹂之言柔也下文釋之溲溲則疏散之藁去康皮也一事中分二層箋說大概釋淅米也溲溲聲也浮浮氣也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載謀載惟孰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祭脂取羝以軷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牡羊軷道祭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以興嗣歲興來歲繼往歲也卬我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登大羹也迄至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敦聚貌行道也維葉泥泥葉初生泥泥也戚戚內相親也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陳也或陳筵者或授几者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以肉曰醓醢臄函也說文函舌也於毛傳爲轉注谷臄一字也服虔曰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近言之今說文合爲一字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歌曰謠徒擊鼓曰咢此蒙上文歌字兼樂謂歌謠咢二詞俗妄別之故參差互異　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四鍭既鈞鍭矢參亭也舍矢既均已均中蓺也蓺即臬之段借　序賓以賢言賓客次序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八字今補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弟讀爲悌　者不在此位也射義注云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玉裁按者不猶今言是否在此賓位句爲一句　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慮變亂爲韻　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敦弓既句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也四鍭如樹言皆中也序賓以不侮言其皆有賢才也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祺吉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者盡其禮終其事將行也融長朗明也令終始於饗燕終於享祀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籩豆靜嘉恆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匱竭類善也壼廣也胤嗣也祿福也僕附也釐予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鳧鷖在涇鳧水鳥也鷖鳧屬大平則萬物衆多馨香之遠聞也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爾酒既多爾殽既嘉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也福祿來爲厚爲孝子也渚沚也處止也潨水會也宗尊也崇重也亹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釋文作懈位民之攸塈

假嘉也此謂假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申重也宜君宜王宜君王天下也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朋友羣臣也塈息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迺依迺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篤厚也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迺埸迺疆言修其疆埸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胥相宣徧也無永嘆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正義云皇矣其德靡悔毛意不與鄭同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舟即𦨭之段借𦨭訓爲帶維玉及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溥大覯見也京師之野言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也此從正義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既登乃依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既景迺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三單相襲也徹治也山西曰夕陽荒大也館舍也正絕流曰亂碫石也此從釋文箋釋[illegible]碫石字云碫石所以爲鍛質也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密安也此謂密即宓之段借芮水厓也此謂芮即汭之段借鞫究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illegible]

洞遠也此謂洞即迥之段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濯滌也罍祭器溉清也清淨古今字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有卷者阿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伴奐廣大有文章也彌終也似嗣也酋終也昄大也茀小也嘏大也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顒顒溫貌卬卬盛貌鳳皇靈鳥仁瑞也靈鳥當是禮鳥轉寫失之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驗信獻而應禮鳳皇禮鳥有仁德則應之三傳皆與古左氏說同服虔曰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人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雄曰鳳雌曰皇翽翽衆多也藹藹猶濟濟也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大平而後生朝陽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鳳皇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

民勞五章章十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揉遠能邇揉依釋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詭責也箋云詭人之善不肯行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惛曾也說文引作㬐揉安也休定也逑合也惛怓大亂也休美也息止也慝惡也以近有德求近德也愒息泄去也泄與渫同經典多段泄爲渫醜衆厲危

也戎大也戎戎已[illegible]德反覆也

板八章章八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僻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管管無所依繫亶誠也猶圖也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繹說莫定也寮官也囂囂猶讙讙也芻蕘薪采者（薪采者見穀梁傳）謔謔然喜樂也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皃八十曰耄熇熇然熾盛也懠怒也夸毗體柔人也殿屎呻吟也（此謂殿屎卽唸㕧之段借說文正作唸㕧）蔑無資財也牖道也（此謂牖卽誘之段借召南傳曰誘道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辟法也价善也藩屏也垣牆也大宗王者天下之大宗也翰幹也（此謂段借）懷和也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此謂段借）旦明游行羨溢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七十四終

漢軍揆封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毛詩故訓傳

蕩之什故訓傳第二十五　大雅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蕩八章章八句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疾威上帝疾病人矣威罪人矣諶誠也咨嗟也強禦強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定本掊作倍正義云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也今按毛意謂掊自引聚也訓以自伐猶自多也克之訓好勝人也孟子亦作掊克）服服政事也天君滔慢也對遂也侯作侯祝作祝詛也（四字一句作經傳皆如字侯作侯祝與乃宣乃畝爰始爰謀句法同）屆極究窮也炰烋猶彭亨也無背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也義宜也俾晝作夜使晝爲夜也蜩蟬也螗蝘也人尚乎由行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鬼方遠方也顚仆沛拔也（此謂段借也拔同犮）揭根見貌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質爾民人（作人民者誤）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說文作㓠）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是不承（依釋文別本與箋合）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職主戾罪也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紹繼其執刑法也淪率也洒灑章表也逷遠也質成也不虞非度也話善言也玷缺也莫無捫持也讎用也輯和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格至也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緡被也溫溫寬柔也話言古之善言也（釋文曰話說文作詁蓋說文引詩曰告之詁言陸氏所據未誤今本說文詩曰詁訓四字不成語後人所改假借）也莫晚也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藐藐然不入也耄老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

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爲謀爲毖亂兄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家嗇力民代食家嗇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愼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非予既作爾歌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興也菀茂貌旬言陰均也劉暴樂而希也瘼病也倉喪也兄滋也此與常棣召旻傳同彼作茲此作滋皆訓益塡久也昊天斥王者也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黎齊也步行頻急也疑定也競彊厲惡梗病也宇居僤厚也圉垂也毖愼也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毖亂也遡鄉僾唈此謂僾卽旡之叚借也說文曰旡飲食气屰不得息曰旡古文作㤅居未切按㤅愛字以此古文爲聲故經叚僾爲旡也唈古書皆云於邑唈乃俗字耳荓使也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相質也甡甡衆多也谷窮也瞻言百里遠慮也迪進也隧道也中垢言闇冥也類善也覆反也赫炎也定本集注作炙也顧廣圻曰依正義攷之古本作荓荓也謂此荓蓋字卽拒荓字也古拒荓祇作荓涼薄也戾定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祀宜無悔怒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回轉也薦重臻至也溫隆蟲蟲溫溫而暑溫讀爲薀鬱積也定本作薀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也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丁當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靡有孑遺無孑然遺失也失則

佚摧至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先正百辟卿士也父母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滌滌山川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惔燎也此謂惔卽炎之叚借韓詩正作炎憚勞熏灼也悔恨也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言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嘒衆星貌假至也戾定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釋文曰贈送也詩之本皆爾崔集注本作贈增也云增益申伯之美案當是崔本作曾說文曾字下亦云曾者益也

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翰幹也謝周之南國也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庸城也徹治也御治事之官私人家臣也俶作也藐藐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乘馬四馬也寶瑞也䢋已也己與忌同大叔于田傳曰忌辭也此傳謂䢋者己之叚借箋申之曰己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王風彼其之子箋曰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鄭風箋曰彼己之子之己蓋其記己忌丌五字同詞之助也己作戊己字今本毛詩此及王風鄭風作已止字誤又鄭釋毛云已詞也今本仍作䢋誤經傳䢋誤作近則自唐然矣惟宋廖氏本作䢋申伯宣王之舅也郿地名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御車者嘽嘽喜樂也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作誦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義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戎大也喉舌冢宰也將行也義宜也愛隱也[此謂愛卽僾之假借]袞有袞冕者袞冕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城彼東方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揆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式遄其歸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車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今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戎大虔固共執也庭直也修長張大覲見也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七字衍當作綏]錯衡文衡也鏤鍚金鏤其鍚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厄烏噣也[烏噣卽小爾雅釋名之烏啄沈重音晝是也厄義牽合釋獸烏蠋如風馬牛不相及]屠地名也[此說文之斷]顯父有顯德者也蔌菜殽也筍竹也蒲蒲蒻也汾大也蹶父卿士也里邑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儀也[曲顧見淮南鴻烈解列女傳白虎通道儀謂導引之儀也舊作義]姞蹶父姓也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師衆也先祖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者也鋪病也[此謂鋪卽痡之假借]洸洸武貌召虎召穆公也旬偏也召公召康公也似嗣[此謂叚借]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釐爾圭瓚秬鬯一卣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錫山土田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對遂考成矢施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王命南仲於大祖也大師皇甫爲大師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也浦厓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也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嚴然而威舒序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繹陳騷動也[此謂騷卽懆之叚借說文曰懆動也]虓虎虎之自怒虓然也濆厓仍就虜服也截治也嘽嘽然盛也如飛疾如飛如翰摯如翰苞本也緜緜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猶謀也來庭來王庭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昊天斥王也塡久厲惡也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爲罟瘳愈也收拘收也說赦也哲知也寺近也[此謂寺卽侍之叚借]忮害忒變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古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

至也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類善殄盡瘁病也優渥也幾危也藐藐大貌藐訓小亦訓大小極則大形也鞏固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瀕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圉垂也訌潰也椓天椓也潰潰亂也此謂潰潰即憒憒之段借靖謀夷平也皋皋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貶隊也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維昔之富不如時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也維今之疚不如茲今則病賢也彼疏斯粺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替廢兄茲也引長也瀕厓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泉水從中以益者也辟開蹙促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七十五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七十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玉裁訂

清廟之什故訓傳第二十六　周頌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清廟一章八句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秉文之德執文德之人也駿長也不顯顯於天矣不承見承於人矣無射於人斯不見厭於人矣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美周之禮總釋全篇非謂首二句也純大假嘉與假同溢愼收聚也曾孫篤之成王厚之也

維清一章五句

維清奏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光也錫茲祉福文王錫之也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競彊訓道也前王武王也

天作一章七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三字句岐有夷之行五字句韓詩外傳說苑引皆然子孫保之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大之文王又能安天之所作也晉語叔詹曰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箋云大王能尊大之今本傳云能安天之所作蓋誤奪六字今補大訓荒安訓康夷易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緝明熙廣鄭云廣當爲光單厚肆固鄭云固當爲故靖和也

我將一章十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將大享獻也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邁行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明昭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戢聚櫜韜也夏大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

思文一章八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介釋文云介音界大也按箋以汝今之經界釋經疆字以大有天下釋經介字淺人遂以箋之經界易正文介字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是也陳常于時夏

極中也來牟麥也來字補率用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七十六終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七十七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臣工之什故訓傳第二十七　周頌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臣工一章十五句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嗟嗟敕之也工官也公君也田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康樂也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艾字今補艾同乂刈箋云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

噫嘻一章八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駿發爾私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

豐年一章七句

豐年秋冬報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者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皆徧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者也補者字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或曰二字當作以白字之誤也說文業字下曰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植者為虡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者也補者字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鞉鼓也岳本宋本元本葉林宗抄宋刻釋文皆作鞉鼓柷木椌也圉楬也

潛一章六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糝也糝从米本釋文依古本从米釋文是也此本無其字依聲託事

雝一章十六句

雝禘大祖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相助廣大也假嘉也燕安也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也昭考武王也享獻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白馬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一宿曰宿再宿曰信以縶其馬欲縶其馬而留之淫大威則夷易也

武一章七句

武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烈業也武迹劉殺耆致也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七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七十八　學海堂庚申補刊　漢軍樊封番禺黎永椿新校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閔予小子之什故訓傳第二十八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病造為疚病也庭直也序緒也此謂序即緒之叚借

訪落一章十二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顯見士事也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爾雅廣大也古佛叚音同仔肩克也

小毖一章八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夆釋文蜂本又作夆葉抄作峯柳山宋元本附音同明監本毛本附音作夆不誤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毖愼也荓夆摩曳也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依沈重作椒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埸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強力也以用也嗿衆皃士子弟也略利也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說文所謂揭也麃耘也此謂麃即穮之叚借說文曰穮耘禾間也濟濟難也濟同擠飶芬香皃香釋文作芳椒猶飶也按椒尺叔反[illegible]音始升馨之皃士部埱昌六切气出土也意同沈說是陸說非也胡壽也考成也且此也振自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畟畟猶測測也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黃牛黑脣曰犉有捄其角社稷之牛角尺也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

絲衣一章九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斯柔不吳不敖釋文作吳正義作娛洋本同胡考之休

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吳譁也考成也

酌一章九句唐宋元古本皆作九句岳本於公字句正合箋意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龍和也亦見長發蹻蹻武貌造爲也公事也

桓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士事也間代也

賚一章六句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勤勞應當繹陳也

般一章七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此三字依集注及正義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高山四嶽也嶞山山之嶞嶞小者也翕合裒聚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七十八終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七十九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駉故訓傳第二十九　魯頌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駉四章章八句

駉頌僖公也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駉駉牧馬駉駉當依釋文所引說文作驍驍下當云薄言驍者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騏曰騏蒼騏即蒼綦也小戎傳騏綦騏文也正義作綦文李善褚白馬賦注引鳲鳩傳騏騏文也釋文作綦文顧命馬本作騏弁枚本作綦弁是古通叚綦爲騏此傳俗本作蒼騏誤今依正義及岳本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足也作始也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說文驔馬豪骭也驔馬黃脊也與毛異正義骭下有白恐衍一目白曰魚依釋文作一目毛傳與爾雅異祛祛彊健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駜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絜白之士咽咽鼓節也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也宋本青驪曰駽歲其有歲

其有豐年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伐伐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狄毛蓋以爲逖之叚借訓遠與譜叩同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伐伐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噦歲聲歲戉聲說文引此詩作鸞聲鉞鉞今說文譌作鉞鉞大誤傳曰言其聲也作鉞鉞則於聲不似矣鉞等聿切鉞王伐切采菽傳曰鸞聲嘒嘒中節也不與此傳同者字殊則義殊也　其馬蹻蹻言彊盛也色溫潤也茆鳧葵也屈收醜衆也假至也囚拘也桓桓威武貌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觩弛貌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龜尺二寸補一龜字　賂遺也南謂荊揚也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稚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閟宮有侐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靜也靜俗本作淨依釋文正　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此與東山枚微也同意　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先種曰稙後種曰稺緒業也翦齊也翦所以齊物故釋翦爲齊實始翦商謂其气象始與商齊等說文引實始戩商戩乃翦之叚借字耳如竹箭之爲竹晉　虞誤也此謂叚借　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騂赤犧純也秋而載嘗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補一尊字　毛炰豚也包當作炰包即炰字　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公車千乘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增增衆也膺當承止也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俗本脫蠻貊二字今補上章已言淮夷故此言蠻貊如淮夷蠻貊者劣於夷者也而夷行則進矣　南夷荊楚也諾順諾若聲故其義同若　若順也常許魯南鄙西鄙徂徠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桷榱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奚斯作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詩也詩舊作廟誤奚斯所作向不上屬與節南山巷伯崧高烝民末章文法皆同毛與韓說同至鄭箋乃爲異說　曼長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七十九終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玉裁訂

那故傳第三十　商頌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那一章二十二句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置讀曰植　周人縣鼓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磬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閑也嫺習叚閑爲之　夷說也先王稱之曰自古魯語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韋注引傳亦云先王稱之曰自古然則各本作在古誤也日本古本有作自者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秩常申重酤酒賚賜也戒至也戒訓至者謂戒爲艐之叚借也釋詁曰艐至也許叔重曰艐讀若莘　鬷格無言時靡有爭鬷總此謂叚借即陳風之鬷數也　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又言假大也者以別於下文之來假訓至也玄鳥長發假字毛不釋者叁皆訓至　八鸞鶬鶬言文德之有聲也以假以享假大也

玄鳥一章二十一句

玄鳥祀高宗也鄭云祀當爲祫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

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勝任也糦黍稷也景大員均此謂段借何任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長發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濬深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隕與員同玄鳥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帝立子生商契生商也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至于湯齊至湯與天心齊也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球玉綴表綴與墇雙聲故得訓表旒章也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共法駿大厖厚龍和也龍者木德故爲和戁恐竦懼也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以曷爲害猶以害爲曷互相段借苞本櫱餘也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葉世也業危也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殷武祀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罙深罙篆體作宊古深淺字如此傳以深釋罙以今字釋古字也罙式針切罙从网米聲面規切其義冒也此則鄭本如是釋文不能分別誤也裒聚也鄉所也辟君適過也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商邑京師也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梴長貌釋文曰柔梴物同耳老子音義曰梴字林云長也丑連反又一曰柔挻合此二音義觀之則毛詩本作挻而說文木部梴字恐後人羼入旅陳也寢路寢也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懋堂先生訂定之冊以近人所云毛詩乃朱子集傳而非毛傳也編入經解誰曰不宜後之人有專爲毛傳作疏者宜以此爲定本云錢塘嚴杰識

皇清經解卷三之八十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八十一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詩經小學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國風

關關雎鳩
爾雅說文皆作鴡

在河之洲
說文曰水中可居曰州詩曰在河之州　按爾雅毛傳皆云水中可居者曰州詩氏正用之

君子好逑
鄭箋怨耦曰仇釋文逑本亦作仇　按兔罝公侯好仇說文逑字注怨匹曰逑左傳怨偶曰仇知逑仇古通用也

輾轉反側
按古惟用展轉詩釋文曰輾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知輾字起於字林說文展轉也

服之無斁
禮記緇衣王逸招魂注皆引詩服之無射　按斁爲本字射爲同部假借

薄澣我衣
說文作𤃬今通作澣　按幹爲榦之俗當作𤃬不當作澣

害澣害否
傳曷何也　按古害讀如曷同在第十五部於六書爲假借也葛覃借害爲曷長發則莫我敢曷傳曷害也是又借曷爲害

我馬瘏矣我僕痡矣
爾雅痡瘏病也釋文痡詩作鋪瘏詩作屠　按今詩不作屠鋪惟雨無正淪胥以鋪毛傳鋪病也爲假借

云何盱矣
爾雅注詩曰云何盱矣邢疏云何盱矣者卷耳及都人士文也　按今作吁誤也何人斯云何其盱都人士云何盱矣經文無吁字

螽斯羽
爾雅蜤螽蚣蝑釋文蜤本或作蟴詩作斯　按蟴蜤同在第十六部猶斯析同在第十六部也螽蟴亦稱蟴螽非如鸒斯之斯不可加鳥

詵詵兮
釋文曰說文作𧬊玉篇𧬊多也或作㚬𩡧辨𧬊牲五經文字甡色臻反見詩　按今說文無𧬊字東都賦俎豆莘莘魏都賦莘莘蒸徒善注皆引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今詩螽斯作詵詵傳詵詵衆多也皇皇者華作駪駪傳駪駪衆多之貌桑柔作甡甡傳甡甡衆多也蓋其字皆可作莘說文引詩小雅莘莘征夫

薨薨兮
爾雅薨薨增增衆也釋文薨顧舍人本薨薨作雄雄　按雄从隹厷聲古韻雄與薨皆在第六部

繩繩兮
螽斯抑傳皆云繩繩戒慎下武傳云繩戒也爾雅兢兢繩繩戒也

揖揖兮
揖輯字之假借說文輯車和輯也

有蕡其實
按蕡實之大也方言墳地大也說文頒大頭也苕之華傳墳大也靈臺傳賁大鼓也韓奕傳汾大也合數字音義攷之可見

公侯干城
左氏傳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

城蓋讀若干撥之于毛傳干扞也

施于中逵

按馗逵本同字毛詩作逵韓詩作馗與公侯好仇爲韻王粲從軍詩與愁由流舟收憂疇休留字爲韻古音讀如求在第三部也至宋鮑照乃與袞威飛依積字爲韻入於第十五部廣韻又分別馗在尤韻兼入脂韻逵專在脂韻顧炎武詩本音乃以脂韻之逵爲本音而讀仇如其以協之引史記趙王友歌讎仇本有其音不知趙王友歌乃漢人之尤二韻合用逵與馗一字古皆讀如求也鏞堂按趙王友歌讎字音高五王傳作仇史記呂后紀作讎

江之永矣

說文永字注引詩江之永矣羕字注水長也引詩江之羕矣

按永古音養或假借養字爲之如夏小正時有養日時有養夜卽永日永夜也

言秣其駒

說文餘食馬穀也無秣字廣韻秣同餘

遵彼汝墳

爾雅汝爲濆注詩曰遵彼汝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釋文濆字林作涓衆爾雅本亦作涓　按說文涓小流也爾雅曰汝爲涓濆水厓也詩曰敦彼淮濆此詩從毛大防之訓作墳爲正

惄如調飢

說文飢餓也饑穀不孰也唐石經飢渴皆作飢饑饉皆作饑

按傳調朝也言詩假借調字爲朝字也調周聲朝舟聲

王室如燬

按說文火燬也燬火也焜火也方言楚語煤齊言燬古火讀如毀在第十五部焜燬皆卽火字之異

百兩御之

按御爲訝之假借字訝或作迓相迎也古訝與御皆在第五部

維鳩方之

按毛方有之也四字一句猶言甫有之也下章當云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本或無之字於古字作迺而訓爲有朱子從之誤也戴先生曰方房也古字通

于沼于沚

傳于於　按恐與于以之于相亂故言于者於之假借也鄭箋于以猶言往以也

南澗之濱

說文作瀕無濱字隸作瀕省作頻

于彼行潦

傳行潦流潦也　按行當作洐洐溝水行也

維筐及筥

傳方曰筐圓曰筥　按說文方曰匡圓曰籧匡俗作筐籧方言作籧

于以湘之

傳湘亨也　按以湘爲亨同部假借古享獻烹飪元亨同作亯在第十部又郊祀志云鬺亨上帝鬼神者謂煮而獻之也亨讀如饗史記作亨鬺文倒當從漢書師古注引韓詩于以鬺之鬺卽說文之鬺字煑也毛詩湘字當爲鬺之假借

有齊季女

玉篇引有齋季女攷說文齋材也

勿翦勿伐

按俗以前爲再後字以矢羽之翦爲前斷字

召伯所茇

說文废舍也引詩召伯所废㕛艸根也毛詩作茇字之假借漢書禮樂志拔蘭堂又借作拔字箋云茇草舍也未免牽念其說鏞堂按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注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賈疏云以草釋茇以止釋舍此茇爲正字又按毛傳本作茇舍也故箋申之云止舍甘棠之下是毛鄭皆以茇爲废之假借今毛傳及陸氏引說文皆衍作草舍也致正義曰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舍是孔氏雖不知茇爲废之假借而孔本毛傳原無草字亦可見矣

素絲五紽

傳紽數也總數也釋文數皆入聲音促東門之枌越以鬷邁傳曰總數邁行也烈祖鬷假無言傳曰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毛意鬷者總之假借總者數也如數罟之數九罭傳曰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烈祖鬷假中庸作奏假奏亦讀如簇古者素絲以英裘五總謂素絲英飾數數然其數有五也緎卽縫五緎言素絲爲飾之縫有五也紽讀爲佗佗加也其英飾五故曰五紽

委蛇委蛇

顧炎武唐韻正曰漢衛尉衡方碑禕隋在公酸棗令劉熊碑卷舒委遁成陽令唐扶頌在朝委隨　按君子偕老委委佗佗說文委隨也古它聲隋聲字同在第十七部

殷其靁

李善景福殿賦注引毛萇傳曰殷靁聲也

莫敢或遑

說文無遑字古經典多假皇爾雅偟暇也

摽有梅

廣韻引字統云合作芰落也趙岐注孟子曰芰零落也詩曰芰有梅漢書野有餓芰而不知發鄭氏曰芰音蔈有梅之蔈

按說文有受無芰受物落上下相付也摽擊也同部假借作芰俗又按終南傳梅柟也墓門傳梅柟也與爾雅說文合說文梅柟也某酸果也凡梅杏當作某毛於此無傳蓋當毛時字作某後乃借梅爲某二木相溷也韓詩作楳說文楳亦梅字

迨其謂之

毛意謂會也

不我以

爾雅不竢不來也說文竢下引詩不竢不來　按蓋卽此句異文故爾雅釋之曰不竢我者不招來我也而說文仍之廣韻云竢不來誤

白茅包之

按釋文苞逋茆反裹也是陸本不誤注疏本釋文改爲包逋茅反本上聲而讀平聲矣其誤始於唐石經苞苴字皆从艸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禾瓜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引書厥苞橘柚今書作包謂郭忠恕云以草名之苞爲厥包其順非有如此者失之不審

維絲伊緡

說文緡从糸昏聲昏从日从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　按昏以氐省爲正體曰民聲者非也

我心匪鑒

匪本匡匪字詩多借匪爲非

威儀棣棣

說文𧫷下引詩威儀秩秩即此句異文猶平秩東作之作平豑也

不可選也

傳物有其容不可數也車攻序因田獵而選車徒傳選徒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　按選皆算字之假借漢書引詩威儀棣棣不可算也說文算數也鄭注論語何足算也云算數也算選同部音近又夏官司馬羣吏撰車徒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撰亦算之假借詩箋不云選讀曰算者義具毛傳矣

仲氏任只

傳任大也正義曰釋詁文　按爾雅壬大也不作任知毛作壬箋易傳爲睦婣任恤之任

願言則嚏

傳疐劫也疏引王肅云疐劫不行　按毛本同豳風狼跋作疐箋作嚏說文石經並同廣韻十二霽嚏鼻气也玉篇口部嚏噴鼻也詩曰願言則嚏鼻部𪖙𪖾二同都計切鼻噴气本作嚏嚏字从口者口鼻气同出也說文嚏悟解气也引此詩釋文載崔說與說文合而非毛鄭意攷月令民多鼽嚏鼽謂病寒鼻塞內則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嚏鼻气也欠張口气悟也若以嚏爲欠故是內則嚏欠複矣說文悟解气之說未當

雝雝鳴鴈

說文雁鳥也鴈鵝也是鴻雁當作雁鴈鶩當作鴈

迨冰未泮

古泮與判義通說文無泮字玉篇泮散也破也亦泮宮俗本字書又載泮字

不我能慉

說文引詩能不我慉　按能之言而也乃也詩能不我慉能不我知能不我甲皆同今作不我能慉誤也鄭注周易宜建侯而不寧而讀爲能此詩與芄蘭能讀爲而古能而音近同在第一部傳慉興也與說文慉起也正合今本興作養誤^鏞堂

案釋文云慉毛興也王肅養也是今本作養從王肅也

昔育恐育鞫

顧亭林曰唐石經凡詩中鞫字自采芑節南山蓼莪之外並作鞫今但公劉瞻卬二詩從之餘多俗作鞠　按鞫从革匊聲蹋鞠也或作𥷚鞫窮治罪人也从幸从人从言竹聲或作𥷚今俗作鞫毛詩傳或云窮也谷風南山或云究也公劉或云盈也節南山或云告也采芑告爲假借窮究盈皆本義其字皆當作𥷚蓼莪傳云養也亦當作鞠鞫爲窮亦爲養相反而成猶治亂曰亂也

亦以御冬

傳御禦也　按以御爲禦此假借也

既詒我肄

傳肄勞也　按勩之假借字也

胡爲乎泥中

泉水之禰韓詩作坭蓋即其地廣韻坭地名

左手執籥

說文作龠玉篇引詩左手執龠　按今以龠爲量器以籥爲竹筩之籥爲樂器

隰有苓

爾雅毛傳苓大苦說文蘦大苦從爾雅毛傳

毖彼泉水

釋文韓詩作祕說文作𣲖　按說文𣲖字注讀若詩曰泌彼泉水不作𣲖彼泉水說文泌俠流也爲正字毛作毖韓作祕皆同部假借字衡門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正義云邶風曰毖彼泉水故知泌爲泉水魏都賦溫泉毖涌而自浪劉淵林引毖彼泉水善曰說文曰泌水駛流也泌與毖同

不瑕有害

傳瑕遠也箋瑕過也害何也　按毛以瑕爲遐之假借鄭以害爲曷之假借二子乘舟篇同

俟我於城隅

傳俟待也　按俟大竢待此借俟爲竢詩多用于偶有作於者如此篇及於我乎夏屋渠渠是也

愛而不見

說文僾仿佛也詩曰僾而不見又薆蔽不見也爾雅薆隱也方言揜翳薆也郭注謂隱蔽也詩曰薆而不見　按禮記祭義僾然必有見乎其位正義引詩僾而不見離騷衆薆然而蔽之詩之薆而猶薆然也

河水瀰瀰

說文濔滿也从水爾聲　盧紹弓曰漢地理志引邶詩河水洋洋師古注今邶詩無此句攷玉篇水部洋亡爾切亦濔字集韻濔或作洋然則洋洋乃洋洋之譌廣雅釋北有洋字今亦譌爲洋

新臺有酒河水浼浼

釋文有洒韓詩作漼浼浼韓詩作浘浘　按此必首章新臺有泚河水瀰瀰之異文漼浘字與泚瀰同部與洒浼字不同部又毛傳泚鮮明貌韓詩漼鮮貌毛傳瀰瀰盛貌韓詩浘浘盛貌是其爲首章異文陸德明誤屬之二章無疑

不可襄也

按古襄攘通史記龜策傳西襄大宛徐廣曰襄一作攘

其之翟也

按此篇也字疑古皆作兮說文引玉之瑱兮邦之媛兮著正義引孫毓故曰玉之瑱兮皆古本之存於今改之未盡者也古尚書周易無也字毛詩周官始見而孔門盛行之兮在第十六部也在第十七部部異而音近各書所用也字本兮字之假借此篇也字古作兮遵大路二也字一本皆作兮尸鳩首章兮字禮記淮南引皆作也^鏞堂按蝃蝀乃如之人也韓詩外傳一列女傳七皆作乃如之人兮旄丘何其處也韓詩外傳九作何其處兮

美孟弋矣

春秋定姒穀梁傳作定弋弋即姒同在第一部說文作妣

作于楚宮

按喪大記注云偶或作于聲之誤也

靈雨既零

按靈同霝說文霝雨零也既零猶言既殘說文零餘雨也廣韻作徐雨誤

言采其蝱

莔之假借爾雅說文皆云莔貝母也

綠竹猗猗

大學引詩菉竹猗猗爾雅菉王芻邢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是也又竹萹蓄邢疏孫炎引詩衛風云菉竹猗猗說文菉王芻也詩曰菉竹猗猗後漢書注引博物志澳水流入淇水有菉竹草水經注淇水篇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毛云菉王芻也竹編竹也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益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編草不異　按毛詩作綠字之假借也離騷薋菉葹以盈室兮王逸注引終朝采菉今毛詩亦作終朝采綠魏都賦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言綠與竹同茂也故以冬夏異沼麗句上林賦揜以綠蕙張揖曰綠王芻也　毛傳竹萹竹也釋文竹韓詩作薄萹茿也石經亦作薄爾雅竹萹蓄釋文竹本又作茿說文茿萹茿也薄水萹茿也神農本草經萹蓄味苦平陶貞白云人亦呼爲萹竹　按李善引韓詩作薄玉篇曰薄同薄

有匪君子

大學作有斐君子　按攷工記匪色似鳴亦卽斐字

綠竹青青

按淇奧若華之青青與杕杜菁菁者莪之菁菁同也淇奧傳青青茂盛貌杕杜傳菁菁葉盛也菁莪傳菁菁盛貌

綠竹如簀

韓詩綠蓍如簀簀積也　按毛傳亦云簀積也簀卽積之假借字古人以假借爲詁訓多如此

譚公維私

說文鄿國也齊桓公之所滅無譚字

螓首蛾眉

說文頸好皃从頁爭聲詩所謂頸首　按頸首卽螓首毛傳但云顙廣而方不言螓爲何物鄭箋乃云螓謂蜻蜻也知毛作頸鄭作螓　蛾眉毛鄭皆無說王逸注離騷云娥眉好貌師古注漢書始有形若蠶蛾之說離騷及招魂注並云娥一作蛾今俗本倒易之娥作蛾字之假借如漢書外戚傳娥而大幸借娥爲娥宋玉賦眉聯娟以蛾揚揚雄賦何必颺纍之蛾眉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皆娥之假借字娥者美好輕揚之意方言娥好也秦晉之間好而輕者謂之娥大招娥眉曼只　按枚乘七發皓齒娥眉張衡思元賦嫮眼娥眉陸士衡詩美目揚玉澤娥眉象翠翰俱從今本作蛾則一句中用蛾又用翠羽稍知文義者不肯也毛傳益脫娥眉好貌四字（緐韓奕安謂毛傳脫此）

朱幩鑣鑣

（兩字不敢信今之增入解中恐非）

玉篇引詩朱幩儦儦　按碩人清人皆當同載驅作儦儦此誤作鑣鑣者因傳有以朱纏鑣之文也說文引朱幩儦儦俗本亦改作鑣鑣

庶姜孽孽

釋文孽韓詩作钀钀長貌呂覽過理篇宋王築爲蘗臺高誘注蘗當作巘蘗與钀其音同詩云庶姜钀钀高長貌也　按爾雅蘗蘗蘗蘗戴也毛傳蘗蘗盛飾也蘖蘖王盛也廣韻钀頭戴物也此謂庶姜首美盛如草木枝葉說文钀巘不粉同今毛詩爾雅作孽誤

淇水滺滺

說文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秦刻石嶧山文作汥　按古當作淇水攸攸後人誤改爲滺又誤改爲滺皆未識說文攸字本義也王逸楚詞九歎注油油流貌詩曰河水油油疑有誤

容兮遂兮

箋云遂瑞也是以遂爲璲之假借字大東傳璲瑞也

一葦杭之

說文斻方舟也从方亢聲臣鉉等曰今俗別作航非是　按說文杭同抗

曾不容刀

釋文刀字書作舠說文作𦩍正義曰說文作𦩍𦩍小船也

按今說文脫𦩍字

伯兮朅兮

玉篇引詩伯兮偈兮　按應從玉篇作偈說文朅去也無偈字

彼黍離離

廣韻穲穲黍稷行列也（偶穲彼黍稷穲）劉向九歎覽芷圃之蠡蠡王逸注蠡蠡猶歷歷　按蠡蠡卽離離古音在十六部離在十七部異部音近假借也

不與我戍許

說文作鄦周許子鐘作鄦見薛尚功鐘鼎款識

還予授子之粲兮

傳粲餐此假借也粲餐同部

火烈具舉

傳烈列具俱也　按言烈爲列之假借具爲俱之假借也（宋轉）（按張平子東京賦火列具舉是三家詩烈作列）

抑釋掤忌

左氏傳釋甲執冰字之假借也

抑鬯弓忌

秦風作韔爲正字

二矛重喬

釋文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鷮　按車舝及爾雅有鷮字說文雉下作喬雉鳥部有鷮字

河上乎逍遙

釋文逍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五經文字序說文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桃禰逍遙之類說文漏畧今得之於字林臣鉉等曰詩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爾雅徒歌曰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乎襄羊莊子消搖遊張衡思元賦與仁義乎消搖

彼其之子

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詩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史記匈奴傳彼已將師裴駰引詩云彼已之子索隱云彼已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已之子是也　按左氏傳云終不曰公曰夫已氏公羊傳云夫已多乎道夫已猶彼已也彼已或作彼記或作彼其東齊鏞亡詩彼居之子居讀如檀弓何居與彼其彼已同也善曰居未仕誤

舍命不渝

管子澤命不渝澤卽釋釋卽舍也

摻執子之袪兮

傳摻攬也以音近之字爲訓

雜佩以贈之

戴先生云當作貽　按古人徵召爲宮徵得來爲登來仍孫爲耳孫詩訓爲承也皆之咍職德韻與蒸登韻相通之理此來贈爲韻古合韻之一也不當改爲貽

顏如舜華

說文䑞艸也蕣木菫朝華莫落者从艸䑞聲詩曰顏如蕣華

按䑞舜蕣蕣古今字詩當作䑞韓寫脫廾耳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夏紀引詩顏如蕣華

山有扶蘇

說文扶疏四布也郭忠恕佩觿山有枎蘇與扶持別

山有橋松

盜喬假借字

褰裳涉溱

說文潧水出鄭國从水曾聲詩曰潧與洧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洭从水秦聲廣韻潧水南入洧詩作溱洧誤也　按秦聲在今眞臻韻曾聲在今蒸登韻此詩一章溱與人韻二章洧與士韻出鄭國之水本作溱外傳孟子皆作溱洧說文及水經注作潧誤也　史記南越尉佗列傳湟谿索隱曰鄒氏劉氏本湟並作湼音年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衛靑傳云出桂陽下湟水而姚察云史記作匯今本有湼湼及滙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南越尉佗列傳又云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湟裴駰曰或作淮字索隱曰劉氏云匯當作湟漢書云下湟水也說文洭水出桂陽縣盧聚至洭浦關爲桂水　按洭水史記漢書作湟水匯者洭之譌湼者湟之譌淮者匯之譌洭又或譌爲湞附此以見古書之易譌

風雨潚潚

說文潚水淸深也水經注湘水篇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用山海經語又釋瀟字云瀟者水淸深也用說文語今俗以瀟湘爲二水名且潚誤爲瀟矣羽獵賦風廉雲師吸嚊潚率西京賦飛罕潚箾流鏑擢瀑皆形容欻忽之貌與毛傳潚潚暴疾也意正合思元賦迅焱潚其媵我舊注潚疾貌李善引字林潚深清也攷廣韻一屋二蕭皆有潚無瀟詩風雨潚潚是淒淸之意入聲音肅平聲音修在第三部轉入第二部音宵俗本誤爲瀟玉裁見明刻舊本毛詩作潚

在城闕兮

說文𦈢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𦈢

人實迋女

傳迋誑也言迋爲誑之假借

聊樂我員

釋文員本亦作云正義曰員云古今字助句辭也　按如秦誓之云來亦作員來

零露漙兮

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爲落也　按此則經本作靈露箋作靈落也假靈爲零字依說文則是假靈爲霝

並驅從兩肩兮

說文引並驅從兩豣兮齊風作豣石鼓文作豣

取妻如之何

釋文取七喻反眾經音義曰娶七句切取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元應所據毛詩與陸異或是韓詩

其人美且鬈

箋云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　按今本作權誤說文捲气勢引國語有捲勇今齊語子之鄉有拳勇小雅無拳無勇皆作拳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權者古拳握字可知鄭箋从手非从木與捲勇拳勇字同今字書佚此字而僅存於張參之書也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善曰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權同俗刻文選譌誤不可

其魚唯唯

釋文韓詩作遺遺玉篇遺遺魚行相隨廣韻五旨遺遺魚盛貌

齊子發夕

韓詩發旦也　按從韓是發夕即旦夕也又方言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閒謂之發郭注今通言發寫也詩發夕蓋猶發寫古夕寫皆在第五部

齊子豈弟

按鄭以闓圛釋發夕但以韻求之圛在五部豈弟同在十五部闓與豈弟韻不爲韻上章發夕或從韓詩旦夕之義或爲發卸之假借未嘗非疊字麗句也

猗嗟名兮

按薛綜西京賦注眳眉睫之閒是名可从目作眳也

父曰嗟予子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父兮父兮闕一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毋已侚慎　按父下所闕一字亦必兮字疊上文父兮而言也近有重刻隸釋石經不闕妄補父曰嗟予子毋曰嗟予季兄曰嗟予弟皆五字句予與巳止韻季與寐棄韻弟與偕死韻行役夙夜無已六字句

陟彼屺兮

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　按爾雅說文皆誤與毛傳相反岵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荄滋也岵有陽道故以言父無父何怙也屺有陰道故以言母無母何恃也

坎坎伐輪兮

石經魯詩殘碑欿欿伐輪兮　按此則首章二章皆同廣雅欿欿聲也

山有樞

釋文樞本或作蓲烏侯反爾雅樞荎釋文樞烏侯反本或作蓲地理志山樞師古曰樞音甌聲韻放曰詩山有樞字本作樞烏侯反刺榆之名或不加反音讀如戶樞之樞則失之矣

按魯詩作蓲毛詩作樞亦作蓲相承讀烏侯反唐石經譌爲戶樞字而俗本因之

弗洒弗埽

說文灑汛也汛灑也洒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　按毛詩及論語皆作洒曲禮於大夫曰備埽灑則作灑蓋漢人用灑埽字經典相承借用洒滌字毛傳及韋昭注國語皆云洒灑也言假洒爲灑也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荀子臣道篇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按所引卽此詩異文前二章皆不句此章四句殊太短左氏定十年傳言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者恐漢初相傳有脫誤鏞堂按左傳定十年杜注云卒章第四章曰我聞有命是杜以一字爲一言也

廣韻粲字注曰詩傳云三女爲粲又美好貌詩本亦作粲說
文又作妓

噬肯遾我

傳遾逮也方言同　按爾雅作遾逮也爲正字韓詩作逝

采苓采苓

按苓大苦也枚乘七發蔓草芳苓揚雄反離騷愍吾纍之眾
芬兮颺爗爗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晉灼
七啟寒芳苓之巢龜皆借苓爲蓮蓋漢人讀蓮如鄰故假借
苓字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
聲相近假借是又借領爲蓮也顏師古注漢書揚雄傳但云
苓香草名不知爲蓮之假借字李善注文選七發直聽斷曰
古蓮字於七啟又曰與蓮同皆不指爲假借以致朱彝尊引
李注證唐風苓卽蓮由六書之旨不明也漢時假借甚寬如
借苓領爲蓮可證

駟驖孔阜

石鼓文我馬旣駩

厹矛鋈錞

禮記進矛戟者前其鐓　按說文鐓下垂也錞矛戟柲下銅
鐏也詩曰厹矛沃錞是其字以秦風爲正也

蒙伐有苑

箋云蒙厖也說文瞂盾也从盾友聲玉篇瞂盾也詩曰蒙瞂
有苑本亦作伐瞂同瞂史記蘇秦列傳吹芮索隱曰吹同瞂
謂楯也芮謂繫楯之紛綬也　按厖同尨

溯洄從之

說文㴑或作遡　爾雅作泝卽㴑之俗

有條有梅

爾雅柚條毛傳條槄也與爾雅異

顏如渥丹

釋文丹韓詩作沰　按渥沰卽邶風之沃赭也古者聲石聲
同在第五部

百夫之防

傳防比也　按益同方

隰有六駮

說文駮駁異字此傳云倨牙食虎豹之獸是駮字也東山傳
云駵白駁是駁字也陸璣云梓榆樹皮如駁馬則此宜作駁
陸意六駁與苞櫟爲類按鵲巢鳲鳩之等不必駮與
櫟不爲類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

魯靈光殿賦注引崔駰七依夏屋蘧蘧

訊以誶止

爾雅誶告也釋文誶沈音粹郭音碎說文誶讓也从言卒聲
國語曰誶申胥廣韻六至誶下引詩歌以誶止　按誶訊義
別詩多譌作訊如爾雅誶告也釋文云本作訊音信說文引
國語作誶今國語作訊詩歌以誶止誶予不顧傳誶告也莫
肯用誶箋誶告也正用釋詁文而釋文誤作訊以音信爲正
賴王逸離騷注及廣韻所引可正其誤耳廣韻引歌以誶止
今本止譌之列女傳作歌以訊止訊字雖誤止字尙未誤

心焉惕惕

說文或作悐　按屈賦九章云悼來者之悐悐

勞心慘兮

毛晃曰詩小雅白華念子懆懆陸音七倒反又引說文七感
反云亦作慘北山或慘慘劬勞陸音七感反字亦作懆蓋俗
書懆與慘更互譌舛陸氏不加辨正而互音之非也白華懆
當作草懆二音不當音七感反字作慘亦非北山慘當作七
感反字不當作懆又陳風月出勞心慘兮亦誤當作懆

有蒲與蕳

按鄭箋欲改蕳爲蓮說詩稍泥意在三章一律遂與荷菡萏
皆屬夫渠詩人不必然也權輿詩亦欲以後章律前章釋夏
屋爲食具不知首句追念始居夏屋次句言今每食無餘次
章承每食二字又將今昔比較三每食字蜎蠉蠕蠕最見文
章之妙載驅欲改豈弟爲圛與發夕麗句然而以韻求之非
矣盧令二章改鬈爲拳勇字亦非

蜉蝣掘閱

按古闕穴通宋玉風賦枳句來巢空穴來風枳句空穴皆疊
韻字枳句卽說文之積極木曲枝也鄭注明堂位云椇之言
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枳椇卽積極陸璣云椇曲來巢適空穴
卽孔穴善注引莊子空閱來風司馬彪云門戶孔空風善從
之掘閱當從說文作堀閱言蜉蝣出穴也老子塞其兌閉其
門兌卽閱之省假借字也

三百赤芾

按說文市韠也天子朱市諸侯赤市篆文作韍韠韍也所以
蔽前从韋畢聲鄭注禮記韠韍皆言蔽也或借韍字爲之如
論語致美乎黻冕是也或借芾字爲之如詩候人斯干采叔
皆作芾是也或借沛字爲之如易豐其沛一作芾鄭康成云
蔽𦆵是也或借茀字爲之如李善引毛詩赤茀在股朱茀斯
皇又三百赤芾釋文一作茀廣韻茀同芾是也或借紱字爲
之如乾鑿度朱紱方來困於赤紱是也紱綬也李善引蒼頡篇繸繫
與青相次文也芾小也爾雅毛傳同茀道多草不可行也沛水也
各有本義而方言蔽膝謂之袚說文袚蠻夷衣一曰蔽𦆵方
言蔽𦆵江淮之閒謂之褘說文褘蔽𦆵是袚字褘字又蔽𦆵
之異名

鳲鳩在桑

釋文本亦作尸　按方言尸鳩東齊海岱之閒謂之戴南南
猶鳲也

冽彼下泉

傳冽寒也大東傳冽寒意也唐石經誤作洌詩本音從之攷
易井冽字从水列聲清也詩冽彼下泉有冽沈泉字从仌列
聲寒也東京賦元泉冽清薛注冽澄清貌善注引冽彼下泉
誤

二之日栗烈

下泉正義七月云二之日栗冽字从冫是遇寒之意文選長
笛賦正瀏溧以風冽注毛傳溧寒也今詩栗烈風賦憯悽惏慄注
毛詩傳溧冽寒氣也古詩十九首注毛詩曰二之日栗冽寒氣
蓋曰栗冽寒氣也說文溧寒也玉篇溧冽寒皃冽寒气也廣
韻十七薛冽寒也五質溧冽寒風　按五經文字仌部有溧
字知七月作溧也今說文無冽字有冽沈泉正義引說文冽
寒貌高唐賦注引字林冽寒風也嘯賦注引字林冽寒貌是
唐時說文字林均有冽字今說文冽譌爲洌類篇文云栗烈說

文作颼颷攺風部不引此詩　按滭泼㵱冽皆疊韻字以說文爲正滭溧字在第十二部泼冽字在第十五部如氤氳壹鬱之類觱發栗烈皆音之譌小雅觱沸檻泉司馬相如賦作滭沸一作滭浡𣸪古文詩字在十五部說文火部熚𤏋火貌上字十二部下字十五部正與滭泼滭沸同觱从角𤽄聲𤽄當爲泼沸字之假借不爲滭滭字之假借且其字不古雅當從說文所引作滭泼爲正

三之日于耜

說文枱耒耑也或作鈶籀文作辝

八月萑葦

說文萑从艸萑聲五經文字萑从艸下萑今經典或相承隸省作萑作萑　按萑从艸萑聲下从萑雀之萑唐石經誤作萑而後改正之今七月小弁萑字皆糢糊也

六月食鬱及薁

上林賦隱夫薁棣張揖曰薁山李也閒居賦梅杏郁棣善曰郁今之郁李郁與薁音義同說文䔠艸也詩曰食鬱及䔠按掌禹錫等本草嘉祐蘇頌本草圖經皆引食鬱及䔠爾雅詩訓以爾雅䔠山韭

采荼薪樗

傳樗惡木也玉篇誤作樗惡木廣韻同爾雅栲山樗說文杬山樗今說文誤作山樗

黍稷重穋

按說文種爲種稑穜爲穜植字林同見五經文字詩作重穋周官經作種稑說文稑或作穋

上入執宮公

今本公作功誤也采蘩箋云公事也天保靈臺傳云公事也此箋云治宮中之事正義云經當云執宮公定本執宮功不爲公字按今讀唐定本之誤六月傳云公功也今俗人用膚功亦非

零雨其濛

說文霝雨零也从雨㗊象形詩曰霝雨其濛石鼓文避來自東霝雨奔流

果臝之實

說文苦蔞果蓏也

蠨蛸在戶

釋文蠨音蕭說文作蟰音夙爾雅蟰蛸長踦釋文蟰詩作蠨說文蟰蛸長股者廣韻蟰蛸蟲一名長蚑出崔豹古今注按蟰正蠨譌風雨之瀟誤爲潚可證一切經音義引作蟰蛸在戶云上音肅下音蕭此古字古音也勝於釋文遠矣

町畽鹿場

說文引作疃　按古重童通用廣韻疃亦作畽亦作暖王逸九思鹿蹊兮躖躖亦作躅音吐管切即疃字也說文躖踐處也集韻作𨇦

烝在栗薪

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按栗在十二部裂在十五部異部而相通近也韓詩作烝在蓼薪廣韻蓼同蓼蕭蓼義之蓼傳云敦猶專專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毛意此二句於六詩爲比內而心苦外而事苦正如衆苦瓜之繫於栗薪合之韓詩亦無析薪之意鄭箋以瓜苦爲比析薪爲賦失毛意而非詩意矣軍士在師中至苦而不見其室者三年故光武之冊陰后亦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矣

狼跋其胡

李善西征賦注文字集畧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　按孔叢子狼狽謂狼跋之詩也狽即跋字跋蹎古通用說文跋蹎也蹎步行獵跋也無狽字狽即蹎之譌因狼从犬而蹎誤从犬猶榛榛狉狉俗因狉从犬而榛亦誤从犬作獉也蕩詩顛沛即蹎跋之假借傳顛仆也沛跋也今本誤拔沛跋蹎同在第十五部今沛蹎讀去聲古與跋同入聲是以通用假借自去入岐分罕知顛沛即蹎跋之假借且罕知狽即蹎之譌蹎即跋之通用字矣

皇清經解卷三之八十一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八十二　學海堂庚申補刊

詩經小學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小雅

周道倭遲

漢書地理志周道郁夷　按尚書宅嵎夷五帝本紀作居郁夷

翩翩者鵻

爾雅釋文隹如字旁或加鳥非也　按釋文誤也說文鵻祝鳩也从鳥隹聲祝鳩即爾雅鵻其鳺鴀之鳥亦名鵓鳩

鄂不韡韡

傳鄂猶鄂鄂然　按鄂字从卪咢聲今詩作从邑地名之鄂者誤也馬融長笛賦不占成節鄂李善注鄂直也從邑者皆地名非此所施又引字林鄂直言也謂節操蹇鄂而不怯懦也从卪咢聲之字與从邑咢聲迥別坊記注子於父母尙和順不用鄂鄂郊特牲注幾謂漆飾沂鄂也典瑞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輈人注鄭司農云環灂謂漆沂鄂如環也哀公問疏幾謂沂鄂也沂鄂字皆从卪不从邑張平子西京賦作垠鍔韻書作圻堮國語𡉏鄂亦从卪圻鄂柞鄂皆取廉隅節制意今字書遺鄂字說文無咢字䩯下引咢不韡韡鄂之誤也郭注山海經云一曰柎華下鄂漢晉時無咢字故皋純亦作鄂

外禦其務

春秋內外傳引詩外禦其侮爾雅務侮也　按言務爲侮字之假借

飲酒之飫

韓詩飲酒之醧廣韻十虞醧能者飲不能者止也　按說文醧私宴飲也正與毛傳飫私也合

矧伊人矣

說文矤从矢引省聲

坎坎鼓我

說文引詩竷竷舞我乃記憶之誤

俾爾單厚

傳單信也或曰單厚也　按釋詁亶信也是毛以單爲亶之

假借也又逢天僤怒傳僤厚也正義釋詁云亶厚也某氏曰詩云俾爾亶厚

禴祀烝嘗

說文作礿禮王制春曰礿鄭注引詩礿祀烝嘗

神之弔矣

說文䢐至也

象弭魚服

說文箙弩矢箙也从竹服聲周禮仲秋獻矢箙　按周語檿弧萁服鄭注周禮引檿弧箕箙

檀車幝幝

釋文幝幝韓詩作緂緂　按說文緂偏緩

鱨鯊

說文魦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沙省聲爾雅鯊鮀釋文本又作魦

且多

按且此也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

一朝右之

傳右勸也與楚茨傳侑勸也同是以右爲侑也說文姷耦也或作侑釋詁酬酢侑報也

我是用急

鹽鐵論引詩我是用戒顧寧人云當從之戴先生曰戒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譌作急義似劣於韻亦不合　按謝靈運擬征賦宣王用棘於獫狁是六朝時詩本有作我是用棘者釋言悈褊急也釋文悈本或作極今本作極譌又作亟詩匪棘其欲箋棘急也正義曰棘急釋言文禮器引詩匪革其猶注革急也正義曰革急釋言文素冠傳棘急也正義曰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悈今本作戒譌音義同然則悈極亟棘革戒六字同音義皆急也此詩作棘作戒皆協今作急者後人用其義改其字耳

于三十

三十唐石經作卅三十維物終三十里皆同　按二十幷爲廿讀如入三十幷爲卅讀如趿即反語之始也秦琅邪刻石文維廿六年梁父刻石文廿有六年之罘東觀皆云維廿九年會稽云卅有七年皆四字爲句唐石經詩三十作卅是三字爲句不可從也廣韻云廿今直以爲二十字卅今直以爲三十字蓋唐人仍讀爲二十三十不讀入讀趿耳

織文鳥章

毛無傳蓋讀與禹貢厥篚織文同鳥章帛栻皆織帛爲之鄭箋易爲徽識則當作識文今本皆作織文者誤識徽識也識幟古今字許君說文鄭君周官注皆作徽識後人別製幟字貞觀時僧元應一切經音義曰幟字舊音與知識之識同更無別音

白旆央央

出其東門正義曰傳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公羊宣十二年注繼旐如燕尾曰旆疏曰繼旐曰旆孫氏云帛續旐末亦長尋詩云帛旆英英是也　按從孫炎注作帛旆爲善此正義云以帛爲行旆又充旗之帛皆用絳言帛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旃亦是絳也然則孔氏作正義時經文原作帛旆而出其東門疏引白旆英英明荼是白色周禮司常疏引白旆央央明旆不用絳由疏不出一人之手唐初本已或誤作白也今當據正義肸六及公羊疏改定白旆爲帛旆其央央亦當改英英又按釋名白旆殷旌也以帛繼旐末也其語自相乖違不貫明堂位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周禮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大白非帛旆也釋名既依明堂位云緌有虞氏之旌也綏夏后氏之旌也其下當云大白殷旌也大赤周旌也乃全又其下當云旆以帛繼旐末也乃與爾雅釋天毛詩傳相合今釋名乃缺誤之本

如輊如軒

按軒輊卽軒輖旣夕禮鄭注輖蟄也作蟄考工記大車之轅摯作摯詩作輊說文有蟄無蟄輊潘岳射雉賦如䡌如軒李善引此詩云輊與䡌同

路車有奭

說文作赩五經文字作奭　按蜀都賦善注引毛萇詩傳赩赤貌也是其字一本作赩也說文無赩字楚辭逴龍赩只

八鸞瑲瑲

有女同車終南庭燎皆作將將又烈祖約軝錯衡八鸞鶬鶬載見鞗革有鶬皆作鶬又韓奕八鸞鏘鏘禮記玉鏘鳴也皆作鏘

鴥彼飛隼

說文同䳕一曰鶉也　按鶉也是鶽也之誤

其飛戾天

後漢書孔融上書薦謝該曰尙父鷹揚方叔翰飛注引鴥彼飛隼翰飛戾天誤也詩本作其飛文舉易字麗句耳

伐鼓淵淵

吳才老詩協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陸德明定爲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爲懆伐鼓淵淵爲鼘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振旅闐闐

魏都賦振旅輷輷

蠢爾蠻荊

韋元成傳引荊蠻來威　按毛云荊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荊蠻傳寫誤倒之也晉語叔向曰楚爲荊蠻韋注荊州之蠻正用毛傳爲說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韋注徐夷徐州之夷也可證荊蠻文法又按吳都賦跨躡蠻荊李善注引詩蠢爾荊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升精坰爲韻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荊蠻均吉甫之功毛刻不誤汪文盛本譌倒作蠻荊注引蠻荊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荊蠻注引毛詩蠢爾荊蠻亦誤倒禮堂按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荊來威師古曰今荊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荊蠻

嘽嘽焞焞

韋元成傳引詩嘽嘽推推　按廣韻嘽嘽車盛貌疑漢書字誤

我車旣攻

石鼓云我車旣工

薄狩于敖

後漢安帝紀注引詩薄狩于敖俗刻今改爲搏而狩字不改毛刻作薄狩冊府元龜王氏詩攷引作薄狩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作薄狩東京賦薄狩于敖作薄狩薛注引詩薄獸于敖薄字不誤獸字係妄改

後見惠定宇九經古義引徐堅初學記作搏狩又引何休公羊注高誘淮南子注漢石門頌證狩卽獸字故箋云田獵搏獸也若經作搏獸箋不已贅乎玉裁始曉然於經文本作薄狩鄭訓狩爲搏獸釋文云搏獸音傅舊音傅乃爲鄭箋作音義非釋經也初學記意主對偶故以薄狩大蒐爲儷猶上文三驅一面下文晉鼓虞旗皆是也今本作搏狩乃淺人妄改初學記云獵亦曰狩狩獸也鄭箋言田獵搏獸也此經作薄狩之確證惠君尙未攷明薄字

赤芾金舄

傳舄達屨也　按複下曰舄單下曰屨達省字古通用是重省之義爾不於狼跋言之而於此言之者金舄謂金飾其下其上則赤也達屨葢漢人語如此孔沖遠不得其旨而强爲之說

決拾既佽

傳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次比也　按說文亦曰佽便利也引詩決拾既佽鄭注周官繕人引抉拾既次是毛作佽鄭作次也

助我舉柴

說文𢮦積也詩曰助我舉𢮦搣頰旁也从手此聲骨部鳥獸殘骨曰骴西京賦收禽舉胔薛注胔死禽獸將腐之名

徒御不警

唐石經誤作不驚今本因之文選陸士衡挽歌詩夙夜警徒御注引毛詩徒御不警今俗刻作不驚

儦儦俟俟

說文作伾伾俟俟韓詩作駓駓騃騃後漢書注引韓詩作俟俟誤

鸞聲噦噦

說文引詩鑾聲鉞鉞　按采菽鸞聲嘒嘒泮水同庭燎鸞聲噦噦

念彼不蹟

說文迹步處也从辵亦聲或作蹟籀文作速　按以古韻諧聲求之朿賁在第十六部亦在第五部速蹟爲正字李陽冰云李丞相以朿作亦迹字制於李斯也

可以爲錯

按錯爲厝之假借字

靡所底止

說文广部底山居也下也从广氐聲厂部厎柔石也从厂氐聲或作砥　按物之下爲底故至而止之爲厎如尙書震澤厎定孟子瞽瞍厎豫詩靡所厎止伊於胡厎皆是也若厎砥字同爲厎厲說文明析可據而經書傳寫互譌韻書字書以砥注礪石也厎注致也至也皆不察之過又或臆造說文所無之底字如靡所底止詩本音從嚴氏詩緝作底謬極爾雅底止釋文云字宜從广或作厎非此陸氏誤也鏞堂按爾雅釋詁底待也底止也卽說文广部字詩祈父靡所底止毛傳底至也小旻伊於胡底箋云底至也晉語四底久將底韋注底止也玉篇廣韻皆云底止也下也是爾雅釋言厎致也卽說文厂部字書禹貢震澤厎定孔傳曰致定夏本紀作震澤致定孟子離婁上瞽瞍厎豫趙注厎致也孫宣公音義作厎之爾反玉篇廣韻皆云厎致也平也是凡加工致平曰厎故訓致訓小與厎厲爲一字與底止爲二字說此俟而質之

在彼空谷

按毛詩作空谷非直與韓詩異文直是譌字釋詁穹大也毛傳正用其語今誤爲空大也古無是訓孔沖遠遷就其說曰以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爲大葢知空之不得訓大矣

君子攸芋

傳芋大也　按葢訏之假借也周禮大司徒媺宮室注云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賈疏宇居也

如鳥斯革

張揖廣雅兼采四家之詩釋器云翻𦐇翼也此用韓詩韓作翻與毛作革異字而同音同訓毛時故有翻字以假借之法訓之故曰翼也若訓革爲𦐇理不可通廣韻鞹翅也古核切本韓詩也

載衣之裼

說文引作禘　按作裼字之假借也

不騫不崩

傳騫虧也正義曰崔氏集注虧作曜　按當從集注後人不解曜字因改之耳天保傳不虧言山此傳不曜言牛羊也攷工記大胷燿後鄭注燿讀爲哨頎今頎字作頎譌小也燿曜古通用

憂心如惔

說文㶾小爇也从火𢆉聲詩曰憂心如㶾　按㶾𢆉聲𢆉讀如飪今作㶾干聲誤也小爇一作小熱或作小孰皆非也憂心如㶾作憂心㶾㶾更非釋文正義於此句皆云說文作㶾若依今本陸孔末由定爲此句之異文葢毛詩本作如㶾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加心作惔惔憂也豈有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惔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惔六字而毛詩之眞沒矣此傳曰㶾燎也瓠葉傳曰加火曰燔說文燔爇也㶾小爇也爇加火也與毛傳合而今詩譌炎改惔雲漢如炎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惔矣

憯莫懲嗟

當作朁

天子是毗

說文作𣬉人臍也今作毗通爲𣬉𩈰之𣬉此傳毗厚也采菽傳膍厚也是𣬉膍又通用之

不宜空我師

傳空窮也　按一月傳穹窮也說文用之此空我師當作穹我師爲是傳譌抑或假借未可定也毛詩空谷韓詩作穹谷

四牡項領

傳項大也　按毛以項爲洪之假借字

胡爲虺蜴

說文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在壁曰蝘蜓在艸曰蜥易按說文無蜴字方言守宮或謂之蜥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脈蜴郭注蜴皆音析益蜴卽蜥之或體易蜴卽蜥易之倒文猶螽斯亦曰斯螽也說文虺下引詩胡爲虺蜥今詩作胡爲虺蜴蜴當讀析虺蜴卽虺蜥也俗用蜥蜴成文爲重複古人言蜥易釋文蜴字又作蜥

憂心懆懆

傳懆懆猶戚戚也　按懆在二部戚在三部音近轉注今本作慘誤

蔌蔌方穀

按佌佌彼有屋富者也而方受祿於朝民今之無祿煢獨者也而又君天之在位祿之故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佌佌二

句非以屋穀爲儺也又蔡邕傳速速方穀天夭是加粲作蠻天作夭皆是譌字錢唐張賓鶴云親見蜀石經作夭夭是蜀本誤耳

日月告凶

劉向引詩日月鞫凶　按古告鞫二字同部同音故假借鞫爲告采芑傳鞫告也言鞫爲告之假借也

黽勉從事

劉向引詩蜜勿從事　按蜜勿爾雅作覭沒古勿字亦讀如沒蜜覭同字今作蜜勿非也

悠悠我里

按傳里病也箋里居也釋文所引極明依爾雅痗病也郭云見詩則毛詩本作痗後因鄭箋改作里幷改傳病字爲居字又爾雅悝憂也郭注引悠悠我悝是一人所見本復不同耳（鏞堂按十月之交悠悠我里傳里病也爲痗字之假借雲漢云如何里箋云里憂也爲悝字之假借三家詩當有作悝者毛詩作痗則皆後人所改鄭箋十月之交云里居也作如字讀可證王肅注雲漢云痗病也蓋鄭取十月之交傳義改經以異鄭郭注爾雅悝憂也當引詩云如何悝今引作悠悠我悝誤也）

論胥以鋪

按毛傳淪率也與韓義同而字異鄭箋鋪徧也韓作痡病也則義字皆異淪熏之爲率者於音求之

聽言則荅

新序漢書皆作聽言則對　按對在十五部荅在七部古借荅爲對異部假借也論語多作對孟子多作荅詩書以荅爲對皆屬漢後所改如聽言則荅新序漢書作對尙書奉荅天命伏生大傳作對可徵也

民雖靡膴

按鄭箋膴法也蓋以爲模字假借

不敢馮河

說文淜無舟渡河也从水朋聲馮馬行疾也从馬仌聲　按馮河當作淜河字之假借也說文冘下引易用馮河

翰飛戾天

韓詩翰飛厲天　按厲天猶俗云摩天

弁彼鸒斯

杜欽傳小卞之作　按古無卞字弁之隸變也凡弁聲反聲之字多省从卞

鸒飛提提

說文翄翼也或作𦐊　按魏都賦𦐊𦐊精衛卽提提也善曰𦐊𦐊飛貌

尙或墐之

說文引詩尙或殣之　按左氏傳曰道殣毛詩作墐墐塗也字之假借

亂如此幠

釋詁幠大也幠有也方言幠大也說文幠覆也　按此傳云幠大也字从巾無聲幠爲大亦爲有郭注爾雅引遂幠大東是也亦爲覆鄭箋君子攸芋爲攸幠是也三義實相通斯干正義引亂如此幠郭注爾雅引亂如此憮今本作憮誤也釋言憮傲也亦與大義相近投壺毋幠毋敖此箋云幠敖也是鄭亦作幠後人幠多誤憮如方言幠大也今作憮漢書君子之道焉可幠也幠同也正與大義覆義相近今亦譌作憮攷爾雅憮撫也說文憮愛也字从心不得與幠溷幠火吳反憮亡甫反

僭始既涵

按傳僭數也蓋以爲譖字（鏞堂按一切經音義五引詩譖始既涵）

居河之麋

蒹葭在水之湄

哆兮侈兮

爾雅誃離也郭注誃見詩邪疏云卽侈兮之異文　按當爲哆兮之異文古哆誃同音也

緝緝翩翩

說文引詩咠咠幡幡　按咠咠卽緝緝之異文幡幡二字當云翩翩而誤舉下章之幡幡猶引生民或舂或舀而誤云或簸或舀也

驕人好好

按爾雅旭旭蹻蹻憍也蹻蹻釋板之小子蹻蹻也旭旭詩無其文郭音呼老反是爲毛詩好好之異文無疑苑有苦葉釋文引說文旭讀若好今說文作讀若勖蓋後人臆改

作而作詩

釋文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　按爲字誤當是一本云作而作詩也正義曰當云作而（按舊無此而字）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據此則孔氏原是作而作詩也正義又曰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按經文作而作詩起定本第一作字爲也釋第二作字故下云孟子起而爲此詩定本既改云作爲此詩而猶存此箋可攷正義依古本作而作詩乃剟作爲也三字誤矣此句一譌作爲作詩再改作爲此詩

一句內字同義異爲注以別之如昔育恐育鞫箋云昔育之育稚也育鞫之育則從毛傳長也之訓此箋與前正相類又如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傳蘩皤蒿也于於也分別于沼之于不同于以之于訓往

拊我畜我

戴先生云畜當爲慉說文慉起也此箋畜起也明是易畜爲慉

杼柚其空

釋文柚本又作軸　按機軸似車軸故同名柚是橘柚字因杼字从木而改軸亦从木非也（鏞堂按太元掜云棘木爲杼削木爲軸杼軸既施民得以燠可證杼軸之軸本不从木太平御覽四百八十四又八百二十五俱引詩杼軸其空是宋以前本皆从車）

有冽氿泉

爾雅氿泉穴出仄出也說文厬仄出泉也从厂晷聲　按爾雅以仄出泉爲氿說文以水厓枯土爲氿爾雅以水醮爲厬說文以仄出泉爲厬是氿厬二字爾雅與說文互易其訓也

薪是穫薪

箋云穫落木名云釋文依鄭則宜作木傍　按穫木名同檴見說文

不可以服箱

李善思元賦注引詩睆彼牽牛不可以服箱與下文不可以簸揚不可以挹酒漿句法一例箋云以用也不可用於牝服之箱爲下文二不可以舉例也各本脫可字

西有長庚

傳庚續也　按書益稷正義詩曰西有長賡毛傳以賡爲續賡庚同音而說文云賡古文續以爲卽續字未詳

六月徂暑

傳徂往也箋云徂始也 按鄭蓋易爲祖字爾雅祖始也今文尚書曰黎民祖飢

百卉具痱

按李善注謝靈運戲馬臺詩則王詩本作痱韓詩作腓爲假借字今本毛詩誤從韓作腓非也

廢爲殘賊

按傳廢大也本釋詁文郭注爾雅引廢爲殘賊正用毛義箋云言大於惡由毛而非易毛也釋文作忕也云一本作大也此是王肅義未之深察矣（鏞堂按毛傳廢忕也箋云言忕於惡郭注爾雅訓爲大用王肅義也陸氏之言最爲有據廢忕亦同在十五部）

匪鶉匪鳶

說文鷻雕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鷻匪鳶 按今詩鶉爲鷻之譌鳶爲鳶之譌說文無鶉字鳶卽鶉也集韻以鳶爲古鷂字譌爲鳶又譌入二仙其誤已久如曹子建名都篇已讀如今音

祇自疷兮

按釋詁疷病也說文疷病也从疒氏聲毛詩三用此字爲韻白華與卑韻傳疷病也何人斯與易知篪祇斯韻傳祇病也此皆十六部本音借祇字爲之於六書爲假借無將大車傳亦云疷病也而與十二部之塵韻讀若眞此古合韻之例宋劉彝妄謂當作痻音民致爾雅說文五經文字玉篇廣韻皆無疷字集韻始有非古元戴侗謂卽瘖字之省不知瘖从疒昏聲昏聲在十三部民聲在十二部桑柔瘖與慇辰韻不得與塵韻也說文云昏从日从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按昏从氐省爲會意字非民聲瘖字皆聲不得省爲疷也唐人避廟諱愍作慜珉作玟蟁作蚊顧炎武以唐石經祇自疷兮爲諱民減畫作氐之字由不知古合韻之例而附會劉彝臆說以求得其韻也張衡賦思百憂以自疢疢與疷音近禮記昣於鬼神鄭注昣或爲祇也又說文𤘴一作𤛧又古狋氏讀如權精於此可求合韻之理釋文疷兮都禮反是陸氏誤疷

日月方奧

爾雅燠煖也說文無燠字（鏞堂按古燠字多作奧書堯典厥民燠洪範時燠若皆有作奧者）

以雅以南

後漢陳禪傳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 按韎任朱離自見毛詩傳陳禪合經以證四夷之樂而不知南任一也（鏞堂按諸韎任朱離蓋見）齊魯詩說

楚楚者茨

按古所云采薺疑卽楚茨采薺楚茨同部而音近也

我黍與與

釋文音餘 按張平子南都賦其原野則有桑黍麻苧菽麥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然則漢人讀上聲也

我庾維億

說文億安也从人意聲意滿也一曰十萬曰意从心啻聲洪适隸釋文泰山都尉孔宙碑樊毅修華嶽碑司隸校尉魯峻碑並書億作啻巴郡太守張納碑書億作意小黃門譙敏碑書億作億 按當从說文以意爲億兆正字

獻醻交錯

傳東西爲交邪行爲錯 按說文作逪道經典中用錯字多屬假借獻醻交錯應作逪道可以攻錯應作厝錯綜其數應作逪綜舉直錯枉應作措詩攷說文逪逪也厝厲石也措置也錯金涂也何以報之金錯刀乃錯字本義

萬壽攸酢

說文酢醶也从酉乍聲醋客酌主人也从酉昔聲 按今俗所用與說文互異儀禮酬醋字作醋漢人注經云味酢者皆謂醶也

我孔熯矣

按毛傳熯敬也本釋詁但熯字本義是乾貌非敬說文戁敬也則此熯字是戁字之假借音而善反長發傳戁恐也各隨其立詞釋之敬者必恐懼

如幾如式

箋送我幾正義曰幾者期限之名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明限之義故楚茨傳曰幾期也 按此當作如畿如式

旣匡旣勑

廣韻敕誡也勅同今相承作勑勑本音賚 按說文敕誡也勑勞勑也

鐘鼓送尸

今本多作鼓鐘攷鼓鐘將將鼓鐘伐鼛傳云鼓其淫樂正義云鼓擊其鐘白華鼓鐘于宮正義亦云鼓擊其鐘此篇上文曰鐘鼓旣戒此不應變文宋書禮志四兩引皆曰鐘鼓送尸正義云鳴鐘鼓以送尸是唐初不作鼓鐘今本承開成石經之誤

神保聿歸

宋書樂志一引神保遹歸又引注歸於天地也今鄭箋無地字

旣霑旣足

按疑當作旣沾旣浞說文沾沾益也浞濡也鄭司農注攷工記曰渥讀如沾屋之渥漢曹全碑綏明治惠沾渥

黍稷彧彧

說文䜂有文章也从有惑聲𢦏水流也从川或聲 按毛詩假或爲䜂隸省爲彧或譌爲彧廣韻稢稢黍稷盛皃

從以騂牡

說文無騂

苾苾芬芬

以楚茨推之此句韓詩當作馥馥芬芬

倬彼甫田

爾雅菿大也說文菿艸大也（俗本艸本譌作）从艸到聲 按韓詩菿彼甫田詩釋文及爾雅疏引之俗本爾雅菿誤箌說文又譌作菿

或耘或耔

說文䅽除苗閒穢也或从芸作秐又耔作秄

以我齊明

說文齍黍稷在器以祀者五經文字齍或作粢同禮記及諸經皆借齊字爲之 按此釋文云本又作齍是正字

以我覃耜

東京賦作剡耜說文剡銳利也亦是假借覃爲剡

俶載南畝

袖海山房校印

箋云載讀爲菑栗之菑　按管子春有以剸耕夏有以剸耘剸菑同也

不稂不莠

說文禾粟之莠誤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董誤畫蓈或作稂

去其螟螣

按螣本螣蛇字在六部借爲一部螟蟘之蟘此異部假借猶登來之爲得來也五經文字作蟘今說文作蟘誤

秉畀炎火

釋文秉韓詩作卜　按卜畀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予也

有渰淒淒興雲祁祁

按詩人體物之工於此二句可見凡夏雨時行始暴雨後徐其始陰氣乍合黑雲如髮淒風怒生衝波掃葉所謂有渰淒淒也繼焉暴風稍定白雲漫汗蠲布宇宙雨脚如繩所謂興雲祁祁雨我公田也有渰淒淒言雲而風在其中興雲祁祁言雲而雨在其中雨字分上去聲後儒俗說古無是也上句言興雨下又言雨我公田則無味矣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與雲祁祁雨我公田其句法字法正同雨我之雨必讀去聲則露彼之露又將讀何聲耶於此知善善惡惡之類皆俗儒分別而戾於古矣

伊寡婦之利

依鄭氏箋例求之此伊亦當作緊

君子樂胥

箋云胥有才知之名　按周官胥十有二人注胥讀爲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此箋亦讀爲諝說文諝知也易歸妹以須之須鄭亦讀爲諝

實維伊何

此二章實字皆當爲寔箋云寔猶是也正謂實爲寔也小星箋寔是也韓奕則先易其字云實當爲寔而後云寔是也

樂酒今夕

大招以娛昔只王逸注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樂也　按春秋夜恆星不見穀梁夜作昔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昔者夕之假借字夕暮也从月半見夜與夕異時夜中星隕如雨之夜穀梁亦作夜不作昔王逸云昔夜也未爲明審

敹核維旅

班固典引肴覈仁義蔡注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詩云肴覈惟旅蜀都賦肴槅四陳

匪由勿語

按鄭箋則匪字本作勿後人妄改勿由爲匪由與上匪言勿言成偶句耳箋云勿猶無也此總釋勿從謂勿言勿由勿語四勿字又云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顚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匪由之本爲勿由顯然下由醉之言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羖羊尤可證兩由字無二義相承反覆戒之古文奇奧非可妄改所當更正也

觱沸檻泉

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作滭沸史記作滭浡說文當有滭字今佚

騂騂角弓

說文觲下引詩觲觲角弓觲騂文說文作弲　按蓋唐時說文弲下引弲弲角弓今本佚也

民胥傚矣

左傳民胥效矣　按說文無傚

見晛曰消

按說文䨟姓無雲也晛日見也劉向引詩雨雪麃麃見晛聿消師古曰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言雨雪之盛麃麃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見字不得訓爲無雲依顏注則劉向引詩見字作䨟正同韓詩師古時不誤後人妄改作見耳韓詩曣晛日出也與說文晛日見也正同釋文引作曣見詩攷作晛

上帝甚蹈

箋云蹈讀曰悼　按檜傳悼動也此傳蹈動也則是一字箋申傳而非易傳也

無自瘵焉

按箋云瘵接也以爲際字假借

英英白雲

韓詩作泱泱潘岳射雉賦天泱泱而垂雲徐爰注泱音英善曰毛詩英英白雲泱與英古字通

鼓鐘于宮

箋云鳴鼓鐘謂鼓與鐘二物也雲臺於論鼓鐘鄭云鼓與鐘也此詩正同孔云鼓擊其鐘誤

有豕白蹢

爾雅豕四蹢皆白豥蹢蹄也猶馬四蹢皆白首也或作四豴皆白豥誤張參收豴字入五經文字不精也

何人不矜

按鴻鴈傳矜憐也菀柳傳矜危也此蓋言夫人而危困可憐不必讀爲鰥詩敏荷鰥與雲韻在十三部菀柳矜與天臻韻何草不黃與元民韻桑柔與旬民塡天韻在十二部漢人十二十三部合用多借矜爲鰥寡字而書堯典康誥無逸吕刑詩鴻鴈孟子明堂章皆作鰥不假借矜字惟烝民作不侮矜寡則漢後所改而左傳昭元年引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固作鰥何人不矜當從本字讀

皇淸經解卷三之八十二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淸經解依經校纂卷三之八十三　　學海堂庚申補刊

詩經小學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大雅

亹亹文王

或因說文無亹字欲盡改易詩禮記爾雅亹亹爲娓娓者誤

仲氏任

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又大任中任也　按毛經傳皆作中古中仲通用如中興爲仲興是也今經作仲誤

會朝淸明

天問會鼂爭盟何踐吾期一作會晁請盟

自土沮漆

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師西水滸至于岐下李善注毛詩大雅文鄭元曰循西水涯漆沮今本詩箋誤倒側也言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鏞堂按孔氏正義本作自土漆沮今疏中雖爲後人所改然尚有改之未盡者如釋經云於漆沮之旁釋傳云禹貢雍州漆沮旣從是漆沮俱爲水也又漆沮爲一故箋云豳有漆沮之水又是周地亦有漆沮也釋下率西水滸箋云上言漆沮此言循詩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又釋下周原膴膴傳云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而知之據此可知正義本作自土漆沮今釋文作沮漆恐非陸氏之舊

來朝走馬

玉篇趣字注詩曰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　按鄭箋言避惡早且疾也早釋來朝疾釋趣字說文趣疾也玉篇作趣馬野王據漢人相傳古本也鏞堂按棫樸左右趣之傳趣趨也箋云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彼箋以趨爲疾與此正同可驗走馬之本作趣馬程大昌顧炎武以爲單騎之始誤趨音走亦音促

周原膴膴

廣雅釋言膴膴肥也據韓詩爲訓也

堇荼如飴

說文堇草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从艸堇聲今詩譌作菫

迺慰迺止

唐石經並作廼明馬應龍本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二作乃餘作迺　按說文廼乃異字異義俗云古今字

捄之陾陾

顧寧人曰說文引作捄之仍仍　按廣雅釋訓仍仍登登馮馮衆也郎釋此詩然則陾有作仍者今說文同詩未詳顧氏所本

削屢馮馮

按屢古作婁婁空也削婁謂削治牆空竅坳突處使平長門賦離樓梧而相撐魯靈光殿賦嵚崟離樓說文廔屋麗廔也囧牖麗廔闓明也離樓麗廔皆竅穴穹通之貌

臯門有伉

說文阬閬也閬門高也五經文字阬門高廣韻四十二宕阬門也　按毛詩之伉古本作阬屈賦吾與君兮齊遨道帝之兮九阬九阬謂廣開天門有九重也

維其喙矣

方言喙極也郭注巨畏反今江東呼極爲喙倦聲之轉也廣韻喙困極也詩云昆夷喙矣本亦作喙方言豨極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爲豨音喙外傳曰余病豨矣爾雅呬息也說文呬息也詩曰犬夷呬矣　按國語郤獻子曰余病喙韋昭注短氣貌呬兮者喙兮之異文

追琢其章

周禮追師注引詩追琢其璋疏曰璋是玉爲之則追與琢皆是玉石之名也　按毛鄭是章字

求民之莫

當作瘼

其灌其栵

說文栵栭也詩曰其灌其栵　按栵當作槸槸木相磨也菑翳灌槸一例不應此獨爲木名爾雅立死菑蔽者翳木相磨槸疑是類釋此詩不言灌者已見上文矣

天立厥妃

惠棟曰當作妃各本作配誤　按傳妃媲也正義引某氏注爾雅詩云天立厥妃妃是矣但謂毛讀配爲妃故云媲也是未知經傳配字皆後人改妃爲配耳鏞堂按毛詩作配爲假借三家詩作妃爲正字惠氏戴氏段氏未詳此爲古今文之異故說多誤

維此王季

左傳韓詩王肅作維此文王　按左傳釋比于文王曰經緯天地曰文毛傳本之謂比于古者經緯天地文德之王也如成王不敢康非成王康王箋云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是鄭箋雖作維此王季而比于文王亦非以父同子言之不順也惟樂記注云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而不引經緯天地曰文則爲實指周文王所見詩亦是維此文王然禮注言文王詩箋言王季說自不同

無然畔援

玉篇詩云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漢書項氏叛換韋昭曰叛換跋扈也魏都賦雲徹叛換

誕先登于岸

箋云岸訟也　按鄭意作犴

同爾兄弟

顧寧人曰伏湛傳引同爾弟兄入韻　按王逸九辨注內念君父及弟兄也與上文長王煌臧並湯韻今誤爲兄弟則非韻矣

與爾臨衝

韓詩與爾隆衝　按隆衝言限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傳以臨衝爲二非說文轒陷陣車也从車童聲

執訊連連

釋文又作誶　按作誶者誤爾雅訊言也說文訊問也無羊傳訊問也出車傳訊辭也采芑箋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此箋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以言辭問訓訊字與誶字告義別

白鳥翯翯

說文翯鳥之白也　按景福殿賦皠皠白鳥

於論鼓鐘

漢以前論字皆讀爲倫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易君子以經論

鼉鼓逢逢

釋文逢逢亦作韸韸作韸　按淮南時則訓注引詩鼉鼓洋洋洋郎詳詩呂氏春秋有始覽注引詩鼉鼓韸韸衆經音義引郭璞山海經注詩云鼉鼓韸韸是也今山海經注鈇廣雅韸韸聲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傳許進繩戒　按續漢祭祀志注引謝沈書云東平王蒼上言大雅云昭茲來御慎其祖武六月傳亦云御進也據東平引作來御此傳訓爲進疑作許是聲之誤惠定宇說同後見廣雅許進也本此傳則毛詩本作許作御者蓋三家東平王作愼異字同義此爲轉注

遹求厥寧

說文引作欥漢書敘傳幽通賦欥中龢爲庶幾兮文選作聿

築城伊淢

按韓詩作洫則字義聲皆合矣史河渠書傳洫字亦作淢

遹追來孝

禮記引作聿　按古欥聿遹字通用

履帝武敏

爾雅履帝武敏於敏字斷句上逸離騷注履帝武敏歆於歆字斷句　按毛傳敏疾也於敏字斷句爾雅鄭箋敏拇也於歆字斷句古敏拇歆字同音皆在今之止韻故爾雅舍人本作履帝武畝亦假借字也

先生如達

按鄭箋易字爲羍似太煩矣本后稷之詩不宜若是傳云達生也以車政傳達履之義求之蓋是達生也達沓字古通用姜原首生后稷便如再生三生之易故足其義云先生姜原之子先生者也如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傳云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也乃後足其義云桑薪宜以養人者也若依次譯釋則桑薪當在卬上先生當在達上

實種實褎

傳種雍腫也　按當作𦗲種漢書所謂一畝三甽苗生三葉以上隤壟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也正義引莊子臃腫而不中繩墨擁不於倫且與實發相混

維秬維秠

山海經維宜芑苣穋楊是食郭注云管子說地所宜云其檀移芑黑黍皆禾類苣黑黍今字作秬𪏰

維糜維芑

按糜字說文所無於六書無當宜從爾雅說文作虋

以歸肇祀

按箋云肇郊之神位也是以肇爲兆之假借也或少當作兆三字禮記引下文作后稷兆祀周官經兆五帝於四郊說文作垗肇从攴肁聲今本作肇非也攷書肇十有二州肇基王迹及此以歸肇祀后稷肇祀釋文皆作肇五篇攴部肇俗肇字五經文字戈部肇作肇說唐石經此詩二肇皆從戊廣韻有肇無肇今本說文攴部有肇字唐後人妄增入無疑凡古書肇字皆當改肇

或舂或揄

說文舀抒臼也从爪臼詩曰或簸或舀或作𣄦或作抗　按周禮舂人注儀禮有司徹注皆引詩或舂或抭其字从手冘聲冘散之冘今在第九部古在第三部說文當云或舂或舀而云或簸或舀者記憶之誤也今詩作揄者聲之誤也鄭氏注三禮所引蓋韓詩而說文序云詩毛詩則毛詩故作舀也

釋之叟叟

說文釋潰米也从米睪聲　按亦曰淅米亦曰汏米唐石經誤作釋諸本承之

敦彼行葦

李善長笛賦注引鄭箋團聚貌

醓醢以薦

說文作醓醢从血肬聲

嘉殽脾臄

說文𧮫口上阿也从口上谷象其理或作㖦或作臄

敦弓既堅

說文弴畫弓也从弓𦎫聲　按敦讀如追不讀彫猶追琢其章不讀彫琢釋爲雕不讀雕字此異部轉注之理也

酌以大斗

釋文斗亦作枓說文𣃚酒器也或作𣁬

高朗令終

說文作𦞦

鳧鷖在涇

按此篇涇沙渚潀亹一例不應涇獨爲水名鄭箋涇水中也今本誤作水名也故下云水鳥而居水中是直接水中二字改作水名則不貫矣下章傳沙水旁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承上章在涇爲言爾雅直波爲徑郭注言徑侹粹名水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莊子秋水篇涇流之大兩涯渚涘之間不辨牛馬司馬彪云涇通也義皆與此詩合涇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箋云涇水中也因下章沙爲水旁故云水中以別之四章因三章渚爲水中高地故云潀水外高地以別之蓋以潀爲崇字之假借也

假樂君子

傳假嘉也　按維天之命傳雖傳同假皆嘉之假借字也

且君且王

釋文一本作宜君宜王　按趙壹窮鳥賦且公且侯子子孫孫正用假樂詩意作宜爲俗本也

民之攸壑

正義釋詁云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呬𡐦舊作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呬則塈與呬古今字　按塈者字之假借非古今字

而無永歎

按傳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侮也謂皇矣末章四方以無侮也孔沖遠謂作無悔云即其德靡悔非是且其德靡悔毛詩言王季非言文王

何以舟之

按舟之言昭也以玉瑤昭其有美德以鞞琫昭其德之有度數以容刀昭其有武事

取厲取鍛

釋文說文云碫厲石字林大喚反　按今本說文誤作碬乎加反毛傳碫鍛石也鄭申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經當作碫傳當作鍛石今本經譌鍛傳中脫碫字毛云碫是鍛石說文云碫是厲石其說不同而毛爲是

止旅迺密

傳宓安也　按說文宓安也宓是正字密是假借字密山如堂者也宓从宀必聲今俗讀宓子賤之宓如伏者聲韻轉移正如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也宓子賤之後爲漢伏生

芮鞫之即

周官經其川涇汭鄭注引詩汭埢之即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阮雍州川也師古曰詩芮鞫之即韓詩作芮阮　按詩箋芮之言內也周禮注及漢書皆以芮爲水名埢阮同鞫其假借字也

泂酌彼行潦

傳泂遠也　按說文迥遠也知是假泂爲迥

可以餴饎

正義引說文餴一蒸米也餾飯气流也今說文餴滫飯也或作饙或作餴

似先公酋矣

按當作遒說文遒迫也亦作逎

茀祿爾康矣

傳茀小也箋云茀福爾雅祓福也郭注引詩祓祿康矣　按

毛依爾雅釋言當作茀茀小也甘棠傳蔽芾小貌鄭依爾雅釋詁以茀爲祓之假借

鳳皇于飛

說文引鳳皇于飛翽翽其羽唐石經鳳皇于飛鳳皇鳴矣皆作皇　按爾雅鶠鳳其雌皇說文鷗鳥也其雌皇一曰鳳皇也顏元孫干祿字書皇鳳皇正字俗作凰廣韻鳳本作皇詩傳雄曰鳳雌曰皇凡古書皆作鳳皇絕無凰字凰字於字書無當攷揚雄蜀都賦有鶤字旨有鶵儀殿視凰字爲雅

雝雝喈喈

爾雅噰噰喈喈民協服也釋文噰本或作雍又作廱　按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雝雝鸔也廱天子饗飲辟廱也雝隸變爲雍借爲雍和雍塞辟雍而辟廱本字亦借爲和義又別製噰噰壅等字漢蔡邕字伯喈是漢人作邕邕喈喈也

僭不畏明

說文朁曾也从曰兓聲詩曰朁不畏明　按詩憯莫懲嗟胡憯莫懲憯不知其故皆宜作朁同音假借也說文憯痛也義別

以謹惛怓

說文作怋怓今本說文釋文皆有脫誤

無然泄泄

五經文字泄本文從世緣廟諱偏旁今經典並准式例變搮此則絏本作緤洩本作泄齛本作齥說文無洩絏齛字唐石經洩洩其羽桑者洩洩無然洩洩不可從也

民之方殿屎

釋文殿說文作𠸶屎說文作吚爾雅殿屎呻也釋文說文作唸吚五經文字說文作吚　按今說文引詩民之方唸吚玉篇廣韻亦作唸吚

民之多僻無自立辟

按傳辟法也之上不言辟僻也蓋流俗上作僻下作辟故箋云民之行多爲邪僻乃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云多僻匹亦反邪也立辟婢亦反法也自唐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子併下字釋爲邪矣

敬爾出王

傳王往　按以王爲往之假借也

侯作侯祝

按毛傳作祝詛也四字一句言侯作侯祝者謂作祝詛之事也詛是祝之類故兼云詛經文二字不成句故作字之下益侯字以成之詩中如此句法甚多如迺慰迺止箋云乃安隱其居迺宣迺畝箋云時耕曰宣乃時耕其田畝爰始爰謀箋云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陸孔以毛傳作字爲逗祝詛也爲句大誤

女炰烋於中國

按炰烋之言狍鴞也山海經曰鉤吾之山有獸焉名曰狍鴞是食人郭注爲物貪惏象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

內奰于中國

說文作奰从三大三目今詩作奰者隸省也或从三四从大則非矣張衡左思賦內顯屭之贔卽奰之譌正義引張衡賦巨靈贔屭以流河曲

無言不讎

按當作左氏傳憂必讎焉之讎

尙不愧于屋漏

箋屋小帳也　按此當作幄說文無幄字

淑愼爾止不愆于儀

按左氏襄三十年傳引詩淑愼爾止無載爾僞杜預以爲逸詩然則非此詩之異文也

實虹小子

傳虹潰也　按召旻蟊賊內訌傳同

秉心無競

韻補競其亮切開元五經文字讀僵去聲詩秉心無傹無傹維人今作競

荓云不逮

荓益伻字之假借

好是家嗇力民代食

按鄭不云穡稽當作家嗇則毛本作家嗇也傳云力民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鄭申其意而王肅所見之本誤衍一代字鏞堂按代字卽王肅所增云代無功者食天祿也因曲爲之說曰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且改家嗇字从禾而不知代無功食天祿語最無理豈毛公而爲之乎

朋友已譖

箋云譖不信也則當作僭鏞堂按正義本作僭釋詁云僭差釋文譖本亦作僭

反予來赫

毛作赫鄭作嚇

涼曰不可

按釋文職涼毛音亮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所云下同者卽此涼曰之涼是陸本皆作涼也正義上云毛以爲下民之爲此無中和之行主爲偷薄之俗此云我以信言諫王曰汝所行者於理不可是孔本上章作諒以上章鄭易涼爲諒而此章毛本作諒非間鄭易也唐石經上作涼此作諒蓋從孔本然由文義求之恐未得毛意

耗斁下土

說文有秏無耗玉篇秏減也敗也引此詩廣韻秏俗作耗

按箋云斁敗也說文殬敗也引商書彝倫攸殬與斁字別

寧丁我躬

戴先生云寧之言乃也

如惔如焚

章帝紀今時復旱如炎如焚章懷注引韓詩如炎如焚　按韓詩作炎爲善說文炎燎也傳云惔燎之也蓋毛亦作炎也上文赫赫炎炎或作惔是其明證

寧俾我遯

釋文本亦作遂　按周易遯卦作遂

則不我虞

按虞娛同字之假借也詩序云以禮自虞樂鏞堂按箋云虞度也夫曾不度知我心箋義爲長物用戚不虞毛傳不虞非度也閟宮無貳無虞箋云虞度也是毛詩虞度字作虞出其東門聊可與娛毛傳娛樂也絲衣不吳不敖毛傳吳譁也正義本作不娛云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是毛詩娛樂字作娛二字不相假借

有嘒其星

說文譓聲也詩曰有譓其聲　按如史所云赤氣亘天砰隱有聲之類也今作有嘒其星殆非

往近王舅

唐韻正曰會言近止往近王舅皆附近之近而非迋也　按

釋文於近字每云附近之近者皆以別諸上聲之近近而非別諸近字也古以遠近讀上聲親近讀去聲往近王舅益言往已王舅也古音同部假借此借近爲巳傳以巳訓近猶淇奥借簀爲積傳以積訓簀板借王爲往傳以往訓王箋又從而申明其說耳詩彼其之子左傳引作彼已禮記引作彼記大叔于田箋云忌辭也讀如彼已之子之已劉伯莊史記音義云丌古其字玉篇丌古其字說文丌讀若箕近讀與記同知其巳記忌丌近字同在之咍部若近字乃在諄文部音轉讀若幾讀若祈在脂微部如會言近止與偕邇爲韻如周禮九畿故書作九近周易月幾望或作近望是也諄文與脂微近與之咍相去甚遠不相假借此詩如本近字則毛訓爲巳鄭讀如記如何可通故近爲近之訛其說不可易也

夙夜匪解

懈之假借

岌莫助之

按爾雅蔑隱也從毛傳當作蔑

鉤膺鏤鍚

說文引作鐊　按隸省作鍚

鞹鞃淺幭

曲禮素簚注簚覆笭也釋文簚本又作幭疏引既夕禮乘惡車白狗幦王藻君羔幦虎犆注幦覆笭也疏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也又周禮巾車作䄍但古字耳三者同也少儀拖諸幦注幦覆笭也既夕禮鹿淺幦注幦覆笭周官經巾車犬䄍鹿淺䄍然䄍犴䄍注䄍覆笭也春秋公羊傳昭二十五年以幦爲席何休注幦車覆笭　按說文幦鬆布也从巾辟聲周禮曰駹車大幦韓奕當同儀禮禮記作幦車笭字以幦爲正幭䄍皆假借字簚又幭之變

鞗革金厄

按說文無鞗有鋚云鐵也一曰轡首銅也从金攸聲石鼓詩四車既安之下有鋚勒字焦山周鼎有攸勒字博古圖周宰辟父敦銘三皆有攸革字薛尚功鐘鼎款識周伯姬鼎有攸勒字寅簋有鋚勒字疑毛詩鞗革皆鋚勒之譌鋚勒猶唐宋人所云金勒古鐘鼎鋚省作攸後人不知爲鋚之省輒製攸下从革之字蓼蕭傳鞗轡也轡下落首飾二字鋚所以飾轡首下云沖沖垂飾貌正謂此飾也革者勒之省轡首謂之勒勒馬頭絡銜所以繫轡故曰轡首孔氏釋轡首云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甚誤載見箋勒有鶬傳有鶬謂有法度也玉篇鞗轡也亦作鋚鞗靶也勒也亦作革鞦同鞦廣韻鋚䌃頭銅飾又按爾雅轡首謂之革郭注轡靶勒也當云轡靶也革勒也說文轡馬轡也靶轡革也勒馬頭絡銜也羈馬絡頭也靮馬羈也銜馬勒口中也鑣馬銜也絡頭銜口統謂之勒所以繫轡故曰轡首轡革爲人所把故曰靶漢書王良執靶吳都賦回靶今人曰扯手亦曰轡頭古之靶也轡也皆自人所把言之也今人曰籠頭曰嚼口古之轡首也勒也羈靮也銜也皆自馬首言之也鄭中記曰石虎諱勒呼馬勒爲轡見賓韻知轡勒本爲二物又按箋於采芑云鞗革轡首垂也於韓奕云鞗革謂轡也於載見云鞗革轡首也絕無定說而采芑尤誤轡可言垂轡首不可言垂矣於載見云鎗金飾貌合於以鋚飾勒之旨　說文槅大車枙也攷工記作鬲說文作槅西京賦商旅聯槅潘安仁傳發槅寫鞍軛轅前也軥軛下曲者左傳襄十四年射兩軥而還服注車軛兩邊叉馬頸者杜注車軛卷者昭二十六年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軛入者三寸杜注八楯瓦也朐車軛朐即軥之假借小爾雅衡扼也扼上者謂之烏啄當作扼上也扼下者謂之烏啄釋名馬曰烏啄下向叉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戴先生釋車軛謂之衡衡下烏啄謂之軥大車謂之軛謂之鬲按此詩作厄者軛之假借傳厄烏噣也烏噣即小爾雅釋名之烏啄也古啄噣通用如爾雅生噣雉王逸九歎注引作生啄釋文噣沈音晝是沈重讀不濡其噣之噣陸氏雖誤引爾雅而云噣爾雅作蠋是陸尚未譌爲蠋也鞹以爲鞃虦以爲幦鋚以飾勒金以飾軛本四事也徐廣曰槃輿車文虎伏軾龍首銜軛續漢輿服志作衡軛索隱曰謂金飾衡軛爲龍按文虎伏軾即經之虦幦金飾衡軛即經之金軛鄭箋不用毛說以厄爲搤之假借云鞗革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其轡合鞗革金厄爲一事正義乃以噣譌蠋妄云厄烏蠋爾雅釋蟲文厄大蟲如指似蠶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其說致爲無理爾雅蚅烏蠋字皆从虫與毛傳厄烏噣奚趣風馬牛不相及陸孔之牽合誤甚或曰上文曰錯衡矣又曰金軛不爲複與曰衡謂橫木軛謂下向叉馬頸之軥史記索隱引崔浩云衡車扼上橫木也是衡爲一物扼即軥爲一物也屈原賦戴氏注云軛衡下兩軥也衡亦通謂之軛又士喪禮楔貌如軛上兩末疏云如馬鞅軛馬領鄭注云今文軛作厄此可見軛爲正字厄爲假借不識箋詩何以不知厄即軛也

出宿于屠

說文鄌左馮翊郃陽亭　按言左馮翊郃陽縣之鄌亭也

本作鄌陽亭誤困學紀聞所引同誤

炰鼈鮮魚

說文鮮魚名鱻新魚精也　按周官經鱻薨

其蔌維何

說文藗鼎實惟葦及蒲或作餗从食束聲

韓侯顧之

傳顧之曲顧道義也惠定宇曰列女傳齊孝公迎華氏之長女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於宮淮南子氾論昔蒼梧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也高誘注蒼梧繞乃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於兄則愛矣而違親迎曲顧之義故曰不可行也

按白虎通亦曰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

緜緜翼翼

按常武載芟之緜緜韓詩皆作民民小旻緜之膴韓詩皆作膴知四家詩字各有義例

懿厥哲婦

按此借懿爲噫與十月之交借抑爲噫同也抑懿同在十二部入聲大雅抑外傳作懿

舍爾介狄

傳狄遠也　按以爲逖之假借

不弔不祥

箋云弔至也　按鄭作迅

草不潰茂

按毛云潰遂也與是用不潰于成傳同箋云潰當作彙非

職兄斯引

傳兄茲也　按桑柔傳兄茲也當隸傳況茲也並同韋昭國語注況益也說文茲草木多益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八十三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八十四　　漢軍生員樊封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詩經小學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頌

假以溢我

按爾雅溢愼謐靜也又毖神溢愼也尚書惟刑之恤史記作惟刑之靜徐廣曰今文尚書作惟刑之謐此詩或作謐或作益或作恤皆靜愼之意也作誐作何作假乃是異文左傳引詩何以恤我杜注云逸詩不以爲此篇異文朱子集傳合爲一是也而文王之神何以恤我其訓非也

維周之禎

按此從古本作禎作禎者恐是改易取韻本集注禎字作禎鏞堂按正義曰定本是毛詩作維周之禎家詩作維周之禎爾雅禎祥也某氏注引詩可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傳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　按此傳有脫文當云大王行道能大之文王又能安天之所作也鄭箋彼作謂萬民毛公則仍承首句作字正義云毛以爲大王居岐長大此天所生者彼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文王則能安之孔訓彼作失傳意而可證毛傳有脫荒訓大康訓安也國語鄭叔詹曰周頌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生可謂親有天矣荀子王制篇引詩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楊倞注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大王則能尊大之文王又能安之天論篇引此詩注亦云大王能尊大岐山皆可證

既右饗之

按俗本作享非經典凡獻於上曰享食所獻曰饗始楚茨以享以祀下曰神保是饗此我將我享下曰既右饗之閟宮享以騂犧下曰是饗是宜尤顯然可證

懷柔百神

按宋書樂志宋明堂歌謝莊造登歌詞曰昭事先聖懷濡上靈然則六朝時本作懷濡百神也柔濡古音同是假濡爲柔當從集注本作濡注爾雅者引懷柔百神易其字也鏞堂按懷濡三家詩作懷柔樊光注爾雅引用皆非毛詩

貽我來牟

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訛作束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　按一束二縫或作一束二縫或作一來二縫而正義引說文作一麥二夆均不可解攷廣韻引埤蒼作一麥二麥一秤亦有誤當作二麥一秤乃合一秤二米者后稷之嘉穀也一秤二麥者后稷之瑞麥也三苗同穗者成王之嘉禾也見尚書大傳　秀出上合者漢時之奇木也說文當作二麥一秤二一互誤秤縫者音之譌又从束者象其芒束之形一束二秤言二麥同一穎芒也

鞉磬柷圉

說文敔禁也一曰樂器椌楬也形如木虎从攴吾聲

和鈴央央

東京賦和鈴鉠鉠李引毛詩和鈴鉠鉠玉篇廣韻鉠鈴聲

佛時仔肩

傳佛大也　按此以佛爲廢之假借古廢佛同音釋詁廢大也四月廢爲殘賊傳廢大也用正字此佛時仔肩用假借字箋云佛輔也又以爲弼之假借鏞堂按此以佛爲廢之假借四月則以廢爲伕之假借古廢佛伕皆同部聲相近

莫予荓蜂

爾雅甹夆掣曳也　按毛傳作㽦引說文㽦引縱也

有畧其耜

爾雅挈利也釋文挈詩作畧　按說文㓞刀劍刃也籒文作挈

有俶其馨

按傳云飶芬香貌也舊作飶猶飶也假字正取其香始升芬芳酷烈之意與飶字相配若作椒爲物與飶字異類傳不得云猶飶也詩言有苑有奭有鶬有救瓜苗有俶其域句意皆同今從沈作俶字飶言香之貌也俶言馨之貌也

有捄其角

當作觩

不吳不敖

按方言吳大也吳之爲大於聲求之大言爲吳物之大者亦曰吳屈賦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注齊舉大櫂也

我龍受之

傳龍和也　按此及長發毛以龍爲雝之假借故曰和也

屢豐年

今本作屢釋文唐石經作婁朱婁機班馬字類引詩婁豐年

角弓釋文婁本亦作屢

駉駉牡馬

攷周官馬政絕無郊祀朝聘有驚無驛之說校人職云凡馬特居四之一鄭司農云三牝一牡康成云欲其乘之性相似也此云凡馬兼指六種五路之馬又康成訂王馬之大數而引詩騋牝三千何嘗謂五路之馬無驛歟良馬通謂五路之馬倘皆無驛則通淫游牝豈專爲驚馬良馬豈皆驚母所生康成何以云種馬謂上善似母者也今俗以騬驚爲良自是倘力五路之馬皆不倘強且序云牧于坰野傳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正義云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經文作牧爲是顏氏說誤據釋文則今本說文駫下引駫駫四牡唐時本作駫駫牡馬與今詩絕異云說文作驍不可攷

在坰之野

說文駉牧馬苑也詩曰在駉之野　按許意言在駉之野即在野之駉倒句以就韻

有驈有皇

爾雅黃白騜　按說文驈下引詩有驈有騜而無騜字蓋或

有驔有魚

薄采其茆

廣韻三十一巧茆鳧葵說文作茆音柳又四十四有引詩言
采其茆

狄彼東南
按狄用逷韓方傳逷遠也左傳糾逖王慝

食我桑黮
說文黮桑葚之黑也　按當同衛風作葚

憬彼淮夷
說文𢡈讀若詩云穬彼淮夷之穬　按釋文憬說文作懬今
說文懬下不引此詩蓋穬當爲懬也

閟宮有侐
箋云閟神也　按說文祕神也鄭以閟爲祕之假借

稙稺菽麥
郭注方言稺古稚字五經文字云說文作稺字林作穉說文
稙下引詩稙稚尗麥

實始翦商
說文戩滅也引詩實始戩商　按傳翦齊也毛意正當作𠞰

保有鳧繹
尚書及說文作嶧爾雅屬者嶧

庸鼓有斁
傳大鐘曰庸爾雅大鐘謂之鏞說文大鐘謂之鏞鏞字按古文尚書笙庸以間作庸與毛詩合又爾雅李巡注曰大鐘音聲大庸大也孫炎注曰鏞深長之聲是古本爾雅亦祇作庸金旁蓋後來所加

執事有恪
說文作愙从心客聲

既戒既平
傳戒至　按此以戒爲屆之假借字也屆訓至而戒不訓至
戒在一部屆在十五部異部假借也爾雅艐至也艐說文作
若薛郭注方言艐古屆字亦合二字爲一本非一字也

鬷假無言
傳鬷總假大也　按言鬷爲總之假借字鬷奏鬷孔沖遠云
鬷總古今字非也又禮記嘏長也大也卷阿傳嘏大也賓筵
傳嘏大也此本字也那傳假大也烈祖傳假大也皆以假爲
嘏之假借字也楚茨傳格來也抑傳格至也此本字也雲漢
傳假至也泮水傳假至也烝民元鳥長發義同此皆以假爲
格之假借字也

奄有九有
韓詩作九域　按有古音如以域爲其入聲毛公曰囿所以
域養禽獸也囿域亦於音求之

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按大戴禮用兵篇引詩校德不塞嗣武于孫子盧注以爲逸
詩恐卽二句之異文也

邦畿千里
尚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鄭注周禮方千里曰
王圻詩曰邦圻千里惟民所止見路史國名紀信儀禮經傳通解考

爲下國綴旒
說文游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旒旗之流也从㫃攸聲無
旒字

敷政優優
說文心部𢙢愁也从心从頁夂部𢘓和之行也从夂𢙢聲詩
曰布政𢘓𢘓　按俗以憂爲𢙢愁字

不戁不竦
傳竦懼也　按當作㩳說文㩳懼也雙省聲

實左右商王
俗有佐佑字說文所無

罙入其阻
說文网部罙周行也从网米聲引此詩五經文字說文作罙
隸省作罙見詩　按今隸應作罙各本作罙或作𥥍誤又廣
韻罙罟也罙罙入也冒也周行也分別誤

方斲是虔
傳虔敬也箋云椹謂之虔　按爾雅椹謂之榩釋文榩本亦
作虔然則爾雅本有止作虔者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三之八十四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毛詩補疏序

西漢經師之學惟毛詩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孔穎達本而增損爲正義於諸經爲詳善然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之閒疏略亦多余幼習毛詩嘗爲地理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嘉慶甲戌暮春删錄合爲一書戊寅夏又加增損爲五卷次諸易尚書補疏之後錄既完客有善說詩者過余曰孔子論詩三百一言以蔽曰思無邪果何以爲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果何以能達使於四方果何如而能專對且何爲而興何爲而觀何爲而羣何爲而怨何爲而事父事君豈徒精審於聲音訓詁之閒辨別毛鄭異同之數遂足以盡詩之教乎余默無以荅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卽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而不疑故示之於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父則君父怡然釋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以思致思則以嗟歎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爲教與雖然訓詁之不明則詩辭不可解必通其辭而詩人之旨可得而思也毛傳精簡得詩意爲多鄭生東漢是時士大夫重氣節而溫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箋多迂拙不如毛氏則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明日以是復諸客客以爲然遂書之爲序嘉慶二十三年夏六月既望焦循錄於雕菰樓之北牕

毛詩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循按六義春官大師所教之六詩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興者托事於物鄭康成云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雄雉刺衛宣公芄蘭刺惠公毛傳皆云興也則比興不得以美刺分正義言美刺俱有比興是也比方於物正義謂詩言如者皆比辭也託事於物正義謂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又謂比顯而興隱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今考毛傳凡標興也之處誠如正義所言惟以比方爲諸言如者共在經文如日之升如月之恆如匪行邁謀如彼飛蟲之類此仍行文取喻無關詩之一義且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明言如字而傳則標以興也不得謂首二句無如字爲興次二句有如字爲比也其在序云言若螽斯仁如騶虞此二詩傳未標興然序又云德如尸鳩則鵲巢傳云興矣信厚如麟趾之時則麟之趾傳云興矣傳或言興或不言興原係舉隅非謂不言興者即是比故燕燕于飛傳不言興箋則明指爲興以補之日居月諸傳不言興箋云喻國君與夫人正義則申言以興國君夫人以明之箋每以喻釋傳之興是喻即興也然則比方於物不足以爲比指以言如未爲達也竊謂比當如春秋決事比之比比猶例也歌詩必類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列國賦詩舉以相睍比之謂也賦詩者有此義作詩者亦有此義夫婦可例於君臣田野可通之都邑陳古即以例今寫好反以見惡庶幾其用神而其義廣也識者參之

關關雎鳩傳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循按箋下有云字盖鄭氏自加箋云二字以繫於傳也傳以關關爲和則摯非猛鷙故箋以至明之釋文摯本亦作鷙或以猛摯說之謂王鵰爲鵰鷲廣雅鶚鵰雕三者爲一陸璣以鵰鳩爲幽州之鷲郭璞以爲江東之鶚因以爲雕類乃江東食魚之鶚非雎鳩之鶚也說文鶚鳥黑色多子史記李將軍傳射雕索隱引服虔訓爲鶚又引說文鵰以明之又云以其毛作矢羽漢書匈奴傳云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顏師古曰就大雕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爲箭竿此所謂幽州之鷲也穆天子傳云爰有白梟青雕執犬羊食豕鹿郭璞注云今之雕亦能食麞鹿其著頭解詁云鷲金喙鳥也能擊殺麞鹿御覽九百二十六此所謂鷲鵰正西域之鷲郭氏自不以爲江東食魚之鶚而張守節史記正義取而混合之云王雎金口鶚也好在江渚山邊食魚誤矣然則江東之鶚何鶚也嘗求之大江南北有好居淸沚食魚者正呼爲鶚爲五各反即王之入聲蓋緩呼之爲王鶚急呼之爲鶚此古之遺稱尚可求諸土語者郭氏以其呼近鶚故假諸雎鶚之字曰今江東呼之則不曰西域呼之可知也洲渚之鶚亦不一類其聲同其食魚同有白如鷺者或以爲白鶴子鶴與鶚聲近假鶴之稱而實非鶴猶假鶚之稱而實非鶚也有尾上白兩翼微黑者稱漂鶚大者爲牛矢鶚微小而黑者稱苦鶚即姑惡也漂鶚又名魚鷹以其善翔故曰漂漂與揚之義同此白鷹所以有揚之稱與尾短飛則見尾之上白斯所以稱白鷹也其飛翔之狀似鷹故食魚而獨得鷹名古今注以爲似鷹尾上白而說文以王鵰訓白鷹信有然矣宋王性之默記云李公輔初任大名府檢驗村落見所謂魚鷹者飛翔水際問小吏曰此關雎也鵰鳩宜日此仲修令採取其窠皆一窠二室蓋雌雄各異居也鶚鶴惡皆假借字皆讀五各反爲王之入聲不知鶚爲假借字竟以王鵰爲雕鶚而以摯爲猛鷙失之矣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箋云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

循按經以窈窕爲女之淑毛以幽閒解窈窕處幽閒不足明女之善故申言貞專惟貞專乃能幽閒箋增處深宮三字於幽閒之下亦以處深宮明其幽閒非謂窈窕當訓以處深宮也正義云窈窕者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失傳義亦非箋義

施于中谷傳興也施移也箋云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

循按傳訓施爲移故王肅推之云葛生于此延蔓于彼猶女之當外成也與箋義之爲長正義合鄭於毛云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爲重毛意必不然竊謂此詩之興正在於重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與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同興女之嫁葛移于中谷其葉萋萋興女嫁于夫家而茂盛也鳥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興女嫁于夫家而和聲遠聞也盛由於和其意似疊而實變化詩之氣體而神遠箋以中谷爲父母家以延蔓爲形體浸浸日長大迂矣毛傳言簡而意長耐人探索非鄭所能及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黃鳥搏黍也灌木叢木也

循按正義引陸璣疏以搏黍與倉庚爲一物蓋本方言以倉庚或謂之黃鳥竊謂非也爾雅皇黃鳥此一物也爾雅倉庚商庚鵹黃楚雀又云倉庚黧黃也此別一物也毛傳於黃鳥訓搏黍於倉庚訓離黃不以倉庚爲搏黍即不以黃鳥爲倉庚也說文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又云黧黃也一曰楚雀其色黎黑而黃未嘗以爲黃鳥鄭氏注月令倉庚爲離黃而小雅黃鳥黃鳥毋啄我粟箋云黃鳥宜食粟今不聞倉庚食粟也小雅緜蠻黃鳥傳云緜蠻小鳥貌是毛以黃鳥爲小鳥特牲饋食禮云佐食搏黍授祝呂氏春秋異寶篇云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小鳥之狀與色有如搏黍故以名之黍色黃不雜以黎黑斯黃鳥彼之直名爲黃皇爲黃白非黎黃之所可混矣嘗以此詢之金壇段君玉裁段君以爲然且質之曰黃鳥即黃雀國策黃雀俯啄白粒是可以證後見姚彥暉詩識名解於小雅黃鳥引其世父九經通論云此黃鳥黃雀也非黃鸝黃鸝不啄粟彥暉名炳其世父名際恆書成於康熙十二年可以信余說爲不孤爾雅灌木釋文作樌樌即貫貫與之散者實而聚之故貫之訓爲習習者重也重亦聚義鄭司農言煮鬱云十葉爲貫王海引尚書大傳云二百貫葉而生子爲一穗舊白虎通義詩傳作貫桑葉而生今尚書大傳引書傳以王海爲正宋時尚書大傳存淮南子兵略訓條脩葉貫詩言貫皆義爲叢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　陟彼砠矣傳石山戴土曰砠

循按傳與爾雅相反必有一誤小雅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傳云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釋山卒者厜㕒崔嵬厜㕒音相涵轉戴者冒於上之謂山之峻削者石露出於顛頂而土統其下是土山戴石也山卑而平者土累其上石骨出於四旁是石山戴土也故用高峻皆謂之崔嵬說文崒危高也厜㕒山顛也又云砠石戴土也阬石山戴土也凡山高而上平也得名云石戴土曰岨岨臚然也土戴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相發明廣雅云岨鈍也岨猶但石破出則銳土冒上則鈍矣

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箋云我我使臣也我我君也

循按傳不解我字以我字無庸解且兩我字緊相貫而謂一我臣一我君非傳義

螽斯羽詵詵兮傳詵詵眾多也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欲者無不妒忌維蚣蝑不耳

循按箋本序耳然審序文言若螽斯自爲句不妒忌則子孫眾多申言子孫眾多之所以然非謂螽斯之蟲不妒忌也傳但言眾多亦無螽斯不妒忌之說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云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

循按此箋中明傳義殊無異同正義言鄭惟干城爲異非也

公侯腹心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

循按制斷公侯之腹心即是策謀慮無箋申傳非易傳也正義强分別之

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

循按說文馬高六尺爲驕詩曰我馬爲驕釋文株林乘駒作乘驕云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同又乘馬下云下乘驕注君乘驕然則株林皇皇者華兩詩中之駒皆作驕即鄭箋亦作驕因經文是乘我乘驕故箋以六尺以下解之此傳五尺以上與株林箋六尺以下義同則此駒亦是驕若是駒則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六尺者固不名駒也

遵彼汝墳傳汝水名也

循按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注云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潁川郡亦有定陵縣注云有東不羹莽曰定城南陽郡魯陽縣注云有魯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續郡國志潁川郡有定陵汝南郡無定陵劉昭注於潁川定陵引地道記云高陵山汝水所出水經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郾縣南東入于汝余因論之汝南之定陵即潁川之定陵前漢有一縣而分隸兩郡者通典汝南郡郾城縣有漢定陵故城在縣西北太平寰宇記許州舞陽縣引地理志言定陵城在縣北六十里詩地理考亦言定陵今穎昌府舞陽縣定陵在漢正當汝南潁川兩郡之間故分屬之如甾川國有劇縣應劭曰故紀國今紀亭是北海郡亦有劇爲侯國後漢省甾川國入北海郡郡國志云北海郡劇有紀亭古紀國又如固始屬淮陽國寖屬汝南後漢幷固始於寖入汝南此一縣分兩縣而異名者其他同名分隸大約其一多爲侯國光武時省併爲一故僅存其一若汝南潁川之定陵後止存潁川是也潁川定陵至汝南新蔡何以有四郡余爲論之酈道元嘗爲魯陽太守親驗汝水原流詳於水經注中言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盂山蒙柏谷西即盧氏界也其水東屈堯山西嶺下兩分一水東逕堯山南爲滍水一水東北出爲汝水自鄭說推之滍汝同出一源滍亦汝也班志於魯陽敘滍水至定陵入汝於定陵敘汝入淮蓋定陵以西統汝於滍也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注並云汝出南陽魯陽縣大盂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晉書地理志襄城郡泰始二年置汝陰郡魏置在晉過郡六在漢過郡四班志言過郡四自魯陽滍水數之也如會稽郡錢唐志言武林水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錢唐至海無此里數前人疑其誤不知於太末縣下注云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入江者即合武林水也八百三十里則自太末至海數之矣又如荆州其川江漢志於武都沮縣言沮水至沙羨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此蒙武都縣東漢水而言河水出河關積石山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自金城數之凡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已得十六河內接壤者魏郡也於魏郡鄴縣注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於館陶縣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又於溝洫志互見之云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以河內以上河流今古所同魏郡以下故大河已不可見屯氏河不可合古河而言故於上言十六郡於下言四郡實過郡二十也汝水滍水相繼而過四郡可例而推之矣班氏之書言簡而該其錯綜互見本無不備顏師古不知其意於汝陽下取應劭曰汝水出宏農入淮班氏自言魯陽不言宏農也說文言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班志盧氏縣熊耳在東伊水出東北然則漢時盧氏縣在伊水之南與魯陽爲接壤鄭氏實目驗之故謂魯陽大盂之西即盧氏界也許慎應劭所說與班雖異而指實同若水經言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此本山海經非班義也鄭注於滍汝分流始言汝水趣猨皐山猨皐在梁縣西南六十里見太平寰宇記蓋汝水自魯陽越百餘里始至梁縣元和郡縣志謂出魯山縣是矣謂出魯山縣之天息山是又以魯陽之大盂混人勉鄉之天息也淮南地形訓汝出猛山猛與蒙柏長短讀蓋蒙谷即猛山而猛與盂形近而譌大盂山即猛山也高誘注云猛山一名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南定陵者南上當脫汝字此據班氏而未知其指荀子言聞之不如知之殆聞而不知者矣

魴魚赬尾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

循按爾雅魴魾鰲鯠釋文引廣雅云魾鰟又引埤蒼云鰲鯠魾也郭璞以魴魾爲鯿而鰲鯠未詳蓋不以鰲鯠爲魴魾與張揖異說文魴赤尾魚崔豹古今注云白魚赤尾者曰魼馬縞中華古今注作白魚赤尾曰魟玉篇魚部魼吁鬼切魚名魟呼工切魚名廣韻一東魟白魚以此證之宜作魟作魼者誤也今水中有一種白魚尾正赤俗呼紅僚魚竊謂紅即魟僚即鰲鯠之轉聲古今注白魚赤尾即此而說文以魴即鰲鯠鰲鯠即魟故以魴爲赤尾魚也毛不云魴爲何魚而云勞則尾赤是尾赤非魴之本色蓋以魴爲鯿不以爲鰲鯠也說苑理政篇云夫投綸錯餌若有若無若食若不食者魴之其爲魚也博而味厚正爲今之鯿魚魴之爲鯿猶關西謂撈爲

篇見說文荀子議兵篇旁辟私曲之屬楊倞注云旁偏頗也偏之爲旁又鯿之爲魴之證鯿魚之尾本不赤毛以魴爲鯿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傳鳩尸鳩秸鞠也尸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

循按詩止言鳩何以知其爲尸鳩以詩言居鵲巢而知之也使居巢爲虛擬之辭則泛言鳩矣而何實其爲尸鳩因居鵲巢知其爲尸鳩猶因食桑葚知其爲鶻鳩也崔豹古今注云鴝鵒一名尸鳩嚴粲詩緝引李氏說云今乃鴝鵒也李氏詳鴝鵒今之八哥李時珍本草綱目云八哥居鵲巢蕭山毛大可亦據目所親驗以八哥占鵲巢繼尸鳩爲鴝鵒見續詩傳鳥名余嘗埶後柘頭有鵲巢已而有卵自巢墜下則鴝鵒卵蓋鵲巢避歲每歲十月後遷移其空巢則鴝鵒居之歐陽永叔作詩本義已疑爲當時之拙鳥蓋拙鳥即八哥也方言以布穀爲秸鞠而不以秸鞠爲尸鳩別以尸鳩爲戴勝義乖爾雅郭璞已駁破之而以尸鳩爲布穀陳藏器本草拾遺言布穀一名穫以江東呼爲郭公今郭公四月間有之飛鳴繞市未有居鵲成巢者列子天瑞篇言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月令鳩化爲鷹鄭氏注以鳩爲搏穀高誘注呂氏春秋二月紀云鳩蓋布穀鳥鷹之所化自非鴝鵒毛以居鵲巢屬之尸鳩而崔豹以鴝鵒爲尸鳩實足以羽翼毛傳而鴝鵒之居鵲巢禽鳥之性固歷千古不渝者也

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

循按方之訓有其轉注有二商頌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廣雅奄方也奄同域以有訓方猶以有訓域一也荀子大略篇云友者所以相有也楊倞注云友與有同義廣雅云友親也左氏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杜預注云有相親有方之訓爲並爲比亦親有之義二也首章居之就一身言也次章方之就與國君相偶言也三章盈之就眾媵姪娣言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傳蘩皤蒿也于於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

循按傳訓于爲於在訓蘩爲皤蒿之下明所訓是于沼于沚二于字也然則于以之于何訓故箋申言于以猶言往以訓在蘩字之上正義云經有三于傳訓爲於不辨上下傳明示于在蘩下何爲不辨乎

喓喓草蟲傳草蟲常羊也

循按庶物之名非以聲音即以形狀淮南子地形訓東南爲常羊之維高誘注云常羊不進不退之貌僞眞訓云不若尚羊物之終始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云幡比翅回集貳雙飛常羊又云周流常羊思所并顏師古皆訓爲逍遙蓋常羊猶言相羊相羊者逍遙之轉聲也草蟲名常羊猶熒火名熠燿耳

亦既覯止傳覯遇箋云既覯謂已昏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

循按易傳姤遇也姤一作遘與覯通故傳訓覯爲遇箋以既見爲同牢而食以既覯爲覯精毛無此義也

蔽芾甘棠傳甘棠杜也

循按休寧戴庶常云傳注莫先於毛詩其爲書又出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棃山樆榆白枌立文少變杜澀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杜甘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枌白榆也不誤杜甘曰棠棃山生曰樆榆白曰枌其見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然以杜爲不甘本陸璣疏耳以是駁毛恐未爲當名南之詩在爾雅前矣詩曰甘棠爾雅以杜釋之若爾雅杜甘爲句則詩之甘棠宜何讀與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箋云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

循按以角穿屋常也無角而穿屋變也不思物之有變第見穿屋而推之以尋常穿屋之事則似雀有角矣此傳箋之義也正義云不思物有變彊暴之人見屋之穿而推其類謂雀有角經言誰謂無所指實之詞故箋云人皆謂則非指彊暴之人矣

委蛇委蛇傳委蛇行可從迹也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循按君子偕老傳云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箋委曲二字正取毛彼傳以解此傳從迹二字

抱衾與裯傳裯襌被也箋云裯牀帳也

循按裯音通於幬字从周周爲帀義又裯之爲帳猶㡘之爲帳箋易傳爲長

一發五豝傳豕牝曰豝　一發五豵傳一歲曰豵箋云豕生三曰豵

循按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牝豝鄭司農注大司馬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毛氏七月言私其豵傳與司農同齊風還傳云獸三歲曰肩魏風伐檀傳云三歲曰特皆與爾雅異惟豝不用二歲之訓而用爾雅箋以豵亦宜依爾雅故易之也說文云豵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豵尚叢聚也豝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持也豣三歲豕肩相及者蓋物類之名有定稱有通稱豕屬鹿定稱也豕牡稱豭鹿牡亦稱麚鹿之有力者稱豣麠之有力者亦稱麘通稱也若豕生三爲叢聚之名一歲豕尚幼相叢聚故亦名豵及四歲而豕大矣不叢聚而特行矣故與生一之名同此義之相通者也豝爲把持之義而豕牝同其稱者說文巳承戊象人腹巴蟲也或曰食象蛇象形巴能食象其腹必大其字爲腹中有物之形爾雅蚆博而頯郭注云中央廣兩頭銳此以形同大腹故得蚆稱手之把物猶腹之吞物而大故把取義於巴方言箭鏃廣長而薄廉謂之錍或謂之鈀廣韻鈀方言江東呼鏃箭此亦以鏃形中闊如大腹狀也豕本大腹而牝豕之腹尤大二歲之豕大腹著見故稱豝而牝豕亦稱豝亦義之相通者也豕之爲物一歲即大不待二歲始能把持矣

皇清經解卷三之八十五終　臨桂周處泰 南海鄒伯奇 漢軍樊封 舊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冀卷三之八十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眞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眾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

循按茹即謂察形鑒可茹我心非鑒故不可茹如可察形則知兄弟之不可據而不致逢彼之怒矣箋迂曲非傳義

燕燕于飛傳燕燕鳦也

循按爾雅巂周燕燕鳦傳用以解詩則燕燕不與巂周連矣說文巂周燕也从隹屮象其冠也一曰蜀王望帝婬其相妻慙亡去化爲巂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云望帝說文以巂

周爲句燕以解之注文連上本字古人著書多有此體白氏六帖猶然非以周燕解巂字亦非巂下本有小巂字後人芟去也蓋讀爾雅巂周燕爲句燕鳦爲句孫炎別三名舍人曰巂周名燕句燕又名鳦正與說文同呂氏春秋本味篇巂燕之翠初學記引作巂蓋巂即燕字此以巂爲燕之證也望帝巂字一義而以一曰二字別之非謂子巂即燕也華陽國志引蜀志云子鵑鳥今云是巂或曰巂周此直以巂周爲子規與說文異郭璞以巂周爲子規自以燕燕爲乙之名毛不言巂周而以鳦解燕燕與郭同與孫炎舍人異也

差池其羽箋云興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

循按左氏襄二十二年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杜預注云差池不齊一左傳之差池即此詩之差池下章傳云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卽差池之不齊也蓋莊姜送歸妾一去一留有似於燕燕之差池上下者箋言顧視衣服其說已迂至解下上其音謂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則益迂矣正義絕無分別

胡能有定傳胡何定止也箋云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

循按正義云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於衆事亦何能有所定乎傳箋俱無衆事義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云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

循按傳以不還解爰居爰處句也言居處於彼而不得還

與子偕老傳偕俱也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

循按偕老夫婦之辭前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爲語其家人之辭此章王肅指室家男女言未必非毛旨也正義云卒章傳云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爲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此不足以破肅蓋從軍者不得歸欲其家人來求之而與之偕老於此地卒章言其不來求也

濟盈不濡軌傳由輈以上爲軌

循按軌在式前故云由輈以上與考工記軌前十尺合也故釋文云依傳意直音犯又云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又引說文云軌車徹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車徹與轊頭同名軌詳見少儀正義若毛傳則自作軌讀犯如釋文說也若軌與牡韻軌與牡不韻則當舍毛傳由輈以上之訓從轊頭龜美反之軌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

循按此傳與箋迥異首章傳云由膝以上爲涉此章涉字與首章同涉則不待舟也招招舟子乃我號召舟子所以人不待舟而涉我則待舟而不涉也下二句傳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是明以涉爲非禮待舟爲得禮也箋解招招舟子爲舟子號召當渡者而以人涉爲應舟子之招而渡是以涉爲乘舟矣與毛義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

循按齊民要術云菘須音相近然則須卽菘耳菘字漢前所無惟作須吳錄言陸遜催人種豆菘齊書武陵王曄王儉設食盤中菘菜而已又周彥倫說秋末晚菘梁顧野王收之於玉篇本草別錄分蕪菁與菘爲二爾雅須葑從說文葑須從也須從正爲菘字後魏齊民要術有種蔓青法又有種菘及蘆菔法言菘菜似蔓青無毛而大又引廣志云蕪菁有紫花者白花者今驗園蔬秋冬生者肥大食之甘俗名白菜此葑也至春開黃花根葉俱老不堪食四月後種者小而不肥俗呼爲蔓菜亦呼毛菜此其爲蔓青者矣二者形以時判實爲一類然花皆黃色無紫與白者惟方言云其紫華者謂之蘆菔說文菔蘆菔似蕪青實如小尗此今之來服俗呼爲蘿蔔與葑異物方言以莖葉似蕪菁附於葑而以紫華別之正以明葑華之不紫也鄭氏注天官醢人菁菹云菁蔓菁也注公食大夫禮云菁菹蕪菁菹也急就章云老菁蘘荷冬日藏顏師古注云菁蔓菁也一曰蕪菁亦曰蕪菁言秋種蔓菁至冬則老而成就蓄藏之以禦冬也冬月爲菹正是葑菜今通呼爲青菜猶古人稱菁之遺釋文謂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今之生江南者俗呼瓢兒菜實卽江北之白菜地土有殊形味稍別而爲葑爲須則通稱耳菲之爲芴猶非之爲勿余竊會而通之蟲之名蜚者一名盧蜰則菜之名菲者卽蘆萉也蘆萉卽蘆菔與蔓青一類故詩人並與葑舉之耳爾雅蘆萉別條一名葖葖从突與忽音近忽芴字通方言云棐卒也江湘之間凡卒相見謂之棐相見或曰突廣雅棐突猝也棐之爲突卽猶菲之爲葖說文云𠫓不順忽出也𠫓卽古突字𠫓之爲忽亦卽突之爲芴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箋云徘徊也行于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

循按徘徊申明違離之義而所以說之者非也循道遲遲卽孔子遲遲吾行之義不欲急行也所以然者以中心有違不欲行也中爲徘徊是矣乃又以行道爲行於道路之人則非毛義正義以徘徊爲異而以道路之人云云屬入毛義中兩失之

湜湜其沚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湜湜持正貌

循按說文湜水清見底傳言清濁異以湜湜爲清也無持正義

昔育恐育鞫傳育長鞫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

循按傳訓育爲長則兩育之訓同耳箋以上育字訓稚下育字訓長非毛義正義辨毛鄭訓稚字爲異於育字則混傳箋爲一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傳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日月以逝而不我憂箋云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

循按毛義以誕節對日月其逝日月其逝卽日數之多也蔓延相及與憂患相及對言若曰葛本宜延蔓相及今乃疏闊其節諸侯本宜憂患相及今乃疏廢其日正義謂葛節長闊故得延蔓相連及恐非

匪車不東傳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　靡所與同傳無救患恤同也

循按毛義若曰匪是車之不東是不救患恤同也箋解匪車

迂曲毛義不如是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

循按爾雅少美長醜之訓列於鳥之雌雄不可別及二足而羽謂之禽之間蓋泛言鳥之少好長醜者也倉庚老則無毛其音亦變故呼爲黃栗留栗留猶離流也離流猶流離也毛以少好喻愉樂長醜喻微弱陸璣以爲梟長而食母非其義也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箋云懷至也

循按傳不訓懷字義以懷爲思耳有思于衛靡日不思訓懷爲至轉不達矣

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

循按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肥通飛謂枝散而多以肥爲飛也爾雅泉歸異出同流肥歸異即所歸異出同流即所出同上文汧出不流此言出嫌於蒙上文之不流故言流以別之犍爲舍人不悉此指解作水異出流行合同水經注乃以馬溝水注淇水爲肥泉其水二源一出朝歌城西北一出東南兩水合爲馬溝水爲所出異所歸同與爾雅毛傳俱相反

政事一埤益我傳埤厚也箋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

循按傳不解一字一即專一之義言有政事則專厚益我猶孟子所謂我獨賢勞也鄭義迂曲非毛義

其虛其邪傳虛虛也箋云邪讀爲徐

循按虛虛也釋文云一本作虛邪也此正義亦云傳質訓詁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可知正義本作虛徐也傳以徐訓虛箋讀邪爲徐其虛其邪猶云其徐其徐其徐猶云徐徐徐徐猶舒舒故箋以爲威儀虛徐寬仁也爾雅作其虛其徐而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其虛徐即用詩其虛其徐而邪已作徐在鄭前毛直以徐訓虛謂不特邪字是徐虛字亦是徐鄭氏則申明之言邪讀爲徐邪同斜說文斜讀若荼易來徐徐子夏作荼荼是也虞翻解徐徐爲安行貌即此箋所謂寬仁也淮南子原道訓注云原泉始出虛徐流不止以漸盈滿此虛徐正以徐徐言也太元戾初一虛旣邪心有傾測曰虛邪心傾懷不正也王弼解徐徐爲疑懼曹大家解幽通賦爲狐疑皆本此在威儀容止則爲寬舒在心則爲遲疑虛徐之爲狐疑即徐徐之爲疑懼徐徐之爲安行即其虛其徐之爲寬仁於此外虛邪即徐徐而毛以徐訓虛實爲微妙若以虛訓虛成何達詁易傳蒙者蒙也剝者剝也上一字乃卦名謂卦之名蒙名剝即取蒙剝之義未可援以爲訓詁之常例若謂上虛是邱虛下虛是空虛以空虛之虛解邱虛之虛顧以虛訓虛焉以分其爲邱虛爲空虛毛傳宜依正義作虛徐也釋文本作虛虛乃譌也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

循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讀止爲道讀之讀更訓爲抽翻成難曉按說文解字曰籀讀也（今說文作讀書也）從竹擂聲擂即古抽字是以籀或作籒蓋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爲抽此當言讀籀也不得爲抽引之義以上顏氏說是矣乃籀之義即同於抽說文讀誦書也讀之爲講（初學記引廣雅）猶瀆之爲溝風俗通云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說文涌滕也廣雅涌出也讀之爲誦亦猶溝瀆之爲通通亦涌也讀講誦三字取於引申通達故其義爲抽始云不可道次云不可詳終云不可讀道而詳詳而讀君讀仍是道非其序矣讀謂發明而演出之故箋以出申毛耳

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傳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云展衣宜白展衣夏則裹衣縐絺

循按左思蜀都賦纍轂疊迹叛衍相傾注引莊子曰何貴何賤是謂叛衍李善引司馬彪莊子注云叛衍猶漫衍也毛言當暑袢延之服袢延即叛衍釋文袢符袁反則袢延二字疊韻又讀延爲以戰反則與袢讀去聲爲疊韻袢延之服益謂服之寬闊者正義以爲袢延是熱氣紲袢是泄去蒸熱之氣非毛義尤非詩義說文袢無色也箋云展衣宜白夏則裹衣縐絺展衣白似與無色相合紲之義爲褻褻者連續之謂展衣蒙於外其色白縐絺在裹其色亦白是相連續以無色也毛鄭皆未訓紲字蓋以紲爲褻不必訓而毛以爲寬衍之服相褻耳正義之說謬且俗矣

爰采唐矣傳唐蒙菜名

循按傳以蒙訓唐而申之曰菜名於小雅女蘿訓以菟絲而申之曰松蘿松蘿非菜是毛不以唐蒙與女蘿菟絲爲一物矣爾雅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宜是衍女蘿二字

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星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

循按營室昏正惟十月小雪時此時與東壁正方於中故云方中蓋營室二星東壁二星合爲四星未至十月小雪時四星橫斜未得正方惟小雪時昏中四星乃正方如口故名娵訾之口毛所云昏正四方者如是故鄭申明之以爲小雪時與東壁連也

椅桐梓漆傳椅梓屬

循按爾雅說文皆以梓訓椅而此傳言梓屬以經文椅梓並舉也蓋椅爲梓之一種梓爲大名可以包椅故爾雅云椅梓如釋魚訓鱣爲鯉而周頌潛鱣鯉並言說文訓桋爲桑而月令並言桑柘是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傳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邱也

循按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有楚邱亭齊桓公所城遷衞文公於此子成公徙濮陽又東郡濮陽衞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顓頊墟後漢郡國志成武屬泲陰郡注補云左傳隱七年戎執凡伯於楚邱正義所引杜預注即此隱七年注也晉地理志泲陽成武有楚邱亭晉改泲陰爲泲陽杜預時尚未改故仍曰泲陰杜於隱七年之楚邱及僖二年之城楚邱並云衞邑則固以齊之所城戎之所伐爲一地與班固同康成東漢人時成武屬泲陰不屬東郡而疑在東郡界中者（見正義引鄭志）蓋不以成武之楚邱爲衞之楚邱也水經注菏水分泲於定陶東北北逕已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衞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又北逕楚邱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邱亭杜預云楚邱在成武縣東南衞懿公爲狄所滅衞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邱以遷之即詩所謂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此同於班志惟鄭氏疑在東郡界中未言何縣亦未明載經注中蓋未定也水經注青

濮水枝津上承濮渠東逕鉏丘縣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丘城六國時沮楚同音以爲楚丘非也然則京相璠始以濮陽有楚丘亦未指卽文公所徙之楚丘酈氏於古事舊蹟往往兩載獨此直斥其非則眞非矣至唐人作括地志乃以爲在滑州衛南縣通典及元和郡縣志皆於滑州言衛文公自漕邑遷於楚丘卽衛南縣太平寰宇記於澶州衛南縣言楚丘城在縣西北四里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引城冢記云齊桓公築楚丘之城卽此此本括地志之說然於河南道宋州楚丘縣則又云古之戎州己氏之城邑景山在縣北三十八里高四丈空岡在縣北三十里高一丈蓋詩云景山與京也又棠水在縣北四十五里從單州成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泡溝詩云望楚與堂也又古楚丘城在縣北三十里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左傳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杜預注在沛陰成武縣西南是兼兩地而言之至歐陽忞輿地廣記辨成武之楚丘云漕楚丘二邑相近今拱州楚丘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景岡乃近人附會名之於是近世學者遂以楚丘在開州滑縣西成武之楚丘在今曹縣爲宋地而戎之所伐與齊之所城竟分兩地班志杜注均不足憑矣余因論之閔公二年立戴公廬於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戍曹僖公元年諸侯城楚丘封衛於是去曹而遷楚丘矣十二年爲狄難諸侯城衛楚丘之郛十八年二十一年狄皆侵衛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是必帝丘可以避狄故去楚丘而遷此若楚丘在滑縣則與帝丘接壤相去不足百里狄可圍楚丘於滑獨不可圍帝丘乎必不然矣惟楚丘在成武爲衛之東南與宋曾接壤狄入出沒於此凡侵魯侵宋侵衛皆在於此帝丘西瀕大河北擁清濟地近於漕實遠於楚丘自遷之後狄乃移患於魯宋雖文公十三年乘衛侯在會亦爲患於邊不足爲衛難矣故未遷則苦之既遷且乘狄亂侵以報之蓋狄雖無定而出沒之地亦有常處河濟之間非其所及矣然則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又何地乎曰卽此楚丘也杜預注戎伐凡伯之楚丘爲衛地爲沛陰成武而此享晉侯之楚丘不注所以明其爲一地是時晉悼公與魯衛宋諸君會于柤遂滅偪陽柤與偪陽俱在漢彭城國在今邳州之北自此歸國道經楚丘蓋由衛渡河晉文公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平時有事於徐兗之間其必由衛明矣時以偪陽與宋公故宋享之而道實不由宋故享於衛之楚丘不致晉侯於宋而享之者尊晉也楚丘衛之舊都城郭宮室必完美享之於此有行禮之地也若享之而迂道至宋都非所以待盟主況衛君同會假其地以酬與地之惠何不可乎自有鄭氏之疑遂啟後人不信班志之漸吾不謂然也又按元和郡縣志言隋開皇十六年置楚丘縣屬滑州後以曹州有楚丘改名衛南學者信之乃考隋書地理志東郡衛南開皇十六年置大業初廢西濮陽入焉又有後魏平昌長樂二縣後齊並廢絕無置楚丘之說

載馳載驅傳載辭也箋云載之言則也

循按夏小正傳云則者盡其辭也則正是辭故箋以申傳正義云鄭惟載之言則爲異然則毛所謂辭者何辭也

言采其蝱傳蝱貝母也

循按淮南子氾論訓蝱寅高誘注云寅讀詩曰言采其蝱之莔管子地員其山之旁有彼黃蝱此蝱卽莔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箋云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

循按毛言願行其野觀其麥取義於行野不取義於麥也鄭言民困麥未收刈取義於麥上野不取義於行也

考槃在澗傳考成槃樂也箋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

循按國語成德之終也鄭康成注簫韶九成云成猶終也成字與下獨字相貫謂終樂於澗阿而不出也刺莊公之意全在考獨二字詠之自見言此終樂於澗阿者碩人之寬大也碩人之進於德也說文諼詐也欺詐爲諼之本義毛不訓釋者用本義也當時衛國在朝之臣相率而爲欺詐惟此碩人不肯與同羣所以至於以獨寐寤言自矢也詩言此碩人所以以獨寐寤言自矢者由於弗諼詐也弗諼詐所以無所過無所告也箋言窮處成樂已於詩意不違至以寬爲虛乏弗諼爲不忘君惡邁爲飢軸爲病全非詩意而正義乃云毛傳所說不明妄矣

齒如瓠犀傳瓠犀瓠瓣

循按爾雅作瓠棲說文棲西爲一字棲通妻妻者齊也簡閱取平齊故六月棲棲爲簡閱貌下文戎車既飭飭卽齊義也葉生齊則盛故梧桐之盛謂之萋萋因而心之齊一亦謂之萋有萋有苴箋云盡心力於其事是也瓠中之子排列甚齊故有棲稱詩因以比齒之齊也犀棲古多通用如棲遲甘泉賦作遲遲是也

鱣鮪發發傳鱣鯉也鮪鮥也

循按爾雅主於訓詁其不待訓者則不以列於篇有因釋其牝牡飛蹠之名而舉之者如鶴雁麕鹿之類否則不孤列孤列非訓體也或引荀子單兼之義以爲郭璞分鱣鯉各爲一物之證是在荀子正名篇其說云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楊倞注云單物之單名也兼複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楊氏此注甚明蓋荀子單兼之說以命名而言若訓釋則未有單舉本文不著一辭之理說文鱣鯉二字互訓尚書大傳江鱓大鱣鄭氏注云鱓或作鱣鯉也水經注河水篇又南得鯉魚澗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不則點額而還是鱣鮪也宜皆以鱣卽是鯉惟周頌鱣鯉並舉鄭箋以大鯉解之崔豹古今注云鯉之大者爲鱣又云兗州人呼赤鯉爲赤驥青鯉爲青馬黑鯉爲元駒白鯉爲白騏黃鯉爲黃雉鯉類非一鱣爲鯉之一種故以鯉名鱣耳郭璞謂毛傳爲誤合正義未能辨也

及爾偕老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

循按前以爾車來箋云女女復關也以女解爾字以復關指女則女者謂男子也我者婦人自我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婦人自言欲與男子偕老也正義以爲婦人述男子謂己之辭是女爲男子稱婦人我爲男子自我矣下信誓旦旦箋云我爲童女時女與我言笑和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女我所屬分別甚明而正義亦反之經文遂迂曲不達

檜楫松舟傳檜柏葉松身

循按禹貢作栝栝檜一聲之轉君子于役傳云佸會也小雅閒關傳云括會也方言秦晉之間曰儈或曰姡鄭氏女祝注云襘刮去也釋名釋兵矢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也士喪禮

以組束髮爲鬠又云括髮以麻益會栝皆合義所以收弁爲會弁所以收囊爲栝囊因而合二家之市則爲儈檜之爲木合松柏二木而得此名故謂之檜而通於栝也樅爲松葉柏身亦取叢聚之義叢聚猶之會合也

芄蘭之支傳芄蘭草也箋云芄蘭柔弱恆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

循按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泣流兮萑蘭張晏云萑蘭草也蔓延於地有所憑依則起臣瓚云萑蘭泣涕闌干也此芄蘭指淚而張晏直引毛鄭解之蓋芄蘭者從橫四出之態故淚之出草之蔓皆有此名芄蘭猶云汍瀾也見陸士衡弔魏武帝文太元經陽氣親天萬物丸蘭此正蔓衍之稱矣余嘗求之田野間有所謂麻雀棺者蔓生葉長二寸擕圓上銳藤柔衍斷之白汁出實狀如秋葵實而爽霜後枯破內盈白絨準之本草諸家之說此爲芄蘭也雀棺乃雀瓢之遺稱而棺同音芄爾雅名雚說文名莞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歟一葦加之則可渡之喻狹也

循按古今無以葦作舟之理一葦杭之謂一葦之長即自此岸及彼岸耳下言不容刀刀爲小船言河之廣尚不及刀之長非謂乘刀而渡則不謂乘葦而渡益顯然矣渡與度通廣雅與贏俓同訓過以葦度河非以葦渡人正義云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筏然非一根葦也既失經義亦失毛鄭之義箋言喻狹則所謂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者明謂加一葦於河即可俓過未嘗言人乘於葦而浮於河也束葦果可如筏則廣亦可浮何爲喻狹邪

甘心首疾傳甘厭也箋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

循按厭之訓爲飽爲滿首疾人所不滿也思之至如首疾而亦不以爲苦不以爲悔若如是思之而始滿意者此毛義也甘心至首疾而不悔則思之不能已可知雖首疾而心亦甘則其思之如貪口味可知鄭申毛非易毛也

焉得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

循按崔豹古今注引董仲舒云欲忘人之憂贈之以丹棘說文蘐令人忘憂草也詩曰焉得蘐草重文作萱文選注引詩作焉得萱草以忘憂得有諼名因諼而轉爲蘐萱謂萱取義於諼可也謂諼草非草名不可也正義云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爲草名不知傳言令人忘憂正指萱草言若諼僅訓爲忘則忘草爲不辭至於經義正以憂之不能忘耳箋言恐危身欲忘之殊失風人之旨非毛義也而正義直以恐以危身之說屬諸毛傳

皇清經解卷三之八十六終　漢軍樊封舊校　臨桂周晉秦甫海鄉同訂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集卷三之八十七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行邁靡靡傳邁行也箋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循按行字之訓或訓往釋名所謂兩足進曰行也或訓道路左傳斬行栗行栗即道上之栗也傳訓邁爲行即是訓行爲邁既言行又言邁猶古詩言行行重行行耳箋以行字訓道蓋以邁既爲行則行宜訓道又恐人誤認而申言道行猶行道與毛義異也

不流束蒲傳蒲草也箋云蒲蒲柳

循按正義云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然周南喬木之詩既以薪言楚又以薪言蔞蔞之爲草同於蒲蒲草何礙於薪之有釋文引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二蒲之音未詳其異陸氏已疑之矣箋之易傳非爲此也箋解揚之水不流束薪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若蒲草何不可移動惟杜荊楊柳之木析之爲束粗而且重乃非激揚之水所流毛以不流爲反辭箋既易傳爲實辭故易蒲草爲蒲柳耳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傳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

循按正義云蓷草宜生高陸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爲谷水浸之故乾燥而將死竊疑水浸何轉乾燥將死正義又云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暵爲菸也其三章暵其濕矣箋云雖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其說亦不明余自壬戌家居棲遲湖水之間每歲水溢凡花草蔬稻之類水溢滅頂者即爛盡惟高出於水枝葉浮於水外華而秀秀而實隨水而長不遽爛死俟水退去或踣或立值秋陽暴之則立時枯委自驗十數年乃知凡草穀傷於水者不菸於濕而菸於乾因歎詩人詠物之工然則三章乃倒說始而濕繼而脩繼而乾非始之濕則不菸非繼之脩則不俟乾而早菸非終之乾則始雖傷於濕尚不至菸脩即長也不必解爲且乾矣

尚無爲傳尚無成人爲也箋云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謂軍役之事也

循按爲之訓通於用見鄭特牲注爲之文通於僞見秦風采苓正義下尚無造傳云造爲也尚無庸傳云庸用也僞造庸三字義通蓋謂其時風俗人心尚無詐僞自用之事成人爲者荀子云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楊倞注云僞爲也矯也凡非大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毛公承荀子之學當即本其說以爲之說成人爲者言人所作爲而成之者也鄭以爲軍役之事爲之訓亦通於役見表記注故以軍役解爲字然與毛義殊矣正義不明其說以傳言尚無成人爲也解作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爲且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是以成人爲成人有德之成人大失毛旨箋解爲爲役則庸不可訓用故改訓爲勞勞之義通於役用之義通於僞毛鄭固不同矣

終遠兄弟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親族矣

循按終之爲言盡也傳箋已字乃解終字終遠兄弟者已遠兄弟也正義云王終是遠於兄弟義轉晦

毳衣於菼傳菼騅也蘆之初生者也箋云菼薍也

循按菼薍之訓見於釋草不當重見於釋言蓋鄭引釋草而後人復撫取傳箋之訓以附入爾雅不然何釋言兩訓毛鄭乃各當其一邪

邱中有麻彼留子嗟傳邱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賢

循按正義區分毛鄭之異謂傳義在未放逐之前箋義在既放逐之後細審之未見其然治職有功乃箋之說正義引入毛義毛固無此義也

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箋云仲初請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

循按左傳此爲公子呂之言鄭引之誤耳正義爲之辭云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迂矣

將叔無狃傳狃習也箋云狃復也

循按正義云鄭惟以狃爲復餘同謂此不同於毛也又云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忕前事復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狃爲習然則狃習復三字義實相成而前乃以爲異何邪

序公子素

循按公之子稱公子鄭文公之子詳見宣公三年左傳子華子臧皆不賢得罪死公子蘭卽穆公公子俞彌早卒公子瑕爲洩駕所惡奔楚死於周氏之汪公子士僖二十年帥師入滑後攝父事朝楚楚人酖之死於葉以諸公子考之士與素聲相轉公子素蓋公子士也觀其入滑朝楚非碌碌者故能賦詩刺高克楚人酖之當亦忌其才虞其得立也素與華瑕正同類士爲素之變或本素字殘缺僅存上字頭而譌作士可用以互證

明星有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尙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循按但見明星之爛則小星已不見兩說相成箋言別色假此二字言天未明耳正義本王肅之文而以早朝說之箋未必有此義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傳宜肴也　宜言飲酒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

循按肴與殽同賓之初筵傳云殽豆實也說文肴啖也宜字無肴義上言弋鳧與雁此云弋卽上弋也此言與子宜之卽下宜言飲酒之宜也傳謂旣弋旣加則宜用爲豆實以飲酒相樂非以肴訓宜也箋申毛義而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宜乎二字正承上宜字知傳云宜肴正宜此飲酒之肴也後人不知毛義誤仞爲以肴訓宜而羼入爾雅與粲餐飧變夷悅等並列竟以肴字爲宜字之訓矣李巡云宜飲酒之肴則不以肴字爲宜之訓也言飲酒而括其辭知毛氏之義矣

不見子都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　不見子充傳子充良人也

循按孟子云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毛言世之美好者與孟子同趙岐注孟子云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蓋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毛又以子充爲良人當亦有其人今不可考耳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傳松木也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

循按橋松之義傳箋無明文正義則分別之言毛以爲山上有喬高之松木鄭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所以爲喬爲槁之別則又不詳釋文云橋木亦作喬毛作橋王云高也鄭作槁枯槁也今爲推之以首章傳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知橋之爲喬也箋言喻忽無恩澤無澤是枯槁也呂氏春秋介立篇引介子推所賦詩云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橋死于中野橋死對上雨露則橋死正是槁死然則橋自通有槁義不煩改字也傳以紅解龍申之云草也箋連云紅草毛不爾

俟我乎巷兮傳巷門外也

循按說文云巷里中道从䢊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五鄰二十五家爲里衆戶集聚則兩畔皆屋門東西相向或南北其間通行之路爲巷道在里中卽在兩畔居民之門外故傳以門外爲巷也

子寧不嗣音傳嗣習也古者敎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己

循按以嗣音爲習音不免拘甚非詩人之旨箋故易之也正義言易傳之故而舉下文子寧不來爲說以爲下言不來不言來有所學則此言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殊失箋義邛中有麻首言將其來施施次言將其來食與施施亭須一例邪至子寧不來傳云不來者言不一來也字固無異辭正義則分之云毛意以爲責其不一來習業鄭當謂不來見已益爲拘俗矣

方秉蕳兮傳蕳蘭也

循按漢書地理志引詩云方秉菅兮顏師古注云菅蘭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蕑蘭也又引說文云蕑香草也出吳林山今說文本缺香字山海經中山經吳林之山其中多蕑草郭璞注云蕑亦菅字蕑蕑字同菅其假借也太平御覽引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蕑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拂除又後漢書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也韓詩直以秉蘭爲秉蘭與毛不異釋文引韓詩云蓮也此當爲陳風有蒲與蕑之注陸德明誤載於此

伊其相謔箋云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

循按謔豈必是行夫婦之事鄭之解經每爲此汙褻之語毛無是也

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草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

循按釋文引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古今注載董仲舒荅牛亨問云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箋言其別則送以勺藥蓋古之相傳然也廣雅攣夷勺藥也攣夷卽離之轉聲上林賦云宜笑的皪索隱引郭璞云鮮明貌也又明月珠子玓瓅江靡索隱引應劭云其光耀照於江邊也張衡思元賦云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䂮以遺光注云明貌左思蜀都賦云暉麗灼爍劉淵林注云豔色也魏都賦云丹藕凌波而的皪注云光明也勺藥之華鮮豔外著其稱勺藥猶灼爍也勺藥又爲調和之名上林賦云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文穎云勺藥五味之和也韋昭云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見七發注枚乘七發云勺藥之醬張衡南都賦云歸雁鳴鵽香稻鱻魚以爲勺藥呂氏春秋本生紀高誘注云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絢盼之樂勺藥之和是則以詩人贈勺藥取義於和鄭氏以勺與約同聲假借爲結約故云結恩情正義云贈送之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此最得箋義而說之未明古人棗取於早栗取於慄多假聲音以爲義取勺藥爲結約與取勺藥爲調和其假借一也

無庶予子憎傳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

循按卿大夫以下十六字自解會日歸矣句無見惡於夫人解無庶子子憎推經義謂無衆子子以憎故定本作與子憎予與同也箋以庶指衆臣予訓爲我未必即毛義

子之昌兮傳昌盛也箋云昌佼好貌

循按昌訓盛其常也史記引皋陶謨作禹拜美言以美代昌是昌有美義佼好即美之謂也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

循按經言父母傳言廟者以惠公仲子俱歿桓娶文姜無父母可告故以爲告廟耳箋言生死則廣其所未言也

要之襋之傳要褄也

循按要爲身中之名加衣作褄則爲裳要褄可省爲要以褄訓要明其非要約之要爲裳要之褄也說文無褄字學者謂宜作要要也且引虛虛也爲謚虛徐也之爲虛虛也尚有兩本之疑此要褄也別無要要也之文徒以說文無褄則說文亦無蔄亦將改蔄蔄也爲蔄蔄也乎正義明云字宜從衣故云要褄也毛公時自有褄字褄可訓要要訓要無所爲訓矣易傳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上爲卦名以字義釋卦名非他訓詁可例如以要訓要以虛訓虛吾不知上字何指下字又何指顧上一字即指經文之虛字要字又以虛字要字解之人何知之不如不解矣如云上一字爲耶虛爲身要下一字爲空虛爲裳要則經之本文固不爲耶虛爲身要今強坐之而爲此模糊鶻突之解恐古無是體也說文巳已也上爲巳午之巳下爲巳止之巳亦未可證

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　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貌

循按閑閑當以皇矣篇閑閑參之泄泄當以板篇泄泄參之衡閑閑傳訓動搖此言往來之貌亦動搖意也泄泄猶沓沓也噂沓背憎傳云噂猶噂噂沓猶沓沓釋文噂說文作僔聚也孫說文云語多沓沓也語多人多正相近邶風泄泄其羽傳云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此泄泄海賦作洩洩爲飛翔之貌左傳其樂也洩洩和樂亦合義則雉飛之泄泄正取於沓沓沓者合也廣雅作䎸䎸

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傳鶉鳥也

循按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作小鳥也鶉之爲鳥人所共知此獨訓小鳥明其爲鷂鶉之鶉莊子徐無鬼云未嘗好田而鶉生于宎本是詩以爲說也

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

循按成十三年左傳焚我箕郜郜盍即鵠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傳椒聊椒也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梂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

循按一梂二字訓聊字也經言椒聊是言椒之梂故依其文解之爲一梂之實正義未得此旨蓋以聊爲語助故也爾雅釋木朻者聊朻即謂梂本草經云蔓椒一名家椒與蜀椒迥陶隱居云俗呼爲樛樛即朻字傳言椒聊椒也固不以聊爲語助

遠條且傳言聲之遠聞也

循按詩以椒氣之遠長比桓叔聲譽之遠聞而聲譽之遠聞則由德之廣博毛傳簡妙箋於前章明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又解碩大無朋云大謂德美廣博也是聲之遠由於德之廣德而有朋則私而不厚惟無朋故篤厚惟篤厚則所及者遠故傳於次章末明椒聊遠條之所喻也樂記感條暢之氣暢之義爲長故條有長義考文作脩非是

其葉湑湑傳湑湑枝葉不相比也　其葉菁菁傳菁菁盛也箋云菁菁稀少之貌

循按毛讀湑湑爲疏疏故爲不相比湑之爲疏猶巾車注讀疏爲稰也鄭讀菁菁爲精精故爲稀少廣雅訓精爲小李善注文選風賦云精與菁古字通小雅零露湑兮傳云湑湑然蕭上露貌此亦謂疏疏也瀼瀼則蕭泥泥則沾濡濃濃則厚由疏少而蕃言露珠也既淫於蕭不見珠粒見霑濡矣霑濡之始尚薄既而則厚卽首章以疏言也

胡不佽焉傳佽助也箋云何不相推佽而助之

循按次且一聲之轉佽之爲助猶趑之與趄正義謂非訓次爲助以衍爲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此據箋推佽而助之說以辨傳也然傳明以助訓佽箋以推佽並言傳行注云推舉也舉猶與也周禮師氏注故書舉爲與易物與无妄虞仲翔注與猶舉也與猶助也見戰國策呂氏春秋注以推明佽正是以助明佽耳

羔裘豹袪傳袪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箋云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

循按此傳箋異義也毛以裘與袪本末不同比在位與民異心鄭以羔裘豹袪實指卿大夫之服而言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箋云我不去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循按采邑者世祿之家民爲采邑之民則非一世所以有故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傳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箋云媚於上下者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

循按以道媚於上下之人則必不從君於非禮今日之狩而媚子從之蓋以天子所命王國之典禮非尋常田獵之比也傳訓冬獵曰狩明此狩之爲典禮耳箋言襄公親賢非毛義

駕我騏馵傳騏騏文也

循按釋文騏音其馬騏文也正義云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然則毛傳本作騏綦文也陸本作騏文與正義本不同今正義本作騏文則陸本也乃曹風尸鳩其弁伊騏傳云騏騏文也釋文騏音其綦文也則陸本彼處正作綦文與此正義同而尸鳩正義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

舊之念此時卿大夫困苦其民是大夫之於民已不念故而民則念故也是大夫之於民已不念好而民則念好也大夫愈困苦其民民愈念故念好故曰民之厚如此此箋之義也正義云箋以民與大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求之於箋絕非此義

今者不樂逝者其耋傳耋老也八十曰耋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

循按秦仲有車馬禮樂之盛秦人極言其樂耳逝謂年歲之逝言時易去而老也以樂爲仕以逝爲去國此鄭之說也非毛義也

騏此字從爲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則彼正義轉作騏文余爲論之尸鳩作騏與文也小戎作騏綦文也正義本不誤陸於尸鳩作綦文小戎作騏文當互誤耳何也小戎之騏馬也馬名騏正不知騏爲何解而漫訓以騏文騏爲何騏文將爲附騅綦爲青黑色之名鄭風縞衣綦巾傳已訓云蒼艾色則此云綦文知其爲蒼艾色之文矣綦而曰文者蒼艾則兩色相合相雜爲文說文云騏馬青驪文如博棋也棋黑白各半其布於局則二色相錯是馬之色蓋青與黑圜遶相雜故曰青驪文如博棋馬青黑色名騏青黑而文若鱗者名驒驎騏者又名騄騏之異在文如博棋故曰綦文綦文即棋文也尸鳩之騏弁也弁之文如騏馬之文故名騏弁而傳以騏馬之文明之以綦文見馬之色以騏文見弁之色以騏文明騏弁之文可也以騏文明騏馬之文不可也知小戎傳必作綦文正義是而釋文非也

騧驪是驂傳黃馬黑喙曰騧

循按爾雅云白馬黑脣駩黑喙騧騧目上白馬爲呂孫炎本駩作犉言與牛同稱見爾雅釋文犉本黃牛黑脣之名爾雅白馬疑古作黃馬故毛傳云黃馬也犉爲黃馬黑脣之名故小雅傳準此謂犉爲黃牛黑脣說文騧黃馬黑喙亦作黃不作白郭璞言淺黃色蓋謂停於黃白之間恐非古義

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循按蒹葭考槃皆遯世高隱之辭而序則云考槃刺莊公蒹葭刺襄公此說者所以疑序也嘗觀序之言刺如氓靜女刺時簡兮刺不用賢芄蘭刺惠公匏有苦葉雄雉刺衛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大叔于田刺莊公羔裘刺朝還刺荒著刺時不親迎葛屨刺褊汾沮洳刺儉十畝之間刺時伐檀刺貪蟋蟀刺晉僖公山有樞椒聊刺晉昭公有杕之杜刺晉武公葛生采苓刺晉獻公宛丘刺陳幽公蜉蝣刺曹尸鳩刺不壹祈父白駒黃鳥刺宣王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魚藻采菽黍苗隰桑瓠葉刺幽王抑衛武公刺厲王求之詩文不見刺意惟其爲刺詩而詩中不見有刺意此三百篇所以溫柔敦厚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也後世之刺人一本於私雖君父不難於指斥以自鳴其直學詩三百於序旣知其爲刺某某之詩矣而諷味其詩文則婉曲而不直言寄托而多隱語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禍即如節南山雨無正小弁等作亦惻怛纏綿不傷於直所以爲千古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詩中即明白言之不待讀序即知其爲刺某人之作則何以爲主文譎諫而不許溫柔敦厚而不愚二語李行脩說人之多辟無自立辟洩治所以見非於聖人也宋明之人不知詩教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倖直抵觸其君相習成風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謂小序之有裨于詩至切至要特詳論於此

有條有梅傳條稻梅枏也

循按爾雅釋木云柚條說文亦云柚條也似橙而酢夏書曰厥包橘柚毛傳作稻以詩考之詩爲秦風宜諫其土地所出柚賞於揚州渡淮而北即化爲枳見列子湯問篇作稻爲是又以說文考之古由舀二字相通鄭風左旋右抽說文手部引之作左旋右搯然則从舀从由本可相通廣雅迪蹈也蹈足从舀迪辵从由二字爲訓亦一證矣說文無稻而有柚柚即稻也別有櫾字列子湯問篇言柚之狀而字正作櫾然則橘柚之柚宜作櫾而條柚之柚即稻字條稻猶條柚也說文以昆侖河隅之長木訓櫾以似橙味酢繫柚字下又引禹貢橘柚爲不可通於稻或曰稻柚旣相通則曷不以毛傳之稻爲橘柚之柚如埤雅人君道化之說埤雅云柚渡淮而爲枳梅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此以譬則人君以道化也然條爲橘柚是必梅爲英梅今傳訓梅爲枏則毛義自以稻釋條不作橘柚解也詩言梅者四召南小雅皆無傳此與陳風皆訓枏召南其實七其實三小雅與栗並稱嘉卉則豆實乾藤之梅說文某酸果也是也說文梅枏二字互訓史記司馬相如傳注云枏葉似桑顏師古注漢書云枏今所謂楠木是也陸璣疏於摽有梅言杏類暴乾爲脂置羹臛齏中於有條有梅言皮葉似豫章荊州人曰梅分別甚明郭璞注梅枏云似杏實酢此直以爲豆和羹之實爲枏木實矣南山經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枏郭璞注云枏大木葉似桑今作楠爾雅以爲梅此是也注爾雅誤耳說文以似橙而酢屬諸櫾條與郭璞以似杏實酢屬諸梅枏其誤同矣

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

循按釋文云紀亦作屺正義云集注本作屺定本作紀紀屺字屺之假借字也毛公於陟屺訓山有草木於此訓基余竊謂之前有條有梅以草木言此有紀有堂以平地言終南總高峻其平處亦有屺有堂屺堂無草木者也以此證彼無草木爲屺有草木爲岵毛傳當與爾雅說文同爾雅釋邱畢堂牆謂畢爲堂之牆堂爲畢中間之道中間道平如堂兩畔崖高如牆毛云畢道平如堂據其平處解經之堂也箋因傳言畢故用爾雅解畢爲兩邊之如牆云道平如堂云邊如堂之牆互相發明兩無不足堂本平定本作平如堂正義云畢道如堂有平字與箋一也經云有屺有堂正以平處無草木言之矣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箋從死自殺以從死臨其穴惴惴其慄傳惴惴懼也箋云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

循按三良之死以爲自殺者應劭注漢書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箋謂三良自殺從死故以惴惴爲秦人臨視其壙者爲之悼慄然序稱穆公以人從死則殺三良者乃穆公左傳亦言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與序合毛訓惴惴爲懼自謂三良皆秦人臨三良之壙止宜哀不必懼誠是三人許諾自殺且已死而臨其壙何欲百身以贖之左傳言秦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秦棠穀對使臣云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三子非自殺審矣王仲宣曹子建均有詩曹以臨穴爲登三良墓之人王則以臨穴呼天爲三子之妻子兄弟皆從箋而推之耳

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

循按傳不解屋謂屋字也夏屋謂寢廟古燕食之禮行於寢廟言夏屋舉燕食之地也正義謂言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不知徒言飲食轉無以見其爲燕食也

宛邱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

循按爾雅宛中宛邱邱背有邱爲負邱又云邱上有邱爲宛

邛邛上有邛卽邛背有邛宛邛旣曰宛中矣不應又混於負邛邛上有邛爲宛邛七字當是羨文釋名中央下曰宛邛有邛宛宛如偃器也涇上有一泉水亦是也此發明宛中之訓若絕無邛上有邛之說者郭璞以邛上有邛之羨文解宛中爲中央高峻非其義矣爾雅釋山又云宛中隆注以爲山中央高亦非也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宛有屈義蓋邛雖高而中有屈曲望之如龍蛇蜿曲凡邛山中央高者邛卽名邛山卽名山無別名也惟中央宛曲則在山爲隆在邛爲宛邛且凡從宛之字均有曲義馬屈足爲踠貌委曲爲婉日將莫爲晚腕爲目深謂目上下高中深正與宛邛同屨之庳者爲靸創物爲剜小孔貌爲窓者取於卑坳可爲宛邛例矣隆從降從生故亦有屈曲之義方言云車枸簍或謂之篷籠或謂之隆屈郭注以爲車弓車弓卽蓋弓弓之爲狀中央宛曲車蓋似之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簫弣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弓之形高下屈曲故曰穹隆曰宛曲蓋弓似之曰隆屈司馬相如大人賦說赤螭青虬之狀曰宛蜒低卬又曰詘折隆窮宛中之名宛名隆義得相通於此可會也

東門之枌傳枌白楡也

循按白色之名通作分聲粉爲鉛所成其色白羊之白者名羒素問天元政紀大論寒雰結爲霜雪王冰云雰音紛寒雰白氣也蓋分訓別古讀若班與白爲一音之轉而白之於五色亦主分別之義也

越以鬷邁傳鬷數箋云鬷總也

循按召南素絲五總傳云總數也商頌鬷假無言傳云鬷總也箋本傳以申之

鴟鴞鴟鴞傳鴟鴞鸋鴂也

循按傳於予口卒瘏下解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是傳以鴟鴞爲小鳥也韓詩外傳云鴟鴞鸋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所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不知托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蕳風至蕳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則病也注文選說苑載客說孟嘗君云臣嘗見鷦鷯巢於葦之苕鴻毛著之已建之安工女不能爲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托者使然也二說相類而一云鸋鴂一云鶗鴂是鸋鴂卽鷦鷯也荀子勸學篇云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爲巢編之以髮繫以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猶言懱雀謝侍郎墉云蒙鳩大戴禮作蟁鳩方言作蔑雀蒙蟁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侍郎刻荀子二十卷校鷦鷯卽鷦鷯說文以訓桃蟲郭璞以爲桃雀故易林云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安爲風所吹則桃蟲鷦鷯鸋鴂一物也物之以鴂稱者多通名鶗伯趙名百鷯又名鴂蟬名蛥蚗又名蛁蟟此鷦鷯一名鸋鴂亦其類矣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云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循按以栗爲析箋易傳也瓜之苦喻心苦烝在栗薪何以喻事苦釋文引韓詩作蓼蕭卽蓼字周頌予又集于蓼毛傳云言辛苦也蓼爲辛苦之菜而瓜繫於其上故喻心苦事又苦心苦謂瓜瓣之苦事苦謂集於蓼之苦毛本當作烝在蓼薪與韓詩同鄭所見本已作栗遂讀爲裂以析薪爲實指所苦之事失毛義傳以敦爲專專謂專於此而不移也箋云專專如瓜之縈綴焉亦非以專專爲瓜蔓前章敦彼獨宿箋云敦敦然獨宿於車下卽用此專專之說也正義謂敦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爲專專謂瓜繫於蔓專專然亦未明

赤舄几几傳几几絇貌箋云屨赤舄几几然

循按說文手部掔固也讀若詩赤舄掔掔己部巹讀若詩云赤舄己己几有踞義舄上之絇取義於拘在屨頭所以爲行戒其象拘直故曰几几拘直卽有固義几几掔掔同也張仲景傷寒論云太陽病項背强几几項背强則拘直不能左右動搖正與屨上絇相似仲景用几几二字正同於詩撰音釋者以几几音殊說文卷三有几字云鳥之短羽飛几几也象形讀若殊此與項背强之義不合注仲景書者誤也廣雅以几几爲盛貌蓋見毛傳以赤舄爲人君之盛屨故以几几爲盛然毛以几几狀絇其狀物之正未之能喻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八十七終 臨桂周[illegible] 南海鄒伯奇 覆校 漢軍樊[illegible] [illegible]

皇清經解依經 卷三之八十八

毛詩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周道倭遲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

循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郁夷注云詩周道郁夷師古曰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字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考文選西征賦注韓詩周道威夷薛君章句云威夷險也此詩釋文云韓詩作倭夷然則韓詩不作郁夷亦不以爲地名班志引詩蓋以縣名郁夷取於詩之言郁夷郁從有聲與洧鮪同則古讀與倭近故倭威郁通非詩之郁夷卽漢縣之郁夷也顏師古不明班氏之相謂郁夷卽是周道之名韓毛皆不然矣又班志言齊地云臨菑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營毛詩作還爲便捷之貌韓詩作嫙好貌營還嫙通志謂邱之取名爲營猶詩稱子之營非謂子之營兮卽是營耶其謂齊詩謂齊國之詩非三家齊轅固生之齊詩其引俟我於著與遭我乎嶩之間見其從容言語故爲舒緩之體而顏師古則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言往適營邱而相逢於嶩山又云著地名卽濟南郡著縣也子之營與子之茂子之昌並言俟乎著與俟乎堂俟乎庭並言營茂爲地名茂昌堂庭其亦地乎不足辨也嶩猱之別體釋文言崔靈恩集注作嶩靈恩爲毛詩者也作嶩者非轅固生之詩也齊詩魏代已亡師古因班氏喪齊詩之目故臆謂齊詩作營裝其文而爲之辭耳他如汝墳傳訓墳爲大防水經注以濆爲濆水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傳言浚衞邑寒泉則不可知者也水經注謂瓠子水會濮水東逕浚城南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所謂通與因謂寒泉在濮陽縣東南有古浚城太平寰宇記則謂寒泉陂在開封浚儀縣西六十里卽詩之寒泉其水冬夏常冷歐陽忞輿地廣記亦云開封縣有浚溝詩所謂浚郊浚都祥符縣北有浚水寒泉陂不知後世名岡名陂取號於古不得轉以之證古也元豐九域志開德府有旄邱曹州濟陰郡寃句四鄉有瀰溝太平寰宇記言寃句縣大瀰溝卽詩出宿于濟飮餞于瀰箋言千言猶泲瀰未聞遠近同異而寰宇記引述征記祖人有千言山在

學海堂 庚申補刊 袖海山房校印

邢州堯山縣卽隋地理志襄國郡內邱之干言山乃寰宇記又言澶州衞縣有干城卽衞詩出宿于干思須與漕箋第云自衞而來所經邑水經注濮水逕長垣祭城濮渠又東逕須城北劉昭注郡國志言衞作新臺在東郡陽平縣北水經注謂河水東逕鄄城縣北河之南岸有新城南岸有新臺鴻基衞宣公所築劉昭又引博物記桑中在東郡通典汲郡衞縣有上宮臺程大昌演蕃露則謂孟子之滕館於上宮引詩要我乎上宮太平寰宇記又謂澶州臨河縣復關堤在縣南三百步黃河北岸衞詩乘彼垝垣以望復關卽此凡此皆後世名不足以釋詩

況也永歎傳況茲箋云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

循按出車箋解僕夫況瘁云況茲也御夫則茲益憔悴用此傳之訓而申云茲益則是況之訓爲滋益滋茲皆有益義也邶風泉水茲之永歎以此傳推之茲之永歎猶云況也永歎乃泉水箋云茲此也思此而長歎此箋云來茲對之長歎而已雖用傳訓況爲茲而仍解茲爲此則與傳異義也晉語丕豹對里克曰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韋昭注云況益也孟子而況得而臣之乎言友且不可而況而爲臣得乎卽滋益不止之辭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　伐木許許傳許許柿貌

循按傳以丁丁爲伐木聲嚶嚶爲驚懼則因伐木而驚懼因驚懼而遷喬既遷於喬又呼其友故傳解嚶其鳴矣猶求友聲云君子雖遷高位不可以忘其友明至此始言及友朋但言不可忘友相切直之義箋言之傳無之也至箋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此亦以說正義則云鄭以爲此章追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文王幼時何曾爲農又何伐木之有首章伐木丁丁與鳥鳴嚶嚶相貫一二三章言伐木第因首章而類言之正義云毛以爲伐木其柿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傳以驚懼明嚶嚶非明許許也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箋云王有酒則泲莤之王無酒酤買之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興舞蹲蹲然王曰及我今之閒暇

循按五我字一貫爲屬文之法鄭氏拙於屬文而以上四我字爲族人下一我字爲王正義謂傳亦然誣矣

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傳戩福穀祿罄盡也箋云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遐遠也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

循按俾爾戩穀直謂予爾福祿俾爾遐福直謂予爾遠福不必增出臣民箋義非傳有也盡無不宜橫言之維日不足縱言之

我出我車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帥自謂也

循按鄭氏不明屬文之法每於我字破碎解之若一我殷王一我將帥豈復詩人之旨傳不然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

循按父母卽君子之父母上章我心傷悲箋言念其君子故此章因念君子言君子未歸不特我念之並我父母亦憂之正義則以爲婦人稱夫爲父母引日月父兮母兮爲證乃日月父兮母兮之文箋云已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乃反遇我不終彼箋義謂詩極言之非眞以夫爲父母然且未必當詩人之旨亦非必合毛傳之義若此詩直云憂我父母與父兮母兮辭氣已自不同此詩無容極言之也正義引日月箋以當此詩傳箋之義於此失之並失彼箋之義也

魴鱧傳鱧鮦也

循按毛傳於鱣訓鯉於鰋訓鮎則鱧亦必訓鯇正義言諸本或作鱧鯇是唐初之本有作鯇者是也故爲鯇鮦緣郭注而誤耳鮦自是鱺與鱧別鱺自爲首戴七星之魚非鱧也

北山有萊傳萊草也

循按爾雅釐蔓華說文萊蔓華也萊釐古字通詩貽我來牟劉向封事引作貽我釐牟書帝告釐沃一作來沃是也釐卽藜故玉篇以藜訓萊月令孟春行秋令藜莠蓬蒿並興管子封禪篇云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益田畝荒穢故生此諸草十月之交言汙萊周禮地官言萊田益不耕治則荒草生藜莠之類也言萊以概諸草正義以爲草之總名則非矣

序有其義而亡其辭

循按他序首言章句如正義標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共之可知章句舊在序首後人分係各篇之末也六笙詩不言章句而係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然則小序作於笙詩既亡之後故六詩之序均就篇題爲解所謂有其義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傳楊木爲舟載沈亦浮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

循按傳箋明以載爲承載之載汎汎浮也傳兩亦浮解汎汎言此楊舟無論所載者爲沈物浮物而皆汎汎也箋恐載沈載浮之說不明故以沈浮爲所載之物可謂明矣乃正義引載馳載驅之例以載爲則又謂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若然經宜云則沈則浮舟可云則沈乎傳箋正以則沈則浮未可解經故詳切明之正義不得其故且沒傳箋體物之工亦妄矣經言則沈則浮是浮沈屬舟解作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不且於經文爲添設乎

歟彼飛隼箋云隼急疾之鳥也

循按春官司常職云鳥隼曰旟爾雅錯革鳥曰旟孫炎云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本爾雅革鳥故云急疾耳說文於雖字下重文作隼云雖或从隹一一曰鶉字許氏益以雖隼同字定爲祝鳩故玉篇云隼祝鳩也而隼字又通於鶽管子君臣篇云丈尺一綧制注云綧古准字然則从享與从隹可得通也鶽卽鶉省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韋昭注云隼今之鶚廣雅云鵪鶚鵰鷹也昭訓隼爲鶚卽同說文隼一曰鶉之義山海經景山多鷙黑色有力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隼爲黑祥鶉卽是鷙隼卽是鶉故云黑祥也一切經音義云隼又作鶽廣雅又云隹鶉也此隹卽雖卽說文雖一曰鶉四牡翩翩者鵻傳訓夫不此祝鳩非隼鶚也此詩隼箋訓急疾之鳥非祝鳩也易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九家易云隼鷙鳥也今捕食雀者虞翻云離爲隼考工記輈人職云鳥旟七斿以象鶉火注云鳥隼爲旟州里之所建爾雅柳鶉火也注云鶉鳥名火屬南方此鶉卽隼也柳居鶉火之首其象爲咮咮一作噣

喙也有吞啄之象故取於鶉鵪爲南方之卦故象爲隼鳥旟取象於鶉亦畫爲鶉也箋讀爲追與隹雖音近鶉火爲鶉火此鳥隼所以象鶉火也匪鶉匪鳶傳云雕也說文𢾭與雕互訓則匪鶉之鶉正是鵻之省詩凡言鶉多作鶉惟有縣鶉兮毛訓爲小鳥是鵻鶉之鶉僖公五年左傳卜偃舉童謠鶉之賁賁又云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表記引詩云鵲之姜姜鶉之賁賁賁賁卽奔奔是知童謠之鶉與詩之鶉皆鶉火之鶉非鵪鶉之小鳥爲隼鶉之急疾矣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牝麋也中原之野甚有之

循按箋義不及傳遠甚傳以其祁指中原之大正義解毛謂其諸禽獸大而甚有又云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非也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傳矜憐也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今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

循按詩舉鰥寡一端其實可矜之人不止於此故箋兼舉貧窮孤獨以備言之非以矜人專指貧窮者也正義未得其旨

夜未央傳央旦也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循按毛解出車旂旐央央云央央鮮明也又解昊天曰旦云旦明也以旦訓央正以央有明義正義言毛非訓央爲旦非也釋文有七也反子徐反兩音則一本或作且字然以且訓央旣非達詁作且者誤耳蒹葭宛在水中央則央有中義故廣雅訓央爲中但夜未中仍在亥子以前非早朝時訓央爲旦實毛旨之精微也箋解作未渠央則以當時之語擬之漢樂府長安有狹邪行云丈人且徐徐調弦詎未央相逢行云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南史卞彬傳高爽書延陵縣鼓詩云受打未詎央未詎央卽詎未央詎未央卽未渠央卽未已未盡之意亦不以爲且字也

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

循按爾雅釋詁迪繇道也繇卽猶此道乃教道之義傳言兄弟怡怡異於朋友責善故但相好不必相規規且不可何論詬病箋之淺每不及傳之深也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

循按說文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史記律書云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陽盡於巳故巳有止義汜爲窮瀆窮卽止也祀爲祭無已異爲語已詞凡作巳然之義皆從巳午之巳非巳午之外別有巳止之字也說文㠯用也从反巳與巳形義俱異卽今之以字訓巳爲㠯者葢當時巳然之巳或通作㠯若曰巳午之巳卽今所謂㠯然之㠯猶于於二字形義俱異而說文云于於也𢍉巽二字形義俱異而說文云𢍉巽也以於爲于以巽爲𢍉以㠯爲巳皆當時通用故說文舉以明之惟巳㠯旣通故巳或作㠯㠯或作巳檀弓公肩假曰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㠯此當作巳午之巳不當爲㠯用之㠯故注云㠯巳字㠯與巳字本同特牲饋食禮蓍有㠯也注云㠯讀如何其久也必有㠯也之㠯旄邱必有㠯也箋解㠯字如本訓而儀禮注引此者正以當時㠯通於巳故明此處當如本訓也似從㠯而說文訓爲象象者肖也故訓通於嗣廣雅子㠯似也子訓似猶嗣訓似㠯之訓似則似從㠯得相通也箋改讀爲巳午之巳是解作巳然之義與檀弓注同故申明爲巳成宮廟然則取巳午之巳者用陽氣巳出陰氣巳藏之義非取義於十二枝也玉篇巳徐里切嗣也起也又弋旨切退也止也一字分兩音而巳止與巳午尙爲一字至廣韻上聲六止內以用也古文作㠯巳止也又音似巳辰名太歲在巳曰大荒落是分巳午與巳止爲兩字葢韻以音分凡一字數音者各如其音而分隸之但字以音分音分而字實不分如且在上平亦在上聲非兩字孔穎達作正義不明巳止之巳卽巳午之巳因泥於巳午之義以爲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廟當巳地在巳地續立妣祖之廟其說可謂迂矣夫鄭氏自申明爲巳成宮廟何用又饒辭說正義中此類寔多迂侯來者正之耳

眾維魚矣傳陰陽和則魚眾多矣箋云見人眾相與捕魚

循按傳云魚眾多言眾多者維魚也箋以眾爲人與毛異捕魚說迂甚

勿罔君子箋云勿當作未則下民未罔其上矣

循按此未字當作昧字解淮南子天文訓未昧也未罔謂蒙昧欺罔其上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瘉病也

循按訓詁之例不外雙聲疊韻如子孳也丑紐也雙聲如叔拾也且薦也而假借行乎其中有直指其事者如此傳瘉病也是也此外有比例之詞則加猶字有指擬之詞則加謂之猶之云者如盈猶多也至猶善也以其非雙聲疊韻之假借亦非實指其事則於其相近者而指擬之也如云眾謂羣臣也眾不定是羣臣也此云父母謂文武父母不定是謂文武也傳擬度之以爲詩人所云父母指文武非謂文武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豈父母又使天生我邪正義失之

謂山葢卑爲岡爲陵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云此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尙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

循按毛以爲此在當前者若以爲山葢又卑小卑小則非山乃岡陵耳與箋義異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傳君臣俱自謂聖也箋云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

循按誰字與具字相承君臣俱自謂予聖聖則通矣究竟烏之雌雄誰能知之箋以烏比君臣恐非毛義

謂天葢高不敢不局謂地葢厚不敢不蹐傳局曲也蹐累足也箋云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

循按局卽從高字生出卑始曲身今高亦局不必增出雷霆言局蹐正謂天不高地不厚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傳沼池也箋云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

循按毛訓沼爲池義卽寓於訓詁中若曰魚在淵則樂今在池沼非所樂也卽使潛伏而池水淺露益昭而易見所以不肯隱之深者以憂心念國之虐也葢賢人不用棄在閒散而自明其不肯逃耳箋別一義

天夭是椓傳君天之在位椓之箋云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夭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

循按傳以天爲君是爲在位是字指上有屋有穀之人也蔌蔌方穀則小人在位故民之無祿旣由君害之又卽是蔌蔌

方穀之人椓之毛於大雅昏椓靡共解云椓夭椓也以天明椓則此椓字亦與箋同耳正義於大雅述毛義云傳意以正月云天夭是椓天謂天役椓謂椓破是也而此椓字則云在位又椓譖之是以椓爲譖訴之訴與大雅正義相岐益正義非一人之筆宜其異耳椓通於琢椓之剝擊猶琢之雕刻在位椓之謂此蔌蔌者剝剝之在位之於小民無所爲譖也蔡邕釋誨云速速方轂天天是加此文上下但用駢對則天天自對速速乃屬文裁翦之法毛旣以天訓椓謂大雅召旻傳則椓亦是天故以天椓爲天天旣以椓爲天則不云是椓而云是加天天是加猶云天椓是加不得依毛詩謂蔡爲譌亦不得依蔡而改詩爲天天蜀石經作天天是椓非也或以蔡文天天是加爲天天是加之譌亦非也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

循按此下四詩序皆刺幽王箋皆改爲厲王金壇劉始興宇子彥撰詩益二十卷內論詩次獨得孔子編詩之意其論大小雅云小雅所以繼大雅也小雅起鹿鳴終瓠葉三十七篇所謂雅歌也雅歌者正樂之常歌也其詩不與美刺時事之詩同例起六月終何草不黃四十三篇宣王幽王時詩也而大雅終於江漢常武宣王之詩小雅六月采芑繼之所謂繼大雅也大雅復終以瞻卬召旻幽王詩者所以終大雅也雅亡於幽王故也大雅著文武成王以上周室盛代之詩而小雅惟列宣幽則其世衰矣孔子編次雅詩至於幽宣之間而慨周室之衰王道之缺也故采當世所用朝會燕樂樂歌諸詩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繼大雅終篇之義而編次之大略如此今核序於小雅但有宣幽之詩則不應有厲王之詩明矣箋說非也

朔日辛卯箋云辛金也卯木也以卯侵辛故甚惡也

循按經言辛卯但紀日耳辛金卯木之占非毛義

不寧不令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

循按天下不安解不寧政教不善解不令非以天下不安爲政教不善之徵也正義漫以箋義入傳而箋義亦失

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傳舍除淪率也箋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循按審傳箋之義當讀彼有罪旣伏其辜七字爲一貫若曰除有罪伏辜者不論外而無罪之人亦爲彼有罪者所牽率而徧人於罪正義解作舍去有罪者不戮則旣伏其辜四字爲不詞矣且牽率相引爲誰所牽率邪有罪者舍之無罪者戮之此顚倒刑罰不中耳惟有罪者戮無罪者亦株連而戮所謂威也箋云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正謂濫於用刑不謂其錯於用刑也

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傳邇近也爭爲近言

循按傳言爭爲近言則非爭辯言之異已者也蓋上惟邇言是聽則下爭爲邇言以諛之言邇則無遠圖故如道謀而不遂於成也

僭始旣涵傳僭數涵容也

循按數即事君數之數謂讒言數速不比浸潤之譖不易知覺然君則容之此亂之所由生也容之心猶未信至於信之此亂之所以又生也

遇犬獲之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循按鄭讀遇爲愚故以馴訓之愚與㲋對舉㲋雖狡犬雖馴而能獲之釋文云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如字者毛義也讀愚者鄭義也以爲非者非鄭而是毛也正義引王肅言適與犬遇而見獲此申毛義非鄭義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傳蓼蓼長大貌箋云喩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

循按毛之義每寓訓詁中其言雖略尋之可得此訓蓼蓼爲長大若曰父母生之使長大者子也今則不能終養匪子也而他人矣視莪而以爲蒿傳義不如是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

循按毛言茨棘貌即謂茨之棘也方言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間謂之棘然則棘爲有束者之通名此棘則茨之棘也箋以茨與棘爲兩物於經文其字爲不達

不稂不莠傳稂童粱也莠似苗也

循按說文云蓈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董蓈重文稂莠禾粟下生莠讀若酉采即穗字爲禾成秀之名童之猶言獨也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故名童根曹風浸彼苞稂毛亦訓童粱箋易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以童粱乃禾粟秀而不實之名與蕭蓍不類故破字爲涼草也說文又云秕不成粟也粟不成爲秕采不成爲稂是可推矣說文禾粟下生莠繫傳作下揚生莠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之必在下農桑輯要云穀種浮秕去則無莠徐鍇亦謂莠出於粟秕今俗稱粟之不成者尚曰下揚說文正以此訓莠之所由生也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夏小正四月莠幽徐巨源云莠者秀之譌也幽者葽之譌也莠幽即詩四月秀葽此說是也爾雅釋地云燕曰幽州李巡云燕其氣深要厥性剽疾故曰幽幽要也釋要幽古音相轉以葽譌爲幽倘失聲音通借之義戰國策魏西門豹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廣雅云莠葽也說文繫傳引字書云葽狗尾草也上林賦云其卑溼則生藏莨蒹葭裴駰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莨莨尾草也說文莨葽二字相次皆訓草竊謂莨爲狼尾草葽爲狗尾草莨或假借爲稂葽或假借爲莠稂自禾粟采不成之名莠自禾粟下揚所生毛以莠似苗本惡莠亂苗言之箋云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時氣和則無稂擇種善則無莠義與說文相表裏箋爲精矣

皇清經解卷三之八十八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八十九

漢軍樊封舊校
臨桂周震泰南海鄒伯奇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

循按此箋與傳義異傳升接天解陟字下接人解降字在帝左右即是接天而接人之意括於內如論語上言禹稷下單言躬稼古人屬文多有如是耳箋以下言在帝左右則專以天言故以觀知天意解在帝二字以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二十字者云察帝而左右之

有商孫子箋云使臣有殷之孫子

循按傳解有周不顯云有周周也則此有商亦商也正義解

之云使臣有商之子孫謂使之爲臣以爲已有非傳義亦非箋義

無遏爾躬傳遏止箋云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汝身見止

循按傳訓遏爲止謂修德不已耳止則不宜昭矣箋非傳義

不易維王箋云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循按駿命不易釋文云易毛以豉反不易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是爲得之而正義則不能分別也

肆伐大商傳肆疾也

循按爾雅釋言云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誘注云疾力也疾力二字古每並稱越語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荀子仲尼篇疾力以申重之楊倞注云疾力勤力也又榮辱篇鉤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詩烝民篇威儀是力箋云力猶勤也周禮大司寇注亦云力勤力肆之爲疾卽肆之爲力也史記灌嬰傳戰疾力漢書孟康注謂攻戰速疾是以速訓疾以疾訓力亦力卽疾之證也前言篤生武王燮伐大商燮和也言君德也此言維師尚父涼彼武王肆伐大商肆疾也言臣節也君自和而臣則不敢自惜其力故疾力而克勤也宋人王觀國學林言肆無疾義於詩不合六書訓詁唐人已昧知在宋乎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淸明

循按甲卽始也始朝而天下卽淸明傳云不崇朝乃自與甲字相發明其義甚顯正義解毛義爲會値甲子之朝牧誓甲子昧爽箋引之不可混爲傳義也

緜緜瓜瓞傳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

循按瓜字不必訓以紹訓瓜尤非也毛蓋以瓜紹明不絕之義若曰所謂緜緜不絕者此瓜紹也東山詩蜎蜎者蠋傳云蜎蜎蠋貌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瓜紹明不絕不以瓜紹釋瓜也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瓜瓞猶言蔕(集韻瓞亦作𤓰)凡瓜果之生皆始於蔕瓝說文訓瓞今俗以稻之初生者爲菂正與此合惟其初生象子孫之嗣續所以爲紹所以爲緜緜也箋以緜緜爲將無長大時則以緜爲弱小與不絕義異謂狀似瓝則不直以瓝爲瓞矣本實繼先歲之說甚迂毛義不如是也或謂瓜紹也上本有瓜瓞二字亦非

堇荼如飴傳堇菜也荼苦菜也箋云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循按爾雅云齧苦堇郭璞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公食大夫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鄭氏注云滑堇荁之類毛以堇爲菜指此堇也詩詠所產之美不必爲他處之所無亦不必前此之不美箋謂雖苦亦甘者以堇名苦堇荼爲苦荼故有此說豈謂其烏頭毒藥頓化而爲甘乎食療本草云堇菜味苦唐附本草云堇汁味甘寒無毒蓋堇菜味苦而汁甘一若荼味苦瀹之則甘也說文云堇草也根如薺葉似柳蒸食之甘蒸食之甘正所爲如飴也烏頭名芨轉聲爲堇猶舜華名日及轉聲爲木槿非堇菜之堇也

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箋云后稷乃帝嚳之冑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故本周之興云沮漆也

循按詩人用韻以瓞漆穴室相協緜緜瓜瓞一韻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一韻古公亶父陶復陶穴一韻未有家室一韻首尾用單句中兩兩爲抑揚生父二字無韻謂瓞穴一韻漆室一韻亦可毛傳分章句於漆字一斷隱以漆室爲韻每三句作一貫也傳箋釋文正義均先沮後漆惟正義引禹貢漆沮旣從明禹貢漆沮卽此詩沮漆或稱沮漆或稱漆沮隨文之便而已或改經文爲自土漆沮以沮與父爲韻殊失詩人用韻之妙矣古人用韻非有一定唐詩宋詞且不盡拘官韻而欲於今日爲三百篇强定一韻譜吾知其迂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顏師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乃土杜二字古通如徹彼桑土釋文言韓詩作桑杜荀子解蔽篇所云乘杜卽相土是也齊詩作杜不必爲杜水顏氏於杜陽引之未必得也

削屢馮馮傳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

循按此詩詠築牆之事極其詳細毛鄭亦曲能達之以鍛譬土投之板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於板者則削之屢之以取其平削謂以銚之類削去之而義易明屢古婁字小雅式居婁驕箋云婁斂也斂謂收斂不用削而使其溢處收斂則必用鍛鍛者椎也以物椎擊之使平則溢者斂故傳以鍛明屢屢猶鍛斂猶鍛鍛鍊鍛之使堅牢猶鍛之使精熟儀禮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爲削約握之彼疏云讀從樓者義取縷斂挾少之意詩小雅釋文云婁徐云鄭音樓爾雅云裒鳩樓聚也今爾雅作摟與斂同訓釋宮陝而修曲曰樓樓取於陝卽婁之爲斂蓋削者平其土之堅處屢者鍛其土之不堅處不堅鍛之使堅則斂之正所以牢之正義解爲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是以屢爲數失毛義矣或以屢爲空穴亦非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傳兌成蹊也箋云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

循按毛傳謂本無道路至此柞棫拔去而下已成蹊皇矣三章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也柞棫拔矣與柞棫斯拔同惟兌字一屬行道一屬松柏故傳互發明之兌與銳古通道有柞棫則塞塞則猶夫鈍也柞棫拔去則通通則猶夫銳也松柏錯於柞棫之中柞棫去而松柏喬立是爲易直行道通不煩迂曲艱險亦易直也商頌松柏丸丸傳亦以易直訓之丸丸猶桓桓其松柏持立不與他木相雜惟其丸丸乃見其銳丸之義爲專爲完專則銳銳則易直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其義一也箋兌然釋文作脫然云一本作兌此與成蹊義異而正義以爲毛鄭不殊何哉

文王蹶厥生傳蹶動也箋云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

循按生卽性也謂感動虞芮之性毛詳述爭田讓田之事申此義也箋迂甚

芃芃棫樸傳棫白桵也樸枹木也

循按薛綜西京賦注云棫白蕤也蕤與桵聲同唐龐懋賢文昌雜錄云關中有白蕤芃芃叢生民家多采作薪與他木聚其煙直上如線高五七丈不絕此紀其所目驗直詩之棫矣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傳齊莊媚愛也周姜太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云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太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

循按思齊思媚文同則首二句言大任次二句言大姜末二句言大姒列女傳所謂周室三母也鄭以大姜乃大任之姑不當次於下故以思媚周姜爲大任思愛之傳義未然也

串夷載路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

循按釋文云串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云毛讀患爲串鄭以詩本患字故不從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正義蓋以毛主串字鄭主患字然串卽患之省患與混一音之轉故以患夷卽混夷非用采薇序云云也串與吠亦一音之轉尚書大傳說文引詩作吠夷

自大伯王季傳從大伯之見王季也箋云是乃自大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

循按經文兼言大伯王季下專言維此王季故傳言從大伯之見王季從字解自字見猶顯也大伯不讓王季王季無以顯乃王季因大伯之讓而顯大伯之讓亦由王季而顯箋於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謂王季厚明大伯之功美始使之顯著正與此傳見王季相發明毛補詩人所未言箋表毛傳所未言故平列大伯王季時則然以完詩平列之語氣申言大伯讓王季而文王起以明毛傳大伯見王季之義下暢言王季顯著大伯以完詩專言王季之語氣而實與毛傳對鍼互發知箋之妙卽知傳之妙知傳箋之妙卽知詩上兼言大伯王季下專言王季之妙

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

循按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虞芮密犬夷耆均見詩書而邘無可考以二年伐邘言之疑邘卽是阮邘爲武王子所封徐廣言在野王縣西北余爲論之文王所伐大抵皆西北所統轄阮密須犬夷是也耆卽黎在上黨壺關殷之邦畿千里壺關去朝歌不過三百里故鄭氏注尚書西北戡黎云戡黎入紂圻內惟其入圻內故祖伊恐而奔告於紂邘在野王爲今懷慶府河內縣地益在邦畿之內矣使二年伐邘卽入畿內在文王不應若斯之迫而祖伊之告豈俟三年之後乎邘之於阮猶迂之於遠阮邧邘三字並見說文阮代郡五阮關也邧鄭邑也邘周武王子所封在河內野王是也五阮關漢書地理志作五原關此與經無涉邧訓鄭邑循檢春秋傳鄭無邧邑此邧葢卽郇劉蔿邘之邘野王之邘本作邘鄭邑之邘本作邧與秦邑在同州者同名秦邑之邧見文公四年左傳太平寰宇記以邧在同州澄城縣漢書地理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漢之陰密今爲平涼之靈臺縣皆近於周故文王侵阮而密人距之若野王之邘密人不得侵之又王伐之密人亦不得距也邧與阮同音又通於邘此詩稱侵阮而書傳稱伐邘葢一物也乃史記之文異於書傳虞芮決獄之後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移伐邘於伐耆之後是連年侵伐王圻於侵阮之詩既無所屬而伐邘之舉遂無實徵鄭氏以魯詩之說定阮爲周伐之國其注尚書序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亦用書傳而舍史記固謂史記之所次不若書傳之善也黎可通於耆而殷本紀又作飢阮之作邘又何異乎徐廣謂鄂侯一作邘音于野王縣有邘城似以文王所伐卽此侯矣乃史記言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熹婬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結四西伯羑里使鄂卽邘則其君方遭慘死西伯既歎之旋復伐其國等諸崇密之流豈文王之所爲乎鄂而爲邘益信文王所伐非野王之邘也

是伐是肆傳肆疾也箋云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

循按大明肆伐大商傳亦以肆爲疾箋以爾雅肆故今也易之正義申毛引釋言窕肆也又引左傳輕者肆焉明肆爲疾之義此詩箋引春秋傳卽正義所引然則以突犯訓肆正是申毛非易毛也隱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以肆字代嘗寇速去正是以速明肆卽毛以疾訓肆之義正義既以爲異毛又譏其引左傳之謬葢先儒互訓之妙至隋唐已莫能知周禮環人疏引文十一年傳注云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此注不知何人葢賈服之遺訓肆爲突古有此義故鄭以爲犯突

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傳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箋云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太王王季文王

循按傳不解世有哲王而以三后爲太王王季文王王爲武王明上所云世有哲王者統指此四王也箋以哲王指三后非毛義毛傳簡略其義卽著於訓詁之文弟靜求之卽得也

遹駿有聲箋云遹述

循按毛訓聿修厥德之聿爲述聿遹古字通

有相之道傳相助也箋云謂若神助之力也

循按毛訓相爲助未必如箋神助之義五穀生自天必待人樹蓺之乃生后稷教民稼穡是代天以成其能故云相耳非謂神助后稷也

維秬維秠傳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

循按說文訓稃云穭也訓穭云穅也訓穅云穀皮也訓秠云一稃二米葢一穀皮之中有二米其名爲秠秬爲黑黍之通名無論一米二米皆得名秬說文作𪏰云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也是也秠則爲秬之一稃二米者之專名鄭氏鬯人注改一稃二米爲一秠二米鄭志荅張逸問以爲秠稃皆皮之名乃皮名則不爲米名矣且丕義皆大而丕兼有衆義廣雅伾伾衆也說文坯邳再成者也丕通於平漢書食貨志云二登曰平三登曰泰然則秠之取義正以二米猶邳之再成者爲坯也謂秠爲皮是以一稃名不以二米名矣

陟則在巘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

循按皇矣度其鮮原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傳以巘卽鮮也釋文巘本又作獻月令鮮羔開冰呂氏春秋作獻羔開冰是鮮獻古通用陸德明謂毛傳與爾雅異正義謂此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傳三單相襲也徹治也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之多少使出稅以爲國用

循按經文三句相次言此三單之夫各授百畝以治田也箋申傳義甚明正義據王肅以在道禦寇解之非毛義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傳翽翽眾多也箋云翽翽羽聲也亦與眾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亦與眾鳥集於所止

循按毛訓翽翽為眾多則其羽指眾鳥連下為義若曰鳳皇往飛固集於所止而眾鳥之羽亦集於所止箋以翽翽為羽聲則連上為義故言亦與眾鳥集於所止正義以箋之羽聲闌入毛傳失之矣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王幾可以小安之乎

循按毛以危訓汔危可小康猶云殆可以小康也殆訓危亦訓幾鄭訓汔為幾正發明毛義也

牖民孔易箋云易易也道民在已甚易也

循按易有兩音改易之易入聲難易之易去聲此宜解作難易之易而當時讀者讀為亦故云此讀改易之易乃難易之易也下中言道民在已甚易知其為去聲之易矣釋文孔易鄭音亦注易易也上字同又以豉反上易讀亦下易以豉反分別甚明正義云以韻當為改易之易是也盧虛則同為一音不可以此例之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

循按釋名助乍也呂氏春秋貴生篇士苴以治天下高誘注云苴音同酢此正義云作即古詛字是也詛之為祝無逸周禮人所共明惟詛假借為作故既以詛釋作又以詛釋祝以詛釋作即以作釋祝與虛徐之訓同一妙義盧徐也不云虛邪徐也則箋以邪讀如徐明之此傳以作祝詛三字互明其以詛明作即是作讀如詛故箋不必申言但云祝詛而已作即是祝猶虛即是邪正義云詛與祝別非也或謂作祝詛也四字句言作為祝詛之事余惑其說不能從

人尚乎由行傳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云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

循按傳以人上解人尚若曰人上乎而乃由行此文法倒裝也乎字本宜在末今倒在上耳箋於乎字不協矣

顛沛之揭傳顛仆沛拔揭見根貌

循按論語里仁顛沛必於是馬曰顛沛偃仆也偃仆猶仆拔也沛訓為拔者周禮大司馬注云茇讀如萊沛之沛易豐九三豐其沛釋文云子夏作芾鄭康成于寶以為祭祀之蔽膝芾即韍沛之為拔猶沛之為茇韍也推之韍通作芾詩桑柔自有肺腸釋文云肺本作胏白虎通性情篇云肺之言費也肺之為費為胏猶韍之為芾又為茀而韍本作市乃說文沛肺不從市而從木旆亦从木而商頌武王載旆荀子議兵篇引作載發衛公叔發禮記檀弓注云亦名拔說文茇春草根枯引之而發土為撥故謂之茇茇之為發猶拔之為發而旆亦與發通假則旆亦通拔旆通拔亦沛通拔也揭為褰裳之名自要以下揭其裳而露之樹之根見猶人之足見傳訓之精者也小雅西柄之揭以此推之斗之露柄猶樹之露根耳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云日距人謂之赫

循按毛以赫與陰相對陰所以蔭故訓赫為炙我方蔭女以涼女反炙我以熱訓況之精正義不能發明箋以口距人解之與傳自異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嚇炙我亦非毛義

秬鬯一卣傳鬯香草也築煑合而鬱之曰鬯

循按春官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疏引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鬯與薰蘭等並言是為香草名又引禮緯云鬯草生庭鬯之為草其說舊矣傳云合而鬱之此鬱為鬱積不以為鬱金草也肆師祭祀之日及果築鬻鄭司農云築煑築香草煑以為鬯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煑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此以鬱為草名築煑之則名鬯與毛傳義異鄭康成注云鬱鬱金香草也宜以和鬯注鬯人云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此箋云秬鬯黑黍酒也是以鬱為草名鬯為酒名與毛傳異與鄭司農亦異蓋以郊特牲云鬱合鬯蕭合黍稷又周禮鬱人別於鬯人故也因為通考之雜記云暢臼以椈杵以梧暢即鬯漢書律歷志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顏師古云鬯與暢同房中歌清明鬯矣顏師古云鬯古暢字臼杵擣築之器冠以鬯字則鬯非酒名說苑云鬯百草之本上暢于天下暢于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春秋繁露執贄篇云天子用暢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味水經注引應劭風俗記鬱芳草也百草之華煑以合釀黑黍傳以築煑合而鬱之為鬯亦非以鬯即是草名正以百草之英為說也而祼將于京注云𥝰灌鬯也黃流在中傳云流鬯也是又以鬯為酒矣鄭氏以秬鬯為無鬱之酒而鬯人共釁鬯注又云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疏云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是亦以鬯而兼鬱矣因以經文考之鬯人大喪共鬯以洊尸王齊共秬鬯以給淬浴斷無以酒浴者又臨弔被介鬯酒則何以言被也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注引郊特牲云汁獻涚于醆酒彼注云謂泲秬鬯以醆酒也獻讀當為莎齊語也秬鬯者中有煑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鬱人亦言和鬱鬯以實彝是鬱鬯必俟和於酒而鬱鬯非酒也蓋鬱為香草名擣煑合而釀成之謂之鬯所以釀之用黍故又曰秬鬯今人擣諸香草之屑合之稻米擣以為佩俗稱為香料即鬯之遺制也用於祼則和醆酒而泲之用於浴則和水以供之用於弔喪則不和而被之鬯人汎掌諸鬯鬱人專主灌酌職有不同故名有各異以鬯為香草者從其本也

貽我來牟傳牟麥

循按來牟者麥之綏聲也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取義於薶而聲即出於薶漢書劉向封事引詩云貽我釐牟釐牟麥也釐讀同薶與來聲轉麥為牟來之合聲猶終葵之為錐也牟來倒為來牟猶螽斯斯螽方言相轉往例稱耳大誓以穀俱來言穀不言麥來不必是來牟緯家傅會於牟麥而鄭氏據以箋詩似牟為麥名來為俱來之來於是說文亦有周所受瑞麥之訓又云天所來也故以為行來之來此則先有來牟之名而後有行來之字因天來以稱來觀鄭氏不以來為麥名又異因別出𥝰字在禾部云齊人謂麥𥝰也乃𥝰即是來齊人呼麥為𥝰正麥稱來之證來之為麥猶誅之為言蘩之為菴牛貛之為貍貓莢之為蔓華言菴貓蔓與麥皆雙聲字也正義引說文一麥二夆今說文作一來二夆困學紀聞載董彥遠除正字謝啟所引作一夆二縫推之當作一束二夆說文云象芒束之形所謂一束二夆者謂制字之義也說文解束字云束木芒也象形束從一冂來從二人來之人即束之冂也以束而從二冂成來故云一束二夆

袖海山房校印

說文夆啎也讀若縫以其刺人爲啎故云夆冂一夆也从二夆也一夆在木爲束爲木芒麥之芒刺衆多從二夆以象之故曰一束二夆象芒刺之形也

遭家不造傳造爲箋云造猶成也

循按淮南子天文訓介蟲不爲高誘注云不成爲介蟲也是不爲卽不成箋申毛義而正義以爲異其解毛云家事無人爲之於經義爲不達矣家不爲猶云魚不爲禾不爲黍不爲也

斯馬斯作傳作始也

循按始之言先也與斯臧斯才一例謂斯馬斯居衆馬之先也正義以及其古始解於義未達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三之八十九終 鄖桂周霞泰 漢軍樊封 舊校 南海鄒伯奇 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九十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毛詩詁訓傳正義有二說一云毛以爾疋之作多爲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疋訓而爲詩立傳一云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爲傳義或當然按毛傳不見于爾疋者多矣不得謂全依爾疋說文云詁訓故言也詩曰詁訓全詩無詁訓之句惟爾疋有釋詁釋訓詩不稱爾疋而稱詩曰卽指詩傳猶異字引詩曰不辭而怒謂之異也許釋詁訓爲故言與毛分章爲故言亦合然則詁訓是故昔典訓正義後說近是

國風周南

關雎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下箋云關雎舊解至無所疑亂故也用之邦國焉下箋云風之始至並是此義以上兩處箋云皆陸氏釋文註語汲古閣正義本誤作箋也聲成文謂之音下始有箋觀正義于前兩處不釋箋可知校刻註疏者當正之

窈窕淑女正義以毛同于鄭淑女爲宮人特以序章后妃已供荇菜不得復言求之耳按毛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是泛論后妃淑女方指太姒言后妃必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此淑女所以當寤寐求之也若云宮人則已窈窕然處深宮矣尚何求之不得乎匡衡云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云云亦是泛論后夫人與毛正同

君子好逑箋怨耦曰仇依鄭破字之例當云逑當作仇箋不言者知鄭本作仇傳云逑匹也兔罝好仇無傳知毛此章亦作仇故下不復發傳也釋文云本亦作仇說文逑字註引怨匹曰逑是仇逑本通

葛覃

是刈是濩傳濩煑之也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濩濩煑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煑治之孫炎曰煑葛以爲絺綌以煑之于濩故曰濩煑非訓濩爲煑爾疋邢疏引郭云煑之于鑊如孫郭言則濩是器名按刈已訓取無緣濩獨爲器釋文引韓詩云濩瀹也說文濩云雨流霤下則濩爲浸漬淋漓之皃與瀹字意同毛意蓋謂浸漬而煑故云濩煑之與鵲巢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一例玉篇云濩煑也已不从孫郭義矣

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傳曷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釋文害澣戶葛反下同曷何也如釋文及註疏本則經文害字當是曷字乃得以何訓曷然釋文未言本亦作曷也如謂曷何二字俱訓害則傳文爲不辭且何以不舉經害字訓之也反覆推求傳箋俱不得有曷何也三字傳果有之正義釋傳應云害曷何也爾疋無文而正義不釋知傳本無之矣鄭于何彼穠矣箋始訓曷爲何而泉水不瑕有害始訓害爲何二子乘舟則不徑訓爲何而曰我思念此二子之事于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此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亦不徑訓爲何與二子乘舟箋正同知箋亦不得有此三字矣二子乘舟釋文云害毛如字鄭音曷何也此章釋文云害戶葛反曷何也曷上當有音字陸望箋文爲解故云音曷何也然則此三字乃釋文之註校書者誤羼入傳殊非毛意釋文于二子乘舟分別毛鄭此章不言毛如字陸以毛同鄭解正義曰傳言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則經本言澣害否乃是問詞下無總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設問待毛傳答以足之哉孔亦以鄭義述毛故有經問傳答之說愚謂傳以宜釋害初無曷何之義集韻云害與曷盍並通爾疋云盍合也合義與傳宜字義近經直言我之服有合宜澣者有合宜否者傳以私服宜澣公服宜否明之蓋以二宜字釋二害字而非有經問傳答如正義所識云云也曷何也三字當衍

卷耳

不盈頃筐傳頃筐畚屬釋文何休云艸器說文同正義云畚說文云艸器所以盛種今本說文甾部畚云㽘屬蒲器也所以盛種陸孔在唐初所引說文皆云艸器今本必陽冰改之也

我馬虺隤箋云我我使臣也我姑酌彼金罍箋云我我君也正義用箋述毛以傳我字無訓也按嗟我懷人傳云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我是后妃自言矣其餘不當有異傳言欲陟彼崔嵬山巔之上則我馬虺隤而不能升知賢臣行役勤苦亦如此矣我且欲于其還君子酌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維以此之故乃不長憂思耳如此亦順虺隤釋文云虺呼回反徐呼懷反說文作瘣隤徒回反徐徒壞反虺隤病也爾疋同說文作頹按今本說文疒部無瘣字玉篇廣韻俱作𤸤隤而又皆別有瘣字註云馬病說文尣部亦無虺𤸤二字如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有瘣字下引此詩云我馬瘣頹陸乃得據而爲說也頹當作穨

我僕痡矣傳痡亦病也釋文云本又作鋪按痡與鋪通爾疋釋詁痡病也釋文云詩作鋪卽謂此詩江漢淮夷來鋪傳鋪病也正義謂釋詁文但彼鋪作痡音義同爾無正淪胥以鋪後漢書註引韓詩作薰胥以痡釋文引王肅云鋪病也義亦作痡

樛木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箋云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正義曰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爲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按鄭于南山有臺始訓爲是彼詩主君子故云樂是君子此詩主后妃故云樂其君子孔謂此只亦訓是非箋意也以禮樂樂其君子正義未有發明按凡言樂洛皆有樂岳意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關雎鐘鼓樂之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釋文云樂之音洛又音樂然則箋義非無本矣

螽斯

序云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按陸璣艸木蔬爾疋舍人郭璞註均不言螽斯之性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欲者無不妒忌維蚣蝑不耳鄭望序爲說非有所本也毛傳詵詵眾多也振振仁厚也薨薨眾多也繩繩戒慎也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初未言螽斯不妒忌孔以爲同于序箋殆不然

釋文蚣粟容反許慎息弓反蝑粟居反許慎呂忱並先呂反按息弓反東韻字也先呂反語韻字也此說文舊音之可見者今說文徐音蚣息恭切則在鍾韻蝑相居切則在魚韻不知何以易之

桃夭

宜其室家傳云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傳指春時卽序婚姻以時也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補出年字卽序男女以正也傳箋俱指春時正義泥東門之楊傳有不逮秋冬之語述毛此傳亦以爲秋冬而嫁詩人見桃華起興何因遠指秋冬殊非毛意毛上二章宜字指不踰時三章宜其家人傳曰一家之人盡以爲宜則指盛德所感言與大學傳引詩合毛學原于孟仲子仲子師子思而子思師曾子淵源遠矣箋易傳云家人猶室家也正義有之曰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爲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爲一家之人如箋疏則止據年時詩意索然必如毛傳一家盡宜乃足見后妃之所致也

兔罝

序云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正義曰以關雎求賢之事故言關雎之化行按關雎序哀窈窕思賢才正義述毛鄭以爲求淑女此疏又言求賢者卷耳言后妃志在官人則關雎求賢亦是寔事特假淑女以見意耳離騷哀高邱之無女求伏妃之所在屈原思得賢人共事楚王託之求女其意寔本關雎蓋自六國時詩義已然矣毛鄭以賢才不分男女故以后妃淑女寔之詩無達詁惟學者之有以自得不可膠柱也釋文罝子斜反說文子余反今說文徐音子斜切與釋文同按說文罝兔罟也从网且聲則子余切爲得

序言賢才眾多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才眾多毛意或不然次章中逵傳云逵九達之道也三章中林傳云中林林中毛意謂四方賢才奔走偕來或仕于朝或處于野也不然九達之道安得有兔而煩肅肅者布罝于此乎正義述毛同鄭非也

芣苢

釋文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衛氏傳及許愼並同按說文苡云芣苡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从艸以聲周書所說在草部未嘗以爲木也釋文誤

漢廣

漢之廣矣詩兼江漢而以漢廣名篇江卽漢也南有樛木傳云南南土也箋云南土謂荊揚之域正義云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厥木惟喬亦同據荊揚如箋疏則此詩之南兼有荊揚而詩得專以漢名篇者非謂襄陽之漢乃入江後之漢也禹貢道漾至爲北江入海水經沔水亦直敘至毘陵入海皆以大江歸之漢水詩首言漢有游女次江漢並言寔一水也故不可泳不可方得連言之若非一水豈漢偏不可泳而可方江偏不可方而可泳乎故知爲入江後之漢若在襄陽則惟荊有漢而經之南字不得兼荊揚矣太白客金陵詩花開漢水春謂江爲漢也

言秣其馬釋文云說文云食馬穀也今說文作䬴釋文不言說文字異經字亦當作䬴傳云秣養也鴛鴦傳秣粟也非訓秣爲粟謂秣養之以粟也箋云我願秣其馬致禮餼正義云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按說文氣云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或作槩或作餼如說文則餼乃氣之或體箋意亦言願致芻米以養馬耳正義謂用牲恐不然

汝墳

王室如燬傳燬火也釋文云字書作焜說文同按說文火部焜云火也从火尾聲詩曰王室如焜別有燬字云火也从火毀聲春秋傳曰衛侯燬則焜燬字別玉篇以焜燬爲一字爾疋釋言云燬火也與毛傳同郭註引此詩曰燬齊人語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爲燬方言云煤呼燬切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焜音毀火也說文雖焜燬字別俱訓火徐俱音許偉切音義皆同火云燬也與焜燬互訓然則火焜燬一字毛傳燬火也非以火訓燬蓋謂燬卽火字也此與調朝也甲狎也甾出也之例同皆非字訓玉篇以焜爲烈火廣韻以燬爲火盛均誤

父母孔邇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于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正義述經同毛于鄭按傳但云孔甚邇近初無或時得罪當免于害之意小雅四牡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以此言之此詩毛意蓋謂雖則王室自當勤勞而父母甚近亦當念也上章不我遐棄嫌君子爲已而返故此章言當念父母是爲能勉以正也

麟趾

序云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箋因此序遂謂時寔不致麟但致公子信厚正義述經傳箋不別按傳云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毛以詩人見物乃起興時寔致麟故云與云信而應禮云以足至不得與鄭同也

召南

鵲巢

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絫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正義曰文王之迎太姒未爲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又述

傳云此夫人斥太姒也如正義說則太姒之來當時國人共作詩以紀之編詩時分屬周召二國之子于歸已爲太姒則關雎淑女是后妃不得爲宮人矣

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釋文云架音嫁俗本或作加功正義述箋正依俗本如正義則先作巢方可云冬至加功按說文𡴀知太歲所在冬至前太歲尙屬舊歲必不作巢以冬至架之爲當正義于此略不覺異何也

百兩御之傳云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釋文云御五嫁反本亦作訝又作迓同又云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正義述毛亦作送迎如釋文則傳經本作訝說文訝云相迎也从言牙聲周禮曰諸侯有卿訝發或作迓訝本訓迎故傳云送不以明之大雅思齊以御于家邦傳曰御迎也此經若作御亦必先訓迎矣鄭經本作御故箋云御迎也又云家人送之良人迎之正義述箋作迓之正義誤也

采蘩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傳云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以被即少牢之被裼又即周禮之次而被裼當讀爲髲鬄故此箋云主婦髲鬄又以在公爲前夕視濯溉饎爨之事正義云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狄衣首服副非被所當配孔以箋意服被視濯溉饎爨耳非服以祭下箋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鬄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正義云釋祭服又首服被髲之飾此飾字正義誤作釋如鄭孔則此祭服狄衣而配副祭畢釋狄衣而又服被何經文始祭言被不一及副邪毛則依經爲傳在事去事俱服被未嘗言服副之文正義述經不別非也

正義云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鬄無去字按从定本爲是箋意釋祭服更服髲鬄故云釋祭服而髲鬄若有去字則以而去屬上句髲鬄其威儀箋文爲不詞矣

艸蟲

憂心忡忡傳云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直作衝衝按衝當作衛說文衛通道也博雅云衛衛行也與毛傳歸宗之義合

采蘋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正義謂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按昏禮父禮女而俟迎者云俟迎則嫁日之事毛云古之將嫁女者又云必先禮之非嫁日事也昏義云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昏義七十子後人所作毛亦七十子後人同記禮文彼云教成之祭此云禮之于宗室一耳祭以行禮故云禮之毛未嘗有禮女之意箋疏俱誤會毛意

甘棠

序云美召伯也正義曰食采文王時爲伯武王時引樂記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以證之又引鄭志張逸問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鄭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謂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然行露序亦曰召伯聽訟箋獨謂當文王與紂之時文王時召公何得爲伯正義于此略不發明嘗細思之鄭志言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者以詩有召伯二字故箋亦云召伯聽男女之訟行露詩無召伯序雖言召伯聽訟而箋內不一及之然則行露序本無召伯二字故箋謂文王與紂之時不然張逸于甘棠疑召公在文時不得爲伯何於行露獨無疑耶行露序召伯二字當衍不則當爲召公聽訟也

行露

室家不足傳云昏禮紨帛不過五兩釋文云紨帛側基反依字糸旁才後人遂以才爲屯因作純字正義曰此媒氏文也又曰媒氏註云純寔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又云紨帛亦緇也傳取媒氏文故合其字定本作紨字正義凡云定本作某字者皆與作疏時本異也如釋文正義則傳引媒氏文當作純後之校書者依釋文正義改之也釋文內紨帛正義內紨帛亦緇二紨字皆當作純

羔羊

素絲五紽如正義說紽緎總皆爲裘縫如此則一章可了何必三章按首章傳云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釋文經本作它云本亦作佗或作紽說文它云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毛經文作它傳云它數者言素絲之飾其曲垂之數五也此從表而覩之也次章傳云緎縫也緎說文作黬玉篇作黬爾疋作緎註云羔裘之縫孫炎云緎縫之界域與傳義同此明素絲所在之處從裏而覩之也三章傳云總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鄭風干旄素絲紕之傳曰總紕于此成文于彼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此總即彼傳之總言素絲組之總數五也傳意或然

委蛇委蛇傳云行可從迹也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皃君子偕老委委佗佗傳曰委委行可委曲從迹也委曲釋委委也鄭用彼傳以釋委蛇者釋文云讀此兩句當作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蛇據此則鄭亦讀作委委故用毛彼傳也

殷其靁

序下箋云召南大夫召伯之屬正義云時未爲伯箋因行露之序从後言之耳如正義說行露序召伯聽訟亦爲從後稱之然行露序鄭所不信故鄭志云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言行露詩無召伯序亦不當稱召伯也又張逸所未疑問如其從後稱之鄭志亦應有答其爲衍文無疑惟此箋召伯從後言之正義說自當

序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从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此與汝墳序婦人能閔其君子勉之以正同惟汝墳經有王室此言從政爲異皆文王三分服事時詩也傳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喻文之威山出雲雨以潤天下喻文之德言文之威懷如是何此君子乃去此而從政于紂而不敢或遑乎其勤勞誠爲信厚之君子豈嘗念歸哉豈嘗念歸哉傳意或當如此箋易傳曰靁以喻號令于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則以首二句爲奉使又曰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于四方下箋又云轉行遠从事于王所命之方其意以此詩爲受命稱王之後大夫奉王命施號令于四方與序从政相違正義述之與序傳不別恐未然也

摽有梅

迨其今兮傳云今急辭也迨其謂之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毛以此詩是二十之女故云然若少壯之女則秋冬以至

一春皆可行桃夭傳曰夭夭其少壯也喻女之少壯桃以仲春華之子于是時行得爲及時此詩梅熟春更向晚禮備亦可行若二十之女則不待禮備故知毛意一春皆可行也其云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周禮本有仲春令會男女之禮今女已二十雖迨而謂之不爲踰禮耳非必待仲春而行之也正義謂毛意必待仲春則時方首春梅子未有以首春熟者何不思乎又緣此傳斷毛以秋冬至首春爲婚之正時誤矣

說文枏梅也梅枏也可食許于桃李梨柰之類俱直訓果此梅如爲和羹寔邊之梅則人人皆知何須更云可食其爲別種無疑爾疋釋木梅枏郭註曰似杏實酢邢疏引詩秦風條梅證之又引艸木疏云梅樹皮葉似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然則郭註正指枏梅玉篇枏字註云葉似桑子似杏而酸引爾疋梅枏郎依郭註爲說知枏亦似杏也郭非謂不可食但酢耳與說文合惟陸疏爲異要皆非此詩之梅秦陳二風之梅毛傳皆訓枏此詩不訓枏惟云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其爲今之梅子可知箋明言春夏意與毛同陸疏于此梅云杏類依傳箋也此詩之梅果爲今梅子則實之隋落在春末夏初知毛傳迨其謂之非欲待仲春禮會矣說文梅枏已爲別種又有某字註云酸果也从木从甘闕此當是今之楊梅楳云梅也爾疋作英梅乃此詩之梅

小星

寔命不同傳云寔是也命不得同于列位也箋云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正義不釋寔之爲是按禮記寔能容之書秦誓作是能容之春秋公羊桓五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寔本訓是與實字則韓奕箋云實墉實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寔實同聲如鄭言實不可以混寔特趙魏間聲同而誤耳參此詩韓詩作實云有也與序知其命有貴賤合然則寔與實同集傳从韓詩

維參與昴傳云參伐也昴留也正義云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引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以明伐得統參引孔演圖參以斬伐公羊傳伐爲大辰以明皆互舉相見又云昴留爲一參伐明亦爲一按傳以伐訓參以留訓昴耳史記天官書云參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曰罰亦作伐律書云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春秋孔演圖曰參以斬伐據此則毛以伐爲斬伐不以伐爲星也至昴釋文音卯徐仙民音茅而史漢作留史記律書云北至于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漢書律麻志云留孰于酉集韻引此詩作昴是昴留本一字然以參之訓伐例之毛意亦當作稽留未必以二字爲一也

江有汜

江有汜傳云興也決復入爲汜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正義謂毛不以興夫人初過而後悔其興與鄭同按毛上云決而復入下其後也悔傳云嫡能自悔也正以水之復入喻初過後悔傳意躍然下二章傳云水枝成渚沱江之別凡渚上流歧分至下而合沱自江別流行百十里亦仍入江取喻皆同于汜傳不言者渚沱人易曉且首章傳已足以明之故也

野有死麕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云懷思也春不待秋也誘道也按詩言野有包茅雖薄亦可爲禮有女思及春而行爲吉士者必先以此道之也道之郎指茅包麕肉傳意不過如此正義述經以貞女欲男以茅裹麕肉爲禮而來一層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一層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道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行一層此乃箋意耳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正義與毛混而同之誤矣又箋言仲春而經與傳但言春正義述傳謂此思春思開春欲其以禮來若仲春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無爲思麕肉矣非經意亦非毛意說詳摽有梅篇誘字說文作羑誘乃或體

林有樸樕傳云樸樕小木也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爾疋釋木樕樸心郭註曰槲樕別名孫炎曰樸樕一名心邢疏云召南林有樸樕此作樕樸文雖別其實一也詩釋文正義陸孔俱不言文別則唐初爾疋本作樸樕心也此詩正義以樸樕爲木名傳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按傳言小木箋言樸樕之中亦謂叢襍小木耳正義釋箋謂不言林而言樸樕之中則林與樸樕爲一以樸樕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衆郎是林矣明是謂林中有樸樕之處其說甚辨然既以樸樕爲木名則于一木之疑仍未有以解之也愚謂釋木云樸枹者郭註云樸屬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棫樸枹樸釋文引舍人註曰樸者相追附也然則此詩樕是小木樸乃叢生追附之狀故箋得言樸樕之中也

白茅純束箋純讀如屯正義曰純讀爲屯者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也按漢儒讀若讀如之例有取其音同者有取其音義俱同者戰國策錦繡千純高誘註曰純音屯束也純又與屯通春秋左氏傳執孫蒯于純留釋文云地理志作屯留是也純屯音義同故鄭云讀如屯正義作讀爲屯則改其字矣音義同者不煩改字

何彼襛矣

王姬之車箋云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鄭以車不可言肅雝肅雝自繫王姬故訓之爲往傳意則不必然矣知者桃夭次章云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則以桃華喻色桃實喻德甚明此詩唐棣之華不云喻色傳意蓋以華與車言車而王姬自見兩之字皆作語助正義用箋述經殆誤以毛同于鄭也

華如桃李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箋意以一桃一李喻王姬與齊侯之子耳正義云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又謂箋以華比華然後爲與按唐棣桃李其華各別安得謂如桃李且桃李有華自足以興何須更假棣華此章之華乃屬人說是華采之華郎桃夭傳所謂華色言何乎彼戎戎然華色之盛如桃如李也乃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耳如此說自明快正義迂曲非箋意也

騶虞

壹發五豝箋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正義云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箋義如此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此據未發時言未發五豝已發郎不得復言五豝如經之言則一發而五豝猶存蓋雖發而不必中是乃仁如騶虞矣傳意或然說文云豝牝豕也从豕巴聲一曰一歲能相把拏也豵生六月豚从豕從聲一曰一歲豵尚叢聚也如說文則豝與豵皆豕之小者序言庶類蕃殖

蓬蔓之驅自應大小俱備而虞人所翼偶得豝豵仁君見之聊一發焉而不忍于必殺亦情事之所當有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九十

靈川秦塏璠舊校 武進劉淇 南海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彙纂卷三之九十一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著

邶

諸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閔二年左氏傳共滕杜預註共及滕衛別邑漢書地理志共縣故國北山淇水所出孟康曰共伯入爲三公者蓋其地逼近衛都故先爲國而後并于衛也古共城郎今河南衛輝府之輝縣治據此鄭言子孫稍并邶鄘當亦如之惟云三國並建究難據信邶鄘之民既遷洛邑復以六族分魯其餘以封康叔于河淇間書傳亦言以三監之民國康叔衛既建國邶鄘不假立君當別立他小國如共凡之類而康叔爲之長耳定四年左氏傳祝鮀論衛始封云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準驗地勢武父爲今直隸大名府之東明圃田爲今河南開封府之中牟東明迤西南而得中牟中牟與河北之衛輝府汲縣相直邶城在汲縣西南爲新鄉鄘城在焉當日封畛土略止言朝歌東及西南之衛地可知並無邶鄘郎以詩言衛有淇澳而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邶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野邶曰土國城漕思須與漕鄘曰言至于漕書酒誥誥康叔曰妹邦曰妹土而沬實見鄘風如三國並建詩人自歌土風同一地名不得分屬三國或分二國且邶鄘在河北漕在河南爲今之滑縣地尤非邶鄘之所得言邶擊鼓毛傳漕衛邑也凱風傳浚衛邑也泉水傳須漕衛邑也鄘桑中傳沬衛邑干旄傳浚衛邑載馳傳漕衛東邑二風所有地名毛皆以爲衛邑以是知實無邶鄘詩特存舊號以二邦之民已徙于衛其爲邶人在衛者所作郎屬邶風爲鄘人在衛者所作郎屬鄘風載馳許穆夫人作得屬鄘者或鄘人仕衛聘使于許而得之故以屬鄘二邦之民既入于衛郎爲衛民復別之者殷民遷洛尙曰庶殷共滕既爲衛邑尙別之爲共滕之民亦此類也邶鄘非國本三監之始比于諸侯太師編詩亦從而國之或據地理志盡以其地封弟康叔又引季札聞歌邶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以證之非事實也

柏舟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傳曰隱痛也正義謂如有痛疾之憂是也按隱當作殷文選阮籍詠懷詩云感物懷殷憂李善註引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殷與慇同爾疋殷殷憂也邢疏引小雅正月憂心慇慇傳云慇慇然痛也說文慇云痛也从心殷聲殷其靁釋文殷音隱隱與殷同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傳云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文選陶靖節襍詩云泛此忘憂物李善註引毛傳曰非我無酒可以忘憂也無敖遊二字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傳據依也兄弟二字無傳下逢彼之怒傳云彼彼兄弟如傳則經兄弟指人君言箋云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如是者希耳如箋言則經之兄弟指他人言正義述經傳箋不別非也

綠衣

綠衣黃裳箋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正義述經云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褖衣當以黑爲裳又述箋云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同色也定本集註皆云不殊衣裳凡正義引定本集註云云者皆與見行本異今正義述經述箋兩言不殊裳則今本箋云不殊衣裳不得有衣字校書者誤據定本集註竄入也

燕燕

燕燕于飛傳燕燕鳦也正義引爾疋釋鳥云巂周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巂周名燕燕又名鳦郭璞曰一名元鳥齊人呼鳦按郭爾疋本燕燕註曰詩云燕燕于飛一名元鳥齊人呼鳦是郭本依詩傳讀燕燕邢疏云孫炎舍人以巂周燕燕鳦爲一物三名郭所不取可證也正義釋傳據孫炎舍人則讀巂周燕句燕鳦句蓋依說文說文云巂周燕也與孫炎舍人說合然不可以釋傳之燕燕故又引漢童謠燕燕尾涎涎以釋之何如徑依郭本爾疋乎

遠于將之傳將行也上章遠送于野傳云郊外曰野此言自野而行將郎遠說文行皃下章遠送于南傳云陳在衛南言欲送至于陳也傳意層次分明此章箋云將亦送也以上下俱言送此章不得獨別傳箋異矣正義都不言疏也

遠送于南釋文云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按書大傳曰南任也說文云南艸至南方有枝任也南與任音義同不煩協句沈音乃林反非也

其心塞淵傳云塞瘞淵深也釋文塞瘞於例反崔集註本作實正義述經曰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曰定本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如正義說正依俗本作實今本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塞說文作㥶云實也从心塞省聲虞書曰剛而㥶與正義本毛傳同

戴嬀之歸不知的在何年春秋桓四年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杜註戊申三月十七日周三月爲今正月于時新經國亂州吁暴戾諒未得歸其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而宣公立明年夏四月葬桓公四月爲今二月或葬後之月歸爲今三月正春燕辭巢之候詩所謂燕燕往飛矣子死身歸含哀自抑猶以先君之思上勉女君溫惠淑愼千載讀詩如見之也

日月

序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釋文云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正義曰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陸孔各執一詞義皆可通然正義述經曰我夫人以詩爲國人所作也若云傷己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而作是詩則爲莊姜自作矣陸說近是

胡能有定傳云胡何定止也傳訓定爲止蓋謂莊公其接及我

者不如故處如此則何能有所止乎皆由曾不我顧也四章皆言無有所止州吁之難當時先有以見之矣正義述之謂于衆事何能有定非毛意也箋云曾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則讀爲安定之定正義云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爲太子也如正義說鄭以不爲太子卽是不能定完亦非箋意據史記陳女女弟生完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已立爲太子卽如左傳莊姜以爲己子亦足明其爲嫡夫人之子石碏云云特故激莊公非謂莊公眞欲立州吁爲太子也當年莊公死桓公安然繼立其位不可謂不定箋意蓋謂莊公不荅莊姜而州吁好兵寵而弗禁不能敎以義方雖桓公立十六年終至篡弑之禍以是爲不能定完耳傳箋釋定字不同而推原禍本由于莊姜之不見荅于莊公則皆與序說合

終風

惠然肯來傳云言時有順心也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州吁弑逆自立當時入見莊姜卽是有順心惟謔浪笑傲則無子道來事莊姜亦不得以母道往加故悠悠然思下章則願以母道往加疐跲而不行也正義乃謂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又謂莫往莫來母子恩絕失傳意矣

願言則嚏傳嚏跲也箋云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按經文當作疐字說文疐云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叀者如叀馬之鼻从止與牽同意爾疋疐跲也釋文引說文云疐礙足不行與躓同說文躓跲也跲躓也互相訓而躓字下引詩載躓其尾則疐躓字同故訓跲也惟經文作疐故箋云當讀爲嚏如作嚏鄭不必改字矣今汲古閣本經文傳箋俱作嚏誤王肅述毛云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疐跲而不行卽從上傳看出深得毛意

擊鼓

箋云伐鄭在魯隱四年按州吁于四年三月弑君是年夏經書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春秋經書人者左氏傳往往表其將帥是年傳亦依經書人非此詩執知有孫子仲哉又左傳稱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而此詩喪馬求林離散闊洵之狀千載如見蓋詩爲從軍之士所作左氏生二百年後蒐緝散亡以成紀載固宜其事多失實目見之與耳聞異也正義據左氏以爲是役不戰特以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夫于嗟闊遠不相生活不戰而何遽至是乎

與子成說傳說數也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从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正義駮之別述毛云共處契闊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按釋文云說音悅數色主反說文云說說釋也數升也而門部閱字註云具數于門中也从門說省聲具數二字卽釋門中說字是說訓說釋亦訓數具數猶成說也毛意言死生勤苦之情與子具數惟願執子之手俱得生存以至于老耳若云成男女之數軍伍之數乃是去聲王固失之孔亦未爲得也

于嗟洵兮傳云洵遠也釋文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洵之訓遠正義不言爾疋洵均也龕也又釋水過爲洵說文洵過中水也字林曰過水也玉篇依說文俱無去聲一讀廣韻去聲亦不收洵字疑詩非洵字也大雅桑柔其下侯旬毛傳云陰均也與爾疋洵訓合是毛以旬同于洵旬本从目作旬說文旬徐音黃絢切惟旬訓目搖也音同義異論語素以爲絢釋文音呼縣反玉篇云絢遠也釋文云洵韓詩作敻敻亦遠也說文敻徐音朽正切玉篇敻詡政霍見二切云深遠也霍見呼縣二切一也敻與絢音義皆同故毛爲絢韓爲敻然則洵字當作絢釋文原本應云呼縣切本或作洵誤也洵音荀今本釋文校書者依經誤改耳

凱風

在浚之下傳云浚衞邑也正義曰干旄云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是衞邑也按毛邶鄘不分故此與干旄俱言衞邑如正義則以此詩所指是干旄之浚不思干旄爲鄘國耶餘見前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箋云睍睆以喻顏色悅也好其音者興其詞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箋義當矣昌黎贈張籍云喜氣排冬溫逼耳鳴睍睆或據以謂唐人說此詩亦有以睍睆爲黃鳥之聲者非也綿蠻黃鳥韓詩註云文貌王元長曲水序云亂新聲于綿羽非以綿蠻爲聲昌黎祖其意亦謂逼耳鳴黃鳥非以睍睆爲聲也

雄雉

序云刺衞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正義謂上二章男曠之詞下二章女怨之詞望箋而爲說也今按我之懷矣自詒伊阻箋云懷安也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懷字毛無傳終風傳云懷傷也此亦當訓傷傳訓阻爲難釋文乃旦反是患難之難宣公卽位之初以燕師伐鄭爲鄭所敗隱十年又與宋蔡伐戴不和而敗傳言雄雉見雌雉鼓其翼泄泄然宣公之行如是我之見軍旅數起甚傷矣亦君自詒此喪敗之難耳此章蓋言軍旅數起也次章展矣君子箋云誠矣君子愬于君子也正義謂以君之行愬于君子也毛惟訓展爲誠君子當指大夫言宣公之行如是誠矣此行役之君子實勞我心也此章蓋言大夫久役也三章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經文自明蓋言男女怨曠也四章傳惟解忮臧二字云忮害臧善也當指在位者言百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不疾害不求備卽無爲不善矣國人欲在位者告宣公以不忮不求乃無喪敗之難臧字正與阻字應此章蓋言國人患之作詩之意也傳意或當然

匏有苦葉

濟盈不濡軌正義辨軌當爲軓最爲詳核戴記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鄭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于車同謂轊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周禮輈人云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軓謂軾前也書或作軌元謂軌是軓法也鄭于少儀輈人俱辨軌之非軓此傳云由輈以上爲軌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不易傳者以傳言由輈以上足以明之小戎傳云陰揜軌也箋云揜軌在軾前垂輈上今傳云輈上自然是軓若爲車轍則傳當言輈下矣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宜音犯從鄭軌與軹俱爲轊頭之說也又云車轊頭所謂軹陸意以舊解謂軌爲轊頭非是當以軹爲轊頭也然則古者軌有二義車轍是其本訓又爲車轊

頭鄭少儀註軌與軹于車同謂轊頭是也又為車轍鄭司農周禮註軌書或作軌及此經是也轍不可以言濡轊頭僅居輪之半亦不足以見水深此經字从軌而義讀軓軓猶濡乃見渡之深矣

雝雝鳴鴈箋云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从夫正義曰此皆陰陽並言禹貢註云陽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暖鴻鴈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註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云鴈隨陽無陰字如正義言則箋本作隨陰陽而處今本乃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然箋云隨陽而處似婦人从夫則無陰字為是

旭日始旦釋文云旭許玉反說文讀若好按爾雅釋訓旭旭蹻也邢疏云郭璞作好好是旭與好音義同今本說文云讀若勗勗與畜同戴記引詩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作以畜寡人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則旭勗畜好四字並通毛傳云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昏禮用昕說文云昕日將出也而此經云旭日始旦故毛以大昕釋之釋文引徐音許袁反則讀若暄說文無暄字廣韻註云暖也下經云迨冰未泮則是正月中後時漸向暖故云暖日徐蓋孳冰泮句為解也義亦通

雄雉序下箋云烝于夷姜之等此詩序下箋云夫人謂夷姜鄭據桓十六年左傳為說序與傳未嘗言也正義于鄭引左傳必援某公某年傳文以釋之此兩箋獨否又伋者夷姜子二子乘舟正義亦略而不及孔殆以左氏傳不足據也史記衛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裴駰司馬貞張守節諸人亦未引左傳上烝事註之如史記夷姜乃宣公夫人而左氏言上烝者詩東山烝在栗薪鄭箋云烝塵也塵有久義言宣公之情恒久于夷姜納伋妻後乃易之左氏所謂烝亦即史記所謂愛耳孔奉詔作疏以鄭為主故述箋亦訓言夷姜而于桓十六年上烝之事終未肯一置詞也至序與傳不斥夷姜亦當指宣公夫人言綠衣序云妾上僭燕燕序云送歸妾序于嫡妾之辨甚嚴若此序夫人是宣公庶母則是莊公之妾序豈得以夫人目之今云公與夫人竝為淫亂則是敵體之詞言夫人淫于他人而宣公亦娶伋妻是謂竝為淫亂也毛傳云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詞不顧禮義之難至宣公有淫昏之行兩人字正指他人即經所謂雉鳴求牡至宣公有淫昏之行正指納伋妻事蓋上二章刺夫人之淫後二章陳昏姻正禮刺宣公之淫也新臺傳云水所以潔汙穢反于河上而為淫昏之行與此傳相應毛意如此不得同鄭為夷姜為宣公上烝父妾也

谷風

序云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此必衛君有淫新棄舊者民乃从而效之莊公不答莊姜而已無新昏之事宣公要納伋妻是淫于新昏無棄舊室之事而序乃云衛人化之益可證匏有苦葉序公與夫人竝為淫亂為宣公夫人有夫人而娶子妻即為棄舊室也正義于匏有苦葉之夫人从箋作夷姜故于此序不言化其上者為何公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濁釋上句清釋下句說文湜水清底見也與毛傳合傳以涇喻新昏渭喻舊室言涇渭相入而濁者自濁清者自清猶新舊相并而惡者自惡善者自善奈何以新昏之故而不潔用我也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箋以涇喻舊室渭喻新昏與傳迥殊正義以箋述毛誤也釋文云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正義云箋將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己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人見謂己惡也又云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如正義則箋中見渭正作見謂如定本則作見其二說俱明順釋文云云當是誤倒其字耳

不我能慉傳慉養也正義云偏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釋文云慉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如正義諸本皆作慉養何以釋文本乃作慉興又云養是王義則陸本孔亦未見陸博士陳時人歷隋至唐當據陳時詩本玉篇云慉丑六切恨也又許六切興也興字正用毛傳說文云慉起也與興義近不能作興我反以我為讎與鄭驕義亦通也今本釋文興作與也誤

昔育恐育鞫傳育長鞫窮也上育字及下既生既育毛無別訓則皆訓長蓋言昔長育之時恐所育者至于窮匱故及爾顛覆盡力皆指財業言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下既生既育箋云育謂長老也鄭以昔育為幼稚育鞫既育為長老皆易傳也正義以鄭義述毛恐非傳意

式微

序云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序云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正義曰狄者北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桓十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即此時雖為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也云云按宣十五年左傳晉師滅赤狄潞氏云酆舒為政而文七年狄侵魯傳云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然則赤狄之先即狄即旄邱序之狄也伯宗數酆舒之罪云奪黎氏地不云迫逐其君是年秋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立者新立君之詞然則傳云黎氏地即詩黎侯之故地也推尋事迹當日黎侯被逐東寓于衛狄亦旋去不能即有其地迨魯宣三年分為赤狄潞氏最強酆舒為政乃始攘其故地而有之至宣十五年晉滅赤狄乃求黎氏子孫而立之耳詩之黎侯當日實未歸也狄于魯莊三十二年伐邢始見于經據此詩黎侯寓衛當衛宣之時則隱桓之世已有狄患賴詩序而知之矣

旄邱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處于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鄭以與為以明與毛異正義強而同之非也

狐裘蒙戎釋文云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如容反又云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厖茸按貌狀之詞音同者字通此詩徐仙民讀作尨茸而左傳釋文云尨莫江反又音蒙茸如容反又音戎是陸氏又讀左傳為蒙戎正義引左傳及杜預註亦直作蒙戎不言字異豈左傳本亦有作蒙戎者與抑校刊註疏者誤寫與史記晉世家作蒙茸知字通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傳瑣尾少好之皃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正義釋傳云汝等今好而苟且爲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終必微弱也定本偸樂作愉樂如正義則傳本作偸樂故述毛用苟且爲樂校書者據定本改之耳按山有樞他人是愉傳云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偸則愉偸本通然毛以愉樂貼少好言今好而愉樂終必微弱如正義云今好而苟且爲樂則不詞矣作愉爲是釋文本亦作愉正義引陸璣疏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愼云梟不孝鳥是也按說文鳥部鶹云鳥少美長醜爲鶹離从鳥畱聲木部梟云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初無梟即鶹離之說爾疋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郭註曰鶹鷅猶畱離詩所謂畱離之子亦不言是梟毛云好醜以貌言喻衞大夫有褎然尊盛之服而不能稱耳非言性有好醜也正義用陸疏恐非毛旨

簡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于四方毛于碩人俁俁云碩人大德也俁俁容皃大也則首章簡大不指人言當爲大合樂之大言大兮大兮于祭四方山川行此干羽之大舞初學記引韓詩萬大舞也與毛義同正義云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乃使之于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即以大德言非毛意也萬者舞之總名春秋宣八年經萬入去籥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鄭依而用之故箋以萬舞爲干舞而左氏則不必然矣莊二十八年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昭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皆以萬爲舞宣八年經萬入去籥猶言舞入去籥耳萬是總名干羽得兼也正義引孫毓評以毛爲失故云萬舞幷兼干羽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不知舞兼干羽何止一人自可他人舞干碩人舞羽且多才多藝乃是鄭義毛無此意不足以相難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正義曰言其能而已非碩人實爲之也何者此章主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事孔以首章爲仕于伶官二章言多才多藝卒章言宜爲王臣故云然按毛萬舞兼干羽則籥翟身自執之箋云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鄭以干舞爲文籥舞爲武故言道備亦非虛擬之詞而孔云兩失傳箋之意

泉水

毖彼泉水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釋文云說文作䀣云直視也按說文䀣云直視也从目必聲讀若詩云泌彼泉水是說文作泌不作䀣釋文誤也如說文引詩作泌知毛作傳時亦作泌衡門泌之洋洋傳云泌泉水也此經作泌故彼傳得引而釋之正義曰以此連云泉水知爲始出毖然流也是以衡門傳亦云泌泉水也如孔說則正義經本亦作泌故不言字異也今本作毖非說文泌字下云俠流也文選魏都賦溫泉毖涌而自浪李善註引說文曰泌水駛流也泌與毖同玉篇云水狹流廣韻入聲兩收一云泌涌水流一云水泱流去聲註則云流皃依俠狹陜三字相近未知孰當選註引說文駛流駛即快字毛以泌爲泉水訓洋洋爲廣大其流快疾可知今本說文俠流當依選註作駛流爲其與毛義合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正義曰我之慁衞爲親問諸姑伯姊而已豈爲犯禮也哉而止我也按下章箋云我還車疾至于衞而返于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因經言不瑕有害故云然此章方思問[illegible]姊遽用下箋說之誤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干言所適國郊也上章正義曰下傳或兼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得同處言衍字耳定本集註皆云干所適國郊如孔云云則作正義時經本傳無言字今本有言字當刪

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與爾疋釋水合水經淇水篇註引犍爲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與毛傳相反而酈氏从之以馬溝水出朝歌城北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爲異出之證合流注淇水爲同流之證遂斷以爲肥泉如鄭說肥泉注淇乃是首章泉水流淇爲女子出嫁諸侯之喻此章思泉思邑正以歸寧不得極寫懷思毛不指言何水鄭亦止言自衞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毛鄭說當矣

北門

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正義曰謂衞君之闇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又云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如孔說則序仕字當作士然經文傳箋及序下箋並無一言及士者不可解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傳敦厚遺加也箋云敦猶投擲也正義曰箋以役事與之無所爲厚也且上云適我此亦宜爲之己之義故易傳以爲投擲于己也按傳所謂厚非厚意之厚言以役事重疊與之也上傳埤厚也賦稅之事減彼益此且得言厚與此正同說文𦎧厚也从反亯徐鍇曰亯者進上也以進上之具反之于下則厚也此厚意之厚說文又云厚山陵之厚也从𦎧从厂培字下云培敦土田山川也據此則傳訓敦爲厚乃是培敦之意正義誤矣

北風

雨雪其雱說文雱乃旁之籒文旁云溥也文選雪賦註引作滂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傳虛虛也亟急也正義引爾疋釋訓及孫炎說而斷之云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如孔說則正義本傳文是虛徐也釋文云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孔據虛徐本爲正義故云非訓虛爲徐以釋文本例之毛傳原本當是虛虛也邪徐也毛亦非訓邪爲徐言邪徐一耳故箋申之云邪讀如徐釋訓云其虛其徐文選幽通賦云承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註引詩曰其虛其徐是漢以前詩有作徐者非止音義同字亦通也

靜女

序靜女刺時也衞君無道夫人無德不言爲何公之夫人傳箋正義亦略無一言及之向疑苑有苦葉夫人爲宣公嫡夫人此序云衞君無道夫人無德與彼序公與夫人並爲淫亂詞意相同而詩在新臺之上宣姜未來則爲宣公嫡夫人無疑古者諸侯不再娶然魯惠公元妃孟子卒復娶宋武公女仲子爲夫人春秋之前已不能如禮衞之先世如莊公娶莊姜爲嫡夫人又娶于陳曰厲嬀則宣公再娶又何怪也特要子妻尤爲無道耳

袖海山房校印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傳煒赤皃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按傳赤心正人訓次句言此彤管煒煒然亦猶女史赤心正陳人之德而美之箋以傳人字不指靜女故以說釋妃妾之德申傳非易傳也正義云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因靜女能循彤管之法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以經女美指靜女乃是王肅之義肅好與鄭異故云嘉彤管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不知說文無懌字心部新附字有之徐氏云經典通用釋然則懌字本當作釋王肅讀為說懌而孔亦從之非也正義釋傳又云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如正義所言則赤心正人與說懌女美全相戾矣

新臺

序刺衞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詩一人作而言國人者春秋桓五年經書衞人立晉左氏傳衞人立晉眾也宣公國人所立至是躬為淫昏之行民始失望矣序詩者本國人之意而眾著之其垂戒者深矣

籧篨不鮮鮮字毛無傳箋云善也上傳云水所以絜汚穢反于河上而為淫昏之行毛意以河之絜喻得宣公之不絜則鮮當為鮮潔之鮮與鄭義近是以釋文云依鄭又音仙也正義用王肅少也之訓述之恐非毛意鮮有斯音說文雨部霹从雨鮮聲讀若斯小雅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是鮮可讀斯與上泚瀰協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傳洒高峻也正義不釋洒之何以訓為高峻爾疋釋邱云望厓洒而高岸郭璞註曰厓水邊洒水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郭以洒為水深非也爾疋言洒而高則洒為皃狀之詞夷上洒下亦然故傳訓為高峻與爾疋合釋文云洒七罪反韓詩作漼云鮮皃音同說文漼深也潩新也徐音俱七罪切依說文韓詩之漼當作潩釋文殆以韓音讀毛說文玉篇廣韻洒俱無七罪反一音也洒當依爾疋釋文蘇典反與浼殄協玉篇浼亡旦切

二子乘舟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箋云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為之憂養養然正義曰我國人傷之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為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按序言國人傷而思之傳訓願為每眾詞也言字亦當如箋為我蓋述國人之意言每我思子則養養然憂不知所定指衞事言也史記衞世家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又云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又云初翟殺懿公也國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衞民云云此太史公備舉二子死後國人傷思之事蓋自桓十二年宣公卒衞人必欲立二子之後下逮閔二年垂四十年文公立而後定此詩述二子初死時事毛傳所謂養養然憂不知所定者也箋云為之憂則為二子憂而已正義謂鄭惟願言句為異餘皆合而述之疏矣

皇清經解卷三之九十一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九十二　靈川秦培璠舊校　武進劉淇南海鄒伯奇新校

毛詩紬義　學海堂庚申補刊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鄘

柏舟

髧彼兩髦傳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說文無髧字引詩作紞彼兩髮紞字註云冕冠塞耳者臣鉉等曰今俗別作髧非是然則紞狀下垂髦似之故曰兩髦之皃儀禮既夕篇云既殯主人脫髦註云髦之形象未聞內則註云髦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正義謂傳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按鄭註禮時未見毛傳故云爾此詩箋引內則拂髦不言未聞蓋以毛傳為然說文髮云髮至眉也亦作髮與毛傳合許在鄭前鄭註經亦嘗引說文註記時偶有不照耳

實維我特傳云特匹也按爾疋釋詁敵匹也特與敵音義同秦風百夫之特傳云乃特百夫之德義亦當作匹敵說文敵仇也仇亦訓匹特乃牛名說文特朴特牛父也其特立之特古作犆禮王制一犆一祫穀梁傳犆言同時是也犆與直同玉藻麛帟豹犆註云讀如直道而行之直是以韓詩我特作我直然註云相當值也則義亦與匹敵同

牆有茨

序衞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按春秋閔二年左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云云宣姜以齊女配伋宣公要之公卒齊人豈肯使其女再為淫僻之事昭伯衞之公子何至齊人使之不可何至又強之生子五人非一乳可畢卽使孿生亦須三載身為國母而年年生子豈有不棄之平林隘巷而公然舉之舉之矣四方流布而宋許兩國又何肯以其女為夫人也且燕是昭伯生是宣姜此五人者將以為昭伯子乎為宣姜子乎種種誣妄實難據信服虔以昭伯為長庶為伋之兄而史記衞世家則以伋為宣公夫人夷姜之太子而昭伯黔牟皆其母弟初不言昭伯有烝于宣姜之事今以此詩覩之宣姜當日微有醜聲但事屬曖昧故詩人不欲宣露恐適足為君之醜也序詩者據所傳聞以公子頑實之而生子事不敢筆之于書亦謂戴公文公自是昭伯子也其見勝左氏遠矣

中冓之言傳中冓內冓也中與內一耳而傳云然者說文冓交積財也象對交之形漢書梁共王傳云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冓在堂中顏註曰舍之交積材木蓋闇內隱奧之處毛意蓋指闇內之地言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僻之語箋云冓成則謂冓如構傳箋不同正義一之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正義未釋讀之所以為抽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抽當為籀籀讀也从竹擂聲擂卽古抽字按說文籀讀書也如師古說是傳仍以讀訓讀也經文由

道而詳由詳而讀上傳訓詳爲審此傳必不仍訓爲讀以調朝茁出之訓例之毛直以讀作抽由聲之字如軸妯紬袖皆直六切此抽亦如之論語曰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文繹抽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曰紬音抽索隱引如淳曰抽徹舊書之事而次述之毛意謂其言不可抽繹而次述之耳文選陸機文賦云思乙乙其若抽李善註引方言曰乙抽也說文乙象春艸木寃曲而出陰氣尚强其出乙乙也乙訓抽亦爲出故箋以出申抽也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按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註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禮註不言副是編髮爲之註禮時未見毛傳此箋不易傳蓋以毛說爲然也傳云笄衡笄追師云追衡笄註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宋人因鄭此註衡笄分釋遂謂鄭衡笄爲二物毛衡笄爲一物近人又以毛傳衡笄不過因追師成文當以二物爲是又以此詩正義引鄭註惟祭服有衡笄添一笄字刪去笄卷髮者一句爲非愚謂鄭雖衡笄分釋未嘗以爲二物觀此傳衡笄箋不破之其意可見正義不詳辨禮註與毛不殊是其疏略而引註作惟祭服有衡笄未可厚非也追師賈公彥釋註曰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者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用玉也據此則鄭言后與王同用玉非謂衡與笄皆用玉也又曰云惟祭服有衡知者見經后與九嬪以下別言明后與九嬪差別則衡笄惟施于翟衣取此字當誤鞠衣以下無衡矣又見桓二年哀伯云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並據男子之冕祭服而言明婦人之衡亦施于三翟矣故鄭云惟祭服有衡也又曰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者傳云衡紞紘綖與衡連明言紞爲衡設矣笄既橫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爲橫既垂之而又得爲橫者其笄言橫據在頭上橫貫爲橫此衡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豎爲從此衡則爲橫其衡下乃以紞懸瑱也如賈疏言笄以橫施爲衡笄之垂者爲衡衡下以紞懸瑱極爲明晰故言衡卽有笄賈云衡笄惟施于翟衣此詩正義云惟祭服有衡笄皆知鄭註言衡卽是衡笄也賈疏又曰云笄卷髮者鄭註喪服小記亦云笄帶所以自卷持如賈疏言則衡笄有帶以卷持頭上之髮鄭言笄亦卽衡笄也蓋笄有二一內則纚笄韜髮畢以笄約之卽簪也一衡笄施于副上言衡言笄言衡笄實卽一物故此箋不破傳也

鄭司農釋衡笄云衡維持冠者引春秋傳衡紞紘綖以說之更不釋笄字可知衡卽爲笄康成云笄卷髮者卷與維持一也可知笄卽是衡

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正義謂以象骨飾服按副笄六珈傳云笄飾之最盛此句是字正指上文故傳云所以爲飾象與褖同說文云褖飾也玉篇云褖首飾也然則象服卽謂副笄六珈及所配之褘褘是畫衣亦得云象飾也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傳有子如是何謂不善乎序言衞夫人淫亂箋以宣公夫人惠公母實之毛傳無是也正義述毛云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爲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恐非毛意

玼兮玼兮釋文引說文云新色鮮也新臺有泚釋文云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兩引皆作新色不應皆誤今本說文玼云玉色鮮也豈說文本作玉新色鮮歟

其之翟也傳褕翟闕翟羽飾衣也按王后服有三翟褘衣亦無褘狄褕翟闕翟也傳但舉褕闕不舉褘衣者以上章言副卽有褘衣記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方葛覃傳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是也褘衣祭服之最盛者已包在象服句中故不復舉說文云褘謂畫袍褕翟羽飾衣也與毛傳合然則三翟毛以褘衣爲畫衣褕闕爲羽飾衣傳意明甚下章展衣正義推毛意曰褕翟闕翟羽飾衣則褘衣亦羽飾衣褘衣以翬鳥羽褕翟以搖鳥羽闕翟次褕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闕少耳褕闕用搖羽傳意或如此褘衣用翬羽未必然也鄭註司服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采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而象服是宜箋但云揄翟闕翟者因司服之文褘衣不稱翟此經亦但言翟故舉二翟明之順經爲解耳正義于此等處都無發明

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展字誤禮記作襢衣正義曰以衣服之字宜从衣故也又周禮司服展衣註云字當作襢襢之言亶亶誠也按說文𧜗丹縠衣也與毛傳合字本从衣展轉也二字各別豈毛傳詩時字作𧜗後誤爲展乎然不應禮詩皆誤殆二字古本相通如鄭言則漢時又有襢字而說文無之玉篇云襢與𧜗同然則襢爲𧜗之或體說文𧜗字下偶失註或列說文者誤脫也

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靡靡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正義曰又解展衣之裏不恒以絺而云蒙彼縐絺者衣展衣者夏則裏之以縐絺作者因舉時事而言故云是紲袢也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按釋文冬衣云於既反者也下裏衣同則裏云如字舊音吏如釋文則箋原作冬衣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極爲明順如今正義本則展衣二字爲不詞故孔以衣展衣者述之然究未若釋文之當也俗本云冬衣展衣無夏則裏衣縐絺六字誠誤若如釋文本孔亦當从之矣

邦之媛兮傳美女爲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媛助也按媛與援同說文媛云美女也人所援也从女从爰爰引也詩曰邦之媛兮是媛本訓援釋文云媛韓詩作援云援取也取當爲助爾疋郭註云所以結好媛釋文本作好援註云援音媛本今作媛是媛援本通正義云毛爲援助君子鄭爲邦人依倚爲援助夫可以援助君子則亦爲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矣似無庸强爲分別

桑中

序桑中刺奔也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正義曰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以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也孔引此殆以桑間卽桑中也序出于子夏傳至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而獻王又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則其政散其民流實用序說衞于宣惠之世卽如

此一傳至懿公爲狄所滅左氏春秋傳稱衛滅時衛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所謂民流者巳驗據以說此經以得之矣然鄭註樂記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亡國之音于此水出也又云桑間在濮陽南漢濮陽爲今河南衛輝府滑縣及山東曹州府屬濮州地春秋時在河之南此詩當宣惠之世衛尚在河北桑中當在淇水左右雖地皆有桑而淇濮不可混也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釋文云鶉鶉鳥殊混說文雒雜屬雜雛屬爾疋釋鳥鴽鴾母郭註曰鴽也青州呼鴾母邢疏云田鼠所化者也釋鳥又云鶛鶉其雄鶛牝痺郭註曰鶉鴽屬邢疏云鶉舊云蝦蟇所化者也說文爾疋二鳥別矣玉篇鴽云鴽鶉也鶉云鴽也顧野王混而同之釋文遂承其誤

奔奔禮記表記引作賁賁按說文奔从夭从賁省聲卉亦賁字易賁卦黃頤周易註作卉奔本以賁得聲故二字通左傳鶉之賁賁與焞單奔協詩曰駒賁猕來思徐音奔今說文賁徐音彼義切非也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箋云定星昬中而正于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昬中而正謂小雪時正義曰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于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在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昬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工之時以秝較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正義泥城楚邱之文因謂作宮室亦在正月故曲爲之說攷之春秋僖二年無閏正月而閏乃在元年十一月以元年經書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爲十月之十三日書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爲十二月之十九日上下合校而得十一月大己亥朔戊辰晦閏十一月大己巳朔戊戌晦僖五年正義亦曰杜長秝僖元年閏十一月僖五年閏十二月也元年閏十一月則小雪在十二月初大雪在十二月中冬至在二年正月初正月猶興土功是爲不時經于楚邱之城不書諸侯意實爲此但城在正月而文公之營建宮室則當在元年十二月初定星昬中而小雪之時蓋文公在漕使人往營齊桓閒之乃合諸侯于次年正月城之耳閔二年左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傳于此預表元年則營建之事已隱括于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八字之中杜元凱註云文公于此年冬立元年下亦當註云文公于此年作楚宮乃合事實也

椅桐梓漆傳椅梓屬正義曰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又云定本椅梓屬無桐字于理是也如正義則所據本毛傳云椅桐梓屬後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如原本

卜云其吉箋山川能說釋文鄭志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按述古文作術士喪禮云筮人許諾不述命註云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詩日月報我不述釋文云述本亦作術文選註引韓詩曰報我不術禮記月令審端徑術註云術周禮作遂夫閒有遂遂閒有溝遂小溝也學記術有序註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是遂與述同如鄭後一說則遂與述皆當讀始銳切碩人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所謂同者同于說也是亦讀襚爲始銳切也但碩人箋之襚本當作稅說文襚云衣死人也从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襚稅云贈終者衣被曰稅从衣兌聲是贈人衣被曰稅稅與說皆以兌爲聲故鄭云讀宜同矣

星言夙駕箋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按惠校相臺岳氏註疏本釋文引韓詩云星精也影宋本釋文引韓詩云星晴也精字疑誤當以晴爲是韓詩殆以星即晴非訓星爲晴也晴說文作姓云雨而夜除星見也从夕生聲徐鉉等曰今俗別作晴非是如說文雨而夜除星見與箋義合則星當爲姓明矣

說于桑田箋文公于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詞說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說字毛無傳甘棠召伯所說傳說舍也釋文云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舍也此詩釋文云說于毛始銳反舍也鄭如字詞說陸蓋依甘棠傳爲解也正義述經云汝于雨止星見當爲早駕當乘之往詞說于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合毛鄭而一之謂毛無傳故以箋述碩人說于農郊毛亦無傳正義則而述之且云毛于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而此詩不別何也

騋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傳嫌七尺而牝者三千故加一與字釋之言騋卽有牡在內正義曰七尺曰騋庾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按釋文同定本亦云六尺以上說文云六尺爲驕七尺爲騋八尺爲龍無以上二字今毛云六尺以上則仍是騋也周官庾人註引爾雅云騋牝驪牡元駒褭驂釋文云牝驪絕句牡元絕句蓋依檀弓註引爾疋騋牝驪牡元絕句謂騋馬中牝驪色牡元色是騋中有牝有牡也爾疋騋牝驪牡絕句郭註引此詩說文騋字下亦引詩曰騋牝驪牡爾疋本釋此詩則驪牡二字是釋騋牝亦言騋牝中有牡也箋以邦國六閑馬四種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三千巳踰禮制特文公徙而能富故國人美之毛意則不必然矣序言百姓說之國家殷富自應兼右民言則國馬公馬俱有也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公馬以三百乘計之得千二百匹實二千四百九十六匹舉成數而云三千必知毛意如此者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經言說駕桑田適當春暮傳言牝馬則國馬公馬俱游牝可知詩人見君民之馬俱放桑田之野阡陌成羣因極歎其畜產之蕃庶耳僖二年城楚邱齊桓合諸侯城之也而此序云文公遷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然則齊桓當日雖合諸侯城之以封衛爲主未畢功而卽去城杞有闕卽其明徵直至文公遷後始自城之役不以時又爲德不卒故經譏焉子夏親承聖意特于此序著之紀其實也木瓜美桓也序亦但言救而封之不及城楚邱事序于此𢊁處實足與春秋相發明

蝃蝀

序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經皆刺奔而序言止奔者由國人恥其事而自止故序推本文公能化其民韓詩序云刺奔女也猶是依經爲說不及此

序遠矣此與定之方中相鼠干旄序皆明著文公當年崇敎化尙廉恥幾無異二南計文公元年下至秦始皇六年取朝歌徙衞君角于野王傳世有國四百一十年皆此歟詩基之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傳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釋文云爾疋作螮蝀音同爾雅夭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郭註云俗名爲美人虹江東呼雩釋文云蝀詩作東是詩爲蝃東雅爲螮蝀郭註不引此詩殆謂詩雅各別正義謂字雖異而音實同叚是爾疋邢疏云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按說文蝠云籀文虹从申申電也電云陰陽激耀也據此則陰陽交而爲虹過則激而爲電故虹从電夫婦一陰陽也過禮則象應于天而色盛如電理有不誣者說文又云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然則屈曲如弓者爲霓申垂如大電者爲虹黃帝母附寶夢大電繞北斗樞而生黃帝大電郎虹也

相鼠

人而無儀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按箋云云則傳儀字非威儀也說文云儀度也度卽法度書曰欲敗度縱敗禮無禮儀猶無禮度也傳合末章無禮而以闇昧之行總釋之據行事言也箋易爲威儀則止作容儀解正義述經禮儀威儀混而一之

干旄

在浚之郊傳浚衞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言郊外曰野略爾疋之文按周官載師王畿五百里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自百里至二百里爲甸地亦名爲州自二百里至三百里爲稍地亦名家邑大夫之采地也亦名爲野鄭司農註引司馬法三百里爲野是也自三百里至四百里爲縣地亦名小都卿之采地也自四百里至五百里爲畺地亦名大都公之采地及王子弟所食邑也而遂人掌邦之野鄭註云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則自二百里至五百里統稱野也傳言郊外曰野當如遂人據縣地言縣爲卿之采地卿亦大夫故傳謂世其官邑縣亦爲都故下二章傳言下邑曰都城都城也正義謂約爾疋之文殆誤

載馳

序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正義曰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于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己志也定本集註皆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如正義云云正用有字校書者據定本集註改作又也按古有又通說文有从月又聲周變敦云有婚于我家汝又惟小子有書作又又書作有是古有無之有義兼又又字依說文乃左右之右此序以有字爲當未可以爲非也春秋文十三年左傳鄭子家襄十九年左傳穆叔俱賦載馳之四章服註以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所思之意下四章爲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于外以下別數爲四章正義謂其無所案據是矣而謂杜註幷賦四章以下爲然非也杜于文十三年註云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傳意若然則當云賦四章以卒如襄二十年季武子賦棠棣之七章以卒之例今云四章難言杜註之是矣況襄十九年註云四章曰控于大國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又以五章爲四章是杜氏且不能守其前說也愚按杜註兩歧皆以義取控于大國致有此失不知子家穆叔各賦四章特取采蝱療疾之意初非幷賦五章也服虔立首章杜以五章爲四章俱不可從

視爾不臧箋爾女女許人也卒章百爾所思箋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此鄭以爾當作女故云然說文爾云麗爾猶靡麗也从冂从㸚其孔㸚尒聲此與爽同意尒云詞之必然也从入八八象氣之分散汝云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从水女聲女云婦人也女我之女當作女汝爾皆假借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傳願行衞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箋云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傳箋義別正義合而述之又釋箋云于時十二月也艸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徧衞得于三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按此是箋義觀鄭答趙商且及城楚邱則夫人思歸誠不必定于閔二年十二月矣傳義以經云言至于漕又云控于大國誰因誰極尙未有齊桓救衞之事序亦但言露于漕邑則是閔二年十二月事月令仲秋勸民種麥說文云麥秋穜厚薶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周十月種麥至十二月麥亦生矣傳云方盛長箋云未收刈較然有別未可牽合也

皇淸經解卷三之九十二　　靈川秦培蕃舊校　武進劉湛南海鄒伯奇新校

皇淸經解依經敘篡卷三之九十三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衞

淇奧

綠竹猗猗釋文云韓詩作藩音徒沃反云薄篇筑也按說文薄水萹筑也筑云萹筑也二字異此艸生淇水之奧則是水萹筑經字當从韓詩作藩

有匪君子傳匪文章皃釋文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爲文章皃如正義云云不言匪與斐通則正義本正作斐字校書者依釋文本而改之耳

充耳琇瑩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正義曰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說文作駹）侯用瓚伯用將（說文作埒）鄭註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一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襍也案說文玉部瓚云三玉二石也从玉贊聲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雖許鄭說殊而自天子下則皆玉石並用鄘風諸侯夫人經言玉瑱是表其玉此詩武公侯爵經言琇瑩是表其石正義謂玉石襍者叚是但傳諸侯二字非指侯爵當兼內外五等諸侯言之也說詳齊風著篇釋文云琇說文作㻥弋久反今說文徐音息救切當从釋文

寬兮綽兮箋綽兮謂仁於施舍正義曰謂有仁心于施恩惠舍

旁役左傳曰善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本作仁按說文人云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又儿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說文仁訓親仁人也謂此儿字是親愛人也禮中庸仁者人也鄭註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表記仁者人也註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皆是說文儿字非人字也此箋當作儿於施舍為是俗本不誤

考槃

考槃在澗傳山夾水曰澗釋文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文選吳都賦長干延亙註引韓詩註曰地下而黃曰干按易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爽王肅云山間澗水也詩斯干傳云干澗也干澗音義同韓詩亦與毛不別曰墝埆曰地下而黃釋韓詩者失之也

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正義曰傳軸為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為韻宜讀為逐釋詁云逐病也逐與軸古今字異按軸迪俱从由得聲音同者義可通易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作逐蘇林音迪是逐迪音同亦可與陸為韻也

碩人

衣錦褧衣傳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箋云褧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大著鄭以玉藻禪為絅而中庸引此詩作絅故以褧為禪衣正義釋傳但云襜亦禪而在上不釋褧字按說文檾云枲屬引此詩作檾又衣部褧云檾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襜云衣蔽前傳意蓋謂錦衣之外加以枲屬之襜以蔽前而已示反古也說文禪衣不重也絅急引也箋訓褧為禪則以單急之衣在塗為宜耳

巧笑倩兮傳倩好口輔正義引易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而非頰當矣但傳之口輔當作酺說文輔云人頰車也服虔左傳註云輔上頷車與牙相依則輔在口內與牙舌相近說文酺頰也頰面旁也笑皃之美在兩頰之旁故輔當作酺也

施罛濊濊傳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按濊濊馬融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則釋罛而已釋文引說文云凝流也罛施于水水應彌散何緣得凝今本說文云礙流也河流盛大亦非一罛之所能礙韓詩云流皃得之蓋謂罛初落水與水濊濊俱流也得韓詩說而毛旨顯然矣

氓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傳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于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正義述毛云君子則好樂于己己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己為夫所寵非禮耽樂故于嗟而戒已按序云美反正刺淫泆也毛以經上二章述氓誘女許之事至此章以桑起興發為正論正是反正之詞故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無與云者經述婦人自戒非國之賢者刺此婦人正義以箋述毛誤矣正義曰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詞故知國之賢者刺婦見誘而戒之下章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正義言我心于汝男子也不為差貳而士何為二三其行于已也士也行無中正故二三其德云云又作自相謂之詞前後矛盾自我徂爾以下亦當云賢者見其事而戒之乃合箋義

隰則有泮傳泮坡也正義曰以隰者下溼猶如澤故以泮為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如正義云云則傳是陂字釋文云坡本亦作陂北皮反亦引澤陂詩傳校書者遂據釋文本而改之當作陂為當

信誓旦旦傳信誓旦旦然按說文引此詩作悬悬悬即怛之或體疑毛傳詩時經字作悬悬故毛以旦旦釋之猶孟子云旦旦而伐也鄭箋詩時經字作旦旦則毛為未釋其義故箋釋之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款誠也

竹竿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傳云小水之源明與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者別故箋申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于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為左右而已亦以喩已不見答箋言相為左右而已深得毛意水經淇水篇註以美溝合馬溝水入淇皆為肥泉又曰斯水即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故衞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衞女思歸指以為喩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為左右也二溝非小水也以本所入為左右非僅相左右而已也酈氏辨篇筑之非竹辨奧之非水名一適舊說至此以泉源入淇又違毛鄭實不可从或謂淇泉左右酈蓋以目驗知之無論古今水道改流者多又安知毛鄭之非目驗耶

芄蘭

芄蘭之支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正義述之亦同釋文作恒蔓于地云本或作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耳蓋蔓即是延當依釋文本無延字為當

童子佩韘傳韘玦也能射御則帶韘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正義云鄭以禮無以韘為玦者故易之為沓按說文韘云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从韋枼聲詩曰童子佩韘許註與毛傳合韘之為玦信矣玉篇韘字註曰決也指沓也合玦沓而一之誤也

能不我甲傳甲狎也爾雅釋言同徐仙民音胡甲反則甲狎音義同也是以韓詩作狎書多方因甲于內亂正義云鄭王皆以甲為狎王云狎習從異于內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獸之行于內為淫亂均與此傳合傳直讀甲為狎非訓狎而已也

河廣

序下箋云宋桓公夫人衞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正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于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如孔言則正義本箋內文公之妹下有襄公之母四字校書者據定本而改之也當依原本為是

葦杭之傳渡也正義曰此假有渡者之詞非喩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衞已在河南自衞適宋不渡河孔據箋襄公即位夫人思宋而為此說序傳則不必然矣序言宋襄公母歸于衞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無襄公即位之文則生而即出夫人之思其子殆無日而不然矣傳以渡訓杭殆指適宋渡河史記年表宋桓公七年書取衞女文公弟二十二年當魯閔公二年衞始渡河盧濬計中間十六年夫人生襄公而出于衞尙在河北亦可此詩之作則在其時故傳指實而言渡也

曾不容刀箋小船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栰之小此刀宜為

舟船之小故曰小船曰刀說文作舠舠小船也釋文云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舠並音刀如正義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有舠字今本說文舟部無之蓋陽冰校說文刪去耳

信兮

杲杲出日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文選阮嗣宗詠懷詩云其雨怨朝陽李善註引此箋云伯且君子字也此箋今無如李所引句殆李誤記上箋而益一且字耳

焉得諼艸箋諼艸令人忘憂釋文云諼本又作萱況爰反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蕿令人力呈反善忘亡向反又如字爾疋釋訓萲字下釋文引此詩云焉得萲艸毛傳云萲艸令人善忘兩處陸俱作善忘今本作忘憂非矣但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鄭箋詩時已作忘憂故箋申之如此正義述傳則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艸合三說校之从正義作令人善忘憂爲得也玉篇蕿云令人善忘憂

有狐

序有狐刺時也衞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序不言何公之詩經丙三言淇水則尚在河北也衞風十篇皆在武莊宣惠懿之世伯兮從王伐鄭有左傳可據竹竿思泉源淇水河廣思渡河向宋皆河淇間之衞木瓜序言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雖託兼懿戴實以懿公殿之餘則序有明文編詩者特以此十篇爲朝歌之衞非無意也

木瓜

報之以瓊琚傳瓊玉之美者正義曰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註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按此說良是說文瓊亦玉也璚或从旋省徐鉉等曰今與璿同說文璿美玉也引春秋左氏傳璿弁玉纓璿郎瓊字弁以玉飾今云璿弁是許亦以瓊爲玉之美名也二章報之以瓊瑤傳云瑤美玉釋文云說文云美石正義曰下章傳云瓊瑤美石與釋文相合今本說文瑤云玉之美者从玉备聲引此詩與傳合而與釋文又異二說說文斷之自瑀字以下至瑤三十三字除瑀字不言玉而餘皆石之次玉似玉不應瑤字又云玉之美者蓋則瑤實之玉釋文所引說文當不誤正義謂此傳爲美石當从之也

王

黍離

彼黍離離釋文離如字說文作穲按今說文禾部無穲字玉篇力支切長沙云禾把也廣韻云長沙人謂禾二把爲穲如則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有穲字註引此詩陸乃得據以爲說也

此何人哉箋云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正義曰何等人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爲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按箋言何等人猶有不忍斥言之意故若爲不知也者君臣之義也正義易爲何物人則極口肆罵矣可謂失詞

君子于役

曷其有佸傳佸會也上章云曷至此云會至而會也釋文引韓詩云佸至也則與上曷至無別矣說文與毛傳同

雞棲于桀傳雞棲于杙爲桀釋文作弋云本亦作杙按說文杙劉劉杙乃木名弋云橜也象折木衺銳著形从厂象物挂之也弋之从厂即象雞棲之形傳字當从弋爾疋亦作弋爾疋又云樴謂之杙說文樴弋也樴杙之杙亦當作弋也桀爾疋作榤說文無榤字

君子陽陽

右招我由敖敖字傳無釋釋文云遊也陸殆以毛訓陶陶爲和樂則敖當是敖遊故訓遊耳箋云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于燕舞之位如箋則敖是舞位說文有兩敖字放部敖云出遊也出部敖云遊也樂記說武樂云且夫武始而北出此當是出部之敖言舞者依行列而出故字从出

揚之水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按申者楚之北門而周之南蔽也東遷之初勢已寖熾非復宣王釐荆來威之時以國家大計言之申自所當屯戍惟不撫其民而役之則雖公亦見爲私矣經三章皆述民情故序言屯戍母家而周人怨思耳

不與我戍許傳許諸姜也正義曰所戍唯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按正義說似矣然猶未的史記秦本紀云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始皇本紀云生于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索隱曰世本作政又生于趙故曰趙政一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爲榮故姓趙氏是秦之稱趙以趙城爲榮非僅以同姓嬴也申呂齊許之先止有一呂三國皆以呂爲榮說文呂晉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國語帝祚四岳國賜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呂是呂即伯夷之國後漢劉昭郡國志云汝南郡新蔡縣有大呂亭故呂侯國也水經汝水篇酈註曰汝水又南逕新蔡縣故城南昔管蔡間王室放蔡叔而遷之其子胡能率德易行周公舉之爲卿士以見于王王命之以蔡中呂地也以奉叔度祀是爲蔡仲矣宋忠曰故名其地爲新蔡今史記宋忠註曰胡徙新蔡王莽所謂新遷者也又下文青陂云陂東對大呂亭春秋外傳曰當成周時南有荆蠻中呂姜姓矣如酈註中呂即大呂亭說文鄦云汝南上蔡亭鄦即甫呂之改號是上蔡下蔡俱呂侯國周初以其地封蔡叔父子則呂當先徙于南陽水經淯水篇酈註曰縈溪又逕宛西呂城東史記曰呂尚先祖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故因氏爲呂尚也徐廣史記音義曰呂在宛縣太公封齊而稱呂尚是齊以呂爲榮也此南陽之呂後并于楚春秋成七年左傳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即此史記鄭世家云鄭公惡鄭于楚徐廣曰鄦音許公許靈公也說文云鄦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从邑無聲讀若許許沖上說文解字書云太嶽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許于周初分封而呂叔稱呂是許亦以呂爲榮也崧高爲申伯而作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箋謂甫即謂夏贖刑之甫侯當宣王時而遠舉穆王時甫侯以相況是申亦以呂爲榮也此經言戍申本其始封當曰呂書孔安國傳呂侯後爲甫侯故曰甫也許即甫侯所封故又曰許傳于申曰姜姓國于甫許但曰諸姜不言國傳意直以甫許爲申非僅借言之而已

不流束蒲傳蒲艸也箋云蒲蒲柳釋文蒲如字孫毓云蒲艸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按

許本作鄦說文从邑無聲說文𣞤豐也从林𣞤或說規模字从大𣡡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𣡡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艸繁無按此即有無之無李陽冰謂不當加亾作𣞤大則李本說文亾部無𣞤字矣而徐氏非之謂𣞤不加亾何以得爲有無之無囚于亾部增𣞤字而于林部𣞤字横加文甫切作庶艸蕃廡之廡非也無聲與蒲自協不必疑也

中谷有蓷

暵其乾矣傳暵菸皃陸艸生于谷中傷於水正義說文云暵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暵乎火（今正義本作莫熯乎火）說文云菸𡡉也然則由于死而至于乾燥以暵爲菸也按正義經本作暵字故釋傳如此其實毛傳詩時經暵字當作𤅢說文𤅢云水濡而乾也引詩曰𤅢其乾矣然則毛云菸者尚未至于乾燥仍有濡潤之意如今俗語所謂潮矣說文訓與傳意爲近傳菸訓𤅢非訓暵也今本說文暵云乾也與正義所引亦異

兔爰

兔爰序言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毛傳惟于首章云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經旨不過如此至箋始以無爲爲軍役之事百罹爲軍役之多憂百凶爲王構怨連禍之凶語皆曲與序應傳箋不同正義乃合而述之

葛藟

終遠兄弟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傳以經言父母是以王爲父母非與王爲兄弟也言我兄弟望王爲父母今王無恩施于待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是欲我謂他人爲父母也箋云兄弟猶言族親顧序棄其九族爲說正義述經傳箋不別豈謂鄭同于毛乎

在河之漘傳漘水隒也上二章滸涘傳與爾疋說合釋邱漘云夷上洒下不漘郭註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爲漘不發聲也是郭以涯訓漘也說文滸涘漘俱訓水厓此傳獨訓隒者說文隒崖也西京賦設切厓隒註引說文曰隒厓也然則傳云水隒仍是厓義正義引爾疋釋山重甗隒釋之義雖得通恐非傳意

采葛

彼采蕭兮傳蕭所以共祭祀正義依艸木疏以爲荻蒿謂即生民取蕭祭脂郊特牲𦵃蕭合馨香之蕭按傳不言蕭爲何艸下泉苞蕭始云蕭蒿也亦不言是何種蒿爾疋蒿類多矣蕭荻（依說文當作萩）郭璞註云即蒿又蘩之醜秋爲蒿郭璞註云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名爲蒿邢疏謂蘩蕭莪之類然則毛訓蕭爲蒿尚是通名此傳並不訓蒿固不可以意爲說也

大車

毳衣如菼傳菼鵻也以下傳璊赬也例之鵻言其色與中谷有蓷傳鵻也不同被鵻亦作萑是言其艸也說文引此詩作𦄰云帛騅色也騅當作鵻說文騅云馬蒼黑襍毛郭景純爾疋註云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騅色青白故許以訓𦄰毛以訓菼毳衣之色如之也菼𦄰字異音義實通玉篇𦄰云今作菼鵻是字通之證也（釋言及註本作騅正義引作鵻）

毳衣如璊傳璊赬也正義曰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爲赬按今說文璊云玉赬色也从玉𤣩聲禾之赤苗謂之𧆑言玉色如之而毛部𣯗字引此詩作毳衣如𣯗云以毳爲綱色如𧆑故謂之𣯗𧆑禾之赤苗也从毛𤣩聲如說文則璊𣯗俱取與𧆑同色又同音正義引璊字之訓以釋傳自緣經字作璊即如說文經字作璊傳訓爲赬亦得釋文引說文云以毳爲罽不引色如𧆑三句殆以𣯗璊異色耶

邱中有麻

彼留之子傳邱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艸木正義曰定本云邱中墝埆遠盡有麻麥艸木與俗本不同也如定本則埆下有遠字無之處二字墝埆遠殊不成句恐有訛脫孔已云與俗本不同作疏自當从之何以仍作墝埆之處也釋文云墝本亦作墽苦交反埆苦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遠此从孫義而誤耳如釋文則定本當是墝遠之處然總不如墝埆之處爲妥也

彼留之子箋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義曰此章留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留氏之子敎已是思者與留氏情親故云留氏之子于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也非與其父爲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按子國爲子嗟之父則此之子爲子嗟之子故箋于彼留之子云邱中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于此又云明友之子箋意極明正義迂曲甚矣

皇清經解卷三之九十三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九十四

武進劉逢祿 靈川秦瑞瑨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鄭

譜卒取史伯所云十邑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如譜是武公取十邑如史記則是桓公已取十邑正義謂馬遷說謬今按鄭世家史伯云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云云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世家惟言徙民雒東虢鄶獻十邑未嘗指鄢蔽補丹依畷歷華及虢鄶爲十邑正義謂八邑各爲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非矣鄭云武公取十邑自以武公初遷尚在東周畿內後乃取虢鄶十邑不然桓公未取武公東遷居何地乎然如世家別獻十邑則桓公時虢鄶尚存亦是至武公始取如鄭譜則又與昭十六年左傳之言相戾反覆推究竊謂桓公取鄶而武公取虢也水經洧水又東過新鄭縣南鄶水从西北來注之酈註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曰（一本無惠字無者近是）桓公皇甫士安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矣王子者厲王子多父即桓公也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杜註云

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傳言此地正指鄶地
雖鄶自有鄶城然與鄭城不甚相遠是桓公已得鄶也正義
引此傳謂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若然則鄶君猶在
安得言艾殺其地而斬其蓬蒿藜藋乎不然明矣隱元年左
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制邑即虎牢也莊二十一年傳曰
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註曰略界也鄭武公傅平
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如此
二傳是武公始得虢也鄭兼鄶虢之故云卒取十邑耳

緇衣

序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箋云司徒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
功也箋解善善甚明言所掌十二教治之皆善耳正義云武
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
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
者善善之功焉殊失箋意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傳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
之位序言美武公又云父子並爲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
宜字兼父子言故箋云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
官正得其宜此傳言宜世居卿士亦兼父子如序傳箋之意
經首二句是說並爲司徒下二句乃專美武公正義述經通
首俱主武公非也

還予授子之粲兮傳粲餐也釋文作飧也按說文餐吞也飧餔
也从夕食餔云日加申時食也依釋文作飧爲是適館而還
正當夕食時也

將仲子

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
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按經言畏我父母又云父母
之言亦可畏也序言深得經旨左氏云譏失教也亦與經合
云謂之鄭志則深文矣莊公只是不勝其母安有必死其弟
之心乎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傳將請也箋云祭仲驟諫又
云仲初請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正義
曰左傳此言乃公子呂詞今箋以爲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
不請公子呂則祭仲之諫多于公子呂矣而公子呂請除大
叔爲諫之切莫切于此祭仲正可驟諫耳其詞亦不是過仲
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如正義是謂箋以公子呂
詞爲祭仲之諫也按箋因傳訓將爲請請是固距固距必由
驟諫驟諫必由初諫反覆爲解申明請字之訓而詞偶與公
子呂同非引左傳文也左傳敘祭仲與莊公問答公曰姜氏
仲亦曰姜氏全無母子君夫人之禮與此經不合鄭所不取
故直據經爲說即序下箋云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亦非
用祭仲語也

無折我樹檀傳檀彊韌之木韌釋文本作忍云本亦作刃同而
慎反依字木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按說文無韌字新附有之
云柔而固也玉篇云柔也說文杒桎杒也玉篇云木名以說
文杒字列在梜梔之下樧楷之上故知是木名陸云彊忍當
作杒者恐誤仍當以彊忍爲正今汲古閣註疏本釋文亦作
彊韌非也

叔于田

叔于田傳叔大叔也正義謂傳明叔與大叔爲一人以寵淶過
度時呼爲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其號也此
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無他義也按傳以當時
謂之京城大叔當無不稱大叔者今此經言叔詩人之意蓋
謂此君所謂大叔實即叔耳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君何爲不
禁一任國人稱美而謂其信美且仁乎如傳明其爲大叔以
證詩之稱叔非無義也孔以下篇大叔于田經亦有大字故
爲此說耳

大叔于田

大叔于田釋文本作叔于田云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按正義
述經有大字下章仍作叔于田自是所據之本各異序有大
字不過別于上篇俗本遂因之而誤詩之稱叔正刺莊公不
當謂之爲京城大叔也說見上篇

傳叔之從公田也正義曰下云襢裼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
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按春秋公朝于王所小雅吉日天
子之所皆在外之詞故傳謂从公田然傳意不但此也莊公
既田則當以莊公爲主如駟鐵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吉日悉
率左右以燕天子是也今此經不及莊公之田惟陳叔段射
御捕獲之事詩人之意蓋謂君非于田乎自我觀之叔于田
耳傳特揭此句則知美叔段即以刺莊公可謂扶經之心矣

火烈具舉傳烈列具俱也箋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文選張
平子東京賦云火列具舉李善註毛詩曰火列具舉毛萇曰
列人持火也詩作烈而張賦李註俱引作列註又以列人持
火爲毛傳選註號稱精審當非誤引或唐初經傳本如此也
正義曰此爲宵田故持火照之說本爾疋講武曰宵田爲獠
郭景純註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然爾疋又云火田爲狩
郭註云放火燒艸獵亦爲狩然則田之用火恒事耳不必定
爲宵田也

叔善射忌傳忌辭也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按王風揚之
水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故此云讀如
彼已之子之已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
彼記之子之記近本作迈說文迈云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
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許鄭讀迈爲記毛讀迈爲已
崧高傳之已即此傳之忌故箋申之云忌辭也其已記忌迈
五字通

乘乘鴇傳驪白襍毛曰鴇釋文云鴇音保依字作駂今本釋文
與汲古閣註疏本釋文兩字俱作鴇誤也依爾疋釋畜當云
作駂說文馬部無駂字釋畜言馬襍毛者五說文有其四爾
疋一黃白襍毛駓說文云黃馬白毛也从馬丕聲一陰白襍
毛駰說文云馬陰白襍毛黑从馬因聲一蒼白襍毛騅說文
云馬蒼黑襍毛从馬隹聲一彤白襍毛騢說文云馬赤白襍
毛从馬叚聲一驪白襍毛鴇郭景純註曰今之烏驄說文驄
云馬青白襍毛也許云青者殆青驪色其即爾疋之鴇乎然
詩作鴇說文無駂有鴇即謂馬之似鳥亦可說文無鷫鷞字
有鷫鷞字左傳唐成公有肅爽馬即鷫鷞也馬融云其羽如
練馬似之天下希有正與此同鴇字从鳥不必定从馬作駂
也

清人

一矛重喬傳重喬絫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
羽正義釋傳云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絫
而相負揭釋箋云言喬者矛之矜近于上頭及矛之鋈室之

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于其上頭皆懸毛羽似如重喬相負荷然故謂之喬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鷺毛稍也按正義謂鄭以時事言因以鷺毛稍比之非也釋文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箋止言毛羽陸何以知是雉名則知陸所據箋本作懸雉羽矣說文雉十四種其二喬雉又鷮云走鳴長尾雉也釋文又云喬韓詩作鷮鄭本通韓詩此箋殆以韓釋毛以其上卷喬雉之羽故謂之喬傳云喬荷是釋二矛次比之狀箋云羽是釋二矛所釋之物耳

羔裘

三英粲兮傳晏鮮盛皃三英三德也按二矛重英傳以英爲英飾故初學記引郭璞說三英云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即上素絲五紽也鄭以召南毛傳說此亦無不可而傳必云三德者經三章皆首句言裘次句言人以上言洵直且侯孔武有力例之則此三英不得更言裘飾也故傳以爲三德

遵大路

摻執子之袪兮傳摻擥袪袂也正義曰以摻字从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攬也說文摻字參此音反聲訓爲斂也操字桌此遙反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少異按今說文手部無摻字惟有操字云把持也與孔所引說文訓亦不合如孔言則唐初說文有摻字訓爲斂矣惟漢以前有摻字故魏風亦有摻摻然此詩之摻毛讀爲擥非訓爲擥也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遵大路兮攬子袪引此詩作攬宋與毛俱六國時人可見當時詩有作攬者故傳以摻爲擥是摻與擥字通攬俗字也作擥爲正

不寁故也傳寁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于先君之道使然傳不釋故字正義以箋述之按小雅伐木以速諸父傳云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此詩故字當作故舊下章好字釋文云或呼報反當作朋好序言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傳意蓋謂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兮我則以莊公不速召故人朋好使我然也傳訓寁爲速速當如易不速之客馬融云速召也似當與箋別述

無我魗兮傳魗棄也箋云魗亦惡也釋文云魗本亦作𢿣又作𩡋市由反按說文攴部𢿣云棄也从攴𠷎聲周書以爲討詩云無我𢿣兮徐音市流切許訓正用毛傳正義云魗與醜古今字魗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言子無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魗亦惡意小異耳如正義是箋與傳合然釋文又云鄭音魗爲醜說文醜云可惡也鄭文魗亦惡也則鄭箋詩時經字作醜故得訓爲惡如爲古今字則箋必言魗古文醜矣

女曰雞鳴

序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正義曰以莊公之時朝廷之上不說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說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又曰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如正義云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云皆是古士之義則孔所據經本序文作陳古士義今本序古字下無士字是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有士字乃合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箋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正義述之曰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已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即子興也此子于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又釋箋云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恒性彼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留即是相警之義也按經文兩日字分明夫婦互相警覺子興視夜是婦語其夫之詞箋于下章子字別之曰子謂賓客也則此章子字是婦目夫矣正義乃云此子于是同與爲詩人目之非也

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正義廣引說文玉藻列女傳以釋之因經言雜佩傳又言之類以包之故也又引周禮玉府註所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及下篇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間不言蠙珠琚瑀二者孰是大戴禮保傳篇云玼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則又以玼珠琚瑀爲一憑按經傳惟言佩玉不聞佩珠恐記禮者誤耳鄭于周禮註雖引韓詩傳爲說及箋詩不易此傳則亦以毛說爲然也謂之雜佩者謂羣玉之中以石雜之木瓜傳云琚佩玉名也謂佩玉中有此琚之名也有女同車傳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間亦謂佩玉中有此琚瑀說文瑀石之似玉者自瑀字下列三十一字皆石似玉石次玉石之美者琚在玲瑿之下不言石爲石可知古人不欲過華參以琚瑀所以示樸無緣更用蠙珠也

有女同車

彼美孟姜傳孟姜齊之長女鄭風美孟姜矣傳云姜姓也言世族任位有是惡行不言長女此云齊之長女傳意謂文姜矣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于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按序云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此即桓六年左傳云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也序又云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此即桓六年左傳云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也序又云齊女賢而不取申言首句不昏于齊也序又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申言又請固辭所以見逐也序依左傳有兩次請妻而以首句爲重詩之作蓋在初次鄭謂序達經意是鄭讀序亦如此也正義刪序首句不引專據太子忽嘗有功于齊二句斷爲他女而非文姜可謂不善讀序矣傳言齊之長女箋不易傳知鄭亦以經之孟姜爲文姜也

山有扶蘇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詞也箋以狂且指臣下言昭公不用賢者反用小人與序言所美非美合傳以狡童爲昭公則狂人亦謂昭公正義述傳不言與序相應按傳謂山隰之所以美者以有扶蘇荷華高下得宜也今昭公以不賢之人在上位以賢人置下位已失其所以爲美故入其朝不見閑習禮法之人惟見狂醜之君是非美也傳意當然

籜兮

序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風其吹女傳人臣待君倡而後和叔兮伯兮二句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毛讀序爲不待君倡而後和是言羣臣皆強也風其吹女箋云

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叔兮伯兮二句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鄭讀序爲君不倡而羣臣自相倡和是言羣臣中別有强臣也正義于此殊少發明

狡童

彼狡童兮傳昭公有壯狡之志乃見狡童傳狡童昭公也正義引孫毓評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皃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于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如孫言則上篇爲姣此篇爲狡矣正義述此經云狡好之幼童亦以狡爲姣玉篇云姣戸交切或音狡是古狡姣二字原可通但讀狡爲姣好自是箋義而毛則前後皆爲狡狡之爲訓依說文篇韻少狗也狂猾也疾也健也上篇傳云狡童昭公也朱釋狡字此傳壯狡明狡之爲壯以壯釋狡字耳正義謂幼壯狡好非傳意也三十曰壯非復可以言幼此經言童只是童昏惟狂狡故童昏不能與賢人圖事一任權臣擅命也玉篇僮字引褰裳詩云狂僮之狂也且傳曰狂行僮昏所化也廣雅云僮癡也據此童當作僮

褰裳

序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有女同車傳云齊國之長女山有扶蘇狡童傳謂昭公籜兮傳言君倡臣和四詩序皆言刺忽縱以爲序不可信而毛傳有明據不容別爲之說也此詩序不言刺忽毛傳亦無明文然狂童之狂也且傳云狂行童昏所化也狂童非君上安能化人則亦不容別爲之說惟箋以狂童恣行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正義據此定爲忽復入之時自是箋義序傳未必然忽爲鄭之太子已復入爲君非有不正何言正已此當是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忽出奔衛時事突以狂行童昏竊有鄭國故國人思大國之正突而更立忽也

豈無他人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正義曰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如正義則孔所據箋無宋衛二字校書者據定本增入也當如孔本改正

丰

俟我乎堂兮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故以王爲毛說謂士禮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于寢堂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于塾前王義復駁之謂人君禮尊故于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于門堂按上章俟巷已受女出門矣何事復升寢堂正義以王述毛非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左右塾學記所謂家有塾是也庶人家門無堂而閭門則有堂上章傳云巷門外也箋云出門而待我于巷中門謂家門也出家門而至巷由巷而至閭門之堂次第如繪毛意當然釋文云堂如字門堂也亦用孫說箋云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亦是謂閭門之棖正義謂上言待于門外此言待之于門殊少分晰箋于上章已言出門而待于巷中不得復待之于門也棖依說文當作樘云衺柱也文選靈光殿賦長笛賦兩引說文皆云柱也無衺字論語申棖史記作申堂漢王政碑作申棠皆樘之省文棖說文云杖也

東門之墠

東門之墠傳墠除地町町者正義述經稱傳皆作壇引左傳舍不爲壇證壇爲除地去艸又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如正義則孔所據本經傳皆作壇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仍改作壇釋文本亦是壇字云依字當作墠按說文墠野土也壇祭場也祭場則除地去艸矣作壇爲正从土亶聲亶多旱切與阪自協也

有踐家室傳踐淺也正義曰踐淺釋言文按釋言云俴淺也郭景純註引詩曰小戎俴收彼傳云俴淺也釋言原是俴字正義引作踐蓋二字本通乎爾疋釋文俴音踐音同者義必同故毛此傳亦訓踐爲淺也

風雨

雞鳴膠膠傳膠膠猶喈喈也按字當作嘐廣韻引此詩云雞鳴嘐嘐

子衿

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釋文云世亂本或以世字在下者誤正義述序于鄭國衰亂不修學校經內箋云國亂人廢學業皆依序世亂爲說今汲古閣本作亂世緣上風雨序亂世而誤也當仍作世亂爲是

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正義引釋器衣皆謂之襟云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按說文無衿襟二字惟有裣字云交衽也从衣金聲玉篇裣云交裣衣領也是衿當作裣玉篇又云襟同裣又云衿亦作紟禪衣也綴也結帶也說文紟衣系也籀文从金作絵是裣襟一字衿紟絵一字而衿與襟字義迥別正義謂衿襟音義同以古字音同者義可通然釋文云衿本亦作襟襟即裣字不如陸本之當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傳挑達往來相見皃乘城而見闕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于城闕以候望爲樂傳以城闕連文恐人誤認爲城之闕故曰乘城而見闕毛意只言學子登城耳正義述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乍往乍來見于城之闕兮又曰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于闕者乘猶登也故箋申之登高見于城闕以候望爲樂非毛意亦非箋意箋言登城復登闕故曰見于城闕易傳非申毛也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戴記禮運云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觀即闕也聖人猶登何云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城別有闕經典不言殆孔胸臆以之釋箋强同于傳不可從也

揚之水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箋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此二句毛無傳下章維予二人傳云二人同心也按箋釋鮮謂親戚諸人寡于兄弟之恩傳意未必然傳以序言閔忽無臣則兄弟即臣終鮮兄弟謂同姓諸臣中無忠良者耳正義以箋述毛恐未確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傳綦巾蒼艾色箋云綦綦文正義曰顧命云四人綦弁註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爲弁色故以爲青黑此爲衣巾故爲蒼艾色蒼即青

也又謂青而微白爲艾艸之色也又曰箋亦以綦爲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綦綦文按正義釋傳以青黑色蒼艾色牽合爲一非毛意以箋亦爲青色但非染繒之色亦非箋意書風鳲鳩其弁伊騏傳云騏騏文言青黑如騏馬之文此以綦爲蒼艾色則是青白色是毛以綦騏爲二也書顧命四人綦弁釋文云馬本綦作騏鄭註尚書卽是馬本鳲鳩正義引鄭四人騏弁註云青黑曰騏周禮夏官弁師鄭註引鳲鳩作其弁如綦是鄭以騏綦爲一也此箋云綦綦文猶言騏文謂巾青黑色易傳蒼艾色耳下茹藘箋云染巾何嫌此綦亦染而必謂爲文章之色乎

聊樂我員傳願室家得相樂也正義曰願其還自配合則樂我心云耳詩人閔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如正義願人相得則傳爲複釋我字且傳言得相樂樂指男女何得又言以樂我心又傳謂得相樂非言相得也按上句傳云縞衣白色男服也此男卽作者自謂綦巾蒼艾色女服也此女卽作者之妻傳言如雲者非我思所能存救惟我縞衣與彼綦巾願復保爲室家得相樂也如此卽有我字在內矣箋惟縞衣綦巾俱爲女服爲異餘與傳同

出其闉闍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箋云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正義曰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旣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門外之城卽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闉曲城闍城臺正義旣謂闍是城之門臺及後釋箋又謂爾疋謂臺爲闍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是孔子傳城臺之說猶有疑也按傳言闍城臺也謂卽曲城之臺說文闍字無別訓統曰闉闍也闉字云城曲重門城曲卽曲城重門卽臺玉篇闍云城門臺也廣韻闉闍兩韻俱曰城上重門或言臺或言重門一也文選顏延年登巴陵城詩云經塗延舊軌登闍望川陸李善註引說文城曲重門釋之闍而曰登明爲門上之臺臺下有門卽非不可出矣毛以上章出門是出內城之門此章闉闍是出外城之門次第如繪至爾疋之作本釋此詩詩旣言出其闉闍因解闍謂之臺何須更說城門箋讀闍如都謂曲城中別有市里而于城上之臺自不相妨非因臺不可出故易傳也今本說文闉云城內重門也此詩正義引作城曲文選謝希逸宣貴妃誄註引作城闕重門而謝宣遠別王撫軍詩顏延年登巴陵城詩兩註引說文皆作城曲當以城曲爲是與毛傳合故也

匪我思且箋云匪我思且猶匪我思存也正義于此箋無釋釋文云且音徂爾疋云存也按釋詁云徂往也下又云徂存也字作徂非且邢疏云且徂音義同蓋卽依詩釋文爲說且訓存故箋謂猶匪我思存也

野有蔓草

零露漙兮箋云零落也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爲落也如正義則經零露作靈露矣釋文不言本亦作靈可疑也按說文霝云雨零也从雨皿象零形詩曰霝雨其濛零云餘雨也从雨令聲然則經字本作霝故正義曰霝作零字校書者誤以霝作靈箋云霝落也是霝之本訓落當作零說文云雨零也釋文不言字異陸所見經本猶是霝字也

溱洧

序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箋云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按上篇東門之墠序亦云刺亂也鄭不釋亂字于此亂字乃發箋則彼亂爲時亂矣此序云兵革不息亦當爲時亂而鄭作別解者彼與丰風雨子衿共四篇皆在忽突爭國之際故爲時亂此詩在出其東門後序云五爭于時厲公再入鄭已定矣兵革不息特推原男女相棄之由故別作此解也然箋言亂亦不過謂男女襍遝之意非言淫亂野有蔓艸箋云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此方渙渙兮箋云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箋擧仲春蓋亦以禮許相奔矣

方渙渙兮釋文云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按今本說文汎云浮皃从水凡聲徐音孚梵切未引此詩如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汎字下引此詩矣然父弓反與蕑不協恐陸之誤也傳云渙渙水盛也說文云渙流散也水盛則流必散與傳合矣

方秉蕑兮傳蕑蘭也此與澤陂之蕑傳皆爲蘭按說文有蘭無蕑玉篇收字几古文籀文及字之別體無不載艸部收字至一千五十四字亦有蕑無蕑則自漢迄梁無此字矣古字从艸从竹多相通是以爾疋竹部釋艸此詩與澤陂之蕑本皆作簡毛公易之曰簡蘭也直至隋唐問學者始似覺之故陸元朗著釋文定爲蕑字曰蕑兮古顏反蘭香也字从艸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若非經本作簡陸何以爲此說乎如詩作蕑則說文旣有蕑字或可不再收蕑玉篇何以亦不載也其爲由簡改蕑無疑廣韻據後定經字載人二十八山非古也說文蘭字下有⿱艹姦字云艸出吳林山从艸姦聲徐音古顏切與營藭虈蘺茝蘼竝列山海經中山經云洞庭之山艸多蘪蘼蕪勺藥芎藭其卽蕑字乎

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艸正義引陸疏云今藥艸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艸按文選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服虔曰具美也或以芍藥調食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鶬香稻鮮魚以爲芍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之說也李善謂服氏一說以芍藥爲藥名晉氏之說以勺藥爲調和之意又引枚乘七發勺藥之醬證之以晉灼爲得勺音下削切藥音旅酌切而蕭該云芍藥香艸可和食廣韻音芍張略切藥良約切是和食之艸別爲一種此詩勺藥釋文勺時灼反藥無音則當如字讀韓詩云勺藥離艸也言將離別贈此艸也說文虈云楚謂之蘺晉謂之虈齊謂之茝从艸囂聲蘺云江蘺蘼蕪从艸離聲茝云虈也从艸臣聲玉篇茝云白芷藥名一名莀葯云白芷葉卽虈也勺藥也虈也江蘺也蘼蕪也茝也芷也葯也一物而七名然則勺藥卽白芷與蘭一類楚詞沅有芷兮澧有蘭亦以蘭芷竝稱矣

武進劉淇 南海鄧伯奇 羅川秦培瑞 仝校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著

齊

譜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正義以齊世家上既言烹哀公而立胡公下云夷王之時獻公殺胡公而自立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夷王上有孝王必不受譖烹人又上懿王王室始衰明懿王受譖是以知烹之者懿王皆依世家爲說然三代世表以哀公當共王胡公當懿王獻公當孝王而非夷王武公當夷王至其和而世家又言獻公九年厲王奔彘一獻公而三王各異且如世家言獻公由薄姑徙臨淄又與烝民毛傳當宣王時者不合則其和以上年代粗略未可憑也世家云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本紀云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張守節正義引紀年云三年致諸侯烹齊哀公鼎二家之說差爲近理蓋太公至哀公五代而亦經穀亦禴鄘註云孫湯之昔見青州刺史傳宏什一作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字一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胡公兄哀公同爲六世則哀公以上缺一代矣世家第四代癸公系本作廧公此疑爲兩人今若增一代以五代當懿王哀公當孝王至夷王三年烹據帝王世紀夷王在位十六年本紀厲王三十七年共和行政十四年自夷王三年下至共和末得六十五年以爲保民者艾胡公之歷年獻公約當宣王元年以後如此則獻公徙薄姑得在宣王時與烝民詩傳合而烹哀公者爲夷王明矣譜言烹哀公後齊之變風始作而雞鳴與還兩序皆云哀公則未烹時作也箋不以序爲非知譜誤偶有不照耳

雞鳴

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史記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三代世表懿王誌亦云然齊譜正義以雞鳴詩當之非也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遂奔于彘下言厲王上云周道缺即懿王時王室始衰也其時公卿陳正風正雅以刺王實未作詩故變雅有厲宣幽王詩而無懿王詩太史公言詩人作刺者亦猶左傳謂召穆公作常棣耳且此詩如爲懿王而作當列于雅何得爲齊風乎御覽引韓詩雞鳴序云讒人也此因詩有蒼蠅之聲又有紀侯譖哀公事而爲此說玉海引韓詩章句云悅人也此因詩有甘與子同夢而爲此說皆未若毛序之當經三章皆陳賢妃以刺今之不然傳箋初未明指哀公而序揆然言之者孔子修春秋遣子夏等適周得百二十國寶書凡列國之事及其君號諡內外傳所不見者寶書中皆載之故子夏得據以作序也

東方明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正義引列女傳及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註證之泥矣古者婦初明盥漱櫛畢以纚韜髮以笄固髻纚笄畢尚須加總若有祭祀等事又須加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編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褐然纚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此傳言纚笄而朝謂纚笄後即須朝見甚言其早敬耳諸言纚笄而朝者其義皆當如此也

甘與子同夢傳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經言甘與同夢傳以不忘其敬釋之則夢非寐夢之夢也說文夕部夢云不明也从夕瞢省聲傳意言蟲飛已甍甍矣尚甘與子同昧于下情乎誠以羣臣會朝且欲歸治其家事無以是趨而取惡于羣臣也此傳所謂不忘其敬也箋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則字當作寢說文寢云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爿夢聲傳箋義別正義以親愛意釋傳不忘其敬迂曲甚矣夢莫忠切與甍古韻通又亡貢切寢惟莫鳳切一音

還

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傳獸三歲曰肩儇利也此詩肩豳風作豜傳云豕三歲曰豜玉篇豜又作豣此肩即豣之省耳說文作豜而註云豜三歲肩相及者豬亦本作豕旁肩後人依豳風改之豳風豜傳曰豕此詩肩傳曰獸者爾疋麢絕有力豜則豜又獸有力之通名不專謂豕獸三歲亦得云有力也說文儇慧也以性情言傳利也以身之便利言然說文又云嬛材緊也惟材緊乃得便利則儇當作嬛爲是

著

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傳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淇澳充耳琇瑩傳云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則自天子以下皆用石矣周禮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註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而說文則云天子用純玉上公四玉一石侯三玉二石伯玉石半相埒子男無文許先于鄭當从許義伯已玉石半則子男當又降一等用象石糅矣楚語公子張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韋昭註曰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楚子爵而用象瑱即其證也此傳上言象瑱下言士服天子元士視子男內諸侯也故以象爲瑱而飾以瓊華之石次章充耳以青傳云青青玉尚之以瓊瑩傳云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天子之卿視侯大夫視伯亦內諸侯也故以青玉爲瑱而飾以瓊瑩之石或三玉二石或玉石半相埒也三章充耳以黃傳云黃黃玉尚之以瓊英傳云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此人君言外諸侯也故以黃玉爲瑱而飾以瓊英之石蓋四玉一石以下依五等之爵而用之也正義以尚之爲身之所佩非毛意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傳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下章傳云月盛於東方君明于上若日也臣察于下若月也毛以古者君臣以禮化民故民依禮嫁娶日出對未出而言月盛對未盈而言不重東方鄭則以東方爲義日月俱在東方尚未明照天下故上章箋云日在東方其明未融下章箋云月在東方亦言不明言由君臣不明致有強暴義合有當也正義右鄭乃云日之明盛在于正南失毛旨矣毛鄭皆以日喻人君韓詩薛君章句云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後世詞人如宋玉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曹子建洛神賦云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皆從韓義

履我即兮傳履禮也傳謂履爲禮字非訓履爲禮也箋知傳意故云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

東方未明

袖海山房校印

序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如序言是由人君無節雖有挈壺氏亦不能守其職也經首二章言羣臣早入顚倒衣裳卒章責挈壺不能時夜而兩言自公則無節者在公矣歸咎挈壺乃詩人微旨亦猶社賁揚觶飲曠飲調之義也序逵經意故專其咎于朝廷傳箋皆責挈壺以序已明令人于言外得之正義述序謂由挈壺失職不以昏明告君非經意亦非序意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傳辰時夙早莫晚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芒達厂聲也辰房星天時也从二二古文上字說文以農時天時釋辰字是時者辰之本訓時夜者時節其夜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持夜猶時夜也但漏刻之節定于太史雖有準則日久必乖非盡挈壺之咎縱其不失君欲起早雖復告以旦晚豈遂聽從此皆事理之顯然者而經顧以不能責之則其所以刺君者可知矣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傳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于南山之上形皃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傳言相隨卽雌雄相隨綏綏然無別謂匹行而無別凡陰陽相匹亦貴有別雎鳩摯而有別所以可貴無別卽非陰陽之匹矣上言尊嚴如山卽言雄狐無別傳意亦謂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同于鄭也箋爲以雄狐求匹爲異有狐傳綏綏訓匹行故此傳亦當爲匹行說文綏作夊云行遲曳夊夊象人兩脛有所躧也玉篇夊云行遲皃引詩雄狐夊夊云今作綏箋云形皃綏綏然則當用行遲曳義正義以傳爲兩雄相隨又以南山雄狐兩俱爲喻非也

齊子由歸正義曰傳于詩由多訓爲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也按爾疋由从自也言从此道自此道歸魯亦可而必非訓用下章齊子庸止傳乃訓庸爲用也

衡從其畝傳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正義曰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又曰謂旣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按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祈年是爲耕事下卽云臘先祖五祀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獵爲田除害也然則除去田害謂之獵如田豕田鼠昆蟲草木之類衡從獵取于其畝而後種之乃得麻也獵卽獵取不必以踐躡槩摩釋之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正義曰傳以經言必告父母嫌其惟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爲告于廟故云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說非也凡君娶夫人父雖不在母容有在者惠公薨在春秋前隱二年經書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註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于此稱夫人是桓公娶文姜時母亦已薨故傳曰父母之廟專爲桓公言之箋泛言婚姻之禮不指桓公故曰娶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不然仲子已薨尚何生者之可同議乎

曷又鞠止傳鞠窮也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按左氏傳于桓十八年公與文姜如齊始云齊侯通焉毛意特謂桓公不合與文姜如齊決裂禮防至于窮盡當有禍難隨之以經言鞠止是詩人已預知有彭生之事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與此經正合鄭于序下箋云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以淫通在先正義從之遂以箋意釋傳非傳意也

甫田

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齊襄于桓十四年十二月卽位十五年謀定許十七年謀衛十八年討鄭弒君莊五年納衛惠公初若奮發有爲可繼莊僖之業然考當日會艾定許止會一國盟黃謀衛止魯紀二國首止討鄭傳止稱齊師惟納惠公有魯宋陳蔡四國至莊八年經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杜註云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又書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是齊亦共期陳蔡而二國不至至是冬而無知禍作矣經言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當爲圍郕之役而作序悉經意故曰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箋與正義俱未發明特詳著之以明序說之有據

無田甫田上田字傳箋無釋釋文云無田音佃正義曰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陸孔俱讀作佃則音堂練切矣信南山曾孫田之箋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釋文云所佃音田本亦作田是佃田二字通說文佃云中也从人田聲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徐音堂練切按哀十七年左傳云良夫乘衷甸兩牡杜註云衷甸一轅卿車正義謂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但有服馬無驂馬也周禮小司徒云四邱爲甸註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邱乘之政令註云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戴記郊特牲云邱乘共粢盛註云甸或謂之乘鄭或讀甸爲乘或讀乘爲甸左傳正義以中乘釋衷甸說文以衷甸爲中佃是田佃甸乘四字通音皆當讀如乘此詩之田亦當音乘而義則當訓爲治也

未幾見兮突而弁兮釋文云見兮一本作見之箋云見之無幾突耳加冠爲成人也正義述經云未經幾時而更見之是鄭本孔本皆作見之今本作見兮誤也正義又云此言突若弁兮又云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猶嗟頎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如正義則鄭本孔本皆作突若弁兮今本乃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仍從原本作若爲是周禮旅師職云而用之以質劑致民註云而讀爲若聲之誤也鄭言聲誤之古人讀而與若同自可通用然鄭孔本作若不宜改也

盧令

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按戴記郊特牲大羅氏致鹿與女以詔客告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無道而好田未有不亡者太康后羿其明鑒也襄公好田詩人陳此貝邱之事其先知之矣左氏敘無知之弒發難者三人耳若非平日不修民事百姓心離何遽至是此序足補左氏之闕畧

盧令令傳盧田犬令令纓環聲又曰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

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説之其聲令令然傳巳釋令令結復言之者凡田狩之篇多言車馬禽獸射御殺獲此經惟有一盧即盧亦尙是纓環之聲則猶未田也毛以深仁厚澤積于平日一旦聞君于田百姓皆樂以爲有犬令令然出此非惡聲爾聞是聞君出田聲是百姓意中之聲正義引孟子百姓聞王車馬之音爲證猶隔一塵正義曰此言鈴鈴下言環鋂鈴鈴即是環鋂聲之狀以令作鈴説文鈴令丁也雨部靇字云雷餘聲也鈴鈴所以從出萬物作鈴自是正體然説文序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令本訓發號可借爲令長之令則亦可借爲令令

其人美且鬈傳鬈好皃箋云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陳風澤陂碩大且卷傳亦訓好釋文云卷本又作婘然説文無婘字則此鬈即彼卷正義謂鬈是好皃則與美是一且仁且偲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鬈不得爲好皃不知好是通詞細別之則卷有委曲和柔之意不得用此爲譏也箋讀鬈爲權正義以巧言無拳無勇釋之按傳當作捲説文捲气勢也从手卷聲國語曰有捲勇許云气勢與鄭勇壯正同巧言拳勇亦當作捲拳乃手也

敝笱

其魚魴鰥傳鰥大魚箋云鰥魚子也正義曰鯤魚子釋詁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按説文鰥魚也从魚眔聲李陽冰曰當从魚罤省説文罤周人謂兄曰罤葛藟謂他人昆傳昆兄也昆罤一字鰥从罤省即鰥鯤一字是以説文有鰥無鯤鰥之爲魚説文不言大小此經與魴鱮竝舉必其相若魴鱮世所常有無絕大者毛言大魚亦謂滿尺可㢮者耳正義引孔叢子其大如車之鰥證之非毛意也箋訓鰥爲魚子正義既引爾疋鯤魚子又引國語魚禁鯤鮞以見鰥爲魚子似矣但鯤爲魚子則是魚子之通名安得與魴鱮並數尋鄭之意乃以鰥爲如車之大魚其子差小得與魴鱮並稱蓋謂是鰥魚之子箋文脫一鰥字當曰鰥鰥魚子也下即曰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箋意定然若如爾疋國語爲魚子之通稱其説不得通矣

其從如雨箋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正義曰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今定本云文姜所使止於義是也如孔説則正義本作亦文姜所使無止字今汲古閣本校書者依定本加之也正義止字又誤作出

載驅

載驅薄薄傳薄薄疾驅聲也正義曰序言疾駈故云疾驅駈與驅音義同皆謂駈馬疾行也如正義則孔經字作駈傳字作驅今本經傳皆作驅非也釋文云載驅欺具反又如字下皆同本亦作駈孔經本正作駈矣説文無駈字作驅爲正

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箋云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爲夕發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未嘗寢寐故爲發夕至明按孔説非也傳中自夕發發字未嘗訓爲行經無旦字傳益以旦訓發言自夕之開發至旦故曰發夕發夕即旦夕也箋申傳亦以發爲旦故云發夕由之往會若以發爲行不得云行夕由之往會也下箋云豈弟猶言發夕鄭以豈弟爲闓明故云猶發夕知鄭亦以發爲旦矣韓詩云發旦也説文鼖云禮昏鼓三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三通爲發明易林云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皆以發爲旦與毛傳合上有魯道下言齊子旦夕在道不必更言行也小宛傳云發夕至明正用此經發字

齊子豈弟傳言文姜于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尙書以弟爲圛圛明也傳以上章自夕至旦此章巳與齊侯會故云文姜于是樂易然或謂淫奔之人何有豈弟是不然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婦德以肅雝爲貴樂易乃肅雝之反非美詞也箋以上章是自夕至旦此章正是旦以後事故易傳爾疋釋言云愷悌發也正義謂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非也舍人孫李之説不可知郭註見存云發發行也初無闓明之説讀豈爲闓訓圛爲明始于鄭君爾疋訓愷悌爲發發亦是旦與毛同定本引箋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也是鄭亦因爾疋訓愷悌爲發以轉爲闓明也

正義曰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从定爲圛于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尙書以弟爲圛按説文序云書孔氏詩毛氏皆古文而圛字註云回行也从口睪聲尙書曰圛圛者(廣韻引説文有者字)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許所引巳用今文書洪範孔安國傳云圛氣落驛不連屬書正義曰圛即驛也故以爲兆氣落驛不連屬是安國巳定爲圛不始于賈逵

猗嗟

頎而長兮正義曰此言頎若長兮又曰今定本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如孔説則正義本作若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

不出正兮箋大夫二正士一正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義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孔巳言定本誤則所據本是大夫士二正校書者依正義之説不審文勢遂據定本改之耳

展我甥兮傳外孫曰甥正義曰外孫得稱甥者按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引證當矣孫毓云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禮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正義駁之謂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而于毛傳所以必據外祖者孔亦未能明也按成十三年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又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襄二十五年左傳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晉人于秦康公言我之自出而必本獻公鄭人于陳胡公子孫言我周之自出而必本武王此詩毛傳云外孫曰甥據齊僖公而言亦立文之體宜然也

舞則選兮傳選齊也正義曰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于樂節韓詩薛君章句云言其舞則應雅樂也與正義説同按周禮鄉大夫之職鄉射以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註鄭

司農云故書舞爲無杜子春無讀爲舞言能六舞如周禮註是射有舞此傳訓選爲齊盖謂六舞皆能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九十五終　南海桂文燦鄒伯奇新校　靈山秦培珊舊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九十六　學海堂　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魏

譜云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以後以强淩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爲平桓之時變風始作按邶鄘衛譜云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淇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强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彼疏言昭王以後强弱相陵此疏言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兩疏自相矛盾鄭于魏不得其君世之次故約略計之以爲平桓時詩始作耳孔必欲以諸侯專恣實之鑿也

葛屨

序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正義謂舉民俗君情以刺之非也序意專爲君言民俗巧利非甚獘俗故襄二十九年季札聞歌魏風曰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亦謂其君無德以輔之序言無德以將與季札之言合蓋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轉移之權操乎君上故序專云刺褊也卒章箋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使之耳深得序意

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正義曰摻摻爲女手之狀則爲纖細之皃故云猶纖纖也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按說文攕云好手皃詩曰攕攕女手从手韱聲徐音所咸切纖云細也从糸韱聲徐音息廉切二字音義俱别傳云摻摻猶纖纖作纖細解又不云好手自當作纖字原不必一依說文惟正義已引說文仍作纖字不言字異亦不言纖攕古字通殊不可解豈唐初說文本纖字下亦引此詩作纖纖耶文選古詩十九首註引韓詩曰纖纖女手韓亦與毛同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傳要褸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褸也領也在上好人尙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正義曰言褸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尙可使整治之又釋傳云此要謂裳要字宜从衣故云要褸也要是裳要則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按以要爲裳要此自是箋義傳意不必然玉篇褸云褸襻也襻云帥下系則褸襻一也說文帥佩巾也或作帨禮內則云左佩紛帨又曰女子設帨于門右召南無感我帨兮傳云帨佩巾也褸襻爲帨下系則褸是巾佩之類毛於上傳云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未三月非惟縫裳不可卽巾領之屬亦不宜使彼好手之人治之也正義以箋述傳殊非毛意鄭于上箋云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則此箋云在上者亦未必指裳要史記大宛傳云騫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索隱曰小顏以爲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晉書五行志云泰始初衣服上偏下豐著衣者皆厭褸據此則衣亦可稱要鄭謂裳不可縫衣之要領在上尙可整治之也正義謂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亦非箋意正義傳云好人女手之人定本女字上多一好字今本後人依定本加之也

汾沮洳

序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是陸本序作其君也首章箋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箋亦似指大夫正義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莫其集註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孔言義亦得通耳其所從本與王肅孫毓集註序同也乃其述經云其采莫之事殊異乎公路踐官何不爲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又以爲采莫是君此述經之疏恐屬後人添改孔所言定本是顏師古所定之本校書者誤以爲孔所定本遂從而改之也

殊異乎公路傳路車也箋云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軞車之族是也正義謂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以公路公衍爲一非也宣二年左傳云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杜註云皆官名傳又云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軞車之族杜註云旄車公行之官杜預見趙盾讓括爲公族則盾自以爲庶子可知傳言庶子爲公行則旄車爲公行之官可知正義據杜註遂以彼公族卽此公族彼公行卽此詩公行彼詩無公路而公行主旄車因以公路公行爲一官不思左氏果以趙盾爲公行何以不直曰爲公行而曰爲旄車之族杜預之言未可據也鄭以魏晉之制不必盡同而左傳又未有趙盾爲公行之說故此箋云公路主君子軞車庶子爲之卽引晉趙盾爲證已顯與杜異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倅者副車是旄車與戎車有别下箋云从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兵車卽戎車也是鄭以公路爲主戎車之倅公行爲主兵車行列各有其官不得爲一也

殊異乎公族傳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正義謂公族大夫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云主君同姓昭穆按周南麟之趾振振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振振公姓傳云公姓公同姓以上言公子是最親者其次親爲同祖又次爲同姓也唐風杕杜不如我同姓傳云同姓同祖也以上言同父同父之外次親者宜爲同祖也此經上二章惟言公路公行故訓公族爲公屬謂與公有廟屬之親者卽禮大傳所謂同姓从宗合族屬傳以屬訓族箋因以同姓申傳耳宣二年左傳云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成十八年左傳云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鄭果以此詩公族同彼公族上章公路已引趙盾以證而此章何以不引屏季爲證也

且左傳公族大夫有訓卿子弟之事此箋惟云主同姓昭穆所職亦殊未可牽合爲一周禮夏官有諸子掌國子之倅禮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與此公族相同鄭不引者以魏無德教其官制亦未必能依周禮也

園有桃

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序大夫憂其君三句爲一段不能用其民二句爲一段日以侵削二句爲一段經內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卽序儉嗇也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卽序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至末也序箋之意以魏君不能用其民者以無德教民無以戰故耳正義述序謂儉嗇不用其民誤矣

陟岵

序云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箋云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釋文云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正義述箋云箋以文承數見侵削嫌爲从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爲大國所徵發也如正義則孔所據序正是國小而迫數見侵削今本校書者依釋文之說易之當仍从原本

陟彼岵兮傳山無草木曰岵陟彼屺兮傳山有草木曰屺此與卷耳崔嵬砠俱與爾疋相反正義皆以爲傳寫之誤而釋文于卷耳則曰毛此傳與爾疋同是陸作釋文時卷耳猶未誤也于此傳則曰與爾疋異是本與爾疋異非傳寫之誤也說文砠作岨訓同卷耳毛傳岵屺訓同爾疋許用毛氏古人而岵屺訓與今毛傳異疑今本傳誤然此等處當據鄭箋爲定康成云爾疋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誣也又謂爾疋之文雜非一人所作未可全據以難是鄭亦有不信爾疋時此兩詩傳與疋異箋皆仍之是鄭亦以毛說爲然也

上愼旃哉猶來無止傳旃之猶可也父尙義正義曰父尙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已之意由父之于子尙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尙恩卒章傳曰兄尙親皆于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如正義說則全以父母兄爲義不取章末無止之言按止字傳箋無訓正義謂無止軍事其說不明說文讀云中止也从言賁聲引司馬法曰師多則讀讀止也然則父戒已無輕于退是爲父尙義也次章母戒已無棄身是母尙恩卒章兄戒已無死敵是兄尙親故皆于章末言之也

十畝之間

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正義曰無所居謂土田陿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按正義釋箋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陿民稠者以民有畏寇則內入旣云畏寇內入卽有無居宅者矣魏承虞夏之遺民知大義地雖侵削其民固有不盡从而遷者春秋文十三年魏亡久矣畢萬有魏傳且三世矣然魏壽餘謀歸士會傳言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士會旣濟傳言魏人譟而還地雖入晉而人猶稱魏人是魏民不遷于晉之驗此詩國削民存至無居此序說不誣泄泄傳云多人之皃顧序無所居爲說也

十畝之間兮正義謂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卽然舉十畝以喻其陿隘耳按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箋亦以十畝爲削小之證水經河水篇註云永樂澗水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又云今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一十許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如鄭註則魏之都城本甚迫狹加以外境侵削量地授田有不得不以十畝爲限者非虛舉以喻陿隘也

伐檀

河水淸且漣猗傳風行水成文曰漣按爾疋引此詩作瀾說文瀾云大波爲瀾又漣云瀾或从連徐鉉等曰今俗音力延切非是則漣乃瀾之或體小雅漸漸之石箋云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釋文云波漣音連一本作瀾據此則瀾漣誠一字矣然玉篇廣韻皆二字分載不云字同說文瀾字訓與爾疋同次漣字次淪字云小波爲淪引詩河水淸且淪猗瀾淪二字俱依爾疋爲訓而瀾字不引此詩許殆疑爾疋引詩作瀾爲非故別出漣字說文有幷或體下引書者如𧗊爲䖒之或體引逸周書𤔔爲𠭥之或體引國語漣字下或卽引此詩而徐氏等刪之不然說文已爲一字何以顧野王陸法言等皆不知也

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一夫之居曰廛正義曰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按夫田居宅同號爲廛周禮遂人夫一廛田百畝鄭以一廛爲居宅百畝爲夫田正義以取禾宜于田中故鄭且从傳不知鄭正以傳言一夫之居非言一夫之田與己廛爲居宅之說合故不易傳耳非特此也魏地削小授田十畝安得一夫復有百畝之田載師註云廛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者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是鄭以廛爲民居卽孟子所謂五畝之宅也傳一夫之居亦當如孟子釋文云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陸氏解廛字深得傳箋之意正義說非

不素飧兮傳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饔太多非可素不得與不受飧相配故易之也如鄭義不過謂禮飧太多引魚飧者明其少耳非以飧爲飯也正義以說文云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按今說文飧云餔也从夕食餔云日加申時食也則飧亦同食釋文云飧素門反字林云水澆飯也玉篇云飧水和飯也如釋文則水澆飯之訓乃呂忱說孔以飧爲飯之別名故引以實其言又誤謂說文語不可从也

碩鼠

序箋俱云大鼠正義曰釋獸于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靑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以上正義說　案正義引爾疋郭註關西呼鼩音瞿今本爾疋註云關西呼爲鼩鼠見廣雅邢疏云鼩音瞿今本作䶂誤也如正義及邢疏則䶂鼠爲鼩鼠矣爾疋釋文載註則爲䶂鼠云䶂音雀將畧反字林音灼云䶂鼠出胡地郭註本雀

字或誤爲瞿字沈旋因云郭以爲鼩鼠音求于反非也如釋文則郭以鼫鼠爲鼩鼠卽在鼠也與陸疏之說正同卽是此詩之碩鼠正義緣沈旋之誤以鼩爲鼩故是陸而非郭易晉鼫鼠子夏傳作碩鼠碩鼫字本通不必以爾疋作鼫詩作碩爲疑也

三歲貫女傳貫事也釋文云貫徐音官按古人音字有音某字卽作某字者徐仙民殆讀貫爲官說文官史事君也从宀从𠂤𠂤此與師同意是官亦事也魯詩作三歲宦女說文宦仕也仕則事君是宦亦事也玉篇云官宦也官與宦字雖異而義大同故魯詩貫作宦而徐音官傳云貫事也尙作臣刺其君箋雖亦云事而下言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從則作民刺其君傳箋宜有別也

唐

蟋蟀

序云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正義曰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自虞樂者下四句是也按此乃箋義鄭讀序欲其及時爲句故曰月其除下箋云是時農功畢君子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暇復爲之傳則讀序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爲一句故日月其除傳惟云除去也無已大康二句傳云已甚康樂職主也言無甚大樂主思居于禮樂也傳箋各殊正義尙欠分晰

山有樞

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按傳訓愉爲樂與爾疋合說文無偷字爾疋云佻偷也孫刻宋本說文曰佻愉也汲古閣說文佻偷也又曰愉薄也从心俞聲論語曰私覿愉愉如也小雅鹿鳴視民不恌傳云恌愉也釋文愉他侯反又音踰他侯反卽偷字春秋昭十年左傳引詩曰視民不佻杜預註云佻偷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示民不偷薛綜註毛詩曰視民不佻毛長曰佻偷也是愉與偷通故箋讀曰偷此詩之愉亦作婾張平子西京賦云他人是婾說文婾云巧黠也徐音託侯切偷取物者必巧黠音又託侯切是婾亦偷也序云刺晉昭公而經中他人是愉他人是保與蟋蟀今我不樂詞意大同薛綜西京賦註曰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婾言今日之不極意恣嬉亦如此也註言刺僖公豈誤記耶李善西京賦註曰舊註是者因而留之其有乖繆臣乃具釋並稱臣善以別之今此賦善註不言其誤或三國時序說亦有作刺僖公者因而留之也

山有栲傳栲山樗陸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愼正以栲讀爲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正義从之按爾疋云栲山樗郭註曰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說文栲作㭢云山樗也从木尻聲栲云木也从木虖聲二書皆在陸前皆以栲爲山樗陸豈未之見耶說文惟云梡从木尻聲亦無栲讀爲糗之語詩爾疋釋文俱音考玉篇苦道切說文徐音苦浩切皆不从陸疏之說也

弗鼓弗考傳考擊也釋文云鼓如字本或作擊非正義曰今定本云弗鼓弗考註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如釋文則經句有作弗擊弗考者如正義則孔所據本亦是弗擊弗考傳則云考亦擊也今汲古閣本如此是校書者據釋文定本改之句如原本乃合文選潘岳河陽縣詩曰頫如槁石火李善註毛詩曰子有鐘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李所引經傳正與孔本同

揚之水

素衣朱襮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國人欲進此服去从桓叔正義用箋述經曰國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襮之服以从于桓叔于沃國也按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桓叔雖封曲沃猶是大夫經言朱襮則是桓叔已服黼領傳諸侯二字明桓叔自僭爲諸侯國人見其服而欲歸之不得與鄭同正義不別非也

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正義曰晉封桓叔于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按序下正義引漢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于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是孔以漢志聞喜卽桓叔所封也不知漢志大略言之耳水經涑水篇註云涑水又西逕仲郵鄉北又西逕桐鄉城北竹書紀年曰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城于翼作濺至桐庭乃返者也今竹書作至桐而還漢書曰漢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者也如酈註則聞喜乃左邑之桐鄉也又曰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縣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春秋傳曰下國有宗廟謂之國在絳曰下國矣卽新城也王莽之洮亭也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濬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言不能流移束薪耳水側卽狐突遇申生處也春秋傳曰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曰夷吾無禮吾請帝以畀秦對曰神不歆非類君其圖之君曰諾請七日見我于新城西偏及期而往見于此處如酈註則左邑乃爲曲沃而鵠卽其所都鵠與曲沃一耳若如正義則聞喜爲曲沃鵠爲曲沃旁邑則桓叔方在曲沃國人何乃從之于鵠耶傳以曲沃爲大名鵠是其都故曰曲沃邑也

椒聊

序刺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經三章皆陳沃之蕃衍卽所以刺昭公之微弱亦猶陳古所以刺今也正義曰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強桓叔能修其政教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按山有樞序有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不語故正義爲此說不知彼經有他人入室之辭故序云爾此經惟言桓叔之盛所以刺昭公者令人于言外得之正義謂刺昭公之不知非經意亦非序意

椒聊之實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捄爾疋作莍釋木云椒樧醜莍李巡郭璞皆以莍爲椒之房是也捄說文云盛土于梩中也一曰擾也詩曰捄之陾陾徐音舉朱切此捄釋文音求按音求者如詩有捄棘匕有捄天畢皆長曲之皃箋言一捄當是梂字之誤說文梂櫟實也爾疋櫟其實梂莍爲椒樧實梂爲櫟實音義正同捄从手梂从木因形近而誤耳

遠條且傳條長也正義曰尙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

為長也按正義說誤說文莜云艸田器从艸倏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莜今作蓧是倏與攸通邕云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此傳謂椒氣條長故箋申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非謂椒之枝條長也下傳云言聲之遠聞也聲與馨同說文馨云香之遠聞者从香殸聲殸籒文磬聲云音也从耳殸聲殸籒文磬二字皆以殸得聲古音相近聞云知聞也凡从耳入者為聞从鼻入者亦為聞故香得為聞漢衡方碑云維明維允燿此聲香聲香即馨香是字通之驗如謂此傳為椒之枝條豈下傳亦可謂為椒之聲乎

綢繆

序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春秋桓二年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左氏不言封桓叔者為何人史記晉世家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而年表晉昭侯元年註云封季弟成師于曲沃曲沃大于國君子譏曰晉之亂自曲沃始矣如年表則是文侯封之君子譏其亂自此始實未亂也世家及揚之水序則云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焉合左傳觀之竊謂文侯蓋時桓叔必有爭立之事故左傳曰晉始亂曰故封桓叔于曲沃因亂故封實不得已而分國昭公在位七年中曲沃當有伐翼事以在春秋前故左氏畧其事而以始亂二字該之此詩刺晉亂正昭公七年中事也

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正義曰傳意以上句為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人則此句嗟歎已身不得見良人也子兮子兮自嗟歎也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言已無柰此良人何釋傳殊未明晰按易箕子之明夷釋文云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為荄詁子為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是劉向荀爽讀子為滋王輔嗣註云最近乎晦與難為比險莫如茲而在斯中王从蜀才本箕作其故以斯訓其而从劉向荀爽以茲訓子也然則此詩子即茲字故傳云子兮者嗟茲也箋不从傳故云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箋以子斥嫁取者之身則傳非指已身言茲夕茲夕如此良人何矣

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皃正義不釋傳說之義釋文經作邂覯云邂本亦作解戶懈反一音戶佳反覯本又作逅同胡豆反一音戶冓皮毛作傳時經字當是解覯解一音戶佳反即諧字也艸蟲覯止傳云遇也箋以男女覯精申之此詩是思得見之詞故不訓為遇而以說釋之解說即諧說言諧和而說也首章美室謂妻之美此章謂妻之諧說三章粲者粲當作姣傳云大夫一妻二妾則兼姪娣言也

杕杜

序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昭公封其叔父似不得謂不親宗族而此序云然者孔子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沃地大當時若裂之以封宗族使食采其中必無尾大之患計不出此而盡予成師如揚之水序有分國之詞且又半有晉國而宗族之無位祿者固多矣此其所以為不親宗族而骨肉離散與

其葉湑湑傳湑湑枝葉不相比也下章菁菁傳云菁菁葉盛也正義曰傳于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強不相親暱也枝條已稀其葉安得茂盛孔說誤也傳以首章經言同父同父人少故謂湑湑為枝葉不相比下章經言同姓同姓人稍多故謂菁菁為盛言枝葉雖盛與本幹亦不相比也比毗志反即庇蔭之庇孔讀為比次之比故誤耳

胡不比焉箋云比輔也正義曰比輔釋詁文彼輔作俌亦是輔之義也按釋詁弼棐輔比俱為俌故云俌亦輔之義說文輔云人頰車也而俌字註云輔也从人甫聲讀若撫以輔訓俌則字亦相通此詩以昭公無親求行人而輔助不知的在何年其後昭公弒而晉人立孝侯孝侯弒而晉人立鄂侯鄂侯奔而懷姓九宗有逆立反正之事卽翼滅後王猶命立哀侯之弟緡至莊十六年曲沃武公始以一軍為晉侯計魯惠公三十年昭公之死下至莊十六年尚延國脈者六十一年亦此詩之力也

羔裘

羔裘豹袪傳袪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註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袪尺二寸註云袂口也然則袂與袪別此以袪袂為一者袂是袌之大名袪是袌頭之小稱其通皆為袂按此言是也又曰此解直云袪袂定本云袪袂末與禮合又以定本為是斯不然矣說文袂云褏也从衣夬聲袪云衣袂也从衣去聲一曰袪褢也褢者袌也袪尺二寸春秋傳曰披斬其袪與毛傳合玉篇亦云袂也袪之為袂傳義確不可易定本云袪袂末者非以袪為袂之末言袪袂為裘之末耳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以歸往者乎乃念子故舊之人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懸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又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按大學言文王與國人交何卿大夫與民不應有故舊恩好周官比長職曰徙于國中及郊則从而授之註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从而付所處之吏碩鼠箋亦言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據此國與郊民可以互徙何此采邑不可適彼采邑此箋蓋以經言自我人居居自者用也卿大夫非其采邑之民不得役使故箋言此民是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正義說誤

鴇羽

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正義曰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為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故數不及緡也按以世次言則孝侯鄂侯共一世昭公至小子僅四世鄭必以君數為五者以緡在位二十八年未嘗有亂故耳然經言王事靡盬序言下从征役則緡時實有从王征伐之事桓七年左傳云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其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九年秋虢仲芮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小子侯于七年冬被弒緡于八年冬立則八年春滅翼之時緡已遁竄至冬始求得而立之也于時緡雖

袖海山房校印

立而曲沃止强號仲奉王命於先欲終其事故復合三國伐曲沃以定之他國猶會師豈本國全無徵發君子從役當在此時左傳序號仲于三國之上明此舉亦是王命故經言王事靡盬承連年爭戰之後故有不能蓺黍稷之言以此經及左傳觀之則箋數大亂至小子侯止序言從役在大亂五世之後種種皆合矣

集于苞栩傳栩杼也正義曰栩杼釋木文又引陸璣疏曰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栩又曰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秦風山有苞櫟傳櫟木也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梂又引陸璣疏曰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又曰此秦詩也宜从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陸以櫟爲柞櫟又以櫟爲栩杼正義引之不爲辨正殆亦以陸疏爲然按毛傳及爾疋以栩櫟爲二木說文栩云柔也从木羽聲其阜一曰樣柔云栩也从木予聲讀若杼櫟云木也从木樂聲柞云木也从木乍聲如說文則栩櫟柞爲三木陸氏以爲一木誤也然此說非獨陸氏釋木櫟其實梂孫炎曰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裹也說文樣云栩實从木羕聲梂云櫟實一曰鑿首从木求聲今以櫟實爲橡橡即樣字是孫叔然亦以栩爲櫟釋木栩杼郭景純註云柞樹蓋承孫陸之誤玉篇栩杼櫟柞諸說與說文同樣字雖不詁木名而於字云橡實則亦以栩櫟柞爲三木也

無衣

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正義曰號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而請命是孔以莊十六年王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因此詩請而得命也按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三略曰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師即軍也昭五年穀梁舍中軍傳云貴復正也以舍中軍爲復正是諸侯當二軍今命曲沃以一軍則雖名爲諸侯實尚不許列爲諸侯也此詩稱號公命晉後晉大夫以王命僅許一軍因時使之來復爲是請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杜註云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既賜命圭則亦可賜命服如秦襄公始命有詩受命復有詩是也春秋外賜命不書而傳往往載之計武公在位一年此詩請後左傳未嘗書王賜晉侯命則是請而不得未可以莊十六年傳當之矣此汲古閣本序作刺晉武公正義述序言美晉武公當是汲古閣本誤

豈曰無衣七兮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此傳言侯伯之禮亦與揚之水傳言諸侯繡黼丹朱中衣同桓叔之封也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言諸侯當封卿大夫今晉封桓叔不爲卿大夫而號爲曲沃伯是謂建國左氏傳即言建國揚之水詩亦直稱爲沃是曲沃伯服七章之衣久矣故此經曰我豈無此七章之衣乎但不如天子之衣安且吉耳鄭于揚之水箋云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則以曲沃未爲諸侯故國人欲進以諸侯之服此箋言晉舊有之者蓋據唐叔以來言之傳箋各別正義以箋述經同毛于鄭非也

豈曰無衣六兮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于天子之卿猶愈于否正義謂鄭以諸侯入爲卿大夫各依本國命數不服六章故云得受六命之服次于天子之卿猶愈于否毛意則不必然大車傳云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彼天子大夫出於封畿即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則侯伯七命入仕六命較然可知是以淇澳傳云重較卿士之車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皆以卿士別之不言侯伯車服但鄭衛皆實入爲卿士晉武初并晉國未仕王朝此傳言天子之卿六命者毛以晉大夫本請七章特以侯伯之品視天子之卿可以稱七亦可以稱六猶王風揚之水本是成申以甫許爲申同姓遂變言甫許非謂願得六命之服與鄭殊也

有杕之杜

噬肯適我傳噬逮也正義曰釋言文按爾疋釋言云遏遾逮也郭註曰東齊曰遏北燕曰遾皆相及逮詩作噬爾疋作遾正義不言字異豈孔所見爾疋本亦作噬耶邢疏謂郭所引者方言文今方言亦作噬

葛生

序刺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箋云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鄭解序中喪字爲棄亡非謂死亡也予美亡此箋訓亡爲無又云从軍未還未知死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箋云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皆未嘗言其夫死亡正義述經云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是以爲死亡也非箋意亦非序意

采苓

人之爲言釋文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正義述經上下俱作人之僞言又云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如孔說則正義从定本作僞言今汲古閣本經文俱作爲言校書者依釋文及王肅諸本改之也當仍作僞字乃與正義合

皇清經解卷三之九十六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九十七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靈川秦培壎舊校　南海任文熾鄧伯奇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秦

譜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正義曰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因以詩言終南爲非唯自岐以西之證不知終南亘今鳳翔岐山郿三縣及西安一府之境是岐西亦有終南又引春秋時秦境東至于河適足爲襄公未得周地之證皆不足以難本紀也按本紀云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又云戎侵奪我岐豐

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上言岐西下言岐豐已自差互且如本紀云獻岐東地于周卽應是周地文公之後東拓境土如武公代彭戲氏彭戲卽彭衙在今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縣杜鄭鄭卽鄭桓公故封在今同州府之華州杜爲杜伯之國亦在華州界穆公滅芮芮在今同州府朝邑縣西二里有故臨晉城竹書紀年云秦穆公二年滅芮築壘以臨晉地故曰臨晉又滅梁梁在今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里秦滅之以爲少梁邑以上皆在岐東周人何以曾不致詰一任秦人取之而太史公于杜鄭居地又何以不書某年取周某地乎可知平王賜之久爲秦地襄公方事西戎未遑東略至子孫乃稍稍闢耳鄭以襄公能取周地終南序有明文信史遷不如信子夏故斷以爲全得西畿也譜又云其封域東至迤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迤山不知的在何處漢志禹下二禹貢北條荆山在南有疆梁原洛水東南入渭水經渭水篇註云渭水之南沙苑之北卽懷德縣故城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荆渠卽夏后鑄鼎處也漢懷德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朝邑東去河三十五里如譜說荆山以表秦境則襄公時東已至河僖十五年戰于韓韓卽晉之韓原得與秦之少梁同壤者襄公受地未及河耳故晉得跨河而有之莊二十一年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酒泉在今同州府澄城縣杜註以爲周邑則是東周畿內近虢之地錯入西都者故天子以賜虢也

車鄰

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正義謂天子諸侯皆有寺人與內小臣其官各別因謂傳云內小臣是在內細小之臣按小雅巷伯篇寺人孟子釋文云寺如字又音侍此詩釋文云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然則毛作傳時經文是侍人故毛以內小臣釋之如作寺人則鄭必據周禮以易之箋不易傳知鄭箋詩時亦作侍人序云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卽據經侍人爲說孟子亦云侍人瘠環不必定如周禮爲寺人之官也

駟鐵

駟鐵孔阜傳鐵驪阜大也釋文經本作驖汲古閣經本作鐵正義曰驖者言其色黑如鐵是正義經本亦作鐵今本或言驖或言驖者依釋文誤改說文驪云馬深黑色从馬麗聲驖云馬赤黑色从馬戴聲詩曰四驖孔阜如說文則驪與驖色別故傳訓鐵爲驪若作驖毛必不訓驪矣許作說文時經作驖故訓與毛異

載獫歇驕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屬車之簉載獫猲獢薛綜說初出田時事爲以副車載此田犬而行故薛綜與李善皆不引毛鄭爲解張在鄭前鄭不依用者賦家引經類多假借且此是既狩之後四馬既閑傳云習也彼閑爲調習田馬則此載當爲調習田犬鄭故望傳爲此解也釋文徐說文音力劍反歇本又作猲說文音火遏反此說文舊音不知徐氏何以不用別音歇虛檢切猲許謁切

小戎

游環脅驅傳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愼駕具所以止入也釋文本作靳環云本又作靷沈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居覺反無取于靷也按說文靳云當膺也此篇亦同既是當膺不可以言背上又靳訓固也亦不得謂無常處依毛作靷爲是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釋文引沈云在驂馬背上毛惟言在背上未云驂馬服馬也箋云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釋名云脅驅當服馬脅也毛惟言愼駕具而已詳觀傳意不言服馬良以次章云四牡孔阜有騏駵騧驪四色之馬三章云俴駟孔羣明言一乘之馬此章但言駕我騏馵則有騏文與左足白之馬而已是僅有二馬釋文引王肅云小戎駕二馬者子雍述毛者也既爲二馬則脅驅常服馬之外脅依釋名游環亦當在服馬背上若駕四馬以防驂馬之出入若駕二馬則亦備此二器傳言所以禦出所以止入姑解二器之用非謂此章實有驂馬正義謂此經所陳皆爲驂馬設之非經旨

陰靷鋈續傳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正義曰靷者以皮爲之繫于陰板之上今驂馬之引又引哀二年左傳兩靷皆絕以證橫軏之前別有驂馬二靷孔以此章專言驂馬故其言如此傳意不必然也哀二年左傳之兩靷杜氏無解傳二十八年傳韅靷鞅靽杜註云在胸曰靷則靷屬車之馬有之不必定爲驂馬也說文靷云引軸也既爲引軸則不必定繫于橫軏之前也上句傳云靷環游在背上此傳云靷所以引明服馬背上有靷過陰板下以引軸故曰陰靷其繫之處當如說文在軸上矣正義又曰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不名鋈言鋈白金者鋈非白金之名謂鍍此白金以沃灌靷環非訓鋈爲白金也按說文金部鋈鐐俱訓白金軸卽鋈云白金也从金芺省聲與毛傳合箋亦云白金飾續靷之環未可據爾疋以駁傳箋也說文軜字下引詩沃以觼軜錞字下引詩沃矛沃錞皆以鋈爲沃者偶从省文釋名云鋈沃也冶白金以沃灌靷環也依說文軜鋈二字詁義而誤孔又依劉而誤靷非可以沃灌者也正義又曰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孔謂以靷爲環無論驂服馬之靷既以引車安能屈而爲環當是別以一皮作環以環在靷上故謂之靷環毛謂以白金續靷鄭謂以白金飾續靷之環傳箋亦當有別

駕我騏馵傳騏騏文也正義曰色之靑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按說文綥云帛蒼艾色从糸畀聲詩縞衣綥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綥或作綦是綦爲蒼艾色鄭風出其東門縞衣綦巾傳云綦綦文是也說文騏云馬靑驪文如博棊也从馬其聲驪卽黑也是騏爲靑黑色曹風鳲鳩其弁如騏傳云騏騏文及此傳是也正義以綦釋騏其誤矣至騏綦古字本通詳見鄭風然不可以釋毛傳

鋈以觼軜傳軜驂內轡也箋云沃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于軾前按說文軜云驂馬內轡繫軾前者从車內聲詩曰沃以觼軜與毛傳合傳未解軜繫于何處故箋以繫于軾前申之非謂軜爲納也說文觼云環之有舌者从角夐聲或作鐍然則驂之內轡名軜軜之環名觼以白金飾觼故謂之觼軜正義曰鋈以瓊納謂白金飾皮爲瓊以納物也又曰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于軾前釋文云軜音納內也孔陸皆讀軜爲納殊失傳箋之意

蒹葭

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序言未用周禮而經言伊人八字毛鄭意義毛以非禮則人不服欲得人服之道必用周禮是以人爲國人鄭以欲用周禮必得知周禮之人是以人爲有位之人看人字雖異而意重周禮一也平王初年周之典籍从王東徙然自文武來禮行數百年上大夫猶能知其意故見秦仲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則美之見襄公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則美之其餘一切之禮行于岐豐者一蒐輯而可具襄公果能得人使之講明切究勒成一書行之西陲傳之東國何患至孔子時而禮已不具哉以襄公賢主失此事機子孫因循襮以戎索至始皇而遂有焚燒先典之事此詩之作係周禮之存亡者大矣子夏本長于禮又得列國之史考之斷爲譏公未能用周禮誠痛之也誠惜之也

終南

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騶鐵序言始命此序亦言始爲諸侯得不是同時者彼是襄公以兵送平王在洛邑受命此在騶鐵小戎之後已取岐豐之地襄公爲諸侯久矣至是始受顯服序故以能取周地表之小雅采菽云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大雅韓奕云王錫韓侯元衮赤舄僖二十八年左傳晉文公獻楚俘于王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諸侯朝于天子有賜服之事此詩言終南言君子至止襄公當亦朝王京師受服歸國大夫因而進戒也

終南何有傳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正義曰地里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其山高大是爲周地之名山也漢志武功縣下作太一孔引作大山誤豈漢志別本有作大山者邪孔于秦譜云終南在長安東南此引漢志以爲武功之山則不得爲長安東南矣水經渭水篇註云渭水又東逕武功縣故城北王莽之新光也地里志曰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也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于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酈元據班志亦以太一爲終南然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一辭綜註曰二山名也李善註曰漢書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五經要義曰太一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此云終南大一不得爲一山明矣蓋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耳潘安仁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巀嶭太一巃嵸李善于上句註云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如張潘二賦則太一非終南張云于前則終南潘云面終南蓋以長安南山爲終南不但此也班孟堅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志出孟堅而此賦以終南在長安之左與太華連文然則志言太一爲終南特謂古文家言如此班氏亦所不信而以在長安之左者爲終南可知矣召南南山傳云周南山曹風南山傳云曹南山齊風南山傳云齊南山此終南不繫于秦明襄公能取周地也不言周之南山者終南于渭南西東皆有之也潘安仁關中記云終南一名中南言居天之中在都之南畢南以概之耳不止于南也

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毛言朝廷之服猶言天子命服班孟堅兩都賦序云海內清平朝廷無事李善註蔡邕獨斷曰或曰朝廷亦皆依違尊者所都連舉朝廷以明之是也傳但舉朝廷以明序云顯服不言服于何所正義釋傳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恐非毛意

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傳言畢道如堂之平耳不云如牆故箋易之云邊如堂之牆然正義引爾疋畢堂牆以釋傳非毛意也箋當云基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孔作正義時誤作畢也堂也遂曲爲之解曰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恐亦非箋意正義曰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如孔言則傳原作畢道如堂無平字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當依原本乃合畢玉篇作嶧云南山道爾疋釋文云畢又作嶧說文無嶧字

黃鳥

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詩也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左傳與此序均言以此聖人平日緒論二子親承聖指而爲此書法也毛傳不顯箋云穆公使臣从死與序說合皆爲罪穆公應劭漢書註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从死如應說不過一時酒後之言羣臣共聞而三子獨許以身殉則三子亦有罪焉序豈肯以以人从死坐穆公哉應仲遠之言非事實也或曰序下箋云从死自殺以从死何也此鄭謂穆公令其自殺非必身自殺之乃爲以人从死耳王仲宣詠史云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妙得序意

百夫之特傳乃特百夫之德鄘風柏舟實爲我特傳云特匹也此詩次章百夫之防傳云防比也徐仙民云防毛音方則爲比方之比三章百夫之禦傳云當也以比之訓例之則爲相當之當非抵當之當此章特亦當訓匹言奄息之德可匹百夫箋易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乃是特出之義傳箋別矣正義云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出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强毛同鄭非也

百夫之防毛作傳時經字當作方故毛訓比也鄭作箋時經字作防故鄭云防猶當也方防古字通

晨風

欽欽然兩之字俱指賢臣故此箋易傳云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正義述經傳箋不別非也

忘我實多傳今則忘之矣上句憂心欽欽傳云思望之心中欽

隰有六駮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爾疋說文訓與毛傳同山海經西山經云中曲山有獸如馬而身黑二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名曰駮食虎豹可以禦兵爾疋郭註引之云有獸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玉篇駮字註云獸似馬身白尾黑一角有爪嗥聲如鼓食虎豹出中曲山如郭顧二家則身白如山海經則身黑較然不同要當以毛傳及爾疋說文爲據爾疋入釋畜不入釋獸則亦馬之類可以畜養者故鄭箋謂山之櫟隰之駮者其所宜有也傳箋不釋六字正義引王肅云六據所見而言也按廣韻云六駮獸名則此物自名六駮非據所見陸機疏以駮馬爲梓楡正義曰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不知詩人託物起

與隨暢卽言非如後世詞人艸木禽蟲斤斤相配況上章以駮疾之鳥入鬱積之林已是一鳥一林則此章一木一獸又何嘗不相配耶

無衣

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襗褻衣近汚垢正義曰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襗說文云襗袴也是其褻衣近汚垢也襗是袍類故論語註云褻衣袍襗也按箋破字必曰當讀爲某不則曰某當作某今箋並不言是未破字也說文衷云裹褻衣从衣中聲春秋傳曰皆衷其衵服衵云日日所常衣从日从衣日亦聲褻云私服从衣埶聲詩曰是褻袢也箋云褻衣卽衷衵之類故云近汚垢正申傳潤澤之意正義見箋言褻衣誤謂鄭易傳爲襗且引說文証之不知說文襗云袴也袴云脛衣也釋文云澤如字毛澤潤澤也鄭褻衣也說文作襗云袴也惟云說文作襗不云箋作襗知此箋原本作澤褻衣近汚垢也

王于興師箋云君不與我同欲而于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正義曰箋言王於興師謂于王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爲言耳正義誤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諸侯擅相征伐非王法所有箋意必不如此鄭以傳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傳意以此章非王興師故申之云君不與我同欲假託王于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謂康公飾詞以起衆耳

渭陽

序言康公卽位追憶渭陽送舅而作身爲國君而其母不獲享一日之養人子于此殊難處心但僖二十四年秦納文公康公送之至文七年康公卽位經十有七年而詩始作亦非無故文七年左傳云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衞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衞是時晉人迎立公子雍雍爲文公之子康公發兵送之念及文公之入因思渭陽贈別見舅如見母焉今日舅且不存更送其子而我更不得以見舅者見母經所謂悠悠我思者此矣序言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確不可易

曰至渭陽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于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按水經渭水篇云又東逕美陽縣南雍水从北來註之酈註雍水合鄧公之水出鄧艾祠北故名曰鄧公泉數源俱發于雍縣城南縣故秦德公所居也雍水又合杜水漆水岐水中亭川諸水南流入渭此下渭水又東逕郿塢南又東逕槐里縣南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渭城南渭城卽秦咸陽也是雍在渭北由雍至咸陽皆循渭水北岸東行不須渡渭故箋直言東行送舅氏于咸陽正義謂雍在渭南誤箋惟言至咸陽之地正義謂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亦非

權輿

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正義謂公食大夫禮備設衆物故稻粱在簋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此猶泥于康成禮註爲毛鄭作調人也按公食大夫禮註云進稻粱者以簠秋官掌客註云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而于此詩箋不易傳知禮註未爲定解說文簋云黍稷方器也簠云黍稷圜器也如說文則簠亦可盛黍稷如毛此傳則簋亦可盛稻粱蓋韓序云襄公未能用周禮學者于秦風止不必執三禮以說之

陳

宛丘

子之湯兮傳子大夫也湯蕩也序言刺幽公箋與序同傳以子爲大夫正義謂毛意以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非也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此不獨戰國爲然古來入君縱欲敗度皆有諂媚之臣道之毛學原于孟子此經有子毛以詩人責此大夫遊蕩無節不引其君以當道幽公之惡皆此大夫逢長之刺大夫卽以刺幽公也毛讀湯爲蕩非訓湯爲蕩湯與蕩古今字論語坦蕩蕩釋文云魯讀蕩爲坦湯今從古是蕩爲古文史記秦本紀寧公遣兵伐蕩社徐廣曰蕩一作湯社一作杜索隱曰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允其色曰蕩社徐廣曰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是湯與蕩通太史公與毛皆用古文也

宛丘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爾疋釋丘云宛中宛丘郭註曰宛謂中央隆高又丘背有丘爲負丘郭註曰此解宛丘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于背上又丘上有丘爲宛丘郭註曰嫌人不了故重曉之如郭說正與毛傳相反正義是毛非郭謂爾疋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按隆高隆峻言出郭氏而丘背有丘丘上有丘經文若此非高而何爾疋釋文宛有二音一施博士音於阮反說文宛屈艸自覆也魏風宛然左辟傳宛辟皃正義謂左還而辟是宛有屈還之義說文宛又作惌玉篇惌引周禮註云惌小孔皃然則宛者屈還而有孔竅故孫炎李巡皆以爲下依毛傳爲說也一音於粉反郭云蘊積隆高也是郭讀宛爲蘊音讀巳分故義從而異耳然郭註言高若專就宛丘三節論誠與毛傳異若合上文言之則不可與毛同上文言左高右高前高後高卽傳所謂四邊高也四邊旣高則所謂如負一丘丘上有丘者雖若高峻以在四高之中其勢亦爲下矣

値其鷺羽傳鷺鳥之羽可以爲翳正義謂爾疋翿作纛音義同按爾疋翿纛也纛翳也釋文云纛字又作翳說文翿作翳無纛字玉篇系部增纛字註云亦作翿而羽部翳與翿同是翿當作翳而纛翳字通非止音義同矣翿之爲訓有三一爲舞器一爲蔽翳一爲羽葆幢葉中郎云以旄牛尾爲之大如斗在左騑馬軛上所謂黃屋左纛爾疋孫炎云纛舞者所持羽郭云今之羽葆幢翳郭云舞者所以自蔽翳王風君子陽陽傳云翿纛也翳也纛當如孫炎爲所持之羽卽此詩上傳鷺鳥之羽也翳當如郭註爲蔽翳與此傳同說文翳翳也所以舞也上句爲蔽翳下句爲舞器又云翳華蓋也說文無纛字故以翳爲華蓋卽羽葆幢卽左纛也

東門之枌

序疾亂也上宛丘序言幽公淫荒昏亂此言幽公淫荒幽公當厲王之世去作序時遠矣序得鑿然言之者古者諸侯[illegible]

史記陳杞世家楚入陳孔子讀史記曰賢哉楚莊王是也胡公初封德肅愼氏之矢隼集陳廷孔子尙教以求諸故府況在陳六載采詩傳聞參之記載刪詩時授子夏序之其于陳上世之君號謚行事故有可得知之者說詩者或疑序僞過矣

東門之枌傳枌白楡也正義引釋木云楡白枌孫炎曰楡白者名枌是枌爲白楡也按傳亦非必依爾疋爲說唐風隰有楡毛無傳以楡是常木人所易知此傳釋爲白楡枌卽可因此識彼也說文云枌楡也不言白者上楡字註云楡白枌與爾疋同上已言楡白者爲枌故此不復言白楡也白楡亦名枌楡漢書高祖禱豐枌楡社張晏曰枌白楡爾疋郭註曰枌楡先生葉後著莢皮色白是也其爾疋云蘵莖郭註謂今之刺楡云無姑其實夷郭註謂其味辛香所謂蕪荑者許叔重統謂之山枌楡說文梗云山枌楡有束莢可爲蕪荑者以唐風言山有樞而無姑生山中故統謂之山枌楡如說文則無姑亦有刺非無樞矣

穀旦于差箋云差擇也正義謂此二句男擇女下二句女子亦不復績麻與男子聚會而序下正義曰首章獨言男婆娑于枌栩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于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詞如此則穀旦于差亦當爲女擇男前後矛盾矣按經兩言婆娑首章是男子獨舞次章是女子從之而舞三章俱在所會之處云視尒如荍貽我握椒方是男女相悅之詞也序下正義誤

衡門

序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箋云誘進也掖扶持也正義曰云掖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从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旁扶之故以掖爲扶持也定本作扶持如正義云云則箋原云掖臂也故引左傳而以持其臂而投之城外釋之末句當云故以掖爲臂也校書者據定本以改箋復改正義當仍依原本

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見之可飲以㾮飢釋文云樂本又作㾮毛音洛鄭力召反是陸經本作樂言別本有作㾮者也正義曰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如正義則孔依箋經本作㾮鄭于經破字必云當作某字今箋不言是鄭作箋時經本作㾮也今汲古閣本經文作樂飢是校書者據釋文本及定本改之當改作㾮乃合正義原本

東門之池

彼美淑姬正義曰美女而謂之姬者以皇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美女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按陳先大姬武王元女實配胡公開國之祖母也詩人願得姬姓之賢女以配其君亦望其君之法祖何乃遠引黃炎以爲婦人之美稱乎

可與晤歌傳晤遇也正義不釋晤之訓遇按爾疋云遇逢也釋文云逢五故反字又作迕爾疋又云逜寤也釋文云逜孫炎作迕是遌迕逜三字通詩邶風寤辟有摽說文引作晤是晤與寤二字通音皆五故反逜可通晤故晤得訓爲遇也

可以漚紵釋文云字又作苧按說文作紵云緑屬細者爲絟粗者爲紵从糸宁聲文選張平子南都賦云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李善註引說文曰苧麻屬是漢時紵亦作苧註故引紵字訓以註之說文又有芧字云艸也可以爲繩徐音直呂切與苧字音同南都賦云艸則藨苧薠莞註引說文曰苧可以爲索此卽說文芧字而賦乃作苧者玉篇云苧與芧同艸也

可以漚菅正義引白華箋斷以爲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爲茅此說是矣又引爾疋郭註曰茅屬引陸疏曰菅似毛又以菅茅爲二物殊未分曉按詩有白茅有菅茅白茅包之白茅束兮白茅也菅兮菅茅也郭景純謂菅爲茅屬陸元恪謂菅似茅對白茅及他茅而言白華箋云人刈白華于野已漚之名之爲菅說文菅茅也茅菅也專就菅茅言也此詩云可以漚亦爲菅茅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興也毛牂然盛皃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案標有梅迨其謂之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彼梅之隋落在春末夏初尙言迨其謂之此楊葉之盛在三月時與彼一也序言婚姻失時傳易之爲男女失時蓋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男女旣已失時則雖三月可行不必及秋冬故男備禮而來女應隨夫而行乃昏而期之至明星煌煌然而女猶不至所以刺耳正義謂毛依荀卿以秋冬至首春爲昏之正時過首春卽爲失時以經及傳考之殊未確也

墓門

夫也不良傳夫傅相也此傳當以夫傅二字句毛讀夫爲傅也相也二字句釋傅字也正義引鄭特牲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註云夫或爲傅得之矣又云或爲傳者正謂此詩夫爲傅也孔以毛無破字之例故謂訓夫爲傅不知毛傳如此者多皆是破字特未如鄭言當讀爲某字當作某字耳

歌以訊之傳訊告也釋文云訊之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爾疋釋詁誶諫謁訊誥告也釋文訊作誶云沈音粹郭音碎告也本作訊音信如釋文則訊誶二字本通廣韻誶引此詩云歌以誶止訊作誶爲當與上句萃協之依廣韻亦當作止韓詩作訊云諫也訊亦當音息悴反離騷云謇朝誶而夕替王逸註云誶諫也引詩誶予不顧與韓詩訓同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傳侜張誑也按與爾疋釋訓同書無逸譸張爲幻馬季長本作輈張說文譸云譸若𠷎引書譸張爲幻玉篇𠷎云𠷎張誑也楊雄國三老箴云姦冠侏張侜輈譸𠷎侏六字音皆同皃狀之詞音同者字可通傳云誑也說文侜云有壅蔽也讒人誑欺其君卽多所壅蔽義與傳合箋云誰誑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按簡兮西方美人箋謂周室之賢者彼美人兮箋謂碩人此箋所美謂宣公非以宣公爲美人也離騷云恐美人之遲暮王逸註云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如王叔師說則謂人君爲美人者特以其服飾之美然離騷猶指君說箋云所美之人則美是臣子心中美之釋文云韓詩作娓美也按說文娓云順也讀若媚廣韻娓云媚也然則韓詩作娓訓媚猶詩所謂媚于天子媚茲一人也與箋義合矣

心焉忉忉傳箋俱無釋觀下章傳云惕惕猶忉忉也則忉忉有傳釋文忉忉都勞反憂也憂也二字當是傳文寫書者脫之

當補八

月出

月出皎兮傳皎月光也正義釋傳曰大車云𥈭如皦日則皦亦日光言月光者皦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爲月光如正義說則經文與傳字原作皦寫書者改爲皎也釋文經作皦云皦古了反本又作皎月光也當改作皦乃合正義原本汲古閣本經下釋文云皎古了反本又作皦誤

株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正義述經云君何爲于彼株林之邑从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兮又云我匪是適彼株林之邑从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兮又云定本無兮字如正義則孔經本上下句末有兮字校書者據定本改之也當依原本乃合

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箋又馬六尺以下曰駒釋文云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同如釋文經駒字當作驕六朝時有改爲駒者故沈云然按說文駒云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从馬句聲駒爲二歲之馬尙須敎習故禮有攻駒之文不可以駕車明甚說文驕云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唯驕皇皇者華篇是說大夫出使詩云我馬維駒說文引作驕則傳言大夫乘駒當作驕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與說文驕訓合是鄭作箋時亦作驕正義述經釋傳略不致疑是作正義時經傳箋猶作驕不知何時始改作駒當依釋文本改正汲古閣本此章經下不載釋文豈以乘驕駭俗故刪之耶正義引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昏于夏氏然則王意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从君適株故作者幷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如王子雍說則序刺靈公傳意兼刺孔儀竊謂傳意惠刺二子乘馬乘駒卽二子所乘刺二子正以刺靈公亦猶宛邱刺幽公而傳以經中子字爲大夫也

澤陂

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云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正義巳謂樊光爾疋註引詩作有蒲與茄則鄭作箋時經字作茄故云芙蕖之莖曰茄若是荷字鄭應云荷讀如茄今箋不然知鄭經字作茄矣正義謂鄭取莖爲喻以荷爲大名故言荷恐非鄭意必如傳乃是以荷爲大名耳

傳如之何傳傷無禮也正義因傳此句分別傳箋是也但謂傳此有美一人之無禮則三章碩大且儼無禮之人何有矜莊恐不可通也今按傳有美一人當謂君子傳意言彼澤陂之中有女譽男汝之性如蒲然有男與女汝之色如荷然男女相說無禮如是有美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巳歎傷當可如何時事如此亦惟寤寐無爲涕泗俱下滂沱然巳耳次章言無禮如是有美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巳碩大且復靜好時事如此亦惟寤寐無爲中心憂之悁悁然巳耳三章言無禮如是有美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巳碩大且復矜莊時事如此亦惟寤寐無爲至于輾轉伏枕巳耳傳意或當然是時陳之風俗敗壞巳甚作者憂思感傷至于如此積誠所感國之人皆知淫亂之爲非當少西雖作難以孔儀二人亦知悔悟猶能與楚師以討徵舒詩可以興豈不信哉雅亡而後至是而風亦亡抒三百篇之終而開春秋之始此風俗人心一大關楗毛傳傷無禮一語能窺其深矣

有蒲菡萏傳菡萏荷華也爾疋以菡萏爲芙蕖華說文蕑云菡蕑芙蓉華未發爲菡蕑巳發爲芙蓉爾疋以遞爲芙蕖葉說文以荷爲芙蕖葉說文無遞字以芙蕖爲此艸之大名以荷當爾疋之遞今說文荷字徐音胡哥切非也揚雄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綠衣兮顏師古註謂茄亦荷字茄荷字自通然揚言綠衣則亦以荷爲葉說文原于訓纂故其說如此毛傳據鄭詩隰有荷華以荷爲大名菡名爲華與爾疋合傳說不可易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九十七終

南海桂文燦 靈川秦培瑞覆校 鄧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類卷三之九十八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著

檜

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正義曰檜卽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按鄭譜言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檜先于鄭故先明檜之賜履然水經洧水篇云洧水出河南密縣馬領山又東南過其縣南註云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公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以鄭不時城也洧水又東南逕鄶城南註引劉氏云鄶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鄰于虢鄶滎之南左濟右洛居陽鄭兩水之間食溱洧焉徐廣曰鄶在密縣妘姓矣不得在外方之北也檜卽今河南開封府之密縣縣東三十里有故密城驗其地勢乃在外方之東鄭註引劉氏之言不云詩譜則此三句疑後人加之譜上言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下言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此三句以接上文極爲明順不應以檜國在禹貢三句橫亘其閒正義謂外方在鄭南界故檜居其北鄭卽今新鄭更在密縣東八十餘里亦爲外方之東也

祝融氏名黎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是謬耳按史記楚世家云卷章生重黎索隱引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索隱以此解爲當如小司馬說則太史公非以少昊之重顓頊之黎合爲一人鄭譜云名黎自據左傳正劉氏所謂對重則單稱黎也

羔裘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序下正義云首章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翱翔逍遙卒章上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絜遊宴不强政治此說非也逍遙翺翔是遊燕經文自明以朝服燕祭服朝箋明言是其好絜衣服先言燕後言朝箋明言見君之志不强于政治是序所云

史記陳杞世家楚入陳孔子讀史記曰賢哉楚莊王是也胡公初封德肅愼氏之矢隼集陳廷孔子尙致以求諸故府況在陳八載采諸傳聞參之記載刪詩時授子夏序之其于陳上世之君謚行事故有可得知之者說詩者或疑序僞過矣

東門之枌傳枌白楡也正義引釋木云楡白枌孫炎曰楡白者名枌是枌爲白楡也按傳亦非必依爾疋爲說唐風隰有楡毛無傳以楡是常木人所易知此傳釋爲白楡枌即可因此識彼也說文云枌楡也不言白者上楡字註云楡白枌與爾疋同上已言楡白者爲枌故此不復言白楡也白楡亦名枌楡漢書高祖禱豐枌楡社張晏曰枌白楡爾疋郭註曰枌楡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是也其爾疋云櫙荎郭註謂今之刺楡云無姑其實夷郭註謂其味辛香所謂蕪荑者許叔重統謂之山枌楡說文梗云山枌楡有朿莢可爲蕪荑者以唐風言山有樞而無姑生山中故統謂之山枌楡如說文則無姑亦有刺非無樞矣

穀旦于差箋云差擇也正義謂此二句男擇女下二句女子亦不復績麻與男子衆會而序下正義曰首章獨言男婆娑于枌栩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于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詞如此則穀旦于差亦當爲女擇男前後矛盾矣按經兩言婆娑首章是男子獨舞次章是女子從之而舞三章俱在所會之處云視尔如荍貽我握椒方是男女相悅之詞也序下正義誤

衡門

序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箋云誘進也掖扶持也正義曰云掖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从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旁扶之故以掖爲扶持也定本作扶持如正義云云則箋原云掖臂也故引左傳而以持其臂而投之城外釋之末句當云故以掖爲臂也校書者據定本以改箋復改正義當仍依原本

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釋文云樂本又作瘵毛音洛鄭力召反是陸經本作樂言別本有作瘵者也正義曰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如正義則孔依箋經本作瘵鄭于經破字必云當作某字今箋不言是鄭作箋時經本作瘵也今汲古閣本經文作樂飢是校書者據釋文本及定本改之當改作瘵乃合正義原本

東門之池

彼美淑姬正義曰美女而謂之姬者以皇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美女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按陳先大姬武王元女實配胡公開國之祖母也詩人願得姬姓之賢女以配其君亦望其君之法祖何乃遠引黃炎以爲婦人之美稱乎

可與晤歌傳晤遇也正義不釋晤之訓遇按爾疋云遇遻也釋文云遻五故反字又作迕爾疋又云遻寤也釋文云遻孫炎作迕是遻迕遌三字通詩邶風寤辟有摽說文引作晤是晤與寤二字通音皆五故反遻可通晤故晤得訓爲遇也

可以漚紵釋文云字又作苧按說文作紵云檾屬細者爲絟粗者爲紵从糸宁聲文選張平子南都賦云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李善註引說文曰苧麻屬是漢時紵亦作苧註故引紵字訓以註之說文又有茡字云艸也可以爲繩徐音直呂切與苧字音同南都賦云艸則藨苧薠莞註引說文曰苧可以爲索此卽說文茡字而賦乃作苧者玉篇云苧與茡同艸也

可以漚菅正義引白華箋斷以爲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爲茅此說是矣又引爾疋郭註曰茅屬引陸疏曰菅似毛又以菅茅爲二物殊未分曉按詩有白茅有菅茅白茅包之白茅束兮白茅也白茅菅兮菅茅也郭景純謂菅爲茅屬陸元恪謂菅似茅對白茅及他茅而言白華箋云人刈白華于野已漚之名之爲菅說文菅茅也茅菅也專就菅茅言也此詩云可以漚亦爲菅茅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興也毛牂然盛皃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案摽有梅迨其謂之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彼梅之隋落在春末夏初尙言迨其謂之此楊葉之盛在三月時與彼一也序言婚姻失時傳易之爲男女失時蓋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男女既已失時則雖三月可行不必及秋冬故男備禮而來女應隨夫而行乃昏而期之至明星煌煌然而女猶不至所以刺耳正義謂毛依荀卿以秋冬至首春爲昏之正時過首春卽爲失時以經及傳考之殊未確也

墓門

夫也不良傳夫傅相也此傳當以夫傅二字句毛讀夫爲傅也相也二字句釋傳字也正義引郊特牲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註云夫或爲傅得之矣又云或爲傅者正謂此詩夫爲傅也孔以毛無破字之例故謂訓夫爲傅不知毛傳如此者多皆是破字特未如鄭言當讀爲某字當作某字耳

歌以訊之傳訊告也釋文云訊之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爾疋釋詁誥謹訊誥告也釋文訊作誶云沈音粹郭音碎告也本作訊音信如釋文則訊誶二字本通廣韻誶引此詩云歌以誶止訊作誶爲當與上句萃協之依廣韻亦當作止韓詩作訊云諫也訊亦當音息悴反離騷云謇朝誶而夕替王逸註云誶諫也引詩誶予不顧與韓詩訓同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傳侜張誑也按與爾疋釋訓同書無逸譸張爲幻馬季長本作輈張說文譸云讀若疇引書譸張爲幻玉篇譸云譸張誑也揚雄國三老箴云姦冠侏張侜輈譸嚋侏六字音皆同皃狀之詞音同者字可通傳云誑也說文侜云有廱蔽也譸人誑欺其君卽多所壅蔽義與傳合箋云誰誰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按簡兮西方美人箋謂周室之賢者彼美人兮箋謂碩人此箋所美謂宣公非以宣公爲美人也離騷云恐美人之遲暮王逸註云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如王叔師說則謂人君爲美人者特以其服飾之美然離騷猶指君說箋云所美之人則美是臣子心中美之釋文云韓詩作娓美也按說文娓云順也讀若媚廣韻娓云媚也然則韓詩作娓訓媚猶詩所謂媚于天子媚茲一人也與箋義合矣

心焉忉忉傳箋俱無釋觀下章傳云惕惕猶忉忉也則忉忉有傳釋文忉忉都勞反憂也憂也二字當是傳文寫書者脫之

當補入

月出

月出皎兮傳皎月光也正義釋傳曰大車云有如皦日則皦亦日光言月光者皦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爲月光如正義說則經文與傳字原作皦寫書者改爲皎也釋文經作皦云皦兮古了反本又作皎月光也當改作皦乃合正義原本汲古閣本經下釋文云皎古了反本又作皦誤

株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正義述經云君何爲于彼株林之邑从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兮又云我匪是適彼株林之邑从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兮又云定本無兮字如正義則孔經本上下句末有兮字校書者據定本改之也當依原本乃合

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箋又馬六尺以下曰駒釋文云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同如釋文經駒字當作驕六朝時有改爲駒者故沈云然按說文駒云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从馬句聲駒爲二歲之馬尙須教習故禮有攻駒之文不可以駕車明甚說文驕云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唯驕皇皇者華篇是說大夫出使詩云我馬維駒說文引作驕則傳言大夫乘駒當作驕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與說文驕訓合是鄭作箋時亦作驕正義述經釋傳略不致疑是作正義時經傳箋猶作驕不知何時始改作駒當依釋文本改正汲古閣本此章經下不載釋文豈以乘驕駭俗故删之耶正義引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昏于夏氏然則王意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从君適株故作者幷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如王子雍說則序刺靈公傳意兼刺孔儀竊謂傳意惠刺二子乘馬乘駒卽二子所乘刺二子正以刺靈公亦猶宛邱刺幽公而傳以經中子字爲大夫也

澤陂

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云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正義已謂樊光爾疋註引詩作有蒲與茄則鄭作箋時經字作茄故云芙蕖之莖曰茄若是荷字鄭應云荷讀如茄今箋不然知鄭經字作茄矣正義謂鄭取莖爲喻以荷爲大名故言荷恐非鄭意必如傳乃是以荷爲大名耳

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正義因傳此句分別傳箋是也但謂傳此有美一人之無禮則三章碩大且儼無禮之人何有矜莊恐不可通也今按傳有美一人當謂君子傳意言彼澤陂之中有女譽男汝之性如蒲然有男與女汝之色如荷然男女相說無禮如是有美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已歎傷當可如何時事如此亦惟寤寐無爲涕泗俱下滂沱然已耳次章言無禮如是有美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已碩大且復靜好時事如此亦惟寤寐無爲中心憂之悁悁然已耳三章言無禮如是有美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已碩大且復矜莊時事如此亦惟寤寐無爲至于輾轉伏枕已耳傳意或當然是時陳之風俗敗壞已甚作者憂思感傷至于如此精誠所感國之人皆知淫亂之爲非當少西雖作亂以孔儀二人亦知悔悟猶能與楚師以討徵舒詩可以興豈不信哉雅亡而後至是而風亦亡持三百篇之終而關春秋之始此風俗人心一大關鍵毛傳傷無禮一語能窺其深矣

有蒲菡萏傳菡萏荷華也爾疋以菡萏爲芙蕖華說文藺云菡藺芙蓉華未發爲菡藺已發爲芙蓉爾疋以遺爲芙蕖葉說文以荷爲芙蕖葉說文無遺字以芙蕖爲此艸之大名以荷當爾疋之遺今說文荷字徐音胡哥切非也揚雄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綠衣兮顏師古註謂茄亦荷字茄荷字自通然揚言綠衣則亦以荷爲葉說文原于訓纂故其說如此毛傳據鄭詩隰有荷華以荷爲大名菡萏爲華與爾疋合傳說不可易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九十七終

靈川秦培瑞晉校
南海桂文燦鄧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九十八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著

檜

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閒正義曰檜卽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按鄭譜言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檜先于鄭故先明檜之賜履然水經洧水篇云洧水出河南密縣馬領山又東南過其縣南註云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公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以鄭不時城也洧水又東南逕鄶城南註引劉氏云鄶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鄰于虢鄶滎之南左濟右洛居兩水之間食溱洧焉徐廣曰鄶在密縣妘姓矣不得在外方之北也檜卽今河南開封府之密縣縣東三十里有故密城驗其地勢乃在外方之東鄭註引劉氏之言不云詩譜則此三句疑後人加之譜上言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下言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此三句以接上文極爲明順不應以檜國在禹貢三句橫亘其間正義謂外方在鄭南界故檜居其北鄭卽今新鄭更在密縣東八十餘里亦爲外方之東也

祝融氏名黎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皡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是謬耳按史記楚世家云卷章生重黎索隱引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索隱以此解爲當如小司馬說則太史公非以少昊之重顓頊之黎合爲一人鄭譜云名黎自據左傳正劉氏所謂對重則單稱黎也

羔裘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序下正義云首章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翱翔逍遙卒章上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絜遊宴不强政治此說非也逍遙翱翔是遊燕經文自明以朝服燕祭服朝箋明言是其好絜衣服先言燕後言朝箋明言見君之志不强于政治是序所云

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者上二章盡之矣此章言君服羔裘勿以遊燕當于日出有曜之候服以視朝然後羣臣得見其如膏而君不然所以我思之而中心悼動也羔裘視朝是人君正服故于此章明之傳意當然

素冠

庶見素冠兮傳素冠練冠也正義以毛此章爲思旣練之人特泥練冠是練布爲之素是白絹故爲此說詳覈傳意殆不然也說文布枲織也繒帛也素白緻繒也練湅繒也素旣爲繒縞又須湅傳意蓋謂湅此白緻之繒以爲冠紕卽箋所謂縞冠素紕其意亦指大祥後而言非謂練祭之冠湅布爲冠固名練湅繒爲冠亦名練也昭三十一年左傳云季孫練冠麻衣于時季孫初無喪服且得稱練冠則大祥後稱素紕之冠第練冠亦自無嫌覈卒章之末引子夏閔子三年喪畢見于夫子事知毛此章斷非思旣練之人也

棘人欒欒兮傳棘急也欒欒瘠皃按釋言云悈褊急也正義謂爾疋作悈則孔所見爾疋本作悈矣詩獫狁孔熾我是用棘鹽鐵論引作用悈匪棘其欲禮記引作匪革文選三國名臣序贊云訓革千載李善註倉頡篇曰革戒也說文諽云从言革聲讀若戒是戒革棘古字通爾疋釋文云悈本又作亟亟之訓急常訓也豳風亟其乘屋箋云亟急也正義曰情急哀慼者其人必瘦故以欒欒爲瘦瘠之皃定本毛無瘦字如孔說則正義本傳文作瘦瘠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仍依原本乃合

庶見素衣兮傳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按禮記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註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然深衣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則大祥服深衣孤子用素爲純矣以素緣冠爲素冠以素緣衣亦爲素衣故云素冠故素衣也箋以大祥深衣純用布而詳祭朝服又是緇衣與此經不合故取緇衣之素裳

隰有萇楚

夭之沃沃傳夭少也沃沃壯佼也桃夭傳夭夭其少壯也書厥艸惟夭孔安國傳少長曰夭與毛傳合說文夭屈也枖木少盛皃引詩桃之枖枖孔書毛詩皆古文豈枖爲今文與論語夭夭如也註和舒皃說文妖云巧也一曰女子笑皃引詩桃之妖妖與和舒義近則夭又與妖通然究以夭爲正說文訓夭爲屈者艸木初芽類皆拳曲故謂之句萌句卽出也而夭木从大象形故喬字从夭从高省而夭而高亦少壯少長之義與書詩訓合今說文徐音惟有於兆一切非也漢時無四聲之分讀上如平夭字當兼於驕切玉篇夭云倚苗切少長也舒和也又引說文於嬌切得之

匪風

序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正義曰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怛傷卒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按此是箋義以顧瞻周道箋謂迴首曰顧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箋謂有能西仕于周者我則懷之以好意傳意殊不然首章傳云下國之亂周道滅也言下國自滅周道故至于亂也卒章傳云周道在乎西言周道在西知毛上傳非謂周道已滅矣詩言誰將從西而歸乎庶其歸我以好音望有能以周道治檜國者傳箋不得同也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周道王衰周猶在檜當夷厲之世去文武未遠宜詩人思之切也

溉之釜鬵傳鬵釜屬正義曰釋器云䰝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鬵然則鬵是甑非釜類烹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按說文鬲部䰝云鬵屬从鬲曾聲鬵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从鬲兓聲讀若岑金部鉹云曲鉹也从金多聲一曰鬵鼎讀若摘一曰詩云侈兮哆兮釋鬵爲釜與傳合釋䰝與爾疋合瓦部甑云甗也从瓦曾聲甗云甑也一曰穿也从反瓦盧聲讀若言是䰝與甑字義各別以甑釋䰝孫炎之誤亦由說文鬵字註有鼎若甑曰鬵之一說所以參差爾疋邢疏引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或謂之甗或謂之鬵是甑亦名鬵然爾疋經文是䰝非甑而說文釋䰝鬵二字與疋傳合正　不引而襍據孫炎以駁傳誤矣

曹

蜉蝣

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釋文引鄭譜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譜無之豈鄭譜有別本蜉蝣屬共公與然譜言昭公好奢而任小人蜉蝣箋言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鄭不應有此誤釋文此序無昭公二字非也

蜉蝣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正義釋傳曰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按邶風我躬不閱傳閱容也言我躬尚不能自容遑恤我後世子孫此傳容閱當同邶傳正義以容爲形容以閱爲悅懌不知何據又云掘地而出形容鮮閱盡以箋義釋傳註也說文堀突也詩曰蜉蝣堀閱从土屈省聲突猶窟突漢書曲突徙薪脣連子一竈而五突說文堪地突也玉篇突穿也突義與穴同故从穴部然則毛傳詩時經字作堀言此蟲依地突以自容不知夕之將死也傳意當然鄭箋詩時經字作掘故云掘地解閱地本謂開解而容閱是也正義釋箋作鮮閱今本解閱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仍作鮮閱乃合正義原本

於我歸說箋云說猶舍息也釋文歸說音稅協韻如字按閱从門說省聲而說字从兌雪从彗得聲古音兌彗自諧無取協今韻也

候人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周禮夏官候人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註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引此詩彼候人兮何戈與祋正義據禮註以釋傳謂此賢者乃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按鄭註禮時未見毛傳故其說多殊然周禮註引詩特證候人之職選士卒以備姦寇未嘗以詩之候人爲士卒也如鄭以詩之候人爲士卒箋詩時當據周禮以設候人句釋之今不別作箋其意亦同于傳誠以傳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則是賢者爲官非爲士卒經言何戈與祋則是此候人選士卒以何之必知毛意如此者下三百赤芾傳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言彼

小人得爲大夫也侯人職上士六人下士十有四人是其官爲上士下士傳言不過侯人猶言不過爲士耳此可卽下傳以明之者也說文祋殳也正用此傳又云祋殳也殳以投殊人也配戈而言當作殳或作祋而經作祋者說文祋云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祋故从示殳卽引詩何戈與祋然則戈以擊刺祋則立表于外以警人之不當入者皆送迎賓客所以備姦寇也

三百赤芾傳芾韠也正義曰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也按玉藻一命縕芾黝珩註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鄭以玉藻上文言韠此變言芾望文爲解非定說也詩赤芾金舄會同也赤芾在股來朝也朱芾斯皇軍行也芾之用非專祭服矣傳言芾韠明一物而異名也說文芾作市云韠也正用毛傳

說文芾云韠也韍云篆文市从韋从犮徐鉉等曰今俗作紱非是以韍爲篆文則市爲古文也韠云韍也卽市之篆文黻云黑與青相次文是市黻二字同而黻與市韍字義迥別文選曹子建責躬詩云要我朱紱字卽黻李善註毛詩朱茀斯皇茀與紱同范蔚宗樂遊應詔詩云探已謝丹黻註毛詩曰赤茀在股黻與茀古字通江文通擬陸平原詩云朱黻咸髦士註毛詩曰朱茀斯皇室家君王鄭元曰茀者諸侯黃朱又曰茀太古蔽膝之象黻與茀古字通擬謝光祿詩云雲裝信解黻註黻與紱通潘安仁楊荊州誄云亦未其紱註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黻黻與紱古今字同如選註是黻與市韍通也經典作芾而選註引詩皆作茀者采芑朱茀斯皇釋文云本又作芾或作紱皆音弗下篇赤芾同是芾與茀通也說文朮云艸木盛朮朮然象形八聲讀若輩與市字隸體皆作市而篆文朮市各殊字義亦別玉篇艸部芾云蔽芾小皃引詩蔽芾甘棠朮部亦云蔽朮小皃別有市部廣韻入聲芾云艸木盛也市云韠也去聲芾引詩蔽芾甘棠篇韻之芾卽朮字也皆未嘗與市相通然廣韻去聲芾字下有茀字註云同上采芑釋文云茀芾皆音弗而卷阿茀祿釋文引沈云毛音弗徐云鄭音廢一云又音方味反鄭方沸反此詩赤芾引沈音甫味反則又讀茀芾爲朮豈朮市二字不得通與

南山朝隮傳隮升雲也正義曰隮升釋詁文定本及集註皆云隮升雲也如孔說則正義本傳云隮升無雲字今本校書者依定本及集註增入也按傳以薈蔚爲雲興皃則隮自是雲不假更言雲字蝃蝀朝隮于西傳亦但言隮升此傳無雲字爲是當改依正義原本

季女斯飢傳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正義釋傳曰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爲人之少子女子又云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如孔說則傳本作季女人之少子女子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釋箋曰此言歲穀不熟則幼弱者飢今定本直云歲不熟無穀字如此說則箋本作歲穀不熟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均當改依正義原本乃合

鳲鳩

序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正義曰在位無君子者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其說是也述經謂指曹君用心之不均則非經言正是四國四國非曹君所得正傳言正長也箋言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俱非指曹君此詩與下泉略同下泉思明王賢伯此則專陳賢伯以刺當時之伯其意殆謂晉文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捷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傳箋所謂四國之長任爲侯伯也是役也晉執曹衛之君分曹衛之田其後許復曹衛而歸國有先後同罪異罰侯獳譏之僖三十一年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杜預註云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而衛地之分傳絕不載其事則曹田分而衛田不分其用心之不壹甚矣此詩所以刺與若指曹君序當言刺其公不當言刺不壹也

其儀一兮箋云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下句傳云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按傳不訓儀爲義而直云執義則作傳時經字作義也箋云儀義也則作箋時經字作儀說文義云己之威儀也是義儀二字本通故傳箋皆以執義爲解

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按傳先釋騏次釋弁疑下句非傳文正義以毛述經末云鄭唯其弁伊騏言皮爲之璂以玉爲之餘同據此則弁皮弁也四字乃是箋文當在騏當作璂之上誤刊于此并移正義釋箋之文析而釋傳當仍改屬箋也書顧命四人綦弁鄭作騏弁夏官弁師註引此詩直作伊綦是騏綦二字本通此箋以爲弁師故曰騏當作綦以玉爲之釋文云騏綦文也說文作璂引說文以作璂別之知箋本作綦校書者據說文改之當仍作綦爲是至釋文云騏綦文也則別本傳文有作綦者毛以綦爲蒼艾色騏爲騏馬之文則爲青黑色此經言伊騏無由釋作綦文陸之誤耳

下泉

浸彼苞稂傳苞本也稂童梁非溉艸得水而病也箋云稂當作涼涼艸蕭蓍之屬正義曰箋以童梁爲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蓍皆是野艸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艸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按箋意或如孔說傳意不然序言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經之所陳蓋言三農失業若田荒艸直是有稂無禾至卒章始以芃苗起興經旨如此陸疏云童梁或謂之守田引爾疋邢疏而爾疋別有皇守田郭註云似燕麥子如彫胡米可食生廢田中一名守氣然則童梁卽守田廢田中所在多有不必定生禾中也

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正義謂箋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爲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按牧下二伯始于鄭君毛公時無此說傳言二伯述職祇是東西大伯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此經四國有王如止四國則衛不得謂之連帥不應稱伯知經言四國猶言四侯僖四年左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旄邱正義引鄭志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如鄭志則此經亦以一侯不可分故言四國四國來王而郇伯述職非東西太伯而何若然鳲鳩亦言四國而不得爲二伯者彼經言正是四國

正訓長乃是州長則四國爲州下四面之國與此不同甘棠正義引鄭志張逸問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甘棠亦文王時事鄭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鄭以行露詩無召伯而甘棠詩有召伯則逸民決訟實爲伯詩事此經郇伯與甘棠召伯一耳來王述職亦可卽木詩明之故王以爲東西大伯也

豳

七月

序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正義曰此詩主于豳之事則所陳者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太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此說非也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閒世后稷者言世爲后稷之官非謂后稷之身韋註云豳西近戎北近狄戎狄卽豳不窋雖竄于豳子孫猶在部國公劉嘗繼爲此官史記匈奴傳序云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是也序言后稷先公蓋謂不窋與公劉二人譜稱公劉太王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者特言周公以比序已志非釋序之詞觀卒章箋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其意亦同序說謂不窋公劉正義于此序謂以后稷冠之于卒章箋謂以序言后稷故兼言之皆謂后稷之身誤矣當言處豳先公非止一人以爲后稷之先公統之也

一之日觱發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下傳云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此經稱日稱月正義因四月秀葽箋物成自秀葽始推之云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者由其物生其說良是嘗由孔說推之傳舉三正舉四之日復從周起正朔三而復立文自當如此其意總明經旨以此數月爲三代之春春主生物故稱日也經于十月獲稻後稱爲此春酒明建子月得爲春直至建辰月言春日遲遲則中間丑寅卯月俱爲春可知後漢書陳寵傳云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註云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註云今正月也其說實本此詩傳以一之爲十之餘稱日從夏正起數四月後稱月亦用夏正者后稷先公爲夏諸侯故也觱發說文引作滭沷云風寒也與此傳合

二之日栗烈傳栗烈寒氣也釋文云栗烈說文作颲颲按今說文風部颲颲二字下未引此詩豈陸所見說文本如此而後人刪之與但說文颲云風雨暴疾也颲云烈風也與毛傳寒氣不合陸殆因說文讀若栗列而誤以颲颲當之下泉冽彼下泉大東有冽氿泉正義俱引此詩作栗冽云其字从冰則在唐初經字作栗冽矣大東正義引說文云冽寒皃而說文仌部無冽字滭沷下有凓瀨二字俱訓爲寒古字厲烈通故烈山氏亦曰厲山而厲亦爲賴是賴烈音義同說文瀨字卽冽字颲字註云讀若栗卽凓之省颲字註云讀若列卽冽之省也玉篇仌部凓字下載冽字不復更載瀨字廣韻去聲無瀨字入聲止收冽字蓋自梁迄唐初廢瀨用冽久矣然則此經本作凓瀨依篇韻及唐初本應作栗冽今本作栗烈雖古字烈亦通列可从冽省文然究不如作冽訓寒與毛義合也說文瀨徐音洛帶切誤

三之日于耜傳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孫毓謂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正義駁之云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于中國非是寒來早明是寒來晚此說當矣然寒鄉早寒孫言近理豳實寒鄉所以得晚寒者正義未言按豳地處山谷之間外則涇汭二川環之內則皇過二澗夾之風氣嚴密節氣較遲自有他方所不得同者寒鄉晚寒所以足異豳先公因時定制周公筆之每章紀其時令以爲豳國之典章亦明著其與周地殊也

殆及公子同歸傳殆始也正義曰釋詁云殆始也說者皆以爲生之始然則殆始義同故爲始也按今爾疋云胎始也正義引之不言字異則孔本爾疋作殆矣爾疋釋文云治本又作台然則古音台讀爲胎亦讀爲殆音同義必同也或釋文台字原作殆故孔引之不言字異詩釋文殆作迨音待

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正義引襄十四年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謂掎角爲遮截束縛之名故云角而束之曰猗按女桑柔弱之桑不煩遮截角者卷曲之意傳謂卷曲其枝而加束縛耳孔引左傳角掎以釋之詩作猗不作掎也恐非毛意正義又曰女桑柔桑集註定本皆云女桑荑桑取周易枯陽生荑之義荑是葉之初生者如孔言則正義本傳作柔桑今本校書者依集註定本改之也當仍作柔桑乃合原本

七月鳴鵙傳鵙伯勞也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正義曰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之作（之疑當作否）耳按節氣已遲一月則亦可有遲兩月者八月其穫禾已穫矣十月又云穫稻是一國之中遲早已校兩月經有明文孔之此說猶未免爲子雍所惑也正義又曰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孔意鵙以夏至鳴今七月始鳴是晚溫之故不知箋意不重溫而重寒故曰伯勞鳴將寒之候首章流火箋云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四章秀葽箋云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于貉箋云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其同箋云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五章斯螽箋云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穹窒箋云爲此四者以備寒改歲箋云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八章鑿冰箋云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篇中凡八言寒一言暑以經首言流火特爲寒誤無緣更說晚溫鄭志之言亦姑答張逸非經旨也

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裳正義釋元黃引易註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元地色黃故元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寄位于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元衣纁裳既曰黃裳又曰纁裳釋傳殊未明按芾與裳同色斯干朱芾斯皇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車攻赤芾金舄箋云金舄黃朱色金舄卽赤舄是黃朱爲赤也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皆謂染赤說文縓云帛赤黃色一入赤黃再入三赤亦是赤黃但分深淺耳說文言赤黃與毛鄭言黃朱相合朱深于纁朱色孔陽詞承載黃之下是經明以黃朱爲纁故傳云元衣纁裳土寄位南方土黃色南方朱色土色實兼黃朱故或稱元黃專就黃言或稱元纁兼黃朱言也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傳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正義曰于貉言往不言取狐貍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故傳言于貉謂取狐貍皮也釋傳圖闕未見分曉按傳言豳民于貉實專爲取狐貍之皮也誠以狐貉賁民自用而狐貍可供公子爲裘引論語以明于貉引月令以明取狐貍傳意如此貉狐貍自是三獸但傳狐貉句止釋于貉貉亦狐類故云狐貉非謂狐與貉正義云禮無貉裘之文惟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如兼狐言之不得謂狐皮賤矣故知傳狐貉非謂狐與貉也貉當作貈

貈

六月食鬱及薁傳鬱棣屬薁蘡薁也正義引本艸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又引晉宮閣銘華林園有車下李有薁李以爲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按陸元恪唐棣疏云唐棣薁李也亦名車下李孔置陸疏不引則車下李非唐棣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隱夫鬱棣裴駰按郭璞曰鬱車下李也爾疋釋木唐棣移郭註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常棣棣郭註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郭于爾疋二棣俱不言車下李而于上林賦鬱字言之與正義所引本艸合作鬱爲車下李信矣說文玉篇俱以薁爲艸薁字亦作楠玉篇有楠字云於六禹九二切引山海經太室山有木葉狀如梨而赤理名曰楠木服之不妒不以爲楠李廣韻以楠爲楠李而蘡字註云蘡薁藤也此說近之相如傳徐廣註鬱一作薁文選上林賦作隱夫薁棣李善註引張揖云薁山李也山李薁李俱木本定非蘡薁相如傳櫻桃蒲桃集解引郭璞曰蒲桃似燕薁可作酒燕薁即蘡薁也陶隱居云蒲桃即是此間蘡薁本艸云俗名野蒲桃蒲桃藤本而蘡薁似之故說文玉篇歸艸部然則蘡薁非薁李乃蒲桃陶隱居之說是也

上入執宮功傳入爲上出爲下箋云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正義曰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功爲事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於是男之野功畢宮內之事則未畢故入之執於宮功如孔說則正義本經文作上入執宮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疏中則是訓功爲事及末句故入之執於宮功兩功字當作公字公亦訓事與箋內野功相涉而誤也傳入爲上出爲下正義無釋疑正義本無此二句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傳不言茅索何用箋亦止言時用正義述經云宮中所治當是何事即相謂云晝日爾當往取茅艸夜中爾當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以此爲宮中所執之事又以爲蠶用不知何據豈以茅者萑葦之類可作曲薄索綯爲繩可以猗彼女桑而采之乎然不如箋義渾說之爲當矣

納于凌陰傳凌陰冰室也正義曰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註云凌冰室也又曰凌冰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于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爲冰體不得爲冰室也按說文仌云凍也象水凝之形此今冰字也冰云水堅也此今凝字也滕云仌出也出字誤从仌朕聲詩曰納于滕陰或从夌如說文則凌原作滕斬冰當作仌三其凌明是滕字鄭註禮時字體未改故註云仌室與此傳同孔謂單言凌者止得爲冰體不得爲冰室疏矣玉篇滕云冰室也與此傳合說文用毛詩古文亦應言仌室今本說文乃作仌出正與詩義相反出字訛當據此傳正之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埽也場功畢入也正義曰肅音近縮故肅爲縮也霜降收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此下又曰洗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爲埽也在場之功畢已入倉故滌埽其場如正義則傳收縮萬物句下當有滌埽也三字誤奪校書者當據正義補入釋文云滌直歷反埽也是傳原有此訓也又釋文沖沖聲也當是傳作鑿冰之聲躋升也當是傳文誤脫附志于此

曰殺羔羊箋云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正義曰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按小疋伐木云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傳未成羊也爾疋釋畜云未成羊曰羜郭景純註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羜伐木燕朋友故舊之詩是燕禮亦有羔羊鄭以此詩爲饗羣臣饗大於燕用羊宜矣

萬壽無疆傳疆竟也箋云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釋文云或音注爲境非正義述經云使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之時釋傳云疆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竟作境如正義是孔傳本作境後人依釋文改作竟也按說文無境字新附有之云境疆也从土竟聲經典通用竟據此作竟爲是然亦必改依原本乃合又正義云定本竟作境上當是境下當是竟孔凡言定本作某字者多與見行本別也

鴟鴞

序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釋文云遺本亦作貽正義述毛作貽述箋意作怡謂鄭訓怡爲悅毛當訓貽爲遺又曰定本貽作遺如孔說則正義本序作貽王校書者據釋文改之也當依原本

既取我子傳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正義云人已取我子我意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興周公之意寧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按三章傳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次章今女下民或敢侮予箋云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是毛以取子者爲大鳥鄭以取子者爲下民此詩傳箋義別孔已細爲分釋而于取子之義猶未免以鄭述毛亦其疏也

鬻子之閔斯傳鬻稚正義曰釋言云鬻鞫當作稚也郭璞曰鞫一作毓是鬻爲稚也按釋言云幼鞠稚也郭註引書不念鞠子哀無一作毓之言如正義則唐初爾疋郭註有此一句但經作鬻而云是鬻爲稚孔蓋讀鬻爲毓釋文云鬻由六反是讀爲毓徐仙民音居六反則讀爲鞠是鞠毓三字通廣韻云毓稚也同育據說文毓即育之或體邶谷風昔育恐育鞠毛訓育爲長鄭訓育爲稚正義謂育得兩訓釋詁爲長釋言爲稚是亦以釋言鞫字爲毓之證說文育云養子使作善也从去肉聲虞書曰教育子許雖訓育爲養然惟稚子故須教育亦自兼有稚義也鬻本之六反俗作粥說文云鬻健也別有鬻字徐音余六切此經鬻字當是鬻字毓之借也

予所蓄租傳租爲正義曰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租爲也按釋文云租子胡反又作祖如字依釋文則正義本經作蓄祖祖本訓始有造始作始之義爾疋造作俱訓爲故傳訓爲今汲古閣本經與傳俱作租校書者幷正義改之非也當據釋文改作祖乃合正義原本

予室翹翹傳翹翹危也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按陸元恪疏鴟鴞取茅秀爲巢以麻紩之如刺韈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云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李善註引韓詩曰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害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箋義殆本韓詩毛傳但訓危不言所託枝條之弱然選註又引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註引荀子是李以蒙鳩即鴟鴞荀爲毛公之師當聞其說此傳訓危或亦謂所繫之弱故孔以箋述傳而不復別之也

予尾脩脩正義述經曰予尾消消而僘又曰定本消消作脩脩也如孔說則正義經傳俱作消消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仍原本

東山

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此詩毛鄭義別具在傳箋然有陸元朗義有王子雍義釋文士行云毛音衡衡即橫字是謂毛意作無事橫銜其枚也云鄭音銜云無行戶剛反是謂鄭意作無事銜枚讀經中行字爲銜箋中行字自爲行陳字也云王戶剛反是謂王述毛作無事行陣銜枚義同于箋也按傳訓枚爲微不以爲如箸橫銜之物釋詁云隱匿蔽竄微也說文云微隱行也从彳微聲春秋傳曰白公其徒微之傳意言制彼兵服而來堂堂正正無事行于隱微有勞師襲遠之苦也正義述經云久勞在軍無事于行陣銜枚同傳于箋恐非毛意

蜎蜎者蠋傳蜎蜎蠋皃桑蟲也正義曰言在桑野知是桑蟲孔意殆以蜀非桑蟲故其言如此大雅韓奕鞗革金厄傳云厄烏蠋大如指似蠶不言桑蟲者以此傳已明且韓奕非正言蜀故耳說文云蜀葵中蠶也此今本說文之誤韓子云蠋似蛇蠶似蜀淮南子云蜀與蠶相類而愛憎異也韓奕傳爾疋郭註皆言蜀似蠶今以蜀爲蠶其誤顯然是以廣韻引說文云葵中蟲也已不作蠶字然猶是葵蟲非桑蟲許用毛詩古文何至相戾爾疋釋文引說文云桑中蟲也此乃與毛傳合當是許氏原本羅願云蜀葵中蟲亦食於藿但蠶而不食桑詩云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羅氏據誤本說文而爲此說不可从玉篇亦以爲桑蟲而別有蝪蠋音之欲切廣韻亦然蓋以爾疋蝪蠋非此詩之蜀然樊光漢人其註爾疋已引此詩當不誤也

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燐說文作粦云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粦粦鬼火也正義據以駁傳誠是然釋文云燐字又作䗲玉篇云䗲螢火也廣韻亦同如釋文則傳原作䗲字䗲爲螢火傳自不誤豈陸本孔未見與螢月令爾疋俱作熒熒是火光熒熒然䗲乃蟲之體也文選秋興賦熠燿粲于階闥兮李註引毛傳曰熠燿䗲也䗲螢火也

破斧

四國是皇箋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居罪正其民人而已正義引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又引書傳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謂如此則奄君見殺是書序而非書傳以鄭書序註言奄君遷于齊故也若然奄君實遷蔡叔亦僅放之此箋何以言誅正義未申箋意按說文誅討也討治也𢿣棄也周書以爲討然則誅即是討或棄其身或但治其罪皆可謂之誅周公殺管叔而粲蔡叔兩見左氏傳而東山毛傳統言公族有辟即金縢所謂我之弗辟不得疑蔡叔亦致辟也傳云皇匡也則爲正四國君罪而哀其民人箋以正其民人即是哀其民人傳箋亦當有別

伐柯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正義謂鄭以此詩刺朝廷羣臣得雷風之後啟金縢之前作毛以此詩刺成王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作按金縢云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時實未即迎孔傳云遣使者迎之訓經爲解耳歸禾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孔傳曰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嘉禾序云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孔傳曰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又曰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歸禾正義曰王啟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于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啟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如二書序傳正義歸禾註復在啟金縢後矣毛于此詩惟言禮義者治國之柄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其在雷風後先難以臆度然此序與九罭均言刺朝廷之不知則是一時之作九罭傳云周公未得禮也顧成王禮宜新迎之語而爲說也禮宜新迎爲啟金縢後語而尚復遲之又久是朝廷之人有疑于迎周公者毛亦當爲刺朝廷羣臣同于鄭說但鄭是避居東都在啟金縢之前毛是東征未還在啟金縢之後正義說非事實也九罭之義毛同此篇鄭則迎而歸矣狼跋序稱王不知宜在伐柯九罭之前而處末者彼詩主美周公遭雖不失其聖故復本成王未知而言彼序亦稱四國流言寧得謂在鴟鴞前作乎

九罭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正義以毛亦爲大鳥不釋箋易傳之意按易漸卦初六鴻漸于干其占爲厲九三上九俱漸于陸三凶而上吉此詩之渚與干皆近水處下故傳謂鴻不宜遵陸高乎渚下經鴻飛遵陸傳亦云陸非鴻所宜止者傳文變稱言止以鴻之飛必漸進愈高乃爲羽儀可用若止于陸則有夫征不復之凶經言公歸不復王肅述毛訓復爲反云未得所以反之道是易之不復與此時不復同故傳謂陸非鴻所宜止以喻周公當歸王室若止于東都則渚陸皆非所宜傳蓋依易爲說以鴻爲鴻雁也史記陳涉世家陳涉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一鳥如鳳皇然非謂鴻雁與黃鵠也箋專取鴻喻周公爲聖人故易爲大鳥益以鴻爲鴻鵠也

狼跋

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箋以公爲

周公讚孫為遜謂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正義引孫毓之評蓋右鄭也詩書稱成王或曰沖人或曰沖子或曰孺子王或曰幼子或曰曾孫此經獨稱公孫者七月篇陳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題為豳國之風鴟鴞以下皆周公事耳身未致王何以得附于豳風正以周公攝政東征無非欲輔導成王之大美以上繼先公之業則此六篇者雖為周公而作其義實繫成王故得附于豳風也周大人見鴟鴞之詩明著與于周公之心已如青天白日故于此詩復表公孫使六詩相為首尾其意遠矣傳已釋公孫為成王而復言豳公之孫亦以明此六詩附豳國之義可謂深得經旨孫毓乃謂詩書名例位有稱天子為公孫者又謂成王去豳公已遠非惟駁傳兼以訾經魯頌稱僖公為周公之孫商頌稱成湯為湯孫此經公孫何非名例箋以周公遜位其說自可並行必欲抑揚亦何謂耶

鴟鴞罪人既得後作次于七月當矣東山雖勞歸士實未得歸經中所陳皆預擬之詞觀四章皆言慆慆不歸可證破斧因不歸而追惡四國伐柯九罭敘金縢後制朝廷之人疑迎周公狼跋總陳周公遭難欲成公孫之大美次弟與古文尚書說合正義謂當于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依箋義說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八終　靈川秦塤播舊校　南海桂文燦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九

學海堂　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　著

小疋鹿鳴之什

鹿鳴

食野之苹傳苹蓱也箋云藾蕭也正義謂箋以蓱是水中之艸非鹿所食故易傳按玉篇苹云萍也又藾蕭也廣韻苹云蒑一曰蒲白又曰萍別名又云藾蕭也皆兼从毛鄭之訓說文苹云蓱也無根浮水而生者从艸平聲蓱云苹也从艸洴聲苹蓱互訓一依毛傳苹既為水艸非鹿所食而詩言野苹則為陸艸鹿得食之毛許大儒曾不以為異者凡蓱非是江湖始有雖潢汙行潦亦有之故詩言野苹既野水有苹水落苹枯槁於眾艸鹿亦自應食之吉日漆沮之從傳云漆沮之水麀鹿所生鹿囿逐水艸者矣爾疋郭本前云萍蓱其大者蘋後云苹藾蕭而釋文本及此詩正義所引皆作苹蓱是爾疋此文原有二本鄭作箋時前經當是萍蓱疑毛傳與爾疋不合故依後經藾蕭為說非必以其為水艸而易傳也

吹笙鼓簧傳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按月令仲夏之月調竽笙箎簧竽笙箎三者皆有簧簧者管器中金薄鍱也傳以經言簧恐人誤為別器故以笙實之曰吹笙而鼓簧明其為笙之簧非竽箎之簧也王秦二風簧傳皆同此解正義于王風傳云簧之為用本施于笙舉笙可以見簧舉簧可以見笙故知簧為笙而于此傳無釋殆謂已具彼文誤也舉笙可見簧不必訓簧舉簧不能見笙故必訓笙

承筐是將傳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箋云承猶奉也書曰篚厥元黃按序言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箋言飲之而有酬幣也食之而有侑幣也皆兼饗食言鄭以飲為饗正義謂食禮無酒樂饗以訓恭儉此詩以燕為主以經有式燕之文故也但燕禮無幣而經言承筐是將則是首章言饗次章言燕常棣篇飫燕並舉此經當同之儀禮十七篇出于漢初有經有記記之所載往往經所未言正雅周公所作燕禮有幣此經亦足據依然不如兼饗燕為當古者饗亦兼燕春秋宣十六年左傳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是享亦兼燕又有一日饗燕並行者昭元年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故傳言行幣箋以元黃申之不以燕禮無幣為嫌

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正義曰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按下經德音孔昭箋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又云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孔以下箋之義述此傳非毛意也王肅述毛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不言先王得之

視民不恌傳恌愉也爾疋釋言文爾疋作佻說文無恌字佻云愉也左傳引此詩亦作佻則字當作佻為正

四牡

周道倭遲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皃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正義曰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此使臣自聘紂又曰傳言率諸侯朝聘于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又言不得以王事之文便謂天子按正義釋傳岐周之道以時未稱王仍在于岐既未稱王則經言王事即是天子之事孔必為非聘紂者以序下箋有使臣往來于其職之語不知箋言其職正言使臣之職孔謂為西伯所職之國恐非箋意箋云文王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引論語以說此經知鄭亦以使臣為聘紂也

學者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當時只是燕羣臣勞遣使臣而作至後世乃以入樂此說非也事是文王時事詩是周公作之觀此傳極為分明傳言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作樂即是作詩詩固樂之章也儀禮鄉飲酒燕禮用樂之節亦周公所定當時已以入樂欲使後世法文王之道何待後世始入樂乎正義曰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歌之獨于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愚謂不獨此三詩即下笙間所歌亦當同此也

翩翩者鵻傳鵻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鵻爾疋作隹云隹其鳺鴀郭景純註曰今鵓鳩爾疋註云鳺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說文作鵻云祝鳩也从鳥隹聲又隼字註云鵻或从隼一曰鶉字玉篇作鵻云祝鳩也急疾之鳥也或作隼隼云祝鳩也隹云鳺鴀也又鳥短尾之總名廣韻平聲隹云說文曰鳥之短尾者總名鵻云鳥名上聲鵻云說文曰祝鳩也隼云鷙鳥也說文同上隼與祝鳩截然兩鳥廣韻尚鵻與隼別玉篇乃混而同之不知說文云鵻或从隼原有錯誤蓋既云从隼則字當作鶽今乃作隼不得云从隼也玉篇鵻字竟从隼作鶽又音思尹切徐鼎臣等不加辨晰亦从其音而鵻遂為隼矣采芑篇鴥彼飛隼正義引說文曰隼鷙鳥也爾疋鷹隼醜邪叔明疏引說文亦同然則唐宋來說文隼字下自有鷙鳥一訓隼訓鷙鳥而鵻訓祝鳩與爾疋舍人註合說文初不誤校說文者依玉篇而誤也

皇皇者華

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云和當為私正義謂鄭以傳無每

雖之訓王以爲有兩皆述毛未知誰得其旨按卒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箋以傳中和爲忠信孔雖曲爲之說終爲彊强王肅述毛云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仍用經懷字是殆以懷爲藏二者均非毛意傳中字對外而言凡以諏謀度詢等皆外來之善和謙諮訪是中心之善傳言兼此五者雖有中心之和謙猶當自謂無所及乃成六德也中是中心非中庸篇之中和也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正義曰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以立身又曰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皃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註云切切勸競皃怡怡謙順皃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切切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如孔說則正義傳原作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云節節當彼偲偲不言切切者以切切與論語同也云定本切切作偲偲當云節節作偲偲釋文云切切然定本作切切偲偲然定本一依論詩也今本如此與釋文本同然當改依正義原本乃合

飲酒之飫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于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按經言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文承此句之後似專言飫禮而下傳云王與親戚燕者傳以此經非正行飫禮故釋飫字亦非正釋飫禮言飫燕俱在堂俱是私飲酒特不脫屨而升堂故謂之飫耳其實是燕箋以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是正釋飫禮則上二句是飫下二句是燕傳箋意別正義同之誤也爾疋飫私也郭景純註曰宴飲之私不言飫禮說文作䬴云燕食也許用毛氏古文䬴不訓私而訓燕食正以毛釋此詩言王與親戚燕故也飫與醧同文選魏都賦愔愔醧醼李善註引韓詩作醧說文醧私宴飲也亦與毛傳合玉篇飫云食多也醧云私也顧氏似以醧爲正然爾疋作飫而說文亦于䬴字下引此詩則作䬴爲正

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驚懼也傳以經首四句統言伐木鳥鳴出幽遷喬之事于嚶其鳴矣二句云君子雖遷于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始言興意則首四句無所謂興也正義引王肅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興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按王以伐木鳥鳴與朋友相切直依爾疋爲說如果毛旨亦然首二句傳何以不言箋引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正以毛無此意故引釋訓以易傳驚懼二字正義謂得毛旨斯不然矣

伐木許許傳許許柹皃此章以伐木之有柹喻人君之有朋友故舊也說文柹削木札樸也从木市聲陳楚謂櫝爲柹文選馬汧督誄註引說文曰柹削壞也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曰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肺音柹腑音附柹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疏末之親如木札出于木樹皮出于樹也詩云如塗塗附註云附木皮是也漢書楚元王傳曰臣幸得託肺腑註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傳言彼伐木者其柹許許然柹出于木猶朋友故舊之託于君故今釃酒以燕之也正義曰毛以爲伐木其柹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勸故德進而業修此章經無鳥鳴非經旨亦非傳意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正義曰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按說文酤云一宿酒也一曰買酒是酤本有二訓說文又云醴酒一宿孰也釋名云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也漢書楚元王傳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顏師古註曰醴甘酒少麴多米一宿而孰然則一宿酒名醴亦名酤無承上句湑酒而言無湑酒則用一宿而孰者正以見王之厚意也正義說誤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傳蹲蹲舞皃箋云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己正義曰兄弟陳王之厚己使人爲之鼓舞言爲我者以樂由己而作故也按此自是箋義傳于坎坎句無釋下句云舞皃傳意殆以二句俱屬舞也說文用毛氏古文坎作竷鼓作舞云繇也舞也樂有章从章从夅从夂詩曰竷竷舞我釋文引說文云舞曲也蹲作壿云舞也从士尊聲詩曰壿壿舞我釋文云蹲本又作壿引說文云士舞也爾疋釋文引說文亦云士舞據此則毛作傳時二句經文俱作舞我坎坎是舞曲二字已見伐檀其爲聲易識蹲蹲始見經故但釋下句毛意當然正義述經傳箋不分恐誤

天保

序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正義曰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按鹿鳴以下五詩皆周公一人所作歌文王之事以示後世子孫四牡毛傳所言是也既作五詩卽作此篇以示爲人臣者亦當歸美君上之義周公作之太師編之以爲此次子夏作序親承聖旨非出胸情有何疑誤而云非相報也

是用孝享傳享獻也箋云謂將祭祀也下于公先王傳公事也傳以享爲祭釋公爲事是所以事其先之事言獻此酒食于禴祠烝嘗之時以事先王也箋以公先王爲先公先王故易傳享獻爲將祭祀而以禴祠烝嘗爲正行祭正義謂毛以上雖言獻之末是祭時故以公爲事是以傳之獻爲將祭祀同傳于箋殆非也

君曰卜爾傳卜予也按釋詁云卜予也與傳合正義未引

如月之恆傳恆弦釋文恆本亦作緪同古鄧反沈古恆反廣韻平聲緪云大索緪同上去聲緪云急張亦作緪按淮南子云大弦緪則小弦絕緪卽緪也訓索亦訓急張與傳弦義合正義曰緪集註定本作恆是孔經本作緪字校書者依集註定本改之也當仍作緪字乃合若作恆乃恆心之恆傳必不訓爲弦矣

無不爾或承箋或之言有也箋以或者未定之詞此歸美君上不當言或故轉爲有書微子云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云時乃或言爾攸居孔安國傳皆云或有也呂覽云毋或作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註曰或有也是或與有古字通

采薇

薇亦柔止傳柔始生也按上薇亦作止訓作爲生此又訓始生似與上無甚分別及覲下薇亦剛止傳云少而剛也乃知此

傳始生二字卽是少字由生而少由少而剛上下自相申成序下正義曰毛言始生者對剛爲生之久柔謂初生猶未深悉傳義

歲亦陽止傳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正義釋傳曰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又曰从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按毛果以陽爲十月直曰陽月可矣何以言歷且已經歷有陽之月而至十月則是無陽矣何能解名爲陽月十月純坤無陽至十一月一陽始生傳蓋言歷至生陽之月爲十一月也豳風七月述后稷先公之事以夏正紀時此詩序言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是述文王以服事殷之事當以殷正紀時毛以經之陽爲十一月則上歲暮爲子月蓋據殷正鄭以經之陽爲十月則上歲暮爲亥月蓋據周正傳箋各殊未可強合

象弭魚服傳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箋云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骨也按釋文云弭弓反末彆也如釋文則傳有彆字箋言弓反末彆者卽據傳文成句以傳言解紒不言何物之紒故申傳云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骨也釋文云彆說文方血反正義云說文方結反今本說文無彆字如陸孔則唐初說文有之其後陽冰刪去也紒釋文云本亦作紛說文弭云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从弓耳聲作紛爲是正義云弓必須骨故用滑象箋中宜骨也骨字疑當作滑

出車

自天子所箋云自从也有人从王所來謂我來矣按凡言所非盡在外之詞春秋公朝于王所小雅天子之所鄭風獻于公所在外之詞也此謂殷王在京師而亦言所者猶漢京師亦謂之行在所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云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詣行在所註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漢去古未遠其稱謂必有所本由是推之考工記曰惟若寧侯毋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閔二年左傳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與此經自天子所皆蔡中郎所云雖在京師亦行所至也

僕夫況瘁箋云御夫則茲益憔悴釋文云瘁似醉反本亦作萃依註作悴音同按說文無瘁字心部悴云憂也从心卒聲讀與易萃卦同說文凡言讀與某同者其字通成九年左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是悴與萃通此經作萃爲正

往城于方傳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下經城彼朔方傳朔方北方也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傳言近玁狁之國又言鄰國卽序所謂中國蓋西北邊近戎狄者文王以天子命命將築城爲之守衛初番征戰之意及南仲到彼玁狁方强相度情形有非一戍守而可予者因出師攘之北狄已卻而西方諸國又以戎難來告遂并伐西戎當時遣將以春行冬反爲期因二役并興出于不意至次年春始得旋師經言往城于方城彼朔方城實遣將之本意也諸國不自城而待天子遣人城之者春秋僖六年左傳諸侯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正義曰傳解經書新城之意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產城攻其所產是也然則諸侯不造城必待天子遣人城之詩山甫城齊召公城謝與此一例箋亦築城爲壘並言正義必謂是壘非城且云城是築之別名引春秋傳城築通文證之顯戾經文亦非箋意正義又以朔方爲大名不言其地之所在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云元朔二年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又云使建築朔方城蘇建平陵侯張守節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傳又載武帝曰詩不云乎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立郡之始或借詩爲美名而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註曰詩所謂城彼朔方也道元以漢朔方縣爲卽此詩之朔方學者疑焉謂漢朔方縣在北河之南奢延水之北于秦爲新秦地于戰國爲燕西雲中九原地今爲陝西榆林府北鄂爾多斯六旗之地去長安千有餘里殷末西北地促南仲不應深入如此之遠此說非也春秋昭九年左傳詹桓伯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武王克商未下車卽封黃帝之後于薊薊卽燕也明商末有雲中九原爲紂時中國地南仲之城非深入矣漢朔方縣卽此經朔方道元說是

憂我父母箋云託有事以望君子此與邶風日月箋莊姜以莊公爲父母同而兩處俱無傳則毛意不必同箋汝墳云父母孔邇此亦可以父母爲詞言征夫久而未返憂我在家之父母也

魚麗

魚麗于罶傳艸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正義曰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艸木折芟斤斧乃入山林也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誤也如孔言則傳本文是艸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也定本是草木不折操斧斤入山林也操上無不字故孔以爲誤若操上有不字則云不操斧斤入山林義亦得通孔必不以爲誤今本校書者依定本將芟作操于操字上加不字矣復誤會孔意于下句又加不字當依原本乃合傳又曰庶人不數罟正義曰庶人不總罟謂罟目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註總作纔依爾疋定本作數義俱通今本依定本將總作數亦必依原本作總乃合

魴鱧傳鱧鯛也正義曰釋魚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云鱧鯛徧檢諸本或作鱧鱷鱷與鯛音同或作鱒鯇若作鯛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鯇又與舍人有異有字當作無或有本作鱧鱳者定本作鱧鯛按說文鱧云鱯也鱯云鮦也鱧鱯二字別今經字作鱧毛必不訓爲鯛說文鱳云鱧也正義謂傳有作鱧鱳者說文訓鱳爲鱧知毛本作鱧鱳矣

皇清經解卷三之九十九終

南海桂文燦 靈川秦培瑶 鄭伯奇 督校 覆校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烝然罩罩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箋以全詩俱是興體故其說如此傳于三章始言興則後二章是興而前二章爲賦序言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毛意蓋謂君子思魚御賓祀與燕樂也傳云江漢之間魚所薦也罩罩籗也似不見有至誠意然文選潘安仁西征賦云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李善註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是唐初本傳首有此二句言君子思待此魚以燕嘉賓至誠如是傳箋意別正義以箋述之誤也

烝然汕汕傳汕汕樔也按爾疋罩謂之汕則汕自可訓爲樔而汕汕則不可以訓樔傳言此嘉魚汕汕而遊于樔非訓汕爲樔也說文云魚遊水兒得傳意矣上章罩罩亦同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箋云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正義述經云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于我君子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釋箋又曰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遲之也既云我君子亦久如願來則遲之自是君子遲賢者而釋箋又言賢者遲君子上下矛盾詞意亦未分明諸經義疏非出一手此等處疑非穎達詞也

南山有臺

南山有枸傳枸枳枸按枳與枸二木文選宋玉風賦枳句來巢李善注曰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古侯切似橘屈曲也考工記曰橘踰淮爲枳此一木也陸元恪疏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此又一木也正義已引宋賦又引陸疏是合二木爲一木也然陸疏有云古語曰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是誤始元恪究之似橘之枳固非此經之枸而枸樹名枸不名枳枸亦與傳違史記西南夷傳云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駰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士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如史記註諸家之說兒狀色味與陸疏迥殊文選蜀都賦云其園則有蒟蒻茱萸劉逵註曰蒟蒟醬也緣樹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辛香溫調五臟此說與廣志略同與陸亦異說文椇云積椇也从禾从又句聲又者从丑省一曰木名玉篇積云曲枝果今作枳椇云木曲枝也果名也今作椇然則毛傳所謂枳枸者字當作椇與椇音義同廣韻枸云木名出蜀子可食江南謂之木蜜其木近酒能薄酒味也謂枸爲木蜜與陸疏正同而別有椇字云曲枝果也則枸自別爲一木而積椇之爲枳椇有玉篇可證以釋毛傳當是也說文玉篇皆枸椇別木

由庚崇丘由儀

序下箋云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正義曰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如正義則箋原作篇第之意當改正

蓼蕭

爲龍爲光傳龍寵也商頌受天之龍傳訓和也此則讀龍爲寵昭十二年左傳引此詩叔孫昭子曰寵光之不宣是讀龍爲龍易在師中吉承天寵也釋文云鄭光耀也王肅作龍云寵也古字龍寵通

宜兄宜弟傳爲兄亦宜爲弟亦宜按此章當指同姓諸侯序言澤及四海箋以夷狄戎蠻九州外之國當之四夷之君大抵異姓然亦有同姓者春秋時吳姬姓巴子頓子犬戎驪戎鮮虞亦皆姬姓雖其國在九州以內然已爲戎蠻即屬四海不必定在九州外也若非同姓經何以言兄弟而傳又何以言爲兄亦宜爲弟亦宜乎

和鸞雝雝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正義曰駟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鑣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鸞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駟鐵已明之此从可知也按此說是也而駟鐵烈祖箋云在鑣兩處正義皆云經無正文故鄭作兩解是孔尚疑而未定也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註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駟鐵箋云異于乘車謂異于玉金象三路是鄭以乘車爲天子之車烈祖八鸞鎗鎗箋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又云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牡其鸞鎗鎗然聲和明言諸侯助祭與駟鐵俱是諸侯之車故駟鐵云置鸞於鑣烈祖云鸞在鑣也既諸侯在鑣則天子當在衡史記禮書索隱引續漢輿服志曰鸞雀集衡廣韻鑾字註引古今註曰玉路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鈴謂之鑾也或謂朱鳥鸞也鸞口銜鈴故謂之鸞玉輅有鸞在于衡上則天子乘車鸞在衡矣鄭分別天子諸侯確有定見初非作兩解也說文鑾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从金从鸞省許云人君當指諸侯其說與烈祖箋合然則此箋言天子車飾不易傳者誠如正義所謂駟鐵已明而傳言在鑣則當謂諸侯車飾言諸侯既燕而出其車聲和敬則能受同福傳箋義別當分述也

鄘風干旄正義引異義許案王度記天子駕六諸侯駕四與易孟京春秋公羊同許以天子駕六六馬則不止八鸞故知說文人君乘車指諸侯言鄭駁異義以駕六爲非則天子諸侯俱駕四駟鐵箋云異于乘車指天子言也

湛露

厭厭夜飲傳夜飲私燕也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如正義則傳是燕私今本倒者誤也當改依原本厭當作懕爾疋云懕懕安也說文引此詩亦作懕懕云安也爾疋釋文引說文云安靜也厭訓笮也於輒切

在宗載考傳夜飲必於宗室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句則成之于庶姓其讓之則止按召南宗室牖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若然則宗室即宗子之家也經言在宗上傳言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媟

宗也此傳言必于宗室皆據經字爲說是毛以天子燕同姓諸侯夜飲在宗子之家六國時經籍猶存未遭秦火故能言之鑿然如是鄭以毛上傳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故此箋云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讀經在宗爲宗室同姓非謂宗子之家也傳箋義別正義曰王與歡酣至于厭厭安閒之夜醑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醑之而成飲以箋述經是合毛鄭而一之也

此經以夜飲爲重與楚茨不同楚茨備言燕私是祭祀已畢歸賓客之俎留同姓而燕于廟寢樂具入奏入于寢也此編之燕在宗室同異姓俱在俱命之不醉無歸至夜飲惟同姓乃成傳言必于宗室明與祭畢燕于廟寢者別也

彤弓

彤弓弨兮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釋文云赤弓也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當言赤朱字誤又云漆之爲色赤之而已彤既是赤則知玈者爲黑也又云色以赤者周之所尚陸孔皆云赤弓今本傳云朱弓誤也當改依原本正義又云毛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此彤弓二字疑衍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彤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按春秋定八年經盜竊寶玉大弓卽四年傳所謂封父之繁弱也明堂位亦謂之大弓書召誥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正義引鄭註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成王賜周公者爲大弓此詩彤弓其當周禮之大弓乎

一朝右之傳云右勸也正義以勸爲勸有功引成二年左傳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釋之卒章一朝醻之傳云醻報也正義以報爲報有功引文四年左傳以覺報宴釋之孔以勸報俱非言飲酒恐非毛意古者左右之右本作又禮王制云王三又註云又當作宥聘禮云侑幣註云古文侑皆作宥公食大夫禮云公授宰夫束帛以侑註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莊十八年左傳云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註云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勸敬之意言備設此詩之右卽宥也毛以上章言饗此章言宥故云右勸耳小雅鹿鳴序下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鄭以飲爲饗以酬幣屬饗禮以侑幣屬食禮然莊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二十八年傳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于王皆言王饗醴命宥是饗亦有侑幣非專食禮爾疋酬酢侑俱訓爲報報亦與勸同故箋亦云醻厚也勸也毛意右勸醻報皆言飲酒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傳莪蘿句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正義引爾疋云莪蘿蒿也今本爾疋釋艸無蒿也二字如正義則孔所據爾疋別本有此二字與傳同也舍人註曰莪一名蘿說文蘿云莪也莪云蘿莪蒿屬莪蘿互訓以爲蒿屬與毛傳合郭景純云莪蒿陸元恪云蘿蒿皆非也陸疏云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云生澤田以說在沚則可與中阿中陵則乖傳言君子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蘿固水陸俱有矣

載沈載浮傳楊木爲舟載沈亦沈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按傳當是載沈亦浮載浮亦浮正義曰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又曰傳言載沈亦浮箋言沈物亦載如正義則傳原作載沈亦浮蓋汎汎是浮見若云亦沈則舟已沈矣尚何汎汎之有此急當从孔說是正者也惟孔以經中載字多訓爲則遂經云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既言則復言載沈物載浮物于經中載字仍爲未釋不如从毛鄭訓爲載物之載較直捷也

六月

序宣王北伐也箋从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按此乃陸氏釋文註誤刊入箋當刪去箋字用小字書之又序下箋云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正義釋序曰定本此序註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按集本當作集註及諸本皆無此註如正義則序下無註故孔不別爲作疏當全行刪去乃合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箋云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正義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詞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按此與下經兩王于毛皆無訓秦風王于興師孔謂王家於是興師彼王于與此王于一也訓于爲於亦無不可而必謂毛此經爲王自征者从王肅義也肅謂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以鎬爲鎬京孔已非之而仍以宣王先歸爲得傳旨驗經後二章宣王先歸殊無確據而卒章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宣王但命吉甫而不親行已有明文箋訓王于爲王曰深得毛意王肅義不可从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箋云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爲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于玁狁也又釋箋曰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穫之東北若在焦穫之內不得爲長遠也孔以焦穫在池陽故其說如此按如在池陽則去長安僅六七十里藪在瓠中豈得藪外仍爲焦穫而遠接于玁狁乎傳言周地不言藪澤則非爾疋之焦穫名偶同耳鎬方毛無傳出車往城于方傳云方朔方近玁狁之國朔方在今陝西榆林府北塞外爲戰國時燕西雲中九原之地去長安千餘里鎬據劉向之言去長安亦千里焦穫當又在鎬方之外皆周初燕地對玁狁而言故傳曰周地由焦穫而鎬而方由鎬方而涇水之北經文確有次第不可倒也

織文鳥章傳鳥章錯革鳥爲章箋云鳥章鳥隼之文章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按孔引孫炎訓革爲急自釋箋義傳意未必然斯干如鳥斯革傳云革翼也然則革鳥者張翼而飛之鳥說文旟云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眾旟旟眾也畫鳥二字申明錯革不以革爲急其意亦同于毛也

白旆央央傳白旆繼旐者央央鮮明皃按白旆當作帛旆正義述經曰以帛爲行旆央央然鮮明又釋箋曰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當作帛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旃亦是以

也如正義則字原是帛非白定四年左傳綪茷旃旌杜預註云綪茷大赤取染艸名也此詩釋文正義引左傳綪皆作倩說文綪云赤繒也从茜染故謂之綪从糸青聲徐音倉絢切茜云字卽蒨茅蒐也从艸西聲徐音倉見切茅蒐染絳左傳之茷卽此經之旆無緣得有白色矣釋文經作茷字註云本亦作旆正義經亦作茷字釋傳曰繼旐曰旆故云白茷繼旐者也茷與旆古今字也今汲古閣註疏本集傳本均作白旆當改作帛茷爲當正義又曰此旗也而言旐散則通名孔以經二句皆言旟恐非毛意說文用毛氏古文旆字註亦云繼旐之旗沛然而垂矣

如輊如軒傳輊摯也箋云从後視之如摯从前視之如軒按傳以輊爲摯非字訓也古軒輊之字作摯考工記云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輈人云軒摯之任是也說文無輊字摯云抵也玉篇䵺云前頓曰䵺後頓曰軒輊云同上淮南人間訓云道者置之前而不䵺錯之後而不軒从車與說文合然則摯乃本字摯則古文假借也

至于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說大原者或以爲漢大原郡今山西之陽曲也近儒謂玁狁西北來侵不應逐之東出其言是也或以爲漢高平縣今甘肅之固原州也然漢高平後魏改置曰平高唐始爲原州無大原之名猶非的證毛鄭不言大原所在以經自有明文不煩立說也經言薄伐玁狁至于九原言吉甫追奔逐北遠至大原之地下經云來歸自鎬則大原卽鎬之別名鎬方文連方爲朔方鎬其九原乎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酈註曰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王莽之獲降郡成平縣矣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王莽之塡河亭也史記衛將軍傳元朔二年收河南地使蘇建築朔方城武帝詔引詩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初已以九原爲卽大原故改置五原郡于此與朔方郡東西分立元和志曰敬本古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鄭處軍錄曰時人以張仁愿河外築三城自古未有敬本城周一萬八百七十二步壕塹深峻亦古之堅守貫駭古今逖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今陝西榆林府北塞外廢勝州西南有漢稒陽縣故城五原東部都尉治也漢志云稒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乃古入匈奴大路吉甫之逐玁狁實出于此若然九原卽大原大原卽鎬史記匈奴傳秦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而劉向云鎬去長安千里者秦郡寬大至四十四縣若自九原南界計之亦僅可千里或劉向言千里舉其大率言也

釆芑

鉤膺鞗革傳鉤膺樊纓也按傳樊纓二字釋馬膺之飾鉤膺猶云當胸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鉤膺玉瓖薛綜註曰鉤膺當胸玉瓖帶鞅以玉飾帶卽樊鞅卽纓也然正義釋傳云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惟有樊纓故云鉤樊纓也如正義則此傳原云鉤膺鉤樊纓也今本脫一鉤字春官巾車職云金路鉤樊纓故毛引以爲說鉤釋經中鉤字樊纓釋經中膺字若傳文無鉤字則經典言樊纓者多孔何以知毛必引金路爲說乎當據正義增一鉤字乃合大雅韓奕云鉤膺鏤鍚毛鉤膺無傳箋云鉤膺樊纓也誤與此同亦當增一鉤字巾車註云鉤婁頷之鉤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

約軝錯衡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正義曰說文軝長轂也則轂謂之軝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于田車是爲長轂也按說文軝云長轂之軝也以朱約之从車氏聲詩曰約軝錯衡軧云軝或从革正用毛氏古文爲說廣雅云軝轂篆也玉篇云軝轂飾今引說文刪去之軝二字則是無篆飾之轂未爲得也正義又曰錯者襍也襍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註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按爾疋錯革鳥曰旟孔引孫炎鄭志皆以錯爲專急疾之鳥說文交云錯畫也許以錯訓文毛以文訓錯皆謂畫耳不必別有物飾之

車攻

序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正義曰言復文武之竟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按序言復古卽據上二詩而言文王時化洽庸彭名南歌其鬬國威懷獯串朔北詠其往城及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厲王時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蠻譬大邦而荊州促矣狄居焦穫而并地促矣宣王南征北伐攘而去之卽爲復文武之舊序說未可非也序曰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正義謂復者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也此說亦不然兩無正篇鄭謂刺厲王也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則厲王時諸侯背叛甚矣周本紀稱宣王卽位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是復會諸侯亦復古之事也

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艸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按經甫草釋文云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箋甫田釋文云舊音補十藪鄭有圃田下同毛如字甫大也如釋文則箋鄭有圃田句圃字亦當作甫音補楚詞劉向九歎云覽芷圃之蠡蠡王逸註引詩曰東有圃草文選班孟堅東都賦云豐圃草以毓獸李善註引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艸也韓詩雖作圃草而薛註訓爲博大義與毛同亦當讀爲甫也

搏獸于敖箋云獸田獵搏獸也按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薄狩于敖薛綜註曰謂周王狩也引詩曰薄獸于敖水經濟水篇註引詩亦作薄狩于敖張賦作狩註以周王之狩釋之引詩仍作獸蓋讀獸爲狩也說文云獸守備者一曰兩足曰禽四足曰獸（今說文無下二句此从爾疋釋文引）獸字原有兩解守備之訓義與狩同孟子巡狩者巡所守也易夷于南狩釋文云狩本亦作守箋云獸田獵搏獸鄭以經中獸字非禽獸之獸故特解之搏獸猶言搏狩也正義謂搏取禽獸誤矣

決拾既佽傳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次比也按說文佽云便利也引詩作佽文選東京賦云決拾既次李善註引毛詩曰決拾既次是鄭箋詩時經作次故以次比釋之唐風胡不佽焉正義佽古次字

弓矢既調調字釋文無音或讀離騷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當作徒紅切音同按詩與佽柴韻不與同韻周南惄如調飢傳調朝也釋文云朝也又作輖周禮考工記云大車之轅摯註云摯輖也釋文云輖音周一音弔或竹二反儀禮既夕篇云志矢一乘軒輖中註云輖摯也賈公彥疏謂鄭讀輖從摯然則經調字當作

騆音竹二反矣

吉日

漆沮之從傳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雍州有二漆沮一在漢扶風一在漢馮翊此經漆沮東萊讀詩記朱子集傳皆主馮翊之水蓋本禹貢孔傳水經漆水篇鄭註引山海經大史公禹本紀孔安國書傳馮翊之漆沮也引許愼說文潘岳關中記班固地理志闞駰十三州志扶風之漆沮也後言川土奇異今說互出考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是道元亦不能定其孰是也而沮水篇註云鄭渠故瀆又東逕北原下濁水注焉書正義引此作漆水自濁水以上無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濁谷水又東南出原注鄭渠又東歷原逕曲梁城北又東逕太上陵南原下北屈逕原東與沮水合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卽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柒水又謂之爲柒沮水云云禹貢道渭孔傳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正義云地理志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出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又引水經濁水名柒沮者以證孔傳而斷之曰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卽書正義言漆沮之爲洛水信矣近世說經者又謂酈註濁水一名柒沮者本出于方俗之言而孔傳出于魏晉閒亦難憑信按說文沮水出漢中房陵別有濾水卽沮水也註云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與地志水經合漆字下云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漆出岐山中隔涇水斷無入洛之理而許後一說云入洛蓋卽謂鄭渠所合之濁水一名柒沮者是柒沮入洛漢時實有是說孔傳與俗語不足憑說文則可憑也既漆沮入洛則自下互受通稱故一曰洛水一曰漆沮之水綿詩自土沮漆傳云沮水漆水也潛詩猗與漆沮傳云漆沮岐周二水也皆漆沮分言且以岐表之而此傳云漆沮之水則毛意亦爲洛水矣水經渭水篇云渭水又東過華陰縣北註云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焉卽用毛此傳爲說也

儦儦俟俟傳趨則儦儦行則俟俟文選西京賦云羣獸駓騃李善註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趨曰駓行曰騃駓音鄙騃音俟韓詩字雖異而訓與毛同說文伾云大也引詩曰伾伾俟俟伾與駓字異音同似許用韓詩然俟訓大而伾訓有力大而有力雖與毛趨行義別而毛于其祁孔有傳云祁大也大卽指此趨行之獸是許亦用毛傳爲說也

皇淸經解卷三之一百終

皇淸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百零一　南海桂文燦鄭伯奇新校　靈川秦培瑞舊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著

鴻雁之什

鴻雁

之子于征傳之子侯伯卿士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箋易傳侯伯爲諸侯之伯則傳意不與鄭同衛風淇澳傳云重較卿士之車鄭風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鄭衛兩武公俱以侯伯入爲天子卿士宣王時樊侯申伯亦卿士也烝民仲山甫出祖傳云遄職也正義謂仲山甫爲王之卿士職當觀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崧高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箋云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岳巡狩之事此宣王時樊侯申伯爲卿士之證也但卿士非惟侯伯公亦爲之宣王時召穆公以上公作二伯而兼卿士韋昭國語註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服虔左傳註云召穆公王卿士也召公以二伯爲卿士故崧高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子雍謂召公爲司空主繕治而黍苗序云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是宣王時召公亦爲卿士此傳言侯伯卿士所以別于上公卿士也必知傳如此者經言于征則是自王朝而出若爲州牧無假言征正義以鄭述毛失之

百堵皆作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按如板六尺則五板爲堵堵已三丈雉當十五丈矣鄭以五板爲堵衆之而五板廣二尺堵高一丈其意亦同于毛但此一堵之牆長六尺按五板而爲雉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正義引王徵期註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當爲三蓋謂三堵爲雉也杜預左傳註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其言足通毛鄭兩家箋板六尺不必泥也

肆則劬勞箋云此勸萬民之詞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按首章傳云劬勞病苦也下二章劬勞不更發傳傳意皆指之子此章箋以劬勞指萬民毛鄭義別正義以箋述之非也

庭燎

夜未央傳央旦也正義曰央旦者旦是夜屆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按釋文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徂則傳本作且古且祖字通權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嘯堂集古錄載商祖戊尊祖丁尊祖皆作△周穆公鼎皇祖穆公周雝公緘鼎用追享孝于皇祖考祖皆作△祖訓始言始夜也宣王言夜如何其豈夜尙未始乎已見庭燎之光矣始對次章艾久而言正義用王子雍說讀且爲旦失之爾疋艾有四訓長也歷也相也養也歷有歷久之意與毛傳義近宣王言夜如何其豈夜尙未久乎已見庭燎皆晢晢矣由央始而艾久立文之序如此正義以未央未久毛意大同特以意度之未央先于未艾非毛旨也

夜嚮晨按此章煇从軍聲旂从斤聲漢晨協證之僖五年左傳晉童謠前人論之當矣而此詩釋文煇音暉旂音祈與晨協則晨當音時說文晨早昧爽也从臼从辰辰時也辰亦聲又辰部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靁電振民農時也又云辰房星天時也爾疋云不辰不時也齊風不能辰夜秦風奉時辰牡傳云辰時也辰與時一物也震振晨三字皆从辰得聲書盤庚云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作祇動皐陶謨云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是震振與祇通爾疋云麎牡麔牝慶某氏註引詩瞻彼中原其麎孔有今小雅吉日云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麎是麎與祁通時祇祁皆今支韻字古支微相通刱以晉童謠言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

旂晨辰振从辰聲讀時與旂協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賁音肥廣韻微韻中亦載賁字說文萉从艸肥聲又作䕁云萉或从麻賁是肥賁一字小疋采芑嘽嘽焞焞與雷協軍字說文無聲然訓云圜圍也从車从包省包亦圜也左傳上言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下言火中成軍成卽成其圍事軍有圍義音當从之是以揮煇輝暉翬楎渾旗鍕皆入微韻說文奔云从夭賁省聲賁音肥是晉諧亦可从支微韻讀也

沔水

誰無父母傳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于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如傳言則經父母卽京師也古地名如亢父莒父勝母西王母之類皆以父母爲地名傳言諸侯之父母猶論語云父母之邦孟子云去父母國諸侯受封之始皆本于京師傳以地言故曰京師者諸侯之父母箋以人言故曰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易傳非申傳矣又箋云女自恣聽不朝正義曰箋云自恣不朝集註及定本恣下有聽字如孔言則正義本無聽字校書者依集註定本增入當改依原本乃合

讒言其興傳疾王不能察讒也箋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傳惟言疾王而箋兼侯伯正義以箋述經不言毛異誤也

鶴鳴

鶴鳴于九皐傳興也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按傳不釋九字言喻賢者身隱則鶴鳴當在隱僻之處離騷云步余馬于蘭皐兮王叔師註曰澤曲曰皐引詩鶴鳴于九皐釋文引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然則澤曲折者爲皐經已言皐曲折可知傳明皐之爲澤而以身隱二字表澤之曲折既有曲折則九字不待釋而明矣正義謂鄭以一鳥不鳴九澤云九皐者明深九坎是謂毛傳爲一鳥鳴九澤也非毛旨也

可以爲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按說文鑢云錯銅鐵也玉篇錯云鑢也廣韻錯云鑢刑名金吉甫書傳云錯以鐵爲之今鑢是如諸書所言錯卽是鑢此經言石可爲錯傳云錯石下經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如傳意則錯爲攻治器物之通名其用以錯玉者則爲石耳但石可以錯玉亦卽名之爲錯禹貢錫貢磬錯孔安國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也與毛傳合說文引此詩作厝云厲石也磨厲與攻錯一也爾疋犀謂之剒釋文云剒本亦作厝玉篇剒字註云亦作錯錯與厝古字通是許亦以錯玉者爲石也篇韻以錯爲鑢其訓偏矣

祈父

祈父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正義曰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註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如孔言則正義本箋文作若壽故以定本作若疇爲誤校書者不細繹正義乃依定本作若疇當正之釋文云疇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是箋本有作壽者也

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姜戎爲敗箋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詞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使我無所止居乎按上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傳意謂司馬當起封圻內之兵甲封圻之外則不當令之從戎史記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宣王已亡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註韋昭曰敗于姜戎時所亡也南國漢江之間唐固曰南國南陽也如韋唐二家則姜戎之役有南國之師南陽地近漢江宣王時爲申伯之國非封圻內地益徵其兵以戍守京師亦如春秋時諸侯戍周也以戍守徵故經曰予王之爪牙司馬使之伐戎故經曰轉予于恤傳言姜戎爲敗則詩是既敗後作本非封圻之內徵之戍守轉之伐戎所以怨也合上下傳觀之毛意顯然正義傳箋合述非毛旨也

有母之尸饔正義曰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爲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舉此以刺不得爲多歷時日而恨也杜預以千畝爲晉地孔晁以千畝爲籍田在王之近郊正義从孔晁故爲此解按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如左傳猶未知千畝當屬何處而史記晉世家云穆侯戰千畝有功則是王師近在晉地穆侯聞敗而救之故云有功而名其子爲成師也杜預言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其說近是王師在晉地則多歷時日固有已从軍而母爲父陳食者矣

白駒

白駒釋文云馬五尺以上曰駒按五尺以上卽六尺說文馬高六尺爲驕是也駒是二歲馬尚須攻習未堪乘駕陳風株林釋文具言之此不言字誤作釋文時猶是驕字也當改正

爾公爾侯傳爾公爾侯耶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按陳風株林傳云大夫乘駒此篇首章傳云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是此賢者爲周之大夫也古者天子之卿大夫稱內諸侯王制言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此經賢者既爲大夫視公視侯皆分所應得故經公侯並舉傳亦以一耶字釋之言尔非視公耶尔非視侯耶何爲棄職事而貪逸樂無期以反也正義謂公侯之貴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尔豈是公也尔豈是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殊失傳意

勉爾遁思正義曰此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爲義也按釋文云遁字又作遯易遯卦釋文云遯字又作遁又作遂大雅雲漢云寧俾我遯釋文云本亦作遂漢書匈奴傳云遂逃竄伏敘傳述贊云攜手遂秦顏師古註皆云遂古遁字毛詩本古文字當作遂遂从彖得聲說文彖聲之字或讀若䐺䐺戶佳切遂有䐺音與來期韻二思是語助正義說是但未言遁之何以協上來期故詳著之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正義曰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而棄賢也按首二章兩所謂伊人皆指賢者三章則四爾字指賢者此章有人有爾故箋以人屬他人爾屬賢者但鄭言女行所舍則不以空谷爲義故正義云空谷非一猶未知其所在傳于空谷云空大也此賢者已處空谷則其入爲谷中主人傳意言女乘白駒至于空谷致生芻于主人必爲

其人有德如玉然不可以得所依歸遂不寄聲于我而有遠我之心也後漢徐穉子詣郭林宗致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林宗曰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即此詩之義也傳箋當別

黃鳥

復我邦族正義曰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己不善居異所耳不必作他邦也按經明言此邦我邦傳言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明非止一邦庶人之禮得連姻外國鄁風棄婦而言涇渭濁清即秦女嫁衞之證何言此之邦族非他邦乎

復我諸兄傳婦人有歸宗之義箋云宗謂宗子也正義曰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何以朞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朞也此以諸兄爲宗之文也又曰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按艸蟲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正義于彼傳云歸宗謂被出也此傳歸宗亦當泛言被出非謂兄也箋知傳意故以宗子解之婦人于外家宗子不必定是兄弟行亦當有伯叔行下經言復我諸父傳云諸父猶諸兄父兄行別何以言猶知傳意歸宗是指宗子不係父兄爲義矣箋得傳旨正義失之

我行其野

言采其蓫傳蓫惡菜也箋云蓫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正義曰此釋艸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蘈如正義則箋云蓫羊蹄也正義凡言定本作某者皆與所據之本異箋作羊蹄故引陸疏證之校書者不加詳勘遂依定本改爲牛蘈耳釋文蓫敕六反本又作蓄文選曹子建七啟云霜蓄露葵李善註引此詩云蓫與蓄音義同也與釋文說合廣雅云堇羊蹄菜廣韻堇字註云羊蹄菜蓫字註云同上齊民要術云羊蹄菜一名蓨即苗蓨也類篇亦云苗羊蹄按說文無蓫字蓄云積也不以爲菜名堇云艸也讀若釐與蓫音不近惟苗蓄蓨苖蕮五字連列蓄蓄即此詩下章之葍次蓨苗當爲此詩之蓫廣韻苗他六徒歷丑六三切又音剔丑六切與釋文勅六切合其爲蓫無疑玉篇蕮字註云蓫蕮馬尾蕮陸也引說文曰艸枝枝相値葉葉相當則說文蕮即爾疋之蓫因此詩之蓫連類而次于苗字下也廣韻蓄堇苗蓫四字並在丑六切中音同義俱得通矣若然羊蹄即苗蓨苖蓨即蓫釋艸有苗蓨而孔言無文者以爾疋前云蓨蓨後云苗蓨郭景純註俱云未詳而蓨蓨之蓨亦音剔與苗音正同未審何者足當羊蹄故云無文也

求爾新特傳新特外昏也箋云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按傳以外釋新以昏釋特鄁柏舟云實維我特傳云特匹也此傳猶言外來之昏匹耳邶谷風序云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昏字亦可指婦人言非必婦人之父爲昏也箋云新外昏特來之女則以昏爲此女之父傳箋各別正義合而述之誤也

成不以富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正義述經曰女如是不以禮爲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經與箋俱作成正義述之乃作誠雖論語引此詩作誠然箋意謂不以禮爲室家則雖成室家之事亦不足以得富正義乃云誠不以是而得富非經旨亦非箋意

斯干

序宣王考室也箋云宣王于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正義述序曰與羣臣安燕而樂之又曰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又述箋曰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又曰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鍾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豭豚爲落襍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註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爲歡以樂之又曰本或作樂以釁又名落定本集註皆作落未知孰是如孔言則所據箋本作樂之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爲落之也按服虔左傳註則落即是釁襍記云考而不釁鄭註言設盛食以落之彼正義引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以襍記之文明言不釁則鄭註落之不得爲釁故以歡樂釋之對文則以豭豚釁爲落與賓客燕爲樂散文則落樂皆通此箋上已言釁之不必更言落之作樂爲是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正義謂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艸蟲毛引詩云於穆不似是字同之驗此說是也至謂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則非鄭意箋讀巳午之巳爲已然之已故云曰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未嘗言巳地成其宮廟也說文巳部云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亦讀爲已然之已與鄭正同古者似以巳三字通易明夷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氏易皆作似之檀弓註云以巳字是也但似巳二字同物同音何假更言讀如則知此詩之似原作巳毛知巳與似同故訓爲嗣玉篇巳午之巳云嗣也即用毛此傳爲訓鄭正恐人誤作巳午之巳故但讀如巳午而云已成其宮廟也

君子攸芋傳芋大也釋文云芋或作吁按芋與吁同說文芋云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从艸亏聲徐鍇曰芋猶言吁吁驚詞故曰駭人如說文是芋本有大義以其大可駭人故又同吁此傳云大也葢謂君子見而大之下章方言攸躋攸寧此章尚是未躋時事故歎其大非謂君子居中以自光大如正義云云也王文考靈光殿賦云吁可畏乎其駭人也正用此詩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按訓革爲翼則非皮革之革韓詩作勒云翅也翅翼二字說文互訓則韓義亦與毛同惟其字作勒疑當爲鞆說文鞆正訓翅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云勒分翼張李註引劉熙釋名云勒與肋同不引韓詩者以韓詩勒訓爲翅若云翅分不得更言翼張故置而不引亦知韓詩之勒當與鞆同而此詩之革則又鞆之省文也釋文謂革毛如字者殆非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正義引王子雍說謂宣王之臣長幼有禮又曰本或作冥窈者爾疋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窈于義寔安但于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註爲毛說按釋文云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是崔靈恩讀傳爲長短之長說文長云久遠也序曰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然則直良切乃長之本音其令長及長幼之長

皆假借字此傳正長當从崔讀長言其寬濶窮言其邃深也不必以釋詁育孟耆艾正伯之文爲疑

下莞上簟箋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正義曰釋艸云莞苻蘺其氏白本艸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一名蒲用爲席按爾疋釋文云莞本或作䔊說文䔊云夫蘺也从艸睆聲不云可爲席是爾疋莞本作䔊某氏及郭璞註所云莞蒲皆當作䔊蒲非此詩之莞正義引以釋箋誤矣釋艸前文云䓮鼠莞郭註云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須可以爲席蜀中出好者說文莞云艸也可以爲席此莞乃此詩之莞以其纖細故箋謂之小蒲矣正義又曰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爲小蒲之席也此解深得箋意但莞細于蒲而竹簟之麤何以反加莞上玉篇引此詩作上莞下簟于義爲安蓋梁時經本有如此者正義謂常鋪在上宜用堅物以釋上簟似爲有理而于禮經設席麤者在下美者在上終自相乖也箋兼葦言不專于竹正義惟釋竹簟亦疏

無羊

眾維魚矣實維豐年傳陰陽和則魚眾多矣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眾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正義曰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魚者眾解人共捕之意按經以魚多爲豐年之祥以旐旟之多爲室家之祥初無人眾之事此傳亦明言魚眾不言人眾下傳云旐旟所以聚眾也是解旐旟所以得爲室家之祥者以旐旟本所以聚眾今牧人夢見之知將來子孫眾多亦非謂此牧人夢見旐旟之下聚有多人也正義強傳同箋實誤

皇清經解卷三之百零一終

南海桂文燦 鄒伯奇新校　靈川秦培璠蕃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百零二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著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序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正義謂雲漢瞻卬箋俱引春秋此不引春秋註有詳略鄭無義例是也謂春秋家父凡伯之等並應別人則非桓五年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若如孔說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則經書仍叔可耳何爲必稱仍叔之子乎正以此仍叔是雲漢詩人天下皆知故特著之以見雅詩已亡之意以此推之隱七年凡伯即瞻卬詩人桓八年家父即此節南山詩人桓五年仍叔上距宣王初年百二十一年父沒子聘于理無妨隱七年凡伯上距幽王初年六十六歲桓八年家父至十五年仍見經上距幽王初年八十五歲年月非甚久遠古人長壽者多何足疑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傳興也節高峻兒巖巖積石兒箋云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按文選吳都賦云負緣山嶽之岊劉淵林註引許氏記字曰陬隅而山之節也今說文作高山許以陬隅二字釋岊而云高山之節是許以岊節字同陬隅玉篇又作陬嵎云高崖積石相向是節字中已有積石意釋文云巖本又作嚴傳非以積石訓巖巖言維有積石所以高峻令人視之嚴嚴然也箋云人所尊嚴亦以經作嚴字故云然若作巖巖則二句皆屬山言何以與下具瞻乎正義雖云巖巖具瞻互相發見然訓釋迂回不如作嚴嚴爲直捷矣

維周之氐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正義曰說文云桎車鎋也則桎是鎋之別名耳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政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也按說文桎云足械也並無車鎋之文箋以桎易氐字未嘗云桎即是鎋正義合桎鎋爲一亦非箋意詳觀正義鎋能制車之文乃知正義原本必非如此釋文云桎礙也說文云軔礙車也楚詞朝發軔于蒼梧今王逸註云軔搘輪木也玉篇云軔礙車輪木或作枊是軔與枊同說文枊云桎枊也此原是木名以礙輪者不擇何木或此木亦可斬以礙輪故名桎枊而桎有礙義枊與軔通正義原本當曰說文云桎車枊也則桎是枊之別名耳以枊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政蓋枊所以止車故言能制車若鎋則所以行車不得言制車然則正義不誤校書者因箋桎鎋連文故改枊爲鎋而正義遂不可通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己不宜爲已止也按箋讀已爲紀故言用能紀理其事且又明言用平正之人亦是人而非己正義緣上躬親解爲己身之己非箋意也

正月

胡爲虺蜴傳蜴螈也釋文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是蜴蜥字同按此虺蜴與斯干虺蛇不同斯干之虺當作虫一名蝮蹠正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說文虫云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蝮云虫也是斯干之虺本爲虫一名蝮也釋魚又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說文虺云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蜥从虫兀聲蜥云蜥易也蚖云榮蚖蛇醫以注鳴者陸疏云虺蜴一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蛇醫是此詩之虺爲虺蜥與斯干殊也正義于此殊少區別

褒姒威之傳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釋文姒云音似毛云姓也鄭云字也威云呼悅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按傳後今無箋如釋文則古本有箋今汲古閣本脫也褒姒褒國君所獻故冒姒姓其實童妾觸龍漦而生有母無父故鄭以姒爲字威齊人語似非元朗所能言亦當是箋又此章傳箋不少孔總釋經文後更不別釋傳箋褒姒爲后始末亦不疏明疑正義亦有脫簡也

乃棄爾輔傳大車重載又棄爾輔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按車上之具皆以輔車其可解脫者亦不少傳不指言

何物以經文自具不煩解說也此章乃棄爾輔與將伯助予相對則此輔是人非物下章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則僕卽是輔可知經言大車既重載矣乃棄爾輔車之人至輸傾爾載乃請長者相助晚矣若不棄爾輔車之人則有益于輪輻輔車何人爾僕是也果能屢顧念之卽不至輸傾爾載矣如此經意自明不必別有物也

十月之交

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耳如鄭言是毛公改序厲王爲幽王而移其篇第于此也說此以下四詩者或从毛或从鄭皆無確然可據之文正義已云各从其家不復强爲與奪而百川沸騰不同三川之震又以鄭義爲安是爲自亂其例毛公先鄭四百餘年去孔子未遠既已改序卽當从之正不必紛紛辨難也

朔日辛卯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正義曰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云云如孔說經文是朔月今汲古閣本作朔日者涉箋而誤也當改正乃合

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正義曰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按日月行天各自有道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恆少然有交會而不食者卽有不交而亦食者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皆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于法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一交交乃有食若比月則未交何由有食而春秋漢史現皆有之秝家推之不得諱言術疏多云昔誤而不知天道深遠固有如是之神明而莫可測者既有不交而食故箋謂橫相干犯屬之厲王毛以此詩爲幽王則是依限而食是以梁虞劇唐一行推之在幽王六年乙丑歲　國初學者以授時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既依限而食卽非橫相干犯毛解此句必不得與鄭同唐秝志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然春秋于秝應食而不書者尙多蓋日食必在交限而人限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四者皆德之所生秝家之言如此是月有避日之理此章毛無傳以上傳日君道月臣道推之毛意蓋謂月不用其臣道而變行以避日也正義以箋義述毛未爲得矣

胡憯莫懲箋云憯曾也此用節南山傳也憯从朁聲說文朁曾也毛無讀若之例憯訓曾卽讀爲曾鄭亦不言當作朁曾讀若朁曾音同者義可通是漢以來曾朁憯三字一也釋文仍音七感反非

豔妻煽方處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矧也序下正義引中候矧者配姬以放賢以矧豔爲古今字按鄭爲據經妻字疑正月言褒姒此詩言豔妻當別爲一后故以爲厲王后耳未嘗言姓矧也宣王元舅申伯是厲王后申國女也姓姜不姓矧鄭解豔妻亦當爲美色正義云云誤也

曰予不戕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曰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云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如孫毓言則經本作臧字毛無破字之例此二句當爲皇父述人之言云女謂予所爲不善當知下供上役禮則有然矣陸孔同時釋文所言孔豈不知乃猶以鄭述毛非毛意也

悠悠我里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箋云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正義述毛曰毛以爲詩人見王政之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正義可憂也之下當釋里居乃云爲此而病則傳里不訓居明矣釋文云里如字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悝後人改也如釋文則傳原云悠悠憂也里痗病也居也二字當衍涉箋而誤也

雨無正

旻天疾威正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孔明言俗本之誤今汲古閣經文此句作旻天不合正義原本釋文云旻密巾反本又作昊天者非也陸謂當作昊天校書者依釋文而誤也當改正

周宗既滅正義述經曰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又靡所止戾傳定也正義釋曰此傳質略王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于鄭當如王說按正月褒姒威之傳云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此句不復發傳當同于前史記周本紀幽王三年云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又云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周太史言周亡矣禍成矣卽此詩既滅之義孔以王肅義述毛謂可宗之道既滅雖亦可通究非毛旨

小旻

國雖靡止傳靡止言小也按下民雖靡膴句傳不釋膴字鄭讀爲幠云法也正義以鄭述毛而王肅讀爲幠云大也言無大有人韓詩作腜云猶無幾何皆謂民少皆依經分釋也傳意膴卽周原膴膴之膴良以此經當言國靡膴民靡止今言國靡止則是民困國無腴美之地而言故以小也二字統釋之是膴字已于靡止句釋之矣靡止靡膴只一小足以盡之不煩更爲立說以鄭述毛非傳意也

小宛

序刺宣王也誤當作幽王

中原有菽傳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芼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傳箋皆以藿爲菽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按說文藿作𦾢云尗之少也則藿原是菽既在原中宜乎易得傳言力采乃得者正以其少故也說文此訓直爲毛傳作箋未可以爲菽之葉矣

宜岸宜獄箋云仍得曰宜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如孔說是讀箋仍得爲應得也按箋言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釋經我字是遭獄訟者自言不應得而得非在上者謂其應得也說文仍从乃聲古者乃亦音仍爾正

仍乃也是仍乃二字音義同鄭蓋以仍爲乃言不應得而乃得也

小弁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傳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又曰引此者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孔此解猶未深得毛意傳引號泣于旻天釋何辜于天引于父母釋我罪伊何耳孟子述公明高曰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釋書于父母句與此詩正同故傳引而釋之也

又屬于毛不離于裏傳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孫毓謂傳意毋斥褒姒正義譏之謂太子非離裏褒姒而生按上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則經中毋字自指褒姒以褒姒見爲后也傳但以毛裏爲內外亦未嘗以太子爲褒姒所生箋云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于我似以離裏指申后然觀下箋云太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則此箋離裏亦當指褒姒不處胞胎與上不得皮膚之氣而連言之耳不必泥也

雉之朝雊箋云雉雉鳴也正義曰雄雉之於朝旦雊然而鳴又引說文云雊雄雉鳴也按今說文雊云雄雌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玉篇雊云雄雌鳴與說文同廣韻雊云雉鳴與此箋同初無雄雉鳴之說文選潘安仁射雉賦云雉鷕鷕而朝雊徐爰註曰鷕雌雉鳴也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雊顏延年以潘爲誤用也按詩有鷕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雊則云求雌今云鷕鷕朝雊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徐註爲潘賦曲圓其說而不知雊之爲訓本兼雄雌孔以雄雉鳴釋箋又引別本說文以實其說非鄭訓雉鳴之本意也

析薪杝矣傳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杝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正義曰析薪而言杝明隨其理杝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按从也从它之字隸書多混而爲一杝依說文當从手从它但其訓爲曳非此詩之杝明矣玉篇引此詩作杝云謂隨其理也廣韻杝字注亦云析薪是經有作杝字者然說文杝訓落也亦與傳箋不合廣韻𢓸云離也說詩者或謂杝是以手離之析既是離安得杝又爲離正義讀杝爲施得之但亦非漸相施及蓋施有从義有伺義孟子云施从良人之所之卬中有麻詩將其來施施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皃是施有隨从伺視之義故毛以爲隨其理鄭以爲觀其理杝與施音義同也

予之佗矣傳佗加也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按以罪加佗人義自得通但如孔言則經旣言予又復言佗必予不訓我訓爲與而後可爲以罪與佗人也說文佗云負何也舍彼有罪而妄加于太子太子身負此罪故經曰佗而傳曰加矣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念父孝也孟子引舜孝以論此詩故毛亦引孟子而斷太子之爲孝用師說也于時太子已奔申國不忘幽王其哀痛惛怛之心必有流露于言面者故其傳述之如此經曰遑恤似已決絕者痛之切正其念之深也幽王果欲殺太子亦無難說詞召反至而戮之當年不聽讒言而于所謂我躬不閱者卒能容其遁竄以成東周數百年之基則此詩之孝有以感動其心矣

巧言

曰父母且箋云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正義述經曰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之衆人又釋箋曰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爲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按箋云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則經中曰字是詩人之言孔以爲幽王自言非箋意也

亂如此憮傳憮大也箋云憮敖也爾疋釋詁云憮大也釋言云憮敖也而釋言之憮陸氏釋文本作憮是二字本通此詩兩憮字毛作傳時上經當作憮故訓爲大下經作憮以憮之爲敖人所易知故不釋也鄭箋詩時兩經皆作憮故訓爲敖正義以毛訓憮爲大述下經云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大字釋憮字而虐字於經並無所指未得毛意按上憮字訓大是總言亂之大下已威大憮分承此句言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毛意亦當同鄭也

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正義曰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眞僞以漸進讒也蓋本王肅說按傳意讀僭爲譖故訓爲數色主切言此讒人數說于王之始王既容受其言也釋文云僭毛側蔭反陸亦以傳讀僭爲譖矣而數乃音朔又襲王肅之誤

君子信盜傳盜逃也正義曰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如孔言是毛以經盜字爲盜賊之盜按書牧誓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與此經正同毛訓盜爲逃言此讒人逋逃而來君子信之耳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二句毛無傳正義以箋述之毛意不必然也蓋上章言亂初生于王又生于君子君子怒則可沮祉則可已此章承上章而言君子非惟不怒而反與盟君子非惟不祉而反信盜既惟盜言是甘亂由是日進此在位君子以聽讒爲事非惟于其職止而不供而已實足爲王之病害也止共屬在位之君子不屬讒人毛意或然

遇犬獲之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曰遇犬者言免逢遇犬犬被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按如孔言遇爲逢遇箋何爲以馴字釋之釋文云遇犬如字世或讀作愚非也如陸言則有讀作愚犬者愚犬何能獲兔其說誠非然鄭特釋遇犬必非如字讀也爾疋釋言云遇偶也此犬出入與人相偶故號曰偶犬而釋爲犬之馴者耳遇偶皆从禺得聲史記孟嘗君傳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遇是遇偶音同也

無拳無勇傳拳力也按拳與捲同說文捲云气勢也从手卷聲國語曰有捲勇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云更張空拳李善註曰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殺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阬趙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況三十萬被堅執鋭乎如聲類及李註所引空捲皆與拳通傳訓拳爲力音同假借耳

何人斯

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箋云(今本誤作傳)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正義曰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孔不言暴在何地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註云鄭地而不言地之所在按左氏傳云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經上言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下言盟于暴傳言會伊雒之戎而不言于暴傳殆以暴即衡雍也說詩者或以此暴爲暴公之國謂幽王時鄭尚在西都此地是東都畿內之邑然以蘇國例之蘇國名而地乃爲溫暴亦國名而地未必即在暴此孔所以不引與

云何盱矣正義曰毛於下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爲蘇公之病也又曰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按上章祇攪我心下章俾我祇也經有我字可以言我病此章無我字當指何人傳意言一者之來見王于汝何病乃使我病耳與下章自相呼應之詞孔以我病釋之未爲安也

否難知也箋云否不通也又云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汝與于譖我與否復難知也釋文云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按此句毛無傳箋以不通二字釋否又云我與汝情不通正解經中否字其云汝與于譖我與否非經中否字也陸以方九反列在前以符鄙反列在後是讀箋爲然否之否非鄭意也當以符鄙反爲是

俾我祇也傳祇病也箋云祇安也釋文云祇祁支反一云鄭止支反按祁支反是讀爲疷也爾疋云疷病也白華云俾我疷兮傳云疷病也此俾我祇與彼俾我疷一耳二字聲近可以以借故傳訓祇爲病或作傳時經字亦作疷也鄭訓祇爲安則止支反爲是其祁支反之祇乃神祇之祇也

視人罔極箋云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正義以箋述毛按以極反側傳云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反側輾轉也毛鄭異矣此言罔極下言以極上下自相申成毛意言汝有姡然之面目何視人亦反側而罔極乎我今作此八章之歌正以窮極汝不正不直之情也

巷伯

序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云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官下有兮字衍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如孔言則巷伯奄官四字是序文校書者誤移作箋也正義又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爲之又曰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也如孔言則寺人內小臣也句寺人二字當作巷伯校書者既移巷伯奄官四字作箋文不得再言巷伯因改爲寺人而不知寺人與內小臣鄭意各有其官也當悉改依正義原本乃合

釋文巷伯奄官下云官本或將此註爲序文者如陸言則所據箋首有巷伯奄官四字既有四字不可再言巷伯當是寺人內小臣也秦風寺人之令釋文云寺本亦作侍傳云寺人內小臣也彼正義謂爲在內細小之臣既寺字爲侍則凡在內官俱得稱侍人亦不必以細小釋之此箋寺人亦可讀爲侍人如此則巷伯奄官四字釋序中巷伯寺人內小臣也釋序中寺人傷于讒其義亦可通也然此經寺人不聞亦作侍秦風正義引此箋云巷伯內小臣文選宦者傳論云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李善註引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雖誤以爲毛萇亦足證此箋首爲巷伯內小臣而非寺人內小臣矣箋文从正義爲當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正義釋傳曰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如孔言則傳錦文二字當作貝文箋以傳言貝文不明爲何貝故曰貝文者餘泉餘蚳之貝文傳箋兩錦文皆誤爾疋釋魚言貝多矣獨取餘泉餘蚳者以爾疋諸貝不言文惟餘泉云白黃文郭註曰以白爲質黃爲文點餘蚳云黃白文郭註曰以黃爲質白爲文點此外惟云元貝貽貝郭註曰黑色貝也邢疏云山海經曰陰山濁浴水出焉南流注蕃澤其中多文貝皆謂此餘蚳餘泉也說文云文錯畫也文以相錯而成元惟一色不可言錯二貝兼黃白之文故鄭獨有取焉然箋引二貝申傳文章相錯耳其實錦文非止黃白故箋又云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言集采則不止黃白二色矣釋文云萋斐文相錯也無章字依釋文爲當

猗于畝丘傳猗加也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邱傳言加箋言歷義各殊矣按傳意言楊園之道惟可至楊園今增加一道即可以至畝邱以興讒人本不能譖君子今若增加其言即可以及君子也正義以箋合而述之誤也

作爲此詩箋云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正義曰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如孔言則正義經文是作爲作詩故其述經曰讒人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子者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起發句釋上作字而作句釋下作字且讀爲字爲去聲也其言當云作賦詩者謂箋當云作起也作賦詩也然箋言孟子起而爲此詩則鄭經本是作爲此詩作訓起爲讀平聲定本爲得箋意定本箋當是作起也爲作也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將踐刑釋經作字作此詩釋經爲字箋申傳意故曰作起也爲作也其云孟子起而爲此詩亦當言起而作此詩如此則種種皆合矣

皇清經解卷三之百零二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百零三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桂文熾鄭伯奇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谷風之什

谷風

維風及頹傳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正義曰頹者風从上而下之名回風从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按頹是暴風不可以言力薄既从上而下而谷風乃和調之風安能與之并力反相扶而上孔泥爾疋李孫二家之註而爲此說非毛意也傳風之焚輪釋經中頹字風薄釋經中谷風和調故力薄得頹風相扶而上傳蓋以

頹風爲从下而上之風爾疋之文惟言焚輪謂頹扶搖謂之猋耳其以頹爲从上下猋爲从下上乃李巡孫炎之說毛公六國時人固未知後人爲此解也今世存郭注爾疋其說與李孫同然莊子消搖遊篇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云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疋云扶搖謂之飆郭璞云暴風从上下也文選曹子建贈徐幹詩云流猋激櫺軒李善註爾疋曰扶搖謂之飈郭璞曰暴風从上下也猋與飈同古字通陸李引郭註扶搖皆作暴風从上下與今本不同則郭註焚輪必爲暴風从下上矣若然焚輪爲風从下上正可引以釋傳而孔不引者以經字作頹頹訓下墜李巡謂焚輪暴風从上來降謂之頹與此詩合故置郭不引不知字書無頹字訓下墜者當作隤此詩之穨从禿从貴穨訓禿皃又訓暴風傳言風之焚輪釋穨非釋隤也莊子摶扶搖而上彼上指大鵬摶亦作搏音博言風从上而下而大鵬从下而上鵬力猛故能與逆風相搏而上此傳相扶而上謂穨風扶谷風从下而上也

維山崔嵬傳崔嵬山巓也按此崔嵬當作厜㕒爾疋釋山云山頂冢崒者厜㕒十月之交山冢崒崩箋以崒爲崔嵬亦當依釋山作厜㕒說文云厜㕒山巓也正用毛此傳爲說釋山別有崔嵬郎周南之崔嵬爾疋所謂石戴土毛傳所謂土戴石者也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傳雖盛夏萬物茂壯艸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正義曰以其天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艸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定本及集註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如孔言是傳本云艸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按盛夏萬物壯茂故言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若作無有不死葉萎枝則非理矣盛夏之時草木何嘗盡如是乎當改依原本爲當

蓼莪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于家故言出入之事按箋云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illegible]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如箋是孝子心中擬之如此故下南山烈烈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若此章已返于家下章何爲又言見役乎必不然矣

出入腹我傳腹厚也箋云腹懷抱也正義述傳曰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釋箋曰腹我謂置之于腹故謂懷抱以父毋厚已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按腹訓厚與爾疋說文同月令水澤腹堅釋文云腹本又作複呂覽正作複說文複重衣皃然則腹複音義同以重衣裹小兒出入抱之故傳謂之厚而箋以裹褁申之傳箋俱讀腹如複非有別也

大東

無浸穫薪傳穫艾也箋云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爲薪正義釋傳曰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爲刈也釋箋曰穫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爲木名如孔言則正義本經文作穫字故毛讀穫爲穫今汲古閣本作穫誤也正義讀箋穫落二字句木名也三字句依爾疋釋木之文自應如此然月令季秋云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說文云艸曰零木曰落箋意以穫爲落木之名非依爾疋也釋文云穫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得之

鞙鞙佩璲傳鞙鞙玉皃璲瑞也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正義述經曰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鞙鞙然佩其璲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又曰鄭唯言佩璲云是玉也故鞙鞙爲玉皃璲瑞釋器文郭璞曰玉瑞也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如孔言則今本傳文鞙鞙玉皃璲瑞也七字皆箋文也孔以毛鞙鞙指人言故云所用之人皆鞙鞙然佩其璲玉鄭鞙鞙指玉言故用鄭唯言三句以別于毛校書者因孔下文言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遂分璲瑞也以上爲傳文下爲箋文當據正義改依原本爾疋釋訓皐皐琄琄釋器璲瑞也兩處邢疏引此皆云毛傳蓋自宋初已誤矣賴正義本文具在可細繹而得也

維北有斗正義曰箕斗俱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如孔是以經之斗爲南斗按月令孟秋昏建星中建星近斗其時斗正南而箕在西不得謂箕南而斗北也孟秋北斗柄指申經所謂西柄之揭矣

四月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箋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正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正義說誤詩是士大夫所作悖慢先祖庸奴販婦且不肯言豈謂士大夫而出此乎鄭益讀經人字爲儿說文儿人仁也古文奇字人也儿是親愛人之意與人我之人有別鄭于中庸表記兩仁者人也或云讀如相人偶之人或云施以人恩皆是儿字彼文仁人並列恐涉人我之人故須訓釋以明之此經人字與忍相對其爲儿字可知儿則不忍非儿則忍理亦易明故不煩更爲解說箋言我先祖獨非儿乎儿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如此解則詞非悖慢鄭意當然

百卉具腓傳腓病也文選謝靈運九日从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云淒淒陽卉腓李善註曰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字非如李言則毛經字作痱按爾疋釋詁云痱病也說文云風病也毛上言淒淒涼風下言痱病箋亦言涼風用事而眾艸皆病說文風病之訓依毛傳爲解也作痱爲是具韓詩作俱文選鮑明遠苦熱行李註引毛詩作俱腓是唐本有作俱者釋文不言何也

廢爲殘賊傳廢忕也正義曰說文云忕習也恆爲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按今說文心部無忕字正義所引明有其訓豈唐初說文有之邪箋云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釋文云忕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釋文言下同謂箋亦作忕於惡也今汲古閣本作大於惡校書者依定本之訓改之但爾疋釋詁云廢大也郭註引此詩合之定本是毛鄭有作大者與爾疋合未可因王肅亦作大而并廢疋訓也傳箋俱作大爲是

曷云能穀傳曷逮也箋云曷之言何也正義曰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爲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按傳言諸侯構成其禍我逮于禍云耳豈能穀乎孔仍以何時釋傳則逮爲衍字矣爾疋遏逮也孔引釋言不云字異則爾疋遏有作曷者釋文云曷舊何葛反一云毛安葛反

後音是也

南國之紀傳滔滔大水皃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正義訓傳意亦喻江漢之旁國故言一方箋以江漢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孔以毛傳附于鄭箋故爲此說按序言下國構禍卽經中南國傳意以江漢大水其神綱紀一方喻幽王不能綱紀四方致南國諸侯構禍也詩八章首章言先人不庇佑己使生于此世二章亂離瘼矣正言遭亂三章民莫不穀言他國不亂而我南國獨亂四章五章言致亂之由起于在位貪殘下國構禍六章七章言幽王不能綱紀天下故致南國構禍在位貪殘傳鶉鳶貪殘之鳥是也八章言卉木之不如作歌告哀大東篇言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此詩言南國構禍蓋江漢間小國大夫所作故次于大東也大國構禍則小國懼春秋文十三年左傳云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時晉楚方爭諸侯鄭衞貳于楚因公而請平于晉文子以天下不能綱紀四方致伯主爭盟實同構禍故言寡君亦未免有微弱之憂卽賦此詩當取義于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杜註謂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蓋用王肅詩義旣違左氏之意亦與詩序不合誤也

北山

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于役自苦之詞王肅難鄭孔申之具在正義按孟子論此詩云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旣以勞釋賢傳依而用之賢之得爲勞者說文云臤堅也从又臣聲凡臤之屬皆从臤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春秋公羊成四年經云鄭伯臤卒釋文云臤本或作堅疏云左氏作堅穀梁作賢字然則臤堅賢三字通而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是賢卽堅字上經言王事靡盬謂王事無不堅固使己盡力以堅固之此章言不均大夫之使而我從王事獨盡力以堅固之故得爲勞也

鮮我方將傳將壯也按釋詁將壯俱訓大故將可訓壯釋言又曰奘駔也邢疏曰秦晉謂大曰奘說文曰奘駔大也是奘亦訓大爾疋奘光孫炎二本無奘駔也而有將且則將卽奘字也凡訓大訓壯之將其奘之借乎

旅力方剛傳旅衆也箋云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正義傳箋無釋孔箋何乃勞苦云云似指行役之士子說後人因謂一人不可以言衆力改訓爲陳力按傳旅不訓陳而訓衆傳意此二句指在朝諸大夫言王善我年未老鮮有如我之方壯者乎其實衆大夫氣力方剛亦可使之經營四方也解釋文云息淺反沈云鄭音仙

無將大車

序大夫悔將小人也經無將大車傳云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經以大車喻小人言大車卽有小人在內故傳以小人所將釋之正義引書肇牽車牛遠服賈用證大車爲小人之所將此乃編戶細民非序與傳所謂小人也誤甚箋云將猶扶進也說文𢪏云扶也从手爿聲將當作𢪏今作將聲同假借也

小明

日月方除傳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于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卽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暮尚不得歸正義釋傳曰上云二月初吉爲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曰燠卽春溫亦謂二月釋箋曰下章云日月方奧文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燠曰寒寒爲冬則燠爲夏矣若毛以方燠爲二月之初則接于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云燠且爾疋稱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按傳言除陳生新及奧煖耳未嘗言二月也傳意以上二月初吉爲周二月建丑之月知者此經日月方除歲聿云暮與唐風歲聿其暮日月其除同彼傳云聿遂除去也彼正義云時當九月則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此月未爲暮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彼正義以此經采穫爲九月則自丑月初吉而行先歷寒次歷暑而至建戌之月次第秩然此章日月方除卽承上離寒下章日月方奧卽承上離暑昔我往矣者往徂也承上我征徂西言今尚未歸追憶昔我徂行時矣已離歷有寒之日月其時萬物方除舊生新何言其還至今歲遂將暮猶未得乎夏正月正除舊生新時也下章言已離歷有暑之日月其時天氣奧煖何言其還至今歲遂將暮猶未得乎奧煖卽暑也經文傳旨至爲明白自孔以方除方奧爲二月而傳遂不可通矣至箋以四月爲除上箋又言至今則更夏暑冬寒自據夏正或謂如此則歲之將暮爲十一月于時安得尚有蕭菽不知蕭菽之類至冬而槁拔其根莖亦可爲禦寒之用義亦得通也

鼓鍾

淮水湯湯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正義引王基謂淫樂爲鄭衞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謂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未知誰當毛旨按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淫而已肅駁王基而重在非所亦未爲得毛旨也毛以天子巡守朝諸侯有享燕自應有樂雖在淮上未爲非所惟不與德比卽爲淫樂耳正義又引孫毓不信毛爲會諸侯箋于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如毓按春秋昭四年左傳椒舉曰幽王爲太室之盟而戎狄叛之杜註太室嵩高紀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漢志嵩高古文以爲外方書禹貢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孔安國傳云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正義謂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桐柏淮水所出北至外方約四百里此傳言會左傳及紀年言盟春秋時會盟異日異地者多矣則幽王先會于淮水之上復盟于太室毛傳非無據矣抑又有說焉水經潁水篇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流逕蜩蟟郭東俗謂之鄭城又東南入于淮漢志謂出陽乾山少室陽乾實與太室一山幽王盟太室鼓鍾水上此詩所陳當是潁水而經言淮水者雍州漆沮下流入洛瞻彼洛矣篇以爲洛水潁水下流入淮故此經以爲淮水

與將將湯湯無釋觀次章傳云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則不應無之釋文將七羊反聲也湯音傷流盛也當是傳文今汲古閣本誤脫當補入

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按傳動與慟同箋知傳意故以爲悼說文無慟字新附中有之經典通用動論語顏淵死子哭之動俗本作慟馬融云哀過鄭云變動容皃兆字

本作動鄭子彼註言變動悼傷之至卽能變動其容皃動與悼一也說文妯云動也正依爾疋及此傳而心部怞云朖也引詩憂心且妯說文引詩一句而屢異其字者多或據此以謂詩字當作怞者誤也

笙磬同音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按儀禮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註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鄭解笙磬與毛此傳同故此箋不易傳正義釋箋八音克諧曰經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是謂箋以笙磬爲二器非箋意也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亂矣正義述經曰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夷樂又以爲羽舞之籥樂按文選魏都賦張載註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也與毛義同然則雅兼六代南兼四夷此外不聞更有所謂籥樂豈指七月之篇別領于籥章者乎然傳言以爲籥舞只是言雅南之樂皆爲籥舞耳雅兼六代禮記禮周官籥師云祭祀則鼓羽籥之舞三代樂皆籥舞其餘可知是雅樂以籥舞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白虎通引樂元語曰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是南樂以籥舞也孔見箋分雅南籥爲三舞以毛亦爲三舞非傳意正義又曰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按文選東都賦註引鉤命決作株離引毛此傳作朱離李善云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蓋古音有輕重也依定本作朱離亦得

楚茨

我庾維億傳露積曰庾十萬曰億箋云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正義以庾在于空非有可滿之期倉無一億者疑箋互辭爲非按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假令倉高二丈方廣二丈七尺一倉已容粟二千斛五十倉卽十萬斛孔欲以一倉計之泥矣說文庾云水槽倉也一曰倉無屋者無屋卽傳所謂露積庾亦倉類四周必有垣牆非無可滿之期也正義釋箋自黍與與至喻多止今本箋十萬曰億四字衍文當刪也

以妥以侑傳妥安坐也箋云既又迎神使處神坐而食之正義以毛述經曰當讀獻又迎尸于室以拜安之釋箋亦云拜以安之按釋文于箋神坐音才臥反則毛坐如字謂神安坐也鄭讀爲座謂神之位也古坐座一字而音各不同義从而異史記高祖本紀云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上在果反下在臥反此傳安坐傳箋異讀正義不別疏矣說文無妥字綏字云从糸从妥徐氏謂當从爪从安省然詩禮爾疋俱有妥字說文偶脫耳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或陳于互或齊于肉箋云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于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正義曰易傳者以祭雖有互不施于既亨之後非文次也按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鄭註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爛之此經剝亨以熟言禮運所謂熟其殽也肆將以腥言禮運所謂腥其俎也腥故宜陳于互而分齊之經四或分兩平非相承說下故傳云然自孫毓駁傳不待既熟乃齊孔承其誤遂爲祭雖有互不施亨後之說非傳意也正義釋箋見解剝其肉定本集註箋作解剝其皮今汲古閣本依定本集註改之也當依正義原本

先祖是皇箋云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暀之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言暀也泮水箋云皇當作暀暀猶往也不同者註意趣在義通不爲例也按爾疋釋詁暀暀皇皇美也邢疏引少儀云祭祀之美齊齊皇皇鄭元云皇皇讀如歸往之往彼言皇皇則此暀暀也如邢疏言則皇與暀一字此箋皇暀也明皇爲暀字而言精氣歸暀泮水箋言暀猶往少儀註言皇讀如歸往之往是皇暀往三字同也皇暀得爲往者說文之部㞷字云艸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徐音戶光切說文讀若之例有言音同者有音義並同者㞷讀若皇是皇本作㞷也爾疋之往也之在土上㞷有往義故皇得爲往而暀往皆以㞷爲聲故暀得爲往也

爲豆孔庶箋云庶胗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胗美者也正義曰庶胗也釋言文按今爾疋作侈如孔言則唐本爾疋作胗矣釋文云胗何沈都可反說文無胗字奢部䵣字云富䵣䵣皃从奢單聲徐音丁可反富䵣䵣卽箋所謂肥胗矣

祖賚孝孫傳賚予也釋文載傳云與也正義述經云既而因以所報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是正義經傳亦作與孔引釋詁云賚予也當亦作與校書者據今本爾疋改之并改毛傳賴釋文正義尚可尋繹當依原本乃合

信南山

畇畇原隰傳畇畇墾辟皃正義曰釋訓云畇畇田也註引此畇畇原隰與匀音同也如正義孔以畇當爲匀矣說文無畇字而匀訓少也與墾辟之義不合釋文畇音匀又作畇又音旬說文亦無畇字旬訓徧也於義爲近爾疋釋文引字林云均均田也是吕忱作均均其訓爲平徧爾疋本釋此詩作均爲得矣

曾孫田之傳曾孫成王也正義謂周祖文王而宗武王成王繼文武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通稱成王爲曾孫不繼于文王直言孫者以太王亦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又不稱元孫者以元孫對高祖爲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元孫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明周德之隆久按傳以經上言禹甸下言曾孫而序又稱幽王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以曾孫爲成王義係于禹不係于周之祖也書武成篇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王者于天地山川尚稱曾孫況周祖后稷爲堯弟與堯同祖元囂禹祖昌意皆黃帝子孫故成王于禹得稱曾孫此篇及甫田大田之曾孫皆係于禹他篇曾孫乃當如正義說耳

雨雪雰雰傳雰雰雪皃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釋文雨于傳反崔如字如字則是雨雪並下雪而兼雨到地卽化此冬安得有積雪崔讀與毛義違不可从也雰乃氛之或體說文氛云祥氣也傳言雪皃者文選謝惠連雪賦云連氛累靄揜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則氛氛是將雪時皃狀故傳以爲雪皃也

疆埸有瓜傳剝瓜爲菹也箋云于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

子剡削淹漬以爲菹貢四時之異物正義引地官場人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之屬謂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于民按載師曰以場圃任園地又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註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賦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有樹而疆場有瓜是鄭以載師稅瓜矣孔何不引以證與豈以載師園地在近郊之內鄭註雖引此詩而非民田之疆場然稍縣畺之地行井田則于公田種穀田畔種瓜穀是曾孫之穡瓜爲皇祖之菹亦統在任地起稅之內不可謂不稅民瓜矣

靈川舉人秦培猶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之百零三終

皇清經解依解敘纂卷三之百零四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甫田之什

甫田

倬彼甫田傳倬明皃甫田謂天下田也正義釋傳曰言明者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按傳言明皃不云明也自是皃狀彼田言明乎彼天下之田如彼其廣也箋云明乎彼太古之時乃有明信之義孔以箋述傳誤釋文云倬韓詩作菿云卓也卓疑當作晫韓奕有倬其道釋文云明皃韓詩作晫音義皆同然則卓即晫字其義爲明與毛傳合菿玉篇引韓詩作菿从艸不从竹爾疋釋文引說文云菿艸大也今說文艸部菿云艸木倒从艸到聲菿云艸大也从艸致聲菿卽菿之譌菿訓艸大與釋文合玉篇廣韻俱無菿字而今本有之後人妄加耳

歲取十千傳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从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箋以甫爲丈不據天下之田當據畿內言之以畿內雖用貢法而采地有井田也然亦以成稅萬畝其數與經十千相合故約畧言之實則並無此數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註曰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云云六十四井井稅一夫夫百畝計僅六千四百畝不滿十千之數是鄭十千亦言其多耳正義因井稅一夫之言遂謂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又疑鄭以井稅一夫無二十畝爲廬舍之事皆與鄭相違什一者先王不易之定法故曰重于什一大桀小桀輕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以助法而論八家各受私田百畝什一稅之本當家取十畝因借其力以助耕八十畝之公田卽以償一家十畝之入是名爲九夫稅一實爲什中取一匠人九夫爲井註曰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又曰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彼註言井田稅夫與此箋同而卽引載師無過十二此鄭以井田爲什中取一之明證也匠人註又曰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此言邦國行助而謂之徹徹通也貢固什一助亦什一通其率以什一爲正無復輕近重遠如畿內也又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此言邦國亦不過內貢外助別其法也若如孔言助爲九而稅一貢爲什一而貢一則郊內田少郊外田多且數倍安能通率以爲什一乎至遂人夫一廛註明引孟子五畝之宅而七月亟其乘屋箋言治野廬之屋此詩攸介攸止箋以介爲廬舍信南山中田有廬箋釋中田爲田中則以公田在九百畝之中有二十畝之廬舍亦足見矣

我取其陳箋云民得賖貰取食之正義釋文云是倉廩有餘賖貸取而食之也又云定本及集註貰作賣義或然也如孔言則正義箋本作貸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當改依原本

攸介攸止毛不爲傳惟下句云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治田如指上或耘或耔得穀如指上黍稷薿薿則經攸介句爲衍文矣細繹傳意蓋郎以治田釋攸介得穀釋攸止介與界通思文無此疆爾界古本作介傳意謂旣治田于所界之處又得穀于所止之處將進我髦俊士耳正義用王肅義述毛云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不如以毛述毛之爲當矣箋訓介爲舍則以古介字多作个大學若有一个臣書作介是也說文無个字徐鼎臣云个亦不見義無以下筆明堂左右个者明堂旁室也當作介然則介本室名故箋訓爲舍也

以穀我士女傳穀善也按傳以穀爲善則與上章烝進同上以男言此以女言士女猶云君子女言女子亦有士君子之行也正義述經謂士與女則與上髦士複矣

嘗其旨否此章箋以攘爲饟以喜爲饎謂成王親率王后世子饁彼農人田畯至又加酒食以慰其典田又饟己之左右親嘗其美與否箋義允矣不煩更爲立說正義以毛無破字之例其義必不與鄭同因用王義述毛復載其說云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閑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艸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按田官教農人以嘗艸嘗土自是平日之事恐未可施于穀已大熟之詩令試爲述之曾孫來止來于公殯月令所謂田舍東郊孟子所謂出舍于郊也農人聞成王已來率其婦子饁彼在田之人益勤其事田畯言至至田閒也喜卽喜其饁餉攘其左右六句謂田畯攘辟其左右勿令踐踐自取黍稷之穗嘗其美否而告于成王言其禾治理而條

列可卜其終之善而且有子是成王不怒亦喜農人之能疾也田畯箋謂司嗇周禮無司嗇而有司稼其職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既須辨別而周知固應有嘗穀之事矣

禾易長畝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上二章言黍稷卒章兼言稻粱此變言禾又言長畝者說文禾云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又曰莖節爲禾然則此詩是表其莖節之特異者傳達經意故以竟畝釋之成王時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見于書序不知此詩亦有之信乎太和在成周宇宙閒也

曾孫之穡箋云穡禾也正義述箋作稼禾稼今本也字誤當改正

大田

大田多稼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正義曰卝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薙氏掌殺艸月令云燒薙行水皆是爲稼也爲稼謂多爲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言爲也按稼之爲訓有四說文曰禾之秀實爲稼一曰稼家事也一曰在野曰稼周禮司稼註云種穀曰稼此箋多爲稼猶言多爲秀實卽下文庭碩方皁堅好之等也箋又云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則是種穀曰稼之義正義云云未得箋意

既方既皁傳實未堅曰皁正義曰皁音爲造訓爲成也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皁按皁本作草借作皁說文草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早聲徐音自保切臣鉉曰今俗以此爲艸木之艸別作皁字爲黑色之皁按櫟實可以染帛爲黑色故曰草通用爲皁棧字今俗書皁或从白从十或从白从匕皆無意義無以下筆如徐鼎臣說是皁乃俗書也然說文木部栩云柔也从木羽聲其皁一曰樣彼註巳作皁字是漢時草皁字通說文以皁爲栩實此傳以皁爲禾穀實之未堅者其義一也孔訓爲成不知何據說文栩字註云其皁曰樣樣字註云栩實而草字註云櫟實一曰象斗子象卽樣之省文卽樣字與栩字註義不合誤也殆因栩有柞櫟之名校說文者誤改之玉篇草字引說文亦作櫟實則其誤久矣

及其蟊賊按蟊當作蟊說文蟊云蟲食艸根者从蟲象其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蟊云蟲蟊也蟊蟊作网蛛蟊也二字別矣釋文云蟊本又作蛑依說文蛑卽古文蟊字毛詩本古文作蛑爲是

此有不斂穧穧字傳箋皆無釋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註云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孔引鄭聘禮註以筥釋穧蓋謂禾四把爲穧按釋文云穧穫也此訓當是傳文陸據六朝別本載之說文穧云穫刈也一曰撮也正與陸所載合上句言幼禾有不穫者下句言穫禾有不斂者遺秉承穉言滯穗承穧言若以穧爲筥是穧秉相對經文參差未必得箋意也

以其騂黑傳騂牛也黑羊豕也正義述經云以其騂赤之牛黑之羊豕釋傳云毛以諸言騂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註騂下無赤字是也如孔言則正義本騂下有赤字校書者因孔言無赤字爲是因刪之也當改依原本乃合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傳韎韐者茅蒐染艸也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正義釋箋云傳言韎韐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爲韎韐也如孔言則傳文無艸字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七字正述傳文文選西京賦緹衣韎韐李註引毛萇曰韎者茅蒐染也亦無艸字今汲古閣本乃校書者見正義有茅蒐之草句而加之也當刪去乃合

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按序言思古明王爵命諸侯賞善罰惡則此詩必爲幽王不能爵命諸侯之賢者故陳古以刺今也箋之所言自是古明王時事然嘗考史記年表晉穆侯二十七年卒弟殤叔自立四年穆侯太子仇攻殺殤叔而自立當幽王之元年紀年云幽王元年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爲文侯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鄫克之是文侯初除喪而卽位未受爵命來朝京師幽王命之從鄭子時將兵而行猶未得命故詩人援古以刺之與白虎通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尊也故詩曰韎韐有奭世子始行也箋義本此

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璙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珕珌正義曰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又曰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璆珌字从玉又以大夫鏐珌恐非也又其釋玉珧璗鏐鐐珕次序秩然則孔所據本諸侯作鏐珌大夫作鐐珌今本不知何所據而改之也按說文璗云金之美者與玉同色从玉湯聲禮佩刀諸侯璗琫而鏐珌正與今本毛傳合然說文球云玉磬也璆乃球之或體又琫云佩刀上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珌云佩刀下飾天子以玉惟言天子以玉則諸侯不得用玉可知是說文諸侯璆珌亦當作鏐珌書梁州厥貢璆鐵銀鏤釋文云璆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註爾疋璆卽紫磨金如陸言似璆亦是金然爾疋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郭註曰鏐卽紫磨金也郭註是鏐非璆陸蓋誤引此詩釋文云璆玉也鏐黃金之美者亦不以璆爲金諸侯作鏐珌爲是至大夫鐐琫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上飾用銀未有下飾反以金者大夫當作鐐琫而鐐珌與士琫珌同物乃與正義原本合也

裳裳者華

芸其黃矣傳芸黃盛也箋云華芸然而黃正義曰此華黃以黃爲盛謂艸木之有黃華者也苕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孔言華黃以下經有或黃或白而黃者以黃爲盛理本如此未言芸之所以訓爲黃盛按釋文芸音云徐音運徐僊民多通古義芸音運則以毛意不作芸字解也說文䪻面色䪻顚皃从頁員聲讀若隕玉篇䪻字引說文曰面色䪻顚也顚字註云同上又黃皃俱云粉切頁部顚字引說文曰面色䪻顚也有袞切廣韻䪻字引說文曰面色䪻顚皃顚字註云上同俱云粉切合篇韻釋之說文䪻字卽顚字顚與塤通卽玉藻所謂盛氣顚實揚休顚實而顚是面色黃盛之皃古人言黃盛其聲若隕芸與顚聲同假借也

或黃或白箋云華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

純下箋云我得見明王德之駮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正義曰華一時而黃白襍色以興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爲不純也故言時有駮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爲明王矣按箋以黃白是華之色而駮是襍色故假此以喻德之不純所謂不純者特在紬思之閒不若聖人待人至誠惻怛耳孔以善惡釋純駮自來言過是無心惡是有心既巳爲惡縱善多惡少又豈得稱爲明王乎可謂失詞

桑扈

有鶯其羽傳興也鶯然有文章箋云桑扈竊脂鳥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如傳箋則此詩取興全在一鶯字爾疋邢疏以竊脂爲淺白色如僅淺白而巳何鶯然之有春秋昭十七年左傳九扈貫杜註以桑扈居弟八而爾疋釋鳥前巳有桑鳸後又以桑鳸居竊元竊藍竊黃竊丹四者之中殆以桑鳸兼五色故詩稱鶯羽鶯領矣玉篇鶯字云鳥有文廣韻鶯字云鳥羽文而皆別載鸎字爲黃鳥文選潘安仁射雉賦云鸎綺翼而頳撾徐爰註鸎文章皃引詩有鸎其羽則鶯又作鸎然其訓皆依毛傳惟說文鳥部鶯云鳥也从鳥榮省聲詩曰有鶯其羽訓鶯爲鳥殊不可解許豈欲以鶯爲黃鳥乎反覆契勘乃知今本說文作鳥者誤也陸元朗經典釋文凡稱說文云者泛引說文也其稱說文作某字者必說文曾引此經與經字別乃得據以爲說隹部雇字註中雇扈並見其云桑雇竊脂未引此詩惟鶯字引有鶯其羽然則說文原本當云鶯雇也故陸云說文作雇鶯雇也與鴳雇也一例唐初說文如此既說文作鶯雇也而得訛爲鳥者說文鳸是雇之籀文爾疋皆作鳸寫說文者或从鳸作之云鶯鳸也歲久字爛去戶存鳥校書者不復深思以鶯之訓鳥與鴳鴃鷫鶵訓鳥正同不知他字可以訓鳥而鶯字不可訓鳥許君斷不孟浪若是也

之屏之翰傳翰幹也箋云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夷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正義謂楨幹皆以築牆爲喻按易稱貞者事之幹又曰幹父之蠱而說卦爲乾卦鄭註云乾當爲幹陽在外能幹正也大雅文王篇維周之楨傳云楨幹也箋云則是周家幹事之臣彼傳以楨爲幹箋又但言幹事則楨幹一耳此箋楨幹正用彼傳但此箋上言立功立事巳有幹事幹正之義下復言爲之楨幹則當用本幹之義說文徐云築牆耑木也从木倝聲文選魏都賦本枝別幹盧諶贈劉越石詩云桑澤洪幹李善註兩引說文皆曰榦本也然則徐亦訓本箋意言立功立事爲之本榦耳榦幹同

釋詁楨幹也殆專釋詩楨爲舍人註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如此則是釋書費誓之楨幹然楨即說文之栽所謂築牆長版也幹與說文畧同楨與幹截然兩器豈得以幹訓楨舍人之言明失疋旨尤不可引以釋此箋也

兕觥其觩釋文云觩本或作斛絲衣其觩釋文云本一作觓說文無觩而有觓字註云角皃引詩兕觵其觓雖不知何篇然以觓爲正良耜有捄其角箋云角皃則觓之借也

鴛鴦

摧之秣之傳摧莝也秣粟也箋云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摧乃今之莝字也按傳箋有脫誤正義順文爲解亦不能詳釋文云摧采臥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此釋經摧之秣之也又云芻也楚俱反此釋傳也又云今莝采臥反韓詩云委也則委紆僞反猶食也此釋箋也傳如有莝字陸應先釋何至箋莝字始發註乎芻也二字大書則是傳文然則傳言摧芻也箋解傳訓摧爲芻之意以摧即莝字故得訓爲芻也摧爲古文莝爲今文說文莝云斬芻也即用毛氏古文爲說韓詩訓莝爲委是韓詩經作莝之秣之韓詩與說文皆今文也以此言之傳無莝字明矣既傳訓摧爲芻則箋不應言委之以莝當言委之以芻以莝即摧字芻乃莝之訓也陸孔同時釋文多引別本此傳不言芻亦作莝則是當時竟無誤摧爲莝之本而今正義本如此殆後人亂之毛傳如調朝甲狎之類轉古爲今者多矣孔未嘗譏此傳如云摧莝則其言甚明何反以爲不明尤足見其爲後人竄改決非出于穎達手也

頍弁

蔦與女蘿傳女蘿菟絲松蘿也正義曰釋艸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艸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靑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如孔言是以毛傳爲誤按女蘿施於松上即爲松蘿所疑者菟絲耳楚詞山鬼篇被薜荔兮帶女蘿王逸註曰女蘿菟絲也又曰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既云緣物則不僅蔓延艸上雖竹木亦可足知非合藥之菟絲古詩十九首菟絲附女蘿註以爲異物故言附非也詩云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竹有根以喻夫也與君爲新昏菟絲附女蘿菟絲女蘿無根以喻婦附者附于孤生之竹言絲蘿取纏綿之意一物雙舉亦猶劉越石詩宣尼孔邱並言耳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即專言菟絲不復及女蘿是古詩亦以爲一物但菟絲雖即女蘿而古詩此句及郭景純遊仙詩綠蘿結高林女蘿辭松柏陸士衡悲哉行女蘿亦有託李善註四引此傳皆云女蘿松蘿也並無菟絲二字李所據當是宋齊善本今正義本女蘿下有菟絲乃後人依爾雅之文附益之不知毛傳正不必全依爾疋也此傳當从選註所引爲當

先集維霰傳霰暴雪也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正義釋傳可云委婉然傳言暴雪乃對說物之雪而言說文雪凝雨說物者蓋雪如綿絮如鵞毛然揚而下不疾不徐故足以說物說文又曰雹雨冰也冰則力猛勢大禾稼竹木遭之皆足爲害爾疋雨霓爲霄雪霓即霰郭註曰冰雪襍下者說文曰霰稷雪也釋名曰霰星也冰雪相摶如星而散許言稷劉言星皆謂冰之碎者冰與雪襍于物不能不小有所傷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雹之與霰大小之別耳故傳以爲暴也釋文云霰消雪也所據傳本不同其義亦通然不及訓暴爲當以詩本刺幽王暴戾無親也夏侯孝若雪賦曰集洪霰之漸瀝煥璀磊以纏索亦是暴意

車舝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傳興也閒關設舝也孌美兒季女謂有齊季女也箋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舝思得孌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緍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正義述經曰言已欲閒關然以設車之舝兮思得孌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兮按傳以首二句爲興箋乃直言設舝以迎少女毛鄭意別正義不分非也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經中有季女有碩女正當是序中賢女而毛以季女爲興者傳意以褒姒雖立申后猶在周之臣子不應舍申后而更求他人白華篇黜已久傳遠俾獨詩人傷之此詩次在其前則是初黜時事爲大夫者豈反默無一言特諷刺之章不欲明斥序達經意亦以賢女君子爲詞而其實爲申后作也既爲申后則不可以納少之女言故以季女爲興言大夫之家尚設車舝以迎季女以興王當迎復賢后也傳意蓋以碩女當序中賢女矣正義釋傳作設舝兒今汲古閣本也字誤當改正

以慰我心傳慰安也釋文云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融張昭論之詳矣正義載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孔晁之曰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按如釋文則慰安是馬融之說六朝舊本皆作慰怨如正義則以慰怨爲非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似鄭箋詩時傳亦作慰怨者如作慰安則箋言慰安我心可矣惟作慰怨故以慰爲除謂慰除其怨憂之心也如是則亦與安義無別但王解慰怨爲徒見褒姒而恨鄭解慰怨爲得見賢女而除以上傳季女爲興推之毛意又殊于王鄭傳蓋直本申后初配幽王而言我覯女之新昏益其恚怨我之心也白華卒章本之乘石之履亦同此義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樊傳營營往來兒樊藩也釋文云營如字說文作謍云小聲也陸殆以說文小聲之訓爲釋詩也按棥字註云棥藩也从爻从林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棥字仍作營棥訓亦同此傳然則言部謍字引詩特謂小聲之字當作謍非謂此詩之營當作謍說文稱用毛氏古文此其顯而易見者也樊說文云鷙不行也經樊字當是通借

構我二人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按構與冓同鄘風中冓箋云內冓之言宮中所冓成是讀冓如構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爾疋合亦訓對故云合猶交亂也

賓之初筵

烝衎烈祖傳以將祭而射爲大射則上章爲大射此章爲祭毛以爲燕射則上章與此章皆爲射此句毛不爲傳王肅述之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惟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正義述毛曰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既樂又釋有壬有林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按上章以祈爾爵此章酌彼康爵經文上下自相呼應方述射事何緣忽及燕樂之和可以守宗廟保祭祀而降福子孫決非毛意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傳兼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此言奏樂以爲射節如騶虞之類孔子所謂循聲而發是也烝衎烈祖以洽百禮此言樂已奏矣王于是烝進衎樂于先祖以和洽百禮猶貍首逸詩言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彼對其祖而稱曾孫此謂君稱其祖禮者燕射之禮其儀文繁重百言其多也百禮既至有壬有林傳壬大林君也此言百禮無不周至有會射之大邦有主射之人君猶逸詩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有王舉大以該小有林即君所也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傳嘏大也此言先祖錫王以大大之樂則王爲子孫其湛樂矣猶逸詩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彼燕訓安安樂一義子孫即逸詩所謂曾孫指君身言非謂君之子孫也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六句正說射事主人又射酌爵與上章相應毛意當然射義曾孫侯氏一章正義曰諸侯出于王故稱曾孫若曾孫蒯聵之類按春秋哀二年左傳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彼是臨戰禱勝之詞口中顯呼先祖此詩約舉射祝故亦稱烈祖也其湛曰樂上言烝衎烈祖南有嘉魚箋烝塵也久如而遲之也衎樂也天以衎樂遲之祖以湛樂錫之所謂樂者何哉考工記載祭侯之詞曰惟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鄭註屬猶朝會也白虎通引禮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說文侯字註亦引禮祝曰毋若不寧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射汝也夫天子與天下相期者六服承流萬姓安寧而已燕射之禮養諸侯而兵不用故能措天下于磐石之安幽王飲酒無度沈湎淫液樂非所宜故詩人言此乃所以爲樂其輔道誘掖之誠可謂至矣

各奏爾能釋文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按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註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者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註云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據此能字古作耐是奴代反又作三台字史記天官書云魁下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然文選潘正叔贈王元貺詩濟治由賢能與材臺協是賢能字奴來反也易屯彖云宜建侯而不寧釋文云鄭讀而曰能蓋本爲耐字誤不安寸直作而字故鄭讀作能說文耏云罪不至髡也耐云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能云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說文雖耐能字別而能與台俱从㠯得聲則能台聲同是漢時能字猶不同今讀此詩釋文能讀如字非也當从徐仙民讀如耐矣箋主祭時言故以奏能爲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毛主射言而此句無傳各字當指賓與室人正義述毛此句畧焉疏也

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傳遷徙屢數也僊僊然正義曰僊僊舞兒也傳直云僊僊者是兒狀之詞下僛僛傞傞俱是兒狀亦宜然矣按傳于下僛僛始云舞不能自正傞傞云不止此傳不釋舞字但言僊僊然疑毛讀經舞字非樂舞之舞古者布武接武字亦作舞文承坐遷之下僊僊二字恐仍是釋遷不然何于下傳始言舞乎釋名云仙遷也遷入山也僊與仙同

俾出童羖傳羖羊不童也箋云羖羊之性牝牡有角正義傳箋俱無釋按爾疋夏羊牡羭牝羖說文同（孫刻本羭羖俱誤）羖牡是夏羊牝者名羖傳言羖羊不童是以羊之牝者言箋以羖羊之名不

專于牝故云羖羊之性牝牡有角是牝牡皆名爲羖也傳箋不同似當別白

皇清經解卷三之百零四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百零五　雲川秦培瑤舊校　南海桂文燦鄒伯奇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 著

魚藻之什

魚藻

有頒其首傳頒大首皃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按說文頒大頭也引此詩正作頒字書盤庚篇用宏茲賁孔安國傳云宏賁皆大也正義曰宏賁皆大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大之義也孔不言賁與釋詁字異則賁即墳字樊亦後漢時人而引詩如此墳與頒非特音義同字並通矣說文頒訓大頭外一曰鬢也而山部鼻字下云少也从山从頒頒分賦也故爲少則與斑班同故徐音布還切然許言从頁分聲不如釋文符云反爲得矣廣韻作朌云大首皃音汾

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序下釋文云樂音洛篇內唯註八音之樂一字音岳餘並同如陸則經中樂字亦音洛正義述經曰在于鎬京樂此八音之樂如正義則經中豈字訓樂音洛樂字音岳箋以八音之樂釋經中樂字而上云豈亦樂也則豈訓樂音岳說文云豈還師振旅樂也故鄭依而用之陸孔皆失箋意白虎通曰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之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者法戒也據此知天下平安萬物得所然後可作樂飲酒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法宜徹樂而亦豈樂飲酒詩人所以刺矣

采菽

采菽采菽傳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正義釋傳曰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又釋箋曰言三牲牛羊豕者解傳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太牢也按傳分別羊豕明以太牢爲牛蓋少牢羊豕加牛而爲太牢是太牢之名本以牛定古大太一字說文云牛大牲也又曰牛爲大物然則爲物大故曰太牢東都賦云嘉珍御太牢饗李善註引大戴禮曰牛曰太牢是古亦有名牛爲太牢者唐人稱牛奇章爲太牢公本大戴及此傳也傳不明言牛箋言牛羊豕又言牛俎正釋傳太牢二字正義說誤傳無三牲字箋忽云三牲疑傳原本云菽所以芼三牲既三牲通以菽芼復云羊苦豕薇者蓋謂詩常燕禮用羊豕則以苦薇也箋云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申明傳芼三牲之意其所以通用藿者以王饗則有牛俎以其汁爲鉶羹故通用藿芼之公食大夫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說文芐字引禮記曰鉶毛牛藿羊芐豕薇彼是諸侯禮此是天子饗禮或當有異故三牲皆以藿正義截定本箋三牲下無牛羊豕字則是直云三牲芼以藿其文更明如此讀傳箋較爲直快似亦可備一說也

觱沸檻泉傳觱沸泉出皃檻泉正出也正義引爾疋釋水亦作檻泉不云字異釋文云檻銜覽反徐下斬反引爾疋亦作檻泉爾疋釋文經作濫而音胡覽反仍是檻音是唐時爾疋檻濫二本並行而音皆从檻也廣韻濫泉胡黤切與檻同在上聲氾濫盧瞰切在去聲一字而音義迥別說文引此詩作濫徐音盧瞰切緣說文濫有三義一氾也一濡上及下也一清也雖引此詩而無正出涌出之訓故从去聲音之玉篇濫作瀆云涌泉也而音盧瞰切則非矣當依釋文廣韻

言采其芹箋云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周禮芹菹鴈醢按說文芹云楚葵也从艸斤聲徐音巨巾切近云菜類蒿从艸近聲周禮有近菹徐音巨巾切天官醢人職云芹菹兔醢徐仙民音謹是周禮本有作近讀者釋艸云芹楚葵郭註云今水中芹菜邢疏引本艸別本註云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菹及生菜玉篇近云菜蒿也然則近即荻芹故許叔重以爲菜類蒿此箋引周禮作芹未知箋意定指何種然俱生水中俱可作菹則近芹原通耳

紼纚維之傳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正義釋傳曰紼訓爲繂繂是大繩纚訓爲緌緌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紼繫而維持之釋箋曰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按孔以緌爲繫傳意或然箋即未必然矣箋言以紼繫其緌則緌亦是繩索之類韓詩纚訓筰說文筊云竹索也筰云筊也玉篇笮云索也梁簡文樂府云芙蓉作船絲作筰筰與筰一也以韓詩訓纚爲筰例之則緌不爲繫說文緌云系冠纓也在冠爲系冠之繩則在舟爲系舟之繩即纜也箋蓋言舟人以大繩繫續其舟上之纜在岸上牽制以行之不至汎汎然而無所定也纚爾疋作縭非

角弓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傳騂騂調和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正義曰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納于檠中此弓已調和而言檠者蓋用訖內于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紲即緄縢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檠義爲然按孔以紲即緄縢非傳意秦風小戎竹閉緄縢傳云閉紲緄繩縢約也是紲乃竹閉緄是繩謂以繩約此紲也周禮弓人註云紲䩼也儀禮既夕註云柲弓檠也弛則縛之于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弓人註引詩作竹䩼既夕註引詩作竹柲又言柲古文爲枈䩼柲枈閉四字音義實通說文榜云所以輔弓弩檄云榜也如鄭禮註則紲檠皆竹閉之別名如說文則檠又輔正弓弩之名此傳言紲檠巧用謂紲以檠之巧而用之耳釋文云紲弓䩼也檠音景弓匣也以紲檠

爲二器亦誤
弓人六材幹角筋膠絲漆也幹爲弓表角爲弓裏皆弓之體
也筋膠絲漆所以成弓之用也幹有柘檍桑橘木瓜荆竹無
一定之名餘五材之中用角爲多故名角弓傳言調和謂用
角調和正釋經中騂字騂本从羊从牛从角說文觲云用角
低仰便也引此詩觲觲角弓許氏稱用毛氏古文低仰便正
與調和義合用角二字妙與傳義申成正義謂騂騂爲角弓
之狀謂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蓋別有角弓如北狄
所用非也說文弲云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弲此自弩之別名
訓以角弓亦謂用角多耳又云觭角觭獸也狀似豕角善爲
弓出胡休多國此乃眞北狄之角弓而不可以釋此詩

老馬反爲駒傳巳老矣而孩童慢之正義釋傳引說文引內則
皆作咳釋文云孩本作咳是孔經本作咳校書者誤改之也
孩爲咳之古文毛詩本古文从孩自當然必改作咳乃合正
義原本

如食宜饇傳饇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饇釋文於
據反徐又於具反說文食部無饇字勹部匓字云飽也从勹
𣪊聲祭祀曰厭匓徐音巳又切又乙庶切卽此饇字故于食
部不更收今世饇飫字作食旁夭誤也當作饇或作匓幽王
不親九族骨肉相怨縱能設族食族燕之禮不依法度族中
老人亦有不得飽者傳意蓋言此等老人如有食卽宜飽如
有酌卽孔取極言老人之性情非謂王賜之食王飲之酒也
知者上傳言孩童慢之當亦父兄所親見固無望于王能食
之而酌之矣傳箋不同正義合述似誤

毋教猱升木箋云毋禁詞又云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敎之則
進孫毓難之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敎之則進何爲禁之而
云毋乎正義釋箋謂此章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
言其樂善故言毋爲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詞以體
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述經云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猱之
升木已言非禁王又言如人之禁彼申鄭不明按此章毋字
與上章不顧其後同皆指王身而言上章言馬老矣而反視
爲駒如人老矣而反慢爲孩童王自不顧其後日年老亦如
是耳其實老人之性情如有食則宜饇如有酌則孔取何可
慢視乎此章言王自爲禁止毋教猱升木遂謂其未必升耳
王自不以塗塗附遂謂其未必著耳其實猱善升塗善著如
人有仁義教之則進故君子有美道小人卽樂與之連屬也
經意箋意如此非詩人禁王亦非人之禁彼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按下傳云浮浮猶瀌瀌也則瀌瀌不應無
傳釋文云瀌雪盛皃此三字是傳文誤奪當補入箋云喻小
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
張平子四愁詩序曰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
水深雪雰爲小人自屈原以來詩義如此箋以雪消喻小人
之誅滅非無本也傳以晛爲日氣箋以晛爲日將出其氣始
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韓詩劉向俱作聿消毛作傳時
經當是聿字聿遂也言雪見日氣而遂消也箋作曰消云雪
今消釋則是未消之詞以日將出之氣不能消甚盛之雪也
傳箋各別未可强同

莫肯下遺二句毛不爲傳釋文云遺王申毛如字婁王力住反
數也正義用以述傳曰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
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
慢之行按說文新附屢字徐鼎臣以爲後人所加婁卽屢也
賓之初筵屢舞僊僊毛訓屢爲數故王子雍用之邶北門政
事一埤遺我傳云遺加也亦可用以述傳此經下字當指王
說言王莫肯下加以啟教故小人數爲驕慢也傳意當然

式居婁驕箋云婁斂也正義曰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爲聚則
義得通故云婁斂也按釋詁云鳩摟聚也釋文云摟从手本
或作樓非此詩釋文又引作樓正義則引作婁不言與詩字
別則爾疋本有作婁者是婁摟樓三字並通說文婁本訓空
空故能斂聚史記天官書云婁爲聚衆張守節曰婁三星爲
苑牧養犧牲以供祭祀亦曰聚衆占動搖則衆兵聚金火守
之兵起也而律書云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內卽
斂納是婁自有聚斂之義不煩通借摟樓箋當據史記爲說
未必一依爾疋矣

如蠻如髦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髦西夷別名正義引牧
誓曰彼髳此髦音義同也按說文鬏髮至眉也髳云鬏或省
漢令有髳長是髳卽鬏之或體鄘柏舟髧彼兩髦內則總髦
俱作髦是字通之証釋文云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尚
書同音莫侯反然徐鼎臣以切韻音說文鬏字只作亡牢切
舊音爲當詩人言小人無良王若不敢教則將日肆其驕慢
勢必行若蠻髦我是用大憂之不數年而驪山禍作豐鎬之
際徧地皆戎平王避亂東遷棄爲秦有自幽王十一年庚午
下至漢高帝元年乙未入關備爲夷狄者五百六十有五年
詩人之言蓋早有以知其禍變之極矣

菀柳

上帝甚蹈傳蹈動箋云蹈讀曰悼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
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按鼓鐘憂
心如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古者从由之字亦作舀
鄭清人左旋右抽說文引作搯是由舀一聲此蹈从足从舀
則聲與妯同故傳亦訓動動卽慟也檜羔裘中心是悼傳悼
動也箋云悼猶哀傷也箋以傳訓悼爲動而妯蹈亦皆訓動
是毛讀妯蹈爲悼傷之悼故申傳曰妯之言悼蹈讀曰悼是
毛義與鄭一也正義用王肅孫毓之說述毛恐非毛旨

曷予靖之傳曷害正義曰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澣害否
皆爲何也按傳如果爲何則曰曷何也可矣何爲又轉爲害
傳意蓋讀曷爲害言王有禍害使我謀之也周南害澣害否
傳正義無釋用鄭述毛此云皆爲何亦是鄭義葛覃傳曷何
也三字乃是誤本亦未嘗訓害爲何也

都人士

彼都人士箋云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正義曰士者男子
行成之大稱敍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
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爲士也按敍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此人士當據長民者言襄
十四年左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以贊子囊子囊楚令尹
正民所望矣論語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
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
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曰使四方曰從政則士之稱上兼大
夫箋言人有士行亦謂長民者正義泥箋此言以爲庶人誤
也下三章士與女對可如孔說此章士與民對經文本自不
同知箋必不以士爲庶人狐裘黃黃序所謂衣服不貳從容

有常也萬民所望統下三章士女序所謂民德歸壹也

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正義曰傳變綢言密則以綢爲密也綢者綢緻之言故爲密也按說文綢云繆也絜云麻一耑也繆云枲之十絜也一曰綢繆是綢但有綢繆之訓說文又云周密也此傳蓋讀綢爲周故云密直綢周聲近假借耳孔謂以綢爲密誤綢當音職流反釋文直留反仍從綢字音之亦誤此士女俱言民德歸壹士舉笠撮卽外以徵內女言綢直卽內以見外互相足也傳意密直俱主心言箋以密爲情性直爲操行傳箋不同亦當別述

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正義引詩爲韓姞相攸引左氏傳姬姞耦而于尹氏但言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不詳尹氏所自始按晉語文王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韋昭註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則尹氏爲史佚之後自文王時有之矣然尹是氏非姓十月之交正義言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專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其意依鄭以皇父七子爲厲王時人大雅常武經太師皇父下云王謂尹氏當疑宣王命皇父爲大將卽命皇父自擇司馬彼經尹氏當卽爲皇父之氏但毛鄭所不言未敢臆斷而汲郡紀年云幽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五年皇父作都于向實以尹氏皇父爲一人是幽王時節南山之尹氏卽十月之交之皇父也如毛義皇父爲褒姒親黨則是姒姓爲文王后妃太姒之族如鄭義爲厲王后親黨則申國姜姓正義以豔妻爲褒姒箋無是說爲后稷母姜嫄大王太姜武王邑姜之族故以爲皆周室昏姻舊姓說十月之交者近儒多從毛義則尹氏姒姓爲確鄭樵通志以尹氏爲少昊後者誤也此箋雖易傳而尹本訓正左傳云姞吉人也姞亦訓吉仍與傳義申成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釋傳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詞則厲是垂帶之皃故以厲爲帶之垂者按凡言帶俱指下垂者言非謂束腰者故玉藻云肆束及帶言約結之餘齊于帶也爾疋云鯀帶以上爲厲言水深及于帶之垂處也說文云帶象佩巾之形亦指言其下垂者傳以帶皃是下垂之名而經復言垂帶則是帶末有物垂之同于厲矣箋達傳意故以鞶囊垂下名裂者釋之言帶末所垂之飾如鞶之有裂鄭以毛亦讀厲爲裂也古者如而字通厲列聲同孔以厲爲垂皃非傳意

采綠

終朝采綠箋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釋文芻楚俱反艸也是箋文乃草字今汲古閣本作菜誤當改正

五日爲期傳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于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按首章行役踰時望君子之歸也次章追憶初別情事遇進御之期而遲君子不至也三章四章又追憶君子在家時狩則我韔其弓釣則我綸之繩且得見魚之多有倡隨之樂也此傳五日一御正釋經中期字五日六日皆是實情實事箋以經爲期是君子與之期歸不應近在五日故易傳則此章亦是踰期怨曠之詞孔晁謂毛以六日不至爲過期之意非止六日正義謂毛以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皆以期爲歸期故述毛迂曲而不知此章爲追敘初別正應言五日六日乃爲得其實也

言綸之繩箋云綸釣繳也又云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正義曰釋言云緍綸也則綸是繩名弋是繫繩于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于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綖謂之繩綖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其繩皆生絲爲之按說文綸云青絲綬也徐音古還切緍云釣魚繁也从糸昏聲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緍鞶云生絲縷也是綸與緍字別而爾疋釋言云緍綸也則二字通鄭因以綸爲緍而以釣繫釋之說文繩云索也凡釣用絲而不用索此經言繩箋云爲之繩繫非繩索之繩也禮記深衣云繩取其直玉篇云繩直也此繩當訓直言君子如釣則我當爲之申直其繁綸與上句弓字對繩與上句韔字對經不言其繩而言綸之繩言我則爲其釣綸之是直也正義謂與之作繩釋箋殊欠分曉

黍苗

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又云其所爲南行之事旣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正義曰蓋者疑詞亦爲發端又曰此詩八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未釋蓋之何以爲皆按蓋去入兩讀禮記檀弓曰子蓋言子之志于君乎釋文蓋依註音盍戶臘反何不也是蓋與盍通爾疋盍合也說文合云合口也皆云俱詞也合口俱詞其義則一故曰猶皆而蓋古太切皆古諧切古者四聲未分音同義亦得通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傳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箋云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正義曰旅屬于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按箋言以兵衆行則徒行是步卒御車爲甲士徒御卽師旅之人而旅卽屬于師誠如孔說而傳判分四者其意不得與鄭同傳不言兵車徒御當爲召伯隨行之人僕從則徒行官屬則御車不在師旅之數崧高云王命傳御遷其私人傳云御治事之官也箋云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是當日同行尙有冢宰召穆公以上公爲二伯主九州諸侯之半自當依諸侯之制行則師從冢宰雖天子之卿下于二伯自依卿制行則旅從此經所以言我師復言我旅旅不屬于師也傳意當然

肅肅謝功傳謝邑也序言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觀經此句而知之也召穆公在宣王時事業多矣獨舉營謝之事者是時宜臼奔申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紀年幽王十年王師伐申此詩蓋爲伐申之役師旅困苦還歸無期詩人不欲顯諫託召伯營謝以微諷之序所言卿士卽皇父也若曰召伯爲卿士則爲謝平其水土皇父爲卿士則爲謝謀其國都刺皇父正以刺幽王也申侯之先曾爲卿士南邦是式諸侯屬焉采菽菀柳之作刺王之無信而甚蹈蓋諸侯稍稍畔矣爲幽王者正當善撫申侯以勸來者乃反興師伐之甚非宣王推恩申伯意也卒章云召伯

有成王心則宜幽王安心伐申此其所以卒致驪山之禍也夫申伯宣王時遷國于謝故此經言謝傳亦止言謝邑不復表申焉

隰桑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阿然美皃難然盛皃有以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正義釋傳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爲美皃釋箋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按傳不言阿爲阿那亦未言阿是枝葉條垂孔自誤釋傳意耳傳言阿然美皃統指桑身以經上三章首句俱言有阿然後言葉也箋言枝條長美正申傳意言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亦與傳利人不殊未可强爲區別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箋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勤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按禮記表記引此詩鄭註云謂猶告也此箋訓謂爲勤因序言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故隨文易訓曰勤思卽思見也曰誠不能忘卽盡心也引論語愛之句申明勤思忠焉句申明誠不能忘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畧同故引以爲驗似鄭引論語專以釋中心二句者誤也藏當作臧陸氏釋文經正作臧之故箋訓爲善正義不辨藏臧字别知正義本亦作藏後之校書者依俗本改之也

白華

序箋云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正義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按褒姒褒人所入因冒褒國之姓實則龍漦所生並無氏姓故箋以爲字也古婦人以字傳者多矣說文娥云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嫄云台國之女周棄母字也餘嬀婀嫛婕嫕嫽嬍嫺姶改姓妏皆云女字而改玉篇作妲改云紂妻也妲改爲字褒姒亦爲字可知娥皇姬姓姜嫄姜姓爲當因姓爲字乎正義說誤

滮池北流傳滮流皃箋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于申后滮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閒水北流正義曰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污下引豐以灌溉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旣訖而決而入豐亦爲北流按傳不釋池字箋雖言池水之澤未言污下之池觀下復云豐鎬之閒水北流其意亦統指諸水耳上林賦云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李註引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滻酆鎬潦潏凡八川諸水惟涇在渭北餘俱北流入渭俱可灌田不必定引豐水也水經渭水又東北與鎬水合酈註云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又云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鎬池西而北流入于鎬毛詩云滮流皃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鄭元曰豐鎬之閒水北流也滮池後人附會鄭言信然鎬池之名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當是周時水名酈亦不引以證此詩則知所謂滮池者非池矣此詩與無羊皇矣召旻之池毛皆無傳陳風東門之池傳云池城池也召南江有沱傳云沱江之別者此滮池已非城池則毛意與沱同故不復發傳說文沱字徐鼎臣註云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此說誤也隸書之興先于二篆沱池作篆是一隸體各殊說文大字用小篆註文用隸滇字云益州池名浄字云魯北城門池也海字云天池也汪字云一曰汪池也洼字云深池也潢字云積水池沼字云池沼污字云一曰小池爲污以上皆从水从也浸字云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水滋字云一曰滋水出牛飲山白陘谷東入呼沱以上皆从水从它滮字云水流皃从水彪省聲詩曰滮沱北流引詩正作沱字然則凡水決出別流者皆得爲沱漢志扶風鄠縣下云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酆水出東南又有潏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上林賦註云潏水出杜陵今名沈水自南山黃子陂西北流經至昆明池入渭水經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而沈水注之又云渭水又東與沈水枝津合枝津卽決出別流也酈註曰沈水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潏水也故呂忱曰潏水出杜陵縣漢書音義曰潏水聲而非水也亦曰高都水前漢之末五侯王氏大治池沼引它水入長安城如酈註則沈水別流又有它水之目蓋卽此經之池矣

卬烘于煁傳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于烓竈用炤事物而已按傳先釋卬烘句次釋上句傳意謂人取桑薪宜燎于烓竈以養人喻王取申后宜主中饋以母養天下今反廢黜之也箋以桑薪不用于饔饎之爨而用以烓竈喻申后失所易傳也正義謂爲申傳合而述之誤矣釋文烘說文巨凶甘凶二反此說文舊音也今徐氏音說文烘呼東切依釋文則爲廣韻三鍾字依今本說文則爲一東字舊音爲是說文烘本从共聲

有扁斯石傳扁扁乘石皃王乘車履石正義曰上車履石之皃扁扁然也釋文扁邊顯反又必淺反按如傳則當音芳連切也

綿蠻

止於丘阿傳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正義辨丘阿一物是也又引卷阿以證則微誤彼是大陵曰阿乃河之卷然者此則丘之曲而阿也毛惟釋此二句道之云遠以下皆無傳正義以箋士爲末介从大夫而行述之按序云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傳意當言鳥則止託于丘阿人則止託于仁人今仁人在遠不得依託我心之勞當何如何大臣無仁心豈復望其飲食教載我乎如此述傳較與序合

命彼後車箋云後車倅車也正義曰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副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按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所言皆兵車萃卽倅也是兵戎副車專稱爲倅古者卿行旅從黍苗我師我旅箋云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此箋言卿大夫出聘則後車正是戎車之副故鄭以倅車釋之正義謂聘問之事當與朝祀同名誤也倅又作簉說文無倅字新附有之春秋昭十一年左傳釋文云簉說文从艸今說文𦵯云艸皃未引左傳如釋文則說文原本𦵯字引左傳薳氏之𦵯矣廣韻𦵯簉字通文選馬融長笛賦註引說文曰簉倅字如此又江

滄擬顏延之詩註引說文曰遷倅字如此是說文遷字下又當有倅字如此西字亦如絑字註云虞書丹朱如此𣎴字註云虞書毳字从此也

瓠葉

君子有酒傳幡幡瓠葉皃庶人之菜也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又下章箋云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按傳以庶人二字釋經君子白虎通曰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何以言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于民故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論語云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是君子得爲庶人也傳意以庶人尚不以微薄廢禮王有牲牢饔餼乃不肯用所以爲刺箋以君子爲有賢行者又謂庶人依士禮則以經獻酢醻皆是士禮與傳義迥殊正義混而同之惟以鄭有兔斯首爲異誤也

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正義曰斯爲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爲斯者齊魯之閒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按箋如果以斯爲鮮必曰斯當爲鮮鮮白也今箋先云斯白也又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謂世俗之人以斯白之斯作鮮非鄭謂當作鮮也又云齊魯之閒聲近斯謂以斯爲正齊魯之閒語猶如此也爾疋釋詁云鮮善也釋文云鮮本或作誓沈旋云古斯字是鮮斯二字本通說文䨣云从雨鮮聲讀若斯是鮮讀斯爲正也春秋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註云白頭皃思與斯聲同故斯得訓爲白正義乃謂斯當作鮮非鄭意釋文云斯毛如字鄭作鮮音仙亦誤二章箋云鮮者毛炮之朗新殺者亦非鮮白之謂也

之燔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正義曰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炰去毛炮之也按文選西都賦云陳輕騎以行炰李善註毛詩曰炰之燔之毛萇曰以毛曰炰薄交切毛上有以字可知是合毛而炰唐初本經傳如此釋文云炮本作炰而載傳亦爲毛曰炮陸孔俱所未見此傳當从遷訟也

漸漸之石

序言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正義謂毛以首章上四句爲征戎狄下二句爲征荊舒鄭以首章上二句喻戎狄不可伐下四句爲征荊舒按鄭義具在箋誠如孔說毛初無此義不過以傳言漸漸山石高峻六字在首章上四句下王肅孫毓皆謂征戎孔因據爲毛說耳毛作傳時本不連經山石高峻自釋首句役人以傳文散付經句中此傳當在首二句下誤置在第四句下傳意果爲統釋征戎第三章豕涉波月離畢何以又不統釋且首二章有山有川山石高峻非可以釋川也總之毛釋首二句餘皆無傳可同于鄭而斷不可以王孫二家爲毛說正義曰定本集註役下無人字其箋註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今本序役下無人字而正義釋箋兩言役人久病亦屬不檢

維其勞矣箋云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正義曰廣闊遼遼之字當从遼遠之遼而作勞勞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按上林賦酆鎬潦潏漢書師古註潦音牢文選李善註潦即澇也說文正作澇昭七年左傳隸臣僚服虔云僚勞也遼與潦僚俱从尞聲是尞勞音義得通然釋文云勞如字孫毓云鄭音遼則自孫以前皆讀勞勞爲魯刀切也

有豕白蹢箋云四蹢皆白曰駭釋文云駭戶楷反爾疋說文皆作豥古哀反按釋獸云豕四蹢皆白豥說文豕部無豥字彖字註云豕走也从彑从豕省徐音通貫切而心部㥸字註云怨恨也从心彖聲讀若膎膎與㥸俱戶佳切則彖聲亦可讀戶佳切矣古文豕亥爲一字故豕有亥聲戶佳切即亥聲也玉篇云彖豕走棁也此箋云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蹢皆白曰駭則白蹢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縉牧之處與眾豕涉入水之波漣矣以離其縉牧之文參之豕走之訓說文彖字即爾疋之豥無可疑者箋作駭正義謂駭與豥字異義同玉篇豥有胡來古來二切

苕之華

序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按漸漸之石篇經有武人東征與序相應其爲王師征荊舒無疑此篇經無用師之事序言如此特著作詩之由于經無所當也箋以爲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而閔之傳意未必然首章傳若陵苕也將落則黃次章傳云華落葉青青然以苕華與周室華以喻與黃落以喻亡也卒章傳云牂羊墳首無是道也三星在罶不可久也喻將亡不久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云治日少而亂日多則作詩之意顯然矣是傳以經三章皆爲閔周室將亡傷己逢之無出師之事知我如此我即詩人自謂正義皆同之鄭說不可从也

傳言將落則黃箋言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疏亦言其華紫色當無誤矣正義謂如釋艸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因以傳箋所言合之爾疋謂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此過信爾疋之失傳箋之訓不必全依爾疋說文蔈云苕之黃華也此疋訓也茇云艸根也一曰艸之白華爲茇即不用疋訓矣且釋艸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謂苕有黃白二種名蔈名茇耳其紫赤一種則別爲大菊蘧麥本艸謂陵苕即茈葳廣雅云茈葳麥句薑蘧麥也釋艸蘧麥郭註云一名麥句薑即瞿麥本艸瞿麥一名巨句麥一名大菊一名大蘭陶註云一莖生細葉華紅紫赤可愛即此詩之苕華矣

何艸不黃

何人不矜箋云無妻曰矜从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按白虎通云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又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此白虎諸儒之說以釋此經與箋義合先王用兵上承天道下體人情若此今征役踰時至于無人不矜其亡可翹足而待矣

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箋云棧車輦者正義辨棧車非士車役車非庶人車以爲即鄉師之輦从箋義也按唐風役車毛不爲傳此以棧車爲役車者說文云輦輓車也棚棧也棧棚

也竹木之車曰棧輦與棧別然則以竹木爲棚故謂之棧車民間常用徵以供役故謂之役車固非巾車所言之棧役亦非鄉師之輦車矣箋云輦者謂輓車之人耳亦非必以爲輦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百零五終

靈川秦焙瑨舊校
南海桂文烜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百零六 學海堂 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大疋文王之什上

文王

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按經言陳錫哉周春秋宣十五年左傳引此詩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造與作義同序依經爲說也經內言命者凡八箋言受天命而王天下於昭于天箋言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亦依經爲說也洛誥及緯侯註多言赤雀丹書自是嗜奇愛博之故及箋此詩乃無一言及之蓋其慎也正義乃廣引緯侯之註以釋受命非箋意矣

其命維新傳乃新在文王也正義不釋乃字按爾疋釋詁云維侯也其上文云侯乃也傳乃字釋經中維字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正義釋傳曰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按傳升接天解陟與在帝三字下接人解降與左右三字易泰卦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下接人正是左右民其義當音佐佑箋云順其所爲則是順其左右之宜其字當作ナ又諸書今不用ナ又字通作左右是傳箋義別正義合並之誤也

亹亹文王傳亹亹勉也釋文云亹音尾按徐鼎臣說文俗書云亹字書所無不知所从無以下筆易云定天下之亹亹當作娓亹卽亹字然則易詩爾疋所有亹字殆是說文亹字隸書假借作亹音門與勉一聲之轉亹亹文王卽勉勉我王故毛以爲勉也箋不言亹當作勉以毛已讀爲勉故曰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不復破字正義引釋詁不言亹之何以爲勉故詳之

不顯亦世傳世者世祿也正義曰仕者世祿孟子文如孔言則傳世者當作仕者今本誤也當改正

侯于周服箋云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于周之九服之中正義曰王肅云天旣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毛于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按上章傳訓侯爲維此不發傳則當如字下經殷士膚敏傳云殷士殷侯也正義釋傳謂此殷士卽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下傳以士爲侯則此經侯之爲君傳意顯然正義以子雍之義爲毛說誤也

駿命不易傳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大命不可移易按不易毛無傳故正義同之鄭箋俱爲不可移易釋文云易毛以豉反不易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未詳何據

大明

摯仲氏任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按春秋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言天子于諸侯因其所由生而賜之姓報之土而命之爲氏諸侯之臣以王父字爲氏或以官以邑爲族族猶氏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是古者姓與氏別史記五帝本紀曰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秦本紀曰柏翳姓嬴氏始皇本紀曰姓趙氏高祖本紀曰姓劉氏姓氏合而爲一學者義之今觀此經以任爲氏都人士謂之尹吉氏姓並稱箋云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崧高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以姜爲氏然則氏姓大同太史公未可妄議氏姓所以得並稱者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鄭註曰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正義曰正姓若周姓姬本于黃帝齊姓姜本于炎帝是也庶姓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是也是子孫共姓而別氏仍謂之庶姓則氏亦可稱姓也晉語黃帝以姬水成說文云黃帝居姬水以爲姓而姬酉祁已滕蒧任苟僖佶儇依十二姓皆黃帝之子由姬姓而分實則氏也故任佶可稱爲氏晉語云炎帝以姜水成說文云神農居姜水以爲姓伯夷爲炎帝之裔帝堯卽以其本姓賜之實則氏也故姜可稱氏猶之陳胡公本舜子孫武王賜姓曰嬀命氏曰陳而說文云虞舜居姚墟因以爲姓居嬀汭因以爲氏是武王改氏爲姓以賜胡公實則嬀亦氏也正義謂婦人稱姓不知此經實以任爲氏與尋常稱姓者不同傳言任姓互文以明姓亦可爲氏耳

曰嬪于京傳嬪婦京大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王肅述毛謂盡其婦道于大國正義以爲不詞孫毓以京爲京師正義謂祼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不得爲京師又以孫毓爲不通按鄘風景山與京傳云京高邱也皇矣依其在京傳云大阜曰京皆別之爲邱阜公劉篇乃覯于京無傳而京師之野傳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大釋京衆釋師與此京釋大正同公劉得爲京師何王季獨不得爲京師王肅稱大國誠非毛旨孫毓未爲失也此章周京並稱下經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正申明此句白虎通曰何以知卽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又論三軍引此二句云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後漢之初諸儒皆以此經之京爲京師同于毛傳但毛于文無稱王之義則所謂京者是後人追稱觀造舟爲梁傳云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于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傳意謂當日但以造舟爲備禮其後武王有天下周公制禮乃定爲天子之制故曰王基乃始于是則公劉王季之京當日亦但爲大衆所居其後乃以爲天子之居而詩人追正其稱也

有命旣集傳集就正義曰鳥止謂之集是集爲依就之義故以集爲就也按書顧命曰克達殷集大命蔡邕石經集作就小雅小旻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集作就是古集與就通故毛以爲就也

在洽之陽傳洽水也正義曰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水名則洽亦水也如孔言是傳之洽水特因渭水推而知之也按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逕郃陽城東酈道元註曰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縣郃此城也故有莘邑矣爲大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又曰纘女維莘長字維行謂此也城北在北瀵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于河又于城南側中有瀵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又有瀵水東流東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一十五里水郎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如酈註實有郃水傳非假渭水推而知之矣郃陽漢地里志說文俱作郃史記魏世家作雒陰合陽此詩作洽音義同

俔天之妹傳俔磬也釋文云韓詩俔作磬磬譬也正義引說文俔譬諭也合韓詩釋之述經云言尊敬之磬作是天之妹然言尊重之甚也此與箋言尊之如天之有女弟合傳意未必然也文王嘉止傳云嘉美也文王已嘉美大姒之賢則必眞知灼見得其異于常人之實矣傳室如縣磬本又作罄是磬與罄同爾疋釋詁罄與悉俱訓爲盡罄悉一也傳言文王嘉美此大邦之子罄悉爲天帝之女弟故其文德能安定而善祥也俔釋文牽徧反與磬字一聲之轉故可讀爲磬釋詁云閒俔也閒是閒諜之閒說文俔譬諭也一曰閒見孫刻宋本說文作一曰閒見與釋詁合盖媒氏往來閒見其實與罄悉義同轉勝譬諭之義矣

親迎于渭傳言賢聖之配也箋云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正義曰此解本之親迎意以賢聖宜相配故備禮而親迎之是言親迎亦明大姒之有德故箋申之言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按傳箋俱言賢聖而意各不同婚姻之經周公始定夏殷世質未必六禮俱全由文王尊敬大姒一賢一聖配合得宜故特備六禮後遂沿爲定制是箋言賢聖意重備禮故上箋歷言求昏問名卜吉納幣之次也傳以經言天妹則是天帝女弟非人所得而婚今文王親迎于渭已居然爲賢聖之配是由天妹句轉出賢聖二字只作人字看其意非惟不重備禮且亦不係于賢聖若必賢聖而後親迎非賢聖郎可不親迎乎無是理也傳箋不同正義合之誤矣大姒家在洽水之北緯惟親迎于渭者由渭厓北上至大姒家中限而瀵水故下句言造舟爲梁矣

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云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强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定本傳會甲作會甲兵則箋云會兵亦同于傳正義謂傳爲會值甲子之朝非也但以傳爲會甲兵亦非毛意按傳已言會甲也郎云不崇朝則甲有未終一朝之義會甲盖譽鼂之省文也說文譽云日月合宿爲長从會从長長亦聲徐氏音植鄰切玉篇譽云時眞切日月會也今作辰又音會廣韻十七眞不收十四泰戴譽字黃外切經典言日月合宿或作會或作辰各从譽字之芈而長亦作晨說文晨云房星天時也晨云房星爲民田時者晨云晨或省是長晨一字爾疋晨云早也說文晨郎晨字云早昧爽也鼂云晨也从日在甲上然則經會朝是譽之省文故傳讀辰而訓鼂甲則鼂之省文雖居朝旦而時尚鼂故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楚詞哀郢云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王叔師註云甲日也朝旦也屈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紀時日清明者刺君不聰明也王子雍以甲子昧爽述毛則以會朝爲用朝亦無不可惟會何以得訓爲甲終無文以明之耳

綿

綿綿瓜瓞傳興也綿綿不絕皃瓜紹也瓞瓝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綿綿然若將無長大時正義曰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又曰后稷乃帝嚳之冑是嚳爲瓜而稷爲瓞自稷以下祖紺以前皆爲瓞按爾疋釋艸云瓞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孫矣曰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是紹繼郎爲小瓜如箋義當以先歲之瓜喻嚳經中瓜字爲近本之實其小如瓝喻自后稷以下如傳義則直以瓜紹如瓞喻大王遷岐初時尚未隆盛至胥宇築室以後乃日見隆盛也正義云云兩失毛鄭之旨瓜有二義豳風七月爲瓜之本名此詩之瓜在爾疋則爲紹在說文則爲瓝說文云瓜瓝也瓝云本不勝末微弱也从二瓜讀若庾盖近本實小不及近末實大故云微弱瓝與紹一也

民之初生傳民周民也正義曰此時在豳言民周民者此民自豳居周復以周爲代號此述周國之興故以周言之按大王居岐國號尚仍豳舊文王始改號爲周此傳言周民者周郎周原謂周地之民也觀下句自土沮漆傳訓爲用居沮漆明是已居周地故曰周民非代號也孔以首章爲在豳時事故爲此說耳詳見下條

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本章末二句傳古公處豳狄人侵之引孟子云云箋云傳自古公處豳而下爲二章發鄭以首章爲公劉居沮漆是未遷岐時事次章乃言大王遷岐故以傳引孟子爲二章發詳觀傳意實不然也三章傳云周原沮漆之閒也周頌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是岐地自有沮漆水經漆水篇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渭酈註引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又言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柒谿謂之柒渠西南流注岐水又渭水篇註云雍水又東南流與杜水合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是也漆渠水南流大欒水注之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郎故岐水也淮南子曰岐水出石橋山東南流相如封禪書曰牧龜於岐漢書音義曰岐水名也謂斯水矣二川洋逝俱爲一水南與杜水合俗謂之小橫水亦或名之米流川逕岐山而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郎岐山矣此下岐水又東合中亭川水注于雍水而注渭是漆水在岐山之北西南流合岐水而逕岐山之南岐水當郎沮水酈註于前鄧泉東流注于雍云自下雖會他津猶得通稱故禹貢有雍沮會同之文此雖道元誤引禹貢亦可證岐水合雍有沮水之目岐地有沮漆故傳以爲古公遷岐居之二章三章乃郎岐下周原而築室也漢志扶風杜陽下云杜水南入渭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公劉自郃之豳未嘗避狄當爲大王是漢人已有此說若爲公

劉居之時足未遷時事不應至大王時尙云未有家室也豳地亦有漆沮周本紀大王去豳渡漆沮漢志漆縣漆水在其縣西元和志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北流注于涇唐新平卽漢漆縣今邠州也沮則未詳豳地之漆注涇以入渭岐地之漆合杜岐雍以入渭而皆在涇水之西馮翊之漆沮一名洛水者則在涇水之東正義于此詩漆沮引書孔安國傳漆沮一名洛水誤也

傳引孟子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正義曰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于書傳註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按漢夏陽梁山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彼梁山乃近河西自豳適周何緣踰之史記秦始皇帝三十五年幸梁山宮徐廣曰在好畤漢書地里志好畤縣有梁山宮秦始皇起好畤爲今之乾州梁山在州西北五里自豳適周梁山必由之路鄭書傳註岐山在梁山西南當指此山正義乃引韓奕之梁山非也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正義曰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也又曰覆者地上爲之取土于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按考工記摶埴之工二有陶人旊人甗盆甑鬲庾皆陶人職之此詩之陶當如考工土與壤別禹貢孔安國傳云無塊曰壤釋文引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說文云壤軟土也釋名云壤瀼也然則土粗而壤細陶其土壤謂以涂塈屋也傳讀復如𥤶說文𥤶地室也𥤶之穴之猶言爲𥤶爲穴初無取土復築息土不用之意史記文帝紀云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塡瘞事者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塡之卽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又音福箋云復于土上卽反還之義則取土復築息土不用當如孔說其云皆如陶然亦謂如陶人之治土也正義以箋義釋傳又以陶爲窯失之說文云窯燒瓦竈也其復字引詩乃作陶窯音搖陶音桃何可同也

未有家室傳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正義謂古公在豳之時追于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家室又謂豳地實有寢廟宮館此言未有者以文王在岐而興本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下云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家室以爲立文之勢云云總緣以此章同之鄭說爲在豳時事故欲言其無而豳地實有欲言其有而又明與傳違故遁而爲立文之勢夫他凡小事或可以有作無宗廟之事至尊至重豈可意爲有無以就吾立文之勢哉此言尤非理也大王初居沮漆岐土未開故傳以爲未有寢廟家室耳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按此到沮漆次日相度廟室之事寢廟未作不敢一日而安故于次日卽走馬相度春秋昭二十五年左傳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註辰會大夫欲與公俱輕歸劉炫云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不知此經古公在商世已單騎矣漆水由岐山北西南流合杜水岐水而後屈而遶岐山之南則在西頭水滸較多故曰西水滸循水而至岐山再至周原次第如繪古公已相於是及大姜相之聿來猶遂來自沮漆到岐至近之詞也書傳略說曰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東修奔而从之者二千乘首章民居沮漆卽同遷之民故此章胥宇不再及之若以此章爲遷在豳始遷時事不應推言古公夫婦二人更無一語及于百姓古之聖王以得民爲重篤公劉篇言公劉自邰遷豳積倉橐囊亦首言民也

堇荼如飴傳堇菜也荼苦菜也箋云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正義引釋艸芨堇艸晉語寘堇於肉郭璞賈逵之註斷以爲烏頭按釋艸前文尙有齧苦堇郭註曰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邢疏曰齧一名苦堇可食之菜也又曰本艸唐本註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堇菜葉似蕺花紫色者內則云堇荁枌榆是也本艸云味甘此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艸謂之大苦也爾疋明言苦堇郭註不言甘苦而本艸獨云味甘殆未可信說文芨云堇艸也从艸及聲讀若急此卽郭註所謂烏頭者也又大篆从茻字中有堇字云艸也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从艸堇聲此卽齧苦堇也然則堇艸本苦蒸之乃甘周原之堇則不待蒸而自甘者故詩人美之與釋文引廣疋亦謂非烏頭箋統言性苦甚以爲苦堇也正義以烏頭釋之殊失箋旨

爰契我龜傳契開也正義曰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也又曰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註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旣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開耳如孔言則契與開是兩事傳開字疑誤按以火灼龜謂之契灼龜所以問吉凶也說文卟云卜以問疑也貞云卜問也占云視兆問也卲云卜問也然則凡卜皆是問疑文選潘元茂九錫文爰契爾龜李善註引此傳曰契問也當从選註

自西徂東箋云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从水滸言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而斷之曰發豳西南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按尙書禹貢道渭傳正義說豳地漆沮云彼漆卽扶風漆水彼沮則未聞誠以水經註言漆縣漆水爲豳水杜陽縣漆溪爲岐水而沮皆不言所在今孔言從沮水之南不知欲以何水當之鄭答張逸云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鄭志言初未有从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之說孔誤讀鄭志因以誤解此箋鄭于首章自土沮漆箋云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鄭以彼爲豳水也三章周原沮漆之閒箋不易傳則鄭意岐地處有沮漆是以答張逸云正東乃得周此箋云據至時从水滸夫至時水滸卽至岐時之水滸是鄭以漆出岐山北西南合杜岐者爲西水滸爲自西方而東至周原莫明于此矣

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旣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爲繩也正義述經曰營度位處立繩正之釋箋曰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言營制之時當用繩也按玉篇繩云直也度也東京賦云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薛綜註曰周公繩度之合于制度訓繩爲度傳意亦謂不失繩度之直耳箋則以營釋繩營亦度也是傳箋于經繩字皆不訓爲繩索傳言繩

謂之縮箋言以索縮其築版此方是索以縮是約束必當有繩釋縮版句非指經中繩字也正義合經註繩字而一之實與經旨乖違非僅失毛鄭之意

度之薨薨傳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箋云度猶投也築牆者捊取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正義述經曰旣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于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釋傳曰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爲居也按古者度與宅字同故度可訓居書稱懋遷有無化居史記稱奇貨可居居有積貯之義言居積此土于版中也正義述經言居于版中而釋傳引度地以居民彼度是圖度彼居是民居與述經之言自相違戾傳勸勉二字釋經薨薨謂百姓勸勉積土之聲薨薨然衆也王子雍以薨薨爲亟疾正義用以述傳非毛意

柞棫拔矣箋云柞櫟也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梂不言櫟是柞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孔依陸疏以栩杼爲柞故于此箋訓柞爲櫟謂據時人所言按詩爾疋栩櫟二木別說文栩櫟柞三木別陸元恪以唐風苞栩爲柞櫟郭景純註爾疋栩杼亦云柞樹陸又以秦風苞櫟亦爲柞櫟于是栩櫟柞三木混而爲一說詩者分苞栩及二雅之柞爲一種苞櫟爲一種從陸疏及郭註耳三木說文原別此詩之柞如果爲栩箋應云柞栩也如爲秦風之櫟則櫟乃無火之木淮南時則訓云官獄其樹櫟高誘註云木不生火准櫟爲然周禮夏官司爟註云冬取柞楢之火則柞之非櫟明矣箋意謂柞樹自名櫟不關于苞栩苞櫟也

混夷駾矣箋云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正義曰殷之末世戎狄內侵所聘之道近于混夷又曰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服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之事不謂此卽伐也按孟子文王生于岐周趙邠卿註謂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又齊宣王問交鄰孟子稱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周與混夷鄰境自后稷受邑以來已然不待殷之末世孟子以文王爲以大事小此箋言文王無征伐之意聘使過境驚走奔突卽與事之同書傳言受命四年伐混夷者乃奉天子命非以其終不臣服文王自伐之也若然混夷近周而釆薇出車說伐西戎之事往反踰年南仲由朔方而幷伐西戎深入且千里者案驗此經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則當文王時混夷畏威已舉國外徙其故地周似兼之召旻篇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當謂此時追受命四年與玁狁犄角而起紂命伐之釆薇序稱北有玁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蓋爲患于中國非爲患于周其犬夷伐周一日三至乃帝王世紀之言不見正經難可據信文王始終無自伐混夷之事也

駾矣傳駾突正義曰說文云駾馬疾行兒今說文云馬行疾來兒引詩云混夷駾矣然則馬之疾行卽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按說文驛云馬突也則疾行未卽是突駾他外切突他骨切古者四聲無別駾突音同音同者義可通故傳讀駾爲突文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盜賊奔突張載註曰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以駾爲突李善不以爲誤是晉唐時經有作突字者殆三家詩如此然則駾突古字通

維其喙矣傳喙困也正義曰喙之爲困則未詳按方言云㱮㒚倦也倦卽困玉篇㾯云困極也或作㾯㾯云困極也亦作喙廣韻㾯云困極也詩曰昆夷㾯矣亦作㾯喙是㾯㾯喙三字通毛讀喙如㾯故云困也說文引此詩作犬夷呬矣其訓爲息息亦有困義詳見假樂篇

文王蹶厥生傳蹶動也箋云虞芮之質成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正義曰虞芮旣平歸周益衆文王于是動其大王初生之道言大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按以生爲生王業自是箋義傳訓蹶爲動蓋指民生觀引虞芮爭田讓田末云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釋蹶生二字言天下民生歸周者多蹶赴如恐後也正義以箋述傳未得毛旨

皇清經解卷三之百零六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著

文王之什下

棫樸

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正義曰傳惟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按郊特牲云祼以圭璋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郊特牲言祼玉人言勺言鼻爲瓚自明尚書顧命曰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孔安國傳曰大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大保又祭報祭曰酢正義曰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又引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尚書惟言秉璋彼正義以璋瓚釋之何于此傳獨謂毛不言瓚而定爲非祭祀乎古文尚書與毛詩同出子國解書多用毛傳如大禹謨仁覆閔下謂之旻天伊訓湯有功烈之祖皆本于毛顧命傳半圭曰璋卽用毛此傳是[illegible]淮亦以毛義爲祭祀故依而用之王肅引顧命但謂從王行禮此自子雍之誤安可據爲毛說鄭知傳意以瓚申之傳與箋同不必分也

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正義曰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復引趙商臨碩兩答及易書詩之註謂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于此獨言殷末按瞻彼洛矣常武箋以六師爲六軍明師軍無別此箋獨分晰師軍人數非無故也文王大明緜三篇經有文王所言制度爲後人追稱之詞顯然易見此篇次三篇之後序言文王而經變稱辟王周王則是據當時實事故周王壽考箋云文王是時九十餘矣年數旣據其實興師不當有異故以爲殷末之制臨碩以詩難禮答言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統答三文未違細別趙商專問此經答言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稱軍鄭已明謂此經非著大數矣然則此經六師

袖海山房校印

止有萬五千人箋依經立義不可謂非定說白虎通曰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東漢初儒者已作是說矣

旱麓

瞻彼旱麓傳旱山名也正義不言山在何處王伯厚始引漢志南鄭旱山以當之閻百詩又引後漢郡國志及水經注沔水篇云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池郎沱字也又引明一統志云旱山在漢中府治西南六十五里一名嶓山上有雲輒雨按旱山玉篇廣韻俱作嶧云山名在南鄭然旱山有二水經下文云漢水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酈註引華陽國記曰安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隸焉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安陽魏改置黃金縣宋併入眞符縣元省入洋州今其故城在洋縣東北一百三十里洋縣在南鄭東一百二十里而上旱山又在南鄭西南六十五里二山相距幾三百里是洋縣即安陽亦有旱山但酈註于此不復言山意與上山爲一則漢江南岸自南鄭東抵洋縣綿亘闊遠宜其能興雲致雨矣詩喩大王王季千祿以貽子孫當時所詠已及荆州之山至文王而庸蜀盧濮首先被化實基乎此序所以言受祖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瑟潔鮮皃黃流秬鬯也釋文云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釋傳一作黃金所以流鬯也又曰定本及集註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于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陸孔所見各異而孔必以有飾字爲易曉者蓋謂黃金爲圭瓚之飾謂毛訓流爲鬯也故其述經曰瑟然而鮮潔者乃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爲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酒爲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于其中也又釋傳曰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不知毛傳金字釋經黃字鬯也二字釋經在中二字言黃金之勺所以流在中之鬯初非訓流爲鬯謂金黃酒亦黃也如正義述毛以黃流爲鬯則橫益黃金如以黃金爲勺則又橫益黃流進退俱違毛意此傳當从釋文以無飾字爲得正義謂箋易傳而釋毛黃流又復同箋不可从也

正義謂毛意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又引大宗伯云八命作牧謂鄭以王季唯八命所以亦得圭瓚之賜者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以專征當州之內亦當賜之如上公故王季爲西伯得受圭瓚也按如孔言則王季爲雍州牧特加命而賜圭瓚耳然孔叢子載子思之言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若非東西大伯何以得稱西伯牧在雍州此詩所詠又何以得及荆州之山乎箋亦言王季爲西伯不言爲牧其言以功德受此賜者蓋舉東西大伯亦必有功德而後賜以圭瓚秬鬯也

思齊

序文王所以聖也正義曰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按言所以聖猶子思子言文王之所以爲文不專謌詠賢母所以者何肅雍是也故言本分五章今以毛義說之首章言大任齊莊媚愛大姜徽嗣大姒齊莊則肅雍之本也二章言文王有所以順于宗神而神無怨恫有所以爲法于寡妻兄弟而人亦用迎其法于家邦所以者即下文肅雍是也三章正言肅雍言家邦之人迎受其法但見其肅肅焉爾雍雍焉爾蓋以顯臨之而人皆安而無厲所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四章言當日之民已安于文王之化故今日周民有大疾害人者不殄絕而自絕其功業之大豈不長遠乎此由文王不忘肅雍雖不聞而亦式于是雖不諫而亦入于是其性與天生物之德合民感其化至今皆相率而不爲惡也五章言民不爲惡故今日成人小子皆有德業有造就由古我文王無斁于肅雍令其臣下皆爲譽髦之士其性與天成物之德合人感其化至今相率而止于善也文王終始能肅雍茲其所以聖也

惠于宗公傳宗公宗神也箋云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咨于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于神明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下頻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又釋箋曰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按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其說出于王子雍而以宗廟之神爲宗公則孔以己說橫爲毛義傳意初不如是尚書禋于六宗月令祈來年于天宗祭法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凡言宗皆屬天神而伏生說六宗云天地四時馬融尚書註同之則六宗有天是天亦得稱宗神下不聞亦式二句傳云言其性與天合全詩無天字而傳云然知毛以此宗神爲天神言文王奉若天道先天不違後天而奉故天無怨恫也其所以順于宗神者即肅雍是也箋以宗公爲大臣自成一義必欲抑傳而申箋殊可不必

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箋云御治也正義述經曰又以爲法迎治于天下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又釋箋曰易傳者言迎于家邦則于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按迎治于家邦非惟橫益治字亦同傳于箋正義駁之是也但謂迎于家邦于義不通未得毛意刑于寡妻傳云刑法也此言文王之肅雍足以爲法寡妻兄弟皆法之然則迎者指一家一邦之人言迎其法于家邦皆將先正人倫後和親族也

烈假不瑕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又曰瑕已釋詁文按箋破字每云讀若某字此不言烈讀爲厲假讀爲瘕則鄭所見經本作厲假也烈與厲古字本通而假瘕俱从叚聲音同者義必通說文叚云借也此外假云不眞也假云至也三字本別今經傳叚借假至通作假說文無遐字新附有之徐鉉謂或通用假詩中瑕字毛鄭或訓遠是瑕亦假字而將義註瑕爲玉病則義又與瘕通是假假瑕瘕四字互通故箋以假爲病也釋詁云假已也正義引爲瑕已不言字異是唐初爾疋假有作瑕者故箋以瑕爲已也說文癘云惡疾也瘕云女病也正義引作癘瘕疾也瘕[illegible]也與今本說文異孔所據是唐初本也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正義釋傳箋俱云古之人謂前世聖君非謂文王按此是箋義釋文云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于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如陸言則古人二句毛本無

傳毛分此詩爲五章上章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云言性與
天合也則此章古之人二句已解在上章性與天合內上章
言有戎疾之人而不殄絕是與天生物之德合此章言令其
臣下皆成譽髦之士是與天成物之德合孔同傳二箋雖緣
所據傳有古之人無厭于有名譽之俊士十二字然古之人
三字終以指文王爲得傳意也

皇矣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
箋云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正義述毛曰此
桀紂二君政雖不得民心身實居天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
眾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从之謀於是从之居言皆从紂
之惡與之謀爲非道也按箋以四國爲密阮徂共可云與紂
謀爲非道傳以四國爲有道其意必不得如正義所云書宅
西曰昧谷今文尚書作度西曰柳穀見瓚漢書註按古文宅
度同下此維與宅傳云宅居也此傳訓度居也是毛以度亦
爲宅傳意言維彼四方有道之國天子是爲之謀與之宅也
上帝耆之二句申明二國不獲乃眷西顧二句申明四國究
度蓋又于有道之中眷顧畝周與序天監代殷莫若周合有
道當謂八百諸侯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國其从紂爲惡
者奄飛廉五十國耳不得謂之有道也

上帝耆之傳耆惡也正義曰耆老也人皆惡己之老故耆爲惡
也按周頌耆定爾功韓詩亦讀耆爲巨夷反云惡也爾疋釋
訓云居居究究惡也唐風羔裘云自我人居居傳云居居懷
惡不相親比之皃居與耆聲同義可通故毛韓俱訓惡耳孔
謂人皆惡己之老恐非

其菑其翳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正義引釋木云立死菑斃
者翳又云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翳故曰翳也爾
疋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按今爾疋云木自
斃柛立死椔蔽者翳釋文引爾疋云木自斃柛蔽者爲翳明
毛傳與爾疋異也而正義云云若不知爾疋上文有木自斃
柛一句者豈孔所據爾疋本無此句而蔽者翳句蔽作斃歟
然陸孔同時爾疋釋文博采諸家何以不載孔殆順傳爲說
也毛傳與爾疋前後不可知縱使爾疋在前而柛字非詩所

有菑翳二字正與詩同故毛與蔽爲斃斃卽獘之或體說文
獘云頓仆也菑爲立死則此當爲仆死枝柯枯朽橫塞道路
故曰翳韓詩翳作殪云因也因高塡下也亦爲死木與毛義
同正義謂生木自倒恐非

其灌其栵傳灌叢生也栵栭也爾疋釋木栵栭郭註曰栭樹似
槲樕而庳小子細如栗可食今江東呼爲栭栗邢叔明引陸
疏云葉如櫟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又云禮記內則芝
栭蔆椇是也釋文引陸疏亦云今人謂之芝穤如邢疏及釋
文則栵栭卽芝栭矣禮內則芝栭正義曰無華而實者名栭
芝屬也本艸別錄云木生者爲栭地生者爲菌然則芝之栭乃
芝菌之類與似栗之栭別此詩正義引陸元恪疏不云謂之
芝栭意从爾疋郭註然以經求之則二栭皆不可以解此詩
蓋櫟椐檿柘四者皆爲木名而菑翳灌栵爲一類菑爲立死
翳爲自斃灌爲叢生皆非木名何獨以栵爲栭栗說文栵云
栭也从木列聲詩曰其灌其栵栭云屋枅上標从木而聲爾
疋曰栭謂之楶說文稱用毛氏古文栵栭二字列于櫨枅之
下櫨欂櫨之上初不以爲木名此傳栵栭當謂木之枝格
相定上承下附狀如欂櫨侏儒者耳

串夷載路傳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
釋文云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混音昆按爾疋釋
詁云串貫習也釋文貫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遦玉篇串云
或爲慣遦是串卽慣字通作貫也古文貫作毌唐顏真卿縣
載周晉姜鼎云合威貫通貫作毌周南宮中鼎云南國貫行
貫作毌是也說文有貫字遦字摜字而無串慣二字心部患
字云从心上貫吅吅亦聲吅字註云讀若讙讙以雚爲聲則
患音如雚與貫音同又云古文患作悶从心从吅是說文以
遦摜卽爾疋訓習之貫以古文悶卽爾疋訓習之串串患字
同皆讀作貫故毛訓爲習而鄭訓爲混夷貫與昆一聲之轉
混卽昆也

維此王季春秋昭二十八年左傳引作維此文王此章箋內兩
言王季鄭本自作王季傳文不顯正義同鄭述之按毛釋各
句度順比文與左傳同而貊其德音傳云貊靜也卽不用左
傳矣左傳九德中周書謚法解有其七惟貊與君無之然則

心能制義曰度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
文毛依周書爲說周書無德正應和曰貊故毛自爲訓明知
有左傳而不用也毛于各句不全依左傳知首句必不作文
王王子雍自用韓詩述毛亦未必其所見本眞作文王也

貊其德音傳貊靜也釋文作貉云本又作貊或謂左傳作莫故
毛不用德正應和之訓然楚茨君婦莫莫傳云淸靜而敬至
此傳訓貊爲靜毛非不知貊莫音義並同矣正義引釋詁貊
莫定也作貉今爾疋註云貊靜故云貊靜按大學定而后能靜
則定靜義別毛訓爲靜自是經文作貉釋詁亦云貉靜也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傳經緯天地曰文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
王無有所悔也正義述毛曰以此王季之德比于經緯天地
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
而王季可以比之按王季之德比于文王自是箋義傳意未
必然也經言王季之德凡有六克比在六克之內此句比字
不連上文漢志日南郡有比景縣水經溫水註云越烽火至
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爲比如淳曰故以比景名
縣闞駰曰比讀蔭庇之庇影在己下言爲身所庇也此比字
讀當如之言王季以此之德庇蔭于經緯天地之文王耳上
章載錫之光毛謂王季錫文王以大位此章比字讀庇與上
章錫字意同其德靡悔自當指文王以此章兩言其德而此
其德句已接文王之從也

以按徂旅傳旅地名也箋云整其軍旅而出以卻止徂國之兵
眾正義曰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復往尋旅以上文不
見故于此言之按共與旅當是一地經中如泉水沛禰干言
出宿飲餞非有二地揚之水南許郇申當日周人戍申非戍
甫許唐風揚之水沃是大名鵠卽沃都如此類皆是一地此
經上言徂共下言徂旅故知共旅爲一正義據王子雍說謂
別有旅地總緣未悉經有一地二名之例故解釋迂迴若然
徂旅卽徂共卽訓爲往共之兵眾亦何不可而傳必以旅爲
地名者蓋孟子引此詩作徂莒毛學原于孟子作傳時經字
是莒無緣解作兵眾而莒从呂聲與旅同故心呂之呂亦作
膂膂爲經者轉莒爲旅鄭乃訓爲徂國之兵眾耳因思孟子長
於詩所引當不誤如此句作徂莒則箋義阮徂共三國外復

有一圖不解前儒難鄭申鄭何以不一及之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云度謀鮮善也又云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按公劉巘原傳云小山別于大山也釋文經作甗字云甗本又作巘說文無巘字巘通作巚月令鮮羔開冰呂覽作獻羔是鮮獻古字通傳讀獻原為鮮原故兩處訓同度字毛不為傳首章度訓居此章與居岐對言則度亦為居自大王居岐下傳至文王沮漆之閒生齒日繁漸徙而出文王之宅鮮原蓋亦久矣經于此言之者首章言此維與宅次章言帝遷明德尚未明文王居在何處故于此表之曰度曰居曰在正與首二章相應傳無于此時別起都邑之意正義述毛為謀度强同于箋非也箋雖以鮮原為善原然云亦在岐山之南則未離岐山正義釋箋既謂去舊都不遠又引周書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據皇甫謐之言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地按漢志安陵闞駰謂周之程邑安陵今之咸陽在陝西西安府西北五十里在岐山東約三百里不可謂不遠亦不得為岐山之南正義誤也雍州之地名原者多故書稱原隰底績如毛傳則凡小山旁有廣平之地即為鮮原如鄭箋則鮮原即善原初無一定之名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汲郡古文云帝辛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師次于鮮原皆武王宅鎬以後事此兩鮮原不知的在何處但云伐殷圖商其為鎬京東出師行必由之路可知未有商紂在東周師乃向西而發轉由岐山舊都者也孔晁註和寤以鮮原為近岐周之地本屬臆見說詩者或乃據周書竹書以當此經之鮮原未可信也

是絕是忽傳忽滅也正義曰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為滅也按春秋莊十一年左傳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杜註忽速皃文五年左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杜註忽然而亡正義說蓋本此然釋詁卒泯忽滅俱訓盡也則忽滅義同忽亦可訓為滅傳意謂絕之而又盡耳

靈臺

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正義傳箋合述以箋為申傳按傳意言不一日而已有成似神靈為之正釋臺之所以名靈不然下傳囿沼毛且釋靈字豈于靈臺反無釋乎文選東京賦云經始勿亟成之不日薛綜註曰不用一日即成之深得毛意箋言不設期日是顧經勿亟為說趙邠卿註孟子云不與之相期日限韋昭註國語云不課程以時日皆與鄭同傳箋別矣分述為得

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正義曰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云如孔言是文囿七十里七十里即靈囿矣按孟子言于傳有之順宣王之問姑妄應之意在與民共之諷勸宣王耳毛知孟子之意故此傳直言四十里以文王未為天子也若然文囿四十里有雉兔者往來其中麀鹿白鳥何以能嬉遊得所則知四十里之囿與靈囿亦當有別周禮囿人職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鄭註曰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賈公彥疏云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是田獵之處今此云禁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如周禮註疏是小苑在大囿中故曰囿之小苑文王靈囿亦即在四十里中為小苑內以時觀遊節勞逸外以供四時之畋此囿又自有蕃衛以畜鹿鳥之等其外乃與民共之故鹿鳥能得所也傳域養三句統釋四十里之囿靈道一句專釋靈囿正義不為剖析亦疏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釋文云於音烏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正義述毛云於是思念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廱宮中箋云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宮者言感于中和之至是毛如字而鄭音烏也上箋云鳥獸肥盛喜樂釋文云樂音洛下文於樂註喜樂皆同正義述毛於樂云於是作樂是鄭音洛而毛音岳也陸孔各異當以正義為長釋文於字下當云於音烏毛如字於樂下當云毛音岳鄭音洛也

下武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按上王配于京傳云王武王也此傳天子當謂帝辛言武王媚茲天子當維順德也下經昭哉嗣服服事也即嗣文王之服事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周德詞兼文武十三年以前武王固恪守臣節者也下篇序言繼伐而此篇序言繼文則是武王初繼位事序雖言武王復受天命特據卒章受天之祜而言此章的是服事傳義與經序相應箋以天子為武王嗣服為伐紂正義同鄭述之全失毛旨矣

昭茲來許傳許進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為進許之訓進爾疋無文前儒以東觀漢記引作昭茲來御疑許字傳寫之誤按傳無讀若之例凡字異而訓同者明古字相通如度宅皆訓居誘牖皆訓道是也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此許亦訓進是御許古通

文王有聲

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正義曰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邘耆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按皇矣維彼四國箋云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此箋四國即皇矣之四國若以邘耆等國當之則密須外尚有阮徂共三國是七國矣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傳淢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又云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之制正義謂天子之城九里十二里鄭有兩解與命註每言蓋匠人註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為疑詞以是二途之意今按註禮在前箋詩在後此箋明言十里大小相偶並無疑詞似豐城十里為小于天子十二里矣然周書作雒解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以方一里三百步每步六尺計之九里得二千七百步為千六百二十丈彼天子之城九里而此豐城得十里者小司徒註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匠人註云方十里為成成閒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然則築城伊淢亦止有成閒一甸之地其外以為城溝是豐城八里為小于天子九里也說文云淢疾流也从水或聲洫云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从水血聲此詩淢字作洫為正釋文云淢字又

作洫

鎬京辟雝傳武王作邑于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于鎬京行辟雝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按經兩皇王烝哉箋于上章云文王武王今得作邑于其旁地爲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爲之君又云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此章言武王于鎬京行辟雝之禮是鄭以兩皇王皆爲武王傳于上章皇王維辟云皇大也不言文武此章始言武王作邑于鎬京則以上章皇王爲文王此章皇王似爲武王但旣以上章爲文王此章不應有異文王受命之年毛無明說鴟鴞傳言寧亡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文王篇正義已言之是毛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同于古文尚書之說汲郡紀年云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爲受命元年三十五年西伯自程遷于豐爲受命三年三十六年西伯命世子發營鎬爲受命四年周書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九年在鎬明三年遷豐四年營鎬此傳言作邑于鎬京實在文王時是毛以此章皇王亦爲文王也作之卽應居之故下章宅是鎬京毛不復發傳經言考卜維王爲武王成之作引也鄭以史記周本紀及伏生書傳俱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伐崇作豐爲六年事明年卽崩則鎬京爲武王作之武王宅之傳箋不同正義不爲區別疏矣

皇清經解卷三之百零七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桂文烜　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百零八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著

生民之什

生民

時維姜嫄傳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正義謂毅本命厤序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引張融難毛爲得鄭旨融言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明稷非堯弟按卽有邰家室傳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邰是堯時稷爲諸侯周本紀亦言堯舉棄爲農師何嘗不用春秋文十八年左傳無后稷之名稷在八元一家之說何可爲據融又言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按詩人之詞例得專美思齊大任文王之母不美王季若執魯頌謂稷但有母亦將據思齊而謂文王無父乎至姜嫄有廟別自有說周自后稷世爲諸侯天子非所宜祖不廟帝嚳禮亦不廟姜嫄閟宮傳引孟仲子說以爲禖宮是則姜嫄因郊禖而生子後王以爲嘉祥祀之禖宮以配上帝葢自虞夏以來然矣周以先妣之親仍而不毀實非殊特立之也稷爲嚳子毛義實長箋之所言自成別趣必欲抑此伸彼未敢雷同

履帝武敏歆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从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又云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之曰棄按傳箋義別而大致相同誕寘之隘巷傳云天生后稷異之于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是毛意亦以帝嚳謂稷天生同于姜也感天之說已同于箋御夫與否可勿深求無論房闥之事非後世所得知假使復御于夫感天何礙許叔重說文姓字註曰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然則華胥履迹是生庖犧女登遇龍餃降炎帝大電繞斗附寶孕軒轅瑤光貫月昌僕孕懷顓頊自古神靈之后靡不受精于天不係于夫之御不御矣箋言肅戒據禮而言正義謂簡狄吞卵復御于夫姜嫄不御何其泥哉

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正義釋傳曰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畧耳非訓達爲生也按說文羊部羍云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辵部達云行不相遇也从辵羍聲詩曰挑兮達兮廣韻羍達二字外別有達字云通達音唐割切說文無通達之字羍讀若達實兼通達之達卽毛此傳訓生之義玉篇羍云生也小羊也一依詩傳一依說文然則經達字本作羍訓生凡婦人免身初生者雖已生者易先生如生猶言初生如已生義不係于小羊也正義欲同傳于箋故云達非訓生誤會傳意載芟驛驛其達釋訓繹繹云生也

誕寘之隘巷傳天生后稷異之于人箋云天異之正義謂異之于人猶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按傳箋言異取之于經祀郊禖者多矣不必皆得子今祖而卽得是一異也人之生也類多橫逆人道今后稷之生無坼副菑害是二異也兒生而啼古今一致書云啟呱呱而泣斯干云其泣喤喤是也后稷經三寘之後始呱然而啼則初生時不泣可知此其尤異于人者故傳箋皆以爲天異之非必有奇表異相也

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正義釋傳自字愛起不釋腓字傳本無腓辟二字以采薇傳已訓腓爲辟故不復爲傳釋文云腓符非反避也校書者依釋文增入也下傳云牛羊而辟人者理也傳義自明不增入爲是凡字同而訓異者明古文字別四月百卉具腓傳訓爲病據選註字本作痱此與采薇訓辟者易咸卦腓荀爽作肥艮卦腓釋文云本又作肥是腓卽肥字而肥與飛通肥泉歸異出同肥遯九師易作遯而能飛肥飛皆有離辟之義故得訓爲辟周本紀云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于時毛傳未顯太史公讀此詩腓字已解作辟遷生十歲而誦古文豈古文腓字本訓辟歟周之先公公非字辟方非卽腓也其訓古矣

卽有邰家室傳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正義曰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絶滅或遷之他所也按說文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周棄外家國从邑台聲右扶風斄縣是也詩曰有邰家室是姜嫄父爲炎帝之後伯夷亦炎帝後爲堯四岳佐禹治水有功稷封于邰伯夷封于呂明邰國已絶故稷得居其故地而以伯夷續炎帝之後也列女傳稱大姜有邰氏女者言大姜與姜嫄同祖炎帝耳非殷時邰國尚存周語伶州鳩曰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是大姜乃有逢國女周本紀張守節正義曰國語云齊許申呂四國皆姜姓也四岳之後大姜之家知大姜不家于四國亦可知大姜不家于有邰矣稷得事天宋世儒者頗以毛傳爲失以諸侯不得祭天也以傳觀之乃出于堯之特賜簡狄吞卵生契契封于商當亦得祭天知者論語曰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此湯伐桀告天之詞湯爲諸侯而得祭天蓋因于契不然則殷以前諸侯得祭天也

誕降嘉種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正義曰如此言則功成受封之後始天與之種唯四穀而已引閟宮百穀辨其不止四穀又謂非天實降之按此皆不足致辨如稷非天生則穀非天降天實因郊而生稷則亦可因堯顯后稷而降之穀矣正義于思文臣工貽我來牟皆信之而獨疑于此何歟

維秬維秠傳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爾疋釋艸同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如郭言則秠亦黑黍傳不言黑黍因于上也春官鬯人鄭註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鄭志荅張逸云秠卽皮其稃亦皮也爾疋重言以曉人如春官註及鄭志是鄭讀爾疋以秠爲秬之皮故云其稃亦皮又云重言以曉人是合秬秠爲一穀下箋云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乃分秬秠爲二與穈芑爲四穀正義引春官註但辨稃得爲秠而于禮註一穀下箋稱四穀處畧不分解亦疏

恒之秬秠傳恒徧正義曰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爲徧定本作恒集註作亙按恒本桓字說文桓云竟也古文作亙毛詩本古文作傳時經字是亙故訓爲徧竟與徧其義一也廣韻不收桓字有亙字註云通也徧也竟也出方言是亙訓竟亦訓徧文選西都賦云北彌明光而亙長樂李善註引方言曰亙竟也亙與絙古字通此竟之義也西京賦繚亙綿聯今本賦作繚垣依註當作亙薛綜註曰繚亙猶繞了也善曰今並以亙爲垣如薛註是徧之義也定本作恒乃桓之省文耳正義於此殊畧桓古鄧切

釋之叟叟傳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正義曰說文云淅汰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洮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又云傳以洮米則有聲故言溲溲聲按說文釋漬米也淅汰米也二字截然不同而得訓釋爲淅者淅訓汰米亦爲漬米說文滰字下註云浚乾漬米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夫子去齊滰淅而行是許以滰爲浚乾以淅爲漬米趙邠卿孟子註亦云淅漬也毛蓋讀淅如漬漬米將烝以手起之故叟叟有聲非洮米之淅正義述經釋傳叟叟俱作溲溲釋文云叟所留反字又作溲經字當作溲溲乃合正義原本

行葦

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說此經者或據班叔皮北征賦後漢書寇榮傳及王符趙長君之說斷爲公劉詩按序言周家忠厚詞無專屬經八章箋以上六章爲先王後二章爲成王傳雖不顯而子曾孫爲主始言成王則亦與箋不別言先王而公劉在其中矣然洗爵奠斝傳云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傳意以斝亦是爵主周而言箋云用殷爵者尊兄弟也以殷爵爲尊必周有天下之後乃可劃分殷周是毛鄭以肆筵授几而下爲武王時也然則首章統指先王二章以下爲武王七章八章爲成王如此則眾家之義皆合矣

或歌或咢傳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正義曰徒擊鼓曰咢釋樂文孫炎曰聲驚咢也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註作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而誤耳如孔言是以作徒歌爲誤釋文載毛徒歌曰咢復引爾疋其意亦以徒歌爲誤也按如孫炎之註謂徒然擊鼓其聲令人驚咢此經士主言歡燕何取乎驚咢之聲說文咢云譁訟也訟云一曰歌訟譁謣歌訟是咢與歌爲一類事園有桃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明謠不能合樂此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歌曰咢明咢不比琴瑟傳意咢與謠同言酒殽既備作樂助歡時或有比于琴瑟而歌者時或有不比琴瑟而咢者耳毛傳不用爾疋訓者多矣曰咢必依爾疋比于琴瑟豈爾疋乎正義據王子雍以述毛非毛意也

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正義曰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弓不必盡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註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惠氏引荀子以證之是矣何邵公之說與荀子合孔不信者尚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孔安國註曰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彼正義曰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元以此彤弓旅弓經作盧疏作旅爲周禮唐弓大弓如彼正義則彤盧卽唐大乃天子之弓以賜諸侯之有功者而何邵公以盧弓爲士弓此其所以疑也至謂敦與彫古今之異敦弓卽彫弓孔亦以何說爲然文選東京賦彫弓斯彀薛綜註曰彫弓謂有刻畫也直作彫弓相如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郭璞曰雕畫也然則天子畫弓起于黃帝其來遠矣敦說文作弴云畫弓也正用毛傳徐音都昆切廣韻都昆丁僚二音

敦弓既句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正義曰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既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按說文彀云張弩也張云施弓弦也引云開弓也弙云滿弓有所鄉也則彀弓非卽引滿弓人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註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其上文云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註云材良則句少也賈疏云此言角弓形未張之時如賈言則此傳引合九成規正謂往體寡來體多以釋經中句字既句者言畧有句形是弓尚未張與上章既堅一例

皆謂弓之良也正義以句爲彀又以引滿釋之全違毛意句讀如鉤與鍭協釋文音古豆反亦非

旣醉

永錫爾類傳類善也箋云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按說文頪云難曉也从頁米一曰鮮白皃从粉省釋詁鮮類俱訓爲善此傳訓善字當作頪說文類云種類相似惟犬爲甚从犬頪聲此箋以類爲族類卽種類之類字當作類頪盧對切類力遂切音義迥別箋不言頪當爲類則經本作類傳讀爲頪而訓善假借也

室家之壼傳壼廣也正義曰釋宮云宮中衖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按釋宮又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毛于中唐有甓胡逝我陳皆訓爲堂塗此傳訓廣知毛不依釋宮矣說文壼云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詩曰室家之壼宮垣之道繚亘聯綿有廣濶之象而爾疋釋文壼或作韋漢書成帝紀風拔甘泉畤中大木十韋以上師古註韋與圍同圍亦有廣大之義故外傳釋壼爲廣毛公依而用之然如王子雍述毛云以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則廣字不屬室家宜爲正義所駁傳意言天錫善道如何乎使女室家之內意誠心廣皆有士君子之行也如此乃與篇義相應說文廣云殿之大屋也懬云濶也一曰廣也大也一曰寬也經典言致廣大志意得廣德廣所及皆當从心作懬

永錫祚允傳允習也正義述經云天又長與汝之福祚至于允嗣之子孫釋文允羊刃反嗣也陸孔皆作允嗣今汲古閣本允習也恐誤

鳧鷖

鳧鷖在涇傳鷖鳧屬正義曰鷖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如孔言是以鷖鷗爲一鳥也按說文鷖云鳧屬从鳥殹聲詩曰鳧鷖在梁鷗云水鴞也从鳥區聲以爲二鳥說文序曰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畧存之矣是說文之字悉本倉頡不知解詁何以合爲一鳥鷖是鳧屬則與鳧相若而吳都賦鶄鶂鷁鸕李善註引蒼頡篇曰鶂大如鳩鳩固小于鳧也周禮春官巾車云安車彫面鷖總註云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賈公彥疏云取鳥之鷖色青黑爲義是鷖鳥青黑色自來詞人惟云白鷗未聞有青鷗黑鷗者其不得爲一鳥明矣

鳧鷖在沙傳沙水旁也正義曰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旁沙也故云沙水旁易需卦九二需于沙註云沙接水者亦是水旁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从水少耳按說文沙是細碎之石故云水散石（說文本無中字）此經之沙當謂疏土濱江之地所在多有太白詩所謂相迎不憚遠直至長風沙者是也需卦正義云沙是水旁之地稍近於水與彼註沙接水合與此傳沙水旁亦合孔于此乃引說文以釋傳誤也

鳧鷖在亹傳亹山絕水也箋云亹之言門也正義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按釋水云正絕流曰亂郭璞註曰直橫流也凡兩岸有山或山在水中其脉皆橫流而過禹貢道岍孔傳謂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是矣非令水絕說文虋从艸釁聲爾疋从艸从亹亹卽釁之省亹卽虋也聲同假借耳箋云亹之言門蓋與門通漢志浩亹水東至允吾入湟水孟康註浩亹音閤門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水水經河水篇酈註湟水又東與閤門河合卽浩亹河也是字通之證浩亹之爲門酈註但稱閤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無橫流而過之形大河上有孟門山酈註稱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下有龍門山酈註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又下有底柱亦名三門山酈註稱三穿旣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謂之三門此外大江有海門二山海有碣石山秦始皇本紀刻揭石門皆山之絕水稱門者也

假樂

序嘉成王也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也又云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爲經之正因訓假爲嘉故轉經以見義按古者假嘉一字首章傳讀假爲嘉非字訓也是以中庸引此詩直作嘉樂箋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是嘉者天嘉之也正義云云失序意矣

民之攸塈傳塈息也正義曰釋詁云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塈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呬則塈與呬古今字也按孔引爾疋某氏以呬當此詩之塈非也說文呬云東夷謂息爲呬从口四聲詩曰昆夷呬矣緜詩昆夷駾矣維其喙矣傳云喙困也方言云㾷倦也郭註云今江東呼極爲㾷方言又云㾷極也郭註亦云江東呼極爲㾷廣韻二十廢㾷字註云許穢切困極也合毛傳方言釋之也引詩云昆夷㾷矣又云本亦作喙㾷廣韻引詩與說文同皆指維其喙矣句史記匈奴傳蚑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註曰或以蚑行或以喙息是喙有息義故許叔重以呬當詩之喙呬喙㾷㾷四字通也然則爾疋之呬息乃釋緜篇之喙字此詩之塈不見爾疋然爾疋云憩息也玉篇云㱡息也今作𢜫廣韻亦同爾疋釋文云憩本或作愒說文愒云息也徐鼎臣謂今別作憩非是此詩塈字當是㱡字卽爾疋之憩說文之愒字耳

公劉

篤公劉傳公劉居于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豳焉按不窋竄于戎狄公劉應自狄而遷傳言居于邰者國語云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閒明不窋一人自竄非盡室而行子孫猶在邰國至公劉復爲稷官故史記匈奴傳謂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爲稷官必在邰國故言居於邰白虎通云后稷封于邰公劉去邰之豳同于毛也夏有三亂一爲大康時一爲帝相時一則帝辛時傳言夏亂未知傳意當夏何帝正義謂在大康後少康前約畧言之耳史記周本紀索隱曰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姞氏生不窋而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當以索隱之言參之春秋內外傳乃知宛卻太史公昭九年左傳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后稷封邰乃在堯世不得言自夏今言自夏則謂夏世爲后稷之官與國語世后稷之文合周本紀曰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自后稷之興至后稷卒言皆有令德非止一世之詞蓋依內外傳統稱不窋以上諸君官后稷者非謂后稷之身也劉敬傳

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絫善十有餘世公劉辟桀居豳以公劉當帝辛時逆推之則鞠陶當帝皐帝發二帝在位其十年而不窋當帝孔甲夏本紀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卽周本紀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也再至桀十七世除兄弟同世者實十三世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足以當之湯至紂二十九世除兄弟同世者實十五世公劉至文王十二世足以當之如此則所謂千餘歲惟十四世者非所難矣然則傳言夏亂謂夏桀時夏本紀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囚湯正所以迫逐公劉公劉見幾而作故免於難傳言逐于西戎而遷其民者公劉先世爲西土之長豳當屬鼓自不窋卒後子孫居邰其地爲西戎所占必先平之然後可遷傳明所以得遷之意于經無所當也

旣登乃依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正義曰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爲羣臣設之又引孫毓言此篇無饗燕尊賓之事其意以孫評爲然按首章傳言諸侯之从者十有八國二章經言于時廬旅謂同遷諸侯寄寓豳邑如衞戴公之廬曹也此章筵几之設卽燕廬寄之諸侯食之飲之飲卽是饗驗之上下經旨瞭然何言無饗燕尊賓之事孫評未確正義以筵几爲羣臣設亦非

酌之用匏傳酌之用匏儉以質也正義曰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如孔言是傳作且質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作且質乃合正義原本

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从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正義釋傳曰此以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按訓宗爲尊自是箋義孔以鄭釋毛殆爲孫毓所惑毓謂國君不統宗以毛爲失按春秋襄十二年左傳云同宗于祖廟又云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杜元凱註云卽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其祖周公如左傳則六國以魯爲大宗不得謂諸侯不統宗矣孫毓之言本非了義然傳意殊不謂此禮大小宗法一姓之宗耳諸侯爲一國臣民之宗天子爲天下臣民之宗乾吾父坤吾母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此乃所謂大宗横渠西銘義蓋本于此傳

旣景迺岡傳旣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正義曰定本影皆爲景字其述經釋傳皆作影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傳中景字當仍作影乃合正義原本

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單者無羨卒也正義曰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邰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釋箋又謂上已至豳不宜方說在道我地無寇無所用兵意右鄭矣然三重爲軍乃王肅之義毛所未言按二章于胥斯原旣順迺宣邰民已處原地而時耕矣而此章復言治田三章陟岡覯京已依京而作室矣而此章復相陰陽觀流泉詳覯經意此章相度乃以處新來之衆蓋公劉以邰民遷亦有他國之民聞風景附者公劉已處邰民故復度隰原度夕陽以處之傳達經意釋爲相襲則三單二字非復可以數目言蓋襲者重也隰原在內夕陽在外旣度隰原以爲田重度夕陽以爲宅故云相襲耳古者兵民不分箋以三單爲無羨卒亦以兵言正義不識此等處未免故爲與奪

豳居允荒傳荒大也箋云允信也夕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豳之所處信寬大也按傳以夕陽爲人之所處箋以夕陽爲豳之所處而釋允荒爲信大則傳箋意同經此句結上五章起下末章上胥原溥原隰原夕陽皆公劉新國下章皇過則不窋舊居史記正義云公劉從漆縣爲今陝西之邠州康成以豳在栒邑則爲今邠州屬之三水縣相距六十里實則一地是公劉新國在邠州寰宇記慶州安化縣尉李下引水經註云尉李城亦曰不窋城白馬水下引水經註云洛川南逕尉李城東北合馬嶺水號白馬水眞寧縣大陵水下引水經註云大陵小陵水出巡和南殊川西南逕寧陽城故豳詩云夾其皇澗陵水卽皇澗也安化爲今甘肅慶陽府附郭首邑寧陽卽慶陽府南百六十里之寧州經有皇澗過澗則是北得不窋舊居說文邠云周大王國在右扶風美陽从邑分聲豳云美陽亭卽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豩闕郊云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从邑支聲漢美陽故城在今陝西乾州武功縣許叔重以邠郊爲一地者公劉時自邠州南至渭水皆爲豳國故大王遷岐山緜詩傳猶訓古公爲豳公至文王受命始改號爲周也計自慶陽南至渭水約七百餘里豳居允荒經言信不誣矣

取厲取鍛傳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會取鍛厲斧斤之石正義釋傳曰礪旣是石則知鍛亦石也釋箋曰鍛者冶鐵之名非石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者質椹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故取之也按釋文鍛本又作碫春秋左傳宋有褚師段鄭有公孫段卽段皆字子石段卽碫之古文也左傳與毛詩俱古文此經應作段故傳訓爲石至鄭箋詩時經與傳字皆作鍛則鍛不可以訓石故鄭以鍛質釋之良由字易而訓殊正義猶欠分晰說文碫厲石也从石段聲春秋傳曰鄭公孫碫字子石徐音乎加切碫碬字形相近傳寫誤耳玉篇廣韻碫碬竝載玉篇以碫爲厲石廣韻以碬爲厲石二字混淆已久宋本釋文引說文云碬厲石字林大喚反註疏本釋文引說文云碫厲石字林大喚反雖二本互異然以呂忱之音覈之則晉時說文猶未誤字林固本說文者也況碬从叚聲如果說文爲碬則必公孫段作叚而後可自來左氏傳鄭公孫段未見有作公孫叚者則說文是碫非碬莫明于此矣

芮鞫之卽傳芮水厓也鞫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正義釋傳曰釋言云鞫究窮也俱訓爲窮故轉鞫爲究此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按昔育恐育鞫局又鞫止傳皆訓窮此傳非訓鞫爲究盎鞫鞫爲究鞫居六切究居又切古無入聲二切一耳漢書地里志扶風汧縣下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阸雍州川也師古註阸讀與鞫同韓詩作泦周禮職方鄭註引此詩作泦阸泦二字俱从尻尻與究俱从九得聲聲同者義必同是鞫阸泦究四字同物故傳轉爲究水經溫水篇註說九德縣云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又云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地里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外又有金山郎究金谿究之名此經承皇過二澗之下則皆山谿小水故傳以爲究矣箋云芮之言內內字疑

誤當云內之言隩經有鞫無隩故轉芮爲隩芮如銳切隩於六切古無入聲二切亦通不然水之內曰隩而轉芮爲內則水之外曰鞫何以不轉鞫爲外乎正義以經爲互文强爲之說殊可不必今本爾疋釋邱隩隈也厓內爲隩外爲隈此詩正義與陸氏釋文本俱作外爲鞫爾疋釋文鞫引字林作坈云隈厓外也說文澳云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與今本爾疋合然觀字林以鞫爲坈又訓隈厓外也則隈坈亦一字也

洞酌

可以餴饎傳餴餾也饎酒食也正義曰蒸米謂之饙饙必餾而熟之故言饙餾非訓餴爲餾按爾疋釋言饙餾稔也郭景純註今呼餐飯爲饙饙熟爲餾邢叔明疏云稔熟也引孫炎曰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爾疋饙餾俱訓稔故孫郭皆以熟爲解正義據之遂謂傳非訓饙爲餾按釋文引字書云饙一蒸米也玉篇云半蒸飯也說文饙滫飯也盞以水沃而蒸之也參之孫炎蒸之曰饙則饙之爲蒸無異詞說文云餾飯氣蒸也則非均之曰餾饙熟而餾之謂是餾與饙皆爲蒸故傳訓饙爲餾矣

卷阿

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从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按求賢是統詞序意言求賢當用吉士以吉士爲重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庶常吉士曰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皆以吉士爲重孔以序者別其文誤也說文賢多才也臤堅也古文以爲賢字毛詩本古文序求賢當是臤字正義引說文不爲分晰亦疏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傳甚簡畧正義以箋意述之按卒章矢詩傳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此矢音與彼一也傳意言今王蒞政當求樂易之君子使之來游王朝而作歌以陳其音蓋欲成王先求直言不得與鄭同也

伴奐爾游矣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釋文伴音判徐音畔奐音喚徐音換正義曰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奐爲文章又曰毛當讀爲伴奐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按說文伴大皃依此傳爲說論語煥乎其有文章說文無煥字新附有之蓋通用奐字孔以傳伴奐二字分畏是但以徐音爲鄭讀則非依徐音當讀畔換漢書高帝紀贊項氏畔換韋昭註畔換跋扈也與箋縱弛義異鄭音亦當如毛王肅孫毓孔晁皆以縱弛爲譏孔申之具在正義縱弛二字若作放縱解施其理誠短然箋言縱弛復引論語恭己正南面證之則非放縱懈弛之謂弛與施通釋文本作施爲人君者最忌操切若能自縱舍施與賢者其之乃是人君美德是以周書曰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蓋不自用而用人則收用賢之益故鄭言縱弛復以恭己明之也正義申箋引子之燕居申申如也爲縱弛之狀非鄭意也

似先公酋矣傳酋終也正義曰遒終釋詁文彼遒作酋音義同按詩爾疋皆作酋如孔言則正義經作遒故曰彼遒作酋今本校書者改之也當仍作遒乃與正義本合

茀祿爾康矣傳茀小也箋云茀福康安也正義釋得曰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茀福宜爲小福故以茀爲小福按經有祿無福訓茀爲福乃是箋義傳無是也茀小對下傳嘏大而言傳意謂爾受命已永長矣身之小祿亦于爾安矣若得樂易之君助終爾之性命卽大大之祿亦于爾爲常矣未可以箋義述之釋言云芾小也廣韻八未芾引毛萇詩傳曰蔽芾小皃下有茀字註云同上是茀芾一字故傳訓爲小釋詁云祓福也郭景純註引詩曰祓祿康矣是經茀字本有作祓者故箋訓爲福也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此詩不復多也按首章望賢人矢音此章賢人已盛陳詩必多維在遂令大師日誦于側非謂歌此一篇必知傳意如此者召公作詩非假公卿獻之卽云召公亦是公卿陳戒于王自出召公之意復誰使乎明是召公勸成王法古明王使人獻詩廣其聰聽正義以傳爲召公自言作詩之意同于鄭箋未爲得也

汲郡古文成王三十三年游於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所紀自是實事而詩不必作于是時公劉洞酌卷阿三篇一時之作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言將蒞政則是周公攝政之七年末成王八年初作下至游卷阿尚二十餘年故毛鄭釋此詩皆謂賢士來游王朝不言成王游也至執毛鄭之說謂古文附會則又不可汲郡之書出于晉世于時毛序已行誠欲附會何爲反示參差以此知載筆者自紀王游非傍詩史矣

民勞

序召穆公刺厲王也箋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正義曰左傳服虔註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竝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按服註依世本爲說紀年康王二十四年丁酉召康公薨至厲王元年戊申百三十二年除康公一世尚有十五世每世不及十年理難據信江漢箋云召公名虎召虎之始祖不言幾世亦知世本未可全依正義不引江漢箋反據服虔强爲申說誤也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正義釋傳曰以汔之下卽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爲危也釋箋曰箋以汔之爲危旣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譏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如孔言是謂傳訓危爲誤按傳危字非安危之危釋詁云幾危也又云幾近也危有近義又云譏汔也孫炎曰汔近也是汔亦有近義玉篇廣韻皆云譏危也是譏卽幾汔卽危爾疋重言以曉人故傳訓汔爲危易未濟小狐汔濟釋文引鄭云幾也井卦汔至亦未繘井王註訓幾亦與此箋合鄭明毛義危之爲近故訓汔爲幾傳箋同矣至釋詁郭註謂相摩近乃是讀汔爲扢故釋文音古愛反文選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云承露槩太清李善註曰西都賦扢仙掌與承露廣雅曰扢摩也槩與扢同古字通是扢爲摩近正義引郭註不言汔之何以得爲摩近亦疏

憯不畏明傳憯曾也正義曰憯曾釋言文爾疋本或作憯曾音

義同如孔言則經作慘字釋文亦同云慘七感反本亦作憯今汲古閣註疏本及集註本經文皆作憯校書者依爾疋改之也當仍作慘乃合

以爲民逑傳逑合也箋云合聚也正義曰逑合釋詁文按釋詁仇合也仇與逑同故好逑亦作好仇傳以逑爲仇故訓合也箋言合聚仍以逑字申傳說文逑云斂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逑孱功書作旁鳩釋詁曰鳩聚也正義尚欠分晰

戎雖小子傳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正義引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按如子雍述傳但言居位用事不屬王躬殊非經意上以近有德以爲王休及卒章王欲玉女皆指王躬而言此傳訓戎爲大亦當指王躬易乾鑿度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老子曰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說文曰天大地大人亦大大言其德非言其位傳意王能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如此德將日大雖小子而亦用以大大也訓詁之言取申經意孫毓謂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用此爲譏說經者不當如此箋義固允何必抑毛

板

序凡伯刺厲王也經板板傳云反也上篇云無俾正反則厲王初年猶未反先王之正道至是而憲憲泄泄更立法度盡與先王之道反故凡伯刺之而以板名篇經八章前五章言道反民病後三章言牖民之道在法祖而敬天也此與瞻卬凡伯當是父子經云匪我言髦傳云八十曰髦于時凡伯年已八十經云善人載尸箋云時厲王虐而弭謗弭謗爲厲王八年事後四年而流彘又歷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而至幽王年逾百四十餘歲恐不能如此壽長故以爲父子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正義釋泄泄句曰王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競隨从而助之又曰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爲惡政競隨从而爲之制法也按孔以沓沓爲隨从競進非也泄說文作呭又作謎云多言也卽引此詩沓云語多沓沓也从水从日小雅十月之交噂沓背憎釋文云沓本又作嗒廣韻作誻說文口部言部無嗒誻二字以曰者詞也从口乙聲象口氣之出沓已从曰不假更从日从言泄泄沓沓爲言語之多古訓如此傳引孟子箋言變更先王之道皆依孟子爲說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又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其下引此詩而釋之曰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然則沓沓者以先王爲不足法極口詆毀議論風生非隨从競進之謂經已戒其無然卽言辭輯辭懌艮以語多複疊則不能和非毀先王則不能懌故以泄沓戒之又以輯懌教之也箋云無沓沓然據傳不據經下囂囂猶謷謷灌灌猶款款箋皆據傳爲義而此箋無憲憲然獨據經文疑傳寫之誤當云無欣欣然乃合爾疋憲憲洩洩形叔明疏引此箋亦作無憲憲然則其誤久矣達其意以成其惡孔以俗本作逢爲誤卻與孟子逢君之惡合俗本勝也

及爾同僚釋文云僚字又作寮言字與寮同是陸氏經作僚也正義述經釋傳皆作寮今汲古閣本經傳皆作僚校書者依釋文改之也當改作寮乃合正義原本

無爲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箋云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正義釋傳作以體柔人是傳有以字今本傳寫脫落當增入

天之牖民傳牖道也按召南吉士誘之傳亦訓道訓同者明古字通韓詩外傳牖作誘易坎卦納約自牖釋文云陸作誘說文羑云誠誘也或作誘古文羑羑云進善也文王居羑里玉篇羑云今作羑是羑爲古文誘字尚書大傳云文王有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是牖與誘本通故皆訓道也箋云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从之如此與說文進善之訓合

宗子維城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正義曰以上言大宗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同故辨之是鄭以大宗爲王同姓之適子宗子爲王之適子也毛無傳正義以箋述之按召南宗室牖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湛露在宗載考傳云夜飲必於宗室意謂天子諸侯同姓之宗子與上大宗箋別而大宗維翰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則合同姓異姓而其宗之大宗既與鄭異則此宗子亦必不得與鄭同傳意謂天子者乾坤之宗子耳詳見公劉篇

皇清經解卷三之百零八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百零九

靈川秦培琇舊校
南海桂文烜鄒伯奇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蕩之什上

蕩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皃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以象之甚按序言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蕩蕩屬天下言箋云法度廢壞又云無可則象則蕩蕩屬王身言上帝板板傳訓板爲反而此蕩蕩無傳下經天降滔德傳云天君也滔漫也毛意以滔卽是蕩經已言之故不發傳說文無蕩字水部潒字云水潒瀁也从水象聲讀若蕩徐音徒朗切玉篇水部蕩字註云或作潒是潒卽蕩字潒瀁與滔漫正同則毛意蕩蕩屬王心言蓋紀綱法度蕩然無存其術皆由于君心之發古春秋莊四年左傳楚武王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杜元凱註云蕩動散也于介升晉紀總論曰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李善註引此詩皆屬君心言也

文王曰咨傳咨嗟也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咨爲嗟也按說文咨云謀事曰咨从口次聲嗞云嗟也从口茲聲則咨自訓謀事嗟咨當作嗞然爾疋釋詁云嗟咨𧪘也釋文云𧪘又作𧪘字林云皆古嗟字是咨之訓嗟爾疋然矣安得謂此傳非訓咨爲嗟乎正義說泥甚

曾是掊克傳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正義曰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掊作倍倍卽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淩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按掊不可以言自伐故據定本倍字釋之但謂已兼倍于人亦是好勝仍爲克字之義傳文疑有脫矣釋文所載不分別衆家者多是毛義此經釋文有聚斂也三字竊疑毛傳原本云掊聚斂也克自伐而好勝人也說文掊云杷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掊又掊亦作裒釋詁裒聚也與聚斂義合凡自伐者皆求爭勝于人故書曰爾惟不伐天下莫與爾爭功自字與人字對謂自伐勝人非謂自伐好勝之人也傳意或當如此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正義曰作卽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按釋文云作側慮反祝詛也與正義同如陸孔說傳惟解作字則言作詛也可矣何爲弁祝言之詛祝大同經各言侯文勢之常耳傳益言作祝皆爲詛也祝字入聲外去聲有兩義有告神而求其福祐者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及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是也有告神而加之咎殃者尙書無逸曰否則厥口詛祝襄十七年左傳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及此詩侯作侯祝是也說文祝云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此贊詞而兼求福祐者也其詛祝字則爲詶言部譸云詶也从言壽聲讀若醻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詶云譸也从言州聲詛云詶也从言且聲詘云詶也从言由聲四字連列轉互相訓皆所謂譸張爲幻者也惟今本說文詶云譸也徐音市流切玉篇詶云時游切詶答也說文職又切詛也玉篇所據是說文古本詶爲職又切卽是詛祝之祝詶詛卽用毛此傳是祝與詛一也

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正義曰易旣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按學者言鬼方各異有以爲卽荆楚者據史記楚世家索隱註引世本陸終娶鬼方氏之妹史記云生子六人其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有以爲西羌者據文選揚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註引此詩及傳復引世本註云鬼方于漢則先零羌是也有以爲北狄者據干令升易註鬼方北方國唐書亦言突厥北部有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濱于北海也汲郡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來賓荆者師行次宿之地旣克鬼方卽言氐羌來賓則以鬼方卽西羌者近是然此可以釋易而不可以釋此詩此詩自二章以後詞託殷商非是徵引故事傳達經意故以鬼方爲遠方正義反引高宗事以實之失其旨矣古者鬼與九字通殷本紀命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鬼侯城索隱曰九亦依字讀鄒誕生音仇也是鬼卽九字小明至于艽野傳訓爲遠荒之地說文亦同艽以九爲聲艽爲遠荒故鬼亦得爲遠方也

顚沛之揭傳顚仆沛拔也正義曰顚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顚爲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爲拔謂樹拔也正義釋傳甚畧按顚本訓頂也其樹木顚仆當作槇說文槇云木頂也从木眞聲一曰仆木也徐音都年切今作顚借也古者沛拔聲同易豐其沛釋文云本或作旆是沛旆一字詩商頌武王載旆說文作載坺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鄭註云茇讀如萊沛之沛拔茇拔俱从犮聲是古沛拔聲同故傳得訓沛爲拔也

抑

序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按楚語云昔衞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髦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如楚語初不言刺厲王又是髦年後作也後漢侯包云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則以此詩年夫髦作已不依楚語矣子夏作序時楚語未出據太師編次以爲刺厲王賓之初筵序云武公已入而作是詩明此作之在先未入相也若然未入爲相尙在僖侯之世則是諸侯庶子而得作詩刺王者關雎序云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國語云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大東譚國大夫作詩以告病諸侯庶子士也故亦得獻詩正義依韋昭楚語註斷爲髦年後追刺厲王自厲王元年下至平王十四年得九十六年假使武公上壽年百二十至作詩時亦在宣王末年太師何緣編之宣王以上乎其在於今箋云于今謂今厲王實虹小子箋云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如鄭之言直以此詩作于厲王三年之內鄭殆以武公生孝王時至厲王三年未踰喪年近弱冠固應能作詩刺王也

洒埽庭內傳洒灑也正義曰洒埽者以水灑地而埽之故爲灑謂洒水溼地也唐風弗洒弗埽傳洒灑也正義亦謂洒以水溼地灑是散水之名按正義未明傳意論語當洒埽釋文云洒正當作灑是灑埽之字當作灑也說文洒云滌也古文爲灑埽字說文稱古文者有二例字下註古文者音義皆同云古文以爲某字者音義多別灑云汎也此下不云古文作洒是古文借洒爲灑也毛詩本古文故傳讀洒爲灑洒與洗同左傳云洒濯其心孟子云願比死者一洒之義皆同洗然內則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義又同灑是以古文借爲灑埽矣

用遏蠻方傳遏遠也箋云遏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按箋以蠻方爲九州之外傳意當謂荆蠻淮夷之等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如史記則厲王初年楚方猖獗故武公陳戒及之史雖稱厲王暴虐熊渠去其王號亦未必不因此詩已獻厲王益蒐軍實楚人稍稍知懼也汲郡古文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淮夷亦[illegible]淮夷亦南蠻故經統稱蠻方傳訓遏爲遠欲上驅而遠之正義述毛不別解蠻方殆謂同鄭蠻畿之外恐未然

尙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旣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按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漏郭註云詩曰尙不愧于屋漏其義未詳邢疏引鄭此箋復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郭云其義未詳者孫鄭之說皆無所據故不取也竊謂室中四隅本皆幽闇日光漏入爲明幾何中庸云君子之所

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引此詩以證其幽闇可知孫說誠爲無據鄭以屋爲小帳又以釋言云厞隱也因讀漏爲陋是鄭據釋言而爲說也毛義同于釋宮當泛言居室鄭依釋言施小帳于陋隱之處又爲宗廟之室傳箋別矣正義合而述之誤也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扇屋穿水下也厞側逃也陋阸陜也阸陜與厞隱義近屋漏當作陋

淑愼爾止傳止至也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正義曰止者所居之名故爲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爲人君止于仁至止于信皆大學文也彼旣爲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故傳依用焉其說君子唯當言止于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按說文云室从宀从至至所止也至可訓止則止可訓至然傳言至者謂至極武公欲王上法文王各至其極也正義未明傳意大學此後引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並未引此詩孔偶不檢也

言緡之絲傳緡被也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緡之絲正謂以絲爲繩被之於木故云緡被不訓緡爲被按說文云緡釣魚繁也从糸昏聲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云釣魚繁卽釋言之綸也云解衣相被卽毛此傳緡之訓被古矣

告之話言傳話言古之善言也釋文云話說文作詁云故言也如陸言殆謂說文引詩作詁言按釋詁云話言也則話與言一書立政一話一言孔安國傳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則訓話爲善板之出話不遠及本篇愼爾出話傳皆爲善言此經如作告之詁言毛何緣以善言釋之說文云詁訓故言也詩曰詁訓自指詩傳與此話言無涉話說文作語云合會善言也傳曰告之語言善言卽用此傳合會釋从昏昏塞口也羣言淆亂衷諸聖善言合會則談者可以塞口也引傳不言春秋傳當别有傳記之言若襄二年左傳君子譏季文子明引此詩許必不舍詩而引傳矣

曰喪厥國正義曰此曰爲詞故韓詩作聿孔以傳箋不釋曰字故引韓詩釋之按爾疋孫炎註云遹古述字讀聿上經亦聿旣耄正義曰爾疋之訓聿曰述也亦爲自也今爾疋釋言云遹述也釋詁云遹自也如孫孔之說爾疋之遹卽聿字矣文王有聲云遹求厥寧說文引作欥云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詩曰欥求厥寧曰卽欥之省文故韓詩以曰爲聿許云曰亦聲而徐音余律切與聿同一切也離騷忽奔走以先後兮文選載王叔師註引緜詩亦作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殆亦韓詩

桑柔

序芮伯刺厲王也詩十六章兼有責臣下之詞用人不當咎歸于王責諸臣亦所以刺王也周書芮良夫解不著何王之世而紀年云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所謂戒者卽指芮良夫之篇此詩所陳與周書畧同其作書作詩先後不可知要在流彘以前矣經言滅我立王者忠臣進規直言無諱其義當與周宗旣滅褒姒威之同此篇本名桑柔而春秋文元年左傳稱爲周芮良夫之詩則又名芮良夫與周書名篇一例

其下侯旬傳旬言陰均也正義曰釋言云旬均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旬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蔭均也按今釋言作洵孔不言爾疋字異是孔所據爾疋作旬均也古旬與勻聲同說文旬从日勻省又从旬作眴是旬勻本通故玉篇勻有弋旬居旬二切易豐封雖旬无咎荀慈明本作雖均无咎是旬又與均同也釋文陰於鴆反本亦作蔭正義釋傳云蔭均今本从釋文當改作蔭乃合正義原本

倉兄塡兮傳倉喪兄滋塡久也箋云喪亡之道滋久長正義曰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如孔言則正義經作況字況與貺通故以貺字之訓釋之釋文云兄本亦作況校書者依釋文而定作兄也當改作況乃合正義原本說文茲云艸木多益滋云益也常棣況也永歎箋云茲對之長歎訓況爲茲彼茲卽此傳之滋彼釋文云況本亦作兄是兄卽況之省文耳況之得訓爲茲者古況兄與皇一字書無逸篇無皇曰則皇自敬德蔡邕石經皇作兄書正義云王肅本皇作況秦誓篇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是也釋艸云皇榮也是發榮滋長之義爾疋之皇卽說文之㞷說文云㞷艸木妄生也讀若皇其字从㞢在土上㞢者象艸過中枝莖益大有所之也則皇有艸木多益之義皇卽況故況訓爲茲也倉初亮反傳殆讀倉爲喪塡與塵聲同故訓爲久具如正義

靡國不泯傳泯滅也箋云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按厲王用兵他無可考汲郡紀年載厲王三年王命虢公長父伐淮夷而已觀此詩則當年軍旅之興殆無虛日不但此也周初列國見于文王廟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入春秋已來惟餘百數十國春秋以前其爲强大兼并者固多如此詩所陳則爲厲王翦滅者抑亦不少傳故釋泯爲滅而箋言殘滅亦謂厲王用兵之不得其所也共和時亦有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之事惟二相行政帥師者又是召公芮伯不應刺之經斷屬流彘前事此據征伐一節言之耳假令共和時有作詩者亦得爲刺厲王以王固尙在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庚申後卽書共和元年自是太史公之誤如謂厲王已没宣王尙少則當屬之宣王如謂王已流彘太子監國仍當屬之厲王乃前後兩無所屬而繫以共和此王莽居攝改元所由藉口也然其失不始于太史公春秋魯隱公元年不行卽位之禮經據其實而左氏曰不書卽位攝也是謂隱公攝位之元年也太史公承其誤以作年表非春秋書公在楚公在乾侯之義紀年于庚申仍書厲王十三年以迄二十六年癸酉得之

國步蔑資箋云蔑猶輕也又云國家爲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蔑之爲輕正義不釋按說文蔑云勞目無精也㦗云輕易也从心蔑聲商書曰以相陵㦗箋讀蔑爲㦗故曰蔑猶輕也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云蔑祖辱親李善註引說文㦗字釋之云蔑與㦗古字同

大風有隧傳隧道也正義引左傳當陳隧者井湮木刊陳隧爲陳道証隧爲道是矣而不言隧之何以得訓爲道按說文無隧字隧卽遂也遂與術一字說文術邑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讀術爲遂遂田閒道也故遂得訓道曹風匪風發兮傳云發發飄風匪有道之風釋天回風爲飄回旋之風从地墜起故曰匪有道此大風从空谷而來故爲有道楚詞河伯云衝風起兮水橫波說文衝通道也故王叔師註云衝遂也風原設意與河伯爲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蒙神祐反遇遂風大波涌起卽據此傳爲說王意亦以遂爲道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傳戾定也正義曰毛以職盜爲寇爲民所主行則是民自作盜賊相寇害也按經末二章切指民心上章言民之無極則主爲涼薄以背上民之回邪則主爲競力以凌人此章未戾承上章而言無極回邪如是則民心動搖而無定將主爲盜賊而寇害于王矣周書芮良夫解曰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孔晁註曰是國人爲患也此詩職盜爲寇正謂國人爲患與周書之旨相符正義謂民作盜賊自相寇害非經意也

雲漢

天降喪亂箋云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正義述經曰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釋箋曰定本集註仍字皆作乃字是正義本箋文作仍字而述經用乃字誤也雖釋詁仍亦訓乃乃亦音仍必改从仍字方合正義原本

后稷不克正義引王肅曰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斁當我身邪傳意或然按毛無傳孔以王說爲毛說訓克爲能而能下橫益福祐二字此釋經者所忌也說文云克肩也徐氏曰肩任也負何之名也與人肩膊之義通能勝此物謂之克經言雨澤不降豈先祖后稷不克肩邪皇天上帝不臨鑒邪如此方合毛意

靡有孑遺傳孑然遺失也正義述經曰其餘不死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漏而不餓病者釋傳云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註皆云孑然遺失也如孔言是正義傳文作孑然遺漏今本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當改作遺漏乃合正義原本

先祖于摧傳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民先祖　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正義釋傳引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按孫釋傳于字下益何所二字經無是也經言昊天上帝則不以雨澤爲我遺矣相與恐畏者亦尚有神何不相與恐畏乎先祖之神爰來至矣傳意如此箋以摧爲嗺又以嗺爲嗟故下即云于嗟乎說文無嗺字廣韻嗺云送歌也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與嗟歎義同故嗺得爲嗟也箋讀于爲吁釋文無音亦誤

如惔如焚傳惔燎之也正義述經曰如炎之惔燒如火之焚燎又曰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如孔言則當時經本有作如炎者正義从定本也說文惔憂也炎火光上也燎放火也放火則光騰上傳讀惔爲炎故訓燎也節南山憂心如惔傳云惔燔也彼釋文云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是炎焱惔古字通彼傳訓惔爲燔燔褻也言憂心如火之燔褻耳此經下有如焚焚既是燒則惔不得訓燔而已故訓燎以別之傳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燎固甚于焚也正義謂焚燎俱是燒之名故以惔爲燎疏矣釋文載傳燎也無之字今本傳文之字當衍

靡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正義釋箋曰以周救于人其字當从貝故轉爲賙按論語君子周急不繼富左傳周亟矜無資孟子君子於氓也固周之字作周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字作賙箋言賙給之又言權救其急則則亦周救之義說文貝部不收賙字其義當與周通用不解箋何以必別其字竊意經文本是舟字毛無破字之例故讀爲周而訓救鄭則改舟爲周周即賙也故爲賙給亦如改摧爲嗺訓嗺爲嗟耳

崧高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正義曰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又曰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按自共和時荊楚漸張故召穆公有追荊至洛之役宣王時勢當又熾南方諸侯必有畔而從之者故加申伯爲侯伯以爲連屬之監一時控制之宜撫綏之畧皆于此詩見焉建者即經于邑于謝是也親者即經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是也若如孔言宣王當日惟是推恩外戚後世史法應以爲譏豈復有可美者乎國語稱申呂齊許由大姜則自周初受封經已明言維周之幹至厲王尙娶于申何至宣王而遽絕此又必無之事也

崧高維嶽傳崧高皃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正義引韋昭國語註云四伯謂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也周語惟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于神以祐堯者也正義又曰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岳而以嶽爲高皃廣衆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四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嶽謂四岳也按傳因伯夷爲四岳之伯故統稱四岳堯時官名四岳而岳實有五史記封禪書云尙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索隱曰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春秋隱八年公羊傳何休註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云云十有一月朔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今尙書無還至嵩如初禮六字而何邵公引書有之與封禪書合應劭風俗通按尙書與太史公所言畧同而皆如岱宗之禮後云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應氏言不巡者亦據書還至嵩而言非謂不祀中岳據此則堯時伯夷兼掌五岳之祀隱十一年左傳稱許爲大岳之允莊二十二年左傳稱姜爲大岳之後皆不稱四岳而稱大岳蓋兼中岳言也伯夷既兼掌五嶽而此詩言生甫及申二國實近中嶽不得謂姜氏不主崧高矣然則傳槩四岳特以明姜氏官爲四伯未嘗言此詩崧高非中嶽也應仲遠序五岳曰中央曰嵩山嵩者高也詩云崧高維嶽駿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以崧高爲中岳其說可从正義之言未免誤會傳意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正義述經曰維此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按下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智入爲周之楨幹之臣以甫申爲二人自是箋義傳意不然申呂齊許之初惟有一呂呂即甫也是有甫而後有申故經言生甫及申既申由甫出則維申及甫甫亦是申維周之幹申爲周邦之楨榦也傳言生申甫之大功不外二人

妙得經意此與殷商荆楚同知殷商荆楚爲一即知申甫不得爲二王風揚之水以甫許爲申同干此也正義以箋述傳失之詳見揚之水篇

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傳謝周之南國也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旁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如正義言是謂謝即申也按黍苗肅肅謝功傳云謝邑也此言周之南國邑與國一耳傳意以謝本周南方之一國舊有居于是者國已他徙其地空虛故宣王以封申伯因是謝人箋云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言故謝邑其意亦同子傳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陳蔡應鄧隨唐水經泚水篇註云泚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二源微小至城漸大城周迴側水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者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爲謝陽侯即其國也然則是水即謝水也又云謝水又東南逕新都縣左注泚水又云泚水又西南與南長陂門二水合其水東北出湖陽東隆山又云其水西南流逕湖陽縣故城南地里志曰故蓼國也竹書紀年曰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者矣又云其水南入大湖湖水西南流又與湖陽諸陂散水合謂之板橋水又云板橋水又西南與南長水會水上承唐子襄鄉諸陂散流也唐子陂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漢光武自新野屠唐子鄉殺湖陽尉于是地云云後漢書光武紀進屠唐子鄉註云唐子鄉有唐子山謝城故址與湖陽故城及唐子山皆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南申國在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唐縣在南陽東一百二十里當日徙居于謝蓋擇形勝之地以爲方伯治所漢荆州刺史治南陽而後魏復設東荆州刺史治泚陽其故城亦在今唐縣東以後準前謝在周時爲形勝之地可知然則謝與唐鄧距申蓋遠不得爲一地矣謝之先爲徐楚辭七諫云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王叔師註曰荆楚也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周衰其後僭號稱王也偃謚也言徐偃王修行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衆心中覺悟恐爲所并因興兵擊之而滅徐也如王叔師言則偃王舊國于謝其言周衰言楚文王順七諫之文爲說耳史記昌黎俱不言楚文王秦本紀云繆王西巡守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昌黎衢州徐偃王廟碑云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鬥其民北走彭城武源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以秦本紀及韓碑觀之則徐先居謝自繆王時已走徐城故宣王以其地封申伯傳以謝爲周之南國非無本也謝以水得名因徐先居之故詩或作謝或作徐耳

王命傳御遷其私人正義曰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又曰王命使遷其私人告其人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按孔以申國已絕家于京師故爲此說申伯由申國入爲卿士家仍在申王命遷在申之家臣往居謝邑耳王命在先城宅既成自應遷從申伯則尚由鎬至岐由岐往謝勢亦不得同行也

鉤膺濯濯傳鉤膺樊纓也正義曰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如孔言引巾車文則傳當云鉤膺鉤樊纓也謨與采芑傳同詳見采芑篇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釋傳引王肅云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當矣又引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意存右鄭非也釋器云圭大尺二寸謂之介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此鄭所用也以說文考之則不然說文云瑑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首瑒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玠字註獨不言尺寸則大圭乃是通詞書顧命賓稱奉圭兼幣無介字許用孔氏古文引作介圭彼諸侯享王之圭得稱爲介則朝王之圭亦得稱介春官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而韓奕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韓侯爵圭應七寸得稱介圭是則介圭之名通于五等故傳以介圭作寶訓爲瑞也子雍述毛以桓圭九寸爲圭之大者猶洛第二義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錫介珪以作瑞正用毛此傳

往近王舅傳近巳也箋云近辭也正義釋箋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巳以爲辭也按說文作迅讀與記同釋文云迅音記是陸經本作迅故音記如孔言則正義經本作近故云不復得與之相近或欲據說文改作迅轉與正義原本不合字有當仍其誤者此類是也

王餞于郿傳郿地名箋云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正義曰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于郿也按箋以岐周爲大名實即郿耳周自大王王季居岐山下中水鄉之周原至文王漸徙而南皇矣篇所謂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也彼箋云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己德勝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云云不明言其地名以此經觀之其即郿乎今陝西鳳翔府郿縣在渭水南古郿地在渭水北側近渭水以亦在岐山之南故統號岐周時宣王省方在郿非自岐遣之而餞之于郿也江漢于周受命經無郿字可云在岐然言自召祖命召祖謂召康公奭也康公食采于召水經渭水篇註云雍水又東逕召亭南世謂之樹亭川蓋邵樹聲相近誤耳亭故邵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後漢郡國志曰郿縣有邵亭謂此也召祖在郿則江漢于周受命亦謂郿矣二正之文未有言宣王至岐者吉日漆沮毛傳謂漆沮之水則在漢馮翊鳳翔石鼓或以爲文王或以爲成王而昌黎詩云宣王奮起揮天戈又云蒐于岐陽騁雄駿以爲宣王獵碣殆據此詩及箋蓋巳省岐陽則順時蒐狩亦禮之所有也

以峙其粻箋云粻糧正義曰粻糧釋言文按粻與糧通說文餱字註引周書峙乃餱粻今書作糗糧是粻與糧通說文米部無粻字徐鉉新附有之然餱字註及糗字註中皆有粻字又見于詩爾疋或米部偶脫耳峙釋文作時云本又作峙直紀反爾通正義以俗本作時爲誤其實儲峙當作偫說文儲云偫也偫云待也从人从待徐音直里切峙與時皆假借也

申伯番番傳番番勇武皃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箋云申伯之

皃有威武番番然毛以下經言文武是憲則申伯兼有文武故以番番屬虎賁之士鄭以下章言申伯之德此章當言申伯之威故易傳言申伯之皃有威武明指申伯之身傳箋別矣正義同箋于傳失之

皇清經解卷三之百零九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百一十　南海陳劭　番禺金錫齡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著

蕩之什下

烝民

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按據按正義以樊在畿內故疑不得稱侯毛意不然也傳記言樊者有四隱十一年繻樊莊二十九年樊皮僖二十五年陽樊昭二十二年樊頃子杜元凱註無一言及于山甫而史記晉世家註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晉語倉葛曰陽有夏商之嗣與樊仲之官守焉此一說也水經沔水又逕平魯城南註曰城魯宗之所築也東對樊仲山甫之所封也沘水篇註引司馬彪曰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廣韻樊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樊後因氏焉今在南陽此又一說也史記周本紀張守節正義曰毛萇云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兖州瑕邱縣西南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也此又一說也漢書杜欽傳註引韓詩言仲山甫封于齊瑕邱近齊張守節正義得之晉語謂陽有樊仲之官守司馬彪謂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皆指其子孫而言顧氏春秋大事表謂陽樊東遷後仲山甫子孫所封後徙于河南其說是也瑕邱非畿內故可稱樊侯然如張守節所引安知毛傳原本不作樊穆仲乎陽樊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地瑕邱今山東兖州府滋陽縣地樊城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地

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云儀匹也釋文云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曰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如孔言則正義本與釋文本皆作我義圖之今汲古閣本校書者依鄭箋誤改也當仍作義乃合正義原本

愛莫助之傳愛隱也箋云愛惜也正義曰愛隱釋言文按爾疋作薆正義不言字異則唐爾疋本有作薆者也說文艸部無薆字竹部箋云蔽不見也人部僾云仿佛也引詩僾而不見二字之訓皆有隱義廣韻薆僾二字註皆云隱也愛卽薆僾之省文故傳訓爲隱說文愛云行皃㤅云惠也箋云愛惜字本作㤅隸書㤅愛通故不曰愛當作㤅也

仲山甫出祖傳言述職也箋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正義曰既言在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于國門而爲祖道之祭按祖與下徂齊同古文作且訓往故傳云述職毛意以山甫爲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此行自述其卿士之職及已在道乃奉王命城齊與召伯奉命專爲城謝者不同正義謂既受王命將欲適齊非毛意矣

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按齊世家本缺一代若于哀公上加一代則獻公可當宣王詳見齊譜惟史記稱太公都營邱營邱卽臨菑也胡公徙薄姑獻公復都臨菑而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杜預註曰蒲姑氏殷周之閒代逢公者昭九年傳詹桓伯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預註曰樂安博昌縣有蒲姑城服虔曰蒲姑齊也商奄魯也水經濟水篇註曰濟水又徑薄姑城北後漢郡國志曰博昌縣有薄姑城地里書曰呂尚封于齊郡薄姑薄姑故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如彼諸文是太公初封卽都薄姑此傳云去薄姑而都臨菑毛意謂至是始由薄姑徙都臨菑異于史記矣博昌爲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地距臨菑五十里在太公初封百里之內而沂州府屬莒州亦有薄姑則成王時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遷奄君于此水經濰水篇註曰靈門縣有高原山浯水所出其水東北徑姑幕縣故城東故薄姑氏之國也姑幕故城在今莒州界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孔安國註曰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又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孔安國註曰周公徙奄君于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如書序是奄君遷于薄姑而酈註引闞駰曰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是以地里志曰或言薄姑也此說非是計奄君遷此不久國除故春秋初莒子自介根徙都莒齊終春秋不能有莒何得太公時已封薄姑孔傳及鄭書序註言薄姑齊地者據漢初三齊言之耳若然薄姑有二地而薄姑之君豈應有二竊嘗以事勢推之奄本居曲阜薄姑本居博昌二人皆紂黨武王誅紂徙奄君于淮水上徙薄姑于姑幕而以其故地封齊魯武王崩二人遂誘祿父及書傳曰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酌罪之輕重誅薄姑而赦奄君至成王卽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翦滅之乃徙新立奄君于姑幕如此則左傳書序漢志及服孔之言一一皆合此傳云去薄姑亦當謂博昌薄姑非姑幕薄姑也薄蒲亳三字通

韓奕

序箋云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正義釋大夫韓氏據桓三年左傳服虔註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又謂引史伯者證幽王之時韓猶在也皆非箋意按史記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于韓原曰韓武子索隱曰按左氏傳云邗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于原曰韓武子

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于韓原卽今之馮翊韓城是也如小司馬說武子非桓叔之子此箋但云韓氏不云韓萬言故大夫者謂韓故時大夫其意亦以此大夫卽韓苗裔與世家同春秋戰國時晉與而韓繼引鄭語者以此大夫之後爲六國韓王諸史伯之言驗耳

有倬其道傳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按禹除水災定田賦所以養民宣王平大亂建侯伯所以靖民倬然著明之道傳指宣王能繼禹功也箋以有倬句屬韓侯故云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諸侯傳箋不同正義合而述之誤也

韓侯受命傳受命受命爲侯伯也以經言因以其伯故傳言爲侯伯經先受命而後來覲傳依經爲訓也箋云受王命爲諸侯不言侯伯次章箋云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如箋則首章爲初受諸侯之命尚未命爲侯伯直至卒章始言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傳箋義別矣正義述經于此句亦用傳侯伯之義非箋意也繼世而立列國之常然觀春秋諸侯有錫命有不錫命則錫命者爲榮故箋以受命爲諸侯爲顯其美也

以其介圭箋云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正義曰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界畧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幷州韓屬幷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按梓下箋云梁山于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鎭所望祀焉下卽云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已明言韓在夏陽引黑水西河明韓國在雍州引璆琳琅玕明大圭爲雍產不言雍州初無義例孔謂韓實在西河而非雍州豈以漢夏陽之地非周之雍州耶職方正北曰幷州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漚夷其浸淶易初不言河漢地理志曰周監于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幷校其地勢幷在冀州之北與雍分河水爲界夏陽在西河之西不得爲西河豈幷州在西河之東反得稱西河耶孔以經言奄受北國疑韓亦在北故以幷州當之不知經言北國正謂雍州之北耳詳見後條

炰鼈鮮魚箋云炰鼈以火熟之也正義曰按字書炰毛燒肉也缹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燥煑曰缹然則炰與缹別而此及六月云炰鼈者音皆作缹然則炰與缹以火熟之謂烝煑之也按說文炮云毛炙肉也周禮地官封人毛炮之豚鄭註云爓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小雅瓠葉炮之燔之傳以毛曰炮正義謂此述庶人之禮當是合毛而炮之是炮之爲訓原兼去毛合毛言也禮記內則炮取豚若將鄭註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禮運以炮以燔註炮裹之也此箋言以火熟之何知不是塗裹燒之而必謂烝煑之乎瓠葉傳言以毛曰炮所以別于燔炙此及六月鱠鯉鮮魚俱是生食炮爲熟食其義易明故毛不發傳箋言火熟對魚之生食而言蓋炮與炰通漢書律秝志炮犧氏之王天下也顏師古註云炮與庖同庖人治之則塗裹烝缹皆兼之矣鮮當讀如斯爾疋釋言斯離也斯離其魚卽是作膾正義謂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爲韻恐非也

維筍及蒲傳筍竹也蒲蒲蒻也箋云筍竹萌也蒲深蒲也正義曰言筍竹蒲蒻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畧耳按陸璣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月九月生此說非是竹春冬有筍春賤而冬貴吳都賦云苞筍抽節劉淵林註曰苞筍冬筍也出合浦其味美于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說文云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正指冬生之筍而言說文又曰筍竹胎也然則三時竹胎通謂之筍冬月所生專謂之竹筍之外裹爲箁箬許所謂象形象筍之形書顧命敷重筍席孔傳筍箬箬是也竹卽是筍毛訓筍爲竹其義古矣箋以竹爲大名故易傳爲竹萌言筍是竹之所萌生也釋艸云簢箭萌專謂箭竹之萌正義引釋艸云筍竹萌或孫炎本爾疋如是然與傳毛義殊也說文蒲水艸也蒻蒲子也藻蒲蒻之類也藻與蒲蒻別矣箋言深蒲卽藻之省文非謂蒲蒻入水深也正義以筍竹爲竹萌以蒲蒻爲深蒲同傳于箋兩失毛鄭之意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按首章王親命之毛鄭俱無釋如箋義先入覲而後受命則爲親命韓侯如傳義先受命而後入覲則韓侯尙在其國不得云親命矣上下契勘乃知此章言蹶父相攸實爲首章補序蓋銜命必有卿士常武王謂尹氏傳云掌命卿士是也蹶父爲王卿士則親命者命此蹶父汲郡古文云宣王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與此經合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按下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又云合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王畿謂鎬京也鎬京北面爲今陝西榆林府邊牆外地是鄭以韓城在雍州而撫柔雍州界北蠻服之國正義謂韓爲幷州牧者非矣毛于韓城無釋但韓受北國其治所當在北方水經聖水篇註引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肅以燕師爲燕國之民故爲此說然申伯國申而爲侯伯則居于謝同在豫州韓侯國韓其爲侯伯治所亦應在雍州此經韓城當以六月毛傳釋之六月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云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夫鎬爲九原方爲朔方詳見六月而焦穫又在鎬方之外乃玁狁諸國出入之要路韓之先祖居其地以撫柔百蠻則韓城之在焦穫審矣

因時百蠻傳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箋云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傳以因時爲長是箋以因時爲時節傳箋不同正義以鄭述毛誤也

其追其貊箋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正義釋箋作獫夷云定本集註皆作玁狁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爲玁狁當仍作夷乃合正義原本水經註引此箋亦作獫夸也鄭言追貊東遷明周時爲北國說文貊作貉云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又貔字註云豹屬出貉國从豸毘聲詩曰獻其貔皮周書曰如虎如貔貔猛獸以貉爲北國鄭註周禮以九貊爲東夷又以爲東北夷據漢時言之耳正義謂貊者夷之種分居于北與箋義相違非鄭意也

江漢

淮夷來求傳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正義曰春秋時淮夸病杞齊桓公東會于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略是淮夸在東國又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按春秋僖十六年會淮

誅鄫非爲病杞自是偶有不照惟引東略以證東國而淮夷所在仍未明也傳言東國言在淮浦是明有其國邑今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卽漢之淮浦縣漢屬臨淮郡後改屬廣陵郡故水經云淮水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註引應劭曰朁側淮瀆故受此名淮水正在縣南然則安東卽淮夷召公所伐在淮北矣

經營四方箋云召公旣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按此爲經之二章言經營四方四方旣平三章言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四章至卒章皆言錫祉召伯之事惟首章來求來鋪言伐淮夷耳是召公自此役而後尙有許多勛勞序言興衰撥亂者指此正義謂經六章皆命召公平淮夷誤也

于疆于理箋云于往也于於也正義曰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集註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如孔言是正義本無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此六字是述定本集註之言校書者誤以爲孔道定本集註輒爲增入按箋云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經界修其分理止訓于爲往正義述經云往正其疆界往修其分理釋箋云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爲往是正義原本止有于往之訓無于於二字也删之乃合

來旬來宣箋云旬當作營宣徧也正義曰宣訓爲徧旬不宜亦訓爲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旬謂勤勞于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于徧理按旬營二字隸書篆文俱不相類孔言殆誤旬之得爲營者爾疋釋言云洵均也桑柔其下侯旬傳云旬言陰均也是旬卽洵字邶風擊鼓于嗟洵兮釋文云韓詩作夐說文云夐營求也从旻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夐求得之傳巖巖穴也徐鍇曰人與目隔穴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今書序及史記殷本紀夐求俱作營求是古者旬洵夐營四字音義互通故得爲營也

常武

正義曰此經淮浦非淮夷徐國非春秋之徐子其說是也江漢經無淮浦而毛傳言淮夷在淮浦鑿之東國其爲今之安東無疑此經淮浦在徐國之上必非江漢毛傳之淮浦故孔以爲非淮夷也鄭于仍叔家父及譚韓諸國皆引春秋內外傳以明之此經徐國闕焉故孔以爲非春秋之徐子也但淮自發源至海其可名淮浦者多據禹貢徐州爲國當亦不少經所謂淮浦徐國者果安在乎汲郡古文云宣王六年王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彼次淮卽詩淮浦彼徐戎卽詩徐國春秋僖十六年經會于淮杜註云臨淮郡左右是淮浦卽臨淮也漢志臨淮郡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縣縣卽春秋時徐子之國爲今安徽直隸泗州地伐徐戎而次于此明徐戎之國卽在其東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徐戎爲魯東之戎與淮夷鄰近同在安東可知泗州去安東二百八十里王師旣服淮浦諸國宜徐戎驛騎聞之不戰而自屈也王猶允塞箋云兵雖臨之尙守信自實與紀年言次于淮合淮浦爲臨淮徐國爲徐戎傳箋所未言然古文不可廢也經不稱徐戎而稱徐國者已服王化所以進之春秋時有北戎尤姓之戎揚拒泉皐伊雒之戎茅戎犬戎驪戎其無名號專稱戎者如隱公時會潛盟唐皆魯西南之戎獨不見徐戎意宣王此役面後革面洗心旣與中國無異所以至春秋而不復見與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王命南仲于大祖皇父爲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嚳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正義引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于后稷大祖之廟者孔意以孫言爲然按白虎通云封諸侯于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王制曰爵人于朝與眾共之也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禮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大祖又曰天子遣將軍必于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于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此言于祖廟命遣之也如白虎通引此詩是南仲在宣王時後漢之初諸儒已同毛說而命于大祖禮有明文孫氏之評未爲得矣

徐方繹騷傳繹陳騷動也箋云繹當作驛又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按傳言王舒徐安行匪繼以遨遊將于徐方陳旅以恐動之也周頌載芟驛驛其達釋訓云繹繹生也二字本通故箋以繹爲驛正義述毛云故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是以箋傳遽之義爲毛義也恐不然

如震如怒箋云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釋文云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正與箋合是鄭作箋時經字作而也正義述經云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孔所據經字作如故述經如此不言箋異其所據箋亦作如也今本箋兩而字不知誰所校定雖而與如古字本通然必改作如乃與經合

鋪敦淮濆箋云敦當作屯釋文云敦王申毛如字厚也正義釋箋曰敦訓爲厚于義不協故破之爲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按邶北門傳訓敦爲厚施之此經誠爲不協然行葦敦訓聚兒安知毛意不以爲聚乎訓聚則與箋讀爲屯者一矣揚子雲甘泉賦云敦萬騎于中林兮李善註敦與屯同故鄭謂當作屯

仍執醜虜傳仍就正義曰釋詁云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按釋詁仍有三訓厚也乃也因也無訓就者釋文云仍本或作扔說文仍扔俱訓因而別有㧊字云就也从手因聲傳讀仍爲㧊故訓爲就耳

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摯如翰箋云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正義曰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按說文翰云天雞赤羽也从羽倝聲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鷐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今周書云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當从許所引爲是）是翰爲鷐風秦風鴥彼晨風傳云晨風鸇也說文鸇云鷐風也是翰爲鸇故傳云摯而箋言豪俊矣正義統云鷹鸇之類疏也

瞻卬

譖始竟背箋云譖不信也正義曰讒譖者皆不信之言故以譖爲不信也按釋文云譖本又作僭子念反是鄭箋詩時經文作僭故訓爲不信也巧言僭始旣涵箋訓不信與此正同孔未免曲爲之說譖僭皆以朁爲聲二字本可通借是以巧言傳訓僭爲數讀側蔭反烝箋有破字之例如此經作譖鄭欲訓爲不信則必曰譖當作僭矣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傳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又云乃舍爾被甲之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正義釋傳曰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釋箋曰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按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是王子雍述毛之說正義據之以爲與奪非毛意也介字毛不爲傳當从本訓說文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朙彊介之介宣王復文武之竟土幽王承之其竟土與宣王同此舍爾介狄對下邦國殄瘁維予胥忌對丁人之云亡言天何以剌責爾乎神何以不福爾乎以王自舍置爾彊介之遐逖而惟與予羣臣相怨如是則不能至道不能致祥威儀益多不善羣臣之賢者皆言逃亡爾王之邦國雖彊介遐逖亦將盡病矣毛意當然

召旻

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疋則無之按釋詁云漮虛也釋文云郭云本或作荒荒亦邱虛之空無今本爾疋郭註惟引方言云漮之言空也皆謂邱虛耳無本或作荒四字如釋文是郭註爾疋本亦作荒殆卽某氏本矣易泰卦包荒釋文云鄭讀爲康云虛也然則荒漮一字非漮之外又有荒字正義當云唯某氏漮作荒也

蟊賊內訌傳訌潰也箋云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網羅天下衆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按抑篇實虹小子傳云虹潰也謂無角自用之言實潰亂小子此傳與彼訓同則謂王施罪罟于天下以此蟊賊之臣在內潰亂王心也箋以訌爲爭訟又謂蟊賊之臣自相讒惡傳箋義別正義合而述之誤也

皋皋訿訿傳訿訿窳不供事也正義曰說文云窳嬾也艸木皆自豎立惟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从穴音眠按今說文穴部窳云汙窬也無如孔所引之說陸氏釋文作㼌亦引說文云嬾也而說文宀部並無㼌字豈唐初說文窳字下本有此訓而陸氏誤作㼌與然說文瓜部有㼌字註云本不勝末微弱也讀若庾弱與嬾惰義同此傳窳不供事當作㼌

我位孔貶傳貶隊也箋云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按說文云㝵傾覆也从寸臼覆之寸人手也从巢省杜林說以爲貶損之貶傾覆與隊義同傳意言王位之必隊箋言犬戎伐之亦據後事見凡伯之言驗耳正義謂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夫幽王十年尚盟諸侯于太室王師尚能伐申何言與諸侯無異哉

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皃按說文僓云媚也一曰長皃長義與遂義近而潰僓聲同傳讀潰爲僓也箋作彙者古貴聲與胃聲同故喟字从口从胃亦或从口从貴鄭讀潰如謂而謂與彙通爾疋釋木云謂櫬采薪釋文云舍人引上句櫬梧來合在此句以謂字作彙是彙與謂通說文𧕬云蟲似豪豬者从希胃省聲或从虫作蝟𧕬今隸書作彙是由貴胃聲同故作彙而訓茂矣正義隨傳箋順釋無所發明故詳之

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當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按說文云顭水厓人所賓附顭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水濱非是然則毛作傳時經文是顭字故直訓里也鄭作箋時經文是頻字故鄭謂當作濱釋文載張揖字詁云顭今濱則顭是古文濱是今文毛傳自依古文非關通假徐氏謂濱爲俗字亦非頻乃俗字耳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箋云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按風始周召而風之終以周公雅之終以召公先儒多如此說則經稱召公不爲無意而此箋獨言非獨召公者周南正義論詩六字爲句引此云有如召公之臣是此句本有之臣二字故箋云非獨召公不知何時脫去正義丁此亦更不言及不可解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百一十終

南海陳詔 番禺金錫齡 覆校 靈川秦培璐 舊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百十一

學海堂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正義曰周公攝王之政營邑于洛既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于清廟而祀此文王焉又曰此言率者周公使二伯率之正義以箋成洛邑爲居攝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故爲此說序意不必然也按洛邑之作本爲諸侯以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均焉其事周公主之故序繫于周公而朝諸侯者自爲成王書洛誥孔傳謂成洛邑在攝政七年今亦無論七年六年但據洛誥論之曰王在新邑是成王在洛也曰汝其敬識百辟享是成王朝諸侯也特其所謂烝祭歲者爲封周公之後祭告文武與此祀文王者異耳然其上文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曰肇稱曰新邑所祀者非文王而何既成王朝諸侯祀清廟則率之者亦惟成王顧命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彼朝新王故二伯率之而見洛邑之祭諸侯咸在廟中主祭者率之何須復令二伯率也正義云云全違序意箋云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明祭時歌此詩矣正義曰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是謂祭後始作也書傳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箋本書傳爲說如正義祭後始作則當日周公所升歌者又是何詩如謂朝諸侯之年禮樂未作無有升歌笙閒之節是此祭禮樂未備萬事草創又何足以歎美而作詩以頌之乎亦非箋意

肅雝顯相傳相助也按作洛之年傳文不顯鴟鴞傳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毛意周公無避居東都之事則成王元年周公攝政七年成洛邑作召誥洛誥召誥孔安國傳王與周公俱至洛洛誥曰王在新邑汲郡古文云成王七年王如洛諸侯來朝是洛邑既成成王在洛此傳訓相爲助謂助成王之祭清廟非助周公正義述經曰毛以爲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傳箋不分失之

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箋云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多士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謂是能執行文王之德之人也按文定厥祥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告于文人傳文人文德之人也不必皆指文王此傳亦謂多士有文德與顯相對耳正義乃同傳于箋誤也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按傳引師說以無極釋不已故文王之德之純傳亦訓純爲大箋依中庸以不已爲無倦已故言純亦不已傳箋迥殊正義述毛曰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也同傳于箋未得毛意孟仲子學于子思其言蓋有所授中庸于純亦不已之後卽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聖人之道之大與天無極也則所謂純亦不已者亦言文王之德之大與天無極而爲周禮之所由出可知矣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與此詩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同假嘉溢愼收聚也言文王以嘉美之道戒愼乎孫惟周公能收斂之制爲六典以順文王之意凝與收一也又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與此詩曾孫篤之同篤之言成王能厚行之也敦厚與篤一也子思本此詩之意以作中庸孟仲子卽本中庸之意以釋此詩故傳依用焉傳言美周之禮則周禮已行箋爲居攝五年則周禮未作亦可以箋意述毛也

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愼按假與嘉通假樂君子中庸作嘉樂是也爾疋舍人註溢行之愼也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引作誐以溢我廣韻引作誐以謐我者假又與遐同法言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註假作遐而遐與何通詩遐不謂矣遐不作人皆訓何故左傳引作何假嘉一字而誐之訓嘉善也故說文廣韻引作誐溢與謐形相類而謐與恤通書惟刑之恤哉今文作謐哉故左傳引作恤而廣韻引作謐釋文載徐仙民云毛音謚謚字疑譌謚乃笑皃也當作謐釋詁謐溢謚愼又同訓靜是謐亦得爲愼俗書謐字多作謚傳寫誤耳

維淸

序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正義曰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于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覩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按凡樂有歌有舞歌其詩卽舞其詩詩者樂章說文䪨云䋣也舞也樂有章从章从夅从夊詩曰䪨䪨舞我是舞必依詩而舞也戴記下管象舞大武鄭于文王世子註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于祭統註云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彼大武之象用簫管吹之干戚舞之此象亦當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服虔註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註曰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雖所解不同要有舞有曲則舞此詩可知如正義言成王時乃作此詩則當武王制之名爲象舞所舞者何詩而成王所奏者又是何詩乎如謂武王時本無詩則未有樂而無章者如謂武王時有詩至成王時更作又未有周公而敢輕易武王詩者謂爲成王時作義實難通箋言武王制焉知鄭意詩樂並制矣

肇禋傳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按生民以歸肇祀傳云始歸郊祀也周之祭天自后稷繼矣此經之禋如爲文王祭天不應言肇尚書禋于六宗固爲天神而我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宗廟亦得稱禋說文云禋潔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禋兩訓皆無祭天之義是禋乃祭祀通辭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爾疋是類是禡師祭也出而征伐有三祭通禡爲四然則禋者包四祭而言傳訓爲始言始禋祀而征伐義不繫于祭天也鄭于生民言二王後得祭天至文王時已非二王之後故言受命始祭天而枝伐傳箋不同所宜別白正義以箋述毛非也

維周之禎傳禎祥也按陸氏釋文經作祺云音其爾疋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曰禎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祺定本集註祺字作禎如孔言正義經文作祺校書者依定本集註云二也行葦壽考維祺傳云祺吉也此經如作祺傳不應別訓惟作禎乃訓爲祥釋言祺祥也祺吉也而說文云禎祥也祺吉也从毛傳不从爾疋則經文作禎爲是然必改作祺方合正義原本

烈文

序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按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序皆言嗣王此序獨言卽政不言嗣王則是周公歸政明年卽政也箋言新王又言告嗣位則是武王崩之年卽政也序箋不同正義一之又言箋意于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爲重故舉諸侯以總之于夏作序但知有諸侯助祭耳不能預知箋意有卿士未可強爲牽合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傳烈光也文王錫之正義曰文王是周之創業之王文王造此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爲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按傳意于無封靡于爾邦句始言武王此指文王時言文王爲西伯得以天子命黜陟諸侯今來助祭者皆文王之所不黜者也卽戡黎伐崇而黎崇二國尚見于春秋之世皇矣是致是附傳曰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以此言之文王之錫祉福也多矣

天作

序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窋正義以此爲時祭四親廟及后稷故以后稷爲先公因謂箋欲明諸盩等皆爲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諸盩等爲先公按經無后稷序何緣以后稷爲先公鄭于天保箋云后稷至諸盩中庸註云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卽諸盩一上一下同數后稷司服註云不窋至諸盩此箋云諸盩至不窋一上一下皆不數后稷或數或不數初無義例孔於天保正義論之詳矣何又以此箋不數后稷爲有義例鄭自解鄭之先公非謂序之先公有諸盩以上至不窋及后稷也經惟有先王而序必言先公者蓋以此爲合祭大王文王于岐山下之詩春秋昭四年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蒐汲郡紀年曰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是成王巡狩至岐江漢于周受命

箋云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正義曰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爲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爲別廟焉如彼正義是岐有先王廟成王巡守至此以大王始遷岐文王自岐受命故祫祭二祖于大王廟而歌此詩亦猶至洛邑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焉綿詩古公毛傳訓爲豳公序之先公謂大王矣正義引或說以此詩爲祫祭其說不知何如若謂毀廟未毀廟俱祭則此經惟有大王文王其說誠非宜爲正義所駁若云祫祭大王文王何可非耶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于高山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正義述經曰大王居岐修其道德使興雲雨長大此天所生者卽陰陽和起其能長大之如正義則傳中安字誤當云能大天之所作乃與訓荒爲大合箋申傳亦言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也檢各本傳文俱作能安其誤已久當亟改正

彼作矣文王康之箋云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正義曰此作矣卽綿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于茲故云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按天作傳作生也天生萬物于高山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此作字不更發傳同上可知傳意言彼大王能大天之所作矣文王復能安天之所作也正義以築作宮室述毛未得傳旨岐有夷之行傳訓夷爲易言岐邦之君有夷易之道乃當作民之往岐者說耳

昊天有成命

序郊祀天地也正義曰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註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于二至之日祭之于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註云元謂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以蒼璧禮天註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如禮註北極卽昊天上帝此經言昊天正是冬至圜丘之祭而序謂之郊者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又曰於郊故謂之郊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邢疏載孔傳云郊謂圜丘祀天也然則于南郊爲圜丘故謂之郊郊丘一也箋以昊天爲天大號故正義爲此說傳不釋昊天以昊天卽昊天上帝經文自明當同序義

成王不敢康毛無傳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正義引周語而斷之曰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修已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孔據韋昭斷爲文武昭言卽取此箋非有別據按之周語亦未有以見其必非成王身也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卽全引此詩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又曰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如周語之文明言成王身矣成王猶存而得稱其謚者周書酒誥馬融本成王若曰註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衞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从故曰未聞也生稱成王馬融不信然其說非全無本伏生書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尙幼矣史記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是漢初諸儒皆謂生稱成王與外傳及此詩合噫嘻成王傳謂成是王事而此不爲傳其義當謂成王之身正義以無迹可據同之于鄭誤也

夙夜基命宥密傳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箋云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按周語曰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于寧以命宥爲信寬非首句昊天有成命之命傳訓一依周語其解亦當從之正義曰早起夜臥始于信順天命不敢解倦仍以命爲天命非毛意也命令俱从卪卪瑞信也故命得爲信

我將

維羊維牛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正義引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 明配者與天異饌謂天用特牛配者用太牢又引羊人釁積共羊牲註積柴祭天謂祭司中司命之等乃有羊其說辨矣然郊特牲言帝牛偶不及帝羊羊人註明謂祭天未嘗言祭司中司命如鄭以祭天無羊箋必辨之今此箋不言是鄭亦以祭天有羊也史記封禪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之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又曰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祭天太牢史記與此經合未可專據小戴自加葛藤矣

維天其右之右之訓助常訓也毛無傳則當與彤弓右之饗之同彼傳云右勸也傳意言我大我享獻之禮維有羊焉維有牛焉維天在上其以此右勸之乎下二句右乃當訓助以文是既右與上句不同右卽右助以典傳意言我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伊我大道之文王既右助我以典我其以此饗獻之乎嘏字毛無傳然釋文云毛大也是本有傳誤脫王子雍謂天大文王之德正義以箋義右助王義天大述毛恐非毛意

時邁

序巡守告祭柴望也箋引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正義以鄭爲誤引又以後箋來安百神望于山川証之益知引書不應有徧于羣神一句非也按鄭以經有懷柔百神故并引上文以俱是書詞不復分別非謂書望秩于山川下有此一句也後箋云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其至方岳二句釋經懷柔句以序言告祭柴則是至方岳而告至祭昊天而焚柴燎也百神統于天神祭天所以安百神是鄭以經懷柔句應序中告祭柴三字而此序下箋引徧于羣神亦此時事也望于山川二句釋經及河句鄭以懷柔句內已包岱宗故以此嶽卽山河卽川尊卑祭之以應序中望字正義釋箋曰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王爲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于山川堯典云望秩于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徧于羣神句也正義以百神卽山川故釋箋增一謂字不知百神河嶽經分爲二由百神而及河嶽故曰及如孔言百神卽山川經言河嶽

足矣何爲必言百神以此知百神之言爲昊天之神與天所屬之神不兼山川序下箋必當有徧于羣神句乃能與經相應正義云云已非箋意亦背經文不可從也

及河喬嶽傳喬高也高嶽岱宗也箋云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按傳以喬嶽爲岱宗則懷柔百神爲祭天以安百神而河岳皆爲望祭般之高山傳以爲四嶽則四嶽已有岱宗而墮山喬嶽不過岱宗旁稍高之山與此喬嶽不同箋于懷柔句補方岳則及河喬嶽爲望祭之山川以般頌上言高山高山已爲四嶽則墮山喬嶽不得復爲四嶽故般箋云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祭之是鄭以兩經喬嶽皆非岱宗也傳箋不同正義未能別白疏也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傳夏大也箋云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正義引鄭春官鐘師註辨肆夏非時邁當矣然以夏爲樂歌之大自是箋義傳意不然春秋宣十二年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以保大爲武王七德之一又曰暴而不戢安能保大是大字卽指戢戢載櫜及求德而言杜元凱于我求懿德三句註曰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杜言保天下自依左傳爲說而以大字承息兵求德而言則本毛此傳傳蓋言戢干櫜弓又求美德之士而其德遂于是而益大信乎王能保其德之大也必知傳意如此者明昭有周傳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息兵求德皆已然之事遂于是大卽是知其未然信王能保卽是昭然不疑傳意上下自相申成最爲明白正義述經同毛于鄭失之

孔引宣十二年左傳武王克商作頌斷此篇爲武王事又引外傳周文公之頌斷此篇周公在成王時作周公相武王定天下武王巡守當時亦可作詩而孔必謂成王時者泥于太平而後頌作武王身未太平故也按說文云頌皃也从頁公聲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以盛德而形容之故用容皃字此雅頌之頌六詩之一體有詩則有頌故鄭于豳風七月亦分其樂成功者爲頌武王已爲聖人非無盛德成功可告神明何不可作頌之有其經典言太平而後頌聲作者乃是民間歌謠字當作訟說文云訟爭也从言公聲一曰謌訟是也其後專以訟爲爭訟之字而謌訟之字通用頌謌訟之聲太平後起自屬成王之時而詩頌之體亦必以爲成王時作頌訟不分其戾經旨也大矣

執競

序祀武王也箋云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按此乃陸氏釋文語誤刊作箋當正之

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箋云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正義釋傳曰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按陸氏釋文云大功本或作天功然則傳言成天功而安之之字指上帝天下未定卽上帝亦爲之不寧武王成其功而安之上帝所以嘉美也初無成安祖考之意序言祀武王下鐘鼓磬筦威儀醉飽自說武王廟中祀禮耳箋以下有鐘鼓磬筦之等當爲武王之祭其先故云成安祖考然箋意亦不過言紂時大亂未平祖考之心不安武王成功而安之亦無武王祖考冀成王業之意孟子云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說大王心事如青天白日何嘗希冀王業之成乎正義云云兩失毛鄭之旨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正義曰喤喤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按箋言八音克諧正義顧箋爲解傳不必然經磬筦承鐘鼓之下當謂笙入立之時故傳言集集卽就也謂入而就于堂下或縣間也說文引此詩作磬筦蹩蹩訓爲行皃亦指樂工入立而言蓋用毛氏古文義也喤喤是小兒泣聲此喤當作鍠廣韻鍠云和也用毛傳樂也用爾疋鐘聲用說文也又正義述經云其聲鏘鏘然豈孔所據經本作鏘鏘故云與喤喤俱是聲與如經作鏘鏘傳何緣得訓爲集殆校書者見正義云俱是聲改作鏘鏘當正之

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皃正義釋傳曰箋以反反爲順習之皃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按鄭正讀傳難字爲重難故易爲順習正義乃合而一之非鄭意隰桑云其葉有難傳云難然盛皃此傳以反反爲難傳意當謂威儀之盛威儀已盛自必重難義原可通然不如以傳義釋傳之爲得矣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戢訓聚那訓多難字無訓其義亦當謂盛彼難與此難釋文皆無音非也當如隰桑難音乃多反

思文

序后稷配天也正義曰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時邁序下正義曰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爲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既興頌聲咸作周公采民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爲之按皆讀訟爲頌故有此失說詳上篇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傳牟麥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按箋以貽爲貽我武王傳義異是上立我指謂成王時此貽我當同之傳意言后稷立我眾民得復其性莫匪于爾后稷得受天之中后稷貽我以天來之牟麥民得遂其生實帝命用以育養我眾民也成王時禾麥大熟尚書有嘉禾歸禾之篇而周書嘗麥解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又曰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富是成王時麥熟之驗正義述經以毛亦爲武王時恐非傳旨毛在焚書前不得知有今文泰誓也傳不釋來字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麥二夆（从正義引）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一麥二夆二句解瑞麥天所來也二句解名來之意是來爲天來非麥也故傳惟言牟麥釋文引廣雅云麰小麥麰大麥分來牟爲二非傳意麥自有名來者其字當作秾說文云秾齊謂麥秾也从禾來聲而來字註云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言此詩來牟當作來字不當作秾字也解說文者誤認來爲麥借爲行來之字以說此詩全乖經意矣

陳常于時夏箋云陳其久常之功于是夏而歌之毛無傳當同時邁言民沐后稷之德無有疆介則后稷陳久常之道于是大矣大字卽指無此疆爾介言不得與箋同也

毛詩紬義　嘉應李庶常黼平著

臣工之什

臣工

嗟嗟臣工傳工官也公君也箋云臣謂諸侯也按傳以公爲君則公卽諸侯而臣工爲諸侯之官不訓臣者臣工常語人所易曉也箋以臣爲諸侯則工爲諸侯之卿大夫而公爲君之事傳箋別矣正義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愼于汝在君之事是合傳箋而一之也

嗟嗟保介箋云保介車右也又曰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正義謂諸侯朝天子應唯上相入廟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者諸侯將歸召入而戒之按諸侯車右多大夫爲之如春秋傳言步毅御苔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皆非尋常勇力之士容可召入廟中戒之然如此則是惟戒其臣轉置諸侯於度外矣烈文無封靡于汝邦直勑諸侯此序言遣于廟亦當召諸侯而遣之而作詩以保介爲詞亦猶出車命將率而詞及于僕夫耳

奄觀銍艾傳銍穫也正義曰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按銍旣是田器又訓爲穫解終費力釋文引小尒疋云截穎謂之銍截穎卽穫也此解近之禹貢甸服二百里納銍孔安國傳曰銍刈謂禾穗彼銍與總秸粟米並稱不爲鐵器禾穗是已穫之禾故此傳訓爲穫然良耜穫之挃挃傳云挃挃穫聲也釋訓云挃挃穫也說文云挃穫禾聲也挃與銍俱珍栗切毛葢讀銍爲挃以其音義同也

噫嘻

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正義謂噫嘻皆是歎聲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敕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敕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敕之按釋文云嘻音僖毛云噫歎也嘻和也如正義則傳作敕今汲古閣本依釋文改作和也說文無嘻字有譆字玉篇譆云敕也正用毛此傳是六朝舊本毛傳作敕故正義從之自當仍改作敕乃合正義原本但以經義論之則作和爲當臣工是遣諸侯故嗟嗟爲敕此〻祈穀於上帝噫嘻之文在成王昭假之上卽率時農夫亦天子自率之無所用敕釋文音噫爲僖易婦子嘻嘻本或作喜喜僖與喜皆訓樂和亦樂也傳意言噫乎時之和也我成王成是王事昭格于上下已有然矣今率是農人種其百穀將以祈膏雨於上帝也爾字毛無傳箋云其德已著至矣以矣字代經爾字說文云尒詞之必然也从入丨八八氣象之分散然則經字當作尒作爾者聲同假借也

率時農夫箋以農夫爲主田之吏正義曰文承成王之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畯農夫也畯卽豳風小疋及春官籥師所云田畯者也田畯主典田之官而爾疋謂之農夫故知農夫是典田之吏也按以農夫卽田畯義自可通傳意不然豳風田畯傳云田大夫也甫田食我農人傳云農夫食陳而農夫之慶農夫克敏及此農夫皆不發傳則毛意田畯農夫別農夫卽農人下文爾私爾耕皆指此農夫國語曰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庶人卽農夫何言田農之夫非王所率正義述毛亦云率是典田之官非傳意也

振鷺

于彼西雝傳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正義曰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彼耳無取于西之義也按說文云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說文作城池此从廣韻引）者从川从邑廣韻云雝與邕畧同又雝奴縣名在幽州水經云四方有水曰雝不流曰奴靈臺於樂辟廱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水旋邱卽四方有水然則雝者雝水而成說文云巛害也从一雝川春秋傳曰川雝爲澤凶是雝一爲澤而辟廱所以稱澤宮也箋言西雝之澤正以雝爲辟廱辟廱宮在西郊故曰西雝韓詩薛君章句曰鷺絜白之鳥西雝文王之雝也言文王之時辟雝學士皆絜白之人也是韓詩以西雝爲辟雍鄭義同之正義泛指水澤非也如傳義雝當作邕如箋義雝當作廱雝雍皆假借也

亦有斯容箋云興者喻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來助祭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義曰以鷺鳥之白興客之威儀所云絜白之德卽鷺鳥之容也又曰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絜白之德也按德性在內威儀在外箋分兩層鷺鳥白故以喻德性鷺飛行有序而陳風植其鷺羽舞者持以自障爾疋鷺舂鉏郭注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是其羽又可用爲儀故箋言威儀之善如鷺然非以威儀爲絜白也

豐年

序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正義曰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于祖父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于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于報故也按那與烈祖經有烝嘗何以義不取于報此經無烝嘗何以意反主于報豈周人有孝子之情而殷人獨無乎其說皆不可通載芟言春祈社稷良耜言秋報社稷此序惟言秋冬報則非祈報之報也魯語展禽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又曰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如魯語禘郊祖宗之外別有報祭以祀祖宗有大功德于民者成王時大王尙在四親廟高圉廟毀久矣而汲郡古文云成王七年冬王歸自東都立高圉廟與魯語之言合以周頌考之昊天有成命祭天圜丘所謂禘嚳也思文后稷配天所謂郊稷也我將明堂享帝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此經有祖妣而序言報其爲報祭高圉大王之詩審矣后稷豐殖百穀二王帥之故經陳黍稌積億以明其功祭用秋冬取物成也不言所祭之王者思文言后稷我將言文王而不及武王昊天有成命當有帝嚳噫嘻當有后稷序皆不言或及或不及初無義例且報爲一代之典祀言報已足以明之也四時當烝非可言報箋云報謂嘗烝是鄭亦以爲四時外別有嘗烝矣

豐年多黍多稌傳豐大稌稻也箋云豐年大有年也正義釋箋曰年之豐孰必大有物豐訓爲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按

說文云秊穀孰也从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秊稔穀孰也从禾念聲春秋傳曰鮮不五稔烌禾穀孰也从禾𪏰省聲秊與稔烌一例豐訓爲大年訓爲孰豐年二字卽大孰二字春秋書有年者有孰也書大有秊者大有孰也箋據春秋申傳初無二義正義讀年爲年歲之年則此傳豐年爲大年魯頌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爲歲其有大年皆不可通矣

萬億及秭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正義曰今數爲然是唐時數如此也然數萬至萬曰億者謂由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至萬萬爲億也則數億亦當由一億十億百億千億至萬億而爲秭是以定本集註及陸氏釋文皆作數億至萬曰秭說文云秭五稷爲秭从禾𠂔聲一曰數億至萬曰秭說文詩用毛氏古文其後一訓當據毛傳爲說此傳作數億至萬曰秭爲合

有瞽

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正義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又據經鞉磬柷圉簫管之屬爲周之樂器無他代之樂按凡樂有器一器不備不可成樂器不待合而自無不合者也柷圉鞉磬見虞書商頌夏笥虡殷崇牙見明堂位亦不可謂無他代樂器也但器雖他代所同而箋言合諸樂者實非他代之樂何則他代之樂他代聖人作之不假周公始作序言始作樂則是周樂而合亦惟周樂矣酌頌序下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後乃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據此則凡樂始成而告告然後奏至是又合大武象舞及清廟而下諸樂而奏之也正義于周頌三十一篇皆是詩人見周公成王行此事述此詩是詩非樂旣詩樂分而爲二而周家一代止有文之象舞武之大武不可以言諸樂故捌而爲合諸下器顯與箋相戾不可从也正義曰定本集註直云合于祖無大字此大祖謂文王也文其述經作合于大祖釋文作而合乎祖也今汲古閣本依釋文當改依正義原本作而合于大祖也

應田縣鼓傳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之旁應鞞之正也舊轉字誤變而爲田正二釋傳曰應已是小田宜爲大故曰田大鼓也釋箋曰古有名朄引導鼓故知田當爲朄又爲朄以柬爲聲聲旣轉去柬惟有申在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按盞臺賁鼓維鏞傳云賁大鼓也此以田爲大鼓字異訓同明其相通賁卽鼖釋樂云大鼓謂之鼖說文云鼖大鼓謂之鼖鼖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从鼓賁省聲孟子曰塡然鼓之兵刃旣接塡與田通釋名云田塡也是田然爲鼖鼓之聲賁以其形田以其聲田鼓卽賁鼓故曰田大鼓非以應已是小田宜爲大也箋以周禮有應有朄故謂田當爲朄朄以柬爲聲與田聲近而朄字與陳字形又相類聲轉而字誤作陳陳田一字齊陳成子亦爲田成子故又變而爲田申字篆文作𤰞古文作𢀳籀文作𦥔毛詩本古文如正義說去柬存𦥔縱復去上下亦不至爲田字也若然周禮有應有朄箋義密矣而毛不从者小師職上云鼙應鼓下云鼓朄則朄未卽爲鼓名說文云朄擊小鼓引樂聲也是其義爲引初學記曰纂要曰應鼓曰鼙鼓亦曰朄鼓則又與應鼙爲一毛蓋以周禮之朄卽應鼙也

既備乃奏箋云既備者縣也朄也皆畢已也按上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如彼有應有朄而此箋惟言朄也則是鄭讀應朄爲應和大鼓之朄其上箋言應鞞之屬者謂此朄鼓是鞞鼓之類耳非謂有應鼓又有朄鼓故此箋惟言朄也正義謂鄭以應田俱爲小鼓誤也

潛

猗與漆沮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正義曰漆沮自幽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于京邑故不言幽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按有幽之漆沮有岐之漆沮說詳緜詩鎬京去岐三百數十里不可謂不遠傳言岐周明此爲成王六年蒐于岐陽薦獻先王別廟之詩與天作皆一時事乃是就地取魚故經表以漆沮也其後周公制禮有季冬薦魚季春獻鮪之典則不必遠取諸漆沮關中八川分流上林賦稱䱓鱣漸離鰅鰫鰬魠鰎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鱉讙聲萬物衆夥其爲魚也多矣李奇註云周洛曰鮪蜀曰䱓鱣是春獻之鮪亦非鎬京所少也正義云云未得傳旨䱓說文作𩶇鱣說文作鯍武登切鮪䱓鯍鰫四字連列皆鮪魚也

潛有多魚傳潛糝也釋文謂舊詩傳及爾疋本並作米旁參小爾疋作槮郭景純因改爾疋从小爾疋作木旁槮正義亦謂槮用木不用米當从木爲正按謂从木爲正以積柴水中故耳而說文積柴水中以取魚字乃作罧不作槮是槮亦未爲正也潛韓詩作涔字本相通槮罧槮則聲同假借傳必作槮者天官醢人四豆饋食之豆豚拍魚醢加豆之實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傳意言配糝食者有衆多之魚也今以積柴取魚强改米旁作木恐非毛旨汲古閣本作槮得之

有鱣有鮪箋云鱣大鯉也正義以鱣鮪已釋于衛風故不再釋按衛風碩人傳云鱣鮪也此箋因下有鰋鯉故以大鯉別之爾疋釋魚云鯉鱣郭景純註以爲二魚碩人正義據郭言以毛傳爲誤然舍人爾疋註云鯉一名鱣說文亦鱣鯉互訓皆與毛鄭合郭景純據今之赤鯉魚故謂與鱣別不知鱣自名鯉非謂今之赤鯉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南得鯉魚鄽注曰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疋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頟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如酈註鱣渡龍門而其水名鯉魚則鱣之名鯉審矣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春來遊鱣鯉與王鮪對舉其意亦以鱣鯉爲大鯉也玉篇鱓云今赤鱓鱸云鯉也大魚也最爲明晰釋魚鯉鱣鰋鮎鱧鯇皆以下一魚釋上一魚此爾疋之通例若如郭註別爲六魚則是空列魚名無復訓釋有此例乎正義釋鱣鰋皆从郭註誤也

雝

序禘大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于祫大祖謂文王正義曰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爲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旣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按釋詁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君兼天子諸侯未嘗專屬天子必天子而後得爲后則文王亦未爲天子而从來稱稷者又何以皆曰后稷乎以序之大祖經之皇考爲文王自是箋義序傳不必然也成王時五廟后稷爲大祖廟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廟不聞廢后稷而立文王爲大祖廟也傳于此

于文王曰經天緯地曰文于噫嘻成王曰成是王事于不顯
成康曰成大功而安之此詩文武維后獨不發傳則謂文武
之身文武並舉明非祢文王而皇考當爲后稷矣是傳意以
此詩爲祢于后稷之廟宣哲維人兼祭功臣也文武維后兼
及羣廟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皆指后稷而言祖前孫名故
不爲犯文王之諱正義以序傳悉同于箋過矣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箋云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
功爲之君故按箋爲祢祭文王故以文武爲文德武功毛不
爲傳則謂文王武王言后稷神靈徧使才知之人輔佐文武
爲君也祢兼祭功臣而周之功臣文武爲多故經及之史記
楚世家曰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
繹于楚釁是成王時曾錄文武功臣明此祢亦及之矣

載見

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正義謂序言始見于武王廟不言始
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意主于見廟故序特
言之此說是矣而未盡也蓋此詩與清廟同清廟洛邑初成
諸侯助祭書傳曰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
武王大封天下烈文言無大累于爾邦者皆仍其爵秩諸侯
之戴德深矣今茲來朝武王已不復見于是思我之得有龍
旂武王之賜也我之得有鈴革武王之賜也見龍旂鈴革如
見武王焉序達經意故以見廟爲詞也

曰求厥章箋云求其章者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正義曰
諸侯謹愼法度卽是自求其章按箋意諸侯見成王而求之
是據未有文章制度而言也傳于龍旂句曰有文章也于條
革句曰有法度也是據既有而言傳意以諸侯之來本爲見
廟則求厥章者乃見成王而求武王之文章法度龍旂鈴革
皆武王昔日所賜是卽文章法度之猶存故曰有也傳箋迥
殊正義同之又以自求其章爲說于毛鄭之旨蓋兩失矣

有客

有萋有且傳萋且敬愼皃箋云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于
其事按卷阿萋萋傳云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釋訓云
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孫炎曰言衆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
盛也亦依毛傳爲說是萋萋爲盡力也鄭風匪我思且箋謂
猶匪我思存釋文引爾疋云且存也思存于此是且且爲盡
心也盡心力于其事卽是敬愼矣正義未有解釋故詳之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箋云其所館宿可
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
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又曰此惟言可以去矣亦不知于信
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按此微子將歸周人欲其再留宿宿
再留信信猶豳風言于女信處于女信宿耳箋云其所館宿
宿猶處也非經中之宿亦是言助祭事畢館處已久可以去
矣而周人欲縶其馬言其意之殷勤也若以爲經中宿字則
當據最後之日而言館信不當言館宿以此知箋之館宿非
一宿之宿正義誤以信宿爲朝祭之正限故云在宿宿信信
之後不知幾日拘滯甚矣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傳淫大威則夷易也箋云既有大則謂用
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
有度按箋用殷正朔三句爲大則動作有度句爲得福之所
以易傳意大則當承敬愼而言敬愼則能獲福成十三年左
傳劉文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杜
元凱註曰養威儀以致福有萋有且是威儀之大則降福孔
夷卽所謂養之以福也傳箋似當有別

武

序奏大武也正義曰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睹其
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按此與奏象舞也一例
奏卽奏此篇也述事作歌在他篇不可知而此與清廟維清
戴記屢載之皆祭祀在廟堂上下之樂如必謂此是詩而非
樂則必升歌清廟下管象別有清廟象舞之樂章非今周頌
所載清廟維淸而後可不然則此序所云奏大武者卽奏此
詩以爲舞節其理甚明正義云云未可从也

耆定爾功傳耆致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耆定爾功
耆昧也其意言致討于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
謂誅紂定天下按左傳下文乃引此詩其上文引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
無競維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撫弱二字釋仲虺耆昧
二字釋汋頌以務烈所釋武頌杜元凱于耆昧句註曰耆致
也致討于昧孔據杜注以釋此傳甚謂耆定爾功與耆昧一
也故云致討于昧而不知非傳意也勝殷遏劉既致討矣何
須更言致討耆之得爲致者說文耆本从老省从旨聲旨致
聲同假借說文致云送詣也此經上言克開嗣受之此勝殷
遏劉之大功皆文王所送詣也故曰致定爾功致卽文王致
之善則歸親之義傳意當然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傳造爲疚病也箋云造猶成也又云遭武
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正義述經曰閔病
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之不爲言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爲
之使已孤特嬛嬛然在于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爲家事得致
太平又引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異于辭不
便箋說爲長按傳意言病乎予小子也往日遭家不爲以先
王崩嬛嬛然在憂病之中故耳傳閔疚俱訓爲病正釋不爲
之故正義謂無人爲之又云使已孤特抑似武王既崩並無
嗣君專待周公代爲之者語甚不經總緣以閔予在疚俱作
成王自悼之詞故有此失若如傳閔疚俱訓爲病則不爲是
因病不爲何等直捷于辭又有何不便乎說文疒部無疚字
宀部宊云貧病也詩曰煢煢在宊釋文亦云嬛崔本作煢疚
本又作宊音救嬛與煢通疚作宊爲正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箋云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
緒思其所行不忘也正義曰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
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
耳而以爲兼念文王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
念之按上文於乎皇考二句成王思武王也念茲皇祖二句
成王思文王也箋于上言於乎我君考武王下言念此君
祖文王經文箋義俱屬兩平故於此皇王總歎美之以致其
不忘之意初未嘗言念茲皇祖爲武王之念文王也正義云
云未知何本殆依訪落篇紹庭上下之箋爲此說也

訪落

繼猶判渙傳猶道判分渙散也正義曰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

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蓋依王子雍之說
按如正義則成王自謂業必分散先自推誘又安用訪于羣
臣傳意言於乎先王之道悠遠哉我曾未有歷汝諸臣庶扶
予就之以繼係乎道之分散者耳先王之道有大有小分布
散列于方策之中人存政舉則可係于一身釋詁艾歷也係
繼也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
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位按休字毛有定也美也止也之訓
此不爲傳當从本字之訓說文云休息止也从人依木休或
作庥釋言云庥廕也廕亦有息意既依休字本訓則不得與
鄭同傳以經言武王紹文王正直之道陟降厥家即是庥廕
成王故成王言休矣我君考我將以此道自保明其身也

敬之

陟降厥士傳士事也正義曰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
理衆事是士爲事之義也按說文云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
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是士之訓事正訓也不
必援士師察理衆事爲說

維予小子傳小子嗣王也正義曰上二篇亦有小子于是始解
者舉下以明上按閔予小子經有皇考訪落經有昭考皇考
則小子爲嗣王其文自明不煩解釋此篇經無皇考而敬之
敬之六句皆羣臣進戒之詞矣接此句嫌于羣臣自稱故傳
以嗣王明之也

佛是仔肩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佛輔也仔肩任也正義釋
傳曰佛之爲大其義未聞又曰仔肩二字共訓爲克猶權輿
之爲始釋箋曰釋詁云肩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按說
文云奔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毛蓋讀佛爲奔而廣
韻云𩓖肸大皃𩓖肸即佛肸是佛亦本訓大也說文弗撟也
从丿从乀从韋省丿右戾也房密切雖不云从丿聲而古文
弼字作𢏅从弓从弗是古者弗弼聲同佛从弗聲曲禮獻鳥
者佛其首註云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釋文經作拂云
本又作佛是弼戾之弼作拂亦作佛故箋讀佛爲弼而訓輔
矣說文云仔克也克肩也釋詁云肩克也二字析之皆訓克
故傳統言之與權輿爲始亦微不同箋以仔肩爲任當如孔
說

小毖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終字釋文作後
箋云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
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鷦之所爲鳥
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正義謂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
鳥又謂題肩非惡聲之鳥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不類
箋以鷦與題肩及鴞三者爲一其義未詳按釋鳥鷹隼醜其
引陸璣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
鷹即春化爲布穀者是也如陸言題肩即隼布穀乃鳲鳩也
而左傳杜預註祝鳩鷦鳩也玉篇鷦云祝鳩也急疾之鳥也
或作隼隼云祝鳩也鸜云鸇鷂鷹仲春化爲鳩如杜顧二家
則鷦即祝鳩祝鳩即隼隼爲題肩春化祝鳩秋又化題肩與
箋鷦之所爲鳥題肩者合矣陸璣以鷦與鴟鴞爲一鳥與箋
引或說亦合然趙岐孟子註以鴟鴞爲小鳥鴟鴞傳言免乎
大鳥之難其爲小鳥可知鷦與鴟鴞與此傳始小終大不合
不如爲題肩之說當也定本箋云皆惡鳥也無聲之二字鷹
隼貪殘故爲惡鳥如从定本則正義謂題肩非惡聲之鳥者
亦可無疑然則孔言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鳥者誤矣拚毛
無傳弁彼譽斯傳云弁樂也弁即拚之省言樂飛而爲大鳥
也箋讀爲翻拚有方問一切與奮轉同奮與翻一聲之轉也
故爲翻釋文芳煩反乃箋義也

載芟

載芟載柞傳除艸曰芟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
艸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艸曰芟也按芟字自有本義說文芟
刈艸是也左傳之芟說文作癹云以足蹋夷艸音普活切音
義各別

徂隰徂畛傳畛埸也釋文作易云本又作埸正義曰畛謂地畔
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爲易是正義本作畛易也
當改依原本乃合

有略其耜傳略利也按釋詁云略利也爾疋本釋此詩疑經本
作略故訓爲利說文剟云刀劍刃籒文作略則略未箸是利
言其剟之利耳然經言有略是皃狀之詞若作有剟其耜于
文不便是以釋文云略如字玉篇剟云今作略則剟略字同
正義引爾疋不云字異亦不言音義同何也

良耜

畟畟良耜傳畟畟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
耜熾菑是南畝也正義曰以畟畟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狀
故猶測測以爲利之意也釋訓云畟畟耜也舍人曰畟畟耜
人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按箋申傳言農人側測則測測
二字屬農人良爲利善乃是說耜說文云畟治稼畟畟進也
从田人从夊詩曰畟畟良耜田人即農人夊訓行遲曳言從
容而進傳轉爲測測說文云測深所至也傳意言農人測土
深之所至測而又測孟子所謂深耕是已孔引舍人郭璞爾
疋註以釋之未得傳箋之旨

以薅荼蓼傳蓼水艸也正義曰釋艸云薔虞蓼某氏曰薔一名
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艸也按爾疋薔虞蓼
列于離蘇之下說文蘇荏芡荁葵蘢下列蓼字註云辛菜薔
虞也則蓼是菜名曰薔虞自舍人讀爾疋以爲虞蓼孫炎又
謂澤之所生郭景純承其誤註云虞蓼澤蓼遂并忘其爲辛
菜矣此蓼如爲虞蓼傳應實舉其名今但云水艸者上篇厭
厭其苗綿綿其麃傳云麃耘也說文麃作穮云耕禾間也耨
云除苗間穢也漢志云苗葉以上稍耨隴艸因隤其土以附
苗根正謂此時本篇上言實函斯活苗已生矣下言荼蓼朽
止黍稷茂止艸除而禾茂是此句之薅乃除苗間之穢也傳
以蓼爲辛菜農人應采之非穢艸可比而水澤之蓼生于江
皋河濱之上不生于苗間特以田有山澤之分則穢有陸水
之異故但以水艸釋之而不實其名蓋艸之芀秀亦爲荼艸
之長大亦爲蓼古無四聲之分六聲與了聲一也

續古之人箋云續古之人求良有司穡也按此句毛不爲傳以
上章振古如茲振訓爲自言自其古老父祖以來已如此也
此古之人亦當指其父祖書大誥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
矧肯穫無逸曰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不能續
古之人者也今經言續古則是農服先疇盡緣南畝其穫社
稷之右者多矣

袖海山房校印

絲衣

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按史記封禪書云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守節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于東南爲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于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如史記及漢舊儀之說是周別立后稷祠以祀天田之神教人種百穀者其名爲后稷也天田卽農祥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又日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周之興得農祥之助故周人祀之高子以此詩爲賓事靈星之尸其說最古春秋昭十年左傳齊陳鮑伐欒高五月庚辰戰于稷杜預註云稷祀后稷之處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南十三里有稷山此稷卽天田之神教人種百穀者是春秋時猶祀天田高子去春秋時近故能鑿然言之毛公引序冠篇不刪其說意亦同之正義从鄭專主宗廟賓尸偏矣

箋周曰繹商謂之肜釋文箋作融云餘戎反尚書作肜音同按文選思元賦云展洩洩而肜肜註引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云融融和也洩洩舒散也融與肜古字通說文無肜有肜音徒冬切融云炊气上出也爾疋孫炎曰肜者亦相尋不絕之意炊气上出正是相尋不絕依釋文作融爲是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如正義則經與傳皆作不娛今汲古閣本依定本改作吳也按釋文云吳舊如字史記封禪書不虞不驁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又曰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與驩娛字也如釋文索隱則本是吳字吳虞娛古字相通故得訓吳爲譁然必改作娛方合正義原本

酌

遵養時晦傳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正義釋傳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耆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按易言文王用晦而明此經遵養時晦卽晦也純熙大介卽明也傳言武王遵率文王酌取其用晦之道於時大明矣是用大而又大謂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大光明也左傳杜註謂致討于紂自是斷章取義非正釋此詩武樂遲之又入聲淫及商孔子以爲有司失傳此經養晦若爲取昧則是自文王以來卽有取紂之心武王遵而行之與聲淫及商何別乎傳大意與箋不殊特非養闇昧以老其惡耳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反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从和同與周也按龍乾道也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龍得爲和經上言武王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光明此言我以和利萬民之故而受殷蹻蹻乎王之所爲則用文王之道可謂有嗣矣正義以子雍述毛恐非傳意

桓

序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正義曰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按武王伐殷志在安萬邦而屢大熟武志卽武王之志也孔以經豐年爲伐紂之後卽有豐年依僖十九年左傳爲說故不以此爲武王之志而云威武之志淺之乎言武王矣

克定厥家箋云于是用武事于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正義曰家者承世之詞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定故于伐紂其家始定也按箋以家爲武王之家傳意不必然經言武王保有綏萬邦之事于以四方能定其家蓋謂四方民之家也武王之所志所事在于四方民如此於哉昭著于天故天美武王以伐殷紂矣正義傳箋不分非也

賚

序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正義曰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按武成篇大賚于四海文在列爵分土之上彼大賚承上散財發粟而言非此序之所謂賚也史記周本紀云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又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註引鄭元云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也如周本紀武成篇後卽分器今古文尚書武成篇後次洪範次分器序云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孔安國傳曰賦宗廟彝器酒尊賜諸侯正義曰詩賚序云大封于廟言此時也兩正義皆出孔手彼引此賚以證分器而此引大賚以證大封則書正義之說長矣序言賚予也明此賚非分財粟乃以宗廟彝器錫予諸侯諸侯之有功者卽善人也論語稱善人是富亦指武成大賚孔安國傳云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卽據論語故言所謂也大封于廟與書序邦諸侯同賚予也與書序班宗彝同未可輒引武成大賚矣

敷時繹思傳繹陳也箋云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箋以繹思爲武王陳繹而行之正義以箋述毛按篇名賚而序言錫予不應經中全不一及敷字毛不爲傳而訓繹爲陳陳者陳其彝器也繹已爲陳則敷當爲分禹貢禹敷土馬融云敷分也經言文王勤勞而有天下我當而受之今分此彝器予汝諸侯繹陳而思我往日求安天下者體文王勤勞之心是周之所以受命於哉汝亦當繹陳分器而思文王之勤勞也傳意當然

般

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箋云般樂也正義曰經無般字序文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註未知孰是如孔言正義本般樂也三字爲序文今汲古閣本依定本改之也當刪去箋云乃合正義原本正義曰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按經言允猶翕河傳云翕合也合河者卽禹貢所謂同爲逆河逆河在周時謂之北海春秋僖四年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亦謂之少海韓非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于少海是也言合河而海在其內矣

褎時之對傳裒聚也箋云裒眾對配也徧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正義述毛曰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于是配而祭之按箋義明顯以傳爲聚其神而配祭之殆未必然常棣原隰裒矣殷武裒荆之旅傳訓聚皆屬人說此亦當指天下之民對如對揚王休之對言天下之人于巡守所至皆聚是方而對僉曰是懷柔百神乃周之所以受命也言人美而樂之與名篇爲般之義合傳意或當然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百十二終　靈川秦培璠覆校　南海陳昭番禺金錫齡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六　日十三　學海堂　庚申補刊

毛詩紬義　嘉應李黼平著

魯頌駉之什

譜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正義引明堂位以證命魯郊天又引禮運杞之郊禹宋之郊契證王者之後得郊天又云王者之後而有頌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按正義不言王者爲何人魯周公之後周公得用天子禮耳未嘗爲天子也箋言王者之後蓋謂文王襄十二年左傳臨于周廟杜註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于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集解引[illegible]元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也隱元年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孔子以魯爲文王之後故作春秋而書王編詩而次于周頌之後商頌之前而箋亦言同于王者之後也禮諸侯不得祖天子以周公故特許之是之謂同

魯有郊禘明堂位祭統皆言之宋代學者始以戴記爲誣謂此乃東遷後之僭禮惠公請之而平王賜之也又謂成王賢王伯禽賢君不應躬行非禮啟後世人臣加九錫之漸爲此說者是譏孔子不當退魯頌于周商也曹丕下壇迹同舜禹豈可因曹丕而謗舜禹非禪王莽篡漢迹同伊周豈可因王莽而謂伊周非端人臣加九錫誠爲亂階然亦不得因此而謂無賜魯郊禘之事也非常之禮所以待非常之人昔者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因命稷得祀天堯大聖人也賜之不以爲嫌稷亦聖人也受之不以爲僭成王之于周公亦若是焉爾矣以成王爲非禮豈堯亦非禮乎觀孔子之錄魯頌一切紛紛之論其亦可以息矣

駉

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遵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正義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于經無所當也按孔以箋言牧馬避民田故爲此說耳經云思無疆言僖公思伯禽之法無有竟已則足用愛民皆在所當思即皆在所當遵序正指經無疆句而言不得謂于經無所當也

駉駉牡馬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按傳箋不釋牡字釋文云牡曰騭郭註曰今江東呼駁馬爲騭說文騭云牡馬也从馬陟聲讀若郅正義釋傳不引爾疋郊外曰牧之意謂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也是正義經文作駉駉牧馬箋云牧於坰野下傳云牧之坰野毛鄭經亦作牧並無牡字釋文經作牡云本或作牧定本亦作牡是唐初牡牧二本並行今汲古閣本依釋文定本作牡馬也當改作牧乃合毛鄭原本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云牧馬悲鳴李善註引此詩正作牧馬

在坰之野傳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正義謂爾疋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傳不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按爾疋于旄傳亦云郊外曰野與此正同是傳不依爾疋爲說也說文冂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也古文冂作冋云从冂象國邑又云冋或从土詩所言亦無郊外謂之牧句未可專執爾疋以釋毛傳矣

有驈有魚傳豪骭曰驈正義曰驈爾疋無文說文云骹也郭璞曰骹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驈也驓則四骹皆白而毛短故與驈異也按爾疋云驪馬黃脊騽郭註云背脊毛黃說文云驔驪馬黃脊从馬覃聲讀若簟箋云馬豪骭也然則此經之驔即爾疋之騽釋文云騽今爾疋本亦有作驔者許書稱用毛氏古文以騽爲馬豪骭明驔與騽同是以玉篇騽字註云驪馬黃脊又馬豪骭亦知騽即驔之別名矣孔讀傳曰驔爲白驔故解釋迂曲釋文載傳亦作豪骭曰驔此傳當改作白以合正義原本而解則當依釋文作曰也

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于上章以作爲始則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按上傳訓作爲始者以作即甲作三軍作州兵作爰田相土作乘馬作皆爲始義故箋以使可乘駕申明傳義已作而始駕故此章言徂毛不爲傳意與箋同耳若如子雍說養馬及乎古始無論伯禽養馬經傳不載即及乎古始而以此爲能遵伯禽之法全乖經意矣

有駜

君子有穀詒孫子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正義傳箋合述按歲其有傳云歲其有豐年也則傳以此穀承歲有之後當爲穀祿之穀以經文自明故不發傳必知毛意如此者振振鷺喻臣之絜白言臣不以祿爲念也臣不懷祿而君不可不以祿養之敬事後食事君之大義忠信重祿勸士之恆經序所謂臣有道者此矣

泮水

魯侯戾止傳戾來止至也正義曰釋詁戾來至也俱訓爲至是戾得爲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爲至也按春秋隱五年公羊傳云登來之也禮記大學一人貪戾鄭註云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所引即公羊文也來戾音義同故訓戾爲來大雅抑篇淑慎爾止傳云止至也引大學爲人君止於仁云云傳以止於仁即至於仁故訓止爲至說文止上下基也本與址同而止與至一聲之轉聲同可假借也稱魯侯者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則亦上之天子聽之大師對天子言故稱魯侯正義謂若外人之辭非獨魯人所頌夫外人則安得而頌魯君哉

薄采其茆傳茆鳧葵也釋文云茆音卯徐音柳周禮醢人茆菹釋文云茆音卯北人音柳如陸氏則从卯者俱可讀柳于此經飲酒古音自協說文从艸从丣丣古文酉字也說文凡偏旁用古文者必註古文某字如蔚云廟古文銳字廣云艾古文光字宗云示古文保字𥝢云旳古文利字如此類甚多木部桺字註云从木丣聲丣古文酉字以此而言說文丣聲之字未註古文酉字者皆當从卯今茆从艸丣聲不註古文酉字知說文原本作丣與詩周禮同以篆文丣丣相似後人誤連其上橫也茆爾疋釋艸無文廣疋茆鳧葵據說文也然張平子南都賦藻茆菱芡李善註引爾疋曰茆鳧葵唐初諸家爾疋俱存或別本有之或選註爾疋本是廣疋校文選者誤改也

淮夷攸服箋云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于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譜云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丞遂伐淮夷正義曰此言謀東畧者謂東征伐而畧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此說是也又譜詩稱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于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此說非也按僖十六年左傳云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如傳言是諸侯有東畧征伐者有城鄫者也十七年傳云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杜註云諱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非也事即指東畧以諸侯所共謀故曰諸侯之事伐淮夷魯受伯主之命故曰公有鄭譜于東畧下曰公遂伐淮夷即據傳此句爲說于時魯師東伐淮夷齊師與徐伐英氏公與齊侯俱在會詩云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是魯遣將伐之齊闕魯人取項而止公若公自伐淮夷齊侯亦自伐英氏則相距千餘里無由止公以是知公與齊侯猶在會也傳又云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人既止公其秋齊侯以公還至卞卞爲今山東兖州府泗水縣在魯都曲阜之東故聲姜會齊侯而請公九月始反魯杜註云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倘似有事焉爾杜孔並誤果無諸侯之事言其似有即是諱之何須復言且也傳之言且詞有兩層謂本尙有征伐之事且亦所以諱之也時伐淮夷之師固未還也左傳兩言有諸侯之事魯伐淮夷莫明于此然則詩言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者泮宮既成即有謀鄫之會在會命將亦猶牡丘之役遣公孫敖帥師救徐不必受成于學然後出師矣此箋言伐淮夷下箋言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皆謂遣將東伐以詩主美僖公故箋言僖公也

矯矯虎臣箋云矯矯武皃又云使武臣獻馘按經作虎而箋作武疑鄭箋詩時經字本作武文選漢高祖功臣頌云矯矯三雄李善註引毛詩曰矯矯武臣是唐時經尙有作武字者正義謂有威武如虎之臣非箋意也下經濟濟多士箋云多士謂虎臣及如皋陶之屬亦應作武臣乃合

不吳不揚傳揚傷也箋云吳譁也正義曰揚與誤類故爲傳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按陳風傳如之何爾疋註引魯詩云陽如之何揚與陽音義通故得爲傷也吳字毛不爲傳當同絲衣是以鄭箋即用彼傳毛意言多士不爲讙譁不有損傷耳孔謂揚與誤類因用王子雍之說述毛恐非傳旨況釋文載王肅音吳作吳音話尙未定誰是王義作誤者吳與虞本通虞又訓誤閟宮無貳無虞傳訓虞爲誤是也作吳者絲衣不吳不敖釋文載何承天史記索隱載姚氏皆云說文作吳大言也今本說文作吳乃徐氏所校定過誤與大言兩義皆非無據然總不若仍依絲衣傳訓譁爲得也

閟宮

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正義曰復周公之宇雖辭出于經而經之所言止爲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按經泰山巖巖魯邦所詹言北境所至也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言東境所至也居常與許傳言南鄙西鄙則南西之境所至也經合四境而言非止常許二邑矣蓋首二章敘有魯之由三章王曰叔父至如岡如陵敘山川土田附庸見啟宇之大而以僖公保彼東方六句結之言保此宇如岡陵之堅固也四章言保東方之實公車千乘復革車千乘之舊而頌其眉壽以保之五章六章七章合北東南西之境明復周公之舊黃髮兒齒亦頌其永年以保此宇卒章寢廟並作萬民皆順猶文王作靈臺而民始附是能保其宇之效全篇皆言復宇正義云云序與經乖不可从也

閟宮有侐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正義曰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又曰孟仲子曰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按傳非謂姜嫄之廟爲禖宮乃謂周人以禖宮爲姜嫄廟也月令高禖鄭註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乳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宮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禖如鄭之言是高辛以前求子以先禖配天而祭高辛以後求子以簡狄爲先禖配天而祭簡狄爲先禖則姜嫄亦爲先禖可知稱後王則自虞夏以來已然也商周亦立禖宮而先禖之神實爲二代之祖母故名先妣在商無文以明之周則周禮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是也樂用大濩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同用先代之樂與享先祖用大武者特殊蓋已不敢以人鬼視之故孟仲子說此詩以爲本是禖宮既爲禖宮則惟元鳥至之日一祭傳所以言常閉而無事矣

稙穉菽麥傳先種曰稙後種曰穉正義曰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文畧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內宰鄭司農註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是傳亦畧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按七月傳但言後熟先熟可得云畧而不言其種此傳不然凡禾皆先種者先熟後種者後熟經何容表異與重穋連稱傳之先後乃長幼之異名也爾疋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又云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郭景純註曰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釋文引廣疋云先後妯娌史記封禪書云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于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爲先後宛若索隱曰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即今妯娌也孟康以兄弟妻相謂也韋昭云先姒後娣如彼諸文皆謂婦之長幼爲先後此傳兩種字讀如穜稑之種謂穀種也先種猶言長種是天生一種長大之禾後種猶言幼種是天生一種幼小之禾韓詩曰稙長稼也穉幼稼也韓詩

之長幼即毛傳之先後也先後並當音去聲釋文無音亦誤

莊公之子傳莊公之子謂僖公也按此傳正義不釋新廟奕奕傳云新廟閔公廟也傳以僖公既後閔公則當爲閔公之子經言莊公之子是史克諱之也文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傳曰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曰譏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何休註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爲祖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楊士勛疏云親謂僖公祖謂閔公三傳皆以閔僖爲父子蓋弟死兄及則以弟兄爲昭穆與父子同各爲一世今以僖長而躋僖公是升僖爲昭以閔爲穆世次亂故云逆祀杜元凱躋僖公註云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如杜言則兄弟同昭穆不過一廟中坐位之逆而以後羣公昭穆仍自不亂何以定八年復須順祀先公以此知當日升僖爲昭降閔爲穆世次悉亂在僖公爲子先父食在文公爲先禰後祖此詩之作不知在文公何年序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行父于文六年始見經已在躋僖公之後則所謂莊公之子者逆祀已定詩人雖明知非所當稱而亦不得不順文公之意矣

龍旂承祀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又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正義謂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爲郊祀自是舊說之謬而明堂位祀帝用日月之章與此龍旂不同故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按古詩毛說不知何人當是後漢諸儒之說龍旂春秋毛皆無傳何以知毛意爲祭天惟以經文核之則當天祖並祭而以春秋匪解句爲之綱春即下文皇皇后帝周之孟春郊天也秋即下文秋而載嘗也郊天而建龍旂者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又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旂與常原別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常亦爲旂郊特牲云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彼說祭天之旂有龍與日月則知郊天建旂實兼日月非僅有龍而已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是龍旂句得爲祭天也正義以毛無傳同之鄭說義亦可通但不當引明堂位以駁龍旂耳

皇皇后帝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正義曰明堂位祀帝于郊註云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公所祭惟祭蒼帝耳蒼帝亦大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焉按鄭註禮在前箋詩在後昊天上帝與靈威仰此箋不復區別當以箋爲定說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正月建子之月是言冬至祭昊天上帝也襄七年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啟蟄建寅之月是言祈穀郊祭靈威仰也獻子以魯人譏魯掌故子寅二建魯皆祭天當得其實春秋書郊亦非止祈穀之祭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皆在春正月是冬至之祭也孔于郊特牲疏言魯以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其說是已此詩復引明堂位註謂魯郊惟祭蒼帝非箋意也

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正義曰王肅云大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按周禮獻尊鄭司農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與此傳沙飾合皆讀如婆娑之娑箋不易傳蓋與毛同義當然矣說文犧云宗廟之牲也从牛義聲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孔安國尚書序伏犧氏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羲古字犧今字說文羲氣也从兮義聲古讀羲如俄與娑聲諸然則經典中犧牲字皆應作羲秦篆已出之後乃有犧字依字造器作爲牛形顯屬後人僞託齊子尾當春秋時古文見用安得已有犧字而依以作牛尊哉

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正義曰地雖廣以千乘爲限又謂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不合者公徒三萬謂諸作三軍之所出非此千乘之眾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二者不同故不相合按鄭以公車公徒分說故孔從之傳言大國之賦千乘而公徒無傳則毛意車徒合說有車千乘即應有徒三萬不得與箋同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司馬法也計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與此公徒三萬不合周禮小司徒註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百乘三千人計之千乘適得三萬人閔二年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杜註云車甲之賦異于常故傳別見之計車百乘士千人三百乘適合甲士三千人孟子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亦然左傳孟子惟言甲士此詩合士徒計之故千乘爲三萬人此亦是司馬法杜元凱謂傳別見之然則古者出車有二法矣傳意當然

公徒三萬箋以三萬爲三軍正義引鄭答臨碩謂此爲二軍因疑僖有三軍其後無之春秋何以不書作舍斷爲僖實二軍與此箋相戾按泮宮新廟伐淮夷春秋不書孔謂史文有闕僖有三軍不書作舍又安知非史偶闕乎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言其大法亦視其國之能具與否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以出軍常法論三百乘適滿一軍其初年一軍不備是有能具有不能具也魯自周公時革車千乘伯禽之伐淮夷三郊出軍已備三軍僖公復周公伯禽之舊故詩人頌之然魯人出軍亦無一定春秋書一卿將者一軍二卿將者二軍昭五年舍中軍矣而十年伐莒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三卿並將哀二年伐邾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三卿並將仍用三軍成二年戰于鞌未作三軍也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人帥師且四軍矣春秋何以不書然則鄉出三軍不必盡用已盡用矣或敵眾我寡亦許更調遂車非以三軍爲限襄昭之世書作書舍自緣三家欲分公室而書義不係於三軍二軍之得失也僖有三軍當从箋

遂荒大東傳荒有也正義曰荒訓爲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按釋詁云幠厖有也郭景純引詩曰遂幠大東邢叔明疏曰今詩本作遂荒大東此言遂幠者所見本異或當正齊

魯韓詩如郭註邢疏則毛作傳時經是無字故訓爲有耳訓荒爲奄乃是箋義未可以釋毛也

箋云大東極東正義曰大東之下卽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爲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正義渾言不實指其地之所極按魯頌譜云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水經淮水篇註云游水又北歷羽山西地里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尚書曰堯旹曰四岳得舜進十六族殛鯀于羽山是爲檮杌漢祝其縣故城在今江蘇海州直隸州屬贛楡縣西五里羽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春秋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山亦在今贛楡縣祝其沿海爲齊魯境上之地是魯東境自周公以來卽至海也

保有鳧繹傳鳧山繹山也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繹山之陽有桐木也按漢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後漢郡國志下邳東海縣有葛嶧山本嶧陽山是書之嶧陽乃葛嶧山書正義引漢志下邳縣葛嶧山謂卽嶧陽是也漢志又云魯國騶縣故邾國嶧山在北水經泗水篇註云漷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又曰山北有絕巖秦始皇觀禮于魯登于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書門詩所謂保有鳧繹者也是此詩之繹乃嶧山也正義乃以書之嶧陽當之誤矣嶧山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

商頌那之什

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正義引服虔王肅以契孫相土居商邱故湯以爲國號而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號者以經典言商皆單謂之商不言商邱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國號其說辨矣但契之所封不言何地元鳥箋爲堯司徒有功封商正義亦畧而不言按史記殷本紀云契封于商賜姓子氏集解引鄭元曰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索隱曰堯封契于商卽詩商頌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是也張守節正義曰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禼所封也水經丹水篇云丹水又東南過商縣南酈道元註曰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大華之陽皇甫謐闞駰竝以爲上洛商縣也殷湯之名起于此矣然則契所封商地爲今陝西商州直隸州非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也

那

置我鞉鼓傳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正義引金縢植璧秉圭註云植古置字是植爲古文置爲今文論語植其杖而耘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耘論語古文也故作植毛詩亦古文而此作置者說文植云戶植也从木直聲或作櫃从置置卽櫃之省耳釋文植時職反又音值明堂位釋文植我云市力反又音置徐音徒吏反又徒力反此音値值字誤當云又音置也

依我磬聲傳依倚也磬聲之淸者也以象萬物之成正義曰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淸故楚詞宋玉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淸如正義仍是釋淸字未釋萬物之成按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是樂之有磬原以象萬物之成傳之言此蓋釋經之依字孟子曰金聲玉振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振收也擊特磬所以收衆樂之聲故衆聲皆倚之衆聲之成卽象萬物之成矣

烈祖

嗟嗟烈祖正義曰毛以爲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于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按上篇傳以烈祖爲湯之上祖以湯孫爲成湯者以經言置我鞉鼓是湯改夏制言奏鼓術祖明是湯功烈之祖言湯孫奏假爲奏大樂明是湯孫爲烈祖之孫此篇烈祖湯孫毛皆不釋則當如上傳統指中宗以上有功烈之祖末句湯孫之將則專指湯善爲人子孫顯大之所致孫者對祖之稱湯有祖故湯得稱孫若以烈祖卽湯湯旣爲祖矣何得又稱爲孫正義述毛以烈祖爲成湯非毛意也鄭上篇烈祖爲湯而湯孫爲大甲言大甲之祀成湯也此篇烈祖亦爲成湯而湯孫箋云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則以湯孫爲中宗之子孫以烈祖旣爲成湯則湯孫不得復爲湯也

鬷假無言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云又總升堂而齊一訓假爲升釋文云鄭音格訓至非也正義曰鬷總古今字之異按長發百祿是總釋文云本亦作鬷是鬷總本通依說文鬷乃釜屬而得爲總者鬷从㚇聲說文㚇云斂足也鵲鵙醜其飛也㚇徐音子紅切書序湯伐三鬷殷本紀作三㚇㚇有斂聚之義故得爲總中庸引此作奏假無言奏讀當如湊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廣韻湊水會也聚也湊亦總也言助祭者湊卽大衆無言無爭字雖異而義實同矣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箋云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後毛不信鳦卵之說而謂本其爲天所命則亦以契是天生與生民傳堯見天因郊而生稷同以元鳥至而生正釋經降字正義謂天無命鳥生人之理泥矣箋以爲吞鳦卵者正義謂鄭據中候及史記殷本紀但吞鳦卵止應生鳦何以孕而生人孔不言也易序卦傳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是古者人由物化聖人不語怪而序卦之言如此此其所以錄生民元鳥而不疑其誕也

宅殷土芒芒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曰書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者也按皇甫謐以有以爲南亳湯所都卽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則寧陵之見者也蒙爲北亳湯所盟偃師爲西亳盤庚所遷也鄭以湯都偃師正義謂據漢書地里志舊說而于皇甫謐寧陵偃師相去八百里亳衆往耕非理之難究未有以解也史記殷本紀云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从先王居張守節曰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集解引孔安國書序註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

曰从先王居張守節按亳偃師城也商邱宋州也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商邱爲今河南歸德府首邑商邱縣南亳穀熟舊縣在歸德府城東南四十里是南亳卽商邱如孔安國及張守節說則孟子湯居亳在湯未遷時故得使亳衆往爲葛耕皇甫謐之言非所難矣本紀又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又云乃遂涉河南治亳集解引鄭元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從而改號曰殷是鄭以亳有殷地故此頌言宅殷土也

正域彼四方傳正長域有也正義曰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爲已有非訓域爲有也按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此傳以域爲有與韓詩正同域本或之或體說文或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與有通書微子云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云時乃或言爾攸居孔安國傳皆云或有也呂覽毋或作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註云或有也詩域字本作或故毛訓爲有耳

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何任也正義曰傳解維河之義旣以景員爲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需潤無所不及也按傳無需潤之義古字河與何通漢書天文志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爾疋釋天云何鼓謂之牽牛郭景純註曰今荊州人呼牽牛爲檐鼓檐者荷也傳蓋讀河爲何言政教大均無所不任與百祿是何同故傳統以任釋之釋文云維河本亦作何王子雍以爲河水故正義以王述毛非傳意也百祿是何本亦作荷古河何荷字俱通

長發

序大禘也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正義曰祭法稱殷人禘嚳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謌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詞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又云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旣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按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契感天而生著于正頌周郊以稷配殷郊何乃以冥配冥勤其官而水死雖有功烈未能比契且非感天而生明是戴記錯誤實當郊契祖冥而宗湯殷人以契爲大祖故學者不以祖契爲非不知明堂配帝謂之祖宗魯語禘郊祖宗報五者皆祭名非大祖之祖也殷自以契爲大祖而以冥爲明堂配帝之祖與周之文王同此箋云以祖配之帝立子生商箋云帝黑帝也元王桓撥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元王是鄭已明以殷人郊天契配黑帝何以言不美所配之人乎毛無明訓當與雍同降予卿士與宣哲維人一例以功臣配享蓋謂宗廟五年祭之禘序以爲大禘者對三年吉禘言也

至于湯齊箋云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于湯而當天心正義曰相土至湯有令聞者惟有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按魯語云上甲微能帥契者也故殷人報焉是冥之外尙自有人不可謂不能漸大汲郡古文云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沈約註云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百祿是遒傳遒聚也說文遒訓迫也揫云束也引此詩作百祿是揫爾疋釋詁揫聚也然則遒揫字通故毛訓遒爲聚也正義不釋故詁之

武王載旆傳武王湯也旆旗也箋云于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按武王靡不勝傳意言武丁爲人孫子能行其先祖武德王道無不勝任也故不訓武王爲湯此傳已訓爲湯則武王是湯之號殷本紀云于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太史公之言與此傳合正義述毛云有武功有王德同傳于箋非毛意也說文旆从㫃聲旆卽左傳之茷易豐其沛本又作旆子夏傳作芾亦音弗說文引此詩作坺荀子引作發而坺與發通音同假借作坺發耳旆有弗音與烈曷韻協釋文惟音蒲貝反蓋誤

殷武

罙入其阻傳罙深箋云罙冐也正義釋傳曰罙者深入之意故爲深也釋箋曰以其遠處險阻宜爲冐突之義故易傳爲冐也按釋文引說文云作罙从网米云冐也今本說文云周行也則罙罙字別矣廣韻云罙罟也玉篇同罙云深入也冐也周行也深入卽毛訓冐卽鄭訓周行卽說文訓如廣韻似以說文作罙爲非故从詩作罙而并載鄭許之義說文玉篇网部俱無罙字惟說文穴部有寀字註云深也一曰竈突从穴从火从求省徐氏音式鍼切字本作寀隸轉作罙訓深與毛傳合然則經罙字當作寀箋之訓冐字當作罙正義罙罙不分疏也

箋云冐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正義曰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隘塞耳今言冐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按方城有二僖四年傳杜預註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水經潕水篇註云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界南北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卽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若南北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山也此一方城也史記齊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文十六年左傳云楚人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杜預註云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水經沔水下篇註云堵水又東北逕上庸郡故庸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羣蠻以叛故滅之以爲縣屬漢中郡漢末又分爲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水又東逕方城亭而北歷麥山下而北逕堵陽縣南北流注于漢謂之堵口此又一方城也楚在殷高宗時其國都不知在何處經言居國南鄉大界與春秋之楚無異故箋據春秋傳方城爲說論地則兩方城俱爲險隘然葉縣方城爲楚北戶又亘六百里箋云方城之隘當指此正義引服子愼註其意謂庸方城非箋意也葉方城山在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四十里庸方城山在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

命于下國箋云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正義曰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于湯時止有七十里耳按契始封在陝西之商州舜末年益封百里當亦其地其後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邱汲郡古文

帝乙二十二年商侯遷于殷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帝癸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卽書序所謂湯始居亳也箋言湯由七十里蓋謂偃師之亳非謂契初封商地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淸經解卷三之百十三終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百十四　學海堂庚申補刊　南海陳部　番禺金錫齡新校　靈川秦培璟舊校

三家詩異文疏證　嘉興馮教授登府著

韓詩

葛覃

惟萋毛作維萋萋惟辭也文選注見揚雄羽獵賦注阮籍詠懷詩注

案毛作維韓作惟毛詩從古文作維三家從今文作惟

朻毛作樛木釋文正義云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

案毛傳下曲曰樛說文木部云高木曰朻下句曰樛徐鍇以尒疋作下句曰朻詩樛本作朻謂尒疋借字當從詩然攷尒疋釋文朻本又作樛朻樛蓋古互通字馬融亦本韓作朻[illegible]本毛尒疋本韓此解說之異

兔罝

施于中馗毛作中逵馗中九交之道也章句文選注見鮑照蕪城賦注王粲從軍詩注顔延之皇太子釋奠會作詩注

案尒疋九達謂之逵釋文云本亦作馗初學記載尒疋注逵一曰馗說文馗九達道也逵字本作馗漢華山亭碑主簿湖陽馗伯馮繇辨云廣韻馗與逵同左傳宣十二年至于逵路釋文逵或馗字魏志武帝紀遼東殷馗裴松之注馗古逵字見三蒼

芣苢毛作苡釋文苢本作苡引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

案苢苡古今文三家从今文

漢廣

不可休思毛作息外傳

案息字是思字之誤釋文云古本皆爾本或作思此以意改耳正義疑休息之字作休思據陸孔所見本已譌作休息毛作傳時本作思字也詩攷序云朱子从韓詩作不可休思今集傳仍作息非王氏所見之本矣顧氏炎武詩本音曰疑是朱子未定之本也余攷宋本集傳經文原作息下注云吳氏曰韓詩作思今本刪去是注大失朱子意矣

江之漾矣毛作永漾長也薛君章句文選注見王粲登樓賦注薛君曰漾長也

案說文于永字引江之永矣云水長也于羕字引江之羕矣訓與永同蓋毛韓之異羕本字漾譌字也尒疋永羕長也詁同故字得通周陳逆簠云子子孫孫羕保用齊侯鎛鐘云士女考壽萬年羕保其身皆通永惠氏棟謂羕卽永者非也

汝墳

汝濆毛作墳後漢書注見周磐傳注

案周磐傳注引韓詩濆水名也與毛異義尒疋釋水注引作濆御覽七十一亦作濆尒疋郭注遵彼汝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水經注濆水亦謂大溵水郡國志注亦作濆孔氏謂字當從土

愵毛作惄如調飢釋文

案說文愵讀與惄同段氏玉裁曰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或曰愵古惄愵通用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引汝墳調飢韓作朝飢

王室如焜雖則如焜毛作燬後漢周磐傳注薛君章句又見韓詩外傳

案薛君曰焜烈火也說文引王室如焜云火也釋文引亦同段氏玉裁謂焜燬一字方言楚人名曰㷄齊人曰燬吳人曰焜燬同之一證

采蘋

于以鬺毛作湘之漢書注見郊祀志顔師古曰鬺亨也

案傳湘亨也廣疋釋言鬺餘也蓋亦鬺字漢郊祀志禹鑄九鼎皆嘗鬺亨上帝鬼神顔注鬺亨一也鬺亨煮而祀也引韓詩于以鬺之爲證史記武帝紀封禪書竝同徐廣云鬺烹煮也玉篇鬲部云鬺煮也則湘鬺古義本通惠氏棟謂湘之訓亨無攷當从韓作鬺說文鬺煮也玉篇鬺與鬺同湘借字也

甘棠

蔽芾毛作甘棠外傳

案芾字本作巿古蔽前之芾亦萉字毛傳蔽芾小皃易豐其沛子夏傳作芾云小也詩蔽芾爾康矣毛訓芾爲小亦芾萉相通之證家語廟制篇亦作蔽萉漢張遷碑又作蔽沛

勿剗毛作翦勿伐篇反釋文剗初勿剗勿敗集韻見上聲

案剗通踐孔氏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疏引鄭注踐讀爲翦是踐與翦古義通故翦得作剗漢書引作勿鬋勿伐韋昭注漢書序傳云剗削也與翦同亦作勿剗蔡邕劉鎭南碑蔽芾甘棠召公聽訟周人勿剗我賴其楨邕本魯詩

羔羊

逶迤毛作委蛇釋文作兒公禕委隋蛇內傳案文見漢隸字源上平五支云出韓詩

案三百篇中多轉注假借之字而委蛇二字連聲轉音爲尤變文畫雖殊義則不別洪氏适十二變之說詳矣又作郁夷漢書引韓詩周道郁夷一作倭遲說文徒平易也同夷一作倭䢲見玉篇一作猗移見列子黃帝篇一作逶迤見唐扶頌一作委遹見劉熊碑一作逶虵見費鳳別碑一作逶迤見逢盛碑同聲通借不止十二變矣內傳一作禕隋亦卽委蛇之異文漢衡方碑云禕隋在公洪适謂本韓詩釋文于尒疋釋訓委委佗佗美也下引詩釋云禕禕宅宅如山如河禕禕者心之美也又華嚴經音義兩引郭注禕謂佳麗美豔之皃今此注在釋訓委委佗佗之下則禕卽委也漢書侯其禕而唐韻禕古音與委通可證隋是隋隨之隸變又同蛇

摽有楳毛作梅釋文莩有梅莩盡落也孟子注音義云韓詩也

案摽說文落也是有莩義莩當作芆漢書食貨志云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發鄭氏曰莩音蔈有梅之蔈莩零落也蔈亦莩字顏注諸書或作殍音義同今孟子注作莩楳古梅字列女傳引墓門有楳說文梅每聲楳或从某案楳梅韓詩作楳所載異字是楳非莩蓋韓亦同毛作摽而不作莩也孟子注恐誤

小星

實毛作寔命不同實有也釋文外傳同

案釋文引韓實有也尒疋注引此亦作實左傳桓六年寔來杜注寔實也漢鄭固碑寔天生德隸辨寔弃實同天實爲之北海景相君銘作寔儀禮覲禮注今文實作寔是古今字鄭氏康成云趙魏之東寔實同聲

何彼茙矣 毛作襛

案說文茙茙衣厚皃字本通襛故襛當从衣从農 宋本宋元本尙作襛 說从毛傳襛猶戎戎也箋云何彼戎戎者乃移之華戎卽茙之省文

柏舟

如有殷憂 毛作隱 文選注 見陸機歎逝賦注向秀思舊賦注謝瞻答靈運詩注劉琨勸進表注阮籍詠懷詩注嵇康養生論注

案殷與隱通易豫殷薦之上帝京房作隱伏生書傳說命以孝子之隱乎鄭注隱痛字或爲殷廣成頌殷起乎山林注殷卽隱劉熊碑勤恤民隱洪氏以殷爲隱上林賦殷天動地善注殷猶隱沈沈殷殷李注一作隱音義同憂心殷殷楚詞章句作隱隱

胡戴 毛作迭 而微戴常也 釋文

案儀禮少牢勿替引之注替古文爲袂或爲戴錢氏大昕曰袂是秩之譌文說文引秩秩大猷作戴是戴卽秩秩卽替之古文 廣韻秩常也釋文訓戴亦曰常 秩迭皆从失得聲是迭戴音近故得借胡常而微言日月有常明胡有時而微也 盧本作戴說文亦有 盧氏文弨曰釋文或字云秩也訓也義不合

日月

報我不術 毛作述 薛君曰術法也 文選注 見劉峻廣絕交論注

案傳述循也述本與術通禮記樂記述者之謂明史記樂書作術者祭義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注術當爲述術省猶循省放光般若經音義術經文作述同余謂毛訓述爲循此述字宜訓以稱述之述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鄭注古文述皆作術漢韓勑後碑其術韓君德政張表碑方伯術職卽述職樊敏碑臣子褒術靈臺碑陰卌里秫術唐扶頌航樂道述金樓子東方朔上武帝書願近術孝文皇帝之事皆述術互通而稱道之謂也薛夫子訓爲法術之術非矣

終風

壇壇 毛作曀 其陰天陰塵也 盧氏云韋句見呂氏讀詩記四說文同案董逌詩故已佚呂氏引之於 韓詩 無韓詩原據

案尒疋釋天陰而風曰曀說文曀陰而風也于壇字下引詩壇壇其陰或本韓詩云壇天陰塵也段氏玉裁云壇卽雨部所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霿霿晦也

擊鼓

于嗟敻 毛作洵 兮敻亦遠也 釋文

案傳洵訓遠敻亦遠也本釋文語蒙洵訓而言故曰亦穀梁文十四年傳敻于乘之國范注敻猶遠廣疋釋詁敻遠也卽本韓詩曹大家注幽通賦敻冥默而不周云敻遠遼也班固典引上哉敻乎相如上林賦儵敻遠去注竝訓遠是敻本字洵是敻之假借也敻有詗政霍見二翻洵亦相倫呼縣二翻音亦相近呂覽盡數篇高誘注亦引作敻正本韓詩 釋文云本或作詗

凱風

簡簡 毛作睍睆 黃鳥載好其音 太平御覽 見九百二十二卷

案御覽影宋本但有簡字無重文第二字空白段氏玉裁曰毛詩睍睆雙聲此簡簡當本雙聲字但御覽空白一字不可攷矣余案今張氏影宋本御覽作簡簡當日王氏所見本作簡簡無疑

谷風

密勿 毛作黽勉 同心密勿僶俛也 文選注 見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賜劉前軍表注

案密勿卽尒疋蠠沒之轉又轉爲黽勉漢書引十月詩黽勉從事亦作密勿禮祭義勿勿諸注勿勿猶勉勉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注猶勉勉密勿重唇黽勉輕唇同位聲近之字薛君訓爲僶俛者唐韓賞告華岳文僶俛在位金石存謂與邶風黽勉同文賦在有無而僶俛黽亦作僶周禮天前後俛唐石經俛作勉是勉俛同

無以下禮 毛作體 外傳 今本外傳作體

案釋名禮體也得其事體也韓詩外傳云禮者首天地之體禮本有體訓故字得通廣疋釋言禮體也本韓詩

簡兮

碩人扈扈 毛作俁俁 美皃 釋文

案初學記引作扈扈正本韓詩傳俁俁容皃大也檀弓爾無扈扈爾釋文大也文選上林賦煌煌扈扈李注引郭注言其光采之盛後漢馮衍傳光扈扈而煬燿章懷太子曰扈扈光采盛也釋文引韓訓扈扈爲美疏于俁俁亦曰容皃美大此音義竝通者

泉水

祕 毛作毖 彼泉水 釋文 說文作泌

案曹全碑甄極毖緯以毖爲祕猶韓以祕爲毖祕毖古蓋通用說文泌字下引作泌泌是本字當是齊魯說

飮餞于坭 毛作禰 釋文

案說文無禰字錢氏大昕曰禰當作𤐬古讀尒如昵高宗肜日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古以昵爲禰則詩地名者亦當从坭矣盧氏文弨云鄭注士虞禮引詩飮餞于泥卽坭字之異文

北門

室人交徧讙 毛作摧 我讙就也 釋文 說文作催 亦已焉哉 毛無亦字 外傳

案鄭箋摧刺譏之言韓作讙讙與唯同篇海云唯撮口也又嗟也玉篇讙讁也與摧訓合韓訓爲就廣疋讙就也當本韓說桂馥札樸云就當爲訧字之誤箋所謂譏刺之言戚學標謂就字𧦝字之譌𧦝字之省說文引作催云相擣也段云猶相迫也音義曰摧或作催據許則催是也亦已焉哉作四字句爲正

靜女

搔首躊躇 毛作踟蹰 躊躇也 薛君曰 文選注 見張衡思元賦注向秀思舊賦注嵇康琴賦注左思招隱詩注引首躊躇禰衡鸚鵡賦注引薛君曰

案廣疋躊躇猶豫也躊猶躇猶豫爲疊韻躊躇猶豫爲雙聲說文本作𨇨箸又作踟跦成公綏嘯賦踟跦步趾又作踶䠥禮三年問躑躅焉踟蹰焉釋文作蹢躅踶躕荀子禮論作躑躅踟躕又易緯是類謀物瑞騣蹋鄭注騣躅猶踟蹰也躑躅或作蹢躅姤初六羸豕孚蹢躅釋文本作躑躅亦卽踟蹰廣疋蹢躅跢跦也蓋急言之曰躑躅徐言之曰踟蹰也

新臺

新臺有漼 毛作洒 河水浘浘 毛作浼浼 漼鮮皃浘浘盛皃 音尾 釋文

案說文漼深也毛傳洒高峻也義本相近韓訓漼鮮皃與毛異浘本通浼段氏玉裁謂浼浼卽亹亹如亹亹文王卽勉勉我王引吳都賦清流亹亹注引韓詩亹水流進皃謂必毛詩浼浼之異文余案亹亹文王崔注亦引作娓娓本音近治假

之字此詩韓作淈淈不作亹亹且選注引韓祇一亹字疑是
鳧鷖在亹之文其非新臺詩可知

嬿燕毛作婉之求嬿婉好皃文選注見張衡西京賦注說文作嫣婉

案嬿正字燕假字亦作嫕並通玉篇女部亦引作嬿婉文選
注廿又廿五又廿九皆引毛詩嬿婉之求此但見韓詩

柏舟

實維我直特毛作相當値也釋文

案五經文字牛部云犆與特同禮王制犆礿諸侯礿犆禘一
犆一祫注犆皆作特少儀喪俟事不犆弔注並作特犆亦猶
直王藻君羔幦虎犆注云犆皆讀如直道而行之直是犆通
直故高誘注呂覽忠廉篇分職篇云特猶直也又傳特匹也
釋文引韓訓直相當値也義亦並同

牆有薺茨毛作釋文

案茨與薺通戴記注引楚茨者茨作薺周禮趨以采薺疏作
茨羣經音辨薺茨也才資切詩楚薺鄭康成讀鄭先學韓詩
音也

不可揚詳毛作也揚猶道也釋文

案揚詳音之轉榍揚之義較毛詳審爲勝

君子偕老

佗佗他他毛作德之美皃釋文

案他古本作它亦或作佗易有他吉唐石經及釋文作它之
死矢靡他唐石經亦作它漢書匡衡傳注引他人是愉作它
尒疋注同一切經音義本委佗德之美皃亦即本韓說文它
作也也作它相似故致譌今蛇變虵沱變池皆譌文也盧氏
文弨云宋本作他他讀詩記引釋文亦作他他是作佗佗後
人依注疏本而改者非也

邦之援媛毛作也援取也釋文

案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箋云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
也亦用韓說孫炎注尒疋美女爲媛曰君子之援助是媛本
有援義援訓助取當是助之誤文范家相謂邦人之取法蓋
不知取是助之譌而强釋之

鶉之奔奔賁賁左傳作人而之毛作無良外傳

案賁與奔通戴記賁軍之將後漢書作奔軍之將周禮虎賁
氏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虎奔孟子音義引丁音虎賁先儒
言如猛虎之奔漢書更名虎賁郎注云賁讀與奔同讀賁如
奔詩賁然來思徐音奔此奔字高誘注呂覽壹行篇亦引作
賁謂其色不純禮記引此亦作賁人而無良語氣較婉

蝃蝀

乃如之人兮也毛作外傳

案說文引詩也多作兮如邦之媛兮玉之瑱兮之類

淇奧

綠藻竹毛作猗猗藻萹茿也釋文石經同綠藻如簀簀積也薛君曰簀綠藻盛如日積也文選注案西京賦注善曰韓詩曰綠藻如簀附篇日薄李匡義資暇集上引藻薳竹釋文韓詩竹作藻音徒沃反云藻萹茿也

案毛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郭注尒疋菉王芻即菉蓐朝采綠
之綠綠是借字釋文萹竹韓詩作茿竹亦茿借字說文艸部
藩水萹茿郭注尒疋竹萹蓄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
食孫炎引詩綠竹猗猗明綠竹爲二艸陸璣艸木疏有草似
竹青綠色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菉竹是二而一之矣孔
氏正義据尒疋王芻萹竹之證驗之是巳而洪氏适据漢書
淇園之竹可以爲楗寇恂爲河內太守伐淇園之竹爲矢百
餘萬以爲綠竹是竹之證朱子集傳淇上多竹漢世猶然然
酈道元注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道元在北魏時已言淇上
所有唯王芻萹艸可見朱子止据漢時言之耳未溯其由始
也朱子謂漢世猶然亦謂淇上及寇恂與景盧同閻氏若璩又謂北土寒冰至冬地
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唯篠竹根深故能晚生故曰根深耐
寒茂被淇苑棱篠竹即箭竹是閻氏亦因洪氏之說而推明
也余謂王芻萹竹毛傳之說證以尒疋說文諸書無可易韓
詩作藩漢石經同石經本魯詩是三家相同也當从韓爲近
古臧氏琳云說文茿萹茿藩水萹茿是毛詩作茿以爲岸萹
筑竹是假借字韓作藩以爲水萹茿經言淇奧是韓較毛爲
勝

有邲匪毛作君子邲美皃也釋文

案匪同斐攷工記梓人則其匪色似不鳴矣注匪即斐大學
引此詩作斐錢氏大昕云說文邲即有匪君子之匪古讀匪
如邲又如彼

赫兮宣咺毛作兮宣顯也釋文

案傳咺宣著也亦有宣義一切經音義宣古文愃愃即咺大
學作喧尒疋作烜並字殊而音同廣疋釋詁烜明也亦明顯
義

考槃

考槃在干澗毛作地下而黃曰干文選注見左思吳都賦注又讀詩記六干墝埆之
處也釋文

案斯干秩秩斯干傳干澗也易鴻漸于干荀王並云山閒澗
水鄭云干水傍故傳水處亦澗義文選注所引說恐非

碩人之傴邁毛作傴美皃釋文

案傳邁寬大皃箋饑意傳箋互異集傳未詳段氏玉裁曰黎爲款之假借讀如科條之科空也毛鄭說皆取空中之意余
謂傴本字从韓爲正廣韻傴美也即本韓詩訓較長

碩人

鱣鮪鱍鱍發發毛作

案傳發發盛皃馬季長曰魚著網尾發發然發即鱍之省文
鱍亦同鮁說文引詩作鮁鮁三家多正字毛多假字也

庶姜巘巘孽孽毛作長皃釋文

案孽同蘖亦即巘也何晏景福殿賦飛櫚翼以軒翥反宇巘
以高驤注巘音孽義並同書若顛木之有由蘖古文作𣎴枿
亦作𡴭巘呂覽過理篇云宋王築爲蘖臺高誘注蘖當作巘
引詩正作巘巘云高長皃釋文脫高字說文木部巘或作櫱
作孽者假字也

庶士有桀朅毛作健也釋文

案桀並與朅偈朅字音近而通伯兮朅兮文選注引作偈訓
桀健與此義合桉廣疋釋詁桀朅皆訓去不如从去義爲長

氓

履體毛作無咎言履幸也釋文吁于毛作嗟女兮外傳

案履與體禮字古每通禮記亦引作履無咎言注履禮也韓
訓履爲幸幸無咎言義較順然履之訓幸於古無徵吁于本
同

芄蘭

垂帶萃悸毛作兮垂皃釋文

案傳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萃說文草聚皃有衆象焉萃悸聲義亦同

能不我狎毛作甲 釋文

案甲狎音義相兼毛傳甲狎也尒疋釋言甲狎也注習狎是甲本有狎義書多方因甲于內亂鄭元王肅皆以甲爲狎

伯兮

偈毛作朅 桀侹也文選注見宋玉高唐賦注韓詩曰偈桀侹也疾驅皃

案偈揭音義竝同釋文偈徤也高唐賦注偈桀侹也侹當是健之譌

焉得諠毛作諼 草諠草忘憂也薛君曰文選注見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

案諠與諼同尒疋釋訓諼忘也淇澳終不可諼兮大學作諠釋文云諼本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蕿字皆同

中谷有蓷

慨毛作嘅 其泣矣外傳

案傳啜泣皃釋名啜惙也心有所念惙然發此聲也音義相同字

清人

二矛重鷮毛作喬 釋文

案傳重喬累荷也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也攷說文鷮走鳴長尾雉也乘輿以爲防釳著馬頭上从鳥喬聲徐鍇曰蔡邕獨斷釳方數寸以插羽也案箋言重喬制卽所謂方釳插羽也第飾于矛上耳然則毛作喬卽鷮之省文耳釋文喬雉名可證也

羔裘

恂毛作洵 直且侯外傳

案溱洧詩洵訏且樂漢書亦引作恂毛是假字

彼已毛作其 之子舍命不偸毛作渝 外傳溱洧如椒聊彼已之子同

案記已通其左氏傳襄廿七年引次章亦作彼已晏子五引亦作已漢蓋寬饒等傳贊注亦引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渝作偸張衡西京賦其樂愉愉與上偸字叶古愉每叶偸故音同得借詩偁人是偸鄭作偸後漢馬融傳注亦引作偸可證又惠氏棟曰舍命不渝乃古語而詩人引之管子小問曰語曰澤命不渝信也澤古通釋亦卽舍周禮鄭注舍采卽釋采月令釋菜一作舍菜是也是此句當从古語原文宋本尒疋釋言疏作赦命不渝

東門之墠

有靖毛作踐 家室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事類賦注太平御覽見九百六十四藝文類聚見八十七又白帖九十九靖作靜竝同

案踐通善曲禮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注踐讀爲善疏踐善也靖亦訓善堯典靜言庸違漢王尊傳引作靖言史記作善言盤庚自作弗靖弗善也是靖踐文異而義不異也靖同靜一切經音義暨愍經第十四卷彰字下云又作靖竫姘靜四形同也

子衿

子寧不詒毛作嗣 音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釋文

案嗣詒台怡竝通書舜讓于德弗嗣今文作不怡文選注引作不台史記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古字怡同詒皆省作台

出其東門

聊樂我魂毛作員 魂神也釋文文選注薛君曰見曹大家東征賦注鮑照舞鶴賦注又鮑照東武吟注

案孔氏正義員云古今字古魂亦與云通釋文本亦作云春秋正義引孝經說曰魂云也又中山經曰其光熊熊其氣魂魂猶言云云是魂云古本同不必从魂本義訓爲神也毛詩蓋本作云作員者後人改也商頌景員維河古文作景云

野有蔓草

清揚睕毛作婉 兮玉篇見面部集韻見上聲五 青陽毛作清揚 宛兮外傳又見文選潘岳射雉賦注薛君章句青靜也

案玉篇云睕眉目之間美皃青陽睕兮今作婉則睕婉古今字釋名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是清本訓青淮南子天得一以清作青陽通揚玉藻揚休注揚讀爲陽詩燎之方揚漢書作陽釋名云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史記黃帝之子青陽逸書及漢律歷志俱作清陽初學記說苑竝引作清陽婉兮當是魯詩

溱洧

方洹洹毛作渙 兮音丸釋文後漢書注同見袁紹傳注又案宋本御覽三十引韓詩注曰洹洹盛皃

案太平御覽引韓詩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後漢書注亦引作洹洹博疋洹洹流皃渙渙春水盛皃字異而義同漢書地理志又引作灌灌說文作汎汎音扶弓反見釋文段氏玉裁云許本必作沇沇胡官切卽洹之別體

恂毛作洵 盱毛作訏 且樂恂盱樂皃也釋文見地理志漢書同

案恂洵同尒疋作詢釋詁詢信也盱大也釋文云本作訏漢書地理志作恂盱注恂信盱大也與箋傳訓同韓云樂皃與毛異呂覽高註稱盱之樂芍華之詩亦恂訏異文

嫙毛作還 子之嫙兮嫙好皃釋文 揖我謂我嬛毛作儇 兮嬛好皃嬛音權釋文

案說文嫙好也字與旋通又與還同古讀旋如瓊音故齊詩作子之營兮還嫙本互通字錢氏大昕曰說文嫙卽子之還兮之還嫙同嬛玉篇嬛尒疋竝訓好蓋本韓詩王氏念孫曰二章云謂我好三章云謂我臧屬詞比事則韓義爲長澤陂二章碩大且卷傳好皃釋文本作婘是其證也

南山

橫由毛作衡從 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釋文

案衡古同橫檀弓今也衡縱疏衡橫也坊記引詩正作橫一切經音義廿四作東西曰廣臧鏞堂云卽橫之譌桉由義當作袤西京賦攷廣袤注南北曰袤與釋文訓合由袤聲相近段氏玉裁云毛詩傳云由從也古隨從與從橫不分二音後漢書從此言之義作由是從由本通說文無由字一切經音義二及六帖二十四引韓詩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仍作從字

盧令

盧泠泠毛作令令 董氏云說文作獜獜

案令泠義別董氏之說不足據也說文作獜獜健也令亦通鏻鏻與獜通从粦爲是直齋書錄解題云廣川詩攷四十卷董逌謨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魯詩尚存可據韓詩雖亡佚猶可參攷逌藏書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逌自言隋唐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人依托爲之然則安得便以爲齊詩尚存其說甚是讀詩記所載董氏說故

不足信王氏收之非矣

敝笱

其魚遺遺毛作唯唯言不能制也釋文

案遺與委蛇之委通趙策遺遺之間注路逶迤卽委蛇字唯遺亦音近得借韓訓遺遺不能制與傳義合

猗嗟

舞則纂毛作選兮言其舞則應雅樂也薛君章句文選班見傳毅舞賦注陸機出東南門行注作纂

案選同纂公孫賀傳晉引斗筲之人何足選卽論語之文朱穆傳注引柏舟不可選也作算書盤庚疏選卽算也算亦與纂通陸機愍思賦樂來日之有繼傷頹年之莫纂義作算竝互通字傳選齊貫中也疏齊于樂節與韓訓纂合今攷文選注作纂卽選異文王伯厚所見本作纂

四矢變毛作反兮變易也釋文

案古讀反如變說文汳水卽汴水顏氏家訓雜藝云言反爲變周禮司爟四時變國火注變猶易也故韓有易訓反輕昏變重昏蓋同位字鄭箋謂四矢皆得故處是巧射也與韓變易之訓相參

葛屨

纖纖毛作摻摻女手纖纖女手之皃文選注見古詩十九首注薛君章句說文作攕攕

案傳摻摻猶纖纖疏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與攕同說文手戈二部玉篇手部皆引作攕攕

綢繆

見此邂遘毛作逅邂遘不固之皃釋文

案淮南俶眞訓孰能解構人閒之事構通覯亦旣覯止鄭訓本易構精之義漢碑有覯無逅故邂覯是陸氏本文如是復注云本又作逅可見毛本亦作覯非謂韓乃作覯也邂亦爲野有蔓草本文王氏引而一之而誤羼入韓詩則以不固之解而通及之耳足利本亦作覯

鴇羽

悠悠倉天毛作蒼外傳

案玉篇山部岔古文倉字倉是蒼之本字禮月令駕倉龍服倉玉衣倉衣漢書蕭望之傳倉頭廬兒漢北海相景君碑于何窮倉楊著碑叩叫穹倉柳敏碑何辜穹倉堯廟碑思如浩倉古竝以倉爲蒼

有杕之杜

逝毛作噬肯適我逝及也釋文

案噬卽尒疋之遾傳噬逮也正援釋訓文逮及也與韓訓合說文有逝無噬然則逝本字噬遾字遾俗字也

車鄰

寺人之伶毛作令使伶釋文

案說文伶弄也使伶也伶爲使伶毛作令省也廣疋令伶也蓋本韓詩說詳余論語攷異

終南

顏如渥沰毛作丹沰赭也沰各反外傳作渥赭釋文

案陸氏云丹如字韓詩作沰音撻各反赭也廣韻亦云沰赭也外傳一作赭沰赭古通邶風赫如渥赭正義言其顏色赫然而赤如厚漬之丹赭也丹赭本同義箋丹赤而澤也

晨風

鴪毛作鴥彼晨風外傳說文作鴪按同鴥

案傳鴥疾飛皃木元虛海賦鴪如驚鳧之失侶鴪亦飛義

東門之枌

穀旦于嗟毛作差釋文

案箋差擇也古差嗟通易大耋之嗟荀爽本作差王子雍于此詩差字音嗟蓋本三家宋本羣經音釋兩引竝作嗟

衡門

可以療毛作樂饑外傳

案箋本作樂饑唐石經初刻作樂後改作㾾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及日本足利古本皆作㾾外傳作療㾾與療同字蔡邕郭有道碑棲遲泌邱李善注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㾾饑則毛亦作㾾太平御覽五十八庾信小園賦竝作㾾饑蓋改㾾爲療也鄭得見古文其箋詩先通三家詩而韓詩受于張恭祖故見于箋者尤多如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爲意思齊古之人無斁斁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鬄皆从韓他如唐風素衣朱繡十月之交爲厲王時作皇矣阮徂共三國名皆从魯作六藝論引孔演圖五際六情本齊詩陋儒或以刪改經文疑之眞不知量也

防有鵲巢

誰侜予娓毛作美娓美也釋文

案說文娓順也余謂卽美字尾與微通書鳥獸孳尾史記作微論語微生畝漢書作尾周禮司徒媺宮室疏引詩以證美宮室是媺卽美从女从𢼸省文微省爲周禮之美从女从尾爲說文之美證以韓詩史記知微娓通卽美也錢氏大昕亦云娓卽美

澤陂

展毛作輾轉伏枕文選注見張華雜詩注

案輾釋文云本又作展周南輾轉反側楚詞章句作展高誘注淮南子引作展輾後作字

碩大且嫺毛作儼薛君曰嫺重頤也見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

案說文嫺字下引詩碩大且嫺徐鍇曰今作儼傳矜莊皃一作儼廣疋嫺美也楊愼古音獵要于感韻嫺音儼亦引韓詩竝聲近義同薛訓重頤卽美義

匪風

匪車揭毛作偈兮漢書王吉傳吉學韓詩

案王吉傳曰揭揭者蓋傷之也揭與偈通見伯兮詩外傳亦作揭

中心怛毛作怛兮王吉傳又外傳

案怛古字路史中三皇紀冉相之道荔其所以宋寥希闊而不繼之豈不怛與注古怛字

七月

六月食鬱及藿毛作薁尒疋疏見釋草疏

案尒疋藿山韭注引韓詩食鬱及藿說文亦引作藿唐韻古音引詩亦作藿叶去聲音奧統下薂棗稻爲一韻蓋竝本韓詩歐陽脩曰七月詩燕齊魯皆無之范家相云御覽明載韓嬰七月之說卽釋文亦引有八月在宇之訓不知歐公何本余按三家惟不及笙詩篇目孔穎達謂漢世詩只三百五篇信然

鴟鴞

徹彼桑杜毛作土釋文

案傳桑土桑根也義同韓而省杜爲土詩目土沮漆漢書廿入上注引作杜董氏逌曰石經作桑杜未知所本方言注亦作桑杜

東山

烝在潒栗 毛作 薪聚薪也 潒力菊反 釋文

案說文有蓼無潒蓼蓼之或字釋文舊本原作蓼力菊反郎蓼蓼者莪之蓼傳蓼蓼長大皃此訓聚薪与毛鄭義殊

四牡

周道倭夷 毛作遲 釋文 見嵇康琴賦注 文選注 周道威夷 毛作倭 薛君曰威夷險也又作威遲 文選注 見顏延之秋胡詩注陸倕石門銘注潘岳金谷集作詩注謝希逸誄注 周道郁夷 漢書地理志 見右扶風郁夷縣注 顏師古曰言使臣乘馬行于此道

案倭與遲通詩棲遲衡門漢婁壽碑作徲徲衡門漢張釋之傳陵遲至于二世注與陵夷同匡謬正俗云古遲夷通用威夷亦卽倭遲之轉孫綽天台賦既克濟于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李注引韓詩訓險潘岳詩迴谿縈曲阻峻坂路威夷亦訓險漢書地理志注一作郁夷桉地理志郁夷縣此字之偶合者郁倭亦一聲之轉臧氏琳云韓詩有文選注薛君章句可證郁夷是魯詩異文也

皇皇者華

莘莘征夫 毛作駪 外傳 國語說文同 又說苑 列女傳同

案駪一作侁侁同莘呂覽有侁氏今作有莘或作有㜪楚詞章句引此作侁晉語說文引作莘竝與韓合蓋駪莘侁㜪竝古通字又班固東都賦俎豆莘莘玉褎賁龔奴文莘莘翼翼皆訓眾多皃與毛傳駪駪訓合

天保

吉圭 毛作蠲 惟 毛作爲 饎 周禮蜡氏注 鄭從三家詩 儀禮注作爲饎

案蠲釋文云舊音圭周禮蜡氏令州里不蠲鄭注蠲讀如吉圭爲饎之圭士虞禮圭爲而哀薦之鄭云圭絜也引吉圭爲饎呂覽尊師篇臨飲食必蠲絜高注蠲讀爲圭孟子必有圭田趙岐注圭潔也廣疋釋詁圭潔也六經奧論三引圭潔也蠲亦訓潔穆天子傳天子具蠲郭注蠲絜也音圭左傳襄十一年師蠲釋文亦音圭董氏引韓亦作吉圭周禮疏大戴禮注引吉又作絜古讀惟皆如爲毛氏曰自是爲之惟如書濟河惟兗州之類是也玉篇惟爲也周禮宮人注引與今詩同

杕杜

檀車綫綫 毛作幝幝 音同 釋文

案釋文幝幝尺善反韓作綫綫音同說文綫偏緩也廣疋綫綫緩也綫一作繟玉篇繟繟猶綫綫也繟與幝通故曰音同幝也段氏玉裁曰毛傳幝幝敝皃說文綫綫偏緩蓋物敝則綫其義相通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曰石經作繟繟 後漢劉陶傳注引 亦無所本

湛露

愔愔 毛作厭厭 夜飲愔愔和悅之皃 釋文 文選注 見左思魏都賦注 嵇康琴賦注 說文作懕

案愔厭古通秦風厭厭良人列女傳引作愔愔毛傳厭厭安也韓詩和悅義竝相近說文引作懕亦云安也

蓁蓁 毛作菁菁 者莪蓁蓁盛皃 文選注 見班固東都賦注 詩注引薛君章句 集韻作葎葎

案說文通謂草木之英爲菁傳菁菁盛皃與蓁蓁同訓蓁亦通溱通典引桃夭其葉蓁蓁作溱集韻引李舟說作葎葎音箋草茂皃亦與蓁通

采芑

蔥衡 毛作珩 周禮注 見玉府注

案注引詩傳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閒疏謂是韓詩國語晉語注引詩傳曰上有蔥珩珩衡通假字古黃衡音通康鼎銘幽黃卽幽衡王莽大布黃千卽衡千衡卽當義禮玉藻正作衡字

車攻

東有圃 毛作甫 草 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 文選注 見班固東都賦注 後漢書注 見班固傳

東有圃草 後漢書注 見馬融傳注

案傳甫大也鄭箋易爲甫田之草甫田卽鄭之圃田蓋本韓詩毛作甫者甫圃通文耳左傳及甫田之北境釋文本亦作圃薛夫子訓圃爲傳仍沿大訓馬融傳注作圃圃是圃之譌文耳錢氏大昕云閻本作圃左傳秦之具圃初學記河南道引此作圃杜預注原圃具圃皆圃名是古本固未譌

吉日

駓駓 毛作儦儦 騃騃 毛作俟俟 趨曰駓 音鄙 行曰騃 音俟 薛君章句 文選注 見張衡西京賦注 馬融傳注

案傳趨則儦儦行則俟俟言鬻之眾多也與薛夫子訓同余謂當从韓作駓騃廣疋駓騃走也玉篇駓駓走皃楚詞逐人駓駓些注走皃說文騃馬行仡仡也廣韻音俟云駓駓異行皃西京賦羣獸駓騃諸書竝如此駉篇以車伾伾釋文云字林作駓

祈父

有母之尸雍 毛作饔 外傳

案傳饔熟食也字本同雍周語佐雝者嘗焉義作饔 雝卽雍字古同 戴記儀禮之雍人卽周禮之內外饔也

白駒

在彼穹谷 毛作空 薛君曰穹谷深谷也 文選注 見班固西都賦注 陸士衡苦寒行詩注

案空穹通周禮攷工記韗人爲皋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曰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毛作空卽穹之假借

斯干

如矢斯朸 毛作棘 朸隅也 旋卽反 釋文 又玉篇

案傳棘稜廉也疏喻室外之廉隅也與朸訓合玉篇朸屋隅也朸通勒神農本艸云天門冬一名顚勒博物志天門冬一名顚棘則勒棘朸竝通字

如鳥斯䩐 毛作革 翅也 釋文 韓詩曰䩐翅也 案釋文引

案革與勒通石鼓文及寅簋文鋚勒作攸革周頌壺銘鋚旗攸勒吳彝銘馬三匹攸勒師酉敦銘中㬎攸勒康鼎銘幽黃鋚勒皆卽詩之鞗革也介疋釋器轡首謂之革郭注轡靶勒是勒革本相通釋文于此詩云韓詩作勒云翅也毛傳訓革爲翼義竝同王氏據宋本釋文蓋作䩐䩐亦勒通字傳革翼也與勒訓同革是假字䩐是正字

載衣之褅 毛作裼 釋文 侯云示之方也 正義音同裼

案褅當作禘正字也毛作裼假字也說文禘緥也引詩載衣之禘廣疋禘謂之褓謂小兒褓褓也毛傳褓緥也釋文云齊人名小兒被爲褓又正義引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褓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侯苞學韓詩者

無羊

或寢或譌 毛作訛 譌覺也 釋文

案訛譌通書平秩南訛周禮疏引伏生大傳作南譌史記同正月詩民之訛言說文及宋書五行志竝引作譌訛字說文所無山海經章莪山有鳥名畢方見則邑有譌火郭注譌亦妖訛字桉傳訛動也動之爲言覺也韓與毛義不殊一切經音義十二訛古文𢾩譌吪三形同

節南山

憂心如炎毛作惔 釋文

案大疋如惔如焚傳惔燎之也徐邈惔音炎韓詩作炎此詩傳云惔燔也憂心如惔蓋謂心如火上灼與大疋如惔義同亦當从韓作炎說文作𤆄𤆄小爇也𤆄炎惔竝聲近義同之字

昊天不庸毛作傭 庸易也 釋文

案庸傭通廣疋云庸代也通傭故有代訓司馬相如傳與保庸雜作義本作傭鄭注禮庸常也本義庸平常猶言平易故韓有易訓

正月

速速毛作蔌 方穀毛多有字 天天是椓後漢書蔡邕傳注韓詩亦同

案盧氏文弨云王伯厚詩攷于韓詩速速方穀天天是椓云出後漢書蔡邕傳且引章懷注云韓詩亦同作穀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也今案蔡邕傳速速方穀天天是椓注先引毛詩之文并引傳牋然後云韓詩亦同謂韓詩同此毛鄭之說也下云此作穀者蓋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方猶竝也乃章懷釋邕之文故用此字今王氏誤以爲韓詩亦同作穀并刪去蓋字而以章懷之說爲韓詩之說不審甚矣予桉王氏原文作速速方穀云後漢蔡邕傳注蓋引章懷注所引毛詩之文以徵速蔌之異文非引蔡邕傳也邕傳作速速方穀天天是加與注異蔡中郎集釋誨亦作天天是加以注云韓詩亦同故入韓詩攷異至速速方穀於異字異義卷中始引漢書注不得混于韓說中也盧氏殆未細攷耳又桉蔌與速同毛傳蔌蔌窶陋皃指王所用之小人也蔡邕傳注速速言鄙陋之小人與傳義合邕爲魯詩蔌作穀椓作加當是魯說蔌作速則韓魯同也楚詞九歌䬃速速而不我親卽蔌蔌也錢氏大昕曰說文無蔌字疑雜荀及蔌之蔌當作餗余亦謂此當从韓作速至韓詩無有字釋文云𣪊蔌方穀本或作方有穀者非也

十月之交

繁毛作番 維司徒 釋文

案蕃與播同又與繁同蕃或作蕃蕃亦省作番嘗卽經文通用之義攷之周禮播之以八音注云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蓋古藩字亦作播尙書大傳云播國率相行事鄭注播讀藩是也藩省作蕃同繁春秋外傳昭二十八年司馬叔游曰寔蕃有徒周書芮良夫解寶蕃有徒義本作繁商書作寶繁有徒繁蕃通作之證也蕃亦省作番史記卜式傳隨牧畜番注同蕃白石神君碑𣱵永番昌義作蕃昌是也則繁蕃蕃番播竝文異而字同繁藩从播轉聲故有婆音風俗通陂者繁也史記河渠書河東守番係索隱云番音婆漢書高帝紀番君蘇林注番音婆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音皤繁欽亦音婆古讀如此

讒口嚻嚻毛作囂 釋文

案漢書五行志莫嚻字宋本 必敗左氏本作莫敖敖卽嚻之省漢書馮衍傳注引此作敖敖嚻亦通字詩聽我嚻嚻傳猶嚻嚻也此詩注疏本作嚻嚻漢書董仲舒傳此民之所以嚻嚻若不足也師古注曰與嚻同

雨無極毛作正

正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劉安世曰嘗讀韓詩云云 見朱子集傳

案雨無正命篇之義先儒卒無定說元城劉氏謂嘗讀韓詩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謂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長短不齊又曰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非是案此詩言饑饉與雨無其極八字義甚合且與下惡國爲一韻而卽舉篇首爲命篇之名後人誤脫極字以正屬上句又脫去此八字遂致異說紛起如序云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以爲政蓋襲公羊星賈如雨之文強以雨字說詩耳而歐陽公亦疑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迥異亦未信爲韓詩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疑後人附會今攷韓詩雖亡而遺義所傳尙可據以攷證漢學何獨于此八字而以爲附會耶朱子以刺幽之說爲非桉此詩曰周宗既滅又曰謂爾遷于皇都或東遷以後詩也吳氏東發曰雨通霸見周伯克尊及頌壺銘以雨爲霸蓋省文霸無正者言天下自此有霸無王也說亦近鑿

熏毛作淪 胥以痡毛作鋪 熏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後漢書注見蔡邕傳注 齊魯韓詩作薰韓詩淪字作薰薰帥也顏師古曰薰薰者謂相薰蒸 熏胥漢書注晉灼曰

案毛傳淪率也晉灼訓薰爲帥卽沿淪訓稭之古義亦無所本師古訓薰爲相薰蒸亦就字作解耳蔡邕釋誨下獲薰胥之辜此魯說也惠氏棟云春秋韓起爲闈薰與閽通胥胥靡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云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淪胥以鋪據此謂詩言王赦有辜反坐無罪以薰胥之刑其說頗有所據桉薰古通勳易艮九三厲薰心荀本作動漢夏承碑帶薰著于王室義作勳唐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勳籠一義卽薰字王復齋鐘鼎款識周𢓜仲簠勳字云帖釋作熏熏卽薰省是薰勳相通之證詩人蓋謂有勳之臣痡鋪通字我僕痡矣釋文本又作鋪

小旻

謀猶回遹毛作猷 回遹 釋文 謀猷毛作猶 回泬文選注見班固幽通賦注 薛君曰回邪辟也見潘岳西征賦注 民雖靡膴毛作腜 猶無幾何 釋文

案猶猷通書盤庚女分猷念以相從漢石經作猶其猶可撲滅古文尙書作猷尒疋引詩猶來無棄實命不猶竝作猷袁良碑平仲小國之卿其儉猷稱洪适云以猷爲猶韓詩猶皆作猷如外傳引遠猶辰告及王猶允塞竝作猷馭本音聿古曰字作聿聿同遹禮引遹追來孝作聿說文引遹求厥甯作吹欥亦古聿字古人同音通借不必定正字釋文引韓馭字云義同者是也原文脫去義同二字文選注引作泬桉潘岳西征賦事回泬而好還李善引薛君曰回泬邪僻也攷後漢仲長統傳用明居𡨴回泬于曩時回泬猶攜互不齊一也唐書裴延齡傳贊君臣回泬皆與回通同古从穴从矞之字多通如䢕從晨風韓作鷸漢書鴥通譎宊或作鐍文選注一作迥穴宋玉風賦眩眩雷聲迥穴錯迕李注迥穴風不定皃亦卽回遹之異文膴作腜王肅讀膴爲幠云大也小疋亂如此幠郭注尒疋亦作憮膴幠憮古通膴亦與腜

通文選引周原膴膴作腜腜膴腜亦即𦧲重脣之分

是用不就毛作集 外傳

案傳集就也大明有命既集亦云集就也箋云天命將有所依就也一曰集謂成就也廣疋釋詁集就也即本韓詩集木有就訓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蔡石經集作就熊朋來經說亦云集一作就皆成就之義大戴禮嫁則集寡則謬吳越春秋河上歌集協流集亦有就音

小宛

翰飛厲毛作戾天薛君曰厲附也見班固西都賦注 文選注

案戾與厲通國策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高誘注虛墟同居宅無人爲虛死而無後曰厲是戾作厲也校說文無唳字新坿有之鈕非石云唳本作戾通作厲攷謝惠連秋懷詩寥戾度雲漢洛神賦聲哀厲而彌長嘯賦聲激曜而淸厲笙賦蔂鸞音激以厲聲又云悽戾酸辛戾厲皆同義莊子大宗師云女夢爲鳥而厲乎天亦韓詩意薛君訓附附與傅通即亦傅于天之義廣疋釋詁厲附近也亦戾義之推余校厲列古通論語子溫而厲釋文一本作列祭法厲山氏國語引作烈山氏是也厲亦有列義

哀我疹毛作填寡疹苦也 釋文

案填即瘨之借字傳填盡也疹與疢同越語疾疢貧病與瘨音義亦同錢氏大昕曰說文疹即瘨我以旱之瘨亦即此詩之填也疹亦胗說文胗脣瘍籀文作疹

宜犴毛作岸宜獄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釋文 初學記漢書刑法志注韋昭云亦同

案岸當作犴古以爲獄名淮南說林訓亡犴不可再漢刑法志獄犴不平後漢崔駰傳獄犴塡滿梁武帝詔鉗鈦之刑歲積犴𤵸犴是也周禮射人注引作宜豻說文于豻字下云豻亦从犬引詩宜犴宜獄蓋亦本韓鹽鐵論初學記荀子注亦引作犴毛作岸借字也

小弁

惄焉如疛毛作擣 除又反 釋文

案傳擣心疾也說文疛小腹痛也讀若紂擣古禂字見史記龜筴傳注與疛音義竝同錢氏大昕曰說文疛即惄焉如擣之擣盧氏文弨曰呂覽盡數篇氣鬱處腹則爲張爲疛高誘注疛跳動也蓋亦與擣義相近

雚葦毛作萑葦淠淠 外傳

案萑古作雚同字也左昭二十年傳取人于萑苻之澤唐石經初刻作雚易說卦傳爲萑葦石經亦作雚韓非子內儲篇及水經注引左傳雚葦竝作雚

巧言

昊天大泰今作憮 外傳

案經傳沿革例曰蜀本越本興國本皆作泰余仁仲本建本作大釋文亦作大音泰太字古作大無作太作泰者自范蔚宗撰後漢書避父諱遂改从太是太爲范所改也泰古亦作大書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注大會以誓眾王伯厚謂大誓與大誥同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尚書改作泰然隋顧彪作古文尚書義疏已稱泰誓則非始于包矣又繁陽令楊君碑大夫人始作泰洪适隸釋云魏元丕碑魏君之母作泰夫人以泰爲太皆出後人要知經文中無以泰爲太者且就詩而言巧言之大憮猶巷伯之大甚也他如大王大任大人大師之類俱作大音泰何獨于此詩大作泰乎當从韓爲古新序亦引作大唐石經作泰

僭始既減毛作涵 減少也 釋文

案傳涵容也箋音咸咸與函通函即涵之省周禮伊耆氏共其杖咸注咸讀爲函咸又與減通月令水泉咸竭呂覽仲冬紀作減左傳昭十四年不爲末減王肅家語注云左傳作咸漢書上咸五徐廣曰咸一作函一作減一作減本作減石奮傳九卿咸宣服虔音減損之減百官公卿表咸宣師古注咸音減省之減史記酷吏作減宣攷工記燕無函鄭司農讀如國君含垢之含文苑英華六百九十于公異代人行在起居表云小異咸秦之氣唐類表作函秦則減涵本通釋文就減本字訓少廣疋釋詁減少也即本韓詩

匪其止恭毛作共惟毛作維王之卭 外傳

案古恭字或作共尚書徽柔懿恭漢石經作共左傳僖二十七年杞不共也杜注本作恭史記屈原傳共承嘉惠漢書宣帝紀共京后華由廟碑肅共壇場皆以共爲恭韓詩外傳凡四引皆作恭維作惟廣韻惟謀也思也維豈也隅也持也繫也唯獨也然三字經文每通用尚書皆作惟詩皆作維左傳皆作唯蓋原文如此

趯趯毛作躍躍毚兔趯趯往來兒 韓詩章句見史記春申君列傳注

案趯與躍同周南趯趯阜螽傳躍也後漢班固傳南趯朱垠章懷太子注曰躍也漢書李尋傳涌趯邪陰師古注曰讀與踊躍同尒疋躍躍迅也釋文余祈反是讀如魚躍之躍此詩釋文他狄反本讀如趯

何人斯

我心施毛作易也施善也 釋文

案皇矣施於孫子箋施猶易也論語君子不施其親何晏注施易也施本訓易故字得通又校此施字當从支讀與下知字叶韓詩爲善左傳僖二十四年施者未厭注施功勞也廣韻施惠也與善訓不遠

大東

嬥嬥毛作佻公子往來兒 音挑 釋文 粲粲毛作粲衣服薛君曰盛兒也 文選注 見藉田賦注 鸚鵡賦注

案經文中从兆从翟之字多通周禮守祧故書作濯尚書顧命王乃洮頮水鄭訓洮爲濯故佻亦可作嬥說文嬥直好兒猶言若若楚詞引作若若公子大東釋文云嬥本或作窕窕亦好兒廣疋釋訓嬥嬥好也是音義竝同若傳訓佻爲獨行釋文訓嬥爲往來皆因既往既來句而釋之玉篇廣韻竝云嬥嬥往來兒粲與粲音義相近鸚鵡賦粲粲麗容正盛兒故援以爲訓

四月

百卉俱毛作具腓腓變也俱變而黃也 文選注 見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

亂離斯莫毛作瘼莫散也 薛君曰 文選注 見潘岳關中詩注任昉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

案箋具猶皆也本作俱義叔于田火烈具舉毛曰具俱也莫通瘼小疋莫此下民以莫爲瘼薛訓散較傳訓病爲長言亂離斯民散其何所歸耶斯莫亦祇瘼矣爲順腓釋文亦訓變又校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韓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說苑政理亦作爰集傳本云家語作奚下云奚何也今刪去是注

改叚爲矣非朱子本意矣

小明

眷眷懷顧毛作睠睠懷顧　文選注見王粲登樓賦注張衡思玄賦注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陸機答賈謐詩注張茂先勵志詩盧諶贈劉琨詩注

靜恭爾位毛作靖共爾位　外傳

案玉篇云睠同眷大東睠言顧之後漢劉陶傳荀子宥坐篇皆引作眷皇矣乃眷西顧同睠段氏玉裁云凡眷顧並言顧者還視也眷者顧之深也故毛傳曰睠反顧也引伸之訓爲眷屬靖同靜見東門之墠共同恭見巧言案文選王粲從軍詩注引作眷眷懷歸當即懷顧因豈不懷歸而誤

楚茨

禮義毛作禮儀卒度　外傳

案說文云義者己之威儀也古書儀但爲義周禮肆師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也若楊信碑追念義刑本大疋儀刑文王文左傳郲儀父漢書鄒陽傳作義父呂覽闔閭有臣文之儀墨子作文義虢叔大林鐘銘威儀作威義皆以義爲儀之證

馥芬毛作苾芬孝祀　薛君曰馥香皃也　文選注見蘇武古詩四篇注　眾經音義十四引作香氣

案苾與飶同有飶其香廣疋馥馥芬芬香也即信南山苾苾芬芬何晏景福殿賦馥馥芬芬漢帝堯碑生自馥芬張表碑有馥其馨皆本韓詩說文有苾無馥許君蓋从毛也

信南山

維禹敶毛作甸之　周禮稍人注　疏云韓詩

案周禮春官大宗伯若大甸注讀爲田肆師凡師甸釋文音田甸故可通田釋文田有陳音陳公子完後故从田爲氏說文田陳也晉語侯之見侯果喪其田音陳蓋古田甸陳並同聲而廣韻以敶爲古陳字　義雲章云敶古陳字古有敶侯敦即陳侯　然說文陳爲陳國敶爲軍敶兩義俱呈本非今古又案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爲甸讀爲維禹敶之之敶同疏云敶是軍陳故訓爲乘出車一乘可以爲軍故改云乘不曰甸也則甸有乘義敶有乘訓義又交通斯則然矣

畇畇毛作原隰　周禮注　見均人注

案均人公旬注旬均也讀如畇畇原隰之畇疏云詩畇畇是均田之義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傳旬言陰均也古旬勻相假字毛傳畇畇墾辟皃黃公紹曰當爲墾田也或作畇是畇畇之本字鄭先通韓詩注禮皆用韓說也

壃毛作疆場有瓜　外傳

案壃同彊易行地无彊釋文或作壃禮不越疆而弔人釋文本亦作壃尒疋郭注疆場境界今本釋文作壃史記晉世家出壃乃免同彊彊本字作畺載師任畺地伯角父敦萬年無畺說文畺界也从弓爲後人所加

甫田

菿毛作倬彼甫田　菿卓也音同　釋文　尒疋釋詁菿大也　疏引菿彼圃田　說文卓大也

案尒疋釋詁菿大也郭注未詳疏引韓詩攷說文菿艸大也卓亦訓大卓通倬則卓菿同訓段氏云卓聲到聲古同部菿當从艸王篇艸部引韓詩作菿都角切菿捕具也又作罩字與今釋文尒疋及邢昺疏並从竹誤也陸佃注引韓亦作菿又各本說文作菽字書無此字亦菿之誤甫圃古通

大田

卜毛作畀炎火卜報也　釋文

案卜畀一聲之轉田祖即炎帝亦偁火帝訓卜爲報即祈報之報蓋謂報此炎帝較毛義長

有渰淒淒毛作萋萋　興雲毛作雨祁祁　外傳　漢書同　見食貨志

案釋文本作興雲而以興雨爲是顏氏家訓據班固靈臺詩祁祁閔旐即引之推說亦以興雲爲誤唐石經亦作興雨皆惑于顏氏之說也呂覽務本篇漢書食貨志洪适隸釋無極山碑皆作興雲並與外傳合梁氏玉繩云鹽鐵論漢左雄傳皆作興雨是興雨爲是錢氏大昕曰之推雖以興雲爲誤不聞據他本正之則南北朝本亦皆作興雲矣大疋韓奕篇祁祁如雲可證祁祁爲雲行皃非轉寫之誤左雄傳或是後人校改又柀觸石興雲雨我農桑西嶽華山碑文也興雲降雨開母碑文也蔡邕伯夷叔齊碑天尋興雲即降甘雨蔡爲魯詩亦作雲不得撰甘雨祁祁之一證而遂以興雲爲非萋萋說文及呂氏春秋廣韻五十琰初學記一白帖二並作淒淒與漢書外傳同柀兼葭萋萋釋文本亦作淒淒唐石經宋本同渰呂覽作晻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作黤

鴛鴦

莝毛作摧委也　釋文

案傳摧莝也箋今莝字是摧莝同也當从韓作莝釋文引韓訓委謂委其莝薪之食釋文音采臥反即莝音

車舝

以慍毛作慰我心慍恚也　釋文

案說文慰安也一曰恚也韓訓慍爲恚與慰義同廣疋慍恚也慍慰蓋同聲相近釋文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意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則怨本慰字第一訓與慍之訓恚同此申韓同也段氏玉裁曰訓慰爲怨猶訓亂爲治訓徂爲存

賓之初筵

威儀昄昄毛作反反　蒲板反善皃　釋文

案傳反反重愼也昄說文大也尒疋釋詁同此亦同音通借之字昄訓善於義爲近

采菽

便便毛作平平左右便便閑雅之皃　釋文

案便平通亦通辨尙書平章百姓大傳作辯章史記作便章平秩南訛伏生作便秩鄭作辯秩此詩左傳引作便蕃與此同說文便安也即閑雅之義

角弓

福祿膍毛作膍之　釋文

案膍譌文也當作膍膍亦作肶見廣韻膍本字肶或字膍俗字

人毛作民之無良　後漢書注　見章帝紀注

案作人字爲長說苑引作人而不良則魯說也

如食儀毛作宜饇儀我也　釋文

案古書儀皆爲義釋名曰義者宜也蒸民傳儀宜也曾子大孝篇義者宜此者也義即儀之省本有宜訓也國語楚莊采服之宜周禮春官序官司農注作采服之儀是儀宜並通韓訓儀爲我春秋繁露儀之爲言我也說文義字从我从羊三百篇中儀字凡十見並與莪阿何爲韻蓼蓼者莪漢碑文俱作蓼儀或作蓼義禮學記蛾子時術之義本作蟻易鼎耳革

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菁菁者莪下叶樂且有儀可證
儀从我得聲故有我訓宜說文宀部宜从宀之一上多古文
省作宜當从多得聲與義音近後人誤以儀宜字从攴部于
是唐明皇以洪範頗義非韻易無頗爲無陂是蓋不知古讀
義爲我也廣疋釋言儀宜也蓋本韓詩

雨雪麃麃毛作瀌瀌 外傳 曣晛毛作見晛聿毛作曰消曣晛日出也釋文
案漢書荀子並引作麃與外傳同說文𣊫姓無雲暫見也𣊫
同曣亦通晏廣疋曣暥煥也卽韓詩之曣晛玉篇晛與曣同
荀子非相篇作晏然聿消晏通曣然卽曣省曰作聿釋文云
劉向同作聿劉傳魯詩者也則韓魯同也穆天子傳注聿猶
曰也漢班固幽通賦欥中龢爲庶幾今顏注欥古聿字欥亦
曰之異文故說文于欥字亦訓爲詞古曰字通聿邢曰爲敃
歲漢書食貨志作聿大疋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王逸楚
詞章句引作聿是也聿又與遹通說文引大疋遹求厥寧作
欥禮記引遹追來孝作聿是欥曰遹聿俱古今互通之字

菀柳

上帝甚慆毛作蹈 無自瘵焉外傳 集傳云蹈當作神 宋本集傳云蹈戰國策作神 案
案鄭讀蹈爲悼戰國策作神是悼之誤古本本是𨁊字眾經
音義五引韓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化也毛作蹈云動也義
相近則韓本作陶原文失引陶蹈亦通騊介陶陶傳陶陶驅
馳之皃釋文音徒報反廣疋蹈蹈行也音義相近之字外傳
作慆本字蹈假字

都人士 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正義 左傳襄十四年引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服虔曰逸詩也
案三家立學官毛不得立故服虔以爲逸詩禮記注亦言毛
氏有之三家則亡

采綠

薄言覩毛作觀者釋文
案覩覯義同

白華

泱泱毛作英英白雲 視我怖怖毛作邁邁 孚吠反 說文同 意不悅好也釋文
案潘岳射雉賦天泱泱以垂雲注泱與英古字通怖說文很
怒也从心市聲引此詩與釋文同怖邁蓋同聲相近毛公曰
邁邁不悅也與怖怖訓合顧氏詩本音云念子懆懆韓詩及
說文並作怖怖孚吠反入韻今作懆懆不入韻案怖怖是邁
邁異文顧誤也段氏曰邁邁卽怖怖之假

緜蠻禮記作緡蠻 緜蠻文貌 薛君章句文選注 見何晏景福殿賦注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案緜與緡通緡當从系昏閻若璩曰緡蠻黃鳥毛傳緜蠻小
鳥皃雖朱子前有長樂劉氏訓緜蠻作鳥聲終當从毛及韓
詩薛君章句文皃爲是

何草不黃

何人不鰥毛作矜 曹氏云 平諸詩說
案足利本正作鰥矜與鰥通魏石經左傳遺字征鰥漢北海
相景君銘元元鰥寡皆矜之本文經文中鰥多作矜大傳鴻
範云毋侮矜寡史記作鰥又大傳呂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
傳作哀鰥則并以矜之本義借鰥字矣論衡引亦作何人不
鰥七經攷文載古本毛詩同然以爲韓詩則未見所本

皇清經解卷三之百十四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三之百十五

三家詩異文疏證

嘉興馮教授登府著 學海堂 庚申補刊 嘉應吳梅修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韓詩

大明

天難訦毛作忱斯外傳 說文作諶 天謂毛作位殷適使不俠毛作挾四方外傳
案書大誥天棐忱辭說文引作諶諶通訦爾雅釋詁注燕岱
東齊謂信曰諶疏棱方言作訦則諶訦忱並通天位作天謂
猶言帝謂也俠與挾通前漢書季布傳任俠有名師古曰俠
之言挾以力俠輔人也是俠有挾義又叔孫通傳殿下郎中
俠陛法言滕灌樊酈曰俠介俠並與挾同

磬毛作俔天之妹 磬譬也正義 釋文
案傳俔磬也韓俔作磬音義相兼箋云如天之有弟孔氏曰
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說文俔譬喻也徐鍇按詩篇
譬猶天妹也惠氏棟曰毛不曰譬而曰磬者毛蓋讀俔爲磬
也戚學標云內則孔疏隱義云齊以相絞訐爲掉磬庾氏云
齊人謂之差訐卽讀俔如磬之類段氏云磬玉篇廣韻並作
罄盡也騁馬曰罄語意略同猶云竟是天之妹

檀車皇皇毛作煌 外傳
案白虎通皇者煌煌人莫違也小雅朱芾斯皇箋猶煌煌也
皇皇者華傳猶煌煌

亮毛作涼彼武王 亮相也釋文 見漢書王莽傳
案錢氏大昕曰亮亦漢時俗字故說文不收今尚書爾雅皆
用晉人本孟子注雖出漢儒亦經俗師轉寫故皆有亮字𡨄
經無之尚書亮采亮天工亮陰亮皆訓信當用諒字畢命弼
亮訓佐當用倞字涼彼武王毛訓佐涼曰不可鄭訓信則諒
倞俱通作涼漢人分隸往往以亮爲倞蓋隸變移入于京下
本作亮又省中一筆遂爲亮字余按說文兀部明有㹊字徐
鍇曰今隸變作亮漢相名亮已見三國錢說非也韓訓相與
毛傳涼訓佐合釋文云涼本作諒足利本作諒文選李蕭遠
運命論注引同廣雅釋言亮相也盍本韓詩

緜

周原腜腜毛作膴 莫來反文選注 見左思魏都賦注
案張載注魏都賦腜腜美也釋文膴膴美也韓詩同蓋謂韓
與毛同也與文選注異疑釋文有脫誤腜與飴謀龜止時韻
尤洽當讀如梅與左傳原田每每亦音義相同

皋門有閌毛作伉 閌盛皃釋文
案傳伉高皃伉與閌同說文閌閬高門也左思魏都賦高門
有閌李注閌與伉同揚雄傳閌閬閬其寥廓兮顏注高門
同伉則閌宜从毛訓高皃

棫樸

亹亹文王毛作勉勉我王 外傳
錢氏大昕曰亹轉爲勉爾雅亹亹勉也一聲之轉荀子亦作
亹亹我王白虎通引與外傳同則韓魯一也又按禮器君子
達亹亹焉鄭注亹亹勉勉也周語亹亹怵惕韋昭注亹亹勉

勉也此詩小序及董氏皆屬文王朱子亦曰詠歌文王之德而以辟王爲周公追稱獨具炬見陸奎勳以六師及之句疑爲武王詩又謂是成王詩俱鑿空之說觀外傳我王作文王詩有明文古義爲不可易矣

旱麓 國語作鹿 案此亦不定屬韓

案鹿是麓之省春秋沙麓崩王制注作鹿周禮虞衡掌山澤林麓左氏傳山林之木衡鹿守之尙書納于大麓魏受禪碑作大鹿易屯卽鹿无虞釋文云王肅作麓知二字通

延毛作施 于條枚 外傳呂氏春秋同

案施于孫子箋施猶延也是施有延訓鄭于此詩箋云延蔓于木之枚朱氏彝尊云木而茂盛則當作延矣韓詩是也

思齊

古之人無擇毛作斁 董氏云見呂氏讀詩記

案箋云古之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則鄭亦以斁爲擇鄭箋詩先通三家此詩箋與條枚箋當是韓說也

皇矣

其菑其殪毛作翳 菑反草也殪因也因高填下也 釋文

案毛公曰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本爾雅釋木立死甾蔽者翳注引詩其樴其翳說文訓殪曰死也釋名殪翳也殪有翳訓故字可通韓訓殪爲因謂因高填下也爾雅蔽者翳孔詩疏引作斃者翳郭注樹蔭翳覆地者卽因高填下之意

唯毛作維 此文王毛作王季 春秋正義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

案左氏昭廿七年傳成鱄對魏舒引此詩曰此文德也王肅及韓嬰同是古今然也唯維惟同

莫毛作貊 其德音 左傳樂記同 莫定也 釋文

案傳貊靜也鄭箋及樂記莫其德音注云德正應和曰莫蓋卽本左傳成鱄引此詩訓莫字之文孔氏疏云莫然而靖定其道德之音則皆作莫矣爾雅釋詁莫貊定也卽本韓訓錢氏大昕曰貊有陌音莫與貊古文通用

與爾隆毛作臨 衝 釋文

案惠氏棟云臨當爲隆桓寬鹽鐵論曰衝隆不足以爲彊高城不足以爲固衝爲衝車隆爲隆車後漢殤帝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東京爲臨慮亦避諱也然則毛公曰臨臨車也衝衝車也當爲隆孔氏不知此而以臨下之臨疏之非矣又按隆與臨古同聲臨廣雅大也韓大車也戚學標云雲漢上帝不臨與蟲宗躬叶亦隆字避諱而改也臨亦有隆音司馬相如長門賦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不肯以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可證陳長發稽古篇云今北土人語猶呼臨爲隆齊詩仍作臨衝見後漢伏湛傳

生民

拂毛作茀 詩同 厥豐草 拂弗也 釋文 或舂或抗毛作揄 周禮注見女奴注董氏引韓

案傳茀治也言治去茂草也廣雅釋詁拂拔也同音通借字揄傳云抒臼也說文引揄作舀舀或作抗䑂周禮地官女奴舂抗二人注女奴能舂與抗者抗抒臼也引詩或舂或抗又儀禮有司徹云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挑謂之㪷讀如或舂或抗之抗今文挑作抗疏云讀从詩或舂或抗彼注注指毛抗抒臼也則揄古本作抗三家當有作抗者舀抗䑂揄挑五字竝聲近義同依正字當从舀董氏以或抗爲韓詩無所據

公劉

芮阸毛作鞫 周禮注作汭阸 之卽 阸讀與鞫同 就芮阸之閒耳 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 漢書地理志注師古曰云云

案漢地理志引詩芮阸之卽阸讀與鞫同蘇氏曰芮鞫芮水之外也箋以芮爲水內以鞫爲水外其注周禮職方雍州其川涇汭作汭涀涀作以汭爲水名此正本韓詩箋詩時仍本毛詩故二注有異攷說文芮草生皃讀若汭此詩芮字當从汭漢地理志芮水出右扶風汧縣西北東入涇詩芮阸雍州川也汭阸謂汭水之外也

板

誘毛作牖 民孔易 外傳

案誘古文作羑尚書大傳西伯既戡耆紂囚之牖里本作羑里羑同誘通牖易坎納約自牖陸績作誘戴記樂記引此詩正作誘與外傳同正義云牖與誘同 牖假字誘進善也於義誘字爲長

蕩

其命匪訦毛作諶 外傳 以無倍無側毛作時無背無側 外傳

案諶訦通見大明說字釋文倍與陪通定二年傳分之土田陪敦杜注陪增也亦作倍僖卅年傳焉用亡鄭以倍鄰唐石經及宋本竝作陪倍同背荀子非相篇卿則不若偝則謾之偝或作倍亦作背坊記則民不偝偝卽背字同倍禹貢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漢書作倍尾三字竝通時作以與以無陪無卿句法同

抑

遠猷毛作猶 辰告 外傳 荒愖毛作湛 于酒 外傳 告毛作質 爾人民 無言不酬毛作讎 子孫承承毛作繩繩 外傳 嗚毛作於 歎詞也 文選注見涵 [illegible] 聿毛作曰 喪厥國 釋文

猷同猶聿同曰愖同湛竝見前讎與酬通毛傳讎用也集韻譬古文作屬疑用字之誤後漢陳球傳御覽四百七十九竝引作酬藝文類聚三十一引作詶卽酬字戰國策屬之譬旂高誘注與酬酢同告鹽鐵論引作誥爾人民誥卽告說苑作告繩與乘通縣詩其繩則直釋文本或作乘繩承亦同音假通字爾雅注引作繩鳥古省作於說文烏字下引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助氣之義正譌云於古烏字孝鳥也烏見怪則鳴故借爲烏呼字歎聲嗚本从烏後人加口作嗚

桑柔

往毛作征 以中垢 外傳

案征往形相涉而譌也

雲漢

如炎毛作惔 如焚 後漢書注 章帝紀傳注 見 胡寧疹毛作瘨 我以旱 疹恥各反 重也 釋文

案惔當作炎說見節南山錢氏大昕曰說文疹卽瘨我以旱之瘨余案疹通眕釋言眕重也隱三年傳憾而能眕者杜注不能自安自重故韓訓疹亦云重也

鬱毛作蘊 隆爞爞毛作蟲 釋文 爞徒東切後漢書注 見竇皇后紀注

案釋言鬱氣也注鬱然气出蘊通苑小雅我心苑結集韻苑同蘊鬱亦通苑鬱彼北林周禮注作宛宛卽苑之省竝展轉相通之字蟲是爞之省玉篇爞熏也集韻云本作烔則爞是或字札樸云

同蟲聲相近故烔或作爞說文赨赤色从赤蟲省聲詩燮赤从火而蟲則不省蓋爞烔皆赨之或體又攷華嚴經音義下引韓詩傳烔謂燒艸傳火盛也埤雅

烱烱然熱皃也毛傳蟲蟲而熱也義並同

崧高

王踐 毛作纘 之事踐任也 釋文

案箋纘繼也言王使之繼其故諸侯之事解甚紆不如从韓作踐訓任言王任之以南國之事義較順

烝民

夙夜匪懈 毛作解 外傳

案漢陳球碑夙夜匪解字原云義作懈

韓奕

有晫 毛作倬 其道晫明也 釋文

案釋文引韓晫明也箋倬明著玉篇晫明盛皃訓並同作倬者借字也廣雅釋詁晫明也亦本韓詩

常武

敷 毛作鋪 敦淮濆敷大也敦迫 民民 毛作緜 翼翼 釋文

案左傳引敷時繹思作鋪班固傳桑麻敷芬文選作鋪菜皆鋪敷相通之證緜作民釋文引韓詩民民靚也載芟緜緜其麃釋文引韓亦作民民訓眾民緜一音之轉

王猷 毛作猶 允塞 外傳

案猷猶同見前

召旻

我居御 毛作圉 卒荒 外傳

案圉與禦通桑柔孔棘我圉箋云當作禦漢書注引曾是彊禦作圉引不畏彊禦同莊子其來不可圉注與禦同列子禦寇戰國策作圉御亦禦之省鄉風亦以御冬作止禦之禦訓則以圉為御猶以禦為圉也又圉即圄通作衙漢景君銘強衙改節衙亦禦之借

維天之命

惟 毛作維 念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 見歐陽堅石臨終詩注

案維惟古今文見前

天作

彼徂者矣 毛作 岐有夷之行 薛君傳 後漢書注 見西南夷列傳 注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 彼

岨 毛作徂 者岐 沈括引後漢書朱浮傳

案困學紀聞曰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朱浮亦無岨字與文故此列薛君傳于前列沈夢溪所引于後以證其誤也傳箋皆訓徂為往而於矣字斷句朱子沿沈氏之誤作岨故訓險僻而定讀岐字絕句攷說苑引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岐字連下讀而多其字外傳云岐有夷之行朱子作岐字斷于義未安薛訓岐道雖僻而人不難蓋為有夷之行解也徂字訓往無險僻義 蘇氏傳以徂為文王之遊歐陽本義以彼作矣之彼為指太王義俱未安 呂氏曰太王文王雖往而其岨易可行之道昭然皆與山俱存而未嘗忘也亦以徂為岨訓險 彼字即承高山而言

時邁

薄言振 毛作震 之振奮也 薛君傳 文選注 後漢書注 見李固傳注 見揚雄甘泉賦注張衡七命注引薛君章句曰振猶奮也

案震振通釋文載張倫本易振恆作震恆虞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周禮大祝注震動或作振董是也公羊傳九年傳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

思文

貽我嘉麰 毛作來牟 文選注引外傳云云 見班固典引注引薛君曰麰大麥也

案傳牟麥也箋赤烏以牟麥俱來蓋本大誓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引詩詒我來麰亦本大誓五至以穀俱來之文而歐陽公詩論疑毛鄭之說王伯厚謂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麰麰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厚非此駁歐公是也余按牟與麰麰同牟蓋古省文牟之訓麥無可易來當从行來之來以來為小麥蓋本牟為大麥而附會之其說始見于廣疋非古訓也古讀來皆如離如左傳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吳鼓吹曲啟皇其埀將來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儀禮來女孝孫注來讀為釐釐來並通故封事一作釐向本傳魯詩者也外傳又以來為嘉嘉釐蓋猶嘉禾也

噫嘻

帥 毛作率 時農夫 薛君章句 見潘岳秋興賦注 文選注

案率說文本作衛从行率聲借作率帥是通字也顧藹吉云率本捕鳥畢經典相承以為率循之率或通作帥不更用衛字余攷古皆用衛字石鼓文悉衛左右戴記衛性之謂道魏石經[illegible]古文類如此玉篇本訓循說文長箋云自詛楚文衛諸侯之兵因借同音之帥春秋凡諸衛師之衛石經並改从帥者非余攷唐石經于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仍作率率尚是衛之借作帥者非古矣此當从毛作率

振鷺

在此無射 毛作斁 射厭也 薛君章句 後漢書注 見曹昭傳注 中庸引同

案思齊無射亦保射義作斁箋依字訓為射藝之射失之董氏春秋繁露亦引作射無射于人斯禮記作斁

潛

涔 毛作潛 涔潛古今字正義 又音岑 涔魚池也 釋文 文選注 見馬融長笛賦注引薛君章句

案尚書禹貢沱潛既道史記及薛本皆作沱涔王氏炎曰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即古潛字山海經大時之山涔水出焉郎潛水正義蓋謂古今字也傳潛糝也尒疋糝謂之涔孫炎注積柴養魚曰糝故薛訓魚池又小尒疋魚之所息謂之槮槮糝也淮南子說林訓罧者扣舟高注罧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今兗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為罧幽州名之曰涔罧與糝同涔與潛槮亦同

閔予小子

惸惸 毛作嬛 余 毛作予 在疚 文選注 見潘岳寡婦賦注

案惸本字嬛通字嬛又與睘通睘亦作煢獨行睘睘釋文亦作煢煢亦為惸之通字經文每互見如說文嬛字下引春秋傳嬛嬛在疚又于宊字下引詩煢煢在宊此韓詩又作惸文異而字同也崔本作煢說文漢書匡衡傳後漢和帝紀皆同煢即煢之譌變

敬之

弗 毛作佛 時仔肩 外傳 說苑同 君道篇作弗時 盧氏文弨曰 同作孜肩異

案說文弟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之弼即佛字佛固通弼傳訓佛為大會意从棄也又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書為亞文亞古弗字經傳中弼佛弗每通假說文弼解曰備也弗解曰撟也从ノ从乀从韋省阮氏元云弗字明是从弓之字若从韋則不知所省則弗字明是兩弓相背非兩已相背也凡鐘鼎文作亞者乃从備戾弓之象正是古弼字亦即

是弗字攷字也又玉篇弗下云弜古文可證毛氏奇齡云佛者弗也事君者必多所不可而後能責君以負荷公羊曰弗者不可之深也

小毖

自求辛赦（毛作螫）赦事也（釋文）翻飛皃（文選注見謝瞻張子房詩注）

案說文螫蟲行毒也又唐韻古音螫式夜切音赦亦引韓詩赦即螫之省文拚飛維鳥文選謝瞻詩注引毛詩作飜飛又引薛君韓詩章句翻飛皃是毛作飜韓作翻也集韻翻部引詩拚飛維鳥與翻同翻古作䎙

載芟

繹繹（毛作驛驛）盛皃（文選注見揚雄甘泉賦注）民民（毛作緜緜）其麃衆皃（釋文）

案尒疋釋訓繹繹生也疏引載芟驛驛其達常武徐方繹騷箋云當作驛漢書王莽傳助作者駱驛道路張壽碑駱驛要請後漢書郭伋傳駱驛不絕皆作驛劉貢父于范史辨之而不知繹與驛通也又魯頌以車繹繹崔本作驛文選甘泉賦注引薛章句云繹繹盛皃緜民一音之轉釋文引韓民民訓衆皃王肅曰芸者其衆緜緜不絕也則緜緜本有衆義常武緜緜翼翼韓詩亦作民民呂刑泯泯棼棼泯湎聲相近漢書敘傳風流民化湎湎紛紛湎湎即泯泯也皆音轉而通之字

絲衣

自羊來（毛作徂）牛（外傳）

案徂來義相近字義較長

般

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

案臧氏琳云涉上賚篇而誤即在三家亦爲衍文余按崔靈恩集注有此三字

泮水

鬄（毛作狄）彼東南鬄除也（釋文）獷（毛作憬）彼淮夷獷覺寤之皃（薛君曰文選注見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說文作獷同案獷字疑是獷字獷即憬也）

案大雅抑用逷蠻方箋云逷當作剔蓋此詩狄箋亦云按狄集傳猶逷也剔與鬄同儀禮四鬄去蹄注云鬄解也今文鬄作剔蓋古今文皇矣據之剔之釋文云或作鬄莊子馬蹄篇剔之崔本作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彊民獷俗李善引韓詩獷彼淮夷漢書敘傳獷獷亾秦與礦通廣疋釋詁礦彊也韓訓覺寤蓋與憬字異而義同說文獷字云犬獷獷不可附也徐鍇曰史有獷狄竝不引詩原文於憬字下云覺寤也引詩仍同毛謂說文作獷同誤也又按釋文云說文作懬段氏玉裁云今說文懬下不引詩釁字注讀若穬彼淮夷之穬蓋穬字當爲懬宜云說文作穬

閟宮

朱英綠騰（毛作縢）騰乘也（文選注見揚雄甘泉賦注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注竝引薛君韓詩章句）

案御覽七百七十二引亦作騰

遂幠（毛作荒）大東（尒疋注疏曰或當在齊魯韓詩見釋詁）

案釋詁幠有也傳訓荒同箋荒奄也斯干云幠覆也說文荒蕪也是荒幠音義同王氏念孫廣疋疏證云荀子禮論篇說喪禮云無幠絲歶縷翣楊倞注無讀爲幠幠覆也所以覆尸也士喪禮幠用斂衾衾是也按幠柳車上覆即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棺飾云素錦褚加僞荒鄭云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荒幠一聲之轉皆謂覆也荒之轉爲幠猶亡之轉爲無禮毋幠毋敖大戴作無荒無傲（案釋文引韓同毛作荒）

玄鳥

奄有九域（毛作有）（薛君曰九域九州也文選注見潘勗冊魏公九錫文注）

案惠氏棟云古或字作有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古域字作或茲孔傳云或有也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一守一地也从土是後人所加大戴禮分符篇大道之邦或太平御覽引作邦域書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洪範無有作好呂氏春秋作無或作好高注或有也小疋無不爾或承箋或之言有也則或即域亦即有字此韓詩以域爲有古義也薛訓九域九州也仍不離有訓

長發

玄王桓發（毛作撥）發明也（釋文）率禮（毛作履）不越（外傳同說苑漢書見宣帝紀蕭望之傳）

案釋名發撥也詩鱣鮪發發說文引作鮁鮁發撥一聲之轉齊風齊子發夕韓詩曰發旦也廣疋釋詁發明也即旦明之義禮履通見氓

至于湯躋（毛作齊）（外傳禮記注詩讀湯齊爲湯躋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正義）

案聖敬日躋戴記作齊此齊作躋蓋古人通用之字董彥遠除正字謝啟有頻亂湯齊之譏非也又樂記地氣下齊鄭云齊爲躋

爲下國畷郵（毛作綴旒）（禮記注正義曰引三家詩）

案郊特牲饗農及郵表畷注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閒之處引詩爲下國畷郵正義曰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爲下國諸侯所在畷民之處所使不離散此畷郵之義也毛氏奇齡曰畷郵田舍以其丁畔疆連綴之地則曰畷以其似郵舍則曰郵畷郵可處衆者以喻爲下國所覆此三家詩與毛異也畷郵本字綴旒假字也說文無旒字旓即旒字說詳阮宮保元揅經室集

武王載發（毛作旆）（外傳荀子同）

案說文引載旆作坺坺與發通公孫文子名拔或作發說文拔字徐鍇曰此即本實先撥之撥則坺即發旆本有坺音張衡東京賦奉引既畢先路乃發鸞旗皮軒通帛綪旆相叶說文於部旆从於从宋聲讀若輩杜林說宋亦朱宋字今詩从巿作朱芾易作赤紱禮作韍亦音同之證

殷武

京師（毛作商邑）翼翼四方是則（毛作之極）（後漢書樊準傳注韓詩之文翼翼然盛也取松與柏丸丸薛君章句案見文選馬融長笛賦注云韓詩曰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柏是韓詩仍與毛同此句是薛君章句王氏誤引）

案傳商邑京師也鄭云極中也攷王都夏曰縣商周曰畿唐虞曰服京師之名董氏謂始見于公劉詩其後因以所都曰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鎬京也春秋所言京師雒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今桉湯居亳得地中自湯至般庚五遷武丁因般庚三世居亳則京師指亳京師之名蓋先公劉而見矣四方是則言爲四方所法則即建中立極之意

魯詩

燕燕

以畜（毛作勗）寡人（釋文禮記坊記注列女傳）

案釋文曰此是魯詩禮記正義鄭志答炅模云注記時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余按畜古讀如好與勗音近孟子畜君者好君也

牆有茨

中冓毛作冓之言玉篇 博疋冓夜也詩中冓之言

案玉篇引此詩作冓曰中夜之言漢谷永疏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中冓之言蓋爲梁荒王子立內亂事也顏師古注中冓閨門隱奧之處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與玉篇訓合則魯詩作冓也太元經曰晝以好之夜以醜之詩下云言之醜也从魯詡夜爲近釋文亦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王伯厚引入韓詩則二家同也冓本作冓

魯詩石經

惟毛作維是褊心是以爲刺毛作刺 誰知缺一字毛作誰上有其之蓋亦勿思

父兮父缺一字毛無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毋毛作無已尚毛作上愼

下缺哉猶來毋毛作無死 兮毛作猗不稼不嗇毛作穡 欲歃毛作坎

伐輪兮 毋食我桼毛作黍 三歲宦毛作貫 女莫我肯顧 山有

蘆毛作樞 胡毛作何不日鼓瑟 楊毛作揚之水以上見隸釋

案維作惟是今文說見前刺是隸變

其誰知之石經誰上有之字是下重句無其字當作其誰知之誰知之七言句

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洪氏于第二父字下注缺一字毛無按翁覃溪所見本父曰字直接毛正作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洪氏之說非也

猗作兮通字也書秦誓斷斷猗大學引作兮莊子大宗師我猶爲人猗同兮周有兮仲敦古無以兮爲氏者兮仲卽猗仲也路史國名紀河東猗夏世侯伯國亦猗兮相通之證

穡古省作嗇本作嗇郊特牲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鄭云嗇同穡湯誓舍我穡事史記作嗇般庚服田力穡漢成帝詔作嗇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漢石經作嗇漢陳球碑稼嗇繁阜張壽碑稼嗇滋殖古皆省穡爲嗇

歃卽坎字說文坎陷也故从歃歃本作欿同臽博疋欿臽坑也同京房易坎本作欿古今字

上愼旃哉作尙案尙書序疏云尙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尙書孟子草上之風必偃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據趙岐改上爲尙六書故亦作尙是上尙同也

無食我黍作桼案說文桼从禾从雨省漢碑變从禾或从米此又變从木也

三歲貫女貫作宦按傳貫事也箋云我事女三歲矣宦亦有事訓越語越王乃卑事秦宦士三百人于吳左傳僖十七年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注宦謂宦事于秦爲妾也是宦與毋本同義惠氏棟謂毋當讀爲宦徐邈音毋爲官是宦字之誤

余玫古文貫作關見儀禮射禮注關官一聲之轉管叔墨子作關叔

樞作蘆按尒疋釋木藲荎下引山有蘆郭曰今之刺楡也山海經其木苦蘆郭注刺楡也是同字之證釋文本作蘆何作胡按詩胡能有定箋胡之言何也他如胡然而天胡斯畏忌皆同何

揚之水作楊按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八百十六引唐詩第二章楊之水三百卅三引詩序楊之水又九百五十六引毛詩義疏楊之水藝文類聚八又八十九引竝从木旁釋文揚如字或作楊非玫古楊揚通陸氏之說非也詳見余漢石經玫

揚之水唐石經淮海惟揚州大都督府行琛碑卽揚州从木唐楊

素衣朱綃毛作襮 儀禮士昏禮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 禮郊特牲正義云魯詩

爲綃

案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爲綃正義云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箋破此傳下章亦破爲綃鄭注禮云繡讀爲綃綃繒名也引魯詩素衣朱綃正義云按注昏禮引詩素衣朱綃魯詩以爲綺屬以魯詩旣爲綃字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其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謂于綃上而刺黼文也引詩素衣朱綃者證以繡爲綃鄭先通三家詩故注禮并改繡爲綃从魯說也宵繡竝假字說文綃生絲也作綃爲正呂氏讀詩記董氏引集注本亦作綃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又作朱宵

澤陂

陽毛作傷如之何尒疋注魯詩云陽予也 見釋詁

案尒疋釋詁陽予也郭注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疏漢書藝文志魯申公爲詩訓故爲魯詩其經云陽如之何申公以陽爲予故引之按玉篇陽傷也陽亦訓傷則仍从傷訓亦可今影宋本尒疋釋文陽音賜又如字本或作賜

湛露

和鸞雍雍毛作離 續漢書輿服志注

案魯詩雝皆作雍說見魯補遺

古有梁鄒梁鄒者天子之田也魯詩傳 文選注都賦注云毛詩傳 見班固東後漢書注

注鄒作騶 見班固傳

案此魯詩騶虞傳也此詩異義甚紛賈誼曰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之官解頤新語引齊詩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周禮蔬引韓魯說同墨子劉芳義疏及騶吾墨子皆作吾以虞爲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囿王伯厚謂騶虞騶吾騶牙一物聲相近而字異戴氏鼠璞曰騶虞二人言文王田獵騶從虞人之官皆有仁心也其說竝本魯詩而衍之至墨子本右射騶虞之說以爲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淮南子謂文王四於牖里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獻受謂文王之馬有名騶虞者乘以行田也琴操曰騶虞邠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騶亦作邠此皆好爲異說總以傳箋歎仁人之義爲正至騶邠同字漢書地理志魯國騶故邾國後漢郡國志說文邾魯古邾國隸續云太史公書齊有三騶子范史春秋家有騶夾班史竝作鄒是騶鄒同也文選注六引仍作騶宋本同

十月之交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作閻毛作豔 妻扇毛作煽 方處漢書谷永傳閻妻驕扇日以不臧 顏曰魯詩小疋十月之交篇曰豔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

案此詩傳序刺幽王也玫竹書紀年幽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二年涇渭洛竭岐山崩三年王嬖褒姒冬大震電五年皇父作都于向六年辛卯朔日有食之周語及唐厤事皆史記同竹書與十月詩合其爲幽王時詩無疑鄭譜謂十月四詩皆屬厲王毛公作詁訓時移其次第按十月詩屬厲王蓋魯詩之說非也魯詩豔作閻毛公曰美色曰豔卽指褒姒閻豔音義相近列女傳褒姒之爲允仍作豔當是後人所改尙書中候擿雒貳作剡孔穎達曰剡豔古今字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

此知非袞冕也按廣韻閻姓均音剡剡與豔同閻亦通剡閻妻卽豔妻不得以剡爲姓漢書眇閻易以卹閘亦以閻爲美豔離騷皇剡剡以揚靈亦光豔之皃也孔疏又廣鄭義曰橘爲司徒在鄭桓公前此時襃姒未立爲后不得稱妻引曲禮天子之妻曰后爲難天子八十一御妻豔妻何不可稱孔又引中候曰昌受符厲倡孽期十之世權在相言自文數至厲王除文王爲十世也據緯說謂豔妻厲王之嬙不斥襃姒余攷史書所載亦無姓剡之后緯書荒誕不盡足憑要以此詩確是幽王時作豔妻自屬襃姒剡閻一也不得信申公及緯候之說易傳序之義也惠氏棟亦云毛公秦人必有所據未可盡非又釋文煽音扇熾也魯詩作扇省文說文引作傓又外戚班倢伃傳注蕭該音義劉氏曰閻音淫

皇矣

阮徂共皆國名（正義魯詩之義云尒）

案毛公云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是訓徂爲往鄭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葢本魯說王肅以爲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亦疑之孫毓曰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邦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受而文王伐之之事余攷路史國名紀於阮云文王侵阮是矣或云周中葉阮鄉侯晉伐秦圍邧新城蓋與阮同姓纂謂阮在邧渭之間是有阮國矣又于共云恭也今朝歌之共城文王侵阮徂共卽共伯國是有共國矣惟徂國無攷（徂古作且與莒同音豈卽莒與下文以遏徂旅孟子引作徂莒韓非子云文王克莒然鄭以阮徂共莒爲四國則徂非莒）之地名說非是氏族略云商諸侯國名紀列共國亦系于商氏後是商之二國不可併其于阮徂當从毛訓往箋本魯詩然究無確據也

有狐

齊詩

有狐夊夊（毛作綏　齊詩）（王氏列異字異義卷云齊詩未詳所出攷玉篇作雄狐夊夊亦不言齊詩）

案夊卽綏之古文說文夊象人兩脛有所躧也

還

子之營（毛作還）兮遭我虖（毛作乎）嶩（毛作峱）之閒兮（漢書地理志臨甾名營丘故齊詩云云顏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嶩音皆乃高反言往適營丘而相逢於嶩山也）（攷文崔靈恩集注本作嶩）

案水經注淄水條引亦作子之營兮韓非子云倉頡作字也自環者謂之私說文引作自營是營環通也漢書還屋樹桑讀曰環是還環通也尒疋郭注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丘本取回環之義嶩字始見于玉篇引此詩亦作此爲峱之重文崔靈恩集注云本作嶩非也嶩爲峱之或體元學士嶿嶩署押作峱音近字也虖古乎字呼字竝从此

破斧

四國是匡（毛作皇）（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此爲非）

案傳皇匡也是皇本有匡訓皇匡二字古音義相兼見春秋繁露尒疋皇匡皆訓爲正法言引又作王司馬公集注王當爲匡

鼓鐘

以雅以南韎任朱離（後漢書陳禪傳陳忠引詩云注三且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詩今亡）

案以雅以南傳歷引四夷之樂味任侏離蓋注文也陳忠欲賓四夷之樂陳于門故牽合引之且詩只言南樂于擣國何涉非附會餘樂不足覆庇不然薛夫子果注韓詩者也鄭君果先通三家者也何皆僅言唯南樂可入疋乎且任卽南旣曰南又曰任詩豈有重文耶

緜

自杜（毛作土）沮漆（漢書地理志師古曰大疋緜之詩曰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辟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

案土本古杜字左傳士會士穀皆當作土讀爲杜土姓杜伯之後土卽古杜字也漢右扶風杜陽縣有杜水

皇矣

迺（毛作乃）眷西顧此惟予（毛作與）宅（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議）

案谷永傳引同迺乃通予與也周禮多作予論衡初稟引作此惟予度

同爾弟兄（毛作兄弟）與爾臨衝以伐崇庸（毛作墉）（伏湛曰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云云以爾鉤援云云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後漢書伏湛傳齊詩）

案兄弟宜作弟兄古讀兄如荒與上王方叶庸通墉易同人九四乘其墉鄭本作庸鄭曰小城曰附庸朱子曰附庸猶言城附墉卽附庸也又按伏湛曰征伐五國注五國謂犬夷密須耆邘崇也

桑柔

靡所止疑（毛作凝）（詩說云齊詩　見異字異義）

案正義疑音凝傳疑定也坤文言陰疑于陽必戰荀虞姚信蜀才本作凝惠氏棟曰鄉飲酒禮云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仡然從於趙盾之仡疑然立自定之皃音魚乙反以正義音凝爲非余攷韻會凝或作疑是二字本通又引大雅靡所止疑注音屹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則惠說是也古無凝字卽冰是以冰代仌遂造凝代冰

閔予小子

煢煢（毛作嬛）在疚（漢書匡衡傳）

案煢嬛通字說文亦引作煢煢說見韓詩

陟降廷（毛作庭）止（漢書匡衡傳）

案傳庭直也箋念此皇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匡衡傳作廷顏注言成王常念文武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集傳亦引此爲訓與傳箋較長庭廷亦通漢公孫賀傳朝庭多事

敬之

毋（毛作無）曰高高在上（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議）

案毋無古今文

長發

爲下國駿駹（毛作厖）（董氏曰齊詩謂馬也案此與四國是匡條於齊詩皆無確指）

案尒疋釋畜面顙皆白惟駹玉篇駹馬黑白毛也駹與厖同周禮犬人用駹可也注不純色也故書駹作龍牧人用厖可也厖卽駹易震爲龍釋文虞于作駹漢上易引鄭云龍讀爲厖毛氏奇齡謂駿駹馬也以其體高曰駿以其駿之尤高者曰駹以喻爲下國所載余按龍爲駹本字駿駹卽龍馬也

三家詩異文疏證補遺　嘉興馮教授登府著

韓詩

關雎

鼓鐘樂之 鐘鼓毛作 外傳

案外傳白華鼓鐘于宮作鐘鼓

汝墳

惄如朝飢 調毛作 薛君曰朝飢最難忍 文選注

案此據范氏家相增說文亦作朝飢毛傳調朝也古音調由相通調之轉朝猶倬之作攸也易林倆如旦飢郭遐周詩惄如朝飢本韓也

行露

亦不爾從 毛作女 外傳

案爾女通桑柔告爾憂恤墨子作告女憂卹

背 毛作邶 漢衡方碑

案衡方碑感背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背即邶邶亦作鄁見釋文及漢書師古注此幷省去邑旁碑以蓼義作蓼儀以禕隋爲委蛇又不虞不陽即不吳不揚皆與韓詩合

匏有苦葉

煦 毛作旭 日始旦 文選陸機歎逝賦注 云韓詩曰煦暖也

案說文昫日出溫也同煦即韓訓煖之義說文旭日旦出皃讀若好煦旭義同一聲之轉易豫釋文姚氏引旭作旴亦同音字

旄丘

何其處兮 毛作也 外傳

案此詩多用也兮助聲依上章此當作兮字

新臺

得此䵶鼀 毛作戚施 說文 御覽九百四十九 詩補遺

案毛傳戚施蟾蜍也御覽引薛君曰䵶鼀蟾蜍喻醜惡說文引作得此䵶鼀是用韓詩

鶉之奔奔

何 毛作我 以爲兄 外傳

案我字較何字語婉

載馳

覼我 毛作爾 不臧

案作我字義長

淇奧

如切如瑳 毛作磋 外傳

案瑳磋亦通字說苑建本引作瑳當是魯詩荀子大略眾經音義引並作瑳釋文於卷阿箋云磋或作瑳

如錯如磨 毛作如琢如磨 御覽七百六十四引韓詩

案文選束廣微補亡詩如錯如磨李善注引毛如琢如磨此當用韓

考槃

永矢不愃 毛作弗諼 漢潁川薛君碑董斯張引

案諼諠愃咺愃並轉展相通之字弗作不公羊傳云弗者不可之深矣義本同

大車

有如皦 毛作皦 日 文選潘岳寡婦賦注 據宋綿初韓詩內傳徵補

案說文皦玉石之白也皎月白也此傳皦白也段云此假皦爲皎說文曉日之白也御覽三亦作皎釋文云本亦作皎

丘中有麻

將其來施施 舊本二施字 顏氏家訓勉學篇

案傳施施難進之意箋施施舒行皃也是毛鄭皆同韓顏之推云江南舊本悉單爲施家訓勉學篇云韓詩亦作施施明舊本之非也

溱洧

漻 毛作瀏 其清矣 文選張衡南都賦注引外傳

案傳瀏深皃說文瀏流清皃漻清深也李軌荀子音讀漻爲瀏二字音義相近

圃 毛作田 楊子

案盧氏文弨曰楊子修身李軌本作圃田吳祕曰圃讀如甫

維莠喬喬 毛作驕驕 楊子 王肅序曰楊子之言皆本韓詩騎毛未行 詩異字異義

案喬與驕通樂記齊音敖辟喬志釋文喬音驕

碩鼠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 毛作樂土樂土 下樂郊樂國同 外傳

案新序節士引樂郊句與韓同

山有樞

弗曳弗屢 毛作婁 外傳

案屢古只作婁漢書猶然屢俗字白帖十二引作不曳不婁玉篇手部引作弗曳弗摟

七月

三之日于相 毛作耜 御覽八百二十二又八百二十三引韓詩

案相耜古同

常棣

韓詩序夫移 毛作常棣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恩也 詩說異義 藝文類聚 詩異字

案說文移棠棣也尒疋釋木常棣棣唐棣移二木也藝文類聚八十九東呂氏讀詩記亦引作夫移之華

飲酒之醧 毛作飫 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韓詩

案韓說脫屨升席曰宴能者飲不能者已曰醧毛訓飫燕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飫乃醧之假借左思賦曰愔愔醧讌正用韓說

和樂且耽 毛作湛 耽樂之甚也 釋文 外傳

案耽湛並通假字漢霍光傳湛湎於酒注湛讀爲耽書無逸惟耽樂之從論衡語增引作湛說文訓耽爲耳大垂訓湛爲沈訓媅爲樂依字當作媅

南有嘉魚

蒸然 毛作烝 范家相云韓詩

案此不詳所出說文引烝然鯙鯙仍作烝恐范氏肊說也

十月之交

密勿 毛作黽勉 從事 後漢書傅毅傳注 詩異字異義

此據盧氏文弨增說見谷風

巷伯

愼爾言矣 毛作也 外傳

案矣字爲長

谷風

棄予作 毛作如 遺 外傳 棄予如隤 毛作遺 文選陸機歎逝賦注引薛君章句曰隤猶遺也

案遺有委音與隤音亦近隤猶遺也義不殊外傳如作作恐誤

無將大車

惟毛作維塵冥冥外傳

惟从今文

鼓鐘

憂心且陶毛作妯 眾經音義十二引韓詩

案陶讀如皋陶之陶與妯一聲之轉廣疋陶憂也箋妯之言悼也音義相近說文心部引作且怞

頍弁

先集惟毛作維霰 文選謝惠連雪賦注引韓詩霰霙也

案惟維同見前

采菽

彼交庶毛作匪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外傳 董斯張引

案古彼字與匪通顧氏炎武云襄廿二年引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惠氏棟云荀子勸學篇引此詩匪交匪紓是古有以匪爲彼者此以庶爲匪字殊而義自可通

優哉柔毛作游哉外傳

案柔游音義略通

隰桑

忠毛作中心藏之外傳

案孝經事親章釋文作忠心藏之忠中古通周禮中和祇庸孝友注中猶忠也曾子大孝篇云忠者中此者也知中與忠通又漢呂君碑以中勇顯名義作忠後漢五常爲漢忠將軍馮異傳作中

菀柳

上帝甚陶毛作蹈 眾經音義五引韓詩

案說見前菀柳

白華

鐘鼓毛作鼓鐘于宮外傳

案毛詩當倒置

文王

上天之縡毛作載 楊子詩異字異義又見揚雄甘泉賦左思魏都賦注引

案毛傳載事也玉篇縡載也廣疋縡事也揚雄傳引此作縡師古注曰縡事也讀與載同堯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史記五帝紀載作事載縡音義並通然說文無縡字从載爲正又禮記中庸注上天之載載讀曰栽謂生物也困學紀聞以爲是韓詩古載栽皆从才得聲故得通

大明

不易惟毛作維王外傳

惟維屢見後漢胡廣傳亦引作不易惟王注云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文王有聲

築城伊淢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也釋文 詩補遺

案傳淢城溝也方十里爲成成閒有溝深廣各八尺也本郎洫字韓訓深亦本此五經文字云洫又作淢見詩大雅郎指韓詩

匪革毛作棘其猶毛作欲 禮記禮器足利本作亟詩異字異義

案革棘皆借字猶猷通字

聿毛作遹追來孝 禮記禮器困學紀聞以爲韓詩詩異字異義

聿本字遹假字

泂酌

愷悌毛作豈弟君子外傳 又引卷阿同

愷悌本字說苑政理國語周語及考文白虎通名號管子輕重荀子禮論史記孝文紀文選注九孝經廣德俱作愷悌韓魯同也

卷阿

顒顒盎盎毛作卬 外傳

案孟子盎於背趙注曰其背盎盎然盎盎以音假借也與卬音近文選班固述盛德紀第十注後漢周章傳論注引並作昂昂

蕩

殷監毛作鑒不遠外傳

案監本字柏舟我心匪鑒釋文作監漢杜欽傳劉向傳揚王孫等傳贊谷永傳並作殷監

抑

灑掃毛作埽庭內外傳

案傳洒灑也亦同韓詩灑掃與洒埽同論語當洒埽釋文正作灑掃本今作埽惠氏棟曰說文洒古文以爲灑埽字周禮隸僕掌埽除糞洒先鄭以爲洒當作灑後鄭據古文論語定爲洒

雲漢

對毛作倬十彼雲[illegible]辥君曰宣王遭亂仰天也 文選注北堂書鈔一百五 董斯張引

據宋縣初韓詩內傳徵王氏念孫謂爲對之異對倬古通

崧高

嵩毛作崧高維嶽峻毛作駿極于天外傳 又禮記孔子閒居注詩異字異義引

嵩崧通字蓺文類聚七御覽卅九白帖五並引嵩高白帖五兩引御覽卅九文選注五十九並引峻極長發爲下國駿龐釋文曰鄭讀峻堯典克明俊德大學引作峻德路史後紀作駿德史記商君傳殘傷民以駿刑峻亦作駿淮南子天文訓昏冬二至駿狼之山一本作峻是二字通依義當作峻

四國于藩毛作蕃 外傳

藩蕃通見蘩維司徒條

烝民

不畏强毛作彊禦外傳

强彊通字漢書王莽傳引同

江漢

邵毛作召虎漢衛方碑

案邵召字同論語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皇本高麗本作邵南國語召公告王曰後漢袁紹傳注引作邵公告王曰左傳僖公四年次于召陵史記秦本紀引作邵陵史記白起傳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郎周召文選曹植求自試表注引亦作王命邵虎

瞻卬

嬺毛作懿厥哲婦嬺悅也 文選宋玉神女賦注引韓詩詩攷附韓後

案盧氏文弨曰此懿厥哲婦之懿宋縣初內傳徵誤以爲伊胡爲慝之慝字當作懕文選引韓誤作嬺懕古讀如邑靜也與懿音義同

思文

無此疆爾介毛作界介界也 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薛君章句詩攷附韓詩後

案釋文及唐石經亦作人

豐年

烝烝毛作畀祖妣 外傳

烝烝通字

有瞽

應棘田毛作縣鼓 周禮注 詩異字異義

臧庸堂曰鄭初注禮所用韓詩其箋毛詩亦以田爲聲轉字誤是此句當入韓詩

泮水

不虞吴毛作不陽揚毛作 漢衡方碑

案錢氏金石文跋尾云不虞不陽不吴不揚之別吴虞多通用泰伯弟仲雍以居吴稱吴仲雍而左傳論語皆作虞仲是其證也說文吴姓也亦郡也一曰吴大言也是吴敖之吴與吴越之吴無別體矣陸德明謂吴說文作吳又引何承天从口下大之說毋乃誤讀說文乎孔氏詩正義鄭讀不吴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今此碑作虞虞娛亦通用字

魯詩

葛蕈覃毛作 蔡中郎集 案中郎習魯詩書石經本此其所傳皆申公說也

案蔡邕協和笙賦云葛蕈恐其先時摽梅求其庶上儀禮鄉飲酒禮注燕禮注禮記緇衣釋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竝作蕈釋文覃本亦作蕈

卷耳

我馬虺積隤毛作 蔡邕述行賦我馬虺積以玄黃

案介疋釋詁亦作虺積說文作瘣積玉篇作虺𤸊

汝墳

王室如毀燬毛作 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王伯厚云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爲元王之孫故列女傳新序說苑所述竝爲魯詩

案毀是燬之省文

甘棠

勿劃翦毛作 蔡中郎集

案蔡邕劉鎮南碑蔽芾甘棠召公聽訟周人勿劃我賴其楨則作勿劃與韓同

邵召毛作伯所茇 白虎通 董氏逌謂班固所說魯詩最近則前漢書白虎通所引皆魯說也

案召邵字同見韓詩補遺

柏舟

我心非匪毛作席我心非石 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說文匪一曰非也今本列女傳仍作匪

遷選毛作閔既多 漢書敘傳

案遷覯通見韓詩釋文云覯本或作遘楚辭章句引同

雄雉

遙遙悠悠毛作我思 說苑 詩異字異義

案介疋釋詁悠遠也廣疋釋訓遙遙遠也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莊子作悠悠者古由調同音滔遙音相近

式微

胡爲乎中路露毛作 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釋名路露也人所踐蹈而露見也路本訓露故从省作路

定之方中

終然焉今作允臧 蔡邕崔君夫人誄

案宋本集傳尙作然今作焉誤字也各本竝作然

蝃蝀

乃如之人兮也毛作 列女傳

案此與韓同

相鼠

人而亡無毛作儀 漢書五行志

無亡古今字漢書無皆作亡

何胡毛作不遄死 史記商君傳 詩異字異義 案全氏祖望曰太史公嘗問古文尙書于孔安國安國亦爲魯詩者也則史遷所傳當是魯詩

載馳

案胡何同義見前魯詩釋

言至于曹漕毛作 列女傳

案左傳作曹通典衛國曹邑戴公廬于曹與此泉水思須與漕水經注亦作曹

淇奧

綠薄竹毛作猗猗 釋文引石經

案此漢石經也蔡所書用魯詩說見韓

考槃

考盤槃毛作在澗 漢書敘傳

案說文盤槃同字

碩人

覃譚毛作公惟維毛作私 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譚姓當作鄿覃是省字白虎通名號又宗族兩引作覃儀禮經傳通解引郭注介疋亦作覃惟維見前

領如蝤蝤毛作蠐 蔡邕青衣賦

案蝤是假字當作蝤

衣錦絅褧毛作衣 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箋褧禪也玉藻禪爲絅注有衣裳而無裏絅褧本通中庸亦作絅釋文本作頴

芄蘭

芄蘭之枝支毛作 說苑 說文同 詩異字異義

案說文枝木別生條也徐曰本作支故曰別生會意詩本支百世左氏傳作枝史記項羽紀諸侯懾服莫敢枝梧猶支持也又干支亦作幹枝博疋曰甲乙爲幹寅卯爲枝前漢揚雄傳支葉扶疏即枝葉皆以枝爲支

葛屨

惟此是毛作褊心 列女傳

案三國志何夔傳注引此詩亦作此廣疋釋言是此也左傳僖五年必是時也漢五行志作此

伐檀

不素飡兮餐毛作 今說苑

案飡俗字漢書韓信傳注餐古飡字

寘諸之毛作河之側 漢書地理志

案寘之義同鄭注禮中庸引此詩首章作寘諸河之干

車鄰

車轔鄰毛作 漢書地理志

四𩨘驖毛作 漢書地理志 連上條王氏漢列韓詩

此二條王氏列韓詩未知所本以余攷之蓋魯說也傳鄰鄰眾車聲說文轔車聲五經文字云轔詩本作鄰釋文鄰本亦作隣又作轔文選潘安仁藉田賦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詩竝作有車轔轔駟作四禮夾振之而駟伐注駟爲四是駟爲四也左傳駟帶追之唐石經作四帶是四爲駟也說文𩨘

作四鐵作戴省字也

小戎

愔愔毛作厭厭 㲹㲹毛作良人 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愔厭通見韓詩釋

衡門

可以療樂毛作饑 列女傳

案韓詩外傳亦作療韓魯同也說詳韓詩

泌邱

王氏念孫曰蔡邕郭林宗碑棲遲泌邱周巨勝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東晳元居釋云學旣積而身困夫何爲乎泌邱廣疋釋邱邱上有爲祕邱說與毛異葢本三家蔡爲魯詩

東門之池

可與寤晤毛作言 列女傳 韓詩外傳同 詩異字異義

案說文晤欲明也寤覺也段氏玉裁謂覺亦明也同聲之字義必相近邶風寤辟有摽說文引寤作晤

墓門

墓門有楳梅毛作 列女傳 陳辯女爲歌 詩異字異義

案說文楳亦梅字摽有梅韓亦作楳

素冠

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毛末句皆有兮字 列女傳

案通章皆用兮字毛本爲正

匪風

孰誰毛作將西歸 說苑

誰孰義同

鳲鳩

尸鳲毛作鳩在桑 說苑

案尸是本字漢書鮑宣傳荀子勸學篇同釋文云本亦作尸當指魯說說文無鳲字尸鳩卽春秋之司鳩司尸竝訓主詩誰其尸之注主也玉篇司亦曰主也卽古本尒疋亦作尸故樊光注引春秋司鳩氏司空爲訓又曰心均平故爲司空可爲是詩參一解

鹿鳴

嘉賓式讌燕毛作以樂 列女傳

案讌是本字

四牡

周道郁夷毛作倭遲 漢地理志 王氏入韓詩

臧庸堂曰師古謂韓詩作郁夷字者誤也韓作威夷今从經義雜記定爲魯詩余按司馬遷班固皆習魯詩也

皇皇者華

莘莘駪毛作征夫 列女傳 說苑

案國語亦作莘莘說文駪馬衆多皃莊子徐毋鬼稱之長也玆莘李頤注莘多也音義竝通說詳韓詩

出車

出輿車毛作彭彭 史記匈奴列傳襃毛之詩 詩異字異義

案古車輿竝通易舍車而徒鄭注作輿大有大車以載蜀才本作輿詩我出我車荀子作輿此以輿爲車之證也論語夫執輿者爲誰漢石經作車孟子十二月輿梁成甫田詩疏作車以其乘輿太平御覽作車剝君子得輿董遇作車此以車爲輿之證也古人通作如此

六月

薄伐獫玁毛作狁至于太原獫狁孔棘史記匈奴列傳 漢書韋元成陳湯傳 詩異字異義

案說文無玁字故史漢二本皆作獫韋元成卽賢子傳魯詩有韋氏章句

采芑

朱紼芾毛作斯皇 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紼芾通見前

車攻

赤紼芾毛作金舄 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紼芾通

鶴鳴

鶴鳴九皋毛多于字 史記滑稽傳

案漢書張衡傳注論衡藝增文選注十三又廿四又四十三初學記說文通論羣經音辯四風俗通聲音藝文類聚一白帖一又九十四竝同

我行其野

不惟思毛作舊因姻毛作 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廣韻惟思也因姻通字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唐張說之碑亦作姻不失親卽論語因不失親

斯干

朱紼芾毛作斯皇 白虎通

案白虎通引芾字皆作紼說文芾本作市芾韍也韍又通紱又通紼莊子逍遙遊注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釋文或作紼漢書丙吉傳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顏注紱繫印之紼也漢李翊碑考憂釋紼堯廟碑印紼相承皆其證也

正月

惟維毛作號斯言 列女傳

惟是今文

褎姒滅威毛作之 列女傳

案傳威滅也今古文耳

速速蔌毛作方穀有穀毛作方天天是加椓毛作 蔡邕傳注 詩異字異義

案蔡集釋誨亦同引此二句下與芽爲韻

十月之交

日月鞠告毛作凶 漢書劉向傳 詩異字異義

案鞠告一聲之轉

山冢卒崒毛作崩 漢書劉向傳

案傳崒崔巍漸漸之石篇維其高矣訓與此同而作卒與此同是省字後漢書董卓傳注博物志竝作卒釋文云本亦作卒

皮番毛作惟司徒 漢書古今人表 詩異字異義

案番是繁之通字古讀若婆說詳韓詩繁惟司徒條此作皮儀禮鄉射禮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今文皮樹爲繁樹是繁皮又爲古今字

中術仲允毛作膳夫 漢書古今人表 詩異字異義

班馬字類云二史伯仲字皆作中春秋繁露引詩聿懷多福聿作允是聿允通尒疋孫炎注云通與聿同古述字述術同如報我不術韓詩作述而術省之注讀爲述故班固以術爲允古義假借

掫棸毛作子內史 漢書古今人表 詩異字異義

掫棸聲相近

蕭橋毛作惟師氏漢書古今人表　集韻　詩異字異義
急就章萬段鄉注亦作橋
天毛作無不憖遺一老俾屏守毛作我王蔡邕陳太丘碑
案詩宜有天字屏卽屏藩之義蔡集朱公叔碑又云不遺一
父俾屛我皇
密勿毛作黽勉從事讒口嗸嗸毛作囂囂　後漢書皇甫規傳注又傳毅傳注引密勿從事　詩異字異義
案密勿卽黽勉之轉見前嚣嚣韓作謷謷與嗸同說亦見韓
詩此詩傳曰猶謷敖嗸卽是本亦作嗸魯韓同也
雨無正
聽言則對毛作答　新序　漢書賈山傳
案廣疋釋言對答也對與退遂爲韻
昊毛作旻天疾威列女傳續
案釋文及正義唐石經漢書注五十六並作昊天與列女傳
同臧庸堂曰經傳沿革例云昊天疾威俗本皆作旻天以釋
文有密巾反遂斫經注並改作旻今从箋疏及諸本
小旻
歙歙毛作潝訿訿漢書劉向傳
案尒疋釋詁作翕荀子作噏噏呰呰說文作翕翕訾訾翕潝
歙皆假字孟子脅肩諂笑漢書揚雄傳作翕後漢張衡傳作
歙前漢匡衡傳歙然歸仁延壽傳郡中歙然皆以翕爲歙老
子將欲翕之釋文作歙河上本作噏兩書所引皆與尒疋相
通當作翕爲正
小宛
一毛作壹醉日富列女傳
案一本字壹借字
小弁
莞毛作萑葦淠淠說苑
案儀禮公食大夫禮注今文萑皆爲莞韓詩作萑尒疋釋艸
似莞蒲釋文本作萑
巧言
昊天太毛作泰幠新序
案作太爲古

亂時毛作是用餤列女傳
案時是通惠氏棟曰尚書時五者來備時是也立時人作卜
筮亦訓爲是
谷風
棄我毛作予如遺新序　詩異字異義
案釋詁予我也義同釋言疏文選廿五郭泰機答傅咸一首
注引皆同
蓼義毛作莪　漢魯峻碑　詩異字異義
碑云悲蓼義之不報峻治魯詩當本魯說漢碑多以蓼儀爲
蓼莪
皞毛作昊天罔極漢書鄭宗傳　詩異字異義
案禮月令其帝大皞釋文本亦作昊又路史云大皞一作昊
昊皞古通
北山
普毛作溥天之下白虎通　韓詩外傳同
案普是本字孟子萬章左昭七年傳韓非子忠孝史記漢書
司馬相如傳荀子君子呂覽愼人戰國策東周新書匈奴引
並同
率土之賓毛作濱白虎通
案文選四十四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引李注云本或作賓
甫田
以毛作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漢書郊祀志
以本作㠯
大田
有黤毛作渰萋萋興雲毛作雨祁祁漢書食貨志釋文云漢書作黤　王氏子韓詩引漢書仍作渰
此與韓同說見韓詩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毛作奭　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白虎通爵篇世子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
曰韎韐有奭謂世子始封也此是魯說奭奭並訓赤音義相
通然說文無奭字新坿有之从毛爲是
裳裳者華
唯毛作維其有之新序　詩異字異義

案維唯同見前
車舝
展毛作辰彼碩女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古展字作㞡長字疑相似而訛
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漢書王世家景行行之史記孔子世家毛並作止
案禮表記釋文云行止詩作行之與詩不合可知有作之字
者矣
青蠅
至毛作止于藩漢書昌邑王傳止于蕃毛作藩史記滑稽傳　詩異字異義
案後漢楊震傳青蠅點素同茲在藩說文作止于楙止至音
義並通蕃卽藩之省大疋四國于蕃周禮司徒九曰蕃樂皆
藩字而从省詳見韓詩
采菽
何錫與毛作予之白虎通下二句同　詩異字異義
案爾雅釋詁注予猶與也周禮多作予字後漢東平王傳注
亦作何錫與之
赤紼毛作芾在股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紼芾通見前
角弓
爾之教矣欲民斯効毛作民胥傚矣　白虎通
案此當从毛爲正左傳昭六年作民胥效矣效傚効並通字
說文無傚字
人而不良毛作民之無良　說苑
案鶉奔人之無良之韓亦作而人字當是後人避諱而改
雨雪麃麃毛作瀌瀌見晛聿毛作曰消漢書劉向傳　荀子引　詩異字異義
案孟子告子下章指引同向爲元王孫元王受詩于浮丘伯
荀卿門人此詩說之所本也麃省字聿曰通見韓詩麃麃
聿消同
漸漸之石
俾滂沲毛作沱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詩異字異義
案此以沱作沲非也攷沱原與池同如周禮職方并州其川
虖池山海經作虖沱禮記禮器作惡池戰國策作呼沲古沱
池本互用然攷古也字作它它字作𠃉相似致譌而以他爲

沱以虵爲蛇竝非矣虒池之池說文作沱徐曰池本作沱別
知攷沱爲池非古也古有蘭沱宮瓦即蘭池

苕之華

不如勿無毛作生 蔡邕胡公夫人哀讚
案勿無義同

文王

惟維毛作周之楨 漢書東方朔傳
維惟見前

大明

時惟維毛作鷹揚 漢書王莽傳後漢十八注 蓺文九十一御覽二百六
惟維屢見御覽九百廿六又作唯文選潘岳揚荊州誄注後
漢吳公贊注竇融傳注儒林傳注引此竝作惟

亮涼毛作彼武王 漢書王莽傳 詩攷韓詩
韓亦作亮說見前

緜

至於于毛作岐下 新序
于於同

聿來相胥毛作宇 新序 詩異字異義
案毛公本訓胥爲相尒疋胥相也漢書注引雨無正熏胥以
痡亦訓胥相也漢楚元王傳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注胥相也
胥有相義故可通

爰挈契毛作我龜 漢書敘傳
案釋文契本又作挈

棫樸

彫追毛作琢其章 說苑 詩異字異義
案追彫竝假字依說文宜作琱孟子梁惠王下注引同

亹亹勉勉毛作我王 白虎通 荀子同 詩異字異義
案韓作亹亹文王此勉勉猶亹亹說見韓此韓魯同也

旱麓

莫莫葛虆藟毛作 列女傳
案藟虆字同釋文藟又作藟虆是假字也後漢黃琬傳注蘇
竟傳襄楷傳注引竝作虆

皇矣

鑒監毛作觀四方 漢書敘傳
鑒監通

迺乃毛作眷西顧此惟予與毛作宅 漢書谷永傳 郊祀志 匡衡奏議
案此與齊詩同迺乃字同論衡初稟引作此惟予度予猶與
也

克順克俾比毛作傳于文王 史記樂書 禮記樂記同 詩異字異義
案鄭云俾當作比鄭先通三家後改从毛詩也

文王有聲

貽詒毛作厥孫謀 列女傳
案孟子題詞音義引丁音詒音義與貽同雄雉鄁女斯干思
文釋文竝云貽本作詒說文無貽字

既醉

釐爾士女女士毛作 列女傳
案作士女爲順

假樂

嘉假毛作樂君子憲憲顯顯毛作令德 禮記正義云案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齊魯韓與毛傳不同 詩異字異義
案假義本作嘉憲有顯義大雅文武是憲傳憲表也周禮小
宰憲禁于王宮謂表縣之憲本有顯示之義鄭注憲憲興盛
之皃

不傚愆毛作不亡忘毛作 說苑 詩異字異義
案傚愆之俗字文選注廿三引作不傚不忘左傳春無愆陽
周禮注引作傚漢武帝立齊王策文德有傚不臧注傚與愆
同忘省作亡繁露作不騫不忘說文愆字古文作悉曰或从
寒省騫當是寒之譌亦魯詩

匪不毛作解于位 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
案匪不義同

公劉

于邠豳毛作斯觀館毛作 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邠豳同字說文邑部本字作豳邠岐字邠鄉漢世只用邠
字觀館音義亦同

洞酌

愷悌豈弟毛作君子 列女傳 釋文 御覽五十六
案說文豈還師振旅樂愷康也是當作愷愷悌本字豈弟假
字也漢書蒯伍江息夫傳贊注國語周語藝文九十七竝作
愷悌攷文云古本俱作愷悌禮記孔子閒居引此詩又作凱
弟

卷阿

噦噦翽毛作其羽 說苑 詩異字異義
案噦玉篇鳥鳴也箋翽羽聲也說文翽飛聲也與噦義微別
而義可通毛傳翽翽衆多也以比多吉士多吉人義較長詩
噦字屢見翽字唯此

顒顒昂昂卬毛作如珪圭毛作如璋 蔡邕上始元服與羣臣上壽引詩曰
案昂本字卬省字圭作珪禹貢禹錫元圭漢書作珪金縢植
璧秉珪史記作圭白圭之玷說苑作珪釋文云圭本作珪文
選班固述盛德紀注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注王元長三月三
日曲水詩序注後漢書劉儒傳注竝引作如珪

板

辭之集輯毛作矣 新序
案輯集本音義兼通之字

民之協洽毛作矣 列女傳
案正月洽比其鄰左傳僖廿二年廿九年傳竝作協江漢洽
此四國孔子閒居作協書協和萬邦史記作洽是協洽音義
通

辭之繹懌毛作矣 說苑 詩異字異義
案釋文繹音亦云本亦作懌說也足利本正作繹左襄三十
一年傳引亦作繹又楚詞九辯悲窮愁慼兮獨處廓有其一
人兮心不繹義本作懌

相輂毛作亂蔑資 說苑
案當是魯說如此

誘牖毛作民孔易 史記樂書
案此與韓同說見前

畏敬毛作天之怒不無毛作敢戲豫 蔡邕答詔問 蔡邕傳
案不者弗之深較無義更切尒疋釋詁疏左昭三十二年傳
後漢書丁鴻傳竝引作不敢作畏亦勝毛

蕩

曾是彊圉毛作彊禦 漢書敘傳 詩異字異義

案圉禦通字漢書敘傳作强圉尒疋禦圉禁也莊子其來不

圉賈誼傳以守强圉皆與禦通

爾德不明以亡倍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毛作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漢書五行志 詩異字異義

案韓時字亦作以亡無古今文側仄亦通字見五行志注賈

誼鼂錯傳仄與國德爲韻疑毛詩誤倒據漢書是也

式號式謼毛作呼 漢書敘傳 詩異字異義

案釋文云崔本作謼賈誼傳正以嘑之注古呼字周禮雞人

夜謼旦注謼呼同

本實先敗毛作撥 列女傳

案撥敗輕重脣之分音近義同攷工記梓人注撥故書作發

長發元王桓撥韓作發皆音近假通字

殷鑒毛作鑒不遠 漢書杜欽傳 劉向楊王孫等傳贊谷永傳

監借字

抑

無競伊人毛作維 蔡邕祖德頌

案中郎集楊公碑胡公碑竝作伊

荒沈毛作湛于酒 漢書五行志

沈湛通

告爾民人毛作之則 說苑

案韓亦作告爾人民無異

白珪毛作圭之玷猶可磨也 史記晉世家 說苑同

案圭珪通見前猶尙義同

無言不讎毛作讐 列女傳

案讎即酬讐是借用字韓詩作酬二家微異也

取辟毛作譬不遠 列女傳

案辟借字見余唐石經攷

桑柔

秉心宣猷毛作猶 列女傳

案猶猷同字移犬于旁耳

烝民

天生蒸人毛作烝民 蔡邕胡廣黃瓊頌

案民人義不殊烝然汕汕說文作蒸尒疋釋訓烝烝皇皇釋

文作蒸蓋通假字

中毛作仲山父毛作甫 漢書古今人表

案古仲作中甫作父詩南仲張仲人表亦作中

故毛作古訓是式 列女傳

案傳古故訓道古公一作故公古訓即故訓說詳九經古義

韓奕

姪毛作諸娣從之 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莊公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

娣則作姪娣爲長

常武

徐方既徠毛作來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案論語綏之斯來漢董仲舒傳作徠徠古往來字見漢武帝

景帝紀禮樂志三注然說文無徠字當从毛作來

王師毛作旅嘽嘽毛音驒驒 漢書敘傳

案師旅義通驒嘽亦通字

瞻卬

邦國殄顇毛作瘁 漢王莽傳 詩異字異義

案漢五行志引或盡瘁事國亦作顇詩維躬是瘁釋文顇瘁

音義同

寧自全毛作今矣 列女傳

案全今當是形相似而譌

無黍爾毛作忝皇祖式救爾訛毛作後 列女傳

案爾祖與下句調合訛尤與祖叶

召旻

不云自瀕毛作頻 列女傳

案頻即瀕之省說文作顰古濱字箋頻當作濱書海濱廣斥

漢地理志作海瀕廣瀉北山詩率土之濱說文引作率土之

瀕路史引作率土之瀕

清廟

肅雝毛作雍顯相 漢書劉向傳 班固傳注 文選注廿

案雝本字雍隸字

烈文

毋毛作無封靡于爾邦 白虎通

無毋古今文

天作

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毛岐字連上讀無其字 說苑 詩異字異義

案箋保後之往者彼徂矣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此二句箋此句注岐有夷句韓詩亦以岐連下句讀與說苑同

思文

立我蒸毛作烝民 史記周本紀

蒸烝通見前

貽毛作貽我釐毛作來麰毛作牟 劉向封事 詩異字異義

案晉書王薈傳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注飴音飼本作飤

通作飼則飴我釐麰正與粒我烝民意相貫又校尒疋翼大

麥宜爲飯又可爲酢其糱可爲飴亦可參一說也飴音嗣古

嗣字作飴飴與貽怡通省竝作台古从台之字皆通知飴貽

亦通也來古讀如離从來部轉入支部儀禮來女孝孫注來

讀爲釐毛氏奇齡云商國萊侯即犂侯伏羲扶來歌作扶犂

北山有萊謂釐蔓華也書序帝告釐沃又作帝嚳來沃則來

釐通矣竝詳韓詩麰說文亦作此字云來麰大麥也廣韻同

通作牟又與麰同韓詩作𪎊字

豐年

降福孔偕毛作皆 說苑 左襄二年傳

案皆偕通字無衣與子偕行漢書引作皆此傳皆偕也葡蕩

東西廂歌曰降福孔偕本此左襄六年傳鄢陵之戰乃皆左

右相違于淖義當作偕廣疋皆嘉也王氏念孫曰小疋魚麗

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矣賓筵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偕偕

亦嘉也

有瞽

肅雍毛作雝和鳴 史記樂書 禮樂記 尒疋注作肅雝 詩異字異義

案攷文云古本作肅雍嚨俗字

雝

有來雍雍毛作雝 漢書劉向傳 詩異字異義

案韋元成傳後漢章帝紀注文選注廿又廿五又廿七皆作

雍雍攷文云古本作雍雍唐石經御覽五百廿八同

閔予小子

愍予閔毛作小子　蔡邕胡公夫人哀讚

案愍本字也

敬之

身無毛作曰高高在上　漢書郊祀志

毋無今古文此與齊詩同

絲衣

鼐鼎及哉鼒毛作　史記音義鼒音資　詩異字異義

案惠氏棟云鼒說文从鼎才聲鄭音才得之哉與才通張平子碑云往才汝諧邢昺云哉古文作才則鼒之省文爲才也才本音齊詩思無期思馬斯才南風之歌南風之時兮可以阜民之財兮凡材財古皆讀齊俶載南畝鄭讀載爲菑昭茲來許漢碑作昭哉史記音義爲資是矣

不虞吳毛作不驁敖毛作　史記孝武本紀　又封禪書　詩異字異義

案吳古與虞通石鼓虞人作吳人左僖五年傳虞仲吳越春秋作吳仲漢書地理志武王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金石款識載周宄盤銘曰眾吳眾牧阮氏元云眾及也吳亦古虞字眾吳眾牧卽虞人牧人也商董武鐘銘云用吳彊錢獻之坫云古虞字則不若从毛吳字爲近古也敖本又作傲前漢賈誼傳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卽怠傲也義得與敖通

般

於皇明時毛作周　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作明周較長

墮嶞毛作山喬嶽　白虎通

案釋文嶞字又作墮文選注卅四引作墮山喬嶽

有駜

貽詒毛作厥毛無孫子　列女傳

案釋文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足利本作以詒孫子貽字說文所無新坿有之當作詒

泮水

薄采其荇芹毛作　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芹荇皆水菜宋鈔本仍作荇

薄捋采毛作　說苑

案三章皆言采不應異文

匪怒匪敎毛作匪怒伊敎　列女傳

案廣韻匪彼也詩彼交匪傲春秋襄廿七年傳引作匪交匪傲彼交匪紓荀子引作匪交伊卽彼義與匪亦音近

閟宮

戎狄是應膺毛作荊荼舒毛作是徵懲毛作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又匈奴傳　詩異字異義

案膺當作應尒疋應當也傳云膺當也本尒疋而誤爲膺校膺說文訓𦙃無訓當孟子戎狄是膺丁本作應是古皆作應廣疋應擊也呂春秋察微宋華元帥師應之大棗高注應擊也當以訓擊爲正舒與荼通尚書大傳厥咎荼注讀若舒玉藻諸侯荼注讀爲舒攷工記梓人寬緩以荼注古文舒假借字書洪舒于民古文作荼薛氏以荼壽訓之非矣懲古省作徵易君子以懲忿窒欲京房本作徵

俾侯于魯東毛作　漢書宣元六王傳

案作魯字爲長

大泰毛作山巖巖魯侯是瞻詹毛作　史記　說苑　外傳同　詩異字異義

案釋文大音泰本又作泰白帖五引作大古無泰字作大爲古詳韓詩詹卽瞻之省史記顧詹有河詹卽瞻春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公羊傳作瞻風俗通山澤初學記五竝引作瞻此韓魯同也

寢新毛作廟奕奕　詩異字異義

案毛以閟宮爲姜原廟新廟爲閔公廟閟無庸頌鄭因畫屬之姜原謂閔公新之耳後人或姜原或閔公或后稷聚訟紛紛今攷新廟二字不見他書鄭箋亦似曲解此作寢字爲正蔡邕胡太傅祠前銘引仍作新廟

元鳥

殷社殷土毛作芒芒宅　史記三代世表集解云詩作土疑本無宅字

案作殷社芒芒爲順

長發

立子生商毛立上有帝字　列女傳

案呂氏春秋音初篇注引亦無帝字

率禮履毛作不越　漢書宣帝紀　韓詩外傳

禮履通字見韓詩此三家同也

則莫我敢遏曷毛作　漢書刑法志　詩異字異義

案御覽三百四十一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注引竝同遏本字曷假字尒疋遏止也集傳本漢書曰曷遏同

包苞毛作有三枿櫱毛作　漢書敘傳注　詩異字異義

案易蒙包蒙釋文本作苞蒙否繫于包桑文選六代論引作苞包承包羞泰包荒唐石經竝作苞姤包有魚王肅本作苞包苴曲禮作苞此則省苞爲包一也說文木部櫱重文蘖古文作枿引書顛木之有由蘖作枿尒疋枿餘也郭亦以尚書證之是可據枿蘖爲今古文矣

韋鼓顧毛作　漢書古今人表　詩異字異義

案人表注師古曰卽顧國已姓書微子我不顧行遯釋文顧音故徐仙民音鼓是音同而假之字

齊詩

關雎

君子好仇逑毛作　漢書匡衡傳

案鄭箋怨耦曰仇則鄭亦作仇釋文逑本又作仇禮記緇衣尒疋釋詁注後漢邊讓傳注張衡傳注文苑傳注白帖十十文選注十一十八廿四竝作仇皆齊詩也

騶牙虞毛作　解頤新語　見困學紀聞

案新語引齊詩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又謂文王以騶牙名閑王伯厚謂騶虞騶吾騶牙一物字異而義同案唐人書互爲牙因譌爲牙互虞一聲之轉唐皇甫君碑樻翎楚柯卽極字

新臺

新臺有玼泚毛作

據范家相云齊詩一作玼未詳所出傳泚解明見說文作玼玉色鮮見與泚義別

十月之交

剡豔毛作妻煽方處　後漢書郎顗傳

臧庸堂曰案翼奉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則五際乃齊說范史雖不詳郎顗治何詩據所定皆齊詩也詩正義云中候擿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

以放鬒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孔謂剡䰕古今字按毛作豔龜作閻則作剡者齊詩也毛不信緯書三家多出入于緯鄭箋往往據之

抑

惟（毛作維）民之則（漢書匡衡傳）

按左傳襄卅一年引同

文王

宜監（毛作鑒）于殷（漢書翼奉傳按翼奉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此爲齊詩）

案監鑒通字

板

敬天之怒不（毛作無）敢戲豫（後漢書郎顗傳）

案不者弗之深丁鴻傳左昭公三十二年傳亦疋釋詁引並同

烝民

赫赫（毛作肅肅）王命（後漢書郎顗傳）

案赫肅義竝通

閔予小子

念我（毛作茲）皇祖（漢書匡衡傳）

案作我字爲長

長發

率禮（毛作履）不越（漢書蕭望之傳 詩攷藝詩）

案毛傳履禮也使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之教令則盡行也是履本訓禮外傳說苑竝作禮蓋亦三家相同也

海外有截（毛作截）（漢書蕭望之傳）

案截是𢧵古文書秦誓惟截截善諞言說文言部引作𢧵𢧵善諞言班固傳引此海外又作海水望之傳齊詩者

皇清經解卷三百十五終

嘉應吳　梅　修　番禺梁永湛　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詩經

詩本音

卷三之一 周南召南 二 邶鄘衛王鄭 三 齊魏唐 四 秦陳檜曹豳 五 小雅鹿鳴至鶴鳴 六 小雅祈父至四月 七 小雅北山至何草不黃 八 大雅文王至板 九 大雅蕩至召旻 十 周頌魯頌商頌

毛詩故訓傳

卷三之五一 周南 五二 召南 五三 邶 五四 鄘 五五 衛 五六 王 五七 鄭 五八 齊 五九 魏 六十 唐 六一 秦 六二 陳 六三 檜 六四 曹 六五 豳 六六 小雅鹿鳴至南陔 六七 小雅南有嘉魚至吉日 六八 小雅鴻鴈至無羊 六九 小雅節南山至何人斯 七十 小雅巷伯至信南山 七一 小雅甫田至魚藻 七二 小雅采菽至何草不黃 七三 大雅文王至文王有聲 七四 大雅生民至板 七五 大雅蕩至召旻 七六 周頌清廟至思文 七七 周頌臣工至有瞽 七八 周頌潛至閔予小子至般 七九 魯頌 八十 商頌

毛詩稽古篇

卷三五 舉要 小敘 四始 六義 詩樂 逸詩 卷三六 攷異 爾雅 釋文 毛傳異同 鄭箋破字 集傳異同 集傳他詩 康成他注與箋詩異同 毛傳正義異同 卷三七 正字 字形 字義 字音 卷三八 辨物 草木 鳥獸 蟲魚 卷三九 數典 祀典 宗廟 樂舞 器用 旗識 土田 佩玉 衣裳 名物 考疑 爾雅 經本 傳注 集傳 疑誤 引疑 正義引

以上所載均未列入羣解彙編茲特錄出以備逐句查閱

羣解彙編目錄卷三之百十六

PL 2461 .N8 1873

漢廣篇總論 拾壹稽古拾捌
南有喬木 拾壹稽古拾捌 本卷一
不可休息 拾壹稽古拾捌 肆伍考正貳玖 肆百拾三家捌捌
本卷一
漢有游女 拾壹稽古拾捌
漢之廣矣 玖拾紬義肆拾
江之永矣 拾壹稽古拾捌 捌壹小學貳叁 肆百拾三家捌捌
本卷一
不可方思 拾壹稽古拾捌
翹翹錯薪 本卷一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拾壹稽古拾捌 肆貳詩說捌捌
言秣其馬 玖拾紬義肆拾
言秣其駒 捌壹小學貳叁 捌伍補疏叁貳
遵彼汝墳 拾壹稽古拾捌 捌壹小學貳叁 捌伍補疏叁貳 肆百拾
三家捌捌
伐其條枚 本卷一
惄如調飢 捌壹小學貳叁
伐其條肄 本卷一 歸條枚總
魴魚章 本卷一 歸不首總
魴魚頳尾 捌伍補疏叁貳
王室如燬 拾壹稽古拾捌 捌壹小學貳叁 玖拾紬義肆拾 肆百拾
三家捌捌 伍百拾三家玖陸
父母孔邇 拾壹稽古拾捌 玖拾紬義肆拾
麟趾序 玖拾紬義肆拾
麟趾章總論 拾壹稽古拾捌
振振公子 二句 本卷一
振振公姓 拾壹稽古拾捌 本卷一
振振公族 拾壹稽古拾捌 本卷一 歸上公姓總
周南全篇 肆玖補注玖玖
召南 召南論 本卷二
鵲巢序 玖拾紬義肆拾
維鵲有巢 二句 捌伍補疏叁貳
維鳩居之 拾貳稽古拾玖 本卷一

百兩御之 捌壹小學貳叁 玖拾紬義肆壹
維鳩方之 肆伍考正貳玖 捌壹小學貳叁 捌伍補疏叁貳 本卷
二
采蘩篇總論 肆叁詩說玖拾
采蘩 拾貳稽古拾玖
于以采蘩 二句 捌伍補疏叁貳
于以采蘩 拾貳稽古拾玖
于沼于沚 捌壹小學貳叁
被之僮僮 二句 玖拾紬義肆壹
被之僮僮 本卷一
夙夜在公 拾貳稽古拾玖 本卷一
被之祁祁 本卷 歸上僮僮總
鄉飲酒射燕至不及草虫 肆貳詩說捌捌
喓喓草虫 捌伍補疏叁貳
憂心忡忡 玖拾紬義肆壹
亦既覯止 拾貳稽古拾玖 捌伍補疏叁貳
言采其蕨 拾貳稽古拾玖
言采其薇 同上
采蘋篇總論 同上
于以采蘋 拾貳稽古拾玖 肆叁詩說玖拾 本卷一
南澗之濱 捌壹小學貳叁
于以采藻 拾貳稽古拾玖
于彼行潦 捌壹小學貳叁
維筐及筥 二句 同上
于以湘之 二句 肆百拾三家捌捌 本卷一
宗室牖下 拾貳稽古拾玖
誰其尸之 二句 玖拾紬義肆壹
有齊季女 捌壹小學貳叁
甘棠序 玖拾紬義肆壹
甘棠篇總論 拾貳稽古拾玖 本卷 歸宋首總
甘棠首章 本卷 歸雜錄漢朝說詩總
蔽芾甘棠 拾貳稽古拾玖 捌伍補疏叁貳 肆百拾三家捌捌
本卷二

勿翦勿伐 二句 捌壹小學貳叁
勿翦勿伐 肆百拾三家捌捌 伍百拾又玖陸 本卷一
召伯所茇 拾貳稽古拾玖 伍百拾三家捌捌 伍百拾又陸玖
勿翦勿敗 拾貳稽古拾玖
勿翦勿拜 同上 本卷一
行露篇總論 拾貳稽古拾玖 本卷 歸雜錄劉向學魯詩總
誰謂雀無角 二句 捌伍補疏叁貳
室家不足 拾貳稽古拾玖 玖拾紬義肆壹
亦不汝從 伍百拾三家捌捌
羔羊篇總論 拾貳稽古拾玖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肆伍考正玖貳
素絲五紽 捌壹小學貳叁 玖拾紬義肆壹
退食自公 二句 肆貳詩說捌捌 本卷一
退食自公 本卷一
委蛇委蛇 拾貳稽古拾玖 捌壹小學貳叁 捌伍補疏叁貳 玖拾
紬義肆壹 肆百拾三家捌捌 本卷一
素絲五緎 本卷一
殷其靁序 玖拾紬義肆壹
箋云召南大夫名伯之屬 同上
殷其靁篇總論 拾貳稽古拾玖
殷其靁 同上 捌壹小學貳叁
何斯違斯 拾貳稽古拾玖
莫敢或遑 捌壹小學貳叁
摽梅序總論 拾貳稽古拾玖 肆叁詩說玖拾 本卷 歸關雎總
摽有梅 捌壹小學貳叁 玖拾紬義肆壹 肆百拾三家捌捌
迨其今兮 玖拾紬義肆壹
頃筐塈之 肆貳詩說捌捌
迨其謂之 捌壹小學貳叁 本卷一
小星篇總論 拾貳稽古拾玖
三五在東 本卷一
寔命不同 拾貳稽古拾玖 玖拾紬義肆壹 肆百拾三家捌捌
維參與昴 玖拾紬義肆壹 本卷一
抱衾與裯 捌伍補疏叁貳 本卷一

赫兮咺兮　百拾肆三家捌玖
菉竹青青　捌壹小學貳肆
充耳琇瑩　玖叁紬義肆伍
會弁如星　拾肆稽古貳肆　本卷一
菉竹如簀　拾肆稽古貳肆　捌壹小學拾叁
寬兮綽兮　玖叁紬義肆伍
猗重較兮　肆伍考正玖貳　本卷二
考槃篇總論　拾肆稽古貳肆
考槃在澗　拾肆稽古貳肆　捌陸補疏叁肆　玖叁紬義肆陸
百拾肆三家捌玖　百拾伍又玖陸　本卷一
永矢弗諼　百拾伍三家玖伍
碩人之邁　百拾肆三家捌玖
碩人之軸　拾肆稽古貳肆　玖叁紬義肆陸
碩人篇總論　肆貳詩說捌捌　本卷二一歸雜錄劉向學魯詩總
碩人其頎　本卷二　一歸柏舟亦汎其流總
衣錦褧衣　玖叁紬義肆陸
齊侯之子　二句　肆貳詩說捌捌　百拾伍三家玖陸
譚公維私　捌壹小學貳肆
領如蝤蠐　同上　拾肆稽古貳肆
齒如瓠犀　捌陸補疏叁肆
螓首蛾眉　捌壹小學貳肆
巧笑倩兮　玖叁紬義肆陸
美目盼兮　拾肆稽古貳肆
說于農郊　本卷一
朱幩鑣鑣　捌壹小學貳肆
河水洋洋　本卷一
施罛濊濊　拾肆稽古貳肆　玖叁紬義肆陸
鱣鮪發發　捌陸補疏叁肆　百拾肆三家捌玖　本卷一
葭菼揭揭　本卷一
庶姜孽孽　捌壹小學貳肆　百拾肆三家捌玖　本卷一
庶士有朅　百拾肆三家捌玖
氓篇總論　拾肆稽古貳伍
體無咎言　百拾肆三家捌玖

于嗟鳩兮　肆貳詩說捌捌
于嗟女兮　二句　玖叁紬義肆陸
無與士耽　拾肆稽古貳伍
桑落以下二章　同上
士貳其行　本卷一
靡室勞矣　肆伍考正玖貳
咥其笑矣　本卷一歸柏舟亦汎其流總
及爾偕老　捌陸補疏叁肆
隰則有泮　玖叁紬義肆陸　本卷一
信誓旦旦　拾肆稽古貳伍　玖叁紬義肆陸
竹竿篇總論　拾肆稽古貳伍
泉源在左　二句　玖叁紬義肆陸
遠兄弟父母　本卷二
佩玉之儺　拾肆稽古貳伍
淇水悠悠　捌壹小學貳肆
檜楫松舟　捌陸補疏叁肆
芄蘭篇總論　拾肆稽古貳伍
芄蘭之支　拾肆稽古貳伍　捌陸補疏叁肆　玖叁紬義肆陸
百拾伍三家捌玖　本卷一
能不我知　本卷一
容兮遂兮　捌壹小學貳肆
垂帶悸兮　百拾肆三家捌玖　本卷歸亦汎其流總
童子佩韘　拾肆稽古貳伍　玖叁紬義肆陸
能不我甲　同上　百拾肆三家捌玖　本卷二
一歸上能不我知總
河廣序　玖叁紬義肆陸
河廣篇總論　拾肆稽古貳伍　本卷一
誰謂河廣　二句　捌陸補疏叁肆
誰謂河廣　本卷一
一葦杭之　捌壹小學貳肆　玖叁紬義肆陸
曾不容刀　同上　捌壹小學貳肆
伯兮篇總論　拾肆稽古貳伍　本卷一
伯兮朅兮　捌壹小學貳肆　百拾肆三家捌玖

伯也執殳　二句　本卷一
為王前驅　拾肆稽古貳伍
杲杲出日　肆貳詩說捌玖
甘心首疾　玖叁紬義肆陸
焉得諼草　捌陸補疏叁肆
百拾肆三家捌玖　捌陸補疏叁肆　拾肆稽古貳伍
玖叁紬義肆陸
有狐序　同上
有狐篇總論　拾肆稽古貳伍
有狐綏綏　同上　百拾伍三家玖伍
之子無裳　本卷一
在彼淇厲　拾肆稽古貳伍　本卷歸深則厲總
木瓜篇總論　肆貳詩說捌玖　本卷一
投我以木瓜　拾肆稽古貳伍
報之以瓊琚　玖叁紬義肆陸
報之以瓊瑤　肆伍考正玖貳

王

王　肆貳詩說捌捌　本卷二
黍離篇總論　本卷四一歸雜錄漢初諸儒說詩一歸雜錄劉向學魯詩一歸朱晉總
彼黍離離　二句　拾伍稽古貳伍　肆貳詩說捌玖
彼黍離離　捌壹小學貳肆　玖叁紬義肆陸
行邁靡靡　拾伍稽古貳伍　捌柒補疏叁肆
此何人哉　玖叁紬義肆陸
君子于役篇總論　拾伍稽古貳伍
羊牛下來　拾伍稽古貳伍
曷其有佸　二句　玖叁紬義肆陸
君子陽陽中谷有蓷兔爰三詩敘　拾伍稽古
君子陽陽　肆貳詩說捌玖
右招我由房　拾伍稽古貳伍
君子陶陶　同上
右招我由敖　玖叁紬義肆陸
揚之水序　同上
揚之水篇總論　拾伍稽古貳陸

詩經國風

鄭

知子之來之 本卷一
雜佩以贈之 拾伍稽古貳柒 肆伍考正叁玖 捌壹小學貳肆
玖肆紬義肆捌
同車至揚之水六詩總論 拾伍稽古貳柒 捌壹小學貳肆
顏如舜華 拾伍稽古貳柒 捌壹小學貳肆
彼美孟姜 玖肆紬義肆捌
德音不忘 本卷 緇衣篇繼其忘總
山有扶蘇 拾伍稽古貳柒 捌壹小學貳肆
隰有荷華 拾伍稽古貳柒
不見子都 二句 玖肆紬義肆捌 捌柒補疏叁伍
不見子都 拾伍稽古貳柒
乃見狂且 拾伍稽古貳柒
山有喬松 二句 捌柒補疏伍叁 拾伍稽古貳柒
山有喬松 捌壹小學拾柒
不見子充 捌柒補疏伍叁 拾伍稽古貳柒
乃見狡童 同上
蘀兮序 玖肆紬義肆捌
叔兮伯兮 二句 拾伍稽古貳柒
狡童褰裳二詩總論 同上貳拾
狡童篇總論 同上
彼狡童兮 玖肆紬義肆捌 本卷一
維子之故 二句 拾伍稽古貳柒
褰裳序 玖肆紬義肆捌 拾伍稽古貳柒 捌壹小學貳肆
褰裳涉溱 同上貳拾
豈無他人 玖肆紬義肆捌
褰裳涉洧 拾伍稽古貳柒
子之丰兮 同上 本卷 鄭風錄以重言卷一言總
俟我乎巷兮 捌柒補疏叁伍
俟我乎堂兮 玖肆紬義肆捌 本卷一
衣錦褧衣 本卷一
東門之墠篇總論 拾伍稽古貳捌
東門之墠 玖肆紬義肆捌
有踐家室 同上 百拾肆三家捌玖

風雨篇總論 拾伍稽古貳捌
風雨瀟瀟 捌壹小學貳肆
雞鳴膠膠 玖肆紬義肆捌
子衿序 玖肆紬義肆捌 本卷一
青青子衿 同上 拾伍稽古貳捌 本卷一
子寧不嗣音 拾伍稽古貳捌 捌柒補疏叁伍 百拾肆三家玖捌
挑兮達兮 二句 玖肆紬義肆捌
在城闕兮 捌壹小學貳肆
揚之水篇總論 拾伍稽古貳捌
揚之水 本卷 鳥王風總
終鮮兄弟 二句 玖肆紬義肆捌
人實廷女 捌壹小學貳肆
匪我思存 拾伍稽古貳捌
縞衣綦巾 玖肆紬義肆捌
聊樂我員 肆伍考正叁玖 捌壹小學貳肆 玖肆紬義肆玖
百拾肆三家捌玖 本卷二
出其闉闍 玖肆紬義肆玖
有女如荼 拾伍稽古貳捌
匪我思且 肆伍考正叁玖 玖肆紬義肆玖
野有蔓草篇總論 拾伍稽古貳捌 本卷一
零露漙兮 捌壹小學貳肆 玖肆紬義肆玖 本卷二一蔓桓身
亦沉其流總
清揚婉兮 百拾肆三家捌玖 本卷一
溱洧序 至能救焉 玖肆紬義肆玖 本卷一
溱與洧 拾伍稽古貳捌 本卷一
方渙渙兮 百拾肆三家捌玖 玖肆紬義肆玖
士與女 二句 同上 拾伍稽古貳捌
方秉蕑兮 玖肆紬義肆玖 捌柒補疏叁伍
洵訏且樂 百拾肆三家捌玖
伊其相謔 捌柒補疏叁伍
贈之以芍藥 同上 拾伍稽古貳捌 玖肆紬義肆玖
本卷一
瀏其清矣 百拾伍三家玖伍

齊

齊譜 玖伍紬義肆玖
太公望年 本卷一
齊 拾陸稽古貳捌
齊又爲伯夷之後 本卷一
雞鳴序 玖伍紬義肆玖
雞鳴篇 拾陸稽古貳捌 本卷二
匪雞則鳴 二句 本卷一
東方明矣 玖伍紬義肆玖 本卷一
月出之光 本卷一
蟲飛薨薨 拾陸稽古貳捌
甘與子同夢 玖伍紬義肆玖
無庶予子憎 捌柒補疏叁伍
子之還兮 二句 百拾伍三家玖伍
子之還兮 百拾肆三家捌玖 本卷三
並驅從兩肩兮 二句 玖伍紬義肆玖 捌壹小學貳肆
並驅從兩肩兮 拾陸稽古貳捌
揖我謂我儇兮 本卷一
子之昌兮 捌柒補疏叁伍
著東方之日 三詩總論 拾陸稽古貳捌
俟我於著乎而 本卷一
充耳以素乎而 二句 玖伍紬義肆玖 本卷一
充耳以素乎而 拾陸稽古貳捌
東方之日總論 同上
東方之日兮 玖伍紬義肆玖
履我即兮 同上
東方未明序 同上
東方未明篇總論 拾陸稽古貳捌
不能晨夜 二句 玖伍紬義伍拾
不能晨夜 拾陸稽古貳捌
南山崔崔 二句 玖伍紬義伍拾 本卷一
齊子由歸 玖伍紬義伍拾
冠緌雙止 拾陸稽古貳捌

本卷 附秦風黃鳥總
隰有榆 陸拾稽古貳玖
弗曳弗婁 伍百拾三家玖伍 本卷一
他人是愉 陸玖紬義伍貳
山有栲 同上 陸拾稽古叁拾
子有庭內 本卷一
弗洒弗埽 壹捌小學貳肆
弗鼓弗考 陸玖紬義伍貳
何不日鼓瑟 伍百拾三家玖肆
揚之水總論 貳肆詩說捌玖 本卷一
揚之水 陸拾稽古伍貳 伍百拾三家玖肆 本卷歸王風總
素衣朱襮 陸玖紬義伍貳 伍百拾三家玖肆 本卷二
白石皓皓 陸拾稽古叁拾
從子于鵠 柒捌補疏伍叁 陸玖紬義伍貳 本卷附素衣總
白石粼粼 陸拾稽古叁拾
我聞有命 二句 壹捌小學貳肆
椒聊序 陸玖紬義伍貳
椒聊之實 二句 柒捌補疏伍叁
椒聊之實 陸玖紬義伍貳
蕃衍盈升 陸拾稽古叁拾
碩大無朋 本卷一
遠條且 柒捌補疏伍叁 陸玖紬義伍貳
蕃衍盈匊 陸拾稽古叁拾
綢繆杕杜羔裘總論 同上
綢繆序 陸玖紬義伍貳
三星在天 陸拾稽古叁拾
子兮子兮 陸玖紬義伍貳 本卷二
見此邂逅 陸拾稽古叁拾 陸玖紬義伍貳 肆百拾三家玖拾
見此粲者 壹捌小學貳伍 本卷一
杕杜序 陸玖紬義伍貳
有杕之杜 本卷一
其葉湑湑 柒捌補疏伍叁 陸玖紬義伍貳 一本卷一
胡不比焉 陸玖紬義伍貳

胡不佽焉 柒捌補疏叁伍
其葉青青 同上
獨行睘睘 陸拾稽古叁拾
嗟行之人 四句 同上
羔裘豹袪 柒捌補疏叁伍 陸玖紬義伍貳
自我人居居 陸拾稽古叁拾
豈無他人 二句 柒捌補疏叁伍 陸玖紬義伍貳
本卷一
自我人究究 陸拾稽古叁拾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柒捌補疏叁伍
鴇羽序 陸玖紬義伍貳
鴇羽篇總論 陸拾稽古叁拾
肅肅鴇羽 同上
集于苞栩 陸玖紬義伍叁
王事靡盬 貳肆詩說捌玖 本卷二
不能蓺稷黍 陸拾稽古叁拾
悠悠蒼天 肆百拾三家玖拾
無衣序 陸玖紬義伍叁
無衣篇總論 陸拾稽古叁拾
豈曰無衣七兮 陸玖紬義伍叁
無衣次章 本卷一
豈曰無衣六兮 陸玖紬義伍叁
有杕之杜總論 陸拾稽古叁拾 本卷附有杕之杜總
噬肯適我 壹捌小學貳伍 陸玖紬義伍叁 肆百拾三家
玖拾 本卷一
葛生序 陸玖紬義伍叁
葛生篇總論 陸拾稽古叁拾
子美亡此 二句 伍肆考正玖叁 本卷一
角枕粲兮 二句 本卷一
采苓篇總論 陸拾稽古叁拾
采苓采苓 壹捌小學貳伍
人之為言 陸拾稽古叁拾 陸玖紬義伍叁 陸玖又肆陸
本卷二一見補遺

秦
秦譜 柒玖紬義伍叁
車鄰總論 柒拾稽古叁拾 本卷一
有車鄰鄰 伍百拾三家玖陸
寺人之令 柒拾稽古叁拾 柒玖紬義伍叁 肆百拾三家玖拾
今者不樂 二句 柒捌補疏叁伍
駟鐵總論 本卷一
駟鐵孔阜 壹捌小學貳伍 柒玖紬義伍叁 伍百拾三家玖陸
公之媚子 二句 柒捌補疏叁伍
公之媚子 柒拾稽古叁拾 本卷一
奉時辰牡 本卷二
輶車鸞鑣 伍肆考正玖叁
載獫歇驕 柒拾稽古叁拾 柒玖紬義伍叁 本卷一
小戎篇總論 柒拾稽古叁壹 本卷一
游環脅驅 二句 伍肆考正玖叁
游環脅驅 柒玖紬義伍叁
陰靷鋈續 同上
駕我騏馵 同上 柒拾稽古叁壹 柒捌補疏叁伍
騧驪是驂 柒捌補疏叁陸
鋈以觼軜 柒玖紬義伍叁
厹矛鋈錞 二句 壹捌小學貳伍
蒙伐有苑 同上 本卷一
交韔二弓 二句 柒拾稽古叁壹
竹閉緄縢 同上 本
載寢載興 同上 本卷一
厭厭良人 伍百拾三家玖柒
秩秩德音 本卷一 歸上載寢載興總
蒹葭序 柒捌補疏叁陸 柒玖紬義伍叁 本卷一
蒹葭總論 柒拾稽古叁壹
蒹葭蒼蒼 本卷 歸河水章蒹葭總
所謂伊人 本卷一
遡洄從之 壹捌小學貳伍
蒹葭采采 伍肆考正玖叁

匪風發兮　二句　本卷一　隰雜錄以重言釋一言總[illegible]風匪直也人總
匪車偈兮　伍肆考正玖叁　肆百拾三家玖拾
顧瞻周道　柒拾稽古叁貳
中心怛兮　肆百拾三家玖拾
溉之釜鬵　捌玖紬義伍陸
誰將西歸　伍百拾三家玖柒
蜉蝣序　捌玖紬義伍陸
蜉蝣總論　柒拾稽古叁貳
蜉蝣之羽　二句　本卷一
於我歸處　伍肆考正玖叁
蜉蝣掘閱　柒拾稽古叁貳　伍肆考正玖叁　壹捌小學貳伍
捌玖紬義伍陸
麻衣如雪　柒拾稽古叁貳
於我歸說　捌玖紬義伍陸
彼候人兮　二句　同上
何戈與祋　柒拾稽古叁貳　壹捌小學貳伍　捌玖紬義伍陸
三百赤芾
薈兮蔚兮　二句　伍肆考正玖叁　捌玖紬義伍陸
南山朝隮　柒拾稽古叁貳　捌玖紬義伍陸　本卷一
季女斯飢　柒拾稽古叁貳　捌玖紬義伍陸
鳲鳩序　同上
鳲鳩總論　柒拾稽古叁貳
鳲鳩在桑　壹捌小學貳伍　伍百拾三家玖柒
其儀一兮　捌玖紬義伍陸
其弁伊騏　同上
其儀不忒　本卷　歸據畫士貳其行緣
下泉總論　柒拾稽古叁貳
冽彼下泉　同上　壹捌小學貳伍
浸彼苞稂　柒拾稽古叁貳　捌玖紬義伍陸
四國有王　二句　同上
四國有王　貳肆詩說捌玖
豳
國譜　本卷一

國詩雅頌　捌拾稽古叁貳　本卷一
七月序　捌玖紬義伍柒
七月總論　捌拾稽古叁貳　貳肆詩說捌玖　本卷二
七月流火　伍肆考正玖叁
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合解　伍肆考正玖叁
一見十六之十四卷天文觀象授時伍拾壹頁
一之日觱發　捌拾稽古叁叁　捌玖紬義伍柒　本卷一
二之日栗烈　捌拾稽古叁叁　壹捌小學貳伍　捌玖紬義伍柒
本卷一　歸上句總
三之日于耜　壹捌小學念伍　捌玖紬義伍柒　伍百拾三家
玖伍
同我婦子　二句　捌拾稽古叁叁
田畯至喜　同上
女心傷悲　二句　同上
殆及公子同歸　伍肆考正玖叁　捌玖紬義伍柒　本卷一
八月萑葦　壹捌小學貳伍　本卷二　歸河水章蒹葭總
蠶月條桑　伍肆考正玖叁
猗彼女桑　同上　捌玖紬義伍柒
七月鳴鵙　捌拾稽古叁叁　捌玖紬義伍柒　本卷一
我朱孔陽　二句　捌玖紬義伍柒
四月秀葽　捌拾稽古叁叁　伍肆考正玖叁
十月隕蘀　同上
一之日于貉　三句　捌拾稽古叁叁　捌玖紬義伍柒
一之日于貉　本卷一
言私其豵　二句　捌拾稽古叁叁　本卷一
言私其豵　本卷一
五月斯螽動股　本卷一
六月莎雞振羽　捌拾稽古叁叁
塞向墐戶　同上
曰為改歲　伍肆考正玖叁　本卷一
六月食鬱及薁　壹捌小學貳伍　捌拾稽古叁叁　捌玖紬義
伍柒　肆百拾三家玖拾
烹葵及菽　捌拾稽古叁貳

十月穫稻　同上
八月斷壺　本卷一
九月叔苴　捌拾稽古叁叁　壹捌小學貳伍
采荼薪樗　同上
場圃　捌拾稽古叁肆
黍稷重穋　壹捌小學貳伍
上入執宮功　同上　捌玖紬義伍柒
晝爾于茅　二句　同上
宵爾索綯　本卷一
亟其乘屋　捌拾稽古叁肆
三之日納于凌陰　捌玖紬義伍柒
九月肅霜　二句　同上
朋酒斯饗　捌拾稽古叁肆　本卷一
曰殺羔羊　捌玖紬義伍柒
萬壽無疆　同上
鴟鴞序　同上
鴟鴞總論　捌拾稽古叁肆　本卷一
鴟鴞鴟鴞　捌拾稽古叁肆　柒捌補疏叁陸
既取我子　捌玖紬義伍柒
鬻子之閔斯　同上
徹彼桑土　肆百拾三家玖拾
予手拮据　捌拾稽古叁肆　本卷一
予所蓄租　捌玖紬義伍柒
予口卒瘏　捌拾稽古叁肆
予尾翛翛　捌玖紬義伍捌　本卷一
予室翹翹　捌玖紬義伍捌
零雨其濛　壹捌小學貳伍　本卷一
勿士行枚　捌玖紬義伍玖　本卷一
蜎蜎者蠋　捌玖紬義伍玖　捌拾稽古叁肆
烝在桑野　同上　伍肆考正玖叁
東山二三章　捌拾稽古叁肆
果臝之實　壹捌小學貳伍　本卷一
蠨蛸在戶　捌拾稽古叁肆　壹捌小學貳伍

經解續編目錄卷三之百十七終

經解續編目錄卷三之百十八

詩經小雅

吉蠲為饎 百拾肆三家玖拾 本卷一
是用孝享 玖玖紬義伍玖
禴祠烝嘗 貳捌小學貳陸
于公先王 拾玖稽古叁伍
君曰卜爾 玖玖紬義伍玖
神之弔矣 貳捌小學貳陸
民之質矣 二句 拾玖稽古叁伍 本卷一
羣黎百姓 拾玖稽古叁陸 肆陸考正玖肆
徧為爾德 同上
如月之恆 拾玖稽古叁陸 玖玖紬義伍玖
如南山之壽 本卷歸書風南山總
無不爾或承 玖玖紬義玖伍 本卷一
采薇出車杕杜總論 肆叁詩說捌玖
采薇六月總論 肆肆詩說玖壹
采薇總論 拾玖稽古叁陸
薇亦柔止 玖玖紬義伍玖
歲亦陽止 同上 拾玖稽古叁陸 本卷一
王事靡盬 本卷歸鴇羽總
我行不來 本卷一
小人所腓 拾玖稽古叁陸
象弭魚服 貳捌小學貳陸 玖玖紬義玖伍 本卷一
玁狁孔棘 百拾伍三家玖柒
我出我車 捌捌補疏叁柒
自天子所 玖玖紬義伍玖
于彼郊矣 拾玖稽古叁陸
彼旟旐斯 同上
僕夫況瘁 玖玖紬義伍玖
王命南仲 拾玖稽古叁陸 肆陸考正玖叁 本卷一
往城于方 玖玖紬義伍玖
出車彭彭 百拾伍三家玖柒
城彼朔方 拾玖稽古叁陸
赫赫南仲 本卷歸上王命南仲總
玁狁于襄 本卷歸薄茇不可襄也總

昔我往矣 兩章 拾玖稽古叁陸
喓喓草蟲 六句 本卷一
卉木萋萋 拾玖稽古叁陸
杕杜總論 同上
有睆其實 本卷歸睍睆黃鳥總
王事靡盬 本卷歸鴇羽總
日月陽止 本卷歸采薇歲亦陽止總
陟彼北山 四句 捌捌補疏叁柒
憂我父母 玖玖紬義伍玖 拾玖稽古叁陸 本卷歸日月篇父兮母兮總
檀車幝幝 貳捌小學貳陸 百拾肆三家玖拾 本卷一
卜筮偕止 二句 本卷一
六笙詩總論 拾玖稽古叁陸 捌捌補疏叁柒 本卷六
南陔 本卷一
華黍序 捌捌補疏叁柒
魚麗至有臺總論 拾貳稽古叁陸
魚麗總論 拾玖稽古叁陸 本卷歸雜錄毛傳逸典總
魚麗前三章 拾玖稽古叁陸
魚麗于罶 玖玖紬義伍玖 本卷一
鱨鯊 拾玖稽古叁陸 貳捌小學貳陸
君子有酒旨且多 本卷一
旨且多 貳捌小學貳陸
鱧 拾玖稽古叁陸 捌捌補疏叁柒 玖玖紬義伍玖
鰋 拾玖稽古叁陸 肆陸考正玖肆
旨且有 同上
維其偕矣 本卷一
由庚崇丘由儀序 百壹紬義陸拾
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 拾貳稽古叁陸
南有嘉魚篇 同上叁柒
南有嘉魚 同上 本卷一
烝然罩罩 肆陸考正玖肆 百壹紬義陸拾 百拾伍三家玖伍
本卷一
烝然汕汕 肆陸考正玖肆 百壹紬義陸拾

翩之綏之 拾貳稽古叁柒
翩翩者鵻 二句 百壹紬義陸拾
翩翩者鵻 拾貳稽古叁柒
烝然來思 同上
嘉賓式燕又思 同上
南山有臺 同上
北山有萊 同上 捌捌補疏叁柒 本卷二
樂只君子 拾貳稽古叁柒 本卷一
南山有杞 拾貳稽古叁柒
遐不眉壽 本卷一
南山有枸 百壹紬義陸拾 拾貳稽古叁柒
北山有楰 同上
由儀 捌捌補疏叁柒 本卷一
蓼蕭篇 拾貳稽古叁柒
零露湑兮 本卷歸柏舟亦汎其流總
燕笑語兮 二句 肆陸考正玖肆
燕笑語兮 拾貳稽古叁柒
是以有譽處兮 本卷一
為龍為光 百壹紬義陸拾 本卷一
壽考不忘 本卷歸綠衣曷維其忘總
孔燕豈弟 拾貳稽古叁柒
宜兄宜弟 百壹紬義陸拾
鞗革忡忡 拾貳稽古叁柒
和鸞雝雝 同上 肆陸考正玖肆 百拾伍三家玖肆 百壹紬
義陸拾
厭厭夜飲 同上 百拾肆三家玖拾 拾貳稽古叁柒
湛露後三章 同上
在宗在考 同上 百壹紬義陸拾
在彼杞棘 拾貳稽古叁捌
彤弓總論 同上
彤弓弨兮 百壹紬義陸拾
受言藏之 拾貳稽古叁捌
一朝右之 同上 貳捌小學貳陸 百壹紬義陸拾 本卷

黽勉從事 二句 貳叁稽古肆叁
讒口囂囂 肆百拾三家玖壹 伍百拾又玖柒
噂沓背憎 貳叁稽古肆叁 本卷二 歸柏舟亦汎其流
悠悠我里 二句 肆陸考正肆玖 貳百零紬義陸叁
悠悠我里 貳捌小學貳柒 本卷一
我不敢傚 二句 本卷一
雨無正總論 貳叁稽古肆叁 肆百拾三家玖壹
浩浩昊天 六句 本卷一
若此無罪 二句 本卷一
浩浩昊天 一章 貳叁稽古肆叁
浩浩昊天 同上
不駿其德 本卷一
降喪飢饉 二句 貳叁稽古肆叁
旻天疾威 肆陸考正肆玖 貳百零紬義陸叁 本卷一
舍彼有罪 二句 捌捌補疏叁捌
旣伏其辜 本卷一
淪胥以鋪 貳捌小學貳柒 肆百拾三家玖壹 本卷二
正大夫離居 四句 本卷一
周宗旣滅 貳叁稽古肆叁 貳百零紬義陸叁 本卷一
邦君諸侯 二句 本卷一
莫肯朝夕 本卷一
凡百君子 四句 本卷一
各敬爾身 肆叁詩說玖拾
戎成不退 四句 本卷一
憯憯日瘁 本卷 [illegible]
莫肯用訊 肆陸考正肆玖 本卷二 與陳風歌以訊之總
聽言則答 二句 貳叁稽古肆肆
聽言則答 同上 貳捌小學貳柒 伍百拾三家玖柒
譖言則退 本卷一
哀哉不能言 貳叁稽古肆肆
匪舌是出 二句 本卷一
哿矣能言 本卷 歸正月哿矣富人總
維曰于仕 六句 本卷一

云不可使 本卷一
亦云可使 本卷 歸上云不可使句
謂爾遷于王都 本卷二
旻天疾威 伍百拾三家玖柒 本卷一
謀猶回遹 肆百拾三家玖壹 本卷一
潝潝訿訿 貳叁稽古肆肆 肆陸考正肆玖 伍百拾三家[illegible]
謀夫孔多 二句 本卷 歸雜餘毛傳多持者總
謀夫孔多 四句 本卷一
是用不集 肆百拾三家玖壹
如匪行邁謀 二句 本卷二
如匪行邁謀 本卷 歸鄘風匪直也人總
匪大猶是經 本卷一
維邇言是聽 二句 捌捌補疏叁捌
國雖靡止 貳叁稽古肆肆 貳百零紬義陸叁
國雖靡止 五句 本卷一
民雖靡膴 貳叁稽古肆肆 肆陸考正肆玖 貳捌小學念柒
如彼泉流 二句 本卷一
不敢暴虎章 貳叁稽古肆肆
不敢馮河 貳捌小學貳柒
小宛序 貳百零紬義陸叁
小宛篇總論 貳叁稽古肆肆
宛彼鳴鳩 二句 同上
宛彼鳴鳩 同上 肆叁詩說玖拾
翰飛戾天 貳捌小學貳柒 肆百拾三家玖壹
人之齊聖 本卷二
壹醉日富 伍百拾三家玖柒 本卷一
各敬爾儀 肆叁詩說玖拾
中原有菽章 貳叁稽古肆肆
中原有菽 貳百零紬義陸叁
螟蛉有子 二句 本卷一
螟蛉有子 貳叁稽古肆肆
蜾蠃負之 同上
式穀似之 同上

我日斯邁 二句 同上
哀我塡寡 二句 同上
哀我塡寡 肆百拾三家玖壹 本卷一
宜岸宜獄 貳百零紬義陸叁 肆百拾三家玖壹
握粟出卜 二句 本卷一
小弁篇總論 貳叁稽古肆肆 本卷一
弁彼鸒斯 貳叁稽古肆肆 貳捌小學貳柒 本卷一
歸飛提提 貳捌小學貳柒
何辜于天 二句 貳百零紬義陸叁
惄焉如擣 肆百拾三家玖壹 本卷一
維桑與梓 二句 本卷一
必恭敬止 肆叁詩說玖拾
不屬于毛 二句 貳百零紬義陸肆
不離于裏 本卷一
菀彼柳斯章 貳叁稽古肆肆
萑葦淠淠 肆百拾三家玖壹 伍百拾又玖柒
雉之朝雊 貳百零紬義陸肆
尙或墐之 貳捌小學貳柒
伐木掎矣 本卷一
析薪扡矣 貳叁稽古肆肆 貳百零紬義陸肆
予之佗矣 同上
莫高匪山 四句 本卷一
我躬不閱 二句 貳百零紬義陸肆
巧言篇總論 貳叁稽古肆肆
曰父母且 貳百零紬義陸肆
亂如此憮 同上 貳叁稽古肆肆 貳捌小學貳柒
予愼無罪 貳叁稽古肆肆
昊天泰憮 同上 肆百拾三家玖壹 伍百拾又玖柒
僭始旣涵 貳叁稽古肆肆 又 貳捌小學貳柒 捌捌補疏叁捌
貳百零紬義陸肆 肆百拾三家玖壹 本卷一
君子屢盟 肆叁詩說玖拾
君子信盜 貳百零紬義陸肆
亂世用餤 伍百拾三家玖柒

溥天之下 百拾伍 三家玖柒
率土之濱 同上 本卷一
大夫不均 二句 肆陸考正肆玖
我從事獨賢 百零參 紬義伍陸 本卷一
鮮我方將 百零參 紬義伍陸
旅力方剛 同上 貳肆稽古陸肆 本卷一
十二或字總論 貳肆稽古陸肆
或盡瘁事國 本卷 歸四月盡瘁以仕總
或慘慘劬勞 肆陸考正玖肆
或王事鞅掌 貳肆稽古肆陸
或出入風議 同上
無將大車序 百參 紬義陸伍
無將大車總論 貳肆稽古陸肆
祇自底兮 肆陸考正肆玖 貳捌小學貳柒 本卷一
維塵冥冥 百拾伍 三家玖陸
不出于熲 貳肆稽古肆陸
小明篇總論 同上
小明篇補箋 本卷 歸小旻國雖靡止五句總
小明前三章 貳肆稽古肆陸
二月初吉 見十六之十四卷末 文觀象授時廿三頁
昔我往矣 二句 肆陸考正玖肆
日月方除 百零參 紬義陸伍
睠睠懷顧 百拾肆 三家玖貳
日月方奧 貳捌小學貳柒
靖共爾位 百拾肆 三家玖叁
鼓鐘篇總論 貳肆稽古肆陸 本卷 歸[illegible]總
湯湯湝湝三洲總論 貳肆稽古肆陸
淮水湯湯 百零參 紬義陸伍
懷允不忘 貳肆稽古肆陸
憂心且抽 百零參 紬義陸伍 百拾伍 三家玖伍 本卷一
其德不猶 本卷一
鼓鍾卒章總論 貳肆稽古肆陸
笙磬同音 同上 百零參 紬義陸陸

以雅以南 二句 同上 貳肆稽古肆陸
以雅以南 貳捌小學念柒 百拾伍 三家玖伍
楚茨至瓠葉十三篇總論 同上 貳肆稽古肆陸 又
楚茨以下十篇總論 同上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 同上
楚茨篇總論 同上 又貳肆 見十六之四十卷尾 經解例第四十頁
楚楚者茨 四句 本卷一
楚楚者茨 二句 捌捌補疏叁捌
楚楚者茨 貳捌小學念柒 貳肆稽古肆柒
言抽其棘 同上
我黍與與 貳捌小學念柒
我庾維億 同上 百零參 紬義陸陸 本卷一
以妥以侑 百零參 紬義陸陸
或剝或亨 二句 同上
或肆或將 貳肆稽古肆柒
先祖是皇 百零參 紬義陸陸
神保是饗 貳肆稽古肆柒
為俎孔碩 同上
為豆孔庶 百零參 紬義陸陸
為賓為客 肆參詩說玖拾
獻酬交錯 貳捌小學念柒
禮儀卒度 百拾肆 三家玖貳
萬壽攸酢 貳捌小學貳柒
我孔熯矣 同上 貳肆稽古肆柒
祖賚孝孫 百零參 紬義陸陸
苾芬孝祀 百拾肆 三家玖貳
如幾如式 貳捌小學念柒
既匡既敕 同上 貳肆稽古肆柒
禮儀既備 二句 本卷一
鼓鍾送尸 貳肆稽古肆柒 貳捌小學貳柒
神保聿歸 同上
信彼南山甫田大田三詩總論 貳肆稽古肆柒
信彼南山 本卷 歸[illegible]南山總

維禹甸之 百拾肆 三家玖貳 本卷一
畇畇原隰 百零參 紬義陸陸 百拾肆 三家玖貳
曾孫田之 百零參 紬義陸陸
我疆我理 貳肆稽古肆柒
南東其畝 肆參詩說玖拾
雨雪雰雰 百零參 紬義陸陸
既霑既足 貳捌小學貳柒
黍稷彧彧 同上
畀我尸賓 肆參詩說玖拾
中田有廬 三句 本卷一
中田有廬 本卷一
疆埸有瓜 百零參 紬義陸陸 百拾肆 三家玖貳
從以騂牡 貳捌小學貳柒
苾苾芬芬 同上
甫田篇總論 貳伍稽古肆柒
倬彼甫田 貳捌小學貳柒 百零肆 紬義陸陸 百拾肆 三家玖貳
歲取十千 貳伍稽古肆柒 百零肆 紬義陸陸 本卷一
我取其陳 百零肆 紬義陸陸
或耘或耔 貳捌小學念柒
攸介攸止 二句 本卷一
攸介攸止 百零肆 紬義陸陸 本卷一
以我齊明 貳伍稽古肆柒
以我齊明 貳捌小學貳柒
以社以方 肆陸考正玖伍
琴瑟擊鼓 二句 貳伍稽古肆柒
以御田祖 二句 百拾伍 三家玖柒
以穀我士女 貳伍稽古肆柒 百零肆 紬義陸陸
曾孫來止 二句 本卷一
曾孫來止 貳伍稽古肆柒
攘其左右 二句 本卷一
攘其左右 肆陸考正玖伍 本卷一
嘗其旨否 百零肆 紬義陸陸
禾易長畝 同上

經解彙編卷三之百十八目錄終

經解彙編目錄卷三之百十九

詩經大雅

自土沮漆 捌玖補疏叁捌 百零陸紬義柒叁 百拾伍三家玖伍
捌叁小學貳捌 本卷三
古公亶父 本卷一
陶復陶穴 二句 肆柒考正玖伍
陶復陶穴 貳柒稽古伍貳 百零陸紬義柒貳 本卷一
未有家室 百零陸紬義柒貳
來朝走馬 捌叁小學貳捌
來朝走馬 二句 百零陸紬義柒貳
率西水滸 二句 肆柒考正玖伍 捌本音拾貳 本卷一
至于岐下 百拾伍三家玖捌
聿來胥宇 百拾伍三家玖捌
周原膴膴 同上 捌叁小學貳捌 本卷三一 歸陳風歌以訊之總
堇荼如飴 貳柒稽古伍貳 肆叁詩說玖拾 肆柒考正玖伍 捌叁
小學貳捌 捌玖補疏叁捌 百零陸紬義柒貳
爰契我龜 同上 百拾伍三家玖捌
曰止曰時 本卷一
迺慰迺止 一章 肆柒考正玖伍
迺慰迺止 四句 貳柒稽古伍貳
迺慰迺止 捌叁小學貳捌 本卷一
迺宣迺畝 本卷一
自西徂東 百零陸紬義柒貳
乃召司空 二句 肆叁詩說玖拾
其繩則直 二句 百零陸紬義柒貳
捄之陾陾 捌叁小學貳捌
度之薨薨 百零陸紬義柒貳
削屢馮馮 捌叁小學貳捌 捌玖補疏叁捌
鼛鼓弗勝 貳柒稽古伍貳
迺立皋門 四句 肆柒考正玖伍
迺立皋門 二句 貳柒稽古伍貳 本卷一
迺立皋門 本卷一
皋門有伉 捌叁小學貳捌 百拾伍三家玖貳
迺立應門 貳柒稽古伍貳
迺立冢土 同上

肆不殄厥愠 二句 同上
柞棫拔矣 四句 本卷一
柞棫拔矣 二句 捌玖補疏叁捌
柞棫拔矣 貳柒稽古伍叁 又又 百零陸紬義柒貳
混夷駾矣 二句 貳柒稽古伍叁
混夷駾矣 百零陸紬義柒貳
維其喙矣 同上拾陸 捌叁小學貳捌
虞芮質厥成 二句 肆柒考正玖陸
虞芮質厥成 貳柒稽古伍叁 本卷一 歸雜條毛傳遂典總
文王蹶厥生 捌玖補疏叁捌 百零陸紬義柒貳
予曰有先後 二句 本卷一 歸幽風日爲改歲總
予曰有奔奏 本卷一
棫樸篇總論 貳柒稽古伍叁
芃芃棫樸 捌玖補疏叁捌 本卷一
薪之槱之 本卷一
濟濟辟王 一章 貳柒稽古伍叁
左右奉璋 百零柒紬義柒貳
周王于邁 本卷一
六師及之 百零柒紬義柒貳
倬彼雲漢 肆柒考正玖陸
遐不作人 本卷一
追琢其章 二句 貳柒稽古伍叁
追琢其章 捌叁小學貳捌 百拾伍三家玖捌 本卷一
勉勉我王 百拾伍三家貳玖 又捌玖
旱麓篇總論 貳柒稽古伍叁 本卷三一 歸嘒彼雅總
瞻彼旱麓 百零柒紬義柒叁 百拾伍三家玖叁
于祿豈弟 本卷一
瑟彼玉瓚 二句 百零柒紬義柒叁
瑟彼玉瓚 貳柒稽古伍叁 本卷一
鳶飛戾天 一章 肆叁詩說玖拾
鳶飛戾天 二句 貳柒稽古伍叁 本卷一
民所燎矣 貳柒稽古伍叁
莫莫葛藟 百拾伍三家玖捌 本卷一 歸葛覃維葉萋萋總

施于條枚 百拾伍三家玖叁 本卷一 歸汝墳伐其條枚總
思齊序 百零柒紬義柒叁
思齊篇總論 貳捌稽古伍叁 本卷一 歸旱麓總
思齊大任 四句 捌玖補疏叁捌
惠于宗公 一章 貳捌稽古伍叁
惠于宗公 百零柒紬義柒叁
以御于家邦 同上
雝宮以下 三章 貳捌稽古伍叁
列假不瑕 百零柒紬義柒叁
小子有造 本卷一
古之人無斁 二句 百零柒紬義柒叁 本卷一
古之人無斁 貳捌稽古伍叁 百拾伍三家玖叁 本卷一 歸□□總
康成先通韓詩
皇矣首二章 貳捌稽古伍叁
皇矣首章 本卷一
監觀四方 百拾伍三家玖捌
求民之莫 捌叁小學貳捌
維此二國 四句 柒肆考正玖陸
其政不獲 貳捌稽古伍叁
維彼四國 二句 百零柒紬義柒叁
爰究爰度 貳捌稽古伍叁
上帝耆之 同上伍 百零柒紬義柒叁
乃眷西顧 二句 百拾伍三家玖捌 又玖伍
此維與宅 貳捌稽古伍叁 本卷一
作之屏之 一章 貳捌稽古伍肆
作之屏之 本卷一
其菑其翳 五句 貳捌稽古伍肆
其菑其翳 百零柒紬義柒叁 百拾伍三家玖叁 本卷一
其灌其栵 貳捌稽古伍肆 捌叁小學貳捌 百零柒紬義柒叁
本卷一
帝遷明德 二句 本卷一
帝遷明德 貳捌稽古伍肆
自夷載路 捌玖補疏叁玖 百零柒紬義柒叁 本卷一

本寶先極 百拾伍 三家 玖捌
殷鑒不遠 同上 玖陸 又 玖捌
抑序 百零玖 紬義 柒柒
抑篇總論 叁壹 稽古 玖伍 本卷一
靡哲不愚 叁壹 稽古 玖伍
無競維人 同上 陸拾伍 百拾 三家 玖捌
四方其訓之 本卷一
遠猶辰告 百拾伍 三家 玖叁
惟民之則 同上 玖玖
荒湛于酒 同上 玖叁 又 玖捌
肆皇天弗尙 本卷一
酒埽庭內 百零玖 紬義 柒柒 百拾伍 三家 玖陸 本卷一 緝熙
酒埽庭內 維民之章 子有庭內總
修爾車馬 四句 肆叁 詩說 玖壹
用逷蠻方 百零玖 紬義 柒柒 本卷一
質爾人民 百拾伍 三家 玖捌 又 玖捌
白圭之玷 四句 百拾伍 三家 玖捌 本卷一
無言不讎 百拾伍 三家 玖叁 又 玖捌 叁壹 稽古 陸壹 叁捌 小學 貳玖
子孫繩繩 叁壹 稽古 陸拾 百拾伍 三家 玖叁
萬民靡不承 本卷一
相在爾室 二句 叁壹 稽古 陸拾
尙不愧于屋漏 叁捌 小學 貳玖 百零玖 紬義 柒柒
淑愼爾止 二句 叁捌 小學 貳玖
淑愼爾止 百零玖 紬義 柒捌
彼童而角 叁壹 稽古 陸拾
實虹小子 同上 叁捌 小學 貳玖
言緡之絲 百零玖 紬義 柒捌
告之話言 同上 叁壹 稽古 陸拾 本卷三
於乎小子 百拾伍 三家 玖叁
視爾夢夢 叁壹 稽古 陸拾
我心慘慘 本卷一 歸陳厚勞心慘分總
日喪厥國 百零玖 紬義 柒捌 百拾伍 三家 玖叁 本卷一 風日

取譬不遠 百拾伍 三家 玖捌
桑柔序 百零玖 紬義 柒捌
桑柔總論 叁壹 稽古 陸拾 又
其下侯旬 百零玖 紬義 柒捌
捋采其劉 叁壹 稽古 陸拾
倉兄填兮 肆柒 考正 玖柒 百零玖 紬義 柒捌 本卷二
四牡騤騤 二句 本卷一
靡國不泯 百零玖 紬義 柒捌 本卷一
民靡有黎 叁壹 稽古 陸拾 本卷二
國步蔑資 叁壹 稽古 陸拾 肆柒 考正 玖柒 百零玖 紬義 柒捌
靡所止疑 百拾伍 三家 玖伍 本卷一
秉心無競 叁捌 小學 貳玖
孔棘我圉 本卷一
誰能執熱 本卷一
逝不以濯 叁壹 稽古 陸拾
如彼遡風 本卷一
荓云不逮 肆柒 考正 玖柒 叁捌 小學 貳玖
好是稼穡 四句 同上 叁壹 稽古 陸拾
好是稼穡 本卷一
具贅卒荒 叁壹 稽古 陸拾
靡有旅力 同上
秉心宣猶 百拾伍 三家 玖捌
朋友已譖 叁捌 小學 貳玖 本卷一
進退維谷 本卷一
弗求弗迪 肆柒 考正 玖柒
民之貪亂 本卷一
寧爲荼毒 叁壹 稽古 陸拾
大風有隧 二句 本卷一
大風有隧 百零玖 紬義 柒捌
征以中垢 叁壹 稽古 陸拾 百拾伍 三家 玖叁 肆柒 考正 玖柒 本卷二
聽言則對 二句 叁壹 稽古 陸拾
覯之陰女 二句 玖捌 補疏 叁玖

反予來赫 叁拾 小學 貳玖 本卷一
民之罔極 二章 叁壹 稽古 陸拾
職涼善背 肆柒 考正 玖柒 百零玖 紬義 柒捌
民之未戾 二句 叁捌 小學 貳玖
涼曰不可 叁壹 稽古 陸拾 本卷一 吳樂錄毛傳箋異義
雲漢總論 百拾伍 三家 玖陸 本卷一
倬彼雲漢 百零玖 紬義 柒捌
天降喪亂 叁壹 稽古 陸拾
靡愛斯牲 肆柒 考正 玖柒
寧莫我聽 叁壹 稽古 陸拾 百拾伍 三家 叁玖
蘊隆蟲蟲 本卷一
不殄禋祀 本卷一
靡神不宗 百零玖 紬義 柒捌
后稷不克 叁捌 小學 貳玖 叁壹 稽古 陸拾 本卷一
耗斁下土 叁捌 小學 貳玖 叁壹 稽古 陸拾
寧丁我躬 同上 百零玖 紬義 柒捌
靡有孑遺 同上 叁壹 稽古 陸拾 本卷一
先祖于摧 叁壹 稽古 陸拾
滌滌山川 叁捌 小學 貳玖 百零玖 紬義 柒捌 百拾伍 三家
如惔如焚 玖叁
我心憚暑 叁壹 稽古 陸拾
則不我聞 本卷二 歸葛[illegible]莫我聞總
寧俾我遯 叁捌 小學 貳玖 叁壹 稽古 陸拾
黽勉畏去 同上
胡寧瘨我以旱 百拾伍 三家 玖叁
憯不知其故 本卷一 歸陳風勞心慘分總
則不我虞 叁捌 小學 貳玖 本卷一 歸則不我聞總
敬恭明神 本卷一
靡人不周 百零玖 紬義 柒捌
云如何里 叁壹 稽古 陸拾
有嘒其星 叁捌 小學 貳玖
昭假無贏 叁壹 稽古 陸拾

羣解彙編目錄卷三之百二十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三之百十六

詩經解彙編

國風

二南正雅異義

三家詩以關雎爲刺詩今考之漢人之說則二南正小雅皆刺詩也鹽鐵論備胡云賢良曰匈奴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潛夫論班祿云背宗族而采蘩怨棄采蘩不言宗族事采蘋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蘩當爲蘋字之誤耳於周南之兔罝召南之采蘋觀之知以二南皆爲刺詩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潛夫論班祿云忽養賢而鹿鳴思文選琴賦注引蔡邕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風俗通窮通云伐木有鳥鳴之刺蔡中郎集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漢書匈奴傳云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鹽鐵論繇役云文學曰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是以鹿鳴伐木采薇杕杜皆爲刺詩以四篇觀之知以正小雅皆爲刺詩矣臧茂才經義雜記

二南總論

鄭氏詩譜文王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召公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知此時賜之采邑使施先公之教於所職之國也又詩序正義曰化霑一國謂之風道被四方乃名爲雅文王才得六州雖大於諸侯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爲作風詩不爲雅體文王末年身實稱王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故繫之二公容齋隨筆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冊誤耳按此說甚有理可從崔茂才吾亦

周南召南解王仁

逸周書云南國名南氏有力臣力鈞勢敵用分爲二南之國程大昌說以爲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是非南國諸侯之謂愚案詩譜云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則南是南方一方不止二國詩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汜江沱若非典治南國何以詩咏及此左傳云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又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文王所以封汝也明南國地在荆楚爲國亦多韓嬰序詩云在南郡南陽之間加之間字最爲該括漢地理志南陽南郡並屬荆州揚子方言眾信曰諒周南召南衛之語也是別二南爲國也至以雅以南籥以南爲南夷之樂文王世子胥鼓南注義同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任與南古音義不別鉤命決亦云南夷之樂曰南則南樂不得以二南當之二南之詩播之樂章是爲正歌燕禮謂之鄉樂磬師謂之燕樂無名爲南樂者也經義叢鈔

周南召南

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是非南國諸侯之謂此論發自程大昌大昌平生論多異此却正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相承以爲正風實雜有淫奔之詩若野有死麕雜有東遷以後或王風或齊風若何彼穠矣是此論發自王柏柏爲朱子三傳弟子卻不苟同者竊以程氏人尚有從者而王氏則知之亦鮮噫要當俟諸百世後之聖耳閻徵君四書釋地

詩序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案釋文之音絕句樂音洛絕句其政和一讀安字上屬以樂其政和爲一句下放此又樂記釋文同此但文較詳武進士經讀考異

周南　關雎篇

王伯厚云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棟案藝文類聚三十五卷載張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案其文云康王晏起與魯詩同深思古道又同韓詩超漢末人范書有傳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

作此以規之邕賦亦載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 惠徵君九經古義

關雎之見微 杜周傳

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念孫案師古說見微之義未確上文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此云關雎見微即指上文言之用魯詩說也覩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馮衍顯志賦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志在進賢哀窈窕思賢才以爲君子之善匹是其德也思得賢女以共承君子正與不妒忌之德相合以義會之其爲后妃所自作與即以爲詩人所作亦是代寫其意二章輾轉反側云云皆從后妃意中寫出也集傳謂宮中之人所作不知所謂宮人者何人乎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者屬之文王乎抑宮人自謂乎以宮人爲妾媵則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夫人偕來或有幼而待年於國者不應夫人未得先有妾媵也以憂思屬之文王則親迎于渭正在文王初載不必有寤寐反側之憂也若屬之宮人則文王是時方爲世子世子之宮不過師保賓友郃陽濱涘天作之合亦不必勞左右謦過之憂思也反覆思之不得其說若謂好逑非后妃不能當則兔罝之詩亦曰公侯好仇矣 李進士惇羣經識小

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引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傷歎之臣瓚曰此魯詩也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後漢書皇后紀序康王晚朝關雎作諷王充論關雎詩何時作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作是詩也此蓋魯詩相承之說列女傳晉弓工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痛之後書寇榮傳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班叔皮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而不傷皆與劉向說同恐是魯詩潛夫論邊議篇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德化篇引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搖握又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則以旱麓行葦皆爲公劉詩矣又案以標梅爲擇壻詩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之官 韓詩亦同見周禮疏 以杕杜爲晉文好賢國人美之文好賢而失介之推綿山餓隱飲食無從故作此詩亦魯詩之說 崔茂才吾亦廬稿

窈窕淑女

傳窈窕幽閒也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故爲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釗按爾雅釋言冥幼也窕閒也幼即窈之省冥亦幽意傳訓窈窕爲幽閒實本雅訓又說文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說文義多本毛則毛不以爲深宮可知矣方言窕美也陳楚周南之閒曰窕秦晉之閒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窕又曰秦晉之閒美狀爲窕善心爲窈方言本於輶軒使者彼周南即詩之周南則窈窕非深宮尤可知矣且詩序云哀窈窕謂淑女容德之幽閒不得升配君子故哀之若以爲所居之宮則不辭蓋以宮訓窈窕鄭義則然正義據之述毛非也 經義叢鈔曾釗

衷窈窕

毛詩序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注哀蓋衷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釋文哀前儒並如字鄭氏改作衷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閒也經云鐘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衷字之誤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彼仍以哀爲義者鄭荅劉琰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案論語集解載孔安國說是哀字據此則鄭注論語亦作哀義得兩通故不依詩箋追改也詩正義引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此因箋改爲衷故肅讀如字以難鄭後漢書皇后紀云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李賢注引詩序云衷窈窕蓋俱用鄭說 李善注文選云哀當爲衷六臣本作衷翰曰衷念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君子好仇

傳逑匹也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不嫉妬釋文好逑音求本亦作仇音同正義曰逑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同也案孫炎云相求之匹是以求訓逑然則孫注爾雅作逑匹與孔本毛傳合又民勞惠此中國以爲民逑傳逑合也箋云合聚也 此中毛與說文合 正義曰逑合釋詁文今爾雅作仇合也仇合之仇作逑與仇匹之仇作逑正同說文辵部逑斂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逑孱功又曰怨匹曰逑左傳桓二年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依孫叔然知爾雅仇當作逑依許叔重知左傳仇當作逑說文人部仇讎也从人九聲此讎怨之仇與匹耦之逑異字而爾雅毛詩左傳皆作仇者爲逑之同聲假借也蓋匹耦之逑不論嘉耦怨耦俱用从辵求聲字因嘉耦既以善相求怨耦又以怨相求嘉怨不同而相求則一即以關雎詩論之毛意是嘉耦鄭意是怨耦而所用逑字則一俗本注疏經傳作逑鄭箋作仇是以聽見區別之也箋既不云逑當爲仇則說異而字同明矣左傳師服之言因妃仇對文而立異耳又此詩經字當假借作仇釋文正義皆作逑疑非漢以來之舊陸云本亦作仇可從也無論禮記緇衣漢書匡衡傳作君子好仇爾雅仇匹也郭注引詩君子好仇或非盡爲毛詩而後漢書邊讓傳攜窈窕從好仇李注仇匹也毛詩曰君子好仇文選景福殿賦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注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琴賦要列子兮爲好仇注毛詩曰君子好仇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攜我好仇注毛詩曰君子好仇是可證毛詩之不作逑矣又嘗徧考毛詩逑匹之逑皆作仇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箋云怨耦曰仇無衣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正義曰仇匹釋詁文怨耦曰仇桓二年左傳文賓之初筵賓載手仇傳手取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釋文手仇毛音求匹也皇矣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正義曰仇匹釋詁文怨耦曰仇左傳文是可證逑匹之逑毛詩皆作仇與今爾雅左傳同而作逑之爲出後人私改矣 月上

琴瑟友之

毛傳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爲友彬謂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廣雅釋詁友愛親也左氏昭六年傳人亦於汝何有杜注言人不能愛汝也友之之友亦當以相親爲義 朱武曹經傳攷證

左右芼之

傳芼擇也正義引釋言曰芼搴也某氏曰搴猶拔也呂氏讀詩記引董氏曰芼熟而薦之也傳曰芼以薑桂自是始爲異義毛

鄭詩攷正申之曰芼從艸毛聲菜之亨於肉湆者也芼之言用爲鉶芼昏義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內則雉兔皆有芼是也彬謂芼之之芼仍當從爾雅毛傳爲義蓋流之采之芼之皆一時事不得分先後也如戴君說則左右二字不辭甚矣同上

葛覃

葛覃大夫妻詩

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解云言從大夫妻以下即詩歸寧父母是也案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案何邵公當習魯詩故不用毛序毛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則可以歸句猶言之子于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者言能以婦道化天下所以安寧父母也經之歸寧父母亦當作如是解段氏若膺云毛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寧耳此語當是後人竄入庸謂是王肅所加然則毛詩亦不以諸侯夫人爲可歸也葛覃爲后妃之本是追敘文王既王後事其實文王娶后妃時猶諸侯之夫人也毛詩載馳序云許穆夫人閔衞之亡傷許之力小不能救思歸唁其父母又義不得故賦此詩此即何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之義然則毛魯詩旨同臧明經拜經日記

維葉莫莫　莫莫葛藟

家大人曰廣雅曰莫莫茂也周南葛覃篇維葉莫莫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皆是茂盛之貌毛傳因是刈是濩而云莫莫成就之貌因施于條枚而云莫莫施貌緣詞生訓皆非也莫莫葛藟猶言維葉莫莫維葉莫莫猶言維葉萋萋耳毛傳萋萋茂盛貌王尚書經義述聞

彬謂莫莫萋萋廣雅釋訓皆曰茂也毛傳釋萋萋爲茂盛釋莫莫爲成就之貌因下文有爲絺綌之事而言望文生義非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是刈是濩

毛傳濩煮之也釋文是艾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是濩胡郭反煮也韓詩云濩瀹也音羊灼反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濩濩煮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煮治之孫炎曰煮葛以爲絺綌以煮之於濩故曰濩煮非訓濩爲煮又郭注爾雅云煑葛爲絺綌釋文是又音刈本亦作刈鑊又作濩同戶郭反正義曰云是刈是濩者周南葛覃文也云濩煮之也者釋之也以煑之於鑊故曰濩煑非訓濩爲煑又唐石經與宋刻單注本爾雅同作是刈是濩鑊煑之也上一字从水下一字从金鏞堂謹案宋槧雪窗書院單注本爾雅作是刈是穫上字从禾蓋毛詩作是刈是濩依釋文韓詩亦从水爾雅釋之云鑊煑之也四字爲句孔疏之說是也陸德明訓濩爲煑非是濩即鑊之假借爾雅以濩爲鑊開漢儒易字法之端毛傳當云是刈是濩鑊煑之也傳中無經則嫌於濩字爲讀煑之也三字爲句此蓋以傳合經時所刪若更定毛傳當補鑊之此類頗多刈从乂从刀爲正或作艾作乂並假借字臧茂才經義雜記

歸寧父母

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金壇段若膺云經歸寧父母謂文王之父母也序言后妃在父母家爲女子子若此則可以成婦禮於舅姑而化天下以婦道故曰葛覃后妃之本也言告言歸傳婦人謂嫁曰歸此歸寧父母之歸即言告言歸之歸也父母在則有時而歸寧耳此九字蓋後人所加袁又愷云序歸安父母經歸寧父母當從段作謂嫁曰歸解而仍作后妃之父母序曰后妃在父母家又曰則可以歸安父母文同則義無不同果有異義鄭當箋出今鄭云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是鄭氏之以歸爲嫁以父母爲后妃之父母考之序而可見又案召南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箋云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此箋一曰寧父母再曰寧父母即曰葛覃歸寧父母之經本章箋云言常自絜清以事君子謂嫁而見當於君子則可以安父母之心矣是鄭氏之以歸爲嫁以父母爲后妃之父母考之經而又可見序言后妃在父母家躬儉節用習於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則以嫁而當於君子無貽父母之羞盡女子子之道以供婦職極其至而母儀天下故曰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此葛覃所以爲后妃之本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正女子在家時豫自審其輕重之宜以爲他日見當於君子之具庶于歸之後可以安我父母之心也豈非后妃之本乎臧明經拜經日記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傳云頃筐易盈之器也荀卿子引此詩亦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以貳周行大雅行葦云敦弓既堅傳云天子敦弓敦與彫古今字荀卿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正義以天子彫弓爲事不經見非也經典序錄云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毛公作詁訓傳蓋用其師說王伯厚曰毛傳以平平爲辨治又以五十矢爲束皆與荀子同而鄭氏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徐堅曰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後儒以爲毛萇作詩傳非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采采卷耳

彬謂蒹葭傳蒼蒼盛也萋萋猶蒼蒼采采猶萋萋蜉蝣采采衣服傳采采眾多也是采采亦茂盛之貌朱武曹經傳考證

崔嵬砠矣

詩卷耳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陟彼砠矣傳石山戴土曰砠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土戴石爲砠孫炎云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庸案此當從毛詩傳孫郭本爾雅誤也郭璞此注襲用叔然本是土山而石載其巔故形崔嵬然崔嵬目上石也且薦也砠从且石在下若且薦土然故曰砠砠下石也蓋山以石爲君故二山皆主石言之說文山部岨石戴土也从山且聲詩曰陟彼岨矣釋名釋山石載土曰岨岨臚然也土載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同引之案此條甚鄙意崔嵬字當以說文釋名正爾雅之譌岨當以說文釋名正毛傳之譌江叔澐聲云寫爾雅者誤是也戴東原撰一書名爲毛鄭詩考正反從爾雅言高山其下多石爲之基故石戴土謂之崔嵬砠字从石以石上見也故土戴石爲岨此曲說不足辨矣焦循案小雅漸漸之石維其卒矣毛傳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此爲戴石之證以小雅爲國風之注則毛是而爾雅非矣臧明經拜經日記

我馬元黃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

卷耳篇我馬虺隤我馬元黃毛傳曰虺隤病也元馬病則黃小雅何草不黃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箋謂黃爲歲晚草黃元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元引之謹案虺隤疊韻字元黃雙

聲字皆謂病貌也傳言元馬病則黃失之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亦病也猶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也以草病與人之勞瘁亦中谷有蓷暵其乾矣之意箋言歲始草元歲晚草黃亦失之爾雅曰虺頹元黃病也凡物病皆得稱之孫炎屬之馬郭璞屬之人皆非也孫炎曰虺頹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元黃馬更黃色之病郭璞以之曰虺頹元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謂之馬病失其義也詩言何草不黃何草不元以是明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南有樛木 樛木或作朻木

傳木下曲曰樛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眾妾使得其次序則眾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釋文樛木居虯反木下曲曰樛字林九稠反馬融韓詩本 當作馬融本韓詩 並作朻音同字林已周反說文以朻為木高正義曰下曲曰樛者釋 又說文木部樛下句曰樛从木翏聲朻高木也从木丩聲案爾雅釋木下句曰朻上句曰喬而毛傳及詩正義作曲者蓋曲句義同或古本爾雅作曲又釋木釋文云朻居虯反本又作樛同字林九稠反詩釋文引字林樛九稠反朻已周反二字有別爾雅當同毛傳說文字林作樛而今本作朻說文樛朻義別而韓詩及馬融本皆作朻蓋是聲近假借字其義則不為高木也 又疑說文朻為樛之重文今本是後人竄改 臧茂才經義雜記

螽斯羽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

螽斯 案詩集傳名物鈔云若螽斯不妬忌一語鄭氏遂釋云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爾自後說詩者多為此所惑今但以言若螽斯絕句屬上文以不妬忌歸之后妃而屬之下文意自可通但語拙耳 武進士經讀考異

螽斯羽詵詵兮

案近讀並以螽斯羽為句攷此宜從螽斯絕句羽屬下詵詵兮連文為句下二章羽薨薨兮羽揖揖兮並同 同上

兔罝序言美賢人眾多

案墨子尚賢云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似此詩專詠二人非泛美多賢也書大傳謂閎夭學訟於太公太公除師禮約為朋友豈同隱海濱歟 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以太公泰顛為一人妄也 梁孝廉瞥記

兔罝

墨子尚賢篇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後人以為兔罝詩即咏其事說似可取 申培詩說文王舉泰顛閎夭而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人美之作兔罝也 崔茂才吾亦廬稿

芣苢 芣苢篇

劉孝標辨命論曰冉耕歌其芣苢注引韓詩曰采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曰芣苢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以事與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不已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後書周磐傳磐居貧無以養母嘗誦詩至汝墳卒章喟然而歎乃出應孝廉之舉注引薛君章句云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王政如烈火猶觸冒而往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然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猶太息永懷不忍遠去鄭氏曰詩言仲山父徂齊者言鄭命往治齊城郭韓詩以為封于齊者誤史記宋世家襄公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大夫正考甫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西都賦序曰奚斯頌魯注引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 靈光殿賦序曰奚斯頌僖注引韓詩同 鄭康成嘗從張恭祖受韓詩故注禮孔子閒居引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云周道將興五嶽為生賢佐仲山甫及申伯注坊記引詩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云此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為獻公公無禮于定姜故作此詩皆用韓詩說也又甘棠詩韓以為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恐勞民乃廬于樹下其後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時詩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樹而歌思之黍離伯封作也薛君注詩人求已兄不得憂不識物視彼黍乃以為稷困學紀聞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蓋韓詩之說 崔茂才吾亦廬稿

采采芣苢

芣苢薛君章句云澤舃也毛傳芣苢宜懷妊陸疏其子治婦人難產案爾雅芣苢馬舃馬舃車前郭注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陸佃埤雅芣苢陵舃俗謂蝦蟆衣治癩劉孝標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伯牛患癩也今藥中車前子治濕痺強陰益精令人有子催生下胎與諸說皆合逸周書王會解序以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孔晁注食桴苡即有身王肅毛詩音芣苢木也如李出于西戎王基毛詩駁遠國異物非周婦人所得采此桴苡宜子與車前同當別是一種 同上

薄言有之

芣苢篇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毛傳曰采取也有藏之也掇拾也捋取也袺執衽也扱衽曰襭家大人曰詩之用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廣雅曰有取也首章泛言取之次則言其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若首章既言藏之則下章復言掇之捋之則非其次矣大雅瞻卬篇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是有為取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南有喬木

廣讀 問南有喬木毛但以上竦釋喬而朱氏傳乃以無枝增成之按釋木云小枝上繚曰喬則似非無枝者曰吳江陳啟源嘗辨之謂爾雅釋木篇凡五言喬未有言無枝者一云句如羽喬一云上句曰喬句者言樹枝之卷曲非無枝也一云如木楸曰喬一云槐棘醜喬楸與槐棘皆非無枝之木也一云小枝上繚為喬此又明言有枝矣無枝之說本於蘇氏未知所據或曰爾雅小枝上繚為喬之下即云無枝為檄兩文相連因以致誤耳 錢宮詹潛研堂集

不可休息

釋文云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案韓詩外傳作思樂記云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荀卿子息作諰說文云諰思之意从言从思 禮記多古文或用息通也 惠定宇九經古義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說文于羕字下引詩云江之羕矣韓詩同介疋云羕長也郭璞云羕所未詳是未攷韓詩 齊侯鐘云士女考壽萬年羕保其身又子子孫孫羕保用享是羕乃古文永字韓詩从古文故作羕說文永部別載羕字未之攷也 同上

翹翹錯薪

家大人曰漢廣篇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翹翹錯薪之貌翹翹為眾多之貌言於眾薪之中刈取其高者耳傳箋以翹翹為高則與下句相複廣雅曰翹翹眾也義蓋本於三家 王尚書經義述聞

汝墳

伐其條枚 伐其條肄 施于條枚

汝墳篇伐其條枚毛傳曰枝曰條幹曰枚正義曰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爲名耳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故傳曰條槄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亦非木名也引之謹案三復文義仍當訓爲有條有梅之條謂伐其條樹之枚伐其條樹之肄耳遵彼汝墳伐其條枚猶言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弟七字木名也再以全詩之例考之詩凡言伐木者或直稱爲木爲薪爲林如云伐木丁丁伐木掎矣析薪杝矣析薪如之何會伐平林木也薪也林也皆大名也或專指其本之名如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坎坎伐檀兮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薪是穫薪析其柞薪樵彼桑薪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松柏丸丸是斷是遷皆是也若不舉大名又不專舉其木之名而遽云伐其枝條則文不成義傳說疏矣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箋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此說亦非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猶言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弟七字木名也詩凡言葛生蒙楚葛生蒙棘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樛木甘瓠纍之皆實指其所依之樹不得如箋所云也 同上

麟之趾　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僖案東陽許氏云以麟之趾一句先在于上却以振振公子一句屬下文讀則意自見 武進士經讀考異

振振公姓　振振公族

麟之趾篇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毛傳曰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集傳曰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引之謹案公姓公族皆謂子孫也古者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字通作生商頌殷武曰以保我後生箋曰以此全守我子孫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大傳曰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 謂姓子也庶姓別於上即下文之別子爲祖日知錄曰由姓爲子姓之姓與周禮司儀之云士揖庶姓者不同 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昭四年左傳曰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杜注曰問其姓問有子否二十二年傳曰三后之姓於今爲庶楚語曰帥其子姓從其時享 韋注曰姓同姓也非是下文曰此謂兄弟親戚言同姓耳 吳語曰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 即曲禮所謂備百姓 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 韋注曰國子姓年在原子同姓之列者亦非是 墨子非儒篇曰子姓皆從得厭飲食列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羣書治要引尸子發蒙篇曰家人子姓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姓不和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 今本治要姓譌作姪姓姪草書相似故譌 古無謂兄弟之子爲姪者辨見顏氏家訓 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姓昆弟之狀 姓今本譌作姪文選思元賦注引此已誤 韓子八經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兄弟大臣顯賢史記外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魏其武安侯傳曰跪起如子姓 姓今本亦譌作姪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足證史記姪字爲傳寫之譌 漢書儒林傳曰丁姓字子孫廣雅曰姓子也是姓爲子孫之通稱也公族猶公姓也莊十二年左傳曰戴武宣穆莊之族杜注曰宋五公之子孫二十三年傳曰晉桓莊之族偪注曰桓叔莊伯之子孫成十五年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昭八年傳曰陳顓頊之族也注曰陳祖舜舜出顓頊晉語曰天胙將在武族韋注曰族嗣也襄十年左傳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是族亦子孫之通稱也公子公姓公族皆指後嗣而言猶螽斯之言宜爾子孫也序曰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舉公子以統下二章蓋得其旨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召南

召公論

三公下兼六卿周制也故周公以太師而兼冢宰召公以太保而兼司徒左周右召天地之官也此不獨成王時爲然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樂記說大武之樂而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則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斷可知也或曰周公爲冢宰見於經傳召公爲司徒何徵也曰於詩徵諸召南及大雅於周禮徵諸地官司徒而於尚書徵召誥請詳其說曰召南之詩十四率美召公之教而於周禮地官司徒之職有合焉吾是以知召公之掌邦教也曰何也曰大司徒施十有二教皆備於召南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釆蘩釆蘋是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禮鄭康成謂鄉射飲酒之禮則射禮所云天子以騶虞爲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是也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鵲巢草蟲摽有梅野有死麕何彼襛矣是也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羔羊是也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甘棠是也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行露是也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殷其靁江有汜是也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小星是也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蓋已包於騶虞一詩而化成矣吾故曰召南之詩十四而備周禮十有二教則召公之爲司徒也奚疑抑司徒之屬有保氏書敘曰召公爲保疑其先蓋嘗爲之而其後位三公遂以太保領司徒之職其專以教王爲事大雅卷阿以下三詩可觀也且六德六行隱括於馮翼孝德之言非司徒而何鄭注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觀賈誼新書保保其身體之說較進更可信者騶虞爲鵲巢之應是教之成也司徒之職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今五豝茁葭蕃毓何如哉夫惟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又有土會辨物土圭測景之法與夫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成王欲宅洛邑而使召公先相宅職固宜爾不然其奚不先周公也周禮又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阜安乃建王國是則作大邑以服土中皆司徒職也召誥得卜經營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豈非召公以太保而兼司徒之左證哉召旻之傷饑饉歲旱而荒政仔息無聞焉故見其意於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蓋曰今無召公之爲司徒也云爾周公薨召公乃以太保兼冢宰吾又取徵於顧命而閻百詩曰不知周公未薨前召公於六卿中何官予故詳論之如此 馮晫經解春集

召公辨 閻定山

史記燕世家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漢書地理志注薊故燕國召公所封案禮記曰武王克殷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則召公是黃帝後矣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譙周古史考據之以召公奭爲周之支族帝王世紀直云文王之庶子今考燕世家曰召公與周同姓姓姬氏蓋以黃帝亦姬姓故云與周同姓爾孔穎達云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

公必非文王之子周公酉召公稱君奭若果文王之子召公無可去之理周公亦斷不稱之爲君也（經義叢鈔）

鵲巢

維鳩居之

問鵲巢之鳩毛公以爲秸鞠即布穀也歐陽永叔乃謂別有拙鳥處鵲空巢今謂之鳩與布穀絕異後儒因舍毛而從歐陽果可據乎曰詩中鳥獸艸木之名當以爾雅爲證秸鞠爲鳲鳩見於釋鳥不聞別有拙鳥名鳩者鳲鳩有均一之德而婦人之義亦主從一而終故序云德如鳲鳩也善乎吳江陳氏之言曰布穀之名鳩載在經傳歷有明徵若拙鳥者不詠於詩不著於爾雅又不在左傳五鳩之列其冒名鳩者俚俗之妄稱召南詩人安知宋世方言乎且未聞言婦德者徒取其拙也斯爲解頤之論矣（錢宮詹潛研堂集）

維鳩方之

毛傳曰方有之也戴氏東原詩考正讀方爲房云房之猶居之也引之謹案鳥巢不得言房方當讀爲放（分罔切）天官食醫凡君子之食恆放焉論語里仁篇放於利而行鄭孔注竝曰放依也墨子法儀篇放依以從事放亦依也放依之放通作方猶放命之放通作方也（堯典方命圮族今文尚書方作放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字或作㑂（蒲浪切）莊子齊物論篇㑂日月挾宇宙釋文引司馬彪注曰㑂依也維鵲有巢維鳩方之者維鵲有巢維鳩依之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王尚書經義述聞）

毛傳方有之也頤煊案方並也荀子致士篇莫不明通方起揚倞注方起並起淮南汜論訓乃爲窬木方版高誘注方並也爾雅釋水大夫方舟李巡曰併兩船曰方舟併亦並也（洪頤煊經義叢鈔）

采蘩

被之僮僮　被之祁祁

毛傳曰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家大人曰詩言被之僮僮被之祁祁則僮僮祁祁皆是形容首飾之盛下乃言其奉祭祀不失職耳僮與童通廣雅曰童童盛也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也皆謂盛貌也小雅大田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大雅韓奕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是祁祁亦盛貌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夙夜在公

鈕氏令鄭君箋云𡖍夜在公郎以字說文曰𡖍早敬也从丮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義雲章及古鐘鼎文皆作𡖍徐鉉曰今作夙譌傳作宿从古文（春秋有季孫夙左傳作宿惠徵君九經古義）

采蘋

采蘋

昏義言古者婦人始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其事與采蘋之詩正合然則采蘋者大夫妻將嫁教成而祭于宗子之廟以魚爲羹而芼之蘋藻爲鉶羹奠于奧之牖下此祭宗子不主而季女主之故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非大夫妻奉祭祀也季女者未嫁之稱言尸之則非助祭也鄭箋主此似爲長（江歲貢羣經補義）

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傳云湘亨也正義云亦更無文傳以當時驗之案漢書郊祀志云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小顏云鬺亨煑而祀也韓詩采蘋曰于以鬺之唯錡及釜湘訓亨無攷當从韓詩作鬺廣雅云鬺飪也音傷（惠徵君九經古義）

甘棠

蔽芾甘棠

毛傳蔽芾小貌彬謂此取爾雅芾小也之訓以詩義求之殊不然釋名肺勃也言其氣勃鬱也說文市草木盛市市然廣雅釋訓芾芾茂也風俗通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牂牂也牂牂然盛也市肺沛芾音義並同蓋取蔽芾盛長可以庇蔭也我行其野蔽芾其樗亦取其能庇覆之義故召伯聽訟止舍其下後之人見其覆蓋（陳壽三國志蜀先主傳先主舍有桑樹高五丈餘望之亭亭如小車蓋）輒思召伯之德于不衰若豫章初生可拔而絕何必戒以勿翦伐乎（朱武曹經傳攷證）

毛傳蔽芾小貌頤煊案爾雅釋言芾小也傳以蔽芾爲小貌雖於爾雅但與詩義不合詩以芾釋蔽言其樹蔭之大故可以止於其下以聽訟張遷碑𦶎沛棠樹沛大也韓詩作蔽茀甘棠生民茀厥豐草茀亦是大義小雅蔽芾其樗樗大木也鄭箋樗之蔽芾始生殆亦狃於雅訓而失之（經義叢鈔洪頤煊）

勿翦勿伐

億案勿翦勿伐當各爲一句下二章同舊作章三句則以勿翦勿伐讀從一句（武進士經讀考異）

勿翦勿拜

箋拜之言拔此與上伐敗韻義並同本無可疑唐施士丐創爲新說謂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讀詩記從之身毀矣（徐武曾經學攷證）

羔羊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傳曰委蛇行可從跡也蓋大夫自公門而出正慎之至雖跬步亦有常度漢書言郎僕射霍光下殿門進止處不失尺寸此行可蹤跡之謂也釋文云沈讀作委委蛇蛇按古書遇重讀者每於各字下疊小二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斿即書作君子員二獵二員斿宋書樂志載諸樂府辭皆如是若秋胡行云願二登二泰二華二山二神二人二共二遨二遊二乃重讀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遨遊二句也此詩舊本似亦作委二蛇二故沈重誤讀耳（晉人作頓首頓首亦頓下首下各疊之）後漢任光等傳贊委佗還旅佗與蛇形異聲同抑或鄘風委委佗佗別本又有作委佗委佗者而范史用之歟（孔巽軒經學卮言）

退食自公

攷春秋襄二十八年左傳公膳日雙雞杜注鄉大夫之膳食釋文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正義據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推之以爲大夫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不如禮此詩美大夫謹言其自公食而退容貌如此三言自公榮之（劉典簿秋槎雜記）

委蛇委蛇

許周生云古經文不作重文有宜重者但就一字重讀之或云凡重文於本字下作二亦不盡然詩羔羊委蛇釋文引鄭云讀此句者當云委委蛇蛇沈讀作委委蛇蛇蓋本文止書委蛇二字故沈鄭異讀也考工記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鄭注玄謂利水重讀似非賈釋云依後鄭讀當云輈注則利也準則久也和則安也利準不重讀據此觀之則前鄭亦祇重讀而於經文並未增加且後鄭可以不重讀則經文重字并不作二爲識矣（梁孝廉瞥記）

素絲五緎

羔羊篇素絲五紽素絲五緎素絲五總毛傳曰紽數也緎縫也總數也引之謹案緎訓爲縫本於爾雅蓋取界域之義（孫炎爾雅注曰緎縫之界域）今繹三章文義寔不當如爾雅所訓紽緎總皆數也五絲爲紽四紽爲緎四緎爲總五紽二十五絲五緎一百絲五總

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紽次言五緎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爲䌰倍䌰爲升倍升爲緎（緎今本誤作𦀌）（引此正作八）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豳風九罭釋文曰緵字又作緵然則緎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緵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緵布正義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篇曰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稯云布之八十縷爲稯正與倍紀爲緵之數相合紽之數今失其傳案釋文曰紽本又作佗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紽節西京雜記之繆矣（王尙書經義述聞）

（云有梅）迨其謂之勤望

箋云謂勤也（本爾雅釋詁文）文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周易歸妹彖傳正義用其語云妹既係姊爲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則有勤望之憂今本皆譌作勤望攷宋本尙不誤（盧學士鍾山札記）

三五在東（小星）

毛傳曰三心五噣正義曰知三爲心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引之謹案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引論語比考讖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飛爲流星上入昴又引注曰入昴宿則復爲星（宋書符瑞志不知昴本五星而以五老爲金水火木土五星之精其說非是五緯之精無爲上入昴也且堯時亦無五緯聚昴之事）據此則漢以前相傳昴宿五星故有降精爲五老之說其參之三星則唐風綢繆傳史記天官書已明著之蓋參之爲言猶三也且昴畢觜觿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方若心噣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噣在西不得言三五在東矣三五舉其數也參昴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矣古人名星多少之數或與今異如伐三星而考工記曰熊旗六斿以象伐則合參之三星爲六矣營室二星而考工記曰龜旐四斿以象營室（今本旐誤作蛇辯見考工記）則合東壁二星爲四矣此古多於今也參七星而詩以爲三星昴七星而詩以爲五星元命包以爲六星弧九星而天官書以爲四星此古少於今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維參與昴

毛傳昴留也正義引元命包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益昴留字竝从丣不从卯丣卽酉字卯爲二月象陽之開丣爲八月象陰之閉西方之宿故字从丣又一名留詩昴與裯猶爲韻當讀爲留釋文音卯非也劉字亦从丣而讖文有卯金刀之說大抵讖文多近鄙別字如口天爲吳水丑木爲桀之比豈足爲典要乎（孫侍御讀書脞錄）

抱衾與裯

毛傳裯襌被也鄭箋裯牀帳也正義鄭既以衾爲被不宜復云襌被也漢世名帳爲裯蓋因於古故以爲牀帳頤煊案爾雅釋訓幬謂之帳郭璞注今江東亦謂帳爲幬裯幬同音字故左右以易傳邢昺爾雅疏引鄭箋云幬牀帳也文選神女賦李善注引毛詩箋曰幬牀帳也後人據箋以改字如此類甚多（經義叢鈔洪頤煊）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野有死麕）

未嫁稱女未娶稱士故士皆與女爲對文鄭風曰維士與女夏小正曰綏多女士易曰老夫得其女妻老婦得其士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列子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荀子曰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孔檢討經學卮言）

吉士誘之

問吉士誘之歐陽解爲挑誘而東萊呂氏非之謂詩人惡無禮豈有爲此汚行而名吉士者其義正矣然毛傳訓誘爲道亦不見於爾雅何也曰釋詁誘進也說文誘與羑同有進善之義故亦訓爲道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儀禮鄉射大射皆有司射誘射詩序衛門誘僖公皆此義也誘又與牖通詩天之牖民毛亦訓爲道言貞女有潔清之操士當以六禮道行之（錢宮詹潛研堂集）

白茅純束

箋云純讀如屯戰國策曰錦繡千純高誘曰純音屯束也左氏傳云執孫蒯于純留漢書作屯留是古文皆以純爲屯（古文純作屯見號姜敦）惠徵君九經古義

（何彼襛矣）何彼襛矣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案讀皆從王姬絕句據朱子辨說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爲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爲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爲義則序者之義亦自明白此又連十字爲句思謂詩正義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者早已連文爲讀矣（武進士經義考異）

王姬之車（車字古音）

釋名曰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謹案韋昭之說非也古無今麻馬一部聲音車字皆讀若居此章王姬之車與華（古音敷）爲韻采薇四章同北風三章與狐烏爲韻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爲韻何草不黃末章與狐爲韻卷阿末章與馬（古音姥）爲韻韓奕三章與屠壺魚蒲且胥爲韻江漢首章與旟舒（言云亦）易睽卦上爻與孤塗弧媾（古音故）兩爲韻困卦四爻與徐不平皆其證（李進士羣經識小）

平王之孫 二句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分明是曾莊公時王姬歸于齊之事舊解平爲正恐未安東遷後之詩何以不入王風而入召南其以此詩爲有王者之化異於黍離詩篇故特附之召南乎（江處貢士羣經補義）

平王之孫

商世雖無謚行優劣制謚之法然已有舉其德號者若頌云武王載旆是也周人謚法亦作於周公攝政之後在武王時尊其考爲文王猶是倣湯號武王之意未嘗以文爲定謚故臨文多隨其德而稱焉或曰寧王或曰平王其以平言者何也周誥曰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孔檢討經學卮言）

于嗟乎騶虞（騶虞）

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戴氏震毛鄭詩考正曰騶虞之爲獸名旣不見於爾雅說者或以爲囿名或以爲馬名皆不足據許叔重五經異義載韓魯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於射義所謂樂官備也義似明切蓋騶趣馬也虞虞人也又引曰令命僕及七騶咸駕春秋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又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周官山虞澤虞大田獵則萊山田澤野爲菑而云舉騶虞則騶之知禮虞之供職可知而騶虞已上之官大遠乎騶虞之微者尤可知肅案此皆謬說也詩正義曰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荅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周禮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鄭司農云騶虞聖獸賈疏引案異義古毛詩說騶虞南終麟

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嘆之皆獸名謹(蓋避慎字諱)案古山海經鄒書(疑卽鄒書之誤)云騶虞獸名與毛詩同然則騶虞之爲獸雖爾雅未載然見山海經(海內北經)周書(王會)皆先秦古書自足爲證不必孤求釋獸文故伏生撰書大傳鄭仲師注周禮並以爲獸且序云騶虞鵲巢之應也又云仁如騶虞則王道成鍾師騶虞貍首皆獸屬采蘋采蘩皆草屬校之聖經賢序知毛傳確不可易而戴氏專喜苟駁前師自出新說究之皆誤韓魯說以騶虞爲掌鳥獸官者此因騶虞連文遂統言之耳細分之則騶與虞不同韓魯以虞爲掌鳥獸官不以騶亦爲掌鳥獸官也文選班孟堅東都賦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李善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鄒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注又見後漢書班固傳下又左太沖魏都賦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劉淵林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獵之田曲也又賈誼新書禮篇引詩吁嗟乎騶虞云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是可證虞人爲司獸之官而梁騶皆地名爲天子田獵之囿之所在矣毛詩騶虞爲獸名故騶字从馬韓魯詩鄒爲天子田獵之地名故鄒字从邑當從文選東都賦作鄒爲正李善注古詩十九首引琴操亦作鄒虞或作騶者涉毛詩文亂以韓魯說而考之新書禮篇知鄒與虞分說固屬有本然核之正經及序說周禮周書等終以毛傳爲長而戴氏遽欲以韓魯改毛又不能深知韓魯之義而誤以騶爲趣馬此後學之不能不爲辨正也(戚明經拜堂日記)

逸周書騶虞

毛詩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鄭志荅張逸問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曲阜孔叢伯廣林以王會無騶虞疑本今之脫案山海經海內北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郭璞注引周書曰夾林酋耳酋耳若虎尾參於身(相謹案詩疏文引周書王會草木疏云尾長於身不履生草又引大傳云尾倍於身者爲騶虞之證)食虎豹大傳謂之侄士吾貞作虞也庸謂酋耳卽騶虞酋與騶聲相近(段氏六書音均表酋自第三部騶在第四部)聲畢按山海經依俗本周書改爲尊非是耳當爲吾字之誤也(莊葆琛云耳當爲牙卽吾字此條校勘極精確)毛傳白虎疑從周書作若虎山海經亦云大若虎且詩傳旣云騶虞義獸也而後云白虎則文意煩複周書無黑文戚學士以爲今王會脫此二字是也又騶虞食自死之肉(引毛詩說鍾師疏異義)而周書云食虎豹此二字當因上文茲白鋸牙食虎豹而誤衍山海經注已如是又今本周書多所誤衍惟夾林從本書作央林爲是餘宜悉據郭景純所引援正(同上)

桐城胡一士邦幹云彼茁者葭二章末句乎虞亦自爲韻夏屋二章末句乎輿亦自爲韻(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騶虞序傳皆以爲獸(自注逸周書孝經援神契春秋演孔圖元命包河圖括地象山海經漢書蜀志魏略晉書宋書五代史及東方朔伏生許愼張衡班固蔡邕薛綜郭璞陸機皆以騶虞白虎爲一獸其名又有侄獸酋耳騶吾騶牙之今)賈誼以騶爲囿虞爲囿之司獸周禮疏引韓魯說掌鳥獸官騶亦作鄒班固東都賦注引魯詩梁鄒天子之田數說與賈氏大同小異要皆本射義樂官備一語臆衆據月令七騶注爲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案左傳成十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注六閑之騶襄二十三年孟氏之御騶疏騶掌馬官嚴說是也然七騶養馬官總名鄭專指趣馬微誤校人爲馬官之長趣馬屬之校人職云田獵則帥驅逆之車案驅逆之車驅禽使不出圍校人率其屬駕面驅之騶蓋指校人以下以車驅逆禽獸者又案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萊除草萊司馬春火弊是也今茁者葭蓬是不以火田虞之仁也五豝壹發而遁其四不忍驅逆盡殺騶之仁也(自注詩疏及賈誼皆謂虞人翼五豝是以校人之職移之虞人)故曰官備騶虞徵官而仁如此故曰王道成(劉典籍秋槎雜記)

騶虞二官名騶卽周禮趣馬詩騶爲趣馬趣亦作騶月令七騶左傳六騶是也虞官周禮有川虞澤虞曲禮司木注有山虞月令命野虞命虞人入山行木左傳引虞人之箴皆是魯韓詩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之官於射義樂官備之旨合毛傳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至陸疏騶虞卽白虎也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鄭注射義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皆不以爲官名(崔茂才吾亦廬稿)

彬謂戴氏東原主許叔重五經異義載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射義所謂樂官備也嚴華谷詩緝已見及此特後出者徵引更詳耳攷賈誼新書禮篇引此而釋之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豝以待壹發所以復中也是漢初已主是說(朱武曹經傳攷證)

邶

邶鄘衞

鄭氏邶鄘衞譜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康叔封於衞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衞國政衰二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衞之詩焉夫邶鄘地旣入衞其詩皆衞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意似難曉或是邶鄘之音異於衞故分繫之然莊姜共姜通作自衞宮安見一爲邶音一爲鄘音如云作之邶鄘者謂之邶鄘作之衞者謂之衞則涓邑鄘地而邶曰土國城漕泉水衞地而邶曰毖彼泉水或謂繫邶繫鄘是太史書法如春秋書陳災之意或謂是樂部名周初列國不一採詩者各判其國詩授之樂官國有興廢而樂部之名仍在故不廢邶鄘也數說均未見的日知錄邶鄘衞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爲邶某篇爲鄘某篇爲衞漢儒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而各冠之非夫子之舊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衞不析言之也北宮文子引衞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在今邶詩不曰邶而曰衞是知累言之爲邶鄘衞專言之則曰衞也(崔茂才吾亦廬稿)

邶鄘衞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衞矣采詩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衞(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衞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鄘衞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爲邶某篇爲鄘某篇爲衞分而爲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觀小雅六笙詩毛公頗有升降黍離之篇毛公以爲王者詩以爲衞知今詩之次序多出於漢儒也新序黍離衞宣公之子壽閔其兄而作)攷之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之言引衞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衞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衞專言之則曰衞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荊楚云爾意者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幽王之亡而軼之而大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若以爲書言遷邶鄘之民於雒邑則成王之世已無邶鄘)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衞人之作檜(左傳作鄶)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爲風匪風之篇

其西周未亡之日乎 曰誰將西歸是鎬京猶存故鄭氏譜以爲當夷王厲王之時蘇氏以檜詩皆爲鄭作非 顧處士日知錄

邶柏舟

汎彼柏舟

彬謂說文汎浮貌又泛浮也又芝字草浮水上也合諸說觀之可知汎字之義 朱武曹經傳考證

耿耿不寐

李善注文選引韓詩作耿耿不寐如有殷憂二句祇一字異耳更有一本作炯炯不寐如有殷憂其下句與韓詩同上句與毛韓皆不同以意推之當是魯詩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王逸章句曰憂以愁戚目不眠也耿耿猶儆儆不寐貌也詩云耿耿不寐耿一作炯又嚴夫子哀時命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章句曰言已中心愁但目爲炯炯而不能眠如遭大憂常懷戚戚經歷年歲以至於此也隱一作殷案遠游當亦本作夜炯炯而不寐注云目不眠正釋炯字義而即引詩炯炯不寐證之舊校云耿一作炯可驗今注作耿耿乃後人據毛詩所改耿耿猶儆儆句亦毛傳竄入者非王注本文蓋既據毛詩以改注不得不復據注以改正文矣哀時命作炯炯不寐可證耿與炯聲相近故文異段氏六書音均表耿聲冂聲同在第十一部洪興祖補注云隱痛也殷大也注云大憂疑作殷者是案補注說是也毛詩作如有隱憂故毛傳曰隱痛也 文選顏延年登巴陵城樓詩炯介在明淑注耿與炯同 臧明經拜經日記

彬謂說文儆戒也廣雅耿耿警警不安也毛傳以儆儆訓耿耿正言其因戒懼而不寐也同聲同訓 朱武曹經傳考證

如有隱憂

毛傳曰隱痛也正義曰如人有痛疾之憂引之謹案如讀爲而惟有隱憂是以不寐非謂若有隱憂也易林屯之乾曰耿耿寤寐心懷大憂得詩人之旨矣隱卽憂心慇慇之慇字或作殷淮南說山篇注引詩作如有殷憂文選陸機歎逝賦注阮籍詠懷詩注謝瞻答靈運詩注劉琨勸進表注嵇康養生論注引韓詩並作如有殷憂說文曰慇痛也廣雅曰殷痛也此傳曰隱痛也小雅正月篇憂心慇慇彼傳曰慇慇然痛也楚辭九歎志隱隱而鬱怫兮王注曰隱隱憂也引詩憂心隱隱皆其證又案易林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以大代殷蓋三家詩有訓殷爲大者 喪大記主人具殷奠之禮鄭注殷猶大也莊子秋水篇曰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亦通作隱楚辭九歎帯隱虹之逶虵王注隱大也 楚辭哀時命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王注亦以隱憂爲大憂隱一本作殷炯炯猶耿耿耳 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耿一作炯 王尚書經義述聞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傳云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案朱穆集載絕交論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鄭注論語云算數也與毛訓同 漢書車丞相贊云斗筲之徒何足選也古選與撰通周禮大司馬云撰車徒鄭注云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慍于羣小

毛傳慍怨也釋文及注疏本皆作怒也非是幸孔氏正義尙作怨字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思元賦引柏舟詩注曰慍怨也論語人不知而不慍釋文引鄭云怨也教授錢學源塘云慍怨聲蓋俱合何晏訓作怒者非又說文心部本作慍怨也見詩緜正義及一切經音義所引與毛詩傳正合而徐鼎臣本亦改爲怒字古義湮沒此類不少 趙岐孟子盡心章句下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亦訓慍爲怨 臧明經拜經日記

綠衣

綠衣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案此宜以僭字絕句近讀有誤屬下作上僭夫人者非也 武億進士經讀考異

曷維其亡 德音不忘 壽考不忘 不可弭忘

綠衣篇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曰亡之言忘也小雅沔水篇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正義曰不可止而忘之鄭風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箋曰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秦風終南篇小雅蓼蕭篇並曰壽考不忘蓼蕭正義曰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引之謹案亡猶已也作忘者假借字耳 管子乘馬篇今日不爲明日忘貨莊子刻意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史記孟嘗君傳所期物忘其中忘並與亡同漢書武五子傳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顏師古注忘亡也淮南脩務篇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已賈子勸學篇亡作忘 曷維其亡猶言曷維其已也不可弭忘猶言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德音不忘猶言德音不已也壽考不忘猶言萬壽無疆也周語曰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亦謂令聞不已也 漢書賈山傳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其字正作亡 解者皆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日月

父兮母兮

詩人所稱之父母其指不一疏所謂已尊之又親之也婦之於夫有稱爲父母者日月之詩曰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呼莊公爲父母也杕杜之詩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指其戍役之君子爲父母也沔水之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曰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正月之詩曰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傳曰父母謂文武也 臧茂才吾亦廬稿

報我不述

傳云述循也箋云不循禮也釋文云述本亦作術文選注引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棣案術古文述薛夫子訓爲法非也士喪禮云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 祭義術省鄭氏云術當爲述聲之誤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終風

終風且暴

家大人曰終風篇終風且暴毛詩曰終日風爲終風韓詩曰終風西風也此皆緣詞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 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穨迴風爲飄以上六句通釋詩詞而不及終風又曰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曀以上三句專釋此詩之文而亦不及終風然則終爲語詞明矣 燕燕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北門曰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小雅伐木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商頌那曰既和且平 甫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正月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終字皆當訓爲既 王風葛藟篇終遠兄弟言既遠兄弟也鄭風揚之水篇終鮮兄弟言既鮮兄弟也鄘風定之方中篇終然允臧言既而允臧也列女傳楚昭越姬曰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言既而能改也 既終語之轉既已之既轉爲終猶既盡之既轉爲終耳解者皆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願言則疌

傳嚏跲也箋云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釋文疌本又作嚏又作疐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李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跲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疌爲欬今俗人云欠欠欬欬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欬案音邱據反玉篇云欬大張口也正義曰毛以爲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嚏跲而不行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跲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案釋文知崔靈恩集注作疌陸氏從之又作嚏者疌之異正義則從王肅作疐釋文云一作疐者卽王本也箋讀作嚏陸孔同今注疏本不論經注

皆作嚏後人依箋改也毛傳依正義則王肅作劫依釋文則孫毓亦作劫故陸氏從之孔氏作跲釋文云本又作跲據崔靈恩說則毛傳本作㰦禮記曲禮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正義曰志疲則欠體疲則伸說文欠作兂云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廣韻九御云㰦欠㰦並與毛傳合說文口部云嚏悟解气也从口疐聲詩曰願言則嚏案悟解气也與傳義同而願言則嚏之文則箋所改讀一爲口氣一爲鼻氣迥然不同合兩爲一恐非許叔重原書考王肅孫毓崔靈恩陸德明孔穎達經皆不作嚏而五經文字云嚏多計反見邶風開成石經作願言則嚏是改毛詩從鄭箋在陸孔之後玉篇嚏丁計切噴鼻也詩曰願言則嚏疑引詩亦後人增加非顧野王之舊然則說文此條殆爲唐人李陽冰輩竄改也說文欠部無㰦字有吹字云出气也从欠从口徐鉉云口部已有吹噓此重出案吹噓字當在口部欠爲張口气悟不當複有吹字且本訓爲出气與口部吹噓義又微別疑吹即㰦之譌去字篆作厺若偏旁誤从口遂作吹矣記此以待後賢定之推毛意寤言不寐與考槃獨寐寤言文同不如箋之訓言爲我謂至夜而寤覺不能寐願說州吁之暴慢久而疲倦則欠㰦也此序云終風衛莊姜傷已故通篇皆自傷之辭一章云中心是悼惟以此爲悼傷也二章云悠悠我思長思不已較傷益難置也三章云願言則㰦思之不已故言之志倦則㰦也四章云願言則懷志雖倦而情則可傷也莊姜當日之苦心一一如見可爲善得風人之旨矣鄭以莊姜賢母也州吁即暴慢莊姜當有不能漠然置之者故謂汝若能思念我則我當嚏今我不嚏是汝不思念我也汝思我心如是之傷切則我當少安今汝絕不思念我則我之自傷終無已時矣蓋母子天性也故莊姜之思念有不能自已者此詩人之忠厚也傳箋義本相通而妄改經作嚏傳爲疐劫與狼跋傳疐跲同者此蓋出王肅之私意以見毛之絕不與鄭同然上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則不以母道往加傳有明文矣而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不與傳乖乎崔云毛訓疌爲㰦不作劫蓋王肅以形近改爲劫以與㰦相亂尚未敢遽作跲也孫毓朋於王故同作劫至唐人以劫與跲爲音義同故竟改從狼跋傳疐以肅之說語學者學者或疑爲鑿然余閉戶三十年推勘齋之肺肝瞭如指掌深於鄭王之同異者校之當以余言爲然 臧茂才經義雜記

毛傳嚏跲也鄭箋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顧炟案經文本作疐故毛訓爲跲鄭作嚏者改其義未改其字釋文疐本又作疐可證也今本作嚏是後人據鄭箋改之釋文劫也本又作跲崔云毛訓疌爲㰦今俗人云欠欠㰦㰦是也不作劫字正義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劫不能行跲與劫音義同則作劫者王肅本也崔靈恩集注本作疌㰦也釋文本從之疐疌劫㰦皆因字形相近而譌 經義叢鈔　洪頤煊

擊鼓　契闊

毛傳契闊勤苦也顧炟案契刻也讀如契臂爲盟之契闊遠也言以死生相約爲久遠之辭釋文韓詩云約束也亦是此義上同

于嗟洵兮

問于嗟洵兮毛訓洵爲遠洵何以有遠義曰韓詩洵作夐夐遠也古讀夐如絢說文瓊从夐聲或作琁春秋傳瓊弁玉纓說文引作璚弁則瓊琁璚三字音義相同奐亦从夐省聲此夐之正音也夐又有營求之義後人因轉爲朽正切然古人讀營亦有環音如煢本从營省聲而與睘嬛通詩獨行睘睘釋文本亦作煢嬛嬛在疚榷本作煢左氏傳煢煢余在疚說文引作嬛讀嬛如煢猶讀瓊如琁也說文走部有趨字云獨行也讀若煢此即詩獨行睘睘字趨正字睘煢皆借用字古人訓旬爲均而勻字經典亦作旬煢既與趨同音則夐與洵音亦相近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凱風　睍睆黃鳥

今毛詩有三睆字一凱風睍睆黃鳥傳曰好兒一杕杜有睆其實傳曰實兒一大東睆彼牽牛傳曰明星兒釋文皆華版反杕杜釋文曰字從白或從目邊非南宋刻毛詩傳箋有非字其正文作有皖其實皖實兒此古本也惟陸氏經文作睆故釋文云字從白或從目邊非偁經文從目則不當先白後目矣今本釋文乃改作睆從目而刪非字由改經傳從目則勢必出此耳大東今經傳亦作睆而廣韵二十五潸睆戶版切明星也睆戶版切大目也此非唐時所據大東作睆之證乎凱風之作睆亦恐後人所改五經文字雖無睆字然目部曰睍見詩睆見禮記則其所據詩不作睍可知也檀弓曰華而睆釋文亦云華版反鄭注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此五經文字所謂睆見禮記也釋文曰孫炎云睆漆也然則叔然謂檀弓當作垸與攷睆皖睆三字皆不見說文而時俗任意通用大約古作皖或作睆又譌爲睆即如地理志廬江郡皖縣漢書宋本作睆從日今本作睆從目而廣韵睆縣名胡管切集韵類篇皆云睆縣名在廬江戶管切後漢郡國志亦作睆此皆字誤而從日者也集韵類篇皆云皖吾官切地名在舒通典作皖音患此皆舊本漢書之從白者也今本漢書作皖則亦校讎者以皖改睆也皖本說文所無而徐鉉謂皖即睅之或字增此篆文未詳所據今經典及地理志皆宜依毛詩釋文作皖從白音戶板反不當從目尤不當從日 段大令經韻樓集

毛傳好貌鄭箋睍睆以興顏色說也其字從目不得作鳥聲解舊云黃鳥好視善窺人故詩人以睍睆稱之陸疏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鸎集韻廣韻俱作鸎以兩目出鳥上爲名正所謂睍睆出目者集傳以爲鳥聲清和圓轉似少據又案綿蠻黃鳥毛傳綿蠻小鳥貌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薛君章句云綿蠻文貌作鳥聲解亦非 崔茂才吾亦廬稿

雄雉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彬謂百爾猶言都凡也不知德行當知德行也德行即下文不忮不求之謂 朱武曹經傳攷證

匏有苦葉　深則厲　在彼淇厲

爾雅曰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邶風匏有苦葉篇毛傳與爾雅同戴氏毛鄭詩考正曰既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字又作濿省用厲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邵氏二雲爾雅正義曰戴仲說文以匡爾雅其說辯矣然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世司馬相如劉向竝是小學名家相如

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櫂舟航以橫瀾兮又云橫汩羅以下瀨是相如劉向俱宗雅訓不以厲爲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縣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爲以衣涉水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即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主於名推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經文間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但當度其淺深别居室可踰越於禮義乎因喻見意不必因履石渡水之解而傳合於橋梁也引之謹案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厲字即承上句涉字言之故說文以洌爲徒行厲水義與爾雅同也列子曰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宋玉大言賦亦曰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是厲爲涉水之名厲者橫渡之名大人賦橫厲飛泉是也因而橫行亦謂之厲漢書陳湯傳卒興師奔逝橫厲上行亦謂之厲楚辭遠遊徐弭節而高厲大人賦紛湛湛而上厲是也非謂橋梁也自當從爾雅以衣涉水之訓爲是且淺則厲淺則揭相對爲文若以厲爲橋而曰淺則橋斯與淺則揭之揭文不相當矣說文以砅爲履石渡水仍取渡涉之義非以砅爲石橋也衛風有狐篇在彼淇厲毛傳曰厲深可厲之旁案厲謂水厓也廣雅曰隒厓也又曰隒厓方也又曰邊厓旁隒方也方亦旁也隒厓厲皆在旁之名故皆訓爲方厓在水之旁故厲可訓爲厓又可訓爲方秦風蒹葭篇曰在水一方又曰在水之湄在水之涘毛傳湄水隒也涘厓也即經所云水一方也故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涯亦方也二章言淇梁三章言淇側其義一也水旁謂之側亦謂之厲水厓謂之厲亦謂之側故魏風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毛彼傳曰側猶厓也史記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集解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蘇林曰廁邊側也索隱曰廁劉氏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案廁與淇側河側同義北臨廁謂北臨霸水之厓也淇厲與淇側同義猶河干與河側同義是淇厲爲淇水之厓非承上淇梁言之毛以厲爲深則厲之厲非也毛謂淺可厲之旁則非而以厲爲水旁則是載以厲爲梁亦非也若水經注所引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自是橋梁之名既非淺則厲之厲又非淇厲之厲且河厲之名出於後代不足以證經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有瀰濟盈 四句

惠案戴侗曰此章上半句瀰與鷕協下半句盈與鳴協則有瀰有鷕皆微韻又下盈鳴軌牡亦半句各韻亦同鷕讀也武進[illegible] [illegible]說異

濟盈不濡軌

軌是車行之迹濟盈何能濡之轍迹由輪所踐而成不濡軌猶曰不濡輪爲耳軌音九與牡叶原傳總起讀之以韻有古韻標準亦之江[illegible]詩經補義

傳曰由輈以下曰軌

此詩古本作軌从車九聲釋文曰舊龜美反是也唐石經作軌久車凡聲蓋由釋文云依傳意宜音犯而孔沖遠正義襲其說改經作軓辯其非軌謂寫者亂之唐石經從之耳軓之訓車徹也軓之訓車軾前也孔氏謂不濡軓斷非不濡車徹軌之見少儀者謂車轄其字當作軹作軓乃誤字又非此詩之用以所據毛傳由輈以上之文求之輈上於軸輿上於輈軓於輿最前故定爲由輈以上曰軓此陸氏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然與牡爲韻音既不諧輈雖下於軓然云由輈以上曰軓亦未安 朱子詩集傳江慎修戴東原諸師皆仍作軌而又不能言其義謂濟盈水中不濡陸路之車徹語甚無謂也惟李進士成裕王觀察懷祖言之近理成裕曰軌自有二義一則車徹也一則車轄頭也少儀祭左右軌謂轄頭不必作軓此唐以前舊說見於釋文孔沖遠所駁者而成裕取之似近是矣但轄下於輈不得云由輈以上故懷祖云李說能正唐以後之誤據今本云由輈以上爲軌軌非輈上之物不得通蓋傳文本作由輈以下爲軌軌在輈之下兩耑出轂外者謂之轄頭又謂之軌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蓋古本皆作由輈以下爲軌故訓相傳爲車轄至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始誤作上遂疑軌爲軓之譌二君精思卓識不可及矣愚謂凡云以上以下者皆正直言之非迤衺言之上章傳云由厀以上曰涉謂厀之上帶之下淺深不定皆涉也云由帶以上曰厲謂帶之上心之下淺深不定皆厲也今謂軸下於輈則轄亦下於輈是迤衺旁行言之與陸孔所謂軓高於輈者皆高庳甚微又皆衺行非正上正下懷祖正由輈以上爲以下誠是矣而未得以下之解訓軌曰轄恐雖古說而尚未得其實也軌之文雖在而軌之義則訓爲車徹車轍之訓出於說文本無不是而俗僅以地上兩輪之迹釋之兩輪之迹出於徹而非徹猶迹出於履而非履也凡字有本義有引申段借之餘義焉守其本義而棄其餘義者其失也固習其餘義而忘其本義者其失也蔽蔽與固皆不可以爲經於軌徹字微之矣軌之本義謂輿之下兩輪之間也輿之下兩輪之間成扁方形是曰軌軸之上爲輈輈之上爲輿由輿而輈而下至地考工記曰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則由輈至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淺過軸而至輈則必入輿輿者人所居也故傳以輈爲高下之節曰由輈以下曰軌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間曰軌自其廣陿言之所謂徹廣六尺也毛公曰由輈以下曰軌自其高下言之所謂軹崇三尺三寸也毛不言兩輪之間者毛意主高下不主廣陿也凡軌有言廣陿者如涂度以軌是也有言高下者如濡軌滅軌是也滅軌見晏子春秋曰其深滅軌文選懷舊賦轍含冰以滅軌此轍謂地上車迹沒於冰中冰凝積高過於軌也有兼高廣言者如穀梁春秋傳車軌塵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曲禮所謂驅塵不出軌也中庸曰車同軌蓋亦兼高廣言其軹之崇其徹之廣必如考工記所云所謂兵車不中度不鬻於市也軌之言矩數物之稱由此而起故音同九九之聚數匭之字由此而生亦曰徹徹者通也中空而通也老子曰當其無句有車之用軌徹以空方立名非有物也故必假輪與輈以爲言少儀言左右軌何也輪內之稱用爲輪外之稱左右軌即周禮大馭之兩軹也軹者轂末小穿轊者軸末皆中於輪故鄭以轊釋軹亦謂之左右軌者以其高下之度外內正等者而言鄭注少儀云軌與轊於車同謂轊頭也謂其高下與等耳詩正義云少儀之軌當作軹非是是故由輈以下曰軌自其裏言之曰左右軌曰車不得方軌自其表言之高氏云兩輪之間曰軌去輪言之則空處通輪言之則轂說之左右軌也車人徹廣六尺自其裏言之匠人注徹廣八尺自其表言之孟子曰城門之軌左傳曰下視其徹自其軌徹所輾轢之迹言之左右軌及城門之軌下視其徹皆軌徹之餘義也舊說詩者謂車轄頭此以餘義廢本義而不知左右軌之名起於輪閒軸下空方之處兩旁可稱左軌右軌不得經稱軌也宋人注經於詩曰車徹也此雖同說文但謂輪閒軸下曰徹朱子則謂輪迹詩正義云軌自車轍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詩釋文云軌車轍也皆謂車迹爲軌轍知唐陸氏孔氏是不解軌轍字於孟子曰軌車徹迹也此一處不誤但迹上當有之字於中庸曰軌徹迹之度此言車制不言迹也迹之所以同者由於制之同立文不當言迹又以最後之餘義說經而不自知遂末忘本有當有不當也李善注懷舊賦

（餘含冰以滅軌引類延年篇要車迹曰軌此亦以餘義說本義也）解曰此篇詩傳四言禮義以不濡軌喻禮義之防尤爲顯白云濟盈不濡軌者謂凡渡盈水決不渡濡軌之盈水不及軌者乃可渡違禮義不由其道猶濡軌而渡之矣亦猶雉鳴而求非其牡矣云求其牡者以刺求非其牡也與不濡軌皆正言之也毛傳不獨由輈一語有譌字以下亦恐有奪文毛公立文至爲精覈段令經是軓字則傳當云車軾前謂之軓段令經謂車轍迹則傳當云車迹謂之軌段令經謂轉頭則傳當云車軸耑謂之左右軌而皆不爾故可因以知軌之本義說其源流旁通諸經以爲後學持贈俾明訓詁之理

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轅索隱云張揖曰結屈也軌車迹也今按結訓屈與王逸注楚辭結訓旋正同謂旋其西征之軌而東鄉與還轅同意非謂車迹也蓋張揖已不知軌矣周禮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即方軌之說方者竝也竝九軌竝七軌竝五軌涂廣如是豈計地上迹耶（段大令經韻樓集）

軌牡爲韻

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轉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从車凡聲音犯車轉頭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之謹案毛傳云由輈以上爲軓陸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又引說文以爲軌是轍迹不可言濡軌是軾前又云車轉頭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字自有二義說文訓爲轍迹者中庸車同軌是也若少儀左軌右軌祭左右軌范乃飲軌范並言則顯然二物矣下注云軌謂轉頭也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同謂轉頭也合兩處觀之蓋記之左右軌與大馭之兩軹皆謂車轉頭也轉頭在軓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轉頭不必作軓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節皆鷕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从軓則走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車轉頭之說爲確集傳讀軌作九音最是但訓軌爲轍轍是無形之迹非車上可指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李進士黼平讀毛詩識小）

辨詩禮注軓軌軹靳四字

詩邶風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毛氏故訓傳由輈以上爲軌經典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轉頭也依傳意宜音犯又謂音犯則字當作軓以韵考之不合疑漢時軓軌二字或譌溷莫辨今如（俗書軌字車旁九作軌實不成字）毛君讀此詩岂聲從軌而義從軓誤併二字爲一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軓（明北監本注疏周禮譌作軌禮記少儀所引同惟詩疏所引作軓引不誤）鄭注曰故書軹爲𨊠軓爲範（誤作範）杜子春云𨊠當爲軹軹謂兩轊也範（誤作軌釋文同）當爲軓（誤作範所引不誤詩疏）軓謂車軾前也（軾前誤作前軾考工記疏引作軓詩疏所引皆不誤）或讀軓爲簪笄之笄震謂軓讀如笄是也杜君改爲軹與轊內之軹二名溷淆非也以轊釋軹端之軹亦非也後代字書併軓字無之考工記輈人軓（誤作軌同詩疏所引軓注並不誤）前十尺鄭注曰謂輈軓以前之長也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軋（詩疏所引作軌下並同釋文不誤）玄謂軋是軓法也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詩疏作軓所引注同）范鄭注曰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軓（誤作軌詩疏所引不誤）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轉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詩匏有苦葉釋文辨別之曰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古音居酉反）軓（注疏本釋文誤作軌）車式前也從車凡聲（注疏本釋文誤作九聲）音犯車轉頭所謂軹（通志堂本誤作軌注疏本不誤）也相亂故具論之孔沖遠於此亦曰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軓軌（誤作軓）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爲軹也孔君於禮記不言軌乃字誤當據詩正義爲定（五經正義當時同撰者不一人）詩傳誤溷同軓軌二字禮注誤溷同軒軹軌三字而軌字遂有車轉頭之說謬也軓者式前軌者車轍軹者車軨軹者轂末轊者軸末治其名詳其制庶可以正譌文交錯謬說因循矣（戴吉士東原集）

家大人曰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轉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徹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轉頭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之李成裕曰案毛傳云由輈以上爲軓陸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又引說文以爲軌是車轍軓是車軾前又云車轉頭所謂軌也其說未明不知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爲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爲車轉頭者則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並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軌與軹於事同（今本譌作車同據孔疏改正）謂轉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一事故云軌與軹於事同謂轉頭也又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轉頭謂之軹又謂之軌轉頭在軓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轉頭不必作軓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章瀰鷕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作軓則出韻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轉頭之說爲確集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爲轍轍非車上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成裕此說足正唐以後傳注相沿之誤又案毛傳曰由輈以上爲軌輈本作軸古輈軸同聲（說文軸從車由聲由與舟聲相近故鄭風清人篇清人在軸與陶抽好爲韵而釋名亦云軸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今直隸人呼車軸之軸聲如輈）故軸誤爲輈軌上當有濡字寫者脫去耳上章傳曰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凡言由者皆水之所濡高下之度此言由軸以上亦謂水之所至也軌者軸之兩耑水由軸以上則其深滅軌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曰由軸以上爲濡軌與上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文義正同知非由輈以上者輈承衡者最高承軫者最下但曰由輈以上則其爲上曲而承衡之處與下曲而承軫之處皆未可知不可以定水濡之高下故不得言由輈以上也知非由軸以上爲軌者由軸以上乃水濡之度上言水由軸以上則下必言爲濡軌始與上文相應若無濡字則義不可通且上傳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涉與厲皆濟水之名也此云爲濡軌濡軌亦濟水之名若去濡字而但云爲軌則軌之一字不可以爲濟水之名與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之義參差不一矣故不得言由軸以上爲軌也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轉頭也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諸人所見本並作由軸以上爲濡軌軌爲軸之轉頭故有車轉頭之訓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軸字始誤作輈軌上又脫濡字於是讀者不復知傳文所言爲水所濡之度而誤以爲釋軌之名物又以軌非輈上之物而疑爲軾前之軓唐石經因之遂改軌爲軓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韵矣余曩時說此傳以輈上不得有軌曾謂由輈以上之上當爲下段氏若膺闢而違之既而例以上傳由膝以上由帶以上之文則此傳所言亦爲水濡之度水之濡物皆由下而上則上非誤字尋文究理當是軸誤爲輈軌上又脫濡字耳今更正其義如此惜若膺已沒不及就正也引之謹案水由軸以上則濡軸矣經不云濡軸者軸在軫下爲軫所蔽不若轉頭爲人所易見故以易見者言之而云

濡軌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滅者沒也水由軸以上則轄頭沒入水中故曰滅軌此與文選懷舊賦敘含冰以滅軌不同彼謂寒冬水淺之時乘車者洛轍中含冰其達浸滅也若水淺則豈但滅轍而已晏子其深滅軌乃狀其潢池之深則當謂水過轄頭乃見其深若謂水裁滅轍則是淺也而非深池矣段氏合以爲一非也不言滅軸而言滅軌亦以易見者言之也猶少儀祭左右軌而不祭軸但祭其易見者耳又案由膝以上謂水裁過膝猶未至於帶也由帶以上謂水裁過帶猶未至於胷也故毛傳釋深則厲曰由帶以上而韓詩曰至心曰厲見釋文則去帶不遠可知以此推之由軸以上亦謂水裁過軸猶未至於軫也至軫則不可以濟矣水去軸未遠則但謂之濡軌而其度已明若由軸而軫而較皆在水中則不得但謂之濡軌矣

段氏經韻樓集曰軌之本義謂輿之下兩輪之間也輿之下兩輪之間成扁方形是曰軌軸之上爲轐轐之上爲輿引之案轐上爲輿則由轐以上之度卑於由輿以下之度不得以轐下爲輿下也由轐而軸而下至地考工記曰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則由轐至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深過軸而至轐則必入輿輿者人所居也故傳以轐爲高下之節引之案轐在前者上曲而承衡在後者下曲而承軫其高下之度無定不可以爲節曰由轐以下爲軌引之案傳作以上不作以下且如段說軌謂輿之下兩輪之間則傳何不言由輿以下爲軌而云由轐以下乎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間曰軌自其廣陿言之所謂徹廣六尺也引之案徹謂車迹與輿下輪內之空處無涉毛公曰由轐以下曰軌自其高下言之引之案徹迹之軌與迹之左右相距言之轊頭之軌以軸之左右兩端言之無以高下言之者所謂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引之案軹謂軸之兩端非謂由轐以下也毛不言兩輪之間者毛意主高下不主廣陿也引之案輿橫而覆於上輪縱而夾於旁備言之乃見扁方之形若但云由轐以下而上不及輿旁不及兩輪則不成方矣何以知爲扁方軌亦曰徹徹者通也中空而通也軌徹以空方立名非有物也故必假輪輿轐以爲言引之案段氏此說其誤有三傳文三言由三言以上皆謂水之所至今以由膝以上由帶以上爲水濡之度而由轐以上則但釋車軌之名而不及水之高下同一文義而上下異訓其誤一傳文由軸以上爲濡軌今本譌作由轐以上爲軌轐字誤而上字則不誤未嘗云由轐以下也今改上爲下而創爲輿下輪內爲軌之說遍考書傳皆無此訓其誤二經言濡軌實有其物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不可以言濡矣傳曰濡漬也謂轄頭入水爲水所漚也輿下輪內之空處何物之可漚乎其誤三且高誘所謂兩輪間者指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處也高氏之說凡三見一爲齊策車不得方軌注一爲呂氏春秋勿躬篇車不結軌注一爲淮南覽冥篇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注夫所謂方軌者方並也軌徹迹也鄭注考工記匠人曰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徹廣是也班固東都賦方軌並跡方猶並也軌猶跡也所謂結軌者即結徹也管子小匡篇作車不結徹徹者跡也高注曰結交也車輪之跡來往縱橫彼此交錯故曰結交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彼此不能交錯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轅東鄉將報索隱引張揖曰結屈也軌車迹也蓋車本西行還車東鄉則其迹亦屈曲而向東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但可言還而不可言屈莊子胠篋篇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車軌與足跡並言則軌之爲跡可知所謂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者謂卻走馬以糞則兵車轍迹不交於遠方也車迹可並列亦可邪交邪交則相接矣若輿下輪內之空處雖值兩車相隨之時而爲輿衡所隔則不相接並列之時而爲轐輿所隔亦不相接是高所注軌字皆謂徹廣考工記車人職曰徹廣六尺謂兩輪所蹍相距之度也故高注曰兩輪間曰軌正以在地之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方之處也不然則輿下空方之處彼此不能相交高注呂氏春秋結軌何以曰結交也車兩輪間曰軌乎必徹迹而後相交其非謂輿下空方之處明矣且高意若謂輿下空方之處則其注必曰輿下至地曰軌或曰輿下輪內曰軌而其義始明豈得但曰兩輪之間乎輪崇六尺六寸輿下至地不滿四尺又豈得以兩輪之間爲輿下至地之度乎要而論之毛傳本謂水由軸以上爲濡軌非謂車由轐以下爲軌則輿下之說無根高注本謂兩輪間之徹廣非謂兩輪間之空方則輪間之訓亦舛至徹之爲車跡古今所同乃亦以空方之處言之謂爲中空而通則考之經典驗之傳注無一合者矣此段氏千慮之一失學者勿爲苟同可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雝雝鳴鴈鴈卽鴈字

鹽鐵論結和引作雍雍鳴鳱案大射儀見鳱於參注淮南子曰鳱鵠知來釋文鳱音干劉音岸又音鴈說文隹部雁鳥也鳥部鴈鵝也二字皆从厂聲厂即說文厈字籀文从干故劉昌宗鳱音岸又音鴈皆一聲之轉也蓋毛詩古文作鴈三家詩今文作鳱因聲近故文異臧茂才經義雜記

旭日始旦旭有好音

釋文旭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案爾雅旭旭蹻蹻郭景純讀旭爲呼老反疏引詩驕人好好釋之旭旭卽好好也子弟晦之曰今本說文旭讀若勗疑徐鉉所改唐以後人不復知旭有好音故廣韻三十二皓不收旭字晉書音義音旭爲勗又呼老反是隋人猶知此音錢宮詹養新錄

谷

谷風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

傳案孔氏正義衛人由化效其上故淫於新昏是以上字絕句愚謂當以化其上淫爲句上如衛宣公是也於新昏而棄其舊室爲句義亦可通武進士經讀攷異

采葑采菲葑

方言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葑是葑蘴同音本非二物詩采葑采菲徐仙民音葑爲蘴徐氏生於晉末其時未有韻書無東鍾之別自韻書出而蘴入東韻葑入鍾韻矣言字母者又以葑屬非母蘴屬敷母矣歧之中又有歧而古音遂不可復有識者勿泥於隋唐以後之音斯可與道古矣錢宮詹養新錄

薄送我畿

傳云畿門內也案呂覽正月紀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高誘曰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士冠禮注云闑門橛也蹷闑也古文闑爲槷闑爲蹷春秋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禮記云內言不出于閫蹷卽閫也或蹷字之誤是蹷闑字通蹷卽闑也棄輦于宮中遊翔至于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曰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蹷之謂畿與機古字通惠徵君九經古義

湜湜其止

本作湜湜其止今各本及注疏本皆作沚此因經誤作沚後人又於箋首增小渚曰沚四字於釋文加其沚音止四字誤遂不可解矣今特正之毛公此句無傳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謂舊誤同釋文作湄今據正義改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止然不動搖正義釋經云言己顏色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并而善惡別新昏既駮己爲惡君子益憎惡於己己雖爲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守初其狀如止然不動搖可用爲室家矣其標起止亦作湜湜其止不言毛鄭止字有異說文水部湜水清底見也从水是聲詩曰湜湜其止鐵堂謹案玉篇水部湜水清也詩曰湜湜其止水清底見卽止然不動搖之義與鄭君正合白氏

六帖卷七兩載此詩皆作湜湜其止（玉裁案子賸得宋本白帖轉不如此先生所見最爲善本）則唐時未誤也朱子詩集傳湜湜其沚下有音止二字又云沚水渚也疑此誤始於朱子後見潁濱詩集傳（蘇轍著）云沚小渚也呂祖謙曰於洲渚淺處視之清猶可見也則朱子亦承前人之誤以止爲沚起於北宋矣（鏞堂謹案唐石經已誤作沚　臧茂才經義雜記）

匍匐救之（釋扶服）

禮記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漢書谷永傳引詩同扶服卽匍匐也左氏昭二十一年傳扶伏而擊之與扶服同近海寧周春撰十三經音略辨服字不可讀如匐必上字爲匍下卽讀匐上字爲扶下仍讀服各就本音不可互更壽祺案左氏傳昭十二年奉壺飲冰以蒲伏焉陸氏音義本又作匍匐蒲本亦作扶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索隱曰蒲服卽匍匐並音蒲伏范雎傳滕行蒲服淮陰侯傳俛出袴下蒲伏文選七發蒲伏連延藝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十三並引湛方生盟文曰俯從詩人匍伏之義匍伏連文其證多矣周君得毋誤乎漢書天文志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顏注引鄭氏曰扶當爲蟠齊魯之間聲如酺酺扶聲近左氏傳取人於萑苻之澤陸氏音義苻音蒲晉書蒲洪孫堅背有草付字改姓苻是扶有蒲音也漢書東方朔傳呼鼜服虔云鼜音纍鄭展云瓜瓞之瓞田蚡傳諱服謝罪晉灼云服音瓞考工記不伏其轅必縊其牛鄭注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爲伏釋名第九匐伏也伏地行也大涅槃經卷三十二音義引字林蘆菔力何蒲北反是服讀如匐也周君斷斷持字母反切以律古音力與錢曉徵段若膺諸家樹敵今卽舉此二字已窒而不可通若此其他豈勝辨乎蓋由未明於古音近轉通借之理故也（陳編修左海經辨）

不我能慉

傳慉養也箋云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釋文能慉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正義釋經云毛以爲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爲讎乎又釋傳箋云徧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爾雅不訓慉爲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爲驕案釋文序錄云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今孫引傳云慉興是毛公不訓養矣陸德明謂毛興也王肅養也最有區別與孫所引傳正合說文心部云慉起也引詩能不我慉（蓼莪拊我畜我箋亦云畜起也）當綜論之毛傳爲興說文爲起鄭箋爲驕其義相通而互足驕樂正與起之誼肖田維莠驕驕亦興起貌箋申毛非改毛也王肅好與鄭難因改訓爲養以異鄭而又恐學者致疑復僞作毛傳以證之使不知者見此必以爲王得毛旨箋失傳義矣故今注疏本僞作養孔氏正義據肅說爲毛義且云徧檢諸本皆云慉養是可知崔靈恩集注本俗行本官定本皆作養字（孔氏據此三本以作正義）故孔氏反斥慉興爲非肅之流毒經傳不旣酷乎幸有孫陸兩家所引藉以考正學者亦可知擇所從矣（臧明經拜經日記）

賈用不售

錢少詹事疑售無此字中按逸周書小開解正作賈粥不讎史記高祖紀所飲家輒讎數倍賈誼新書鄒穆公死沽者不讎其酒墨子魯訓篇是猶欲糶糴讎則慍也讎卽今俗售字（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伊予來塈

毛傳曰塈息也箋曰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引之謹案如傳箋說則伊予來三字與塈字義不相屬今案伊惟也來猶是也皆語詞也塈讀爲愾愾怒也此承上有洸有潰言之（毛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言君子不念昔日之情而惟我是怒也文四年左傳諸侯敵王所愾杜注曰愾恨怒也小雅彤弓箋諸侯敵王所愾釋文愾苦愛反很也說文作鎎火旣反云怒戰也火旣反正與塈字同音凡字之從氣從旣者往往通用（說文氣饋客芻米也或作槩或作餼聘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旣今本論語旣作氣聘禮記曰如其饔餼之數鄭注古文餼爲旣中庸旣稟稱事鄭注旣讀爲餼曹風下泉篇愾我寤歎楚辭九歎注引作慨）伊予來塈與反予來赫同意赫亦怒也凡詩中來字如此篇之伊予來塈及四牡之將母來諗采芑之荊蠻來威桑柔之反予來赫江漢之淮夷來求淮夷來鋪王國來極皆是語詞解者皆訓爲往來之來遂致詰籒爲病說見釋詞（王博士經義述聞）

式微旄丘總論（劉許二篇）

許無風而載驪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顧處士日知錄）

旄丘　狐裘蒙戎

蒙徐邈音武邦反春秋傳作尨茸故讀从之榛案蒙本與尨通管子五輔篇云敦懞純固義作敦尨荀子引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今詩作尨小戎詩云蒙伐有苑箋云蒙尨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瑣兮尾兮　二句

旄邱瑣尾流離毛傳所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爾雅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郭注猶留離陸疏流離梟也關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長大還食其母朱子解流離爲漂散失之矣（臧茂才吾亦廬稿）

流離

毛氏奇齡續詩傳鳥名卷云流離惡鳥名卽梟名之別出者也詩流離之子陸璣疏云自關以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此引比以爲狄雖微末終當爲患未可置之不聞也後儒果爲狄所滅此引喻之最切者若以流離釋漂散則謂微末是漂散之子已自難通況漂散何云之子邪志祖案西伯戡黎而祖伊奔告蓋紂都朝歌黎國在上黨壺關縣偪近紂都故也衞卽殷之故墟黎亡而商震黎侯失國而衞亦爲狄所滅脣亡齒寒勢所必至則以流離惡鳥喻狄於情事正合古訓相傳如此自未可輕易然集傳以漂散解流離所云流離之子猶言流離之人也西河泥字字而極詆之亦過（孫侍御讀書脞錄）

褎如充耳

問旄邱篇褎如充耳毛鄭異義後儒多从鄭說何也曰詩言充耳者凡四淇奧著都人士皆取瑱義此篇不當別取耳聾爲解充耳者大夫之盛飾有盛飾而德不稱故詩人責之與候人刺三百赤芾語意正同傳以褎爲盛服漢書董仲舒傳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服虔云褎然盛服貌正用詩義也陳啟源云淇奧篇以充耳爲美此詩以充耳爲刺盛飾均也而稱不稱爲美惡不嫌同辭（錢宮詹潛研堂集）

簡兮（簡兮）

毛傳簡大也鄭箋簡擇也案下章云碩人俁俁公庭萬舞俁俁是言其大則簡之訓大毛義爲長此人形體旣大技藝又多必在所擇之科鄭訓爲擇亦非無義簡本或作柬以爲伶官名作自呼解亦通朱子訓爲簡慢不恭非詩人意（崔茂才吾亦廬稿）

方將萬舞

箋萬舞干羽也明監本誤作干羽以本疏校之可見又閟宮箋亦有萬舞干舞也監本彼處不誤鄭君注易亦云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夏小正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唯左氏初獻六羽傳云將萬焉似羽籥得通言萬者然彼傳又云子元振萬又夫人聞之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仍專以萬爲武舞矣且卽此詩證之萬正當爲武舞故以有力如虎言之首二章稱其武舞三章執籥秉翟乃稱其文武彼美人兮文武咸宜是宜爲西方周之臣矣序原經西方之人意謂可以承事王者云(周宅西京國語稱豳詩爲西方之書)

有力如虎　二句

傳云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呂氏春秋曰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大毛公與呂氏同時蓋皆有所受之也

左手執籥

說文作龠玉篇引詩左手執龠　按今以龠爲量器以書僮竹笘之籥爲樂器

赫如渥赭

堯廟碑云赫如渥赭案易鼎九四曰其形渥鄭玄本作剭音爲屋云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形之(古形與刑通見漢碑)又傅氏易萃初六一渥爲笑(今易作握)鄭云讀爲夫三爲屋之屋蓋古文渥字或省文或屋字皮从水旁(五帝紀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徐廣曰古溉字作水旁)故諸儒訓詁各異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首章泉水末章肥泉是一泉也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諸姑伯姊各嫁一方所歸異之象也感其所出之同而託興焉淇水之在衛者也泉雖異歸平流而終入于衛女子有行遂與衛訣會泉水之不若茲之永歎矣

諸姑伯姊

泉水之詩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爲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爲小君而能謙以下其娣姜此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者也

我思肥泉

毖泉水四章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歸異爲肥泉正義曰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　按水經注淇水篇引爾雅歸異出同曰肥無流字肥古通義(易肥遯淮南九師訓肥作飛見後漢書注五十九引)飛通作非(非子文遯子)(說詩作飛字)肥之言非也非違也違之歸異之謂無無流字是也何水篇又引呂忱云爾雅異出同流爲漢水疑爾雅本文當云歸異出同肥異出同流瀵後人轉寫錯誤遂涸沾流字入歸異出同下而脫異出同流瀵句耳(流當爲源之譌流隸書作流源隸作源形近易譌今本有瀵大出尾下句者又爲瀵字作解與正出涌出也諸句同例)但犍爲舍人注已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則其誤在漢以前矣惟劉熙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與水經注引爾雅之義合又郭景純注爾雅亦引此傳而流字不爲作解則當時已不從舍人本蓋郭本爾雅實無流字校者據舍人義增正義不察引之以證毛不如歸異出同下增流字則不辭若異出同流連讀又與毛義別也

出自北門

北門出自北門毛傳北門背明鄉陰鄭箋云喻已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頭煊案北門紂城北門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邶在紂城以北故仕邶者必出自北門

政事一埤益我

彬謂一辭也一埤益我猶言埤益我(詳見書今予命汝條下)

其虛其徐箋其故威儀石經故作政

案李富孫曰正義云雖先曰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是以先日釋故字箋又云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則故字對今而言石經作政誤且與下威儀二字義不順

其虛其邪

傳虛虛也釋文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案作虛徐也是蓋經言虛徐中加其字以助句毛恐後人分其虛其邪爲兩事故作傳以連合之虛徐也三字當一氣讀言其虛其邪者爲虛徐也故箋申之云邪讀如徐在位之人威儀虛徐寬仁者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孫叔然以虛徐訓其虛其徐者取法乎毛鄭也(郭注但云雍容都雅之貌非是)正義又云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孔說甚是據此知孔本原作虛徐也今注疏本標起止作虛虛乃近人誤從釋文改耳或曰子所言確可據矣未知更有旁證否余曰蕩侯作侯祝壽作祝詛也毛以作字說經作字以祝詛字說經祝字兩侯字皆助句之辭猶北風兩其字也孔氏不察乃云作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是以祝詛也三字爲作字訓不知此四字連讀猶北風傳三字連讀也釋文大書侯作云祝詛也注同此同孔氏之誤又云本或作詛此因誤讀而私改循正義云作古詛字也

城隅

考工記匠人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三者城隅爲最高故傳云城隅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三隅故可愛也鄭注考工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丈高一丈賈疏云漢時東闕浮思災浮思小樓也明堂位云疏屏注亦云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城隅及闕皆有浮思刻畫爲雲氣蟲獸者也浮思一作罘罳釋名云罘罳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顏師古漢書注云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也集傳云幽僻之處似非

新臺篇

新臺首章傳籧篨不能俯者箋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者也(震)按方言簟或謂之籧苗其麤者謂之籧篨蓋粗竹席之用以爲囷者晉語曰籧篨不可使俯以其疾似之故名爾雅籧篨口柔也柔者媚也以言媚人者常仰觀顏色病若籧篨之不能俯故又爲口柔之名籧篨不鮮言宣公媚於齊女徒有籧篨之狀見之不新鮮讀如史記數見不鮮之鮮下章不殄當從箋讀爲腆腆善也儀禮腆字古文皆作殄

三章傳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震)按傳本國語箋本爾雅然未詳戚施所由名說文引詩作得此鼀䵶鼀七宿切䵶式支切又名𪓰鼀力竹切說文誤併鼀與䵶爲一字並讀七宿切於鼀字下云圥鼀(當作鼀䵶)詹諸也(詹諸當作鼀䵶)其鳴詹諸其皮鼀鼀(當作䵶䵶)其行圥圥(當作鼀鼀)於䵶字下云鼀䵶詹諸也言其行鼀鼀䵶䵶之鼀說文但用圥今爾雅轉寫

譌作鼀釋魚篇云鼀䵶詹諸陸氏釋文鼀起據反䵶音秋竝非也䵶䵷古字通用戚施戚當讀七宿切反其皮戚戚其行施施故名詹諸爲物狀卑俛故不可使仰之疾似之籧篨戚施本物名因以爲疾名又因疾名而爲口柔面柔之名宣公非兼有二疾狀其娟於齊女之可醜而已言非燕婉之求徒殭爲此態也

河水瀰瀰

漢書地理志引鄁風曰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鄁詩無此句盧學士文弨云洋洋疑字誤或本作洋字从水芉聲卽新臺之瀰瀰也洋字見廣雅釋邱今亦譌爲洋班氏明引鄁詩必非逸句可知或云影宋本廣雅作洋洋宋集韻八十九侯盧讀作洋非也壽祺案玉篇水部瀰深也盛也洋亦瀰字集韻五紙瀰水盛皃或作瀰洋類篇十一中水部瀰或作洋據此則盧氏謂洋洋卽瀰瀰良確但不當引廣雅以亂之耳或說改洋爲洋則大誤集韻類篇雖引廣雅陴洋崖也然玉篇廣韻皆無洋字高郵王氏廣雅疏證以爲涘字之誤是也且使廣雅作洋其訓爲崖豈可以當時之瀰瀰乎不審甚矣

燕婉之求

彬謂燕婉與凱風之睍睆同毛傳睍睆好貌檀弓華而睆大夫之簀與鄭注睆好貌說文燕一作曣

得此戚施

詩得此戚施爾雅詁詩作戚施說文引詩作䵶䵷戚施之義毛傳曰戚施不能仰者也釋訓戚施面柔也郭璞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也賈逵注國語曰戚施僂也薛君傳韓詩曰戚施喻醜惡也夫曰常俯曰不能仰曰柔曰僂止解得一戚字至曰醜惡則賅括矣然未分晰也惟許氏則曰䵶言其皮䵶䵶言其行䵷䵷以䵶䵷二字狀其行來之態注釋家所未嘗見及者彼邱中有麻之詩曰將其來施施孟子曰施施從外來卽此戚施之施也蓋詹諸之體出目侈口豐前燿後皤腹短脰蚵蛈鉏鋙縵胡蹣跚性則蝽蠍縱體甚難故淮南譏其不能捕蚤而人之舒遲其行者往往似之故詩傳曰施施難進之意箋曰舒行伺閒毛鄭之說與許氏合乃孟子趙岐注曰扁扁喜悅之皃齊人厭飽酒肉歸于其室邪施而行驕態盡出殆亦知詹諸之䵷䵷然若但以爲扁扁喜悅則未盡形容矣至集韻謂蝴蜮（說文虫部蜮蝴鼀詹諸）也類篇云鼀亦作鼁爲蝴玉篇謂蝴似蝦蟇而居陸蝴謂旁行旁行卽斜行也賈誼賦庚子日斜史記作日施索隱曰施猶斜也此義訓施字尤爲明確故竝及之（壽祺謹案說文暆日行暆暆也此卽史記日施之正字小司馬訓斜亦有所本或謂戚施之施如斯之斯皆語助語之文得此疏證自了然矣）

二子乘舟篇總論

二子乘舟傳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石經重一齊字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石經礙下有危字

案石經文較明正義述傳亦無危字

或謂春秋無道之事至衛宣已極矣初烝父妾夷姜而生伋旣又爲伋娶齊女而自納之謂之宣姜又旣則宣姜生二子曰朔曰壽其名朔者則搆伋而殺之其名壽者則又代伋爭死而殺于齊界其無道之事至于如此然苟以年歲計之則不然按宣之立在隱四年經書衛人立晉是也其卒在桓之十二年經書衛侯晉卒是也然則宣公在位祇十九年耳計夷姜之烝必在衛先公旣卒之後而伋之娶妻亦必在宣公旣立後十四五年之閒縱生壽與朔纔襁褓耳焉能一則能搆伋而殺兄一則能出疆而代兄以死此皆必不得之數也此誣罔也

信如所言則世道幸甚子從來極惡聞此事極以爲罔故于傳春秋時就傳略敘之而棄置不道學者能于此而辨其誣罔豈不大快無如其說非也蓋考年歲則必當考其實者人第知衛宣之立在隱四年爾而不知春秋以前其爲衛桓之立之年則固已久也衛莊立二十三年而其子衛桓嗣立桓入春秋則已一十三年矣又三年而始被弒及弒而衛宣以莊公之子桓公之弟衛人因而迎立之則是莊公之死至此已一十六年夷姜莊公之妾也向使宣有獸行則夷姜之事當在莊公旣死桓公繼立之年果生子可成丁矣及宣立而爲子娶妻又復生子卽此一十九年閒長大爭死何事不可爲此固稽之年歲而知其不足深辨者也獨是新臺之事旣見之傳又見之詩不幸有之而惟夷姜一事則終疑其罔莊公娶莊姜而無子故又娶陳氏二嬀曰戴嬀厲嬀此名夷姜則必不在再娶之列非莊姜之媵卽姪娣也二嬀係再娶尚以親姜故相繼稱賢未有同其來之媵甘獸行者且莊公死後莊姜治宮政惟禮是視故州吁弒桓公後戴嬀歸陳莊姜猶送之作燕燕之詩其宮中去就有禮如此若夷姜事果有則必當在桓公未弒以前幾見桓公宮中莊姜二嬀具在可容一謬妄而不之覺者此皆事理之必無者也又況衛宣未立時頗有令名故夫子書衛人立晉皆謂公子晉賢故衛人迎立之則其在桓公未弒以前其爲爲君子當何如者向使早見獸行如此事則不特衛人絕之卽討賊如石碏亦孰肯就刑迎之而公然稱立晉賢也乎嘗考史記衛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曰夷姜是夷姜者宣公之夫人也其云愛夫人者以非正夫人而愛之者也又云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是子伋者宣夫人之所生也曰以爲太子者謂非正宣夫人之所生而愛所生也故曰非太子而爲太子也然則左氏所記罔矣讀書忌武斷然又忌知其一不知其二今旣有其二而執一不可也若謂史有一定何以有時取左傳有時取史記曰不執一也

汎汎其景

二子乘舟篇汎汎其景釋文景如字或音影正義曰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司之謹案景讀如憬魯頌泮水篇憬彼淮夷毛傳曰憬遠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也士昏禮姆加景今文景作憬是憬景古

寔維我特

柏舟云寔維我特韓詩特作直高誘注呂覽云特猶直也棣案直猶犆也繁陽令楊君碑以犆爲特故韓詩作直義得通也穀梁傳曰犆言同時本亦作特玉藻注云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是犆與特同又讀爲直士相見禮曰喪俟事不犆弔定本作特（特儀禮切韻作犆）

中冓之言

中冓之言傳中冓內冓也中與內一耳而傳云然者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漢書梁共王傳云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冓在堂中顏注曰舍之交積材木蓋閨內隱奧之處毛意蓋指閨內之地言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僻之語箋云冓成則讀冓如構傳箋不同正義云之毛傳中冓內冓也頤煊案韓非子內儲說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漢書淮南王傳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霍光傳皆拜臥內卽臥室也易繫辭

男女構精正義構合也言男女陰陽相感任其自然得一之性故合其精則萬物化生也草蟲亦既覯止鄭箋既覯謂已昏也引易曰男女覯精爲證並字異而義同 經義叢鈔洪頤煊

傳中冓內室也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搆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 釗按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象形有正有旁此謂象旁視之形交者爾雅所謂直不受檐也冓篆文作冓冂卽冂之變亦作八象交形 兩襄下爲交也中者危也盖象梁不直上攝交檐上之形 二象宗廟形丨象棟形所謂材也二與二望之若相積故曰積材冓上下相當象東西對形 古宮室皆兩兩宗廟在堂之左右東西也 所謂對交也交積材也者交之下積材也交積材所以爲蓋故从木冓聲之構亦訓爲蓋古者平地爲廷惟堂有蓋詩曰中冓明其爲內堂也中內也 說文中內也丙卽丙之譌 室之後楯以北有室有房不取義於房室而於堂者言堂而室在其中矣且夫人於頑有母義主婦在北堂內堂北堂也漢書文三子梁王傳閨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雖非中字之義而解冓字與毛同箋以爲冓成失之 上同 曾釗

不可襄也

下可襄也又攘抗於襄注並云襄除也釋言文同釋言又云襄駕也注引書懷山襄陵詩兩服上襄毛傳云襄駕也釋詁儴因也詩終日七襄傳襄反也 正契頁經義知新記

不可詳也

彬謂詳韓詩作揚廣雅揚說也 宋武曹緯傳攷證

不可讀也

傳云讀抽也匡謬正俗曰抽當爲籀籀讀也从竹擂聲擂卽古抽字 皆依說文爲說 棟案說文云籀讀書也又手部擂或从抽太史公曰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紬亦讀抽也王莽傳云或紬其兩脊師古曰紬與抽同 呂覽十月紀云涉血盭肝高誘曰盭古抽字 惠徵君九經古義

毛詩讀抽也箋抽猶出也彬謂廣雅釋詁二讀猶說也 宋武曹緯傳攷證

君子偕老 象服是宜

傳云象服尊者所以爲飾棟案說文曰褖飾也史游急就篇云褖飾刻畫無等雙漢書外戚傳褖飾將鹽往問疾師古曰褖盛飾也象本褖字古文省疏以爲象骨飾服失之 惠徵君九經古義

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云象服謂揄翟闕翟也 釗按揄翟闕翟下章始言之此章第言首飾耳惠氏禮說謂象乃褖之省其說是也說文褖飾也廣雅裝褖也急就篇褖飾刻畫無等雙顏師古注褖飾盛服飾也漢書外戚傳褖飾顏注褖盛飾也一曰首飾據此諸文則象服當斥副笄言之象服猶言飾裝之服耳說文褖从衣者副之言覆衣亦覆也故褖从衣副笄唯后夫人有之故毛云尊者所以爲飾說文褖飾也正本毛義說文用本字詩用省借字耳正義謂以象骨飾服失之僖九年穀梁傳注吉笄以象爲之楊士勛疏引此詩爲證亦誤夫人以玉爲笄不以象也 經義叢鈔曾釗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傳褕翟闕翟羽飾衣也正義曰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采畫之以爲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旗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 釗按鄭注玉藻揄狄云揄讀爲搖雉名考爾雅釋鳥鷂鸐爲十四雉中二雉之名其形不同周禮揄翟闕翟既言揄又言翟則揄非卽鷂可知矣竊謂毛傳作褕正字周禮作揄假借字鄭以揄爲雉名蓋誤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曳獨繭之褕袘注張揖曰褕襜褕也闕玉藻喪大記並作屈後漢書光武紀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𧜁注引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關而西謂之統裾郭景純方言注俗名𧜁掖𧜁𧜁卽屈字皆闕之假借闕短也 呂覽任數篇注 以其短於褕故謂之闕褕闕皆婦人加上之衣飾以翟羽則曰褕翟闕翟說文褕解云翟羽飾衣也从衣兪聲一曰直裾謂之襜褕翟當連篆文褕字讀 水部多此例 其襜褕則不飾羽者故以一曰別之婦人所以爲此加上服者婦人衣不殊裳形如深衣之制 深衣有前衽與後衽不合有曲裾續於後衽與曲而前以掩裳際蓋不用正幅也深衣 當服襜衣故制此加上服用正幅爲之 巾部幅正幅裂也襜衣正幅可知也則無續衽無續衽則無鉤曲之裾故說文謂之直裾其形正幅如帷故方言謂之襜褕猶箋襜裳童容也 古麗圭襂閨緣加上之服蓋其遺制以羽飾襂身動則襜襜然張 續漢書輿服志古麗圭襂閨緣加上之服劉昭注云襂如襟下之襂爾雅謂之衣蔽蔽卽襜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張揖曰襳離袿也 孫氏慮其妨於卷舒殆未審也 同上

不屑髢也

毛傳屑絜也頤煊案周禮挈壺氏鄭注挈讀如絜髮之絜絜與結同義鄭箋不絜者不用髮爲善言婦人髮美不用結他髮以爲髻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引字林髻絜髮也鄭箋善當卽髻字之譌正義言其髮美長不用髮而自絜美也失之 同上 洪頤煊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

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 釗謹展正作襢說文丹穀衣也作展者假借非誤也展衣宜白禮無明文鄭蓋以意說之或援說文瑳玉色鮮白以爲展衣宜白之證按二章玼兮傳玼鮮盛貌小雅鄭葉有兔斯首箋斯白也今俗說斯白之字作鮮者齊魯之間聲近斯則鮮亦白矣玼之鮮可以形容青赤之翟安見瑳之鮮不可以形容丹穀之展乎總之玼瑳皆取其鮮絜之貌不必泥白色爲義也 同上曾釗

桑中 要我乎上宮

孟子章句曰上宮樓也桑中亦楊柳可藏鳥之意此序所謂期於幽遠也然而人或揚其言矣故曰詩可以觀 孔檢討經學卮言

美孟弋矣 美孟庸矣

問桑中篇孟弋孟庸毛公以弋庸爲姓孔疏不能言其所出按春秋定姒公羊作定弋則弋與姒同不識庸姓亦有可攷否曰古書庸與閻通左氏傳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漢書谷永對策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閻妻卽小雅之豔妻鄭氏以爲厲王后尙書中候作剡閻豔剡文異義同蓋其女之族姓閻妻猶言姜女云爾庸閻聲相近書毋若火始餤餤漢書引作庸庸故知庸卽閻也或謂鄘古作庸本庸姓之國卽孟庸之所自出此妄說無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 錢宮詹潛研堂集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

高誘注呂覽引作賁云色不純也左傳禮記皆作賁案漢有虎賁舊作奔古字通白駒詩云賁然來思傳云賁飾也鄭箋引周易賁卦以釋之徐邈音賁爲奔眞得古音矣今人以賁卦之賁及詩賁然來思皆音彼義反失之詳易攷 朱育集字奔作賁 惠徵君九經古義

衞文公非宣姜子辨

予讀左氏傳及詩序竊怪衞公子頑烝於宣姜中冓之言醜不可道而文公中興賢主乃其所生何與禍善禍淫之理相剌謬乃爾也夫春秋之世諸侯夫人失行者多矣初未有君薨之後公然舉子者宣姜雖不淑儼然小君也而輒私舉三子二女若是其多乎就令有之則衞之臣民方且痛心疾首不齒諸公族顧於國滅之後同心推戴以爲君此豈近於人情且其時齊桓爲霸主仗義封衞衞豈無他公子而必擁姦生之子而立之使義者當不爲也及讀班氏古今人表云戴公黔牟子文公戴公弟而后向者之疑始釋蓋衞人惡惠公之讒殺太子又惡宣姜淫亂故逐惠而立黔牟惠雖以齊襄之援返國而衞之臣民不服也（此意本衞世家云）公既滅遂歸心於黔牟之子黔牟在位八年本無失德立其子民必安之矣史記衞世家以戴公文公爲黔牟弟昭伯頑之子而不書其烝淫事較之左氏爲長然讀鶉之奔奔詩頑之惡自不能掩衞人惡頑甚矣豈肯立其子而事之愚謂班氏之說必有所本舍左而從漢表可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劉按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諸侯城楚邱衞徙居之時傳雖無文要在正月之後安得至小雪時乃營立宮廟乎鄭又以定中爲詠衞文得時按左氏莊二十九年傳水昏正而栽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蓋以齊桓言之衞爲狄所滅倉卒遷徙城而封之皆諸侯之力而非自乞否謂營室廟必俟土功之時非事理矣竊謂方中當斥旦中月夏時四月知者二章言降觀于桑三章言說于桑田則非小雪時甚明三統麻五月之節旦室三度中三統麻劉歆所撰距衞文六百七八十年恆星六十九年強半而移一度日躔於恆星亦六十九年強半而差一度則六百七八十年當遲十日劉歆時五月節旦室中上推衞文則四月中旦室中矣月令季春蠶事畢而此四月以後猶有桑者月令蠶事乃后妃親蠶之事其實民間猶未畢也豳七月云八月載績箋云絲事畢而麻事興是其證傳云南視定者營楚邱宮廟時定中於南故視以正南北非正南北必視定也中星改則南視之星亦改矣正義乃謂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用此申鄭難毛失之（經義叢鈔曾釗）

作于楚宮　作于楚室

引之謹案于當讀曰爲爲謂作爲此宮室也古聲于與爲通聘禮記賄在聘于賄鄭注于讀曰爲是也張載注魏都賦李善注謝朓和伏武昌詩王融曲水詩序引詩竝作作爲楚宮作爲楚室是張李所見本于字皆作爲正義亦曰作爲楚邱之宮作爲楚邱之室（王尚書經義述聞）

升彼虛矣

傳云虛漕虛管子大匡曰狄人伐衞衞君出致于虛注云虛地名（惠徵君九經古義）

匪直也人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如匪行邁謀　匪伊垂之　匪伊卷之

小雅小閔篇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曰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襄八年左傳子駟引詩云云杜預注曰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也顧氏甯人杜解補正曰案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爲長古人或以匪彼通用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惠氏定宇毛詩古義曰案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以爲說雨無正云如彼行邁其意略同又漢書引桑扈詩亦作匪荀子勸學篇引采菽詩匪交匪舒今詩上匪字作彼或古匪彼通用如顧說也家大人曰案廣雅曰匪彼也其訓蓋本於三家小閔三章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四章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語意正相同則匪即彼也是以廣雅及杜注皆訓匪爲彼詩中匪字多有作彼字用者鄘風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毛傳曰匪非也箋訓匪直爲非徒訓人爲庸君皆失之）秉心塞淵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淵也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也（毛傳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傳引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皆失之）小雅都人士篇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言彼帶之垂則有餘彼髮之卷則有旟猶上文言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也（箋曰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失之）說者皆訓匪爲非而其義遂不可通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騋牝三千

傳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正義曰此三千言其總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騋牝以互見故言騋馬與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之制三千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輈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獨言騋馬者舉中言之案經舉七尺之騋以概八尺六尺非謂有田馬而無齊馬道馬駑馬也經舉牝以該牡非謂有騇而無騭也騋與牝經合言之傳分言之乃郭注爾雅改騋牡驪牝元爲騋牝驪牝以爾雅驪牝爲釋詩騋牝卽引此詩以證則非特昧於經文錯舉之旨且昧於傳文分言之旨而誤以騋牝爲一物矣何郭氏晉人竟憒憒若此（臧茂才經義雜記）

相鼠　相鼠篇

陳第毛詩古音考附相鼠解義云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曩於蘇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埤雅已有載矣蓋見人若拱似有禮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注曰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爲視誤也久矣坦案韓昌黎城南聯句詩云禮鼠拱而立是昌黎已有此解（姚氏再洲若水云明陳耀文天中記云詩相鼠有禮人而無禮陸璣云河東有大鼠人立交前兩腳於頭上跳舞善鳴孫奕云相地名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鄰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蓋取譬焉若如毛氏以相爲視則視物之有體與皮者皆可以喻禮何以取鼠哉若水按此說與陳第同）（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相鼠有體　四句

漢初諸儒說詩多本三家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巡狩篇引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也困學紀聞曰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絃風諫正文論曰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文選注引琴操騶虞邵國之女所作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作

袖海山房校印

小弁之詩曰何辜於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王充論衡伯奇放流首髮早白引詩云惟憂用老梅福傳數御十月之歌注孟康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尙書中候昭王之世鼓鐘之詩所爲作孔疏云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𡗝集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 崔茂才晉亦齋札

干旄

良馬五之

傳云驂馬五轡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今按詩詠大夫所乘皆通言四驪四牡雖王度記有大夫駕三之文似非周法也四之五之六之又不當以轡爲辭乃謂聘賢者用馬爲禮三章轉益見其多庶覲禮曰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春秋左傳曰玉賜虢公晉侯馬三匹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匹是庭實以馬者不必成乘故或五或六矣 孔檢討經學卮言

素絲祝之

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鄭氏攷工函人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戰國策曰一舉而注地於楚高誘曰注屬又周禮瘍醫職云祝藥劀殺之齊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淮南子曰冶工之鑄器高誘曰鑄讀作祝禮記樂記云封帝堯之後于祝注云祝或爲鑄蓋古字祝一注鑄皆同音陸氏釋文音祝爲之蜀反未詳 惠徵君九經古義

載馳

載馳篇

詩載馳序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鄭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先生謂以懿公死爲滅康成已先我而作是解雖或未可以之解左氏要說有攸據不妨兩存景按杜預注云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昭二十三年付何云未可以解左氏哉 臧明經解舂集 與閻徵君詩疏記一則

衆穉且狂

毛傳曰是乃衆幼穉且狂引之謹案隱四年穀梁傳曰衛人者衆辭也上文許人已是衆辭不須更言衆矣衆當讀爲終終猶既也詩見前終風且暴條下終溫且惠既溫且惠也終風且暴既風且暴也終窶且貧既窶且貧也終和且平既和且平也終善且有既善且有也終穉且狂既穉且狂也此詩之例也古字多借衆爲終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衆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衆韓策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史記刺客傳終作衆今本衆下有終字後人據韓策加之也皆是也穉者驕也管子重令篇上以雕文刻鏤相穉尹知章注曰穉驕也集韻穉陳尼切自驕矜貌莊子列御寇篇以其十乘驕穉莊子是其證此承上文而言女子善懷亦各有道是我之欲歸未必非也而許人偏見輒以相尤則既驕且妄矣蓋自以爲是驕也以是爲非妄也傳不知衆之爲終又以穉爲幼穉許之大夫豈必人人皆幼邪 王尙書經義述聞

誰因誰極

彬謂因讀如因不失其親之因儀禮喪服與因母同注因猶親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淇澳

淇竹

詩集傳淇澳篇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此自謂漢武帝下淇園之竹巳塞沒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爲矢巳給軍耳酈道元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又可證朱子止及漢之故然未遡其所由始惟晉戴凱之言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今無此文毛詩所詠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唯簸音竹根深故能晚生故曰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然則毛詩之所謂綠竹者乃簸竹非常竹也亦可以備異聞 閻徵君四書釋地

會弁如星

呂氏春秋上農篇庶人不冠弁高入注引詩作冠弁如星按文高氏爲長冠會語之轉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猗重較兮

猗字傳箋無說禮記曲禮尸必式正義引詩云倚重較兮荀子非相篇軒較之下而以楚霸楊注詩曰倚重較兮文選西京賦倚金較李注毛詩曰倚重較兮案說文倚依也依倚也疑今詩猗字从犬者譌然釋文作猗云於綺切依也正義釋經云依此重較之車兮似本从人旁而下引經仍作猗則陸孔皆从犬旁爲倚之假借字開成石經亦作猗說文繫傳較字下引詩猗重較兮羣經音辨犬部云猗依也於綺切詩猗重較兮然則自六朝以及五代至於宋初皆作猗字唐人雖多引作人不下未若从犬者尤爲信而可徵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今本倚作猗攷宋本足利本猗並作倚正義云倚此重較之車則爲倚字明甚若猗乃美辭上以寬綽美其人此卽美其車較似寬綽亦指重較言矣作倚爲是 盧學士鍾山札記

考槃

考槃在澗

韓詩澗作干棟案澗當作間與寬諠諼韻間與干古今字聘禮記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注云古文間作干文選注五卷引韓詩云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 惠徵君九經古義

碩人

碩人說

國風碩人之詩凡四章左氏傳以爲衛人爲莊姜美而無子賦也美之說固詳於卒章矣至無子之云以傳義考之未有所見竊嘗反覆於末章而得其說焉夫所謂庶姜孽孽者謂姪娣之生子如木芽之旁出孽孽然不一而足也所謂庶士有朅者謂衆子中有朅然健以武者也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所以比庶姜之媚惑其君施罛濊濊所以比君之嬖庶姜鱣鮪發發則以興孽孽葭菼揭揭則以興有朅者也蓋言衆妾多子而莊姜之無子見言衆妾所以多子之故而莊姜之所以無子亦見故曰爲其無子而賦也其所以不爲正言者爲將以聞諸莊公也方莊公狂蕩迷惑羣小嬖幸之時而欲其憬然悔悟親正適而終生子非婉以風之其能入我言而不我咎乎故不敢也觀三章欲明大夫傳莊姜之見疏而但述其願君親莊姜之意可以知之矣君之衆子何以稱庶士也古者大夫以上至王公其適子衆子之未爵命者皆可稱士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諸侯之衆子何獨不然若左氏所云公子州吁蓋郎士之朅然者其人長而好兵則其幼必有武健之容矣首章所云褧衣郎士昏禮之所謂景用禪縠爲之上下通服以禦塵而行道者蓋前三章皆本莊姜初嫁時而言故云 沈徵君果堂集

碩人頎頎

玉篇頁部頎渠衣切詩云碩人頎頎傳頎長貌又頎頎然佳也案今詩作碩人其頎傳頎長貌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又下章碩人敖敖箋云敖敖猶頎頎也據鄭箋知詩頎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故顧野王據之正義曰下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與此相類故亦爲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長也據此知唐初孔所見本已作其頎矣 臧茂才經義雜記

說于農郊

箋云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於衛近郊 劉按鄭云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是鄭意謂此經之說與彼襚音讀皆同非以襚易說字也原本當云說讀如襚後人傳寫誤讀如為當作而正義遂傅會其說云遺吉之衣亦為襚耳釋文說本作稅襚通作稅亦作稅史記陸賈傳奉百金稅是其證稅變也服問大一之葛以有本為稅注稅變易也此詩言姜氏至近郊而變易衣服故曰稅于農郊矣稅說文租也得訓變易者稅脫捝皆从兌聲故義亦可通左氏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問之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杜注稅解也此經言解稅其在途之褻衣而更衣褕翟故有變易之義 經義叢鈔曾釗

河水洋洋

漢書地理志引邶詩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余謂當作洋洋從楚姓之羋音與瀰瀰正同此所引乃新臺之篇正在邶詩班氏定不誤 盧學士龍城札記

鱣鮪發發

傳鱣鯉也正義曰爾雅釋魚舍人曰鱓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陸璣云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鯉鮪鱣鮥皆異魚也故郭謂毛傳為誤 劉按說文鱣鯉也周頌潛箋鱣大鯉也水經注河水篇引爾雅說曰鱣鯉也出鞏穴據此則漢以前儒者皆訓鱣為鯉道元生於北魏郭注爾雅已行注水經往往引之此獨仍漢訓蓋亦知其說非矣後儒乃遵陸郭者以為得之目驗不知彼實誤以鱏為鱣古鱣鱏通用後漢書楊震傳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之象也章懷注云續漢書謝承書鱣皆作鱓鱓字又作鱏漢書賈誼傳橫江湖之鱣鯨注云鱣或作鱏鱏一名鱘亦狀如蛇鱓郭陸所說皆其類非鱣也鱣大鯉小其實一魚工義反以毛為誤失之 經義叢鈔曾釗

葭菼揭揭 葭菼萑葦

爾雅釋草葭華蒹薕葭蘆菼薍李巡云分別葦類之異名非也疏引大車傳云菼鵻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亦以葭菼為一草此又仍孔疏之誤而不察矣 謹案衞風葭菼揭揭傳云葭蘆菼薍也秦風蒹葭蒼蒼傳云蒹薕葭蘆也豳風八月萑葦傳云薍為萑葭為葦尤截然分明使毛以葭菼為一草何以數處皆如是明析乎惟大車之傳以經言毳衣之色故以鵻釋之其曰蘆之初生戴氏謂蘆乃萑之譌者是也萑字據說文从艸隹聲字當作萑隸書作藿蓋萑葦截然二物葦之初生曰葭彼茁者葭箋云記蘆始出者是也郭氏謂薍此二草初生為菼長大為薍成則名為萑俗名為荻說文剡字注云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鵻豳風孔疏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其說是也爾雅郭注葭菼截然不混蒹薕則云似萑而細似與萑別陸璣疏亦以為水草然案詩與葭並舉爾雅葭華蒹薕葭蘆菼薍並列說文蒹字解曰萑之未秀者則蒹即菼矣蓋葭華葭蘆蒹薕菼薍聲音相協故爾雅毛傳皆以音之協者釋之聲音訓詁通一為道也言其初生則曰葭菼蒹葭言其既成則曰萑葦詩人之詠亦皆以類從耳 李進士羣經識小

庶姜孽孽

釋文云孽魚竭反徐五謁反韓詩作钀牛遏反長貌呂覽云宋王築為蘖臺高誘曰蘖當作钀蘖與钀其音同詩云庶姜钀钀高長貌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士貳其行 其儀不忒

氓篇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箋曰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正義曰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為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己也引之謹案貳與二通既言士貳其行又言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文義重沓非其原本也貳當為貣之譌貣音他得切即忒之借字也 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貣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貣即易之四時不忒也 爾雅爽差也爽忒也鄭注豫卦彖傳曰忒差也是爽與忒同訓為差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言女也不差士則差其行耳 爾雅說此詩曰晏晏旦旦悔爽忒也郭注曰傷見絕棄恨士失也然則悔爽忒者正謂恨士之爽忒其行據爾雅所釋詩之作貣明矣箋解女字為汝貳字為二皆失之其釋不爽曰無差貳則無差貣之譌也 差貣即差忒也呂氏春秋季夏紀無或差忒 以差貳之解解士貣其行則得之矣又曹風鳲鳩篇其儀不忒毛傳曰忒疑箋曰執義不疑正義釋忒疑曰釋言文 爲言當訓詁 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引之謹案古無訓忒為疑者爾雅釋言亦無忒疑也之文惟釋詁曰貳疑也蓋毛鄭本忒作貳故訓以為疑 周語平民無貳注遂以疑貳釋之正與此同 貳者貳之譌貳即忒之借字緇衣引此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釋文不忒他得反本或作貳是緇衣之不忒亦有作不貳者貳亦貳之譌也 說文忒更也貳亦貳之譌 孝經及經解大學荀子富國篇呂氏春秋先己篇引此詩竝作忒高誘曰忒差也蓋忒本字也貳借字也貳譌字也 其儀不二與韓國為韻貳蓋古讀若之入聲貳字為脂部去聲脂之二部古不相通 學者當據他書之引作忒以訂毛鄭本之貳為貳則古字之假借以明後人不察而徑改為忒意則是而文則非矣玉篇曰忒疑也則所見毛詩已改貳為忒故於忒下誤收疑也之訓此詩釋文但曰不忒他得反而不列作貳之古字竝不列作貳之譌字亦以闕略失之惟孔穎達正義曰無疑貳之心則所見本尚作貳而貳為貳之譌貳為忒之借皆可推測而知也經傳貳字多譌作貳互見禮記宿離不貣周語成事不貳下 王尚書經義述聞

隰則有泮

毛傳泮坡也釋文坡本或作陂澤陂詩傳云陂障也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逑意似作破頤煊案當作泮破也匏有苦葉迨冰未泮毛傳泮散也破散義相近淇則有岸以為之防隰則有破散之時言變易無常若是坡字與厓岸同義箋不必云泮讀為畔矣 經義叢鈔洪頤煊

竹竿 遠兄弟父母

家藏明人舊刻本作遠兄弟父母始知俗本爲誤母讀若每與上淇水在右為韻後見唐石經亦然或疑父母不當在兄弟下不知詩人取韻正不必拘如蝃蝀首章遠父母兄弟次章遠兄弟父母可證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錯文

竹竿二章遠父母兄弟檢古本本作遠兄弟父母母字古讀若米與上右以 古音 字古音正合今監本弟字下仍有叶滿彼反四字滿彼正與母字古音合可知朱子所傳之本仍作遠兄弟父母後乃誤倒其文耳亟宜改正 李進士羣經識小

芄蘭疏證

說文芄蘭莞也證以爾雅雚芄蘭則莞爲雚字之譌葢莞苞生蒲類也而芄蘭乃蔓生結莢之類故郭璞注爾雅曰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衞風鄭氏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陸璣疏云一名蘿藦幽州人謂之雀瓢蘇恭曰雀瓢是女青別名蘿藦葉似之故亦名雀瓢然則名芄蘭曰雀瓢因葉似而借呼之也故神農本經女青條名醫增補曰葉嫩時似蘿藦圓端大莖而陶氏曰蘿摩作藤葉厚而大李時珍亦曰蘿摩三月生苗蔓延籬垣其根白軟其葉長而後大前尖六七月開小長花如鈴狀紫白色結實長二三寸大如馬兜鈴一頭尖其殼青軟中有白絨霜後枯裂則子飛商人取其絨作坐褥代緜甚輕煖据陶李說則芄蘭葉雖似女青實則女青葉圓芄蘭葉尖大異矣瑤田於癸丑大雪前二日在靈山採得施于桂樹上之藤莢數條長七八寸略如夏日所食之羊角莢通體直紋而無節赤黑色莢中參差密排子約三十子長六七分形色竝與莢皮略同甚堅實剝之不能開割開皮肉甚厚中有扁薄小仁綠色子末戴白茸齊整光潔柔稍長於子約長七八分秋茸甚多今又見此一種野人云開花白色四出如車輪有淸香開敗落莢滿地其莖依附樹上隨處生絲根葉油綠色厚而不平正本圓末狹又出一小尖在莖上一葉單生每相間以一二寸許葉末皆下垂經冬不黃落比時不知名詳紀之如此今考詩爾雅及本草蓋芄蘭也又按沈括夢溪筆談云詩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結錐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所謂佩韘弽古人爲韘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似但今不復見耳据此言生莢如解結錐亦足證余之所目驗葢子載白茸既合符本草而結莢合予得筆談之說更足爲詩爾雅之補疏矣丁巳七月成此疏證再合靈山人尋驗之處暑後十日得一枝葉長中、而本末皆尖其莢生莖末長約二寸三四分兩葉對生殼青軟略如時珍之言葢是時猶未老余前大雪節所見者老而枯故長至七八寸而色赤黑也葉亦與今小異或爲老藤葉之近本者今的問之其花開於三四月李氏云六七月開花今乃云三四月宜存以俟考俗呼卍字花蕊四出如卍字也來年花開時再詳考之附圖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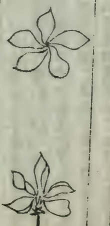
秋分前三日又見一本幹上小枝條皆下垂莖斷有白汁葉厚而堅其邊半皆繚戾不平正莢長者六寸餘兩支對出如人字莢皮向陽面已變赤矣折取一幹圖之





圖芄蘭花記

嘉慶三年三月廿日立夏其明日訪芄蘭於定光寺僧寮後山花正大放此藤本花葉濃密可謂至條而結繁矣其藤繚曲紛亂對節生葉亦對節歧出生條開花歧條兩股或一股生葉一股生花整齊之中復參差有致生花一股又必再出歧條然後相對生花其生葉一股亦必再出歧條亦又相對生花其花必小拑歧莖而生兩花去秋所見結實者亦總末對生兩角總之歧葉歧條歧花每出必歧如兩儀四象八卦之生生不已也其花五出遍繞周遭而中成一孔空空如也不見心亦不見鬚然五出同本本作一苞剎開中藏五鬚共繞一心其心葢卽結角生芄蘭之仁也世人以其偏繞成形如卍字故呼卍字花而誤以爲四出又呼車輪花亦象其形也其花苞有尼承之所謂鄂不也亦五出如棻利之花鄂相承然茲不畫其藤葉畫正面五出者一又畫背面連鄂者一以爲多識之一助云程徵君釋草小記



能不我知　能不我甲

芄蘭篇一章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毛傳曰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曰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二章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傳曰甲狎也箋曰此君雖佩韘與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狎習引之謹案詩凡言甯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當謂不知我不狎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能乃語詞之轉亦非才能之能也能當讀爲而言童子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雖則佩韘而實不與我相狎鄭風狡童篇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與此同意葢刺其驕而無禮疏遠大臣也雖則之文正與而字相應雖則佩觿而不我知雖則佩韘而不我甲猶民勞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也陳風宛丘篇洵有情兮而無望兮亦於句首用而字古字多借能爲而易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虞翻本能作而荀子解蔽篇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趙策建信君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能竝與而同管子侈靡篇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墨子天志篇少而示之黑謂黑多示之黑謂白少能嘗之甘謂甘多嘗之甘謂苦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能亦而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能不我甲

傳云甲狎也徐邈音胡甲反匡謬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其說非也漢儒訓故音義相兼毛傳如汝濆愻如調飢調朝也小星維參與昴集韻引作昴昴留也騶虞彼茁者葭茁出也谷風亦以御冬御禦也葛屨摻摻女手摻摻猶纖纖說文作攕宛邱子之湯兮湯蕩也東山烝在桑野烝窴也破斧四國是皇皇匡也齊詩作匡常棣烝也無戎烝塡也蓼蕭爲龍爲光龍寵

也左傳作寵六月如輊如軒輊摯也正月褒姒威之威滅也左傳作滅小旻是用不集集就也韓詩作就小弁譬彼壞木壞瘣也說文作瘣鶯鶯摧之秣之摧莝也文王陳錫哉周哉載也左傳國語作載大明俔天之妹俔磬也韓詩作磬棫樸追琢其章追彫也文王有聲遹求厥寧遹述也孫炎亦云注云遹古述字王后維翰翰幹也寒同旨卷阿似先公酋矣似嗣也蕩侯作侯祝作詛也崧高往近王舅近已也烝民古訓是式古故也我儀圖之儀宜也江漢矢其文德矢施也禮記作弛與施同閟予小子繼序思不忘序緒也良耜畟畟猶測測烈祖鬷假無言鬷總也長發率履不越履禮也韓詩作禮如此類不可悉舉皆音義相兼者芄蘭詩甲字韓詩本作狎尚書多方甲于內亂鄭王皆以甲爲狎古文省少以甲爲狎遂有狎音非假借也經傳中惟孫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糾繆所以爲非何也惠徵君士奇經古義

河廣 誰謂河廣至河而反

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益足見詩集傳河廣篇衛在河北之誤蓋衛本都河北懿爲狄滅戴廬于曹通與漕邑滑州白馬縣也文遷楚邱通典楚邱滑州衛南縣也並在河南去宋都睢陽雖遠而無復河阻孔穎達疏曰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衛文公時國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近劉曰珩曰詩作於宋襄公初立衛在河南已十一二年不必渡河而仍以故國之山川爲言者其有深情歟抑大歸爲婦人所諱也眞可謂解頤新語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衛都本在河北至魯閔公二年渡河而東遂在河之東南河廣篇乃夫人思宋襄公而作襄公以魯僖公九年立則在衛遷都後而猶以河廣見義殊屬不合然案宋桓公之立在魯莊公十二年則夫人之歸當在衛未遷都之前其作此詩蓋傷己之見棄不盡思襄公即以爲思襄公亦不必在襄公既即位之後序云思而不止可知其不一思也李進士黼經識小

伯兮 伯兮鄭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矣案釋文云從王伐鄭讀者或連下伯也爲句者非武進士經讀考異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序曰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以爲衛宣公之時蔡衛陳人從王伐鄭之事雖詩之世次多有倒亂未可以在芄蘭河廣之後爲疑然鄘在衛西於自伯之東文實未協也必欲舉春秋所見之事以當之王逐惠公朔立公子留齊魯納朔王人救之意此詩之伯其隨子突而東拒齊師者乎孔檢討經學卮言

有狐 之子無裳

傳之子無室家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正義曰是子無裳欲與爲室家申述毛裳所以配衣之義劉按箋非傳義也易黃裳元吉坤爲裳裳在下爲陰故以無裳喻無室心之憂矣蓋詩人之憂若謂婦人見鰥夫之無爲作裳而憂之欲與爲室家有是理耶又序云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曰男女皆未昏嫁之稱而箋云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謂先爲妃而後寡也與序乖矣二章無帶喻無夫釋名帶蔕也著於衣如物之繫蔕也無帶猶言無繫屬曲禮女子許嫁纓鄭注纓繫有從人之端亦其義三章無服釋名凡服上曰衣下曰裳衣爲陽喻夫裳爲陰喻婦無服喻男無婦女無夫也故傳云言無室家蓋總上二章意言之立言之次第也劉經義叢鈔曾釗

木瓜 木瓜詩傳

詩木瓜毛傳云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案此語見孔叢子記義篇毛公不應引及蓋僞作孔叢者因毛傳此文撰孔子讀詩論斷之語蔓延它詩以足成之尒非毛傳引孔叢乃孔叢襲毛傳也或曰毛傳此文即王肅竄入王肅竄改毛傳見盧抱經龍城札記孔子語總釋木瓜全篇詩義毛公如果引之當在敘下肅知毛不爲敘作傳句無可附乃於末章竄入之以爲西京大儒蚤讀孔叢之左證不知其竄入之迹可尋也然則孔叢亦王肅所撰無疑矣孫侍御讀書脞錄續

王 王

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王亦周初大師之本名馬永卿述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序王之上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晉范甯穀梁傳序春秋誤矣

自幽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

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雅何彼襛矣爲平王以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則固未嘗亡也顧處士日知錄

平王徙居東都王城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此鄭氏詩譜之說也范甯穀梁傳序孔子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季札觀樂已爲之歌王孔子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正樂安得云降王於國風乎且春秋爲尊王之作而詩何以獨儕王於列國其說謬甚然則王當是周初太師之本名非孔子所得而降之也崔拔才吾亦廬稿

黍離

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黍離之詩見新序節士篇劉向世學魯詩者此蓋魯詩說洪容齋以爲齊詩誤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此五經異義引韓魯說見周禮鍾師疏范處義解頤新語以爲齊詩章句亦誤也孫侍御讀書脞錄

揚之水 揚之水

詩王鄭唐風揚之水今本揚皆从手旁臧鏞堂云洪氏隸釋載漢石經唐風第三章揚作楊予所見隸釋既見君子云胡其憂憂下空一格有楊字不作木旁當更考之案王風釋文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而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八百十六並引唐第二章揚之水三百卅三引詩序揚之水又九百五十六引毛詩義疏楊之水皆从木旁據此知王鄭唐風揚之水本皆作楊自陸德明誤以爲非而唐石經又定从揚字今遂無作楊者矣尚書禹貢揚州據郭忠恕佩觿本作楊州宋本爾雅釋地亦作楊州錢宮詹養新錄

中谷有蓷 暵其乾矣

傳嘆於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正義曰說文云暵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釗按說文水部灘水濡而乾也詩曰灘其乾矣說文詩稱毛氏疑灘字毛本如此後或摩滅鳥旁校者疑漢與乾字不照又𡿺與火形近遂誤爲熯耳正義以燥與暵義同引說文暵燥也又引易作熯是其誤在唐以前也竊謂詩取蓷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爲興無燥乾於日與火之義說文灘水濡而乾也正與詩意合又傳云於貌凡曰貌皆形容之詞蓷爲水所傷故既乾而其狀於然說文於殘也廣雅𤰞也若受日與火而乾者安得有殘與𤰞耶正義乃云由於死而至於乾燥以暵爲於也其說謬矣 經義叢鈔曾釗

暵其脩矣

傳脩且乾也 釗按說文脩脯也釋名脩縮也乾燥而縮也傳訓爲且乾也者且姑且之辭禮記祖者且也且可訓爲始有草創粗略之義周禮注乾肉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者然則肉之久乾者爲腊始乾者爲脩將乾者爲脯故說文脯訓肉乾而腊訓乾肉乾肉者肉之已乾肉乾者肉之將乾也脩訓脯不訓腊者亦以脯爲將乾與始乾之義近耳 同上

暵其濕矣

有蓷嘆其乾矣毛傳曰蓷鵻也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二章暵其修矣傳曰脩且乾也三章暵其濕矣傳曰鵻遇水則濕箋曰鵻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引之謹案暵或作𤎩說文曰暵乾也引說卦傳燥萬物者莫暵乎火又曰熯乾皃則暵爲狀乾之辭非狀濕之辭可云暵其乾不可云暵其濕也而云暵其濕矣者此濕與水濕之濕異義濕亦且乾也廣雅有䁥字云䁥也眾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欲燥曰䁥玉篇䁥邱立切欲乾也古字假借但以濕爲之耳 草乾謂之脩亦謂之濕猶肉乾謂之脩亦謂之䁥釋名曰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又曰脩縮也乾燥而縮也玉篇䁥邱及切朐䁥也 二章之脩三章之濕與一章之乾同意故其狀之也皆曰暵暵者乾之貌也歲旱則草枯鵻之乾乃傷於旱非傷於水也詩言中谷不必皆有水之地爲草之詩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固非蔓延於水中也毛云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說文灘水濡而乾也引詩曰灘其乾矣誤與傳同 段氏說文菸字注謂暵即蔫字之假借蔫菸也蓋由徇毛傳之說徧考書傳無以暵爲蔫者且經云暵云乾不云暵其菸也段說非是 王引之書經義述聞

葛藟 亦莫我聞 則不我聞

家大人曰葛藟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聞猶問也謂相恤問也古字聞與問通 詳見旅卦終莫之聞也下 上文曰亦莫我顧亦莫我有 有謂相親有也 此曰亦莫我聞顧也有也聞也皆親愛之意也旅象傳曰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謂莫之恤問也解者多失之大雅雲漢篇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謂恤問也上文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下文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 虞亦助也詳見則不我虞下 意皆相近解者亦失之 同上

大車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

傳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 釗按采芑四章云方叔元老傳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注謂爲三公者則方叔在朝以卿士兼三公之任矣而其首章云鉤膺鞗革鉤即金路之鉤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與命上公九命車旗以九爲節據此是在朝入命及出爲將得乘九命之車不必封爲諸侯然後加等如鄭說也封者疆界之名出邦畿之外亦爲出封序云聽男女之訟傳云出封又云巡行邦國其殆二伯之職歟毛義爲長 經義叢鈔曾釗

毳衣如璊 釋璊

釋文曰如璊音門赬也說文作𤩝云以毳爲𦋧也解此璊云玉赬色也禾之赤苗謂之䵂 璊舊从木誤今據宋毛詩釋文改正 玉色如之壽祺謹案說文毛部𣮉以毳爲𦋧色如𧹞故謂之𣮉𧹞禾之赤苗也从毛𧹞聲詩曰毳衣如𣮉又王部璊玉𧹞色也从王𧹞聲禾之赤苗謂之𧹞言璊玉色如之𧹞雖與𣮉璊音同而字之形體與𣮉璊義類不相附說文三𧹞字皆當依釋文所引定作穈乃合集韻二十三䰟𧹞𧹞又赤苗嘉穀也或作穈類篇亦云穈赤苗嘉穀是穈與𧹞同集韻類篇必有所本說文於禾之赤苗必作穈字乃與上下穈璊二字形義相傳禾部無穈字蓋在艸部𧹞下重文而今失之玉篇璊字引說文與今本同則脫誤久矣 陳壽祺左海經辨

丘中有麻 將其來施

顏氏家訓書證云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皃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考詩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句四字獨將其來施施五字據顏氏說知江南舊本皆作將其來施顏以傳箋重文而疑其有誤然顏氏述江南江北書本江北者往往爲人所改江南者多善本 江南本有杕之杜河北本杕作狄江南本駉駉牡馬河北本牡作牧 則此之悉單爲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之矣若以毛鄭皆云施施而以作施施爲是則更誤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禮記樂記曰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又詩邶谷風有洸有潰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箋云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釋文引韓詩亦云潰潰不然之貌檜匪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漢書王吉傳引此詩并引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是可知毛鄭皆云施施與正文悉單作施爲各成其是矣 詩十月之交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箋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禮堂謹案宛丘坎其擊鼓傳坎坎擊鼓聲 臧茂才經義雜記

補遺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

韓詩作中𨕒薛君曰𨕒中設九交之道也案說文馗正字也逵或字也當从韓詩 玉篇𨕒古文作𨕒 釋草云中馗菌釋文云郭音仇舍人本作中鳩是馗有鳩聲與仇協 惠徵君九經古義

如膸如磋

詩淇奧如切如瑳禮記大學引詩同爾雅釋器骨謂之切郭注治器之名毛詩傳治骨曰切案說文刀部切刌也刌切也輾轉相訓則切是刌斷之意骨性堅質非可以刌斷成器者爾雅釋文云切本或作膸同千結反考說文齒部云膸齒差也从齒屑聲讀若切然則爾雅本作如膸如磋蓋三家詩作膸爲本字毛詩作切爲聲借字膸是齒之參差治骨者因其參差而治之俾齊一故切瑳字以膸爲正今爾雅作切後人以毛詩改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皇清經解卷三百十六終

詩經彙解彙編

鄭風

咸林

鄭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引之謹案咸當作或或者棫之借字也古者或如棫故棫通作或或與咸字形相似因誤作咸耳史記鄭世家索隱引世本云桓公居棫林 王尚書經義述聞

鄭國處於留

古者鄭國處於留鄭發墨守曰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 周官大司徒疏 偃師武億云鄭之說果信以留在陳宋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留屬彭城者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之與虢鄶相去幾千里固宜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漢書地理志孟康注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左氏襄三十年伯有死於羊肆既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即在此後遷鄭而留乃遂僻於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畛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蓋虢鄶二君惛於欲而窮於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孥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東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於留亦其孥先寄居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與宋壤接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留涂出於宋爲宋所執亦勢所必至也尚何疑乎莊述祖云劉向列女傳以大車之詩爲息君夫人所作本魯韓詩說鄭與息接竟息無風此詩及邱中有麻三家蓋在鄭風按留子嗟父子即周王官大夫治留邑者亦古者鄭國處留之證而毛詩序以爲周莊王時或亦劉歆等點竄古文家言以惑學士留在莊王時已爲宋鄭間地矣 劉禮部發墨守評

右鄭風後

鄭列於王之後者顧炎武曰自邶至曹皆周初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如顧氏說鄭之名列在大師者西鄭也國語鄭桓公有滅虢鄶等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遂居濟洛河潁之閒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是謂新鄭又曰東鄭今所繫詩東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大師所列亦不改也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謂其所好者溺音許叔重五經異義以鄭詩解論語鄭聲淫而康成駁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其注樂記桑閒濮上之音引紂作靡靡之樂爲證不引桑中之篇明桑間濮上其音之由來已久凡所謂聲所謂音非言其詩也如靡靡之樂滌濫之音其始作也實自鄭衛桑間濮上耳然則鄭衛之音非鄭詩衛詩桑間濮上之音非桑中詩其義甚明後儒謂變風有里巷狹邪之作存之可以識其國亂無政左氏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所賦詩固後儒所目爲淫奔之詞者豈亦播其國亂無政乎若曰賦詩斷章則亦有當辨五常之際本自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婦之詩用之於君臣或男女之詩用之於好賢然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鄙褻之事誦之朝廷接之賓客據是斷之毛詩言變風止乎禮義信矣 戴吉士東原集

鄭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爲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顧處士日知錄

緇衣

緇衣之宜兮

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皮弁服也正義曰此私朝在天子之宮內卽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 釗按正義非也禮記玉藻云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又云朝元端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釋文朝直遙反疏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元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據此則私朝不在天子宮內審矣元端卽緇衣七入爲緇六入爲元朝服元冠衣與冠同色故謂其衣爲緇衣是緇衣爲卿士聽私朝之服記有明文而正義乃謂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是不知卿士當未朝君之時固先與家臣朝於國門私朝耳 經義叢鈔曾釗

敝予又改爲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僖案讀從敝予下連爲句還予下連爲句 後二章並同 據顧亭林詩本音云舊作三章章四句今詳敝字當作一句還字當作一句難屬下文當作三章章六句又粲一字爲句詩多有之而關雎疏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以顧氏正之知疏所云當不盡然 武進士經讀攷異

叔于田　大叔于田

釋文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顧煊案此詩三章凡十言叔不應此一句獨言大叔毛傳叔之從公田也足證毛本無大字序欲以別於上篇故加大字後人據序以增經非也 經義叢鈔顧煊

兩服上襄

箋曰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家大人曰鄭以上襄爲衆馬之最良則上襄二字意不相屬予謂上者前也上襄猶言前駕謂並駕於車前卽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鴈行謂在旁而差後如鴈行然卽下章之兩驂如手也上襄與鴈行意正相對若以上襄爲馬之最良則與鴈行迥不相涉矣古者上與前同義易言上古謂前古也孟子言上世謂前世也禮記言扱上衽謂前衽也 問喪 呂氏春秋安死篇曰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高注上猶前也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上下卽前後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毛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彬謂磬控縱送皆雙聲疊韻今人猶謂馳馬爲磬控 朱武曹經傳攷證

正義抑者此叔能磬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抑者此叔能縱矢

以射禦矣又能縱送以逐禽矣頤煊案抑者美也猗嗟抑若揚兮毛傳抑美色國語楚語於是乎作懿戒韋昭注懿讀曰抑爾雅釋詁懿美也下章抑釋掤忌抑鬯弓忌義同（經義叢鈔洪頤煊）

（清人）河上乎逍遙

釋文曰逍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說文新附曰逍遙猶翱翔也徐公文曰詩只用消搖字此二字字林所加棟案後漢崔駰撰張平子碑已用逍遙字不始于呂諶也但經典中只合用消搖耳（近有儀父作序書名亡字通諸莊子消搖藻文已从辵其誤若此）○惠徵君九經古義

左旋右抽

說文手部引詩清人作左旋右搯抽好領雖通不若搯義爲長哀十四年宋桓魋請以鞌易薄薄即亳也故曰宗邑定二年奪之杖以敲之釋文敲若孝反又苦學反引字林云口交反又口卓反今俗讀如殼方音之轉非別有一字也（江拔貢經義知新記）

（羔裘）舍命不渝

羔裘（字亦作求）云舍命不渝箋云舍猶處也王肅云舍受也棟案舍猶釋也管子小問曰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徐廣史記注云古釋字作澤周頌載芟曰其耕澤澤尒疋作釋釋舍亦讀爲釋康成周禮注曰舍即釋也又士冠禮注云古文釋作舍是澤命即舍命也蓋古有是語詩引之以美君子之信（列子云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舍皆讀爲釋）惠徵君九經古義

邦之司直

毛傳曰司主也正義曰一邦之人主以爲直家大人曰直謂正人之過也襄七年左傳曰正曲爲直杜注曰正人曲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直己而不直人謂正己之過不正人之過也孟子滕文公篇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謂正墨者夷之之過也（趙注云直言攻之失之）爾雅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謂切正朋友之過也（小雅伐木箋引此而釋之曰以道德相切正也）韓子人主篇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謂正夫差之過也主正人過則謂之司直淮南主術篇湯有司直之人（高注曰直不曲也失之）呂氏春秋自知篇作湯有司過之士漢書百官公卿表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是也襄二十七年傳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是邦之司直主正人過之明證

正義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遵大路）遵大路兮　四句

家大人曰此章路字當作道與下文手醜好爲韻道猶路也變文協韻耳若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也若蒙上章遵大路之文則與下三句韻不相協凡詩之例次章弟二句弟四句變首章之韻而弟一句不變韻則弟三句亦不變韻若兔罝次章之肅肅兔罝仍與赳赳武夫爲韻小星次章之嘒彼小星仍與肅肅宵征爲韻是也若次章全變首章之韻則弟一句先變韻而下三句從之若終風次章之終風且霾與來來思爲韻相鼠次章之相鼠有齒與止止俟爲韻其變韻皆自弟一句始也此章下三句既變韻則弟一句亦當變韻否則自亂其例矣（同上）

（女曰雞鳴）明星有爛

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針）按箋云明星尚爛爛然是斥凡星言與傳小異傳云小星已不見言明星獨見也爾雅釋天云明星謂之啟明孫炎注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陳東門之楊明星兩見亦謂啟明星彼蓋言昏以爲期者至旦猶未至耳（經義叢鈔曾釗）

宜言飲酒

箋曰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正義曰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家大人曰此承上宜之而言宜亦當訓爲肴猶弋言加之承上弋鳧與鴈而言也不當上下異訓毛於上宜之訓宜爲肴則此句宜字亦爲肴可知爾雅宜肴也李巡注曰宜飲酒之肴（引正義）是宜言飲酒也宜訓爲肴吳薛毛詩說本如是當從李巡（王尚書經義述聞）

知子之來之

引之謹案來讀爲勞來之來爾雅曰勞來勤也言知子之恩勤之我則雜佩以贈之小雅大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云杕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是古者謂相恩勤爲來此言來之下言順之好之義相因也箋讀來爲往來之來疏矣（同上）

（狡童）彼狡童兮

問毛公說鄭詩以狡童目昭公鄭氏於山有扶蘇篇改爲忽所任用之小人而狡童篇仍遵毛義狡童之稱固可施於君上乎曰古本狡當爲佼山有扶蘇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孫毓申之以爲佼好之佼非如後世解爲狡獪也狡童傳云昭公有壯佼之志疏亦云佼好之狗童則佼童只是少年通稱非甚不美之名且箕子嘗以目紂矣衞武公刺厲王云於乎小子古人質朴不以爲嫌（錢宮詹潛研堂集）

（丰）俟我乎堂兮

箋云堂當爲棖棟案古文論語有申棖史記作申堂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堂與棠同見魯峻碑）是堂本與棖通故讀爲棖非鄭之改字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衣錦褧衣

衣錦褧衣夫人始嫁之服也衣錦者純衣而以錦緣非通身用錦也褧衣禪縠之衣登車則服之爲行道禦風塵猶士昏禮姆加景也褧絅景一字同音中庸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錦衣惟夫人可服丰篇似用之士庶僭也士宜純衣纁袡而加景婦人服不殊裳丰篇言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舉上下體言之非衣裳殊也諸侯錦衣狐裘亦是以錦爲緣（江歲貢羣經補義）

（子衿）子衿

子衿傳青衿青領也葛屨傳襋領按衿襋四聲之轉釋器云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孔穎達曰衿與襟音義同（江拔貢經義知新記）

子衿正義云學子依士禮郊特牲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按當入學而太子齒故均以士禮處之（同上）

青青子衿

子衿傳云青衿青領也正義曰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棟案張有復古編云衿衣系也从糸今古作紟別作衿非又云衿衽也从衣金別作襟非紟與襟通與衿異正義混衿襟爲一非也王伯厚云漢石經作子紟得之（惠徵君九經古義）

（出其東門）聊樂我員

釋文曰員本亦作云商頌箋曰員古文作云言古文以員爲云也韓詩作魂案魂亦與云通中山經曰其光熊熊其氣魂魂魂猶云云也呂覽圜道篇曰雲氣西行云云然（云亦古文雲字）薛夫子訓

魂爲神失之魂春秋正義引孝經說云魄白也魂云也匠魂與云通云動也易繫辭云動靜云爲 同上
毛詩古文員皆作云見於商頌箋後世以隸寫者錯出不一於
是此詩員字釋文云本亦作云小雅昏姻孔云云則又云本或作
員愚謂聊樂我員與昏姻孔云之云正是一義左傳引彼詩而
說之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員之言圓也環而相聚之謂也序
以出其東門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之辭彼
有女如雲皆出城犇離者也幸我縞衣之男綦巾之女猶得圓
聚聊相樂耳雖有美女何暇思存乎 孔檢討經學卮言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篇

野有蔓草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
思不期而會焉 釗按詩譜此爲厲公時詩厲公爭國兵革不息
故詩人思遇時遇者諸侯未及期而相見也攷春秋莊公四年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穀梁傳范甯集解云傳例不期而會
曰遇遇者志相得也然則子儀君鄭時嘗與大國會遇矣但不
能藉其力以定亂厲公又自櫟入兵革紛起故思邂逅有美之
一人以慰安厥亂之願而相偕於善道詩所詠者是也序云君
之澤不下流君卽所美之人蓋斥當時牧伯又云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則原所以思遇時之故也鄭乃以爲思得男女會合
之時失之首章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傳興也箋蔓草而有露謂
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
正義曰毛以爲郊外野中有延蔓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
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潤之兮以興民所以得蕃息由君有恩
澤之化養育之兮 釗按此述毛皆王義恐非毛旨也竊謂傳以
零露爲興當是興侯伯者之澤侯伯救患分災以存亂國猶零露
之滋衰草衰草而得蔓延者露之潤亂國而得安定者伯之澤
也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
草昭公十六年夏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齹亦賦野有蔓草則
是詩非言男女會合審矣邂逅相遇傳解爲不期而會謂諸侯
未及期而遇也若指爲男女之辭雖淫者亦必約而後成安有
野田草露不期而會合者哉正義本王義以述毛往往如此或
據以咎毛斯不然矣 經義叢鈔曾釗

零露漙兮

釋文傳本亦作團顏籀案匡謬正俗詩古本有水旁作專者亦
有單作專者後人輒改之爲團字讀爲團圞之團山井鼎考文
本藝文類聚卷八十一文選江淹雜體詩李善注引詩皆作團
同上洪頤煊

清揚婉兮

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案此傳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間
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爲目之美以揚爲眉上之美
以婉兮爲清揚之美婉婉然兮傳中無婉兮字是嫌於訓清揚
爲眉目之間矣此以經合傳時所刪玉篇面部云䀉於遠切眉
目之間美皃韓詩云清揚䀉兮案春秋序正義云邱明作傳與
經別行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是韓詩傳亦當云清
揚䀉兮眉目之間美皃與毛傳例同顧野王分引之者欲明䀉
字見於韓詩之經也又君子偕老揚且之晳也傳揚眉上廣則
以揚爲眉上之美矣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傳清視清明也揚
廣揚而顏角豐滿又以清爲目之美揚爲眉上之美矣是清揚
爲眉目之美前已分釋故於此總解清揚婉兮爲眉目之間婉
然美也猗嗟清揚婉兮傳婉好眉目也蓋傳本云清揚婉兮好
眉目也以婉爲好以清揚爲眉目之間君子偕老旣釋清揚故
於此止言眉目之間此旣言眉目之間故於猗嗟又止言眉目
幷無之閒字毛公性好簡質文已具明於上故不贅言之也君
子偕老正義云野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間是眉之下爲揚
目之上爲清可驗孔氏所見此傳已無婉兮二字故爲之謬說
如此毛意眉上之美曰揚者以額顏之際開揚廣闊顏角豐滿
故猗嗟傳亦云揚廣揚而孔云眉之下爲揚謬矣猗嗟正義又
云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亦非 臧玉林經義雜記

溱洧 溱洧篇

問溱水有三而見於經者惟鄭之溱先生以爲祇二溱鄭之水
當作潧是據說文不知他尙有所證否 張炳
答溱水在說文以出桂陽之臨武者當之而水經注汝水篇亦
有出平輿之溱所謂二溱者也鄭之水說文本作潧水經亦作
潧說文引詩亦作潧水經引國語亦作潧以是知古文皆不作
溱也故陸氏釋文亦疑焉今以其音爲溱而遂濫之盡改詩及
春秋內外傳幷孟子之潧皆作溱誤也故水經注雖多譌謬然
不可廢者此類是也潧水一名鄶水故檜國也程克齋固此以
爲一名澮水則又非也澮水在涵東見水經注汾水篇而潧水
在淮南亦一名澮以潧爲澮豈可乎克齋精於釋地不知何以
失之 全庶常經史問答

溱洧之溱本當作潧說文潧水出鄭國引詩潧與洧方渙渙兮
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潧如溱以諧韻耳溱卽潧之轉音不可
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
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衆也增溱
聲相近轉增爲溱亦以諧韻與潧洧作溱洧同 說文蓁司馬相如从溱
錢宮詹養新錄

贈之以芍藥

崔豹古今注曰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
深俗呼爲牡丹非也又曰牛亨問曰將離相別贈以芍藥何也
答曰芍藥一名何離故相贈莫灘山先生云詩鄭風贈之以芍
藥當爲木芍藥若草芍藥三月抽苗四月始著華與韓詩三月
上巳之說不合 按再灘若水云朱鄭樵通志草木略云芍藥著於三代之際風雅之所流詠牡丹初無名故依芍藥以爲名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爲名也若水按莫大灘山說本此 趙敬君贇警齋札記
風喜

太公望年

汲縣有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前刊晉汲令盧无忌太公呂
望表云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
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元禳以
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
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
之曰名爲望乎答曰唯爲望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其年月
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與之歸以
爲卿士其記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百一
十餘歲云云坦案左氏文二年傳云周志有之曰勇則害上不
登於明堂今逸周書大匡解有之惟則字作如不字上有則字
爲小異此表所引周志今逸周書無之表所引記年則與今竹
書紀年同 同上

齊又爲伯夷之後 疏證第五十八

金仁山謂史遷作齊世家四嶽爲其祖而總敘齊又伯夷之後
則是齊有二祖閻百詩謂其誤遠自國語來仁山蓋未知也周
語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太姜太子晉曰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

姒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又曰齊侯姜之僞也一以爲四岳一以爲伯夷同出一人手而錯互至此然則定何從曰云四岳者是也觀太公望曰呂尚子丁公曰呂伋系出四岳也明甚韋昭曰伯夷四岳之族也記便爲一人且伯夷與舜三禮未聞佐堯已明與書符他何足信哉閻子之說可爲詳且確矣然仁山辨伯益伯翳爲一人史遷誤析而二則誠然也按史記秦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云云是柏翳即伯益也余嘗怪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其乖違錯亂較甚子長馬班皆良史才猶尚如此況其他乎甚矣著書無誤之難也

按國語亦本無誤蓋申呂齊許皆同姓也故國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不惟國語云云觀王風揚之水三章可見甫即呂也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唐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爲甫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觀此則申甫與許不惟同姓而且接壤可知 馮明經解舂集

雞鳴

雞鳴讒人也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讒本或作讒說誤人也薛君曰蒼蠅之聲雞遠鳴蠅聲相似也據韓詩序及薛君說知雞鳴爲刺讒詩小雅青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彼乃直言此爲婉諷若曰雞既鳴則朝既盈相因之勢然也然今者固雞鳴也乃蒼蠅聲也可遂以爲雞鳴哉此聞其似而以爲然詩人欲其審聽也次章言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此見其似而以爲然詩人欲其審視也三章蟲飛薨薨言小人衆多也夢夢亂也小人衆多則亂矣我甘與子同處此亂國哉我且欲歸矣子庶乎無予憎而興讒矣首二章見詩人斂心戀口譬近指遠卒章見其去就之義明而詞氣又婉而不迫太公之澤深矣 臧茂才經義雜記

孔疏謂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依集傳則二章上二句乃夫人告君之辭下二句則詩人斂其辭耳今案文義三節通爲賢夫人之言 李進士羣經識小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蠅聲微於雞鳴者也而以爲夙興之詞意未可通此篇與東方未明所刺同意彼詩云不夙則莫此詩之旨與首章刺其以夙爲莫也謂臣聞雞之鳴不敢怠息既盈於朝君猶曰莫矣蒼蠅之聲矣次章則又以莫爲夙也東方明矣君曰是月出之光耳於是卒思得如古賢妃者以爲其君助蓋賢妃侍子君寢君之愛之也若曰蟲飛薨薨猶甘與子同夢也妃則曰會且歸矣君其以時聽政無俾或憎予及子焉 孔檢討經學卮言

東方明矣

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正義曰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褖衣皆首服次燕居亦服纚笄耳 劉按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此鄭君注禮之說耳詩采蘩序夫人奉祭祀能不失職其卒章被之僮僮箋云被首飾也是夫人於其國祭服不與王后同服副鄭已不用前說矣祭服視王后降等則朝服亦當降等此箋無說蓋亦不破毛義也列女傳齊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褻事夫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公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鳴雞纚笄而朝君臣之禮也據此二書愈見辛說非鑿空不必強周禮注以同詩矣 經義叢鈔曾釗

月出之光

傳云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然蒼蠅之聲在雞鳴之後若如傳說則以蒼蠅之聲在雞鳴之前矣集傳又云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真案蒼蠅之聲與雞鳴不相似也所以作此解者以次章月出之光在東方明之前且月光與東方相似故爲此迂迴以使二節相合其實義多不可通也李厚庵引郎古詩話云古本作日出之光蓋日月古字相近遂致譌誤案如此則二節下二句皆進一步說言非特雞鳴也已聞蒼蠅之聲矣非特東方明也已見日出之光矣於憂戒之意實爲脗合古者人臣朝君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儆戒之時非必真見日出也但言其時之迫耳天將曙而月出惟晦前二三日爲然不若日出之有常期也末節蟲飛薨薨蒼蠅即在其中皆將旦之景也疑前二節從之使與此或有脫而譌之耳 李進士羣經識小

還

子之還兮

問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引作子之營兮以營爲地名與毛殊異且營與肩韻未合顏曰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爲厶背厶爲公是營即環也說文營訓市居即闤闠字徐氏未通古音乃於門部新附闤字失其旨矣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注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毛訓還爲便捷此以營爲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途出其後昌邱蓋此詩之昌歟 錢宮詹潛研堂集

毛傳曰還便捷之貌韓詩作嫙云好貌家大人曰韓詩說是也二章子之茂兮毛傳曰茂美也三章子之昌兮毛傳曰昌盛也箋曰佼好貌昌茂皆好則嫙亦好也作還者假借字耳說文嫙好也義本韓詩廣雅好貌謂之嫙猶美玉謂之璿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子之營兮

漢書地理志曰臨甾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顏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言往適營邱錢氏答問曰營爲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途出其後昌邱即此詩之昌與家大人曰齊詩說以營爲營邱非也凡詩中旄邱頓邱宛邱之類皆連邱字言之無單稱上一字者營本作嫙嫙昌茂皆好也作還作營者借字耳 錢曰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爲厶背厶爲公是營即環也爾雅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注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 若以子之營爲子適營邱則下文子之茂兮子之昌兮皆不可通矣錢以茂與昌爲地名又以昌爲爾雅之昌邱皆非也地名昌邱不得但謂之昌且鄭風又言子之丰兮子之昌兮矣豈得亦以丰昌爲地名乎 同上

揖我謂我儇兮

毛傳曰儇利也韓詩作婘云好貌家大人曰韓詩說是也二章言好三章言臧臧與好同義則婘亦同也 廣雅婘好也義本韓詩 陳風澤

陂篇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毛傳曰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婘是其證也作傛者聲近而借耳說文䰄髮好也詩曰其人美且䰄鬈與婘義亦相近同上

著　俟我於著乎而

箋云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正義曰昏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之時也劍按士昏禮序婿從降自西階在婿降之後則婿先出不與婦並行可知矣何由揖於著庭耶況揖讓之禮皆賓主其之士昏禮親迎時女父爲主人婿爲賓婦至婿門而後婿稱主人婿自升堂至降出並不言揖者蓋女父爲主人不降送婦又無實其夫之理故無與爲揖也韓奕韓侯顧之爛其盈門箋顧之曲顧道儀也是婿授婦綏之時惟有曲顧之禮而已道升車之儀且顧而不揖降階至門亦道婦之事又安得有揖耶此箋云至於著君子揖之謂婦至揖入之禮先言著次言庭又次言堂蓋事之序孔氏釋爲引出之時失之詩意本陳親迎之禮以刺時而不言引出者舉引入以互見也經義叢鈔曾釗

充耳以素乎而

傳云素象瑱瑱華美石士之服也按古者充耳皆有紞紞下乃綴玉象之等令素即象瑱則不當復出瑱華素青黃皆謂其紞之色尙之者瑱耳毛以素爲士服青爲卿大夫之服黃爲人君之服則得之士喪禮瑱用白纊是士以素也大戴記冕而前旒黈纊塞耳玉篇云黈黃色是國君以黃也魯語曰王后親織玄紞紞垂瑱之絛也然則天子充耳以玄紞此詩三章異服見自君下逹皆不親迎而由今考之又可見婿之俟其婦也君不下堂大夫不及門蓋有尊卑之別矣孔檢討經學卮言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傳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正義毛以爲南山雄狐各自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據此傳文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爲喻異於鄭也

劍按正義申毛非毛旨也毛以南山喻高位雄狐喻淫行言君之尊嚴如南山崔崔然而淫行如雄狐綏綏然意本相承與鄭云狐在山上辭別而義不別也孔乃誤解雄狐爲二雄相隨喻夫當配妻故謂毛各自爲喻耳考左氏傳十五年傳云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杜注云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惠公其象未聞劍以己意說之蠱巽下艮上巽爲雞說卦文艮爲狐九家易文虞氏易注亦曰否艮爲狐雞亦稱雄國語策亨伏雌又曰雷爲雄舟爲雌伏皆以雌雄爲雄雄當與雌匹今匹雌乃黔喙之狐也因謂之雄狐晉惠公烝於賈君匹非所匹有雄狐之象故卜辭稱其雄狐而斷之曰夫狐蠱必其君也襄公淫其妹亦匹非所匹故詩人亦謂雄狐爲陰陽之匹各以其類郊特牲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別者別其類之謂晉語司空季子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今齊襄淫於其妹非別類矣故曰無別失陰陽之匹正義述毛乃謂雄狐爲二雄相隨恐非傳義也夫狐必牝牡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末學所及豈毛公博物而反昧此哉經義叢鈔曾釗

甫田　維莠驕驕

顧遺案下章維莠桀桀毛傳桀桀猶驕驕也傳箋俱不釋驕驕之義揚子法言脩身篇田甫田者莠喬喬爾雅釋詁喬高也文選射雉賦何調翰之喬桀義即本此經義叢鈔顧遺

總角丱兮

毛傳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箋云少自脩飾丱然而稚說文雚鴟屬从隹从𦫳有毛角讀若和𦫳羊角也象形讀若菲首目不正也从𦫳从目讀若末𦫳祥也从𦫳象頭角足尾之形五經文字𦫳工瓦反羊角也象形俗呼古患反作丱無中丨丱古患反見詩風字林不見又古猛反見周禮說文以爲古卝字案丱即角象形也故經曰總角丱兮張參謂俗作丱無中丨與甫田正合是也雚有毛角故从丱𦫳爲羊角象其形也羊頭从丱象其角也無中丨者是有者蓋因𦫳字而衍今說文石部礦下載丱字云古文礦周禮有丱人此當是後人所改疑本作周禮作丱古文以爲卝字張參所見本尙未誤故據之說文旣以爲古卝字則音古患反是也臧琳經義雜記

敝笱　敝笱

序云敝笱刺文姜也箋以歸止爲初嫁於魯皆刺桓公不能制文姜也集傳以爲刺魯莊公而以歸止爲歸齊謹案以歸止爲初嫁似無可刺集傳作刺莊公較長然歸止乃歸魯非歸齊也春秋於文姜之事屢書不一書自與桓公如齊以後凡十書其出而未嘗一書其歸蓋既不可以告廟故史亦不得書也然有出則必有歸載驅刺文姜之淫於齊也敝笱刺文姜之自齊而歸魯也桓公遇害於齊禍始於夫人夫人不可以歸旣歸爲公論所不容復孫於齊自後又不可以歸其他與齊侯淫於竟上皆不可以復歸魯人若能以禮絕之則可矣而文姜方且挾大國之勢多其扈從如雨如水魯人聽其出入而終不能制此詩之所以作也與作歸齊似與載驅章無別李道士羣經識小

其魚魴鰥

箋云鰥魚子也古頑反正義曰鰥魚子釋魚文今尔疋作鯤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棟案說文鰥从魚眔聲眔本罤弟字古魂切周人謂兄曰罤尔疋作晜从弟爲罤从魚爲鰥與鯤同物同音非通用字也汗簡云古論語昆作罤又云石經鰥作鱞惠徵君九經古義

毛傳曰鰥大魚箋曰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正義曰孔叢子云衞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是鰥爲大魚也傳以鰥爲大魚則以大爲喻箋以鰥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爲喻且魴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引之謹案孔叢子僞書不足爲據傳鰥大魚當作魴鰥大魚下章傳曰魴鱮大魚此亦當云魴鰥大魚寫者脫去魴字耳或曰傳當作鰥魚無大字案經云其魚魴鰥則鰥之爲魚已明何須又言鰥魚乎或說非魴也鰥也魚之形體差大者故曰大魚非必盈車之魚而後謂之大也下文其魚魴鱮傳曰魴鱮大魚或曰當作鱮魚斯是豳風九罭爲九罭之魚鱒魴傳曰鱒魴大魚也皆謂形體差大之魚易嘗有其大盈車者乎鰥之形狀傳注無明文以聲近之字求之蓋即鯇也爾雅鰥鯇郭注曰今鯶魚似鱒而大陳藏器本草拾遺曰鯇魚似鯉生江湖閒今揚州人謂之鯶子魚聲如混或如袞鰥與雲爲韻當讀古魂反鯇郭璞音胡本反見爾雅釋文二字聲相近今音見匣二母古多相通故鰥鯇不分蓋鯇或作鰥後人失其讀因分以爲二耳說文鰥魚也鯇魚也已誤分鯇字又作鯤潘岳西征賦弛青鯤於網鉅解赬鯉於黏徽蓋鯇有青白二色青者謂之青鯤鯤與

鰥古正同音是晉世方言猶謂鯇爲鰥也鯇爲魚名故與魴鱮並列若以爲鯤鰤之鯤則鯤爲魚卵見內則鄭注尚未成魚不得云其魚魴鯤矣且魚卵無入笱中之理何爲因敝笱而詠之乎鄭說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載驅

載驅篇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箋云故猶端也正義曰諸言故考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此故乃與上爲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端端謂頭緒也鈔 按戰國策敢端其願注端猶專也鄭以端訓故蓋讀若刑故無小之故說文故使爲之也此序云故盛其車服猶言故使爲盛其車服矣孔云與上爲句失之 經義叢鈔曾釗

齊子發夕

傳云發夕自夕發至旦小宛詩云明發不寐薛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故焦氏易林云褰送季女至於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說文云禮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發明猶旦明也下經云齊子愷悌介疋云愷悌發也郭璞云發發行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齊子豈弟

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今按宋微子世家作涕涕同弟此今文尚書作弟古文尚書作圛之證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猗嗟

抑若揚兮

毛傳曰抑美色正義曰揚是顙之別名抑爲揚之貌故知抑爲美色引之謹案抑與懿古字通小雅十月之交篇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釋文抑徐音懿大雅瞻卬篇懿厥哲婦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正義曰懿與噫字異音義同是抑卽懿也楚語作懿以自儆韋注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之曰抑爾雅懿美也故傳以抑爲美色重言之則曰抑抑大雅假樂篇威儀抑抑傳曰抑抑美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美目揚兮

傳好目揚眉正義曰目揚俱美專欲辯揚是眉故省其文言好目揚眉然則此言美目揚兮者謂目好眉又好美字兼目眉二事言之猶三章清揚婉兮傳好眉目也謂清目揚眉眉目皆婉然好也上文抑若揚兮言眉之美下文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分言目之美故傳云抑美色揚廣揚目上爲名目下爲清蓋清與名皆言目禮記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明目精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是明與名通而爾雅毛傳皆曰目上爲名者以猗嗟名兮美目清兮連文清旣屬目嫌名不是目故以目之上下別之所謂散言皆通對文則異也孫叔然注爾雅云目上平博郭景純云眉眼之間謂眉之下眼之上也與爾雅本經及毛詩皆合薛注西京賦亦曰眳眉睫之間 臧茂才經義雜記

展我甥兮

言魯莊公工於容藝而不恤政事黯似其舅此爲微辭以兼刺襄公也三章皆侈其善射殆作於舅甥相從狩郜之時歟 孔檢討經學卮言

序云莊公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集傳亦曰此詩人之微辭也謹案此說與公羊傳合而以春秋經斷之則公羊之說非也文姜歸魯在桓公三年莊公之生在六年公與夫人如齊在十八年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甚同非吾子之譖何自而來本無嫌疑詩人亦何所用其微辭哉案爾雅釋親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莊公忘父之讎結婚於齊於內則丹楹刻角於外則觀社納幣盛飾威儀侈陳技藝齊人見之歷贊其美以爲信足爲我之甥而刺譏之意自在言外此立言之妙也然則是詩之作或當在納幣時矣 李進士羣經識小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毛傳曰選齊貫中也箋曰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古患反習也正義曰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爲倫等中之上選也家大人曰毛說是也史記平準書曰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選是選與齊同義字亦作撰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是也樂記曰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謂舞者之齊於樂節也鄉射禮不貫不釋鄭彼注曰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筭也是貫與中同義卽上章所云終日射侯不出正也善舞者齊善射者中故曰舞則選兮射則貫兮若以選爲上選貫爲貫習則舞亦可稱貫習射亦可稱上選轉覺其泛而不切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舞則選兮

毛傳選齊鄭箋選者謂於倫等最上頤煊案選讀如選懦之選謂柔弱也舞取柔弱爾雅釋訓婆娑舞也郭璞注舞者之容賓之初筵屢舞僊僊屢舞僛僛屢舞傞傞皆取柔弱爲容 經義叢鈔洪頤煊

傳選齊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正義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釗按史記周本紀百率五百率千率集解引徐廣曰率音刷司馬索隱云率亦作選蕭望之傳注引應劭曰選音刷周禮考工記冶氏注鄭司農云鋝讀爲刷然則率選鋝讀皆同矣讀同則可通假鋝从寽聲埒亦从寽聲孟康云埒等庳垣也廣韻引史記佞幸傳埒如韓嫣集解引徐廣曰埒等也等與齊同義說文等齊簡也傳訓選爲齊蓋謂選卽埒之假借與荀子樂論云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誖逆者衆積意謘謘乎據此則舞以齊樂節爲善毛實本荀義矣桓君也誰與等倫若在齊則倫等者齊侯也箋最上之云恐非齊人所當言矣毛義爲長 周上曾釗

汾沮洳

言采其莫

問言采其莫陸璣疏以爲酸迷爾雅無莫艸何也曰子友孫淵如校本艸據陶隱居說羊蹄有一種極相似而味酸呼爲酸摸酸摸卽爾雅之蘋蕪亦卽詩之莫陸璣所云酸迷也古人訓莫爲無規模字亦作橅孫說得之 錢宮詹潛研堂集

公路公行公族解 閻定山

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據此則諸侯亦宜分公路公行爲二官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主從行左傳宣二年傳云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杜注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晉有公族餘子公行而無公路故疏疑公行公路爲一官詩公路箋引趙盾爲旄車之族而服注左傳云旄車戎車之倅杜注云公行之官按旄車是兵車非路車杜訓爲長兵車主行路車主守或卽以餘子爲公路觀周禮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注云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也可見又按左傳先言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卽位始立此三官疑魏之公路公行公族皆以公同姓爲之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

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與餘子守宮制合既云同姓不得不以卿大夫之子爲之自是晉制非通法傳云公族公屬謂公族屬也將仲子長我諸兄傳云諸兄公族明非公族大夫矣 經義叢鈔

魏風園有桃 園有桃其實之殽

序曰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敎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傳曰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是善嗇不能用其民之意者箋云魏君薄公稅有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是不達序意者也國之有民若桃棘然有園以衛之使狂夫不得攀折我落其實爲德敎亦所以衛民也有德敎則國雖小無侵削之患民安於畎畝然後君得用其力徒以儉嗇爲愛民而已喬爲大國滅之將亡是猶舍其桃棘弗脩其園他人是殺我可得食乎 孔檢討經學卮言

陟岵 予子予季予弟 經文當讀

陟岵三章其第三句皆讀至從字句絕謹案首章子字與已止爲韻次章季字與寐棄爲韻三章弟字與偕死爲韻當讀至子字季字弟字句絕而以行役二字屬下句向來讀者皆誤集傳云元愛憐少子者婦人之情也其說雖妙然看來只是變文以協韻也 武進士羣經識小

父曰嗟予子行役

傳 案五字讀皆連爲一句 下二章並同 據李因篤云父曰母曰兄曰皆至行役爲句而子季弟於句半爲韻各協下音猶之半句爲讀也擊壤歌帝何力於我哉與上息食爲韻與此正同是又以子季弟少頓爲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岵兮屺兮

傳山無草木曰岵陟彼屺兮傳山有草木曰屺釋文陟岵此傳及解屺與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正義曰傳言無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屺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峐注皆見詩釋文峐三蒼字林聲類並云猶屺字說文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康案此亦當從毛詩傳爾雅誤也屺峐不同是古今文之異爾雅傳於漢世爲今文之學與毛氏古文不同蓋韓魯之經必有作陟彼峐兮者故注云皆見詩三蒼聲類並有峐字知漢魏以來相傳舊本如是與屺字聲亦相近六書音均表已聲亥聲同在第一部說文亥荄也有草木爲峐義取諸此金壇段若膺云岵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荄滋也得之王肅依爾雅者何也好與鄭異也鄭箋本毛傳必與爾雅不同故肅反從爾雅據以難鄭可斥鄭本之誤唐人定本往往爲肅所誤而此獨不從肅改亦可見肅依爾雅之非矣說文作屺義與爾雅同必係後人私改許叔重[illegible]用毛傳如屺字之不從爾雅而從毛傳亦可證釋名釋山云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屺屺圮也無所出生也蓋已據誤本爾雅戴東原毛鄭詩考正取其說而疑詩傳轉寫互譌 引之案箋但云登岵山而已其所見毛傳本同不同未可知也釋文正義所據毛傳本在後說文釋名所據毛傳本在前釋名作屺不作峐似據毛詩非據爾雅[illegible]謂戴東原之說未必非 [illegible]

行役夙夜無寐

引之謹案寐讀爲沬無沬猶無已也楚辭離騷曰芬至今猶未沬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沬王逸注並云沬已也作寐者假借字耳 王尚書經義述聞

魏風伐檀 伐檀

伐檀三章首三句言所用之不當其材也次四句譏在位者之無功而受祿也末二句以君子規在位之貪鄙也義本直捷集傳似太費力 李進士羣經識小

上林賦云悲伐檀注引張揖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也顏師古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曰魏國之詩刺在位貪鄙也王吉傳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令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至于積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師古注曰伐檀詩刺不用賢也同一伐檀詩師古前後所釋不同如此 崔茂才五亦廬稿

河水清且漣猗 瀾漣文同

傳風行水成文曰漣釋文漣力纏反爾雅釋水作河水清且瀾淪郭注言渙瀾釋文瀾郭力旦反又力安反李依詩作漣音連又詩漸漸之石箋云入水之波漣矣釋文漣音連一本作瀾力安反又釋名釋水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案說文水部瀾大波爲瀾从水闌聲漣瀾或从連據此則瀾漣本一字毛詩爲古文作漣爾雅爲今文作瀾說文亦以瀾爲正字釋名本諸爾雅劉成國漢人當據三家詩故亦作瀾李巡注爾雅作漣蓋用毛詩定之也漸漸之石箋當從一本作瀾釋文作漣非是寫本徐鍇說文漣下有小波之注不以爲重文此非與下淪字相涉而誤即是淺人所改不可信也徐鼎臣於漣下云今俗音力延反亦以二字同音不當區別故也陸德明於瀾字云力安反於漣字云音連不知二字音同議反出徐氏下矣又爾雅釋文瀾作灡是假借字說文灡潘也从水蘭聲陸所采者也與瀾義別 臧茂才經義雜記

釋文云漣力纏反案說文漣即瀾或字也音洛干切尒疋釋水正作瀾 漸漸之石箋云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漣即瀾字故一本作瀾陸氏音連亦誤 惠徵君九經古義

胡取禾三百億兮

傳云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賈逵唐固注國語皆以萬萬爲億棟案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曰毛注曰萬萬曰億此卽中數也鄭注云十萬曰億此卽下數也鄭注以數爲多故合而言之上數宏廓世不可用 韋昭楚語注云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爲億是中數之說始於秦漢也 同上

碩鼠 三歲貫女

魯詩貫作宦外傳國語云入宦於吳韋昭曰宦爲臣隸也 嘯堂集古錄有臣數印其字作臣數 貫當讀爲宦徐邈音官此宦字之誤傳云貫事也蓋本尒疋而與宦義亦通婁壽碑以爲官郎貫字恐未然也 同上

魯詩三歲宦女解 金廷棟

石經魯詩三歲宦女毛詩作貫訓貫爲事蓋本爾雅義案宦臣也宦爲臣僕見國語入宦于吳韋昭注訓宦爲臣隸言三歲爲臣莫我肯顧而將去矣三歲宦女同春秋左氏傳宦三年矣文法此事字義深彼宦壽碑謂宦郎貫字不足據以解此 經義叢鈔

爰得我所 爰得我直

碩鼠篇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毛傳曰直得其直道引之謹案詩言直不言直道此詩是國人刺其君之重斂使民不得其所非謂不得其直道也直當讀爲職職亦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伍子胥傳作固

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漢書景紀曰令亡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管子版法解曰聖人法天地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顏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職直古字通故脯五職之職又作植（鄉射禮記薦脯用籩五職注今文職或作植）羊舌職之職又作殖（左傳宣十五年羊舌職說苑善說篇作羊舌殖）赤埴之埴又作戠（禹貢厥土赤埴釋文埴鄭作戠）脂膏膱敗之膱又作樴（考工記弓人注樴脂膏膱敗之膱）　王尚書經義述聞

唐　唐風

問　顧亭林謂唐叔所封以至翼侯之亡疑皆在冀不在晉陽然則燮父何以改國號曰晉乎唐城畢竟安在　張炳

答　既改唐曰晉則其在晉陽可知然亭林之言亦自有故難以口舌辨也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一在幷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是平陽之唐城相去七百餘里而史記晉世家謂唐叔封於河汾之東則當在平陽張守節亦主此說若太原則在河汾之西矣故亭林疑唐叔本封在翼者以此故也但燮父之改唐曰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而詩譜明曰穆侯始遷於翼則史記所謂河汾之東者未可信矣而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既遷之後不忘其故而築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耳至於晉自唐叔以後靖侯以前年數且不可考何況其他則其中必累遷而至翼亦必無一徙而相去七百餘里也亭林於括地志之唐城引其一遺其一則稍未覈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山有樞　弗曳弗婁

毛傳婁亦曳也正義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則同為一事頤煊案公羊昭二十五年傳牛馬維婁何休注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則婁者繫也釋文婁馬云牽也玉篇手部引詩作弗曳弗摟孟子告子下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趙岐注摟牽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子有廷內　洒埽庭內

唐風山有樞篇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引之謹案一章之衣裳車馬二章之廷內鐘鼓皆二字平列字各為義廷與庭通庭謂中庭內謂堂與室也序曰有朝廷不能洒埽朝謂路寢廷謂路寢之庭也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注曰正內路寢夏小正傳曰燕操泥而就家入人內此皆兼堂室而言之者也亦有專謂室為內者明堂位正義引尚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其內以一為高韓子內儲說篇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史記封禪書曰有芝生殿房內中淮南衡山傳曰閉太子使與妃同內褚少孫續外戚世家曰女亡匿內中牀下列女傳節義傳曰兒子與其己子在內中漢書武帝紀曰甘泉宮內中產芝（顏師古注內中謂後庭之室也）鼂錯傳曰家有一堂二內論衡別通篇曰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柙匱所贏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吉驗篇曰光武帝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一內中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廷內謂庭與堂室非謂庭之內也內則曰灑埽室堂及庭弟子職曰凡拚之道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是灑埽之事尤重堂室豈有言庭而不及堂室者乎大雅抑篇洒埽庭內義與此同正義曰洒埽室庭之內非也毛鄭皆未解廷內二字故具論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揚之水　揚之水篇

問　唐風揚水諸詩序與史記合華谷嚴氏以為不然考之左氏則似華谷之言為是朱子仍依序說蓋華谷後朱子而生未得見其詩緝也先生以為然否　張炳

答　曲沃自桓叔至武公祖孫三世竭七十年之力而得晉皆由晉之遺臣故老不肯易心故耳是眞陶唐之遺民而文侯乃心王室之餘澤也詩序史記之言俱謬今以其曲折次之平王三十二年晉大臣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桓叔將入晉人攻之桓叔敗歸晉人誅潘父立孝侯由是終桓叔之世不得逞此一舉也四十七年莊伯弒孝侯晉人不受命逐之而立鄂侯是再舉也桓王元年莊伯伐晉而鄂侯敗之乘勝追之焚其禾此事不見於左傳而史記有之曲沃懼而請成是三舉也二年莊伯合鄭邢之師請王旅以臨晉鄂侯奔隨而晉人立哀侯以拒之是四舉也三年晉之九宗五正復逆鄂侯入晉使與哀侯分國而治其不忘故君如此十二年陘庭召翼哀侯被俘晉人立小子侯以拒之是五舉也十六年曲沃又誘小子侯殺之而周救之晉人以王命立哀侯之弟是六舉也於是又拒守二十七年力竭而亡而猶需賂取王命以脅之始得從然則以為將叛而歸者豈其然乎當是時曲沃豈無禮至之徒而要之九宗五正不可以潘父及陘庭之叛者槩而誣之是則華谷之言確然不易者也故近日平湖陸氏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蓋發潘父輩之陰謀以告其君使得為防也彼其之子則外之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素衣朱襮

傳云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棟案鄭氏此說蓋从魯詩（見士昏禮注）焦贛曰素表朱襮衣素表朱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粲衣朱襮　從子于鵠

家大人曰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遊戲皐沃其文皆出唐風揚之水篇衣素表朱即素衣朱襮襮之為言表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臣請為襮高誘注曰襮表也（廣雅同）新序節士篇作臣請為表班固幽通賦單治裏而外凋張脩襮而內逼曹大家注與高誘同易林訓襮為表與毛詩異殆本於三家與其遊戲皐沃即從子于沃從子于鵠也鵠與皐古同聲若定四年春秋之皐鼬公羊作浩油爾雅皐皐琄琄樊光本皐皐作浩浩矣（浩鵠俱以告為聲）以鵠之作皐楚亦本三家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椒聊　碩大無朋

傳朋比也箋云無朋平均不朋黨　釗按揚之水及此詩序皆刺昭公之詩揚之水上二章並云從子者蓋指國人將叛而歸沃也末章云聞命者蓋著沃以善政結民也而昭公不知故詩又言其有朋黨以刺昭公之昏耳豈眞美曲沃哉孫毓申毛駁鄭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侯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正義駁云此言桓叔能修國政撫民平均豈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為桓叔罪也釗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修其政乎且桓叔封於曲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　釗謂昭侯分國封桓叔於曲沃非有天子之命則桓叔仍晉臣耳而行私恩以邀民心陰有篡晉之志不臣孰甚焉正義以為鄰國相陵斯不然矣然毓云無朋者無比例也讀比為必履反亦非毛旨知者明酒斯饗傳兩尊曰朋錫我百朋三壽作朋俱辨傳則毛解朋字

取兩物相從之意可知說文比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鄭注論語阿黨爲比朋之訓比恆訓也毛傳之例恆訓則略此無傳知毛必不讀爲比例若讀比例則必有傳矣下章云碩大且篤是碩大與篤爲兩事此云碩大無朋如孫言是碩大與無朋爲一意亦不配竊謂無爲辭閒爾雅釋詁無閒也又爲發聲詩無念爾祖傳無念念也此詩云碩大無朋無當是言閒猶言碩大又朋耳朋正斥潘父之等朋古文鳳字一飛而羣從詩人言此正以見桓叔比黨之多刺昭公之不知也 經義叢鈔曾釗

綢繆

子兮子兮

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正義曰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引之謹案訓茲爲此非傳意也嗟茲即嗟嗞說文嗞嗟也廣韵嗞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嗞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揚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土皆歎辭也或作嗟子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亾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嗞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嗞乎也故傳以子兮爲嗟嗞箋謂子兮子兮斥娶者殆失其義其注尚書大傳又曰子成王也案嗟子乎乃諸侯之辭諸侯之於天子豈得稱之爲子哉斯不然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傳子兮者嗟茲也箋子兮斥取者正義曰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 釗按鄭讀子如字毛則讀爲茲易箕子趙賓讀作荄茲曲禮正義引白虎通諸侯病曰負子公羊解詁作負茲則子茲聲義本通此傳以子爲茲猶禮記之以子爲慈矣王氏經義述聞謂嗟茲即嗟嗞其義最確先有茲字而後有嗞字故傳直以茲爲嗞也正義訓爲此蓋誤以毛讀子亦如字與鄭同耳 經義叢鈔曾釗

見此粲者

傳云三女爲粲案說文云三女爲㛑㛑美也从女奴省聲字林从女叔不省廣韻引此傳亦作㛑 周伯琦六書正譌云詩見此㛑者俗用粲非 惠徵君九經古義

杕杜

有杕之杜

顏氏家訓書證云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傳曰杕獨兒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兒也在木部集韻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釋文云杕杜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篇同據此則唐風杕杜有杕之杜兩篇杕字皆有作狄字者顏陸並以爲誤是也顏引毛傳云杕獨兒也今杕杜篇孔陸本皆作特貌特字訓獨顏引毛傳竟作獨非有杕之杜箋亦云特生之杜顏引說文杕樹兒也今本無也字大徐本有詩曰有杕之杜六字小徐本即作錯語今據顏舉說文不云引詩則楚金本是 臧茂才經義雜記

其葉湑湑

傳杕特生貌湑湑枝葉不相比也正義曰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湑兮則湑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爲稀少之貌此章直取不相比次爲喻不取葉盛爲喻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爲稀少貌者以葉茂則同爲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菁菁者莪菁菁爲莪之茂貌則知鄭意亦以菁菁湑湑爲茂貌但不取葉爲興耳 釗按此詩實取葉茂爲興葉喻曲沃也左傳桓公二年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杜葉既盛則末大矣而其樹又杕焉孤生所謂本之不校者也賈子曰本細末大弛必生心又曰末大必折殆即其葉湑湑之謂乎下章箋菁菁稀少之貌當謂本幹稀弱非言葉稀也知者詩云其葉菁菁則葉之茂盛不言可喻而本幹之稀弱詩未有明文故鄭言稀少貌若曰此特生之杜不見其本幹而但見其葉云爾菁菁者莪是盛貌此言稀少貌者莪草也無取於強幹故咏曰菁菁者莪是爲美辭杜木也幹爲本葉爲末今不咏其幹之強盛而咏其葉曰菁菁是詩人欲以葉之茂盛顯幹之稀少故鄭申毛曰稀少貌此說詩不以辭害意之例也正義乃謂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易傳以菁菁爲稀少之貌下又謂鄭亦以菁菁湑湑爲茂但不取葉爲興非鄭意矣 經義叢鈔曾釗

豈無他人 二句

問唐風杕杜章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其與魏風彼汾章彼其之子殊異乎公行疑皆是諷晉之無公族也先儒曾有言之者否 張炳

答東萊呂氏嘗言之蓋晉人亡國之禍遠在二百餘年之後而實兆於此晉自桓叔不逞弑宗國之君者五而後有晉其心惟恐宗室之中有效尤而出者故獻公今日殺富子明日殺游氏之二子尋盡殺羣公子以士蔿爲密勿之功臣而不知轉盼閒驪姬殺申生矣逐重耳夷吾矣詛無畜羣公子矣乃又轉盼閒三公子之徒殺奚齊矣殺卓子矣夷吾立幾殺重耳矣重耳殺附矣以重耳之賢不能革此淫詛四散其諸子轉盼閒爭國樂死矣雍逐矣黑臀繼靈周繼厲俱自外至於是以六卿之子弟充公族是彼汾之詩所爲刺也而要皆獻公啟之嚴獻公者桓叔也春秋之國如楚如衛如宋如鄭皆得宗卿之力晉之三家雖不道然終未嘗篡國晉用六卿而先亡齊用田氏而先亡豈無他人之謂也或疑唐魏之詩無及獻公以後者則甚不然變風終於陳靈何以唐魏二國獨無乎 全庶常經史問答

鴇羽

王事靡盬

鴇羽曰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小雅四牡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杕杜同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采薇同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杕杜曰王事靡盬繼嗣我日又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北山同 鴇羽傳曰盬不攻致也箋曰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爲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 采薇北山箋同案毛鄭皆讀盬爲𥂖盬之盬故曰不攻致不堅固也𥂖盬之盬或作楛又作苦荀子議兵篇楛用兵革窳楛僈注曰楛不堅固也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注曰苦不精致也苦楛盬並同義孔穎達不解其解乃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引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以證盬爲不攻牢不堅固之意失其指矣 杕杜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也北山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也引之謹案如毛鄭所解則是王事無不堅固是以勞苦不息勞苦不息是以不得養父母王事靡盬之下緊先述其勞苦不息而後繼之以不能蓺稷黍云云殆失之迂矣今案盬者息也王事靡盬者王事靡有止息也王事靡息故不能蓺稷黍也王事靡息故不遑啟處不遑將父母也王事靡息故我心傷悲也王事靡息故繼嗣我日也爾雅曰棲遲憩休苦息也苦讀與靡盬之盬同周官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盬謂

分別其緜帛與布紵之麤細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古而欲學之功也高注曰苦讀如盬會之盬不精至也是盬與苦通叚盬之盬通作苦猶𪏮盬之盬通作苦也解經者於詩之靡盬則訓爲不攻致不堅固而不知其即爾雅苦息也之苦於爾雅之苦息也則誤讀爲勞苦之苦而不知其即詩之靡盬郭璞注爾雅苦息也引詩者宜此息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蓋古字之假借在漢人已有不能盡通其義者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傳盬不攻緻也正義盬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然則蟲害器敗穀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鈔按正義殆因蠱盬聲近又皆下从皿故爲此說耳然盬从監省古聲說文有明文不从皿也盬爲不練之盬故天官盬人云凡齊事鬻盬鹽即練也盬不練謂之盬引申之故物不攻緻者亦謂之盬蓋不攻緻亦不練之意也揚子方言盬且也且始也有創始粗略之義是又因不攻緻而引申之與婦功辨其苦良注云鄭司農讀苦爲盬則盬可通苦正義謂與蠱義同未聞經義叢鈔智鈔

無衣 豈曰無衣六兮 三句

傳直言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初無變七言六爲謙之意推序云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則毛公所謂天子之卿即天子之使也因使者有六命之衣愧已未受服于王不如其衣安燠耳雖上章子之衣亦斥使者之衣也夫車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正義曰毛意以周禮出封爲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然則此天子之卿來使於晉亦假以七章之服矣故兩言子之衣一其加服一其本服孔檢討經學卮言

有杕之杜 噬肯適我

傳云噬逮也韓詩噬作逝云及也案尒疋釋言云遾逮也與毛傳合从辵不从口方言云噬逮也北燕曰噬逮通語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葛生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鄭詩攷正曰既言其夫今不在此又言誰與非義也誰與獨處亦不辭與當音餘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彬謂戴君說善矣玩此詩予美二句爲句中韻美與此韻與與處韻言子美則亡此矣在此者誰與獨處而已反覆嗟歎所謂繁音促節也朱武曹經傳考證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傳曰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毛意以爲角枕錦衾本齋時所用而詩言之者婦人以夫不在韣其常所與共寢之衾以禮自防有若齋然故亦用角枕錦衾耳箋疏以爲攝夫齋祭乃漬傳義而失之音孔檢討經學卮言

采苓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

箋曰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釋文曰爲言于僞反或如字本或作僞字非正義曰人之詐僞之言君誠亦勿得信之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白帖詐僞類引亦作僞言引之謹案正義說是也序曰刺獻公好聽讒則人之爲言即民之譌言也說文曰譌譌言也從言爲聲詩曰民之譌言今小雅沔水正月並作民之訛言沔水箋曰訛僞也言小人好詐僞交易之言正月箋曰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晉語曰僞言誤衆是其義也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南譌小司馬本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月令作爲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僞定十二年左傳子僞不知釋文僞作爲則爲僞譌三字古竝通用此箋謂爲人爲善言殆失之迂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車鄰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案釋文云始大絕句或連下句非武進士經讀攷異

駟驖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案釋文云始命絕句同上

公之媚子

問公之媚子朱氏傳以爲所親愛之人而嚴華谷直以便嬖當之田獵講武而以便嬖扈從豈國家美事詩人美君殆不如是曰媚子之義當從毛鄭謂能以道媚於上下使君臣和合者也詩三百篇言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媚茲一人思媚周姜思媚其婦皆是美詞論語媚奧媚竈亦敬神之詞非有諂瀆之意唯晚出古文尚書冏命有便辟側媚字而傳訓爲諂諛之人古文書多僞此亦其一證也王肅以子爲卿大夫之稱其非便嬖可知錢宮詹潛研堂集

奉時辰牡

毛傳曰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曰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引之謹案冬獻狼以下與周官獸人文略同彼謂獸人獻獸以供膳四時各有所宜此謂虞人驅禽以待射必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然則辰牡非謂時牡也辰當讀爲慎周官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鄭注曰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豵獻肩于公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元謂慎讀爲麎爾雅曰麋牝曰麎以上周官注案慎爲獸五歲之名非牝麋之名也慎即此詩辰牡之辰凡字之從眞聲辰聲者往往通用故後鄭讀慎爲麎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爲愼亦其例也五歲爲慎獸之最大者故下文曰辰牡孔碩也豵豝特肩慎皆見詩一歲爲豵以下蓋三家詩說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毛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頤煊案辰當是麎字之省吉日其祁孔有鄭箋祁當作麎麎牝麋也中原之野甚有之爾雅釋獸麋牡麔牝麎此不言牝而言牡者是通言其類也吉日毛傳祁大也與此下文辰牡孔碩義正相合經義叢鈔洪頤煊

載獫歇驕

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朱子謂以車載犬休其足力恐非重人賤畜之義張衡西京賦云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寧得謂以副車載犬邪蓋文似相連而意不屬耳惠徵君九經古義

小戎 小戎

小戎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案齊語及管子云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韋昭曰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合齊五十人棟謂韋氏所據乃司馬灋云六月詩所謂元戎也七十二人爲大戎五十人爲小戎其周之制與同上

蒙伐有苑

補箋曰伐讀爲瞂釋文伐或作𢧵𢧵即瞂之譌案玉篇盾部𢧵盾也詩曰蒙𢧵有苑本或作伐又𢧵同上足證𢧵爲瞂之譌也箋云畫雜羽之文曰伐不云羽飾臧明經拜經日記

載寢載興

問小戎第三章末句不入韻說古音者以爲雜用方音信有然乎曰興字固以虛膺切爲正音然亦兼有歆音學記不興其器

注云興之言歆也儀禮既夕士虞二篇皆有聲三之文而注一云噫興一曰噫歆是興與歆通大雅維予侯興與林心爲韻此亦以興與音爲韻也古字有正音亦有轉音求讀如奇難讀如微敎讀如雕微讀如祉皆聲之轉而經典所常用者天下之口相同豈獨限於一方崐山顧氏攷求古音最有功於小學惜其未悟聲音相轉之妙如求妻本一字而强分爲二甚且謂宣尼贊易猶沿方俗之音則拘墟而近於妄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蒹葭

蒹葭

問蒹葭之詩序曰刺襄公也朱子曰不知其何所指厚齋則曰感霜露也近日李天生以爲秦人思宗周在水一方指洛京也竹垞稱之謂前人所未發而先生曰亦曾有道過者敢問所出答天生秦人以是歸美秦俗之厚在天生固屬自得之言而魏仲雪早書及之其曰秦人不復見周室威儀而隱然有美人之感也然則以序參之曰刺襄公者亦是蓋試讀秦風急公勇戰之意固其招入州而朝同列之兆而寺人媚子亦屬景監趙高之徵先王之有勇知方者不若是也詩人以是益睠懷於故國也失謀違曰是故老之遁跡者刺襄公不能招致之亦互相發也厚齋之言更蹈空 全庶常經史問答答張熥

所謂伊人

傳伊維也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 釗按傳本釋詁彼郭注云發語辭左傳襄十四年緊伯舅是賴杜注云緊發聲據此則伊緊二字義本通說文伊尹殷聖人阿衡也伊本非發聲之用爾雅毛傳訓維意以伊爲緊之假故箋申之云當作緊正義以爲易傳誤矣正義申毛云所謂維是得人之道蓋用王肅之說毛不其然 經義叢鈔曾釗

道阻且右

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正義曰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與涘沚爲韻 釗按正義非也三百篇豈有趁韻之何乎蓋周人尙左故以右爲迂迴迂迴者言相違也迴與違通 同上

終南

有紀有堂

毛傳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引之謹案終南何有設問山所有之物耳山基與畢道仍是山非山之所有也今以全詩之例考之如山有榛山有扶蘇山有樞山有苞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山有蕨薇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凡云山有某物者皆指山中之草木而言又如邱中有麻邱中有麥邱中有李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園有桃園有棘山有樞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杻山有漆隰有栗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楊山有苞櫟隰有六駮 毛傳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錢氏曉徵答問曰詩中山有隰有對舉者皆草木之類此六駮必草木之名非獸名也釋木云駮赤李謂李之子赤者也其卽詩之六駮乎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墓門有梅墓門有棘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南山有桑北山有楊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南山有枸北山有楰凡首章言草木者二章三章四章五章亦皆言草木此不易之例也今首章言木而二章乃言山則既與首章不合又與全詩之例不符矣今案紀讀爲杞堂讀爲棠條梅杞棠皆木名也 案爾雅曰杜赤棠白者棠杜赤棠爾詩有杕之杜杜白者棠正釋有杞有棠也 紀棠假借字耳 左氏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公羊穀梁竝作紀侯三年公會杞侯於鄧公羊作紀侯廣韻堂字注引風俗通曰堂楚邑大夫伍尚爲之其後氏焉郎昭二十年棠君尚也棠字注曰吳王闔閭弟夫槩奔楚爲棠谿氏定四年左傳作堂谿楚辭九歎執棠谿以刜蓬兮王注曰棠谿利劍也廣雅作堂谿史記齊世家索隱引管子棠巫今管子小稱篇作堂巫是杞紀棠堂古字竝通也凡毛詩之字類多借借故韓詩逶迤逶迤毛詩逶迤作委蛇韓詩于嗟夐兮毛詩夐作洵韓詩綠薄猗猗毛詩薄作竹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考白帖終南山類引詩正作有杞有棠唐時齊魯詩皆亾唯韓詩尙存則所引蓋韓詩也 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曰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見書載焉紀堂條梅秦風詠焉宗元以紀堂爲終南之物產則是讀紀爲杞讀堂爲棠蓋亦本韓詩也 且首章言有條有梅二章言有紀有堂首章言錦衣狐裘二章言黻衣繡裳條梅紀堂之皆爲木亦猶錦衣黻衣之皆爲衣也自毛公誤釋紀堂爲山而崔靈恩本紀遂作屺此則所謂說誤於前文變於後者矣 王尙書經義述聞

黻衣繡裳

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正義曰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矣 釗按毛無黻在裳之文鄭注周禮蓋本虞書黼黻絺繡及黼黻二文皆从黹爲說耳然宗彝在虞爲六章而鄭說周制則以爲五章之首是繡於裳者亦可畫於衣矣安在黻獨不可畫耶月令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曰染則非黹繡可知矣考工記畫繢之事黑與青謂之黻繢繪古今字鄭注論語繪畫文則非必黹繡又可知矣 考工記又云五采備謂之繡說文解繡字取之繪解云會五采繡是繡字本訓不爲黹刺之用也及後借爲黹刺字而本訓亡矣鄭注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五句云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竊恐未然 竊謂黻衣卽衮衣爾雅釋言衮黻也注衮衣有黻文是也釋名黻冕黻紩也畫黻紩文采於衣也蓋衣配冕謂之黻冕直斥衣則謂之黻衣論語致美乎黻冕鄭注黻是祭服之衣 見邢昺疏引疏又以黻爲蔽膝非是蔽膝字作韍今按釋文出黻字音弗不作韍 據此則書黻於衣自夏已然毛不言黻所在者衣雖大名然對文則異經云黻衣繡裳則黻在衣繡在裳從可知此訓詁省繁之例也正義乃據鄭注周禮以爲黻在裳恐非傳旨矣使黻衣卽裳下何以又云繡裳且傳訓繡爲五色備使黻同在裳則黑青二色皆繡文所有何得別爲黻稱耶黻本畫作亞後乃黹刺之故又从黹作黻而云不畫斯不然矣秦伯爵得服衮衣有黻文者或以攘戎之功天子賜之衮歟 經義叢鈔曾釗

黃鳥

黃鳥篇

三良殉秦左傳及詩序並云穆公以子車氏三子爲殉史記蒙恬傳亦云昔繆公殺三良而死故謚曰繆然漢書匡衡傳上問政治得失衡上疏云秦穆貴信士多從死應劭注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則是出于三子自殉矣案匡學齊詩則疏中所云鄭伯好勇國人暴虎 大叔于田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宛邱 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山有樞 疑皆齊詩之說也 崔應榴吾亦廬稿

晨風

隰有六駮

問晨風篇隰有六駮毛以倨牙食虎豹之獸當之似非其倫曰詩中山有隰有對舉者皆草木之類此六駮必艸木之名其非獸名審矣釋木云駮赤李謂李之子赤者也其卽詩之六駮乎又釋艸云瓝九葉樊光本瓝作駮 錢宮詹潛研堂集

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釗按上句苞櫟下章苞棣樹檖皆木名不宜此獨舉獸陸機疏云駮馬梓榆也然梓榆之名不見於爾雅竊謂駮李名爾雅駮赤李 釋文駮字亦作駁 正是釋詩之文而毛乃引釋獸駮如馬者以赤李之駮狀如駮馬故引以解之王風大車傳以菼爲鵻箋以菼爲薍張逸疑其易傳而問之鄭答鵻爲靑非草名薍亦靑故其靑者如鵻云此傳以駮馬釋駮木卽其比耳 經義叢鈔曾釗

山有苞棣

傳棣唐棣也正義曰釋木有唐棣唐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釗按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詩考引韓詩序云夫移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引三家詩云夫移之華萼不煒煒據此諸文則漢以前諸儒皆以移爲常棣棣爲唐棣今本爾雅唐棣移常棣棣蓋寫之誤小雅常棣之華傳常棣棣也釋文云本或作常棣移非蓋陸氏據誤本爾雅以訂傳其實作移者爲長何彼襛矣傳唐棣移也采薇維常之華傳常棣棣也此皆後人據爾雅改說文移棠棣也卽本毛傳特常譌棠耳文選注廿五引棠棣之華卽常棣之華彼傳以常棣爲移故此傳以唐棣爲棣合二傳觀之疑舊本爾雅固如此此傳不改唐爲常蓋校改未及而幸留其眞者也同上

無衣 無衣篇

問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序曰刺康公用兵也詩無刺意其說固非朱子引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蓋以小戎諸詩之意申之其說似勝於序而先生曰穆公之詩何所見與張炳

答 讀詩則所謂王者是指時王非先王也蘇氏之言未覈況其曰與子是明有同事者蓋當襄王在氾穆公師於河上將以納王其曰與子指晉人言之也故曰同袍同仇同澤同裳穆公是舉最佳不知何以竟爲晉人所辭而中道歸去晉人固譎欲專勤王之勳而穆公抵矣然其心則固可取也予嘗謂穆公生平之事惟此舉足傳全庶常經史問答

與子同澤

傳云澤潤澤也箋云襗褻衣近污垢案說文襗絝也絝爲脛衣非褻衣也釋名曰汗衣近身受汗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胷背汗衣滋液故謂之澤毛說是也釋文不云鄭異字正義謂易傳爲襗非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傳澤潤澤也箋澤褻衣近污垢正義曰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襗 釗按毛意本與鄭同鄭蓋申毛非易毛也釋近身衣有汗澤故名襗傳云潤澤解衣之所由名鄭云褻衣解衣之爲用意實相明也經義叢鈔曾釗

渭陽 渭陽

問 南軒於渭陽之詩何賈康公之深也張炳

答 宋儒每多迂刻之論而宣公最少若此條則犯之矣令狐之役晉負秦秦不負晉也康公之送雍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是以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卒依然渭陽之餘情也晉人乞君秦人答之有何覬覦而以爲怨欲害乎良心則似不讀左傳矣如宣公言將晉人召雍而康公留之不遣乎以是爲論世則不可謂非一言之不知也已全庶常經史問答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於我乎每食四簋

億案近讀從乎字絕句據顧亭林詩本音云舊作二章章五句今詳於我乎三字文義未終難以絕句當作二章章三句此又以於我乎連下爲讀武進士經讀考異

夏屋渠渠

箋謂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以爲大屋案楚詞大招夏屋廣大揚子法言夏屋帡幪李善文選靈光殿賦注引崔駰七依曰夏屋蘧蘧皆以夏屋爲屋宇然此詩兩章前後通說飲食之事夏屋大具猶云房俎籩豆大房也王肅以大屋釋之恐非朱傳蓋用王說也崔茂才吾亦廬稿

鄭箋渠渠猶勤勤也頤煊案正義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荀子脩身篇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揚倞注渠讀爲遽文選魯靈光殿賦揭蘧蘧而騰湊李善注蘧蘧高也蘧蘧卽渠渠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陳風 陳風化於大姬

地理志下云陳本大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舊脫好字據詩陳譜正義引補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値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案毛詩序云宛邱刺幽公也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不言大姬好巫覡祭此說與毛異蓋魯詩也匡衡傳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匡氏學齊詩是齊魯義同鄭康成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張晏漢書注云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俱用三家詩詩正義曰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然則陳之敝俗實啟自大姬矣一國風化之原乃開端於婦人可不愼歟徒恃天子之女之貴而不能謹守婦道雖有武王之聖亦未能訓其子吁異矣哉臧茂才經義雜記

宛丘 子之湯兮

傳云湯蕩也陸氏曰舊音他浪反棟案湯本古蕩字王逸引此詩正作蕩云蕩猶蕩蕩無思慮皃也古文論語云君子坦蕩蕩鄭康成注云魯論作坦湯是古皆以湯爲蕩古又以蕩爲湯地理志河內蕩陰縣小顏音湯或音他郎反者非惠徵君九經古義

宛邱之上兮

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正義曰釋邱云宛中宛邱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如一邱矣今本郭注但云宛謂中央隆高謂邱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爾雅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又爾雅釋文宛施於阮反孫云謂中央汙也郭於粉反謂蘊聚隆高也下同又元和郡縣志載爾雅注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與毛傳同施博士於阮反讀爲宛義與李孫合郭氏於粉反讀爲菀音蘊與毛傳李孫皆乖異矣邢疏云郭以爲中央高者以其四方高中央下卽是上文水潦所止泥邱也又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作者嫌人不曉故重辯之旣言邱上有邱非中央隆高而何此郭氏所以不從先儒也案水潦所止之邱但頂上污下耳非四方高中央下也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謂有上下兩邱上一邱中央宛下耳亦非言中央高也釋名云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偃器也涇上有一泉水亦是也亦用舊說廣雅釋言偃仰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東門之枌 穀旦于差

王肅音嗟韓詩作嗟古嗟字或省文作差然此詩差字仍當从鄭音初佳反惠徵君九經古義

越以鬷邁

傳鬷數正義曰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鬷爲數按此則承上章績麻而言蓋鬷與緵同西京雜記曰五絲爲鑷倍鑷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緵然則鬷者八十縷之名禮朝服布十五升十五升者十五鬷也此與倍鑷之升名同實異鄭君喪服注曰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賈公彥曰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卽古之升也廣森謂宗卽

緵音同從省作其疏者有十升布晏子春秋曰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有七升布國語曰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漢時或謂之十緵布七緵布王莽傳自公卿已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匹史記景帝後二年爲歲不登令徒隸衣七緵布召南素絲五總傳亦云總數也疑總又緵字之轉孔檢討經學卮言

傳緵數也箋云緵總也正義曰謂以麻總而行緵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緵爲數王肅云緵數積麻之縷也　釗按此非毛義也豳風九罭傳緵罟小魚之罔也小雅魚麗傳庶人不數罟據此則毛以緵數爲一　此傳訓緵爲數蓋讀如數罟之數緵與數聲並近趙岐孟子注數罟密網也以密釋數則此詩緵邁傳訓數行亦謂密比而行矣箋緵總也欲男女會合總卽緵之正字合行卽密比之意毛鄭義同經義叢鈔曾釗

衡門　衡門之下　墓門有棘

引之謹案陳風衡門篇衡門之下毛傳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墓門篇墓門有棘傳曰墓門墓道之門此皆緣詞生訓恐非其本旨也門之爲象縱而不橫若謂橫木而爲門於其下則又不得謂之橫門矣前有東門之枌後有東門之池東門之楊竊疑衡門墓門亦是城門之名墓門有棘墓門有梅猶言東門之枌東門之楊耳襄三十年左傳晨自墓門之瀆入杜注曰墓門鄭城門此墓門蓋亦陳之城門若魯有鹿門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亦有鹿門昭十年齊有揚門襄十八年宋亦有揚門也昭二十一年楚辭天問何繫鳥萃棘負子肆情王注曰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繫鳥萃棘也據王注曰過陳之墓門則墓門爲陳之城門可知猶言秦師過周北門耳王注本於列女傳蓋三家詩中有此說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可以棲遲

嚴發碑云西遲衡門說文云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或作棲从木妻是西爲古文棲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墓門　歌以訊之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以韻讀之訊皆當爲誶字相似而譌也說文訊問也誶告也於義皆當爲告不當爲問離騷謇朝誶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誶予不顧可證也審音

江戴貢羣經補義○原傳據載詩之叶韻有古韻標準詩之

陸氏釋文誶訊不辨

誶訓告訊訓問兩字形聲俱別無可通之理六朝人多艸書以卒爲卆遂與卂相似陸元朗不能辨正一字兩讀沿譌至今詩陳風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陸云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小雅莫肯用訊陸云音信徐息悴反告也案此兩詩本是誶字王逸注楚詞引誶予不顧其明證矣徐仙民兩音息悴反是徐本亦从卒也陸氏狃于韻緩不改字之說讀誶爲信豈其然乎大雅執訊連連此正訊問字陸音信是矣而又云字又作誶又作誶並同禮記王制以訊馘告陸云本又作誶學記多其訊陸云又作誶則眞以訊誶爲一字矣爾雅誶告也陸引沈音粹郭音碎當矣而又云本作訊音信其誤亦同今毛詩正義石經皆作訊又承陸氏之誤錢宮詹養新錄

與段若膺書

周原膴膴韓詩作腜正與飴茲韻歌以訊之王逸注楚詞引作誶正與萃韻字形相似不無轉寫之譌足下既攷古而正經文之譌而又兼存此傳譌之音以爲通轉之例大道之多歧必自此始矣小雅谷風之末章足下讀怨如依與嵬萎爲韻此亦以意度之未有他文可證頃讀說文序覼而可識察而可見以見與識韻乃悟谷風思我小怨當與德韻怨讀若抑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亦韻語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毛鄭詩考正曰陳墓門二章歌以訊止今本止譌作之戴氏聲韻考曰廣韻六至誶字下引詩歌以誶止然則此句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爲語辭凡古人之詩韻在句中者韻下用字不得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思思譌作息與此處止譌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得此正之尤稽古所宜詳覈引之案唐石經止字已譌作之釋文有訊之二字之字蓋亦後人所改今考續列女傳載此詩之文正作歌以訊止與廣韻所引合是古本作止之證訊乃誶字轉寫之譌毛詩云告也韓詩云諫也皆當爲誶誶音碎故與萃韻訊音信問也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屈原賦離騷篇謇朝誶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誶予不顧又爾雅誶告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則郭本誶不作訊明矣今轉寫亦譌張衡傳思元賦注引爾雅仍作誶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蓋於誶訊二字未能決定也引之謹案訊非譌字也訊古亦讀若誶小雅雨無正篇莫肯用訊與退遂瘁爲韻張衡思元賦愼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與內對爲韻左思魏都賦翩翩黃鳥銜書來訊與匱粹溢出秩器室莅日位爲韻則訊字古讀若誶故墓門之詩亦以萃訊爲韻於古音未嘗不協也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或爲誶訊字古讀若誶聲與誶相近故通訊誶同聲故二字互通兩無正箋訊告也釋文曰訊音信徐息悴反與墓門釋文同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釋文曰字又作誶王制以訊馘告釋文曰本又作誶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猶問也釋文曰字又作誶爾雅誶告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吳語乃訊申胥韋昭注曰訊告讓也說文引作誶申胥又訊讓日至注曰訊告也莊子山木篇虞人逐而誶之郭象注曰誶問之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徐無鬼篇察士無淩誶之事釋文引廣雅曰誶問也文選西征賦注引廣雅誶作訊史記賈生傳弔屈原賦訊曰索隱曰訊劉伯莊音秦對反周成解詁音粹漢書賈誼傳訊作誶李奇曰告也又賈誼傳立而誶語張晏曰誶責讓也賈子時變篇誶作訊楚辭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曰訊問也一本作誶漢書敘傳幽通賦旣誶爾以吉象兮文選誶作訊李善注引爾雅曰訊告也後漢書張衡傳思元賦占水火而妄誶文選誶作訊舊注曰訊告也傳毅傳迪志詩曰先人有訓我訊我誥凡此者或義爲誶告而通用訊或義爲訊問而通用誶爾雅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玉篇廣韻竝曰誶言也爾雅作訊玉篇廣韻作誶則爾雅別本有作誶者誶訊同聲故也廣韻誶雖遂反讓也諫也告也問也集韻誶或作訊通作誶誶訊同聲故同訓爲問也說文楚人謂卜問吉凶曰毄讀若贅廣韻又雖遂切與誶同音毄之爲問猶誶之爲問矣惟其同聲是以假借又可盡謂之譌字乎考正之說殆疏矣釋文引韓詩曰訊諫也則韓毛二家並作訊爾雅誶告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則今本作訊非轉寫之譌訊誶俱有誶音何以見郭璞音碎之必非訊字乎古人引書不皆如其本字詩所引之書作彼字所注之書作此字而聲義同者則寫從所注之書離騷云朝誶故王逸引詩亦作誶張衡傳云妄誶故李賢引爾雅亦作誶非詩與爾雅之本文作誶不作訊也續列女傳載墓門之詩正作歌以訊止王尚書經義述聞

防有鵲巢　邛有旨苕

後漢志注博物記云邛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焉詩云邛有旨苕防有鵲巢惠徵君九經古義

月出　勞心慘兮慘懆

臧在東云毛詩凡憯字皆訓爲曾慘字皆訓爲憂戚如節南山憯莫懲嗟傳憯曾也十月之交胡憯莫懲傳憯曾民勞憯不畏明傳憯曾也雲漢憯不知其故箋云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是憯訓曾之證也月出勞心慘兮釋文慘憂也正月憂心慘慘傳慘慘猶戚戚也抑我心慘慘傳慘慘憂不樂也是慘訓憂戚

之譌也雨無正憯憯日瘁據箋云憯憯憂之則當作慘今各本皆作憯誤也攷釋文十月之交云胡憯亦作慘民勞云慘不本亦作憯則唐以前二文已混陸氏不能定所適從故雨無正慘誤作憯民勞憯又誤爲慘也錢宮詹養新錄

株林

胡爲乎株林

毛傳云株林夏氏邑劉昭曰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惠徵君九經古義

乘我乘驕

傳大夫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釋文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又皇皇者華我馬維駒釋文維駒音俱本亦作驕據株林釋文引沈重說沈重撰詩音義見釋文序錄陸每引之知株林皇皇者華並作驕其作駒者出後人所改疑是不知古音者謂驕與株爲韻而改之正義並作駒誤矣陸氏於株林從沈作驕於皇皇者華所見本亦作驕而反定從駒何遊移無定也案說文馬部云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維驕一曰野馬則沈說當矣鄭箋與說文合尤可爲本作驕之證鏞堂謹案公羊傳隱元年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與說文及毛鄭各同當出古傳記駒必驕之譌徐疏引詩皎皎白駒則唐時本已誤矣又說文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則二詩作駒非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陸氏釋文本駒作驕云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而於皇皇者華我馬維駒之駒則云音俱本亦作驕當是後人依今本互易非陸意也說文馬高六尺爲驕鄭箋亦云馬六尺以下曰駒與說文合明非二歲曰駒之駒矣驕駒聲相近故株林以韻株皇皇者華以韻濡諏蓋讀驕如駒非竟以駒代驕也說文引詩我馬維驕是許所見毛詩不作駒錢宮詹養新錄

澤陂

有蒲與茄

傳荷芙蕖也箋云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案釋草荷芙蕖其莖茄說文茄芙蕖莖从艸加聲荷芙蕖葉从艸何聲毛鄭皆以爾雅爲據與說文並合但毛讀荷音何鄭意則以荷爲茄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考毛鄭異義據經作荷傳云芙蕖是毛詩作荷矣樊光引詩作茄是三家詩有作茄者與釋草其莖茄正合故鄭據之以改毛義荷茄二字聲本相近詩君子偕老珈與河何韻春秋成十七年同盟于柯陵之會風俗通義引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淮南人閒云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是荷茄聲近之證但作芙蕖葉說雖覺顏色之美未見容體之妍作芙蕖莖說則自存綽約之韻亭亭之態兼之華與葉皆本於莖也作茄尤協臧茂才經義雜記

正義曰如尒疋則夫渠之莖曰茄見釋草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尒疋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按揚雄反離騷曰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師古曰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譜惠徵君九經古義

有蒲與蕑

傳云蕑蘭也箋云蕑當爲蓮以蓮與荷菡萏一類也但蕑與蓮不相近蕑字韓詩本訓作蓮鄭亦不當復破經字蓋鄭意謂毛傳蕑字訓當作蓮耳李進士羣經識小

檜風

檜

檜王符潛夫論云會在河伊之閒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亾余案節信此言蓋本周書史記此高辛時有鄶之君非外傳檜仲也是以汲郡古文云帝高辛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左史戎夫所云重氏伐之鄶君以亾是也世本云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嬇生子六人四曰求言是爲鄶人鄶人者鄭是宋衷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鄶國也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鄶之墟而封之後爲鄭武公所滅耳王符之說失之惠徵君九經古義

周書史記解昔有鄶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口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竹書紀年帝嚳高辛氏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鄶亦作會此鄶疑是古初侯國非周之檜公羊傳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周語富辰稱鄶之亡也由叔妘韋昭注即引公羊說爲證此鄶是周之檜爲鄭所滅王符氏姓篇會在河濟之閒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則襲周書之文既以鄶爲重氏滅之又何以云詩人憂之有羔裘匪風之作是直以鄭所滅之檜當古鄶國舛矣檜亡在東遷以前而遺詩尚存故別於鄭而自爲風鄭氏譜云溱洧之閒妘姓檜處其地當夷王厲王之時檜人不務政事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蘇氏以檜詩皆鄭作非也崔茂才吾亦廬稿

素冠

棘人欒欒兮

傳云棘急也棘案棘古瘠字義雲章作瘠義雲切韻又作膌見汗簡字相似因誤爲棘呂覽任地曰肥者欲棘高誘曰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欒欒惠徵君九經古義

庶見素衣兮

傳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釗按衣是大名裳亦可稱衣但素裳乃朝服之裳於喪服無涉除成喪之祭朝服縞冠者祥祭雖用朝服而縞冠仍未純吉故祥祭之服異於吉服在縞冠辨之若止言素裳於朝服何別耶竊謂素衣即麻衣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又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麻衣注引詩麻衣如雪如雪者言其白也據此則麻衣爲白衣當即此詩之素衣矣經義叢鈔曾釗

隰有萇楚

猗儺其枝

毛傳曰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箋曰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引之謹案萇楚之枝柔弱蔓生故傳箋竝以猗儺爲柔順但下文又云猗儺其華猗儺其實華與實不得言柔順而亦云猗儺則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篇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楚辭九辯曰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曰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王引詩作旖旎而訓爲盛貌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七諫曰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九歎曰結桂樹之旖旎兮王注竝曰旖旎盛貌王尚書經義述聞

樂子之無知

集傳云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是以知爲知識之知謹案爾雅釋詁云知匹也毛傳訓與之同郭注爾雅亦引詩爲證蓋古之訓詁如此且此章作無匹解與二章三章無家無室正同即作憂亂之詩於義亦合李進士羣經識小

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箋云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正義曰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小人也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有君之衣裳 釗按序云刺奢也又云好奢而任小人則三章上二句皆爲刺小人之辭箋義可謂確矣正義乃據卒章麻衣爲深衣援玉藻夕深衣之文以申鄭義非也鄭於三章麻衣如雪箋云諸侯之朝朝服朝夕深衣不曰諸侯而曰諸侯之朝是謂諸侯之朝廷言在朝之臣非言諸侯之身也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元端卽朝服箋云朝服朝與記所云朝元端義同則箋以深衣爲大夫私居服矣正義以爲諸侯之夕服蓋誤讀箋諸侯之朝句耳 經義叢鈔曾釗

候人

南山朝隮

詩詠南山不必盡有指實而可指實者二焉一曹南之山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南山朝隮是也今曹縣一終南之山郡縣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如南山之壽幽幽南山節彼南山信彼南山是也今長安咸寧藍田盩厔四縣然同一南山也天保則以祝君節南山則以刺師尹山亦有幸不幸哉 閻徵君四書釋地

豳　豳

豳譜正義曰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 釗按王肅此釋未得其理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書傳云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破斧四國是皇傳云四國商奄也則東征卽斥克殷踐奄之事三年謂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也但踐奄是周公相王多方云王來自奄則踐奄者成王在師矣金縢弟記周公居東不及王故言二年東山并踐奄數之故我云三年也正義用王肅書注說詩失之 經義叢鈔曾釗

七月

豳風七月一詩有風有雅有頌蓋豳雅豳頌各有其音節非如鄭氏分章之說也雪山王氏謂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笙師以所歌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歌同吹 江慎修羣經補義原傳總載詩之叶韻有古詩標準詳之

公劉　七月

自胡仁仲大紀以公劉篇爲當夏代作升諸首金仁山併附以七月篇謂皆豳之遺詩其說曰詩小序以公劉爲召康公之所獻以豳七月爲周公之所陳召公獻之以備燕享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周公陳之以爲矇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公劉列於雅而豳七月自爲風或者顧謂公劉時夏道將墜國八戎狄之間計無文物此公劉七月之詩蓋出周召之筆追述先公之事爾是獨不思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繫於文夏當三聖後文章尤爲盛其雜見傳記者可想見也公劉詩下視商頌諸作同一蹈厲七月詩上視夏小正之屬與夏令時儆之辭皆同一文軌也豈必待周召出而後始有如此之文哉且周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出後人手生民之詩述后稷事也而終之曰以迄于今緜之詩述古公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公劉之詩極道豳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圖畫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悉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末曾無一語爲追述意某是以知其決爲豳之舊詩也況史氏已明言詩人歌樂思其德乎雖然七月爲豳舊詩固已何以不居二南前而居變風之末與曰詩皆采之當世而前世之詩存者不可混也故豳七月附於十五國風之後猶商那附於三頌之末也或因問於余曰何以一編之雅而一編之風與余曰先儒固有成論矣公劉言政事也七月言風俗也既曰風自不得編入于雅矣余以公劉七月皆被引於孟子喜仁山合而論之者如此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箋云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正義曰案鴟鴞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爲辟 釗按正義以鴟鴞傳證毛無避居之義最確惟謂毛讀辟爲辟則未然耳鴟鴞正義曰我之不辟當讀爲辟以法誅之蓋據東晉古文說史記魯世家云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據此則史記用書古文說讀辟爲辟去之辟史遷從孔安國問故故多古文說說文書稱古文辟部㢸引我之不㢸法也據金縢釋文引說文法當爲去之誤後人因上辟法也遂涉而加水旁耳知者辟法也如㢸亦訓法則㢸當爲辟之重文注云古文辟从井矣卽謂㢸者壁中古文別出此篆文以尊經如段氏之說按斤部斷重文㡭解云古文斷从皀周書曰㡭㡭猗無他技言部譙重文誚解云古文譙从肖周書曰亦未敢誚公彼所稱書亦壁中古文也何以不別出篆文耶此㢸不當與辟爲一同訓法一證也且說文辟法也父益反此據大徐所附唐韻大雅板立辟釋文婢亦反㢸必益反金縢釋文引說文必亦反音既不同則義亦異此㢸不當與辟爲一同訓法二證也尋此二證彼釋文引㢸法也實爲去字之譌可無疑矣但井以不變爲義㢸从井得有去義者易序卦傳云井道不可不革雜卦傳云革去故也故㢸从井其義爲去辟人辟寒辟塵辟位皆當用㢸後省作辟法之辟辟位之辟音避義反與必同母故以圉禦之辟除與康辟有去與入之分而實一聲之轉猶乂治正作㱾說文㱾治也引書有能俾㱾後省作芟草之乂也然則辵部又有避何也辵部遹回避也避回也小旻謀猶回遹傳回邪也遹辟也則避是邪僻之正字說文僻辟也魏風宛然左辟此爲遠遁之義設壹主人殿旋曰辟乃辟之省非辟去之用蒼頡篇避去也一切經音引乃㢸之假借也毛詩本古文說讀弗辟當與史記同正義據東晉古文說毛失之 經義叢鈔曾釗

一之日　二之日

豳風七月篇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王介甫詩說曰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見困學紀聞卷一引之謹案此襲吳果之謬說也吳果說易七日來復以爲七月而引此詩一之日二之日以爲呼月爲日之證不知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孔氏正義說之甚明特以上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省月字耳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蒙上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而省月字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蒙上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而省月字故一二之下皆加之字以別之明是月中之日非謂月爲日也復之七日與震既濟之七日皆謂從朝至莫之日亦非謂七月爲七日也辨見本條下介甫可謂不善讀易又不善讀詩者矣若云四月秀葽因陰始於是月而稱月則十月亦當爲陽所自始經之十月隕蘀何以不稱日而稱月

乎當月條桑三月事也是月五陽決一陰非陰氣先至之月矣經又何以稱月乎反復求之無一可者也蓋介甫臆造陽生言日陰生言月之說而強於四月秀葽之文故彌縫其說如此而不知其終不可通也乃惠氏周易述倘取之以解七日來復毋乃惑於曲說邪 王尙書經義述聞

公子

七月次章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云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謹案毛鄭解傷悲同言公子亦同皆以公子爲豳公之女公子但傳以歸爲采蘩而歸鄭更訓歸爲嫁與上傷悲更爲融貫正義云貴賤雖異感氣則同是也若以公子同歸爲嫁於公子則采蘩之女亦不勝其多矣思歸公子已屬妄想更計及於遠離父母不太蚤計乎竊謂懷春傷春皆女子自有之情但能發乎情止乎義禮則如玉之女可不爲强暴所陵采蘩之女不害其風俗之厚也其曰殆及公子同歸則與豳公之女同勤蠶桑抑又可知豪公之女亦稱公子正義引公羊傳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是也左氏傳亦有之桓三年傳曰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莊三十二年傳曰女公子觀之皆其證 李進士羣經識小

釋萑葦

萑葦之類見於說文爾雅者凡十餘名爲校錄之則二物也据說文初生曰菼一曰薍二曰騅得三名自是曰蒹曰薕則漸長未秀時又得二名也然於菼曰萑之初生於蒹曰萑之未秀萑爲萑之屬字不从艸今以釋菼蒹必从艸之字其爲萑字之譌蒹[illegible]然則旣譌而成名之曰萑合此六名宜爲一物萑之別於葦者也而說文於萑字但解以艸出於薍字又解曰八月薍爲葦何也又据說文葭葦之未秀者葦大葭也是葭葦又宜爲一物而別於萑者也爾雅釋草又以葭蘆連文郭璞注云葦也雖說文於蘆字但有蘆菔薺根之解未及葭葦然當合爾雅說文足成其義且夏小正傳云萑未秀爲菼今本萑或譌藿葦未秀爲蘆蘆之爲葦決矣況釋草菼薍連文釋言又有菼騅也菼薍也之文三名互釋已與說文相合則說文蘆字之解宜取爾雅以足成之葭至八月成葦薍至八月亦成萑與葦不異故說文曰八月薍爲葦殆散文互通非合二物爲一也大車之詩毛傳謂菼爲蘆之初生孔沖遠疑其以葭菼爲一物然觀八月萑葦傳云薍爲萑葭爲葦判然不相假借毛氏何嘗合爲一物乎夏小正七月秀萑葦傳云未秀則不爲萑葦秀然後爲萑葦然則萑葦從其華而名之也萑从萑萑鴟屬有毛角華之象也葦从韋者从韡省皆从其華之象而因以諧其聲也然則葦未秀爲蘆蘆之言大也言大於菼薍蓋謂葦之體本大於萑雖其少時已然也萑未秀爲菼菼色青白狀其少也爾雅云葦醜芀說文云芀葦華又云葤芀也据此則二物之華通名爲芀於葦醜芀下郎云葭華葭華猶云葦華葦芀葭華重文互見以申明之非謂葭又名曰華也下云蒹薕葭蘆菼薍其萌蘿者謂葦醜之萌皆名蘿郭璞云今江東呼蘆筍者是也釋言菼騅也菼薍也毛傳於他詩皆引菼薍之文於大車毳衣如菼獨引菼騅之文故郭璞注釋言云詩曰毳衣如菼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閒然則菼有騅名著其色也爾雅釋畜蒼白雜毛騅故陸德朗音義於釋言則曰如騅馬色而邢昺之疏亦曰郭云青白之閒以釋畜云蒼白雜毛騅故也騅从馬爾雅注疏釋文皆不譌惟詩傳詩箋詩疏今皆从鳥蓋後世轉寫之譌宜据爾雅改正之也說文𦃇帛騅色也引詩曰毳衣如𦃇說文以毳衣如帛色之𦃇毛傳以毳衣如草色之菼此物雖不同其言如騅馬之色則一也說文騅馬蒼黑雜毛以菼色青白證之則爾雅蒼白是說文蒼黑非也按玉篇上接字林廣韻本之唐韻二書胍胎說文竝作蒼白足證唐以前無作蒼黑者至宋人著集韻類篇禮部韻畧引說文始作蒼黑豈說文至唐宋閒轉寫或譌與今考覈既定似當据爾雅正之近有言易學者語余蒼筤竹解同竹箭之有筠蓋初生竹色嫩青猶帶白者震東方也於時爲春故以象之余渼然其言今考萑葦困思說卦爲蒼筤竹爲萑葦相連取象益信蒼白二字爲不可易矣玉篇廣韻又收荻字亦作藡竝以萑解之陸璣亦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是萑有七名矣郭璞注蒹薕曰似藡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蒹爲薕釋文藡本今作萑曰似藡似萑則蒹薕又一物矣然从說文萑未秀之解不得別爲一物郭注菼薍曰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蓲余謂萑葦類有大者中空小者中實二種据以別二物得之詩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菅茅亦萑葦醜然菅柔忍而茅脆其用大別閒嘗考之茅短者不過一二尺秀於三月一莖秀只一條小兒采食之吾歙呼茅尾讀曰米四月成荼白如雪菅有二種小者五月秀初色紫後漸白每莖末其秀疏散多者數十條取其莖爲埽彗呼苕帚歙人謂之荻芒江北人謂之芭芒其心之包莖者只一葉未秀時拔之亦可爲繩作屨大者八月始秀每莖末十餘節每節爲小莖數十參差旋繞而至於末荼生小莖上其白如雪其密不可以數計也荼落則莖末禿然無疏散長出數十條者故不可爲埽彗但可用爲流星棹耳盧竹類之火引上升于霄者俗呼流星歙人謂之蘆芒江北人謂之家芒亦呼八月芒余細察菅秀有莩如稻之穀殼兩片中含一點蓋即其子之不實者其白毛獨生穀殼上殼有小柄長一二分亦有白毛其心之包莖者拔出剝之有三重未秀皆可取爲繩作屨也夫荻者萑也小而實中者今菅之小者類焉故謂之荻芒蘆者葦也大而中空者今菅之大者類焉故謂之蘆芒如此則蘆荻別菅之兩種亦別而茅別於菅亦不待言矣爾雅葿杜榮郭璞注今葿草似茅皮可以爲繩索履屬其爲菅也無疑矣釋文葿音亡字亦作芒桉說文芒草端也未有以爲菅者且廣韻音同忙吾歙人呼菅爲芒者音同盲爲異然後世詩人有芒屨之稱宜即菅屨也然則字本作葿省心而書之成芒耳至音亡音忙音盲或古今方言不同今北人呼之音同忙也爾雅謂葿杜榮者榮之言華苓也郭注芙薊其實苓云葿頭有蓊臺名苓其注山海經曰翁頭下毛余謂菅實皆戴毛所謂荼故曰杜榮謂其戴毛者乃菅之白華也詩言白華菅兮豈謂蘆芒與若荻芒其初華乃紫色也篇中言菅有二種可補釋荼二中所未備 程徵君釋草小記

七月鳴鵙

箋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正義曰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耳引之謹案是詩紀月之例或次弟相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四月秀葽五月鳴蜩之類是也或相距一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之類是也其有相距不止一月者則於弟三句始得轉韻爲之如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韻也而下句蠶月條桑則與取彼斧斨爲韻四月秀葽與五月鳴蜩韻也而下

句八月其穫則與十月隕蘀爲韻蓋八月之去蠶月五月之去八月中間甚遠則必轉韻以別之此七月十篇之例也若作五月鳴鵙則與八月載績相距兩月文甫二句而義已參差韻復無別於例爲不倫矣肅說非是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一之日于貉

毛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鄭箋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共尊者頤煊案傳意不以于貉爲狐貉之貉與箋異義皇矣貊其德音釋文貊本又作貉貊古通作陌字言往陌取彼狐狸皮以爲公子裘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箋豕生三曰豵正義豕生三豵釋獸文箋旣易傳不以豵爲一歲之名則豜亦非三歲之名釋獸豜麀與麋皆云絕有力麋箋意蓋以麋爲鹿麚有力者也 汪中經義知新記

言私其豵

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爲之禁非惟弗禁且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爲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讁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 顧處士日知錄

斯螽動股

毛傳斯螽蚣蝑也周南螽斯羽毛傳螽斯蚣蝑也是斯螽螽斯互言之實一物也故爾雅蜇螽螽即斯螽蚣蝑郭注蜙蜲也俗呼蝽蜲陸疏幽州人謂之舂箕蝗類長股青色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揚雄許愼皆謂之舂黍郭璞方言注江東人呼爲虴蜢虴音竹帛反蜢音猛又案爾雅翰天雞郭注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陸疏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蟋蟀蛬蟋蟀在堂毛傳亦云蛬郭注今促織也亦名青蛩陸疏似蝗而小黑色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里語曰促織鳴懶婦驚是也崔豹古今注一名吟蛩一名蛩秋斯螽莎雞蟋蟀三種之蟲顯然各別自來疏解甚明朱子以爲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不知何據郭注以蟋蟀爲促織古今注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是二物並有促織之名然正義蟋蟀莎雞仍分列之可知非一物也 崔茂才吾亦齋

曰爲改歲

漢書食貨志曰作聿見睍曰消荀子漢書劉向傳並作聿消子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後王逸楚詞注曰作聿曰喪厥國韓詩曰作聿是曰與聿通也說文欥詮詞也引詩欥求厥寧今毛詩作遹遹聿同音曰即欥之省文 錢宮詹養新錄

八月斷壺瓠字假借作壺

毛傳壺瓠也此非訓壺爲瓠乃經借壺爲瓠故傳謂壺即瓠字於六書爲假借也爾雅釋木有壺棗郭注云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爲壺壺猶瓠也借壺作瓠與毛詩正同釋文引孫炎注云棗形上小下大似瓠故曰壺此即郭之所本較郭語尤明 汪茂才經義雜記

宵爾索綯

毛傳曰綯絞也爾雅釋言文箋曰夜作絞索引之謹案索者糾繩之名綯即繩也索綯猶言糾繩于茅索綯文正相對趙岐注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是也此謂糾繩廣雅釋詁曰紉紂糾索也又曰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淮南氾論篇緂麻索縷高誘注曰索切也切與糾同謂切撚之使緊也是索爲糾繩之名也廣雅釋器曰綯繩索也此謂繩索字或作縚小爾雅曰縚索也方言曰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之間或謂之曲綯郭璞注曰綯亦繩名引詩曰宵爾索綯是綯爲繩也爾雅訓綯爲絞者絞亦繩也急就篇曰纍繘繩索絞紡纑哀二年左傳絞縊以戮杜注曰絞所以縊人物墨子尙賢篇曰傅說被褐帶索辭過篇曰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茭與絞同是絞亦繩也方言繘綆也關之東西或謂之繘或謂之絞通語也郭注曰謂履中絞也義與絞同說文筊竹索也義與絞亦相近箋曰夜作絞索則是以索爲繩索之索爾雅訓綯爲絞而郭注曰糾絞繩索則是以絞爲糾絞之絞胥失之矣 王尙書經義述聞

朋酒斯饗

傳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正義曰傳以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箋以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爲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也釗按正義釋傳箋皆非也箋下云於饗而正齒位正齒位必於學則鄭解公堂與毛同矣正義下云公堂謂之大學得之而此申鄭謂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則誤也傳云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是言饗用鄉飲酒之禮鄉飲酒有三冬蜡黨正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其一也此季冬國君飲羣臣於學亦正齒位故依鄉飲酒禮行之傳云飲大夫加以羔即飲羣臣之事其挾鄉人以狗言之者明此飲大夫與飲鄉人之禮同但加以羔爲盛耳非如正義所云鄉人自飲有大夫來觀禮則加以羔之說也儀禮鄉飲酒無羔毛公豈不知耶月令大飲烝注大飲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國咏諸侯之禮亦漢之郡國也故大飲用鄉飲酒禮毛鄭義同 經義叢鈔曾釗

鴟鴞 鴟鴞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正義曰金縢云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鄭讀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政以未知周公之志謂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釗按史記魯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據此則書古文說周公攝政在武王崩之明年矣敬之箋云周公始有居攝之志居攝者當謂前時已攝至此猶居之而不致於成王非謂武王崩時未攝至除喪後始欲攝也鄭此義當與史記同但史記言周公未嘗辟居鄭則以周公辟居二年是鄭意武王崩時公攝政及聞流言而避去王親迎歸復攝與史記小異耳書傳周公居攝一年救亂此言居攝始爲之事正義乃以爲周公攝政改稱元年誇理實甚不可不辨 同上

予手拮据

毛傳拮据撠挶也正義說文云撠持撠挶謂以手爪挶持草頤烜案今本說文無撠字挶字注戟持也据字注戟挶也戟聲近拮挶聲近据通之則可單言戟左氏哀二十五年傳褚師出公戟其手杜預注抵徙手屈肘如戟形斯干如矢斯棘鄭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是也亦可單言据史記呂后本紀見物如蒼犬撠高后掖據即据也漢書五行志據作撠師古曰撠謂挶持之其義同也 經義叢鈔 洪頤烜

予尾翛翛

唐石經及宋光堯御書本皆作翛翛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監本蜀本越本皆作翛翛興國本及建寧本作翛翛是宋刻翛翛二字各本互異朱文公閩人所據必建寧本自朱傳行而世遂不復知有翛翛之本矣說文羽部無翛字當以翛爲正臧在東云正義本作消消云定本消消作翛翛今正義本改翛爲翛唯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所引不誤 錢宮詹十駕養新錄

零雨其濛 東山

東山云零雨其濛 土逆引作蒙云盛見 說文引作霝从雨吅象零形石鼓庚文云霝雨奔流又鐘鼎文皆以霝爲令 惠徵君九經古義

勿士銜枚

傳士事枚微也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正義曰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在軍無事於行陳 行陳二字後人妄加 銜枚言敵皆前定未嘗銜枚與戰也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 監本銜字空闕今補 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釋傳云枚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是枚爲細物也釋箋云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陳 此二字亦後人所加 銜枚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鬬而服之也案正義知孔本經作勿士銜枚箋作無銜枚之事定本經勿士行枚箋作初無行陳銜枚之事陸德明與定本同故於經大書勿士行枚而音之於箋大書無行陳而音之唐石經及今本皆從定本閒嘗爲之反覆參訂知孔本爲是釋文定本皆非而正義云定本是者孔氏奉勑刪定不斥定本爲非也銜行字異鄭箋即欲改行爲銜應有行當爲銜四字而正義釋經傳亦當別爲毛說今皆不然故知經本作銜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七引詩勿士銜枚與孔合定本作行者釋文云毛音衡鄭音銜王后剛反然則王肅改銜爲行以與鄭異王肅自云述毛定本爲肅所惑以爲毛作行而鄭改爲銜遂誤從之定本以箋行陳爲釋經之行以箋銜枚爲釋經之枚釋文既同定本音箋行爲戶剛反則經亦當同乃以經行字戶剛反爲王肅音而別爲鄭音銜則經注乖違上下難通矣蓋陸氏原知鄭作勿士銜枚特爲王肅所惑欲合鄭王爲一故於經具有三音於箋又不覺誤同定本反不若定本於經亦音戶剛反之爲可通矣此條孔勝於陸箋用穀梁莊八年傳善用兵者不陳所以申上文前定之義非因箋有行陳之言也箋云亦初無亦字當衍孔本定本皆無 臧茂才經義雜記

果蠃通義說

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穖禾穗果蠃也果蠃之云猶華英作芭時呼蓓蕾孤毒之云也然散文則果蠃二字異義說文蠃作蓏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 鄭康成注儀禮既夕篇同 廣韻又引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 漢書食貨志師古注引臣瓚曰案木上曰果地上曰蓏也 集韻又云一說有殼果無殼蓏說固紛然雜出矣皆依聲命名蓋不可爲典要不得是此而非彼也然以字言之田在木上曰果別果於木則謂草實曰蓏其說該備故玉篇亦云蓏草實也合二字以爲言則成雙聲疊韻里諺所稱雖婦人孺子見物之果蠃然者皆知以果蠃呼之雖微草木之實苟類是即無不可與之以是名也是故果蠃之實栝樓栝樓者瓜之合聲瓜古音孤果蠃者瓜 音孤 之合聲也瓜之制字象形則从爪而屈其中畫爲瓜形也果蠃蒲盧爾雅在釋蟲說文以爲細腰土蜂方言云蠮蛄南楚或謂之蛞蠮聖人之繫易附變所適而況其凡乎作果蠃通義說 程徵君解字小記

破斧 破斧

破斧正義引書傳曰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又引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元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中按昭二十年左氏傳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即薄姑諸經重耳左氏傳亳社公羊傳作蒲社鄭以爲齊地是也史記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此則薄姑爲奄君所遷之地而非名也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雖襲舊文頗得事實釋文蒲馬本作薄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傳云皇匡也董氏曰齊詩作匡賈公彥引以爲據則是皇讀爲匡尒疋皇匡皆訓爲正白虎通曰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 法言又作注 惠徵君九經古義

亦孔之將

毛傳曰將大也家大人曰大與美義相近廣雅曰將美也首章言將二章言嘉三章言休將嘉休皆美也將臧聲相近亦孔之將猶言亦孔之臧耳 王尚書經義述聞

又缺我銶

問詩又缺我銶銶字說文金部未收未審何从曰毛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銶說文梂訓鑿首即詩又缺我銶之銶與毛解本屬相協斧斨錡銶皆民閒所用非兵器故毛傳以斧斨切於民用喻國家之有禮義今以爲征伐所用失其義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九罭之魚鱒魴 九罭

傳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鱒魴大魚也箋云設九罭之網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 釗按韓詩九罭取蝦茈也則九罭爲小網恆訓耳爾雅緵罟謂之九罭孫炎注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緵本或作總說文總束聚也總罟言其網密故以爲小魚之網孟子謂之數罟緵數聲之轉耳趙岐注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魚麗傳古者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傳以緵罟小網不能得大魚與小禮不可以見周公下云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則言其禮之盛也箋云設九罭乃後得鱒魴言有網然後得魚不取小大爲喻失之 經義叢鈔 曾釗

狼跋其胡 二句 狼跋 狼跋載疐

傳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正義曰跋躐疐跲釋言文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卻頓曰疐也說文云跋蹎 丁千反 躓 竹二反 跲躓即疐也然則跋

與疐皆是顚倒之類按爾雅跋躐也郭注引詩曰狼跋其胡疐跲也郭注引詩曰載疐其尾釋文跋郭音貝疐說文云礙足不行與躓同又說文足部跟步行躐跋也从足貝聲跟跋也从足犮聲躓跲也从足質聲詩曰載躓其尾叀部疐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家藏宋本徐鍇說文作疐閡也然則跟與跋躓與疐各異字毛詩狼跋其胡當作狼跟載疐其尾當作載躓爾雅跋躐也當作跟躐也疐跲也當作躓跲也今二書皆作跋疐因聲近假借正文當作跟躓何以明之釋言兩訓正解此詩而郭氏跋音貝是明知跋爲跟之假借矣說文跟步行躐跋也當作步行獵跟也如跋下云蹎跋也可證獵古躐字說文足部無躐走部有𨅊云揃也義別說文之獵跟卽爾雅之躐跟釋文蒲末反非也文選西征賦亦狼狽而可愍李注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狽音貝考說文犬部無狽字狽亦跟之譌則詩之作狼跟有明證矣爾雅毛傳皆云疐跲也而說文作躓跲也疐字一本訓爲合也一本訓爲礙不行也與爾雅毛傳義異釋言又云疐仆也亦是躓跲字而非閡礙不行字故郭注云頓躓倒仆以疐爲躓之假借也乃陸德明云疐與躓同孔仲遠云躓卽疐也廣韻六至疐礙也頓也躓礙也頓也皆誤以疐躓爲一字釋文引說文云疐礙足不行案說文云疐礙不行也从叀叀者如叀馬之鼻與牽同意李陽冰云車前重不前合从車宜上畫平不从屮明矣徐鍇云凡專蘳者事多閡故从叀不主於車廣韻云疐礙不行也據此知說文本無足字陸德明引有足者陸意疐與躓同因疐不从足故以義增之耳學者欲刺取唐人所引以校今本說文有不可輕信者若此臧琳經義雜記

補遺

書齊風載驅詩後

載驅詩曰齊子豈弟從來訓詁諸儒謂當讀爲齊子闓音開圛音亦鄭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說文云闓開也夫上言發夕刺文姜之從兄宣淫自初夜而來則載驅薄薄如是之急且捷也此言闓圛謂文姜旣遂所欲至侵明而去則垂轡濔濔如是之舒以緩也詩人立言其次序井井風刺昭昭不可易如此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者賈遂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而鄭依之下至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則不得讀以如字也明矣傳曰豈以彊敎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大雅泂酌卷阿諸詩凡稱豈弟君子乃人臣尊君之美稱而以目淫亂之人可乎乃曰言其樂易正以愧之則是貞可目爲淫淫可目爲貞褒亦不足榮貶亦不足辱奚示勸懲天下夫歷經此五名儒之所校定其理明義精如是今學徒猶不從之必如字讀予故於此有憾焉有惘焉悼經義之弗明傷古學之不復也後有篤信好學君子庶幾聞予言而有考焉馮明經解春集

人之爲言

正義人之爲言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彬謂沔水民之譌言大雅民之訛言說文作民之譌言僞訛譌古通用沔水箋言其興者盤庚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皆所謂訛言也朱氏彬經傳攷證

皇清經解卷三百十七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三之百十八　學海堂庚申補刊

詩經羣解彙編

小雅

詩之雅解　梁國珍

程泰之著詩論十七篇與毛鄭爲難其持論多臆斷惟以南雅頌爲樂名則辨證頗覈有可採者余因節取以論二雅曰雅之有小大也以音別之也此猶律之大呂小呂各有其譜焉作詩者隨其事之大小按譜而爲之編詩者卽隨其音之大小按譜而別之故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皆於其音別之也雅者正也樂尙正聲故樂名雅樂詩爲雅樂之章故詩亦曰雅詩而詩之作則備道朝廷政事故卜子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謂隨其事而按譜爲之者也鹿鳴以下所陳多飮食勞賞小事故按小雅之譜爲之而卽名小雅文王以下多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其事大故按大雅之譜爲之而卽名大雅而且樂有正變因之詩亦有正變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爲正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黃爲變小雅自文王至卷阿爲正大雅民勞至召旻爲變大雅雖車攻吉日崧高烝民諸詩亦不容以意出入皆樂之音節限之也此猶變宮變商之不得爲正宮正商也至於七月一詩康成以女心傷悲以上爲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以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一篇之中風雅頌兼備者問以其音節定之此又如詞曲家之有轉宮轉調也特古樂不傳無繇參訂而要非康成臆說則固瞭然矣故必名夫雅爲樂名然後雅之大小正變皆可通而康成之義爲不可易惜乎程氏能發其端而反用之以攻毛鄭且幷譏及序說則大謬矣余故卽其說而通之以質諸博雅君子焉

詩之雅解　黎應期

詩之有雅何也詩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說文疋注曰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古文以爲詩大雅字按疋从止正亦从止故訓曰正也然則變文爲雅何也說文一曰疋記也段懋堂曰說文記下云疋也是爲轉注後代改疋爲疏耳疋疏古今字按疋所菹切雅从隹牙聲廣韻正曰牙古音吾雅古音伍司馬相如上林賦以雅韻胥圖揚雄長楊賦以雅韻膂祜是疋雅聲近在江愼修古韻標準同在第三部段若膺古均表同在第五部故相假借也然而古義已失不若稱疋之爲得矣

詩之雅解　鄭灝若

詩有六義雅居其一詩有四始雅居其二詩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以詩體言之而其所以名雅者則以音樂言樂記曰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也樂以宣和詩以配樂詩體旣異樂音亦殊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故聲亦有大小之別王政旣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爲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爲變小雅雅之變也

首體不由政事故詩之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往然一定不容紊亂南之不可移於風猶風之不可雜於雅頌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斯斯義也又何疑於鄭氏以七月之詩兼風雅頌乎 經義叢鈔

詩小雅篇什次第表

小雅篇什有孔子删定之次第有毛公所附之次第有朱子從儀禮考定之次第迭經更易淆于心目爰爲小雅篇什次第表以資檢閱並取鄭箋正義之說著于後正義小誤復以鄭譜正之此章句之末學然亦窮經之一端所謂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者此其義也嘉慶戊辰十月朔日仁和趙坦書

孔子删定次第	毛公次第	朱子次第
鹿鳴之什	鹿鳴之什	鹿鳴之什
鹿鳴	鹿鳴	鹿鳴
四牡	四牡	四牡
皇華	皇華	皇華
常棣	常棣	常棣
伐木	伐木	伐木
天保	天保	天保
采薇	采薇	采薇
出車	出車	出車
杕杜	杕杜	杕杜
南陔	魚麗	南陔
白華之什	附南陔	白華之什
白華	白華	白華
華黍	華黍	華黍
魚麗	南有嘉魚之什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由庚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南有嘉魚
崇丘	附由庚	崇丘
南山有臺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由儀	由儀
蓼蕭	蓼蕭之什	蓼蕭
湛露	湛露	湛露
彤弓之什	彤弓	彤弓之什
彤弓	菁菁者莪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菁菁者莪
十月之交	采芑	六月
雨無正	車攻	采芑
小旻	吉日	車攻
小宛	鴻鴈之什	吉日
六月	鴻鴈	鴻鴈
采芑	庭燎	庭燎
車攻	沔水	沔水
吉日	鶴鳴	鶴鳴
鴻鴈之什	祈父	祈父之什
鴻鴈	白駒	祈父
庭燎	黃鳥	白駒
沔水	我行其野	黃鳥
鶴鳴	斯干	我行其野
祈父	無羊	斯干
白駒	節南山之什	無羊
黃鳥	節南山	節南山
我行其野	正月	正月
斯干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
無羊	雨無正	雨無正
節南山之什	小旻	小旻之什
節南山	小宛	小旻
正月	小弁	小宛
小弁	巧言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何人斯
巷伯	谷風之什	巷伯
谷風	谷風	谷風
蓼莪	蓼莪	蓼莪
大東	大東	大東
四月	四月	四月
北山之什	北山	北山之什
北山	無將大車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小明
鼓鍾	楚茨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楚茨
信南山	甫田之什	信南山
甫田	甫田	甫田
大田	大田	大田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
桑扈之什	桑扈	桑扈之什
桑扈	鴛鴦	桑扈
鴛鴦	頍弁	鴛鴦
頍弁	車舝	頍弁
車舝	青蠅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之什	賓之初筵
魚藻	魚藻	魚藻
采菽	采菽	采菽
角弓	角弓	角弓
菀柳	菀柳	菀柳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綠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采綠
黍苗	隰桑	黍苗
隰桑	白華	隰桑
白華	緜蠻	白華
緜蠻	瓠葉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苕之華

何草不黃

鹿鳴之什正義曰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此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明於時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下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夏為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詩之下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以此句為毛公所加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本矣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為第二彤弓為第三鴻雁為第四節南山為第五北山為第六桑扈為第七都人士為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蕩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為卷一篇不足為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為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然則鴻雁之什乃仍孔子之舊言非者以毛公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志在推改而鴻雁偶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

南陔白華華黍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于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正義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謂鄭箋不備論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坦案今本六月序杕杜後次魚麗次南陔白華華黍次由庚次南有嘉魚次崇丘次南山有臺次由儀次蓼蕭次湛露次彤弓次菁菁者莪既云毛公推改什首是毛公發魚麗以足鹿鳴之什則六月序杕杜後次魚麗亦當為毛公所更易若以南陔足鹿鳴之什則白華當為第二什首正義云孔子什首南陔復為第二殆誤今從鄭譜正之正義又云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坦案此亦毛公所更定

十月之交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雨無正小旻小宛序竝云大夫刺幽王也箋竝云亦當為刺厲王坦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鄭箋云當為刺厲王則孔子刪定時本在六月前今從之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書小雅後

何草不黃

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漢經師以為正雅以其詞者六故鄭康成詩譜云小雅十六篇為正經采薇出車杕杜漢世有謂為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為殷王從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為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文王未嘗自稱王成王以後昭穆共懿考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間固不必無玁狁崛强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為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哉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南陔已下則又周初雅樂未可泥今之篇什弟次定作詩時世也戴吉士東原集

雅歌詩四篇

漢書藝文志樂家雅歌詩四篇案晉書樂志曰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縣鐘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又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杰案伐檀疑伐木之誤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元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為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據此知漢志雅歌詩四篇即杜夔所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也魏武時尚存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舊樂而騶虞伐檀文王遂亡然猶存鹿鳴一篇自魏太和中至晉泰始五年皆用之至荀勗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而鹿鳴亦亡矣又宋書樂志曰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其餘俱非古歌則漢雖存四篇疑亦特用鹿鳴一篇耳蔡邕琴賦亦曰鹿鳴三章是兩漢魏晉以來惟鹿鳴最顯臧茂才經義雜記

鹿鳴　食野之苹

傳苹萍也釗按爾雅苹蓱其大者蘋則蓱是水草此詩云野之苹而傳以水之蓱解之雖淺儒且知其不可而謂博物如毛公有是耶且召南采蘋傳蘋大蓱也則毛亦以蓱為水草不應至此忘之竊疑蓱本當作荓爾雅荓馬帚是也毛蓋以馬帚之荓釋此經之苹後人轉寫加水耳正義以告毛未知其原也經義叢鈔曾釗

四牡　周道倭遲

補箋曰韓詩作禕隋漢志郁夷師古以為韓詩　案羔羊釋文云委蛇韓詩作逶迤此眞韓詩也衡方碑有禕隋在公之文洪适隸釋云出韓詩內傳王伯厚誤信之采入詩考羔羊篇郁夷亦非韓詩辨見玉林先生經義雜記臧明經拜經日記

毛詩作倭遲倭者委曲遲者遠也故毛傳曰倭遲歷遠之意韓詩作威夷威可畏也夷傷也故薛君曰威夷險也漢書地理志郁夷下引詩周道郁夷是以郁夷為地名倭威郁聲相近而義別李善文選注十八又二十又廿一又五十六引韓詩皆作威夷惟十八引作倭夷然正文臨迴江之威夷仍是威字則注作倭者順毛詩所改地理志作郁夷既與韓毛不同藝文志謂三家魯最為近之則為魯詩無疑矣顏師古見與毛氏不同便以為韓詩不知韓詩有文選注薛君章句可證也不料唐人讀書已傳會若此臧茂才經義雜記

嘽嘽駱馬　釋嘽嘽痑

說文口部嘽喘息也从口單聲詩曰嘽嘽駱馬此毛詩也疒部痑馬病也从疒多聲詩曰痑痑駱馬此三家詩也玉篇痑吐安切力極也詩曰痑痑駱馬亦為嘽廣韻痑託何切又叨丹切嘽痑一聲之轉漢書敘傳述西域傳云王師驒驒此常武篇王旅嘽嘽之異文蓋三家詩鄭氏注曰盛也師古注引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騑騑驒驒駱馬驒驒喘息之貌音它丹反案說文手部撣讀若行遲驒然則驒驒本訓行遲顏注喘息與嘽同訓疑亦本三家詩之異文是嘽痑驒音義通也㿜驒䮭皆單聲讀並與多聲近漢書地理志孟康注鄲音多沛郡縣名是也桓

讀如和以讀爲犧小雅桑扈以那韻難憲難隰桑以難韻阿何衛風竹竿以儺韻左瑳陳風東門之枌以原韻麻娑此皆古音近轉之證（陳編修左海經辨）

將母來諗

仍叔之子父老子代從政春秋譏之周制固有父在而子爲大夫者蓋不逮事父者多矣曰不遑將父曰不遑將母而申之曰將母來諗從其多者言之也若云人之思恒思親者雖曰原情無乃傷教乎（孔檢討經學卮言）

皇皇者華　每懷靡及

傳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私當作和疏引外傳及鄭志依此國下云和當爲私故後人改之）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正義曰此既以每爲雖懷爲和而下（當作）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復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當作雖內多中和之道此據字後人誤加）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某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爲和誤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皇啟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周原咨詢傳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正義曰鄭之此說贊成毛義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偏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假使訓懷爲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琳案魯語說此詩云懷和爲每懷毛傳當云每懷懷和也故箋引外傳以證之且正其誤明和爲私字形近之譌下傳云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者此於篇末通說五章大旨非覆申每懷靡及一言也謂忠信爲中和者禮中庸記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中和即忠信也必言忠信者次四章章言周周爲忠信故於此總說之張逸見上破和爲私而此云中和謂忠信和作本字故疑與上乖蓋不知中和爲忠信忠信爲周故也上傳每懷爲懷私者謂每人懷其私每爲每人懷爲懷私非訓每爲雖訓懷爲和亦非訓每懷爲懷私也將仲子仲可懷也箋云懷私曰懷烝民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與此箋正同可互證也（烝民每懷靡及正義引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亦訓每爲雖訓懷爲和以與鄭難）今傳有每雖懷和之訓爲王肅私加故孔仲達云傳本無每雖二字又云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加之又云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此其證孔氏又云偏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琳云偏檢書傳不見訓每爲雖案爾雅釋訓每有雖也郭注云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則訓每有爲雖不訓每爲雖故常棣每有良朋箋云每有雖也正用雅訓也至訓懷爲和則板懷德維寧傳箋皆以懷爲和孔氏偶失檢耳王肅申每懷靡及云雖內多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又以下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孫毓朋於王故同王說然則每雖懷和之訓乃肅改毛詩之通篇關鍵以此四字牽合上下膠戾首尾與箋義相違致經傳大義晦塞不通肅之罪於是不可逭矣孔氏曰鄭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又曰鄭說贊成毛義又曰鄭氏之言實有所據信箋最篤識過前儒（臧茂才經義雜記）

每懷靡及　周爰咨諏　周爰咨謀　周爰咨度　周爰咨詢

引之謹案小雅皇皇者華篇左傳謂有五善國語謂有六德而其說小異襄四年傳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所謂五善者咨也詢也度也諏也謀也魯語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所謂六德者每懷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周也左傳之五善則無每懷與周而有咨國語之六德則有每懷與周而無咨此其不同者也毛傳誤以五善六德合而爲一故其說曰每雖懷和也忠信爲周（此二句用國語）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此二句用左傳）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此二句合用左傳國語）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夫五善無周有周則六善矣六德無咨有咨則七德矣傳列周咨諏謀度詢凡六事而曰兼此五者加以懷爲中和之德凡七事而曰成於六德欲彌縫五善六德之參差而參差愈甚失之矣然其說猶以每懷爲懷和備六德之數也至箋則曰春秋外傳曰懷和爲每懷和當爲私又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於是以懷和爲懷私擯諸六德之外與國語之文不合而又以中和爲忠信則是以懷和之訓強附於忠信爲周（古無謂忠信爲中和者故孫毓曰忠信自是周之訓何得以釋中和）國語及毛傳皆無此意且曰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則是以忠信爲周與每懷靡及合爲一德既乖國語之文又失毛傳之意矣韋昭注國語亦承鄭箋之誤其注懷和爲每懷曰鄭後司農云和當爲私注咨才爲諏曰才當爲事引左傳咨事爲諏注咨事爲謀曰事當爲難引左傳咨難爲謀注重之以六德曰六德謂諏也謀

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改和爲私而六德遂亾其一益之以咨則又六德之所無也改才爲事改事爲難皆強取左傳之文以說國語而不知五善六德其說各異不可比而同之也王伯申書經義述聞

周咨諏謀度詢

毛詩皇皇者華一篇皆用春秋內外傳爲說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傳曰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魯語下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周爰咨諏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左傳襄四年云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魯語云咨才爲諏忠信爲周周爰咨謀傳咨事之難易爲謀左傳云咨難爲謀國語云咨事爲謀周爰咨度傳咨禮義所宜爲度左傳云咨禮爲度國語云咨義爲度周爰咨詢傳親戚之謀爲詢左傳國語皆云咨親爲詢案左傳當云訪於善爲咨毛傳以義增足故云訪問於善爲咨今左傳亦曰訪問此後人依毛傳增也觀杜氏注此五句每句訓咨爲問可證首句本無問字左傳毛傳同云咨事爲諏而國語云咨才爲諏者謂咨賢才之謀也咨詢爲親戚之謀咨諏爲賢才之謀合親賢之謀而謀之爾雅釋詁詢信也親戚者吾之諸父昆弟其謀爲吾所深信無不周矣說文云諏聚謀也賢才須合聚謀之又擇其善者從不必聚合而擇之也國語作才較二傳作事義更精密而韋注云才當爲事非也左傳咨難爲謀國語咨事爲謀毛公合二傳爲訓故云咨事之難易爲謀猶左傳咨禮爲度國語咨義爲度而毛傳云咨禮義所宜爲度也乃韋氏據左傳云事當爲難誤矣說文云慮難曰謀亦讀難爲難易之難與毛公合而杜注左傳云問患難非也左傳無忠信爲周而云君敎使臣曰必諮於周是周爲忠信矣故杜注云忠信爲周國語無訪於善爲咨而云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是咨爲訪善矣故韋注云訪問於善爲咨又毛傳曰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愼其事正義曰韋昭云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愼以之爲一通彼五者爲六德不與韋昭同也琳案左傳上言咨詢度諏謀而下云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故毛鄭杜氏皆以五善謂咨諏謀度詢國語上云諏謀度詢必咨於周下云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故韋氏幷周爲六德皆與內外傳本文合毛公既用外傳則所言六德當與韋氏同蓋既得五者於忠信之人已又愼其事自謂無所及於事則已之必忠必信可知矣以已之忠信合所得於忠信人之五者則成六德毛鄭之說甚明而孔仲達過爲區別亦誤也春秋正義引孔晁國語注云既有五善又自謂無及成爲六德本毛傳爲說而正義申之云言自謂知所無及懷靡謙以問知者此亦卽是一德故爲六德也亦不知一德卽言忠信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常棣

常棣之華

毛傳常棣棣也釋文云本或作常棣栘頤煊案王應麟詩考引韓詩序夫栘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藝文類聚卷八十三引詩云夫栘之華萼不煒煒則作常棣栘是 經義叢鈔洪頤煊

鄂不韡韡

毛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鄭箋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正義王述之曰不韡韡言韡韡也頤煊案說文𠌶華盛从𠌶不聲卽此不字 同上

不字義說

小雅常棣篇鄂不韡韡鄭氏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不字義人鮮知者鄭氏以柎曉人非謂柎譌爲不而欲改其字也故左氏傳曰三周華不注山酈氏水經注言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而說者以爲山如華跗之著於水又爾雅釋山曰再成英一成坯蓋亦以華狀之坯卽不一成者如華之有鄂足華英在不上故山再成者如鄂不之承華英也此皆不字本義見於經傳可考者不字象形一下乚象鄂足著於枝莖三巫象其承華之鄂甤甤也然則孚之與不音同義異含實曰孚鄂足曰不惟變所適則二字恆相通也鄭氏答張逸問秠一稃二米曰秠卽其皮稃亦皮更無異稱詩芣苢逸周書王會篇作桴苡且不惟孚不通也付與孚不亦相通故鄭氏言鄂不當作柎而玉篇亦云柎花萼足也說文稃又作柎乘桴字書或作泭覆車之罦字書亦作罘蓋付字从又與孚从爪者同義余故曰受从兩爪順逆相承非从左又之又也王伯厚難韓詩莩有梅謂莩是零落之意摽乃擊之使落與寤辟有摽之訓爲柎心同意蓋謂二文全不相涉不知莩柎之从孚从付其義自通九歌揚枹拊鼓王逸注枹一作桴字書諸从孚不者又或从包考古者無拘無鑿殊未可以輕心掉之然而其指微矣 程徵君解字小記

原隰捊矣

說文手部捊引取也从手孚聲玉篇捊說文曰引聚也詩曰原隰捊矣捊聚也本亦作裒案爾雅釋詁裒聚也釋文裒古字作褎本或作桴又詩原隰裒矣傳裒聚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是說文引取當從玉篇作引聚宗彥案禮運注田人所捊治也正義捊謂以手捊聚亦作聚字禮堂謹案詩緜捄之陾陾箋云捄捊也築牆者捊聚壤土釋文引爾雅云捊聚也說文云捊引聚也譌作引取也 許書所收皆古義故與爾雅毛傳合據說文知毛詩本作捊據釋文知爾雅亦作捊今釋文从木爲傳寫之誤又玉篇云本亦作裒則顧野王所見毛詩已有同今本者家藏寫本說文通釋亦有詩曰等六字今說文無宜據玉篇通釋校補之 臧茂才經義雜記

烝也無戎

毛傳烝填也釋文烝之承反填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故箋申之云古聲填塵同頤煊案爾雅釋詁烝衆也言良朋雖衆無相助己者 經義叢鈔洪頤煊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傳兄弟尙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案正義本作兄弟尙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釋文亦作切切節節然云本作切切偲偲然今釋文作切切然云定本作切切偲偲然此後人刪改也正義曰兄弟之多則尙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勸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切切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案毛公據古文論語作朋友切切節節兄弟熙熙今論語作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蓋魯學也節與偲聲相近故文異毛詩不可休息韓詩作不可休思樂記論而不息荀子樂論作辨而不諰又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兄弟憘憘朋友切切憘熙音義並同與古論正合唐定本最劣往往竄

改舊文今注疏本又刪去偲偲二字益離其本矣惟正義依俗本爲得其眞又陸氏撰釋文時無所謂定本者此言定本作切切偲偲然當亦後人依孔疏竄改也 臧明經拜經日記

伐木 伐木許許

傳云許許柹皃說文引作所所云伐木聲也从斤戶聲 許所古通字 彝詩意毛說爲長朱子詩傳引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案邪許者舉木之聲非伐木也 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禮說曰所者削柹猶斫者析薪故斲以所皆从斤說文依毛傳而云所所伐木聲遠聞其聲近見其貌者以伐木之柹與斲之 惠徵君九經古義

無酒酤我

傳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泲莤之王無酒則酤買之釋文酤毛音戶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案說文酉部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从酉古聲徐鍇曰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禮記郊特牲注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正義曰言古之事酒正是漢之醳酒事酒與醳酒皆是新作而成故鄭注周禮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謂爲事而新作者醳是和醳醴釀之名郎今卒造之酒也 酒正疏云事酒冬釀春成非是 說文又云醴酒一宿孰也然則酤酒醴酒事酒醳酒一物四名歟本無酒因有事而一宿醳成之故曰無酒酤我毛傳與說文正同不得以經傳無名爲疑矣漢書食貨志下云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目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目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目疑而弗食則班孟堅解論語以酤爲買與箋義合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傳酤一宿酒也箋買也 釗按序云燕朋友故舊也天保序箋云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據此則此爲王者燕朋舊之事無緣買酒於市論語沽酒市脯不食而謂王者燕朋舊乃沽酒亦非其理矣竊謂酤从古聲與沽苦並通沽苦皆訓爲粗略此一宿酒亦粗略之甚故名爲酤酒既云無酒而復云一宿酒者酒是大名禮記乃命大酋注酒孰曰酋方言久孰曰酋釋名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則酒實取釀久而成之義酤但一宿便成非酒之本意故曰無酒正義申鄭云經傳無謂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斯不然矣傳義爲長 經義叢鈔曾釗

坎坎鼓我

鄭箋爲我擊鼓坎坎然 頤煊案說文引詩作竷竷鼓我段氏玉裁說文本竷从夂从章夅聲孫愐夅下江切竷臺覽鼓逢逢呂氏春秋季夏紀高誘注一切經音義卷六引詩皆作竷鼓辭辭辭即竷字之省邶風擊鼓其鏜毛傳鏜然擊鼓聲也正義司馬法曰擊鼓不過闐鏜闐皆與夅聲相近 經義叢鈔洪頤煊

俾爾單厚

傳云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云單盡也棣案王符潛夫論引此詩本作亶故傳訓爲信鄭本作單故爲盡亶與單古今字 周頌云於緝熙單厥心單國語引作亶 惠徵君九經古義

吉蠲爲饎

釋文云蠲舊音圭案呂覽曰臨飲食必蠲絜高誘曰蠲讀爲圭潔三家詩本作吉圭惟饎故高讀从之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曰圭潔也 同上

天保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譸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龐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𪗋雕爲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爲本 顧處士日知錄

無不爾或承

箋或之言有也無逸亦罔或克壽漢書鄭崇傳及論衡引作時亦罔有克壽說文戈部或即域字域乃重文 江拔貢經義知新記

采薇 歲亦陽止

又杕杜云日月陽止案董仲舒雨雹對云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鄭采薇箋用董說 惠徵君九經古義

我行不來 釋不俟

爾雅釋訓不俟不來也同釋文云不俟宜從來本今作俟字武進臧庸曰爾雅釋文作不䇘說文引詩亦作不䇘是詩本作我行不䇘故釋訓以不來釋不䇘也今毛詩作來爾雅作俟皆失其舊壽祺案爾雅釋詩之字多與毛異與三家詩合未可專執毛以繩之攷毛詩古文多假借韓詩今文多以詁訓之字代經然如陳風防有鵲巢誰侜予美釋文引韓詩作誰侜予娓娓美也周頌思文無此疆爾界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介界也是釋思文篇之文 唐石經此詩初刻界後改刻介依韓詩也 此則毛今而韓古釋訓不遹不蹟也釋文云遹古述字釋言遹述也不遹即邶風日月之報我不術此亦爾雅古而毛詩今然則采薇之我行不來者毛詩用本字也傳云來至也箋云來猶反也據家曰來毛鄭原本作來甚明豈得謂失其舊乎我行不䇘者三家詩用借字也爾雅據三家詩以不來釋不䇘聲近爲訓說文來部倲詩曰不䇘不來即爾雅之文重文倲云䇘或从彳今隸省作俟俟訓大護與至反之訓違故謂爾雅作俟之失舊是也謂毛詩由後人改䇘爲來益不然矣 陳編修左海經辨

象弭魚服

郭璞毛詩拾遺曰毛云弭弓反末以象角爲之蓋俗說之誤也按左傳曰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角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鹿角爲弓者 爾雅釋器無緣者謂之弭郭注今之角弓也左傳曰左執鞭弭 崔茂才吾亦廬稿

出車 南仲辨 徐蕉飛

常武之南仲毛傳以爲宣王之臣鄭箋以爲即出車之南仲皇父益其後也說者遂謂皇父受命於南仲之廟爲大將程伯休父副之案焦山海雲堂周鼎銘曰司徒南仲又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敫休則南仲以司徒爲上卿正合周官大司徒之職所謂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是也南仲以司徒爲師休父以程伯爲副皇父以太師爲監皆以本職兼軍旅之任則宣王時別有一南仲明矣或謂周鼎所銘即文王時之南仲夫南仲爲文王屬而文王尚爲西伯則所稱對揚天子丕顯敫休者又何說焉不若從毛傳之說不但常武之詩朗然明晰即焦山古鼎所載亦可免闕疑 經義叢鈔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

心則降

六句全襲召南非無意也出車本追述文王時事故其敘室家望遠之情卽述文王時詩以實之 孔檢討經學卮言

杕杜

檀車幝幝

傳檀車役車也正義以檀木爲車 釗案檀木中車材故伐檀曰坎坎伐檀若以檀爲車材卽名檀車鄭注考工記云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橿將亦謂之榆車橿車耶竊謂毛意檀車卽棧車蓋聲轉耳周禮地官序官廛人注杜子春讀壇爲廛方言廛或曰踐是壇廛踐皆聲近可通借壇从亶聲檀亦从亶踐从戔聲棧亦从戔則檀棧亦可通借矣又何草不黃曰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檀車棧車傳同訓役車是檀棧同物之證或謂毛無破字之例非也傳雖不破字而以假借作訓如甲狎湯蕩覺直單信之類則字已從義改矣周禮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棧役不同毛以棧爲役車者同無革鞔故也考工記注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其役亦可寢左傳逢丑父寢於轏車轏卽棧也 經義叢鈔習鈔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傳曰卜之筮之會人占之按會合之字皆从亼說文解字曰人三合也禮旅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云會人占之若但以爲筮與卜會於文似便於訓未精宋元說經者唯逐文便乃小學詁訓之所以就湮也 孔檢討經學卮言

笙詩

南陔六笙詩

問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詞故毛公不列於什蘇子由始以南陔爲次什之首朱文公復依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三詩於魚麗之前而以白華爲什首又謂此六詩本有聲無辭夫既無辭則不得謂之詩矣何又置之三百篇之數乎曰六詩既有篇名則必非無辭或附於什外或進之什中皆無不可至以奏樂之次移易詩之篇第則愚未敢以爲然夫詩有詩之次樂有樂之次義各有取不可強合今依笙入三終閒歌三終以改小雅之次似矣而閒歌之後卽有合樂三終其所奏者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蘩采蘋也亦將移二南以入小雅乎且采蘩之後尙有草蟲一篇又可移采蘋於草蟲之前乎要以春秋傳攷之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又歌鹿鳴之三或頌或雅隨時所用豈皆依詩之序乎 錢宮詹潛研堂集

笙詩

南陔六詩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孔子歸魯論其詩雅頌各得其所此六篇當時俱在子夏得爲立序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而義得存者其義與衆篇之序合編故得存也朱子用鄭氏之說蓋據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也謹案儀禮及經傳惟堂上曰歌以瑟聲清越不掩歌聲也若合之笙管鐘鼓則曰笙曰管曰奏諸言笙言管言奏者皆有其辭此獨無辭何也且不必他證卽以合樂三終言之孔疏鄉飲酒文曰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此三詩亦是堂下笙吹亦有其辭而此六詩獨無辭乎且既無其辭亦不必以此六篇備三百十一篇之數矣 李進士羣經識小

詩之目三百五篇而止耳或併笙詩數之以爲三百十一篇非也詩有用之堂上者有用之堂下者堂上之詩絃歌之堂下之詩則曰笙曰管今之詩皆堂上之詩用絃歌而不用笙管史記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此其明證也言笙詩者或曰有辭或曰無辭吾不得而知也 古自有無辭之樂磬師教縵樂鄭云謂襍聲之和樂者也襍聲和樂其無詞與鄭司農注樂師曰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是則樂名之與逸詩固有辨矣 卽使有辭不得與三百並列鄉飲酒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此篤論也且堂下之樂不止笙詩新宮三終金奏九夏皆堂下之詩也若併堂上堂下而盡數之奚啻三百十一篇若堂下祇數笙詩而不數其餘其義安在然則其言三百十一篇者何也曰此爲序所誤也序以此六篇皆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 左傳叔孫昭子賦新宮或謂卽此新宮非也凡賦詩必賦堂上之詩不賦堂下之詩詩篇名之同者多矣何必是一詩也 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然則有義者有序無義者無序非必有經始有序也毛公作訓詁傳引序各冠篇首而此六序無所依附遂雜廁於衆篇之間至於分什則自鹿鳴至魚麗爲一什南有嘉魚至吉日爲一什而笙詩不與焉蓋以此六詩原不在三百五篇之數特作序者偶得其義故連而及之耳迨宋世大儒廢序說不用其於笙詩雖黜其序而猶存其題讀者不察則以爲古經本如是也豈不謬哉 經義叢鈔徐養灝

笙詩說下

六經之名出於經解夫詩卽樂章也有詩經復有樂經何居吾乎鄉先生竹軒胡公之言曰有不入樂之詩有不入詩之樂正風正雅三頌詩之入樂者也風自邶鄘以下雅自六月民勞以下詩之不入樂者也笙管金奏樂之不入詩者也詩之所重者辭也欲使學者玩其辭而通其意樂之所重者音也欲使學者審其音而平其心詩以辭爲主故凡不入詩之樂皆得徒誦而玩其辭樂以音爲主故凡不入詩之樂皆得倚聲以審其音樂之異于詩如此康成注鍾師九夏云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然則笙管金奏在樂經而不在詩經明矣漢藝文志有雅歌詩四篇又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漢魏之際杜夔傳雅樂四篇而琴操有古琴五曲其猶有古樂經之遺意乎朱子曰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吾謂樂經有譜而詩經無譜賈氏鄉飲酒禮疏云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詩各在一處故存者並存亡者並亡吾謂論詩經則有歌詩無笙詩論樂經則笙歌並列自樂經既亡歌詩因詩經而傳有其辭而無其譜而笙歌金奏則辭與譜俱亡矣 同上

笙詩有聲亡詞辨 嚴奕編

經義有可一言決者笙詩六篇無詞安得爲詩有詩必有詞不得云無詞也有其義而亡其詞此七字毛公所著非詩序本文蓋孔子子夏時此六詩尙存遭戰國及秦而亡耳陸氏德明曰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則其爲有詞也明矣朱子作詩集傳讀亡爲無引儀禮鄉飲酒燕禮諸樂節以爲有聲無詞之證後之說詩者多因之吾欲存六詩之義不得不與辜說辨朱子曰南陔以下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詞明矣試卽以儀禮難之燕禮記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鄭注新宮小雅逸篇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賈氏公彥曰特言下管新宮乃始笙入三成者正謂笙奏新宮三終邱光庭兼明書曰新宮文王詩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與南陔白華華黍同例左昭二十五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有詞也而亦曰笙而南陔六詩獨無詞乎鄉射命太師奏騶虞鄭注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大射之儀命

太師奏貍首鄭注貍首逸詩曾孫也射義所載曾孫侯氏是也騶虞貍首有詞也而亦曰奏而南陔六詩獨無詞乎試更以周禮推之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是既然矣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杜子春曰肆夏詩也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鄭注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九夏亦奏也而杜與鄭皆明其有詞而南陔六詩獨無詞乎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賈氏公彥曰奏據出聲而言歌據合曲而說其實歌奏通也春秋左氏傳曰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是不在歌詩亦謂之歌歌奏既可以通言而必曰歌者有詞而奏者無詞乎籥章逆寒暑歙豳詩祈年歙豳雅祭蜡歙豳頌鄭注豳詩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豳頌亦七月也雖朱子以大田諸詩為豳雅良耜諸詩為豳頌要其為有詞明矣籥章言歙不言歌而信其有詞笙詩言笙言樂言奏而不言歌而獨斷其為無詞乎考有聲無詞之論創於劉敞朱傳據以為說周頌詩序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禮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曰下管象劉氏敞曰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是曰管曰奏劉敞亦知其有詞矣於象武門信之於南陔六詩獨疑之有是理乎黃氏震曰亡其辭之說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為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然則鄭康成非漢人乎王雪山又曰唐有上杜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七曲有聲無詞黃氏寓又引琴譜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以證無其詞有其義不知有詞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調有調而後有譜大抵習其詞者其詩易存習其聲者其詞易亡後人因其詞之亡而遂謂作笙詩者本無其詞不無誣乎九夏中祴夏杜子春曰祴讀為陔鼓之陔賓醉而出奏陔夏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皆云奏陔鄭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南陔詩序云孝子相戒以養義正與此協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繁遏執競渠思文吾不敢謂鍾師之九夏肆夏昭夏納夏以外即笙詩之六篇而南陔之為陔夏三禮已有明證至六詩之節儀禮傳之六詩之義詩序發之六詩之亡毛公著之此理甚明無可易者又案南陔白華華黍毛傳既附於魚麗之後朱子則依儀禮節次升三詩於魚麗前而以南陔殿鹿鳴之什以白華為什之始夫南陔白華既無詞矣又何篇什可分之與有執此以問當必有自詡其說之破者矣 經義叢鈔

昂天翻 字秋上山東平原知縣合肥人 問朱氏謂笙詩有聲無詞如禮記投壺之記魯鼓薛鼓但有其音節而並無詩歌今之學者動引其言以為據

凡奏樂必歌詩歌詩而後琴瑟笙管籥簫從嘗攷編鐘編磬凡十一器皆足以倚之乃其節之者則有三器柷也鼓也搏拊也若射與投壺奏樂則但以琴瑟倚歌以鞞鼓與大鼓作節而不用柷與搏拊蓋射必聽歌使容體步止與歌聲相應而總以二鼓為之節是以天子歌騶虞有七節謂歌七終先虛聽三終而後一終一發矢凡四矢諸侯歌貍首大夫采蘩士采蘋皆五節謂歌五終先虛聽一終而後一終一發矢凡四矢四矢乘矢也特其聽聲時祇記鼓節如審弓省度勾絃發苦皆記鼓節以行事故孔子曰何以聽何以射言循聲按節當費經營或鞞或鼓毋令差誤然後容比禮而聲比樂則是此鼓者正聽之以應此歌詩者也祇以投壺之節半于射禮而其為歌則又限于貍首一詩而無天子諸侯大夫之等以致戰國時有魯薛兩家子弟其辭不同而鼓節又異因之有魯鼓薛鼓之譜見于投壺其半字以前皆射禮之節半字以後則投壺之節方者鞞鼓圓者大鼓譜記甚明 毛檢討經問

南陔

正雅廿二篇六月序具有其次古本鹿鳴之什終於魚麗而南陔之什以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為次與朱子所據儀禮樂次初不相遠毛公引序分置各篇時始錯其次耳所以魚麗獨不依樂次者蓋欲使笙詩三篇相聚故不割南陔以附前什也漢藝文志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經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三家竟無笙詩六篇故王式云詩三百五篇張揖云小雅之材七十四計毛所多於三家一卷者正以小雅有七什八什之辨耳其作故訓傳仍併為七什轉與三家卷第相似至卅卷廿八卷之異則未知周頌本不分什而傳分之耶抑邶鄘衛本共卷而傳分之耶 壽昌案邶鄘衛之分最無義理似出漢時經師所為追以柏舟有二嫌於無別故冠邶以分鄘柏舟以名之而鄘柏舟以下適有二十篇遂以十篇為邶淇奧以下十篇為衛衛猶雅頌分什之意耳左傳曰為之歌邶鄘衛又衛北宮文子引其本國之風而以威儀棣棣為衛詩則古經確合三國為一 藉非小序幾不復見小雅八什之舊就此一端定定序果出於毛公之前衛敬仲所作毛詩序當別有其文若即今之小序豈撰後漢書者猶知之後漢同時人反莫知之乎吾恐衛頤所上孔安國書序設今不存必又有以百篇之序即是孔安國書序者矣 孔檢討詩經學卮言

魚麗

魚麗于罶

毛傳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疏曰釋訓云曲者為罶是罶曲梁也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孫炎曰罶曲梁也以曲簿為魚笱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非定寡婦所作也 崔茂才吾亦廬稿

君子有酒旨且多

㦤案近讀皆以酒字絕句鄭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則以旨屬上酒字為義陸氏德明曰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為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 武進士經讀考異

維其偕矣　飲酒孔偕

家大人曰廣雅曰皆嘉也皆與偕古字通 湯誓予及女皆亡孟子梁惠王篇作偕亡秦風無衣篇與子偕行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作皆 小雅魚麗曰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偕偕亦嘉也語之轉耳荀子大略篇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為偕是偕與嘉同義 王尚書經義述聞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

問左太沖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說者謂即詩之嘉魚乃爾雅釋魚篇不見其名何也曰詩言南有者多矣樛木喬木皆非本名則嘉魚亦非魚名猶之山有嘉卉非有艸名嘉卉也毛公言江漢之閒魚所產其所該甚廣賦家借用詩言本非定名後人又援賦以釋詩展轉傅會遂失詩人本指孔穎達說經李善注選俱不取以相證則唐以前經師無此說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烝然罩罩

傳罩罩篧也箋烝塵也然猶久如也正義申傳云言善魚上篇大而衆多重云罩罩者非一也釗按以衆訓烝王肅之義見釋文非毛旨也東山常棣毛並訓為塵鄭申之云古者塵塡寘同聲則此箋以塵訓烝亦申毛非易毛也知者傳例凡經文義同而相承者傳不重出東山一烝前訓寘後訓衆常棣傳以其與東山後烝相承嫌混於訓衆之烝故復以寘塵之此詩無傳者以常棣已明從可知矣罩說文捕魚器也詩云罩罩言以罩罩之箋云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是其義正義以罩罩為非一之辭失之 經義叢鈔曾釗

南山有臺 北山有萊

問三百篇中艸木之名毛皆依爾雅為說惟北山有萊之萊傳不明言何艸正義云萊為艸之總名非有別艸名為萊按此詩南北山對文各指一艸一木此句不當獨異曰釋艸釐蔓華郭云一名蒙華說文萊蔓華也古文來釐通用故萊或為釐臺萊皆有釋艸並文可證傳偶失其一然初不以為艸之總名正義所言誤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傳萊草也正義曰萊為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為萊釗按此非毛旨也傳草也當連萊為句與翟羽飾衣同例說文此例甚多如萇草也莞草也豈皆草之總名乎錢辛楣曰爾雅釐蔓華說文萊蔓華也古文萊釐通用故萊或為釐其說是也 經義叢鈔曾釗

樂只君子

鄭箋只之言是也頤煊案左氏襄十一年傳引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杜預注謂諸侯有樂美之德二十四年傳引下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杜注言君子樂美其道觀文旨美也 同上 洪頤煊

遐不眉壽

鄭箋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遐眉壽也頤煊案棫樸遐不作人毛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遐不猶言不 下武不遐有佐思齊烈假不遐遐又通作瑕泉水不瑕有害狼跋德音不瑕其音義並同 同上

由儀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宜東晳補亡詩引作儀李善注云毛萇詩傳儀宜也倉頡篇曰宜得所也此與角弓如食宜饇文之宜鑒子殷皆當从韓詩禮記作儀訓為宜尚書般庚曰若顛木之有由蘖說文由作甹云古文作由木生條也是由訓為生故序稱萬物之生徐鍇曰由本古文甹後人通用為因由等字 惠徵君九經古義

蓼蕭

是以有譽處兮 式燕且譽 韓姞燕譽

蓼蕭篇是以有譽處兮集傳引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樂也引之謹案蘇氏之說是也昭二年左傳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服虔注曰譽游也引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今孟子梁惠王篇作豫趙岐注曰豫亦遊也引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譽焉是豫譽古字通爾雅曰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處也蓼蕭之譽處承燕笑語兮而言之裳裳者華之譽處承我心寫兮而言之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譽樂也南有嘉魚曰嘉賓式燕以樂車舝曰式燕且喜又曰式燕且譽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姞燕譽射義引詩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皆安樂之意也箋悉訓為名譽之譽疏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為龍為光

傳云龍寵也案龍讀為寵昭十二年傳云公賦蓼蕭叔孫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焦氏易林曰蓼蕭露濃君子寵光鳴鸞噰噰福祿來同是書傳皆讀龍為寵王肅周易師之九二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訓為寵今易作寵知龍為古文寵故傳云龍寵也商頌長發曰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 惠徵君九經古義

弨 一朝右之

傳右勸也箋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於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三章一朝醻之傳醻報也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釗按鄭蓋申毛非易毛也傳訓右為勸是以右為侑之借箋云主人獻之獻即右勸之意獻進也高誘注秦策呂覽皆云勸進也則勸獻義同奠於薦右挾文引適與經右字同耳若以薦右當經之右則坐卒爵於經何取耶醻即醻賓之醻故小弁如或醻之箋亦云醻之初述與醻適邀皆無傳惟象此醻報之文也鄭箋備云醻賓飲不云報也然以上酢傳既云報醻不可又以報解之要之醻酢對文則異散文可通醻者報其酢故亦云報正義乃據下箋申毛以右為勸功醻為報功謂毛意右醻皆不施於飲酒誤矣 經義叢鈔曾釗

菁菁者莪 我心則休

家大人曰菁菁者莪篇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語之轉耳箋曰休者休休然休休猶欣欣亦語之轉也周語為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爾雅 呂刑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僞孔傳見休勿休 楚語曰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釋文正義並訓休為美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六月 侵鎬及方

按寇有來路亦有去路其逐而出之也即從其來路可必不引入我門庭之內別從一路以出者獵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鎬等三地名皆在雍州則太原地名亦即在雍州近代說詩者指原州言然原州乃今固原州舊高平鎮後魏孝明帝正光五年置原州蓋取高平曰原為名古此地未必以此名惟鄭註禹貢原隰底績云詩度其隰原即此原隰其地在幽近是要高平曰原秦中地面以原名者至不可勝數今亦不能定指何地也來歸自鎬劉向曰千里之鎬顔師古注非豐鎬之鎬至於太原余亦謂雍州之太原必非周并州之太原也更有證者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太原與詩同一地若是晉陽周已封唐叔虛為侯國天子豈得料其民乎仲山父諫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以寡少諸侯避之其非屬侯之地可知既知國語益知詩矣 閻徵君潛邱劄記

織文鳥章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釋文徽識式志反又音志又昌志反釋曰鄭引大傳者欲見此屬與大傳徽號今補 舊脫號 為一物識此字舊脫今移正 則詩所云織文鳥章亦可物又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司常釋曰鄭云事名號者徽識者大傳云殊徽號昭公二十一年宋廚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是名徽也詩六月云織文鳥章箋云謂徽識是名識也今鄭合而言之故云徽識也案今詩六

只作織文鳥章箋疏及釋文並同誤字也考陸氏孔氏本原作識文鳥章與賈公彥所見同開成石經誤作糸旁爲禹貢兖州厥篚織文之字而後人遂據以改陸孔之書致不誤者亦誤猶幸賈疏兩引此詩皆未改也纘曾謹案御覽六百八十儀式部旆下引詩曰織文鳥章禮當謹案月令以爲旌章注旗章旌旗及章識也釋文章識申志反又如字正義云章識者朋周禮事名號詩織文鳥章是也此引詩必新作箋云織當據賈改正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案周禮肆師表齍盛注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徽識也大司馬之職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釋文徽識音志一音式又左傳昭廿一年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注徽織也釋文揚徽許歸反說文作徽舊譌織今校改云識也徽識本又作幟申志反又昌志反一音式此箋所云徽織卽周禮左傳注之徽織也說文巾部云徽識也以絳徽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說文無幟字从巾亦俗寫當依左氏釋文所引作識儀禮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注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又禮記檀弓上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注志謂章識檀弓下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又釋名釋言語識幟也有章幟可按視也是古旗幟字皆作識也說文言部云識常也一曰知也从言戠聲琳以識字本訓爲常卽周禮司常之常司常掌九旗而獨取名於常者因日月爲常舉至尊者以名其官說文訓徽識字爲常亦從其大名也一曰知者徽識所以使人識別故轉訓爲知也徐鉉等於巾部新附幟字不審之至釋文云織文音志又尺志反注同是與周禮左氏釋文同爲識字作音而非爲織字作音故知今釋文作織爲後人改也正義釋經云將帥以下皆有徽織當作識下並同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又釋箋云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爲徽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又引周禮司常及大司馬職儀禮士喪禮經注爲證其文甚詳故知孔疏作織亦後人改也或曰安知非毛本作織文鄭易爲識文而遽以爲唐石經之誤乎曰如毛本作織而鄭易之箋當有織讀爲識四字且毛鄭旣異釋文宜有兩音正義亦應別爲毛說今釋文無織字音正義釋經卽本箋義故知毛與鄭同爲石經之誤無疑也 臧庸才經義雜記

白茷央央

傳白旆繼旐者也釋文白茷本又作旆蒲貝反繼旐曰茷左傳云蒨茷是也一曰旆與茷古今字殊正義曰釋天云繼旐曰旆故云白茷繼旐者也茷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蒨茷旃旌亦旆也又泮水其旂茷茷傳茷茷言有法度也釋文茷茷蒲害反又普貝反言有法度本又作茷正義曰我觀其車之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乃茷茷然有法度又羣經音辨卷三伐伐旂皃也蒲害切詩其旂伐伐今文作茷據此知六月白旆央央陸孔本皆作白茷與定四年左傳同爲假借字陸氏所見本有作旆者恐是後人改從正字而今本遂從之也泮水其旂茷茷本不與六月白茷同據釋文羣經音辨皆作伐伐正義當亦作伐乃陸氏所見已有作茷者而今本又誤從之竟與旆之假借字無別矣 同上

如輊如軒

傳云輊摯也攷工云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注云摯輖也輈人云軒摯之任淮南人間云道者置之前而不摯錯之後而不軒高誘曰摯音志从車不从手旣夕禮云志矢一乘軒輖中鄭氏云輖摯也是摯又作墊 惠徵君九經古義

至于太原

問 亭林先生謂薄伐玁狁之太原非尚書之太原按朱呂嚴三家皆以爲卽今陽曲而亭林力非之是否 張燭

答 亭林是也周之畿內自有太原故宣王料民於太原若以晉之太原當之則踰河而東以料民於藩國有是理乎爾雅廣平曰原公羊傳上平曰原尚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蓋太原字義原不必有定在春秋說題辭高平曰太原斯平涼一帶所以亦有太原之名先儒所以謂太原爲陽曲者孔穎達曰杜氏謂千畝在西河之介休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按左傳晉文侯弟以千畝之戰生則千畝似晉地也而九域志古京陵在汾州宣王北伐玁狁時所立則亦以太原爲晉陽也予謂周之畿內蓋亦別有若千畝者非卽西河之介休其時晉人或以勤王至畿內戰于千畝而成師生亦未可定蓋千畝乃籍田亦應在畿內不應渡河而東卜地于介休是皆當闕如者也 全應常經史問答

車攻

東有甫草

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 釗 按爾雅釋地云鄭有圃田卽左傳所稱之原圃元和郡縣志圃田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則其地亦大矣地大故名曰甫毛蓋釋其義鄭則斥其處耳爾雅作圃乃聲近通假圃亦大也國語韋注正義以爲鄭易毛誤矣 經義叢鈔曾釗

選徒囂囂

毛傳曰囂囂聲也唯數車徒者爲有聲也正義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故知唯數者爲有聲引之謹案選具也字本作僎說文云僎具也又云頭具也與僎古同聲周官內饔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謂先具百羞等物以俟饋也字亦作撰大司馬羣吏撰車徒謂具車徒也並說見周官此言選徒亦謂具卒徒襄九年左傳使華臣具正徒史記司馬相如傳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謂具騎兵萬人也高誘注淮南脩務篇曰囂眾也十月之交篇讒口囂囂箋云囂囂眾多貌此言囂囂亦是眾多之貌言所具之卒徒囂囂然眾多非謂數車徒者之聲囂囂然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薄狩于敖

文選東京賦薄狩于敖李注引詩薄獸于敖毛刻文選作薛注今從明刻五臣注本又狩作獸當是後人依今本毛詩改如李本作獸當云狩與獸同矣又水經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北酈注云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據此知古本詩經作薄狩于敖廣圻案初學記廿二引薄狩于敖鄭箋當云狩田獵搏獸也薄者語辭也芣苢薄言采之傳薄辭也箋云薄言我薄也可證古狩獸通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史記周本紀云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是司馬子長以獸爲狩矣考唐石經作搏獸于敖釋文無狩字音而云搏獸音博舊音傳釋文本作音付今從注疏本是釋文亦作搏獸正義釋經云往搏取禽獸於敖地是孔氏亦作搏獸又之子于苗傳夏獵曰苗正義云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都歷冬夏也正義祇引上文駕言行狩而不引此薄狩于敖益知孔本作搏獸矣 臧庸才經義雜記

永絕注引云薦狴于敖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稾案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淮南覽冥云狡蟲死高誘曰蟲狩也漢石門頌云蕙虫蕲狩蔓詩曰義作獸獸若經文作搏獸鄭氏之箋不已贅乎 唐石經仍作搏獸 惠徵君九經古義

赤芾金舄

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履也 下舄字當衍正義曰言金舄達履者云云則本不復舄字也 正義曰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 釗按小爾雅屨尊者謂之達屨小爾雅爲王肅僞撰則正義述毛蓋亦王義也竊謂達讀如昏禮下達之達金舄達履也蓋與諸侯赤芾互見爲義赤芾既屬於諸侯則不能上通天子矣金舄上達天子故曰達履 經義叢鈔曾釗

會同有繹

毛傳曰繹陳也家大人曰訓繹爲陳雖本爾雅然會同有陳於文義似有未安繹蓋盛貌也此承上赤芾金舄而言言諸侯來會其服章之盛繹繹然也商頌那篇庸鼓有斁毛彼傳曰斁斁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曰繹繹盛兒繹斁驛竝通凡言有者皆形容之詞故知繹爲盛貌 王尚書經義述聞

決拾既佽一章 雙聲亦韻

雙聲亦可爲韻小雅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佽柴固韻調同雙聲亦韻也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決拾既佽

傳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佽比也正義曰鄭以佽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毛云佽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佽爲利也釗按毛傳之例前後義同者不復出唐風胡不佽焉傳佽助也此傳云佽利也則二義不同可知矣說文佽便利也从人次聲詩曰決拾既佽一曰遞也便利本此傳遞本唐傳分別最明鄭據唐傳以易此傳正義以爲申毛誤也 經義叢鈔曾釗

助我舉柴

毛傳柴積也箋舉積禽也頤煊案說文云柴積也从手此聲詩曰助我舉柴文選西京賦收禽舉胔薛綜注胔死禽獸將腐之名也李善注胔聚肉名不論腐敗也聚肉即積也漢書婁敬傳師古曰胔讀曰瘠易說卦乾爲瘠馬釋文京荀作柴柴胔字義通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蕭蕭馬鳴

唐石經原刻作肅肅馬鳴後即於肅肅上改爲蕭蕭其迹宛然可考案傳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以經本作肅爲肅然清靜意故云不讙譁若作蕭爲蕭涼蕭條則人近人辭氣矣或謂既馬鳴矣安得肅然清靜蓋天子親田士馬眾盛徒御囂囂今而聞肅然馬鳴之聲見悠然旆旌之形是於極煩擾之中而得此整暇景象矣故爲不讙譁當從石經原刻 臧茂才經義雜記

既伯既禱

說文引云既禡既禂云禱牲馬祭也周禮大司馬云有司表貉先鄭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又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後鄭肆師注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蓋貉讀爲禡又讀爲百百即伯也字異而音義皆同甸祝又云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詩云既伯既禱後鄭云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楳案尚書無逸曰譸張爲幻馬融本作輈介疋及詩又作侜 毛傳云侜張也 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宄侏張李善曰輈與侏古字通然則禂侜譸侏四字皆音同 惠徵君九經古義

吉日庚午

翼奉曰南方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穆案穆天子傳云天子命吉日戊午又云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邱此王者吉午酉之證也穆天子書出於晉代而奉說與之合當亦傳之先達者 同上

麀鹿麌麌 麌牝曰麌

箋云麌牡曰麌案正義曰釋獸云麌牡麌牝麌 舊本麌麌字互釗是近人依今本爾雅改今據下文乙正 是麌牝曰麌也郭璞引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麌或作麌或作麌是爲麌牡曰麌也則鄭箋所用爾雅與郭本不同詩釋文云麌牡下音茂誤同郭本矣今注疏本作牡是依釋文改也玉篇鹿部麌牝鹿也又麌云牝麌 廣韻十一模麌牝麌也 五質又同郭本 皆與詩箋合羣經音辨卷七云鄭以爲鹿牡也麌麌牝也謂郝當作麌麌麌牝也所見鄭箋猶未誤 臧茂才經義雜記

漆沮

問 漆沮二水禹貢與詩並有之然其說不一漢志右扶風有漆縣漆水在西東入渭闞駰十三州志亦同是漆水也水經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入洛是沮水也王厚齋曰據此則沮自沮漆自漆而孔氏引水經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此則名稱相亂諸家以爲扶風之漆與北地之沮當爲二扶風是漆水北地是沮水之一名漆沮水者蓋扶風之漆至岐入渭在豐水之上流而尚書渭水會豐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乃在豐水之下流是書之漆沮非詩之漆也詩之漆沮是二水而書之漆沮是一水即詩之沮也然水經之沮入洛而尚書之漆沮入渭孔安國謂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即洛也又何入之有當闕之以俟知者以厚齋之精於釋地顧終不能定此惑不知先王之說詩說書說水經何以和會而折衷之 雲緌

答 漆是漆沮是沮洛是洛三水各有源流無可疑不得混而爲一然漆入沮故世有呼沮水爲漆沮水者漆沮皆入洛故世有呼漆沮水即爲洛水者段昌武嚴粲之說所由疑也段氏竟謂漆沮有二一在上流一在下流非也程泰之曰沮水按宋氏長安志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之正派也漆水按宋氏長安志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漆沮會合之地而洛水出自北地歸德縣臨戎夷中至鄜坊懷德縣入渭懷德者今同州之衙縣也然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合於沮沮在漆西受漆而南遂東合於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而始合泰之所言覩厚齋爲了當前人疑入渭入洛之異者不知入洛則由洛以入渭矣杜岐公曰謂漆沮爲洛者以三水合流也此最足槩括若張守節曰漆沮二水源在雍州之西其名洛水者原在雍州之東此實段氏嚴氏之疑所由出不知洛水本在漆沮二水之東其後由東而西遂合爲一又何害乎唯是洛水之名始見於周禮職方氏泰之以爲秦漢時始有此水則不審 全庶常經史問答

問 道元於漆水篇引禹本紀之文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過

漆沮入于洛其言與禹貢悖

答　禹本紀乃太史公所不采然是亦必非禹本紀之文以禹時尙無北地之洛水也卽以職方而後之水道言之洛入渭不聞渭入洛禹本紀安得爲此言道元好采異聞以示博而不審眞妄當有此失 同上

問　據道元則濁谷水亦謂之漆水而又引柒渠水之入岐者以存疑然則漆水自不止一水也

答　漆水或有同名者固未可定然尙書及詩所指漆則皆是一水不必援他小水以亂之

問　厚齋不特謂漆沮二水有二一并謂洛水有二其說亦本之括地志不知是否

答　是非括地志之謬也乃張守節之謬也括地志曰洛水出慶州至華陰入渭卽漆沮水而張守節辨之曰非古公所度漆沮厚齋因本之引易祓曰漢志馮翊之懷德荊山在其縣西亚洛水之源也是卽禹貢之漆沮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有白旋山洛水所出因以名縣東南流至同州澄城縣其去懷德亦近則大謬矣洛州出於慶州之白旋山至懷德之荊山而入渭今以荊山別爲一洛之源豈非囈語厚齋謂雅詩瞻彼洛矣之洛是雍州之洛是矣而忽有此失不可解也 同上

問　先生謂鄭之漆水古文作潧秦之沮水古文作瀘皆本說文按今水經漆作潧而沮不作瀘

答　舊本亦自作瀘今誤耳小司馬索隱引水經瀘水出北平直路縣是唐本之不悖於說文者也說文曰北地瀘水盧聲漢中沮水且聲其了了如此蓋沮水有三一是沔漢之沮一是沮漳之沮亦作雎一是灉沮之沮而地志充氏縣下沮水是沔水之誤文不知尙書毛詩史漢水經何以一變而關中之瀘皆盡誤而爲沮 同上

其祁孔有

箋祁當作麎按鄭君破字非盡以意改如唐風之朱綃本於魯詩陳風之乘飢本於韓詩餘蓋多有所出但今不可考見耳爾雅疏引此經正作其麎孔有似亦三家詩有作麎字者而箋讀從之宋初唯得見韓詩然邢疏多襲舊人唐以前則齊魯並在也釋詁𢘫之爲大注忘所出處乃引韓詩以證之而郭每云義通見詩者則又兼涉三家故多毛詩所未見鄭注儀禮論語皆參取古今文不專守一家其於詩亦然君子好逑鄭本作仇箋云怨耦曰仇萬民靡不承鄭本作萬民是不承釋文云靡一本作是案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可見鄭本正作是字故與不顯不承同解者雖字無爲韓以不承爲承者作好是稼穡鄭本作家嗇箋云好任客嗇之人謂鄭本二字無禾旁故郎此爲非破字也下章稼穡卒痒箋乃云耕種曰稼收斂曰穡此依釋文尤足證明蟊有不令鄭本孝作儆箋云儆人無行不法儆之言令緣傳箋集合本皆牽鄭就毛由是鄭本異字雖盡別矣如傳有牽毛以就鄭者傳云虔跡也賊與狠虔其尾同字箋乃云謙當爲不敢瞻之瞻今俗人瞻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鄭欲依鄭作瞻遂併附會傳之路字當爲故非是鄭君先學齊魯韓詩旣乃爲毛詩箋故不純同毛公皇矣四國以爲密阮徂共生民履帝武敏以爲履大人迹並舊義也五經異義曰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史記三代世表未有說夫子問褚先生稷契感生之事按儒林傳褚少孫治魯詩孔校詩經學危言

鴻鴈

謂我宣驕

毛傳曰宣示也引之謹案宣驕與劬勞相對爲文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處而不宣杜注宣散也廣義相因宣者侈大之意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義皆上下相因杜注以不宣爲不自顯失之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聲又小畜之噬嗑方喙廣口井之恆作方喙宣口是宣爲侈大之意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示其驕也箋曰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於義爲長 王氏經義述聞

庭燎

詩小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坦案列女傳謂宣王晏起宣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宣王遂勤政事致中興之名庭燎之作當在此時 [illegible]札記

夜未央　夜未艾　夜鄉晨

家大人曰庭燎首章夜未央毛傳曰央旦也箋曰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按案詩蒹葭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並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案唐時俗語不可以證經今人亦無呼夜半爲夜央者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箋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蘧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弦未遽央節奏事成不能相開其義案未渠央乃漢人常語不須訓釋而更曲引未遽後加以猶言適令學者不曉其意案顏說非也夜未央者夜未已也楚辭離騷時亦猶其未央王注云央盡也廣雅同九歌爛昭昭兮未央注云央已也文選注引說文央久也又曰央已也已也二字盡亦已也管子輕重丁篇云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事央畢皆盡也呂氏春秋知化篇云其後患未央是古人謂未已爲未央也夜盡則旦故毛云央旦也鄭云夜未渠央亦是此意今以未央爲未中則與下文不合朝禮辨色始入夜未中而朝我未之前聞也古詩調弦未遽央亦已也豈未遽中之謂乎正義以旦爲夜屈之限是也呂氏春秋玄於篇注盡也而又從王肅以未旦爲夜半則非釋文旦作且音七也反又子徐反尤非據王肅以未旦爲夜半則毛傳之本作旦甚明段氏若膺毛詩傳小箋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此說不可通

二章夜未艾傳曰艾久也箋曰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案毛以夜未艾爲夜未久則反在未央之前誤矣鄭云芟末曰艾近之而又以爲先雞鳴時則非也朝禮辨色始入不得在雞鳴之先予謂艾亦已也已央艾一聲之轉夜未艾猶言夜未央耳襄九年左傳大勞未艾杜注云艾息也哀二十年傳憂未艾也宣十二年傳憂未歇也歇息艾皆已也正義云未艾先於雞鳴未央又在其前亦非錢氏曉徵答問據爾雅訓艾爲歷謂五夜未更歷則夜上須加五字矣尤非

三章夜鄉晨箋曰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明之時也案晨謂昧爽時也鄉猶方也字亦作嚮隨象傳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謂方晦入宴息也夜鄉晨亦謂夜方晨也凡將明未明謂之晨故明亦謂之晨義相因也此言庭燎有煇則晨是未明之時矣晨說文作晨云早昧爽也周官司寤氏掌禦晨行者鄭彼注云晨先明也晨在明先故星尙可見周語云農祥晨正是也宣二年左傳云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成十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戰是晨爲未明之時也天未明則夜未已然則夜鄉晨猶言夜未央夜未艾耳至辨色始入旐旂可見則在晨之後矣鄭訓晨爲明亦失之夫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長言之則一倡三歎而不病其複此三章皆言早朝之事文雖異而義則同若必以未央未艾鄉晨分先後則庭燎之光庭燎晣晣庭燎有煇豈亦有先後乎凡三章

同義者詩中往往有之緇衣云敝予又改爲兮敝予又改造兮敝予又改作兮爾雅云作造爲也蒹葭云蒹葭蒼蒼蒹葭萋萋蒹葭采采傳云萋萋猶蒼蒼也采采猶萋萋也若斯之類不可枚舉知類通達是所望於後之君子焉 王尙書經義述聞

夜未艾

毛傳艾久也鄭箋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頤煊案左氏昭元年傳國未艾也杜預注艾絕也絕亦盡也夜未艾謂夜漏未盡時 經義叢鈔洪頤煊

鶴鳴

鶴鳴于九皐

韓詩章句曰九皐九折之澤楚辭章句澤曲曰皐王充亦言鶴鳴九折之澤孫叔敖碑云收九罣之利婁壽曰本澤字去水省非也罣卽皐字爲文淵所謂四下羊也 案文當云四下丰丰音工叨反从四丰聲漢時巳誤丰爲羊故文淵辨之 惠徵君九經古義

皐本作臯乃因臭字形近而譌臭古澤字見玉篇何義門焯讀太玄上首之次五曰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㤥澤與鶴㤥協韻澤卽易所謂鳴鶴在陰也深澤爲陰不當作皐 盧學士龍城札記

臧在東云今本鶴鳴于九皐五字爲句案史記滑稽傳論衡藝增篇風俗通聲音篇文選東方曼倩答客難後漢書注五十九初學記一白帖一百九十四文選注十三又廿四又四十三皆引詩鶴鳴九皐無于字賈昌朝羣經音辨引詩亦無于字是北宋人尙見古本也唐石經有于字今本適同之 瞿中溶云說文鶴字下云鳴九皐聲聞于天似亦引詩而無于字東塾云蜀古本六經引詩亦無于字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其下維擇

傳曰擇落也尙有樹檀而下有擇 [illegible] 箋曰檀下有擇此猶朝廷之尙賢者而下小人引之謹案二章其下維穀傳曰穀惡木也則此擇字亦當爲木名非落葉之謂也擇疑當讀爲檡廣雅檡棗 檡以音切 檡也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鄭注曰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夏官繕人釋文檡劉音擇又音亦一音徒洛反徒洛反之音與擇相近故借擇爲檡蓋檀可以爲輪爲輻檡亦可以爲決穀亦可以爲布爲紙 見陸璣疏 皆適於用者也首章曰其下維檡二章曰其下維穀言在下者非無可用之才在王之用之而已下文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傳以爲舉賢用滿其義正相承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白駒

在彼穹谷

傳穹大也文選西都賦幽林穹谷李注引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陸士衡樂府十七首俯入穹谷底注韓詩曰在彼穹谷案說文穹从穴弓聲考工記韗人爲皐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是穹與空聲相近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則在彼穹谷正入山惟恐不深意故下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恐其遠遁而去也薛夫子章句以穹谷爲深谷當矣說文云穹窮也亦爲極深之義空當讀爲穹毛訓爲大作如字讀不如韓詩義長 臧茂才經義雜記

我行其野

言采其蓫

問我行其野篇言采其蓫箋以蓫爲牛蘈疏謂釋艸無文然否曰釋艸云藬牛蘈蓫蘈聲相近鄭所見爾雅當是蓫字孔疏偶失引耳下章葍亦釋艸之正文而疏亦失引 錢宮詹潛研堂集

傳蓫惡菜也箋云蓫牛蘈正義曰此釋草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之羊蹄釗按說文無蓫陸氏釋文云蓫本又作蓄蓄讀蓄訓積釋草竹蓄蓄亦非菜名疑蓄當爲苗之譌說文草部苗蓨也从艸由聲竹部笛从竹由聲周禮作篴則从由从逐之字古文可相通許君艸部采苗而不采蓫猶竹部采笛而不采篴之例耳釋草苗蓨郭注未詳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今之羊蹄似蘆菔莖赤煮爲茹滑而不美多啖令人下痢揚州謂之羊蹄幽州謂之蓫一名蓨據此則此之蓫卽爾雅之苗不可謂釋草無文矣滑而不美故毛以爲惡菜箋云蓫牛蘈似誤今本爾雅藬牛蘈無蓫牛蘈之文卽邢鄭據爾雅本作蓫牛蘈而孫炎云車前一名牛蘈 御覽引 孫炎爲鄭君弟子則鄭解爾雅當同孫說車前是藥而非菜與下章采葍不類矣毛義爲長 經義叢鈔曾釗

斯干

秩秩斯干

傳秩秩流行也彬謂爾雅釋訓秩秩清也與下幽幽訓深遠對 朱武曹經傳攷證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彬謂如與而通竹苞松茂當指南山所有者言以興起兄弟之式好非況作比喻之辭 同上

似續妣祖

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釗按箋是申毛非易毛也廣雅釋言巳似也巳似義本通史記云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凡物盡必反其始白虎通云巳者物必起盡而又起是有似續之義故鄭以巳擬似之音明似有二音卽有二義毛訓似爲嗣則非似象之似而爲似續之似也正義乃因廟制如明堂之說明堂在丙巳位遂謂箋義於巳位立妣祖之廟失之 經義叢鈔曾釗

君子攸芋

毛傳曰芋大也箋曰芋當作幠幠覆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引之謹案訓大訓覆皆有未安芋當讀爲宇宇居也 [illegible] 緜篇聿來胥宇閟宮篇大啟爾宇傳並曰宇居也 承上文言約之椓之於是室成而君子居之矣鄭注大司徒職宮室曰攸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 疏曰宇居也 彼處云云皆約舉詩辭攸宇卽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 蓋韓詩芋作宇 王尙書經義述聞

如翬斯飛

說文羽部翬大飛也从羽軍聲一曰伊雒而南雉五采皆備曰翬詩曰如翬斯飛臣鉉等曰當从揮省寫本徐鍇說文引詩作有翬斯飛九經字樣羽部云翬音輝從軍聲詩曰有翬斯飛案字樣本之說文刊於石壁不容有誤疑徐楚金本爲是然今毛詩皆同大徐本又鄭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則鄭本亦作如翬有爲誤字無疑學者不可以字樣通釋而遂謂作有爲是鼎臣以翬音如揮因云當从揮省不知古音本同卽揮亦从軍聲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噲噲其正

傳及箋皆以快釋噲案淮南精神訓噲然得臥宋書樂志四吳鼓吹曲覽往以察今我皇多噲事是噲與快同 盧學士鍾山札記

噦噦其冥 冥窈也

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寬貌噦噦猶煟煟明貌正義曰冥幼本或作冥窈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

允故據王注爲毛說案以廣言之曰噲噲其正以深言之曰噦噦其冥毛傳長也當從崔靈恩音直良反謂室之寬長故箋云噲噲寬貌王肅音丁丈反非是傳幼也當從陸孔所見本作窈也崔音杳謂室之深窈案窈者多闇而斯室則窈而明故箋云噦噦明貌王肅作幼非也爾雅本作冥窈也漢樊光習三家詩今注冥窈而引詩噦噦其冥是傳窈義與毛同以冥爲窈孫叔然亦是窈字故云深闇之窈王肅好與鄭難因改傳以誣毛謂二句言宣王之臣長者少者考此章正言宮室何得忽及其臣且毛傳之作窈有崔靈恩集注可據爾雅之作窈有樊孫等注可據而許氏說文亦本作冥窈與爾雅毛傳正合（今作冥幽也非）乃肅敢輒改作幼誣妄甚矣晉郭景純鮮通古義不從樊孫而從王肅深可取笑孔沖遠雖知冥窈實妄而囿於未達毛傳正長之旨因據王注爲毛說雖曰限於不知亦深違蓋闕之義矣（臧明經拜經日記）

大人占之

彬謂大人疑卽太卜之職周官太卜下大夫一人掌三夢之法（朱武曹經傳攷證）

載寢之地

問顧氏謂古音地如沱詩載寢之地與瓦韻不與裼韻且引易繫辭俯則觀法於地與宜韻以證之其說信否曰顧氏之說出於陳第第所據者惟楚辭橘頌亦未敢改詩音以從楚辭也經典讀地字大率與今音不異易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以此地韻晦也夫子繫辭云廣大配天地變化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一與時韻一與卑韻顧氏皆棄不取獨引仰觀俯察四句以證成己說愚謂此四句本非韻卽以韻求之又烏知其不與物卦相協乎籀文地作墬从隊不从也墬之爲地殆起於春秋以後近取楚辭以遠繩詩易吾知其必不然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衆維魚矣旐維旟矣

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曰衆乃螺字之省說文螺與螽同螺實蝗類（說文螽蝗也蝗螽也則螺一名螽不但同類而已）凡池湖陂澤中魚嘴子皆近岸旁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蝡蠕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螺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引之謹案此說似是而非魚子化蝗固爲凶年之徵不化蝗而仍爲魚則不過魚子生育之常未足爲豐年之兆魚子逢潦歲亦不爲蝗而爲魚則安知其不爲水災乎且螽者蝗也魚子已化爲蝗而後謂之螺未化則仍然魚子耳不得便以螺名而丁云魚子爲風日所燥卽變爲蝗蟲以害苗今螺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是以螺爲魚子也其誤不已甚乎況經言維魚不言爲魚本無變化之義何須問其爲何物所化乎曰下文旐維魚矣非變化之象乎曰謂旐化爲旟者集傳所存或說也其說曰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旐所統不若旟所統之衆故夢旐乃是旟則爲人衆案大司馬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郊則四郊去國百里野則公邑在邦甸之地去國二百里二百里內之人民無少於百官之理司常州里建旟縣鄙建旐以大司徒五家爲比計之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以遂人五家爲鄰計之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縣亦二千五百家州與縣戶口相等豈得謂旐所統不若旟所統之衆乎況居四郊之民卽州里之不在國中者故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則四郊亦有州里也郊野與州里又何異之有乎然則旐化爲旟之說本不可通又安得有衆化爲魚之說乎衆維魚矣旐維旟矣者上維字訓乃下維字則訓與旐維旟者旐與旟也大雅靈臺篇虡業維樅賁鼓維鏞言虡業與樅（毛傳樅崇牙也）賁鼓與鏞也字亦作惟禹貢齒革羽旄惟木言齒革羽旄與木也酒誥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言百僚庶尹與亞與服宗工也多方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言告爾四國多方與爾殷侯尹民也魯語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言百官之政事師尹與旅牧相也（詳見釋詞）此皆維訓爲與之證故鄭箋曰又夢見旐與旟也上句單舉一物故毛傳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下句並舉二物故傳曰旐旟所以聚衆也後人不知旐維魚矣之維與同義乃猥以爲旐化爲旟因之衆維魚矣亦欲以變化解之於是異說橫生而本義湮沒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衆維魚矣

余友丁希曾解詩衆維魚矣謂衆乃螺字之省說文作蝨與螽同左氏穀梁春秋經桓五年螽公羊經作螺螺實蝗類凡池湖陂澤中魚嘴子皆近岸傍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螺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余案此說昔人未曾道過而實確不可易如旐維旟矣旐旟相爲類而小異耳一則人少一則人多故占爲室家溱溱義訓而詞顯若云衆人化而爲魚則太怪甚矣雖夢境迷離無有定象而其占爲豐年雖曲爲之解終不似旐旟之占人人皆可領會今釋爲螺則事皆目驗義並貫通且證之公羊說文而皆合信可以釋千古之疑矣（盧學士鍾山札記）

節南山　節南山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補箋自節南山至小明序皆曰刺幽王今以皇父褒姒人事及十月之交術法推驗皆合

序以節南山以下皆幽王時詩毛詩說與序同惟鄭箋據緯書中候擿雒貳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爲刺厲王今推驗皆不合又謂毛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言亦無徵此數詩中解詁因厲王而多失今悉辨正詳後各補箋下鄭所以用緯說者後漢世祖尊用圖讖朝廷引以定禮說經明帝用禮讖初祀五方帝光武帝配鄭司農知禮尊王故解經多從緯說傳時制也後人用是毀鄭未免誦詩而不論其世（而漢毛詩子夏序甚微未顯于世故漢書劉向傳谷永傳五行志皆以十月之交爲厲王時事者用魯詩說）（阮宮保揅經室集）

維石巖巖

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案箋云喩三公之位人所尊嚴然則經本作嚴傳云巖巖積石貌釋文巖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本或作嚴與箋合（禮堂謹案左傳隱元年制巖邑也釋文作嚴邑云五銜反本又作巖蓋必本作嚴邑與詩嚴嚴意相近）考正義亦作巖巖今疏中皆作巖字此後人據釋文改也然尚有改之未盡者今試舉之云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尊嚴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喩三公之位人所尊嚴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巖是可知孔本作嚴也羣經音辨吅部云嚴嚴高也音巖詩維石嚴嚴今从山嵒所據釋文正作嚴也（禮記大學維石巖巖注巖巖喩師尹之高嚴也正義曰喩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余昔撰大學考異疑禮記亦本作嚴字）（臧茂才經義雜記）

師尹

師尹周大師尹氏也不知於吉甫爲何人而其姓實曰姞故都

人士之詩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箋云吉讀爲姞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余謂上爲氏下爲姓猶之齊姜云爾宋子云爾非同晉之王謝唐之崔盧單以氏稱者鄭夾漈譏史記莫辨姓與氏竊恐詩集傳亦爾 閻徵君四書釋地

赫赫師尹

補箋師尹太師尹氏也吉甫之族幽王時不用皇父任尹氏爲大師尸位不族民故詩人刺之

謂尹氏爲吉甫族者宣王初年伐獫狁尹吉甫爲老臣總武事者故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至征徐戎時則用卿士皇父總武事以繼吉甫故大雅常武章首備言卿士皇父次章始言王謂尹氏也此尹氏或是吉甫之子抑或其族副予皇父出師者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以爲譏世卿卽此族也幽王時不用皇父用尹氏爲太師卿士尹氏無大惡而尸位不諫則有之故詩人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云云而終曰以究王訩則尹氏尙未如暴公善譖虢石父巧諛好利爲詩人所專刺也迨後尹氏亦退而暴公代之當在廢申后時矣 阮宮保揅經室集

不敢戲談

箋曰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引之謹案談亦戲也玉篇廣韻並云談戲調也 廣雅嘲調也眾經音義卷十二古文謿今作嘲又作啁 孟子告子篇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談笑者調笑也調談一聲之轉耳戲而嘲之謂之調亦謂之談故以戲談連文戲談猶戲謔也嘲謔所以爲樂禍將及己憂心如焚則不敢爲樂矣故曰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王尙書經義述聞

有實其猗 有實其積

傳曰實滿猗長也箋曰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引之謹案訓猗爲長無所指實畎谷旁倚何得卽謂之倚 今案詩之常例凡言有蕡其實有鶯其羽有略其耜有捄其角末一字皆實指其物有實其猗文義亦然也猗疑當讀爲阿古音猗與阿同故二字通用萇楚篇猗難其枝卽隰桑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也漢外黃令高彪碑稽功猗衡卽商頌之阿衡也山之曲隅謂之阿楚辭九歌若有人兮山之阿王注曰阿曲隅也是也實廣大貌魯頌閟宮篇實實枚枚傳曰實實廣大也是也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阿爲山隅乃偏高不平之地而其廣大實實然亦如爲政不平之師尹勢位赫赫然也故詩人取譬焉大雅卷阿曰有卷者阿文義正與此相似又案周頌載芟篇載獲濟濟有實其積亦謂露積之庾其形實實然廣大也楚茨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良耜曰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則有實其積之謂矣鄭彼箋以有實爲實成亦失之 同上

彬謂猗美也 詳見商頌猗那 朱武曹經傳攷證

維周之氐

鄭箋氐當作桎鎋之桎釋文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有作手旁至者誤也阮尙書校勘記段玉裁云當是抵字誤桎是也別體字抵作㧊與桎字形近頤煊案桎當是㡳字之譌說文㡳礙止也从广至聲㡳底字形相近與釋文義合卽今俗室礙字 讀書叢錄 洪頤煊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補箋尹氏不躬親教養民不諒之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

補箋尹氏不問察讒言致誣罔君子

鄭箋仕察也義本爾雅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箋謂下民勿罔于上皆非 阮宮保揅經室集

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彬謂勿罔罔也勿無之言有也夷常也易也已終也廣雅成也言平易其心乃能終竟其事也勿罔君子罔君子也無小人殆小人殆也則無膴仕咸膴仕也 朱武曹經傳考證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補箋夷傷也王不察讒言君子之在位者或傷或已皆爲小人所危尹氏當諫

易序卦曰夷傷也箋訓夷爲平言當用平正之人非是 阮宮保揅經室集

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補箋謂皇父諸臣退居私邑以昏姻相益車馬爲富

詳昏姻孔云擇有車馬補箋下 同上

君子如屆四句

補箋屆至也夷傷也君子如至其位可使民惡怒之心止息君子如傷廢去位則民惡怒之心與上相違

此夷字卽承上式夷夷字爲言鄭箋屆至也言君子當行至誠之道平易之行非是 同上

昊天不傭降此鞠凶

彬謂傭韓詩作庸常也鞠毛傳訓盈疑當訓窮鞠凶與大戾對文訩與凶同咎也 朱武曹經傳考證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彬謂鄭氏箋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固謬王肅言政不由主出亦得之而未盡也詩之末章以究王訩方歸咎幽王此承上文誰秉國政而言皆責師尹與上弗躬弗親弗問弗仕一氣貫注蓋幽王之暴虐由於委任大師而尹氏之罪又以委政於羣小凡國之瘼民之病悉無關於當軸者之心而崇信姦回屏黜正士遂至罔君子而近小人事無鉅細聽於瑣瑣之姻亞卒至殘民以逞而辛苦墊隘天下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也 同上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補箋不自爲政尹氏弗躬弗親也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補箋王不自懲其心反怨大臣而退之

傳正長也卽雨無正所謂正大夫蓋皇父諸人 阮宮保揅經室集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旣夷旣懌如相醻矣

彬謂從來小人執政柄凡權勢所在未有不相傾相軋者及人主委任已專翕然附和三代以後覆宗絕祀鮮不由此迨觀詩所刺譏則其來久矣 朱武曹經傳考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

補箋誦諷也大夫自著字諫王詩人之極忠直也亂由王與尹氏尸位責之猶淺

說文諷誦二字轉相爲訓合節南山各章觀之尹氏無大惡故責之猶淺以究王訩極諫無隱矣禮記大學引章首四句復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此正言幽王被弒之事也 阮宮保揅經室集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彬謂詩中雖究王訩終章猶冀王心化而爲善庶可以畜萬邦

忠厚之至也朱武曹詩傳考證

正月

有謂正月篇以下為東遷後之詩蓋因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似西周已滅故也集傳兼存此說而云未能必其然否愚謂當以日食決之使平王在位時有十月辛卯日食之年則可今推之不得其年則信為幽王時之詩褒姒滅周是逆料其必然之辭而非已然之辭也然則東周已後有風無雅亦信矣江慎修羣經補義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祁箋此下四詩皆暬御大夫獨勞王事刺幽王嬖褒姒舉孌遂棄舊臣舊臣亦相率去王都自徹其屋保有私室暬御獨傷憂勤也

義詳十月之交補箋下兩無正曰曾是暬御憯憯日瘁詩人官暬御守王不去怨友之去也數詩皆一人所作阮宮保揅經室集

民之訛言六句

補箋故老謂退居之皇父占夢徵事也亦謝不能其不屑徵小人訛言可知予皇父自謂也

北風曰莫黑匪烏以喻君臣同惡尚書大傳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烏本宜惡也左傳襄二十二年臧武仲不知雨御叔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聖人宜多所知也幽王時皇父稱聖人故十月之交曰皇父孔聖今退居後訛言亂興皇父不之徵即召之占夢亦謝曰人俱謂予聖予實不知烏之雌雄衰廢而自藏其智也傳謂幽王君臣俱自謂聖非是同上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坦案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時則有詩妖謠言訛言一字當如大傳說又案檿弧箕服實亡周國見乎宣王時至幽王嬖褒姒與童謠合故下云民之訛言寧莫之懲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癙憂以痒

彬謂兩無正鼠思泣血箋鼠憂也爾雅釋詁癙病也經典釋文引孫炎注癙者畏之病也舍人注癙心憂憊之病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莠言自口

莠言穢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不及於小人謔浪之辭不如是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媟慢宋玉登牆之見淳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其穢論敍為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翻妃脣之詠宣於侍宴之餘郭舍人於是搖頭而舞八風連臂而歌萬歲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臧孫紇見衛侯于郲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以糞土喻其言猶詩之莠言也以上日知錄

憂心惸惸

彬謂爾雅釋訓惸惸憂也釋文惸本或作煢張平子思元賦何孤行之煢煢兮李善注煢煢獨也朱武曹經傳考證

念我無祿

彬謂曲禮曰短折曰不祿大戴禮四代篇大夫曰不祿左氏傳無祿寡君郎世通典引石渠禮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佗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戴聖對曰君死不葬曰不祿則不祿乃尊卑之通稱此言民之無祿陳氏所謂猶言不幸也非不得天祿之謂同上

于何從祿

彬謂從就也祿善也言於何時而獲就善乎引起下文後漢書郭泰傳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但不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即此詩之義也同上

侯薪侯蒸

彬謂周官委人以式灋共其祭祀之薪蒸木材注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同上

既克有定靡人不勝

彬謂此言人定則能勝天非天之果能勝也蓋天命無常未有不仁愛斯民而欲止其亂使人君有反正之機遇變而懼側身修行則天心亦回而嚮之矣有皇上帝豈有所憎惡于其閒哉同上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彬謂山本高而謂之卑二語即民之謠言也懲讀如荊舒是懲之懲言雖聞謠言而莫之懲也召故老訊占夢對文周官致萬民而詢之一曰詢國危是也若是時王昏政亂而朝廷未嘗無人況天變著於上謠言興於下士老成典刑亦或聚族而謀其有嘉謀之入告無如相習成風阽危亡而莫省若君臣子習自聖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覆也同上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彬謂此與十月之交勢相類謂天四句言宇宙甚寬而危殆交迫側身無所維號不敢不局不敢不蹐之言於衆深切著明有條不紊庶幾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奈何今之人智詐漸毒而虺蜴為心乎同上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曰皆傲慢賢者正月篇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毛傳曰仇仇猶謷謷也箋曰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家大人曰緇衣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鄭注曰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焉不親信我也仇或作执执讀雖曰执执緩也集韻曰执执緩持也案緇衣注曰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即是緩持之意義與廣雅同與爾雅毛傳詩箋皆異蓋本於三家也今案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不我力亦當如緇衣注所解詩箋謂不問我在位之功力非也三復詩詞則緩於用賢之說為切而傲賢之說為疏矣王伯申經義述聞

甯或滅之

毛傳說甯或滅之曰滅之者水也箋曰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甯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家大人曰甯猶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以喻赫赫宗周而乃為褒姒所滅四句以上二與下一氣相承詞意甚為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褒姒滅周則上下相承之閒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箋云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非也水之滅火非無有之事火勢方盛而水滅之則為甚矣不必先言其無有而後

見有之者之爲甚也傳云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滅之之意不如箋所云也甯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爲甯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四月首章胡甯忍予箋云甯猶曾也案甯猶乃也語之轉下甯莫我有同雲漢首章甯莫我聽甯亦乃也篇內甯丁我躬甯俾我遯胡甯忍予胡甯瘨我以旱竝同以上戴先生說案邶風日月篇甯不我顧小雅小弁篇甯莫之知四月篇胡甯忍予箋竝云甯猶曾也又小雅正月篇甯莫之懲四月篇甯莫我有大雅雲漢篇甯莫我聽甯丁我躬甯俾我遯諸甯字箋皆以曾字代之曾亦乃也論語先進篇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是也又雲漢篇胡甯忍予胡甯瘨我以旱箋竝以何曾二字代之何曾何乃也孟子公孫丑篇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注曰何曾猶何乃是也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甯爲荼毒言民疾王之政貪樂禍亂乃爲苦毒之行也鄭箋訓甯爲安失之內則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甯數休之言姑縱使勤勞而乃數數休息之也正義曰甯可數數休息失之昭二十二年左傳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甯以爲宗羞言無乃以爲宗羞也此無甯與他處言無甯者不同杜注無甯甯也失之賈子禮篇不用命者甯丁我網史記殷本紀作乃入吾網此皆古人謂乃爲甯之證同上

師古曰言火燎方熾甯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爲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念孫案師古此注殆沿鄭箋之誤此引詩作能或滅之非謂甯有能滅之者也案能者乃也言燎火方熾而乃有滅之者以喻赫赫之宗周而竟爲褒姒所滅也能字古讀若耐說見唐韻正聲與乃相近故義亦相同昭十二年左傳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能爲則三字相對爲文能者乃也言中美乃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也孫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之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乃避之也魏策曰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密乎臣爲王不取也言王乃又封其子乎臣爲王不取也史記淮陰侯傳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言韓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太史公自序序佞幸傳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列女傳賢明傳曰先生以不料之故能至於此言以不料之故乃至於此也能與乃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後漢書荀爽傳陳便宜策曰鳥則雄者鳴雊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是也能與乃同義故又可以通用淮南人間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藝文類聚禮部下引此能作乃漢書匈奴傳東援侮伐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是也能與甯一聲之轉故此作能或滅之毛詩作甯或滅之宋祁曰姚本能作甯此從毛詩改也甯亦乃也鄭箋誤解甯字說見經義述聞甯或滅之下王觀察讀漢書雜志谷永杜鄴傳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傳云威滅也案壺臺碑云興威繼絕鄒氏亭銘云牯虜殄威詛楚文伐威我百姓皆以威爲滅惠徵君九經古義

燎之方揚四句

補箋豫決必滅周也威卽滅此義同字變之例也

說文滅盡也盡爲器中空从皿从㶳聲㶳火餘也滅與威義相同詩人必變滅書威者一字分二韻則別二字書之義同字變之例也如小戎龍盾之合龍讀爲尨尨雜色也龍尨古之通借者多矣尨盾乃雜畫之盾非畫龍于盾下章蒙伐有苑蒙伐卽龍盾詩人凡重言者每變其字示不相襲其實于事則同此例學者罕知求之經傳往往而是爾蒙伐卽龍盾者詩爲下國駿尨荀子大戴禮並引作蒙狐裘蒙戎左傳引作尨是通借也說文盾瞂也瞂盾也伐與瞂同音假借也箋傳之說皆非說文威字下引褒姒威之解曰从火戌火死于戌陽氣至戌而盡案戌爲九月陽氣盡于九月心火三星亦納于此月故說文戌字解曰滅也此詩作于幽王未喪之前直曰褒姒威之者豫決其必威也如幽王二年三川震伯陽父言必有川竭山崩之事是年果三川竭岐山崩見史記周本紀亦豫決之阮宮保揅經室集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補箋終既也

詩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和且平終當訓既與又相對爲義言既如此又如此也此終字詞例相同箋以爲終王之所行非是同上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

箋云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棄輔喻遠賢也正義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彬按輔蓋伏兔別名輹與兔聲近故伏兔謂之輹伏兔車輹也形如屐所以夾持車軸故輔引申之義亦爲夾持說文面部酺頰車也周易借作輔蓋夾牙車則从面爲酺夾車軸則从車爲輔義本相近也春秋僖五年左傳云輔車相依呂覽權勳篇云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有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車卽指輿輔非輿無所附輿非輔亦不函輔故云相依此詩取喻於輔者輔爲持軸之物與賢者佐理同古擬輔臣於秉軸卽其義矣下章無棄爾輔員于爾輻輻當作輹易輿說輻釋文作輹是其證复从畐省聲輹从复故譌作畐耳說文輹車下縛也此據韻會所引如此釋文引說文亦云車下縛也則今本說文作車軸縛誤蓋伏兔在輿底本不相連須以縛之員益也伏兔爲任力之處非一革所能勝益其革較喻益其禮以繫賢者之心也正義以輔爲縛杖於輻輹之益輻似資之益國誤矣經義叢鈔曾釗

乃棄爾輔

彬謂左氏僖五年傳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呂氏春秋權勳篇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高誘注車牙也輔頰也易咸其輔頰舌三者有相需之義陸氏釋文引馬注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攷工記牙也者以爲固抱也有輔之象下文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可見輔與輻之交須闕一不可者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補箋喻棄皇父諸舊臣使之退處義詳魚在于洛後阮宮保揅經室集

員于爾輻

彬謂員與隕同言無棄爾輔恐隕于爾輻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終踰絕險

箋曰終用是踰度陷絕之險引之謹案陷絕之險車不能度雖不棄爾輔亦無益也詩之絕險豈是之謂乎絕之言最也極也後漢書吳良傳注絕猶極也爾雅鼎絕大謂之鼐郭注曰最大者絕澤謂之銑注曰最有光澤也又絕高爲之京言最高也麋絕有力狄鹿絕有力麉麕絕有力豜狼絕有力迅兔絕有力欣豕絕有力豟熊虎醜絕有力麙牛絕有力欣犌邵氏正義曰欣字衍雞絕有力奮皆言最有力也此絕險亦謂最險之處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曾是不意

箋曰女曾不以是爲意乎正義曰商人爲輔顧僕之故終用踰

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乎引之謹案如此解則經當云曾是不以爲意文義乃明何得但云不意乎今案意與億通億度也言棄輔則爾載必輸不棄則絕險可濟商事如是治國可知所當度其利害而求賢以自輔者也女何乃不度於是乎古者謂度爲意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何注曰億度是非漢書貨殖傳億作意子罕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意無度也少儀毋測未至鄭注曰測意度也無意即毋測未至也何注以爲不任意失之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意之度之也鄭注曰意心無所慮也無慮者度其大略之謂正義不知意訓爲度而云以意測度謀慮失之管子小問篇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善意善度也尹注不知意訓爲度而云以意度之亦誤商子脩權篇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謂廢尺寸而度長短也莊子胠篋篇妄意室中之藏也荀子賦篇君子設辭請測意之謂請測度之也楊注不知意訓爲度而云請測無意失之魏策臣願以鄙心意公謂以鄙心度公也韓子外儲說人且意女謂人且度女也解老篇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意亦度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同上

魚在于沼　亦匪克樂

補箋喻賢臣雖退處亦不能安居 阮宮保揅經室集

彼有旨酒　六句

補箋怨退居者以酒肴洽鄰里益昬姻不若我獨憂王事云請與員于爾輻員同益也

義與十月之交相同此章語與上章不相屬酒與肴相韵不與上熠虐相韻孔云之云釋文亦作員云員古同音義當與員于爾輻之訓爲益者同傳訓旋箋訓友取義皆曲 同上

佌佌彼有屋六句

補箋怨退居者少有居室車馬此無祿者終惸獨也蔡邕釋誨曰速速方轂李賢曰方並也並轂而行也

箋謂小人富貴非是佌佌說文作佌佌解曰小也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是陸本作蔌蔌方穀陸本是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衍有字此四句佌佌彼有屋五字句與民今之無祿相諧蔌蔌方穀四字句與夭夭是椓相諧其無有字益明矣又石經岳珂本皆作天夭是椓今坊本多訛作夭夭是椓

後漢書蔡邕傳曰速速方轂夭夭是加彼之速轂異毛詩者所傳本異也以加易椓者用加以韻枯辜卯另等字非椓或作加也方轂章懷太子注爲並轂此爲得之即擇有車馬義今毛本轂爲轂假借字老子王弼本諸侯自稱不穀之穀作不轂毛不破字鄭亦沿而未破訓善非本義也 同上

蔌蔌方穀

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者非也案以書既富方穀證之陸氏本是後漢書蔡邕傳作速速方轂亦無有字 孫侍御讀書脞錄續

哿矣富人　哿矣能言

家大人曰正月篇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哿與哀相對爲文哀者憂悲哿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祿之惸獨也雨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哀與哿亦相對爲文言悲哉不能言之人其身困瘁樂矣能言之人身處於安也哿嘉俱以加爲聲而其義相近禮運以嘉魂魄鄭注曰嘉樂也王肅注家語問禮篇曰嘉善樂也大雅假樂篇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是嘉與樂同義哿之爲言猶嘉耳故昭八年左傳引詩哿矣能言杜注曰哿嘉也毛傳訓哿爲可可亦快意愜心之稱廣雅曰愜可也故箋曰富人已可惸獨將困宋岳珂本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及宋板並作富人已可明北監本已字始作猶淺學人改之也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箋之意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月之交　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謂十月之交四篇屬厲王時詩者魯詩申培公及中侯擿雒貳鄭司農詩箋之說也謂屬幽王時者子夏詩序大毛公詩傳之說也兩漢毛詩晚出其說甚孤公卿大儒多從魯說今攷毛說之合者有四魯說之不合者亦有四試說之詩言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交食至梁隋而漸密至元而愈精梁虞劇隋張胄元唐傅仁均一行元郭守敬並推定此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朔日入食限載在史志今以雍正癸卯上推之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正入食限推數列後此合者一也若厲王在位有十月辛卯朔日食緣何自古術家無一人言及此不合者一也詩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災異之大者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史記周本紀載幽王二年事正相同此合者二也若厲王在位殊無此變詩不應詭言百川沸騰諸事此不合者二也豔妻褒姒也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此受子夏之說故毅然斷之如此曰妻者此詩作於幽王六年未廢申后以前褒姒尚在御妻之列且正月篇曰褒姒威之揆之竭處正復同時子夏以二詩相連爲篇第非毛公作訓詁傳時所得移改鄭箋說非也證之國語史記大雅時事更服然可案其合者三也若厲王時惟聞弭謗專利而已使有豔妻之妻爲內寵熾盛如此詩大雅板蕩以及國語周秦諸子史中不容無一語及之者此不合者三也皇父卿士乃南仲之裔孫周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故大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皇父爲老臣幽王不用之任尹氏爲大師卿士任虢石父爲卿廢申后去太子宜臼故詩人雖頌皇父之聖責怨其安於退居是尹氏虢石父不在卿士皇父司徒番鄭箋以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謂番以爲詩屬厲王之證但今以史記鄭世家考之鄭桓公爲卿士在幽王八年其六年日食時爲司徒者實番也諸休退老臣之列此合者四也若厲王時用爲卿士專利者榮夷公也其爲正臣諫王者召公芮良夫也皇父等七人考之彼時無一驗者其不合者四也綜而論之子夏之序親受經於孔子其說宜從日食推步既得十月辛卯朔其說宜從至於鄭箋從魯詩非從魯也東漢中候襲用魯詩石渠說經往往稱制臨決鄭君尊時制也至于傳箋訓詁間有未合詩人本恉者而皇父七人以正臣蒙權黨之名所關爲尤巨元於所著詩補箋中各隨章句辨之恐元此說不足以振積非而學者株守鄭義反執彼一二端爲言致被以異說也乃自節南山至小明錄補箋之可發斯義者釋之以證鄙意焉 阮宮保揅經室集

序十月之交刺幽王也補箋刺幽王以褒姒爲后任用小人退廢諸賢臣致天變也

義詳皇父卿士補箋下 同上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

補箋雍正癸卯上距周幽王六年積二千四百九十八年依合推日食法推得建酉月辛卯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入食限朔月月朔也

雍正癸卯距魯僖公五年積二千三百七十八年算上經史

所推久有定數今據史記魯僖公五年距周幽王六年積一百二十一年算外並之得自雍正元年癸卯距所求之周幽王六年共二千四百九十九年減一年得積年二千四百九十八

中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日三五一三八一一六以積年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相乘得中積分

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日二二八四一一六置中積分減氣應三十二日一二二五四得通積分

天正冬至一十六日七七一一五八八四置通積分其日滿紀法六十去之餘四十三日二二八四一一六轉與紀法相減餘為天正冬至日分

紀日一十七以天正冬至日數加一日得紀日

積日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日置中積分減氣應分一二二五四加本年天正冬至分七七一一五八八四得積日

通朔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日一二六三三三置積日加朔應一十五日一二六三三得通朔

積朔三萬〇八百九十六　首朔一十四日〇〇一三一五一二置通朔以朔策二十九日五三〇五九〇五三除之得數為積朔餘數為首朔

積朔太陰交周二宮一十六度五十分八秒四十微以積朔與太陰交周朔策一十一萬零四百一十三秒九二四四一三三四相乘得三十四億一千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六百〇八秒六七四五五二六四滿周天一百二十九萬六千秒去之餘數二十七萬六千六百〇八秒六七四五五二六四以宮度分收之為積朔太陰交周

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十四秒九微置首太陰交周應六宮二十三度三十六分五十二秒四十九微減積朔太陰交周得首朔太陰交周

十月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

為太陰入交有食置本年首朔太陰交周以太陰交周朔策一宮零四十分一十三秒五十五微遞加八次得周正十月朔太陰交周自初宮初度至初宮二十一度一十八分自五宮八度四十二分至六宮九度一十四分自十一宮二十度四十六分至十一宮三十度皆為太陰入交今十月入交即十月有食

十月平朔辛卯日卯初三刻九分以太陰入交月數八與朔策相乘得二百三十六日二四七二一四與本年首朔日分相加得二百五十日二四六〇三九三六即平朔距冬至之日數再加紀日一十七滿紀法去之得二十七日二四六〇三九三六自初日甲子起算得平朔干支以周日一千四百四十分通其小餘得平朔時刻

案大衍術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虞劆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術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授時術議云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蓋自來推步家未有不與緯說異者　本朝時憲書密合天行為往古所無今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入交從魯詩說謂厲王時事者斷難執以爭矣同上

此幽王六年乙丑周正十月辛卯朔日食夏正則八月建酉也去之數千年厤家猶能追算此日入交加時在辰而集傳謂夏正建亥之月誤矣江歲貢羣經補義

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正義謂漢世通儒未有以歷攷此辛卯日食者困學紀聞引大衍歷日蝕議云虞劆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閻百詩云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惟虞劆即唐進士傅仁均傳一行亦步得是月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歷學志祖案康成果攷得日食在幽王六年建酉之月不應作譜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屬之厲王時自相違反蓋黃初以來治歷者始課日食疏密而攷此辛卯日食則疑出於後人之傅會也孫侍御讀書脞錄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前漢翼奉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又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按齊詩四始五際略見於汜歷樞四始者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五際者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革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宋均曰天門戌亥之間亦所據者孟康曰詩內傳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愚謂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應鍾為均也四牡則大蔟為均天保夾鍾為均嘉魚仲呂為均采芑蕤賓為均鴻雁夷則為均祈父南呂為均漢初古樂未湮者如此故奉曰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厤觀情以律厤迭相治與天地稽三朞之變亦於是可驗周十月斗建于酉朔又直卯酉幽王本嗣位于卯孟之際適當卯酉而日月告凶其咎尤甚故卒致東遷改政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郎顗上封事曰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臣以為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注云基當作朞其法以卅年管一辰凡甲子甲午旬首者為仲甲戌甲辰旬首者為季甲申甲寅旬首者為孟迄十年一移故謂之三朞今據陽嘉二年癸酉上推延光三年甲子為戌仲之始前卅年為永元六年入酉仲又前卅年而永平七年入申仲又前卅年為建武十年入未仲又前卅年而元始四年入午仲是王莽革命之際也又前二百九年得高祖元年乙未入亥仲二年矣又前五十年而得周亡之歲在酉季二年乙巳上距殷周革命辛卯之歲七百九十四年實惟午孟之入也易上經始乾終離下經始咸終未濟乾天門也離午際也孟京卦氣以咸為夏至亦午氣也未濟為小雪亦亥氣也天道之所著見王者之所重慎詩以諷戒易以終始古之作樂每三詩為一終經傳可攷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鳴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然采薇出車杕杜皆所以勞將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兄弟蓼蕭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諸侯亦三篇同奏確然可信者也說始際者則以與三朞相配如文王為亥孟大明為亥仲緜為亥季其水始獨言大明猶三朞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四牡皇華同為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同為巳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大保容三家詩次不盡與毛同耳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唯采芑為午似蓼蕭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為未也吉日鴻鴈庭燎乃申也　父非酉之中又篇次之異且其戌子丑為何等篇不可推測矣孔檢討經學卮言

於何不臧

〈補箋〉於讀如粵發聲也

爾雅粵於相轉注阮宮保揅經室集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

〈補箋〉幽王二年三川震而　竭岐山崩

史記幽王二年云云是涇渭洛三川先震而後竭岐山亦崩震與竭為二事周本紀之言明白可案此詩因六年日食之變而作並溯及二年川震之事故曰沸騰孔仲遠疏以為沸騰與竭不同非是今本國語譌作幽王三年非是說苑辨物篇亦作二年與史記同同上

山冢崒崩

箋曰崒者崔嵬漸漸之石篇維其卒矣箋曰卒者崔嵬也字作卒不作崒此亦當然山頂崔嵬者崩釋文崒舊子恤反徐子綏反鄭云崔嵬也宜依爾雅音徂恤反本又作卒正義作卒曰釋山云崒者厜㕒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此經作卒今本卒誤作崒辨見校勘記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卒子恤反今本卒誤作崒辨見校勘記則當訓為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為說漢書劉向傳引此亦作卒顏注曰卒盡也山頂隆高而盡崩壞荀子君子篇引詩作山冢崒崩崒字後人四故引之謹案卒當讀為猝倉沒反猝急也暴也言山冢猝然崩壞也卒崩與沸騰相對若訓卒為崔嵬而以山冢

卒連讀則與上句文義不倫矣王氏書經義述聞

皇父

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左傳隱十一年屬鄭後爲晉地有名向上在今濟源縣界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之而去矣庶民可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偪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孥於虢鄶則其時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爲民望則皇父實爲之首昔晉之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爲荆州族弟敦爲青州謂之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顧處士日知錄

皇父卿士

補箋從毛以爲幽王時詩又自謂卽常武之皇父卿士司徒下六人俱戾臣王不用退居於向詩人責之　案孔仲達云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見常武正義常武與此必是兩人如厲王時有家伯幽王時有家父春秋時亦有家父宣王時有仍叔春秋時亦有仍叔家仍皆氏伯叔父並字皇父既是妻黨王弃之後當卽屏黜共和執政更擢其族類之賢者後宣王征淮徐命之爲將也因作都而之向遂將其屬臣盡去工畢當仍反於朝非爲退老計幽王時尹氏爲大師故箋不從毛傳正義曰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形勢盡將往向此可見其專權擅恣老成亦畏懼之心不顧而強以去也厲王有利臣榮夷公幽王有讒佞臣虢石父暴公俱非妻黨故不在七人之列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讀此而酷虐驕很之情形口角恍如目見耳聞而皇父之罪狀定矣又況蓄斂臣遷富民逼脅老臣空王邑以實其私都經有明文賢臣豈若是乎舉一皇父之罪而六人之罪統此矣若以徹牆屋田汙萊爲專王之禮則自古絕無經傳不見且何可以爲訓段若膺云田以祭謂其盡汙萊向既是皇父之采邑豈有王之三公共往居之至兩無正正大夫離居云云則箋以爲厲王流彘後事不可易也古今人表以皇父等七人同幽王褒姒列於下下與毛傳同鄭注序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此序本作刺厲王篇在六月上爲毛公移改之明文使毛無此事鄭不得誣加之劉向封事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引詩角弓小旻十月之交正月四篇爲證而下云此後殄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則劉子政亦以角弓正月爲刺幽王十月之交小旻爲刺厲王故上下皆幽厲並舉五行志下下劉歆曰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師古注引詩豔妻煽方處云豔或作閻嬪妻姓也谷永傳曰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師古曰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甚此必本魯詩故得見魯詩又曰畫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又曰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又外戚傳哀褒閻之爲郵然則鄭以此詩爲刺厲王本魯詩之經劉向父子皆然非據緯候之文特緯候出於漢世與魯詩說同耳漢書注云閻嬪妻姓中候曰剡以配姬是厲王嬖妻乃閻氏女與幽王後后姒姓不同當從魯詩作閻爲正毛詩作豔中候作剡並聲近假借字王肅皇甫謐之經之蠢賊也其言多不足據卽以此四篇爲刺幽王名雖從毛實欲異鄭耳書名補箋似不當舍鄭而從王肅也臧明經拜經日記

補箋皇父乃南仲之孫周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幽王不用之任尹氏爲大師大師尸位號石父爲卿巧諛好利用是廢申后去太子宜臼故詩人傾皇父之聖復怨其安於退居也

箋以皇父爲厲王時人故以司徒番等七子皆厲王妻黨女謁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此說同不合卽王肅皇甫謐以此詩爲幽王時事亦以皇父等與豔妻同視爲佞嬖亦不合矣元案大雅常武之詩乃宣王征淮夷時事其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是皇父爲大臣之字南仲之後宣王時爲大師卿士命征淮徐與召虎尹吉甫同時者明矣幽王爲宣王子則皇父爲先朝老臣宜倚用之乃幽王嬖褒姒任尹氏爲大師卿士號石父史記周世家云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廢申后去太子皆號石父之惡尹氏尸位不諫而已嬖爲卿而退皇父故詩人一則曰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言告皇父此生尙非不辰何不就我謀政事再則曰皇父孔聖作都於向言其甚聖哲今不用之皇父亦安於退居采邑不以國家爲憂怨責之也三則曰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言不留此一老成人以衞王一老卽皇父也如以皇父與常武皇父爲兩人則前後二三十年間不應同官者復同字其不合一也如以皇父爲女謁權佞不應不居王都反退居於向讓尹氏爲太師卿士其不合二也幽王六年尹氏爲大師卿士如皇父在朝爲權寵豈二人並居此一官其不合三也詩曰不憖遺一老二句在擇三有事亶有車馬之間如是貪淫則語極不順其不合四也節南山之尹氏史記之虢石父皆不在家伯仲允之列忠佞判然其不合五也墨子所染篇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呂氏春秋錄墨子之說作染於虢公鼓祭公敦而皇父以下七人無一人列名其中明非佞臣其不合六也大雅民勞板蕩抑桑柔皆刺厲王反覆於厲階貪人與國語弭謗專利合無一語及於煽處權黨至幽王大雅瞻卬召旻卽極言哲婦傾城亦無一言及於皇父七人之權黨其不合七也據此七事皇父明是賢臣而自漢以來皆視爲姦佞之首徒以此詩與豔妻同舉故耳其實此章不過臚舉朝臣末言豔妻煽方處自是貶詞其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俗本誤作冢宰因箋中冢字而誤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走馬楀維師氏但舉其官爵名字未嘗少有褒貶詩人不言在位之尹氏石父而言居向之皇父卿士則番家伯等以類相從是皆賢臣民所屬望王所屏弃者可知詩若曰雖此老臣賢臣之多其如褒姒煽方處何也君子偕老前五句與後二句相反文義與此同但諸臣退居私邑保有室家坐視王室之燬無箕子比干之節不能免詩人怨刺耳此事端賴常武之詩可以表正並藉節南山以下諸篇互相發明自魯詩誤以七人爲女謁權黨漢儒靡然從之漢書人物表至列入下下洗冤經史中數千載矣不可不力辨之竹書紀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六年皇父作都於向皆僞說不可從又幽王時暴公亦嘗爲卿士故何人斯序曰暴公爲卿士彼詩在小弁廢太子之後當是幽王日食以後事尹氏亦退位故暴公代之也阮宮保揅經室集

番維司徒

補箋幽王八年始命鄭桓公友爲司徒在日食之後

鄭世家宣王二十二年鄭桓公友始封於鄭三十三歲百姓愛之幽王以爲司徒是封後三十三年爲司徒當幽王八年矣國語韋昭注云幽王八年爲司徒此詩作於幽王六年故司徒仍是番而鄭箋據幽王司徒爲鄭桓公謂番爲厲王司徒誤矣漢書人物表引

作皮中允作中術㮚作緻楠作萬皆下下同上

蕃維司徒古今人表蕃作皮案魯國有蕃縣應劭曰蕃音皮是蕃有皮音故亦作皮也儀禮既夕云設披鄭注云今文披皆為藩案披从手皮聲(說見文)藩與蕃同故以披為蕃聲之誤也鄉射禮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云今文皮樹為繁豎是古皮繁同音故韓詩作繁白袁魯國記云陳逸子游為魯相蕃子也國人為諱改曰皮白袁晉人未識古音故有是說(古蕃繁皆音婆春秋傳有蒍罷音皮)(公羊作頗是 惠徵君九經古義)(皮亦有婆音)

家伯維宰

案古今人表有大宰家伯是家伯作家伯故鄭箋以冢宰釋之

同上

皇父卿士集傳云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即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士中士公羊所記上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己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謹案朱子因下有司徒冢宰而皇父之權又在二人之上求其官而不得遂不得不以意為之說然謂六卿之外更為都官則於經傳實無所據若上士中士兼總六官則古今皆無其事也公羊所謂宰士蓋以春秋之例上士中士書名宰咺書名則非冢宰未嘗言其兼總六官也周公以蔡仲為己卿士周禮畿內之國得有孟仲二卿特為己之私屬亦不能歎王朝之政也今案卿士者執政之通稱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職也諸侯亦得入王朝為卿士詩序云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春秋隱公三年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杜解云卿士王卿之執政者八年傳又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杜解云周人於此遂畀之政即是觀之則司徒即卿士也下云番維司徒而皇父在其上此卿士即冢宰也若家伯冢宰古本本作家伯維宰其所謂宰或小宰或宰夫耳非上士中士也自傳經者以維宰譌為冢宰而次序紊亂即朱子亦不得不為序說可知經文譌字貽誤經學不小(李遵士 纂經識小)

家伯維宰今本維作冢字之譌也正義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冢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為小宰鄭以為冢宰者以小宰不得居序故知是冢宰也觀此可知本是維字後譌為冢也(崔茂才 吾亦廬稿)

豔妻煽方處(說文作傓)

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案魯詩十月之交云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為不善也中候擿雒戒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孔穎達云剡豔古今字以剡對姬為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从魯詩為厲王時事是也(經下云皇父孔聖作都于向郊古文幽王元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六年皇父作都于向鄭氏詩序箋云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毛公秦人必有所據未可盡非 惠徵君九經古義)

補箋褒姒煽惑處內賢臣雖多不居其職昏義曰天子八十一御妻日食時褒姒未為后也稱豔惡之也皇父諸臣稱爵重之也

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此依子夏序為說也中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孽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據緯書此說以豔為剡剡為姓與姬相對屬為王時事此自是後漢時帝用緯說經稱制臨決之事鄭司農遵用之也豔中候作剡漢書谷永傳作閻皆美豔豔字假借也(鹽亦與豔通禮記郊特牲鹽諸利注鹽讀為豔古樂府豔歌皆讀為豔大戴記官人篇淹之以利淹與豔同逸周書官人解臨之以利臨乃鹽字之譌淹鹽豔通也)煽說文作傓在人部今從火作煽者由俗改也(陸宮保揅經室集)

抑此皇父四句

補箋不時不長也何為我作而謀王徹不來就我同謀

詩柔柔我生不長爾雅不辰不時也詩人言國事猶可為之時也小旻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韓詩外傳作就集與就同(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作就)即集亦同此詩曰不即我謀義與彼同

同上

抑此皇父

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案意即噫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繆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恚聲抑本與意通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大雅有抑篇外傳作懿戒韋昭云懿讀曰抑)(君九經古)

徹我牆屋四句

補箋言己獨居勤王牆屋皆徹田亦不治友朋謂予自謀不善不知事王之禮當然

箋以為皇父毀徹民之牆屋不得趨農邑人怨辭非也篇中稱予稱我皆詩御自稱非百姓也今經文皆作曰予不戕釋文曰戕王作臧孫毓評以為鄭改字陸說是也蓋此經本為臧字王肅本如舊鄭本亦是臧字特破讀為戕字訓為殘非經本戕字後之宗鄭者踵改經文並刪去箋中讀為戕一句孫毓猶及見之也如經中本是戕字字不習見毛傳亦不容無以訓之孫毓評多從鄭說不致反護子雍其實此處正當以子雍臧字義長不煩破字不得因王肅攻鄭其言于遂無一得也凡此數詩中言於何不臧庶曰式臧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謀之其臧謀之不臧皆與此曰予不臧詞氣相同故今改為臧以復其舊(下亶侯多臧同) 阮宮保揅經室集

曰予不戕

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不戕在良反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案鄭不改字此經作戕箋云戕殘也是毛詩本作戕也上文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臧字戕字箋本有別設使改臧為戕箋中應有臧當為戕聲之誤也八字何得不言而竟改此必王肅妄改以與箋義相難孔穎朋於王故反以為鄭改也(惠氏棟云王肅改字反誚康成)不知鄭不改字即稍習鄭學者亦當知之為難於厚誣乎故釋文大書不戕云王本作臧正義釋經云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今本之(不從王肅作臧)者由於陸孔之未誤也(疑三家或有作臧者故王肅據之以改毛詩)(臧茂才經義雜記)

曰予不戕補箋從王肅作臧 案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此戕殘之實肅改作臧猶上文豈曰不時也然此經無豈字則文實不順凡鄭改字皆具於箋尊鄭學者不宜反刪削之陸德明云孫毓朋於王既黨於王故不言王改而反以為鄭改釋文別之云王作臧是陸氏不從王也正義述毛說亦作戕蓋俱以作臧為肅所私改(陳明經拜經日記)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

補箋皇父甚聖哲今淮作都于向不居王都

兩無正曰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與此相發明(下同)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補箋三有事王之三公也多藏俗本作多藏字當為臧善也詩

人怨責皇父與三卿同退居此三卿皆善諫者故曰信維多善也

訓三有亦爲三公鄭義也亶侯爲信維毛義也此詩與雨無正似皆一人所作詩人勞於王事怨諸賢臣去王都居向邑不肎留守王也故雨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肎夙夜邦君諸侯莫肎朝夕又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肎用訊又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又曰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皆足互相發明蓋王不用皇父皇父退居於向新作居室其三事之同去者亦作居於向即正月之詩所云佌佌彼有屋蔌蔌方穀者矣富人者也詩人貧苦勞勩有與國存亡之義深責皇父爲先朝老臣不應甘於退位又斥三事大夫有車馬者亦安居於向此豈皇父擇之曰擇之者所以激勵之使出守王也合觀詩詞皇父棄廢就衰詩人竭忠盡瘁之情數千載皆可想見自解者不得其旨義乃沉晦不可求矣雨無正曰三事大夫莫肎夙夜鄭箋彼三事爲三公是也此擇三有事自當同解乃箋沿傳說以爲國之三卿又與畿內諸侯二卿不合遂謂皇父專權立三卿爲聚斂之臣故多一卿取義皆無所依據也即如箋說三事多財富民多車馬皇父擇與同居於皇父亦何益於皇父又何罪乎藏俗字說文惟有臧字故漢書凡收藏之藏皆作臧此多臧亦言三事謀多臧耳而傳以爲貪淫多藏釋文讀爲才浪反皆誤矣寶藏之藏與臧否之臧古皆同聲同形六朝始分平仄如以爲仄聲與向相韻則彤弓受言藏之與既饗相韻矣頍弁庶幾有臧與上怲相韻矣凡此皆訓爲寶藏之藏乎信維多善言謀多臧即不即我謀之義也此詩多用臧字見上曰予不臧補箋下 阮宮保揅經室集

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

補箋憖讀若靳春秋左氏傳曰宋公靳之一老謂皇父也魯哀公誄孔子曰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用此詩也

鄭箋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此訓較說文明確以律諸經傳可得其意焉左哀十六年哀公誄孔子曰不憖遺一老杜注曰憖且也且即心不欲而自彊之意晉語憖庇州犂焉左文十二年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昭二十八年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此皆始不願而後願之意而杜注文十二年爲傷昭二十八年爲發語之音皆失之矣說文憖從猌聲猌犬張齗怒也讀若銀故春秋昭十一年左穀會於厥慭公羊作屈銀者銀慭同音也銀與斤聲相近左莊十一年宋人請南宮長萬宋公靳之靳與憖音同假借字也靳者亦始不願彊而後可之意故宋萬怨而弑之服虔注恥而惡之曰靳杜注戲而相愧曰靳皆從下魯四語望文生義者非本義也 杜注憖爲傷義本方言方言漢人語義從詩及哀公誄而生爲傷悼之意非古人本義也 同上

擇有車馬

補箋三事大夫有車馬重言以激責之

箋謂擇民之富有車馬者非是 同上

噂沓背憎

彬謂屈原天問天何所沓王逸注沓合也言小人之情聚則相合背即相憎杜子美詩所謂當面輸心背面笑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悠悠我里

傳里病也箋居也彬謂里與悝同訓悠悠我里猶言悠悠我思耳 同上

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補箋友謂皇父即諸大夫 阮宮保揅經室集

雨無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上天疾威弗慮弗圖

補箋昊曰昊天即夏四月典霜致饑饉也秋曰上天即秋八月辛卯朔日食也 同上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補箋順流而風曰淪言蘊淪也胥皆也淪胥猶曰胥淪與胥靡同意相隨累皆得罪也

毛傳淪率也胥相也鋪偏也爾雅曰淪率也漢書敘傳曰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淪胥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從入得罪相坐之刑也元謂毛詩之淪字本義也三家之薰同韻假借也爾雅小波爲淪郭注言蘊淪釋文引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爾雅胥皆也呂氏春秋曰傅說殷之胥靡史記亦言傅說胥靡是淪胥猶胥淪胥淪猶胥靡皆隨累得罪之名也史記曰從風而靡又曰靡然鄉風即韓詩順流而風之意故大雅抑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小旻卒章曰國雖靡止民雖靡膴即繼之曰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小雅兩淪胥與抑之淪胥義同彼時以爲恆語至於流泉一語正從淪字生義淪與靡意亦相近若徒訓爲率則其義未盡矣釋文引王肅注鋪病也是王肅讀鋪爲痡主義似較毛鄭爲長蓋與敗亡字一例也 同上

不駿其德

史記引堯典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訓順也彬謂駿與訓同書之俊德詩之駿德並通馴順也大雅懷侯順德是其證 詩見書克明駿德 朱武曹經傳攷證

昊天疾威

釋文昊天疾威密中反本又作昊天者非也正義作旻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旻天定本皆作旻天俗本作昊天誤也唐石經亦作昊天文選注五十六引詩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漢書注一百下引詩昊天疾畏不慮不圖則唐時本此篇多作昊天疾威矣與小旻之什旻天疾畏文異案黍離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此篇曰浩浩言元氣廣大也故爲昊天曰疾威言仁覆閔下也故爲旻天小旻言疾威亦曰旻天矣此當從釋文作旻正義定本石經皆非是 臧茂才經義雜記

既伏其辜

正義曰王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引之謹案如正義則是以舍彼有罪既伏其辜八字爲一句矣此篇前二章章十句若作一句讀則少一句與章句不合且上下皆四字爲句不應其間又八字爲句也今案伏者藏也 見廣雅 隱也 見晉語韋注 凡戮有罪者當聲其罪而誅之今王之舍彼有罪也則既隱藏其罪而不之發矣蓋惟其欲舍有罪之人是以匿其罪狀耳解者誤以伏其辜爲服罪則與舍字兩相抵捂於是改句讀以牽就之疏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淪胥以鋪

毛傳曰淪率也箋曰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漢書敘傳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

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薰者謂相薰烝亦漸及之義後漢書蔡邕傳下獲動胥之辜李賢注曰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九經古義曰薰閽也春秋傳曰以韓起爲閽薰與閽通易艮之九三曰厲薰心荀爽本薰作動虞翻本作閽胡廣漢官解詁曰光祿勳勳猶閽也易曰爲閽寺是薰與閽通之證胥胥靡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云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云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呂氏春秋曰傳說殷之胥靡也高誘曰胥靡刑罪之名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也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家大人曰詩言淪胥以敗淪胥以亡則此篇淪胥以鋪鋪字當訓爲病不當訓爲徧韓詩作痡本字也毛詩作鋪假字也王肅訓鋪爲病義本韓詩也周南卷耳篇我僕痡矣釋文痡本又作鋪大雅江漢篇淮夷來鋪毛傳曰鋪病也是痡鋪古字通又案淪薰聲相近薰率聲之轉故爾雅毛詩訓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帥與率同薰亦淪也淪胥以鋪謂相率而入於刑入於刑則病苦故韓詩曰薰胥以痛漢書曰薰胥以刑其義一也高誘以胥靡爲刑名非以胥爲刑名應劭以淪胥之胥爲胥靡於義未安晉灼注楚元王交傳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案謂胥靡爲相隨坐之刑義與淪胥之胥相近則可謂淪胥之胥爲胥靡則不可若惠氏讀薰爲閽而以爲刑名則尤爲不可周官閽人注曰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此謂使刑人守門非謂閽爲刑名也且讀薰爲閽而以閽胥爲刑名則漢書薰胥以刑之語不可通假如墨劓剕宮皆是刑名而曰墨劓以刑剕宮以刑其可乎薰胥即淪胥若以淪胥爲刑名則後文之淪胥以敗淪胥以亾皆不可通矣毛詩作淪韓詩作薰而尙訓爲率惠以三家爲是毛爲非竊所未喩也師古以薰胥爲相薰烝則又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指矣同上

韓詩云薰胥以痛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是其大甚後漢書注漢書敘傳云烏乎史遷薰胥已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从人得罪相坐之刑也顏籀曰韓詩淪作薰薰者相薰蒸棟謂薰閽也春秋傳云以韓起爲閽薰與閽通易艮之九三曰厲薰心荀爽本薰作動虞翻本又作閽胡廣漢官解詁曰光祿勳勳猶閽也易曰爲閽寺是薰與閽通之證胥胥靡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云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云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呂氏春秋曰傳說殷之胥靡高誘曰胥靡刑罪之名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也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荀爽本云厲動心注云互體有震震爲動古動勳字每相亂樂記讓以立動注云動或爲勳淳于長夏承碑云策勳著于王室劉向說苑曰太王有聖人之器故事勳有惠徵君九經古義

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此敘言史遷因坐李陵橫得罪也念孫案晉說是也淪薰聲相近故爾雅毛詩訓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帥與率同薰胥以刑謂相牽而入於刑也若以薰胥爲相薰蒸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說詳經義述聞淪胥以鋪下王觀察讀漢書雜志敘傳

正大夫離居四句

【補箋】皇父居向不知警御之勞三公善謀亦以車馬而退居於向

周宗既滅

【補箋】亦豫決其必滅

邦君諸侯莫肎朝夕

【補箋】邦君之在王都者亦不肎朝夕省王如鄭桓公既封鄭猶居王都也阮宮保揅經室集

莫肎朝夕

彬謂左傳朝夕獻善敗于寡君又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鄭注此暮夕于朝之服賈疏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云暮夕者無事亦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故傳曰子產夕子我夕皆是有事見君非常朝夕之事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凡百君子四句

【補箋】不畏繁霜日食之變阮宮保揅經室集

戎成不退四句

【補箋】戎兵成而已不退飢饑成而已不遂警御自盡瘁事國也同上

譖言則退

【補箋】諸臣被譖即退不若已雖被讒言猶黽勉從事同上

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彬謂上文既哀其不能言匪舌是出不當以出言訓凡屈紐等字皆從出得聲竊疑出字亦同聲同義方與上下文一貫朱武曹經傳攷證

維曰于仕六句

【補箋】于仕者勸諸友往王都從仕也明知往仕甚急且危但君臣之禮則然矣若曰不可仕則諸友非禮得罪天子若曰可往仕則朋友皆怨我

石經居本皆作于仕監本譌作予仕阮宮保揅經室集

云不可使　亦云可使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家大人曰使者從也亦語詞此言王之出令不正我言不可從則得罪于天子言可從則是助君爲惡必怨及朋友矣故箋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此是用爾雅使從也之訓孔氏不達乃曰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已意爲可使不稱已意爲不可使也失鄭義矣古謂從爲使說見爾雅俾拼抨使從也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謂爾遷于王都

詩譜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今按韓詩次弟與毛同又以三事推之知齊詩亦以十月之交爲幽王時其言刺厲王者唯魯詩爲然豔妻煽方處魯詩豔作閻谷永云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哀褒閻之爲郵並以褒姒豔妻對文一爲幽王妃一爲厲王妃孫毓曰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箋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廣森謂謂爾遷于王都句以爲幽王時亦不可合此王都正言彘耳時王流于外共和居攝其勢將爲羿之代夏新之更劉故詩人懼之而欲正大夫之從王于彘也共和史記以爲周召共和行政竹書紀年以爲共伯和攝行天子事竊疑冢古文未可盡信然呂氏春秋曰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則紀年此條爲有據書大雅桑柔序云芮伯刺厲王也此

篤大旨與桑柔谿相似周宗既滅猶彼言滅我立王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猶彼言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得罪天子怨及朋友猶彼言進退維谷矣孔撿討經學卮言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

補箋皇父三事辭不肯居王都阮宮保揅經室集

旻

旻天疾威

韓詩外傳列女傳俱作旻天坦案詩首有旻天字故曰小旻作昊天者殆誤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謀猶回遹

彬謂謀猶回遹皆雙聲疊韻字謀猶字凡三見其單言謀者謀之其臧謀之不臧如匪行邁謀如彼築室於道謀是也其單言猶者不我告猶哀哉爲猶匪大猶是經是也此發端二語貫一篇之大指言之重詞之複皆反覆申明歎息痛恨於國維之不振將不知所居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謀夫孔多四句

傳云集就也韓詩作就見外傳尚書顧命曰克達殷集大命蔡邕石經達作通集作就是集讀爲就與咎協韻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案左傳襄八年子駟引此詩杜元凱注云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不得於道衆無適從顧炎武云案詩云謀父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爲長棟案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彼爲說雨無正云如彼行邁其意略同顧又云古有以匪字作彼者襄廿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案漢書引桑扈詩亦作匪又荀子勸學詩云匪交匪紓天子所予今采菽詩上匪字作彼或古匪彼通用如顧說也同上

彬謂匪彼也猶言如彼行邁則靡所臻與下如彼築室於道謀語意略同朱武曹經傳攷證

匪大猶是經

彬謂經行也謂合大道而不行同上

國雖靡止五句

補箋靡之言隨也累也止語辭膴大也國與民雖靡靡然相隨累尚有敉用五事者聖謂皇父諸人否則謂虢石父諸人史記殷本紀說爲胥靡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詩周頌無封靡於爾邦傳靡累也不曰無淪胥以敗言無相隨累牽率同至敗即此靡字義也鄭箋以聖哲謀肅艾爲洪範五事是也傳訓靡止爲小箋訓靡爲無訓止爲禮訓膴爲法皆義曲與下二句不相屬矣訓膴爲大者巧言亂如此膴詞氣同此爾雅膴大也膴無音皆同也膴韓詩作腜聲尤與止否謀相近至艾字始轉其聲與敗字相韻阮宮保揅經室集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補箋國民靡然相從如泉流順風戒其無相從皆敗也詳雨無正淪胥以鋪補箋下同上

小宛

人之齊聖

毛傳曰齊正也箋曰中正通知之人引之謹案齊聖聰明睿智之稱與下文彼昏不知相對齊者知慮之敏也史記五帝紀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徐廣解徇齊引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索隱引大戴禮作叡齊一本作慧齊史記舊本作濬齊皆明智之稱也索隱又曰爾雅齊速俱訓爲疾引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曰齊疾也荀子脩身篇曰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楊注曰齊謂無偏無頗也失之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以先人然則速通謂之齊大通謂之聖文二年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十八年傳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竝與此同毛以齊爲正杜以齊爲肅又以爲中皆未當也漢泰山都尉孔宙碑曰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則得之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彬謂左氏文二年傳子雖齊聖杜注齊肅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壹醉日富

壹義若記壹食之人壹聚也聚醉猶羣飲之意孔撿討經學卮言

螟蛉蜾蠃異聞記

小宛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毛傳據爾雅以桑蟲釋螟蛉以蒲盧釋蜾蠃負則以持釋之鄭箋增成其說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而其注中庸也則曰蒲盧蜾蠃謂土蜂也援爲文學在漢武帝時注爾雅亦謂蜾蠃土蜂似蜂而小腰者也郭璞因之而云細腰蟲俗呼爲蠮螉許氏說文之言螟蛉有子蠣蠃負之也蠣與蜾同以爲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蓋即列子純雄稺蜂莊子細要者化之謂古今注曰龜鼉之類無雄蜂蝶之類無雌是以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然則兩漢魏晉之間雖說詩者言人人殊而釋螟蛉蜾蠃之物初無異義至陶隱居注本草經於蠮螉條下則云細腰土蜂之作房者自生子如粟米大捕草上青蜘蛛束晳發蒙記曰蠅生積灰蜂出蜘蛛滿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其入蘆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因斥說詩人言細腰無雌教祝青蟲變成己子爲謬於是唐宋以降說者紛然如掌禹錫所引本草蜀本注及寇宗奭本草衍義皆言今人壞其封穴折窠而驗之實有卵如粟米大及有青蟲在其中若陶氏之所說者故羅鄂州爾雅翼云陶說實當物理箋疏及子雲之語疏矣而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嚴坦叔詩輯仇仲容詩經類考竝載范處義解頤新語則又言之最詳其畧云近人發巢觀之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此物亦取小蜘蛛寄卵於腹臟之間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枯而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身久之其卵爲蛆穴蠶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所謂祝之曰類我乃聽其聲意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說蓋乃其祟術正謂其能禁螟蛉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之當潤滋養其卵而成其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純雄說文以爲無子殆未可信況詩人之意本不然讀之者不審耳元人戴侗六書故云蠮螉細要懸腹壘土爲房取蛛蝥或青蟲實之而卵其中雖倡和其聲若祝已乃封其端而去卵化爲蟲食蛛蝥而長則化爲蛹再化而羽乃爲蠮螉習俗不察謂細要無雄祝他類爲子毛氏遂以釋詩誤矣明王延相雅述篇云予田居年年驗之每作完一窠先生一子在底如蜂蜜一點却將桑上青蟲及草上花蜘蛛銜入窠內塡滿數日後其子即成形而生以矣食青蟲蜘蛛盡則成一蛹數日成蜂齧孔而出楊氏所謂類我乃始銜泥作窠之聲亦非銜青蟲之時安得謂之祝夫陳言相因不如目驗物類感化誠亦有然然既已見其生子則固不得謂之純雄無雌矣雖然蜾蠃而有雌也則是蜾蠃有子而螟蛉負之矣而詩言反是謂之何哉吾嘗肄業及之求其說而不得則闕疑焉而已矣庚子七月既望余居京師見小蜘蛛首腹相等而細其腰腹大如菉豆八足足長而弱口下有二短綏負圓繭上繭色白其大倍蓰於其腹行則惟二綏約繭足不抱之繭若黏其腹者然余問奴子曰蟲何名則對曰螟蛉余異之而疑焉疑夫吾向者初不謂其爲螟蛉而心中自有所謂螟蛉者則爾雅及毛鄭諸人之說也再問則又對曰螟蛉又問則對曰吾鄉之人皆相呼螟蛉也於是件繫前所錄諸書而細繹之其謂蜾蠃所負者爲桑蟲螟蛉也其亦謂蜾蠃所負者爲小蜘蛛小蜘蛛獨非螟蛉乎夫螟蛉蜾蠃蒲盧皆字之雙聲疊韻者也擬諸形容大率無專物如蜾蠃之實栝樓則謂瓜爲果蠃元雉入淮爲蜃則謂蜃

爲蒲盧鳥亦有果蠃之名禾穗亦謂之果蠃夫螟蛉也而豈有專名乎則余奴子口中之螟蛉夫固有所受之而文人學士不知者以其所習聞者簡策之陳言而已夫簡策之陳言固有存人口中之所亡者也而其在人口中者雖經數千百年有非兵燹所能刦易姓改物所能變則其能存簡策中之所亡者亦固不少矣夫蜘蛛之爲螟蛉亦或若滅若沒若存若亡於陶氏以下諸人之簡策中則簡策中亦非正亡之矣夫然而小宛之詩之云可得而紬繹之矣蜾蠃無定形也螟蛉無定名也蜾蠃負螟蛉之子教誨之久之亦成其爲蜾蠃則螟蛉亦蜾蠃也今吾奴子所呼之螟蛉乃小蜘蛛之抱繭者也其謂小蜘蛛爲螟蛉乎其亦謂所抱之繭爲螟蛉乎余謂螟之爲言瞑（與眠同）也眠其子於繭中蒙然不謂之螟蛉之子乎小蜘蛛首腹相等而細其腰果蠃然以抱其子不可謂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乎毛傳釋負曰持也則不必任在背者乃謂之負余所見小蜘蛛抱繭而異之乃納諸小匱中可十日子盡去蛻咬破其繭而出數之得絕小蜘蛛七十有五不謂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乎教誨云者抱其繭即鄭氏所謂煦嫗養之之義也豈必作聲如類我之云者然後謂之教誨乎是皆余之臆說也然不有余奴子之言則蜾蠃螟蛉一事已姑置之闕疑之例矣何也揚雄有類我之說陶景破純雄之論余烏知陶之必是而揚之必非與雖然世俗相傳所謂螟蛉窠者則細腰蜂所爲之土房者也是安可不有以察之乎歲在壬寅五月夏至後有如蠅大之小蜂捷土納筆帽中以閒之然後實小蜘蛛數枚又捷土閒之又實小蜘蛛數枚然後以土封其端而去中兩閒共長寸許未十日其端土破余疑爲童子鑽壞之乃復以土塗其端越廿餘日不見復破及劈開視之下層有遺蛻一上層有遺蛻二赤黑色如菉豆大而纖瘦其小蜘蛛盡枯矣可知是物有子其必以蜘蛛實之者豈取其生氣若鳥之伏卵以其母之氣養蠶者納蠶子於當胸之衣閒取暖氣乃出也陶氏所謂以擬其子爲糧者亦意逆之辭耳此蜂小而瘦其捷土作之及封其端約四日耳初作時有螉螉之聲後二日時藏身其中則無聲（蓋產子其中）至以土封之而去即不復來矣又有一種在壁柱及窗櫺諸隙處捷土作窠起圓房即俗呼爲螟蛉窠者其蜂首腹分兩段如小葫蘆中分處幾有欲斷之勢蓋所謂細腰是也頭胸及喙亦如小胡盧通長大半寸余於壬寅六月十六日見其捷土如黍子大其足六以前二足及口融其土而作之須臾之間蓋往返卄餘迴以成其房最後於其頂爲口如菉豆大起緣如小瓶口哆而張之既成以尾納口中而小動之（疑產子也）然後往抱青虫大者一長寸許又往連抱小者二並納房中乃毀其口之哆者又捷土而封之復以白灰塗其封處而去亦不復來矣其成也不半日作時無聲飛來有聲亦不審其爲飛聲或鳴聲也然止即無聲銜蟲飛來亦無聲封後七八日窠旁破一口而去（時未破其窠觀之）又見成一窠廿餘日不破口壞其窠視之則已成細腰蜂僵死其中此皆余所目驗則法言所謂祝之曰類我久則肖之者乃想當然之詞實未得其審也是年又見一種大蜂甚肥捷土爲窠於壁拆縫中又見一種連作數窠如竹節如衣摺中甚黏諦視之乃銜松香爲之者二種皆未深考不具論論其捷土爲房及爲於筆帽中者其爲蜾蠃螟蛉已非一種若吾所見抱繭之蜘蛛有螟蛉之名於世俗人之口中夫固有所受之正不得謂其非蜾蠃也然則蜾蠃信無定形而螟蛉信無定名也細腰者小蜂而蜘蛛余所見者亦不得謂其非細腰也抑此小蜘蛛而長脚余疑其即蠨蛸也爾雅蠨蛸長踦郭氏注云小鼅鼄長脚者又云俗呼爲喜子東山詩疏引陸璣疏亦云荆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玉篇亦云蠨蛸喜子余按宋大觀中撰證類本草載陶氏於蜘蛛條下云詩蠨蛸在戶正謂此也不明指謂喜子載蘇頌圖經則引郭氏注爾雅以爲喜子然吾歙人呼壁錢爲喜子而掌禹錫則謂壁錢蟲是壁上作繭蜘蛛陳藏器（唐開元中人撰本草拾遺）亦謂壁錢蟲似蜘蛛作白幕如錢北人呼爲壁繭亦皆不明指謂喜子也（余察壁繭外一層周覆於壁中尚有二層靠壁一層小於外層中一層又小於內層）明李時珍撰本草綱目亦於蜘蛛外出壁錢一條云壁錢釋名壁鏡其形扁斑色八足而長亦時蛻殼其膜色光白如繭亦不及喜子之名而喜子之名則專屬之蠨蛸亦止附見蜘蛛條下据二本草蠨蛸依郭氏爲喜子在蜘蛛條而壁錢別出一條即難以喜子名之然吾歙呼壁錢爲喜子余官嘉定彼土人亦呼壁喜是又疑爲江南人之通稱若據東山詩蠨蛸在戶之云宜爲當戶而結網者謂之喜子恐非壁錢之類也然吾歙呼壁錢之大者始曰壁鏡（連足約徑二寸）辛丑家居見壁鏡腹下黏白繭大如象棋子與余京師所見小蜘蛛之抱繭者適相應證特未伺其繭破時所出之子何如疑亦當爲小壁鏡其數亦必不少也然則余所見之抱繭小蜘蛛或亦爲壁錢之類而所謂蠨蛸在戶亦不必定爲結網於戶或者即壁錢之爲白幕於戶扇上者乎然與二本草之云不無齟齬矣抑又思之陳藏器掌禹錫並呼壁錢爲蜘蛛而蠨蛸乃小蜘蛛是蜘蛛有喜子之目而壁錢亦有蜘蛛之名則江南人之呼壁錢爲喜子烏知其無所受而云然乎若夫螟蛉蜾蠃古說同然一辭今人之異聞又皆得之目驗而鄉民口中流傳相受其所從來亦遠矣之數者夫固不可以相低昂者也多聞闕疑聖人之言弗可改也夫抑余嘗論之細要者化莊生之言也已爲揚雄開其先矣然莊生之言化也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爲雌雄（列子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故風化烏鵲孺言交尾而化也魚傅沫言吐氣而化也又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此言才有巨小小不可以化大也然則雞可以化鵠猶蜂可以化桑蟲雖然雞化之得鵠非得雞也鶂蟲烏魚之化也依然得鶂蟲烏魚也而蜂之化桑蟲則得蜂非得桑蟲此爲異耳說文云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大戴禮曰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日而化也盧辯注曰蟲多生非類也由是言之非類之化當不獨蜂之於桑蟲也且小正不云乎正月鷹則爲鳩五月鳩爲鷹三月田鼠化爲鴽八月鴽爲鼠九月雀入于海爲蛤十月元雉入于淮爲蜃（月令季夏腐草爲螢干寶云稻成蟊麥成蛺蝶列子曰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蝴蝶三數殊矣曰蒿成蠐螬）茲其化也固有類於不類者存初不聞鷹之化爲鳩而雀之化爲蜃也是故蜾蠃螟蛉揚雄諸人謂取他子爲己子陶景以下謂自有其子今余見細腰蜂之爲窠抱青蟲以納而封之也實不聞有所謂類我之祝矣而又有蜘蛛壁錢抱閒之異聞余豈敢謂今之所知必勝於前人亦不敢謂今入口中古老相受之言之必爲傳譌也夫百姓日用而不知余更不敢謂余能知之也相與觀乎天地之化而已矣

山左孫禹橋繼答潘彷泉論螟蛉蜾蠃書其畧云童時讀詩聞類我之說而奇之既於筆管書簏中見小蜂出入於桑樹

閒攜青蟲入管中藏而視之其蜂小於諸蜂腰細而翅旁展黃質黑章尾芒能螫人以泥結房如小杏核留孔如戶攜青蟲納房中復以泥封其戶而去剖房視之房後壁上有白子一顆似粟米而長其勢下坐有數蟲僵臥於下青潤如生而不能轉動臥處與子相猢而不相著於是知蜾蠃有子而未悉其儲蟲之用也自是每遇土蜂房輒剖視之前所見者其子之始生也又見子色稍黃而膚皺者又見子化爲蟲如蛹蛆者尾不脫壁而能伸縮黑首有口稍伸卽與蟲相著蟲有槁死者矣又見蟲盡槁而蛆亦僵於上不能伸縮者又有蛆不見而蜂在者尾脫於壁而色嫩白僅蠕動不能飛走又有宛然蜾蠃剖之則出而能飛矣綜而論之可知其成房如生卵粘著壁上乃取蟲以儲其糧而封戶以去蜾蠃之事畢矣自後卵自黃皺而化爲蛆蟲仍粘壁上而體能伸縮有口能食蟲値其下遂取而齧之吮其膏血而棄其皮膚故槁蟲猶在也食既足而將化則僵如蠶老必由蛹而化蛾當其爲蛹食息俱廢也及期而蛻則翅足畢具而宛然蜾蠃於是由嫩而老破壁以去纔之所見土蜂取桑蟲者若此又有蜂與房皆稍大於斯而相似者又有蜂長而細停飛則並翅貼身鱗次作數土房相比附而成者二種皆取蜘蛛又有土蜂如核桃荔枝殼者其蜂大腰長而色黃好攜槐間步屈又有作土房在帷幕衣上如寸管者破之內有隔壁如竹內節每節有物黃濡似蜜蠟上著子不見有蟲以上皆名土蜂又有蜂大寸許尾芒常過其身常伸不縮者好攜蚱蜢螽斯瘞之而瘞土中蓋卽以蟲爲房而納子其中借以爲養者也又如常見之宇下黃蜂取腐紙作房以樹膠結蒂而倒懸之其中亦生子粘尾倒懸由卵而蛆其母咀物以飤之迨老則械戶而化啟戶而蜂出其生化可與蜾蠃參觀因所見而類推之細腰之有子是卵非化了無疑義也人見蟲入蜂出遂疑爲化生又因其鳴聲之似而撰爲祝辭以纔所見其爲是聲者乃結房如管不取蟲之蜂又鱗次結房取蟢子與攜取螽斯埋地之蜂其聲相近而較低古人倚其聲以命名若蜾蠃若蟋蟀若蒲盧皆類我之轉也攜取桑蟲之蜂不聞有鳴聲說者比類傅會且以槪天下之細腰盡有雄無雌雖原本於莊列庸可信乎蜂之取蟲也螟蛉螬子純一不雜蟲體亦大小相埒是其性各有宜而取其力所能制耳蔡又云子爲桑蟲螟蛉非桑蟲育是蟲者灰黑小蝶翅底粉質黑斑翔集在木不到處育子不專在桑間蜾蠃求其子常與並集○仿泉與禹橋同官順德府仿泉令廣宗禹橋令鉅鹿有鳴琴風仿泉寄余書言禹橋碩學習以爾書與論蜾蠃原書見閩蹕錄恰茲不及載錄其答書見示又以瑤田昔嘗論蜾蠃而有說焉書來索取余說漏畧以視禹橋格物之精用心之細觀者能辨之採掇至要寫之於篇以告世之治經者 程徵君釋蟲小記

哀我填寡

毛傳塡盡釋文韓詩作疹顛塡案塡是瘨之借字雲漢胡寧瘨我以旱鄭箋瘨病也釋文韓詩作疹疹通作殄周禮稍人夏以水殄草鄭注殄病 經義叢鈔洪頤煊

握粟出卜是何能穀

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糈東山經曰糈用稌米淮南說山曰巫用糈藉郭璞高誘皆云祀神之米楚辭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是也故日者列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詩言貧者不得精鑿之米貞于陽卜而但持卷握之粟求兆于豬肩芊膊雖得吉卜安能爲善乎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言無與於吉凶也 糈王逸郭璞皆音所莊子云鼓筴播精司馬彪曰簡米曰精釋文云精一音所則當作數精非也此必糈字之誤王伯厚曰文選注作播精故音所崔譔云鼓筴播精言賣卜說文曰貶从貝疋聲讀若所然則日者傳奪糈當作貶問同墨子曰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多精者糈鑿米也五行傳云卜請其祭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策告之師古者以爲策者糈米 惠徵君九經古義

小弁

王充論衡謂伯奇放流作小弁詩說苑自注據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李注引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伯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案伯奇以讒而死非放逐安得作小弁詩此毛詩序所以可貴 劉典籌秋槎雜記

鸒斯

劉孝標類苑鳥部列其目孔氏譏其不精蓋以斯字爲語助也案爾雅鸒斯鵯鶋揚子類類之黨甚於鸒斯顧氏玉篇孔氏小爾雅注丁氏集韻皆以鸒斯連稱從無稱鸒一字爲鳥名者不得援鹿斯柳斯强爲辨也但考鸒斯一名鵯鶋卽雅鳥也江東亦呼爲鵯鳥集傳以鵯爲鴨誤矣 崔茂才吾亦廬稿

惄焉如擣

傳擣心疾也正義曰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以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 釗按釋文擣本作𢲼韓詩作疛說文疛心腹疾也毛訓擣爲心疾明擣卽疛之假借或作㾵蓋校者因傳云心疾因改从疒其實毛本作擣故說文不收㾵字正義不解毛假借之例以手椎之訓爲釋失之 釗經義叢鈔曾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考上下文並無鄉里之說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覩舊里焉後人沿之遂以桑梓爲故里之稱案范甯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梓楸卽以備養生送死舊五代史王建立曰桑以養生梓以送死此桑梓必恭之義也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不離于裏

引之謹案裏讀爲理謂膚理也毛在外理在內相對爲文管子內業篇曰理丞而毛泄淮南泰族篇曰四枝節族毛蒸理泄是也荀子解蔽篇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楊倞注裏當爲理是理裏古字通屬箸也士冠禮鄭注曰屬猶箸也離附也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此僞正義訓離爲麗失之此承上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爲義言我之親附於父母若箸於其毛然若附於其理然而今何不然乎言少恩也毛傳例不破字而曰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則是以裏爲理也毛在皮外理在皮內故曰裏在內若訓爲表裏之裏則理卽是內不得又言在內矣但不當以毛裏分屬父母耳箋曰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則是訓裏爲表裏之裏與毛字義不相當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伐木掎矣

傳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杝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補箋用豳風傳以此傳箋爲非 案左傳襄十四年言晉之伐秦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譬如捕鹿晉人角

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杜云掎其足踣僵也是禦其上謂之角當其下謂之掎皆先約束而後踣之對文則上下殊制散舉則角掎通言故七月傳云八而束之曰掎不分上下此傳云掎其巔是上亦可言掎也與七月傳本無異經先言伐木析薪後言掎矣杝矣玩兩矣字神情知傳箋說頗精細伐木之欲其踣猶捕鹿之欲其踣也角掎而後踣之是不妄踣也伐木曰掎析薪曰杝義有不容假借者若祇言喩被讒如木遭伐析則兩事并爲一矣孫炎注爾雅云斯析之離也詩墓門斧以斯之是析薪者必隨木之理七月正義引襄十四年傳知經本作掎彼女桑毛傳角而束之曰掎正用左氏今本作猗字之譌也臧明經拜經日記

莫高匪山四句

箋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彬謂此說非詩意也高山深泉以喩君德言人君尊嚴若神臨朝淵穆如山之高如泉之浚一嚬一笑不以假人則宵小之窺何自無緣而入如是而言不妄發發必當理雖處耳于垣亦有以弭其隙彼讒諂之蔽明何因而至乎朱武曹經傳攷證

譖始既涵

傳云涵容也鄭音咸云涵同也韓詩作減減少也棟案古咸字作減春秋傳云咸黜不端諸本咸或作減說文云涵水澤多也毛既訓涵爲容當从省文作函函本與咸通周禮伊耆氏共其杖咸鄭注云咸讀爲函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書天文志閒可械劒蘇林曰械音函容也毛音含訓爲容鄭音咸訓爲同義並得通薛君以爲減少之減失之惠徵君九經古義

其止其維王之邛

彬謂相鼠人而無止箋止容止也其韓詩作恭匪彼也言彼小人容止之恭適足爲王之病而已朱武曹經傳攷證

秩秩大猷

傳秩秩進知也補箋義其疏書平秩東作史記秩作程案程有進義又說文凡云讀若者擬其音非釋其義然音同者義亦相近如此經秩秩與大猷連文秩秩自當有大義故說文戴字訓大而音與秩同是秩有大義之證也引之案秩秩訓進必有意義然終不若訓大之長說文趨字訓走而音與秩同是秩有走義之證也星矣聲近義同故程秩字皆有走進之義卽次第亦進也毛傳云進智者謂智者進其謀而聖人定之釋詁猷謀也莫定也又毛傳本文當云秩秩大猷進知也後人以經傳傳遂刪改全句祇以秩秩兩字舉之因覺迂疏難通臧明經拜經日記

聖人莫之

莫當作漠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曰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被獲耳遇非犬名釗按正義用王肅之義申鄭非鄭旨也王肅云其雅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釋文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據此則隋以前有以遇爲愚之假借者最得鄭旨陸氏明於王不達箋注假借之理反以爲非耳其說誤甚不足據也竊謂遇與毚對傳以狡訓毚而不解遇故鄭訓爲馴以足成之老子將以愚之王注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是愚本有馴順之義素問解精微論云請問有毚愚樸漏之問是毚與愚古者恆對舉言之箋訓遇犬爲犬之馴者則遇卽愚之假借無疑矣莊子則陽篇云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本又作遇愚遇二字古通經義叢鈔曾釗

蛇蛇碩言

毛傳蛇蛇淺意也正義蛇蛇然淺意之大言頤煊案蛇蛇美也爾雅釋訓委委佗佗美也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引詩作委委蛇蛇古字通用蛇蛇大言猶莊子齊物論大言炎炎簡文注炎炎美盛貌蓋反譏之之辭經義叢鈔洪頤煊

彬謂孟子人將曰訑訑趙岐注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蛇蛇與訑訑古字通朱武曹經傳攷證

既微且尰

傳骭瘍爲微腫足爲尰彬謂既微且尰喩讒人居卑賤之地非必眞有斯疾猶新臺之刺衛宣公爲籧篨戚施也同上

何人斯

何人斯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據淮南精神訓注是暴桓公蘇信公風俗通引世本詩疏引古史考並作暴辛公蘇成公梁孝廉瞥記

爾之安行

彬謂安緩也戰國策安步以爲車後漢書崔駰達旨縶余馬以安行卽本此詩章懷太子注安行不奔馳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

熊氏經說云舍與車盱協音作舒便合讀作舒春秋定六年晉人弒其君荼舒音公羊作舍字音舒自古有之棟案史記律書云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惠徵君九經古義

云何盱

何人斯云何其盱唐石經無其字子初疑爲脫漏頃見臧在東云卷耳云何盱矣都人士云何盱矣文法與此同卽二字爲句未始不可箋云於汝亦何病乎既何病連文知中無其字矣此亦當從石刻錢宮詹養新錄

我心易也

彬謂易平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壎篪

詩言兄弟曰如壎如篪樂志曰如壎爲宮而篪之徵和壎爲商而篪之羽和蓋他音一音各爲一節獨壎篪二音同爲一節和之至也按詩比妻子曰如鼓瑟琴禮明堂位有大琴大瑟中琴中瑟凡用大琴必有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中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而五聲和蓋取其相配以爲和也古人之取義亦精矣　宋史樂志釋詩者以壎篪異氣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音必以壎篪爲況嘗博詢其音蓋八音取聲相同者惟壎篪爲然壎篪者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黃鍾終於應鍾者其竅盡合則爲黃鍾其竅盡開則爲應鍾餘樂不然故惟壎篪相應又按古者大琴則有大瑟中琴則有中瑟有雅琴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爲之配亦取琴瑟相合之義姜編修湛園札記

巷伯

巷伯

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則是詩卽寺人所作不必原其所以爲寺人之故也爲寺人者豈盡由遭讒而被宮刑與抑既爲寺人遂無遭讒之事與李進士羣籍識小

哆兮侈兮　二句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詩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

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詩考補遺載說文作鉹兮哆兮載崔靈恩集注作侈兮哆兮案詩考引說文知毛詩本作侈兮哆兮古文借鉹爲侈故許君於金部引詩（謹案疑是鉹讀若詩哆兮）其義則以由鉹鬻鼎爲正也呂東萊讀詩記載董氏說每言崔靈恩集注江左古本石經等皆作僞欺人不可據而呂王兩家每爲所惑琳考之有年知崔氏之書自陸孔所引外絕無道文蓋亡於唐末此條當即鼠改說文爲之理雖通而文則僞也毛傳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正義所引無是字當從之哆大貌南箕箕星也此先釋經哆字南箕字侈之言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此通解詩人比興之旨侈之言必有因也七字爲句謂凡侈大者皆必舊有所因今益侈大之興斯人昔有小嫌讒人更增益之以成其罪也毛傳所云因即目哆言之斯經哆在侈下之證箋云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此反言以申傳非倒易經文也若因箋而疑傳先云哆大貌以釋哆兮後云侈之言必有因也以釋侈兮則南箕箕星也五字何又錯於哆兮侈兮之間此由於不通詁訓不諳毛傳文句故誤會毛於侈字無釋者以侈即奢侈義（說文侈奢也）世所共曉故略之哆大貌指南箕之舌言與說文哆張口也正合玉篇口部廣韻四紙皆本說文正義釋經云言有星初本哆然寬大爲踵兮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爲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又釋傳云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大狹言（當作舌）雖小寬不足以爲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所以成爲箕也則孔本已倒釋文哆音在上侈音在下開成石經亦作哆兮侈兮陸孔俱不言有作侈兮哆兮是唐以來各本皆誤矣（臧茂才經義雜記）

蓼莪　鮮民之生（釋鮮）

鮮義屬于魚而古音與斯近遂相通藉顧氏亭林惠氏定字已發之矣（知詩瓠葉云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尒疋釋詁曰鮮善也釋文本或作𩵦沈旋引古斯字說文鱻字讀若斯左傳子思子思眞遂曰頭白見）元謂鮮斯通藉之迹求諸經傳多有可稽釋者少誤便成舛誼今試釋之有以斯本語詞藉聲近之鮮爲用者則有尚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鮮即斯字言文王惠斯鰥寡即祖甲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之義是也僞孔訓鮮爲少失之（漢石經漢書谷永傳並作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蓋作小民惠鮮者孔安國之眞古文馬融所注僞孔所襲用者也作小人惠于者漢初諸儒以說經之字易其本字如史記之以訓詁代經文也）又立政曰知恤鮮哉詩蓼莪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皆當訓斯字立政之斯指王左右蓼莪之斯如論語斯民也之例而僞孔傳訓鮮爲少毛傳訓鮮爲寡並失之有以鮮魚名爲本誼而藉聲近之斯爲用者詩閟宮曰奚斯所作春秋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字孟子庾公之斯左傳襄十四年作庾公差字子魚差乃斯聲近之誤斯乃鮮字假藉也（有以語詞之斯爲用者詩漢廣曰不可休思是也）有以訓離析之斯（尒疋釋言斯離也說文斯析也析破木也）藉聲近之鮮爲用者尒疋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之別離於大山者名以鮮鮮即斯釋言曰離也（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並有兩壺斯禁之文鄭注斯禁禁之切地無足者即棜禁異名此于古無明驗弟由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推之訓斯爲盡以合其誼耳元案此說亦甚訓離言房戶之間兩尊用兩禁相對而異相離南向如人離立然元酒在西醴在東也禮記玉藻曰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於禁雖有大夫士之別然彼爲則尊言之則尊者特尊無偶非兩尊同設可比故分別言之若賓主共尊同欲則雖卿大夫亦不用棜專用禁誼取戒禁若祭祀之事誼取飲神則雖士亦兼用棜誼取厭飫故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抵分二等明棜禁爲士大夫公共之物可臨事取誼相通爲用者也一詩之將牲饋食特牲饋食本士禮當專用禁失而經云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鄭注禁言棜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是也言棜禁者兩壺一棜一禁不比斯禁爲兩禁相離也再證之于少牢饋食禮曰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甒有元酒此禮言兩甒其一棜故不言禁亦不言斯棜不比斯禁爲兩禁相離也三證之于士冠禮側尊一甒醴此禮不言禁者醴賓無禁戒也又曰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元酒在西此用禁有禁戒也此禁字直承兩甒明是兩禁故徒言禁省言斯且易斯爲有字以別于醴賓之無禁也四證之于士昏禮側尊甒醴不言禁者賓唯啐醴不必禁戒也合觀諸誼然則斯禁之詞與側尊相類明當訓離非棜之別名也）又以鮮斯音通而又通于音誼相近之析字者尚書禹貢析支大戴記五帝德作鮮支後漢書西羌傳作賜支（唐韻賜斯義切即析之轉聲）是也有以獻爲本字藉音近之鮮爲用者禮記月令天子鮮羔開冰鄭注云鮮當爲獻是也至於鮮之訓善訓少及斯之轉通于須西等音更不可枚舉矣（阮宮保揅經室集）

昊天罔極

箋曰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集傳曰言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家大人曰箋訓之爲是是也而說昊天句則非其旨集傳謂恩大如天不知所報亦未合詩意蓋既不能終養則雖欲報恩而不可得不必言恩大難酬矣且詩言昊天罔極不言如天罔極也今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我方欲報是德而昊天罔極降此鞠凶使我不得終養也不言父母既沒不得終養者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固見於上文也昊天罔極猶言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朱子所謂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即莪字）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得詩人之意矣（曹植責躬詩亦曰昊天罔極生命不[illegible]）（王尚書經義述聞）

大東　有捄棘匕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毛傳曰飧熟食謂黍稷也匕所以載鼎實（正義曰鼎實肉也）家大人曰次句承簋飧言之當謂黍稷之匕耳說文匕所以比取飯少牢饋食禮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鄭注曰匕所以匕黍稷（同上）

杼柚

揚雄方言云杼柚作也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案此蓋釋詩杼柚其空之義言東國土木之役不堪其苦也疑三家本有此解而方言用之鄭箋云譚無他貨惟有絲麻尒今盡杼柚不作也說似迂（孫侍御讀書脞錄）

佻佻公子

毛傳曰佻佻獨行貌釋文佻佻韓詩作嬥嬥往來貌家大人曰佻佻當從韓詩作嬥嬥嬥嬥直好貌也非獨行貌亦非往來貌詩言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嬥嬥公子行彼周行糾糾是葛屨之貌非履霜之貌則嬥嬥亦是公子之貌非獨行往來之貌猶之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是女手之貌非縫裳之貌也說文嬥直好皃玉篇音徒了徒聊二切廣雅曰嬥嬥好也嬥嬥猶言苕苕張衡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苕苕是也故楚辭九歎注引詩作苕苕公子行彼周行大東釋文曰佻佻本或作窕窕方言曰美狀爲窕窕亦好貌也此句但言其直好下三句乃傷其困乏之言此嬥嬥然直好之公子馳驅周道往來不息是使我心傷病耳廣雅訓嬥嬥爲好當在齊魯詩說若毛詩因行彼周行而訓爲獨行韓詩因既往既來而訓爲往來皆緣詞生訓非詩人本意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既往既來

鄭箋言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頤煊案既來當作既求謂我以禮往求糴於彼而彼不我恤是使我心疚也求疚韻合來求字形相近（經義叢鈔洪頤煊）

有冽氿泉（說文[illegible]）

傳冽寒意也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今七月誤作栗烈當從此所引是冽）爲寒氣也說文冽寒皃故字從仌今說文仌部無冽字有瀨云寒也从仌賴聲據孔氏所引知唐初說文本有冽字古冽瀨聲同（詩思齊烈假不瑕正義云鄭讀烈假爲厲瘕論語子罕未信則以爲厲己也釋文云厲鄭讀爲賴）說文蓋以冽爲正字瀨爲重文今本脫落合始得之李善注文選嘯賦引字林冽寒貌本說文也高唐賦注引作冽寒風也風字誤（唐石經冽字誤从水毛傳寒之息也正義本作寒氣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孔氏曰私人卑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左氏襄公十年傳）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盡而服官而文武周官之法盡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貆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媚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恵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亙兢兢自守者乎（臧處士日知錄）

不以服箱

文選思元賦李善注引不可以服箱（朱武曹經傳攷證）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毛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正義曰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謂將晨時也家大人曰旦當爲旦字之誤也旦出與既入相對爲文日未出而明星先出故謂之故明若日出則明星不見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維北有斗

維南有箕維北有斗正義以斗爲南斗南斗在箕北故云維北有斗集傳以爲北斗家大人曰經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舉之名也（說文揭高也）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且經先言南有箕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連也古詩曰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箕斗與牽牛不甚相遠也（同上）

四月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正義曰徂訓爲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卽是其始著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爲始也（劉）按鄭與毛異讀鄭意徂从且聲卽祖之假借祖且也（見禮記注）周時月並改（據春秋書春王正月日南至可見）四月夏之二月六月夏之四月月令孟夏始絺故此詩云六月始暑不言徂讀當爲祖者蓋仍經字而但於訓釋中顯之與遂瑞也穫落木名也極誅也皆一例正義乃云義出於往讀與毛同誤矣四月既爲夏二月而箋云四月立夏矣者二十四氣之名惟見於月令及逸周書二書皆戰國時人所爲未可盡據又周既改時則四立亦當隨時而改古雨水在驚蟄後前漢末遂易之安見四立不可改耶若鄭以此詩爲夏時與毛同則六月爲今六月火星中而暑退不易毛徂往之訓矣二章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者豳七月爲夏七月彼云七月鳴鵙鵙卽鶗鴂也離騷云恐鶗鴂之先鳴百草爲之不芳據此則七月百卉已腓可知夏之七月爲周之季秋此時秋日卽斥季秋言也正義以毛中鄭皆從夏時爲說失之（經義叢鈔劉）

先祖匪人（說文）

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與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同也然如鄭箋言先祖非人乎則大悖矣正義言出悖慢之辭明怨痛之甚亦不得已而爲之說也竊謂人字當是仁字之誤（李進士羣輝識小）

廢爲殘賊

毛傳廢忕也釋文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定本廢訓爲大顧炬案當從定本作廢大也毛傳本於爾雅爾雅釋詁廢大也列子楊朱篇廢虐之主張湛注廢大也列女傳引詩廢爲殘賊言忕於惡是三家詩義鄭箋言大於惡宋本可證俗本改作忕於惡非是（經義叢鈔洪頤煊）

北山

盡瘁以仕　或盡瘁事國

北山篇或盡瘁事國昭七年左傳引此盡瘁作憔悴正義曰蓋師讀不同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據漢書五行志所載左傳作盡顇知左傳古文本與毛詩同杜本作憔聲近之誤引之謹案周官小司寇議勤之辟鄭注曰謂憔悴以事國釋曰案詩云或憔悴事國蓋毛詩之盡瘁三家詩有作憔悴者故鄭賈皆用之爲說然則杜本左傳作憔非聲近之誤也又案憔亦盡也鄭注昏義曰酳而無酬酢曰醮正義曰直[illegible]酌而已故稱醮也爾雅水醮曰㲺郭注曰謂水醮盡醮與憔聲義相近故李頤注莊子盜跖篇讀醮爲顦悴之顦悴亦盡也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醮也史記禮書醮作啐啐之言卒也卒亦盡也盡謂之醮亦謂之卒盡爵謂之醮亦謂之啐盡力謂之憔悴義相因也憔悴二字平列盡瘁二字亦平列非謂盡其瘁也毛傳曰盡力勞病以從國事則亦平列字矣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燕燕重語也盡瘁雙聲也憔悴亦雙聲也四月篇盡瘁以仕義亦與此同箋曰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失之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匪鶉匪鳶（鳶鳶不同字）

說文云鷻鵰也引詩曰匪鷻匪鳶又云鳶鷙鳥也從鳥屰聲音與專切徐鉉曰屰非聲疑從萑省今俗別作鳶非是戴侗六書故曰鳶非與專之聲此卽鴟字孫音誤也說文無鳶字引之謹案戴說是也家大人曰說文罘蟒鳶二字以屰爲聲則鳶字當與罘蟒二字同音五各反祇因小雅四月篇匪鶉匪鳶說文引作匪鷻匪鳶後人遂以鷻爲鳶而不知諧聲之不可通也玉篇鳶亦鳶下云同上則已誤讀爲鳶而廣韻與專切內有鳶無鳶集韻逆各切內鶚鳶竝見則韻書尚有不誤者其鳶字說文未載以諧聲之例求之則當從鳥戈聲而書作鳶鳶字古音在元部古從戈聲之字多有讀入此部者故說文閔從戈聲而讀若縣戌從戈聲而讀若環鳶之從戈聲而音與專切亦猶是也此聲之相合者也鳶字上半與武字上半同體故隸書減之則誤爲鳶（隸書從戈之字或省作弋漢曹全碑攻城壄戰戰作戰威宗諸武威作武李翊夫人碑世有皇兮氣所哉哉作哉張遷碑開定五篇讖作讖是也故鳶字從戈而省作鳶夏小正鳴弋傳曰弋也者禽也弋卽鳶之譌蓋本作鳶省作鳶後又脫其上半耳金履祥日弋當作鳶）增之則又譌爲鳶急就篇鳶鵲鴟梟驚相視皇象碑本鳶作鳶中庸鳶飛戾天爾雅鳶鳥醜釋文竝云鳶字又作鳶昭十五年左傳以鼓子鳶鞮歸釋文云鳶本又作鳶史記穰侯傳魏將暴鳶韓世家鳶作鳶漢書五行志泰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地理志交趾郡朱鳶縣梅福傳鳶鵲遭害張公神碑鳶鴟勸兮乳徘徊皆鳶之譌也此文之可考者也後人以鳶爲鳶失之矣引之謹案鳶字見於小雅大雅周官射鳥氏曲禮中庸爾雅釋鳥倉頡篇（大雅旱麓正義後漢書鄧騭傳注竝引倉頡解詁曰鳶鴟也是倉頡篇有鳶字）不應說文不載蓋鳥部有此字而傳寫者脫之也其鷻字注引詩

匪鶉匪鳶當作匪鷻匪鳶蓋本作鳶字因下與鳶字篆文相逮鳶皆遂誤爲鳶耳後人不知改匪鳶爲匪鳶以復說文之舊乃以鳶鳶之鳶爲古之鳶字而音篆文之鳶爲與專切遂使鳶字失其五各反之本音鳶字失其從鳥弋聲之本字而說文之原文殽亂不可復識矣苟知匪鳶爲匪鳶之誤則知鳶之與鳶說文本未嘗合爲一字何至展轉錯誤若此之甚哉

段氏說文注曰詩匪鶉匪鳶正義鳶作鳶引孟康曰鳶大鵰也又引說文鳶鷙鳥也是孔沖遠固知鳶即鷙字陸德明本乃作鳶云以專反今毛詩本因之又曰大雅鳶飛戾天與四月相類鳶亦當爲鳶箋云鳶鵰之類云類則別於鵰經文字本爲鳶明矣段意謂鳶即是鵰今不直云鵰而云鵰之類則其字不當作鳶而當作鳶鳶乃鵰之大者非鵰類也不得以鳶爲鵰之名引之案段說非也正義曰說文云鷻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鷙孟康漢書音義云鷙大鵰也說文又云鳶鷙鳥也鶉鳶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以上正義正義引漢書音義者以明鵰爲鷙類非謂經文有鳶字也自說文云鷻鵰也至鷙大鵰也皆釋傳鶉鵰也三字至說文又云鳶鷙鳥也異鷹正義亦引說文云鳶鷙鳥也蓋說文鳶鷙鳥也唐初已誤沖遠引爲鳶字故沖遠引作鳶字則不以爲鷙字矣何得云沖遠知鳶即鷙字乃釋鳶字又以解傳鵰鳶貪殘之鳥也正義節次甚明不得謂所據經文作鳶若所據經文作鳶則當云鳶古鷙字孟康漢書音義云鷙大鵰也方合依經作解之例何得但云鵰之大者又名鷙而不及經文鳶字乎正義又云七月以爲鵰也鳶也貪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位非鵰也鳶也何故貪殘鵰是加鳥之高飛至天也鄭以爲若鶉若鳶可能高飛至天性非能然鳥鷙騃避害故也字皆作鳶不作鳶再以傳箋考之經文若是鳶字則傳當云鶉鵰也鳶大鵰也訓詁方備傳即不釋鳶字箋亦當補釋之今傳與箋皆不爲鳶字作解則經文之作鳶不作鳶可知矣正義引王肅述毛云在位者非鵰鳶也何爲貪殘驕暴高飛至天則肅所據毛詩亦作鳶不作鳶明甚何得徑改其字爲鳶至謂大雅鳶飛戾天鳶字亦當作鳶則尤爲舛誤大雅正義引蒼頡解詁云鳶鴟也以經文是鳶字故引之也若是鳶字則與鷙同不得引鳶字之訓矣況中庸引大雅正作鳶飛戾天邪釋文云鳶悅專反字又作鳶彼正義云詩本文云鳶飛戾天喻惡人遠去則大雅字本作鳶而非鳶字之譌矣段君不知四月之詩之匪鶉匪鳶正說文匪鷻匪鳶之譌又欲以說文傳寫之誤字改經文之字之不誤者不亦顯乎 同上

率土之濱

家大人曰爾雅曰率自也鄭注禮記曰自率也見後率西水滸下自土之濱者舉外以包內猶言四海之內莫非王臣非專指地之四邊言之毛傳訓率爲循於詩義未協孟子萬章篇趙注同正義曰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於義爲長 同上

我從事獨賢

家大人曰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曰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曰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始誤以賢爲賢才失其義矣 同上

旅力方剛

傳云旅衆也典引勤恁旅力以充厥道章懷太子注旅陳也似較毛義爲勝旅力猶論語言陳力也大雅靡有旅力言無有肯陳力者也古字旅臚音訓並同故周官旅擯先鄭讀爲旅於太山之旅後鄭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漢書大夫臚岱即旅於太山也儀禮注曰古文旅作臚 孔檢討經學巵言

祇自底兮 氐字古音與民相近

無將大車

劉彝以爲底當作痻病也唐人避太宗諱民字凡字从民者皆省而爲氏張參五經文字愍字下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從氏凡泯昏之類皆从氏又珉字下云貞巾反禮記作瑉是其例也顧亭林李安溪皆以其說爲然謂後人又於氏字下添一畫讀底爲氐誤之甚矣文弨考說文有底字云病也从疒氏聲並無痻字又昏字云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二徐本皆同徐鍇於昏字云會意元黃公紹韻會於底字但云一作痻並不言本作痻余以爲氏字古亦必與民音相近觀今眞文韻中之字多有與支微齊通讀者如寅亦可讀移純亦可讀緇緇非必由紂字讀辰亦可讀祁詩吉日其祁孔有鄭云祁當作麎史記正義敘謚法治典之不殺曰祁獨斷祁一作震蘇明允謚法震又作獼賁亦可讀祕芹亦可讀蘄垠亦可通沂沂與鄂即此類甚多故知底亦本與民聲相近不作痻而避諱改痻也至昏字漢以來往往作昬凡偏旁之从昬者即說文中亦尚多有孔戴侗云唐本說文昏从民省此語殊誤昬省去氏下一筆耳凡字兩合者可省昬不文去之三省之但舊唐書高宗紀顯慶二年十二月改昬葉字則昬爲避諱似有明文然六朝至唐書法不從正體者多今金石所遺謬誤不一而足故昬字人間多有從民者今从氏正是復說文之舊而在唐人則以爲改亦不足異詩大雅桑柔多我覯痻音民此痻字亦當讀爲民亦可云從痻省自後人音爲其支反音巨禮乃後人失其讀之誤遂至今疑其與塵不協欲改氏爲民而始得聲殊不知不改未嘗不得聲也盧學士鍾山札記

憂心且妯 鼓鍾

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釗按說文作怞釋文不引說文則陸據本尚作怞後因篆文从由與从𠂇近遂誤作妯耳傳云動也動即惕字苑柳蹈亦訓動蓋怞之假借从舀从由古聲皆同鄭風左旋右抽說文引作左旋右搯是其證 經義叢鈔曾釗

其德不猶

毛傳曰猶若也箋曰猶當作瘉瘉病也引之謹案爾雅猶已也其德不猶言久而彌篤無有已時也南山有臺篇曰德音不已 王尚書經義述聞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 楚茨

首二句正序所謂田萊多荒者也千畝不耕大田廢矣黍稷不生生茨刺矣詩人見其棘而抽之因思曰自昔先王之時此田何爲者乎固藝黍稷以奉祭祀者也於是陳古祭祀之事而終之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今與與之黍化爲楚楚之茨引之云乎替之云乎 孔檢討經學巵言

我庾維億

毛傳曰萬萬曰億箋曰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家大人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億字本作意或作意又作臆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郭璞注曰愊臆氣滿也之愊臆漢書陳湯傳策慮愊臆顏師古注曰愊臆憤怨之貌是也哀而臆氣滿亦謂之愊臆史記扁鵲傳噓唏服臆悲不能自止服臆即愊臆也馮衍顯志賦曰心愊臆而紛紜是也文選長門賦心憑噫而不舒兮李善注曰憑噫氣滿貌憑噫即愊臆之轉故方言曰愊滿也王逸注離騷曰憑滿也漢書賈誼傳衆人惑惑好惡積意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蘇林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皆失之意臆並與億同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曰持滿億盈是億即盈也經義述聞一十五

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即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盈與逞古字通說見後不可億逞下）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翼翼猶與與也我倉既盈我庾維億維億猶既盈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王尚書經義述聞）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

彬謂戒亦備也互文以見義（朱武曹經傳攷證）

信南山 維禹甸之

傳甸治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正義曰鄭唯甸之爲丘甸之甸爲異 釗按釋文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其音既異故孔以爲鄭義與毛耳竊謂丘甸即治野之法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丘乘四丘爲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左傳哀公十七年渾良夫乘衷甸兩牡說文作中佃以上乘四牡律之則中佃即中乘矣七月箋古者丞塡塵聲同然則乘甸敶聲亦同可知此箋音義本與溝同陸孔皆誤也（經義叢鈔曾釗）

中田有廬二句

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正義曰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瓜瓞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 釗按正義說非也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下云園廛二十而一 鄭注序官云載事也事民而稅之則園圃稅瓜蓏審矣場人云掌國之場圃彼爲國圃故官樹之不得引爲周禮正法瓜不稅民證也今合經注而核之稅瓜之法有三甸師共野果蓏之薦則爲新之用也載師之稅與此詩稅而爲菹爲一則享宗廟邊實之用也場人凡祭祀賓客共其瓜蓏則國中凡事之用也正義乃據場人爲說云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歟（曾釗）

于田有廬

井中公田孟子趙注公羊何注穀梁范注皆本漢書食貨志八家各取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說惟康成箋詩不詳甫田篇小疏但鄭義爲長（梁孝廉曾記）

詩 歲取十千

箋上地穀畝一鍾按古量六斗四升爲釜釜十則鍾小爾雅曰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則漢時以八斛爲鍾（量名變易由於陳氏斷治齊之量復與其舊量有殊詳左傳晏子）管子山權數曰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八石者鄭所謂一鍾也畝收一鍾斥賣一金故漢書言豐年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得與此箋相合十六兩爲金二十兩爲鎰乘馬篇曰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以相參校每粟一石金二兩布十疋其值參相等（鄭注郎也）又治國篇曰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束十疋也言隔歲糶之得倍新穀之值然則春糶乃得鍾一金旋收旋糴者半之矣石值金一兩矣古者農粟布貴而金賤略可見於此（孔檢討經學卮言）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箋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正義曰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 釗按傳例經文義同者訓於前後不復出小明介爾景福傳介景皆大也既醉介爾景福無傳是其證傳已（小明 [illegible]）生民攸介攸止與此經文同彼傳介大也攸止福祿所止也此經在彼前而無傳則毛意不同彼經可知矣竊謂彼攸介當作价假借作介故特訓大以顯之（小明介景福立文與以介景福以介眉壽不同故亦特訓爲大）說文介畫也畫界也則介即界之古文閒也微也助也皆界畫之義所引申界畫之則有微閒有閒則分爲兩故可以相助也以垩詩核之思文無此疆爾介此用本義者也以介眉壽以介景福以介我黍稷報以介福此用助義者也爾介狄此用微義者也禮謂東西箱爲个个介古今字言堂之偏有牆以間別之（[illegible]）以爲待事之處廬舍無室形與个同此箋介舍也意謂介即禮之个此用閒義者也字之本義及引申之義若顯然易明者毛無傳讀者可以意知矣正義乃依王說爲說皆訓大失之（經義叢鈔曾釗）

攸介攸止

箋曰介舍也按廬舍作於田畔是井之畍也鄭意蓋以介與畍通（孔檢討經學卮言）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

箋云曾孫成王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艱難爲農夫之在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又加酒食擾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嚴粲疑子是農夫之婦子非后世子謂世子從王勸農使知稼穡艱難是也謂后亦從行則杜撰且非禮矣后只有親蠶之事獻種稑之種穀之而已豈出而從行哉王肅孫毓皆駁之極是正義曲申鄭說益見其謬（崔茂[illegible]吾亦廬稿）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攘鄭讀爲饟既言饟又言饁詞旨似複王氏注云攘取之左右除去草萊嘗其氣旨之和美與否也方言饁食忽言除萊文次不倫蘇氏傳云攘取也凡攘羊攘雞稱取者乃言攘耳施於此尤非宜東原戴文以爲農人攘其左右手之袂而取食似較二說皆勝愚又按曲禮左右攘辟鄭君曰攘古讓字此詩疑亦古文之未盡變者（漢藝文志曰合於堯之克攘說文解字攘推也分別字義當是讓谷从手讓詞从言今文混合）一讓其左右言農夫各以其食讓與左右鄰井偕耕者互嘗其家人所作饔飯孰旨孰否也於此一言見民之漸於禮讓焉見民之饒於飲食焉簞豆乾餱動有吝色豈唯其俗貴溥抑亦己之不饒何以推人故觀乎田野而太平之盛富教之兼至可以想矣（孔檢討經學卮言）

攘其左右

彬謂曲禮左右攘辟鄭注攘却也或者攘古讓字當以此說此攘字毛鄭詩攷正適謂攘爲援袂出臂恐嘗其旨否不須若此（朱武曹經傳攷證）

大田 俶載南畝

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戴國春秋正義曰古者甾戴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俶載爲熾甾棟案詩俶載字不作戴春秋戴國陸氏釋文作載石經作戴戴與載字本通絲衣詩載弁俅俅箋云載猶戴也陳留戴國本亦作載故隋時置載州顏籀以爲誤而駁之蓋未知字之相通也（[illegible]載也輩之於頭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去其螟螣

袖海山房校印

說文曰螟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蟲食苗葉者蟘吏乞貸則生蟘 云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蟘謂奸吏者皆也 詩曰去其螟蟘案蟘古文作蟘見有集字與毛詩合唐公防碑作螟孫叔敖碑作首與說文略同呂覽五月紀曰百螣時起高誘曰螣讀近殆兗州人謂蝗爲螣其音與說文說亦同 同上

有渰淒淒

釋文渰本又作弇漢書作黤 呂氏春秋務本作𩃬 正義曰毛傳渰雲興貌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案說文水部淒雲雨起也从水妻聲詩曰有渰淒淒則渰正字訓爲雲起與孔本毛傳合又說文廾部弇蓋也从廾从合是作弇亦通陸引漢書作黤今食貨志作渰案說文黑部黤青黑也从黑奄聲蓋天將雨則黑雲興於上定本集注毛傳作陰雲貌義與漢書說文同顏氏家訓引毛傳亦作陰雲高注呂氏春秋顏注漢書皆不盡然 高注本或作陰雨者誤 正義作興雲理雖通而未得其眞也又萋萋當從呂氏春秋漢書後漢書左雄傳作淒淒與說文所引同玉篇水部廣韻五十琰初學記一白氏六帖二皆然開成石經从艸今釋文正義同誤也 臧庸拜經日記

興雲祁祁

顏氏家訓書證云詩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也 今詩脫貌字 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案說文水部云渰雲雨貌从水弇聲與毛傳陰雲貌正合未嘗訓渰爲雲也箋云其來祁祁然不暴疾者蓋雲興即雨降孟子梁惠王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荀子雲賦友風而子雨何邵公云雲實出於地而施於上乃雨故箋云其來明此雲是雨之先來者也經如作雨則止言風雨不暴疾可矣何又追論其來乎顏氏引傳箋爲經作興雨之證余審傳箋知經必作興雲也正義曰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釋文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又呂氏春秋務本引詩興雨祁祁漢書食貨志引詩興雲祁祁隸釋載無極山碑云觸石膚寸興雲祁祁韓詩外傳八亦作興雲則知自秦未焚書以前及兩漢六朝至於唐初皆作興雲無有作興雨者 孟子天油然作雲注油然興雲之貌 人金石文字記載開母廟石闕銘云穆清興雲降兩 顏氏說詩有狄之社驅駉牧馬將其來施及毛傳叢木宛木青衿青領皆引河北本江南本爲證則當時猶有兩書獨此止云雲當爲雨而不言有本作雨可見此條出自顏氏臆說絕無憑據而頓欲輕改千年已來相傳之本甚矣其誤也陸孔所見本有作興雲而以興雨爲是開成石經亦作興雨皆爲顏氏所惑也又呂覽務本後漢書左雄傳今作興雨蓋後人據近本毛詩所改王伯厚詩考引呂覽作興雲此其明證 同上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釋文興雨如字本作興雲非顏氏家訓亦以興雨爲是而以班固靈臺詩爲證金壇段明府若膺云雲自下而上雨自上而下故素問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諸書皆言興雲作雲斷無言興雨者韓詩外傳八呂氏春秋務本篇漢書食貨志上隸釋無極山碑皆作興雲更不比單文孤證矣興雲祁祁雨我公田如言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也梁曜北云鹽鐵論水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作興雨高誘注呂氏亦云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則本文亦是興雨近嘉定錢宮詹曉徵漢書攷異據韓奕詩祁祁如雲謂經師傳授之異非轉寫有誤此說本於洪氏及野客叢書當是也 盧學士鍾山札記

興雨祁祁昔人已知雨非雲誤其證甚多又齊謝朓雩祭樂歌興雨祁祁黍苗徧 傳約謹案鄭箋其來不暴疾之語猶兩者不特陸德明知之也如鹽鐵論水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作興雨鄭箋未可據呂覽務本篇傳所疑之顏氏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亦其明證 劉典辭秋槎雜記

呂氏春秋務本篇引作興雲祁祁漢書食貨志亦作興雲桓寬鹽鐵論後漢書左雄傳皆作興雨顏氏家訓以興雨爲是孔疏亦以興雲爲誤困學紀聞雨欲徐徐則入士愚案韓奕之詩曰祁祁如雲以詩證詩興雲是也 崔茂才吾亦廬稿

伊寡婦之利

鄭箋聽矜寡取之以爲利頤煊案寡婦猶言小民兒曰寡兒妻曰寡妻國君曰寡人皆寡小之辭不言民言婦者承上文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而言言婦而子在其中 經義叢鈔 洪頤煊

韎韐有奭 瞻彼洛矣

案韐卽韠 韠謂之韍 蔽膝之衣儀禮士冠禮爵弁紂衣纁裳韎韐則韐士之韠名鄭箋韎韐祭服之韠以韋爲之非兵事之服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韋弁也與韠無涉集註韐韠也合韋爲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失考甚矣 崔茂才吾亦廬稿

韎者茅蒐染韋也

毛傳曰韎者 今本韎下衍韐字 茅蒐染韋也 今本韋誤作草 一入曰韎 今本脫入字 案一入曰韎絕句正義以韐所以代韠也箋曰韎者 今本韎下衍韐字二字連讀非是 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 今本韐上衍韎字以上皆據段氏若膺儀禮漢讀考 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引之謹案毛傳原文本作韎染韋也今本韎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韎者茅蒐染而誤衍也蓋毛以染韋一入之色爲韎而不以茅蒐爲韎故曰韎染韋也一入曰韎鄭以韎爲茅蒐之合聲則以茅蒐爲韎而不以一入爲韎故曰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若毛以茅蒐爲韎則與一入曰韎之文自相違異且毛既云韎者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孔陸所見已是誤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晉語韎韋之跗注韋注曰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云鄭以爲茅蒐染則毛不以爲茅蒐染明矣三君皆從毛義故但言一染曰韎而不言茅蒐也說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茅蒐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毛傳加之也賈景伯注成十六年左傳及晉語並云一染曰韎叔重之學出於景伯故云韎染韋也一入曰韎且賈許皆治毛詩故以一入爲韎至康成始以毛蒐爲韎不得於說文注中增入茅蒐二字且茅蒐爲韎與一入爲韎二者各爲一義不可強同也 鄭駁五經異義曰韎草名齊魯之間言茅蒐聲如韎蓋異義亦從毛詩以一入爲韎故駁之如此若以茅蒐爲韎則與異義同不當有駁異義與說文同出一人之手則說文亦不以茅蒐爲韎明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鞞琫有珌

戴東原云瞻彼洛矣二章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震案傳內珌字凡六見皆當作鞞鞞琫有珌亦猶上章云韎韐有奭耳奭亦貌珌文飾貌許氏說文云珌佩刀下飾蓋其所見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之以解字有奭有珌猶曰奭然珌然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琕說文以鞞爲刀室殆誤會毛傳鞞容刀鞞也之語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琕可據以正說文又篤公劉篇鞞琫容刀

傳云下曰鞞上曰琫以毛詩證毛詩此傳珌乃轉寫致譌無疑

謹案左傳藻率鞞鞛釋文云鞞鞛刀削之飾亦言鞞不言珌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正義云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所出說文玉部云禮云佩刀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珧珌又云琫佩刀上飾珌佩刀下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說文所稱禮者蓋逸禮也棟聞之介疋者六經之訓詁也其釋器一則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又云以蜃者謂之珧豈非以禮有成文而爲是說與毛公詩傳多識故實可以補傳記之缺學者省之 惠徵君九經古義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

案于集傳引董氏曰古本作常常棣也坦案常棣郎郁李其華紅白色無有作黃色者且既爲常棣必不疊字以燕燕子飛燕燕可疊字常常疊字則爲不辭矣古本未可信即或有之亦當作裳裳解毛傳裳裳猶堂堂 臧鶴泉先生云說文常下帬也本與裳爲一字後人判爲兩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桑扈

兕觥其觩

說文引云兕觵其觓从角丩云角皃良耜云有捄其角箋云捄角皃穀梁傳云展觓角而知傷范甯云觓球球然角皃則觩與捄皆當作觓周伯琦六書正譌云觓从角丩聲俗作觩非 惠徵君九經古義

彼交匪敖 彼交匪紓

桑扈篇彼交匪敖箋曰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采菽篇彼交匪紓箋曰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凡有解怠紓緩之心引之謹案彼亦匪也交亦敖也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可訓爲彼彼亦可訓爲匪交之言姣也廣雅曰姣侮也字通作佼淮南覽冥篇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閒 高注訓爲佼健失之辯見讀書雜志 言燕雀輕侮鳳皇也然則彼交匪敖者匪交匪敖也匪交匪敖者言樂胥之君子不侮慢不驕傲也彼交匪紓者匪交匪紓也匪交匪紓者言來朝之君子不侮慢不怠緩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桑扈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猶絲衣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荀子勸學篇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引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是彼交作匪交之明證交或作儌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 彼匪也不也交儌也傲也杜注以爲彼之交於事失之 漢書五行志作匪儌匪傲又其一證矣乃韓詩外傳引詩彼交匪紓而釋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則已誤解爲交接之交而應劭注漢書匪儌匪傲又以爲儌訐顏師古又以爲儌倖皆與匪敖之義不倫旨酒思柔之時但慮其侮慢而已何儌訐儌倖之有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萬福來求

引之謹案桑扈篇萬福來求求與逑同逑聚也言萬福來聚也凡詩言萬福攸同福祿既同百祿是遒百祿是總並與此同義說文逑斂聚也虞書曰旁逑孱功史記五帝紀作旁聚布功今本作方鳩僝功爾雅曰鳩聚也大雅民勞篇惠此中國以爲民逑毛傳曰逑合也箋曰合聚也是逑與聚同義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逑鞫也釋文逑本亦作求是逑求古字通宣十六年左傳武子歸而講求典禮周語作講聚三代之典禮管子七法篇聚天下之精材幼官篇作求天下之精材是求與聚亦同義箋曰萬福之祿就而求之郎是來聚之義而正義未加訓釋集傳曰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則與鄭異義矣 同上

頍弁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

傳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箋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 釗按箋非傳意也首章實維伊何二章實維何期與三章實維在首相應言皮弁何爲尊實維託於首喻諸公何爲尊亦以託於王耳此興之意也正義申毛謂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失其旨矣 經義叢鈔 曾釗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傳霰暴雪也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 釗按爾雅雨霓爲消雪霓即霰之重文暴與消聲近說文暴古文作𣋡从日麃聲是其證故消雪亦謂之暴雪此傳暴雪當爲晞暴之暴盛陰凝於上陽氣薄之消散而下謂之霰此霰从散傳訓暴雪之義也正義以暴虐作解失之暴虐作㬥與暴義別 同上

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王逸楚辭章句引云樂酒今昔云昔夜也昔夕古字通穀梁傳曰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崔譔莊子注云昔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 列子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注云昔昔夜夜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車舝

閒關攷 儀徵阮部郎福

詩例有三一曰疊韻如迤隋崔嵬是也二曰疊字如關關呦呦是也三曰雙聲如參差展轉是也大凡言聲者則必用疊字言貌言事者則用疊韻雙聲而亦用疊字 小雅閒關車之舝兮閒關二字是爲疊韻乃言貌而不言聲者也白居易琵琶行云閒關鶯語花底滑下曰鶯語上加閒關二字是以閒關爲聲此唐詩人之詞無礙經義但若講經則不可矣福案舝字古本作轄晉灼漢書注舝古轄字說文車部轄車聲也从車害聲一曰轄鍵也此謂轄爲車聲非謂閒關爲車聲也又說文舛部舝車軸耑鍵也段氏玉裁注許意謂舝轄同也小雅毛傳閒關設舝貌皆謂舝必行而後設也若白詩作聲字解古人無此訓詁後漢書荀彧傳論曰荀君乃越河冀閒關以從曹氏注閒關猶展轉也按詩輾轉反側釋文輾亦作展疏輾轉猶婉轉俱是迴動蓋車之設舝則婉轉如意亦猶人之周流四方動而不息故論以爲閒關以從曹氏注以爲猶展轉也據此則閒關言貌而不言聲更明矣至宋始以閒關爲設舝聲此沿白詩而誤也又毛傳本設舝貌今本作設舝也此也字又宋以後人臆改也又近時戴氏震毛鄭詩攷正云軸端鍵謂之舝所以制轂使不脫也車行則轂端鐵與舝相切有聲閒關然此亦誤也又毛氏傳綿蠻黃鳥綿蠻小鳥貌亦不謂鳥聲宋亦誤爲鳥聲若知三百篇無以　字肖聲之例則此義明矣 經義叢鈔

景行行止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念孫案宋本行止作行之王應麟詩攷引此亦作行之今本仍作行止者後人依詩文改之也案小雅車舝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又表記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是陸本毛詩上句作止下句作之也詩正義曰仰之行之則上下句皆作之

未可輙據今本毛詩以改史記也三王世家載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雖嚮與行異文而上下句亦皆作之 王觀察讀史記雜志 孔子世家

以慰我心

傳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釋文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正義曰得賢女則令王如是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脩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傳以慰爲安慰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偏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案說文心部慰安也从心尉聲一曰恚怒也凱風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傳慰安也又說文火部尉从上案下也从𡰥又持火以尉申繒也則尉卽今熨斗字尉繒所以使之貼伏故慰安字从之許君以訓安爲正凱風車舝兩傳並同恚怒也一訓當非古義故說文附載之韓詩作慍其義爲怨慰怨聲相近故文異王肅據此改傳爲怨以破鄭孝馬本毛傳作慰安倘可爲證乃張融評聖證論誤爲區别以毛傳慰安之訓屬之馬義其論今雖不詳大旨失之矣 鏞堂謹案馬昭出於鄭門當從鄭箋本訓慰爲安不宜區别爲馬融義蓋釋文言張融而統舉之也 周人欲新得賢女以配幽王故云見爾新昏若褒姒則王嬖寵已久施之以新昏之稱殊爲不類此條孔勝於陸 臧茂才經義雜記

傳慰安也正義曰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偏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 釗按正義未綜核全傳之例故爲此言耳如此傳果訓安既爲字之本義則凱風已見無煩重釋矣竊謂孫毓所載慰怨爲長釋文云慰怨也於願反韓詩作慍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融張融論之詳矣據此則馬融以前皆訓怨鄭用師說始訓安耳慰與怨安聲皆近毛訓此慰爲怨者以詩義與凱風異故特釋之又大雅緜傳慰安也毛例凡與上義不同然後重釋以前之凱風傳及後之緜傳皆訓慰安繩此傳不作慰安可知矣慰怨也非王肅所改但王述毛謂新昏爲褒姒亦誤箋以季女釋新昏最確說文覯遇見也賻以財有所求也淮南說林注搆謀也則从冓之字亦有謀合求遇之意心切於遇怨望易生此覯爾新昏以怨我心之義也韓詩作慍與怨最近尤爲古義不訓安之證 經義叢鈔曾釗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

毛傳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鄭君則據詩烝衎烈祖之文以爲將祭而射之大射正義載王肅述毛之言燕樂之樂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言烝衎非實祭也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舉重可以明輕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志祖案王肅有心難鄭曲說不足據此詩言大射不獨烈祖子孫可爲祭事之證也大侯九十弓見於儀禮大射儀惟大射得有之燕射張一侯君臣共之無所謂大侯也今詩言大侯既抗非大射而何且毛傳亦去大侯君侯矣此尤一確證 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室人入又

鄭箋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頤煊案此與下文矧敢多又又卽侑字勸也儀禮有司徹乃議侑於賓鄭注古文侑皆作宥禮記王制王三又鄭注又當作宥又侑宥古字通用 經義叢鈔洪頤煊

竝受其福

箋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正義曰若旣醉而出則賓與主人竝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竝受其福也引之謹案其字指醉出之賓竝之言普也徧也謂衆賓與主人竝受此賓之福也古聲竝普相近 詳見井卦王明竝受其福條下 井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普受其福也立政以竝受此丕丕基謂武王普受此大業也 詳見本條下 王尚書經義述聞

是謂伐德

箋曰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家大人曰德不可以言誅伐伐者敗也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是也說文伐敗也 廣雅同 藝文類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言敗也一切經音義六引白虎通義曰伐者何敗也欲敗去之召南甘棠曰勿翦勿伐勿翦勿敗伐亦敗也聲相近故義相通 同上

矧敢多又

彬謂又猶侑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采菽

采菽鄭箋諸侯將朝于王

僖案釋文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 武進士經讀攷異

元袞及黼

傳元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黼黼黻謂絺衣也 釗按絺衣謂繡黼黻於裳但裳黼黻並有詩何以獨稱黼耶竊謂黼爲黼領禮記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揚之水傳諸侯繡黼丹朱中衣大夫服之爲僭故毛知爲諸侯之服也黼領謂之襮見爾雅 經義叢鈔曾釗

優哉悠哉亦是戾矣

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悠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曰云哉悠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非此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釗按箋云自安爲優悠作解止於是爲是亦戾矣作解正義以安止連讀非鄭意也鄭解戾與毛不同其優游之義則同也 同上

角弓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

傳騂騂調利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正義曰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此言角弓葢别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 釗按角弓葢對木弓言之說文云弧木弓也考工記云夫角之本蹙於剸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勢也又云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注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據此則弓之勢在角矣角之性自曲戾其曲以爲弓勢故紲檠不善及其放弦則勢欲往而反醫書所謂角弓反張也驗今弓猶然今世以竹爲弓者雖不檠亦放弦不反爲其無角勢也詩言角弓所以

別於木弓正義謂別有角弓失之（同上）

至于已斯亾

角弓篇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已音紀唐石經作己各本皆作已毛詩注疏校勘記曰己字是也正義云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亾可證坊記引此詩鄭彼注云以至亾巳是鄭義自作己也巳誤作已經注正義中所在多有唯唐石經不誤）毛傳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正義曰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爲彼所怨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亾引之謹案如傳疏之說則當言受爵不讓至于亾己不當言至于己斯亾也且至于己斯亾亦非謂己身以此而亾也鄭注坊記說與毛傳同竊以亾即忘字也言但怨人之不讓己而忘乎己之不讓人正所謂民之無良也韓詩外傳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亾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以上韓詩外傳）不能自知正所謂至于己斯忘也忘與亾古字通（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亾之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亾歸淮南要略齊景公獵射亾歸竝與忘同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作亾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大戴記作亾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韓子十過篇作亾史記主父傳天下忘子戊之事漢書作亾）（王尚書經義述聞）

如酌孔取

毛無文鄭以爲器之孔此與九江孔殷以爲山之孔者同一異義中按孔甚也如食但知宜饇而已如酌則甚取之所以見不顧其後（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菀柳）上帝甚蹈四句

傳曰蹈動也靖治也按動者言其性喜怒易動而無恒也惟王喜怒不恆故前者嘗使予治某事矣後復窮極我使不得竟其施又甚則罪我放我焉末二句正證明上帝甚蹈之事箋解尚小疏然其以左傳行于南轉注次章邁之爲行之爲放甚確（孔檢討經學卮言）

上帝甚蹈

傳蹈動也箋云蹈讀曰悼正義曰蹈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釗）按蹈訓動亦假借例也檜羔裘中心是悼傳悼動也此傳蹈亦訓動是毛意蹈即悼之假借動古慟字說文無慟周官九摻振動杜子春讀動爲慟世謂毛詩多古字此其一也箋讀曰悼實申毛正義不得其理乃據王孫以述毛非是（經義叢鈔曾釗）

無自暱焉

家大人曰廣雅暱病也言幽王暴虐愼無在朝以自取病也下章曰無自瘵焉瘵亦病也廣雅訓暱爲病當本於三家毛傳訓爲近非其義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傳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極誅也正義曰毛意以爲恨王不使己治事故後不至也鄭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易傳也（釗）按小序即毛公所作此序云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是毛公亦以此詩爲言罪事矣傳極至也當謂放於四極之地釋地四極言四方之所至即此傳極至之義也鄭以毛義未顯故以極誅申成之古書傳殛放之殛皆作極洪範鯀則殛死多方我其大罰殛之左傳昭七年昔堯殛鯀於羽山釋文皆云殛本又作極周禮廢以馭其罪注廢猶放也舜極鯀於羽山是也釋文紀力反（據葉林宗本）據此諸文則殛放本作極其作殛者乃假借字耳（說文殛殊也）此經釋文云極毛如字鄭音棘蓋據殛極爲一正義承其誤故以鄭爲異毛其實毛意不如是也（經義叢鈔曾釗）

（都人士）彼都人士六句

此篇似東遷以後之詩行歸于周與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同義彼都人士者據東都而斥西都也周之初東自必有以攘犬戎復舊京望於平王者是詩即杜篤論都之意猶西周遺黎所作故得附諸變雅王風僅繫於一國亦日漸陵遲所致未必宅洛伊始頓無一篇是雅也（孟子詩亡併不當作雅亡解陳臺公以後無風王者不能採風而詩之存於太師者亡耳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自是據作春秋時不謂隱公元年也王者之迹熄故霸者之迹興美刺之義亡故褒貶之義作）若以東周之詩不當在白華刺幽王之前則朱子亦嘗以黍苗爲宣王時詩乃在諸刺幽王者之後矣且此章獨毛有之二家則無可見漢初經師於都人士詩本有遺錯尤難孤據毛所次第爲定（孔檢討經學卮言）

（隰桑）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彬謂難與那同桑扈受福不那傳那多也說文引詩作受福不儺長楚猗儺其枝單言之曰那曰難重言之則曰猗儺猶下文其葉有沃單言之曰沃曰沃若重言之則曰沃沃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白華）碩人

箋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王肅曰碩人謂申后也孫毓曰申后廢黜失所故傷念之集傳以此詩爲申后作故云碩人尊大之稱謂幽王（崔茂才吾亦廬稿）

（緜蠻）黃鳥白鳥

緡蠻黃鳥毛傳緜蠻小鳥貌雖朱子前有長樂劉氏訓緜蠻作鳥聲終當從毛傳及韓詩薛君章句緜蠻文貌爲是白鳥鶴鶴毛傳翯翯肥澤也雖朱子前有五臣文選註皜皜白貌終當從毛傳及說文鳥白肥澤貌字林鳥白肥澤曰翯爲是固不得以偶有一說而廢歷來相傳之訓詁者也至宵爾索綯爾雅綯絞也謂夜而繩索糾絞也廣韻綯謂糾絞繩索也朱子註孟子正同何詩集傳忽云索絞也綯索也文義違反一至此幾令人疑傳註非一手安得謂立學官課士子之書而無復有遺憾者與或曰然則立學官課士子爲何余曰此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意也宋神宗告王安石曰談經者今人人殊將何以一道德神宗之慮是也但不當以安石之三經矯誣天下朱子出理醇義正自足以壓折之且人尤能重其言苐間猶有漏失處豈容習爲固然余嘗慨唐自義疏行舉天下惟主一說無復漢人之宏博有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之陋逮宋慶曆間劉原父敞七經小傳作而經始一變宋大儒傳註淳祐一詔已盛行而元代遂以取士明用以攻制義祗蹈虛不蹠實陋尤不可勝言逮成弘間楊文懿公守陳自以所見立說務求其是故五經四書私鈔成而經又一變是二公者識皆有功於聖人之經者也（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丘隅

丘隅詩集傳云隅角也與上文丘阿作曲下文丘側作旁者一例正合集註忽云丘隅岑蔚之處說文解丘爲土之高岑爲山小而高高同也而土與山殊不倫況蔚乃草木盛貌與隅益無交涉者乎推其故出鄭康成大學註就而覩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語原寬緩不切切貼丘隅孔穎達疏方云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又云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朱子遂認作正解入集註幾郢書燕說矣大抵漢代相傳訓詁

之學至宋而亡唐人名物制度之學亦至宋而亡要其理明義精則迥出前代數倍上矣余每論此不勝三歎焉 同上

瓠葉　瓠葉序

問瓠葉序云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毛謂瓠葉庶人之菜而鄭申之以爲庶人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然則庶人亦有禮乎曰後漢書劉昆傳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莽以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收昆及家屬然則瓠葉之詩乃饗射之樂非庶人所宜常用矣 錢宮詹潛研堂文集

有兔斯首

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正義曰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曰白頭兒字雖異義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案介疋釋詁曰鮮善也釋文云本或作尟沈旋曰古斯字又說文雨部云霹从雨鮮聲讀若斯此鮮與斯聲近之證 沈旋約子 惠徵君九經古義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首章

正義曰以漸漸之文連之石爲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爲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爲一事 剣按此說非也毛詩與傳各爲編傳但釋漸漸二字餘三句可以意知故不煩傳非并注四句也及後人引經附傳 正義云引經附傳不知何人所爲今以爲鄭氏 以此詩四句皆有箋故附傳於四句下正義乃以此爲傳例失之 經義叢鈔曾釗

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箋云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正義云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案昭七年左傳云隸臣僚服虔解誼曰僚勞也共勞事也寮勞古音同故潦水亦作涝水師古注上林賦潦音牢勞之語見孔氏聽辭僚與遼皆從尞聲知古字通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苕之華　苕之華芸其黃矣

毛傳曰苕陵苕也將落則黃鄭引之謹案芸其黃矣言其盛非言其衰故次章云其葉青青也裳裳者華之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傳曰湑盛貌猶此詩云苕之華其葉青青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傳曰芸黃盛也猶此詩云苕之華芸其黃矣也爾雅同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是苕華本有黃者豈待將落而始黃哉詩人之起興往往感物之盛而歎人之衰有杕之杜其葉湑湑何其盛也獨行踽踽何其衰也隰有萇楚猗儺其華何其盛也樂子之無家何其衰也然則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物自盛而人自衰詩人所以歎也毛公既以黃爲將落遂并以下章爲華落葉青青然殆失之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苕之華

正義引陸璣疏云苕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金紫草華可染皁煮以沐髮即黑坦案陸說誤今陵苕生山澤間緣木而上高可二三丈七八月中著華黃赤色如百合花其葉似刺榆葉而大不類紫草若生下濕水中則爾雅釋草不得云苕陵苕矣今人謂之凌霄或由音轉耳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何草不黃　何人不矜

何草不黃篇何人不矜箋曰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引之謹案矜讀爲瘝爾雅鰥病也郭注引召誥智藏瘝在又康誥恫瘝乃身某氏傳曰瘝病也後漢書和帝紀朕寤寐恫矜李賢注引書恫矜乃身瘝鰥矜古字通上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皆病也 說見前我馬元黃下 則矜字亦當訓爲病劬勞于野故言病也爾雅曰劬勞病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獨爲匪民

彰謂匪彼也與四月先祖匪人之匪同 朱武曹經傳攷證

有棧之車 輚轏即棧字

傳棧車役車也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釋文有棧士板反正義曰巾車之[illegible]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此軍非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又考工記輿人棧車欲弇注爲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也士乘棧車釋文棧士板反劉才產反又儀禮既夕賓奠幣于棧注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今文棧作輚釋文字棧士板反劉才產反注輚同釋曰柩車即蜃車四輪迫地無漆飾故言棧也又左傳成二年丑父寢於轏中注轏士車釋文轏中仕棧作產反又仕板反士車也字林仕諫反云臥車也正義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考工記輿人云棧車欲弇轏與棧字異音義同耳又說文木部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从木戔聲車部新附有轏車名从車孱聲玉篇木部棧仕版切說文云棧棚也一曰竹木之車曰棧詩曰有棧之車 今本說文共脫八字當從此所引補正 車部輚仕備切輚柩車轏同上廣韻二十六產云棧閣也亦姓魏有任城棧潛士限切轏車名士所乘也輚埤蒼云臥車也亦兵車又儀禮注云輚柩車也三十諫輚臥車又寢兵 當作 車亦作轏上諫切棧木棧道又士限切五經文字木部棧仕諫反車部轏輚二同士諫反上見春秋左氏傳下見周禮 案巾車及輿人皆作棧惟既夕注有輚字此周禮乃儀禮之誤 與棧同案棧爲竹木之車故說文在木部毛詩二禮皆作棧與說文同左傳亦當作棧儀禮今文作輚蓋俗儒以棧是車名應从車遂改棧爲輚 廣韻上聲去聲棧下皆無車訓 鄭康成因字本作棧故定從古經與說文合據儀禮注及廣韻引埤蒼知漢魏閒已別作輚爲棧矣 說文以蠽爲籒文車字玉篇同汗簡下之二載王存乂切韻亦然𢧵作蠽與籒文車字涉嫌非 是左傳作轏者即輚之別體戔孱聲相近玉篇先列輚字又云轏同上廣韻云輚亦作轏五經文字云轏輚二同此轏即輚別體之證陸德明於轏下引字林知晉人已別作轏爲輚矣徐鉉於車部新附轏字蓋爲左傳而設然杜注以爲士車則本同巾車職作棧孔仲達亦云轏與棧字異音義同可無庸附也棧字陸德明士板反劉昌宗音才產反劉氏近之 臧茂才經義雜記

補遺

和樂且湛

詩釋文湛敵南反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 李進士群經識小

既伯既禱

爾雅釋天文同毛云伯馬祖也說文示部引此作既禡既禂於義爲長北人讀伯如霸因以當禡周禮肆師注禡讀爲十百之百王制禡於所征之地釋文禡馬柏反又音百是其證也古無四聲之別禡貉百三字疊韻今北人讀伯聲近霸又近禡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皇清經解卷三之百十八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纂卷三之百十九　學海堂庚申補刊

詩經彙解彙編

大雅

正義引三統術

問大雅正義引三統術七十六歲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爲初蔀名又引三統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今漢志並無其文豈志有脫落乎曰孔沖遠不諳推算其所述三統術俱與本法不合三統上元歲起丙子以甲寅爲歲首則乾鑿度之元也而孔以爲三統不亦謬乎二十蔀爲一紀亦乾鑿度術與四分同四分之法三紀而爲一元元首歲必甲寅紀首或甲戌或甲午不皆甲寅而孔亦未之思也魯隱公元年距伐紂四百歲以三統歲術推之歲當在甲寅四分術無超辰之法故命爲己未相沿到今而孔以爲三統亦未之思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文王　於昭于天

正義曰尚書注云鄭注尚書於者鳴聲則於嗚古今字案說文及義雲章古烏字皆作於烏本嗚呼字古文春秋傳皆然於字相似因譌爲之惠徵君九經古義

周雖舊邦

鄭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周字貼大王不若詩集傳以周受封始自后稷爲眞舊左傳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言受此五國世爲西土之長釋例土地名曰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岐在美陽孔穎達曰今案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邰與岐畢相近爲之長可矣計魏在邰東六百餘里而今邰國與魏爲長道路太遠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近而辭不及豳竝不解其故余謂穎達每好依阿康成元凱其敢是正茲獨上攻及傳之正文殊可喜也宜亟標出之但云豳距岐四百餘里四當作二閻徵君四書釋地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傳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箋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彬謂箋言不顯不丕承詩言不顯不承其義並同丕訓大大亦爲詞助凡詩書中言丕言大者皆辭助詳見上丕不通不亦辭也下文不顯亦世即其證朱武曹經傳攷證

不顯亦世

彬謂不顯即丕顯亦與奕同奕大也同上

厥猶翼翼

彬謂翼翼盛滿也楚茨我稷翼翼同上

假哉天命

問文王篇假哉天命毛鄭訓假爲固於義似未安曰假與固聲雖相近然假之訓大則釋詁正文漢書劉向傳言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其云大哉天命即詩假哉天命也云富貴無常即詩天命靡常也然則宣尼說詩已訓假爲大矣錢宮詹潛研堂集

侯于周服

箋云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眾之不如德也正義曰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眾也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釗按毛例凡當訓者不傳其屢傳者必假借者也如隕墜也屢見之類此侯爲君自是常訓故不傳與上章侯訓維爲假借不同正義據以證王義非是〇大明維予侯興正義亦朋於王以維解侯按上既云維予下何得訓侯爲維乎毛意亦當訓侯爲諸侯與鄭同緜內宰通宣適畝箋云時耕曰宣正義曰宣訓爲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釗按小雅鴻鴈傳宣示也傳例不重出此無傳是亦以宣爲示也箋云時耕曰宣謂時其非而示之王者禪爲徧發土地非是公劉既順乃宣傳宣徧也繩以傳例明與此經不同經義叢鈔曾釗

常服黼冔

常旗也服矢服也此覲禮所稱侯氏載龍旂弧韣者也但諸侯不過龍旂殷以先代之後得建大常仍其王者之車服來助祭於周廟故詩特言以見書王而傳說之曰殷士殷侯也慢王者之毛云殷侯者通言耳其實殷及所封是公周書王曾曰室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是也多方惟爾殷侯尹民則也誥殷遺諸侯及其卿尹庶民侯也尹也民也乃三等之人書以爲殷六月載諸侯之尹正民者國非或遂以殷侯爲卮稀父亦渠是是常服傳即云日月爲常彼戎車而載戎器其服爲矢服蓋無疑矣孔檢討經學卮言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傳無念念也彬謂此爾祖指殷先哲王上言殷之助祭者服黼冔之服今爲王之藎臣則當念爾祖矣下文詳之朱武曹經傳攷證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彬謂言殷士之宜念爾祖亦惟修其德而已蓋修德則克配上帝而受天命孟子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殷之未喪師四語反覆諄切陳戒成王歸于鑒殷而告以天心之不假易也蓋此章大指以文王造周而言首章述文王之德神靈首出在帝左右次章言文王所以受命由其勉于令聞也唯令聞休美故本支百世克生王國四章言不獨文王孫子即有商孫子莫不臣服此章遂言峻命不易以示戒末章極陳文王之德足以膺天命而孚萬邦也同上

宣昭義問　宣哲維人

引之謹案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宣明也傳二十七年左傳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韋昭杜預注並曰宣明也衞風淇奧篇赫兮咺兮韓詩作宣宣顯也顯亦明也　宣昭猶言明昭周頌時邁篇明昭有周臣工篇明昭上帝是也毛傳曰義善也問讀爲令聞不已之聞如正義述毛此讀　言明昭善名於天下也昭三十二年左傳宣昭令名義與此同也周頌雝篇宣哲維人宣哲猶明哲也大雅烝民篇既明且哲是也箋訓宣爲徧雖本爾雅但於詩義未協王尚書經義述聞

上天之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盧學士日知錄

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彬謂此詩以天命發端首二語即求其端於天明明在下猶言天監在下也赫赫在上猶言臨下有赫也若言文王之明明德著見於天則下文天難忱斯不能一氣貫注矣朱武曹經傳攷證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尊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箋申其意言天之意難兩

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以其爲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彬謂此詩言天命文武佑啟有周湯其王業之所由興匪特王季之勤王家也蓋實由母德焉徽音克嗣源遠流長不應近舉亡國之君發凡起例反覆思之此承上天命難諶王位之不易保而言古者讀殷聲如衣挾方言廣雅護也輔也郭璞注方言扶持將護不挾之言挾也言天位依于適子使之扶持而安全之文王因之以受方國猶召誥所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晏子亦言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也 同上

使不挾四方

傳曰挾達也按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朝記曰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嗣王位爲不得通於四方眞古師說古者堂有兩夾謂之左達右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讀當與夾同舊讀浹日之浹非 孔檢討經學卮言

摯中氏任解

摯者何國也中者何仲也古多假中爲仲仲氏者何男女異長於女之第次爲仲也仲下言氏者何氏者分別之詞也別之於伯叔季也男子以氏分別之孟孫氏叔孫氏是也女子以長第分別之戴嬀大任之言仲氏是也婦人以伯仲爲字稱其字以別其人也春秋魯女言伯姬叔姬親之也他國女來爲夫人言姜氏風氏姒氏者略其伯叔言氏以尊之也亦以姓別之之詞也任者何姓也任之姓始於黃帝十二子女必稱姓者男女辨姓之禮著其姓以別於夫之姓也男子重氏故曰孟孫氏曰叔孫氏舉氏可辨其宗女子重姓舉姓可略其氏然則何以男子氏冠於名之上女子姓著於下也屬辭之道也婦人或以其父氏爲稱如東郭姜是也或以夫爲稱如夏姬雍姬棠姜是也或以字稱如伯姬叔姬是也或以謚爲稱如文姜宣姜莊姜是也或以所之之國爲稱如宋伯姬齊王姬是也或以本國爲稱如王姬陳嬀是也假而以姓冠於上姓大氏小是女得稱姓而男子反不得稱姓假而男子以姓冠於氏則文大繇假而女子稱氏不稱姓則先王所謂百世昏姻不通者同姓也非獨同氏也故著之於下以該稱國稱伯仲稱父之氏稱夫稱謚諸文辭皆必約之於姓此古者立文之深意曰摯仲氏任來嫁于周不曰摯任仲氏其爲言即春秋紀季姜歸于京師之所本也男子先氏女子後姓別於男子也經本作中傳本作仲互易之者非也 段大令經韵樓集

維德之行

彬謂行列也維德之行猶言德與之齊等所謂天立厥配受命既固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俔天之妹

傳云俔磬也說文曰俔譬諭也韓詩作磬磬譬也傳不訓爲譬而云磬者蓋讀俔爲磬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韓詩俔作磬釋文云譬也毛傳即以磬釋俔則俔磬義同說文俔譬喻也一曰聞見也竊謂俔從人從見則見字義長猶所謂見若神人也譬喻之意亦在其中未必即以磬爲譬韓非子外儲說上云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古罄磬同一字以韓非之說證之則俔可訓爲見磬未嘗不訓見在毛公當日磬之義人所共曉故即以磬解俔耳 盧學士鍾山札記

其會如林

說文引此詩會作旝春秋傳云旝動而鼓杜元凱以旝爲旃故馬融廣成頌曰旃旝森其如林 惠徵君九經古義

無貳爾心

矢于牧野矢誓也大誓逸篇曰勖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所謂無貳爾心也蓋周公約武王之誓詞以爲詩魯人又復述之於頌今說者轉以爲衆勸武王之詞夫武王舉大事豫之者素審之者決矣豈至牧野交刃而或貳其心哉觀傳言無敢懷貳心也則固自上命下語氣且訓無爲毋矣 孔檢討經學卮言

大明七章

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鼓譟尚書大傳作鼗藻音之誤也不止別風淮雨矣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檀車煌煌駟騵彭彭

箋云兵車鮮明馬又彊則暇且整小疋出車云旂旐央央傳云央央鮮明也棣案漢有鮮明騎見魯峻石壁殘畫又朱浮墓石壁人物有鮮明隊皆見隸續司馬彪輿服志云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史記褚少孫撰任安傳云小史上書言任安受太子節發兵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云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漢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輿馬號爲鮮明此與皇矣箋以畔援爲跋扈 畔援亦作畔換叙傳云項氏畔換注云猶言跋扈 皆當時之語 跋扈將軍見漢人所撰梁冀別傳范氏作漢史采入傳中 惠徵君九經古義

維師尚父

師大師也尚父其字也猶曰某甫耳或稱呂尚亦無定例也毛傳云可尚可父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箋云尊稱皆非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毛傳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史記齊太公世家集解駰案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頤煊案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譙周曰姓姜名牙尚當是太公之字宣和博古圖周淮父卣銘穆從師淮父又云對揚師淮父休淮亦是字 經義叢鈔 洪頤煊

會朝清明

傳云會甲也甲朝者一朝也古皆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書曰壹戎殷言役不再籍也戰國策張儀曰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兵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高誘曰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號到牧野便克紂故曰一日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不崇朝者不終朝也後人泥于訓詁或訓爲甲子之朝或訓爲甲兵之甲皆非毛公之意 惠徵君九經古義

問會朝清明毛訓會爲甲何也曰會與甲聲相近故義亦因之吾友惠徵君棟云甲朝者一朝也古人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戰國策張儀曰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兵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不崇朝者不終日也後人或訓爲甲子之朝或訓爲甲兵之甲皆非毛意 錢宮詹潛研堂集

毛傳會甲也鄭箋會合也兩說皆紆曲偃師武虛谷 億 羣經義證云屈子天問篇會鼂爭盟注一作會鼂請盟是朝鼂爲一字明盟古通用清即請字音相近假借用之屈子引據在詩書未焚以前蓋必隱括詩義散見於此當以甲子日朝至牧野踐厥肅請盟之約故申云何踐吾期斯義爲近 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緜　自土漆沮

酈道元注水經漆水引詩民之初生自土漆沮黃省曾本依今詩改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上曰詩云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案民字作人或唐人避諱所改其作漆沮而不作沮漆則與水經注合且并可見齊詩亦作漆沮漆沮與亶父爲韻常武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同此葢因唐石經倒作沮漆故今本傳箋無不盡然猶幸有酈顏二家證引得據以考正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脫四字地理志

杜陽杜水南入渭念孫案景祐本此下有詩曰自杜四字是也顏注云大雅緜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今本沮漆誤作漆沮辯見經義述聞自土沮漆下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此正釋詩曰自杜四字若無此四字則顏注爲贅設矣引自杜沮漆而但曰芮杜者省文也猶下文引芮阮之卽而但曰芮阮矣王氏詩攷及胡氏通鑑周紀注引漢志竝有此四字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毛傳曰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胡氏朏明禹貢錐指徧考羣書邠地有漆無沮案史記周本紀公劉自漆沮度渭取材用正義曰自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爲用止也但言漆水而不言漆沮又下文古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音義曰漆水在杜陽岐山而不釋沮字水經漆水注曰周大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皆用周本紀之文而但言渡漆不言渡漆沮則是本紀之沮字皆後人所加明矣又匈奴傳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亦但言漆而不言漆沮禹貢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沮而不知所出引之謹案土當從齊詩讀爲杜古字假借耳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師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案注內兩沮漆今本竝譌作漆沮辯見下杜水名在漢右扶風杜陽縣南南入渭今屬麟遊武功二縣地理志見上水經渭水注曰杜水發杜陽縣大嶺側東逕杜陽縣故城又東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注雍水雍水南流注於渭杜陽故城在今麟遊縣西北美陽故城今在武功縣西北漆水在右扶風漆縣西北入涇今屬邠州地理志曰右扶風漆漆水在縣西元和郡縣志曰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東北流注于涇太平寰宇紀曰今新平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注于涇水或是漢之漆水也但古今異名耳案漢之漆縣爲唐之新平卽今之邠州也此漆水在邠州與他書言漆沮者不同故顏師古注漢書匈奴傳岐梁涇漆曰此漆水在新平沮當爲徂徂往也自土徂漆猶下文言自西徂東言公劉去邰適邠自杜水往至於漆水也杜水出麟遊縣西東南至武功縣南入渭漆水出邠州西東北入涇今邠州東北有故邠城武功縣西南有故邰城公劉自邰遷於邠故曰自土沮漆徂與沮相似又因漆字而誤作水旁耳邠地有漆無沮故下章之率西水滸專指漆水而言箋以爲沮漆水側則不知在何水之制矣又案此漆水在涇西與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在涇東者不同若以此爲涇東之漆沮則與邠地無涉以邠在涇西故也其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則在涇東渭北水經沮水注曰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與沮水合謂之漆沮水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南入於渭卽是水也雲陽故城在今淳化縣西北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書傳以漆沮爲洛水非也古時未有鄭白二渠漆沮入渭不入洛詳見禹貢錐指是漆沮在涇東南流入於渭漆水在涇西北流入於涇不得以漆水爲漆沮也且漆沮是一水之名故詩書皆以二字連稱分言之則謬矣周頌潛篇猗與漆沮卽禹貢之漆沮若說文所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者在今麟遊縣西其地亦有漆無沮毛傳以漆沮爲周之二水亦非又大王居邠在漆水之側此自土沮漆之漆也至遷岐則去此漆水遠矣下文所謂周原膴膴指岐陽之地非指邠地也而傳云周原沮漆之閒也尤非箋於上章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於此則云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而不言沮漆是不從毛傳也箋義爲長毛鄭詩考正曰自土沮漆謂居地追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證以魏詩汾沮洳以爲水旁地之稱如其說則經文必作自土漆沮洳而其義始明不得徑省其文顚倒其字而曰自土沮漆也且詩人舉水以明界域耳豈謂一國之人皆居岸側乎其說非也六書音均表又謂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漆沮而以沮與父爲韻上文瓞與生自爲一韻今案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傳曰沮水漆水也又曰周原沮漆之閒也箋曰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又曰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又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正義之釋經釋傳箋亦先沮而後漆閒有作漆沮者傳寫顚倒耳今本水經漆水注漢書地理志注引詩作自土漆沮亦傳寫之誤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水經注正作沮漆王應麟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理志注亦作沮漆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詩自土沮漆陳禹謨本刪去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注及詩譜正義引詩竝作自土沮漆又禹貢正義兩引詩皆作自土沮漆且引傳云沮水漆水也則經文之作沮漆甚明不得以他書誤倒之字而改不誤之經文也且漆沮在涇東不在涇西非公劉所居之地不得言自土漆沮明矣又此章以瓞漆穴室爲韻而民之初生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爲漆沮以與下文父字爲韻而隔絕上文之瓞字使不得與漆穴室爲韻且瓞與生非韻而强以爲韻豈其然乎其說亦非也又案邠地之漆水北流入涇與杜陽之漆水南流入渭者迴殊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辯之詳矣闞駰十三州志誤合二水爲一而段氏說文注用之以彌縫毛傳之闕亦非王尙書經義述聞

古公亶父

古公者故公也說文古故也穀梁傳云踰年不卽位是有故公也猶言先王先公穆天子傳云大王亶父惠徵君九經古義

陶復陶穴

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正義復者地上爲之取土于地復築而堅之穴者穿地爲之案說文陶其土之謂陶復覆也穴窩也陶其土而爲之葢又陶其土而爲之窩以復爲重窰非也崔茂才吾亦廬稾

率西水滸　二句

毛傳曰率循也滸水厓也箋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毛鄭詩考正曰案邠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滸者旣踰梁山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云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非適岐所取道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閻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閒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亦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引之謹案如考正說大王循渭水北厓而至岐山之下則當云率北水滸至于岐下不當云率西水滸矣若謂大王自東向西循水厓而行則又當云西率水滸不當云率西水滸且詩敘大王去邠遷岐之事自當始於邠而終於岐不當始於梁山之南渭水之北而略去自邠至梁山百餘里之地也家大人曰率西水滸正承上章之漆水而言若上章未言漆水而此忽言水滸則不知爲何水之滸矣故知水滸是漆水之滸非渭水之滸也爾雅曰率自也互見前率土之濱下西邠之西也大王自邠西漆水之厓南行踰梁山又西行至于岐山之下約而言之則自邠西漆水之厓至于岐山之下故曰率西水滸至於岐下也毛鄭皆訓率爲循孟子梁惠王篇趙注同循漆水而西則非適岐之道故致後人之疑王尙書經義述聞

周原膴膴

此名國之始也汲郡古文云武丁元年邠遷于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高誘呂覽注云岐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爲天下號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周原膴膴當從韓詩作腜腜膴腜聲雖相近而腜與飴謀龜止時於韻尤協也左思魏都賦腜腜坰野劉淵林注引詩周原腜腜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曰止曰時

箋曰時是也曰可止居於是正義曰如箋之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引之謹案經文疊用曰字不當上下異訓二曰字皆語辭時亦止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箋曰也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玉篇曰爾雅室中謂之時時止也廣雅同玉篇又曰時止不前也今本爾雅時作時爾雅又曰雞棲于弋爲榤鑿垣而棲爲塒王風君子于役釋文塒作時棲止謂之時居止謂之時其義一也莊子逍遙遊篇曰猶時女也司馬彪注曰時女猶處女也處亦止也爾雅曰止待也廣雅曰止待逗也待與時聲近而義同待亦通作時廣雅曰峙離待也方言峙作蒔待作時皆古字假借或以時爲待之譌非也需象傳宜待也張璠本待作時歸妹象傳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王尚書經義述聞

乃慰乃止

傳云慰安案方言也慰居也江淮青徐之閒曰慰是慰與止同義惠徵君九經古義

迺宣迺畝

鄭箋時耕曰宣頤煊案此節是初定其疆界尚未及耕宣謂宣通其溝防重水利也畝謂定其一夫受田之制經義叢鈔洪頤煊

迺立皋門　二句皋澤也

毛傳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正義曰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皋門之皙諸侯有皋門也諸侯法有皋應大王自爲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春秋左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杜注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釋文澤門本或作皋門者誤也案詩鶴鳴鶴鳴于九皋毛傳皋澤也釋文引韓詩云九皋九折之澤蓋以皋爲古澤字毛韓義同也鄭箋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義小異左氏傳爲古文故澤門字亦作皋門詩正義所據必賈服古本玩杜注知正文竟作澤字理雖不乖而文則非其舊陸德明所見本猶有作皋門者與詩正義正合是可證古本之當從矣張稼所據杜書是澤字故反斥爲誤耳臧明經拜經日記

大雅緜正義引襄十七年左氏傳皋門之皙按今本作澤門左氏音義云本或作皋門者誤陸說是也蓋皋門爲宮門非常人所居之地杜注澤門宋城南門也然則皇國父所居澤門非皋門也明矣或古本左傳正作睪作皋門者形近而誤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彬謂柞棫拔矣拔如大木斯拔之拔皇矣松柏斯兌傳兌易直也晉語雕弊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喙短氣貌此言木拔道通徑路坦夷混夷不得憑恃險阻唯有疾馳而去耳蓋氣竭爲之奪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予曰有奔奏

毛傳曰喻德宣譽曰奔奏箋曰奔奏使人歸趨之釋文奏本又作走正義曰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引之謹案傳箋異義正義合而一之非也傳以奏爲告語之奏故曰喻德宣譽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是也箋則取趨赴之義王尚書經義述聞

芃芃棫樸

毛傳曰棫白桵也樸枹木也箋曰白桵相樸屬而生引之謹案樸亦木名說文作樸云棗也爾雅樸枹者䕩郭本䕩作謂今從舍人及李孫本謂樸是棗之一種其如竹之苞者則曰䕩也棫與棗皆叢生之木故類言之芃芃棫樸榛楛濟濟皆二木並稱也毛鄭誤讀爾雅樸枹者爲句而以樸爲樸屬而生失之矣說見爾雅樸枹者謂下同上

薪之槱之

春秋繁露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按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畢也此薪槱即槱燎之祭武王伐紂上祭于畢或說以爲星占畢主邊兵故出師必祀焉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小宗伯四類注云兆雨師于北郊然則先郊而後伐者是北郊類祭歟孔檢討經學卮言

周王于邁

漢儒謂文王生已稱王宋儒非之遂併疑史記西伯崩諡文王之誤愚謂文王受命爲西伯改稱受命元年此於經有徵者也其稱王與否則無可徵若沒而謚王未爲僭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不及文王可見文王之有王號前此矣殷本紀歷世皆謂之帝某經傳亦有帝乙帝甲蓋商制天子生時稱王沒時稱帝曲禮所謂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是也武王雖未有天下以爲沒而稱王猶下帝號一等故得以文王尊其父焉及其既有天下謙不敢自踰於文王於是沒亦無帝號矣春秋之義內無斥國爵以稱其君者況天子至尊又非魯頌魯侯之比魯人請命乎周而作頌將上其辭於王之樂官故每謹其爵焉示雖僭而不忘臣禮乃棫樸一篇曰周王于邁曰周王壽考何也言周王以別殷王也此詩其作於文王既沒殷王未滅之際者耶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出車篇稱王王也稱天子者紂也文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而告之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也然彼似非南仲之時已有王稱特周公作小雅追敘之耳　或謂湯誓牧誓之王曰皆史氏追書者此則武王得白魚而正王號見於曉出大誓今全篇已湮無從眞僞但以理論之聖人既審知天命之興廢即正大號以夫必無所矯飾於其迹若猶稱西伯謂非紂之命可乎以其爵命即紂所有君道愚謂以周王伐殷王則可以西伯子則不可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也是故未克殷先稱王似逆而實順也謂不克殷不敢王者似矣而實非矣○同上

遐不作人

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釗按春秋成八年左傳引此詩杜注云不語助蓋用毛義也詩用遐不字有二義小雅南山有臺遐不眉壽遐不黃耇隰桑遐不謂矣皆無傳遐不猶言胡不隨其語氣而可意知此遐訓爲遠又總說之云遠不作人也不當爲語助如爾雅不濟不倪不若之類遠不作人乎言遠作人也箋意遐不爲不遐以近釋之失傳義矣下武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亦不爲發語辭正義申鄭云箋以不遐有佐順文自通不當反其言彼以不爲反言亦失之○經義叢鈔曾釗

追琢其章

傳追雕也天子雕弓行葦雕作敦追雕敦皆語之轉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旱麓

旱麓

毛傳朱子集傳並云旱山名不指所在詩地理攷亦止及前地理志而未及後郡國志南鄭下引華陽國志曰有池水從旱山來酈注沔水條云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池即沱字也更按明一統志旱山在漢中府治西南六十五里一名嶧山上有雲輒雨此即旱山之所由得名與然鄭箋云旱

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固已見及此閻徵君因釋地又襍

旱麓正義思齊正義引桓六年左氏傳云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傳文脫上於字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干祿豈弟

彬謂猶言求福不回 朱武曹經傳攷證

瑟彼玉瓚

箋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正義孔叢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文王因之得專征伐賈公彥周禮疏鄭彼玉瓚黃流在中彼詩是美王季爲西伯受殷王圭瓚之賜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來獻捷沈約附注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崔茂才吾亦廬稾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中庸及毛傳並云言其上下察也中按察當爲際字之誤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思齊 小子有造 造

造次爲雙聲故造可轉爲次音詩小子有造與士韻蹻蹻王之造與晦介嗣韻是也春秋傳使佐薳氏之箴薳次室也是造有次義 錢宮詹養新錄

古之人無擇 二句

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釋文無斁毛音亦猒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猒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釋傳云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又釋箋云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案孔氏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此言可爲千古明識欲校正毛鄭之經當具此慧眼以此折肅之謬則勢如破竹矣呂伯恭讀詩紀引董氏云韓詩作古之人無擇此竊取鄭箋說云韓詩不知毛詩本作擇也據釋文語則此傳的係王肅僞撰故陸本無之毛意當與鄭同而釋文別爲毛作音過矣陸德明本既無此傳孔仲達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蓋王肅既妄作此傳以與鄭相難俗本遂承之傳流以至今也陸孔在當日必有先儒如王基馬昭之徒辨及此者故知此傳爲王肅語無疑吁舉一可以例百矣毛詩傳先秦古書傳注中最可信者而爲肅所亂痛哉痛哉 臧茂才經義雜記

皇矣

皇矣傳考正

詩皇矣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傳耆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西土也宅居也箋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釋文其政如字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爰度待洛反篇內皆同毛居也鄭謀也耆之巨夷反毛惡也鄭老也正義曰紂師殷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究謀釋詁文以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爲居也桀紂身爲天子制天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爲非道故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其秦亡此三字當衍字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執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也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竟以毓言爲毛義斯不然矣耆者老也人皆惡己之老故耆爲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文紂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兼桀雖文可兼之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詁文宅居釋言文琳案箋訓正爲長而不云政當爲正則鄭所據毛詩本作其正不獲唐石經原刻作正依鄭本也後改爲政依肅本也據王肅引家語云紂政失其道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知王肅改正爲政以與鄭難孫毓朋於王故述毛亦作政左傳文四年作其政不獲與毛詩異或左傳亦本作正也傳云究謀度居也度居二字亦肅所增蓋傳本云究謀也故箋申之云度亦謀也爾雅釋詁度謀也釋言宅居也古文尚書宅字兩漢人所引皆作度然以宅爲度者今文形聲之誤而毛詩爲古文凡宅居皆作宅凡度謀皆作度則未嘗溷也如鴻鴈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箋云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文王有聲宅是鎬京箋云宅居也皇矣此維與宅傳宅居也崧高定申伯之宅箋云定其宅令往居謝閟宮遂荒徐宅傳宅居也元鳥宅殷土芒芒箋云居亳之殷地如皇皇者華周爰咨度傳咨禮義所宜爲度巧言予忖度之箋云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皇矣爰究爰度箋云度亦謀也帝度其心傳心能制義曰度度其鮮原箋云度謀也公劉度其隰原箋云度其隰與原之多少抑不可度思箋云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閟宮是斷是度正義曰於是量度之宅與度之不亂若此且皇矣上云爰究爰度下云此維與宅公劉上云度其夕陽下云豳居允荒尤可見宅居度謀之區別分明矣此既作爰究爰度則度字必當訓謀如爲居義則經必作爰究爰宅而後可左傳文四年引詩爰究爰度注云究度皆謀也誰謂毛公學識反出杜預下乎肅引家語云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不料作僞之人稍不檢點猶蹈襲舊義謀度爲謀此固王肅之疏漏處而亦見雅訓之難容誣也案正義引王肅云乃往從之謀乃往從之居此度居二字爲王肅所增之明證錫堂謹案緜之虆虆傳度居也三字亦肅所增毛傳陾陾衆也言百姓之勸勉也二語相承箋云度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釋文云韓詩云度填也與箋義合釋文虆虆爾雅云衆也王云虆疾也案正義釋毛云受取而居於板中居之虆疾其聲虆虆然正用肅說爲毛義也也三字疑亦肅所私加今記於此以待後賢定之傳記未見有以耆爲惡者惟周頌武書定爾功釋文於耆下引韓詩云耆惡也不詳所本肅或據之遂取以難鄭故孫毓云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家語云天所惡焉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孔毓既朋於王家語又肅所撰故同以耆爲惡而不足取信也上云上帝耆之下云憎其式廓不嫌複乎以耆爲老經典之通義養老其惡此詩之諦訓舍老而言惡是棄其本訓而拾其緒餘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此八字亦疑肅所私加以證上文其正不獲之爲政四國爰究爰度之爲四方之國從桀紂謀居不知毛意維此二國其正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者

謂此憂殷之後其君長不得乎帝心彼四方有道之國上帝於是謀究之於是謀度之期欲得賢君以爲民主即篇首所云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也下言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者謂上帝養老之不遽棄二國而二國不能改上帝心憎其用惡浸大遂眷顧西周而與之居也蓋上帝無私先究度於四方既而得之西土序所云天監代殷莫若周也上帝耆之憎其式廓應上維此二國其正不獲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應上維彼四國爰究爰度鄭康成從魯詩以改毛義故箋不與傳同正義下引張融云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故知此箋以密阮徂共爲四國本之魯詩王肅自云述毛何所言更非毛意桀紂身爲天子用大位行大政正天子之事上帝豈以此憎之故知此八字非毛傳本文也廓之爲大毛既有傳式之爲用亦屬常訓又何煩此二語乎顧西土也當作西顧顧西土也正義所載家語今家語無之據孔氏所言知王肅既竄改毛詩即私撰家語以合其所改罪案見在可覆審也嗟乎秦始皇焚書賴漢初之儒而六經得如故王肅注書詆嫉鄭君之賢而欲出其上遂逞其肅妄之見以顛倒六經肅之罪甚於始皇而晉唐以來儒者罕覺其謬遂至轉相授受多爲小人所欺至余而灼見其弊不得不大聲疾呼以救正之惜余老矣於尚書毛詩禮記三書甫啟端以折其謬而精力未能全逮後之人以余所考正者類推及之易易矣區區開創之功自負當步趨漢儒後有明見卓識之士當不以余言爲誣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此維與宅

宅傳訓居義反迂曲彬謂宅即度也言天睠焉西顧維此爲帝所度所謂簡在帝心與有虞殷自天帝度其心義並同朱武曹經傳攷證

作之屏之

毛鄭皆不解作字正義曰攻作之朱傳曰作拔起也家大人曰作讀爲柞周頌載芟篇載芟載柞毛傳曰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作之爾雅作斮之郭璞注曰謂削鱗也是作有斬削之義王尚書經義述聞

其菑其翳

傳云木立死曰菑李巡爾雅注云以當死害生曰菑棟案菑者側立之象木死不臥以根著于地故謂之菑鄭氏周禮注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葳傳立梟棊亦爲菑菑猶事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其灌其栵

毛傳曰栵栭也釋文栵音例又音列引之謹案下文檉椐檿柘方及木名菑翳灌栵則汎言木之形狀耳栵讀爲烈烈枿也斬而復生者也汝墳傳斬而復生曰肄爾雅烈枿餘也疏引詩序曰宣王承厲王之烈方言曰烈枿餘也陳鄭之閒曰枿晉衛之閒曰烈秦晉之閒曰肄或曰烈然則汝墳曰伐其條肄長發曰苞有三櫱櫱與枿同皇矣曰其灌其栵義並同也段氏詩經小學讀栵爲爾雅木相磨槸之槸非是段注說文槸字曰釋木曰木相磨槸即栵也毛云栵栭也栭謂小木相迫切與爾雅義無不合也此尤曲而不可通爾雅之栵栭與核即來權落竝列其爲木名明甚豈謂小木相迫切乎○王尚書經義述聞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彬謂串夷即昆夷箋說得之作之屏之以下謂岐周地多險隘樹木刊除略然而未盡也作之八語言辟除道路翦伐榛蕪以興起德之既修凡蠻夷異類之不率化者莫不望風遠遁帝遷明德猶孟子所謂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也昆夷之人相與攜持而去載行也載路程氏曰猶滿路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患夷載路

毛讀患爲串鄭如本字釋之正義云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棟案董仲舒云書云止于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混夷之人荒忽無常故謂之患夷患夷載路鵾鵙鵲華譬矣一說說文無串字古患字作悬肅乃古貫字晉姜鼎云令仲串遹楊南仲訓爲毋與貫同棟案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鄭氏云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昆同物同音故緜詩謂之混皇矣詩謂之串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六年伐崇鄭注云犬夷混夷也皇矣伐崇之詩時混夷已平故云載路崇鼎貫鼎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之爲貫無疑矣惠徵君九經古義

箋云串夷即混夷正義曰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釗按孔說非也混夷亦作昆夷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昆夷彼昆夷即此箋混夷一切經音義串古文作摜遺二形又作慣同摜遺慣皆从貫聲昆聲正與貫近說文琨或从貫禹貢瑤琨釋文引馬本及漢書地理志並作環釋名朿孫之子爲昆孫昆貫也據此則串貫昆三字古相通假故鄭謂串夷即昆夷矣釋文云串一本作患患亦混之借正義本作患乃據爲說失之惠氏以爲貫昆同物昆夷即明堂位之貫○經義叢鈔曾釗

維此王季

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此云維此王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又左傳成鱄引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正義曰此傳言唯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劉炫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案此知詩經作維此王季自帝省其山以下言王季自帝謂文王以下言文王詩四家惟毛氏源流子夏獨得其眞餘三家皆今文不免有誤詩春秋正義皆言韓詩作文王者據其目見也又云王肅注毛詩亦作文王者此因鄭箋毛詩是王季王肅好與鄭氏相難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氏正經使無識者見之必謂肅本毛詩與三家及左傳合鄭箋作王季爲誤矣肅之伎倆心術自唐以來無能知之者我不得不痛切昌言之左傳古文也當與毛詩合而亦作文王者因漢時三家盛行毛詩不立於學官傳左氏者多習韓魯詩遂誤作文王也且左傳釋比于文王之文爲經緯天地曰文毛公作詁訓傳正本之皆言以王季之德比於古昔經緯天地之王如上亦作文王謂以周文王比古文王終不免涉嫌故知左傳當本作王季也杜預注云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福施及子孫已不知文王當爲王季如隋唐之儒劉炫春秋義疏陸德明左氏音義孔穎達詩禮記春秋三正義等又無論矣臧茂才經義雜記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畔援跋扈也鄭義歆羨覬覦也岸如宜岸宜獄之岸謂蒙難于羑里也獄也而謂之登臣子辭也猶後史以帝爲幸爲狩將言伐密伐崇嫌於不臣之迹故首明之曰文王無敢有跋扈也無敢有覬覦也蓋先是嘗就紂之囚而猶不貳矣然此自文王之臣志乃必託

諸帝謂者則又以見武王之事豈𦘕援歆羨哉不亟亦天命取亦夫命云爾雅頌多陳天命於服事殷之節稍略後世無文之德而妄擬文之迹者遂幾有以藉口出車一篇述文王尊殷天子之命者至矣古說又爲近儒所奪廣森是以三復此章而惜周公之微言未有能表明之者也孔檢討經學卮言

誕先登于岸

傳以岸爲高位謂先天下升於高位也箋云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欲廣大德美當先平訟正曲直也案訓岸爲訟本於小宛宜岸宜獄依此說方與下文伐密意相應錢宮詹養新錄

阮共

毛傳云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以阮徂共爲三國者用魯詩說也其所以用魯詩說者以下侵自阮疆爲周侵阮國之疆因以以遏徂旅解爲徂國之旅遂並共解作三國也今案徂往也徂旅徂字承上侵阮徂共之徂不必爲國名而阮疆乃周與密接界之地亦非國名則阮與共宜皆爲周地戴氏云侵阮徂共猶云侵鎬及方云爾下侵自阮疆戴氏疑侵乃寢字之譌蓋因上侵阮之文而誤此節言周既克密而遷都之事則陟岡以望岡陵泉池無敢犯我因卜吉而遷都焉其說亦精毛以阮爲周地鄭以密距周侵阮徂共之命朱子作詩集傳始以其爲阮國地名而蒙引以文王爲方伯密人侵阮爲距大邦可謂杜撰蓋既未讀鄭箋且並未會下節經文也前中八解經往往如此

詩集傳既知密在寧州程邑在咸陽乃云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豈非徙都於密乎李進士羣經識小

以按徂旅

傳旅地名也箋云卻止徂國之兵衆釗按孟子徂旅作徂莒趙岐注云以遏止往伐莒者則趙亦以莒爲地名矣漢書律厤志呂旅也膂力之字本作呂蓋旅呂古通借毛訓旅爲地名謂旅郘莒之假借也韓非難二云昔者文王伐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彼克莒卽此經之按徂旅言按徂共之旅人而勝之旅者密須之地徵其人以爲卒卽以其地名之故曰徂旅毛訓爲地名最爲有據較箋爲長經義叢鈔曾釗

依其在京　有依其士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箋曰文王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引之謹案鄭以依其在京爲依居京地非也依其居京則爲不辭矣今案依兵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辭言文王之衆依然其在京地也依之言殷也馬融注豫卦曰殷盛也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車舝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木貌木盛謂之依猶兵盛謂之依也周頌載芟篇有依其士依亦壯盛之貌言農夫壯盛足任耕作故下文遂言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也謂之士者壯年之稱大過九五曰老婦得其士夫是年壯者謂之士也七月同我婦子毛傳士子弟也博南畝之文案書傳無稱子弟爲士者若是婦子之子經何以不云有依其子乎子爲童稺未能耕田故但使之饁與上篇下壯則任耕作矣不得以士爲子也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皆形容之辭箋訓依爲愛云婦子來饋饟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殆失其義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

周書和寤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孔晁曰近岐周之地汲郡古文曰帝辛十五年秋周師次于鮮原則鮮原乃商周之境鄭訓爲善非也正義及蘇氏皆誤以爲程邑王氏地理攷亦未及引恭博物之難如此惠徵君九經古義

度其鮮原

箋鮮善也逸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注小山曰鮮孔義稿勝鄭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傳小山別大山鮮箋鮮善也釗按公劉陟則在巘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則此詩之鮮原與彼之巘原同物矣月令天子乃鮮羔開冰注鮮當爲獻蓋鮮獻古通故作鮮亦作巘但說文無巘說文詩稱毛則正字本當作鮮鮮古讀若斯有兔斯首箋鮮白之字齊魯之閒聲近斯說文𩏄从鮮聲讀若斯凡聲近則義亦相從爾雅斯離也說文斯析也禹貢析支大戴禮作鮮支據此則小山別大山鮮者從離析得名別亦離析也巘又鮮之假借但所在之地異故異其文耳岐爲大山山之南別出小山故曰鮮其山下廣平之地則曰鮮原周書程寤篇云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是也若公劉之巘爲豳地當在梁山之北與此鮮原在河南鞏縣皆有霍山永安縣廬江灊縣皆安羅江縣名雖同而非一地也鄭訓鮮爲善失之經義叢鈔曾釗

不長夏以革

毛傳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夏諸夏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頤煊案禮記鄉飲酒義夏之言假也釋名釋天篇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尚書大傳夏者假也革亟也不長夏以革謂非明德之君不長假以天命而亟更之經義叢鈔洪頤煊

與爾臨衝

傳云臨臨車也衝衝車也案文當云隆隆車也隆高也巢車之類鹽鐵論云衝隆不足爲強高城不足爲固韓詩作隆衝後漢殤帝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東京爲臨慮避諱也臨慮屬河內郡亦作林高誘注淮南仍作林隆之字曰盛故伏隆爲伏盛見東觀漢記孔穎達以爲臨者臨下之名失之左氏定八年傳云主人焚衝注云衝戰車釋文云說文作幢陷陳車也衝車隆高故可焚惠徵君九經古義

臨衝閑閑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毛傳曰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家大人曰言言仡仡皆謂城之高大則閑閑茀茀亦皆謂車之彊盛茀茀或作勃勃廣雅曰閑閑勃勃盛也其說閑閑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是致是附

子魚之言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臨衝閑閑以下言其始伐也臨衝茀茀以下言其再舉也唯始者未能絕而滅之故曰致之而已使之附而已致之而不至附之而不附是不能已於復伐焉孔檢討經學卮言

下武

答翁覃溪先生毛詩下武解

昨承下詢詩下武主何解按經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毛傳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惟周家最大世世有明知之王謂太王王季文王也故下文三后在天毛傳曰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爾雅釋詁繼武也郭注詩曰下武維周毛傳用爾雅而鄭箋從之景純又從毛鄭也且序云下武繼文也是以武爲繼文本之小序序又云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此通解下武二字之義先字卽針對下字箋云下猶後也亦本之序說上者爲先故下爲後五章曰繩其祖武毛傳繩戒武迹也箋云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按生民履帝武敏歆毛傳曰武迹也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毛傳

本此與釋詁繼也一解義通綴美先人猶行者之足跡相續也是下武之爲後繼於本經及生明篇具有明文爾雅釋詁釋訓兩存其義小序開毛鄭之先郭注必傳箋之後誼訓確鑿安敢捨此積生別解且序云武王有聖德經云三后在天明是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不知以下武爲言文武起自何人至以下武爲當作大武實屬非辟庸妫師抱經學士於經旨未敢穿鑿傳會竊本舊說請正未識然否貴通家李君既精熟諸經愛捐刻葉令可郎以此冊爲贈再奉上一冊撿入庸頓首 臧明經拜經文集

應侯慎德

侍御史孫詒穀著家語疏證刻既成屬庸以校讐之役因爲補證若干條茲撮弟子行引詩應侯慎德案詩毛氏古文作順德三家詩今文作慎德 據淮南繆稱訓 易古文費氏作慎德京氏今文作順德鄭君先通京氏易箋詩引用之易即京氏本故作順字王弼注亦費氏易當與康成同作慎字釋文大書以順德注云本又作慎師同是他本作慎德陸氏不從而陸氏之師則同作慎德矣朱子本義云王肅順作慎此誤讀釋文也 釋文云以順德如字王肅同是王肅作順字 據德明師作慎知王弼本作慎據王弼本作慎知鄭本作慎許叔重偁易孟氏爲古文而虞翻五世傳孟氏易亦作慎字與費氏古文正合李鼎祚集解載虞注云二之五艮爲慎故慎德王肅注詩自云述毛其詩必作慎字唐定本作慎德即爲王肅所誤也先師好古學故於詩從毛氏作順於易從費氏作慎王肅好異鄭故鄭詩作順德王肅必改爲慎德鄭易作慎德王肅必改爲順德既改詩作順德恐人以鄭箋本難之因僞撰於家語託聖人之書以爲證甚矣王肅爲六經之蟊賊先師之罪人也 臧明經拜經日記

昭茲來許

傳云許進訓許爲進未詳所出案後漢志載東觀漢記引詩云昭茲來御蔡邕獨斷云御者進也與傳合疑傳寫之誤 惠徵君九經古義

傳許進也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進故以許爲進 劉 按續漢書祭祀志注引作昭茲來御蓋三家詩也六月傳御進也則此傳謂許即御之假借也知然者釋名午仵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仵逆也則午有上進之義矣許从午聲御从卸卸亦从午聲聲同故可通假 惠氏疑許爲傳寫之誤猶未悉傳多假借例也 經義叢鈔曾釗

文王有聲 匪棘其欲 二句

匪棘其欲遹追來孝二句音不相協禮器引之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欲猶聲之轉古音猶讀如搖孝搖正相協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遹追來孝

箋曰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曰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述追先祖之業來居爲此孝引之謹案欲猶古字通 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朝事篇猶作欲 遹辭也 毛鄭詩考正曰案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發語詞中聿曰遹三字互用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遹七月篇曰爲改歲歲聿其莫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晛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傳於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遹遹聿述爲遹追來孝遹語辭而爲遹追爲述之若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之類助亦非發語辭也從而爲述遹爲自緣釋之爲遹追字注云詮詞也從欠從曰亦聲引詩欥求厥寧文首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遹詮而釋之也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非謂孝弟之孝 見經義述聞孝字下 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己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前世之美德故爲往孝猶言追孝于前文人耳來與往義相反而此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即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史記秦始皇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太史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 索隱來古即古來也非是 此皆古人謂往爲來之證鄭說胥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以燕翼子

傳曰燕安翼敬也箋曰以安其敬事之子孫引之謹案翼固訓敬然敬事之子孫不得即謂之翼子且此美武王之庇其子孫非論子孫之賢也何須追其敬事乎文三年左傳引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杜注曰翼成也 魯語鳥翼鷇卵韋注亦曰翼成也 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正義曰翼者贊成之義故爲成也訓翼爲成文義甚合蓋本於三家詩也表記亦引此二句鄭注曰遺其後世之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正義曰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 以上正義 蓋與贊成之義同鄭訓燕翼子爲安翼其子與箋詩異者作箋用毛詩注禮用韓詩也 正義以爲引詩斷章非也 按之文義表記注爲長 同上

彬謂燕翼讀如左氏傳余翼而長之之翼翼覆也生民鳥覆翼之 宋武曹繼傳孜證

生民 稷契非帝嚳子說 武寧府學汪茂才家禧

列女傳曰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適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適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傴翼之姜嫄以爲異遂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淨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于邰號曰后稷按傳言某之母某之女則必著其爲某之妃而姜嫄傳獨闕是姜嫄爲未嫁之女也未嫁而生子棄八聽聞故始棄之既適收之後堯封稷于有邰以其爲幼所長育之處稷于有邰雖爲女子之所出而實無本族詩所謂即有邰家室是也詩撫后稷發生之祥如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均言母不及父以其本未有父故周人制祀與亦享先妣不享先祖也使稷眞爲嚳子吾未聞知母不知父之爲合禮也列女傳又曰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于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之亳按簡狄傳亦不言爲某之妃證以呂氏春秋音初篇知簡狄亦未嫁女也音初篇言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不返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高誘釋帝爲天以爲天令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是簡狄之吞卵

尙在父母之國也淮南子地形訓言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狄少女建疵建疵即傳所云妹娣歟若是則史遷于殷周本紀言姜嫄爲帝嚳之元妃簡狄爲次妃而稷契均爲嚳子其說非歟曰史遷取正于帝繫而屈原天問言簡狄在臺嚳何宜又言稷爲元子帝何篤之是原亦以簡狄爲嚳妃而稷稱元子以其爲元妃所生宗帝繫者不獨史遷惟是五帝德爲孔子遺言其可攷者黃帝爲少典之子顓頊爲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嚳爲元囂之孫蟜極之子帝堯爲高辛之子帝舜爲蟜牛之孫瞽叟之子禹爲高陽之孫而春秋緯命厤序言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易緯稽覽圖亦言黃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是所謂少典昌意高辛高陽者必其後裔降爲諸侯不改國氏其云子孫亦謂其子姓雲仍而非直相繼鄭司農知此故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而簡狄不言其何人妃亦以世數之相隔也若帝繫不知作自何人迺析言帝嚳四妃之所出于帝王世次外楚之世系獨詳豈因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而附綴成之非盡可傳信歟然則殷周之禘嚳何也曰禘郊祖宗之說詳于祭法祭法本于魯語展禽之言今魯語言商人禘舜非禘嚳也虞夏之于黃帝顓頊其世次如五帝德所言稷契誕生既異而上無可推禘之制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從所王之德推之殷以金德舜以土德從所生也周以火德嚳以木德亦從所生也禘舜嚳者即祀感生之義歟緯言周人之感生帝爲靈威仰而周以火德王亦取相生說者不察因謂周后稷爲蒼帝所感生則履武之時何從測于幽冥而知之順五行之生次以制禘此禮家精微之義而儒者迺因禘嚳而謂稷爲嚳之子并及于契復改展禽之言謂殷人亦禘嚳失實矣或謂列子言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今據中壘一家之言以疑大小戴可歟曰吾非以中壘之言必可據也中壘所言徵諸大雅魯頌商頌周禮而合大小戴則傳記也信傳記不若信經吾于以更知周禮之非僞書而戴記非一家之學

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魯詩傳以稷契爲無父詩生民正義引鄭志五經異義聖證論等書反復辨論皆可引證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李善注竝以七略曰鄴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又齊故安樂昭王碑文李注引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史記封禪書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 經義叢鈔

毛詩生民傳

毛傳云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此先釋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五句中經字下復申說以總解之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上文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皆是天生后稷異之如常人也故上帝安寧之而康其祭祀云以顯其靈也者解經之以赫厥靈也云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者言上帝欲顯異后稷而帝嚳不能承順天意是帝嚳不明矣下言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誕寘之寒冰皆是帝不順天承天意而顯異於天下之事也云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者此解經誕寘之平林之意也云又爲人所收取者解經之會伐平林也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者明不特覆之而已經舉覆包藉省文以成句傳以義增足之云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寘之於寒冰者此覆解誕寘之寒冰之意以見不當更有鳥覆翼之之事乃鳥又來覆藉之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此二句即傳用毛經鳥乃去矣傳不解者毛意往取后稷鳥見人來乃飛去矣故傳云后稷呱呱然而泣明鳥去而后稷泣也俗本割裂毛傳以分隸經文致失毛意者甚多今舉此傳正之 臧茂才經義雜記

姜嫄

履武之義諸說紛紜毛傳云帝高辛氏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敬也鄭箋云帝上帝也郊禖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其拇指之處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周本紀云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王肅引馬融云任身之月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譏棄毛傳亦信履迹之說果如其言求子而得何爲棄之下傳言棄之之故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夫上帝不言帝嚳何由知上天之意而順之順天之意何必棄之若謂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則天位自當有屬何爲舍元妃之子而立荒淫之孽耶毛氏之說不可通矣馬氏遺腹生子亦求其故而不得之說王基孫毓辨之詳矣惟鄭氏之說與史記合然史謂姜嫄以爲不祥姜嫄爲嚳正妃其有身也由天由人無從分別鄭氏足其說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蓋更申言所以以爲不祥之故也說較密矣而於事理未盡夫所謂肅戒不御者在既震之後而不在方歆之時閨闥之初自有氣化既有男女以後無不由人道而生者而婦人之有身非可預必即實由人道亦必在月餘之後審知有身而後肅戒不御況僅僅如有人道而即以告之於君肅戒不御君亦信之此似不近人情也且如其說驗之而信更當神而寶之何乃棄以異之即偶一棄之亦不必再三置之必死之地也假令牛羊不字鳥不覆翼不將失此靈異耶竊謂周人有妣而無祖故周與魯皆特立姜嫄之廟周禮守祧八人祖廟七合姜嫄廟爲八也而生民閟宮皆特言姜嫄之神靈有妣而無祖也其無祖何也非無祖也其祖蓋微者也微者亦祖而不以爲祖何也曰其名失傳也姜嫄之名著而其夫失傳何也曰姜嫄者有邰氏之女誕生后稷育而長之繼封於有邰其夫或早卒有邰之國或亦絕而周之基實開於此故姜嫄之名特著也后稷既長而姜嫄不以告之何也曰諱之也其諱之何也曰合之不以正也姜嫄賢妃而不以正何也曰此與楚子文之母相類亦古之常有也男女人之大欲少偶越禮長而悔之因而諱之託爲神異之說以告其子亦情也鄖氏之女終歸伯比而姜嫄不歸其夫何也曰絕之也鄖子女不絕伯比而有邰氏絕之何也曰父母情性不同古今風尙亦異子文之棄一聞虎乳之異而即收之姜嫄之至再至三必欲寘之死地其情亦異也姜嫄諱之而后稷終不有父何也曰不可得知也其不可得知何也曰或早卒也或不容於有邰氏而不知其所終也漢霍去病既爲驃騎大將軍而不知爲仲孺遺體其事亦類是矣周公作詩亦託於荒誕之說何也曰立言之體當然也帝王之興每稱符瑞既求其祖而不知而神靈之說相傳已久非周公之造爲詭異也然則周人之禘帝嚳何也曰其父或高辛氏之胄也姜嫄雖諱之而后稷或知其爲高辛氏之子孫

故周人遂以爲祖也王肅謂姜嫄爲帝嚳之妃后稷爲帝嚳之子則斷不可通矣李進士擊經說小

以弗無子

彬謂弗字之義箋說爲長許白雲曰弗無之爲有也不辭甚矣朱武曹經傳攷證

履帝武敏

彬謂此當如毛讀蓋敏與祀止子爲韻同上

儀案近讀從敏歆絕句據朱子曰履帝武敏字當爲絕句叶上韻耳顧亭林案爾雅以履帝武敏爲句或以歆字屬上句者非愚謂路史注引亦作履帝武敏質之陸氏釋文引犍爲舍人注履帝武敏敏作畝注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舍人待詔在漢武時其傳經最古讀當依以爲正武進士經質疑異

先生如達

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案說文羍部羍小羊也詩釋文正義引說文皆同从羊大聲讀若達羍或省據鄭箋知達本作羍達爲說文佚達字因羍讀若達故毛詩以同聲字借用初學記獸部引說文曰羍七月生羔也他達切說文以羜爲五月生羔羍爲六月生羔羍字列二字之下是當從初學記所引爲七月生羔先生如羍謂后稷如羍之七月生也上文誕彌厥月言無待滿其月也以未滿十月而生懼其難育故下言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美異之如箋言終人道十月而生是未足爲異矣正義釋傳謂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非訓達爲生則沈重讀毛如字非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不坼不副無菑無害

詩人以美后稷之生也者古有坼副而生子者舊記所載陸終娶鬼方氏女女嬇孕三年不乳剖左脇獲三人焉剖右脇獲三人焉禹母修己坼背生禹契母簡狄剖胸生契老君母益壽氏一日嫉七十二歲剖左腋而生老子其事固屬荒遠難考三國漢熙魏志黃初六年三月魏郡太守孔羨表言汝南屈雍妻王在草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其母無他異痛今創已合母子安全無菑無害也此異事之見于史志者廣古今五行記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育娠過期不孕額上有創兒穿之而出元好問續夷堅志李鎮婦漢然戊申秋入關親見一婦娩身臨乃忽右腋發一大瘡潰破胸臨從瘡口出○臧茂才吾亦廬稾子母俱安

居然生子

彬謂史記周本紀有朞而生子之文檀弓曰何居鄭注居讀如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助也居然猶朞而也朱武曹經傳考證

瓜瓞唪唪

毛傳曰唪唪然多實也家大人曰唪唪茂盛之貌不必專訓多實說文曰玤讀若詩曰瓜瓞菶菶是唪唪本作菶菶緜緜瓜瓞瓜瓞菶菶皆不專指多實而言瓜瓞菶菶猶言麻麥幪幪耳毛傳幪幪然茂盛也說文菶艸盛也大雅卷阿篇菶菶萋萋毛傳曰梧桐盛也廣雅曰菶菶茂也是菶菶草木茂盛之通稱王尚書經義述聞

有郃家室

據說文宋槧本邑部郃字下引詩曰有郃家室今毛本添入郃字呂氏春秋辨士篇注引詩實穎實栗有郃家室皆無郃字錢宮詹養新錄

庶無罪悔

家大人曰悔與罪義相近箋云無有罪過是以過釋悔也過謂之悔故咎亦謂之悔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何注云悔咎是也正義曰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以悔爲悔恨失鄭意矣過謂之悔亦謂之尤論語爲政篇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皇疏以悔爲悔恨亦失之邢疏同。王尚書經義述聞

行葦

行葦

漢儒相承以行葦爲公劉之詩蓋本三家舊說也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列女傳晉弓工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痛之後漢書寇榮傳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蜀志彭羕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潛夫論邊議篇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德化篇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其義竝同孫侍御讀書脞錄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惠定宇云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杜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撫受韓詩也廣森按潛夫論邊議篇又云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又蜀志彭羕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翦與踐通玉藻弗身踐也鄭讀爲翦行葦以下四篇次生民之後篇公劉之前而鳧鷖旣醉並言公尸公尸者先公之尸也生民美后稷此爲美公劉蓋亦近之箋以公尸爲天地社稷之尸口鄭不可從且天者虛之氣焉可以人象之尚書大傳曰舜入唐郊丹朱爲尸古者立尸必以孫有虞氏郊嚳丹朱於魯爲孫然則郊之有尸在者之尸耳故晉祀夏郊董伯爲尸韋昭以董伯爲姒姓許叔重引魯郊祀祝延帝尸蓋郊祀五帝以五人帝配而稱其尸爲帝尸也。孔檢討經學卮言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棟案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从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或歌或咢

釋文毛云徒歌曰咢爾雅云徒擊鼓謂之咢徒歌謂之謠顧烜案毛公釋詩亦不盡依爾雅徒歌曰咢毛或別有所受今本傳作徒擊鼓曰咢是正義從王肅本改經義叢鈔崇顧烜

旣醉

朋友攸攝　二句

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正義曰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引之謹案正義謂各自收斂以相助佐則是分攝與佐爲二事非也攝即佐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杜預注曰攝佐也是其證矣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爲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永錫爾類

傳云類善也王逸曰類法也案荀卿子禮論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注云類種襄廿三年傳云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請舍子明之類杜子明子是類爲子呂覽權勳篇云齊王謂觸子必刻若類又云若殘豎子之類皆謂類爲子周語叔向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韋昭云言能以孝道

施於族類故不辱前哲之人後漢書劉平傳云平抱弟仲女云仲不可以絕類郅惲傳鄭敬云今幸得全軀樹類注云樹類謂有子嗣故鄭箋改傳以為族類是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國語叔向稱此詩而說之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廣森聞之禮有三本先祖者類之本也繼世以立君象賢也故善謂之類不善謂之不肖 孔檢討經學卮言

室家之壼

傳壼廣也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為廣 釗按正義非毛旨也廣與桄通爾雅桄充也孫本作光光與廣亦通書光被四表五行大義引禮含文嘉云堯廣被四表是其證廣又通橫說文桄充也段氏注曰桄所以充拓之圻堮也必外有桄而後內可充拓之令滿故曰桄充也桄之字古多假橫為之且字解曰从几足有二橫橫卽桄字是光廣桄橫皆同物也此傳廣當讀為桄謂其善由室家桄充於天下國語單子引此詩而釋之曰壼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廣裕卽充裕也壼訓為廣者聲相近又壼通作梱梱門限也有限而後可充拓猶有桄而後可充拓也壼篆作𡨦从口卽有桄限之形釋名𡈟恢也恢廓覆髮之上也恢廓猶廣裕也𡈟說文作𡈟匡當也从國國从口故訓匡當匡當猶桄也與壼从口同意故一訓恢廓一訓廣大旨亦同也正義乃釋以巷路之廣失之 經義叢鈔曾釗

傳訓壼為廣國語叔向引此章而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是壼之為廣自昔有此訓矣古人先齊家而後治國父子之恩篤兄弟之志乖夫婦之道苦雖有廣廈常覺其隘矣室家之中寬然有餘此之謂壼 錢宮詹養新錄

假樂

民之攸塈

傳云塈息也正義曰釋詁云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塈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為呬則塈與呬古今字也棟案說文塈仰涂也非休息之謂又說文口部引詩云犬夷呬矣東夷謂息為呬正義以塈與呬為古今字未知何據釋詁云憩休呬息也 尒疋釋文云孫本亦作愒 玉篇云愒息也今為憩愒與塈字相似毛公傳詩多據尒疋說文無憩字則釋詁憩字當依玉篇作愒故某氏于此下引詩云民之攸塈大疋民勞云汔可小愒傳云愒息甘棠詩云召伯所憩釋文云憩本又作愒[illegible]今偶棠梨師古曰假讀曰愬說文心部云愒息也从心曷聲徐鉉曰今別作憩非是然則甘棠詩憩字當作愒假樂詩塈字當作愒 詩同又谷風詩伊余來塈皆从土旣或古字假借以塈為愒〇惠徵君九經古義

公劉

匪居匪康

箋云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正義曰毛以為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為居匪以所安為安言不顧己之安居唯以利民為意 釗按正義以鄭述毛非也公劉為夏人迫逐則所居非所安可知竊謂匪居匪康當讀為彼居彼康廣雅匪彼也匪彼聲近故通假桑扈彼交匪敖襄二十八年左傳引作匪交匪敖采菽彼交匪紓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舒皆匪彼通用此詩匪居匪康文勢正與二詩同匪居當作彼居無疑又傳云公劉居於邰正言彼居之事遭夏人亂迫逐公劉正言匪康之事是毛意不以匪居之匪為非傳已言之矣毛時經本疑作彼乃鄭訓義為匪故今本皆作匪其實毛義為長正義乃據鄭述毛蓋未細讀傳文也五章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單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正義曰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為軍也此謂發部在道及初至之時鄭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部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人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樂哉 釗按正義申鄭難毛非也下章止旅乃密芮鞫之卽箋云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修田事也據此則至豳之時居豳未安仍有軍旅之衞可知且傳云三單相襲也三單是述經文相襲則三單之訓也正義乃云三行皆單相重為軍失毛義矣單得訓襲者廣雅釋詁襲重也相襲猶言相重以重訓單猶亂為治徂為存之比周禮軍賦之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通什而賦一此詩三單下云度其隰原徹田為糧是言田賦什一之事當正羨並有故詩言單傳則以襲顯之也知遷豳時得備羨卒者史記周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又此詩首章爰方啟行傳云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有從者十有八國二章云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則公劉遷豳從者實眾箋以為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非事實矣傳義為長 經義叢鈔曾釗

于橐于囊

毛傳小曰橐大曰囊朱子本顏師古漢書注以為有底曰囊無底曰橐案囊橐皆有大小左氏僖二十八年傳甯子職納橐饘宣二年傳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盛衣食是橐小也 自注本詩正義 秦策伍子胥橐載而出是橐大也 自注秦策注橐革囊左僖二十八年杜注橐衣囊是橐囊又通名 公羊哀六年傳陳乞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是橐大也 自注本詩正義 燕策荊軻逐秦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所奉藥囊提荊軻史記平原君列傳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是囊小也 楊大承謹案王氏應麟急就篇補注亦據詩正義以為橐小囊大此引秦策燕策史記為之疏證明晰補王氏所未及 又按公羊注闖出頭貌囊惟有底故陽生立其中惟上有束故開之則頭出囊有底是也橐無底無證 自注詩釋文又引說文無底曰囊有底曰橐〇劉輿簿秋槎雜記

陟則在巘

公劉傳云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劉熙釋名曰小山別大山曰甗音彥甗甑也甑一孔甗形孤出處似之也尒疋云小山別大山鮮與毛傳異毛於皇矣傳仍用尒疋此傳或別有所據 惠徵君九經古義

傳小山別於大山也正義曰釋山云重甗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為名西京賦曰陵重甗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 釗按釋文甗本又作巘則經本有作巘亦有作甗者正義本作甗故引釋地重甗隒以疏之但甗形如甑非小山別大山之狀與傳義不合竊疑此經本作獻卽鮮之通假 說詳皇矣 後人涉傳義而加山作巘如吳都賦注引爾雅之鮮誤作解後人又加山作嶰之比耳其作甗者亦从犬之譌犬篆作犮與瓦形近正義乃引重甗為釋失之 經義叢鈔曾釗

何以舟之

毛傳舟帶也鄭箋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頤煊案周禮司尊彝皆有舟鄭注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何以舟之謂何以奉槃進之故鄭箋卽訓舟為進也 同上洪頤煊

毛傳舟俾也中謂舟無偁義必是服字傳寫者脫其半耳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度其隰原　度其夕陽

正義曰皇矣傳以度爲居此章二度傳意皆應爲居　釗按度从又則度亦從又本訓無傳者義從可知也惟綵及皇矣二度傳皆云居明彼度亦宅之假借故以居訓之正義不得其例乃用王肅述毛失之矣經義叢鈔胥釗

泂酌　泂酌三章章五句

業按虞溥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如擧虞言則二句連讀爲一當作泂酌三章章四句武進[illegible]考異

可以濯溉

毛傳曰溉清也正義曰謂洗之使清絜家大人曰上章可以濯罍罍爲祭器此章之溉義亦當然溉當讀爲概周官大宰注作概古通用祭器釋文溉本或作概史記范雎傳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集解引徐廣曰概一作溉漢書爰盎傳臣目月[illegible]而無溉於志溉亦與概同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疈事用散鄭注曰脩蜃概散皆漆尊也概尊以朱帶者疏曰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横概之義是罍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濯罍三章言濯概也此與天官世婦之濯概不同若訓溉爲清則與濯罍之文不類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毛傳云溉清也謹案上章可以濯罍罍尊名也溉亦當爲尊名周禮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疈事用散鄭注云脩蜃概散皆漆尊也概尊以朱帶者賈疏云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横概之義然則社壝用罍裸事用概罍概皆尊名也故云可以濯罍可以濯溉溉概古字通周禮大宗伯注溉祭器釋文云溉本或作概覩此是二字通也李進士[illegible]經[illegible]小

卷阿　卷阿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從臣　釗按說文賢多才也从貝臤聲臤堅也从又臣聲古文以爲賢字則訓堅之臤乃聖賢之假借字說文云古文以爲賢字說假借之例非卽賢之古文也賢从貝者古用貝有等鄉射記注云賢猶勝也荀子哀公篇注云賢者亞聖之名則賢亦人才等次稱之矣故从貝與則同意正義誤以臤爲賢失之經義叢鈔胥釗

卷阿　茀祿爾康矣

傳茀小也箋云茀福也正義曰茀之爲福爲小皆無正文釗按爾雅釋詁祓福也郭注引此詩祓祿康矣生民以弗無子箋弗之言祓也則茀卽祓之假借見於爾雅及箋矣正義以爲無文何耶茀之訓小者甘棠傳蔽芾小貌此茀卽芾字芾从市市蔽厀也或作紱白虎通紱者蔽也引詩朱紱斯皇又云赤紱在股據此則茀市皆可通借毛訓蔽芾爲小故此訓茀亦爲小與箋同爲訓詁假借之例也但洪範五福一曰壽周禮生以馭其福故福莫大於壽此詩云受命長矣已爲福之大者則茀祿當爲小祿傳義爲長同上

俾爾彌爾性

彌謂彌益也箋訓終則與酋複朱武曹經傳攷證

民勞　汔可小康

箋云汔幾也釋詁曰譏汔也譏古幾字見碧落文汗簡云惠徵君九經古義

無縱詭隨　二句

毛傳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正義曰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愼矣家大人曰詭隨疊韻字不得分訓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詭隨卽無良之人亦無大惡小惡之分詭隨謂譎詐謾欺之人也詭古讀若戈淮南說林篇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易林未濟之家人曰言與心詭西行東[illegible]隨讀若[illegible]隋字古音在歌部說見唐韻正[illegible]音土禾反字或作詑又作訑隨其假借字也方言曰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𧭈宋楚之閒謂之倢楚或謂之𪊦自關而東趙魏之閒謂之黠或謂之鬼說文曰沇州謂欺曰詑楚辭九章曰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燕策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竝字異而義同王尚書經義述聞

無俾正敗　無俾正反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箋曰無使先王之正道壞引之謹案正當讀爲政寇虐之徒敗壞國政遏之則政不敗矣故曰式遏寇虐無俾政敗上章云無俾民憂此云無俾政敗民以人言之政以事言之也下章云無俾正反正亦當讀爲政謂政事顚覆也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緇衣引作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故書正爲政文六年左傳[illegible]時政是讀書雜志引作正[illegible]賦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小雅正月篇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卽以正爲政也說集傳同上

王欲玉女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恤而呼祈父徙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卽爾謀聽我囂囂則又不獨王之愎諫矣顧處士日知錄

許氏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从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是王與玉音義迥別矣毛詩玉字皆金玉之王惟民勞篇王欲玉女玉字尊是加點之玉後人隸字混淆始無別矣詩言王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說君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之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穆公之玉女無異也後人不知王爲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爲金玉之玉矣蓋玉畜好𠀀九古音皆同部相假借淮南說林篇曰白璧有考祀論篇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卽朽朽卽玉謂玉之瑕也玉有瑕卽是有孔故考工記爾雅皆以璧之孔爲好好卽玉也呂覽適成篇民善之則畜也注畜好也說苑尹逸對成王曰民善之則畜也此畜字卽玉女玉字也說文嫿媚也孟康注漢書張敞傳云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畜與嫿通也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說好也是愛於君親者皆可云畜也畜卽好也好卽玉也畜與旭同音故詩驕人好好爾雅作旭旭郭璞讀旭旭爲好好凡此皆王字加點之玉字與畜好相通相同之證也阮宮保揅經室集

板　上帝板板

上帝板板當從爾雅作版版說文只有版字無板字今毛詩家縮版之版从片板板之板从木分爲兩義失其舊矣古音方反兩字皆重脣故訓方爲版釋器鉼金謂之鈑郭氏注引周禮供其金鈑攷周禮職金共其金版注引爾雅亦是版字魏晉儒師强立偏旁妄生分別故有从金从木之別錢宮詹養新錄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彬謂說文泄字下注多言也毛傳憲憲猶欣欣憲亦讀爲軒軒與掀同舉也凡稱舉稱揚皆憲憲之義爾雅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此言天之方難無徒欣欣然自得天之方蹶無爲多言妄發蓋慕改制之名必有變道之實故下文專以言詞言（朱武曹經傳攷證）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

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棣案欣讀爲軒古憲獻二字皆有軒音樂記曰武坐致右憲左鄭注云憲讀爲軒劉熙孟子注（文選注引）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左傳掀公出於淖徐邈云掀許言反是古音欣與軒同鄭注內則云軒讀爲憲二字又反復相訓（吳時姚信有昕天論云昕讀爲軒見月令正義說文昕讀若希與此異○惠徵君九經古義）

無然泄泄

錢氏咨問曰問說文口部呭字引詩無然呭呭言部詍字亦引詩無然詍詍二字竝訓多言（家大人曰史記張釋之傳諜諜利口捷給索隱諜漢書作喋喋口多言也喋喋之爲諜諜猶呭呭之爲詍詍）蓋先儒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與毛鄭朱注皆不合何也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爲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文作語多沓沓也詩噂沓背憎（毛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鄭箋謂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恆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指作法以病民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氏正義以泄泄沓沓爲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家大人曰此說貫通爾雅說文及傳箋之訓與孟子言則非先王之道語意尤合泄泄沓沓四字其義乃瞭如指掌矣詩言泄泄者每有眾多之意魏風十畝之間曰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謂之泄泄猶多言謂之泄泄也荀子正名篇曰愚者之言誻誻然而沸（楊倞注誻誻多言也）誻誻與沓沓同又解蔽篇曰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楊注詍多言也詩曰無然詍詍）尤足與孟子之言相表裏（王尚書經義述聞）

問說文口部呭字引詩無然呭呭言部詍字亦引詩無然詍詍二字並訓多言蓋先儒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與毛鄭朱注俱未合何也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爲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噂沓背憎鄭箋謂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泄泄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恆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旨作法以病民國家之亾常由於此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穎達正義以泄泄沓沓爲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錢宮詹潛研堂集）

辭之輯矣　四句

彬謂懌與斁同猶口無擇言之擇敗也莫如求民之莫亦與瘼通病也蓋輯與懌相反洽與莫相反言辭善則民獲益辭不善則民受其害也四語承上意而申言之玩下數章可見（朱武曹經傳攷證）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

傳云牖道也箋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說文曰牖讀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戶也棣案甫上日从昏而明道民以禮義猶昏而照之以天光也（尚書大傳云文王有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又商傳云太公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羑本古文誘字正義云牖與誘古今字韓詩外傳牖作誘○惠徵君九經古義）

价人維藩

彬謂价與介同大也此與下文大師大邦大宗一例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則价人諸侯也大師大眾也大邦猶言友邦冢君蓋近畿內之國如左氏所言晉鄭焉依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傳价善也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者正義曰傳言王當用善人爲官維以爲藩鄣价人總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爲官故不從以价爲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爲甲（釗）按正義非毛旨也价从介聲古者以聲載義則傳云价善也善蓋繕之省叔于田箋云繕之言善也易略例善邇而遠至釋文善本作繕是善繕同物曲禮注繕讀曰勁周禮夏官序官繕人注繕勁也善也毛訓价爲善猶言繕勁之人耳說文詩稱毛氏其价豕在子上介善也仔克也二文相連義必相類克訓爲勝則善當訓爲勁無疑兔罝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即繕勁之容干城即藩鄣之義文在大師上者价人任外事大師任內事也箋以价人爲被甲之人凡被甲之人無非勁者意實申毛非易毛也（經義叢鈔曾釗）

大師維垣

顏師古漢書諸侯王表注太師爲垣墻謂封太公于齊也愚案顏籀此言甚爲無據以大師爲太師且并不知有上下文矣（箋以大師爲三公○崔茂才吾亦齋稾）

昊天曰旦

旦乃神字之誤（汪拔貢經義知新）

蕩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

彬謂殷商斥指厲王詩人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杜子美詩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庶幾得風人之義（朱武曹經傳攷證）

曾是彊禦曾是掊克

彬謂曾猶乃也孟子爾何曾比予於是趙岐注何曾猶何乃也王懷祖先生曰彊禦雙聲壯盛貌掊克疊韻方言培深也釋名克刻也孟子掊克在位趙岐注掊克不良之人（同上）

曾是彊禦　彊禦多懟　不畏彊禦

毛傳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正義曰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家大人曰禦亦彊也曾是彊禦曾是掊克彊禦與掊克相對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彊禦與矜寡相對皆二字平列其義相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暴也字或作彊圉漢書王莽傳曰不畏彊圉又作強圉楚辭離騷澆身被服強圉兮王逸注曰強圉多力也淮南天文篇已在丁曰強圉高誘注曰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也逸周書謚法篇曰威德剛武曰圉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彊同義下文曰彊禦多懟昭元年左傳曰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同義非彊梁禦善之謂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而秉義類　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彬謂義猶善也言所執持者善類則彊禦者懷憾不平生心怨望內入古通用蓋君子小人不並域而居而媢疾之臣尤甚既惡秉正嫉邪之人俾不得恣於民上於是植黨營私多方讒說外則背衔四國之流言內則深文而巧詆故賢人君子不幸際昏亂之朝未有不爲小人所中者（朱武曹經傳攷證）

女炰烋于中國

毛傳炰烋猶彭亨也鄭箋炰烋自矜氣健之貌頤煊案易大有釋文引干注彭亨驕滿貌文選魏都賦咆烋雲撤劉淵林注咆烋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詩云咆烋於中國炰作咆與毛詩異義 經義叢鈔洪頤煊

不明爾德 四句

漢志引作爾德不明目亡陪亡卿不明爾德目亡背亡仄案上文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國德與德側韻漢志以不明爾德二句在下中閒明卿二韻收合仍與起韻相應較今本似得之晉書五行志中正同當本班書也今本時字疑誤王伯厚詩考載韓詩外傳亦作以無陪無側近本多改同毛詩又詩無背無側傳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漢志引此詩而釋之曰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師古曰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此說較毛鄭爲勝如傳箋則二句皆言無賢人如漢志則以無背無側爲不知反側小人以無陪無卿爲不知卿大夫君子女炰烋于中國者德之不明也斂怨以爲德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 鄭箋二語用 此所謂不別善惡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彬謂無之爲言爾也背者違戾側者傾邪言由爾德不明惟是同邪反側之人當陪貳卿士之任猶上文彊禦與掊克對文在位與在服對文此則背與側對陪與卿對 朱武曹經傳攷證

天不湎爾以酒

彬謂猶言湎爾以酒 同上

人亦有言 四句

傳揭見根貌彬謂揭廣雅釋詁舉也乃揭之本義也毛傳緣辭生訓耳詩人以木之顛沛喻國之阽危如木之顛仆而揭然將舉雖枝葉扶疏而本根一蹶不起雖欲扶持而安全之終難以復振也 同上

抑 抑

抑詩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朱子據楚語謂武公自儆序以爲刺厲誤案此詩若但爲儆己身則當入衛風不應登於大雅列板蕩桑柔刺厲諸什之間若說刺厲王則武公即位在宣王十六年 孔疏引史記推二十六年案 平王十三年卒而耄始作詩其去幽滅於戲之歲已星週一終更溯厲流於彘之前歷七十餘載何煩追刺余疑厲乃平之譌也蓋平王元非中興令主徒以冢嗣之故倉卒援立東保於洛外有犬戎攜王之逼內有母家申許之專武公手夷大難目擊時艱而平王幼弱不撫其民棄遺九族恐亂猶未已因作是詩以諷託言自儆耳曰其在于今興迷亂於政指申侯用事也曰謹爾侯度戒申侯也曰實虹小子曰既抱子謂平王幼小也通抑詩十二章無一語似追刺如以爲刺厲則以在位三十七年之厲王而曰小子曰抱子可乎如祗以自儆則以九十五歲之老公侯而自稱小子自嘲抱子可乎於情事皆不合也楚左史意在儆子亹老耄故但云武公作懿戒以自儆不及刺王一層亦未嘗使人日誦詩於其側 吳志孫權云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〇梁孝廉瞥記

四方其訓之

彬謂訓順也尚書克明馴德五品不遜史記引並作訓 朱武曹經傳攷證

肆皇天弗尚

引之謹案爾雅尚右也言皇天不右助之也 右與佑通 尚讀若常 與亾章兵方爲韻字亦通作常 史記衛綰傳劍尚盛未嘗服也漢書尚作常 漢書賈誼傳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賈子宗首篇尚作常 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亾猶此言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亾也箋曰皇天不高尚之於詩意未合 王尚書經義述聞

用遏蠻方

箋云遏當作剔剔治也泮水詩云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韓詩作鬄云除也士喪禮云四鬄去蹄注云今文鬄爲剔棣案遏古文逖 見說文 義雲章又作狄訓爲剔左氏僖廿八年傳云糾逖王慝漢都鄉正街彈碑云糾剔王慝逖訓遠見尒疋或从狄省文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白圭之玷 四句

傳玷缺也箋云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正敎一失誰能反覆之釋文玷丁簟反沈丁念反說文作𠚻案說文刀部𠚻缺也从刀占聲詩曰白圭之𠚻義與毛傳同是詩本作𠚻也从刀有缺失義故又爲斯言之𠚻俗人以文連白圭遂改刀从玉矣

臧茂才經義雜記

無言不讎

傳讎用也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之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爲用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 釗 案說文無售字蓋卽讐之省古从言與从口相通如嘖作讀諎作唶暮古文謨之比史記高帝紀飲酒讐數倍集解引如淳云讐亦作售是其證凡物必用而後售價傳釋意箋釋字實兩義相成非爲異也 經義叢鈔曾釗

萬民不承

釋文靡不承一本靡作是案箋云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經如有靡字文義已明鄭可無庸箋矣蓋經本作萬民不承靡字後人竄入依釋文靡當作是較通 臧茂才經義雜記

告之話言

愼爾出話傳話善言也又告之話言傳話言古之善言也釋文告之話言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案說文話合會善言也从言𠯑聲譮籀文話从會又詁訓故言也从言古聲然則出話之話當从𠯑聲从𠯑从會故訓爲會合會合所以善也話言之話當從古聲从古故云故言又云古之善言毛傳說文義甚分明釋詁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 皆見立政正義 郭璞注詩曰愼爾出話盤庚中乃話民之弗率孔傳話善言立政自一話一言傳以話爲善左傳文六年著之話言杜注話善言也此並從𠯑訓善之證若爾雅釋詁毛詩詁訓傳及抑告之詁言並从古聲釋文作話音戸快反則唐以前此經已亂矣猶幸有說文作詁四字使後人知許叔重引詩本作告之詁言乃今說文詁下不引詩而有詩曰詁訓四字語下引傳曰告之話言此明是唐人據其時詩本竄改何以明之烝民古訓是式傳古故訓道箋云先王之遺典說文每與毛傳合如今本所引則以今古之古爲詁訓之詁矣小徐本說文無曰字直作詩詁訓三字亦不成文左傳著之話言注爲作善言遺戒杜以傳文是著故云遺戒下文別有告之訓典方作告字則話下不當引告之話言也此蓋後人見詩不作話字而左傳有著之話言疑此

或其駮文遂改詩作傳改詁作話移入話字下而詁下別撰詩詁訓以釋之故與釋文引說文及烝民傳文六年傳皆牴牾（同上）

詁言話言辨

詩大雅抑釋文曰告之話言戶快反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壽祺案據釋文則陸氏所見說文詁下當引詩告之詁言其字與毛鄭異毛傳話言古之善言也許云詁故言也其義則同今說文言部詁訓故言也（訓字上屬篆文詁字爲句）引詩詁訓（从小徐本及集韻類篇引大徐本詩下有曰字非）話合會善言也引傳曰告之話言皆失其舊竊謂說文話下引告之話言不偁詩而偁傳則明非引詩疑引春秋傳曰著之話言（左氏文六年傳）而誤涉下文告之訓典又或引春秋傳曰不知話言（左氏文十八年傳）而誤涉下文告之則頑遂與詩辭相亂傳寫者又脫春秋二字也其引詩告之詁言自在詁下當據釋文定之（陳編修左海撰）

彬謂話言經典釋文引說文作詁言詁故言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倉兄塡兮

傳倉喪也兄滋也彬謂倉兄疊韻卽倉皇也（同上）

毛傳倉喪也兄滋也塡久也鄭箋喪亡之道滋久長正義倉之爲喪其義未聞頤煊案釋文兄本亦作況倉兄猶言倉皇也尚書無逸則皇自敬德正義王肅本皇作況無皇曰漢石經皇作兄古字本通用塡當作瘨病也言匆遽而至於病所以不絕心憂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傳倉喪也正義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釗）按說文愴傷也曲禮云知死者傷管子君臣篇云是故明君飾飲食弔傷之禮則傷者傷祭也此傳倉訓喪蓋謂倉爲愴之假借（同上曾釗）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

傳曰騤騤不息也翩翩在路不息也正義曰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建旟旐之旂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引之謹案正義所釋本箋用兵不得其所之說也（韋昭周語注亦用鄭氏之說）今案詩人覩車馬旌旗之動而傷禍亂之興非謂禍亂由於用兵也車馬旌旗隨在皆可見之仲山甫之徂齊也亦曰四牡騤騤衞大夫之好善也亦曰孑孑干旟豈必征伐而後有此乎通考全篇無一語及於征伐者不得以意說之也況厲王時亦無妄行征伐之事（說見下條。王伯申經義述聞）

靡國不泯

傳曰泯滅也箋曰軍旅久出征伐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引之謹案厲王時征伐甚罕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其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其在位之時征伐惟此一事所伐惟此一國而云伐之不克則力不能滅之矣安得云無國不見殘滅乎今案泯亂也承上亂生不夷言之故曰靡國不亂耳康誥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傳以泯爲滅亦失之）呂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傳曰泯泯爲亂逸周書祭公篇女無泯泯芬芬孔注曰泯芬亂也（同上）

民靡有黎

傳曰黎齊也箋曰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引之謹案黎者眾也多也下文曰具禍以燼燼者餘也（箋曰災餘曰燼）少也黎與燼相對爲文雲漢篇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黎者眾也（彼箋曰黎眾也）多也孑者餘也（說見方言）少也黎與孑亦相對爲文雲漢言周之眾民皆餓死無復留其餘（孟子萬章篇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據此則詩謂周民無復留餘乃極言旱災之詞毛傳云孑然遺失趙注云孑然遺脫皆失之）此詩言民多死於禍亂不復如前日之眾多但留餘燼耳二者皆以多寡言之也箋訓黎爲不齊固於文義不安傳訓黎爲齊亦不若訓眾之爲得也又案黎民之黎古人但訓眾訓齊至孟康注漢書鮑宣傳始云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爲號梁周興嗣千文沿用其說遂有愛育黎首之句不知古人謂民曰黔首不聞但謂之黔漢名奴曰蒼頭矣使省頭字而但謂之蒼其可通乎然則以民首黎黑而但謂之黎其謬誤何以異於是也且如其說亦必先有黎首之號而後省其文曰黎遍考三代兩漢之書曷嘗有謂民曰黎首者乎要以文義求之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黎眾也（某氏傳）若訓爲黑民於變時雍則不辭矣雲漢曰周餘黎民黎眾也若訓爲周餘黑民則不辭矣天保曰羣黎百姓黎眾也（鄭箋案既言羣又言眾者古人語不避複呂氏春秋謹聽篇云羣眾楚辭七諫云羣眾成朋皆其證）若訓爲羣黑百姓則不辭矣此詩曰民靡有黎黎眾也若訓爲民靡有黑則不辭矣何得用孟康之謬說而廢先儒之達詁乎（同上）

彬謂詩言黎民多矣不必訓齊民也民靡有黎承上靡國不泯而言當卽雲漢有黎民耳猶所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靡所止疑

傳云疑定也正義云疑音凝棟案鄉飲酒禮云賓西階上疑立注云疑讀爲疑然从於趙盾之疑疑然立自定之皃音魚乙反正義音凝非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孔棘我圉

箋云圉當作禦棟案漢書強禦字皆作強圉又管子書多以圉爲禦（同上）

詩執熱解

左傳北宮文子論鄭事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毛公傳曰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正本北宮文子語尋詩意執熱言觸熱苦熱濯謂浴也濯訓滌沐以濯髮浴以濯身洗以濯足皆得云濯此詩謂誰能苦熱而不澡浴以潔其體以求涼快者乎乃常情常事鄭箋孟子趙注朱注左傳杜注皆云濯其手轉使義晦由泥於執字耳杜子美課伐木作詩示宗武云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謂觸暑不避暑熱忍耐煩促而爲伐木禦虎之事也與下章信行遠修水筒詩觸熱藉子修同意又有熱毒簡崔評事十六弟詩云闕禮向內弟執熱露白頭此謂當暑而不冠也子美得左氏毛公正解矣（凡爲熱水所湯者不可以冷水浸漱今注云執持熱物以水自濯其手不切於事情也湯去聲。段大令經韻樓集）

如彼遡風

唐石經本作愬今磨改作遡者宋人爲之也李善注文選月賦引詩如彼遡風袁宏北征賦感絕不于子心愬流風而獨寫正用此詩（錢宮詹養新錄）

好是家嗇

釋文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案鄭箋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云王爲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卻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箋稼穡維寶代食維好云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又箋稼穡卒痒云耕

穡曰稼收斂曰穡然則𥝗是稼穡稼穡雜竇鄭作家嗇不與下稼穡卒痒同陸氏之言是也釋文稼作家穡从禾然云本亦作嗇可見舊本皆作嗇矣正義云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則孔本已作稼矣故引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又引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孔以爲傳意當然故釋傳用王肅說然正義所用毛詩作鄭箋本非王肅本也今反從肅說以改鄭義并易其經字不審甚矣且釋文云家王申毛音駕疑肅雖以家嗇爲稼穡尙未敢遽改經字殆後人又因肅義而改耳孫何謂孔氏學識往往出陸氏下此條尤可證云賈昌朝羣經音辨卷三家種也音稼詩好是家嗇今文作稼此據釋文也武虎才經義雜記

譖

詩桑柔朋友已譖瞻卬譖始竟背兩譖字鄭皆訓爲不信則字當从僭與說譖字異錢宮詹養新錄

進退維谷解

毛詩大雅桑柔曰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傳箋皆訓谷爲窮考谷無窮訓此望文生義也案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郭注谷之言穀穀書堯典昧谷周禮縫人注作柳穀進退維穀穀善也此乃古語詩人用之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並爲韻卽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此例三百篇中往往有之元始稱之前人無言之者鄭如小雅裳娵戚之近在盂戎戚之之下嫌其二戚相並部改戚而書爲戚或曰毛公訓詩古矣今訓爲善有據耶元曰漢人訓詩究不如周人訓詩之爲有據也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韓詩外傳田常弒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此二書一則叔向之言一則魯哀公時齊人之言曲體二人引詩之意皆謂處兩難善全之事而處之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字卽明訓谷字也段氏說文注謂詩進退維谷之谷字爲鞫字之同音假借爾雅曰鞫窮也元謂鞫谷同部聲相近究非如谷穀之同聲或曰左傳深山窮谷則谷亦有窮義元謂谷者通川之名于通不近于窮其曰窮谷者言谷之有窮者也乃變義非常義也爾雅窮。阮宮保揅經室集鎮沉亦言谷有窮者非谷訓窮也

民之貪亂

彬謂言民之欲亂已久乃復爲暴虐之行以迫促其民乎朱武曹經傳攷證

大風有隧 二句

毛傳曰隧道也箋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引之謹案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注曰衝隧也遂隧風大波涌起據此則古謂衝風爲隧風隧風卽遺風也呂氏春秋本味篇遺風之乘高誘注曰行迅謂之遺風文選聖主得賢臣頌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注曰遺風風之疾者遺與隧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隧之言迅疾也有隧形容其迅疾也有空亦形容大谷之辭也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傳曰空大也言大風之狀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隧者大風之狀也因謂之隧風空者大谷之狀也因謂之大谷先言有空後言大谷變文與下爲韻耳猶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習習是谷風之狀崔嵬是高山之狀下句先言山後言崔嵬亦以爲韻也大風大谷兩不相因不必謂大風出於大谷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飄風弗弗皆兩不相因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征以中垢

傳曰中垢言闇冥也箋曰征行也不順之人則行闇冥正義曰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引之謹案中得也地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齊策是秦之計中高注曰中得也垢當讀爲詬詬恥辱也宣十五年左傳國君含垢杜注曰忍垢恥釋文垢本或作詬莊子讓王篇強力忍垢司馬彪注曰垢辱也亦以垢爲詬不順之人行不順之事以得恥辱故曰征以中詬傳箋及正義皆失之上同

彬謂中垢猶中冓夜也故傳以闇冥解之朱武曹經傳攷證

反予來赫

傳赫炙也箋云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啟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釋文赫毛許白反炙也宋板詩疏岳本俱誤作戈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正義釋經云汝何爲反於我來嚇赫監作然而拒我也又傳赫炙當作赫嚇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已之意故轉爲嚇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嚇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一恐嚇呼嫁反詩云反予來嚇箋曰距人曰嚇亦言恐赫或言恐喝皆一義也又八怖嚇呼駕反詩反予來嚇箋云距人謂之嚇方言作恐憪又十九嚇呼呼駕反詩云反予來嚇箋云拒人謂之嚇嚇亦大怒也莊子秋水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釋文嚇許嫁反又許伯反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已也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嚇揚子太元爭次二嚇河臞司馬光集注嚇呼駕切口拒人謂之嚇詩云反予來嚇案正義知孔氏從俗本經作反予來赫傳赫嚇也以赫爲嚇之假借箋云口拒人謂之嚇此申傳正所以釋經也王肅欲改鄭義見三家經有作嚇者因據以改毛遂易傳文赫嚇也爲嚇炙也而以已乃反來嚇炙我之說申之夫輕改經傳以難先儒肅罪固不容誅而訓嚇爲炙理亦難通乃崔靈恩集注誤從肅改之傳後陸德明釋文顏師古定本俱襲其謬幸孔氏正義以通行俗本爲據學識出崔陸等上矣其言傳意或然云云蓋難遽斥定本爲非耳或曰子以肅改毛傳作炙也質之正義信矣而并以肅改經赫爲嚇則何據曰正義引肅云乃反來嚇炙我此卽肅改傳文作嚇炙之證傳舉經旣作赫則經之作赫尙何疑乎曰子以爲三家詩有作嚇者則何據曰余高祖玉林先生撰經義雜記有云毛詩爲古文三家爲今文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如毛詩俔天之妹傳俔磬也而韓詩便作磬天之妹故知毛詩反予來赫傳赫嚇也三家必有作反予來嚇者肅改毛詩非無所本當時三家並存故肅據之而人亦不疑曰既本三家作嚇亦得何深非之曰此追論肅改經時有此三家之本耳若後三家既亡唯存毛氏如陸德明釋元應所用既是毛詩安得又作嚇字故以爲非凡考訂經學必遡其師承而察其源流方不誤也 又案釋文云赫本亦作嚇此據箋以

改經也岳珂等本箋作赫此據經以改箋也赫字毛鄭讀同釋文毛許白反鄭許嫁反亦屬強爲分別旣之陰女當從鄭音蔭王肅以陰女爲陰知汝行曲說難通 臧明經拜經日記

雲漢　對彼雲漢

鈔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韓詩作對彼雲漢又引注曰宣王遭仰天也 遭下脫一字陳禹謨本改爲詩云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則是毛詩而非韓詩矣 家大人曰對當爲菿 卓菿二音 菿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倬韓詩作菿云菿卓也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菿則對爲菿字之譌無疑俗書對字或作對 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及干祿字書 菿字或作菿 菿之爲對猶菿之爲剃 二形相似世人多見對少見菿故菿譌爲對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不殄禋祀

問雲漢篇不殄禋祀鄭以不殄爲不絕如何曰殄古腆字燕禮寡君有不典之酒注古文腆作殄詩新臺篇籧篨不殄鄭讀爲腆此殄字亦當讀爲腆不腆謂祀神之玉幣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靡神不宗

毛傳曰宗尊也後漢書順帝紀詔曰分禱祈請靡神不禜錢氏攷異曰靡神不宗之宗三家詩必有作禜者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鄭讀宗爲禜是宗與禜通家大人曰錢說非也鄭注祭法云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言字之誤則非聲之通且宗與蟲宮臨躬爲韻若作禜則失其韻矣漢人用經改字者多矣卽以後漢諸帝紀言之詩言哀此惸獨而章帝詔曰惠此煢獨詩言假寐永歎而和帝詔曰寤寐永歎詩言不遑啟處而桓帝詔曰匪遑啟處豈皆三家之異文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耗斁下土

箋云斁敗也棟案斁當作殬汗簡云古文尚書斁作殬故春秋繁露引此詩云耗射下土射與斁通斁本訓厭毛詩古文作殬鄭隨文釋之故訓爲敗 惠徵君九經古義

先祖于摧

傳摧至也正義曰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 釗 按說文摧擠也春秋昭十三年左傳云知擠于溝壑矣杜注擠隊也隊今之墜字則摧亦墜也召誥墜厥命與此經先祖于摧同意言先祖之業將墜也傳訓爲至者至義亦與墜近說文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孫乃訓以無所歸非是自外而來歸乃申引義耳傳意不其然 經義叢鈔曾釗

則不我聞　則不我虞

家大人曰雲漢五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六章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聞猶恤問也 詳見旅卦終莫之聞及王風葛藟篇亦莫我聞下 虞猶撫有也廣雅曰虞有也則不我虞猶言亦莫我有也則不我聞猶言亦莫我聞也其四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助猶虞也故廣雅又曰虞助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敬恭明神

釋文作明祀云本或作明神李善注文選陸士衡荅張士然詩引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洪氏隸釋載西岳華山亭碑云敬恭明祀以奉皇靈當本此詩或欲據此改詩作明祀余按箋云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悔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則下文宜無悔怒正承此明神言之若言明祀無悔怒似不可通又案文選東京賦云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盼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李注引毛詩恭敬明神知張平子所據詩亦作明神卽有一本作明祀要不得據以輕改也 鏞堂謹案敬恭明祀承上祈年方社言之明神字蓋涉箋而誤張賦易字以韻句耳 臧茂才經義雜記

崧高　申伯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誦其孫女爲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與犬戎攻殺幽王 竹書紀年宣王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宣王之末申侯已叛 乃未幾而爲楚所病戍申之詩作爲當宣王之世周與而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爲楚縣矣 左傳哀公十七年言楚文王縣申 二舅之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之告華亥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讀二詩者盍徒論二王之得失哉 顧處士日知錄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曰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 釗 按以桓圭以下爲瑞圭乃鄭誤解毛傳耳小東鞙鞙佩璲傳據爾雅釋之云璲瑞也言佩璲則非六瑞之玉可知毛彼云瑞也與此正同則此瑞亦不斥六瑞玉矣論衡指瑞篇云異物見則謂之瑞禮器諸侯以圭爲瑞正義云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與之玉亦謂之瑞據此則瑞異爲初義瑞信爲第二義此傳訓寶爲瑞正寶異之謂未可指爲瑞信也介圭受於天子珍之如瑞故以瑞言之說文玉部自璧下十五字皆圭玉之名終之以瑞字則十五玉皆瑞也珽與玠皆訓大圭亦皆列十五玉之中珽可謂之瑞則玠圭謂之瑞無嫌矣經文作介或傳寫省之毛詩本當作玠故郭注爾雅引作玠毛不釋玠圭者玠長尺二寸雅訓自明從可知也大抵玠圭圖長尺二寸而爲寶玉之大至尺二寸非尋常可得故天子錫諸侯諸侯享天子 韓奕以其介圭箋云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書顧命賓稱奉圭說文引作稱奉介圭是言享天子之事 皆用之益貴其難得也傳本謂寶異難得爲瑞鄭誤解之反據瑞圭以相難殆千慮之失耳王肅不得毛旨卽用鄭所駁以申毛宜孫毓之以箋爲長也 經義叢鈔曾釗

往近王舅

傳近巳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案近乃辺字形近之譌說文丌部辺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又丌讀若箕與其同聲故彼記之子亦作彼其之子詩以辺字聲與記其同故借用之鄭從許讀若記故云辭也毛傳爲已則音以蓋古巳已辺聲皆相近也正義曰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得毛旨矣正義又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然則唐時本已作近孔仲達亦不知本作辺矣 臧茂才經義雜記

傳云近巳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近說文作䢌从丌从辵丌音基辵音綽今作辺音記字譌作近不敢改也說文云辺者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玉篇云辺今作記今釋文唐石經皆作近此傳寫之誤 鄭讀如彼記之記者王風揚之水云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故毛訓爲已鄭讀爲記 惠徵君九經古義

往近王舅　二句

問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朱子曰近辭也其義頗不可曉李厚菴曰往保南土王舅是近亦是強爲之詞嚴華谷訓作已皆難通幸明示之

答華谷之釋卽朱子之釋也蓋毛傳本訓作巳康成曰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孔疏嘆而送之往去已此王舅也近已其

聲相近陸氏釋文近讀作記是華谷與朱子本同也按詩彼其之子之其一作記亦有用本字者園有桃詩也有轉作忌字者大叔于田詩也有轉作近字者是詩是也往近猶云往矣也朱子用其解而遺其音以致後人不曉而厚庵則不知而漫釋之經史問答答張㶚

戎有良翰

彬謂民勞箋戎猶女也指宣王而言猶上章言維周之翰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illegible]古訓是式

傳云古故訓道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說文引詩作詁訓言部云訓故言也張揖雜字云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郭氏介疋有釋詁釋訓樊孫等介疋皆爲釋故見詩釋文釋訓藝文志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唐石經及正義皆作詁訓釋文作故訓正義云定本作故書有大小夏侯解故皆所謂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小顏曰故者通其指義孔穎達以爲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爲先王之遺典何其謬與周書大開武曰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荀卿子引傳曰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皆謂不式古訓者也正義首卷詁訓傳下亦引是詩以爲證與此疏異者顧君寧人所謂諸儒義疏不出一人之手○惠徵君九經古義是也

韓奕

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彬謂幹不庭方言庭方也蓋爲屛爲翰以直道輔助其君如是朱武曹經傳攷證

王錫韓侯　七句

坦案古器物款識多言天子乃錫元冕赤芾乘黃鋚勒諸物當是周制如此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淑旂綏章

毛傳曰綏大綏也正義曰緌染鳥羽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引之謹案爾雅曰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春官司常曰交龍爲旂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載羽旄於竿首者旌也非旂也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旂與綏異不得合以爲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無謂旂以綏爲章者竊疑綏者文貌荀子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文章之貌注以爲安泰之貌失之楊注曰綏或爲葳蕤之蕤字又作委仲尼篇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注以委然爲俯就之貌失之是也所畫於旂交龍日月之章綏然有文故曰綏章綏章與淑旂文正相對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鞹鞃淺幭

以虎皮名淺甚奇月令其蟲倮注虎豹之屬恆淺毛周禮春官巾車鹿淺複是豹與鹿皮亦名淺也梁孝廉瞥記

車之覆笭謂之幦玉藻君羔幦虎犆亦謂之幭詩大雅鞹鞃淺幭亦謂之複周禮巾車木車犬複素車大複藻車鹿淺複駹車然複漆車豻複汪拔貢經義知新

其鞁維何維筍及蒲

說文艸部無鞁字惟屰部鬻或作餗云鼎實惟葦及蒲蓋即詩之維筍及蒲但葦與筍字小異耳許君序云其偁詩毛氏此文不稱詩知出於三家本又以推知許所見詩其鞁字亦必爲餗也郭景純山海經圖讚赫赫三事鑒於覆鞁鞁與餗同物故許以葦蒲當鼎實鄭注周易亦云餗菜也廣韻分菜茹與鼎實爲兩義蓋失之錢宮詹養新錄

說文鞁作鬻筍作葦云鬻鼎實惟葦及蒲段氏注曰詩其殽維何炰鼈鮮魚此謂鼎中肉也引之案賓之初筵傳殽豆實也晉語注殽俎實也無云鼎實者然段用書傳亦無明證其鞁維何維筍及蒲此謂鼎中菜也菜謂之芼釋器曰肉謂之羹菜謂之鞁引之案爾雅二句相隔甚遠非謂芼羹之菜爲鞁也毛曰鞁菜殽也引之案毛不云芼菜殽對肉殽言之凡禮經之羞芼薇昏義之蘋藻二南之荇引之案芼羹無用荇者此爲戴氏毛鄭詩考正所誤皆是周易覆公餗鄭曰餗菜也凡肉謂之醓菜謂之菹皆主謂生物實於豆者肉謂之羹菜謂之芼皆主謂孰物實於鼎者引之謹案鞁謂豆實非鼎實也周官醢人加豆之實深蒲筍菹今云維筍及蒲則鞁爲豆實明矣說文作鬻乃鞁之借字蓋古人謂鬻爲籩說文云陳畱謂鍵爲鬻或作餗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馬融曰餗鍵也昭七年左傳正考父之鼎銘曰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是也鼎中爲鬻故鬻字從鬲鬲者鼎屬也與維筍及蒲之鞁訓爲菜者殊義特以鞁鬻同聲故大雅借鬻爲鞁不得以假借之字而遂以豆實爲鼎實也許君之說殆失之矣若以爲芼羹之菜則尤不可通鄭司農注亨人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公食大夫禮記鉶毛牛藿羊苦豕薇士虞禮記鉶芼用苦若薇特牲饋食禮鉶芼設于豆南少牢饋食禮羊鉶豕鉶皆芼凡言芼者皆鉶羹無謂鼎有芼者賈公彥誤以鉶爲陪鼎辯見周官掌客注下段氏彌縫許說而謂菜謂之芼實於鼎中非也自許君誤以筍蒲爲鼎實而康成注易遂以覆公餗之餗爲筍見周官醢人疏於是易之餗與詩之鞁混淆而無別矣此不可以不辯或曰筍蒲已爲豆實下文又言籩豆有且何也曰周官掌客侯伯之豆三十有二不止筍蒲而已故又廣言之且因豆以及籩耳箋曰且多貌明其數之眾也互見周易覆公餗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韓城

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眾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誥庶殷攻位蔡氏以爲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證大全載朱子之言亦以此爲不可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攷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衞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爲定顧處士日知錄

武王之子封於韓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爲古韓國然韓奕之詩言韓城燕師所完奄受追貊北國則韓當不在關中王肅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曰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考水經注云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逕韓侯城東方城今爲順天府之固安縣在府西南百二十里與詩之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者正相符或又以梁山在韓城爲可疑然而燕地亦自有梁山水

經注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水東逕梁山南潞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正當固安縣之東北也禹治冀州水恆衞既從則燕地之梁山固其所奠定者韓城之梁山名偶同耳然則韓始封在韓城至宣王時徙封於燕之方城與義江歲貢羣經補義

江漢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毛傳曰浮浮眾彊貌滔滔廣大貌箋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眾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引之謹案經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傳當作滔滔廣大貌浮浮眾彊貌箋當作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滔滔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眾使循流而下浮浮然傳云滔滔廣大貌者小雅四月篇滔滔江漢傳曰滔滔大水貌此言江漢滔滔義與彼同故曰廣大貌也云浮浮眾彊貌者浮與儦聲義相近浮浮猶儦儦也齊風載驅篇行人儦儦傳曰儦儦眾貌猶浮浮之為眾貌也鄭風清人篇駟介麃麃傳曰麃麃武貌猶浮浮之為彊貌也人盛謂之儦儦又謂之浮浮猶雪盛謂之瀌瀌又謂之浮浮耳見小雅角弓篇載驅篇曰汶水湯湯又曰汶水滔滔此篇曰江漢滔滔又曰江漢湯湯載驅篇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此篇亦曰江漢滔滔武夫浮浮文義正相合也下文江漢湯湯亦大貌載驅傳曰湯湯大貌是也下文武夫洸洸亦彊貌下傳曰洸洸武貌是也然則滔滔廣大貌正與湯湯同意浮浮眾彊貌正與洸洸同意故一章言江漢滔滔武夫浮浮二章言江漢湯湯武夫洸洸也而寫經者滔滔浮浮四字上下互譌後人不察又改傳箋以從之於是眾彊之貌屬之江漢廣大之貌屬之武夫不知江漢大川當言廣大不當言眾彊武夫尚武當言眾彊不當言廣大也詩論今本大失毛公之意且箋曰命將率遣士眾使循流而下浮浮然正取舟師浮於江漢之義浮浮之言汎汎也若作滔滔則又非箋意矣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此詩曰江漢陶陶與滔古字通楚詞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屈原傳作陶陶若非經文本作江漢滔滔何以應劭引作江漢陶陶風俗通義窮通篇云詩美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所引乃四月六章也此云江漢陶陶則引江漢首章也此其明證也上句為江漢滔滔則下句當為武夫浮浮明甚而孔氏正義已據誤本作解陸氏釋文亦不列古今本之異同則當時已上下互譌莫能是正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傳云浮浮眾彊貌水有弱水則江漢之奔疾滔猛得以彊言明矣滔滔廣大貌按江漢之廣大武夫之眾彊所不待言故傳轉以江漢眾彊似武夫武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葢滔滔洸洸皆本形容水之辭推原詩意是欲以江漢比武夫也古之善於說經者如此恐後學漫以為轉寫交譌特拈而申之孔檢討經學卮言

匪疚匪棘

箋云棘急正義云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悈當作音義同案釋言云悈褊急也注云皆急狹鹽鐵論引詩云獫允孔熾我是用戒戒即悈也毛詩戒作棘是棘與戒古字通惠徵君九經古義

來旬來宣

箋云旬當作營正義曰旬之與營字相類釗按旬與營字不相類乃音近耳說文趨从走匀聲讀若煢小雅信彼南山畇畇原隰鄭注周禮引作當當原隰當雖不見說文以字求之當與煢皆从營省聲矣此箋云旬當作營乃聲近假借之例正義以為字相類皆昧於聲音訓詁而肊為之說也經義叢鈔曾釗

鄭箋旬當作營正義旬之與營字相類頤煊案正月憂心惸惸釋文惸本又作煢周禮均人鄭注旬讀如當當原隰之當是皆其字相類之證同上洪頤煊

告于文人

彬謂文人疑即文王告謂告于文王之廟古者受命于祖凡發爵慶賞必于宗廟行之尚書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堯典受終于文祖皆告於祖廟之義不曰文王而曰文人何也曰文王之稱文人猶武王之稱甯人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作召公考

彬謂作始也自父以上皆曰考召公當指召康公猶言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同上

明明天子　在公明明

家大人曰明勉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為明說見書明聽朕言下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亹亹勉也鄭注禮器曰亹亹猶勉勉也亹亹勉勉明明亦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駜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箋曰在于公之所明義明德失之漢書楊惲傳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言勉勉求仁義勉勉求財利也董仲舒傳明明作皇皇是其證也解經者失其義久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常武

南仲太祖

毛鄭詩攷正謂文王之臣不聞有南仲彬謂古書經秦火不見於世者多矣安得以今之經傳足蔽周以來之事實乎以所見證之周書克殷解有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又乃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揚用修疑南宮忽即八士之仲忽南宮百達即八士之伯達安知南仲非南宮氏之裔耶南宮氏之子稱南仲猶南宮縚之稱南容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王舒保作匪紹匪遊

毛傳曰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箋曰作行也紹緩也王舒安行今本脫行字據正義補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正義曰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為紹訓之為緩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解緩也今本脫此五字據本疏上文及鄭箋補亦非敖遊也家大人曰孔從鄭不從毛是也但紹之訓緩未有確證余考陳風月出首章舒窈糾兮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然則三章之舒夭紹兮夭紹亦舒之姿也論語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馬注申申夭夭和舒之貌釋文夭於驕反與夭紹之夭異音若古之字義則不隨字音而異也彼言舒夭紹兮此言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是紹與舒緩同義故訓為緩也江漢曰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匪紹匪遊保亦安也紹亦舒也合讀二詩而其義自明王尚書經義述聞

億案此凡兩讀正義釋毛傳謂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為一句皆是不敢為之故云不敢繼以遨遊是毛義作一句正義釋鄭箋又於匪紹匪遊各自言匪者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遨遊也故讀之為詔訓之為緩是鄭義取匪紹作一讀匪遊作一讀武進工經讀考異

而震而怒

釋文云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案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則經本作而震而怒不闞如虓虎始作如字箋甚分明此作如者蓋涉上文如雷如霆（箋云如雷如霆之恐怖人然）下文闞如虓虎而誤正義云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是孔本亦同陸氏作如矣（臧茂才拜經義雜記）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若決水於千仭之谿矣（顧處士日知錄）

（瞻卬）蟊賊蟊疾

釋文蟊作蛑云本又作蟊棟案蟊本作蟁从蟲不从蚰見古文蟊作蛑从虫从牟釋文是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

彬謂此言小人陰賊險很性情無常孫叔然曰忒變雜不一是也背違也戾也益譖說之人其譖於始也未嘗不漸漬易入及窮竟其事靡不與所言相反是豈究之未極乎亦不知何者爲所作之慝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婦無公事 二句

毛傳曰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鄭箋曰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引之謹案如毛鄭所解則是婦有公事休其蠶織矣殆非經意也今案公事即功事（古字功公通小雅六月篇以奏膚公毛傳公功也大雅江漢篇肇敏戎公後漢書朱宏傳公作功呂氏春秋務大篇俗主之佐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務本篇功作公史記孝武紀受此書申功封禪書功作公漢中常侍樊安碑以公德加位公德即功德）休其蠶織即無公事也（蠶織即功事故月令曰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魯語曰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周官內宰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鄭注曰絲枲成功均其稍食施其功事女御曰以歲時獻功事鄭注曰絲枲成功之事管子問篇曰問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功工公字異而義同列女傳母儀傳曰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其說蓋本韓詩較毛鄭爲長（見雜錄劉向述下韓詩○王尙書經義述聞）

舍爾介狄

傳狄遠也箋云介甲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正義曰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劉葆）毛凡訓大之介必有傳此介無傳則非訓大可知易豫介于石虞注介纖也一切經音引劉瓛易注介微也介說文从八人象分別之形物分則微故介本義爲畫而引申爲纖纖亦微也此經舍爾介狄介當訓爲微上經云婦有長舌爲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章即本而言言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皆一婦人致之其機甚微而爲禍甚遠天所以刺責而見變異神所以不福而見災害皆由乎此願王不悟猶舍置之不察反以變異災害怨予臣致之序所爲刺大壞也鄭釋介狄爲甲狄按幽王後爲犬戎所滅則當時強敵當言戎不得言狄矣王述毛又謂介爲大道尤屬泛辭恐非詩意皆失之（經義叢鈔劉）

彬謂狄與翟同介狄大狄也當指犬戎言（朱武曹經傳攷證）

不弔不祥

彬謂不弔猶言不淑雜記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與不祥同義箋說太迂曲（同上）

邦國殄瘁

毛傳曰殄盡瘁病也家大人曰殄瘁皆病也殄瘁之同爲病猶勞瘁之同爲病周官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曰殄病也魯語曰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說見後殄病下）是殄亦病也殄之言瘨也疹也大雅雲漢篇胡寧瘨我以旱箋曰瘨病也釋文瘨韓詩作疹越語曰疾疹貧病疹殄瘨聲近而義同（王尙書經義述聞）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

優傳訓渥箋訓寬彬謂優與憂近當訓多訓勝（朱武曹經傳攷證）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彬謂此承上昊天而言言天心仁愛人君未有不欲其嗣守厥後者況皇祖有靈方賴其圖維厥終保艾爾後而救之毋俾隕越以作神羞也後指幽王（同上）

召旻

兢兢業業 三句

彬謂此承上文而言彼尸位素餐之人曾不知其玷缺而委任之而戒愼恐懼不敢偸安者反貶其位而不用也（同上）

維今之疚

家大人曰說文疚貧病也引周頌閔予小子篇嬛嬛在疚今本作疚廣雅曰疚貧也召旻篇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兩不字皆語詞不如時如時也不如茲如茲也詳見釋詞）釋文曰疚字或作宄宄與富對言是疚爲貧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彼疏斯粺 三句

問召旻五章末三句說者皆以粺與替爲韻不入韻何也曰替當與引爲韻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替與艱韻古人讀艱如斤則替亦當讀他因切說文替作普在並部从並白聲或从曰或从兟从曰古文廢已久漢儒不能盡通言人人殊許叔重疑而兼收之予以召旻離騷證之則字當爲替从曰兟聲張平子東京賦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誼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元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登聖皇于天階章漢祚之有秩替與結節譎秩爲韻與說文所稱從並白聲者相近蓋古音不傳於漢形與聲俱失其舊非叔重兼收此文後人何由知替字之正音儒者之學貴乎闕疑存異而不可專已守殘者以此此義自金壇段君玉裁啓之（錢宮詹潛研堂集）

替引爲韻

詩古音有絕不可曉者如召旻五章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替與引實不可合故顧氏炎武詩本音亦闕之今案替當讀若聽離騷經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詩與引叶騷與艱叶同在眞文一部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有如召公之臣

詩關雎正義謂詩有六字一句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今召旻作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上句五字下句四字較孔氏所據本其少三字而於本篇正義反無考然箋云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是經本不指召穆公一人言謂有如召公之賢臣正多審箋義知本有之臣二字又詩序云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

公之臣也正取經文有如召公之臣句爲說又可證本有之臣二字當從關雎正義所引補正臧茂才經義雜記

頌　釋頌

詩分風雅頌頌之訓爲美盛德者餘義也頌之訓爲形容者本義也且頌字卽容字也頌正字容假借字詩譜頌之言容釋名頌容也並以假借字釋正字說文容訓盛與頌字義別後人專以頌爲歌功頌德字而頌之本義失矣故說文頌皃也从頁公聲籀文作額是容卽頌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卽善爲容也說文皃下云頌儀也與此頌字爲轉注籀文者周宣王太史所作頌卽容貌字者史記樂書云物之頌也漢書儒林傳云頌禮甚嚴又云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師古注並云頌讀曰容容羕一聲之轉古籍每多通借今世俗傳之様字始于唐韻卽容字轉聲所借之羕字不知何時再加木旁以別之而後人遂絕不知從頌容羕轉變而來豈知所謂商頌周頌魯頌者若曰商之様子周之様子魯之様子而已無深義也何以三頌有様而風雅無様也風雅但弦歌笙閒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爲舞容凡樂縣並在堂下惟琴瑟隨工而得升笙則倚於堂大射儀云蕩在建鼓之閒禮記禮器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弦歌閒以笙者如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臣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大夫士鄉飲酒禮亦如之並無所爲舞容他如周禮左傳國語所載亦但曰歌曰詠歌左傳季札觀樂惟使工爲之歌國語叔孫穆子對晉侯云伶簫詠歌而亦絕不及舞容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爲頌若元以後戲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風雅則但若南宋人之歌詞彈詞而已不必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頌之舞容禮記文王世子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發詠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又云武奏大武也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樂記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申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又云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猶之戲曲執持文武之器手舞足蹈而口歌之以應節奏也仲尼燕居子曰大饗有四焉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象武武舞用干戚也夏籥文舞用羽籥也文舞武舞禮記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注謂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勺卽周頌酌象卽周頌維清奏象舞也大夏則夏禹之樂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樂記云干戚羽旄謂之樂注云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郊特牲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明堂位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宣八年傳夏六月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請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見舞大武見舞韶濩見舞大夏見舞韶箾周所存六代之樂若大司樂所云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頌也所謂夏者卽九夏之魯得其四部韶夏濩等舞季札俱及見之義說文夏从夊从頁从臼臼兩手夊兩足與頌字義同周曰頌古曰夏而已故九夏皆有鐘鼓等器以爲容節詩時邁肆於時夏傳云夏大也箋云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禮記夏籥序興正義云夏籥謂大夏文舞之樂以象武文序更遞而與鄭氏康成注箋云部以九夏爲樂之大歌說文夏訓中國之人也从頁从古文首字頭爲容貌之首古頌兒字故从頁字从頁於六書屬象形禮曰夏詩曰頌二而一者也九夏者鍾師所謂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也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凡奏夏並以鐘鼓爲行步之節金奏之例皆在升歌前如賓入門升堂後金奏卽闋九夏卽在頌中明乎人身手足頭皃之義而古人名詩爲夏爲頌之義顯矣清廟之什凡十篇古登歌用清廟餘其九篇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餘六夏蓋亦雜天之命等篇爲近之矣鄭氏康成以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樂記賓牟賈問答全是舞頌卽頌卽容之實據答賓牟賈云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皆舞頌之實證按左氏宣十二年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又作武其首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賚桓二章皆屬於大武猶之關雎兼葛覃卷耳鵲巢兼采蘩采蘋也周禮大司樂凡曰奏皆金也曰歌皆人聲也曰舞皆頌也夏也人身之動容也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夏舞者謂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武舞曰萬舞者萬厲也蹈厲武舞也公羊宣八年傳云萬者何干舞也史記樂書正義云厲謂顏色勃然如戰色樂記注云蹈厲所以象威武時而公羊注以爲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民以萬名其篇此漢人望文生義其實非也豳詩有頌者此必有舞容在後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按豳爲周之舊商周皆夏殷之舊邦宋有商頌周亦有豳頌既謂之頌宜有舞容在焉禮君子趨行賓出入尸出入皆奏夏夏卽人容以金奏爲之節也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禮記玉藻古之君子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儀禮燕禮賓及庭奏肆夏賓醉奏陔大射儀公升卽席奏肆夏賓醉奏陔公入驁鄉飲酒禮賓出奏陔禮記禮器大饗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卽金奏也又云金作示情也國語叔孫穆子曰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鎛師掌金奏之鼓鐘師以鐘鼓奏九夏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是也其周禮鐘師于二南之詩亦稱奏者彼以弓矢爲舞容故有金奏非舞不稱奏也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據此知貍首采蘋采蘩皆以弓矢舞鐘磬分笙鐘笙磬頌鐘頌磬者笙在東方專應風雅之歌頌在西方專應夏頌之舞也樂縣之位小胥正之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燕禮鎛之南又有鼓其南應鼙皆南陳爲東方以應風雅詩鼓鐘云笙磬同音以雅以南謂諸侯大夫燕時但歌雅與二南左氏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其云歌鐘必是應風雅之鐘然則卽笙鐘也或者笙鐘笙磬器聲比頌鐘頌磬爲小以此爲別歟或以笙爲所吹之笙不知所吹之笙卽在兩階建鼓之閒與此不相同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頌磬爲西方以應頌舞儀禮聘禮以及少牢饋食有司徹所載賓尸入門升堂莫不由西出入凡賓尸出入皆金奏金奏必歌頌以應中俯仰行步之節也尚書笙鏞以閒孔疏引古文皆作笙庸鄭大射儀之頌古文頌爲庸大司樂鄭注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僞孔解庸爲大鏞便昧於笙頌之義矣此乃古人未發之義因釋之如此阮宮保揅經室集

清廟

清廟　洛邑

釋文云廟本又作庿古今字也棟案士冠禮廟字亦作庿說文云庿古文廟

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釋文洛作雒云本亦作洛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爲水尅火故改爲各傍佳棟案陸氏此說見魚豢典略然案朱育集字以雒爲洛則古本有此字非始於後漢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對越在天

箋曰對配越於也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行如生存爲家大人曰對越在天與駿奔走在廟相對爲文對越猶對揚言對揚文武在天之神也大雅江漢篇曰對揚王休箋曰對荅也顧命曰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祭統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並與對越同義爾雅曰越揚也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晉語必播於外而越於民鄭韋注並曰越揚也大象傳揚于王庭鄭注曰揚越也揚越一聲之轉對揚之爲對越猶發揚之爲發越清揚之爲清越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不顯不承

毛鄭詩考正曰古字丕通作不據洛誥是爲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故咸在廟助祭詩中丕顯頌文王丕承頌武王甚明蓋同一丕顯耳以後承前則謂之丕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丕顯於前丕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倦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與詩通引之謹案不顯不承卽丕顯丕承允哉斯言長於傳箋矣上文秉文之德傳曰執文德之人也是謂多士有文德與烈文辟公之文同不必依鄭氏解作執行文王之德考正辨之已詳又案詩序專謂祀文王於經亦無明證書大傳曰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周公歌文王之功然德澤奇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與序說合又曰於小洛邑成周既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彼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案升歌而弦文武卽祭統明堂位所謂升歌清廟樂記所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者也是漢初言清廟者兼有既成洛

邑祭文武之說證以丕丕顯丕承之文而益信矣但謂丕承爲以後承前則猶未當夫古人爲辭各從其類丕顯丕承連文俱是盛大之辭丕顯非創造之義而丕承獨爲紹承之解斯不類矣且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釋二哉字之意可知其贊美謨烈之盛大而非溯功業之所自矣承者美大之辭當讀爲武王烝哉之烝魯語收攜而烝眾經音義十二引賈逵本烝作承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承陽師古曰承音烝續漢書郡國志作烝陽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毛傳曰烝烝厚也墨子尚書篇引周頌曰若山之承不坼不崩皆其證矣孟子引書丕顯哉文王謨而立政曰以覲文王之耿光則顯與耿同意也孟子引書丕承哉武王烈而立政曰以揚武王之大烈則承與大同意也此與君奭所云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者殊義趙岐孟子注訓承爲繼亦失之 同上

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

正義曰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案說文以字从反巳漢書皆作目與巳同檀弓注云以巳字以與巳字本同又與似相通易明夷曰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氏本以皆作似斯干詩云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正義曰直讀爲巳不云字異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 譜云孟仲子子思弟子 ○惠徵君九經古義

假以溢我

說文引云誐以溢我誐嘉善也廣韻引云誐以謐我左傳又云何以恤我 襄廿七年 毛傳云假嘉溢愼案誐與何音相近故譌爲何溢與謐字相類謐又與恤通皆訓爲愼古文虞書云惟刑之恤哉伏生尚書恤作謐此其證也 同上

維清 維周之祺

傳祺祥也箋云得天下之吉祥釋文作之祺云音其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作祺云祺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祺本 據宋定本集注祺字作禎案爾雅祺祥也祺吉也釋文祺音其下同是爾雅無有作禎者當從正義釋文本方與雅訓合唐石經作禎故今本多作禎蓋即唐之定本據崔靈恩集注也說文示部禎祥也崔蓋本此今注疏本作禎則非 臧茂才經義雜記

天作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箋云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諸盩至不窋正義曰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爲祫祭案元鳥箋云祀當爲祫若鄭以爲祫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祫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釗按此詩作於成王時與天保作於文王時不同文王僅追王太王王季 見史記周本紀及合符后 其亞圉公叔祖類皆在四親廟中故時祭而得及乎先公耳成王時四親廟爲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庸有先公與其間 周初五廟及文武當祧以功德隆盛不祧於是始有七廟耳 始祖后稷雖無追王之文然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孝經又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祀后稷同先王用衮冕不得稱爲先公矣序云祀先王先公或解爲祫祭最是正義不從以爲此篇爲時祭先公乃兼言之夫祀無先公而序兼言豈正名之典乎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是祫亦得稱祀商頌元鳥序祀高宗也鄭云祀當爲祫此不破祀字者彼言祀高宗嫌合祭之義未顯故破祀爲祫此序云祀先王先公不言祫而爲祫從可知也 經義叢鈔曾釗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案讀皆從岐字絕屬上句後漢書西南夷者引詩云彼徂者岐此逕讀所本據韓詩外傳引詩曰岐有夷之行以岐屬下句讀蘇君傳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亦以岐連釋又說苑亦作岐有夷之行邢氏爾雅疏引周頌天作云岐有夷之行且以經文例之上既云彼作矣則此彼徂矣斷句與經符合 武進士經讀考異

彼徂矣

古讀彼徂矣爲句與上句彼作矣爲對今改徂作岨而讀彼岨矣岐爲句誤也說苑君道篇引詩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 多字尒疋釋詁夷易也邢疏亦引岐有夷之行並可證 韓詩外傳卷三引詩其同 ○孫侍御讀書脞錄

韓詩外傳說苑多引岐有夷之行則毛亦應如此讀以彼徂矣爲句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後漢書西南夷傳引韓詩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頤烜案鄭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正義徂謂新往者正義釋彼作矣爲作矣彼徂矣爲往者箋疏本皆作者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昊天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正義曰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釗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元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以蒼璧禮天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據此則昊天當爲圜丘所祭之名若非圜丘經何以頌之曰昊天耶史記封禪書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彼以南郊釋圜丘則圜丘與郊同地可知矣但南郊之祀有二書丁巳用牲於郊左傳啟蟄而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此夏正之郊也大司樂圜丘大宗伯蒼璧此冬至之郊也 郊特牲日用辛春秋卜郊皆魯禮天子夏正郊天日用丁不卜五經異義引公羊說令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已下天子也 皆於郊行之故周官言圜丘史記及此序言郊明在郊也 王肅張融等以圜丘與郊爲一事非是特丘與郊同其地耳 王義以爲二至之日祭於丘不在於郊失之 經義叢鈔曾釗

昊天有成命

正義此詩作于成王之初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修已自勤成此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執競不顯成康言武王成伐商之功以安祖考之心噫嘻成王亦謂成是王事也以爲成王康王以後詩者蓋本歐公之論而朱子從之 崔茂才吾亦廬稿

我將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君樂記注曰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考工記言世室明堂異名同實文武之廟皆如明堂故謂之文世室武世室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順時布政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明周之正朔自文王廟頒之也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其下經曰王入太室祼太室者明堂之中室也周公營洛邑

特立文武二祧爲五室九階四戶八牖之制不與他廟同逸書作雒謂之宗宮考宮文宮周之宗也武宮成之考也說又云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宗皆以功德不毀之名通言之爾宗祀明堂實卽祀文王之廟蓋春祠於青陽夏禴於明堂秋嘗於總章冬烝於玄堂太室則四時共之就五行之宮以象五帝之位所謂配上帝者其義如此愚深蹐漢儒五天帝卽上帝之說讀此詩維天其右之益信 孔檢討經學卮言

我將我享

傳將大也享獻也箋云將猶奉也正義曰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鄭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爲大釗按序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祀明堂亦稱大饗曲禮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上丁大饗帝是也我將我享句法與言告言歸同言我也可借爲辭則我亦辭也享古與饗通享獻之享詩及左傳皆用享周禮禮記作饗是其證此傳云將大也明此經祀明堂與曲禮月令大饗爲一郊特牲注大猶徧也此徧禮五帝故曰大與大饗腥爲祫大祭尙腶脩爲徧享諸侯義同正義以美釋大失之但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曲禮注以爲饗五帝者月令以共皇天上帝注上帝大微五帝又大雩帝注云雩五精帝臆嘻序春秋祈穀于上帝箋云夏則龍見而雩是與雩五帝亦可云上帝卽其例矣 經義叢鈔曾釗

維牛維羊

詩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本作維牛維羊羊與享韻非牛與右韻也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牛羊可證明監注疏本箋中本作牛羊後依經改爲羊牛今箋牛字上尙宛然存羊字之跡識者審之知余言不謬也正義本作維牛維羊後人妄移牛字於下如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此非孔氏原本孔釋序云以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又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其釋經云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爲上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其釋箋云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助又謂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祐助又維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爲佑助牛羊者以下句方云旣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文連牛羊知是佑助牛羊此皆孔氏原本作維牛維羊之證俗人止改其正釋一處前後俱未及盡改故猶得考正之周禮疏羊人曰故我將詩云惟牛惟羊惟天其祐之又隋書宇文愷傳曰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知唐以前本皆作維牛維羊故孔氏據之開成石經誤作維羊維牛今本遂沿襲之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儀式刑文王之典

問我將云儀式刑文王之典朱注儀式刑皆法也古人文字不應如此重沓曰儀訓善釋詁有正文宋儒不信爾雅文於經義多所窒礙如儀刑文王儀式刑文王儀當訓善王于興師王于出征于當訓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謂當訓勤依爾雅說甚爲直捷而必欲改之斯亦通人之蔽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伊嘏文王

箋云受福曰嘏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旣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王肅曰維天乃大文王之道旣佑助而歆饗之引之謹案下方言右饗之則上句不得遽言受福鄭說非也嘏謂文王不得屬之於天王說亦非也嘏讀爲假假哉皇考之假彼傳曰假嘉也爾雅曰嘏假大也假哉皇考伊嘏文王皆贊美之詞伊嘏文王思文后稷於皇武王上一字皆發語詞猶言有嘏文王耳伊嘏文王旣右饗之言大哉文王旣佑助後王而饗其祭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旣右享之

彤謂右與侑通 朱武曹經傳攷證

執競

序以執競爲祀武王朱子因有成康字而以爲祀武王成王康王說之得失吾不敢定但如集傳之說不知是詩將用之禘祭將用之祫祭與用之禘祭則其辭夾雜用之祫祭又不止三王也若以洛誥烝祭歲之文例之則彼乃告周公留後之事非常祭也且文王武王開基之主又豈成康比邪 李進士羣經識小

威儀反反

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正義曰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釗按難當讀爲儺桑扈不戢不難傳不戁難也顏氏家訓書證引作不儺儺也據此則以難爲儺傳固有其例矣說文儺行有節度也亦通作那桑扈受福不那說文引作不儺是其證那安貌魚藻此傳釋反反爲難謂威儀安詳而有節度也箋云順習之貌者反復也反反故曰習順亦安詳有節度之意正義讀爲重難失之 經義叢鈔曾釗

思文

思文正義引鄭注尙書女后稷播時百穀時讀曰蒔潘岳秋興賦李善注引周易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以字林釋之曰蒔更別種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貽我來牟

漢書劉向傳引作釐麰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棟案郭景純字指麰字从夆徐仙民讀與來同 惠徵君九經古義

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嘉麰家大人曰嘉與來聲不相近不得相通嘉當爲喜字之誤也來釐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釐麰韓詩作喜麰猶僖公之爲釐公祝禧之爲祝釐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陸氏釋文曰貽我字又作詒同遺也來牟並如字字書作麳音同牟字或作麰壽祺案韓詩作貽我嘉麰文選典引注引韓詩曰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魯詩作貽我釐麰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曰周頌曰貽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毛詩作詒我來麰說文第五下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一來二縫語不可通愚案正義引說文作一麥二夆象其芒刺之形當據以訂正夆說文云牾也讀若縫二夆者謂二稃岐出相牾也今毛詩詒作貽通麰作牟省借字趙岐孟子章句引詩云貽我來麰趙注引詩皆出三家此不應與許引毛詩同攷周頌釋文引孟子注云麰大麥也疑趙氏本引韓詩作嘉麰今作來麰者後人依毛詩妄改之也來字又作𥝩說文禾部𥝩齊謂麥曰𥝩埤蒼𥝩麰𥝩麰之麥一麥二稃周受此瑞麥廣韻十六咍引埤蒼張揖所撰其說與說文合而字與魯齊毛異疑出齊詩來或又作𥝩廣雅釋艸大麥麰也小麥麳也集韻十六咍𥝩重文麳𥝩云𥝩或作𪍿亦從二來通作釐顯篇同 陳編修左海經辨

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箋牽循育養也蘇氏曰牽育徧養也彬謂時夏指中夏言后稷貽我來牟之種帝命徧養無有疆界之分悉陳于中夏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臣工

將受厥明

臣工篇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家大人曰爾雅曰明成也郭注誤解明字舞見爾雅暮春之時麥已將熟故曰將受厥成下文痔乃錢鎛奄觀銍艾正所謂受厥成也箋曰大受其光明失之古謂成爲明說見爾雅功績明成也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噫嘻

噫嘻

噫嘻箋云噫嘻乎能成周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也周頌譜引亦同正義引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按此用古文尚書也古文尚書作光今文尚書作橫橫黃同聲黃從艾古光字光橫字異而音義皆同毛詩觥周禮作觵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噫嘻成王

傳噫歎也嘻敕也正義曰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敕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敕也釗按以噫嘻爲歎聲乃鄭義耳傳訓嘻爲敕葢謂嘻卽釐之假借也知然者國策韓策昭釐侯莊子作昭僖侯嘻與僖皆从喜聲釐旣爲僖之假借則亦爲嘻之假借矣書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工史記例以訓詁易經文釋名敕飭也是釐可訓飭卽可訓敕陸氏釋文載此傳云嘻和也和卽敕字之誤耳俗書敕字多作勑故與和形近正義未得毛旨以臣工傳云嗟嗟敕之也故以此傳噫嘻亦爲歎而敕之不知彼傳云嗟嗟敕之也此傳云嘻敕也不云噫嘻敕之立文不同未可據以爲比經義叢鈔曾釗

亦服爾耕

詩亦服爾耕亦有高廩鄭箋俱訓亦爲大古亦奕字通國語奕世載德中常侍樊安碑北軍中候郭仲奇碑竝作亦世孔穎達正義云亦大釋詁文彼亦作奕音義同然則孔氏所見唐初之本詩作亦字不與尒疋同也乃日本七經孟子攷文據其國足利學相傳之本經注俱爲奕字明係彼國淺人所改攷文中所言足利本大率類此學者無輕信爲古本也孫侍御讀書脞錄

振鷺

以永終譽

彬謂終與眾通眾譽卽指在彼在此者言之朱武曹經傳攷證

有瞽

有瞽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合者合諸樂而奏之正義曰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而一時奏之卽經所云𪔂磬柷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旣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釗按經云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據明堂位夏筍虡殷崇牙周璧翣之文則經實陳異代之樂矣何得云止說周之樂器耶箋云合諸樂而奏之諸樂謂六代之樂故不云謂樂器正義增器字以述鄭失之序不云合乎廟而云合乎祖者嫌廟與七廟無別故言祖祖謂明堂古者合樂有二周禮大司樂大合樂以致鬼神大胥以六合之會正舞位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一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合樂謂春合舞秋合聲此卽據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之文記言凡故鄭以春秋解之二也皆於學行之大戴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又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是周制明堂辟雍文王廟爲一皆學之名唐人疏義皆以明堂辟雍異地非是唐虞謂之祖虞書受終于文祖歸格于藝祖是也故始作樂合於文王之廟而序云合乎祖葢從朝諸侯布政言之謂之明堂從外水環邕如璧言之謂之辟雍從宗祀言之謂之文王之廟從祀感生帝言之謂之祖其實一也經云先祖是聽先祖葢斥文王大司樂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示出九變則人鬼禮謂之三禘從劉歆以爲分用一代之樂正義從之惠定宇徵士據上云大合樂以致鬼神謂劉歆分樂之說誤今從之雖不同地而合樂則同在明堂成王因致太平之功而作樂後代沿之溯其原故曰始也經義叢鈔曾釗

設業設虡說文云篆文虡今作丌上虛非

案尒疋大版謂之業郭璞曰築牆版也故載之釋器不載于釋樂自毛公引尒疋釋詩孫叔然引詩釋尒疋競指爲縣鐘磬之版然則詩曰縮版以載何以稱與簴攷靈臺之詩曰虡業惟樅賁鼓惟鏞詩作虡業說文引詩作巨業玉篇巨大也書傳賁大也賁與巨竝訓爲大賁鼓正對巨業爲言巨業卽所謂大版謂之業業字从丵讀若浞从巾丵象丵嶽相竝出也巾象版也或曰周禮春官典庸器設筍虡杜子春曰橫者爲栒卽筍字植者爲鐻卽虡字禮記檀弓有鐘磬而無筍虡注橫曰簨植曰虡簨卽筍虡字凡書傳稱縣鐘磬之格類以筍虡竝稱茲何以不曰筍虡而曰業虡與案孫叔然曰業所以飾筍刻版捷業如鋸齒也許叔重曰業大版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鉏鋙相承也徐鉉曰業謂筍虡上橫版鋸齒刻之凡一層齒縫掛八鍾兩層故云相承也按兩層謂編鐘之格然則諸云鋸齒但刻于業不刻于筍則業固與筍殊矣至漢禮器制度謂刻筍爲龍頭及頷案頷二禮圖引作頸考工記注顧長脰貌脰頂也通典樂縣注謂飾簨以飛龍此自爲筍飾淮南子謂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鐘虡此則爲虡飾禮明堂位謂夏后氏之龍簨虡此又兼爲筍虡之飾然攷工記曰鱗屬以爲簨鱗屬卽龍屬也周時但刻龍于筍耳筍飾與業飾不同故詩云設業不云設筍也或曰虡距也橫也說文作虡云虡或作鐻从金康則虡宜鑄金爲之而尒疋云木謂之虡何與案三輔舊事曰秦始皇斂天下銅鐵皆著咸陽鑄作銅鐻史記云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鍉爲鍾鐻則是鑄金爲虡自始皇始也劉子政說苑曰秦博士對始皇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上林賦亦云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張揖注曰虡獸重百二十萬斤以俠鐘質重如此非鑄金不可要亦惟始皇爲之耳外傳曰周景王將鑄無射單穆公云先王之制鐘也大不過鈞量不過石夫鐘體旣不過鈞石則虡固不須鑄金爲之周禮爲筍虡之職屬在梓人莊子亦曰梓慶削木爲鐻魯侯問其術則是周時之虡惟用木而已至離騷云蕭鐘兮瑤簴長楊賦云建碣磍之虡自是侈言盛飾非必以玉石爲之也但鐘虡與磬虡不同西京賦曰洪鍾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賈誼簴賦曰攷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以屈奇又云指高角之峩峩負大鍾而欲飛此所謂贏屬以爲鍾虡也至磬虡之飾則有考工記云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其狀葢如鳥然所謂羽屬以爲磬虡也若夫植筍于虡覆業于筍詳察而施設之則春官視瞭之事雅詩又云崇牙樹羽案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孔疏謂璧翣卽樹羽也案崇牙璧翣旣爲簨虡之飾又爲旌旗之飾又爲棺匶之飾或雕于木或繪于繒或畫于布因物致飾而不異其名者葢其飾同也故以爲崇重也牙互也葢重累交互之象樹豎也羽聚也葢豎立叢聚之文立此文飾隨事施

之何所不可而不必寔有是物如必求其物以寔之以牙爲齒牙羽爲毛羽則失之拘牽矣詩又云應田縣鼓箋曰田當作棘讀如導引之引聲轉字誤變而爲田孔疏棘字以柬爲聲既轉去柬唯有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案古田陳同聲字亦相通詩言應田縣鼓者縣鼓大鼓應鼓小鼓小鼓應和大鼓曰應故應鼓必及縣鼓陳之不必曲爲之說也又孔疏引明堂位曰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是周法鼓始在縣案鬻子曰大禹爲銘于簨虡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鍾夫簨虡之銘而有擊鼓之說是鼓得有簨虡可知大疋靈臺之詩曰虡業維樅賁鼓維鏞虡業與賁鼓連文是鼓亦有虡業可知故是詩亦于設業設虡之下而曰應田縣鼓但愚以爲縣鼓與縣鍾磬不同如縣鼓之法亦如縣鍾磬結紘垂繩于上以物繫之則揮桴者力着積環考工記環如積環謂革調急也必致前卻往來難以中鼓節矣竊思夏之鼓足者鄭氏所謂足四足四木承之也殷之鼓楹者楹如桓楹兩木俠之也周之鼓縣者畧如三禮圖建鼓之狀一禾戴之也歷代既異其名或亦遞減其數姑識之以俟博攷文淇謹案莊子天運篇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建鼓可負是一木鼓之之證 傳均謹案許書正體作虡篆文省作虡今體貽亦因省文而譌也又案樂苑文王樂名巨業則虡業之爲巨業也亦非孤證又案棘之正字作棘在說文申部凡經多書作棘者亦寫官移易其偏旁耳鄭箋易田作棘當亦據三家詩而改之康成注周禮令奏鼓棘下直引詩云應棘縣鼓豈有據自改之詩而竟若天下通行者乎昔儒郭景純號爲博雅其注尒疋小者謂之應亦直引詩文作棘更可知康成之斷非意改矣 劉寶楠謹案詩東山箋云古者聲寘塡塵同釋文案陳完奔齊以國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此以應田爲應朄其義即本鄭氏應朄○劉州倅寶齋遺稿縣鼓猶云朄應縣鼓顯剏爲文

潛 潛有多魚

傳潛糝也正義曰釋器云糝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郭璞曰今之作糝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糝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釋文糝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傍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橬橬舊譌糝今據爾雅釋文改正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參案釋器釋文亦云爾雅舊文并詩傳並米旁參然則正義謂爾雅作木邊者特據郭改本耳然毛詩傳爲先秦古書與爾雅舊經正合古文多假借豈可以偏旁拘之小爾雅見孔叢子乃漢魏人所作郭氏據以追改爾雅誤矣且小爾雅槽字爾雅作涔毛詩作潛亦可據小爾雅改乎太平御覽八百卌四引犍爲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涔此糝字从米之證詩正義引李巡作以木投水字之誤也如本作木當如孫郭注言積聚柴木不得云以投水中也說文米部糂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从米甚聲糣籀文糂从朁糝古文糂从參與毛詩傳合○臧茂才經義雜記

雝 宣哲維人

案宣哲即商頌之濬哲宣濬疊韻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彬謂右侑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亦右文母

毛傳曰文母大姒也箋曰見右助於先明之考文德之母正義曰文母繼文王言之雖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引之謹案文王之文諡也文母之文則美大之稱猶言皇妣皇母耳曲禮祭父曰皇考母曰皇妣齊侯鐘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二者本不相因傳以文母爲大姒者以上文皇考是文王則文母當爲大姒非謂因文王而稱文母也若因文王而稱文則箋不須更言文德之母矣且如孔說則武王之后亦將謂之武母成王之后亦將謂之成母乎斯不然矣烈女傳母儀傳大姒仁而明道思媚大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姒號曰文母然則文母之稱專美大姒之文德明矣漢書元后傳太皇大后當爲新室文母大皇大后後漢書鄧騭傳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何敞傳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爲義彼言文母竝是文德之稱非因其夫之諡文而稱之也古人贊美先世多謂之文堯典受終于文祖傳曰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康誥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傳曰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曰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傳曰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大雅江漢篇告于文人毛傳曰文人文德之人也周頌思文篇思文后稷箋曰思先祖有文德者案思語詞是也此詩以烈考文母對舉烈文皆贊美之詞周頌烈文篇烈文辟公傳曰烈光也晉語及哀二年左傳竝曰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韋昭注晉語曰烈顯也文言有文德也其明證矣杜預注左傳乃曰纘業守文故曰文祖案文者贊美祖德之詞若繼業守文乃諸侯嗣位之常不足以稱揚之也杜說非是又案漢書杜鄴傳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注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劉奉世胡三省則皆以爲文王之母大任其意蓋謂文王之妃當稱文后不當稱文母故改爲大任以救文母二字之義不知文母爲文德之母不因文王而稱之也何須妄立異端乎 王尙書經義述聞

武 武篇

問左傳楚子之言以賚爲大武之三章以桓爲大武之六章以武爲大武之卒章杜元凱曰不合於今頌次第蓋楚樂歌之次第孔仲達曰今頌次第桓八賚九按毛傳八九之次未聞張炳

荅仲達蓋取三十一篇合數其所告於武王者而次第之皆以爲大武之樂昊天有成命第一毛傳不以爲兼祭成王之詩時邁第二執競第三毛詩不以爲成王康王之詩有瞽第四載見第五武第六酌第七桓第八賚第九也然以序攷之則似止以於皇武王一篇爲武舞賚與桓皆不以爲武也況酌即是勺則是舞名見於內則不在大武之內而昊天執競二詩確是康王以後之詩則是三六之次固非八九之次亦非也且武在第六何也是所當闕者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耆定爾功

傳耆致也箋云耆老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紂於昧故以耆爲致釗按左傳耆昧也文王於爍王師遵養時晦之下則非釋此經之耆矣傳以致訓耆者曲禮六十曰耆釋文引賀瑒注云耆至也至老境也至致古通用毛意實與鄭同不訓爲老者耆之文从老其義爲老不言可喩故毛以致訓之見古者聲義相從之理耳鄭訓爲老耆者之禮不同故傳略者箋詳之王肅述毛云致定其大功正義據以爲說失之○釋文耆毛音指致也鄭注移反按釋名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政指事使人也則漢人讀耆老之耆如指陸氏强分別之亦誤 經義叢鈔曾釗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篇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正義曰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

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如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釗按正義謂毛無辟居之事直是推據王肅之說以周公致政成王始朝於廟則誤耳此序云嗣王朝於廟與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立文既不同則意亦異若此朝廟果在即政後亦當云成王即政朝於廟矣書稱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大傳云七年致政周公致政時成王除喪已久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此經及下二詩皆稱予小子則在喪可知矣箋云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竊謂毛意亦當如此蓋君薨冢宰攝政及除喪則還政常制也成王謀於廟而求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於是周公復居攝乃周家權宜之事此詩所言朝廟尚在未求助之時故曰將始即政也時成王雖未即政亦得朝廟王肅謂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則大不然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馬融注豐文王廟所在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接營成周在居攝五年時未還政成王已告廟經有顯文可據何得謂周公攝政成王未得朝廟耶大約成王除喪之後周公所攝者惟伐畔營洛制禮樂數大事至於朝祭皆成王親之王肅乃謂周公致政成王始朝廟雖云申毛實乖經義也 同上

陟降庭止

傳庭直也箋申之曰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彬謂以直道美文王義甚迂迴陟降庭止猶言陟降在庭耳止辭也大雅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訪落之陟降厥家敬止之陟降庭止文勢並相類 朱武曹經傳攷證

訪落 朕未有艾三句

毛傳判分渙散也彬謂卷阿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蓋以廣大釋伴有文章釋奐皆緣辭生訓非經之本義也判渙即伴奐伴奐優游疊韻故箋以自縱弛之意解之此乃成王始朝于廟之詩於乎悠哉歎美昭考德之悠遠也朕未有艾言已年少嗣位未嘗歷試也將且也就從也猶圖也將予就之猶言且欲從之以徐圖優游休息之道亦非自縱弛之謂也 同上

敬之 佛時仔肩

問敬之篇佛時仔肩毛訓佛為大正義謂其義未聞願聞其審曰說文奔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即此佛字佛之訓大猶墳之訓大皆同位之轉聲也毛公釋詩自爾雅詁訓而外多用雙聲取義若泮為坡苞為本懷為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願為每龍為和遡為鄉綴為表達為射之類也古人詁訓之學通乎聲音聲音之變無窮要自有條不紊唐以後儒家罕聞其義而支離穿鑿之解滋繁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傳佛大也正義曰佛之為大其義未聞 釗按說文奔大也讀如予違汝弼之弼此傳訓佛為大意以佛即奔之假借也奔既讀若弼義亦從之故箋申之曰輔也說文弗矯也从丿乀从韋省丿乀即巾之八丿為右戾乀為左戾戾則當矯之从韋省者韋獸皮可以束物之枉戾者也故凡从弗之字即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戾以使正為弼矯人之弗以合宜為弼其字皆从弗奔从大从弗言大矯之鄭訓佛為輔實與傳相將非違傳也釋文謂毛音符弗反失之 經義叢鈔曾釗

載芟 有略有相 相俗作耜

傳云略利也釋文云字書作䂮䂮本籀文鋝字故釋詁云䂮利也相有鋒銛乃能熾菑其田畝略無訓利之文當从字書作䂮唐石經亦作略非 惠徵君九經古義

萬億及秭

廣韻云秭千億也風俗通云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 同上

良耜 其崇如墉 二句 鄭比諧韻

釋文比音毗志反今人多從之然非也比當讀弼崇墉是韻櫛比亦是韻如召南騶虞之乎與虞皆是句中自相諧合又如古語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貫與然古人平側不分亦未嘗不諧合也 盧學士鍾山札記

以開百室

周書作雒曰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都鄙謂采地井田六鄉則一族六遂則一鄰皆百室也周禮百室之制都鄙與鄉遂同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絲衣 絲衣篇

毛詩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疏引漢書郊祀志張晏注以靈星為蒼龍左角星即天田國語所謂農祥晨正者此也高子以靈星尚有尸則繹之有尸明矣坦案疏說非也靈古櫺字櫺星者門有疏櫺上飾以金綴文若星故曰櫺星禮郊特牲云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鄭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爾雅釋宮云閍謂之門孫炎注謂廟門外則是繹祭祊祭之尸位次皆在廟門外故曰靈星之尸也左傳云載蔥靈蓋謂靈與窗櫺通車之有窗櫺者此靈櫺古今字之證也今世學宮門謂之櫺星猶古廟門之遺制歟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 釗按獨斷云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則靈星即龍星本有顯文張晏之說是也獨斷謂之火星者大火也月令章句云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中有房星韋昭注周語云農祥房星也房星晨正而農事起高子蓋以此詩為祀農祥賓尸所歌序云繹賓尸者謂繹與賓尸皆歌之但據有司徹賓尸為卿大夫又祭之名今其詩列於頌者又祭與正祭異日其禮繁謂之繹又祭與正祭同日其禮略謂之賓尸春官神仕職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魅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祭天地之明日既別有事則又祭當與祭天地同日矣農祥為星祭又祭亦當與正祭同日故謂之賓尸嫌與卿大夫賓尸同名故特引高子之言曰靈星之尸辨此賓尸天子之事而非卿大夫之祭也然鳧鷖亦天子燕尸之詩在雅此在頌者鳧鷖意主燕飲此詩意在索祭言祭事故在頌也〇小序毛公作即大序之傳也此高子云云當為毛公所著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言毛公著之也云毛公後人毛公之後有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正義云言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為誰蓋偶未悟小毛公之前有毛公耳 經義叢鈔曾釗

載弁俅俅

載當為爵聲之誤也爵弁則絲衣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鼐鼎及鼒

釋文云鼒音茲徐音災郭音才說文曰鼒从鼎才聲郭音是也史記音義引此詩鼒作鼒云鼒音資案鼒與才通張平子碑云往才女諧邪昌曰哉古文作才鼒省文作才音資失之惠徵君九經古義

不吳不敖

傳吳譁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則今本作吳乃從定本孔氏本作娛又泮水不吳不揚箋云吳譁也釋文吳鄭如字王音誤正義曰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矣不過誤有傷害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則正義從王肅說爲不誤其解鄭義仍同前篇爲不娛案經文前後並同釋文皆作吳毛於前篇訓譁則此不當別解從鄭爲是史記武帝紀引詩不虞不驚索隱曰毛傳云虞娛疑作譁也說文吳大言也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爲歡娛字故也據此知小司馬所據毛詩亦作歡娛字與孔本正合後人依史記改爲虞耳隸釋八漢衛尉衡方碑辭曰勉長勉君丕吳丕陽維明維允燿此聲香亦同史記作不虞古娛虞同字可證不吳古多作娛也緜衣釋文不吳舊如字譁也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又漢書郊祀志上詩曰不吳不敖師古曰吳讙也又後漢書獨行傳戴就說文注鋘從吳詩云不吳不揚何承天云吳字林三蒼並無鋘字又說張揖字詁云鋘刃也鋘音華案說文從矢口徐鍇曰大言故矢口又鄭部吳姓也又鄭也一曰吳大言也从矢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乎化切其謬○拜經孝廉臧才經義雜記

經義雜記云詩緜衣不吳不敖傳吳譁也正義云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則今作吳是從唐定本孔氏本作不娛又泮水不吳不揚箋吳譁也正義云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害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則正義從王肅說爲不誤其解鄭義仍同前篇爲不娛經文前後並同毛於前篇訓譁於此不當別解從鄭爲是庸案陸氏釋文緜衣篇本作不娛舊作吳云舊如字譁也說文作吳吳舊皆作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泮水篇本作不娛舊作吳鄭如字譁也王音誤作吳又又字舊在音話同下譁也下蓋鄭本毛詩前後皆作不娛娛樂必讙譁故傳云娛譁也泮水文同毛好簡無傳箋云娛譁也正用毛義王肅每與鄭殊見韓魯及毛本或有作吳者因改泮水爲吳而讀爲誤謂不過誤有傷以異於鄭其不改緜衣而改泮水者緜衣傳有明文而泮水則無也肅既自云述毛學者多爲所惑故唐定本前後作吳并肅所未改者亦改之而陸氏則從六朝舊本作娛故於緜衣云舊如字說文作吳於泮水云鄭如字王作吳以別異之孔氏於緜衣據毛傳爲說不從定本於泮水因毛於傳遂用肅義以釋經而別爲箋疏仍是作娛且云鄭三不吳爲不娛彼以肅本吳字爲據故反以作娛爲鄭讀抑知果經作吳鄭讀娛箋必有吳讀爲娛四字矣庸因高祖玉林先生之說而參知鄭王陸孔異同并校正毛詩音義舊本之譌自信不誤辛亥爲學士盧召弓撰經典釋文考證即用斯說謂學士未盡從謂鄭讀吳爲娛是本不作娛字讀吳當作讀虞娛記引詩不虞不驚虞娛古通用因改釋文不吳爲不虞以應合下說文作吳等云段若膺又謂毛詩本作吳釋文無誤緜衣云說文作吳者因下文何承天云當爲吳而設也泮水云作吳者因王音誤嫌字不作吳故箋申之也惟訓導劉端臨台拱以余說爲是段若膺云舊如字者對何氏開化反而言也說正義作娛其本不同○端臨明經拜經日記泮水云作吳音誤同釋文作吳

毛傳曰吳譁也陸氏釋文曰不吳舊如字譁也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武進臧庸曰陸云不吳說文作吳者對下何承天欲改作吳而云然也今本因釋文大書不吳因改說文作吳吳大言也兩吳字爲吳誤甚壽祺案孔氏緜衣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據正義是孔所據毛鄭爾本作不娛陸氏及定本作不吳史記武帝紀引詩作不虞不驚此三家詩史記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姚氏按何承天云此虞虞當依釋當爲吳音洪霸反說文以吳曰虞舊誤吳一據說文改正口今大言也此作虞爲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爲歡娛字也索隱單行本此文多譌舛惟引說文吳字不誤今據諸本參定之案古虞誤吳皆通用鄭風出其東門聊可與娛釋文娛本亦作虞三仲或作吳仲是也史記封禪書仍作不吳者後人依定本改之漢郊祀志及後漢書載就傳注引作不吳者後人又依何承天語改之耳魯頌泮水不吳不揚毛無傳箋云吳譁也正義曰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據此則泮水篇孔本經作不吳从鄭讀作不娛與緜衣篇經文竟作不娛者異然毛於泮水無傳足知字同緜衣義與彼傳明矣孔氏於周頌作娛魯頌作吳兩歧非也泮水釋文云不吳鄭如字王音誤可與緜衣互證 陳編修左海經辨

釋文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頤煊案史記封禪書引此詩作吳孝武本紀引此詩作虞虞吳古字通用說文吳一曰大言也从矢口在矢部大部無吳字一切經音義卷十一鋘此古文奇字鋘吳字不必作吳而有華音故毛傳即以譁訓之 經義叢鈔洪頤煊

酌 酌篇

酌告成大武也禮樂志稷赤鴈歌云勺椒漢書作勺漢書已醉是勺與酌同左傳作汋周禮士師云八成一曰邦汋先鄭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陸氏詩釋文云酌亦作汋正義云古今字 惠徵君九經古義

我龍受之

毛傳龍和也鄭箋龍寵也正義龍之爲和其訓未聞龍字以龍爲聲故龍爲寵也頤煊案說文龔从共龍聲龔古通作恭字恭有和義故毛傳以龍爲和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桓 保有厥士

棟案士古文士見周彼敦史記云有邦有土告汝祥刑今尚書呂刑士作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高誘曰士當作土 惠徵君九經古義

般 於皇時周

彬謂皇美也大也 朱蘭坡普經傳攷證

允猶翕河

箋云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案猶與猷通爾雅釋言猷圖也周禮以猶鬼神示之居謂爲之圖以象天神地示人鬼之所居也作由字解非 崔茂才吾亦廬稿

般於繹思衍文

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

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有因故解之正義曰此篇未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案賚時周之命於繹思箋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以此詩是大封伐紂時諸臣之有功者故勉其繹思文王之功業若般爲巡守祀四嶽河海之詩勉諸陳繹思行之乎鄭箋般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云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則推其受命而王由於得神之助方歸功於山川之靈無容忽及先王之子孫臣庶而戒勉之也齊魯韓有此當爲臣下告君之辭言周之受命由此王不可不繹思以永保神既然一篇之中神人雜沓恐非體製卽在三家亦當爲衍文 臧茂才經義雜記

魯頌

魯頌譜云初成王以周公有大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但案魯雖以頌名詩每篇皆有章次略仿商頌之例殆欲避天子之制歟魯頌正義曰駉頌序云史克作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徒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但案班固王延壽當是傳三家詩者故不與毛同又班固太史公司馬遷傳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是班氏以巷伯被譖而遭刑詩小序則云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與班氏異此亦三家詩之不同者 趙徵君寶覺齋札記

魯頌商頌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 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 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爲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爲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入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 宋史張方平傳 此最學者之大病也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大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是魯史之書公也然而泮水之文則固曰魯侯也 顧處士日知錄

駉 駉駉牡馬 二句

問魯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坰古作冂說文冂字下云林外謂之冂正與毛傳合而馬部別出駉字引詩在駉之野似複而舛矣陸德明謂駉駉說文作驍驍果可信否曰古文又作同爾雅作坰詩作駉皆經師篆乳之字詩既以駉名篇故許君兼收二文許君偁詩皆主毛氏則毛公本作在駉之野矣駉在馬部故以牧馬苑爲義若指其地則自在郊野之外非相背也說文驍訓良馬今毛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二義相同則許所見毛本亦是驍驍也 驍古堯切 駉聲相近魏晉以後譌驍爲駉改駉爲坰因疑說文有譌或謂說文駉字爲李陽冰等竄改是又不然唐時正義本駉坰與今本同若果是唐人竄入當引駉駉牡馬必不云在駉之野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駉駉牡馬

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顏氏家訓以牡字爲是謂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騲也段若膺駁之云以周官馬政攷之凡馬特居四之一則有牡無牝之說全非唐石經元作牧又改作牡臧在東復折衷其說云顏氏本引毛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頌人舉其頌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則不必攷之周官馬政而此頌自作牡馬駉之言汎言也下云在坰之野牧意自明從唐石經後所改爲是 盧學士鍾山札記

魯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駉牧之盛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而有騋牝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本於田功也吾未見廢有肥馬野有餓莩而能國者也 顧處士日知錄

釋文駉古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駫同 案當作又作駫說文作驍駫 說文馬部云驍良馬也从馬堯聲駫馬盛肥也从馬光聲詩曰四牡駫駫又駉牧馬苑也从馬同聲詩曰在駉之野案毛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與說文駫馬盛肥義合據釋文云駉說文作駫卽說文當於駫下引詩駫駫牡馬駉或爲重文今引四牡駫駫及引在駉之野皆非是蓋唐人李陽冰等竄改今試辨之 大昕案說文馬部引詩在駉之野則許君時毛詩是駉字故篇名用之若論六書之本只當作冂从土从馬皆經師增益以其在遠野而加土旁以其牧馬於此而加馬旁非有異義也詩既以駉名篇故許君兼收二文說文中一字而兩三收者甚多非李陽冰輩所能竄入駫驍二字說文異訓恐非重文陸德明所云又作驍者謂毛詩別本非必謂說文也 毛詩在坰之野傳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說文冂部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也同古文冂从口象國邑坰冂或从土則說文義與毛傳同此當本諸先秦古書故無異說冂字既有重文同坰安得又爲牧馬苑特造駉字與冂部文乖當非原本毛詩駉馬字說文當本作駫重文駉或駫駉異字別訓駉爲牡馬後誤作牧馬而加艸字并改引詩以實之誤遂不可解矣宋王伯厚詩考以說文驍字下引詩四牡驍驍遂并此四牡駫駫皆作烝民四牡彭彭之異文誤也玉篇驍古幺切勇急捷也良馬也又駫古熒切馬肥壯盛皃駉同上又牧馬苑也騯百庚步庚二切騯騯馬行皃今作彭可證駫駉同文騯卽彭字之異與駫不同驍與駉異字異訓詩釋文謂駉又作驍者誤 臧茂才經義雜記

正義曰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釋文牡馬茂后反草木疏云騭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顏氏家訓書證云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鄭下博士見難云駉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騲騭乎荅曰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曰良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據此則六朝時本已有牡馬牧馬兩文矣故正義作牧云定本作牡 今正文皆作牡非 釋文作牡馬云本或作牧唐石經作牡馬驗其改刻之痕本是牧字文選李少卿荅蘇武書牧馬悲鳴李善引毛詩曰駉駉牧馬藝文類聚九十三太平御覽五十五引駉駉牧馬初學記廿九白氏六帖九十六引駉駉牡馬則唐人亦兼具兩本矣宋呂東萊讀詩記首章猶作牧馬今考之駉駉牡馬傳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在坰之野箋云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薄言坰者傳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箋云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則知在坰之野薄言坰者二句方及牧事首句止言馬之良駿而未及於牧也釋文於牡馬下引草木疏云騭馬也案爾雅釋畜牡曰騭則陸氏草木蟲魚疏亦作牡馬矣釋文序錄陸璣字

元恪吳太子中庶子乃三國時人非晉之陸機遠在顏氏之前其本更爲可據是當作牡馬爲定也牡牧二字形聲皆相近○同上

顏黃門家訓書論篇謂江南書作牡河北書作牧顏氏從[illegible]本以牡馬爲良馬近盧抱經學士注家訓載段懋堂明府說據周官馬政謂顏氏有牡無牝之言非也許周生云牡馬與牧馬字異而義同古馬政惟牡馬在牧若牝馬非季春則不在牧禮月令遊牝于牧鄭注其牝欲遊則就所牧之牡而遊之可見在牧惟牡馬故言牧不必更言牡也北史崔浩傳論蠕蠕云牡馬獲牧牝馬戀駒浩居北方習知馬事是以能分別言之又周官校人云凡馬特居四之一蓋三牝一牡詩人但言牡馬之盛而牝馬可知顏氏所釋與段君所駁似皆未審牧馬之必爲牡馬而不兼騲馬也 梁孝廉讀書記

有驒有駱

毛傳白馬黑鬣曰駱釋文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髦也正義定本集注髦字皆作鬣顧炟案淮南時則訓乘白駱高誘注白馬黑毛曰駱毛即髦字釋文引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髦鬣尾也亦當作髦字 經義叢鈔 莊顧炟

思馬斯作

傳作始也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義曰謂令此馬及其古始 釗 按正義所云葢王肅之義非毛義也下章徂無傳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據此則以古始訓作必王肅申毛如此故孔引之以申毛耳竊謂此詩作當與易作足同義周易迹引王劭云馬行先作弄其四足毛以始訓作意亦當爾不然上章思馬多材此章忽思古始何詞之不倫耶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亦與毛義相成葢馬先作弄四足者正是調習之狀但毛傳與簡鄭恐人不明故以牧之使可乘駕箋之耳秦風載獫猲驕箋載始也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以始爲調習正與此同正義乃用王說竟以鄭爲異毛失之矣 釗 同上曾[illegible]猜

歲其有

釋文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阮尚書校勘記正義本未有明文顧炟案毛傳歲其有豐年也此以豐年釋年字正義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正義本有年字 同上 洪頤煊

泮 泮水篇

齊疑魯僖郊禘自僖公始而泮宮亦由僭郊而作故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此亦倣天子而爲之王將郊立于澤以聽誓命泮宮亦猶澤宮於此聽誓命亦即以爲齋宮猶隱公祭鍾巫而齋于社圃也有事頖宮告將郊上帝也泮者魯之水名作宮其上故曰泮宮宮成而僖公飲酒魯人遂大爲鋪張揚厲之辭克淮夷獻馘獻囚淮夷獻琛皆無其事夸張虛美今詩並無立學教民之意斯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者從公飲酒耳則泮宮非學也明堂位以頖宮爲周學已不足信漢文帝使博士作王制謂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頖宮釋者謂辟雍之制水旋邱如璧諸侯半之又因獻馘獻囚之虛辭請天子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夫立學祀先聖先師非訊馘訊囚之地出征受兵于廟歸而飲至于廟以告祖宜也周禮左傳皆無學中獻捷之禮其爲附會詩詞無疑矣以泮宮爲學相沿已久今雖不能反正其說而讀書者何能無疑作泮宮亦土功之事說者謂立學教民爲得禮故春秋不書非也僖始僭郊爲大惡不可書故於三十一年卜郊不從始書之則因郊而作泮宮亦諱不書矣 江歲貢羣經補義

薄采其茆

傳云茆鳧葵也周禮醢人有茆菹鄭大夫讀茆爲茅杜子春讀茆爲卯說文引詩云言采其茆徐仙民音柳與說文合案汗簡云古文尚書以茆爲縮左傳縮酒說文引作莤莤與茆同與鄭大夫說合不得訓爲鳧葵矣茆本从丣不从卯周禮茆菹北人皆音柳非也 律處志云謂茆於卯○惠徵君九經古義

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彬謂孝之爲言效也言魯侯之信文信武乃所以昭明感格于烈祖也凡其所行無非效法烈祖者自求伊祜即自求多福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靡有不孝

泮水篇允文允武昭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箋解靡有不孝曰國人無不法傚之者正義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引之謹案正義所云非箋意也據箋以考經文孝字葢本作𡥉正義時𡥉字已譌作孝故不喻箋訓法傚之意而據誤字以釋之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陸氏釋文不爲孝字作音葢所見本亦誤爲孝矣是以張參五經文字失收𡥉字也又案靡有不𡥉謂僖公無事不法傚其祖非謂國人傚僖公也承當昭假烈祖爲義 王尚書經義述聞

淑問如皐陶

彬謂廣雅釋詁淑清也猶呂刑言皇帝清問下民 朱武曹經傳攷證

閟宮 后稷之孫四句

傳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鄭注周禮翦氏云翦斷滅之言也詩云實始翦商 棟案毛鄭二說皆非也介疋釋詁曰翦勤也周自后稷受封以來世有爵土自不窋失官社稷幾不血食至於大王初遭獯鬻之難自幽遷岐始能光復祖宗脩朝貢之職勤勞王事至於文王三分有二倚合六州之眾奉勤于商 見周書程典篇 武王初猶服事之誠末年然後受命皆所謂纘大王之緒也 楊慎據說文引詩作戩商解云福也以爲大王始受福于商爾夫其周案說文戈部云戩滅也宋本亦然說與鄭氏合無謂戩爲福之文惟介疋及天保傳云戩福也然實始福商其說大鑿恐未然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實始翦商

陶元淳紫司交游中亦稱有才者亦好談宋儒來告余曰爾雅釋詁明云翦勤也大王翦商即王季之其勤王家耳奈何作斷商解害理余曰字固有兩義却相反者如翦勤也亦云斷也子治毛詩平日讀至于牧之野及敦商之旅猶得解作大王勤勞於商乎紫司猶彊辯余笑曰子之契交沈秋士嘗賭予詩十年以長慚兄事萬卷初開羨後生予不記憶乎子方當開卷之時尚未到開口地於是面赤屈服而去 閻徵君四書釋地

龍旂承祀

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正義曰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 釗 按古詩毛說是也下經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春謂周之正月 魯郊以冬至月與周不同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此魯之郊也左傳啟蟄而郊謂周郊也周建子以冬王之月爲孟春 秋謂周之八月 春秋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

袖海山房校印

（此依爲說）春祀天秋祫祖郊謂之祀祫謂之享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饗卽享之借郊祫皆大事故彼郊饗對舉此經亦享祀對舉下經又云皇皇后帝五句卽言郊之事周公皇祖十句卽言祫之事但秋而載嘗是祫已見而郊事經無明文故古詩毛說特以郊祀顯之下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以君祖后稷是鄭亦與古毛說同直言視祭不言祭天者以承祀爲天祖並祭不特祭天故渾言之耳明堂位云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與司常所謂日月爲常不同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是本爲龍旂但非九旒又設日月其上故不謂之常而仍謂之旂耳此成王特賜以異魯與諸侯不同以龍爲章卽已下天子故無嫌也（經義叢鈔曾釗）

犧尊象尊

詩閟宮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正義作犧者沙羽飾此同釋文然正義是）釋文犧尊鄭素河反毛宜同鄭王許宜反正義曰犧尊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卽娑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春秋定十年正義云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春秋正義作青州得掘）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羲（羲當作讀羲爲犧是毛詩本作羲尊）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又禮記禮器犧尊疏布鼏釋文犧尊鄭素何反王如字正義曰先儒云刻尊爲犧牛之形用以爲尊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此本鄭志梁書劉杳傳引作畫鳳皇尾婆娑然）故謂娑尊也明堂位尊用犧象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釋文犧象素何反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案犧尊象尊似當從王肅阮諶說較直捷或得於目驗與傳聞者不同然毛公傳詩云犧者沙羽飾先鄭注禮云犧尊飾以翡翠古義獻沙聲並相近故沙尊作義尊毛詩傳爲先秦古書二鄭咸所依據後世卽出犧牛之尊要不得以此改詩禮之義終是王肅好與鄭難故爲異說耳（臧玉林經義雜記）

烝徒增增

（李塨）又問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與司馬法每一車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相合然又曰烝徒增增豈一車三十人外又別有徒卒乎抑卽此三十人而重頌之乎

古一車三十人亦無定數國語註齊法五十人爲小戎又司馬法長轂一乘七十五人便自不同若春秋子產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是尋常行車每車十人然總不得執一以難一也若烝徒則自在車卒之外烝者衆也增增者增又增也謂增于公徒之外有此衆也蓋徒卽行徒吳所謂徹行晉所爲毀車爲行皆此類魯僖在春秋早有行徒在車徒外者如謂卽此車徒則不是增矣若謂別有他車則又增車非增徒矣（毛檢討經問）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戎狄是應荊荼是徵裴駰注毛傳云應當也鄭玄云徵艾也尒疋云應當也故傳从之說文云膺受也又訓受與傳異今作膺者蓋沿孟子之誤孟子多俗字當以史記所引爲正（惠徵君九經古義）

戎狄是膺

詩孔疏曰魯當春秋用兵於戎狄荊舒者惟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宋公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荊羣舒又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惟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曾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此說非也按左氏僖十三年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齊桓舉義兵僖公無役不從況勤王戍周尤第一義豈有兩諸侯而無魯在中者講義云彼入寇而我當之謂之膺我伐彼而彼畏之謂之懲以上二事解戎狄是膺其猶庶幾（閻徵君四書釋地）

淮夷蠻貊　三句

傳淮夷蠻貊而夷行也案此傳當云淮夷蠻貊夷行如蠻貊也經言淮夷蠻貊傳意止有淮夷而無蠻貊故謂蠻貊者卽淮夷之中其性行似蠻貊者耳詩人欲誇大魯侯之功故分別言之今本傳作蠻貊而夷行也是誤倒而字當作如又傳當有淮夷蠻貊四字毛公先舉經文而後下以己意俗本以下文夷行如蠻貊之蠻貊誤倒於上與上舉經之淮夷蠻貊相連因疑蠻貊二字爲複而刪之也考正義釋經云至于近海之國淮夷蠻貊之行者又釋傳云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此當作言淮夷如蠻貊之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卽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則知孔本毛傳不誤原作夷行如蠻貊甚明或問曰經言淮夷蠻貊是明有蠻貊矣而傳以蠻貊卽淮夷何也琳案上章云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與此章至于海邦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文正同上不言蠻貊明此蠻貊卽淮夷類也且上篇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憬彼淮夷來獻其琛皆止言淮夷不言蠻貊此傳與經最合也毛公先秦大儒不容有誤（臧玉林經義雜記）

居常與許

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頤煊案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國語魯語作棠潛左氏隱五年公觀魚於棠棠卽常也常在魯南故毛傳訓爲南鄙（經義叢鈔洪頤煊）

奚斯所作孔曼且碩

傳云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班固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注引薛君章句謂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按韓詩說是也上文已有路寢孔碩若又以孔曼且碩爲美宮室詞宕而意複矣此與吉甫作誦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孔檢討經學卮言）

奚斯所作

此章自徂來之松至新廟奕奕七句言僖修造之事下奚斯所作三句自陳奚斯作此閟宮一篇其辭甚長且甚大萬民皆謂之順也作詩之自舉其名者小雅節南山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大雅崧高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倂此篇爲五云奚斯所作卽吉甫家父作誦之辭也曰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卽其詩孔碩以畜萬邦之意也所字不上屬所作猶作誦作詩之云以作爲韵故不曰作誦作詩耳漢人言詩者無不如是偃師武虛谷援揚子法言後漢書曹褒傳班固傳及諸石刻

之文度尚碑太尉劉寬碑綏民校尉熊君碑費汎碑楊震碑滿相楊統碑曹全碑張遷表一一可證文選兩都賦皋陶歌虞奚斯頌魯注云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分釋二句甚明學者多謂毛詩與韓大異毛傳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愚謂毛詩廟字必詩字之誤傳之原本必重舉奚斯所作而釋之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詩也淺人割毛傳者盡去其複舉之文則以新廟閟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相聯爲順而改詩爲廟此其與韓不同之故以奚斯所作上屬者乃鄭箋之說非古說也鄭箋之異於毛者多矣不當掍而同之也毛傳之辭最簡假令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連文毛如是讀則斷不注之曰奚斯作是廟矣毛傳既訛鄭箋乖異而顏氏家訓乃云王延壽靈光殿賦陳思王承露盤銘序謂此詩爲奚斯所作於義乖矣洪容齋復揚其波其故總由將新廟奕奕二句連讀豈古人離經之法哉且路寢新廟竝言而下句乃畢承廟字云作是廟於文法亦未協也信其爲作是詩之誤矣且以經文言上孔碩言宮室下孔碩言詩歌乃無複贅

揚雄法言云正考父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父矣按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十二篇非正考父作也子雲當云奚斯睎尹吉甫古今難併謂奚斯但爲頌中所稱之人亦誤也

奚斯所作解下

或問曰如子之言鄭箋乃謂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鄭何以易毛曰鄭之意詳於譜矣其言曰成王時封伯禽於魯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鄭意作頌者作魯頌四篇也駉之箋義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定本此下有僖公字則以是字句矣）史克所作謂四篇也故不當閟宮獨爲奚斯所作此其所以釋奚斯所作爲修寢廟非春秋新宮之解也鄭意不憭然可見乎但奚斯所作三句相屬與家父作誦孟子作詩吉甫作誦皆四句相屬文法一例而詩篇義史克作是頌系之牧於坰野之下則是者是駉篇也安見可爲四篇所共乎下文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亦皆分著之矣行父既請命於周諸臣皆得爲之不必皆克所作正義云史克作是頌不指駉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輩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漢人謂閟宮爲奚斯作不謂四篇皆奚斯作）此語濫觴於顏氏家訓以附會康成而非詩序及毛韓古義（段大令經韻樓集）

那　猗與那與

猗謂漢書武帝紀猗與偉與師古曰猗美也偉大也言美而且大也與此詩相類傳訓那爲多則此猗字亦當訓美（朱武曹經傳攷證）

烈祖　有秩斯祜

毛傳曰秩常也箋曰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引之謹案有斯皆辭也有秩斯祜猶云有扁斯石秩大貌巧言曰秩秩大猷是也說文作𢧂云大也讀若詩𢧂𢧂大猷賈子禮篇曰祜大福也然其大則曰秩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我受命溥將

箋曰將猶助也諸侯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家大人曰將長也言我受天之命既溥且長（大雅公劉曰既溥既長卷阿曰爾受命長矣）即下文所云降福無疆也楚辭九辯恐余壽之弗將王逸注曰將長也（廣雅同）鄭分受命溥將爲二事失之（同上）

來假來饗　二句

前明諸舊本及國子監注疏本毛晉汲古閣本金蟠葛鼒校刊毛詩鄭箋本皆作來享惟唐石經上作以假以享此作來假來饗二字有別案以假以享箋云假升（爲作大）也享獻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此來假來享降福無疆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又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正義釋經云中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此享字非原本）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此言享饗二字甚分明）又釋箋云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此享字誤）不以說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此二字並誤）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據此知經本上作享下作饗故彼箋以享爲獻此箋以饗爲神歆饗之正義作來假來饗爲唐石經之所本俗本經誤作享遂盡據以改箋疏致不誤者亦誤矣今箋中絕無饗字幸疏中尙有改之未盡者得據以正之箋云饗謂獻酒使神饗之獻酒二字爲下使神饗之四字張本非訓享爲獻也箋云諸侯來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當作來升堂獻酒下一來字是淺人所增審疏云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又云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可知來升堂獻酒五字爲經文來假之解不連來饗在內而俗本箋云來獻酒者誤認箋訓享爲獻也箋云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益謂神靈來歆饗之降下我無竟之福也是鄭以來假二字爲諸侯之助祭來享降福無疆六字爲神明之饗祭而淺者欲以上一句言諸侯下一句言神是以私意配合而昧於古人文章參差不齊之妙矣下湯孫之將箋云中宗之享此祭享字亦譌正義作中宗之饗此祭後見顧寧人詩本音亦作來假來饗然載宋儒歐陽氏之言尙未知孔疏本作饗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玄鳥　玄鳥篇

予嘗聞之閩儒何楷曰商頌玄鳥高宗報上甲微之樂歌也其言信或問何徵予曰以宅殷土芒芒殷受命咸宜二語知之按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而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某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又按竹書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沈約注云）

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至殷武丁十二年報祀上甲微是皆信而有徵故宅殷指上甲微也自微時已改稱殷侯其後世反於商邱乃復稱商侯耳祀上甲微而必推本契之始生者所謂微能率契者也芒芒大也九有九州也左傳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本此武王湯也史記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亦本此或曰上甲微之時而即云宅殷土芒芒者何也曰微既滅有易至帝不降三十五年復滅皮氏則殷土地之大可知傳至武湯正域四方方命厥后則遂奄有九有也命即昭四年傳商湯有景亳之命蓋景亳即殷地自上甲微居殷而國始大其後湯復即其地以命諸侯而王業肇基於此故詩人詳述之非徒闡揚祖功亦以讚美今日都殷之得地耳故下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殷土即景亳景亳即上甲微舊蹟無疑矣或曰先生之說也詳而典

或問上甲微爲湯之祖大禘追其祖之所自出則此詩及長發篇次皆當居商頌之先而正考父校商頌於周大師乃以那爲首何也曰湯爲商室開基之祖四時有祭上甲報於每歲之大嘗及大禘之禮終王而一舉皆以義起者耳烏得先玄鳥序以爲祀高宗也然殷武序亦云然不應有兩詩故鄭氏謂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崩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按鄭據春秋之禮以解殷禮已不足信況其所援引者率多附會不經楊氏已闢其有四妄矣朱子集傳但云此亦祭祀宗廟之樂亦汎甚矣斷爲高宗報祀上甲微確有典據不可易也 馮明經解春集

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雊雉惕於天之見妖而脩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玄鳥鳦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 顧處士日知錄

天命玄鳥 二句

閻先生謂玄鳥詩旣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云宅商土芒芒易商爲殷文字宜然嗚呼何其繆也詩三百篇其重句疊字不知凡幾聊舉一二如江有汜章不我以不我以不我與不我與不我過不我過叔于田章巷無居人豈無居人巷無飲酒豈無飲酒巷無服馬豈無服馬汾沮洳章美無度美無度美如英美如英美如玉美如玉園有桃二章皆曰其誰知之其誰知之碩鼠三章則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適彼樂國樂國樂國適彼樂郊樂郊樂郊鳲鳩四章則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國人正是國人如此之類未可更僕數然猶曰疊句耳不知古人韻亦重用如行露之首章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重二露字簡兮之卒章曰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重三人字株林之首章曰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重二林二南字然猶曰風也乃小雅大雅亦然六月之卒章曰飲御諸友又曰張仲孝友重二友字小雅大明之六章曰命此文王又曰篤生武王重二王字民勞之二章曰汔可小休又曰以爲王休重二休字板之六章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蕩之首章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皆重二辟字雲漢之三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重二遺字不惟雅也頌亦然執競卒章曰威儀反反又曰福祿來反賚一章曰敷時繹思又曰於繹思此可見質有其文雖周猶爾況商道尚質而謂恐其重一商字乃易爲殷有是理乎請即以商頌徵之那固其首篇也其二章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六句三韻疊用聲字奇絕千古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開章三句疊用雲字愈疊愈古乃有無知小學議其率筆妄加塗竄何異蚍蜉撼大樹也凡觀文字固須會意尤貴潛思不然與耳食何異此皆學者所宜審余故長言之 馮明經解春集與閻徵君論疏證十

宅殷土芒芒

三代世表褚先生引此作宅殷社芒芒按土社同音書者省之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方命厥后

彬謂此承上文而言亦帝命也非四方諸侯無不來服之謂 朱武曹經傳攷證

奄有九有

傳云九有九州韓詩作九域訓與毛傳同棣案域當作或說文曰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字作有有字作又亦作或詳尚書攷商書云九有以亡又云以有九有之師皆九州也注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案域亦當作或 惠徵君九經古義

毛傳九有九州也國語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注有域也意古有與國通故有得爲域歟有從又從月月亦聲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受命不殆

彬謂殆疑與怠通受命不殆即不敢怠遑之謂 朱武曹經傳攷證

在武丁孫子三句

毛傳曰武丁高宗也箋曰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怠者在高宗之孫子又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箋曰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無所不勝服正義曰毛以爲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鄭以爲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引之謹案武丁固善爲人子孫然省去善爲人三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文不達義若以爲高宗之孫子則此詩本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乎且武王乃殷人稱湯之詞長發篇武王載旆傳曰武王湯也不得又以爲武丁及其孫子之稱也竊疑經文兩言武丁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怠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繩其祖武無所不勝任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毛傳武丁高宗也屬於在武丁孫子之下則所據已是誤本武丁孫子不可與湯同號武王於是鄭訓爲武功王德以牽就之武之與王意義不倫豈得並舉而稱之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邦畿千里

余嘗讀貨殖列傳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

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不覺歎曰異哉三河皆不出殷家邦畿之內而世或未知蓋自湯居南亳以後紂居朝歌以前凡六百四十五年都河南者三焉都河北者四焉三者何一括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即湯所都是一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即仲丁所遷是一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即盤庚所遷是四者何一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而都者是一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圮是自祖乙前已爲都矣一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乙所遷是一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本妹邑或曰武乙遷焉或曰武丁始都者是計南亳在極東耿城在極西相距雖未二千里要實不止千餘里則殷家之邦畿若是其遼廓乎余曰以周家鎬京方八百里顏師古云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然則周所謂千里乃指國言豈如今路程之里數乎竊以周既然殷何獨不爾（閻徵君四書釋地）

景員維河

鄭箋河之言何也頤煊案隸釋逢盛碑無可奈河吳仲山碑彌介感痛奈河隋龍藏寺碑以何人爲河人河何古字本通用（錢宮詹潛研堂集）

問景員維河毛鄭異解當何所從曰說文員物數也故其義爲均濬哲篇幅隕既長毛亦訓隕爲均景員爲大均幅隕爲廣均蓋七十子相承之故訓後儒競出新意終不如毛傳之正大（錢宮詹潛研堂集）

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

長發

頤煊案讀從下土爲句方外連下句讀據朱子云下土方絕句楚詞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案天問作下土四方較朱子本多四字　武進土[illegible]讀考異）

幅隕既長

毛傳曰幅廣也隕均也王肅述毛曰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見正義）箋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今人謂疆域爲幅圓蓋因此而誤）正義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引之謹案依傳則廣也均也長也三義竝列經當言幅隕且長文義方明何得云幅隕既長乎毛義未爲得也依箋則隕與圓同釋文圓音還又音圓音還則取還繞之義國之疆域無不四面還繞者何待禹廣大之而始然乎古人言地之廣狹皆云方幾里或云廣縱幾里無以還繞言之者音圓則疆域之長短參差往往而有安必其形之皆圓乎箋義亦未安也說文曰幅布帛廣也幅爲布帛之廣非地廣之稱也徧考書傳無謂地廣爲幅者若謂疆域如布帛之幅則幅上當加如布帛之四字而其義始著豈得苟簡其文而直謂之幅乎亦不得如正義所云也今考全詩之例如我稼既同決拾既佽福祿既同降福既多之類句首皆實指其物與事幅隕既長文義與之相似句首亦當實指其所謂既長之事不應空訓之爲廣爲均爲圓也幅讀爲福隕讀爲云古字假借耳福云既長者承上文長發其祥言之福亦祥也言當禹敷下土疆理大國之時商之福祥既已長矣故曰福云既長下文帝立子生商則福長之始也云語助也凡詩弟二字用云字者如卜云其吉曷云能來如云不克彝云不逮之類皆爲語助字或作員玄鳥曰景員維河是也（箋曰員古文作云其所貢于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案云語助也言景然而大者雖何乎則受命而何百祿也鄭釋云爲言失之　泰誓若弗員來員亦語助正義曰員即云也）又作隕此詩幅隕既長是也說經者不察古人假借之例故其說迂曲而難通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帝立子生商

子生商猶言子姓商也帝立其國錫之姓曰子而胙之土曰商傳稱子商（見左氏哀九年）詩稱子姓商詞義正同古音姓生同讀左傳問其姓問其所生也唐風不如我同姓同姓同生也猶同父也春秋蔡公孫歸生公羊經作歸姓是二字可互相假借之證尚書中候曰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禹貢於庶土交正之後即云錫土姓而此頌亦承禹敷下土方爲言然則帝者謂二帝也前篇古帝命武湯後章帝命不違皆指昊天上帝與此異（鄭若說書曰若稽古以稽爲同古爲天箋詩亦云古帝天帝也按湯有天下自是天命不得更言何帝之則天之稱古施於此爲僻其典謨稽古似當以夏史追記之詞爲安然鄭於彼亦非創解蓋古文師說如是故張平子西京賦云[illegible]土同天即用書稽古之語也初學讀其賦而昧其義者多矣　孔檢討經學卮言）

受小球大球　受小共大共

毛傳曰球玉也共法也引之謹案球共皆法也球讀爲捄共讀爲拱廣雅曰拱捄法也書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馬融注曰共法也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引詩受小共大共共一本作拱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蛩讀詩受小拱之拱則詩其字古本或作拱（爾雅拱執也大雅抑篇克共明刑毛傳共執也）拱捄二字皆從手而訓亦同其從玉作球假借字耳此承上文帝命式于九圍言之言受小事之法大事之法於上帝故能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厖所謂式于九圍也荀子榮辱篇曰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臣道篇曰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然則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謂所受法制有小大之差耳傳解球爲玉已與其字殊義箋復謂共爲執玉迂回而難通矣廣雅拱捄竝訓爲法殆本於三家與（王尚書經義述聞）

爲下國綴旒

傳綴表也正義曰綴之爲表其訓未聞（釗）按樂記行其綴兆注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綴兆舒疾注云綴謂鄭舞者之位也是綴爲表行列之物聲義竝與鄭通鄭从贊聲釋名讀纂也（讀即贊字）說文艸部朝會束茅表位曰蕝史記劉敬叔孫通傳索隱引纂文蕝今之纂字則蕝與綴聲義亦近傳訓綴爲表蓋謂綴即蕝之通假也蕝表位之用故引申之即有表識之義呂覽不屈篇云或操表掇以善晞望注表掇儀度也掇又綴之借耳（經義叢鈔　曾釗）

武王載旆　二句

念孫案旆本作發今作旆者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竝引詩武王載發此志上下文所引皆議兵篇文故其字亦作發發謂興師伐桀也豳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律厤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毛詩作旆者假字耳（毛傳訓旆爲旗非也說見經義述聞）據師古注云言湯建號興師本由仁義雖執戚鉞以徵爲先興師二字正釋發字而不言載旆則所見本是發字明矣（王觀察讀漢書雜志刑法志）

毛傳曰旆旗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引詩竝作武王載發（王應麟詩攷引外傳如此今本外傳作載旆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說文引作武王載坺引之謹案發正字也旆坺皆俗字也發謂起師伐桀也（王制曰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月令曰無發大衆）豳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漢書律厤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史記殷本紀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卽本此詩武王載發有虔秉鉞之文史公言把鉞而不言載旆則所見本不作旆可知（王尙書經義述聞）

史記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旆說文引作坺治也荀子引作發坺與發通（公孫弓名坺或作發見檀弓注）與下協韻（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鄭注云茇讀如萊沛之沛沛與旆皆音沛貝反與茇舍音通是旆亦讀爲拔古音通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苞有三蘖莫遂莫達

傳蘖餘也彬謂苞當如實方實苞之苞蘖萌生也盤庚若顛木之有由蘖孟子非無萌蘖之生焉馬融書傳曰顛木而肄生曰枿枿與蘖同顛木而發三蘖則勃然其不可禁矣故曰莫遂莫達莫遂遂也莫達達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實維阿衡

傳阿衡伊尹也箋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釗按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是史記不以阿衡爲官名矣（司馬遷自序稱年二十則誦古文是所據詩書皆古文說也） 君奭稱伊尹保衡與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般同舉伊陟以下皆下名上或冠以氏或以官則尹與衡亦其類也漢書古今人表傳說甘盤並列而不及保衡蓋衡卽伊尹在太甲時爲大保故稱曰保衡耳孫子墨子楚詞皆以伊尹名摯字尹而君奭不稱其名者尹爲成湯大甲之師保當時尊之不名故周公亦仍舊稱歟摯輖也（考工記注輖卽輊字也）輖者前重之義前重則不正平故號阿衡衡平也史記以爲名不云號者殷人質以名爲號（殷本紀集解引張晏云夏殷之王以名爲號）故號亦可爲名此傳云阿衡伊尹也與元王偰也武王湯也文例相同殷本紀載湯之言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以是推之則元王阿衡亦爲號可知又說文人部伊解云殷聖人阿衡也殷上當有尹字連篆文讀之云伊尹殷聖人阿衡也後人不得其理誤以尹爲羨文輒刪之彼云殷聖人阿衡也則亦以阿衡爲名若以爲官名則不詞矣說文詩稱毛氏彼雖非說詩疑亦用詩義也（經義叢鈔曾釗）

殷武

奮伐荊楚

商頌荊楚不知何君越絕有湯獻牛于荊伯之事則其來已久蓋屬在蠻夷世系莫考周初始滅地入中國熊繹其再封也（梁孝廉贊記）

罙入其阻

毛傳曰罙深也箋云罙冒也冒入其險阻各本皆同今按毛鄭異字毛作罙卽說文之𥥍字也鄭作冞卽說文之冞字也二本不同而同之蓋陸氏釋文之過也說文穴部曰𥥍深也从穴从火从求省此義本諸毛傳网部曰冞冒也从网米聲詩曰冞入其阻此其字其義皆與毛異與鄭箋同蓋毛詩固有異本如同一周禮故書而不妨有異許鄭所據毛詩作冞與毛所據作罙固不同與一曰今說文多經後人改竄陸氏所引說文冒也今說文作周行也不可通然則詩曰冞入其阻六字安知非後人羼入許所本無許𥥍下曰深也固卽殷武之毛詩毛傳也鄭於毛詩改字多不云某讀爲某某當爲某此經依三禮之例當云罙當爲冞字之誤也省文不言但曰冞冒也而已魏晉以後不知其字不同冞冒也改爲罙冒也而陸釋文仍之毛鄭同一罙字同面規反不知面規可切冞不可切罙罙當式針反罙可訓深不可訓冒罙深於疊韻得義冞冒於雙聲得義罙而面規切是以冞音爲罙音也罙而訓冒是以冞義爲罙義也一則毛字毛義而非其音一則鄭義鄭音而非其字牛頭馬脯學者習而不察張氏五經文字徑云冞罙音彌上說文下釋文相承隸省見詩由是此錯鑄成矣夫罙者𥥍之隸省一省爲𥦚再省爲罙如㴱之一省爲滐再省爲深也玉篇曰冞亡支切一作𥥍廣韻曰冞武移切一作罙皆未嘗曰一作罙是皆知罙之在侵韵不在支韵至集韵類篇而冞罙𥥍三形同字在支韵蓋襲經典釋文五經文字之誤而然學者莫之或省也讀毛鄭詩者不但當求其義之異亦當求其字之異如可以樂饑毛曰可以樂道忘飢鄭曰泌水之洋洋然饑者見之可飲以療饑樂療各字亦未嘗有樂當爲療之云可證此經罙冞蒙混於陸亂於張而成於集韵類篇今說文有詩曰冞入其阻者淺人所增也開成石經作罙者彼不載鄭箋作罙無誤也但此從毛不從鄭衛門從鄭作療不從毛作樂其例不一今改正釋文云罙式針反毛云深也鄭作冞面規反鄭云冒也說文罙作𥥍冞作冞討唐以前音義必有不誤如是者近刻朱子詩集傳字作罙冒也不罙不冞僉令學者失據漢隸㴱或作滐或作深然則𥥍之隸變必亦作罙作罙可知也毛詩罙字蓋漢魏相傳如此而一切字書韵書不收致毛詩古字付之不可識說文古義付諸不經見寧知說文水部㴱下但云水名而不列㴱淺之義由許意㴱淺本字作𥥍不作㴱也其曰𥥍㴱也此直書毛傳爲以今字釋古字之例如舄下曰誰也亦是

鄭字異毛字者又如以歸肇祀毛云肇始也鄭云肇郊之神位也鄭意肇當爲周禮兆五帝於四郊之兆說文之垗也又如受命不殆毛無傳鄭云不懈怠則毛作殆鄭作怠 肇域彼四海鄭云肇當作兆則毛作肇始也鄭作兆兆域也於此云當作兆其例不一（段大令經韻樓集）

裒荊之旅

毛傳曰裒聚也箋曰冒入其險阻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正義曰言聚荊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家大人曰毛訓裒爲聚聚荊之旅未見戰勝之義鄭曰俘虜其士衆則是讀裒爲俘也於義爲長俘之通作裒猶捊之通作裒也（謙彖傳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裒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集解引虞翻注裒取也爾雅俘取也是俘與捊裒亦同義）傳言聚而不言俘虜箋言俘虜而不言聚正義牽合二說失之（王尙書經義述聞）

勿予禍適

毛傳曰適過也箋曰勿罪過與之禍適引之謹案予猶施也禍讀爲過廣雅曰謫過責也謫與適通勿予過謫言不施譴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趙策曰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新序善謀篇曰令謫過卒分守成皋是過適皆責也禍與過古字通荀子成相篇說刑曰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卽罪過字漢書公孫宏傳諸常與宏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同上）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箋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家大人曰此兼用韓詩說也後漢書樊準傳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是韓詩之極作是則正取則傚之義鄭君先治韓詩故本之以作此箋也齊詩亦作是則匡衡傳齊詩者見漢書儒林傳漢紀元帝紀載衡疏曰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傚效之曰法則曰傚效卽承四方是則而言之也漢紀之文本於漢書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漢紀不同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疏曰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故引詩四方是則以證之則亦法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矣顏師古注曰商邑京師也極中也則所見已是改竄之本當據漢紀以正之後漢書京師翼翼本作京邑翼翼因彼處下文京師字而誤也亦當據漢紀以正之後魏書甄琛傳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魏時齊詩已亾則所引韓詩也白帖七十六兩引詩皆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唐時韓詩尙存則所引亦韓詩也張衡東京賦曰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本於齊韓詩也薛綜注曰京大也大邑謂洛陽也翼翼禮儀盛貌言常爲四方觀翼翼然則齊韓詩說也李善注不引韓詩而引毛詩失之 同上

念孫案此引詩本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乃齊詩非毛詩下文今長安天子之都是承京邑翼翼言之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是承四方是則言之今本京作商是則作之極皆後人以毛詩改之也師古所見本已誤說見經義述聞 王觀察讀漢書雜志匡張孔馬傳

補遺

崧高 以贈申伯 贈增也

詩崧高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傳贈增也釋文作贈送也云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案箋云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則鄭申毛本作增崔集注本是也箋云送之令以爲樂者解所以作誦增益之意非訓贈爲送正義云鄭惟贈送字別則以鄭訓贈爲送與陸本同誤釋文謂王申毛並同蓋王肅改毛爲贈送以異鄭耳正義釋經云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已之美更復自彊不息以增德行又釋傳云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義故云贈增也此言爲深得毛鄭旨矣今徐鉉本說文云贈玩好相送也从貝曾聲此當是後人私改家藏寫本徐鍇說文作贈增也毛許往往相合益可證詩傳之本作增矣 臧茂才經義雜記

瞻卬 時爲婦寺

天官之屬雖有內小臣寺人內豎之別統言之則皆曰寺人瞻卬三章云時爲婦寺是也此寺人卽是巷伯鄭箋以爲二人似太拘 李進士羣經識小

皇清經解卷三之百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百二十　學海堂

詩經羣解彙編雜錄

孔子刪詩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尙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弘謂商臣弒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 舊唐書高宗諸子傳 ○顧處士日知錄

史記謂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誤矣卽刪詩之說亦非孔子攷訂詩篇使之得所則有之刪則未也觀經傳所引詩逸者不及十之一且其辭多雅正亦不在可刪之列其所以逸者或亡於夫子之前非夫子刪之也衞鄭齊陳皆有淫詩夫子不刪所刪者何等詩耶騶虞貍首采蘩采蘋以爲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射節夫子獨刪去貍首何也論語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詩不止於三百而三百是其大數夫子豈取既刪之後以爲言而曰人誦我所刪之三百乎必不然矣 李進士羣經識小

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聖賢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于魯僖四百年閒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 詩譜序正義引 就二說觀之孔子刪詩明矣至宋朱子謂孔子重新整理未嘗刪取

國朝朱檢討錫鬯作詩論因之大抵謂詩亾於秦火或作者章句不齊後之學者從而齊之或樂師曚叟止記其音節而亾其辭是以有逸詩竊謂朱氏之說非也按漢書藝文志云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且詩有子夏敘將謂詩序定于秦火後乎將謂作於秦火前乎如謂定于秦火後詩已亾佚就見存者而編次之則南陔等六篇時已佚去何以詩序獨存乎如謂作于秦火前則詩序如故詩亦如故縱南陔等六篇亾佚亦可數耳且詩之有序猶夫書之有敘也書本百篇亾佚強半而百篇之序存詩果亾佚其序當幸存何獨盡除其亾佚之詩之序而僅存三百十一篇之敘乎是亾于秦火之說非也古者詩之章句悉標著于序之目下觀孔氏正義可見蓋其愼也若人人從而齊之則詩之同異又不特齊魯韓三家矣吾恐漢儒不若是之傎也左氏宣十二年傳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章句篇次不與今同若可從而齊之曷不盡移今之周頌一依楚子所引乎曷不盡取頌之長短不齊者一一齊之乎良以孔子刪定不敢紊也以是知學者從而齊之之說亦非也宋書樂志云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晉書樂志云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存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皆古聲辭是音節存者其詩亦存也則謂樂師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者亦未盡然然則刪詩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複焉爾今試舉羣經諸子所引詩不見于三百篇者一一證之如大戴禮用兵篇引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

德不基嗣武于孫子今小雅之魚藻蓼義商頌之元鳥等篇辭句有相似者左傳襄八年引詩云兆云詢多職競作羅今小雅小旻篇有相似者昭十二年所引之祈招詩今小雅之圻父篇已足賅其義矣若逸周書太子晉解引馬之剛矣等句鄙野已甚直僞託爾荀子臣道篇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與今唐風揚之水篇亦相似凡若此類復見疊出疑皆爲孔子所刪也至若字句小異則引詩者之誤惟大戴禮投壺篇大射詩不見于經爲可疑或音節已亡篇章散佚故未錄入若夫河水即沔水新宮即斯干昔人論說有足取者然則史遷所云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直千古不易之論奚足致疑也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孔子刪詩正詩亡之日也假令當日未經刪定未傳子夏則三百五篇且將散佚無攷所謂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後之人將孰從而求之也耶故謂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皆爲聖人不得已而爲之也可作孔子刪詩辨（趙徵君安賓孫文集）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經典釋文序敘毛公爲故訓時已亡六篇故藝文志云三百五篇（經典釋文三十卷唐陸德明著）羣書所言詩篇之數其由來如此今詩三百五篇外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無辭合之爲三百十一篇自司馬遷有三千餘篇之說儒者遂謂三百十一篇外皆孔子所刪有非之者有信之者毛詩正義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此非之者也（毛詩正義四十卷唐孔穎達疏經典釋文音義詩是此書之名毛是傳詩人姓）呂氏讀詩記歐陽公曰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觀之何啻三千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尙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反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此信司馬氏之說而推闡之也（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呂祖謙著）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三逸詩篇名若貍首（原注射義）驪駒（原注大戴禮漢書注）新招（原注左傳昭公十二年）轡之柔矣（原注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逸周書太子晉解）皆有其辭惟采薺（原注周禮春官樂師注）河水新宮茅鴟（原注河水僖二十三年新宮昭二十五年茅鴟襄二十八年）鳩飛（原注晉語）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原注韋昭）新宮斯干也（原注朱子）鳩飛小宛也（原注韋昭）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愚考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集證周禮大宗伯疏又引見洪範正義）月離于畢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爲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唐棣之華之類（原注論語）王氏所言亦以刪詩爲然也而近人朱彝尊趙翼崔述則力辯刪詩之非朱氏曰詩者不之王兵頵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據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徧爲諷誦竊以皆自當時王朝頒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尙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耳昔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曰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口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重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蒙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師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以獨多也（曝書亭集詩論）趙氏曰孔穎達朱彝尊皆疑古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左傳二書所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衞彪傒引武王飫歌（原注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illegible]周語）及公子重耳賦河水（[illegible]晉語四篇）二條是逸詩而河水一詩韋昭注以爲河當作沔即沔彼流水取朝宗于海之義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一條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之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其間有邱明自引以證其議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詩爲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詩則非專守刪後之本也至如列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則皆在孔子未刪以前也乃今考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條而逸詩不過三條（原注成九年引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襄五年引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襄三十年引詩曰淑慎爾止毋載爾僞）其餘列國公卿自引詩共一百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原注莊二十二年引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八年引周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昭十二年引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昭二十六年引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此之故民卒流亡）又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五條（原注僖二十三年公子賦河水襄二十六年齊國子賦轡之柔矣二十八年[illegible]誦茅鴟昭十年宋以桑林享晉侯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是逸詩僅刪存詩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宜多於刪存之詩十倍豈有古詩則十倍於刪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也況史遷謂古詩自后稷以及殷夏之盛幽厲之衰則其爲家絃戶誦久矣豈有反刪之而轉取株林車鄰之近事以充數耶又如他書所引逸詩惟論語素以爲絢兮句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魚四句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四句禮記射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八句緇衣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八句韓嬰詩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大戴禮驪駒在門僕夫具存四句汲冢周書馬之剛矣轡之柔矣二句其他所引皆現存之詩無所謂逸詩也戰國策秦武王謂甘茂引詩曰行百里者半於

九十秦昭襄王篇客卿造引詩曰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黃歇引詩曰大武遠宅不涉（原注史記作大武遠宅而不涉）范睢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呂覽愛士篇引詩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古樂篇有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之乃爲三象之詩權勳篇引詩曰惟則定國音初篇引詩曰燕燕往飛行論篇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原辭篇引詩曰無曰過亂門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引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皆不見於三百篇中則皆逸詩也按行百里句本古語見賈誼策樹德二句姚本作引書則黍誓也木實二句吳師道謂是古語則非詩也呂覽君君子二句全不似詩將欲毀之四句與國策所引周書將欲敗之數語相同則亦非詩也惟大武遠宅不涉及燕燕往飛數語或是逸詩耳又韓非子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可柰何其句法似詩然曰先聖之言則亦非逸詩也推此益可見刪外之詩甚少而古詩三千餘篇之說愈不可信矣按詩本有小序五百一十一篇或即古詩原本孔子即於此五百一十一篇內刪之爲三百五篇耳尙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之爲尙書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嵩案此見尙書正義）史遷所謂古詩三千者蓋亦緯書所云尙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之類耳惟夷齊采薇及介之推五蛇爲輔之歌孔子訂詩曾不收錄此不可解或以采薇歌於本朝有忌諱而五蛇之事近於誕故概從刪削耶（陔餘叢考卷二）崔氏曰國風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無幾如果每君皆有詩孔子不應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頌豈遂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風雅豈無一二可取孔子何爲而盡刪之乎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玩其詞意乃當孔子時已止此數非自孔子刪之而後爲三百也吳公子札來聘所歌之風無在今十五國外者是十五國外本無風可采不則有之而魯逸之非孔子刪之也且孔子所刪者何詩也哉鄭衛之風淫靡之作未嘗刪也絲麻菅蒯之句不逸於縞衣茹藘之章即棣華室遠之言亦何異於東門不即之意此何爲而存之彼何爲而刪之也哉況以論孟左傳戴記諸書考之所引之詩逸者不及十一由此觀之

孔子原無刪詩之事古者風尙簡質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寫之其傳不廣是以傳者少而逸者多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頌之逸者已多至孔子二百餘年而又逸其七是故世愈近則詩愈多世愈遠則詩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數或此外雖有而闕略不全則遂取是而釐正次第之以教門人非刪之也（洙泗考信錄卷五）宋葉適習學記言近人王士禎池北偶談所論大略相同然於事理皆有所未安朱氏推原詩逸之故但可解章句之闕略者耳三百五篇外逸詩甚多何以不盡遺忘趙氏備列羣書所引逸詩謂不及刪存詩一二三十分之一此但就現存之書計之也古詩之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而不傳於今者其中豈遂無之則一二三十分之一未足盡逸詩之數況所列逸詩正多罣漏除前文所有外今備錄之左傳宣公二年我之懷矣自詒伊慼禮記檀弓下篇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坊記篇相彼盍旦尙猶患之緇衣篇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射義篇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又見大戴禮投壺篇周禮注諸侯以貍首爲節儀禮注貍首逸詩曾孫也）大戴禮記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今本大戴禮無此文引見漢書王式傳注又見文選馬融賦曹植責躬詩應休璉與滿公書注）文用兵篇魚在在藻厥志在餌孟子梁惠王下篇畜君何尤國語周敬王章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逸周書太子晉解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此師曠歌）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此太子晉歌）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國子賦之杜注逸詩也見周書）家語六本篇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管子小問篇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名我居墨子所染篇必擇所堪必謹所堪非攻中篇魚水不務陸將何及列子湯問篇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莊子外物篇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荀子王霸篇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臣道篇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天論篇何恤人之言兮解蔽篇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又云墨以爲明狐貍而

倉正名篇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漫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法行篇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戰國策秦昭襄王篇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趙武靈王篇服亂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說苑尊賢篇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權謀篇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史記商君列傳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漢書武帝紀元鼎元年詔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後漢書楊終傳皎皎練絲在所染之晉書束皙傳羽觴隨波列女傳辯通類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集韻倭人如蝉（以上逸詩凡前文所引未全者皆備錄之）凡此所錄諸詩皆在三百五篇之外者至於采薇五蛇二歌其辭與三百篇不類疑是戰國人之作既不采於太史孔子豈能錄之一詩有一序其數相若三千餘篇不可信五百一十一篇又何所徵尙書緯出於史記之後語多荒誕三千二百四十篇之書不可以之例詩也崔氏謂孔子無刪詩之事所得止有此數然則三百五篇外何以復有逸詩惟此外闕略不全之說於事理宜然大抵世儒所論皆以孔子於詩一似昭明太子之文選但因其辭意爲去取而不知古人之詩皆樂之辭君卿大夫之所作無論矣即里巷之歌謠天口而出者和之以器無非樂也雖不和之以器亦可云無器之樂也史記之書謬誤固多皆有因而然從無鑿空妄說者考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云云史記所謂古詩三千餘篇者蓋太師所采之數迨比其音律聞於天子不過三百餘篇何以知之采詩非徒存其辭乃用以爲樂章也音律之不協者棄之即協者尙多而此三百餘篇於用已足其餘但存之太史以備所用之或闕詩三百誦詩三百皆孔子之言而此未有綜計其數者蓋古詩不止三百五篇東遷以後禮壞樂崩詩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無與於絃歌之用孔子自衞反魯而正樂釐訂沐黜定爲此數以教門人於是授受不絕設無孔子則此三百五篇亦胥歸泯滅矣故世所傳之逸詩有太師比音律時所棄者有孔子正樂時所刪者所采既多其原作流傳誦習

後人得以引之是則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乃太師所爲司馬遷傳聞孔子正樂時於詩嘗有所刪除而遂以歸之孔子此其屬辭之未密或文字有脫誤耳然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知非獨取其辭意已通志樂略第一　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篁每正旦大會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之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汙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繫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繫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衞反魯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繫也通志二百卷宋鄭樵著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經籍考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逸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朋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宋馬端臨著　鄭氏作詩辨妄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盡削去之而以已意爲序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二　其通志樂略謂齊魯韓毛各爲序訓以說相高亦是辨妄之意其謂南陔等六篇爲笙詩有聲無辭與毛鄭義異惟論孔子正樂於詩專取其音得詩得聲爲三百篇得詩不得聲則置之而爲逸詩所以甚譏馬氏之說意在伸序其論錄詩刪詩則但就詞意爲言而不及音律樂竊以爲詩必兼辭聲義三端而始全先有意而後能爲辭有意則義在其中徒有辭而不能叶之於聲則是記序議論之文而非樂章矣太師及孔子所錄則三端皆全者也史記謂取其可施於禮義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參以鄭氏馬氏所言則於事理允協三百篇後變而爲離騷又變而爲樂府爲詩餘爲詞曲其初亦三端皆全而爲樂也久之而音律盡失後之效爲諸體者亦如作詩之徒有其辭而無關於樂惟南北各曲以優人演爲戲劇之故辭與聲協愈出愈奇而義不可訓樂之遷流一至於此而孔子所正者遂不可復考猶幸三百五篇具在誦而法之學者其可忽諸王進士說緯

詩古文今文

毛詩爲古文齊魯韓爲今文古文多假借故作詁訓傳者以正字釋之若今文則經直作正字今拈示數則於此俟嗜學者推闡之毛詩芃蘭能不我甲傳甲狎也韓詩作能不我狎釋文　毛詩小旻是用不集傳集就也韓詩作是用不就韓詩外傳卷六　毛詩鴛鴦摧之秣之傳摧莝也韓詩作莝之秣之箋云摧今莝字也釋文云莝韓詩云委也故知韓詩今作莝兩訓爲委　毛詩大明俔天之妹傳俔磬也韓詩作磬天之妹釋文正義　毛詩邱中有麻將其來施施顏氏之推云江南舊本悉單爲施傳施施難進之意韓詩作將其來施施顏氏家訓　是今文皆以詁訓代經也鏞堂謹案毛詩抑洒埽庭內傳洒灑也韓詩作灑埽庭內見韓詩外傳卷六毛詩宛邱子之湯兮傳湯蕩也三家詩作子之蕩兮見楚辭章句卷一　然韓詩防有鵲巢誰侜予娓娓美也釋文　毛詩作誰侜予美又疑韓詩爲本經恭毛詩四家毛爲最然三家各有傳授其足互相考正者不少但存乎好學深思之士耳臧茂才經義雜記

鄭衞非淫詩

胡紹安問朱子以鄭衞詩皆淫奔而後儒非之謂夫子刪詩安有取淫奔之詩以誨世淫者乎是祖朱子者又倡爲三百篇詩不必夫子所刪定如宋史儒林傳載王柏之言謂今三百篇非夫子三百篇也夫子之詩既燬于秦火矣漢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見見前時所傳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而未盡滅者遂取以補亡而世不辨其非也其後金仁山祖述其說郎明王陽明茅鹿門輩亦傳道之

鄭衞非淫詩豈小序所能辨但當就經書一詩求之夫詩三百篇原不必果夫子所刪定雖其說出于孔子世家與班氏藝文諸書而予不謂然者論語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則在夫子未刪定時原是三百未有夫子自刪而可以自定其數且歷歷自稱者也況三百篇什名目前後次第見于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時皆與今本三百並同此在夫子未刪定以前事也特是鄭衞之詩則在春秋所傳與他經所見不特夫子刪後與今本同即夫子刪前凡所引詩皆與今本無以異並非里巷浮薄可增入者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引將仲子詩左傳晉韓宣子聘衞衞侯賦淇澳宣子賦木瓜詩鄭伯享趙孟于垂隴鄭良霄賦鶉之賁賁詩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詩衞孫林父逐衞君及衞君返國晉侯反爲孫林父而執衞君鄭子展賦將仲子兮詩韓宣子至鄭鄭六卿餞之宣子請賦詩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則朱子所稱亦幾幾盡之然且表記引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又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又曰心之憂矣于我歸說坊記引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又曰我卜爾筮爾無咎言郎以經證經凡在經以外者皆不之及而其爲鄭衞之詩明明見之今本者且如是也王柏金履祥愛憎之口而陽明鹿門究非經儒故爲其所惑宜矣毛檢討經問

今詩乃出漢儒之所綴緝

又問王柏之言果無據矣今明儒有程篁墩者據漢書劉歆

傳云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推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漢儒之所綴緝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其說何如

夫漢書未易讀也據劉歆讓博士文本欲使毛詩古文尚書皆立學官故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于屋壁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謂亡詩義但有屬讀也）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謂詩與春秋士禮諸經皆立學官置博士有經文而無師說）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謂賈生說經）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謂說經之師非造經者）當此之時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謂不能全說或說雅或說頌爲者說也孟子固哉高叟之爲詩謂說詩也）則是歆所讓者謂詩說駁雜當立毛詩于學官以爲經師豈可刪詩禮春秋先師諸字而單存頗有詩三字以誣之曰詩亡乎夫所謂盡者窮也卽窮經也窮其訓故章句與傳讀也晉獻曰盡其敵謂窮敵非造敵也爲者學也說也論語曰爲周南召南謂學而說之非使其綴輯二南也況既讀歆傳必當全讀傳文既讀漢書亦不當止讀歆傳漢書藝文志云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詠不獨在竹帛故也是明云三百五篇秦未滅也又儒林傳東平王式爲昌邑王傅昌邑以淫亂見廢羣臣皆伏誅獨式繫獄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曰臣以三百五篇朝夕授王是以三百五篇諫故無諫書又明云三百五篇在漢代儒林所朝夕授受未有差也是以漢儒申公在高帝之時與楚元王同受詩齊人浮丘本周秦間經師而申公授兔中徐公及許生徐公與許生又授之東平王式此王式三百五篇直受之周秦間者雖此後轅固爲景帝博士韓嬰爲文帝博士各有師說分之爲齊魯韓三家之學而此三百五篇則在孝武前並無同異惟毛亨毛萇其說後出故劉歆于成哀之閒思立學官因責博士作此文而乃謂三百五篇綴緝於孝武之時過矣（同上）

詩序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朱子日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豔妻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顧氏日知錄）

王氏困學紀聞引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小序至此始行近儒陳啟源始非之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逸樂此魚麗序也班固東京賦德廣所及此漢廣序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可謂非漢世耶吾友惠定宇亦云左傳襄廿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序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一字不異何得云至黃初始行于世耶愚謂宋儒以詩序爲衛宏作故葉石林有是言然司馬相如班固皆在宏之前則序不出於宏已無疑義愚又攷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卽小序說也唯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詩人之志見乎序舍序以言詩孟子所不取後儒去古益遠欲以一人之私意窺測古人亦見其惑已（錢宮詹養新錄）

詩大小序

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齊魯韓三家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眞而魯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隋書經籍志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衞敬仲又加潤益經典釋文序錄孔子旣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漢興魯人申公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齊人轅固生作詩傳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毛詩者出自毛公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原注一云名萇）一云子夏傳曾申（原注字子西魯人曾參之子）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原注鄭氏詩譜云子思之弟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後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注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樸案毛亨之名始見於此）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吳陸璣著）詩有齊魯韓毛四家其傳授源委如此釋文所紀子夏傳曾申一條與陸疏正同陸璣爲三國時人（樸案陸璣之璣从玉非字士衡之陸機）其書在釋文之前當得其實釋文所紀傳詩次序雖有兩說而源皆出子夏遞傳至毛公作訓詁傳者大毛公亨非小毛公萇也唐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詔譔五經義訓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命付國子監施行（見唐書顏師古孔穎達二傳）其毛詩正義四十卷用毛亨傳鄭元箋而穎達等疏之首篇關雎之前有序其文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

袖海山房校印

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容齋隨筆卷十一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爲衍字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鄭氏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序止經典釋文卷第五舊說云起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以上皆釋文語朱子作詩序辨說以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其餘首尾爲關雎之小序案毛詩正義自關雎以後每詩一篇即有一序皆謂之小序此大序小序之分也作序之人自詩譜外王肅以爲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注范蔚宗以爲衞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後漢書儒林傳魏徵等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衞宏又加潤益隋書經籍志韓愈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見升菴經說卷四成伯璵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唐書藝文志成伯璵毛詩指說一卷王安石以爲序乃詩人所自製宋史藝文志王安石詩義二十卷程子以爲小序國史之舊文大序孔子所作玉海藝文門伊川詩說二卷蘇轍以爲衞宏所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蘇轍詩經集傳二十卷王得臣以爲首句孔子所題王得臣塵史二卷曹粹中以爲毛傳初行尚未有序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師說宋史藝文志曹粹中放齋詩說三十卷鄭樵王質以爲村野妄人所作宋史藝文志鄭樵詩辨妄六卷王質詩總聞二十卷作序之人說者不一然序傳自毛公毛公之學出於子夏自唐定正義以後惟宋歐陽修撰毛詩本義爲論以辨毛鄭之失猶未甚立異同迨鄭樵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說朱子詩集傳其初稿亦用小序後與呂伯恭祖謙相爭遂改從鄭漁仲樵廢小序故有辨說或小序而集傳未及追改如豐年緇衣等篇者淳熙間漁仲書爲周信道孚所駁旋即散佚惟詩集傳自元延祐定科舉法用以取士遂承用至今見困學紀聞集證卷三然大序小序亦尚有辨考古編卷二詩序世傳子夏爲之本無確據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大師摯之徒奏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及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敍列其詩文之義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按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其本[illegible]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至他序失當則有昭然不可掩者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旻之詩以旻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與蕩蕩上帝了無附著於召旻又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不知閔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類有之又如絲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綴其下自是援引他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然則不能辨明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諭深見古詩底蘊學者無敢信矣范傳衞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所序者毛傳耳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幷無別然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氏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古嘗合編毛公分冠鄭氏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以鄭氏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然自異分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太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爲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商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苟使非國史隨事紀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爲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一二語著合爲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發者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於討求遂釐別諸序各寘篇首而後衞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今詩之著序三百一十一篇龔遂諫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璇璣鈐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采定數故長孫無忌並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適概成說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喉襟也歟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不至於漫然無統河間獻王多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學至自即其國立博士以教亦爲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於天子學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衞宏鄭衆賈逵鄭元皆篤嗜傳習至爲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古序之來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云爾毛亦未必能得的傳而眞知其出於何人鄭氏直指古序以爲子夏則因仍毛語無可疑也考古編卷二宋程大昌著程氏之分大序小序與釋文舊說朱子辨說並異以發序兩語爲小序兩語以外續而申之者爲大序小序出於國史爲古序大序綴於衞宏非子夏所爲蓋古本自關雎后妃之德至關雎之義也統冠於關雎篇首爲關雎序葛覃以下篇首之序與關雎一例無大小之分至是而大小序之說凡有三焉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經籍考石林葉氏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程頤據者孔子授子夏而傳是亦嘗經孔子所取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案葉氏所指乃東晉古文僞書）易有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況詩皆記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爲而謂衞宏能之乎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衞宏略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爲孔子者無謂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爲之於理爲近（案葉氏語止此）詩書之序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至朱文公解經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知文王受命作周之詩贊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贊矣蓋古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舍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衞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顚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鴟鴞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熟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且夫子嘗刪詩矣所取於關雎謂其樂而不淫則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其多如此夫子猶存之不知所刪何等之篇也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能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詞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詩發乎情者也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知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義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刺奔溱洧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爲美齊桓不以采葛爲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不以褰裳爲思見正不以子衿爲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爲閔無臣而俱指爲淫奔謔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衞之詩未嘗不施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子信之何耶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寘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疵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案以上節錄馬端臨說）馬氏之後楊愼（升菴經說）毛奇齡（白鷺洲主客說詩）王士禎（池北偶談）皆不以朱子詩集傳爲然然不如馬氏所辨之詳毛詩之立於學官雖後於齊魯韓三家（漢書儒林傳贊平帝立毛詩）而以河間獻王好之故相傳不絕詩序傳自毛公而實出於毛前程氏謂發篇兩語爲古序所見甚卓石林葉氏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多乖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鳲鳩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詩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傳未出孟子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氏先與之合不謬之源

流子夏可乎（見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偸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偸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辨（岩案止齋陳傅良也）朱彝尊經義考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衞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柏舟爲衞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歸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未必有序（岩案王應麟詩考一卷於齊魯韓三家遺說皆采摭羣書所引以存梗概朱氏本而推廣之）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於三家也惟其序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㨿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衞宏夫毛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齊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俟宏之序以爲序乎又案蔡邕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與毛詩雖繁簡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岩案獨斷二卷漢蔡邕著）意者魯詩毛詩風之序有別而頌則同邪十駕齋養新錄卷一王氏困學紀聞引葉氏云（經義考引葉夢得）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君子遠小人蓋小序至此始行近儒陳啓源非之云司馬相如難蜀郡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此魚麗序也班固東京賦德廣所及此漢廣序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可謂非漢世邪吾友惠定宇亦云左傳襄廿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獵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及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一字不異（岩案互有詳略何非一字不異也）得云自黃初始行於世邪（岩案惠棟九經古義十六卷其錄在卷六所辨乃惠仲云）愚謂宋儒以詩序爲衞宏作（岩案衞宏作詩序見後漢書儒林傳及經典釋文不始於宋儒也）詆葉石林有是言然司馬相如班固皆在宏之前則序不出於宏已無疑義又攷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則小序說也惟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詩人之志見乎序舍序以言詩孟子所不取後人去古益遠欲以一人之私意窺測古人亦見其惑矣（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十近人錢大昕著）自宋人盡廢詩序後辨論紛如聚訟即關雎一篇如程氏所說但取關雎后妃之德也二句爲古序而風之始也以下爲衞宏續申其中精言奧理恐非宏所能爲釋文所分於語意殊爲割裂且必變易毛鄭之舊別立總序之名另爲一篇古書亦無此體伊川程子謂大序非聖人不能作當指釋文所分而言前此固無大序之名也其間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數語程氏所譏甚當然原序閎深雋美即關雎一篇以括三百十一篇之旨蓋孔子所錄者周詩而附商頌於後周之受命始于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文王之化也化始於二南關雎乃周室最初之詩而其體爲風即論時代亦當爲首冠關雎于二南自當冠國風於雅頌此關雎之序所以能括三百十一篇也詩分三類（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語）孔氏疏一國之事諸侯之詩爲風天下之事天子之詩爲雅成功告神爲頌作者非一人自有此序則三百十一篇如出一手關雎爲其綱領其餘皆屬節目可以想文王由近及遠之化程子之言詎不可信歟古有采詩之官獻之大師以聞於天子（見漢書食貨藝文二志）有一詩即有一序以著作詩之由程氏所謂古序是也詩既見錄播之於樂而復用以造士其序與之並傳孔子正樂取而訂之以授子夏遞傳至毛公惟其有序始知指意之所歸不然孔子距作者已遠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然則發篇兩語爲古序出於國史確然無疑鄭氏所謂古嘗合編毛公分冠者殆即此也關雎一序或經孔子聖裁其餘各序續而申之者由子夏以至毛公又由毛公以至鄭氏相傳解說各有潤益古人授受多憑口耳其間語音乖異記誦譌脫者有之即載之簡編豈無差謬於是鄙淺附會之言得其擴入程氏詆其倒易時勢舛誤本文自非妄論然其源出自孔門典型終在似當仍從毛鄭舊本次第不必有大小序之分但如馬氏所言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可也秦火以上之書其例多不整齊尚書分典謨訓誥誓命六體然如汨作九共禹貢盤庚之類不題以此名左傳於一人之身名字氏族官邑諡號錯雜而書呂氏春秋分十二紀八覽六論而所隸諸篇不與總目相應其序意一篇本敘著書之由如後世作者之自序乃不冠於篇首不附於篇末而綴於季冬紀後史記諸侯世家吳太伯齊太公之類以始封之君標題管蔡陳杞晉楚諸國則否管蔡後附以曹而不著其目列傳中或題姓名或題官爵初不畫一其他似此者甚多關雎一序能括全詩而不別爲一篇古人之文似拙而實巧似疎而實密類多如此困學紀聞卷三原注溪水李氏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升菴經說卷五華谷嚴坦叔曰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純乎雅之體者爲大雅乎風之體者爲小云云序以政分大小李氏嚴氏以體分大小作序者非不辨詩體以其無關要義故不言耳詩有商周序但言周而不及商孔子生於魯故錄魯頌於周後其先本殷人故錄商頌於魯後不綴一辭而其意自見後世史官述其家世爲序傳附之篇末豈直化工與畫工之別哉

王進士說緯

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

鄭漁仲云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棣案左傳襄廿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詩正義引之）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詩一字不異何得云至黃初時始行于世耶漁仲又謂詩序作于衞宏漁仲亦臆說（惠徵君九經古義）

朱子駁詩古序辯

鄉先生毛稚黃氏說三百篇無淫詩予著之詩古序雖或不盡出卜子（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指爲衞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大要漢儒去古未遠必確有所師承而漢之傳詩者四家自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玄作箋謝曼卿亦受諸毛公而傳賈徽衞宏賈逵之徒毛學遂

孤行於世其所以孤行至今者必可以兼浮邱轅固韓嬰三家之學而獨成其是者也今朱子於十五國風强半駁之何所據依而然孔子於鄭謂其聲淫非以詩也所謂鄭聲好濫志是也考之古序如將仲子刺莊公也遵大路思君子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蘀兮狡童皆刺忽也褰裳思見正也丰東門刺亂也風雨思君子也子衿刺學校廢也揚之水閔無臣也出其東門閔亂也野有蔓草思遇時也溱洧刺亂也吾觀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而宣子喜之其非淫詞明也不然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賦詩而伯有爲戮夫非以牀笫之言踰閾乎哉嗚呼明於思無邪之旨亦可信三百篇無淫詩其說爲不誣 馮景解舂集

讀詩序禮經二注

詩序曰關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敎故繫之召公鄭注云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各本皆無文王字惟殿板引蜀石經有之愚初不謂然以太王王季正蒙上諸侯言若文王受命則所謂王者似不當仍系之諸侯也既讀禮經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注云昔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敎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敎以受命燕禮遂歌鄉樂注同皆以周南召南分屬文王及大王王季與今本詩序注無不合矣既又讀鄉射禮合樂周南召南注云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敎俗本無此四字李如圭本有之明嘉靖本有之今黃丕烈所藏宋板經注有之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四字惟李如圭本有之乃宣周南之化周南下各本衍召南二字惟李如圭本無之推求其故蓋俗本作躬行以成王業注去召南之敎四字併入於此耳其書本復古者則又但增召南之敎四字於上而不知刪此召南二字惟李本乃爲最善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據此注與飲燕注略異蓋彼舉其大凡此爲詳悉文王未三分有二未受命爲王亦居岐山之陽行召南之敎亦諸侯之風也召南詩序四言文王兩言召伯固與周南皆文王之詩云先王之所以敎者本其流風善政之所由來起於大王王季緜之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其意一也然則注詩序云斥大王王季文王正與鄉射注合李善注文選毛詩序全用鄭注作斥大王王季文王也知古本如是倘無文王二字則召南十四篇豈專爲大王王季而作乎因是言之周南言后妃之德者謂文王受命以後之大姒也召南言夫人之德者周姜大任文王未受命時之大姒皆是也詩譜云初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夫后妃夫人之德皆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也故約之曰先王之所以教文王一人而兼王者諸侯之風故大姒一人而兼后妃夫人之稱朱子詩集傳乃以鵲巢采蘩之夫人係之南國諸侯顯非序意而又云關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小序之言得之矣豈不誣哉序分王者諸侯之風鄭從禮作詩譜則曰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此非有異說也有聖人之德宜爲王者有仁賢之德宜爲諸侯文王之德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極盛矣宜乎受命作周矣周南召南其地皆由岐下而南國也其君皆主文王也其風之氣象有小大焉大師陳詩非分之於地非分之於人於其詩之氣象分之而已矣 段大令經韻樓集

墨子引詩

墨子尙賢篇中引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予爵序與形近而義通呂氏春秋務本篇引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此皆在齊魯韓之前 臧拔貢經義知新記

周詩周正一

詩豳風七月小雅十月四月周頌臣工四詩所言時月朱子指爲夏時因有援此以說春秋謂春王正月爲建寅之月者詳玩詩文惟七月主夏時餘俱周時也序云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夫后稷先公皆夏時諸侯周公述后稷先公以告時君故就夏時立說如言七月八月之類是也其于十一月十二月則避不成辭故就陽生而言曰如言一之日二之日之類是也十月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首章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朱子云十月以夏時言蘇氏謂十月純陰故稱陽月日有食之陰壯之甚也古尤忌之予謂不然昏義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是凡日食皆爲變也故春秋必書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左傳稱唯正月之朔正月巳月也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其餘則否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太史曰正月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詞由是觀之日食皆爲災而在正陽巳月爲尤甚未聞以純陰亥月並言也班固五行志釋正月爲正陽純乾之月杜預亦云正月正陽之月也夏四月周六月蘇氏誤分正陽二字以正爲巳月陽爲亥月而附會此詩以爲夏正之十月不唯不合班杜且違左傳特異正月不異餘月之義故知十月之交卽周建酉之十月不必指爲夏正之十月也當是時幽王失道亂亡已徵西周震矣三川竭矣岐山崩矣豔妻煽處災變頻仍而主昏日甚忠臣義士痛結于中無可控告適因日食之變遂舉爲諷刺之端以抒其憤懣不平之氣遑計其月之爲陽與非陽災之尤甚與非尤甚也哉愚以爲卽無此日食西周亦必亡其詩必別有所託以爲端也奈何泥十月之爲亥月耶四月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據此則其詩所言時令乃周時非夏時也何以見之就夏時以言則順序而無愆不足以寓其隱刺惟于周時則見其乖錯反常爲災實甚故所謂四月卯月也六月巳月也卯月爲首夏至于巳月宜漸暑矣而反若暑之既往陽奇不勝陰慘外紀載幽王九年有六月隕霜之異詩有正月繁霜之變殆其時乎所謂秋午未申月也時陰始微萌陽猶盛達炎暑未退涼風尙遠乃反淒淒然至百卉之且腓吾知其戾矣所謂冬酉戌亥月也時宜漸寒而日反烈烈非愆陽乎臣工序曰諸侯助祭遣于廟也朱子云戒農官之作吾讀其詩上云維莫之春下云如何新畬則莫春非寅月而何若以爲夏之三月則歷稽經傳告戒農功未有如此之晚者說者泥于來牟將受二言以爲此建辰之月不知以爲將受猶是方來而未熟之詞言之于辰月可言之于寅月亦無不可也學者知四詩皆周正而後可與言詩而後可與言春秋

周詩周正二

朱子釋論孟言時月者皆從周正獨詩註皆言夏時蓋其晚年有周正不改時月之說謂論孟註爲未定之言嘗以語門人晏淵故蔡氏書註亦受意于朱子而于商書之元祀十有二月周書之十有三年春皆以夏正言之自是而後主夏時以言春秋者若程時叔之本義黃東發之日抄皆本詩書之註晏氏之傳力言周無改月改時之事嘵嘵武有天下改正建子則周人之詩

[illegible]不從周正者如六月小明朱子就夏時言予謂朱子于六月援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以見此六月興師爲急予獵猶夫司馬法所言夏卽令指夏時之夏然謂此六月爲周之六月亦夏時之四月也庸非夏乎夏正周正均皆夏也則興師皆爲急務矣奚必泥夏時而爲說邪小明首章云二月初吉次章云日月方除三章云日月方奥朱子釋爲夏正子除日除舊生新于奥曰暖夫夏時之二月卯月也何舊可除何新可生且時方仲春安得爲暖故知此二月乃周正建丑月也所謂日月方除者除有去義子月中日南至丑月則日去南陸而行北陸也日月方奥者奥室西南隅也堯典冬時厥民隩謂亥子丑三月氣寒民聚居室內周正二月正堯時季冬民皆隩處之時日月正當大寒之候也況采蕭穫菽夏正九月十月事也而詩言歲暮非周正而何朱子于諸詩皆以夏正言故于二詩亦從其類蓋其晚年所見之偏後之儒者舍其論孟不刊之說堅守詩注傳說之言紛紛致辨使湯武改正大義反因之而晦亦可謂不善承師說者矣 萬處士學韙質疑

詩答張炳問

問 正樂正詩或分爲二或合爲一先生謂正詩乃正樂中事蓋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懸不應用於諸侯曲懸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詔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泠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最大者在雅頌之失所此最爲詳盡曲當唯是雅頌之所先生歷舉左傳大戴投壺幷石林葉氏竹村馬氏以及毛傳異同幸科分而條晰之 張炳

答 今人所共知者如左傳甯武子之湛露彤弓其一條也叔孫穆子之肆夏文王其一條也是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蘋采蘩伐檀白駒騶虞也又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按投壺之文最古故列於經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者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貍首據康成以爲曾孫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亦列之雅不可曉者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亦列之雅不可曉者四也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溷於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溷於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溷於變雅猶之可也遂溷入於正雅不可也至若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則康成以爲商頌者謬齊者三代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投壺亦竟指爲雅詩不可解者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固不僅如左傳所云也攷之漢晉之世尙仍投壺之說用之廟堂是孔子雖曾正之而世莫知改可歎也若石林葉氏之言尤前人所未發者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之以爲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幷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之以爲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此蓋本於劉炫以正杜預之謬而以解雅之失所最精袁清容曰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於何草不黃矣鹿鳴至於菁莪皆美詩何言乎周德之衰乎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於召旻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者小雅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按清容似未見石林之說而適與之合然諸書所言皆是雅之失所若頌之失所則石林亦頗鶻突愚以毛傳攷之絲衣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賚武又先於桓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所也而尤善者竹村馬氏之言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而何以溷入於雅天子取以享元侯乎是必舊時沿習如此故穆叔雖知禮不知其非穆叔尙然況其餘乎蓋魯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之夾漈曰南溷於雅猶之可也頌溷於雅不可也 全祖望經史問答

變雅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爲變雅乎采芑傳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正義曰名生於不足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曲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如韓奕之篇尤侈一傳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固不待溺水之憂祈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顧處士日知錄

毛詩經二十九卷

毛詩卷第一正義曰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與經別也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倂何卷也引之謹案毛詩經文當爲二十八卷與魯齊韓三家同其序別爲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志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前六十篇爲六卷後十四篇爲一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前二十篇爲二卷後十一篇爲一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周頌三十一篇每篇一章視國風小大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倂爲一卷也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以爲卜商作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楊震傳注引韓詩曰蝃蝀刺奔女也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經連引蓋韓詩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夫移之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序冠篇首則不別爲卷矣毛詩序則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曰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本經則以諸篇之序合編爲一卷明甚經二十八卷序一卷是以云二十九卷也毛公作傳分周頌爲三卷又以序置諸篇之首是以云三十卷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毛詩毛字

毛詩正義毛字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閒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頤煊案史記漢書引詩皆稱詩曰不稱毛詩說文自序其稱詩毛氏注中引詩亦皆稱詩曰無毛字唯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卽河間獻王所加之本 經義叢鈔洪頤煊

毛傳文例最古

十三經中惟毛詩傳最古而最完好其詁訓能委曲順經不拘

章句俗儒不知而私改者唐以前已不免矣茲偶舉數則以質通經學古者焉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如擊鼓憂心有忡傳憂心忡忡然淇奧赫兮咺兮傳赫有明德赫赫然芄蘭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邛中有麻將其來施傳施施難進之貌中谷有蓷條其歗矣傳條條然歗也黃鳥惴惴其慄傳慄慄懼也匪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韓詩略同有經重文而傳一字者如公劉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有客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爾雅釋訓云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與毛傳異孔仲達合爲一非是有經分而傳合者如旄丘瑣兮尾兮傳瑣尾少好之貌泉水載脂載舝傳脂舝其車北風其虛其邪傳虛邪也女曰雞鳴將翱將翔傳閒於政事則翱翔習射子衿挑兮達兮傳挑達往來相見貌卷阿有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常武匪紹匪遊傳不敢繼以遨遊也有客有萋有且傳萋且敬慎貌有經合而傳分者如定之方中騋牝三千傳騋馬與牝馬也淇奧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防有鵲巢中唐有甓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七月以伐遠揚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生民自土漆沮傳漆水沮水也以興嗣歲傳與來歲嗣往歲也蕩疾威上帝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時邁明昭有周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閟宮奄有龜蒙傳龜山也蒙山也保有鳧繹傳鳧山也繹山也有經省文而傳補者如生民烏覆翼之傳一翼覆之一翼藉之臧茂才經義雜記

毛詩異字攷杭州府學生王茂才澍晉

經書古人多通用字齊韓魯三家詩與毛詩字異者亦多通字也然人見三家詩字與毛詩異不知毛詩中亦多諠同而字不同之處也周南葛覃害澣害否害何也邶風雄雉曷云能來小雅漸漸之石曷其沒矣曷亦何也害曷二字通召南采蘩薄言還歸小雅黃鳥言旋言歸還旋二字通召南蔽芾甘棠毛傳蔽芾小皃大雅卷阿云茀祿爾康矣毛傳茀小也芾與茀字通召南召伯所憩憩息也谷風伊余來塈大雅假樂民之攸塈民勞汔可小愒塈愒皆息也說文無憩字玉篇憇息也憇即塈字說文心部愒息也徐鉉云今別作憩非是愒爲本字憩憇亦與愒通召南寔命不同大雅韓奕實墉實壑寔實二字通召南委蛇委蛇通作佗佗鄘風偕老委委佗佗字作佗邶風柏舟耿耿不寐耿通作熲爾雅熲光也小雅無將大車不出于熲字作熲邶風綠衣俾無訧兮鄘風載馳許人尤之訧尤二字通邶風燕燕瞻望弗及魯頌閟宮魯邦所詹風俗通引作瞻瞻詹二字通邶風日月報我不述爾雅作不遹云不蹟也釋文引孫炎云遹古述字大雅遹駿有聲字作遹邶風谷風不我能慉慉養也與畜同小雅蓼莪拊我畜我字作畜邶風旄丘狐裘蒙戎春秋傳作尨茸商頌爲下國駿厖荀子引詩作駿蒙尨厖蒙字通邶風泉水不瑕有害傳訓瑕爲遠是瑕通作遐小雅隰桑遐不謂矣字作遐衛風氓云無食桑葚魯頌泮水食我桑黮葚黮二字通邶風靜女愛而不見說文引此詩作僾僾訓爲隱大雅烝民愛莫助之傳愛隱也正義曰釋言文釋言作僾是愛僾二字通鄘風鶉之奔奔左傳禮記引作賁賁小雅白駒賁然來思釋文云徐邈音賁爲奔是賁奔二字通王風中谷條其歗矣歗蹙口出聲也召南江有汜其嘯也歌亦作嘯字通鄭風佩玉將將小雅采芑八鸞瑲瑲大雅韓奕八鸞鏘鏘將瑲鏘三字皆通鄭風東門之墠有踐家室毛傳踐淺也秦風小戎俴收毛傳俴淺也踐俴二字通齊風東方未明折柳樊圃小雅營營青蠅止于樊樊藩也大雅板之詩价人維藩字作藩樊藩二字通唐風蟋蟀歲聿其莫聿與曰通小雅角弓見晛曰消大雅抑曰喪厥國釋文引韓詩皆作聿字蟋蟀歲聿其逝逝與噬通有杕之杜噬肯適我釋文引韓詩噬作逝字秦風小戎虎韔鏤膺韔弓室也鄭風抑鬯弓忌鬯亦弓室也韔鬯二字通陳風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王逸楚辭注引此詩作蕩湯古蕩字齊風魯道有蕩大雅蕩蕩上帝字皆作蕩陳風東門之楊明星晢晢小雅夜如何其庭燎晣晣晢晣二字通陳風月出佼人僚兮佼人美人也字通作狡鄭風山有扶蘇乃見狡童又彼狡童兮毛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正義云狡好之幼童孫毓又以爲佼好之佼是狡佼二字通陳風月出勞心慘兮爾雅慘慘勞也小雅巷伯勞人草草毛傳草草勞心也是爾雅慘慘勞也即釋巷伯勞人草草慘草二字通檜風素冠棘人欒欒兮小雅六月我是用急大雅文王有聲匪棘其欲江漢匪疚匪棘急棘音義同二字通豳風鴟鴞鬻子之閔斯小雅蓼莪長我育我鬻育二字通又或敢侮予小雅常棣外禦其務左傳引作外禦其侮務侮字通豳風破斧四國是吪爾雅郭注引詩作訛吪訛字通小雅無羊或寢或訛字作訛小雅常棣亶其然乎亶信也天保俾爾單厚毛傳單信也亶單二字通杕杜四牡痯痯爾雅痯痯病也大雅板云靡聖管管傳管管無所依繫痯管字通小雅車攻選徒囂囂通嗷十月之交讒口囂囂詩釋文引一作嗷鴻雁哀鳴嗷嗷大雅板云聽我囂囂毛傳囂囂猶警警也車攻四牡奕奕爾雅奕奕大也周頌噫嘻亦服爾耕箋亦大也亦奕字通小雅斯干似續妣祖鄭箋似讀如已午之巳周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似已二字通斯干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大雅生民實覃實訏訏爾雅云大也訏芋二字通小雅節南山天子是毗爾雅字作毘云厚也采菽福祿膍之釋文引韓詩云膍厚也毗膍二字通節南山則無膴仕爾雅字作幠云大也巧言亂如此幠昊天泰幠幠大也膴幠二字通正月癙憂以痒雨無正鼠思泣血鄭箋鼠憂也癙鼠二字通桑扈兕觥其觩周頌良耜有捄其角觩捄皆訓角上曲皃二字通賓筵無傳大愆大與泰同巧言昊天泰幠字作泰二字通采菽彼交匪紓紓緩也大雅江漢匪安匪舒舒緩也紓舒二字通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檜風萇楚猗儺其枝阿難字作猗儺字通小雅都人士我心苑結檜風素冠我心蘊結兮蘊苑二字通苕之華牂羊墳首墳大也魚藻有頒其首頒大也正義云頒與墳字異音同是墳頒二字通大雅文王無遏爾躬商頌長發則莫我敢曷曷遏二字通又亹亹文王爾雅亹亹勉也棫樸云勉勉我王荀子引作亹亹我王亹勉二字通緜混夷駾矣孟子混夷字作昆夷字通混又通串皇矣串夷載路說文無串字字作貫貫與昆通是混串二字亦通皇矣度其鮮原毛傳用爾雅訓小山別大山鮮公劉陟則在巘毛傳巘小山別于大山也是鮮巘二字通板之詩价人維藩价大也小雅甫田攸介攸止大田以介景福介亦大也价介二字通大雅蕩其命匪諶諶信也大明天難忱斯忱亦信也諶忱二字通抑云實虹小子毛傳虹潰也召閔蟊賊內訌毛傳訌潰也正義俱以爲爾雅釋言文虹訌二字通又用逷蠻方鄭箋逷當作剔魯頌泮水狄彼東南鄭箋狄當作剔爾雅釋文引說文逷古逖字是逷狄二字通攷已上詩中異字或從省文或爲假借要皆字之相通者

也知毛詩中字有不同可以知齊魯韓三家詩字之不同而凡經傳子史引詩之不同亦可以恍然悟矣 經義叢鈔

蜀石經毛詩

江有汜三章皆有之子歸句蜀石經歸上並有于字予攷三百篇中云之子于歸者不少矣之子于征之子于苗之子于狩之子于釣皆四字句此篇亦當依蜀本有于字

昔育恐育鞫蜀石經無下育字以四字成句亦視它本爲勝 錢宮詹養新餘錄

題蜀石經毛詩考證

余幼時讀官本毛詩注疏考證輒引蜀石經心頗惑之後考其文字異同往往增所不必增刪所不當刪如谷風昔育恐育鞫一句兩育字而詁訓見之毛傳鄭箋孔氏正義俱有明證開成石經亦同乃蜀本獨無下育字此類差謬當由校勘麤疎一時敓脫耳若謂有意刪之恐不至誕妄若是而好異之人不知其譌反以今本爲衍恐又爲誤本之儀臺矣學問之道貴平心以求其是非而無取乎苟焉好異苟焉好異之人固無與乎學問之事也又烏足與辨是非分無自識錢塘嚴君厚民取蜀石經殘本據傳箋正義釋文唐石經岳本句訂而字正之蜀本之不足信一覽盡之矣苟焉好異之人其考諸此歟嘉慶十一年冬十二月武進臧庸題於廣陵城南之淮海樓 臧明經拜經文集

蜀石經毛詩殘字 見王侍郎昶金石萃編

經文起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訖二子乘舟願言思子不瑕不害毛傳鄭箋起爵位故以興焉訖有何不可而不去乎 全文不錄 今取經序傳箋之與明北監本注疏有異者條列于後

鵲巢維鳩居之箋鳩因鵲成巢而居之 監本作而居有之 諭猶國君夫人來嫁 監本無諭字 百兩御之傳迓迎之車皆百乘 監本作迓御 箋是子如鳲鳩之子 監本是下無子字

采蘩序箋共祭祀者 監本共作奉 于沼于沚傳于於也沼池也 監本無也字此下凡傳箋中也字監本無者皆仿此無關文義故不備錄 公侯夫人執蘩采以助祭祀 監本采作菜箋同又祭下無祀字 夙夜在公箋早夜在於公事 監本無於公二字 禮記曰 今本無曰字 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傳舒遲貌也 監本無貌字 無言事有儀 監本去事字 箋夫人釋祭服而去其髲鬄 監本無其字 無疲倦之失 監本失作罷 草蟲序注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也

監本此序無箋 經文首章首二句之傳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傳趯趯躍也 監本無也字 阜螽蠜也 監本作阜螽蠜無也字 箋草蟲鳴而阜螽躍而從之 監本無而字 猶男女嫁時 監本嫁時作嫁娶之時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傳猶有歸宗之義 監本無猶字 箋謂在塗之時也 監本無之字 在塗之時 監本無之時二字 亦既覯止箋既覯謂已婚禮也 監本婚作昏此下無婚字凡婚字 言采其蕨箋猶今之行嫁者 監本無行字此下有已嫁字

采蘋序注 今用箋語此下凡序注皆放此 十有五年而笄 監本無年字 今既嫁而爲大夫妻 監本無而字 能循其所爲女之時 監本無所字 所學可觀之事 監本作所觀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傳蘋大萍也 監本作大蓱 沈曰蘋萍浮者曰藻 監本下引陸氏說與釋文異 箋芼之以蘋藻 監本作用蘋藻 此祭女所出祖也 監本祭字 不重婦人 監本婦人下有之字 行尚柔順 維筐及筥于以湘之傳員曰筥 監本作圓 湘亨也 監本亨作烹下箋亦同 箋是鉶羹之芼也 監本鉶作銂 宗室牖下傳宗室太宗之廟也 監本作大宗 箋此祭禮唯君使有司爲之 監本無諷字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必先禮之於宗室 監本禮作醴 禮之二箋二字並同 箋主婦設羹者 監本無婦字 祭禮主婦設羹教成祭之事 監本祭禮作祭之祭 更使季女者成婦禮 監本成下有其字 有齊蘊以黍稷 監本作

甘棠序注食菜於召 監本作采 後封於燕 監本於作于 召伯所茇箋茇草舍也 監本此四字是傳非箋 重煩勞百姓 監本無重字 上國人被其德而說其化 監本無而字

行露序注此殷之末世 監本作世也此避唐諱凡世字皆仿此 豈不夙夜箋夙夜早暮也 監本無暮字 夜謂道中之露太多 監本太作大 故不早早行耳 監本無早二字 彊暴之男 監本彊作強 仲春行事必以昏昕之時 監本無仲春之時四字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傳獄訟也 監本作埆也 箋云汝汝彊暴之男變異也 監本汝作女後凡此作女 物有相似而不同者 監本無者字 物有與事有似而非者 監本無物下 士師當審也 監本士師下有所字 室家不足箋云幣可以備也 監本無也字 室家之道不足謂不以媒妁之言 監本無之道不以四字 不知大禮之來 監本作相 何以穿我墉傳視墉之穿 監本墉作牆 推其類 監本無類字 亦不女從傳不女從 監本無女字

羔羊素絲五紽傳古者素絲以黃裘不失其制 監本作黃裘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箋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 監本上有於公字 故可自得公會也 監本無公會二字 羔羊之縫傳言縫殺之大小與小 監本無之字 與二得其殺也 監本作制其殺也

殷其靁傳殷殷雷聲也 監本無也字 不字 監本靁作雷下凡傳箋中靁字 箋又喻其在外 監本外下有也字 召南之大夫 監本無之字 猶雷之殷殷然而發聲於南山之陽也 監本無之字而 何斯違斯莫敢或遑傳何此君子也 監本此下有何字 箋所命之四方 監本無之四字 無敢或閒暇之時 監本無之字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箋爲君使功業未成 監本無業字 歸哉歸哉者 監本無者字 在南山之下箋云下謂山足下也 監本無下也二字

摽有梅其實七兮箋謂女年二十 監本無年字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箋嫁者眾士也 監本眾下有之字 善時謂女年二十雖夏未大衰也 監本無未二字 女 摽有梅其實三兮箋此夏向晚梅之墮落若多在者餘三也 監本向作近差作耳 迨及今兮 監本作迨其 頃筐塈之箋謂夏之已晚以傾筐取之於地也 監本夏下以字說下之未也字 迨其謂之傳則不待禮會而行之 監本行之下有所字 以蕃育人民也 監本作人民此避唐諱凡民字皆仿此 不待禮會而行 監本而下有之者 二時雖不備 監本時下有禮字 相奔亦不禁也 監本無也二字 小星序注謂禮有貴賤 監本作命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傳嘒微貌也 監本微貌無則字 則列宿更見之 監本之二字 寔命不同箋不敢當夕 監本無敢字 維參與昴傳昴留也 監本無此二語 抱衾與裯箋命不循傳裯單被也 監本作襌被 箋以待進御之序也 監本無也字 不若亦言尊卑異數也 監本無數字 進御於君也 監本無此二語

江有汜序嫡亦自悔者也 監本無者字 序注而不得心望也 監本作心 江有汜傳江水決而復入爲汜 監本汜水下有三字 箋然而並流似嫡媵宜俱行之 監本 之子于歸 是子謂嫡也 監本是子下有之子三字 江有渚傳水歧成渚 監本作歧曰字 箋江水流而渚水留 監本渚下無水字 使已獨留而不行 監本無而字 其後也處箋嫡亦悔過自止 監本無亦字 江有沱傳沱江水之別者 監本無水字 箋岷山導江 監本作唐諱改泯 其嘯也歌箋嘯者蹙口而出聲也 監本無也二字 有所思而說爲之 監本無說字 以自解說之也 監本無之字

野有死麕序注無禮謂不由媒妁雁幣不至劫脅以成婚謂紂時之世也 監本無禮下有者字 白茅包之傳毆之所獲 箋裹哥中者所分麕肉 監本

野中下有田字士誘之傳誘導也監本作道也下箋同箋欲吉士使媒人導成之監本無之字野有死麕白茅純束箋及野若有死鹿監本無若字非獨麕肉也監本無肉字純讀爲屯也監本無也字舒而脫脫兮傳脫脫舒貌也監本作舒遲箋又疾時彊暴之男相劫脅也監本時下有疾字無禮之一字無感我帨兮箋奔走失節則動其佩飾也帨音稅也監本奔走上有箋云二字下有失字節下無則字或音稅也四字全無

何彼禯矣序以成肅雝之德也監本雝作雍下並同注褕翟監本褕作揄何彼禯矣唐棣之華傳禯由戎戎也監本由作猶箋王姬往乘之車監本無之字下有也字言嫁時始乘車監本言下有其字則已敬和矣監本無矣字以維絲伊緡監本緡作緍此避唐諱改從緍傳同箋何以爲之子乎監本無乎字絲爲之綸之稱監本作以以善道相求之監本無之字

騶虞序則人倫既正監本無則字一發五豝監本作壹發下章同箋君則一發而翼五豝監本則作射五豝下有者字戰禽獸之命也監本無也字于嗟乎騶虞箋于嗟嘆美也監本作美之也一發五豵箋豕生三歲曰豵監本無歲字

柏舟序仁而不遇監本作仁人不遇注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監本近小人上有君字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傳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監本作大汎汎其字重箋舟濟渡物監本濟作載物下有者字今不見用監本見字與羣小並列監本作而與羣小人並列耿耿不寐傳耿耿猶儆也監本由作猶箋言仁人既不遇監本無言字以遨以遊監本遨作敖傳同我心匪鑒傳鑒所以察形也監本察作此知形誰筆後仿此箋我心匪如是鑒也監本作非監本無非字亦有兄弟不可以據箋以爲是也希耳監本作希者也責之不以兄弟之道監本無不字逢彼之怒傳彼之兄弟監本作彼兄弟我心匪石箋言已心至堅平監本至作志威儀棣棣傳各有威儀耳監本作箋言德備而不遇監本言下有已字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傳慍怒也監本作怒也箋云悄悄憂也監本無此四字羣衆小人在君側也監本羣下有小字也作者寤辟有摽傳摽亦拊心貌監本無亦字日居月諸箋君道常明如月監本如作日而有虧盈監本盈下有月字今君失道而任用小人監本無小字臣下專恣監本臣下作大臣如匪澣衣箋衣之不澣則憒亂垢辱監本作衣之不澣則憒辱

綠衣序注綠當爲褖監本褖作祿三字今轉作綠綠兮衣兮綠衣黃裏箋褖兮衣兮者監本褖作祿下褖衣次之今褖衣反以黃爲裏褖皆作祿諸侯夫人祭服爲之下監本無爲字女所治兮箋亦喻其亂嫡妾之禮也監本無其也二字我思古人箋我思此定尊卑監本此下有人字女心善之監本無之字未有也字絺兮綌兮淒其以風箋絺綌所以當暑服也監本無服字喻失所也監本喻下有其字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箋妻妾貴賤有序也監本作各有次序也

燕燕序注莊姜遠送于野監本送下有之字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燕燕乙也監本乙作鳦燕之將飛監本作燕子飛箋于往也監本無此三字遠送于野傳遠送過禮也監本無也字野郊外也監本外作野郊外曰野箋乃至於野監本野下有者字舒己之憤盡己之情監本無之字頡之頏之傳飛上曰頡飛下曰頏監本兩下字下皆有而字箋頡之與戴嬀監本頡作頡頏之遠送于南傳陳口衛南監本作陳在衛南此謂一字實勞我心監本作實勞我心此仍唐諱義實是也監本無此三字本非毛傳其心塞淵監本作淵此避唐諱傳同傳仲氏戴嬀字也監本無氏字箋任者以恩深相親信也監本無深字孝友睦姻任恤也監本姻作婣

日月序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監本無而字作是三字日居月諸箋以治國之常道也監本作者之逝不古處箋甚爲其初時也監本作寧不我顧箋云寧猶曾也監本無云字是其所以不能定貌也監本貌作見逝不相好傳不及我以恩相好也監本作恩字寧不我報傳我盡婦道而不得相報監本無二字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親之如母監本母下有又字上乃反養遇我而不終也監本無而字報我不述箋不循者不循禮也監本作不循禮也不述

終風序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監本無正字石經與此同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傳笑侮慢也監本作之海也箋云既竟日風矣監本竟作竟而又有暴疾之風監本無之字風下有二字喻州吁之不爲監本不爲作不善如終日風之無休息監本休息作止而其間又甚惡監本作有其惡視莊姜則反笑也監本之笑作是無敬之甚也監本無也字中心是悼箋云悼傷也監本無傷也二字傳其如是然而已監本不能得而止下有六字惠然肯來箋云惠順也監本無此三字不欲見其譴也監本有字終風且曀不日有曀箋既竟日風監本竟作竟且復曀不見日監本日下有矣字而又曀也監本作也喻州吁之闇亂甚也監本無之字願言則嚔箋我則嚔矣監本作也此古之遺言也監本作語言

擊鼓序注將兵伐鄭先告陳與宋監本無兵字宋殤公之即位監本位下有也字背邑以賦監本作賦則衞國之願監本願下有也字伐鄭在魯隱公四年也監本無也二字公踴躍用兵傳使衆踴躍用兵也監本衆下有字箋謂始治兵也監本治兵作時也土國城漕箋或修土功於國或修治漕城監本修土功作役治作理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傳從孫子仲監本無從字公孫文仲也監本上有謂字平陳與宋也監本與作於箋子仲字也監本無也字與蔡邑以賦監本作賦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箋不與我歸者監本作規者隸愛也監本作憂之也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有亡其馬監本馬下有者字箋今於何居也監本也作乎于林之下箋當於林下監本林下作之下軍行必依山林監本山林作山川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箋生也死也監本作死也生也我與子成說之恩監本有相字志在相救者監本救下有也字不我活兮傳不我生活也監本有與字箋軍事棄其伍約監本作弃此避唐諱棄字作弃後從離散而相遠監本無而字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傳信極也監本作極也箋嗟其弃洵監本洵作

凱風序注成孝子自責之意也監本成下有言字凱風自南傳凱風樂夏之長養也監本無也字箋云凱風喻寬仁之母也監本凱風上有與以三字者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傳夭夭盛貌也劬勞病苦監本貌下無也字若下有也字箋天天喻七子監本下有以字吹彼棘薪傳棘薪言其盛就監本作言其成就者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箋母乃有叡智之善德監本作知我七子無善人而能報之監本無之字故母氏不安我室監本無氏字在浚之下傳言有益於浚人也監本無也二字載好其音箋興辭令順也監本無也字

雄雉序故作是詩也監本無也二字泄泄其羽監本泄作洩避唐諱改傳同我之懷矣自詒伊阻箋繫由是也監本作由君子行如是監本作之子我安在其朝而不去監本無在字下上其音箋喻宣公小大其聲監本作聲展矣君子箋訴於君也監本於君作君子瞻彼日月箋視日月之行監本無字迭往而迭來監本無而字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可謂爲有德行而君子監本爲德行作可謂事君或有所遺監本無此四字女怨之故問此監本故問從此

匏有苦葉監本葉作葉下傳箋同傳匏謂之瓠監本匏謂之瓠葉苦監本作瓠箋匏葉苦可字不重匏謂入月之時時陰陽交始可婚禮監本時下有以爲二字深則厲淺則揭傳由帶以上爲厲監本由上有謂字下無也字由膝以下爲揭監本無此六字揭者揭衣也監本作揭塞淺則揭以男女之際監本上以作箋既以深涉記時喻男女才性監本下有之字男女爲之求妃偶監本偶作耦有瀰濟盈

傳水人之所難也監本水上有涉字 箋喻犯禮深矣監本矣作也 傳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傳違禮義不由於道監本違作違 由雉鳴而求其牡矣監本鳴下有而字 箋渡深水者必濡軌監本濡下有其字 雌雉鳴反求其牡監本牡作雄 雍雍鳴鴈旭日始旦監本旦作且 傳雍雍鴈聲和也 傳旭日白始出監本白字 大昕之時也監本大字上有箋謂字末無也字 似婦人之從夫監本無之字 故昏禮用鴈監本鴈作雁 迨冰未泮箋謂正月中以前監本無謂字末有矣字 二月中可以昏禮監本無中字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傳舟人之子主濟渡者也監本無之子二字 箋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監本舟人下有之字 由媒人之會男女之無夫家者監本由作猶 男女下監本無當字 使為配匹也監本使下有之字配作妃 而我獨否之監本無之字 而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傳我猶待之而不涉監本涉作獨 貞女不行已知之監本無已知之二字

谷風序注新昏監本昏作婚 新為昏禮監本新昏作新婚 習習谷風傳習習和舒之貌也監本無也字 箋之室家成則繼嗣生監本則作而 黽勉同心傳言黽勉思與君子同心也監本黽勉下有者字 非夫婦之所宜也監本無所也二字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箋然而根莖有美時監本根上有其字無莖之二字 傳葑采之者不可以根莖之惡之時并弃其葉也監本弃下有其字 喻夫婦禮義合監本夫婦下有以字 顏色親監本顏色下有相字 弃其相與室家之道也監本道作理末無也字室家二字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遲遲舒行貌也離也監本貌下無也字有違字 箋云違猶徘徊也監本徘徊作俳佪下同 不遠伊邇箋不能遠唯近耳監本唯作維 誰謂荼苦箋而君子遇於已薄之苦毒監本苦毒作痛二字 以比方之監本無以字 宴爾新昏監本昏作婚 宴傳同經下同 涇以渭濁箋涇水有渭監本水下有以字 特正貌也監本特作持無也字 已之持心監本持作正 因取以自喻也監本喻作諭 不我屑以箋當家之室也監本家室作室家 無逝我梁監本無作毋下箋同 遑恤我後箋皇暇也監本皇作遑 後世所生子孫監本孫下有也字 方之舟之箋方柎也監本柎作附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箋亡求有之監本無之字 箋凡民有凶禍之事監本凡下有於字 況我於君子之家事難易監本難易下有乎字 不以我能慉監本以作 箋君子不能以見驕樂我監本見作恩 賈用不售箋我脩婦道以事之監本以作而 如賣物不售者也監本物下有之字無者也二字 昔育恐鞫監本鞫作鞠 箋昔我幼稚時恐至老窮匱監本匱下有之字至下有長字 無所避也監本避作辟 既生既育箋既育其財業監本無其字末有矣字 又既長老監本老下有矣字 言惡之甚也監本之作已

不人已曰食家美也 以我御窮箋言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監本無言字禦作御 有洸有潰箋而無溫潤之色監本無色字 不念昔者箋不念往者年稚監本年稚作往

式微胡為乎泥中傳泥中衛下邑也監本無下字

旄丘序注今稱伯者監本今作令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傳如葛延蔓相連也監本蔓延作延蔓 葛之蔓延相連及也 箋土氣緩監本緩作暖 何多日也箋可以來而不來監本無以字 數日數何一多也監本作多日何其多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箋我君何以處此乎監本處下有於字 必以有仁義之道故監本故下有也字 責衛今不行仁義也監本無也字 必有以也傳必以功德也監本作必以有功德也 必以衛有功德也監本德下有故字 又責衛今不務功德監本末有也字 匪車不東箋汝非無戎車乎監本乎作有 流離之子傳流離鳥名也監本無名字 始於愉樂監本於作而 褎如充耳箋無所聞知如人之耳聾也監本無知字下有如字

簡兮序仕於伶官監本伶作泠注同 方將萬舞傳用之於宗廟山川監本無於字 箋萬舞干舞也監本干作于下有也字 羽在前上處箋周禮太胥監本太作大 以待教諸子監本教作致 舍菜合舞也監本菜作采無也字 碩人俁俁傳碩大德也監本碩下有人字 有力如虎傳有文章也監本無也字 成於遠監本末有也字 赫如渥赭傳祭有畀煇監本畀作卑 箋碩人顏色赫然監本顏作容

泉水序不思箋無一日不思也監本作無日不思 聊與之謀箋聊且略之辭也監本略作畧下同末無也字 飲餞于禰箋通衞之道所經監本通作遙 遙臻于衞箋疾至於衞而反監本反作返 我思肥泉傳所歸異於肥泉監本於作為 思須與漕 故又思也監本作思之

出門此誤作北監本 出自北門傳背明向陰也監本末無也字向作鄉 謂之何哉箋謂人事君無二志監本作詩人 我入自外箋我從外入監本外下有而字

北風北風其涼箋使民散亂去也監本無去也二字 惠而好我箋性仁愛人監本無人字 其虛其邪箋其政威儀監本其政作政 今皆以為急刻之行也監本也作矣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箋猶今之君臣相承為惡則如一監本無則一二字

靜女序注遺我以彤管之法監本法作灋後皆仿此 愛而不見傳言志往而行正監本行作止亦仿此 貽我彤管傳女史書日月監本書下有其字 則以之金環退之監本無之字 以下 悅懌女美監本作說懌 箋云悅懌監本作說懌 女史以之說懌監本作說懌 自牧歸荑傳荑之所生也監本所作供始 箋茅潔白之物也監本潔作絜後仿此 可以共祭祀也監本共作供末無也字

新臺鴻則離之箋鴻乃鳥而反離焉監本而作也

二子乘舟序傳二子伋也壽也監本作伋壽 宜公為伋取於齊女而美監本美字不重 汎汎然迅疾而不礙危也監本無危字 中心養養傳養養然憂監本憂作然 不瑕有害監本作不瑕有害 箋我念思此二子之事監本念作思○經義叢鈔 嚴杰補編

毛傳多轉音

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為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為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為就即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為固即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為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為此即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為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錢宮詹養新錄

毛傳非毛萇

世傳詩毛傳為毛萇作蓋據後漢書儒林傳云趙人毛長長通傳詩是為毛詩故也隋書經籍志亦云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然攷鄭康成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陸璣毛詩草木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敘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康成元恪距毛公較近當得其真然則作詩傳者毛亨非毛萇審矣正義云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孫侍御讀書脞錄

毛詩置弟子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詔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袁宏後漢紀遂言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皆置弟子疑袁紀之言非實也或曾置而旋罷全謝山先生云毛詩之立學官在魏黃初時者近之袁宏陸璣草木疏云魯齊韓三氏皆立博士唯毛詩不立博士後漢書儒林傳序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同上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

毛傳逸典

西漢經訓之存於今者惟詩毛傳最可寶貴其所徵引古書逸典孔穎達作正義已不能詳今備錄之俾讀者有所攷焉一靜女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正義云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二定之方中傳云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三黍離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偽孔書傳亦有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語說文引之作虞黃)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正義云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四邱中有麻傳云子國子嗟父(正義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五載驅傳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正義云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傳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也)六伐檀傳云獸三歲曰特(正義云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七株林傳云大夫乘駒八素冠傳云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案見與檀弓文異正義云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據故不正其是非)九魚麗傳云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正義云此皆似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十六月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正義曰司馬法文)十一車攻傳云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正義云此八年穀梁傳曰艾蘭以為防以為揖質為槸與此不同)十二又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鶻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正義云此當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十三巷伯傳云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搭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正義云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斯引也)十四瞻彼洛矣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珧珌十五緜傳云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義云書傳家語皆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同由人別說故也)十六篤公劉傳云昔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十七雲漢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正義云其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十八烝民傳云仲山甫樊侯也(正義云箋內本無侯字詩樊侯不知何所案據)十九良耜傳云社稷之牛角尺二十駉傳云黑身白鬣曰雒二十一閟宮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正義云常為魯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同上續編

毛詩改從鄭箋

鄭箋毛詩傳有申其義者有改其義者有同一字而詁訓各異者有云當為某讀為某而易其字者然皆具於箋中於正文未敢輒改後人往往從箋以改經又依鄭義以改箋字今舉數則正之終風願言則嚏傳嚏跲也箋云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而玉篇口部唐石經皆作願言則嚏北風其虛其邪傳虛虛也箋云邪讀如徐而閒雅正義引作其虛其徐無衣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澤(釋舊作)褻衣近污垢釋文同澤如字毛潤澤也鄭褻衣也說文作襗而正義曰箋易傳為襗說文云襗袴也論語注云褻衣袍襗也又周禮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袍襗之屬釋曰毛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襗是也衡門可以樂飢傳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以樂(舊作療)飢釋文以樂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而唐石經作可以療飢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豈非療飢李善注毛詩曰可以療飢鄭元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療音義與療同蔡伯喈郭有道碑文棲遲泌邱李注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太平御覽五十八亦作可以療飢蓋一改樂為療再改療為療鹿鳴視民不恌箋云視古示字也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而左氏昭十年傳視民不佻釋文云視民如字詩作示字車攻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本舊作圃)田釋文甫草毛如字鄭音補甫田舊音浦下同而唐石經原刻作東有圃草(後改為甫字獨小)正義凡甫田字皆从口吉日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牝也而爾雅釋獸麎牡麌牝麎邢疏云其牝者名麎詩吉日云其麎孔有是也鳥奮擢之株之傳擢莖也箋云擢今之莖字也而白氏六帖九十六兩引皆作秷之株之除楚金說文繫傳作秷之引下章秣之摧之亦作秣之剉之愚案烈假不瑕傳烈業假大也箋云烈厲(舊皆作)假皆病也正義曰鄭讀烈假為厲瘕故云皆病也而釋文云烈毛如字鄭作厲宋丁度集韻引詩厲假不瑕是皆依箋改經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鄭氏詩譜

康成詩譜其十五國次序不與今詩同作正義者引之各冠每國之首則非復鄭氏之元次矣今欲紬出別為一編意誠善也然當改其本文而復之先周南召南次邶鄘衛次檜鄭次齊次魏次唐次秦次陳次曹次豳次王次小雅大雅次周頌次魯頌而以商頌終焉乃今本仍以王繫邶鄘衛之後於正義所云王在

詩大任鄭上譜退豳下欲近雅頌云云者未寓目也於陳下仍別世檜不與鄭連於正義所云既譜檜事然後譜鄭云云者未寓目也此何異於今之周易本義了非朱子所定之本盖明初本義與程子易傳兼用以取士程用今易朱用古易合刻之始敢亡之次第以從程既而單用本義即於合刻中紬出而不復詩有子所定之舊本事頗相類幸今休寧戴氏震海寧吳氏騫不公鄭氏詩譜校本版行後來庶不致沿譌襲繆矣經學札記

毛傳鄭箋不同

言佯鄭箋不同處有可並存者有當從毛者有當從鄭者略舉以條攷覽小星抱衾與裯傳以爲禪被箋以爲牀帳干旄篇毛王之傳謂驂馬五轡六之四馬六轡箋謂四之者見之數也五之謂五見之也六之六見之也芄蘭容兮遂兮傳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容容刀也遂瑞也山有扶蘇狡童傳以狡童爲昭公箋以狡童謂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所美非美鄭義爲長著正義云毛以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三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以刺今不親迎也蟋蟀職思其外傳外禮樂之外箋國外至四境綢繆婚姻不得其時正義云毛以爲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爲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鴟鴞既取我子傳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案毛以二子指管蔡鄭以周公居東成王多罪公之屬黨公不敢正言其事作此詩以救之鄭說似曲東山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謂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正義公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而悲釋之鄭以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鄭說爲是狼跋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箋公周公也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案此詩美周公不美成王當從鄭說伐木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酤買也然鄭以此詩爲王燕族人則酤之說非矣天保民之質矣傳質成也箋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羣黎百姓毛指百官族姓鄭即指黎民庭燎夜未艾傳艾久也音五蓋反箋芟末曰艾音刈斯干毛不言宗廟鄭意以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室是總稱故箋似續妣祖云似讀如已午之已謂已成其宮廟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嗣當已地笫室謂築燕寢如跂章主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殖殖章主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十月之交箋當爲刺厲王毛公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故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此篇譏皇父擅恣正月惡褒姒威周此篇疾豔妻扇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下雨無正三詩並同故箋周宗既滅句宗周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民不堪命流王于彘無所安定甫田傳謂天下大田也箋甫之爲言丈也明乎太古之時以大夫稅田也賓筵言射毛指燕射鄭指大射都人士臺笠緇撮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箋臺皮可以爲笠毛分爲二鄭合爲一鄭說是也謂之尹吉傳吉正也箋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婚姻之舊姓采綠五日爲期傳謂五日一御鄭以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愜故以爲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所以憂思也當從鄭說思齊刑于寡妻傳適妻也箋寡有之妻言賢也皇矣惟此二國傳以爲夏殷因紂而遠及桀固屬無謂箋以爲殷崇則君臣並稱更屬不倫四國傳以爲四方之國箋以密阮徂共爲四國說尤未確誕先登于岸傳岸高位也箋訟也言當先平獄訟則以岸爲宜岸宜獄之岸矣生民履帝武毛謂姜嫄從高辛往祭天鄭謂姜嫄見巨人跡踐之生稷毛說爲正鄭說人頗疑其誕然帝王之興有異尋常則鄭說亦未見必不然也鳧鷖正義云毛以五章皆祭宗廟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公劉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正義襲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箋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以餘卒爲羨今公劉新遷民始從之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鄭義較明雲漢靡人不周毛謂諸臣以分貧恤寡之故益至困窮鄭讀周爲賙王以諸臣困于食人人賙給之毛意爲長韓奕韓侯受命傳以受命爲侯伯箋以受命爲諸侯常武三事就緒傳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箋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曰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維天之命曾孫篤之傳成王也箋指凡後王烈文無封靡于爾邦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箋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于女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案此詩皆戒諸侯之詞首節文王錫之次節武王立之末節戒勉之毛意專指諸侯鄭兼百辟卿士言故以念茲戎功二句爲戒卿士之詞非是有客亦白其馬傳亦周也箋亦亦武庚也酌毛以爲述武王伐紂之事故訓養爲取鄭以爲追述文王之事以昭功之所由成故以養爲養老紂之惡鄭說似曲閟宮毛以姜嫄廟在周不在魯常閉而無事而訓新廟奕奕爲作閟公之廟鄭以魯有姜嫄廟謂之神宮閟者神也修舊曰新新廟者新姜嫄廟也鄭說似長元鳥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正義言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無不霑及也箋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蒙王之政令其所貢于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受命皆其宜也則以維何爲設問之詞長發受小共大共傳共法駿大厖厚龍和正義湯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爲下國之大純厚荷負天之和道箋以此節爲覆述上文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龍當作寵榮名之謂與毛不同崔茂才吾亦虛稱

鄭箋改字有本

鄭康成箋毛詩每云某讀爲某某讀若某後儒以此病其改字不知鄭意在箋明傳義有傳義隱約者鄭或正其音或辨其字雖似改毛而實爲申毛亦有鄭所不安本三家詩或據他經傳改易者要皆有本後人所見淺鮮又不能心知其意而遽欲輕議先賢此失之甚焉者茲不辭譾陋稍爲述之野有死麕白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箋云純讀如屯正義曰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案史記蘇秦列傳錦繡千純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東也左傳襄十八年執孫蒯于純留釋文純留徐溫反或如字地理志作屯是古屯東字多假作純也北風其虛其邪傳虛邪也箋云邪讀如徐毛以其虛其邪言威儀虛徐是以邪爲徐字故鄭本爾雅釋訓以正其讀大叔于田叔善射忌傳忌辭也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案揚之水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是鄭以其忌已記四字同爲語辭因聲相似而通用故忌訓爲辭也鴛鴦摧之秣之傳摧莝也箋云摧今莝字也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摧乃今之莝字也雲漢靡人

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正義曰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爲賙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案說文𨑨讀與記同毛以往𨑨爲往已古巳已聲同故鄭以許讀申毛也召旻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案說文顮水厓頻卽顮之隸省故傳以爲厓鄭以氶顮字人所不習漢時多作濱故云當作濱凡此皆因傳義隱約鄭或正其音或辨其字實申毛而非改毛也雄雉自詒伊阻傳伊維蒹葭傳亦云伊維也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緊伊逸詩慼小明云自詒伊慼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緊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緊小明不易者以伊慼之文與傳正同爲緊可知據此則知雄雉自詒伊阻蒹葭東山白駒所謂伊人正月伊誰云憎箋皆改伊作緊者本宣二年左傳自詒緊慼之文也山有樞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偷讀曰偷偷取也案漢書地理志下引詩宅人是媮文選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薛綜注引詩他人是媮說文偷乃也愉薄也鹿鳴示民不恌傳亦云恌偷也定本作偷是愉爲偷之本字說文愉巧黠也義稍別而國語晉語偷居幸生賈山至言媮合取容及漢志張賦皆以媮爲偷蓋康成時以媮爲偷衆字恌薄字則作偷或作偷故鄭隨俗改愉爲偷猶召旻不云自頻頻即水顮字之省而鄭依俗改爲濱也是改愉爲偷與班志及張賦合當本三家詩也揚之水素衣朱襮傳諸侯繡黼箋云繡當爲綃正義曰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案儀禮士昏禮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特牲饋食禮宵衣注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詩有素衣朱綃禮有元綃衣禮記郊特牲繡黼注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然則鄭改素衣朱繡爲朱綃者本魯詩也吉日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正義曰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案唐人引某氏注爾雅或引作樊光樊氏漢人其引詩當本之三家故與鄭合則改祁爲麎本三家詩也角弓莫肯下遺釋文云遺王申毛如字箋云遺讀曰隨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案荀子非相篇詩曰莫肯下隧楊注云隧讀爲隨莫肯下隨於人隧與隨聲同毛詩本出於荀卿故鄭氏據之讀遺爲隨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立異耳有瞽應田縣鼓傳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𣗥𣗥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案禮記明堂位周縣鼓注周頌曰應𣗥縣鼓鄭先通韓魯詩注二禮時所用詩多本韓魯二禮注既皆引作𣗥則改田爲𣗥本韓魯詩也那置我鞉鼓傳殷人置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案明堂位殷楹鼓注殷頌曰植我鞉鼓然則讀置爲植當亦本韓魯書金縢植璧秉珪鄭注植古置字論語植其杖而芸石經殘碑作置其杖可參證也長發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案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引詩曰何天之寵戴禮今文也三家詩必有作何天之寵者則改龍爲寵與大戴禮記合也凡此鄭雖改毛然皆有根據非同後人之臆見鏞堂謹案少詹錢曉徵云仙人唐公房碑厲蠱不遐即用思齊烈假不瑕鄭箋讀烈假爲厲瘕皆訓爲病蠱瘕聲相近後儒議康成好改字碑立於東漢之世其時鄭學未行而闇與之合可證康成改字皆本經師相承之訓非若後人之師心妄作也今三家並亡無由盡睹姑以耳目所及鄭氏以前之經傳考之可知鄭學之閎通矣使齊魯韓具存可考者當不第此此固斯文之不幸亦鄭君之不幸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康成毛詩箋三事

終風箋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　狼跋箋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　伐檀箋殄讀如魚殄之殄陳恭甫左海經辨

疏箋補序

戴東原集爾雅注疏箋補序云爾雅六經之通釋也援爾雅附經而經明證爾雅以經而爾雅明至若言近而異趣往往讀應爾雅而莫之或知如渭陽不可休思釋言庥廕也卽其義劉詩蠶月條桑釋木桑柳醜條卽其義小雅悠悠我里釋詁悝憂也卽其義說詩者不取爾雅也外此轉寫譌舛漢人傳注足爲據證如釋言鬩恨也郭氏云相怨恨毛公傳小雅兄弟鬩于牆鬩很也鄭康成注曲禮很毋求勝很鬩也二字轉注義出爾雅焉案漢廣箋云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正義曰木可就蔭爾雅疏引舍人注曰庥依止也然則說詩者本與爾雅義同玉篇手部云挑他堯切撥也詩曰蠶月挑桑枝落之采其葉本亦作條初學記歲時部條桑採艾儷句引毛詩及鄭元曰條桑支落其葉然則此條字義與挑相近謂挑撥其桑之枝條高遠揚起者而支解落之如以釋木文解之非辭矣王引之案玉篇引詩枝落之乃是挑桑之解非也二字似非釋詩之辭落枝采葉亦非據也盧氏挑字注亦云挑撥也當挑字之常訓耳十月悠悠我里毛傳悠悠憂也里病也鄭箋里居也孁漢云如何里鄭箋里憂也是毛鄭之旨各有攸當非不取爾雅且釋詁本有𤸃病也是毛氏正用爾雅作里者假借字耳俗本毛傳誤同鄭箋作居也引之案悠悠我里謂里爲憂是也毛傳里病取爾雅然下文亦孔之痗痗病也則上句不當復訓爲病鄭箋作居敢謂居正與病此耳戴氏據之遂謂說詩者不取爾雅釋詁悝憂也郭注引詩悠悠我悝戴氏取之以難毛鄭惟言恨爲很字之譌此說近是案春秋左昭二十四年正義曰釋言云鬩很也孫炎云相很戾也李巡本作恨又爾雅釋文云恨也孫炎作很然則孫叔然與鄭康成同郭景純與李黃門同作恨亦有所本特當從鄭孫本與毛傳合臧明經拜經日記

詩雅文同義異

郭注爾雅引詩文與毛氏同而義異箋者茲亦有列之俾有所考焉釋詁厖大也注引詩曰爲下國駿厖而長發曰爲下國駿厖厖厚也廢大也注引廢爲殘賊而四月曰廢爲殘賊廢忕也釋文云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攻善也注引我車既攻而車攻曰我車既攻攻堅也徽善也注引太姒嗣徽音而思齊曰太姒嗣徽音箋云徽美也粤于也注引對越在天越粤通而清廟曰對越在天箋云越於也屆極也注引屆此羣醜而泮水曰屆此羣醜屈斂也箋云屆治也正義曰屆治釋詁文彼屈作屆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釋文曰韓詩云屆收也卬勞也注引維王之卬而巧言曰維王之卬卬病也惄思也注引惄如調飢而汝墳曰惄如調飢惄飢意也箋云惄思也履福也注引福履綏之而樛木曰福履綏之履祿也釋言征行也注引王于出征而六月曰王于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箋云王曰令女出征將送也注引遠于將之而燕燕曰遠于將之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振古也注引振古如茲而載芟曰振古如茲振自也箋云振亦古也夷悅也注引我心則夷而草蟲曰我心則夷夷平也皇匡正也注引四國是皇而破斧曰四國是皇皇匡也釋訓惕惕愛也注引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而防有鵲巢曰心焉惕惕猶忉忉也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釋宮廟中路謂之唐注引中唐有甓而防有鵲巢曰中唐有甓中中庭也唐堂塗也釋器繸之

謂之縮之注引縮版以載而縮曰縮版以載乘謂之縮箋云乘聲之誤當爲繩也釋天日出而風爲暴注引終風且暴而終風曰終風且暴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釋蟲草蟲負蠜注引喓喓草蟲而草蟲曰喓喓草蟲草蟲常羊也釋獸麐牡麌注引麀鹿噳噳而韓奕曰麀鹿噳噳麀牝曰麀噳噳衆多也箋云麐牡曰噳噳復噳言多也四蹢皆白豥注引有豕白蹢而漸漸之石曰有豕白蹢蹢蹄也箋云四蹄皆白曰駭釋畜騋牝驪牝注引騋牝三千而定之方中曰騋牝三千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一目白瞯二目白魚注引有驔有魚而駉曰有驔有魚豪骭曰驔一目白曰魚牛七尺爲犉注引九十其犉而無羊曰九十其犉黃牛黑脣曰犉此爾雅毛詩之文同義異者可見矣同上

爾雅毛詩異文

爾雅釋訓一篇釋詩之訓詁漢初傳爾雅者皆今文之學故與毛詩不同後世三家既亡爾雅之文不可盡考今審其音義相同或別見他書者列爾雅於上以毛詩證之釋雅正以訓詩也爾雅便便辯也此釋詩采菽平平左右也詩釋文曰平平韓詩作便便廱廱和也此釋思齊雝雝在宮也憴憴戒也此釋抑抑子孫繩繩也憢憢懼也此釋鴟鴞予維音嘵嘵也洸洸武也此釋江漢武夫洸洸也釋文曰舍人本作僙音同鹽鐵論繇役篇引詩武夫潢潢法言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璜璜皆僙僙之訛洋洋思也此釋二子乘舟中心養養也薨薨衆也此釋螽斯薨薨兮也釋文曰顧舍人本作雄雄案顧野王就郭注爲音然則郭氏注本作雄雄矣古曹聲厷聲皆烝類也委委佗佗美也此釋君子偕老委委佗佗也釋文曰諸儒本並作禕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引詩亦作禕顧舍人引詩釋云禕禕它它怟怟愛也此釋葛屨好人提提也漢書敘傳下姼姼公主孟康曰姼姼惕惕愛也師古曰魏詩葛屨之篇曰好人提提音義同耳惠氏棟云說文姼美女也或作𡛖从氏然則爾雅之怟當作𡛖氏與是適故王逸引作媞格格舉也此釋斯干約之閣閣也周禮匠人注亦作約之格格懕懕安也此釋小戎厭厭良人也媞媞安也此釋葛屨好人提提也楚詞七諫注云媞媞好貌也詩曰好人媞媞慅慅勞也此釋巷伯勞人草草也釋文曰郭騷草蕭三音廣雅釋訓曰慅慅懆也曹憲音草壔壔喜也此釋伐木蹲蹲舞我也旭旭憍也此釋巷伯驕人好好也釋文曰旭旭郭呼老反是讀旭爲好矣訰訰亂也此釋抑誨爾諄諄也邈邈悶也此釋抑聽我藐藐也版版盪盪僻也此釋板上帝板板蕩蕩上帝也爾雅釋文曰版版詩作板廣雅釋訓曰版版反也燂燂熏也此釋雲漢蘊隆蟲蟲也詩釋文曰韓詩作烔廣雅釋訓曰爞爞憂也然則作爞爞者蓋魯詩敖敖傲也此釋板聽我囂囂也釋文曰敖敖本又作警瘐瘐病也此釋正月憂心愈愈也郝郝耕也此釋載芟其耕澤澤也繹繹生也此釋載芟驛驛其達也溞溞淅也此釋生民釋之叟叟烝之浮浮也韹韹樂也穰穰福也此釋執競鐘鼓喤喤降福穰穰也噰噰喈喈民協服也此釋卷阿雝雝喈喈也佻佻契契愈遐急也此釋大東佻佻公子契契寤歎也魏都賦或明發而嬥歌善曰爾雅曰嬥嬥契契愈遐急也嬥或作佻音韋苕一音徒了反廣雅釋訓曰嬥嬥好也爾雅釋文曰契字又作挈楚辭九歎注引詩挈挈寤歎廣雅釋訓挈挈憂也曹憲音契爲挈雅[illegible]本作挈宴宴尼居息也此釋北山或燕燕居息也卉木慺慺懷懷報德也此釋出車卉木慺慺也儵儵罹禍毒也此釋小弁踧踧周道也又釋文曰儵儵本作攸引詩云攸攸我里則釋十月之交悠悠我里也旦旦悔爽忒也此釋氓信誓旦旦也釋文曰旦旦本或作悬悬同都歎反玉篇心部悬得歎反爽也忒也義本釋訓悁悁剌素食也此釋大東鞙鞙佩璲也懽懽熎熎憂無告也此釋板老夫灌灌黍離中心搖搖也釋文曰灌灌本或作懽同古玩反熎熎本又作搖樊本作遙又作愮玉篇心部懽呼官切悅也又公玩切爾雅曰懽懽熎熎憂無告也又悺古桓切又公玩公緩二切悺悺憂無告也悺同上蓋爾雅本作悺悺後人據毛詩改爲灌矣藹藹崇讒慝也此釋板多將熇熇也翕翕訿訿莫供職也此釋小旻潝潝訿訿也速速蹙蹙惟逑鞫也此釋正月蔌蔌方有穀也粤夆掣曳也此釋小毖莫予荓蜂也不俟不來也此釋采薇我行不來也爾雅釋文作不俟曰事已反待也宜從來案說文來部𤵸下引詩不𤵸不來从來矣聲又徐𤵸或从彳然則詩本作𤵸爾雅作俟今詩作來者脫其半耳不遹不蹟也此釋日月報我不述也釋文曰遹古述字勿念勿忘也此釋文王無念爾祖也萲忘也此釋伯兮焉得諼草也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烜兮威儀也此釋淇奧瑟兮僩兮赫兮咺兮也釋文曰僩本或作撊同下板反郭音簡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釋淇奧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也是刈是穫鑊煮之也此釋葛覃是刈是濩也釋文曰是又本又作刈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此釋生民履帝武敏歆也釋文曰敏如字舍人本作畝釋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畎畝之中又拇音畝案舍人本云云當在拇字下若敏字作畝則下文敏拇也不可通矣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此釋北風其虛其邪也徒御不驚輦者也此釋車攻徒御不驚也辟擗心而此釋柏舟寤擗有摽也幬謂之帳此釋小星抱衾與裯也右皆詩經爾雅異文者其文同者不著同上

白虎通詩考

班氏白虎通說詩與毛氏多有不同蓋皆魯說也今輯以俟考爵篇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謂世子始行也號篇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三正篇有此三字據補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禮樂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又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誅伐云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諫諍云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辟雍云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王者不臣云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又見三正篇瑞贄云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三正云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姓名云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當有度曹叔振四字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臧茂才經藝述紀

韓詩外傳引衛女詩

韓詩外傳二載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或疑此論柏舟之詩衛女謂其姜予謂其姜非衛女也此蓋指許穆夫人初許求許穆夫人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於衛侯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卒有翟難而許不能

敘事見列女傳故外傳此下卽引載馳之詩以證之外傳引詩有與本事不相比附者有卽述本事者此其例也孫侍御讀書脞錄

楚元王傳詩表

荀卿—浮丘伯—
- 楚元王交（文詩傳號元王詩諸子皆讀詩）
  - 郢客
  - 富—辟彊（亦好讀詩）—德—向
- 魯穆生
- 白生
- 申公（爲詩傳號魯詩）—戊
- 劉郢

史記儒林傳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按申公之師卽浮丘伯也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郢王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史記楚元王世家云高祖之同母少弟也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秦史記本作異母漢書荆燕吳傳云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可證同父字非誤待同父弟之稱不雅耳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既爲沛公交與蕭曹等俱從至霸上交爲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卽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六年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元王薨文帝以郢客嗣申公爲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爲中大夫及王戊卽位穆生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戊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韋賢傳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　按韋孟諫王戊楚元王傳不載可補其缺臧明經拜經日記

駁閻百詩毛朱詩說

世傳疑晚出古文尚書爲僞者多矣然無有疑國風爲非夫子删訂之舊本者惟閻若璩百詩氏毛朱詩說頌言之右朱集傳而左毛公序謂鄭衞諸詩皆淫者自作非刺奔反謂朱子詩集傳出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噫異矣春秋鄭七子賦詩及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其蔓草褰裳諸詩皆明見左傳者云皆淫者自作則牀第之言踰閾豈獨伯有爲戮也哉夫孔子明言鄭聲淫子夏亦云鄭音好淫淫志非曰鄭詩淫也而師乙且云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天下有正直廉靜之淫詩乎哉今百詩乃曰孔子何人豈錄淫詩以誨萬世遂謂漢儒徒見三百五篇名目散軼不存則每取孔子所删所放之餘一一切湊合以足其數爲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槩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百詩亦頗稱通儒何大繆無忌憚至此今乃知其誤蓋本程篁墩之邪說而篁墩則據劉歆傳而删改其書以就己意者歆傳中有移太常博士一書其本文最爲詳晰明白篁墩輒剟之曰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剟去下文故留疑竇本文云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當建元之間此言三經師儒說經所始非言至是始有詩也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也寫者說事也如女爲周南召南高皃爲詩之爲則知今詩乃出漢儒之所綴輯非孔子删定之舊本矣賜見今張海鵬所刻明代叢書乙集此緣誤解爲字同造作義又未達相合而成是成詩傳非成三百篇也遂謂漢儒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并詆小序豈不謬甚哉既而讀朱史王柏傳乃知篁墩之謬又本於魯齋遠有端緒而非自篁墩始也柏之言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删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此說亦由誤讀劉歆本來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而黜鄭衛淫奔之詩其無知妄作敢於非聖如是篁墩百詩承其濫觴又何足怪也馮明經解春集

撰詩傳者大毛公

毛公傳詩世謂趙人毛萇撰而不知爲大毛公也薛君爲韓詩章句世謂淮陽薛漢撰而不知爲薛夫子也大毛公名亨魯人著故訓傳見詩譜及初學記薛夫子名方丘字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惠徵君九經古義

劉向述韓詩

王應麟詩攷後序曰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引之謹案列女傳貞順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芣苢與文選辯命論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言仕於亂世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云云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云云與韓詩外傳合母儀傳衛姑定姜賦燕燕之詩與坊記鄭注合鄭爲記注時多取韓詩也又上災異封事引詩密勿從事與文選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所引韓詩密勿同心皆以密勿爲黽勉然則向所述者乃韓詩也王伯申書經義述聞

詩攷引韓詩誤

王伯厚詩攷於韓詩引速速方穀天夭是椓云出後漢蔡邕傳且引章懷注云韓詩亦同作轂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也今案邕傳作速速方轂天夭是加注先引毛詩之文并引傳及箋然後云韓詩亦同謂韓詩與毛鄭之說同也下云此作轂者蓋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方猶並也乃章懷釋邕之文故用此字今王氏乃誤以爲韓詩亦同作轂并删去蓋字而以章懷之說爲韓詩之說不審甚矣盧學士鍾山札記

鄭康成先通韓詩

惠棟曰王伯厚謂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三禮與箋詩異案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盧君謂盧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也續漢書盧植與鄭玄俱事馬融同門相友玄本傳云玄又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記注多依韓說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案鄭箋宗毛然亦閒有從韓魯說者如唐風素衣朱襮以繡黼爲綃黼十月之交爲厲王時皇矣侵阮徂共爲三國名皆从魯詩衡門可

以樂飢以樂爲療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爲意思齊古之人無斁斁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鬄皆韓詩說也鄭漁仲以秦詩朱綸爲齊詩未詳○惠徵君九經古義

魯申公詩說 與宋說庭

承示詩論八篇內及魯申公詩說此出近代僞書之尤者也漢書杜欽傳關雎爲歎康王之后臣瓚曰此魯詩谷永傳鬪妻驕扇註以爲魯詩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也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成註記時尚未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衞夫人定姜之詩也劉向列女傳正同蓋向家世魯詩故今詩說關雎仍屬太姒燕燕仍莊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安在毛與三家絕異哉顯誤如此不待細攻 閻徵君潛邱劄記

劉向所述皆魯詩

問 朱竹垞曰劉向所述皆魯詩未知果否其亦有所據否 張炳

答 劉向是楚元王交之後元王曾與申公同受業於浮邱伯之門故以向守家學必是魯詩然愚以爲未可信劉氏父子皆治春秋而歆已難向之說矣安在向必守交之說也向之學極博其說詩考之儒林傳不言所師在三家中未敢定其爲何詩也竹垞之說本之深寧然以黍離爲衞急壽二子所作見於新序而先儒以爲是齊詩則不墨守申公之說矣 全庶常經史問答

琴操多魯詩說

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載蔡邕琴操其言詩與毛異蓋本魯申公遺說文選注載騶虞鹿鳴二事王伯厚詩考於鹿鳴篇錄文選注然僅存數語遠遜御覽之完善今記此以爲誦讀之助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強凌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迫禮義歎傷所處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伐檀者魏國之女所作也傷賢者隱蔽素飧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德澤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琴而鼓之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尙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鳴也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也疑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歌 臧明經拜經日記

齊詩

王伯厚詩攷所載齊詩僅十餘條然其中如匡衡伏湛蕭望之之流不過因本傳有習齊詩之語卽以所說爲齊詩亦惟翼奉傳所云五際之要則明指爲齊詩也漢書地理志所引齊詩子之營兮自杜漆沮班固時齊詩未亡猶可證據至宋人如洪氏邁董氏逌曹氏粹中范氏處義所述齊詩俱屬臆說齊詩魏代已亡見隋書經籍志宋人更何所案據邪 孫侍御讀書脞錄

商齊之詩

問 然則商齊之詩何詩也 張炳

答 竹村嘗言康衢風之祖也喜起南風雅之祖也五子之歌變聲之祖也是皆商齊之遺也以是推之卽放齋所云太始天元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古時所始者也皆商聲也蓋商聲有正而無變齊聲則有正變二者大傳所云大訓大化九原六府皆禹樂章而九辯見於山經統之則先功九德之九歌也呂覽所云晨露是湯樂章皆雅之祖也五子之歌以下變聲日多如麥秀如采薇如微子之閔殷如祈韶皆變聲也則皆齊聲也其中或多依託故夫子不錄 全庶常經史問答

詩有六情五際解

漢書翼奉傳奉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天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很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又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孟康注引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應麟案奉治齊詩兩舉師說六情五際皆齊詩說孟康引詩內傳者齊詩內傳文也太平御覽引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宋均注曰六情卽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翼奉傳攷之則宋均之釋六情非齊詩本義也毛詩大序正義釋六情據翼奉說應劭注漢書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釋五際亦非齊詩本義也後漢書郞顗傳引詩汎麻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李賢引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閒乾所據者毛詩大序正義引詩緯汎麻樞以釋五際云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然齊詩五際並數戌而詩疏不及之亦非據郞顗傳注戌亥皆爲天門亥爲革命當一際則出入候聽宜以戌當一際矣太平御覽引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宋均注曰集微揆著若緜緜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始是必將至著有天子也此齊詩五際之義也文選文賦注引春秋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注申申公也應麟謂申公之學爲魯詩五際六情之說出齊詩與申公無涉或云絕於申者絕於魯也絕於魯者蓋尊齊而絀魯之辭也詩緯言陰陽術數與齊詩相傳疑魯齊弟子有互爲是非者故詩緯之言如此此說未嘗攷毛詩采薇正義引汎麻樞云陽生酉仲陰生戌仲絕於申者謂五際之道陽氣至申而絕至酉始生也宋均注誤解耳 陳編修左海經辨

俗本詩集傳

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集傳云吳氏曰韓詩作思見韓詩外傳卷一今本訛作息詩考載外傳不誤俗本刪此七字案王伯厚詩考序云朱文公集傳不可休思從韓詩本此常棣外禦其務集傳云春秋傳作侮罔甫反今引其文卽從其義故下云有外侮則同心禦之乃今本改云音侮刪春秋傳等八字四月爰其適歸集傳於爰下注云家語作奚故下云奚何也乃今刪家語作奚四字而改爰爲奚案毛詩爰其適歸箋云爰曰也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韓詩亂離斯瘼爰其適歸說苑政理亦作爰惟家語辯政作奚必王肅私改以異鄭朱子不覺其非故誤從之然雖用其義尙未

改其文若如今本竟作奚使未見集傳原本者能不致疑於朱子乎假樂假樂君子集傳云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俗本但作音嘉二字以及何彼襛矣之作穠終然允臧之作焉遠兄弟父母之作遠父母兄弟羊牛下括之作牛羊不能長夜之作長頤大且篤之作實不可畏也之作亦胡然厲矣之作爲胡月辛卯之作日家伯維宰之作冢如彼泉流之作流泉小旻抑周降予卿士之作于凡此余初以爲朱子之誤後考之有年獲見宋元板集傳知並俗本刪改之失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詩有三言至九言

皮日休松陵集序云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之作三言者曰振振鷺鷺于飛是也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曰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曰交交黃鳥止於桑是也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塏案今本毛傳黃鳥三章章十二句是交交黃鳥爲一句止于桑爲一句泂酌三章章五句是泂酌彼行潦爲一句挹彼注茲爲一句皮氏所引不同豈異讀歟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古者教以詩樂

子衿毛傳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墨子公孟篇第四十八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漢代文章無引詩序者

葉夢得謂漢代文章無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按西都賦云德廣所及是用漢廣序也蔡邕獨斷引周頌詩序三十一篇同上

雅頌南豳之外不入樂

問 然則程文簡公泰之謂詩除雅頌南豳之外皆不入樂顧亭林方宗之而先生不以爲然何也張炳

答 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是乃泰之謬語也特宗廟朝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屬於樂府則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焉不謂之樂而何古者四夷之樂尚陳於天子之廷況列國之風乎亭林於是乎失言況變風亦樂而言之衞風之淇澳鄭風之緇衣齊風之雞鳴秦風之同袍同澤其中未嘗無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清容曰亦有非祭祀告神之詩而謂之頌者敬之小毖振鷺閔予小子諸篇是也按此非頌而附於頌者以其不類雅之音節也試取諸詩讀之可見全庶常經史問答

漢藝文志歌詩

一曾記云漢書藝文志載周[illegible]詩凡五家則三百篇外周時之詩漢代尚存百六十六篇惜皆不傳壽祺案藝文志河南周歌詩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歌詩二篇又有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即河南周歌詩七篇之聲譜也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即周謠歌詩之聲譜也周上或冠以河南或否皆名其地此東西周之別非商周之周也志列吳楚汝南燕代鴈門雲中隴西邯鄲河間齊鄭淮南左馮翊秦京兆秦河東蒲反雒陽南郡諸歌詩皆漢代所采土風與周歌詩一例班固敘詩賦家謂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禮樂志亦言采詩夜誦師古注采詩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謳謠是也焉得緣史記古詩三千餘篇之說而謂三百篇外之周詩漢尚有存者乎陳編修左海文集

古詩隨處有韻

家大人曰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夫聲與聲之相應若水之從水火之從火其在詩之中若風之入於竅而無所不達故古人之詩隨處可以用韻非但用之句末如後人作五七言之例已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鄭注云永長也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記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注云長言之引其聲也夫昔人之爲詩也必長言之其誦詩也亦然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漢藝文志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後之誦詩者知誦其言而不知詠其聲遂至失其音節加以時有古今音有變革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則其韻之在句末者已不能通其他更無論已余潛心有年於古韻既得其要領於是取三百篇日夕讀之覺古人之詩應律合節觸處成韻有非後人諷讀之所能盡者如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崔虺爲韻嵬隤爲韻而崔嵬虺隤又通爲一韻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喓趯爲韻趯古讀若躍爾雅躍躍書通躍作趯凡從翟從卓從龠從虐從爵之字古皆讀平聲崔從弱之字古皆讀平聲詳見段氏六書音均表草阜爲韻古讀若苟蟲螽爲韻舞則選兮射則貫兮舞射爲韻射古讀若斲選貫爲韻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枕衾爲韻粲爛爲韻鴥彼晨風鬱彼北林鴥鬱爲韻風林爲韻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流授爲韻火衣爲韻觱栗爲韻發烈爲韻九月肅霜十月滌場肅滌爲韻滌古讀若逐霜場爲韻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公爲韻飛歸爲韻渚所爲韻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鼓旅爲韻淵闐爲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悠爲韻蕭古讀若修鳴旌爲韻風雨攸除鳥鼠攸去雨鼠爲韻除去爲韻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噦爲韻正冥爲韻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好莠爲韻好古讀若朽口口爲韻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沸崒爲韻騰崩爲韻不愧於人不畏於天愧畏爲韻人天爲韻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攘嘗爲韻右否爲韻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殄隕爲韻殄古讀若腆愠問爲韻質蹶爲韻蹶讀若厥成生爲韻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琢玉爲韻琢古讀若篤說文琢從玉豕聲豕音丑六切韓非子主道篇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章相爲韻清酒既載騂牡既備酒牡爲韻載備爲韻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崇爲韻臨古讀若隆韓詩作隆漢二章上臨不與崇宮宗躬爲韻見下衝墉爲韻閑言爲韻而臨衝崇墉又通爲一韻是類是禡是致是附是伐是肆是絕是忽類致爲韻禡附爲韻伐絕爲韻肆忽爲韻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昭高爲韻明朗爲韻明古讀若芒融終爲韻乃埸乃疆乃積乃倉埸積爲韻疆倉爲韻稼穡惟寶代食維好稼穡爲韻寶好爲韻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成傾爲韻城城爲韻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媚依爲韻婦士爲韻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堂羊爲韻基牛爲韻庸鼓有斁萬舞有奕鼓舞爲韻斁奕爲韻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競剛爲韻競古讀若彊絿柔爲韻震戁爲韻戁古讀若難動竦爲韻又若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藟履爲韻纍綏爲韻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赳爲韻赳古讀若糾兔武爲韻罝夫爲韻丁城爲韻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刈秣爲韻楚馬爲韻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小宵爲韻星征爲韻五夜爲韻夜古讀若豫東公爲韻參

僉爲韻鼎禍爲韻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畜報爲韻(畜古讀若朽禮記祭統孝者畜也孝古亦讀若朽楚辭大招宜稷畜只與秀雷爲韻秀雷古並讀若缶)卒述爲韻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瀰鷕爲韻(鷕古讀若唯)濟雉爲韻盈鳴爲韻軌牡爲韻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逝發閱爲韻(逝古讀若折說文從走折聲詩思娑季女逝兮與括渴括韻言不可逝矣與舌韻)笱後爲韻躬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方泳亡喪爲韻(泳古讀若羊)舟游求救爲韻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容崇爲韻刀朝爲韻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遠爲韻藟弟爲韻河他我爲韻滸父父顧爲韻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洌愾爲韻(洌與愾協韻愾古讀若迄禮記哀公問則愾乎天下矣注愾猶至也與迄同)彼我爲韻(彼古讀若彼)下稂爲韻(下古讀若戶)泉歎爲韻浸念爲韻(念古讀若壬說文從心今聲)彼彼爲韻苞周爲韻(苞古讀若彪)根京爲韻而彼彼我彼又通爲一韻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蜎敦爲韻(敦協韻讀若堆敦彼行葦之敦)蠋宿爲韻野下爲韻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飛歸爲韻燿駁爲韻(駁古讀若鹿說文從馬爻聲)羽馬爲韻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以以使爲韻衣歸悲爲韻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神民爲韻弔質爲韻福食爲韻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厭爲韻(湛古讀若諶厭古讀若愔)露夜爲韻晞歸爲韻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究畜爲韻訩邦爲韻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踧鞫惄爲韻(踧古讀若蹙說文從足叔聲引詩踧踧周道作踧踧論語踧踖如也此字惄古讀若溺說文從心叔聲)道草擣爲韻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寘棄爲韻懷遺爲韻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糾佻爲韻(糾協韻讀若皎葛屨傳云糾糾猶繚繚也月出一章舒窈糾兮與皎僚悄爲韻)霜行爲韻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稼庾爲韻(稼古讀若古庾協韻讀若與)茨坻爲韻梁京爲韻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滮嘯爲韻(嘯古讀若修說文作歗詩條其歗矣與修淑爲韻淑古讀若)池歌爲韻(池古讀若沱)浸念爲韻田人爲韻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狐車爲韻幽周爲韻草道爲韻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媚爲韻母婦爲韻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雝宮臨爲韻肅廟保爲韻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鳴生爲韻高朝爲韻岡陽爲韻菶雝爲韻萋喈爲韻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廣皇爲韻牡考爲韻祀子爲韻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駉坰駉爲韻馬野者爲韻又有參互爲韻者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求悠悠爲韻得服側爲韻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汎髦爲韻(汎古讀若品平聲漢書司馬相如傳汎淫泛濫汎浮髦讀字髧古讀若沈說文引詩作紞並從冘聲冘音淫)彼彼彼我靡爲韻(靡古讀若摩)舟髦爲韻河儀他爲韻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唐鄉姜桑上上爲韻中宮爲韻一二三章桑上上爲韻中宮爲韻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于爲韻我嗟爲韻(嗟古讀若左平聲)乎乎爲韻渠餘輿爲韻而乎乎渠餘輿又通爲一韻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麋階伊幾爲韻尰勇爲韻何多何爲韻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驕勞爲韻好草爲韻天天人人爲韻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度貊爲韻(貊古讀若莫)明長爲韻類比爲韻君順爲韻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翽藹爲韻止士爲韻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德側爲韻背陪爲韻明卿爲韻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將享羊爲韻牛之爲韻他若日居月諸其虛其邪委委佗佗(委古讀若倭說文從女禾聲)耆兮蔚兮婉兮孌兮恩斯勤斯匪載匪來(載古讀若菑來古讀若釐)弗慮弗圖萋兮斐兮哆兮侈兮(哆侈古並讀若多說文並從多聲)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母古讀若每)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有王有林載號載呶優哉游哉經之營之宜民宜人匪疚匪棘(疚古讀若棘)不測不克於乎前王不忘(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諸與此同)猗與那與(猗古讀若阿)是斷是遷皆本句中自爲一韻蓋其屬辭之工比音之密如此(按飛多與歸爲韻燕燕于飛之子于歸倉庚于飛之子于歸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之類是也方多與泳爲韻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方之舟之泳之游之之類是也彼多與我爲韻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洌彼下泉浸彼苞稂之類是也浸多與念爲韻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之類是也此皆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學者可以類推矣)譬之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而非可以人力與焉者也昔之歌詩者莫不知之而今日遂成絕響若加以音釋則學者必苦其繁碎故於詩補韻不載而別記於此又其字之不日於句末者如趄如嚅如汎如彼如髦如念如滌如厭如踧如惄如哆如侈如琢觀此皆可以得其本音夫亦欲其可歌可詠可長言嗟嘆而已矣記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實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單經及楚辭之韻亦有不在句末者如睽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豕鬼爲韻塗車爲韻歸妹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筐羊爲韻實血爲韻檀弓原壤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首手爲韻斑卷爲韻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左坐爲韻右起爲韻(右古讀若矣)大戴記保傅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蔥雙爲韻衡璜爲韻宣二年左傳宋城者謳睅其目皤其腹睅皤爲韻(皤古讀若盤)目腹爲韻襄四年傳魯人誦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狐爲韻裘駘爲韻(裘古讀若其)三十一年傳引周書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畏懷爲韻力德爲韻魯語重莫如國棟莫如德重棟爲韻國德爲韻孟子公孫丑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出拔爲韻類萃爲韻又如大戴記投壺貍首詩射夫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既獲卒莫射射獲獲莫爲韻(射讀若舍獲讀若濩)聲旌爲韻昭十二年左傳魯南蒯鄉人言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湫攸爲韻思謀志哉爲韻(謀古讀若媒志古讀若之)身臣人爲韻祭公謀父祈招詩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招昭爲韻愔音金心爲韻式式力爲韻孟子萬章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爲爲韻致至爲韻天命爲韻(命古讀若民)楚辭卜居甯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眞人爲韻哫栗喔儒爲韻訾斯咿兒爲韻清楹爲韻突滑爲韻如如爲韻梯稽脂韋爲韻九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瑟慄爲韻衰歸爲韻寥寥爲韻高潦爲韻清清人新爲韻(此以眞庚通用)悽欷爲韻怳悢爲韻又如皋陶謨之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小畜之既雨既處否之先否後喜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賁之舍車而徒萃之齎咨涕洟旅之先笑後號咷樂記之倨中矩句中鉤問喪之亡矣喪矣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大戴記王言之士信

民款工僕商慈女憧婦空空保傳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武王踐阼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口生听口戕口五帝德之其色郁郁郁古讀偃其德嶷嶷昭二十七年左傳之不索何獲晉語之威兮懷兮吳語之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越語之飽飯不及壺飧襄二十七年公羊傳之昧雉彼視孟子盡心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皆本句中自爲一韻蓋古人用韻往往如此若周秦諸子書則遽數之不能終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詩句中有韻

詩三百篇往往句中有韻韻不必在句尾也周南于嗟麟兮句似無韻實與章首麟之趾相應以兩麟字爲韻也召南于嗟乎騶虞乎與虞韻秦風于嗟乎不承權輿乎與輿韻鄘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韻乎與上亦韻也邶風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盈與鳴韻瀰與鷕亦韻也唐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也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二句似無韻而王與商文與殷皆韻咨亦韻韻不必在句尾也魏風父曰嗟予子行役母曰嗟予季行役兄曰嗟予弟行役子與已止韻季與寐棄韻弟與偕死韻此韻不在句尾之證也錢宮詹養新錄

三百篇音韻

閩吳才老於三百篇有叶韻之說而朱文公因之厥後陳季立撰詩古音屈宋古音始知三百篇自有本音至崑山顧氏撰音學五書而古音粲然明白矣然同時毛奇齡已有違言豈古今音果大相遠乎曰古今音之別漢人已言之劉熙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韋昭辯之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此古今音殊之證也但劉韋皆言古音而說正相反實則劉是而韋非蓋宏嗣生於漢季漸染俗音因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遂疑車當讀尺奢切不知讀華爲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如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爲韻攜手同車與孤烏爲韻則車之讀居斷可識矣自齊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譜其後沈重作毛詩音於今韻有不合者謂之協句如燕燕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云協句宜乃林反所云協句即古音也陸德明釋文翔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之音讀暢明白未嘗倭也使沈重音尚存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而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邶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於今韻不收者謂之協韻協與叶同顏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合猶協也是吳才老叶韻之所自出矣叶韻實由古今異音而作而吾謂言叶韻不如言古音蓋叶韻者以今韻爲宗而強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有正音也古人因文字而定聲音因聲音而得詁訓其理一以貫之漢魏以降方俗遞變而聲音與文字漸不相應頗有三百篇及羣經傳記諸子騷賦具在學者讀其文可以得其最初之音此顧氏講求古音其識高出於毛奇齡輩萬倍而大有功於藝林者也但古人亦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音之轉無方正音可以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於他字其以聲轉者如難與那聲相近故儺从難而入歌韻難又與泥相近故鸛从難而入齊韻非謂歌齊兩部之字盡可合於寒桓也宗與尊相近故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臨與隆相近故雲漢詩以臨與躬韻韋與回相近故瞻卬詩以韋與後韻非謂魂侵侯之字盡可合於東鍾也其以義轉者如躬之義爲身即讀躬如身詩無過爾躬與天爲韻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躬與鄰韻非謂真與先之字盡可合於東鍾也賡之義爲續說文以賡爲續之古文蓋尚書乃賡載歌孔安國讀賡爲續非陽庚之字盡可合於屋沃也又如溱洧之溱本當作潧說文潧水出鄭國引詩潧與洧方渙渙兮此是正音而毛詩作溱者讀潧如溱以諧韻耳溱即潧之轉音不可據說文以糾詩之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之妄作又不可執潧溱相轉而謂蒸眞兩部之字盡可通也如謂吾言不信則試引而伸之夫增與潧皆曾聲也毛傳於魯頌烝徒增增云增增衆也此爾雅釋訓之正文而於小雅室家溱溱亦云溱溱衆也文異而義不異豈非以溱增聲相近而讀增爲溱不獨假其音并假其字乎古人有韻之文正音多而轉音少則謂轉音爲協固無不可如以正音爲協則僨到甚矣顧氏謂一字止有一音於古人異讀者輒指爲方音固未免千慮之一失而於古音之正者斟酌允當其論入聲尤中肯綮後有作者總莫出其範圍錢宮詹潛研堂集

三百篇多以命與中韻

問三百篇多以命與申韻易傳則以命與貞正韻豈亦有兩音耶曰說文命从口从令聲令本眞先之類也而古鐘鼎文命字有作霝者詩題彼脊令與鳴征韻左傳引逸詩講事不令與挺扃定韻頌从令聲而節南山以韻騁桑扈以韻屏釋訓苓大苦說文作霝楚辭大招以命與盛定韻此令可兩讀也周頌以時周之命與我徂維求定爲韻抑訏謨定命亦疊韻此命可兩讀也夫子乾象傳讀命爲病切於姤象傳讀爲吝切益亦兼用二音姤象以牽賓民正命吝爲韻正振聲相近讀正爲振則皆協不必轉命以從正古此以少從多之例也顧氏不得其說槩以方音議之非也同上

顧氏論古音

問顧氏論古音皆以偏旁得聲合於說文之旨然亦有自相矛盾者如旂沂圻皆以从斤爲古音則近亦从斤也乃援詩會言近止與偕邁韻謂古音記當改入志韻何邪曰凡字有正音有轉音近既从斤當以其隱切爲正其讀如幾者轉音非正音也如頎人其頎亦頎之轉音禮記頎乎其至讀頎爲懇者乃其正音耳倩从青而與盼韻顯从㬎而與公韻實从貫而與室韻慨从奴而與逑韻皆轉音而非正音禮記相近於坎壇鄭康成讀相近爲禳祈祈未必不可讀爲近也三百篇中用韻之字不及千名烏能盡天下之音顧氏但以所見者爲正宜其齟齬而不相入矣仇从九聲古人讀九本有糾鬼二音故關雎以仇韻鳩兔罝以仇韻逑顧氏不知九有二音乃謂仇當有一音如毋戎與難之類然三百篇中亦不過四五字而已予謂三百篇中轉音之字甚多七月之陰雲漢之臨蕩之諶小戎之驂車攻之調桑柔之瞻文王之躬毛詁躬身也生民之稷北門之敦召旻之頻正月之局皆轉音也毛公詁訓傳每寓聲於義雖不破字而未嘗不轉音小旻之是用不集訓集爲就即轉从就音鴛鴦之秣之摧之訓摧爲莝即轉从莝音瞻卬之無不克鞏訓鞏爲固即轉从固音載芟之匪且有且訓且爲此即轉从此音㬎乎聲隨義轉而無不可讀之詩矣識字當究其源源同則流不當有異求本衣裘字借爲求與之義求所聲相近故又有渠之切之音後人於求加衣仍取求聲非衣聲也求裘本一字而顧氏析而二之若鴻溝之不可越且同一从求之字也而讀俅爲渠之切

讀觩絿爲巨鳩切同一从九之字也而讀仇爲渠之切讀鳩爲居求切不知求九元有兩音也睘从袁聲故字之从睘者皆在山仙韻而獨行睘睘乃與菁韻讀袁者睘之正音讀煢者睘之轉音也黍稷字本在職德韻而生民首章稷與夙育韻讀如謖者稷之轉音也簡兮以翟與籥爵韻君子偕老則與髢揥韻考槃以闊翟字或作狄狄有剔音正與髢協是翟有兩音也舊與舅皆从臼聲三百篇中舅與咎韻大叔亦與首阜韻頍舊與時韻蕩亦與里哉韻召旻是舅从正音舊从轉音也知一字不妨數音而辨其孰爲正孰爲轉然後能知古音知三百篇之音然後無疑於易之音予嘗深愛顧氏攷古之勤而惜其未達乎聲音之變也同上

毛公詩傳

問毛公詩傳既不破字何以知其有轉音曰大雅俔天之妹韓詩俔作磬而毛亦訓俔爲磬音隨義轉即讀爲磬矣小雅外禦其務左傳務作侮而毛亦訓爲侮即讀如侮矣鄭風方秉蕑兮毛訓蕑爲蘭說文有蕑無蘭知蕑讀如蘭也衞風能不我甲韓詩甲作狎毛亦訓爲狎即讀如狎也小雅神之弔矣毛訓爲至弔與質爲韻是讀弔爲至也毛無破字其說蓋出於王肅肅欲與鄭立異故於鄭所破之字必別爲新義雖自謂申毛未必盡得毛旨也試以他經證之賡之正音當如庚而書乃賡載歌即從續音說文續古文作賡是漢古文尚書讀賡爲續矣卝之正音當近貫故齊風以卝與變弁爲韻而周禮卝人借卝爲礦字說文礦或作卝此依周禮讀非謂詩總角卝兮亦當讀爲礦也賡續以義轉卝礦以聲轉此古經轉音之例魏晉以後此義不講而讀經者動多窒礙矣同上

詩無無韻之句

問大雅訏謨定命四句顧氏以爲無韻據考槃干旄既醉告字並古沃切與則音不相近豈眞有無韻之句乎曰說文嚳急告之甚也急告爲雙聲白虎通嚳者極也嚳與急通故嚳有極訓楚茨以告韻備戒位抑以告韻則爾雅釋訓以告韻慝食則慝職皆讀告爲亟也讀如穀者告之正音讀如亟者告之轉音顧氏拘於字有定音之說於楚茨則云告字不入韻於此章則直云無韻豈其然乎詩日月告凶漢書引作鞠訩齊南山亦以告鞠爲韻而

釋訓亦以鞠與職慝韻則告有亟音又何疑焉唯告有亟音故从告之字亦可轉讀小子有造與士韻蹻蹻王之造與晦介嗣師韻同上

顧氏論詩母字凡十七見

問顧氏論詩母字凡十七見其十六皆讀滿以切惟蝃蝀二章與雨韻而易繫辭如臨父母與度懼故韻是有二音要當以滿以切爲正其說然否曰古音母讀如每此爲正音其讀如今音者轉音也詩三百篇侮字四見正月緜皇矣行葦皆與今音同侮从每聲每又从母聲惟母有姥音故侮可入語姥部因流溯源其條理秩然不紊顧氏不知音有正有轉輒疑轉音爲方音故於此類未甚了了同上

雙聲昉於魏晉以後

問雙聲昉於魏晉以後古人未之知也三百篇中間有近似者祇是偶合初非先覺子乃謂雙聲之祕肇於三百篇毋乃矜管蠡之智以強附古人乎曰人有形即有聲有聲即有音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要無過疊韻雙聲二端而疊韻易曉雙聲難知股肱叢脞虞廷之賡歌也次且劓刖文王之演易也至詩三百篇興而斯祕大啓卷耳之次章崔嵬虺隤兩疊韻三章高岡元黃兩雙聲碩人之次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田之次章上句磬控雙聲下句縱送疊韻出其東門之首章綦巾雙聲次章茹藘疊韻七月之觱發栗烈雙聲兼疊韻上下相對東山之伊威蠨蛸町畽熠燿四句連用雙聲佻兮達兮哆兮侈兮既敬既戒既霑既足如蜩如螗如蠻如髦不吳不敖不競不絿允文允武令聞令望宜岸宜獄式夷式已之綱之紀以引以翼隔字而成雙聲嘽嘽焞焞顒顒卬卬疊字而成雙聲與有爾隔句而成雙聲居居究究隔章而成雙聲死生契闊搔首踟躕一句而兩雙聲旅力方剛山川悠遠一句而一疊韻一雙聲其組織之工雖七襄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之和雖壎篪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獨粲爛韻而枕衾亦韻錦衾疊韻角錦又雙聲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暴馮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此豈尋常偶合者可比乃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喻翻謂七音之辯始於西域豈古昔聖賢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四聲昉於六朝不可言古人不知疊韻字母出於唐季不可

言古人不識雙聲自三百篇啓雙聲之祕而司馬長卿揚子雲作賦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切雙聲疊韻之理遂大顯於斯世後人又以雙聲類之而成字母之學雙聲在前字母在後知雙聲則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雙聲不可也而雙聲已昉於三百篇吾於是知六經之道大小悉備後人詹詹之智早不出聖賢範圍之外也同上

半句爲韻

顧亭林言詩有半句爲韻者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瀰與鷕爲韻盈與鳴爲韻當以其類推之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與悠爲韻蕭古蕭若依詩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列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是也又鳴與旌爲韻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與噦爲韻正與冥爲韻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菶與雝爲韻萋與喈爲韻乃場乃疆乃積乃倉場與積爲韻疆與倉爲韻易歸妹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筐與羊爲韻實與血爲韻禮記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左與坐爲韻右與起爲韻右古音以亦其類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于於

于於兩字義同而音稍異尚書毛詩例用于字唯金縢爲壇於南方北面乃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孺子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邶風俟我於城隅齊風俟我於著乎而俟我於堂乎而俟我於庭乎而秦風於我乎夏屋渠渠於我乎每食四簋曹風於女歸處於女歸息於女歸說國風於女信處於女信宿大雅於萬斯年仍用於大雅不瑕于宜宋本間有作於者誤也論語例用於字唯引詩書作于而乘桴浮于海餓于首陽之下仍用于今字母家以於屬影母于屬喻母古音無影喻之別也錢宮詹養新錄

協句即古音

沈重毛詩音於燕燕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云協句宜乃林反沈重生于梁末其時去古已遠而韻書實始萌芽故於今韻有不合者有協句之例協句即古音也自陸德明脇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用韻諧暢明白未嘗緩也使沈重音尚傳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而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邶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於今韻不收者則謂之協韻同上

詩中儀字凡十見

孝老云詩儀字凡十見皆音牛何反按相鼠詩儀與皮爲叶東山詩儀與嘉叶湛露詩儀與椅離叶斯干詩儀與議羅叶若讀爲廷知切似亦未爲不可 閻徵君潛邱札記

釋文誤入注

詩東門之池箋孔安國云停水曰池見釋文儀禮士昏禮注壻悉計反从士从胥俗作壻女之夫案此皆陸氏釋文語誤刻作箋注者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乃據此謂康成曾見孔傳又云鄭作反語有此一條以百詩之精博猶不免爲俗刻所誤予於此益信讀書之難也 孫侍御讀書脞錄

詩中風字凡六見

三百篇風字凡六見皆在侵韻內方愔反不作方戎反景案九章哀郢云悲江介之遺風上韻爲聊以舒吾憂心亦可證 馮明經解舂集與閻徵君論疏證十二則

禹貢紀山川物產舉國風一二物以驗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以山川物產亙千古而不變也此言信然景偶舉國風一二物以驗其餘衞詩多言桑如桑中桑田之類今懷衞濬相滑濮等州皆衞地也古稱桑土之野至今土肥宜桑鄭詩芍藥至今溱洧之地富有之他如瞻彼淇奧菉竹猗猗漢武帝塞瓠子決河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則淇園多竹振古如斯碩人詩云葭菼揭揭蓋河中之葭得氣最厚北魏信都芳爲律管吹灰之術得河內葭灰用之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他如唐魏秦齊所咏草木禽獸至今不易其土性皆信而有徵固不獨楛矢石砮之出肅愼氏爲然先生謂肅愼氏地即今寧古塔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榆樹松樹枝既枯墮入江爲波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爲石可取以爲箭鏃榆化者上松文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巔之陰及黑松林猶生楛木可取以爲矢質堅而直又有鳥曰海東青即隼也○同上十五則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者玉裁宰巫山事簡所訂也曷爲三十卷從漢志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所治者乃朱子詩傳則非毛詩也是以訂毛傳也故訓傳與鄭箋久與經文相雜則曷爲每篇先經後傳也還其舊也周末漢初傳與經必各自爲書也然則漢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本各自爲書今釐次傳文還其舊而每篇必具載經文於前者亦省學者兩讀也傳多於經一卷其分合今無攷也傳之與經雜廁放於何時蓋鄭君箋詩時所爲也毛傳於魯齊韓後出未得立學官而三家既亡孤行最久者子夏所傳其義長也其稱故訓傳何也古者傳以述義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之於春秋子夏之於喪服某氏之於小正皆是也釋故釋訓以記古今異言爾雅是也毛公兼其意而於故訓特詳故不專曰傳而曰故訓傳是小學之大宗也序亦毛公作與鄭志於常棣曰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沈重曰據鄭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不得援范氏後漢書衞宏作毛詩序一語爲左證也傳說皆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述之猶韓詩某篇美某汝墳蝃蝀賓之初筵諸序散見於唐人所引者多與毛異亦必韓嬰所自述也序爲毛公所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也以序放於子夏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雖其辭亡而其義存也以序述於毛公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皆大夫刺幽王鄭箋皆當爲刺厲王定爲作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也鄭箋云眾篇義合編至毛爲故訓傳時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篇義列於篇首放於毛公也今仍之者從其舊也列故訓傳於篇後而正其譌踳補其脫落其通釋大義者則必複舉經文其訓釋一字一物者則不必複舉經文凡欲還經傳各自爲書之舊而又斟酌婧緐縟也春秋小正傳體無不複舉經文者毛公傳體亦猶是也箋詩時析置經文下則刪節其複舉而轉寫又多譌婧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有其名無其實然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編烏可以已也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攷其同異畧詳疏密審其是非今本合一而人多忽之不若分爲二次第推尋也 段大令經韻樓集

周頌商頌爲祭祀之詩

問 竹村馬氏曰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宴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譽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頌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凡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間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禮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爲合宜竹村之疑前人所未及也何以晰之 張洄

答 以古禮言則必每樂各有所歌之詩但今不可得而盡攷以春秋之世之禮言則容有斷章而取義者原未必盡合於古此雖於經傳無明文而可以意推而得之者也但鄉飲酒禮所歌亦正不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亦正不必車攻吉日之屬則以其義之所該者大陳晉之曰鄉射升歌鹿鳴諸詩所以寓君臣之教笙奏南陔諸詩所以寓父子之教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合樂三終歌二南諸詩所以寓夫婦之教然則因一事而兼羣義有不盡泥其事者矣其與春秋時賦詩之禮又自有不同者不必如竹村所疑也但雖不必泥其事而未嘗不專有其詩以司樂者各有所屬故也若賦詩言志如荀偃所云不類盡指攜貳之詞耳 全庶常經史問答

以重言釋一言

詩亦汎其流傳云汎汎流貌有洸有潰傳云洸洸武也潰潰怒也箋云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碩人其頎箋云長麗俊好頎頎然咥其笑矣傳箋皆云咥咥然笑垂帶悸兮傳箋皆云悸

倓然有節度倏其獻矣傳云倏倏然歔歔霧露溥兮傳云溥溥然盛多子之丰兮箋云面貌丰丰然零露湑兮傳云湑湑然蕭上露貌嘒昏背悄傳云嘒猶嘒嘒然昏猶昏昏然有扁斯石傳云扁扁乘石貌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匪車嘌兮傳嘌嘌無節度也錢宮詹養新錄

正考父校商頌

正考父校商頌十二篇至孔子時止存其五所亡者多矣倩盼唐棣二詩見於論語孔子時尚未亡而不在三百篇者或亡於夫子之後與若謂夫子刪之則素絢之旨嘗與子夏發明之室是遠而亦與遠莫致之同耳獨刪此篇何耶觀南陔六詩則此二篇亦不足怪矣李進士羣經識小

邠卿治韓詩

家邠卿注孟子方里而井節云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宅園圃家二畝半也案此說本司馬法亦見韓詩外傳注塗有餓莩引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音義丁公著云韓詩也然則邠卿治韓詩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劉向學魯詩

魯詩亡於西晉申培詩說後人僞作也劉向學魯詩新序說苑列女傳所引疑皆魯詩之說新序云衞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說苑云召伯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功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訟焉後人思而歌詠之列女傳云宋女嫁於蔡人夫有惡疾母將改嫁之女不聽乃作芣苢之詩班大家女孝經宋臣與歌歎人作諷匪石爲衞女知　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納夫人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式微黎莊夫人與傅姆二人作劉歆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偶傅母勸去夫人守一終不肯歸也碩人莊姜始在齊淫泆冶容傅母乃作是詩也又以行露爲申人女所作邶柏舟爲衞宣公夫人守志而作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所作向所引詩說每多異義息夫人事尤與左傳不合崔茂才吾亦廬稿

詩毛鄭異同辨　曾釗

群經義疏詩禮最精然周禮之學杜氏及三鄭時有異同而賈公彥祇疏後鄭諸家從略不如詩正義毛鄭分述之詳矣毛鄭異同大義有四隨文易說者不與焉昏期一也出封加等二也稷契之生三也周公辟居四也凡此四端皆毛長於鄭至於六天之說毛鄭故同昊天上帝詩有明文五天即五德之帝五德布爲五行助天生物王者尊事禮固宜之周頌我將傳將大也是毛以我將我享爲大享大享明堂五帝偏而正義云毛不信六天之說與鄭異豈不誣耶孔氏述毛不得其理大率類此若夫故訓假借傳例簡奧箋所改讀非盡易傳正義亦有未達釗嘗粗綜二學欲踵孫毓異同評騭惟謭陋未敢屬稿間有究見記於別紙涉獵各家隨時竄易凡先我得者輒復刪去積有日月丹墨淩亂懼難識不會學海堂以此題課士遂都而錄之爲一卷焉說見羣解彙編各條經義叢鈔

詩比義述序

詩之比興舉比以通賦與興毛詩於樛木曰興也宜以葛藟之附樛木與福履之隨君子已耳而篇義曰后妃逮下也義取樛木下垂葛藟得上蔓爲后妃逮下衆妾得親附之比十月之交之爲直賦其事無疑也日月之行終古不變故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之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使天行有變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步之常法矣而聖人警於天變者以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蔽虧人君可自謂無蔽不省於虧失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甚於月喻君之蔽虧甚於臣故曰亦孔之醜曰于何不臧詩詞顯以比德非語禎祥帝王之尊兢兢惟蔽虧是省是以德臻上聖仁覆天下覗懼以災異大小不絕遠乎篇內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毛傳曰言易位也鄭箋云君子居下小人居上之謂也亦據比義言之推而至於隸用一字在六書假借引喻以明無非比也賦者比之實也興者比之推也得比義於興不待言即賦之中復有比義集戴吉士東原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周禮

皇清周禮解

德清俞樾書

上洋寰瀛山房石印

PL
2461
.H8
1893
v.12

禮說總目

旅師鋤粟屋粟閒粟
稍人掌丘乘
土均掌平土地
草人九土
稻人以澤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土訓原其生以詔地求
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　地慝方慝
山虞掌山林厲禁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山虞之別
掌炭掌荼掌蜃皆操其圖事
廩人大祭祀共接盛　接讀若扱
舍人食米
槀人掌為犒
外內朝
卷六
春官一
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禋祀　實柴　槱燎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五命賜則六命賜官
六瑞
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
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
四郊四望四類
正室皆謂之門子
卜葬兆甫竁
肆師序其祭祀及其所珥　珥毛牲曰衈羽牲曰䘓
四時大甸獵祭表貉
鬱人掌祼器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鬯人共其釁鬯
司尊彝鬱齊獻用兩壺尊
四時之閒祀
鬱齊獻酌　牲獻讀為儀　凡酒修酌

卷七　春官二
典瑞五采三采二采　圭璋璧琮
典命諸侯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下其君禮一等未誓以
皮帛繼子男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
五冕
王為公卿錫衰諸侯緦衰大夫士疑衰首服皆弁絰
玄端素端
守祧廟祧
廟則有司修除祧則守祧黝堊
祭　肖與其服
冢人以爵等為樹數
蹕墓域
大司樂三大祭還宮無商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樂師詔來瞽皋舞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
大夫判縣士特縣
大師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
執同律以聽軍聲詔吉凶
卷八　春官三
瞽矇世奠繫鼓琴瑟
鍾師九夏
笙師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鎛師掌金奏之鼓
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
籥章豳詩　不曰豳風
大卜三兆
卜師四兆
龜人掌六龜之屬
占人四占
簭人九簭
占夢六夢

眡祲十運　煇
大祝六辭二曰命六曰誄
衍祭　衍延通
享右祭祀　右祐侑宥通
大祝小祝男巫六巫皆古祝由之術
九拜吉拜凶拜
九拜稽首頓首空首
九拜振動
九拜奇拜褒拜
卷九　春官四
小祝及葬設道齎之奠
甸祝禂牲禂馬
司巫共匰主
道布
蒩館
祭祀守瘞
巫降之禮
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注大出主抱式
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以十有二風
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內史掌八枋
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
出之
巾車王之喪車五乘
駹車然複髤飾
孤乘夏篆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車僕革車之萃輕車之萃
司常九旗之物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卷十　夏官一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眚　壇　虔　杜　滅
師帥執提旅帥執鼙
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
帥以門名　鄉以州名
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　中冬教大閱以旌爲左
右和之門
獻禽以享烝
及師大合軍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
司勳有功者祭於大烝
馬質禁原蠶
量人量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司爟　四時變國火　焚萊有刑
司險設五溝五涂樹之林爲阻固
環人環四方之故
射人王射三容諸侯二容卿大夫士一容
射鳥氏矢在侯高以并夾取之
司士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
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三揖旅揖門左門右
諸子掌國子之倅
卷十一　夏官二
節服氏袞冕六人裘冕二人
方相氏敺方良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　大僕在
亞冢宰兼官僚以補周官之缺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
兵甲
弁師王之五冕延紐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　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
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
王之皮弁象邸玉笄

司戈盾齎盾
司弓矢楛質
枉矢絜矢利火射
大馭犯軷　祭軌祭軓
田僕設驅逆之車
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校人夏馬鸞馬之數　毛馬物馬
廋人馬八尺以上爲龍
職方氏九州
荊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
豫州其浸波溠
雍州其川涇汭
冀州其澤藪曰楊紆
并州其川曰嘔夷
形方氏華離之地
卷十二　秋官一
大司寇禁民訟入束矢禁民獄入鈞金
小司寇三曰詢立君
上服下服之刑
士師五禁　注野有田律
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八成七曰爲邦傰
鄉士聽其獄訟王會其期
訝士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司刺三刺
司約約劑　丹圖
司盟北面詔明神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
職金　金版
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
司圜罷民弗使冠飾而加明刑　注罷讀
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
野廬氏
橫行徑踰
卷十三　秋官二
薙氏春爲耕搜　注柞鄂
萍氏掌水禁幾酒
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　中春修火禁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
條狼氏誓僕曰車轘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修閭氏掌比宮互櫜者守其閭互
冥氏得獸獻其皮革齒須備　注備爪遇
柞氏　注柞除木之名讀爲屋笮之笮
薙氏殺草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
翦氏除蠹莽草薰之
壺涿氏除水蟲赤犮氏除貍蟲
銜枚氏　注橫銜之繣結于項
杜棒
禁嘂呼於國中之道者
伊耆氏共王之齒杖　杖咸
大行人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會同無常期
諸侯之禮立當前疾　疾當作侯
六服
小行人合六幣
卷十四　考工記
輪人牙也者以爲固抱也　注牙爲訝
揱爾而纖　注揱讀爲箾
欲其眼也　提誤爲眼
凿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養陰齊陽則轂雖敝不
㲉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凡揉牙外不廉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培之

輈人輈直且無橈登阤縋其牛下阤縋其後

輈欲頎典　注謂車之轅率尺所一縛

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桃氏重九鋝

函人合甲

鮑人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　注帴當作俴

畫繢之事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大圭長三尺杼

上終葵首　穀　琢　琬圭　介圭

天子圭中必　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

瑑圭以頫聘

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　注聘禮日勞以二竹簋方

矢人雖有疾風弗之能憚矣

瓬人器中膞

梓人大胷燿後　數目顧脰

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

匠人五室　明堂

殷人重屋　注複笮也

几筵

廟門容大扃七个　扃說文作鼏非

禮說天官一　　吳 惠學士士奇著

建國立極邦之六典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之建國翼翼然乃四方之中正也惟王建極以立國設六官分六職以為民極極者度也中也天生民而予之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聖人因之而制其數權衡重量大小以立度明本末建終始以立中是為極亦曰典天道地道人道為三極上天下地中有四時為六典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民立於極也書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是民生於典也不協於極者皇亦受之則不能者勸不迪率典者天乃棄之則為惡者懲皇建謂之極天敘謂之典錫汝極所以遵王道守爾典所以承天休因此三極立為六典典常也法也天有常性人有常順好惡生變總曰生常民乃有古政維今法維古六典皆古也治典立而萬民服教典立而萬民淑禮典立而萬民聽政典立而萬民畜刑典立而萬民肅事典立而萬民足室家以盈婦子以寧禮俗以成風化以淳天下和平是謂民極非中不立有典有則子孫服習民乃不惑異類咸格鳥獸仁德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然則太宰所建者文王之典也式典者用之常悖典者行之篤敬典者秉之虔弗式弗悖弗敬而六典息矣

〔太宰〕禮俗以馭其民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康成以為所行者昏姻喪紀為禮俗然案士昏禮有辭辭曰某有先人之禮親禮使氏前朝有戒戒曰伯父帥乃初事先人之禮者家之先典帥乃初事者國之故事蓋行禮順先典循故事所謂禮俗也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俗不同而一之以禮則無不同鶡冠子曰田不因地不能成穀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又曰勿損勿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言天命者性師教者習因習而俗成焉荀子曰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淮南子曰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晏子曰沿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又曰嬰之家俗有三及病將死請其妻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乃鑿楹納書以為楹語此晏子之家俗也當時稱為質大夫管子曰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有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明君在上俗無異禮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由此觀之有一家之俗有一國之俗有天下之俗一家之俗大夫主之一國之俗諸侯主之天下之俗天子主之而皆以一人為轉移故天下國家遠近大小雖殊莫不有祖宗家法顯覆典型紛更約束子孫不法祖宗而俗敗矣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商之俗成湯作之於前聖君哲相成之於後猶若不足而兢兢以巫風淫風亂風家必喪國必亡為訓及受之身一人敗之而有餘蓋作之難成之難敗之甚易若此有周代商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靡靡之俗尚未盡革也敗之甚易變之甚難又若此故曰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言鼎雖小亂俗者必誅所謂禮俗以馭其民也可不慎哉

九職任民

疏材所以配九穀閒民所以輔三農黃帝內經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菜為充魯語列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曲禮稻曰嘉蔬注云蔬之屬詮言訓菰飯犓牛豳風叔苴傳云苴麻子則菰麻皆蔬材家語舍以疏米注云疏稷米是穀亦名疏也越絕書甲貨曰粢為上物乙貨曰黍為中物丙貨曰赤豆為下物丁貨曰稻粟為上種戊貨曰麥為中種己貨曰大豆為下種庚貨曰穬（穬謂穬麥也陶隱居本草以為是今馬食者潘岳西征賦所謂黃穬火熏之是也）辛貨曰果皆比蔬食楊泉物理論曰黍稷曰粱梗曰稻豆曰菽三者各二十蔬果助穀各二十曰百穀書艱食一作根食馬融曰根生之食蓋謂百穀也揚雄太玄曰止於童木求其蔬穀則蔬亦名穀矣古無奴婢有臣妾易遯九三畜臣妾吉旅六二得童僕貞左氏謂之皂隸與臺公羊謂之廝役扈養凡為蘊為樵為薪皆臣妾聚斂以獻皇祖介眉壽食農夫周書大聚曰春發枯槁夏發葉榮（葉榮淮南作果蓏）秋發實蔬冬發薪蒸皆臣妾之職也而後世以為利者乃與用事童僕趨時任桀黠奴以逐利而千樹棗千樹栗千樹橘千畦薑韭至比千戶侯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菜之美者名曰土英則蔬材之利倍於九穀矣魏風園有桃言蔬材不足以富國也管子以瓜瓠葷菜百果不備為國之貧豈其然乎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則一家四人為閒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則二家七人為閒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則一家三人為閒閒猶餘也羨也夫曰餘卒曰羨民曰閒書曰厥民析厥民因子弟居室父兄在田謂之析父兄赴功子弟畢作謂之因詩云侯亞侯旅侯疆侯以亞仲叔旅子弟皆閒民也疆謂勸相以能左右之長者規少者隨尊者令卑者聽所謂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也國無閒民則國擾家無閒民則家索野無閒民則野荒九職以三農冠其首以閒民殿其終誠重之也商鞅相秦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蓋無閒民自此始無閒民而有游民亦自此始先王重農兼重工商農工衆工攻器賈攻貨三者國之三官周之東也百工喪職蓋九職不行久矣子朝之亂也百工皆叛（杜注謂百工非也）盟平宮伐東圉久之乃平鄭之遷也與商人俱奉師襲鄭輸而退之韓起買環賈成必告弗敢專也周之工鄭之商其以國升降乎八材者醫無閭之珣玗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是謂八材穀梁子曰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范氏云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樹楸桑以備養生送死所謂園圃毓草木者蓋如此而山澤之材則與民共之者也潤溼不穀樹之莞蒲磽石不穀樹之葛藟而山有林麓澤有魚鹽恐民之有爭心也於是設虞衡列其禁平其守如是而已春秋莊公二十有八年築微三十有一年築郎築薛築秦成公十有八年築鹿囿說者以為築者規固而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不與民同利然則山林藪澤虞之正也築之非正也故謹而志之戒慕利也澤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載師遠郊有收田而閩隸養鳥貉隸養獸能通鳥獸之言阜蕃教擾之自伯益佐舜調馴鳥獸而周宣王時有梁鴦者佐牧正之官善於其職虎狼鵰鶚無不柔馴異類雜居不相搏噬孳尾成羣益順其性取之時用之節鳥不獝獸不狘君子讀鴛鴦之詩而知養畜之有道焉典絲受良功典枲受苦功絲曰良枲曰苦而典婦功則兼絲枲而辨其良苦以授嬪婦使化治之民閒繞屋桑麻春蠶秋積春無游女秋無嬾婦及周之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其端自上及下蓋哲婦傾城而嬪婦之職廢矣司空居四民家宰分九職四民有士而九職獨無何也古者士出於農詩

云烝我髦士士農之分也其始於管仲之治齊乎酒誥牽車牛是農而賈也春秋作丘甲是農而工也酒誥在九職未分之前春秋在九職不行之後此九者皆養民之本而以正其德以利其用以厚其生蓋此水火金木土穀六者惟修而善政盡在是矣故任之爲九職敘之爲九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並見呂覽家語故知古之臣妾即今之奴婢園圃廬舍也嬪婦室家也閒民子弟也臣妾奴婢也虞衡藪牧器用之資與其皮毛筋角則商通之而工度之者也職有九民惟三三官理九職一呂覽上農篇云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謂農工賈左傳哀十七年衛莊公使匠久司徒期等遂因三匠以作亂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亂亦因百工故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甚爲社注三官亦曰三老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周書三官棄九職廢百工爲百官誤矣大農假貨六韜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其職騷其俗無晉士會稱楚莊之霸也曰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楚子囊美晉悼之賢亦曰商工不遷業庶人力於農則九職尤重三官也董安于治晉陽尹鐸繼之當時以晉陽爲保鄣及知伯將伐趙趙襄子往晉陽而城郭不治襄子懼張孟談曰吾聞良吏之治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儲積出令甫五日而城郭已治矣然則閒民曷可少哉魯三家分其國之民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則若子若弟取其半焉子弟謂閒民臣謂其官力役若今之丁錢師所謂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也康成以爲儒誤矣荀子曰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祝勝之書云以稻稱小麥大麥小豆大豆爲九穀宜於宮中者三月不種祭焉歡云哀傳臣僕隸一致之幾然則士以下爲臣妾管子君臣篇有中民有小民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則國豐審天時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則小民治人有中田參中民三農也小民無事爲閒三農者上農中農下農也孫度儲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上地中地下地分爲三者以此若夫絲紵徵於山農草貢徵於澤農齒角羽翮徵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皆虞衡所作之財也亦名爲農而以山澤脩之故曰虞不離澤澤農不去其土各守其職而萬民諧漢永平初禁民二業居業侯劉般上言官禁二業田者不漁今濱江湖郡民多漁採以資口實冬春閑月不妨農事且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非二業也帝從之遂弛其禁然則九職雖分益通功易事者歟

九兩繫民

文王以七屬宮人周公以九兩繫民繫猶屬也大戴禮七屬曰國則任貴官則任長學則任師先則任賢族則任宗家則任主鄉則任貞蓋牧以地得民故國則任貴牧者一州之貴也長以貴得民故官則任長長者六官之長也若夫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則有師儒在朝則美政在下則美俗近者樂之遠者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此非得民之神者歟以賢得民者師以道得民者儒父兄在焉子弟從之故曰地從城城從民民從賢得城則得地得民則得城得賢則得民焉庶雖別於上則有族族人不戚君則有宗異九宗遂晉侯遂四族屬齊成皆宗以族得民者也族聚則漢族盛則强是故立大宗以糾合之檢彈之使一族愛而親敬而尊由是老窮不遺桀黠者不敢爲非故人人各宗其宗而天下治所謂族則任宗宗以族得民者蓋如此降及春秋族不任宗宗不收族故晉有桓莊之偪宋有戴桓之亂鄭有駟良之爭而宗法壞矣大夫不稱君謂之主臣無有作福謂之利利者和也故義和爲利利者養也故祭告利成所謂家則任主主以利得民者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俾都家各養其民而和之以義也不然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鄭之罕宋之樂民歸之矣居人臣之位而違道結民心害于而家何利之有若夫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則吏治不可不講也不煩之吏有似於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所謂鄉則任貞吏以治得民者蓋如此此文王官人以七屬任之之法周公又分七屬爲九兩者說不稱師爲偕獨學而無友爲孤而川衡林衡山虞澤虞皆國之藪民其之而吏掌之者故有師以賢得民自有友以任得民者吏以治得民自有藪以富得民則九兩包於七屬也任爲六行賓興於鄉里富爲五福斂錫於庶民降及秦漢任俠爲俠富成於姦故匹夫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橫行於天下而上無禁利下有貪民鹽井丹穴皆擅而據之坊民弗嚴末流必潰先王知之故道藝有切磋之友統以師儒川澤有虞衡之官束於吏治則任不流爲俠富不犯於姦矣末游少過遊俠及從師受經宰爲名臣龔少卿召翁卿之爲吏也所居民富郡有畜積此其驗也先王立政必先得民得民之道不出七屬有天下國家者宜留意焉荒政傳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繫猶綴也設與其贅通詩曰具贅卒者老是贊猶屬也屬猶繫也云繫屬五子屬其書老書傳云贅其故知大數七屬卿大宮九兩繫也詩曰爲下國綴旒綴旒者所以繫邦國也周自平王東遷威德不加於四海由是九兩廢而邦國之民不復繫於京師矣

象魏

宮之中門曰雉門門之側東西有堂謂之辟門之外左右有樓謂之觀總者爲闕秦漢闕外有桴思今之樓古之觀也觀謂之闕孚思謂之屏正歲五官懸象魏於其上象魏者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事象所謂天垂象聖人象之者也六典旣建五象斯彰以揚大烈以觀耿光無怠無荒不愆不忘萬民仰觀挾日乃藏因縣之於闕遂以象魏名其闕焉於卦爲觀下體坤爲民上體巽爲命互體艮爲闕命縣於闕萬民觀焉兩觀之名蓋取之此中正以觀天下者也禮典不縣者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是爲三常三常立而五象出焉然則禮在五象中別無禮象故也秦漢兩觀不設五象不縣徒立巨闕以應天宿失其義矣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蜡賓者臘祭先祖祭必有賓群臣助祭亦曰賓廟在中門外之左祭畢出廟門至中門即縣象魏之處周禮在魯大道不行皆章雖存人亡政息故孔子過之而歎歟左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杜注云闕象魏也懸法者門側之堂古明堂位注云屏謂之樹今之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釋名罘罳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漢以爲上有之屏上亦爲屋以覆屏謂之桴思一作罘罳者以爲郎招魂之稱戶不如其名本起於樓稱名曰樓觀戶之孔故若網羅之目故曰樓觀其名也爲闕謂雲氣異羽畢備非古也闕不思望之樓觀然其名起於此漢

挾日

禮曰挾日傳曰浹辰周之正月魏闕挾日而斂五象成之九年楚人浹辰而克三都正義云浹周匝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浹辰者子亥之辰一匝挾日者甲癸之日一周古挾浹通詩曰使不挾四方毛傳云挾達也謂方皇周浹於天下故曰達於卦爲蠱巽蠱彖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易林乾主甲震主庚虞翻云乾成於甲震成於庚巽變成震陰陽天地之始終也挾謂之雜雜謂之匝三王之道如循之三雜規之三雜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呂氏春秋曰圜周復雜無

南子曰數雜之壽雜猶挾也後人稍拾淮南杙爲文子改雜爲算失其義矣朝廷出令曰令甲趙武靈王出胡服令趙燕曰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之篇亦以此康成云從甲至甲爲挾日祭邕云郊天陽用日耕耤陰用辰

納亨

祀大神享先王及納亨太宰贊王牲事注云納亨納牲將告殺愚案漢禮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明堂社稷亦如之遣漏未盡十四刻夜漏未盡七刻皆再言納者一納牲一納亨也正月始耕祠先農其禮簡不再言納然則納牲與納亨異矣漢祠夜半行禮故祭前晝漏未盡納牲夜漏未盡納亨禮運祭元酒薦血毛爲法太古腥其俎孰其殽爲法中古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爲今世之食禮器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是古之三詔即漢之再納祭義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此之謂納牲而納亨者謂合亨之後羹定之初薦孰未食之前盛之於俎先以告神於堂也祭禮血腥之屬盡敬心耳要以孰爲正大夫士之祭也自薦孰始故特牲少牢皆曰饋食漢親耕及貙劉祭先農先虞已特牲如遺食但薦孰而不薦腥故有納亨而無納牲不再言納者以此穆答者猶嗣舉奠皆天子諸侯之禮大夫之子不舉奠辟諸侯舉奠者尸未入祝酌奠奠於鉶南天子奠斝諸侯奠角上嗣舉之故曰舉奠君之上嗣爲穆迎牲入廟與君對共牽牲尊君之適也說者以穆爲子姓失之矣牽牲在祭初舉奠在祭末天子諸侯皆將傳重故惟上嗣得與焉五官奉牲羞其肆肆者六牲之體是爲納亨諸子正之司士割之王親乞之太僕贊之御僕發之南齊太常丞蔡仲熊議明堂之禮引東京禮儀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孰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孰進孰者納亨也則晝漏未盡納牲明矣先是納牲卿大夫序從而已及入廟繫牲於碑卿大夫袒而割毛取血入以告神於室此所謂贊王牲事者一當朝踐之節一當饋食之時獨言納亨者舉其正也

小宰掌王宮之糾禁

干寶註譌爲鄭

周官干寶注已亡劉昭注漢志閒引其辭如秋官夜士云若今都候之屬天官少宰云若御史中丞案左右都候主劍戟士徼循宮以況夜士可也而少宰全不類中丞特以其在殿中密舉非法有似小宰掌王宮之糾禁遂以中丞當之決非成康之語其爲干注無疑今皆雜於鄭注賈公彥之無識也詩信南山正義引太宰納亨注云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劉昭亦以爲干注曾子問正義引太宰納亨注云納亨謂祭之時唐人正義非出一手兩處不同則劉昭所謂干注者抑或然乎至若以司門爲如今校尉太僕爲若漢侍中皆干注也而舞師翌舞云翌亦草染羽爲之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以爲鄭注今本鄭注無之而干注英蕩及弧旌枉矢吾取焉云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杼謂枉直蓋枉矢於弧然八矢配六弓枉矢居其首康成云取名變星飛行有光若今飛矛矣則干說亦未爲得也孔穎達曰鄭司農解九數之名書本多誤云今有重差句股者重差即差分也去旁要而皆以句股爲漢之九章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然則干注本馬融今皆雜于鄭注矣

以敘聽其情

六敘正羣吏曰正其位作其事受其會三者臣之所以事君曰進其治制其食聽其情三者君之所以禮臣注云情爭訟之辭非也邇臣守和安得有爭又焉用訟且不必競而力爭晉之公室所以卑也曾謂先王之世而羣吏有爭訟者乎愚案詩東山之序曰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故東山之卒章極序其情樂而戲之采薇遣戍出車勞還杕杜勤歸一則曰憂心孔疚再則曰我心傷悲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而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乃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蓋有告者必有聽者有告而無聽于是祈父刺宣王不敢斥王而呼祈父曰祈父亶不聰當是時小宰之六敘廢而在朝無復有聽其情者矣曰亶不聰者責其不能聽也先王之於羣吏既進其治以書其勳復制其食以厚其養又聽其情以悅其心所謂體羣臣者可謂至矣情見乎詩大史序之王者不作而詩亡詩亡而王迹息者以此大戴禮公曰今日少聞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子曰可爲家不可爲國上失政政出自家門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此非孔子之言而託之者也古之盛世君臣上下皆得言情何嫌何疑而云不可且魯之有名無情也久矣及哀公而愈甚公患三桓之偪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而上下之情不通誠能度其上下而咸通之則君與民合爲一心臣與君爭爲一德又何患乎三桓乃不通其情而更益其妄於呼此公之所以終孫於邾也韓詩外傳言人主之疾十有二發而隔居其一焉下情不上通謂之隔管子亦言國有四亡其二者塞曰侵塞者下情不上通侵者下情上而道止誠能以敘聽其情則通而不隔行而不塞誰得而侵之

傳別質劑要會

小宰八成有傳別書契質劑要會之名傳別故書作傳辨杜子春讀爲傳別案荀子性惡篇辨合符驗愚謂辨猶別也合猶傳也傳別猶辨合也蓋辨而別之爲兩合而傳之爲一如符節然案質劑左氏謂之質要荀子謂之質律詩謂之質成言可奉爲法律而事由之要結而成也不徒負買用之旅師平頒興積斂之民而散之民亦憑質劑以爲信焉六鄉役民以上劑六遂役民以下劑者州里之役要而司空之辟也要者合要故左氏謂之質要辟者法律荀子謂之質律又旬計曰日成月計曰月要歲計曰歲會皆名爲質王制所謂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是也又獄之要辭亦名爲劑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是也故詩謂之質成然則傳別質劑要會三者皆書契之別名也易林云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所謂辨合符驗者即此應劭云萬方億醜并質共劑章懷注云質劑猶今分支契也兩書一札同而別之獄書最目獄訟要辭皆曰契合齒分支別荀子云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注云刻處似齒釋名曰莂別也大書中央破別之也契刻也刻識其數也管子貸粟米者有別劵五穀以平賈取之定其劵契之齒九家易曰契刻也大壯進而成夬金決竹木爲書契象契一作挈漢有祖挈及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

宰夫要凡目數

宰夫八職其四要凡目數注云要若歲計凡若月計目若日計愚謂三者皆數也數分爲目目最爲凡凡合爲要皆謂之數管子曰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八職首曰要即此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州里役要邦國之要皆名爲要車之進退其要在轄戶之開闔其要在樞設轄而車行立樞而戶轉周官之要在六官六官之要在天官舉一法明一

指以兼覆之並照之而觀其成者也成故冢宰治之司會攷之天子齊戒受之亦曰質是爲質要春官御史掌贊書凡數注云自公卿以下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愚謂凡郎官成之凡數郎官常之數凡者大其名也數者大別名也推而共之爲凡推而別之爲數其義雖知其數易知失其義守其數謂之有司讀其書不知其說謂之誦數之儒蓋凡則其總而數則其緒焉爾目者都目漢有司徒都目司徒總領綱紀故有都目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都郎數之凡目乃數之目也有要而後有凡有凡而後有目有目而後有數尊者治約卑者治詳有形埒者人皆見之有篇籍者世共傳之所謂數也釋數而任智者窮弃數而用才者凶數出於道道出於天王者體天而數立百官守數而道存衍而廣焉三百三千反而歸於一協於極隋牛弘嘗問劉炫曰周官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而益不治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課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治鍛煉甚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古今若此之相懸也而唐張九齡亦云吏部條章動盈千萬刀筆之吏辨析毫釐胥徒之猾緣隙而起然則要凡目數古得之簡今失之繁地官質人凡治質劑者國中十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所以絶民之爭訟且息文書也故邦國雖遠以朞爲斷安得有百年不決之案乎

胥掌官敘以治敘

府掌契史掌書徒掌令皆有專主獨胥掌敘若無所事契以治藏書以贊治令以徵召皆有職事獨敘以治敘若無所職何也康成讀胥爲諝有才智之稱賈公彥則謂易有歸妹以須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胥與須通康成亦以注易矣愚案說文胥作疋或曰胥字其象爲疋其義則記也從文從疋則爲疏爲疏皆疏通之義古文詩大雅作大疋樂官有大胥蓋以此詩云以雅以南交王世子云胥鼓南然則雅與胥通也故爾雅一作爾疋天之道地之理人之紀無不疏通故曰胥胥者雅也正也訓也訓其文正其名以合於雅乃得其敘事得其敘之謂訓而大行人諭書名聽聲音則屬瞽史諭言語協辭命則屬象胥吾儒詁訓之學皆從此出焉樂正授數司成論說非是則不能通也是故先王之世在官有學古之吏在朝有道古之儒攸敘者倫時敘者罰惟敘者功萬事萬物各有秩敘而不亂及周之衰淫文破典則有孔子雅言以正之其道得以復明而詁訓之師授受不絶猶古之象胥也秦掃而更之滅書簡之文弃先王之語由是書變爲馬鹿易形事物盡失其敘而天下亂矣契有質要契之敘也書有凡數書之敘也令有甲乙令之敘也胥得兼之故若無所職無所專而有才智之稱日月以敘時載離以敘信五物以敘事百物以敘財十煇以敘降爾旌以敘和三市以敘地凡嬪以敘御凡事皆有敘而官吏之六敘以正羣吏者胥贊治之而闕胥掌藏市胥執度大胥正舞位小胥正樂縣象胥傳言協禮雖有才智不亂舊章荀子曰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父子相傳不敢損益王公持之百吏守之以取祿秩焉所謂敘也是故其人雖亡法存故府雜胥敘之各得其所羣雅之材一百有五道備後王事從先古典論曰劉表諸子好酒造三爵大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季雅一注盃方言曰盃槅也秦晉之郊謂之盃郊注云所謂伯盃者也伯盃即伯雅則大胥小胥即大雅小雅明矣詩曰籩豆有且侯氏宴胥太元曰不宴不雅禮樂廢也然則宴胥猶宴雅歟

徒掌官令以徵令

宰夫八職曰治要曰治凡曰治目曰治數曰治藏曰贊治曰治敘曰徵令獨令曰徵餘皆曰治及贊而已康成謂徵令趨走給召呼非也徵令者小司徒行之司書逆而考之皆國之政教而以召呼當之誤矣宰夫掌禁令及百官府之徵令而敘羣吏之治故以治敘委之胥徵令委之徒徵令者傳王之令也韓非曰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奉君令詔卿相不辟尊貴不就卑賤然則戰國徵令以都丞猶周之徒也案晉有都令史八人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梁置五人謂之五都令史統領眾局方軌二丞故曰都丞其名起於戰國郎漢之令史能通蒼頡史籀篇者補之其職主書後世改用士流始重其選在周則府史胥徒而已都丞雖卑令史雖賤而以之徵令則令之行也猶雷風之鼓萬物也是故出之王爲命內史書之大僕與小臣出入之藏之官爲令御史贊書之宰夫與其徒掌而徵之徵猶召也若後世尚書召板徵猶神也莊子曰明者爲使神者徵之言無往而不應也是故節爲徵信命爲徵令徵令猶申令也申令振鐸夏有遒人遒人徇于路徒從小宰徇于朝鄉師職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

宮正廬舍　繐衰

大喪宮正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荀子曰吉事尚尊喪事尚親故欲辨貴賤先辨親疏既序親疏又分貴賤同一居廬或宮或梠或隱或顯貴非人君則祖之親非適子則隱之尚親而兼尚尊也書云高宗諒陰諒讀爲梁陰一作闇范甯曰所以知諒闇爲凶廬禮葬爲柱楣楣則梁也葛洪曰穜一木長梁於東墉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以短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葬泥之障以避風康成讀闇若鵪鶉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謂之楣卒哭之後翦屏柱楣故曰諒闇愚謂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云草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方今異音廣雅庵與廬皆舍也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堊釋名云堊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堊室者屋下壘墼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墼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塗之既練堊之加堊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尚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爲堊室堊猶廬也焉用毀哉然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廬嚴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非親且貴者乎言而事後行及身自執事者皆不廬故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言士疏且賤必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廬也說者謂朝廷之士居廬服斬都邑之士居堊制周失之矣孔安國以高宗三年不言故曲爲之說曰諒信也陰默也古訓兼音義以信默訓諒陰似矣其音何晏集解弃鄭取孔杜預遵之遂謂人君既葬不居廬以此注春秋左傳豈非春秋之辠人乎婦人不居廬天子七日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居中門外東壁爲廬司服職云凡喪爲天王斬衰親疏貴賤一也周之東遷威德不加於四海於是有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繐衰既葬而除之禮婦爲舅齊衰而子柳其妻繐衰當時皆以爲非禮矣諸侯之大夫亦以之服至尊而謂之禮則愚未敢信釋名云繐惠也齊人謂涼爲惠言服之輕涼惠也以輕涼之服服至尊蓋自衰周始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宮伯士庶子均秩均敘　庶子猶餘子

宮伯之士庶子宮正之眾寡內宰之人民一也凡在版者行其秩敘作其徒役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猶漢之衛卒唐之府兵也漢之衛卒每一歲而更（師古音工衡反猶今之上番）衛司馬掌之每當交代天子行幸曲臺臨饗而罷遣唐之府兵宿衛者皆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自五百里爲五番至二千里爲十二番皆月上然則月終均秩者猶府兵之月上歲終均敘者猶衛卒之歲更蓋番上更休皆有秩敘各得其均地官鄉官均人主徒役謂之公旬旬猶均也三年大比則大均故春官有大均之禮以恤眾論語爲力不同科馬融曰爲力者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謂歲有豐凶地有遠近時有久暫周衰政失力役不均故孔子傷之公旬之有均也力役之有科也鄉師作秩敘作以此宮伯行秩敘行以此賦古者兵出於民容民畜眾謂之師故曰夫家眾寡又曰人民虎賁掌虎士司右掌勇力之士皆人民也入則禽於宮出則耕於野三時不害而兵亦足其秀者糾其德行教之道藝皆彬彬乎有儒者之風其桀者去其淫怠斥其奇衺而無勇悍不馴之氣宮正爲之版籍其名內宰爲之圖畫其象邦有大事作而令之是爲王之爪牙及宣王之末六鄉之士不滿六軍乃取王之爪牙以充之由是調發轉移不以其地番役更代不以其時至不能養其父母而祈父之刺興矣祈父主封圻宮伯主宮殿父猶伯也王之爪牙謂士庶子之守城郭者靡所止居靡所厎止言秩敘之不均也然則祈父蓋夏宮之掌固與右者卒謂之士庶子猶餘子也呂覽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得戟亡矛說苑佛肸以中牟叛城北餘子袪衣入鼎戰國策燕趙久相攻餘子之力盡於溝壘古之圖士皆曰餘子周書曰成年餘子務藝儉年餘子務穡大荒餘子倅運蓋卽九職之閒民宮正所敎宮伯所作之士庶子說者以爲公卿大夫之子豈其然乎秦爵有公士趙軍有敎士楚師有都君子說者謂公士乃有爵之步卒敎士乃敎練之精兵近乎周之士庶子都君子乃都邑之士君所子養而有復除近乎周之國子故國子則授之車甲司馬弗征而士庶子則猶有徒役之事焉或衛王宮或守城郭或屬都家王宮有糾禁城郭有守政都家有戒令蓋皆以秩敘行之者也有卿大夫之庶子有民之庶子卿大夫之庶子爲國子遊倅之所存民之庶子爲國游餘閒之所養而衛王宮守城郭屬都家謂之士庶子軍行則從歲終則饗有功則勞死則弔焉蓋所謂國粥歟而朝大夫都則之庶子在府史之下則胥之職也而以卿大夫之子爲之則胥非賤吏可知矣趙左師屬龍願以其少子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則知戰國時衛王宮者皆卿大夫之庶子卽夏官諸子職所謂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文王世子篇所謂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公族之無事者國之貴遊子弟也王之庶子眡列國之大夫王充曰吏衣黑衣宮闕赤單然則漢之衛卒皆服絳禪衣矣周尚赤蓋亦服赤歟莊子秋水篇有壽陵餘子司馬彪云餘子未應丁夫蓋謂閒民也管子問篇曰餘子仕而有田者今入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然則閒民者非餘子之未仕而無田亦無行伍者乎呂覽報更篇曰張儀魏氏餘子也平阿壽陵魏氏皆地名則餘子爲閒民信矣（古曰餘子漢曰分子洪氏隸釋載北海相碑鴟梟不鳴分子還養歟數狹道分子効力義井碑陰稱分子者六十人蓋家之餘出分汝曰分子古之閒民也晉夏仲御別傳自稱會稽北海閒民明獨民卽漢之分子矣）

膳夫王卒食以樂徹於造、王日一舉齊日三舉大喪不舉

膳人職王卒食以樂徹於造大祝職注云故書造作竈然則古文造竈通矣吳越春秋勒馬銜枚出火于造闇行而進案造吳語作竈所謂係馬舌出火竈竊策傳灼鑽之處亦以造名注造音竈本此玉藻天子皮弁以食日中而餕諸侯朝服以食夕深衣注云餕者食朝之餘天子言日中諸侯言日夕互相挾故王卒食則徹於竈以便爇溫而供日中及夕之餕也賈疏謂徹於造者不重進失之矣以樂徹者荀子曰天子曼而饋雍而徹淮南子曰鼛鼓而食奏雍而徹鼛鼓者王大食之所奏也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四氣之和故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說者謂徹饌奏雍津潤已竭其不然乎雍和也奚其竭白虎通曰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是爲四飯樂者德音功成乃作以之侑食者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王日一舉者康成云朝食也謂王日四飯惟朝一舉日中及夕皆餕其餘齊日三舉者旦也晝也餔也司農云齊必變食變者改常饌更而新之潔清其氣而已賈疏謂三舉者三太牢亦失之五穀者民所仰君所養故五穀盡升則五味盡御于王不盡升則不盡御一穀不升謂之饉二穀不升謂之旱三穀不升謂之凶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饑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大荒不舉者凶饑也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玉藻朔日太牢朔日猶齊日也視朔朝廟必齊賈疏謂朔日當齊太牢膳夫職文不具則又何據而云然也大喪謂后世子之喪春秋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而宴宴必奏樂故曰宴樂叔向以爲非禮則晉悼公既葬平公與諸侯宴于溫魯小君穆姜既葬襄公與晉侯宴於河上其爲非禮益顯矣愚謂言大喪則兼包小喪王爲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緦衰大夫士疑衰皆小喪也子卯倘稷食菜羹王服衰而殺牲盛饌有是理乎則小喪亦不舉可知也（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

肉脩之頒賜皆掌之

庖人職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注云珍異四時食物久則瘦臞（臞一作臞音稍）腐敗故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愚謂膳夫掌肉脩之頒賜庖人斂而入於膳府者所以供王之頒賜也太宰掌九式必有分頒內饔選百羞不忘好賜皆所以恤下進恩故饗飲之禮觴不下徧君不嘗羞殽不下浹上不舉樂由余曰乾米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薦腌陳時發則戴其上故魏國有餓人入主不殖所謂珍異之有滯者皆腌陳之物以時斂而發之則官無蔚藏而澤亦得下流焉是以祭必有餕尸餕神餘臣餕君餘賤餕貴餘下餕上餘上有大澤惠必及下君施翟閽至賤之吏皆得食其餘則境內之民必無凍餒者矣世稱中山以羊羹亡國非也饗士大夫而羊羹不及其司馬貴者且猶不及況其賤者乎則境內必多凍餒之民可知也民多凍餒國焉得不亡晏子之昔朝食有豚晏子曰去其二肩（去藏也）及晝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亡之矣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藏餘不分則民盜豚肩雖小漫藏之招也故積多不能分謂之吝吝列四惡古者賸賓歸饔餼脗肉及癩車言以分人無不辯也曾謂晏子未聞禮乎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物之囏阨凡有天災民病司

救又持節巡行以王命施惠晉之復霸也上無滯積下無困
人閭廬治吳天有菑癘親巡孤寡共其乏困說者以爲小惠然
皆本於周官

庖人膳膏　十二辰之禽

牛膏膷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鄭說則然晏子春秋曰食魚無
反惡其鱢也說文引周禮膳膏鱢凡鮏鱢从魚者皆言魚則許
氏以膏鱢爲魚膏矣又胜臊从肉者爲犬豕犬膏臭胜豕膏臭
臊鄭司農如之杜子春反之皆言犬豕獨康成謂雞膏胜以爲
雞屬木秋木休廢犢麛物成而充得氣尤盛故用休廢之脂膏
爲膳其說不知出何書也又腥从星音穌佞切與胜从生音桑
經切者不同腥謂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康成亦云肉有
所不者似星令驗之良然則腥乃豕肉之不可食者膳膏腥當
作胜俗通作腥流傳已久不可復正矣呂覽云三羣之蟲水居
者腥肉獲者臊草食者羶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繁露亦云
凡物乘泰而生厭勝而死飲食臭味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不可
不察藉以冬美甘勝寒芬以夏成苦勝暑得天地之美而四時
和蓋其法掌於食醫者歟月令五臭無臊故春臭羶內經五臭
無羶故春臭臊則臊類於羶也繁露夏祭先亨商祭先臊則又
胜臊同類矣月令冬臭朽內經冬臭腐說文朽作歹丂腐也腐之
言無也氣若有若無爲歹丂或从木獨秋臭腥故秋膏腥月令內
經與周官皆合祭邕注月令以爲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家
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春木勝土故春食未羊
夏火勝金故夏食酉雞季夏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者四行之
牲無足以配土德故季夏食牛秋金勝木而虎屬寅冬水勝火
而馬屬午亦非可食而禮不以馬爲牲犬豕無角其類也故以
無類爲食焉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雖有此
說而米粱稍不合於易卦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
易之術數予嚮之愚案十二辰之禽先儒無說大司馬喪祭奉
詔馬牲則馬亦牲也而云禮不以爲牲豈膳夫六牲獨無馬歟
淮南子禾春生秋死豆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則又以菽爲火
麥爲金康成謂黍爲火麻爲金菽爲水稷爲土麥爲木木羲火羊土牛金犬水豕孔氏淡陽取象皆失之故午爲馬
酉爲雞未可一定也賈氏引易說大山先金雞酉歲亡玉羊則羊屬火又屬金矣古有乘馬有食馬穆
天子傳獻食馬三百是也食無馬牲自秦漢始易林曰三年生
狗以戌爲母又曰黃獹生狗白戌爲母是金犬生於戌土推之
十二禽皆然許叔重曰古文亥爲豕與豕同則十二辰之禽起
於古矣

甸師蕭茅

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或爲茜茜讀作縮束茅立之祭前
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案說文作
莤云禮祭束茅加於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其說
與鄭大夫同而引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莤酒爲
證然則縮酒縮酌皆當作莤从酉从草義見乎文假借作縮音
是而義非矣夫茅牡蘐而秀菽其根莠綯爲索漚爲菅束爲屯
表爲蕝覆地曰藉封土曰苴苫屋曰茨束矢曰搔蓋鼎曰鼏或
折以卜或執以招或以爲旌或以爲屏花赤者蘲毛刺者菁三
脊者靈及其用之於祭也其名二曰苴曰莤其義三曰藉曰清
曰灌藉也者祭以之承也清也者酒以之清也灌也者神以之
飲也包于匭藏于館實于篚苴不兼莤莤得兼苴士以上祭皆
用苴非天子不名莤王祭不供聲罪討之正其名也杜子春破
莤爲蕭失之矣艾蕭何物而居其上乎或曰莤讀爲蕭猶簫讀
爲簫則合蕭茅爲一物矣豈其然愚謂其音同其物異地員篇
曰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鄭司農謂簎者以杈
刺泥中搏取之愚案說文簎刺也說本司農魯語作矠以矠爲簎魚鼈
莊子作擉冬則擉鼈於江列子則簎罕簎鼈之物韋昭謂矠擉也殷敬順
釋文謂簎本作矠以木竹圍繞而刺之簎讀爲柵柵木欄也愚
案說林訓罧者扣舟謂積柴水中魚聞扣舟聲藏柴下擁而取
之周頌所謂潛爾雅所謂槮簎非罧非槮乃西京賦所謂叉蔟
之所攙捔蔟與簎音義同獨楚角二切東京賦云琦瑁不蔟謂貍物
也秋官有硩蔟氏蔟謂叉取之司農讀爲爵蔟之蔟蔟謂巢鳥
之巢猶魚之穴故取之之名同挺又來往似無柵欄列子牢籍
亦非貍物殷說誤矣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蒲胡胡猶互也名見釋
蒲猶旻也互物之甲歙張闔閭其狀旻旻然故曰蒲胡脩盧圍
牆其類皆繁月令其蟲介高誘注曰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
也蒲旻浸音同義亦通互一作沍左傳固陰沍寒沍一作涸讀
爲互言閉之固也戰國策蚌方出曝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
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兩開也開爲雨閉爲蒲康
成謂貍物蟣刀含漿之屬釋魚云蜌麣刀蚌含漿案蟣刀蜌魚
也一名刀魚飲而不食九江有之貍藏之物其出以時蓋謂魚
之貍者多此類不得龜蜃爲然含漿乃蛤耳非與魚同類其爲
貍物則一也賈疏失之一說簎與簇通晉大家東征賦琢蔟陳
思王遷都賦椓蠡蚌皆謂取互物也椓一作涿秋官有壺涿氏
其官掌除水蟲與鼈人皆下士一除之一取之凡邦之簎事二
官兼掌之者歟康成謂蔟擊之也故書涿爲獨司農讀爲濁音
與涿近書亦或爲濁愚謂濁與擉音同古文通簎蔟椓擉文雖
異而音義皆同也地名涿鹿一名濁鹿索隱曰古今字異耳國蘇不爾或謂爲不同者孰謬其音不諧
遂更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其可笑如此

疾醫癘疾

癘疾者四時之邪氣也川鬱爲汚樹鬱爲蠹草鬱爲菑氣鬱爲
癘木鬱發於春火與土鬱發於夏金鬱發於秋水鬱發於冬是
謂癘疾春氣在頭故病瘠首其病有端二陽受寒伏留不去頭
痛員員入連在腦腦逆而酸說文酸痟頭痛所謂瘠首疾也寒涼者脹
溫熱者瘡故夏病痒疥風行脉胬肌膚憤腹散於分肉有不
仁所謂痒疥疾也金肺受邪形弱氣燥一觸秋金遂成風痺身
之衛氣日夜循行邪客風府與衛交爭故有瘧寒疾也陽氣不
藏故冬病欬五行傳謂欬者口舌病木沴金非也四時皆有之
月令夏多欬心與脾欬也周官冬有嗽肾欬也陰下陽上諸陽
上浮氣逆而喘毋所歸休故有嗽上氣疾也形不足者溫以氣
精不足者補以味或收使斂或散使宣緩急燥潤或耎或堅貴
其運氣資其化原而五穀得天地之和其味尤美而完瑒故食
藏穀以安其氣全其眞食間穀以去其邪保其精而病有久新
方有大小藥有厚薄惡石氣勁必伐天和若草氣美其毒滋多
不輕服也佐以所宜以平爲期毋增其氣氣增而偏偏則受傷
天絕天年所謂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者如此時氣爲客藏
氣爲主胃氣爲宗精氣爲榮悍氣爲衛邪氣爲淫主客平則氣
和榮衛通則氣順歸於其宗邪淫自正反是乃病感邪則其氣
有所積有所聚積氣爲陰陰伏而沉不離其經聚氣爲陽上下
無常莫知其鄉麗於形流於血氣血離居形氣相失肺氣絕天

澤竭心氣絕神門閉久絕肝氣絕大衝歇腎氣絕大谿洩胃氣絕衝陽滅故動氣而知其成也所謂以五氣眡其死生者如此五聲者氣之籥五色者氣之華也角聲為呼徵聲為笑宮聲為歌商聲為哭羽聲為呻心為噫肝為語脾為欠為嚏胃謂噦肺為欬聲微者氣奪聲不發者氣濕語言不擇者氣亂聲嘶者陰絕聲喝反一作者痰深欬甚而知之者醫之聖也所謂以五聲眡其死生者如此色之見也有淺有深病輕者見淺有枯有澤內敗者色枯黃赤為熱白為寒青黑為痛黃如枳實青如草茲赤如衃血白如枯骨黑如炲此五色之見死也黃如蟹腹青如翠羽赤如雞冠白如豕膏黑如烏羽此五色之見生也所謂以五色眡其生死者如此蒼主肝竅於目赤主心竅於耳白主肺竅於鼻黑主腎竅於二陰黃主脾竅於口靚性一說腎竅耳心竅舌舌非竅也故以耳屬心焉是謂九竅為精神之戶牖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闔張歛各有經紀則所謂變者可知也人身有三部部有三候上部胸至頭中部鬲至臍下部臍至足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合為九藏故曰平八索建九紀八索者八體首也腹也足也股也目也口也耳也手也九紀者九藏頭角也耳目也口齒也肺也心也胸也肝也脾胃也腎也精其術者以九竅之變九藏之動與五氣五聲五色兩而參之魏文侯問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乎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說者謂上醫眡神中醫眡氣下醫眡色非也凡物有氣而後有神有神而後有色神者氣色之精集於珠子為光明兩而參之不言神而神在其中矣抑又聞之四時之沴氣關乎政令而以從化為轉移故曰政令者氣之章德化者氣之祥災眚者傷之始變易者復之紀醫術也其通於天道者乎……以五氣養之

瘍醫療瘍以五氣養之注云五氣當作五穀非也史記軒轅治五氣說本內經岐伯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五色修明音聲能彰此五氣之和使然也五氣不和結為五鬱不發不洩其氣外發肉潰皮拆而目汗腫肌膝瘡瘍五色不明五聲不彰此五氣之沴使然也故瘍瘍者抑其運氣資所不勝折其鬱氣先取化源同天氣者以寒清化同地氣者以溫熱化無犯司氣無犯閒氣之上下寒司左右為閒司氣以紀歲閒氣以紀時先時而至為有餘命曰氣淫後時不至為不及命曰氣迫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暴者奪之安其主客適其寒溫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為得氣無失病機謹候氣宜不可過之以平為期此非以五氣養之之法歟春氣在左秋氣在右夏氣在前冬氣在後長夏氣在中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必謹察之是故五氣不明五治不分失時反候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氣有六而云五者少陽與少陰同法厥陰少陰少陽太陰陽明太陽為六氣

祝藥猶行藥　劀殺猶破劀

瘍醫祝藥劀殺之齊注云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釋名云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古文假借多取音同函人甲屬匠人水屬注皆云屬讀為注音同古文通左傳鞌韋之跗注賈服皆云注屬也是左傳之注即函人之屬故荀子注讀注與屬同義離騷奔屬與注同音學者不明六書乃謂康成好破字不亦異乎氣相灌注謂之祝藥不獨瘍醫為然墨子非攻中篇曰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然則祝藥猶行藥也王半山以為祝由誤矣劀本作劀宋人以劀字無出之祝藥劀殺瘍醫之術太元從之次七曰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揃曰拂惡從淑救凶也述之次七曰遠于砭劑前亡後賴測曰遠于砭劑終以不廢也此言瘍醫之術毒精劑殺猶砭劑注藥以食其肉惡去而善生前雖亡後賴之以此救凶終以不廢內經癰瘍宜砭石古者以石為鍼謂之砭劑以砭殺以藥是為劑……終

禮記天官二　吳惠學士士奇著

酒正五齊三酒

五齊一曰泛二曰醴三曰盎四曰緹五曰沈釋名云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也鄭云成而滓浮如今宜城醪矣釋名亦云宜城醪蒼梧清言一清一濁也泛一名醠說文云醠汎齊也醪汁滓酒也釋名云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有酒味而已醴一名酤詩無酒酤我毛傳云酤一宿酒也鄭云如今恬酒矣高誘云醴以糵不以麴濁而甜中山經曰其祠糵釀注云以糵作醴……謂醴少麴多米非也醴不以麴高誘說得之釋名盎翁翁然濁色也盎說文作醠亦云濁酒鄭云蔥白色如今酇白矣鄭讀為醝廣雅云醝酒也宋孝武四時詩所謂白醝解冬寒也釋名云緹者色赤如緹也鄭云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詩醴酒有衍說文云醍下酒也謂盎酒以筐貫疏云若今糟牀矣釋名云沈者濁滓沈下汁清在上也鄭云成而滓沈如今造酒矣沈一作……則清可知也南都賦十旬兼清疑即此三酒一曰事二曰昔三曰清釋名云事酒有事而釀之酒也鄭云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釋名醳酒云久釀酉澤似非新成一名舊醳鄭云昔酒謂昔酒蓋醳酒有舊有新舊為昔酒則新為事酒矣醳之言澤也故醳一作澤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內則酒清白注云白事酒昔酒也酒色清明謂之明酌五齊之醴為濁三酒之事為新皆卒造之酒故沸釀以事其味尤相得也醆酒涗於清注云盎齊差清故和之以清酒則泛醴為尤濁矣其用之祭祀則酒正凡祭祀之法其五齊三酒以實八尊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然則造之者酒人辨之者酒正有式有法凡祭祀皆然也學者見禮運有醴醆醍澄而無泛遂謂禘用四齊為大祫備五齊三酒時祭用二齊醴盎諸侯禘用二齊時惟一齊盎而已時小於祫誠然祫大於禘豈其然乎一作醆說林訓曰清醠之美始於耒耜宋元盛以為……酒正八尊設而弗酌司尊彝六尊六彝……謂以泰尊實泛齊山尊實醴齊……實沈齊壺尊實三酒皆為弗酌之尊又以犧尊實醍齊象尊實盎齊犧西象東壺尊實清酒皆為酌尊三其貳以備之……

謂尊皆不空五齊神所享故不貳三酒人所飲故益之是以尊常滿貳者有數不貳者有量惟無算爵則無數無量爾宋禮有酌尊有弗酌之尊則先儒之所未言也存以備攷禮記外傳曰五齊淳而三酒醇謂之齊者每人和合之分劑之名三酒者列於堂下臣下得酌酌之用

從獻

三酒有酌數五齊有器量其獻也必有從謂之從獻從獻之脯燔亦如齊酒之有數量焉齊酒之數量酒正掌之脯燔之數量量人制之祭祀之從獻有肝燔饗賓之從獻有脯醢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以特牲饋食言之主人獻尸以肝從獻祝亦以肝從主婦亞獻尸以燔從亞獻祝亦以燔從賓三獻燔從如初主婦致爵于主人肝從燔從如初主人致爵于主婦從獻皆如初尸酢賓長賓長獻祝及致爵于主人主婦燔從亦如初而無肝從則禮殺於初矣獻賓及眾賓獻長兄弟眾兄弟及內兄弟雖無肝燔兩從而有薦俎薦俎亦謂之從無從者加爵加爵非獻也故無從則凡獻皆有從也獨獻佐食有脀無薦既下尸又下祝從獻之俎設於階間豈非以其賤歟蓋從獻肝為貴燔次之羸舉奠尸授肝佐食設豆鹽肝宜鹽也少牢禮尸牢肝用俎橫於俎鹽言用俎明亦有用豆者故同一肝鹽或在豆或在俎牆人祭祀其豆脯則脯亦有在豆者矣康成謂脯非豆貫豈其然乎上大夫賓尸惟羞羊燔與豕燔而已無肝也賓尸禮殺於正祭故無肝從則從獻尤以肝為貴也饗賓從獻則天子之饗禮亡今存者諸侯之燕禮饗終乃燕燕之初立而行禮則饗存焉饗禮獻有從旅無從然當其獻卿也設席乃薦之及其獻大夫也則既獻乃布席薦之至徹俎升燕而後大夫祭薦所以別尊卑既燕而獻士畢乃薦士則士尤卑矣亦各就其位薦之故皆曰從獻賓辭而出必取薦脯重君賜也以所執脯賜鍾人於門內霤廣君惠也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出而閽人乞肉者以此射姑出不執脯奪杖敲閽無禮甚矣邾之亡也宜哉內則有服脯有析脯服爲修析爲羹則脯有濡有乾濡者實以醓醢或汁滫之脯脯然宜於豆乾者服而捶焉乃施薑桂挺挺然宜於籩古者尚之冠禮于子取以見母昏禮賓禮取以反命贊禮婦婦取以授人然則饗兼燔而尚肝薦兼醢而尚脯皆曰從主於獻也食禮無獻酬故脯燔不設而大饗尚服修脯以籩燔以俎皆內物也內饔辨焉詩曰如酌孔取箋云孔取謂度其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所謂酌有數量也詩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箋云炮燔以為飲酒之羞凡飲酒之禮飲獻賓乃薦羞所謂從獻之脯燔也酌有淺深大小薦有長短多少肉從酒故薦從酌鄉射記所謂脯五膱膱長尺二寸即非定數也有等差漢祀岱宗脯長五寸則漢之脯短於古矣曲禮脯曰尹祭士虞記折俎二尹縮祭半尹是脯不徒爲豆實兼祈以為俎實也鄉射記祭半膱橫於上半膱猶半尹縮猶從俎橫設故橫於上者於人爲從謂之縮祭杜氏通典曰從獻上先主人以肝主婦以肉謂之縮隨酒行禮風俗通曰祀岱宗作脯一尺長五寸祝號泰山君夫人並前脯三十朐太守拜章傳送洛陽

酒人女酒　奚

秋官司厲掌奴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秋官罪隸百有二十人役身事積任器助牽車漢律所謂隸臣也官女舂抌女饎皆有奚奄人掌之是為舂槀而天官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冪春官女祧皆有奚奄人掌之名曰女奴鄭曰宦女女宦者官婢也不獨給事舂人槀人總謂之舂槀若漢律之白粲鬼薪而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為之蓋酒陰類祭先灌求之陰詩曰天立厥配配讀爲妃傳訓爲媲說文云配酒色也從酉妃聲妃作妃作則酒之溺人猶女之惑人先王亦所以示戒歟或曰女奴入於槀則酒人之奚非女奴也愚以爲不然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量所以贖之則無有是故悲也然則古之爲酒者皆女奴信矣其父殺人而死妻子從坐爲奴則非古法也康成謂從坐男女沒入縣官蓋起於戰國敗月令桼人曰婦官蠶典婦功之屬官淮南子云熙女偷蔾蔡與枲選猶猶奥也而天官典枲受麤典絲受良皆非女子獨內司服縫人有女御女工及奚而已而婦功絲枲有府史工賈故男子主之且以其有黼畫組文之美布縷總紆之功以共祭祀以給喪紀以待時頒故婦人不與焉古今注曰[illegible]戰國策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舉觴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是酒之作也始於帝女女酒之名蓋取諸此墨子曰丈夫以為僕圉胥靡婦人以為舂酋酒說文曰酋繹酒也人為大酋然則舂酋者酒人之奚也[illegible]

漿人六飲之醫

酒正四飲漿人六飲皆有醫醫者古之湯液今之酒漿也故漿人掌之酒正辨焉說文醫治病工也醫者惡姿也得酒而使一曰殹病聲酒所以治病周禮有醫酒郊祀志順風作液湯如淳曰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詳黃帝內經黃帝問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爲而不用何也歧伯曰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爲備耳故爲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形弊血盡而功不立焉則古之治病未有毒藥鍼石先有湯液酒醴故謂之醫醫者醷也病者書曉故人身有譩譆穴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厭之令病者呼譩譆譩譆應手言以手厭之病者作聲則止噫一作譩莊子曰生者暗醷物也亦作意漢書意烏注云意聲聲古以酒治病遂以名其酒故醫醷皆從酉以殹意得聲康成以醷為梅漿失之矣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人出入氣應風順風作液湯者時則順所謂服八風水也故王莽起八風臺作樂其上說者謂八方之風翕會太乙豈其然

六飲之涼

六飲之涼即內則之濫康成謂濫以諸和水紀莒之間名諒爲濫惠案管子曰冬日不濫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然則濫一名涼蓋宜於夏矣范蘇注謂涼飲酎清涼汁謂盛夏之時覆蔽乾釀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而飲之則涼寒涼也其說近之水涼二物酒正不兼者非以其無糟歟涼廣雅作䣼本說文雖味也釋名謂之樑藍水漬而藏之其味酢而濫濫者古者以飲澆飯謂之飧禮食未飧必先暖飲以利喉不令濇噎故未嘗羞先飯飲卒食又三飯三飲二飲者三漱漿也古有客舍賣漿家列子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蓋四飲兼清糟爲八加以水涼謂之十漿

酒正成要

宰夫職云府掌官契以治藏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歲會日成月要皆官契

也酒正職云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則成要即書契矣稍賞以傳別取與以書契賣買以質劑出入以要會傳別質劑要會皆書契之名宰掌而藏之故曰府酒正府二人酒人奄人漿人無府故酒人漿人其五齊三酒漿人其六飲者曰入于酒府謂入于酒正之府日入其成月入其要也治之者府質之者史故曰書契以質[illegible]之者小宰也聽謂之成故小宰入聽焉入敘

籩人四籩之實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饋食加籩羞籩先鄭謂朝事有麷蕡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則饋食加羞皆非祭禮乃王之燕食燕食可知矣朝薦腥饋薦孰加籩后獻尸所薦羞籩房中之羞後鄭說也朝事之籩膴鮑魚鱐史記鮿千石鮑千鈞一作鯫綱即鮿鮿乾爲鮿破開爲鱐一說鱐即蓋藏魚也蕭俗作蕭古音若許今音若想鮑亦熇乾之但不析耳或云鯫魚誤矣凡籩實皆乾實顏曰昔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愚謂脡加於俎鮑實於籩籩非俎焉爲不可以養太子也豈王者備物太子則否與而膳羞上及后世子似與王同世子之膳歲終不會所以優尊不閒與王異則又何說而獨去鮑魚也或曰去鮑魚惡其臭猶去[illegible]其名加籩之實菱芡㮚脯楚語屈到嗜芰芰也有疾屬其宗老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將薦芰其子建命去之曰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左史倚相亦以爲違而道愚謂菱芡㮚脯分實八籩天子之祭禮也特牲饋食禮有司徹則[illegible]而已不聞有菱芡惟注者大饗得備四海九州之美味故珍異庶侈皆羞而陳焉大夫而薦芰是僭用天子之禮也故屈建曰干國之典倚相亦云薦芰以下之說者謂芰非祭物誤矣饋食之籩果屬有五桃其一也先於稻黍[illegible]乃云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illegible]孔子[illegible]不亦妄乎余且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疐之[illegible]曰纘之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之又有瓜桃李梅之屬安[illegible]桃爲下也[illegible]芰[illegible]注云水中芰[illegible]菱芰曰菱秦曰薢茩廣雅曰[illegible]方言[illegible]

雞屬司馬[illegible]雞頭也[illegible]之延年說[illegible]日雞頭已矣

麷

籩人麷蕡有麷今之麥芽釋名云漬麥覆之使生芽[illegible]子曰牛其軍取其將若掇禮言其柔脆也先鄭云熬麥曰麷說文云[illegible]煮麥讀若馮後鄭云今河間以北煮穜麥賣之名曰逢其音若馮與麷文之讀符矣崔寔四民月令曰織月祀炙逢樹瓜田四角去蟲瓜蟲謂之蜞集韻曰麷寒具引干寶司徒儀祭用麷麷逢之類也蓋今之麥餻一作麷賈逵語宋昭公衣蒀布食麷餕即此晏子春秋曰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暖食者漢之寒具也

醢人茆

醢人豆實有茆音柳從艸丣聲詩曰思樂泮水言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則茆讀爲柳又何疑毛傳曰茆鳧葵也茆俗作茆古無茆字[illegible]故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蒩茅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爲卯康成從之故曰茆鳧葵蓋以茅非水草又不可爲菹也俗本茆皆作茆故音義云茆音卯北人音柳茆讀爲柳六書正音豈獨北人[illegible]讀茅爲貿春秋茅戎公羊一傳作貿戎則茆亦可讀爲茅也[illegible]大[illegible]所爲鮑[illegible]亦如之然鮑古文作[illegible]從亦不從[illegible]若[illegible]爲茆則古文所無不可不辨玉篇廣雅皆從俗失之者多矣

脾析豚拍

饋食之豆有脾析豚拍司農以牛百葉爲脾析謂之析者析猶散也莊子曰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膍與脾通司馬彪亦以爲牛百葉或云胲備也大祭備物故有膍胲愚謂胲驟也驟爲胲散爲析故脾析一名膍胲廣雅百葉謂之膍胵胃謂之胘說文以胘與膍皆百葉一曰鳥膍胵者鳥胃也又曰五藏總名愚謂脾連於胃爲五藏之宗故脾析又名胘謂之膍胵[illegible]既夕禮大遣奠四豆亦有脾析注云脾讀爲雞脾肶之脾蓋雞胃也脾肶即膍胵[illegible]同實一物豚拍一讀爲[illegible]豚肩也見說文[illegible]廣雅士喪禮[illegible]此

酏食糝食

醢人羞豆酏食糝食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糝食菜餗蒸[illegible]蔬云酏若今起膠餅餗若易覆公餗鄭注云糝謂之餗[illegible]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菜也案餗說文作䰞[illegible]𩰲謂鍵[illegible]餅即餈一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古之䰞今之[illegible]酏即此康成云狼臅膏[illegible]中膏以今膏餈矣[illegible]一作[illegible]說文云以羹澆飯也釋名云𩜹䬸饘也以米糝之如[illegible]也是以漢之膏饘當古之糝食康成破酏爲餈而以膏饘當之亦無不可案䬸說文作饘讀若邅[illegible]謂祭法曰四時祠皆用[illegible]楚辭招魂肥牛之腱臑若芳王逸注云取肥牛之腱爛熟之則腝美也雜之以米即內則之糝與[illegible]同類其異者酏小切狼臅膏而糝取牛羊豕之肉燕禮羞庶羞注云謂[illegible]肝膋狗胾醢也[illegible]音義同玉篇分爲二失之爾雅[illegible]也愚案四者皆肉羹所謂庶羞臐一作[illegible]與[illegible]通康成以餌餈酏糝爲內羞與[illegible]羞別庶羞者膷臐膮皆有胾醢庶羞惟肉內羞兼穀說者以肉[illegible]爲陰故有司徹曰內羞在右庶羞在左

醢人醯醬一物

醢人[illegible]醯人其[illegible]釋名曰醢多汁者[illegible]也宋魯人皆謂[illegible]愚謂醬屬醯人名曰醯醬則醯即醬也[illegible]分爲二[illegible]七菹醓醢[illegible]二豆[illegible]者[illegible]爲對[illegible]醯醬非二物矣五齊七菹皆醯物也謂皆以醯調之鹽物猶醬物一物二名膳夫職所謂醬用百有二十[illegible]內饗職所謂[illegible]即此古有鹽梅而無酸酯醋讀爲[illegible]說文云客酌主人也洪始自謂文所謂[illegible]五味調和須之而成食乃甘於是始有酢醬爲[illegible]就篇[illegible]向書凡注亦云鹽鹹梅酢羹令之酯古之[illegible]也則古無酯明甚左傳醯醢鹽梅以烹魚肉聘禮歸饔餼醯醢百甕皆不言醬則醯非[illegible]醬歟公食大夫禮公設醯醬大羹涪設於醬西粱設於涪西皆公親設也賓取粱及稻祭于醬涪間三飯以涪醬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涪取粱[illegible]以降而不言醯以此知醯醬爲一物也荀子曰醯酸蚋聚則酸廣雅謂之醋豈其然乎醢人有七醢[illegible]釋名曰醢[illegible]肉相擣呢也醢有骨而無汁者曰[illegible]無骨而有汁者醢汁多旨[illegible]芥醬卵醬醯醬皆醬名醯醬者醬之多汁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

鹽人飴鹽苦鹽

鹽人共飴鹽康成謂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涼州記曰青鹽池出鹽正方其形如石甚甜美涼州異物志曰鹽山二岳三色為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作獸辟惡佩之為吉名曰戎鹽可以療疾則戎鹽不徒供膳羞兼可療疾病又士人鏤為虎形大小如意名曰鹽人形鹽亦用戎鹽也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深數尺有末鹽如紅如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尺下有碧珀黑逾純漆大者如車輪末而食之攻瘕痕諸疾然則石鹽末之亦曰末鹽鏤為虎形兼供賓客者歟宋史志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人所謂苦鹽也鬻海鬻井鬻鹻而成者曰末鹽鹽人所謂散鹽也引池為鹽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而成若不俟風日厚潰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是為苦鹽鹻以海水所得最多卻滌滷十得六七鐵竹為盤或鬻或用竹盤鹽色青白是為散鹽異物志云剛滷千里蒺藜之形其下有鹽累棋而生蓋天產者石鹽而苦鹽散鹽皆戎以人功者也隋志後周有掌鹽之官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二曰鹽鹽三曰形鹽四曰飴鹽而飴鹽取之戎形鹽則物地以出之獨特推煎鹽之尚貴天產也若煎煉而成則非天產熊氏云郊天所用疑即石鹽鹽人凡齊事鬻鹽康成云湅治之蓋所謂煎鹽歟內則卵鹽康成云大鹽孔疏云形如鳥卵亦石鹽也本草經曰戎鹽累卵水經注甘水之鹽如水精龍城之鹽若巨桃鹽方青鹽入藥分皆戎鹽異解池之水亦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然則天產不獨戎鹽也土自成鹽是謂鹽鹻而味苦號曰鹽田山海經謂之驛販之澤一名灰鹽巴脊有鹽井食之令人瘦其散鹽之不善者乎巴川令于鹽形如張傘異於常也湯液之口煮石為鹽亦成以入湯宗管子海王一篇為千古興利之祖而尒疋九府皆岳有魚鹽兩漢貢鹽猶貢自海僃則其利似非起於春秋也然名山大澤不以封海王之利諸侯豈敢專之專之者自齊桓始[illegible]

宮人井匽

宮人掌六寢之修為其井匽[illegible]匽一名偃見莊子一名屏偃[illegible]一名廁見漢書[illegible]莊子庚桑楚篇云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郭注偃謂屏廁寢廟以饗燕屏廁以偃溲此井偃乃屏廁之明證而後鄭謂漏井匽豬者非也戰國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注云屏匽路廁也蓋廁如井者漢書石奮身自浣洗廁牏蘇林云牏音投孟康曰牏中受糞函東南人以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又云廁行清賈逵解周官以牏為行清然則匽即廁也鑿木空中如井形故名井匽蓋虎子之屬也虎子盛溺器井匽受糞函一名楲窬說文云楲[illegible]窬[illegible]故宮人掌之漢侍中執虎子也宋王鑄諸侯像使侍褻器以[illegible]士徽說文牏築牆短版讀若俞蓋與窬同然則牏即楲窬也一作侯頭頭與牏音同假借字釋名云齊人謂如彩而小者曰侯頭音[illegible]所謂小桶形者即此然侯與窬不同音則廁牏非侯頭明矣劉熙所謂侯頭者直通之言晉灼以為廁近豈其然乎或曰廁音轉為侯井匽即渠堰見荀子禮制水之具司農所謂受居溜水涑橐者也康成謂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然以井為漏井恐非匽分為二蠲致

掌舍二宮四門

會同之舍有二宮曰車宮曰壇壝宮曰帷宮環車於外築壝於中壇壝於上一本相因也有四門曰轅門曰戟門古文戟通曰旌門曰人門御車為門旁列戟門上建旌門下立人四者亦相因也用有其事各舉其一久則全設也則偏其兩人門獨曰無宮者言無宮亦然尤以人為重也野外無宮以蕃為營上方樹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為木牢[illegible]一名行馬古曰[illegible]之際又謂之[illegible]列有內外故桂樹[illegible]虎賁氏便其[illegible]之虎士立於門四翟各持兵故曰人門古者遇禮相見以人為藩者周垣所以分內外衛威儀則人門若人垣衣漢衛青擊[illegible]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校師古[illegible]之遺意而[illegible]王會同之舍寓行師之道焉秦[illegible]士[illegible]以備[illegible]後[illegible]威儀[illegible]行馬施於門外即古畫門擊柝[illegible]三品[illegible]者門皆[illegible]則禁衛之設[illegible]門一名[illegible]門[illegible]一軍[illegible]門亦旂[illegible]於門[illegible]門真人[illegible]門[illegible]等[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也一名[illegible]門[illegible]之中[illegible]門中[illegible]客一[illegible]而人[illegible]則[illegible]不敏也[illegible]謂[illegible]者[illegible]通[illegible]門之[illegible]去車之[illegible]轉各四寸爾掌舍設門司常置旌二官聯事同物異名惟天子會同之舍封土為壇諸侯則否子產相鄭伯如楚舍不為壇[illegible]秋時大國適小國作壇以昭功其後久矣楚公子圍聘盟於[illegible]而設蒲宮蓋縱蒲成帷張為殿屋蠲而帷宮之遺制而僭為之平丘之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及會命外僕速張于除則子產張帷亦諸侯會同之禮案聘禮未入竟壹肄為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蓋張帷四合象宮室帷一面而闕其二旌有壝壝畫階不成宮也入竟布幕而不言除壇則草舍可知矣詩云召伯所茇毛傳云茇草舍召伯分陝為上公作二伯猶止草舍為然則非天子不為壇也[illegible]

玉府食玉

玉府王齋其食玉大喪共含玉學者疑之食玉者神仙道家之法其說見山海經峚山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乃采玉榮以為玉種而河圖玉版亦曰少室山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如其說則食者乃玉膏非玉屑也[illegible]謂登崑崙而食玉英者大率皆寓言神仙怪迂之事聖人所不語而食玉載於周官則又何說蓋玉以禮天地饗鬼神王者齋之為潔除不祥辟惡氣君子不去於身而將用之以[illegible]其名曰[illegible]其[illegible]除其心神明其德而已非日食之也且君子之食莫[illegible]潔明之玉氣能與神通故齋則其之是為食[illegible]猶服也謂潔備以食[illegible]而不聞食玉食玉掌於玉府而不掌於膳夫則玉非可食之物矣一說王齋持人薦圭食玉謂圭也杜預注左傳云珠玉曰含何休注公羊引禮緯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為春秋之制左傳成十七年聲伯夢或與己瓊瑰食之說者以為食珠玉者含象又引呂靖韻集玫瑰火齊珠而[illegible]有發冢無傷口中珠之語遂謂春秋時珠玉穰用以為含[illegible]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杜氏謂昭公之出平子[illegible]行君事[illegible]璵璠蓋生嘗以之佩死欲以之斂[illegible]謂天子以珠出於禮緯漢儒信緯不信經故據以為斂[illegible]所謂詩禮發冢[illegible]乘以斂[illegible]云口中[illegible]者玉之圖好如珠即玉府之含玉也[illegible]毛傳瓊瑰石而次玉說文玫石之美者[illegible]

袖海山房校印

亦云瑱玕火齊珠孔安國曰石而似珠者漢揚王孫贏葬以矯世乃云口含玉石欲化不得則含不以珠明甚古者葬用明器含以次玉李平子卒將以璠璵斂孔子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聖人明戒如此典瑞贈玉不以大圭鎮圭生所服者死不以之贈則玉府含玉亦不以服玉佩玉珠王生所佩者死不以之含曰明器神明之也故死者不用生者之器食玉者含象聲伯夢而惡之則玉非可食之物益明荀子曰玉貝曰含又曰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也則何休杜預之說皆非也槁骨貝也士喪禮含以貝列子云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設明器亦謂玉圜似珠東晉冕飾以珠侍中顧和奏曰舊禮冕旒用白玉珠今美石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玉蠙珠從之愚謂飾冕用古采玉天子五采諸侯三采皆美石似珠謂之珠玉玉府掌之魏明好婦人之飾改用珊瑚珠晉易以白玉北齊五采隋唐白珠諸臣青珠皆玉也而名珠然則含以珠者美石之圜者歟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康成云夏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孔疏引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又與何休之說不同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不聞以珠而諸儒人人異說康成盡以爲夏殷之禮穀梁子曰貝玉曰含含當作琀說文曰送死口中玉也說苑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釋名曰瑱曰石似珠也隋志云白蜯蚌珠是也葛洪謂玉芝生於有玉之山玉膏流出萬年以上凝而成芝形如鳥獸色若山元水蒼肩以爲末與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此蓋古之食玉歟則愚未之敢信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服元眞者其命不極元眞玉之名服玉之法以烏米酒以地榆酒化之爲水或以葱漿消之爲粘亦可餌爲丸燒爲粉赤松子以元虫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焉然食之令人發熱不得其方非徒無益且有害也康成謂陽精之純信矣金樓子曰五茄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惟此二物可以煮石故服玉之法化以地榆

外府　邦布　口錢

屋粟邦布見管子輕重篇屋粟者地稅夫一爲廛夫三爲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籍于室屋妄矣蓋計畝以步計井以屋故小司徒得據而致焉而斂之旅師者是也邦布者口泉衆寡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謂籍于萬民六畜妄矣蓋家出其物歲入其書故鄉遂大夫得稽而征焉而入之外府者是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出三夫之地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泉出之民曰夫布入之國曰邦布其實一也貢禹曰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於武帝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七歲去齒乃出口錢二十乃算零陵先賢傳曰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白土嗇夫鄭產乃言之郡郡爲表上口錢得除因名白土爲更生鄉蓋漢之口錢病民若此然謂起於武帝則不然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以食天子至武帝加三錢以補車騎馬爲二十三則口錢明非起於武帝矣古者民二十受田一家之主伯也亞旅無田則出夫布故以漢口泉當之十歲以下十一以上上所長上所強上所長者謂之國粥粥者養而長之上所强者謂之閒民民無常業轉移執事蓋年二十乃出口泉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惟田與追胥則一家畢作故修閭氏掌國粥而比其追胥加賞罰焉然則國粥即閒民也追謂追寇春秋公追戎于濟西胥與狙通謂伺捕盜賊伏而候之如狙之伺物焉故曰狙候顏師古讀狙爲覰失之矣蜡氏注云蜡讀如狙伺之狙蓋蜡者蟲所集狙者人所聚故讀從之也又讀如宿偦之偦賈疏云夜宿逐賊謂之偦愚謂諝從言爲象胥偦從人爲追胥淮南本經訓設詐諝廣雅諝智也而玉篇不收其所遺者多矣

職幣用邦財者之幣　掌事者之餘財

職幣掌式灋以斂幣凡用邦財者之餘邦財者官府都鄙與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財用之幣齎皆是也漢屬少府歷代因之有左右藏唐左藏署令掌錢帛襍綵右藏署令掌銅錢毛角金玉珠寶香畫綵色諸方貢獻雜物居之內外二府似唐之左右二藏職幣所掌者乃二府之餘故倉有餘粟府有餘幣皆謂之餘灋用絲麻齎鞠各不棄捐制之以灋咸得其用逸周書所謂十二來一弓二矢歸射三輪四輿歸御五鮑六魚歸蓄七陶八冶歸竈九柯十匠歸林注云林當作材匠以爲用十一竹十二葦歸時取之以時言無弃物也物謂之幣幣謂之財財謂之賦司書入之職歲敘之巾車之毀折入其齎泉府之賒貸納其餘是爲掌事者之餘財亦曰幣餘之賦各爲書以楬之辨其物而眞璽分奠其錄而貴賤定拼其不足而檢其羨焉故曰振謂廢者起之亂者治之委者作之滯者流之則天下無棄物而財恆足矣卜之賜子取之此則物不久藏也不留謂之斥不盡謂之餘康成以漢之斥幣當周之幣餘豈其然乎餘灋用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而以其餘供灋用灋用者恤囏阨養老孤及待賓客爵旅凶荒是也凶年則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皆不入委積蓋凶荒札喪則國無征故止餘灋用而以豐年之所藏頒之以供灋用焉職內掌邦之移用有餘則轉而之他不足則止其灋亦如此職幣則豐不益而凶不止故常見其餘桓譚新論曰漢之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財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入十三萬萬以供賞賜郎周官職幣之餘也然漢未聞有灋用豈非漢無灋而周有灋歟九賦九式皆灋用也矣獨幣餘斂之節之在冢宰而大府國之灋故藏以待之職幣獨言振者明幣有金銅也凶年多作布亦所以振荒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大宰有幣餘之賦民患輕作重患重作輕子母相權以振救焉此財之所以常不匱也周官備災後多忘弃景王作重幣以絕民資而幣餘之法壞矣漢書孝元皇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天下之賦貢在司農而少府以供天子私費近乎周之職幣以給上之小用賜予者也漢之司農猶周之大府矣少府之屬有中藏府掌幣帛金錢貨物令一人六百石上之賜予賞主之司徒韋彪以病乞身詔中藏府受賜錢二十萬是也六百石上十周之職幣猶漢之中藏府歟

內豎猶光祿勳　古閽勳通

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說者謂閹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禮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及出入開閉之屬如其說則內宰亦宦者爲之歟非也周之內宰猶漢之內卿內卿光祿也漢初爲郎中令後轉爲光祿勳其府在宮中故曰內卿胡廣曰勳之言閽也閽者古主門官光祿主宮門故曰勳然則古勳閽通矣易艮卦九三厲薰心虞翻云古閽字作熏艮爲閽坎盜動門故厲閽心書曰毆黥見說文詩云昏椓椓與毆通去陰之刑也故箋云昏官名椓奄人韓詩曰若此無辜勳胥以痛勳猶昏也言天昏札瘥相識汗而病漢書贊云烏呼史遷熏胥以刑蓋

謂廢形即詩所謂昏椓也爾雅昏爲强力勳爲功勞故勳昏通周之閽人屬內宰司昏守夜給使省闥亦不全用宦者而二光祿勳掌期門羽林即內宰之人民也期門掌執兵送從羽林次之又取死事之孤養之羽林名曰孤兒如周之死政之孤司門以其財養之者養孤而兼及其老則周之忠厚踰於漢矣而衛尉八屯警夜巡晝即周之宮伯所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蓋於四方四角立八屯屯有次舍謂之區廬胡廣云若今伏宿屋內宰分其人民以居之人民有貴賤其貴者爲爪牙羽翼出從行入宿衛期門羽林是也其賤者爲奔走傳呼戴青幘直區廬是爲區士亦曰廬兒周之士庶子亦然其士者衛宮中學道藝衣者守城郭樹溝涂下者隸屬於都職視胥徒蓋貴賤別與而況成章溝嚴更之署晝漏盡夜漏起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即宮正所謂夕擊柝而比之使不得有懈惰擅離部署者然則宮正宮伯如衛尉內宰如光祿勳王宮后宮皆曰王內版圖政令宮正宮伯分治之而內宰則兼治之者也然漢之光祿衛尉掌宮殿門戶及門尉屯兵而已周兵內宰九嬪九御無不統奇衺功緒無不糾服位禮儀無不贊而詔所以立嬴豕之閑節貫魚之寵使婦人不得用奄變而后妃雖貴不廢女功其法至詳且密由是有窈窕德象女師之篇而琴瑟鍾鼓房中之樂興焉漢之大長秋或用士人或用中人皇后卿也成帝省減掖庭用度許后上疏以爲大長秋繩以詔書搖手不得宦吏牧假一切操人則內宮之財用皆大長秋掌之有似乎周之內宰而正椒房玉堂之位俾后妾無陵節之郵此豈關尹所能勝其任者哉

佐后立市

匠人營國面朝后市王立朝而后立市者襄楷曰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帝座居中宦者四星供市買之事然則面有朝百官理政事焉後有市宦者供市買焉東漢之衰也以市買之人處政事之位違天意矣天地之位有前有後聖人法之以建經紀夏長於前故面朝冬藏於後故背市

出其度量淳制　淳純通

內宰佐后立市而出其度量淳制質人則同其度量壹其淳制遯而攷之杜子春讀淳爲純純爲幅廣制爲匹長康成引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𢮎爲證而以四𢮎爲太廣𢮎八故因趙商問而礦四爲三尋合幅廣二尺四寸之度愚案淳本作綧一作敦其義則準也丈尺綧制見管子君臣篇斗斛敦概見荀子君道篇準爲法故曰綧制謂布帛廣狹長短之數準爲平故曰敦概謂量鼓淺深大小之容蓋水者萬物之準準者五量之宗故丈尺斗斛皆取則焉經作淳者古字淳純通用杜讀爲純義本淮南案淮南子墬形訓門閒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注云純量名而云丈五尺其義未聞也子春以純爲幅廣不知何據康成既增成其說而於質人注又讀淳爲淳尸盥之淳蓋亦疑而無定論鄉射禮及投壺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是耦謂之純左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軘車淳十五乘杜注云淳耦也是淳與純通也戰國策錦繡千純左傳幣錦百兩蓋一匹分兩端相對相合故曰兩亦曰純地官媒氏職所謂純帛無過五兩者即此五兩則一束十端是爲純帛八尺曰尋每兩五尋故每端二丈純猶全也故取其全此非所謂淳制歟康成破純爲緇失之賈疏謂昏禮取誠實每端二丈制幣丈八尺取儉易供愚謂古者錢幣兼行故有制錢有制幣制錢不足陌制幣無全純非古也太朝東錢八十爲百西錢七十爲百京師九十爲百梁大同初郡用足陌而民不從其後遂以三十五爲百而制錢之法壞矣北朝舊制民閒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匹六十尺爲端其後幣有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而制幣之法壞矣天文訓曰黃鍾九寸物以三生以三乘九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長八尺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而音之數五以五乘八爲四十故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則制幣與純帛同也小尒疋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得之又云倍兩謂之匹匹有謂之束失之穆天子傳錦組百純純猶兩也郭璞亦曰匹端名高誘註國策訓純爲束以此詩曰白茅純束純束者禮納徵以儷皮儷皮者鹿皮也兩皮爲儷其束之也如純帛而結以白茅蓋取雙雙之象歟旣夕禮贈用制幣玄纁束注云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十制五合或曰凡禮神之幣皆然一丈象陽八尺象陰十制六玄四纁五合三玄二纁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然則丈八爲端名曰制幣蓋用之鬼神者也漢官布幅廣二尺二寸縉幅陝者亦然喪禮用之成康云凡爲神之衣物必沽而小故制幣曲禮曰量幣古之幣帛有純有制今曰純量曰制制廣三𢮎魯人之贈也廣尺郭璞曰今名短度絹爲葉輪今古皆然也吉凶禮用制賓嘉禮用純說苑贈以東帛天子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亦如之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及下士庶人絲縵布帛各一匹而已蓋尊卑上下爲差等既不以丈八爲端又不以十端爲束諸儒異說如此

蠶于北郊

漢法皇后蠶于東郊魏遵周禮蠶于北郊吳韋昭著西蠶頌則孫氏在西郊矣晉亦如之宋大明四年於城西白石里爲西蠶其禮始備隋於宮北三里爲壇季春上巳皇后躬桑于壇南東面禮王耕南郊后蠶北郊諸侯耕于東郊少陽之位而夫人蠶于北郊康成謂夫人不蠶于西郊婦人禮少變也愚案故有天子東耕儀因是有皇后西蠶禮唐太宗以爲平秩東作合在東方宋因之禮院言周禮蠶于北郊以純陰也漢蠶于東郊以春桑生也請築壇東郊從桑生之義然則耕蠶並在東矣可乎王太陽諸侯少陽后太陰夫人少陰東耕西蠶皆非禮也何休曰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白虎通曰東方少陽農事始起耕于東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桑于西郊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二反之漢儒之說皆不合周官

閽人怪民不入宮

閽人掌門禁怪民不入宮康成謂怪民狂易蓋指孝成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曰天帝命我居此收縛考問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靈帝光和元年有白衣入德陽殿門稱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蔡邕謂凡民爲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此災異也誰能禁之愚謂怪民執左道者漢之方士周之怪民也戰國時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托鬼神名爲方士徼陰出寶鼎闕下獻玉杯漢文賢明猶爲之惑後覺其詐卒被誅夷然則新垣平非所謂怪歟及武帝時李少君少翁欒大之屬其怪益甚矣東晉元帝時暨陽人任谷有羽衣人與之交而有娠產一蛇遂成宦者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之宮中郭璞上疏乞遣谷山以爲周禮怪民不入宮谷之妖乃怪民之尤者陰陽陶烝變化萬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其後元帝崩谷亡去此皆所謂怪也子不語怪者蓋以此若夫幻人吐火水人弄蛇易貌分形奇幻儵忽

袖海山房校印

漢朝元會作之於庭近乎怪矣然黃金四目毆疫有狂夫何怪之有一說巫蠱爲怪民愚謂巫屬春官非怪也後世失官方士竊之以神其術漢武好方士故其術大行於是埋蠱東宮戾園遂敗喋血京師然則怪民入宮其爲禍也烈矣不徒曰怪民而兼曰奇服蓋怪民未有不服奇服者江充之召見犬臺宮也衣紗縠單衣冠步搖冠曳燕尾之裾垂飛翮之纓此所謂奇服說者以爲服妖巫蠱之禍胎於此故曰奇服怪民不入宮武帝望見充而異之目爲奇士而信用焉然則奇士與怪民相類也何以別之曰服先王之法服道先王之法言爲奇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道先王之法言爲怪民

世婦　卽春官世婦一綱一目

春官世婦其職視宮卿二人其次視上大夫四人其次視中士八人而天官世婦則闕焉康成謂屬春官者如漢大長秋屬大官者乃二十七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非也世婦屬天官內宰而職掌禮事故兼屬春官其職本同文有詳略春官世婦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天官世婦亦云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春官世婦云帥六宮之人共齍盛天官世婦亦云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同一祭祀之具也一曰比一曰涖陳謂女宮陳之世婦則涖臨而比校之也同一齍盛也一曰共一曰爲謂差擇而共奉之也春官世婦則曰大賓客云云大喪云云天官世婦則一言以蔽之曰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彼列其目此舉其綱也獨內外宗女不屬天官故載於彼而闕於此然內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春官世婦則曰相內外宗之禮事天官世婦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則又未嘗不同也但此略而彼詳耳世婦視宮卿猶漢倢伃視上卿其次視下大夫其次視中士猶漢娙娥以下至七子尊者視中二千石卑者視八百石其職視卿則謂之宮卿古未有婦人居丈夫之官而閹人亦不得稱世婦且宦官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後漢始而謂成康之盛亦然失之甚矣宮卿女視女史皆后宮官也女祝視大祝小祝女史視大史小史後世遂有女尚書女博士之名蓋濫觴於此

女祝招梗

女祝招梗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爲更康成謂梗禦未至也愚案管子四時管修除神位謹禱弊梗弊當作幣左傳襄九年祈以幣更更猶梗也禱神之名猶禬與禳也招者旁招招以茅謂禳祥引之次梗者更始更用幣謂凶咎還之去康成謂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然則梗者六祈之攻說歟箸人有簭更卽幣更謂將禱神先簭吉日也鄭大夫讀梗爲亢未詳杜子春讀梗爲更得之案漢制桃印以輔卯金卽古之桃梗立於門戶以御凶鬼後漢志云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風俗通亦云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則梗卽更明甚宋黃初詔曰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閒無不沃酹愚謂宮中有女祝掌內祀招梗禬禳非衰世之事也古者重鬼墨子有明鬼篇恐後世不能敬君以取災故聖王書之竹帛以鬼神爲務然其言非孔子所謂敬而遠之之義周官內有禱祠以除疾殃至漢而巫蠱之禍烈焉可不戒哉

內司服褖衣

王后六服褖衣雜記喪大記皆作稅衣康成破稅爲褖士喪禮作褖衣內司服作緣衣皆不言其色士喪禮注云黑衣裳赤緣之爲褖褖所以表袍然皮弁服白布衣素裳士喪禮褖衣與皮弁同陳則是褖衣白也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士冠禮陳服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素積玄端玄裳分爲三等兩兩相配則冠禮素積正對喪禮褖衣說者謂士喪禮陳襲亦分三等以褖衣當玄端玄端黑則褖衣亦黑其不然乎愚謂夏小正八月玄校大戴傳云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緣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則緣衣黑矣男子玄衣婦人褖衣士喪禮以褖爲散衣與繭衣爲一稱而以配玄冠失之且襲不言冠未可引爲證也麴塵告桑薦之鞠衣春緣絺當暑蒙之展衣夏玄校初涼御之緣衣秋皆婦服也子羔之襲以稅衣故士喪禮因之歟說文無褖巾車夏篆故書作夏緣蓋篆緣皆以彖得聲當讀若彖士喪禮注云古文褖爲緣則知古無褖字審矣月令季春薦鞠衣于先帝高誘曰王后之六服有鞠衣黃衣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春何青而薦之所未達也愚案漢高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以爲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八和身無禍殃年壽永究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是以帝與后皆有五時衣春青夏朱秋白冬黑季夏黃有司掌之而各以時服焉周之六服蓋配天地四時故五色益以玄王之冕服有六后服亦如之其義深遠矣色有對方有比方比者相生對者相克衣有時服有祭服時服不以祭祭服不以時月令周官之所以異而同也管子曰春盡夏始服黃靜處三月五陽生土數五故季春薦鞠衣赤與白謂之章故夏服赤而展衣白白與黑謂之黼故秋服白而緣衣黑大裘玄禕衣亦玄六服之最尊者乎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是爲五采后服褕狄青闕狄赤鞠黃展白緣黑如王之服卽漢所謂五時衣然大傳之說康成不取以爲五采相錯非一色也婦人一德無所兼則后服與王殊矣陸農師謂毛傳展衣以丹縠爲之則展衣赤展一作襢通帛爲旜旜絳色也與襢同義其說有據又夏服赤爲得時然以爲褖衣白則臆說也褖衣有纁袡則纁玄相配安見緣衣之非黑乎展衣既赤則五色無白五時無秋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魏祕書監秦靜曰有五時服又有四時服以給百官三年一易名爲五時止給四時而闕秋服然則秋不服白也漢魏皆然則周可知矣六服之裏皆素沙則五時皆以白爲地也白爲地者使之張顯以白裏白何顯之有且純白非吉服有素沙又何闕焉方言云蔽厀齊魯之郊謂之袡襦王肅以纁袡爲婦人蔽厀本此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裏則知漢之袿袍襈重緣者亦如是矣案漢書注交輸謂之衣圭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衽袍之制也蘇林曰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是爲襈重緣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襈撰也青絳爲之緣也顏師古則云今之襈如古之積蓋襞積爲之所謂皮弁素積豈其然廣雅云袿長襦也稱者衣褫褫一作流爾雅衣褫謂之視視者袿衣之飾陸氏釋文亦云飾以重繒揄古搖字晉空論云揄臂齊肘注云揄音搖一作褕以其服故從衣一說王之服五采相錯后服亦然服之五色猶樂之五聲樂則各以其聲爲均而文之以四聲衣則各以其色爲地而飾之以四色蓋一聲不成樂故一色不成衣古皆衣綵惟有故乃素服也春宮角非角一聲春衣青非青一色推之五時皆然摯虞亦云秦漢以來服色轉變今惟朝廷五服用

綵然則漢之五時衣亦五采相錯歟五采備謂之𦅘左傳稱與夫人繡衣則后服亦如王服也（周書高麗傳婦人服裙襦裾袖皆爲襈則襈非積矣髮積亦衹不在袖釋名訓爲緣得之）

縫人翣柳

縫人翣柳故書作接櫝先鄭云接讀爲歰櫝讀爲柳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春秋傳曰四歰不蹕後鄭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云度西曰柳穀恐謂度居也史記作居與宅同故度一作宅穀與谷通漢書殺風迅疾從東北爲殺風卽谷風也古柳丣同丣古酉字丣古卯字舜時開門爲丣丣在東方爲陽夕時閉門爲丣丣在西方爲昧故東曰暘谷西曰柳谷亦曰昧谷日將沒五色聚焉故柳訓爲聚爾雅日所入爲大蒙蒙猶昧也虞翻識康成以卯爲昧斐松之謂劉卯柳同用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皆以丣爲丣不辨東西失之甚矣柳一作僂釋名其形僂也莊子曰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滕楯之上聚僂之中楯卽輴滕卽篆謂殯以輴車篆爲轂約小車所謂夏篆說文所謂夏軥柳之言聚故曰聚僂楯之飾也舊注皆誤太元曰日沒其光賁于東方言日入之色如初出也賁色不純孔子卜得賁曰不吉以此（呂氏春秋日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僂翣以督之古柳皆作僂淮南齊俗訓日舟車楯肆古輴亦作楯僂翣一作總翣見荀子禮論篇）

追師副編次

后之首飾有三曰副編次覆首爲副編之爲編次之爲次皆髮也而有差等儒者莫能言故以漢法況之副若步繇編若假紒次若髮髢步繇者繇與搖通上有垂珠步則搖也黃金山題貫以白珠繆以桂枝八爵九華鏤爲六獸以象六珈珈之言加也加於副上非副也蓋副上之飾耳釋名謂副猶副貳兼用衆物成其飾得之矣假紒者假髮爲髻肅宗賜東平瑯玡兩王書而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則是假紒皇后服之與副同矣晉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旣多不可恆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則其制異於漢當時以爲服妖而漢之假紒亦名爲副故廣雅云假紒謂之鬠鬠古副字以髮爲之長髮髮然故從髟然則副與編一物也飾之盛者爲副其次爲編鬄髮髢者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焉髢鬄也鬄刑人之髮也衞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則夫人服髮髢如后矣而吳薛綜則云漢廢珠㡇起於長主覩其好髮髮取爲髲莊子亦云禿而施髢則似髮少者皆得服之其飾之尊卑則未聞也少牢被錫夫人之妻被與髮錫與髢音同古文通故康成讀被錫爲髲鬄（髲鬄與髮同）而以當追師之次爲首飾有三以配六服莫知其詳夫人副褘褘衣者服副昏禮女次純衣則純衣者服次矣和熹鄧皇后加賜馮貴人頭上步搖加賜者雜記謂之褒諸侯有褒衣夫人亦如之故得服副褘後漢書注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且云說本康成而服戒以假紒爲編步搖爲副案漢皇后謁廟首服假紒上有步搖俗名珠松乃后之盛飾故康成以副當之其實步搖非副而在副上則副爲假紒又何疑皇太后翦氂簂夫人紺繒簂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故服簂者不得兼步搖然則編猶簂歟簂以覆髮廣雅謂之幗釋名曰齊人曰幗飾形貌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士冠禮注云滕薛名簂爲頍

屨人舄屨

複下曰舄禪下曰屨賈疏云下謂底重底爲舄禪底爲屨（愚案）方言中有木者謂之複舄其庳者自關以東謂之鞮下禪者謂之鞮鄭注云今舄韋鞮也然禪以皮而複加木矣隋志云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隋制複古以木重底爲舄冕服著之屨則通用惟褶服以靴靴胡履也施於戎服毛傳云舄達屨也屨之尊者爲達則舄屨通名（屨字說文云屨履也屣鞮也）莊子跋蹻爲服釋文云屐與跋同屩與蹻同麻曰屩木曰屐鞋類也以藉鞋下若古之複舄矣

皇清經解　經□彙纂　卷四之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三　學海堂

禮說地官一　吳惠學士士奇著

大司徒九州地域（域古作或）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案域古作或說文云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又從土後人所加今用之獨商書微子篇作或古文也曰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亂正四方者猶詩正域彼四方肇域彼四海云爾毛傳云域有也鄭箋云長有邦域孔傳亦云或有也言能守之是以有之則或卽域甚明孔疏云或者或無或有不定之辭誤矣立政物有間之呂刑旁告文矣儀和儀作義旁作方物作勿猶域作或蓋古文也王充曰物有間之者非常之變无妄之氣間而至也康成謂文矣名仇仇儀皆訓匹故名仇字儀不其然乎正域者廣輪之數五地之名十二壤之物以定民宅以制畿疆以建王國以作地貢以均齊天下之政而佐王安擾邦國其職在大司徒殷之亂也大司徒之職廢矣弗或亂正四方者言不能有四方而安擾之也惟命不于常九州非一姓殷不能有而周有焉於呼有天下者奈何弗敬（大戴禮多古文分符篇曰大道之邦或俗太州誤爲郡御覽引之作邦或從俗也哀公問何謂戍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呂覽先己篇曰君曰勿身勿身皆聽是古物皆作勿矣其徒無偏無頗遵王之儀古文儀作義誼爲儀與頌說文云義者己之威儀也）

田主　社之木主

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案墨子云昔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位菆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恆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恆依樹木松柏栗各以其野之所宜宜松者以松名宜柏者以柏名宜栗者以栗名宰我對哀公本此田主者田祖也薛瓚曰民間或十家五家其爲田社謂之私社然田主設於地官則非私社也許叔重五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古文栗作𣠯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蓋古有是語宰我所謂使民戰栗者本此今文論語哀公問主于宰我而公羊有練主用栗之文故張禹及包周等皆以爲廟主何休用以解公羊云松猶容想其容貌主人正柏猶迫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杜預亦以註左傳劉炫規其過古文論語及孔鄭皆謂用其木以爲社

主孔穎達知劉炫杜且云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故杜氏用包周之說然則田主者社之木主也鄭注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蓋謂后土社神田正稷神又云田主由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詩人謂之田祖蓋立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憑焉是爲田祖非后土田正之外別有田神也孔穎達亦云田祖之名兼神農后稷而田主不得兼神農何則設其社稷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兼神農矣賈公彥未達其義乃云田主爲神農以神農爲主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其位其說支離疑誤後學所宜木爲兩說如前說植木如後說主木兩說皆通相兼乃備案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曰地產最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爲說唐武后時東都置太社禮官議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其義云何張齊賢等議田主用木民間之社非太社也孔穎達謂社爲木主古論不行於世姑古論謂古文論語康成亦作疑辭當並存以備攷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用栗歟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故患社鼠是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旣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歟祭法孔疏引許叔重五經異義以爲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田主之木各以其野之所宜豈非宜松者爲松主宜柏者爲柏主宜栗者爲栗主乎唐神龍初韋叔夏等案後魏天平四年太社石主遷於社宮是社主用石矣舊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禮宮在禮無文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蓋以五爲土數故壇方五丈其主請准五數長五尺方二尺則社主長短自唐改定宋因之也又禮記外傳曰社主用石北齊天子親征有載帝社祏主於車之禮前此後未聞及漢高祖初起兵禱豐枌榆社社在枌榆鄉枌榆者白楡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山陽槀縣茅鄉社有大槐則民社皆樹槐矣慕容皝遷於龍城植松爲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故兩說相兼乃備

五地

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緯謂之廣經謂之輪山爲積德川爲積刑下者爲死高者爲生牝爲谿谷牡爲丘陵數生於五十以之成故分之爲十合之爲五天下有五方方有五土土有五地因是有五方之民五方之水五土之民五土之色五地之民五地之物大司徒五地之民山林毛而方川澤黑而津邱陵專而長墳衍皙而瘠原隰豐肉而庳大戴禮五土之民堅土肥壚土大沙土細息土美耗土醜淮南子五方之民東方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修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西方面末僂修頸卬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而壽中央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而好治五地之物異其宜山林動宜毛植宜皁川澤動宜鱗植宜膏邱陵動宜羽植宜覈墳衍動宜介植宜莢原隰動宜嬴植宜叢五土之色異其宜黃白宜禾黑墳宜黍麥蒼赤宜菽洿泉宜稻五方之水異其宜汾濛濁宜麻濟通和宜麥河中濁宜菽雒輕利宜禾渭多力宜黍漢重安宜竹江肥仁宜稻有五方之水因有五水之人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蓋五行化爲五土五土演爲五水水土合而五地之物生焉五行之蟲乃五地之動物也東方木厥陰所至爲毛化故動宜毛其化爲榮其象爲析其類羣分故其民毛而方南方火少陰所至爲羽化故動宜羽其化爲茂其形爲圖其氣炎上故其民專而長西方金陽明所至爲介化故動宜介其化爲斂其色爲白其氣爲消故其民皙而瘠北方水太陽所至爲鱗化故動宜鱗其化爲玄其色爲黑其氣濁下故其民黑而津中央土太陰所至爲倮化其動宜倮其化爲盈其合在肉其充在肌故其民豐肉而庳五地之植物穀爲先說者不及愚竊惑焉山海經曰都廣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言味好皆滑如膏也然則川澤之地植物宜膏如都廣之野矣膏夏之木生於巫山之上其理密白如膏非川澤之所宜也詩旣方旣皁皁者實之成麥全曰穋通作穋或戴甲而生爲莢禾長稠大本長稠居熱相扶族聚爲叢蓋根於中者爲動物命曰神機根於外者爲植物命曰氣立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是以升降出入無氣不有天產本乎地地產本乎天而器者生化之宇也器散則生化息矣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物生者升降出入之器非通乎天地之化者孰能知之或問曰五地卽五方歟曰非也山林不盡在東川澤不盡在北也一方而五行之氣具焉海濱之地民食魚鹽魚熱中鹽勝血民皆黑色疏理此其徵也舉一反三五地皆然矣大方有毛民之國其人面體皆生毛非所謂毛而方者歟曰否五地非大荒然則其民毛何也曰輕水之人多禿山林之民多毛山水之氣使之然也西方金屬肺其榮毛而東方爲毛化何也曰鳥獸之毛革於夏毨於秋氄於冬而化於春故書曰孳尾毛在後爲尾孳猶化也內經之說合於堯典周官五物者五行也五行者陰陽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教有十二不越陰陽二禮而已因此五物而辨九等十二土十二壤以定民宅陰陽之所相也以教稼穡陰陽之所播也以建王國陰陽之所和也由是人民以阜鳥獸以蕃草木以毓百物阜安

土圭測日景

劉宋元嘉十九年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景出表南三寸二分計交州去陽城萬里而景差一尺一寸八分是八百四十七里有奇而景差一寸也梁大同中金陵測景夏至長一尺一寸七分強後魏永平元年當梁天監七年洛陽測景長一尺五寸八分計金陵去洛千里而景差四寸是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由金陵至洛如自堂塗上堂階故路近而差多由陽城至交如從山頂下山足故路遠而差少千里一寸非其實矣唐開元十二年滑州白馬縣測景夏至尺有五寸七分南至汴州浚儀百九十八里有奇景長尺有五寸微強又南至許州扶溝六十七里有奇景長尺有四寸四分又南至豫州上蔡武津百六十里有奇景長尺有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景差二寸有餘蓋因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故晷景隨之而變先儒以爲王畿千里景差一寸直以率推非得之表候也劉焯云今交愛之州表北無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一行亦云距陽城

而南使直路如弦至於日下蓋不盈五千里然則所謂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亦先儒之臆度云爾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此說非也歷之歲差古法謂黃道西移新法謂恆星東轉黃道萬古不變每歲有差者恆星東轉使然愚謂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晷景隨之而變一行之說近之矣極者天心也以心不可見故不名為心而名為極極又不可見故指極星以表之極星每歲有差者非東轉使之然乎地在天中天心即地心又何疑然則大司徒建國所謂地中者蓋指中原之地惟此四方道里均與呂覽有始篇云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當樞之下天地之中也天恆星自有行度詳見新法歷書呂覽所謂極為天中是矣謂極星與天遊則非也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為中於是遂築新邑榮定九鼎以為王之東都

封采

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為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為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為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為采此韓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而未得其全然謂諸侯之國有封有采則先生之法也王制周官可合而為一矣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大司徒建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所謂封也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亦言分田制祿君十其卿國以田為祿亦此田為差所謂采也其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其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其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於其君而封為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大者食其半次食參之一又次食四之一蓋於其采之外而半之參之四之以入貢留其餘以供軍國之需天子使其大夫子之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使佐方伯領諸侯諸侯有畔則誅之或其所留之半及參之二四之三足以給其用而受法於司馬有畿疆以正之儀位以等之賢功以作之監牧以維之軍禁以糾之貢賦以任之簡稽以用之守則以安之小大以和之而諸侯不敢畔有其功於民者則加地進律焉故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土田其采則附庸其封山川在其封內者自有天子虞衡之政令諸侯莫敢專者以此封或有時絕采則世相傳及周之衰強侯擅制盡取其封以為采又兼并附庸小國以廣其封而天子不得食其土矣由是軍國之用闕方伯之職廢強陵弱眾暴寡諸侯放恣從橫而莫之能制也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三年紀季以酅入於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遷謂滅之郱鄑郚者紀之封酅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酅存所以知酅存者莊十二年紀叔姬歸於酅則酅存矣古者滅國不滅采信矣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歟王制言采周官言封兩者離之則戾合之則備俗儒據孟子以駁周官陋矣頌曰魯附庸而在邦域之中則邦域非封而何齊之四履為四封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則其封之大可知也大國之封不過五百里而明堂位言魯地方七百里者康成謂包附庸而大言之孟子亦謂周公封魯太公封齊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蓋天子之田千里故諸侯不過百里謂其采非謂其封春秋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則天子之封外薄四海矣而僅守邦畿千里之田不亦陋乎說者謂周爵五等地四等四等者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非也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酅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為齊之附庸矣周爵五等地亦如之五等者諸公之地諸侯之地諸伯之地諸子之地諸男之地也史記漢諸侯年表曰伯禽康叔封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晏子春秋亦云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為地五百里

祀五帝羞其肆　牲全為肆

祀五帝司徒奉牛牲羞其肆愚案小胥職云全為肆肆全也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謂全體而升於俎即所謂羞其肆也郊特牲腥肆爓腍腥肆者謂薦腥薦全楚茨二章或剝或亨或肆剝者解亨者煮孰肆者全體先鄭訓肆為陳後鄭破肆為剔皆非也小子職注云肆體薦全烝得之矣士喪禮四鬄去蹄注云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乃以此之肆當彼之鬄似不相當康成讀肆為鬄或別有據也喪服傳云夫妻判合小胥職曰卿大夫判縣判者左右之合故合之為肆分之為半四解牲體合而薦之亦可謂之肆歟少牢饋食羊豕皆升右胖少儀則以牛羊豕左肩臂臑致膳於君子而右以祭故謂之胖胖猶判也半也則是祭皆不得用全惟天子禘郊有之是為薦血腥五官奉之秋官大人職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牷之言全也古文牷作全穆天子傳官人陳牲全五具又云祠者牷全故五官奉牷皆用全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殽烝者體解節折房烝為半體詩曰籩豆大房毛傳曰房半體之俎然則折為俎半為房全為肆士喪禮四鬄注云今文鬄為剔是儀禮有古今文未聞肆作鬄賈疏引之作肆蓋因鄭注改經文實無所據也肆古文作鬄易有象文象此象者全體析之成爻象系

小司徒九比之數

小司徒掌九比之數以辨貴賤老幼癈疾凡征役之施舍乃頒比法於六鄉及三年則大比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而征之其舍者則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以歲者入其書鄭司農謂九比者凡夫為井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八月案比是也舍者復除貴者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除公事者若今吏有復除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疾者若今癃不可事復之愚案後漢書注云案比驗比之猶今貌閱矣時則訓三月官鄉注云三月料民戶口故宮鄉漢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方今案比之時雖有糜粥糠秕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文帝元年三月詔亦云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養老之意然則案比兼以三月敕問遺賢良亦以八月賜羊一頭酒三斛順時氣助養育長吏存問顯茲異行鄉大夫所謂賢者能者也夏官羅氏於仲春獻鳩以養國老漢賜高年鳩杖則於仲秋蓋獻鳩之禮不行久矣然歲時存省布帛酒肉之賜亦不獨仲秋為然也古有命民是為貴者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輧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乘不得衣有衣者有罰漢賜民爵猶古之命民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是民爵皆得復不必宗室及關內侯文帝還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武帝詔民年九十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此所謂復羨卒也漢法長不漢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古者凡瘩盤跛躃童昏僬僥以及偏

秕稗還不耐自生者上皆收而養之皆百臣乃六官師所不材以實商士其不然乎漢之鄉嗇夫猶六鄉之族師閭胥六遂之鄙師酇長其職主知人善惡及其貧富爲役先後與賦多少平其差品朱邑第五倫嘗爲之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而邑卒葬其鄉祭祀不絕茲官彌卑者於民彌親大而州里役要小而鄉牛車等辨其物登其數計丁定征歲年從役非親民之吏不能知知之亦不能悉由是而施政教行徵令必不能得其平是以先王尤重親民之吏而嗇夫命半通俸百石職厥祿薄儒者恥居是官居是官者亦不加選擇兩漢之治不及三代之隆者以此孝文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後漢劉瑜上書言豐沛枝屬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是兩漢宗室皆復也凡孝順貞義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戶蠲除家徭則賢能者復亦漢猶然矣唐沈既濟請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司直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宰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盍不問貧能及老疾惟貴者一例復除則又未免失之濫也漢法高爵者復然西北兩邊守圉禦寇雖有長爵不輕得復而其時亦未聞有均人大均之禮往往輕重不均民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雖曰重武備然不曰輕民爵乎及武帝置武功爵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徵發之士益鮮矣賈捐之謂孝文皇帝偃武行文丁男三年而一事雖古至盛之世亦有一歲三日之公旬未聞三年一事也豈其然豈其然

鄉師六鄉　三公

天子六鄉諸侯三鄉春秋宋爲王者之後獨立四鄉二師掌之二師者右師左師猶天子之三公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則其官表率百僚師保萬民與王之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者何以異焉六鄉有六卿四鄉有四正三公領六鄉之卿二鄉則公一人二師分四鄉之正二鄉則師一人分掌其方各司其訓驗知周禮不獨在魯也宋非大國而襄公用之以霸諸侯雖不能終猶彊於魯衛蓋以周官之法存焉爾晉六正則三軍見襄二十五年傳宋四正則二軍可知也其三公之義則董仲舒言之詳矣其略曰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選三人君子選人選三而成臣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是故以職曰三吏以年曰三老以爵曰三公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又有三孤以爲之貳焉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君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爲民害責於地公其說見論衡而康成注大傳則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太宰司徒同職則稱司徒公宗伯司馬同職則稱司馬公司寇司空同職則稱司空公是合周禮與大傳而爲之說也書之君奭敘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康成以師氏保氏當之似不見古文周官然鄭志趙商問則引周官爲證又非人見古文者而云攝政三年作周官六年制周禮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已然則古文周官一篇康成固見之矣公孤官不必備惟其人蓋有則兼之無則闕焉此周官所以無公孤之職也三公兼領六卿而顧命孔傳謂三公領三卿豈其然乎文王世子注以師氏爲大司成則非三公也且六師氏司徒之屬安有三公而屬司徒者哉

輂輦

鄉師輂輦注云故書輂爲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輦猶地名不羨羨讀爲鄭以此知古音不亡故俗語不失其方注釋名云羨汁也汁注鄭也然則羨音鄭得古音矣蓋古連輦通車從夫輓引爲輦車從辵步輓爲連一象形一會意也破連爲輦變古從今失之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子立政篇奮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軺輦則古輦皆作連可知矣司馬法云夏后氏謂輦車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第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加二版二築梩者鍬鍤築者杵頭鐵沓也以築壘壁故武城有血流標杵之語孟子以爲誣賈誼過秦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而益壞焉又云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秦至無道暴於齊辛血之漂櫓也信矣乃謂黃帝之師亦然不亦誣乎壘壁起於黃帝築杵自古有之非至周而始備也方言臿趙魏之閒謂之鍬東齊謂之梩朝鮮洌水之閒謂之斛斛注云斛者鍬聲之轉音湯料反梩音駭江東呼鍬刃爲鍫音蕉或作鍫作梩或作梩鍫一作斛臿一作鍬今之謂之鍬注云皆古鍫插字說文謂梩與耜同耜俗作從木以臣爲聲一曰徒土輂齊人語也景純讀若駭或未閑於古案說文趕從走亦以旱爲聲讀若孩孩與駭音相近亦必有據矣

鄉大夫國中六十野六十五皆征之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司農謂征之者給公上事也康成謂國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愚謂六十而免不爲早六十五猶征則已老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祭義五十不爲甸徒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許叔重則云五經說皆不同亦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得其中矣六十五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康成駁之以爲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王制所謂力政者挽引築作服戎者從軍爲士卒也胥徒事暇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愚謂漢因周制五十六而免則五十有五猶未免也故曰皆征之其制與周官合則五十豈爲六十又何疑周官幾閒能保其必無誤乎六十曰耆邦饗耆老外饗割亨酒正其酒既養之而又征之叔重之說未可非也康成遷就而曲爲之解豈其然荀子曰五尺豎子管子曰童五尺內則成童十五以上則六尺非童豎矣論語注云六尺謂年十五失之且以身之長短定年之大小則晏嬰長不滿六尺謂之幼少可乎秦法舉長周以中人爲率八尺爲長六尺爲短七尺爲中內經謂丈夫年三八而長極中人七尺亦其極也故國中自七尺野自六尺以上不滿六尺者不爲夫杞之城也絳老與焉清之戰也汪錡死焉末世之法也是以周官徒役上不及老下不及僮鹽鐵論云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杖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然則五十六而免在始元元鳳之閒矣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給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五十六衰老免爲民就田里而周官六十五猶征其不然必也鹽鐵論文學曰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挽輸並給徭役非養老之

意則似五十六而免者免爲士卒而已有司猶役之王莽起襄亦六漢民輕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錢以此
王侯昭常守東地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是老弱未備者皆
從軍矣則六尺非童豎益明說苑齊伐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曹大家曰
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注云國中六十免役野六十有五晚
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
十六尺謂十五十五受兵據野外六十還兵據國中此本康成
之說仍存以備考康成引漢法民年二十三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則征之者謂出口賦
錢也故曰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蔵

鄉射之禮一曰和二曰容

古者有容禮有容臺容其儀臺其地也帝癸三年毀容臺說者以爲夏桀之時容臺振振之言震蓋人而無禮天必棄之故曰毀而和容主賓客之官晉羊舌大夫之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則可謂無曠其官者矣漢天下郡國有容史郎春秋之和容魯徐生善爲容後有張氏亦善焉郡國容史皆詣魯學之子孫相傳以爲家法然皆不能通經徒習其儀而已魏晉禮官不替其業亦有所長非苟焉者及其敝也槃辟雅拜詭眾立異褒衣大袑舒緩養名齊魯之間遂成風俗然灑掃應對進退之禮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儀容辭令其節似小而大行人以之同邦國親諸侯擯相之儀不朝不夕孟僖子所病未能者不可以不學也季孫之喪哀公往弔曾子子貢入廄修容閽人辟之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蓋有德者必有容見其容知其德也故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公西赤善於威儀篤雅有節孔子以爲難且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二三子欲學禮者其於赤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爲人賢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五物詢眾庶一曰和志其志和也二曰和容其容和也三曰主皮志和容和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其聲和也五曰興舞其節和也惟敬乃和莊子曰禮樂之士敬容此之謂也春秋之官有和容漢郡吏有容史皆古之遺雖失其本而猶存其次學者誠能講之詳習之孰則雖闇室無惰容推而至於造次顛沛亦不改其常度焉是以史稱侯霸矜嚴有威容而伏湛爲平也於文德東京初建草昧經綸先屈區奏行鄉射之禮論者或以爲迂濶不知禮樂乃政化之首而五物斯須不可離蓋修德力行而文之以藝則三物備於心然後五物備於身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所謂德盛而禮恭也焉融以爲射有五善不亦淺乎射者儀之於此中之於彼發而不中反求之身此主皮所以列於和容之後也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錯發直曲得其宜以此出而長人而治也反求之己而其道全矣古者諸侯朝天子以其數士畢行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抗大侯設鵠畫物乃升諸侯及諸侯之教士數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心端其容正時以效之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所謂教士者諸侯之歲貢士也教士以射射有容體五物備焉諸侯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非也以其數士畢行則小國豈止一人乎大戴禮官人篇曰平仁而有慮者使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愍而忠正者使涖百官而察善言愼直而察聽者使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守內藏而治出入愼察而絜廉者使分財臨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廣中者使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治軍事而邊境因方而用九用有徵而謂出使民入使治者如此而新書大政篇則謂上選吏也必使民與焉故民譽之上察而舉之民苦之上察而去之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必取其愛焉十人愛之者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者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者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者則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鄉相之器十人之吏以長鄰比千人百人爲家爲英所謂使民興賢使民興能者如此

黨正春秋祭禜

祭法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康成皆破宗爲禜云祭星與水旱之壇而說文引禮亦云雩禜祭水旱則是漢儒皆讀爲禜非創自康成而黨正春秋祭禜則謂雩禜蓋亦爲壇位如社稷也晉志摯虞奏肆師職曰用牲於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禜與社同黨正之禜文與祭社則神與社異愚謂黨正祭禜與州長祭社同時水旱農祥春祈秋報其總亦與祭社等蔚頌絲衣繹賓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祠以牛號曰靈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爲靈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淮南子曰零星之尸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古者祭皆有尸零星靈通然禜蓋雩星歟一說禜猶營也賈逵以爲營攢用幣孔疏謂其祭非有常處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鄭統曰春二月秋八月雩星之祀是也今之雩禜

族師春秋祭酺

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族師春秋祭酺之辭也酺者布也步也布德曰酺祭神曰步步者神名詩所謂田祖有神者即此蓋曰蟲當盛陽之月感陰邪之氣而生如木之蠹器之蠱處寘昧之中秉賊害之性說者以爲災由政起因以爲名庶氏除蠱翦氏除蠹用大祝六祈禬禜攻說之法以牲祭而辭責之祭辭於禮辭見於詩又以蠢山之草薰之蓋焚其草以灰灑之曰熏所以殄其類詩所謂秉畀炎火也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蟲生於巽風死於離火夏行春令則火不夜故生百螣族師春秋祈報以救四時白廝之災因與族人飲酒而屬民讀法爲王居明堂禮謂之國酺說文酺者會飲酒鋪字古酺者王德布也或云出錢爲醵出食爲酺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蓋起於周戰國之古者民無故不羣飲酒誥曰羣飲汝勿佚謂收捕而殺之其嚴若此漢律其羣罰金而已沿及唐宋國家每逢嘉慶賜民大酺即古祭酺之遺意然古者合錢飲酒本祭田神且以屬民而糾其過惡勸之道藝後世舉一廢百而庶氏翦氏之法不行四蠱百螣交相爲害九穀之不登三物不教所謂德行道藝爲一書孝弟睦婣有學者爲一書敬敏任恤爲一書其風渺不可追矣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管子治齊因地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變爲什伍游宗里尉州長鄉師士師之名仍師其遺而意加詳焉地官之教也德行道藝賢能爲一書孝弟睦婣有學者爲一書敬敏任恤和親爲一書過惡爲一書有皐奇邪爲一書善相勸惡相糾慶賞相共刑罰相及而管子之法凡孝弟忠信賢良雋材則其下以次復於上長家復於什伍什伍復於游宗游宗復於里尉里尉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計者比也是爲比法著者書也是爲書伐凡有過惡則其下以次及於上家屬及於長家長家及於什伍之長什伍之長及於游宗游宗及於里尉里

尉及於州長州長及於鄉師鄉師及於士師及者坐也下有辠坐其上也故曰有不孝不弟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辠五然則族師所謂相及者比長及閭胥閭胥及族師族師以上一皆相及可知矣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使能不兼官罰有辠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郎族師所謂賞相共罰相及之意而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郎管子所謂什伍之長也用其法而變通之一則以王一則以霸商鞅相秦命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一家有辠九家舉發若不糾舉連坐九家說者以爲本族師之政而益之以暴故趙商問曰康誥門內尙寬族師鄰比相坐書禮不同蓋疑之也愚謂管子法周官衆類相近焉且民有過惡州長糾之黨正戒之閭胥撻而罰之比長閭士內之未已也又讀法以敎之州長一年四讀黨正七族師十有四閭胥讀無時射於序而觀之德飲於序而訓之禮師田行役誅不用命者而示之法如是而民猶有過惡不亦鮮乎若夫族師什伍其民非若後世之摯摯求姧慝用刑以爲事也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受少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患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則驕躁淫亡之風於是乎革孝友睦婣任恤之化於是乎興大司徒以三物敎萬民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禮明樂備仁漸義摩其不正始於此成於此而謂擧秦收司連坐之法亦於是乎出誤矣

舞師皇舞

舞師帗舞羽舞皇舞羽謂翟手所執皇謂冠頭所戴一言執一言不互文東京賦所謂冠華秉翟一列舞八佾者辭綜云冠華以鐵作之上濶下狹飾以翟雉尾舞人頭戴搖謂皇書或爲翌鳥冠也郎建華冠壯如婦人纚鹿飾以五采羽若有虞氏之皇故名曰皇先鄭所謂蒙羽舞者郎此說文皇作翌以羽翻自翳其首以祀星辰帗作一執全羽以祀社稷則皇非翌明矣後鄭謂羽形如帗皇亦如之是三者皆同也豈其然賈公彥乃謂自古未見蒙羽於首者記曰知天文者冠鷸非蒙羽於首乎宗廟冕而舞旱暵皇而舞鷸知天將雨故舞旱暵則冠之以禱雨鷸讀爲述亦作遹或爲鷸禮圖謂之術氏冠古術述通上林賦蒙鶡蘇鵕似雉鳥尾爲蘇蒙其尾爲帽先鄭蒙羽之說本此道應訓曰去其瞀而載之木瞀郎鶖兜鶖也木郎鶖鳥冠也賈疏抑先鄭而扶後鄭誤矣唐作九聖樂舞者鷸冠者盡衣蓋古之遺法祭儀術省注云術當作述士喪禮不述命注云古文述皆作術是古術述通也蔡邕獨斷以爲建華郎鷸冠鄭子臧好之而術士冠乃趙武靈王之服今者不用其說未聞術士郎術氏或分爲二失之漢虎賁中郎將虎賁騎鶡尾說文羽舞爲雩雩一作翇翇猶翳也干寶曰赤草染羽以爲翌康成亦云染羽象鳳皇

牧人騂牲

南齊志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牲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前軍長史劉繪議爲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五嶽四鎮四瀆山川爲小祀山林川澤自四望以上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尙也則禮論二說合爲一矣從之愚謂犂牛之子非犢而何體騂而角繭栗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故有勿用之疑然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此聖人立言之妙也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别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爲天牲淮南說山訓云貺屯犂牛既犐以犪犐無角犪無尾決鼻而羈生子而犧說者以爲仲弓父賤而行惡然犂說文作犛耕也犛牛爲耕牛司馬犂字子牛古以牛耦犂信矣貺屯犐犪醜牛之貌以爲犂牛皆然可乎且謂其子而訾其父君子弗爲也貺古兄字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春秋書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也注云稱仍叔之子乃幼弱之辭然則犂牛之子爲犢信矣

牛人享牛求牛

牛人其祭祀之享牛求牛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求牛禱祈求福之牛後鄭謂享獻也獻神之牛求終也終事繹祭之牛愚謂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享牛者享先生之牛也凡祭祀前三日擇牲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是爲求牛求猶擇也卜吉而後養之是爲享牛享牛與帝牛皆在滌三月求牛者惟具是視具者庀也謂簡擇先庀牲後繫牲凡牲必有副唐禮省牲而犢鳴則免之而用副求牛者乃其副也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康成云犧純毛肥養於滌索求而得之孔疏謂下不得僭上上得兼下奉牲以告博碩肥腯是天子兼有肥牛稷牛惟具如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兼有索牛然則求牛郎索牛歟說苑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有下有上一求一享或索或肥同名爲犧左傳萊人賂齊以索馬牛皆百匹則索牛亦不獨用之於祭也或云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一以祭一以燎惟郊用之鑿矣大宗伯祀天實柴故書作賓柴實之言積也賓也言升也先儒謂實者實牲體則賓柴又何說乎

牛牲之互

凡祭祀牛人共牛牲之互案互三物一名或曰紡車或曰福衡或曰縣肉格說文互作笠從竹象形互乃省文人手推握可以收繩此紡車也一名軖廣雅曰軖謂之互其說本於此軖讀若狂或云一輪車互狀如櫃謂之邊互設於牛角以防觸觝此福衡也詩云或肆或將毛傳云肆者陳於互將者齊其肉西京賦所謂置互擺牲此縣肉格也三物一名或圜以轉或止不行或象犬牙一從一橫大宗伯疈辜古書疈作罷先鄭讀爲披後鄭破爲疈音義不殊語有輕重耳古文擺作罷猶倦作券

皇清經解[illegible]卷四之三終

皇清經解[illegible]卷四之四　　學海堂

禮說 地官二　　吳 惠學士士奇 著

載師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

周之賦祿以田王者居九賦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是以天子一圻諸侯一同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千二十[illegible]一成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田萬畝一鍾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卿之祿也自此以降至皁隸食職其稅一夫田百畝與庶人等爲庶人在官其無田者或有擧奪之既老歸之去國收之及外人之來與官吏承之無田饋而徙理事者否則皆有田田百畝夫一廛謂之戶故詩曰三百廛易曰三百戶一畛十夫楚葉公子高有存國之功食田六百

畛功崇者祿加豐也荀子曰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楚莊王謂共雍曰有德者受爵祿有功者受田宅二者女無一焉宅在邑故田宅謂之田邑周之衰也大夫刺幽王曰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豈非小人在位有宅有田歟祿田之外有功而賞曰賞田魏公叔痤爲將與韓趙戰而勝禽樂祚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然則賞田亦謂之祿也公叔痤讓功于吳起巴寧爨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田二十萬寧襄各十萬王曰公叔長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此司勳所謂加田康成云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一說加田官宰之田也晉語官宰食加若晉鮑國爲魯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故國征不及焉晉惠公賞以說衆作轅田轅爰秦孝公用商君亦制轅田皆賞田也管子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然則轅田之法以上田賞戰士而中下授民秦晉之良田盡歸戰士矣賈田者官賈之田官田者官工之田晉語工商食官管子云賈知貴賤不爲官賈工治功能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然則工商不在官者不與分田周書云縣鄙商旅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言能招來外商三人則與之一夫之田也白虎通云一夫一婦成一室漢田令商者不農康成謂賈田在市賈人家所受田蓋在官之賈歟牛田牧田皆芻牧之地若青之萊夷秦之胡苑魯牧在野周牧在郊邑外曰郊郊外曰野爲草多衍六畜易蕃之地也古有掌宅之官凡仕者近宮耕者近門工賈近市齊使弗鄭爲宅掌宅之官也是爲國宅宅必有田故曰宅田武王伐紂表商容釋箕子使各處其宅田其田漢高祖詔曰有功勞行田宅孝昭賜蘇武田二頃宅一區孝宣時胡組郭徵卿子孫皆以舊恩賜田宅漢猶如是則周可知矣田有稅宅無征而漆林猶加重者何也舜爲食器而漆墨之諸侯以爲侈漢有工官主作漆器甯陽樊氏以富聞欲作器物先種梓漆蓋其利厚民私之故曰民多私利者其國貧且木不可獨伐不可獨舉不可獨運必資民力用妨農事是以倍其征非私漆林惡廢民於生一也古者計畝以鍾故魏季成子食采千鍾曾子始仕三釜後仕三千鍾秦漢易鍾以石而祿漸薄六朝有職分田一品五頃又有公廨田以供公用至唐內官賦以石外官賦以田無地者畝給粟二斗五代廢之至宋而復大藩長史二十頃及縣尉不滿五千石者令四頃尉二頃稱優於唐其田每月不及十貫者支茶湯錢以足之所以厚其養廉之意雖不逮於古然所以示優厚爲滿操猶得周家忠厚之遺焉晉有萊田驛後魏有公田戰國策子之相燕貴重主斷燕王噲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亦見韓非子說者謂以石計祿始於此不知以石計祿本起於田李悝盡地力晦收一石半下熟倍中熟三上熟四蓋以石計田以田賦祿王登爲中牟令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衞嗣君欲以蒲疑爲上卿進田萬頃吳起攻亭下令曰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攻亭一朝而拔之此戰國之賦祿皆以田也吳起相楚悼王以爲封君太衆貧國弱兵之道於是封君之祿二世而收則采地之廢昉於此乎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云欲利子於外地之寬景公欲更晏平仲之宅云請徙子於豫章之圃則國宅不皆官署宅田不盡民居也商君之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則以石計祿始於秦然韓非子以爲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死田奪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則當時賦祿及賞仍以田明矣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統古者於祿賜爵服於賞出田邑田邑者田宅也康成以爲國地其不然乎左傳衞公孫免餘曰唯卿備百邑[illegible]下有上祿亂也[illegible]謂十室之邑百邑[illegible]田一成[illegible]之祿也趙武以[illegible]老爲[illegible]縣師[illegible]上士[illegible]之田使爲君復陶[illegible]者千夫之田[illegible]百邑也古[illegible]井有定邑無常易曰改邑不改井康成注易訟封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illegible]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孔疏謂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又通率[illegible]其地[illegible]定稅三百家[illegible]古之人臣苟非有功不得食邑載師所謂宅田賞田是也若夫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皆非采地亦非祿田所謂王命尸臣官此梅邑徇故國國提封萬井兵車百乘天子使之治其賦而主其民又賜之[illegible]旅[illegible]琱戈而宗人掌其禁令仍督其違失者其地則載師任之不得專爲及周之衰遂爲己邑溫子即狄樊皮叛王君子惡之公邑之利都家之主地不成國民不稱君而內有六鄉外有六遂甸稍縣畺犬牙相錯雖有不臣之心其力亦不能爲亂所謂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巧言之卒章得其情矣呂氏春秋晉文公令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illegible]

下田百萬惟南道應諷宣王封子發執圭列田百頃左傳[illegible]九年惠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illegible]田也奪田收秩所謂奪以[illegible]其貨也宣十四年衞孔達死衞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illegible]謂室田祿也[illegible]謂一室之祿蓋成其子之[illegible]父位杜預謂室者以女妻之[illegible]一室之祿至千室之祿皆田也故古者名祿爲田成八年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是時趙朔已死其子武尚幼以其田[illegible]晉景公從韓厥之言[illegible]忠勳不可無後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然則復室其子者反其田也古者天子畿內不以封秦仲爲西垂大夫有秦亭秦谷而非子居犬邱漢之槐里懿王都之本非國也及平王東遷秦仲之孫襄公於是始國而詩有秦風則車鄰駟鐵皆襄公時作而序謂車鄰美秦仲先之天子守邑之大夫安得有內小臣傅令乎世本云鄭桓公居棫林徙拾紀年謂始居洛後居鄭父之邱是爲鄭桓公則是西周畿內亦[illegible]有鄭國也及桓公之子武公與晉文侯夾輔平王始滅虢鄶而都於溱洧焉後世遂有新鄭之目而指漢之京兆鄭縣爲舊都豈非附會者爲之歟說文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說本周書而王制則云天子縣內有九十三國其說多依孟子然皆不合周官漢書臣瓚注言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illegible]

大家之征

凡民有夫則有家有家則有里夫出口泉故口以夫名家給繇役故役以家名里樹桑麻故樹以里名夫布者一口之夫家征者一夫之家里布者一家之里也征有弛舍惟賢能者貴者服公事者而閒民不與焉故使之出三日二日一日之力征而田與追胥轉移執事亦在鄙作之列所謂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是也後鄭謂家征者出士徒車輦失之又謂里布二十五家之布罰一家而使出二十五家之布勢必不能且不毛與不耕孰重宅不毛者罰布一里田不耕者罰粟[illegible]夫[illegible]從而問爲康成亦不能言其故矣宅之所處爲里里者居也夏官量人所謂軍社之所里是也蓋屋在田故田不耕者出三夫之屋粟宅在里故宅不毛者出一家之里布也夫征即夫布說見前秦漢律民不繇貲錢二十二謂民出貲錢以給繇役每家二十二錢蓋漢之家征如此則閒民反重其征必不然矣漢律見說文解字之無事者爲閒民公族之無事者爲遊倅等閒也而貴賤分故

公族之無事者諸子掌之國征弗及而民之無事者入衞於宮則宮伯有徒役之事出耕於野則載師有夫家之征夫家猶徒役也國家既養而長之又重征以困之有是理乎槀人職外內朝冗食卽宮中之人民而謂之冗食者許氏說文云人在屋下無田事然則冗食卽閒民也康成謂冗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則凡外內朝之散吏趣走給召呼之屬亦皆閒民爲之矣此民無家事而服公事者鄉大夫舍而弗征則載師亦不得而征之也春秋魯作三軍各征其軍注謂征其軍之家屬孔疏云丁壯從軍者官無稅其家屬不入軍者稅之閒民出夫家之征蓋以此

縣師馬牛車輦旗鼓兵器

周書內土方千里分爲百縣左傳九縣長轂九百四十縣遺守四千則每縣百乘百縣萬乘此國畿千里出車之大數也地官有縣師秋官有縣士凡縣之衆庶縣士聚之縣師作之若將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縣師受灋於司馬甸稍都鄙受灋於縣師是爲縣師之灋名曰縣法而縣士則各掌其縣之禁令焉風俗通曰百里爲同總名曰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言當玄靜徭役也然則縣法者徭役之法歟鄭司農以三百里至四百里爲縣康成則分爲五等百里曰郊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司馬法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鄙同不知甸地稍地畺地皆縣地也稍人掌邱乘方士掌都家所掌者卽甸地稍地畺地而稍人則以縣師之法爲邱乘之政令方士亦以時修其縣法而爲都家之治其都邑則又縣師造之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故曰縣弦也縣聲近弦施繩用法不曲如弦也縣師掌師田作衆庶造都邑故以取名周曰師楚曰尹漢曰令其職兼文武弁掌兵器春秋周禮未改楚武王授師子以伐隨衞懿公將戰而國人受甲古者兵器藏於國有事而後授兵旣事復還兵所謂𡨋兵藏於玉府及內府者必非民閒所造造之者繕人槀人掌之者司甲司兵戈盾弓矢各有司存晉作州兵使州作兵魯作邱甲使邱作甲非古也西京精兵聚於雒陽武庫故漢之武庫令猶周之司兵哀帝建平中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未聞取之於百姓說者謂周官兵器出於鄉遂之民誤矣小司徒及鄉師須六鄉之比法車輦登其數馬牛辨其物簡閱之而已非籍而賦之且古有命民小司徒辨貴賤所謂民之貴者亦得乘飾車駢馬焉而遂人鄰長簡兵器以備追胥非以供軍旅會同之用也司馬法邱出牛三頭馬一匹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此卽春秋所謂田賦歟古者馬牛車輦皆謂之賦魯使邱甸出之重傷民力故春秋書之曰用田賦校之初稅畝而尤甚矣何以知之以未用田賦之時知之三軍作而三子各毀其乘如依司馬法則乘者甸之出也奚爲毀之且甸出車一乘故甸讀爲瀲其訓爲乘則是毀其乘者毀其甸也毀其乘則可毀其甸則不可毀其甸是壞井田之法先商鞅而決裂阡陌也以是知甸出車一乘之說非也自魯用田賦始也自魯用田賦列國皆然名爲乘馬邱牛其實賦車籍馬與秦之頭會箕斂何以異焉周公牛人有公牛而牽徬同輓校人有王馬而毛物異頒旗有司常以待國事鼓有鼓人以和軍旅車有巾車而其用無常又安用乘馬邱牛重傷民力哉然則馬牛車輦旗鼓兵器皆非民閒之物縣師使其有司備之各帥其民而至及其會車人之卒伍則五人爲伍百人爲卒而一乘七十五人之說亦無所用之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所謂車人之卒伍也楚攻魏張儀請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而以卒萬人車百乘與魏是古者車一乘卒百人武王伐殷革車三百乘法當用卒三萬人故田單曰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說者謂周官無偏則不然古者士有卒伍車有偏列司徒主卒司空主車冬官亡則偏法亦亡廣車之卒分爲左右每廣一卒謂之正法偏者廣之偏左廣爲左偏右廣爲右偏偏之兩者合則四兩以翼廣分則五伍以承偏謂之偏法亦曰偏駕則知車人之卒伍未嘗無偏君行師從故覲禮有偏駕過天子之城宜槀甲束兵故偏駕不入王門康成謂偏駕者金象木革四輅其不然乎魚麗之陳先偏魏舒毀車爲卒亦偏爲前拒蓋無定數因事制宜者歟鄭志趙商問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一乘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入於王其餘三甸裁有十二匹而校人職家四閑何也答曰四閑八百六十四匹此乃國馬不出於民司馬法民出軍賦無與於國所謂民出軍賦者卽春秋之田賦也古文田陳同音故齊陳轉爲齊田甸乘亦同音故邱甸通爲邱乘說者以爲甸出車一乘故甸改爲乘失之司馬穰苴兵法因號司馬法案戰國策齊閔王時司馬穰苴爲政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穰苴乃閔王之將以故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燕趙之衆猶鞭筴者蓋穰苴之力居多及穰苴死而閔王亡矣晏子春秋以爲齊景公史遷因之如其然左傳曷爲不載乎韓非子曰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紲又曰民產絕則畜生少畜生少則戎馬乏戎馬乏則將馬出是將馬者國馬謂之馬府戎馬者民閒之馬所謂民出軍賦者也民馬乏故以國馬給軍則其法非始於春秋行於戰國歟何休曰用田賦者若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禮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愚謂以田爲率乃稅畝非田賦也魯語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而已以上十井爲乘則包感之說見論語注吾未之前聞秦穆公送公子重耳入晉革車五百乘步卒五萬蒙騎二千此一乘百人之法而藉有騎則藉起於春秋非始於戰國也昭二十三傳之瑕宮學習騎射故曰騎見韓非子十春秋隱四年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昭六年傳大夫有賦於軍故魯之御叔大夫也而傲使人令倍其賦謂軍賦也漢孝惠之初令吏六百石以上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及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所與則大夫有賦於軍至漢猶然矣哀七年傳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故兵車曰賦與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軍論語治賦孔安國亦謂之兵賦然則用田賦者以田賦出兵司馬法本諸此服虔引司馬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二十五乘爲偏杜預引司馬法車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則偏無定數伍兩亦然倍伍爲什倍兩爲五十倍卒爲二百齊語五十人爲小戎二百人爲卒倍法也坊記孔疏云據司馬法之文車甲馬牛者計地令民自出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爲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巾車職毀折入齎於職幣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司兵云授兵從司馬之法頒之受兵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愚謂司馬法出於田賦始自春秋之末行於戰國之時魯用田賦猶鄭作邱賦服虔曰作邱甲者一邱之田出一馬三牛其說是也然以爲古法則非子產愛民而行病民之政學者不能無疑焉大宰有芻秣之式大府以四郊之賦待之則牛馬不出於邱明矣秦孝公十二年爲田開阡陌十四年初爲賦賦者軍賦也軍賦始於春秋至是開阡陌而更定其法也

師氏敏德

師氏三德二曰敏德敏者何也克爲敏德以己承之孔子曰克己曾子曰己任一也說文克之象肩也其義任也詩云佛時仔肩毛傳云克鄭箋曰任釋詁曰勝蓋能勝其任謂之克然則苟

非己焉能克苟非克焉得敏是故堯舜恭己禹稷由己成湯惟己伊尹若己皆敏德也於文以己承之曰巹巹者謹慎之辭詩云赤舄己己說文見蓋言謹也周公之敏也若無己則敬失其基禮失其榦慎失其藉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變爲槁木死灰亦終入於昏昏墨墨而已矣專問求諸己廉恥行諸己忠恕推諸己立達取諸己安人安百姓修諸己孔子無我非無己也楊子爲我非爲己也己之欲非己猶身之垢非身爲仁由己是謂當仁仁以成己惟敏乃成訓己爲私濫於王肅浸於劉炫異乎吾所聞一曰至德至者何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惟有敏德者能之敏德所以爲仁而孝德者爲仁之本也春秋昭十二年左傳云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則古有是言而孔子引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發明克己之義也而復禮之曰未詳故顏子請問克爲敏德其詳可得聞乎不能謂之賊不足謂之畫浮沉謂之溺游移謂之惑中廢謂之弱後退謂之却皆不能自克者敏之蠹也惟克乃敏詩曰農夫克敏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農夫之敏也君子克己亦如之詩曰良士蹶蹶言勤而敏於事也此敏德所以爲行本歟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用力者己也能用力非克己乎而皆曰一日者言由己不由人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不識己焉識仁子貢之施濟求之人孔子之立達反之己故自修己以敬以安百姓堯舜猶病五行己屬中宮土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未有不愛己而能愛人者也求仁者於己取之可矣史遷紀帝嚳普施利物不於其身非吾儒之學也吾儒學在己利物本諸身莊子曰至人無己無己是無仁也故莊子不知仁莊子謂枝於仁者擢德塞性蹩躠爲仁天下始疑而其論仁也則云中心物愷兼愛無私以墨翟之學爲孔子之語其誤已甚皆自至人無己之一言始

虎門

路寢制如明堂面有四門虎門者路寢之西門也西爲成熟之方學貴成熟故小學在西亦名西學祭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大學在成均則西學在虎門之左明矣古者學在門緣公學者人齊風毛傳云門屏之閒曰著著人者楚語所謂位宁有官師之典著與宁通蓋師氏保氏也師氏保氏同居門左各司王朝保氏不言者省文可知或云南稱門北稱闈此漢說也蕭子良云蕭何以署書題蒼龍白虎二闕不知據何書東漢德陽殿東門雲龍西門神虎虎金獸也故在西則虎門爲路寢西門又何疑乎家之學在門側之堂故國之學在虎門之左此蔡邕所謂周官有門闈之學也文耀鈎云西宮白帝其精白虎左傳昭十年欒高與陳鮑相攻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蓋以虎門師保所居講學祝鯁之地故朝服立于其外歟東漢有白虎觀肅宗詔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此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蓋取地官師氏虎門之義也一說虎門宮之外門失之矣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介在宮中之門謂之闈康成謂巷門相通者雜記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然則闈門乃旁側之門也路門外之應門爲正門而虎門在西師氏居其左闈門又在內似皆旁側之門畫虎象秋嚴漢制則然矣康成以路門當之豈其然乎廣韻引周禮云公卿之子入王端之左教以六藝謂之門子其後氏焉氏焉者以門爲姓若吳有胥門巢晉有下門聰也以虎門爲端門國子爲門子則似干寶註而目爲周禮誤矣

師氏以媺詔王保氏諫王惡

師氏詔王媺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諫王惡而教國子以六藝六儀國子者公卿大夫之子而王之世子亦齒焉古者師保之官掌國中失之事中者爲媺王有媺則道之使成失者爲惡王有惡則閑之使止因以教王及王世子而國之貴遊子弟皆從王世子而學焉者也降及春秋其道息矣然其風猶存秦穆公益國十二而學於者人荊文王兼國三十而學於保申秦至穆而霸楚至文而昌二君能光大先世之業以成其媺者師保之力也楚大子商臣之惡其師潘崇實倡之猶陳公子佗之惡本於其傅之不良蓋二人之性未必惡師傅惡故二人從之而惡說者謂商臣蠭目豺聲形惡也豈其性惡乎詩有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故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言斧能析薪猶師能止惡也秦不法古律令爲師胡亥學書趙高教之夫也不良此之謂矣夫之言傳也謂師傅也師傅不良故陳佗惡加萬民胡亥毒痛四海太元曰黃兒中蕃君子洗德吉有老臣以爲師保則君子庶幾免於惡焉爾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媺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彌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此保氏師氏之職歟漢成中主委任外親帝師張禹國之佞臣黨於王氏豈漢爲新師保之官安可非其人也易兌講習臨教思二陽咸臨師保之象初以志行正爲貞二以不順從爲利言詔媺諫惡逆之吉順之凶潘崇之於商臣趙高之於胡亥張禹之於漢成皆不正而順從何利之有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君命逆而臣順之者一言可以喪邦臨九二爻辭曰咸臨吉无不利夫子恐人以順爲利也故特明其義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未之言非古語也言非以順命爲利也爲人臣者不明乎此義則不免爲宋之三旨相公而已三旨者一日取聖旨二日領聖旨三日已得聖旨也此之謂順命即六三之甘臨故甘臨曰无攸利咸臨曰无不利兌象朋友臨象師保易曰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書曰敎籲師保則師保非三公之三公官不必備師保必備其官易初元士二大夫師氏保氏正當元士大夫之位故臨二陽象之周公師保萬民則三公亦得兼焉荀子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然則咸臨之无不利甘臨之无攸利其義曉然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憂子曰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君失其道臣失其守逆政行而有司不敢爭覆社稷危宗廟是故上有行中之君下有順命之臣君不行中故臣未順命御臨之宜咸臨之吉歟荊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有中謝者爲昭釐謂王曰國人皆以王爲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甚哉人之好爲師而恥爲弟子也故細人一言而威王不說則師保廢於戰國矣商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故荊興於文衰於威一傳而懷王遂亡其國客死於秦

保氏五射

保氏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案廣韻白矢作白匀襄尺作讓尺參連作參遠賈疏云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則襄讀爲讓古今文也新序云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吳越春秋云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連誤爲遠失其義矣莊子鏑矢復沓注云矢去復往沓然則復沓猶參連也列子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是爲參連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弩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差以米則不發然則參連弩射尤精矣詩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莊子所謂復沓也

司諫糾萬民之德司救禁萬民之衺

司諫糾萬民之德而觀察其德行道藝辨之以能司救禁萬民之衺而誅讓其衺惡過失防之以禮乃其職不列於六鄉六遂

之中爵隸於師氏保氏之下何哉蓋必先師氏詔王媺而後司諫糾萬民之德本於王之媺也必先保氏諫王惡而後司救禁民袤民之袤本於王之惡也糾民德者鄉三物禁民袤者鄉八刑師氏之詔詔以此一人有德以道民德不令而行保氏之諫諫以此一人無袤以閑民袤不禁而止本諸身徵諸民德道禮齊風俗成焉比長詩袤閭胥籍撻旅師刑罰皆所以禁民袤民有過惡州長戒紀黨正月戒司救復三讓三罰之以故民無隱慝比長敬和親閭胥聚衆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每月屬民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是爲德行道藝黨正歲屬民而書之州長正月屬民而攷之然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則復加攷而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則所以糾民德者詳之禁民袤而尤詳焉以故民無遁善司諫復以之攷鄉里之治而詔廢置蓋比閭族黨州鄉或有書之未備攷之未精舉之未當者司諫巡問而觀察之以進退其鄉之吏由是窮居側陋之士無不上聞言行必達皆登於書謂之史傳至秦曠絕其道廢壞漢武始舉賢良方正天子計書先上太史嫉惡之事靡不畢集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事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此而作其後遂有三輔決錄汝南月旦之評說者以爲處士橫議然猶有古糾德禁袤之遺意而朝廷無詔媺諫惡之官則是不正其本而齊其末也故東漢風俗雖有氣節之名而德行道藝不及三代之純者以此魏置州郡中正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定爲九品其有言行脩著則升進之儻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此古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之職也雖風教頹失而無與刑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沈廢郄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爲懲勸也如是誠古之巡問觀察誅讓防禁何以加焉後魏太和以前精選德高一鄉者爲中正當時頗得其人及宣武孝明之世寖以頹紊而冀州大中正排抑武夫不入清品武夫怨怒遂聚尤焚其第殺其人天下冤痛乃詔斬其尤惡者餘大赦以安之而魏亦亡矣中正置於延康廢於開皇立法未嘗不善久而弊滋榮辱在下高下任意既非出於法之不善實由於本之未端本之道先正朝廷則書德於身教成於國地官糾德禁袤頒於比閭族黨以分其職又有司諫司救以董其成而爲師氏保氏之屬旨哉旨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之謂也

調人和難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典瑞穀圭以和難康成謂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愚案僖公二十一年楚執宋公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公羊謂執未有言釋之者以公與議而釋之何休謂善僖公能免宋公之厄穀梁謂外釋不志以公與之盟而目之康成謂公有功焉此典瑞所謂和難也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公羊謂此楚子而貶稱人以執宋公故終僖之篇貶何休謂古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皋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犯圍宋故貶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然則調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郎何休所謂後相犯復故皋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者之誅乎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三十年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介疋玉十謂之區注云五穀爲區然則雙玉曰珏半珏曰隻十隻曰區倍之爲十穀和難之穀圭也穀之言穀十數之成和難者成之故用成數僖公行禮故記者善而志之大戴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曲禮亦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諸儒與說莫能相一學者惑焉愚謂不與同生者孝子之心令勿相讎者國家之法如其法則孝子之心傷如其心則國家之法壞欲兩全則兩窮于是使不共戴天之讎避諸海外既不壞國家之法亦不傷孝子之心此調人之所以爲調也千里之外遠於同國而鄉近於國鄰近於鄉族人則於從父昆弟矣亦可稍調人之隘焉或曰父之讎辟諸海外是共戴天也可乎曰調人之和難頫封人之錫類也土中有水弗頫無泉四海之外別有一天其誰曰不然若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乃秋官之所掌而謀非調人之所和而釋漢律襄刺羽者必誅以其雖未殺傷人而有殺傷之心也調人職所謂過而殺傷人者吉人良士本無殺傷之心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耳漢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過失若舉刃欲斫而軼中人者調人乃教民之官故以其民共聽而成之東漢之季洛陽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遂假託調人之法因而爲姦利受人十萬謝客數千由是法禁益弛京師翻質白晝羣行而漢亡矣

媒氏中春合男女 丣卯丣酉之辨

管子春三丣俗作卯十二始丣十二中丣十二小丣而始丣合男女秋三丣今文酉古文丣俗誤爲卯十二始丣十二中丣十二小丣而始丣合男女冬夏兩至後九十二日謂之春秋兩至春至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蓋始丣合男女者白露下收聚之初始丣之辰荀子所謂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是也始丣合男女者清明後出耕之日始丣之辰媒氏職所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也春至即春分十日之內三丣之中中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于是時也奔者不禁故曰室無處女謂女盡行詩摽有梅毛傳所謂二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備禮而行者所以蕃育人民也過此則非昏姻之時不用令者謂之荀卿子所謂冰泮殺止殺止一作殺女家語所謂冰泮而農事起昏禮殺于此衆說皆同康成獨異而管子尤合周官故愚引以爲證焉丣爲春門三丣爲八皋木成數八丣爲秋門三丣爲九和金成數九古文丣丣同形書無善本故正之說文丣象開門丣象閉門晉東皆以爲四時皆可昏姻引春秋爲證然民間嫁娶吾聞之詩禮未聞之春秋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太元內婦始秋分陰外陽內萬物之既自秋至春辛壬癸甲皆嫁娶之時矣張融曰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舊說六五爻辰在丣春爲陽中萬物生育嫁娶大吉此管子春三丣合男女之義也參同契謂二月榆落魁臨於丣八月麥生天罡據丣蓋麥生而嫁娶行榆落而昏禮殺合於天時者歟左傳襄二十二年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媒氏會男女即管子掌媒之合獨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取鰥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心星爲二月之合宿故三丣爲合獨之時墨子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聖王之法也然則男三十女二十而無夫家皆過時不嫁娶者媒氏會而合之非合獨而何丣從日爲昴丣從日爲昴昴白虎宿星當從丣說文誤作昴徐鉉音莫飽切詩云維參與昴毛傳云昴留也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愚謂昴西方之宿一名旄頭昴

與旄若猶與搖康成曰秦人猶搖聲相近則鼻旄亦聲相近也邪象開口鼻爲白虎不當從邪說文非許氏之舊矣俗本流傳莫能正也邪從田爲畱字地之名因以爲氏漢人改畱爲劉而有卯金刀之說則卯邪之相亂也久矣蔡邕翻云古佛邪字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放宅西曰柳谷是日夕爲邪也左傳陳成子救鄭及畱舒鄭各刑之作郝舒是古畱柳亦通矣律書言二十八舍北至於畱畱者言陽氣之稽畱也故曰畱入月也則畱讀畢爲畱也

禁遷葬嫁殤

媒氏禁遷葬遷葬者改葬也改葬非禮也故禁之改葬非禮則冢人墓大夫之事也曷爲媒氏禁之媒氏聽陰訟幽宅屬陰且媒氏地官也故爲之禁然則冢人墓大夫曷爲弗禁也冢人固有墓禁矣墓大夫之禁令改葬在其中矣何以知之以改葬知之大司徒族墳墓以安民圖其兆正其位巡其厲守之百年遷之一旦豈安民之意哉冢人墓大夫又安得漠然坐視而弗禁乎然而古之改葬者多矣何以知其非禮而禁之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崩桓王也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自崩至葬距七年左氏以爲緩穀梁子疑之因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非人情公羊子以爲改葬蓋得其實改葬不書改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亦無改葬之文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故禁之也左傳隱公元年改葬惠公左氏謂公弗臨故不書子葬父何故弗臨如曰隱爲桓攝主不臨喪是何禮也蓋改葬非禮故不書然則喪服爲何而有改葬緦改葬緦者康成謂墳墓崩壞將亡失尸柩昔王季厯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於是出而爲之更葬雖其說近誕然仁人孝子或不幸而遭之此禮之變也非是而改葬者則春秋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君被賊不討葬不以禮及鄭人斲子家之棺齊人尸崔杼於市賊既討而改葬其君此皆得禮之變者然非禮之正故不書於經則改葬非禮益明矣古之葬也熊宅其辭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是葬爲死者非爲生者後世有圖墓之術以家中枯骨求子孫富貴於是遷者益多則尤惑之甚者也不可以不禁媒氏遷葬與嫁殤爲本鄭康成一之謂生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如成人耶則[illegible]閒如未成人耶則曹孟德愛子沖死爲聘甄氏亡女與合葬是合葬非遷葬也康成失之矣曰嫁殤[illegible]

[illegible]

司市日昃而市

穎融作市其象爲離離明爲日日有三時三時者朝時昃時夕時不曰中而曰昃者皇侃以爲日將中而未中猶在東側是中前爲昃也賈公彥引書曰中昃不遑暇食是中後爲昃也家語曰出聽政至於中昃王肅云中日中昃日昃中說文以日西爲昃失之矣日東爲朝日西爲夕日昃爲中春秋肆大省公羊曰肆者何跌也何休曰跌過度昃之言跌也過猶不及故中前中後皆曰跌中日至衡陽是爲隅中至昆吾是爲正中皆曰昃時也昃市於中朝市於東夕市於西日中盛時當王之位故曰大市而主萬民百族平旦食時爲公爲卿故曰朝市而主西方商賈日昳晡時爲臺爲僕故曰夕市而主販夫販婦莊子曰日方中方睨側視爲睨睨猶昃也方晚而中方中而睨其時有幾日中不須臾故易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說者謂日昃明將盡豈其然日中爲市取諸噬嗑上明下動日昃之大市也行人之儀不朝不夕晏子云室夕管子云立朝夕古語皆以朝夕爲東西矣月食必在望月望爲盈日昃必在中日中爲盈故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何休注公羊亦云昃日西是皆以昃爲夕也可乎昃有中有下皆非日夕時古者卑人之喪以昏殯故葬以朝下以夕謂其近於昏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何休云下昃蓋晡時晡時則夕也曷爲不書夕穀梁作稷而書昃且晡時而葬是以卑人葬其君也必不然矣書傳注云平旦至食時爲朝隅中至日昳爲中晡時至黃昏爲夕日出而葬日中而虞禮也魯葬定公以下昃葬小君頃熊一作敬嬴以日中下昃去日中不遠而書以譏爲朝市於西方反天道也故君子非之漢宮閣疏曰六市在西其三在東在東西而無中非古也洛陽三市取則周官金市西一名大市南市中馬市東古者爲市一日三合而河西婦藏市日四合扶風美陽俗以夜市則司市之法不行於天下矣

質人賣儥之質劑

質人掌賣儥之質劑大市以質若牛馬人民小市以劑若兵車用器及四時食物逆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古之質劑後世之文券也東晉及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爲散估說者謂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雖以此爲餅賣利在侵削猶漢筭緡錢而已質人所罰謂之罰布犯禁者罰之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則淳制不壹度量不同故舉其貨而罰之所以同度量而壹淳制也古者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安得有稅乎司市所征謂之廛市一名征廛廛人攷之入於泉府亦曰征布蓋征其廛不征其貨故孟子曰廛而不征後漢第五倫以京兆掾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此古質人之職也度量爲斗斛淳制爲銓衡孟子謂之法故曰法而不廛謂廛人不征貨質人不征廛荀子謂之室律治市者平之室律者質律也質人之律漢曰月平所以平市價室質音相近楊注誤

買賣人民　越逐通逃

質人民者掌之質人獲人民者告之朝士古無奴婢謂之臣妾亦曰人民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復之者在軍則復於長在國則復於朝故曰委於朝告於士朝者斷獄弊訟之外朝朝士受而聽之商度其所獲而畀之是爲商賚牛馬貨賄皆然故曰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謂三分其所獲二入公而私其一也越逐者在國越鄉在軍越伍軍有常刑國繫囚土易曰悔之喪馬勿逐自復言勿逐故悔亡逐則有悔矣詩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謂國無政軍無律故越逐者不加刑也質人賣儥人民用長券謂之質王褒僮約石崇奴券古之質劑質許贖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而逋逃之臣妾皆得歸其主焉有主來識認驗其質而歸之仍商度而賚告者凡失物在市三日在朝旬而無主識認乃沒入官故易有億喪貝躋于九陵之象勿逐七日得之占九陵象朝之闕閈九重言七日則旬之內也震長陽其數七勿逐與喪馬同占而不言悔者陽動而陰靜也[illegible]大古者路遺不拾人亡不追非誘非竊自內自歸太卜官有卜貿貨臣妾馬牛衛之首假足闕不得首假足[illegible]則易之繇書之辭周官之文參相合也[illegible]有比閭族黨州遂有鄰里[illegible]

縣軍有伍兩卒旅師皆不得相踰越脩閭氏掌國野廬氏掌野司稽掌市市不屬遊國不馳騁野不相翔司險守五溝五涂而呵止行者掌固晝三巡夜三鼜以號戒之先王寄軍政於鄉遂輔之以什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竊盜者無所容苟非遂徙雖有逋逃莫敢越遂不獨軍中為然矣董逋逃晉法也楚作僕區乃隱匿逃臣之法說文匚匿也品在匚中讀與區同義匿也僕亡僕也僕區者藏匿逃臣芋尹無宇之閽逃入王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及謁諸王卒取以歸歸之禮也執之非禮也皆復而朝康成曰復之言報也復之朝而有司弗與則失在有司也朝有復者宰夫掌諸臣之復御僕掌庶民之復晏子春秋所謂刀有北國騷遣於君庭而求復者以此

廛人掌斂布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以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凡六府益之而又以職內職金職幣三官充其數為非也余疋以八方之八材中原之五穀魚鹽為九府王應麟引之以當九府圜法失之遠矣所謂圜法者重不廢輕小不妨大子母相權而有九品故曰九府圜法其名見周官者夫布里布辟布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儳布是為布貨九品其九品在國曰邦布外府掌之在市曰征布泉府掌之載師有里布閭師有夫布皆邦布也出諸民入諸民故曰邦布百畝為夫五鄰為里民間之布以夫里得名說者以為罰布誤矣司市有辟布廛人有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肆長有儳布皆征布也斂諸市入諸官有曰征布辟布一名辭布辭之言貨也猶漢之貲錢或曰辟法也辟布猶法錢市中作布皆取法焉故曰辟布者子其地之斂斂猶監也作布之斂蓋鑄錢之監歟王莽布貨十品一曰大布次曰次布蓋法周官之絘布乃市中思次介次之布也總布未詳質布者質劑賣價之布罰布者質人所罰犯禁者之布廛布者門關征廛之布儳布者無肆立持之布集韻云儳整也音才參切徐邈讀詩云抱布抱此管子云握路握此也鄭司農曰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此立持之布歟管子謂隰朋於國有不知政於家有不知事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而其人不知握猶持也古之儳布也肆長斂之廛人掌之而明不與知焉一說儳布者總布之別也盤庚曰無總于貨寶貨曰布商賈阜貨而行之五曰儳行曰路執曰總皆商賈之事也盤庚戒在位毋若商賈然職內主錢辨財而執總總者聚而束之以書楬之漢律曰布謂之總總曰升升曰登晏子春秋十總之布十總者十升也升登音同故或為登或為升皆名為總以此名布亦以此名泉故文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通作緵漢令徒隸衣七緵布緵一作稯八十縷為稯五稯為秭二秭為秅西京雜記曰五絲為䌰倍䌰為升倍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襚者古之佩秦之綬以縷為絲十絲為升則異說也凡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為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漢制如此而織紀無異焉五扶為首首則二十系也漢之首異乎古之升矣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絩布謂之總綬組謂之首詩傳曰緵數緵總也疏云緵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絲總之故緵為數總之緵集之故緵為總

泉府以國服為之息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國服者國軌也亦曰國準軌為法準為平古者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中歲黃金一斤直食八石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國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軌守其數準平其流於是穀與幣相權而貨通食足焉上無穀以幣下無幣以穀造公幣而寄之民振其不贍以幣準穀直穀而貨之穀為上幣為下斂其有餘以穀準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振時穀重而幣輕以輕權重斂時穀輕而幣重以重權輕如此則上不取息下不出息而上下交獲其贏各有什倍之息所謂以國服為之息者蓋如此有司者職幣與倉人也職幣掌振斂之式法者凶豐之法用倉人掌之此非國軌之存於有司者歟不贍而共之振也則穀愈重而民流有餘而共之斂也則穀愈輕而民病蓋歲有凶穰物有輕重令歲糴賤狗彘食人食至來歲而道有餓民此皆不通國軌之法輕重之權者也較謂之服式謂之軌較出式上是為軌前故知管子國軌即泉府國服息者陽息反是為消藏繈千萬芦朽於庫積粟萬億紅腐於倉謂之消粟米財物上下通流使相灌注無有滯留謂之息流而不竭出而不窮此泉府之所以為泉歟辨而授之謂辨合見荀子郎稱責之傅別蓋旅師以質劑頒斂泉府以辨合稱貸皆券契也總名約司約掌之一說有司鄉遂之吏也周書云賦酒其幣鄉正保貸酒謂斂之貸者鄉正保焉又云成年不償信成匡助助且不償安得取息乎又云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此國軌所以輕重相權也秋官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同貨者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國服行之以國法備國軌平之以國準所以制四方貨殖低昂使萬物不得騰躍其價在司市而朝士亦職國用故亦得與焉易損益二卦損六五益六二皆曰益之十朋之龜兩貝為朋一龜直十朋寶龜而貨貝變通趣時則上下交相益也俗儒不明損益焉識盈虛之數乎國軌也國服也皆謂之乘故稍人有邱乘之政管子有乘馬之筴淮南子元玉百工大貝百朋注云二玉為工五貝為一朋山虞服耜注云服牝服疏云車平較也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其法管子行之於齊以為市者天地之材具也萬人之所和而利也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萬人之道行也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市有廛布關有征廛皆貨賄停儲邸舍之稅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于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所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出於關然後舉而罰之否則征其廛而不稅其貨也康成謂參相聯以檢猾商失之矣左傳廢六關注謂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為不仁家語置六關注謂置關以稅行者為不仁兩說皆非也國之有關久矣不自文仲始何得言置設關以限內外司出入所以防非常又焉得廢之農有租而商無稅是將使民弃本而趨末烏在其為仁也且六關之廢置與三軍之作舍等耳一書一不書則又何說吾是以知廢與置兩說皆非也廢者謂廢司關之法一作置置與廢通古醫用針針有補瀉難經言補則取氣瀉則置氣置者不取也古者不取謂之置不去亦謂之置春秋萬入去籥公羊謂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云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不去為廢則魯舊有關先王之法名存而實息矣魯之有名無情皆若此文仲號為賢大夫不能振而興之故孔子謂之不仁古以廢為置又以廢為發詩一發五豝發讀為廢莊子發樂列子廢藥一也豈獨齊人語乎齊桓公三會諸侯令曰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此周官關市之征也盧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以通賓客視其名視其色以察奇袤國乃不惑司關之職唐天下關二十六稽客往來閱其裝重入一關者餘關不

誤猶有古司關之遺意焉莊子廢一於堂廢二於室釋文曰廢置也是先秦之文皆以廢爲置矣

皇清經解卷四之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五

學海堂

禮說 地官二

吳惠學士士奇著

掌節守節達節

邦節有八守節二分其半於都國都鄙而掌節藏其半達節六掌節守之小行人達之達之邦國三曰山國曰土國曰澤國達之都鄙三曰門關曰貨賄曰道路節與瑞不同瑞全而節半君命召則合之故當其常則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值其變則效節而出握節而死官守其節故曰守官一名符一名契隋樊子蓋守東都衞元守關中別造玉麟符代銅虎以給之蓋取則周官玉節所以重鎭守也齊陳乞遣陽生與之玉節而走之秦安國君刻玉符約立子楚爲適嗣蓋析玉而分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唐則天時崔神慶上疏曰古者召太子皆用玉契今則惟有文符非愼重防萌之意然則玉契自古有之矣陽城君毀璜爲符以守國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皆玉節也角節未聞當考英蕩有兩說干寶謂英刻書爲竹箭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是英蕩者傳也凡達節皆有傳所以輔節節以金傳以竹康成謂傳若漢之移過所文書古名關移過所者蓋非所謂關於州部也晉昭公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孔疏云鑄金爲龍節以玉爲函盛之名爲龍輔是英蕩者玉也輔者函也玉采淨鈎故曰英蕩兩說皆通前說爲允然漢之符與傳則又不同郡國頒符門關用傳傳以繒帛與古用竹者殊小行人旌符管三節皆用竹漢之竹使符本此使者所持節則上加旌注旌首曰旌卽古之旌節古者刻符摹印皆曰璽書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淮南子亦云軀組之璽以爲佩是印爲璽也戰國策楚攻韓治向求救于秦公孫昧曰其言收璽實猶有約注云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是符爲璽也然則璽節以管爲之鑄刻璽書或曰貨賄或曰都鄙者謂都鄙之貨賄璽管一節兩名地秋二官互見貨賄者商賈也商賈阜通貨賄出入於市爲璽節出入於關爲貨節而輔以傳焉孟嘗君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則傳書名姓也門關古用棨漢外人入宮門長史爲封棨傳至晉猶然羊祜嘗欲夜出軍司執棨當門此其類歟一玉一角守節鎭焉三金三竹達節通焉邦國之守以玉而達以金其地遠防嬌方也都鄙之守以角而達以竹其地近從簡易也畢邦國都鄙則鄉遂在其中故布治布教布政布刑不曰鄉遂而皆曰邦國都鄙守之達之職在掌節古之道路有節乃達楚不與齊通遂絕齊約齊既與秦合乃折楚符約猶符也是故勇士驫齊而借宋之符樂毅適燕而假魏之節田鳩之楚楚與之節以如秦蓋非是則不達也周入於韓秦閉之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漢使唯賈於南越剖符通使焉此皆達節也六國擯秦請焚天下之秦符而傳焚符之約則當時列國往來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可知矣或曰節亦名瑞謂之法瑞管子曰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卽此漢官儀曰秦以前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從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騎驛駟也然則角節蓋犀象歟王制金璋璋一作章王氏謂金爲印章孔疏謂章定本從玉以金飾之圭璧之類周時稱印曰璽未聞稱章愚謂金章者金節也周曰璽秦漢曰章秦法凡官吏及民有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各以所問者明告之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及問者名以左券予之謹藏其右券封以法令之長印凡法令皆藏禁室封以禁印有擅發者及剟一字以上辠皆死此秦之符猶周之節主法令者猶漢之符節令藏於符節臺者也符長尺六而節無聞徐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則漢之使節長七尺矣秦代周以爲水德數以六爲紀故符六寸然則尺六之符本於孝公而始皇更定其制也符節皆有副吾故曰瑞全而節半瑞之半者六器惟璋璜璋半圭璜半璧瑞以行禮故屬春官節以徵信故屬地官許叔重曰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是漢因秦制也應劭曰竹使符長五寸漢官儀曰節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毦三重馮衍與田邑書所謂八尺之竹犛牛之尾是也或云七尺兩存備攷

遂人上地中地下地

大司徒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遂人有上地中地下地易謂休不耕是爲萊六遂之萊卽六鄉之易而鄉遂一夫百畞皆不易之地每歲種百畞休百畞爲一田一萊謂之一易每歲種百畞休二百畞爲一田二萊謂之再易是爲中地下地而六遂上地又加萊五十畞焉所謂上地食者參之一蓋以其地三分之而休其一則天下無不易之田也康成謂一易者休一歲再易者休二歲何休謂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則田有三易矣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易之之謂也何休謂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三年一換主易居張晏謂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孟康亦謂古制三年爰土易居班固則謂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此乃秦晉之爰田爰換也猶移也獄辭謂之爰書而以當周官之易田誤矣人勞多瘽土勞多瘠故必休之而土乃肥其所謂休者非弃之也春萌而斫其新夏夷而芟其陳秋繩而敗其實冬耜而剗其根則有薙氏殺草之法以治其地農土沃土滔土并土中土肥土成土隱土申土土各異物物各異宜則有草人土化之法以物其地畜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瀉水水歸其澤澤草所生則有稻人揚芟之法以作其地如是而休一歲二歲然後復種則土加肥美其收數倍於歲墾之田故曰易者不易也變易也孟子所謂深耕易耨易其田疇者以此一說易謂巳耕之土而休之萊謂未耕之土而墾之六遂加萊者先王於授田之時寓墾荒之術也周之易田漢變爲代田歲代處故曰代田疑卽秦晉之爰田孟子所謂辟草萊任土地者蓋代處而不休則地力盡矣故孟子惡之然其法則猶得易田之遺意焉低爲甽高爲隴一畞三甽三隴廣深各尺苗葉方生隤隴附根及苗壯盛隴盡甽平能風與旱是爲深耕後世耕淺有風災旱則立槁矣甽一名區區猶邱也隴也汎勝之書分爲三等上農區廣深各六寸閒相去七寸中農區廣七寸閒相去二

尺下農畝廣九寸閒相去二尺深皆六寸上農畝多收亦多下農畝少收亦少故曰上田弃畝下田弃畎言上田畎多下田畝少也晦欲廣以平畎欲小以深上得陽而下得陰畝無不畎田無不易然惟六鄉地狹故有不易之田則天下田之不易者亦寡矣氾勝之書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教民糞種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爲之畝收四十石

遂師大喪及窆抱磿

大喪及窆遂師抱磿磿當作秝郎擊切說文秝稀疏適也從二禾讀若歷適者適均呂覽辨土篇曰稼疏而不適謂分布不均故二禾相比稀疏乃適也然則執紼者千人分布於六綍如禾稼有行勿使疏勿使密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齊其力巡行挍錄遂師之職書數之名曰抱秝秝借爲磿得其聲失其義矣歷過也磿石聲也厤治也皆以秝得聲聲同而義殊漢書議郎耿育疏曰太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去先謂太王亶父以王季當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去而避之戰國策周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然則適立謂之適歷與適均謂之適秝不同康成謂磿者適歷執綍者名或作磨或作歷蹐古文假借皆同者通然得子失母終非正義黃霸傳馬不適士馬少士多謂之不適稀疏適者多少均也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爲適千人引而六綍滿豈非適秝乎韓昭僖侯出弋上車靷偏緩其右攝而適之高誘注云適猶等也合觀眾說則適秝之義明矣廣雅訓秝爲調適調適非適也失之續漢書曰天子葬太僕駕四輪輴爲賓車大練爲屋幰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車著白絲三綷紼長三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執紼有行適歷之義也案魏書蔣濟傳帝幸廣陵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帝還盡留船付濟船本應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蹴船令聚廣雅訓秝爲調適以此

遂大夫四達

遂大夫之職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馬融廣成頌曰司徒勅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通者掌固之通守政達者遂大夫之四達也四達戒功以通守政達猶通也守在四通故曰四達衛宮中者授八次之職四角四中守境內者戒四達之功書三巡夜三鼜則戒之事也在國曰守在民曰功教而戒之職在有司而掌固實其不足焉一說四達謂飾器也兵甲之屬財用也稍食也材器也壁壘藩落國之守政可通者四遠近相移有無相補勞逸相調緩急相救推而至於師田行役則有作帥之同徒稼穡耕耨則有歲時之合耦皆守政之所通而遂師遂大夫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者也此之謂四達左傳親其民人明其五候賈逵云五候五方之候王肅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董遇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愚謂五候猶四達也夏官候人各掌其方之道地官遂人各屬其地之功五方故曰五候四竟故曰四達書云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此之謂也程典曰固其四援明其伍候依其山川利其守務此非掌固之所謂通守政歟制地篇曰官府之藏強兵強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遂人之戒戒以此

里宰合耦于耡

里宰合耦于耡康成謂耡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愚案周書曰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古文君讀爲威閭胥里宰爲君威猶君也合旅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而耘此里宰合耦之法也與彈相庸者民功曰庸佐助曰相與起而檢彈之以佐助其功也漢於街立室名曰街彈蓋取之此後漢酸棗令劉熊碑曰以卒爲更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則是正彈者所以平其繇役使勞逸得均焉水經注平氏縣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街談爲衞彈勸者既彈之又勸之也洪氏隸釋載其文亦云縣令愍繇役之苦而其頌有勸導有功及耕干耦荒梵黍稷之語則知彈勸不獨平繇且合耦矣水經注魯陽故城內又有南陽都縣正街彈碑縣正鄉正即古之里正何休曰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年者有德者名曰父老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田作之時父老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蓋彈勸之略如此蜡祭有郵表畷者謂田畯於井畔造田舍而止其中郵猶街也蓋街之郵亭督約百姓之處里之有街非起於漢自古有之莊子所謂渠公之街也注云渠公爲街正南陽孔嵩爲新野縣阿里街卒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然則街在里里宰掌之有正有卒漢官典職曰洛陽有二十四街街一亭古者二耜爲耦而輓犂以耕管子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是爲以興耡利甿以彊予任甿彊者童五尺興耡者犂也說者謂輓犂起於趙過誤矣過用耦犂二牛三人此非古合耦之遺法歟抑又聞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然則合耦於耡非徒勸農功亦所以烝髦士也

旅師耡粟屋粟閒粟

屋三爲井以井計曰耡粟井以耡名九夫之粟也夫三爲屋以夫計曰屋粟夫以屋名三夫之粟也夫一爲廛以廛計曰閒粟廛以閒名一夫之粟也廛民居區域猶謂閒粟也一而三三而九所謂出民賓者三三相保小司徒攷夫屋以此攷之司稼出斂法以此出之師旅平頒積亦以此斂而聚之聚而頒之者也康成謂屋粟不耕者所罰之三夫之粟閒粟閒民所罰之一夫之粟誤矣夫布屋粟出於夫屋非因罰得名閒民既出布矣復出粟可乎閒猶廛也詩曰禾三百廛又曰十畝之閒一夫之居曰廛十畝之閒桑且閑閑泄泄非廛居之地歟康成謂六遂之民奇受一廛疏云餘夫奇別更受廛優後離居之法然則閒粟者餘夫奇受一廛之粟也魯語籍田以力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籍謂耡夫謂屋里謂廛賦入以里謂稅入以廛廛謂之戶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尹鐸損其戶數蓋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是古者稅以廛也一說地有上壤閒壤下壤管子相壤定籍其法本周官上壤者上地不易之田百畝是爲正夫故曰耡粟下壤者下地再易之田三百畝是爲三夫故曰屋粟閒壤者中地一易之田二百畝在上下之閒故壤曰閒壤粟曰閒粟鄉遂分上中下授田故旅師亦分上中下斂粟管子以此法行之齊故能振貧補不足下樂上而民不移旅師以地之媺惡爲之等者蓋如此土均平政亦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焉蓋土有三壤稅有三粟力有三科閒壤亦名閒田管子曰高田十石閒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一說內經有歲穀有閒穀閒穀者旅師之閒粟也辰戌之紀其穀元黅卯酉之紀其穀白丹寅申之紀其穀丹蒼丑未之紀其穀黅元子午之紀其穀丹白巳亥之紀其穀蒼丹是爲歲穀歲穀者言其時之正色之純爾或宜高或宜下或宜晚或宜早視其歲之有餘不及無常地亦無常時土之利氣之化也是爲閒穀閒穀之大者保精辟邪其類眾多不純一色故曰閒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種司稼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而縣其種於邑閭以示民及斂而入之倉倉人與舍人辨其物物有異種種

有異色色有異名而別爲晉旅師之閒粟卽此然則耡粟者其地屋粟者其夫閒粟者其種也

稍人掌丘乘

稍人掌丘乘韓詩維禹敶之毛詩敶作甸蓋古敶乘甸通其音同後世失其音由是俗書陳乘甸判然分爲三矣說者謂甸出車一乘故曰乘據司馬法而曲爲之說亦見管子乘馬篇方六里（以八誤爲六）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俗本誤爲四）一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乘一（爲兩）器制也一甸四馬謂之甸馬亦曰乘馬管子因以名篇以出於稍人之邱乘然縣師之法同徒輂輦未聞乘馬邱牛春秋魯作邱甲實本於齊一邱一馬七甲四邱爲乘故一乘之甲二十有八司馬穰苴變通其法一邱益以三牛故一乘之牛十有二頭盛行於戰國而稍人邱乘之法亡矣輂輦鄉師治之縣師作之稍人帥之巾車所謂良車散車不在等者若漢輜車後戶之屬（輜車中輜車後開戶）毀折則入齎于職幣而更造焉逸周書所謂三輪四輿歸御者以此大匡篇曰同甲十萬猶同徒也衆欲其齊心欲其一荀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詩云與子同仇言一心也問篇曰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簎何若然則鄉師治輂輦春秋亦如之而謂兵車出於邱甸不亦妄乎侈靡篇曰乘馬甸之衆齊法也非周制也古乘馬夫閭有鞍而齊僖昭公以鞍爲几秦送重耳疇騎二千則騎起於春秋矣山國軌篇曰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無求於民則軍中輜輦亦非民閒之物可知也揆度篇曰百乘田萬頃戶萬戶開口十萬人當分者萬人輕車百乘馬四百匹千乘田十萬頃戶十萬戶開口百萬人當分者十萬人輕車千乘馬四千匹萬乘田百萬頃戶百萬戶開口千萬人當分者百萬人輕車萬乘馬四萬匹蓋當分者爲卒無過戶一人謂之輕車者輜重不存焉此齊法合於周官者其略如此春秋宋昭公田于孟諸公之祖母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帥甸者稍人正義謂公邑大夫失之稍人帥甸以聽于司馬帥役以聽于司徒帥甸猶帥乘也作同徒帥乘邪

土均掌平土地

遂人以土均平政故六遂有土均之職六鄉爲均人皆掌土地之政令而異其官者一兼均力役故曰均人一專均土地故曰土均其在春秋則謂之地均管子乘馬篇所謂地均以實數者也地均之均地則有蔓山汎山澗澤流水林藪凡鎌纏斤斧網罟得入者皆得均之或百當一或十當一或九當一或五當一十仞至十五仞見水比之於山五尺至二尺見水比之於澤則有七尺之施以手實爲其至泉也則五施之土音中角四施之土音中商三施之土音中宮再施之土音中羽一施之土音中徵五土中五音自六施至二十施凡十五土皆可得泉惟庚泥青商騂石戻壤四土不可得泉而縣泉復呂泉莫三土則在山上其地不乾鑿之二尺三尺五尺至於泉而九州之土則粟土沃土位土爲三土鞶土之長也隱七壤土浮土爲上土忢土續土壚土剽土沙土塥土爲中土猶土弘土殖土觳土鳧土桀土爲下土皆在三土之下而又分其等爲三則楚蔿掩所書九度八鳩七辨六表五數四規三町二牧一井之土亦不外是矣土均之均地守均地事者其略如此而匠人之井土草人之化土稻人之稼土柞氏之木土薙氏之草土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山林林麓川澤之土廾人之金玉錫石之土場人之場圃之土土方氏之相宅任地之土形方氏之所正邳離之土凡在大司徒上地之圖者十有二土之名十有二壤之物皆以土均之法均之則皆與土均聯事而分掌之者也若夫以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職在載師閭師農貢九穀圃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嬪貢布帛衡虞各貢其物貢之之目雖在均之之法已亡而齊國之貢也則以黃金爲率無金則用絹無絹則用布季絹三十三制暴布百兩皆當黃金一鎰田里之租一鎰食百乘之一宿關市之貲百鎰爲一篋十篋爲一穀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此齊之地均均地貢則然而天官冢宰九貢秋官大行人六服之貢皆邦國也而都鄙不及焉然則僅存其目而已其詳不可得聞矣貢之言供也書曰庶邦惟正之供邦國之貢也萬民惟正之供都鄙之貢也言文王無淫逸遊田之費故邦國都鄙之貨各得其正司書合九貢九賦而立九正之名蓋取諸此正猶貞也禹貢厥賦貞和其政令調其媺惡適其輕重之平是爲貞亦曰均均則庶土交正故曰九正書有九共篇九共者九貢也其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平平者均之謂也漢建武中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怨嗟蓋土均之職廢而土地不得其平矣

草人九土

草人九土曰騂剛曰赤緹曰墳壤曰渴澤曰鹹潟曰勃壤曰埴壚曰彊檃曰輕爂墳壤者隱起若墳地多蚡鼠名曰墳土蟲易全處乾而不斥濕而不澤土之最上者五沃也其種大苗細苗樹宜五麻桑宜五臭勃壤者無塊曰壤脊肥膴膴若澤若屯名曰息土不純一色或黃或白土之次上者五壤也穎菩黃秀穗無不宜一說壤者場也蚡鼠之場曰坻蝗場曰坦蚡鼠者蚡鼠謂之蚡者言起地若犂坻坦猶墳勃也鹹潟者是爲淳鹵甚鹹以善地不生物狀如爐火土之最下名曰五桀其種所宜白稻長狹有土化之法則惡者亦美矣土黏曰埴其色多赤甚臞而堉土之下者五埴也其種鴈膳黃貫朱跗剛土曰壚不黏而疏既強且麄土之中者五壚也（盧與壚通）其種大細邯鄲而粟大埴壚二土合爲一蓋中下錯黻彊檃者磦礰磊塊疏礐之區若爐以肥色黃而虛土之中者五壏也（檃與壏通）其稱大荔小荔青莖黃秀日令美土疆（疆切）其丈左傳數疆潦說者謂疆檃境埆之地不堪種植豈其然乎（經典以疆爲彊與）飛爲輕爂華然若芬色如炱炭有類屑瀘土之次中者五剽也（剽與爂通）其稱大秬細秬黑莖青秀渴澤者二尺見水比之於澤水去土柔不離不拆捍然如米色黝以黑種宜芒種嘉蔬是殖蓋五浮之土欶騂當作垶赤剛土也釋名曰土赤爲鼠肝其色似之地員篇曰五弘之狀如鼠肝土之下者其種青梁黑莖黑秀然則垶剛赤緹一土分爲二蓋五弘之土欶土有強有弱有輕有溼皆非中和垶剛赤緹墳壚鹹潟（虞翻曰剛鹵非柔）強土也墳壤勃壤弱土也輕爂輕土也渴澤溼土也強者弱之弱者強之甚輕者牛羊踐之甚溼者芟燒之使強弱相得輕重相衡燥溼相調則有草人物地之宜土化之灋焉取骨煮汁漉去其滓麋鹿貆狐牛羊犬豕溲而曝之汁乾乃止欲稼耐旱漬以附子欲稼不蟲和以蠶矢古法用糞蓋取之此煮水以雪名爲雪澤冬埋地中穀之精液相宜糞種畝收百石成言不信問之先農（糞種皆以獸糞用黃北山經曰望瓜之山多机木郭注云机木似榆可燒以糞稻田出蜀蓋亦黃之類也緹赤黃色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赤色今禮則墳剛赤緹皆赤土信矣禹貢廣斥史記廣潟潟與斥古今文冉駹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赤唯以麥爲資然則鹹潟宜麥歟）

稻人稼澤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仲師說今時謂禾下麥爲荑下麥管子所謂九月斂禾麥之始也是爲稻麥謂稻下種麥案澤地爲稼其說見呂覽任地篇以室爲突耜之以陰保溼而處藿夷毋淫使子之野盡爲治風（古音風協淫）五耕五耨盡其深殖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兗州人謂蜮爲螣音相近也）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所謂禾下麥者以此愚謂稼下地者一易再易之地也今歲稼而明歲萊故曰稼下地以水殄草揚芟作田作者易也變也否則既曰田矣又何待乎作乎康成亦謂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詩曰以茠荼蓼荼陸草蓼澤草茠而去之職在雉氏稻人所芟則澤草也芟草所以成穀故曰草土之道各有穀迺漢律因之疇田茠艸

土訓原其生以詔地求

春秋隱公三年天王崩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桓公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公八年天王崩九年毛伯來求金公羊以爲王者無求求賻求車求金皆非禮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穀梁以爲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求之者非正也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左氏亦謂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然則王者無求之道歟非也地官土訓原其生以詔地求則王者有求之之道也無其道則不書於經衞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孔子削而更之曰衞侯出奔齊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不書書求者明有求之之道而失焉者也楚貢不入齊桓徵之敢不共給且列國相弔賻以乘黃周有大喪魯不歸賻其辠大矣鄭輸晉幣壞垣納車盟主猶然何況王者魯不輸幣故周使來求其譏亦在魯荊揚之貢惟金三品未聞徐州貢金金非魯地之產非其地之產而求之是土訓失其官也穀梁謂求車猶可者以此晉弔周喪王求彝器叔向譏之韓宣聘鄭私自求環子美拒之皆失求之之道矣上求於下其象爲益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孔子曰定其交而後求无交而求則民弗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由是知君之於民亦有求之之道焉漢之匈奴稱臣朝貢列爲北藩而王根貪其材木所生之地遣使求之求而不得因之怨恨釁由是生豈非所謂莫之與則傷之者至乎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鬭鴨長鳴雞吳之羣臣奏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吳主孫權以爲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然則周之求賻未爲失禮也適足以見王室之卑自文公以後王使來求絕不復見者天王之命不能復行於諸侯矣地之所生詳於禹貢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周有職方居山者不以魚鼈爲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此之謂地求家語魯君求假於季孫孔子曰君取於臣謂之取臣取於君謂之假此非孔子之言也君可曰求臣不可曰假君曰求下交也臣曰假上僭也君下交爲泰臣上僭爲凶（楚公子圍之詖也亦曰假之寡君王莽盜漢先假後篡）書大傅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土地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好惡山川之所有無此土訓之職也又焉用問且使太子問之諸侯其說益誕矣（宋眞宗祀汾陰趙相爲考制度副使請如周官土訓所過州縣山川與俗好惡日錄奏御從之）管子曰君有三欲於民一曰求求必欲得求多者其得寡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益之上九莫益之者以此其心無厭雖天地亦不能贍其求而況於人乎

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　地慝方慝

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古之稗官也稗官乃小說家者流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虞初洛陽人漢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蓋即古之土訓誦訓王巡守則夾王車挾此祕書儲以自隨待上所求問者常具焉王者欲知九州山川形勢之所宜四方所識久遠之事及民閒風俗輶軒之所未盡采太史之所未及陳凡地慝方慝惡物醜類乃立稗官使稱說之故曰訓解詁爲訓偶語爲稗其義一也說者謂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豈其然乎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而文武之道存仲尼之所學也君子有九能一曰山川能說說有兩義一曰說者說其形勢一曰述述者述其故事然則訓兼兩義或說之或述之淮南要略曰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胡越謂之請龍此豈誦訓之所詔乎非也誦訓道方慝土訓道地慝慝者惡也陸子曰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螟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亂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聖人參物無遺六鷁飛五石隕鸜鵒來冬多麋凡所謂慝備載春秋矣閒有之龍忌則未有聞焉楚申公子培從王獵王獲隨兕子培刼而奪之未幾子培死其弟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伏其辜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故記果有太元曰蒙柴求兕其德不美測曰蒙柴求兕得不慶也兕者隨兕一名科雉隨讀爲科兕與雉音相近獲之者不祥此土訓所道之地慝也發府視記而後知之則土訓失其職矣順氣成象而吉祥止逆氣成象而凶慝生於是有方慝先王設爲辟忌之法以弭之辟忌者易之所謂辟咎春秋之所謂省災論語之所謂修慝也是故每當天患行地妖生逢不若見惡人輒大自攻治曰予一人亦有慝焉此之謂修慝修慝所以省災省災所以辟咎蓋天地人物凶慝之氣無方不有聖人恐懼修省之意無地不然誦訓所詔詔以此漢丞相魏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相輒奏言而宋李沆爲相亦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或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非也古者四方異聞盡在地圖方志人君朝夕之所常聞盜賊水旱風雨災變皆方慝也誦訓又時時道之以爲警戒則人君之侈心奚由而作乎若夫陰陽禁忌聖人不言非誦訓之所詔也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盡四方所諱所惡謂之方慝而保傅傳謂日月之時節先王之諱大國之忌風雨雹雷之眚皆太史之任則諱惡非災眚歟康成以爲四方言語所惡不避之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失之淺矣荀子曰奇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怍如其說則四方怪變博物者能名之而已則人失誦訓詔之之義也誦者爲王誦之韓非子曰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楚辭有惜誦發憤杼情因以風諫至於身罹愍病而終不能忘深得古誦訓詔之之義焉楚語曰倚几有誦訓之諫乘必以几倚几亦謂王在車漢法駕出侍中多識者一人參乘散騎爲侍從騎並乘輿車謂夾王車也周芮良夫之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於是誦訓之官雖存而實廢矣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訩猶慝也究王訩者詔王慝也

山虞澤虞山林厲禁

山虞澤虞掌山澤之政令而爲之厲禁厲古列字玉藻所謂山澤列而不賦也列者司農謂遮列守之不賦者謂取材於地而不賦於民山虞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頒其餘於萬民則與民共之矣平其守者使之勿爭舍其守者令之勿犯入禁者有時斬材者有法竊木者有刑服耜之季材豆籩之川貢玉府之財物喪紀之葦蒲皆取之於山澤焉古厲列同音列山氏一作厲山氏詩垂帶如厲古而如適左傳鞶厲游纓康成皆訓厲爲裂內則男鞶革女鞶絲蓋裂帛以飾帶帶謂之鞶郎左傳之鞶厲厲乃鞶之飾故毛傳云厲帶之垂者謂裂帛垂之以爲飾也春秋紀裂繻公穀二傳作履緰蓋履厲音相近古裂讀爲厲文異音同漢郊祀歌泄蔥里皆灼曰泄古迾字讀爲厲學者不知音以爲康成好破字則是先王設官守山澤以厲民也可乎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辠大矣奪之官邑而漢元時御史大夫貢禹亦云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然則虞衡之官養護繁殖郎子產之所謂藝山林而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取之以時合於天道則地藏不泄山川得以含氣出雲而國不憂水旱亦聖人裁成輔相之一端也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注云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穆王里圃田之路有東虞西虞南虞北虞凡十虞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命桑虞用禁晏人東至崔梁休於深藋休謂舍其中案視守者而申戒之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爲百姓材所謂與民同之者其略如此及周之衰諸侯各擅有山林藪澤之利春秋書築以譏之築者障寨而管領之也則天子虞衡之政令不行於列國矣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錫之者明非所當得也附庸不得專臣山川亦不得專有爲王守其地之財物仍以時入於王之玉府而頒其餘於國之民故季氏伐顓臾成公築鹿囿皆非禮也且山爲苑澤爲沈雍氏禁之矣乃公然築爲鹿地之苑非犯先王之令哉戰國山澤皆有賦魏之梁囿溫囿皆苑也溫囿之利歲入八十金而燕有麿裘狗馬之地齊有海隅魚鹽之地楚有橘柚雲夢之地此皆山澤川林之有賦者也冢宰以九賦斂財賄山澤之賦閭師在而徵之貢其物而已惟漆林倍其征左傳謂澤之日御萑蒲說文作用御藪之薪蒸海之鹽蜃皆有官守之則倍上征者豈獨漆林乎齊語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三虞者大山大林麓中山中林麓小山小林麓三衡者大川大澤藪中川中澤藪小川小澤藪侯國亦如王國也秦大饑應侯請發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以活民昭襄王不許以爲無功而民受賞是亂國之法魏惠成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紀年書之以爲美談則知當日之障塞而管領之者其法之嚴征之暴更甚於春秋矣韓嬰曰聖人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民無凍餓此冢宰之九職虞衡作山澤之材而又使商賈阜通之者也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列者不蕃不牆故曰牆牆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古山澤不築築者隱以金椎故曰亭皐千里靡不被築春秋書築以此冢宰以九兩繫邦國曰藪以富得民富謂山澤川林之財物霸者以富國王者以富民管子曰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信哉古者山澤作于虞衡鳥獸養于藪牧是爲山澤之農不生九穀者而管子謂山澤之作廢民于生殺故先王禁之謬矣甲子木行御而大斬伐則傷庚子金行御而攻山擊石則死喪敗亡故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非其時也壬子水行御位在北山北曰陰故冬不斬陰丙子火行御位在南山南曰陽故夏不斬陽非是則弗禁也凡材必先掄之然後斬之斬有時掄無時故斬材禁而掄材不禁自管子創爲官山海之說海正鹽筴山立鐵官鹽鐵之利由此興虞衡之職亦由此廢

山虞之別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蓋山虞之別也山虞掌林丱人掌金斬山木鼓山鐵毋籍於民而用足後世言利者得托焉地數篇曰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山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能者有餘拙者不足亦見中山經昔者葛盧之山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芮戈故世本曰蚩尤作兵漢之精兵藏於武庫而於武庫祭蚩尤以此路史乃謂絲其威械故貊焉非也表貊貊一作貉四時田不祭蚩尤也玉起於禺氏禺一作牛牛禺音同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其途遠其至難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權其高下疾徐輕重於是玉幣有七筴陰山之礝碈燕之紫山白金發朝鮮之文皮汝漢水之右衢黃金江陽之珠秦明山之曾青牛氏邊山之玉是爲七筴以狹爲廣以寡爲多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齊城陰里門九襲牆三重因於其中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遂西見天子請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因令天下諸侯不以石璧不得入朝于是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其說似誕然漢造銀錫爲白金而以白鹿皮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實祖陰里之謀而利析秋毫矣上有丹砂砂一作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赤銅青金一作金錫赤銅訓誤上有代赭下有鑑鐵上有葱下有銀沙一曰上有鉛者下有鉒銀上有丹砂者下有鉒金此山之見榮者也榮者山之精神徵爲形色占其氣知其味謂之物地物地者物生於地而原其生著爲圖說爲訓故其官有土訓其說有地圖凡物先原而後求故求無不得康成所謂占形色而知鹹淡者知鹹淡郎知金玉金鹹而玉淡故洗金以鹽金在山而童玉在山而潤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或曰當而知之豈其然而管子謂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辠死不赦噫甚矣又云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其說益又甚焉丱人之職以時取之物其地圖而授之蓋山師辨其物土訓授之圖辨其珍異與其利害頒之邦國都鄙遮迣以守之而巡其禁令未聞封爲壇也古者名山不封好事者因丱人有禁令遂創爲犯令辠死之說而制斷足之刑不亦誕且妄乎又云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之爲善也然則金玉錫石亦頒其餘於萬民歟大麓大川徒皆百有二十人大山大澤徒皆八十人丱人之徒四十人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則又何說而逃亡也齒角羽翮之政絺綌草貢之材染草炭灰互蠃疏材之物固斂之山澤之農以當邦賦矣若夫采取金玉錫石發民羣聚於山亦未聞於古

掌炭掌荼掌蜃皆豫共凶事

掌炭掌灰物炭物以共邦用掌荼掌聚荼及疏材之物以待邦

袖海山房校印

事掌蓄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蓋皆畜聚之物一時不可猝辦故平時聚而斂之以待邦用邦事猶以共喪所謂下里物也死者歸蒿里弇地下故曰下里人皆以爲不祥故不爲之備而五禮遂有吉無凶漢昭帝時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及昭帝大行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大司農田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然則炭葦蜃物之官其廢久矣上失其官下儲其物舉而罰之是時霍光當國遂可其奏亦不學無術之一端也宋熙寧初判太常寺章衡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章爲豫凶事删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拮据隆殺泛無所據今宜集禮以貽萬世從之此凶禮之大者固當講明而切究之矣其小者炭葦互蜃至纖至微皆物有其官官有其備安得謂豫凶事乎

廩人　大祭祀共接盛　接讀若扱

大祭祀廩人共接盛康成讀接爲一扱再祭之扱凡禮成於三故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士昏禮記文賈疏謂讀如特牲少牢誤矣說文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從凵爲器中象米匕所以扱之然則扱盛者穀之馨香秬之芬芳而扱之者匕也皀與鬯皆從匕以此匕一名柶用比取飯古者飯以手後世飯以匙一名畱挈應劭曰畱挈飯匕也蓋起於秦漢歟說文謂匕以扱米扱收也一作接孟子接淅而行謂淅米未炊收之而去然接淅說文作滰淅淅者汏米滰者浚乾之非廩人之事也故云扱以授舂人扱接音同故讀從之曾子問接祭注云不迎尸謂朝踐坐尸於堂饋食迎尸入室朝踐之後饋食之初既酌奠復燔蕭尚未迎尸自此以前謂之接祭接之言捷也跛倚以臨不敬大矣故禮敬則捷也荀子曰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注云接讀爲捷內則接以大牢注亦讀爲捷尒疋接捷也古接捷通信矣扱一作捷士冠禮捷柶注云捷柶扱柶於醴中蓋捷柶於醴猶扱匕於盛是爲扱盛 捷又作鍤音義亦同 穀梁子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也諸侯三宮天子六宮古者后宮藏種生而獻之故帝耕於藉后獻其種及帝藉之收藏於神倉則有王后親舂之禮禮蓋如天子三推而

舂人終其事焉公羊子曰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盛者新廩者陳燾者下陳上新是故非天子不接盛 春秋宋萬弑其君捷鄭伯捷卒公羊皆作接 古捷接通非誤也三傳經文多類此學者觀之可窮方言辨識古音矣

舂人　食米

舂人職凡饗食共其食米康成謂饗兼燕食賈疏謂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然伐木燕朋友之詩而有八簋以乘黍稷則燕禮有食米矣箋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蓋言或燕或食互文相通則不然饗主恭燕主醉食主飽是爲三大禮陳饋八簋卽然之饋食籩豆有踐卽祭之朝踐燕諸父諸舅而行祭禮禮之盛也君子敬則用祭器三大禮之謂歟行一禮而三者兼焉或云燕有樂食有樂非也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總干天子親在舞位則其樂聲容之盛非徒坎坎蹲蹲而已周人養老三者兼行故盛也公食大夫非禮之盛者故無樂然飲酒實于觶加於豐則食禮亦非無酒或曰食有酒者優賓也蓋奠而不舉燕雖主醉天子賜爵則貌變食雖主飽擯者相幣則降辭皆肅敬承命又未嘗不主于恭也故三者異而同饗在朝燕至夜質明行事日中禮成故鄭饗趙孟禮終乃燕周饗隨會燕以好合彤弓饗諸侯也而有賓客之勸酬常棣燕兄弟也而有王公之立飫大射儀曰以我安安者燕也則未安之前皆行饗禮既安徹俎而薦庶羞然後燕禮行焉則知饗禮不亡盡在燕禮矣舂人並舉饗食而不及燕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食禮九舉七舉五舉而燕亦無文古者燕饗通設俎爲饗徹俎爲燕或曰饗食在廟燕則于寢寢者廟之寢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則燕亦在廟矣毛傳云夜飲必於宗室宗室者大宗之廟也

槀人　槀爲犒

槀人主冗食者司農讀槀爲犒蓋本書序槀飫篇注云槀勞也飫賜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膏沐者潤澤之義也潤澤謂之槁猶存謂之徂治謂之亂故謂之今古語皆然也將膏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冬饗士庶子是爲飫賜膏飫之官名槀人以此小行人國有師役則令槀禬之注云故書槁爲槀大戴禮朝事儀亦作槁古文也兩傳皆作犒似後人所改而古無之故說文不載牛人職云軍事共其犒牛洪氏隸續載漢斥彰長田君斷碑有勞醽之語醽與犒同何休曰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故犒醽一從牛一從酉何休之說信矣則其文蓋起於漢歟淮南子泰族訓曰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注云生肉爲鮮乾肉爲犒犒與槁通未聞訓爲勞廣雅謂犒與罷倦煩御同義西京賦曰割鮮野饗犒勤賞功槀人之事也犒從牛從酉皆非古文醽字雖奇亦非無說故并及之

外內朝

槀人職內外朝康成謂外朝斷獄弊訟之朝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歟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不然丞相舊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東京本欲依之迫於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 東京司空郎西京御史大夫 每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然則東漢三公府皆對蒼龍闕也周之外朝左右皆棘而中槐則槐當在闕下左九卿之廬右諸侯之舍中三公之朝面三槐對兩觀與漢丞相殿對蒼龍闕者正同 司徒殿面西三公朝面北 則外朝在雉門外矣舊說在庫門外非也覲禮諸侯受舍于朝注云在廟門外廟在中門之左 雉門爲中 出廟門至雉門門外之右九棘之下蓋諸侯之舍歟覲禮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次者舍也聘賓之次當在羣吏之舍其次在諸侯之後而少退焉朝士職所謂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之位羣吏在其後是也康成謂雉門設兩觀與今宮門同閽人幾出入者窮民不得入則又不然兩觀之閒左嘉石而罷民平右肺石而窮民達中象魏而萬民觀奚爲而不得入乎且路鼓建於路門外以達窮則窮民得至路門矣先鄭謂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亦非無說也匠人職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朝士職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三孤六卿爲九卿則九卿卽孤卿樹棘以表位則九棘卽九室康成亦謂在路寢之外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外朝又在路門外歟愚謂王有三朝曰聽朝曰治朝曰燕朝聽朝者鄉士遂士縣士等所謂職聽於朝訝士所謂四方之獄訟故曰眡四方之聽朝冢宰贊之王親往而會其期三訊三詢皆在焉小司寇與朝士所掌者是也王與羣臣治事之朝曰治朝冢宰贊之宰夫掌其法司士正儀辨等而儐之者是也王與宗人圖

皋事之朝曰燕朝每日眡治朝事退而聽政於此太僕掌之是為內朝亦曰路寢庭朝治朝聽朝皆外朝一在路門一在雉門

皇清經解卷四之五終

皇清經解　經　卷四之六　學海堂

禮說春官一　吳惠學士士奇著

〔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王通曰禮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天統元氣故推神於天接以祀禮地統元形故示之以民祇古字示旁作民接以祭禮人統元識故推鬼於人接以饗禮圜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愚謂在天成象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天之象也天心見於復其德圜而神故祀之日以冬至而位於圜丘在地成形社稷五祀五行也故屬地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地之形也萬物見乎離其德方以知故祭之日以夏至而位於方澤象者神氣也故祀之禮燔燎而升煙所謂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以報陽形者骨肉也故祭之禮殺牲而薦血所謂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有血祭貍沈疈辜之禮以報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播五行陰陽變化精氣為物謂之神游魂為變謂之鬼故人鬼居上下之際天地之間聖人合莫以嘉魂魄而享之於宗廟焉肆獻祼者享之始也饋食者享之終也祠禴嘗烝者享之時也謂之享者以人道事之死如生亡如存百物者五地之物神任職所謂以夏至日致地示物鬼物鬼者羽物贏物鱗物毛物介物之鬼是為百物之精而以夏至日致之則非蜡祭明矣王有二社王社在門右大社在澤中澤中方丘謂之大社亦曰泰折折與社音相近長言之為社短言之為折又壇圓折方故郊曰泰壇社曰泰折孔疏以門右之社為大社而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謂王社在籍田臆說也祭法云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故在中門之右為羣姓立社曰大社故在澤中之丘社必兼稷者稷麗乎土猶日麗乎天圜丘之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則非獨昊天也方丘之樂八變而地示皆出則非獨后土也康成以五祀為四郊醮享為蜡祭其不然乎又云不言祭地失之失者也崑崙神州誕矣哉坤元不讀大地示不稱皇郊祀天而主日社祭地而主稷司服羲冕祀山川希冕祭社稷此社在山川下者王社也大宗伯血祭祭社稷貍沈祭山川此社在山川上者大社也大社祭地而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皆及焉則皆地示也地統於天故曰郊社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故祀天之禮三祭地之禮三土爰稼穡中央為宅五行之君與天合德坤位在中黃裳元吉號曰北郊漢儒之惑或曰四方何神也曰郊有四望社有四方一也春秋傳曰不郊無望詩曰以社以方在天曰望在地曰方漢郊祀歌云練時日侯有望焫膋蕭延四方謂選練吉日良辰而有事於四望取蕭合膓閒脂而焫之馨香以延四方之神則漢并方望而為一矣上帝為天而五行之神亦各以時為帝大社為地而二十五家之里皆有社名江淮閒呼母為社俗儒遂謂大社非地上帝非天未可與言禮也鼓人職云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注云神祀祀天神社祭祭地祇鬼享享宗廟則康成亦以大社為地矣賈公彥以為舉社以表地舍其大而舉其細何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言惟天子得徧及四望四方也然春秋昭十八年鄭子產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明祭社必兼四方矣然則非天子不四望諸侯亦得及四方焉曲禮曰天子祭天地明諸侯不祭天亦不祭地故大社惟天子得立之詩曰迺立冢土毛傳云冢土大社也美太王之社遂為大社也則國社變為大社矣大社非地而何大宗伯無地猶許氏說文無劉劉乃漢姓許氏漢人安得無之非無劉也留即古文之劉也地乃大祭宗伯掌禮安得無之非無地也社即所祭之地也春秋三傳盡改從劉毛詩王風尚存其舊天神人鬼地示三大禮獨不言祭地有是理哉劉為卯金刀說本讖緯光武篤信之故經傳盡從劉漢儒識字若揚子雲未聞卯金刀之說康成好讖緯亦無聞焉王風留子毛傳云留大夫氏地理志劉聚周大夫劉子邑公羊曰劉者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水經注劉氏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即詩所謂丘中鄭箋從毛亦無異說則留即劉信矣或云留子國漢屬彭城子房所封鄭注以為宋邑左傳侵宋呂留即其地也安得指為留子國乎

禋祀　實柴　槱燎

大宗伯祀天神禋祀實柴槱燎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愚謂禋從示煙從火皆以垔得聲精意以享謂之禋燔燎升煙以達精意當在祭初天神之柴猶人鬼之祼郭景純注爾雅謂既祭而燎是宗廟亦當既祭而祼也可乎天神之樂六變地示之樂八變人鬼之樂九變蓋奏樂以致其神而人鬼禮之以玉而祼鬯地示禮之以玉而薦血天神禮之以玉而燎柴張說謂樂六變天神降降神以樂不以燔宜先祭後燔非通論也唐宋皆有燔玉宋元符初曾旼言先儒以為實柴無玉槱燎無幣今祀衆星不用幣以此考典瑞玉人之職皆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實柴非無玉矣槱燎無幣恐或未然然圭璧以祀未聞以燔唐太和九年王起議禮神九玉蒼璧黃琮青珪赤璋白琥黑璜四圭兩圭圭璧各有二其一禮神一則燔焉宋治平四年詳定所言禮天以蒼璧燎亦如之議者欲以蒼璧禮天四圭從燎非也請皆用蒼璧元大德九年集議以為鄭注或有玉帛未定之辭崔氏謂天子自奉玉帛牲體于柴上引詩圭璧既卒以為燔玉蓋卒者終也謂禮神既終當藏之也禮無燔玉漢祠太乙胙餘皆燎之無玉晉燔牲幣亦無玉唐宋乃有之顯慶修舊禮乃云郊之有四圭猶廟之有圭瓚並事畢收藏不在燔列宋政和禮制局言古祭祀無不用玉周禮典瑞掌玉器之藏言事已則藏焉有事則出而復用未嘗有燔瘞之文今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瘞從之蓋燔者取其煙氣之臭聞玉無煙又無氣祭之日但當奠於神座而已又云祀天之有煙柴猶祭地之瘞血宗廟之祼鬯歷代以來或先燔後祭或先祭後燔皆為未允祭之日樂六變而燔牲首牲首亦陽也祭終以爵酒饌物及牲體燎於壇天子望燎柴用柏愚謂煙柴猶祼鬯廟先祼郊先燔曷為而未允乎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以降神則崔氏之說亦非無據玉有瘞有沉故魯語曰不愛牲玉於神議者謂古無瘞玉失之牲玉同燔行於唐宋政和大德去玉留牲未為得禮如謂禮無燔玉亦未聞有燔牲祭時積柴加牲其上馬融說也大戴禮割列禳瘞是為五牲割割牲

刑副辜禋面禋瘞瘞埋而燔無聞焉獨羊人釁積康成謂積積柴豈積柴實牲體獨用羊乎必不然矣積古文作眡仲師讀爲漬云漬罪器得之路史謂羊人祭祀共享牛求牛享以祀神求以降神一燔一祭其說雖巧未足憑也祭天特牲以少爲貴先燔後祭分而用之豈非臆說乎漢儀南郊焚積北郊埋積皆在祭終晉太常賀循以爲燎在壇南用積左胖漢禮用頭唐宋因之先燔首後燔體蓋本之此祭終而燎乃牲幣耳後世遂以祭終之燎當祭初之燔非禮也祭初燔柴不燔牲漢郊見通權火蓋燔柴之遺法甘泉歌欽柴宗祈燎熏皇天招繇泰壹舉洪頤磿名樹靈旗熛蒸燒上配藜四施東爓滄海西燿流沙北熉幽都南煬丹厓所謂通權火者如此古燔柴之禮未嘗亡也張晏曰招繇神名一作皐搖如淳曰皐挈皐積柴於挈皐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其說近鑿顏師古不知漢之權火卽古之燔柴乃謂衆祠一時薦饗宜知早晚故以火爲之節度其說益陋矣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說文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春秋傳曰石尙來歸祳漢志作脤顏注云脤讀爲蜃公穀兩傳皆曰脤者俎實生曰脤生一作腥孰曰膰左傳受脤於社祀有執膰戎有受脤則脤爲社肉矣而昭十六年傳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似非指社杜預謂大夫祭社歸肉于公孔疏乃云大夫奉君命攝祭於社皆臆說也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古者異姓聯兄弟雖甥舅之國亦以親兄弟之禮親之故孔疏以胙肉爲脤膰而掌蜃祭祀共蜃器亦非獨盛社肉則脤膰兼廟社互舉通稱審矣何休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豈其然穀梁子曰石尙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五命賜則六命賜官

九儀之命五命賜則鄭司農云則者出爲子男康成謂未成國皆本王莽諸公一同侯伯一國子男一則之說愚謂則者則土也茅土謂之則土見周書作雒篇子男出封賜則土也漢書敘坤作墜執高下九則故曰則土天問亦云地方九則則或作列不知者以意改之耳御覽引周書作列土一說則者制度也禮有九錫二十則車馬衣服樂爲一等皆與之物朱戶納陛虎賁爲二等皆與之則鈇鉞弓矢秬鬯爲三等皆與之物惟盛德始封得賜三等子男始封賜一等得有樂是爲四命受器器者樂器也後有功稍賜至二等是爲五命賜則六命賜官朱戶納陛爲則虎賁爲官而皆謂之則者益以二等有制度而無物也進爵爲伯是爲七命賜國復有功稍賜至三等弓矢以征斧鉞以殺進爵爲八命之牧秬鬯二卣禮於文武成王以賜周公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宣王以釐召虎進爵爲九命之伯毛傳云九命賜秬鬯是也昭十五年傳鏚鉞秬鬯文公受之崔氏謂晉未賜鉞不得專殺誤矣古者節以專殺後世特節督軍而以黃鉞非人臣之器故不輕假然揚干亂行魏絳用鉞大夫猶然況明主乎魯且賜郊豈徒秬鬯齊亦賜履非但斧鉞而皆謂之侯然則周爵不過侯歟一說公羊九錫之樂樂器一作樂則五命賜則者樂則也與命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故得其聲樂納陛者堂階之陳爲陛級門登朱戶者天子黃閣諸侯朱戶所謂宮室異則也大夫出封雖加一等爲五命未得賜則三年考績有功乃得賜爲魏晉至隋非受禪不加九錫儒者諱言其禮而白虎通以九錫分爲三郎易之三錫非一時賜之也如秦之白起稍賜爵爲左庶長左更國尉大良造以至封侯爲上將軍益稍稍賜之與功大小相稱俾建功者勸而慕進者勤勞不倦故曰凡賞無常輕重眡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各記所聞其說不一然賜必有功而非一時驟加九錫則同也古者天子有虎賁習武訓諸侯有旅賁禦災害大夫有貳車備承事士有陪乘告奔走天子虎賁八百人諸侯三百人禮有等差以漸而降至大夫士亦得備承事而告奔走焉故大夫出使虎賁從行禮也至漢而其禮尤重光武以賜東海王驅虎賁旄頭擬於乘輿矣中山王焉就國虎賁官騎稱娖前行詩曰申伯番番既入於謝徒御嘽嘽毛傳謂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嘽嘽者稱娖前行之象歟然則六命賜官益賜虎賁矣曹莒無大夫則六命或未有官臣也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晉士起失謝上卿稱士則小國無官臣可知

六瑞

玉作六瑞四方象鎮雙植象桓玉之體也直身象信古字伸曲身象躬玉之形也其瑑飾則無關焉瑑者覜聘之圭璧卿大夫執之以覜聘天子及聘問諸侯故加瑑飾以別之六瑞則不瑑也故曰大圭不瑑美其質也康成依漢禮而言遂謂六瑞皆瑑如其說則與覜聘之圭璧何以異乎說者又謂覜聘之圭璧有圻鄂瑑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也不知桓信躬穀蒲乃玉之形體與其彩非瑑飾之文故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非至美者也六瑞無瑑飾者以此山海經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祀山川造賓客皆曰素功素功者設色之工畫繢之事是爲瑑書之八體大篆小篆亦以此取名爲說者謂素功無飾其不然乎孔疏云一圭之上環爲二柱象道旁二水謂於亭郵之所立木及宮室兩楹故曰雙植象桓桓亭郵表也郎今之橋旁表柱諸侯葬用桓楹謂每一碑樹兩楹如淳曰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名曰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郎華表也愚謂古桓獻同音桓轉爲和和猶獻獻轉爲莎說文桓作獻從玉獻聲讀爲桓以此爲禹貢和夷底績鄭注云和讀爲桓鄭道元云桓水以南爲和夷桓一作洹

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

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天燥而水生焉水陰德也天產作陰其色黑位於北至陰肅肅出乎天禮之法屬陰法不平則神傷神傷則濕濕則天不生水故以中禮防之地溼而火生焉火陽德也地產作陽其色赤位乎南至陽赫赫發乎地樂之聲屬陽聲不和則形暴刑暴則燥燥則地不生火故以和樂防之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埶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是故聖人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蓋天地之化合於坎離百物之產根於水火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則刑神調而生理修由是神不病溼形不病燥而水火成既濟之功焉水流濕者天產而其形行乎地火就燥者地產而其神上乎天也氣由神生道由神成神備於心道備於形五禮六樂皆出乎身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故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寧中及萬靈鳳凰者陽之精也騏驎者陰之精也萬民百物者陰陽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朱草生衆祥具鬼神以此事萬民以此諧百物以此致矣蓋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於天地神聖乘於道德以窮其理故流分而神生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聖人者出之於天收

之於地在天地若陰陽者杜燥溼以法義與時遷焉流分者陰德天作之動登者陽德地作之法義者中和之禮樂聖人以杜之者防之也此鶡冠子度萬泰錄二篇之說實與春官大宗伯互相發明因竊取而合之云爾水生於燥故天有漢津祚之在天者也火生于濕故地有火井形之在地者也則天作陰地作陽其理不益顯乎天產本乎地故水地爲比地產本乎天故天火爲同人深於易者知之齊景公伐魯得東門無澤而問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冰厚五寸景公不知以問晏子晏子曰寒溫節也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故曰形神調而生理修月令仲冬行春令而水泉竭傷於濕也仲夏火王欲靜無躁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益以和樂防之古之法歟抑又聞之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物生有體立之在禮物成而克其樂雍雍故曰立於禮成於樂荀爽曰陽動之坤而成坎坤者純陰故曰澤陰動之乾而感離乾者純陽故曰燥其說似本鶡冠子大作陰者陽動之坤地作陽者陰動之乾也月令仲夏用盛樂所謂以和樂防之又云止聲色則聲色乃美色淫聲也者放而遠之爾文耀鉤云水土合則成爐冶爐冶成則火興火生於淫亦以此莊子曰水中有火大雨雷電而火生焉非所謂水中有火歟

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

周書曰天道尚右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人道尚左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然則小宗伯建神位右社稷陰道也故秋殺於右左宗廟陽道也故春生於左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此緯書之說豈其然乎詩云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謂已成其宮廟疏云古者似巳文同故於穆不已師徒異讀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已廟在雉門外之左社在其右門當午則廟當巳社當未矣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故社位於未取似續之義故廟在於巳歟韓非子曰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此之謂也兆五帝於四郊兆說文作垗畔也爲四界祭其中是爲域外祀之兆與祀掌之守各有域周謂之兆秦謂之時釋名曰祀巳也新氣生故氣已也何休曰祀者巳長久之辭此詩似續之義古祀與巳同又與似通易巳事遄往虞翻本巳作祀注云祀舊作巳也古祀巳同信矣以與巳本同以與巳亦同古音也劉熙不知古音乃曰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蓋誤之異也古又祀作巳酒誠作或港作券何訛有之

四郊四望四類

宋元豐詳定局言漢儀縣邑常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巳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從其類也熙寧祀儀兆日東郊兆月西郊是以氣類爲之位至於兆風師於國城東北兆雨師於國城西北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也請稽舊禮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日如是則壇兆從其氣類祭辰從其星位仍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愚謂司民非星也劉歆星傳軒轅角有大民少民康成遂據以爲司民案軒轅后宮所居月犯之女主憂春秋元命苞曰熒惑守軒轅貴妾爭晉志云少民后宗也大民太后宗也謂之司民可乎司民謂先民猶先嗇也神農爲先嗇天地開闢有神民爲先民先民謂之司民猶先嗇謂之司嗇康成分爲二失之息田夫而祭司嗇獻民數而祭司民大宗伯槱燎不及焉則司民非星審矣潛夫論曰天地開闢有神民民蓋本楚語昭史乃謂古帝皇有神民氏都於神民之邱曰神皇氏然則司民蓋神民氏歟梁天監六年明山賓議曰舜典望于山川春秋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今北郊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黷徐勉議曰岳瀆是山川之宗而望祀不止岳瀆也至十二年詔更詳議朱异議曰望是不即之名凡遥祭者皆名爲望豈容局於星漢拘於海瀆請命司天有關水旱之義凡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爲允愚謂山川既包於四望而四望之外更有山川此明山賓所謂煩黷者也四望天神從祀於郊山川地祇附祭於社蓋山澤通氣實能降興上下之神與水火雷風爲乾坤六子故祀天祭地皆兼及焉後世以四望爲地祇失之矣先鄭謂山川道氣出入言氣出入於山川之竅其本在地而精神上屬乎天故六宗四望皆天神也日朝月夕風磔雨散謂之四類洪範庶徵日月風雨月月成歲風雨惟星既合於丘復分於兆四類之爲用也大矣哉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則四類亦用此樂可知天神言祀則四望非地祇益信康成以爲即五嶽四鎮四竇豈其然乎或曰司民非星而天府職曰祭天之司民何也府曰天府祿曰天祿民曰天民神之也敬之也書云王司敬民賈誼曰受計之禮王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或曰軒轅主后土之養氣而庇祐下民也故左角謂之少民見魏書志

正室皆謂之門子

公羊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天子之大夫其稱子者父卒子未命也穀梁亦云未畢喪孤未爵謂天子諒闇不爵命公羊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稱仍叔之子者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亦云錄父以使子也父在子代仕之辭愚謂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門列國儼然大夫矣故鄭伯盟於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爲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入參謀議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領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然歟周書皇門篇曰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則先王之所以育門子與門子所以效忠於王室濟濟一時之盛可想見矣及其後而世卿專政尹氏亂周非詒謀之不善也燕義有諸子官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子猶諸子副代父者諸子職云國子存遊倅遊者貴遊倅者副倅然則門子爲正國子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歟學之師氏掌之太子會同賓客作而從焉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先王教國子如此則知所以育門子亦如此昭穆之辨適孽之分職在少宗掌其政令而魯之司寇兼掌春官臧孫氏世居其職文仲後閔先僖而昭穆無辨武仲廢彌立紇而適孽不分則春秋門子不皆正室可知矣詩裳裳者華刺幽王弃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以爲其先人有禮於朝有功於國故先王使其子孫嗣之是時周召爲勳賢之裔尹姞爲禮法之家雖舊族衰門豈無不肖而賢人君子亦多出於其中則先王教化使之然也晉悼公即位善政畢舉而以育門子爲先且曰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悼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修之則先王之育門子者其遺風不可復追乎古大明堂之禮曰日中出南門見九侯門子則門子學於虎門矣管子曰國子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說者謂國子即門子在家曰門在朝曰國雜記曰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尊其適象賢也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言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故曰商祖伊尹世世享商孟子所謂故國有世臣以此

卜葬兆甫竁

小宗伯卜葬兆甫竁注云鄭大夫讀竁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脆之脆脆七歲反舊作脺誤

劉音清劣倉役二反字書無脺有人今本或有作毛者則與案劉音協矣沈曰字林有脺音卒脺者牛羊脂毛者與易破

小爾雅壙謂之毛塡毛謂之封與鄭義合於文從穴毛聲讀依杜可也然鄭大夫讀爲穿亦非無據漢書王莽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師古曰穿謂壙即小爾雅所謂壙謂之毛水經注引漢書穿中作毛中則毛讀爲穿信矣許叔重曰穿通也竁穿地也文異義同仍讀依先鄭爲允漢書多古文往往亂於後人鄭注所引蓋其舊也易不封不樹虞翻注云封古窆字然則窆古穿字歟宋郊祀歌月竁來賓則又讀爲窟矣竁與膬同與毳音義同鄭注膬脃之膬讀爲脺當作膬膬

肆師序其祭祀及其祈珥疏毛牲曰刉羽牲曰衈

雜記釁廟用羊及雞封于屋中衈于屋下康成謂衈封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主聽告神欲其聽之此刉衈之正義也小雅執其鸞刀以啟其毛祭義鸞刀以封毛牛尚耳此所謂耳旁毛取以告神與血並薦是爲衈康成見雜記用雞遂云羽牲曰衈非也穀梁叩其鼻以衈社豈羽牲乎東山經曰祠毛用一犬祈聃注云聃音珥以血涂祭爲聃也公羊傳蓋叩其鼻以聃社今本公羊作血社穀梁作衈社然則刉一作祈衈一作聃玉篇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聃蓋兼取膟膋故耳從血用祈神聽故聃從耳中山經曰刉一牝羊獻血注云以血祭刉猶刲又曰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刉注云刉亦割刺之名然則雞豚皆曰刉康成謂毛牲曰刉亦非也案刉犬人職作幾康成謂肆師職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爲祈案幾說文作鐖云以血有所刉涂祭也涂猶釁鐖省爲幾廣雅作禨云祭名楚人鬼而越人禨禨一作鐖從示從鬼一也然則鐖幾禨三字通皆祭名也刉非祭名也幾爲刉又何說乎割牲曰刉薦毛曰衈祭血曰鐖三者相因其名易亂故正之衈周禮皆作珥古文簡假借多釋名珥耳也言似人耳之在面旁也從耳從血人後所加故說文不載先鄭云珥以牲頭祭也存之以備一說

四時大甸獵祭表貉

凡四時大甸獵祭表貉貉一作貊肆師爲位貊一作伯伯爲禱兵其禮亡詩曰吉日惟戊伯音禡既伯既禱切職救毛傳曰伯馬祖也將用其力故禱其祖說文引詩伯作禡應劭曰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案校人職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明指四時之田因田而祭矣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害馬之神馬祖天駟房星或弭其災或祈其福或報其功合而言之曰四時之表貉肆師舉其凡校人詳其目也康成讀貉爲十百之百祭造軍法者禱既以之增倍孔穎達謂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則似貉非祭馬祖矣武王東觀兵上祭於畢蘇竟曰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說者謂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然則表貉蓋祭畢歟唐禮禡祀軒轅氏或曰祭蚩尤世本曰蚩尤作兵大戴禮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何兵之能作案蚩尤冢在東郡壽張闞鄉常十月祀之有氣出如絳號蚩尤旗而山陽鉅野有肩髀冢云蚩尤死而別葬焉其說甚誕漢禮於武庫祭蚩尤非表貉也軍前大旗曰牙師出必祭謂之禡蓋立牙爲表所謂表貉是歟大司馬春蒐冬閱有師表貉於陳前郎漢之貙劉斬牲之禮貙與貉皆獸也田曰于貉祭曰表貉似謂取禽既斬牲郎立馬不用命者祝此斬牲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獲籌曰馬祭表曰禡漢亦有乘之之名似言尚武然貙劉一作貙膢貙膢者食新也蘇林曰膢祭名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於是日出獵還祭宗廟故曰貙膢而禡轉爲伯伯轉爲貉字滋益多莫知其說小雅吉日美宣王田則禱禮存焉毛公大儒鄭箋從之田祭馬祖又何所疑軒轅與畢皆兵禱歟近有講音學者見吉日戊協禱遂謂戊古音茂不知文馬知音禱一作禂皆從示以周壽得聲平呼若周去呼若呪正與戊協詁訓兼音義祭以剛日戊之曰剛其義也戊之言牡馬必乘牡其音也毛傳所謂維戊順類乘牡者以此且牽與牡古音通何必强爲之辨乎說文云禂禱牲馬祭也從示周聲詩曰既禡既禂

鬱人掌祼器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獻之屬莫重于祼祼之言觀也易之觀卦於此取名凡祼事鬱人沃盥故祼一作盥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圭璋祼玉顒顒溫貌卬卬盛貌祼之儀也君有君之儀臣有臣之儀君祼以圭瓚臣助之亞祼以璋瓚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濟濟者辟王之容君之儀也峩峩者奉璋之貌臣之儀也鬱人詔祼將之儀者以此宋人之享也置折俎仲尼使舉之以爲多文辭魯人之祼也禘周公仲尼欲觀之以爲多威儀歟既祼而往不欲觀者始則恭恪後稍慢怠也大享有祼賓之禮易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上公王禮再祼侯伯子男王禮壹祼洛誥祼於太室而曰王賓則賓于王賓惟祼禮爲盛君子於此觀威儀省禍福焉人之節則亡矣其畧有三賓鬱鬯於六彝爲祼之初節播芬芳於二瓚爲祼之中節達臭陰於淵泉爲祼之終以是爲三節名曰肆獻祼肆者肆師築而鬻鬱人實而陳禘者小宗奉而後小宰贊而行獻者獻於尸奠於神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王盥大祝令鍾鼓肆師涖怠慢其賓客則大宗以酌獻王親拜送云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助祭之臣相攝佐以威儀之事然則鬱人詔儀節者攝以威儀也威儀攝而聲聞威儀喪而腥聞殷以此滅周以此興於呼奈何弗欽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也量人掌俎實制膴燔故曰宰祭非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說者謂特牲饋食祝酌奠奠於鉶南是時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及尸入主人拜妥尸尸執奠祝饗是爲舉斝角主人拜如初大夫士之祭則方饋食之始天子諸侯之祭則在坐尸於堂之後迎尸入室之初鬱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正當其節非也尸執奠而不飲雖舉斝而實未嘗卒爵也及加爵行尸爵止而後止嗣舉而卒爵焉且是時皇尸未食朝獻未行而先獻鬱人量人其不然也必矣故康成破斝爲嘏謂王飲尸尸嘏王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特牲主人受嘏出寫嗇於房還而獻祝故曰出房時謂當獻祝時其說近之祭或無尸未聞無祝故天子有太祝而佐食無聞尸神象也祝相尸佐食助之三者事相成尸之嘏王也必先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乃執以嘏王三者亦相成則有祝不可無佐食也故先獻尸次獻祝次獻佐食者以此且佐食一名利利者養也祭告利成之養成也佐食之功君子報之其人雖微先卿而獻然則鬱人量人蓋天子之佐食歟抑制從獻之脯燔詔祼將之儀節其事與佐食有聯遂次佐食而獻之歟詩卷阿箋云王之祭祀擇賢者爲尸豫撰几擇佐食尸之入也祝贊道之尸至設几佐食人助之賓筵箋云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是天子必有

佐食矣賈公彥乃云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無祝乃佐食之事此何所見而云然乎愚謂尸飮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鬱人量人宜在羣有司之列特牲謂之私臣少牢謂之私人舉斝者舉觶也所謂眞一人舉觶於尸卒爵者所謂升受下飮卒爵升酌憠而皆飮之者所謂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也位門東北面其獻有薦脀禮曰奠觶或作觚注云古文觚皆爲觶詩曰奠斝皆爵也奠斝猶奠觶則舉斝猶舉觶矣有司徹注云古文觶皆爲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則古觶爵通名周曰爵殷曰斝斝先王之爵天子用以獻酬諸侯以下用觶也

鬯人共其釁鬯

古熏字多作釁鬯人釁鬯大祝隋釁女巫釁浴皆當讀爲熏案齊語三釁三浴韋注云釁或爲熏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釁以犧猳風俗通引之作熏以萑葦劉昭亦以此注後漢志矣漢書豫讓釁面吞炭顏注云釁熏也以毒藥熏之是古熏多作釁之明文也王度記曰天子以鬯諸侯以熏鬯爲香艸香艸曰熏熏之言釁也女巫釁浴注云釁謂以香薰艸藥沐浴則康成亦讀釁爲熏矣說文釁從分得聲故以讀爲門以讀爲熏王制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資猶齎也少牢資黍注云以今文作齎外府幣齎先鄭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作齎後鄭云齎資同耳其字從貝以齊次爲聲掌皮財齎注云予人以物曰齎今詔書或曰齎既吏然則資鬯者謂齎以遺之蘇秦之至趙也燕文侯齎以車馬今帛蜀守文翁以刀布齎計吏而遣博士淮南王上書亦云資衣糧入越地古齎資通信矣爲鬯者有器興官使其官築鬱臼以椈杵以梧柏香桐潔檮而煮之爲鬯魯有鬯圭則諸侯亦有鬯人也資鬯者無器故無官天子齎遺之而不自爲焉故曰諸侯以熏熏即鬯明甚說者謂未賜圭瓚故不以鬯而以熏吾不知熏爲何物也喪禮有浴無鬱浴謂之渳渳以鬯斂以玉摩莎鬱艸以出其香沙除肩瑑以流其汁故曰大渳渳在斂初先鄭後斂盞兼用玉鬯矣設斗沃尸不以酒小宗伯因鬯運言秬耳鬱人渳共肆大祼器以肆鬯渳尸典瑞祼圭以肆則所謂肆器者非玉器而何康成以肆器爲大盤非鬱人之所當共也古無心尸之禮故先鄭破心爲徽徽言美熏言香兩讀皆通從熏爲允未築未煮曰鬱巳築巳煮曰鬯漢斂以玉匣古之制也珠襦金縷失之侈矣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救其僭也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是可忍孰不可忍說者譬之饕餮中原不亦陋乎仲梁懷曰改玉改步猶晉文請隧而王弗許曰大物其未可改也霸主尚不敢改玉改行而況若季氏之么人者哉說案文著從艸君聲讀若威是威有君聲也故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又案呂氏春秋殷皆作郼是郼有殷聲也故曰立立爲天子夏民大悅親郼如夏親郼者親殷也威讀爲君郼讀爲殷故徽亦讀爲熏先鄭破釁爲徽以此高誘曰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曰衣中康壹戎衣注云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有衣姓者殷之胄與愚謂古文殪作壹方言殷作衣壹戎衣者殪戎殷也說者謂壹著戎衣誤矣古威與震通見詩長發鄭箋易革卦上六象辭君協尉其音若威宋芑孚章威協犹其音若是是威與君古音同也說文齊人謂靁爲賣讀若云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靁靁音云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威音君說苑正諫篇曰好道者多賫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賫讀爲齎與迷協此古音也

司尊彝饋獻用兩壺尊

秋嘗冬烝饋獻用壺尊饋獻者饋食之獻當爲熟時於是后薦豆籩而獻以壺爲揚子太元曰家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塗注云壺禮也婦承姑事猶洗濯而以塗愚謂婦承之姑者婦饋食於姑猶后薦豆籩於廟而獻以壺尊故其測曰家無壺無以相承也其義本易睽之上九曰先張之弧後說之壺古說與設通虞翻云猶置也離上與兌三陰陽相應而家道睽乖故先疑後釋張弧者拒之如外寇坎二至五象坎爲盜設壺者禮之若內賓壺誤爲弧失其義矣壺者家之禮法故家無壺婦無以承姑妻無以事夫上九六三婚媾之象始以爲寇也故先張之弧非寇乃婚媾也故後設之壺古易皆作壺尊尊也昏禮設尊於室爲內尊又尊于房戶東爲外尊此之謂設壺大射儀兩壺獻酒獻讀爲莎是壺尊亦盛鬱矣後世以三酒實壺尊矣之諸臣之所酢皆有罍小罍謂之坎故坎之六四有貳用缶之象缶即罍也禮器門外缶門內壺說者謂壺缶皆飲諸臣貴者以壺賤者以缶燕禮皆用壺卿大夫方而士圜焉古者貴賤不嫌同名饋獻之壺其最貴者乎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三禮圖曰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頸高五寸大中身兌下亦漆中上加青雲氣

四時之間祀

司尊彝四時之間祀鄭司農謂禘祫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非也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名曰殷祭而以間祀當之可乎後漢孝明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有司奏言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如孝文祫祭於高廟故事間祭悉還更衣續漢書曰禘之爲禘祫之爲合禘審昭穆合食於祖謂之殷祭四時王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粢盛酎十月嘗稻等謂之間祀即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光武廟之別室也東京廟制異室同堂合祭於堂是爲正殿間祀於室是爲便殿便殿爲更衣則間祀非正祭矣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季春薦鮪孟夏嘗麥仲夏嘗黍羞含桃孟秋嘗穀仲秋嘗麻季秋嘗秋季冬嘗魚禮運十二月蜡賓皆間祀也非正曰間歲穀之外有間穀正色之外有間色正祭之外有間祀一也康成以追享爲請禱朝享爲月祭故遂以二者爲間祀間祀也追享也朝享也判然爲三安可合爲二哉西京舊制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廟便殿歲四祠則便殿乃時祭也與東京不同而間祀皆於陵寢諸儒以爲非禮而罷之陵寢雖非古間祀之禮本於春官其不可罷也審矣

鬱齊獻酌注獻讀爲儀　凡酒修酌

鬱齊獻酌郊特牲汁獻涗於醆酒注云泲秬鬯以醆酒獻讀爲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中有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曰謂之汁獻愚案獻酌獻尊皆讀爲莎素何反似非聲誤獻一作犧毛傳云犧尊有沙飾也沙莎同謂刻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鄭仲師亦云飾以翡翠而雞彝鳥彝皆刻劃爲雞鳳之形是尊彝同飾矣然鬱齊獻酌盛之以尊是爲獻尊似非以飾得名康成謂獻尊酌禮而不和鬱豈其然乎鬱人詔祼將之儀故仲師讀獻爲儀亦非無據後之學者信其所不可信疑其所不必疑犧讀莎獻讀儀音俄觀之書其文通大誥民以有十夫大傳民儀有十夫古以儀通王莽作大誥合而用之曰民以儀九萬夫考之詩其音協小雅儀嘏協獻以協多稽之禮其義愜學者猶疑之而魏太和中掘地得尊如牛象遂目爲古犧尊實未敢信以爲然也醴齊縮酌縮酌用茅注云醴齊和以事酒泲之以茅縮去其滓詩曰伐木所所酉酒有藇毛傳云所所以猑以筐曰酉以藪曰湑湑茜也茜古縮字是爲縮酌古文所與許通漢疏廣傳數問金餘尚有幾所注云幾所猶幾許故所所一

作許許說者謂許許邪許聲案邪許一作邪軤一作嘘嗼一作輿謣邪許見淮南子邪軤見文子嘘嗼見劉子輿謣見呂氏春秋一也挽車者唱邪軤牽石拖舟者歌嘘嗼舉大木者呼輿謣皆勸力之歌前呼而後應乃舉木非伐木也所者削柹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從斤晉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流柹以呈孫皓是爲削柹說文依毛傳而云所伐木聲遠聞其聲近見其貌傳言貌者以伐木之柹與縮酒之茅若作邪許何所取義且以伐爲舉是改詩解先儒訓詁斷不可易信矣凡酒脩酌康成讀脩爲滌滌與滫通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愚謂廟用脩故曰脩酌猶朝踐用獻尊故曰獻酌不必破爲滌也陸佃云脩爵名荀子曰脩爵無數孔疏云脩爵無算爵蓋所謂凡酒歟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則祼一事有三名肆者實而陳之祼者將而行之獻者奉而進之實以彝祼之陳將以瓚祼之行獻以爵祼之成祼禮始於肆成於獻故曰肆獻祼祼當朝踐用兩獻尊名曰獻酌則獻尊酌鬱齊又何疑瓚如盤其柄圭尺有二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龍頭鼻口有流前注蓋用以行酒尊以酌之瓚以行之爵以獻之六彝陳而不行二瓚行而不獻一說脩猶滫士虞記明齊滫酒言以明水滫之貴新之義脩當作滫內則注秦人溲曰滫滫與滌古音通說文皆從水以脩條得聲條狼氏條讀爲滌滌本音條故不言誤帝牛在滌滌謂之搜搜通作趙趙省置養牢中故注云搜除是滌讀爲搜矣漢周亞夫封條侯功臣表作脩師古曰脩讀爲條是脩條通而滫滌亦通也秦人曰滫齊人曰滌儀禮曰溲三者音義同酌以尊獻以爵司尊彝及鬯人不言爵但言尊集韻卣或作脩康成讀脩爲卣者以此禮器賤者獻以散特牲利洗散獻於尸則散似爵名康成以爲漆尊亦必有本矣圭瓚以行酒王制注云鬯爵或未之前聞周有獻尊又有獻豆摩莎疏刻兩義相兼犧獻同聲齊人之語不其言乎祭義言朝事燔蕭光以報氣饋食加鬱鬯以報魄則知鬱齊不獨用之於祼也且云觀以俠甒加以鬱鬯俠甒謂兩甒郎朝踐之兩大尊明大尊亦和鬱矣大射禮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獻酒者鬱齊也祭侯以鬱神之然則神尊皆酌鬱歟鄭司農云鬱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許叔重亦云十葉爲貫百廾貫築以煮之爲鬱其文從鬯彡其飾也明鬯皆和鬱而儼爲飲器中有鬯酒又以持之則鬯職非圭瓚明矣周語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盞陳之爲犧尊和之爲犧酌薦之爲犧人王郎齋宮祼鬯饗禮以自香潔然則犧人郎鬯人不和鬱者皆凡酒也應劭曰鬱芳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或說今鬱金香漢郊祀歌一章曰尊桂酒賓八鄉晉灼曰尊大尊也元帝時太宰丞李元記曰以水漬桂爲大尊酒其十二章曰百末旨酒布蘭生師古曰百末百華之末也以之雜酒故香且美說苑曰天子以鬯爲贄鬯者香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然則鬯者合釀百草之華以祀天祭地非獨用之宗廟也

皇清經解卷四之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七

學海堂

禮說春官二

吳惠學士士奇著

典瑞五采三采二采 圭璋璧琮

白虎通曰天子圭尺二寸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半珪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身玄外曰琮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圭上兌下方位在東璧方中圓外位在中璜半璧位在北璋半圭位在南琮內圓而湊外直而牙位在西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無過者復得其圭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之三年圭不復紬以爵還圭留璧璧所以留者以財幣盡輒更造也禮曰圭造尺八寸有造圭明得造璧矣案白琥禮西方不聞以琮元璜禮北方不聞以徵召徵召自有珍圭也疏琮以斂而有瑑聘琮以享而有瑑駔琮以權而有鼻大琮以鎮而有牙宗后以爲鎮后理陰教故以起土功又黃琮禮地則土功其類也可補典瑞之闕爲春秋繁露曰圭天法商玉厚九分白藻五絲圭地法夏玉厚八分白藻四絲圭天法質玉厚七分白藻三絲圭地法文玉厚六分白藻二絲然則藻之絲玉之厚取則天地陰陽又藻地白而加采典瑞玉人之所弗及也存以備攷絲謂采五絲五采也周官射無四正藻無四采逸詩四正具舉是射有四正也繁露白藻四絲是藻有四采也蓋二王之後歟射人職王五正諸侯三正卿大夫士二正典瑞職玉藻五采公侯伯藻三采子男藻二采鄭注四正謂正爵非也藻藉以韋衣木板而畫之繫以元纁爲聘記謂之組繁露謂之絲蓋染絲織之以爲組也或屈之或垂之屈之爲貫垂之爲文組之大者如綬小者如絛絛以結纓綬以結璲皆染絲爲之繫玉之組亦然不畫也畫者其板耳綬卽古之佩絛卽古之紃康成曰繅繅藻通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繩繁露謂之絲者以此公羊曰寶者何璋判白注云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璋所以郊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詩斯干毛傳曰裳下之飾璋臣之職故顧命王受瑁臣秉璋棫樸言賢人眾多奉璋者皆髦士也王肅謂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杜預亦謂臣爲君使執璋康成以璋瓚當之則惟用之於祼矣禮天用蒼璧不以璋赤璋禮南方不以白何休謂璋以郊其色白者蓋羣臣奉以行禮不徒用之於祼也段氏雜俎曰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戎用珩戰鬬用璩城圍用環災亂用雋大旱用龍大喪用琮愚謂發兵用琥禱旱用龍祠廟用瑒瑒卽鬯圭所謂祼圭尺二寸有瓚節行用珩引陛用瑗上下除陛從官扶輦瑗大孔璧奉以引之防傾覆也聘人用珪召人用環絕人用玦穀圭聘女親迎加琮親迎諸侯以儷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大夫士庶人以儷二兩加束脩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或曰古之璋猶今之笏故天子搢珽羣臣奉璋

典命諸侯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下其君禮一等未誓以皮帛繼子男

春秋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十年春曹伯終生卒蓋世子冬朝而曹伯春卒故知曹伯有疾使其世子來朝春秋志之以爲合於禮公羊譏父老子代而依違其說未知在曹在齊在齊者世子光代父出會在曹者世子射姑代父來朝穀梁謂曹使世子伉諸侯之禮則失在曹爲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則失在魯獨左氏以爲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典命職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而周制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曹世子未誓故待以上卿皮帛繼子男之禮何休膏肓謂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康成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蘇寬亦云誓于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皆降下其君非安居父位然則攝者攝行其事不居其位也吉凶皆然父有廢疾不勝喪則適孫承重爲攝主不得以父在爲辭吉禮可攝則凶禮獨不可攝乎鄭志趙商

問謂父有廢疾不立而立適孫父在而爲其祖服非世子乃諸侯也故康成答以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宋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大祥議者欲持禫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議曰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將更持禫兩月是何禮也若謂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康復自於宮中服三年喪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不可是時朱子獨以爲非而未有以折之及檢喪服傳得疏所引鄭志大喜以爲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今得鄭志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乃始無疑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無斷決而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愚謂議者不行三年而持禫兩月固非禮矣天子絕期而爲其祖期吾不知是何代之禮也且古未有父在而子受國者故曰攝寧宗既受國矣居其位不行其禮可乎哉春秋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父在而子居父位經書晉侯以惡之故攝者不居其位也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乎非乎曰非也吾聞貴妾攝妻禮有攝女君適子攝父未聞臣攝君周公非攝乎曰非也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武王崩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何攝之有坐明堂朝諸侯是賊莽假之以盜漢也楚昭王出奔子西攝王保於脾洩以靖國人由于責之凜凜若秋霜焉吾故曰臣不攝君攝者攝行其事事之大者喪也祭也典禮老而傳傳謂傳重喪祭子爲主而父不與故七十處於內不居廬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寧宗受重而不服重身登大寶而委重於親失之甚矣父在爲祖斬非喪有二孤歟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執喪喪無主矣寧宗不爲之主而誰主乎無二孤者無二主也胡紘不學焉知禮禮有宗子之父父在而稱宗子則爲祖斬何疑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踐土之會衛侯出奔母弟叔武攝位受盟從公侯在喪之例書曰衛子猶葵邱之會宋襄在喪而書宋子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與晉會同名儼然八君矣然則弟可攝兄歟曰否宋狩殯爲不子衛立君爲不臣臣不攝君禮有攝主何也曰祭有主主有位王不與祭大宗攝位謂之攝主管子曰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其亡該適上賢者亡役賢者昌掌猶攝也言臣行君事惟祭則然其他不攝也苟非祭而亦攝焉名爲上賢遠臣以亡而已禮賤不攝貴故士不攝大夫而況臣與君乎周厲王流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氏春秋乃謂厲王之難天子曠絕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來竹書紀年遂謂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妄矣自古豈有攝天子哉子代父曰義也臣代君曰篡也管氏之論篤矣乎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鄭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隋志大裘冕無旒以羔正黑者爲之取同色繒爲領袖其裳以纁而無章飾唐罷而宋復之陸佃以爲大裘與衮同冕古者裘上必有衣王服大裘以衮襲之冬至祀天中裘表衮夏至祀地服衮去裘以順時序何洵直以爲節服氏有衮冕有裘冕是各異冕無同冕兼服之理記曰大裘不裼故露質見素不爲表襮何必假他衣以藩飾之佃又以爲襮之曰襲露之曰裼大裘不裼非襲而何愚謂裘之裼也見美也見則美在外服之襲也充美也充則美在中裘質衮文中裘表衮是美在外也謂之襲可乎玉藻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王肅増損郊特牲之文托爲家語乃云天子大裘以黼之又自注曰大裘爲黼文則合大裘與黼裘爲一矣又云被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服衮以臨燔柴其說不知何據脫裘服衮以衮襲裘兩俱無據孰者爲優熊氏云六冕皆有裘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諸侯朝服緇衣羔裘不用狐青也狐青乃冕服之裘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論語注緇衣羔裘祭於君之服卿大夫以朝服助君祭是祭服用羔裘矣然則五冕不言裘省文黼裘以誓省者聽誓命省牲鑊也誓在祭前十日省在祭前一日之夕黼如斧形刃白而身黑康成謂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蓋大裘之次天子黼裘以聽誓省牲大裘以祀天享帝焉玉藻君衣狐白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蓋物之難得者故君衣狐白臣衣狐青士不衣狐白物以難得者爲貴也犬羊之裘不裼非以其賤乎祀天尙誠貴質而服賤者之裘愚所未通以俟達者荀子曰天子山冕又曰大路之素郊之麻冕一也山冕謂山龍郊乘素車服麻冕則大裘不被衮明矣白虎通曰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士羔裘別尊卑也魏秦蘇蔡曰麻冕者素冕麻不加采色漢祭天乘殷路謂之桑根車周曰王路非素也荀子不見周官

五冕

司服五冕衮爲龍鷩爲雉毳爲虎蜼希爲粉米元無文裳刺黻鄭說也唐楊炯述其說而爲之議曰龍變無方象先王之德享先王服之雉被五采表先公之賢享先公服之毳祀四望岳瀆之神也虎蜼山林之獸所以象其物希祭社稷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所以象其功小祀百神不可偏擬惟取黼之相背異名而已鄭義也希冕刺而不繢故曰希希當作黹假借作希蓋黻冕也詩曰玄衮及黼箋云黼黻謂絺衣秦風謂之黻衣尒疋衮黻也注云衮有黻文故黻衣一名黻冕黻亦作紱顏師古曰畫爲亞衣亞古弗字於文亞爲撟弗狀似兩己古之尊彝禮器皆作亞形晉以黻冕命士會說者以爲蔽厀失之孔安國謂衮龍黼黻天子諸侯服之粉米藻火大夫服之士藻火而已孔穎達謂衣則尊者在上故首衮龍裳則尊者在下故先黼黻古有是說馬融亦云葢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前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玄衮及黼書麻冕黼裳是裳先黼黻矣此說近是然以宗彝繪在尊則毳冕又何物先鄭以毳爲罽衣或非無據也宋禮局官宇文粹中議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韍者乃黼冕非蔽厀之芾也愚謂韍者黑與青而芾色皆赤以淺深爲尊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安得以芾爲黻乎明堂位注云韍或作黻四朝之服其詳未聞論語禹美黻冕虞也荀子天子山冕夏也傳有火龍黼黻殷也禮有日月龍章周也且黻與韍異物韍從韋以韋爲之黻從黹紩衣也則黻非蔽厀亦明矣今之蔽厀古之蔽前尒疋蔽前謂之襜釋名曰韠蔽時禮然張也江淮之間或謂之被被卽芾字見說文古文從市篆文從犮市與韍一字兩形韍與韠一物兩名黻與韍異物同聲詩之毳衣卽禮之毳冕青如綃赤如璊釋名毳芮也畫藻文於衣如水艸之芮豈其然乎說文以毳爲罽色如虋故謂之璊虋禾之赤苗然則罽也者毳衣也或赤或青五色備秦去韍而佩綬故蒼頡篇以韍爲綬非古也古者革帶以佩韍廣雅云韍謂之韠而五經異義曰韍者大帶之飾非韠也葢市從巾象連帶之形故玉藻曰紳韠晉語曰韠帶異義之說誤矣說苑修文篇曰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諸儒說存以備攷

王爲公卿錫衰諸侯緦衰大夫士疑衰首服皆弁絰

司服王爲公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首服弁絰案西漢帝師褒成君孔霸薨元帝素服臨弔者再至東漢建武中凡大臣薨素服臨之永平初太常桓榮病顯宗臨幸入街下車及卒變服臨喪送葬東海恭王薨發哀而已制服無聞蓋晉咸寧二年詔大臣薨三朝發哀一月不舉樂一朝發哀三日不舉樂亦未聞爲之服也東晉賀循議曰雜記君於卿大夫之喪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衰以居不接吉事愚謂君爲臣服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素弁加絰同姓以麻異姓以葛漢舊儀丞相有疾皇帝親問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帝師鄧弘卒安帝服緦麻幸其第此君爲臣服猶古之錫衰緦衰歟然弘太后兄太后服齊衰故子從母服非禮也春秋知悼子卒平公飲酒則君不服臣久矣禮大夫卒闕一時之祭祭猶闕之何況飲酒既不飲酒焉可作樂禮小功至不絕樂則股肱之痛甚於小功旁尊皆報至尊不報故臣爲君斬君爲臣無服無服者無報服也孰謂君不服臣乎小記君弔必皮弁錫衰未當事也當事乃弁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主人服君乃服也禮君不撫僕妾而士之喪君若有賜則視斂斂卒君坐撫當心士雖微亦不以僕妾視之矣魯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小斂公不與春秋非之故不書日君不服臣蓋始於此大記曰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熊氏云卿則小斂爲之賜則未襲而往孔疏曰卿非衛君未襲而往然弔賢也然則公子益師魯之卿歟

玄端素端

禮服正幅爲端朝祭之衣端正無殺康成謂士服則然大夫以上侈袂其服遂不復端乎非也袂屬於服袂之侈何害於服之端且端不徒言服兼言冠其冠冕則曰端冕其冠委貌則曰委端亦曰端委玄冠委貌緇布衣素裳左傳弁冕端委周語端委以入其冠章甫則曰端章甫其服端其冠元則曰冠端而襲玉藻天子元端朝日諸侯元端以祭皆元冕也章甫委貌皆元冠也元冕元冠同曰元端則元端所包者廣矣服虔以爲端委者衣裳長其長委地故曰委杜預因之亦云端委禮衣而不言冠蓋以齊桓委端晉文端委皆大國之侯疑非委貌故異其語晉語委弁韋昭曰委委貌一說委冠卷秦人曰委則端委非委貌也然端委即元端委貌即元冠天子亦服之況諸侯乎康成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孔疏謂齊祭異冠自祭其廟若助祭於人則鄭志答趙商所謂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公齊時服之祭時服之則又齊祭同冠矣然士助祭爵弁其齊元端安在其爲同也且所謂異冠者絺冕祭元冕齊元冕祭元冠齊爵弁祭亦元冠齊以爵弁非齊服故與元冕祭者同服元冠惟殊其組纓之色耳推而至於天子雖袞冕祭袞冕祭亦元冕齊故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又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鬼神陰幽故衣冠陰色所以交接鬼神表其如見所祭者之心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皆然故齊則君臣同服司服職云其齊服有元端素端自天子達於士一也素冠素衣爲素端其制如元端而素毛傳謂練冠鄭箋謂既祥之冠愚謂練祥之齊冠說者謂練冠以布素乃白練則素非練冠失之矣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變服而葬故亦變服而齊則練祥二祭齊服素端又何疑乎天子練祥之事大祝掌之元端則爵韠素端則素韠熊氏皇氏謂諸侯已下皆元端齊而以爵韋爲韠同士禮天子亦如之練祥之齊服素端素韠或曰練無韠祥有韠葬則素冠而首絰除衰素衣而要葛絰練則之節也少牢旬有一日筮日筮尸皆在三日前削幅爲素服正幅爲素端

守祧廟祧

祭服逸廟爲祧有二祧康成曰天子遷廟之主藏於二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也案冠於廟春秋襄九年傳曰君冠以先君之祧處之如康成說則魯之周公衛之康叔乃得稱先君之祧是時公會晉侯反及衛爲不冠於康叔之廟而冠於成公之廟乎服虔以成公爲衛之曾祖曾祖即云祧則祧非始祖廟矣昭元年傳楚公子圍聘於鄭且聘於公孫段氏公孫段者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禰廟而傳云豐氏之祧則禰廟亦稱祧也春官守祧先王先公之廟皆曰祧然則遠廟爲祧之說非乎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則文武列於昭穆也及遠而親盡當遷獨文武以功德不毀故後世謂之二祧因是有遠廟爲祧之說魯之世室魯公武公象周之文武而武公之廟立於成公六年則知文武二祧之名必起於東遷之後矣享人鬼曰先妣先祖立廟祧曰先王先公而先妣不聞有廟則姜嫄無廟也無廟而爲壇祭之蓋高禖也殷祠娀簡周享姜嫄曰高禖神之也曰先妣尊之也以爲我祖之母周之所自出故魯頌因后稷而推本姜嫄說者遂以閟宮爲姜嫄之廟妄矣周無先妣之廟魯安得有姜嫄之廟哉孟仲子曰禖宮亦非也高禖有壇不聞有廟守祧奄八人者每廟一人又一人爲長女祧每廟二人者廟各以其妃配魏景初元年有司請於大祖廟左爲文帝昭祧右擬明帝穆祧帝方在位預立二祧君子是以知魏之將亡也

廟則有司修除祧則守祧黝堊

廟祧黝堊守祧掌之其廟修除職在有司穀梁子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徐邈曰黝黑柱也堊白壁也尒疋地黝而牆堊青邱之山其陰多護雘雘黝屬也東萊用蛤謂之叉灰堊屬也不獨飾牆與地兼以飾楹魯莊丹桓宮楹春秋書而非之則廟飾不以丹也朱門洞啟當陽之色鬼神尚幽故宜黝堊或曰修除謂埽糞非也士喪禮記所謂朔月執帚垂末內鬣舉席埽室童子爲之其事近褻故埽除糞灑隸僕之事與非修除修除者除陳而新之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箋云修舊曰新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是爲修除公子奚斯大夫也爲修除之有司則守祧奄人不得主其事可知矣文十三年世室屋壞久不修也極稱之志不敬也然則修除大廟宗伯主之奄人賤類也故爲主黝堊而已或言祧或言廟猶或言宮或言寢壞廟之道易檐改塗塗者黝也易者修除也何休曰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易何休所謂西北角者即喪大記所謂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取其廟室箸且爲死者沐浴案山海經堊非一色黃白青黑故范氏注穀梁黝堊皆黑也韓非子曰殷人四壁堊墀

既祭藏其隋與其服

守祧職既祭藏其隋案隋說文作隓一作隳戰國策曰墮飯趙孝成王方饋不墮飯是也飯以手謂放飲於器曰墮春秋傳曰墮幣楚有宗祧之事將墮幣焉是也祭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墮士虞禮曰墮祭墮之爲言下也猶放飯於器也墮之爲言輸也猶奠幣於神也其音近綏曾子問士虞記少牢饋食皆作綏因綏爲挼因墮爲隋轉相假借失其本義當定作墮康成謂守祧之隋即士虞禮之苴非也祭於苴者謂之饗士虞記所謂饗祭于苴特牲少牢不言者省文蓋祭必有饗饗必有苴士虞記備

載饗辭而特牲饗在迎尸之後說者遂以饗神爲饗尸誤矣尸與主人主婦之祭祝命之佐食助之者謂之隋隋者神饗之後尸祭神餘尸飽之後主人主婦又祭尸餘皆祭于豆間及地不於苴也而主人隋祭則當受嘏之時孔疏云將受福先隋祭佐食既受墮祭遂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受而詩懷之出而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少牢則尸命祝嘏主人尸不親天子受嘏之禮見於詩詩曰公尸嘉告嘉告者告以善言謂嘏辭也然則藏其隋蓋嘏辭既隋爲嘏設不嘏亦不隋故言隋則嘏可知也及周衰而嘏辭藏於巫史之家則其禮亦廢矣一說大祝隋釁在逆牲前牲猶未殺非爲血也瀞邑求神謂之釁邑既灌然後迎牲然則隋者灌也灌于茅衆神歆之是爲隋祭先鄭云隋神前沃灌器名近之矣一說隋當作綏周頌載見諸侯助祭之詩曰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箋云純大也天子受祀曰大嘏則所謂綏者非綏祭而何綏與受嘏其事相連蘋言綏者不一而隋無聞焉竊意隋者皇尸祭神之目而綏者孝孫受嘏之名白虎通曰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故尸祭謂之隋隋者毀也凡祭以灌神灌以降神皆曰隋綏者安也曾子問攝主不嘏故不綏士虞記喪主不嘏故亦不綏蓋攝非正喪非吉皆不受福不受福故皆不綏然則受福謂之綏也詩曰以綏後祿又曰綏我眉壽言綏者不一皆受福之辭少牢主婦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注云不嘏者夫婦一體主人受福主婦亦與焉且祭禮尸無不墮主有不綏則墮爲尸祭綏爲主人受福之祭明矣士虞記尸祭爲墮少牢主祭角有司徹主祭亦爲綏曰其綏祭其綏如前說則藏其墮者謂嘏辭古文綏與墮借通蓋既祭則藏於祧守祧掌之禮運所謂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如後說則藏其墮者謂滿茅蓋既祭則藏於館司巫其之守祧藏之以依神也黍稷肺脊不可久藏鄭說失之祝以孝告謂祝通孝孫語於先祖嘏以慈告謂嘏傳先祖語於孝孫則祝輕而嘏重藏其墮舉重者而言其實祝嘏辭說皆藏之也周公祝冊納於金縢之匱鄭注云凡藏秘書藏之以匱必以金緘其表則嘏辭可知蓋藏之無故不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謂之受釐說文作禧言受神之福也受福之釐猶受嘏之嘏文帝詔曰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漢之祝釐即周之祝嘏也司巫稽館館或作鞄鞄古文包字天文訓曰酉者飽也任包大也說文包象裹妊故曰任包然則蒩飽者謂以茅包墮祭而藏之也兩說皆通前說爲允有司徹司宮埽祭注云埽豆間之祭舊說埋之西階東明黍稷肺脊既祭埽而埋之不藏也墮與服同藏非豆間之祭鄭注曲禮綏讀爲妥音湯果反說文墮音徒果切綏與墮同音近而通當從綏爲正鶡冠子曰增規不圓益矩不方墮以全犧正以齊明傳之子孫可持可將以爲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璽正諸所謂藏其墮者蓋如此其嘏辭之意詩曰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箋幾猶期也式猶法也言高曾規矩不增不益可持可將也齊猶齋也稷猶疾也所謂墮以全犧正以齊明也匡猶正也言正之以璽也敕猶符也所謂神享禮靈之符也長賜女以中和之福而藏之宗廟億萬年享夫之休此非天子嘏辭之存者歟

司服卿大夫之服元冕士之服皮弁春秋傳杼齊卿也莊公賜其冠賜人劉炫云崔子之冠元冕也孔穎達曰非也冠遷冕弁兵革不藏私家則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服之愚謂冕弁藏於私家猶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皆非禮也故祝嘏之辭與其冕弁之服皆藏於廟將祭則出之既祭則藏之守祧所謂藏其墮與其服也墮者墮祭之嘏辭則服者祭服之冕弁矣祖宗之遺衣爲童子孫之祭服爲輕先其重者首列遺衣後其輕者末言祭服兩之也非一之也或云其服即遺衣誤矣祭服視其尸先王之尸衮冕先公之尸鷩冕故祭服亦如之孫爲祖屈不敢以衮冕祭先公尸衣其衣子孫亦服其服而助祭羣臣則各服其上服焉司服掌之凡大祭祀其其衣而奉之穀梁子曰衣服不脩不可以祭大夫士助祭之服受之於君月令收藏祀以其造云

冢人以爵等爲樹數

冢人掌公墓以爵等爲樹數許叔重云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欒士楊欒木似欄欄桂類春秋緯所謂欒艸也王制庶人不封不樹墓大夫掌國民之墓亦無封樹之文而春秋緯則云庶人無墳樹以楊柳蓋起於近世古者生無爵死無墳

蹕墓域

冢人掌公墓之地正墓位蹕墓域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爲之蹕則蹕通上下之名齊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案禮大夫四翣葬以大夫冢人當爲之蹕四翣而不蹕則非大夫之葬禮也側者不殯之名死於兵者不入兆域謂投之域外是名士孫乃墓中之室墓大夫之所居萬民之葬地則是葬諸邦墓而非公墓不但投之域外矣蹕者止行人又曰辟辟者辟行人王燕出入士師辟邦有賓客訝士辟三公有邦事鄉士辟六鄉有邦事遂士辟大夫有邦事縣士辟辟者身爲前驅宮巾有事隸僕蹕邦有大事遂士蹕諸侯爲賓士師蹕喪祭賓軍鄉士蹕賓客居館訝士蹕蹕者帥其屬夾道鄭司農謂若今衛士填街蹕也填街一作塡街衛應劭漢官儀曰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塡衛然內豎爲王后之喪蹕又爲內人蹕內人六宮之人則蹕之名通上下矣至秦天子出入稱警蹕諸侯出入稱課促惟至尊乃蹕也古者王門蹕郊兆蹕山林蹕古文蹕爲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則蹕與辟名異而實同朝士之辟也帥其屬以鞭呼且趨條狼氏亦如之公墓春秋謂之公氏曾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學者公墓之地也猶家言兆者以墓爲冢冢者兆域也溝而絕之爲域外溝而合之爲域內

大司樂三大祭還宮無商

圜丘之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方丘之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宗廟之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注以圜鍾爲夾鍾函鍾爲林鍾而十二律配十二辰夾鍾生於房心之氣天帝之明堂爲天宮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而天社地神在東井輿鬼之外爲地宮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宗廟也爲人宮又以律呂相生之次卑者不用尊者避之後生先用先生後用則上下損益相生之古法亂矣又謂祭尚柔商堅剛也故樂無商五味調謂之和五采備謂之繡五聲和謂之樂五聲無商猶五味無辛五采無白也無辛則五味不調未可謂之和無白則五采不備未可謂之繡無商則五聲不和未可謂之樂也說者謂鬼神惡商如其說則天神地示皆惡商矣而天有四時地有五行是將使四時無秋五行無金而後可也有是理哉唐趙愼言謂三大祭無商商金也周木德金尅木故去之唐土王請加商調去角調又云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實由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以破商聲堅剛之說是則然矣而木德去商土德去角豈其然也水德去宮可乎宋紹興中有司議以爲天宮取律之相次圜鍾陰聲第五陰極而陽生故取陽生之首黃鍾爲

角爲聲第二太蔟爲徵陽聲第三姑洗爲羽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其相次者以爲聲地宮取律之相生函鍾上生太蔟爲角太蔟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徵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古法也宮生角角生羽羽生徵或未之前聞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其相生者以爲聲人宮取律之相合黃鍾子爲宮大呂丑爲角子合丑也太蔟寅爲徵應鍾亥爲羽寅合亥也人道以合而相親故取其相合者以爲聲其說似近理然顚倒四音尤拂於經五聲六律還相爲宮三大祭之樂古還宮法也天宮黃鍾爲角者夷則之宮黃鍾爲角夷則之上宮蓋淸爲上以淸角爲宮故曰上宮周語武王伐殷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羽生角夷則之宮仲呂爲羽仲呂生黃鍾故推本其所自而名之羽者雨也易林曰羽動角甘雨續草木茂年歲熟蓋取諸此太蔟爲徵者林鍾之宮太蔟爲徵姑洗爲羽林鍾之下宮聲濁爲下以下徵爲宮故曰下宮周語所謂以太蔟之下宮布令於商者也太蔟之宮南呂爲徵以下徵爲宮故曰太蔟之下宮姑洗爲羽者林鍾之羽是圜丘六變三宮四均圜鍾宮夷則宮林鍾宮是爲三宮圜鍾以其宮爲均夷則以其角爲均林鍾以其徵其羽爲均是爲四均方丘八變宗廟九變四宮四均函鍾宮以其宮爲均無射宮以其角爲均無射之宮太蔟爲角南呂宮以其徵爲均南呂之宮姑洗爲徵黃鍾宮以其羽爲均黃鍾之宮南呂爲羽黃鍾宮以其宮爲均大呂宮以其角爲均南呂之宮大呂爲角林鍾宮以其徵爲均林鍾之宮太蔟爲徵太蔟宮以其羽爲均太蔟之宮應鍾爲羽是爲四宮四均宮君商臣以商爲君臣易位革命之象故商不爲均非無商也商不爲均也均一名調古者一宮四調沿及魏晉三調猶存曰正宮調曰淸角調曰下徵調而羽調亡矣函鍾一名大林其聲函胡濁而下周語所謂黃鍾之下宮也六徵旨大論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害速順則其害微故宮可居商位而商不可居宮位旋宮獨無商者以此鶡冠子曰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故調以徵角木調以徵火南方者萬方華羽焉故調以羽徵火調以羽水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調以角羽水調以角木中央者太乙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調猶均也徵居角位羽居徵位角居羽位更迭爲均謂之調惟宮商君臣之位不易其方古者商不爲均信矣北方羽而調以角猶周語夷則角而名以羽也韋注失之董仲舒曰風者木氣也其音角雨者水氣也其音羽雨以潤風以散角羽調則燥溼平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詩鼓鍾傳曰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今乃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王基云所謂淫樂者鄭衞桑間濮上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其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用樂不與德比又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孫毓云四章之義明皆正聲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爲雅爲南大德廣及四夷以爲籥舞和而不僭安得謂之淫愚謂樂則先王之樂也德非先王之德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回邪也德正則樂正雖邪者亦正德邪則樂邪雖正者亦邪假令操新聲於虞廷則羣后讓庶尹諧自若也鼓雅音於亡國而欲挽政散民流其可得乎孟子謂今樂猶古者以此曰淫曰過曰凶曰慢皆邪也淫者其德侈過者其德僻凶者其德暴慢者其德偷德貞則聲無淫德中則聲無過德吉則聲無凶德恭則聲無慢大司樂禁之於建國之初所以正其行而糾其德也王肅謂作樂非其所則淫失之苟無回德雖以咸池之樂張於洞庭之野可也若德之回則凡祀大神饗大賓用之郊奏之廟聞者痛心見者蹙頞矣是故淮水三洲鼓鍾笙磬皆先王之樂也賢者獨以爲淫其誰曰不可

樂師詔來瞽臯舞

樂師詔來瞽臯舞說文云乞臯白之進也從夲土刀從白禮祝曰臯登謌曰奏臯舉古奏字皆從夲周禮曰詔來鼓臯舞臯告之也先鄭謂詔來瞽來勑也勑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讀爲容肅肅雍雍毋怠毋凶古文勑作來勑有來音猶刻有亥音凶者凶聲怠者慢聲大司樂之所禁也肅肅則敬故聲無怠雍雍則和故聲無凶蓋逸詩也又云瞽當爲鼓臯當爲告則臯讀爲告矣後鄭謂臯之言號漢書服虔注曰告音嗥呼之嗥則臯有號告二音左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古孝反使我高蹈言魯俗舒緩臯者緩聲而長引之也喪禮之復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故北面緩聲長引而招之曰臯某復者以此案詩九臯臯當作臭臭古澤字讀若浩臯從夲臭從大韓詩云九臭九折之澤俗作臯失之越絕書有馬嗥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啼臯事見吳史是臯與號古文通也左傳舒緩所臯嗥與號通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鄭司農曰宮縣象宮室四面有牆二名牆合周書大匡篇曰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樂不牆合大荒者大司樂所謂大札大凶大烖大憂不牆合者令弛縣也縣如牆合是爲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春秋傳謂之曲縣康成謂去南面以辟王何休曰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春秋城不以制魯墮三都墮謂減損之郈道元曰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蓋闕之以象軒縣矣說者遂謂南面無城則不然說文皷鼓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皷其形曲古文曲作乃象鼓之形然則宮如口說文口回也象回帀之形軒如乃也古文曲作乃王肅曰軒縣曲一面吳姚信有昕天說所讀爲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詩云如輊如軒毛傳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通俗文云前重曰輊後重曰軒蓋前重則後輕後重則前軒不平曰軒不周亦曰軒軥車曲輿謂車牀曲前闌與軒同義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謙之義也軒城軒縣蓋所以示謙歟唐志軒縣去南面設於辰丑申之位天子宮縣四面將射改縣大射儀不言改者國君與臣行禮不具軒縣東西縣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鍾鼓不妨射故不改也天子辟雍諸侯泮宮辟雍者築土雝水外圓如璧其水旋邱以節觀者天子四面諸侯三面泮宮闕其北軒縣闕其南

大夫判縣士特縣

小胥職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熊氏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氏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小胥判縣特縣者大夫士治心及治人之樂也特牲少牢大夫士祭祀無樂而鄉飲酒有工歌所謂治人之樂而大夫不徹縣士不徹琴瑟所謂治心之樂不可斯須去者惟疾病乃徹而去之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康成謂去琴瑟者不命之士以爲命士特縣非徒琴瑟而已然鄭詩女曰雞鳴士也而曰琴瑟在御此非侯伯一命之士歟賈誼曰大夫植縣士有琴瑟諸侯

之大夫視天子之士故軒縣魏絳有金石之樂禮矣左氏以爲禮失之唐風山有樞刺晉昭公而曰子有鐘鼓明諸侯乃得有鐘鼓也鄉飲酒記曰磬階間縮霤則大夫特縣惟磬而已程繁曰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琴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然則非諸侯無鐘鼓信矣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

大師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賦之言鋪也比之言類也興之言廞也風之言發也長言之若凡虛言之若發雅之言秀也頌之言容也分爲六合爲三曰風雅頌而賦比興在其中矣天有三時三時不害王化之基春三月是爲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故風者如春之發也發乎情性根乎陰陽男女歌詠各言其傷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夏三月是爲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茂故雅者如夏之秀也養長之道賢賢親親歌於朝廟上下歡欣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秋三月是爲容平天氣以肅地氣以明故頌者如秋之容也百穀登萬寶成禮樂作鬼神歆肅肅雝雝毋怠毋凶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舜歌南風夏小正正月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者南風也故風莫盛於南祈年欽豳雅祭蜡歡豳頌則風兼雅頌矣南其風之始豳其風之終乎物之容狀至秋而平故以雅治人風成乎頌而樂興焉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于是樂有二南及周東遷南風不競天道在西北而秦有夏聲繼周之舊周之舊者南也故曰以雅以南則雅亦名南不獨風矣雅之變也與風俱變也雅之亡也與風俱亡也一成而不可變者其惟頌乎古文雅作疋鄭箋以疋爲萬舞文王世子胥鼓南胥讀爲雅卽古文疋字與胥通古者舞詩歌之鼓之故曰胥鼓南言肆雅則鼓南風也春誦者誦此夏弦者弦此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弦歌者亦弦歌此南夷之樂曰任古南任音同遂以南爲夷樂非也正南曰荆州荆爲楚南有江漢江漢楚之望說者謂南風者楚也亦非季札觀樂而知周之興師曠歌風而知周之廢或曰天文周楚同野故同風左傳歲棄其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鳥帑者鶉尾也則周楚同野也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皆在南故秦有夏聲夏猶南也皆言次也

執司律以聽軍聲詔吉凶

雷出地奮豫地中有水師先王作樂以象出地之雷造律以法地中之水水者萬物之準也其色素其味淡準爲五量之宗素爲五色之質淡爲五味之中故律由此生樂由此作得意愷歌以示喜偃伯靈臺以示休豫之義也豫順以動故利行師師克在和故由豫者大有得將驕必敗故鳴豫者志窮凶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故曰志大行也師出以律失律者凶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儀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故名其樂曰武宿夜言武王宿商郊士卒皆歡娛夜半持律管至敵壘大呼有聲來應管乃五行之符太師職所謂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者蓋以此若師有功則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左爲陽陽主生左執律者德成衡也右爲陰陰主殺右秉鉞者傷成鉞也一獻於祖用命者賞之一獻於社不用命者戮之愷猶豫也振旅之樂歌說者謂黃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愷歌厲士諷敵其曲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名出於後世而漢有短簫鐃歌名爲鼓吹其聲惟用正宮調宋元豐中以爲其聲害雅樂欲調治之或以爲不可然皆莫知其故蓋本武王十三年正月師渡孟律甲子至於牧野推律自孟春及季冬殺氣相并而聲尙宮故歷代鼓吹惟用宮調是爲軍聲可知消息而決勝負其術亡矣或云枹鼓之音爲角見火光爲徵金鐵矛戟之音爲商嘯呼之音爲羽寂寞無聞爲宮角聲當以白虎徵聲當以元武商聲當以朱雀羽聲當以勾陳宮聲當以青龍所謂五行之符也

皇清經解卷四之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八　學海堂

禮說春官二　吳惠學士士奇著

瞽矇世奠繫鼓琴瑟

小史奠繫世辨昭穆瞽矇世奠繫鼓琴瑟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杜子春謂奠猶定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鄭康成謂世之而定其繫書於世本然則繫者姓也六世親屬竭矣繫之以姓故曰繫世古有正姓有庶姓庶姓六世而別正姓百世弗殊周語司商協名姓說者謂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非也司商樂官也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易京君明識音律君明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故繫世必鼓琴瑟以定焉司商者大司樂瞽矇其屬也協名姓者同姓合族異姓主名故昏禮問名協猶合也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聯兄弟也定世繫者蓋以協名姓聯兄弟歟太師掌同律以合陰陽陰爲柔陽爲剛陰陽合剛柔分鼓瑟鼓琴以播其音易林曰剛柔相呼二姓爲家此之謂也殷之德陽以子爲姓周之德陰以姬爲姓故殷王以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姓有陰陽出於律呂不鼓琴瑟焉能定之天問啟棘賓商賓商樂章名棘猶革也古棘革通改定樂章結皆名商賓商誤爲賓天猶詩商誤爲誅賞字之誤也荀子曰審詩商者五帝之遺聲大招有楚勞商楚之樂也故大樂一名司商瞽矇世奠繫而弦歌諷誦者以此墨子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周語瞍賦矇誦康成謂諷誦詩蓋當作匶諡時其作之也太師帥瞽而廞廞陳也興也陳王之行迹而興起之于是瞽矇諷誦其治功之詩以爲諡且定繫世而昭明德焉故有德者世與無德者世廢楚語所謂教之世以休懼其動者也荀子曰葬埋敬藏其形祭祀敬祀其神銘誄繫世敬傳其名銘謂銘旌爲銘各以其物王則太常誄之言累累其行而諡成繫世古之世本今之譜牒傳其名者繫世亂則名不正故子爲衛政必先正名不曰正而曰奠奠者定而安之衛輒有祖無父繫世之亂甚矣國之傾危何時定乎魯昭二十有二年景王崩王子朝與子猛爭立春秋書曰王室亂穀梁子曰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者定也言繫世之未定也二十有三年書曰天王居于狄泉書天王則其名正名正而後繫世定胡廣曰宗正歲一治諸侯世譜差敘秩第亦奠之之義後周有宗師掌皇族定世系辨昭穆魯

諸所謂工史書世奠系祝書昭穆也小宗伯掌之書曰七世之廟可吕之德父子異世曰繼兄弟同世曰及祖孫隔世曰祔非是則不世也不世則不廟春秋子般卒公羊子曰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無子不廟莊無子則不世也故不廟小宗入繼大宗則世其大宗不世其小宗喪服疏衰期不杖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古無伯姪叔姪之名疏廣疏受[illegible]姪也顏注漢書皆曰父子[illegible]晉書有叔姪之名始壞禮法者晉也謂我父者吾謂之子謂我姑者我謂之姪名安可以不正乎）報者何也至尊不報旁尊皆降其父母至尊而爲世父母叔父母之旁尊故曰世其大宗不世其小宗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皆然故曰凡周之世不顯亦世此之謂世奠繫若夫姞爲姬耦子孫蕃阜嫣育子姜後世其昌龜能敗姬秦竟滅周（[illegible]）吕此定世百世可知其術已以徒存其說而已與經有五姓之說陰陽因□五姓協五音亦未見其合也世無神瞽誰知其說乎

鍾師九夏

詩曰肆于時夏夏大也肆陳也陳其功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稱夏夏有三王夏之三吕享宗廟肆夏之三吕享元侯分爲三合爲九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九夏之奏一也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愚謂行吕肆夏亦疋堂上謂之行王出至堂而肆夏作則王出入奏肆夏矣非獨尸出入也朝聘之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則四方賓來亦奏之矣肆夏猶納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鄉飲酒賓出奏祴則是入奏肆夏出奏祴夏陔與祴通所吕示戒也故其文從示從戒而鄭司農謂人君行步吕肆夏爲節若今行禮於太學罷出吕鼓陔爲節則肆夏又與祴夏同禮器大饗之賓其出也肆夏而送之則賓出入又皆奏肆夏如司農說不必破肆爲陔也然大夫得奏陔夏不得奏肆夏康成曰奏陔夏吕鐘鼓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肆夏之類有采薺薺一作齊蓋齊夏也趨吕采薺亦疋門外謂之趨王出路門而采齊作則是門內奏肆夏門外奏齊夏升車亦如之和鸞中采齊俗讀齊爲齋齋不聽樂金奏何居矣其義矣杜子春謂夫人祭奏齊夏王齋未聞有樂夫人安得獨奏哉大射儀公入驁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吕將還爲入燕不驁者於路寢無出入也或曰驁大也燕不驁而大射驁大之也或曰驁敖也射儀毋驁毋敖或曰登車之樂驁驟馬也死日壬申乘馬忌之吉日庚午差馬吕之奏吕出入亦猶誦訓詔辟忌歟昭夏一作韶夏韶者昭也牲出入奏之大饗不入牲則弗奏也博碩肥腯本於民力之普存君子見郊牛之口傷而知魯之民力盡矣五宮奉牲封人歌舞昭夏之奏也吕昭德也豈徒贊牲而已乎納夏奏而九賓設章夏奏而九功敘族夏奏而九族睦皆德音也祴吕和皃而栗所以表王度之如玉如金故凡進退周旋皆視吕爲節而不敢越焉周之盛也鍾師奏九夏及其衰也祭公作祈招招者九招也（[illegible]）春秋時九招存其三曰祈徵角（[illegible]）夏存其三曰肆遏渠（孔疏云王夏諸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祴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

笙師春牘應雅吕教祴樂

笙師春牘應雅吕教祴樂先鄭謂春牘吕竹其爲兩空髹畫吕兩手築地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應中有椎長六尺五寸雅狀如漆筩而弇口鞔吕羊韋有兩紐疏畫大二圍長五尺六寸後鄭謂牘應雅三器在庭皆舂吕築地賓出奏祴爲之行節明不失禮案舊唐書牘虛中如筩無底舉吕頓地如舂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吕節樂也或云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爲下杵之節名睢陽操用此後世代以拍板長闊如手厚寸餘吕韋連之擊以代杵愚謂舂牘如杵信矣然云起於睢陽則非樂記治亂吕相注云相即拊也相者吕韋爲表裝之吕糠今齊人或謂糠爲相故一名相而舂牘亦有頓相之名似牘與相爲一物白虎通所謂拊革著吕糠者或非頓相也且拊吕會守相吕治亂樂記已分爲兩物矣又拊名撫拍吕手拍之牘名頓相吕手舉之拊中實相中虛康成合爲一可乎賓出奏祴築之於地吕明醉而不失禮所謂治亂吕相也則相爲舂牘亦明矣古曰舂相（曲禮鄰有喪舂不相）漢曰雅舂（[illegible]）相與雅送杵聲作樂家焉牘應雅三器皆曰舂吕此

鎛師掌金奏之鼓

鎛師掌金奏之鼓許叔重曰鎛薄于之聲所吕懸鍾鼓也愚謂鎛即金錞錞于也錞之言敦鎛之言薄吕薄爲敦古人好作反語猶吕徂爲存吕亂爲治吕甘爲苦（[illegible]）吕故爲今也鼓人職吕晉鼓鼓金奏又云吕金錞和鼓謂擊晉鼓時吕金錞和之鎛師掌金奏之鼓者晉鼓也然則鎛即和鼓之錞明矣不然鎛師何不明言擊鎛而云掌金奏之鼓乎金奏謂金錞金奏之鼓謂金錞所和之晉鼓鎛師主擊之也許氏云堵吕二金樂則擊鎛應之謂奏金而鎛應則鎛非即和鼓之錞歟周語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晉語鄭納歌鐘二肆及寶鎛則鎛非大鐘感施不能仰而使直鎛則鎛不高縣金錞圓如筩甚薄故一名鐲吕竹筒持之其聲極震隋開皇定樂有金錞二四人輿二人作宋宣和樂府兢擊於地然則鎛不高縣也鎛當作鑮省作鎛亦疋大鍾謂之鏞注云鏞亦名鑮失之康成謂鑮如鐘而大亦非或曰鎛亦縣但不高耳舊唐志曰錞于圜如碓頭大上小下縣吕龍狀芒蓮持之吕和鼓

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

鼓人凡軍旅夜鼓鼜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杜子春云守鼜二夜三鼜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聲相似愚謂趣一作掫皆從聚省得義亦得聲說文掫者夜戒守故行夜爲干掫掫一作諏服虔曰干扞也諏謀也從言爲聚謀從手爲聚守皆取聚義俗誤爲趣得其聲失其義矣沈約宋志云長丈二尺者曰鼜鼓凡守備及役事則鼓之今世謂之下鼜古音戚今音切鼓反然則讀若刺也語有輕重故讀有異同鼜吕蚤爲聲故又讀爲造次之造（七到反）亦與趣音相近左傳抒掫齊世家作手趣趣或讀爲促又與戚音相近矣田竇列傳局趣若轅下駒應劭曰局趣陿小之貌也史傳皆作趣或作趨假借字

籥章豳詩（不曰豳風）

昔者長琴處搖山始作樂風樂之有風尚矣然孔子正樂雅頌得所關雎之亂而不言風季札觀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歌邶鄘衛歌王歌鄭歌齊歌豳歌秦歌魏歌唐歌陳亦不言風吕語姜氏引鄭詩將仲子之卒章楚成王引著詩蟋蟀之二章皆曰詩不曰風猶籥章中春逆暑歌豳詩不曰豳風然則豳詩與鄭詩曹詩等耳康成謂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豈其然乎說者謂南與豳非風故不言風誤矣十三國皆然豈獨南豳也南爲周公左豳爲周公東舊爾次齊孔子刪詩移之於末則十三

國實以周公爲始終焉齊曰泱泱魏曰渢渢風之美者歟專有陶唐氏之遺民則亦有陶唐氏之遺風矣吉甫作頌穆如淸風則雅頌亦可謂之風也風雅頌猶賦比興分爲六合爲一故一詩而賦比興兼焉風雅頌備焉或曰豳非國也地理志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是豳亦國矣如謂周無豳國亦未聞有邶鄘也說文邶舊商邑鄘邶美陽民俗以夜市有豳山先鄭謂豳豳國之地竹後鄭謂豳人吹豳之聲章匡衡亦云大王躬仁豳國貴恕曷爲而非國乎余定四極西至汃國說文汃西極之水也爾都賦豳汃輷軋渡相擊之聲埤蒼曰汃大聲也讀爲八說文亦云從水八聲徐鉉音府巾切失之汃讀爲邠形聲兩失其地不同皆名爲國諡豳非豐鎬矣古邦國皆仍舊名夏后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于商邱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商邱至商侯履遷於亳而有天下爲殷商凡二十九王而周武王滅之封其後於宋及春秋而吳夫差伐齊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此宋也而仍曰商則商爲宋之舊也左傳孝惠娶於商陸德明曰定公名宋是哀公之父故諱宋爲商而稱商非也如其然則夫差曷爲而亦爲之諱乎盤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組紺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文丁四年作一太丁命周公季歷爲牧師至西伯發代殷而有天下爲周及周公且居東陳詩而仍繫之豳則豳爲周之舊也商豳皆夏殷之舊邦宋衛商頌周亦有豳雅豳頌者以此春秋昭七年衛侯惡卒王追命之曰余敢忘高圉亞圉言不敢忘豳也二國居豳國爲豳侯祖澤存焉以古者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故稱祖以命諸侯周以公劉發迹於豳至二國而殷策命爲侯伯此王命衛侯所以獨稱之也二國蓋其字非其名孫稱祖字禮也稱名可乎世本言亞圉雲都二字或云亞圉之名也季札以邶鄘爲衛風明邶鄘亦從之舊矣分爲三失之漢書詩國十五指偏九州師古謂十五者周南召南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魯商得之周書以昔商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爭權君弗禁商氏以分蔡鄭江南晉之國也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呂氏春秋亦云禹自塗山巡省南土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韓詩南國非國哉說苑成王翦桐葉爲圭而封唐叔虞於晉晉語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易林曰唐國之盧晉人是居晉曰唐宋曰商皆仍其舊也詩終衛晉商商之爲宋也又何疑焉 [illegible]

太卜三兆

太卜三兆一曰玉兆者龜號玉靈賈疏傳所謂玉靈夫子是也視曰假爾玉靈昭見物情被之以邪灼之以荆問焉如響克紹天明乾爲玉故曰玉兆天龜靈故玉亦稱靈然則玉兆者天龜也二曰瓦兆者旅人爲簋合土爲之其形象龜蓋一名敦敦首亦象龜古器質故用瓦簋者龜也瓦象其體火氣初交厥陰豐啟其德爲坤黃中通理坤爲土故曰瓦兆地龜仰敦首向南師之象也然則瓦兆者地龜也三曰原兆者易有原筮禮有原兆一也筮者必原筮而後吉卜龜必原兆而後從朕志先定鬼神其依帝之原兆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王之原兆也阪泉之兆晉文以爲黃帝大横之兆漢文以與此之謂原兆言鬼謀必先人謀也故原兆者以人而參天地焉少牢之禮如龜器之筮皆象近也祭器有宗彝有瓦簋先王以宗彝之象繪爲章以瓦簋之象開爲兆或曰兆者寶龜之名衛有昭兆龜策傳三瓦而陳以應之天陳謂陳龜瓦謂瓦兆其兆有三與天相應古之遺也舊注失之又云卜之不中以土卵指之者二蓋以土爲卵二度被以則三瓦之爲兆也審矣司常龜蛇爲旐舞名云龜知氣兆之吉凶也周天統玉兆周殷地統瓦兆殷夏人統原兆夏先周次殷次夏由今王而上及前王故觀樂者先觀周樂占兆者先占周兆三才兼三兆全龜經有壽房兆樓鵝兆房者下房象宮也鵝者介鳥象高人也一說壽房象坤卜兆得壽房筮得坤之比即古之瓦兆而王莽起明堂卜波水北金水南惟玉食謂龜爲玉兆之文而畢食也豈其然乎易林萃之豫曰陰弗能完瓦碎不全蓋兌爲毀折故瓦兆不成也萃爲兌之二世卦

卜師四兆

卜師四兆一曰方二曰功三曰義四曰弓方者其德也弓者其體也其德方其體正則義由之立功由之成未有德不方體不正而能立義成功者也故四兆以方兆始以弓兆終焉蓍之德圓言其用也卦之德方言其體也用陽而體陰龜陰也其德方故其兆亦方灼龜以荆謂之楚焞所以必用荆者凡木心皆圓而荆心獨方故用以爲灼龜之契此方兆之所由名也十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定在占先體在兆先先定而後占體正則兆正而體之正者莫如弓析幹不邪斫角無邪寒而與體唐太宗嘗以良弓示弓工工曰非良弓也問其故曰角幹不正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太宗以爲然此弓兆之所由名也不曰正而曰弓者取其形曲而體正也凡問卜筮曰義歟志歟義則可問志則否王何卜攻讐藏會卜偕皆非義也而皆獲吉者問正爲貞問者不正鬼神亦不能見其情焉兆如山陵征者喪雄禦寇之利兆遇流陽伐齊則可不利子商此戰功也邾文公卜遷于繹元帝亦卜遷此國功也民功也一不利一不吉當時以爲不吉者此兆爲鬼蜮所留卒之元帝喪邦而文公保國苟利於民其功大矣如以爲不利於君而不遷安知文公不爲元帝乎其國不保焉能保身然則功兆義兆相因也義則有功不義則無功文公不利而遷所謂義兆也而有利民之功元帝以爲不吉而不遷失其義矣喪其功也宜哉吾故曰其德方其體正則義立而功成

龜人掌六龜之屬

龜人掌六龜龜俯者靈故天龜靈謂行頭低甲亦前低仰者謝故地龜繹繹猶謝也謂行頭仰甲亦前仰前弇果故東龜果謂甲前長後弇獵故南龜獵謂甲後長亦足曰諸果諸獵龜人曰果屬獵屬諸猶屬也言其類衆多也左倪類故西龜靈類猶靈也謂左食者行頭左庳甲亦左長右倪若故北龜若倪猶庳也謂右食者行頭右庳甲亦右長郭景純曰甲形皆稱以卜則審其說得之然則靈而俯者象天氣下降繹而仰者象地氣上騰前後弇而長者東南象陽爲經左右庳而長者西北象陰爲緯卜師所謂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者以此賈公彥以視爲睥睨失之龜人所辨者甲之靈耳安問龜之左右顧哉墨子曰昔者夏后開鑄鼎於昆吾而卜於白若之龜其兆之由曰逢逢白雲東西南北九鼎既成遷於三國所謂白若者即右倪若也北龜墨而白若屬非一色千歲者壽純堯禮東龜也其方之色惟龜人能辨之其壽以學者莫能言矣辨其體者龜無定體恆隨四時春在後左夏在前左秋在前右冬在後右龜人各以其時辨之太史及古人亦以其時眡而作之而占之故曰動乎四體象

福海山房校印

龜亦然隨四時在四足皆神物也龜無定體亦無定色故靈龜具五色者曰此說龜曰靈龜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象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管子曰龜龍伏闇能存能亡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正之言貞也故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貞猶問也問者先正志故曰今日良日行一良貞龜人各以其物入於龜室室在廟中王者發軍行將必釁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漢高廟中有龜室古在禰廟郊特牲作龜於禰宮上春釁龜日用甲乙龜策傳曰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

占人四占

大祝八命占人八頌皆兆也兆有體有色有墨有坼兆象曰體兆氣曰色兆廣曰墨兆璺曰坼占人之四占卽洪範之卜五宋世家載古文尚書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是爲卜五孔安國今文尚書濟作霽涕作驛霧作蒙齊詩魯道有蕩齊子豈弟尒疋釋言曰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皆曰闓明發行鄭箋亦曰豈弟猶發夕也又引古文尚書以弟爲圛而訓圛爲明蓋本尒疋而爲之說孔穎達誤以鄭注尚書爲古文且云古文尚書無以弟爲圛之字是不考宋世家故爾古文假借悌一作涕索隱偶忘鄭箋尊據孔傳乃云驛者駱驛連續涕者涕泣相連令人唱歎而孔疏謂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爲圛然則孔安國尚書乃今文非古文也康成之說非徒本尒疋又見相如封禪書其書曰闓昧昭晣之世昆蟲闓懌闓懌猶愷悌愷悌猶闓明蟄蟲以發出爲曉故康成以昆蟲爲明蟲睦伷不知其說乃引說文以駮之誤矣尒疋釋詁愷懌樂也言開發則樂服虔曰哀生於而樂生於明此其義也龜兆有明有昧霧闇圛昭謂之占坼動乎四體見乎墨色八命曰象乃占人之體卜五曰克乃八命之征八命曰瘳乃卜五之濟古濟霽同釋天云濟謂之霽鄘載馳傳曰濟止也病瘳雨止其理本通占人占之以眡吉凶一說圛雲也逸書曰圛圛升雲半有半無雨雲霧皆兆之氣象也說文圛讀若驛故遂誤爲驛得其聲失其義矣發動爲明故圛兼明義卽古悌字則悌有圛聲故愷悌通爲圛可補說文之闕班固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信矣今安國尚書往往與遷書所載不同學者疑焉鄭注洪範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剋蓋今文也蟊與霧古音同或讀爲蒙故一作蒙尒疋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故曰霧雺雺蟊音義曰霧音亡遘反故一讀爲蒙尒疋疏引洪範曰雺鄭注云雺蒙釋文雺或作霧音亡公亡侯二反是霧有蒙蟊蒙二音故今文尚書一作蟊一作蒙

筮人九筮

筮人九筮一曰筮更更者造事之端其象爲蠱更者行事之始其象爲巽蠱彖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甲木爲仁庚金爲義門內之治恩揜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斷恩故巽利武人太元所謂庚斷甲者以此更之言庚也甲爲始庚爲續先甲後甲者開其始先庚後庚者續其終此筮更之義歟二曰筮咸咸感也蓋嫁娶之占咸男下女漸女待男則吉姤柔遇剛則凶蒙九二納婦泰六五歸妹屯六二女貞而常小畜上九婦貞而厲蒙三見金夫睽四遇元夫豐初遇配主畜三夫不正漸三婦不育恒五婦吉夫凶家人女正男正皆同氣相感而吉凶生焉咸之義也歸妹互象坎離坎月離日陰陽之義配日月故其卦爲嫁娶之吉占是爲筮咸三曰筮式式之言法也八卦建五氣立五常法象天地順於陰陽古者占卜皆用式太史抱天時注云抱式以處吉凶此占用式也宋蔡興宗爲郢州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此卜用式也筮亦如之是爲筮式四曰筮目目之言數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甲乾乙坤相得合木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陰陽相薄而戰乎乾此合之之數天一地二水甲火乙天三地四木丙金丁天五地六土戊水己天七地八火庚木辛天九地十金壬土癸此分之之數一分一合體立用行二篇之策大衍之數皆出於此是爲筮目五曰筮易運機布度其氣轉易則天而行與時消息若不變易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孔子曰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世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父母福德爲寶爻同氣爲專爻水配金位爲福德木入金鄉居寶貝土臨內象爲父母火來四上嫌相敵金入金鄉木漸微六親九族五星四氣福德刑殺王相休廢君子吉小人否是爲筮易六曰筮比比輔也下順從也一陽居尊羣陰從之其卦辭曰原筮元永貞無咎故卜有原兆筮有原筮謀之鬼又謀之人故卜筮皆以比名先王巡守必先卜征卜必兼筮藏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焉改卜則亦改筮是爲筮比七曰筮祠隨王享西山升王享岐山豫王薦上帝觀有盥實困有赤紱鼎有雉膏坎有樽簋皆祠也渙有立廟晉二受福損初祀事益二用享萃二用禴震主匕鬯巽用史巫既濟殺牛不如禴祭禴之言薄也春秋曰禴祠習詞也品物少文詞多也是爲筮祠八曰筮參參猶三也三代異法三法並筮法立三人故筮有三人筮則參而占則旅也無中曰兩有中曰參兩則爭參則和故三占從二是爲筮參九曰筮環環之言還也蓋筮征人之歸期詩曰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此筮環之辭霍光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任立政等至匈奴招陵單于置酒陵亦侍坐立政等未得私語乃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言可還歸漢此環之義也一說環者八卦歸魂也更爲變還爲還乾變於巽還於離坤變於震還於坎故九筮以更始以環終庚古文續字從貝爲賡

占夢六夢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康成謂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今八會其遺象也賈公彥謂陽建左還陰建右還陰建謂之厭厭在辰前一次假令陽建寅辰在亥陰建辰前一次在戌然則建者斗建也建有陰陽者天文訓所謂北斗之辰有雌雄者是也雄左行雌右行始建於子月從一辰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斗建五月午日在未厭日前一次故合於午十一月斗建子日在丑厭日前一次故合於子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數從甲子始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子母相求凡八合康成所謂八會其遺象者卽此合於歲前則死合於歲後則無殃與大會八小會亦八越絕書曰太歲八會壬子數九此大會歟十日爲母十二辰爲子是爲子母相求五月合而一陰伏故謀刑十一月合而一陽萌故謀德陽爲德陰爲刑陰陽刑德有七舍七舍者室堂庭門巷術野冬至陰氣極德在室夏至陽氣極德在野三十日而徙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合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平分故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萬物

成此占夢所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歟日明於書晝動爲陽月與星辰明於夜夜靜爲陰動有爲靜有夢夢必有所遇故太元遇之初取象於夢曰幽遇神言不呂形遇而呂神遇陽神日魂陰神月魄故其象見於日月星辰占夢之官呂經運之別九十占六夢之吉凶經運者在人爲精神心術之運在天爲日月星辰之氣也後世失官而其書亡矣其詳未有聞焉列子曰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八徵者曰故曰爲曰得曰喪曰哀曰樂曰生曰死此八者形所接六候者曰正夢曰蘁夢曰思夢曰寤夢曰喜夢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形接爲事神交爲夢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能識感變之所起與其所由然則無所怛是占夢者推明十運九變之術與夫八徵六候之端雖譎怪無窮而其理昭然不惑故其時之民皆得甘瞑於太宵之宅而其神不驚舍萌四方獻吉贈惡亦猶方相氏時儺毆疫之意云爾吾聞醜夢不勝正行妖祥不勝善政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言不尙道德而信徵祥也左氏之說吾無取焉漢儀大儺侲子辭有伯奇食夢伯奇者神名食夢者食於夢猶食於火食於土也蓋古舍萌之禮歟舍萌者釋菜於神躬之在堂送之四方男巫之職也招魂帝告巫陽巫陽對曰掌夢蓋呂此(噩夢列子作蘁夢莊子曰使人乃呂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釋文蘁音悟又五各反逆也逆猶迎說文𨙭東曰逆關西曰迎兩相遇也相遇而驚謂之遻則蘁讀爲遻矣杜子春讀爲驚愕之愕釋其義非改其文法言周書蘁蘁義非驚也古文假借音同者通脈要精微論曰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予甚飢則夢取云云亦見列子此古占夢書)逸周書言太姒得吉夢呂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呂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于明堂遂作程寤言文王在程而得吉夢蓋六夢之寤夢也然則堂贈者贈之於明堂歟精誠發於胥寐眑眄藉而仰思是爲寤夢楚辭九章言天不純命百姓震愆離散相失仲春東遷說者謂仲春二月刑德合會嫁娶之時遷徙東行室家離散則在上者失其道也占夢觀天地之會媒氏呂仲春令會男女則淮南刑德合門之說信矣藝文志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其占出於天文本於厤象易曰占事知來象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占夢之官曰大人言惟大人可呂占之小人妄言禍福雖言而偶中奚足信哉(朱穆曰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注云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曰合於乾位甚與天老所謂四月癸亥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者也)

眂祲十運(煇)

眂祲十運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鄭司農云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煇狀然則鑴者鐍也說文玉部瓊璚瓗通故鐍或從裔或從巂長言爲鑴短言爲裔形聲皆同鐍省作裔一曰錐有所穿一曰滿有所出象日旁雲氣揚雄太元所謂紫蜺裔雲朋圍日也雲氣刺日形如鈌環謂之鐍(與鐍通)讀爲鞶鞢之鞢(一作鑷)亦見說文康成讀爲佩觿之觿失之淮南子曰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注云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爲背外向爲譎則裔非瑞也說者呂爲內黃外赤謂之裔雲瑞應氤氳之氣誤矣裔或作穴音相近也漢延平元年大月丁未日暈中外有僪背兩耳(譎一作僪裔寶一字)後魏皇始二年十月壬辰日暈有佩璚(璚說文作鐍)則佩璚爲鐍信矣康成曰監冠珥也凡氣在日上爲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雜占書曰日冠者如半暈也法當在日上有冠又有兩珥尤吉荊州占曰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有大喜然則冠珥爲吉祥兼占月矣隮虹也隮之言齊與日齊升也升氣爲虹虹之言攻其攻也不在日側而當日衝詩曰蝃蝀在東言日在西而見於東厰飲東方之水氣也朝隮於西見於西方日隮日東出而虹西見也春秋元命包曰陰陽之氣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倍僪(譎一作)分爲抱珥(監一名)刺日白僪(鑴其象)向日曰抱(監其象)星占曰虹蜺主內淫土精填星之變司農謂彌者白虹彌天康成謂貫日也鄭顗云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而蘇伯況云天有白虹自子至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卽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秦豐都黎丘正値其都豐當其咎此所謂彌天也然則貫日與彌天異矣犯日者謂之貫竟天者謂之彌永建六年正月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珥中永和六年正月己卯日暈兩耳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此所謂貫日也兩說相兼乃備淮南子曰欃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如其說則十暈之彌蓋彗孛之屬歟司農呂闇爲日月食非也京房占曰國有佞讒朝有殘臣則日不光闇冥不明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傳曰日月雖非同宿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元帝永和元年四月日色青白無影正中時有影無光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靈帝時日出東方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暈是爲瞢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是爲闇易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此之謂也說者呂爲昧者日月之災且云折其右肱之臣乃免咎後漢用其說遂呂水旱日食策罷三公失之矣(通俗文曰玦環曰鐍說文鐍環之有舌與觼通)日旁之氣爲十運其色爲五雲保章觀色眡祲觀氣是爲祲象象之言想也楊賜曰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呂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故十運呂祲始呂想終其經十其別九十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夜則測陰晝則測陽晝夜之測或否或臧積善至於明五福呂類升積不善至於幽六極呂類降蓋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相推升降之氣各呂類應眡祲於是斂其降而吉之王救其失安其宅故曰安宅敘降寶典四位一曰定定得安宅定乃靜靜乃正厥惟敬哉敬所呂宅天命也成開五示四曰安宅示𢢡言安宅自妻子始蓋由妻子呂及兄弟由兄弟呂及家邦云爾康成讀運爲煇淮南子書隨厭而月運闕高誘讀運爲圍方言曰運爲䠱月運爲逃說文運遂徙也然則運爲行而非氣故運讀爲煇煇讀爲圍煇一作煒春日青煒夏日赤煒秋日白煒冬日元煒從火韋聲高誘讀爲圍呂此蓋自漢始作暈(運一)(呂氏春秋曰有暈珥高誘注曰暈讀爲君似暈薈相圍守故曰暈釋名日暈捲也氣在外卷結之也日月有與然不正會日爲蔽雲注云卽暈氣五彩覆日也)愚謂暉讀爲員音云古員運音同故周官暉作運墨子非命篇運鈞一作員鈞京相璠曰琅琊姑幕南員亭故魯鄆邑(鄆公羊作運)是古員運音同矣詩曰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是煇讀爲云也或音熏失之春秋說題辭曰雲之言運也含陽而起呂精運也煇爲雲氣明煇卽雲釋名曰雲猶云云衆盛意也又言運也運行也呂覽圜道篇曰雲氣西行云云然故其文運其音云覽冥訓曰光暉熏萬物釋名讀爲捲(渠云薛綜讀爲渾見西京賦史記功臣表渾渠鄉名渾一作煇渠亦然莊子雜篇曰不暉於數度暉一作渾薛讀本此春秋魯地下邑俗名暉是暉聲近誰故釋名讀爲捲)

（太祝六辭二曰命六曰誄）

太祝六辭二命與誄誄乃凶禮命兼吉凶春秋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杜氏云追命桓公褒稱其德然則上錫之曰命下讀之曰誄其誄辭則昭七年衞襄公卒王使成簡公弔且追

亞圉皆追命之文杜氏曰爲如今之哀策孔疏謂衰德敍哀藏之於策將葬賜其家曰告柩卽小史所謂讀誄是也然賜謚讀誄其事相因累其行而爲辭因之曰定謚若不賜謚焉用讀誄之春秋時但有追命之文未聞賜謚之禮蓋諸侯之無王久矣曲禮曰言謚曰類類猶象也請謚于王象聘問之禮一曰請謚必曰其實類者類於平生之行言猶告也天子之謚成於天故天子將葬則作謚太師帥瞽而歛諸侯之謚成於天子故諸侯將葬則言謚禰子遣官而告下不告言故上不賜謚桓公之錫命也莊公告之可知然既葬而謚已成然後王歸錫命非禮也纔而不告則失在魯葬而追命則失在王文議之許慎云追錫死者非禮也白虎通云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何休謂生有善行死加善謚桓行惡復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不言天王然春秋生而錫命曰加之服死而錫命不曰予之謚則諸侯之無王久矣太史賜謚曰小喪小史賜謚曰卿大夫之喪則小喪指諸侯可知也一說大夫將葬而請謚諸侯既葬兩言謚曲禮類見與言謚皆既葬乃行存曰備考魯昭公薨季孫意如欲爲惡謚曰示子孫則君之謚其臣定之矣與楚何曰與乎說文讄禱也累功德曰求福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又誄謚也謚行之迹也謚曰誄成故訓誄爲謚則似誄必有謚矣然魯莊公誄縣賁父哀公誄尼父未聞有謚衰成謂哀公謚仲尼爲尼父蓋曰字爲謚賁父尼父皆是也春秋有命而無謚或史氏失其傳歟士先曰臣子所謂列也蓋起於春秋朝太史不賜謚久矣白虎通云諸侯薨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然春秋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三傳皆無賜謚之文穀梁子曰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言事卒於葬故葬乃舉謚亦不言命於天子何休曰爲諸侯臨天子謚之文曰爲祖祭乃謚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皆號辭也則天王不賜謚可知矣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無駭者公子展之孫故公命爲展氏請者謚與族而命者惟族而已未聞更賜之謚也蓋其祖既曰展爲謚其孫因曰展爲族雖賜族不賜謚然一命而二者實兼焉康成之說信矣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穀梁子曰孔氏父字謚也康成之說本此范氏因爲之說曰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曰名盛德之士不名孔父先君之臣也孔子盛德之士也故皆字之而不名古有字謚蓋曰此春秋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二君之母也其尊同其禮同一曰仲稱字一曰成稱謚則又不同何也曰皆謚也仲子曰字謚或云曰字爲謚字當作氏非也羽父請謚與族曷爲而改謚爲氏乎是失蕭之之義也少牢饋食皇祖伯某注云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展氏是也疏云公子展曰展爲謚在春秋前其孫無駭取曰爲族故公命爲展氏檀弓魯哀誄孔丘注云誄其行曰爲謚辭云尼父則謚也父且字

衍祭 ○衍延通

大祝衍祭男巫望衍康成皆讀衍爲延得之而云聲之誤也似失之延衍羨三字音同古文通漢書西域贊有漫衍之戲卽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爲曼延此衍與延通也東京賦乃羨公卿登自東除注云羨延也謂延之上殿是羨與延通也玉人璧羨注云羨猶延東京賦太此古文假借音同者通何誤之有秦始皇本紀葬曰下閉中羨下外羨門羨皆讀爲延匈奴呼衍王貴種也其後遂爲呼衍氏曰其號爲其姓衍亦轉爲延

享右祭祀 ○右祐侑宥通

大祝辨九𢷬曰享右祭祀康成謂右爲侑引特牲祝侑主人拜然則右與祐通義與侑同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子曰祐者助也虞翻云大有兌爲口口助稱祐口助者祝之職也禮器周立尸詔侑無方所謂詔侑者非口助而何則祐與侑其義同矣古文儀禮侑皆作宥古有宥坐之器亦謂置器於坐曰詔侑人也詩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箋謂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此祝傳嘏辭故曰綏予孝子又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蓋嘗從祭而祝嘏主人之辭則仲翔口助之說信矣尒疋右導也助也亮也介也尙也注云介紹勸尙皆相佑助或訓右爲尊則我未之前聞家語宥坐篇宥作右坐則宥與右通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侑與宥古今文易天命不祐祐一作佑又作右馬融注云天不右行則祐佑右皆通繫辭可與祐神荀本祐作侑古祐與侑通益信祭之有侑猶賓之有擯孝經說曰吕身擯有司徹有右几注云古文右作侑祭統獻右獻公注云右助也說文右助也手口相助也徐鍇曰言不足復以手助之仲翔之說本此

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古祝由之術

古者巫彭初作醫故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以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焉大祝言甸讀禱代受眚裁小祝將事侯禳禱祠遠辠疾男巫祀衍旁招弭寧疾病女巫歲時祓除釁浴祓除不祥故曰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豈非曰巫祝能治病然祝祈福祥則曰求永貞貞正也巫有大咸則曰造巫恒恒常也言正而有常精爽不貳敬恭明神然後神降之嘉生祈福則福來卻病則病去故孔子思見有恒者無恒之病巫醫弗爲信矣黃帝問於岐伯曰古之治病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內鍼石治外或愈或否何也岐伯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避寒陰居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虛邪賊風入空竅肌膚達五藏骨髓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祝由非祝禱說者曰爲南方神失之古聖人傳精神服天氣有疾勿藥自已亦無待於祝由後世德薄史巫紛若齊景公欲誅祝史者蓋曰此岐伯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然則惟修德可曰禳之豈祝由之所能已乎管子曰上特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崇是故事神之道惟貞與恒大戴禮曰昭天之福迎之曰祥作地之福制之曰昌與民之德守之曰長此之謂也王會篇爲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皆西南彌宗旁之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注云淮榮二祝之氏世居是官實掌醫藥恭古之祝由與史記篇昔者元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元都曰亡然則神巫亦足曰亡國歟此巫祝之所曰利於貞恒也易曰貞疾恒不死後世舍貞恒而別求不死之藥妄矣

九𢷬吉𢷬凶𢷬

九𢷬五曰吉𢷬六曰凶𢷬皆喪拜也喪有吉凶𢷬亦如之有兩說一小功已下爲吉大功已上爲凶其拜也曰吉凶分左右吉尙左凶尙右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尙左手注云尙左手吉𢷬也吉喪故吉𢷬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尙右則大功已上皆凶𢷬矣奔喪禮云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左手注云小功緦麻不稅者雖不服猶免袒則小功已下皆吉𢷬也一齊衰不杖已下爲吉杖齊衰已上爲凶其拜也皆稽顙曰吉凶分先後吉先拜凶後拜雜記曰三年之喪曰其喪拜非三年之喪曰吉拜注云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拜爲賓顙爲己先拜者先賓後己後拜者先己後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

者先拜賓順乎事至者先觸地哀之至禮惟主喪者拜賓秦穆公弔公子重耳重耳不主喪故稽顙而不拜示不爲後也言爲後乃主喪耳晉語反之云再拜不稽顙誤矣杖齊衰父在爲母夫爲妻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謂母在爲妻稽顙者他人以物來贈已也輕已哀情而重人贈物可謂禮乎愚謂贈者君之贈也士喪禮公使宰夫贈元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此將葬而柩至邦門贈拜之禮如是夫主妻喪敬君之贈故雖母在得稽顙舅主嫡婦之喪喪無二主則父在贈拜不稽顙矣天子諸侯絕期而后夫人之喪亦曰三年者蓋父在爲母期父必達子之志三年然後娶故杖齊衰之喪亦謂之三年也賵賻含禭總謂之贈士喪禮既祖還車公賵元纁束馬兩賵有馬贈無馬賵則奠幣於車箱贈則實幣於棺蓋主人皆拜稽顙其禮不同同名爲贈則君贈皆稽顙矣

九𢷎䭫首頓首空首

大祝九𢷎一曰䭫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說文䭫與頓皆云下首而不言至地荀子大略篇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平衡謂頭與腰平下衡謂頭下於腰說文所謂下首則䭫首頓首皆頭至手而不至地也稽顙觸地無容然後頭直至地耳公羊傳齊侯唁昭公公再拜顙及致糗於從者公再拜稽首何休曰顙者猶今叩頭矣齊桓使使者式璧而聘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蓋叩頭也則稽首非叩頭明矣凡拜皆以手爲容也賈誼容經曰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霤所謂項衡以下者蓋稽首也商書拜手稽首孔傳云拜手首至手然則手先據地首乃至手是手與首俱至地其實手在地首在手故拜手與稽首連言是一事非兩事孔傳合爲一得之矣孔疏分爲兩云初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地至手爲拜手至地爲稽首豈其然乎康成謂空首者頭至手是爲拜手孔賈疏皆謂臣於君則稽首平敵則頓首君於臣則空首鄭說也穆天子傳天子賜七萃之士高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稽首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然則空首猶稽首降拜謂之空未升成拜也豈君於臣之禮哉左傳秦哀公賦無衣申包胥九頓首而坐則頓首亦非獨行之平敵也三者將毋同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此言稽首之最甚明據掌謂兩手據地非拜手兩何故拜手與稽首連言者以此注云拱掌以左手覆按右手疏謂卻右手而覆左手於其上此何禮也愚所未達

九𢷎振動

通禮義纂曰自後魏以來臣受君恩皆手舞足蹈以鳴喜歡蓋本古者拜手稽首之禮愚謂拜有容惟凶拜無容振動者舞蹈之容也振動或作振董鄭大夫謂振董者兩手相擊兩手相擊曰抃呂氏春秋曰古者帝嚳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鐘吹苓展管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是爲抃舞後世舞蹈實出於此今倭人拜猶然古之禮也

九𢷎肅𢷎

鄭司農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釋文云撎即今之揖容經曰端服整足曰經立微磬曰共立磬折曰肅立垂佩曰卑立平衡曰經坐微俯曰共坐俯首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觀肅立肅坐則肅拜可知肅者磬折之象下於拱上於卑但俯首不廢首左傳曰敢肅使者公羊傳曰揖師而行揖猶肅也何休曰揖於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曲禮爲其拜而蓌而如蓌猶蹲也古杜預曰肅手至地誤矣士昏禮婦拜扱地扱地者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禮之重者尋常肅拜焉得手至地乎鄉飲酒賓厭介介厭衆賓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蓋舉手向外爲揖引手向身爲厭古之撎也則肅不至地益明少儀婦人有肅拜手拜注云肅拜拜低頭手拜手至地疏云手拜之法手先至地頭來至手猶男子之稽首矣然則扱地者古之手拜也褒讀爲報樂記禮有報而樂有反注云報讀爲褒褒拜者荅拜也天子賜諸侯衣曰褒衣天子荅諸侯拜曰褒拜

皇清經解卷四之八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四之九　學海堂

禮說春官四　吳惠學士士奇著

小祝及葬設道齎之奠

小祝及葬設道齎之奠杜子春曰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賈公彥云禮道中無祭法非也荀子曰郊止乎天子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道行神士大夫亦得祭焉說文道上祭謂之禓一曰道神禓或作場國語壇場之所孔注云場祭道神是古道中有祭矣天漢二年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漢家於道中禓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師古曰非也祕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愚謂小祝有道齎之奠則其禮非起於漢也喪事師鄭代王受眚災小祝設奠大祝讀禱豈非排禍於人移過於下乎乃知古者相沿之禮俗雖先王亦不能盡除文帝除之武帝禁之其識卓矣康成以道祭爲遣奠豈其然乎哀帝時董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然則武帝雖禁之而其後仍不絕也一說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禮有出祖天子之出也亦如之其葬也亦如之喪禮躐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行者七祀之一祭行兼及竈門戶竈故曰分禱五祀王七祀而五者康成謂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說者云祈請神道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將遷則設之於階庭見後魏志

甸祝禂牲禂馬

甸祝禂牲禂馬爲牲祭求充爲馬祭求健康成讀禂爲侏猜大也莫知其說賈公彥謂俗讀則然而漢時人謗侏爲侏大義取肥意學者惑焉案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侏之猶張大也左傳張我三軍史記躁步自矜爲張楚張亦大之故曰粒爲文選李善注云侏張即輈張輈與侏古字通得之而已侏張爲偽僤之貌失之周書譸張爲幻猶詩所謂哆兮侈兮成箕哆大貌侈者削約之益大之名禮有侈袂半而益一侈者侈也故以爲大件偽譸辯皆通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謂之譸張譸者其情難邪故爲幻侈侈者其形不測故成箕其情其形皆張而大之之義初無有滿偃之說在其間也則又何說而訓爲驚懼哉晉書苻堅報慕容垂曰侏張幽顯布毒存亡宋書蒼吳表曰傑犹侏張侵暴中國魏書道修傳曰擅威弄勢侏張不已島夷傳曰桓元侏張則如張

非驚懼也太元曰修侏侏比于朱儒侏侏長大貌言雖長大與禾儒等又曰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倜與侏同（縱周從等聯）訓與朱倜倡言大而盛也則侏訓爲大明矣

司巫共匰主

司巫共匰主說文匚部匰曰受物之器從匚單聲宗廟以盛主匱匵匰笥也蓋廟有石室室中有祏有匰祏爲石函則匰爲木笥矣春秋僖十四年傳典司宗祏昭十八年傳徙祏於周廟哀十六年傳反祏於載車曰徙曰反可舉而移則祏非石室也蓋祏謂之函以其函主故亦謂之主孔疏有兩說以爲石室者慮有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之以藏主有事出之既祭納焉而又以石室不可舉而移也故變文爲石函蓋依杜注而曲爲之說則所謂北壁內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說文云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案郊宗石室周禮無文後魏清河王懌議云饋食設主著于逸禮唐人正義據一家之說不旁及異聞康成見少牢饋食不言主遂謂大夫不禘祫故無主孔悝反祏者孔氏所出公之主耳孔穎達謂孔氏姞姓惟甯燕孔悝仕二已久未詳其所出蓋僭爲之各以異說如此何休注公羊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案士虞記亦無桑主吉主之文皆出於逸禮（宋元豐三年祕閣校理何洵直言虞禮桑主不文請罷題虞主太常言禘祫乃平虞主亦不題謚）焚書之後學者不見全經先儒人人異說又如此坊記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大夫士皆有廟特牲少牢皆有尸有廟有尸而獨無主慝所未達戶竈門行祭皆有主出祖釋軷猶以菩芻棘柏爲神主焉而士大夫之廟反無主束帛依神結茅爲菆是何禮也宋元豐三年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爲石室以藏主爲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正廟之主各藏四壁遷衆之主藏於太祖廟之北壁其埳去地六尺一寸案漢儀皇后配食於左坐應劭曰坐於左而竝食者若禮以其妃配右父左母內主西壁檗信注說粲亦云然衞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然則主函漢以木不以石也唐諸臣廟室各爲石室一於西墉距地四尺容二主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悬謂盛主之函與藏主之坎同名爲祏本於孔疏無主之廟祔以几筵依鄭說耳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笥以盛主蓋坎中有祏祏中有匰祏石而匰木其說得之矣公羊曰虞主用桑中山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下銳上中穿而加金

道布

祭祀則司巫共匰主及道布杜子春云道布新布三尺或曰布者以爲席席康成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案封禪書有諸布索隱引尒疋祭星曰布非也大祝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布者鬼號也秦漢之布即周官之禰淮南子曰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立者爲之立號或立爲社或立爲稷或立爲布布猶酺也步也族師祭酺校人祭步所謂布也巫掌其禮（酺步布音相近而通）然則道布即宗布歟祭必有主故因匰主而連及之蝝螟之酺人鬼之步皆除天下之害者也蓋起於周而秦漢因焉幂人布巾疏畫皆黼莊子所謂盛以篋衍巾以文繡篋衍笥也即盛主之匰覆之以巾亦曰道布幂人共之非司巫之職也士喪禮商祝執功布注云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仿拂仿者去凶邪之氣說林訓曹氏之裂布注云楚人名命爲曹俗祭司命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風俗通云俗取新斷織夏至以繫戶亦此類蓋布者鬼號故或執之以接神或繫之以迎神功布道布宗布曹布異而實同也

菹館

祭祀菹館司巫共之康成引士虞禮苴實于篚刌之而饌於坫上洗之而設於几東說者以爲籍祭之物而祭之用菹非徒籍祭而已志六穀之名謂之䄀即肆師之表齍盛也護羣神之位謂之旌即左傳之羣屏攝也皆以菹爲之一共之鄉師一共之甸師而師巫共館所謂包匭菁茅故館一作包然則茅之爲物薄而其用也重矣春秋楚子入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皆宗廟之器蓋以宗廟將不血食歸首於楚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感動仁人孝子之心也何休曰茅旌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於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其說近是鄭衆亦云屏攝攝束茅以爲屏蔽獨韋昭以屏爲屏風攝爲要扇說本康成晏以木衣布其形如襜漢之扇也葬則置於牆蓋謂宗廟亦然或未聞予古一說菹館蓋稰籍也稰與菹同籍之以館是爲菹館淮南子曰巫用稰籍中山經曰稰用五種之精離騷注稰精米是也云以享神似非古者卜或用茅或用稰故靈氛占以茅巫咸要以稰詩曰握粟出卜管子曰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然則稰米古用以卜矣莊子所謂鼓筴播精也（播精一作播稰音所見文選注）鼓筴揲蓍播稰卜蚞鼓之播之皆卜之之法其法用六六觚爲一握故曰握粟曰者列傳云卜有不審不見奪稰此卜以稰之明文合觀衆說非徒享神也祭祀必卜故巫共之賈經門稷從六甲出故六粟爲一圭卜用六者以此楚辭啟匱探筴注云發匣引籌今之匣古之館也（一說稰與賦通說文賓財卜問爲䝼古以米爲財故其文或從貝或從米皆以凡得稰籌者所握粟猶竊取也）

祭祀守瘞

凡祭祀司巫守瘞注謂祭地祇埋牲玉守之者祭未畢畢則去之鄭志張逸問五嶽血祭山川埋沈不審五嶽當埋否荅曰五嶽始於血何嫌不埋則血祭皆埋矣尒疋祭山曰庪縣不言埋張逸亦引曰問荅曰尒疋之文雜不可據以難周官也校人玉人注皆云祈沈以馬孔穎達引之作庪沈釋文亦讀祈爲庪（九歎注）集韻作枝云祭山名蓋祈誤爲枝耳邢昺云庪謂埋藏即大宗伯貍沈之禮孔穎達謂庪非埋郭景純亦云或庪或縣置之無定論康成所謂雜者以此詩鳧鷖箋云深水外之高有埋之象疏因謂祭川既沈而復埋之誤矣昭公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人得之河上沉而自出言神不歆其祭也安得有沈而復埋之說乎瘞者禮云瘞繒李巡謂埋玉則玉帛及牲皆瘞可知孫炎曰既祭埋之康成謂守瘞者祭未畢故孔賈皆謂瘞在祭初不在祭末也南山經瘞用一璋西山經瘞用百瑜北山經瘞用一珪東山經瘞用一璧則瘞即庪審矣中山經曰縣以吉玉又曰嬰以吉玉則嬰縣皆祭名祭曰縣埋曰庪庪與瘞古文通（說文有瘞無庪鈕樹玉之賛矣）古有瘞玉有祭玉祭玉三璋天子巡守宗祀執以先焉既祭藏之不埋（廣韻庪大作庪庪集韻通作祈）

巫降之禮

凡喪事司巫掌巫降之禮康成謂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斂

䄛巫下禓其遺禮蓋人無賢愚皆有魂魄魂魄分去則病盡去則死故分去則術家有錄人之法盡去則與禮有招魂之義元命苞曰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故軫星逐鬼張星拘魂東井還魂六微旨大論曰天符爲執法歲位爲行令太一天符爲貴人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此之謂禓禓之言彊也彊死能爲神也司巫與神通故掌下神之禮楚人名巫爲靈子言靈降其身也離騷九歌皆歌其事九歌湘君隱思君兮陫側陫側者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士虞禮設于西北隅厞用席厞謂西北隅厞隱之處故曰厞側不知神之所在故設於此處所謂隱思君兮陫側也西北隅謂之筈筈者側也說者呂側爲不安失之甚矣禓讀爲傷俶眞訓曰傷死者其鬼嬉音遶注云善行病祟人楚語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注云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去能使殤也使傷猶下殤所謂巫降之禮蓋如此或曰巫降者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其說誕矣漢司直師丹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則知當時禮俗皆然而杜業呂爲背經術惑左道蓋借此呂毀師丹非公論也

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

男巫望祀旁招呂茅古者禳皆用茅也齊景公爲路寢之臺而鴞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不踊踊上也齊人語公羊踊於棓而闚客柏常騫齊之巫也請禳而去之且曰築新室置白茅公如其說築室置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使人視之鴞當陛布翌伏地而死矣蓋蕆氏掌覆天鳥之巢呂方書歲月日辰及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未聞築室置茅且去之而已亦未嘗殺之也古有巫醫蠱屬天官呂治疾病巫屬春官呂事鬼神後世醫存而巫廢其術猶傳於人間方士竊之日役使百鬼柏常騫蓋得其術者也旣禳鴞而殺之遂欺景公云能益壽而又恐其無徵也是時鉤星在四心之間地當動柏常騫占而知之遂呂得壽地且動爲徵苟非晏子知其術洞其情呂折之則必爲漢之文成五利矣古巫知天道故曰史巫亦曰神士觀天文而知地動得其術者惟東漢張衡其術不傳而遂絕後之方士學不如張平子術不及柏常騫敢爲大言呂欺人主皆庸愚誕妄之尤者歟晏子春秋作句星信則地動極後有三日維星散者不相從也晉志西河中九星鉤星八日鉤星直測地動高誘曰句星客星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天官書辰星亦鉤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夏小正五月蓄蘭爲沐浴也康成謂三月上巳如水上賈疏謂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曾點暮春浴沂呂此麻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呂除災韓詩溱與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之浴三月上巳溱洧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月令季春始乘舟蔡邕章句謂陽氣和暖於名川也漢書八月祓灞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人胥祓除又呂七月十四日矣九歌禮魂會鼓傳芭春蘭秋菊姱女容與者卽女巫祓除之禮不獨春三月也素問謂蘭除陳氣菊亦宜然蓋除舊迎新祓除疾病云爾所呂必之水上者去宿垢灰爲大絜古者顓頊浴沆淵舜浴從淵澡身而已燕人惑易浴呂蘭湯浴之陋也北朝寶泰母娠及期而不產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如其言果生泰此古女巫之術歟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康成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朔謂合朔中謂中氣氣盈朔虛而閏生焉內經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五運相襲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所謂中數曰歲也又曰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期而環會天呂六爲節地呂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期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五六相合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氣盈爲太過朔虛爲不及天行六氣地播五行呂作民事司厚民生事由之序功由之成此太史之職也朔數曰年者或曰四時具爲年或曰五穀熟爲年春秋編年五穀大熟則書大有年而四時或不具蓋闕文歟白虎通曰三年一閏五年再閏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二帝曰載三王曰年三載遏密謂二帝也諒陰三年謂三王也歲者呂紀氣物帝王共之太元曰歲寧恙而年病十九年七閏滿爲寧虛爲恙置閏呂償焉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公羊子曰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呂謂之天無是月非十月也穀梁子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月天子不呂告朔而喪事不數也左氏獨呂爲非禮且云不告閏朔弃時政也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謂頒十二月之政於諸侯閏月謂之後月附於前月則後月奉前月之政而行之故閏月之政天子不頒諸侯不告如左氏說則似別有閏月之政天子頒之諸侯不告而後可謂之棄時政也明堂月令曷爲止有十二月而無閏月乎且十二月王居堂閏月獨居門非常月也故居門門非堂則閏非正餘非閏位獨紫色掩聲則謂天無是月也其誰曰不可喪不數閏千古遵行閏不告月詁偏異議愚竊惑焉劉歆呂爲文公元年閏當在十一月後則六年無閏無閏而置閏故曰天無是月左傳元年閏三月故六年有閏失於前遂誤於後是附會左氏而曲爲之說也然則春秋何呂書曰爲朝廟書正月謂之朝正餘月謂之朝廟周語謂之月祀周官謂之朝享是禮也告朔乃行何休曰朝者因視朔政獨無政而朝故加猶呂譏之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穀梁子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或曰祖廟春秋齊書閏月一爲朝廟書一爲葬齊景公書閏朝廟猶可也齊喪數閏喪禮亡矣故穀梁子曰不正其閏也宣十年夏四月丙辰日食在晦故不言朔則己巳齊侯元卒閏月自明故不書閏此說非是凡日食必在朔不書朔者皆官失之春秋固有在閏月而不書閏者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東晉寧康二年博士謝攸孔粲等議呂爲乙未閏月之日不書閏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杜預獨謂乙未日誤者呂爲前年十一月乙亥朔辰在申再失閏頓置兩閏呂補之前年有兩閏則後年不應復閏故云日誤蓋預之妄如此一年兩閏可乎張齊賢謂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康成亦謂閏月聽朔於明堂門還居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呂特牲告其帝及神配呂文武非也居門不視朔告帝不於門一說天子頒朔諸侯告朔諸侯之禮也穀梁子曰天子朝日諸侯朝朔玉藻亦云朝日於東聽朔於南此天子每月視朔必先朝日古之禮也後世朝日呂春分而視朔之禮廢矣時則訓孟春朝於青陽左个仲春朝於青陽太廟季春朝於青陽右个十二月皆然各就其時之堂而朝日焉蓋先朝日後朝廟也五經異義曰閏月不呂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臣之京師十二月之正還於太廟月

太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小注：太史主抱式）（巫謂爲有司告日月當行其正至晦月變發於分之月故不朔紀書禮頒是也）

王大出師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謂太史主抱式曰知天時處吉凶式即栻也漢書天文郎桉式抱猶桉也顏師古曰式所以占時日天文郎今之用栻者也龜策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徐廣曰式音栻太元曰戴神墨履靈式（小司馬云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曰旋栻猶運式也）藝文志有羨門式法二十卷其法出於律麻之數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焉劉繆曰星筮有占式占者視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故曰占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稽之有則故曰式筮人九筮三曰筮式筮亦用之不獨占天文也星用占筮用式故曰星筮有占式

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康成以爲歲者太歲也案太歲有兩說一曰咸池一曰歲陰斗杓爲小歲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大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亦如之東南則生西北則殺大時者咸池小時者月建天元建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歲星爲陽右行大歲爲陰左行歲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前三後五（歲陰前後）百事可舉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歲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歲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四仲謂卯酉子午四面之中四鉤謂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在酉鉤）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徧於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小周天咸池主五穀平秩西成故曰大歲或云咸池即陰陽家所推以忌乘航者誤矣咸池日也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日右斗左揚子太元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麻以紀歲百穀時雍是爲太歲天道十二歲而一終右行四仲者堯典命羲和獨舉四仲合統一時故曰大時仲讀爲中書傳曰春張昏中種穀夏火昏中種黍秋虛昏中種麥冬昴昏中收斂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以授民時則歲功成矣天神之貴者青龍其雌在地太元曰倉靈之雌不同宿而失離則歲之功乖此之謂也大歲或言日或言星日爲大歲星爲大陰一左一右一陰一陽右與左應陰爲陽妃以成歲功故曰十有二歲之相相之爲言合也合至和也蟄蟲鵲巢皆鄉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經之以星辰要之以太歲六歲一讓六歲一康十二常以爲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可以親天下之妖祥矣以星附猶謂之合辰歲超一次龍度天門四仲四鉤皆天門也說者謂天門在戌豈其然乎五運行大論曰奎壁角軫天地之門戶也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其說本於此鄭顗亦云涉麻天門災戌戊己注云戌亥之間爲天門也詩汜麻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爲乾方而卯爲春門酉爲秋門歲星超辰不獨在戌也保章氏觀十有二歲之相察十有二風之和康成謂十二辰皆有風吹律以知和否其道亡矣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然則天有十二節之氣故生十二辰之風其理本諸身建諸天地而不悖焉由是先王造爲十二律以應十二風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後世言律者不知風焉知律哉天地之和者尸子所謂太平祥風也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此之謂景風亦曰永風反是爲乖別管子曰東方曰星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嬴發出節時柔風乃至百姓壽百蟲蕃此謂星德星者掌發發爲風保章氏掌天星故兼風星主土在地爲土在天爲星星好雨在地爲雨在天爲雲分九州之封域辨五雲之祲象其職皆在保章氏育隧出凱風中谷出條風東方曰析來風曰俊北方曰䴇來風曰狄西北方曰石夷來風曰韋正月有俊風俊者舜也舜風者南風舜作五弦之琴以歌之故曰俊風惟號之山其風若劦（劦雖一作雖一作颮）三力爲同先耕五日瞽奏協風劦猶協也天地之和於是乎協保章氏之所察也或讀劦爲戾戾者乖別是爲韋風戾相韋背保章氏之所命也非劦之謂失其義矣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以候十二月之氣氣至則風動風動則吹灰古之制管以候氣者所以候風也然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說者謂吹灰不出爲衰全出爲猛半出爲和豈其然風出乎土故候風必於土古有候風地動儀蓋保章之術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非所謂察天地之和者乎音官省風省以此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貌言視聽以心爲主金木水火以土爲中雨暘寒燠以風爲本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故其罰常風候風而知地動者亦以此漢官靈臺待詔有候風十二人又星官有風隅古四隅之風四隅者四鉤并四中爲十二風隅角也故一名風角六氣之位土位之下風氣承之故風勝則地動陰陽大論言之詳矣知其說者豈獨張平子乎（賈逵服虔皆謂巽爲東方說本管子康成據五行傳風爲土氣土乃木妃故其好風東方之木合於中央之土大言之爲陰陽小言之爲夫婦兩說未嘗相背也孔穎達駁之誤矣且內經亦以風屬東方也陰陽大論又云風承土兩說豈相背乎與角風爲木管子之說本乎易也）

內史掌八枋

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內史掌八枋之灋以詔王治曰爵曰祿曰予曰置曰生曰奪曰廢曰殺是爲內史所掌之八柄而大宰詔王之馭羣臣也則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予以馭其幸置以馭其行生以馭其福奪以馭其貧廢以馭其辠誅以馭其過不曰殺而曰誅誅猶讓也謂有過則譴責之不言殺者馭之有道焉用殺哉其曰馭何也若朽索之馭六馬也危之也張衡曰周姬之末不能厥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蓋言不制之臣比周相進與君爲隣貪求之德堅若金惡若虎也象在易之頤頤之上九一陽統四陰四陰並進故六四爻辭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有宮鄰金虎之戒焉而其占无咎者蓋上九有以養之又有以馭之其下雖眈眈逐逐而仍无咎也故上九爻辭曰由頤厲吉厲者危之也言危則吉否則凶小宰以六敘正羣吏曰以敘制其食眈眈逐逐得其敘矣上九有以制其食馭其幸是以上施光大有慶（五稽）下皆順以從上焉不然逐逐旋爲宮鄰眈眈成爲金虎衰周之象也何慶之有或曰聖人養賢未聞馭賢馭羣臣豈養賢之謂哉人不皆賢有直有枉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錯之言置也所謂置以馭其行也言舉一直而置之羣枉之上則羣枉皆直蓋由上制而馭之得其宜故在位之臣莫不興行而所養皆得其人也不明周禮焉知周易（王弼謂頤爻之貴六四爲盛非也陰賤陽貴而頤之爻義吉動凶故曰頤征凶居貞吉初九靈龜貴也動而朶頤亦不足貴矣六四陰爻何足貴乎頤之貴上九爲盛矣六三處震之極故曰道大悖上九居艮之終故曰大有慶也五吉音區與頤協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以從貴謂上非謂初四陰爲二最在下越而從貴故象曰失類顚頤末也本在初末在上故者以顚爲失之甚矣）初管子六秉有殺生貴賤貧富而無予置非也予謂賜予置謂錯置予失其道如漏卮無當雖江河不能滿也置失其方如朽木無繩非斧斤所能直也六秉雖存又何以馭羣臣

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

内史職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是命爵吕策出祿吕方策曰簡方曰版榮聘記百名吕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古之名今之字鄭注尙書云一簡之文三十字似不盡然劉向吕中古文校三家書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則一簡不滿三十字矣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蓋簡有長短故字有多少歟鄭序論語則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半之論語八寸是策有長短也竹牒曰簡編之曰策不編曰方齊桓定令制方墨筆薦之於廟而云不及百名則一方不止三十字矣漢制度策長二尺短者半之吕命諸侯王即周内史命諸侯之策也三公吕辠免亦賜策而用尺一木兩行選舉亦如之皆版長尺一而手書賜方國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則似百名吕上矣士喪禮書賵於方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其數奇未聞其義也古之方猶漢之牘牘者吏所持亦曰薄魏晉謂之手版漢遺單于書吕尺一牘則與策同似非手持之版槧版長三尺笏二尺六寸牘形如笏然笏有正方圓殺貴賤等差而牘無等差不殺其角可執可書則一也周勃下廷尉恐不知置辭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昌邑王賀廢居故宮宣帝使山陽太守張敞察其狀賀簪筆持牘趨謁是牘可書兼可執矣漢稱三尺法孟康曰吕三尺竹簡書法律也鹽鐵論則云二尺四寸之律後漢曹襃制禮寫吕二尺四寸簡周盤亦云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則是漢時竹簡皆長二尺四寸言三尺者舉成數也内史讀四方之事書注云若今尙書入省事疏云漢法奏事讀之案張蒼爲秦御史主柱下方書蓋柱下有藏書之室御史居其下主四方文書故張儀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敢獻書於大王御史然則四方之事書御史贊焉内史讀焉或曰事書即書名書吕篆事故曰事書古書必同文故外史達之輶史論之内史讀之達者同其文論者會其意讀者正其音保氏敎國子者亦吕此流傳既久人用其私莫能辨正古今異文是非異意南北異音由是六書亂小學亡而俗師失其讀矣班斿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斿吕選受詔進讀羣書内史讀書亦如之蓋古之讀書有師承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不有師承其書雖存焉能讀乎孔穎達曰鄭注論語序吕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此言二尺者漢之所用策書與六經異也

巾車王之喪車五乘

王之喪車五乘曰木車漢儀謂之蔥蘭車始遭喪所乘曰素車卒哭所乘曰藻車一作轢車轢即蒲蔽倉色既練所乘曰駹車駹漆色大祥所乘曰漆車雀頭色禫所乘而木車有纛有服囊弢戈戟服衣刀劒素車有服無纛餘皆無服康成謂始遭喪君道尙微備姦臣也卒哭則君道益著在車可去戈戟如其說則既練吕後君道乃全并去短兵矣而士喪乘堊車曷爲亦有犬服建之荅問吕兵器自衛乎且有貳車攝服又何所備而防衛之謹嚴若是也蓋兵者不祥之器古之用兵吕喪禮處之喪車設兵非備不虞持險奉凶吕表哀戚貴賤無等上下皆同及其葬也乘車載干戈設依撻猴矢志矢皆具焉亦豈有所備而然歟王之出入虎賁旅賁執戈盾夾車先後而趨凡祭祀會同亦如之不獨遭喪爲然矣書所謂吕虎賁百人逆子釗者蓋吕天子之禮迎入翼室居憂而爲天下宗主故曰一有元長萬國吕貞推心置腹光武中興乃云恐有姦臣設兵吕備何示天下吕不廣也且爲君之道自世子時而已著矣既登大寶猶謂君道尙微不亦悖乎士之喪車亦有五乘斬衰堊車與王始喪同齊衰素車與王卒哭同大功藻車與王既練同小功駹車與王大祥同緦麻漆車與王禫同士乘棧車其制如漆車[illegible]氏故事有大喪羣臣因壓吕布爲劒衣及晉定新禮吕有喪無佩劒之摯虞謂周禮虎賁氏吕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吕干戈内外警設明喪故之陳重衞之防禦謂衞衞不因喪而設亦不因喪而弛故旅賁氏夾王車戒服而趨或介而趨喪則衰葛不介也則戈楯豈因喪而設乎

輓車然複髤飾

輓車然複髤飾說文云髤髤布也輓車大常帶即複覆軾曰複一作輚髤即髤木汁可吕髤物然誤爲大磨滅之餘

孤乘夏篆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孤乘夏篆故書篆作緣緣讀爲彖古緣彖同音夏小正元校者黑若緣色則緣色黑也故鄭司農曰夏赤色緣緣色謂吕赤黑色飾轂蓋雀頭色歟或曰夏篆篆謂轂約說文作夏軓謂車約軓也一曰下棺車曰輴軓讀爲輴則篆緣軓輴音義同矣詩曰約軝錯衡毛詩云軝長轂之軝朱而約之故司農吕夏爲赤色孔疏云吕皮纏轂上加朱漆考工記所謂陳篆也康成謂吕五采畫轂約者夏采五色故云然及箋詩而不破毛傳義得兩通棧車一曰臥車棧與轏通左傳逢丑父寢於轏中是也一曰役車詩曰有棧之車毛傳吕棧爲役車鄭箋亦云役車輦者吕載任器謂之輦重故曰輴輦而臥車亦名輴輲蓋衣車也前後有蔽陽貨載蔥靈即此中立二木兩傍開窻內容人臥亦可載物則棧與役二車形制略同矣而士乘之爲棧車庶人乘之爲役車則又何吕別士庶也尙書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不得朱軒注云軒輿也士吕朱飾之飛軨如今蔥車也然則役車無飛軨不得開蔥矣棧車無革鞔而有漆飾故其輿飾吕朱是爲雀飾亦曰朱軒黑多赤少非純朱也庶人木車單馬其輿無飾士庶別者吕此其形制仍同也蔥靈即蔥檽古今字說文檽窗間也徐幹齊都賦曰窗檽參差古之臥車取名焉詩曰我任我輦任者任車即牛人職所謂牽傍轅外輓牛吕載公任器者也載任器故曰任車甯戚欲干齊桓公窮無吕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吕至齊暮宿郭門外飯牛車下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詩所云我任者謂此車一名牛車即庶人之役車康成謂負任者高誘云任猶將也皆失之服虔曰車有藩曰軒然役車有藩不吕朱飾

車僕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說文云軒曲輈藩車謂軒車有藩蔽也

車僕職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杜子春云苹當爲軿書顔篇曰軿車衣車也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同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弩謂建之有蔽者爲苹無蔽者爲輕

司常九旗之物

九旗之物物當作勿一作旃謂之旗勿說文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吕趣民故遽稱勿勿猶匆匆也說文云多遽悤悤周之司常即秦之職志志者微識九旗之屬康成謂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然孤卿不畫大夫士雜帛則許氏悤悤之說抑或非無據也古文物作勿猶域作或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亦然而祭僕職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

之號成謂都家王子弟立其祖王之廟孔穎達則云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故魯與鄭皆有周廟襄十二年傳曰魯爲諸姬臨於周廟昭十八年傳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魯祖文王鄭祖厲王是爲所出之王名立廟於其國故謂之周廟呂氏春秋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則似魯有周廟始於惠公惠公者孝公之子隱公之父惠公立四十六年而隱公卽位當平王之四十九年似周之郊廟平王命之司馬遷謂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皆其然也夫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由三桓始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故於其家亦立桓公廟然則周廟之設於列國猶公廟之設於私家其爲非禮顯然矣孔穎達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之祖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則又何說而亦得於采地立祖王之廟哉蓋其禮起於東遷之後濫觴於春秋通行於戰國齊靖郭君封於薛其子孟嘗君代立頤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薛者齊之都家也薛有齊廟孟嘗君請之猶魯有周廟惠公請之平王命之都家立祖王之廟誰請之而誰命之歟我未之前聞宗人所掌之祭祀曰宗祀非先王之廟也康成謂都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其說近之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謂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一作氏皆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周有都宗人家宗人主其祀焉祭法所謂泰厲公厲族厲卽此謂之厲者前代有功之人而無主後立祀以報其功且使無歸之鬼不爲厲也管子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五者五官之神堯食於木舜食於火土禼食於金禹與湯食於水皆有所食無所食而有功者謂之曰泰厲者有功於天下天子立之公厲者有功於一國諸侯立之族厲者有功於一家大夫立之先王報功之祀典至詳且悉若此俗儒疑焉以爲古無厲祀其不然乎鯀障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故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由是鯀無所食而爲厲晉侯夢黃能入寢而祀夏郊焉鯀於天下有治水之大功而食泰厲之祀其誰曰非宜也若夫漢祀秦中秦中者秦二世近乎古之族厲秦祀杜主杜主者周右將軍近乎古之公厲皆無功烈于民而祀典亦及焉失之矣春秋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所謂宗人者家宗人也少牢饋食大夫之禮未聞祀所自出之公則都家安得有祖王之廟乎且宗廟享烝則獻禽尊之也都家祭祀則賜禽卑之也司農謂都家自祭其祖得之齊遣祝佗父祭于高唐高唐齊都有齊別廟楚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明武城亦有楚之別廟也猶漢立廟於郡國吾故曰濫觴於春秋漢隱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爲禋祀之王書曰厲殃漢之淫祀耳餘鬼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學者遂疑祭法之厲起於漢非也西王母居玉山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蓋自古有之袁章昭三人皇九人所謂九皇雜書云九男指節其身九章或云卽九頭紀孔廟碑所謂九頭以所言教者也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與漢以舊儀曰凡王之法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皇能紀天地五行之氣奉其功以成人者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人食之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有一姓皆古帝皇在漢者顧則厲非淫祀卽祭法之泰厲也鄭司農以爲小宗伯之四類擁或然乎又舊儀曰臘者諸鬼神古聖賢有功乎民者皆享之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嫦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頤星食厲者食於厲也故配享明星

皇淸經解卷四之九終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十

禮說夏官一

學海堂

吳東學士士奇著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眚　壇　殘　杜　滅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曰眚曰伐曰壇曰削曰侵曰正曰殘曰杜曰滅康成謂眚猶眚瘦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如其說則眚與削何以別乎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肆大眚穀梁子曰肆失也眚災也紀也范氏注云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辠當治之然則眚之者治其辠也無虐煢獨不侮鰥寡馮虐犯寡者謂虐而侮之道術篇曰兄愛弟謂之友反友爲虐兄曰寡兄弟相弱弟春秋衛侯殺其弟叔武可謂之馮虐犯寡不可謂之賊殺其親賊殺其親者其辠焚易離九四則子爲焚有焚如之罪

春秋子弒父臣弒君名之不正久矣故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賊殺其親者正之正其賊之名也而康成以衛侯殺叔武當之則人君有絕宗之道公子不得戚君衛侯君也叔武臣也君殺其臣名非不正也而其臣無辠天子使其吏治之可矣又焉用正之經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告之也非正之也眚公羊作省省與眚通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而作常武之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眚之言省也省其土非削其地也則眚之非削之亦明矣暴內陵外則壇之康成讀壇爲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然則壇之者幽之也荀子曰宮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幽謂囚之左傳哀公八年邾子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此古幽之之法蓋囚之空墠之地制其出入不得自由亦不離其國內康成以爲出其君出非幽也失之易履九二稱幽人虞翻謂履變訟初爲兌訟二在坎獄故稱幽人周書囚蔡叔于郭鄰幽之也叔卒仍立其子仲於蔡則郭鄰乃空墠之地名明在蔡之境內矣賊殺其親放弒其君一曰正一曰殘互文正之者鳴鐘鼓以聲其辠殘之者或焚或轘春秋邾人戕繒子于繒穀梁子曰戕猶殘也捝殺也注曰捝謂捶打方言謂之㧊音盧又洛感反關西人呼打爲㧊晉魏河內之北謂㧊曰殘蓋殘賊而殺之爲捝殺詮言訓羿死於桃棓注云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則似古有是刑而邾人行之故春秋書之曰戕亦曰戕殘也蓋邾人假其名以行其虐也殘乃九伐之正法豈捝殺之謂哉董仲舒劉向以爲戕者支解之謂解四支斷骨節蓋近乎殘矣殘之言轘也弒君者轘古之法也說者謂起於秦誤矣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杜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古杜之之法諸侯不出境大夫不出門管子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秫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欲盡忠於國能乎以令召城陽大夫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此古者有辠杜門之法也商鞅相秦太子犯法以爲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故趙良曰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大夫如是則諸侯可知戰國中山稱王齊閉關不通其使以謚之謚之者猶杜之也春秋宋人遷宿公羊子讀遷爲還還與環通音胡慣切一曰還者何以通也以地還之也何氏曰還繞也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

蓋社之也然則循孰滅之曰宋滅之假杜之之法行取之之計而掩滅之之名焉爾楚欲吞宋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晉伐齊戰之亦欲使齊之境內盡東其畝此楚土宋而晉土齊若上社雜毛詩自土沮漆齊詩自杜沮漆注云土之言杜也卽九伐之之法也晉文公反鄭之埤東衞之畝者亦以此鵝鄧諸侯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王公徒有國土之名禁防壅隔同於囹圄此非古社之之法歟無辜而杜之因以彫翦本支委權異族其亡也不亦宜乎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減之者滅其君不滅其國春秋滅國利其土地而已非誅其君也公羊子曰滅者上下同力亡國之善辭滅者善則滅之者之惡益顯矣滅者誅君之辭誅君之子不立更擇其先世子孫賢者立之然則不曰誅而曰滅何也君死曰滅春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杜預曰國雖存君死曰滅是也公羊謂邾婁之君顏淫九公子于宮中近乎外內亂鳥獸行矣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其弟叔術則滅之之事也誅顏之天子死叔術乃致國于顏之子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則誅君之子不立信矣鄭語彭姓豕韋則商滅之其後仍爲商伯蓋湯滅豕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爲伯也左傳襄公四年曰滅斟灌哀公元年又曰殺斟灌王肅云古者襃殺同名然則滅之者殺之而已

師帥執提旅帥執鼙

仲春振旅師帥執提注云提馬上鼓有曲木提持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按鼙一作鞞集韻云車鞞也以禦風塵古有旗車然則提鼓立于車上矣一曰馬鬣馬長毛大周正樂曰馬上鼓曰提有木可提執施於朝則登聞鼓或諫之鼓是也施於府寺曰朝鼓在郡壁曰枹鼓枹一作桴擊鼓物也在邊徼曰警鼓然則達窮之路鼓卽後世之登聞亦有木可提持者歟旅帥執鼙司馬法千人之師執鼙鼙或作鞞騎鼓也其形似鞞而庳鞞則又以鼙爲不主鼓矣古無單騎凡軍中之鼓皆曰騎鼓可也周宅鄗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卽戎寇至傳鼓相告此古之警鼓歟

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

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號名者徽幟也縣鄙以名家以號百官以事任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焉蓋象喪禮之銘旌也其說見墨子旗幟篇守城之法有旗有幟以形名爲旗形名者木爲蒼旗火爲赤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倉英之旗竟士爲雩旗多卒爲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葹旗劍盾爲羽旗車爲龍旗騎爲鳥旗是爲形名之旗號名之用茇舍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而辨之者也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形名名之故曰號名之用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平幅有大寇鼓三舉一幟鼓四舉二幟鼓五舉三幟鼓六舉四幟鼓七舉五幟鼓八舉六幟大司馬中冬大閱三鼓作旗以此吏卒男女皆符異衣章衣章者小徽幟也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中軍致胸前蓋被之以備死事者也大旗署旨邑及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若高子之鼓國子之鼓所以題別眾臣在朝表位在軍象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其用蓋如此故曰人執旌旗以號相命此之謂也後世施道行軍伏旗鼓與號令自以爲出入若神然非所謂明白知之之義矣尉繚子曰卒有五章前有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自腰至首五色爲章九旗之屬職在司常師之旗書曰某門某子卒之章書曰某甲某士秦刻石之罘其東觀辭曰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之所行事無嫌疑然則章旌所以定職守決嫌疑也徽幟之長短無文孔穎達以士喪禮證之蓋長三尺

師以門名　鄉以州名

師以門名注云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舜典曰闢四門鄭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卿士之私朝在國門後世東門襄仲桐門右師取法於古也宋有澤門皙皙有胥門巢晉有下門聰秦有橫門君趙有鄗門官春秋戰國皆然遂謂唐虞亦然豈其然乎宋襄戰於泓而門官殲焉門官者軍之師也宋向戌稱盧門合左師而樂氏亦居盧門二族皆卿而爲軍帥謂之門官者以此其後遂爲將軍晉六卿號六將軍古者軍營在門故死事之老孤養以門闕之委積蓋就其地而養之所以勵士而勸功也鄭瞞伐宋司徒皇父禦之耏班爲御以敗狄於長丘皇父之二子死焉宋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征者門關之委積耏班食之因謂之耏門死者未見恤而生者獨擅焉豈先王之法乎韓非謂死士之孤饑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則知遺人之職廢於戰國矣鄉以州名注云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秦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似東鄉氏而爲名入衍文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鄉因以爲氏則南鄉甄者亦氏南鄉而名甄也賈疏謂甄與爲人皆當時鄉名失之居門者以門氏居鄉者以鄉氏則南鄉東鄉皆氏何疑

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　中冬教大閱

左傳孔疏云大司馬職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司常職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大閱治兵皆教戰而旌旗之物所建不同者康成謂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避實然則大閱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三年治兵與秋教治兵其名旣同違當不異故服虔引司馬職文明此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也案治兵王載大常巾車職太常以田大白以卽戎先儒以爲王田春夏則大麾秋冬則大常旌旗所用雖如治兵之時然王若親軍則建大白王制疏云旌旗無旒者謂之大麾一名綏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綏當作緌有虞氏之旌旗也巾車注云大麾色黑夏后氏所建蓋夏后氏之旗去其旒旄爲有虞氏之緌卽巾車之大麾王制三田皆用之合於巾車大麾以田之說不在九旗中惟田獵之以表獲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抗則舉之下則弊之皆以田言明非田不建太麾也中冬大閱中秋治兵固建太常矣及其田也仍建大麾以表獲焉先儒謂春夏用之秋冬則否誤矣司常之屬表旗之細也名爲微幟亦謂之章詩曰織文鳥章有九旗又有九章九章著明五教不亂九旗曰常曰旂曰旜曰物曰旗曰旟曰旐曰旞曰旌九章曰日章曰月章合之爲日月之常曰龍章曰虎章卽交龍之旂熊虎之旗曰鳥章曰蛇章卽鳥隼之旟龜蛇之旐晝行舉日夜行舉月行水舉龍行林舉虎行隰舉鳥行澤舉蛇曰鵲章曰狼章曰韓章行陸舉鵲行山舉狼韓負而鷹舉韓韓者建皐也虎皮一名皐比武王克紂包干戈以

説皮故曰虣[鄭司農讀虣爲虎]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即此意是爲九章九旗之義也五教曰耳目曰身曰足曰手曰心坐作進退疾徐疏數所以教其身車馳徒走車驟徒趨所以教其足鼓三闋車三發徒三刺所以教其手誓於陳前斬牲以狥陳所以教其心春辨鼓鐸鐲鐃秋辨旗物所以教其耳目司常所謂象其事象其名象其號名號謂形色之旗也[一作識]然旌旗獨不然乎曰軍吏曰百官所謂官府各象其事曰師都曰州里曰縣鄙曰鄉遂曰郊野所謂州里各象其名曰孤卿曰大夫士所謂家各象其號一旗也或曰孤卿或曰師都一物也或曰大夫士或曰鄉遂謂師都之孤卿鄉遂之大夫士一舉其名一舉其號也一旗也或曰軍吏或曰師都一旗也或曰百官或曰州里謂師都之軍吏州里之百官一舉其名一舉其事也一旗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鄙縣鄙在六遂遂人掌邦之野故曰郊野舉其名則知其事與號也分之爲事爲名爲號而合之以形色之同秋冬所以教其耳目者又如此康成謂冬大閱爲空秋治兵爲實而變易其旗於旐旗所以號令也數變易焉五教亂矣又安能一氣傳定進無所疑退無所慮乎幟象銘旌被之於背是爲徽說文謂以絳徽帛箸於背春秋傳揚徽者公徒孔穎達謂爲公者揚徽猶爲劉氏者左袒是也徽一作揮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薛綜云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然則幟垂於肩被於背吳語所謂肥胡吳都賦所謂祀姑[韋昭讀祀姑爲肥胡左思形聲相似][讀爲]注云幡名麾旗之屬康成謂九旗之屬亦然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方言亭父謂之亭公其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褚當讀爲幡[帶古反]幡與徽皆幡名見廣雅所謂亭長絳衣徽之象也郭景純讀爲赭言其衣赤赤義亦通仍讀從幡爲允漢時走卒皆赤幘絳褠謂之褚者以此秦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軍交和而舍章子乃變其徽章以雜秦軍由是秦兵大敗而淮陰擊趙亦陰選輕騎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以亂其軍或持之或立之或被之或揚之皆同物也[注說見禮][記]帝也

中冬教大閱以旗爲左右和之門

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以旗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敍和出[注]戰國策齊韓魏共攻燕燕請救於楚楚使景陽將而攻魏雍丘以救燕三國之兵皆罷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不得還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齊師怪之以爲楚與燕魏合謀遂引兵去楚師乃還是軍門有東西和也韓非子曰李悝警其兩和曰敵人且至如是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秦襲之幾奪其軍一曰悝與秦人戰謂和左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皆爭上是軍壘有左右和也和者壘壁之名因於其壘立旌門是爲左右和之門師各在和故曰和唐禮仲冬講武四出爲和門建旗爲之如其方色是軍之四面皆有和門矣東京賦敍和樹表注云軍之正門爲和[illegible]之

獻禽以享烝

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而大司馬中夏苗田獻禽以享礿中冬狩田獻禽以享烝康成謂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是祭以仲月非首時也王制天子諸侯之田一爲乾豆亦見公羊何休云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薦於宗廟不知所謂薦者因田而薦歟抑因祭而田歟孔氏賈氏皆以爲周禮四仲祭者獻禽也然則因田而薦非因祭而田直曰獻禽可矣又曰享礿享烝何也孟夏礿而中夏又礿孟冬烝而中冬又烝不亦黷乎南師解曰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天子諸侯祭天及禘祫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而左傳則有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之文始殺在仲秋則閉蟄亦當在仲冬矣杜預分爲上下限十月半蟲始蟄爲上限十一月初蟄蟲閉爲下限皆可烝周官祭以四仲蓋在下限是因祭以首時而曲爲之說也昭元年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周建子爲春故烝祭在十二月於夏爲孟冬於周爲季冬桓八年經春正月己卯烝於周爲孟春於夏爲仲冬如杜預說在可烝之下限不爲過而書者穀梁以爲烝冬事而春興之志不時也然則不行夏時礿嘗烝皆失其正故春秋書而非之周官蒐苗獮狩獨用夏時祭以四仲得其正矣桓四年春正月狩與烝皆在仲冬之月合於周官說者以爲春狩與春烝皆非禮故書月莊四年冬狩於郜昭八年秋蒐於紅爲得時故不月[公穀皆曰蒐]何休亦云狩例時書月者譏不時也[范甯亦云祭祀得禮者時]然則春秋亦行夏時歟不然莊四年冬狩夏之八月乃仲秋之獮昭八年秋蒐夏之五月乃仲夏之苗秋而狩夏而蒐爲在其爲得時乎春秋祭不書礿而書嘗烝而不書苗獮而書蒐狩則凡書於策者皆非時田時祭可知也大閱在中冬經書秋八月[桓六年]左氏以爲簡車馬穀梁以爲觀婦人而昭十八年七月鄭人大蒐治兵於廟則蒐閱皆非時田明矣[何休曰此年蒐][三年大蒐漢[illegible]五年[illegible]]昭二十有二年春大蒐於昌間穀梁子曰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如其說四時皆可蒐而桓八年夏五月丁丑烝則亦四時皆可烝歟吾故曰時田時祭不書於策董仲舒曰祠者以正月食韭礿者以四月食麥嘗者以七月嘗黍稷烝者以十月進初稻是薦也非祭也又曰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始生尊實麷也夏初受机實黍也秋先成敦實稻也冬畢熟始生曰祠初受曰礿先成曰嘗畢熟曰烝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蓋合祭薦爲一而以首時其義如此劉向曰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其謂之田何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何休主公羊夏不田之說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湯革命建丑爲正爲民之視亦越我周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此周官用夏時之明證也[何休曰春薦韭卵夏薦尚麥魚秋薦尚黍豚冬薦尚稻鴈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漢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此無牲之薦也[illegible]王制注云有田者既祭又薦[illegible]]

及師大合軍

詩時邁其邦巡守也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箋云兵所征伐甫動以威則莫不懼而服者疏云王巡守以軍從故也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辠又曰若大師則掌其禁令涖戮主及軍器上云師下云大師二者不同大師言征伐之事則所云師者乃巡守非征伐也故注云師謂王巡守及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以軍從矣大合軍猶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則大

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以禮無正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辜安得無六軍也或云詩言戢干戈櫜弓矢則震疊不以兵矣且定三革隱五刃偃武行文帥諸侯而朝天子齊桓之所以立伯功也況天子之巡守曷爲威之以兵然後懼而服乎說者謂小宗伯立軍社大司馬治豐王皆曰大師是命將出師曰師天子親征則加大焉大合軍者天子治兵之禮然康成謂巡守若會同亦非無說也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會者諸侯有不順服王將討之乃爲壇以合諸侯而發禁焉殷同者十二歲王不巡守六服盡來朝故曰殷同亦曰殷國言其盛也王亦爲壇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與禁謂九法九伐所以平邦國正邦國而大合軍以行其禁令者也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于邁猶時邁則巡守有六軍見於此矣昭王南征括于漢中穆王東征濁於沙衍周德之衰也宣王東蒐軍行嚴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故詩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龐龐乎奕奕乎豈非一時之盛哉東蒐者王之東巡守也選車徒大合衆則巡守有六軍又何疑春秋天王狩于河陽穀梁狩作守讀爲狩蓋王巡守會諸侯而田獵因以修戎事故一名蒐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方行天下非巡守而何覲光揚烈曷嘗不詰戎兵也兵所以昭文德信矣是故向戌弭兵而春秋益亂蕭俛消兵而河朔遂亡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鄭司農謂植者春秋傳華元爲植巡功屬謂聚會之要者簿書案春秋昭三十二年諸侯城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及會城而栽宋仲幾不受功栽者版也謂積餘書者要也謂役要不受功者不受要也公羊謂不義城何林白若今以草衣城或讀蓑爲衰[illegible]謂功之等衰次第非也魏揚州刺史劉馥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爲備及吳圍合肥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是爲蓑城即蔣氏所謂以草衣城之法蓋古皆土城故[illegible]之以防傾頹漢魏皆然春秋胡獨不然乎戰國董閼于之爲晉陽也宮垣皆以荻蒿楛楚其墻之楛高至丈餘然則古者不獨覆城垣兼覆宮垣矣蓋水昏正而栽賞羣幹聚羣材百物皆具焉所謂屬其植也司農以爲部曲將吏失之管子謂水官之吏常案行堤有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堤防可衣者衣之則蓑城與衣堤皆古法也[illegible]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

大會同則大司馬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凡祭祀饗食羞牲魚孔穎達謂司馬掌會同薦羞之事春秋襄二十七年諸侯之大夫會盟于宋宋人享趙孟司馬置折俎禮也疏解節折謂之羞者牲魚羞羞兼牲矣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古者於旅也語文辭者贊禮之辭魏侯觴於苑臺魯君辟席而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公罔之裘揚觶而語皆是也服虔以爲仲尼與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聘行享禮其說必有據矣

司勳有功者祭于大烝

夏官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謂功臣配享案唐貞觀禮祫享功臣配于廟庭禘則否開元時令文祫禘並得配享貞觀十六年集禮官議大常卿韋挺等議曰周禮六功之官惟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皆遵鄭學未有以爲時享者又漢魏故祀皆在十月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祭左僕射孔安國啟彈坐免者不一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駮議乃詔改令從禮至開元改修禮復令禘祫並配焉案司勳大烝月令所謂大飲烝也孟冬大飲烝皆祭宗廟之禮左傳襄二十二年所謂見於嘗酎與執燔焉是也執燔助祭非宗廟而何康成謂飲酎與羣臣飲于新大飲烝與羣臣飲于學繫矣孟冬百物大備其禘尤盛故祫祭于太廟曰大飲烝是時大享先王功臣皆從與享而天子亦得與其助祭之羣臣飲酒于廟之寢然豈盤庚孔傳曰大享烝嘗也孔疏云時祭亦[illegible]大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近代惟禘祫配食時祭不及矣之矣冬[illegible]大烝乃時祫[illegible]非謂三年一祫也配享列於庭魏高堂隆議曰禮大夫以上皆升堂士位於庭功臣配食而在庭此既非寵異也周書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illegible]此配食在堂之明證也北面於庭朝士之位然則升堂配食位不在庭君禮大夫三獻大祝三進爵於配食者可也古有立朝有坐朝治朝則君臣皆立燕朝則君臣皆坐坐則脫屨升堂大夫以上皆然士則立於下故曰朝不坐燕不與孔叢子謂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守一也左傳以王命討不庭杜預云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然則有位於廟其位在庭矣朝有著位廟亦如之詩著三章先言著次言庭末言堂則著不在堂也其配饗神座齊永明十年何諲之議曰功臣配饗題列坐位具書官爵諡名前朝遺事無主設板大小厚薄與尚書召板相同然則板即主也晉安昌荀氏祠制謂之祭板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之神座盛以帛囊而檢封焉唐禮祫禘功臣神座各設版於座首其版文各具題官爵姓名自漢及唐未聞配食在堂之禮楚詞云三公穆穆登降堂諸侯畢極立九卿[illegible]但言登降而已非[illegible]在堂也覲禮侯氏奠圭[illegible]在中庭皆升堂致命降階再拜稽首亦升堂成拜則朝位亦不盡在庭蓋天子以賓客禮之故致命成拜皆在堂歟春朝與秋覲不同秋覲天子當依而立介足臚戶之間謂之扆[illegible]扆當牖東戶西則扆位在堂矣春朝天子當宁而立介足門屏之間謂之宁蓋門旁有塾門外有屏天子立於其間以待諸侯之至故曰宁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東西對立則君臣之位皆不在堂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者惟覲禮爲然也或曰宁位在門堂宁與著通諸侯內屏著在門內天子外屏著在門外介足屏階閒謂之闕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位者羣臣東西之列位雖閒古曰春祭蒼帝大皡食焉句芒祭之於庭則知在庭之位非始於漢矣[illegible]

馬質禁原蠶

馬質禁原蠶注云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宋雍[illegible]中嘗欲禁之値史館樂史以爲國賦再熟之稍鄉貢八蠶之綿蠶之有原其來久矣[illegible]民之內貲宴者多春蠶既成北充賦謝之用晚蠶薄利方及卒歲之資今若禁之竊恐漏民沫冕其利止覽之遂寢其禁司業孔維以爲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徒傷馬桑亦殘焉[illegible]

野之地官馬多死苟無明據豈敢妄陳案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請依周禮禁原蠶爲允上雖不用而嘉之以其言付史館而有司檢討先蠶故事以爲先蠶者始蠶之人與先農先牧先炊一也開元享禮瘞炊於壇之壬地又郊祀錄載先蠶祀文有肇興蠶織之語而爲壇北郊不設燔燎則先蠶非天駟房星矣中山經宣山有桑其枝四衢葉大尺餘名曰帝女之桑詩所謂猗彼女桑也海外北經有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郎荀子所謂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是爲蠶神與馬同形故與馬同氣實爲龍精蓋晉志祭先蠶以少牢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隋志祭先蠶以太牢其神曰西陵氏則肇興蠶織者也校人秋祭馬社注云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似非易服牛乘馬蓋取之隨神化宜民治於黃帝然則作乘馬者軒轅氏矣路史謂軒轅氏古帝皇非黃帝也其言不雅馴禡之言馬也禡禮祀軒轅以此北齊以馬蠶同祖故先蠶亦祀軒轅失之校人夏祭先牧注云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呂氏春秋曰乘雅作駕寒哀作御寒哀者韓哀侯也古寒韓通世本云韓哀侯作御說者謂古雖有御至是加精巧焉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菀窳寓氏乘雅寒哀似皆起於近世非古昔先民安可謂之作乎軒轅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淳化鳥獸蟲蛾故後周以先蠶爲西陵氏然則先蠶猶先牧始養蠶者而馬蠶之祖則龍精也

量人　量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量人掌建國及造都邑之法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司農謂州涂者還市朝而爲道還與環通康成謂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先鄭以州爲道失之後鄭以州爲師亦未爲得也涂謂之術術謂之遂月令審端徑術學記術有序皆是蓋曰首曰遂而五縣爲遂亦以遂名邑中道曰術而十里爲術亦以術名度地篇曰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然則州涂者州術也州之內有涂涂之內有里面朝後市左祖右社而壘舍成焉營軍之壘象建國之都皆以其法別而制斷之量人所以造都邑者如此則其所以營軍壘者亦如此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其法亦見度地篇其言曰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天下有萬諸侯天子中而處因天之固得地之利內爲之城外爲之郭郭之外爲之土閬隍閬　謂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命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掌固職所謂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者蓋如此康成亦云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則知先秦兩漢皆然矣一說量人所量者里數也司馬法曰中壘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大將居之其數則量人之所量也蓋營壘以里計所謂軍社之所里者卽此孫臏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然則軍市軍社之所在皆曰里也壘謂軍壁崔瑗中壘校尉箴曰堂堂黃帝設爲壘壁春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術作遂古術遂通故學記術有序注云術當爲遂或改術爲州妄之甚矣王制鄭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屬音繫屬連者連接卒伍州者聚居齊語亦云聲萃州處然則里術州都市朝州涂皆聚也

司爟　四時變國火　焚萊有刑

司爟故書爟爲燋燋與爟通音哉約反杜子春讀爲爟爟爲私火康成謂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爲熱火歟然則司爟夏主熱司烜秋主明熱以爨取其新明以照取其潔而明者不皆熱也故司爟專取火司烜兼取水乃知火之寒者非獨蕭邱之燄矣呂氏春秋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桓得管仲亦然高誘謂火所以祓除不祥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爟讀如權置火於桔皐燭以照之如其說則爟火者權火也張晏曰爟火燧火也狀若井挈皐矣欲令光明遠照如淳曰權舉也說文亦云舉火曰爟而以爟火爲燧火則似不然祭祀舉爟與寇至舉烽不應同類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燧火與寇至舉烽何以別乎且伊尹管仲所以皆爝以爟火者亦謂得賢臣良弼以告上帝鬼神卽所謂祭祀通權火也然則通權火者祭爟之禮凡祭祀則舉焉名曰祭爟秦漢因之是爲通權火甘泉賦所謂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西燿北爌南煬蓋卽實柴標燎所以報陽歟一說祭爟者祭火星也古之火正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食火星周之司爟實掌其祭以報其功康成謂禮如祭爨是燔柴於爨也必不然矣所謂四時變國火者管子曰春爨以羽獸之火夏爨以毛獸之火秋爨以介蟲之火冬爨以鱗獸之火中央爨以倮蟲之火羽獸南方朱鳥火煙赤毛獸西方白虎火煙白介蟲北方元武火煙黑鱗獸東方蒼龍火煙青倮蟲中央黃龍火煙黃然則春取榆柳之火於南方夏取棗杏之火於西方秋取柞楢之火於北方冬取槐檀之火於東方中央取桑柘之火於坤方舊說以爲春青冬黑又以爲榆柳不青槐檀不黑皆非也南宮朱鳥軒轅爲權主火權火之名蓋出於此柳爲鳥喙衛散爲榆蕪荑在地赤心者善則榆柳爲南方之火信矣蕪荑榆也春秋說曰槐木者靈星之精也非東方之木乎賈誼曰柳者南方之木桑者中央之木棘者西方之木棘者棗也秦漢有別火之官主改火之事春青冬黑乃其常也又焉用別荀爽曰火生于木木盛于火其德爲孝至夏乃王其精在天温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至冬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夏官掌火冬禁焚萊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冬去火目爲龍忌蓋龍星木位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夫文戊火爲威故爲之禁焚萊者罰并州舊俗遂莫敢煙爨每冬中輒一月寒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焉時則訓曰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萬物皆然而司爟亦以此施火令春秋桓七年春二月焚咸丘火田也周之二月夏之季冬禁火之時而以火田此春秋所以書而非之也蒐火弊苗車弊獮羅弊狩徒弊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尒疋火田爲狩皆失周官之義矣羅氏職蜡則作羅襦康成謂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說者遂云冬以火田非周官之義也

司險　設五溝五涂樹之林爲阻固

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康成謂五溝者遂溝洫澮川五涂者徑畛涂道路此井田之法匠人掌之遂溝洫澮專達於川而山間有川川上有塗造溝因地勢梢溝因水勢曲爲磬以行之深爲淵以積之大爲防以障之此博舉天下之水詳其利害而國必依山川因之設險以守其國則知司險所設之五溝不獨井田爲然也而匠人溝洫之法亦從此出焉度地篇曰水之出於山流於海曰經水水別爲他水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曰谷水水之出於溝流入大水及海者曰

川水出地而不流者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因而阬之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是爲司險所設之五溝其設之之法先具備水之器籠臿板築土車兩輂藏於里中常以朔日出具閱之取完壁補弊久去苦惡而以冬少事之時令其徒以次積薪水旁其積之也以事之已其作之也以事未起大爲堤小爲防地不生草者必爲之㶁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堵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其地之民守之往往而爲界司險職所謂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者其大略如此後世井田既廢而講水利者或引以溉田或疏以通漕然五水不分五溝不設戎馬橫行如入無人之境而司險藩塞阻路之意蕩然無復存焉矣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其說亦見地圖篇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不耕之地殖謂墾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利此地圖之常也苟非地圖焉知阸塞不知守國何以行軍蕭何入關先收秦圖書者以此荀子謂古者城郭不辨溝池不拑（拑字古作柑史記）固塞不樹如其說則司險之職廢矣豈其然乎難經以經水比人身十二經枝水比人身十五絡聖人圖設溝渠通利水道以備不然其說得之矣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其城郭高溝壑深王曰陳可伐也陳小國而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然則設險以守國而守國不徒以險也

環人環四方之故

夏秋二官皆有環人夏官環人掌致師而環四方之故秋官環人掌送逆賓客行則達之舍則環之故皆以環名官環與還通春秋莊十年宋人遷宿公羊曰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何休曰還繞也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此夏官環人所謂環四方之故者也量人量市朝之州涂司農謂還市朝而爲道則還讀爲環矣齊語環山于有牢韋昭曰環繞也馬融讀環爲繯（繯讀）謂繯山之牢牧棄野之飛征古本齊語亦作繯賈逵曰繯還也劉昌宗讀爲患（反串）亦必有說矣

射人王射三容諸侯二容卿大夫士一容

王射三容諸侯二容卿大夫士一容案尒疋容謂之防注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荀子曰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戶牖之間謂之依言張設于戶牖閒則斧扆亦名容與唱獲者之容皆象屏風故事異而名同也古者貴賤不嫌同名信矣容一名乏車僕大射共三乏

射鳥氏矢在侯高以并夾取之

大射燕射司弓矢共并夾射鳥氏主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注云并夾鍼箭具矢𥩤也說文箝猶也（箝與鉗同一作鍼皆從金以其或得）蓋并夾反爲箝猶不來反爲貍後世反切之學出之此周靈王時諸侯莫朝萇弘乃設射不來不來者貍首也貍首之詩與祭侯之辭皆言諸侯來朝之禮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古者來朝諸侯稱侯氏（見覲禮）不來者不寧侯故抗而射之然則萇弘行古禮說者諸侯依物怪以致諸侯妄之甚矣

司士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

司士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管子曰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德義未明于朝者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于君子毋失于小人過于君子其爲怨淺失于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于國而享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如此則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若夫君子之怨小人之禍詩之小雅備矣君子之怨也所以救小人之禍也及小人之禍既成則君子鴻飛冥冥又何怨焉通典謂前漢尚書四曹後漢六曹隋爲六部唐以六部爲天地四時之官法周之六官然參詳古今攷考職任則唐之吏部周之司士也王制司馬辨論官材鄭司士之職似司士一名司馬猶秋官縣士掌野左傳謂之野司寇賴詩正義曰士察也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眾事

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三揖旋揖門左門右

王曰視朝特揖孤卿旅揖大夫旁三揖羣士還揖左右門宿衛之士鄭司農曰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也王制七十不俟朝王揖之則退不待朝畢其餘揖之乃就位羣士不待王揖發在其位王揖之皆逡循而復位云案燕禮言爾大射儀言揖遠則爾近則揖爾猶近也謂揖而近之說文揀手爲拜（音拱）從兩手下之爲拜故揖與拜通特揖者奇拜奇猶特也特揖爲奇拜則旅揖爲再拜歟三孤六卿則奇拜二十七大夫則再拜八十一元士則三拜所謂禮以少爲貴者蓋如此晉靈公不君趙盾將入諫靈公望見之愬而再拜盾乃孤卿禮當特揖靈公見之而驚失其常度故爲之再拜說者謂敬以拒之是不然無道之君彈人爲樂焉能近大臣乎何休曰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此坐朝之禮燕饗行之王饗諸侯乘車送逆燕禮賓入及庭公降一等而揖焉則有下階之禮凡大朝覲大饗射及封國命諸侯皆設席大朝覲者諸侯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也若夫路門視朝君臣皆立未聞設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公問儒行蓋燕朝也路門內之朝大僕掌之故曰更僕更僕者久立將倦大僕二人相代而更於是爲孔子布席於堂而與之坐焉此古禮也及秦而亡漢禮皇帝見三公御坐爲起在輿爲下雖有是禮亦不嘗行呂氏春秋桓公朝揖管仲而進之所謂特揖也入及庭而未就位之時魏文侯燕飲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以爲上客蓋燕必有君所謂君爲臣下階者惟此時爲然冠義見於母母拜之謂舉手禮之即君揖臣之禮自古未聞婦人揖凡婦人皆肅拜也婦人肅拜猶男子揖說者以爲毋不應拜子誤矣古者不獨君揖臣亦有臣揖君楚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北面疏揖疏者徒跪也子事父臣事君皆跪而升堂禮於堂上無揖疏揖者堂下正立拱手歟朝儀士旁三揖喪禮士旁三拜三揖者三舉手三拜者三屈膝旁猶面也一云旁猶不正也面者每面揖之三不正者鄉鄉揖之三旁拜爲汜拜則旁揖爲汜揖矣古旁與方通士上下中三等故三揖也士微矣喪則拜而朝則揖先王所以勸士者至矣哉其有致仕在家者入朝君必先揖之而後及卿大夫士古君臣相接以禮其禮之隆又若此

諸子掌國子之倅

內宰掌北宮宮正掌西宮諸子掌東宮皆典禁兵衞機密親近之臣也何以知之以燕禮知之宮正卽司宮諸子卽庶子燕禮西階之燭司宮執之則知宮正掌西宮也阼階之燭庶子執之則知諸子掌東宮也內宰職正歲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則內宰掌北宮明矣西宮者王宮北宮者后宮東宮者太子宮或曰庶子賤者燕禮士旅酌畢乃獻庶子射禮士旅酌畢而復射則不獻庶子復射畢而後獻之如獻士之禮獻在士後則庶子賤者歟非也庶子內臣也燕禮獻羣臣畢然後獻內臣故士旅於西階旣辯乃獻庶子於阼階旣獻庶子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亦在阼階皆內臣也則庶子爲內臣之長矣古者訓民之官謂之外庶子故康誥曰外庶子訓人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春合學秋合射攷藝進退皆訓人之事有外則有中諸子者中庶子也荊軻入秦因寵臣中庶子蒙嘉而得見秦王則庶子非親近之臣乎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之太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車甲而合卒伍古者太子宮亦如王宮有禁兵歟曰然漢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衞交戟古法也然則太子將兵歟曰否所謂兵甲之事者謂太子有監國撫軍之事在軍則國子守還主在國則國子守王宮也以爲是宿衞之親軍歟司馬之征弗及授車甲合卒伍治以軍法則有司存或守太廟或守貴宮貴室或守下宮下室皆諸子致之內宰宮王宮伯分掌之而太子弗與焉西晉裴頠以太子非賈后所生宜防其變表請增東宮宿衞萬人然而四率精兵終不能免愍懷之禍也楚有東宮之甲商臣遂與宮甲圍成王適足以濟其蠭目豺聲之忍而已故古者太子之宮不藏兵革秦因周制有中庶子官漢王商史丹傅喜等皆嘗爲之主諸吏之適子及支庶版籍魏因之在吳及晉尤重其選顧譚溫嶠皆居是官甚見禮益然皆不典兵也夏官諸子存游倅修德學道天官宮正聯什伍糾德行教道藝晉之霸也亦如之故郤縠爲元帥惇說詩書主會將中軍講求典禮及秦以力征并吞諸侯而其風息矣古者庶子掌公族非猶國也家亦有焉衞公孫鞅事魏相公叔痤爲痤之中庶子仲鄕是家臣也雖家國不同同掌公族晉有公族大夫卿夏官之諸子歟甲衞士謂之介夫故有正夫有游夫游謂之倅車有游闕夫有游倅春秋傳孟孫卒將辟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者小司徒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是爲正夫以其餘爲羨羨猶游也管子曰一器成往夫具二器成驚夫具三器成游夫具游夫卽國之貴游後漢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盧子幹獻書于武曰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四方未寧盜賊伺隙將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愚謂貴游不徒宗室公卿之子王之庶子亦與焉如是則孽不奪嫡庶不亂宗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爲宿衞奔奏禦侮之臣安得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乎其後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則子幹之言中矣

皇清經解卷四之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十一　學海堂

禮說夏官二　吳惠學士士奇著

節服氏衮冕六人裘冕二人

官以節服爲名則王之車服旌常皆其職掌朝祭則六人從王郊祀則二人從尸持旌執戈乃其事也若云從王服衮從尸服裘則周禮顧命執惠執戈者雀弁綦弁而已未聞服冕況以下士而服衮與裘乎諸侯四人其服亦如之者所謂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郭景純注尒疋引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太常服虔注左傳引周禮亦然則是節服氏掌朝祭之衮冕郊祀之裘冕可知矣學者讀從之可也

方相氏敺方良

方相氏敺疫蒙熊皮黃金四目注云如今魌頭也荀子曰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倛與魌通愼子曰毛嬙先施衣之以皮倛則見者皆走韓退之曰四目爲方相兩目爲倛猶今假面也大喪及墓方相氏以戈入壙敺方良注以方良爲罔兩然則罔兩當讀作方良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則罔兩讀作方良矣薛綜注云方良草澤之神也段成式謂罔兩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故墓上樹柏立石虎以此說文在虫部云蝄蜽山川之精物也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淮南王說云魯語賈逵注則謂罔兩罔象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非神名也韋昭以爲蝄蜽山精好斆人聲而迷惑人杜預以爲水神衆說不知孰是獨段氏附會周官一說方良史記作罔閬蓋仿偟也莊子曰野有彷偟司馬彪以爲狀如蛇故說文在虫部魌一作䫏淮南子曰視毛嬙西施猶䫏醜也說文云今逐疫有䫏頭廣雅水神罔象蔡邕說顓頊三子其一居若水爲魍魎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大僕任重冢宰兼官錄以補周官之缺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大僕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先鄭謂窮者窮冤失職來擊此鼓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後鄭足成其義謂肺石達窮民朝士掌之驛馬軍書者郵驛上下程品也案漢律有變事有驚事凡上言變事謂之變事令驚事告急謂之驚事律達窮者變事上言也遽令者驚事告急也令者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達令則入律驚猶遽也故曰遽令變者非常故擊路鼓否則坐肺石而已建路鼓者若後世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奏其事焉肺石在外朝之闕路鼓在內朝之門坐肺石者士師聽之擊路鼓者大僕達之則天下無窮民矣書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帝王之政必先窮者軍書雖急不以先窮路鼓本以達窮民也窮遽皆有律令言令則律在其中非律令亦不得擊此鼓先鄭讀以令屬下句失之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唉訊之言問驚問曰唉謂窮遽也

周書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作冏命孔傳以太僕正爲大馭孔疏謂大僕下大夫而大馭中大夫其官高於大僕且戎僕齊僕道僕田僕而大馭最爲長春秋隨侯寵戎右少師漢文愛趙談

而參乘又最爲寵昵敌安國以太僕爲大馭也然戎僕與大馭皆中大夫大馭雖尊不得爲長春秋有御戎戎右二官君之車爲戎車則御戎者卽周官之戎僕大馭掌玉路不掌戎車而戎右贊王鼓稱王命掌戎車之兵革使者卽隨步師之職而孔疏以大馭當之誤矣左傳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僕大夫者大僕也晉謀遷都諸大夫皆在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寢庭者燕朝路寢之庭在路門內司士掌治朝在路門外朝士掌外朝在庫門外皐門內是爲三朝而路寢庭朝則大僕之所掌也春秋時周禮未改列國猶重大僕一官獻子以卿兼之其任不可謂不重位雖下大夫而正王服位出入王命卽周書所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王眡朝則前王燕飮則相王射則贊王眡燕朝則擯又周書所謂旦夕承弼厥辟也而上士小臣中士祭僕下士御僕皆其僚屬爲羣僕侍御之臣非周書所謂愼簡乃僚其惟吉士者乎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謂大僕也毛傳謂冢宰冢宰於治朝聽朝則贊王聽治歲終則詔王廢置而已未嘗出納王命也王之大命大僕出入之小命則其屬掌之詩所謂王之喉舌者非大僕而誰一說冢宰兼大僕荀子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然則侍御僕從左右前後有位之士不擇知惠端誠足信者充其官以爲人主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而以巧言令色側媚者充之是自閉其門塞其嚮乃更旁開邪竇以環主圖私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可不愼哉秦武王令甘茂擇僕與行事僕謂大僕行事謂大行孟卯謂茂曰公不如爲僕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韓獻音卿甘茂秦相皆兼大僕則親近之臣自古重之矣賈誼官人篇曰修身正行道語談說服一介之使能合兩軍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憔悴有憂色不勸譽者侍御也左右在側聲樂不並奏侍御在側子女不雜處蓋古親近之臣若此錄之以補周官之闕焉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

天子七廟廟有五寢埽除糞灑隸僕掌之王宮六寢廟則其一何也淸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淸廟五寢中央曰太室亦曰太寢春秋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譏中央之室室上重屋所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洛誥王入太室祼孔疏謂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皆是也太室公羊作世室謂魯公之廟世世不毀象周之文武康成既以文武爲二祧又謂二祧無寢失之甚矣路寢之制亦如明堂而王宮六寢廟則其一非無說也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子曰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諸侯有三宮儀禮喪服傳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則有中宮可知小宰憲禁於王宮內宰憲禁於北宮北宮后宮也后有六宮王有六寢寢必有室有正有側側謂之夾夾於燕寢以居九嬪故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蓋側室也在燕寢之旁媵妾不祔廟廟無九嬪室故六寢闕其一也春秋有路寢小寢高寢何休曰天子諸侯皆三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夫人居小寢小寢內各有一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說苑曰高寢位中路寢左右是謂三承明承明者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漢有承明廬張晏曰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其名蓋取諸此承明有三倍之爲六矣周禮作雒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四阿反坫重亢重郎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然則殷人重屋七廟皆然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赤黃白黑則五寢象五行與明堂同矣每廟太寢一小寢四三禮義宗言天子諸侯宮寢之制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候孔疏王有六寢正寢一燕寢五其一在東北春居之一在西北冬居之一在西南秋居之一在東南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月令執爵于太寢高誘注云太寢祖廟也康成以爲路寢豈其然古者天子六寢諸侯三寢秦有高寢太寢受寢受寢者小寢歟宋康定元年直祕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廟無寢因堂爲室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康成謂二祧無寢未聞其說

乘石

乘石升車之石詩云有扁斯石傳曰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淮南齊俗訓曰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注云人君升車有乘石是也一名踐石謂踐之以升車戰國策趙武靈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然則踐石以上謂國之有司不獨人君爲然矣士昏禮婦乘以几賈疏云乘几者乘以登車尸乘以几重其初昏與尸同也王后則履石諸侯大夫亦應有物履之今人猶用臺易林云登几上輿駕駟南遊是上輿皆登几也後世以石一名騙石扁騙古今字孔疏謂几卽[illegible]豈其然椉乘古文必以几故古文乘從几

弁師王之五冕延紐

弁師五冕之紐注云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似冠縰其遺象歟案武者冠卷一名委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蓋笄貫於委故曰委笄古之笄猶漢之簪所謂冠卷當簪者冕之紐也秦人名武曰委晉語亦云韋注云委委貌失之詩有頍者弁康成謂今未冠笄者著卷幘蓋頍之象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康成云纚今之幘梁也韜髮而結之蓋全幅疊用所以裹髻承冠徐爰曰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于冠因裁纚爲帽然則古曰纚漢曰幘晉宋曰帽案幘之制旁有耳上有屋下有帬帽亦如之蓋帬覆昌蓋韜髮之遺象也故曰廣袤似冠縰其遺象歟言漢之幘梁似古之冠縰縱廣充幅袤六尺其遺象存焉俗本似誤爲以賈疏不明故正之急就篇曰冠幘簪簧結髮紐注云結髮謂作結也紐謂結之釁也凡結之可解者曰紐愚謂結髮以帶帶謂之鬢鬢謂之槩槩謂之結結謂之紐其形似鼻故亦曰鼻簧疑漢之簪名顏師古以爲步搖誤矣王伯厚改簧爲篦亦非釋名云簂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頍康成亦云滕薛名簂爲頍然則簂卽幘也不應重出說與爾古今文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附中康

亡者人也注人也如相人偶之人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注所引馬絆綦與綦車轂之綦皆取結義獨所謂薄借綦者莫知其說案說文云不借綦喪服傳注云繩菲今之不借孟子趙岐注云蹝草履也敝蹝不借齊民要術云草履之賤者曰不借然則不借一作不惜言不相假借亦不足憐惜也借古音惜故唐詩外惜一作外借猶不借通爲不惜也後人不知紛紛附會多所不通漢人多識字唐人畧識字今人不識字釋名齊人云搏腊於文借惜腊皆以昔爲聲古音通薄搏音相近故薄借轉爲搏腊然則薄借綦齊人語卽說文所謂不借綦也案廣雅不借䩫平皆履名其絇謂之綦內則注云綦屨繫士喪禮綦結於跗連絇音渠絇在屨頭有孔穿繫於中而結於足康成引之亦取結義

袖海山房校印

也璪一作璪或省作璂會一作鬠說文云鬠骨擿可會髮者詩曰鬠弁如星儀禮作鬠云鬠笄義取會聚之意晉志云纚中名曰會以采玉爲璂璂結也謂纚而結之穀梁傳曰齊謂之綦楚謂之踙反女刃衞謂之輒輒一作縶然則綦亦齊語謂連併而絆縶也御覽引釋名搢脂作揥搢其首同也方言云䕺鳥中有木者蒲志云複下曰舄迓伐或以重皮而不加木失覽脂之義則似鳥之言腊謹取其乾而釋名云爲腊者把作麗魏則草履之賤與複舄之殊異矣中庸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莫知所出案表記注引公羊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今本何注公羊曰仁之也注云若曰可悲矣案方言凡相憐哀相見驩喜九嶷湘潭之間謂之人兮然則公羊人之誤爲仁之非何鄭有異同傳寫之誤人之猶方言人兮也詩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賢者仕於伶官不得志誰憐哀之者惟西方美人憐哀之耳若得遇之驩喜又當何如也如此說詩倍覺有味且使學者知詩之文辭皆本古訓其略猶存尒疋方言非若後世詩人苟爲而已人也人之人兮皆古訓古訓既亡諸儒異說故因薄借綦而并及之表記正義曰成十六年公羊傳文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公羊謂之偽方言謂之憤又謂之思或謂之無寫皆憐也所謂相人偶皆其義如此然其文莫知所出呂氏春秋愛類篇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人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齊宣易牛梁武麪牲皆不知仁呂氏之說甚明可補中庸正義法言曰通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

王之皮弁象邸玉笄

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隋志弁之制高五寸前後玉飾詩云會弁如星董巴曰以鹿皮爲之尚書顧命四人綦弁執戈自天子至于執戈通貴賤矣魏臺訪議曰天子以五采玉珠十二飾之通用烏漆紗天子十二璂皇太子及一品九璂二品八璂三品七璂四品六璂五品五璂六品以下無璂惟文官服之不通武職禮圖有結纓而無笄導少府少監何稠請施象牙簪導從之笄加簪導自茲始弁師王之皮弁象邸玉笄謂弁無笄導者非也何稠請施象牙簪導蓋本弁師之制而加焉耳其璂飾之數經傳無文錄以備考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于髮也一作簪兟也以兟連冠于髮也揥摘也所以摘髮也導所以導擽鬢髮使入巾幘之裏也天子以玉笄而導亦如之降此通用玳瑁及犀隋則惟弁用象牙笄導焉弁師象邸者象牙導也邸與揥音同古文通衞風象揥毛傳云揥所以摘髮孔疏訓摘爲搔而不能名爲何物學者疑之蓋揥者漢之擿也長一尺爲簪後世或名篦或名導導以擽鬢簪以固冠簪卽古之笄導卽古之揥魏風佩其象揥毛傳云象揥所以爲飾蓋刻鏤擿頭以爲飾也王之皮弁玉簪而象導也明矣導亦名簪通俗文云幘導曰簪揥一作楴廣韻云整髮釵篦一作鎞玉篇云釵篦又曰鎞釵卽整髮之楴揥楴同字篦楴同物是爲導亦曰擿許叔重曰骨擿之可會髮曰鬠詩云鬠弁如星則似擿一名鬠以骨爲之故從骨然弁師注云故書會作鬠司農讀爲會引士喪禮檜用組乃笄檜讀與鬠同以組束髮謂之檜鬠一作沛國人謂反紒爲鬠愚案士喪禮鬠笄用桑會髮曰鬠笄與擿皆所以會髮故亦得鬠名詩云象服是宜毛傳解象服與象揥同皆云以爲飾孔穎達謂以象骨飾服失之遠矣范甯注穀梁以象服爲吉笄近之愚謂象服卽象揥猶服也謂著於首案文選李善注引說文曰揥取也他狄切揥讀他帝切愚謂揥古擿字說文揥作擿故讀亦作擿皆以毛傳訓爲揥後漢志揥長一尺有等級皇太后則以瑇瑁爲揥有華勝上有鳳下垂白珠其飾彌盛矣故毛傳云象揥所以爲飾也凡男子有二笄一固髻一固冠固髻者韜髮作髻訖插笄於其中以固髻內則櫛縰笄總是也固冠者束髮加冠訖縰韜總束髮插笄於其中以固冠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是也然則象揥以固髻玉簪以固冠歟或曰纂人設皇邸鄭司農云邸後版也則象邸蓋冕之版矣冕版前俛而弁前後平故以弁名周曰邸漢曰版古今異語皇邸以羽飾則象邸以象飾可知其說近是然舊說皮弁無版有版者爵弁耳案尒疋邸謂之柢柢楴皆從木以氐帝爲聲實一字楴者笄之屬則邸非簪而何賈疏以爲弁頂則版也似非一說弁皆有版並存以備攷

司戈盾藩盾

司戈盾掌建乘車而設藩盾舍則設之行則斂之康成謂藩盾如今扶蘇蘇與胥古文通故扶蘇一作扶胥蓋秦漢閒語周之藩盾也建之乘車以蔽左右軍旅會同前後拒守大者八尺輪三十六乘輓者每乘二十四人以大扶胥爲武衞焉中者五尺輪大櫓扶胥七十二具小者鹿車輪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六具皆以牙戟爲翼扶胥爲衞在車兩藩故曰藩盾藩與轓通止則設焉斂其守也行則斂焉利其行也王之乘車則然若凡兵車雖行亦設之所以昭堅陣敗强敵說者遂以扶胥爲車名失之甚矣大扶胥者左傳偪陽之役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者是也古者材士持强弩矛戟夾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以爲羽翼狄虒彌以一人當之非所謂有力如虎者乎扶胥之大小眡其輪之高卑高則建大卑則建小建櫓於輪非以輪爲櫓也卽古之葦軍行載器止則爲營一名車耳車耳曰藩因以建盾一名龍盾詩曰龍盾之合畫龍於盾爲龍盾合者合而載之以蔽車漢書以牛車爲櫓爲櫓者設盾以爲車蔽也康成謂阻險之處王行止宿次車爲藩以備非常然則設車宮建藩盾掌舍設之司戈盾建焉太元積之次四曰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藩也注云藩文耳藩一作轓古今文應劭曰車耳反出說以爲轓塵泥或用草里語曰仕宦不止車生耳轓說文作𨏔省作反讀爲藩車耳反出者車之兩反旁出如耳也顏師古不知而駁之誤矣

司弓矢椹質

司弓矢職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又曰澤共射椹質之弓矢椹或作䟽先鄭定爲椹後鄭云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先鄭謂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小尒疋亦云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槷古文臬或作壕所謂質也質者射之的先儒皆分正質爲二後鄭一之故曰質正也樹椹以爲正若臬然矣圉師職曰射則充椹質杜子春讀椹爲齊人鈇椹之椹圉人所習故使充之言圉人養馬以鈇斬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斫莝郎此甚斫莝以椹爲藉耳尒疋椹謂之榩孫炎曰椹斫木質也質一作櫍詩云方斲是虔榩省爲虔猶櫍省爲質箋云取松柏斷之正斲於椹上則是用以爲藉也詩曰取厲取鍛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疏云質椹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故取之則椹質又爲鍛厲斧斤之石矣史記范雎曰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注云椹莝椹也質剉刀也失之穀梁傳云葛覆質以爲槷則質非刀明甚且質爲刀則射者何可以爲的也顏師古謂鈇非斧得之鈇爲剉刀質則莝椹明矣椹質故書作䩶質車革前曰䩶車用革質用皮其類也以皮爲臬或者非誤乎郭璞謂䩶以韋靶車軾䩶猶䩶也卽詩之朱鞹毛傳云路車朱革然則鞹一名䩶車之前後皆用革軷前曰䩶後曰第又皆以䡘衣之或飾以羽卽詩之簟笰前曰禦後曰蔽椹一作砧文字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猶金切所謂榩表砧淮南子曰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注云格射之椹質的射準也

枉矢絜矢利火射

枉矢利火射康成謂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矛與𩇯古音同（莊子務光荀子作牟光左傳鬭頭須韓詩外傳作鬭𩇯須是務與牟𩇯與頭古音同𩇯與矛亦然）漢之飛矛古之飛𩇯也以其飛行有光一名電影凡車戰以強弩矛戟爲翼飛𩇯電影副之飛𩇯赤莖白羽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鐵爲首晝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星有毛羽狀如蛇行古之枉矢號曰飛兵大黃參連弩用之然則枉矢配弩明矣絜矢象焉四弩之矢也康成以枉矢屬弓絜矢屬弩失之說見太公六韜有注俗本合注爲本文疑後人所改當攷（兩見太平御覽一見三百三十六卷一見三百四十九卷）大黃貫肩弩也肩一作問參連弩者三十絫共一臂也（絫去擂反又音絫）

大馭犯軷　祭軹祭軓

大馭犯軷說文作範軷云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軷轢於牲而行爲範軷又云範者範軷也讀與犯同然則馳驅之範因犯軷而得名範者象其形犯者言其義與車前之軓同音學者得其義而失其形久矣則犯軷當依說文作範軷詩及聘禮云出祖曾子問云道而出則軷一祭而三名其牲犬也犬人伏犬王車轢之詩云取羝以軷而羊人無文說者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又月令冬祀行亦名軷中霤禮云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軷上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而迎尸蓋祖道本祭行神當亦有迎尸之禮祖在城門外行則廟門外之西禮雖不同其神一也王出大僕前驅大馭戎僕爲馭及犯軷馭下祝是大馭爲祝及祭酌僕是大僕爲尸祭軹祭軓乃飲此非尸祭而尸飲歟聘記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處者於是餞之然則犯軷遂驅之而亦不遂行也既犯軷而後祭則迎尸在犯軷後可知矣其位則隨所往之鄉而爲之或曰在城門外之西毛傳云軷道祭也鄭箋云行神之位取羝以祭神又焚烈爲尸蓋焉孔疏云天子諸侯軷祭有尸聘禮卿大夫軷祭酒脯無尸崔氏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道路之神非行神而何若山川之神則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焉以故知釋軷不祭山川也崔氏之說失之矣一說玉路以祀天祀天有尸尸之出也亦如之少儀曰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僕謂大馭非也尸不乘玉路注云軓與軹謂轊頭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疏云兩軹即左右軓車轂小頭轂末之軓車旁著九式前之軓車旁著凡愚謂軓車轊軹小穿本非一物康成一之亦必有說矣孔疏以轂末之軹爲車轊之軓似依注而爲之說及邶風正義則又云軓當爲軹少儀誤耳蓋亦疑而未定歟尸不乘玉路何也曰尸未入廟其尊未伸故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妾得乘玉路也轊頭曰軹軾前曰軓毛詩音義以軓爲轊頭失之

田僕設驅逆之車

田僕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使禽前趨獲逆銜還之使不出圍禦借作銜古音同也後漢北海相景君銘曰強銜改節微弱蒙恩則知漢隸禦皆作銜矣（禦與圉通列子禦寇國作圉寇圉即禦通作銜）召南毛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疏云書多士曰敢翼殷命注云翼驅也（所引多士乃馬融尚書亦見書正義）吉日傳云驅禽而至天子之所易曰王用三驅則田獵有驅禽之法知虞人驅之者山虞萊山田之野澤虞萊澤野驅鐵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然則驅逆之車田僕設之校人帥之虞人乘之以驅禽也驅逆之車名曰佐車佐猶左也逐禽由左從左射之車僕職所謂輕車之萃即此一名輶車詩曰輶車鸞鑣輶猶輕也箋云驅逆之車也乘車鸞在衡輕車鸞在鑣車驅而犬獲則知驅逆之車并有田犬以從禽矣少儀注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疏云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故戎僕掌倅田僕掌佐對異散通魯莊公乘丘之戰佐車授綏是戎車之副亦曰佐也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熊氏謂據諸侯誤矣佐車者武車也武車不式豈獨諸侯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注云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抑之以止奔馳放不抑愚謂止馬曰提馳馬曰磬勒馬曰提放馬曰晉提猶控也晉猶磬也提之言遲晉之言進馳則奔矣（控一作鞚通俗文曰所以制馬曰鞚擬倬倉頡鞚勒也勒馬曰提亦謂之控）

校人良馬駑馬之數　毛馬　物馬

校人廄有十二馬有六種一廄二百一十六匹倍之爲四百三十二匹乃二廄良馬一種之數也以其數三之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二廄駑馬三良馬之數也以其數五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匹乃十廄良馬五種之數也與二廄駑馬三良馬之數相并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乃五良一駑十二閑之全數也五良十廄一駑二廄共十有二閑邦國六閑四種良馬三種爲三閑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之分爲三閑亦如之共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邦國六閑三良一駑之數也家四閑二種良馬一種爲一閑二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分爲三閑六百四十八匹相并爲八百六十四匹乃家四閑一良一駑之數也此依鄭注而計之如此王馬失之少家馬失之多唐馬六閑閑有左右爲十二閑猶周馬六廄廄有左右爲十二廄唐合十二閑爲二廄猶周合十二廄爲二校唐有祥麟鳳苑之名自貞觀至麟德馬七十萬六千而後魏河西牧馬至二百餘萬匹恒置戎馬十萬以擬京師軍警之備兩漢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在河西六郡養馬三十萬頭而周之王馬僅三千餘匹何足以給軍國之用乎詩牝三千邦國則然耳而謂王馬大數亦然陋矣周馬之數無聞然宣王師千之試其車三千魯大蒐於紅革車千乘晉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則王馬與國馬一時之盛可知也漢有御馬謂之秣馬食粟苦肥氣盛怒至日步作之孝文節儉惟百餘匹而王馬三千以給軍國則太少以奉乘輿則又太多矣古者卿有軍事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而家無私廄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王度記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以爲等差無取乎多馬也足以給朝事而已是以迷相孫叔敖棧車牝馬中行穆子（一作穆子）爲晉卿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魏亦有五乘將軍秦鍼以車多懼選非失之侈乎親甚多馬楚軍裂之其法嚴矣子產之家兵車不過十七乘也漢袁盎用事於景帝之朝秣馬一駟公孫弘爲三公有馬十乘而周之之馬八百有餘似失之大夫守百乘之地以故家有四閑乃國之軍馬非家之私廄也家不藏兵革而春秋之世私家授甲相攻則其馬之多曷足怪焉馬毛物之種九十有二此撥之別十青之別二烏之別五白之別一赤之別五紫之別六駭之別十一赭白之別六騮之別八騶之別六駱之別五騅之別五騟之別八駿騰之別六駮之別三驃之別七其略在魯頌駉篇所謂物馬毛馬者蓋如此毛齊其色物齊其力馬飽爲駛馬肥爲駛馬盛爲驕馬和爲驓馬遲爲駑馬疾爲驅馬驟爲駸馬馳爲騁

馬突為駻馬奔為騃馬驚為駭馬立為駐馬順為馴馬猜為騷馬眾為驫馬多為駪馬駿為驁馬逸為騻馬力為駴馬駁為騰馬駒為褎則所謂戎事齊力者觀其文可以知其義矣

廋人馬八尺以上為龍

廋人職馬八尺以上為龍鄭司農引月令曰駕蒼龍案尒疋馬屬絕有力駥又曰馬八尺為駥郭注引廋人職龍作駥而高誘注月令引廋人職作龍然則龍與駥古音同也龍亦作驡潛夫論曰求驡間驢或云驡野馬非也學者好怪乃謂龍者仁馬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頸有翼鳴聲九音遇明主則見於是有龍馬負圖之瑞應皆妄言也大戴禮曰春夏乘龍秋冬乘馬月令春驡夏駵秋駱冬驪顏駥驡並不見說文則知古通作龍矣驡一作龍良馬也音來郎切蓋古音也以形聲求之實不可解易震為龍虞翻本作駹注云駹蒼色震東方舊讀作龍非也案說文駹馬面顙皆白亦非純蒼蓋蒼龍而兼約顙與龍轉為駹猶龍轉為鸗[illegible]古音皆通或以為誤豈其然說者謂漢得大宛名馬象龍象龍天馬名也龍為天駟故馬以龍名何休曰天子馬曰龍諸侯曰馬卿大夫士曰駒詩云駕我乘馬乘我乘駒毛傳云大夫乘駒鄭箋云馬六尺以下為駒

職方氏九州

春秋元命包曰五星流為兗州鉤鈐星別為豫州昴畢散為冀州箕星散為幽州營室流為并州參伐流為益州虛危流為青州天氐流為徐州軫星散為荊州牽牛流為揚州益州者禹貢梁州周以梁并雍則為雍州之地秦之蜀郡漢以其地為益州蜀之分野與秦同分徐州者禹貢海岱及淮之地周省徐入青秦兼天下置泗水薛瑯邪三郡漢或易或故以其地為徐州說者謂兗瑞也信也又云州以沇水得名豫者舒也言中州稟中和之氣其性安舒冀乃帝王之都其地有險有易分野為趙故屬昴畢冀以冀州闊大分衛以西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周人因焉幽之分野為燕故屬尾箕言北方太陰故以幽為號并之分野為衛故屬室壁不以衛水恒山為名而云并者蓋以其地有兩谷之間也合梁為雍四塞之地故以雍名亦謂西北之位陰陽氣雍閼也正東青州土居少陽其色青故名正南荊州荊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有道後服無道先叛常警備也東南揚州分為吳粵故屬斗牛以為江南躁動厥性輕揚亦曰澤國水波揚也漢都雍州為三輔屬司隸不統於州而以雍之西為涼州西南為益州又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是為十三州因置十三部刺史元命包漢人偽造故言益州而不言雍州則讖緯雖起於春秋之時實亂於哀平之際信矣孔穎達曰舜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漢末公孫度據之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在周職方為幽州之地賈公彥曰漢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郭璞以爾雅釋地九州為殷制夏無幽并營殷無青梁并周無徐梁營

荊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

江出岷山漢出嶓冢皆發源於雍州而東南流為荊州之川潁出少室湛出昆陽皆發源於豫州而東南流為荊州之浸蓋潁之别為溵溵有大小小溵出汝南溵強與潁水合故潁或謂之溵潁水又東大溵水注之東南流逕召陵縣故城南而上承汝水枝津世亦謂之大溵水南逕慎城西而入於潁慎故楚邑白公所居以拒吳者潁水從此會於淮故左傳謂之潁尾蓋潁首陽城而尾下蔡下蔡故州來班固獨指此為荊州浸則其地古屬荊州矣召陵及慎漢屬汝南為豫州在春秋則皆楚地楚曰荊人則皆古荊州之域也湛水北枕山山有長阪水流其下故有湛阪之名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東流入汝昆陽在犨縣北而湛出犨北魚陵西北而東南流歷魚陵下其地接方城方城即葉縣漢昆陽屬潁川為豫犨屬南陽為荊然則湛合汝從豫入荊也汝有濆酈道元謂濆溵聲相近故世謂濆水為大溵水亦或下合溵潁之稱則似潁湛與汝濆合為一水矣正南曰荊州江漢汝濆皆南土國風列於周南故江漢潁川潁湛合汝濆為浸溵讀為殷與濆同音古荊州北接陳汝控帶許洛齊語桓公南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鄭語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所謂荊州諸侯也楚語靈王城陳蔡不羹案父城有應鄉故應國新蔡故蔡徙有大呂小呂亭故呂國定陵襄城有東西兩不羹在漢或屬潁川或屬汝南陳故陳國屬淮陽皆古荊州淮南子曰昔者楚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郯淮潁汝以為洫江漢以為池亘之以鄧林綿之以方城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見荀子議兵篇然則潁湛即潁汝也康成以為宜屬豫州豈其然乎春秋傳楚令尹子瑕城郟水經注潁川郟縣汝水逕其故城南即子瑕之所城也則潁汝宜屬荊州益信

豫州其浸波溠

豫之浸曰波溠注云溠宜屬荊案湖有溠漳有溠江有溠湖水別為金浦溠漳水別為柏梁溠江水別為觀詳溠皆以溠名然則溠不屬荊也尒疋洛為波則波溠明為滎洛之別名矣應劭謂孤山波水所出區區小水安足為一州之浸乎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溠熏以滎雒說本職方曰浸曰熒明波溠即滎雒也注引水經注溠水出黃山在唐隨州棗陽縣東北則溠屬荊矣波水出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在唐汝州魯山西北滎水在滎陽縣東尒疋渾沙出注云水中沙堆為渾溠猶渾也故可為梁左傳梁溠益以此

雍州其川涇汭

雍州之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曰汭沉之即沉讀為鞫毛傳云芮水涯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則汭非水名渭汭夏汭漢汭羅汭洛汭沙汭淮汭桐汭皆曰汭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服虔曰汭謂內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曰汭入也呂忱曰汭者水相入也渭水入河是為渭汭其地在京兆船司空猶夏水入江為夏汭其地在江夏雲杜縣亦曰汭水兼通夏目而會於江然則汭非水名信矣雍之川莫大于汧渭班固言芮出汧東入涇是汧水入涇謂之汭也呂忱之說不其然乎地理志汧縣汧水出西北芮水亦出西北明芮即汧也酈氏謂汧有二源一出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為弦蒲藪一出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即古之隴坂東北注為魚龍水二源分流一入渭一入涇入渭者謂之渭汭入涇者謂之涇汭說文云汭水相入也

冀州其澤藪曰楊紆

尒疋九藪秦有楊陓呂氏春秋秦之陽華淮南子秦之陽紆高誘云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又云陽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皆臆說也郭景純謂在扶風汧縣則直以弦蒲當之矣案中山經陽華之山楊水出焉西南流注於洛門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河繽姑之水出於其陰酈道元謂其地在弘農上雒河在東北洛在西南實古冀州之藪是謂洛陽言在河洛之間堯受河圖於此禹治洪水具禱陽紆即其地也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騖行至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自宗周瀍水

以西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還歸於周三千里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說者謂呂梁在西河離石縣西孟門乃龍門之上口兼孟津之名古河宗之地陽紆即陽華蓋山也衍而爲藪河伯都焉其山更在岐之西故距渥水三千里而中山經亦云門水出陽華至於河七百九十里入雒水則其地之廣可知故半在秦半在晉然而職方屬冀不屬雍何也穀梁子曰鄭在冀州鄭在豫而云冀者蓋冀帝王之國爲天下之中州是以禹貢首冀州而鄭衍敘九州赤縣之畿亦自冀州始故自平逢之山至陽華之山凡十四山而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六月者歲之中也蓋地中山中祭以歲中陽華屬冀以此一說陽紆大陸一地兩名禹貢大陸屬冀州康成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而漢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信都禹貢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康成謂鉅鹿與信都相去非千里地名變易世失其處今河內共山共水出焉古音降讀爲共今之共水古之降水說文作洪亦云然而以館陶北屯氏河河之故道爲大陸則亦冀州之地也春秋傳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杜氏謂鉅鹿絕遠當在汲郡修武縣之吳澤修武故甯也鄭注引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更名修武亦以爲吳澤即大陸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即漢河內朝歌縣去鉅鹿雖遠而皆有大陸之名蓋以其爲地腹纏絡綿邈高者山下者藪廣且平者陸焉用指其處以實之哉竹書穆王征犬戎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蓋謂陽紆山也似陽紆在西陽華在南而得合爲一者亦猶楚之雲夢跨川亘隰兼包勢廣含藪修務訓曰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陽盱者陽紆也盱或作紆高誘曰陽盱河在秦地應休璉引之作陽盱李善注云盱音紆

并州其川曰嘔夷

并州之川嘔夷注云祈夷祈嘔音相近水經注亦作祈夷出代之平舒縣東逕縣之故城南澤中控引衆泉以成一川魏土地記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平舒城西南五里代水所出東北流乃祈夷也在代故亦曰代水說文滱水起北地靈丘東入河即漚夷水并州川[illegible]嘔夷在其界漢屬代郡[illegible]北地有靈丘[illegible]之舊矣然以滱水爲并州川與班氏之說也祈夷水北至桑乾滱水東至文安本非一水酈氏以滱爲嘔夷出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曰高氏一作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然則嘔夷蓋滱夷歟

形方氏華離之地

形方氏華離之地華今作乖俗誤爲華說文𠌶爲草木華从𠌶从亏華背呂也象脅肋形從華康成讀華爲佤哨之佤華離者佤邪離絕也說文玉篇皆無佤字玉篇於華部加華訓爲華斜廣韻作華又作𦾓即華字華邪者猶佤邪云爾華一作華廣雅睽華也華衺也明佤與華同佤華實一字廣韻分爲兩音一音華一音佤形方氏掌正地形故其形華斜者正之不正者謂之佤賈疏謂兩頭寬中狹未知所出當攷說文斜讀若荼詩其虛其邪鄭箋從爾雅邪讀爲徐則邪非徐也荼古斜字徐斜義同邪一作斜亦作衺佤即𠈌字說文云汚衺下也從宂瓜聲一作窳字林云汙也音烏說文汚窬陸德明曰汚窊猶汚邪也然則佤邪猶汚邪歟徑從爲直佤邪爲曲史記滑稽傳汚邪滿車窊說下佤汚邪一說佤即𠈌說文云不正也從立𠈌聲似非地形當攷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十二　學海堂

禮說秋官一　吳惠學士士奇著

大司寇禁民訟入束矢禁民獄入鈞金

大司寇禁民訟入束矢禁民獄入鈞金管子曰小辠入以金鈞蒲辠入以半鈞訟獄者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亦見齊語蓋束矢以示罰鈞金以贖辠禁之而不聽乃入束矢鈞金說者謂訟獄者皆然誤矣失取其直不直者入束矢金能見情無情者入鈞金若不入矢則是自服不直不入金則是自服無情乃所以禁民訟禁民獄也折獄不以剛舊說謂金取堅剛失之淮南子曰有輕辠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注云金分者隨辠輕重有分兩箭十二爲束案鄉射禮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握謂中央又大射儀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兼束者四矢異束亦然鄉射專指大夫言故云兼大射兼指諸公卿大夫言故云異束於握上謂可握而持然則束矢者四矢也舊說謂十二矢者蓋本漢書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然則一弓四十八矢其說又與毛鄭不同師古曰以一發爲一放則四發四矢然案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髐尾鳴鏑箭十二枚則服韋之說非無據也魯頌毛傳云五十矢爲束蓋本荀子論兵一弩負矢五十个之說康成謂一弓百矢蓋本書春秋傳彤弓百彤矢百之文此二說者一用之軍旅一以賜諸侯皆不言束也而謂秋官聽訟入矢亦如之其不然乎舜典金作贖刑注云金黃金呂刑其罰百鍰注云黃鐵孔穎達謂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古贖辠以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數令與銅相敵康成駁異義言贖死辠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一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辠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辠皆以銅也禮器內金亦謂所貢之銅注云金炤物疏云金能照物露見其情此禁民獄者所以入鈞金歟易噬嗑外卦爲離離爲火五行之位火承金坤之六五上升乾位得中而明故曰得黃金黃言中金言明也素問云金發而清明廣雅以清明爲金神折獄以明得其情矣得情勿喜故有貞厲之戒焉禹貢金三品銅三色也魯頌大賂南金言南指荊揚王肅以三品爲金銀銅孔穎達以爲分疋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則貢金銀者當以鏐銀爲名也禹貢有鏐鐵錫鉛銀而無銅故知金爲銅春秋僖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此即荊揚所貢之金也古以銅爲兵楚金利故吳越之劒南人貴而寶之弗使出境然則三品爲銅信矣三色者青白赤也康成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與三十斤相去縣絕則鈞金猶金分蓋亦隨辠輕重之名矣晉律贖死金二斤失贖辠因罰金四兩漢律贖死金二斤八兩皆黃金也

小司寇三曰詢立君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詢有三其三曰詢立君春秋王子朝與敬王爭立求助於晉晉欲助之而莫知適立也乃使士景伯涖問於周士伯立於乾祭而問介衆由是遂絕子

朝之使而戴敬王君子曰禮夫禮立君必詢萬民也堯年老而子不肖舜有元德而在側微帝聞之而岳牧不舉於是帝朝萬民而詢之廷民之所舉一如帝之所聞而當乎帝心於是史臣書之曰師錫帝介眾曰師以爲舜有天下也眾錫之曷爲不曰天錫之而曰眾錫之天遠而眾邇也不孚於眾而合乎天妄矣且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楚共王有寵子五人未知誰立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焉密理璧於庭而使五人入拜且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而或跨之或加之或壓之皆可以爲當璧則神之所命誰知之者適足以啟其覬覦之心而前有蒲宮後有突圭臣强於君末大於本亂幾亡國故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然則太卜曷爲而卜立君卜立君者先王先蔽志而後命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乃叅之以卜筮未有不謀乎卿士不謀乎庶人而專信卜筮之說者也是故眾歸之者王眾去之者亡湯武革命堯舜巽命澤滅火曰革柔順剛曰巽剛爲君柔爲民言君中正而民順之矣太康尸位黎民貳也成湯伐虐兆民懷也帝癸喪邦眾弗協也武王克紂眾一心也故曰眾歸之者王眾去之者亡

上服下服之刑

小司寇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司刺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辠注云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刖也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刑之疏云規識在體若衣服在身故曰服蓋漢法如此康誥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明堂位曰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說文當辠人曰報從㚔從𠬝𠬝服辠也荀子曰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管子曰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然則陳之以道先民服之及其要囚又加服念所謂上服也罰雖有倫猶曰未遜刑一人而天下服殺一人而萬民和所謂下服也書曰恫瘝乃身程典曰余體民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蓋疾痛本諸身求諸民故曰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則下服必先上服也教之以三物糾之以五刑求之以五聽然猶必三刺三宥三赦而後加刑則民之陷於刑者亦寡矣成康之際天下安甯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者以此康成以漢法解周官似失之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以權惟明克允苟非服念焉能用權五刑故有五服傳曰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然則服讀爲附攷工記牝服讀爲負呂刑上服下服讀爲附蓋服本有附音並非改字不字而云讀通經妄矣議附之上下如喪之輕重矣或從重而輕或從輕而重或恩輕而義重或名重而情輕上附下附皆有等比服問所謂列猶呂刑所謂權我所謂服者大明服也後漢太尉劉愷奏議引呂刑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而上服下服禮記服作附蓋服與辠定而施刑附謂辠疑而議減王制曰附從輕小司寇八辟亦曰麗邦法附刑罰附者律之比例挾猶舉也上刑挾輕下附者舉輕以明重下刑挾重上附者舉重以明輕所謂上下比辠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也下附謂小比上附謂大比大小猶輕重也行故事曰比荀子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謂之附莊子曰以刑爲體謂之服

士師五禁 注野有田律

士師五禁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康成謂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嚻讙夜行之禁其擧可言者今漢律亦亡其猶莫能言矣離載者載奇兵也韓非子曰非傳非遽載奇兵革辠死不赦離之言奇載而下帷是爲姦非若兩人同車法所不禁也賈疏失之士師野禁即大司寇之野刑所謂上功糾力者謂民農則重本重本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乃專一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女死不舍故謂之糾力呂覽上農篇野禁有五古之禁書猶存其略焉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六不酒醴聚眾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越畔賈不敢爲異事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纙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爲害於時也若非同姓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灰僇者月令仲夏毋燒灰燒灰者僇庸謂傭賃者而云不敢私籍則古有在官之傭故遂師得移用之以救其時事𢿱男女嫁娶不出鄉里則民無百里之戚不敢越鄉而交大司徒所謂聯兄弟以安民蓋如此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易草萊辟溝洫治此在上者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在上者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是爲野禁亦曰野刑不禁以法而禁以身不刑其體而刑其心故其時野無曠土國無罷民康成以田律當之誤矣

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士師五戒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康成謂糾憲未有聞焉案小司寇正歲觀刑象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則憲者國之刑書小宰以宮刑憲禁於王宮內宰憲禁於北宮蓋皆宮中之刑而表縣之以爲法小宰掌宮之糾禁宮正亦掌焉宮正糾德行內宰糾其守則糾亦用諸宮中州里糾過惡黨正糾戒之鄉長相戒相受鄉遂縣之士亦各糾其民則皆用諸國中者也大司寇糾力糾守糾孝糾職糾恭偏及萬民矣戰國策安陵君成侯者奉襄王之命以守安陵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臣亡子不得與焉安陵說苑作鄢陵漢縣屬潁川郡戰國屬魏爲安陵小國也韓魏滅而獨存所謂大府之憲即士師之憲用諸都鄙者而稱憲之上篇則憲即古之章也管子正月之朔布憲於國百吏習憲於君前受憲於太史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大府憲未布莫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辠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辠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大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辠死不赦是爲首憲春宮太史之所藏頒之官府都鄙者即此布憲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達於四海蓋正月之正歲縣之闕正月夏正歲墨子曰先王之書出國家布百姓者憲也晏子曰君子有道懸之閭士師五禁書而縣於門閭者以此

八成七曰爲邦㑣

士師八成七曰邦㑣㑣一作朋注云故書朋作㑣鄭司農讀爲朋友之朋案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㑣宗蘇林曰㑣音朋蓋本鄭司農之讀而失焉者也晉灼音倍得之說文省作倗讀若陪晉音本此顏師古亦以晉音爲是則㑣非朋審矣古有朋無黨同道爲朋阿黨爲㑣八成者四方之亂獄王命訝士成之立氣勢結私交作威福君子犯禮小人犯法無守職奉上之義有背公死黨之名故曰邦㑣謂之亂獄管子幼官篇所謂散羣㑣署也强者爲圖弱者爲羼圖屬羣徒私相署置故王命訝士以成

之者散之爲鄙從邑地名漢功臣表鄙成侯師古曰鄙音浩又普肯反從邑爲鄙從人爲備備古倍字皆從人以朋音得聲司農破爲朋或作堋說文引虞書曰堋淫于家堋與倗通廣雅否弗倗粃皆非佳語亦猶姦宄竊盜云爾淮南中詞邦汋也勝訖陰謀邦賊也吳之宰嚭梁之朱异身內情外國將生害邦諜也蘊宣之子創戮近臣犯邦令也弘羊之客詐稱御史撟邦令也陽虎之囚季孫爲邦盜也朱博之附傅晏爲邦倗也杜業之毀師丹爲邦誣也是爲士師掌士之八成士指訝士訝上諭邦國之辠刑成四方之亂獄蓋以此荀子曰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薉孽也此邦誣之謂歟妒昧爲誣交譎爲汋雖有妒昧之臣苟非交譎則妒昧不行故八成以邦汋始邦誣終

鄉士聽其獄訟至王會其期

書傳曰今之聽民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聽謂議獄察其辭辯其訟與其要近者聽於朝遠者上於國鄉士一旬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三月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蘖十司刑各麗其法以議而求所以生之之道若求其道而不得則士師受中刑殺仍登中於天府蓋司民登數司寇登中皆於祖廟使神監之若欲免其死則近者王會其期遠者王令三公及六卿會其期蓋當司寇聽之之日而往議之書傳所謂君與臣會焉者也說者曰會者就也春秋之例魯往會於他處則書曰會某若公在外彼來就公則曰會公（文十三年衛侯會公于沓）是就之亦會必有期凡我會彼彼會我各及其期曰會若不及其期則曰弗遇譏無信也（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然則會必有期明矣故司刑議獄亦曰會其期期者一旬二旬三旬之期也君與臣會君不爲卑臣不爲伉春秋叔老會鄭伯公孫蠆會晉侯禮也左氏謂卿不會公侯失之矣不明周禮焉得通春秋都家不會何也方士掌都家訝士掌四方之訟獄言四方則兼都家邦國矣有辠刑則明以諭有亂獄則往而成都家亦邦之故不言會也且四方之聽朝家掌贊之矣豈都家獨不然乎

訝士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訝士掌諭辠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云士謂士師也讞疑辨事先來指訝士乃得造於士師如今郡國亦時讞主者吏指廷尉議者案孝景五年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注云讞平議也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然則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治猶讞造猶移有疑則讞不決則移慎之至也亦欲使邦國之治獄者務先寬也漢之廷尉周之士師造士師猶移廷尉（郡國有疑獄皆讞廷尉）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春秋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穀梁曰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公羊謂內大惡諱而目言之者以遠也左氏亦謂成宋亂者爲賂故皆非也賂者取郜大鼎於宋固明書之而不諱矣取賂在後成亂在前左氏一之宂失經義公欲成亂故會於稷卒取賂而還自是兩事春秋屬辭以直不以罔宋亂已成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是罔也非直也豈聖人之心哉說者求其義而不得則曰成者平也平宋亂也如其說則曷爲書成而不書平書成則非平亦明矣蓋自古訓亡而孔子之雅言亦絕學者遂莫能明春秋一字之辭由是杜預之徒妄爲之說蓋成者斷獄之名王制所謂成獄辭也凡聽五刑之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史以獄成告於正（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此之謂成獄辭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謂之成秋官訝士掌四方之訟獄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聽之也不可謂之平平者和解兩家謂成爲平妄之甚矣四方亂獄莫大於弒君桓往成之不成而還反取賂焉孔子直書之傷天下之無王也地官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有兩說一謂和解之一謂立證佐成其辠兩說皆未允以民成之者與民共聽之而已魯公孫敖爲襄仲聘而自娶焉仲將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此成之之事也如但和解兩家又何必使舍之且使反之乎舍之反之非所以斷成其事歟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辠也寡、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所謂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者蓋如此春秋所謂成宋亂者亦以此詩曰虞芮質厥成質者劑也兩造之辭爲兩劑故曰以兩劑禁民獄虞芮之獄文王成之明宋之亂桓公不能成也合詩禮參觀則春秋之書法見矣竹書帝啟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涖者往而成之也獄訟成士師受中中者獄訟之成辭故都家刑殺士師書成在官曰官成在國曰邦成以待萬民之治謂之中歲終則天府登中故受中之官名爲典成之吏士師之八成由此出焉冢宰八灋之官成亦曰八成八成者八聽也（一曰聽政役二曰聽師田三曰聽閭里四曰聽稱責五曰聽祿位六曰聽取予七曰聽賣買八曰聽出入）晉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曰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然則聽訟謂之成也

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朝士之地傅即司約之地約傅謂傅別約謂約劑皆判書也藏於天府若有訟者則開府視書以聽其訟故曰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責者訟也論語內自訟包咸注云訟猶責也屬責者地訟也戰國策云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呂氏春秋亦云吳之與越接土鄰境壤交通屬高誘注曰屬連也鄭司農謂田地町畔相比屬故爭界而訟如魏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皆不能決冀州牧孫禮請以明帝初封平原圖決之便可立斷古者邦國士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於戶口圖地約則書於土地圖器約則書於禮器圖此司約所謂小約劑書於丹圖者歟又封建諸侯亦有圖至漢魏猶然故明帝所封平原王則有平原圖以圖決訟朝士職所謂以其地傅而聽其辭也案圖驗界宜屬平原而曹爽偏聽清河之辭乃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是謂地傅不足憑丹圖不可信故孫禮爲之歎息而流涕焉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謂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地傅者版圖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朝士職凡盜賊軍鄭司農謂盜賊羣輩若軍非也軍謂持兵者春秋襄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何休曰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

爲其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子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然則不持兵不得殺之明矣雖羣輩共入鄉邑及人家而殆殺之則殺之者不得無辜以其不持兵也苟持兵豈必掌叢而後殺之無辜哉故不徒曰盜賊而又曰軍所以正盜賊之名也無故持兵入人之門雖傳國君猶若無辜然春秋忠患深防之意深矣渤海盜賊起太守龔遂單車之官移書屬縣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持兵者乃爲盜賊然則漢律亦然不持兵者不爲盜也左傳凡兩軍相攻曰軍某師則軍訓爲攻與春秋書伐同義

司刺三刺

司刺掌三刺因以名其官三刺者三訊也壹訊羣臣再訊羣吏三訊萬民徵訊其人考訊其辠以附刑也慎之至也是爲刺其象棘棘外刺而赤心故樹棘爲位象以赤心三刺焉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蓋棘者斷獄弊辠之地刺者哀矜折獄之情康成謂三刺辠定則殺之若三刺而情有可原則宥之且赦之矣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求民情斷民中豈無宥且赦者而惟戮是聞必不然也則刺非殺也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公子買成衛不卒戍刺之成公十有六年刺公子偃公羊謂內諱殺大夫故曰刺穀梁謂先名後刺殺有辠先刺後名殺無辜則直以刺爲殺矣愚謂刺之者訊之也春秋殺大夫未聞列其辠獨公子買先列其辠而後刺之則刺之非訊之而何且又安知刺公子偃者先刺之而後殺之歟抑先刺之而後宥之且赦之歟如曰刺之者殺之則春秋書刺與書殺等耳何諱之有乎晉獻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其實未嘗殺也惟文公刺懷公於高梁則直殺之矣外傳言刺內傳言殺然厲公殺三郤亦云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則是春秋殺大夫列國皆曰刺以掩其專殺大夫之名及孔子修春秋始改書殺以著其專殺大夫之辠獨於內仍書刺者諱言殺故書刺則刺非殺益明刺者或殺之或宥之或赦之辠未定之辭也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訊者刺之刺者問之故申胥釋劒而對漢安檀侯劉福坐爲常山大守祝謯上訊未竟病死注云訊考問之謯古詛字所謂刺公子偃者亦如此方言凡草木刺人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然則刺與棘通大司寇之棘木之下者刺之之謂也漢置刺史奉詔察州亦取訓爲殺似失之宋書百官志曰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尚書事

司約約劑 丹圖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一曰治神之約二曰治民之約三曰治地之約四曰治功之約五曰治器之約六曰治摯之約大者書於宗彝小者書於丹圖古者天地異官民神異業故首治神而治民次之治地次之九職任於民六府修於地而功成焉故治功次之有功乃受器故治器次之有五器因有三帛二生一死摯故治摯次之六者皆有約約者結也要也子貢曰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神約者非命祀之謂蓋謂凡邦之大盟約北面詔明神大司寇涖之司盟掌之戎右贊之司約書之而登其書于天府其貳在司盟者是也天官以八則治都鄙而馭神之則爲先秋官以六約治萬民而治神之約爲上易之觀也皆方觀民神道設教者以此民約者小司徒邦國之比要鄉師州里之役要也凡大司馬之所簡稽旅師之所興積質人之所賣儥泉府之所斂賒有約劑者皆是若夫遷殷而盤庚命衆封衛而陶叔授民非司約之所掌也地約者封人所封之四疆量人所量之涂數形方所正之華離遂人所造之形體匠人所畫之溝洫皆是詩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正其界也春秋郤至爭鄇田閻嘉爭閻田周之東遷也地約之亂久矣故子駟爲洫四族喪田因之作亂宋鄭之間有隙地兩棄之而以六邑爲虛弭其爭也然則約劑大亂開覩約書不信者殺先王早已防之嚴矣功約者如二號爲卿勳在王室藏于盟府者是也周官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而司常畫其象司勳藏其貳焉春秋之義苟有以定國安民必書功於廟故襄公朝晉獻子書勞禮也器約者凡喪祭賓射吉凶禮樂之器皆是春秋列國大夫亦得受天子之器大路先路次路三命再命之服而魯叔孫穆子之聘於周也王賜之路復命於君君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衛仲叔于奚有功賜繁纓與曲縣之樂亦書在三官蓋器約之書於丹圖者如此魯衛三卿故書爲三筴則天子六官皆書而藏之可知故約劑亂而六官辟藏也周禮在魯相證益明矣摯約者謂六摯大宗伯作之射人相之司士擯之膳夫膳之古者相見必以摯故有士相見禮春秋禮廢已久定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是時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皆執皮帛繼子男而遂不復以執羔爲尊貴矣至是晉上卿執之魯人始貴而尚之記者惜摯約之失官也宗彝者宗廟之常器所謂銘勳彝器歷世彌光韓非子曰至安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盤盂宗彝之屬圖書即丹圖古者功名著乎盤盂銘篆存乎壺鑑皆在記年之牒號曰春秋而謂盛世無之豈其然乎或曰丹圖者丹繒也夏禹撰元要集寶書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檢以元都之印其言不雅馴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故古之圖書以丹示信書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其辠也漢封功臣申以丹書之信書其功也說文引揚雄說以爲漢律祠宗廟丹書告則漢之告廟以丹書不獨封功臣矣抑又聞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所自也緣圖幡薄從此生焉古者綠圖記千歲之事丹圖書萬民之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千歲之事在其中矣綠圖時薄亦冥以爲幡薄者幱幱也廣雅云幱幱謂之帙其文皆從巾故曰幡以其爲物也薄故曰薄其色赤故曰丹圖埤蒼云幱幱赤緣所謂赫蹏書孔穎達曰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蓋古之幡薄也丹書之遺法

司盟北面詔明神

荀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亦見穀梁董子曰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不義之中有義焉然則會盟非歟秋官曷爲有司盟也曰秋官之盟非春秋之盟春秋之盟不行於三王之盛世秋官之盟五帝用之然則二典曷爲不言盟曰虞禮六宗周祀方明一也皆不言盟而盟禮具焉矣虞禮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臨之以上帝涖之以羣神非盟而何是故春秋善胥命而詩人刺屢盟其心一也古者非會同不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屢盟盟禮已亡先儒無說覲禮加方明於壇上則會盟之禮猶存其略焉方明者六宗也其神卑於上帝尊於山川其主方四尺木爲之號曰方明設六色上元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璋西琥北璜東圭六色以象之六玉以禮之尊而宗之故曰六宗楚辭九章亦云五帝折中六神嚮服山川備御司盟所謂北面詔明

神即此六神者六宗之神方明者六宗之位或曰六神下括之神之星見韓非疏

禰篇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

司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孔疏謂犯命者盟之不信曰詛之盟大詛小盟詛皆有辭墨子曰昔者齊莊公之時有王里國中里徼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以爲殺之恐不辜釋之恐失有辜方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㨨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宴之宴擊也音害殪之盟所著在齊之春秋司盟所謂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其禮蓋如此雖事近乎誕而云在齊之春秋則非無據矣墨子雖涉異端敢於侮聖誕道者斥之而我獨有取焉者以其去聖人未遠也盟禮既亡而共羊盟社漉血讀辭其禮存焉所謂齊之神社者其說亦見墨子燕有祖齊有社稷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春秋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如齊觀社穀梁以爲尸女尸女者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名讀春秋者疑之及觀墨子而其疑渙然釋矣故不讀非聖之書者不善讀書者也毛傳謂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而不言羊秋官小子羞羊珥於社稷珥祈神聽事類於盟墨子所謂盟於神社也然則盟詛蓋用羊歟孔疏謂詛用一牲公子鱄之去衛也濟河而盟曰昧雉彼視昧蔑字古蓋盟也而其辭則詛矣戰國策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牲古會盟之辭也盟有大小詛亦如之三物亦不必豭犬雞楚趙同盟毛遂歃血兼取雞狗馬是盟之大者三物並用矣天子馬牛諸侯犬豭大夫以下雉雞而兼用羊羊者祥也上下同之或曰獨豸神羊古者決獄命觸不直大虎奉侯篇曰齊魯之先君相與刺羊而約曰後世子孫有相攻者令其皋若此刺羊是古之盟約皆用羊矣

職金金版

旅上帝饗諸侯職金共金版康成引尒疋鉼金蓋治金謂之鍊鍊金謂之鉼鉼金謂之版論語說桀殺龍逢𢀖出金版誕矣太公金版玉匱㓷歃以爲近世之書信哉金版者國之典筴也周書大聚篇周公旦陳營邑建都之制別陰陽之利水土之宜命曰大聚武王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蓋藏之府朔旦省而行焉昆吾者職金之官也四月孟夏王嘗麥于太祖命大正正刑書假於社各牡羊一牡豕二王在東序大正居戶西南向九州伯咸在西向王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王若曰予小子聞古有遺訓予用皇威不忘祗天之明典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常能憂恤乃事勿畏多寵無愛乃囂亦無或刑于鰥寡非辜惠乃其常大正書乃降大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間箴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順爾臨獄無頗保爾國世世不殆大史乃降大正乃中降王則退是月大宗序天時祠大暑少宗祠風雨百享大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所謂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者也刑書九篇是爲九刑大正者大司寇凡秋官皆曰正王制正聽之漢有正平丞說者謂秦所置蓋周本有是官而秦改置云爾旅上帝作筴告天饗諸侯作筴命之西京賦乃爲金策用錫此士是古策皆以金矣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故莊子謂之金版六弢鄧析私造刑書名爲竹刑明國鑄刑書以金不以竹也銘之版曰刑書銘之鼎曰刑鼎二者不同杜預一之誤矣國家大訓或書之玉或銘之金皆曰版奉爲式故祈招之詩曰式如玉式如金大戴禮保傅篇曰素成胎敎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素問曰著之玉版每旦讀之名曰玉機左傳庀刑器孔疏云書之於版故號爲器吳越春秋金簡玉字皆瑑其文墨子曰書於竹帛鏤於金石七畧曰太公金版

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注謂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賈氏無疏學者瞢焉雷與椎金石也槍與椁竹木也連類及之凡守城有鹿角槍埋於坑拒馬槍塞於路皆木也揚雄傳木擁槍纍師古云以木擁槍蘇林云竹槍廣雅云簇謂之𥫱一作謂之𥳑是爲𥫱槍蔡謨與何驃騎書所謂數百步內布竹𥫱如蝟毛賊不能飛者通俗文云剡葦謂之槍蓋取竹葦而銳其端兵略訓所謂剡撕筡即此晁錯傳具藺石如淳曰城上雷石雷一作礧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礧成雷榛殘木碎潘岳汧督誄所謂弩𥉬以鐵鏁機關既縱礧而又昇焉是也一名礮石閑居賦云礮石雷駭注云礮石今之拋石礮與拋通音匹孝反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說文𢶨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䭆敵一名㩻魏志謂之霹靂車亦曰拋車霹靂與雷象其聲也後世易石以火號震天雷蓋師雷石之遺意而加酷矣椎者金椎椁一作桴誤墨子雜守篇曰凡禦雲梯之法必廣城以禦之不足則以木椁之左百步右百步然則椁者禦衝之具因雷而及槍因椎而及椁乃竹木非金石也椁讀如公羊㭉郭之郭蓋㭉而大之之名或讀爲桴桴乃鼓桴誤矣一說發石之木名檣故曰槍雷後世易以火號飛火槍蓋其遺術椁讀爲鐓蓋千金椎也秦始皇造橋鐵鐓重不可勝刻作力士像以祭之鐓乃可移動是爲千金椎

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

書甘誓湯誓皆曰孥戮汝孔安國云辱及汝子言恥累也又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辠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犯蓋明知古無從坐之法而曲爲之辭令出惟行犯者不赦權以脅之非通論也案說文無孥後人所造帑在巾部金幣所藏左傳鳥帑帑爲尾鳥之後也故人之妻子亦曰帑左傳秦人歸其帑詩曰樂爾妻帑毛傳訓帑爲子俗讀帑爲吐蕩反因作孥以別之由是奴帑孥相亂而不可復辨矣鄭司農解周官引書曰奴戮汝則孥當作奴明甚泰誓囚奴正士論語箕子爲奴許叔重曰奴婢皆古之辠人也司厲職其奴男子入於辠隸女子入於舂槀罰弗及嗣帝之德也辠人以族受之殘也收帑之律始於秦古安得有帑戮之刑哉費誓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先儒以爲此即帑戮之刑王肅謂同產皆坐無遺免者康成謂奴其妻子不遺種類孔安國謂刑者非一皆非也古之行師儲有餘備不虞之車輿服上刑無餘非乏辠亦非殺非殺柰何戮之爲奴名勒丹圖入於辠隸職在司厲所謂奴戮者如此司農引書及論語箕子左傳斐豹爲證得之康成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乃漢法非周制也孔安國尚書作孥戮史記作帑戮漢書作奴戮說苑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亦見呂氏春秋蓋春秋亦有從坐者然祈奚卒救而免焉益信古無之矣御莵食采於冀故曰冀芮與呂甥謀弒文公依秦漢法當族然辠止及身并其邑而已其子缺未聞從坐也後卒爲卿復與之冀春秋且然而況先王之世乎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牛古音儗與師協管子作革百里奚官奴海內荒亂立爲世師官奴者辠隸之奴也

司圜罷民弗使冠飾而加明刑 注墨幪

司圜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康成謂著墨幪若古之象刑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上刑赭衣不純純緣也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謂出圜土居州里民猶恥之司圜職所謂雖出三年不齒者也愼子曰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非屨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然則唐虞之象刑卽司圜之明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又異其章服以恥之罷民猶罷士亦曰惰游玉藻云垂緌五寸惰游之士玄冠縞武不齒之服蓋出圜土之罷民所謂三年不齒者則冠垂長緌當其未出則著墨幪焉而愼子謂以幪巾當墨則又不然罷式役之司空猶漢之城旦黥面曰墨墨而役之者黥爲城旦不墨而役之者完爲城旦著墨幪者蓋完爲城旦者也當黥者墨其額不當黥者蓋墨其巾而已非謂順墨辠而以幪巾當之也荀子不知其義乃曰象刑起於亂今悖矣國以恥爲維人以恥爲大有恥而格爲良士無恥而免爲幸民故德道禮齊象刑乃作惰游之士沉浮民間害於州里所謂無業之人嗜酤酒好謳歌巷游而鄉居者而其辠未麗於五刑康成謂書其辠惡於大方版著其背必不然矣雖害於人無大辠惡不昏作勞有似乎罷於是坐之嘉石入之圜土役之辱事以勞苦其體墨其巾長其緌縞其武服之以不齒之服以發其羞恥之心如是三年而猶不改是靦然人面而爲禽則殺之無赦故曰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一說出者解脫而出漢律諸囚徒私解桎梏鉗赭加辠一等爲人解脫與同辠故義縱爲定襄太守凡獄中重辠有私入相視者盡以爲解脫而殺之則是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漢律之所謂解脫也然觸成抵辠髡鉗解脫亡去宴然家居則漢律雖嚴輕辠解脫者不殺號爲罔漏吞舟之魚古律罷民辠輕出圜土者殺則象刑較漢律而尤嚴矣先王以九職任萬民欲使天下無一人無業此象刑之所由作也刑不虧體罰不虧財以爲如是可以止矣不然罷馬不畏鞭罷民不畏法雖增而累之其無益乎貢禹曰陛下卽位赦辠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然則著背之明刑起於秦漢也亡髮者賜巾是髡者得加冠飾矣蓋漢律之輕於古者如此後漢鄴令甄邵諂事梁冀有同歲生得辠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告冀冀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而其母死乃埋尸馬屋先受官而後發喪及冀誅而河南尹李燮遇邵於塗使卒投車溝中笞捶亂下大書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此康成所謂書其辠惡於背者也然則漢之辠人衣赭者皆書背矣

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

服不氏養猛獸掌畜及閩隸養鳥而皆教擾之夷隸與鳥言貉隸與獸言列子謂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上古聖神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氣血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然則服不氏能服不服之獸而教養柔馴其術本於古之神聖而夷隸貉隸能通鳥獸之言則皆偏知之所得也自伯益佐舜調馴鳥獸爲百蟲將軍而崇伯鯀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蓋卽黃帝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以力使禽獸之術得其術而或以爲祟或以爲神爲神者乘龍而上天爲祟者化爲黃能而入羽淵後世其術絕然往往有能通鳥獸之言王充稱廣漢陽翁仲乘蹇馬之野有放眇馬於田者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彼罵此蹇此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果眇而管輅亦曉禽言則能解六畜之語者不獨東方介氏之國矣大司樂合樂以作動物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臝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合樂以來之則鱗介皆可致而況毛羽之屬乎傳翼戴角分牙布爪者爲物含齒戴髮四肢九竅者爲人人與人爲伍物與物爲羣豈非物以異類而相遠人以同類而相親然而苟有教之誨之者人性固無有不善物性亦無有不馴是以明王在上鳥之惡者飛鴞格獸之猛者白虎仁大戴禮曰聖人有國龍至不閑鳳降忘翼爪鳥忘距鷙鳥忘攫蠭蠆不螫嬰兒蟁蝱不食天駒此之謂也

野盧氏

魯臧文仲適晉宿於重館晉陽處父聘衞舍於甯嬴重館人甯嬴氏皆逆旅之官也賈逵孔晁以甯嬴爲逆旅大夫則周末閭有此官劉炫以爲逆旅之主庶民而已古之賓客不舍於庶民之家韋昭謂重館人守館之隸不知人與氏皆官名貴非大夫賤不至隸且館者候館也周制畺有寓望謂寄寓之樓可以觀望亦曰候館館有積遺人掌之其官中士下士而賓客羇旅以委人以稍甸之畜聚供之凡軍旅之賓客館焉臧文仲曾館也卿行旅從非所謂軍旅之賓客歟委人之官與遺人等然則重館人者委人也國有賓客野盧氏令其徒擊欜以宿衞焉凡有節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而誅昌翔窺伺之姦然則甯嬴氏者野盧氏也周之廬猶漢之亭五里一郵十里一鄉鄉有亭亭有室風俗通曰亭留也蓋行旅宿衞之所古者列樹以表道望壺以表井夜宿晝息賓至如歸野盧氏所謂宿息井樹者野之道路皆然矣十里一廬三十里一宿五十里一市宿有路室市有候館皆謂之廬故掌達道路之官爲野盧氏國有五溝五涂以爲阻固司險藩而塞之野盧氏敍而行之則舟車轝互車不必轘轂舟不必砥柱也有節者爲之辟無節者不得行道路有節合符爲驗以傳輔之田成子去齊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然則野盧氏蓋逆旅之君矣西晉十里一官欜卽古野盧之法然官非下士又無胥徒守之以貧民主之以賤吏則何足以禁奸禦暴乎且因之以殖利依客舍收錢名曰欜稅故當時目爲道路之蠹馬欜門之設晨開昏閉卽修閭之間互所以禁止行人凡操持不物者行作不時者野盧氏禁之晨行者宵行者司寤氏禁之皆有道禁夜禁苟非辠人與奔喪莫不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蓋日入慝作故古無夜行之人也太元曰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潘岳謂夜行者貪路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遂欲盡去官欜獨畱逆旅異乎吾所聞

橫行徑踰

士師野禁亦曰道禁野盧氏掌之橫行徑踰蓋其一也徑謂之蹊釋名曰蹊係也射疾則用之故還係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姦謂不由正道昌翔觀伺將開寇盜之端故橫行徑踰者禁之有相翔者誅之則寇盜之端絕矣蹊田辠輕奪牛罰重說者以爲輕重失倫橫行徑踰其細已甚矣豈無大於此者乎君子絕惡於其細禁姦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遂爲盜也而昌翔觀伺爲盜之端遂萌於此野盧氏掌凡道禁塞其塗弇其迹則形勢不得爲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孔門子游稱子羽曰行不由徑謂其行方夫由徑犯野盧之禁先王之世人人不由安見其方

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奉而行之以爲先王之道存焉由此觀之則一步一趨無在而非先王之道也於呼此子羽之所以爲方歟太元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之憂此之謂也衛有亂季羔逃之走郭門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蓋由徑則必踰缺踰缺則必隧竇不踰不隧必自不由徑始故曰徑踰踰謂踰缺注疏不明故補之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不行直道是謂橫行管子謂里域不可以橫通亦以此

皇清經解卷四之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十三　學海堂

禮說秋官二　吳惠學士士奇著

雍氏春爲阱擭　注柞鄂

雍氏春爲阱擭穿地爲塹以捕禽注云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淮南子曰走獸擠腳蓋設柞鄂以擠其腳而獲之一名係蹄戰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蹯虎掌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爲柞鄂魯語云鳥獸成設穽鄂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也一名蹊以羈獸足逸周書曰不卵不蹊以成鳥獸然則山不爲苑澤不爲沈春阱擭而秋杜塞之亦所以助生阜而畜功用歟䵹氏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下來則掎其腳絹當作羂俗省爲絹其音同也不徒係獸兼可羅鳥太元曰揮其罦絓其羅西京賦所謂罝羅羂結者即此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兔注云兔羂也一名兔弶亮係其腳故曰蹄齊語渠弭於有渚縱山於有牢即雍氏所謂澤之沈山之苑牢立柵以遮獸渚立𥻘以捕魚韋昭齊語通爲環小匡誤爲綱馬融廣成頌所謂綴𦊓四野之飛征也軍行依山澤爲險阻兼取川禽原獸以佐軍糧管子所謂南伐西伐北伐之主者以此雍氏之所禁也而管子行之周官之法至齊桓而一變矣淮南地形訓曰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注云少海澤名則渠弭爲海澤明矣賈注云渠弭神海也其說本此

萍氏掌水禁幾酒

根生之物爲草草麗乎土故掌土化者其官爲草人浮生之物爲萍萍麗乎水故掌水禁者其官爲萍氏萍氏禁川游兼幾酒而謹酒韓非子曰道譬之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適者節也君子有酒節之而已易曰飲酒濡首不知節也鄉飲設禁射飲設豐賓飲告旨主飲謝崇賓主百拜終日彌恭其爲節也陔夏書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䳢䳢銜羽飲河顧其後也鳳凰雄鳴節節雌鳴足足取爲嚴名思其義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水性柔人多溺詩曰旨酒思柔則酒能溺人亦如水矣制柔以剛故書曰剛制于酒然而剛制不如溫克也周公作酒誥言沉湎之爲害而殺羣飲之民則似剛近乎虐然以酒禁委掌水之官謂浮而不沉者莫如萍不湎於酒猶不沉於水則仍取溫克之義焉不然殺羣飲何異刑弃灰輕辠而行重罰非所謂殷罰有倫也豈周公行之爲仁商鞅行之爲暴哉莊子外篇曰周周銜羽以濟司馬彪注曰周周河上鳥也頭重尾輕是以銜他鳥羽而飛過河言人可求益於物以補其所短也韓非子曰鳥有䳢䳢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有所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說文無䳢字從尾出聲俗省作屈銜羽飲河其言有味若銜其羽似乎銜其羽非他鳥也

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　中春修火禁

司烜氏掌以鑒取水于月鑒者鑑諸一名方諸淮南子許慎注曰方石也諸珠也古諸珠通劉子曰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諸運握而少陰水類感之也萬畢術曰方諸取水注云形若杯合以五石葛洪有岷山丹法鼓冶黃銅以作方諸承取月中之水古之鑒也豈其然乎案唐乾封元年果毅李敬貞議封禪用明水實尊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考工記云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注云取水火於日月之器準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應時得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未有得者比年祠祭用井水代之蓋金錫相半自是造鑑之法非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合用方諸嘗於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注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王充曰月中之獸兔蟾蜍其類在地螺與蚄也月毀於天螺蚄舀缺方諸鄉月水自下來同類明矣高堂隆謂陽符取火陰符取水名曰水火之鏡干寶謂五月丙午日中鑄陽燧十一月壬子夜半鑄陰燧而陰燧無得水之理其說皆非蛤一名魁大元曰大魁頤水酋酋之包言水之聚也符子曰鏡以曜明故鑒人蚌以含珠故內照方諸一名蚌鏡古謂之鑒以此

司烜之烜一作㷇一作焜焜㷇爲楚語焜乃齊言㷇讀爲貨焜讀若毀韓詩王室如焜毛詩作燬左形右聲說文並存說者又謂齊人曰燬吳人曰焜方俗之訛也然則㷇焜燬烜皆通矣夏官司爟秋官司烜爟爲熱火所以爇也烜爲明火所以照也其精在天在地爲木乃火之形在天爲日乃火之精形用其熱精用其明故熱火取諸木明火取諸日焉或明或闇火性善藏見則有耀伏則無光故司烜氏修火禁以心星之見伏爲出內之紀綱也方諸取水或以井水代之說本管子春飲於青后之井夏飲於赤后之井秋飲於白后之井冬飲於黑后之井中央飲於黃后之井易曰井道不可不革也言久則濁穢宜易其故乃知古者不徒改火且改井矣井卦九三井渫渫者渫其惡也故不食壽陽有歡樂井言三伏赫曦望見此井則爲之喜故井水渫惡行人惻焉不用則惡用汲則淸明王變而更之則天下皆受其福矣管子曰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水有茲火有毒人或遭之年命促惟潔且新乃受福是故教民樵室鑽燧墐竈泄井所以壽民後世不然人多夭折未必不由此王褒洞簫賦奧渫注云奧幽也渫汙也汙穢則除去之故曰渫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

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康成云屋讀爲剭剭誅謂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明竁若今揭頭明書其辠法也司烜掌之則辠人夜葬歟漢書長安令尹賞爲虎穴收捕輕薄惡少年內穴中皆死出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師古所謂楬頭即此師古曰楬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楬從木音竭屋誅蓋刑於喪國之社荀子曰辠人之喪不行晝行以昏殣古之法也然則辠人夜葬漢法亦然矣既葬而楬著辠名立於其地焉蓋與尹賞之事合非若子產誅公孫黑以木加尸也且楬者表識之名蜡氏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楬楬之言桀也立於地不加於尸賈疏失之一說穿穴曰竁喪國之社屋之屋之者揜其上而柴其下使不得達上邦若屋誅司烜氏穿穴以通明故曰明竁蓋事畢則仍揜之火秉明故職在司烜氏班固述哀紀曰底剭鼎臣服虔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古者複穴剭上取明謂之竁明竁之義取諸此廣雅云楬𣚍杙也

條狼氏誓御曰車轘

條狼氏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轘一作軫於文皆從車蓋古之斬刑或云車裂龜策傳頭懸車轘四馬曳行鶡冠子曰書百姓者軫以狗說者謂齊車裂蘇秦秦車裂衛鞅其法起於戰國非也春秋桓十八年齊襄轘高渠彌於首止宣十一年楚莊轘夏徵舒於栗門皆弒君之賊也齊楚討而轘之以徇焉先王之法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轘觀起觀起者子南之私子南得辠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轘之不獨殺君之賊矣說者謂以左傳證周官康成之失然則東晉不可以證西晉南宋不可以證北宋乎如謂左氏不可信則先秦無可信之書矣孔叢子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爭之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學者皆以爲然愚獨以爲不然轘者不忠之刑焚者不孝之行臣不臣二忠爲愚轘者愚也子不子倒學爲㐬㐬古文子字焚者㐬也易曰突如其來如突猶逆也乎而逆出不容於內也故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象掌戮亦云殺其親者焚之夫焚與轘皆刑之酷者也而加之逆節之子二心之臣卽刑當其辠子高不問其刑之當否而輒加以無道之名則是弒君者不轘殺親者不焚而後爲有道之刑也不亦異乎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其所以包藏禍心實由於辯之不早而反掖之寇必起於親近之臣馭則尤親近者也故誓之以車轘卽其事以警其心焉狗者使之明聽其辭故奮鐸誓者使之循消其慝故執鞭易離之突猶太元過之衞故其猶日衞衛兒遇不肖子也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虞書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孔疏云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子玉鞭七人衞侯鞭師曹三百後來亦皆施用及隋造律始廢之淮南子人間訓有伏郎尹而笞之三百蓋起於戰國近乎古之官刑左傳又有齊莊公鞭侍人賈舉魯孟孺子鞭成有司之使則是賤者非士大夫獨條狼氏有誓大夫鞭五百之文與曲禮刑不上大夫之言相反於是學者疑周官非聖人之書不知官刑與教刑虞書並舉官有慢事策以訊之教或不率朴以威之象以典刑自昔然矣周公之爲師保也使伯禽與成王處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以耻之楚文王田於雲夢三月不反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王辠當笞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寍得辠於王不敢負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曰小人痛之君子耻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此教刑也古者雖天子必朝師故國之至尊猶不廢笞後世之言禮者乃謂刑不上大夫豈其然乎春秋大夫無遂事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劉向謂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臣蓋以爲擅生事者將有跋扈不臣之心故條狼氏誓之以爲戒若夫過誤之失常人所容憪慢爲愆輒相提挾乃至尚書解衣就格人君自起撞郎則吾未聞之於古孔疏謂鞭刑及隋而廢非也隋文每杖人於廷一日數四高熲等切諫乃令殿內去杖後怒楚州行參軍李君才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殺之則隋亦嘗廢也唐開元二十四年夷州刺史楊濬犯贓決杖裴耀卿諫以爲決杖施於徒隸不可加於享者贖死雖優受笞辱恐百姓見之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慕而乖張亦諫決杖貴臣且謂張嘉貞曰宰相者時來則爲豈能長據貴臣可杖恐吾輩行及之是時祕書監姜皎州都督裴伷先犯罪嘉貞奏請杖之故說云然漢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害者死條狼氏所謂敢不關者矯詔害者也不死而鞭律輕於漢矣如其不害漢律雖不害猶免官則專之可也而又何問焉武帝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不請者不關也康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然則命之顓斷而後可以不關歟穀梁子以爲大夫不廢君命不專君命有君命而留之爲廢無君命而遂之爲專若是者刑茲無赦是故冢宰八法以官刑糾治司寇五刑以官刑糾職條狼氏之誓也所以糾之也曰轘曰殺曰鞭曰墨是爲官刑官刑糾官職修掤又聞古之大夫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是掩其干紀之實假以不關之名此而不刑國無紀也國無紀必亡

修閭氏掌比宿互欜者守其閭互

修閭氏比宿欜而守閭互互謂行馬欜以行夜閭其門也管子曰閭閈無闔外內交通男女無別晏子曰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綏門閭之政而淫民說古者有虞氏始置木爲閭而謂之互者說文云迦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郤克臧孫許同時聘於齊二大夫相與踦閭而語一在外一在內移日然後去墨子自楚還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勿內也則閭互之法有節者內之無節者譏之春秋及戰國皆然齊有里尉猶周官之里宰閭胥也管子閈愼筦鍵筦藏於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所謂閭有司者卽周官之修閭氏欲宿互者宿守閭互而擊欜以備焉月令中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蔡邕破閭爲闈謂宮中之門曰闈奄尹主之閭里門非奄尹所主愚謂宮中有永巷巷門謂之閭韓非子曰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婦人守之故曰婦閭戰國策有守閭嫗不必破爲闈也木一作梐封人注云梐衞如梐狀賈疏云衞者欜於鼻今之鸞猶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欜一作欜廣成頌曰漢天狗紲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一堡無患愚於是有狗枷之名則大之有欜不始於漢矣

冥氏得獸獻其皮革齒須備　注備爪也

備所以衞也牆垣所以衞其家爪牙所以衞其體淮南齊俗訓有穿窬拊揵抽箕踰備之姦高誘注云備後垣是爲垣者家之衞也秋官冥氏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而獻其皮革齒須備司農注云備謂搔是爪牙者體之衞也故備一訓垣一訓爪人無爪牙之衞乃削革爲甲鎔金爲兵以爲衞故甲兵亦名備左傳齊烏枝鳴曰用少莫若齊致死齊致死莫若去備老子曰入軍不備甲兵見韓非子俗本作避非備言不恃備以救害也桓魋以家備往自公以戰備獻一說備讀若采蒲莧切音如辨象獸指爪說文采從田爲番獸足也象其掌采訛爲備聲之訛也蹯備當作蹯阫蹯普同音若裴莊子曰正晝爲盜日中穴阫阫一作培顏闔鑿培而遁注亦云培後牆則備當讀爲阫或曰不然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衞人莫能暴害故曰備者國之重也兵者國之爪也垣與爪俱以備名本乎古矣

柞氏　注柞除木之名讀爲屋笮之笮

柞氏注云柞除木之名先鄭讀柞爲屋笮之笮何休曰親過高祖毀其廟禮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笮者廟之西北扉也西北隅幽隱之處謂之扉亦曰笮徹取其木以爲薪而炊沐焉舊說扉屋簷非也爾雅楄謂之梁廣雅棄謂之笮笮言迫連扉言棑側則扉爲屋笮明矣賈疏目爲俗失之廣成頌云焚萊柞木注云柞音士雅反邪斫木也依鄭義當音側白反章懷讀爲槎本說文棄爾雅屋上薄謂之筄注云屋笮蓋柱上爲薄柱頭爲櫨所謂棄也徹取其木卽取之此說文笮在瓦下棼上棼者複屋棟是爲複笮廣雅曰棼閣也卽今之樓大史慈討賊賊緣

褸行詈手持樓䔧慈射之貫手著䔧謂著樓䔧下棟故舊說以屝爲屋簷一說屋笮者屋漏也釋名曰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西北隅曰屋漏親死撤其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若値雨則漏遂以名之然則屋笮者當室之白也孫炎謂日光漏入抑或然乎康成曰漏隱也屝隱之處則直訓漏爲屝矣一說柞屋棧也亦謂之簀柞一作笮在各反見急就篇

薙氏殺草

薙氏殺草謂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月令燒薙注引薙氏職夷作薙皇氏云夷音薙先薙其草草乾燒之含寶曰繩皇氏音孕古作䋲管子曰壬子水行御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殰䋲婦不銷棄草木根本美蓄水氣行草木先受之而後及羽卵毛胎䋲婦焉任身含實其理本同月令國多女災禾稼不熟水傷含任氣相感也䋲一作孕太元云好孕惡粥又曰孕其膏女子之勞一作䋲家語王肅注云䋲魚之懷任然則女含胎魚遺子草結實皆從䋲象其腹也鼂獸鳴故象其腹萌之者斫其新夷之者芟其陳注云以鉤鐮迫地芟之若今取芟矣芟乾草也謂收乾草有陳根也秋敗其實冬劃其根從春至冬一年之事六鄉之易六遂之萊必休之乃可復種者以此釋地云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菑者災也謂災殺其草木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新田者新成柔田畬和也田舒緩也然則菑者柞氏攻木薙氏殺草皆以水火變之則草木化爲糞壤二歲乃柔三歲乃和此田所以有再易三易歟詩曰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言耕者必先伐除茨棘而後種黍稷焉其法在農官則柞氏薙氏之職也故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除草曰芟除木曰柞載始也言耕之事始於此

硩蔟氏掌覆天鳥之巢

說文曰凡字朋者羽蟲之長烏者日中之禽舄者知大歲之所在燕者請子之候作巢避戊己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字魯邾以丹雞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所貴者象形以望其來所惡者覆巢以使之去此硩蔟之官所由設也春秋鳥鳴亳社而伯姬卒其爲天也信矣鴝與鸛鵒非天也退飛而宋襄喪師來巢而魯昭失國則又何說歟漢承平中神雀集於宮廷而賈逵稱爲瑞元和中異鳥翔於殿屋而何敞曰爲災既而遠對無徵敞言竟驗然則非常者乃爲天乎硩蔟氏覆而墮之如不去則庭氏射之臼臧文仲祀爰居而其官廢矣漢祠黃帝用一梟破鏡獸食父食母五月五日作梟羹賜百官郎硩蔟之遺意若夫鶺鴒鴝鵒一名䴏弄應弦銜鏑矢不著地逹蒙術于羿由不睨雖有庭氏救日大陰之弓亦無所用之故曰力不勝天天不勝德似鳳者尊介雀者賤

翦氏除蠹莽草熏之

庶氏除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翦氏除蠹以攻禜攻之莽草熏之大祝六祈有禬禜攻說之名黨正族師有祭禜酺之禮蠹猶蠱也嘉草一名莽草一名芒草見山海經朝歌之山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羲山有木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莽轉爲芒語有輕重耳淮南萬畢術曰莽草浮魚尒疋葞春草注云一名芒草或云葞即白菽非芒草也吳氏本草曰莽草一名春草有毒五月採治風蓋蟲生於風潛於陰魚陰類也治風之草能毒魚者亦能殺蟲歟左傳公冢朽蠹而穀飛爲蠱蠱蠱皿蟲蠱木蠱生於陰中異名同類物不堅爲蠱盬與蠱通凡害物之蟲皆是也食心食葉食根食節皆似蠱而害民苗族師祭酺酺者蟓螟之神能爲災害故族師祭之庶氏以攻說禬之翦氏以攻禜攻之以禳其災又以嘉草攻之焚莽草而以其灰灑之以絕其害荊楚之俗取菊爲灰以除麥蠹汜勝之術取麥種雜乾艾藏之以馬矢漬穀種則無蟲謂蟲生於濕熱燥之則蟲不生而收常倍崔寔四民月令曰臘月祀炙萐萐也崔氏要術謂爲蓮樹瓜田四角去蟗胡盧切瓜蟲也其法本於庶氏翦氏後世失其傳矣一說嘉草蘘荷也葛洪方曰人得蠱欲知姓名取蘘荷葉著病人臥席下立呼蠱主名一說芒草杬也尒疋杬魚毒杬一作芫見急就篇顏師古云芫華一名魚毒漁者煑之以投水中魚死浮出故名本草經云芫華一名去水味辛殺蟲淳于意診脉曰蟯瘕以芫華一撮飲之即出蟯可數升病已然則能毒魚者亦能殺蟲也莽草蓋其類歟段氏雜俎言西域有禳蟲法作木天壇法以禳之後漢公沙穆爲弘農令時有螟蟲食稼穆乃設壇以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銷此段氏所謂西域禳蟲法古之遺術也則庶氏攻說翦氏攻禜亦必有道矣

壺涿氏除水蟲赤犮氏除貍蟲

壺涿氏除水蟲赤犮氏除貍蟲水蟲潛於藪澤貍蟲隱於牆壁注云水蟲狐蜮貍蟲䗪肌蛷疏云水蜮即水中短狐而䗪肌蛷則鼠馬廣雅負蠜䗪也蛷螋蛷也本草䗪名土鼈博物志曰蛷螋溺人景隨所著生瘡盧氏曰塗以雞腸草段氏曰治以茈衣結說林訓曹氏之裂布蛷者貴之高誘注曹布燒以傅蛷螋瘡則愈蛷螋即肌蛷也陸佃埤雅䗪逢申日過街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蛷螋遺溺稽聖賦所謂蛷旋於影蜮射於光氣感使然莫或知之矣何謂蛷螋者言搜蛷而去之則聽說也案蛷螋段氏雜俎作蠷螋蠷音瞿古音同蠼蛷蛷肌聲相近文異音同負一物廣雅以䗪爲負蠜乃鼠婦也本草䗪無甲有鱗狀似鼠婦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劉歆曰蜚負蠜郭璞曰負盤也或引山海經有獸如牛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其說近乎怪矣學者好怪以爲然愚謂蜮水蟲也蜚貍蟲也壺涿氏赤犮氏之所除而去之者也春秋失其官故蜮蜚書於策君子曰災也水蟲之災自外生貍蟲之災自內萌自外生者顯而有神自內萌者隱而無形故常藏於隙屋於文壁孔爲隙從阜象牆二小夾日莊之末年叔牙慶父貍蟲之應也處官之中在君之側若不去之必將亡國是故自外生者毆之以土鼓自內萌者毒之以蜃灰害雖微而將大物無小而不除周公所以垂爲訓歟召南雀穿屋鼠穿墉而獄訟成焉雀所處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而社鼷不灌屋鼠不熏穿墉以爲藏身之固非所謂切近災乎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之謂貍故貍之爲怪也好居隅隙之間赤犮氏目察區陬掌除物怪涼州張重華末年有螽斯蟲集安昌門外緣壁逆行重華兒祚小字螽斯都尉常據諫曰螽斯逆行災之大者願出之重華曰螽斯子孫繁昌何爲災也先是祚蒸重華母馬氏及重華死馬氏遂廢重華子曜靈而立祚祚尋殺曜靈馬爲螽虐涼州人咸賦牆茨焉此貍蟲之應與春秋有蜚同故特書之以爲災也重華末年猶莊公末年重華兒祚猶莊公兒慶父祚蒸馬氏猶慶父通哀姜其事皆相類螽斯與負蠜亦相類

牡橭

牡橭姑榆也橭一作姑釋木無姑其實夷似即釋草之蓝荑木

袖海山房校印

草菰黃一名無姑一名蕨蘠似卽釋草之蔜蘠郭注以菰黃爲白黃仍謂無姑卽蕪荑則與菰黃何以別乎急就篇注云菰荑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梓榆其莢圓厚然則實者爲無姑不實者爲牡姑猶牡蘜之不花者也易枯楊康成讀枯爲姑蓋枯卽梓之省俗讀爲枯槁之枯失之矣

銜枚氏 注橫銜之繣結于項

鄭注銜枚兩見一見大司馬職曰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一見銜枚氏曰橫銜之繣結於項賈疏云繣兩頭繫也以組爲之兩頭交於項後結之顏師古注漢書引鄭注結作絜曰繣結於項云繣者結礙也結繞也爲結紲而繞項也絜音頡則又訓繣爲結絜爲繞矣同時所見之本不同若此

禁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銜枚氏掌司囂囂則亂亂則師田失律讙則讙則祭祀不敬號呼歎鳴歌哭皆是也故爲之禁苟非師田祭祀則弗禁也或曰哭非其地謂之野哭孔子惡野哭者爲其變衆故有哭於國中之道者亦謂之野銜枚氏爲之禁而孔子亦惡焉如其說則士大夫去國者鄉國而哭弃喪者齊衰望鄉而哭禮也皆國中之道也奚爲而禁之孔子曰所知吾哭諸野故哭所識則於野張帷禮也所謂野哭也又奚爲而惡之雜記國禁哭則止郊特牲喪者不哭不特不敢哭於道并不敢哭於家故殯宮朝夕奠皆不哭蓋國之大祭祀民皆敬之敬則吉圭淸靜州里除不蠲刑者任人凶服亦皆禁焉非徒哭也非是則弗禁也然則何哉孔子惡野哭者曰非此之謂也鄰人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不以禮是爲野舊說滅蓋子蒲名王肅謂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孤窮自謂將亡滅也其說似是而非伯牛有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見漢書蔑猶滅也蓋痛之甚也如是則何野之有且古人以惡名何不可以滅名哭不必其子焉知非其父夫禮臣旣死君不忍呼其名子旣死父不忍呼其名哭者蓋其父也而呼子名君子以爲野矣哭有禮亦有節哀矣而難繼情在而無文皆野也孔子之所惡也然則古不禁哭亦不禁歌歎甯戚將任車歌於車下買臣擔束薪歌於道中苟非師田祭祀則歌哭皆弗禁也孤援諫齊湣王而不用孤援一作咺出而哭國三日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斷王曰行之明哭國者斷無道之刑蓋起於戰國歟墨子號令篇曰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舉射言惟軍中則然古無哭國之法也故其禁在銜枚氏尸子曰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曰樂將祭而狗入室呼之曰富出以爲不祥其子死哭曰樂乎而不似悲也是餘哭子皆呼名矣喪大記曰婦人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注云自堂及房婦人所有事自堂及門男子所有事非其事而哭猶野哭也則野哭謂哭於野也矣喪哭遊市鄭魯哀姜大歸將行哭而過市市人皆哭則哭亦有不避市者禁市中不禁可知

伊耆氏其王之齒杖 杖咸

伊耆氏其王之齒杖先鄭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然則七十賜杖名曰王杖周之禮也王充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荷以鳩爲善不賜鳩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卽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賜老者而三齊略記所言漢祖事與此同且云漢世元日放鳩蓋爲此其說非也王子年記少皥結薰茅爲旌以桂枝爲表刻玉爲鳩置於表端則鳩杖起於少皥亦非也伊耆氏其王杖則鳩杖起於伊耆矣鷹化爲鳩不仁之鳥感春之生氣變而之仁故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因著其形於杖以扶之助生氣也或曰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之不噎豈非古造而漢因歟大祭祀共其杖咸康成讀咸爲函案咸古椷字天官書問可椷劍索隱曰椷音函函容也函字本有咸音故從咸則知先儒讀咸爲函得其音矣秦置酒饗羣臣先召諸子賜食罷而出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杖善者殘敗之而去蓋燕饗在堂履杖不上堂陳於陛下僻隱之處故胡亥下陛得壞之八十杖於朝者履杖上堂猶劍履上殿異數也康成謂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故大祭祀共咸有司以此函藏之旣事乃授之杖有函曲禮席閒函丈丈或爲杖王肅謂古人講說用杖指畫然則函杖猶杖函也蓋函藏於席間杖之言杖也王杖長九尺言丈者舉成數也王杖御覽玉部引之作玉杖失之廣雅曰匧謂之椷

大行人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會盟無常期

秋見曰覲覲之言請也漢律春曰朝秋曰請言請皐也覲禮三享畢侯氏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注云凡禮事左袒吉禮皆然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易曰折其右肱秋覲以比邦國之功言校比其功以行黜陟告聽事者告王以比功之事言無功當黜宜退受刑右肉袒非請皐而何漢有請室應劭曰請皐之室大臣有皐造請室而請皐焉自上言之曰比功自下言之曰請皐詩曰道阻且右言左順而右逆也軍禮不功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射禮司馬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喪禮商祝與夏祝交於階下則反之康成謂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者以此蓋左爲陽爲吉右爲陰爲凶也春陽中萬物生故朝以圖事秋陰中萬物成故覲以比功夏萬物見其象顯故宗以成謨冬萬物藏其象幽故遇以協慮覲乘墨車蓋將請皐所以自貶損朝則建旂乘路焉上公九旂九乘侯伯七旂七乘子男五旂五乘詩蓼蕭采菽皆諸侯朝天子之詩曰鞗革沖沖和鸞雝雝其旂淠淠鸞聲嘒嘒則朝路乘車如其命數也康成見覲乘墨車遂疑朝亦然故蓼蕭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是以云然失之矣而采菽箋則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此仍以爲諸侯之車服孔疏乃謂王乘駟馬迎諸侯則鸞旂驂駟皆非諸侯之物豈其然乎元鳥龍旂十乘箋云二王後八州之大伯所謂九命之外若有加益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而侯氏乘大夫之車亦惟覲爲然矣詩曰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此覲禮請皐之辭歲事者歲功成於秋也小行人春入貢秋獻功康成謂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盧植乃云計斷九月者秦以十月爲正誤矣

左傳昭十有三年叔向曰諸侯歲聘閒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杜氏云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於方嶽之下孔氏曰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以爲時見無常期非也時見者謂再朝而會殷見者謂再會而盟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大行人亦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所謂侯服歲一見者乃遣使貢物非親朝也然周官云六年一朝而左傳云六年再朝二說亦未符合特以時會爲再朝之會殷同爲再會之盟可與鄭注並存以備一說昭三年傳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說者以爲叔向言王制而游吉言霸王之法然會盟無常期合於周官矣

諸侯之禮立當前疾　疾當作侯

諸侯來朝行享於廟入大門下車所立之位上公立當車軹侯伯立當前侯（前侯俗本誤爲前疾自宋至今讀者不悟）子男立當車衡案侯俗作疾論語邢昺疏（鄉黨）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侯作疾古文侯作厌形似易亂故前侯訛爲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辨正俗本流傳誤人久矣又案許叔重說文引周禮作前軓云軓車軾前也音範詩小戎陰靷毛傳云陰揜軓也孔疏謂以板木橫側車前陰映此軓故謂之陰考工記軓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爲胡以其在軓前故曰前侯然則陰也侯也胡也皆前軓之名揜軓曰陰曲中曰侯下垂曰胡總名爲軓當依說文定作軓則前衡後軹而軓在其間讀者一見而心目了然矣水經注中都縣胡甲山有胡甲嶺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古侯與胡通侯甲通爲胡甲故前侯注爲前胡然車之制莫詳於禮前軓見考工而侯胡無聞焉實事求是乃從說文爲正（侯古音讀爲胡漢書贊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易子妙林羨辱傷膚後相秦國封爲應侯此侯讀爲胡之明證也呂氏春秋郗成子爲魯聘于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禹爲葉侯循胡也則古侯讀爲胡益明左傳童謠曰公在乾侯徵褰與襦禮與侯協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侯與侯協）小雅及曲禮疏皆引大行人一作前侯一作前疾則知詩禮正義非出一人之手矣（東京賦漢帝之德侯其褘而漢之德胡其美也封禪書君乎君乎侯不邁哉邁往也言君胡不往也魏書高車傳聲律部帥倍侯利勇健女謠曰求良夫當如倍侯侯與夫協可知門尚有古音）

六服

大司馬九畿大行人六服畿限也以平邦國故曰畿服事也以親邦國故曰服周語分之爲九合之爲五方千里曰甸服亦曰邦畿是爲邦內甸服則知邦外亦有甸服矣邦外侯服謂邦畿外方五百里之侯服也侯服外曰甸曰男曰采曰衞各方五百里康誥所謂侯甸男邦采衞者皆賓服也是爲侯衞賓服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自侯及衞各以遠近來賓故曰賓服衞服外曰蠻曰夷各方五百里皆要服也是爲蠻夷要服要服外曰鎭曰蕃各方五百里皆荒服也是爲戎翟荒服詩曰因時百蠻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箋云韓外接蠻服因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賜之蠻服追貊之國而總領之然則九州之外皆百蠻之地也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亦選其賢者以爲之主其來貢也則諸於州牧故曰因時謂之時者亦謂時叛時服荒忽無常易之比也有建萬國親諸侯之象然九五顯比而後夫在上前禽在初一舍之一失之絕域殊俗先王之所不能親也故不列於賓服焉爵之伯猶服之男故鄭伯也而當男服詩緇衣七章晉次國也爲甸侯鄒莒郳鄶路偪陽小國也皆爲采衞則似以國之大小爲服遠近之差齊元舅衞孟侯魯宗國皆大邦也蓋皆侯服歟吳伯也而春秋書子凡在要服雖大子也鄭與曹皆伯爵而曹伯甸鄭伯男則又以封之先後爲敘矣故曰弱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眾使寡王者治天下若一家也大司徒之建邦國制其域而定其貢諸公貢其地之半侯伯貢參之一子男貢四之一大國貢重小國貢輕齊魯衞侯也皆食諸公之地故公侯之貢重於伯而大司徒侯伯貢同是以春秋盟主遂使伯從公侯之貢子產曰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如其說則貢之輕重非徒以列之尊卑兼視其服之遠近然曹以甸而重鄭以男而輕爵列同而貢之輕重頓異則未免於偏當時主盟者必以爲不可率卹之會子產爭承至日中而未決者蓋以此禹貢冀州帝都故無貢周官亦然而邦畿之賦總銍秸粟米五者自百里至五百里近則賦粗而多遠則賦精而少要以五百里爲斷故賈誼曰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過五百里而至諸侯之地方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過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人安此之謂也六服之貢惟祀惟嬪惟服皆爲包爲匭爲篚約而易舉輕而易致惟器惟財惟貨或多而難舉重而難致則從水運禹貢曰浮曰沿曰達曰逾曰至曰入曰亂曰會皆水運之道所運者皆八州貢篚而粟米無聞焉說文水轉穀曰漕春秋秦晉泛舟其漕運之法乎自雍及絳路經千里而從渭入河從河入汾舳艫相銜坦無險阻而不以爲勞且歲饑偶一行之如乞糴於齊歸粟於蔡急病而救災也若夫數千里飛芻輓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則起於秦而漢因之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而更底柱之險敗亡無算所謂得一錢之賦而喪數十錢其煩費若此隋唐亦如之艱難之狀百倍於春秋矣雍州厥田上上沃野廣衍而力耕農通灌溉其食自足本無藉於他州故邦國九貢無粟米而九賦斂財賄則粟米居多自郊至都亦如禹貢以五百里爲斷可知也古者以米爲財喪大記曰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故知財賄爲粟米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撫諸夏而綏百蠻贄藝后而調元氣九法在大司馬九儀在大行人九穀六畜之數要在職方氏由是懷方而遠物至合方而好善同形方而大小相比訓方而上下志通（左傳鄭伯男也國語男作南古文男南通漢元鼎四年封周後孽子嘉爲周子南君蓋封以子男之爵男借作南也初元五年進爵爲侯綏和元年又進爵爲公與殷後孔吉皆爲公地各百里則其初不滿百里非子男之爵歟薛瓚顏師古注皆非也酈道元謂衞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於魏後惠成王如衞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衞最後滅疑嘉是衞後故氏子南而稱君其說亦非也世本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郢字子南木字彌牟子以父字爲氏猶魯仲遂之子爲仲嬰齊故曰子南彌牟其後遂爲子南氏若仲遂之後以仲爲氏矣公羊說孫以王父字爲氏失之竹書命子南爲侯者蓋靈公本欲立子南立則名正言順爲衞後者莫宜於子南氏故惠成王命子南爲侯此紀年之意也若以氏爲爵吾所未聞且漢紹周後而立衞後可乎又稱君而氏子南爲公子郢立後則又何說耶男訓爲任讀亦如之方言蘵蘇一名蘵南猶任也則男南音義皆同矣子男子南則子男後何疑　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方七千里　王制注謂周公復唐虞舊域分里四面相距七千里是爲九州之內康成以九州之內爲采九州之外爲流采者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流者戎狄流移或貢或否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三百里流即周鎭蕃之地世一見之國然則要服之曰蠻荒服亦曰蠻詩所謂百蠻皆荒服也世一見者四塞世告至當鎭蕃之服在四方方爲藩蔽故曰四塞是爲九州之外明蠻夷要服在九州之內矣王會篇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之方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於內者比之言親先王所以親諸侯易之比卦取名於此注云此服名因於夏夏之比服周之賓服也管子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見要服三千里四面相距六千里九命作伯故曰立爲六千里之侯男大人從）

小行人合六幣

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圭璋曰先朝聘以之璧琮曰加享禮以之琥璜曰將大饗以之周書諸侯奉圭當其朝而皆布乘黃覲禮侯氏奠圭及其享而亦陳匹卓（馬康王之誥布乘黃朱謂陳四黃馬而朱鬣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此朝覲也皆先以圭致命然後陳馬於庭而享禮行焉諸侯之聘亦如之雜記曰上介賵執圭將命陳乘黃大路於中庭此非所謂圭以馬歟蓋帛之賵猶聘之享故其禮亦如之聘享或以虎或以馬聘禮曰庭實皮則攝之聘記曰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則聘亦以皮馬矣惟聘用瑑圭璋短一寸爲異耳璋以

皮者亦以璋先之故曰圭璋特謂皮馬不上堂老子曰拱璧先駟馬拱璧者圭璋也此圭璋曰先也璧以帛琮以錦謂帛錦之上以璧琮加之士昏禮注云古文錦皆作帛蓋古錦帛通故不曰錦而皆曰帛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而諸侯自相享則以瑑璧琮享諸侯束帛加璧享夫人束帛帛錦錦繡加琮此享之璧琮曰加也琥以繡璜以黼者謂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享酬以繡黼而將以琥璜終南諸侯受顯服曰黻衣繡裳采菽天子命諸侯曰元袞及黼此王賜繡黼之文其錫之也王拜送爵以琥璜將之故曰琥璜爵詩曰承筐是將此大饗之琥璜曰將也春秋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宥者宥幣玉似琥璜不以繡黼而以馬錫馬見於易乘馬見於詩又不以乘而以三是何禮也王命諸侯之禮亡其數不可得聞矣孔穎達曰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致饗以酬幣致食以侑幣鄭云禮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則諸侯禮賓不以玉皆賄荀偃束錦加璧非禮也聘禮禮玉束帛以禮聘君未聞賄其臣雖有重賄亦不以璧宋公享晉夫人饋左師束錦與馬先之以玉則春秋大幣之亂久矣韓起聘鄭私覿子產以玉與馬是大夫而行諸侯之禮也楚公子棄疾私見鄭伯齊公孫青私見衛侯皆以馬而不以玉君子以爲禮禮惟朝聘享類乃有圭璋非是而以玉貨之而已春秋尚錦衛貨叔魳魯貨子猶皆以錦鄭注二王之後享用圭璋經傳無文似出臆說古之聘也當其來聘則使卿辭玉於賓及其將歸則又使卿還玉於館蓋圭璋大器故始則辭終則還之而受璧琮說者以爲輕財而重禮孔穎達謂六幣皆財也雖圭璋亦受之而不還豈其然乎圭璋璧琮琥璜作之爲六器吉禮以事神合之爲六幣賓禮以和好聯之爲六玉凶禮以斂尸會同設方明六玉獨無琮康成謂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而斂尸六玉又云取象方明蓋取上下四方之象也璜琮禮地方明卽六宗天神也故不以琮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而不言琮者省文穆王見許男于洧上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許男不敢辭還取束帛加璧毛公舉幣玉康成謂子男於諸侯下其瑞享用琥璜下其瑞者豫之可也曷爲改用琥璜乎六物以和諸侯故太元曰秉圭戴璧臚湊羣辟明非羣辟不以圭璧也呂氏春秋乃云晉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是璧不以帛而以馬矣則六幣非亂於春秋歟杜預謂古之獻物必有以先魯賄荀偃以璧馬爲鼎之先馬不上堂安得先之左傳先吳之鼎先吳猶故吳也吾聞圭先馬未聞馬先鼎失之甚矣吳越春秋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

皇清經解卷四之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纂卷四之十四　學海堂

禮說考工記　吳惠學士士奇著

輪人牙也者以爲固抱也　注牙爲輮

輪人爲輪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司農以牙爲輮書亦或爲輮世間謂之罔案廣雅輮輞轅輮輮卽輮輩輞也輮輾說林作蟬匶曰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匶注匶音舊而云車類誤矣鹽鐵論作蟬攫曰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韓非子曰古者侯陋故有珧銚而推車然則古之珧銚今之蟬攫皆車之輞歟釋名曰關西曰輮或曰輾輾急就篇作輮讀若民牙與互通紡車之輪謂之互一名軖說文作篗云收絲者卽紡車之輪所謂笠也篗一作籆與匶攫文異音同實一物廣雅作䉂從車得其正矣方言曰篗榬也兗豫河濟之間謂之榬注云所以絡絲者然則輮卽榬䉂卽篗也

轂爾而纖　注轂讀爲簫

輪之輻望之欲其轂爾而纖案轂說文云人臂皃徐鍇曰梢長纖好也音所角切先鄭讀爲簫一作籥一作梢音山交反甘泉賦梢夔魖抶獝狂梢與抶義同謂皆梢而去之說文舜樂曰箾韶訓箾爲擊云以竿擊人左傳象箾南籥孔疏謂象箾武舞箾與梢通義取擊拂然則箾者干也舜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簫韶九成而鳳凰儀逸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蓋干畫雜羽之文有似乎翼吹簫象鳳鳴舞干象其翼也則箾爲干明甚曰象箾曰韶箾皆謂舞以干戚曰管象曰箾韶皆謂奏以簫管韶箾與簫韶箾象與管象也孔安國得之矣干爲兵器有征伐之容故漢房中歌曰箾勺羣慝天門歌曰飾玉梢以舞歌梢卽箾也執之以舞非干而何左傳建大車之輪以爲櫓則車輻可當干記者言輻之形如干之狀故曰轂爾廣雅轂擊也音山角反廣韻採入三覺部古擊字梢轂梢皆與梢通

欲其眼也　注眼讀爲限

輪人爲輪望其轂欲其眼也先鄭讀眼爲限後鄭云出大貌釋名云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與二鄭之說同然眼說文作輥云轂齊等皃案輥與掍通洞簫賦掍其會同兩都賦掍建章混一作混其訓爲同兼取約義集韻云束木也揚雄曰棍申椇與菌桂詩云約軝軝卽轂也約謂革鞔之而加漆焉非掍之象乎是爲陳篆篆漆文也三十輻聚一轂會合齊同可謂轂之善矣方言曰掩掍同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掩宋衛之間曰掍掍訛爲眼說文引周禮甚明從之爲允

蕃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養陰齊陽則轂雖敝不藃

蕃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養陰齊陽則轂雖敝不藃荀子馳易齵差淮南子晛齵之郄齵者參差有鋙郄也玉篇云齒不齊管子輕重甲篇曰弓弩多匡軫軫䡊注云匡軫戾磁也玉篇亦云軭車戾也賈生道術篇曰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爲戾然則不匡者蕃蚤合密之調也藃先鄭讀爲耗後鄭謂藃藃暴也晏子春秋云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後鄭謂後必撓減幬革暴起蓋槁則撓減嬴則暴起兩說相證益明蕃猶立也菑也義與剸同瓠子歌提石菑卽菑蚤之菑東方人以物臿地爲菑剸一作菑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輪人爲轂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二病欲除其病莫若伸其圍以爲長屈其長以爲圍則長短大小均齊而二病除矣欲言轂圍先言牙圍六分其輪崇取一爲牙圍三分其牙圍留一爲牙面面踐地者也踐地之面不漆其餘皆漆椁其漆內之數而中詘之以其半爲轂長卽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阞捎其數凡測圓者必先得其心從心出線則面面皆等椁者度量之名度兩漆之內而中詘之則輪之心也輪內置轂轂內貫軸如此則軸正當輪心面面皆等然則中詘者測圓之法而轂之

圜徑亦從此出焉先鄭謂藪空壺中後鄭謂當輻菑者揃除也阞三分之一也壺中謂轂孔所以容軸者而當輻入處謂之藪賈疏所謂轂大頭寬者指賢小頭狹者指軹寬狹處中者指藪也轂之兩頭爲軹參分其轂二在外一在內爲藪藪以輻藪軹之間爲賢軹者止也言轂止於此賢者閒也言當藪軹之中間藪者聚也言衆輻之所聚狀若蜂藪云爾依注設數以藪圍三尺以爲藪則藪圍一尺九分寸之六藪兩廂共二寸兩三分之其一寸有奇足以內貫軸外受輻兩無不勝任之患後鄭云輻廣三寸又云輻厚一寸則輻不圜何以知之以車人職知之車人職云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此大車也其轂徑尺有五寸其輻橫濶三寸側厚一寸故書博或爲搏徒九反杜子春云當爲博後鄭從之以此知輻不圜也如以爲圜則大車之轂其圍四尺五寸一輻廣三寸三十輻共廣九尺而冣於四尺五寸之轂有是理哉或從故書博爲搏搏言圜厚言徑輻圜三寸徑一寸乃可徑一圍三古之約法非密法也然如此則輻太弱轂太強強弱不相得非車之利也故輪人爲輻三寸綱其二寸以爲厚讀三綱一然則曷爲又曰股圍骹圍蓋輻之形如璧之美規其四角隋他果反而不圜兩頭大小股骹似之故取以譬焉兩強不能相逼故曰轂強必以弱輻衆弱足以敵一強故輻不抗而搖一強足以當衆弱故雖有重任轂不折康成謂輻入轂中猶蒲在水中爲弱似未盡然所謂輻廣三寸半者亦隋長而非圓徑可知矣五分轂長去二爲賢賢圍一尺九寸二分去三爲軹軹圍一尺二寸八分賢軹皆有金各以法消去金厚之數則賢圍大于藪軹圍小於藪故賈疏曰寬狹處中鄭注所謂去一當作去二乃與藪相稱者是也賈注金厚一寸鄭用鄭氏算法經當消去則賢圍當消去六寸以六寸減賢軹兩圍則賢圍一尺三寸二分軹圍六寸八分案藪說文作㯲云車轂中空讀若藪急就篇作轃疑㯲誤爲轃從車從木一也㯲誤爲桑古音若藪漢讀爲㯲又抗一作佗方言曰僞古說字謂之佗佗不安也注佗吾敎反船動搖之貌則車之大抗狀如船矣

凡揉牙外不廉

凡揉牙外不廉注云廉絕也案說文揉作煣屈申木也從火柔聲廉作熑火網絕也從火兼聲長門賦曰心熑移而不省故注引鄭注曰熑絕也則知古本考工亦作熑矣集韻熑移作熑㷊云火不絕兒熑省爲廉其音同也或亦誤當兩存又揉輻必齋注云揉謂以火槁之案槁一作撟長笛賦曰撟揉斤械注引鄭注曰揉謂以火撟之釋文亦有二音一劉音苦老反者作槁一沈音居趙反者作撟亦當兩存撟與矯同蒼頡篇曰矯正也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

輪人爲蓋蓋之柄爲達常其杠爲桯桯含達常者也蓋斗謂之部部者鑿孔以納蓋弓者也部厚一寸鑿廣四分其不鑿者上有二分下有四分合之爲一寸下直二枚者鑿孔外內若一曰直內孔之下與外平而上低二分不鑿則上有四分下有四分其鑿者二分而已弓廣四分殺去二分而內于鑿內其端又殺去參分惟一分而已故曰鑿端一枚端謂弓頭也注云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六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謂近部平者二尺兩四尺爲宇曲低於部二尺據之故低欲求其減之數則以爪末低於部二尺者爲句於部曲處垂線長二尺爲句宇曲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以句積與弦積相減餘十二爲股積除之股面三尺幾半也謂不滿三尺半內少五寸方以股面加尊二尺則弓長五尺幾半故曰可覆軹不及軫軫或作幹本作韓俱音管

輈人輈直且無橈登阤縊其牛下阤縮其後

論直且無橈則登阤縊其牛下阤縮其後說文馬尾韜今之般縮則般縮在馬尾故曰縮其後又縮一名馬紂故關東謂紂爲縮一作緻釋名曰緻道也在後道使不得却縮也潘岳疾王濟裴楷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夾頸爲鞅後道爲鞦言濟在前楷在後也一作鰌荀子曰巨楚縣吾前大燕鰌吾後廣雅云綱紂緧也

輈欲頎典 注頎車之轅率尺所一縛

騆車之轅率尺所一縛詩五楘梁輈注云楘歷錄也梁輈上勾衡一輈五束束有歷錄也是有率尺所一縛說文云曲轅䡅縛直轅𨏥縛䡅讀若一作䡅備官切又直轅車縛一名車輫又治車轝日𨏥所眷切車衡三束也

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三鋒戟方言謂之三刃枝單枝曰戈雙枝曰戟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廣雅所謂雄戟也張揖曰雄戟胡中有鉅者鉅與距同橫捷曰鉅亦曰內謂胡以內橫捷於戟者也旁出爲枝是爲胡著柲直前爲援援上爲刺胡下爲勾胡中爲內內謂之鉅其柄謂之柲其鋒謂之𢧵音蘖其子謂之戣音葵春秋傳楚武王授師孑以伐隨孔疏曰孑者擊刺之兵有上刺之刃又有下鉤之刃晏子曰崔杼劫大夫盟戟拘其頸劍承其心曲刃鉤之直兵推之急就篇有鑲鉤注云鑲者其刃郤偃而外利以推攘而害人所謂直兵推之也鉤者形曲如鉤而內利以拘牽而害人所謂曲刃鉤之也曲刃謂胡如鉤內利禮圖畫戟兩旁有枝胡中無鉅三鋒向上而下無鉤此聶氏之臆造也春秋傳襄二十三年案欒乘槐本而覆車覆而陵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郭頒世說云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又者上刃鉤者下刃舊圖謂戟支曲下爲胡曲下者鉤也則知聶氏臆造失其舊矣說文云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呂布營門射戟正中小支小支胡也戟旁曲枝故說文謂之枝兵戈亦有枝而平頭者蓋戈無刺也戈戟皆勾兵皇矣詩所謂鉤援即此毛傳以鉤爲鉤梯而不言援失之矣戈戟有鉤有援直曰援曲曰鉤則鉤援爲戈戟又何疑乎淮南子曰古之兵擿矛無擊修鎩無刺而方言又有無刃之戟秦晉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謂之戈毛傳云殳長丈二而無刃然則無刃者殳無刺者戈兼而有之者戟康成謂援之外句者胡也賈疏謂援七寸半亦以三寸爲援以四寸半向上爲磬折如其說則援亦曲矣與胡何以別乎且援既曲又安得有著柲直前之刺也以此知賈公彥之說非也鄭司農謂援直刃胡其子則援之外勾指胡明矣胡中無但則下亦無勾康成謂胡以內接柲者亦謂鉅也柲者其本接與捷通非鉅而何孔疏云戈如戟而橫安刃頭不向上故曰鉤孑又曰平頭

桃氏重九鋝

馬融云鋝與鍰同俗儒謂鋝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許叔重說文解字本於賈逵亦云鍰即鋝而謂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又云北方以二十兩爲鋝則與馬融之說異矣康成謂今東萊國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亦無定說呂刑孔傳云六兩曰鍰王肅亦云然孔疏謂康成之言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然亦不知所出也案小尒疋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賈逵所謂俗儒之說其詳蓋出於此載於孔叢故安國據以爲傳然則三鋝重一斤二兩鋝一作選張敞好古文字其言曰甫刑之罰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顏

師古曰選本作鍰鍰即鍰重六兩然則今文鍰古文選漢武帝選白金名白選選一作撰撰即鍰也音刷蘇林音選擇之選失之矣白選三品大者重八兩次六兩次四兩本無定數故諸儒疑之而不能決也尚書大傳云夏后氏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蓋古選撰饌通皆與鍰同鍰史記作率索隱云舊本率亦作二書大傳一饌六兩

函人合甲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壽百年兕甲六屬壽二百年合甲五屬壽三百年鄭司農謂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革裏肉者革之所藏削去之則材良所謂視其裏而易則材更也康成謂還者上旅下旅札續之數革堅者札長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如淳謂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蘇林謂兕鎧盤領髀褌爲三屬兕鎧胄也以胄爲甲屬非以脛繳爲甲尤非上旅甲下旅裳甲裳二屬其札更長於合甲矣革之最堅者歟左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賈逵注云組甲以組綴甲被練帛也以帛綴甲而有孫竅半任力盡任力之說其說本於呂氏春秋鄭之故法爲甲裳以帛注云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鄭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鄭君以爲然然則察革之道先視其竅竅大則難盤故任力半竅小則易滿故任力全合甲者任力全之謂也而組練實爲之助焉故曰隨纏而斷因鑽而縫竅者鑽空所謂視其鑽空而欲其惌也注小孔則革堅者以此合甲之堅亦以此鄭之綴用舊以帛用公息忌之言而以組其後有人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鄭君不悅復用帛而不用組則是古之綴甲組練兼施或綴以組謂之組甲綴以練謂之被練古之法也杜預拙抵先儒擯棄古法乃云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如其說則組甲三百有甲無袍被練三千有袍無甲也而可乎燕王思欲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削甲札者司農所謂削其裏而取其表也組甲絣者太元曰錯絣也廣雅曰縫謂之幽謂之絣音素切若絣也揚雄傳曰絣之以象類晉灼以絣爲雜飾古以絣爲併併以連之組以綴之所以爲襟縫縫之間幾拼覘離之郤此非古合甲之法歟詩曰貝胄朱綅傳云以朱綫綴之鄭箋謂以朱綫綴甲少儀國家靡敝甲不組縢注云組縢鎧飾以組飾之及紟帶也合觀賈說則賈逵之說益信一說屬者札也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晉書云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未徹者特一札耳然則甲皆七屬也蓋札多則重重則不便屈信而易敗凡物剛者恒折是以壽短札少則輕輕則利於屈信而耐久凡物柔者常存是以壽長函人三甲首曰七屬師行三十里持重者服之減爲六屬又減爲五屬出奇制勝趨利者服之而魏氏武卒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日中而趨百里則尤利於輕更減而爲三屬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虎賁之士跿跔科頭并去甲胄以爲輕便矣此皆氣之趨力之盛進則能神退則能速荀子所謂干賞蹈利之兵歟趙武靈王曰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此之謂也後世甲輕故典韋陷陳重衣兩鎧若皆七札焉用兩鎧乎太元曰比札爲甲說宛曰革剛則裂比猶屬也蓋利於柔合以衛乎舉之而豐衣之無齡凡皮皆曰札齊俗訓羊裘解札言褒然爲馬散爲衡一說合甲小匡所謂鞈革也注云鞈革重革當心著之所以禦矢鞈省爲合古今文甲一作脅音相近齊國之法重臯入犀脅輕臯入鞈革則合甲輕於犀甲信矣鞈猶堅也荀子曰犀兕鮫革鞈如金石

鮑人慧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　注帴當作俴

鞄人爲革伸之而直如其往也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帴當作俴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又云將徒人與俴者同實是帴當作俴之明證也又荀子非相篇博而能容淺儒效篇以淺持博古人皆用淺對博猶薄對厚則以博爲俴又與荀子義同後鄭讀爲俴淺之俴得之矣說文帴讀若末殺之殺猶減殺也然以其物爲帬帔一曰婦人脅衣則音義皆非集韻帴讀爲翦訓爲狹說本鄭司農亦無別據而小戎詩俴駟毛傳謂四介馬鄭箋謂以薄金爲甲之札韓詩則謂不著甲爲俴又與管子義符則帴當作俴益明或云讀若戔宜音殘非也劉昌宗讀爲片云狹小之義亦可備一說

畫繢之事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論語繪事後素鄭注云繪畫文也凡繪事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考工記畫繪之事後素功注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斑闌黻白疏畫有章康成甚白說之必非臆說也太繪事素地加采謂之白受采此不知而妄爲之說也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也子夏疑素以爲絢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爲之閑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以禮制心復禮爲仁禮失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絢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履初素賁上白初者履之始上者賁之終然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說非乎忠而無禮則愿也信而無禮則諒也愿則愚諒則賊不學禮而忠信喪其美也是故畫繪以素成忠信以禮成素者無色之文禮者無名之朴老子不知以爲忠信之薄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五色明禮立而五德行故曰大文彌樸蒲卜切孚似不足非不足也質有餘也吾以爲老子不知禮猶告子不知義蘇世稱孔子學禮于老聃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大圭長三尺　杼上終葵首　穀　瑑　琬圭　介圭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說文云瓚三玉二石也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然則龍當作駹將當作埒矣又云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又云瓛桓圭公所執從玉獻聲獻讀爲桓列女傳晉獻驪姬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爲權是獻協權古音也一說獻讀爲軒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故獻桓同音桓轉爲和猶獻轉爲莎素何切蓋音相近而通歟犂冠疑即犂錧錧音管故名犂冠然斫形似磬而言非磬形當攷又云椎擊也齊謂之終葵終葵爲椎猶鄒婁爲鄒皆齊魯間俗語犂錧似磬犂冠似冒以今曉古也久之而今復成古不可復識矣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燿自照觀騷逸注玉篇亦云珵美玉埋六寸光自耀而康成引相玉書珵作珽說文有珽無珵蓋珵即珽古今文孔穎達曰物皆外光珽獨自照內含明也然則大圭長三尺珽長六寸爲椎頭故曰杼上

繅蔡首說者謂杼上者繅其上此椎頭六寸指不繅者而言豈其然乎杼長也方言引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楚謂之仔音序燕謂之杼諸侯之笏詘前於前短天子之珽杼上故上長珽長戚曰方正於天子播於天下也而又繅之誤矣一曰杼側也鞻行澤者欲杼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杼訓爲削也方則其形如削謂椎頭四角有稜西山經曰崇山之玉堅粟精密澤而有光郭景純云玉有粟文所謂穀璧穀讀如粟或作穀唐代宗即位楚州獻定國寶十有二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如粟粒無雕鐫之跡王者得之五穀豐累純之言信矣然曰五穀豐誕誠又泰冒之山多藻玉說文云璪如水藻之文虞書璪火粉米又云瑑璧上起美色也然則琬琰蒲穀玉之文理出於天然非關雕琢粟謂之穀藻謂之蒲養人安人其說妄矣瑑圭璋璧琮說文謂起兆瑑康成云瑑文飾也疏云直瑑爲文而已古有染玉法南山經曰侖者之山有木如穀其汗如漆名曰白蓉蓉音可以血玉注云血謂染玉作光彩然則瑑爲文者蓋染之歟 說血玉者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是也鎮與器玉之美者司農讀釁爲徽蓋取飾意亦謂染玉作光彩也血玉不以牲康成之說似失之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杜預云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圭此臆說也禮曰諸侯薨使人歸瑞玉於天子諒闇三年之後更爵命嗣子而返之覲禮故在喪則視元士以君其國除喪則服士服而來朝天子爵命之也其在來朝之時乎春秋禮壞久矣晉惠嘗受錫命於即位魯桓衞襄追命於既薨則新天子輯瑞之典不行嗣諸侯還圭之禮亦廢吾不知天王所賜者是何瑞也或曰琬圭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春秋錫命蓋以此釋器曰圭大尺二寸謂之玠玉人之鎮圭也天子守之詩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毛傳云寶瑞也鄭箋以爲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介長尺二寸非瑞也故以爲寶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如其說則介圭乃天子之守圭矣未聞以賜諸侯也詩云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即詩所謂入覲之介圭則介圭非五等之玉歟箋義失之傳義爲長

天子圭中必 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

天子之圭中必康成謂必讀如鹿車縪之縪鹿車者其形窄小裁容一鹿縪猶紮也結於軾而連於軸方言曰車下鐵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縪大車謂之綦車下鐵者輹也一名東下縛子夏易傳曰輹車下伏兔謂之車屐以繩縛於軸因以名爲輹與鏷通俗名鉤心亦謂之陵包以金布以組大車謂之綦小車謂之縪縪與縪通喪服傳冠纓外縪縪者纏之末也以組纏軸猶以組繫圭故擧以況之鄭吕忱讀縪若畢謂北俗語者然方言淮楚用非獨北音也車屐一作車刷蓋音同歟廣雅曰組縪縫也輹束也釋名曰輹伏也伏於軸上也說文伏兔下革謂之鞻

瑑圭以頫聘

聘用瑑圭減命圭一寸而無桓信躬蒲穀之文但有圻鄂瑑起一見與瑞一見玉人命圭繅皆三采三就瑑圭之繅則二采一就而已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則執命圭遣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則執瑑圭聘記所謂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是也鄉黨執圭包氏注云執持君之圭蓋包氏章句本於張禹禹不信周官何晏注論語而取其說朱子仍其說乃曰圭諸侯命圭學者遂不復知瑑圭璋璧琮爲何物矣何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凡國家典章制度全不留心以故三禮皆擯棄其說乃至於此

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 注聘禮曰勞以二竹簋方

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古者王后勞諸侯以玉案承棗㮚兩兩列之所謂玉案之食也說文檈爲圜案士昏禮之盛棗㮚也以笲觡如筥筌籚[illegible]而加於橋橋所以庪笲故康成以爲家案有大小漢舊儀旋案以二以陳肉食大案也漢書許后奉案上食孟光舉案齊眉小案也二王後二十有四兩兩列之則十有二諸侯十有八兩兩列之則九大夫十兩兩列之則五純有兩也與淳通左傳淳十五乘或曰列或曰純純謂兩行並列諸侯夫人勞聘賓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㮚擇飾案古以玉漢以金銀卸文畫爲一爲奇二爲純二竹簋而方則四也注失之案承食器如庪笲之橋橋之制未聞案者今之槃古之禁育足曰禁無足曰棜皆以承尊禮器大夫用棜士用禁以下爲貴也特牲饋食用棜或實獸於其上或覆壺於其中如漢陳食之案不獨承尊矣康成曰棜之制如今大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鄉飲酒謂之斯禁以庪兩壺少牢饋食謂之棜以庪兩甒皆大夫之禮故康成云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大夫用斯禁士用禁如今方案隋他果反長局足高三寸然則案有足也古器無案起於秦漢考工記蓋秦漢間之書歟漢之笑籚一作笑篡寒具筥也方言曰錄南楚謂之筲趙魏之間謂之笑錄古之竹簋也盧旅音同古今文說文笑作𠙴象形𠙴盧飯器以柳爲之或從竹去聲

矢人雖有疾風弗之能憚矣

矢人爲矢雖有疾風弗之能憚故書憚或作但但言驚憚言畏狀矢之形畏不若驚當作但言矢輕重停勻風不能驚也其義見莊子大宗師篇子來將死妻子環泣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言死猶化勿驚怛之陸德明音義引考工記鄭注爲證音都達反廣雅怛憚皆訓爲驚鄭注論語云憚難也似非驚[illegible]失之怛一作惻傷也詩曰中心惻兮則怛兼兩義一作懼音義同

旊人器中膊

旊人器中膊康成讀膊爲輇謂捫泥轉均擬度端其器也淮南子曰一膊炭熯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蓋膊者埒之式則埒亦可名爲摶入火而熯則膊爲瓦器之埒矣埒音符劣反𥳑音普覯反膊讀爲塼老子埏埴以爲器埏埴者埒也鶡冠子曰膊膊之土注云膊形埒即封以擬度之器又曰合膊同根謂之宇宙合膊者器中膊之謂也膊一作專服賦曰大專槃物專讀爲均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然則鈞專埏膊文雖異而音義皆同矣

梓人大胷燿後 數目顅脰

梓人職云大胷燿後燿讀爲哨音哨馬融廣成頌曰鷙鳥毅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然則燿一作哨音義宜然康成讀從之本其師之說也燿一作臞細小之貌與哨通臞一作蠼音尒疋曰蠼蝚蝚也蝚則細小音殊而義同數目顅脰顅長脰貌莊子其脰肩肩或云羸小貌或云直貌故書顅作㹀司農讀㹀爲鬜頭無髮之鬜廣雅曰鬜鬜苦閑切髮鬜丁入切鬜頭二本切禿也明堂位夏后氏以褐豆注云褐無飾也齊人謂無髮爲禿褐則鬜與褐音同器無文猶頭無髮其義亦同矣鬜一讀爲間說文從髟間聲

揚之爲揃抑之爲搊肩揭揭長而直也搊一作甈士喪禮甈豆兩丹壺記碧盧秃梢說文顧頭鬢少髮與觬義同

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

廬人爲廬器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說文曰僤疾也周禮句兵欲無僤僤有兩義一訓疾音但一訓動音善一作潬亦作灗一作蹔亦作蟬皆讀爲善訓爲動上林賦象輿婉僤言車之動宛潬膠盭言水之動靈光賦騰驤蜿蟺言蛟龍之動然則僤者動也先鄭讀僤爲彈掉之彈亦取動意當依說文作僤後鄭云故書彈或作僤俗誤爲但書無善本賈疏不詳貽誤後人久矣後鄭云蜎亦掉也讀若井中蟲蜎之蜎案尒疋釋魚蜎蠉注云井中小結蟩廣雅曰孑孓蜎也蛸即蚢秋水篇蚢蟹與科斗司馬彪云蚢音寒井中赤蟲一名蜎然則蜎者水中孑孓掉尾之蟲動搖不定故曰蜎而搖之以眡其蜎蜎乃動搖之狀也勁則不動故曰橈而搖之以眡其勁賈疏謂蜎蜎擾擾然近之矣乃云井中蟲蜎從俗讀也以尒疋爲俗可乎又曰蜎蜎然均既曰蜎蜎爲得均說林訓曰孑孓爲蟁言蜎化爲蟁所謂蜎飛也訓蜎爲均誤矣孑孓即結蟩文異音同字林云孑無右臂孓無左臂

匠人五室　明堂

明堂五室象五行祀五帝在國之陽九七爲陽明堂之數半之爲室倍之爲堂三四步四三尺者古算法也三爲實四爲法而則每室各得七步爲修餘二步以益廣則每室各得九步爲廣以四乘三得十二尺爲二步即廣修之較五室凡室二筵者東西廣九筵南北修七筵廣修相減餘二筵以爲較也然則明堂五室三代同制夏度以步南北七步東西九步殷度以尋南北七尋東西九尋周度以筵南北七筵東西九筵此明堂之數半之爲室者也有室乃有堂言室而不及堂則得後而遺前顧左而失右矣前太廟後太室是明堂有前後也左个東右个西是明堂有左右也以前後分之則南修七步後修七步合之得十四步則堂修二七也以左右分之則左廣九步右廣九步合之得十八步半步則堂廣二九也此明堂之數倍之爲堂者也蓋從分其堂則左偏爲左个右偏爲右个橫分其堂者外爲堂有階內爲室有戶牖分之則青陽明堂太廟總章元堂爲堂木火土金水爲室台之則前青陽後木室前明堂後火室前太廟後太室前總章後金室前元堂後水室李謐明堂制度論謂路寢有左右房明堂有左右个个者路寢之房也訓个爲房未之前聞个古介字秦誓一个臣一介臣故說文無个蓋今文个即古文介馬融曰閒介無蹊古者士相見必有介謂之中閒然則个猶閒也明堂左右介者左右閒也謐又謂堂之修廣當以理推而以記者爲謬非也記曰堂二室一其言甚明注者謬耳截廣補修堂方十六步廣修之較四步是四分之一也故曰廣四修一門堂亦如之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然則明堂五室始於黃帝矣疏五過論曰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恒五中決以明堂蓋言人身之五中猶明堂之五室也由是察五色正五音敘五事立五倫設五官敬五門列五服作五刑皆從此出焉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偏覽是非周觀得失堯舜以昌桀紂以亡皆著於明堂

殷人重屋注複笮也

殷人重屋注云重屋複笮也賈疏以爲重檐愚謂笮讀爲格替復格也逸周書曰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常累復格孔晁注云復格累之櫨方言櫨屋梠注云雀梠謂屋檐也亦呼爲連綿格即笮廣雅格謂之笮說文謂之複屋棟即今之樓棼

几筵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蔣綜曰筵席也長九尺几俎也長七尺許叔重曰筵一丈

廟門容大扃七个扃說文作鼏非

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案扃說文作鼏云以木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个即易玉鉉大吉也儀禮鼎設扃鼏鼏以覆扃以舉舉鼎則去鼏陳鼎則抽扃判然兩物說文一之誤矣又云鉉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案禮鼏若束若編以茅爲之非堅剛之物與鉉迥殊許氏不應錯誤至此說文冂部云冂覆也冂從鼎爲鼏則鼏非覆鼎之物乎以覆爲舉則又何說且儀禮非叔重所不見者蓋後人亂之則說文非許氏之舊信矣士冠禮注云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是以易之鉉當禮之扃所以舉鼎者也而以鼏當之可乎禮器犧尊疏布鼏注云鼏或作幂楚辭招魂作鼏傳寫之訛顏師古謂扃以貫鉉非即耳扃爲關橫貫之以舉鼎所以貫非即鉉也易曰黃耳金鉉非扃明矣鉉也先儒合爲一物失之其說近是並存以備攷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四之十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十五

周禮疑義舉要　　學海堂

婺源江歲貢永著

天官

周禮六卿之制至成王末年猶可考顧命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也迨其後而官制改別有一人爲卿士執政家宰位在其下故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今詩誤作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蓋上卿執政者皇父而家伯雖爲宰非復統百官均四海之職矣至東遷後又有兩卿士虢公忌父爲右鄭莊公爲左則當時之爲宰者位益卑是以宰咺歸賵宰渠伯糾來聘魯史直書其名本非上卿執政者也說春秋者猶以周初冢宰之制言之考之亦不詳矣

八則治都鄙注專指采地然亦當兼公邑言之法則以馭其官謂食采之公卿大夫及治公邑大夫

內史八枋即大宰之八柄爵祿以後其序各異言之有不同耳大宰詔王有寬大之意故先予置生而後奪廢誅內史詔王有嚴肅之意故廢先於置殺先於生而且以殺易誅也予奪則仍如故有予而後有奪也凡賜予皆爲予圭瓚車馬衣服旌旂弓矢鈇鉞虎賁皆予之大者幸與福一例得予則爲幸得生則爲福生謂以八議生之內史言殺此言誅以馭過輕重各舉一隅也

八統六曰尊貴鄭引孟子三達尊及祭義證之則貴中兼有爵齒德達吏與使能異能者因其有才而任之達吏者察其勤勞

而進之

九職任萬民皆任之以生財大學所謂生之者衆也九職外有學士習道藝巫醫卜筮守世事府史胥徒服公事皆非所以生財故不在九職之數而大司徒幷之爲十有二天下之民盡此矣九職生財卽閒師之入貢與無職者之夫布然亦稍有不同九職合虞衡爲一而有臣妾聚斂疏材閒師無疏材之貢而分虞衡爲二亦得九大府所謂九功者也

三農先鄭云平地山澤後鄭云原隰平地皆未當山澤之農自屬虞衡不生九穀原隰與平地無異又不可分爲三近世惠士奇著禮說云三農上農中農下農也管子揆度篇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上地中地下地分爲三者以此此說甚確

九穀從後鄭黍稷稻粱麥苽麻菽荍有大小

虞衡猶云山澤借官名以名民職非謂掌山澤之官

藪牧養蕃鳥獸不必家畜藪牧之民各守其地野鳥獸取之有時是亦所以養蕃之疑藪牧之民有二種其受田於遠郊者則貢家畜其處山澤與邦田之地者則貢野鳥獸若後世之歲貢家畜入于遂師而遂師以共野牲其卵鳥則掌畜復養而共之野鳥獸入于迹人獸人與掌畜而諸官以共臘人庖人之用其脈絡皆可考

八材先鄭本爾雅珠象玉石木金革羽遺摶埴之工且珠之用少當不特設一工宜以曲禮土金石木獸草之六材而益以玉羽

臣妾奴婢也貧民鬻身爲人奴婢閒師無疏材之貢恤其貧也而九職生財必及之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注人民奴婢卽此經之臣妾也庶人商賈家皆有

閒民傭力之人執事於農工商賈圃牧虞衡之家轉徙無常卽閒師之無職者

職者徵聚財物之總名自一至六以三農九穀爲主而草木鳥獸幣帛布帛及閒民夫布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市則商賈也山澤則虞衡也關市山澤獨別出者自邦中至都鄙皆有關市山澤別爲二賦不爲六賦混也幣餘之賦則已用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末

文王治岐其時或爲商者少貨賄未能阜通故弛征以優之至成周定爲經國常法不得不設關市之征以抑之孟子征商始賤丈夫固有此理然自商農既分兵賦不得不出于農則貨賄不得不取諸商益必如是而政始均民志始定也但其後漸流于暴耳讀周禮者以此思之或可無疑于關市之賦

馬貴與謂三代貢助徹皆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恐不然孟子明言有布縷粟米力役三征粟米田賦也布縷戶賦也力役之征服役者以力代賦不能赴役如閒民者使出夫布是卽口賦也布縷出於嬪婦而一夫有五畝之宅種桑麻所以有布縷之征唐之租調庸倣此三征但其後行之有弊耳

九賦皆九功之財關市山澤之賦亦卽在邦中四郊甸稍縣都之中幣餘之賦亦卽八賦中之餘財何以別出三種列而爲九蓋九賦因九式而分者也觀大府職可知矣賓客芻秣工事匪頒幣帛祭祀羞服喪荒好用因國之用財有此九事故於通國之賦先分之爲九以待九式之用酌其所入所出之多寡約畧相當準之以爲式焉非謂王之膳服必出於關市國之喪荒必取諸山澤也其財物畧相當焉耳他賦與式皆倣此惟幣餘一賦從八式所用之餘而生因王不能無賜予故於八式所用之財常留有餘特設職幣一官掌之是以賦與式皆有九也先儒不明此義謂賦爲口率出泉引卿大夫之征力役者以爲口賦釋關市山澤爲占會百物幣餘爲占賣國斥幣者末作當增賦引漢之賈人倍算況之失之遠矣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閒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閒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傭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

八則言賦貢以馭其用則都鄙亦當有賦入于王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疏云若采地之稅則四之一與小國人天子同是謂采地有賦此條家削之賦至邦都之賦疏謂三等采邑出泉賦于公卿大夫而三等公邑則出泉賦于王蓋揭采邑表公邑與後疏違異非是

賓客夾固有幣帛芻秣又別爲二式者王朝遣使存頫省聘問亦用幣帛牛人牧人諸官自有芻秣十二閑之馬用芻秣尤多也

匪頒之式見于經者稾人匪頒稍食也宮正內宰王宮后宮之稍食也稾人外內朝冗食者之食也百官有無采邑者其稍食當掌於司祿而職缺矣又如膳夫肉脩之頒賜也酒正之秩酒也宮伯司裘之頒衣裘也司裘羅氏之行羽物也凌人之頒冰也皆匪頒之類是皆有常數者其出於恩好賜予則入好用之式

器貢若魯壺之屬傳曰諸侯之封皆有以鎭撫王室又曰彝器之來嘉功之由疏謂諸侯常貢無成器未確

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從鄭注詩曰克長克君諸侯固有長稱主以利得民從先鄭吉者公卿大夫食邑與其民一體相恤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是也吏以治得民鄉遂及公邑之吏友以任得民德行道藝相勸吉凶相恤緩急相救有無相通是也而同井合耦勸作亦其一鄭注專以勸作言狹矣

及執事眡滌濯及與也謂與諸執事官眡滌濯也小宗伯言及執事者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及執事眡葬獻器與此文正相類彼三處鄭皆以執事之官釋之此獨云執事初爲祭事祭前日之夕非也

縣法于象魏疑一歲有兩縣正月之吉縣之挾日爲萬民觀也正歲則又縣之使屬官觀之也大宰小宰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各言其一耳鄭注謂正歲而縣于象魏與經文承正月之吉者不協易氏祓謂小宰率屬觀于已斂之後使已斂之後不再縣則何觀

象魏爲闕亦名兩觀春秋雉門及兩觀災似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王之外朝在庫門外雉門在庫門內庫門當亦有閽人守之而萬民得入豈爲觀縣法此十日內特許之歟凡言歲終者周正之季冬鄭注見宰夫職

聽祿位以禮命爭祿位如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之類

七事注謂先四事如之者三事非也愚謂祭祀一朝覲會同賓客二軍旅三田四役五喪六荒七

周雖改時改月而夏正兼存故有正月有正歲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正歲謂夏之正月此說最確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謂夏正歲之十二月建丑之月也若非丑月則無冰可斬後儒

多從鄭注惟司氏葉氏反其說非是近人有謂正月正歲皆建子者尤非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失財謂典守財而失之用物謂私用官物辟名通上二事謂巧爲規避或諉罪於他人誅之治其罪且責其償也注謂財爲泉穀用爲貨賄物爲牲獸以下經分爲三非是下經足用長財善物所指各異

足用謂度支有方而用不匱長財謂經理有法而財自生善物如牧養肥充制作精良之類此皆能稱職者所賞之賓賜之飧牽後鄭謂飧牽始至所致禮非也此謂或有時賜之小禮餼牽耳始至致飧前言牢禮中已兼之

豆謂之籩則籩亦可通稱爲豆王制亦有乾豆之文凡祭祀酒正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通言之非一祭中具備也觀司尊彝六尊不並用可見漢儒謂祫大于禘故疏家云祫備五齊禘備四齊此以意言之耳禮運諸篇雜陳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未有及泛齊者則泛齊惟用之祀天地

曰飲之醫後鄭引內則以酏爲醴釋之內則注云釀粥爲醴初疑粥如何可釀訪問今時北方造黃酒之法先煮黃米爲粥乃入麴蘗釀之成酒正與鄭注合此惟黃米可釀粥而秫稻則否黃米蓋即古之黃粱又內則重醴中亦有粱醴蓋炊飯而釀者爲醴煮粥而釀者以酏爲醴也先鄭以臆釋醫別爲一義未確下言后夫人致禮醫亦有糟醫爲梅醬安得有糟乎

醴有清有糟而四飲惟有清者蓋糟醴與醴齊同已於五齊中辨之也

三酒以清爲下盡賤者所飲豈可以之涗盎齊記云醆酒涗于清豈謂五齊中最清如沉齊者與

酒人奄人與酒正奉之之文雖同而所奉則異酒人奄人奉之於酒正者也酒正奉之奉之於王朝者也不曰使其屬而曰使其士奉之謂其同官之下士耳鄭注以士爲奄非是序官惟內小臣奄稱士鄭云異其賢令乃通稱奄爲士則內小臣之賢者亦何以別於羣奄乎

鹽人惟掌鹽之用而地官虞衡之後不設掌鹽蓋王畿內鹽非所產也禹貢青州貢鹽即今之青登濟萊等處鹽其地在齊境方氏幽州利魚鹽即今之長蘆鹽其地屬燕左傳郇瑕氏國盬近盬即今解州池鹽其地屬晉諸侯各貢所有則鹽人所用其三國之貨貢與鄭注飴鹽爲戎鹽其諸國之貨賓與意當時侯國產鹽之地或亦設官爲守予其民以斥鹵之地使之取鹽以當賦如角人諸官之法至管仲爲鹽筴始計口而增鹽稅每鹽一升加賦二合而賦始重齊之季世有祈望之守則鹽利盡歸于公民始不得私煮耳

王會同諸侯止宿之舍設梐枑爲衛野宿則設車宮行會同之禮則爲壇壝宮有四門仍設棘以爲衛也

九賦本皆有職之民所貢之財但九賦自一至八皆以地言須兼九功言之乃見出賦之人所以言九賦必及九功也九功中臣妾不貢疏材此舉其大綱未暇細別閭師乃分析言之

以其財待某事蓋的計其財用之相當爲之式法非必以其地之所出給此用也而先儒說者多固滯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亦謂取之諸侯者還用之諸侯耳非謂弔用必取給于九貢而九貢必不可爲他事用也舉弔用亦兼凶禮之喪荒禬恤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對邦國之貢言之即九功所出之財賦非別有貢物也充府庫即是待諸事之用前分言此總言耳

有法度之玉典瑞掌之良貨賄之玉玉府藏之服玉佩玉珠玉食玉含玉皆良貨賄之玉也圭璧琮璜等有法度之玉也含玉兩官並共豈玉府共之于典瑞而典瑞乃共之以含與然典瑞又有飯玉宜亦玉府先共而此不言蓋詳略互見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注謂王用以獻遺諸侯恐不然此謂臣下有獻于王如曲禮所謂大夫私行反必有獻少儀所謂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于君是也四方之幣獻則入之內府

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九賦主地九功主人其實田野之財用皆出於民職此相對變言之耳非有二項之財用也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受財即大府所謂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是也貳令大府之副令也

孫爵亞王酳賓之爵注謂亞王酬賓之爵非也以幣酬賓之禮惟獻末王一行后則無酬凡后獻皆用瑤爵上言瑤爵亦如之所以別於裸用璋瓚耳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稍其功事注疏以內人爲女御非也此即典婦功之內人與典絲之內工是宮中專治女功者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庫門雉門應門路門皆當王宮之中故謂之中門對宮中闈門巷門言之非以雉門爲中門

皇清經解卷四之十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十六　學海堂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歲貢永著

地官一

鄉老是三公之致仕者行鄉飲禮當爲遵有無不定故附見於鄉大夫而無職掌

閭師任民通乎鄉遂而所掌以鄉爲主又以閭爲比法之小成閭胥主徵令而閭師亦掌徵賦故以閭名官

縣師雖通掌內外地域而所主實爲家稍縣都及其閒之公邑三等稍地縣爲中故舉中以該之注謂縣師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非也天下土地人民自有職方氏掌之亦但知其數要耳其詳數自在列國諸侯若縣師者上士中士止六人豈能一一稽之又四郊以內之人民田萊等自有鄉遂之官稽之亦非縣師之職

師氏保氏別有其官非三公中之師保注謂周公召公兼之非是

考工以脂膏羸羽鱗分五大獸此及月令以羽毛鱗介羸分五蟲所指各異羸物宜原隰自當如月令倮蟲屬中央以無羽毛鱗介者爲羸鄭注皆以虎豹之屬釋之誤矣

鄭以騂剛之屬解九等而以十二分野解十二壤赤緹墳者土之類正是騂剛赤緹等然草人言其九合之禹貢又不止十二意當時別有農書詳之草人所未言者其爲塗泥黃壤青黎三種乎九等當如禹貢分田爲九等

周都洛邑欲其無遠天室而四方入貢道理均人謀則成王已遷鼎鬼謀則周公召公先卜河朔黎水再卜澗東瀍西以審定之所謂土中者合九州道里形勢而知之非先制尺有五寸之土圭度夏至景與圭齊而後謂之土中也既定洛邑樹八尺之表景長尺有五寸是爲土中之景乃制土圭以爲法他方度景亦以此土圭隨其長短量之是景以土中而定非土中因景而得也賈疏謂周公審愼者近之漢時天學未明所謂考靈曜者漢人妄作見日行有南北寒暑進退求其故不得遂爲四游之說又謂升降于三萬里中鄭氏意地中半於三萬里遂謂景常以千里差一寸其說甚謬景之差日近天頂則少遠天頂則多本非平差何得限以千里差一寸唐太史監南宮說自滑臺至上蔡武津分地節節測之謂大率五百二十六里有奇晷差二寸餘斥舊說之妄見唐書天文志可考也

經文本謂測景以建王國則當時惟於東都王城測之至漢儒乃謂潁川陽城爲然陽城今登封縣在洛之東南此別有其故蓋黃赤道間之緯度古闊而今漸狹漢時王城夏至日稍偏南而景微長必進至陽城然後合土圭也然唐志言陽城景尺四寸七分八釐則漢時宜更短於此漢唐人之言未知孰得其眞測景惟能知南北之差若東西則隨人所居而移經謂日東則景夕日西則景朝者言其理當如是非眞能同時立表知其東表日已昳西表日未中也西法則東西里差以月食時刻先後定之疏立五表之說亦同

五等諸侯之地亦大槩立之法耳其實當時行之因事制宜不可一例有功出封者爵雖侯而地不妨多如封魯土田陪敦敦者加厚也或其先世爲尊爵無罪可貶無功可進乃爵仍其舊而地不必增如州公薛侯是也侯公穀疑者屬縣士之公稱子周公孫公或畿外無地可封亦祗食采畿內又有國在此而地在彼如魯之許田鄭之祊衞之有閻上與相土之東都皆不能以一率齊讀周官者當會此意

諸侯之地土田爲實封若附庸在其封內雖爲社稷臣而不得與其地名山大澤有不以封者其餘山川藪澤斥鹵磽确之地與夫城郭宮室溝塗皆不可食者約略計之大國宜有數百里小國亦不下百里此周禮與孟子王制所以不能同周禮謂其虛寬者言之孟子王制惟舉土田實封耳天子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猶曰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得什之一耳大國百里次國七十小國五十猶曰以九爲節以七爲節以五爲節大約略彼以兩耳豈能截然齊一毫無增損於其閒哉

子產對晉之辭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此言與孟子王制合與周禮違當觀其所以立言之意此因晉人責其侵小而晉人自有兼數圻之失故子產不欲舉大國虛寬大數而惟舉一同之制以顯兼數圻之多使晉人因其言反詰之若曰鄭之先豈能七十里之制乎則鄭亦豈能無瑕而晉人不敢以是反詰者兼數圻之瑕大也子產亦逆知其不敢詰也故爲是言然則孟子亦因當時列侯地大過制故舍虛寬之數不言而惟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其言有所爲也王制則述孟子者也不然孟子生近齊魯豈眞不知齊魯始封尚有餘地而云儉於百里哉

先鄭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是謂其食者爲諸侯後鄭云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是謂其食者爲天子以文勢言之上其地制其域凡云其者皆指侯國則其食亦當指諸侯先鄭之義爲長大司馬令賦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亦謂其可食者也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亦謂受賞者食其參之一其餘以食民以供上也先鄭以其半爲附庸小國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蓋謂小國無附庸然亦當并山川及不可食之地言之乃近密諸侯固各有貢然九貢皆貨賄服物不貢粟米則天子不食諸侯之地不可謂之食制其貢亦惟以其所有耳豈舉其地之半參之一四之一而責其貢哉後鄭正之字之其言雖美非實事也小國可食地少而虛寬之數多其猶下地萊三百畝亦所以優之與

田休一歲二歲不耕所以養地力也南方無休不耕之田井疆由地美亦由糞田之力勤而糞田費勞且費北方糞田尤艱故有休田之法

本俗六安民一曰媺宮室宮室不完固則民輕去其鄉墳墓不能族兄弟師儒朋友不能聯故以是爲安居之本

職事十有二稼穡至生材卽大宰之九職其學藝世事服事兆三職非生材之人生材先鄭謂九職之閒民轉移執事者得之閒民執事於農工商賈虞衡之家皆所以生材後鄭謂養竹木者非是

夫家九比之數先鄭謂九夫爲井後鄭謂出九賦之人數皆非是下經頒比法三年大比鄉師以國比之法下及車輦馬牛則比者簡閱校計之意宜讀毗志反非若五家爲比之比讀必二反爲連屬相從之意也通諸官考之疑九比者夫家一人民二田三萊四畜五車六輦七稼器八兵器九夫家爲九比之首八者皆夫家之所有故云夫家九比之數下經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約舉之辭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則通九比之物而別異之也

六鄉之法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卒伍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又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極似家出一人爲兵如管仲以十五鄉三萬家出三萬人之法信如此則天子六軍惟取足於六鄉何爲六遂及甸稍縣都皆有作民師田行役之事六遂以外之民皆家出一人爲兵則王畿千里可出數十軍何爲限以六軍以此言之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亦言其聯絡卒伍之法當如此果有軍旅或調遠或調近必有更休之法當不令遠地獨逸近地獨勞上地中地下地家家雖有可任之人亦自有均平之法當不令下地家五人亦與上地家七人者同出一人爲兵也管仲之法則是家出一人爲兵蓋是時兵農已分居士鄉而受田者征其人不征其稅居野鄙而受田者征其稅不征其人豈亦倣成周六鄉出六軍之制而變通之耶

天子六軍取之六鄉而六遂與甸稍縣都亦有兵所以防守不在六軍之中卽天子六軍亦所以備制若有征伐猶徵兵於諸侯王朝將帥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不盡用六軍也觀桓王伐鄭有陳人蔡人衞人從則盛時可知矣畿內六軍與六遂甸稍縣都之兵大抵爲防寇盜而設故小司徒云唯田與追胥竭作畿內若有盜賊雖羨卒猶當用之矣平王時以畿內之民戍申戍甫諸侯不爲天子守而王民反爲諸侯守揚水之詩所以作也管仲變成周之制以士鄉十五爲三軍則猶是六鄉爲六軍之

遺法他國軍制大約相似雖云寓兵於農其實兵自兵而農自農雖云無養兵之費而六鄉之田即是養六軍之田猶後世之屯田也六鄉之民六軍取於斯與賢能亦取於斯齊之士鄉亦如此此則古今制度大不相同者也唯田與追胥竭作恐亦疑其有更休一歲四田正羨盡行得毋勞民妨農大蒐子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不常用也春秋必譏而書之若盜賊竊發當調其近者而追之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行沃用井隰皋用牧有此通融之法則凡高下衍邪之地皆可以方田之算術齊之無地不可井矣但有公田無公田其制不能盡一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有通融之法而國語亦云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此言似與孟子合藉田以力助耕公田也砥其遠邇似謂遠者用助法近者可用貢法也而小司徒惟言九夫為井未及論其中區之為公為私載師任地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似皆無公田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亦惟皆私田乃有不定之斂法如行助法則惟以公田之稼歸公不必論年之上下矣此周官之大疑義有不可強通者據司馬法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而小司徒言攷夫屋旅師言聚野之屋粟是用夫三為屋之法矣用屋法則非八家同井之法

司馬法通成終同封畿以十起數計里也小司徒井邑邱甸縣都以四起數制賦也甸與乘古字通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鄭邱甸左傳良夫乘衷甸即衷乘因一乘當用四馬其制成于六十四井故皆以四起數此與計里之法本不相通而亦可相通者井田與道里有實數有虛數也是以漢志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而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一畿千里出萬乘亦皆以百分之六十四為實三十六為虛則一成十里亦以一甸六十四井為實三十六井之地為虛矣漢志之文疑亦出古司馬法是皆約計通率謂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約除三之一有奇耳而鄭注小司徒一甸八里一成十里其緣邊一里之地治溝一都八十里一同百里其緣邊十里之地治洫治澮此鄭以意言之未實計溝涂之積數也溝涂之積無幾豈能占百分之三十六哉

注引司馬法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之法異賈疏及坊記制國不過千乘孔疏皆謂都鄙之軍制非也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謂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

鄉師輂輦注謂輂為馬說文亦謂大車駕馬非也愚謂從後推之曰輂從前挽之曰輦輂從共以兩手拱而推也今有後推之車

國中復多役少宜早征而晚免野復少役多宜晚征而早免今乃反之恐不如注說蓋國中民多罷弱故晚征而早免野民耐勞苦故早征而晚免此征謂力役之征注謂賦稅非也

疑六遂之外公邑采地亦當有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以聯其民但其長未必有大夫士之爵而邑之小者僅如一鄉則其鄉大夫即邑大夫為之乎

鄉大夫職經文各憲之於其所治為一句國大詢于眾庶為一句賈疏可考唐石經國上誤衍之字俗本注疏遂以之屬上文鄉中安得有國乎雖石經不足為據

鼓人所教不止鄉民凡王朝用樂之鼓亦此官教之其言神祀社祭鬼享不必皆州黨之祭祀也救日月詔王鼓大喪詔大僕鼓則此官固在王朝所以不屬大司樂者因其兼教四金鼖鼓為軍旅田役之用故屬之地官耳

國語云戰以錞于丁寧警其民也則軍中自有金錞疏謂不見所用非也

遠郊有牧田以授九職中之藪牧使牧六牲即以牲物為貢牧人掌之國有祭祀牧人共之於王朝牛入地官牛人充人及司門羊入夏官羊人豕入冬官豕人犬入秋官犬人而豢於地官之槁人雞入春官雞人馬入夏官圉人馬牲唯有事于四海山川及喪祭遣奠用之將祭祀則各官供之小宗伯毛而辨之頒之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使其奉之牛為大牲所用者多則遠郊又有牛田牛人掌之養國之公牛而祭事用牛者與牧人並共也十二閑之馬別有校人諸官掌之非牧人之職也羊人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此謂牧人有時偶乏羊牲則於長官受布買牲以共王朝之用非謂其之於牧人也或引此文證各官皆共牲于牧人則載師之牧田太宰之藪牧閭師之任牧貢鳥獸脈絡不得貫通矣

先鄭謂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後鄭易之云廛里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後鄭為長然亦當兼市宅言之乃備

以場圃任園地謂城外有可為園圃之地授九職中藝園圃者使貢草木果蓏之物場人掌之非農民築場圃納禾稼之場圃也農家場圃自於廛地作之與此無涉

先鄭謂宅田為民宅以備益多後鄭引士相見禮謂致仕者之家所授田後鄭為長致仕者亦唯大臣及群臣之賢能者有田以優之閒散職未必皆授田也宋之祠祿猶有古意

士田先鄭謂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後鄭謂圭田先鄭為長學校中之士當於此養之若圭田當在賞田之中

賈田先鄭謂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謂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後鄭為長漢志工商家亦以口受田五口當農夫一人然則百工造作於官府者其家當亦有田或於官田中授之其在民間為工者亦予以田如賈人之例使之貢器物以當田賦也

官田先鄭謂公家之所耕田後鄭謂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先鄭為長庶人在官祿足以代耕當是給以稍食

牛田牧田兼用先後鄭之說皆是授民以田而為公家畜牧即九職之藪牧養蕃鳥獸閭師之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也牛田牛人掌之牧田牧人掌之若十二閑之馬當自有牧地蓋亦在近郊遠郊此不言者主於田也司勳又有加田無國征蓋亦在賞田之中

近郊遠郊七種之田皆農田外之閒田自近郊以外皆有之不定在近郊遠郊故不言下經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則農田在其中矣

國語載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是田賦有遠近取平之法禹貢甸服五百里近者貢粗而且服遠者貢精而不服是虞夏砥遠邇之法也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周官砥遠邇之法也取民固不過十一然力役先取諸近近者多而遠者少其勢不得不然益遠民之賦以補近民之力政乃均平使可一槩而施則禹時何不

以粟米責之三百里內以總秸服均之三百里外乎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此為法制外橫征者言之若通融遠近以立均平之法乃王政也非橫斂也如後世徵糧之法地有不便納本色者許納折色而正供外量加解費亦民所樂從後人多疑周官亦未深思之耳

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而公邑大夫不見於經非不見也六遂之法通行于野公邑采邑皆有遂大夫以下諸官遂大夫縣正亦即公邑大夫經舉六遂以為例耳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鄙有五屬大夫以統縣師鄉師卒師邑有司蓋倣周法而變通之者也

里布非布帛謂泉也里字之義有三一為三百步之里一為二十五家之里一為里居之里里布者里居之里此經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遂人以田里安甿王制田里不粥孟子收其田里皆此義即謂其所居之宅也宅而毛則有嬪婦之貢其不毛者是棄地不因其不毛而遂無征也里布之輕重雖不可知鄭注以為二十五家之里則太重矣或又以為方里而井之里皆不明里字之義

朱子謂此經待士大夫之有士者宅不毛謂其為亭臺田不耕謂其為池沼民無職事者謂士大夫家所養浮泛之人此說甚確此皆當征之賦非罰游惰之謂

屋粟又見旅師自是當時征稅之名不知其多少也田不耕有多少當量田而出粟豈可限以三夫

民無職事而責其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立法太重勢必難行不行而法弛先王當不為此自是後儒解者失之耳

考諸經凡言有夫家者猶云男女無妻者為夫有妻者為家此言出夫家之征謂其人若未受室或喪其妻則出一夫力役之征已有家則并出嬪婦布帛之貢也

以時徵其賦承上文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載師惟徵此三種之賦也其粟入于旅師

家有種桑麻之地故使嬪婦貢布帛所謂布縷之征也

此經凡無職者與農圃等同列即九職中之閒民夫布亦是閒民本身正賦蓋六七尺以上皆有力役之征閒民傭力於人不能赴公旬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三日二日一日之用以後世之僱役錢非罰也先儒謂徵游惰者誤

夫布之多少大約以公旬三日為率如一日傭力可得錢三十則三日九十以此布入官可免三日之役也與今時丁錢相似

孟子廛無夫里之布夫布即此經之夫布里布即載師之里布蓋戰國時為一切之法凡居廛之民不問其有職無職而皆使出夫布亦不問其毛與不毛而皆使出里布此額外之征故欲其除之

九職中惟臣妾不責其貢疏材惻其為人奴婢也委人之薪芻疏材木材掌荼之疏材自是取之於虞衡及山澤之農九職除臣妾析虞衡為二仍是九故大府言九功之人不績者不衰斬衰齊衰當心前長六寸廣四寸之布謂之衰不績之人遇有斬齊之喪其衰服不設此布以恥之非不服喪服

縣師以縣為名所主者甸稍縣都然縣都外連邦國甸稍內連郊里其間四等公邑大夫相錯故通邦國郊里與稍甸都鄙之地域言之正所以別其為甸稍縣都之地域以為辨稽之本也縣師實不掌邦國亦不及郊里下言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與其六畜車輦之稽又云作其眾庶所謂其者指縣師所主者言之耳鄭氏謂縣師主數周天下王應電謂調兵通乎天下是以卑官而參大司馬之權謬矣

縣師所掌謂邦國與都鄙稍甸與郊里其間相連之地域縣師主分別之不得侵越而先儒說者皆誤

甸稍縣都地廣民眾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以能辨稽者都家公邑亦倣鄉遂各有親民之吏以邦比之法校登之縣師則按籍辨之稽之耳致羣吏者致甸稍縣都之羣吏也

稍人言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是稍人自帥也此言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使都家公邑之長帥而縣師不帥也稍人職以縣師之法作之則是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受法于縣師縣師是中間稟令施令之人不惟不帥師徒而致于鄉師者亦非其職疏帥而致于鄉師則於經文以帥而至者不協又侵稍人而職矣

凡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域職首通掌地域謂與甸稍縣都相連已定之地域此則新制之地域也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六遂以外通名野此謂徵公邑之民出其三等采地之貢也公邑之民賦邑大夫徵之縣師以入大府三等采地大夫食其地仍貢其餘於王亦縣師徵之其委積隨地積之遺人掌之

王朝設都鄙之官禮事有都宗人家宗人軍事有都司馬家司馬刑事有都士家士惟徵斂財賦王朝不為設官但稟載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之法自設官徵斂而縣師第徵公邑之已在官者及都家之當入于王者耳其疏材等物委人斂之若謂縣師親徵民賦則公邑民賦繁多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能徵哉

遺人委人皆掌委積而所主不同遺人兼有薪芻而所主者粟米之積委人主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之積艱阨老孤凶荒之民以粟米為急若薪蒸疏材等物亦須其人自取國家不能偏給唯賓客羈旅不能自取既須粟米又須薪芻畜聚等物故遺人給其飲食而委人又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也委人又云凡其餘聚以待頒賜此謂薪蒸疏材等物若有餘亦須賜於艱阨老孤凶荒之民此出特恩不可為常如無餘則亦不頒賜矣後世賑荒阨養孤老亦止給穀米不能給薪菜財物有限也後人讀此二職不知委積之不同因委人言稍聚待賓客甸聚待羈旅遂謂遺人不掌稍甸之委積誤矣遺人之委積自鄉里至縣都皆掌之但所主者粟米非委人之所聚者耳

公旬之旬當讀如字公旬者公家力役之程日也力役以旬計左傳令尹蔿艾獵城沂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士彌牟營成周量事期城三旬而畢公旬即此旬字舊讀均非是力役或一旬二旬三旬而一夫不過三日三日之外他役代之

若是殺人而義者不當報報之則死如殺人而不義者王法當討不當致之辟也此辟雠者皆是過失殺人於法不當死調人為之和難而雠家必不肯解者乃使之辟而不辟則有逆命之罪於是調人與報者以瑞節為信使其執至官而治之也此瑞節亦不必是刻圭注謂王以刻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非也卻調人當執則以官法執之可矣何必王與瑞節節必使雠人自執者欲停其報仇之情也執至官而治之則亦不許其殺也經無王與調人瑞節之文故知是調人與仇家

有引典瑞謂此瑞節為穀圭者亦非也穀圭以和難和諸侯之

袖海山房校印

難耳非令辟讎之謂既以義之又何和難之有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誤衍不同國三字殺人而義謂常宜治人罪毆殺人或爲姦盜被殺之類注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謬矣罪亦有輕重豈可遂殺

判妻入子一說娶判妻謂娶入所出之妻入子謂再嫁而挈其女入後夫之家者此說是皆之者防其爭訟也

有故而違者或因貧乏或因災禍於中春令會男女之時許其不備禮而昏摽有梅之詩是也若無故不用是時人禁之令而違之者則罰之此職本無可疑

中春令會男女亦謂此時陰陽和宜嫁娶耳非必以爲限

皇清經解卷四之十六終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之十七　　學海堂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歲貢永著

地官二

市之鳌吏平肆展成奠賈平肆者平其肆之貨賄不使其名實相紊也胥師賈師肆長三職皆言平而肆長尤其專職展成奠賈則賈師之專職也展成即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之成謂以所買賣之物書之質劑成其交易奠賈亦以其物之賈書之質劑皆賈人省之定之也

辟市謂民有遺失身布至市求覓者令其於遺失處求之也量度者謂民有爭量度不平者借市中之度量以平之亦令其於附近之地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魏氏謂不言王者不敢斥至尊故舉國君爲況此說是然則夫人過市亦以況王后也刑人赦亦但赦市中憲徇扑之刑耳非謂市中犯殺人罪亦赦之也幕帝蓋帷皆所障蔽之物罰之以示不當遊市所以恥之也若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而招搖過市尤不知恥者也

王制戎器不粥於市此得賣兵器者弓矢佩刀服劍之類皆常用器宜不在禁限戎器其謂甲冑戈盾之類與王制又言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則兵車中度者亦可粥也

絘布先鄭謂列肆之稅布得之絘即次字之異文王氏謂有師罰在次詐僞者之布謬甚罰詐僞當入罰布何得於此首列列肆有稅猶民之廛里有稅不必因孟子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說此遷其名也

總布此亦春官總爲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後鄭讀如租總之總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二說皆非無肆立持此販夫販婦鬻賣小物暫立即去守斗斛銓衡乃閭民傭力於商賈者皆不當征其稅王氏謂肆長總斂在肆諸物之布得之肆長陳其貨賄其名質而平正之又斂其總布是貨物之布

質布後鄭謂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王氏謂質人罰度量犯禁者之布皆非罰則當入罰布何爲別名質布此即償質劑之布也古未有紙大券小券當以帛爲之交易以給買者而賣者亦藏其半質劑蓋官作之其上當有璽印是以賣取買賣者之泉以償其費猶後世契紙有錢也

罰布有三質人罰度量淳制之犯禁者一也胥師罰詐僞飾行價慝者二也胥罰有罪者三也而凡犯禁之類如不當粥而粥乘天患而貴價皆有罰布可知矣鄭注謂罰犯市令者之泉是矣而質人罰犯質劑者之泉則是詐僞飾行價慝者之罰乃別之入質布則罰布之類不該矣

廛布鄭注謂貨賄諸物邸舍之稅疏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得之廛與絘異者絘是賣物之肆廛是停儲貨物之舍賣者買者皆有之今時謂之棧房賣者肆中不能容則停貨物於廛買者當時不能即運又或儲之以待時需亦須廛此廛亦是官物故當有稅

五布之次序先列肆次貨賄次質劑次罰布而後及廛廛亦地稅不序於絘布之後者總質罰皆肆中之物事廛在肆外故序之在後屬辭之體宜爾也官屬以廛名者舉廛以該肆也五布惟總布最多地稅有定質劑物微罰布無常貨賄充牣市廛源源而至非廛人所能盡稽故必使每肆之肆長斂之入於廛人此總布是商賈之正賦猶農之九穀嬪之布帛工之器物大宰所謂市賦閭師所謂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此也商雖不以其所賣之物爲貢而布亦即貨賄先儒失總布之義而諸職脈絡不得貫通矣

周官所征者征諸商賈也若無肆立持者販夫販婦耳豈可征其貨平市中守斗斛銓衡者是閒民轉移執事之人本身自有夫布必不征其總布

飾行價慝皆詐僞之事飾行者詐於事如魯人朝飲其羊以詐市人之類價慝者詐於物如賣柑者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之類注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未是

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自比長鄰長以上皆可謂之主有司其爲公邑稍縣都皆鄉遂之制各有其主不必公邑大夫與食采大夫然後謂之主也從泉府買一不時須之物必關白大夫恐難乎其爲買矣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注謂與有司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非也辨者辨其人之可貸與否也如其人有生業不爲游惰是可貸者也否則貸不能償當不許其貸矣此所貸者是貨泉非貨滯於民用之物

以國服爲之息後鄭說近是一說令國服役以償所貸亦通但謂息爲保息之息則非既償貸泉又服役以償息非謂不收息也唯賒者不收息

關市無征文王法外之仁也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孟子救時之論也征而勿幾之言度是亦經常之法居官所不廢也惟是古今情形不同司市以下諸官皆時行之不以爲厲後世有一於此則民不勝其擾矣

正其貨賄舊讀正爲征後人欲避征貨賄之事不讀爲征然司關明言凶札無門關之征而遺人以門關之委積養老孤則門關皆有征明矣若謂養老孤之財惟出於犯禁豈據設用財之事以待犯禁之人乎終年無犯禁將不養老孤乎宋國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門征之見於傳者也

關上宜無廛而亦有塞者謂貨賄物多暫有停閣以待有司之稽察也物少則不必停於塞與其征廛舊解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之布後人欲避征貨賄之事謂征廛惟征邸舍其意則厚而非其實

惠士奇云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其法管子行之於齊以爲市者天地之材具也萬人之所私而利也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萬人之行道也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市有廛布關有征廛皆貨賄停儲邸舍之稅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於市市移之門門移之

關所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出於關然後舉而罰之否則征其廛而不稅其貨也康成謂參相聯以檢猾商則失之矣按關與市不兩征此說固是但專主征廛爲言則未是廛人有絘布總布廛布絘布者市之屋稅總布者貨賄之正稅廛布者市之地稅也古者建國王立朝后立市國中大小之肆皆是公家之財所成故有屋稅有市中空地未有肆停貨物於此則有地稅二者皆非商賈之正賦閭師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總布正是貨賄之稅貨有貴賤則有重輕舉其總數以計布故謂之總布三布中總布最多故使每肆一人之肆長隨時歛之以歸廛人而廛人以入泉府也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此征廛是一事征者貨賄之稅也廛者貨賄停閣邸舍之稅也若不停閣則無廛布矣公得以征廛爲一稅遂當關上貨賄之征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此經爲下文諸節提綱王角虎人龍節而待璽旌通行於民者亦邦節也辨其用下文所云是也以輔王命者天下皆統於王王遣使同是王命凡天下臣民往來必有節乃達亦所以輔王命也凡諸官所掌後有事目者於職首先提其綱屬文之常此職亦然舊注失其指謂邦節爲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此圭璋掌於典瑞不掌於守節此泥王命二字而誤也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謂諸侯與都鄙大夫遣使不出竟內有用之凡邦國之使節注云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齎之信是也此即小行人之虎人龍節鄭彼注謂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是也陳氏祥道乃分爲二謂小行人所達者邦國使於王侯者所執此官所掌以輔王命者王朝使於邦國者所執此又泥王命二字不達事理者也夫列國之使各用其虎人龍節以爲行道之信觀其用虎節知其自山國而來人龍亦然注所謂自其國象是也若王朝遣使邦國則必用玉節豈因其所使之國而從彼國之象哉且王使或非一國道塗所歷有山有澤有土豈到一國又易一節乎守邦國猶用玉節豈王使反降而用金節乎近又有因陳氏之說幷謂王使所過道路則鄉遂之官授以旌節所歷門關則守疆之吏授以符節如此則王使易節不勝其煩列國之視王使幾如奸人偵諜矣

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此皆王使所執以達王命之玉非道路上爲信之節也道路爲信當如守邦國者之玉節玉節之制當不同於圭璋王聘諸侯并有他故則使者執琢圭以達王命又不同於珍穀琬琰也學者當細辨之不得以珍圭等爲聘問之玉又不得以典瑞之瑞爲掌節之節

單子述周之秋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此謂行理以節爲信將其逆賓之命非謂以節授命使其道路爲信也豈有王使諸侯須侯國沿途授節而後可歷門關哉

小行人不言璽節旌節非以竹爲節注今之印章是也旌節鄭注今使者所擁節是也此似漢武所仗之節然小行人旌節亦以竹爲之而顏師古注漢書云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則是象竹而非竹疑漢節未必即古之旌節

小行人都鄙用管節與角節異者角節都鄙大夫遣使之節管節都鄙之吏授民之節然此經道路用旌節亦兼都鄙而小行人旌節管節別異之是侯國之都鄙異于畿內之都鄙也

郊以外皆爲野六遂野之始也注謂甸稍縣都是遺六遂矣

以下劑致甿舊謂致爲會新說謂致爲役皆不然愚謂野地廣闊慮其民稀土曠一以下等家一人之率招致田甿旅師凡新甿之治使無征役以地之嫩惡爲之等亦下劑致甿之意也經文屬辭有次第先招致之乃以田里安之以樂昏擾之以土宜教之利甿勸甿任甿皆所以使之稼穡也土均平政之事最在後不當先言役甿若會計之會與致字不相協也

以興鋤利甿舊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愚謂此即旅師之職興發耡粟頒之於民施其惠散其利至秋而斂之者也若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此當在以時器勸甿之中以時器勸甿若以歲時合耦于耡之類耡者治田之器也耡粟之耡亦因其合於耡而名又說見旅師農民最患無蓋藏秋斂之粟歷冬及春已欲盡東作方興室如懸磬數口之家嗷嗷苦飢將稱貸于兼并之家則有倍稱之息至秋而斂僅足以償曾未幾時而又告匱矣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安能比戶如此哉故合野有耡粟之法豫爲之備旅師聚之又兼屋粟閒粟以益之其用之也春頒而秋斂并不令其出息於是農人無半歲之飢田功無荒廢之患而餘一餘三之積亦由此基之此大有利于田不平事故此職特言以興耡利甿在時器勸甿之先正是旅師者頒出粟以散利之事若其春耕已不足雖欲以時器勸之亦不能枵腹而耕耒耜先儒說此句失其義

以時器勸甿三時用田器以耕以耨以穫毋失其時毋惰其力也

遂人之所謂野實兼都鄙大司徒言都鄙授田之制與此經相表裏大司徒言其略此言其詳非有二法也六鄉田制亦視此矣

餘夫亦如之謂其所受田亦分三等如正夫之率不定畝數者當視其力之所能耕也二十五畝孟子之法也

十夫有溝與九夫爲井亦通爲一法九夫爲井以方言之十夫有溝以長言之耳

此言治野之法大畧如此十夫至百夫以上皆爲虛寬大數不能細算步畝匠人亦云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磬折以參伍非可畫方如棋局也大川常在兩山之間豈可限以萬夫哉

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衍沃隰皐可食者也京陵淳鹵之類不可食或謂君所食非是

遂師遂大夫縣正皆聽治訟其獄訟之大者遂士聽斷之春秋內外傳有司里之官賓客至授館與士功朔于司里此城中掌里居者與遂之里宰無涉釋者皆以里宰釋之誤矣

里宰雖徵斂二十五家之賦而無府史胥徒則里宰不能爲之儲峙亦不能爲之輸將蓋均人有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當於二十五家中起徒役以輸之縣師而縣師又以徒役輸之於國也如其里近六鄉者亦可輸之閭師有當存留爲委積者粟米輸之遺人屋粟閒粟輸之旅師薪芻疏材木材輸之委人

凡邑中之政相贊此即里宰之邑

旅師所掌即遂人以興耡利甿之事耡粟者農民合出之因合耦于耡故名耡粟正猶隋唐社倉義倉每歲出粟少許貯之當社以待年飢之用者也旅師所聚以耡粟爲主旅眾也謂土眾甿合輸之粟也耡粟無多恐不足以給又以載師之屋粟閒粟益之此粟不必爲凶年之用即不饑之歲當東作時皆用此粟頒之待秋而斂之舊讀而用之而字爲若今詳文勢及經意當讀本音與上連爲一句此粟歲歲皆用非謂有時而用也其用

袖海山房校印

之之法以質劑致民質劑猶今之契券所以爲授受之驗一半給民一半存官待其秋斂合符於官也民卽田野之民平日合而勸粟者平頒其興積積者歲歲之積興者興發之平頒者其數皆均無偏倚偏之也必平頒者勸粟本均輸頒之有不平則人不肯出勸粟矣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此業補民不足貸而無息是惡利也施之散之農民皆蒙惠利也均其政令者毋有貸而不償抵冒侵欺諸弊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申明用粟之時與斂粟之法粟不斂則無以繼歲歲又有合出之勸粟與增入之糶粟賜粟於此粟可不收息也此旅師之專職後言新甿之治勞來新徙之農是其兼職餘事非謂以此粟待羈旅也羈旅與新甿不同羈旅者他方之民羈留不得歸又未受田爲土著故有委積待之遺人給之粟米委人給之薪蒸疏材若新甿來徙旣授以三等之地卽是土著之民豈得謂之羈旅且勸粟本野民豫積以爲已利豈可奪彼土著之物以散新徙之民乎新甿食土著之粟野民失儲粟之利勸輸不行而良法壞矣注謂勸粟民相助作近之謂一井之中九夫之稅粟非也稅粟當入縣師旅師惟聚此三粟非徵賦之官委人注言野之農賦旅師徵之亦誤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爲句不得於賦字讀斷委人惟斂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不掌粟米布帛泉貨諸物之賦也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與遺人之待賓客羈旅者別異委人無遺人之粟米而遺人無委人所聚之物也此義不明將疑此職何以不言艱阨老孤凶荒矣凡其餘聚以待頒賜有餘乃爲頒賜於艱阨老孤凶荒之民否則不須賜也說見遺人

稍聚待賓客亦有芻薪又復言共其芻薪前爲儲於廬宿候館以給在道之用此爲共饔飧之芻薪卒時稍之國都不必委人所斂者也饔飧中物多諸官分職共之芻薪又見於舍人蓋委人共其物而舍人載之予車酒者入舍人各言共米也薪則委人自載之與

聚者通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皆隨地儲備主其地積守以待賓旅道路之用也其則以式待其之有定數

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注謂委積之薪芻此謂共委人平日少積爲委多積爲積之薪芻對上文所共惑待非委人所積者也疏謂大行人委積中有牲牢米禾薪芻之屬委人惟共其薪芻非是

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承上文軍旅而言共野委兵器者野委之兵器猶下文野囿之財用也野委謂軍行止宿薪芻露積于野有守之者故共其兵器有謂通言國野之委者誤野囿財用謂野囿中竹木魚鼈之財亦以給軍行之用也國語曰囿有林池所以禦災言野囿所以別於囿人之牧百獸者注苑囿藩籬之材非是上下文皆言軍旅則此二事皆爲軍旅而共非園旅無是供也國野委積甚多委人何能一一共其兵器若藩籬之材不可謂之財用

軍旅之賓客疏謂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者是

士均所主唯在畿內不及諸侯其云邦國者謂國都非謂諸侯之國

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等如居沃土者當禁其奢侈示人以儉居瘠土者當救其鄙陋示之以禮

草人糞種字皆當讀去聲凡糞種謂糞其地以種禾也後鄭謂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先鄭謂用牛則以牛角汁漬其種王氏謂用麻實擣汁漬其種是讀種爲上聲恐皆是臆說凡糞當施之土如用獸則以骨灰灑諸田用麻子則用擣過麻油之渣布諸田若土未化但以汁漬其種如何能使其土化惡爲美此物理之易明者因讀種字誤遂爲曲說今人糞田未見有煮汁漬種者後人說經好破先儒此當疑而不疑何也

農家歲歲糞田欲其肥美多穀也若騂剛諸土未經變化恐非一歲所能化況又惟漬其種乎

以豬畜水以防止水先鄭引左傳町原防規偃豬後鄭云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愚謂此兩句分二事先鄭引傳甚合後鄭解豬字得之解防字未確此職專掌稼下地凡下地皆憂潦田開之水欲其易出外流之水欲其不入以豬畜水所以分減內水也以防止水所以堵截外水也匠人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于矩此豬卽所謂淵也於溝中作之觀其地勢句曲過于矩之處掘深之令水迴復蓄積于此而瀦淵溝之爲淵之處多則田中之水減矣下地常濱大川大澤必爲隄以闌之今江南之圍田是也後鄭解爲豬旁隄則是陂塘之隄畜水以備旱與此平原憂旱之地非下澤憂潦之地矣

以涉揚其芟作田先鄭云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後鄭云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涉字後鄭得之揚其芟先鄭得之下地之田田中常有水足涉水揚舉除草之器以芟之若水盡爲不得謂之涉揚芟是舉器以除新生之草非揚去前年所芟之草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夏月草盛長乘其水熱殄草之時芟夷之則根易絕明年可稼也

芒種注謂稻麥麥不宜於澤地當是種芒稻也後世五月節曰芒種謂其時可種有芒之稻

旱暵共其雩斂下澤有旱暵不常有之事也斂雩物於民稻人共之

凡服耜斬季材舊說是王平仲謂車耜器最勞非稺材可任或謂季爲老非也車之勞在輪轂若牝服爲車箱小車則爲輿非當勞之處耒耜人所推不可用大木皆當用柔刃之材爲之季材猶季弟豈可謂之老

澤虞賈疏云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言國者一澤虞一衡文有不同皆互見爲義而說是也凡山林川澤皆國所有使其地之人各占其地種蓺草木長養魚鼈卽九職中虞衡之民是謂之守而官爲之禁令當取物之時各入其物以爲地職之貢閭師所謂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者也入貢之餘卽是民所自有猶必令其取物有時取之有節若官自取物不在禁限此二虞二衡之通法也

入木材于官用中冬中夏民自取材別有時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是用季秋也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亦謂邦工也邦工或非中冬中夏而取木於四野取之不入守禁之山林

以時舍其守從舊說時按視守者於其舍中戒之有讀舍上聲謂弛禁者非經意

丱人與秋官職金聯事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守禁而職金受其入征以入於諸府也此不言丹青者文不具

角人疏云言農則皆有夫田出稅近山澤者卽以齒角骨物之屬當地稅此說是也此爲二農之職別於虞衡閭師言貢九穀

者正賦也有他物亦可代之象非周地所產蓋他獸之齒亦有
可用者
葛之材雖中絺綌而又言凡葛征蓋草之類如葛者亦征之
灰物出於薪有謂石灰煙煤之類恐古時未有石灰而煤炭亦
不見經傳
野疏材凡畜聚之物注謂徵于山澤入于委大是也有謂臣妾
所聚斂者非閽師不言臣妾之貢惜其爲人奴婢也醫師聚毒
藥以共醫事藥物草木爲之多疏材畜聚中當有藥物入于醫
師
有謂民之場圃載師任以徵之國之場圃場人樹以斂之愚謂
此即載師之場圃雖場人樹亦是民樹
稟人匪頒即大宰之匪頒百官之祿是也注謂委人之職諸委
積未確且委人亦無粟米
統言匪頒則稍食在其中分言之則諸臣之祿爲匪頒在官工
役之稟爲稍食
凡萬民之食食者通計萬民之食非謂食國家之稟食者也疏
誤
考工記㮚氏之鬴舊說謂六斗四升然以圓算方算皆不合明
宗室鄭世子朱載堉據管子輕重篇云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
二十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粟釜即鬴也鏂即區也四升爲
豆四豆爲區五區爲鬴鬴乃八斗非六斗四升也此說是稟人
謂一月粟米之率以中年三鬴爲常率計之十日食八斗一日
食八升毋乃太多乎蓋㮚氏所謂深尺方尺者非夏后氏之尺
乃周尺也周尺當夏尺之八寸以八寸計之一鬴八斗僅得四
斗零九合六勺則日食四升一合弱耳又以商尺當夏尺一尺
二寸半以此爲鬴八斗當夏之十五斗六升二合有奇後世之
營造尺與商尺同今營方尺深尺容四斗周鬴四斗九合有奇
商鬴一十五斗六升二合有奇約爲四之一爾稍贏則今量四
斗周量一斗稍贏日食八升當今量一升稍贏正與今人日食
之數與稟人之鬴密合
司祿職雖闕觀其序於稟人倉人舍人之後司稼之前皆爲穀
米之類其爲頒穀祿於羣臣可知矣薛氏以爲授田賦祿愚謂
庶官之授田食邑者三公六卿王子母弟及諸侯之大夫元士
也其餘散官非特賜當不得有田宜以稟人倉人之粟給之所
謂匪頒之式也校人等馭夫之祿是其一闕
又按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是有田者
爲祿無田而授之稟者爲食祿必待有功食則能任其事者定
其多寡予之也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此待功而授
田祿者也若食則司祿給之當不關內史分言之祿與食異通
言之食亦祿也故官名司祿
食亦謂之秩宮伯月終則均秩月令收祿秩之不當是也莊公
十九年惠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此散
官無田有秩之證也謂凡祿皆授田考之不亦詳矣
司稼職所謂興起也發也謂興發之時乎其所興發之廩食猶
旅師平頒其興積也注謂興所徵賦非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百十八
學海堂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歲貢永著
春官
序官鎛師鄭注鎛如鍾而大國語細鈞有鍾無鎛韋注鍾大鍾
鎛小鍾當以鄭說爲正大射禮東方笙鍾與笙磬並陳而鑮在
其南西方之鑮亦在頌鍾頌磬之南豈非笙鍾笙磬頌鍾頌磬
爲編縣而鑮爲特縣與左傳鄭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國
語作寶鎛其云歌鍾必是應歌之鍾云二肆必是編縣十六枚
者而於鎛則言及以殊之豈非特縣者爲鎛與磬師掌教擊磬
擊編鍾鍾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豈非登歌用編鍾金奏
用鎛鍾鍾小者應人聲鎛大者應鼓聲與鄭國語伶州鳩之言
亦是以鎛爲大鍾其云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器金聲即
細鈞之鍾也若奏細鈞而兼用鎛鍾則鎛又大于鍾鍾聲爲鎛
所陵不得昭故不用鎛所以使鍾聲之昭也大鈞有鎛無鍾爾
大相配爲宜若不甚大則鎛不可用用鎛則絲竹細聲爲所抑
抑不鳴故亦不用鎛所以使絲竹之鳴也伶州鳩因景王鑄無
射而爲之大林細抑大陵鍾聲不和故言鍾聲不可爲鎛所陵
絲竹不可爲鎛所抑以明無射有林之失則鎛正是大鍾韋注
未細繹其言而誤解耳孟子以金聲爲始條理亦是擊鎛鍾
五祀唯有戶竈中霤門行一說以禮經亡逸之餘猶有中霤禮
一篇與月令正合若左傳家語所謂五祀者乃是五官之神其
生爲五行之官沒而配食于五行此四時迎氣而祭之月令所
謂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此五人帝五官神豈非附祀于五帝
者乎安得地示中又有五官之祀而以血祭祭之也鄭氏惑于
祭法七祀之說謂戶竈中霤門行爲殷制而以五官之五祀釋
大宗伯此人神也乃入地示中耶社稷五祀皆在國內故以壇
近爲次先于五嶽王志長言在五嶽之上則非門戶可知誤矣
舊解肆獻祼爲祫祭饋食爲禘祭禮館吳纂修紱云非也肆獻
祼者享先王之隆禮饋食者享先王之殺禮以二者統冒於上
而以四時之祭分承於下肆獻祼饋食不專一祭隨所值而當
之者也按此說發前人所未發禘祫大祭也皆于四時祭中行
之故司尊彝謂之四時之間祀如行於春夏即以禘祫爲祠禴
行於秋冬即以禘祫爲嘗烝非禘祫則行三祭時以饋熟爲始
耳
宿眡滌濯宿字爲句祭前三日申戒也太史及宿之日鄭此宿
字
四望許慎以爲日月星辰先鄭謂道氣出入又謂日月星海後
鄭謂五嶽四鎮四瀆先鄭兩說日月星海近之許氏與後鄭說
各得其一者也四望蓋合上下四方之神而祭之大司樂司服
四望皆言祀是四望有天神典瑞玉人旅四望兩圭有邸與祀
地同玉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是四望有地示然則
四望之兆當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星辰則歲星與蒼龍七
宿兆於東太白與白虎七宿兆於西熒惑填星七宿兆於南辰
星與玄武七宿兆於北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兆各因其方其兆

以表位今於一壇而祭之其禮行於郊後而國有大故亦旅之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此說得之而春秋之三望杜氏云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楚昭王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杜又云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因此說亦可以推知四望也陳祥道疑於後鄭之說謂望兼上下之神得之近世說者雖據大司樂司服言祀不言祭謂四望爲日月星辰如此則當用四圭有邸以祀之何爲與祀地同玉耶蓋言祀者主於日月星辰而日月星辰亦隨四方設位則天神亦從乎地故用祀地之玉也

又四望亦有遠近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疏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後鄭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愚疑四類卽四望其云四望四類亦如之者謂四望中之神各以其類位於四方非別有四類之兆與四類之祭也是以諸官皆無言四類之牲玉器服樂舞者鄭衆星辰但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然而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星辰中當有五星列宿諸侯猶得祀其分野之星則天子當祀十二次之宿而五星亦不可遺

天子宗廟九獻之禮旣亡鄭氏依約經文爲說後人多疑之鄭說誠有可疑者秋冬變朝踐爲朝獻變再獻爲饋獻謂其尊相因然以酳尸之獻爲朝獻言於饋獻之前其禮不行祭中而强名以朝獻次序則顚名義則乖愚亦甚疑之別爲九獻之說曰二祼之後當有七獻經文不欲枚舉有錯綜互見之法宜則朝踐與朝獻饋獻與再獻四節而已朝踐爲薦腥後之獻不待言矣朝獻非王酳尸乃堂上薦爓王酳后之獻饋獻非饋熟之始乃旣食舉後王酳尸之獻而再獻則后與諸侯爲賓者亞王酳尸之獻也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體其犬豕牛羊注疏謂腥法上古爓法中古而進孰爲後世之食孰其殽者體解而爓之也祭義曰爓祭祭腥而退郊特牲曰腥肆爓腍祭其有薦爓明矣旣以爓法中古此時何可無獻則秋冬言朝獻者非獻爓而何至於饋熟則不當有獻何也薦爓之後烹肉旣熟乃實俎於堂於是奉俎入室設[illegible]以食神乃迎尸入室舉奠斝詔妥尸是時尸卽當食舉安得有獻蓋堂上腥爓皆不可食者故有獻而無食室內之俎可食者則當食而後獻所謂饋獻者尸旣食而王獻以酳若特牲主人獻尸耳此時后不卽亞王酳尸尸有酢王之禮有命祝嘏之禮有夫婦致爵之禮后乃獻以酳尸是謂之再獻而賓長爲一獻以終之亦通爲再獻也然則此七獻者堂上四獻室內三獻以朝獻次朝踐行之於早不失朝字之義以獻爓當之又無爓祭缺略之嫌陰厭之後未食舉之前無獻而獻在旣食之後亦協乎饋獻之義春夏言朝踐再獻者舉首尾以包中間秋冬言朝獻饋獻者舉中間以補春夏足見設經錯綜互見之妙而追享朝享可例推要而言之堂上獻者用前言之尊室內獻者用後言之尊耳醢人籩人朝事之豆籩於朝踐薦之而朝獻無豆籩朝獻統於朝踐也饋食之豆籩於饋獻薦之而再獻無豆籩再獻統於饋獻也九獻之後別有加爵則薦加豆加籩而非食後稱加之謂也如此說九獻按之經而不紊證之記而可通

堂上薦腥爓取法前古朝踐朝獻之尊盛醴齊醴齊濁於盎齊也室中饋孰用後世食饋獻再獻之尊盛盎齊盎齊清於醴齊也若王酳尸而用朝踐之醴齊失其義矣

彝尊有二者疏謂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皆配以元酒是也後人謂王與后分酌彝尊故有二大謬古人元酒配尊之禮頗重事之用醴者質器則一尊陳於房謂之側尊其兩尊皆酒者特牲之旅酬也燕禮之尊士旅食也大射禮之兩壺獻酒也玉藻之饗野人也以酒優之正是畧之賤之也豈有宗廟大祭薦腥薦爓血毛大羹事事反本脩古顧於堂上之尊獨無所配下同賤畧之事乎秋官特設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豈謂室中一陳卽嫌其多而不以配彝尊乎王與后合體同尊卑共酌一尊未爲不可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雜記侯國之禮未可以彼例此卽君夫人別酌其尊亦必有元酒必非兩尊皆酒也記云明水涗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卽以司尊彝本職證之下言盎齊涗酌凡酒脩酌卽是酌所配之明水元酒以涗之脩之耳豈遂取室中之明水乎禮運言元酒在室元酒卽明水室中明水配鬱鬯爲首者言之耳非謂在戶之堂下者卽無所配也

皆有罍諸者皆春夏也皆秋冬也皆追享朝享也非謂一彝卽一罍也

盎齊涗酌謂以所配之明水涗之記言明水涗齊貴新之是也非謂三酒之清酒爲涗也凡酒脩酌謂以所配之元酒漉之非別取水也

大裘之冕亦必有冕服經不言者省文與記云王被衮以象天則亦當服衮冕

先儒以爵弁爲冕之次者其服用絲其蔽膝用韎韐其屨亦用纁次皆是次于冕服也而舊說謂以木爲體以布染爲爵頭色而無旒之亦畧似於冕但冕之板前俛後仰爵弁則平直之故不得冕之名舊說相傳如此然而弁字上銳象形爵弁以皮弁同名弁而爵弁有覆板何以名弁且夏官弁師何以有冕弁無爵弁陳祥道禮書則考之詳矣陳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士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上卿贊禮用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卽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爵弁士之祭服而王服之者王與諸侯服爵弁而卽戎亦服之耳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爵弁如冕而無繅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按陳氏此說甚有據王卽戎以韋弁服卽爵弁服其服纁裳朱芾臣之貴者以朱卑者以韎韐故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之韠也鄢陵之戰郤至見楚子衣韎韋之跗注卽朱芾韎韐之謂也豈非爵弁卽戎之證乎凡謂爵弁如冕者皆非是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此文承上爭墓地而言謂爭訟時恐其有盜葬鬭毆潛移兆域之弊故帥屬巡守訟終而止其中之室非謂墓中有宮寺也因爭墓地而聽其獄訟則爭訟者暫假他室以居墓大夫耳豈能設官爲民守墓哉

呂氏春秋黃帝作咸池莊周亦云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

野則咸池非堯樂樂記云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鄭注云大章堯樂名咸池黃帝樂名堯增脩而用之是鄭自圓其說也咸池爲黃帝樂而雲門大卷皆爲黃帝樂亦屬可疑此無大章樂者當時大章之樂不存耳至魯所存又止有四代之樂故季札觀樂無雲門咸池

鄭注六律六同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分此漢人之說也考之三子呂氏春秋則是以半黃鍾四寸半者爲黃鍾之宮以爲律本由此三分益一以上生三分損一以下生非以黃鍾九寸爲首也別自律呂闡微詳之分樂奏黃鍾歌大呂此一律一呂之相合爲地支之子與丑合亦卽日躔與月建之相合也下諸律呂皆然

一變而致羽物一節注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疑未必然而樂之感格如書所謂祖考來格鳥獸蹌蹌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亦實有此理

夾鍾因奏圜丘而名圜鍾林鍾因奏方丘而名函鍾各以其類也黃鍾不改者黃爲中之色人亦居天地之中義類相比附也揚雄太元之數子午爲九丑未爲八寅申爲七卯酉爲六辰戌爲五巳亥爲四亦卽聲律之數也是以黃鍾爲宮者其數九大磬之樂亦九變而終林鍾爲宮者其數八咸池之樂亦八變而終夾鍾爲宮者其數六雲門之樂亦六變而終

三大祭不用商者無商調非無商聲也注謂祭尚柔商堅剛未必然後儒謂商調肅殺鬼神所畏固是一說愚疑周以木德王不用商避金克木也是以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亦無商荀予亦有太師審商之說

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升歌爲詩金奏以鍾鼓奏九夏有篇名而無辭卽有辭亦不載於頌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也鄭氏注鍾師及儀禮既云九夏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矣乃引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而詩譜亦言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是升歌與金奏混合爲一誤矣時邁本非肆夏因肆于時夏一語而附會耳如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是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廟文王世子養老亦歌清廟何嘗升歌肆夏乎

稽首見於傳者三穆嬴抱大子頓首於趙宣子季平子頓首於叔孫申包胥如秦乞師獻無衣三頓首是有求於人者用頓首頭觸地而無容者爲喪禮之稽顙

拜必屈膝而俯首軍中介冑之士用肅拜婦人亦用肅拜不屈膝而俯首以下如今人之長揖也新婦奠棗于舅姑則扱地謂屈膝而引首至地婦人最重之拜也爲重喪則稽顙今時婦人之拜直身而微動其手微曲其膝此俗不知起於何時揶敬謂卽肅拜非也今時男子之揖正是古之肅拜而古人之揖如今人之拱手而推之高則爲天揖平則爲時揖低則爲土揖也推手爲揖引手爲撎又謂之厭

太史正歲年以叙事頒告朔于邦國至春秋時周室微弱王朝未必頒朔列國自爲推步月日時有參差矣

測景所以驗四時之氣也而漢人謂景之至否由人主政有得失此漢人之妄說又不知有歲差而云冬至日在牽牛豈常在牽牛哉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春秋內外傳而下至歷朝史志及諸家論分野之言詳矣以職方外紀考之大地如球周九萬里分爲五大州幅員甚廣豈止中土之九州哉五大州皆有山水人物皆有君長臣民則必與普天星宿相關災祥禍福隨地有之豈止中土九州分十二次之星而徼外遐方卽無預於天星哉蓋分野之理如人身經脈內應藏府各有孔穴脈相聯絡疾病因之而大地之精華聚於中土猶人身之精華聚於面部善於叔服許負之術者能按部位占氣色而能知其吉凶妖祥此卽占分野之理也

玉路金路象路注謂以玉金象飾諸末按車上諸材唯兩較之兩端可飾他處皆不可飾也

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鄭注司服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然則王之大常有日月亦當有星辰不言星省文也曲禮招搖在上星其畫北斗與又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備四方之五獸也通帛雜帛以閒之而全羽之旞析羽之旌亦當有通帛以爲旗之縿且有旒馬而插旄於干首故曰注旄首曰旌俗畫旌有羽無旗非也羽當是雉羽鍾氏染之注當是插於干首鄭氏謂繫之於旗旌之上非也

皇清經解卷四之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十九　學海堂

周禮疑義舉要　婺原江歲貢永書

夏官

或謂有征伐則暫軍非也觀春秋時晉作二軍三軍三行新軍六軍皆作三軍全中軍皆於平時作之爲中軍爲上軍下軍人有所隸之軍軍有所統之將謂作軍必須臨時則是謂必待出軍時始作之豈平時皆渙散無紀者乎然則王畿千里可作數十軍而止六軍何也用人之數不過此其餘皆羨卒以待餘調而迭用者也

天子六軍在六鄉爲正軍六遂副之都家之軍又副之六鄉七萬五千家家出一人爲兵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伍長下士卽比長也閭出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中士卽閭胥也族出百人爲卒卒長上士卽族師也黨出五百人爲旅旅帥下士卽黨正也州出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中大夫卽州長也鄉出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帥命卿卽鄉大夫亦卽王朝之六卿也大司馬之序官與大司徒六鄉之官正相合故鄭注州長云掌其戒令賞罰於軍因爲師帥又注黨正云於軍因爲旅帥注族師云於軍因爲卒長恐人謂鄉官非軍帥故明言之鄉大夫之爲軍帥閭胥之爲兩司馬比長之爲伍長不言可知矣伍法起於五人而車法起於百人之卒蓋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有重車一乘二十五人共百人四兩爲卒是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分之爲一什三伍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

人樵汲五人也以三兩之人爲士徒一甲士主射師二十四人一甲士主御師二十四人一甲士爲右師二十四人也車法卒法於此成故族師亦言之詳職六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是一族始有兵車重車兵兼言輦者役事則有人輦也又云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是百人始有卒而兵車成十五伍重車成五伍也既有車故詳及兵器鼓鐸旗物也然則六鄉六軍之法一族百家而出兵車重車各一乘也以田計之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之地是二十二井又二夫之地而出此二車與漢志言出長轂一乘甸有六十四井者不同周禮言制軍之本法而漢志別是一法也

軍將皆命卿如春秋時晉國之制則是以六官之長爲軍將矣然則元帥必冢宰乎觀宣王命將出師有其人不必六卿之長則亦惟王所命也

姜兆錫謂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爲序職之文家司馬亦如之句爲序官之文二簡互錯此說有理注謂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於王之司馬如此則王朝無是官矣何云家司馬亦如之乎如以家司馬亦如之爲大夫家臣之司馬則何以不言都之司馬而惟言家之司馬也蓋家司馬亦如之猶春官序官云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也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謂王朝之家司馬使家之臣以其所掌止於公司馬也此正錯簡之有理者也

負固不服則侵之注謂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此說是兵不深入柔服則止倘終負固不服亦班師振旅修文德以來之而不極兵威若無鐘鼓掩其不備皆後世之誘兵豈先王之義討

九畿里數皆不能畫方如棋局周禮立法謂劃畿封國大畧當如此亦有近在內地而其俗已近戎狄者又有蠻夷戎狄與中國雜處者恐周初已有之豈能皆如九畿之法哉

夏茇舍是習夜戰之事齊語云夜戰聲相聞夏月晝熱夜涼宜於此時習之將帥以號名別之亦是便於夜也苗田亦即於夜畢之爾雅宵田爲獠楚辭招魂卒章懸火炎起亦言宵田之事田時誓有二前誓在別陳之後戒其坐作進退之不用命也後誓在表貉之後戒其從禽之不如法也春冬各言其一疏引大閱羣吏聽誓解有司表貉誓民未密

司常云大閱贊司馬頒旗物此言治兵辨旗物則是大閱與治兵旗物有不同兩經各言其一而下經大閱之旗物即司常可見也大閱之旗物以尊卑內外而等序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百官師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公邑之百官也治兵之旗物則旜旗互易孤卿之旜師都載之師都之旗軍吏載之物與旟互易大夫士之物鄉遂載之州里之旟百官載之惟旐則如其故郊野與縣鄙皆公邑之吏也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齊軍心變法以易師目不畫異物之旜物師都鄉遂之臨行陳者亦載之畫鳥隼之旟百官之不臨行陳者亦載之蓋行軍有時而尚變也春秋時有不去其旗而敗者有望其旗而指目其仇者有納旌于弢中不令敵人見者故其物有變通之法

治兵不言家蓋於師都中包之州長縣正帥其民而致固建平時之旗矣及治兵則易之以物而旗屬之於百官都家大夫帥其民而致固建平時之旗矣及治兵則易之以旜而旗屬之於軍吏皆欲其變也變則不論旗上有畫無畫鄭注限定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軍旅者帛而不畫非是

祀祊此方字宜與詩方社之方同但是本方之土示非泛指四方如獨時在東方即是東方之示餘方皆然即詩之言方社亦是如此方祀上下可通稱但天子之方大諸侯以下之方小耳此祀與社相類故詩每與社連言之而時田亦一祀祊一祀社也

大閱經文雖詳亦多可疑不分班習戰則車徒甚眾四表之地無多縱列太狹橫列太闊若分班則經文又未言竊意四時之田並分番教閱一田不必徧集王畿之民一人不必歲供四役否則寧無妨農乎

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即鄉師出田法於州里之事非羣吏又分教戰法也

中軍以鼙令鼓中軍元帥也三軍六軍必有元帥如王在軍則王爲中軍號令必出於一疏謂此六軍三軍居一偏皆自有中軍非也鼙所以引鼓欒有搠鼙應鼙亦是先擊鼙而後擊鼓以小鼓引大鼓也鼓人皆三鼓疑此鼓人謂地官之鼓人下文鼓行鼓進鼓退乃是軍將師帥旅帥之鼓蓋中軍先以小鼓號令而鼓人主軍動鼓其眾者遂承中軍之令三鼓以作士氣於是振鐸作旗而諸鼓皆鳴也注謂鼓人爲中軍之將師帥旅帥則地官鼓人不得聯事矣且中軍將亦不可謂之鼓人下文鼓人皆三鼓傚此皆者鼓人非一也凡云三鼓者疑皆鼓人之鼓

車三發徒三刺舊以車轉爲發恐不然車既及表乃止矣又三轉胡爲蓋車上主射者三發矢以象克敵耳田車不能容三人故無戎右主刺而刺者皆在徒徒刺而射者無事非克敵也發刺皆三者戰車有三人斃其左右御也

鼓退鳴鐃疑鼓退音節與鼓進不同蓋鐃聲不能及遠欲退軍必將帥擊退鼓而後卒長皆鳴鐃否則卒長不能自主退

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象士卒之出軍門亦欲試御者過君表之法也

左右陳車徒以下注疏未得其指蓋未習戰以前陳車徒如戰之陳此車徒同羣車以卒徒徒以衞車擬戰時之陳也既習戰以後將分車徒故立兩和門使車徒各出一之左一之右而車徒遂分列也不云左車右徒而云左右陳車徒者因地之勢左右不可常也旗居卒間以分地車徒皆如是徒一廂百人樹一旗則車一廂亦容兩偏之地而樹一旗也司馬法車十五乘爲偏兩偏爲卒車徒各有卒疏謂軍吏各領己之士卒執旗以表之非卒閒之義也

將田時車徒所以必分者逐獸不必以徒衞車山澤閒車徒又不可錯雜故須分隊而進是以先異之也

前後有屯百步此又別爲二屯如軍之營蓋擬田畢將帥居其中而獻禽也此屯用車徒圍繞作之險野則人多易野則車多也注於前後有屯百步解云車徒異羣相去之數其實車徒之分分於左右和與左右陳非分於前後之屯也百步之屯能容幾車徒哉

大役與慮事後鄭慮事者封人本左傳令尹蒍艾獵城沂然此諸侯之制疑王朝大役慮事當是大司空鄉師云攷司空之辟屬其植先鄭引華元爲植植字有此確證而後鄭易之蓋謂主將一人不得言屬耳然大役非一人任其部曲將吏必多將吏皆可謂之植故司馬會屬之屬字未嘗不可通若築城之植司空自當屬之豈復煩司馬

夏官主二牲羊也魚也小子羞羊肆而大司馬尊官羞牲魚者
豈禮欲其變與抑以魚爲水產與陸產相埒而異之與宗伯不
言羞雞牲者文不具
晉制敍軍將佐之後有司馬猶之軍司馬也
大常唯天子有之必曰銘書於王之大常者因其有功大言之
也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食字大司徒大司馬及此官皆有之以大
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例之似以其有地而食其所有者爲順
注謂王食其一恐不然
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注謂償以毛色不以齒賈如謂但償
馬之毛色則太輕或買他馬以償不以齒買則又何必其同色
此泥物字之義也以其物更者以馬之皮骨肉所值之物價償
不責其全償也其外否則歸死馬於官而已不責其皮骨肉所
值之價也
以任齊其行謂以牠重物載於車而調習之猶傳云駕而乘材
也此謂將遠行之馬亦謂受馬於有司者故因上文及之其軍
事物馬而頒自有校人掌之
出火內火有謂季春始爍治則出火於審家則出火於室不待
季秋始內而用之此說不確時爍而出火不用時寒而內用民
自知之何待司爟之政令若季春出火於審禁民不爲陶治正
與舊說相反舊說據左傳不誤月令雖秦時書亦依仿先王之
制而增損之其夏月但禁民燒灰毋用火南方而不禁其陶治
司士言眂治朝之儀但揖見羣臣而已揖畢王卽退適路寢聽
政而諸臣反其官府治事之處匠人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者也若議論政事則在路門內之朝如鄉黨攝齊升堂是也
路鼓建於大寢之門外其地森嚴肺石之窮民不能至其地擊
鼓也朝士旣得其情則爲擊鼓而六僕遣官達之耳王眂燕朝
則正位掌擯相謂有政事當議而眂燕朝也因燕羣臣在寢故
謂之燕朝鄭謂王圖宗人嘉事則燕朝此舉其一隅謂若文王
世子公族朝于內朝耳非謂燕朝惟同族得與也三朝唯路寢
有堂有僭孔子異姓之臣而攝齊升堂則燕朝無分同異姓且
燕宗族時必有異姓一人爲賓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
揚州之三江當以岷江松江浙江爲確浙江山海經漢志謂之
浙水漢志出黝縣卽黟縣今出婺源大鄣山之陰莊子謂之淛
河至錢塘入海松江承太湖之下流其上流本不與大江相通
班固謂蕪湖水東至陽羨此因蕪湖之下銀林鄧步之間地脈
相連而勢卑亶歙之水盛則或漫溢而趨陽羨入震澤水不盛
則皆從蕪湖入大江不入震澤也明時於高淳築廣通壩則無
漫溢之事矣水經注謂大江自貴口分流過安吉而入震澤而
不知下流地高本不與震澤通也
荊州其浸穎湛先鄭謂湛未聞今考襄公十六年楚公子格帥
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
注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東南流爲湛浦者是也與穎水同爲
南陽汝州之水在荊豫之間故屬之荊州

秋官

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訟獄
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
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書也吏字事字皆有
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義
王之五門先鄭雉門在庫門之外後鄭庫門在雉門之外後鄭
說是外朝在庫門之外亦後鄭說是庫門有屋而無宮室鄭以
漢之大會殿擬之則有宮室非古制也外朝臣民皆得往來諸
侯外朝亦然但未必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之制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軍猶攻殺也注讀軍字爲句
王氏謂眾而成軍非是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謂宗廟之常器鐘鼎皆是書于宗彝如博
古圖鐘銘鼎銘是也注謂宗廟之六彝誤矣凡傳言彝器頒宗
彝豈必六彝哉
梏卽校也易曰何校滅耳施於頸卽今之枷梏校枷皆一聲之
轉注謂在手曰梏誤矣在手者曰拲非兩手共一木庶氏除蠱
以嘉草攻之一說嘉草蘘荷也葛洪方人得蠱欲知姓名取蘘
荷葉著病人臥席下立呼蠱主名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明永樂時蘇
州有水怪巻蛟蜃之類善崩岸壞民田遣夏原吉治之用壺涿
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
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聖經之有用如此
大行人諸侯之禮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先鄭云前
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拄地者按車無疾之名惠士奇云論語
邢昺疏引周禮作前侯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
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作医相似易亂故前侯譌爲前疾此
說是又說文引周禮作前軓軓車軾前也軾前曲中下垂在地
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古侯與胡通
或疑朝覲無迎賓之法愚謂朝覲之禮雖異尋常主賓然侯氏
之入王門也豈其無擯介傳命忽焉而至於廟門哉大行人云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則當將幣之
先庫門之外宜其有朝位有擯介天官掌次朝覲會同則張大
次小次注云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卽宮待事之處然則朝覲
當有大次在外朝有小次在廟門外覲禮所謂諸侯前朝皆受
舍于朝是也覲禮言旅見則分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若其特朝
則次當張之門外西方而東面以爲止居待事之處掌訝云及
將幣爲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此朝與位正大行人所謂朝
位賓主之間幾十步立當車下某處者也掌訝旣詔侯氏位當
於此於是入白王言侯氏已至朝如掌訝不能徑至王所亦必
有擯者傳達之自入復至行禮爲時久則侯氏宜於大次止居
以待於是王乃乘金路出路門應門雉門而入廟以待侯氏之
至節次固當如此王旣入廟負黼依大門外乃陳擯介而傳辭
侯氏出次立當其位他時賓主之禮擯者出請事而賓對此時
傳辭當自侯氏始蓋天子至尊當不請事且前此已云某日伯
父帥乃初事矣豈至此復請所爲來事哉惟侯氏自道其來王
之意介傳之擯擯達之天子耳王之擯則大行人小行人嗇夫
是也其擯當交擯介與擯皆遞傳故經文於大國之孤特云不
交擯明諸侯當交擯也雖交擯而無三辭侯氏一請天子卽有
許入之辭如覲禮伯父其入之云亦遞傳之於是侯氏入大門
而右擯介隨之東行至廟門外入于小次以待事復陳擯介侯
氏出次執圭介復迭傳命道其將入奉贄之意於是嗇夫承命
告天子天子又有許入之辭乃入門右坐奠圭如覲禮之儀以
此言之則朝位正是將幣之日其云賓主之間者假度言之嗇
則賓與大門相去之閒也儀禮全經當有朝禮一篇與覲禮互
爲詳略如致飧祼賓歸饔餼還圭賄贈等事當於朝禮辭之師

覲禮亦當有大門外陳擯介傳辭之儀蓋覲禮已詳故覲禮畧
耳若曲禮當宁而立之云自是記人之異說

皇清經解卷四之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二十　學海堂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歲貢永著

考工記一

周禮本是未成之書闕冬官漢人求之不得以考工記補之恐
是當時原闕也冬官掌事而事不止工事考工是工人之號而
工人非官注謂以事名官以氏名官非也

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廬鄭之刀厲王封其子
友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爲東周時書
其言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皆齊魯閒水
而終古戚速椑茭之類鄭注皆以爲齊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
蓋齊魯閒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辭者爲之

冬官雖鈌以諸經傳證之當有大司空小司空大司空卿一人小司空中大夫二人如官之例五匠師見地官遂人鄭氏以爲冬官之屬則當爲下大夫四人冬官梓師見梓人工之長也冢人先鄭云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奉雞司寇奉犬司空其奉豕與然則冬官當有冢人嗇夫覲禮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氏以爲冬官之屬司里國語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又周之秩官賓至司里授館此主宅里之官當在冬官與里宰異水師國語周之秩官賓至火師監燎水師監濯火師即夏官司爟而其祭祀賓客滌濯之事冬官當有水師玉人天官有追師掌宮內追琢之事則凡用王府之王追琢成器以共典瑞之藏者當有玉人在冬官雕氏漆氏雕氏見考工職缺本置絲漆者多後世有漆雕氏冬官當有其官陶正左傳虞閼父爲周陶正喪大記君喪陶人出重鬲圬人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舟牧月令天子乘舟命舟牧覆舟此雖秦官周天子亦有乘舟之事宜設此官舟行水宜在冬官輪人車人當有監造之官芻人大宰九式芻秣居一用甚廣宜有官主之其等官此皆冬官篇亡之證後人讀書麤疏果於妄作如俞庭椿
之徒紛紛割裂牽補致五官無一完善周禮之罪人也

五材先鄭引左傳後鄭謂金木皮玉土後鄭爲長水火可制器
不可爲器金雖可兼玉而皮革不可遺曲禮六工土金石木獸
草獸即皮也玉可兼石木可兼草

以辨民器注辨具也蓋古人辨辦二字通用言辨不言辦王昭
禹謂輪辨高下弓辨安危之屬非是

粵無鎛此甚言四國能此者多雖有若無非眞謂不置是工亦
非眞謂人皆能作也注泥又以夫爲丈夫尤謬

刀斤削劍必用水淬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水注異也

兵車乘車三人故輿廣而輪高田車惟射御二人故輿可狹輪
可卑馬可低詩謂之輶車亦因逐獸欲輕捷故也輪卑故以田
馬配之非因馬低而減其輪注謂以馬大小爲節未確

軫才輿後橫木之名輿人六分車廣以其一爲之軫圍是也及
其載於轐上則通輿下四面皆可謂之軫此言加軫與轐後言
弓長四尺謂之庇軫又言軫方象地是也猶之式本有其木而
隧前三分之二之處亦得通謂之式也

輿人之車箱蓋如今人造方箱之法用雌雄交牙之筍使之相
著初非以板嵌入軹轛也軹轛之植者橫者如窗櫺然於輿內
貼板爲之一以輔板一以承式木較木其植下筍入底板上筍
入式較中間蓋皆釘之板上相著不全藉軹轛之力是以軹圍
小而轛圍尤小亦可以固板也底板之後作軫蓋以板嵌入軫
之槽中駕車時輿連轐載于軸上有兩木鉗之而後軫亦銜輈
踵是以輿能安固不動也加軫與轐之數軫方徑二寸七分有
半自軸心上至軫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軓在轂上須稍
高容轂轉故軸上必有轐度之轐之圍徑無正文輈人當兔之
圍居輈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輈亦在輿下度輿者則兔圍
與當兔等可知軸半徑二寸二分加轐方徑三寸六分其高五
寸八分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軓七分强可容
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軫出轐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也
輿板之厚上與軫平亦以一寸二分爲率後軫在輿下者餘一
寸五分半輈踵爲鈌曲以承之算加軫與轐之七寸當從輈算
起蓋輈在軸上必當與底相切而兩旁伏兔亦必與輈齊平故
知輈之當兔圍必與兔圍等大後不言兔圍者因輈以見也
轐有二設之蓋在軓內八寸間以轂入輿下者亦七寸也轐當
連于輿有兩木鉗軸如今制轎之鉗軸亦當如轐之制與

輪人進而眡之舊注未確進非車進乃人進也蓋人望而眡之
進而握之可證大畧好處遠望可見其精致處須近前細察凡
圜形遠望中半漸頹而下愼爾而下迤周遭皆均致也

幬之廉必近察乃見而遠望已若有突出而大之狀謂之眼古
語當以意想王氏謂如人之眼非也

綆非別有一物也只是輪偏算之名注疏謂輪算則車行不掉
實有至理假令牙之孔與轂孔正相値牙不稍偏向外則重勢
兩平輪可掉向外又可掉向內造車者深明此理欲去車掉之
病令牙稍出三分寸之二不正與輪股鑿相當於是重勢稍偏
而輪不得掉向之矣謂之輪算何也輪牙稍偏於外而輪股向
內隆起也今飯甑內作竹底四周下而中央隆起謂之甑算此
正漢時輪算之遺語但輪之輻股微隆不若甑算之甚耳然則
圜物不平中隆而四周下者通謂之算也試觀車輪當牙閒一
目視之又懸線視之又以直物內外量之牙心稍偏於外入菑
之鑿未嘗偏但輻入牙之筍不用正而用邊鈌邊向內則牙自
偏外矣上下鑿不相當而菑爪不齵以爪用邊筍故後人不達
物理不知輪算爲何狀率意解爲輪外護牙夫護牙之鐵雖
未言古人當有之然無與於爪之正否如謂作護牙於兩邊則
作牙時厚寸餘可矣何必又作護牙若因綆字從系而謂用繩
圍者尤非蓟者輞也從俗名爲蓟又作椺

輪人兩匡字皆訓爲枉後鄭訓剌剌音辣亦枉也他處言之蔽
匡正則是因其匡而正之也古人語有相反而轉詁之例去汚
曰汚治亂曰亂驅擾曰擾正匡曰匡置物曰廢後人不識此義
王氏解爲方豈可謂輪雖敝不方又有訓爲匡郭者謂膚穀不
固尤難通

山虞陽木陰木以生山南爲陽山北爲陰此則陰陽木各有向
日背日以向日爲陽背日爲陰

後云短轂則利長轂則安古人所以用三尺有奇之長轂者欲
其安也此云大而短則摯摯者安之反鄭氏訓槷杌是也先鄭
危槷之訓亦是而云輻危槷則未親後鄭轂末不堅之訓不可
曉

既謂之牙圍必須計其四面牙厚有兩面當合計其數以減一

尺一寸所減之餘爲牙兩面之博折半爲一面之博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倍之三寸三分寸之一以減一尺一寸其餘七寸三分寸之二折半三寸八分三釐有奇用通分法分之三寸六分寸之五是牙一面之博也去其踐地處內外不漆者各一寸又加厚一寸三分寸之二是爲牙圍三分之一其餘漆者居三分之二鄭注不誤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謂以三分之二爲肉三分之一爲壺中空也壺中空所以受軸者也下文言五分其轂之長去二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則壺中內大而外小其當輻菑處得三分之一也統言之中空處皆爲藪切指之外當菑處爲藪若轂上三十孔受輻菑者經謂之鑿不謂之藪且受菑之孔廣必當半寸以上方可容菑而堅牢如以一尺有奇之地鑿三十孔一孔僅三分有奇以今尺寸折之僅二分有奇此孔豈能容菑乎林希逸不達物理乃以藪爲三十孔貽誤後人不可不辯

五分其轂之長長與圍同言長即是言圍

注算大小穿甚密去一以爲賢當作去二但輈人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若依圍三徑一算之則軸徑當大穿穿內處正徑四寸五分寸之二與鄭所算大穿穿內徑同何以能轉蓋圍三徑一非眞率即祖冲之徑七圍二十二猶是約率而已近密矣以約率算軸徑不及四寸五分寸之一故能稍寬而轉注中凡言圍以徑一圍三即記文亦是以徑一圍三畧言之輈人輪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是也學者由知其密率軸承輿之力全在當大穿處故須粗太軸尾不當力故可小然金與木不能相連疑當穿處亦必有金裹之

輻廣者輻之博也不言其厚者轂圍三尺二寸三十輻之股端相著厚一寸有奇可知也輻相著不留空際者欲其輻與輻相湊相扶有力也觀今車用十八輻股猶相湊況三十輻乎

蚤得則無槷而固注云得謂倨句鑿內相應疏謂輻直爲倨牙曲爲句非也輻之入牙者作倨句之形即邊筍是也鄭注之精微賈氏猶不能盡通後人可輕破乎

輮參分寸之二疏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似牙上鑿孔不正非也牙之厚無幾鑿孔有偏恐偏薄一邊非暴裂即先朽矣此賈氏察物未精失鄭注之意者也今車不偏而輻爪用也有鉄鍱向內是以牙偏向外鄭前言倨句鑿內相應是古人亦用邊筍

萬之以眡其匡也後人謂萬爲矩匡爲方非也凡物圜中規者四角以方量之必中矩何用又以矩量正謂湊合諸木成牙恐其匡柱不平正故須以萬蔓運之視其稍有枉處則削而正之耳後鄭言等爲萬蔓是當時有其名物賈疏言見今車亦是得之實見余見造車者用木架作一圜與輪同大輪與之並立而運之此正古人用萬蔓之法也兩壺欲同者欲其肉好均而輕重等也量之以黍猶古尺以黍量黃鍾之意六事言輪人工致任人考驗之而皆可也可水可縣可量可權則因造輪時選材善繩墨正弘殺等肉好均六事似以難者在後權之而侔尤爲難

斗柄達常長二尺桯長八尺皆以其可見者言之若達常之入于桯桯之入於輿板底下者皆當有數寸又皆有鍵以固之故不爲風飄蓋當鍵于後軫之內下貫輈蹱

或有通指其地者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謂兵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是也有切指其木者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是也因前有憑式木故通車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其實式木不止橫在車前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人立車前皆式之地也其言揉其式何也蓋揉兩曲木自兩旁合于前所以用曲木者不欲令折處有棱角觸礙人手如今人作椅子扶手亦揉曲木是也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處言之兩端與兩輢之植軹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左傳長勺之戰登軾而望是也式木嵌入輿板其內又有轛木承之甚固故可履也車制如後世紗帽之形前低後高式崇三尺三寸不及人之半腰故御者可執轡射者可引弓而憑式須小俯也此式之眞形狀前人但知式車前橫木不細考輿人車前三分之一處通名爲式而可憑之木又有在兩旁者是以不得其狀於鄭注較兩輢上出式遂意其在橫木之上於是輿制皆謬亂矣失自孔氏誤釋曲禮始試思較若在橫木上則人憑式首觸較矣較崇五尺五寸及人之胸射者亦不便于引弓橫木在較下將必以筍貫入轛木而轛圍甚小如何能貫式木又如何能登軾式在前陰板之內則車外不見式矣記如何云苟有車必見其式式上有皮覆之爲髹若在板內如何能覆事事推之皆不合矣

輢者車之兩旁三分隧之二者輢只是板言其可倚也其高出式輢上爲較詩曰倚重較兮言較高於式一重故曰重較非較有兩重也車制尊卑皆如此有謂卿車重較亦非也較有左右人立可憑亦是以木嵌入於兩較板而其下又有軹之植者承之以爲固也巾車玉路金路象路注謂以玉金象飾諸末當是飾較之末也鄭注較兩輢上出式者本分明而解者不得式之形狀遂謂較以一木橫于式上以縮爲橫以兩較爲一較謬甚幭上有左右凡輢之較亦似之縮而非橫軹轛皆在輿內所以輔輿而承較式其橫植蓋如作窗櫺之法用雌雄交筍不甚用力故圍可小而式卑于較轛圍尤小蓋車內容三人兵車有驂乘者爲地無多亦不可用大材也因轛圍甚小推之古之輿板皆是用雌雄筍相著非如今人之車以板嵌入木中也轛圍二寸二分弱四方計之一面五分五釐今尺寸折算只有三分四釐有奇立者衡者謂軹轛也較式之平置亦橫者也直者如生即中縣者言其著于庡板甚固也板之相連與軹轛橫直之相交皆爲繼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賈疏謂弇向內侈向外按成二年傳丑父寢于轏中孔疏謂轏與棧音義同引此棧車之莊而云然則弇者謂上狹下闊也此以上下言之與賈說異向內向外是車後戶有翕張上下則謂較與軫有闊狹似孔說爲優詳古人之意所以飾車欲侈者蓋謂車容三人甚逼作稍寬一二寸亦有一二寸地位六尺六寸之輿更不可過但於上下侈弇間稍得騫數寸焉飾車有革鞔不畏折壞則輿下依正度而上稍侈之便于左右用力也棧車無革鞔恐折壞上不可侈則兩較之間稍弇而下依正度便於車中寢息也

又因侈弇之制益知古人車箱是用犬牙交錯之筍如今人作升斗上下闊狹不等用交筍自固也軹轛亦稍邪迤本不藉其力若恃軹轛之力持板則不可邪植矣制度愈推闡而愈明

革鞔輿有據乎曰有閔二年歸衞夫人魚軒定九年與㪅無存犀軒夫人用魚皮卿用犀則大夫之軒及凡革車皆用牛革矣士棧車無飾而庶人乘役車亦如棧車欲弇之制故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袖海山房校印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後鄭以軓深計衡高八尺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此頸謂馬頸也上句有馬字故不必言馬頸而賈疏以輈頸釋之誤矣假令餘七寸爲衡與輈頸之間則此七寸爲頸中之曲處當言輈頸去地高八尺七寸不得言衡高八尺七寸輈頸高八尺七寸則衡直厭馬上當不其然先鄭謂輈曲中姑引之在下其實後鄭意不從也夫輈不能懸空而立衡既去馬頸七寸何以不墜前軛此別有故當言衡頸之間必以衡頸之心爲距衡有半徑二寸二分以此減七寸餘四寸八分爲衡下去馬頸之數衡下當兩軛處必有靠以承之靠之高消去四寸八分而衡不空懸矣靠之制雖不見經而有其字齊有其地必有其物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韋爲几意其下有木架上斂下開以革覆之如今制苟馬與牛不同牛頸高可負軛引車馬頸不能負衡須以靠覆于前因以革束衡而連之今駕馬車亦必用靠也皆疑軛非別有一物如耕牛之曲木也直是於衡上當馬頸處不正得衡之圍徑故必以兩軛之閒言之然則兩軛厭于靠上實有七寸欽其木如半月形卽是軛玩鄭注兩軛之閒一語可見蓋衡端上有缺處不正得衡之圍徑故必以兩軛之閒言之然則兩軛厭于靠上實有七寸其七寸直是靠高而左傳之兩軥論語之軏皆指此言其實卽是衡非與衡別體也

伏兔半在軸前半在軸後注言伏兔至軌蓋如式深然則兔之長當一尺四寸有奇軸前約七寸軸後亦如之賈疏有兔尾上載軫之說未必是又疑兔下有足鉗軸如今制而兔當遲於底板易云輿說輹輹脫則不能駕矣

輈出前軓漸曲而上至衡微鉤而下軓前十尺揉之已定者也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注云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蓋以一丈三尺三寸揉之爲十尺也疏幷輿下之不揉及軓前揉已定者通計如二未是又前言十分其輈之長雖似言輈身之長然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此以直度虛地而不論其弧曲

輈人不爲大車之轅而言之者借彼喻此也大車轅本直無橈其轅亦牛軛端扁厭牛領高下相當更不可作橈曲非作車者亦不善爲轅致有覆車之患亦不因其登下之難而欲改從橈曲也但借人車之轅難于登下以明馬車之輈宜曲橈耳疏謂駕牛者亦須曲橈非是今駕牛之車皆直轅

大車之轅前居三之二故其勢常摯伏其轅者人爲攀轅以助牛登也援其邸者人援車邸使不速下也皆將車者之事

輈注則利準一鄭說皆未安注者不濡不淺行如水注利準者便利而安耳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造輈者當進而與馬謀欲其不疲退而與人謀欲其安逸進退猶云前後非必謂人有退時也下言馬不契需是進與馬謀左不揵御者衣衽不敝是退與人謀

良輈環 當如先鄭說訢鄂如環弓人冰析灂則審環角環灂皆此義

輈任前者衡之大軓下者可不濡而亦濡其七寸者欲驗輈之和安久而不摩損也

鍾鼎欲其堅不剝蝕故金最多斧斤至削殺矢皆有刃其用之重欲其難鈌者金多用之輕欲其不折者金少鑒燧欲明故金錫半

舊謂削爲書刀疑其不然今劗劚者用刀皆直無曲今木工削木用橫刃形曲兩端有柄疑是古之削但不止長尺博寸此長尺博寸記其小者耳

異齊未嘗不可同工鄭注之疑本未確殺矢戈戟皆兵器同工爲宜

刃長寸刃者鏃鋒鋒上漸廣闊一寸不言博而言圍者闊處有脊厚薄不等故以圍言之謂轉一周皆一寸也

今考戈戟可刺可鉤而皆有胡自是鉤兵二矛皆刺兵故曰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後人謂矛爲鉤兵因詩二矛重喬意其爲鉤不知喬所以懸英鄭箋謂矛矜室題是也非以喬爲鉤又或疑見定舟之鐵矛有鉤意矛亦是如此而不知其非也古曰矛後世曰稍又曰槊而今則曰長槍

戈之制直刃爲援上長八寸下接柄處長四寸爲內其一旁有胡鬢如月有刃兩末之閒長六寸刃至接柲處廣二寸胡倨句如磬折而豐其上下近本處爲外博蓋倨與句之邊皆爲外對刃之濇處爲內也倨句中博處皆爲本對銳處爲末也分胡爲二上半倨之外畔爲右爲裏故注云倨之外胡之裏也下半倒轉亦當本在下則句之外畔在左爲表故注云句之外胡之表也援與內之廣蓋如戟之廣寸有半而戈胡廣二寸是增半寸增半寸則倨句在外處皆須增使博故云倨句外博如此則無已倨已句長內短內之病也已倨則句人不入注以啄人言之或未確胡連於援與內之閒本有定度何以有長內短內注以長內爲曲於磬折承已句也短內爲倨於磬折承已倨也因其過曲而胡之下鋒太上則內似長過直而胡之下鋒太下則內似短非眞謂移其上下也記本不及援而注謂內短則援長內長則援短於本文似爲添出長內則折前注謂引之與胡並鉤恐未確或以胡之上末處爲前蓋鉤之太深用力猛而胡末或折傷也短內而胡頭太舒鉤人不來是不疾

戈戟皆爲句兵以其有曲胡也而其用不止於鉤人戈有援其刃可摏人其胡之曲折可斬人戟有刺有援直上皆可刺人其胡之曲下者可鉤人戈胡戟胡其形異戈胡作倨句而外博胡背連于援形如偃月而背廣戟胡中矩橫貫援而曲下形如覆矩戈胡句人卽所以傷人以其句處有刃也戟胡鋒直下而曲中無刃欲生獲其人則鉤之此戈戟之異用也以傳考之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摏之也狼瞫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晳而傷苑何忌剌林雍斷其足亦是以戈胡擊之剌之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伯用援用胡皆可殺之惟鉤之用未見于傳而記言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自是言鉤人不便利之病子都拔棘逐殺潁考叔靈輒倒戟禦公徒皆擬用戟之刺與援者也狂狡倒戟出鄭人于井反爲鄭人所獲欒樂乘槐木而覆或以戟句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句人者也戟胡橫直皆三寸其閒甚狹何能句人出于井蓋句其衣若帶是以其人不傷反能禽句者也句欒樂斷肘而死蓋其人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句之句之而胡之下鋒貫肘則曳之而肘遂斷也明乎戈戟之用而後可得戈戟之形

中其莖設其後後者人所握之餘注以設爲大於義未安詳文義似以設爲置如矢人設其比之設作莖時卽擬後加大是爲設其後

首卽鐶鐶卽鐔首廣一寸三分寸之二謂鐶兩畔出于刃之數也加臘廣二寸半其徑四寸一分有奇少儀言澤劒首是劒首

周圖用金弄之而澤

衡者甬之上端非別有一物爲衡鄭意甬之上一截爲衡者誤

陳祥道云衡橫甬上者也非是

帶如人腰之有帶當設于鼓之上舞之下二帶之閒即鉦閒帶唯二帶在于之上舞之端無所用帶注謂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閒凡四非也衡疑爲衍字若甬衡之閒有介豈帶亦施于甬上乎設鐘孔當是爲鼓舞所俠而注云今時鐘乳俠鼓與舞夫鼓在下舞在上中閒有鉦閒孔如何能俠之下注云今時鐘或無鉦閒意者此無鉦閒之鍾鼓舞閒一帶帶之上爲舞一面十八帶之下爲鼓亦一面十八故云俠鼓與舞乎然而非古制矣

分經文篆閒謂之枚鍾唯兩篆枚設兩篆之閒或縱界爲四一處有九則兩面乃得三十六耳注云一處有九而疏謂一帶有九又失注意乳不設于帶何云一帶有九乎

于上之攠謂之隧按孟子以追蠡豐氏以鍾紐旋蟲釋之本非定訓後人疑之焦竑謂當爲槌擊之追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此說近之愚謂追即此所謂隧也以其窐深謂之隧以其追擊謂之追擊處本若攠弊年久則愈深如蟲齧孟子以城門之軌轍迹深爲喻正與隧之義合也

注計鉦徑銑閒鼓閒舞廣皆得之其云鉦閒亦當六此鍾口徑十者其長十六則大誤也以經文詳之十分其銑之徑去二得八以爲鉦之徑即以其鉦之徑八者爲之銑閒銑閒者自鉦至三之長包鼓閒在其中也於八分中去二分以爲之鼓閒則鼓閒得六其所去之二分即是鉦閒下文言鉦之長言鉦閒已殘此句中矣故六鉦二加舞廣四是鍾口徑十者其長十二奈何謂鉦六而長十六乎夫八分去二者得六猶八分去六者得二此理易知是以經不必別言鉦閒之崖意後人猶生此誤乎假令鉦六則與經文不協鉦六鼓六是自鉦至銑閒十二非以其鉦之八爲之銑閒矣及爲十二分去半以爲之鼓閒非八分去二以爲之鼓閒矣何鄭氏之明而不能覺此也後人讀書粗疎不能細繹經文以訂鄭氏之失歷代鑄鍾者皆依此注以爲劑量於是鑄鍾轉而異下文云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閒典同云高聲硍皆不免有此病而況因此鉦六又生長甬之病乎

漢志云古之神瞽度律均鐘以律計倍半此約畧言之謂或倍或半其長大則有加數倍者非謂皆加一倍有半也疏說誤

甬圍衡圍自甬下端漸殺至上端如鉦閒六則圍亦太大矣甬之上端爲衡非別有一處居甬之一者名衡也甬當二在上在下之處猶粗大於此穿孔設旋爲宜注謂旋當甬之中央與經文背矣假令甬長得六設旋當其半處能無震掉乎

有說即在此三言中謂其中有理可說也諸家以下文解之不確下文自說不中度之病經云有說而不明言似有難言之意蓋聲律之理精微昔李照作新樂其聲太下太常歌工病之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而照卒不能辨此則清濁又由於銅齊可見此理難言

如鄭誤算鉦長而甬因之以長且設旋于甬中央正恐有震掉之病宋仁宗時李照鑄鎛鍾長甬震掉聲不和著作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衞既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宮跣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羲叟之言爲驗聲音之感人如此雖州鳩與羲叟之言皆偶中而長甬之病未必不由鄭注誤之

大鍾十分其鼓閒小鍾十分其鉦閒分明鼓閒鉦閒不同又可見鼓閒大鉦閒小前不言鉦閒者去二分以爲之鼓閒句可知也鄭贖解鉦閒反疑此經之非而欲改鼓外鉦外謬甚鼓外如何是二鉦外如何是一若并二閒而十分之則愈厚矣以二閒爲二分一閒爲一分亦成文理

如鄭言鍾口十者其長十六則句小而長聲鞞息之病與同所謂高聲硍也宋范鎭歸當辨之其自爲說乃謂鼓舞皆六而鉦四則仍是長十六且誤以舞修爲舞廣謂必以舞廣爲舞徑下口十而上徑四又有侈則柞之病矣夫以爲甬該鐵而數之經文鄭氏猶不能通讀後千餘年讀者復增其誤然則讀古豈易言哉制器豈易言哉

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者惟知金錫之輕重而不得大小之度亦不能算此譬如用金銅幾何凡重者體小輕者體大則爲法度之器欲其適重一鈞雖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若先以一鈞之數六一分之則不能適合一鈞矣故必不平正之如銅立方一寸其重幾何錫立方一寸其重幾何知其體積與輕重之比例然後可以計金錫而入模範也

又案準字古文作水或是先以方器貯水令滿定其重乃入金若錫於水水溢取出金錫再權其水視所減之斤兩與分寸可得金錫大小之比例得入算金銀之法如此疑古人亦用此法模範先成而金錫不入先以水知輕重準以知大小然後可量金錫之多寡大概範使其成適合一鈞也量非鍾鼎不必拘於六分其金而錫居一 [illegible]

鄭世子據管子輕重內篇謂五區爲釜釜乃八斗非六斗四升別有說見律呂闡微

案而不稅先鄭說無病後鄭答趙商問此官量鎮在市中所以勸諸廛之量器以取平故不稅亦即先鄭之意但謂廛人所稅在肆常用者則誤廛人 [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四之二　終　學海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二十一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永著

考工記二

犀甲兕甲皆單而不合合甲則一甲有兩甲之革故多工多而價重臣兒非不削革裏內欲其堅厚不[illegible]也合甲則削之多惟存其表裏之用竹惟存皮而削去[illegible]之故尤堅久

甲續札爲之節節相續則一札而表裏有兩重不甚堅者續衣密札稍短而多堅剛可稍長而少也如第一札之半第二札之第二札之半第三札續之則第三札之上端當第一札之盡處故一札有兩重蓋由甚踏甲而[illegible]之穿七札蓋一札左右之[illegible]四重札有八重兩鍭穿其七也甲片片而爲之非若栽衣

之易故必先爲人身之形容而後裁制之爲甲其多其容亦當有大小長短服時以身合之非先擬一人之身而後制甲爲此人服也

上旅下旅此旅卽背脊之脊脊骨也故注謂上旅爲要以上下旅爲要以下疏以札眾多爲旅失之甲自要半上下相等故權之而重若一

以其長爲之圍文承權其上旅下旅之後必通計上旅下旅之長蓋甲裳當下減脛及跗中人長八尺自肩及跗約六尺五六寸頭約一尺三寸自肩見車人半矩謂之宣注又足跗至地一二寸其餘有六尺五六寸計上旅下旅正合人身之要圍深衣裳許要半下七尺二寸者禮服欲寬博又有帶束之甲欲貼身緊束故要當殺數寸注圍謂札要廣厚者當人身之腰也甲皆以札爲之故通謂之札而疏謂屬一札之長又以長之中央爲圍失之矣

此言鑽空欲小下云革堅謂孔小則革不裂也是因窓故堅窓亦有線緊密而孔空深之意

眡其朕欲其直也朕字從目者爲目縫則此朕字謂縫甲之縫也縫欲正直不可斜枉下言制善兼裁與縫言之此與深衣篇負繩及踝以應直可參觀深衣背縫直中繩此縫甲亦欲如是也囊之而約亦由裁縫之工

注倉頡篇有鞄甍甍字從北從欠從瓦甍乳兒反柔革也

卷而搏之欲其無迆也搏字當音團搏者卷作一束也迆邪迆也

眡其著欲其淺也言縫合兩皮相著之處欲淺狹若太深廣則革爲厚退縫皮起而革不信

凡徑一者不止圍三祖沖之約率徑七圍二十二如鼓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五寸七分弱以端廣六寸計幾有二十一板以中穹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計之則其圍二十一尺九寸六分亦幾有二十一板蓋造鼓時自有伸縮以求密合記不言板數或用二十板而稍加其六寸與一尺之度或用二十一板而稍減其六寸與一尺之度皆可也先儒習於徑一圍三之說未知有密率耳

厚三寸乃其太厚恐有譌字

鼖鼓雖鼓軍乃此鼓甚長大非車中所能容疑元帥車中之鼓不如此鼖鼓依密率算之中圍十六尺七寸六分鼖鼓倨句磬折者但如磬之折而不止中矩

由以章鄭說未安王氏云爾雅釋山曰上正章畫山者雖其文之義章而必取其上正之形此說可取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元鄭謂曰采後布之爲其易漬汙此說與論語繪事後素及記白受采相反豈記文本如鄭說夫子又別發一義與蓋素有本質之素有粉白之素本質之素在先而粉白之素則宜後加也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終葵椎也注謂爲椎於杼上明無所屈非也大圭通體皆直插于帶恐失墜故首作椎亦卽以此明尊諸侯服荼前詘後直有詘則不失墜故無椎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當爲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之下天子用圭七寸因聘女謙也諸侯用大璋七寸謂上公七寸亦謙也侯伯當用五寸子男其用瑑琮與

宗祝以前馬當如注說馬卽校人之黃駒前馬者先行灌而後殺駒也林氏謂奉以先馬而行似王所乘之馬誤矣案十有二寸飾多可疑先鄭謂夫人爲天子夫人義勝後鄭然天子用物乃有十二二王後亦當用九寸九列耳卽不然案十二寸有定亦不當以十二列勞上公記不言后而言夫人後鄭謂記時同王后於夫人義皆未安秋人讀是后疏之耳

雕人雕闕而姓有漆雕氏記言丹漆雕幾之美司几筵有雕几形几漆几蓋凡漆器雕人作之或謂雕漆玉者非也

倨句一矩有半注疏得之後人不通算法多不得其解今詳言之倨猶直也句猶曲也磬須作折旋形然不可正方如矩而失於太句又不可使兩股闊過闊而失於太倨故失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句股間之弦此正方之弦稍長得一矩有半以爲作磬之法則得倨句之宜也凡正方形方十者斜弦十四一四有奇此正方矩也今以一矩有半爲弦是爲十有五不止十四一四有奇而兩股稍開也後世作磬不知此率作正方如矩形矣

矢笴有長短三尺其中制假令矢長三尺三分之前一尺後二尺五分之二在前尺二寸三在後尺八寸七分之三在前尺三寸弱四在後尺七寸強當其處準平之以定鏃之重輕前稍短者鏃重稍長者鏃輕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此刃幷鋌言之設刃卽設鋌也參分其羽謂笴後設羽之處得一分羽前至設鋌之處得二分也言羽則此在其中羽與比六寸有奇羽前至鋌一尺二寸有奇共一尺九寸於此處設鋌刃則前刃之重鎮與後羽之輕揚可以相制疾風不能驚憚矣加鋌與刃一尺一寸是三尺也此刃兼鋌非指鏃端之鋒注誤解參分其羽爲二寸則是三分爲刃長非參分其羽以設其刃矣且刃長寸此及治氏兩言之謂此處脫二字旣未安而刃長二寸鋌十之又有鋌二十寸之嫌文意尤不協今詳之乃是以設羽之處爲三分之一其餘有三分之二也

髻墾薜暴髻字從先鄭讀爲刮義從疏欹邪不正墾爲頓傷薜爲破裂後鄭訓精當暴訓墳起不堅致但言墳起不必言不堅致可也此等皆以字之聲音意想可知後人泥字之形義訓釋者非也

五蟲本以無羽毛鱗介者爲贏而獸皆爲毛蟲此以虎豹之屬別於脂膏者爲贏所指各異鄭因此文遂以虎豹之屬釋大司徒與月令之贏誤矣

凡贏羽蟲皆刻於植虡上曰任重曰任輕曰加任焉假設言之耳非眞以全架任之於其背也說者泥任字謂凡虡所刻物皆於其下載之繪圖者遂作禽獸負荀虡之形殊可笑夫以禽鳥而加簴架於其背有悲鳴而死耳古人制器不當如是之拙

觚爲觶豆爲斗當如舊說劉氏謂獻一升酬以三升通計四升四升爲豆非也若論獻酬之正禮賓止得一獻而酬酒不舉何有四升如以主人言之受酢一爵酬賓一觶得四升矣而又不得爲獻或謂始而主獻次而賓酬三而主酬故稱三酬強解一獻三酬亦未思賓之酬酒不舉也不知記文本通前後大槩言之謂得一獻三酬則一斗耳非必謂獻酬正禮也酬酒不舉而後有旅酬無算爵皆用觶行酬則宜有三酬矣且古之量甚小古一升當今一合五勺有奇一斗當今一升五合有奇食肉飲酒如此正是中人之食若四升僅如今之六合一勺耳中人之食豈止此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注讀春爲蠢文義未安從王氏諸侯春貢士之說可也

此經三侯分明有大射賓射燕射記曰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是燕亦爲射而燕不可謂五采之侯亦是燕而無賓慰

祭侯視辭向亦疑之以侯象諸侯而射之且明言射侯之意不動諸侯之怒乎後思之不然射本是武事因而文之以禮樂耳若使諸侯皆屬于王所天下安寧櫜弓束矢安用射所以用射正爲諸侯有不順服者耳故以大司馬九伐之意寓之於射侯正先王奮武詰戎之意作射義者未見此記乃謂射中得爲諸侯不中則否其說迂遠後人又欲曲避諸侯之義謂侯字古文本作厌象矢集于布之形然則曷不并其侯之名而易之乎

人衆地阻則勢不便人勞飢罷則力不勝故兵不宜長注未該

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後人反之非也戈戟雖可刺而有胡主于句

横而搖之當是手執其中以搖之疏謂横置膝上以一手執一頭以搖之未確

水地以縣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不知若何而望有謂四面注水於地以審其高下此於經文水地似協矣又云於四角立四柱以繩懸之以審其邪正不知何故又必立四柱也今工人作室旣成有平水之法各柱任意量定若干尺畫壘四面依壁用横線線下以竹承水懸直物於線進退量之如柱平則直物至水皆均如不均則知柱有高下而更定之意古人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亦是用此法

此謂測景之地須先平之蓋地不平則景有差故下注云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非謂通國城之地皆須平也疏云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誤矣國地隨地勢皆可居民何用平

古人樹臬用八尺何也蓋測景之臬不可過短過短則分寸太密而難分過長則取景虛淡而難審八尺與人齊如是爲宜八尺雖無正文而土中之地夏至景尺有五寸以知用八尺臬也後世郭守敬測景用四丈之表表上作横梁下用銅皮穿小竅於小竅中取横梁之景謂之景符此後人之巧法然四丈表亦不易作也疏引考靈曜謂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此漢人之妄說天去地豈止八萬里哉

爲規者以樹槷之處爲心而畫圜於地爲圜形視朝景端之當規者識之又視夕景端之當規者識之作一横線於規心亦作一横線與之平行則東西之位正矣折半作直線則南北之位正矣後世郭守敬作正方案多爲之規樹短表於案心多爲之規亦倣此意而變通之曰景近二分時朝夕有欲差當二至時朝夕均方位尤審

市朝一夫或疑其過狹然云朝者指其外朝皆王宮之中者言之方百步亦不爲狹其兩旁當左祖右社固有餘地也大約王宮方三百步外朝之兩旁亦當各百步後市亦然此外爲民居

世室重屋明堂經文有詳有畧因有互相備之意然鄭謂三者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則未必然周路寢之制畧見顧命有堂有序有夾有房何嘗有五室有兩階有二垂有側階何嘗有九階蓋宗廟路寢宜同制而明堂則否也明堂者朝諸侯聽朔祀上帝配文王之堂東西南北有四門堂上中央與四隅有五室東西階之閒有中階而東西北堂皆有兩階爲九階皆與寢廟不同也此當合匠人及月令明堂位幷朱子之明堂圖參考之乃知其制蓋月令者明堂聽朔之制也南爲明堂北爲元堂東爲青陽西爲總章雖未知果周制秦制而四面有堂可知矣四隅雖各有左右个而朱子謂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隨其時之方位闢門則八个實四个幷中央之太廟太室正合此經之五室矣五室幷四堂爲九大戴禮所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氏以爲法龜文朱子所謂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者此也大戴又謂有九室十二堂則舛矣當四方之中者可謂之堂不可謂之室旣爲九室又安得復有十二堂乎以此經九筵七筵計之東西九筵以爲廣南北七筵以爲脩凡室皆方二筵則南北之堂各有廣五筵脩二筵半之地東西之堂各有廣三筵脩二筵之地也而中室之左右猶各有南北二筵東西一筵半之地蓋以爲左右房宗祀文王陳籩豆不可無房故太室旁宜有房而此經畧之也大戴謂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殆未必然四隅之室不必備四戶蓋室在堂廉兩邊未必有牖也四門中階之制見明堂位門有堂室見此經疑惟南門有之又疑南門外有朝大戴所謂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揖朝者王揖見羣臣之朝蓋視朔時先於南門外朝羣臣然後至明堂隨月居之以布政令布訖即反堂室迫狹羣臣在堂下亦可無嫌也

井田之制不能盡方如棋局今欲以數言總其大槩亦各隨其文勢以立言非可按圖而索驥也法於遂人匠人有異制誠啓後人之疑愚於遂人已言九夫爲井以方言十夫有溝以長言皆通爲一法矣畎遂之水通於溝溝通於洫洫通於澮澮通於川此遂人匠人所同也其多少遠近則各因其地勢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後鄭謂不墾地之溝先鄭謂水漱齧之溝陳氏謂溝未皆非也梢與輪人梢其藪之梢同除也謂掘地爲溝也下流約水多故三十里宜倍於上流之廣其廣當以漸而增也

大防外剡注謂又薄其上厚其下或謂非更殺其上乃益厚其下皆與經文不協愚謂大防宜殺其外不殺其內也外必殺者使下厚而土不傾內不殺者所以當水之衝也然則兩邊皆殺者非大防也

里爲式舊讀里爲已非也以一日之功築鑿幾何又以一里之地計幾何日幾何人力則可依附此而計用幾何衆力也

庛字先鄭謂耜下歧後鄭謂耒下前曲接耜疑先鄭近之庛即耜也如耒之下復作一折而後接耜似爲贅耒已六尺加金納一尺通七尺長不啻及肩則舉手高而不便十用力以庛即金幷耒莖內只六尺則便于推而量步不必脫金亦便于量也匠人言耜廣五寸此言庛長一尺互相備庛雖作于金工而事人幷言之猶之矢人亦言刃鋌也庛與耜音同字異經與記一字兩形者多矣

或謂耒之用高舉而入向內而發而人身作抱勢便於起土非也耜之入土也不必高舉惟用力推之其發土也句曲者向外非向內也詢之行中州者謂親見耕地之法以足助手蹴耜入土乃接其柄向外挑撥每一發則人却行而後也耦耕用兩人發土

直庛句庛謂作耜有直有句也倨句磬折不甚直亦不甚句

大車之輪必出于箱外其閒又須有空處容輪轉徹廣安能與箱長同數後文徹廣六尺當是八尺之誤以徹廣計輻宜皆而爲車之法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此計之大車箱下無轂柏車箱下有轂軸上不必伏兔即以兩轅皮起此三等之車大約因任有重輕牛有高下視牛之高下以爲輪之崇卑非必因行澤而高其輪也

緩寸者輪大則輪之向外弊者自當稍寬

牝服言其虛而能負載物卽箱之異名耳作之亦當用雌雄交銜牝服不言廣畧之也牝服惟柏車方大車羊車皆長方陳氏謂車人之箱方而不廣者未確

較卽牝服上之四周木故注以較言之馬車有式爲重較此爲平較

牛車轅長者牝服之後猶有轅轅尾亦可載物今車亦如此以上下文可推知其長短大車尾轅四尺羊車五尺五寸柏車三尺皆以轅長三之一減牝服之半計之其前轅出牝服之外者大車一丈四尺柏車九尺羊車八尺五寸牛車卽以轅當伏兔

鑿其鉤謂轅當軸處鑿半月形以銜軸軸上亦稍鑿之令其相鉤著不脫

牛在車旁牽者以曲木爲軛在轅內則以轅端之橫木爲鬲故注云鬲轅端厭牛領者鬲卽論語之輗彼注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非是今之牛車在轅內者無軛可驗

射深之力在幹亦在筋後言九和之弓角不勝幹幹不勝筋則筋力在角幹之上故篇末云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射遠者用埶詳諸埶字是以物形自曲者爲埶

居幹未知者何而居有讀鋸字者亦未安攷案古語難曉以意想之木之文理不邪迆也發謂發弓時戾今人謂之弓翻

老牛之角紾而昔紾似與直對謂辟戾不直也昔似與深對謂若陳久之色不鮮潤也昔有久意如昔酒是也

冬析幹當兼伐木言之伐木宜於冬時謂其津液下流體質堅實一立春則津液上行其材濡耎且易生蠹易者言其易治無濡耎生蠹諸病春液角疑是以火炙角出其液秋合三材舊謂膠漆絲詳文勢三材謂幹角筋合者以膠絲合之也漆則在後故下云冰析灂冰析灂注說可疑大寒中下於檠中復內之似與析灂無涉析灂難曉下言冰析灂則審環環者漆之坼鄂見翰人先鄭說似欲於大寒時施漆漆乾而灂文有定也後言合灂若背手文合灂似對析灂而言疑析灂者分析弓之表裏而漆之又或兼分析諸弓之意有無灂者有灂而深者有有灂而疏者有惟漆筋而角無灂者皆須分別用之也

前言筋欲敝之敝謂槌擊欲極熟更治筋則不煩蒸欲乘暑月蒸溽時治之可不煩勞而敝也

水不能無目而目又不可盡去盡去則有缺陷非他物所能填補故遇白處徐徐斲之令其平正無暴起摩筋之病而止而其餘目仍欲留之使無缺陷塡補之病也假令以膠塡補弓有張弛則陷中之膠恐有變動矣斲目必荼似有此意

故角三液而幹再液文承斲目不荼而筋譜恒此作之後意主於幹再液蓋欲液之使濡而且易斲也

厚其液而節其帑厚其液卽上文幹再液也再液幹已濡耎矣猶必節其帑不厚不薄乃無太堅太濡之病也

斲摯必中摯之言致也又轉入大車之摯摯有下之意近幹近柎處細從柎至簫漸下放謂之摯與中與均皆謂無厚薄不勻也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此需字與上同義謂角之柔耎者也角長者居淵中長不能達簫則以弛角之近末而柔者續之此句爲下張本下恒角而短是當長而短也恒角而達是當短反長而當耎處反堅也

角須先以長者置於淵中令中堅當畏弓乃有力而放矢疾今竟角而短則末之柔者當畏而弓弱矣

弓不能以一角達末須以短續長令角末之柔者當弓之末今恒角而達接續之角過長而近末處猶當其堅則弓亦不利如常縛於䪅中甚言其放矢之不疾也注乃謂送矢太疾與絓紲之喻相反矣

恒角而短與恒角而達二事相因由其淵中之角短故接續之角不得長短長失所當堅處反柔當柔處反堅其送矢不疾之病則一故此節與上節詳畧互見而下節再申恒角而達則恒角而短之病亦在其中

以斐解中有變對挺臂中有柎益一句言簫一句言柎此言弓幹上本有簫以爲放矢之疾有柎以爲引弓之剽然而居角不善弓雖勁猶不自也

引筋疑謂纏筋于幹須引之急乃無寬弛之病太甚傷力則筋恐絕也

下柎之弓節似謂末猶䪅三處相連而動未知其所以然不敢强解

量其力有三均鄭注不誤賈疏失之注言以繩試弓之法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本已成之弓先言弓勝一石加角勝二石被筋勝三石此推三均之由謂其由此三者之力耳非謂弓未成而逐試之也疏謂初空幹時稱物一石則失之矣被筋必先於加角安能使角先于筋

爲天子之弓云云此言尊卑制度如此至用弓時自有變通下文所言則變通之法也亦猶大射侯道有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以此辨尊卑至射時臣各射其侯而君則三侯皆可射也

危弓安弓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不深是弓弱也乃以强者爲安弱者爲危何耶當是剽疾者爲危柔緩者爲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與

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二十二　學海堂

周官祿田考　吳江沈徵君彤著

官之命者必有祿祿必稱其爵而量給於公田是周官法制之大端其等與數之相當在當時固彰彰可考也自司祿籍亡先後鄭註內史專取諸王制而本經之祿秩以晦迨歐陽氏發官多田寡祿將不給之疑後之傅會者且踵爲誣謗卽信周官者亦未得二者之等數而此制幾無從復顯余嘗研求本經旁覽傳記得其端於載師之都邑以爲有義例可推確徵可佐凡內外官之祿皆可得辨析整齊之而前人之謬妄皆可得而破之會吾友徐君靈胎撰經濟策舉此相訪余爲一陳梗槩靈胎謂曷不著書以盡闡其制乃遂攄曩時所得爲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復爲問荅於每篇之後反覆委蛇以明其所以定是數之故而總名曰周官祿田考夫自宋以來之稽官有未及鄉遂屬吏者今乃并郊野之吏而補之其稽田有不去山林川澤城郭等三之一者今更通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之率而二夫當一夫則官益多而田益寡宜祿之不給尤甚也然以縣都己下數等之田食公卿大夫士數等之爵非獨相當且供他法用而有餘是田祿與官爵之數在本經曷嘗牴牾乃晦蝕且二千年而莫之闡闡何也凡定公田之數以井數定祿之數以其等定爵之數以序官而定爵之等以命數定祿之等以爵等亦以命數云

官爵數

周天子制官之祿皆以爵爲差於其內外諸侯官亦如之故欲知周官之祿數必先考周官之爵數而欲并知內外諸侯官之祿亦必先考其官之爵周天子具六官官之爵六等曰公曰孤曰卿曰中大夫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庶人在官者屬焉后宮婦官之爵亦六等妾給事屬焉凡天子之官之爵其有常數可周知而見本經及註者公三人孤三人卿五官官一人路亡闕推於後雖數定者不計又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則六人凡十一人中大夫天官四人地官五人又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三十州則三十人遂大夫每遂一人六遂則六人春官五人夏官十四人秋官四人凡六十八人下大夫天官十二人地官十五人又黨正每黨一人百五十黨則百五十人縣正每縣一人三十縣則三十人春官二十四人其世婦下大夫見後婦官夏官三十人秋官八人凡二百六十九人上士天官四十六人地官四十八人又族師每族一人七百五十族則七百五十人鄙師每鄙一人百五十鄙則百五十人春官五十三人夏官六十七人又僕夫十人官文故闕今考補秋官二十人又象胥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凡千一百五十八人中士天官百一十八人地官百四十八人又閭胥每閭一人三千閭則三千人酇長每酇一人七百五十酇則七百五十人春官百五十八人夏官百五十八人秋官百五十二人又象胥每翟二人六翟則十二人凡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天官百七十九人又寺人五人故闕其爵今考入此地官二百七十二人又比長五家一人萬五千比則萬五千人里宰每里一人三千里則三千人司門每門二人王城十二門則二十四人司關每關二人王畿十二關則二十四人場人每場二人九穀九場則十八人春官二百七十五人夏官二百四十一人又馭夫二人故闕此數今考補趣馬百九十二人如校人職駑馬三良馬之數則百九十八人今考正廋人每閑二人天子十二閑則二十四人秋官百九十三人又條狼氏八人故爲六人今考正象胥每翟八人六翟則四十八人凡萬九千五百有七人其不見經註而數皆可推者上士爲郊之縣正十一縣則十一人中士爲郊之鄙師野之縣正郊五十五鄙野九百五十三縣人各如縣鄙之數凡千有八人下士爲郊之酇長野之鄙師郊二百七十四酇野四千七百六十五鄙人各如酇鄙之數凡五千有三十九人通計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五人其

庶人在官者府天官八十五人地官七十九人又司門每門一人十二門則十二人司關每關一人十二關則十二人場人每場一人九場則九人春官百一十二人夏官七十六人秋官七十人凡四百五十五人史天官百四十八人地官百七十一人又司門每門二人則二十四人司關每關二人則二十四人場人每場一人九場則九人春官二百七十一人凡五官入數諸刊本或互異今定從明嘉靖間重刊宋本每卷下記經註字數春官之史宜與縫人諸官同二人而誤作一人則別從明叢書及舊本故其史共二百七十一人至本皆誤而今考正者則各從本官下云夏官百八十一人又廋人每閑二人十二閑則二十四人秋官百五十九人凡千有一十一人胥天官百七十四人地官二百有二人春官百六十六人夏官二百四十五人秋官百五十九人又條狼氏八人故爲六人今考正凡九百五十四人徒天官二千二百有四人地官二千五百三十二人又司門每門四人則四十八人司關每關四人則四十八人場人每場二十人則百八十人春官千八百四十人夏官千九百四十八人又廋人每閑二十人則二百四十人又趣馬千有八人圉師千五百一十二人如校人職字趣馬千圉五百二十人數爲六千七百二十八人今考正秋官千九百九十八人又條狼氏八十人故爲六十人今考正象胥每翟二十人六翟則百二十人又掌客二十人故爲二十人今考正凡萬三千七百七十八人非府史胥徒而相類者天官賈四十四人奄二十五人工二十二人又寺人二十八人故無此數今考定內豎十八人地官賈八人奄十二人春官奄八人瞽矇三百人眡瞭三百人韎師舞者十六人工百有四人夏官賈八人虎士八百人狂夫四人工四人馬醫四人又圉師六百一十二人圉人二千五百九十二人如校人職字圉師六百八十八人今考正秋官賈四人又罪隸百二十人蠻隸百二十人閩隸百二十人夷隸百二十人貉隸百二十人凡五千五百有五人通計二萬一千七百有三人其后宮婦官之爵夫人視公三人嬪視孤卿九人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視中大夫后六宮凡十二人見賈疏公氏下大夫每宮四人凡二十四人天官女祝四人女史八人皆視上士凡十二人春官世婦每宮中士八人凡四十八人天官內司服女御四人故爲二人今考正縫人女御八人皆視下士凡十二人通計百二十人其給事之女府及史春官世婦每宮女府二人凡十二人女史二人凡十二人天官女酒三十人女漿十五人女籩

十人女醢二十人女醯二十人女鹽二十人女冪十人女工八十人地官女舂抌二人女饎八人又女稾每奄二人稾人八奄則女稾十六人春官女祧每廟二人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則女祧十六人皆類於胥凡二百四十七人天官奚六百七十二人地官奚四十五人又女稾每奄奚五人則四十人春官守祧每廟奚四人則三十二人世婦每宮奚十六人則九十六人皆類於徒凡八百八十五人通計千一百五十六人其見於經而不可周知其數者五官之屬十一上士都司馬二人家司馬二人家司馬故無數今考補餘並同朝大夫二人中士山虞四人澤虞八人都司馬四人家司馬四人都則一人都士二人家士二人下士山虞十六人林衡二十人川衡二十人澤虞三十二人都司馬八人家司馬八人朝大夫四人都則二人都士四人家士四人庶人在官者山虞百八十三人林衡二百二十五人川衡二百二十五人澤虞三百六十六人都司馬九十八人家司馬九十八人朝大夫三十一人都則八千七人都士五十人家士五十人司市下胥師一人賈師一人史四人司虣二人司稽四人胥十八肆長二十人皆每官人數其凡無考其官本無爵數亦無常者春官之屬四男巫女巫凡以神仕者數制以士爲王氏云古周制云按其以前任人之旄人舞者其員有常數而闕者冬官是也然以五官爵數之可周知者去其婦官去其公孤及鄉遂郊野官鄉遂官二千八百七十二人郊野官六千有五十八人千存二千六百二十九人而五分取一以例冬官之有爵者約五百二十餘人以五官在官庶人數之可周知者而五分取一以測其在冬官者約四千三百四十九人并五官所可周知之數凡五萬九千四百餘人此天子外內官爵及凡在官者大總數之略也若內諸侯之官之爵由經註及他傳記所見推之則在公四等自卿而下在孤卿三等自大夫而下在大夫二等自上士而下其數公之卿二人下大夫五人上下士各若干人孤卿之大夫二人上士五人下士若干人大夫之上士二人下士五人其縣鄙之士皆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公七縣五十三鄙孤卿二縣八鄙大夫二鄙上下士皆各如縣鄙之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公四十七人在孤卿十七人在大夫九人其王子弟之官之爵在親者如公在次疏者如孤卿在更疏者如大夫若外諸侯之官之爵則在上公六等自孤而下有

侯伯五等在子男四等皆自鄉而下其數差之孤一人卿三人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中下士各若干人侯伯之卿大夫上如之子男之卿大夫亦如之士則上二十七人下若干人無中此皆見於經注及他傳記其無所見而可推知者七公爲大國三鄉三遂鄉鄉大夫三人下大夫州長十五人遂大夫三人凡十八人上士黨正七十五人縣正十五人凡九十人中士族師三百七十五人鄙師七十五人凡四百五十人下士閭胥千五百人鄰長二百七十五人凡千八百七十五人其野二百二十六縣千一百二十鄙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侯伯爲次國二鄉二遂鄉鄉大夫二人下大夫州長十人遂大夫二人凡十二人上士黨正五十人縣正十人凡六十人中士族師二百五十人鄙師五十人凡三百人下士閭胥千人鄰長二百五十人凡千二百五十人其野侯百四十四縣七百一十九鄙伯七十二縣三百六十一鄙皆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各如其縣鄙之數子男爲小國一鄉一遂鄉鄉大夫一人下大夫州長五人遂大夫一人凡六人上士黨正二十五人縣正五人凡三十人下士族師百二十五人鄙師二十五人凡百五十人其野子三十一縣百五十五鄙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男一鄙下士爲鄙師如其數逐計爵數之可知者在上公三千八百二十八人在侯二千五百二十二人在伯二千有九十二人在子四百有八人在男二百二十三人其他有爵官及婦官及在官庶人女給事之在內外侯者數皆無考

周官之爵曰公曰孤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凡八等而合孤卿爲一等中下大夫爲一等何也曰典命職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別言三孤命數則并孤於卿矣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以中下殊矣爵與命之等常相因[illegible]故二者皆合爲一等也且考工記稱九卿鄭康成以六卿三孤計之則孤亦名卿而爲一等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又不分二者之明徵也經何以無上大夫也曰上大夫即孤卿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illegible]三少謂三孤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

地官鄉老二鄉公一人註以爲三公兼之而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不以六卿兼何也曰鄉老無專職惟及鄉大夫帥其吏而禮賓賢能以獻其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而已故三公可兼若鄉大夫則職專而所掌多故別置而不以六卿兼也如或兼之亦與公之兼鄉老常暫殊矣

僕夫之列於上士何曰按校人職僕夫領馭夫馭夫領趣馬註云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

寺人之列於下士何曰酒人之奄掌祭祀役於世婦疏以府史當之寺人佐世婦治禮事尊於酒人之奄則爵當爲士內小臣爵上士后以下事無不掌而在后者爲多寺人所掌多在內人及女宮而兼佐世婦其職卑於內小臣非止一等則不爲中士而爲下士明矣

趣馬之定爲百九十二人何也曰校人云良馬三乘爲阜阜一趣馬駑馬三良馬之數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註云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麗耦也二耦爲乘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千二百九十六匹今按三良馬之三宜爲二駑馬止八百六十四匹耳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匹爲阜百八十當趣馬百八十人駑馬八百六十四匹爲師七十二當趣馬十二人并之爲百九十二人也馭夫之下士二人何以補也曰良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則百八十阜爲六十繫當六十馭夫序官中士二十八下士四十人數正相合駑馬六趣馬一馭夫則十二趣馬當亦有二下士爲馭夫也僕夫之補何以十八也曰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繫者二百一十六匹也良馬合二千一百六十匹當爲十廄故十僕夫也駑馬無僕夫孰掌其廄曰駑馬當與馭夫掌之也駑馬之廄幾何曰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兩校凡十二廄良馬既爲十廄則駑馬當二廄也以千二百九十六匹爲二廄可乎曰駑馬四百三十二匹而一馭夫經有定數兩馭夫掌二廄當八百六十四匹不得增多爲所以必破三爲二也良馬乘一師四圉二千一百六十匹爲五百四十乘當五百四十師二千一百六十圉駑馬麗一圉六麗一師八百六十四匹爲四百三十二麗當七十二師四百三十二圉故圉師凡六百一十二圉人凡二千五百九十二亦以駑馬二良馬之法定數也然則定趣馬圉師之徒數亦如之乎曰然趣馬之徒阜四人良馬百八十趣馬當七百二十徒駑馬十二趣馬一趣馬六阜則有七十二阜當二百八十八徒故并之爲千有八徒圉師之徒乘二人良馬五百四十乘當千有八十徒駑馬四百三十二麗爲二百一十六乘當四百三十二徒故并之爲千五百一十二徒也何以知一趣馬六阜也曰十二匹爲阜駑馬與良馬同六師一趣馬推駑馬則然六師爲七十二匹故一趣馬六阜也序官趣馬於駑馬官徒蓋皆略之

條狼氏下士及胥徒之數何以皆破六爲八也曰其職云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此下士屬王當八人也下士之夾道者八則隨而滌狼之胥亦當八胥爲什長胥八則徒當八十也

郊野之設官何以知之曰小司徒見四郊之吏遂大夫見凡爲邑者縣師見都鄙稍甸郊里之羣吏固歷有明文也且使鄉遂之外而無官則畿疆以內教多不逮聖人之所以擾萬民者豈若是其疏哉何以知郊之官爲縣正鄙師鄰長而爵爲上中下士野之官爲縣正鄙師而爵爲中下士也曰遂之法計家以爲縣鄙而郊野如之則郊卽其縣鄙以設官亦如遂至官之爵等則遞降於遂也何以知郊野之亦爲縣鄙也曰司常云州里建旟縣鄙建旐大司馬云鄉遂載物郊野載旐州里卽鄉遂也於鄉舉大於遂舉細[illegible]郊野卽縣鄙也大司馬舉其地司常舉其家皆互相備也且縣鄙對州里而言則不在六遂之中而在郊野明矣郊野對鄉遂而言則在鄉遂之外而爲縣鄙又明矣其縣鄙而亦計家以[illegible]也若之何曰王畿百同私田當五百一十二萬夫通不易一易再易三等之率而家受二夫當二百五十六萬家則一同當二萬五千六百家[illegible]中郊地四同當十萬二千四百家以七萬五千家爲六鄉餘二萬七千四百家以二萬五千家爲十縣中含鄙五十鄰二百五十餘二千四百家以二千家爲四鄙中含鄰二十餘四百家以爲四鄰四鄰當亦爲一鄙并四鄙當亦爲一縣則爲縣十一鄙五十五鄰二百七十四也野有甸稍縣畺四等地甸十二同當三十萬七千二百家以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當二十三萬二千二百家猶二

十同當五十一萬二千家縣二十八同當七十一萬六十八百家畺二十六同當九十二萬一千六百家漢書地理志云[illegible]去六遂家數存二百三十八萬二千六百家則爲縣九百五十三中含四千七百六十五鄙也若其家而各有增減則縣鄙亦從而增減焉此所列者皆經傳舉中法也凡公邑皆稱縣鄙詳析疑大司馬司常二職稍縣畺有都家則不如郊甸之皆爲公邑而亦專計其縣鄙何也曰縣鄙者都家之所居也[illegible]故經於采邑必兼都鄙稱之且都家無定數而縣鄙有常計縣鄙則於官爵之多少考稽尤㝅也何以知郊野官之爵等遞降於遂也曰野與郊之差猶鄉遂也鄉遂制同而鄉內遂外則遂官之爵降鄉官一等故知郊野制同而郊內野外則野之官之爵亦降郊之官一等也至郊在遂內爲六鄉餘地而官之爵反降於遂者乃因郊之家亦以縣鄙名爲六遂屬別之餘其地等之降固殊常也然則遂人造縣鄙形體之法何在野而不在郊也曰野對郊爲甸稍縣畺獨舉則或兼郊或兼郊與鄉遂人治野之溝塗兼郊而復兼鄉也經田野而造縣鄙不兼鄉而已兼郊也析疑云[illegible]則名郊之家爲縣鄙也又何疑曰郊之家必不以州黨名何也曰郊之家而以州黨名必其地止降於鄉一等於遂而野之降於遂亦止一等則其官之爵遞爲其稱亦遞增較今所考之祿田當益十萬五千餘夫是盡所餘之公田給之而不足矣他法用其何以供故不得不以縣鄙名而降於遂也蓋以公田之入以定其制也郊之官自里宰而下鄙之官自鄙長而下爲不并計其數而列之正是皆官之無爵者無爵則無祿與遂之鄰長同非考祿所須也至序官之無郊野官文脫耳否則即遂官爲例而省也

掌客之徒三十而破爲二十何也曰胥爲什長胥一則徒十胥十則徒百五官自玉府而外無不然者掌客之胥二則徒當二十也且掌客與掌訝其事相承掌客之府史胥皆半於掌訝徒亦當半之矣玉府四胥而徒乃四十八何也曰必十徒不足供一胥之科次故浮於常也五官之有徒而無胥者何曰殆其事易供而無需有才智者率之耳

工賈奄以下之列於庶人在官者何也曰不爲有爵之士則皆在官之庶人矣其類府史胥徒也可別而言之乎曰工賈序官多列胥上或無胥而但有工賈則類胥也奄不稱士而領其官則類府也閽人內豎按其職則類胥若徒也醫瞭分上中下眂瞭爲相亦如之二職相近而並列府史胥上則上瞽與其相類府中瞽與其相類史下瞽與其相類胥也韎師舞者列史下徒上則類胥也虎士列胥下則類徒也狂夫掌師百隸當在徒上其等未詳馬醫列府上則類府也圉師下有徒則類胥也圉人役於圉師則類徒也五隸皆爲役則亦類徒也又胥師賈師下各有二史則類府也司虣司稽列與下胥上按其職則類胥也肆長列胥下則類徒也朝大夫都則之史下徒上各有庶子則皆類胥也[illegible]五隸之守王宮野舍諸役者固自爲隸也其役於百官府及校人掌畜牧人服不氏者當即爲諸徒及圉人而類徒中復計之不應計食之重疊乎曰無可考而別不得不復計之然人不多而稍食寡於會計之大數重疊亦無幾耳大僕有所云御庶子者何也曰此即宮伯所掌王宮之庶子而直事路鼓所者非朝大夫都則二庶子之比也詳朝大夫疏

閽人之爲二十八何以定之曰序官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宮門皋庫雉應路凡五當二十人囿游之門蓋二又當八人也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註以雉門爲中門則是專守雉門與序官云每門異何也曰疏云彼言中門據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皆有守者是也何以知囿游之門爲二也曰觀閽人掌囿游之守禁是游即在囿中而𡊮上每門四人之文知各有當守之門一矣

世婦卿之視中大夫何也曰王之九卿六命十二小卿皆中大夫四命九嬪視九卿此卿十二人則當視四命中大夫也天官之世婦即春官之世婦乎曰然其職同故其人同也但兩著其職而爵數獨詳於春官則未之歸一耳朱子以周禮爲草本蓋謂此類也女祝女史之視上上何也曰女祝所掌略如王之大祝女史所掌略如王之大史女史云凡后之事以禮從註云亦如大史之從於王[illegible]大祝大史之長爲下大夫次則上士后官事小故女祝女史視上士也內司服縫人之女御何以視下士也曰領之以無爵之奄宜不得視士名之以女御則御敘于王所者尤不得視府史也經之不著其爲上士下士何也曰其數少不得如外官之於中士上半而下倍則變其例也內司服女御之數何破二爲四也曰考女御之凡當七十二人固不可少此二人女祝女史十二人中士四十八人內司服縫人十二人而內司服之御女於王后九嬪外內命婦之服無不掌則二人亦不足也何以知世婦之中士爲女御也曰女御者九御之屬也九御者世婦之卿大夫也世婦之卿大夫爲九御則世婦之中士爲女御明矣且安知春官世婦中士八人上不元有女御每等四字也女御爲九御之屬九御爲世婦之卿大夫其有徵乎曰內宰之教九御在教九嬪之下九嬪則掌教九御而二經所無教世婦之文則九御非世婦歟世婦之卿十二人下大夫二十四人并爲三十六人則爲九御者四九御非世婦之卿大夫歟九嬪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則九御所各帥者女御也女御非九御之屬歟何以知女祝女史之爲女御也曰上蒙女御之文也苟非女御則七十二人而少十二人竟不可也女御之必爲七十二人何也曰七十二人則其數八九得倍於世婦之卿大夫爲其屬乃足也且合夫人嬪婦而計之於王妃百二十之總數仍無闕也世婦女御之數與昏義所云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者不合何也曰此周制也昏義所云夏制也故各與其外官之數相當也周六卿之屬中大夫十二人下大夫二十四人與世婦卿大夫之數適相當惟上士以下參差耳康成以昏義註周官誤也婦官而以卿大夫士名之何也曰白虎通云卿之言章夫之言扶士之言事婦人有是德則亦以是爵爵之也內宗外宗之不列何也曰其人皆因事而至非專官雖有爵而無祿也

女酒女籩等之類胥奚之類徒何也曰按註疏胥有才智爲什長徒給使役夫女能曉解酒漿等事則有才智矣女酒三十人而奚三百人則一女酒爲十奚之長矣女籩十人而奚二十人則一女籩亦爲二奚之長故女酒之等類胥奚止堪給使役故類徒也若寺人之職有內人及女宮何也曰內人謂女酒女籩之等而上及女府女史也女宮謂奚也[illegible]註

以內人爲女御非歟曰女御與九嬪世婦皆爲內命婦內宰註已言之且閽人於外內命婦出入爲之闢而內人之出入無帥則幾是又其下於內命婦之微者（本姜氏兆錫周禮輯義內宰職）尙安得以內人爲女御也女府史在女御之下不爲次御則爲女府史而或類胥矣女宮之爲奚何以知之曰女宮爲刑女之在宮中者見於寺人註而序官酒人奚在女酒下註以奚爲宦女禁暴氏奚與隸並稱註以奚爲女奴女奴即司厲入舂稾之女子（此宮賊之帑從坐者春官奄在宮中）宦女即掌戮守內之宮者（司刑註宮罪兼男女則此宮者亦不當專指宦男）是二者即在宮刑女故知女宮爲奚也家司馬之上中下士在官庶人何以補也曰以序官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之文移在都司馬職後都司馬職後家司馬亦如之之文移在序官都司馬後是家司馬亦如之即謂每家上中下士府史胥徒如都司馬之數矣蓋此本與春官家宗人秋官家士二目同例而其簡與職互錯也（周禮輯義家司馬二條）總五官所存之爵數而五分取一以例冬官之有爵者乃不及地官之鄉遂郊野官則所推得之冬官固大減於地官矣其遇大役而治民徒也亦足乎曰鄉遂郊野官平時屬司徒有大役令鄉師遂人致于司空故鄉師之職大役則帥民徒而至（公邑州長以下官亦包之）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此里字與司常異司常以縣鄙對州里則縣鄙爲郊野州里爲鄉遂此以里對州而並屬鄉師則州爲鄉而里爲郊蓋以郊統遂也）以考司空之辟以逐其役事遂人之職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兼縣正以下官野公邑官亦包之）蓋當役之時鄉自州長以下遂及郊野自縣正以下皆受法于司空以治民徒之役事是官屬之在司徒猶在司空也故冬官雖大減於地官而足以治也

每都每山等官之人數不五分取一以例推冬官以悉弁入大總數中何也曰得五官每數之一其人無幾而無從考其人之凡則亦無從得其食之凡皆不足算也

凡內外諸侯之官其爵等人數何以定之曰大宰云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註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謂衆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此下註引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二句）以元文本不相屬故去之於諸侯獨詳上士者猶於天子得詳元士蓋專中下士而不之及耳輔府史庶人在官者此外諸侯官爵等人數之大略也何以知上公之一孤也曰典命云公之孤四命註以爲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也何以知子男之無中士也曰春秋公羊傳云古者上士下士（見襄十一年）明中士非周官初制也若子男而有中士則田祿不皆以四爲差（詳下卷）而國亦不足於用矣公羊所云乃通指諸侯今獨歸之子男何也曰惟子男不當有中士耳謂公侯伯而亦無中士傳之誤也大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註云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疏以大夫降於卿不合有兩卿五大夫豈知卿降於公而亦不容有乎故惟在公則兩爲卿五爲大夫殷爲上士若在卿則兩爲大夫五爲上士殷爲下士在大夫則兩爲上士五爲下士蓋爵之等從其長而遞降爵之數從其等而遞減也春秋左傳謂周公舉蔡仲以爲己卿士（見定四年）瑕禽爲王卿士伯輿之大夫（見襄十年）是公之兩爲卿卿之兩爲大夫皆有明徵而其下可例推矣公卿大夫之無中士何也曰公之都小於男國男無中士則公可知而卿大夫不愈可知乎

公卿大夫之縣鄙所以定其數者何曰公之都八十里受田者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家（詳中卷餘並同）以萬五千家爲六縣中含三十鄙餘千三百八十四家以爲二鄙餘三百八十四家當亦爲一鄙并二鄙當亦爲一縣故七縣三十三鄙卿之都四十里受田者四千有九十六家以二千五百家爲一縣中含五鄙餘千五百九十六家以爲三鄙餘九十六家并三鄙當亦爲一縣故二縣八鄙大夫之邑二十里受田者千有二十四家以千家爲二鄙而奇零附之蓋亦並計其家之中數而定也其以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如男國（男國以上下士爲縣正鄙師）（說見後）所謂禮窮則同耳公之都而加爲百里也其亦有鄉遂乎曰在畿內而爲鄉遂則嫌於有其國且上擬天子也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下達令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似都鄙亦有鄉何也曰既名都鄙安得有鄉特使倣州黨以下之法敎民耳有鄉者自在邦國也然則大宗伯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註云都家之鄉邑非歟曰此鄉邑謂鄉遂公邑（析疑亦云）固與邦國都家並列也

三等國鄉遂之官爵略倣王畿其鄉遂之數何以定之曰凡遂之數與鄉同鄉之數與軍同蓋鄉遂俱萬二千五百家鄉在郊內爲正遂在郊外爲副而軍則萬二千五百人天子六鄉故爲六軍則大國三軍知其三鄉次國二軍知其二鄉小國一軍知其一鄉矣六鄉者六遂則三鄉者三遂二鄉者二遂一鄉者一遂矣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疏以三郊爲三鄉魯次國而三鄉三遂何也曰諸侯地狹民衆蓋亦得爲三鄉三遂以就大國之列然侯與伯同七命同食者三之一則二鄉二遂乃其常觀春秋書襄公十一年作三軍則伯禽之後襄公之前嘗爲二軍其時固二鄉二遂也王畿之鄉遂比長里宰以下士而大國次國乃無爵何也曰降王畿一等也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是其國不設中大夫故州長遂大夫知竝以下大夫爲之遞降而下則下士適當爲閭胥鄰長矣小國之閭胥鄰長何以知非下士也曰小國無中大夫且無中士則下士適當爲族師鄙師耳蓋又降大國次國一等也

大國次國之野皆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何以知之曰野在遂外降於遂一等遂之縣正鄙師以上中士則野之縣正鄙師以中下士明矣小國之野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不於遂嫌乎曰小國之野其鄙師亦掌五百家政令義無不以下士者而中士本無則縣正亦不得不以上士矣

王畿之郊有縣鄙之官而三等國之郊無之何也曰郊之爲縣鄙者皆鄉之餘地也康成註聘禮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夫面各百里者方二百里面各五十里者方百里面各三十里者方六十里面各十里者方二十里其方二十里者無論若方百里方六十里而三分去一受田者家二百畝則方百里者止二萬五千六百家方六十里者止九千二百一十六家皆制其鄉而不足安得縣鄙故知無縣鄙之官也然使方百里之郊爲不易之地而受田者家百畝則當五萬一千二百家制三鄉說尙足制鄙二十七縣五而上士爲縣正者五人中士爲鄙師者二十七人此亦不可不知

也何以知大國之郊而設官則上士爲縣正中士爲鄙師也曰國無中大夫則遂之縣正鄙師適當以上中士而在野者降一等郊尊於野而等於遂則其官之爵亦等於遂也大國之郊之等於遂何以知之曰地雖大減於王畿而官之爵等亦減焉則取公田之八給其祿尙足以供他用不必降郊於遂以更降其官之爵也

皇清經解卷四之二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二十三　學海堂

周官祿田考　吳江沈徵君彤著

公田數

制王畿及畿內外國邑之地皆主于田田有公有私私田民所受公田則祿所自出也故考周官及內外諸侯官之祿者更必盡知公田之約數王畿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田六十四萬井爲夫五百七十六萬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一易者二而當一再易者三而當一通三等而約之爲二百八十八萬夫受田者二百五十六萬家公田三十二萬夫若畿內都邑以下之地大都含四都方八十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四三分去一爲田四千有九十六井爲夫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通其等爲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夫受田者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家公田二千有四十八夫小都如一都方四十里爲方十里者十六三分去一爲田千有二十四井爲夫九千二百一十六通其等爲四千六百有八夫受田者四千有九十六家公田五百一十二夫家邑如縣方二十里爲方十里者四三分去一爲田二百五十六井爲夫二千三百有四通其等爲千一百五十二夫受田者千有二十四家公田百二十八夫若大都旁各加十里爲方十里者三十六所加兼四旁及四隅法本康成小司徒註下並同則方百里方百里曰同小都旁各加五里爲方五里者三十六則方五十里家邑旁各加二里半爲方二里半者三十六則方二十五里其所加皆曰加田如都邑之法而

無國征地之曰成者皆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其三分去一者以其二爲甸其去不及一者甸之外或爲邱或爲邑或爲不井之田甸各方八里爲田六十四井爲夫五百七十六通其等皆二百八十八夫受田者二百五十六家公田三十二夫邱各方四里爲田十六井爲夫百四十四通其等皆七十二夫受田者六十四家公田八夫邑各方二里爲田四井爲夫三十六通其等皆十八夫受田者十六家公田二夫井各方一里爲田九夫爲畝九百通其等皆四百五十畝受田者四家公田五十畝若畿外邦國之地上公方五百里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三分去一爲田十六萬井爲夫百四十四萬通其等爲七十二萬夫受田者六十四萬家公田八萬夫侯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六三分去一爲田十萬二千四百井爲夫九十二萬一千六百通其等爲四十六萬有八百夫受田者四十萬九千六百家公田五萬一千二百夫伯方三百里爲方百里者九三分去一爲田五萬七千六百井爲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通其等爲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夫受田者二十三萬有四百家公田二萬八千八百夫子方二百里爲方百里者四三分去一爲田二萬五千六百井爲夫二十三萬有四百通其等爲十一萬五千二百家受田者十萬二千四百家公田萬二千八百夫男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三分去一爲田六千四百井爲夫五萬七千六百通其等爲二萬八千八百夫受田者二萬五千六百家公田三千二百夫其都邑以下之公田法與數悉如畿內惟成亦有加云凡通不易一易再易之等而約其夫數皆以二當一其地具三等者卽界內而通之不具三等者并界內以通之凡公田一夫去二十畝爲廬舍實八十畝

王畿地方千里三分去一其井數夫數與康成載師註不合何也曰載師註計夫而不計井故方千里爲九百萬夫去其三之一爲六百萬夫今計井而後計夫則方千里而去其三之一止六十四萬井夫亦止五百七十六萬矣康成從王制今從漢書刑法志所以從漢書者以公田出於井也康成小司徒註亦計井而後計夫豈有異於漢書也曰漢書渾言畿內庶邦之井制未必不兼鄉遂公邑小司徒註則以井爲專在都鄙也井不專在都鄙歟曰然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

吏而致夫屋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見小司徒註屋在鄉郊則井可知稍郊有屋井則遂與公邑可知且六十四井爲甸而甸師所掌之王藉在南郊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孟子亦云鄉田同井則鄉郊之制井益明矣故康成分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爲鄉遂田不井之法匠人井間之溝成間之洫同間之澮爲都鄙井田之法亦非也蓋二法無不通行畿內與鄉遂郊野之制井相成云

附五溝異同說遂人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匠人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凡二篇五溝之法皆偏行畿內似異實同而自漢迄今註解未定形沈潛反復有年乃能悉其會通而別爲之說曰遂人夫間有遂匠人田首謂之遂夫間爲畎水所入卽田首本無異也若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井間謂之溝遂人百夫有洫匠人成間謂之洫爲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匠人同間謂之澮爲九萬夫之地則地形有大小或且懸絶然卽夫與尋尺互計三溝之所占要無不合也井九夫以溝加一夫則得十夫每九夫而間以溝其溝不占井間乎十井爲通通九十夫以洫加十夫則得百夫九十夫所加之十夫卽十井所各加之一夫地非有多寡因溝涂之大小而異其辭耳餘皆倣此九十夫於成爲十之一每十之一而間以洫其洫不占成間乎成九百夫以澮加百夫則得千夫九百夫於同爲百之一十成爲終終九千夫則又以九百夫加百夫而得千夫者九也九千夫於同爲十之一每百之一而間以澮焉每十之一而仍間以澮焉其澮不占同間乎故遂人之所有卽匠人之所爲特匠人多舉其全體遂人多舉其偏隅所以或舉偏或舉隅者十百千萬既層遞而上文勢卽不得不然而學者不察遂以爲異法耳且井間廣四尺之溝一溝長三百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千八百尺以四尺乘千八百尺得七千二百尺餘以六尺得千二百尺千二百

尺爲二百步步百爲畝畛如之共四畝畝百爲夫是卽九夫所加之一夫而占其二十五之一也其餘則以爲洫與涂之屬焉成間廣八尺之洫九洫長三千步九其廣爲七十二尺七十二尺爲十二步以十二步乘三千步得三萬六千步爲畝三百六十爲夫四而弱涂如之共七夫强是卽每九十夫所各加之十夫而占其十之一弱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之屬焉同間廣二尋之澮縱橫各九（按畎縱者遂橫畎橫者遂縱遂與溝溝與洫亦如之推澮則有縱有橫而四達蓋以川必環同而澮專注於川四達則水之來往便利且都邑之封疆必環以溝以縱橫之澮當之則四面皆廣深而足爲國固也）各長三萬步九其廣爲百四十四尺百四十四尺爲二十四步以二十四步乘三萬步得七十二萬步爲畝七千二百爲夫七十二倍之爲百四十四夫道如之共二百八十八夫是卽每九百夫所各加之百夫而占其百之三强也其餘則以爲川與路焉然則匠人之所占俱遂人之所加而三溝之占地豈有殊哉至萬夫有川則以川之屬而加千夫於九千夫也（九千夫之地爲川之屬所占者不及二百夫乃加千夫而遂云萬夫亦遞擧十百千萬成數之文勢然耳）乃匠人於川獨不見其度數無從互計蓋是固川之天成者若其人爲者環一同受澮所達由澮而推之每一偏長當如澮亦三萬步廣當倍澮爲四尋四尋爲五步二尺以五步二尺乘三萬步得十六萬步爲畝千六百爲夫十六四之爲六十四夫川與四同爲界當各分其半半川爲三十二夫川兩旁有路當去鄰界一而爲之長如道廣倍半川爲六十四夫共九十六夫是卽每九千夫所各加之千夫而占其百之一强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已上者焉凡一同含十終去一終存九終九終含九十成九十成含九百通九百通含九千井九千井所各加之一夫井而爲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井而爲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井而爲九終所各加之千夫數屢增而實不增總爲九千此九千夫卽所去之一終自溝畛至川路悉分布其間而占其十之二弱（溝畛占三百六十夫洫涂占六百四十八夫澮道與川路所占見上）餘十之八而强則以爲城郭宮室之屬而所占亦無多其餘若平土則更爲田若山陵林麓川澤則可田者田之（按地官有山農澤農則山澤之地亦有爲田者）否則因

十之至遂與徑所占蓋卽一夫之地曰田首明不在田外也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之一分其所占爲井三十六萬爲夫三百二十四萬較二分之田數何以贏百之四也曰古者制國稅軍賦皆因井田方百里爲六千四百井方千里爲六十四萬井苟井數無闕則賦稅亦無不足故有贏皆幷入所去中也其所贏有過百之四者乎曰過百之四則井田數闕而不足以制賦稅矣載師疏謂畿內山林多豈有二分土田蓋地大或然地小者必不然也井田之數整則其形亦方平乎曰不方平田不可井然方平不盡如鄙康成已言之若截長補短以方其實俾分數悉均亦賴有步算諸法耳凡山林之屬之所占可別而計之乎曰五溝五涂而去其徑遂其所占爲井萬五千四百六十六爲夫十三萬九千二百（溝畛占三萬六千夫洫涂占六萬四千八百夫澮道占二萬八千八百夫川路占九千六百夫）其餘則皆溝涂外數者所占也（商子來民篇云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亦約數）溝涂之夫數何以知之曰以匠人之尋尺乘除而得也其法具五溝異同說矣城郭宮室之所占可推知乎曰可推者惟王之城郭與農夫之家耳王城郭之所占幾何曰匠人營國方九里爲井八十一爲夫七百二十九逸周書作雒篇云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故以六爲七今從太平御覽居處部所引改正）按百八十丈爲一里其丈數與里數正相符則鎬京當亦然矣郭之大者曰郛（公羊春秋文十五年傳云郛者何恢郭也注云城外大郭）作雒篇云郛方七十里（故以十爲百則太大且下云郊甸方六百里不應郊甸俱在郭內今從後漢志註所引博物記改正御覽引周書作七十二里）則爲井四千九百爲夫四萬四千一百其下云南繫洛水北因郟山則郛之大小蓋因地勢異於城之有定數故鎬京之郛不可推也公卿大夫之城郭亦可推乎曰其所占夫數可推而采地無常城郭之總數不可推也其所占各幾何曰由王之城遞推之公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三公之都視諸男城亦如之當爲井九爲夫八十一以差而下卿之城當方一里旁各加五分里之二（本左傳隱元年中五之一疏定數）爲井三爲夫二十七强大夫之城當方一里爲井一爲夫九也鄭祭仲之論都城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畿內外通行之（中都猶家邑小都猶縣也）郭所占皆無考以孟子國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推之（國策卽墨）於

（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又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明前五字爲七之誤後五字爲三之誤矣）則郭之夫數當四倍於城强也農家之所占幾何曰廬在田中勿庸計其在邑之宅家亦二畝半（本趙氏孟子註）受田者二百五十六萬家當占地六萬四千夫也

地之分不易一易再易也惟見於大司徒制都鄙之條今以槩畿內及庶邦何也曰無大小中外而各有厚薄地力之常故小司徒之均土地遂人之辨野土大司馬之以地制賦皆分上中下三等而通行畿內及庶邦不易卽上地一易卽中地再易卽下地豈獨爲都鄙之制也其所均所辨所制果通行畿內及庶邦乎曰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須比法于六鄉之大夫六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司馬布政于邦國都鄙皆兼畿內與庶邦則其均土地及以地制賦可知矣遂人治野達于畿所謂野者乃城郭外之通稱（詳上卷）則其辨野土之兼鄉郊都鄙可知而庶邦遂人之所辨亦可知矣不易一易再易之爲上中下地何以知之曰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而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而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而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畝數同則其地直無不同也不易之地家百畝較上地之家不少萊五十畝乎曰家止百畝則爲上地之上者而終不易百又五十畝則俾爲上地而或易或不易其（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休一是三歲而徧蓋每分連二歲不易至三歲乃易云）大司徒與遂人蓋各有二等被此相備故畝數不同而同也孟子王制皆言一夫耕百畝而無易不易之差何也曰孟子王制因代耕之祿而計五等農夫食人之多寡以爲差故專言所耕不及地等而地等固寓其中也（此五等農夫所受田在周官爲上地以上地家七人而此之中農亦食七人也由是例推則中農食八人而上食九人者爲上上地中農食六人而下食四人者爲中地中農食五人中次食四人下食三人者爲下地皆可知矣）而通地之三等而約爲二夫當一夫豈以其古法而輒用之乎曰非獨以古法而用之蓋二當一則去其夫數之半而所存皆歲種之田雖一易再易猶之不易而考祿可得其實也歲所種之夫數果皆準乎曰其數由通且約而得之安得皆準卽間有準者亦不能無所增減蓋人稠則力田者多每化瘠爲沃而歲種屢增稀則反是也然歲種之中數固卽此通且約者而存亦

不準而準者矣

大都含四都而方八十里小都如一都而方四十里家邑如縣而方二十里何以知之曰小司徒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註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按二十五里乃家邑之有加田者若四甸之正則方二十里也五十里乃小都之有加田者若四縣之正則方四十里也百里乃大都之有加田者若四都之正則方八十里也至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稍地如甸地之制則四甸爲家邑而家邑亦如縣地之縣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則四縣爲小都而小都亦如畺地之都也以大都之田任畺地畺地制爲都則以四都爲大都而大都含四都也然則小司徒之縣都與載師之都邑有異乎曰載師之都邑謂采地小司徒之縣都謂凡土田封則爲采地未封則爲公邑也本縣士註本註亦尃指采地殆未審耳何以知稍地如甸地之制而畺地制爲都也曰四邱爲甸出車一乘而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稍二十同并郊甸凡三十六同而作雒篇謂郊甸方六百里以甸包稍則稍地之亦制爲甸明矣大宰之九賦家削之外繼以邦縣邦縣之外繼以邦都邦縣即縣地邦都即畺地則畺地之制爲都亦明矣何以知家邑亦四甸小都亦四縣大都則四都也曰小司徒由縣而都則都之下爲縣載師由家邑而小都則小都之下爲家邑家邑之與縣小都之與都其等皆同則其制亦同而大都之制亦可推知也已

制都邑之大小以地亦本載師反小師徒經註也而林氏椅據大司徒經請家百畝家二百畝家三百畝皆計其室數以爲都邑而都邑之大小初不繫其地義見訂何歟曰林誤也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謂先量地定域也則都邑之大小正繫其地下云以其室數制之乃即域內之室數以爲縣鄙之屬使多寡與地邑相得民寡則徙之入多則徙之出非計其室數以制都邑也故仍從載師及小司徒云

計縣都之地則三分去一計甸邱邑之地則不去三之一何也曰此亦定以小司徒經註耳九夫爲井方一里四井爲邑則方二里四邑爲邱則十六井方四里四邱爲甸則六十四井方八里本不兼三分之一無可去也四甸爲縣則二百五十六井宜方十六里而方二十四縣爲都則千有二十四井宜方三十二里而方四十本兼乎三之一不可不去也其或兼或不兼何也曰縣鄙地大則山陵林麓川澤六者必有所兼甸鄙邑地小又皆井田積實數無自而兼也

都家之地而三分去一亦必有山澤林麓乎曰然山澤林麓所以資灌溉助食用不可無也且使都家而無之則皆屬諸天子而鄉遂公邑之田所以供祿而給用者不亦有所不足哉然則遂師辨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何但及邱陵墳衍原隰也曰亦遂師分掌其所辨則然耳若大司徒之制都鄙固兼辨山林川澤之名物也故在王制惟山之名澤之大者不以盼則其他無不盼也所以都家之田亦約止三之二也有徵乎曰周頌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吳氏澄以爲小都之里數詳周禮考註夫小都之里方四十而但云三十則亦止三之二也小都如此則大都與家邑可知矣詩之云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何也曰小都之田四千六百有八夫每夫耕者一耦當九千二百一十六人云十千者猶三分方四十里之二當三十二里而云三十里舉其成數也詩云駿發爾私而小都之田數則兼公得無異乎曰耦以十千則合公私田而六事其耕矣詩之義固上下相成也康成以夏少康在虞田一成而衆一旅爲二夫當一夫則封邑亦專計田矣豈夏時畿外之法異於周之畿內乎曰所謂田一成者乃去三之一以爲田亦止五百七十六夫或稍贏耳至衆有五百人蓋其田多不易而家受一夫者多也小雅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傳謂一成九萬畝其公田萬畝以爲公卿之祿則所封不皆田乎曰李文貞以此爲述幽公以來舊俗不係於公卿詳詩所則甫田非采地乃幽公之所闢適一成無山麓川澤又皆不易故公田有十千也由數事推之則地之無山麓川澤者雖介在都家亦必但爲公邑而不爲采邑矣

都與家之地果皆有三等乎曰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大司徒謂凡都鄙之受田者也註云都鄙謂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是都家之地皆三等固有明文矣縣師云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邑者家邑物主易不易而言本訂義黃氏度說則又家有三等地之徵也邦國之都家其地亦如畿內乎曰縣師兼掌邦國之地域則所謂凡造都邑者通乎畿外本訂義王昭禹說而其地亦各有三等矣故康成謂齊國下大夫之邑三百家詳坊記疏蓋方一成而去三之一又通二等六百夫而皆以二當一也本韓詩疏三百六百皆舉成數凡地之三等亦相爲贏縮乎曰縣師既辨其物贏縮宜不相遠若商子謂方百里而惡田處十二良田處十四見來民篇其大較也良田即不易一易者惡田即再易者或通爲二當一之率則良田贏十一惡田縮十一也然夏少康在虞田一成而衆一旅殆又不易之等獨贏也詳見前則周之所封宜亦有如是者矣

加田見司勳謂田加於賞地也采地而亦有加田乎曰晉語云官宰食加乃統言凡益邑者家臣之所食則采地亦有加也庶邦如是畿內可知矣其所加里數何以定之曰王制畿內國不過百里乃殷周所同漢書刑法志謂百里爲采地之大者專就殷周言不及夏時采地在畿外侯服也詳胡氏渭禹貢錐指故八十里者以百里爲極等而下之則四十里者極於五十里二十里者極於二十五里皆八分采地之邊數以其一爲旁加之數蓋古法而存於小司徒註者也註雖不及加田然百里而止爲四都則所餘三千六百井固足包加田於其間下焉者亦如是耳畿內國之不過百里何也曰過百里則不足於封矣古之百里當今畿何里曰五十五里有二十二步強蓋古者三百步爲里見穀梁春秋宣十五年傳孔子家語大戴禮記王言篇今三百六十步爲里三百六十步爲里見唐李氏朔平賦書宋如見馬氏文獻通考王禮第十二卷元以二百四十步爲里見陶宗儀輟耕錄明如宋見洪武正韻今亦仍之大於古六十步古一步六尺從小司徒註所引司馬法及漢食貨志今一步五尺步一五尺見唐杜氏通典刑類用兵篇之守拒法宋迄明沿之國朝以五尺五寸爲步見正賠上居易錄所載孔氏尙任周尺考今仍以五尺爲步凡歷代步弓尺長短不一今步之尺乃乾隆元年工部所重頒當今裁衣尺之中者九寸而古尺較今尺止七寸四分今尺較古尺乃一尺三寸五分古步較今步止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故今之三百六十步當古五百四十五步強百之爲五萬四千五百有四步強其三萬步爲古之百里以五百四十五步強除之則得五十五里有二十二步強也以所得數開方之其積有幾曰三千有二十九里強也凡旁加算法多有奇零其與之地也若何曰與之地非盡環其都邑必有但足其加之之數者若小都則以九成家邑則以二成一邱則已足

 袖海山房校印

而整也九成即方五里者三十六之一成即方二里半者二十六之積數一成所加與國征何也曰不以田稅四之一入於王也詳下稅法卷司勳註云所以厚恩是也都邑而未加田也則宰何食曰分其采與之而已加田之不及上士何也曰公卿大夫之田亦必有大功而後加上士則爵卑任輕雖有功不大故未嘗有采地也何況加田若受賞地與出封為附庸則有之矣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眡功白虎通考黜篇云元士有功者為附庸通典云天子元士出封為附庸加一命為四命但不進爵猶存名與上同故春秋傳云附庸之君名也詳職官類秩品篇

附古尺圖



右圖摹宋秦熺鐘鼎款識冊所載冊又載尺底篆文銘云一周尺漢志鎦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按宋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為周尺即此也詳蔡氏律呂新書蓋此於後人所定周尺中為近古且最著云

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見大司徒之經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都之地方八十里加為百里小都方四十里加為五十里家邑方二十里加為二十五里本載師及小司徒之經註而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說並殊於周官何也曰孟子因籍去而僅聞其略此所云並周所沿夏商之制耳考諸周官畿內外皆無七十里之國王制有七十里之國註疏以為夏殷之制畿內有國見前附說詳而湯國七十里即見孟子書由是以觀而其他之沿於夏商亦明矣王制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之說又殊何也曰王制蓋別有所據然要非周所定制也其曰田者即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以為皆實田誤也周公於畿內外之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尚存夏商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併前代諸國無故而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即武王分土惟三之義也詳朱子語類周禮小載藏二卷周公別差諸國之里數畿內視夏商則減畿外則大增何也曰畿外諸國夏商以來漸相吞併鄰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孟子亦詳朱子語類故大增若畿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詳王制訂義陳君舉說及周公用稍更焉以就井田以四上下之差故減也然則孟子於畿外諸國謂齊魯但封百里而以今魯方百里者五為當損何也曰此孟子即所傳聞以論當時之地域是在周止其戰伐耳左傳襄二十五年載子產責晉所云列國一同自是以衰者與孟子相類孔疏亦謂指夏殷時之子謂是虞魯之說非至論是也若論封疆之實則必如晏子春秋謂太公受地五百里見內篇三蓋太公以太師加命受上公之地家亦特言為大國其後弱稱侯不稱公蓋更攻戍侯爵也史記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考諸侯年表見漢興以來乃與周官之制合也後人好以孟子駁周官否則强傅會之皆未深考者也

大司徒所云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其封疆也所云其食者半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鄭司農謂公侯等所食租稅則田也如其說田之多者不過地之半今以三分去一之外皆為田則其說果不可從歟曰然三分去一見於王制見於漢書刑法志乃三代畿內外所通行食貨志述魏李悝之言言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且在戰國則井田未變此制亦未變豈周家方行井田而已紛更也若謂即食者而去其三之一則田且益寡何大其封疆如是而男更無以為國謂大其封疆以包附庸則附庸於諸侯非牧正師長及有德者未之輕錫而所錫亦在封疆之外本康成註故知公侯等之田必皆三分之二也然則經所云食者必從康成地貢輕重之說歟曰地貢者市美物以貢王室特食者之一耳食者則并留穀五等國以待王之用所包甚廣本東萊呂氏說詳馬氏通考田賦第三卷凡王行及使于諸侯見王使于王往來過邦及王所以救邦國之食皆在其中詳下卷故不曰貢而曰食食讀去聲如孟子食人之食蓋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云云自地之可食者言此則自有其地者之食人言也三分去一之文周官何以無之曰此司空之事當見於冬官冬官亡故無文也

邦國之成之有加何以知之曰成者公侯伯以封下大夫子男以封卿者也詳下卷及其有大功而加田亦法之常耳但成之旁加為方一里四分里之一者三十六 縣益奇零尤必即便近之整地與之矣

凡通不易一易再易之等固約為二夫當一夫矣而有或易或不易者介其間則若之何曰或易或不易者與全不易者皆一夫二十五畝而當一夫并一易再易者為六夫二十五畝而當三夫四其所并又二十五夫而當十二夫也一夫二十五畝而當一夫何也曰不易之地家百畝或易或不易之地家百五十畝通其等而約之則家百二十五畝也六夫二十五畝而當三夫較二夫當一夫之率畿內宜減十一萬五千二百夫則公田宜減萬二千八百夫易為不計其所減而專用二當一之率也曰二當一乃槩以三等六百畝之整數折半通算便於例推故專用其率若公田所減在三十二萬夫中僅去二十五之一於國家食用未甚羸絀且歲糧之夫數有時而增則公田亦不果減是可不計也

公田一夫去二十畝為廬舍漢書食貨志之說也於經有徵乎曰中田有廬詩固言之矣孟子云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漢志云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二說其小異乎曰否孟子略而漢志詳也至各受與同養則分領而後助治事亦相因耳八十畝之稅入幾何曰九穀以粟為主見倉人註七斗曰斛見律曆志及在中地歲常得粟百六十斛也何以徵之曰魏中地也見田賦十漢食貨志述之李悝云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按謂中地家六人中歲人月食一石九斗二升歲食二十三石有奇六人歲凡食百三十八石二斗四升則以百五十石食六人人尚餘十二石弱悝復言其五人不足者兼賦稅及凡費用計之乃當時法及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張晏註云大孰收六百石中孰四百五十石下孰三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取上孰補大饑中孰補中饑下孰補小饑其所補之餘復補無年年如春秋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類及中歲之不足歲常得二百石斛亦稱石宋以前皆然近代則五斗為斛兩斛為石八十畝故減四十斛也至上下地歲入之常則加減七者之所收以通其率而數亦無不得矣管子治國篇云常山之東河汝之閒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乃其上地焉趙河汝之閒即魏中地也禁藏篇云歲兼美惡畝收一石則一夫食粟百石蓋就下地而言又粟與米同乎曰對文則粟有甲米無甲粟一斛為米五斗禹貢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散文粟即為米故食貨志以百畝之歲收為粟百五十石也苟有甲則畝

百而米止七十五石尚得謂中地中歲哉百六十斛當今幾何石曰三十二石蓋漢之量與周同（律呂新書）而漢量有容二斗七升者當今五升四合有容六升者當今一升二合是古之十當今之二也（本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容六升者彤說見前數之）古之百畝當今幾何畝曰古者百步爲畝自漢至今常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大於古百四十步（大畝始於漢見桓寬鹽鐵論顏氏匡謬正俗引秦孝公說何學士云意秦但行之西州漢乃遍於天下也）古步六尺今步五尺漢之尺與古同今之尺以一尺當古一尺三寸五分五尺當古六尺七寸五分故今二百四十步當古三百六十四步強百之爲三萬六千四百有六十四步其萬步爲古之百畝以三百六十四步強除之得二十七畝強則所當今之畝數也（朱子語類周禮卷云古百步爲畝今二百四十步爲畝今之百畝當古之百四十一畝彤按以朱步弓之長短略同於周故但每畝加百四十步計之然四十一畝下不云三分畝之一亦舉成數）粟之外有入乎曰有閭師縣師所徵草木鳥獸布帛之貢也草木布帛皆出邑宅田廬之所樹鳥獸則豕犬雞畜於宅廬馬牛羊畜於休不耕之地（詳見彤周官小疏）無一不關涉公田而邑宅復與田廬相表裏故皆當有入也若不易之地歲耕種而不事馬牛羊之畜者名之何曰地之易者穀入少而有所休者以事畜則所貢益以馬牛羊不易之地無所休者以事畜則無馬牛羊之貢而穀入多矣易物而計其直蓋亦無不均也穀之入十取其一也草木鳥獸布帛之入亦十取其一乎曰草木布帛與鳥獸之豕犬雞即載師園廛之征當二十而取一馬牛羊即載師遠郊牧地之征當二十而取三也（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則畜牧自遠郊始其亦征重於農田者人力少而利厚也餘詳彤小疏）

治天下無過用人理財而用人莫先於定官制理財莫重於定田賦以田賦之所入祿天下之官以治其民而以其餘供宗廟朝廷會盟征伐救患恤災之用自王畿以至於庶邦無不處之而裕如此其法在唐虞三代之書惟周禮爲大備蓋周公集古聖之成以爲治天下之極雖萬世莫能違也世變　法隳書缺後之學者不能深通聖人之意各以其私妄生疑難謂其法多不可行即制祿一大端而官多田少祿已不給余鄉者求之深考不敢力折其非壬戌之春擬爲經世之策乃執此訪吾友沈子冠雲冠雲心細而力沈窮其源竟其委達其旁支以著周官祿田考三卷而其法數意指無不明確而詳備焉余因歎昔唐以來制多非古在州郡之屬縣縣令專其事丞尉往往關冗至所置保正甲長之類多一方狡猾無賴之徒甚且導民爲非而殃民自肥若周禮則比閭里鄰之官罔非正士大小司徒考其成而受其要使天下如一人之身血脈不殊雖毛髮爪膚一氣四通痛癢畢應而制其田祿又充然有餘何慮之周而法之密也其大端已如此則凡制之行於當時而足爲萬世法亦所無疑矣但世有降升事有變遷因時度勢使法稍異而意不違於聖人以庶幾成周之治是又在損益之善而已同邑徐大

謹書

皇清經解卷四之二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二十四　學海堂

周官祿田考　吳江沈徵君彤著

祿田數

周天子及內外諸侯官之祿雖其籍皆亡而未嘗不散見經記及他傳記今即官爵公田二篇復以所散見者參互考之以悉差其等而粗存其數周天子之官則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上士食甸中士食邱下士食邑其庶人在官者食井若在內諸侯則公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孤卿之大夫士食如之大夫之士食亦如之親王子弟之卿大夫士食如公次疏者之大夫士食如孤卿次更疏者之士食如大夫若在外諸侯則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亦如之子男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若內諸侯之加田則其宰各以其爵分食之外諸侯孤卿大夫之加田亦如之凡所食皆取諸公田天子之公田三十二萬夫公三人人食二千有四十八夫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夫孤卿十四人人食五百一十二夫凡七千一百六十八夫中下大夫三百三十七人人食百二十八夫凡四萬三千一百三十六夫上士千一百五十人人食三十二夫凡三萬六千八百夫中士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人食八夫凡三萬五千九百六十八夫下士萬九千五百有七人人食二夫凡三萬九千有一十四夫庶人在官者二萬一千七百有三人人食五十畝凡萬有八百五十一夫五十畝又不見于經而推知其爵數者上士十一人食三百五十二夫中士千有八人食八千有六十四夫下士五千有三十九人食萬有七十八夫又所闕冬官之有爵者約五百二十餘人其所食以五官食數去其公孤及鄉遂郊野官之食（公孤去七千六百八十夫鄉遂官去二萬五千五百二十夫郊野官去萬八千四百九十四夫）存二萬五千有三十夫而五分取一以例之當食七千有餘夫所闕庶人在官者約四千三百四十人以五官在官庶人之食例之當食二千一百七十夫通計二十萬六千七百四十餘夫爲員備位定而數可周知者皆祿之總數王自食二萬有四百八十夫后世子與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嬪官女給事王宮士庶子之食及國中之法用皆于是給焉其外九萬二千七百七十餘夫以食他有爵之官及其官庶人以給國子及鄉遂郊野之法用亦分在所封都邑中若內諸侯之公田公二千有四十八夫王食者五百一十二夫自食者二百二十夫其卿二人食六十四夫下大夫五人食四十夫上士七人食十四夫下士三十三人食十六夫五十畝凡百三十四夫五十畝存千有八十一夫強孤卿五百一十二夫王食者百二十八夫自食者八十夫其大夫二人食十六夫上士七人食十四夫下士八人食四夫凡三十四夫存二百七十夫大夫百二十八夫王食者三十二夫自食者二十夫其上士二人食四夫下士七人食三夫五十畝凡七夫五十畝存六十八夫強凡所存皆以食他有爵之官及在官庶人與給國中縣鄙之法用其所加之公

田皆食其宰與稍縣鄙之法用若外諸侯之公田上公八萬夫王食者四萬夫自食者五千一百二十夫其孤一人食五百一十二夫卿六人食七百六十八夫下大夫二十三人食七百三十六夫上士百一十七人食九百三十六夫中士六百七十六人食千三百五十二夫下士三千有五人食千五百有二夫五十畝凡五千八百有六夫五十畝存二萬九千有七十三夫強侯五萬一千二百夫王食者萬七千有六十六夫強自食者千二百八十夫其卿五人食六百四十夫下大夫十七人食五百四十四夫上士八十七人食六百九十六夫中士四百四十四人食八百八十八夫下士千九百六十九人食九百八十四夫五十畝凡三千七百五十二夫五十畝存二萬九千一百夫強伯二萬八千八百夫王食者九千六百夫自食者如侯其卿五人下大夫十七人上士八十七人食並如侯國中士三百七十二人食七百四十四夫下士千六百一十一人食八百有五夫五十畝凡三千四百二十九夫五十畝存萬四千四百九十夫強子萬二千八百夫王食者三千二百夫自食者三百二十夫其卿四人食百二十八夫下大夫十一人食八十八夫上士五十七人食百一十四夫下士三百有五人食百五十二夫五十畝凡五百四十四夫五十畝存八千七百三十五夫強男三千二百夫王食者八百夫自食者如子其卿四人下大夫十一人上士五十七人食並如子國下士百五十一人食七十五夫五十畝凡四百有五夫五十畝存千六百七十四夫強凡所存以給他祿食及法用與在所封都邑中悉如王畿凡外諸侯食王自九貢而外皆供王行及使于諸侯及諸侯見王使于王往來過邦及王所以救邦國之食與內諸侯之入稅殊若畿內賞地加賞田及致仕官進士學士守固士庶子之食並無常數則減省攝官試官封邑官之食足以當之畿外國亦如之

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何以知之曰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家邑即縣註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即都即縣即都註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即四都註云公尊以大小之制言餘詳中卷之采地夫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推矣所以例推者何曰小宰聽祿位以禮命禮命謂九命言自大夫而上以衆書之所命皆主乎爵而數爲之等詳見所周禮小疏以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之有無而殊其命數明矣疏云王朝公卿大夫亦有舊在畿內有采地之封者今乃封于畿外也夫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況爵等與命數俱同者乎以封不封而殊其食也封邑者之所食以報其大功德也豈未封邑而不之稍殊乎曰封邑者其公田之入有貢于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若未封者固無地貢而祿僅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食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稍殊也上士食甸中士食邱下士食邑庶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由大夫食縣而差之每上以四則每下亦以四也是何田與爵之適相當也曰由自邑至都止五等四其都亦止六等而孤在卿上大夫有中下爵本八等若不令孤卿同六命中下大夫同四命以井爵爲六等則上下之田安得皆以四爲差是田與爵之適相當者由命數齊之蓋聖人于爵祿命三者固更迭參互以各得其制也

公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其卿以下之爵等如男國則卿以下之食亦如男國也孤卿之大夫士大夫之士其食並如公不嫌乎曰孤卿之官已殺公一等大夫之官已殺公二等食雖同無嫌也若不同亦不足乎食矣

三等王子弟之卿大夫士其食之所加何以知之曰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八十里地有加同食百里稍疏者與孤卿同食四十里地有加同食五十里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里地有加同食二十五里本大宰及載師註疏則其官之食當亦如公孤卿大夫之官矣王子弟之食何以不列也曰王子弟非官也若其爲官者則公孤卿大夫中已該之矣

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凡命數同者祿亦同則命數殊者祿亦殊典命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命各半於王國則其食當亦降於王國矣降止一等者以降二等則下士將不得祿也侯伯之卿大夫士食如公之國也何以知之曰典命謂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如公國則其祿亦皆如公國也士之一命上中下同乎曰中下士不命其祿秩尊以爵等耳何以知中下士不命也曰卿三命半王之卿大夫再命半王之大夫其上士之命適半王之中士而中下士不得命矣且卿三命比王之上士大夫再命比王之中士則一命而比王之下士者必上士獨也凡卿之食縣下大夫之食甸有徵乎曰左傳衞免餘云惟卿備百邑見襄二十七年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見坊記疏熊氏說餘詳邑之言當據古法故免如此杜氏解左傳謂一乘之邑則據當時僭擬說誤也若計其地則二分去一田止六十四邑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加田者俱卿所食也是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也易訟卦邑三百戶鄭註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見坊記疏小當作大惠定宇云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鄭以爻位二爲大夫三百戶於采地爲狹故自藏隱守至薄之祿所不敢與五爲敵則无眚也但采地三百戶在大國誠爲薄在小國未嘗不厚小字恐太字之誤成去三之一即甸也有此二徵而上下皆可無疑矣若未封者之食與已封者同亦如畿內耳晉語叔向云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故彼卿之祿如此下大夫彼上大夫之祿如此上士蓋一旅之田即甸一卒之田即一邱不易者也時雖多所變更法制有子男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子男無中士詳上卷故上士降而食邑上士食邑則卿大夫之食之遞降明矣大國次國卿大夫士之食既降於王國一等而小國又降於大國次國一等何也曰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皆降大國次國一等故也此亦以命數之殊而殊其祿也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又云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如謂如其祿是即一國之卿而非命於天子者則其祿亦有降耶曰此次國指七十里之國則卿以命於其君而祿有降或亦夏殷舊法非周官制也王制又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內史賛王制祿註全引其文亦皆夏殷舊法歟曰未可知也要其足註周官者惟卿四大夫祿與君十卿祿耳中士以上倍以爲差

在冢宮爲差祿以四者之半或試官攝官致仕官之食有如是者(詳見後)豈正爵之常祿乎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百畝固周室庶邦所通行然不言公私各五十畝又不言王畿之下士加一等則亦疏矣在官庶人之食井庶邦不殊于王畿而庶邦下士之祿不殊其庶人在官者何也曰亦所謂禮窮則同也

庶邦孤卿大夫之加田其宰各以其爵而分食如王畿也何悉推而知乎曰宰者家之貴臣也喪服傳謂之室老曲禮謂之家相(詳喪服傳注疏)在王畿公以卿爲之孤卿以大夫爲之大夫以上士爲之由王畿例推而下則上公之孤之宰當卿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子男之卿之宰當上士矣有徵乎曰論語稱公叔文子之臣爲大夫檀弓稱陳子車之宰爲家大夫明侯國之卿其家臣有大夫而大夫卽其宰也(論語[illegible]云陽貨爲季氏宰而授大夫之禮自處)此亦以則餘所推者宜亦無不得矣文子子車果皆爲卿乎曰荀子車非卿而大夫其宰安得並稱大夫至文子聽衛國之政亦見檀弓焉有聽國政而非卿者何以知上公之孤之宰非大夫而卿也曰上公之孤四命燕禮稱孤爲公益如王之公王之公以卿爲宰故知上公之孤亦以卿爲宰而不與三命卿之宰同也王之公果以卿爲宰乎曰左傳有所謂王叔之宰者王卿士之大夫也(襄十年傳云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按王叔伯輿皆王卿士宰卽大夫大夫卽宰互文也)卿以大夫爲宰則公之宰卿而大夫之宰上士皆可知矣凡宰之人數各有幾曰制事之謂宰(本白虎通)益家止一人猶王之有冢宰諸侯之有執政也其宰之各分加田而食也如之何曰王之公之卿食甸則上公之孤之卿亦食甸矣王之孤卿之大夫食郊則上公侯伯之卿之大夫亦食郊矣王之大夫之上士食邑則上公侯伯之大夫之上士子男之卿之上士亦食邑矣子男之卿之宰亦上士而食邑何以知之曰以子男之卿再命與公侯伯之大夫同也

凡所食之取諸公田也將與之田而令自取乎抑收其穀而給之乎曰與之田而令自取惟封邑頒賞地爲然其餘則皆收其穀而給之廩人掌九穀之數(穀爲米粟之通稱)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邦用卽匪頒賙賜稍食之屬匪頒中祿居大半(廩人注云匪頒謂遺人之職諸委積也大宰注云匪頒王所分賜羣臣也皆未盡其義)稍食則食之小者(益廣韻謂附爲小本購夫稍事註廩人之大者惟分頒與稍食其小者也注云稍食祿廩義不析)是藏米于廩藏粟于倉積委積于場以待分給也楚語觀射父云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畡與垓通玉篇引風俗通云十千曰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經十經曰垓此謂畿內之田實不及九畡取所入以食官實不止一經觀射父皆約舉大數言之耳詳中卷)以正謂是也稍食與祿有異乎曰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方氏疑云宮官字之誤也)馭夫爲中士下士官中則師圉府史以下易氏祓云當時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義見訂詞)(士職幣之士多不命其稱祿當卽自下士以上又嬪婦謂官之食不稱祿而稱財內人女宮皆稱稍食賂見內宰經經云內人女宮包女宮也)內宰觀宮正食官府之衆寡內宰食王內之人民並稱稍食則易氏之說誠然而疏以稍食爲命士以上之祿之通稱誤矣穀之入由民有多寡歲有豐凶而數不得齊則其給若之何曰王之圖國用也以民數而進退之倉人之待邦用也穀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二者雖不專言祿而祿在其中是卽給之之法也(墨子七患篇云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此蓋周官之遺制若豐年則于常祿外有賜也以民數而進退其祿蓋亦如此)若穀土多化瘠爲沃而公田以大增也將亦均所增以益官之祿乎曰否公田之大增由受田者之甚稠也受田者甚稠則郊野之官當亦大增而朝官且必有加彼其祿皆取給於所增之公田矣又何以益舊官之祿況舊官之祿已足也其給以歲乎月乎曰宮正之會稍食宮伯之均秩皆以月終則給祿當亦然耳大宰注云祿若今月俸益漢亦承周法也人給之乎給于其長乎曰王氏與之謂官長各受給而分之所屬也(見訂義)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注以爲計其用穀之數(按古者穀帛皆貨賄通謂之財此則專指穀也)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則其他可例推矣穀之外有草木鳥獸布帛之給乎曰有其執掌之曰委人斂凡畜聚之物而以縣都之聚待頒賜所聚謂草木頒者分頒則草木之給掌於委人也大府受九賦九功貨賄之人而以家削之賦待匪頒(此匪頒專指貨賄與在大宰九賦九式中主米粟者異詳見彤周禮小疏)內府又受諸大府以待邦之大用所謂大用者分頒在其中(之計以大用爲朝覲賜予未備)覲賄者布帛(本大宰注)則布帛之給掌于大府內府也惟掌給鳥獸者無從考耳是三者殆非月給乎曰各以其時

庶人在官者人食五十畝何以知之曰庶人在官者食井井公田百畝通率二而當一則五十畝也五十畝不足以代耕則其家更食私田五十畝載師有官田注以爲庶人在官者之家所受田半于農夫(其受田半于農人者也載師注以半食於公田是蓋本古法特未及其義)是也亦轉足徵所食公田之止五十畝矣府史胥徒之所食其差若何曰小司徒論農夫所受田之等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七人六人五人各舉所養中率下八人同)則是上上地家八人(上地卽不易之地周官等名三而實四詳中卷)府史胥徒之食蓋適如地所養之等也與孟子王制以次農以下四等等庶邦府史胥徒之食亦同耳若府史胥徒之家而不止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也何食乎曰此別有餘子弟之田每人通受四十畝實二十畝也漢書食貨志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五口謂餘子弟益士與工商別爲業如府史胥徒之在官其食當亦如之家有丈夫成人亦受田半農夫(載師士田下當有工田其賈田則包商言)之其餘子弟不得如成人故五口當一農夫各受田二十畝(本載師注)則是府史胥徒之餘子弟其受田當亦如士工商家也士工商之所食其差若何曰鄉遂賢能之人國學而升司馬者一謂之學士一謂之進士皆離農而未官類於府史則當食府史之食工商在官者類胥食當視胥不在官者其所獲當亦近胥之入(富商大賈既有之如周官法則無其弊)管子云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是以民作一而得均(見治國篇)謂此等也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衆子而爲進士學士者食亦當如府史獨其家不受私田以父之祿厚也賢能之在鄉遂也若之何曰在鄉遂則士猶農也載芟之有依其士謂農夫之子弟甫田之烝我髦士(士若王制所云爾雅釋言譔)髦選也卽農夫也故必入國學升司馬而士與農始判曰農夫自八人七人六人五人而外其餘子弟當受田幾何曰以士工商家餘子弟推之亦二十畝也孟子則云餘夫二十五畝也然則遂人之餘夫其受田何以如夫也曰遂人之餘夫謂餘子弟之成家而至五人六人七人者(本王氏訂義)故受田如夫也孟子之餘夫卽餘子弟與遂人殊食貨志謂農家衆男爲

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是謂合二事爲一也凡食公田百畝者皆八十畝在官庶人與內外諸侯下士之食五十畝其亦減十畝之入乎曰苟減之則雖受私田而代耕仍有所不足矣況在官庶人食各有差而罪隸之家且不得受田乎此必皆全給五十畝之入不與祿多者同也罪隸爲盜賊之男子其女子已入舂槀而所食亦五十畝曰罪隸當無弟若子司隸云卹其民盜包此弟子言少則所食宜減多且宜增亦五十畝以中者通其率也

官爵不見於經而推知其數者祿固定矣若郊自里宰以下遂自鄙長以下皆以無爵而無祿則若之何曰此與遂之鄰長皆受田如農民而去其役賦則如庶人在官者也疏士不冠者立史胥徒皆去役亦補闕之蓋鄉大夫之征于國中其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而遂人遂師遂大夫于可任可施舍者皆辨之則六者之不征略如國中矣服公事者在官庶人也遂郊野無爵之官各任其職亦各其地之賢能爲之宰不得與在官庶人比乎其役賦之去奚若曰凡治城郭涂巷溝渠轉委積與會同師田行役令夫家出民徒備馬牛車輦旌鼓兵器斧斤版築之屬坊記疏謂車馬牛兵器諸物皆國家所給詳方氏周官析疑鄉師及郟井田賦說以至其所而給徭役皆役賦也則無不去也惟縣師稍人作民徒中輦之屬當師而至是爲無爵之官之職非役也遂之鄰長與郊之里宰野之鄙長固無爵中之稍尊者而不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何也曰在官者不得食其力在田者自不必代其耕且三者之官約四萬人遂鄰長萬五千八十人郊里宰千有九十六人野鄙長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六人苟皆給以庶人在官者之祿當去公田二萬夫而他法用將有所不足詳見前故不與同祿也

常祿之總數而上蒙員備位定之文何也曰不及攝者故曰員備不及試者故曰位定不及祿食之增減者故曰常祿常祿之總數宜粗得其全且增減各數不可知故必即員備位定者而言也凡所增若其地如當田是凡所減則試者攝者之祿食也在官庶人亦有攝與試而減其食者乎曰士官事無攝本孟子而推衍于禮詳亦云古者士不兼官則在官庶人亦如之蓋上職要而下職詳詳則煩且雜惟分任則不勞而有功且下之食微亦不患眾給而財傷也若試在官之事而食減於在官者以進士試官之祿例推當亦有之也官之試與攝者若果乎曰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下士以上之祿也以能詔事以久奠食進士試爲官之祿也夫試官除於正爵則其食不宜同且食必以久而奠則未久不奠亦仍食府史之食耳是試官之祿減也夫子論管仲之家臣云官事不攝焉得儉則凡官之攝不皆儉乎儉不在祿之寡乎是攝官之祿減也若公卿大夫而封邑王子弟封邑而爲公卿大夫則無庸別賦祿而總數復有所減此攝官之類亦不可稽者也

王自食二萬有四百八十夫何以知之曰孟子王制言君十卿祿謂庶邦之君也差而上之王之三公食二千有四十八夫則王當食二萬有四百八十夫矣公自食三百二十夫王自食不當三千二百夫乎曰否公之所自食十其卿之全祿也則王所自食當亦十其公之全祿矣公自食果十其卿之全祿乎曰王制百里之國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周殷周畿內外通行之祿制而八十里之國當亦無殊也八十里即畿內百里國之去加田者故祿亦當如畿內百里國也詳前後及中卷以一夫食九人推之食二百八十八人當三十二夫食二千八百八十人當三百二十夫則三十二夫非一卿之全祿歟三百二十夫非一卿之全祿而君十之歟何以知后世子與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婦官女給事王宮士庶子之食皆于王所自食中給也曰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饎人共王及后之六食內宰會夫人以下之財用會內人之稍食宮伯行王宮士庶子之秩並在宮中而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則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當亦該之故知皆于王所自食中給也然則宮正所比官府之眾寡內宰所分居王內之八民皆給之稍食何以不列也曰宮正之眾寡內宰之人民即庶人在官者其所食皆列於前矣王宮士庶子之食奚視曰視府史而家不受田與公卿以下子弟之爲進士學士者同也婦官及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即視其所視爵之食乎曰否否后世子與王同養于膳夫所謂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容一家自爲分異也詳訂義陳君舉說然則三夫人以下當統于后之養未官未封之王子弟當統于世子之養本疏其所食要無幾耳女給事之食奚視曰此自外而入役宮中其非刑女有家者當視在官庶人也

考祿田而及他法用何也曰他法用亦出於公田其夫數與祿食爲消長也他法用有幾其夫數幾何曰他法用自力役而外其在國中者舍人有賓客之簠簋之實車米芻禾喪紀之飯米熬穀舂人有饗食之食米稾人有內外朝冗食者之食縣疏云謂之冗者以其人自有之外內朝不設自爲食而官共之也廩人有羣臣之賙賜其在國中及鄉遂郊野者遺人有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有凡賓客會同師役道路之委積掌固有眾庶守城郭溝渠樹之稍食凡此諸條非人數不定則爲期無常其歲用夫數皆不若力役之可稽然要必以萬計矣力役之所用幾何曰小司徒之法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王畿受田者二百五十六萬家通三等地之率假二家任五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實任二百五十六萬人均人以歲之上下均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如康成破旬爲均而通其率則每年役二日共役五百一十二萬日人食米通上中下年之率日六升四合二日斗二升八合畿內二百五十六萬人役五百一十二萬日共食米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斛以中地中年一夫入一百斛之數除之則用于六百三十八夫強所入也如近日方氏多役三旬之說析疑云禾稼一日歷而上功畢公私可用六斯不過一月公旬用三日蓋九日也則豐年用九日中年六日無年三日通其率則每年役六日共役千五百三十六萬日皆三康成之數其食米用田之凡視前數亦三之也凡起徒役唯田與追胥竭作追胥不可稽四時之田其用幾何曰用不給食也小禽私之而各有以自畀獲者取左耳上復計功而賞之州長遂師之賞罰士要足償其勞矣故遺人須委積廩人治糧食皆專在會同師役而不及田也田不給食其他果皆足以供乎曰三代之制國用也孟冬視民數歲終視年之豐耗又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其均節詳審如此則祿食之外亦必各得其分夫安有一之不足也

王制謂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今不據以定王畿都邑之凡

何也曰縣內有之一點之國固殷制之不過于周者以是為據則妄矣

內諸侯之公田其王食與自食之數何以知之曰小司徒註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公食王五百一十二夫非一都之公田歟孤卿食王百二十八夫非一縣之公田歟大夫食王三十二夫非一甸之公田歟若公所自食則所謂君十卿祿也孤卿自食十其夫大夫自食十其上士亦田公之十卿祿差之耳公孤卿大夫亦皆為君其采地亦皆為國乎曰都家之稱君稱國朝大夫有明文矣采地之食王皆四之一何也曰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公之地視諸男故稅入于王亦視諸男孤卿大夫之入稅于王又自公例推之則左傳所謂卑而貢重者甸服見昭十三年此甸服指縣內是也其食王不及加田何也曰加田非采地之正無國征也其正者則八十里四十里二十里而足矣詳中卷

外諸侯之公田其王食與自食之數何以知之曰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故公田八萬夫而王食四萬夫也侯之地方四百里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皆參之一故公田五萬一千二百夫者王食萬七千有六十餘夫公田二萬八千八百夫者王食九千六百夫也子之地方二百里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皆四之一故公田萬二千八百夫者王食三千二百夫公田三千二百夫者王食八百夫也若其所自食則皆所謂君十卿祿也孤卿大夫之采邑其入稅于君幾何曰亦如畿內之公孤卿大夫也

內外諸侯之下士亦人食五十畝何以知之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受代耕之祿而實穀中士四之三則亦五十畝也耕者之所耗實百畝則其家亦別受私田五十畝若家滿九人而有餘子弟其受田亦五口當農夫一人矣下士固有當者而其家不免於農乎曰禮國君大夫之子免農士之子皆不免農少儀云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是其徵也王之士之子有免農者乎曰是惟上士之子耳之自云士故云士之適子衆子並學於諸樂官也適子常務成均衆子合諸學移台諸射宮讀別疑讀子職若中士下士祿以遞降則子當業農以自食其力鄭本少儀註故載師有士田其家亦各受五十畝猶國君之士之子之耕也子男之大夫其祿不過王之中士公侯伯之上士則其子若之何曰大夫之子於國家祭祀為舞人豈以小國而殊則亦學於諸樂官而已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受代耕之祿而耕者實百畝在孟子王制非謂其全食公田百畝之入而不別受田乎曰然蓋晚周士世其官則庶人在官者亦必世其職而子弟皆不復業農又或鄙野之官不必盡存存者不必皆以士致食祿皆少而公田亦有餘故其制如此也夫

外諸侯之食王其九貢大宰有明文矣請并供王行及使于諸侯及諸侯見王使于王往來過邦及王所以救邦國之食何以知之曰王行者王之巡守殷同征伐也掌客云王巡守殷國按疏殷國即殷同彤謂國當作同字之誤也方氏云殷同即巡守而會諸侯于方嶽詩析疑大行人掌客二職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百牲具則米禾之具不必言矣大宰九式無軍旅蓋有事則遺人致道路之委積出畿則侯國供其資糧也見析大宰疑左傳鄭申侯見齊桓曰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見僖四年是小國于大國且然況諸侯于天子乎以斯三者知供王行之食也崧高之詩云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周語稱王使為過賓則膳宰致飧廩人獻餼皆官正涖事是皆供王使過邦之食也聘禮云使者若過邦饔之以其禮註云賓介米皆百筥夫諸侯于鄰國聘使之過猶供其米則其供鄰國君見王使于王過邦之食可知矣王之使于諸侯何曰在大宗伯則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而祭五嶽祭四瀆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軍禮同邦國而各有五以嘉禮而以脤膰親兄弟之國以賀慶親異姓之國也在大行人則王撫邦國而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九歲十一歲又徧省也諸侯之見王及使于王何曰在大宗伯大行人則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時聘殷覜與歸脤也在小行人則春入貢而秋獻功也王之所以救邦國者何曰此即大宗伯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若五也小行人云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大司徒荒政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皆治其事故夫令者固合鄰國之諸侯治者必使其國之有濟則于邦國之憂之大者不獨以侯國自食者救之而并以食王者救之亦可知矣

當地加賞田與致仕官進　學士守固士庶子之食以減省試官攝官封邑官之食當之其果足乎曰凡進士之任官必試故試官最多士官事無攝公孤卿大夫則皆有攝官詳卿葉太平經國書葉氏時選皆元及訂義陳及之說三家語亦各有未當者官而有封邑封邑而為官亦多有之三者之減省常祿實大以當賞地而下數者宜亦無不足也賞地之所自食有幾曰王食參之一則自食參之二矣經所云參之一食者何必非自食乎曰士云凡頒賞地下云惟加田無國正則參之一為國征而食之必在頒地之王矣致仕官之所食幾何曰於經無考也白虎通云三分其祿以一與之又引王度記云養之以其祿之半前說官謂食大夫以上後說當謂食元士以下也若其家則皆別受田五十畝耳何以徵之曰致仕者去官而居宅謂之宅者其家所受田謂之宅田亦半于農人見載師及士相見禮經註也中下士家已受五十畝致仕而家復有所受乎曰致仕則祿遞而子惟自食其力當更足之以五十畝也若元士以上則致仕而其家始受田蓋仕之時祿厚子為學士或任官無庸別受田致仕則子孫之不才者將不免于農故亦稍授田使習之也然則仕者不世祿乎曰惟受采地及賞地之官得世其祿趙注未受地者本非有大功殆養之沒身而已守固士庶子之食矣視曰此分守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當視王宮士庶子也其他已備論於前矣

余著此書起乾隆七年之春其正文三篇甫畢而心疾作疾已又他有修纂至十三年季秋乃能篇篇合發明之凡得五十一條而書成友人顧君肇聲與徐君靈胎欲推廣窮經致用之義請版行之余遜謝不敢當既復念此書既專考周家之祿然其他皆平天下之大經建類推之者亦不少而凡法制數間皆約然矣意之存矣苟明其法數以得其意而即本其意以行其法數則雖時異乎古而或酌淨之或變通之亦自可無所不宜然則此書殆不無小補

故剽注剽亦疾也鄭司農云剽讀爲瀏𤃬漂絮之漂

此讀爲𤃬當作讀如擬其音也瀏漂絮即莊周書之洴澼絖說文水部曰澼於水中擊絮也竹部曰箈澼絮簣也糸部曰紙絮一箈也然則其事蓋以亂絮於水中漂擊之以箈藉之令更成絮即蔡倫造紙之先聲韓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是也瀏漂絮書瀏中漂絮時有此語

引如終紲注䋼讀言引字之誤

撟幹　撟角

案劉氏枯老反荅劉本撟作槁輪人注曰以火槁之劉苦老反

欲孰於火而無㷟注㷟炙爛也故書㷟或作朕鄭司農云字從㷟

㷟字宜作𤏽字

說文火部曰爛火孰也或作朕者聲之誤故司農從㷟也㷟之義與爍贏略同皆謂太過

長其畏而薄其敝注鄭司農云敝讀爲蔽塞之蔽謂弓人所握持者

此易其字

弓而羽殺注羽讀爲扈扈緩也

此易其字

維角堂之注鄭司農云堂讀如牚距之牚車牚之牚

注中四牚字皆堂之誤案說文止部曰堂距也距止也堂古本音堂轉爲直庚反其字變牚變樘變棠車堂亦作車樘說文金部曰鎗車樘結也車樘急就篇釋名作棠劉熙曰棠蹳也在車兩旁蹳幰使不得進却也蹳亦堂之俗棠與樘古通用注言讀如棠距之堂車堂之堂者謂其音如此兩棠其義亦同也

爲不勝幹不勝筋謂之參均注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乎謂不勝無負也

此注有脫字當云謂之參均當言謂之不參均因兩謂之複而脫六字也司農從稱故如此說鄭君則從勝云不勝者無負也此彼無勝負則謂之參均宜矣唐開成石經作謂之不參均此從仲師說也不知仲師說已經鄭君駁正矣

量其力有三均注有三讀爲又參

有又古文通用三讀爲參者欲使與上文一例乃後下文言參均者三也

桼三斞

案桼今本作漆說文斗部斞量也引周禮桼三斞今說文各本桼譌作求此可證今周禮漆字皆非古

寬緩以荼注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荼讀爲舒

鄭君與仲師說小異本職荼字已見此又言者詳略互相足也

則莫能以速中注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字從速速疾也

數字義短故從速前文無以爲戚速司農亦不從數

豻射侯與弓注故書與作其杜子春云當爲與

此字之誤也

皇清經解卷四之四十六終

附錄官名闕解

天官上　無闕

天官下　鹽人　獸醫　酒人　冪人　幕人　內小臣　寺人　內豎　女御　女史　典絲　俱本卷闕

地官上　比長　鼓人　充人　俱本卷闕

地官下　司稽　肆長　縣正　鄙師　酇長　鄰長　誦訓　林衡　川衡　迹人　丱人　掌染草　掌葛　掌荼　掌蜃　倉人　舂人　饎人　俱本卷闕

春官上　雞人　典祀　墓大夫　俱本卷闕

春官下　小師　磬師　旄人　籥師　司干　視史　外史　典路　凡以神仕者　俱本卷闕

夏官上　小司馬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原本皆闕　羊人　掌疆　候人　掌畜　俱本卷闕

夏官下　虎賁氏　旅賁氏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僕　齊右　道右　戎僕　齊僕　道僕　馭夫　廋人　巫馬　牧師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山師　川師　匡人　撢人　家司馬　俱本卷闕　司甲　原本缺

秋官上　罪隸　蠻隸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　野廬氏　雍氏　穴氏　翦氏　庭氏　俱本卷闕

秋官下　環人　掌訝　掌交　朝大夫　俱本卷闕　掌察四方　掌貨賄　都則　都士　家士　原本皆闕

冬官考工記　段氏　韋氏　裘氏　筐人　楖人　輪　原本皆闕　旊人　本卷闕

皇清經解周禮目錄

匠人田首之遂不名屋間說　遂人溝洫澮州不以間
名夫說　遂人溝洫圖記圖不在書中　匠人溝洫舉隅圖
記圖不在書中　溝渠異義記　稻人溝澮記　與丁升行
論時人言溝洫書　與吳徵埜論某人言溝洫書　圖
某甲某乙匠人溝洫謬說形體記有圖　論陳及之言匠
人溝洫之謬有圖　論鄭漁仲言遂人匠人溝洫之繆有圖
論王與之黃文叔言匠人溝洫之謬有圖　通論諸家
溝洫謬說之由　畎澮異同考　阡陌考有圖　說間兩篇
耦耕義述
考工記圖首序　考工全篇文各節後有注并詳各圖
卷四之三十一　考工記圖上原氏止　內舟人後附釋車一
篇
卷四之三十二　考工記圖下玉人起
考工創物小記
卷四之三十三　輪人造轂義述　鄭注賢軹大小穿之圖
○○○　轂圍之防捎藪說　捎藪異義記　復論賢軹爲飾
轂之名記　轂長與度出於牙圍說　輪綆圖　輪綆
說　牙圍說　揉牙說　輪轂軑軝說　輪人爲輪章
句鉤貫　軫方象地義述　据注較大與下擬諸材相
承柞并圖　輈人任木義述并圖　良輈環灂說　軓
軌說　觀古銅轄末知轂空外端軸末圖經記并圖
軹軓軫轐轂軑互證記　軹崇加軫與轐之圖　輪綆
求合徹廣記注異同記　輪綆圖　徹廣八尺六尺閒
疑說　再考徹廣八尺當閒疑說　馬車三尺分任說
卷四之三十四　冶氏爲戈戟考　顏氏銅戈正面背面圖
戟圖　戟之造戟圖　子某之作戈圖　郝大某某某
之艁戈圖　古銅戈八種說　右軍戈圖　高陽戈圖
雙鉤一字銘戈圖　晉左庫戈圖　內有圓空戈圖
夔之戈圖　蟠虺戈圖　差勿之戈圖　古瑚戈說
有圖二　戈戟六種說爲長內兩胡有刃倨句極大如磬
折者圖爲長內兩胡有刃倨句大于外博者圖爲長內
兩胡有刃剡如半圭者圖爲內有縷紋穿通戈圖爲內
首縷通欵鉊倷戈圖爲縷內無孔之戈圖　戈戟倨句

異形說并圖　戈戟橫內秘鑿剪諸記　戈鑿秘衛內
縛縛之圖　戟鑿秘衛內纏槫之圖　句兵雜錄　句
兵戟屬有內者圖有二　句兵戟屬以鑿受秘者圖
句兵廣援有內者圖　斧屬有內者圖　戈體倨內外
博義述　倨句度法生於矩之圖　戈體已倨已句內
短內四病說并圖　遺戈秘記　戈秘受內圖　論戈
戟形體橫直名義　續錄戈戟圖考後有圖并記
卷四之三十五　桃氏爲劍考并圖　論戈劍流傳今世之由
鳧氏爲鐘圖說　周公𥂕鐘圖說　虢叔旅作惠叔
大族和鐘圖說　鄭邢叔作棧實鐘圖說　韗人三鼓
章句圖說　璧羨肉好度法述　磬氏爲磬圖說　磬
鼓直懸六證記後附室如懸磬圖釋　磬鼓直懸證七記　磬
鼓懸證八記
卷四之三十六　矢人爲矢考　述爵兼訂梓人鄉衛注并圖
一獻三酬一豆說　廬法無彈無蜎說　廬器圍欹
說　匠人建國考極星述並須至測景考星圖　宣弱
柯磬折倨句度法述　古銅斧圖　車人爲耒圖說
論車人倨句度法書并圖　廬人刺兵疏證　古矛圖
鳧氏爲鐘章句圖說　設旋疑義記　擬旋幹三事
圖　磬氏爲磬章句圖說　鳧氏磬氏二記屬文說　韗
人三鼓圖說　論磬股端向人面書　磬股與鼓相函
同積記　倨句矩法通例述　管子弟子職君句如矩
圖　考工記匠人職行奠水倨句圖　考工記匠人職
爲淵倨句圖　鄭氏磬圖鄭氏求磬倨句圖　縣磬圖
說　附李尚之鄭氏求磬倨句圖　推論磬股直懸說
考工記車制圖解
卷四之三十七　輪輿
卷四之三十八　革以下無圖　金　推求車度式第
磬折古義
卷四之三十九　磬折說并圖　造倨句矩式并圖　木工四
六尺　考定四六尺　通藝錄考定磬氏倨句令鼓旁
線中縣而縣線右解並圖
聲律小記

卷四之四十　周官三大聚鄭注圖說　天官圖　地官圖
人宮圖
以上所載均未列入羣經彙編茲特錄出以備逐句查閱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周禮卷四之四七
周禮彙解彙編目錄
天官冢宰上
官十有二人　一國漢讀攷肆
宮正　本卷一
腊人　本卷二
女酒　奚　二禮說陸
太宰
建國立極　邦之六典　一禮說叁
冢宰　五十舉要貳肆
二日教典　本卷一
三日官聯以會官治　一國漢讀肆拾
八則治都鄙　五十舉要貳肆
法則以馭其官　同上
禮俗以馭其民　一禮說叁
八柄　五十舉要貳肆
六日尊貴　同上
禮賓　本卷一
九職除臣妾析虞衡爲二仍是九　五十舉要貳肆
三農九穀　虞衡　藪牧養蕃鳥獸　八材　五十舉要貳肆
臣妾　同上　本卷一
閒民　五十舉要肆貳
九式　同上

三代未嘗有戶口之賦其說外是　同上
以九賦斂財賄至九曰幣餘之賦　本卷一
九賦斂財賄　十五舉要貳肆
家削之賦至邦都之賦　同上
九曰幣餘之賦　本卷一
賈人俗貨　同上
以九式均節財用至好用之式　同上
羞服之式　同上
七曰芻秣之式　十五舉要肆貳
八曰匪頒之式　同上　一四漢讀肆拾
二曰嬪貢　一四漢讀肆拾
八曰斿貢　同上
九兩繫邦國之民　一禮說肆
一曰牧至以貴得民　十五舉要肆貳
六曰主至以任得民　同上　一四漢讀肆拾
和布　本卷一
縣治象之法於象魏　十五舉要肆貳
象魏　一禮說肆
挾日　同上
具修　本卷一
反執事眂滌濯　十五舉要肆貳
納亨　禮說肆

小宰

小宰之職至凡宮之糾禁　一四漢讀肆壹
宮之糾禁　一禮說肆
以敘聽其情　同上
六曰斂弛之聯事　一四漢讀肆壹　本卷一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本卷一　一四漢讀肆壹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　一四漢讀肆壹
傅別質劑要會　一禮說肆
六曰廉辨　一四漢讀肆壹
七事者　十五舉要肆貳　一四漢讀肆壹
凡祭祀至祼將之事　一四漢讀肆壹
月終至羣吏致事　本卷一

正歲　十五舉要肆貳
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　本卷一

宰夫

天官冢宰下
掌百官府至宮常以治數　本卷一
胥掌官敘以治敘　禮說肆
徒掌官令以徵令　同上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至而誅之　十五舉要肆叁
足用長財善物　同上
賓賜之飧牽　同上

宮正

稽其出入　本卷一
歲終　同上
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　同上
廬舍　縗衰　一禮說肆

宮伯

士庶子均秩均敘　同上
行其秩序　本卷一
以時頒其衣裘　一四漢讀肆貳

膳夫

膳用六牲　本卷一
六牲　同上
王日一舉　鼎日三舉　大喪不舉　王卒食以樂徹于造　一禮說伍
膳夫受祭　本卷一
王齊日三舉　同上
賓客食　同上
肉脩之頒賜皆掌之　一禮說伍
賓客之禽獻　一四漢讀肆壹

庖人

膳膏　一禮說伍
夏宜腒鱐膳膏臊　一四漢讀肆壹

內饔

肉物　本卷一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　同上
羊泠毛而毳　同上
豕盲眡而交睫腥　一四漢讀肆壹　本卷一
馬黑脊而般臂螻　本卷一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同上

外饔

邦饗耆老孤子　同上
士庶子　同上
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　同上

亨人

爨亨煮　同上

甸師

以時入之以共齍盛　一四漢讀肆壹
祭祀共蕭茅　同上
蕭茅　一禮說伍

獸人

掌罟田獸辨其名物　本卷一

鼈人

掌取互物　同上
掌取互物至凡貍物　一禮說伍

腊人

腊人無府史　本卷一
凡祭祀共豆脯　一四漢讀肆壹　本卷一

醫師

疕瘍者　本卷一

食醫

掌和王之六飲　同上
雁宜麥　見上膳夫膳用六牲條

疾醫

癘疾　一禮說伍
九藏　本卷一

瘍醫

折瘍　同上
之祝藥　一四漢讀肆壹
祝藥劀殺　一禮說陸
以五氣養之　同上　本卷一

酒正

酒政注作酒有功沽之巧　本卷一
辨五齊之名　一四漢讀肆壹
清　十五舉要肆叁
二曰醫　同上　一四漢讀肆壹　本卷一
五齊三酒　二禮說陸
共后之致飲至其士奉之　本卷一
皆使其士奉之　十五舉要肆叁
酒正奉之　一四漢讀肆壹
酒正　成　要　二禮說陸
燕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本卷一

漿人

掌供王之六飲　見上膳夫掌和王之六飲條又見本卷補遺　本卷一
醫　二禮說陸

凌人

凌人掌冰 一四 漢讀肆壹
凌人至令斬冰 本卷二
春始治鑑 同上
夏頒冰 同上

籩人

籩人 一四 漢讀肆壹
肆籩之實 二 禮說柒
糗 同上
蓤芡㮚脯 一四 漢讀肆壹
糗餌粉餈 同上

醢人

菁菹 同上
茆菹 同上
茆 二 禮說柒
脾析 同上 一四 漢讀肆壹 本卷一
脾析豚拍 二 禮說柒 一四 漢讀肆壹
筍菹 一四 漢讀肆壹
雁醢 同上
酏食糝食 二 禮說柒
羞豆 本卷一
酏食 一四 漢讀肆壹

醯人

五齊 同上
醯醬之物 二 禮說柒

鹽人

掌鹽之政令 五十 舉要肆叁
飴鹽苦鹽 二 禮說柒
苦鹽 一四 漢讀肆貳 本卷一

宮人 掌舍

井匽 二 禮說柒
掌舍注舞止 本卷一
會同之舍有三宮四門 二 禮說柒
王之會同之舍 五十 舉要肆叁
設梐枑再重 一四 漢讀貳肆

掌次 大府

孤 本卷一
掌九貢九賦九功至受用之府 同上
九賦九功 五十 舉要肆叁
凡官府都鄙之吏至式法授之 本卷一

玉府

關市之賦至以待賜予 同上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五十 舉要肆叁 本卷一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五十 舉要肆叁 本卷一
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 本卷一
凡邦之賦用至大出會之 同上
凡良貨賄至佩玉珠玉 五十 舉要肆叁
食玉 二 禮說柒
含玉 五十 舉要肆叁
燕衣服 本卷一
共珠盤 一四 漢讀肆貳
凡王之獻 本卷一
凡王之獻至受而藏之 五十 舉要肆叁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本卷一

內府 外府

掌邦布之入出 一四 漢讀貳肆
邦布卽口錢 二 禮說柒
邦布 同上
共其財用之幣齎 一四 漢讀貳肆
以九賦之法至民職之財用 五十 舉要肆叁
以參互攷日成 一四 漢讀貳肆

司會

受其幣 同上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 本卷一

司書

民之財 同上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五十 舉要肆叁

職內 職歲 職幣

職幣 見下條
掌式法至振掌事者之餘財 本卷一 見上條
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 二 禮說捌
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 一四 漢讀貳肆

司裘

羽物 本卷一
注中秋鳥獸毨毛 同上
王大射至熊侯豹侯 一四 漢讀貳肆
大喪廞裘飾皮車 同上

掌皮

斂裘 本卷一
歲終則會其財齎 一四 漢讀貳肆

內宰

內宰稽光錄勳 一 禮說捌
以陰禮敎六宮至展其功緒 本卷一
以作二事注 一四 漢讀肆貳
瑤爵亦如之 五十 舉要肆叁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 本卷一
佐后立市 二 禮說捌
出其度量淳制 同上
淳制 一四 漢讀貳肆
蠶於北郊 二 禮說捌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五十 舉要肆叁

閽人

掌守王宮中門之禁 同上
潛服賊器不入宮 本卷一
怪民不入宮 二 禮說捌
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一四 漢讀貳肆

九嬪

婦容 本卷一
而以時御敘於王所 同上

世婦 女御 女祝

凡祭祀贊玉齍 一四 漢讀貳肆
世婦 二 禮說玖
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 一四 漢讀貳肆
招梗 二 禮說玖

典婦功

內人女功之事齎 一四 漢讀貳肆
凡授嬪婦功 同上
辨其苦良 同上

典枲 典絲 內司服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 同上
掌王后之六服至闕狄 同上
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本卷一
六服皆袍至名出於此 同上
祿衣 二 禮說玖 本卷一

縫人

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 一四 漢讀貳肆
翣柳 二 禮說玖

染人 追師

夏纁玄 一四 漢讀肆貳 本卷一
副編次 禮說玖

屨人

舄 屨 同上

青句　四漢讀肆貳
葛屨　本卷一
夏采
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　一四漢讀肆貳
綏服　本卷一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周禮卷四之四八

周禮羣解彙編目錄

地官司徒上

鄉師
鄉老二鄉至卿一人　本卷二
遺人　二四漢讀肆叁
媒氏　同上
廛人　同上　本卷一
泉府　二四漢讀肆叁
下士十有六人　本卷一
土訓　本卷一　二四漢讀肆叁
井人　同上
館人　同上
稾人　同上
大司徒
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　本卷一　三禮說玖
田主　三禮說玖
田主為社之木主　同上
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　二四漢讀肆叁
五地　三禮說拾
其植物宜膏物　二四漢讀肆叁
原隰其動物宜贏物　十六舉要肆叁
其動物宜贏物　本卷一
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本卷一

五日以儀辨等　三四漢讀肆叁
十有二土注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　十六舉要肆叁
五物九等　同上
以土圭之法至以求地中　同上　本卷一
土圭測日景　三禮說拾
正日景以求地中　見卷十六之廿四天文考案壹頁
以求地中　二四漢讀肆叁
日至之景至而封樹之　本卷一
日至之景至謂之地中　十六舉要肆叁
諸公之地至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十六舉要肆叁　本卷一
其食者半　十六舉要肆叁
不易之地　一易之地　再易之地　同上
媺宮室　同上
正月之吉　本卷一
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至使之相賓　同上
五比為閭使之相受　二四漢讀肆叁
職事十有二　十六舉要肆叁
造言之刑　本卷一
與有地治者　同上
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同上
祀五帝　三禮說拾
羞其肆　二四漢讀肆叁
小司徒
夫家九比之數　十六舉要肆叁
九比之數　三禮說拾　本卷一
六鄉　十六舉要肆叁　三禮說拾壹
及三年則大比　本卷一
以比追胥　二四漢讀肆叁
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十六舉要肆叁
大故致餘子　本卷一
九夫為井至四邱為甸　見雜纂周禮為書
九夫為井注刻加一里足以發明溝洫之制　本卷一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二四漢讀肆叁
凡民訟至以圖正之　本卷一

鄉師
共茅蒩　二四漢讀肆叁
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　同上
出兵增多徒役為輔車之用其說是非　本卷一
輂輦　三禮說拾貳　十六舉要肆肆
葬　二四漢讀肆叁
及窆　同上
巡其前後之屯　同上　本卷一
凡四時之徵令至徇於市朝　本卷一
稽萬民之籍　二四漢讀肆叁
六鄉之治　本卷一
鄉老
鄉老　十六舉要肆叁
鄉大夫
鄉大夫鄉射五物考　見卷十六之三十七禮器考附廿一頁
國中六十野六十有五皆征之　三禮說拾壹　十六舉要肆叁
以鄉射之禮至五曰興舞　本卷一
鄉射之禮一曰和二曰容　三禮說拾壹
一曰和至興舞　二四漢讀肆叁
興舞　本卷一
州長
各屬之於其所治國大詢於眾庶　十六舉要肆肆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本卷一
黨正
春秋祭禜　三禮說拾壹
以歲時涖校比　二四漢讀肆叁
族師
各掌其族之戒令至讀邦法　二四漢讀肆叁　本卷一
春秋祭酺亦如之　三禮說拾壹　二四漢讀肆叁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三禮說拾壹
閭胥
春秋之祭祀至則讀法　二四漢讀肆叁
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本卷一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二四漢讀肆肆
封人
置其絼　同上
鼓人
鼓人　十六舉要肆肆
金錞　同上
以金鐲止鼓　本卷一
舞師
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二四漢讀肆肆
皇舞　三禮說拾貳

牧人
騂牲　同上
陰祀用黝牲毛之　四二漢讀肆肆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同上

牛人
享牛求牛　三禮說拾貳
以授職人　本卷一
以授職人而芻之　四二漢讀肆肆
軍事共其犒牛　本卷一　四二漢讀肆肆
其其兵車之牛至載公任器　本卷一
牛牲之互　三禮說拾貳

地官司徒下

載師
載師以廛里至任畺地　四二漢讀肆肆
廛里　十六舉要肆肆
場圃任園地　同上
以宅田士田至遠郊之地　同上
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　四禮說拾貳
宅田　十六舉要肆肆
士田賈田官田牛田　同上
牧田　同上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同上
近郊至無過十二　同上
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四二漢讀肆肆
凡宅不毛者至出屋粟　本卷一

閭師
里布屋粟　十六舉要肆肆
夫家之征　四禮說拾貳
以時徵其賦　十六舉要肆肆
閭師　同上肆叁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同上
凡無職事者出夫布　同上
不積者不衰　同上

縣師
縣師　十六舉要肆肆
縣師至地域　同上　本卷一
馬牛車輦　鼓兵　四禮說拾叁
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十六舉要肆肆

遺人
凡造都邑至其域　同上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同上
遺人掌委積　同上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阸　四二漢讀肆肆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　同上

均人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　本卷一　見卷七之十一羣經補義禮器等一條
媺　本卷一

師氏
師氏保氏　十六舉要肆肆
敏德　四禮說拾叁
虎門　同上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本卷一
掌國中失之事　四二漢讀肆肆
中　本卷一
王舉則從　四二漢讀肆肆　本卷一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　四二漢讀肆肆
內列　本卷一

保氏
師氏以媺詔王保氏諫王惡　四禮說拾叁
五射　同上　本卷一
九數注夕桀　同上
保氏九數　四二漢讀肆肆

司諫　司救　調人
司諫掌糾萬民德　四禮說拾叁
司救禁萬民之衺　同上
和難　同上
主友　本卷一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十六舉要肆肆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　同上肆伍
凡有鬬怒者成之　本卷一

媒氏
媒氏　本卷一
三十而娶二十而嫁　本卷一
判妻入子者　十六舉要肆伍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同上　四禮說肆拾　本卷一
奔者不禁　十六舉要肆伍　本卷一
純帛無過五兩　四二漢讀肆肆　本卷一

司市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四禮說肆拾
以量度成賈而徵價　四二漢讀肆肆　本卷一
日昃而市　四禮說拾肆
辟度　本卷一
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　十七舉要肆伍
展成奠賈　四二漢讀肆肆
奠賈　本卷一
上旌于思次　四二漢讀肆肆　本卷一
市師涖焉　四二漢讀肆肆
辟布者　十七舉要肆伍　四二漢讀肆肆　本卷一
害者使亡　四二漢讀肆肆
以屬遊飾出入之　本卷一
僞飾之禁　十七舉要肆伍
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四二漢讀肆肆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　十七舉要肆伍

質人
賣儥者質劑焉　四禮說拾肆
賣儥人民　越逐遠逃　同上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　四二漢讀肆肆　本卷一
邦國朞　四二漢讀肆肆
凡珍異之有滯者　同上

廛人
膳府　本卷一
廛人　見前地官上廛人條
廛人五布次序　十七舉要肆伍
掌斂市絘布總布　本卷一
掌斂布　四禮說拾伍
絘布總布　四二漢讀肆肆
辨鄭氏斂總布之說　十七舉要肆伍
絘布　同上
總布　質布　罰布　廛布　同上

胥師
察其詐僞至罰之　本卷一
飾行　同上
飾行儥慝者　本卷一　十七舉要肆伍

賈師
凡國之賣儥各師　四漢讀肆肆

司虣
以屬遊飲食於市者 本卷一
司稽
執其不正者 二四漢讀肆肆
泉府
貨之滯於民用者 同上
買者各從其抵 同上
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 七十舉要肆伍
凡民之貸者至而授之 同上
以國服爲之息 五禮說拾伍 七十舉要肆伍 本卷一
司門
司門疏國以十二者 本卷一
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 二四漢讀肆肆
司關
正其貨賄 七十舉要四 二四漢讀肆肆
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七十舉要伍肆 四禮說伍拾
掌節
國凶札 二四漢讀肆肆
掌節至以輔王命 七十舉要肆伍
掌節 守節 達節 五禮說拾伍
玉節非圭璋碗球 七十舉要肆伍
凡邦國之至用龍節 本卷一
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二四漢讀肆伍
皆有期以反節 本卷一
遂人
遂人夫一廛注引孟子拔之以桑麻 本卷一
凡治野 同上
以下劑致甿 七十舉要肆伍
以興鋤利甿 同上 二四漢讀肆伍
以時器勸甿 七十舉要肆伍
土均平政 二四漢讀肆伍
上地中地下地 五禮說拾伍
治野 七十舉要肆伍
餘夫亦如之 同上
十夫有溝 同上
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本卷一
與其施舍者 二四漢讀肆伍 本卷一
及窆抱磿 本卷一 二四漢讀肆伍
遂師
施舍 同上
庀其委積 同上

大喪 及窆抱磿 五禮說拾陸
蜃車之役 二四漢讀肆伍
比敘其事而賞罰 同上
遂大夫
四達 五禮說拾陸
里宰
司里非即里宰 七十舉要肆伍
掌比其邑至兵器 同上
以歲時合耦於耡 二四漢讀肆伍
合耦於耡 五禮說拾陸
行其秩序 見天官下行其秩序
旅師
掌溪野至而用之 本卷一
耡粟 七十舉要肆伍
耡粟屋粟閒粟 五禮說拾陸
而用之 二四漢讀肆伍
稍人
掌令邱乘之政令 同上 本卷一
掌令邱乘 五禮說拾陸
委人
委人共委積 六十舉要肆肆
掌斂野之賦斂薪芻 七十舉要肆陸 二四漢讀肆伍
斂薪芻凡疏材 二四漢讀肆伍
稍聚待賓客 七十舉要肆陸
以甸聚待羈旅 二四漢讀肆伍
凡其餘聚 同上
稸聚 七十舉要肆陸
軍旅共其委積薪芻 七十舉要肆陸
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 七十舉要肆陸
軍旅之賓客 七十舉要肆陸
土均
土均掌平土地 五禮說拾陸
掌平土地之政 二四漢讀肆伍
與其施舍 同上
草人
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等 七十舉要肆陸
凡糞種至貆用犬 本卷一
種 七十舉要肆陸
騂 本卷一
騂剛 七十舉要肆陸

稻人
騂剛至用麋 二四漢讀肆伍
以瀦畜水以防止水 七十舉要陸肆
以涉揚其芟作田 同上
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五禮說拾柒 二四漢讀伍肆
芒種早暵共其雩斂 七十舉要肆陸
土訓
原其生以詔地求 五禮說拾柒
上訓道地圖詔訓道方志 地慝方慝 同上
山虞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七十舉要陸肆
物爲之厲 五禮說拾柒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七十舉要陸肆
凡服耜斬季材 同上
以時舍其守 同上
澤虞
國澤 同上
澤虞爲之厲禁 五禮說拾柒
卝人
非 本卷一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七十舉要陸肆 五禮說拾柒
角人
角人 二四漢讀肆伍
掌以時徵齒角 七十舉要肆陸
凡受羽至爲搏 二四漢讀肆伍
十搏爲縛 本卷一
掌葛
掌以時至凡葛征 七十舉要肆陸
以權度受之 四漢讀肆伍
掌炭 掌荼 掌蜃 皆除其凶事 五禮說拾柒
野疏材 七十舉要肆陸
囿人
掌囿遊之獸禁 本卷一
場人
國之場圃 七十舉要肆陸
以待國之匪頒 七十舉要陸肆 二四漢讀伍肆
廩人
萬民之食食者 四鬴 七十舉要陸肆
人四鬴至鬴下也 本卷一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五禮說捌拾 二五漢讀肆伍 本卷一
舍人
舍人 二四漢讀伍肆
喪紀共飯米熬穀 本卷一
司祿 七十舉要肆陸

司稼
司稼　同上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本卷一　五禮說捌拾
食米
稾人
稾人　二四漢讀肆伍
稾人稾爲犒　五禮說拾捌
掌其外內朝冗食者之食　二四漢讀肆伍
外內朝　五禮說拾捌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周禮卷四之四九

周禮彙解彙編目錄

〇春官宗伯上
眡瞭三百人　三四漢讀肆伍
鞮鞻氏　同上
肆師　同上

大宗伯
掌建邦之天神王示之禮　六禮說拾捌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三四漢讀肆伍
禋祀　實柴　槱燎　六禮說拾捌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三四漢讀肆伍
司中司命　本卷一
文昌司命　同上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同上　三四漢讀肆伍
以貍沈祭四方百物　三四漢讀肆伍
凶禮　本卷一
以荒禮哀凶札　三四漢讀肆伍
以禬禮哀圍敗　同上　本卷二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本卷一　六禮說拾玖
五命賜則　本卷一
五命賜則六命賜官　六禮說拾玖
六瑞　同上
侯執信圭　三四漢讀肆伍

大夫執鴈　見上夫官膳用六牲總
以白琥禮西方　本卷一
天産作陰德　地産作陽德　六禮說拾玖
涖卜來歲　十八舉要肆陸
灌玉鬯　本卷二
奉玉齍　本卷一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三四漢讀肆伍
薦豆籩徹　本卷一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二四漢讀肆伍
四望　本卷一
乃頒祀於邦國都家　三四漢讀肆伍

小宗伯
掌建國之神位　同上
兆五帝於四郊　同上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十八舉要肆柒
西郊四望四類　六禮說拾玖
四望　十八舉要肆陸
辨廟祧之昭穆　本卷一
辨吉凶之五服　同上
正室皆謂之門子　六禮說拾玖
辨六齍之名物　三四漢讀肆陸
若軍將有事於四望　本卷二
率有司而饁獸於郊　同上
以社㙛澗　三四漢讀肆陸
卜葬兆甫竁　六禮說拾玖
甫竁　三四漢讀肆陸
竁亦如之　本卷一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　同上

肆師
肆儀爲位　三四漢讀肆陸
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六禮說貳拾
及其祈珥蒞毛牲曰刉羽牲曰衈　六禮說貳拾
祈珥　三四漢讀肆陸
祭之日表齍盛告潔　同上
其設匪饔之禮　同上

用牲於社宗則爲位　同上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同上　本卷一
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　六禮說拾貳　三四漢讀肆陸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　本卷一
治其禮儀　三四漢讀肆陸

鬱人
鬱人　同上
掌祼器　六禮說拾貳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本卷一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六禮說拾貳
及葬共祼器遂貍之　本卷一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六禮說貳拾

鬯人
鬯人　三四漢讀肆陸
禜門用瓢齎　同上
廟用修　同上
山川四方用蜃　同上　本卷一
凡祼事用概　三四漢讀肆陸
共其釁鬯　同上　六禮說貳拾

雞人
共其介鬯　三四漢讀肆陸

司尊彝
凡祭祀面禳釁　同上
司尊彝　十八舉要肆柒
朝踐　同上　三四漢讀肆陸
犧尊象尊　本卷一
獻尊　三四漢讀肆陸
皆有罍　十八舉要肆柒
諸臣之所昨也　三四漢讀肆陸
斝彝　黃彝　蜼彝　醴齊　醍齊　盎齊　同上
獻酌　縮酌　同上
讀獻用兩壺尊　六禮說貳拾
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　六禮說拾貳　本卷一
鬱齊獻酌　六禮說貳拾
盎齊涚酌　十八舉要肆柒
涚酌　修酌　三四漢讀肆陸

司几筵
司几筵　本卷一

（笙師）遂管　同上
春牘應雅以教祴樂　八禮說貳肆
（鎛師）鎛師　十八擧要肆陸
凡軍之夜　至　亦如之　八禮說肆貳　四三漢讀玖肆　本卷一
（籥章）豳詩　八禮說肆貳
國祭蜡　四三漢讀捌肆　本卷一
（鞮鞻氏）鞮鞻氏掌四夷之樂　本卷一
（典庸器）設筍虡　四三漢讀捌肆
三兆　八禮說貳肆
原兆　本卷一
二曰觭夢　三曰咸陟　其經運十　四三漢讀捌肆
四兆　八禮說貳肆
（龜人）掌六龜之屬　同上
靁屬　四三漢讀玖肆
祭祀先卜　本卷一
（菙氏）菙氏　四二漢讀玖肆
（占人）遂龡其焌契　同上
四占　八禮說伍貳
周官占法載在春秋國語　見卷一之百四十易經雜錄　一百叁頁
（簭人）九簭　八禮說伍貳　本卷一
一曰巫更　至　九曰巫環　四三漢讀玖肆
（占夢）六夢　八禮說伍貳
二曰噩夢　四三漢讀玖肆　本卷一
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　四三漢讀玖肆
（眡祲）遂令始難歐疫　同上
十煇　八禮說　四漢讀玖肆
三曰鑴　同上
七曰瀰　九曰隮　同上
（大祝）一曰順祝　本卷一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至　六曰說　同上
二曰造　四三漢讀玖肆
六辭　二曰命　六曰誄　八禮說伍貳
一曰祠　四三漢讀玖肆　本卷一

四曰會　本卷一
大祝九祭　見卷十六之三十五禮經釋例二十頁
六號五日齍號　本卷一
二曰衍祭　四三漢讀玖肆
三曰炮祭　五日振祭　同上
六曰擩祭　同上
辨九𢷬　見卷十六之三十一禮經釋例第七頁
三曰空首　本卷一
四曰振動　八禮說陸貳　小　四三漢讀玖肆
九𢷬　稽首　頓首　空首　八禮說
九𢷬　吉𢷬　凶𢷬　八禮說陸貳
七曰奇拜　四三漢讀玖肆
八曰褒拜　同上
八日褒𢷬　肅𢷬　八禮說陸貳
以享右祭祀　四二漢讀玖肆
享右祭祀　八禮說陸貳
祭示　四三漢讀玖肆
令皐舞　同上
（小祝）祔練祥　同上
服豐年　見上大祝一曰順祝
彌災兵　四三漢讀玖肆
大喪贊渳　同上
置銘　同上
及葬設道齎之奠　九禮說陸貳　四三漢讀玖肆　本卷一
（喪祝）郊祀　四三漢讀玖肆
勸防　同上
遂御　本卷一
（甸祝）表貉　本卷一
表貉　舍奠于祖廟　禰亦如之　四三漢讀玖肆
禂牲禂馬　九禮說陸貳　四三漢讀拾伍
（司巫）師巫而造巫恒　本卷一
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　四三漢讀拾伍
共匰主　九禮說貳柒

道布　蒩館　同上
祭祀守瘞　同上
（男巫）巫降之禮　同上
掌望祀望衍　四三漢讀拾伍
堂望祀望　至　旁招以茅　九禮說貳柒
冬堂贈　四三漢讀拾伍
春招弭　同上
（女巫）歲時祓除釁浴　九禮說貳柒
（大史）正歲年以叙事　同上　十八擧要肆柒　本卷一
頒告朔於邦國　四三漢讀拾伍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九禮說貳柒
協事　四三漢讀拾伍
太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　九禮說[illegible]貳
舍算　四三漢讀拾伍
（小史）奠繫世　同上
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　同上
（馮相氏）馮相氏　同上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　見範鎔鄭說大歲建辰歲合二法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見十六之五觀象授時十九頁
（保章氏）保章氏　至　之變動　四三漢讀拾伍
以星土　至　以觀妖祥　十八擧要肆柒
以十有二歲觀天下之妖祥　九禮說捌　又見上馮相氏掌十有二歲
以十有二風　至　別之妖祥　九禮說捌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　同上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同上
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　同上
凡數從政者　本卷一
（御史　巾車）巾車掌公　至　而等叙之　見下司常掌九旗之物名
樊纓　四三漢讀拾伍
玉路金路象路　十八擧要肆柒
金路鉤　四三漢讀拾伍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　本卷一
革路龍勒　四三漢讀拾伍

條纓五就 同上
前樊鵠纓 同上
朱總 鷖總 同上
有握 同上
輦車 同上
有翣 同上
王之喪車五乘 九禮說捌貳
疏飾 四三漢讀拾伍
素車棼蔽 同上
小服皆疏 同上
漆車藩蔽 同上
駹車雚蔽然複 同上
駹車雚蔽然複髤飾 九禮說捌貳
漆車藩蔽 四三漢讀拾伍
孤乘夏篆 九禮說捌貳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四三漢讀拾伍 九禮說捌貳
毀折入齎于職幣 四三漢讀拾伍
歲時更續 同上 本卷一
鳴鈴以應雞人 四三漢讀拾伍

車僕
掌戎路之萃至輕車之萃 四三漢讀拾伍
苹車之萃輕車之萃 九禮說捌貳
大射共三乏 四三漢讀壹伍

司常
掌九旗之物名 本卷一
九旗之物 九禮說捌貳
師都建旗 四三漢讀壹伍 本卷一
皆畫其象焉 四三漢讀伍壹

都宗人
都宗人王致福于國 九禮說捌貳

家宗人
凡以神仕者 四三漢讀壹伍
以襘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同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周禮卷四之五十

周禮羣解編目錄

夏官司馬上

大司馬
王六軍軍將皆命卿 本卷一
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十禮說貳
馮弱犯寡則眚之 四四漢讀壹伍
售 壇 殘 杜 滅 十禮說貳
暴內陵外則壇之 四四漢讀壹伍
負固不服則侵之 九十舉要肆
九畿 四四漢讀壹伍
司勳 同上
司爟 同上
環人 同上
挈壺氏 同上
方相氏 同上
校人 同上
槀人 同上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九十舉要肆
軍將皆命卿 同上
制軍 同上
鼓鐸鐲鐃之用 四四漢讀壹伍
師帥執提旅帥執鼙 十禮說貳
師帥執提 四四漢讀壹伍
夏教茇舍 九十舉要肆
中夏教茇舍 十禮說貳 四四漢讀壹伍
羣吏撰車徒 見天官內宰遷盲齋醫物總
撰車徒 四四漢讀壹伍
辨號名之用 十禮說貳
帥以門名 同上
鄉以州名 同上
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 中冬教大閱 同上
辨旗物 九十舉要肆
師都載旜 四四漢讀壹伍 又見春官下司常師都建旗總

鄉遂載物 四四漢讀壹伍
各書其事與其號焉 同上
致禽以祀祊 同上
祀祊 九十舉要肆
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 同上
三鼓摝鐸 四四漢讀壹伍
車三發徒三刺 九十舉要肆
鼓退鳴鐃 同上
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 同上
獻禽以享烝 十禮說拾叁
及師大合軍 同上
比軍眾 四四漢讀壹伍
大役與慮事 九十舉要肆
屬其植受其要 十禮說拾叁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 同上
牲魚 九十舉要肆

軍司馬
軍司馬 同上

司勳
戰功曰多 本卷一
銘書於王之大常 九十舉要肆 四四漢讀壹伍
祭於大烝 十禮說拾叁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 九十舉要肆

馬質
綱惡馬 四四漢讀壹伍
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 九十舉要肆
以任齊其行 同上
禁原蠶 十禮說拾叁

量人
所與 同上

小子
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四四漢讀壹伍
羞羊肆 同上

羊人
羊肆羊殽 本卷一
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四四漢讀壹伍
凡沈辜侯禳釁積 同上

司爟
司爟 本卷一
四時變國火 焚萊則有刑 十禮說拾叁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周禮卷四之五十一

周禮羣解彙編目錄

秋官司寇上

以鑒取明水于月　十三禮說叁柒
共墳燭　四五漢讀伍肆
中春以木鐸修火禁　十三禮說叁柒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　四五漢讀肆伍　十三禮說叁柒

條狼氏
掌執鞭以趨辟　本卷二
誓馭曰車轘　十三禮說叁捌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同上
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本卷一

修閭氏
掌比國中宿互欜者　四五漢讀伍肆
而比其追胥者　同上
守其閭互　十三禮說叁捌

冥氏
冥氏　本卷一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十三禮說叁捌

庶氏
以攻說禬之　四五漢讀肆伍　本卷一

柞氏
柞氏　十三禮說叁捌

薙氏
薙氏　本卷一
殺草　十三禮說叁捌
春始生而萌之　四五漢讀肆伍
夏日至而夷之　同上
秋繩而芟之　見上殺草　同上　本卷二

硩蔟氏
掌覆夭鳥之巢　十三禮說叁捌

翦氏
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　十三禮說叁捌
掌除蠹物　四五漢讀肆伍　本卷一

赤犮氏
以蜃炭攻之　四五漢讀肆伍
除其貍蟲　十三禮說叁柒

蟈氏
蟈氏　本卷一

壺涿氏
壺涿氏　同上
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　十九舉要肆捌
掌除水蟲　十三禮說叁柒
以炮土之鼓敺之　四五漢讀伍肆　本卷一
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　四五漢讀伍肆
牡橭　十三禮說叁捌　本卷補遺

銜枚氏
銜枚氏　同上

伊耆氏
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同上
共其杖咸　同上十一　四五漢讀肆伍　本卷一
共王之齒杖　十三禮說玖叁

秋官司寇下

大行人
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十三禮說玖叁
大行人殷同注六服　同上
立當車軹　四五漢讀肆伍
王禮再祼而酢　同上
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　十九舉要肆捌
立當前疾　十三禮說玖叁　四五漢讀肆伍　本卷二
其貢嬪物　四五漢讀肆伍　又　又見天官上一日嬪貢
屬象胥　四五漢讀肆伍
協辭命　同上
凡諸侯之王事　本卷一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同上

小行人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　同上
山國用虎節至皆以竹爲之　四五漢讀肆伍
王用瑱圭　同上
合六幣　十三禮說玖叁　本卷一
則令賻補之　四五漢讀肆伍　又見儀禮[illegible]既夕賵明日賻條
則令槁禬之　四五漢讀伍肆

司儀
皆旅擯　四五漢讀伍肆
登再拜授幣　同上
賓亦如之　同上
賓使者如初之儀　同上
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　本卷一
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　本卷三

行夫
焉使則介之　四五漢讀肆伍

環人　象胥　掌客
次事上士　本卷一
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　四五漢讀伍肆
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　本卷一
鉶四十有二　四五漢讀伍伍
鼎　本卷一
牲三十有六　四五漢讀伍伍
車皆陳　同上
米百筥　同上
牲十有八　同上
受牲禮　同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周禮卷四之五十二

一周禮彙解彙編目錄

冬官司空考工記

五材 十二舉要肆玖

以辨民器 同上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四六漢讀伍伍

粵無鎛 十二舉要肆玖

燕無函 ……

秦無廬 四六漢讀伍伍

作舟以行水 同上 本卷一

貉踰汶則死 四六漢讀伍伍

鄭之刀宋之斤 王地氣然也 十二舉要肆玖

妢胡之笴 四六漢讀伍伍 本卷一

笴 本卷一

石有時以泐 四六漢讀伍伍

凡攻木之工七 同上

刮摩之工五 同上

鮑 同上

韗 同上

㡛 同上

柳 同上

雕 同上

墉 同上

旊 同上

既建而迆 同上

不微至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 同上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 十二舉要肆玖

加軫與轐焉四尺也 四六漢讀伍伍本卷二

軫與轐 十二舉要肆玖

加軫與轐焉 同上

輪人

牙也者以為固抱也 十四禮說肆拾 四六漢讀伍伍

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 同上

取諸圜也 同上

欲其樸屬而微至也 十四禮說肆拾 四六漢讀伍伍 本卷一

進而眡之 十二舉要肆玖

望其轂欲其眼也 四六漢讀伍伍

轂 本卷一

欲其眼也 十四禮說肆拾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 四六漢讀伍伍

綆 十二舉要三

察其菑蚤不齵 四六漢讀伍伍

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十四禮說肆拾

輪雖敝不匡 十二舉要肆玖

必矩其陰陽 四六漢讀伍伍

陰陽 十二舉要肆玖

陽也者稹理而堅 四六漢讀伍伍

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 十四禮說肆拾

則轂雖敝不藃 四六漢讀伍伍

不藃 本卷一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十四禮說肆拾 十二舉要肆玖

四六漢讀伍伍

牙圍 十二舉要肆玖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 同上

五分其轂之長 十二舉要肆玖 四六漢讀伍伍本卷一

容轂必直 四六漢讀伍陸

輻廣 十二舉要肆玖

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 四六漢讀伍陸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 本卷一

揉輻必齊 四六漢讀八

則無槷而固 同上

綆參分寸之二 十二舉要肆玖

凡揉牙外不廉 十四禮說肆拾 四六漢讀伍陸

蔽之以眡其匡也 十二舉要肆玖 又 四六漢讀伍陸 本

卷三

輪人為蓋 本卷一

輪人

為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 十四禮說肆拾

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 十二舉要肆玖

桯圍 四六漢讀伍陸

桯長倍之四尺者二 本卷一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四六漢讀伍陸

謂之庇軹 同上

軹 本卷一

蚤圍 四六漢讀伍陸

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三句 十二舉要肆玖

去一為隧 四六漢讀伍陸

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十二舉要肆玖

輿人

較崇 四六漢讀伍陸

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 見上軹條

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 十二舉要肆玖

轛圍 四六漢讀伍陸

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 十二舉要肆玖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同上

飾車欲侈 四六漢讀伍拾陸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 十二舉要伍拾

輈人

軓前十尺而策半之 四六漢讀伍陸本卷二

任正者 衡任者 本卷一

五分其軫間 同上

當兔之圍 十二舉要伍拾

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 十二舉要伍拾 四六漢讀伍陸

大車之轅摯 十二舉要伍拾 本卷一

轅直且無橈登阤縋其牛下阤縮其後 十四禮說肆拾

不伏其轅 四六漢讀伍陸

不援其邸 十二舉要伍拾

必縮其牛後 四六漢讀伍陸

輈欲頎典 十四禮說六 四六漢讀伍陸 本卷一

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 四六漢讀伍陸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 十二舉要伍拾

終日馳騁左不楗 本卷一 四六漢讀伍陸

行數千里馬不契需 同上
環滑 同上
軌七寸軌中有灂謂之國轍 十二舉要伍
軫之方也 見上輈人前加軫與轐焉四尺也條
以象日月也 本卷一
龜蛇四斿 同上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 至鑒燧之齊 十二舉要伍拾
削 同上

攻金 築氏 冶氏

冶氏 本卷一
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四六漢讀陸伍
刃長寸圍寸 十二舉要伍
鋌 四六漢讀陸伍
垸 同上
戈戟 十二舉要伍拾
冶氏爲戈廣二寸 至是故倨句外博 見卷之三十九磬折古義參捌頁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十四禮說肆拾 本卷一
戈 十二舉要伍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 本卷一
是故倨句外博 本卷一
重三鋝 同上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 見卷之三十九磬折古義十六頁 本卷二
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 十二舉要伍拾
重三鋝 四六漢讀陸伍
臘廣二寸有半寸 本卷一
兩從半之 本卷一
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同上
中其莖設其後 十二舉要伍拾 本卷一
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 本卷一
首 十二舉要伍
身長五其莖長 至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本卷一
重九鋝 十四禮說肆拾

桃氏

鳧氏

鳧氏爲鐘 本卷一
兩欒謂之銑 本卷一 四六漢讀陸伍
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 本卷一
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同上
謂之衡 十二舉要伍拾
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本卷二
旋蟲謂之幹 四六漢讀陸伍
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 本卷二
鐘帶 十二舉要伍拾
于上之攠謂之隧 同上 本卷一
十分其銑 至以爲舞廣 本卷一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謂之銑間 十二舉要伍拾
鉦之長謂之甬長 同上 本卷一
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 本卷一
甬圍 衡圍 十二舉要伍拾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本卷一
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 同上
侈弇之所由興 四六漢讀陸伍
鐘已厚則石 本卷一
已薄則播 同上
侈則柞 同上 四六漢讀陸伍
弇則鬱 本卷一
長甬則震 同上
是故大鐘十分 至以其一爲之厚 同上
大鐘十分其鼓間小鐘十分其鉦間 十二舉要伍拾
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 本卷一
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同上
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同上
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四六漢讀陸伍
㮚氏爲量 同上 本卷一
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 十二舉要伍拾 四六漢讀陸伍
準 十二舉要伍拾

㮚氏

鬴 同上
其實一鬴 本卷一
其臀一寸 四六漢讀伍陸
槩而不稅 十二舉要伍拾
鑄金之狀 四六漢讀陸伍

函人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同上
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十二舉要伍拾
合甲 十四禮說肆壹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 二十一舉要伍拾又伍壹
以其長爲之圍 同上
眡其鑽空欲其窓 四六漢讀伍拾
眡其朕欲其直也 二十一舉要伍拾又伍壹

鮑人

鮑人之事 四六漢讀伍陸
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 二十一舉要伍拾又伍壹
卷而摶之 四六漢讀伍陸
眡其著欲其淺也 二十一舉要伍拾又伍壹
櫜其線欲其藏也 本卷一
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 四六漢讀陸伍
則需 同上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 本卷一
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 十四禮說肆壹
則是以博爲帴也 四六漢讀柒伍 又見上引而信之條
而不迆 四六漢讀陸伍
櫜其線 同上 陸伍
則雖敝不甐 同上 柒伍

韗人

韗人爲皋陶 至鼓四尺倨句磬折 [illegible]磬折陸陸
韗人爲皋陶 四六漢讀伍柒
六尺有六寸 二十一舉要伍壹
厚三寸 同上
穹者三之一 四六漢讀柒伍 本卷一
䨻鼓 二十一舉要伍壹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 本卷一
山以章 二十一舉要伍壹 四六漢讀柒伍 本卷一

畫繢

鍾氏

凡畫績之事後素功　十四禮說肆壹　廿一舉要伍壹

朱湛丹秫　四六漢讀伍柒

淳而漬之　同上

㡛氏

湅水　同上

湅沼其帛　同上

淫之以蜃　同上　本卷一

玉人

命圭七寸謂之躬圭　四六漢讀伍柒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本卷一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　本卷一　四六漢讀

伍柒　十四禮說肆壹

瓚　本卷二

天子圭中必　十四禮說肆壹　四六漢讀伍柒

大圭長三尺　十四禮說肆壹　廿一舉要伍壹

杼上終葵首　本卷一

裸圭尺有二寸有瓚　四六漢讀伍柒

琬圭　十四禮說肆壹

穀圭　同上

黃金勺　四六漢讀伍柒

衡四寸　同上

宗祝以前馬　廿一舉要伍壹

瑑圭　十四禮說肆壹

瑑圭以頫聘　同上

駔琮五寸　四六漢讀伍柒

槩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　十四禮

說肆壹　本卷一

以致稍餼　四六漢讀伍柒

楖人

雕人　廿一舉要伍壹

磬人

倨句一矩有半　同上　卅九磬折肆卷　本卷一

磬直縣　本卷一

矢人

茀矢參分　四六漢讀伍柒

殺矢七分　四六同上

殺　本卷一

糊其一　同上

以其笴厚爲之羽深　四六漢讀伍柒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廿一舉

要伍壹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十四禮說肆壹　四六漢讀伍柒

刃長寸　四六同上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　本卷一

凡相笴欲生而摶　本卷一　四六漢讀伍柒

陶人

庾實二觳　同上

髻墾薜暴不入市　四六同上　廿一舉要伍壹

器中膞　十四禮說肆壹　四六漢讀伍柒

梓人

梓人爲筍虡　同上

梓人爲筍虡注卻行螾行之屬　本卷一

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　廿一舉要伍壹

六鳴蟲　本卷一

以胸鳴者　四六漢讀伍柒

大𦣻燿後　十四禮說肆壹

燿　四六漢讀伍柒

其聲大而宏　同上

任重任輕　廿一舉要伍拾

數目顅豆　十四禮說肆壹

顅豆　四六漢讀伍柒

糊　見上糊其一　四六漢讀伍柒

鱗之而　本卷一

則於眡必撥爾　至　必似鳴矣　四六漢讀伍柒

梓人注觚爲觶豆爲斗　廿一舉要伍壹

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　本卷一

勺一升　四六漢讀伍柒

觚三升　同上

觚二升觶三升　本卷一

飲一豆酒　四六漢讀伍捌

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　同上

糲寸焉　本卷一　四六漢讀伍捌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廿一舉要伍壹　本卷一

則春以功　四六漢讀伍捌

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同上

廬人

廬人　同上

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　十四禮說肆貳

句兵欲無彈　四六漢讀伍捌

刺兵欲無蜎　同上

句兵椑　同上

細則校　同上

晉圍　同上

灸諸墻以眡其橈之均也　同上

灸諸墻　本卷一

橫而搖之　廿一舉要伍壹

匠人

水地以縣　同上

置槷以縣　同上　四六漢讀伍捌

朝夕　廿一舉要伍壹

市朝一夫　同上

匠人世室明堂圖解　本卷一

五室　十四禮說肆貳

殷人重屋　同上

明堂　同上　七十　本卷一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　十四禮說肆貳

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　同上　四六漢讀伍捌

廟門容大扃七　十四禮說肆貳

九卿　本卷一

城隅之制九雉　同上

環涂七軌　四六漢讀伍捌

堂涂　本卷一

匠人爲溝洫　同上

匠人　四六漢讀伍捌

水屬不理孫　四六漢讀伍捌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　同上

凡行奠水　至　句於矩　卅九磬折叁玖

凡行奠水　四六漢讀伍捌

善防者水淫之 同上
大防外閷 廿一舉要伍壹
里爲式 同上 四六漢讀伍捌
大汲其版 同上
車人爲耒疵長尺有一寸至倨句磬折謂之中 四九磬折參捌
車人 耒 廿一舉要伍壹
疵長尺有一寸 本卷一 四六漢讀伍捌
句疵直疵 倨句磬折 廿一舉要伍壹
其博三寸 四六漢讀伍捌
行澤者反鞣 同上
行山者仄鞣 同上
大車羊車栢車尾轅 廿一舉要伍壹
綆寸 同上伍貳
牝服長八尺謂較 同上
羊車 四六漢讀伍捌
凡爲轅三其輪崇至鬲長六尺 廿一舉要伍貳
鬲 同上
弓人 筋也者以爲深也 同上
檍次之 四六漢讀伍捌
射遠者用埶 廿一舉要伍貳
居幹 同上
菑栗不迆 本卷一 四六漢讀伍捌
則弓不發 本卷一
老牛之角紾而昔 廿一舉要伍貳 四六漢讀
疢疾險中 本卷一
夔於腦而休於氣 四六漢讀伍捌
角之中恆當弓之畏 同上
凡昵之類不能方 同上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 同上
桼欲測 同上
冬析幹而春液角 同上
冬析幹 廿一舉要伍貳

夏治筋 同上
春液角則合 四六漢讀伍捌
鄭目必荼 同上
强者在內而摩其筋 廿一舉要伍貳 四六漢讀伍捌
夫筋之所由幨恆由此作 同上
故角三液而幹再液 同上
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 同上
厚其液而節其帤 廿一舉要伍貳
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 四六漢讀伍捌
斲摯必中 廿一舉要伍貳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 同上 四六漢讀伍捌
恆角而短 廿一舉要伍貳 四六漢讀伍捌
恆角而達 廿一舉要伍貳
茭解中有變焉故校 四六漢讀伍捌
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柎焉故剽 同上
故剽 同上伍叁
引如終紲 同上
撟幹 撟角 同上
欲孰於火而無爥 同上
引筋 廿一舉要伍貳
長其畏而薄其敝 四六漢讀伍玖
下柎之弓 廿一舉要伍貳
弓而羽殺 四六漢讀伍捌
維角堂之 同上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 同上
量其力有參均 同上
膠三鋝 見書經彙解彙編周書呂刑其罰百鍰第二條
漆三斞 四六漢讀伍貳
爲天子之弓 廿一舉要伍貳
寬緩以荼 四六漢讀伍玖
則莫能以速中 同上
利射侯與弋 同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五十三

周禮雜錄目錄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四十七　　學海堂

周禮彙解彙編

天官冢宰上

宮正

宮正之職內宰分其人民以居之註云人民吏子弟疏吏卽閽寺弟子衞宮室者按閽寺有弟子豈此時宦官有養兒耶恐是賈氏習見漢末之弊故有此說當爲宮正所掌宿衞之士庶子 姜熘修滙周札記

腊人

鄭注腊之言夕也疏乾曰腊朝曝於夕乃乾故云腊之言夕或作久字久乃乾成義亦通也臨稽案夕當作久說文昔乾肉也久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籀文作䐘詩墓門誰昔然矣毛傳昔久也禮記郊特牲鄭注爲其味厚腊毒也釋文隱義云腊久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注云腊之言夕也說文昝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籀文作昝从肉昝夕古字通穀梁傳云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昝管子云旦昝從事王逸楚辭章句引詩云樂酒今昝是皆以昝爲夕昝之爲物經夕乃乾故言夕或作久久猶昝也外傳云厚味實腊毒韋昭曰腊讀若廟昝酒漢之酉久白酒亦云昝酒張參五經文字云說文作昝石經作昔 惠徵君九經古義

大宰

二曰教典

大宰六典二曰教典以擾萬民注云擾猶馴也案春秋傳云乃擾畜龍應劭曰 史記注 擾音柔擾馴也尙書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字本作犪見玉篇犪有柔音故史記或作柔又有馴音故李軌徐邈皆音尋倫反或音而小反失之 惠徵君九經古義

禮賓

太宰之職以八統詔王馭萬民八曰禮賓鄭注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頤煊案賓客諸侯非所以馭萬民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卽此所謂禮賓也 同上

臣妾

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鄭注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晉惠公卜懷公之生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頤煊案說文僕給事者古文作䑑臣卽䑑字之省向書費誓臣妾逋逃孝經不敢失於臣妾漢書刑法志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凡臣妾對言者古皆通作僕字 同上

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注財泉穀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元謂賦日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爲一書所待異也

箋云先鄭謂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謂地稅也後鄭云賦口率出泉謂夫布也二者古皆謂之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此八貢與夫布閭師以時徵之通謂之賦 注云賦謂九賦及九貢 是賦者歲入之總名也國語曰先王耤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載師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所謂砥其遠邇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所謂議其老幼也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而田賦充小司寇大比登民數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而口賦定周人任民令賦其制如此俗儒或疑口率出泉之非古以春秋傳考之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 邑人謂入于季氏私邑舊說誤 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魯哀公謂有若曰二吾猶不足是國之田賦公室猶自徵之所謂分公室者謂分其民衆耳征其父兄子弟卽周官自七尺以及六十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也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又云盡征之而貢於公卽周官所斂夫布是也 鄭志邦賦無口率之賦似未數 管子山至數篇邦賦之籍終歲十錢孟子有力役之征謂周官無口賦者由其不知古先鄭云幣餘百工之餘食貨志云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亦以工當幣餘之賦顏師古注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財產也管子治齊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亦別工商虞衡之職益本周官遺意 修金□周禮要

幣餘之賦　受其幣　職幣　凡用邦財者之幣

大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鄭司農又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二說不同後鄭則以爲占賣國中之斥幣疏曰幣餘之賦謂爲國營造用物有餘竝歸之於職幣得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賃官出泉謂之幣餘之賦斥幣謂此物不入大府指斥出而賣之故名斥幣又司書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後鄭云亦受錄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家大人曰幣餘之幣非幣帛也用之不盡則有餘凡物皆然不獨幣帛而已幣當讀爲敝說文敝帗也一曰敗衣從攴㡀㡀敗衣也象衣敗之形急就章帗敝囊橐不直錢顏注曰帗者弊殘之帛也敝敗衣也是敝爲衣敗殘之名殘則餘矣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敝餘今時營造用物有餘價賣以還官謂之回殘是也職幣職曰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是者之餘財後鄭曰幣謂給公用之餘是餘財謂之幣較然甚明職幣主餘財之官也職幣者幣餘也所主書財物之餘外府其財用之幣齎後鄭曰齎行道之財用也然則幣齎即財用之餘故次於大府以下諸官之後也斂凡用邦財者之幣謂收用邦財者之餘也司書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謂受其餘財使入于主餘財之官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後鄭曰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是也古敝字多通作幣魯語不腆先君之幣器宋明道本如是宋庠補音作獘今本改作敝即敝器也管子輕重甲篇靡幣之用輕重乙篇器以時靡幣即靡敝也孔宙碑彫幣即彫敝也皇象碑本急就章帗幣即帗敝也字或作獘管子小匡篇戎車待游車之獘戎士待臣妾之餘趙策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獘今本餘下有衆字獘下有守字皆後人所加辨見讀書雜志獘亦餘也合言之則曰獘餘耳先鄭前一說以幣餘爲百工之餘差爲近之後一說謂使者有餘來還則誤以爲幣帛之餘矣後鄭云獘謂給公用之餘已得其義而又云占賣國中之斥幣餘幣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則亦誤以爲幣帛之幣豈知幣爲敝之假借讀當如其本字乎王尚書經義述聞

賈人倍算

此漢律也應劭漢書注云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惠徵君九經古義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注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凶年也羞飲食之物也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也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元謂王所分賜羣臣也好用燕好所賜予

箋云九式者冢宰以歲之上下制之其式凡九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考之周官經司祿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人均力征以歲上下其斂諸民者每歲不同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其國用多寡亦每歲輒異冢宰恒於歲杪制爲式法凡受財用者皆竝式法受之故授式法之官名職歲義由此矣理財之道節用爲本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小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又云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節財用蓋其職之轉相佐貳者如此後儒顧以九式爲旹法式釋之則以冢宰量入爲出之謨等諸有司奉行故事遂失經義不已甚乎匪頒注云王所分賜羣臣也廩人注云匪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國語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庶官以九賦待九式之用祿食宜在九式中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大宰九式八曰匪頒之式則匪頒者謂祿食歟鄭注經稍食爲祿廩稍人等歟之祿宮中之稍食明稍食與祿殊也夫祿食所以代耕恒以歲爲上下由是匪頒有式墨子書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矣益其遺法喪荒大府作喪紀當以後爲正凶荒與軍旅者國之所時有也顧事出非常不可預爲節度故不在九式中遺人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倉人辨九穀之物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故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治凶荒之道也國語軍旅之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聘禮記四秉曰筥十筥曰稯此數章注誤不是過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此治軍旅之道也金修撰禮箋

羞服之式

注羞飲食之物也釋文羞服于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服或作膳釋曰羞服之式者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據此則晉干寶唐賈公彥本皆作羞服釋文同或作膳係妄改臧茂才經義雜記

匪頒之式

匪頒即分頒也分匪語之轉汪拔貢經義知新

嬪貢　其貢嬪物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鄭注曰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元謂嬪貢絲枲疏曰此九貢皆是諸侯貢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賓貢者非也何有首當有作字若云嬪貢謂絲枲據爲婦人所作是也引之謹案祀與賓相對爲文其爲賓客之事明甚上文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地官鄉師閭其祭器州其賓器是其例也祀貢以供王祭祀之事賓貢以供王賓客之事非謂諸侯來賓而貢之因謂之賓貢也賈疏不達先鄭之意而臆爲之解非是賓本字也嬪借字也讀當如其本字不當依借字爲解若謂嬪婦化治絲枲因謂絲枲爲嬪貢則下文服貢亦嬪婦所爲何以不謂之嬪貢乎材貢飭化於百工不聞謂之工貢貨貢阜通於商賈不聞謂之商貢也當以先鄭之說爲長又案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爲賓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賓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嬪物嬪即賓之借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顏注曰仁頻賓椰也頻字或作賓說文曰頻水厓人所賓附是頻與賓同聲而通用也鄭司農乃誤讀嬪物爲嬪物以爲嬪物婦人所爲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嬪物即大宰之賓貢乎王尚書經義述聞

和布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鄭注曰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引之謹案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爲宣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九字爲一句和布者宣布也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布憲職曰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正與此同月令命相布德和令和亦當讀爲宣宣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詳見禮記述聞以六書之例求之宣和雙聲

其謬三也又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其六軍不知方二百里則十二軍矣其謬四也大國地其不過五百里而以百里爲郊次國七十里爲郊小國五十里爲郊與鄭釋聘禮全不合其謬五也千里之中而出萬乘經有明文天子遂郊百里之內六軍千乘注有確據今改爲二百一十里出千乘千里出一萬九百乘何所據乎其謬六也此猶本不足辨恐混學者之目特采其說而略辨之

詩大雅公劉曰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毛傳三單相襲也　鄭箋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

正義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三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于邰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衆未滿丁夫適滿三單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三軍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皆命卿其法與周同也于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于鄉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尙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爲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萬四千一百半之得二萬二千五十家二軍當用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爲二軍也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萬一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爲三軍矣

案大國地方百里見于王制康成因其與周制不合解爲夏殷之制此亦臆說於經初無明證孔穎達依此因謂周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而殷大國三軍出于一國但出賦之法重于近輕于遠三代宜皆同此如孔言則是夏殷之賦比周獨重也況大國不過百里但用二而當一算之竟無三分去一于法尤爲不合又其中或有應以六家受十二夫者或有應除去三十六存六十四者其治洫治澮亦當除去穎達之說殊不能通竊以夏殷之大國其地百里其賦三軍二者必有一謬必欲從鄭强爲之說吾所不取

又棫樸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傳天子六軍　鄭箋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正義二千五百人爲師夏官序文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則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爲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幷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于此獨設異端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案師軍固屬通稱但是時文王未嘗爲天子未必有六軍故鄭以二千五百人爲師六師一萬五千人解之穎達之辨亦殊特未會鄭意耳

尙書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　正義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也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盡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遂于郊故以郊言之

陳祥道曰鄭氏釋聘禮謂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則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鄭鍔曰鄉遂之制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之國二鄉二遂子男之國一鄉一遂大宗伯乃頒祀于都家鄉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則邦國亦有鄉遂明矣

春秋成公元年正義曰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

春秋莊公十六年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杜注曲沃武公遂幷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

正義桓八年傳稱曲沃武公滅翼其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至是乃幷之也晉世家云曲沃武公幷晉已卽位三十七年矣自桓叔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年周禮小國一軍晉上地雖大以初幷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

案此雖一軍未必只有萬二千五百人也

又閔公元年左傳曰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

杜注晉本一軍

又襄公十四年左傳曰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杜注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正義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法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鄭元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如鄭之言成國者惟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爲成國也成國乃得半天子之軍未成則不得也

案以上三條皆春秋邦國之軍近于周禮者故列于此

邦國境內之軍

漢書刑法志曰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

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

案成與甸一法也成通治洫甸據出賦故並舉之然此一段本係班氏撮敘古者軍賦之大要今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爲邦國郊外之制偏舉一端言之者古者軍賦雖鄉遂家一人都鄙或四家或六家一人邦國中家一人郊外七家一人各自不同其臨陣對敵皆一車七十五人而七家一人之制與之同故舉以爲言其餘不備列也

論語曰道千乘之國　何注馬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正義千成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千里者九百謂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一十六里也方十六里者一爲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曏割方百里者爲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千乘之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其能容故云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也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包云千乘百里之國者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故曰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賈公彥曰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天子畿內邦國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

陳祥道曰易曰震驚百里王制曰公侯之田方百里孟子曰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封于魯太公封于齊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明堂位曰魯革車千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論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故周三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公侯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

何楷曰包氏注論語直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夫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之丘者十六井也以十六井出一甸之賦然且不可今乃使十井出一乘其虐又過于成公矣而謂古有此制乎

案大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載詩正義所謂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爲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怠于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尚餘二夫今祗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强出一人也此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應千乘也何楷辨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又過于成公之丘甲矣此說最精顧後儒猶有惑于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說參錯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今考王制云云康成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爲三等合子男與伯以爲一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詳言之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爲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武成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是也馬融以爲千乘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又云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數語最可玩味蓋左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爲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于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于天下故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則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趙岐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此以夏制爲周制者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爲傳聞約略之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并吞無厭之心若今之偏州下邑矣魯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此說得之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爲百里已九有奇矣尚得以爲百里乎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獻捷晉人責之何故侵小子產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亦救時之論非核實之論也至于先儒欲合異爲同說愈多而愈舛一則陳君舉說謂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

袖海山房校印

方百里徑八二十五里自奇其說與王制合朱子辨之云之又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君與說如何可通此其言非也一則陳用之說以爲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正封之實地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則兼所統之附庸然方五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豈公之正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二十四乎方四百里則爲方百里者十六豈侯之正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十有五乎推之伯子男皆不能通此其言亦非也今說千乘一以馬融及朱子之言爲斷餘說皆不取

又案畿內都鄙皆爲井田其閒除不滿成但治溝不扣算外其成則但有洫滿同則兼有澮澮倍于洫故除去治之之夫亦異而成與同出賦之法亦各分爲二說已詳見前今邦國郊遂外亦爲井田亦當除去洫澮則甸出七十五人之說亦宜分成與同爲二方爲的確但先儒皆舉其大略未有細推及此也今姑闕之引而伸之亦略可見矣

又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又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

禮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　鄭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　正義左傳成曰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滿千乘則爲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惟千乘故論語注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　孟子梁惠王章趙岐注曰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

詩魯頌閟宮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　毛傳大國之賦千乘　正義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數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今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

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　鄭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正義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各臨碩云魯頌公徒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支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答臨碩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知爾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二時唯二軍耳　夏官大司馬正義曰大國三軍上公爲大國魯是侯爵而頌云公徒三萬注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三萬舉成數也然當僖公時其實二軍故襄公十一年作三軍則前無三軍矣詩人舉盛時而言若然魯公伯禽時則三軍矣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今我小侯也明大侯之時有三軍矣鄭答臨碩爲二萬大數者以實言之也

何楷曰千乘之制鮮有能明之者先儒皆據漢書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車千乘然王制孟子皆言大國百里何從有三百一十六里及考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王制不合因再四詳審更以諸公車千乘之制求之然後知周禮之果不謬而諸儒凡解千乘者未有拈出者何也案大司徒職云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鄭賈謂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留半卽足其國俗喪紀及畜積之用以半爲餘貢入天子其侯伯受地差少則其稅亦少故三分之二留自用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留四分之三亦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據此說則所謂其食者謂王食其土之入耳今卽依此法以諸侯之地推算計封疆方四百里爲田當十六萬井除山林園囿城郭溝塗之類大率三分去一實當存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又三分之而貢其一于王尙餘二分應六萬六千二百零五井則留供本國之用者也以丘甸法合之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綜此積之則六百四十井出十乘六千四百井出百乘至六萬四千井卽當出千乘矣此外所餘二千一百餘井尙當出車三十餘乘而經傳但以千乘之國爲言者舉成數耳司馬法據書求其說而不得于是皆同十爲封一條以求合于千乘之數而其實無此制也

案何氏以方四百里者推算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之法皆得千乘自謂報幾不知丘甸之制本有二法有甸出車一乘據六十四井實出稅者而言有成出車一乘通旁加一里治溝洫者而言何氏忘卻旁加之成但以甸算何立說之鹵莽也至于食者半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指貢入天子而言與軍賦本不相涉強爲牽合亦不可從

戴震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者蓋一車士卒共三十人千乘適三萬分言之則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耳武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杜預注春秋作丘甲謂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

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說引周禮而以漢刑法志雜之刑法志亦本司馬法然司馬法與周禮有合有不合其合者方可據不合者不可執以定周禮也康成據司馬法甸出車一乘每車士卒共七十五人之說釋千乘門境所出五百乘常征所用計應三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故言三萬其說非是

案司馬法文引之者非一其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鄭小司徒注所引小雅甫田箋亦用之者也其曰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則服虔左傳注所引見子小雅信南山正義者也爲通爲成云云通治溝洫者而言爲丘爲甸云云據賓出稅者而言兩者互相明實即一法無可疑獨一車三十人一車七十五人二者不同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但欲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不引丘甸而引通成其下又引一車七十五人參合二文爲一則小司徒正義云鄭注論語是畿外邦國法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是司馬法本有二法賈氏之言甚明觀鄭于論語注服杜于春秋左氏傳之言皆邦國事同引七十五人說獨于小司徒畿內事則引三十人說足知賈說之精矣今魯頌正邦國事戴氏以都鄙事說之非也又古者每車士徒共七十五人此定法也孔穎達于甘誓牧誓正義禮記坊記正義春秋成公元年正義皆謂徵調出兵之數與臨陣對敵之數不同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不必還屬本車如此則雖七十五人恰與軍法相合亦不必符原科之兵若三十人之法自是元科兵非軍法明矣至武王所用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此孟子文戴氏據之謂一車甲士十人書序又作三百人孔傳謂虎賁即係甲士亦即百夫長穎達疏之又謂一車士徒共百人而甲士惟一人皆非也革車之外又有虎賁二者本不相涉耳至公子無虧所帥杜氏明云車甲之賦與于當日衞爲狄滅戴公廬曹使人戍守非尋常征戰事可比以之爲証更未足據

漢書刑法志曰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邦國軍將

何休公羊傳注曰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

公羊傳正義曰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爲州牧亦但二軍止置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知古但有司徒司空典事者詩云乃召司徒乃召司空不見司馬故知司馬事省總監而已然則司徒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空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馬卿一人其大夫一人所謂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矣

王與之曰王制謂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一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經文作二卿皆命于君者注以爲誤蓋欲爲將者皆出于天子所命之卿以見兵制雖備于邦國兵權不屬于私人此聖人統御諸侯防患之深意

薛平仲曰晉悼公時魏絳爲司馬張老爲侯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司馬使訓卒乘注以爲軍將皆命卿猶有先王之遺意

雜說曰軍制有隆殺而軍帥無隆殺軍制有隆殺所以明分軍帥無隆殺所以愛民故雖一軍亦以命卿主之重民也春秋于將卑師衆者則譏爲聖人不忍以卒予敵也

邦國卿大夫家軍制

禮記坊記曰家富不過百乘　正義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惟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惟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大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爲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之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惟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方百里案易訟卦註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稅三百家惟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小都無以言之案鄭注論語伯氏駢邑三百云此齊下大夫之制則似公侯伯之制下大夫惟三百家者但春秋時齊强臣多故伯氏惟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以爲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則又以諸侯之臣賜地無常得地衆猶百乘下大夫則得十里之成

孟子梁惠王章趙岐注曰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衞甯晉六卿等

漢書刑法志曰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沉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

魯制

春秋成公元年曰三月作丘甲　杜注周禮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正義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同者小司徒辨畿內都鄙之地域鄭所引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此之所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也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丘出甸賦乃四倍于常也

左傳曰爲齊難故作丘甲　杜註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　正義左氏經傳並言作丘甲耳畫斂之事傳無明文而知爲丘作甸甲者以傳云爲齊難故作丘

甲以重斂爲難而多作甲兵知倍作之也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譏此亦備難而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斂故譏之

顏師古漢書注曰丘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

季景齊曰成公作丘甲春秋譏之蓋常賦于一甸而魯于一丘爲之則軍賦極重耳

杜佑曰魯自爲父封于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制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其實三萬七千五百人宣公稅畝初稅畝什二而稅既益民稅及成公謀伐齊元年作丘甲丘各一甲又益民賦卒一丘而出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陳氏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方八里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爲乘或以乘爲甸以甸爲乘稍入掌丘乘之政令禮記爲社丘乘粢盛是也以乘爲甸衞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通治洫言之其實一也今作丘甲者即丘出甲一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也穀梁以爲甲非人人之所能爲杜預以爲丘出甸賦加四倍誤矣

鄭伯謙曰宣公初稅畝是于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而行什一之稅然賦則尚無恙也至于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案杜佑謂丘甲者丘出甲士一人既出甲士即有步卒二十四人從之是實出二十五人即一兩之數也三丘共出七十五人爲一乘之數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也四丘爲甸則百人爲兵矣如杜預說一甸增加二百二十五人也如杜佑說一甸增加二十五人也凡三甸而加一乘就諸說中二說皆爲近理今亦未有以定二說之去取陳祥道鄭伯謙吳澂者從杜佑

吳澂曰一甸六十四井四旁各加一里則爲百井內去山川林麓三十六井實出賦者六十四井八家同井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是七家而賦一兵其云甲何也五伍爲一甲以一甲統之凡三甲而成一乘不云乘者甲以統卒而爲車馬器械之總持故不曰乘而曰甲也作丘甲者繫甲于丘使丘作一甲也以甸賦則一丘所出祇十八人耳毀甸賦而以丘賦則一甸之中百人爲兵矣五百一十二家而出百人是五家而賦一兵非古也

案吳氏改山陵林麓爲山川林麓又即以此當鄭氏治溝洫之數不知山陵林麓三分去一乃據其大略而言若細推之則當以百井之內除去三十六井存六十四井方合但因此數與鄭氏出稅治溝洫之數相符故後人每誤認爲一吳氏亦誤踏故鄭氏于一成內除治洫定出稅云云者本係已經除去山陵林麓然後爲此法今又欲于此中再除山林等而治洫之夫反不計及則疎矣又古人言稅賦皆不除公田蓋公田即賦也除之而計其賦即加賦矣吳氏五百一十二家云云亦非也又改周禮五伍爲兩爲五伍爲甲丘出二十五人甸出百人此說出于通典今姑存于此又以甸賦則一丘出十八人又十之七強吳氏云十八人舉其略耳

公羊傳曰作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何注甲鎧也譏始使民作鎧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鬻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

穀梁傳曰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范注丘十六井使一丘之民皆作甲

案作丘甲一事杜氏注與公羊穀梁異然細考之似當從杜氏蓋左傳雖無明文而既爲備難自必益兵若從公穀徒然益甲而不益兵非備難意且所謂一丘之民人人作甲者其說亦太迂謬必無此事當日魯君臣雖愚使甲高于丘山而周不加賦豈不可笑耶顏師古說與杜氏同

春秋襄公十一年曰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注增立中軍　正義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

左傳曰季武子將作三軍　杜注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正義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則僖公復古亦制三軍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重多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于經從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故改常卑弱宮室季氏秉權專擅改作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強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何則僖公復古始有三萬則以前無三萬矣僖公作亦不書何怪舍不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以後舍其[illegible]軍不書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爲三軍則異于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爲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止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境之民屬公者豈惟三萬七千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

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　杜注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杜注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子各毀其乘　杜注三分國之民衆各有其一又各自壞其車乘分以足成三軍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　杜注使軍乘之人率其役邑以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已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　杜注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

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　杜注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　杜注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三家盟詛之本言　正義如上所分三家所得又各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二分孟氏取一分盡分國民以爲十二三家得其七公得其五也

穀梁傳曰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范注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爾魯爲次國於此爲明　正義魯本周公之後地方七百里而云次國者據春秋時言之也

案穀梁說軍制與大司馬文相違范甯辨是已見前其說作三軍爲增置中軍亦與左氏杜預合

公羊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也　何注爲軍置三卿官也　正義公羊以爲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爲州牧但舍二軍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添滿三軍是以書而譏之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又云魯人前此正置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馬將之亦置二小卿輔助其政故曰爲軍置三卿官也

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何注此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強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　正義知古但有司徒司空典事者詩云乃召司徒乃召司空不見司馬故知司馬事省總監而已然則司徒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空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馬卿一人其大夫一人所謂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矣

案公羊傳及注疏論諸侯軍將則是其誤已案于前其論襄公立中軍之官則非也如此則所謂作三軍者將謂不過增置司馬以下之一大夫耶軍不增而增將義何所取將謂增置一官卽當增置一軍邪地不加闢而忽添一軍亦何自而出也且此事原爲三家欲專公室之民人而作之蓋通合境之民擅加分析左氏有明文杜注及疏更爲精確今反謂襄公之意多設大夫官踰王制與左氏大相矛盾不可從

春秋昭公五年曰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曰舍中軍卑公室也　杜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自以叔孫爲軍名也　正義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于公國民不復屬公公室益卑矣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舊有二軍更增一軍人數不足總皆毀破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此則惟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二軍依舊不動故惟云舍中軍也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季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更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爲軍名也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杜注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　杜注初作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無所入于公叔孫氏以父兄歸公孟氏復以子弟之半歸公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杜注季氏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則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穀梁傳曰舍中軍貴復正也　范注魯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

案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周禮定制魯初封爲大國後削弱降爲次國則其國本可以爲三軍可以爲二軍故康成于魯頌亦兩二法解之至于作三軍者乃三家欲專公室之民故爲此制遍一國之民分爲三耳與大司馬三軍無涉說見正義然當作三軍時公猶有民也至舍中軍則民皆屬三家公無民矣其與周禮二軍有何關涉而穀梁反以爲復正以權臣擅國之事指爲復古反正之功何其愚乎

公羊傳曰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卿　何注上師解言三卿因以爲難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正義襄十一年益司馬之職更令將軍正是作中軍而不言中者正以五亦有中三亦有中若言作中軍嫌是五之中故變言三軍若實而言之正是作中軍故至舍時云中軍矣

案以舍中軍爲復周禮二軍之制最謬辨已見前牽入官制尤無謂

陳祥道曰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魯于周爲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蓋嘗變于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國語云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供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伐討魯襄昭皆如楚由此觀之魯于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爲不暇則其國次國而已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及舍中軍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其說是也

案陳氏之說非是辨見前

春秋昭公八年曰秋蒐于紅　杜注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

左傳曰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杜注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胡氏曰昭公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故鄭八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過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于比蒲十一年于昌閒二十二年又于比蒲者再定十三年十四年獨異于它公者用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于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于陪臣各恃兵威以爲强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于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分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辦上乘之制民無餘力矣

春秋哀公十二年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　杜注丘賦之法因

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正義司馬法丘爲甸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今用田賦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如此則一丘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于常一十六倍杜以如此則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丘賦一馬三牛今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倍于常也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杜注丘十六井出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

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穀梁傳曰哀公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范注古者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　正義井方一里九夫邑方二里四井三十六夫丘方四里十六井百四十四夫甸方八里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軍賦之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用田賦非正也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范注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爲官田十畝是爲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棄中平之法而田財並賦言其賦民甚矣　正義凡受農田皆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但由公田私田皆公家所授故總曰公田什一則以田之什一及家財而出馬牛之賦是其正也魯用田與財各出賦非正也　周禮七人六人五人三等范惟言五口之家受田百畝其實六人七人亦受田百畝與周禮不異也爲官田十畝者漢書食貨志井田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其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得二畝半凡家受田一百十二畝半也公田十一者舉其全數據出稅言之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夏后計其五十畝而貢五畝于公殷人計其七十畝而助七畝于公周人盡計一百一十畝而徹十畝于公什一而稅爲天下通法范說不與先儒同先儒皆云什一者什中稅一耳

案用田賦一條當以杜預之說爲正賈逵所云欲令井出丘稅此必無之事不必辨范甯解穀梁謂別其田及家財各出賦與杜氏合其說是也王云周時一家受田一百一十二畝半夏后氏計其五十畝貢五畝于公殷人計其七十畝助七畝于公周人盡計一百一十畝徹十畝于公如此則是貢助爲什中稅一而徹爲十外稅一合之爲二十一而取其二非通爲什一之義也與康成之說不合不可從其辨已詳見前茲不復贅

公羊傳曰用田賦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何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强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正義家語正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賦法焉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彼二人皆論此經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故知然　又凡言田者指墾土之處言井者但是方里之名若言用井賦則嫌城郭里巷之內但有一井之處悉皆賦之故云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　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者何氏以爲公侯方百里案諸典籍每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爲一乘則不合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于此

案公羊傳于用田賦但加一始字本無明文何休忽改爲口率出錢之事無所據依恐非是至其所云十井不過一乘其說與包咸同尤謬其辨已詳見前矣且衍沃之地九夫爲井則井之名所以異于宮室塗巷等類者正以其墾爲田也今反云城郭里巷亦有井而疏申其義云凡言田者指墾土之處言井者但是方里之名其謬甚矣又因此而推知本用井賦嫌悉賦之故言田賦尤爲迂曲

齊制

管子中匡篇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國奈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伍鄙奈何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馬端臨曰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士鄉十五（韋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云五鄙是也）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則爲征則寓寄攻）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詩云小戎俴收）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師帥之公將其二（工商之鄉隸公）國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周制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今齊車一乘五十人萬人爲軍以齊法參周制車增三百乘徒損三萬人）如鄉之法制五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與鄉內之政異）十邑爲卒卒有卒師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五正聽屬大夫之治）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帥聽鄉帥之治）自邑積至于五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得一兵得甲十萬九千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斥地甚大非舊制）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選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依周變從輕便（當時君臣不用王室大）

蘇氏曰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讀管夷吾書得管子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非以求勝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于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繁且曲也司馬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

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三代之興治其兵農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爲可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孔明亦卒無尺寸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耶若管仲之制兵可謂截然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棋局疏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其後吳晉爭長黃池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爲行行百爲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枹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于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決勝矣地官小司徒正義曰管子作內政寄軍令謂在鄉五家爲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在軍五人爲伍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一閭在軍兩司馬領之在家爲族師在軍爲卒長在家爲黨正在軍爲旅師在家爲州長在軍爲師帥在鄉爲大夫在軍爲軍將是管子與周禮同制

晉制

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曰邲之戰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

又成公二年左傳曰臧宣叔如晉乞師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　杜注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八百乘六萬人

又昭公十三年左傳曰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愬于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寡人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　杜注四千乘三十萬人　正義計四千乘士卒成二十四軍時晉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實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

案侯國出兵之多未有過于此者合諸侯爲好會而出兵之數較宣王之伐玁狁又增千乘焉其僭也甚矣其下傳云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蓋合境皆起虐政之尤也

杜佑曰晉曲沃武公幷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莊十六年）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至僖十五年惠公見獲呂甥言于衆曰征繕以輔孺子甲兵益多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則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穎達曰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僖二十七年）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二軍則上軍爲尊二軍則中軍爲尊城濮之戰賦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楚薳啟疆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則晉通國率亦五十乘用七百乘猶齊之法其後作三行以禦狄（二十八年）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成國不過三軍今復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之名而實則爲六軍（案吳子晉文公始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意即三行）清原之蒐遂作五軍（三十一年）蓋文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罷之更爲上下新軍襄公蒐于夷（文六年）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邲之戰（宣十二年）三軍爭僭大夫各一人則猶三行也至鞌之戰（成二年）郤克請車八百乘始作六軍賞鞌之功（上中下各增新軍成三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僭更王度若此厲公鄢陵之戰罷新上軍（十六年）悼公初止四軍（襄八年楚伐鄭子展曰四軍無闕）其後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明年遂舍之（襄十四年）傳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蓋自文公僭王度至悼公方革焉

陳祥道曰春秋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禮廢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何楷曰三代以前爵有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小易制周公使斥大土宇廣其封公侯五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然其法猶以爲五百乘三鄉所出千乘合境所出兵制之變始壞于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爲耕壞于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爲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薳啟疆謂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

案王國邦國皆外內有異列爲二法邦國國中亦家出一人郊遂之外則甸出一乘詳見鄭碩正義其後春秋時諸侯有軍至五者車至四千者何也一則兼併小弱一則以計地出兵之法槪施之于境內故耳

又案管子內政賈公彥謂其與周禮同制蓋家出一人行之三鄉原無不可非異于周禮也惟桓公自言五千乘則者僭甚矣

皇清經解卷四之二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二十九　　學海堂

水地小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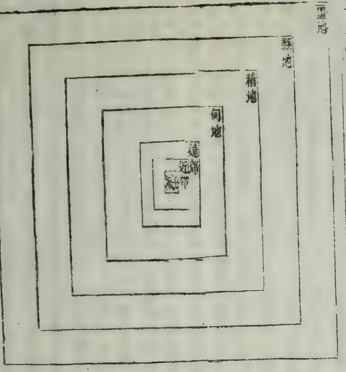
周官畿內經地考

王畿千里自王城居中視之面各五百里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甸地（司馬法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稍地（司馬法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地（司馬法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畺地（司馬法五百里爲都）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凡萬二千五百家如此者六綜計之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也六鄉之地（在遠郊）遂人掌邦之野造都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六遂亦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數如六鄉但異其名耳其地在甸六遂之役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其治溝洫以制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注十夫二鄰之田）百夫有洫洫上有涂（注百夫一酇之田）千夫有澮澮上有道（注千夫二鄙之田）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注萬夫四縣之田）此六遂之田制也而六鄉田制不見於經經獨見鄉之軍法故鄭氏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遂之軍法如六鄉六鄉軍法在小司徒之職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出於鄉家一人也六鄉六軍夏官大司馬之職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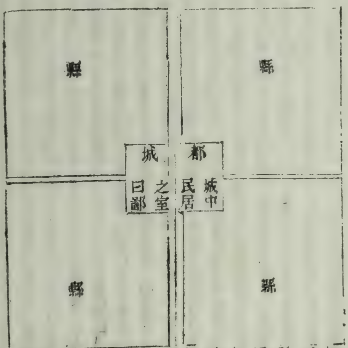
王六軍也此郊甸經地之法在二百里內者也其外則稍地縣地畺地謂之都鄙都鄙者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地其界曰都而鄙則其所居者也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其造都鄙也則小司徒經之其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注甸之言乘也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氏注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賈疏據左傳爲證井牧見於春秋注義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據此則鄭氏是以都鄙授井田爲不易一易再易之地與經所謂以室數制之者無與義矣乃其注載師職之任地則又以易不易之田歸之六鄉以上中下有萊之田歸之甸稍縣都注云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三夫甸稍縣都通上中下六家而用什三且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爲善言近注縣師六遂之民奇受廛上地有萊爲所以饒遠也注遂人不但與經相戾即與其自注亦不相蒙矣蓋謂遂人所掌之野得包甸稍縣都授以有萊之地爲從其類而易不易之田在大司徒司徒主六鄉因以所制田授之與井田溝洫之制在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鄭氏所謂井牧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者是也此都鄙經地之法也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案六鄉之田在郊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鄉之餘地也六遂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遂之餘地也家邑之田在稍小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畺稍縣畺皆有餘地亦謂之公邑注云公邑六遂餘地自此以外皆然疏云公邑有四處今於甸言餘地於稍縣畺言其正田既互相足亦以郊遂形體詳司徒遂人職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家邑方二十五里凡四甸大夫之采地也小都方五十里凡四縣卿之采地也大都方百里凡四都公之采地也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於畺王子弟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於縣其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於稍其入稅於王也皆四之一四甸入一甸四縣入一縣四都入一都四都者一同之地故曰大都四縣者一都之地故曰小都四甸者一縣之地故曰家邑至於畿內受田三等之法遠近三等區別之例與夫受田大共之夫數今據鄭氏之注載師者言其略焉王畿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宮室涂巷三分去一爲三百萬夫餘六百萬夫以家受二夫通之實受田三百萬家然遠郊之內與甸稍縣都所去之數不皆三分去一也蓋通之之法亦不皆家受二夫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者則三分去一而甸稍縣都之九十六同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不必三分去一以所去之一又六之而存其一實爲十八分去五故遠郊之內除所去之數實田二十四萬夫甸稍縣都除所去之數實田六百二十四萬夫綜計之所去止二百五十二萬夫無三百萬夫所餘有六百四十八萬夫不止六百萬夫是故遠郊之內受田之法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制通之三家六百畮是家受二夫也六鄉定受田七萬五千家計十五萬夫又廛里場圃宅田上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約九萬家家受一夫得農夫之半以家二夫之通率計之定受田四萬五千家綜計之爲定受田十二萬家甸稍縣都受田之法以上中下三等有萊之制通之三家六百五十畮是六家受十三夫也甸居十二同除所去之數實田七十八萬夫六遂定受田七萬五千家計十六萬二千五百夫餘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以六家十三夫之通率計之爲定受田二十八萬五千家以爲公邑綜計之爲定受田三十六萬家稍居二十同縣居二十八同都居三十六同除所去之數實田五百四十六萬夫以六家十三夫之通率計之爲定受田二百五十二萬家其三等采地鄭氏所未聞故正田無定數以其餘爲公邑者亦無定數合甸稍縣都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加遠郊內之十二萬家無所去之法不同故所餘夫數六百萬夫外實羨四十八萬夫然以所羨數爲六家加一夫之數適加四十八萬夫於是大共計之而百同定受之田實止三百萬家也又案鄭氏注小司徒云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注又云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注又云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據此則縣之田才二十里都之田才四十里而鄭氏之言卿大夫采地者乃曰二十五里之國五十里之國者何也蓋舉一同之田四之一與十六之一而言之也農之餘夫年三十有妻者既受田如農夫矣年二十九以下受田則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畮者而士工商之餘夫其受田五口當農夫一人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鄭注云公邑之在稍縣都也雖爲井田之餘其稅斂亦如六遂公邑同用貢法與載師職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氏注國宅凡爲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蓋以廛里爲民宅則國宅宜爲官吏所居矣自郊至畺之所征其井田之法周人百畮而徹宜無輕重之差者也而鄭氏注乃謂田稅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者何也案許慎異義公羊說十一而稅遠近無差鄭氏駮曰周禮稅法輕近重遠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井田之稅稟謂之耡粟以民相助作所出者旅師掌聚野之耡粟鄭氏注野謂遠郊之外蓋包六遂言之六遂田非井授而云耡粟者疏據鄭氏小司徒六鄉四郊之吏考夫屋注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之云以爲六遂亦取三三相保是皆得稱耡粟矣旅師又掌聚屋粟閒粟鄭氏以爲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謂之屋粟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謂之閒粟余謂屋粟亦正供之名一夫曰夫三夫曰屋屋粟者猶夫征之云也鄭氏注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云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畮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閒粟則田不耕者所出之屋粟民無職者所出之夫征皆在所包閒粟而曰屋粟夫征者假其名以命所罰之數也是故夫征者征其粟非夫布也布泉也無職者自有夫布在九賦中閭師掌之其在載師既罰之令出夫家之征而閭師還征其賦案鄭氏雜問志云稍縣都鄙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邦國都無口率之賦口率者鄭氏以漢法況之民年二十五以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筭也然則受井田出耡粟則無夫布今無職者夫布與夫征竝令出之所以示罰也宅不毛者宅即夫一廛之廛鄭氏謂廛爲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畮之宅樹

之以桑麻者也則是人本爲受田之民有麻枲之稅者今以其不種桑麻又罰之令出里布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以入口之家率之當出口率之賦二百爲錢二萬四千也附記之見布異於枲矣

三等千里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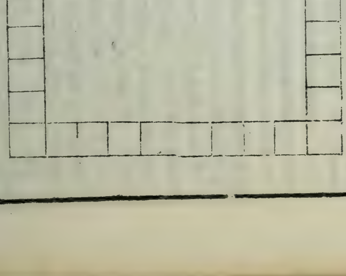


大司徒造都鄙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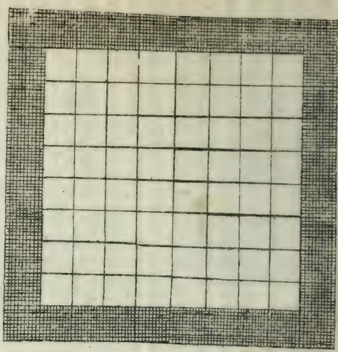
都容四縣縣容四甸甸容四邱邱容四邑邑容四井一都容千有二十四井也

小司徒井牧注每甸旁加一里爲一成之圖



內大方空四邱爲甸方八里外小方空容井一里也

小司徒井牧注四都旁加十里為一同之圖



內每方空中容前圖一成也外小方空則容一井

讀鄭氏考工記匠人注

余讀匠人注先言畿內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已乃復引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釋之曰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又引孟子與滕文公言百畮而徹中為公田及雨我公田之詩又引有若勸哀公行徹之對春秋宣公稅畮傳言穀出不過藉之文謂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且曰以載師及司馬法論之疏云司馬法必論周畿內用夏之貢法余儕所不見遙田粱鄭氏小司徒注引司馬法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之云鄭載師注所謂以司馬法論之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之事觀孔氏王制疏引鄭注而說之以為一井九家為定無公田鄭為井田授夫不與畿外同最得鄭氏之指賈氏泥於用貢法者為鄉遂不井授之田遂疑司馬法別有所論鄭氏據以為言而合遂之為采儕所不見殆未達鄭意矣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又曰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蓋据載師職及司馬法言王畿千里內無公田也余因是復詳考鄭氏地官諸職之注其注大司徒職之言造都鄙也則以易不易之地屬之井田以井田為都鄙法故其注云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邱甸之屬其注小司徒之制邱甸也則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又曰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是井田之在都鄙者謂之易矣及其注載師也則以遠郊之內四同之地為易不易之田其稍縣都之田一莘甸之有萊者都計之為九十四同其言郊內之四同也則曰六鄉之民受地若干其餘又悉數其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以足其數又据遂人職言餘夫在家地中因詳及於士工商之餘夫為出耕公邑其言甸稍縣都之九十六同也則總舉受地之數但別之曰其在甸若干家為六遂餘則公邑其注甸地之公邑也則曰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又推論之曰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中大夫如縣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遂人亦監焉所謂或謂者据司馬法言之也又注任地之征云征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自是之後注縣師則曰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縣云郊內謂之易無文大司徒上地不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司徒主六鄉則六鄉從易可知至注遂人之官則曰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其注遂人掌邦之野則曰此野為甸稍縣都又注其治野云變民言甿異外內也是以甸稍縣都同為外與郊之為內者異也又注其辨野之土以頒田里也云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是以甸之地同於稍縣都之遠而郊內為近地也又注其治野川上有路以達於畿云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然則鄭氏於注載師以下皆是以稍縣都從甸同謂之野其受田一如遂人之為有萊者以與六鄉之在郊內者大別之夫大小司徒之注則固依經釋義與載師各不相蒙矣而匠人注乃先正言畿內井田為采地及采地之所在與小司徒相為表裏又引載師與詩春秋論語孟子相提而論分別畿內畿外公田之有無然亦不為載師斡旋之使與大小司徒之義相比附然後知鄭氏說經於所聞異辭雖主一說者但依經釋之益亦聖人多聞闕疑之指也與

史記言人言事往往與表互異如聶政傳嚴仲子事韓哀侯與相俠累有郤在列侯三年索隱曰案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太史公聞疑傳疑事難的据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然則古人著書於所聞異辭而無所折中者必不為苟同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四之二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三十

溝洫疆理小記　學海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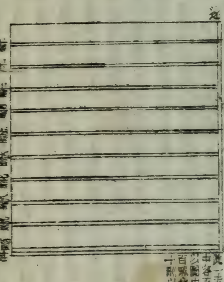
歙程徵君瑤田著

遂人匠人溝洫異同考

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按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甽以為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甽橫甽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閒故謂之夫閒夫閒東西之閒也其南北之閒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閒故變閒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於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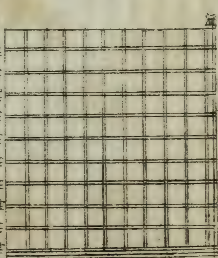
說曰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邪其橫者則一萬夫間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梢甽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甽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間非夫間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三夫三百畝甽如屋霤一遂共納之如承霤但以一木行水也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甽水此所以別夫間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間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間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間命之其長連十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言有溝通于洫也不嫌井間之稱溷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間而受甽水者也不受甽水者爲井間之溝方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間故曰成間有洫也洫之長連十成司馬法云十成爲終言有洫通于[illegible]而終也終通互相足通爲小終也同成亦互相足成爲小同爲大成也亦不嫌成間之稱溷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間而受遂水者也不受遂水者爲成間之洫方洫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咸入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間故曰同間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間命之曰兩山之間以例澮在同間洫在成間溝在井間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況夫間爲兩夫之間人所共知遂相疏證辨惑析疑舊聞鮮互明安辭哉是故萬井之田一澮界兩同之間萬夫之田十澮納百洫之水故一同之澮獨著專達於川之文而萬夫有川但準溝承十遂之目形體之端緒不同標錄自爾殊致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甽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如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唯吾子戎車之利也此甽縱爲東畝甽橫爲南畝之確證遂人匠人二法所同者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爲夫間縱者但分其界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間之遂亦於田首爲之而以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然是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賈氏亦云一澮達川三夫同遂於諸詞字未冥解也而後世解斯記者亦由不明田首之遂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爲與遂人夫間之遂同其實而橫爲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屋間字之義勿復深考而强以屋間之遂當井間之溝以井間之溝當成間之洫以成間之洫當同間之澮而以同間之澮當兩山之間之川而於是專達於川之一澮不得不十倍增之而又或以爲九矣又按遂人匠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間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間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遂矣以兼辭言溝洫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間二百夫之間二千夫之間二萬夫之間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間謂之溝成間謂之洫同間謂之澮兼辭也若以兼辭言遂則曰屋間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洫澮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洫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首謂之溝成首謂之洫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間難舉偏辭故渾涵相從澮洫溝亦皆以間言之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者也

遂人一夫百畝甽遂溝之圖以南畝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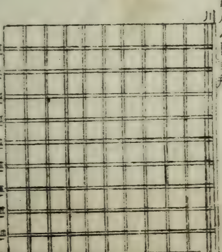
圖一夫百畝中容百甽也以圖中難書百甽故但作十甽以例之

遂人遂溝洫澮之圖圖中容百夫



每方空中容前圖[illegible]也此圖見[illegible]夫其[illegible]法

遂人洫澮川之圖圖中容萬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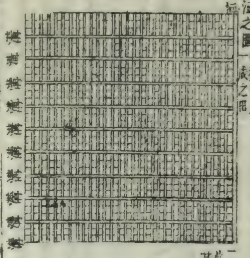
每方空中容前圖百夫者也此圖見千夫其一方之法

匠人九夫爲井遂溝之圖以南畝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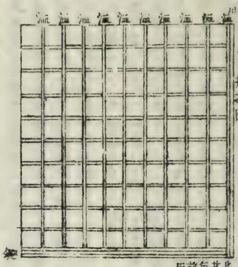
此九夫同井也見夫二[illegible]屋[illegible]共一遂之法

匠人遂溝洫之圖 中有百井一成之田



此圖見十井其一溝之法

匠人溝洫澮川之圖 中有萬井一同之田



此圖見十成其一洫之法每方空中容前圖一成之田也

井田溝洫名義記

余既考定匠人爲溝洫之制乃復取鄭氏注小司徒職所引司馬法之文而讀之然後歎聖人立法之精其命名爲不苟也畝百爲夫夫之名命於受田之人也夫三爲屋屋之名命於三夫之遂同承畎水如屋霤之垂於檐也屋三爲井井之名命於疆別九夫二縱二橫如井字也井十爲通通之名命於十井之溝下通於洫也通十爲成成之名命於縱橫十里爲方百井井田之制於是乎成也十成爲終終之名命於洫納百溝行百里以入於澮井田水道之長終於此矣十終爲同同大成也一澮上承洫溝遂畎之水以專達於川其有一畎之水不入於遂一遂之水不入於溝一溝之水不入於洫一洫之水不入於澮者乎以此言同同之名爲弗可易矣神禹之治水也濬畎澮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爲く畎二く爲巜澮眾巜爲川及其盡力於溝洫也則以爲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以盡疏洩之理而奠萬地農業之安於是由川而澮又等而增之而洫而溝而遂乃以承夫百畝中之畎夫然後一旦雨集以大受小遞相承焉不崇朝而盡達於川矣其承畎者名之以遂何也慮其蓄而弗暢也故遂之易爲承之以溝也一縱一橫乃見交暢之義溝搆也縱橫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象形曰溝會意曰洫洫字从血以洫承溝謂是血脈之流通也澮會也會上眾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所以盡水之性情而不使有汎溢之害也鄭氏注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余亦以爲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而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遞廣而遞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夫川之淤塞也有所以淤塞之者也溝洫不治則入川之水皆汙濁之渾流實足以爲川害然則溝洫不壞即謂天下之川永無崩決之處可也夫神禹之治水也既疏九河又瀹漯川此何故哉觀其盡力於溝洫可想見神禹之用心矣

管子立政篇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尚書大傳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此皆溝洫爲除水害之證

遂人匠人溝洫形體記

遂人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東西之間也而匠人之遂在屋間屋間亦東西之間蓋南畝畎橫遂之長短雖不同其受東流之畎水則同也屋間爲東西則其南北之間但稱之以別夫賈氏所謂夫間無遂是也鄭氏注匠人田首之遂爲夫間小溝承用遂人之文非有誤也以井閒可通十井命之則夫閒亦可通三夫命之然是記脩辭之法恐人誤以兩遂之形體爲同其實故別之曰田首而不名夫閒又井田有夫三爲屋之名其遂實在屋間則夫間之名移之三夫南北疆別之處適符其實此賈氏命井中無遂者爲夫閒亦因事立名也但拘於遂人南畝遂縱以縱者爲夫間今圖匠人亦必謂夫間之縱考無遂而易其說縱者爲遂橫夫遂橫則畎必縱而爲東畝矣後人南畝東畝之致互誤蓋由賈氏此圖滋之惑也然以賈氏匠人東畝之圖與鄭氏遂人南畝之圖互較之則二法形體之異同瞭然也遂人夫間遂縱賈圖匠人夫間無遂者縱也遂人十夫溝橫匠人三夫遂橫也遂人百夫洫縱匠人井間之溝溝連十井者縱也遂人千夫澮橫匠人成間之洫洫連十成者橫也遂人萬夫以縱鄭圖川爲橫者誤匠人同間專達於川之澮縱也是故匠人以一澮納萬井中之十洫視遂人以一川納萬夫中之十澮匠人十洫每洫納千井中之百溝視遂人十澮每澮納千夫中之十洫匠人千井中之百溝每溝納十井中之三十遂視遂人千夫中之十洫每洫納百夫中之十溝匠人十井中之三十遂每遂納三夫中之三百畎視遂人百夫中之十溝每溝納十夫中之十遂相較而遞相升降者一等蓋以賈氏匠人東畝之圖其縱者起於畎鄭氏遂人南畝之圖其縱者起於遂故其始也匠人以畎配遂人之遂而其終也匠人以澮配遂人之川其始也遂人之畎獨橫爲之而無所配其終也匠人之川亦獨橫焉而無所配矣然其所以不能相同之故則以匠人井間之溝直連十井至成間之洫亦準之而連十成遂人之溝自一夫迤及十夫至百夫之洫則止於百夫不準之而連及千夫故遂人百夫有洫千夫則有澮不若匠人百井此洫千井亦猶是此洫至於萬井始以一澮上承十洫而下專達於川而遂人萬夫乃以一川上承十澮二法澮數相懸遂至於十倍此遂人匠人溝洫形體之大致而鄭賈二氏之圖可互證者如此

溝洫縱橫相承無奇數說

遂人之制九澮而川周其外其說始於鄭氏之誤而踵其誤者至謂洫溝以上皆以一承九不知鄭氏於澮乃變法以求其通致有九澮之誤未嘗言澮之承洫洫之數亦爲九洫之承溝溝之數亦爲九也嘗試言之遂人夫間有遂遂承百畎也十夫有溝溝承十遂也若止九遂則南畝遂縱南流於溝其最東一夫無遂無遂可也而此一夫之畎不東流入於洫乎百夫有洫洫承十溝也若止九溝則溝橫東流於洫其最南十夫無溝無溝亦可也而此十夫之遂不南流入於澮乎千夫有澮澮承十洫

也若止九洫則洫縱南流於澮其最東百夫無洫無洫亦無不可也而此百夫之溝不東流入於川乎萬夫有川川承十澮也若止九澮則澮橫東流於川其最南之千夫無澮而鄭氏爲川以當之是此千夫之洫獨不入澮而入於其所設之川吾爲此說鄭氏九澮之誤見而後人遂溝洫澮皆以一承九之誤益見矣夫後人何以如此其誤也彼蓋爲圖於紙上見最東一夫斷不容有遂以與洫相竝最南十夫斷不容有溝以與澮相竝最東百夫斷不容有洫以與川相竝而遂不遑計及於畎之入洫遂之入澮溝之入川者勝越兩重爲礙萬不可者也又以其遂誤之說推而施於匠人之制破專達於川之記文而以九澮布於一同之中今卽就其說而言之（所東南未與賈氏同然賈氏亦主一澮言未嘗誤也）其最東之十成無澮而紹澮之川又在南勢必用鄭氏遂人川周其外之法而爲川於其東以納其最東之九十九洫且其最東十成成內每洫但承二十九溝有最東之三夫無溝其夫閒東流之遂水亦必與其洫水竝入於東畔之川矣又此十成之中洫凡九十九其最南之十井無洫而有其南流之二十九溝其水不得由洫入澮乃至於川而直自達於川且其最南之十井每井有其最南之三夫夫皆有南流之百畝而於最南之一遂是其百畝之水亦不得由遂而溝而洫而澮乃至於川而必與其二十九溝之水竝自達於川矣其他每成之中皆止二十九溝則自東十成之西凡九十成者有最東之十井井皆有最東之三夫三夫皆有其東流之二遂其水皆不得由溝入洫以至於澮而自入於澮矣夫井田之制備於一同安所盡得方一同之地而爲之卽有田一成亦可施井牧之法而溝洫之制亦何必全備諸小水道亦何必不可自達於川然規其大致以立法則由畎而遂而溝而洫而澮而川必遞相承焉不可有所蹐越以自破其例余故詳說之以與世之治古文者共商之

匠人田首之遂不名屋閒說

遂人夫閒有遂而匠人則云田首謂之遂余謂變夫閒言田首者以其遂連三夫在屋閒不與遂人之遂同其實也然何以不名屋閒也曰恐破井閒成閒同閒諸名之例也澮之承洫也洫長一同以入之故澮得同閒之名洫之承溝也溝長一成以入之故洫得成閒之名溝之承遂也遂長一井以入之故溝得井閒之名而遂之承畎也畎長一夫以入之遂實在夫閒而不言夫閒者恐與遂人異實同名也然若直言屋閒則是以遂之長命之矣夫苟以其長命之則推之於溝溝長十井井十爲通不當據通以名溝乎推之於洫洫長十成十成爲終不當據終以名洫乎又推之於澮設澮之上又連一同乃至山麓（川之承澮也澮自山麓流入之故曰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則澮之名又何以命之此所以匠人之遂既避夫閒之名而又不得名之爲屋閒也推變言田首則遂之名猶是緣畎生義（鄭氏注稱人遂田首與澮屬田首亦非命名本義按經南畝經謂畫顏權於輿首南學記閒亦載予疑乎曰解權衡之輿首可說明之首尾指百畝中言也）既不犯亦不悖實當時立法命名之精意於此知考工一記用配周禮五官恐非周末以後人所能假託爲之者也

遂人溝洫澮川不以閒名夫說

匠人所謂田首謂之遂者蓋以畎之長爲一夫故南畝畎橫其東爲一夫之首而夫之田其附置遂此遂人所以命遂爲夫閒也夫閒與田首義本相足匠人自夫以往遞更其名有屋井通成終同之異因其異名足以生義而氏之故有井閒成閒同閒諸稱也若遂人自夫而至於萬夫但舉其夫數而未嘗異其名是故遂之承畎也以畎之長命曰夫閒而溝之承遂也遂之長與畎同猶是一夫之長也故不得準其承遂者以閒命之而變其法因溝之長準其夫數以命之如是則溝曰十夫承十遂也洫曰百夫承十溝也澮曰千夫承十洫也川曰萬夫承十澮也然雖與夫閒有遂相變而其遞承之義亦猶之遂承百畎然則夫閒之遂如準十夫以後諸名以命之亦可易之曰百畝有遂蓋畝百爲夫遂之承畎也東西度之則一夫遂之長也南北度之則百畝縱橫之義名之不可以相假也如此然則賈氏謂匠人夫閒無遂者謂尙未安夫之云必順其田首而後命之曰夫閒然則鄭氏注匠人遂爲夫閒小溝者語非有誤但當識三夫之遂與一夫之遂爲不同其實故記人修辭之法必變言田首以避遂人夫閒之名也

遂人溝洫圖記（圖不載書中）

遂人溝洫南畝之圖一川上承十澮澮承十洫十澮百洫也洫承十溝百洫千溝也溝承十遂千溝萬遂也是故一夫百畝遂在夫閒竝圖之縱而南行者是也十夫千畝而有溝圖之橫而東行者是也百夫萬畝而有洫壽圖之縱而南行者是也千夫十萬畝而有澮朱圖之橫而東行者是也萬夫百萬畝而有川黃圖之縱而南行者是也川上有路澮上有道洫上有涂溝上有畛遂上有徑竝圖以綠若夫遂承百畎畎橫而東行在百畝中不能圖者也圖成萬夫之田爲方三十三里又少半里周頌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斯圖亦見其梗概矣

匠人溝洫舉隅圖記（圖不載書中）

匠人爲溝洫以南畝圖之井田之制備於一同今圖其東南一隅蓋四而方一同者也東邊黃縱者川也川長無數一同之川視此倍之南邊朱橫者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兩山之閒故澮起於山麓一同之澮亦視此倍之介乎同閒所謂同閒有澮也中靑縱者五則洫也長連十成盡於一同百里故亦視此倍之數則倍五爲十介乎成閒所謂成閒有洫也洫中墨橫者二百五十是爲溝長連十井介乎井閒故曰井閒有溝四倍之則一同之溝數凡千也溝中紅縱者遂也一同之遂數凡三萬三夫其一遂也一夫百畝中有橫者百畎方空小不能圖也夫三爲屋然各私其百畝不可不疆別之其綠橫在中者所以別夫也準之而爲阡陌則綠在紅外者遂上人所行也綠在墨外者溝上人所行也綠在靑外者洫上人所行也綠在朱外者澮上人所行也綠在黃裏者所謂川上有涂者也涂未有不在川裏者自澮以上大行處竝圖水外蓋準遂上者爲之遂上行處若在水裏則百畎入遂必過其所行當中斷之爲百有所不可者也

溝渠異義記

河漢江濟淮天下之大水自入海者也鴻荒之世下流不由地中行幾不得其入海之道九州之川甚不能自達於海如渭洛諸水下流亦或與地平亦幾不得其入河之道甚至畎澮小水不得其入川之道者莫不皆然神禹之治之也相其地勢循其地防而疏濬之使之行於地中以注川注海然後汎濫於天下者平矣此皆水之有源者也水既平然後治田疆之理之蓋水患除而民可耕也然或淫雨爲災如春秋書大水無麥苗書大水饑又如左氏傳所謂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者神禹疆理天下早念及之謂此雖非水之有源者然其來如不使之由地中

行則其汎濫而爲害於田也與洪水之懷山襄陵等於是盡力溝洫溝洫之爲也遐廣濺浹周官之法官即神禹之法爲除水害盡疏濬之極功爲溝洫與治洪水事之相爲經緯者也若夫後世引水爲渠以溉田此溝洫之變法溝洫爲除水害引渠爲興水利然水利興而水害益烈九川將不能滌原又遑言溝洫之能治乎此太史公河渠書極言渠之大爲河害原始要終致意深遠讀者不能察也而班史作志易河渠爲溝洫名不得其正矣渠之道蓋古人豬水之道也周官稻人職以豬畜水蓋下地多水而稻麥芒種於水宜於是以豬畜之及其作田也乃引水以涉揚其芟然後作田也則曰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列即畎也以澮寫水是其水之賴於溝洫也猶主疏寫之義而其爲豬也則因其汙下之地所自有之水而豬之非破壞大川之體而引其水以爲之也賈讓治河中策言穿渠溉田非聖人之法誠哉非聖人之法也鄭康成氏言溝洫爲除水害誠哉聖人之法異於後世之言水利者也余因考定溝洫有見於聖人主除水害而利存引渠之法主興水利而害卒不能免故作溝渠異義記以明之

稻人溝澮記

余觀於野而得稻人溝澮之制焉稻人掌稼下地即所云稼澤也蓋水澤下隰之地一遇淫雨浸沒隨之內水難出外水易入無減水之法斯不得與水爭地於是豬以畜之使難出者有所歸無減水之法更不得令川水來侵吾地於是防以止之使易入者不內況夫然後彊理其地爲遂於其每夫之田首則水之偏鍾於最下之地者今皆以其遂分而受之所謂均水也其水之在百畝中者則爲畎以居之畎必成列是謂以列舍水遂中之水受之以溝溝深於遂水乃流行無所滯是曰蕩水而澮又深於溝其承溝水也隨納隨消是曰寫水如此則以澮承溝以溝承遂以遂承列遞相受焉水乃不爲田害而因以涉揚其芟以作田也芟即其所云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鄭氏注謂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六月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其牲涉揚其芟謂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楊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余謂此治溝澮亦專爲除水害蓋芒種雖資於水而大浸亦必傷其稼故稻人之治之也旣先有事於豬防以去其漫沒之大患而後從事溝澮使水盡由地中行水由地中田乃可作涉揚其芟蓋治溝澮之餘事順而擴者也始余之行於野也見近川處往往有大溝可通於川今皆爲通車馬之孔道私心以爲此古溝洫之遺也當開阡陌時所謂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者皆不能容車馬矣於是車馬皆在溝中行今之孔道在溝中者蓋自周秦之間其來久矣及余行於澤地觀其形勢私又以爲必有因地制宜之道而詳考周官制度如稻人所云者至纖至悉然後知法良意美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邪至其所謂均水者準之疏九河事蓋相仿所不同者小大之異耳

與丁升衢論時人言溝洫書

升衢足下承示某人言周官五溝同異云井以溝加一夫得十夫十井以洫加十夫得百夫成以澮加百夫得千夫意蓋以匠人之一井當遂人之十夫以其十井當其百夫以其百井當其千夫推之則以其千井當其萬夫又推之則以其萬井當其萬夫者十也以十萬夫開方之初商其九萬夫爲方百里已與一同相倖鄭氏遂人注所謂九而方一同者是也今據其說以十萬夫當萬井實餘萬夫若用開方廉隅法當破其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之體而必有所不可乃孤懸萬夫之田於其一同之隅是兩者之體已不能相合矣以鄭氏九而方一同之說言之則夫數里數無不同但溝洫之體不同耳今乃强言其溝洫之同而至於不能同其體且不能同其里數與其夫數亦安用溝洫之同乎況其溝洫之說固有較然不同者今以其所言一同之溝洫與十萬夫之溝洫較之其廣深之體足相當但較其長耳其言人爲之川環一同是面皆百里也姑無論四面與鄰分其半（分半之說亦其書所云）即以全數言長才四百里遂人亦姑無論其必十萬夫數乃相當即以九而當一同言之其環外之川長已四百里中更有川縱橫各二其長四百里是遂人之川較匠人增一倍矣同閒之澮縱橫各九其長千八百里九而當一同之澮綜計長百里者二十七其計長二千七百里是遂人之澮較匠冊增三之一矣一同所含之洫長百里者九十其長九千里九而當一同之洫其長百里者僅二十七其長二千七百里是遂人之洫較匠人又不足九十分之六十三矣一同所含之溝長百里者九十其長九千里九而當一同之溝長百里者二百七十其長二萬七千里是遂人之溝較匠人增三之二矣溝洫之數以其法較之其不同也如是夫體旣不同里數夫數皆不同溝洫之數又如此其不同而猥曰同也豈其然乎且如其法以與乘同除算之井閒溝畛占四畝一同之溝畛其數九千其占三萬六千畝爲三百六十夫成閒九洫及涂占之百二十畝一同之洫涂其數九百其占七萬二千畝爲七百二十夫（閘九洫爲九洫考百當以百乘之今其書以九十乘之故但有六萬[illegible]十八百畝爲六百四十八夫是其算法甚謬特爲正之）同閒澮道縱橫各九其占二萬八千八百畝爲二百八十八夫川環一同與鄰四同各分其半并四面之路其占九千六百畝爲九十六夫凡占千四百六十四夫今萬井當加萬夫所占遠不足以當其數此何說也且以溝洫所占當其所加之夫而遂人則於夫外有溝洫不較之匠人爲餘其溝洫之地乎匠人萬井當遂人之十萬夫既餘其萬夫溝洫所占不足當其十分之二而遂人又自饒其溝洫之地是欲求其同而益之以不同烏在其爲溝洫之同也至其言洫占成閒謂一成中有九洫與其言溝占井閒爲一溝在井外者不一例且洫但有九則成閒有十井之溝自入澮不由洫而入澮矣其言澮爲縱橫各九姑無論其說之非即其數但有九者言之是九十成之洫入澮十成之洫自入於川且縱橫皆有澮是又有九十通之溝入澮矣其言四面皆有川是東面有十成之洫自入於川則西面更有百井之溝自入於川矣至於畎之自入於溝澮川遂之自入於澮川陵亂踰越遞數之不能終其物夫溝洫之制爲治經一大事不容僭之不辨敢抒鄙見如此瑤田再拜

據遂人匠人二經文義及鄭賈二氏說則匠人遂長三夫與遂人遂長一夫不同也匠人溝長十井與遂人溝長十夫不同也匠人洫長十成與遂人百夫有洫實亦十夫之長不同也匠人澮亦長十成但有一澮與遂人千夫有澮實亦百夫之長而又有十澮不同也瑤田前作溝洫異同考幷爲圖以明之今又作文數篇反復考訂於二經田制形體及命名一字不可假借處推勘無遺義鄭賈二氏注說之精並爲發明之其有小誤處則據經文正之因字數多至萬言不能錄呈暇時攜以就正可也

與吳澂埜論某人言溝洫書

微埜同年足下去年見某氏子所撰溝洫藏意以爲此不知而作者可置勿辯耳頃夜坐再閱之殊不能已於言甚此事在今日爲絕學謬說最易惑人略而言之爲此事求其是非有意於斥其非也其言曰十夫外洫內遂縱畫二粗九細百夫外澮內溝橫畫二粗九細千夫外川內洫縱畫二粗九細萬夫外川內澮橫畫二粗九細此其遂人溝洫形體之謬說也其言曰東川一南川一一句一股萬井洩十分東川之一南川一澮九十句十股千井洩十分東川之一洫九十十分南川澮之一百句百股百井洩百分東川十分洫之一十分南川澮之一溝九百千句千股十井洩百分東川十分洫之一遂九千百分南川洫十分溝之一萬句萬股一井洩此其匠人溝洫形體之謬說也瑤田以其二形體圖而校之所謂一句一股萬井洩者視遂人之一句一股萬夫洩也所謂十句十股千井洩者視遂人之十句十股千夫洩也所謂百句百股百井洩者視遂人之百句百股百夫洩也所謂千句千股十井洩者視遂人之千句千股十夫洩也所謂萬句萬股一井洩者視遂人之萬句萬股一夫洩也以匠人之井數當遂人之夫數則是遂人夫閒有遂者匠人之遂在井閒矣故一同之遂九千遂人十夫有溝者匠人之溝承十井矣故一同之溝九百遂人百夫有洫者匠人之洫承百井矣故一同之洫九十遂人千夫有澮者匠人之澮承千井矣故一同之澮九遂人萬夫有川者匠人之川承萬井矣而一同不止一川故有東川又有南川由是言之則匠人之文但當言井閒有遂十井有溝百井有洫千井有澮萬井有川矣何必變遂人之文於溝以下而以諸閒字言之邪既以諸閒字言之而所謂同閒有澮者謬說以爲非兩同之閒乃一同之中則所謂成閒有洫者亦宜在一成之中今其謬說乃又在兩成之閒其長則止一成所謂井閒有溝者亦宜在一井之中今其謬說乃又在兩井之閒其長則連十井何其矛盾自陷若是也且閒爲兩者之閒見於經記傳注者如階閒楹閒廉閒豆閒軫閒碑閒等遠數之不能終其物矣何獨至於同閒而異之雖古書字法容儒未暇深詳而遂人遂在夫閒匠人遂在田首豈承百畝中之畎水此其在兩夫之閒一童子而知之者今其謬說匠人之遂九千是遂在井外矣夫遂在井外則井中無以別夫每井有六夫之畎水不得入遂而九千遂之謬說又不可通於是自破其例於每井之中又加二遂而爲之說曰匠人二遂承九夫是一同之田不止九千遂而有二萬九千遂矣抑何進退無據若斯之甚也瑤田之圖溝洫也以畎長一夫流入於遂故遂在夫閒遂人所以言夫閒有遂也匠人變其文曰田首謂在一夫之田首是田首亦猶之乎夫閒也匠人遂長一井流入於溝故謂溝爲井閒溝長一成流入於洫故謂洫爲成閒洫長一同流入於澮故謂澮爲同閒澮起於山麓或一同或不及一同又或過乎一同其長無定數以流入於川川北之田依於山川南之田亦依於山故曰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川不可以田畝之法命名此亦自然之勢也今其謬說駁余之圖曰由東而西洫與洫鄰無以別萬井而一同之界廢（余圖十一南畝其東爲川西則山麓澮所起處要知川至山麓容一同者甚少先王立五溝之法必備於一同故必以同言之謬說直以爲有二三同或十數同即如果斯人一同之西又有一同則人爲之川雖崖岸之限亦解因地制宜之義儒者說瞽循昧之鄙）由北而南溝與溝壘無以別百井而一成之界廢（謬說有溝夫溝上又有畛矣此之謂界而以爲界廢真夢囈也要知五溝之設原不可專爲有水以大受小也五涂之有溝以容車馬之多寡因以取於五溝而經界之正亦遂資於是焉然則溝涂大小之故義不起於經界也）如其謬說則更當駁余之圖曰由東而西遂與遂壘無以別一井而九夫之界廢也而乃不致駁者余初不知其所以然及尋其謬說始知其欲襲余之圖以通其謬說之窮彼欲襲之烏能駁之而不知余圖有萬不可襲之以雜其謬說中者苟一襲之則不得不遂與遂疊而自破其例以至於進退無據若斯之甚也嗚呼是經多障昧者雖明有局外人送難破說屈而余說庶得伸矣夫溝洫形體之謬如此所謂本實先撥矣他所立說皆從此生試更條舉而覽言之其言曰嘗以禹貢圖爲本一雍州一豫州涇渭灃漆河濟瀍澗諸大川分股句折處畫方格或一同或二三同或十數同夫井田之制備於一同故苟不以一同言之不能盡井田之法耳非謂平地無阻礙者處處有足一同之地也即或不止於一同究非於一同之外有異制故說所舉者但至於一同而止所以明井田溝洫之制非論川原形勢也今其謬說有畫爲十數同者不知畫之果何所用也抑雍豫二州果有其地如其所畫無豪釐之差乎我不敢知矣其言曰東南句股溝之委西北句股涂之首又曰徑畛涂道路皆在田之西北遂溝洫澮川皆在田之東南今試以其論匠人者言之川長宜墾在一同之東南兩邊路亦長百里又在一同之西北兩邊說曰川上有路如其謬說川路各在一方而可謂之路在川上乎其言曰內外皆九正流一支流今即以其論遂人者言之九澮爲正流矣其南邊千夫無澮但有九洫是謂此九洫者爲九澮之支流也夫洫自洫矣安可呼爲澮之支流乎推之九洫正流亦不得以東邊之溝爲支流九溝正流亦不得以南邊之遂爲支流矣其言曰九夫由遂而溝而洫遲一夫自入洫速九十夫由溝而洫而澮遲十夫自入澮速九百夫由洫而澮而川遲百夫自入川速九千夫由澮而川遲千夫自入川速遲者正流速者分瀉此即其九正流一支流之謬說然即其謬說而釋之遂水由溝而洫而澮者只八十一夫無九十夫自入澮者只九夫無十夫仍有十夫無遂則畎自入洫矣其南面緣邊之成又皆無澮則更有不同者矣溝水由洫而澮而川者八百十九夫又有無溝遂自入澮者九十夫有無洫溝自入東面之川者九十夫有無遂畎自入東面之川者一夫綜計之凡十成由洫而澮而川者只八百十九夫無九百夫由澮入川及自入川者百八十一夫不止百夫其南面緣邊之十成有九成無澮則由洫入川一成無洫則溝自入川又有不同者矣洫水由澮而川者七千二百九十夫又有無溝遂自入澮者七百二十九夫有無遂畎自由洫入澮者八十一夫（此不盡東南兩邊之八十一成凡八千百夫）其無澮遂自入南面之川者八百十夫又有不由洫遂自入南面之川者八十一夫有無遂畎自由洫入南面之川者九夫（此南面緣邊之九成凡九百夫）其無洫但有溝水自入東面之川者八百十夫又有不由溝遂自入澮者八十一夫有無遂畎自入東川者九夫（此東面緣邊之九成凡九百夫）其無澮無洫遂自由溝入東面之川者八十夫又有遂自入南面之川者九夫有無遂畎自入東面之川者十夫（此東南隅之一成凡百夫）綜計之凡百成由澮入川者只八千一百八十一夫無九千夫自入川者千八百十九夫不止千夫蓋其謬說皆從九起算而皆不自知故謬說之中又加謬有如此者矣其言曰或滅爲一澮置之同外又曰鄭注九澮確不可易如其謬說是謂鄭注匠人亦九澮也今鄭注可覆視也賈氏疏之亦可覆視也鄭注遂人曰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注匠人曰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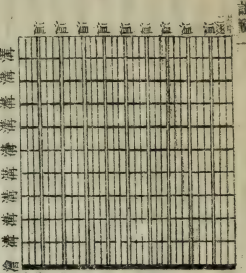
異於鄉遂及公邑賈氏疏之曰遂人九澮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溝澮稀稠不同是井田異也然則匠人一同一澮記文顯然鄭注顯然賈氏之疏鄭注也又顯然而繆說涵括鄭氏遂人注以駁余匠人之圖非夢囈而何其言曰溝在井閒洫在成閒澮不可曰二十成之閒故變文曰同閒不曰終閒者成與同皆見左氏終字本司馬法或當時未有此名也如其繆說以終字爲非當時之名故不稱設使終字爲當時之名則今之稱同閒者繆說以爲當稱終閒矣不知十成爲終十終爲同同與終相去十倍其不可以相冒而稱也明矣而繆說云然何其憒憒若是也且通終之名命於溝洫之長成同之名命於積田之方故水之介乎其方者可以閒言之水之流而通爲流而終焉者不可以閒言之字義如此安能假借況其繆說謂澮不可曰二十成之閒言其交不辭不可舉以命名其實固自以爲是二十成之閒也夫二十成之閒何謂也謂彼十成此十成而澮居其閒也夫同閒何謂也謂彼一同此一同而澮居其閒也然則同閒之名若以成命之則曰二百成之閒也夫二百成之與二十成雖至愚之人亦知其交之不可以相變也而繆說云然何其憒憒若是也抑豈以同閒之名本不當在一同之中且與其所謂成閒井閒者又不一例彼亦實有不安於其心者而後爲是說以誣古人見古人命名亦有遷就時邪嗚呼古人雖往來者難誣亦可畏也其言曰專達於川專字言遂溝洫皆有所假澮無所假而徑達及尋其繆說則有畎自達於川者有溝自達於川者亦有遂有洫自達於川者是亦無所假而徑達矣由其溝洫形體之繆說內外皆九故卽自立一說有萬不能不矛盾自陷也如此其言曰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別言大川可知非同閒人爲之小川夫其繆說所謂同閒乃一同之中其所流之水乃澮也安得復有人爲之小川耶若其所謂南川據繆說止可謂之同外安得復冒同閒之名邪凡上事去年與兒其閱時兒曾疑其繆今瑤田言之知兒亦必以爲然也瑤田再拜

圖某甲某乙匠人溝洫繆說形體記

昔與丁升衢書論某甲言溝洫之繆近又有某乙作溝洫遂意以駁余之溝洫書二人之繆不同其悖經立異則一也不圖其形體以曉人人將有爲其所惑而不之察者矣其言遂人溝洫承鄭氏九澮而川周其外之誤然鄭氏但云九澮未言澮承九洫洫承九溝溝承九遂也故賈氏疏遂人注曰十夫則於首爲橫溝十溝卽百夫於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爲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大川是鄭氏於澮言九於洫溝則言十也至於匠人同閒有澮言一同之田止一澮文義顯然鄭氏據經爲注未嘗有九澮之說故賈氏疏之曰遂人九澮而川周其外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也今二人之繆說一同之內必以九澮言之不但悖經其與鄭氏賈氏亦相戾矣試卽其繆說圖而觀之甲之圖每井中爲二遂其長一井流入於溝溝在兩井閒其長亦一井十井爲九溝流入於洫洫亦在兩井閒其長十井一成之中爲九洫流入於澮澮在兩成閒若亦長十井十成爲九澮流入於川則川亦在成閒是井田溝洫之制僅取備於一成有不可通者矣於是變其法引澮之長至於百井又於一同之中交午爲之縱橫皆九澮以注於其一同四面環繞之川乙之圖十井中爲二十九遂其長一井流入於溝溝在兩井閒其長十井一成之中爲九溝流入於洫洫在兩成閒其長亦十井十成爲九洫流入於澮澮亦在兩成閒其長十成一同之中爲九澮以注於川謂之東川又於南邊無澮之十成爲川以注之謂之南川二圖之繆致不同也而皆生於一同九澮之誤又欲並令溝洫皆以九相承故甲之圖始於一井二遂爲二於三中卽爲九於十中之意由中達外溝洫皆九而至於澮則澮欲達川而尙遠於川其說萬不可通不得不引澮而長之又縱橫皆爲九澮而交通之使至於川以遷就而成其說也案自二遂至九澮全襲鄭漁仲之繆說至是覺漁仲氏於成閒之縱畫但有空不行水之道於理未通於是爲交通之澮以實其空而不知於理尤不可通也漁仲氏只有橫九澮故只東西二川今加交通之縱九澮故又加南北二川然則四面之川亦襲漁仲之意而變通爲之者也乙之圖始於一同九澮澮承九洫洫承九溝溝承九遂由外而中以至於遂則遂在井外不能以一遂承九夫之畎水其說萬不可通不得不於井中更爲二遂以遷就而成其說也乙之繆從外入故至乎內而其說必窮甲之繆從內出故至於外而其說必窮瑤田敢曰知言乎詖辭繆而至於遁蓋有不得不窮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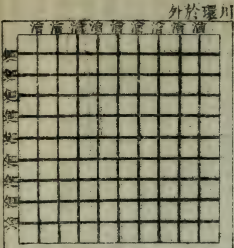
或問曰某甲某乙之釋同閒有澮也謂澮在一同之中雖其立法各自爲說然井閒成閒同閒諸閒字皆不能一例彼曷不一例爲之而顧使人閒執其口乎余曰彼曷嘗不計及之然苟一例爲之則有萬不可通者矣嘗試爲擬一例之圖觀之先爲一同之大方空次於方空中橫畫九澮而謂之曰同閒有澮每澮所承者十成也每十成又縱畫九道其道在兩成閒非一成中也若欲一例則不可以爲洫於是每成又橫畫之爲九以一成而言之謂之成閒有洫以擬同閒之澮似也然洫與澮不相接而十成縱畫之九道有水無名者反得上受洫水而洫轉不能自歸於澮矣每洫所承者十井也每十井又縱畫九道其道在兩井閒非一井中也若欲一例則不可以爲溝於是每井又橫畫之爲二以一井而言之謂之井閒有溝以擬同閒之澮似也然溝與洫不相接而十井縱畫之九道有水無名者反得上受溝水而溝轉不能自歸於洫矣故一例爲之萬不可通且又不可內通於遂遂在田首與遂人之夫閒同形今欲一例而爲於一夫百畝中而百畝中之百畎雖有極繆之妄人所不能敢者也然則其不一例爲之亦有無可如何者矣

某甲繆說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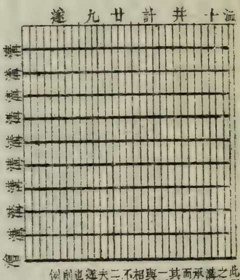
此百井一成之田據其一同中縱橫皆九澮之說則一成之田西面有澮環之其有一面無澮而皆川者之一同緣邊之三十二成也有兩面無澮而靠川者一同四隅之四成也今只圖一成之南面一澮者据其二遂達溝九溝達洫九洫達澮是受洫水之澮止於此矣例而推之則九澮達川川長十成而溝洫之事已盡安用一同萬井之田載而先王之注必至於一同乃專溝洫之制此自破其例引澮而長至於十成又縱橫爲之之繆說所由起也

某甲繆說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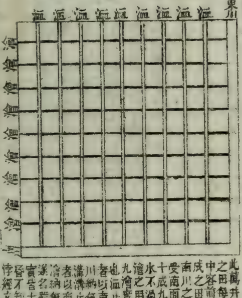
此萬井一同之田每方一空中容前圖一成之田也縱橫九澮四而環川終也

某乙繆說圖一



此百井一成之田也澮洫溝遂以九相承是其例也而先王之法其制必備於一同則九遂與鄙有遂不相接者不得不於井中增二遂以接之夫井中之有遂先王之法也於其繆說則爲自破其例矣

某乙繆說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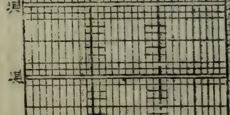
此萬井一同之田每方空中容前圖一成之田也案南川之設但受南面條邊十成九洫之水不過澮一澮之用雖曰九澮實十澮也洫止於九者以東邊有川納無洫之溝溝止於九者以南邊有澮納無溝之遂名雖九數實皆十數彼昏不知故敢悖經立異也

論陳及之言匠人溝洫之繆

言溝洫之制其最劣者莫如陳及之以遂人匠人爲一制謂遂人爲直度匠人爲方度（案此直度方度與鄭注傳之說異破壞遂人之法此不破壞遂人之法）遂人十夫有溝匠人方一里爲四溝兩旁各一溝中閒二溝遂人百夫有洫匠人方十里爲四洫兩旁各一洫中閒二洫（據其說云方十里爲四溝實洫之長只三里又少半里則以澮承之是方十里中爲洫三三段共有十二洫也）至於澮亦然（謂匠人方十里爲四洫亦方十里爲四澮也）夫一井四溝理所必無先王以遂別夫今乃以溝別夫矣至一成橫爲四洫縱爲四澮成長十井皆須破三井又少半井而爲之如此則溝之長三井又少半井（案溝長過三井外則縱兩井之閒皆空不行水之界也）承之以洫而橫破之洫之長亦三井又少半井承之以澮而縱破之是欲兩溝兩洫兩澮相去之夫數匠人亦同於遂人而以爲二法一制也（謂如遂人十夫橫爲一溝是兩溝閒一夫而爲之匠人方一里四溝亦是兩溝閒一夫而爲之遂人百夫橫爲一洫是兩洫閒十夫而爲之匠人方十里四洫亦是兩洫閒十夫而爲之遂人千夫橫爲一澮是兩澮閒百夫而爲之匠人方十里四澮亦是兩澮閒十夫而爲之）是欲於一成中据二洫二澮望之皆爲井字之形也然大井成而小井不得不改則是匠人爲溝洫乃所以破壞井田之法也又言鄙水瀉於溝（案以溝別夫故鄙水入溝）竟將中閒遂水删去如此說經何足與辯而馬貴與田賦考引之反爲案語備舉其說而不能斥其非後之治經者或不免爲其所惑故附論之昔朱子於當時人之說不以爲然云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井田與溝洫以遂人匠人對舉）決不可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分作兩項卻是余以爲遂人位置溝洫澮川以十夫百夫千夫萬夫爲數而匠人則一井九夫一成九百夫一同九萬夫溝洫澮卽位置於此故特書曰井閒成閒同閒用遂人夫閒例也二法安得相合耶

据陳及之說擬圖

直排十井則夫者應得遂名則井者無名以通之皆空不行水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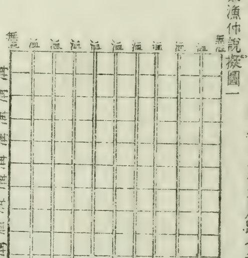
横排十井中則夫者其所謂遂

此百井一成之田也萬井百成之溝洫澮皆放此所謂四洫者中偏二澮實十二澮遊井田只將爲洫論所破者盡出以見其繆處皆不盡者悉爲所混也

論鄭漁仲言遂人匠人溝洫之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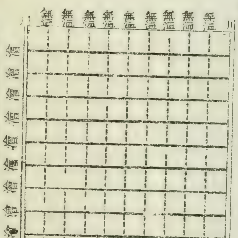
鄭漁仲之為溝洫辨也謂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此夢囈也鄉遂之法見於遂人采地之法見於匠人義負而語詳判然二事今漁仲氏得倘其口者據有此二經耳若不信二經則是先王溝洫之制不傳於世久矣雖不言可也今漁仲氏顯悖之而陰據之以為說宜其說之不能自全也其言曰遂人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當有九川遂人之法不必據而一同以為言不幾太多與匠人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與又言鄭康成以鄉遂不用井畫采地畫之為井遂人匠人分為二法求之於經無明文余案遂人之不為井田確有可證周頌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為耦駿發曰私是不畫井無公田之證也耦曰十千是萬夫之證也里曰三十是萬夫之田方三十三里又少半舉成數之證也安得曰經無明文乎如其言是顯悖二經之法矣而吾謂其陰據之為說者何也其言曰一成之地九百夫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凡九井九井乃十井之譌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為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乃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閒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閒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但遂人以一直言之匠人以四方言之如其言是陰據遂人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之文移而用之於匠人畫井之制夫井九夫也而曰有溝則非十夫有溝矣今通十井但置九溝而以九十夫當之因遂謂之十夫有溝推之一成九洫以九百夫當之百成九澮以九萬夫當之亦遂謂之百夫有洫千夫有澮也陰據遂人之文以巧合匠人之制於千夫有澮說已雖彊通矣而於遂人之制反顯悖之謂亦如匠人制井田但一直而不方夫一直者是以一同之田十分其百成而取其十成於是遂人之澮其長十成遂人之川其長止一成也豈不繆哉余案周家井田之法孟子時已無可考公田之有僅據大田之詩以決之孟子考核之文不過如此今漁仲氏悖遂人之經而謂鄉遂亦為井田豈亦得有明文乎況取其十成是九千夫非萬夫是九千夫有澮非千夫有澮此何說也且其繆說有求全而卒難全者如曰一成九洫則必有十井之溝無洫可入又以一澮承九洫澮之長應止一成而入於川如此則一同之田不得不為九川而無解於其遂人多川之繆說是九川有斷不能為者不得已而引澮而長之至於十成於是十成有九閒一同百成則有九十閒此皆大經界也既不置洫又不能為川但有空不行水之道而已夫空不行水亦無不可特無如其溝之蓄而不能洩也將任其汎濫為可乎哉夫先王之所以為溝洫正為除水害耳今一同之田有千溝不洩之水逆流於鄰田之洫於是乎有百洫以一洫而受兩洫之水洫既受害倒注於溝而遂而鄰無不受害迨於下洩也勢必咽塞憤阻其為害也可勝道邪余案一同之九澮則當邊有九洫無澮可入而兩川在東西是亦無川可入矣今姑無論其受害與否而先王為溝洫為有合乎溝之水不得其所歸也哉

據鄭漁仲說擬圖一



此百井一成之田中置九洫是不置澮故有溝洫無可入之繆

據鄭漁仲說擬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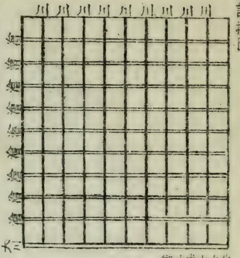


此萬井一同之田每方空中容前圖一成之田也成間大經界不置洫此大繆也以此圖十分之一取十成而為鄉遂之制顯悖遂人之法亦大繆也圖即頗此不必更凝

論王與之黃文叔言匠人溝洫之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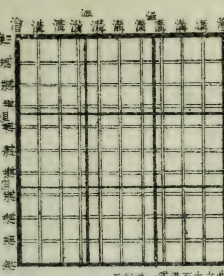
宋人言溝洫之繆如陳氏汲鄭氏樵余既圖而論之詳矣而淳祐閒王與之次點著周禮訂義說亦大繆其言曰井田之法九夫共井未有十夫鄭氏所以謂遂人法與匠人不同也必欲合其說宜以大略計之不可拘也夫二法既不同胡為又欲合其說既欲合其說必獨有所見二法實可相通胡為又言宜大略計之不可拘也其立論先主於遷就強合甚無謂也然不可以不辨其言一成之內為九洫是每洫上承井閒之九溝每溝上承一井之二遂就其說論之遂在夫閒與遂人夫閒有遂同矣溝在井閒一井九夫亦與十夫有溝同乎洫承九溝僅九十夫亦與百夫有洫同乎其言一同中有九十澮又言自澮而達者已有川是一同中先為九川然後自九川歸於同外專達之川意謂一澮九百夫略當遂人千夫有澮一川九千夫略當遂人萬夫有川斯其所謂大略計之不可拘者乎然而其繆甚矣一成以上繆與鄭漁仲及某甲同不必圖圖其一同中九十洫歸於九川九川又歸於一大川者以見三家之說其初同者所繆同故其法同也然其法既繆則於為澮之後皆窮於澮川之不相及勉而反之百罅千漏窮則必變於是以繆救繆而卒不能相同者亦勢之所必然也訂義中又載黃文叔度五官解之說曰一井廿夫其中為遂而溝環之地居一夫實為九夫積方百夫溝經緯其中而洫環之成方十里千夫之地十除其一為百井九百夫洫經緯其中而澮環之同方百里十萬夫之地十除其一為萬井九萬夫澮經緯其中而川環之如其說是百里一同四面環川一同之中縱橫九澮一成之中縱橫二洫百夫之中縱橫三溝井中之遂無說不知其亦為縱橫二遂否也以九為十復除一作九自師其心妄意經記其說之繆何足與辨獨是成長十井其中縱橫二洫須破三井又少半井為之略如陳及之之說但陳說橫洫縱澮為異耳而百夫中之縱橫三溝又皆為於井閒井既為洫所破溝亦為洫所破即夫閒之遂亦有為洫所占者矣則是遂也溝也即其繆說原自整齊於井中成中而以縱橫二洫加於其上使溝洫參差井疆錯互經地之法固應爾邪圖之以見違經立異者卒無一人能自全其說也

据王與之說擬圖



此萬井一同之田每方一里中容百井一成之田也一成不圖者與鄭漁仲說同

据黃文叔說擬圖



此百井一成之田每方空中容一井九百畮也洫加溝上破井占遂其謬甚矣一同不圖者某甲宮言其說前已圖之互觀可也

通論諸家溝洫謬說之由

匠人溝洫之制始於夫閒之遂終於兩山閒之川自畎水流出於一夫之外而爲遂在兩夫之閒曰夫閒遂水流出於一井之外而爲溝在兩井之閒曰井閒溝水流出於一成之外而爲洫在兩成之閒曰成閒洫水流出於一同之外而爲澮在兩同之閒曰同閒澮水則專達於川川在兩山閒故曰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其爲法易行而無所阻其爲事易明而無所疑而爲溝洫說者何以紛紛然多謬論也其故在不明諸閒字之義爲兩者之閒又疑於匠人一同止一澮之說復誤會遂人注九澮而川周其外之語而欲通其說於匠人一同之內亦爲九澮又欲並遂人匠人兩不相蒙之二法合而一之義之所是而故去之法之本無而強立之此所以各逞其臆而卒不能自全其說也鄭漁仲之爲九澮於一同中也比物以爲洫則必爲九洫於一成中夫一同橫區之而爲十中有九閒以爲之澮其縱者每區又各區之而爲十成十區百成中有九十閒皆經界之犖犖大者既以其不在成中而不能以之爲洫則但爲空不行水之道而已此其說之不能自全者也一同九澮一成九洫謂之同閒成閒比物以爲溝宜爲於井中謂之井閒而井中有遂不能相讓不得已乃遷就而爲九溝於十井之閒此又其說之不能自全者也陳及之之爲澮也揣其初意亦謂一同一澮之太少而又欲合遂人匠人之法而一之郎一同九澮亦難脗合於是於一成之中縱爲四澮則兩澮閒以十夫適合遂人千夫之澮亦兩澮閒以十夫也又於一成之中橫爲四洫則兩洫閒以十夫適合遂人百夫之洫亦兩洫閒以十夫也夫其初意亦不過欲於同中爲九澮耳既不能爲則曰與其澮少無寧澮多苟可合二法而爲一雖穿破井田不顧也雖十成之中多至於三十餘澮亦無不可也而尚得自全其說乎王與之之爲澮也意謂一澮上承一成中之九洫則澮之長亦止於一成若一澮橫通十成則十成之縱九閒勢必爲空不行水之道與其空不行水以破其制不如爲九川於一同之中一川納九千夫九澮之水亦庶幾同於遂人萬夫有川矣夫如是則澮之長止於一成十成九澮百成九十澮矣閒於其中者一同九川非一同九澮矣九川復入大川川又有二法矣破壞至此其初意當不其然尚得謂之能自全其說乎黃文叔之爲澮也縱橫九澮於一同中而川周於其外縱橫九溝於一成中而澮周於其外於是溝澮相承矣洫於何置焉而匠人之制溝必入洫洫乃入澮洫固不可廢者也不得已乃於一成縱橫九溝之上因而重之爲縱橫二洫既破其井外之溝又破其溝中之井其說之不能自全也審矣至近世某甲之爲澮也九澮縱橫於同中西面環川於同外井以溝加一夫而爲十成以澮加百夫而爲千是皆冒黃文叔之說也溝長一井成包九洫則冒鄭漁仲之說也其所冒者先已不能自全其說則冒之者可知矣某乙之爲澮也主乎九澮在一同中謂之同閒而洫閒於兩成溝閒於兩井不用同閒之例豈得謂之能自全其說乎既有東川又有南川川有二法又豈得謂之能自全其說乎凡六說宋人四近人二其爲之法始於遂溝者及乎澮川必不能自全始乎澮川者及乎遂溝必不能自全其故何也此五者古人所立不能增損故古人成法不能變易欲知古人成法須知古人之文章欲知古人之文章須通古人之訓詁如欲變易之則或增之爲六或損之爲四然後更其名號立爲新法以六人之才爲之則亦當有可觀者矣

畎澮異同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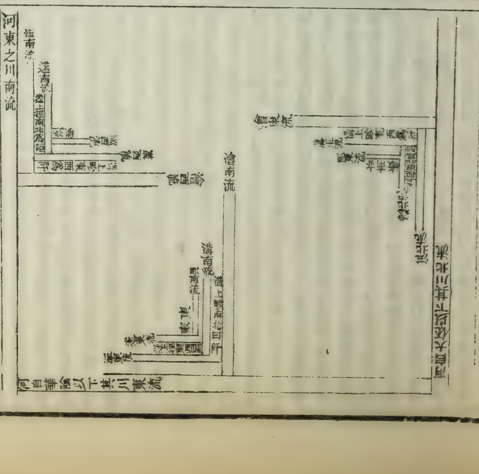
虞書濬畎澮距川與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之畎澮兩事也濬畎澮與決川距海連文是治水內事天成之畎澮也曰濬者疏其壅塞明是天成有之爲溝洫之畎澮縱橫施於田閒依仿天成者又推廣之以立名人力所爲故廣深有一定之度天成者則無之矣說文畎作〈澮作巜遞增其畫以至於川字皆象天成之形是故〈者一水流於谷中之形也巜者水流出谷與他谷之水會而成谿故字从二〈不一水之形也川者羣巜所趨字从三〈衆水之形也禹貢傳云畎谷也正義引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胡朏明禹貢錐指云谷是澗壑之流直出山中以注谿卽禹所謂畎谿則橫亘一道受澗壑諸水以注川卽禹所謂澮也按爾雅注谿曰谷下又云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於谷中之水又細分節目其所謂澮也溝也與虞書之澮異與考工之溝澮同要皆隨事立文義各有當均不相妨也禹於水治之後乃暨稷播漸次設溝澮之制當是時田畝初定不知與匠人之所爲五者皆備否書缺不可考矣然郎五者備有畎澮諸名亦自爲一事不與濬畎澮同也溝洫廣深之度起於畎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illegible]廣尺深尺謂之畎呂氏春秋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畎也此人力所爲在田閒者然田閒之畎又分爲兩事一爲百畝行列之畎因以爲田閒水道之始一夫百畝中容萬步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然則畝廣六尺長六百尺詩所謂禾易長畝是也百畝則百畎矣陸德明釋文引司馬云壠上曰畝壠中曰畎指謂此畎也壠陂陂之名平地中之高者也有畎然後有壠有壠斯有畝故曰壠上曰畝兩壠之中則畎故曰壠中曰畎也呂氏春秋曰上田棄畝下田棄畎又曰大畎小畝畝欲廣以平畎欲小以深皆言壠中之畎周書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按爾雅田一歲曰菑方言云反草曰菑然則敷菑者以耜發田爲初耕反草之事既耕去其草矣然後陳其行列而修治之以爲疆畎此古人爲畎之事也信南山之詩我疆我理南東

其或畫其經界之謂疆鄭注疆畫其界也分其地理之謂理鄭注理分地理也是故疆之以成井疆本字爲畺从二田三畫界二田言畫百畝之經界與分孟春之月皆修封疆注云封疆田首之分職也故廣言之則國之四竟亦曰疆地官封人職凡封國封其四疆是也所以別夫也理之以成畝所以爲溝也畝有東南故畝有縱橫順其地理以分之而已矣故左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無顧土宜所謂土宜者東南之宜所謂物而布之者相其地理之宜以分畫之云爾此古人爲畝之道也南畝者其畝縱蓋自南視之畝陳於東也東畝者其畝横蓋自西視之畝陳於南也故鄭氏遂人注云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以其畝横故得遂縱也今北方東畝之間有東西畛南北畛蓋猶土之宜而爲之據遂人畛爲溝上之道南畝則溝東行故其畛爲東西東畝則溝南行故其畛爲南北此古法存于田野者然而南畝東畝之名則無能言之者矣一畝播種行列之畝漢書食貨志趙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爲畝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爲畝長終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生葉以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根苗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夫畝廣六尺畝廣尺畝三畝三尺也餘三尺與畝相間分高下所謂壟也以長畝平列百行是爲一夫百畝廣六百尺其始也畝一壟蓋百畝百壟今更爲畝以播種一夫三百畝亦三百壟耨壟草隤其土於畝以附根則畝浸高壟浸下屢隤屢附壟與畝平故曰壟盡而根深也古人畝田芸耔之法略具於此緜之詩曰迺疆迺理迺宣迺畝鄭氏注時耕曰宣宣發也伐之言發也宣之術所謂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者與公劉之詩曰既順乃宣順即理也是爲百畝行列之畝也宣之殆將爲播種行列之畝與夫爲畝者必以耜發田也而發之又必順其地理此理之所由名而一耦之伐謂之畝也故國語云農祥晨正土乃脈發韋昭注脈以爲理又引農書云春土冒橛耕者急發然則農夫之春耕也固通可謂之爲畝與代田者更易播種之名畝播則壟休歲歲易之以畝處壟以壟處畝故曰歲代處也管子地員篇瀆田悉徙房玄齡注謂穿溝瀆以溉田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余按瀆田即爲畝以播種非引水溉田之謂即代處之義與周禮一易之田意蓋略同是故代田之爲畝也畝三之以畝度畝則畝六畝說文云六畎爲一畝猶云六尺爲一畝也

阡陌考

阡陌田間之道也亦作仟佰漢書成帝紀出入仟佰食貨志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仟佰訓故家釋阡陌者皆言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惟應劭風俗通具二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應說今風俗通逸之見於史記索隱引在秦本紀中又見朱子開阡陌辨引之索隱朱子之文載王伯厚困學紀聞誤以河東爲河南一證之索隱諸本再證之戴侗六書故引朱子語並作河東諒哉應氏之說得古人物土宜之義矣天下之川皆東流故川横則澮縱洫又横溝又縱遂又横遂横者其畝必縱而畝陳於東是故東畝者天下之大勢也遂上有徑當百畝之間故謂之陌其徑東西行故曰東西曰陌也遂上之徑東西行則溝上之畛必南北行畛當千畝之間故謂之阡而曰南北曰阡也然則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此阡陌之通義以其義出於東畝蓋東畝者天下之大勢也然有東畝者亦有南畝者天下之川大勢雖皆東流而河東之川獨南流河爲川之最大者而或南流則其畝必南陳而爲南畝矣南畝畛横則遂縱徑亦縱而爲南北行豈不南北爲陌乎溝横畛亦横而爲東西行豈不東西爲阡乎由是洫又縱洫在百夫之間故洫上之涂亦爲陌澮又横澮在千夫之間故澮上之道亦爲阡而川則縱而南流矣河東之川天下之大川也而獨南流故特舉之以爲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之例物土之宜以爲阡陌必具二義而不知者乃是此非彼蓋亦勿思矣河至大伾又北流則畫畝之法與河東川之南流者同爲南畝而晉人乃欲使齊之境內盡東其畝此賓媚人所以有無顧土宜之斥也阡陌之名從遂人百畝千畝百夫千夫生義而匠人之阡陌則因乎遂人而名之義不繫乎畝與夫之千百命名之事惟變所適亦自然之勢也若夫商君開阡陌說者誤以秦廢井田而置阡陌以阡陌爲非先王之制顏師古成帝紀注阡佰蓋秦時商鞅所開也則朱子開阡陌辨斥之矣

阡陌圖



說閒

考工記梟氏爲鍾曰銑閒鼓閒鉦閒人不知其有兩銑兩鼓兩鉦故命之曰銑閒鼓閒鉦閒也余爲說正之匠人爲溝洫曰井閒成閒同閒人不知其溝介兩井洫介兩成澮介兩同故命之曰井閒成閒同閒也余又爲說正之或曰有徵乎余曰徵梟氏者梟氏也篆閒謂之枚枚非兩篆閒之謂乎徵匠人者匠人也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川非兩山閒之謂乎抑徵考工者考工也輈人余以爲輈人恐輿人之誤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軫爲輿之兩旁木兩輪夾之轂中輻所湊者曰轂轂末曰軹伏兔曰轐轐上承軫而下含軸軸末貫軹而出之故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然則輪閒爲車之廣也車

廣非兩軫閒之謂乎而鄭氏以輿後橫木爲軫非也輪人爲蓋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案兩軹之廣中詘之不及六尺故六尺曰庇軹兩輪之廣中詘之不及五尺故五尺曰庇輪兩軫之廣中詘之不及四尺故四尺曰庇軫若以輿後橫木爲軫則自蓋桯至此二尺二寸耳安得謂四尺以庇之耶周禮闕冬官以考工記補之則考工者周禮冬官之屬也於是進而徵之於周禮遂人夫閒有遂遂非兩夫閒之謂乎大行人上公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諸侯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諸子朝位賓主之閒五十步朝位非賓主閒之謂乎周禮見閒字盡是矣周禮儀禮皆周公致太平之書也於是進而徵之於儀禮儀禮言楹閒者六而言兩楹閒者七也言階閒者十一而言兩階閒者二也其不正當階閒者二事在士喪禮甸人掘坎于階閒則必見之曰階閒少西明兩階所函之中乃得謂之階閒也在既夕篇俟柩于階閒則記必見之曰于西階東明兩階所函者亦通得謂之階閒也鄉飲酒禮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注云射則磬在東余案鄉射禮縣于洗東北西面注云縣謂磬也縣於東方辟射位也言異於鄉飲酒禮無射位之辟故得在階閒階閒於鄉射禮則當射位也是故鄉飲酒禮磬在階閒北面鼓之射磬在東則西面鼓之也言豆閒者八言上豆閒者二公食大夫禮六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所謂豆閒其韭菹醓醢兩豆之閒與少牢饋食禮獻尸四豆韭菹醓醢葵菹蠃醢所謂豆閒亦韭菹醓醢兩豆之閒與其他或韭菹醢或葵菹蠃醢或葵菹蝸醢諸兩豆者所謂豆閒卽此兩豆之閒也言上鉶閒者一公食大夫禮牛鉶羊鉶豕鉶牛鉶所謂鉶閒殆牛羊兩鉶之閒與言物閒者四在鄉射禮與大射儀射有左物右物左物下射之物也故又謂之下物物閒非兩物閒之謂乎言手閒者一在有司徹主人坐二手橫執几進授尸尸二手受于手閒手閒非兩手閒之謂乎案二手受者二手執几之外廉下云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者言既受之後乃還其几而縮之移左手以執內廉其外廉則右手執之明初受時則二手並執外廉也（續禮疑義誤今正之）言二指閒者一在鄉射禮凡挾矢於二指之閒橫之注云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則挾矢非兩指閒之謂乎案見二指者指有五其閒非一故必見之也如六豆四鉶亦以其閒非一故必見上豆上鉶也是故上豆閒者上豆次豆之閒也上鉶閒者上鉶次鉶之閒也二指閒者二指三指之閒也不見三與次者不必見而可知之省文也省文者屬文之法也言建鼓閒者一在鄉射禮謂蕩之所在阼階西西階東皆有建鼓蕩非兩建鼓閒之謂乎言房戶閒者三言戶牖閒者二言齊滑閒者一言中堂與東楹之閒者一言堂楹閒者一堂楹閒者卽中堂與楹之閒中堂與楹之閒者四分楹閒之一也此五者皆明見兩事者也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設于稻南簋西閒容人案設羞於稻南則稻在羞北稻羞之閒足以容人故下文賓北面自閒坐注云由兩饌之閒兩饌閒者稻與羞之閒也凡儀禮見閒字五十有三皆足以徵余之說以儀禮徵周禮於義爲近以數十事徵數事於證非孤矣

上篇

或問曰禮記七十子後學者之所傳述亦曲禮三千什一之存也而不足以徵乎余曰胡爲其不足以徵也曰兩楹閒兩階閒房戶閒則同乎儀禮也曰席閒則猶之乎言物閒也曰洙泗閒嬴博閒棺椁閒天地閒則猶之乎言房戶閒也曰參保介之御閒中棖與闑之閒則猶之乎言中堂與東楹之閒也曲禮曰侍坐於君子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言告與復兩時之閒也其爲時不多故曰少閒也少閒云者猶論語病閒之云言其病小愈在病與復瘉兩者之閒也又曰離立者不出中閒言不由兩立者之閒也內則曰五日請浴三日具沐其閒面垢請靧足垢請洗所謂其閒以五日言則兩浴閒以三日言則兩沐閒也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是則兩祭之閒也雜記曰襲無筭衡賓見閒注云藏於見外椁內疏云見外椁內二者之閒也又曰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注云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然則婦人踊居賓主之閒也三年問曰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期九月之喪在隆殺之閒也投壺曰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閒以二矢半在大戴禮作壺去席二矢半然則所閒者壺席之閒也此小戴記之足徵者也若夫大戴記則亦有之曰士與大夫之言之閒曰玭珠以納其閒謂瑀玉以玭珠納於衡璜衝牙之閒也曰三十四十之閒曰河濟之閒曰律麻迭相治其閒不容髮曰戶牖閒曰天地之閒其曰溝澮之閒言夷齊死於其閒所閒者夷齊也其曰父子之閒兄弟之閒君臣之閒鄉黨之閒言是人適當其閒所閒者是人也猶之乎同閒有澮所閒者澮井閒有溝所閒者溝也其曰反走如食閒言其閒無多時若論語無終食之閒違仁言君子常不違仁求違於不違之閒卽終食之頃亦無之又若左傳不朝之閒賓言兩朝之閒有不朝時也其曰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閒言他皆無所事求所事於其閒惟此而已此修辭體用之別其歸則一而已矣或又問曰虞夏商書皆不見閒字惟周書一見之顧命曰狄設黼扆綴衣牖閒南嚮斯亦不足以徵之乎余曰如之何其不足以徵之也覲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爾雅牖戶之閒謂之扆今曰設黼扆牖閒者（孔疏云牖閒者戶東戶西牖之閒也）盖省一戶字猶雜記賓見閒爲見椁之閒省一椁字此屬文之法也若中堂與東楹之閒中棖與闑之閒則其所不得省者也不得省者亦屬文之法也如之何其不足以徵之也問周易余曰惟繫辭及序卦兩見天地之閒而已問詩三百篇余曰何徵焉然齊風有猱之閒魏風有十畝之閒猱山名曰猱之閒猱之道猱之陽則不在猱山之上可知十畝之閒猶其言十畝之外也是修辭之通語非所當徵者也然既曰十畝則有九閒矣猶周髀言七衡六閒又曰七衡之閒國語言六律曰爲之六閒謂六呂在陽律之閒斯亦足以徵矣難之者曰不聞孟子之蹊閒乎而亦足以徵乎余曰蹊字之義一見於月令孟冬塞徯徑鄭氏注徯徑鳥獸之道也（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蹊徑）一見於鄭氏注周易徑路爲山閒鹿兔之蹊又左傳牽牛以蹊人之田漢書貨殖傳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然則蹊者獸蹄之所經無埒非有一定之跡可睹指者也今乃介然用之而成路是路之成成於蹊閒也曷足異乎難者又曰然則不聞墦閒乎余曰墦之言墳也以不墳者閒之則墦閒亦猶兩者之閒類也難者曰國語田在草閒何也余曰此言草多沒田也曰此非田乎不幾乎閒於草乎難者曰左傳孔張立於客閒執政禦之適客後何也余曰知客後之別於客閒則知客閒矣難者曰莊周書支離攘臂其閒何也余曰會徵武士衆且皇皇爾惝惝爾而支離獨於衆閒攘臂焉云爾於是難者曰允若時則所謂同閒成閒其閒者其兩同之閒兩成之閒

溝井之間乎余曰若疑吾言乎則請爲若徵之於莊周書夫不曰翱翔蓬蒿之間乎存乎蓬艾之間乎夫不曰圍於陳蔡之間而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乎夫不曰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乎則請爲若徵之於國語處戎翟之間非邢邪邢西接戎北接翟也居兩大之間非陳邪陳介乎晉楚也濟洛河潁之間非虢鄶邪其地在濟右洛前潁後河也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朝終則講於會其間無由息荒蓋謂朝會之間也夫差闕爲深溝水出商魯之間也則請爲若徵之於左傳曰閒于兩社爲公室輔曰師出陳鄭之間曰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間曰晉師在敖鄗之間曰鄭國介居二大國之間曰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公會齊侯衛侯于牌上梁之間

下篇

耦耕義述

耜之長自本至末尺有一寸其本廣五寸本有蚤以受耒者也用以耕一人之力能任一耜而不能以一人勝一耜之耕何也無佐助之者力不得出也故必二人並二耜而耦耕之合力同奮剡土得勢土乃迸發以終長畝不難也故后稷之爲甽田亦必用二耜爲耦廣尺深尺之法也地言里宰之職以歲時合耦於耡言農事最重必於先年季冬之月合耦於里宰治處合耦者察其體材齊其年力比而選之使能彼此佐助以耦耕也周頌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又曰其耕澤澤千耦其耘言耕者必言耦以非耦不能善其耕也耦之爲言並也共事並行不可相無之謂耦鄉射禮大射儀其射也司射比其三耦注以比爲選次其才之相近者疏更推言力之相近瑤田謂桃氏爲劍有上中下三制弓人爲弓亦有三制以應服之者之形貌大小射之比耦也齊其才齊其力齊其形貌乃可校其勝負否則强弱相懸勝負前定何校之有三耦既比然後作射其進射也上下射並行當階升堂堂上亦並行卒射降階又並行並行故謂之耦里宰合耦義亦如是不然農夫之耕何與於里宰而必規規然爲之合耦者以必耦耕故先合耦以齊其才力形貌以一人獨耕不能出力故必不可不耦耕然則耦耕者在昔先民莫不皆然夫固有所受之也趙過之爲代田也用后稷甽田古法畝廣六尺中爲廣尺之甽者三以間於三壟中而播種於甽甽壟歲易而代處之故曰代田瑤田謂禹治水功成乃盡力溝洫五溝之法備於一同同方百里以一澮受一同十洫之水以納於川每一洫受十成百溝之水以納之每一溝受十井三十遂之水以納之每一遂受三夫三百甽之水以納之一夫田百畝爲百甽是甽也爲五溝行水之發端疑自禹始爲之令匠人爲溝洫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蓋其遺制與而非后稷甽田之甽也（遂人五溝備於萬夫始於遂之遂不及人遂之甽）攸承禹已治行水之甽而於其甽中廣六尺之畝分爲播種之行列畝三之亦用匠人二耜爲耦廣尺深尺之法故得襲其名曰甽以間於三壟中甽名雖同而實則異行水與生穀不能同也雖然行水之甽亦有天成人爲之異間嘗論之說文甽水小流也字本作く增之爲巜澮又增之爲巛川象天成水流之形虞書濬甽澮距川禹治水疏其壅塞故曰濬明天成有之此甽之本義也已而治溝洫爲田間行水之道人爲之故有廣深之度必始爲其水之小流者故亦謂之甽二甽雖有天成人爲之異然皆行水皆行水之小流者異中之同者也若夫甽田之甽播種生穀義別於行水以法同匠人行水之甽於是相因命名此六書假借之義引伸觸類不可勝窮匠人之甽爲異中之同此甽復爲同中之大異亦自然之勢也且甽田之爲之也非一耦之伐初次耕之即成行列而遂可播種也据農書耕以起土惟其深耕後用耙耩其細澤地用耖令土勻細再三施功乃可播種此雖後世之法然余疑畝廣六尺其初亦必盡耕之不即畫分行列耕已然後治以廣尺之法令甽壟相間以播種而生穀倘所謂爲甽者或亦宜然與又耕必用耦故言耕必曰耦耕而主伯亞旅之人皆可以耦呼之是故耘非必耦爲之而詩曰千耦其耘築耨之耰摩田覆種也不必耦亦與長沮並呼之曰耦而耕以是知呼農夫相助治田並可曰耦並可曰耦耕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終

戴君東原始爲考工記作圖也圖後附以己說而無注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戴君乃爲余刪取先後鄭注而自定其說以爲補注又越半載書成乃名曰考工記圖從其始也戴君語余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歎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矣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爲漢已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尚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自以爲恐成書太早而獨於考工記則曰是亞於經也者考證雖難要得其詳則止矣余以戴君之說與昔儒舊訓參互校覈轂末之軹明其當作軒不得與輿人之軹輢二名溷淆合字書併軒字無之車人徹廣六尺以鬲長車廣當相等兩轂之間六尺旁加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合左右凡二尺則大車之徹亦八尺字譌八爲六弓人膠三鋝一弓之膠不得過兩有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正其當爲三鋝此皆記文之誤漢儒已莫之是正者後鄭謂軫與後橫木戴君乃曰輈人言軫間左右名軫之證也加軫與轐弓長庇軫軫方象地前後左右通名軫之證也輈人任正衡任鄭以當軓與衡而謂軓爲輿下三面材輢式之所尌戴君乃曰此爲下當兔圍軸圍發其意也若輢式之所尌宜記於輿人今輈人爲之殆非也鄭以戈胡句倨外博爲胡上下戴君曰此不宜與已倨已句字義有異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及東萊稱證鍰鋝數同戴君乃曰鍰之假借字作垸鋝之假借字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尚書大傳作饌數小大相縣合爲一未然也戟刺長短無文鄭氏既未及賈公彥云益與刺同六寸戴君則曰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長名刺與枝出之援同長七寸有半寸刺連內爲一直刃通長尺有二寸猶夫戈之直刃通長尺有二寸也桃氏爲劍中其莖設其後鄭訓設爲大謂從中已後稍大之戴君曰不當與設其旋設其羽之屬異義後謂劍環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後與劍首對稱矣鍾之鉦間無文鄭以爲與鼓間六等而合舞廣四爲鍾長十六戴君乃曰鍾自銑至鉦自鉦至舞皴襇以二準諸句股濃銑間入鉦間亦入是爲鍾長十六舞者其上覆脩六廣四益鍾羨之度不當在鍾長之數王案以承棗臬莫詳其制戴君引棜禁及漢小方案究其有四周而局足

盧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鄭皆訓之為掉戴君讀彈如丸蟺之蟺轉掉也蜎搖掉也其所以補正鄭氏注者精審類如此他若因嘉量論黃鍾少宮因玉人土圭匠人為規識景論地與天體相應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之理辯天子諸侯之宮三朝三門宗廟社稷所在詳明堂个與夾室之制申井田溝洫之灋觸事廣義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禮樂之器昭然復見於今茲是書之為治經所取益固鉅然戴君不喜馳騁其辭但存所是文暑又於輈人能旂鳥旟之屬梓人筍虡車人大車羊車之等圖不具其言曰思而可得者微見其端要留以待成學治古文者之致思可也斯誠得論著之體矣余獨慮守章句之儒不知引伸膠毲舊聞沾沾然動其喙也是以論其大指以為之序首河間紀昀撰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三十一　學海堂

考工記圖上　休寧戴吉士震著

立度辨方之文圖與傳注相表裏者也自小學道湮好古者靡所依據凡六經中制度禮儀覈之傳注既多違誤而為圖者又往往自成詰詘異其本經古制所以日就荒謬不聞也舊禮圖有梁鄭阮張夏侯諸家之學失傳已久惟聶崇義三禮圖二十卷見於世於考工諸器物尤疏舛同學治古文辭有苦考工記難讀者余諸以諸工之事非精究少廣旁要固不能推其制以盡文之奧曲鄭氏注善矣茲為圖翼贊鄭學擇其正論補其未逮圖傳某工之下俾學士顯白觀之因一卷書當知古六書九數等儒者結髮從事今或皓首未之聞何也休寧戴震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與音預埶勢同長竹丈反

注作起也辨猶具也辨古辦字今字鄭司農云審曲面埶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皆是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鎛音博廬魯吳反說文作籚夫音扶

注鎛田器鄭司農云函鎧也廬謂矛戟柄竹欑柲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知音智創古字通榦古旱反俗作幹妢扶云反笴箭篙棗泐音扐澤音釋

注幹柘也可以為弓弩之幹妢胡胡子之國在楚旁笴矢幹也鄭司農云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㮚古入反搏音博埴時職反㮚俗作栗鮑書或作鞄匠學反韗音運㡛莫黃反楖側筆反旊從瓦方聲甫罔反

注攻猶治也搏之言拍也搏釋文有團博二音團音專博音手旁專然二字譌溷鄭注搏之言拍取音聲相邇為訓拍古音滂各反釋名云搏博也手搏其上也又云拍搏也四指博亦作拍之也

此定從溥音埴黏土也梓榎屬也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之數迆以氏反

注此所謂兵車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車輢車輢外設扃戈殳戟矛所建鄭司農云迆謂著戈於車邪倚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樸普剝反屬章欲反戚𠁊歷同

注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盡以操之為已蹙矣鄭司農云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微爾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為戚數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阤丈爾反

注已太也甚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阤阪也輪庳則難引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繩證反

注此以馬大小為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輿中車言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軹當作軒音笄轐讀同濮木反

注鄭司農云轐謂伏兔也玄謂軹轂末也此軫與轐弁七寸田車又宜減焉

補注轂末之軹故書本作軒從車幵聲讀如簪笄之笄轂末出輪外似笄出髮外也軒字見大馭注杜子春改為軹軒軹軌軌四字經傳中往往譌溷先儒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於是經書字書不復有軒字矣說具釋車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牙讀如訝

注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今世轂用雜榆輻
以檀牙以橿也鄭司農云牙謂輪輮也世間或謂之罔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
取之取諸圜也幎莫歷反
注輪謂牙也幎均致貌也微至至地者少也非有他也圜使
之然也
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
諸易直也掣音翦纖通揱尺證反
注掣纖殺小貌也肉稱弘殺好也
補注輻有鴻有殺佀人之臂掣故欲其掣爾而纖不擁腫也
許叔重說文解字曰掔人臂貌徐鍇云人臂梢長纖好也攕好手貌詩曰
攕攕女手今毛詩作摻傳云摻摻猶纖纖也
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
也眼當作輥古本反說文云周禮曰望其轂欲其輥幬徒到反
注眼出大貌也幬幔轂之革也革急則裹木廉隅見
補注說文輥齊等貌齊等者不橈減也轂欲其輥則榦木圜
甚不宜又有廉隅以革幬轂欲廉廉之言斂也負榦斂約也
如紾而摶廉之廉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綆音餅蚤爪古字通
注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鄭司農云綆謂輪箄也玄謂
輪雖箄爪牙必正也疏云凡造車輪皆向外箄向外箄則車不掉
補注輻上端入轂中用正枘下端入牙中用偏枘令牙外出
不與輻股骹參值是爲綆綆之言偏箄也蚤正謂衆輻齊平
雖有綆之減綆參分寸之二蚤皆均正也
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菑側吏反齵五構反
注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菑與爪不相佹乃後輪敝盡不匡刺
也
補注人齒偏戾曰齵凡物剌起不平曰匡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
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稹之忍反藃音槁
注矩謂刻識之也稹致也火養其陰炙堅之也藃藃暴減下曰藃
虛說曰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柞同笮莊百反摯同臲魚列反

注鄭司農云柞謂輻間柞狹也
補注摯者車行危隉不安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注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
注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
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
寸也
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
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
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
寸也
補注大車短轂取其利也兵車乘車田車暢轂取其安也六
尺六寸之輪轂長三尺二寸則車行無危隉之患圍亦三尺
二寸以建三十輻則輻間無柞狹之患周三尺二寸者徑尺
有五分寸之一弱鄭注用六觚之率周三徑一約計大數爾
非圜率也今算家圜率定於祖沖之隋書律歷志曰古之九數圜周率三圜徑率一其術疏舛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法以圜徑一億爲一丈圜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圜徑一百一十三圜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圜徑七周二十二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捎音蕭藪素口反
注捎除也阞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
空壺中也玄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
疏云車轂之孔必大頭寬小頭狹當輻入處謂之藪寬狹處中而已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者
衆輻之所趨也
補注捎空轂中如壺然所以受軸以密率計之徑三寸五分
寸之二弱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去起呂反軹當作軒
注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玄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
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佀誤矣大
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
穿皆謂金也今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
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藪相稱
也今當作令賈疏已誤

補注以密率計之大穿徑六寸十分寸之一強小穿徑四寸
四十分寸之三弱軸徑四寸五分寸之一強大穿穿內徑不
得過四寸軸之兩端入轂中者稍殺削之其當大穿處鋸截
周遭少許則轂止不內侵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榦數色角反
注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幬負榦者革轂相應無
贏不足
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注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疏云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平之革色
青白善之徵也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注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
尺九寸
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
莫之能鑿固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其輻廣
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量音良鑿曹報反竑音紘
注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也扤搖動貌弱菑也今人謂蒲本
在水中者爲弱是其類也鄭司農云竑謂度之弱蒻通
補注輻廣不得過三寸輻厚一寸奇菑厚蓋太半寸三分之二爲太
三分之一爲少漸殺至端不得過三分寸之一鄭用牧曰量其鑿深
以爲輻廣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弱自與鑿深相應反覆言之
爾扤而不固則轂折轂不能持輻也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殺色界反溓讀爲黏女廉反
注殺衰小之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骹苦教反
注謂殺輻之數也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
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骹以喻其細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
之骹羊脛細者亦謂骹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揉說文作煣而久反
注揉謂以火槁之衆輻之直齊如一也平沈平漸也鄭司農
云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槷魚列反從木埶省聲

注得謂倨句鑿內相應也（內枘同郎丕）鄭司農云槷橛也蜀人言橛曰槷

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見賢遍反）

注必足見言槷大也然則雖得猶有槷但小爾

補注鄭用牧曰足者枘之下枘入鑿中而猶見其足鑿太寬故也槷小不足見槷大則足見無槷而固甚言鑿枘相應不用槷亦固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注輪箄則車行不掉也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

補注固謂不傾掉也輪不箄必左右佐搖故輻蚤用偏枘令牙出於輻股鑿三分寸之二如此則重勢微注於內兩輪訂之而定無傾掉之患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杼直呂反侔亡侯反摶徒丸反甐音吝）

注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摶圜厚也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廉當作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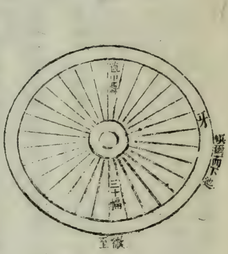
注廉絕也（說文云熑火煣車網絕也周禮曰煣牙外不熑）挫折也腫瘣也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萬音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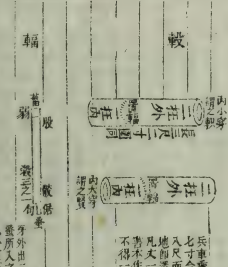
注輪中規則圜矣等為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匡刺也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侔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

補注正輪之器名萬亦謂之萬蔞蓋與輪等大平可取準萬之縣之猶旗人之器中膊豆中縣也方言秦晉之間謂車弓曰枸簍二者其狀仿佛故方俗同稱

輪材三



轂



兵車乘車軫閒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合兩旁并軫閒是為轂廣入尺而轂入輿下者七寸其內地即置伏兔以承軫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此轂末之軹故書本作軝與輢內之軹宜有別不得一車之中二名淆淆也

牙外出三分寸之二輻股鑿不與蚤所入之鑿相當以蚤有倨句故也外直下為倨內曲剡之為句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桯讀如楹）

注鄭司農云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桯蓋杠也

信其桯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信伸古今字）

注廣謂徑也鄭司農云部蓋斗也

部長二尺

注謂斗柄達常也

桯長倍之四尺者二

注杠長八尺謂達常已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

補注鄭用牧曰部厚一寸連於達常通長二尺不計其入桯中者桯長八尺亦不計其入輿下者桯建輿下達常建桯中皆宜有數寸取其足相持為度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

注尊高也蓋斗上隆高高一分也弓蓋橑也廣大也是為部厚一寸（鑿上下合六分并鑿空四分共一寸也）

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注鑿深對為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達常徑一寸弱）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弓菑則撓之平剡其下二分而內之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端內題也（二枚一枚皆鑿端弓杪所至欲見鑿空下正故曰下直二枚鑿端一枚便文協句爾）

補注弓鑿外大內小外縱橫皆四分內縱二分（下直二枚是也）橫一分（鑿端一枚是也）下直者對上迆為言鑿下外內同四分鑿上外二分內四分加部尊焉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軹當作軝）

注庇覆也杜子春云謂覆斡也玄謂軹轂末也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寸旁減軓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可覆軹不及斡（斡錧古字通胡戛反於文從斗誤作斡非）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

注參分之持長撓短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為宇曲也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為宇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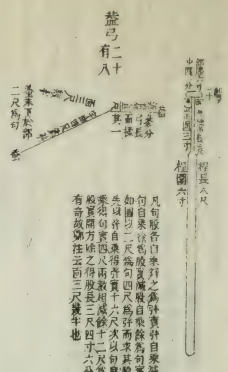
補注弓菑入鑿中剡其下二分兩旁各剡一分有半鑿空下平直則弓必上仰故揉其近部之二尺使平外四尺自下迆而成宇曲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

注蚤當為爪以弓鑿之廣為股圍則寸六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

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

注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為句四尺為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上近部平者也隤下曰宇蓋者主為雨設也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稱尺證反

注車輿也衡之長容兩服

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

注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

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注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

補注式前車也記不言式較之長一在前其上三面周以式則式長九尺五寸三分寸之一也二在後其上為較則左右較各長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也

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

注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較兩輢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

凡五尺五寸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

注軫輿後橫者也兵車之軫圍尺一寸

補注輿下四面材合而收輿謂之軫亦謂之收獨以為輿後橫者失其傳也輿人言轉曰收三曆之其之說也如軫與轐弓長庇軫軫方象地則前後左右通名軫之證也

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

注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

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

注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

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軹音只

注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軹輢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說見前及釋車

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

注兵車之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轛式之植者衡者也轛者以其鄉人為名

補注鄭用牧曰較小於式者在兩旁用力少也軹在較下轛在式下長短不同故轛小於軹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直同植中陟仲反

注如生如木從地生如附如附枝之弘殺也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

注并偏邪相就也用力之時其大并於小者小者強不堪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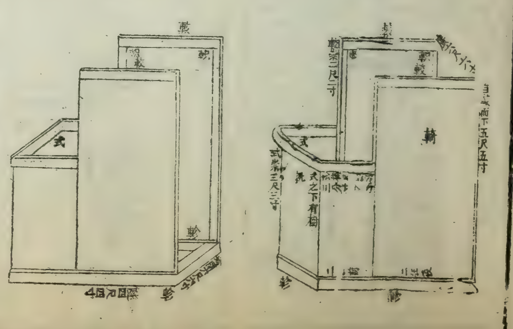
棧車欲弇棧鉏版反弇於檢反

注為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也士乘棧車

飾車欲侈

注飾車謂革鞔輿也大夫已上革鞔輿

輿



輈人為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輈張留反

注輈車轅也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

注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

田馬之輈深四尺

注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則軫與轐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

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

注輪軹與軫轐大小之減率半寸也則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又幷此輈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閒亦七寸

輈有三理一者以爲𢧵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軓前十尺而策半之

注策御者之策也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𢧵美同軓書或作䡊音犯

補注車旁曰輢式前曰軓皆揜輿版也軓以揜式前故人亦呼曰揜軓詩謂之陰自軓至衡頸十尺據輈穹隆言式衡之閒八尺幾半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

注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軛之閒也軛即衡下烏啄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無任言其不勝任

補注輈衡軸皆任木任正者輈也衡任者軸也衡也此先發其意下文乃舉其制記中文體若是多矣輿下之材合而成方通名軫故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鄭注專以輿後橫木爲軫以輢式之所尌三面材爲軓又以軓爲任正者如其說宜記於輿人今輈人爲之殆非也輿人爲式較軹轛軫輢軓輈人爲輈衡軸伏兔記不言輢軓衡伏兔之度輢軓輿揜版衡圍準乎軸伏兔取節於輈當兔省文互見

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

注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

補注左右軫之閒六尺六寸軸之長出轂末而以軫閒爲度者主乎任輿之六尺六寸也軸橫輿下以任輿即所謂衡任者

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

注輈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

補注輈所以引車也當兔在輿下正中其兩旁置伏兔車行以輈爲持任之正即所謂任正者

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

注頸前持衡者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

注踵後承軫者也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輈欲頎典頎苦佀反典音殄縊烏係反緧音遒邸音秋

注孫順理也大車牛車也摯輖也鄭司農云關東謂紂爲緧方言云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而東謂之緻或謂之曲綯或謂之曲綸自關而西謂之紂說文緧馬紂也鞧馬尾之鞁也今俗作鞧

補注小車謂之輈大車謂之轅人所乘欲其安故小車暢轂梁輈大車任載而已故短轂直轅此假大車之轅以明揉輈使撓曲之故鄭用牧曰抑伏車轅及逆援車箱之邸謂登下必恃牽傍助之頎典者穹隆而堅強之貌雖撓不傷其力也

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

注揉之太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經亦謂順理也

補注輈注謂深淺適中也輈之曲執隤然下注則車行有利準之善利疾速也準猶定也平也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惟輈之和也楗或作揵俗作健

注輈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券尊者在左

補注契需猶怒懦方言謂畏愞曰契需衽者衣裳之氣削幅也

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

注馬止輈尙能一前取道喩易進

補注登猶進也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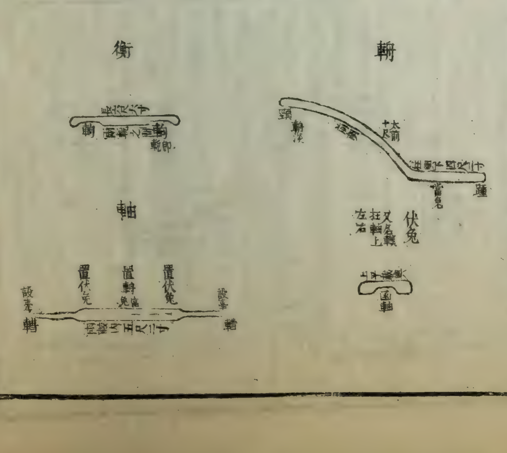
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

注伏兔至軓蓋如式深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灂下至軓七寸則是半有灂也輈有筋膠之被用力均者則灂遠鄭司農云環灂謂漆沂鄂如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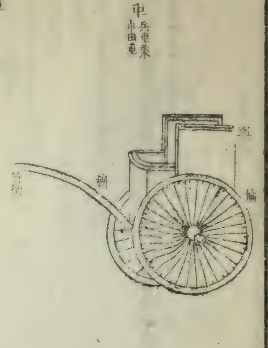
補注記反覆言輈之和灂耐久遠亦和之徵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注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韣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蓋畫之畫矢於韣

補注斿著縿垂者也交龍鳥隼之屬皆畫於縿



車 乘車 兵車 田車



釋車

車式較內謂之輿 大車名箱

其淺謂之隧

枕輿下謂之軫 輿下四面材合而收輿者亦見前方言軫謂之枕

軫謂之收 詩秦風小戎俴收毛傳曰收軫也

揜輿旁謂之輢 說文輢車旁也

式前謂之軓 大馭右祭兩軹祭軓注故書軓爲範杜子春云範當爲軓軓謂車軾前也輈人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注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軓玄謂軓是軓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少儀祭左右軌范注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詩邶風濟盈不濡軌毛傳曰由輈以上爲軌今詩軌作軌以合韻改之也說文軓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今周禮大行人作前疾又讀爲疾與說文所引不同軓與輢皆輿揜版輢之言倚也兩旁人所倚也軓之言範也軓閒輿前也後輿說辨見前

軓謂之陰 詩秦風陰靷鋈續毛傳曰陰揜軓也[illegible]釋名陰蔭也橫側車前以陰笭也

按式前揜版通曰軓累呼之曰揜軓如約較革通曰軧累呼之曰約軧

縮輢上者謂之較 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衛風曰猗重較兮毛傳重較卿士之車因詩傅會爾非禮制也

輿前卑於較者謂之式 說文軾車前也曲禮疏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illegible]

車闌謂之軨 曲禮僕展軨效駕盧云車轄頭靼也[illegible]說文軨車轖閒橫木轖車籍交錯也楚辭九辯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illegible]

輢內之軨謂之軹 [illegible]小枝交結也

式下人所對謂之轛

輪緐謂之牙牙謂之輞 釋名輞罔也罔羅周輪之外也關西曰輮言曲輮也或曰輾輾連其外也

輪輮謂之輻輻近轂謂之股近牙謂之骹

輻端之枘建轂中者謂之菑菑沒鑿謂之弱建牙中者謂之蚤

以偏枘入牙而出之謂之綆 說文綆[illegible]故漢時呼爲輪箕[illegible]中央隆高而周圍箕下輪之輻股近內而末稍出[illegible]之賈疏云鑿牙之時其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箕此說誤也鄭注計徹廣必加綆之數以牙外出不與輻股鑿相當牙所以外出之故牙上之鑿未嘗偏輻出用偏枘剡其內若鑿以外侵則牙反內入況牙厚不盈二寸鑿空復偏必削薄不固

轂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𨍏 急就篇輻轂輨轄轑𨍏顏師古注轑者轂中之空所受軸處也

𨍏謂之藪 𨍏藪語之轉後人誤以藪爲三十輻所建非也輻菑所入謂之鑿不謂之藪

以金𨿅轂中謂之釭 說文釭車轂中鐵也釋名釭空也其中空也

大釭謂之賢

轂末小釭謂之軒 今疏作軹與輢內之軹溷淆非也大馭右[illegible]

轂端錔謂之輨 [illegible]

輨謂之軑 [illegible]

以革幬轂謂之軝 [illegible]

軸末謂之轊 [illegible]

軸當轂釭參之以金之鐧 說文鐧車軸鐵也[illegible]

軸端之鍵以制轂者謂之舝 [illegible]

伏兔謂之轐 易小畜九三輿說輻大畜九二輿說輹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輹[illegible]

輿下任正者謂之輈 大車名轅

輈出軓前穹而上謂之胡胡謂之戾 大行人立當前疾注[illegible]

輈端謂之頸後謂之踵當兩轐之間謂之當兔

輈謂之衡衡下烏啄謂之軥 左傳襄十四年射兩軥而還[illegible]

所以持衡者謂之軏 論語大車無輗小車無軏[illegible]

車蓋之杠謂之桯蓋斗謂之部其柄謂之達常

隆屈謂之弓 亦名蓋橑方言車枸簍宋魏陳楚之間謂之䈙或謂之䉓籠其上約謂之箕或謂之簍秦晉之間自關而西謂之枸簍西隴謂之㔄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屈[illegible]

弓近部謂之股弓末謂之蚤

大車之較謂之牝服其內謂之箱 輿有式較卑高之箱則其上齊平

所以引車謂之轅 釋名轅援也車之大援也

輗謂之鬲持鬲者謂之輗 說見下

輪輾謂之渠 小車所謂牙

有輻謂之輪無輻謂之輇 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illegible]

亦非也輪者車之名輇者輪之名不宜溷而一之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齊才細反段鍛古字通丁亂反）

注多錫爲下齊大刃削殺矢鑒燧也少錫爲上齊鍾鼎斧斤戈戟也聲鍾錞于之屬量豆區鬴也鎛器田器錢鎛之屬刃大刃刀劍之屬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注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鑒亦鏡也凡金多錫則忍白且明也（忍音刃）

補注金謂銅錫謂鉛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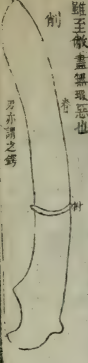
注今之書刃

欲新而無窮

注謂其利也鄭司農云常如新無窮已

敝盡而無惡

注鄭司農云謂鋒鍔俱盡不偏索也玄謂刃也脊也其金如一雖至敝盡無瑕惡也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鋌徒頂反 垸音丸）

注殺矢用諸田獵之矢也鄭司農云鋌箭足入槀中者也垸量名

補注矢七中博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矢人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刃長二寸通謂匕爲刃也圍寸不言博言圍者矢匕有脊之減博不及一寸垸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注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

補注內連於援爲一直刃記分胡以內爲內胡以外爲援欲見置胡前卻之度胡廣二寸橫刃長六寸援之廣寸有半寸與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

注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以啄人則不入已句謂胡曲多也以啄人則創不決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圜於磬折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於磬折則引之與胡並鉤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謂之曼胡佀此（疏云倨謂胡上句謂胡下倨與句皆有外廣故云倨之外胡之裏謂於胡下近本增之使廣句之外胡之表謂於胡上近本指之使廣若然則胡本上下俱寬自然合於磬折無上四病則便用矣江先生曰分胡爲二隅處爲本上半順看倨之外畔在右爲裏下半倒看亦還本往下則句之外畔在左爲表注中表裏字蓋取諸此又曰倨與句之背皆爲外對刃之灣處爲內也倨句之博處爲本對鋭處爲末也）

補注長內謂胡上仰短內謂胡下俛胡以背連直刃處爲外倨句外博者曲直之度但於外增博之自無太倨太句之失而俛仰亦得其正（鄭注倨句外博爲胡上下與已倨已句異倨未然）

重三鋝（音刷所劣反字或作率 選撰饌並六書假借）

注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說文鍰鋝也从金爰聲虞書曰罰百鍰鋝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寽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鋝）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譌作環者非）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佀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疏云鍰鋝重無文故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鍰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爲證也凡數言太者皆三分之二爲太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太半兩也鍰則百六十銖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太半兩尚書呂刑其罰百鍰孔傳六兩曰鍰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曰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多於孔王所說十六銖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徐廣曰率即鍰也音刷平準書白選索隱曰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蕭望之傳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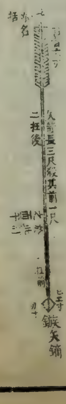
補注鍰鋝篆體易譌說者合爲一恐未然也鍰讀如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垸其假借字也鋝讀如刷六兩太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鍰而成十二兩三鋝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鍰當爲鋝故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弓人膠三鋝當爲鍰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此俗儒相傳譌失不能覈辨脫去太半兩言之說文云北方以二十兩爲鋝正合三鋝舊脫去三字（徐本說文鋝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蜀本及陸德明所引並作十一銖今本並脫去一字說文既引周禮重三鋝當云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是以鄭注引說文譌三鋝爲一斤四兩）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中附仲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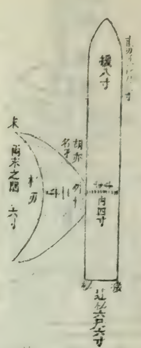
注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刺者著柲前如鐏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

補注引而前者曰援在旁下垂者曰胡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又名刺與枝出之援同長七寸半內連於刺爲一直刃通長尺二寸猶夫戈之直刃通長尺二寸也戈援廣寸半猶夫戟廣寸半也省文互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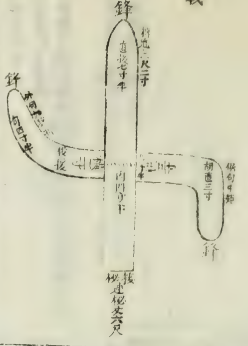
矢



戈



戟



江先生曰戈戟皆有胡而異用以春秋傳考之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戈之直刃以摏之也狼瞫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皙而傷苑何忌制林雍斷其足當亦是戈胡擊之制之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伯用援用胡皆可云殺子都拔戟逐穎考叔靈輒倒戟禦公徒皆[illegible]用戟之刺與援者也狂狡倒戟出鄭人於井反爲鄭人所獲欒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鉤人者也戟胡橫直皆二寸其間甚狹何能鉤人出於井卷鉤其衣若肸是以其人不傷反能禽鉤者也鉤欒樂之斷肘而死蓋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長而用胡以鉤之鉤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明乎戈戟之用而後何以知戈戟之形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

注臘謂兩刃

補注劍兩刃兩脊分其面爲四通謂之臘其面平故言廣廣卽圍也

兩從半之

注鄭司農云謂劍脊兩面殺趨鍔自劍脊中分之爲兩從從舉兩面爲臘舉四面明矣

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注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鐔巳上也玄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劍後之鐔曰莖以木傅之便持握者曰夾

中其莖設其後

補注後謂劍環卽鐔也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後與人所握之上名首相對之稱也中其莖設其後者鐔大於莖令莖在中而設之不偏左右也設其後猶之曰設其旋設其羽爾

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

注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首必大於劍刃故知臘廣舉四面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七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

注杜子春云銑鍾口兩角欒力端反銑先典反 疏云古之樂器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圜故有兩角也

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

注此四名者鍾體也鄭司農云于鍾脣之上袪也鼓所擊處鉦音征

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注此二名者鍾柄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榦

注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玄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

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

注鄭司農云枚鍾乳也

補注篆也枚也皆在鉦

于上之攠謂之隧攠亡皮反

注攠所擊之處攠獘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佀夫隧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

補注銑與鉦之脩也古鍾體羨而不圜故有脩有廣橢圜大徑爲脩小徑爲廣以舞脩六廣四例之脩十者其廣六又三之二脩八者其廣五又三之一鍾體下大上斂銑之脩廣據銑下鍾口也鉦之脩廣據鉦下界於銑鼓之處當鍾體之半也

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鼓閒

補注銑閒鼓閒同爲鍾體之下半銑以兩旁言鼓以中擊處言兩旁有垂角鍾脣穹曲而上不齊平故中殺於旁四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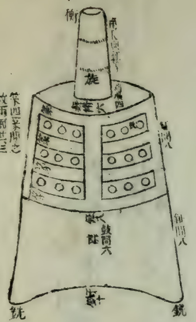
以其鼓閒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

補注舞者鍾體上覆其脩六是爲橢圜大徑其廣四是爲橢圜小徑鍾之羨宜準此爲度矣

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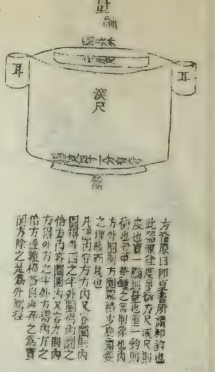
補注鉦之長卽鉦閒鍾體上半也記不言鉦閒之度者以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又去二以爲舞脩斂殺以二銑閒八鉦閒亦八可知此句從疏之濿猶之言舞脩舞廣而鉦與銑之羨可不言也省文之濿若此甚衆衡者甬頂平處鍾體鍾柄皆下大漸斂而上甬之爲言如華甬之聳長蠶化甬甬化蛾形亦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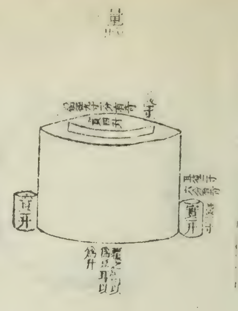
類故甬長與鉦等宋宣和間所得古鐘其柄之長大率二倍
鐘體一爲鐘柄記長甬則震謂変長乎是乃震掉爾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鐘已厚則
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柞側百反）
注太厚則聲不發太薄則聲散柞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外
也
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
一爲之厚
補注大鐘鐘體大矣十取一以爲厚者恐太厚故取之鼓間
小鐘鐘體小矣十取一以爲厚者恐太薄故取之鉦間此鉦
間宜寬於鼓間之明證也
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圍音問）
注淺則躁躁易竭也
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注深則安安難息（疏云於樂器中所擊聲舒而遠聞亦不可是以樂記云止如槁木不欲遠聞之驗）
也
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遂當作隧）
注厚鐘厚深謂窒之也其窒圜



古之樂鐘扁而不圜皆有篆間之枚故其聲一定而不游記言侈弇鬱敦之間鉦與銑之差皆以舞修之其殺三之一也歐陽氏集古錄曰古樂鐘皆側懸與今異初王朴作編鐘不圜率以李照等奏謂僚樂因朴鐘爲非及得寶和鐘其形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爲有據也

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耗俗作秏）
注消湅之精不復減也量當與鐘鼎同齊工異者大器
權之然後準之
補注以合度之方器承水置金其中則金之方積可計而其
體之重輕大小可合而齊此準之之灋也
準之然後量之（量讀如量人之量）
補注量範之大小所受以爲用金多少之量數也先權之以
知輕重次準之以知輕重若干爲方積幾何又次量之以知
爲器大小受金多寡
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
注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
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疏云方尺積千寸之灋方一尺深一尺）於今粟米灋少二升
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疏云算灋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一石）其數必容鬴此
言內方尺而圜其外者謂之脣
其臀一寸其實一豆（臀徒門反）
注杜子春云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
其耳三寸其實一升
注耳在旁可舉也
重一鈞
注重三十斤
其聲中黃鐘之宮（中丁仲反）
補注黃鐘之宮管子所謂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者是也（見地員篇）呂氏春秋曰黃鐘之宮聲之本也清濁之衰也（見適音篇）又曰
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
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宮作四寸五分）
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
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
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
之本（見古樂篇）又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
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
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
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
洗中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見音律篇上謂七者以半律上生爲下謂五者以全律下生）月令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疏
云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鐘之宮謂黃鐘少宮也半黃鐘九寸
之數管長四寸五分（蔡氏熊氏者蔡邕月令章句熊安生禮記義疏）江先生曰黃鐘
生林鐘不以全律下生而以半律上生則黃鐘之宮位乎清
濁之間枉其前者有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五全律爲濁
而下生乎清枉其後者有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六
半律爲清而上生乎濁也又曰後世之樂黃鐘宮以清黃爲
調首正宮調不當最濁之律而枉清濁之間此正伶倫以黃
鐘之宮爲律本之意亦聲律自然之理竊謂後儒惟知黃鐘
爲最長之律於傳記所稱黃鐘之宮不復識別久矣其說非
專書不可明茲附見其略（江先生名永字慎修著律呂新義）
槩而不稅（槩古愛反說古字通）
補注平鬴區者曰槩方希原曰稅者脫然突起高於量也言
槩平之不使滿出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
器維則
注銘刻之也時是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
而作此量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
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注消湅金錫精麤之候





段氏闕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音燭注之注同合音閤）

注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

補注合之爲言取重堅相并字亦作鞈惠天牧曰鞈猶堅也荀子犀兕鮫革鞈如金石（管子小匡注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

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注革堅者又支久

凡爲甲必先爲容

注服者之形容也鄭司農云容謂象式

然後制革

注裁制札之廣袤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

注鄭司農云上旅謂要已上下旅謂要已下（上旅中衣下旅中裳）

補注合言之上旅下旅通謂之甲分言之上旅謂之甲（又名爲鎧）下旅謂之髀褌甲之札有七屬六屬五屬髀褌之札屬與甲等合上旅下旅之長以爲中要圍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

注鄭司農云鍛鍛革也鍛革太孰則革敝無強曲橈也玄謂摯之言致

凡察革之道眂其鑽空欲其惌也

注鄭司農云惌小孔貌（鑽作官反空苦孔反惌於阮反）惠天牧曰呂氏春秋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其竅欲小竅大則難滿竅小則易滿故任力則察革之道先眡

眂其裏欲其易也（易以豉反）

注無敗蔵也

補注易治也治除革裏敗蔵犀甲兕甲皆然若合甲則用功尤多但存其表

眂其朕欲其直也（朕直忍反）

補注朕之縫理曰朕故札續之縫亦謂之朕

櫜之欲其約也（櫜音羔）

注鄭司農云謂卷置櫜中也（中丁仲反）

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衣於既反齘戶界反）

注豐大鄭司農云齘謂如齒齘（說文云齘齒相切也）凡物以斷物必不齊

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注周密致也明有光耀鄭司農云變隨人身便利

補注更者敗蔵除而材更化蓋革宜柔柔則利於屈伸而能久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摶音團迆直略反）

注韋革遠眡之當如茅秀之色鄭司農云無迆謂革不韲玄謂韋革調善者鋪著之雖厚如薄然（林氏曰著者謂著於物之上不見其厚如見其薄淺即薄也）

革欲其荼白而疾浣之則堅（浣胡玩反）

注鄭司農云韋革不欲久居水中

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腥讀如沾渥之渥於角反需濡同）

補注腥厚也需潤澤也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信伸古今字帴如淺之帴音踐）

補注覆巾狹淺曰帴此通以言革革裂則博與帴同實

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

注序舒也謂其革均也信無縮緩

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

注鄭司農云謂韋革縫縷沒藏於韋革中則雖敝縷不傷也

韗人爲皋陶（皋古勞反陶徒刀反）

注鄭司農云皋陶鼓木也

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

注版中廣頭狹爲穹隆也鄭司農云謂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其中央廣尺也如此乃得有腹

穹者三之一

注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版（據周三徑一約率計之）

上三正

注三讀當爲參正直也參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鼖扶云反）

注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密率徑四尺者圍十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二弱）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二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爾（皆約率不足準）大鼓謂之鼖以鼖鼓鼓軍事

爲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注以皋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䟫鼓同以磬折爲異

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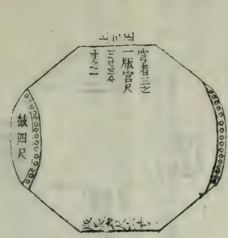
注啟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

良鼓瑕如積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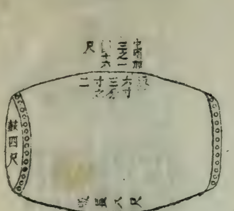
注革調急也疏云若急而不調則不得然也林氏曰瑕者裹也鼓皮既漆其皮貌急則文理累累如環之積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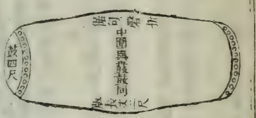
晉鼓



䟫鼓



皋鼓



韋氏闕

裘氏闕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

注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弟次繢以爲衣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注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補注凡衣裳旗旐所飾必合四時五色之位雜間章施之注鄭讀爲山以獐又解爲獸此爲蟲蟲未聞其審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補注論語云繪事後素鄭注云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志文云日古者冕服之事代有師傳秦漢明復古而衣繪畫有章康成蓋目覩之鄭君司凡書者于質而五采矣司宮九旂書日月龍蛇之象未必以繹爲質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湛音沈䴏音鶴淳章倫反

注鄭司農云丹秫赤粟玄謂熾炊也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蒸疏云鄭以炊下湯沃其熾丹秫蒸之以漬羽漬猶染也

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

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士冠禮注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士冠云凡染黑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玄則六入與疏云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卽黑色也纏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矣若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而此五入爲緅是也若更以此緅入黑汁卽爲玄更以此玄入黑汁則名七入爲緇矣

筐人闕

㡛氏湅絲以涗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涗書銳反漚烏豆反暴步卜反

注涗水以灰所泲水也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湲補注諸井懸井中

補注凡湅絲湅帛灰湅水湅各七日

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渥於角反淫音淫

注鄭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蜃謂灰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說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玄謂淫薄粉之令帛白

補注渥淳者以欄木之灰取瀋厚沃之也凡湅帛朝沃欄瀋夕塗蜃灰

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盝音鹿

注清澂也於灰澂而出盝晞之晞而揮去其蜃更渥淳之

補注清其灰者每日之朝置水於澤器中以澂蜃乃取出盝之揮之更沃欄瀋

而盝之而宿之

補注每日之夕盝欄瀋塗蜃灰經宿

明日沃而盝之

注亦七日如漚絲也

補注明日者承宿之爲言也沃前則淸其灰而盝之揮之沃後則盝之塗之宿之詳略互見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周禮

考工記圖下　吉士震著

…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躬信古今字)

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焉)

補注鎮圭命圭通謂之介圭(爾雅珪大尺二寸謂之玠據鎮圭言也詩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亦謂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據命圭言也)介者大也禮器大圭不琢以素爲貴亦謂此也(大有二義以尊大言者鎮圭命圭之稱大圭是也以長大言者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是也)凡圭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注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顧命僞孔傳云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袤刻之蓋俗儒臆說)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龍駹古字多通用莫江反瓚作且反將當作埒力輟反)

補注說文解字曰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三玉二石也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此蓋泛記用玉爲飾之等石謂石之次玉者如詩之充耳琇瑩貽我佩玖琇與玖皆美石

繼子男執皮帛(繼餘誤在此衍文)

天子圭中必

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縪車下革縛結於軸者陳宋淮楚之閒謂之縪大戴禮之纂)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疏云按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藉及絇組絇組所以約圭中央恐失隊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

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注一邸而四圭邸爲璧在中央圭各長尺二寸在四面璧大小未聞也(典瑞疏云鄭四面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注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說文云椎擊也齊謂之終葵)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閷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閷色界反殺字之異者本或作殺)

補注鎮圭瑞也大圭笏也故搢大圭而執鎮圭笏亦謂之版(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版也)亦謂之薄(蜀志秦宓見太守以簿擊頰)天子玉笏(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也)其守六寸謂之珽近首荼殺半寸(凡笏廣三寸上漸殺笏上與二寸半也自中已)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注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

補注土圭之灋詳見大司徒職余嘗論其義曰日南日北猶堯典之度南交度朔方也日東日西猶堯典之度嵎夷度西也分四方測驗然後折取其中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推刻晷移取中加時以是求東西之中所謂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者如是蓋測土深以南北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古者宮室皆南鄉故南北爲深東西爲廣猶之車輿以前後爲深左右爲廣也表景短長即南北遠近必測之而得故曰測土深正日景以東西言自東至西環地面各有子午卯酉東方日中景正西方尚在午前而爲景朝西方日中景正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周髀稱晝夜異處加四時相及據其方戴天相距四分天周之一爲言(地周與天周等以率率之亦一次二周天十二次)則差一時(十二時之一日)地與天恆相應也東西相差若干時半之則爲地中與東西所差之時是則地中景正而東方景夕西方景朝也凡差一時於地面繩直計之大致得六千里(道路之數則過乎此矣)必正其日中之景以審時之相差故曰正日景合是二者一爲南北里差一爲東西里差觀堯典周禮前古測里差極詳所云寒暑陰風之偏及四時天地交合陰陽風雨和會蓋實驗而知先驗其偏後求之而得其中也測非獨夏至日中景短以最短爲度及其所長皆用是度之古人用土圭測黃赤二道猶今之測北極高下也寒暑進退晝夜永短悉因之而隨地不同土圭之灋不惟建王國用之封國必以度地以此知某國偏東偏南偏南偏北然後可定各地之分至啟閉其疆域廣輪之實亦於是分明不惑焉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祼或作淉或作果古亂反)

注祼之言灌也祼謂始獻酌奠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典瑞注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補注于勺也大小之度當如三璋之勺記省文互見者多矣漢制瓚大於古而龍口記曰鼻而已不聞龍口也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

注琬猶圜也繅藉也

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易以豉反行下孟反)

補注琬琰之名以剡上之寸半爲別也凡圭直剡之倨句磬折上端中矩琬圭穹隆而起宛然上見(爾雅宛中宛丘上有丘爲宛丘典瑞注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以治德結好)琰圭左右剡坳而下如規之判(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此義)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羨以善反)

注鄭司農云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玄謂羨猶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典瑞注羨不圜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注圭其邸爲璧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琮才宗反)

注享獻也(小行人注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以之璧琮日加享禮以之琥璜日以繡大饗以黼之圭璋日將請聘馬不上堂璧琮享諸侯束帛加璧享夫人束帛加琮天子自相饗酬以繡黼而將以琥璜終享諸侯受顯服曰毳衣宴彔天子命諸侯曰左玄袞及黼此王賜繡黼之文其也王拜送爵以琥璜將之故曰琥璜爵)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補注典瑞職曰穀圭以和難以聘女注曰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注射琰出者也勺謂流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補注陳氏曰此錯簡也當繼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之後亦

PL 2461 .N8 1893 v.13

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注云如邊璋七寸射四寸）蓋天子聘女用圭諸侯聘女用璋此尊卑隆殺之等也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

注瑑文飾也（典瑞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衆來曰覜特來曰聘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注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

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

注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此亦有繫以結組省文互見）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

注如王之鎮圭也射其外鉏牙（疏云知射是鉏牙之爲尺二寸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

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

注鄭司農云以爲權故有鼻也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注邸謂之柢有邸僢其本也

補注兩圭蓋琮爲之邸故文在此大宗伯職注曰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注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賈疏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復見此文以明覜聘兼享與夫人之禮）

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勞力報反）

注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疏云夫人其夫人致饋于賓客之禮則此爲三夫人勞諸侯未爲不可）玄謂案玉飾案也棗㮚實於器乃加於案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注云以竹爲之如今寒具筥）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栗擇兼執之以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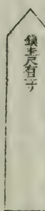
補注案者棜禁之屬儀禮注曰棜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禁如今方案（今本粊）禮器注曰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棜又名斯禁也即無足）此以案承棗㮚上宜有四周漢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足列謂兩以列也純耦也（鄭司農云純讀爲均一算爲奇二算爲純）惠天牧曰二王後二十四兩四列之則十二諸侯十八兩兩列之則九大夫十兩兩列之則五飾案古以玉漢以金鋁加文畫焉

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注邸射剡而出也（典瑞注云璋有邸而射鄭司農云射剡也）鄭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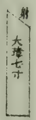
補注璋其邸爲琮而射琮八方言射者則角剡出

圭



瑑聘禮記及贊大行凡圭厚博左右剡故同桓圭九寸信圭七寸躬圭七寸兩言諸士圭尺五寸穀圭七寸棗文瑑圭八寸折邪瑑起形制無殊故不別爲圖

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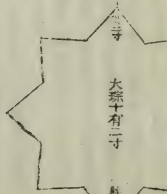
半圭曰璋瑑璋八寸有折鄂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剡射有鉏牙之飾皆不別爲圖

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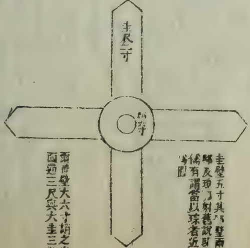
肉倍好謂之璧子執穀璧五寸男執蒲璧五寸考工記文不具瑑璧八寸有折鄂亦不別爲圖

琮



惟大琮言射四寸以射各出二寸兩兩相并爲四寸其駔琮皆不言射琮八方象地疑不剡射故八方也瑑琮八寸折鄂瑑起天子之駔琮七寸鼻寸半案后之駔琮五寸琮外角而已故爲鼻以繫組諸侯享王后之琮七寸已上者皆不別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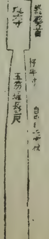
四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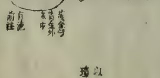
圭璧五寸其形璧兩圭五寸祈邸及璋邸射舊說邸亦以琮先儒有謂當以琮者近是皆不別爲圖

四圭璧大六寸謂之四圭邸四邊三尺與大圭三尺等

大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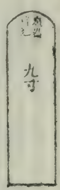


祼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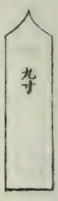


以圭爲柄曰瓚以瓚爲勺曰瓚其勺故圖故不別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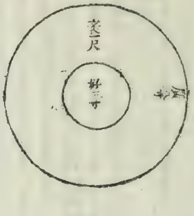
琬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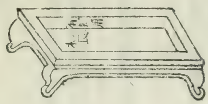
琰圭



璧羨



案



柳人闕

雕人闕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

注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取句股相等各自乘并之爲弦實開方除之得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之（一矩有半大於所求弦張句股觸之）則磬之倨句也

補句任取大小橫縱等成方是爲一矩度兩對角徑隅不及一矩有半今以一矩有半爲之徑隅（斜弦名徑隅）則倨句不中矩而成磬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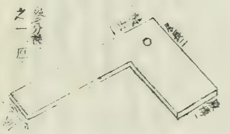
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

注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疏云以其股面廣鼓面狹故以大小而言也）玄謂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疏云以四寸半爲磬者直取從此已下爲易計非實磬也）

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上時掌反耑音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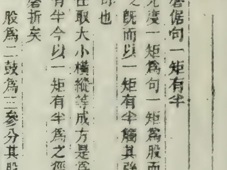
注鄭司農云磬聲太上則摩鑢其旁玄謂太上聲淸也薄而廣則濁太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淸

磬



磬之倨句股與鼓其積正方令股廣四寸半股內六寸厚一寸計方積二十七寸鼓廣三寸鼓內九寸計方積亦二十七寸故輕重均也

磬 倨句一矩有半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

注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弓矢職茀當爲殺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

注鐵差短小也兵矢謂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注鐵又差短小也司弓矢職殺當爲茀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殺本又作）

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笴古旱反 比毗志反）

注矢稾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趨鏃也羽者六寸辨猶正也陰沈而陽浮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稾兩旁弩矢比在上下設羽於四角鄭司農云比謂括也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

注刃二寸（此刃謂矢鏃亦之鋒方者也）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憚故書或作但都達反）

注鄭司農云謂風不能驚憚箭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垸已見冶氏）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趮子到反）

注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趮旁掉也

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

注今人以指夾矢儛衛是也

橈之以眂其鴻殺之稱也橈乃孝反稱尺證反

注橈搦其榦

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相息亮反

注相猶擇也生謂無瑕蠹也摶圜也鄭司農云欲㮚欲其色如㮚也堅實之色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甗音彥

注鄭司農云甗無底甑

補注一穿爲甗七穿爲甑並上大下小甗甑亦通稱也爾雅謂之鬵鬵鉹也方言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餾郭注云涼州呼鉹盎盂也爾雅盎謂之缶方言自關而西或謂之盆或謂之盎

鬲實五穀厚半寸脣寸庾實二穀厚半寸脣寸鬲音歷穀音斛

注豆實三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

補注爾雅鼎款足謂之鬲注云鼎曲腳也蓋或以金或以瓦爲之款而三足無足則釜也毛詩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方言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或謂之鬲說文鬲鼎屬實五穀斗二升曰穀象腹交文三足

量之數斗二升曰穀十斗曰斛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籔穀與斛庾與籔音聲相邇傳注往往譌溷論語與之庾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包曰十六斗曰庾誤也

瓬人爲簋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穀崇尺

注豆實四升

補注陶人甗盆甑鬲庾皆不言廣崇之度或脩而高或庳而廣不一定也瓬人簋豆並崇尺然通蓋高豆下有柄亦通蓋高方曰簠圜曰簋簠簋搯梁器簋黍稷器禮器簋仲尼之注云大夫刻爲龜飾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雜記注云鏤簋謂刻而飾之大蟲獸也少牢饋食禮敦皆南首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聶氏三禮圖曰舊圖云內方外圓曰簠內圓外方曰簋臣崇義按簠簋及豆皆以瓦爲之雖不言簋以簠簋是相將之器亦應人制在瓬人或陶人職據阮氏集古錄曰簠容四斗其形外方內圓而小橢之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簠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爲龜形與原父所得真古簋不同按集古所言但於其蓋刻爲龜形者卽三禮圖之說與簠簋皆於一蓋頂作一小龜是也其說始於儀禮疏誤解鄭注飾蓋象龜一蓋字作蓋之爲言意謂未定之辭無正文也古者簠簋或以金或以木或以瓦爲之管仲鏤簋金簋也爾雅金謂之鏤是也飾以玉飾以象者木簋也瓦簋不得有飾豆薦醢器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竹豆謂之籩此瓦豆則登也豆其通名登與豆用同宜濡物若籩惟宜乾物

凡陶瓬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髻苦刮反

注爲其不任用也鄭司農云髻讀爲刮薜讀爲藥之藥暴讀爲剝也薜破裂也暴墳起不堅致也

器中膞豆中縣膞崇四尺方四寸膞音均

注縣縣繩正豆之柄

補注鄭用牧曰膞讀如大專槃物之專聲義同鈞漢書作大鈞播物作器下所轉者也鄒陽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韋昭云鈞木長七尺有弦所以調爲器具此膞崇四尺亦當有弦方四寸者謂其柄

甗



上體如甑無底施箅其中容十二斗八升下體如鬲以承水升氣於上古銅甗有存者大勢類此盆甑廣不制圖箸鬲如甗制不一定廣則無考

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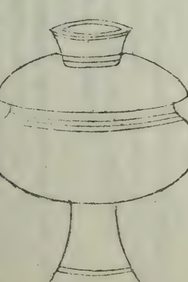


通蓋高一尺



豆

容四升 通蓋高一尺



梓人爲筍虡筍音筍虡音巨

注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虡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

注脂牛羊屬膏豕屬內則注云釋者曰脂釋者曰膏臝者謂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

補注臝者爲鍾虡羽者爲磬虡皆所以負筍非爲虡下之跗也西京賦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薛綜注云當筍下爲兩飛獸以背負

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卻羌略反

注胸許又反

注刻畫祭器博庶物也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螾衍之屬方言蚓衍自關而東謂之螾衍或謂之入耳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蜻蛚也方言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旁鳴蜩蜺屬蜩蟬也蜺其類不一者寒螿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方言春黍謂之蚣蝑江東呼蚱蜢云胸鳴榮原屬方言守宮其在澤中者謂之蜥易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

燿讀為哨所教反

注燿頎小也

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喙許穢反數音促顅苦田反陽或作揚非

注吻口腄也顅長脰貌莊子其脰肩肩

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

注摶圜也

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攫居縛反簭音噬

注謂筍虡之獸也深猶藏也作猶起也之而頰頷也

補注頰側上出者曰之下垂者曰而須鬛屬也

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斐通

注匪采貌也

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頹爾如委矣苟頹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注措猶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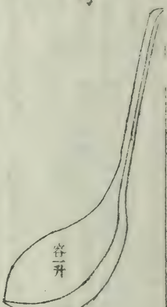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觚當作觶之豉反

注勺尊升也觚當為觶鄭駁異義云觶字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相涉學者多聞觚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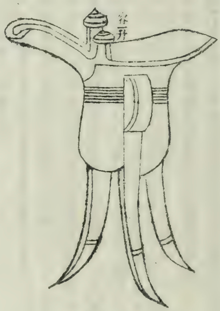
補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說文觶禮經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本韓詩說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酬賓謂之酬獻進酒也酬猶厚也勸也合獻酬共一豆酒其曰二獻而三酬者爵一升以之獻觚三升以之酬蒙上省文一升之爵獻而三升之觶則是為一豆豆實四升

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鄉向同

注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



勺



爵



觚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鵠同胡角反

注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也疏云謂若虎侯以虎皮飾侯側其鵠亦用虎皮其餘熊豹麋等亦然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惟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飾有賓射燕射

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

注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个夾身拄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

補注下兩个半之謂出於身者也九節之侯上个左右出各丈八尺下个左右出各九尺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縜尤粉反

注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縜籠綱者

補注鄉射禮曰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尺二寸為武然則九節之侯高二丈七尺四寸於今尺一丈六尺奇上綱兩植相去八丈八尺下綱兩植相去七丈縜者个上之紐以綱貫之說文縜持綱紐也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注皮侯以皮所飾之侯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

補注四時之祭始於春故舉春以該焉功事也謂祭曰事尊祭祀也祭祀事之大也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注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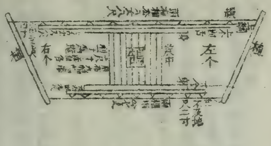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注獸侯畫獸之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獸侯之差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鄭氏云鄉飲酒禮乃息司正息疑節燕之異名）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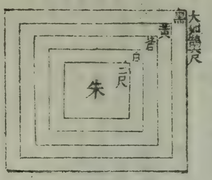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女音汝強其丈反）

注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若猶女也寧安也若如也屬猶朝會也抗舉也張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

侯



正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注酋夷長短名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長矣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能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注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而無已不徒止爲（不徒止於不能用也又適以害執兵之人）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㲉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句音鉤彈說文引作僤常衍反蜎於緣反椑薄兮反）

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鄭司農云彈謂掉也玄謂蜎亦掉也讀若井中蟲蜎之蜎（爾雅蜎蠉注云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孓廣雅云）齊人謂柯斧柄爲椑則椑隋圜也摶圜也改句言㲉容殳無刃同強上下同也舉謂手所操校疾也傳近也密審也正也人手操細以㲉則疾操重以刺則正然則爲矜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疏云以句兵向後牽之故云堅者在後也以向前推而刺之故云堅者在前也言此者欲見句兵手執處欲得細刺兵手執處欲得麤而麤則手穩也之牢也椑氏云侵刺也）

補注彈讀如丸擅之擅轉掉也蜎搖掉也侵善入也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晉音搢同）

注被把中也（長二尺四寸）圍之圍之也大小未聞凡矜八觚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鐏也刺謂矛刃胷也玄謂晉矜所捷也首殳上鐏也（疏云此殳首無銅鐏亦以上頭爲首而稍細之以其偁鐏故鄭云首殳上鐏也）爲戈戟之矜所圍如殳夷矛如酋矛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灸音救）

注置猶尌也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

補注眡其蜎審察搖掉之勢也眡其橈之均審察屈勢也皆欲通體無勝負苟材有勝負必自負處動折試之既齊均又以彊勁爲尙

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注六建五兵與人也

補注六建當爲五兵與旌旗六建動搖則車行反覆矜柲不彊故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

注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疏云謂於柱四畔縣繩以正柱柱正然後去柱遠以水平之法遙望柱高下定即知地之高下）

補注水地者以器長數尺承水引繩中水而及遠則平者準矣立植以表所平之方縣繩正植則度水面距地者準矣若不用水覆矩尺使中縣引繩中矩尺及遠筍濼也（矩尺即今木工所用之曲尺）

置槷以縣眡以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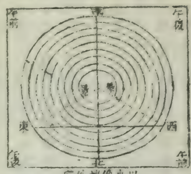
注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杙（今爾雅作樴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疏云槷亦謂柱也欲取柱之景先須柱正欲取柱正當以繩縣而垂之於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繩縣之其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然後眡柱之景）

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注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

補注必平中水然後爲規數重尌槷於中眡槷端景齊規者皆識之乃衡界午前午後之景則東西正又中詘之以指槷則南北正（今用指南針有偏向所偏隨地不同不足取準）若考北極高下則取近極大星測其旋而上最高去地若干度及旋而下最低去地若干度兩數相減得星環繞北極之徑半之以加於最低去地之度是爲北極高度（今冬至前後句陳大星酉時在北極之上卯時在北極之下可據之以測極）北極者天樞也先儒謂之不動處作記時紐星正當不動處故記以爲極星（祖暅測不動處距紐星一度有餘今紐星又移元郭守敬測）北極在句陳大星紐星之閒

爲規識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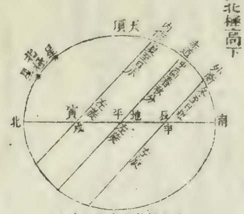
以水平地方一二丈規之於中央立槷識周小方槷合平中於爲規其上中央識表當槷凡其端所至皆識之此候指景端回外規齊者爲圓內數重規亦識所得旨北東西如一乃審正也

爲規識景　此圖循之江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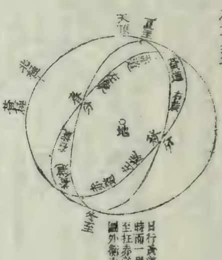
此但據在地中爲圖也任作大小如以表八尺爲半徑必辰正二刻申初初刻景與規齊其齊時亦是正東正西也若他方測景時刻方位不同而遠準此景短時爲午正先爲規而後識景記文也先識景徐徐作點後乃連綴成規鄭說也兩法圖皆具

測北極高下



北極高下隨地不同南行纔直二百五十里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而北極高一度冬至前後日出辰入申星旋天不啻半周可得其最高最低之度以考知北極晝夜永短亦隨地不同南至赤道下冬夏至恆如春秋分極與地平適合北至極下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赤道與地平適合

黃赤道



日行黃道三百六十五日爲三時而一周春秋分交於赤道冬至在赤道南夏至在赤道北前圖外衡內衡與此互明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補注六尺而步五步而雉六十雉而里里三百步此記天子城方九里其等差公蓋七里侯伯蓋五里子男蓋三里以春秋傳考之鄭伯之城方三百雉故大都三國之一爲百雉是其合乎

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注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疏云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以其轂綆爲轂廣輻廣不得過三寸則輻內不足二寸半矣）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閒三分寸之一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注王宮所居也祖宗廟王宮當中經之涂也（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鄭注郊特牲議釋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寢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補注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稷設壇壝於路寢之西（劉向別錄云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廱右宗廟社稷按宗廟社稷屬路寢言得之以爲俱在西不知何所據）凡朝君臣或立於庭（古字庭本作廷所謂朝廷說文云廷朝中也）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與禮說曰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亦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故推魯事合於天子所稱多傳會失實）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皐門應門也皐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君臣日見之朝謂之內朝（蒙人及玉藻之內朝）或謂之治朝或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司士正其位）記或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之朝連文爲外內也（文王世子曰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注云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之門外庭）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中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朝士掌其法）以燕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朝在路寢庭（大僕正其位射人掌其位若射）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迺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春秋穀梁氏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益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春秋左氏傳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畧舉五事明之

市朝一夫

注方各百步

補注以朝百步言之方九百步之宮朝左右各四百步外門至中門百步之庭曰外朝中門至路門百步之庭曰內朝路門內至堂百步之庭曰燕朝路寢已後蓋六百步與王與諸侯若羣臣射於路寢則路寢之庭容侯道九十弓弓與步相應其百步宜也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注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注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

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堂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五室之名蓋傳會言之其制則宜如是）

九階

注南面三三面各二

四旁兩夾窻

注窻助戶為明每室四戶八窻

白盛

注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

門堂三之二

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室三之一

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直龍反）

注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四面皆有霤）重屋複笮也（說文云笮迫也在瓦之下棼上棼複屋棟也）

補注世室重屋制皆如明堂明堂既四面非四霤不可故為四阿重屋之制古者質四面有霤必流瀋乎此姚姬傳曰重屋複屋也別設棟以列椽其棟謂之棼椽棟既重軒版垂檐皆重矣軒版即屋笮或木或竹異名笮在瓦之下椽之上檐垂椽端椽亦謂之榱訛言重屋鄭氏以複笮釋之而他書所稱曰重檐曰重榱（張衡傳作重橑）曰重軒（招魂作層軒西都賦作重軒）曰重棟曰重棼各舉其一為言猶重屋之形制累複是以或謂之閣（張衡傳每堂閣殿古詩阿閣三重階）亦得云樓漢時名檐為承壁材以其直垂而下如壁故明堂位注重檐重承壁材也（疏謂複笮亦重承壁材者誤）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

補注明堂灋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玄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釋名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玄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玄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公四年使寘饋于个而退杜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曰个也）兩旁之名也（鄉舂之兩旁謂之个左右謂之个亦此義）古者宮室皆制前堂後室有夾（東堂東夾室亦曰東箱西堂西夾室亦曰西箱左傳）有个（夾前曰東堂亦曰西堂）所謂有房（室東曰東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左房右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闓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室也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世室重屋義未聞明堂在國之陽（淳于登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世世勿壞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閣四注或之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明太室處四正之堂中央而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補注馬融以為几長三尺六之而合二筵與（阮諶云几長五尺）

廟門容大扃七个（扃古熒反）

注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為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闈（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蓋通稱）小扃腳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

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

注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

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

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

補注內九室九嬪省內治所居外九室蓋在朝門之外九卿省其政事處也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視朝在路門外庭凡有職於朝者咸至也聽政在路寢君退於路寢以待朝者各就其官府治處有當告君乃入也魯論記孔子過位升堂其此時與位者君方視朝之位玉藻又曰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大夫退於家君乃適小寢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注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浮思本或作罘罳目之棟屬顯交疏倚之以其在臺上隨方角還析故呼為浮思大傳作廣長以長疏云言高一雉則一丈言長一雉則三丈）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書傳）

補注何有三尺為高一雉古者度廣長以尋度高深以仞（八尺曰尋七尺曰仞）牆言雉者五版而堵為雉之高五堵而雉為雉之長版崇二尺長六尺門阿五雉謂路門應門之崇也宮隅七雉謂皋門之崇也（大雅皋門有伉言高於他門）方九里之城宮九百步七里之城宮七百步五里之城宮五百步三里之城宮三百步天子之宮牆高七仞有一尺城高十仞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亦謂之闍（定公三年左傳門臺注云門上有臺鄭風出其闉闍毛傳云闍曲城也闍城臺也蓋析言之謂之臺）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諸侯迎之禮也古者諸侯娶必有媵貌舍近郊整車飾然後至乎城下以俟迎者從而不見迎之未至也（僾而循隱然說文僾仿佛也詩曰僾而不見爾雅薆隱也方言掩翳薆也郭注云謂隱蔽也詩曰薆而不見）始思見其人繼思得見其物始言至城下終乃言至於郊（郊外謂之牧）靜女之刺思賢媵懷女史之灋者也學者罕聞城隅而詩遂失其傳矣

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注廣狹之差也杜子春云環涂謂環城之道

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

注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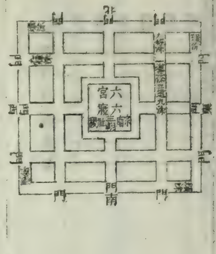
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

注諸侯畿已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五雉城隅與天子宮隅等者子男之城蓋或相同城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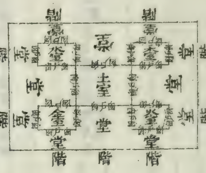
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

注經亦謂城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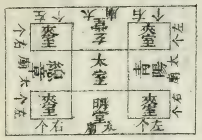
王城



世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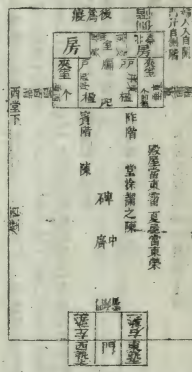


明堂



二十戶四十牖九階與世室同

宗廟 於顧命見天子路寢之制於覲禮見天子宗廟之制降而諸侯下及大夫士廣狹有等差而制則一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畎說文作く古犬反

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閒小溝遂上亦有徑

九夫為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注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小司徒職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注云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爾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小司徒職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注云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疏云據載師職而言

補注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為屋遂端則溝屋三為井溝在井閒也井十為通溝端則洫通十為成洫在成閒也十成為終洫端則澮十終為同同溝於川澮在同閒也南畝所樹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東畝而耕畎橫遂縱溝橫洫縱澮橫川縱絕大為之澮非人為之川詩曰南東其畝因川制田與賈疏云井田之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但據南畝者言之成方十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田畔邊於洫者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洫蓋九夫其治千丈同方百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田畔邊於澮者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澮蓋九夫其治百丈澮深於洫近倍大於洫三倍有半洫廣八尺深八尺廣深相乘六十四尺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廣深相乘二百二十四尺以約分之洫命之二澮命之七也水強侵嚙隤高就下治之難易澮十倍洫先王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洫與澮而為濬令民治洫澮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責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畢以供上於是洫澮不治井田所繇廢也中原膏土雨為沮洳水無所瀉暘為枯塵水無所留地不生毛賦減民窮上下交病矣

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屬注古字通孫遜通

注溝謂造溝防謂脈理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梢音蕭

注謂不墾地之溝也鄭司農云梢謂水漱齧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奠讀為停

注欲為水行欲紆曲也鄭司農云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

補注行奠水者行之停之直三而曲得五井田雖以方計隨溝委折非截方見於此矣

欲為淵則句於矩

注太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

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注鄭司農云淫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為厚

凡為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大防外閷

注方猶等也閷者薄其上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傳眾力

補注古九數有商功爲此也預爲布算以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一日之式大致可知又以一里之式平之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

注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堅矣

葺屋參分瓦屋四分

注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

囷窌倉城逆牆六分 窌古孝反

注逆猶卻也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閷囷圜倉穿地曰窌 疏云假令高丈二尺下厚四尺則於上去二尺爲閷上惟二尺

堂涂十有二分

注謂階前若今令甓裓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爾雅曰堂涂謂之陳 疏云中央爲督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爲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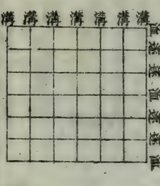
竇其崇三尺

注宮中水道

牆厚三尺崇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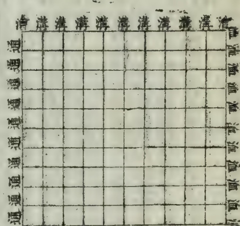
注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 疏云假令厚六尺高丈八尺皆依此爲

四井爲一邑 每方一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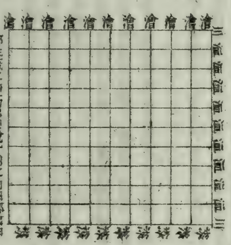


皆以南畝圖之溝洫澮川必因水埶委折非截然正方施之於圖欲整齊井田之灋備於一同或百里內有致川亦因乎自然或遂於川引澮長之其舒促不可一定也書言其常用隱其變

一成爲一井 每方一格



一同爲一成 每方一格



鄭注一成之內一甸出田稅一同之內四都出田稅其餘溝遂治澮洫計其數[illegible]必定居溝遂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

注矩法也所法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欘之木頭取名焉 欘柯以人所執之端爲頭界畫其處亦以度物 易巽爲宣髮

一宣有半謂之欘 欘張玉反

注欘斲斤柄長二尺爾雅曰句欘謂之定

一欘有半謂之柯

注伐木之柯柄長三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注人帶已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 帶處爲磬折立之節 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

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

注庇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 疏云耜謂耒頭金

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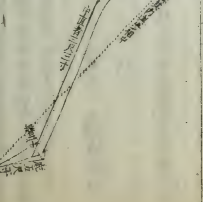
注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耕者以田器爲度宜耜異材不在數中

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中仲反

注中地之耒其庇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則弦六尺

補注中地謂無不宜也宜堅不宜柔宜柔不宜堅爲不中地利推不利發利發不利推爲不中地

耒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

注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柄因以爲度

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注鄭司農云渠謂車輮所謂牙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注澤泥苦其大安山險苦其大動

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注鄭司農云反輮謂輪輮反其木裏需者在外澤地多泥柔也山地剛多沙石玄謂反輮爲泥之黏欲得心在外滑仄輮爲沙石破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刃

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注柏車山車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

注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綆輪箄牝服長八尺謂較也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

補注大車渠二丈七尺輪崇當八尺六寸弱輻長不及四尺此云大車崇三柯與密率較圍寸前云輻長一柯有半不減轂空壺中皆畧舉大數輿車箱記無高度羊車惟言牝服柏車不言綆大半寸以載任之用輈車八可意擬增成之

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鬲於革反

注鄭司農云鉤鉤心釋名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鬲謂轅端厭牛領者

補注轅值牝服下鬲在兩轅之閒鬲長車廣恭等大車轂長尺五寸中其轂置輻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凡一尺六尺之箱旁加一尺兩旁共二尺徹廣八尺明矣古者涂度以軌軌皆宜八尺田車之輪卑於兵車乘車三寸牛車之制轍於駟馬車軌八尺則同也故曰車同軌軌不同爲不合轍不可行於涂車人徹廣六尺字之誤與車人所爲大車羊車柏車徹今日之車制皆如兵車乘車田車制不復存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注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

注鄭司農云爾雅曰杻檍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一名牛筋又曰檿桑山桑

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

注陽猶清也木之類近根者奴

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

注鄭司農云埶謂形埶假令本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爲弓故曰審曲面埶玄謂曲埶則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

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菑栗古字通

注鄭司農云菑栗謂以鋸副析幹迆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故書云不迆也失理則弓後不發傷也玄謂栗讀爲裂繻之裂曲禮曰素薪菑云古者聲栗菑同也

補注菑栗聲相邇析也今方俗語猶然皋裂假借字謂傷動曰發亦方言

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紾之忍反昔讀爲錯

注鄭司農云紾讀爲抮縛之抮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觕理錯也

疢疾險中

注牛有久病則角裏傷

瘠牛之角無澤

注少潤氣

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腦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蹙音促休況付反

注蹙近也休讀爲煦鄭司農云欲其形之自曲反以爲弓玄謂色白則埶

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畏烏回反

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玄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釋名弓淵之閒曰淵淵宛也言曲宛也

夫角之末遠於腦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注末之大者腦氣及煦之三色本白中青末豐鄭司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

注摶圜也廉瑕嚴利也

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

注皆謂煮用其皮或用角餌色如餌故書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或爲䵒䵒黏也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

注剽疾也

筋欲敝之敝

注鄭司農云嚼之當孰疏云筋之椎打嚼齧欲得勞敝鄭氏曰言熟之又熟也

漆欲測

注測猶清也

絲欲沈

注如在水中時色

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注全無瑕病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液音亦

注三材膠絲漆鄭司農云液讀爲醳疏云釋是醳漬之醳亦是漬液之義

寒奠體

注奠讀爲定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

冰析灂

注大寒中下於檠中復內之

冬析幹則易

注理滑致

春液角則合

注合讀爲洽

夏治筋則不煩

注煩亂

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

注合堅密也流猶移也疏云謂不失往來之體也審猶定也疏云謂之環中析其漆灂其漆之灂環則定後不鼓動

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注期歲乃可用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荼音舒

注鄭司農云荼讀爲舒舒徐也目幹節目

暱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拑
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恆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幨昌廉反）
注脩猶久也摩猶隱也幨絕起也重醳治之使相稱
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帤女居反）
注需謂不充滿鄭司農云帤謂弓中裨
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
注厚猶多也（疏云多其液謂角幹）節猶適也（疏云其侔猶等也適摩薄得所也）不皆約
纏之緻不相次也侔猶均也
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
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
注摯之言致也中猶均也韜不均則角蹴折也（林氏云膠在角內若有厚薄則角必爲之摯動）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
注當弓之隈也長短各稱其幹短者居簫
恆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恆角而達辟如終
紲非弓之利也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挻臂中有柎焉故
剽恆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恆亙同 辟譬同）
注恆讀爲極極竟也竟其角而短於淵幹引之角縱不用力
若欲反撓然校疾也既不用力放之又不疾達謂長於淵幹
若遠於簫頭紲弓韜角過淵接則送矢太疾若見紲於韜矣
（紲繫也常如繫於韜然）弓有韜者爲發弦時備頓傷詩云竹韜緄縢
（謂解茭弦）茭讀如齊人名手足掔爲骹之骹茭解謂接中也（前云居角長短各稱其幹短者居簫然則角長至淵幹與居簫之短者相接所謂淵接是爲茭解中也）變謂簫臂用
力異（疏云引之則臂中用力放矢則簫用力異故校校謂矢去疾也）挻直也柎側骨（釋名中央日弣弣撫也人所持撫也林氏日側骨者把處兩邊貼以木也）剽亦疾也
補注韜以竹爲之弓弛則紲之於弓裏張則去之角長過淵
接引弦送矢俱不利故曰辟如終紲又曰引如終紲
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
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撟居兆反 燂音尋）
注贏過孰也燂炙爛也不動若謂弓也
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拑外動者拑內雖善
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
注溼猶生也
補注鄭用牧曰動者拑內謂後必橈減變動於內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敝讀爲蔽塞之蔽）
注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峻謂簫也
鄭司農云敝謂弓人所握持者
補注峻蓋簫之柱弦者也挻臂中有柎柎𩯃弦空高而薄之
以便握持高下厚薄互爲橫縱之辭也敝與柎皆弓把柎者
其內側骨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𦈢
注末猶簫也興猶動也發也弓柎卑簫應弦則柎將動𦈢接
中
補注末應將興言簫應弦將有傷動爲柎而發必動於𦈢言
因柎以致傷動者其病必拑角柎相接之處與與弓韻眩（弓音）
發與𦈢韻巽文協句爾
弓而羽𦈢末應將發（羽音戶 𦈢色界反）
注羽讀爲扈扈緩也接中動則緩𦈢簫應弦則角幹將發
補注接中旣傷動而緩𦈢角幹皆隨之壞矣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
注無難易也
維體防之引之中參
注體謂內之於檠中定其體防淺深所止（疏云若王弧之弓往體寡來體多夾庾之弓往體多來體寡唐弓大弓往來體若一者此據弛而言之乃有尺五寸張之得五寸之一尺五寸張之一尺之謂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中者而言亦一尺之弛之雖多少不同及其引之者三尺以其矢長三尺須滿故也）
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定古音直良反 今音丁定反）
注負弦辟戾也負弦則不如環如環亦謂無難易
補注既張弦引之如環及其釋弦無失體亦如環也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
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
注不勝無負也
補注角幹筋三者量其力無此勝彼負謂之參均即所謂量
其力有三均也角幹筋之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是均
者各三而謂之九和也（量其力有三均二句承上兩謂之參均）
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㪷上工以有
餘下工以不足（鋝當作鍰）
注權平也鋝鍰也邸㪷輕重未聞
補注權之使無勝負故曰角與幹權侔未聞三侔三鍰三邸
三㪷一弓之筋膠絲漆也鍰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三鍰重一兩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邸收絲之器㪷挹漆
之器皆有量數可取則者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
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注材良則句少也（疏云按下文及司弓矢弓弩三等無士用合三成規之弓者）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
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注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
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
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
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荼古文舒 愿籀字）
注又隨其人之情性奔猶疾也愿慤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臾庾通）
注射遠者用埶夾庾之弓合五而成規侯非必遠顧埶弓者
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
獲弋繳射也
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
注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弧
弓亦然革謂干楯質木椹天子射侯亦用此弓
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注射深用直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
大和無㶁其次筋角皆有㶁而深其次有㶁而疏其次角無㶁
注大和尤良者也深謂㶁在中央兩邊無也（疏云筋角皆有㶁深在其中央兩邊無也其次有㶁而疏者以角無㶁謂限襄上參之此謂兩邊亦有但疏之不皆有也）

合滑若背手文角環滑牛筋蕡濟麋筋斥蠖濟

注弓表裏滑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蕡枲實也斥蠖屈蟲

也

和弓轂摩

注和猶調也轂拂也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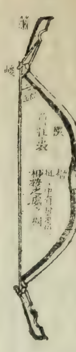
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

之深弓

注句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也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爾雅覆審也至猶善也古字至致通致密也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

幹又善則矢疾而遠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

弓



考工諸器高庳廣狹有度今爲圖微於數寸紙幅中或舒或促必如其高庳廣狹然後古人制作昭然可見不則如磬氏之磬何以定其倨句㮚氏之量何以測其方圜徑深韗人之皋陶何以辨其晉鼓鼖鼓又如鳧氏之鐘後鄭云鼓六鉦六舞四其長十六又云今時鐘或無鉦閒既爲圖觀之迺知其說誤也何脫漏自銑至鉦八而厺二則自鉦至舞亦八而厺二銑爲鐘口舞爲鐘頂部曰銑曰鉦者徑也曰銑閒曰鉦閒曰鼓閒者崇也曰脩曰廣者羨也羨之度舉舞則鉦與銑可知而鉦閒因銑鉦脩之徑以得其崇然則記所不言者皆可互見若據鄭說有難爲圖者矣其他戈戟之制後人失其形似式崇式深後人疏於考論鄭氏注固不爽也車輿宮室今古殊異鐘縣劍削之屬古器猶有存者輒吾圖以考之羣經暨古人遺器其必有合焉爾昔柔兆攝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閒東原氏書於游藝塾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四之三十二終　漢軍生員吳封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三十三　學海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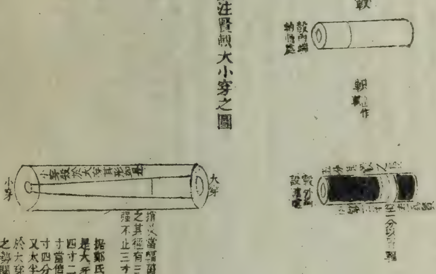
考工創物小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輪人造轂義述

輪人爲輪具三材轂也輻也牙也嘗試言其造轂之法其在記也先後次第依文案義井然其不可紊也先之以斬材其次言以火養之其次言轂長之所從出而因以定其圍又其次言揩藪之法出於圍防又其次言飾轂之法又其次言置輻之法然後言輻言牙而輪人之事畢矣鄭氏注防爲三分之一瑤田謂防餘也又分也理也地理爲防分處皆防也木理爲朸分處皆朸也歸奇於扐指之分處皆扐也人之脇肋非一也天馬脅過十三異鈞肋各十六沅江鼈甲蓋九肋然則分出而成理者皆曰防分出成理其防不一於不一中而指其一固亦謂之防防者餘也王制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注以爲十分之一也十分之一可曰仂則三分之一當亦可曰防然十分之一其說可憑以王制用數非三分之說足以破之三分之一以言揩藪證以上下文不得謂其必非十分之一也蓋以轂心爲所揩之藪則三分之一爲轂圍之餘之說此鄭注之說以轂邊輻鑿之深爲所揩之藪則十分之一爲轂圍之餘此依王制注之說余謂鑿深爲藪說似較勝防爲十分其圍之一其數三寸二分五釐四豪一絲六忽六不盡此轂圍之數見轂長與度說中於此數中揩藪以圍鑿深深三寸用防之成數也何以知其止於三寸也曰鑿深以爲輻廣輻廣三寸也何以知輻廣之止於三寸也車人大車輻廣三寸柏車羊車不見輻廣亦三寸可知然則輪無大小輻廣不得過三寸亦不得不及三寸矣按車人造三車曰大車柏車羊車於大車言轂長之數轂圍之數輻博輻厚之數渠之數牙圍之數於柏車但言轂長之數不言輻之博厚者同於大車也羊車亦不言者三車皆同可知也羊車復不見渠長及渠與牙圍者同於柏車又可知也大車言崇者三車皆同得也輻車不言者可例而知也大車言轂徑及輻長倍數相之而大車言轂數柏車羊車但言牝服之數柏車羊車但言二分寸之二此其不過三寸之差小之至可也輪人所造之車轂圍較小於車人之三車其輻廣豈反加大之乎鄭氏謂令輻廣三寸半未必然矣且轂圍之徑一尺零八分四釐七豪二絲二不盡此數由牙圍所定見轂長度說中除當輻鑿處壺中之軸徑四尺零四釐三豪三絲八忽八不盡此數由所得之軸徑參合鞠圍而定之其餘六寸八分零三豪八絲三忽三三不盡半之三寸四分零一豪九絲一忽六微六不盡用三寸以爲鑿深尚餘四分有奇令鑿淺不致穿傷轂壺之孔於置輻之法亦爲盡善之道耳其和轂之法有三皆出於其轂之長一曰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叻揩其藪此言治藪於圍以防數爲鑿深也一曰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靑白謂之轂之善此言飾轂之法也一曰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此言置輻之法也三者對舉竝以首句領下事皆出數於其轂之長事雖分之爲三而不離乎量輻於轂外揩藪者治其置輻之鑿五分之者飾其置輻之內外參分之者定其置輻之所是以其下特爲輻發凡而詳陳其鑿淺鑿廣輻弱之數而終之以轂不折未嘗一言及於轂之函軸也自注者未審鑿淺爲蜂藪之藪函軸所當爲量名之藪即不妨同名亦必異實而又以量黍賑藪之法其法詳揩藪說中專主函軸者言遂誤移而屬之而其圍防揩藪之數又與軸圍徑之數不能脗合於是求之下文爲賢爲軹而不復計其數之出於轂長而非出於轂圍并不計其賢軹本末見圍字而强以賢軹之圍解之然其數亦終不能脗合後鄭乃改去一爲去二而數又不合於是加以大小穿之金然後賢圍始合軸圍然賢圍太大軹圍太小輪之行地恒有外出之勢轂體大弱亦非堅久之道用益知其說之不確也今据記文出數於其轂長而知其爲飾轂之法飾之者卽下記所謂篆之膠之筋之幬之之事也但置輻於參分內一外二之閒在飾轂之後今先言飾轂不取節於參分者置輻處不飾故其法先五分之而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去一去三之閒虛其一分不飾以待置輻而已記中用去字處甚多大率皆兩物取大而長者命分以較小而短者去其所較乃得小而短者之度今五分轂長去一又去三斷非去一得四爲賢去三得二爲軹之謂蓋轂但一物賢軹竝轂上事與他處兩物相較者不同故屬文之法亦但以轂爲主而五分其轂長截去一分以賢之截去三分以軹之中留一分不賢不軹以鑿輻此用去字之又一法亦自確然有不可不如此用之者況凡言幾分之而去幾者有所去必有所留今五分之而去一爲賢去三爲軹是於五分中去其四而留其一矣卽於他處兩物相較用去字亦有去必有留故參分股圍去一以爲骹圍需去其

圍之一分謂留股圍之二分以爲骹圍之度也然則用去字雖有二法之不同而有所去者必有所留其義則無不同也且其言曰五分之去一去三參分之二在外一在內曰去曰在用字之法不可移援曰去者明著中留一分不飾以待置輻之辭曰在者亦明著其卽於內外閒以置輻之辭涵泳其文厥義自見又記於去一去三兩用以爲字下又曻用五必字上下氣脈連屬相貫望文求義亦是通言飾轂斷非判然兩事故於爲賢爲軹下按云容轂必直言治轂之形容是未飾時先令其體平直然後篆之正膠之厚筋之數然後以革幬之務令與其初所容之幹無纖微之不相負夫然後摩之惟其幬之使急故革色青白可觀革以冒鼓爲幬急故色近白是其驗而轂之善乃見矣至於飾轂之法別名之曰賢曰軹者亦自有義賢古作𡈼𡈼之言堅也釋名轂埳也體堅埳也義亦如是軹本當爲軝詩云約軝錯衡毛傳云長轂之軝軝在轂著輻處之外明矣軹在轂末故書作軒少儀鄭風字又作軑與長轂之軝地既相近字形又相似是以致譌軝之言氏也氏之言著也陳篆施膠施筋而幬之皆令相依著之事注釋篆爲轂約其約軝之謂與所以必著之者欲其堅也堅著互義益賢軝二文互足矣轂爲運轉之物非著之令堅何以能久其名其義斷歸飾轂以云大小之穿無乃皮傅又注云大小穿皆謂金也則賢軹當係於攻金之工若鍇與鐗之不見於輪輈二職也猶之徹廣在匠人車制數職中均不見而車人徹廣六尺余以爲不合徹迹之度必爲車廣之譌亦以車人必無趣職代之之事而斷之也且其說更有不可通者既以爲賢爲軹爲承上捎藪而終其說則所謂爲之卽捎之也轂之兩端及其中閒一例捎之三處有一定之度若準置輻處之藪依注其徑三寸五分五釐五豪强則賢徑四寸四分者軹徑當更小於二寸二分六釐矣若準賢徑六寸四分軹徑四寸二分六釐謂捎捎之藪不稱釭金之數如注所謂大小穿之數則置輻處之藪其徑有五寸六分八釐六豪六絲强豈不穿傷輻鑿之淺乎況云去二爲賢去三爲軹是賢軹不連金名之而於既捎之後更加一寸之金記當明見以曉人而乃闕之而不言然則以金補空其說太鑿必不然矣輻圍納轂必設鐗令礦之不能余目驗今制爲精長鍾鐵五六枚嵌於轂圍當貫轂處與輻木齊平此殆古之遺法與釭金今制余未目驗然鐗金不得加高於軸則釭金亦豈得加厚於其大小穿耶又按注以轂圍三分之防爲捎藪之度其徑圍不能與轂兩端之徑一例相應矣而又曰令輻廣三寸半則鑿深之不穿通壺中亦僅五釐强耳且又記無明文但以轂中之徑與藪外之皮厚相等約畧而推測之以定其輻鑿之深前已備言其非矣今惟據注小穿幾殺大穿之半圖而觀之則外出之勢太迅恐難相安竊有更定處以記文顯然可據其所不知則闕疑焉不敢臆斷而復說之也

轂



鄭注賢軹大小穿之圖

捎以當輻菑據此圖以句股比例算之其徑有三寸六分八釐六豪六絲强不止三寸五分五不盡也

據鄭氏注大小穿皆謂金也是大穿徑六寸四分小穿徑四寸二分又太半分金厚一寸當倍除之則大穿內徑四寸四分小穿內徑二寸二分又太半分兩穿相較小穿幾於大穿幾半矣其外出之勢闕而自明書歸太小木明

轂圍之防捎藪說

注云捎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元謂此藪壺中當輻菑者也眾輻之所趨也瑤田按說文橾車轂中空也讀若藪是以藪爲轂貫軸之空矣然先鄭言蜂藪後鄭言眾輻所趨則藪之名義當起於輻鑿也觀記文上言轂圍下言賢軹因及置輻遂至於以輻鑿之深爲輻廣且鑿深輻廣輻弱言重詞複展轉互發以明其制之不可苟則鑿深之數不可不明見以曉人否則輻廣股圍骹圍之度皆由於臆度非眞數矣竊以爲捎乃剜刻之義輻鑿相趨有似蜂藪呼之爲藪名不可易壺中貫軸或亦可以暈名之藪名之古人命名往往皮傅此類甚多如輈之權者衡者曰軌輈末之軎亦曰軌軌轍之度曰軌轂末之軹亦曰軌其不可與要者亦卽其名之無可易者也防非三分之一益謂什一之防以捎其輻鑿之深既與上下文相貫又爲下文出數之根則轂圍邊防以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六不盡之圍數截之得三寸二分五釐四豪一絲六忽六不盡用其成數三寸以爲輻鑿深之數說詳造轂義見中此鑿入轂兩邊相對爲六寸中留四寸零四釐三豪三絲八忽八不盡以居當輻鑿處貫軸之空以轂圍徑一尺零八分四釐七豪二絲二不盡較之尚有八分零三豪三不盡之餘半之則一邊有四分零一豪六絲六不盡之餘不致穿通貫軸之空矣輻之鑿深有其數因之以爲輻廣又因之以爲弱弱之長甚如其深爲之而其廣復不可狹小故曰並其輻廣言量度其廣以爲弱之廣甚記人於鑿深之數三致意焉又圍防捎藪其數出於轂圍轂圍之數同於轂長余定轂長爲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六不盡詳見轂長眞度說以爲圍防捎藪之根由是展轉布算靡不得其眞度矣靈皐先生之說圍防亦於輻鑿一周遭中取之然據三分之一以爲言是每輻入鑿厚止三分有餘故自以爲太薄而恐其不牢又云止計柄之入鑿者留之幹固不止此其說甚游移且留幹卽輻之根卽生如此而記所謂固有餘而强不足者雖並輻廣以爲厚與菑相接處也若此處以鋸截分之令入鑿處太薄則折轂弱廣而弱已先受太薄之病欲其强也得乎又云轂圍約留三分之一爲餘地是令留幹不布滿轂圍以爲防則防乃指其不捎處又與以防捎藪之說悖矣余以周遭取防數而不以周遭

定肋地以周遭萬無定肋地之理又不主三分一之肋而主十分一之肋誠以主十分之一以取鑿淺鑿淺有數可量之以為輻廣是鑿淺者乃輻廣出數之本矣若不主十分之一而主三分之一則藪斷不在轂邊而在轂心依注從轂圍計肋以為藪斷為一尺零六分六不盡因以圍求藪徑得三寸五分五釐五毫強與軸徑四寸四分較少八分四釐四毫強於是以賢為大穿而求合於軸徑以軹為小穿而漸殺於藪徑無論遷就立算強以為捎藪之法即將去一改為去二而大穿小穿藪圜三徑其數終不能相應又況賢軹之數出於五分其轂之長而非出於五分其轂之圍捎藪之數出於轂圍之肋而非出於轂長之肋記文原自兩不相謀乎然則賢軹斷不能與捎藪并為一事轂圍之肋斷不可於轂空壺中求之而肋為十分之一藪為輻鑿之淺不煩別白而定矣

捎藪異義記

注以釋經者也如經義本達往往為注義所掩者當條理其經文以正注之誤不煩援据他說以經文即其左證也輪人之職以其圍之肋捎其藪注以藪為轂空壺中後世說經者皆相承無異說而余獨疑之以為是求轂圍置輻處鑿淺之數誠以鑿淺之數為輻廣數之所自出記曰量其鑿淺以為輻廣其明證也若鑿淺之數不定則所謂以為輻廣者誰為為之耶余据王制注仍為什一以解轂圍之肋為三寸二分五釐一豪一絲六忽六不盡取三寸成數以為輻鑿之淺謂之捎其藪按藪先鄭讀為蜂藪後鄭以為眾輻所趨輻鑿三十眾輻趨之實蜂藪狀準其所捎以為輻廣之數所謂量其鑿淺以為輻廣也此經義之本無不達者也又按藪為藪澤而藪與澤對舉澤淺而藪深故鄭氏注澤虞職曰水希曰藪且注大宰九職曰澤無水曰藪疏以為若有水不得田獵也又大宰九兩藪以富得民注云富謂藪中材物疏以為薪蒸蒲葦也周國語藪物之歸也澤水之鍾也楚國語又有藪曰雲藪其中所生足備賦用故澤虞所共之澤物注以為芹茆菱芡之屬此藪物者多生水希處半皆產於藪也以況眾輻所趨槪其有之是以似之若轂空壺中當以是名容十六斗之藪況之不當擬以藪澤之藪也故說文以操為車轂中空曰讀若藪不曰與藪同也急就篇作轑余疑說文从桑殆从桑之形誤與人頭顊曰顊柱礎如顊亦曰礎今轂戴軸末故會其意而謂其空為轑與或又謂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當指轂空而言余謂轂空之同其要在兩端釭金圍徑之度勻稱盡一其中受黍即小有盈朒不傷妨害若置輻之鑿以黍量其一孔易置他孔而有不同必其所以捎之者非偏向內即偏向外以納輻菑必參差不齊難以直指焉能縣之以中繩乎此所以必量黍以眡之也姑余涵泳記文以謂為賢為軹斷非轂端之大小穿以其出數於長不出數於圍也先鄭解作大小穿以之申釋捎藪未了之義致此記文義言圍言長萬難假借者混而同之余既詳辨之矣而鑿淺之數不可不求其說今更表而出之亦足為其圍其長誤據誤解之左證云江先生周禮疑義舉要言林希逸（宋人著鬳齋考工記解二卷）以藪為三十孔貽誤後人夫其說果貽誤後人乎抑說之未得其指趣而出於臆度宜其不足取信於人也近世戴皋先生亦為是說謂三分其轂圍以其一捎三十孔孔之厚僅得三分其說不可通倘亦承襲林氏而為之說與

復論賢軹為飾轂之名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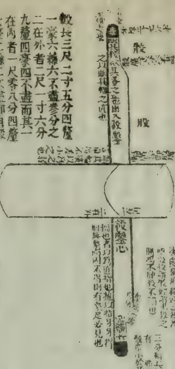
余論賢軹之義斷歸飾轂既詳說之矣既又披記文反復讀之而益信請終其說焉輪人之察轂也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是治轂之道專主於飾而飾轂之法專主於革之急也其言賢軹也則承轂長而言之曰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肋捎其藪五分其轂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然則轂之善也專主於革而革之所以善也專主於陳篆施膠施筋而幬之必令負幹也負幹故急而其廉乃見矣環觀記文善轂之道舍幬革他無所事故曰去一為賢去三為軹者幬革之事也因詳言其幬革之所以善即詳言其所以為賢為軹之善也況据賢軹名義及其度法以為飾轂則脗合以為函軸則乖違因復論之如此

轂長眞度出於牙圍說

轂長之數出於牙圍是牙圍為下文諸度出數之本然則牙圍之徑未可以臆度也今注言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牙廣當三寸六分寸之五此臆度之耳如此則亦可令牙厚二寸牙廣三寸半矣亦可令牙厚一寸半牙廣四寸矣一轂三材其數盡出於臆度度非眞度可乎哉瑤田竊以為凡言圜而不見輮圜長方縱橫之數者（如鐘之舞脩曰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磬之博厚長方也必曰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其圍者皆圍三而徑一其方者皆圍四而徑一今牙圍一尺一寸與軫圍同度準之以為徑亦當與軫徑同蓋二寸七分半矣軫以收輿牙以抱輻厥任維均其材亦宜同度與於是漆其參分之二（牙廣漆內六寸近轂者二寸二分九釐一豪六絲六忽不盡漆外近地者四分五釐八豪三絲三忽不盡）漆內而中詘之轂長當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六不盡所自出之數既眞斯其度乃得眞數矣至輻廣之數出於鑿淺鑿淺之數出於圍肋捎藪之數也記承轂長為圍說云以其圍之肋捎其藪及下言置輻鄭云凡輻量其鑿淺以為輻廣明是鑿淺出於圍肋矣圍肋為十分其圍之一其數三寸二分五釐四豪一絲六忽六不盡用其三寸成數以為輻鑿之淺鑿淺有數故量之以為輻廣蓋例以大車輻廣三寸故亦不得過三寸也由是茲其輻廣以為之弱弱即菑也其長自如鑿淺之數而其廣復不可俠小玉篇訓茲曰廣日量度審其聲茲之言橫也克滿之之義蓋言如其輻廣以為弱廣正與量其鑿淺以為輻廣句反復互注以明鑿淺輻廣之數皆出於圍肋若鑿淺非藪數非出於圍肋則其反復互注者皆無根之言終古不知輻廣豈其然乎輻廣之數定則中其廣以其菑入轂之鑿心當三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之閒輻廣既準之鑿淺三寸其輻厚則當準大車厚數輻得一寸如是則繞轂置輻令輻輻相倚以為固而其菑之厚則量其所入之淺而漸殺焉令各安其鑿中三十輻不得太通亦固之之道也輻廣倍之得六寸輻厚倍之得二寸和之得八寸是為股圍參分去一得五寸三分三釐三不盡是為骹圍於是乃求骹厚骹廣雖其數記無明文而骹圍有眞度其厚不能更薄於輻厚則所謂參分股圍去一以為骹圍者所殺之數今見於骹廣（其數詳見輻骹圖中）而骹廣之殺於股廣者在近輿一面其一面向外者則直中繩焉記所謂縣之以眡其輻之直是也以其蚤與牙不甚偏倚故記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蚤正由於輻直輻直則牙得故記曰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牙之得也猶言菑蚤不齵也牙輻二者互相為用記曰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未有輻不直指

而牙能固抱者輻蚤牙鑿兩相安之謂固抱固抱則牙得矣故記曰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足卽蚤也蚤鑿不相安則合縱處文必不相應而蚤外露故足之而不固矣至以牙圍出牙厚而記文不見者圍徑相求蓋省文之法若不用圍徑相求而任意立度誰能憑之況牙乃揉木爲之今令其廣倍乎其厚而又過之雖養之以火𤍠其不廉不挫難矣瑤田更定轂長之數也準牙圍以得其眞度所謂本立而道生也凡無本者必不能生而況於數乎乃作輪綆之圖以觀之

輪綆之圖 瑤田詳審記文更史之而不合微廣之度



轂長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六不盡參分之二在外者二尺一寸六分九釐四豪四不盡而其一在內者一尺零八分四釐七豪二絲二不盡卽自轂兩端至受輻股之轂鑿心度也自轂鑿心至受輻股之牙鑿心六分六釐六不盡自牙鑿心至牙外而八分三釐三不盡三者和之得一尺二寸三分四釐七豪二絲二不盡倍之二尺四寸六分九釐四豪四絲四不盡又與車廣和之九尺零六分九釐四豪四絲四不盡

輪綆說

輪人三材出數之根在牙圍而牙圍不見縱橫之度知其材必正方所謂圍四而徑一者也以一尺一寸之牙圍四分之其廣與厚必相等並爲二寸七分半牙廣厚之數定則參分漆其二之數定椁其漆內中詘之而轂長之數定轂長蓋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六不盡其數出於牙圍而準輪崇以取之者也由是以轂長爲圍以圍昉捎藪藪卽輻鑿之淺則捎之宜用昉數今則去其奇零而舉昉之成數以爲輻鑿之淺者以輻廣出於鑿淺而輻廣之數互見於車人之大車大車輪大輻廣止於三寸知此亦必不能過乎三寸也輻廣如大車之三寸則輻厚亦當如大車之一寸此數之不可易者也輻廣卽股廣輻厚卽股厚股廣股厚和之得八寸是爲股圍參分去一得五寸三分三釐三三不盡是爲骹圍由骹圍而求骹廣骹厚骹之廣厚在記無文今骹圍之度旣得輪人量而覈之以合於骹圍之度雖不中不遠矣然骹廣之數不定則蚤之入牙無定數而輪綆之數安所取節以立度乎於是先定其骹厚一寸以骹厚不能薄於股厚也倍之二寸以二寸減骹圍得三寸三分三三不盡半之爲一寸六分六六不盡是爲骹廣其數旣得則骹廣之末入牙鑿之蚤也輻廣之末入轂鑿之菑也菑蚤不齵則輪綆之數約略可知矣夫輪之有綆也爲輪固也綆之則固矣豈必較量於豪末閒耶然綆之形見於輻廣之外而綆之故實在於輻廣之中不可不知也牙轂兩鑿心對望相左故綆也入牙之蚤殺於入轂之菑故兩鑿對望而相左也至於綆數則又取節於牙厚其大較不得過寸大車牙厚三寸有奇故綆寸輪人三車牙厚不及三寸故綆不得及寸而定以三分寸之二何也大凡制器尺寸贏縮其差數輒三分之而或取其太或取其少其通率也亦不必爲典要也柏車牙厚三寸其綆數可準此以知之明於輪綆之故則記文所謂眡其綆欲其蚤之正者蚤乃正矣所謂輻也者以爲直指也輻乃直指矣所謂縣之以眡其輻之直者直乃中繩矣所謂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牙也者以爲固抱牙眞得而能固矣

牙圍說

古者車牙必揉之而成故有不廉不挫不腫諸用火之法又有反鞣仄鞣諸異制則牙廣之度不能過寬明矣輪人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圍尺有一寸注以爲令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其廣當三寸八分三釐有奇余以爲臆度之說不可從且言圍者非圓卽方若橢圓長方必見縱橫之數其不見縱橫數者必正方之圍四徑一者也以是知輪人牙圍其廣當二寸七分半余已詳說之矣車人大車輪崇九尺其輻長四尺五寸倍之卽輪崇之九尺也柏車輪崇六尺其輻長三尺倍之卽輪崇之六尺也疏謂通轂空壺中幷數而言是也蓋轂圍有度牙圍有度減轂牙之圍徑得輻長之實度因渠以知輪崇指輻以明軹崇此記人互文變詞不失其爲辭達者也大車牙圍尺有五寸其徑三寸七分半轂半徑七寸五分以減軹崇之四尺五寸得輻長三尺三寸七分半此易知者也柏車牙圍尺有二寸其徑三寸轂半徑一尺以減軹崇三尺得輻長一尺七寸此易知者也夫但言牙圍而不見縱橫之度則必爲正方一材可知若準鄭氏注輪人牙厚之度而通之大車則其牙厚當五寸有餘揉之不亦難乎

揉牙說

輪人云凡揉牙內不廉而外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其屈一木爲之如賈氏之說我不敢知然其成規也必非合衆木而不假鬱治之謂明矣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此言揉後治其牙有或杼或侔之不同也若車人云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此則輮牙之法之明以示人者也閒嘗論之輮牙有反有仄據注所云其材蓋以一木析之爲二也木析之則有心有邊心在外曰反輮鬱之不順木理故言反也邊在外曰仄輮治析木之半而鬱之故言仄也心堅故滑易注云爲泥之黏欲得心在外滑是也逆木理而鬱之則表裏剛柔不相敵故完不足邊堪任鬱故完善注云爲砂石礙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韌是也行於砂石故貴其完不必過求其易也夫牙必揉之而後成則牙圍之徑不得豐其博而殺其厚矣雖然牙卽不必揉之而後成其圍徑自有定法固不得豐其博以殺其厚也

牙之名生於衆輻排建有似牙狀之達牙故謂之牙左傳呼牙狀爲車互相借以爲名益可知車輞名牙之義矣

輪轂軑軝說

方言輪韓楚之閒謂之軑或謂之軝關西謂之𨌖音總又云轄軑鍊鏅音柬音管也關之東西曰轄楚南曰軑趙魏之閒曰鍊鏅据說文軑車轄也轄轂端沓也轄有管束之義沓有重疊之義說文沓多言也而設於轂端又謂之鍊鏅者鍊鏅聲同轄軑而廣雅轄軑字亦从金其爲束轂端鐵無疑矣吾友戴東原云以鐵爲管約轂外兩端是也離騷齊玉軑而並馳斷指轂外言之曰玉者誇辭之法如鼎卦之玉鉉豈眞扛鼎以玉能勝其任乎小雅約軝毛傳以爲長轂之軝說文軝字从革蓋輻外之轂施筋施膠而以革幬之與轄軑相附著軑外軝軝中軑故謂之軑或謂之軝也兩物一所因得互呼而方言謂之輪輪者合轂輻牙而言之者也故又謂之𨌖郭氏注云車輅也輅輪一聲之轉今俗且合轂

四之曰車轂輅方言呼轂爲輪約略之辭非有誤也若分別言
之軑自軑軝自軝轂且不得假借之何况於輪乎
一切經音義载佛本行集經軸鐗字注之云方言作錬同歌鴈
反說文車鐵軸中鏶字廣雅鐗錔也据此是以鐗與輨爲一事二名
也今檢方言釋輨軑錬鏅爲關東西南楚趙魏之異語而未嘗
言鐗錬之同聲說文則云鐗車軸鐵也輨轂端沓也判然兩事
不相混廣雅鏅鐗錔也以錬鏅與鐗同釋爲錔非謂鐗錬爲一
字二文也說文解錔字云以金有所冒也余考輨葢冒於轂端
之外故曰轂端沓也鐗之在軸乃排嵌軸木中非有所冒於外
也而亦得釋爲錔者以排嵌軸木有重疊義也釭嵌在轂端內
輨冒於轂端外輨軑與釭尚不能相混而乃以鐗錬聲相似遂
欲使轂端沓與車軸鐵相亂乎

輪人爲輪章句鉤貫

造轂置輻有牙圍揹藪爲賢爲軹鑿淺輻廣諸度數言之不
啻詳矣然皆紬繹其句讀涵泳其文義務求氣脈鉤貫非徒
訓摘章句逞其一知半解以自炫新奇也因録輪人爲輪章
分節故訓而辨論之如或義有未安手披之下不難自見矣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

按注云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記曰天有時必合之然後可
以爲良故斬材不可違其時也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
令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注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
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故此注云斬之以時材在陽中
冬斬之在陰中夏斬之也注又云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
以橿爾雅釋木榆白 句 枌王篇枌白榆也然則榆爲赤枌矣
雜榆赤白兼用之與詩魏風坎坎伐檀又曰坎坎伐輻毛傳
輻檀輻也又曰坎坎伐輪毛傳檀可以爲輪伐輻兼言伐輪
則牙亦可用檀矣說文橿枋也枋木可以作車廣韻橿一名
檍萬年木爾雅杻檍郭注似棣細葉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
一名土橿說文檍杶也吾友戴東原云杶恐杻之譌字

三材既具巧者和之

按下文三材治之各有度法合之爲輪所謂和也注云調其
鑿內而合之

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

按轂貴利轉輻貴直指牙貴固抱此三材之和而工巧之所
徵也注云利轉者轂以無有爲用也

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按說文完全也謂之完者工巧之極致三材不失職天時地
氣材美工巧兼任之而要其歸於工巧當其初成固已知之
至於輪敝始可驗耳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
取之取諸圜也

按圜者輪不失職之極致注云輪謂牙也幎均致貌也進猶
行也微至至地者少也非有他也圜使之然也瑤田謂注以
進爲行余則以爲望个望之也進近察之也江先生周禮疑
義舉要亦以遠近言引鮑人望而眡之進而握之乃確證也
至地者少圜使之然非指牙厚切地者言牙厚有杼有侔不
皆微至也

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
諸易直也

按易直者輻不失職之極致貴直尤貴易也注云揱纖殺小
貌也肉稱弘殺好也瑤田謂觀注意益知直必兼易言也說
文揱人臂貌人臂本豐末殺輻之易直似之也

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
也

按急者轂不失職之極致進眡其幬之廉益知進爲近察義
也注云眼出大貌也幬幔轂之革也革急則裹木廉隅見鄭
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瑤田謂限切即後記負幹之義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

按綆者牙綆也綆之形見於輻廣之外而綆之故藏於輻廣
之中輻廣有全有枚故轂牙兩鑿心對望有相午之差也鑿
心相左則菑蚤相左入牙一準乎蚤則輪綆故曰眡其綆欲
其蚤之正也蚤正者謂蚤入牙鑿必直也注云蚤當爲爪謂
輻入牙中者也鄭司農云綆讀如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箄也
元謂輪雖箄爪牙必正也

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按蚤正則與菑不相齵菑不當不正也蚤偏菑亦因之而偏
齵者鑿枘相戾致然也注云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菑與爪不
相佹乃後輪敝盡不匡剌也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謂
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博立梟棊亦爲菑
匡枉也瑤田謂爾雅田一歲曰菑爾雅一歲二歲三歲者言久蕪之田初事墾治始須
破出久乃柔熟成田也此謂有二等之田不易一易再易之說也孫炎云始菑殺其草木
郭璞云今江東呼初耕反草爲菑葢皆以菑爲刺地之義易
旡妄不菑畬對不耕穫義亦同之漢志瓠子歌揵石菑師古
曰謂臿石立之菑亦臿耳義與剚同集韻云植物地中謂之
菑或作傳說文解菑爲不耕田言先是不耕今乃初耕即一
歲曰菑之說也廣雅菑𦵔也以盤庚顛木由蘖例之則菑乃
木根萌生出土者以匠人置槷以縣例之蘖槷宜通則菑亦
猶爲刺土樹立之義然出土與刺土雖相反均之爲建物於
地之名則借以名入鑿之枘亦形惟肖耳平正爲匡枉乃匡
之反然匡則有棱不滑利故不平正者亦謂之匡也康成氏
所謂匡剌是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按此謂材有天時地氣其生也上參天而下植地有一木必
有一木之陰陽向背矩之乃能不誤施也故無論冬夏斬時
皆當刻識之注云矩謂刻識之也

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
其陽則轂雖敝不藃

按轂之藃也由木之陰面疏柔而火養之功未至也注云稹
致也火養其陰炙堅之也鄭司農云藃當作耗元謂藃藃暴
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按轂之大小長短必適中斯無柞摯之弊此爲下文言轂長
轂圍諸度法起本也注云鄭司農云柞讀爲迫唶之唶謂輻
閒柞狹也摯讀爲槷謂輻危槷也元謂小而長則菑中弱大
而短則轂末不堅瑤田謂柞疑讀爲笮瓜之瓜謂不安也摯
疑讀爲窒礙之窒謂不利也車人云長轂則安若小而長反
不安又云短轂則利若大而短反不利靜驗物理大氐然也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按牙圍不見縱橫之度則其材正方可知 注云六尺六寸之

輪牙圍尺一寸則四面各二寸七分半矣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

按牙圍正方不漆其踐地者三寸六分六釐六不盡除踐地一面二寸七分半則內外面不漆者各四分五釐八豪三絲三不盡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是以其材爲長方如果長方記不應不見縱橫之度也且曰令牙厚云云者約畧之詞余不憑也是故其材雖有行澤欲杼行山欲侔之不同要皆以正方者爲體然後從而杼之侔之也

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

按此言轂長之度其數出於牙圍也記云有六尺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益連牙命之除其牙之不漆者而從漆內中詘之得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六不盡是爲轂長之度注云轂長三尺二寸据不漆者面各一寸爲之說約畧之詞余不憑也

以其圍之防捎其藪

按藪即下記之鑿深捎之以待置輻也圍數與轂長同其防益十分之一爲三寸二分五釐四豪一絲六忽六不盡用其成數三寸以爲鑿深說詳述轂義通中鑿深有數則輻廣有數故記云量其鑿深以爲輻廣也輻廣有數則輻弱有數故記云竑其輻廣以爲之弱也注据司農說藪謂轂空壺中而防則以爲三分之一下文爲賢爲軹意益以爲申足捎藪之義無論約畧之度數皆無根而繩以算法動輒齟齬且如注說賢軹益出數於轂圍而記乃出數於轂之長上下文義乖違不合是以決其說之必不可憑也或曰藪不指轂空壺中記何以不見轂空之度也余曰軸圍之度見於輈人軸柄轂空則轂空與軸同度猶之軸函於轐轐有函軸之凹亦與軸同度不必見也又如前軫必有函輈之凹以爲之軓後軫必有納輈踵之空且如後軫又必有安益桯之鑿亦皆不見輿人也識以桯圍之度在輪人輈圍踵圍之度在輈人亦無異於軸圍之度之在輈人也見於彼者省文於此大氐然矣其在鳧氏爲鍾不見鼓度以銑鉦相較鼓可知也不見鉦閒度以舞廣鼓閒相較可布算而知鉦閒並其例也若鑿深不求其數則輻廣輻弱之數皆不可知故轂謂鑿深緐疑也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

按此以轂長五分之飾其一分而別名曰賢飾其三分而別名曰軹軹鄭爲軹之譌余別有說曰去者去其五分之四不仍轂名以飾之必異其名也留其一分不飾者不必異名以待置輻也故曰五分其長去一去三以爲之也注据司農說賢爲大穿軹爲小穿穿數必出於圍上既云以其圍之防捎其藪則當云五分其圍去一去三以爲之且賢軹爲穿則有圍有徑今所爲者其圍也据記例凡言圍長廣崇深厚必見其文以曉人其不見者必承上文而言之今上文言長必不可不見圍字而不見圍字者是其去一者去其長之一分去三者去其長之三分中留其長之一分以待置輻也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

按此承上爲賢爲軹詳言爲之之法容轂必直者通轂長五分之體言之未飾之先治之之法也篆膠筋幬專言飾其去一去三之四分也注云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幬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瑤田謂施筋必數數者疏之反謂縱橫重疊互相牽繫以爲固也

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按此通結爲賢爲軹之義曰轂之善者爲賢爲軹之善也注云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善之徵也鄭云謂以革鞔轂故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之余謂据注丸漆之後乃以石摩之瑤田謂色青白者鞔廉而急必負幹之所致也自五分以下三節反復讀之益知與上文捎藪義相發而事各殊也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按上捎藪先言爲輻鑿之深以待置輻也次言五分轂長去一去三以飾之留其一分以待置輻也至此始就所留之一分指其置輻之所也注云令輻廣三寸半者約畧之詞余不憑也且据記輻置在參分轂長外二內一之閒而注乃先除輻廣於轂長然後以所餘之數參分之置其二於輻廣外置其一於輻廣內如此則輻廣之中心不當其所分之縫而出而外移不得置之於轂長外二內一之閒矣算法之用當審先後一轉移閒而差數懸遠不可不知也

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

按此言輻廣出數於鑿深也瑤田於上捎藪決其舉圍防之成數以定輻鑿深之數此云量其鑿深以爲輻廣遙接捎藪句相呼應古人文字氣脈鉤貫其嚴密蓋如此輻廣三寸準之鑿深且互證於車人殆得其眞度與

輻廣而鑿深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

按鑿深則輻菑入鑿者長故不搖動而能固注云扤搖動貌

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也

按輻小亦謂菑也菑雖長而狹小則能固而不能强謂易折也

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按注云弱菑也菑入鑿深之中其長既如鑿深矣而其廣又不使狹小竑其輻廣以爲之弱玉篇云竑廣也量度也瑤田謂審其聲竑之言橫也有克滿之義益謂入鑿之菑廣一如其輻廣誠以菑之厚其末勢必漸殺而菑之廣則本末相等也自捎藪至此凡九節反復言造轂置輻之道尤關係於鑿深輻廣者不淺試一氣讀之始知鑿深之數藏於以圍防捎藪句中本自彰明較著者也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

按軹崇三尺有三寸除牙面二寸七分半及轂圍半徑五寸四分二釐三豪六絲一忽則輻廣二尺四寸八分二釐六豪三絲九忽弱近轂者謂之股近牙者謂之骹三分輻長而殺其一所殺者骹也余既求得骹圍之度而知其骹廣一寸六分六不盡與牙厚二寸七分半較之狹於牙厚一寸零八釐三豪三不盡矣是以深泥弗能溓也且下文輪綆之故亦生於輻廣之殺是一事而有二善也如注說牙厚僅一寸六分六不盡而骹廣必二寸則突出牙厚外矣欲求不溓泥也得乎於此益驗牙圍之材不能爲長方如注所約畧之度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

按上殺其一謂輻長之數殺參分之一也長殺一分則骹圍必小於股圍故又曰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也注云謂殺輻之數者言既殺其輻長不可不見所殺者之圍數也股圍八寸骹圍五寸三分三不盡注又云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

者也方言殷以喻其豐故言散以喻其細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骹羊脛細者亦謂骹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

按此言揉輻用火又必試之於水也注云揉謂以火槁之衆輻之直齊如一也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於水上無輕重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

按此言既齊既均然後直以指牙自轂鑿至於牙鑿其向外面不偏衺也牙得者謂蚤牙相稱齊密而無罅縫故能無槷而固也注云鄭司農云槷摋也蜀人言摋曰槷元謂槷讀如涅從木熱省聲瑤田謂槷與楔同說文楔櫼也櫼楔也楔先結切櫼子廉切徐鍇謂櫼楔也楔也集韻楔蜀人从殺周禮从熱據此注言之也

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

按足即蚤也不得謂蚤不直以指牙則蚤牙相人處縫不齊密蚤必外露而見也云有槷者反言以見無槷之固也注以足見爲槷大謂雖得猶有槷但小耳疑不然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按注言輪箄則車行不掉是也謂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輻股鑿鑿之在轂者也据注牙厚狹於轂廣則牙必不能出所可出者必轂廣也輻直指牙安得令轂廣出於輻股鑿之數乎余嘗論輪之有綆也牙轂兩鑿對望相左故綆也牙厚又加厚於轂廣故綆也記曰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爲輪固也故欲令其綆然輻既直指矣胡爲乎能綆也既眡其綆矣胡爲乎其蚤之能正也曰直指者輻在輪外一面近牙處也其向輿一面近牙處則殺之矣不問其殺而推遷就於轂鑿心以爲牙鑿雖牙亦不能正當轂鑿而蚤必外偏而不正矣故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惟以蚤當牙鑿除其綆數而爲牙鑿則兩鑿心對望自然相左而牙之外面自然綆出其出於輻股鑿之數亦自不得求之轂廣矣何也股廣與轂廣有全有殺而牙又加厚於轂廣故直者自直而綆者自綆如是則輪之行地自然能固矣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

按牙必以正方者爲體然後因其行之宜而杼侔之注云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

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

按塗割之則劃開故不附牙而戚上漸於[illegible]注云附著也

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

按山石多欲輪木不敝則漸傷其鑿注云摶圜厚也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按轂輻牙三材並有用火之法古人用材必[illegible]其事之大小而度之轂則度其材之約有四圍者輻牙則度其材之過乎把或將及乎棋者地官山虞職凡服耜斬季材注云季猶穉也服牝服也古人度材之法此可推其或曲或直亦必因其事中其用而度之蓋因乎天者易爲力雖在入疾工師尚猶可材使入器之此之謂也若夫用火之善則又神明之而存乎其人也注云廉絕也挫折也腫[illegible]也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按量藪以黍以眡其同瑤田謂是量輻鑿之淺與注說異前已詳言之矣注云輪中規則圜矣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萬蔞則不匡刺也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侔爲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

又按輪人三材不失職其最重者專在於牙故曰容[illegible]之道欲其橫屬而徵至橫屬通謂三材而徵至則專重乎牙也是故於眡輪後申言徵至而取諸圜於眡轂則取諸易直爲其直以指牙也於眡轂則專取諸急爲其[illegible]以建於牙不可不橫屬也是故蚤不齵則輪敝不匡言牙不匡剌也是故眡轂專言幬革不及轂空以轂空必依輈人之輈而爲之非其專司亦猶釘輨施當潦攻金之工非其所司故不見也以此知揖藪之文直接爲賢爲軹爲置輻而言輻參之淺必非言治轂空也是以輪人之職於揉牙之後總結規之云云其牙重亦專在於牙也規欲牙之圜也萬欲牙之平正也縣欲輻直指牙也水欲牙之平沈無輕重也然牙之所以平正而無輕重者其要在蚤不齵而蚤之所以不齵者實在於輻鑿之度三十輻均齊如一使量以黍而不能同必其參差乖互而萬之必不能平正水之必不能無輕重也又何堅乎權之而輪不能相乎

軫方象地義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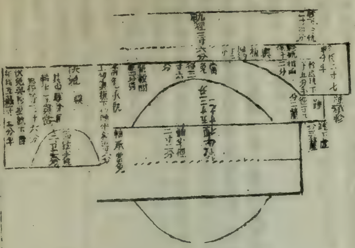
記云軫之方也以象地也又云弓長四尺謂之庇軫皆指輿之四面而言之鄭氏注軫輿也鄭之軫曰輿也亦不以爲後軫矣乃注輿軫四尺之軫必曰輿後橫木者以下記軫圍之數取節於六尺六寸車廣之軫不取節於四尺四寸隧深之軫而事之軫顯然可見者又在輿後故鄭氏特著後軫以曉人則首解軫字不得與後文互異此亦鄭氏作注時偶見得如此然記於軫圍則曰六分其廣謂車廣記於軸圍則曰五分其軫間軫間左右兩軫之間車廣也記不以輿後橫木爲軫也則所謂六分其廣者猶言六分其軫間也記曷嘗專以輿後橫木爲軫乎故曰軫間指車兩畔以包其中通車前後而言之曰車廣指車中以見兩畔亦通車前後而言之也況記明言軫方象地則軫之爲輿又安得顯悖於經故注於加軫之軫復注之曰輿也使人默會作注之法有互相發明之微旨不得以辭害意也又鄭氏注車有六等言戈殳戟矛皆插車輢後四兵之插車輢也惟戈迆之其三兵並直建不迆故戈之迆也非向前卽向後蓋六尺六寸之戈迆之爲四尺用股出者五尺二寸五分弱若左右橫迆加以車廣其得兒迆塞迆塗矣輢著輿下之縱木則戈殳四物之等必起數於縱木由是言之一等之四尺必取節於縱木之軫則縱木之軫必與後軫齊平又明矣安能納轂內端於輿下乎

又按鄭氏以輿下三面材爲軹而以輿下之橫者爲軫軫徑二寸七分半軹徑依鄭說與當兔徑同則三寸六分軫軹居材大倚小小并大矣況軫與和之七寸是轐蛩軹下者僅四寸二分半耳今欲令轂內端納入輿下其半徑依注有五寸又少半寸矣欲全鄭說必軫低於軹而下蛩則軓在輿下者前承軓後距徑必斲治向上一面令小於前以承軫之下蛩者而前後豎可齊平軸又承轐以其半徑與輈徑和之足以納轂於輿下矣余細繹記文及鄭氏注竊謂以三面材並後一面爲軫則軫與輢

之上面齊平故輈徑軸半徑和之爲七寸轐在軫下與軫徑和之亦七寸記所謂加軫與轐者宜如此今欲以轂內端納入輿下必依鄭氏三面材不呼爲軫而呼爲軓呼之爲軓便可登軓於輈上而輈在軓下與軸半徑和之有五寸八分矣以之納轂尙餘四分六釐强再與軓徑和之爲九寸四分餘於軫轐相加之數二寸四分矣於是將後軫移下於軓二寸四分故軫徑二寸七分半輈踵承之其徑一寸九分二釐踵下必虛一分三釐然後軸半徑二寸二分承之乃合軫轐相加七寸之數而軫轐二材勢既相襲而不相連其安轐處必內移而入輿下七寸上切輿底板與後軫之下坐高低稍錯而互藏者一寸五分半然則轐高通有五寸八分而入算者當除其互藏之數止四寸二分半耳其軫軓二材高下差參縱橫而相函者僅得一寸二分恐難堅固因圖以觀之

既圖之後据圖則輈在輿下者下於後軫一寸二分因考其軓前輈深四尺七寸者其任軫上實止四尺五寸八分据注除馬□餘七寸者實止餘五寸八分與注不相應則注說亦終難全矣

据注轂入輿下擬諸材相承相并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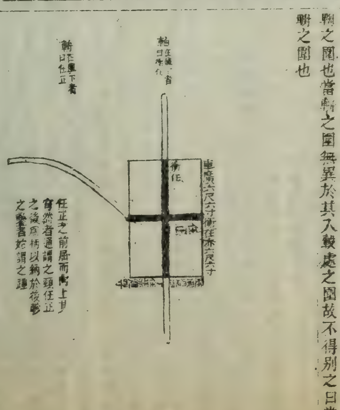


輈人任木義述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是輈人之事在輈軸二者而已三度既明三理既得而記人特爲任木發凡何也誠以輈軸二者任輿之木也然必在輿下者始克當任木之名是故輈當輿之正中則任正宜於輈求之而全輈不得謂之任正也軸當輿之衡材則衡任宜於軸求之而全軸不得謂之衡任也車廣六尺六寸軸在六尺六寸下者其衡任乎隧深四尺四寸輈在四尺四寸下者其任正乎任正之圍不取節於任正而取節於輈故曰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之圍不取節於軸而取節於衡任故曰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之圍即軸圍也不申言之不可也故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軫間者左右兩軫之間六尺六寸者也任正之圍即當兔之圍也不申言之不可也故曰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當兔居輈之中而輈之頸輈之踵其圍漸殺於當兔不可不有以知之也故又斷之曰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兔圍是當兔之圍省文也若伏兔中有兩軸之持飛不得以圍命之）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頸圍承上當兔之而言參分）也輈圍之度三法既定然而揉輈之道弗善則不得其和也故詳言揉輈以終焉鄭氏以車後橫木爲軫故以輿前三面材爲任正而不知三面并後一面謂之軫所謂軫方象地者也不得判其三面以爲任正也以兩轅間爲衡任而不知其專衡之名者不得又呼之爲衡任也今夫車之行也有引之者而後行車之得行也有運之者而後得行運車者其輪乎而所以任輿以持輪者軸也則謂軸材衡在輿下者爲衡任名之不可易者也引車者其衡乎而所以任輿以持衡者輈也則謂輈材正安輿下者爲任正名之不可易者也

軓前十尺謂自軫平指至輈頸軛之度非据輈伏曲體而言也蓋輈有三度其體之長不能相等今詳三度總言軓前十尺則是三輈平指處其度同也

輈人一職專主輈軸二事而輈軸之通長皆不見惟於輈獨見軓前之十尺何也記文之見數也其可知者不見見其不可知者也輈在輿下者曰任正如隧之淺隧深有其數也軸在輿下者曰衡任如車之廣車廣有其數也軸之出輿外者著於轂長有其數也故皆不見也若輈之出軓前者數無可稽無可而不見是闕之矣夫軓前之長而可闕其數乎是故軓前之長見則全輈之通長見輈長見則任正之圍其數可從輈而出也見任正之圍又見當兔之圍曷爲不謂之輈圍而必謂之當兔之圍也輈有頸其圍殺於其任正也任正有踵其圍又殺於其頸也見當兔之圍者明任正之圍取節於其當兔爾矣見衡任之圍又見軸圍者猶見任正之圍又見當兔之圍也任正之圍取節於當兔則衡任之圍亦宜取節於當輈曷爲不謂之當輈之圍也當輈之圍無異於其入轂處之圍故不得別之曰當輈之圍也



良輈環灂說

灂謂紋理環灂者如今琴上之蛇蚹斷紋也有筋膠之被乃有灂故弓人云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角亦有之故弓人云角環灂牛齊盡用久而後見者與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尺必輈當兔之前其筋膠之被止於軓後七寸處灂生於筋膠之被故也否則其灂不應起自伏兔而又以不至軓七寸限之矣然云軓中有灂謂之國輈則是雖有筋膠之被不皆有灂也惟良輈有之其用力均故致然與注云用力均者則灂遠益軓中七寸筋膠被處盡有灂矣兩物相合縫紋亦謂之灂弓人合灂若背手文言弓表裏合處也合手掌空縫有疏密惟背手之縫閒不密似之言紋密也

軹崇說

記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軹崇當輪崇之半其數取節於軸圍之半徑由是平出而達軸末謂之軎轊是軹崇處也鄭司農云軹軎也是已釋名云軹指也如指而見於轂頭也周官大馭祭兩軹注云軹謂兩轊也少儀祭左右軌范注云大御祭兩軹軌與軹於事同謂轊頭也邶風匏有苦葉之詩濟盈不濡軌陸氏釋文云軌舊讀龜美切謂車轊頭也然則軹軌聲相轉均之爲轊也大馭故注書軹爲斬或讀爲簪笄之笄斬軹聲亦相轉簪轉如簪笄猶之謂轊如指而已軸末之軹出轂釭之外長轂之軝在轂置輻之外謁軝爲軹又謁之爲轂釭之穿余既詳辨之矣而軹崇之數記有明文不得移易他處故復爲之說如此

觀古銅轄求知轂空外端軸末圍徑記

余疑鄭氏賢軹之說大小兩穿圍徑相懸竊據記文斷以賢軹歸於飾轂然轂內端函軸之處其徑四寸四分有其度矣而轂外端軸末安轄處既不憑注小穿之說而於記別無明文安能憑空立算而知其圍徑乎靈山方補堂藏古銅器一事戴以獸首漢武帝賜霍光金鳳首之轄蓋戴以獸首也首下爲柄今尺厚二分廣三之長九之今尺長一寸八分於古尺爲三寸首接柄處面背竝爲偃月形持以問余余曰此車轄也偃月者蓋與軸凹凸相函者也依其偃月規之度以今尺徑二寸二分於古尺約三寸六分也以爲軸末安轄處之圍徑雖與其四寸四分者有大小之殊然與注所擬小穿之徑較寬一寸三分四釐矣或曰記無明文憑此一物得無孤證乎余曰孤證固疑不可爲典要也然其柄適當古尺之三寸與墨子淮南子所謂三寸之轄者合連首適四寸與尸子所謂四寸鍵者合則以是定轂外端軸末之圍徑其庶矣乎於是準之以算當輻鑿壺中之軸徑得四寸零四釐三毫三絲八忽八不盡加鑿深倍數六寸以較轂圍之徑其徑一尺零八分四釐七毫二絲二不盡尚有八分零三毫三不盡之餘地其鑿不得穿通以傷軸也若注所謂大小穿之圍徑余以句股比例求其壺中當輻鑿之圍徑得三寸六分八釐六毫六絲強加以其所擬鑿深倍數七寸和之得尺零六分八釐六毫六絲強其轂圍徑止一尺零六分六釐六不盡其轂圍不加大乎若不加大則鑿深必穿通而傷軸矣夫以賢軹爲兩軸之大小穿必先改去一爲去二又必強以釭金補其穿之空始稍稍合其圍防捎藪之徑乃繩以算法又加大於其圍防捎藪者一分三釐一毫強矣注圍防捎藪得三寸五分五不盡三數非出於一原所以展轉斡旋而終不能相應也又銅轄獸首之兩旁爲空交通之蓋貫柔革於其空以縛軸者也盧植解曲禮僕展軨曰轄頭靼說文靼柔革也蔡邕獨斷云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左蒼龍右白虎係軸頭薛綜注後漢書輿服志云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薛注在諸侯王法駕條下志云若會耕祠王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備其威儀導從畢皆罷所假諸車之文乘輿升龍飛軨皇太后諸侯王鹿文飛軨公列侯虎文飛軨然則飛軨所畫等威有辨不皆畫蒼龍白虎且亦有無畫者又按說文緹帛丹黃色緹油旂緹而油治之如今爲兩具之黃油絹與黃霸傳宣帝賜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疑屏泥可禦雨故油治之飛軨繫轄頭其長注地必令如屏泥之可禦雨故油之與與服志又言小使車亦屏泥油蓋亦油屏泥之例文耳尚書大傳曰未命士車不得有飛軨顏師古注急就篇云軨兩轄之系也故路車之轄施小旛者謂之飛軨然則軨非即轄亦非即轄頭靼蓋貫轄空而繫之別一物也僕立馬前監駕而曰已駕是已設轄矣乃復展軨者蓋視其繫軸之靼驗其固否也因靼與軨同貫於轄故曰展軨軨从令蓋旌節之類亦名器之所存者也玉篇旌之重文作旍或即此類與蓋展軨即展轄其實乃展靼也晏子曰終年爲車無一尺之軨則不可以馳又即以靼爲軨也數名聚於一所而相爲用可互借而名之古人惟變所適類如此強生分別後人之固也軸末設轄處之圍徑三寸六分而轄牡止三寸者欲令軸鑿不穿通妨損軸折轄也史記田單傳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牡短或挺出故貫柔革縛軸以固之轄必設靼蓋古人創物之精義與

古銅轄

正面



上爲獸首下爲柄柄軸鑿以函轂者也正面與底接柄處竝爲偃月形規之蓋設轄處軸圍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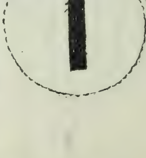
側面



獸首正面口鼻目耳以次遞而下坐觀此側面可略得其高下之節

獸首側面爲大空左右交通蓋貫靼以縛軸與

底



度其柄墨子淮南子所謂三寸之轄也連獸首之底度之尸子所謂四寸之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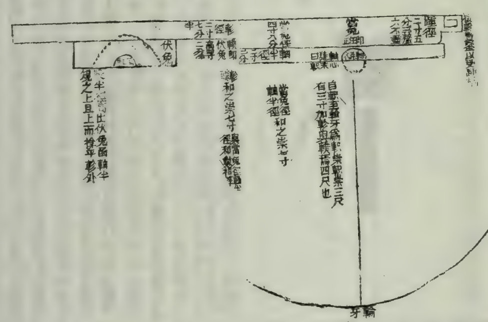
輈軓軫轐轂軸互證記

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杜子春許叔重竝同其說則軓不得退居式後記言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言環灂之長自伏兔前行其止處尚不及軓者有七寸也環灂屬輈之在輿下者而軓在其前軓必與輈相維繫而亦與前軫相附麗者輿軸在輈下與左右軫稍離軫材不得爲半規以函軸故必加伏兔於軫下以函之輈在軸上與前後軫切近可以相函爲固故輈踵當爲柄以貫於後軫之鑿踵圍七寸六分八釐尺一寸足爲柄鑿相函輈侯起處正當前軫自於前軫下與輈侯起處牙錯相嵌而函之如是則範圍此輈全繫乎此故謂此處爲軓實非別有一物也圍較大相函不能齊平正當輿前不可無以飾之此揜軓之所由設與說文引周禮立當前軓

大行人作立當前侯猶前軓也軓非有物其處前後又近輈侯故紀前軓者亦可曰前侯準式前之解合之陰有揜軓之稱或可以知其所與輈軫相函於事爲順不假他物附著益堅若夫伏兔之加蓋有不得不然之勢以軸在輈下左右軫不能相函故也假令軸在輈下而輈復在軫下如注所定之寸數則三物相加約一尺一寸六分除軸半徑在軹崇下餘九寸八分以算軫轐之加軫當寄軓以入算則軓徑三寸六分軫徑二寸七分半當較減八分半而以五寸八分爲轐之數是軫轐和之猶八寸五分半也加於軹崇爲四尺一寸五分半不得曰加軫與轐焉四尺也加之止於四尺則軫轐和之僅七寸耳其所以僅七寸者蓋當兔圍徑與軸圍半徑相加之數也兔圍徑四寸八分當兔圍一尺四寸四分其形圖亦當以圍三徑一命算軸圍半徑二寸二分軸圍一尺二寸二分其徑四寸四分半徑二寸二分合之七寸如是則雖欲於七寸外增一分而不能也嘗試論之軫圍尺一寸其材方徑當二寸七分半與軸圍半徑和之得四寸九分半以與七寸相減得較二寸又半分爲轐減函軸半規上之厚數此厚數當軫軸之閒故與上所和者當七寸也乃記不言軸半徑而但曰加軫與轐焉四尺者同也轐附於軫其材必方其寬必與軫相等而加高焉蓋其函軸之半規淺必足函軸之半徑當二寸二分是函軸之數卽軸半徑之數矣轐材非正方且有函軸之半規故不見圍數寬數可揣而知其高與軫軸閒之厚並可布算知之與其厚和之得高四寸二分半再與軫徑和之適得七寸故曰加軫與轐焉四尺也其所以必得四尺者實以兔圍徑與軸圍半徑相加之數而得之也然則伏兔之設所以持軸亦以補軫徑軸半徑相減之較數與以函軸上之半規補之夫引車在輈而軓當輈侯邅車在軸而軹爲軸末是故僕之祭軓祭軹也僕之祭軹祭軸也祭輈所以祭任正也祭軸所以祭衡任也任正衡任不可見祭其所可見者故祭軓與軹也

據鄭注八尺之軌轂當入輿下七寸然轂圍半徑依注五寸三分有奇與軫徑和之得八寸有奇較減加軫與轐之七寸尚餘寸許且轐著輿底板既難堅固輿板又薄亦難與軫齊平遠離於軫又與加軫之文不協今姑依經詮釋展轉互證悉與七寸之度脗合似難徇注然轂長轂圍有度轍迹亦復有度彼此互相低昂闕疑慎言意在斯乎擬圖所後不必爲典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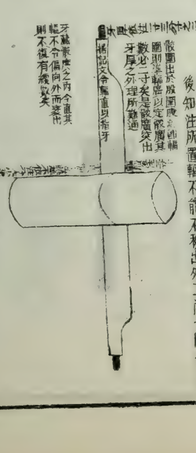
軹崇加軫與轐之圖 此以明轂內端不能納入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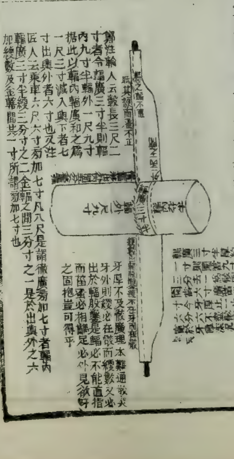
輪縿求合徹廣記注異同記

軌度八尺鄭注匠人云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徹廣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縿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閒三分寸之一諸釭金轄閒不容太密以利轉也細繹注意八尺之徹蓋古語以乘車之廣而旁加之則後人足成其數也然余悉心布算注旁加之說本未審諦據注轂長之數三分之除入輿下之七寸當是轂鑿心內三寸六分六不盡與入輿下之七寸和之爲一尺零六分六不盡是爲轂長三之一矣轂鑿心外盡輻廣一寸七分半再加輪縿六分六釐六不盡加金轄之閒三分三釐三不盡和之僅得六寸四分一釐六豪六不盡而注以爲七寸者是不先以轂長參分之而先於轂長數內減輻廣三寸半然後以其餘數參分之故輻內以得九寸半而輻外僅得一尺九寸如是則三寸半之輻廣亦當參分之內得一寸一分六釐六不盡外得二寸三分三釐三不盡名爲二在外一在內以置輻實則出乎外內之閒五分八釐三豪三不盡矣夫然後綜其數而計之輻內在輿外者得有二寸半輻廣三寸半和之爲六寸然而牙藏轂廣之內不能求縿數於牙於是輻之出於轂而向牙也斷不能直指不得不衺行偏出乃得有縿數參分寸之二再加金轄閒參分寸之一與前六寸和之始合旁加七寸之數而實與記文不合也余畧據注轂長牙厚輻廣之數爲之重定而論列之以參合記文爲輪縿第二圖以明記注之不相符復据注說爲輪縿第三圖合前所定之輪縿第一圖而並觀之

輪縿圖二附 据注轂長牙厚輻廣之度以推求記文圖之便無縿地然後知注所謂縿者不在牙而在轂也除縿與金轄閒之一寸其在輿外者亦無六寸然後知注所置輻不能不移出外二內一閒也



輪縿圖三附 据輪人匠人兩注旁加七寸之度恰合徹廣圖之



徹廣八尺六尺闕疑說

如注說車廣加兩輪內至轂內端之數共九尺四寸於徹廣較長尺有四寸勢不得不截去轂之七寸以納於輿下也而車人言徹廣六尺車人三車皆不見車廣否以輿人參稱之說通之則大車轂崇九尺車廣亦當九尺以爲徹廣六尺現爲難通即短轂之輻內不及五寸者盡入輿下猶寬於徹廣三尺有奇況尺有五寸之轂徑焉難入於輿下乎且据車人鑿御於轐轐畢於軌兩木夾車如輿人之左右二軫鉤在其下用以函軸設限異外不能侵入輿下故据徹廣一語則車人之事斷不能與輿人相通也又輿人不言徹廣以徹廣在匠人不關車制車制諸職中必不闕入徹廣之度況車廣轛長置輻處皆有定度則徹廣之度可知抑又不必見也且車人徹廣與鬲長同度此必有誤鬲長當與車廣同度也今車人不見車廣車廣不可不見者也然則徹廣豈單廣之誤字與余檢考工車總目及輿人輈人諸職參校之車廣之度實有三等則徹度似不能畫一且以車人短轂長轂之各有所宜亦似不可令長轂入於輿下蓋轂長則軸當置輻處較轂短者而加長故乘之而安若三等之車其軸之用力處均視徹廣以爲之度則彼轂雖長而軸力均限以八尺何以能安然則安之與利在轂之長短者全繫於徹之廣狹也余意經涂九軌必爲三等之徹廣分別由之無不合徹然云閉門造車出而合徹況同軌之義必無異徹余爲是說何以能開執難者之口据加軫與轐四尺之文較斷難納之輿下据諸職反覆推求徹廣似難限以八尺雖爲疏通而證明之然終不能無疑焉或又謂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擣注字曲之滅當去五寸有奇加以部廣半徑三寸僅五尺八寸耳必轂減七寸以入輿下軹乃與之齊平故足以庇之以此爲難徹廣不能出八尺矣鄭氏誼主此以注之然軹崇軫徑記有定度轂人輿下終不可通多聞闕疑其斯之謂與

又按軹有三度据田車輪崇六尺三寸則駕馬之車輪崇當六尺故鄭氏以爲軹崇三尺也車廣與輪崇如一亦當六尺轂長如軹崇而樽其漆內依注約二尺八寸二三分其在輻內者約九寸四分兩輻內者和之約一尺八寸八分以輿車廣乘之爲七尺八寸八分又加兩輪綆出共約一寸二分適得八寸則與謂軌廣八尺者或駕馬徹迹之度與然無文可憑亦臆說耳疑者闕之聖人且然而況其凡乎

又按江先生尊經補義說中庸一條云車同軌謂車之制度同則軌廣八尺亦同耳非謂軌之廣狹有不同則車陘杌不能行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六寸軌同是廣八尺若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則軌必狹矣人所乘輓之輂輦則軌又必狹矣同塗往來縱橫衺出皆可行非謂車必同軌而後可行也若使皆行軌中則徹深泥高阪隍杌難行矣先生此論先得我心蓋曾居北方久之見得如此然余居北方或有言某處車不能到京爲不合徹也然則不合徹亦不能行先生所言縱橫衺出皆可行者郊野之地則然若至城郭都聚必合徹乃可行也然則今日之車亦隨地自爲軌徹古人造車合徹之語亦言其方常所往來之地雖千有餘里無不相合也然以此推之安知古人爲數等車不當有數等徹法乎古今異宜無所依据闕疑可也

再考徹廣八尺當闕疑說

軫不專指輿後橫木余備采考工記本文證之一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明言四面皆曰軫也二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轐以函軸軫轐相加明指軫在左右者言之也三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注云戈揷車輢輢在車兩旁揷戈於輢而崇於軫是記所謂軫者專指車兩旁言之也四曰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軹也輪也軫也明指其在車旁者從外及內次第言之也五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此謂軸圍出數於車廣車廣在左右兩軫之間曰五分其軫間不曰五分其軫者明不專以輿後橫木爲軫也凡此皆說之無可疑者也此可据之以決轂端之不得入輿下矣請畧而言之軫方象地四面齊平加軫與轐止於四尺輿下之地僅三尺七寸二分半而轂崇於地乃有三尺八寸四分高於輿下之地一寸有餘如此互證轂難納入何說之辭而獻疑者則以爲徹廣八尺必不能不遷就之使轂端納之輿下也然余考鄭注匠人云軌謂徹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又注輪人云軫與轐并七寸田車又宜減焉乘車之軌廣取數於此軌廣八寸旁出輿亦七寸也据此二注所云軌廣八尺者並謂乘車若田車則不如此故曰田車又宜減焉然則田車徹廣不足八尺至於駕馬之車又加減焉其徹廣當又不足七尺矣如必欲足八尺之數則將令納輿下者盡出輿外而所謂加軫與轐者且不及三尺七寸然乎不然乎況徹廣八尺鄭注雖云爾然終不詳所自出据匠人營國方九里經緯並長九百步經涂九軌鄭注積七十二尺僅十二步耳可贏可縮其何足以見徹廣之必八尺乎所不可解者同軌之義耳而此事之於車制又爲一大節目竊奚任之殊有未安余乃於詳辨之餘復披記文平心讀之至弓長六尺一節假得其間或可据之以定徹廣於是先依余說轂不納輿下者推求之從蓋部心至軫三尺二寸故弓長四尺謂之庇軫從蓋部心至輪四尺六寸故弓長五尺謂之庇輪從蓋部心至軹六尺五寸五分四釐今弓長六尺雖不及軹者數寸謂之庇軹者大較言之耳然余竊又以謂苟依鄭注轂納輿下解之或能恰合記文即當從之除庇軫一事與余同不具論乃就其庇輪者推之從蓋部心至輪四尺而弓長者五尺又就其庇軹者推之從蓋部心至軹五尺八寸而弓長者六尺其之亦不能齊一況徹廣專取節於庇輪而庇輪者如此其相遠也似不得据之以難余說夫余說蓋指記文而審定之亦差足自信矣然而同軌之義耿耿於懷多聞闕疑能無奉教於我夫子乎

馬車三職分任記

車一器而工聚故馬車有三職分任之而不相爲謀察車自輪始故以輪人爲輪先之輪之材三曰轂曰輻曰牙三材之外輪人弗知也其倚數也自輪崇而定牙圍（牙圍厚廣數均乃徑一圍四之法余有說詳之）牙圍之數定則三材之數皆從此出焉由牙圍而知轂長由轂長而知轂圍由轂圍之數而揹其藪（揹藪即鑿淺之數余有說詳之）又由轂長五分之以爲賢爲軹又由轂長參分之以置輻鑿淺之數承圍防揹藪之言而知之因鑿淺而知輻廣又因之而知股圍骹圍蓋牙圍之數眞而三材諸撤靡弗得其眞矣輪人之職止於此而蓋亦輪人爲之者輪圍蓋亦圜蓋弓之趣於部也猶輪輻之趨於轂故兼官也其次曰輿人車廣與輪崇如一前見輪崇之數則車廣之爲六尺六寸數雖不必見實爲輿人衆材出數之本於是由車廣而知隧淺又由車廣而知式崇之數由隧淺而

知軾崇之數中廣隧深其縱橫之材通謂之軫其圍則一也其圍數取節於車廣與取節於隧深亦一也於是取節於車廣而知軫圍由軫圍而知式圍由式圍而知較圍由較圍而知軹圍其數皆由車廣順而摭之輿之外輿人弗知也又其次曰輈人輈軸二事兼官二事之外非所知也輈曰國馬田馬駑馬輈之深其度起於馬也軸曰微曰久曰利其理定於材也其官二其材之數不得出於一也於是先定其任木之名而求其任木之圍輈任木也其在輿下者曰任正輿之正者也其圍數出於輈輈之數隧深與軌前并之此其出數之本也軸任木也其在輿下者曰衡任任輿之衡者也其圍數即出於衡任衡任之數軫間之數也衡任與軫間同其長也比例以爲出數之本也於是求其軸圍之出與外者其圍蓋與衡任同指軸圍之出於軫間益知衡任之圍之出於其長者實出於軸之在輿下者也此亦其出數之本也當兔者任正之中爲者也復見當兔圍者欲見輈圍之即任正圍也然輈之通長其圍不皆與任正同其頸圍殺於當兔之圍其踵圍殺於頸圍故必由輈之長而先知兔圍然後由兔圍而知頸圍由頸圍而知踵圍也官可兼而任正爲輈衡任爲軸其圍數之所從出不可紊也知此三職分任不相爲謀其在三職外者衡與車廣竝見而無其官殆與人兼之與轐以持軸策出數於軌前十尺而皆無其官殆輈人兼之與

皇清經解卷四之三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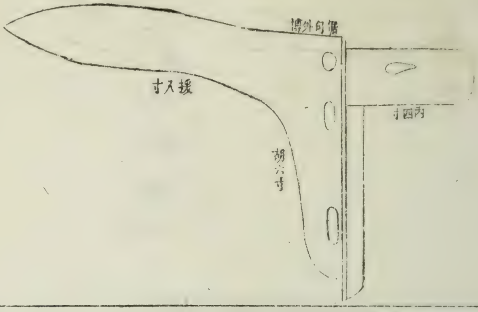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三十四　學海堂

考工創物小記　歙程徵君瑶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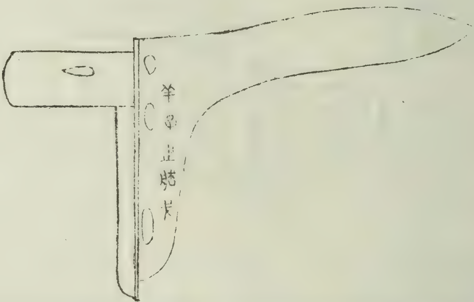
冶氏爲戈戟考

冶氏爲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戈戟竝有內有胡有援二者之體大畧同矣其不同者戟獨有刺耳是故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戈之不平頭者矣又曰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爲戟之無枝者矣說文言枝考工記言刺枝刺一物也枝者對幹之名從內刺出者爲枝則援與胡二刃相連而出者其幹也戟本一戟一枝後世相因命名餘亦呼枝援又存錄後變枝之稱是故戈之制有援援其刃之正者衡出以啄人其本即內也內衡貫於柲之鑿而出之如是鑿正柄之旁讀如出內㕙命之內故謂之內援接內處折而下垂者謂之胡胡之言喉如喉承頷折而直下也援謂胡上故曰平頭也此據記文又驗古戈之流傳於今者皆如此戟之制初以未見古戟惟據記文擬而圖之凡再易稾付之開雕於今十餘年矣復披覽而疑焉以古戈所見不下廿餘事而戟不應不一見乃取所嘗見諸戈之拓本觀之見內末有刃者數事中有其援更昂於他戈者恍然曰是乃所謂戟也刺非別爲一物內末之刃即刺也既考定戟之眞形乃盡錄前所逸之諸拓本詳爲之說以刻於卷後而兹篇至是凡三易其稾也抑前錄戟之造戟疑是戈者其器本安邑宋芝山所藏後貽海甯吳槎客芝山語余云初本完好已而墜地折其內而斷之其斷猶存笥中今余考定戟形疑敌戟之斷其末或有刃因復校錄內末之有刃者其廣必狹於無刃之內與戈廣二寸戟廣寸有半寸之文合今敵戟之內其本尙存者亦狹且下邊漸坳進爲刃鍔發硎狀是又與諸內之有刃者合則其斷必有刃無疑矣然則銘之曰戟是戟非戈不信而有徵乎司馬相如上林賦有雄戟張揖注云胡中有距蓋言有刺如雞距雞距出踵後今戟刺在內之後正符距名注曰胡中恐言之未審今據字義宜言胡後古戟之刺正在後抑又信而有徵者也惟是戈戟二者竝重三鋝今戈戟長之并數皆十有八寸而戟廣乃狹於戈宜戟重亦輕於戈而曰與刺重三鋝者是則雖連內而實長出於內之外今考定有刃之內爲戟而圖之準廣以較余所見諸器其長必出於三之之外其允長者或出於四之之外且將與援爭長而差弱焉此亦可以見古人制作之大畧乎抑所謂重者又未可以執一求也即以余所見之戈戟羊子戈重八兩五錢後戴長內有刃倨句極大之戟亦重八兩五分二器之重畧相符可以證記文竝重三鋝之說然其不相符者戈有重五兩外者有六兩外者有十兩外者更有十二兩外者戟又有重六兩外者輕重懸殊大小不一或有銘或無銘然皆眞古物無一僞者故曰其重未可以執一求也今據二儀實錄變枝爲戟獨枝爲戈之說以定戟形寄書以語王懷祖後得其答書云闗重定戟考始知內之有刃者即其刺近閱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卷第十五寶首品下有云枝論語圖戈形旁出一刃也戟形旁出兩刃也與二儀實錄說正同瑶田謂戟形云旁出兩刃者是兩刃皆橫可以正余初擬戟圖一橫數一直刺之繆惟兩刃皆橫數故晏子春秋言從枿之勁諸大夫也曰戟鉤其頸劍承其心蓋戟之援鉤異於劍之直刺矣古戈曾見曲阜顏同年崇槼所藏者用同身寸較之以證冶氏制度無不相合權其重蓋今天平法馬八兩五錢夫戈之重三鋝也實二十兩以較今之重則每兩當今四錢二分半矣余嘗權黍以約鈇兩之法黍之兩約當今五錢余念銅之經四千餘歲後爲土氣所蝕必有損其質者矣然則今之四錢二分半足當權黍五錢之數與又顏氏銅戈其背有銘曰羊子之艁戈艁古文造字敌之造戟則用造字宋芝山又有藏戈銘曰子某之𨙵戈𨙵蓋古作字作猶造也江寧司馬達甫又有所藏戈銘曰邾大某某某之艁戈則與羊子艁戈同文矣又戈胡貼柲處有闌以限之闌之外復有物上當內而垂下廣一二分如胡之修而加長焉蓋恐內廣二寸僅足以持援而或不足以持胡致有搖動之患爲此物於柲鑿之下亦刺其鑿以含之則胡有所制矣又於胡上爲三空內上爲一空殆於既內之後復以物穿空處約之以爲固與圖顏氏戈戟圖余所擬者大識仍之不爾者欲今治經者知考覈之難也敢以下三事足資考證亦竝圖之近驗黃長睿銅戈辨曰戈形正[illegible]所畫者予[illegible]然[illegible]矣戈製矣[illegible]是以衡兩爲[illegible]

顏氏銅戈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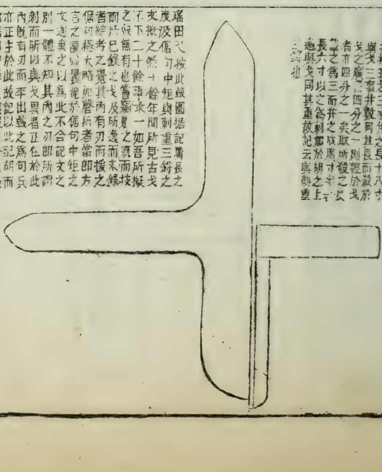


顏氏銅戈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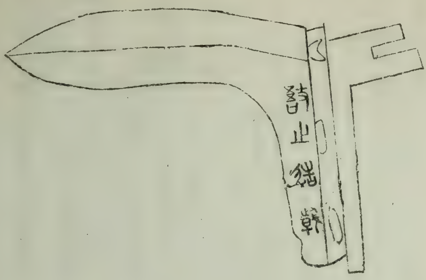
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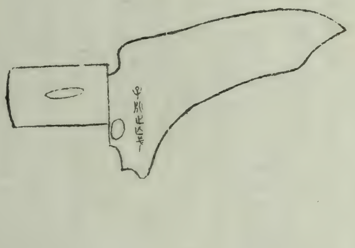
按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三事并之長十八寸與戈三事并數同其長而殺於戈之廣二四分之一則輕於戈者亦四分之一矣取所殺之長并之爲三而并之成寸半寸長六寸以之爲刺加於胡之上適與戈同其重故記云與刺重三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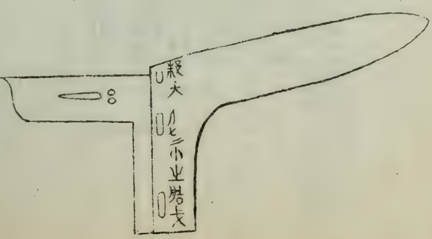
瑤田又按此戟圖據記鄭長之度及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之文擬之然十餘年間所見古戈不下二十餘事求一如吾所擬之戟無有也嘗竊冀之既而援而片已錄之戈及所逸而末錄者綜考之覺其內有刃而援之倨句極大略如磬折者當即方言之匽戟以𨱏泥於倨句中矩之文遂棄之以爲此不合記文之別一體不知其內之刃即所謂刺而所以與戈異者正在於此內既有刃而平出戟之爲句兵亦正由於此故記以此記胡而曰倨句中矩也戟援倨於戈援則戈援平故說文以戈爲平頭戟而戟援向上如周髀望高之偃矩故方言謂之匽戟也不然所見古戈何其多而古戟絕無豈其然乎既辨正之猶存此圖者見考訂之難苟非所見古物之多得彼此錯證而互明之鮮有不泥倨句中矩一語而強爲之說以詒誤後人也壬子嘉平月朔日記

敔之造戟 重六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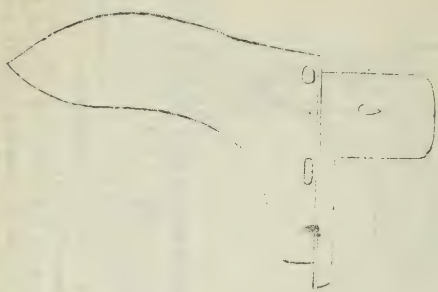


斯大[illegible]之[illegible]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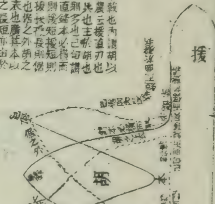
又見翁覃溪太史所藏殘戈拓本銘三字曰某公戈援末斷損不知寸數援上近內處殘缺胡下亦殘缺無內或有之而拓本未見也胡上亦爲三空三空布置較羊子戈促而密之知其戈體小於羊子戈也瑶田又買得小銅戈無銘廣與羊子戈同而內胡援之度並短於羊子戈然所謂倍之三之四之者大致弗差也胡上僅爲二空以戈體小則所以約戈於柲者可不必多與至其倨句外博之度謂戈之發斂並同記曰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觀於諸戈之制二病吾知免矣二圖附後

小銅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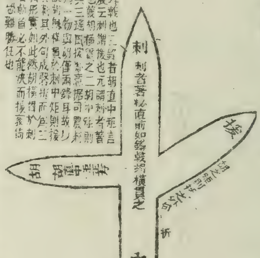
擬鄭注戈圖



鄭注云戈今句孑戟也而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又云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已句謂胡曲多也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圜於磬折長內則援短援短則倨於磬折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又云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案注意內之長短亦由於已倨已句故以倨句外博爲除四病也余解外博止除二病耳

擬鄭注戟圖

瑤田按注云戈句兵也主於胡也注言以句之名由胡者而生宋胡爲橫刃故胡爲戈之主其貫主於援長在橫刃也



鄭注云戟今三鋒戟也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一鄭司農云刺謂援也元謂刺者著柲直前如鐏者也戟胡橫貫之二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三瑤田按鄭意據司農刺謂援是以刺援爲一物與胡僅兩鋒耳故必今戟三鋒破其說胡既橫貫於刺中矩則援必不中矩矣出於刺其外句成磬折而爲三鋒矣細繹注意戟形實如此然胡橫貫於刺其用止能擁敵若敵首必不能決而援衰倚於刺則以刺人亦苦難勝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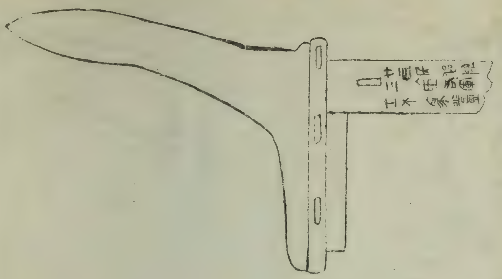
瑤田案物有折然後有倨句對挺直者而言之也倨句無定形句而稍伸曰倨倨而稍屈曰句故物之有折者而渾名之曰倨句二字連文不能分屬及其有定形而爲正方之倨句則曰倨句中矩不中矩而斂之爲銳角之倨句則曰句於矩發之爲鈍角之倨句則曰倨句外博鈍角而倨於矩之半則曰倨句一矩有半是爲磬折之倨句故凡一矩有半之倨句則曰倨句磬折然則磬折之名不可施於凡倨句也明矣余既圖鄭注戈戟之形以明其誤而又記之如此

甲辰乙巳爾見古銅戈者凡八其一有銘在內上三行行五字首援向後行有廿三年字中有右軍字未有之㠯二字疑㠯郎戟之古文戈爲平頭戟也其一有銘在內上亦首援向後行或曰文四中二文相竝余曰文三也中◎者从𠂤之字橫之與㫃合禮成陽字蓋高陽左三字直行者也曰左者案凡款識於戈體者刻在背於內則刻在面以內爲戈之餘事其內猶戈體之背也今乃不刻於內之面而反在其背者右手之背卽左手之面曰左者殆左手所執者與案三國志魏典韋持大雙戟與甘寧能雙戟舞抱朴子單雙戟皆有口訣要術然則古人戈戟有用雙者鋒刃相向宜分左右與或曰鄭氏通志載以名爲氏者有高陽氏安知非氏高陽而名左者與而余必以爲左右之左者以刻在內者有面背之異定之然亦非必爲典要姑擬議之以俟考耳二事皆拓本覃溪先生令子石峯之所遺者其一銘一字曰戈雙鉤刻內上亦首援也其一銘曰某晉左庫某某六字在內上向援而行二事則洪養泉遺余拓本六字者余曾一見其器也其一無銘內上更爲圜空其色則櫨皮紅最多與翡翠斑水銀青相錯陸離繽紛殊可珍愛巴予藉所遺者也其一三字銘曰𧹞之戈鑿戈背胡上向內橫書右行以平頭處爲建首胡下斷損青綠極濃厚余從京師歸至揚州予藉示余言錢唐趙晉齋屬其相遺者然先一月與晉齋相見於京師潘毅堂同年坐匆匆相別未言及此戈也其一海寧吳槎客所藏因丁升衢寄余拓本余與槎客未識面槎客有識云薛氏鐘鼎款識商鳥篆銘曰戈此戈文與薛合知爲商器後余與槎客交見其戈內端面背竝有文爲蟠虺形非鳥篆也其一錢唐孫景高遺余銘四字鑿戈背胡上直行蓋古文余按尋篆籀而辨識之爲差勿之戈也案史記公劉子慶節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勿弗字可通豈卽其人與論其世在商之中葉殆不可考然茲戈則古矣凡上事皆非近代所有而予所藏三戈亦未可以秦漢下物等觀也竝圖之以俟治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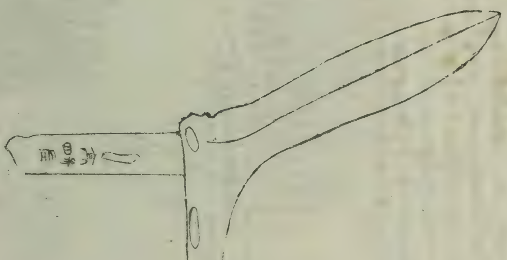
差物之戈差字見夏竦古文四聲韻引石經作㝵又作㝵據古遺文所載又有作㝵者瑤田以謂字蓋从君之古文作𠱃𠱃者而參差之顚倒之也按說文君从尹發號故从口尹从又丿握事者也君握事而發號故古文制字从𠂇㸚正而弗差誠以差

而在君所關非細故遷字从君而參差之顛倒之義深然矣忽
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說文所解如是字但作勿今下多
兩岐余以爲柄用木岐者木根也如是戈之戈字作戈蘉之戈
作朩皆木柄有根之形叉宰辟設戈作𢦏下兩歧偏右與此勿
字正同敔文尗从弋一橫之象形𠂆折木衰銳著形乀象物挂
之也余謂乂从木上下半去枝根會椓弋之意也戈从弋葢以
弋爲柲也中畫象戈形乙卯槃銘凡从戈之字率作𢦏中冂象
援胡舐肖也惟我彥戈作𢦏則倒冂而爲丿初視之殊莫辨其
下筆誼以是戈作戉乃知乂加乀猶乂加丿也其下作弋或作
卜明著木根椓去不全之形其作朩者則木根之全者也勿下
更加∨者柄下必有鐏葢象鐏之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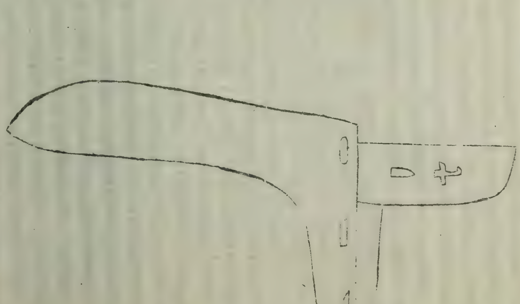
右軍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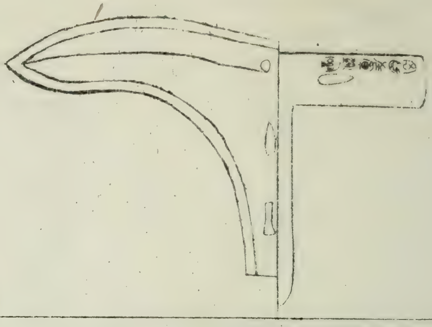
高陽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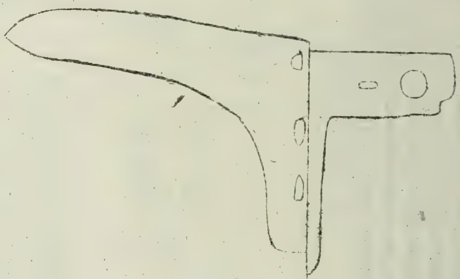
雙鉤一字銘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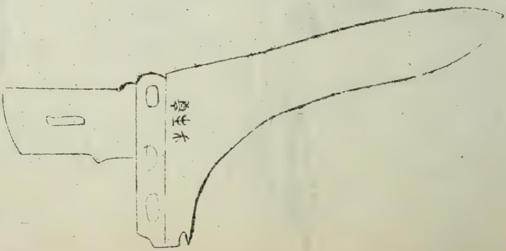
旨左庶戈重五兩五銖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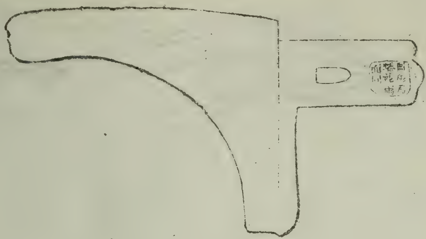
內有圜空戈重五兩六銖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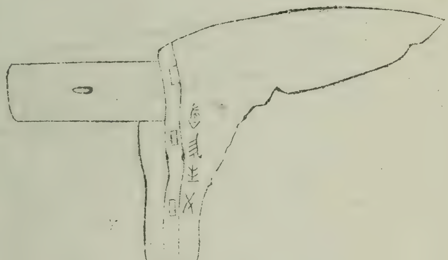
蔓之戈重十兩一銖六分



蟠龍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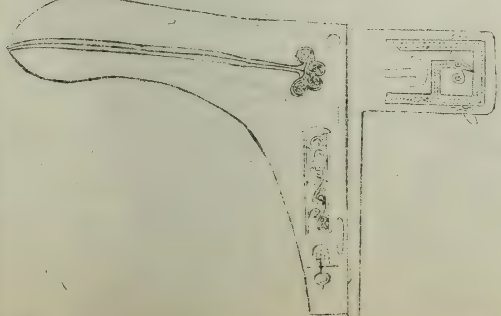


差勿之戈重六兩六錢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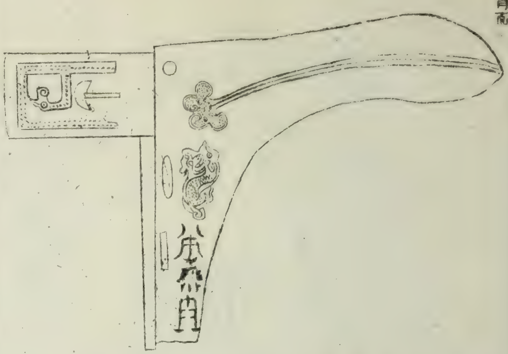


司馬舍人達甫書寄示銅戈拓本面背並追琢之若獸首戴劍若兢若蹲若蟠藥空處畫斧爲固柲之孔余曰此古琱戈也面銘一字背銘四字並古文初以面之一字無文義可擬姑先釋其四字曰八㞢乖自八乎二字無可疑其次或屬字省文薛氏載中鼎作屬尹卣作屬又載祖辛卣作屬伯映彝作屬皆其證也末一字不敢知焉無已求諸古文而得其近似爲㐆門爲自㐆若以爲與中書通其間道與然皆不能闕疑可也久之於面之一字灼然知之殆琱字古文與徒者左都御史紀公有鍾余爲辨識周字已而披薛氏所載夏琱戈琱字作𤨎下从古文口而倒之上更从二舟諸其聲古文不厭繁重也與余辨識之周字形體略同然彼字中从䎽望文立辨而琱戈之字从古文口必說之乃明口古作𠙵或作㔾今乃作㠯故曰从古文口而倒之也古文口之制字蓋與𠕁字同意去古遠而義晦也中㕣作五畫者加玉而省其文與薛氏載周敦琱作𤨎重六畫加玉而不省者也此戈作𤪌上用字中亦似从玉省下口从㔾亦从古文口而倒之然余考周敦周字或作𡇒似與此𤪌字同入同入周同全甘同𡇒或者周琱一聲古文相通琱固可不加玉與圖而說之以俟識奇字者擇焉

古琱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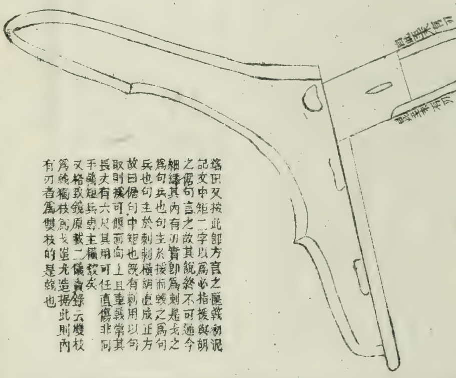
瑀戈背面



余著戈戟考於援胡內三者反覆明其所以為句兵戟兵而異於刺兵之為直傷者言之詳矣其有為刃於戈之內者曩以不關記文畧而不言且或遂而不載夫古人設內以除戈弊何取乎刃而流傳於世者乃有其物若正遂之安知非余考之未審乎因復說之且圖其所逸者其一為雙鉤一字銘之戈前所已圖者內剡下畔為刃如刀形能戳殺人亦能句而殺人也其一內長六寸上下兩畔並有刃而剡其下畔若刃從內出而內自為內者然蓋三分其長而二在外者為刃也援長七寸半胡長六寸其倨句一矩有畔蓋與磬折相等矣而援胡兩刃相接為圜形中分三節微有界限豈中節屢經磨厲形獨凹曲與其一援胡內與上事較短內兩畔有刃倨句亦侈於他戈亦稍弇於上事也其一倨句又亦弇然亦侈於他戈而內上下畔亦有刃唯上畔向上剡處方而不圓也亦猶所圖郝大某之戈內之下畔上剡如乃疑亦有刃者然但見拓本未睹其物不敢知也余疑內有刃豈戟之有刺者與然戟則倨句中矩矣又有內首鏤空其紋兩面相通者又有鏤通其紋中復嵌以銅條者亦有刻文為飾而不交通者此戈內無孔與他文義若前所圖異樣客之戈內首兩面刻圖號者疑皆雕戈遺制今並圖其所未圖者以廣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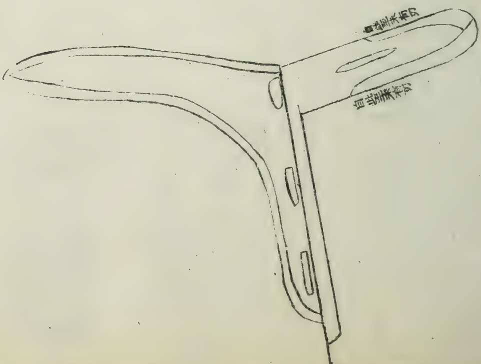
長內兩畔有刃倨句極大如磬折者重八兩五分

此戈內有刃疑即為戟之刺所難通者倨句中矩之文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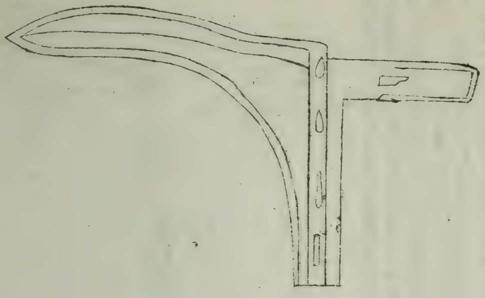


瑤田又按此即方言之匽戟初泥記文中矩二字以為必指援與胡之倨句言之故其說終不可通今細繹其內有刃實即為刺是戈之為句兵也句主於援而戟之為句兵也句主於刺刺橫胡直成正方故曰倨句中矩也既有刺用以句取則援可偃而向上且車戟常其長丈有六尺其用可任直傷非同手戟短兵專主橫擊矣又格致鏡原載二儀實錄云雙枝為戟獨枝為戈蚩尤造據此則內有刃者為雙枝的是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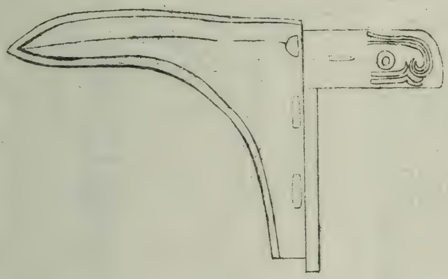
長內兩畔有刃倨句大于外博者重六兩八錢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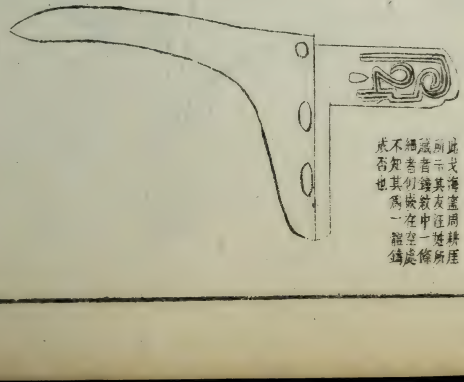
長內兩旁有刃刻如字圭者重六兩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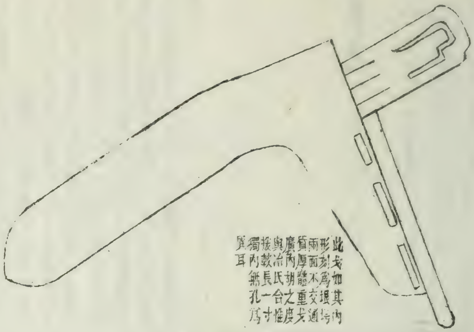
內首鏤紋穿通戈重五兩九錢



內首鏤通嵌銅條戈



此戈海寧周耕厓所示其友汪姓所藏者鏤紋中一條細者似嵌在空處不知其爲一體鑄成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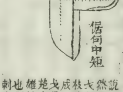


余考戈戟而圖其內之有刃者𤔡而反復繹之而有所得焉顯諸古戟不見於今時者非也方言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閒謂之戈此言戟內之無刃者謂之戈也說文孑無右臂也戈右無刃謂之孑者假借會意而象其形以名之也又云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此言戈內之有刃者謂之戟也卽余所圖長內有刃與援成雙鋒者乃古戟之見於今時者也二儀實錄所謂雙枝爲戟獨枝爲戈豈尤造者其言蓋有所受也廣雅匽謂之雄戟司馬相如上林賦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注云雄戟胡中有鮔者干將所造（注言干將之首[illegible]闕異辭[illegible]將字故云）按鮔卽雞距也增韻云凡刃鋒倒刺皆曰距今內有刃出於柲後如雞距惟戟有之雞鳴則昂首而擁其頸匽戟似雞鳴昂首之狀然則雞鳴也擁頸也鮔也茲所以狀雄戟也而句孑之名則出於戈然戈亦稱戟者散文通也偃之形解字者久失其義余嘗据古人之說而證明之周髀云偃矩以望高異於覆矩以測深也釋名云類鞍也偃折如鞍也類乃鼻莖其折非覆也又云伏覆也偃安也明安之非覆也又云偃蹇也蹇跛蹇也明其似跛倚之形也離騷望瑤臺之偃蹇西都賦之言神明臺也曰偃蹇上躋注者並以高貌釋之是也倨此据句如偃矩故謂之匽戟說文解戟曰有枝兵對戈之平頭而言之明其偃而不平與方言三刃枝名匽戟者同異於戈內之無刃故曰三刃枝也方言又云東魯秦晉之閒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余謂大對曲言狀其据句侈張謂戟也言其胡曼曼然大也大者曰鏝胡曲者因亦以大者之名名之而曰鉤釨鏝胡言鏝胡之曲者鉤釨然弇而不侈謂戈也惟冶氏之言戈也曰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是故倨句外博而言戟則曰倨句中矩明戈之不中矩也今匽戟之援其出於胡也倨句且一矩有半而記曰中矩何也豈謂其內有刃卽爲其刺與且戈戟並爲句兵今內有刃而平援刃偃而不平是戟之用其句主於內之刃而不主於援故遂舉內刃以配胡而成倨句中矩是以其下卽斷之曰與刺重三鋝刺不見長短之度以刺卽其內之端也又校注解鋝字引說文解字今校說文云鋢鋝也此倒之曰鋝鋢也以文義求之乃後人未省注意以爲解記文鋝字遂誤倒轉不知注乃借鋢字以定三鋝之重也鋢環同聲曰環六兩大半兩者卽言援之重也故援云鋢鋝假同謂鋝重亦如鋢大兩六半兩也蓋以說文鋢鋝也之解而定之釋文或音環三字當在鋢戶關反又于眷反之下亦因注轉寫之譌而移置音於字下也今特更正之

戈戟倨句異形說

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按倨句外博句專承已倨已句二語而定之長內短內二語則釋內之所以倨句以配援之八寸於倨句無與也戈之刃在援與胡其用以爲句兵也主於援故其發斂之度以援與胡定倨句之形而曰倨句外博外博云者不中矩之云也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棧戟有內有胡有援並與戈同而異於戈者有刺耳然則戟刃之在援在胡依然一戈也而復有刺之刃則其用以爲句兵也主於刺明矣主於刺故其發斂之度不當求之於援而以刺與胡定倨句之形而曰倨句中矩也義失久矣余廣採古戈戟之流傳於今者以定其倨句之形前旣圖而辨之而復說之如此其亦辭費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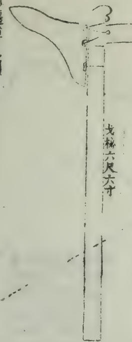
說文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然則戈平頭戟不平頭戟有枝戈無枝矣而二儀實錄則曰雙枝爲戟獨枝爲戈蓋戟刺與援成二鋒故亦得稱雙枝戟雙枝戈爲獨枝矣方言云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廣雅云匽謂之雄戟枝三刃者一援一胡一刺也匽謂援上指如倨矩雄謂[illegible]刺也

戈戟橫內柲鑿旁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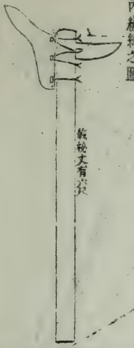
小雅斯干之詩如矢斯棘毛傳棘稜廉也鄭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謂人左挾弓右挾矢必曲其兩肘作以手叉腰狀如戟之有援有刺兩鋒支出向外故曰戟其肘也證一左傳哀公二十五年杜氏注衛君戟手曰抵徒手屈肘如戟形謂空手抵掌兩肘支出如戟故曰戟其手也證二六書故曰戟有支所用以叉刺也故叉手謂之戟手證三史記楚世家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正義曰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尖有折者足以爲鼎言鼎易得也据此不曰戟直呼爲鉤是句兵橫擊著其用也證四廣韻有䰅字釋曰鬍䰅說文䰅口上須也集韻鬍䰅

皃然則曰上之須分出如戟之左援右刺故有鬣名也證五孔叢子及南史褚彥回傳竝言鬚髯如戟李白詩亦云紫髯若戟髯宜順垂今乃堅挺橫出如戟之梧撐外射也證六說文揭戟持也揭音同曰說文曰叉手也玉篇兩手捧物曰曰然則戟持者謂兩手持物必曲兩肘如戟形也證七說文据戟揭也繫傳引詩拮据毛氏解作拮拘謂手執臂曲局如戟不可轉也證八玉篇又有撠字引漢書注云謂拘持之也余謂拘持卽毛氏之戟拘戟拘卽戟揭拘揭一聲也（按漢書揚雄解難云膠葛師古曰戟揭也）證九黃長睿有銅戈辨其畧曰詳此銅戈之制兩旁有刃橫置而末銳若劍鋒者援也援之下稍刓而漸直若牛徵之垂胡者胡也胡之旁有接柲之物者內也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爲直刃禮圖所畫若矛槊然誤矣戈轂兵也可句可啄而非所以刺也是以橫而弗從黃說得之秦人銷兵之後漢制自有戈戟故鄭云今句孑戟今三鋒戟疏以爲據漢法而言後人不見古戈戟不悟鐏柲銜內及爲孔纏縛之法今古器出土者多與記不殊而與注反違異因圖以明之

戈鐏柲銜內纏縛之圖



戟鐏柲銜內纏縛之圖



句兵襍錄

古器之流傳於今而失其名義者多矣戈戟度法在冶氏劍在桃氏世亦嘗見其器而其所以名與義之可以說者學者讀考工記或昧焉然苟深求記文察其形體如旋渦之在指無豪髮爽然後嘆古人之文章精妙無倫又如青天白日無隱乎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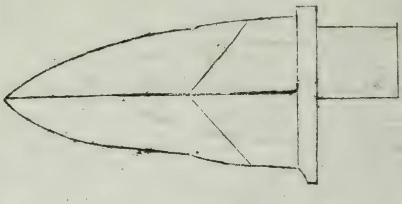
戈戟之爲句兵其內橫入於柲與直刺之矛爲骹如同以受柲者不同又斧之用亦非直刺然其安柲也橫其刃而於其首爲銎上下相通柲直插銎中不爲內也於是灼知戈戟句兵必爲物以內柲鑿所以名之爲內而非如矛柲直插於骹其柲不爲鑿以受骹故不得名之爲內也往者海鹽吳槎客示余一器蓋有內者刃橫出如戈援而無下垂之胡內廣三分其援本而去一上與援上刃齊平而下刃出於內者三分之一內援之閒爲物關之上下皆出援本所以嵌柲鑿以固內如戈戟之安內法也以冶氏不載是器不知其名故存而不論已而又見二器亦皆橫援援本不爲內而爲銎上下相穿以安柲銎外長出餘金兩面皆有欵識其一正面欵曰[glyph]𨳮以亞形背面子形手持竿竿首如旂之有斿子後又爲足掌亦關以亞形其一正面欵如馬項有鬣尾有三岐背面卽畫此器安柲立形二器今皆不知在何處余司敎嘉定時司馬達甫從都門寄一器見貽援內及所閒物與槎客所示者畧同內端有寄字[glyph]不可識藏之數年今復玩而觀之憶前年爲達甫識瑚戈[glyph]字又疑爲紀大宗伯識周公鍾[glyph]字又薛氏所載夏周戈[glyph]字又載周敦周字及古文口作日或作旦者參伍比類反復相證恍然悟此亦瑚戈之瑚字也[glyph]同周敦周字之首[glyph]畧同達甫瑚戈瑚字之上半[glyph]畧同夏瑚戈瑚字之上半[glyph]畧同古文口字[glyph]畧同周公鍾周字之下半葢周與瑚字可互通周有周正之義有周密周偏周旋之義又忠信爲周今其字上从用用字从中可通忠下从口可通信也玩數奇字皆象人面之形而此字合觀之又分觀之上用字作[glyph]象鬚也目也耳也下口作[glyph]象鼻也人中也口輔也兩臣也若瑚戈之字[glyph]下半則口在中外爲臣輔頰下爲鬚其上亦鬚象也周公鐘之字亦有口輔臣頰之形夏瑚戈之字亦有目耳輔頰惟肖也周字義大故須以人面象之人面莫忠信若也人面莫周正周密周偏周旋若也余年來識歔周字又識豐潤牛鼎中[glyph]爲寶字昔人譌作米字紛紛聚訟不已者又爲潘倣泉識建安[glyph]爲瓦字象瓦平者[glyph]者爲瓦當者襍盤之又爲家篆名叔識銅雀三爲瓦字五疊其平正者凡皆古文奇字之廣陵散矣此數器者皆句兵且有有內者因復一一考之顧命曰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孔氏以爲戣瞿皆戟屬似得之廣韻戣戵皆引顧命而以戟屬釋之是矣槎客所藏一器及達甫所貽者竝有內形製亦同余疑爲瞿也按說文瞿鷹隼視也二器似橫目鷹隼驚鳥能擊殺襲其視名以名之耳且二目爲朋左右視也衞兵主目象之名之良亦不誣餘二器雖爲銎以受柲其爲句兵爲戟屬一也有內者疑瞿爲銎者豈卽戣與日者同年吳徵埜編修從揚州貽一器亦句兵有內者視槎客達甫二器援廣較大三之一其內與援小有倨句然內當援廣之中不似上二器偏其內齊上刃也兩鍔及近內處三邊竝有圻鄂其上中下分太少半上太半中爲脊其廣與三邊圻鄂同下少半作圭形有射畧依援末爲之中作圓孔穿通孔旁作兩乳中徵凹三邊及中脊之內有紋紋亦分太少半以小乳圍繞爲界限其太半倚脊爲雷紋而以風紋連屬之博古圖所謂歆邪偃草之勢者下少半則以雷紋周於一孔兩乳之外其內出柲處爲長孔繞以小乳紋葢亦瑚戈之類挍似箭匕中脊不厚與前器異疑又一類也余昔得一斧葢以銎受柲者會圖其形宜櫥篇中桉斧屬之器說文云斧斫也斫擊也斪（其俱切）斸（職玉切）斲（竹角切）皆斫也斤斫木斧也所方銎斧也戉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旄戚戉也余謂斧斤異於戈戟者戈戟銳鋒斧斤闊鋒也觀斤字象形象其鋒之闊也故用之以爲斫擊戈戟之鋒銳同於矛之刺但矛直刺而戈戟則橫擊以刺之也公劉之詩云干戈戚揚毛傳云戚斧也揚戉也正義曰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大鉞是鉞大於斧也余又從洪義泉見一斧屬之器有內與戈內同內上有銘二字曰[glyph]衣幼疑卽[glyph]字黹衣葢衞尉屬官國策左師觸讋見趙太后曰賤息舒祺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衞王宮是也戉爲大斧戚揚皆斧戉之別名而此器小難定厥名故以爲斧屬也雖非句兵以其有內如戈（按說文銎斤斧穿也今斧皆無用內者此斧屬而用內爲異）附錄之合前其六器竝圖於後

又見二銅器大小各一益斤之類其鋒鍔兩面漸厚而至於首兩旁中更起棱故頂成六觚頂上爲銎以受柄斧斤受柄皆爲銎而銎異制疑斧斤竝用以斫木而斧橫斫斤直斫斤又必資

斧擊之以為用與大者洪生溷千携以問余余曰此穿木之器也說文鑿穿木也此穿木之器今即是器為鑿今尺之長五寸二分刃廣寸廣有二分首分六觚觚皆相等銎依六觚為之銎深三寸八寸受短柄所謂資斧擊而用之者天平等之重十八兩八錢五分小者老友方君任所示長三寸二分刃廣寸有六分首修寸有九分首廣八分兩面二觚寬兩側四觚狹銎為楕圓銎深寸有九分受短柄可穿木亦可劈木殆亦資斧擊而用之今木工有禿木之斤其名與禿賢相進鑿受短柄又於短柄上為鑿受相趺觕朔形治木時先用斧所鑿斧斤鑿再治之猶用是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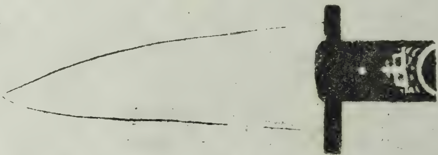
句兵戟屬有內者重八兩二錢九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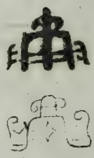
此海寧吳進士所贈疑即是名之戟也



句兵戟屬有內者重十兩四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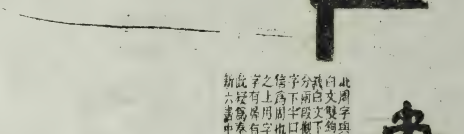
此江寧司馬蓮序所贈與前器同制疑亦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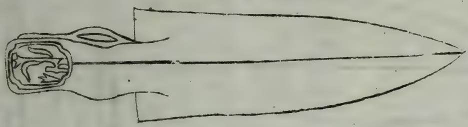


此周字與璵通有白文有朱文雙鉤墨文鐵綫法也上半戟白文下半墨白互用為用今分兩段觀之上半用字內含中字下半口字信字之意所謂忠信為周也周字義六象人下有口轉首頭字之上用字有鑒首目有氏下以字有得有入中有口轉首頭此疑為秦書八體中之大篆亦新六書中之奇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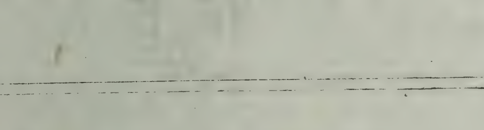
句兵戟屬以銎受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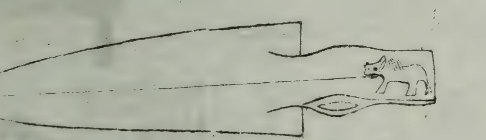
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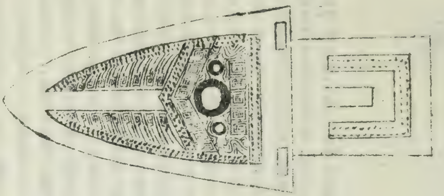
句兵戟 以銎受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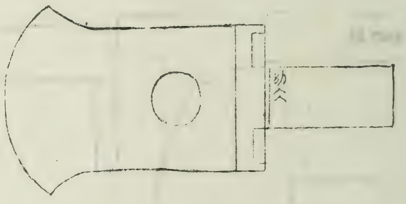
背面



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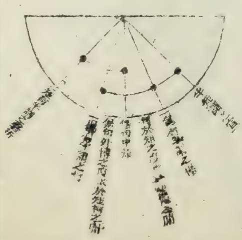
斧屬有內者



戈體倨句外博義述

余謂倨句度法生於矩在考工記車人職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illegible]有半謂之磬折是故有中矩之度有一矩有半之度有半矩之度其一宣有半者則半矩又四分矩之一之度也其一欘有半者則[illegible]其半矩又八分矩之一之度也其度法必發於車人者以將言車人爲耒庛之倨句磬折故必先明磬折之度法也蓋磬折之度法爲倨句一矩有半雖見於鳧氏而未著磬折之名倨句磬折之名雖見於韗人而未言一矩有半之法度故記人必發之於此也而欲發磬折度法之爲一矩有半自必先言半矩及句於矩倨於矩之度法也故句於矩者不一形以一宣有半爲之限倨於矩者亦不一形以一欘有半爲之限故冶氏之倨句外博雖無一定之度法其度法求之矩柯之閒也匠人之句於矩亦無一定之度法其度法求之矩宣之閒也而注是記者既不明戈之形體又不明倨句外博之度法是以讀者疑之余參考諸職以相證明而知據句外博者外博於矩也故得畧而言焉記云已倨則不入謂援倨於外博太向上也戈啄人藉橫用之太向上是以不能入也已句則不決謂援句於外博橫啄之雖可入然太向下與胡相迫是以入而難決斷也據句外博則二病除長內則折前謂援也內長則重而援輕輕則爲重者所累故易掉折非斷之折亦啄而不能入也短內則不疾內短則輕而不足以爲援助故入之而不疾也二病弗除雖倨句外博戈亦未盡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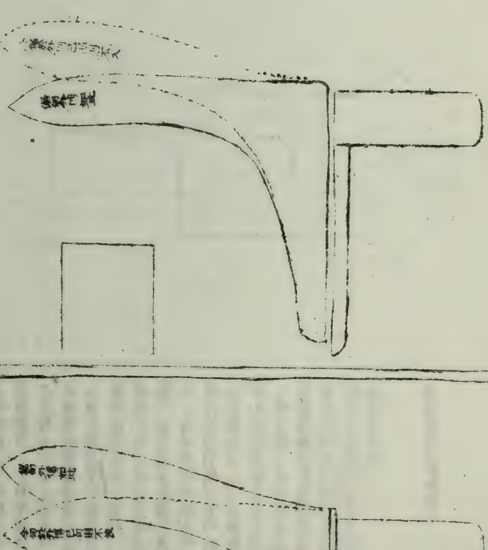
倨句度法生於矩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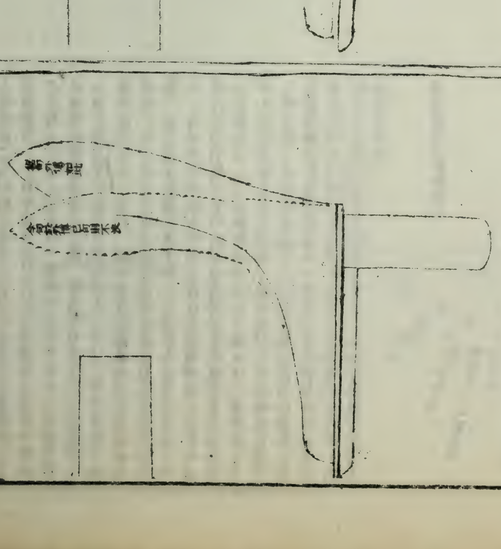
戈體已据已句長內短內四病圖說

治氏之言戈徧也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夫倨句外博者博之言廣也援倨句中矩者以爲限而戈之倨句則其形稍闊而廣而出於中矩之外也如是則以言倨不至於已倨以言句不至於已句若又倨於外博則已倨矣已倨則用援啄人其鋒遠開於胡不惟與手力不相應援必幸中而鋒必斜出琢內容際故曰已倨則不入也若又句於外博則已句矣已句則刃胡殺人與援迫近又著頸項歡而不斷故曰已句則不決也然則据句外博斯退近得中而不入不決之病皆除矣若夫內之制其度倍於戈廣而半於援則其重亦已得援之半足以輔援而又不過重以欺援故不失之長亦不過輕致不足以輔援故亦不失之短若加長焉則內過重如負物綴在援後以牽掣之用時內必向外偏傾則援鋒爲內翻折不定而不能勝斲殺之任故曰長內則折前折非折斷之謂也若加短焉則內過輕如贅疣然無所用之失設內輔援之旨用時援孤不得內之力其啄人也無追之使進鋭之勢其去必徐亦不能勝斲殺之任故曰內短則不疾也然則內度倍於戈廣則不長不短而折前不疾之病皆除矣注惟未見古戈徒以漢法況之故與記文不應因依記文為四圖以俟治考工記者參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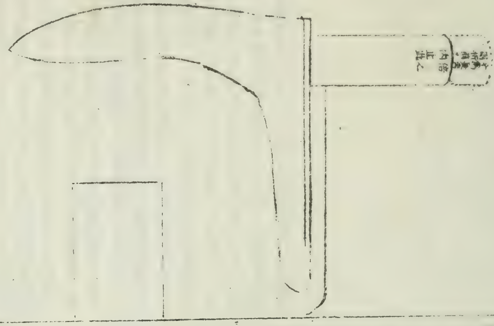
已倨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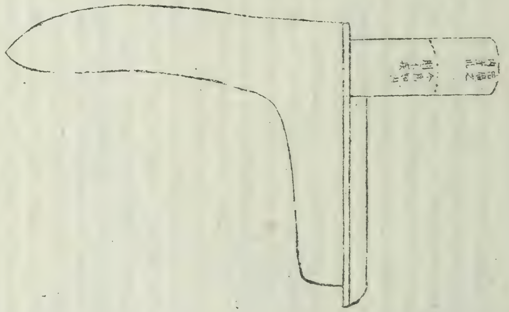
已句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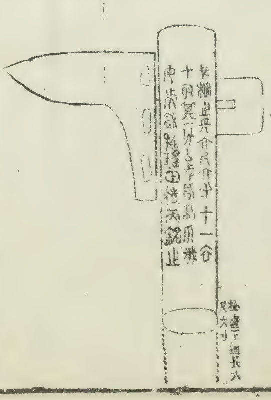
長內圖



短內圖



戈柲受內之圖



造戈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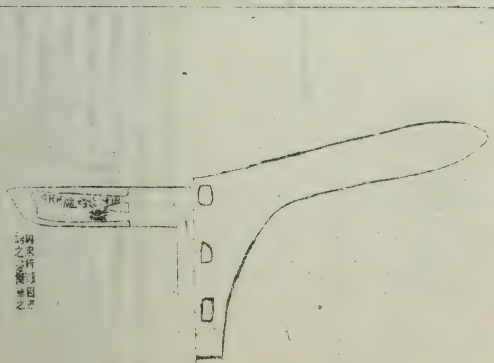
戈戟所以謂之句兵者其用橫毄故廬人職又變言毄兵也註毄句言毄句刃非也矛所以謂之刺兵者其用直刺故說文云刺直傷也鄭氏用司農說援直刃也胡其孑是以援爲直傷之刺而謂胡爲孑𤔡橫出者誤也援在上而橫援之言引也開弓曰引義由橫出而生胡在援下如戟胡之下垂故說文謂之平頭戟言援不上傴也戟則有刺在內援不平頭而上傴故說文謂之有枝兵明乎此可以知戈戟著柲之法矣今試造戈柲於柲之上端爲橫鑿以貫內內者內於柲柲鑿非於內爲鑿以受柲也古文存者其內爲薄金一片未嘗如斧斨爲銎以受柲也是內貫於柲之鑿明矣學者狃於鄭氏注援胡易置橫直相反先入爲主之難據通曉今以所造柲飾其內鑿相函處令戈之內橫貫於其鑿爲銘刻於柲上摧拓墨本徧請坐隅以與治經者觀焉庶幾古人度法不致終湮云爾圖附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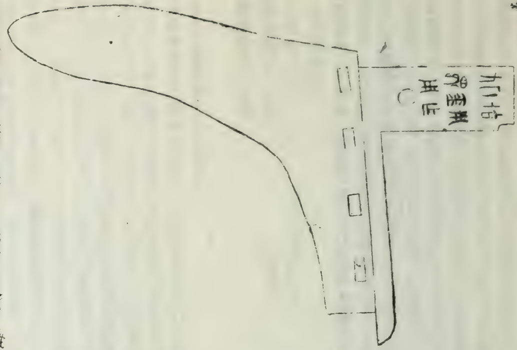
與阮芸臺論戈戟形體橫直名義書

戈戟謂之句兵又謂之擊兵其用主於橫擊故其著柲處不用直戴而用橫內縉戈戟之有內也其名蓋出於此內者於柲端却少許爲鑿戈戟之內以薄金一片橫內於其鑿之內與鑿同義柄非若矛之著柲者爲圜筩空其中而以柲貫之如人足之脛故名之爲骹也戈之著柲橫內於後則其正鋒必橫出於前如人伸手援物故謂之援援體如劒鋒既橫出則上下皆有刃如劒之鍔鋒以啄上刃以揞下刃以句而未已也下刃之本曲而下壘爲刃輔其下亦以決人所謂胡也胡之言喉也援曲而有胡如人之喉在首下曲而下垂然則胡之名因援而有者也捲折矣胡如是戈之倨句生焉倨句者物有折者之名也倨句無定形故戈之倨句外博也戟之著柲亦橫內於後其內有刃與胡正爲以戚倨句中矩戟內之刃曰刺爲句爲擊其用主於刺故倨句之名遂從刺而命之而援與胡其形大侈句擊之用不主於此可不必著其倨句之數也戟有刺戈則無之戈援平而戟倨故說文曰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戈一鋒戟二鋒鄭氏以漢法句矛戟三鋒戟爲況一者二之二者三之宜其與記文殊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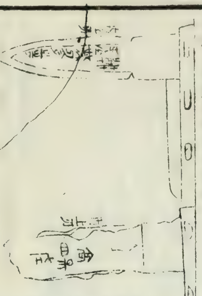
續錄戈戟圖考

余考定戟形爲內末之有刃者因疑戈之造戟其內末必有刃戊午七月還芝山於武林聞之則曰斷已失去然末固有刃也又別出一內末有刃拓本示余余察其銘曰戟也銘曰[illegible]首四字皆不可辨考蓋造字末乃之造戟三字也知爲戟字者以敔戟戰字與此戟字互較筆意相同戟同戟也亏雖刺蝕同戈似無可疑且以戈戟書銘之法考之其書於內者內有刃從內孔向刃末書之內無刃從其端向內孔書之故一銘數行有始左次右書者有始右次左書者然雖分左右而書起必依援之上刃一邊蓋援橫內亦橫故援齊上刃內有上邊其有刃之內亦有上刃書必自上而下所見之戈戟無不同今此銘從內上刃讀之則始左次右末曰之造戟於文義亦無可疑故曰戟也芝山復出戈拓本見示銘在內從內端向援書之從內上邊始左次右讀之八字曰尹將用旅金作吉用[illegible]或乃欲從吉用始右次左爲讀不惟失內上書銘之法而以吉字爲名於文義亦復不順今考定書銘之法文義既順且可以證前戟銘辭之讀更以前所錄內有刃者如高陽左之銘只一行無左右讀之別廿三年之銘則依內上刃讀之內無刃者如晉右庫之銘在內上邊書之左行右行互見銘出書銘之法卒歸畫一若夫銘之書於胡者有羊子子某鄉大某公差戈八寶平某凡六戈並書胡之背面皆從援上刃始依胡直書又有毛之戈不直書而向內橫書之然從援上刃始左次右與書於內之始左次右者同法至於敔之造戟則書於胡之正面然從援上刃始依胡直下則一也以上戈戟凡十三事其書銘之法無不順上刃上邊爲之則夫戈戟之爲句兵橫內柲鑿異於刺兵直前用骹安柲是審矣圖續錄一戈一戟并將所見有銘者類繫圖之以著句兵書銘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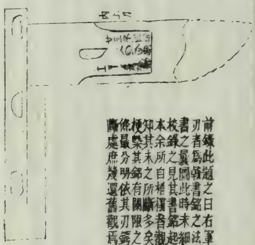




內有刃者從內孔向刃末書之視內上刃爲始而次第之從內孔書其而不過孔以過孔則藏秘鑿中不可見銘甚欲令人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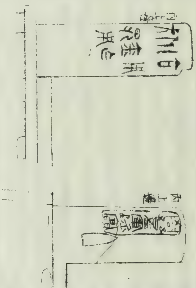


前錄此題之日高陽戈非戈也今考定內有刃者爲戟故錄時未有明其制故亦未察其刃今論原拓本觀之刃銘可辨從內孔向刃末書之黃人所謂旁出兩刃者戟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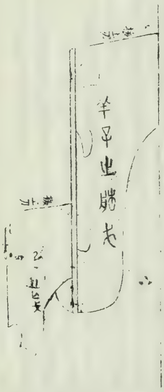
前錄此題之日右軍戈今考定內有刃者爲戟書之法從內孔向刃末書之曩圖此時銘未細察有刃與否頃校錄之見其書銘起內孔因檢原拓本余所自推得者觀之刃鎸然乃知其未之所斷多矣重圖之令無一失梗槩其明銘有關限之隱隱可辨其下條最分明依其刃鎸之勢擬補其末斷處庶幾還舊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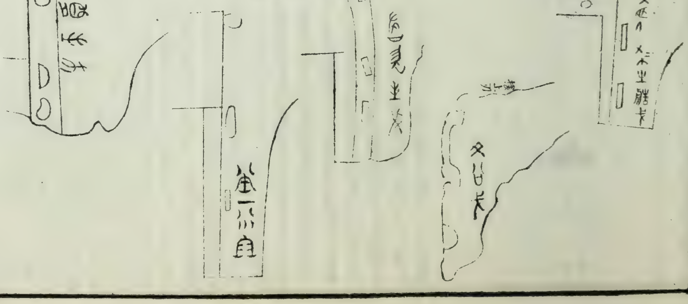
內無刃者從其端向內孔書之亦視援上刃之內上邊爲始而次第之向內孔書者不過孔以過孔則藏秘鑿中不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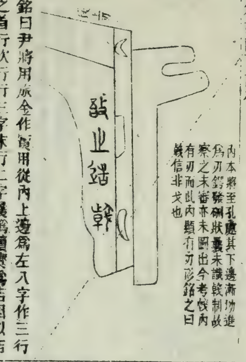
此銘首一字原拓本辨之不審後得馬達甫以拓本見貽首字及末二字皆無一筆模糊然古文奇字所難識者且四圍隱有間推埋界重迭之以俟考焉

其書於胡者所見戈凡七事皆書於其背從援上刃爲始直下者六事其一瞿之戈則向內橫書之然亦祇援上刃爲始而右行





戟之書於胡者一事敂之造戟也不書於背而書於其面亦視援上刃爲始直下書之



內本將至孔處其下邊漸坳進爲刃鍔發硎狀蓋未識戟制故察之未審亦未圖出今考戟內有刃而此內顯有刃形銘之曰戟信非戈也

尹將戈銘曰尹將用旅金作寶用從內上邊爲左入字作三行右行讀之首行次行行三字末行二字蓋譌讀寶爲吉因以吉爲作戈者之名又譌作左行讀之曰吉用旅金作尹將用不辭矣余在杭州見阮中丞藏宋栝本鐘鼎欵識有京姜鬲銘中認如寶字讀以爲寶貨即畢寶貨人皆譌寶爲吉而余訂正爲寶字者互相考定於是欵識中之諸寶字無不四通六闢徧觀盡識無復有誤讀之者矣豐潤牛鼎銘有寶器字釋者譌爲宋器致後人有劉宋趙宋之辨夫如是則元明法物亦將譌曰元器明器乎必不可通矣甲子人日瑤田記

皇清經解卷四之三十四

皇清經解卷四之三十五　學海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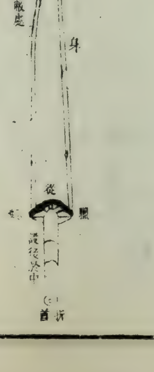
考工創物小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桃氏爲劒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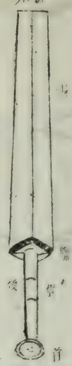
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者何臘之言鬣也前承劒身而後從於莖豐中而漸殺焉以橫趨於兩旁如鬣鬣然故謂之臘釋文臘一音獵是也橫者臘之廣則中豐者其從也劒身閒之故有兩從從半於廣故廣二寸有半寸從則一寸有四分寸之一矣莖者何人所握者也莖之言頸也在首下貫被於其前望形立名惟其似也以臘廣爲之圍則參分臘廣之一其莖圍之徑也中其莖者何當莖長之中也設其後者何後之言緱也以繩纏之謂之緱緱之言喉也當莖之中設之以容指而因以名其所纏之繩史記馮驩（馮驩國策作馮煖）有一劒又蒯緱說者謂劒把以蒯繩纏之劒把者莖也莖必纏以緱故知中其莖而設之者在是也首者何戴於莖者也首也者劒鼻也劒鼻謂之鐔鐔謂之珥一謂之鐶一謂之劒口有孔曰口視其旁如耳然曰珥面之曰鼻對末言之曰首是故曲禮曰進劒者左首（疏云首劒拊鐶也）而武叔之圉人示公若劒僞固而授之末莶欲殺之故僞爲不知禮而不進首也劒之名物見於莊周書凡五事曰鋒鍔脊鐔夾（莊周書說劒篇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據其所次者言之則鋒者其端也（說文作鑯兵耑也）鍔者其刃也（說文作㓵刀劒刃也）脊者身中隆者也鐔者其首也夾次鐔後繼夾遂言包裹則夾者其室也（釋文司馬彪云夾把也先後鄭氏亦竝以所握者爲夾是謂莖外著木如今之刀劒柄者古劒無是物也戰國策馮煖帶劒鋏歌曰長鋏歸來鋏爲劒室故呼長鋏把安得謂之長乎）夾爲室鐔爲首明矣首及莖竝與劒同物鍛金而成自首至末一體也少儀云澤劒首鄭氏以爲金器弄之易於汙澤是也去三分臘廣之一以爲首廣則其廣與其圍竝視莖而倍之身長五其莖者何也亦略以人況之人身五其頭之長也莖五寸五倍之則連莖長三尺也四其莖者長二尺有五寸也三其莖者長二尺也上中下異制者何也人貌異形服劒宜稱上士服中制則病劒短中士服下制則病形長矣辛丑六月瑤田在揚州得古銅劒以同身寸度之長中下制而加贏焉蓋鄭氏注所云今之匕首也臘之廣從倍半及莖圍之法靡不應度莖中爲二物而莖以閒之所謂設後以容指者中閒最短容中指也近臘一閒長於中閒蓋大指食指繞而容之近首一閒最長所以容無名指與季指也繩纏之痕爛在翡翠斑上歷錄可見折劒首兩鍔垂末皆小微脊隆而中無棱將及鍔乃爲發硎之後殺而趨於刃（或以爲鍔謂此後也）重當今之十一兩記言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今劒末見金本色紫而微黃殆金齊宜鍛矣得劒之明日汪容甫又得一古劒以遺余重當今之十二兩臘莖法與前劒同脊有棱折其末身長不可知疑中中制也然有劒首形如覆盂宛然而中空可以證考工制度也矣猶未過余見之因爲余舉一證曰莊周書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劒首者吷而已矣（釋文司馬彪云劒首謂劒鐶頭小孔也）劒首必如此乃可言吹吷營異於管者管空長故其聲嗃劒首空淺不能有嗃聲但吷然而已（釋文吷音血司馬彪云吷然如風過）然則劒首之義可定矣豈惟劒首劒首名鐔鐔之言蕈也是于者非蕈之形乎其所茲以名鐔者乎說鐔之義頗多異聞證以是劒吾能擇而從之矣（說文云劒鼻也釋名云劒鼻曰鐔鐔尋也帶所貫尋也廣雅云劒珥謂之鐔廣韻三收鐔字爲尋落尋三音釋劒鼻者二釋劒口者一莊子釋文鐔三會云劒口也徐云劒環也司馬云劒珥也又引一云劒口也鐔從棱向背鋏從棱向刃也漢書韓延壽傳注晉灼曰鐔劒刃刃鋤鐔師古曰鐔劒喉也又曰似劒而小鐔又案說文云璏劒鼻玉也玉篇璏與㻗同釋竝曰劒鼻也王莽傳莽遵玉具劒於孔休解其璏蘇林曰璏劒鼻也師古不疑傳帶櫑具劒曰櫑具木標首之劒櫑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劒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劒木首其狀如此然則劒鼻玉爲之後世以物施置其上則曰具竝謂劒首也古劒首鑄銅爲之蕃之以玉與又案呂氏考古圖載琫于瑑引李氏錄云蜀張惡子廟有唐僖宗解賜玉具裝劒其室之上下雙紋以瞢稻正此物余見今玉器中皆有有此物俗呼昭文帶者以此物爲璏以㻗爲施於劒室恐竝非是）

其明年正月余家居汪容甫又自揚州寄余古劒一其末折損太半矣長雖不可知然形較纖大當爲上士所服者中莖所設之物爲人鑿毀其痕尚可見劒首平如錢孔大於邊若瑗之好倚肉者鐶之名可徵已（又劒瓜頭別謂之上環玉藻瓜桑上環初學記載魚腸劒閉門瓜有瑗之義且言有孔也劒環與瓜環相似故亦謂之鼻也此可爲劒鼻即劒首之一證）好通於莖滾如好之徑雖與前劒小異然有空可吹則一也先是巴予藉有古劒在漢陽云取來見遺而未至及三月二日予藉劒至首末完善略無折損處青綠鮮妍有細裂如古琴之斷紋眞周人物亦眞宋磨蠟物也長中中制予藉作八分書以銘其橫曰上士之劒殆欲勉余使不限於中人矣初亦之說劒也據記文定之懼其與注異也今四劒若一首莖後身無不與桃氏合周人舊物未市歲皆來會以徵余言斯亦異矣竝圖於後

古銅劒一



古銅劍二



古銅劍三



古銅劍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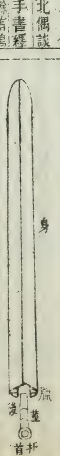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瑤田在湖北會城往見永州太守王君蓬心館第時將之湖南任裝已治矣見余桃氏爲劍考凡錄古銅劍者四乃解其裝取所藏古劍以示余余手之青綠斑布瘢瘢然絜其長長中中制方諸圖劍形貌並同顧亦折其首如余所初得之劍耳於是相與論說不知晚暮歸而作古劍歌贈之間日太守亦過余而余之四劍方藏於家不獲舉以相質也太守爲麓臺先生曾孫畫法妙遠雖將行日無餘晷而雅懷不倦言欲爲余作說劍圖已而圖成蓋登舟之前二日丙夜爲之也復題四絕句余亦次韻和之太守既別去余圖其劍於余考中爲古銅劍五用徵周人桃氏之法當時人所共道無違異也初余得古銅劍一同日有胡生得孫退谷所藏吳季子之子劍劍銘拓本遂以遺余其篆爲鳥蟲書十字二行退谷手書釋之曰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又爲跋尾手書之其略云昔季子有劍爲徐君所愛此則其子之劍吾見三代諸器款識多矣鮮有及此者舊在睢陽袁氏曾向余言買時一字酬以十金余案曝書亭集有孫少宰蟄室觀吳季子劍四十韻聯句詩又有延陵季子劍銘跋其略云康熙九年冬偕李艮年潘耒蔡湘過退谷先生蟄室出延陵季子佩劍相示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半重九鋝上士之劍也臘有銘篆文不可辨曰季子劍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爾據此則退谷初得是劍時尚未能盡識其銘文見有季子字故以爲季子劍厥後十字盡識乃知爲季子之子劍也朱氏言臘有銘以劍身爲臘仍注之誤蓋臘與身其廣略同也又案精華錄有雙劍行孫退谷侍郎席上作是詩作於康熙八年在曝書亭集作劍銘跋之先一年詩中但敘季子事無一字及其子可見是時王氏亦不知其爲季子之子劍也乃自注雙劍則云其一魚腸其一有銘云吳季子之子劍此必因退谷既經辨識之後改其自注以存實錄故池北偶談之作遠在作雙劍行之後亦得詳載十字銘文與退谷手書釋文無異池北偶談云孫北海家藏二劍其一銅劍長尺餘有鳥篆十字云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其一玉劍長尺有二寸博三寸其一魚腸而其詩仍舊未暇改益足徵其注之爲改作矣朱氏言劍長三尺約以今尺得尺八寸耳池北偶談言長尺餘則粗略之辭亦謂不滿二尺長中上制者與惜余不得一覩其劍而徒有其銘之拓本然拓本之得與余之初得古劍同日又與朱王二氏之書互相證明使人灼然不復譌誤以爲吳季子之劍而古劍之足徵者日益多歲方再周數且伍之以五夫豈偶然也哉

古銅劍五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既望瑤田至京師越五日丙子謁覃溪先生詩境軒中先生曰子著桃氏爲劍考凡錄古銅劍者五今我有劍藏於家數歲矣子試爲我鑑之乃出其劍以示瑤田其綠若瓜膚也其紅若櫨皮也其藍若翡翠之羽也三物駁布以爲之章有章有質有質斯叢水銀習之乃生劍光於是度以今尺長尺有五寸中乎中制中士服之之劍也身猶前五劍之身也臘猶前五劍之臘也莖猶前五劍之莖也後猶前五劍之後也折其首有痕焉痕猶前劍折首之痕也先生曰若是其同哉同則宜錄子考中矣瑤田曰諾圖之爲古劍銅六

古銅劍六



翁氏之劍余以天平法馬等之重二十兩有五錢已而過詩境軒又以一劍示余亦折首長亦中中制與前劍較之短不及半寸安邑宋芝山在翁氏坐言見一銅劍索觀之則與考工異制葢秦漢以後物也劍身後但有莖一條質方不中繩葢如今世劍將以納諸木柄中故不台之也無臘臘葢不與身同物裝時乃施臘及首所謂劍具漢書有玉具劍櫑具劍是也於是知漢時劍與考工異制矣先鄭云莖謂劍夾爲人所握後鄭云莖在夾中皆目驗漢劍億之以爲說故與記文異遲時翁氏坐張中翰瘦銅佩古銅劍臘二枚解而觀之中有鑿可納芝山劍莖者也芝山劍長中今尺一尺九寸重二十一兩三錢有奇

古銅劍七與其六同圖省

銅劍與考工異制附



銅劍臘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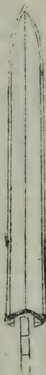
乾隆五十年居杭州館於瑤田座師今貴州方伯芍陂先生學松師竹之齋葢世仲育民從余遊也先生館甥湯仲炎言其世講孫景高藏古銅劍因言於景高得假觀焉度以今尺長尺有三寸等以今天平法馬重十一兩有四錢劍脊垂臘處銘二字曰定秦非鑄非鑿以刀刻之初土掩其刻余爲滌去土則刻寬以漢黃金錯其畫故雖不生衣也近刃有垠鍔刃謂之鍔其是與周官典瑞瑑圭璋璧琮注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西都賦作垠鍔許慎淮南子注垠鍔端崖也案漢魏叢書載刀劍錄始皇三年採北祇銅鑄二劍銘曰定秦小篆李斯刻長三尺六寸今是劍秦字籀文从二禾長不及中制然首莖後臘身五者皆中考工制度是當求之漢秦以上東漢而後恐無是物也昔漢高王關中韓信勸以舉兵東出遂定三秦奄有天下定秦之功莫大矣不當鑄劍以銘之與玆皆不具論論是劍爾余考桃氏爲劍度法至是凡見古銅劍八竝足證經文而訂先後鄭氏之違異然七劍無銘有銘者惟是劍以其度法之合於考工知定秦者之去周未遠也至於體無折損青綠古厚特其餘事耳景高又有小銅戈銘四字皆古文知余於古物款識務求辨晳遂以遺余他日審知之當記余戈載考中也

古銅劍八銘在劍之背劍雖分面背款識處卽其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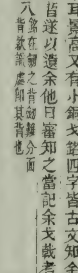
吾友金輔之殿撰藏一劍度中中士所服者制與前所錄者竝同惟其首之于于然者侈之幾平其上更爲一物如小鍾合而鋊之頂上有鈕如鑄印之鼻鈕有小孔可貫以繩所謂劍鼻葢指是與前所錄劍首頂皆若汙玆則形來惟肖矣青綠極佳五色具備葢西出土者當於周以上求之今之冠屨皆有定制而侈之弇之知其不爲蕤也或方或員知其不爲黃也惟變所適而不殊其形圖是劍者非以示異乃所以著其同也

古銅劍九重十五兩三錢



江寧司馬達甫舍人有中士之劍劍身近臘處銘十字兩行每字爲小長方空以局之筆畫甚古疑古文之在籀文前者不中寄拓本令鑒別焉余謂劍有兩刃旄首則但有棱縱橫四出而無刃劍握曰莖中實而外細旄首著竿處則中空而外大劍有首其漢不及一寸吹之無聲旄首則爲筩以著竿擬於人足之脛故謂之骹劍握其莖不假柲以操之故莖無孔旄首今世多有之骹上必有二孔所以固竿者也至於劍之有臘橫出身莖之閒尤非旄首所宜設若以今之標鎗擬之鎗乃矛之類也亦有骹以著柲劍莖非骹不能著柲又非如句兵之內亦不能爲鑿於柲以內之此皆可不辨而明者也是劍未經目驗觀其篆文想其制作之古寧周以後有是物耶圖之以俟元鑒者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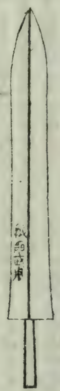
古銅劍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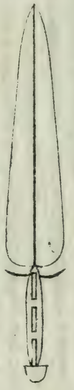


劍之諸名義度法謁互難明然余觀桃氏所記文從字順本自了然讀者不潛心玩索專憑後人解說以先入之言主之所以轇轕莫解也余既三復記文因文見義又幸觀古劍數得以十計疏通而證明之然皆中下之制長不及古之三尺前年司馬達甫寄余古劍拓本則上士之劍也上制三尺今尺一尺七八寸有銘四字曰𢧵明或用武用二字不疑自旁日豈陽字與惟𢧵字疑不能明汪生桂云用字上必人姓名古人鮮二名者此必姓陽名武者也檀弓陽處父唐有陽城陽武上着一字又从戈必其器名余曰然是器劍也其爲劍字無疑○卽△※乃二口形卽𠬝子鼎中字从古文䕶者𠬝皆作卌或作卌與作※者同下作艸者汪生云𢆶下屮象手足形屮卽人其明徵也余昔辨周公鍾銘中畏作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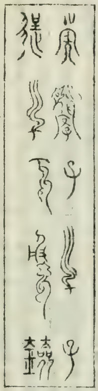
攷說文畏字从虎省虎下从人古文虎下从𠬝余謂𠬝卽艸也畏下从乃兩人互倒其文而古文作艸是𠬝艸之也益因以知古文畏字鬼頭人身手足腰脇具體者也說文劒从刃此从戈義固不殊余於古文款識往往辨識其文類皆奇古之失傳者高陽戈作𢦏旨旁橫置右軍之戟作𢧁豆敔之造戟作戟子某之作戈作㦸匕差勿之戈作䀠弓豕㚇之戈作朩下𠆢木根其橫者象戈形也周公鍾周作𣪘鑄畏作𡷾騷作𡷾八寶平歸𤤴戈作由𥸨𤤴作𡨚必知其文爲八寶平歸者平當也謂以八寶當歸道藏之𤤴字象形兼指事中作直畫指其事也又援本無巠胡之戈疑顧命之瞿𤤴戈屬也𤤴作𢦏牛鼎寶器作𡧍建安瓦作亘銅雀瓦作主錢生東埠豐宮瓦當豐作𩫏楊都尉竹爐藏一器形似博古圖所載商隱彝器中底上有銘曰𢦏下乃象形魚字彝盛明水故以水中物銘之亦猶周龜魚洗漢雙魚洗以洗爲盛水器也凡廿有餘字皆斷圭碎璧可寶者也瞿爲達甫所貽𤤴戈及此劒則達甫所藏寄余拓本令辨識其文者今竝識之而達甫今夏化去不可使知又不知其劒今在何處爲備述之後之人如見是劒知爲司馬舍人物也達甫卽不知何害吁足悲也已是劒也莖中無所設亦無首未覩其物不敢漫說之也昔在錢塘丁希曾所見一器今衣工尺長約七寸八分蓋劒屬其脊隆起一條高於其身約一分不似劒脊自脊一平漸殺以趨於鍔也其近脊之厚與近鍔處相等握近身處有兩刺分出與身不相連握處其中一面鑿兩長空一短空短空首半爲首所掩首形如杯半其橢圜者藏於莖頂近或曰此匕首也按史記刺客傳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匕首劉氏云短劒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鄭注下士之劒爲今匕首則二尺非尺八寸也此器於古尺尺三寸耳殆難懸擬以名之然總之不離匕首短劒者近是今并圖之䢜余辛未歲初得下七劒於揚州同日有胡生得孫退谷所藏古劒銘拓本孫手書釋之曰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劒十字又手書跋之曰昔吳季子有劒爲徐君所愛其劒之佳可知此則其子之劒或有二劒一自佩一以與其子乎觀其制厚重鋒鍔韜斂雖世代久遠然其德尙可想而見也劒上字非籀非篆別有一種古逸之致吾見三代諸器款識多矣鮮有及此者殊可珍也舊在睢陽袁氏家曾向余言收買時一字酬以十金尙存乎見少淺余寶物出非其時之慨退道人記余以爲此鳥蟲書之遺未可使失傳也遂橅圖之以附於後他日倘覩是劒取以相證未可知也

古銅劒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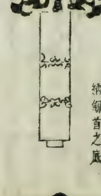
劒屬圖



劒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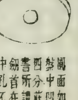
家蒙名叔詒余斷劒數寸纔與前所見十餘事竝同加追琢爲飾耳中莖所設之兩圈亦有紋劒首脫去非折也古劒首率連莖一體鑄成所謂玉具劒櫑具劒劍與莖別體故或用玉或用木不連莖用銅鑄也此劒莖盡處有納首之牡首與莖別體於此可見矣昔在都門宋芝山得玉劒首知爲劒首者以形如小盤圜徑之度及接莖處之圜徑竝與桃氏合又其底昔人用漆固莖粘處漆猶未脫也此莖有牡以納首雖與玉首以漆固莖者小異然首莖殊處合而觀之德乃不孤圖此斷劒兼圖芝山玉劒首以見古器制度同中之異有如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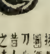
古銅劒十二





玉劒首附





讀墨子因論戈劒流傳今世之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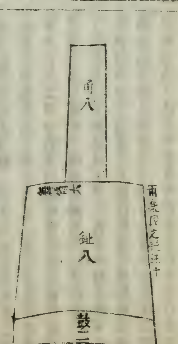
考工記攻金之工戈劒二事余以記之文義求之頗能得其度法然往往與鄭氏注相戾及見二物之流傳於世者靡不與余所考之記文相合然後知周漢相距雖近而中隔秦亂凡制度之變其本形者多矣獨是由周至今二千餘年二物之足證考工者若是之多而東漢去周三百年耳鄭氏何不之見耶此不能無疑者也今讀墨子至節葬篇其言厚葬者曰諸侯死者多爲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戈劒羽旄齒革寢而埋之諸侯之葬如是則等而上之王者加隆等而下之大夫士以次降殺莫不理以是物數有多寡耳由是言之戈劒之藏於塚墓者殊論夏殷卽周八百年中殆不可以數計漢世古制浸變先代舊物除秦

人銷鑄外其時竝在壙中即有一二出土者或在凡愚之手儒者或不得見鄭氏之不能目驗勢固然耳迨歷世既久塚墓平毀者多遲之又久犂之掘之向之埋藏者稍稍見於世此數千年後之人反得見之以證記文而鄭氏不能無誤者故曰勢也墨子周人也其言足徵由是言之戈劒在今日不乏周人法物者有由然也余考磬爲直懸獨不得古磬證之今墨子言厚葬果不及磬益見戈劒流傳者眞古物也

鳧氏爲鍾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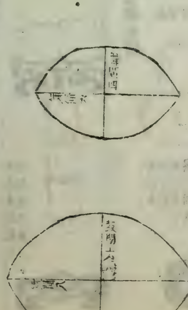
自漢迄今由不明鳧氏爲鍾諸閒字之義故注斯記者恆誤[illegible]田既考正而圖之復爲之說曰古鍾羨而不圜故有兩欒在鍾旁言其有棱稜欒然兩欒謂之銑鍾是以有兩銑也銑判鍾體爲兩面面之上體曰鉦其下體曰鼓鼓所以受擊者鉦之言正也鼓上爲鍾之正體矣體有兩面故有兩鉦兩鼓也凡物有兩斯有閒是故有上下然後有上下之閒有前後然後有前後之閒有左右然後有左右之閒鍾有兩銑兩鉦兩鼓於是乎有銑閒鉦閒鼓閒也見於經記傳注者曰階閒堂閒席閒豆閒客閒縣閒夫閒碑閒其明見兩字者曰兩楹之閒兩山之閒兩階之閒二大國之閒其明見兩事者曰房戶之閒楣楫之閒棖闑之閒杠夜之閒𨰉韓之閒賓主之閒佗囟之閒堂與東楹之閒十分其銑者命其鍾體之長爲十分而因以爲[illegible]鍾之法去其下體之二分餘八分在上者爲鉦其二分則鼓也銑閒謂之于明鍾脣于于然曲當兩銑之閒故謂之銑閒銑[illegible]者鍾口之大徑凡圓中所含直觸兩邊之數謂之徑步算家之率所謂徑一圍三也橢圓有羨有斂故徑有大小鍾口大徑謂所[illegible]者之徑大徑橫小徑縱于上謂之鼓兩鼓相觸以爲鍾口小徑是之謂鼓閒何以不名于閒也于言鍾脣于曲非鍾體之名且自兩銑而中趨之皆其于曲處非若兩鼓適當小徑之所觸此鼓閒之所由名也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鼓閒銑閒八鼓閒六也鼓上謂之鉦鉦閒者兩鉦之閒與鼓交接處觸兩鉦之下際則鼓閒既準鍾口則鉦閒亦準其在下者可知鉦上謂之舞舞覆也謂鍾頂其脩六所羨之徑去二分則廣之徑四也舞覆在上者一而已故但有脩廣之數不得以閒命之鍾口空無物可指以寫其縱橫大小之徑於是指其兩銑之下端與其兩鼓之下端而命之曰銑閒鼓閒以斯知古人命名之義或處或實出於自然而不可易也如此夫鍾之長有其數鍾口之縱橫有其數鍾頂之脩廣有其數則鍾體之度全而鳧氏爲鍾乃可以鍊金從事矣鉦閒不言數者鼓閒六舞廣四介其中者有定形不必知也無已則以句股法求之當五又十分一之六矣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吾友戴東原補注云篆也枚也皆在鉦余謂篆之設於鉦也交午爲之橫四縱三中含扁方空者六空設三枚三六十八枚兩鉦凡三十六枚枚之上下左右皆有篆故曰篆閒謂之枚也枚隆起有光故又謂之景焉鼓中所擊處爲于上之攠攠謂之隧者鄭氏云窐而生光有似夫隧也鍾已厚則石小鍾尤易石故大鍾之厚取節於鼓閒小鍾之厚取節[illegible]之生閒小於鼓閒也鄭氏言鉦閒鼓閒皆六則大鍾小鍾之[illegible]記奚必別言之乎鍾大者謂體太博則鍾形短如銑十分銑閒亦十分或九分也鍾小者謂體太狹則鍾形長如銑十分銑閒則六分或七分也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甬之[illegible]八也以其長爲之圍圍謂與舞交接處準銑閒鼓閒亦指其在下者以命名命名之法一器中不得異也其端謂之衡衡平也與鍾脣之于相應爲義于則不能正平矣參分甬之圍去一以爲衡圍甬體上小下大略準鍾體爲之鍾縣謂之旋所以縣鍾者設於甬上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其設旋處也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文子所謂聖人法蠡蚌而閉戶是也螺小者謂之蜁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蜁蝸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爲金枘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爲聲病此古鍾所以側懸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刓敝滋甚故孟子以城門之軌譬之旋蟲謂之幹余謂幹當爲斡蓋所以制旋者旋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其端必有物以制之按說文斡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輪斡斡或作[illegible]說文[illegible]車軸端鍵也或作轄急就篇注轄豎貫軸頭制轂之鐵也天問斡維焉繫戴東原注云斡所以制旋轉者鍾之旋蟲蓋亦是物與斡幹二字[illegible]人[illegible]文本諸此矣

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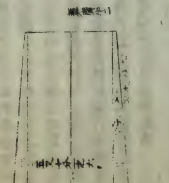
鍾頂

鍾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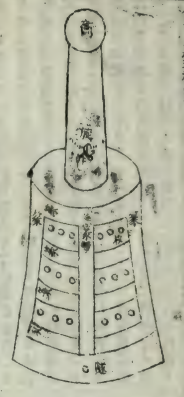
鉦閒數用句股比例求之

以銑十爲大弦鼓閒半三減舞廣半二得數一爲大句鉦八爲小弦與乘同除以大句一乘小弦八得八爲實以大弦十爲法除之得小句十分一之八是爲鉦閒半減舞廣半之較數以小句與舞廣半之和得二又十分一之八是爲鉦閒半之數倍之卽得鉦閒之數爲五又十分一之六矣



袖海山房校印

甬旋斡篆枚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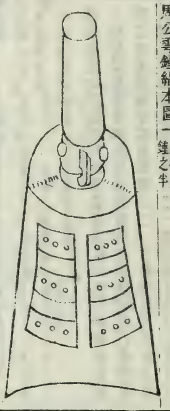


歐陽氏集古錄言古鍾側懸之意旋於甬也故旋不設於鍾體而設於甬又不遶甬設之而設於甬之一面意深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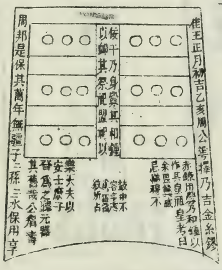
周周公𠌶鐘圖說

周公𠌶鐘今尺度之高六寸六分通於同身寸當林鐘倍律也銑上銑閒八鼓閒六舞脩六與考工記鳧氏合銑閒鼓閒自漢人誤釋至今余能知之得是鍾足爲左證矣惟鳧氏鉦八以銑十除之其二當鼓與于共也今則鉦與鼓共八于之空處專得二微有異耳權以今秤重十一斤設旋於甬之一面蓋側懸有銘九十二字在鍾體當設旋之面凡銘皆在器之背鍾體有兩面故有銘者爲後一面也推而言之有內外則銘在內有底則銘在底銘十二行建首一行十七字在右邊銑十處乃左行次二行八字次三行七字次四行次五行行竝四字在鼓之右方次六行七行行竝八字在鉦之中居設枚之閒次八行次九行行竝四字次十行次十一行行竝六字在鼓之左方次十二行十七字在左邊銑十處其文余盡識之或疑𤔲字不見世所傳古文篆字書余謂說文周从用口古文作𠮦今口下伸筆作𠀤是與古文同矣鍾鼎字源收周字从𤔲今中作𠚳是與周同矣又收商鍾用字二文𤔲中畫皆从𠂇左右皆屈而下勾今三畫竝从屮是與商鍾用字同矣說文庸用也字从兩今下从𢆶即𢆶也蓋从庸猶从用也或又疑鑄不从火而从夕余謂字从𤇾聲今下从夕者从皿𥂡字省聲也或又疑𦥯之釋爲畏也余謂畏壘土石不平兒二字竝从田者象由形今上作𠙹與壘三田同義且据文畏忌對言與博古圖周齊侯鍾畏忌違言同彼作𢘑今作𢘑以義以形求之竝是至於不使作𣎵與周齊侯鍾作㕓者同聽作𦔻與汗簡收義雲章作𦔻者同案周公在春秋經傳有周桓公即周公黑肩有周公忌父有宰周公即宰孔又有宰周公即周公閱或云即宰孔有周公楚据杜氏注周公王卿士食采於周地在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獨不見周公𠌶余以謂食采於周爲卿士者不僅五人其不見者固多也或曰蓋出周公後所不敢知非謂其不見於史記魯世家不若鄭桓公武公之爲周司徒也鄭國王畿內桓武二公即以其君爲王卿士故見於鄭世家魯國王畿外而食采者非魯君也即周公後其不見於世家固宜然周公爲畿內采地詎必周公後始可食采於周耶或曰平王子秀封在汝川者爲周史路見亦不能詳也是鍾周公𠌶雖經傳不見其爲王卿士無疑大宗伯河閒紀公藏是鍾命瑤田察其度法以瑤田嘗考正鳧氏舊注辨之能審也因据周公𠌶定爲周之法物圖之并橅其銘於後以與讀考工記者共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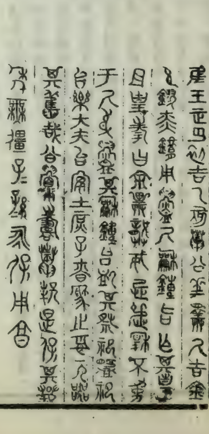
周公𠌶鐘縮本圖一度得原鍾之半



周公𠌶鐘縮本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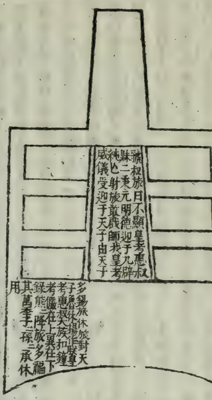
鐘銘橅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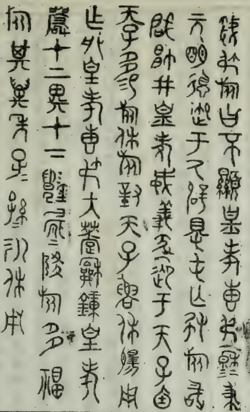


虢叔旅作惠叔大族和鐘圖說

乾隆壬子司馬達甫寄古鍾拓本銘曰虢叔旅作皇考惠叔和鍾銘中有數字不能辨也嘉慶三年胡詠陶自都門歸言是鍾銘文爲青綠汚蝕者經其雕剔得大族二文於和鍾之上知是鍾蓋律中大族者也按漢志字作大族云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此銘作大𪓐从𡧓與𦥑从夲同上从𣥠與从𣲵同从足聲也字雖未見流傳然識疑爲奏字古文班氏以奏解族是族奏二文古通與余以今裁尺度其兩欒之長得一尺三寸四分通以世所流傳之周尺爲二尺一寸二分是鍾疑用倍律則大族之管爲周尺一尺有十分寸之六通以他律黃鐘之管當爲周尺一尺二寸九分二釐五豪江先生著律呂闡微考定黃鍾律管當周尺一尺二寸五分以是鍾通之較短五分七釐五豪古銅器年久損啓固難考擊中律而兩欒之長不致相懸未始不可存之以俟折中也至其鍾體位置鼓下鉦上鍾帶之篆篆閒之枚竝設於鉦與余所考記文正同因作縮本圖之得七分原度之二云

虢叔鐘圖縮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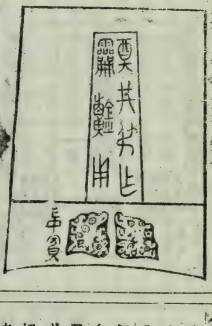




鄭邢叔作綏賓鐘圖說

胡詠陶貽余大族倍律古鐘拓本余既圖而著錄之矣又貽余綏賓編鐘拓本二鐘銘中竝見律名藉以考覈律度可寶也已綏賓編鐘鄭邢叔所作刻律名於鼓所擊處之旁作妥賓二文按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注云古文妥爲綏又周禮夏采注云士冠禮玉藻冠緌故書亦多作綏今禮家定爲蕤然則蕤與綏綏與妥古皆可通未可以後世聲韻之書限之也是鐘度以今裁尺得四寸二分以周尺通之爲六寸三分弱適得綏賓律度之數綏賓律管長六寸又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此豈周之遺器與抑周時造律即用周尺與皆不可以臆說之也拓本未收鐘甬之度又鉦上鐘帶之篆及篆間之枚亦未經打出然鼓下鉦上爲鐘體之兩段皆彷彿考工鳧氏之制余圖之并紀其律度以俟來者知其解者旦暮遇之未可知也

鐘圖 度據原鐘拓本平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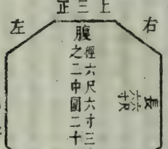


韗人三鼓章句圖說

韗人爲一鼓 鼓木皋陶然因以爲鼓名其兼韗者而兹之則六尺有六寸也 左右兩端廣六寸其中廣尺其厚三寸其穹隆者 視鼓面四尺益三之一兩倍之得腹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 緜之左若中皆向上不弧曲參直爲三正

瑤田桉皋陶舜臣之封於皋者也而鼓木亦曰皋陶蓋穹隆之形雙聲疊韻字與莊周書瓠落義略同後鄭云以皋陶名官亦從先鄭鼓木義也穹者三之一注據鼓面四尺言之穹言腹徑與鼛鼓據中圍加三之一者不同且又以此鼓合二十版記已見中廣之數而知之也上三正注謂不弧曲是也謂參直各居二尺二寸約言之非實數也實則弦之數中居二尺四寸六分强兩端各居二尺七分弱也注謂此鼓以六鼓差之近晉鼓鼓人云以晉鼓鼓金奏也

皋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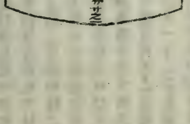


又一鼓長八尺鼓面蒙以韋者四尺中圍視鼓面十二尺加三之一得十六尺得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謂之鼛鼓

瑤田桉注言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瑤田謂以二十版通之兩端版廣六寸者中圍版廣八寸也皋陶上言三正則不弧曲此鼓記無三正之文又不見倨句字圖其圍之穹隆者必不爲倨句之折但弧曲之而已余昔圖此鼓作据句形折之非也蓋据句折旋之名而弧曲周旋之名也鄭君皋鼓注云中圍與鼛鼓同以磬折爲異是以鼛鼓爲亦上三正繆甚矣鄭君不明磬折之義而以爲凡据句者皆可謂之磬折故以皋鼓同鼛鼓之圍而不知皋鼓之圍如果同於鼛鼓之圍則据圍以定皋鼓之据句必不應磬折之度蓋磬折之倨句爲一矩有半弗可改也已注云大鼓謂之鼖引鼓人文曰以鼖鼓鼓軍事

鼛鼓

中圍弧曲不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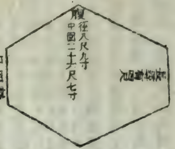


又爲皋鼓其長尋有四尺鼓面四尺較上二鼓獨有倨句之形爲一矩有半之磬折也

瑤田桉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矩有半尋之磬折二記互證則此鼓倨句磬折及車人爲耒庛之倨句磬折義竝了然矣更證以冶氏之倨句外博倨句中矩則凡倨句不言磬折者自有命名斷不能以磬折冒之且苟明著磬折之文則其折必應一矩有半亦更不能以過乎一矩有半不及一矩有半者之說溷之而鄭君之解此倨句磬折言中圍與鼛鼓同試依其說圖之過乎倨句磬折約三十度矣宜其於三鼓之穹或爲折或爲弧未能別白之而定一尊也余據倨句磬折以攷此鼓腹徑得八尺九寸中圍

得二十六尺七寸以二十版通之兩端版廣六寸者中圜版廣一尺三寸百分寸之三十五也注於此鼓引鼓人文曰以皋鼓鼓役事

皋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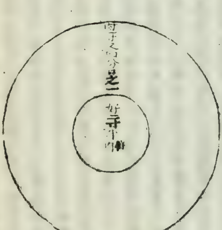
璧羨肉好度法述

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肉邊好孔好倍肉孔大而邊小若一孔邊適等據經與注皆謂若璧孔一寸則邊二寸合兩邊及孔其徑五寸也瑗孔二寸半則邊一寸又四分寸之一合兩邊及孔其徑亦五寸也環孔一寸又三分寸之二則邊亦一寸又三分寸之二合兩邊及孔其徑亦五寸也肉好度法甚明矣而鄭氏不知典瑞及玉人所載璧羨之度與此璧度法不同乃於玉人職據先鄭說引爾雅以證璧羨之肉好謂袤一尺而廣狹焉於典瑞則曰廣徑八寸袤一尺賈氏於是誤釋之以增成其說曰此敢不三寸肉各三寸兩畔共六寸是肉倍好也造此璧時應圜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袤則上下一尺廣八寸自鄭賈二氏之說出而爾雅肉好或倍或一之度法學者不明其義矣問者曰然則璧羨之度不足據乎余曰璧羨非璧也其度亦非出於肉倍好也以其有肉有好形似璧而羨焉故假璧以名之曰璧羨周官典瑞曰璧羨以起玉人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曰起度曰以爲度蓋造此以度物猶周髀算經所用之折矩也度尺好三寸羨之則其廣必狹於袤當得八寸或漢時尙有此物鄭氏目驗而知之也余謂此物羨之好之數雖僅具其三而無窮之數皆在焉尺減好三寸則七寸其肉三寸半也八寸減好三寸則五寸其肉二寸半也三寸半減二寸半則寸也減三寸則半寸也寸與三寸并之則四寸也半其三寸則寸半也五寸減三寸則二寸也二寸半三寸半并之則六寸也六寸三寸并之則九寸也九寸三寸并之爲尺有二寸七寸五寸并之亦爲尺有二寸三寸八寸并之尺有一寸也三寸與尺并之尺有三寸也袤之兩肉倍之則尺有四寸也廣袤之肉并而倍之又益之以好則尺有五寸也倍之則三尺所謂璧羨以起度以爲度者其用蓋如此玉人職所載圭璋璧琮長厚衡射之度盡具於是與璧瑗環三事肉好倍一之度法兩不相謀矣己亥歲莫潘仿泉以拱璧見示爲曹氏所藏者朱斑翠采漸肌滲理其排布滿面者有瑑隱隱如聚穀經緯燦然正其緯以察其經左視之則向左右視之則向右蓋其經衺行也緣邊視之經緯成六觚之形背蟠二螭隆起高踰於璧之厚璧厚二分有半螭高三分有半瑞圖以中指同身寸較之好寸肉二寸其徑五寸於今尺則徑二寸九分其大行人職所謂諸子執穀璧五寸者與陛記之以徵余所考之不謬云

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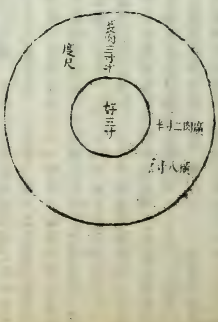
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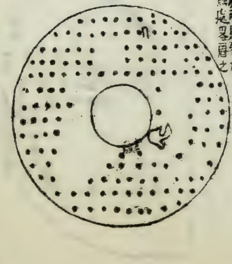
環



璧羨



曹氏穀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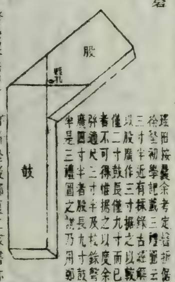
曹氏穀璧之背



磬氏爲磬圖說

磬有二體曰鼓曰股懸設於股故股橫在上其下縱者鼓盡所擊處磬之本體也鄭司農說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以上下寫其形得古人懸磬之法矣夫磬之有股猶鍾之有甬也鍾懸設於甬磬懸設於股恐着鍾磬之本體而爲聲病故別爲甬與股以設之聖人制作之精意其在斯乎說文云磬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虡形殳擊之也𣪠籀文省余以爲𠙹磬之形㞢所以懸者綰結股上必橫厥股斯形求惟肖焉曲禮立則磬折垂佩以磬折狀立容若今懸磬加覆矩則是匍匐之容非立容矣左傳曰室如懸磬字从缶从缶與从石同意大戴禮禮三本篇懸一磬唐書晚太師孔皇公碑擊磬考磬字皆从缶磬有房室中空之象室無資糧故曰如懸磬也國語作懸磬韋昭注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懸磬也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鄭氏注縣縊殺之曰磬亦謂懸磬象之假借之凡器中空皆謂之磬詩云缾之磬矣是也淮南時則訓磬龜無腹高誘注磬空也然則磬通空則有盡義故又謂盡爲磬詩云磬無不宜是也後魏張猛龍碑磬力字亦从石其脩博厚薄之度在磬氏而磬折倨句雖鄭注言之戴東原補注又詳言之然余竊以爲未得其實也倨句之法見於考工記者凡六事冶氏二曰倨句外博曰倨句中矩㯻人一曰倨句磬折車人一亦曰倨句磬折磬氏一曰倨句一矩有半即所謂磬折也匠人一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夫中矩者折之正方者也句於矩者折之句於方者也外博者折之倨於方者也句於矩其句不得過矩之半倨於矩而外博也其博於外者亦不得倨於矩之半也倨句一矩有半者則倨於矩之半者也合六事相較焉而求其度則磬之倨句爲一矩又益之以半矩矣倨句之度既定乃疑其所懸之孔孔之鑿麗於股然麗於股而猶不合當鼓之上亦不合當鼓之旁恐其病於聲也乃於鼓上與股相際處爲橫綫鼓旁與股相際處爲縱綫縱橫兩綫交午錯出於股作十字乃於十字交午處當鼓上之旁鼓旁之上而爲之孔孔倚於兩綫錯出之閒而不傷綫此磬懸所以設於股而又非大遠於鼓也大遠於鼓則必長厥股而後懸之能令鼓直夫股專用之以設懸者也而奚取夫過長哉懸孔不大遠於鼓則三分鼓長以其二爲股之長足矣瑤田既考定所懸之孔乃縣之以眂其鼓而其直中繩焉然後嘆聖人制作之精妙無有倫比而股之命名乃如人足之有股屈而橫出於厀之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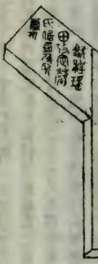
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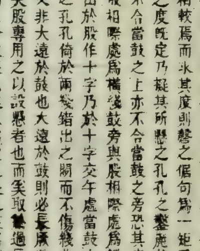
瑤田按曩余考定磬折倨句之度圖之頃見徐堅初學記載三禮圖云磬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近有採錄古經解者引之亦如此余以股廣作三寸據之以較股長僅六寸鼓廣僅二寸鼓長僅九寸而已求所謂尺三寸半者不可得惟據之以度余所定磬折倨句其股適尺三寸半及校錄磬氏注云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是三禮圖之誤乃用鄭注而初學記引之則謂鼓廣爲股廣三禮圖見隋書者有鄭元等一種見舊書者又有夏侯伏朗張鎰二種皆[illegible]徐堅後鄭夏二家書亦久逸無可是正不據鄭注不知其譌也夫既無關於磬折倨句之法可置不論然一字之譌蓋有適然巧合之數如遲慧辯幾爲初學記今本所讀今雖據鄭注改正然不可不錄以陵人亦陳以知考覈之難初非可以耗心揮之也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

磬背



倨句一矩有半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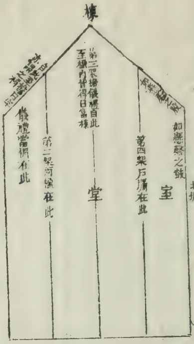
磬鼓直懸六證記

磬折倨句之法余謂一矩有半者其窮也於中矩之外而又益之半矩以爲之折蓋即考工記言倨句者六事互證以明之耳鄭氏謂度兩矩以求其弊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弊者誤也倨句之法定乃考其懸孔令不傷鼓體亦不遠於鼓體處爲之以斯知古人制器固皆有一定之所以與後人尋繹而得之也二法既得然後懸以試之其鼓之直適中繩也可無煩取證矣然而古義之可引以爲證者又何其多也曲禮立則磬折垂佩謂立而曲身如磬之折也是磬鼓直懸之證一左氏內外傳室如懸磬古人五架屋從第四架下爲戸牖以隔之外爲堂內爲室室上之宇北出斜下以交於北墉猶直如磬鼓宇斜如磬股也是磬鼓直懸之證二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鄭氏注懸縊殺之曰磬謂如磬之懸也是磬鼓直懸之證三說文云磬泉之側出者側出之泉其水初出則斜而橫之如磬之股既乃折而直下如磬之鼓蓋謂其形象磬而因以諧其聲也是磬鼓直懸之證四說文又云磬欽也人欽必伸首稍昂焉其喉頸間折處上如磬之股下如其鼓亦因象磬形而乃以諧其聲也是磬鼓直懸之證五爾雅大磬謂之毊郭氏注毊形如犁錧如犁錧者謂如耒底相貫處之折也車人爲耒其中地之底倨句磬折是也磬之爲言橋也曲禮奉席如橋衡橋衡謂井上桔槔衡謂上低昂者如橋衡謂橫奉之左昂右低也云鄭注王懷祖曰橰槔合聲曰橋故莊周書曰槔劉向說苑曰橋余案莊周書云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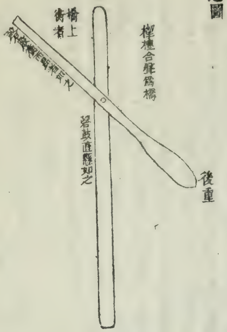
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橰然則本名槔以其挈水故牽連呼之曰挈橰疾讀挈橰則爲橋也後重前輕故其衡者常後低而前昂也前昂如鳥之立故又名禽易井卦六四舊井无禽今磬之折鼓如槔槔之桔者股如其衡之昂然者故謂之磬是磬鼓直懸之證六因桔槔狀若而有槔名於是凡如挹者皆得以是名之名之曰槔則皆有昂首之義如書下皆俯仰之槔叫論木高而上反曰父也由榦如則合上句曰琴也木撒曰喬皆言昂名也故中空之句與句於北皆低首之并禾一矩又蓋之牛知則昂首之然此所以亦材磬名也磬夫磬折之法在考工記凡六事而磬鼓直懸之證見於經記者亦六事合十二事而磬之倨句懸孔符於古制無遺義亦無疑義矣

弟子職曰凡拚之道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此磬鼓直懸之又一證也俯仰猶言倨句

室如懸磬之圖



橰槔之圖



磬鼓直懸證七記

余据曲禮以磬折狀立容決磬鼓之爲直懸今懸作匍匐形者誤也因旁求之厥證有六記之於篇矣爾後檢書觸處得證而立容之見於賈子容經者加詳焉其言曰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統前體言之正背統後體言之抱鼓言手之圓以二寸言足之方足只二寸廣五寸兩足之廣加二寸則廣修等而方矣謂收攝其纓以圖冠首達旨所謂纓也端面攝纓言常以上端股整足言要以下體不搖肘則全身不浮動矣立之容宜如此故曰經立是首爲下三立之體以因以微磬曰共立因經立之容其首不及於磬折而小俛故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共立之容而磬其躬不但微磬而磬折之是其因以垂佩曰卑立因肅立之容而垂其佩不但磬折而已益磬折則佩前而垂矣故曰卑立於是抱鼓之臂更下矣故曰卑立据此三立之法則不及磬折曰微磬過乎磬折曰垂佩皆足以證磬鼓之直懸而磬折之非匍匐形益無疑矣抑三立之法權之以臂如抱鼓抱鼓者手與肩齊也共立則首小俛而抱鼓者小舉之手幾齊乎眉矣肅立則曲其躬而抱鼓者小下手雖舉焉而不得不齊乎心矣至於卑立者謂卑其手對共立之高其手而言也蓋其躬益曲而向前而抱鼓者臂益下雖亦猶舉其手焉而不得不齊乎要矣要之皆立容也足證磬鼓之直懸也至其言行容趨容跘同蹣旋之容跪容皆以微磬言之謂不磬折也而其言拜容曰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氐同低据此則所謂拜者九拜之初皆磬折而頓首稽首之拜復有狀地之法故下文别出伏容也隨前以舉承上左上右言舉手也項衡以下言俯首也背項之狀如屋之氐言磬折之形如是此以知言室空者所以得如懸磬也其容經又曰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無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放杖下於舉杖曳杖又下於放杖故曰倍下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别疏戚也据此則問大親者肅立舉杖者共其手也於兄弟立不共手於妻子且問且行矣容經又曰子路見孔子背磬折舉褎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忘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据此則常見但宜微磬共立不必磬折與抑未見子面率爾致辭何其遽也子故聞言而詔示之與

凡上事合而觀之磬折者立容足證磬鼓之直懸也

磬鼓直懸證八記

余論磬鼓直懸連舉七證著於篇嘉定陳生令華寄余書言近又爲余矩一證跋之篇後曰磬之古文作硜字从巠者皆有直義桉釋名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說文徑溫器圓直上莊子秋水篇徑流之大釋文引崔注直度曰徑管子兵法篇徑乎不知注謂卒然直指史漢注訓徑爲直者頗多漢書揚惲傳集注脛脛直皃爾雅直波爲徑劉淵林魏都賦注直行爲徑玉篇廣韻脛直視皃巠之字从壬得聲說文壬从人士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挺生存直義故廷从壬聲亦訓直後漢書郭太傳注引蒼頡篇廷直也又引風俗通廷正也取平均正直也爾雅釋詁頲直也庭直也左傳襄五年我心扃扃杜注扃扃正直也曲禮脡祭鄭注脡直也隋書引許氏五經異義天子笏曰珽珽直無所屈也廣韻侹從直也可知磬之制字其初正以其鼓直懸而名之也故籀文省石作殸以說文壴鼓二字例之壴陳樂立而上見也鼓从壴支象其手擊之也是殸之作字㞢其懸之飾殳其手擊之𠙴即磬正象直懸之形然則千古未明之旨此書特揭之直通古人制字之原命物之義不亦偉哉余閱斯跋喜其微引闕肆益見余說非孤證難憑者也錄之以爲磬鼓直懸證八云

瑶田桉說文李氏韻譜本汲古閣始一終亥本所刻磬古文並作硜而其說則曰古文从巠巠巠異文異說不可假借互通況巠古靈切聲與磬近巠余箴切聲與磬遠則磬古文當从巠不當从巠今並刻作巠者其爲後世本轉寫之譌無疑余因檢諸字書韻書所收古文磬字通按之郭忠恕汗簡作硜直注曰見說文戴侗六書故亦直引說文曰古文作硜卽丁度集韻楊桓六書正義黃公紹韻會舉要所收磬古文並从巠司馬光類篇亦曰磬或作硜玉篇云口耕切硜硜小人皃又出一音曰口定切是雖不云磬古文實以从巠者爲古文磬字也可見硜之字又爲磬之古文一字兩讀硜之外不別出硜字是無硜字也而說文后部中亦不重出硜字可見硜卽磬之古文說文於一字兩讀者列不重出證以玉篇又出一音明是一字兩讀而說文刻作硜字者實轉寫之譌也夏竦古文四聲韻其書頗宗採

垪簡亦載說文古文磬字宜从巠而从坙是書爲近人翻本譌不譌未敢知也余有周伯琦六書正譌初刻善本磬亦从坙豈元時說文已有譌字而周氏不能是正之與

又按从巠之古文亦有通从坙者如四聲韻經字收䋄出古莊子从巠又收䋄出古孝經收䋄出古老子並从坙兼收並載然不可以亂說文之例也說文敘不云乎道修舊文而不穿鑿博采通人信而有徵於所不知蓋闕如也故其所收之字从巠聲者則經莖輕經涇脛婬鋞桱頸脛剄徑諸字是也从坙聲者則淫婬諸字是也類聚羣分不相雜厠而所收磬古文其說必曰古文从巠明非从坙可知卽以說文證說文可斷其刻作𦉥者之爲譌誤通檢說文互相比例益可得許氏著書雜而不越之旨矣

皇清經解卷四之三十五

皇清經解卷四之三十六

考工創物小記　學海堂

歙程徵君瑤田著

矢人爲矢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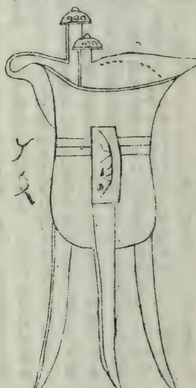
夏官司弓矢職掌八矢之法枉矢絜矢殺矢鍭矢矰矢茀矢恆矢痺矢鄭氏注八矢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恆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痺矢弩所用也枉絜二者前於後重微輕（注殺謂其前於後殺鍭二矢之微輕也翔寫譌互作重後）尢行疾也殺鍭二者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矰茀二者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恆痺二者前後訂其行平也又云恆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儀禮既夕記志（[illegible]）翟用案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然則八矢中惟六矢用金鏃故考工記矢人職所舉五矢僅三等不舉恆矢之屬以軒輖中者用骨鏃不用金鏃也是故矢人之言鍭矢茀矢（注兼當爲殺）也曰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卽夏官注所謂前尤重者也（注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其言兵矢田矢也曰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卽夏官注所謂前於重微輕者也（注鐵短小也差兵矢枉矢絜矢也亦可以田）其言殺矢（注殺當作茀）也曰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卽夏官注所謂前於重又微輕者也（注鐵又短小也）差其在冶氏曰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戴東原補注以垸爲鋝之假借字云鍰諸如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矢人之言刃也其辭同不專言殺矢也余以三等之矢訂之而平者前後殊所其故在金鏃有輕重則記所云刃之度法與權刃之數宜如冶氏專指殺矢言也又考記云以笴之厚爲之羽淺注謂厚之數未聞然刃圍寸者刃本之圍也刃之本卽笴之末循其所搦之末而漸豐之至於其所搦之始所謂參分其長而搦其一也準之而爲笴末之搦圍則亦參分其圍搦其十而已矣搦圍寸則不搦者圍寸有半其厚半寸可知也若是刃之圍寸似無三等之差矣圍寸無差而三等之差實由金鏃豈所謂鋌十之重三垸者惟殺矢之屬爲然故冶氏專言殺矢夏有以與其他二等則以次差短亦以次差輕準訂平處試之從可知其數與五分其長而羽其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羽六寸刃二寸也曰刃長寸者注以記脫二字戴東原補注云矢匕中博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余見古矢鏃不爲匕豐本銳末自其半而漸殺之然則二寸者刃之通長言刃長寸者戴氏由今匕以通其義余見古鏃而知其形蓋言其半之殺於刷者耳水之以辨其陰陽注云陰沈而陽浮疏云就其浮沈刻記之夾其陰陽以設其比注云弓矢比在稾兩旁弩矢比在上下余謂夾其陰陽者如弓矢既辨其沈而在下者爲陰浮而在上者爲陽而刻記之矣乃夾其兩旁而設比是爲夾其陰陽若弩矢則夾其上下設之合陰陽不欹側亦爲夾其陰陽也夾其比以設其羽者羽有四先設其兩其比夾在兩旁者先設其上下夾在上下者先設其兩旁均之爲夾其比也兩羽既設復又夾兩羽而更設兩羽則四羽與比適相當（据注設羽於四角蓋十六羽則若今羽三則設一羽當其上陽如魚之鬐成三觚亦與陰陽不相悖錯）比與陰陽不相戾然後以比關弦而陰陽恆居上下發而赴的不嫌游掉雖有疾風何憚之有哉雖然笴之強弱不可以弗講也前弱後強後弱前強與前後強弱同而中或偏強偏弱則俛翔紆揚之病生俛者前低翔者前高紆者中曲而不直揚者前後輕而不定故必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鴻殺稱則四病除矣雖然羽之豐殺又不可以不講也豐則遲殺則趮說文趮疾也對遲言宜從說文（注趮掉也旁）今人試矢以左手指搞而圍之藏矢其中復以右手兩指夾其比旋之令前行以觀其遲趮之宜注言今人以指夾矢儛衞衞卽羽也儀禮既夕記云翭矢短衞志矢亦短衞疏言羽所以防衞其矢不使不調故名羽爲衞是也記曰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豐殺得其節則遲趮之病亦除矣相笴欲生而摶注云生謂無瑕蠹余謂生如漢志泠綸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之生習灼曰生而自然均也彼言其厚生而自然均此言其形生而自然圜且生字直貫下四者摶重疏㮚皆生而自然者也

述爵兼訂梓人鄉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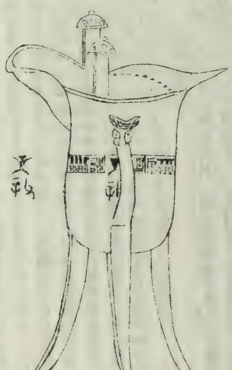
爵之制其形如雀前有流喙也腦與頂也胡也後有柄尾也（[illegible]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疏云爵以尾爲柄）容酒之量其口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舒翼將飛皃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司馬舍人達甫自部門貽我古銀爵青綠元黃朱白無色不備鋻內有銘曰丫斗卜天平法馬等之重二十兩以吾歙城民用升較之容二合三勺有奇耳質朴無紋豈所謂足爵者與（士虞禮主人洗廢爵主婦洗足爵賓長洗繶爵注云無足曰廢有足輕者飾也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疏云鄭云爵有足輕者飾主人喪重爵無足可知）梓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亦五升今是器所謂一升曰爵者也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此明爵有三代之爵而特以爵曰之是其名不同其爲爵一也行葦之詩云洗爵奠斝毛傳曰斝爵也引夏曰琖殷曰斝周曰爵以證之說文曰斝玉爵也亦引夏曰琖殷曰斝周曰爵以證之又曰从吅从斗冂與爵同意（或說斝受六升蓋斝異謂非正說也所）琖說文盞徐氏新附字而本有醆字曰爵也故徐鍇繫傳於斝玉爵也下直書从酉之醆而云夏曰醆蓋本禮運醆斝之字已直書从酉之醆也冢宰贊玉爵注云宗廟獻用玉爵余以爲玉爵卽玉琖也魯用天子禮獻用玉琖豈天子之獻反不用玉琖邪爵說文云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由是觀之三器皆爵故禮運以醆斝及尸君

爲非禮鄭氏以爲惟魯與王者之後得用先王之爵其餘用時王之器而已蓋夏殷𤦡斝與周爵三代相配故方慤曰所謂一升曰爵者夏則一升曰𤦡殷則一升曰斝也以爲商是爵其容亦同一升也又按博古考古圖說於款識中用甲乙等十日而銘之曰父某祖某者槪定以爲商器又於其質樸者亦歸之於商此爵銘曰丁父丁而純素無紋殆商器與然商尺大於周尺則量亦當然是爵於今升得二合三勺如果商升則周升更小可知亦不敢臆斷矣考工記梓人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余得是爵試之而後知先鄭之注允矣其注云衡謂麋衡也（鄭云眉目也）按王莽傳盱衡厲色注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蔡邕傳揚衡含笑注云衡眉目之間也路史𦁉顏曰衡日衡者眉骨圓起也三說衡皆指眉言鄉衡者飲酒之禮必頭容直也經立之容固頤正視（見賈子容經）則不能昂其首矣今余試舉是爵飲之爵之兩柱適至於眉首不昂而實目盡衡指眉言兩柱鄉之故得謂之鄉衡也而後鄭之注則曰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衡指爵之平是衡而鄉之非鄉衡也已又見族叔祖虞谷翁所藏古銅爵取以證之形製一同鋬內有銘曰𢀛父辛據銘應亦商爵也惟口足閎有象則士虞禮所謂繶爵也等之重二十一兩試之飲亦鄉眉衡而實盡焉由是觀之兩柱蓋節飲酒之容驗梓人之巧拙也而呂汲國考古圖乃曰兩柱所以反爵於坫夫其流有兩畔與尾參之爲三亦足以反之於坫而不傾欹矣奚所需於兩柱哉今見其兩柱實任之而遂疑其專爲反爵而設豈其然哉家虛谷翁又藏一器考之博古圖乃角也豈謂其口兩端翹出如角之銳無流與柄之別故謂之角與兩柱當中其一正當鋬上不似爵之偏於前也（博古圖所載者無兩柱）鋬內有銘曰子孫自足以上通體有紋等之重二十二兩以較前爵所容倍之夫爵容一升角容四升今是器所容僅倍於爵與觚量同然諸圖所載之觚皆不爲爵之三足形是器雖不爲爵喙翅尾而大致似爵且有射出之兩端惟角足以擬之豈所見之爵與商器而是角爲周器所容宜有多寡之異與且博古圖所載者有周雙弓角其說曰畧類父已角而特小夫父已角據銘定之商角也商角固宜大於周角周角特小固宜與商爵不相應以商爵較之僅倍之而得其二升與然如此者當存而不論不必存而爲之辭矣

丁父丁爵（重二十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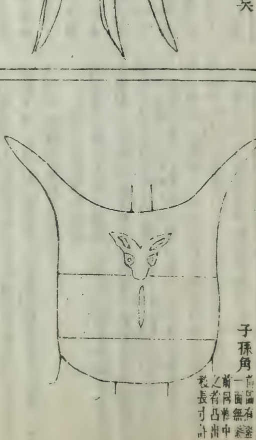
辛父辛爵（重二十一兩）



子孫角（重二十二兩）



鋬內有銘二字下倣此



子孫角

一獻三酬一豆說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鄭氏以爲觚當爲觶前後二豆字當爲斗孔沖遠禮器正義曰（孔疏不如賈疏之詳故舍本疏引孔）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据文義二升乃三升之誤詳韓詩說改之也）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毛詩說觥大七升許愼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据周禮之說三升以韓詩說之觚二升故今說文云觶受四升足以見其誤矣）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此案毛詩說）鄭駁之云周禮凡以爵而酬以觚觶字角旁加氏是與觚相涉誤爲觚也（許愼不指說駁之）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許愼意以一升獻三升酬始滿一豆爲四升觶字豆斗皆不合矣）如鄭此言是周禮與韓詩說同一也此周禮一獻三酬案燕禮獻以觚又燕禮四舉酬熊氏云此一獻三酬是士之饗禮也若是君燕禮則行無算爵非惟三酬而已若是大夫以上饗禮則獻數又多不惟一獻也故知士之饗禮也据孔氏此疏當從鄭氏觚爲觶豆爲斗矣何楷曰爵受一升觚受三升豆受四升一獻三酬者言獻以一升之爵酬以三升之觚也合之則爲四升是謂一豆据此則記文觚豆皆不煩改字合於許氏之案而觚之升數與韓詩說異矣陳祥道禮書曰鄭氏釋梓人

謂觚當爲觶其說是也然梓人曰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鄭氏改豆爲斗誤也据此則觚字當改豆字不當改也江先生周禮疑義舉要曰觚爲觶豆爲斗當如舊說劉氏通計四升爲豆非也若論獻酬正禮賓止得一獻而酬酒不舉何有四升如以主人言之受酢一爵酬賓一觶得四升矣而又不得爲獻或謂始而主獻次而賓酬三而主酬故謂三酬强解三酬亦未思賓之酬酒不舉也不知記文通前後大概言之謂得一獻三酬則一斗耳非必謂獻酬正禮也酬酒不舉而後有旅酬無算爵皆用觶行酬則宜有三酬矣戴東原考工記補注亦不改豆字與陳氏禮書合瑤田按若以獻酒飲而酬酒不舉言之則四升之說不可通而以一獻三酬爲士之饗禮豈梓人制器必準之士乎江先生謂通前後概言之至謂用觶行酬則宜有三酬是有數矣安得云無算乎且約畧之詞與記文似亦未協況記文明以一豆肉陪一豆酒以爲言考之文義似不當有譌字余謂此造飲器之法非言飲酒之禮凡造器必量人之所受以爲節今造飲器時乃以中人歠四升之量分其一升以制爵而以爲獻器分其三升以制觶而以爲酬器正得多寡適中之數耳奚必計其飲不飲舉不舉哉由觶遞加之角四升散五升而觚之制則間於爵觶以爲之雖罰爵之觥亦不過五升而止豈中人之飲四升之外一升亦不可加耶限以一豆言乎其止而不遲耳夫聖人之制飲器也豈苟焉已哉至於其用之也又必多爲之禮以節之故壹獻之禮士飲酒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夫寧有酒禍之不備也哉

廬法無彈無蜎說

廬人爲廬器謂戈戟矛柲及殳也記曰句兵欲無彈案說文作僤疾也注云句兵戈戟屬鄭司農云彈掉也蓋言戈戟之柲欲其不轉掉於手故柲正圜則易轉掉柲橢圜則難轉掉故曰句兵椑注云齊人謂柯斧柄爲椑椑橢圜也戈戟之體其援橫出而偏長用之防其轉掉故爲內合穿柲之鑿而出之以與援相稱爲長援之重也若內過長則內轉重而援反輕是故援重亦掉援輕亦掉治氏曰長內則折前謂援折謂掉也合治氏廬人兩職觀之知句兵之病在易轉掉也記曰刺兵欲無蜎注云刺兵矛屬先鄭蜎謂橈也是後鄭謂蜎亦掉者非也吾友戴東原云蜎掉也亦未諦案下記云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置謂植之也蜎謂不直皃如蜀身之蜎蜎然也立而搖之以眡其往來或有偏强偏弱處也偏强處則往少來疾偏弱處則往多來緩所謂蜎也爾雅云蜎蠉郭璞注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孑郎結字据說文無右臂曰孑無左臂曰孓是蟲行水中恆屈曲其體屈於左則缺右屈於右則缺左又其屈而𤸰然者轉變無定勝負不均苟爲廬一器中若此蟲然偏强偏弱節節相間是之謂蜎注云蜎故書或作絹先鄭謂絹讀爲悁邑之悁悁謂橈也後鄭謂若井中蟲蜎蜎之蜎井中蜎的是橈象而亦以掉釋之與彈相混故不余從下記又云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謂如爲廬三尋揉兩牆間函二丈者屈廬而柱諸牆令橈焉而因以觀其所橈兩端初無勝負則均也下記又云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勁謂通體同强無弱眡之挺直不下垂也三法之試初一法防其蜎次二法防其末弱三次法無上二病專主於强戴東原云試之既均齊又以强勁爲尙是也記言刺兵欲無蜎於三法中求之庶得其旨刺兵無掉病而防其蜎故曰欲其無蜎也然三法之試凡兵皆然故刺兵摶注云摶圜也摶而試之以三法則可無蜎病且均而同强句兵之不摶而椑也專以防掉然亦不可有蜎病故試廬之法句兵亦然故記言凡以包之

廬器圍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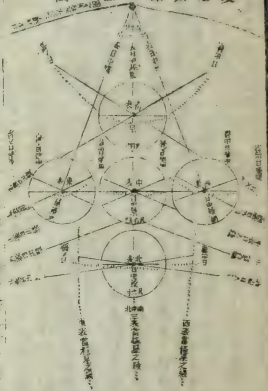
廬人職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是晉圍首圍之數皆出於其圍也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是其晉圍刺圍之數亦皆出於其圍也然則殳與酋矛之圍乃其廬體上下諸圍之宗也而鄭氏注則云被把中也圍之圍之也大小未聞夫旣爲其諸圍之宗安得不以大小示人也是必有闕文而後可然嘗試讀之固非有闕文者也則安得云其圍之大小未聞也考之喪服傳曰苴絰大搹曰云盈手曰搹搹扼也說文搹一字中人之扼圍九寸蓋搹指與中指圍而握之九寸今訓被爲把中說文訓搹爲把搹圍九寸是把圍九寸也用殳與矛以把故卽以把之數爲其圍之數莊周書言櫟社樹絜之百圍吳越春秋言伍子胥腰十圍皆具數於人之把豈廬之用在把反疑其圍之之云非卽其把之數乎曰爲之被而圍之蓋謂爲之把而圍之也依文義讀之亦是著數之辭於此見記人屬文之妙也殳以晉圍對首圍酋矛以晉圍對刺圍則晉圍者廬所內鐏之一端也矛之用在刺故卽以刺名其內刺之一端殳所用之一端無刺但平其首故名之曰首鄭氏云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務所捷也說文矜字捷也尋文捷初治殺遂捷一字與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鐏也殺亦有攢皆余謂晉尊一聲之轉捷鐏亦一聲之轉晉之爲鐏無疑矣鄭氏云戈戟之矜所圍如殳非也戈戟柲橢圜而不摶所謂椑也故其舉圍欲細非若摶者之舉圍欲重也以其圜者治而橢之必細於摶者以其橢者而加圜之必重於椑者殳與酋矛並曰圍之同爲一把九寸明矣戈戟之圍雖亦一把然橢之則不得不稍細於殳其不能與殳同其圍又明矣然則記文改句兵曰殺兵者句言其形殺言其用戈戟用恆橫故曰殺矛用恆直故曰刺說文刺直傷也鄭氏云改句言殺容殳無刃非也橫用曰殺專言戈戟不容殳也殳据說文積竹八觚說文又云籚積竹矛戟矜也蓋言凡廬皆積竹爲之與記文不合記所言廬似竝用木今注云凡矜八觚類同說文所謂積竹者或亦爲廬之一法然如戈戟之柲橢圜則斷不能積竹爲之矣記云殺兵舉圍細則校先鄭云校讀如絞而婉之絞疏引昭元年左傳注云絞切也後鄭謂校疾也不如切字之的蓋謂不掉則與所殺者相切近無游移之病記云刺兵舉圍重則傳人傳人則密注云傳近也密審也正也蓋謂不蜎則勁直有定在手之所用與目之所視相準亦無游移之病以刺人自然審而且正密亦切近之義但所以致此切近者有異一由於不彈一由於不蜎也下記云是故侵之總承細重二者謂不彈不蜎復何憂於不能侵乎

匠人建國考極星述

大司徒之職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注云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蓋言夏至於地中立表日中之時景長尺有五寸据是以爲日之所在故呼地中之南立表處曰日南地中之北立表處曰日北地中之東立表處曰日東地中之西立表處曰日西日南景短者謂地中之南日中時表景亦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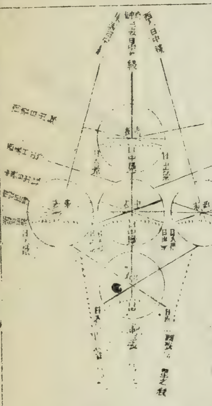
中而短於尺有五寸也日北景長者謂地中之北日中時表景亦當中而長於尺有五寸也日東景夕者謂地中日方中時其東立表處日已過中景偏向東而夕也日西景朝者謂地中日方中時其西立表處日猶未及中景偏向西而朝也以四方短長朝夕之景耦合之而知尺有五寸者之爲地中是之謂求地中也而考工記匠人建國置槷眂以景者槷古臬字卽表也則曰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朝夕皆卽大司徒職所謂景朝景夕也正朝夕者卽正其東西也日出之景者謂立表於四空之地日始至表端初見之景日入之景者謂日始入地表端初不見日之景識者建其時識之令勿差也必爲規者如地中及日南日北立表其景齊於規則出入之景皆齊也遠於規則出入之景皆遠也若日東立表則日出之景近於規日入之景遠於規日西立表則日出之景遠於規日入之景近於規故爲規識之而地中與非地中已略可知矣然如鄭氏注云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爲其難審也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是東西南北無不正矣而必夜考之極星者何也蓋極星者與地中正南北相直者也日東立表北視極星則在表西日西立表北視極星則在表東南北不相直者也當地中未得其求之時使不考之極星安知尺有五寸者之爲地中而日東景夕日西景朝使不考之極星又安從而知其景之夕與景之朝哉是故考極星者測景之權衡而正朝夕以求地中舍是則弗得其求也鄭氏但以測景盡正朝夕之術逸其所謂考極星者不之釋殊未得其趣與因述其義并爲夏至參考圖以明之又作冬至圖者見春秋冬夏表景不同之故也目地至天其高十餘萬里尺幅中難顯其度圖存大略數不足稽也

夏至測景考星之圖



賈疏云玉人職土圭尺有五寸周公度日景時置五表於潁川陽城置一表爲中表中表南千里置一表北千里置一表東千里置一表西千里置一表日南據中表之南表言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日北據中表之北表言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日東據中表之東表言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昳得夕景日西據中表之西表言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四表未得所求於中表夏日至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鄭注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疏云南表景得尺四寸北表景得尺六寸也

冬至測景考星之圖



璞田於己亥小寒後在豐潤測之日出入時表景遠在立表之北日中景在表北者則較近焉以二丈半之表測之得日中景一丈四寸五分約以八尺之表當得尺四寸與夏日至之景形在地者相背所以然者夏至日出入處在表之北故景在表之南日中南麗於天故景在表之北兩端之形鉤向南也冬至則日出入處皆在表南日中又在日出入之南故景之在表北者如日在天之形兩端皆鉤向北也若然則二分時表北之景𠃌中與日出入當畧齊平與今據所測者擬爲冬至參考圖

宣欘柯磬折倨句度法述

百工皆持矩以起度而倨句之度法遂生於矩爲矩者倨句之正方者也由是而句焉則半矩半矩謂之宣由宣而倨焉益以半宣則四分矩之三而爲一宣有半矣是謂之欘又由欘而倨焉益以半欘則倨於矩而爲一矩又八分矩之一矣是謂之柯柯之言阿也句不及矩之謂也斧內以柲其倨句之外博也應之故謂之柯而因以名其柲此與戈之倨句外博同度欘句欘也爾雅曰斪斸謂之定蓋鋤屬釋名鐲誅也主以誅除物根株也其着柲也句於矩與一宣有半相應時耕曰宣宣之言發也莱田反草之謂而因以名其器蓋句欘之又句者也故與半矩應焉半矩倍之則矩也三之則磬折之倨句也磬氏曰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故曰一矩有半謂之磬折持此以度他物凡倨句之應乎一矩有半者皆以磬折名之故韗人爲皋鼓曰倨句磬折車人內耒之庛亦曰倨句磬折而轉寫是記者乃順上文讀之遂譌矩爲柯鄭氏又因下記柯長三尺之云而以之釋柯之倨句等而下之遂謂欘爲二尺宣爲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等而上之遂謂磬折爲四尺有五寸夫人身之磬折譬況之名也故曲禮云立則磬折言其折之倨句似磬也謂之磬折者言凡應磬之倨句者乃以磬折謂之其不以人立之倨句言也明矣且所云四尺五寸者但言人立折以下之度又何以不言折以上之度也肄業及此嘗不安於心而未敢以語人近得古銅斧重當今之十一兩橢其銎銎兩端有小大準其小大以定斧之上下度其外博之倨句則與余所考定之一欘有半者相應大磬折之謂著於磬氏此記又發端於半矩則矩字之譌因不必緣柯之謂以定之然柯之謂定則亦足以互證之矣遂圖其斧而并圖倨句之異形者以參

觀爲

古銅斧



攻木之工七而車事居其三輪人輿人車人也按目無輈人而云輈人爲輈者恐輿人之誤蓋從輪輈宜從輿也輈任正者在輿下衡任亦在輿下而無與於輈然文繇於輈之後足以見之矣輪人輿人分其職而車人總其成故倨句之度注亦宜出於車人矣自宣遞錄之而至於磬折即繼以其所爲耒以明磬折之事蓋車人爲車又兼爲耒亦事之以類從者與下記車人爲車而取度於柯與上言倨句之柯異事故特著長三尺頭爲下文言車者起度倨句之柯言其折故與磬折擬稱長三尺之柯言長不言折也首如耒首劒首非劚頭斧之謂斧自有首末器之正體不得反爲柯之首柯則爲造車之度觀下所度者無一與宣欘磬折相應故知與倨句之柯異事也

車人爲耒圖說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瑤田按三事其長六尺六寸今以六尺六寸三折而倨句之衡以余所定磬氏之磬折以內其庛其上句之折亦深如磬折使與庛相應然後弦之自庛以至於首適六尺與步相中是故直庛者倨於磬折如一矩有太半矩句庛者句於磬折如一矩有少半矩倨句磬折所謂一矩有半者也

耒



答金輔之論車人倨句度法書

日者蜀源觀察花承言及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數句之義竊以爲此倨句度法也今以平圜言之試割之爲兩成一直綫耳無倨句也又交午割之爲四成四矩矩各有一直綫一橫綫兩綫相觸處成折角而倨句之名立矣此一矩也算家謂之一象限用爲准望之器發之斂之成無數之倨句於是裁爲八綫以算周天之度商高所謂數之法出於圜方圜出於方方出於矩者即此一矩也夫倨句無定形也無定形故無定數今有一矩之形而爲正方之倨句有形則有數故謂之倨句中矩也然試取兩象限而並之則彼兩折角皆不見復成一直綫而無倨句者矣然則言倨句必判兩矩各成一矩而後倨句見故又取一矩判之成半矩而命之曰半矩謂之宣是爲倨句半矩亦可謂之倨句一宣又判其宣而加於一宣命之曰一宣有半謂之欘是爲倨句一宣有半亦可謂之倨句一欘欘蓋𨨴屬安柄而成倨句又判其欘而加於一欘命之曰一欘有半謂之柯是爲倨句一欘有半亦可謂之倨句一柯柯之名說者以爲斧柄之名也斧柄直物無倨句今以柄安於斧斧刃與柄於斧首與柄成折角而爲倨句望形立名因得假借之而曰倨句一柯抑或假借此一柯以名斧柄此皆不足深考者也余嘗見古銅斧安柄處之其倨句中欘有半之度曾圖之附余所撰車人宣欘之後夫倨句一柯則出於一矩之外矣若更取柯而判之以加於一柯自有倨句之數然又出於一矩有半之外矣故記人略而不言而以爲半矩者判其一矩也於是以半矩加於一矩命之曰一矩有半謂之磬折蓋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故亦可謂之倨句磬折韗人言皋鼓中圜穹者倨句磬折車人言耒庛倨句磬折皆是也是故倨句度法始於半矩終於一矩有半其義具見矣若欲推廣言之則倨句之形出於一矩以其有折角也而盡於兩矩以兩矩則無折角矣故以平圜三百六十度而分之一矩九十度兩矩則百八十度半矩四十五度一矩有半百三十五度故自四十五度而句之以至於一度中含四十四倨句自百三十五度而倨之以至於百七十九度中亦含四十四倨句宣之外磬折之內亦不止於一宣有半一欘有半而已倨之句之其爲倨句之形可遞數之而悉數之然皆可知者也故記人略之也若夫倨句度法爲句股三角之形所由出句股之形出於中矩之倨句三角之形出於句於矩與倨於矩之倨句倨於矩者三角之鈍角句於矩者其銳角也然而倨句之義與句股三角之義同歸而殊塗者也嘗試論之一句一股必有弦以截之然後句股之長短有其數有其數然後可以互求今中矩之倨句因其形而命之不必知其一縱一橫之長短也長短之不知則句股互求之根絕矣或爲鈍角或爲銳角必有對角之邊以截之然後三角始有定度有其度然後可以互求今句於矩與倨於矩之倨句亦因其形而命之孤懸一角之度而兩邊之長短不知則兩邊之末皆各孤懸一邊而不能成其角夫三角不成則所謂中函一定之百有八十度者洞洞然歸於太空無所依以起數函三角互求之根絕矣是故倨句之名生於兩綫相觸之本句股互求之數與三角互求之度生於兩綫分出之末故曰倨句之義與句股三角之義同歸而殊塗者也鄙見如此謹錄就正時維首夏氣候清和伏承萬福不宣

瑤田再拜

判平圜爲四矩成四象限以明倨句度法始於半矩終於一矩有半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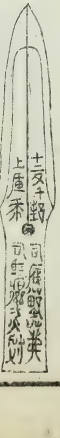
倨句發歛出於平圜中心之一點一矩有半之外餘半矩與宣相應衆矩皆反三人皆知之故立法至一矩有半而止



盧人刺兵疏證

往在都門始見羊子之戈厥後戈戟數有之得見者不下三數十其足資考證收吾考工創物小記中者凡廿有三事獨鋒橫出者不在算惟矛一兵未之見焉日者巴蓺之持一古銅器來示余見而定之曰此古之矛也天平等之重二兩四錢半今尺度之長四寸末二寸半剡其上中爲劒脊而加厚焉自脊旁出爲兩刃刃本横之太半寸兩刃之廣也縱之少半寸兩脊之厚也刃半寸又半寸爲骹以受柲其空正圜徑六分弱圍寸又太半寸也骹接刃處小却後當脊面各有小孔施丁以固柲丁首圜如珠金錯之嵌於孔而拂脱者柲爛丁存久而黏著之也一面有銘去末寸又太半寸向骹書之兩行十六字中有古文難盡識者司㓂余以爲司寇說文寇从攴此从戈攴戈爲小篆戈聲兵義可通與㿗見篇海力火切瘰也廣韻作瘰余謂司馬㿗疑是人名古人以疾命名若史記魏將公叔痤說文以痤爲族絫左傳族絫作㿗蠡廣韻瘰㿗一字瘰病也是痤瘰義亦相通不嫌命名姑存其說不爲典要矣細辨銘文疑作兩截讀上截十二年邽上軍𢦏按隴西郡有上邽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在魯莊公六年昔見一戟銘曰廿三年郚𨙶字从邑疑是縣名之此亦从邑二銘書法一同故疑邽爲上邽且此曰上軍彼亦有右軍字也𢦏疑古𢦏字禾蓋从古文戈下象鋒刃之形兵直出之形也吳元滿六書正義戊作𢦏以戊爲从丨者象刺𢦏伯琦六書正譌戊郎𢦏字𢦏田漢然之以爲从丨其文與此𢦏字相似又說文戊象六甲五龍之拘絞亦不曰从戈古見錯見皆足與此𢦏字相畨合余錄之以俟考下截疑鳧或人名毀蓋野字疑亦人名惜下數文不可辨故未知其審也何以知其爲矛也考工記盧人爲廬器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鄭氏注曰句兵戈戟屬則兵矛屬據說文直傷爲刺此器可直刺而不可横句是以知其爲矛也矛之見於記也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其度雖有長短之殊而鄭氏之注則曰酋發聲直謂矛是矛不以酋夷生分別其形一同故曰酋夷長短名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長矣夫亦猶是直謂矛之說酋夷不生分別也其見於詩淸人曰二矛重英二矛重喬鄭氏亦以酋矛夷矛箋之閟宮曰二矛重弓鄭氏亦但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而已惟小戎別其名曰厹矛毛傳以爲三隅矛孔疏謂刃三角相傳爲然其疏曲禮亦謂矛如鋋而三廉是皆言鋒本作三棱形而劉熙以爲頭有三叉然乎哉顧命孔傳解惠爲三隅矛與毛氏厹矛同釋而疏引鄭氏則謂惠狀斜刃蓋所聞異辭矣疏又引鄭氏言戣瞿蓋今三之鋒矛三鋒云者亦頭有三叉之說又執銳孔傳矛屬疏引鄭氏亦以爲矛屬王西莊光祿著尙書後案云說文銳字注云侍臣所執兵周書曰一人冕執銳今說文所引皆眞古文鄭必與之同譌孔妄改銳唐人引鄭注亦作銳皆非也据此足正鄭氏原文之不譌而銳當作銳則蔡氏已据說文改定然說文亦未言銳是矛也要之矛義久矣說者不得其審惟鄭氏刺兵矛屬之注据記文說義最爲的確戴氏六書故曰刺兵長而無枝考曰矛亦極得古人矛之形制然則古之矛蓋今之鎗與字書解鎗爲䂎釋名謂矛長丈八尺曰䂎䂎爲䂎䂎爲矛古今字也釋名曰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夫曰冒矜矜柲也言刺兵刃本爲骹以冒矜別於句兵爲内𥐻横穿於柲不冒矜也讀若誤解以謂其刃下巠而冒乎矜夫使刃皆下巠以冒乎矜則兵車右人持矛之矜刃皆自向將安用乎直傷爲刺今乃欲其不用以刺而用以句乎釋名又云矜槍其矜旁邀以柲作之也横速横之言也數譜同一文法是剡之言也此與其驂釋獨速獨足直前之劉熙以矛爲刺兵之證且夫凡兵之爲用剛制也而矛獨以柔制柲長能柔故用之而奇變生焉觀矛之制字古文作𢍐象形中丨者其體𦊅者弓環繞之其用柔也吳越春秋越王問范蠡曰五兵之屬孰可屬伸者也今之鎗搖而用之能者其鋒成圜彙迸可丈餘以禦敵雖水不能入矛之爲用今雖未聞然觀於鎗可以得古人矛以柔制之大略矣是故盧人之試廬事也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炙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横而搖之以眡其勁也然則有柲之兵其能善於用也全在于柲而句兵之柲欲無彈彈謂掉橈而橢圜之則不掉矣猶易易也若夫刺兵之柲雖摶而圜之恐難必其無蜎也是故試廬事之法雖承句兵刺兵總言之而於刺兵尤所不容忽焉者也何也刺兵柔制其用柔之妙一出於柲故置而搖之其蜎蜎然也不能有其美而或有其蜎之病則必不能得其用柔之妙矣諸牆所以橈之也而通體驗之逐節校之其橈不能無勝負則必不能得其用柔之妙横而搖之將欲抑之而能揚如或曳之而弗動是其勁也材之能韌者也柔中之剛乃見其柔之妙而非然者安能善其柔乎凡此柲之利病惟柔制之兵務辨焉故曰試廬事之法雖總承句兵言之而於刺兵尤所不容忽者也今得見古矛因披盧人之文三復之以疏通而證明焉然後矛之爲用昭然無遁形矣圖之橅其銘以俟識古文奇字者察之

[illegible]



古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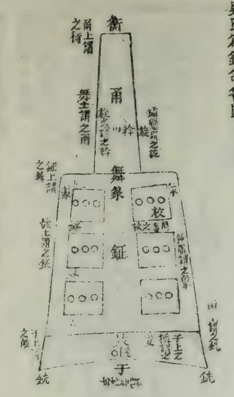
瑤田又按秦郎上下同下亦同余有藝之戈戊作𢦏與此亦作𢦏正同足爲左證

鳧氏爲鍾章句圖說

古鍾羨而不圜有兩邊爲兩欒謂之銑兩銑之間謂之于于上摯處謂之鼓鼓上正體謂之鉦鉦上鍾頂謂之舞舞上出於頂爲筩謂之甬甬上平處對于言之謂之衡鍾縣與甬相含謂之旋含旋之物在甬上者爲旋蟲以管之謂之斡字當爲幹鍾帶設於鉦者謂之篆篆間爲乳謂之枚枚上隆起有光又謂之景于上之攠弊處謂之隧

璐田按此記欲見鍾體鍾柄飾之縣之諸命名及其分布位置之所也鍾體分二段上鼓下鉦其大致也其體橢而不正圜故兩邊有棱爲兩欒通長生光澤故謂之銑說文銑金之澤者兩銑下垂角處相距之間即鍾口大徑其體于然不平故謂之于于上爲鍾體下段擊處故謂之鼓鼓上爲鍾體之上段正面也故謂之鉦鉦上爲鍾頂覆之如廡故謂之舞舞上連鍾頂而出之鍾柄也爲筩故謂之甬甬末正平故謂之衡鍾縣於甬變動不居謂之旋甬上必有物如蟲以管攝乎旋謂之幹鉦體正方中有界縱三橫四爲鍾帶篆起故謂之篆篆間扁方空六三成成皆二以並中各爲乳三共八十枚故曰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也鼓所擊之處在于之上攠弊焉窐下生光如夫隧謂之隧命名如是位置排定此豬圖之一半也兩面合之而鍾成矣見銑間者以銑間有于之名而見之不見鼓間鉦間者無名可紀亦如舞之脩廣必俟後文出度乃可一一紀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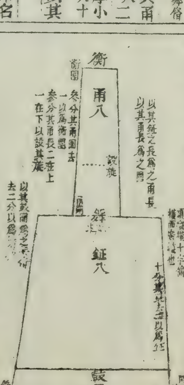
鳧氏爲鍾命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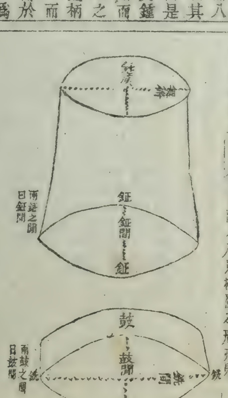
十分其銑去二得八以爲鉦其二鼓也以其鉦八爲之銑間去銑櫚之二分得六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六爲之舞脩去舞脩之二分得四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即鉦八爲之甬長以其甬長八爲甬之圍三分其甬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八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大鍾十分其鼓間六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其度不見記文以度間舞度有度見於上下足以包之余用句股比例法求得五又十分一之六以其一爲之厚鼓中窐下爲遂六分其鍾之厚以其一爲之淺而圜之

璐田按此記以鍾之命名位置既定須製矩度以爲諸命名出分之本也其矩度即以鍾體之長所謂銑者爲之於是十分其銑然後以十分之銑去二得八爲鍾體上段之鉦所去之二在下段者爲鼓也兩銑之間即以其鉦爲之鉦八銑間亦八也是爲鍾口大徑去銑間之二分以爲兩鼓間銑間八鼓間六也是爲鍾口小徑如是則鍾口縱橫之度得矣以其鼓間六爲舞脩六是爲鍾頂大徑去其二分以爲舞廣四是爲鍾頂小徑如是則鍾頂縱橫之度得矣鍾體度定乃度鍾柄於是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甬長亦八也以其甬長屈而圍之以爲甬接舞處之圍參分其圍去一得二以爲甬末之衡圍又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如是則鍾柄諸度分及圍徑皆得矣大鍾之厚十分鼓間六而取其一而小鍾之厚則十分鉦間五又十分一之六而取其一必薄於大鍾者以鍾小易石故也其遂窐下則六分鍾厚以其一爲之淺而圜之凡上事鍾體鍾柄之分一一度據所定之數而無少差然後用撥蠟法爲範鎔金鑄之而鍾成矣嗚呼自康成氏後千六百餘年鍾製不定言人人殊由三間字不得其解雖記文明示之度而遷就求合離之愈遠況鉦間之度竝不見記文恣其臆說益又支離今余一一解之既爲度分之圖復繫三間圖於其後焉

鳧氏爲鍾命分圖



鳧氏爲鍾銑間鼓間鉦間圖三稱並具鍾體中兩設分之乃見橢圜之形亦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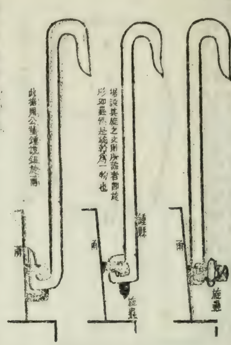
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淺而圜之

設旋疑義記

古人之文無一字不經推敲而出不可移易亦不相假借然而亦有疑義難遽析者則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二句所見不能無異辭也据兩謂之之文似旋幹爲二物曰鍾縣者當爲縣鍾屬於筍虡之物曰旋蟲者當爲鍾甬上之物如蟲然與旋相含使鍾縣能挈鍾以屬於筍虡者也此据兩謂之之文而爲之說也余近日重撰鍾圖記主之据後文以設其旋之文似旋即設於甬上追出如蟲然曰旋蟲者謂旋之形如蟲以其運轉言謂之旋以其管攝此鍾足使運轉言又謂之幹則是異名同實非二物也此据設其旋之文而爲之說也此說與孟子追蠡合蠡旋螺也旋螺追出鍾甬故孟子曰追蠡此曰旋蟲也又趙邠

據此則旋蟲之幹與輈幹之鍵於軸端者大有別也說文又以蠡爲瓢解幹爲蠡柄此亦如戶樞轉運之義譬況旋蟲亦堪畢似

擬旋幹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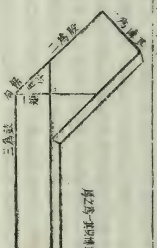


磬氏爲磬章句圖說

磬折之發斂也倨句然正方折之一矩有外博其折而斜出其半矩以爲股截其股之長半之爲其博命之爲一以爲出度之本環而斂之股爲二折之鼓爲三乃參分其爲二之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又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磬體之厚

瑤田校記文六句耳將磬體之鈍角正角一一寫出余更爲聯絡之益覺次序明明形來惟肖惟記文未見縣孔余据其文理定其倨句之折察其形求其義證以古人之凡言磬折者而知其鼓之必直縣且知其股之專爲縣孔而設也於是即其折處橫其鼓博而出之以趨乎其股而取節於所出線之外又於橫出邊股處直其鼓長而出之以趨乎其股而取節於所出線之外兩線交叉處以爲縣孔縣而驗之其直中繩焉然後知古人製器之精思微旨而後乃今黙而成之不言而信矣

磬氏爲磬命分圖



鳧氏磬氏二記屬文說

爲鍾先敘其命名次第從鍾體兩邊通長名銑者敘起然從後邊而及中間之最在下者名于於是自下而上曰鼓又上曰鉦又上曰舞舞與銑之起處齊平而鍾體之大致畢矣旨舞而上爲鍾柄曰甬甬上盡處曰衡而止然後復自上而下補敘之在甬曰旋曰幹在鉦曰篆曰枚在鼓曰隧又止矣屬文之法以兩邊之通長爲鍾體之大闕外足以包乎其中也其中自下而上者鍾之三大限復自上而下者詳其每限中之細名也次敘其命分次第分銑之通長爲十以爲矩度其餘所命之分皆自此矩度中出之是故鍾體通長亦十中與邊同長也分矩度之十爲兩段上段鉦八下段鼓二也然後以鉦八度其鍾口鍾口橢圜畫爲十字有縱有橫橫者八銑間也縱者去二分得六鼓間也然後以鼓間六度其鍾頂亦畫爲十字有縱有橫者六舞修也縱者去二分得四舞廣也然後復以鉦長爲甬長之度鉦八角亦八也角形正圜屈角八爲之圜卽其接舞處也角亦下大上小上小者衡圜三分甬圜去一以爲之也至於鍾體之厚則有大鍾小鍾之分大鍾之分其鼓間以其一爲大鍾之厚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小鍾之厚也遂之深又從鍾厚出之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記又曰圜之令成圜也而不見圜度者擊處無定度圜之而已量鍾爲之可也其屬文之法亦以兩邊通長爲出度之本由此而遞相承焉或分而承之或相滅而承之或相因而承之脈絡相銜首尾相貫盈縮不差棻黍厚薄出於天然文章之妙可謂易知簡能易簡理得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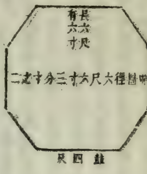
爲磬以一矩有半定倨句之形然後命分從股博始爲一以出度環而命之倍其股博股爲二參其股博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鼓博得股博之大半也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厚得鼓博之少半也其屬文之法以爲磬必有折而股生焉有股斜出之然後磬之形斯立又隱隱見必爲股者專爲縣孔而設也縣之鼓直中繩則股在鼓上而股博爲磬之端於是命股博爲一而出度爲然後環而度之而遞至於鼓博爲磬之墬末處乃又從鼓博出度以爲磬厚終焉

韗人三鼓圖說

韗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鼓四尺中圍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鼖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中圍穹者倨句磬折凡磬折中分之爲兩句股股六尺者句恆二尺四寸半卽是鼓中穹者之度倍其穹爲四尺有九寸加鼓四尺爲中圍徑八尺有九寸蓋據倨句磬折而能知之者如是鄭氏乃云中圍與鼖鼓同誤之夫惟不明磬氏倨句一矩有半之度旣昧於磬折之倨句則亦不解記人以磬折況皐鼓中圍之實宜其釋中圍之度憒憒若斯也記者上三正於皐陶明下二鼓不三正也皐陶體短故鼓木三折合腹寬大以養其聲二鼓體長不必寬大其腹而其聲自如也鄭氏以磬折之謂爲不三正之謂因誤以爲鼖鼓亦三正也不知磬折之倨句有定度故記人況之以別鼖鼓之折非以磬折別三正也故但言磬折則中圍之度可知亦如皐陶之鼓但言鼓木中與兩端之度又言穹者三之一則鼓度可知不必更言鼓四尺也若磬折無定度則皐鼓之中圍不可知以爲棠上鼖鼓又與皐鼓之長不應其形已狹不處其有聲病耶夫磬折之倨句爲一矩有半矣如凡倨句皆可謂之磬折則冶氏倨句外博倨句中矩皆可以磬折名之矣鄭氏於倨句外博注中亦以磬折言之大謬瑤田於磬折之倨句考定而詳說之語具磬氏通之以釋是鼓并爲圖以明之

皐陶皐陶即鼓名先鄭以爲鼓木或即以木名其鼓若但作皐木不應三鼓獨此鼓不見鼓名也

鼓木三折平直曰三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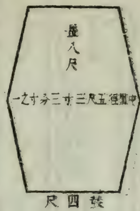


鼓四尺

長六尺有六寸鼓木幷之之長非冡革者兩冒之之長也鼓木三折以句股弦互求之每折長二尺四寸六分强逡長也尺三寸六分强鄭注謂三正各居二尺二寸誤也鼓長六尺六寸分三截中截二尺四寸六分强兩頭每截二尺七分弱

鼖鼓

鼓木當中圍折之不三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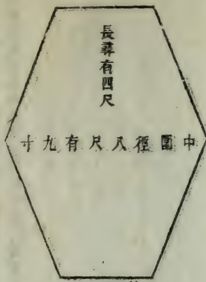


鼓四尺

鼖鼓當中圍處但弧曲不爲倨句之折故此鼓記文不見倨句字以倨句乃折旋之名而弧曲則周旋之名絕不同也昔日此鼓誤作倨句形而中折之今余復檢章句圖識以是正此圖舊存之者見考服之難也瑤田并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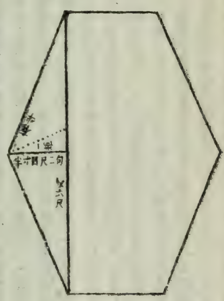
皐鼓

倨句磬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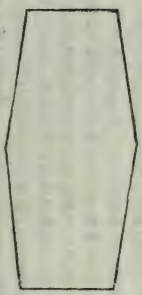


鼓四尺

磬折倨句一矩有半中分之爲兩句股



鄭注皐鼓倨之不應磬折之圖



荅阮中丞論磬股端向人面書

瑤田謹白中丞閣下辱承手書據國語蘧蒢蒙璆句以解古人懸磬當以折處向人面此精義也按鄭注引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又云某謂股外面鼓內面也先鄭言上下後鄭言內外益互相足先鄭解直懸則鼓在下故以上下爲之後鄭申言鼓直懸故恆在內爲內面惟鼓直懸則股斜出故恆在外爲外面而向人必兼二說其義始備且股斜出向人面則於室如懸磬一語更覺形象惟肖一經指出千古疑不能明者昭然立辨嘉惠後學不淺矣瑤田歸卽檢此條於崗刻中也瑤田行裝今日上船晚潮後先合開行詣朝肩輿至富陽登舟不更趨轅拜辭十五日戌刻瑤田謹白

來書云玩蒙字則古人懸磬當以折處向人面人以擊旁擊其鼓乃合俯仰之義揭出俯仰二字益見非所不材官師必有以材之鑄鐘之舞有覆形戚施畧如其形俯而直之磬直股斜出有偃形蘧蒢立其下仰而蒙之猶之矇瞍不可視故使之聽而修聲聾聵不可聽故使之視而司火如此則官師之所不材者亦僅矣因體能質而利之其旨甚微而文章之妙亦化工之筆古義未湮在得其解者旦暮遇之而已

磬股與鼓相函同積記

磬之體鼓三一片石耳其股之二如懸疣枝指非所應有以其孔必設於其旁懸之不能正故侈而壓之使正耳然其股二何以股博一鼓三何以鼓博三分一之二也曰壓之使正之道也不如是則必不能正曷爲其不如是必不能正也偏諸左者必益之於其右偏諸下者必益之於其上所益之數與所偏之數必兩相當焉而後偏者正矣曷爲其益股於鼓而後能兩相當也曰股與鼓之數兩相函而後股與鼓之體兩相當相函相當而欲其不正也得乎是故三分其鼓三以其一爲股博一三分其股二以其一爲鼓博六六六不盡是股博鼓博之數兩相函於鼓股中也三其股博之一卽鼓之三三其鼓博之六六六不盡卽股之二是鼓股之數兩相函於股博鼓博中也股鼓和而三分之一卽股博鼓博之和股博鼓博和而三倍之卽股鼓之和是股鼓之和數與股博鼓博之和數又互相函於兩數之中也此其故何也股二與股博一自乘得積二百鼓三與鼓博六六六不盡自乘亦得積二百其積同其兩體之輕重同也故能益其偏而壓之使正也明乎此而磬折倨句之取數誠非苟而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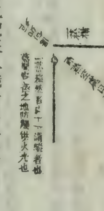
倨句矩法通例述

倨者由屈而伸之名句者由伸而屈之名若物之本直若無待於倨亦何有於句故惟折其直物爲不直之物於是乎可倨可句難立主名而因以倨句二字連文以爲名而名之是故倨句之形一縱一橫而角見焉正角者一矩之象也句之爲銳角將其正角之半則半矩之象也倨之爲鈍角加正角之半則一矩有半之象也則倨句無定形也而其有定形者可擬矩以命其名矣磬氏爲磬磬樂器之有倨句者也則據其定形而曰倨句

鄭注蠹蠹齧木也追出鍾甬以納於所縣之鑿中亦與蟲齧木之狀惟肖雖不見縣鍾屬於筍虡之物豈以其鍾爲外之物可不必及之乎平心論之不得謂此說斷乎不是也又說文載揚雄杜林說幹皆以爲輨車輪幹或作𩐋說、舝車軸端鍵也（字又作轄）則是旋貫於所縣物之鑿中而又出而露於鑿外然後爲孔於其端更製一物如蟲然鍵於其孔以爲固是爲旋蟲謂之幹是說也余初作圖主之然幹字之義亦不能無岐出之解屈賦天問篇幹維焉繫所謂幹維即周髀算經之北極旋璣鍾之旋蟲爲幹即此物也蓋幹維如戶之樞故又謂之天樞然戶樞必於門閾之上下爲鑿孔納之以相繫今幹維在天因其轉運不息而知之而究之繫此幹維者在天外不可見故曰焉繫也一矩有半冶氏爲戈戟戈戟皆兵器之有倨句者也戟則據其定形而曰倨句中矩其戈則曰倨句外博外博者即倨於矩之謂也匠人之爲溝洫不能無倨句者也欲爲淵則据其定形而曰句於矩然則舍矩無以命倨句之名也於是車人之事遂因矩生法而爲倨句立其主名焉曰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一矩（刊本並譌矩爲柯今改正也）有半謂之磬折據此以檢考工他職凡器之倨句一矩有半者並以磬折名之韗人爲臯鼓曰倨句磬折匠人行奠水曰磬折以參伍車人爲耒庛曰倨句磬折倨句之形因矩命名以考工證考工其子毋鉤帶渠厥交通有如此者讀管子弟子職篇得隅坐執燭倨句一事與考工小異考工倨句一物有角倨句然此則兩物合并乃成倨句不可不錄之以廣其說其言曰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於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處下奉椀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被錯總二句錯總猶言錯綜褫聚衆燭橫於坐前也節之遠近五句言然燭之法櫛與𤋎通隶謂之𤋎亦謂燭餘爲櫛然涵泳櫛之遠近乃承厥火二語是燭之通名亦可謂之櫛也下言正櫛乃謂除隶取櫛遂出乃謂棄燭餘蓋一字用處義有流變也居句如矩言兩燭相灼以未灼之燭就已灼之燭而然之故曰然者處下也蒸即燭也說文云蒸折麻中榦也是束麻榦以爲燭故謂燭爲蒸也一蒸橫一蒸縱縱者已灼之燭處於下而以未灼者就而然之蒸閒者兩蒸之閒容

蒸謂空一蒸之地令火光得伸乃得相灼也奉椀以爲緒三句除隶法也有墮似可兩解一謂燭墮落將盡當取燭更代之一謂執燭乃弟子服勞事久且倦惰必易一人更代之然下言交坐必兩人事且以文義求之亦主人言有墮言有惰倦也代燭言更一人執燭也交坐言比肩而坐也無倍尊者言若對坐代之則於尊者不能皆面之也惟比肩交坐則二人並得面尊者無或倍之者矣乃取厥櫛遂出是去言後者代執燭則先者可出於是取其餘隶出而棄去之也此節解者未得其趣又不明兩蒸相灼成居句且不明閒容文義見於經傳中者所在多有更不明他處倨句爲一片地無所爲閒亦無所爲容也考工匠人職行奠水言用一矩有半磬折之倨句也以參伍者言不一倨句必參伍之因水勢而利導之或三其倨句或五其倨句抑或不止於三之五之斯於奠水之能行也而後已此行奠水之倨句法也爲淵蓋欲畜水令漢不主於速行也不惟磬折之倨句不可爲即中矩之倨句猶不可爲必句於矩而爲銳角之倨句於是水之來也直行至欲爲淵處乃橫闌衺行向上而長隄之是爲句於矩以當來水之衝摶之激之可使過顙在山於是迴瀾逆行噴薄嚙漱使來沙不得停淤泥益漢掘日夜無休時而不測之淵成矣此爲淵之倨句矩法也吾意禹之行水也惟漢明倨句之法故能疏河以注海匯漢通江而朝宗告厥成功而無績用弗成之虞也黃河之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此天造地設之倨句吾意神禹於此必因其自然之倨句而權度之以致其施功之道惜乎世遠言湮不可得而聞之也嗚呼不明倨句之法水何由得行而淵何由得成畜之漢之神明於倨句之矩法思過半矣

管子弟子職居句如矩圖



如矩者正方之倨句方角形也

考工記匠人職行奠水倨句圖



磬折者倨於矩之倨句鈍角形也

考工記匠人職爲淵倨句圖

此自西而東故隄也



句於矩者銳角形之倨句也

阮中丞寄示李尙之考工記鄭氏磬圖第一鄭氏求磬倨句圖第二縣磬圖第三凡三圖率爾書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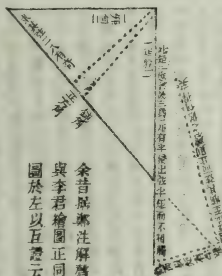
漢經師之說經也亦或有所見偶別於原經指趣頗不相入然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可成一家言易之爲書不可典要知者見知仁者見仁皆是物也而後人或誤解漢人文義則是注既失經趣讀注者又遠注義疑誤後人可勝言哉如考工倨句矩法記文明明大書特書之曰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是爲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起例也是卽爲車人爲耒倨句磬折弦之與步相中起例也是卽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起例也此其例縣之衆閒無不見見聞者此其用矩之法又卽

採取本記之實事疏通而證明之無不一一若合符節所謂八面受敵所當者破聽之者寧將復得作聲耶而鄭氏乃於記文讀之曠瞶焉未得其審故注磬氏倨句一矩有半不憑車人矩法而曰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旣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此注大謬然讀此注者不但賈疏文理篤突看去不能了了卽以吾友東原氏之聰明猶不免續凫斷鶴之誚斯亦難矣瑤田涵泳注文字梳句櫛而釋之令其文從字順於是注中旣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十字一一皆有分曉而鄭注二千年來之茫昧一旦理順冰釋因圖而說之詳見磬折古義中矣今見李君尚之銳復作圖說與瑤田一同不異於此見李君讀書眞能一字不放過與古人有默契者也又磬股與鼓相函同積故其兩體輕重同瑤田曾見及此爲說以明之然吾所定縣孔不在兩體相均之重心則其說猶髣依稀仿佛非十分之見故雖刻在拙集考工創物小記中行將刪去不憑之矣今李君尚之亦謂兩體同積等重而於左右之中爲孔縣之當其重心不差豪杪自然兩體分垂無復參差的是鄭氏之法然亦可見先鄭以前之縣法眞爲磬折形而磬折之形又眞與室如縣磬立則磬折諸傳記之言無少剌繆處而後鄭孔重心以縣之改先鄭股上鼓下之上下字而爲前後字宜其變磬折形而爲句剖之形矣

桉鄭氏所注磬折倨句之度以車人之事所定之倨句矩法較之僅爲一矩有十六度有奇是其倨句之度句於車人磬折之倨句二十八度有奇矣蓋車人之事曲矩法有半矩一矩一矩有半句於矩諸異形此倨句之名所由出也鄭氏直矩我用我法也故其不能相通也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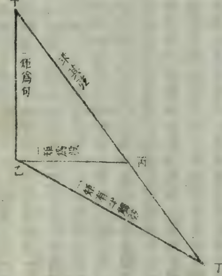
又桉股鼓同積等重平分處爲重心其妙在博一股二鼓三參分股博去一以爲鼓博此不但鄭氏法之磬折爲然卽車人矩法之磬折亦然雖誤解鄭氏法之磬折其重心處舉無不然也惟瑤田据車人矩法所定之磬折酌其不致聲病處孔而縣之及其孔成縣而試之果令磬鼓一片衡平繩直設用吾法以孔鄭氏及誤解鄭氏之磬折則非昂卽低移步換形無措手處此吾所以不憑重心處爲孔以其非十分之見也

鄭注云度一矩爲句者磬股矩也一矩爲股者磬鼓矩也二矩均長而求其弦得弦數是正方角之倨句非磬之倨句也於是推而求之以句一矩應磬股二二爲一矩也以股一矩應磬鼓三三三則一矩有半侵出弦外半矩不能觸弦今乃推開一矩有半而漸張之令其侵出者反而歸乎弦位而不出乎弦其弦亦自然引而伸之以來相就是之謂以一矩有半觸其弦而向之正方角倨句變爲鈍角之倨句則磬之倨句得矣据注解經文倨句一矩有半如此頗覺詞費且與經文語氣甚齟齬吾不敢憑惟据車人之事曲矩矩法定其倨句考其縣孔於是磬鼓直縣一一與諸經傳記所言之磬折形無不相合蓋信而有徵乃爲十分之見也



余昔展鄭注解磬折倨句疑圖如此與李君繪圖正同旣爲書後仍附原圖於左以互證云

附李尚之鄭氏求磬倨句圖 并說



圖說云案一矩爲句故股爲二二一矩有半觸弦故鼓爲三也一之與二二有半之與三其相與之率皆倍以三角法筭之先求乙丙丁鈍角三角形之丁角此形有乙丙邊一矩有乙丁邊一矩有半有丙外角四十五度甲丙乙角爲丙丁角之外角以乙丁邊一矩有半爲一率丙角四十五度正弦七〇七一〇六八爲二率乙丙邊一矩爲三率推四率得丁角正弦四七一四〇四五檢八線表得丁角二十八度七分三十二秒次求甲乙丁鈍角三角形之乙角此形有甲角四十五度有丁角二十八度七分三十二秒倂二角共得七十三度七分三十二秒以減半周一百八十度餘得乙角一百六度五十二分二十八秒卽磬之倨句也

奉答阮中丞寄示李尚之鄭注磬圖又推論磬股直縣連奉鈞諭並賜曾子注釋四卷一切領悉磬鼓直縣非鄭氏法而鄭氏之注三十一字人苦不能讀若滅若沒於今二千年矣瑤田曾得其讀圖之說之載拙錄磬折古義中前已上呈鈞覽今李君所製圖說與瑤田飞同又蒙作書見寄以表章之令鄭氏注義朗如揭日月而行又以瑤田直縣之說爲不繆經義据記文摩㟴摩旁指其處所以申明必爲直縣之故不擯之妄言妄聽說經不主故常乃考訂之權衡俾瑤田之說與鄭義並行不悖瑤田讀之皇恐慚愧不知所云外有李君三圖書後錄呈鈞覽又呈樂器三事能言一卷所要磬鼓直縣六證記收在卷中大銅盤昔藏揚州徐氏曾借拓其銘十餘事今僅存其一以爲難得之物玆蒙頒賜二紙當卽裝潢什襲珍之不敢褻視也瑤田自夏五抱病數月舌乾喉燥身熱體羸之外幷無他病然終日兀坐臥房閉戶不出所幸氣猶不餒猶能努力餐食緣大病狀足慰錦注盛心亦固差以自喜耳來諭言十月入覲

巽命重申指日閑事臨穎無任權忭稱賀之至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考工記車制圖解　儀徵阮宮保元著

作車以行陸聖人之事也至周人上輿一器而功聚者車爲多考工記註解者尚疏康以後學者又專守傳注罕貫經文元以考工之車今之二三君子既宣之矣于車工之事猶闕焉因玩辭步算參稽隱識訂諸牙圍揩藪輪綆車耳陰軓軌𨊠任木衡軛等十餘事作輪解弟一輿解弟二輈解弟三擧解弟四金解弟五推求車度次弟解弟六解所未明圖以顯之作輪圖弟一輿圖弟二輈圖弟三

輪解弟一

察車自輪始所以運車謂之輪

車者輪輿輈之總名故老子曰致數車無車車雖有輪輿輈之分而其用莫先于輪故考工記曰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是輪又爲牙輻轂之總名矣考工記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車之輪六尺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今就兵車乘車爲解

輪輞謂之牙

考工記曰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輪輞也非一木其曲須揉（[illegible]）或合五而成規或合六而成規（[illegible]）其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固爲其象牙故謂之牙說文曰牙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于車牙字則加木作枒解曰車輞會也蓋本車輞會合處之名本義也四面車輞通謂之枒此餘義也（[illegible]）寬牙厚之度則有記文可求記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是牙圍一尺一寸所謂牙圍者乃輞周帀之大圜圍凡物圜者乃謂之圍牙圍一尺一寸即牙大圜面寬一尺一寸也（[illegible]）記又曰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是漆其近輻之二分寬七寸三分三釐三豪（[illegible]）不漆其近地之一分寬三寸六分六釐六豪也此記文本自明確無疑義再由椁其漆內等度推之亦無不合又車人大車輪崇三柯六分輪崇一爲牙圍亦如此注可以互證自鄭康成氏誤注牙圍及漆牙之度即爲言車制者首加一誠注曰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參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參分寸之二合牙厚一寸參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釋鄭氏此義蓋以牙圍一尺一寸爲牙內外二面及建輻一邊踐地一邊共四面之圍然上下牙邊之厚及內外牙面之寬雖同在此一尺一寸之中而寬厚之數尙無由定乃令牙厚一寸六分六釐六豪兩邊得三寸三分三釐三豪餘七寸六分六釐六豪內外兩面分之以爲牙寬之數是牙寬三寸八分六釐六豪也復以踐地之邊厚及牙面近地之一寸不漆是不漆者三寸六分六釐六豪爲一尺一寸之參分之一也餘參分之二爲建輻邊厚乃近輻之牙面漆也由今論之此說不合者有五考工記凡言圍皆指圜者言之所謂牙圍實指輪輞大圜而言平度之得數不必定即其身而規之也使必即其身而規之則牙內外面及上下邊實長方形不得曰圍其不合一也輪人以牙在輪外踐地而行必須堅固故使之寬一尺一寸乃不致敝若以記文牙圍一面之一尺一寸爲兩面兩邊之數則牙寬祇三寸許太材無此理其不合二也小車綆參分寸之二是牙厚二寸記有其文（詳綆解下）今乃令牙厚一寸六分六釐六豪是以意命之也豈知記於牙寬已明言之牙厚則存于綆數之中不嘗明言之乎待後人以意命之而合牙厚幾何乎且牙厚一寸許毋乃太薄其不合三也不漆踐地一可將其漆內得六尺四寸中詘之三尺二寸爲轂長轂太長度而不能容（[illegible]）其不合四也車人言大車轂徑一尺五寸而輻長四尺五寸兩牙圍三尺共九尺爲輪崇與輪人相證其制益明若以一尺一寸爲牙四面之數則車人所謂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牙圍又將何說其不合五也

大車之牙謂之渠

考工記車人曰渠三柯者三鄭司農注云渠謂車輮所謂牙尚書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鄭氏注曰渠車輞也是渠即牙也

又案車人大車雖以柯起度制實相同今釋其文並附輪圖於後以資牙圍綆數之互證也車人曰柯長三尺又曰輪崇三柯（九尺）又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牙圍一尺五寸）又曰轂長半柯（一尺五寸）其圍一柯有半（四尺五寸）又曰輻長一柯有半（每輻長四尺五寸兩輻二尺[illegible]）又曰其博三寸厚三之一又曰綆寸又曰渠三柯者三（[illegible]）之注不似轂人皆宜審也

轂者輻所湊也轂中空謂之藪

考工記曰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椁者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也（[illegible]）今案六尺有六寸之輪除去牙上下兩面不漆之三寸六分六釐六豪椁之得五尺八寸六分六釐六豪又中詘之即爲轂長是轂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此兵車之轂至長者也故司馬法曰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詩小戎曰文茵暢轂毛傳曰暢轂長轂也記又曰以其長爲之圍是轂長即轂圍也淮南子曰郢人有買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考儀禮注中人扼圍九寸三圍二尺七寸今轂巨圍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故曰可也右其轂中空處所以貫軸者則名曰藪說文作𤗈解曰車轂中空也急就篇作轂藪轑轉聲之轉也藪爲中空之物故量亦名之儀禮聘禮記十六斗曰藪是也觀記曰量其藪以黍是轂藪雖不必定如十六斗之多而要爲物中空受物者之名可知先後鄭氏亦並以藪爲轂中空但司農讀藪爲蜂藪之藪康成氏訓爲眾輻所趨皆指轂外建輻之鑿爲言非轂中空之謂矣記又曰以其圍之阞捎其藪鄭康成氏注訓阞爲參分之一此以圍阞爲藪圍誤以藪爲轂中空處賢大穿小穿之通名大穿曰賢小穿曰軹其圍度則記所謂五分轂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者也是賢軹之圍即藪圍安得別出藪圍大於軹而小於賢乎且阞從阜力聲說文解爲地理若易繫辭之扐王制之仂並當訓餘未嘗有參分之一之訓也使果參分之一爲藪圍記何不曰參分轂圍以其一爲藪圍而必變其文曰以其圍之阞捎其藪乎元案

防當依說文作枋木理也今從阜作防字相假借理防一聲之轉物皆有理木亦宜然輪人曰橫理而堅疏理而柔此草工之木必須順理之明證記曰以其圍之防捎其藪者此言順鑿木中直理除去轂中心木而爲藪非言其圍也鄭康成捎除也捎有除去之義史記龜策列傳捎而去之是也元案捎其藪者乃抽拔去轂木中心以爲藪也輪人捎藪匠人曰梢溝上林賦捎鳳皇甘泉賦梢夔魖捎梢同義爾雅釋木曰捎當訓擢也文選注引蒼頡篇曰捎擢也何以明之匠人爲溝洫凡溝逆地防地理也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此文正與輪人文一例匠人言爲溝必順地理除去其土而爲之猶輪人言爲藪必順木理除去其木而爲之也考工記出一人之手其文既已相同其說安可以互異且細繹經文其曰以其長爲之圍此由直理而言及橫理也曰以其圍之防捎其藪此又由橫理而言及直理也曰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此又由橫理而言及橫理也展轉相因益知古人修辭之妙若下文明言賢軹之圍而先又別出藪圍古人斷不若是謬戾惟後人誤解其義故於文體訓詁度數三者皆不合也

緣輻以內爲大穿緣輻以外爲小穿大穿賢小穿軹

穿者軸所貫也大穿者在輻內近輿之藪名小穿者在輻外近轄之藪名大穿圍大小穿圍小蓋輻內之軸任重故不可殺使其穿大而轂弱輻外之軸任輕可以殺使其穿小而轂强且殺軸亦有所限轂使不致內侵也記曰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二以爲軹賢大穿金鉏軹小穿金鉏見後解是賢圍當二尺三寸三分零七豪也此轂太薄穿太大無此理故鄭康成氏曰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反覆此說實爲可據益五分去二其圍一尺七寸六分也此圍不過大轂厚亦不易破矣軸圍一尺三寸分小穿圍轂不相當者其中爲金鉏厚也其謂去二爲去一者蓋記文偶有缺筆耳理無所疑故從鄭說但鄭氏知一爲二之誤矣而既以防圍爲藪圍因又有賢軹之圍兩乃歧錯因遷就爲金厚一寸之說蓋非豈知賢軹之金不滿穿中剡藪兩末以容金厚而金鉏之圍與大小穿之圍同徑其中相平乎

又案小穿之軹卽周禮大馭祭兩軹之軹不嫌與輿內之軹同名戴君東原考工記圖據司農大馭注曰故書軹爲軒謂考工記軹字當依此改爲軒字爲其與輿內之軹溷淆元案軹名有二在輿在轂本殊大馭之軹故書作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已正其誤似未可以故書一軒字署爲新奇而遠改周禮大馭祭兩軹考工記記曰軹崇三尺有三寸又曰去三以爲軹三處之明文也若以爲與輿內之軹溷淆試思輪輻名輮蓋功亦名輮輻有菑蚤蓋功亦有菑蚤車轍名軌轉頭亦名軌車轄木名軨車轄亦名軨皆是一名兩處無慮溷淆也綜貫諸義似以作軹爲安

轑輪謂之輻

考工記曰輻也者以爲直指也古者一輪三十輻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淮南泰族訓曰輪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大戴禮保傅篇曰三十輻以象月說並與考工記同記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日月三十日合朔遂一會輪周三十輻在地遂一周似之

輻入轂謂之菑入牙謂之蚤

何以謂之菑蚤也菑蚤皆指名也公羊傳曰文十四年如以指則接菑也四接菑卽騈指也禮儀市欄䉱蚤蚤卽爪也古人命物多就人身體名之也如牙股轂胡頸之類皆是菑又謂之弱者菑藏不見有似蒲在水中之弱故鄭氏曰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也輻廣當與牙廣同見綆解下若其厚則六分六釐六豪何以明之大車輻博三寸厚三之一是小車之輻博二寸厚當參分寸之二矣三十輻共厚一尺九寸九分九釐九豪周遭建於轂圍其兩輻之間亦寬不杵也若入轂之菑自當更薄而菑末又當削銳之蓋以三十輻共湊藪心若菑厚而豐末轂心不堅而鑿亦相通故淮南說山訓曰轂强必以弱輻兩强不能相服又說林訓曰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皆子引詩曰轂既破碎乃大其輻此皆强有餘而弱不足也

輻近轂謂之股近牙謂之骹

說文曰股髀也骹脛也考工記曰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司農云言股以喻其豐言骹以喻其細記又曰參分輻長而殺其一益人股本豐自膝以下則向內削而細今輻形正似之也參分輻長股不殺者二分骹殺者一分也但所殺之圍祗參分輻長殺其向外之一分非周圍殺之也此在外所殺參分之一卽綆也所以殺之爲潦泥也

輻蚤不滿牙曰綆

考工記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又曰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鄭康成氏注此謂綆爲出於輻股鑿之數也又每計徹廣必加綆數賈公彥鑿孔外侵之說誤不足辨近江君愼修目驗今時不殺之輻繹鄭義以爲牙上之鑿不偏但輻用偏蚤入正鑿向內則輻乃外出參分寸之二所以計徹廣必加綆數元案鄭氏此說非是記曰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者其意以爲綆參分寸之二則牙厚二寸輪乃固少薄卽不固矣牙厚二寸式二分分之每分得六分六釐六豪內一分與輻蚤相剡處相齊中一分爲蚤鑿外一分當輻骹殺處是曰綆也綆寬六分六釐六豪也輻所殺之骹旣與牙齒不相當似乎牙向外出其實合股之不殺者觀之正與牙平並不外出也且所以必殺爲綆者不過爲潦泥之故記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並無別事諺卭而戴君東原又釋鄭氏輪箄不掉之義以爲輪不綆必左右倚轍則重勢注於內無傾掉之患此益非記者之本意大凡轂長穿軸相得者則安轂短而穿軸內寬者則搖苦今牙厚出輪外絕無關於掉不掉也再案大車小車皆輻廣同牙厚綆數居牙厚參分之一何以明之車人曰輻博三寸此則大車牙厚三寸可知又曰綆寸則綆居牙厚參分之一可知今輪人惟舉綆數不言牙厚以有車人之例可互見也且以此制人人皆知可以省文初不料後人如是誤解之也故不細繹車人牙綆之義及輪人輻骹外殺之制則輪綆之說不明而牙厚亦無從起度矣鄭司農謂綆爲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箄也蓋僕人呼綆知箄以司農假借箄字定其聲若說文箄之義通不相涉也

車徹謂之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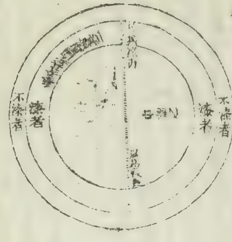
古者經涂九軌軌廣八尺匠人以爲度軌自爲徹迹之名說文曰軌車徹也从車九聲蓋乘車兵車田車等崇卑雖不同而兩軒則同皆八尺不如此出門不合徹故禮記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是也孟子曰城門之軌趙注曰車徹中有餅魚焉亦並指車迹軌寬八尺比輿兩旁各寬七寸者輪必少遠于輈且以爲輢外設扃建兵地也輻內大穿之轂長九寸一

分一箍一參除去在外七寸餘二寸許藏入輿底鄭氏以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參分寸之二湊足其數非也（戴震考工記圖）二十八分若此其輻廣以爲之弱則輻長三寸有覓半乎又謂輻頭亦名綆詳見輪解綆下又參驗人爲蓋弓而勘合鑿字與句股數說皆不誤故不爲蓋立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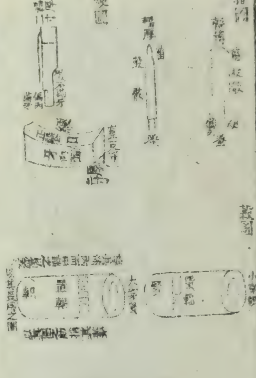
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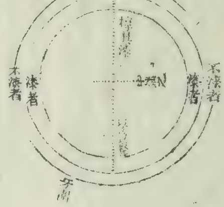
漆輪牙桿漆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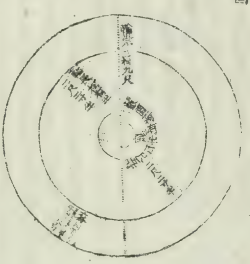
輈圖



鄭注牙圍漆牙桿漆內圖



大車輪圖



輿解第二

車上受物曰輿

說文曰輿車底也續漢書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觀轉蓬爲輪輪行不可載因物生智復爲之輿故輿後于輪輿者軫轅軛衡之總名專謂較式內爲輿者非考工記曰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是輿廣六尺六寸也又曰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是隧深四尺四寸也謂之隧者康成氏以爲深如隧字也（直意橫而前輪故窎輪爲橫之名儀禮士喪禮記隧坎廣尺輪二尺周禮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以廣輪之數釋詁檀弓廣輪揜坎皆此義也）

輿下四面材謂之軫軫謂之收

輿下四面木材爲軫是說戴侗六書故首正之其說曰軫輿下四面木匡合成輿者也考工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案元）大戴禮保傅篇說同又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焉四尺也又曰輪人爲蓋弓四尺謂之庇軫又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按軫乃四面木獨以爲輿後橫木者非也使軫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方以象地且軫之兩旁木加于軸故曰加軫與轐爲四尺若輿後橫木安能加轐之上乎且庇軫庇輿底軹皆指左右兩旁而言非指輿後明矣況記言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若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間矣蓋成於軫圍既謂輿後橫木于加軫與轐則又通謂之輿未免自變其說蓋由不察任正衡任之名以任正爲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故獨以軫爲輿後橫木也戴氏此說極確實發漢唐以來之蒙藏元又案史記天官書曰軫爲車主風索隱引宋均說軫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爲左右轄車之象也此亦四面爲軫之明證軫木最大輿底木板兩輢板皆賴軫相收以爲固而輢較轛亦將就軫爲鑿以樹之也蓋軫所以收衆材者故又謂之收詩秦風小戎俴收傳曰俴收淺軫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泄注振猶收也軫振音義同）晏子春秋曰棧軫之車而牝馬訓小戎義也（又案車後橫木即任正自漢以後皆謂之軫二物溷淆詳輈解）

輿前橫木謂之式左右板謂之輢

釋名曰軾式也所伏以示敬者也考工記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軫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輢板上則須揉抬而漸

之一在前卽式深二在後卽輢深也說文曰輢車旁也毛詩作猗葢輿左右木板通之謂輢（式下板亦名輢）參分輢隧一在前二在後後高出乎前式二尺二寸（記曰以其隧之半爲較崇是也）輢通高五尺五寸也

輢上反出謂之輒輢立木達輒謂之較

言車制者皆以爲直輢猶不解車之有耳也說文曰較字（卽較）車輢上曲鉤也（鉤今本譌作銅文選西京賦七啟注兩引並作鉤）又曰輒車兩輢也从車耴聲又曰耴耳下垂也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耴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又曰輙車耳反出也合此四者可知車耳之反出矣葢車輢祇通高五尺五寸其下三尺三寸直立軫上軫上之輪崇三尺三寸與直輢前式同高若過此三尺三寸之上則漸向外曲勢反出乎輪之上象耳之耴故謂之輒以其反出又謂之輙至其直立軫上上曲如兩角之木則謂之較重出式上故名重較崔豹古今注曰車較重耳也在車轝上重起如兩角然（角較通借）此固謂車耳重出式上如兩角之輢勢也重耳卽重耴之義秦公子名耴衛公子名輒晉公子名重耳魯叔孫名輒字子張鄭公孫輒字子耳皆此義也詩曰寬兮綽兮猗重較兮重較卽重耳之義以喻武公之開張寬廣也記輿人曰棧車欲弇飾車欲侈侈卽兩耳侈張古制可尋若此輒所以必反出者應卲漢書注曰車耳反出爲轓塵泥萻輪在輢外車驅疾則塵隨而上有輒屏之則塵不及人又考建兵之屬在輢外五兵本可直建因有輒所以邪建記曰戈柲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迤崇于軫四尺則迤而邪出于車耳之外矣故曰輒爲車耳較爲兩車耳立木也大約古人重較惟卿大夫之車有之至漢猶然禮士乘棧車棧車者木立軫上不曲如棧也若大夫墨車卿夏縵以上則並名軒有車耳（說文軒曲輈藩車左傳有軒者軒藩車有乘軒者）三代法物以別等衰端在乎此豈容髣髴毛傳以重較爲卿士之車此實當時禮制載君東原譏其傳會者非也（錢氏坫車制考曰輒上不謂之較此似沿舊說至所引漢官儀曰孝景帝六年令千石六百石朱轓郎較太元積首君子積善至於車耳前日至千轓也此皆可爲輒字相證元又案說與轓同乃車前後之有藏者知爾雅之竹前蕃詩之蕈蔽是也此字與車耳之轓通別俗書多誤今太原轓字舊皆作轓俗本誤作轓者又案廣仙人唐公房碑鼠齧輒車扳具轓轓作輒）

車輢謂之軨轛橫軨也軹直軨也

說文曰轛車箱交錯也軨車轖間橫木司馬相如說軨或從靈葢輢內轖木縱橫相結如轖也（軨卽轖左傳陽虎載葱靈以逃賈逵注曰葱靈衣車也有葱有靈）軨所以固輢亦交於較楚辭九辯曰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揚雄甘泉賦曰據軨軒而周流兮皆謂此也（又轛亦名軨詳轛解）葢軨爲軹轛之總名軹枝也如枝相交也轛者對也對千人也轛橫交於軹故說文曰轛車橫軨也詳爲橫軨軹直軨可知

輿下鉤軸者爲轐轐謂之輹輹謂之伏兔

轐在輿底而銜于軸上其居軸上之高當與轉圍徑同至其兩旁則作半規形與軸相合而更有二長足少鍥其軸而夾鉤之使軸不轉鉤軸後又有革以固之（說見革）輿底有轐則不致與軸說離矣易曰輿說腹（俗本作輻）虞翻曰腹或作輹盧氏曰輹車之鉤心夾軸之物是輻卽轐也或謂之伏兔者以伏於軸上似之也又謂之屐象屐之形

當式下圍輈者曰軓

軓之爲物葢在輿之前軫下正中略如伏兔爲半規形以圍輈身輈與輿之力在後軫則有任正以持之在前軫則有軓以銜之故左右𨊠戾不致敗折（[illegible]無須乎此）軓從車凡聲與範範字通借易繫辭曰範圍天地而不過禮運曰范金合土法言曰模不模範不範通俗文曰規模曰範廣韻曰範模也經典諸義皆是半規而可模範物使不過者之名軓在前軫下所以範圍輈身使不過也故記曰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靳伏兔至軫一尺四寸許環灂七寸居其半餘七寸始至軫環當與軫齊等三寸許與環灂尙離三寸許故曰不至軓此由內而數至外也記又曰軓中有灂謂之國輈葢軓在輿前人目及見若環灂則在輿底目不及見故須察之此由外以觀其內也合此二者其地確不可易如此記又曰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此正爲輈身起度試略移其處亦卽不合此經文之可參考而知者至傳說家若鄭司農杜子春許叔重並曰軓車式前也其意謂軓當式前下耳非式上之前別有軓也特以訓辭少輈軓之爲物亦將與任正之木同歸湮失而車不可行矣又周禮夏官大馭祭兩軹祭軌杜子春云軌當爲軓少儀祭左右軌范注與軓皆同軓之物小而必祭之者因輈身不得全恃乎此與軹共爲關要故孔穎達曰祭之爲其神助已不使傾危也使鄭衆軓爲車式前並無其物則將祭于式上乎抑輿下乎抑輈上乎斯不然矣

又案記者于車工之木中乎度數有定法者必詳言之若轐軓及輢板輿底橫木陰板輒等工人皆可以意爲之轛取堅固故不言其制非無其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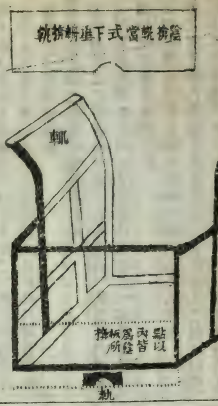
所以飾軓謂之陰

陰者輿前式下板也詩小戎曰陰靷鋈續毛傳曰陰揜軓也箋曰揜軓在式前垂輈上釋名亦曰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苓也葢輿前後皆空又前軫下有軓以銜輈身此陰板揜乎輈前空處下垂至輈上并軓亦揜之使不見故陰卽名揜軓且爲輿前容飾也合直命揜軓爲軓者誤矣

輿圖一



輿圖二



皇清經解卷四之三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三十八　學海堂

考工記車制圖解　儀徵阮宮保元撰

輈解第三

曲轅輈

輈者曲轅駕馬者也以其形曲故與舟同聲曰輈輈身通長一丈九尺餘車之材莫大於此木之中輈者少故必須揉治乃中軓前上曲及弧深之度禮運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出車垂句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出木根車皆言瑞運之應山木自生垂鉤之形中乎輈度不須揉治也輈所以必撓曲之者為登降均馬力也輈人言直轅無撓之弊者三皆所以發明輈不可不撓之義觀直轅之弊可知曲輈之利矣

輈身在輿下者正平長與輿隧等四尺四寸若大出軓以前輈身之長及所謂深淺等度則舊說甚多蒙蔽輈身者任正當兔等圖所據以起度者也考工記雖無明文必有互文見義之處且軓前至輈端之長不定則與前駕馬之地長短無憑揉輈深淺之度不定則又有深則折淺則負之弊記者安得不示人以定法乎要知記文本自簡明可據自鄭康成氏失解之而其度不可求矣今且依鄭注述之其誤可見記曰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鄭注曰衡高八尺七寸除馬之高八尺則餘七寸為衡頸間也記又曰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注曰謂輈軓以前之長也據此則鄭意以輈深四尺七寸為輈端直垂下至與軓平處之高得四尺七寸除輪半崇及加軫與轐之四尺不入等也且以軓前十尺為輈身之長也後當兔諸闕鄭皆以為一尺夫使軓前十尺為輈身則輈身不能無撓其撓之數經無明文于是又臆為解曰凡弓引之中參揉輈之倨句中二可也中二則參分損一耳即十尺之曲輈參分損一得六尺六寸六分之直弦再以輈深之四尺七寸為句以求其股則股長四尺三寸三分有奇即使服馬尾近著陰板之前而輈端之衡已近居馬首中矣有是理乎且國馬高八尺亦就昂首者言之耳中人皆長八尺若馬頸壓衡處高八尺是與人頂同高馬再昂首高一丈餘矣古馬猶今馬安有如此高者馬頸至高不過六尺與人胸齊且記明言輈深今解為輈高于字義亦遠失之又案鄭注曰軓前十尺或作七今七為弦四尺七寸為句以求股股則短矣七非也鄭此注亦自知股太短不足容服馬訂七為誤字但以七尺之弦為非固以十尺之弦為是矣若以十尺為弦則輈身絕無撓矣且即以十為弦四尺七寸為句得八尺零八分有奇之股亦尚不足為驂馬地也由前之說則與前短縮衡亦太高由後之說則輿前略寬輈又無撓舛誤至此皆由誤解記文之故然則記文果何解耶元案記曰軓前十尺此自軓前直引至輈端長十尺也記曰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鄭司農注云深謂輈曲中此解極精確不刊觀記文一曰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再曰輈深則折淺則負深字皆指曲中者為言是所謂深四尺有七寸者乃曲中之度必非輈端下垂之高明矣今以通徑求外周以定輈身中心之長考軒身有圜即有徑求記者之意其輈身當以徑三寸入算何也蓋以此三寸合之四尺七寸其深五尺為半徑合通徑十尺適得平圜之半同形不差分毫也又輈身既有圜徑之三寸則當有朒有贏今以軓前十尺內減兩端輈身徑其六寸餘九尺四寸之通徑合四尺七寸之半徑求平圜半周得十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豪此輈身朒數也若並與兩端身徑在內為軓前十尺之通徑合輈身三寸于深四尺七寸為五尺半徑求平圜半周得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豪此輈身外背之贏數也既得贏朒二數再以二數通徑相減實九尺七寸之通徑合四尺八寸五分之半徑適當輈徑中心圜得平圜半周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此輈身中心之長也據今所推則輈身之長實定于輈深四尺七寸及軓前十尺二語之中記文本自簡明可據鄭司農說亦不誤今密推之亦適得平圜中規如此不知康成氏何以必變其說致一往皆謬也又案考工記車人曰凡為轅三其輪崇此雖為大車直轅起度而小車曲輈亦同此法凡字所括正多也特以輈人既有明文本不必遠據車人之文以為與要然恐輈深軓前等所推之數未足深據則試再以車人之文證之乃益知記者省文互義無不密合也記曰兵車乘車輪崇六尺有六寸三其輪崇得一丈九尺八寸今以所得輈心長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加輿下輈身四尺四寸其長一丈九尺六寸三分六釐六豪兩數比例差一寸六分三釐四豪但輈身朒數與軓底曲處相齊若輈中心則已占入輿下輈身一寸五分是所差實一分三釐四豪耳制作之密至于如此古人精心非後人可及也至于輈身之衡去地之高則約六尺何以明之國馬高八尺就昂首者言之耳若其頸脊之間服軛之處至高不過六尺中人皆長八尺此與人胸相齊今試擇馬之至高者驗之皆如此也漢書景帝紀衛綰奏馬高五尺九寸齒未平馬正壯也馬十歲外齒平不得出關此實就頸脊之間高者言之故五尺九寸為極高西漢初較周尺已差大若建初慮傂銅尺則比周尺又大矣

又案記曰田馬之輈深四尺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此為半橢圜形與國馬之輈為正圜者不同故恐輈長三其輪崇或

有不合試再推之以軓前爲通徑輈深爲小半徑求橢圓積得橢圓半周羸朒二數相減得田馬輈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豪（法詳推求車度次第解）再加輿下四尺四寸其長一丈八尺七寸四分四釐一豪三其輪崇得一丈八尺九寸差一寸五分五釐九豪亦復除輈中心占入輿底輈一寸五分亦僅差五釐九豪耳是田馬之輈亦密合也又記曰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記不言駑馬輪崇然輈深既以七寸遞減論數亦必以三寸遞減（田車輪崇減于兵車三寸）竊訂駑馬輪崇當六尺也今亦以軓前爲通徑輈深爲小半徑求橢圓積得橢圓半周羸朒二數相減得駑馬輈心長二丈二尺八寸零零一豪再加輿下四尺四寸其長二丈七尺二寸零零一豪三其輪崇得一丈八尺差二寸零零一豪再除輈心占入輿底軓一寸五分所差亦僅五分零一豪耳是駑馬之輈亦密合也由此數者求之可益證軓前輈深之說之非誤而訂駑馬之輪崇六尺得數于記文所未及者亦不爲無據矣

又案漢石刻武梁祠像及孔子見老子畫像搨本皆有二馬車石雖殘闕形尚可辨其車輈出輿下平至馬尾始昂而上與古揉輈法已不能盡合矣

輈䋺軓以上爲疾疾謂之頸

秋官大行人立當前疾司農云疾轅前胡下垂拄地惠君定宇曰疾乃侯之譌唐石經已然禮說曰侯伯立當前疾論語疏小雅蓼蕭疏引作侯尚不誤元案惠說是也胡侯一聲之轉凡物下垂如人喉者皆曰胡故戈援之下亦名胡也侯謂之頸者秋官之侯即考工之頸同處異名亦異名同實益輈䋺軓以上其圜漸殺矣

輈後投任正謂之踵當伏兔者爲當兔

踵者投任正之中者也記言十分輈長以一爲當兔之圍是當兔圍最大與任正同記又言五分頸圍去一爲踵圍者以踵投任正鑿中故殺之也

輈兩端木爲任木前端駕馬爲衡任後端持輿爲任正

考工記于輈人特出任木之名又言衡任任正之制漢以來說者多誤鄭康成氏以任正爲輿下三面材戴侗已辨其爲軫矣而任正之制尚然未覩元案任木者輈兩端木名衡任者即輈前端之衡駕馬者也任正者輈後端之橫木當車後持輿之後軫底者也任木最關重要故考工記于輈人特曰凡任木（凡字意括兩端而言）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又恐拙工之鑿小之故終篇之曰小于度謂之無任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也（匠人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文意同此）任正木最大長應與輿廣等橫安車後與輈踵爲內鑿之投作㇆形因而加輈于軸作㇆形又加輿于輈軸上作弁形輿後軫與任正交固若一前軫下之軓規定輈身是輿已安置輈上不傾仄矣而輿底與軸猶相離也于是左右軫內有伏兔者下鉤乎軸是輿又得左右衡制之力不動掉傾脫矣故輈與輿軸三物合一堅固不離全賴此任正之力試以馬引輈輈與任正並力載輿以行而輿下伏兔又夾軸以行輿下之輈欲左右動移而輿底伏兔及軓之力制之軓上輈身欲反側組戾而輿與任正相合之力又制之此任正之所以爲正也自解者不識車後有任正之木而記又明有任正之名遂以任正歸之軫試思輈別爲一直木軸別爲一直木縱橫交處非有內鑿之投金革之固也因而加輿于輈加轐于軸䡅論輈身與轐不足以安輿即輈在輿之下軸之上兩無關繫直可抽出矣縱令有金革以固之百步之中未有不敗折者也以有任正之堅固如彼無任正之舛謬若此究其名物致誤之由總由于輿後橫木爲軫之一訓也考工記軫于輿人任正屬輈人本不相涉特以加輿于輈其後軫與任正和合若一又以輿左右前三面皆有板人所不常指名所指名爲軫者惟輿後耳故左昭二十一年張匄抽殳而下子城射之折股匄扶服而擊之折軫襄二十四年踞轉而鼓琴服虔曰轉軫也此皆獨指輿後之軫爲言世因有車後橫木爲軫之訓遷軫之名于任正矣但考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注車後橫木說文曰軫車後橫木也釋名曰軫枕車前若臥牀之有枕（就枕字義故變車後言車前）是揚許劉三君雖以任正目軫之名而任正之木尚在故或曰車後橫木或曰如牀有枕皆見其物指其處且象其形也至鄭氏注周禮知軫屬輿不屬輈因舉而歸之輿後而于所謂任正者竟以輿下前三面材當之于是車後絕無此任正之橫木矣總之漢以前任正因近軫而冒軫之名漢以後歸軫名于輿而失任正之木誤之又誤解辨久矣

又案近戴君東原謂任正爲輈衡任爲衡與軸考工記凡任木以下三十八字先發下文之意下文乃舉其制故重言衡與當兔之圍此說亦誤以今考之其不合者有四考工記爲文最省至車工之事尤爲簡潔容有事當明言而省文互見者斷未有先已明言其圍後又重複言之者細檢記中無此文體其不合一也記以衡圍即起于衡長故推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其字下不必加衡字而任正之圍則起度于輈故曰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於其字下特著輈字以別之若任正即輈身則其下輈字爲贅疣矣其不合二也設使任正爲輈衡任爲衡與軸先言其圍下文不妨再言何以下文惟言軸圍及輈當兔圍獨置衡圍於不論乎其不合三也軸之通長一丈二尺斷不得以當輿下之六尺六寸指名爲軸其兩端之長置不入算果軸爲五分其長之一則圍當二尺有餘即與下五分軫間一爲軸圍大相矛盾其不合四也

小車衡大車鬲所以鍵衡謂之軏所以鍵鬲謂之輗

衡即衡任也鬲者大車衡名說文曰軛大車轅端持衡者軏車轅端持衡者論語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包咸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其說非是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即衡也輗乃持衡者此已足正舊說之謬戴君東原又爲之證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元案墨子魯問篇曰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與韓非子所引不同）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伸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喻伸包氏以踰丈之輈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疏矣據戴氏說則包說謬矣元又案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氏注曰輗穿轅著之軏因轅端著之鄭氏說本不誤集解棄鄭取包可謂無識揚雄太元經曰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貴以伸也此即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也此皆輗軏爲衡鬲鍵之證

也

衡鬲下扼馬牛者輗軏謂之烏啄衡下兩軏曰兩軥

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六寸平橫轅端直木也車人曰鬲長六尺亦直木也若其壓馬牛頸處則別有曲木縛於衡鬲之下以下扼馬牛之頸包咸論語注曰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此雖誤解輗爲鬲而其言軛縛於橫木之下則漢時目驗猶然皇侃疏曰古作牛車二轅不異即時車但轅頭安軛與今異也即時車梔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梔兩頭著兩轅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梔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即時一馬牽車猶如此也據皇氏說則梔別爲衡鬲下曲木甚明至梁時此制尚存故得以目驗而知由此說驗之諸書無不合者急就篇既言軜衡又言軶縛莊子馬蹄篇曰加之以衡扼衡軶爲二物甚明儀禮既夕曰楔貌如軛上兩末楔乃未含飯置尸口中者爲半規形末向上據此可知軛曲半規特末向下耳軛又名烏啄者烏啄合聲爲握凡以手扼物曰握扼聲轉皆半規曲形之名故詩韓奕曰鞗革金厄厄即軛毛傳訓爲烏蠋也鄭箋說非爾雅蚅烏蠋即詩所謂蜎蜎者蠋蟲行屈中即名厄也蜎蜎蠋曲貌考工記廬人刺兵欲無蜎亦此義也釋名曰烏啄向下叉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此象形則得矣釋義則甚謬也鬲下駕牛祇用一軛若衡下駕馬則用兩軛故兩軛又名兩軥軥亦以其曲句名之也左襄十四年射兩軥而還昭二十六年中楯瓦繇朐汰輈服虔曰軥車軛兩邊叉馬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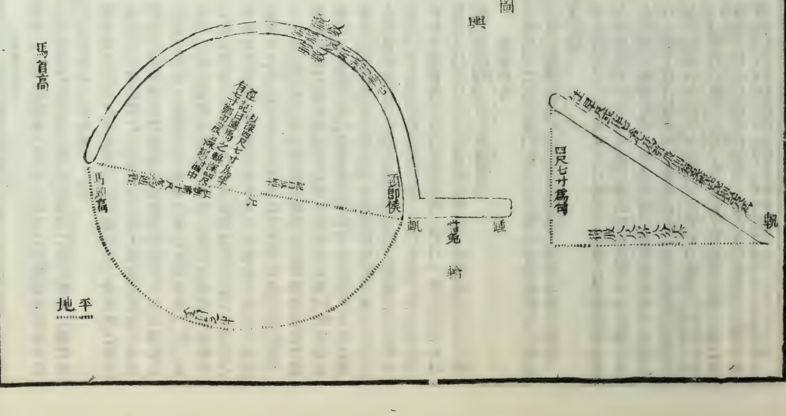
所以貫轂諸之軸軸末謂之軎軎謂之軌軌謂之軹軎上鍵謂之舝舝謂之轄

釋名曰軸抽也入轂可抽出也說文曰軸持輪也史記滑于髡傳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益軸橫與底穿兩輪運於穿中膏之乃滑也謂軸末出轂外爲軎者說文曰軎車軸耑象形或從彗作轊軎長而細又在轂外最易相毄故毄從軎晏子春秋曰齊人好毄轂相犯以爲樂史記齊田單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籠皆謂此也軎又爲軌爲軹者王先生懷祖曰詩濟盈不濡軌此軌字與少儀同少儀曰祭左右軌鄭氏注曰軌與軹於事同謂轊頭也今本事訛車旉正義改讀事同爲句周禮大馭祭兩軹與少儀兩軌同處是軌即軹也輪半崇三尺三寸當軌詩曰不濡軌言其淺也王給諫云毛傳繇輈以上爲軓上乃下之訛孔穎達等改軌爲軹即合于上字也此詩有瀰有鷕濟盈雉鳴不濡軌求其牡皆字字相對爲韻若改軌爲軌爲軹則求聲太遠矣元又案曲禮曰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此言國中不疾馳塵高不過三尺以上若道上之軌即塵也安得不出乎爾雅曰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注水從旁出爲氿此甚肖車兩軌之形故名同矣晏子春秋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軹軹本轂末之名今軸末亦名軹者二物相近名即相移釋名曰軹指也如指而見於轂頭即謂此也謂軎鍵爲舝者說文曰舝車軸耑鍵也象兩穿相背从舛萬省聲又轄从車害聲同舝詩曰間關車之舝兮是也間關設舝也非聲詩入從不以雙聲疊韻象聲故睍睆緜蠻皆非聲舝之長三寸四寸惟所便故淮南子曰夫車之能轉千里所者其要在三寸轄尸子曰文軒六駃題無四寸之舝則車不行是其證也舝又爲輨者曲禮曰僕展輨効駕是也桐城馬宗璉曰禮先言展輨次言奮衣由右上則輨爲軎末之輨非輿中之輨可知曲禮疏引盧植注曰輨謂轄頭也不誤釋文引盧植注曰謂轄頭靼則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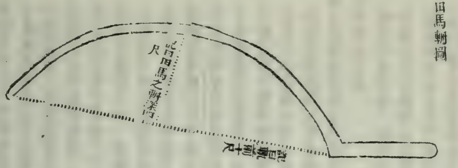
鄭注輈人二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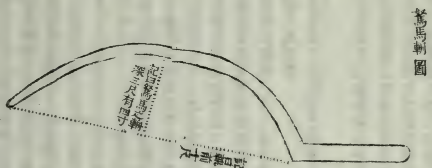
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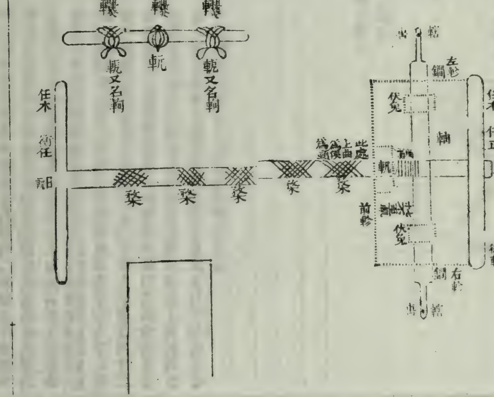
田馬輈圖



駑馬輈圖



任木軸圖



革解第四

革𣾺在轂謂之幬幬謂之縵縵上篆謂之約軝𣾺在當兔爲環灂與革前謂之報後謂之第革在式謂之鞃在輢謂之鞻在輈謂之楘衡束謂之鞻扃縛謂之鞘

謂革𣾺在轂謂之幬者考工記曰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後鄭注曰幬縵轂之革也革急則裏木廉隅見益轂外有急革裹之以爲固也謂幬謂之縵者周禮春官巾車曰輚乘夏縵是也謂縵上篆謂之約軝者巾車曰孤乘夏篆說文引作䡓是也車有縵篆孤卿又爲夏采也詩小雅曰約軝錯衡約軝郎篆也謂在當兔爲環灂者記曰良輈環灂目環灂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案自伏兔不至軓七寸是漆伏兔至軓輈身之半也司農讀爲灂酒之灂環灂謂漆沂鄂如環弓人曰寒奠體冰析灂冰析灂則審環又曰角環灂據此則環灂者膠漆周裹如積環矣謂與革前報後爲茀集韻作鞴者爾雅釋器文郭璞曰報以韋鞔車式第以韋鞔車後也詩韓奕鞹鞃淺幭毛傳鞹革也鞃式中也是鞃即報也淺幭乃以淺毛虎皮覆式與鞃式之鞹不同謂在輢謂之鞻者說文曰鞻者伏兔下革也讀若閔益加轐軸上又以革縛之使不脫也謂在輈爲楘者詩小戎曰五楘梁輈毛傳曰一輈五束束歷祿也說文曰歷祿束交也謂衡束爲鞻扃縛爲鞘者說文曰鞻衡三束也鞘或作䩭鞘大車縛軛也

金解第五

金在輪轄謂之錫在穿曰釭大穿釭賢小穿釭軹軹謂之錧謂之軑在軸閒釭謂之鐗在害鍵輪謂之轄車環謂之捐衡上環謂之轙

謂在輪轄謂之錫者說文曰鐗鍱車輪鐵也益輪轄雖是堅木終易敝于沙石故有金以傅其外錫讀如朱干設錫之錫大抵金之緣物而傅其外者皆謂之錫郊特牲朱干設錫謂以金傅干背詩韓奕鉤膺鏤錫謂金傅馬當盧也謂在穿釭大穿釭賢小穿釭軹者說文曰釭車轂口鐵也今口訛作中眾經音義兩引並作口釋名曰釭空也其中空也釭又爲賢軹之總名謂之賢者說文曰臤堅也讀如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是賢有堅義也公羊成四年伯臤卒左氏作堅穀梁作賢又漢校官碑賢皆作臤羣經音辨引鄭眾音讀賢爲胡甸切

謂軹即輨輨即軑者說文曰輨轂端沓也顏師古急就篇注曰錧轂端之鐵也趙岐孟子題辭亦曰五經之輨轄說文曰軑車錧也方言曰關之東西曰輨南楚曰軑韓詩曰齊王軑而薦驅漢書揚雄傳曰肆玉軑而下馳並謂此也古車轂中軹以金爲之其形內外周皆圜而滿其長不過四寸許至周末以後乃有以玉爲之者離騷漢書之玉軑是也玉雖堅而易碎如金之內外皆圜則薄矣故琢玉爲外方內圜形今時皆乎中每每有此物俗即稱爲釭頭也蒙東原氏謂鑽謂鐧者非謂在軸爲鐧者說文曰鐧車軸鐵也釋名曰鐧間也間釭軸之間使不相摩也吳子兵法曰膏鐧有餘則車輕人方言曰鍇鐵鋼也俗元案鄉說文曰錔金也銓字音同而廣雅訓太平御覽引釋名鍇作鐧鐏字鐧字異爲鍇鍇皆非車上之金蓋鍇即鐧字鏑鄉字音同而俗相假耳俗此則行軑錧一物爲內金也釭廣一謂在書謂物而上金也方言以鋼鍇之後俗相假也日用金可知鐧車環爲捐者爾雅釋器曰環謂之捐郭璞注之轄者儀禮既夕記曰犬服木錧錧今文爲轄喪用木轄平日者車眾環謂衡上環爲轙者爾雅釋器曰載轡謂之轙郭璞注曰車軶上環轡所貫也說文亦曰轙車衡載轡者高誘淮南子注曰軹所以元案金革之事考工不詳而鞶縧鐊捐等並舊鈔義未確爲至要故詳解之

推求車度次弟解第六

一妄考工記車工之事文省事該其言度數每表首一物明言其度其後或多或少分析推之或略或關交互求之加減比例豪釐不差元既因其度數之關于大體者考于解中矣復類其次弟相求之故及未推之事步算如左

記曰兵車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得

輪崇六尺六寸

記不言輪周然以輪徑求輪周其數可得古法徑一圍三皆是疏率徑一圍三乃六等邊形與圍半徑相等者考工于大車則用疏率約計之隱車人渠三柯者三可見輪人不言牙周密率故也隋志載祖沖之所開密率覈得古法觀輪弁矢求孤背得數與三率後人其率徑一者圍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今用此求得失之甚其輪崇盈合知古人本有密

輪周二丈零七寸三分四釐零

記曰六分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今推得

牙面寬一尺一寸

記曰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推得

牙面漆者七寸三分三釐三豪

不漆者三寸六分六釐六豪

記不言牙厚今以車人文互校求得

牙厚二寸

記曰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轂長推得

轂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曰以其長爲之圍推得

轂圍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轂徑益有圍即有徑也密率圍周一零零零零零其徑當零三一八三零今用此求得

轂徑九寸三分三釐七豪

記曰五分其轂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今依鄭注司去一爲去二推得

賢圍一尺七寸六分

軹圍一尺一寸七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賢軹徑今以密率求得

賢徑五寸七分零四豪

軹徑三寸七分三釐四豪

記曰參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置其輻鄭注輻謂之也轂鼓發日囷何日惢論語曰其植古同詩角亂我杖而杖漢石經作置其杖輻博同牙厚二寸除輻博推得

小穿長一尺八寸二分二釐二豪即二在外

大穿長九寸一分一釐一豪即一在內

記不言輻長今以輪半崇除去牙面寬及減轂半徑求得

輻長一尺七寸三分三釐一豪蓋以人算

記不言輻博輻厚今以車人校之求得

輻博二寸

輻厚一寸六分六釐六豪

記曰參分輻長殺其一其一即骹也推得

輻股長一尺一寸八分八釐四豪

輻骹長五寸七分七釐七豪

記曰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今以股博股厚二數推得

補闕圍

股圍五寸一分四釐一豪

骹圍三寸四分二釐六豪

記曰綆參分寸之二今所減輻股外二分寸之二爲骹不滿牙外遂即綆也推得

綆六分六釐六豪

記曰故其輻廣以爲之弱推得

弱長三寸

記不言蚤長今求蚤長約與菑相得

蚤長三寸鄭云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牙面之所出之外爲輻非是蚤乃爲牙是之足則大謬矣

右輪

記曰輿崇車廣如一推得

輿廣六尺六寸

記曰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推得

隧深四尺四寸

記曰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採其式推得

式深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

記不言較較深今除去式深求得

輢較深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式長今求式長與輿廣等得

式長六尺六寸

記曰以車廣半爲式崇推得

式崇三尺三寸

記曰以隧半爲較崇推得

較崇于式二尺二寸較通高五尺五寸

記曰六分車廣以一爲軫圍推得

四軫圍一尺一寸

記曰參分軫圍去一爲式圍推得

式圍七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推得

較圍四寸八分八釐八豪

記曰參分較圍去一爲軹圍推得

軹圜三寸二分五釐九豪

記曰參分軹圍去一爲轛圍推得

轛圍二寸一分七釐二豪

右輿

記不言國馬輈長案記曰軓前十尺輈深四尺有七寸由此求正圜半周爲輈身得

輈身中心長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約十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豪九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豪）

記不言田馬輈長案記曰田馬之輈深四尺今以軓前十尺內減輈身兩端六寸餘九尺四寸爲大通徑輈深四尺爲小半徑爲半橢圜形求其積當二十九尺五十三寸九分七十釐八十一豪半橢圜周十三尺六寸二分一釐三豪此朒數也再以軓前十尺爲大通徑加輈身徑三寸于四尺共深四尺三寸爲小半徑爲半橢圜形求其積當三十三尺七十七寸二十一分二十釐八十八豪半橢圜周十四尺五寸六分六釐九豪此贏數也以贏朒二數相減得

田馬輈身中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豪

記不言駑馬輈長案記曰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今以軓前十尺內減輈深兩端六寸餘九尺四寸爲大通徑輈深三尺三寸爲小半徑爲半橢圜形求其積當二十四尺三十六寸二十分五十釐九十二豪半橢圜周十二尺三寸七分二釐二豪此朒數也再以軓前十尺爲大通徑加輈身徑三寸于三尺三寸共深三尺六寸爲小半徑爲半橢圜形求其積當二十八尺二十七寸四十三分三十三釐七十六豪半橢圜周十三尺三寸二分八釐五豪此贏數也以贏朒二數相減得

駑馬輈身中心長一丈二尺八寸零零一豪

記曰十分其輈（國馬之輈）之長以一爲當兔之圍推得

當兔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

記曰參分兔圍去一以爲頸圍推得

頸圍一尺零一分五釐零

記曰五分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推得

踵圍八寸一分二釐零

記曰衡長車廣如一推得

衡長六尺六寸

記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

衡圍一尺三寸二分

記不言任正長今求任正長與輿廣等得

任正長六尺六寸

記曰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

任正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

記不言軸長今求兩輪相去八尺爲軌兩輪加小穿各長一尺八寸二分二釐二豪再約以一寸六分一釐一豪爲出轂設牽之地求得

軸長一丈二尺（匠人應門二徹參个注曰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半之爲一丈二尺與今所求相合蓋應門容二車也依鄭氏兼輪法則徹廣八尺外小穿各長二尺六寸軸通長一丈三尺四寸應門裏閫不能容車矣）

記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推得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

輈徑與大穿徑不相當其中爲鐧厚也今以兩徑數相減求得

鐧金厚七分四釐九豪

右軸

右車制圖解元二十四歲寓京師時所撰撰成即棄之其閒重較軓前十尺後軫諸義實可辨正鄭注爲江愼修戴東原諸家所未發且以此立法實可閉門而造駕而行之此後金輔之程易田兩先生亦言車制書出元後其于任木術數等義頗與鄙說不同其說亦有是者元之說亦姑與江戴諸說並存之以待學者精益求精焉嘉慶八年阮元識於浙江節院時年四十

宮保師考工記車制圖解乾隆戊申秋杰從丁教授小雅杰所見之教授云解中言漢以前任正因近軫而冒軫之名漢以後歸軫于輿而失任正之木是論確不可易近編經解合衆說觀之實非考證賅洽亦何能精審若是也道光六年錢塘弟子嚴杰謹識于兩廣督署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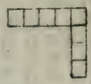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卷四之三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三十九　學海堂

磬折古義　歙程徵君瑤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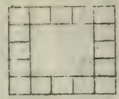
磬折說

磬折之義不明於天下也久矣磬折之不明由倨句之義之不明也欲明倨句先辨矩字矩有直者有曲者倨句之云折其直矩而爲曲矩故直矩無角周髀所謂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今衣工所用之布帛尺是其遺製也折之爲曲矩則一縱一橫而爲正方之角周髀所謂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又所謂合矩以爲方又所謂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今木工石工所用之曲尺是其遺製也故凡正方之形謂之一矩是矩也當其未折時一直物而無角其數九其體占曲矩之倍及其折之爲曲矩則橫五縱四其體略存直矩之半兩矩合之縱橫皆五卿書所謂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者指曲矩而言之也故當其未折而爲直矩也伸之無可伸何倨之有屈之不必屈何句之有及其折爲曲矩而謂之一矩由一矩之折而漸伸之出乎一矩之外名之曰倨其倨之角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由一矩之折而復屈之入乎一矩之內名之曰句其句之角亦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而此或倨或句不能悉數者呼之爲角不辭也今以其可倨可句也於是合倨句二字以名之凡見無定形之角則呼之爲倨句此考工記呼凡角爲倨句之所昉也故車人之事爲倨句發凡起例而折直矩爲正方之一矩以爲一切倨句之權衡



此曲矩之向左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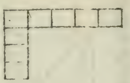
必兼兩曲矩者容度一矩有半之倨句也且周髀有合矩爲方之法又有積矩之法並有須於兩曲矩也



此所謂合矩爲方也合兩曲矩縱橫皆五所謂其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也



此直矩所謂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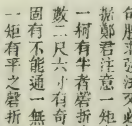
此曲矩之向右折者

乃裏判一矩之角而二之曰半矩半矩之倨句謂之宣宣之爲物未聞其審也

按宣之言發也當是起土勾鉏之最勾者蓋句庛利發之義由是言之車人之事所以爲倨句發凡起例者一矩實一曲矩之角半矩實判曲矩之半之銳角一矩有半實一曲矩加曲矩之半之鈍角也車人爲耒曰倨句磬折輈人爲皋鼓曰倨句磬折匠人行奠水曰磬折以參伍此三磬折不見倨句之度者同乎磬氏之倨句一矩有半爲磬折也所以車人之事爲倨句起例於半矩數至一矩有半謂之磬折下卽接車人爲耒一條弦其折體之六尺六寸以定其弦之中步爲六尺以爲凡命曰磬折者之定衡一經相連義取互足其示人

亦極明白而無隱語矣而鄭君之注乃謂矩爲法以法人長八尺三分人長之八尺以其一之二尺六寸有奇爲一矩半之爲半矩如此則三尺之柯斷不可以言矩四尺五寸之一柯半斷不可以言一矩有半或又謂四尺五寸雖不可以言一矩有半而未始不可言磬折則亦未始不可以句股求弦旣而觸弦之算法以求其倨句夫然則一柯有半之倨句與一矩有半之倨句將毋同用之以爲耒體之折或者巧合以與步中乎然而斷斷乎其不能與步相中也而後乃今知不用曲矩必不能得磬折之眞度也據鄭注一矩者長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半矩者長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并之爲一矩有半長四尺也準此四尺以爲磬折必有所以用此四尺肯也何以注磬氏之磬折絕不言一矩有半爲四尺而別用句股求弦法又必假磬鼓無定之一矩有半以彌其弦耶且據鄭君注意一矩有半者磬氏爲磬之磬折也以矩言之也一柯有半者磬折立之磬折以柯言之也柯之數三尺矩之數二尺六寸有奇一爲四尺之磬折一爲四尺五寸之磬折固有不能通一無二者然則耒體之磬折將遵何法耶用其一矩有平之磬折法以弦其六尺六寸之折形則旣不與步中矣豈將用其一柯有半之磬折法以弦其六尺六寸之折形而望其能與步中乎故能與步中者眞磬折也不能與步中者磬折之不眞者也總之鄭君於車人一記囫圇看去未能分別其起例有二道起例於半矩者爲凡造物發斂不同形是爲倨句之例起例於半柯者爲凡造物修短無定數是爲尺寸之例是故倨句之例不可以尺寸言故以半矩一矩加半而數之尺寸之例則必紀之以數故曰柯長三尺以爲半柯一柯二柯三柯之定限嗚呼差之豪釐繆以千里更何論鑿枘方員之不相入耶嘗試論之古人文章密緻節次分明而脈絡連屬如車人全經須爲劃開作三段看第一段爲倨句與例有其形而無尺寸之度學者未明一矩半矩之分未能領取其指故第二段承上謂之磬折之云指出耒體倨句磬折三折形又識其三折之尺寸然終無與於磬折之倨句也何也三折之尺寸同而已倨之卽非磬折已句之亦非磬折也故不使之已倨已句惟有弦之之一法弦之之尺寸定

而後磬折之眞倨句定矣磬折之倨句定則凡或倨或句之一切矩法由此推之一隅三反不外是矣此倨句之定例也然倨句究無尺寸可紀也車人造車豈倨句之謂哉其所謂一器工聚者在在皆據尺寸爲之舍尺寸無所措手故車人又必起度於柯長三尺如玉人之事起度於璧羨之度尺此第三段詳言造車之尺寸益自爲一例與倨句之例分兩事也凡制事以度法爲先故人聲爲律人身爲度伸手度廣爲尋八尺側身度深爲仞七尺罽持則五尺提圍則九寸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不但已也制玉起度於璧羨尺造車起度於斧柯三尺耕耨起度於耒體六尺呂氏春秋曰耨柄尺是其度也以是知制事必以度法爲先故車人既爲倨句舉象形之例又必爲尺寸舉紀數之例也



此半矩曰宣之倨句形

又判其宣爲半宣以加於半矩之宣其倨句謂之欘欘之爲物鉏屬也鄭注曰欘斵斤引爾雅句欘謂之定爾雅字作斪斸李巡曰定鉏別名說文欘斫也齊謂之鎡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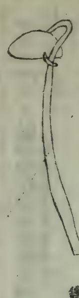
按說文有欘字又有斵字竝訓斫斫訓擊戈戟皆曰擊兵其用也主於句入是兵器之有倨句者今爲倨句舉例而及於欘故其用亦爲擊而字有欘斵二文吾於欘从木當爲鉏斵从斤則斤屬一以起土田器之句而斫之者也故曰鎡錤一以攻木今木工斧劈之後木已粗平然後用闊斤向懷句斫之俗呼某子音與絣同北萌切二者同名異實然皆擊而用之故同訓斫也此从木爾雅从斤鄭注此記曰斵斤而以从木者易爾雅之从斤是以欘斵爲一字專屬之於斤矣然說文二字竝訓曰斫而於欘字以欘薛器欘摩田器欘斫也斫謂之稽諸文牽連竝錄故其解欘字又曰齊謂之鎡錤是以爲田器矣然又出一說云一曰斤柄性自曲者則又以鉏屬之

字說斲斤之字解之而斤部所載則斧斫也斪斫也斸斫也斲斫也四文同訓據此則專以爲斲斤而不及田器余則斸以爲从木者爲治田之句欘从斤者爲攻木之斪斸蓋曰欘曰斸皆言其器之爲曲體曰句曰斪皆寫其曲體之形其用之也則無論治田攻木並向懷而斫擊之其倨句之度則皆一宣有半其義殆將毋同耶況倨句舉例以車人之事建首則攻木之器盡宜屬之車人而耒耜之倨句又農器之大者特令車人爲之是凡耕耨之器亦歸之車人宜矣然則倨句之度或見於匠器或見於田器期於中度止矣奚必生分別焉唯宣之倨句余嘗讀緜之詩曰迺宣迺畝鄭氏注曰時耕曰宣宣發也其義宜在於耒然耒龐之倨句磬折非半矩也卽曰句庛利發不嫌其已句耶思之思之毋亦鬼神通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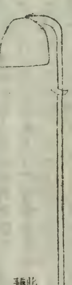

一矩

此一宣有半曰欘之倨句形

余別句欘斪斸爲二事而又以其倨句矩法將毋同亦既明辨晳矣然二名異實不可不具其形考之元人王禎農書載三器一曰鎛耨別名也良耜詩曰其鎛斯趙以薅荼蓼釋名曰鎛迫也迫地去草也爾雅疏云鎛耨一器或云鉏或云鉏屬粵無鎛夫人而能爲鎛也言農所通故人多匠之不必國工今舉世皆然非獨粵也○余於宣之義未聞其審今觀釋名之言鎛也曰迫地去草而宣之句也僅半矩用以去草夫亦迫地之至矣豈宣卽鎛乎因附疏之以俟考


此農書所圖之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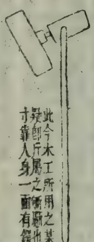
二曰耨除草器呂氏春秋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廣雅又云定謂之耨爾雅曰斪斸謂之定郭曰鉏屬淮南子曰摩蚿而耨挍耨蓋古鋤鏺爲之纂文曰養苗之道鉏不如耨古農法云苗生葉以上稍耨壠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此耨之功也○余於鎛之言迫疑爲半矩之宣此定謂之耨與斪斸謂之定釋義相通耨爲一宣有半之欘覃覽古訓鉤賾


此農書所圖之耨也

三曰钁鉏古云斫斸一名定钁爲鉏柄也釋名钁助也去穢助苗也說文鉏立薅所用也齊民要術曰其刃如半月比禾壠稍狹上有短銎以受鉏鉤鉤如鵞項下帶深褲皆以鐵爲之以受木柄鉤長二尺五寸柄亦如之○上三事皆鉏屬倨句形之已句者而有淺深之殊钁鉏卽耨之曲項者其用殆隨地之柔剛便宜施之與王懷祖廣雅疏證云椓定者斫物之稱今江淮間謂以斧斫物曰釘音帶定反是其義也余謂今以木削其末令銳剌地爲椿敲其首使深入曰釘以銅鐵竹木爲剌固物用斧錘敲之令入亦曰釘然皆直下釘之與倨句器之擊物名定者異


此農書所圖之钁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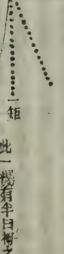
余以句欘爲鉏屬斪斸爲斤屬謂二器同名異實既考農書得田器之端緒復從木工取所謂某子者觀之校其倨句適中一宣有半固問木工曰倨句有定限乎曰無二形也開而向外則斫木易入而難出斂而向內則斫木滑過不能入此卽治氏爲戈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之病所不免者也圖之以廣異聞


此今木工所用之某子俗又呼鍒鑑余疑卽斤屬之斪斸也○刃闊約裁尺四寸靠入身一面有銎眞出斫木一面平

余畜古銅斲斤又於他處見數事大小廣狹不一然皆橫刃其頂爲銎以納木柄用斧腦擊其柄首直下用之皆圖而識之說此斤刃闊數倍於其閒刃上之中開爲小銎如直斤銎狀已納數寸直柄又於直柄中爲鑿橫安長柄爲倨句形執其長柄每而斫之蓋斲斤之纍首者豈余所謂斤屬之斪斸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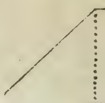
又判其欘爲半欘欘者四分一矩之三半欘者四分一矩之一分有半以半欘加於一欘則出乎一矩又餘八分一矩之一矣謂之柯者記人命此倨句之名也

按車人爲車柯長三尺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云首六寸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余以爲柯之爲言阿曲也合其長與其首爲倨句形故阿曲然而名之曰柯也余嘗畜古銅斧安柄校之恰合一欘有半鈍角之倨句曾圖而記之今車人云柯長三尺注以柯爲斧柄之長夫曰三尺洵其長爲言斧柄之長矣然安知非因其倨句之名柯遂假其名以名其柄與且柯之爲倨句名無疑矣而說文一曰斤柄性自曲者摥以名其斤柄柯以名其斧柄欘以名其鉏柄皆是物也久假不歸名爲借義所奪往往而然然車人有記倨句之矩法不可易故柯之古義終古不失也宣言鉏之用義主於宣發欘言其體之曲用主於句擊柯言其不挺直三事互相足合而觀之大畧可見矣又按柯欘二名同爲倨句之義然其事大有分別柯之爲言阿曲然其於一矩之倨句稍倨之而不句欘之爲言句欘然其於一矩之倨句稍句之而不倨故一以柯名其倨句謂其爲不已句之形也一以欘名其倨句謂其爲不已倨之形也誠哉柯獨指其椐句而言而記卽以名其斧柄欘亦獨指其倨句而言而說文一說以斤柄性自曲者解之是亦卽可以名其斤柄古人相因命名之義吾見多矣讀古者倘亦旦暮遇之乎


一矩

此一欘有半曰柯之倨句形

夫半矩生於一矩由半矩加半矩之半而遞加之以至於柯則出乎一矩矣一矩可判爲半矩卽一矩可加以半矩其法用兩曲矩相背合幷之一居右一居左乃判去其左矩之半而留其半以加於右一矩而爲一矩有半之倨句謂之倨句磬折也夫一矩有半之倨句何以謂之倨句磬折也蓋磬氏爲磬者爲磬斯也爲磬折而有倨句其倨句一矩有半故謂凡一矩有半之倨句通謂之倨句磬折也夫兩矩合抃而得一矩有半之倨句矣所餘者半矩耳以半矩加於一矩有半則向之見爲倨句者今爲一直矩故倨句之凡例至一矩有半而止矣假使不明倨句之義爲曲矩可倨可句之形而以爲直矩長短之度則觸處窒礙而不可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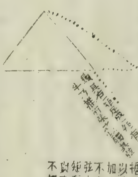


此一矩有半曰磬折之倨句形

車人據曲矩以發明倨句之形起於半矩而終於一矩有半其爲限凡四宣也欘也柯也磬折也始吾於宣之名未聞其審及讀緜之詩曰迺宣迺畝公劉之詩曰旣順迺宣考鄭注曰時耕曰宣宣之言發也韋昭注國語土乃脈發引農書曰春土冒撅耕者急發卽鄭注時耕曰宣之意耕用耒耜車人所謂句庛利發庛蓋耒末之木納於耜鋻者庛之用與耜同曰利發者與半矩曰宣義實相足宣謂起土句鉏亢爲的解然曰句庛亦謂其句於一矩有半耳豈必半矩乃謂之句庛耶旣又思之起土之鉏及耕犂之耒耜雖或倨或句之不同而皆同於宣發倨句始於半矩之宣由是倨之爲欘又倨之爲柯又倨之爲磬折以宣建首可見宣之義足以包之故半矩曰宣句而宣之也一宣有半曰欘雖小倨之猶句而宣之也一欘有半曰柯倨之矣形與有卷者阿呂同不大曲而小曲然不得謂其非句而宣之也及

至一矩有半之磬折則已大倨然豈不折之謂哉名曰磬折謂如磬折之倨句仍然句而宣之而已矣然則宣也欘也柯也磬折也不外於折也不外於向也不外於句也其所以必折必向必句也欲其利於宣發故於用器歷數之以爲倨句之形舉其例

余之說倨句豈敢以一人之謬拒千人之諾然卒不能可否因人以破碎古經之文義故雖以漢經師如鄭君之函蓋古今弗敢徇也昨然鄭君下筆固自斐然成章不可不求其解也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旣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謂度相等之兩矩以求其弦則爲正方之倨句是倨句之中矩者矣而磬折之倨句猶未符於是復以一矩有半觸其弦謂磬之制有大小股爲二卽假一矩言之可也鼓爲三比之股爲一矩有半矣加以半矩之長則復出乎初求之弦者遠故必推開一矩有半者令爲已倨之倨句至與初弦相望而皆平則可觸其弦而爲磬折之倨句也圖之注意自見似不復有別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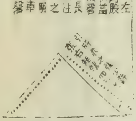


據鄭注擬其磬折倨句形其法以直矩爲之於所度之右一矩加半矩爲一矩有半據爲出乎不合所求之弦易位則踏出乎弦之外乃引弦令長而張其一矩有半者以觸之然以此倨句與車人爲耒所定之倨句磬折不相應故知其法之非經義也

昔吾友戴東原之解鄭注說小異其言曰設鼓內九寸爲句取方九寸爲股求得弦尺二寸七分有奇一矩有半爲尺三寸半大於所求之弦張句股就之校此所謂一矩有半者以弦之長言之夫弦之長安得謂之一矩有半未論也圖而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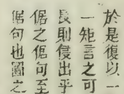


戴氏原圖如此是以左矩爲鼓內以右矩爲股內欲就磬股股字以當注中句股之股故以磬鼓爲句配之鼓加長股必短於矩矣豈以注所設之法但爲倨句之形若鼓之股之長短有明文可置不問然矣車人爲耒所定之倨句磬折不相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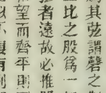


坊注鼓字別注不當易位但引弦令長少許乃張句股就之爲此圖之其設與原圖不異也

或又爲新說以解鄭注曰如一尺爲句一尺爲股是爲兩矩以求其弦得一尺四寸有奇復以一尺爲股五寸爲句是謂一矩有半乃張句股之兩端以觸一尺四寸有奇之弦則句股不中矩而成磬折矣夫先不論磬體之長短而爲相等之矩以求其弦旣而又舍磬體之長短而自爲其長短者以觸其弦鄭君觸弦法恐不如此按注兩一矩字從經文一矩有半句生出意謂有一矩乃有一矩半今吾度兩个一矩排爲句股形左一矩爲句句應磬股之二二爲一矩則鼓三應經文之一矩有半矣向者兩矩求弦法非磬之倨句今據一矩有半之鼓張而觸弦則成鈍角而爲磬之倨句也或說不敢知圖之以俟閱者之論定



余初據或說爲擬圖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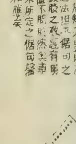


若五寸之句一尺之股則不知其鼓之長短其未得六尺者長出二寸矣

瑤田按磬氏爲磬但言其倨句之數不論磬股磬鼓之長短故据曲矩以一矩有半四字盡之然又恐人之不得其解也因詳列車人之事以明倨句變形之生於一矩而爲一矩有半之磬折擧其例記文之妙可謂明辨晢矣鄭君未審記文所据者爲曲矩而於一矩有半之語深求之以謂磬股二磬鼓三以二爲一矩則三爲一矩有半從此求其說不但得倨句之形並且股鼓長短之數亦無遺義而所謂弦者亦實爲其所定磬折之弦余所以謂其說之斐然成章也若設股一尺句五寸續鳧斷鶴之討句也股也弦也其形其數皆不應而漫謂鄭說如是不亦誣乎

今以考工記言倨句者排列於左以疏通證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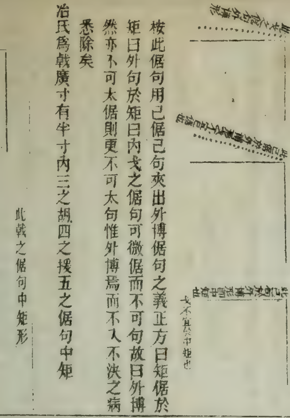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



此磬折爲曲矩之一矩有半無專度直矩爲句股求弦觸弦之煩碎

望見磬形卽倨句先見故發端卽呼之曰倨句望見倨句卽倨句之矩法並見故隨呼之曰一矩有半卽目直尋不須辭費欲增一字而不能矣是故見戈便見倨句外博見戟便見倨句中矩見皋鼓便見其中圜之倨句磬折見耒便見其上句中直末安耒頭金處緣外至首弦其內之六尺六寸與步相中之爲倨句磬折矣本非句股何用求弦卽具角形不是三邊互剔注者開口說度句股便與磬折去而萬里矣

冶氏爲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是故倨句外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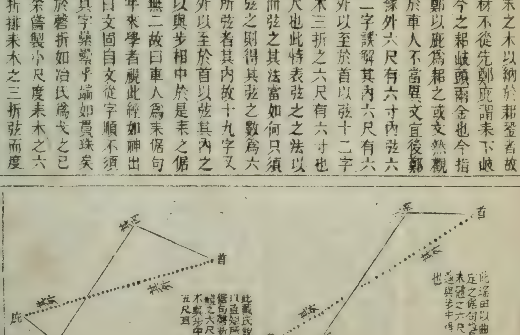
桉此倨句用已倨已句夾出外博倨句之義正方曰矩倨於矩曰外句於矩曰內戈之倨句可微倨而不可句故曰外博然亦不可太倨則更不可太句惟外博焉而不入不決之病悉除矣

冶氏爲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

桉此倨句之正方者不倨於曲矩亦不句於曲矩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一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桉據後鄭注庛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然則耜爲耒頭金上有銎以貫耒耒庛卽耒耒之木以納於耜銎者故下注云耕者以田器爲度宜耜異材不從先鄭庛謂耒下岐耒下岐者後鄭耜廣五寸注所謂今之耜岐頭兩金也今指庛爲木材故宜與耜金材異也先鄭以庛爲耜之或文然觀匠人耜廣二耜兩耜字皆不从庛於車人不當異文宜後鄭以庛爲耒木之末也又後鄭注云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瑤田謂注內外二字誤解其內六尺有六寸七字並讀爲一句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十二字連讀爲一句內謂本體之實數耒木三折之六尺有六寸也外謂空中之虛數所弦中步之六尺也此特表弦之之法以示人謂欲據其內之六尺有六寸而弦之其法當如何只須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如是以弦之則得其弦之數爲六尺以與步相中也蓋弦者其外而所弦者其內故十九字又須作一句串讀之曰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之六尺有六寸乃得其外之弦六尺以與步相中於是耒之倨句矩分與磬折之倨句矩分通一無二故曰車人爲耒倨句磬折也自鄭氏誤解內外字二千年來學者覩此經如神出鬼沒捕風捉影無下手處余涵泳白文固自文從字順不須辭費理順冰釋更覺其外其內兩其字纍纍乎端如貫珠矣又桉直庛謂倨於磬折句庛謂句於磬折如冶氏爲戈之已倨已句爲倨於外博句於外博也余嘗製小尺度耒木之六尺六寸而以曲矩一矩有半之磬折排耒木之三折弦而度之與步中而適得六尺復以鄭氏觸弦法排其六尺六寸弦而度之僅得五尺三寸半又以戴氏東原解鄭氏觸弦法排而度之則僅五尺耳今又有或說擬鄭氏觸弦法則又出乎六尺而爲六尺有二寸矣何據諸君排之皆不中步而唯吾所排者爲中步也然則倨句之法出於曲矩而不出於直矩明矣



鞾人爲皋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一寸（注云此鼓合二十）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爲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桉鼓之體其紀度處有三鼓長也鼓之面圍徑也鼓版中圍之徑也凡鼓皆合二十版鼓面皆四尺所異者長短之度與圍圍徑之度耳於皋陶言左右端廣六寸二十版得圍十二尺是鼓面四尺也於鼖鼓言鼓四尺與皋陶左右端互相足也於皋陶言穹者三之一（注云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見中圍度也於鼖鼓言中圍加三之一（注云中圍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圍十二尺則中圍十六尺得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於皋鼓言倨句磬折謂其中圍形中曲矩之

一矩有半注云中圜與鼗鼓同按鄭氏不明倨句磬折之義故誤以爲中圜同於鼗鼓是皋鼓中圜之徑亦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大繆不然矣據冊考磬折中分之爲兩句股皋鼓通長十二尺分爲兩句股每一句股其股古九尺股六尺者句通二尺四寸半卽是鼓中穹之度倍其穹加於鼓面之四尺得半圜之徑八尺有九寸鄭氏乃謂其徑僅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鼓太長而中圜太促不足以養其聲吾恐聲病立見矣三鼓中圜異數故必別言之也於皋陶言上三正版三折也然皋鼓言磬折謂惟中折而不三折也鼗鼓居中不見中圜版形版但弧曲不折也椑鼓版以弧曲不折爲正以折爲異故於其折者必見折形也三鼓並言鼓長明其異也故必詳之鼗鼓已言面四尺皋鼓又言面四尺者以曲矩磬折之穹加於鼓四尺雖不言中圜猶之乎其言之也鄭君不明磬折爲已定之倨句又不明凡未定之倨句不可冒磬折之號又不知用曲矩以度凡倨句之形而分別之以命其名故磬折之倨句前聖持曲矩度之爲一矩有半者原卽以一矩有半專屬之磬折以爲千古不易之定名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今乃棄而弗信而出其心裁用句股求弦法度一直矩當磬之股又度一直矩當磬之鼓以求其弦而不應其所臆解之一矩有半者其術於是乎窮窮而復設其一矩有半者以遷就其初求之句股弦使夫斂者張而侈之短者引而伸之以成其倨句自以爲磬折之倨句得之矣而不知前世聖人又以倨句磬折四字定皋鼓之中圜然則前世聖人是以皋鼓之穹者同於磬折一矩有半矣而鄭君念不及此遂望文而注之謂皋鼓之中圜與鼗鼓同以十二尺長之圜同於八尺長之圜其磬折之廣幾乎倨而直之同一磬折之名也磬氏爲磬之磬折何其太句皋鼓之磬折何其太倨此論不公吾不憑圖其二磬折之異形以見瑤田之非吹求也余嘗謂古人之文以數字盡一事而無漏義記之言皋陶也六尺六寸言其長一事也左右端廣六寸見其面徑一事也中尺見其圜徑一事也無漏義也其言鼗鼓也八尺言其長一事也四尺言其鼓而一事也加三之一言其中圜一事也無漏義也其言皋鼓也尋有四尺言其長一事也四尺言其面一事也倨句磬折言其中圜一事也無漏義也鄭君之注乃謂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圜與鼗鼓同以磬折爲異大繆也其意蓋謂鼗鼓不言中圜形是承皋陶亦參正而皋鼓則同其圜唯不參正之異由不明磬折之形因於兩經文義盡令舛誤鼗鼓不言上三正明不參正而偏謂其參正皋鼓言磬折明其圜不同於鼗鼓而偏謂同其圜文從字順之經輒憑胸臆爲之解說古人省文互見之筆立地出現一涉言思擬議是綳本無結而糾纏之乃緣以結不解矣讀者無慧不能遵道得路未有不爲迷陽郤曲傷其行而傷其足者不亦傎乎



鄭君度矩觸弦以定磬氏爲磬之倨句如此



鄭君皋鼓中圜倨句磬折同於鼗鼓中圜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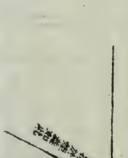
匠人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

桉奠水止而不行今欲溝而行之爲直溝無益也若爲已句之溝欲其行而反鬱之亦無益惟用曲矩度其倨句使中乎磬折又非一磬折而已也參之伍之令多爲磬折之形以奠水之流行無滯而後已注引司農云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非也然此可以行奠水而不可以爲淺淵欲爲淵而但爲磬折之倨句不能也卽句之而爲中矩之倨句亦猶不能摶激其水勢而使之過顙在山其淵終不能成惟準曲矩之正方而句之或如倨句之橘形且又句之如倨句之宣形相其來水之緩急與其地脈之所宜而權衡之自能成莫測之淺淵矣注但言流轉之則其下成淵余以爲徒能流轉而不激而匯之使回旋激搖欲其成淵也難矣請圖磬折參伍之形又圖曲矩與句於矩之形以明用曲矩爲倨句之義



記言行奠水之曲折當如磬折之倨句以形體言三五者言不一其磬折無定數也司農乃謂直行三折行五紀其直體之數而昧於曲體之一形且以三當股二宜以四五當鼓三今但約之二以三五何不直云磬折以二三之爲道其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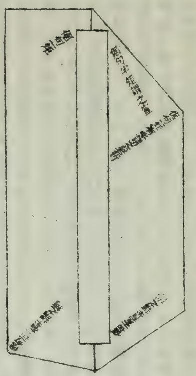
論曰磬折之說目擊而存百名以上書諸方足矣然而羣言之淆安得不衷諸聖爝火不熄詎能掩夜光之明乎採之通考工記因而比事屬辭拒彼游談不憑孤證言之不足且長言之八稱好辯豈其然哉



造倨句矩式

余說磬折之倨句出於曲矩然曲矩僅一方正之倨句考工記所謂一矩者也而車人之事則倨其所謂一矩者判而分之以於半矩之宣又遞加之而終於一矩有半之士折所以終於一矩有半者以再加半矩卽合兩矩而不復有倨句之形耳是類欲盡倨句之變形而因爲之發凡起例也余於是取考工記言倨句者一一論之著於篇以終磬折之說使夫渠溉交通乎母鉤帶亦既經文無賸義讀者無疑義矣是故倨句不一形其或倨於曲矩或句於曲矩車人既詳其事而一事必言其矩宜矩必製其器工欲善其事必先有其器請據車人之成說而爲之夫器又多乎哉器一而已而車人所指倨句之矩法皆於此一器而或裁焉嗚呼得魚忘筌得兎忘蹄當其未得則彼規矩者固巧者之先資耳不然倨句二字且不曉所謂更何論居句之器余之爲是器也所以貌考工之所傳猶期於惟肖耳夫豈余之自師其心也與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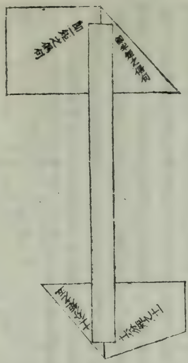
倨句矩



四六尺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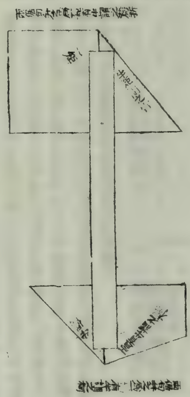
余旣造倨句矩式諦觀之憶少日曾見木工有此器而不得其名今不聞木工有是物注孝嬰曰巧匠今呼細作者有四六尺或卽是乃召匠索觀雖粗工皆有之以不常使藏其行篋中與斧斤繩尺相襍厠人不常見之也取而圖之其一端與余所造者同其一端則左爲十六分一矩之十一右爲十六分一矩之五雖亦倨句中所有之形而爲車人之所不及列然而高曾之規矩猶存於百工之事中者足可寶貴也窮經者盍可忽乎哉

木工四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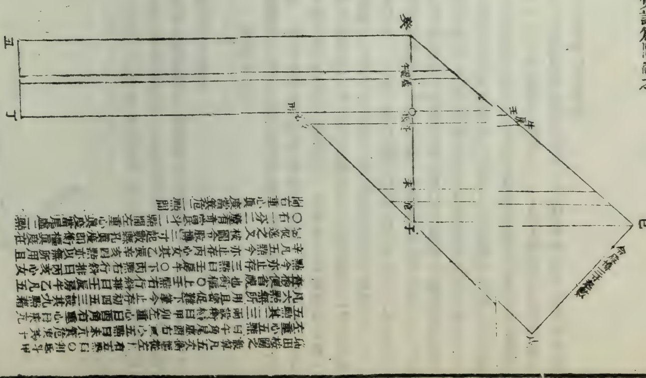
余察木工之四六尺中爲脊一條兩端鑲其所謂尺者一端與余之新製同其一端則異於余之新製於車人之事無取焉余意此器其初必本之車人吾所謂高曾之規矩存於百工之事中者當不誣也及後世罷工無慧以爲此不過用以造物之有角者耳角形變化無定豈盡於是耶故其一端之一矩半矩者正用之角形是爲角形之根本自當因之其餘則以一矩剖爲兩角形或贏或縮從心所欲用以創物不可勝用矣然而偭規矩而改錯由不知其器之出於車人也幸而其一端之未改者固與車人豪釐不爽也余因此一端而得其彼一端必左爲一宣有半之欘右爲半欘又其兩端皆有弁義一端左一矩右半矩者弁之卽一矩有半謂之磬折也一端左一欘右半欘者弁之卽一欘有半謂之柯也旣爲之正其譌矣乃復取余之新製兩相校焉覺新製尙有所遷就而此之所定則同一成規一成矩無少欠闕焉耳矣至四六二字爲紬繹之義與倨句同五者中數也卽曲矩之正方形所謂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倨乎五則爲六句乎五則爲四曰四六尺者豈非倨句矩之義乎

考定四六尺



通藝錄考定磬氏倨句令鼓旁線中縣而縣居綫右解　汪萊孝嬰

易疇氏謂于鼓上與鼓右之際設縣近線不傷線不使鼓有磬病論久定矣一日以居鼓稍右設縣而鼓旁線所以中縣之故相質試爲圖解之



如圖壬丁爲鼓右邊線欲使此線中縣設當壬丙子癸二線交午之中如○處縣之則子癸爲衡○爲衡樞令股博三寸起數戌己壬丙面一十四寸零一四五有奇爲衡右重率壬丁癸丑面二十寸爲衡左重率右以○癸二寸方求斜得壬癸二寸八分二八四有奇與己癸六寸相減得己壬三寸一分七一五有奇戊子與戊己同子丙與己壬同斜用求積法得數壬癸丑與○丁同壬○與○癸同斜用求積法得數○午九分五一六有奇爲衡左重心距樞線四分左重率之一爲帶縱平方以上丁線一寸一寸爲長隅術求得闊根倍之得數○未一寸六分五一六有奇爲衡右重心距樞線二分右重率之一戊己方求斜得己子與壬兩線同四寸二分四二六四有奇除之得數權重之理右重率爲一率左重率爲二率左重心距樞線爲三率推得四率卽爲右重心距樞線今求其四率之數則一寸三分五八有奇前數差多二分九三有奇是右重心見遠必墜而下以輸重于左右墜而下左必遜而斜以受右之重子癸之衡不得平壬丁之線不得直矣然此四率之差僅二分有奇故稍右分許而子癸卽平壬丁卽直也按前法以復推可得設縣之密數焉

設在○右二分如甲處縣之則甲爲衡樞乙辛戌己面一十三寸一六五九七二有奇爲衡右重率乙辛丙丁癸丑面二十寸零八四八五二八有奇爲衡左重率以二分乘壬丙綫於初設重率減右加左得數甲酉一寸一分零七九九八有奇爲左重心距樞線之四分左重率之一爲帶縱平方求得數丑線九寸爲長闊較求得闊根倍之與甲癸二寸一分相減餘得數甲庚一寸五分五一六二有奇爲右重心距樞線得數法如初設重按權重之理右重率爲一率左重率爲二率左重心距樞線爲三率求得四率一寸七分五五五有奇以當右重心距樞線前數差少二分零三四八有奇是右重心見近必昂而起以借重于左右昂而起左必墜而承以補右之重子癸之衡仍不平壬丁之線仍不直而與初設縣勢已相反是失之過右也至右二分而已過之知右于○以取衡平縣直其數不當至二分如甲也

又設在○右一分如卯處縣之則卯爲衡樞戌己辰亥面一十三寸九零二三五有奇爲衡右重率辰亥丙丁丑癸面二十寸零四二六四有奇爲衡左重率得數法如前設卯角一寸零二九零六有奇爲左重心距樞線得數法如前設卯亢一寸六分零二九八有奇爲右重心距樞線得數法如初設復依四率求之得一寸五分四六五有奇當右重心距樞線前數僅多五釐六四七有奇不平不直之勢已殺而與初設仍相類是知右于○以取衡平縣直其數固在一分之卯以外也

又設在○右一分二釐如氐處縣之則氐爲衡樞戌己房心面一十三寸五零五三八三二有奇爲衡右重率房心丙丁丑癸面二十寸零五零九一一六八有奇爲衡左重率氐尾一寸零四四八三有奇爲左重心距樞線氐箕一寸五分九一六有奇爲右重心距樞線復以四率求之得一寸五分八六有奇當右重心距樞線前數僅多五毫有奇而猶有多則右于○以取衡平縣直其數猶在一分二釐以外也

更設在○右一分三釐如斗處縣之則斗爲衡樞戌己牛女面一十三寸四六二九五七有奇爲衡右重率牛女丙丁丑癸面二十寸零五五一五四三二有奇爲衡左重率斗虛一寸零五二七三有奇爲衡左重心距樞線斗危一寸五分八六六有奇爲衡右重心距樞線依四率求之得一寸六分零七有奇當右重心距樞線前數已少二釐零四有奇定知衡平線直取數當在○右一分二釐有奇也

皇清經解卷四之三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四十

學海堂

聲律小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周官三大樂鄭注圖說

周官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此三大樂采用還宮六十調之法而非本宮所還之角徵羽也卽以函鍾爲宮言之四律順生函鍾生大蔟徵也大蔟生南呂商也南呂生姑洗羽也今不曰徵而曰角不曰商而曰羽不曰羽而曰徵是無商之名而有商之實謂之祭不用商可乎惠氏士奇著禮說論三大樂綦詳其言曰圜丘六變三宮四均方丘八變宗廟九變四宮四均蓋謂圜鍾函鍾黃鍾卽以其宮爲均黃鍾角者夷則宮之角也大蔟徵姑洗羽者林鍾宮之徵與羽也大蔟角者無射宮之角也姑洗徵者南呂宮之徵也南呂羽者黃鍾宮之羽也大呂角者南呂宮之角也大蔟徵者林鍾宮之徵也應鍾羽者大蔟宮之羽也凡此皆以其宮之或角或徵或羽爲均也如此則猶是以黃林太南姑應蕤太夷夾無中更相爲宮者任舉一宮循其序而還之皆可爲均用以起調舉曲而無陵亂舛互之嫌故足尚也惠氏又曰古者一宮四調沿及魏晉三調猶存曰正宮曰清角調曰下徵調而羽調亡矣又言國語上宮爲清角下宮爲下徵皆足與三大樂相發明然遽欲持其說以難鄭注則不可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注蓋以聖人制作皆其精意以存此宮必此角此徵此羽以配之豈苟焉已哉於是以聲類求之而得其不用與辟之故而爲之說初不謂其爲本宮所經之角徵羽也如謂注卽以爲本宮之所還則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鄭氏之說具在可覆而視也由其說之不相人而知其指之各有歸矣安得輕議之乎爰錄鄭注且爲圖以明之

鄭注圜鍾夾鍾也函鍾林鍾也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辟之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四十一

周禮漢讀考目錄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四十一 學海堂

周禮漢讀考序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讀如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當爲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爲變化之詞比方主乎同音同而義可推也變化主乎異字異而義憭然也比方主乎音變化主乎義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舉經之本字變化字已易故下文輒舉所易之字注經必兼茲二者故有讀如有讀爲字書不言變化故有讀如無讀爲有言讀如某讀爲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別其音爲以別其義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爲救正之詞形近而譌謂之字之誤聲近而譌謂之聲之誤字誤聲誤而正之皆謂之當爲凡言讀爲者不以爲誤凡言當爲者直斥其誤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三者皆以音爲用六書之形聲假借轉注於是焉在漢之音非今之四聲二百六韻也則非通乎虞夏商周漢之音不能窮其條理玉裁昔年讀詩及羣經確知古音分十有七部又得其聯合次第自然之故成六書音均表質諸天下今考漢儒注詩禮及他經及國語史記漢書淮南鴻烈呂覽諸書凡言讀如讀爲當爲者其音大致與十七部之云相合因又自喜述漢讀考詁同志先成周禮六卷鄭君序曰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謂杜衛賈馬二鄭之能事也又曰猶有差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已補正之功也訓詁必就其原文而後不以字妨經必就其字之聲類而後不以經妨字不以字妨經不以經妨字而後經明經明而後聖人之道明點畫謂之文文滋謂之字音讀謂之名名之分別部居謂之聲類周時大司徒鄉大夫保氏所教外史所達大行人所論聽者漢四百年閒憭然衆著魏李登以成書沿至陸法言等八人猶能知其崖略夫不習聲類欲言六書治經難矣乾隆癸丑十月自金壇遷居蘇州之期歲也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四十一 學海堂

周禮漢讀考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天官序官胥十有二人注胥讀爲諝(今本作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

說文言部曰諝知也(知同智) 凡易其本字曰讀爲凡言爲者皆主謂變化此讀爲各本作讀如誤也大行人注胥讀爲諝象諝謂象之有才知者也可據以正此矣小雅君子樂胥箋胥有才知之名也不言讀爲諝者省文

大宰三曰官聯以會官治注鄭司農云聯讀爲連古書連作聯

漢以後連貫字皆用連不用聯故司農以今字易古字而又明之曰周秦古書連貫字皆用聯許叔重曰聯連也耳連於頰絲連不絕故從耳從絲○又按此古書二字與凡言故書者不同

八曰匪頒之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

頒大首兒詩曰有頒其首司農謂非其義故易爲分瑞玉之班頒古音讀如汾在十三部班古音在十四部合音最近古相假借若讀頒爲分或讀爲攽則同部假借

二曰嬪貢注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賓貢皮帛之屬玄謂嬪貢絲枲

周禮以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祕府者爲故書然則鄭君時所傳爲今書也今書往往與故書不同如今作嬪故作賓是也就故書中亦復互異今書亦然蓋說者既殊爲書遂乖異矣鄭君所見故書非眞祕府所藏也亦轉寫之本目爲祕府本耳鄭君擇善而從絕無偏執故司農從故書作賓已從今書作嬪於此可見其例也故賓今嬪此即賓讀爲嬪大約古字多用假借

八曰斿貢注鄭司農云斿貢羽旄(今本作毛誤旄者旄牛尾也) 玄謂斿讀如囿游之游燕好珠璣琅玕也

按此讀如賈疏作讀爲是游本訓旌旗之流其字省作斿囿游與旌旗之流義不同故雖同字而曰讀爲易其義也囿游見天官序官地官囿人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燕好珠璣琅玕皆游觀之物

六曰主以利得民注玄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

案注經之例凡言讀如者擬其音凡言讀爲者易其字此皆不用其本字如祝讀如注聯讀爲連是也凡有言讀如讀爲而仍用本字者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斿讀爲囿斿之斿此蓋一字有數音數義利民之利音與財利別囿斿之斿義與旗斿別故云讀如讀爲以別之也利民與財利別者如公羊之伐

又案漢人注經必兼讀如讀爲二者有讀爲而後經可通也說文解字之例有讀如無讀爲祇釋其本字不必易字也又讀如之下必用他字而不用本字蓋字書之體一字而包數音數義不爲分別之詞偶有一二可疑者如竅下云讀若虞書竅三苗之竅此竄三苗之誤竄下云讀若春麥爲桒之桒此春

麥麥爲蘉之□之誤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杜
子春云宮當皆爲官∽謂宮刑在王宮中者
按此鄭君不從子春易字也凡易家之例於其音之同部或
相近而易之曰讀爲其音無關涉而改易字之誤則曰當爲
或音可相關義絕無關者定爲聲之誤則亦曰當爲
六曰斂弛之聯事注杜子春弛讀爲施∽謂荒政弛力役
此鄭君不從杜易字也又按經文劉昌宗本作施蓋杜易施
爲弛而鄭發明其義今本恐是依注改經作弛復依經改注
作弛讀爲施耳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注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正或作征以多
言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
此鄭君審定之例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鄭司農云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
兩兩家各得一也傅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
讀爲傅別∽謂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
故書作傅大夫讀爲符故書作辨子春大夫皆讀爲別司農
從別不從符作傅別鄭君字從司農而義則有異故又自出
其說也辨別二字古多通用如月令章句引別名記卽白虎
通之辨名記竊謂此當從故書作辨而以辨讀爲別列於注
不當易經文從杜鄭謂辨別義與音本皆同也其義各殊審
知聲之誤者從 從杜鄭改經則可矣
六曰廉辨注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
或爲者志其本之異也子春乃劉歆弟子而所見之本已有
乖異不□之處古人於不同必謹志之者存之以待後賢論
定也
七事者注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書亦或爲七
事 或字今補
此杜改定字誤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注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
祼送送祼贊王酌鬱鬯以爵尸謂之祼
按云從大宰助王者謂大宰祀五帝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是
大宰助王而小宰又從大宰助王也謂祀五帝也云贊王酌
鬱鬯以爵尸者惟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大宰
享先王不云贊祼將然則小宰於享先王自助王不同祀五
帝從大宰助王故注別之云贊王也經文只一贊字而注分
別之如此然則凡祭祀三字統五帝大神祇先王而言也岳
氏九經三傳沿革例云玉字當作王字與大宰贊玉幣爵不
同大宰贊王幣爵上文有贊王牲事則王幣爵不必再言王
小宰職本不獲贊牲事但贊幣爵之事且此上文未有王字
故言王幣爵注所謂從大宰助王其義甚明岳氏此語似是
而非惟此玉幣爵卽太宰之祀五帝玉幣爵故注云又從大
宰助王疏云贊此三者唐石經及越注疏建大字本作王幣
爵非也經之例或言王或省毋庸拘泥
宮伯以時頒其衣裘注頒讀爲班班布也
見大宰
庖人賓客之禽獻注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
按此字之誤也故曰當爲
夏宜腒鱐膳膏臊
按說文鱐作䲡魚部云鱢魚臭也引周禮膳膏鱢而肉部云
臊豕膏臭也然則周禮作膏臊臊非魚膏明矣魚部鱢下當
云讀如周禮膳膏臊
內饔豕盲眡而交睫腥注交睫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
米者似星 似星當作似星 杜子春云盲眡當爲望視
按爲變交睫腥三字者以此腥別於上文腥臊羶香之腥也
鄭君說腥爲豬膏交睫腥之腥當易爲星謂肉有如米者謂
之星如□之粲也許叔重說胜爲犬膏之臭腥爲星見食豕
令肉中生小息肉故其字從肉星星亦聲則□爲正字而胜
爲周禮腥臊之正字許所據周禮與鄭所據不同兩司農作
腥而一云豕膏一云雞膏許作胜而曰犬膏說又乖異耳○
盲望同音假借子春不云讀爲云當爲者謂爲聲之誤也
甸師以時入之以共齍盛注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
稷爲長是以名云
按粢卽齍字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注曰齍讀爲粢六粢謂
六穀黍稷稻粱麥苽全經內齍字□以此例之此注上云齍
盛下云粢稷也舂人饎盛之米注云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
可盛以爲簠簋實肆師表齍盛注粢六穀也在器曰盛明齍
皆讀爲粢全經之注義多彼此互相足學者必兼觀之九嬪
玉齍注則云玉敦受黍稷之器與說文合皿部云齍黍稷器
今本器上有在字韻會引小徐本無 所以祀者从皿齊聲
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
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
楚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爲蕭 作爲 從當 蕭香
蒿也∽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
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
鄭大夫依或本作莤大夫讀爲縮酒之縮許叔重酉部有莤
字許所據同大夫也云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
莤象神歆之也從酉 從酉省也 從艸引春秋傳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供無以莤酒說略與大夫同杜子春讀從蕭凡二本字
乖異而用一□一曰從鄭蕭或爲莤鄭仲師從莤而讀縮杜
則從蕭是也鄭君從杜蕭與茅爲二大夫許君莤茅爲一蕭
字又見於毛傳云蕭莤之也若王獻之辭中令帖云蓬莤與
蘭蕙齊榮蓋謂莤卽蕭字非是
腊人凡祭祀共豆脯注脯非豆實豆當爲羞聲之誤也
豆羞二字一在古音四部一在古音三部古多合用不分
膴胖注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又云膴胖皆謂
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爲半體
判版胖古音同在第十四部兩讀爲皆當作讀如此擬其音
不必易其字其字從肉則正字也說文半部胖字下曰半體
肉也此用禮家說也膴字下曰周禮有膴判判耑胖之誤倘
云依鄭大夫易爲判則半部不出胖字矣
注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膴祭于
其上內則曰麋鹿田豕麕皆有胖足相參正也
按此注今各本有司曰之上衍十二字內則曰之上衍十三
字皆誤以正義入注也膴與大是一胖與膴是二詳見下文
宋槧及明嘉靖本皆不誤
瘍醫祝藥注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
此易其字而釋其音又釋其義也注病見釋名
以五氣養之注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

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杜子春讀齊皆爲粢今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

此鄭君不從子春所易字也正義備矣

二曰醫注醫之字從殹從酒省也（今本酒作酉）

今本酒作酉正義云從殹省者去羽從酉省者去水故云從殹從酉省也此大誤鄭意此字俗用爲醫藥字而其字上從殹下從酒省則四飲之一乃此字本義也鄭不言從酒省殹聲者殹毉聲字在古音第十五部醫字古音在第一部與內則臆字同物同音

注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𦵔黍醴清𦵔粱醴清𦵔或以酏爲醴漿水臆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酏糟糟音聲與𦵔相似醫與臆亦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

按今內則𦵔作糟疑是用周禮改也司農云糟音聲與𦵔相似謂之相似則非一字也𦵔之本義當是艸類從艸酒聲故沈重音子由反糟曹聲古讀如揫同在第三部糟是正字𦵔是假借字又云醫與臆音聲亦相似蓋同在第一部醫是正字臆是假借字今本內則作醷者俗製也

酒正奉之注故書酒正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

按此鄭君從司農說增字也

注禮運曰醆酒在室醍酒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

按鄭志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荅今解可去澄字玉裁按鄭作注時謂澄酒之酒字是三酒以別於上文醆酒之酒字趙商不善讀鄭荅語蓋忘其有澄字之意矣而賈公彥徑云本無澄字有者誤也是賈誤矣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注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

按此鄭君用杜說改政爲正下屬也攷儀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爲長

籩人注鄭司農云熬麥曰麷今謂今河間以北煮穜麥賣之名曰逢

按此鄭以方言證司農義也許君說文亦曰麷讀若馮馮與逢音正同許時馮字已同今馮姓之音矣

蔆芡㮚脯注栗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蔆芡脯脩

按司農云之下脫當言二字謂蔆芡栗脯當作蔆芡脯脩脩段脩也栗與饋食複故易之

糗餌粉餈注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

或作餈者謂書亦或作餈也司農從或本

醢人菁菹注鄭司農云菁菹韭菹

按韭菹已見上文不當二菹一物此必韭華菹也之譌說文菁韭華也從艸青聲用仲師說

茆菹注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鄉師共茅菹杜子春云藉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爲茆（今本作卯）謂茆（今本作茆誤）鳧葵也

按茆凡三說鄭大夫易爲茅釋之曰茅菹茅初生之菹此一說也或曰茆水草此大夫所引或說不改字又一說也杜子春以茆不見於經傳易爲魯頌薄采其茆之茆鄭申之曰鳧葵又一說也知鄭必申杜者若非杜說則鄭當云茆當爲茆鳧葵也且今本杜說讀茆爲卯殊不可通若云讀茆如卯亦當訓爲何物惟杜破字作茆則鳧葵之解已在其中鄭特明言之耳陸氏作釋文賈氏作正義時注文已譌繆又不知卯丣本二聲茆茆必二字誤謂本一字故不能諟正舊譌釋文茆音卯北人音柳周禮釋文茆音卯徐音柳皆混茆茆爲一字泮水本是茆字訓鳧葵說文艸部可證韋昭音萌藻反則韋時茆已誤爲茆矣漢志冒茆於卯茆字僅見於此○又按杜不云茆當爲茆而云讀爲茆者古音卯聲丣聲同在第三尤幽部凡易其字而音韻同部者皆曰讀爲也

脾析注脾析牛百葉也

按說文膍牛百葉也既夕禮膍析注脾讀爲雞脾肶之脾肶析百葉也（今本譌）然則此脾亦當讀爲膍蓋漢禮家說定爲膍字故許君經從之

豚拍注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

按以拍爲膊即讀拍爲膊也易其字訓爲脅此一說也或曰豚拍肩也者不易字而訓爲肩此又一說今河間已下十字爲一句此鄭君援方言以證前說之是也河間謂豚脅爲鎛則易拍爲膊訓脅宜矣膊訓薄脯膊之屋上非謂脅也而依河間語言則字用膊訓脅可矣拍古音與膊鎛同鍛鎛者即段氏爲鎛器也古段鍛通用○又按或曰豚拍肩也者拍不得訓肩此是讀拍爲髆說文曰髆肩甲也

菭菹注鄭司農云菭水中魚衣今謂菭當爲箈箈箭萌（考定當如是）

按說文艸部曰菭水青衣也从艸治聲此先鄭說也然則先鄭本作菭後鄭易菭爲箈用爾雅箭萌之訓郭景純引周禮箈菹鴈醢用後鄭說也箈從竹怠聲亦見說文而今本周禮經文作箈實混誤不成字注文譌脫今皆正之以質諸大雅

鴈醢注故書鴈或爲鶉杜子春云當爲鴈

按當爲之爲宜作從故書本不畫一杜從其長者也

酏食注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今謂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餈

按此鄭君破酏字從內則之餈也襍問志曰內則餈次糝周禮酏次糝又酏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餈無酏周禮有酏無餈明酏餈是一也故破酏從餈也鄭志甚明而內則餈注云此周禮酏食也此注酏當從餈謂周禮酏食之酏當從內則作餈亦與此注合此注酏餈也當作酏當爲餈酏當爲者破字之例假令無當爲二字則酏餈本非一物不得以餈釋酏

又按酏與餈皆䊵也而酏薄餈厚小切狼臅膏與稻米爲餈尤餈之至厚者說文𩰬或作餰鬻也酏賈侍中說爲鬻清鄭君注四飲曰酏今之粥酏飲粥稀者之清也然則酏餰各物者析言之周禮謂餈爲酏者統言之鄭云酏餈也不必增當爲二字此如毛詩傳云棘棗也是統言說文並束爲棘重束爲棗則是析言且餰字今音諸延切古當讀衍平聲與酏雙聲故周禮以酏爲餈也酏食之酏與四飲之酏異猶內則羞糗餌粉酏之酏與黍酏之酏異

五齊注齊當爲齎

按此定爲聲之誤也故曰當爲

鹽人苦鹽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

凡周禮苦讀爲盬者甚多故杜比例知之也

掌舍設梐枑再重注故書枑爲柜鄭司農云梐榱梐也柜受居溜水涑橐者也杜子春讀爲梐枑梐枑謂行馬行馬再重者以周衞有外內列

此司農從故書作柜杜易柜爲枑鄭君從杜也司農梐柜爲二物杜梐枑爲一物釋文樴戚疏關反按樴字不當有此音非是闕字有誤則戚本當作樴字通俗文曰閉門機曰樴玉篇如此作戚廣韻集韻皆誤涑橐涑讀如盥漱之漱橐釋文當洛反讀爲上火不落下火滴沰之沰廣雅碻沰磓也集韻沰當洛滄各二切滴也受居溜水涑橐者今之格溜是也謂霤水下其間漱之沰之疏云涑蟲岳珂橐音姤葉林宗抄宋本釋文及宋槧周禮橐當路反盎皆讀橐爲蠹似非也會同之舍爲壇不屋不應有橫及格霤等故後鄭從子春作梐枑訓行馬也枑與柜形聲皆相似許君說文枑字下云行馬也引周禮柜字下不引周禮亦是從子春說不從故書

玉府共珠盤注故書珠爲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司農從或本作珠鄭君從之也平原君傳歃血用銅盤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注布泉也布讀爲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

凡言讀爲者必易其字此未易其字而曰讀爲何也雖未易其形而易其義也布字泉織爲本義宣布爲引伸之義以布可舒卷而引伸之也鄭恐人疑經謂布匹故舉引伸之義以易本義

財用之幣齎注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玄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

此司農說禮家定齎當作資而鄭君非之謂二字皆可用齎從貝齊聲資從貝次聲實一字也古字亦多或者謂古字多或體如許君說文解字多云某或某字者是也張守節云衞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按說文貝部資貨也齎持遺也不云是一字似較鄭君爲長

司會以參互攷日成注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

按此易巨爲互也以此證之則梐柜之當爲梐枑更無疑

司書受其幣使入于職幣注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

按此從司農以爲聲之誤而改之也

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錄定其錄籍

按此聲之誤從子春改字也

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注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杜子春云虎當爲豹

按正義云虎侯是天子大侯不宜在諸侯熊侯之下故不從也玉裁按司農從杜說故云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此以虎侯爲最貴而說文侯字下曰天子射熊虎豹服猛也諸侯射熊豕豕字虎大夫射麋麋惑也士射鹿豕爲田除害也此從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以熊侯爲最貴天子諸侯同之但今書經文天子侯以虎居首故杜知其最貴不得爲諸侯之次侯許陞熊虎上然無解於諸侯與天子弗殊也杜說爲長先後鄭皆從之○按許陞熊虎上又增士射鹿豕者蓋參以鄉射記之說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君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五采之侯射人五正三正二正是也大射則張皮侯司裘虎熊豹侯已下是也上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故不言士許君以大射燕射之侯牽合爲說蓋鄭君未出以前舊說也○諸侯射熊虎士射鹿豕小徐本鹿下無豕字誤移於熊虎之間大徐本諸侯熊豕虎士鹿豕亦非善本○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注鄭司農云三侯熊虎豹也與許云天子射熊虎豹合然則周禮經文本作王大射則共熊侯虎侯豹侯作義疏者因司農說虎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因陞虎於熊上耳非許君改易經文也司常熊虎爲旗熊在虎上射人韓熊虎豹余仁仲本如是作疏者亦易爲虎熊豹余仁仲本蓋善本之存於宋時者

大喪廞裘飾皮車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玄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凡爲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

此鄭君不從故事作淫司農訓陳也書或作廞故鄭君從之爲之說如此說文曰廞陳輿服於庭也許所據周禮亦作廞與後鄭同訓陳與司農同

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注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今時詔書或曰齎計吏鄭司農云齎或爲資

此與許君齎訓持遺合

內宰以作二事注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

此鄭君從杜定爲字之誤而改之也

淳制注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名

此子春易敦爲純鄭依所據本作淳侮天子巡守禮以爲證也質人淳制杜云淳當爲純謂幅廣名謂淳讀如淳尸盥之淳案名謂淳之淳當作純蒙杜說而言賈疏云內宰注依巡守禮淳四咫此淳字亦誤聘禮注引朝貢禮純四只制丈八尺亦作純

閽人設門燎蹕宮門廟門注蹕止行者

按說文走部趩止行也從走畢聲足部無蹕字今周禮皆作蹕推大司宼釋文作趩

九嬪凡祭祀贊玉齍注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

此鄭君從杜謂字之誤而改之也篆體玉與王皆三畫惟玉三畫勻王上二畫相近不勻

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注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爲更玄謂梗禦未至也

大夫子春皆易字鄭君不易也方言曰梗猛也韓趙之間曰梗凡艸木刺人自關而東或謂之梗

典婦功內人女功之事齎注事齎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故書齎爲資杜子春讀爲齎今本作資誤鄭司農云事資謂女功絲枲之事

按此故書作資子春易為齎而鄭君從之也今本作杜子春讀為資便是讀資為資不可通矣外府注云齎行道之財用也掌皮注云所給予人以物曰齎此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亦當行道給予之故杜易其字司農則不易字讀從故書作資其說曰事資謂女功絲枲之事大約諸家皆訓資為貨訓齎謂持遺分別與說文解字合○釋文事齎音資本易作資（今本資誤作粢）按亦作資者乃依注改經之本也

凡授嬪婦功注授當為受聲之誤也

凡字之誤聲之誤易之例皆曰當為

辨其苦良注鄭司農苦讀為盬

毛詩鴇羽傳云盬不攻致也四牡傳云盬不堅固也杜子春於盬人讀苦為盬謂出盬直用不湅治意義正同依說文則盬為河東鹽池亦非正字也盬人苦盬讀為盬而下文云鹽盬鄭云湅治之然則凡盬之粗惡者為盬因以為凡物粗惡者之名也

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注良當為苦句字之誤典枲以待時頒功而授齎注故書齎作資

典婦功職杜讀資為齎此不言杜讀者鄭時書作齎而從之亦是省文互見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今本作緣誤）衣素沙注鄭司農云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襢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襢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名謂狄當為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鷂褘衣畫翬者揄狄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麴同）塵展衣（司農云）色白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為襢襢之言亶亶誠也雜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眾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褘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

按云褘揄狄展聲相近者褘與翬聲近翬本音在十三部讀如熏文微轉移最近又入微與褘聲同后服刻繒為翬形而采畫之綴於衣鄭意翬是正字褘是假借字許君說文褘字下云蔽厀也從衣韋聲周禮曰王后之服褘衣謂畫袍亦以褘為蔽厀正字而王后褘衣特假借此字也揄與搖聲近揄本音在第四部侯蕭轉移最近入蕭韻與搖聲同揄衣刻繒為搖形而采畫之綴於衣鄭意搖是正字揄是假借許君說文作褕字云翟羽飾衣也從衣俞聲說本毛公字不從手亦不謂為搖之假借狄與翟聲近狄本音在十六部翟本音在二部平聲而轉入聲則音同狄是以簡兮翟與籥爵韻二部也君子偕老翟與鬄揥皙帝韻十六部也鄭意禮經翟是正字狄是假借展與襢聲相近鄭意從喪大記玉藻作襢為正字作展為假借毛傳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許君說文曰襄丹縠衣也亦本毛傳而字作襄從衣㞋聲今詩禮皆無此字蓋漢時禮家師傳不一是以毛公作褕狄襄衣而許君從之不與鄭同也（今毛詩作揄展此又鄭箋之本不與許同釋文云揄字又作褕與許本合）毛許馬融皆云展丹縠衣仲師始云展衣白衣而鄭君從之葢舊說周禮鞠衣黃緣衣緣（字不誤）素沙白則展衣為丹色矣沙者沙縠言衣言沙者互見則鞠衣黃縠為之緣衣緣縠為之以意揣之如是緣字之誤也者正義云緣與褖不得為聲相近但字相似故云字之誤詩綠衣正義云此綠衣與內司服緣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惟綠衣言色明其誤彼綠衣宜為褖衣故此綠衣亦為褖衣也然則周禮經文作綠甚明故鄭定為字形之誤若本是褖字則綠褖皆彖聲當與褘揄狄展皆為聲相近或當云聲之誤不得別為字之誤矣自唐石經誤作緣衣而後人莫考焉輒正於此雜記作稅衣稅古讀如退與褖聲相近

縫人喪縫棺飾焉注故書焉為馬杜子春云當為焉

按此字之誤也

衣翣柳之材注故書翣柳作接櫝鄭司農云接讀為歰櫝讀為柳皆棺飾檀弓曰周人牆置歰（今本作翣非也）春秋傳曰四歰不蹕

此司農易接為歰而引檀弓及春秋傳似證歰之義也司農所據記傳字作歰今本記傳則皆作翣矣周禮注疏故牆置歰為牆置翣則舛錯不倫（宋槧本岳珂本皆作牆置歰）喪祝注亦云四歰牆置歰歰者翣之假借字也經文翣字當亦是本作歰而後人改之

染人夏纁玄注故書纁作𥽉鄭司農云𥽉當為纁纁謂絳也

此以𥽉不見於他經傳而易其字也𤎅聲在十四部熏聲在十三部聲略相似說文黑部有𪐞字云黑有文也從黑冤聲讀若飴𤇾之𤇾按𪐞即𥽉字故書假借為纁字也

屨人青句注句當為絇聲之誤也絇謂之拘（著作拘誤）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

按此依士冠禮作絇定為聲之誤實則古假借字也絇謂之救者爾雅釋器文司救注云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儀禮注絇之言拘也鄭自為說故云之言此引爾雅云謂之）

夏采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注鄭司農曰雜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家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故書綏為䙗杜子春云當為綏䙗非是也今謂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今周禮作緌誤）則旌旂有徒（今周禮作徒綏去旂也是誤）綏者當作緌字之誤也緌以旄牛尾為之綴於橦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綏者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宋本岳本作緌誤）者今禮家定作蕤

按此杜易䙗為綏先鄭從之後鄭定綏當為緌也故書作䙗說文無此字惟禰字下有引爾雅禰禰禮之語而篆文無禰字釋文曰䙗音維徐音遂據徐音疑本作䙗或作旞說文於部旞即旞字全羽為旞古羽旄多互言羽而旄見言旄而羽見經云旞猶禮記云緌皆謂無旒也杜易為綏似未解此司農偁雜記證杜說但綏緌二字古音同在十六部十七部閒而義各有當緌者下垂之意故系於冠纓為飾者謂之緌旌旗之旄亦謂之緌鄭君雜記注云綏當為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緌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明堂位注云緌當為緌讀如冠蕤之蕤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皆與夏采注正合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明冠緌字誤則旗緌之字誤可知子春司農習而不察不暇分別綏緌之異也云今禮家定作蕤者漢時說禮家定從蕤字蕤者艸木花垂見其音亦在十六部如玉藻緇布冠繢緌注云緌或作蕤是其證也玉藻音義曰緌本又作蕤是唐時禮記尚有作蕤者也

終

周禮漢讀考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地官序官遺人鄭司農云遺讀如棄予如遺之遺乎謂以物有所饋遺

司農言讀如非讀爲也鄭君恐其義不明因足成之其實饋遺與遺棄古音不別

媒氏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麩曰媒

此舉方俗語證成其義也司馬遷傳曰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孼其短孼當爲櫱媒櫱猶醖釀正與此鄭注合小顏亦曰齊人謂麴餅爲媒此必漢書音義中舊說徐仙民麩音去積反則麴麩讀麴塊非櫱字也讀魚列五結二反者非

廛人注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乎謂廛民居區域之稱

案此從杜易字而不從其說

泉府注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

外府注云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說文曰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而廢貝行錢攈許語錢卽泉秦時易名錢也故金部錢字下曰銚也古田器一曰貨也然則泉之名不始於漢檀弓注曰古者謂錢曰泉知漢時謂泉曰錢也故書泉或作錢蓋假借錢字之擘端矣

士訓鄭司農云訓讀爲馴謂以遠方土地所生告道王也爾雅曰訓道也

案此經作馴司農易爲訓而說其義又引爾雅證成之也今周禮經文作士訓注作訓讀爲馴則引爾雅訓道也之語不相屬蓋其始或用注改經作訓其旣也復用已改之經改注凡經典內如此者致多向有說一篇言之詳矣五帝本紀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此正與周官合馴與訓皆釋爲順而周禮必易爲訓字乃親切說文曰訓說敎也從言川聲

卝人注卝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案正義曰經所云卝是總角之卝字此官取金玉於卝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此極爲明析卝之言礦卝非礦字也凡云之言者皆就其雙聲疊韻以得其轉注假借之用卝本古文卵字古音如關亦如鯤引伸爲總角卝兮之卝又假借爲金玉璞之礦皆於其雙聲求之也讀周禮者徑謂卝卽礦字則非矣又或云與角卝之字有別亦誤至於說文卵字之下亦有卝古文卵之云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而今本測之石部礦字之下本無卝古文礦周禮有卝人之云而今本增之俗說文果如是則鄭注不當云之言正義不當云此官取金玉於卝字無所用矣詳見說文解字讀

饎人注故書饎作𩟄

案說文饎或從配作䊠疑今周禮𩟄下誤多火也特牲饋食禮注曰古文饎作糦周禮作𩟄

槀人注鄭司農云槀讀爲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

案槀木枯也從木高聲或作槁同俗本經文作稾則爲禾稾字矣宋本釋文大字作槁人不誤而小字云注音犒同苦報反陸氏謂槀犒皆苦報反也因其枯槁而潤之曰犒去聲猶因其勞苦而慰之曰勞去聲犒師字古祗作槁耳漢人作犒何休注公羊曰牛酒曰犒高誘注淮南曰酒肉曰餉牛羊曰犒漢斥彰長碑則從酒省作醻然則先鄭舉時語時字以說古經不必改犒爲槁也

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注杜子春讀生爲性

性從心生聲古音性亦讀所庚切

其植物宜膏物注鄭司農云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當爲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實有櫜韜

案此鄭君謂爲聲之誤也膏高聲在古音二部櫜咎聲在古音三部二字雙聲楊柳之屬理緻且白究與膏形質不同不得命之膏也

五曰以儀辨等注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謂九儀

案儀字故書多作義全書之例見肆師鄭司農注

以求地中注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

案救從支求聲古讀亦巨鳩切尚書器維求舊漢石經作救舊尚書方鳩僝功說文人部作方救僝功救卽救古支與攴偏旁多通用然則周禮以救爲求古文假借字也

九曰蕃樂注杜子春讀蕃樂爲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

蕃藩義異蕃艸茂也藩屏也此易其字以易其義鄭從之也

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注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

此與典婦功同但此經文已易彼經文未易而出故書於注全書體例不必畫一要使互見學者心知其意可也

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注杜子春云賙當爲糾謂糾其惡乎謂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

此鄭不從杜說也漢時小篆蓋無賙字故杜易其字如易軒爲軹之比鄭君則取從貝周爲說慁心貴當所謂就其字之聲類攷訓詁捃祕逸也鄉師賙萬民之囏阸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說文無賙字許意蓋謂周是賙非其論語周字是假借周禮賙是正字孟子作周不从貝

羞其肆

見夏官小子

小司徒以比追胥注胥伺捕盜賊也

案此當云胥讀爲偦而不言者互見

四丘爲甸注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

甸古音同陳陳乘雙聲衷甸見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七年說文人部引作中佃一轅車也正義云甸之言乘也者欲見甸中出長轂一乘引傳者證甸得爲乘之義案賈疏非鄭意也稍人職丘乘注曰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故云此注甸之言乘卽其訓曰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猶讀如維禹敶之之敶也衷甸古音讀改陳云讀如者但擬其音甸與乘雙聲因以知其訓曰乘稍人之乘卽甸故此注云甸之言乘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注政當作征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

案說文戈部或邦也域或字也口部國邦也蓋古三字本一字國與邦異部而雙聲杜必改邦爲域者邦者統詞域者別詞鄭云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

鄉師其茅蒩注杜子春云蒩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蒩爲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乎謂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

杜讀蒩爲菹易其字也菹酢菜也醢人茆菹鄭大夫讀爲茅菹茅初生可爲菹也　鄭大夫讀菹爲藉欲易爲藉字考蒩本訓藉不必易爲藉也說文曰蒩茅藉也引禮封諸侯以土

藉以白茅云祭前藉者謂大祭祀以茅藉地猶之禾稾去其皮祭天以爲藉　鄭君則云茅蒩卽士虞禮之苴茅取黍稷祭取膚祭皆以此承藉既祭束而藏之其蒩二字古通用皆藉也鄭君與大夫同訓藉而說不同

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注輦人輓行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

說文辵部連負車也從辵從車車部輦輓車也從車從扶在車前引之案連輦古今字許云負車者謂人挽車而行如負車然人與車相屬不絕故引伸爲連屬字耳部曰聯連也大宰注曰古書連作聯然則聯連爲古今字連輦爲古今字假連爲聯乃專用輦爲連巾車職及管子書輦字皆作連司農當云連今之聯字不當云讀爲輦此漢人以今字易古字之大例也○注引司馬法云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此蓋謂一人所需也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謂一輦載二十人若十八人十五人所需也周每人加二版二築故每輦僅容十五人所需正義不了○輓人之數不可知以說文扶字下云竝行也從二夫輦字從此輦字下云從扶在車前引之蓋二人竝行輓一輦爾雅毛傳釋詩皆云徒輦者也

纛

纛從縣毒聲說文作翿從羽設聲俗作翢𦐇聲毒聲同在古音弟三尤幽屋沃燭部也雜記作翿爾雅作纛鄭君引之各從其柢

及窆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記所謂封者

此謂窆堋封三字雖異實一事也周禮作窆左氏傳作堋禮記作封皆謂葬下棺也堋從崩聲在古音弟六蒸登部窆從乏聲在古音弟七侵緝部封在古音弟九冬鍾部其音通轉相近故服俗讀如窆窆讀方勇切故禮記以封字代窆堋字也語言歛侈而字因之異爲不特異字同義實一語也故遂人注曰聲相似說文穴部曰窆葬下棺也引周禮及窆執斧土部曰堋喪葬下土也引春秋傳日中而堋又曰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說與仲師同益賈侍中諸君子說皆同也又曰虞書曰堋淫于家亦如是謂虞書假借此堋爲朋淫字引之以明六書之假借也說文作堋朋聲今周禮作堋崩聲傳寫小異也禮記下棺之封音家讀彼驗反與窆同音其餘封土之封如春見封之若堂等皆不讀彼驗反虞仲翔注周易乃以不封不樹之封爲下棺然則周禮冢人上封之度亦當易爲上窆矣

以涖匠師注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涖涖謂臨視也

當云立當爲涖字之誤也而云讀爲者立與涖雙聲立卽古位字於音亦爲同部也依說文立部𦓡臨也則𦓡是正字經典多作涖作莅

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巡作述屯或爲臀鄭大夫讀臀今本作屯非也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謂前後屯兵也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爲屯從屯

故書巡作述者古音巡川聲川古音如春述朮聲同在弟十三諄文魂術物沒部故故書作述今書作巡述訓循巡訓延行見義亦相近也屯故書或爲臀者屯聲殿聲古音同在弟十三部也鄭大夫杜子春皆從作臀之本鄭君則曰今書多爲屯從屯故其說義不同今本周禮注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誤臀與殿同聲故大夫子春皆易臀爲殿字而其說殊大夫易爲課殿之殿者課殿謂課試居殿漢書音義項岱曰殿負也最善也韋昭曰弟上爲最極下曰殿六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然則少斷謂巡其怠玩者也子春易爲在後曰殿之殿者軍在前曰啟在後曰殿經雖兼言前後然古人前後本末多無定稱是在前護衛者亦可謂之殿也鄭君從屯爲說云車徒異部則讀如今云屯兵屯田之屯矣

賙萬民之囏阨注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

見一

鄉大夫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

頌容古今字漢時以容爲容兒字則以頌專爲雅頌字子春破和容爲和頌釋之曰謂能爲樂也益以樂歌對下文樂舞爲言鄭不從也　舞從舛無聲不直以無爲舞古文假借字也鄭從杜說　馬季長論語注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此和當是衍字容有威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也五曰興武與舞同也玉裁案四曰和頌馬從杜易字也五曰興武馬本與故書作無者不同以舞訓武則用杜說而不從杜字也與舞同者皇侃云射容與樂舞趣與相會進退同也

黨正以歲時涖校比

案周禮全書比校字極多皆當從手夏官校人注曰校之爲言挍也主馬者必仍挍視之挍視卽比挍也以挍釋校可證全書多從手作校人字從本校本訓木囚而鄭君因明其音之相同義之假借也校人音義曰校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挍之字耳今人多亂之語甚明析張參五經文字手部云挍經典及釋文或以爲比校字字書無文考說文雖有校無挍然因此遂廢挍字則鄭君校人注何可通乎石經版本紛錯不一故定其說於此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注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書亦或爲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故書或無事字故杜易政爲正下屬讀之杜又云書亦或爲戒令政事句絕鄭君從此不從彼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州長正月之吉讀法黨正四時孟月吉日讀法族師則每月吉日皆讀之於義爲長不得族師轉同於州長也

春秋祭酺亦如之注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從今本作爲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

故書酺步兩有杜從酺不從步今本作杜子春云當爲酺者非也鄭君引校人馬步之文以見步之亦可從而蝝螟之酺人鬼之步分別異字未聞其詳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暨今本作既比則讀灋注故書暨爲既今本作既爲暨杜子春讀政爲征既爲暨今本作暨爲既

案杜讀政爲征而鄭君曰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則不從杜說也杜子春讀既爲暨而鄭君曰祭祀役政喪紀四者及比其爲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及訓暨則從杜說也或從或不

而皆存其說者以俟後之人有攷也故書作既杜易為暨鄭君依以正經文今各本以注改經以經改注遂使及訓不可通矣經謂當槩比時讀法不在既槩比後也公羊傳曰會及暨皆與也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注故書或言觵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觵撻罰之事

案所以必從杜者嫌觵撻之外別有罰事也

封人置其絼注鄭司農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名謂絼字當以豸為聲

絼字從糸豸聲音直氏反漢時謂之雉古音豸在十六支佳部雉在十五脂微部部分最近又雙聲故司農曰名同也古大子申生雉經而死葢謂以繩自縊也釋文曰絼本又作紖案少儀牛則執紖祭統君執紖鄭君此注曰字當以豸為聲正謂不當從禮記以引為聲也鄭意葢駁說文說文糸部有紖無絼

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鄭司農云皇（當作䍿）舞蒙羽舞書或為䍿（當作皇）或為義名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帗

說文羽部云䍿樂舞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從羽王聲讀若皇案此用鄭司農說也或賈侍中說亦如是與樂師注曰故書皇作䍿鄭司農云䍿（今本作皇誤）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䍿讀為皇書亦或為皇是則仲師叔重皆從䍿此舞師注當云鄭司農云䍿舞蒙羽舞書或為皇鄭君從文從皇引伸師說則先䍿後皇今本幾人所改也掌次設皇邸鄭司農云皇羽覆上名謂染羽象鳳皇羽色葢掌次故書亦作䍿或為皇故兩司農說異樂師職後司農云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是後司農說其羽似鳳皇色故定從皇也書或為義說未聞

牧人陰祀用幽（今本作黝）牲毛之注鄭司農云幽（今本作黝）讀為黝（今本作幽）黝（今本作幽）黑也

案經文注文當如是今本經作黝注幽黝互譌由或以注改經復或以已改之經改注之故也守祧職云幽堊之注鄭司農幽讀為黝黝黑也引爾雅地謂之黝今本譌舛與此正同釋文兩云黝司農音幽然則其誤在陸氏已前矣說文幽隱也幽有黑意不得徑訓黑也玉藻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鄭君云幽讀為黝黑謂之黝以禮記證周禮事甚顯白雞人注陽祀用騂陰祀用黝不作幽又其證也

玉裁又案小雅隰桑有幽毛傳幽黑色也然則幽黝古今字先後鄭皆以今字讀古字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故書毀為甈尨作龍（今本龍作尨依宋本正下龍字同）杜子春云甈當為毀龍當為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除毀殃咎之屬

案此皆字之誤也甈毀相似龍尨相似巾車龍勒龍駹也駹車故書駹作龍玉人上公用龍龍當為尨然則經文尨雜字多作龍

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

以職為樴同音假借字也說文木部曰樴弋也（說文杙作弋）牧人授充人繫之充人繫祭祀之牲牷繫必有杙故謂牧人充人為樴人也

軍事共其槁牛注鄭司農云槁師之牛

案此經文作槁注作犒與序官槀人同唐石經經文作槁是也釋文及各本經文作犒非也宋本注作槁師亦非也漢人注經之例經用古字注用今字如經瀌注法經眂注視經示注祇經槁注犒經齍注粢經蟣注美經匶注柩經于注於其大較也學者以此求之思過半矣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故書廛或作壇郊或為蒿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壇讀為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杜子春云蒿讀為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今本作里居誤）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

古音廛壇同在第十四部蒿郊同在第二部稍削亦同第二部士仕同在第一部鄭君所謂字之聲類也鄭君從司農壇讀為廛而說不同說文广部亦曰廛二（今本二作一誤）畝半一家之居

稍說文邑部作郝云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從邑肖聲周禮曰任郝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案今周禮無郝字疑注云故書或作削俏即郝之譌字鄭君從稍許從郝大宰家削之賦音義云本又作削

唯其桼林之征二十而五注故書桼林為漆林杜子春云當為桼林

經注當本如是依說文桼木汁可以髹物也漆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也然則故書作水名字杜易之宜矣陸德明本作桼林不誤其云本又作漆者即今俗本經作漆注中桼漆字互換是也（汲古閣云當為桼林勝於他本）攷巾車注文桼字十一見字皆作桼（今本錯出漆字）知漢人髤桼字不從水今禮記左傳從水作者自是後人誤寫耳

遺人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各本作羈俗字也）旅注故書囏（岳本如是此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證也）阨作墐阸羈作寄杜子春云墐阸當為囏阨寄當為羈

說文堇部堇黏土也艱土難治也從堇艮聲囏籀文艱也從喜周禮故書作墐墐見說文手部飾也於此不可通故子春易之不易為艱而易為囏者據鄉師有囏阨之文故知當從囏讀連阨言之以見同鄉師也（一說當是故書阨作扼扼亦從手杜據鄉師改從阜）易寄為羈亦依字之聲類○墐岳從木作槿葢非釋文及集韻二十八山皆從手

均人公甸注公事也甸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均說其義讀如營說其音也營當今詩作㽮㽮營從田熒省聲熒在第十一庚耕清青部旬勻在第十二真臻部二部古時合用也易坤為均亦有作為旬者則旬讀為均此周禮旬亦讀為均也內則旬而見鄭讀均而見古文鈞字作銞說文袀字他書作徇筍字今作筠知旬勻古通用不別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中中禮者也故書中為得杜子春云當從（今本作為）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

此鄭君從今書作中杜從故書作得也當從今本作當為誤杜鄭說各異其實中得雙聲可從惠氏九經古義曰三倉曰中得也（史記索隱）封禪書云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

勝之尙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覽云禹爲司空以通水潦
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高誘曰中猶得然
則中失猶得失故鄭不改字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
杜子春云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
此鄭不易字杜改字也後杜說者存其說也杜意謂遊爲聲
之誤
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從（今本作爲非）與
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
此鄭君從今書作舉杜從故書作與也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注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爲隸
此司農據作肆之本易爲隸也
保氏九數注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句股也
賈公彥云今有重差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爲今
有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玉裁案注疏本如此重
差卽差分句股卽旁要司農無夕桀馬融干寶注乃云今有
夕桀見少儀疏陸氏云夕桀二字非鄭注賈氏云馬與鄭異
葢釋文本有夕桀二字而辨之孔賈本無夕桀二字而引之
也陸云夕音的沈祥易反案以音的求之其字當是本作勺
讀爲斟酌之酌沈作朝夕字非陸音的亦非也桀當爲桼
媒氏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
云實緇字也者俗謂爲純緇字實則緇字也緇字作純者葢
古文緇以才爲聲作紂篆作紂純篆作純隸作純形略相似
是以誤爲純字也說文無紂字葢失之
司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儥注儥賣也
案說文人部儥見也鄭云買後文又訓賣皆見之義也儥讀
古今字贖氏儥皆留
展成奠賈注展之言整也奠讀爲定整飭會者使定物賈防誑
豫也杜子春云奠當爲定
案讀爲定者就其聲類而易其字義也當爲定者直謂爲字
誤聲誤而改之也其意不同故兼存之誑豫謂大其賈詿祖
欺誑豫猶大也豫象之大者因之凡大皆曰豫淮南書曰黃
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列傳子產相鄭市不豫賈魏

都賦不鬻邪而豫賈司馬貞李善賈公彥皆不得其解
上旌于思次注思次若今市亭也鄭司農云思辭也（依說文之例則辭當作詞）
次市中候樓也玉謂思當爲司聲之誤也
賈疏云下云介次不得爲辭明思不得爲辭直是思司聲同
故誤爲思也此思司聲同不得爲字誤今有本云字聲之誤
兼有字者讀得云思當爲司字絕讀之乃今義也案據疏
知賈本本無字字無者爲長注例當爲某之下未見有聲字
字者也今本注內有字字淺人增之
市師涖焉注故書涖作立司農云立當爲涖涖視也
鄉師云立讀爲涖此云當爲涖案古者立位同字則讀立爲
涖卽讀位爲涖也後世立位二字韻部迥別
辟布者注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訟泉物者也玉謂辟布市
辭辟二字音不相涉司農從故書作辭鄭君從今書作辟
之羣吏考賓諸泉入及有遺忘
害者使亡注害害於民謂物行沽者
案行今俗所謂行貨不精者也音遐孟反者非如字及胡剛
反是也方言注謂之行敝（今譌爲拜蔽）唐書韓琬傳謂之行濫（今譌行件）
沽物也沽釋文作苦音古（宋本岳本周禮皆作沽）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故書附爲柎杜子春云當爲柎
案附麗字周禮多作付此作柎皆假借字也高宗肜日天旣
付命正厥德今文尙書作附命說文訓附爲附婁訓坿爲益
也似以坿爲附麗正字
質人壹其度量淳制注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
長也玉謂淳讀如淳尸盥之淳
見內宰玉謂淳當作玉謂純伸杜說也讀如淳尸盥者擬其
音也
邦國基
士虞禮注曰古文朞皆作基
廛人掌斂絘布總布注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
爲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玉謂總讀如租穟之穟總布謂守
斗斛銓衡者之稅也
依司農說則絘當爲次釋文云本或作次者是也總當爲儳
杜蓋謂爲聲之誤一字雙聲也鄭君不改字讀如租穟之穟

者擬其音耳非讀爲也租穟當是組繐之譌見巾車職轉寫
譌從禾也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
官爲居之貨物沈滯於廛中不決民乏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
售賈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
市矣謂貨物諸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
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玉謂
滯讀如沈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廛久則瘦臞臭
敗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
司徒從廛謂物滯於廛中者曰廛鄭君從滯云滯讀如沈滯
之滯者不獨擬其音亦取其義同也
賈師凡國之賣儥注儥買也故書賣爲買
此從今書作賣也必從今書者儥雖可訓賣但此經以官序
賣爲言則賣在上儥在下訓買爲長不當云買賣也
胥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
案經典習襲二字同音多通用
泉府斂市之不售
案售者讎之俗字不當施於經文當改正
貨之滯于（今各本作於）民用者注故書滯爲癉杜子春云癉當爲滯
案滯或爲癉或爲廛此古十四部與十五部合韻最近之理
買者各從其抵注鄭司農云抵故買也玉謂抵當作柢柢本也
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
案云實柢字者猶媒氏云純實紂字也才聲誤爲乇聲從木
誤爲從手其理一也說文曰柢木根也韓非解老曰直根者
書之所謂柢也木之所以建生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注鄭司農云鍵讀爲蹇管謂籥也
鍵謂牡
案鍵讀爲蹇此不可通非讀如之譌則經文本作蹇注文本
作蹇讀爲鍵之譌也月令老子等書皆有鍵字不必司農擬
其音然則經文本假借蹇字信矣
正其貨賄注正讀爲征征稅也
司關國凶札注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

趙人謂死爲札春秋傳曰札瘥夭昏

趙人謂死爲札舉方俗語言以證之也又引春秋傳以證之鄭君於大宗伯云札讀爲截案札古文假借字呂忱字林乃有𣧛字從歹乙聲

掌飾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注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

說文巾部帑金布所藏之府也從巾奴聲案此字乃都反亦讀湯蕩反古音弟五角虞模部其八聲爲藥鐸弟十陽唐部其八聲亦爲藥鐸是以奴聲而以湯蕩反之也帑者藏金布之府引伸爲函器吳越春甘蜜九欓卽此字帑秋言英者謂畫也榮而不實謂之英故凡華飾謂之英鄭風重英魯頌朱英皆是也

遂人以興耡利甿注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

案此可不易其字直云耡藉也助也今於詁訓之法說文耒部耡字下曰商人七十而耡耡藉稅也從耒助聲引周禮以興耡利萌藉字下曰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然則藉藉一字也許君以藉訓耡勝於杜鄭之易字許先偁商人七十而耡釋之曰藉稅也者此發明孟子之義孟子言稅法也後引周禮者周禮之興耡不言稅但謂民人自相借力佐助故許君以爲引伸之義

甿字作萌說文爲勝許君民部曰民衆萌也萌而無識也（韻會引有此五字）漢人謂民爲萌如列女傳敘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民內之於城中也霍去病傳及厥衆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皆可證遂人改說文衆萌爲衆氓非也今周禮遂人甿字凡七遂大夫一旅師一鄭君注云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知貌也以宋本周禮音義（致氓亡耕反）詩衞風正義白帖廿二廿三所引周禮皆作氓訂之知開成石經詩禮字始作甿以氓爲亡民而改之也但以漢人訓詁之法求之必當曰變民言萌萌猶懵懵艸木始生曰萌故訓曰懵若氓則毛傳說六訓曰民也鄉遂軌非民者而乃云異外內乎然則唐初周禮本作氓後改爲甿實則漢時周禮本作萌後改爲氓（白帖二十二二十三引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彊予任氓以興耡利氓旅師新氓之治字皆作氓不作甿開成石經皆作甿詩氓之蚩蚩石經亦作甿正義引作氓字亡民也詩言氓此自唐石經始所當更正）

以土均平政注政讀爲征

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

及窆注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塴皆葬下棺也聲相似

見鄉師案釋文作及窆云劉昌宗昌絹反穿也劉本大誤與注不相應或云注有給墓上事及窆之文（窆宋本作窆）然窆爲穿壙之爲下棺事各不同致役爲墓上事及窆陳役爲窆蓋六遂分任其役也

遂師施舍注施讀亦弛也

亦者亦遂人職而言

庀其委積注故書庀爲比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也

釋文曰庀又作庇案說文有庇無庀疑庇庀一字也如妣籀作𡚱

蜃車之役注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

辰聲在古音十三部專聲全聲在十四部合韻最近

比敘其事而賞罰注鄭司農云比讀爲庀

見上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注鄭司農云耡讀爲藉杜子春云耡讀爲助謂相佐助也玄謂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

鄭君說與遂人異者以經文言于耡則耡必有其地故訓爲里宰治處以漢街彈之室況之又云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則遂人耡字其本義里宰耡字其引伸之義也放讀如公羊傳放於此乎之放

旅師而用之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

而如若一聲之轉宋本作讀實若實蓋曰之誤曰譌日又譌實也讀曰與讀爲同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敀云

見小司徒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注所斂野之賦謂農圃山澤之賦也

今人於經文誤斷其句

以甸聚待羈旅注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爲羈

羈人職作奇古音奇羈同在十七部同轉入十六部也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注余當爲餘聲之誤也

案此蓋亦古文假借字職方氏昭餘祁淮南子作昭余徐鍇說文亦作余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政讀爲征

與其施舍注施讀亦爲弛也

亦者亦遂人遂師而言岳本無亦字

草人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注故書騂爲挈墳作盆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盆（今本作墳）壤多盆鼠也玄謂墳壤潤解

說文馬部無騂字徐鉉新附字作騂云從馬觲省聲案土部曰垶赤剛土也從土觲省聲此周禮艸人騂剛正字且牧人騂牲魯頌騂剛皆宜借用從土之垶今皆從馬則爲倒置故書作挈剛杜子春易挈爲垶必依其聲類矣唐韻垶息營切非也鄭司農云盆壤多盆鼠也此依故書作盆如其字解之今各本云墳壤多盆鼠殊誤鄭君則依今書作墳釋墳壤爲潤解潤訓墳壤訓解別於勃壤爲粉解

稍人以溝蕩水注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謂以溝行水也

和蕩如滌器之盪搖動而令之去也李軌吐黨反

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薀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

案夷字各本作荑从艸惟常熟錢求赤所藏宋本作夷與注合其所載音義亦無荑音夷三字（葉抄釋文大字荑之小字鈥蓋大字本作夷小字當作一音薙）然則今本經典釋文有者淺人增之也雉氏注書雉或作夷夏日至而夷之月令注引夏日至而雉之然則夷卽雉字鄭司農於此云今時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於夷氏曰今俗閒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文互相足

訓注若云荊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

釋文麻如字一本作麋（注疏本以誤麋）李及聶氏亡皮反玉裁以李聶之反語訂之則當云一本作麋也麋從黍麻聲或省作麋

是以誤㾌
山虞物爲之厲注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
案厲列迾三字古通用
注徇柔刃也
案刃韌古今字賈疏作堅刃是賈本作刃也岳本因之陸本作忍故釋文曰忍音刃攷工記注則刃白且明也亦疏作刃釋文作忍音刃
角人注骨入桼垸者受之以量
案垸當作睆字之誤也說文土部曰垸以桼和灰丸而髹也從土完聲許云灰者謂骨灰也通俗文燒骨以桼曰垸巾車注杜子春曰軟讀爲桼垸之桼直謂髹桼也
羽人凡授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注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則有名蓋失之矣岳本有則
音相近者謂箴與審縳與摶緷與縳皆相近也惟一羽有名不如周禮說長
掌葛以權度受之注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當爲受之爲當作從
廩人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
案匪頒字始見於大宰九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此則徑讀匪爲分與仲師說小異亦令互相足也非字有分背之義微與文二韻字多互轉匪得讀爲分猶𢼸分聲得讀爲微也
注稍食祿稟
案稟賜穀也筆錦反與倉廩字義別各本稟作廩以宮正內宰掌固等注正之司稼注賜稟其艱阨宋本岳本作賜廩與此同誤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
及聲在古音第七部妾聲在古音第八部聲類同也
舍人注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
疏云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者此喪大記文但喪大記注士沐粱蓋天子之士士喪禮諸侯之士沐稻又云差率而上天子沐黍案沐稻沐黍皆賈氏備引鄭義耳鄭此注引喪大記無據士爲天子士也岳本據疏改士沐粱爲士沐稻非是

稾人
汲古閣本作稾錢求赤所藏宋本作槁賈一字也皆不誤岳本作犒與序官異體非也凡經用古字注用今字槁犒古今字也
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
說文宂㪚也引周書宮中之宂食案周禮蓋周禮轉寫之誤宮中之宂食似涉校人宮中之稍食而誤古人亦時有筆誤也

皇清經解四之四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四十三　學海堂

周禮漢讀考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春官序官眡瞭三百人注眡讀爲虎眡之眡
說文曰眡古文視可無注而言其讀者周禮一經凡眡字多以比類爲訓嫌此與彼同故明之
韎師注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讀如味食飲之味杜子春讀韎如今本作爲菋荎著之菋予謂讀如韎韐之韎
說以東夷之樂曰韎者此言其義也讀如味食飲之味讀如菋荎著之菋讀如韎韐之韎皆擬其音韎韐字從韋末聲依子春讀菋司農讀味似經文韎師字當從末聲矣鄭君則曰韎師字形聲皆與韐同
鞮鞻氏注鞻讀爲屨鞮屨四夷舞者屝也今本屝上有所字文選魏都賦注引無說文曰屝履也履禮曰緦非者緦履也不當有所字
讀爲屨依岳本他本作讀如屨非也下文云鞮屨是知其必作讀爲矣鞮屨謂革屨也鞻字當是本作婁而從鞮字加革說文走部作趣婁是古本也
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禮
案此字之誤也禮記尹吉即尹告之誤周易后以施命誥四方王弼本作誥四方亦是字誤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爲賓柴
案此一字之誤也
五祀注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書亦或作祀說文曰祀或從異作禩司農以正字改或字故云當爲祀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疈爲罷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予謂疈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
司農從故書作罷故以披釋罷古音罷讀如婆披讀如坡二同聲類鄭君從今書作疈釋以疈牲胷披在古音第七部疈在弟一部而雙聲說文刀部曰副判也引周禮副辜祭又云疈籀文副許亦從今書蓋本賈侍中與桀部曰磔辜也與二鄭皆以磔釋辜
以荒禮哀凶札注札讀爲截謂疫厲宋本岳本作癘
札字已屢見矣此乃云讀爲截者互見也
以禬禮哀圍敗
注云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類案此則經文禬字當爲會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同也女祝注除災害曰禬凡以神士者注此禬讀如潰癰之潰各隨文解之
侯執信圭注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
玉裁按信古伸字伸圭躬圭同像人形爲瑑飾而伸圭人形直躬圭人形微曲躬或從弓取鞠躬意也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注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神禮爲小禮
案羣神對大神大鬼大祇言也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爲大禮羣神祭祀爲小禮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注云小禮羣神之禮是也肆師職所云大祀者大禮也次祀小祀者小禮也今羣神皆譌羣臣自賈氏作疏時已依誤立說○又按下文注郊有羣神之兆賈疏不誤而余仁仲本岳本注疏本皆作羣臣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果讀爲祼
案此古文假借字也祼從示果聲古音在第十七歌戈部鄭君云祼之言灌祼與灌雙聲非祼音同灌也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注頒讀爲班
見大宰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

立位同字者謂別無位字也古文春秋經者漢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是也謂左氏春秋也志以古經十二篇別於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說文曰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兆五帝於(當作垗)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

說文土部垗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引周禮垗五帝於(亦作於)四郊從土兆聲案許書兆分也垗祭時今周禮祭時字作兆不從土

辨六齍之名物注齍讀爲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

見甸師

以秬鬯渳注杜子春讀渳爲泯以秬鬯浴尸

渳說文從水弭聲古音在十六部泯說文不載從水民聲在十二部杜以雙聲易其字也泯取泯滅之義以秬鬯浴尸其中泯滅然也許叔重云渳飲也按許義蓋亦周禮說謂以秬鬯灌尸口鼻如飲之然也許不從杜(今俗語謂近日少飲曰泯)

甫竁(今本作竁)注鄭大夫讀竁(今本作竁)皆爲穿杜子春讀竁(今本作竁)爲毳(今本作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脃之脃(依釋文及今本竁舊本)

經文本作竁字大夫易爲穿字子春易爲竁字穿與竁雙聲竁與毳疊韻皆謂葬穿壙也竁字恐其音義不顯故以今南陽語言證之南陽名穿地爲竁其義也竁聲如腐脃之脃其音也此與漢人注今河閒言豚脅聲如鍛鏄文法正同子春正用南陽語耳後人用子春所改經文作竁則又將注文竁竁互換而文義不可通矣或疑說文穴部云竁穿地也從穴毳聲引周禮大喪甫竁則周禮經文故作竁不作毳玉裁謂叔重用子春已改之經文鄭君從故書之經文各不同也假令鄭君依杜改易經文則其注必云竁故書作毳鄭大夫讀爲穿杜子春讀爲竁矣聲如腐脃之脃釋文以爲脃七歲反舊作如腐膵之膵膵者牛羊脂膋謂不當施於此但脃字字書所無惟有膬字音千劣反與劉昌宗脃音清劣倉沒二反相合似作膬爲得也此條音義大旨如此甘(此云字林已下一字卽衍)(云舊作膵誤也案沈解已下十九字則讀釋文義記之語舛誤尤甚非陸語)古去入不分七歲下劣二反卽一音也脃膬音義皆相近陸云字書有膬無脃攷說文皆有之脃少耎易斷也膬耎易破也李善注魏都賦注七發分引之臧氏琳云從易破之訓爲親切當作膬爲長

肆儀爲位注肆習也故書肆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當爲肆義爲儀

案肆當爲肆字之誤也義讀爲儀見肆師鄭司農注

肆師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予謂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禨衈者釁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禨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傳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衈社也

此云故書祈爲幾小子職注云春官肆師職祈或作畿云或是故書有作畿者也畿幾字古多通用詩如幾如式亦作如畿禮記雕幾讀雕畿是也子春從祈依小子職也鄭君改爲進禨之禨者玉藻沐畢進禨此禨卽說文之䤒字幾字許君皆云小食也釁屋刲羊血僅流于前乃降以少許血飲屋如進小食然故云當爲進禨之禨小子職祈或爲刏士師職作刏鄭君云刏當爲正字言文刏劃傷也此亦與刲羊血僅流意合而血部又有衈字云以血有所刏涂祭也衈幾聲然則禮家有定此字作衈者○子春云珥當爲餌鄭君不從云當爲衈者餌字於義不相關故依雜記公羊傳作衈刲羊爲刏割雞爲衈小子士師注皆曰毛牲曰刏羽牲曰衈本雜記也鄭司農注小子從珥云牲頭祭也說文無衈字然則許說周禮蓋同先鄭與公羊傳衈社今本作血社誤郭景純注山海經引作衈社音釣餌之餌

頒于職人注職讀爲樴樴可以繫牲者此樴(今本作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

見牛人監門人者司門云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是也

祭之日表齍盛告絜注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徽識也故書作剽今書作表故書假借字今書正字也表粢盛者謂如周公盧僖公齍羹公藻合以小旌書某公之食爲表識也徽識說文作微識大常九旗之屬表粢盛象此而又細

共設匪罋之禮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罋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

說文筐飯器筥也匪器似竹篋髻黍稷方器也以黍稷實於飯器猶爲相近匪則禹貢以盛玄纁璣組周書以實玄黃者故鄭君辨正之而其下又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故掌客云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注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鄭意謂酬幣侑幣皆當實於匪經文匪罋槃稱之詞如此則匪可無改匡

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注故書位爲涖杜子春曰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

見司市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注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主車之悲爲敵所得

案此古文假借字

祭表貉注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

貉百古音同在弟五部祭貉不得其解於義求之當爲禱氣勢增倍則於音當易爲十百之百也後世用兵云禡伯者伯同百

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此爲全經發凡起例也尚書多用誼爲義字

鬱人注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

今各本貫築之閒有爲字賈疏曰司農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者未知出何文案說文鬯部鬱字下曰芳艸十葉爲貫百廿貫(句)築以煑之爲鬱許說同先鄭且周禮經文言鬱齊多矣安得云百二十貫爲築也周禮鬱字亦當依說文從臼

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注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酌

尸尸扱王氏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

說文扱從古良聲斝從斗冂象形二字古音皆在第五魚模部皆讀如古故鄭君就其聲類而易其字說詳賈疏

昔人禁門用瓢齎注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杜子春讀齎爲粢瓢謂瓠[今本作瓢此依余本岳本]蠡也粢盛也玄謂齎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

故書作剽假借字也司農易爲瓢瓢謂瓠蠡也一瓠副爲二說曰蠡昏禮所謂巹也說文巹訓蠡也斡訓蠡柄也漢書以蠡測海張晏曰蠡瓠瓢也楚辭方言字皆作蠡俗作盞子春易齎爲粢粢訓盛也但上下文罍修蜃概散皆酒尊不得此爲粢盛非鬯人所職案釋文云齎杜音資不曰杜音粢則知注本作資資盛也者資取藉意謂藉以盛酒也[假令以粢盛則其閒杜何王慎若此]鄭君以爲讀資爲盛則六者皆得言盛不得獨繫於瓢故易爲齎齎卽齋字左傳嗞齍字作齊云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者瓠以柄爲柢以腹爲齎去其柄而用腹爲尊也[賈疏云割齎爲尊不可通]用腹爲尊則不用兩析之瓢然則經文之瓢猶言瓠也

脩用脩注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也玄謂脩蜃概散皆漆[當作桼]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

先鄭作脩不改字賈疏云詩尙書爾雅皆爲卣脩字於尊義無所取故從卣也玉裁謂脩卣字同在古音第三尤幽部聲類同也卣卽說文卣字爲之異耳中尊名卣者卣讀若調盂取芬芳條暢之意與凡言讀曰者與讀爲同

凡山川四方用蜃注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玄謂蜃畫爲蜃形蚌曰合漿[一作含漿]尊之象

古文謨字作𧥢與蜃篆文相亂者字之誤也杜意直用水中蜃爲尊鄭君意蜃不可爲尊但以桼畫爲蜃形以蚌名含漿有尊盛酒之象故用爲畫而取名也先鄭從故書作謨

凡祼事用概注祼當爲埋字之誤也

古埋瘞典多用貍與祼字略相似而誤

共其釁鬯注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爲徽

鄭君意釁如字讀之如釁鐘釁鼓之釁故云釁尸以鬯酒也又云使之香美者此卽大鄭讀爲徽之說也徽美也釁從分聲徽從微聲文微二韻古多互轉

其介鬯

案鄭司農鄭君同作介而司農讀如介冑之介鄭君讀介紹之介

雞人凡祭祀面禳釁注鄭司農云釁讀爲徽

見鬯人

司尊彝朝踐注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

說文餞送行食也於經無涉故杜易爲踐言踐其位行其禮也

獻尊注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

魯頌故訓傳曰犧尊有沙飾也明堂位注曰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尊象骨飾之鄭志張逸問曰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娑[今本作娑]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案云或作獻正謂周禮也周禮字作獻而必易爲犧者元寒歌戈兩部通轉之理如尙書大誥民獻歐陽夏侯作民儀大射儀獻讀爲沙郊特牲讀爲莎此經下文讀爲儀讀爲摩莎之莎皆是獻尊讀爲犧犧古音讀如沙[莎音]魯頌亨以騂犧毛云騂赤犧純也曲禮天子以犧牛鄭君云犧純毛也牧人祭祀其其犧牲鄭君云犧牲毛羽完具也引左傳雄雞斷尾憚犧爲證是則犧字本義謂鳥獸毛羽純完娑娑然者故以之刻尊號曰犧尊先鄭云翡翠後鄭云鳳皇其意一也說文牛部犧字下云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於此知古犧牲犧尊字皆祇作羲不從牛毛公時詩作羲尊故毛於其同音得其義訓惟有沙飾此乃周秦相傳古訓王肅劉杳不知此乃云犧象二尊形如牛象竟安說耳且云魯郡靑州皆於地中得犧尊爲牛形此尤不可信卽夏地中出此器又何以知必爲經典之犧尊也皆由不解犧字耳說文說周禮六尊亦作犧尊同仲師讀

諸臣之所酢也注酢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

昨酢同在古音第五部聲類同也漢時酬酢字作酢醋酸字作醋說文互易之者從儀禮

斝彝注鄭司農云斝讀爲稼稼畫禾稼也

案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又曰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大鄭嫌尊與爵同名故易其字曰稼釋之曰畫禾稼也說文斗部曰斝玉爵也夏曰琖殷曰斝周曰爵從斗冂象形與爵同意或說斝受六升[太平御覽作受十六升]或說蓋謂斝彝也爵受一升說文糸部引周禮作斝彝

著尊注鄭司農云著尊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著略疊韻字今人云著落是也說文酉部作醏尊

蜼彝注鄭司農云蜼讀爲[岳本作]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玄謂蜼禺屬卬鼻而長尾

司農易蜼爲虺又倂或說易爲隼三字古音同在第十五脂微部也說文隹部曰隼或雖字也一曰鷻字[今本說文誤鶉]隹聲亦合韻於十五部矣鄭君不易字倂爾雅以說虞書之宗彝謂虎彝蜼彝也說文糸部倂周禮六彝亦作蜼彝

醴齊　醴齊　盎齊注故書齊爲齍鄭司農云齍讀皆爲齊和之齊杜子春云齍[今本作齊非也]讀皆爲粢

酒正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爲粢粢者正因此經作齊也此經齍卽粢字故酒正齊皆讀粢司農於此經不從杜讀爲齊和之齊鄭君從司農與酒正注合

獻酌注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儀酌有威儀多也玄謂獻讀爲摩莎之莎[疑本作沙鄭加沙如詩之沙雞]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也

說文獻從犬𢊁聲𢊁從虍声聲在魚模部與歌戈部漢通用最近周人則元寒部與歌戈部多合用之處司農讀獻爲儀如周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尙書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莽大誥作民儀九萬夫[今本漢書作民獻儀者蓋或淺人依字之譌轉寫又沾入正文耳]亦其證也鄭君讀爲莎謂齊語莎誤爲獻如明堂位獻尊鄭君獻讀爲娑亦其證也

縮酌注故書縮爲數杜子春云數當爲縮

數古音讀如藪在第四部侯韻與第三部尤幽韻古合爲一類縮在尤幽之入聲鄭君從杜說

涗酌注鄭司農云涗酌者涚拭勺而酌也

司農讀挩爲捝挩拭猶拂拭也拭釋文作飾案飾拭古今字說文無拭字巾部飾訓云㕞也又部㕞訓云飾也五經文字所引不誤彡部彡訓云毛飾畫文也聿部𦘔訓云聿飾也鄭君不從大鄭說

脩酌注鄭司農云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玄謂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

案此讀如當作讀爲字之誤也脩字於義無施直易爲滌字滌條聲攸與脩同攸聲故爲聲類又引齊人俗語證成泲酒得名滌也浩酒葢鄭君時呼泲酒之俗語

注郊特牲曰猶明酒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澤讀曰醳明酌酒醆酒泲之皆以舊醳之酒

此引禮記而注其音義也今本澤作醳則讀曰之云不可通矣余本不誤說文酋繹酒也字作繹無醳字

司几筵紛注鄭司農云紛讀爲豳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

豳與份彬三字同文見公冠篇邠或即彬或上林賦玢豳音粉彬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者粉色白如尙書粉米取其絜也紛豳粉三字同在古音第十三部鄭君不易字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與尙書之紛純說同也

純注鄭司農云純讀如均今本作均服之均純緣也

此讀如擬其音耳今本作讀爲轉寫之誤也假令易其字爲均則當云均緣也而不云純緣也矣如下文敦讀曰燾燾覆也乃讀爲仍仍因也皆可證純之訓緣見於禮記多矣均服賈疏云僖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賈服杜君等皆爲袀袀同也今本疏袀字誤均案吳都賦六軍袀服劉逵注引左氏傳袀服振振袀同也此蓋賈注閒居賦李善注引左氏傳袀服振振服虔曰袀服黑服也又引說文袀玄服也袀訓玄服是本義其訓爲同者謂爲均字之假借也故士冠禮袀玄注袀同也同玄者玄衣玄裳也古文袀作均士昏禮袀玄注云袀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左傳杜注云戎事上下同服此皆用假借之義者也服注左傳云袀黑服也月令孟冬乘玄路注曰今月令曰乘袗路似當爲袀今袗誤爲袗此皆用袀之本義也今儀禮禮記說文袀誤爲袗杜左傳袀誤均皆非古本士冠禮注古文袀作均則袀均通用此司農引左傳作均之故乎袀李善朔道切與緣雙聲

加繅席畫純注鄭司農云繅讀爲藻率之藻

儀禮注云今文繅作璪然則璪是古文故司農恐人不識易爲藻字藻謂畫水藻文也鄭君云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編以五采正釋繅義不易爲藻字說文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蓋許君從儀禮今文不從周禮故書儀禮古文矣　揚雄書斧藻即尙書周禮之黼藻也○注云莞藻次蒲熊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注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玄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

依司農注似昨本作阼從𠂤不從日也鄭君乃改爲從酒省

注繅柔礝不如莞淸堅

礝各本作蠕今以余仁仲本岳珂本余氏注疏本正之余岳所載陸氏音義葉抄釋文皆作礝今本釋文作蠕誤也礝當是本作碝假借爲偄字凡隸書從耎之字多誤爲從需故說文換祭字今本竝篆文誤作擩

昨席注昨讀亦曰酢

亦者亦上文

右漆几

依載師注則此漆字當爲桼又案說文几部曰周禮五几玉几雕几彤几纂几素几說文作雕假借字今周禮作彤正字說文作髤則香仲切桼鄭曰髤桼也從桼彡聲與桼字義同而音殊　攷巾車故書軟飾杜子春云軟讀爲桼垸之桼直謂髤字即髤字桼也玄謂髹赤多黑少之色韋也鄉射記注亦曰髤赤黑桼也據此知司几筵職本作桼而易爲髤字當亦是杜子春賈侍中衛次仲等說而許從之爲鄭君所失載猶巾車本作軟子春用其聲類讀爲桼釋爲髤而鄭君從之二經皆以髤定其色髤几赤多黑少以別於上下文彤几素几髤飾以別於疏飾素飾革飾雀飾但言桼則色不顯也鄭君於此作桼不從髤者鄭意桼几黑几如巾車之桼車黑車言桼則色已明不同桼飾之必當訓爲髤以別於下文桼車之色也從鄭爲長

其柏席用萑注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鄭司農以迫訓柏謂柏爲假借字也載黍稷者言其所用也鄭君不從謂椁字磨滅成柏亦字之誤也

每敦一几注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

敦在古音第十三部燾在第三部聲類不同而敦弓即彤弓敦即雕皆於雙聲求之敦之讀燾猶亦以雙聲也

凶事仍几注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飾謂無飾也爾雅曰仍仍因也

乃今在海韻則古音在第一部也仍今在蒸韻則古音在六部也古音一部與六部合韻最近故仍字從乃聲而乃可讀爲仍此經先後鄭同訓因而說各異

天府凡國之玉鎭注故書鎭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鎭瑱鎭皆眞聲聲類皆同

古寶鎭及寶器注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爲徽或曰釁鼓之釁

或曰者大鄭所引或說也釁鼓之釁上當有如字如釁鼓之釁即鄭君殺牲以血血之之說也

典瑞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注故書鎭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爲薦申之薦謂扱於紳帶之閒若帶劒也瑱讀爲鎭玉人職曰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繅讀爲藻率之藻

薦申卽俗云搢紳也薦搢扱插皆正俗字申紳古今字此注當依釋文俗本作搢紳插者非也扱釋文作扱此唐人隸體瑱讀爲鎭據玉人鎭圭之文易之上文玉鎭同也繅讀爲藻見司几筵

四圭有邸注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爲抵欺之抵

前說引爾雅邸本也字當爲柢下文許偁爾雅釋文作同柢可證後說謂四圭有芒角故讀爲抵欺之抵抵欺漢人語哀帝紀東方朔傳作詆欺　枚皐傳作詆娸鄭抵作抵有芒角如抵觸也

以肆先王注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

案鄭意肆獻僞易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注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

杜易珍爲鎮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未必有他用故鄭君不從謂王使之瑞節有名珍圭者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注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駔讀爲駔疾之駔疏讀爲沙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駔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

案疏云先鄭讀駔爲駔牙之駔故云外有捷盧捷盧若鋸牙然後鄭不從之也此疏駔牙之駔當作鉏牙之鉏玉人注牙璋有鉏牙之飾鉏牙即說文金部之鉏鋙一作鉏鋙齒部作齟齬左氏傳作鉏吾傳有鉏吾四捷盧若鋸牙然者毛傳說文皆有捷業如鋸齒之語故用此實捷盧以釋鉏牙也但捷盧疊字疑與攙龍幡犍同駔疾亦疊字敏捷之意疏說恐非鄭君讀駔爲組云與組馬同者組馬蓋詩云執轡如組是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故曰組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以斂尸　司農讀疏爲沙者疏在第五魚模部沙在第十七歌戈部漢人合音取近故讀疏爲沙云沙除者猶後代人語云沙汰令去之言也於渠眉開沙除屍汁則重言璧琮之義無著故鄭君不易字云疏通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璧本有好琮之形八方本無空虛上亦爲之好使與璧天地相通且組可穿聯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例見肆師

司服希冕注希讀爲絺今作或作黹今作字之誤也周冕服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黹今本作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袞卷龍衣也鷩五字司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今作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

案此鄭君易希爲黹而辨之曰書或作絺者乃字之誤不可從也尚書益稷孔傳作絺云細葛上爲繡是鄭君所謂誤者而已矣既易其字爲黹則下文皆作黹說文黹下云箴縷所紩衣正與鄭合今本周禮注黹絺互换遂不可通賈作疏時已誤而其約舉尚書鄭注云鄭君讀希爲黹黹紩也固未嘗誤尚書周禮二注同也詳見尚書攷異

凡甸注甸田獵也

古文假借字

凡弔事弁絰服注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故書弁作䌋鄭司農䌋讀爲弁

䌋字說文不錄其本義不可知說文覍或作絣則弁之或體加糸未可知也

廞衣服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讀爲廞廞陳也玄謂廞衣服所藏於槨中

案司裘大師注皆不云淫讀爲廞但云淫陳也與此詳畧互見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遷主所藏曰祧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

濯聲兆聲古音同在第二蕭宵肴豪部是以周禮以濯爲祧爾雅以濯爲珧顧命鄭注洮讀爲濯毛詩佻佻公子爾雅作嬥嬥見李善魏都賦注及廣韻

其祧則守祧黝今本作黝堊之注脩除黝今本作黝堊互言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黝今本作黝堊鄭司農云黝今本作黝讀爲黝今本作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

見牧人

世婦比其具注比次也具所濯溉俗本從水及粢盛之爨鄭司農比讀爲庀庀具也

後鄭不易字先鄭易字比庀聲類同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注加爵之豆籩故書爲籩豆杜子春云當爲豆籩

下文兩言豆籩不當乖異故杜據以改易

冢人甫竁

見小宗伯

墓大夫巡墓厲注厲塋限遮列處

列說文作迾列迾厲古同音通用鄭風火烈具舉又假烈字

大司樂大磬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

經典舜樂字皆作韶惟此作磬考說文革部韶或作鞀或作鞉籀文作磬從殸召聲是則周禮爲古文假借字也

注堯能禪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

案祭法云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魯語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鄭君用魯語單作禪禪謂禪於舜均刑法謂四罪釋文禪時戰反余仁仲岳珂本注及音義皆作禪通志堂釋文或禪爲殫幸宋文房所藏葉林宗影鈔宋本釋文今藏周漪塘名錫瓚所可覆案也

注笙庸以閒

案庸今版本皆作鏞誤古文尚書作庸鄭訓爲功也僞孔傳訓爲大鍾賦疏大射義疏引笙庸皆不誤大司樂注疏皆爲淺人誤改

播之以八音注播之言被也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

說文手部播從手番聲艸部藩從艸潘聲水部潘從水番聲是二字聲類同古音同在第十四元寒部也其音轉則二字皆入於第十七歌戈部是以從播既猶播即潘水周禮之藩易爲播字鄭君云播之言被古音被讀如婆去聲漢志魯國蕃縣音皮皮古音如婆漢末歌韻已多轉爲支韻而音不繆此云當爲者改其字又云讀如者既改爲播字則說播之音義如是也說文曰播種也一曰布也種布二義相同

注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

案枝根謂根之横生者韓非所謂曼根今俗所謂竹鞭是也鞭所行之末生竹曰孫竹賈疏全誤

九磬之舞注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

案此謂九爲大之字誤也

王大食三宥注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猶勸也

釋文葉林宗抄本唐石經余仁仲本岳珂本嘉靖本余氏注疏本古今韻會皆作宥余岳所載音義同今各本及通志堂釋文作侑非也有司徹注曰古文侑皆作宥然則以宥爲侑古文假借字

大傀異烖

說文人部傀偉也引周禮大傀異案似不當斷去烖字經言大傀異烖以別於下文大烖也

廞竅樂器注廞興也興謂作之也

案興在古音弟六蒸登部廞在古音弟七侵部合音最近

樂師帗舞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羽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舞

案說文羽部翇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從羽犮聲讀若紱是故書作翇許從之大鄭云全羽正以其字從羽知之也疑今注有脫誤當云故書帗作翇鄭司農云翇舞者全羽社稷以翇蓋大鄭從故書與許同後鄭從今書作帗也地官舞師職當亦然

皇舞注故書皇作翌鄭司農云翌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翌讀爲皇書亦或爲皇玄謂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

司農從翌又曰讀爲皇鄭君則作皇而說義各別見地官舞師

趨以采齊注故書趨作跢鄭司農云跢當作趨書亦或爲趨跢從足多聲似當在弟十七歌戈部然陸氏云倉付反則知其字本作趍六朝人往往書偏旁芻作多也從足從走古多通用趍蓋古文趨字

詔來瞽皐舞鄭司農云瞽當爲鼓皐當爲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鼓字或作瞽詔來瞽或曰來勑也勑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玄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皐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司農易瞽爲鼓又從別說來瞽爲勑瞽者鄭君所從書作瞽而訓來爲召視瞭扶瞽者來入者大鄭異大鄭皐當爲告鄭君皐之言號一改字一不改字而義相近惠氏定宇曰戰國策商君告歸與東觀漢記田邑傳號歸實一事也皐讀告告讀號讀皡皡字音故大祝注云皐讀爲卒嗥呼之嗥服虔注高祖紀告歸之告云告音如嗥呼之嗥玉裁謂說文本部曰禮祝曰皐登歌曰奏皐皆從本周禮詔來鼓皐舞皐告之也許作來鼓則同司農前說

狸步注

詔射師射夫以弓矢舞注故書舞爲無杜子春無爲舞鄭司農云舞當爲燕率當爲帥射夫爲射矢鄭司農云舞當爲燕率當爲帥射矢書亦或爲射夫

案燕誤舞夫誤矢皆字之誤也率與帥則今人混用而漢人分別帥領之義必用從巾㠯聲字也是以司農以漢時字例正之二字古音本同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周禮師都建旗今周禮師都說文㫃部引作率都建旗聘禮注曰古文帥皆作率凡周禮帥字故書當皆作率而獨此言之者欲讀者互訂

遂倡之注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爲倡書亦或爲倡

玉裁案釋文倡昌亮反疏云倡道爲之倡倡古今字

大胥舍采注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菜當作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菜爲摯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玄謂舍即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舍釋古通用采菜古通用司農前說采爲菜又一說則讀采色之采鄭君易爲菜字說又與司農別

大師令奏擊拊注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付字當爲拊書亦或爲拊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

案故書作付者古文假借字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鄭司農云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爲道引之引玄謂鼓朄猶言擊朄詩曰應朄縣鼓

案說文申部朄擊小鼓引樂聲也從申柬聲許說與大鄭同但云從申柬聲誤申與引在古音弟十二部柬在古音弟十四部疑當云從申柬申亦聲申之言引伸也柬之言小鼓與大鼓分別也

帥瞽而廞作匶謚注故書廞爲淫

已見

小師世奠繫注故書奠或作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

案云帝讀爲定者古音帝在十六支佳部相通之理也云其字爲奠者其音義爲定其字形則當作奠必正其字作奠而後再易爲定者周禮全書中不見有定字者也小史注云杜子春云帝當爲奠奠讀爲定此讀爲定相較此注易明司市奠亦讀爲定

鼜愷獻注杜子春讀鼜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

玉裁案云憂戚之戚云則杜易鼜字作戚矣憂戚古音如今之蹙說文壴部作𪔂夜戒守鼓也從壴蚤聲禮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讀若戚案許云讀若戚爲易其字是正字無煩改易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注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凡十二律故大師職曰執銅作同律以聽軍聲爲謂律述氣者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爲之

案司農從故書作銅鄭君從今書作同也云皆以銅爲之言不當陰律獨得銅名也司農從銅則大師職亦必從故書作銅律敘古文尚書觸命同訓酒誥作厥先生尚書作銅詰詘望初女傳食我以銅爲其義訓銅古字通用

高聲䃂注故書䃂作硍杜子春讀硍爲鏗鎗之鏗鄭大夫讀硍爲衮冕之衮玄謂高鐘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裹

案此杜從作䃂之本而易爲鏗字也今本讀䃂作讀硍誤音義䃂鏗皆苦耕反陸時蓋未誤也大夫從作䃂之本而易爲衮字各依其聲類所近也衮讀卷龍衣從衮谷聲禮記文皆作卷知衮古音同卷讀爲衮猶讀爲卷故鄭君云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裹所以伸少贛之說讀其音拳曲盤旋而上如物苞裹如冈也裹他本作裹則當云旋於裹惟岳本作裹與嘉靖本云周禮旋如在裹

陂聲散注鄭大夫陂讀爲人短罷之罷玄謂陂讀爲險陂之陂陂謂偏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謂偏弇也險則聲斂不越也

人短罷者方言曰䃾䃾蒲楷反短也桂林之中謂短𪇰𪇰言也𪇰通語也周禮音義曰罷皮買反字或作矲桂林之閒謂人短爲矲矲雉音苦買反此葉林宗寫本音義也今本作矲雉或作矲䂬集韻十三駭矲字下曰桂林謂人短爲矲矲或作䂬婀是則古本方言注作矲雉矲苦買反後轉寫失眞耳釋文集韻并據方言正文則一時語司弓矢庳矢注鄭司農讀爲人罷短之罷罷短與短罷一也皮聲罷聲同在古音十七歌戈部轉入十六支佳部矲雉疊韵音蒲買若買二切雉當從矢佳聲非從隹矢聲之字也說文立部𥩓字下曰短人立𥩓𥩓皃𥩓即罷字卑聲在十六部也鄭君不從司農說

微聲䶌注杜子春䶌讀爲闇不明之闇鄭大夫䶌讀爲鶉當作如鶉鵪之鵪余仁仲本作鶉鵪之鵪玄謂䶌讀爲飛鉆涅䶌之䶌䶌聲小不成也依集韵當爲涅闇闇聲小不成也之

子春易爲闇字大夫讀如䶌音大夫仲杜說也尚書大傳喪服四制皆云書曰高宗梁闇作諒闇梁鄭注皆云闇讀如鶉鵪闇謂廬也子春云闇不明者如中庸闇然之闇其音則同如鵪也鶉鵪今人語言曰鵪鶉說文二字皆從隹鄭君不從讀爲飛鉆涅䶌之䶌釋文作鉆賈疏作鉗云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按鬼谷子有飛鉗無涅䶌蓋涅䶌即抵巇之異文抵巇篇曰巇者罅也罅者㵎也㵎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是知涅訓抵塞䶌訓微釁故云聲小不成也此以䶌爲不危與上文贏爲有餘相對成文集韵廿四鹽鉆字下廿五沾涅字下皆云鬼谷篇有飛鉆涅闇語本賈疏字皆作闇似丁度所據疏文爲善蓋賈氏所據注本作涅闇也說文音部曰䶌下徹聲也從音酓聲此蓋賈侍中說與

侈聲筰注杜子春筰讀爲行扈唶唶之唶玄謂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筰出去疾也

杜意易筰爲爾雅行扈唶唶之唶云謂鍾聲如此鳥聲也鄭君不從直訓爲迫筰攷說文曰笮迫也在瓦之下棼上又曰筰筊也筊竹索也竹索糾合爲之亦有迫義古無窄字多以笮筰字爲窄字此以迫筰出去疾與下文鬱勃不出相對成文也

薄聲甄注玄謂甄讀爲甄燿之甄甄爲掉也

春秋傳有甄燿度甄讀爲震震動之意

厚聲石注杜子春云石如磬石之聲

蓋此子春訓石爲經文石字之義也疏云鄭從聲磬謂經文石字爲磬者誤矣鄭君謂鍾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說又略異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注杜子春讀編爲編書之編

謂其義同編書之編也凡云讀如讀爲不用本字者讀如以他字擬其音讀爲以他字易其義凡云讀如讀爲仍用本字者讀如亦謂音讀爲亦謂義然舉音而義在是舉義而音在是也

縵樂注杜子春讀縵爲怠慢之慢玄謂縵讀爲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

杜易縵爲慢鄭不從云讀爲縵錦之縵者謂其義同也說文縵繒無文者也引漢律賜衣者縵表白裏案春秋繁露庶人衣縵縵錦者謂名爲錦而不成文雜弄似之雖不成樂而可以相樂也

鍾師夏納注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

此亦子春以今字改古字也古內外出納字皆作內其音亦同說文入部曰內入也內也糸部曰納絲溼納納也納與內義各殊周禮內府注曰主良貨賄藏在內者職內注曰職內主入也皆不作納而鄉射禮司射命弟子納射器注納內也曲禮俯而納屨注納內也則皆古經之假借杜子春轉云內當爲納是爲倒置矣蓋由漢人出納字皆作納故以今字改古字令讀者易明而非不知內納爲古今字也四方賓來奏夏內客醉而出奏陔夏蓋陔之言戒也內之言入也

祴夏注杜子春云祴讀爲陔鼓之陔客醉而出奏陔夏

鎛師注鄭司農云若今時行禮於太學罷出以鼓陔爲節此子春所謂陔鼓讀從漢制也易祴爲陔故下文郎云奏陔夏矣杜必易爲陔者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字皆作陔也陔之言戒毛詩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鄭偁杜說而不易經文者經文祴字固從戒無庸改字也說文示部曰祴宗廟奏祴樂從示戒聲𨸏部曰陔階次也從𨸏亥聲是知周禮爲正字儀禮爲假借字許君詩作從今文書作祴祴矣奏祴不必在宗廟而許云宗廟奏祴樂者爲其字之從示也鄭君說祴器云天子諸祭先王諸侯禮畢而出祴夏而送之笙師教祴樂鄭君云陔樂陔夏之樂也

䇯篴鼓縵樂注鼓讀如莊王鼓之鼓

案下文云玄謂則此注鄭義上文亦司農說也莊王鼓之見宣十二年公羊傳當云莊王鼓之之鼓今脫一之字

笙師篴注杜子春讀篴爲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篴

案篴當作如說之有節篴

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注杜子春云一夜三鼜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

今左傳作賓將掫說文所據同也杜子春所據作趨古音掫趨取聲同在第四侯部也趨讀如促戒守之意

籥章國祭蜡注故書蜡爲蠶杜子春云蠶當爲蜡

案此字之誤也

典庸器設筍虡注杜子春云筍讀爲博選之選橫者爲筍從者爲鐻

此讀爲乃讀如之誤鶡冠子有博選篇筍音如之也擬其音不易其字故下文仍云橫者爲筍也經作虡注作鐻者漢人多用鐻字說文虡字篆文或從金此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一證說文虍部曰虡或作鐻

大卜三曰觭夢注杜子春云觭讀爲奇偉之奇其字直當爲奇玄謂觭讀爲今本作如諸戎掎之之掎今本少一之字掎亦得也亦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

云讀爲奇偉之奇者就其聲類易之也云其字直當爲奇者謂竟當改爲奇字恐人未曉故盡言之也鄭君讀爲左傳諸戎掎之之掎下文直云掎亦得也可知鄭之易字矣今本誤作讀如非也

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

凡云之言者於其音義之本不同者而通之也讀如德者專擬其音也言夢之皆得者說其義也陟得德三字同在古音第一部

其綫運十法運或爲犹是視祲所掌十煇也王者於天日也夜
有夢則當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
古文同音假借故煇或作運或作緷

䙺人㽞

案䙺卽䙺雅之類也攷釋文曰力胃反胃或譌胄葉抄釋文余本兵本音義皆作力胄集韵四十九宥有䙺字是也通志堂本作胃蓋用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正之也

菙氏

葉林宗影抄釋文曰菙氏本又作蓁条仁仲載音義同案菙卽說文箠字假菙爲箠集韵曰周禮菙氏或作箠是也菙棰作垂䒷說文作箠從竹今周禮從艸非也箠所以擊馬也燋用荆箠之類故曰箠氏

華共燋契以待卜事注杜子春曰燋讀爲當作如細目燋之燋或曰如日當作爲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也故謂之樵樵當作名謂燋謂炬其存火

案細目燋蓋漢人有此語讀同焦其字不當從火轉寫誤也說文曰醮面焦枯小也晉灼漢書音義曰三輔謂憂愁而省瘦曰嫶㛈皆與細目焦之語略同讀爲當作讀如此擬其音也謂其物微小也或曰如薪樵之樵曰如二字當作讀爲所爇灼龜之木得謂之樵也此易其字也鄭君不易字云燋謂炬炬卽說文苣字苣束葦燒之也鄭意燋用葦然契契用荆灼龜杜云燋謂爇龜之木非也其存火三字當從儀禮注作以然火字之誤也說文火部曰燋所以然持火也引周禮以明火爇燋

遂龡其焌契注杜子春云焌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玄謂焌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

契卽儀禮之楚焞易焌爲俊者謂其銳頭俊健可用開龜也鄭讀如鐏音兼用其義鐏揷於地焌柱於燋火其狀一也而字可弗易說文火部曰焌然火也從火夋聲周禮曰遂龡其焌焌火在前以焞焞龜案許不從杜作俊其云焞焞者謂灼之也

簭人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注此九巫讀皆爲筮字之誤也

案筮之古文作簭巫之古文作𢍰蓋故書脫竹頭今書又改爲小篆之巫矣

占夢二曰噩夢注杜子春云噩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

案驚愕之愕說文𠍿作咢從吅屰聲又曰遻相遇驚也從辵從咢咢亦聲杜子春以噩字不可識而改爲咢許君從之是以說文無噩字鄭不改經文者存故書古字也

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杜子春讀萌爲明又云其字當爲明明謂歐疫也謂歲竟逐疫置四方書亦或爲明玄謂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

子春改萌爲明而不易舍鄭君易舍爲釋而不易萌

遂令始難毆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疫癘鬼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宋余仁仲本不誤今本作難誤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余本不誤今本从人誤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今本誤从人余本不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今本誤从人余本不誤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今本誤从人余本不誤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案儺杜子春讀爲難問之難如入十一難經之難漢以後讀去聲乃旦反而鄭從之故占夢方相氏注皆云難卻如月令季春季秋季冬注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當讀乃旦反杜云讀爲難問之難者訓其音義也云其字當作難者定其形不當作儺又三引月令皆作難以爲證說文人部儺行有節也引詩佩玉之儺不引周禮然則許君亦依杜說毆疫之字作難矣論語鄕人儺卽郊特牲之鄕人禓也釋文引鄭說曰魯讀爲獻今從古郊特牲注曰禓或爲獻或爲儺蓋鄭君古論語本作難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後人改之加人旁耳劉昌宗依杜難音乃旦反是也戚袞音乃多反乃詩竹竿儺字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鄕黨皆音乃多反淺人反以儺爲毆疫正字改易諸音形俱失

眡祲十煇

說文火部煇光也卽鄭司農說也煇正煇俗淺人分別爲異字異義

三曰鑴注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

蓋三家詩有作童子佩鑴者其義則同毛詩作觿也說文觿佩角銳耑可以解結曰旁氣刺日故取銳耑之義也三家詩蓋假鑴爲觿

七曰彌注故書彌作迷鄭司農云彌者白虹彌天也玄謂彌氣貫日也

京房云彌偏也毛公荀爽云彌終也司農從今書作彌云白虹彌天鄭君易其義者謂十煇皆主日而言也

九曰隮注故書隮爲資鄭司農云隮者升氣也玄謂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

司農從今書作隮云升氣而鄭君必易其義者但云升氣則謂升雲而已虹者日在東則西見日在西在東見故引詩證爲日煇也

大祝二曰造注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造祭於祖也鄭司農說以下文大師造于祖司馬法乃造于先王

竈從鼀聲造從告聲古音同在弟三尤幽部竈者古文假借字也說文示部有祰字云告祭也疑卽造字

一曰祠注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玄謂一曰祠疏作辭是也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

故書作祠於六辭義不相涉司農以其聲類改爲辭二字皆在古音弟一部也鄭君從之故作一曰辭又引公羊傳稱元君以相接而云辭之辭也言是爲辭之辭如美哉輪焉云云爲禱之辭閔天不淑云云爲誄之辭也又案經文祠字當是詞之誤大行人協辭命注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鄭司農云詞當爲辭乃謂辭命六辭之命也是則故書辭作詞之證而近人詞辭溷用可援二鄭說周禮者正之說文辛部曰辭說也從𤔔辛𤔔辛猶理辜也玉裁謂此文辭之字也司部曰䛐者意內而言外也從司言玉裁謂此發聲助語及摹繪物情之字皆謂之䛐也凡言欥詮詞也者別事詞也皆俱詞也㬱詞也說字上有舊字鈍詞也𣉻識詞也曾詞之舒也尒詞之必然也矣語已詞也矤況音兄詞也者出乞詞也䰙眔與詞也𡿧驚詞也此皆有是意於內因有是言於外

二曰衍祭注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乎

謂衍字當爲延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

衍羨聲類同故司農以羨釋衍殤當爲禓說文示部曰禓道上祭也正司農所謂羨之道中無所主命也韵會引說文禓強鬼也又引禮記鄉人禓注云強鬼也又引廣韵道上祭也疑說文示部本有二字禓強鬼也從示傷省聲口羊切禓道上祭也從示易聲余章徐羊二切轉寫脫誤正如闕與二字說其一也又誤以闕之注爲禓之注袗祔二字說其一又誤以祔之注爲袗也注周禮司巫注下禓此傷省聲之禓也大祝注羨之道中如今祭禓此易聲之禓也郊特牲鄉人禓其字亦當作禓鄭君不從改衍爲延衍延亦聲類同

三曰炮祭注鄭司農云炮祭燔柴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𠂔謂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者也

案亦謂之同祭少牢有司二篇兼祭之文四見同祭之文三見

五曰振祭注杜子春云振祭振讀爲愼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鄭司農云重肺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㨎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肰弗祭謂之振祭少牢曰取肝㨎於鹽振祭

子春易振爲愼其說未聞司農說振祭蓋即禮家讀爲振旅之振之說也

六曰㨎祭注杜子春云㨎祭㨎讀爲當作如虞芮之芮鄭司農云㨎祭以肝肺菹㨎鹽醢中以祭也

讀爲當作讀如虞芮二國名擬其音如芮耳經注㨎字今本作擩其誤自唐至今矣凡耎聲之字在弟十四元寒部音轉入弟十五脂微部需聲之字在弟四侯部音轉入弟五魚虞部而後人作偏旁多亂之此其大較也杜子春㨎讀如虞芮之芮說文手部㨎染也从手耎聲周禮六曰㨎祭攷儀禮㨎字屢見閩成石經以下特牲少牢作㨎不誤公食大夫士虞及周禮誤作擩以子春讀如芮儀禮周禮釋文皆曰而泉反儀禮釋文曰劉而兖反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注引郭璞一音而恰反文選子虛賦李善注而緣反皆即而泉反也而劣反注引郭璞又曰而悅反五經文字同史記司馬相如傳及廣韵如劣反漢書司馬相如傳師古注如閭皆即而劣反也劉又而誰反證之則其字定爲耎聲非需聲今本釋文史漢司馬相如傳注文選子虛賦注玉篇手部廣韵上聲九麌皆爲作擩而今本說文作擩則併其源妄改之以致五經文字云㨎字書無此字見禮經然則當張參時說文字林玉篇皆已有擩無㨎矣今玉篇引說文擩染也蓋自顧野王孫強所據說文已譌唐韵因其需聲切以而主徐鼎臣因之自陸德明以前形雖譌未聞有而主切之音也玉篇而主切蓋亦顧氏之舊廣韵麌韵作擩薛韵作㨎則截然二字矣

四曰振動注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振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句絕疏誤振董以兩手相擊也𠂔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

此三家說各異杜易動爲慟大夫易爲董鄭君不易字引古文大誓證之

七曰奇拜注杜子春云奇讀爲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爲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𠂔謂一拜苔臣下拜

大夫云一拜亦讀奇偶之奇取奇意也鄭君又言一拜所施增成其義子春後說易奇爲倚諸家不從

八曰褒拜注鄭大夫云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

大夫易爲報字司農不易云褒拜今時持節拜者言此褒美之拜也

以享右祭祀注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

有侑古音同在弟一之咍部詩彤弓一朝右之毛傳曰右勸也此古文假右爲侑之證也

祭示注故書祇爲禔杜子春云禔當爲祇

案此字之誤也杜改禔爲祇又依全書之例作示

合皋舞注皋讀爲卒嗥呼之嗥

見大司樂

祔練祥注付當爲祔祭於先王以祔後死者

此亦古文假借

小祝彌災兵注彌讀曰敉敉安也

彌敉聲類同在弟十五部

大喪贊渳注故書渳爲攝杜子春云當爲渳

此字之誤也

置銘注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名此從今書作名也今本作銘非是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未聞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末䞓字依釋文集韵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西階上重木置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粥餘飯盛以二鬲縣于重冪用葦席取名置于重杜子春云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

案司農從今書作名其引士喪禮爲名取名從穉文亦皆作名考士喪禮注曰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是知仲師用今文末不作旆者或皆淺人以儀禮古文改之也子春所引檀弓亦當作名今檀弓作銘恐非漢人之舊說文今部不收銘字蓋於周禮取今書於儀禮取今文也子春所引檀弓與鄭君注士喪皆云故以其旗識識之今本周禮注少一識字釋文獨爲善本

設道齋之奠杜子春云齋當爲粢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𠂔謂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

杜易齋爲粢謂以粢盛祭於道中也引漢儀每街路輒祭殆所謂祭禓與

郊祀祭故書祀或作禩

見大宗伯

喪祝勸防注杜子春云防當爲披𠂔謂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戲疏作戲

子春欲改防爲披字鄭君以披備傾虧釋防而不改字

注桃厲執戈

案厲即茢之假借下文引記傳皆作茢

甸祝表貉注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

案此當是易貉爲禡而訓其音義爲百故鄭君云禱氣埶之十百貉禡百三字同在古音弟五魚鐸部也與肆師注互相足

舍奠于祖廟注舍讀爲釋

禰亦如之注鄭司農云禰父廟

案說文示部不收禰字蓋或故書作爾也爾近也

禂牲禂馬注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今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

案杜以禱訓禂云爲馬禱無疾吉日之既伯也云爲田禱多獲禽吉日之既禱也毛公曰禱禱獲也說文本之示部曰禂禱牲馬祭也鄭君不從杜讀禂字之音讀如誅禂字之義則今所云伏大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故禂之音義皆同侏大也周聲求聲古音在九侯類鄭必易杜說者上文爲祭已禱氣埶之十百而多獲矣不當此禂牲又爲禱多獲禽矣

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鉏(今本作蒩)館注杜子春云鉏(今本作蒩)讀爲蒩(今本作鉏)蒩(今本作藉)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爲蒩館或爲租飽或曰租飽茅裹肉也今謂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也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坫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

經文作鉏杜子春易爲蒩字訓爲藉也今本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遂不可通矣書或爲蒩者言書亦或爲蒩也又或爲租館或爲飽或曰租飽者茅裹肉是讀飽爲苞苴之苞也鄭君從杜作藉杜既以蒩釋蒩矣鄭復云蒩之言藉何也凡訓詁家云之言者必義本異而爲通之子春叔重蒩皆訓藉鄭君意蒩自有本義引伸之爲藉義故云之言下文以士虞禮之苴證此經之蒩正與鄉師注同士虞之苴卽蒩士虞之筐卽館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注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今謂衍讀爲延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

衍延聲類同

冬堂贈注故書贈爲矰杜子春云矰當爲贈堂贈謂逐疫也

矰贈古音同在第六蒸登部

春招弭注杜子春讀弭如(當作爲)彌兵之彌今謂弭讀當(當作爲)敉字之誤也敉安也安凶禍也

彌兵見小祝而左氏傳作弭兵蓋古文假借也鄭君意弭爲弭字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也故改爲敉謂爲字之誤小祝注云彌讀曰敉不言字之誤者彌古多用爲彌縫字義略相近也

大史頒告朔于邦國注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

見大宰

協事注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爲協或爲汁

杜以協釋叶而又云書亦或爲協則鄭君作協之本也說文叶叶皆古文協字杜又云或爲汁者古文假借字也

注抱式

漢書王莽傳顏氏家訓式作栻舊音勑

舍筭注舍讀曰釋

小史奠繫世注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奠讀爲定書帝或爲奠

見小師

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當作軌)注故書簋(當作軌)或爲九(今本几)鄭司農云九(今本几)讀爲軌書亦或爲軌(今本此字簋)簋古文也

案簋字古音同九其古文作軌軌古音亦同九也公食大夫禮注夫設黍稷六簋注古文簋皆爲軌蓋古文字少假借車轍之字爲之若周禮故書作九則更古矣大鄭易九爲軌者依儀禮古文且周禮書亦或爲軌也云簋古文者謂此軌字乃簋之古文也不徑易九爲簋者簋蓋秦時小篆必從周人作軌也猶帝字(小史小師)必易爲奠乃後訓爲定奠與定同音而經文字言定不敢易帝爲定也其不徑從故書作九訓曰九軌古文何也漢時經典古籍皆用軌爲簋(易損卦儀禮周禮)用九字者絕少也鄭君之經何以徑作簋也當鄭君時經有徑作簋者故鄭從之抑經文本作軌而後人竄改之未可知也(經文作軌)字(今二鄭語作簋汝因以改經)今本注九譌作几非其聲類又脫一軌字不可讀　說文竹部古文簋字凡三曰匭(此字當亦是九聲非從凡也)曰匭曰朹其不數九軌何也說文所說者小篆古文之別也禮經所用者古文之假借也假借之例在說文則當於九軌字下曰古文以爲簋字

馮相氏注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僞(今本作譌)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

案疏云尚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此非也古辨平通用鄭之古文尚書自作辨耳非必用尚書大傳也尚書大傳作多辨在伏物此作朔易則非從書傳可知也依周禮釋文葉經音辨集韻入戈此注作虞僞爲五禾反葉林宗影鈔本釋文可據通志堂本作譌非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注志古文識識記也

案志古文識者此亦謂古文假借非謂志卽識字也小史外史注志記也不言古文識者互見後世志書字則皆假借

巾車樊纓注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

人大帶謂之鞶因而馬大帶亦謂之鞶不云讀爲者別人與馬也古文作樊聲類同也禮記作繁

金路鉤注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

拘鉤古音同在第四侯部

革路龍勒注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

見牧人案或改經文爲尨爲駹或不改互見也尨駹古通用

條纓五就注條讀爲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

說文條備嗇也條與絛同攸聲同在第三尤幽部

前樊鵠纓注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杜子春云鵠或爲結

前翦聲類同鵠或爲結字之誤也如大宗伯吉禮爲告禮

朱總注故書朱總爲緫鄭司農云緫當爲總書亦或爲總

案此字之誤也臧氏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夫字形之誤不妨誤爲本無之字宜衆家之不爲音也

鷖總注故書鷖或作緊(今本作鷖)鄭司農云緊讀爲鳧鷖之鷖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

一故書或作緊司農易緊爲鷖鄭君從司農說今本作鷖讀爲誤也鷖鳧屬青黑色繒色似之

注或曰潼容

葉寫釋文及宋余仁仲載音義云潼本亦作童詩注作童皆音同通志堂本作幢俗字也集韻一東曰潼徒同切潼容車幨也此據釋文

有握

案此字從木釋文及各本從手非也釋文云握劉音屋下之字
誤則當是干字之誤則當是賈字馬皆作幄故幕人注曰四合象宮室曰幄
說文無幄字古借屋字爲之說文木部有楃字云木帳也從
木屋聲楃字蓋出巾車職鄭君云有楃則此無蓋鄭蓋意謂
上四車皆有容有蓋翟車以楃當容不云有蓋也干本馬本
作幄許本鄭本作楃其義則同帳皆以繒爲之而必有橦橦
帳柱也故或從木

連車

釋文連車音輦本亦作輦

有褽注故書褽爲𣯱杜子春云當爲褽書亦或爲𣯱

釋文曰𣯱劉莊音獵案說文鬣或作𣯱𣯱者攝之爲也傳寫
皆譌巤爲葛如獵臘鑞蠟獵字或體皆從葛集韻巤或
作鬣然則𣯱即𧕢特易其左右耳周書王會篇天馬黑𣯱謂
之毋兒王伯厚云𣯱即鼠字是也鼠聲妾聲類同在弟八
覃談部故杜得聲其聲類改爲褽字其作駹者從馬毛會意
蓋古文鼠字之存於漢注中者陸氏云駹或作毛或說大綵
駹果讀毛則杜無由改爲褽矣

犬榠

案說文巾部幦髼布也從巾辟聲引周禮駹車大幦字作幦
與鄭作榠異辟聲與冥聲古音支脂之合也鄭云榠笭言其
用許云髼布言其質既夕禮玉藻少儀公羊傳作幦大雅曲
禮作幭毛公云覆式也他注皆云覆笭也

疏飾注故書疏爲揖杜子春讀揖爲沙孚謂麤布

案揖字見說文手部云取水沮也杜易爲沙未聞其說典皆張鄭
司農鄭讀爲沙云沙涂於此不合鄭君云麤布是鄭作疏也大功布八升爲
疏杜作沙蓋字異而義同

小服皆疏注服讀爲箙小箙刀劍短兵之衣

箙釋文集韻余本岳本皆從艸俗本從竹同失箙字非也案
刀劍短兵之衣字正當作服既夕記大服攝服祇作服是也
不知鄭君何緣[illegible]之服蓋此經皆作箙注易爲服亦
出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而倒置

棼車棼蔽注棼讀爲蘋蘋麻以爲蔽

棼分聲蘋頻聲省聲同在古音弟十三文魂部也頻卽
蘋聲字文微二韻合音取近非青蘋也

藻車藻蔽注故書藻作𧜵杜子春𧜵讀爲華藻之藻直謂華藻
也孚謂薻水草蒼色以蒼繒爲蔽也

說文艸部薻水草也從艸從水巢聲或從喿作藻是則藻薻
同字義爲水草借爲華采字凡禮經文采之訓古文多用繅
字今文多用藻璪字是也蓋漢人已分別藻爲華藻薻爲水
草故杜作藻鄭君作薻故書作𧜵𧜵字不可得其音義故易
之𧜵聲與巢聲喿聲部分取近又雙聲也說文無𧜵字蓋從
杜、杜云讀爲華藻之藻疑當作讀爲藻率之藻與典瑞司
几筵繅注同下文直謂華藻也乃竟伸其義○又周禮經文
凡繅不用藻或當作讀爲華繅之繅既易爲繅乃以華藻釋
之

駹車雀蔽然榠注故書駹作龍杜子春云龍讀爲駹孚謂駹車
邊側有桼飾也

說文幦字下引周禮駹車大幦不作龍車者從杜也然作大
者譌字也

桼飾作髤今本注故書桼爲軟杜子春云軟讀爲桼垸之桼直謂
髤桼也孚謂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

古音次同桼在弟十二眞臻部之入聲如漢韓陵有次室亭
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是也軟字軟字蓋
本無車旁轉寫加之耳易次爲桼於其聲類得之既易其字
乃以髹桼訓其義凡言直謂者皆舉方俗語言明之華藻髹
桼皆方俗語言也但云髹爲桼則桼之色不一故幷言髹桼
鄭君乃釋髹曰赤多黑少此釋杜語如詩箋多釋毛語非經
文作髹也後人徑改經文作髹說文流傳自唐以前然矣說
文無軟字者從桼○司几筵桼几說文作髤几此蓋禮家有
易桼爲髤者巾車此條則杜易軟爲桼而鄭君從之又釋杜
髤桼之指非杜作桼鄭作髤也桼字在弟十二部髤從桼彡
聲俗作髹在弟三尤幽部音理遠隔而俗或誤併一字如筆
師注釋文髤香牛反或切利反則字當作桼𨽍集韻髹音
七四切誤放於此

漆車

案漢人用桼字巾車注內皆不作漆可證此經文作漆者正
同載師故書作漆林杜易爲桼林也注具於彼互見

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爲夏緣作緣今本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綠今本
皆作綠色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孚謂夏篆
五采畫轂約也

故書作綠字故司農云夏赤色綠綠色今各本作綠此正同
內司服注之誤或曰夏篆者謂書亦或爲篆也讀爲疑當作
讀如擬其音耳故下文仍曰夏篆不曰夏瑑輪人亦云陳篆
也司農意謂夏篆者亦轂約鄭君謂夏篆者五采畫轂約凡
鄭君稱夏皆云五采

毀折入齎于職幣注杜子春讀齎爲資資謂財也

案杜意齎資各字如鄭君說則齎資同字無煩改易也見外
府

歲時更續注故書更續爲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讀當爲續
更續更受新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也

案一爲字誤一爲聲誤也

鳴鈴以應雞人注故書鈴或作軨杜子春云當爲從當作鈴

此亦聲之誤也或古文假借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
萃猶副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孫子八陳有苹
車之陳故書苹作平杜子春云苹車當爲軿車其字當爲苹書
亦爲苹

案此注有脫誤不可讀今考定當云故書苹作萃苹作平杜
子春云萃讀爲倅其字當爲萃書亦爲萃平車當爲軿車乃
可讀云故書萃作卒者於諸子注知之也諸子注曰故書倅
爲卒鄭司農云卒讀爲物有副倅之倅是也云其字當爲萃
者倅是漢人習用之字不敢以易經文故必易爲萃而後讀
爲倅此亦如易帝爲奠而後讀爲定不敢徑易帝爲定也諸
亦爲萃者故書作卒而亦或爲萃鄭君經文從之也射人諸
子徑作倅字則徑用子春司農說改易經文者也說文不收
倅字明許君意從杜作萃也
文之兩是錢所據多本固有倅字也云平車當爲軿車杜從故書作平而易
爲立車無軿之辨今巾車注翟車是也平軿聲類同也鄭君從今書
作苹不作軿者以軿車是婦人車此五者皆兵車故據孫子

袖海山房校印

依苹字也苹萃字形相似故注文譌闕苹此

大射共三乏之注鄭司農云乏讀爲匱乏之乏

音義皆同匱乏也

司常師都建旗注師都鄉遂大夫也都民所聚也

案此經注帥字今本皆誤作師賈疏且云師衆也都聚也王鄉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都則其誤在唐以前矣玩注意正謂鄉遂大夫帥領民聚之都大司馬帥都載旜鄉家載物注帥都遂大夫鄉家鄉大夫也今本誤亦同唐以前俗字帥作師故誤爲師耳說文㫃部引周禮率都建旗作率者故書作帥者今書也見巢師聘禮注亦曰古文帥皆作率

者畫其象焉注杜子春云畫當爲書玄謂畫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

此杜改字鄭不改字也

凡以神士者

唐石經作士與序官同餘本皆誤仕

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注杜子春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

云此禬者別於大祝大宗伯小行人之禬也讀如疑當作讀爲

皇清經解卷四之四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四十四

周禮漢讀考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夏官序官司勳注故書勳作勛鄭司農云勛讀爲勳勳功也

案說文力部曰勳能成王功也勛古文勳也是勛古文勳小篆實一字司農當云勛勳古今字而云讀爲者時無勛字不敢定爲即勳字從易字之例也員聲熏聲類同在第十三文魂部至叔重乃敢定爲一字豈賈侍中說與

司爟注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爟爟爲謂此誤字之私火玄謂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

爟作燋者字之誤也爟謂私火者對司烜祭祀之火而言鄭君字作爟而說異讀如予若觀火之觀者擬其音也今燕俗已可說其義也燕俗名湯熱爲觀此卽涫字涫鬻也今俗語滾水是也古音觀涫爟三字同音官因湯熱爲涫知熱火謂之爟下文云四時變國火則不得訓爲私火故易其義也說文火部曰爟取火於日官名從火雚聲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舉火曰爟案取火於日疑當作取火於木鄭司農所稱鄭子是也淮南氾論訓高誘注亦云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日字亦當作木舉火曰爟者爟火與史漢權火同如淳曰權舉也

環人注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

此環讀爲往還之還秋官環人讀爲環繞之環

挈壺氏注挈讀如絜髮之絜世主挈壺水以爲漏

絜髮猶束髮也讀如絜者擬其音也說文曰挈縣持也縣而持之曰挈因以爲凡縣之名挈壺挈轡挈畚是也

相氏

乃相疊韻相平聲令人讀去聲非也

槀人注鄭司農去槀讀爲芻槀之槀箭幹謂之槀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槀人

箭幹謂之槀芻槀字之引伸也槀稈也稈禾莖也司農云讀爲蓋經作枯槀字從木同於地官而司農易爲槀從禾也余舊本皆誤

校人注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

案此釋文則校人校之從木言校仍校從手後人因說文無從手之字遂槩從木而不可通矣

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注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

眚瘦之字當作瘠或作胔唐宋人詩詞作瘦省

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壇讀爲今本作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憚今本作墠玄謂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

鄭君易壇爲墠讀爲今本作讀如非也鄭司農讀從憚云從者以書有作憚者也鄭君因王霸記之語而闡明之不從憚也　憚之以威見左氏傳昭十三年

九讖注故書讖爲近鄭司農云近當言䜣

當言讖者當爲讖也幾聲斤聲文微二韻合音也

辨鼓鐸鐲鐃之用注鐲讀如濁其源之濁鐃讀如讙曉之曉一

皆擬其音也淮南子漢書禮樂志皆有濁其源之語疏引毛詩以讙讙曉然毛詩作憯憯箋云憯憯讙讙也實之別從傳曰讙叫號呼讙嗷也說文云軍法公司馬執鐲卒長執鐃

師帥執提注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

有司表貉誓民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

見肆師甸祝文義互相足

仲夏教茇舍注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

此擬其音也

撰車徒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

此易撰爲算也說文竹部曰算數也論語何足算也鄭注算數也邶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小雅曰選徒囂囂毛傳皆訓選爲數而漢書引邶詩作不可算此撰車徒注亦讀爲算訓爲數擇選撰算三字聲類同也

注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

疏云甄與爲人皆當爲鄉名故舉以爲況惠氏天牧禮說正之曰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似東鄉氏而爲名人衍文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鄉因以爲氏則南鄉甄者亦氏南鄉而名甄也玉裁謂惠據廣韻今案左氏宋有向爲人鄉與向古通用疑鄉氏有東鄉南鄉之別也

師都載旜

見司常

鄉家載物

此當從唐石經作鄉家各本作鄉遂非也假令是鄉遂則注不得云鄉大夫也

各書其事與其號焉注書當爲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

案司常職不從子春易畫爲書此易書爲畫者作畫義長也

云當爲者謂爲字之誤也

致禽以祀祊注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

詩曰以社以方
此因祭名加示旁同於或槷字
三鼓摝鐸注鄭司農云摝讀如弄今謂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
爲摝
此擬其音也
注鄭司農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
慎今謂慎讀爲麎爾雅曰麎牝曰麎
慎麎聲類略同大鄭說別有所本後鄭以爾雅正之
比軍衆注比或作庀鄭司農云庀具也今謂比校次之也
先鄭從庀後鄭從比
小司馬之職掌注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
識其數者
數所謂脫滅之字數也
司勳銘書于王之大常注銘之言名也
之言者言銘當爲名之假借也小祝置銘今書作名士喪禮
今文銘皆爲名古二字通用周禮惟桌氏銘字訓爲刻之
馬質綱惡馬注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爲亢
亢禦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今謂綱以靡索維綱狎習之
先鄭易字後鄭如字
量人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注鄭司農云斝讀如嫁娶之嫁
斝器名明堂位曰殷以斝今謂斝讀爲（今本作如）嘏尸之嘏（[illegible]）
（[illegible]）先鄭如字而擬其音故云讀如嫁後鄭易字而說其義故云
讀爲嘏也今本作讀如嘏誤鬱人注云斝之誤說不同而改
字同
小子釁羊肆注鄭司農云羊肆體薦全烝也今謂肆讀爲鬄羊
鬄者所謂豚解也
先鄭如字後鄭易字士喪禮云特豚四鬄去蹄士虞禮記所
謂豚解也今文鬄作剔然則古文作鬄爲假借字說文無剔
字亦從古文也玉裁謂鬄當作鬍從刀鬍聲古肆與四音同
在十五部鬄鬍則在十六部鄭君以四鬄釋羊肆可不改字
也
而奉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注故書祈作𥛠鄭司農云𥛠讀爲祈

書亦或爲祀珥社稷以牲頭祭也今謂珥讀爲衈祈或爲刉刉
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衈刉社稷五祀謂始
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畿秋官士師職曰凡刉衈
則奉犬牲此刉衈正字與
祺見大宗伯小祝刉衈見肆師
羊　凡沈辜侯禳釁積注故書積爲眦鄭司農云眦讀爲漬謂
釁國寶壙軍器也今謂積積柴禋祀槱燎實柴
司農從故書而易爲漬鄭君從今書作積也古此聲同責聲
在十六部故蜡氏除骴骴即漬字
掌固夜三鼜注杜子春云讀鼜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
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今謂鼜
警守鼓也三巡之閒又三鼜
案杜意鼜易爲造擊鼓行夜謂之造造與左氏賓將趣之趣
音相近亞聲取聲告聲古音同在尤侯類也（[illegible]）
鄭君則不易字謂鼜者鼓名擊之亦曰鼜猶鳴鼓曰鼓也許
氏說文說與鄭同讀若戚子春注小師則徑易爲戚字
射人士以三耦射豻侯注大射禮豻作干讀爲宜豻宜獄之豻
豻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侯
案讀爲今本作讀如誤此以周禮正儀禮字也儀禮注曰干
讀爲豻從周禮易字也
注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　參讀爲糝糝雜也雜者
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
儀禮注同
作大夫介凡有爵者注作讀如作止爵之作
其音義同也
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注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
者服不氏主舉藏之抗讀如（今本作驗）亢其讎之亢今謂抗者若聘
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
案讀如今本作讀爲誤也此擬其音耳不若馬質注用亢讎
義也
以旌居乏而待獲注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乏讀爲
匱乏之乏持獲者所蔽今謂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
待杜易字鄭不易字乏之音義同匱乏

射鳥氏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注并夾鍼箭具夾讀如甲
案讀如各本作讀爲非也此擬其音
羅氏蜡則作羅襦注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襦讀爲繻有衣絮
之繻
讀爲疑當作讀如絮今本釋文誤作絮
司士掌羣臣之版注故書版爲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版名
籍
此依或本不從故書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注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爲物有副倅
之倅
又見車僕讀爲今本作讀如非也
司右注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
九經古義曰圍當作圉字之誤也古圉禦通用今司馬法作
禦是也
方相氏注方良罔兩也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案不言讀爲罔兩者此古語以音傳相本無正字
大僕戒鼓傳達于四方注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故書戒爲駭
案大司馬云鼓皆駴駴即駭字鄭君曰疾雷擊鼓曰駴（[illegible]）
（[illegible]）此傳達四方無取疾急故不從故書
窆亦如之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塴
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
見鄉師遂人讀如氾祭擬其音也疏云鄭意讀窆與氾爲音
同義則異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爲灑
今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埽應對
案大鄭云當爲灑直謂洒爲字之誤依說文灑汛也麗聲洒
滌也西聲其音義不同大鄭是矣而後鄭但云洒灑也引論
語說之蓋古經與祇用洒埽毛詩三見毛傳云洒灑也說文
云古文以洒爲灑埽字鄭君意謂洒與灑在假借轉注之閒
非字誤也故不從大鄭
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注侯當爲公字之誤也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注故書瑉作璑鄭司農云繅當爲
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名璑惡玉名

縿見司几筵巾車案儀禮古文作繅今文作璪璪同藻也禮記多用今文故有藻無繅說文玉部云璪三采玉也從周禮故書

縿斿皆就注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

案此當云每繅九成則九斿九玉也今本似脫誤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故書會作䯤鄭司農云䯤(今本此字)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今本檜皆作鬠)用組乃笄檜讀與䯤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䯤璂讀如綦車轂之綦予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璂讀爲(今本作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

司農從䯤後鄭從會司農璂如字後鄭易爲綦此其別也䯤讀如馬會之會後人刪䯤字非也馬會者即馬儈段干木晉之大駔後漢書注引說文駔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今本說文譌)史記貨殖傳節駔會徐廣曰駔馬儈也會儈古今字司農謂其音如此其義則亦取會合謂以五采束髮也引士喪禮檜用組乃笄竝引其說者謂儀禮之檜即周禮之䯤皆謂束髮也(今儀禮作鬠注云古文作括)又引沛國方言者證䯤訓束髮之證也云璂讀如綦車轂之綦者綦車轂蓋即詩之約軝此司農擬其音耳其義蓋同說文說文玉部云弁飾往往冒玉謂之璂字從玉亦作瑧司農不易璂爲綦也司農謂䯤五采者會五采束髮玉璂者用玉爲璂鄭君則以經文五采玉即上文說冕之五采玉十有二也不當誤斷其句故從今書作會讀會如大會之會大會者賈疏云漢厤有大會小會未知是否也會訓縫中者凡兩者相合而有縫故牆隙謂之壁會易璂爲薄借綦之綦薄借綦者即說文糸部之不借綦不借麤履也齊人云搏腊(見方言釋名)薄不語之轉綦履繫也(見內則注)今之綦帶所以結繫使不脫故讀璂爲綦即訓綦爲結王之皮弁縫中以五采玉十二貫而結之爲飾亦謂之綦又非如仲師叔重說弁飾名璂也引詩會弁如星者以證會爲縫中引詩其弁伊綦者以證綦爲結也衛詩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曹詩其弁伊騏箋云騏當作綦(今本誤作璂)以玉爲之皆與禮注合而說文骨部䯤下云骨擿之可會髮者(擿他狄反君子偕老傳云擿所以摘髮也擿揥古通用)從骨會聲引詩䯤弁如星是詩本作䯤與周禮故書合今本毛傳曰弁皮弁所以會髮疑有錯誤(經弁不當先於會一疑也據正義鄭箋方有皮弁字毛不言皮弁二疑也)(弁可以會髮以釋經文會弁似涉皮傳三字也)當云䯤所以會髮(無皮弁三字)爲許叔重所本蓋毛詩作䯤三家詩有作會者鄭君注禮時未治毛詩其所云會弁如星其弁伊綦蓋皆韓詩至箋毛詩時則又合周禮注及韓詩爲說改字而䯤讀爲會之云蓋今本佚去

司兵大喪廞五兵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淫讀爲廞予謂廞興也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

已見前

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注故書椹爲鞎鄭司農云椹字或爲鞎非是也圉師職曰射則充椹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共射椹質之弓矢言射椹質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言鞎質者非

案鞎與椹聲類本不同蓋因雙聲而誤說文弓部椹作甚

以授射豻侯鳥獸者

說文弓部曰周禮夾弓庾弓以射干侯鳥獸字作干與大射禮同

庳矢注鄭司農云庳矢讀爲人罷短之罷予謂庳讀爲(今本作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

人罷短之罷見與同庳從广卑聲在古音十六部與罷在十七部聲類最近司農易庳爲罷謂其矢短也鄭君意此矢不能短於他矢故易爲痺字痺從疒畀聲在十五部與庳聲類近而形略相似但痺義訓溼病以假借求之則痺之言倫比痺比同在十五部也不徑云痺當爲比者恐其僞必故必兼聲形二者易爲痺字乃後說其假借之指也下讀爲各本作讀如痺病各本作痺皆誤

槀人試其弓弩注鄭司農云故書試爲考予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

字從今書義從古書試與考義本亦同也

皆在槀人

案此注兩云槀人字從禾從其所易之字也易字見序官

戎右贊牛耳桃茢注鄭司農云故書茢爲滅杜子春云滅當爲厲予謂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茢苕帚所以埽不祥

案今書作茢故書作滅杜子春謂滅爲字之誤當爲厲厲即茢字猶遂迾字多用厲也杜不云當爲茢者周禮多用假借古字喪祝注鄭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字亦作厲下文引記傳作茢

大馭及犯軷注故書軷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爲軷軷讀如(今本作爲)別異之別謂祖道轢軷磔犬也

故書作罰杜據詩禮改作軷讀軷音如別三字聲類同也讀如今本作讀爲誤此字既定作軷矣不當又易爲別也故其下文稱詩禮爲軷證

說文車部軷字下曰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軷轢於牲而行爲範軷從車犮聲範字下曰範軷也從車笵省聲讀與犯同案許君所見周禮作範不作犯蓋故書也易範圍天地之化馬王肅張作犯圍古二字通用許君說範爲正字則犯爲假借字與今義迥異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注故書軹爲䡅軓爲範(今本作範誤)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不當重重非是書亦或如子春言又云䡅當作軹軹謂兩轊也其或言軷亦非是又云軓(今本作範)當爲軓(今本軓作軋)軓謂車軾前(今本前作識)也或讀軒爲簪笄之笄

左不當重者謂故書作僕左左執轡也

故書爲䡅子春言䡅當爲軹故書爲範子春言範當爲軓君周禮作祭兩軹祭軓徧杜也詩匏有苦葉正義引此注云故書軓爲範杜子春云範當爲軓軓車軾前其所據周禮注未誤也惟軓字作範爲誤耳周禮正義作軓當爲軓誤倒轢文作軋當爲軓則更誤輈人軓前十尺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軓後鄭訓軓爲法與軓訓式前不同此子春易軓爲軓之故軓字多爲作範按軓字從車從花弓之弓爲聲與從車笵省聲之範不同說文有範無軓

又案故書軹作軒或讀軒爲簪笄之笄此讀甚是車軸耑之鍵曰牽亦曰轄謂制轂之鐵豎貫軸頭有似女首之笄也故

輈與𨊠同聲子春易爲軓則與轓內之軨同名矣
校人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注鴐駱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
案如鄭說則鴐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與經云三良馬之數合
宮中之稍食注稍食祿稟
注各本祿譌日稟或譌廩
虞人佚特注杜子春云佚當爲逸（當爲二字當作讀爲）今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
案佚逸古多通用如尙書無逸亦作毋佚是也而杜必改佚爲逸者蓋杜時佚訓散佚逸訓安逸從俗分別而鄭君申明杜義
散馬耳注鄭司農云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謂聒馬耳毋令善驚也今謂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
云讀爲中散大夫之散者漢有中大夫有大中大夫有中散大夫後漢志曰大夫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惟詔命所使而中散大夫蓋對大中大夫言之中大夫之間散者次於中大夫之大者也注聒當爲栝括押皆當從木柙同夾以竹爲𨶒栝夾其兩耳頭動搖則栝中物（杜詩所謂竹批雙耳後）後遂串習不復驚串同貫習也貫習自然散其驚駭故經文散字與中散大夫之散音義略同此鄭君申明先鄭義先鄭注栝字自陸德明時已誤爲聒聒之適以驚之云毋令非理也疏云後鄭增成其義蓋賈本不誤
圉師夏庌馬注故字（當作書）庌爲訝鄭司農云當爲庌今謂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
說文广部曰庌廡也从广牙聲引周禮夏庌馬案許君從鄭司農易字也廡堂下周屋也故可以庇馬使涼
注椹質所射者習射處
案習射處之上脫茨牆二字作正義時已然矣
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箭筱也故書箭爲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
大射儀綴諸箭鄭注古文箭爲晉（與此故書同）二字古同音也吳越春秋晉竹十廋晉竹正謂箭竹所謂會稽竹箭也箭矢竹也（今本說文脫竹字）本小竹之名中矢因名矢爲箭說文木部曰楷木也從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楷案此當云周禮曰竹箭如楷今本轉寫譌亂也許所見周禮故古字從木
其浸潁湛注湛未聞杜子春云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湛或爲淮
案古書湛字今之沈浸字也杜云此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者漢時人名湛者音義當有異不同沈浸說文水部曰湛沒也從水甚聲一曰湛水豫州浸豫者𠛬字之誤許不言與湛沒音義有異也湛或爲淮淮字與湛形聲皆不相近
其川熒雒
熒從三火釋文唐石經余本岳本皆不誤豫州之川字作雒雍州之浸字作洛自魏以前劃然分別魏文帝始亂之說詳尙書撰異此正義及唐石經不誤釋文豫州作洛字誤也
注熒兗水也出東垣
各本云出東垣按地理志郡國志皆無東字史記魏世家城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然則東字賸也或云當作出河東垣職方注例不舉郡名增河字非也說文沇水出河東垣王屋山東爲泲各本亦誤作河東東垣
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注鄭司農云淮或爲雎沭或爲洙
雎與淮形聲皆相近沭與洙部分不同而聲相近如公叔戍世本作朱檀弓作朮（禮同）鄭云朮當爲朱也（今本作朮檀弓蓋誤）
其民二男二女注二男二女數等似誤也蓋當與兗州同
案鄭謂數等誤者天地化育之道其數必不能正等也知當與兗州同者蓋竟相接二與三字易誤也
其浸盧（今本作盧譌）維注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
疑盧爲聲之誤維爲字之誤
其澤藪曰弦蒲鄭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
說文作弦圃（宋本余本岳本汲古本皆作圃）
其澤藪曰貕養注杜子春讀貕爲奚
說文作奚養從杜易字也
其澤藪曰昭餘祁
說文作昭余祁（余本作餘）淮南作燕之昭余無祁字
方三百里則七伯注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
賈疏云以十一似七字故云字之誤也
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注故書傳爲傳杜子春云傳當爲傳書亦或爲傳
此亦字之誤也
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杜子春云離當爲雜書亦或爲雜今謂華讀爲低哨之低正之使不低邪離絕
杜意離爲字之誤鄭不從也華低古音同在第五部鄭易華爲低釋經之低離爲低邪離絕低邪謂地偏長則去周遠離絕謂若閒以他國之地遮覓而治之皆爲邦國之不便華皆哇反音同夸廣韻集韻作䍿非是
案此卷職方注據漢地理志郡國志則出東垣當作出垣但說文山海經注亦皆云沇水出東垣魏志杜畿傳曰會白騎攻東垣晉書孝武帝紀太元十一年苻丕走東垣此等非譌衍蓋垣縣漢時本一名東垣郡國志河東郡垣注引博物記曰山存東狀如垣此其所以一名東垣與不當刪東字也若高帝八年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則地理志所云眞定故東垣非河東地也

周禮漢讀考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秋官序官蜡氏注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蜡讀如狙司之狙

說文虫部曰蜡蠅胆也周禮蜡氏掌除骴肉部曰胆蠅乳肉中也通俗文同此注所蜡也當作所胆也謂蠅所聚乳也下云讀如狙者擬其音也狙司即覰伺史漢狙擊秦皇帝應劭云狙伏伺也方言掩索取也自關而西曰索或曰狙郭注云狙伺也三蒼狙伺也通俗文伏伺曰狙司伺古今字

萍氏注鄭司農云萍讀爲蛢或爲萍號起雨之萍𠂔謂今天問萍號作萍爾雅曰萍蓱其大者蘋讀如小子言平之平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

此注轉寫譌誤今不能正云今天問萍號作萍此萍今之天問與舊天問字異不當皆作萍也今億必求之疑是鄭司農云萍或爲蛢讀爲蓱號起雨之蓱𠂔謂今天問蓱號作蓱蓋司農說或作蚊蟥蛢之蛢不可通故讀爲蓱號起雨之蓱王逸楚辭注曰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獨何以興之乎蓱一作荓一作萍司農易蛢爲蓱翳字今不得其解後鄭則云天問蓱翳字今本多作萍翳考之爾雅萍與蓱正是一物而兩字同在古音弟十一部故天問通用司農既讀蛢爲蓱則亦可徑從經作萍萍之音如小子言平之平經之萍氏取名於萍草之不沈溺也幾酒謹酒禁川游者皆令不沈溺

司寤氏注寤覺也主覺夜者

案覺夜讀如覺後知覺後覺之覺謂警夜也宵行夜游者述而不寤故寤之此謂警之使不宵行夜游耳賈公彥本誤作夜覺乃云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謂之夜覺繆甚今更正

司燬氏今作烜氏注燬今本作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作烜鄭司農云當爲燬今本作烜

案今本經文作烜依注故書燬作烜訂之知經文作燬故書作烜司農易烜爲燬而後鄭從之絕無烜字也燬讀如衛侯燬之燬者言其音義同耳亘聲在十四部燬聲在十五部合韻最近案說文徐鉉本爟字下列烜字云爟或從亘徐鍇本兩字不相屬火部之末出烜字云或與爟同蓋許書本無烜字淺人用誤本周禮偶記於火部末而鉉因移附爟字下也玉篇廣韻絕不言烜即爟字或云注當作故書烜爲烜非是

條狼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𠂔謂滌除也

滌器之滌古音蓋同條

冥氏注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𠂔謂冥方之冥

案漢書儒林傳泰山冥都轉顏氏公羊春秋故顏氏有莞冥之學此大鄭所云冥氏春秋也師古曰冥莫零反冥方即算法之方冪也釋文曰冥莫歷反此音當專屬後說

庶氏注庶讀如藥煑之煑驅除毒蠱之言書不作蠱者字從聲

讀如煑擬其音耳云驅除毒蠱之言者以蠱與庶同音爲訓必先云讀如煑而後庶與蠱同音也蠱今音讀如古古音如居上聲是以與煑略同庶氏既掌除毒蠱則其官曰蠱氏可矣而書不作蠱氏者庶與蠱音同是以作庶氏云字從聲者謂古人用字但取其同聲者六書之假借如是也

翨氏注翨鳥翮也鄭司農云翨讀爲翅翼之翅

羽埜曰翮司農說與鄭君異司農謂翨即翅字翅者翼也如禩即祀字勛即勳字之比是聲支聲同在古音十六部是以大鄭如此云也鄭君藏之者廣異義也

柞氏注鄭司農云柞讀如今本作爲音聲唶唶之唶屋笮之笮

謂讀如此二音也今各本作讀爲誤除木曰柞又見毛詩不當易爲唶笮二字

注除木者必校剝之

校俗本作刊岳本作校案本職注云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然則言剝而刊在其中校剝者校其陽陰分夏冬而刊剝之也疏亦誤

薙氏注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夷氏掌殺草今本脫夷氏二字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𠂔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書或作夷此翦草也字從類耳

各本作薙釋文曰薙李或作雉李謂李軌葉本不誤此當云雉或作薙而倒亂之岳本云薙本作雉是也古音雉與夷音同是以左傳云五鳩鳩民者也五雉夷民者也九扈扈民者也以夷釋雉呂后諱雉爲野雞野雞即雉之反語楊雄賦辛雉即辛夷服虔曰雉夷聲相近漢地理志南陽雉縣舊音弋爾反江夏下雉縣如淳音羊氏反皆於古音不甚遠此雉或作夷同音同字也仲師從作夷之本故引春秋傳芟夷蘊崇又引方俗語言麥下禾豆爲夷下禾豆與稻人注禾下麥爲夷下麥互相發明謂此夷氏之夷即稻人芟夷之夷也至鄭君而從雉不從夷謂雉字之音義如鬀小兒頭之鬀其釋夏日至而雉之曰以鉤鎌迫地芟之是即如鬀小兒頭之說也云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者謂雉夷二字皆爲翦草之語言其類同而字異類者周禮序所云字之聲類也雉夷同在古音弟十五部不特同部而且同音後鄭讀如鬀以伸其義讀雉如鬀即讀夷如鬀也月令燒雉行水字亦本作雉淺人加艸於雉爲薙字猶稻人加艸於夷爲荑字也說文本無薙字假令有之宜與芟字爲伍今乃與蘇茱葯薪等爲伍此後人妄增之失其位次牛結漢人呼雉禮記及說文作𦊅𦊅引聲引余忍切與雉之古音雙聲也神農本艸經辛夷作辛𦊅

注月令曰燒雉今本作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謂岳本作非謂誤也月令注曰欲稼萊地先雉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引雉人職夏日至而雉之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然則周禮於夏至雉之記於六月行水事正相成故此注云燒所芟草乃水之與月令注相應也岳作非謂不辭草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云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此先水後火六月水之秋芟而燒之明年乃稼謂澤地也萊地先火後水故曰以水火變之鄭君分別甚明草人主謂澤地雉人月令主謂萊地○春夏水之秋冬火之其常也故先火後水爲變

硩蔟氏注鄭司農云硩讀爲擿蔟讀爲爵蔟之蔟謂巢也𠂔謂硩古字從石折聲

擿它歷反音剔爵蔟謂爵巢也爵蔟即何休注公羊所謂摘巢也摘音剔鄭君謂硩古字者此因大鄭義申之謂硩爲古今字非有二字也從石折聲折當作析傳寫之誤析聲適聲同

在古音十六部析聲在十五部晳爲適之古字則知必析聲也釋文云晳它歷反李軌又思亦反此從析作晳之本又云徐丈列反沈勑徹反此從折作晢之本陸氏以前寫本不一作音者各異陸氏未能決擇耳說文石部曰硩上摘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從石折聲周禮有硩蔟氏其云上摘空青珊瑚者釋從石之故也許以摘訓硩取其同音篆文必作硩析聲今本作硩折聲亦是差繆許不以硩入手部云古文摘鄭君則云一字者正許也

赤犮氏注赤犮猶言捇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

案以赤犮爲捇拔六書之假借也捇音呆昔反則捇同錯沈重捇昔反又按說文𪏛字下曰周禮有赤𪏛氏除牆屋之物也

蟈氏注鄭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蟈當作蜮鳴故曰掌去鼃黽鼃黽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從虫國聲也蜮乃短弧弧作狐誤與

司農謂鼃黽蝦蟇屬至許叔重說文直云鼃蝦蟇也是鼃與蝦蟇不甚別矣鄭君則顯別鼃與蝦蟇爲二類漢元鼎五年鼃蝦蟇鬭二州物可勝於許鄭者一也司農說文皆謂鼃黽爲一物鄭君則知鼃與耿黽爲二此勝於鄭許者二也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訓蝦蟇引月令螻蜮鳴司農所據禮記蟈作蜮說文則云蜮短弧也蟈同蜮鄭君則云蟈非蝦蟇亦非短弧蜮訓短弧與蟈各字此勝於鄭許者三也

壺涿氏注壺謂瓦鼓涿擊之也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涿今本作濁

故書涿作獨司農從作獨之本讀獨爲濁其源之濁者此據本職以焚石投之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而云也下文十字又別一說獨之音與水流滴涿古音同部字音相近而書亦或爲涿是以鄭君從作涿之本釋壺以瓦鼓釋涿以擊此據本職以炮土之鼓敺之而云也各本注作書亦或爲濁誤

銜枚氏注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繣結於項

案大司馬職注亦曰有繣結項中賈疏云繣兩頭繫也以組爲之兩頭交於項後結之玉裁案顏氏漢書注引作繣絜於項云繣者結礙也絜繞也爲結紐而繞項也勝於賈本賈說敏繣漢魏人皆以戾釋之結礙是戾意蓋此物兩耑必稍爲鉏鋙而後繫組不脫毛詩東山音義亦引繣絜於項中

掌訝注訝迎也鄭司農云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

案他經多作御惟周禮作訝古訝音同御也說文言部曰訝相迎也引周禮諸侯有卿訝大徐本誤衍發字公羊傳跛者訝跛者正義所見本作御跛者

大司寇注書曰王旄荒

旄俗本作耄非

上愿糾暴注暴當爲恭字之誤也

以邦成弊之注故書弊爲憋鄭司農云憋當爲弊弊之斷其獄訟也

案憋字亦見列子書

使其屬蹕注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也玄謂蹕止行也

蹕今本作蹕惟釋文從走與說文合周禮全書蹕字皆轉寫失其正也杜從作避之本而改爲辟鄭君從今書作趩○案小司寇職大賓客前王而辟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辟與蹕並見知其制不同

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注辟法也杜子春讀麗爲羅玄謂麗附也

杜易字鄭不易字羅今之羅字也

附刑罰注故書附作付附今本無此字宋本岳本有猶著也

見司市

士師以比追胥之事注追追寇也胥讀爲今本作如宿偦之偦偦謂司搏盜賊也

宿偦蓋漢制漢語易胥爲偦故下文卽承偦字釋之各本讀爲作讀如誤也司搏與伺捕同漢人多以司爲伺以搏爲捕小司徒注作伺捕司徒注不云胥讀爲偦者錯見也

一曰邦汋注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汋者斟汋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尙書事

此擬其音而義亦同也斟汋猶斟酌也周頌有酌左氏傳作汋

七曰爲邦朋注故書朋作傰鄭司農云傰讀爲朋友之朋

讀爲各本作讀如誤也司農易傰爲朋故鄭君從之經字作朋矣說文人部傰輔也從人朋聲讀若陪位傰卽備字備亦見管子玉裁按朋者古文鳳用爲朋友假借字也傰從人朋友正字也自朋字盛行而傰字廢矣

則以荒辯之灋治之注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教岳本作數條是爲荒別之法玄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

辯與別古多通用司農以別字義親易辯爲別鄭君則云當爲貶貶在古音第七部與十四部之辯絕不相通故知爲聲之誤玉藻立容辨注亦改爲貶

凡𠛙珥注珥讀爲衈

見肆師

鄉士注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

案督郵官名也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見廣韻盜賊似衍字郡督郵爲三公導若鄉士爲三公導也

朝士有判書以治則聽注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爲辨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辨讀爲別謂別券也

鄭君從今書作判仲師從故書作辨而易爲別

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注故書慮爲憲貶爲窆杜子春云窆當爲禁憲謂幡書以明之玄謂慮謀也貶猶減也謀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爲民困也

子春從故書作憲窆而易窆爲禁窆禁古音同在弟七部也鄭君從今書作慮貶注士師職荒辯卽援此爲證然則憲爲字誤窆爲聲誤

司約則珥而辟藏注珥讀曰衈謂殺雞取血釁其戶

見肆師凡言讀曰者與讀爲同易其字也

職金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

說文木部楬字下曰楬櫫也然則楬櫫漢時語說文無櫫篆者漢時俗字也雖不錄篆文而仍見於說解者許意篆文必雅正說解可從俗也櫫卽箸今從艸之俗字上文云楬書其數量以著其物是也

注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

釋文曰雷沈重云當爲䨏耶對反椁宅耕反案椁說文作朾撞也從木丁聲通俗文曰撞出曰朾唐初釋玄應曰敞椁

杙四刑同文術切今本釋文譌作持集韻收持入十三耕誤
也
大人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注故書駹作龍鄭司農云幾讀爲
庪釋文作庪下同爾雅曰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曰以埋
沈祭山林川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爲駹謂不純色也玄
謂幾讀爲刉珥當讀疏作爲衈刉衈者釁禮之事
刉衈見肆師小子士師職駹見牧人巾車玉人職引大宗伯
職作罷辜者司農從故書作罷釋以披磔牲也後鄭從今書
作疈音義皆殊劉昌宗於此罷音字逼反是合罷於疈也大
宗伯音義云罷如字一音方皮反
幾與庪雙聲故讀幾爲庪管子沂羊沈玉沂亦讀庪釋文庪
作祓從示支聲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注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
膊謂去衣磔之
案說文肉部曰膊薄脯膊當爲諸屋上也此膊字本義方言
膊暴也東齊及秦之西鄙言相暴僇爲膊燕之外郊朝鮮
冽水之閒凡暴騳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下文
掌之注云謂磔之此云謂去衣磔之去衣者暴露也於膊義
爲近
髡者使守積注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
也玄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翦
其類髡頭而已
大鄭改字後鄭卯字漢刑法志曰完者使守積字正作完蓋
用漢人改字之周禮仲師所本者也
司隷注厲遮例也
釋文例本又作列同音烈案他注多作列於此可見列例古
今字也
罪隷掌子則取隷焉注杜子春云子當爲祀玄謂掌子者王立
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罪隷役之
案杜改字鄭君不改
蜡氏掌除骴注曲禮四足死者曰漬一作殰故書骴作脊鄭司農
云脊讀爲漬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髊今本脫此字骨之尚
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

骴皆漬殰脊五字同音在古音十六部公羊傳大瘠觳記注
引作大漬漢志國亾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瘠即故書之脊
也〇月令曰之上當有玄謂二字司農從故書作脊而易爲
漬鄭君從今書作骴而釋其義也脊同骴說文曰骴或从肉
是也
令州里除不蠲注蠲讀爲今本作如吉圭惟饎之圭圭絜也
賈疏曰毛詩云吉蠲爲饎鄭從三家詩故不同士虞禮饗辭
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與此
注爲惟有異而作圭則一蓋三家詩作圭圭訓絜蠲之本義
訓馬蠲蟲不訓絜故易蠲爲圭蠲從益聲益聲與圭聲同在
同在十六部蠲之古音同圭詩天保周禮宮人蜡氏尙書多
方釋文皆曰蠲音圭此古音也宮人注曰蠲猶絜也蠲注訓絜不訓
絜音同而以蠲通之詩云吉蠲爲饎鄭注三禮時多不從毛詩此引
吉蠲恐亦是三家詩有作蠲者耳孔賈在唐初韓詩尙存於
兩吉圭皆未質言韓詩而宋董逌詩故乃以吉圭係韓嬰章
句殊不可信凡董所云韓詩齊詩石經齊梁本皆欺世也又
以蜡氏注證明圭字古今切其傎倒有如此者
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
甲乙至戊所謂五夜也九經三傳沿革例曰各本作甲乙至
戌獨蜀本作戊竊謂戌字是而疏則因傳寫之譌而以甲乙
則早戌亥則晚實其說但疏義既如此今不得改玉裁謂此
等不宜護疏而䜛繆也雖無蜀本猶可改正況得蜀本爲據
乎疏本單行宋人以附合諸經注故時有疏與注不謀者如
此條則蜀本注猶存善本而疏所據之注劣也
司爟氏
今本爟作烜誤
共墳燭注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
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
司農謂蕡即䕤蕡字故云蕡燭麻燭也麻燭蓋以䕤麻爲之
鄭君則從今書作墳訓大大燭見儀禮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鄭司農云屋誅爲夷三族無親屬收葬
者故爲葬之也三夫爲屋一家田爲一夫以此知三家也玄謂
屋讀爲今本作如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

者也
周易王弼本作其形渥形剭古通用釋文曰渥鄭作剭音屋
賈公彥云鄭義以爲餗美饌謂之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
之美道屋中刑之然則鄭以屋中刑之釋剭鄭所傳費氏易
實作剭故此注周禮易屋爲剭釋剭爲殺不於市而於甸師
氏也說文易用孟氏故不收剭字今本讀爲作讀如誤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注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巨謂宿
衞也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
易字與掌舍司會職同
而比其追胥者注胥讀爲偦
見小司徒士師
冥氏注所以扃絹禽獸
扃外閉也絹同繯繯网也亦綰也罿罦之罥家而取之故
其官曰冥氏取幎爲義
庶氏以攻說禬之注鄭司農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
潰
見凡以神士者
雉氏春始生而萌之注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甍當爲萠謂耕
反其萌牙書亦或爲萠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
案甍古音在第六部萌古音在第十部而雙聲合韵故有假
甍爲萌者
夏日至而雉之注雉之以鉤鐮迫地芟之也
經注雉之今本皆作夷之非是司農從夷鄭君從雉司農本
作夷氏夏日至而夷之鄭君本作雉氏夏日至而雉之月令
燒雉行水注引夏日至而雉之爲證其明驗也禮記正義引
夏日至而夷之又引皇氏曰夷音雉是皇侃時字雖誤而音
不誤勝於陸德明矣
秋繩而芟之注含實曰繩
案此當有繩讀爲孕之注惠氏定宇曰管子孕作繩玉裁案
繩從肉繩省聲古音在第六部
翨氏掌除蠹物注故書蠹爲橐杜子春云橐當爲蠹
案此字之誤也
赤犮氏以蜃炭攻之注蜃大蛤也故書蜃爲晨鄭司農云晨當

爲壓書亦或爲壓
案此聲之誤也
壺涿氏以炮土之鼓毆之注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此炮當作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之（今本少一之）炮炮土之鼓瓦鼓也
此皆易字也杜讀泡爲苞有苦葉之苞者杜所偁葢非毛詩三家詩有作苞者古經包裹字多用從艸之苞苞土之鼓所謂土鼓也鄭君以苞字義未協故又易爲炮讀此鼓陶者成之故曰瓦鼓瓦鼓故曰壺
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注故書橭爲梓午爲五杜子春云梓當爲橭橭讀爲枯枯榆木名書或爲樗又云五貫當讀（當作爲）午貫
梓當爲橭者字之誤也橭讀爲枯者易其字也橭枯皆音姑必改梓爲橭而後讀橭爲枯者橭與梓形相近枯與橭音相同也枯是枯榆木爾雅之無姑廣雅之毋估也橭則別是一木杜時分別甚明此正如小師小史帝當爲奠奠讀爲定也五易爲午者杜見禮家說一縱一橫曰午因易之不知五午二字古音義皆同古文五作乂則尤一縱一橫之狀也
伊耆氏共其杖咸注咸讀爲函
咸函古音同在弟七部
大行人立當車軹注鄭司農云車軹軹也
案此注有誤字當云車軹轊也乃合如今本則不可通矣大馭注云軹謂兩轊也少儀注云軌與軹於事同謂轊頭也皆以此軹別於考工記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之軹大行人之軹故書當亦作轊
王禮再祼而酢祼讀爲灌再灌再飲公也
案大宰職於祭祀祼將之事注曰祼之言灌也於賓客贊祼注無異辭此大行人職乃於賓客之祼徑易爲灌字意與祭祀之祼有別他職不言取互見
立當前矦注鄭司農云前矦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
矦唐石經及各本皆譌疾惠氏天牧禮說曰司農以胡訓矦矦與胡古音最相近詩蓼蕭論語鄉黨二正義引經皆作前矦然則作疾者字之誤也玉裁案說文車部曰軓車軾前也引周禮立當前軓軓者前乎軾也亦以在軓衡之中爲節葢故書作矦杜衞賈容有不得矦字之說易爲軓者而許從之惟司農得其說不易字所謂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也
其貢嬪物注故書嬪作頻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也爾雅曰嬪婦也玄謂嬪物絲枲也
先後鄭皆依今書作嬪
象胥注玄謂胥讀爲諝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通言語之官爲象胥（此胥字衍）云諝謂象之有才知者也
說文言部曰諝知也大宰序官注亦云胥讀爲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秋官序官注不言讀爲諝而此言之者互見也云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即序官注所云周之德先致南方也（序官譌誤）
協辭命注故書協辭命作汁（今本作叶）詞命鄭司農云汁（今本作叶）當爲叶汁（今本）詞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
協見大史辭見大祝兩當爲皆當作讀爲聲類皆同也司農必易汁爲叶易詞爲辭者叶辭義較親切也
小行人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說文卪部曰卪瑞信也守邦國者用玉卪守都鄙者用角卪使山邦者用虎卪土邦者用人卪澤邦者用龍卪門關者用符卪貨賄用璽卪道路用旌卪案許所據掌節小行人二職字作卪葢故書本爾
王用瑱圭
案天府職凡國之玉鎮注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此瑱字正同不注者省文互見
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作傅鄭司農云傅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
司農從今書作賻其實傅可訓爲附益說文不收賻字
則令犒禬之注故書犒爲槀鄭司農云槀當爲犒（當爲當作讀爲）謂犒師也
今本多誤依地官序官注正之案犒古今字周時爲犒字祇用槀也說文不收犒字
司儀皆旅擯注鄭司農云旅讀爲季氏旅於大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之傳之玄謂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專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
案大鄭云傳辭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眾也後鄭云不傳辭但陳之而已故讀爲臚臚陳之也後鄭意下文交擯乃是傳辭
登再拜授幣注授當爲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
比字之誤也
賓亦如之注賓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
以賓爲儐古文假借也聘禮少牢饋食禮儐字亦多作賓依說文儐擯同字皆訓導也而鄭君說禮儐爲導儐爲禮賓分別與許不同
其貢嬪物注故書嬪作頻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也爾雅曰嬪婦也玄謂嬪物絲枲也
大宰職嬪作賓皆古文假借也（此條當併入十九頁而誤竄於此）
賓使者如初之儀注賓當爲儐勞用束帛儐用束錦
見上
行夫焉使則介之注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玄謂夷發聲
案故書作夷今書作焉司農從故書鄭君從今書也夷發聲當是焉發聲之誤淺人所改耳焉猶於也於行人之使則爲之介三年問焉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爲之立中制節時則訓天子焉始乘舟公羊傳焉門者焉閽者招魂巫陽焉乃下招今俗本多譌誤焉夷十四十五部之合也
掌客三問皆修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注上公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修而臣有牢非禮也葢著脫字失處且誤耳
疏云下文凡介行人宰史皆在饗食燕下此特在上有人見下文脫此語錯差著於此更有人於下著訖此剩不去故云

蓋著脫字失處也云且誤耳者下文皆云凡介此云殯介故
云且誤耳玉裁謂皆有二字本下屬殯饔餼今乃因下文殯
五牢而爲皆有牢與君脩爲對文鄭所謂且誤謂誤中又誤
也

鉶四十有二注鉶羹器也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
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
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
三十八蓋近之矣

公三十侯伯二十四子男十八爲降殺以六於衰是矣而云
於言又爲無施者爲鉶少於豆但豆四十鉶三十則差者十
豆三十二鉶二十四則差者八豆二十四鉶十八則差者六
亦非降殺之次故云於言無施(以豉反)惟易四十有二爲三十
有八則於豆差二與二十八於豆差四十八於豆差六降殺
成文而鉶自降殺以十於衰乃是於言當作於豆施與貤重
次第物也鉶減於豆宜公減最少侯伯次之子男又次之今
乃公減最多是爲無貤

牲三十有六　牲十有八注牲當爲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
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

案說文腥爲豕望眂而交睫腥之正字與鄭禮注異見內饔

車皆陳注言車者衍字也

案因下文車字多見而誤衍

米百筥注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如(今本作爲)
棇梠之梠謂一稛也

案十數曰秉米之秉也米百筥米八十筥米之筥也聘禮四
秉曰筥禾之秉筥也鄭云筥讀如棟梠之梠者此擬其音各
本作讀爲誤此言禾之筥讀如梠以別於米之筥讀姜呂反
疏云稛即稇也(今本稇誤鋪)

注秅讀爲秅秭麻荅之秅

案此當是蒼頡篇若凡將篇中語唐初當尚有其文賈未之
檢耳秅秭皆數也麻荅皆穀也荅小豆也

受牲禮注牲亦當爲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亨正禮殯饔餼
當孰者腥致之也

見上

掌交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注辟讀如辟忌之辟使皆知王
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爲

案辟避古今字

皇清經解卷四之四十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四十六　學海堂

周禮漢讀考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故書資作齎杜子春云齎當爲資
讀如冬資絺綌之資

案此用聲類改其字而復說其音義也

秦無廬注鄭司農云廬讀爲纑謂矛戟柄竹欑柲或曰摩鑢之
器

說文竹部曰籚積竹矛戟矜也從竹盧聲引春秋國語
扶籚此注纑當作籚若依纑字則當云讀如不云讀爲矣(釋文本或作籚此正用注說易正文也)欑聚也竹欑者積竹也合細竹擬爲之昌
邑王傳所謂積竹杖或曰摩鑢之器者此以鑢廬同音爲訓
別一說非謂矛戟柄也

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作舟

此古文同音假借字

貉踰汶則死注貉或爲猨謂善緣木之猨也

貉說文作貈猨說文作蝯貈蝯不同部而雙聲

妢胡之笴注故書笴爲笱杜子春云妢讀如(今本作爲)焚咸立
之焚書或爲邠妢胡地名也笱(今本作笱)當爲笴笴讀爲稾(今本誤从木)謂
箭稾

案注中笴字今本皆作笱而唐石經經文作妢胡之笴蓋正
依故書可藉以正注中笱字之誤可與句相亂如尙書盡執
拘或作執拘許叔重云俗謂苛之字止句菏水郡國志注作
苛水皆其類也杜據儀禮笴字正笱爲字之誤而復明笴之
音義曰讀爲稾謂箭稾笴與稾異部雙聲也秋官注云箭幹
謂之稾蓋禾稾字引伸爲矢幹字說文無笴蓋以幹字稾字
包之妢讀如焚擬其音耳或爲邠者分聲同也

石有時以泐注鄭司農云泐讀如再扐而後卦之扐泐謂石解
散也

此擬其音也說文水部曰泐水之理也(今本作水石之理也非是)從水防
引周禮石有時而泐謂石如其理而解散猶水之依其理也
防地理也從防會意

凡攻木之工七注故書七爲十鄭司農云十當爲七

此字之誤也

刮摩之工五注故書刮作捖鄭司農云捖摩之工謂玉工也捖
讀爲刮其事亦是也

完聲在古音十四部昏聲在十五部合音最近檀弓華而睆
注云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可相參證云其事亦是
也者謂刮刷之事亦正是玉工所爲也

注鄭司農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甏

讀爲當作讀如謂其音同也書或爲鞄引蒼頡篇證之則鞄
正字鮑同音假借字說文革部曰鞄柔革工也從革包聲讀
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即鮑也許所據周禮字亦從
魚蒼頡篇有鞄甏者謂其篇內有此二字史記宋世家昭公
弟鮑革賢而下士此取攻皮之事爲名也下文單云鮑者淺
人刪之

注鄭司農云韗讀爲麻運之運

此讀爲當作讀如其音同耳說文革部曰韗攻皮治鼓工也
從革軍聲讀若運或從韋作韗案本職曰韗書或作韗而說
文云韗或作韗革部無韗字蓋與司農所據異

注鄭司農云㡛讀爲芒芒禹迹之芒

此讀爲當作讀如其音同耳說文巾部曰㡛設色之工治絲
練者柔治絲謂湅絲治練謂湅帛

注鄭司農云㮚讀如巾櫛之櫛

案謂其音同也㮚字說文不載蓋古文櫛字節亦即聲也此
如橋亦作槁桑亦作槀

注鄭司農云旐讀爲甫始之甫予謂旐讀如放於此乎之放
讀爲當作讀如此擬其音耳不從瓦方聲方與甫雖雙聲而
不同部故鄭君易之云讀如放於此乎之放說文瓦部云甈
周家當作搏埴之工也讀如抵破之抵抵破二字疑即放於
之誤

注故書雕或爲舟鄭司農云杜子春云雕或爲舟者非也
雕從周聲故古文假借舟爲之此亦上文舟作周之類也以
學者不能通故皆從今書

注鄭司農云埴書或爲植
案此同音假借也

旣建而迆注鄭司農云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
倚也
說文曰迆衺行也戈邪倚作迆是正字與上林賦倚移之移
音義同倚移今史記上林賦作旖施說文於㫃曰旖移於旗
曰旖施於木曰旖施皆謂阿那也

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樸屬猶附著
堅固皃也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己戚矣
速疾也書或作數鄭司農云樸讀如子南僕之僕
大雅毛傳曰樸枹木也方言曰樸从才盡也南楚凡物盡生
者曰樸生注云今種物皆生曰樸地生案樸撲二同皆謂稹
密引公羊傳者以證齊言今本周禮作爲已蹙矣蹙者戚之
俗字余本不誤速或作數者數讀色角反則有疾意故鄭君
從數樸讀如僕者擬其音也

注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考工記蓋齊人所記故汝沛皆齊水戚終古皆齊語

加軫與轐焉四尺也注鄭司農云轐讀爲旃僕之僕謂伏兔也
旃僕未聞僕當作撲廣韻撲拂著也漢人多用旃爲氈氈撲
者以氈坋物如今婦人之粉拍讀爲當作讀如說文車部曰
轐車伏兔也引周禮加軫與轐焉

人牙也者以爲固抱也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
謂輪輮也世間或謂之罔書或作輮
案名牙者爲其曲也草木初生直者謂之萌句者謂之牙偏
旁有衡牙牙亦謂兩璜如半璧者書或作輮輮亦取揉曲意
牙說文作枒木部曰枒一曰車網會也車人謂之渠

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注鄭司農云微至書或作危至
此聲之誤也

取諸圜也注鄭司農云故書圜或作員當爲圜
謂當從圜也凡方圜字多作圓作員者視此

欲其掔爾而纖也注鄭司農云掔讀爲紛容掔參之掔予謂如
桑螵蛸之蛸
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說樹木云紛容蕭蔘漢書文選皆作
紛溶萷蔘案萷蔘與橚槮同蕭森二音郭璞曰紛溶萷蔘枝
竦擢也鄭司農所偁作掔參音義與郭同謂輻之纖長畧如
枝條竦擢故曰讀爲言音義皆同也鄭君云如桑螵蛸者專
擬其音耳說文手部曰掔人臂皃從手削聲引周禮輻欲其
掔尒然則考工上林皆假借字又凡考工爾字依說文當皆
本作尒尒者詞之必然也

望其轂欲其眼也注眼出大皃也鄭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
說文眼目也鄭意目部睔睴眼睅等字與眼音皆相近故以
出大皃訓眼大對廉而言望之如大出目進而視則其幔革
又斂約後學司農說者博異說而已讀如限切之限者擬其
音鄭君訓出大皃則不讀如限也限切謂門限爾雅柣讀千
結反即切字也漢書曰切皆銅沓西都賦予墀鉏切卽漢書之切皆銅沓黃金塗也作砌誤西京賦設切厓隒卽西都之切厓隒閾也增高誘注淮南
多偁門切唐人謂門限爲楴兒匡誤俗楴正切之重讀司農讀
如限切者擬其音謂其齊整截然也說文車部曰輥轂齊等
皃引周禮望其轂欲其輥蓋賈侍中輩讀如是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鄭司農
云綆讀如今本作爲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箄也予謂輪雖箄爪牙必
正也
儀禮爪字皆作蚤古文假借字也綆讀如關東言餅擬其音
也今本作讀爲誤必如關東言餅則他處言餅非其讀也玉
篇云綆鄭衆音補管反蓋近之箄江氏愼修作算誤算不得
反以箄厤也盧氏召弓刻經典釋文改箄作算不可從

察其菑蚤不齵注菑謂輻入轂中者也鄭司農云菑讀如襍廁
之廁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博立梟棊亦
爲菑
讀如襍廁擬其音也泰山平原呼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此
舉方言證之必云聲如胾聲如鍛鎛聲如腐脃之脃乃後知
泰山平原河閒南陽之語言也又云博立梟棊亦爲菑者廣
證之皆建立之義弓人之菑栗詩箋之熾菑管子之剸耕剸
耘史記之傳刃義訓畧同

必矩其陰陽注矩謂刻識之也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
謂規矩也
此亦古文假借

陽也者稹理而堅注稹致也鄭司農云稹讀如今本作爲眞祭之眞
致今之緻字說文禾部曰稹穜穊也从禾眞聲引周禮稹理
而堅案稹者禾之密引伸爲木文理之密釋文云本又作槙
集韻因之此恐轉寫改易从木耳讀如眞者擬其音今本作
讀爲非也漢時眞音如震

則轂雖敝不藃注鄭司農云藃當作秏釋文作秏俗本作耗予謂藃藃暴
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
司農謂藃者聲之誤也故改爲秏鄭君申其意曰秏秏暴也
今本作藃藃暴蓋轉寫之誤陰柔後必橈減所謂秏也幬革
暴起所謂暴也幬必負榦注云革轂相應無贏不足秏暴者
轂不足而革贏有秏則必有暴也荀卿書謂之槁暴說文艸
部云藃艸皃从艸歊聲此藃之本義下文引周禮轂獘不藃
此說其假借也

轂小而長則柞注鄭司農云柞讀爲迫唶之唶
此與典同侈聲柞注參觀迫唶卽迫笮也

大而短則摯注摯讀爲槷謂輻危槷也
摯槷同在第十五部說文云槷䡆不安也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注捎除也鄭司農云捎讀如桑螵蛸之蛸
今本作讀爲誤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予謂此藪徑三寸九
分寸之五當輻菑者也藪者猶言趨也蜂藪者衆輻之所趨也
捎各本作捎今案匠人梢溝亦讀如蛸與此除義同然則此
亦當從木俗謂木末爲梢凡以末採取物皆得曰梢是其訓
也轂空壺中老子所謂以無有爲用者也藪者輻菑所湊故
云藪者猶言趨蜂藪者衆輻之所趨今本藪者蜂藪者互易誤申大鄭之

惟也案說文木部㮰車轂中空也從木喿聲讀若藪蓋故書作㮰大鄭易㮰爲藪故云讀爲許謂㮰爲正字故云讀若藪今周禮本恐有誤又案急就篇作轅碑作喿喿藪雙聲藪壺中曰㮰曰桑猶豰板謂之豰不必泥藪字訓爲輻所趨也

容轂必直注鄭司農讀容上屬曰輻容（農下有云字者衍文）予謂容轂者鄭（今本無字非）治轂爲之形容也

此離騷之興

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注弱菑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其類也鄭司農云竑讀如紘綖之紘謂度之

蒲木在水中者其字或從艸作蒻卽菑在轂中之意也竑讀如紘擬其音而義在是紘絜於項故與圜度之訓相近

則必有深泥亦弗之溓也注鄭司農云溓讀爲黏謂泥不黏著輻也

說文溓薄冰也一曰中絕小水故大鄭易經之溓爲黏黏與溓聲類同也鄭君注易爲其慊于陽也慊讀爲羣公溓之溓溓襍也襍之訓與黏相近羣公溓公羊何氏本作羣公廩

揉輻必齊

案注揉謂以火槁之然則其字當作煣下文揉牙說文引作煣牙可證說文曰煣屈申木也無揉字

則無槷而固注鄭司農云槷檄也蜀人言檄曰槷予謂槷讀如涅從木熱省聲

檄說文作㮇先結切今俗語尚如是㮇其正字也蜀人言㮇曰槷者方言之異也舉方言證經之槷謂㮇也大鄭未說槷讀何音故擬其音曰讀如涅又曰從木熱省聲者益以正說文槷字下云熱聲之未密槷訓木相摩又經傳多假槷爲臬又本職注用爲危槷樹之訓僅見於此檄葉抄釋文及集韻皆從木

凡揉牙外不廉注廉絕也

說文火部曰爁火煣車網絕也引周禮煣牙外不爁案鄭本當同轉寫失之耳絕者賈云絕理玉裁謂肉部所謂肥也肥從絕省聲

萬之以眡其匡也注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匡刺也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不匡刺者無偏戾也不從矩者凡物中規者無不中矩不待言也

輪人桯圍注鄭司農云桯蓋杠也讀如丹桓宮楹之楹

此擬其音也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注爲下起數也枚一分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廿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者二句十分寸之一

各本注誤惟疏不誤說文十部曰廿二十幷也古文省多亦三十幷也古文省案廿讀如入卅讀如颯秦刻石文如是幷爲一字則不讀爲兩字後世如唐石經作廿作卅仍讀二十三十非古也此經二上屬十下屬而故書合爲一字正由寫者不分句度所致或曰廿字長言之仍爲二十也

謂之庛軹注庛覆也故書庛作祕杜子春云祕當爲庛

必聲在古音十二部之八聲比聲在十五部合音亦相近杜謂字之誤也

蚤圍注蚤當爲爪

見爲輪識

去一以爲隧注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讀如鐩燧改火之燧予謂讀如遂字之遂

此皆擬其音而遂字於義近

較崇注故書較作榷杜子春云當爲較

交聲隺聲古音同在弟二部故古文以榷爲較也較說文作較

轛圍注鄭司農云轛讀如繫綴之綴謂車輿軨立者也立者爲對橫者爲軹書轛或作軨予謂轛者以其鄉人爲名

繫綴擬其音也鄭君云以鄉人爲名釋其字之從對也說文車部云轛車橫軨也從車對聲引周禮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玉裁謂太鄭以軨立者訓轛許以橫軨訓轛鄭君主謂式之植者衡者說各不同

衡車欲侈注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

見鳧氏

輈人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注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軋予謂軓是軋（今本作軓誤）法也謂輿下三面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

案予謂軓是句絕謂當從軓也下釋軋字之義軋卽軌下文所謂任正者與下三面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故謂之軋訓法其字益與軓同用鄭君分別軋字與軓訓軾前不同所以伸大鄭之意謂此經軓是軋非也正義乃云後鄭從古書軋不從軓益其所據注作予謂軋是軋法也字譌句誤而支離其說矣大馭祭軓故書作軋杜子春易爲軓少儀注云範與軓聲同謂軾前也皆以軓爲正字

注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非也

此字之誤也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注杜子春云弧讀爲盡而不污之污

盡俗本作淨轉寫之誤也宋槧本及明嘉靖本不誤盡而不污見春秋成十四年左氏傳污讀爲紆謂紆曲也杜易弧爲污污訓窊下窊下猶紆曲也鄭君如字釋之而大指略同

不伏其轅注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作伏

此鄭依杜改字伏偪古音同在弟一部

必緧其牛後注故書緧作鰌鄭司農云鰌讀爲緧關東謂紂爲緧鰌魚字

鰌緧古音同在弟三部是以司農依聲類易之關東謂紂爲緧見方言方言作緻緻與緧同說文緧紂二字互訓云鰌魚字者言鰌字與經無當故知當是緧也一本注鰌作鰌釋文曰緧音秋與緧同（葉林宗抄本如是）集韻緧緧同字若然則陸德明本注無鰌魚字三字與賈公彥本異

輈欲頎典注頎典堅刃皃鄭司農云頎讀爲懇典讀爲殄駟車之轅率尺所一縛頎典似謂此也

頎典二字疊韻鄭訓爲堅韌皃司農擬以車歷錄訓之其云讀爲懇讀爲殄者皆當作讀如擬其音耳故下文仍云頎典不云懇殄也讀如懇懇與頎雙聲讀如殄殄與腆雙聲頎腆者坳突也每一縛則有一坳突尺所猶云尺許也

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注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雨注令水去利也予謂利水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

古音準與水同在十五部司農依故書作水鄭君依今書作
準謂作水非又謂當作輖注則利句準則久衍準利二字
終日馳騁左不楗注杜子春云楗讀爲蹇左面不便馬苦蹇𨋥
謂善則馬不蹇也書楗或作券𠄌謂券今倦字也輈和則久馳
騁載在左者不罷倦
杜易楗爲蹇字古音同在十四部也鄭君依或本作券云今
倦字者券即今之倦字也古多用券今多用倦是謂之古今
字張揖之古今字詁所由作也說文力部券下曰勞也人部
倦下曰罷也分裁之不云一字
行數千里馬不契需注鄭司農云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需讀
爲畏需之需
讀爲契龜之契者用其義也毛公曰契開也故以傷蹄言之
需今本作需疏引易需卦釋文云需音須又乃亂反今篆云
乃亂反則當是耎字說文大部曰耎稍前大也讀若畏偄人
命口渜弱也司農云畏需者與許畏偄同不耎道里者不怯
偄道里悠遠也
良輈環灂注鄭司農云灂讀爲灂酒之灂
讀爲當作讀如謂其音同也疏引士冠禮灂用酒案說文冠
娶禮祭字作醮酒盡字作釂此注灂酒正當爲釂酒
注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
帥今譌師說見司常
治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注殺矢與戈戟異齊
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
鄭意補脫者當補入於桌氏職而在此是爲譌也殺矢與削
同齊此與掌客著脫字失處同
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箭足入稾中者也
讀如者謂其音同也麥秀鋌鄭時蓋有此語謂麥秀芒束森
挺然也箭足入稾中者纖銳似之刃圍一寸而稍入稾中一
尺
注鄭司農云垸量名讀爲丸
案讀爲疑當作讀如
重三鋝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如今本作爲刷𠄌謂許叔重說文解
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
大半兩鋝鍰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
呂刑罰百鍰今文尚書作率亦作選應劭曰選音刷與此讀
如刷一也今本注作讀爲誤鄭君據叔重說鋝即鍰又據東
萊方言所謂環者蓋即鍰然則三鋝之爲一斤四兩無疑鍰
鋝似同當作環鍰似同鋝即鍰鍰即環故知三鋝即東萊之三環也說文云周禮
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鄭注周禮用許後說也今
本說文云北方以二十兩爲鋝脫三字戴氏考工記圖補之
梟氏兩欒謂之銑注故書欒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欒書亦或爲
欒銑鍾口兩角
此字之誤也說文大夫墓樹欒周禮正義引春秋緯作欒草
其誤正相似
旋蟲謂之幹
程氏易田曰幹當作斡說文斡蠡柄也然則鍾柄亦得名斡
矣
侈弇之所由興注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爲侈
此古文假借字也少牢饋食禮侈袂一作移袂
侈則柞注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
大他餓反今俗音如泰亦如式
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注故書圜或作圍杜子春云當爲圜
杜謂字之誤也案圜義自可通規其處而後深之也施之於
文則蒙上先言以其一爲之深耳
桌氏爲量注桌古文作歷
桌歷異部而雙聲此可證聘禮燕禮曰栗階檀弓之記曰歷
階其實一也凡不拾級而上曰栗階不拾級而下曰歷階亦
皆曰散等賈疏多誤
權之然後準之注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爲作從當金器
有孔者水入孔中則當重也𠄌謂準槷平正之又當齊大小
準亦槷輈人杜從水鄭從準鄭云槷平正之者如俗彈天平
槷彼此兩平則輕重均矣天平今用此舊用彈即鄭所云槷
也
準之然後量之注鑄之於法中也量讀如量人之量
此擬其音也
其臀一寸注故書臀作唇杜子春云當爲臀謂覆之其底深一
寸也
殿聲辰聲同在古音弟十三部此謂聲之誤也
凡鑄金之狀注故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當作狀
此亦聲之誤也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屬讀如灌注之注
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
屬者連屬附著之義讀如注者重言之也屬注古音在弟三
四部
眡其鑽空欲其窓也注鄭司農云窓小孔貌窓讀如今本作爲宛彼
北林之宛
此擬其音也今本作讀爲誤說文窓或宛字
鮑人之事注鮑故書或作鞄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鞄㼊
見序官
卷而摶之注鄭司農云卷讀爲可卷而懷之之卷摶讀爲縳一
如瑱之縳謂卷縳韋革也
卷與論語卷懷義同易摶爲縳縳謂卷之緊也
而不迆注迆讀爲既建而迆之迆謂革不𨁽
謂與既建而迆之迆義同謂不衺也
察其線注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糸旁泉讀爲綃謂
縫革之縷
泉宗篆相似此正其形之誤當爲線而後說線即綃字蓋司
農時多用綃字也說文綫爲小篆綫與綃同也線爲古文謂
縫人及考工故書也晉灼注漢書云綫古線字則晉時綫爲
古字線爲今字與許時互易
欲其柔滑而腥脂之注鄭司農云腥讀如沾渥之渥
此擬其音而義可知也渥之言厚也司農云厚脂之是也脂
之猶詩言膏之說文不收腥字者蓋其字因脂從肉旁而亦
從肉寘則用渥足以包之也沾今之添字
則需注故書需作剛鄭司農云剛讀爲柔需之需謂厚脂之韋
革柔需
需各本作需剛各本作制案釋文需人兖反剛而髓反又人
兖反蓋作音義時字未誤也古音需聲必在弟十四元寒桓
部需聲必在弟四侯部陸氏在唐初尚未誤自後乃以需爲

誤延及經傳大祝挼祭鄭人犉栗及此皆是也唐初犉栗已誤爲需故陸有須音挼祭及此經未誤故反以而泉人竟此皆確然不易者故皆更正

則是以博爲帴也注鄭司農云帴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今謂翦者如俴淺之俴或者讀爲羊豬戔之戔

司農易帴爲翦說其義曰狹鄭君恐人不知翦意伸明之曰此翦音義如詩俴淺之俴俴淺也見毛詩傳俴淺者狹意也又云或者讀爲羊豬戔之戔者此鄭君博異說也羊豬戔戔當與棧同通俗文板閣曰棧公羊傳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周禮注作棧其下羊豬之圈薦之以柴木不必均平且多鋪陳革緩急不齊急者先裂是以廣博之革爲棚棧之不均平多鋪陳也注意如是劉昌宗俴音仕顯反此注中前說是音晉見反此注中後說自釋文晉字譌普集韻因云匹見切

則雖敝不甐注甐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

甐與磷同瓦石皆磨甐之物也鄰者古文假借字

韗人爲皋陶鄭司農云韗書或爲鞠皋陶鼓木也今謂鞠者以皋陶名官也鞠卽陶字从革（今本作則本疏及大射儀疏皆作鞠）

韗人書或爲鞠人然則前函鮑韗韋裘亦當作鞠矣鄭君釋鞠字曰从革从陶省職爲皋陶故官名鞠也陶省亦聲也壺涿氏有炮土之鼓明堂位有土鼓蓋大古鼓腔用匋後乃用木鼓木曰皋陶

穹者三之一注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也今謂穹讀如穹蒼之穹

志無空邪今管子弟子職篇作志無虛邪古穹空多通用如毛詩在彼空谷韓詩作穹谷是司農云腹穹隆則上文穹讀如空而已非易爲空字今本作讀爲誤也鄭君以讀如空未是故正之曰讀如穹蒼而下文申居鼓三之一之說

上三正注鄭司農云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也今謂三讀爲參正直也

先後鄭讀異而說同必易三爲參者如弓人謂之參均之參雖兩迆一平而各居二尺二寸又各弦直也異而同曰參

畫繢之事山以章注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麇爲獐

獐說文作麞

鍾氏以朱湛丹秫注鄭司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今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

湛者今之沈滀字於義無施故易爲漸漬之漸

淳而漬之注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之以漬羽漬猶染也

案以炊下湯沃其熾語不可解上文注云熾炊也豈以炊沃炊乎當云沃其羽烝之以漬乎乃𢡱羽字複也既炊朱秫下湯沃羽遂烝所沃羽而染之不烝則色不上也此注云漬猶染也與上文注漸漬不同訓賈疏甚誤

五入爲緅注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

士冠禮注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此注謂爵爲今之俗文然則古文皆當作緅矣說文不取緅字取纔字云帛雀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讀若讒蓋漢時禮今文作爵亦作纔許與鄭所取各不同也鄭不取纔故今禮無纔字纔與緅爵皆雙聲

㡛氏涚水注故書涚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溫水也

案湄當作渜釋文曰湄一音奴短反可證也士喪禮渜濯棄於坎古文渜作湪湪涚同字猶稼稅同字司農據作湪之本說文據作涚之本水部曰涚財溫水也从水兌聲引周禮以涚漚其絲鄭君則從涚而義異

渥淳其帛注渥讀如繒人渥菅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

云讀如者音義同也今左傳作郤入漚菅鄭君所據作渥漚之言厚也久也以欄灰和水久曰濃沃其帛漸釋者猶今俗云浸透也

淫之以蜃注杜子春云淫當爲涅書亦或爲湛今謂淫薄粉之令帛白

淫當爲涅此謂字之誤也云書亦爲湛者淫湛同在第七部鄭君从淫訓薄粉之然則淫之言糝也今俗語言糝桑感切

玉人命圭七寸注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今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

此鄭從杜作七寸而明經作五之所由也闕亂者依典瑞則有兩命璧五寸之文而闕又以五字羼入圭文也存焉者於此可考也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爲尨尨謂襍色今謂全純玉也瓚讀爲餐饡之饡（讀下今本有注之二字葉抄釋文及正義內皆無）龍（此當作尨）瓚將皆襍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

龍已多見他職瓚讀餐饡者謂其音同饡也內則注有膏饡釋名作膏饡云龍瓚將皆襍名將之訓襍未聞說文作埒玉部曰禮天子用全純玉也（入部亦云）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也侯用瓚三玉二石也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蓋賈侍中逵有云將當爲埒者許從之鄭君本禮緯故說不同依許差之子男同位一玉二石又案釋文云瓚才旱反下同司農音饡饡作旦反然則陸本瓚讀餐饡之饡六字在今謂之上與賈本不同疑陸筆誤

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

方言曰車下鐵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大者謂之綦郭注云鹿車也案鹿車非小車財容一鹿之謂方言曰維車趙魏之間謂之轣轆車（此車子上疑有軌文當云亦謂之鹿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廣雅維車謂之麻鹿道軌謂之鹿車本方言蓋麻鹿卽詩毛傳之歷錄鹿車卽周禮注之鹿車鹿車與歷鹿義同皆於其圍繞命名也說文輈束謂之縣軸束謂之鞶車束謂之畢其實古人不甚區別說文又曰縪止也古畢必通用故畢縪必縪四字同圭以組約其中央備失墜如車以鐵或以革約束相類

祼圭尺有二寸注祼之言灌也或作淉或作果

見大宗伯

黃金勺注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謂酒尊中勺也

此古文假借

衡四寸注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

此更正先鄭說

駔琮五寸注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

亦見典瑞

以致稍餼注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

案說文米部曰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气聲引春秋傳齊人來氣諸侯又曰或從旣作槩又曰或從食作餼然則氣正字餼或字不當云氣當爲餼也葢漢時已用气爲乞假字氣爲雲气字而餼爲餽餼字略如今人子春以今釋古往往讀古字爲今字於此可得其例許所引左氏所謂述春秋傳以古文也聘禮注古文餼爲旣今本作旣爲餼蓋誤中庸旣稟稱事此皆槩文之爛與

矢人茀矢參分注司弓矢職茀當爲殺殺矢七分注司弓矢職殺當爲茀

案兩當字皆衍文

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注笴讀爲稾謂矢幹古文假借字

各本此笴與凡相笴皆作笴今正之竒胡之笴注云故書笴爲笱杜子春云笱當爲笴笴讀爲稾稾此經依故書作笱也矢幹曰稾見稾人注曲竹捕魚曰笱蕭豪尤侯合音最近故易字而云笱者古文假借字若如今經作笴本訓矢幹何必易爲稾云古文假借乎鄭以笱與稾聲類同故指爲同聲假借杜指爲字之誤則云笱當爲笴足矣不必云笴讀爲稾也笴字見儀禮說文不之取然則許意亦以稾爲箭幹正字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注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

大司馬職注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墇但憚三字同在古音弟十四部也

刃長寸注刃長寸脫二字

謂寸上脫二

凡相笴

已見

欲生而摶注摶讀如摶黍之摶謂圜也

其音義皆同也

陶人庾實二觳注鄭司農云觳讀爲斛觳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斗謂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

案司農注似轉寫之誤讀爲斛當本是或爲斛司農因正之云觳受三豆旊人之文也聘禮有斛謂十斗曰斛也此分別觳斛之斛正經觳或爲斛之誤轉寫或誤讀豆誤斗似鄭君時已作觳受三斗而正之梓人斗誤爲豆此豆誤爲斗皆是聲誤

髺墾薜暴不入市注鄭司農云髺讀爲刮玄謂髺讀爲跀

髺訓㲌髮也故大鄭易爲刮謂器似刮刷然也鄭君以爲其義未安乃易髺爲跀謂器之折足者也髺從昏聲昏從氏聲音厥與月聲近

注墾頓傷也

各本經注作墾惟經典釋文作貇葉抄如是通志堂刻乃改之集韻入聲四覺引周禮髺貇薜暴案說文本無墾字豕部曰貇齧也凡齧物必用力頓傷謂若傾跌器坏傷薜扆者也顚頓而傷

注鄭司農云薜讀如今本作爲藥黃蘗之蘗玄謂薜破裂也

黃蘗今俗作黃柏黃蘗皆誤讀如蘗者擬其音也今本作讀爲誤其義訓破裂然則薜讀爲分肌擘理之擘謂器之璺者也

注鄭司農云暴讀爲剝玄謂暴讀墳起不堅致也

先鄭易爲剝字鄭君以剝義與薜相亂故從本字作暴訓墳起不堅緻與槁暴之暴略同

器中膊注膊讀如車輇之輇

此擬其音

梓人爲筍虡注鄭司農云筍讀如竹筍之筍

讀如各本作讀爲誤也此與典庸器注皆擬其音耳此筍竹胎字也與竹箭有筍字同音異竹箭有筍干貧反

以胷鳴者注胷鳴榮原屬

胷說文作匈作肎俗作胷釋文曰胷千本作胷龍屬也各本蠵字譌爲龍屍二字賈馬作胷靈蠵屬也案說文虫部曰蠵大龜也以胷鳴者正用賈侍中說與鄭異又云蟦側行者鮐蟲連行紆行者蚓蟲詹諸以脰鳴者榮蚖蛇醫以注鳴者蟬以旁鳴者蛢蟥以翼鳴者蜙蝑以股鳴者與鄭或同或異葢皆賈說

燿後注燿讀爲哨頃小也

說文哨不容也記投壺曰枉矢哨壺壺哨是頃意不容是小意頃今傾字頃不正也或譌作頎李音懇釋文本作頃是賈疏本作頎非

其聲大而宏注鄭司農云宏讀爲紘綖之紘謂聲音大也

月令其器圜以閎注曰閎讀爲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正義云紘從頤下屈而上屬於冕中央寬緩案凡其外圜弇其內深廣曰宏似不假易爲紘也聲音謂聲之成文者

顅脰注顅長脰貌故書顅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

說文頁部曰顅頭鬢少髮也从頁肩聲引周禮數目顅脰此蓋賈侍中說字與鄭同義與鄭異顅或爲牼鄭司農讀牼爲鬜皆雙聲字說文髟部云鬜鬢禿也明堂位注云齊人謂無髮爲禿楬楬即鬜之假借釋名作毼司農與髟部合謂鬜屬項無毛也鬜屬項不必無毛故鄭君不取

網

案網者殺之譌也後皆同殺籀文殺役籀文役

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注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爲撥飛讀爲匪以似爲發

撥廢同部匪飛同部皆以聲類易字也鄭君云匪文貌則匪者斐之假借與淇奧詩同以似爲發者謂似當爲發也僅云似鳴形容未盡故改爲發鳴若然則下節本云其匪色必不似鳴今本似不鳴誤鄭君經仍作似葢不謂然

則必如將廢措注故書措作唶杜子春云當爲措

此古文假借也漢書抱火厝之積薪之下同子春謂屬石之字非訓故易爲措古廢置皆曰措

其匪色必不似鳴矣

見上

梓人勺一升注勺尊斗也

斗與枓同說文枓勺也尊枓謂挹取尊中之枓也今本作尊升誤魏晉人書斗字多作升故易爲升又案此斗字與枓皆音主若下注豆當爲斗之斗謂十升也多日反釋文淆亂

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

觶爲觚者字之誤斗爲豆者聲之誤鄭駁異義云觶字角旁辰作友葢誤汝潁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

作瓠耳
歛一豆酒注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
又者蒙上
梓人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注𠂢謂个讀若齊人攙幹
之幹上个下个皆謂舌也
此擬其音也
纔寸焉注鄭司農云纔紖者纔讀爲竹中皮之纔
案讀爲竹中皮之纔當作讀如竹靑皮篟之篟擬其音也篟
于猗反今之篟字顧命禮器序義注字皆作篟說文糸部曰
纔持綱紐也引周禮纔寸
則春以功注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
此易其字蠢作也見揚雄方言
詒曾孫諸侯百福
各本曾孫上有女字惟釋文大書詒曾孫三字無女字葉抄本如是通志堂梁本今案無者是上文兩女字皆謂不甯侯此曾孫諸侯
謂甯侯之曾孫諸侯不當云女以相淆溷也注云謂女後世
爲諸侯者自蒙若猶女也之女而言
廬人注酋近夷長矣
前引鄭司農云酋矛酋發聲直謂矛鄭君此云酋近夷長以
正之酋之言遒有近義夷有長義
句兵欲無彈注故書彈或作但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
爲掉也
司農易但爲彈書亦或爲彈彈丸者傾側而轉者也掉之義
取此說文人部曰僤疾也從人單聲引周禮句兵欲無僤許
所據有異或此注當云故書彈或作僤司農讀僤爲彈也疾
與掉義相足
刺兵欲無蜎注故書蜎作絹鄭司農云絹讀爲悁邑之悁悁謂
橈也𠂢謂蜎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蜎蜎
大鄭本作絹易爲悁悁邑者悁悒也憂抑之皃橈之義取此
鄭君從作蜎之本訓掉謂其掉若井中蟲蜎蜎然也蜎蜎即
子孓蟲字爲名各本作井中蟲蜎之蜎衍一之字說文虫部
蜎篆下曰蜎𧌒也今本作蜎也脫一蜎字云謂若者擬其義
非如讀若擬其音

句兵椑注鄭司農云椑讀爲鼓鼙𠂢謂齊人謂柯爲椑則椑隋
圜也
讀爲當作讀如擬其音耳鄭君釋其義曰齊人謂斧柄曰椑
斧柄必隋圜則椑者隋圜之言隋圜對下文摶是正圜言也
注中柯下今本衍斧柄二字葢或箋於旁因入正文也
細則校注鄭司農云校讀爲絞而婉之絞𠂢謂校疾也
司農易爲絞絞切也鄭君則不易字云校疾也葢校有疾義
與剽𩨭字同弓人注亦兩言校疾也
晉圍注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鐏也𠂢謂讀如王晉大圭之
晉矜所捷也
謂其音義同也晉大圭訓爲㮚於紳帶之閒知此晉謂矜㮚
於銅鐏捷同㮚俗作插 晉大圭俗本作搢大圭非
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 注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閒輓而內
之本末勝負可知也
說文久字下曰從後灸之也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引周禮久
諸牆以觀其橈案此則故書作久師讀爲灸也許君從故書
作久自可還無勞易字久灸義相近許以灸釋久士喪禮下
篇久之注云久當爲灸灸謂以葢案塞其口玉裁謂久之本
訓從後抵拒引伸爲長久之訓後人乃知長久之訓而不知
本訓遂以抵拒之訓專歸灸字注家欲使讀者知古今異言
古今異字之梗槩耳柱今之拄字
匠人置槷以縣注故書槷或作弋杜子春云槷當爲弋讀爲杙
𠂢謂槷古文臬假借字
杜正槷從弋又云弋讀爲杙此與正帝爲奠奠讀爲定正苻
爲苻苻讀爲蒙同說文㯖弋字作弋而杙爲爾雅劉劉杙之
字杜易弋爲杙者葢漢時㯖弋字已作杙故以今字易古字
如以灸易久之比許自據周禮故書及字形得其說故不同
也鄭君則從槷謂槷爲臬之假借如苻爲蒙之假借九軌爲
簋之假借下文引爾雅分別杙臬字見此經言在地者則作
臬爲正不當如杜作杙也弋杙在古音弟一部臬槷在弟十
五部
匠人廟門容大扃七个 闈門容小扃參个
案說文鼏部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冂聲此以郊口

之冂爲聲讀如扃古熒切鼏鼏葢也從鼎一聲此以二下垂
之一爲聲讀如幎莫狄切虫部𧖟從鼏聲虎部𧆨讀如鼏皆
鼏葢之鼏非舉鼎之鼏也鼏字下引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
葢作鼏作箇者故書作扃个者今書也儀禮古文作扃今文
作鉉而說文金部鉉字下曰易謂之鉉禮謂之鼏禮者謂十
七篇然則儀禮古文本亦作鼏字葢後人因鄭君所注鼏鼏
連文俗易倂爲一字故上字改爲同音之扃與今本說文有
鼏無鼏而鼏音莫狄切正謂合二字爲一也 儀禮古文作鼏密今文作鉉鼏
鄭君上字從古文下字從今文故云鼏鼏連文
環涂七軌注故書環或作轘杜子春云當爲環
以其義正其字也
匠人注鄭土曰伐伐之言發也
土各本譌作上
水屬不理孫注屬讀爲注孫順也
案屬讀爲注弟三弟四部之合音也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注鄭司農云梢讀如誤作爲桑螵蛸之蛸謂
溝各本脫此溝字謂水漱齧之溝
讀如桑螵蛸前注已兩見皆擬其音耳前云梢除也此云梢
水漱齧義略同
凡行奠水注鄭司農云奠讀爲亭謂行停水
亭停正俗字古本作亭易奠爲亭猶易奠爲定也
善防者水淫之注鄭司農云淫讀爲㢚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
爲厚𠂢謂淫讀爲淫液之淫
鄭君不改字而與大鄭意同
里爲式注里讀爲已聲之誤也
戴氏考功記圖不改字
大汲其版注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爲汲𠂢謂汲引也
此謂字之誤也
車人庛長尺有一寸注鄭司農云庛讀如今本作爲顆疵之疵謂耒
下岐𠂢謂庛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
讀如顆疵擬其音耳顆疵二字未審何出他本作其顆有疵
四字今依釋文鄭君易庛爲刺刺謂耒下前曲接耜者以其
銳耑故謂刺猶𠬝秘接鐏者曰晉

車人其博三寸注故書博或作摶杜子春云當爲博
此字之誤也
行澤者反輮注耎者在外
耎人兗反各本作需釋文不誤
行山者仄輮注故書仄爲側鄭司農云側當爲仄山地剛多沙
石𠂜謂仄輮爲沙石破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刃
側仄古音同在第一部今人二字多混用漢人甚分別表裏
相依謂表堅裏柔相倚並在輮外
羊車注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𠂜謂羊善也
羊門蓋即釋名廣雅之陽門羊善也即春秋繁露羊祥也
弓人橈㳄之注鄭司農云橈讀如今本作爲㦤萬之㦤
此擬其音耳
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注鄭司農云菑讀爲不菑而畬之菑栗讀
爲榛栗之栗謂以鋸副析榦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邪行絕
理者弓發之所從起𠂜謂栗讀爲裂繻之裂
以鋸副析榦如邦之職菑栗則榦木也迆讀上林賦之倚移
今上林賦史記作掎施文選漢書作猗狔見前迆移音義同皆謂邪也鄭君謂七
榦中無栗樹易栗爲裂菑者鋸入之裂者分之東山詩栗薪
讀裂薪同此
老牛之角紾而昔注鄭司農云紾讀爲抮縛之抮昔讀爲交錯
之錯謂牛角觕理錯也𠂜謂昔讀履錯然之錯
方言曰軫戾也說文糸部曰紾轉也淮南書注曰抮軫了戾
也抮縛猶展轉抮與紾皆纏絞之意昔易爲交錯者謂角麤
理錯不順鄭君又易昔爲履錯然之錯李軌云鄭且若反[illegible]
讀同[illegible]散之[illegible]李必據鄭周易注言之
戚於腦而休於氣注戚近也休讀爲煦
戚依釋文葉抄本各本作蹙俗字也腦依釋文又作本休讀爲
煦聲類同也說文曰煦烝也玉藻顛實陽休亦讀煦
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注故書畏或作威杜子春云當爲[illegible]
威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𠂜謂淵如秦師入隈之隈
杜從威鄭則從畏而讀如隈其訓則一鄭意畏即大射儀之
隈字大射儀曰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注隈弓淵也
後注云角長者當弓之隈則徑易爲隈字矣

注㾷瑕嚴利也
㾷迆下四字句疏誤
凡昵之類不能方注鄭司農云謂膠善戾故書昵或作樴杜子
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𥝂𥝂黏也𠂜謂樴脂膏膩敗
之膱膱亦黏也
杜讀樴爲昵者昵暱之或字𩐛聲匿聲古音同在第一部詩
苑柳可證又云或爲𥝂𥝂者謂故書樴或爲𥝂𥝂者𥝂之或字
日聲刃聲與暱雙聲也鄭君從樴云樴者脂膏膩敗之同
部假借字膩說文作殖字林作膩釋名作職他書又作𦢊膩
亦訓黏經作樴自可不必易爲暱也鄭司農云謂膠善戾戾
當作𥝂形近之誤也凡附麗之物莫善於膠
凡相筋欲其簡而長注鄭司農云簡讀爲撊然登陴之撊𠂜謂
簡齊扎之簡謂筋條也
大鄭所引春秋傳之撊然者易其字謂筋休於氣狀撊然也
鄭君小如簡札謂其音同簡之言楚也故釋以筋條
桼欲測注鄭司農云測讀爲惻隱之惻𠂜謂讀如測度之測測
猶清也
易爲惻隱之惻者猶今人云可憐也讀如測度者其音同而
義在焉又申之曰測猶清也案說文云測深所至也故度深
淺曰測桼清如可度然故曰測測不訓清而此經之測謂桼
清也故曰猶清
冬析榦而春液角注鄭司農云液讀爲醳
夜聲睪聲古音同在第五部易液爲醳酒之醳者重釋治之
也或曰史記多用醳爲釋釋者解也謂解析角劉沈醳音釋
案此非鄭意
春液角則合注合讀爲洽
此猶士虞禮古文祫爲合也洽者和柔之意
斵目必荼注鄭司農云荼讀爲舒舒徐也
此古文假借字
強者在內而摩其筋注故書筋或作蓟鄭司農云當爲筋
此雙聲之誤
夫筋之所由幨恆由此作注鄭司農云幨讀爲車幨之幨𠂜謂
幨絕起也

此讀爲乃讀如之誤謂其音同不取其義也絕起者絕與肥
同脟其筋筋肥而起皻幨與牙嫌之嫌音義皆相近
故角三液而榦再液
案注云重醳治之使相稱重醳者重釋也說文䤹酒字祗作
釋此鄭君用大鄭液讀爲醳之說
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注需謂不充鄭司農云帤讀爲襦
有衣絮之絮帤謂弓中裨
絮今本及釋文作絜依釋文女居反則絜乃絮之字誤今正
之羅氏注云繻有衣絮釋文絮女居反又說文絮字下引易
需有衣絮可以證此絮字之誤此讀爲乃讀如之誤帤絮皆
非弓裨正字其音義相同耳注不言絮謂弓中裨則知非易
字也耎釋文人兗反今經注釋文皆譌需此等皆唐以後輾
寫譌亂惟車人反輮注耎者在外釋文獨不誤弓中裨釋文
作陴
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注不皆約纏𦄂之不相次也皆約則弓
帤侔侔猶均也
案此注脫誤疑當云皆約纏𦄂之不相次也不皆約則弓帤
侔侔猶均也
長者以次需
惟此需非耎之誤
恆角而短注鄭司農云恆讀爲裻縆之縆𠂜謂恆讀爲𣓌𣓌竟
也
此皆易字也裻縆者即俗云督縫說文裻背縫也恆縆古通
用詩如月之恆亦作縆司農意謂引之而直也鄭君則易爲
𣓌訓竟見說文木部詩亘之秬秠字作亘方言縆竟也字作
縆古同音通用
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注鄭司農云茭讀爲激發之激謂弓
檠也校讀爲絞而婉之絞𠂜謂茭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爲骹之
骹茭解謂接中也變謂簫臂用力異校疾也
讀爲激當作讀如激此擬其音非易其字故下文仍云茭謂
弓檠也激之古音如交同在第二部鄭君茭讀如骹亦謂同
音骹與股相接輪人注言骹以喻其豐言骹以喻其[illegible]限與簫相接則義亦同
也校見盧人

袖海山房校印

故剽注剽亦疾也鄭司農云剽讀爲湖漂絮之漂

此讀爲蓋當作讀如擬其音也湖漂絮即莊周書之洴澼絖說文水部曰漱於水中擊絮也竹部曰箈漱絮簀也糸部曰紙絮一箈也然則其事蓋以亂絮於水中漂擊之以箈藉之令更成絮卽蔡倫造紙之先聲韓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是也湖漂絮者湖中漂絮時有此語

引如終紲注變讐言引字之誤

撟幹 撟角

案劉氏枯老反蓋劉本撟作槁輪人注曰以火槁之劉苦老反

欲孰於火而無燂注燂炙爛也故書燂或作朕鄭司農云字從燂字宜作當字

說文火部曰燂火孰也或作朕者聲之誤故司農從燂也燂之義與𤏚𦣝略同皆謂太過

長其畏而薄其敝注鄭司農云敝讀爲蔽塞之蔽謂弓人所握持者

此易其字

弓而羽殺注羽讀爲扈扈緩也

此易其字

維角堂之注鄭司農云堂讀如牚距之牚車牚之牚

注中四牚字皆堂之誤案說文止部曰堂距也距止也堂古本音堂轉爲直庚反其字變堂變樘變撐車堂亦作車樘說文金部曰鎜車樘結也車樘急就篇釋名作棠劉熙曰棠蹤也在車兩旁蹤幰使不得進郤也蹤之俗堂亦棠棠與樘古通用注言讀如堂距之堂車堂之堂者謂其音如此兩堂其義亦同也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注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乎謂不勝無負也

此注有脫字當云謂之參均當言謂之不參均因兩謂之複而脫六字也司農從稱故如此說鄭君則從勝云不勝者無負也此彼無勝負則謂之參均宜矣唐開成石經作謂之不參均此從仲師說也不知仲師說已經鄭君駁正矣

量其力有三均注有三讀爲又參

有又古文通用三讀爲參者欲使與上文一例乃後下文言參均者三也

桼三斞

案桼今本作漆說文斗部斞量也引周禮桼三斞今說文各本桼譌作求此可證今周禮漆字皆非古

寬緩以荼注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荼讀爲舒鄭君與仲師說小異本職荼字已見此又言者詳略互相足也

則莫能以速中注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字從速速疾也數字義短故從速前文無以爲戚速司農亦不從數

利射侯與弋注故書與作其杜子春云當爲與此字之誤也

皇清經解卷四之四十六終

附錄官名闕解

天官上 無闕

天官下 鼈人 獸醫 酒人 冪人 幕人 內小臣 寺人 內豎 女御 女史 典絲 俱本卷闕

地官上 比長 鼓人 充人 俱本卷闕

地官下 司稽 肆長 縣正 鄙師 鄰長 誦訓 林衡 川衡 迹人 羽人 掌染草 掌炭 掌荼 掌蜃 倉人 舂人 饎人 雜人 本卷闕 俱

春官上 典祀 墓大夫 俱本卷闕

春官下 小師 韎師 旄人 籥師 司干 外史 典路 凡以神仕者 俱本卷闕

夏官上 卷闕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原本皆闕 小司馬 羊人 掌疆 候人 掌畜 俱本 祝史

夏官下 虎賁氏 旅賁氏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 人 右 道右 大僕 隸僕 道僕 馭 夫 趣馬 巫馬 牧師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山師 川師 匡人 撢人 家局 馬 俱本卷闕 司甲 原本與

秋官上 罪隸 蠻隸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 司 蜡氏 穴氏 翨氏 庭氏 俱本卷闕

秋官下 環人 掌訝 掌交 朝大夫 俱本卷闕 掌察 四方 掌貨賄 都則 都士 家士 原本皆闕

冬官考工記 段氏 韋氏 裘氏 筐人 櫛人 輪 旊人 原本皆闕 本卷闕

皇清經解周禮目錄

周官祿田考 有序

卷四之二十二 官爵數

卷四之二十三 公田數 附古尺圖

卷四之二十四 祿田數

周禮軍賦說

卷四之二十五 總論王畿軍制 六鄉 壘里以下九等田 六遂 鄉遂出車 三等采地 四甸公邑 餘夫圭田

卷四之二十六 論溝洫之制 論井田之制 論三等授田 論稅法輕重之等

卷四之二十七 制軍 車之卒伍 辨可任 起徒役 軍將 軍糧 調發臨敵不同制 辨藝發之非

卷四之二十八 邦國鄉遂之軍以下兼邦國軍賦 邦國境內之軍 邦國軍將 邦國鄉大夫家軍制 魯制 齊制 晉制

水地小記

卷四之二十九 周官畿內經地考有圖 讀鄭氏考工記匠人注

溝洫疆理小記

卷四之三十 遂人匠人溝洫異同考有圖 井田溝洫名義記 遂人匠人溝洫形體記 溝洫縱橫相承無奇數說

牧人
騂牲 同上二十二
陰祀用黝牲毛之 二四漢讀一十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同上
牛人
享牛求牛 三禮說二十三
以授職人 本卷一
以授職人而芻之 二四漢讀二十
軍事共其犒牛 本卷一 二四漢讀二十
其共兵車之牛至載公任器 本卷一
牛牲之互 三禮說四二十
地官司徒下
鼓師
載師以廛里至任𤰝地 二四漢讀二十
廛里 六十舉要九
場圃任園地 同上
以宅田士田至遠郊之地 同上十
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 四禮說一
宅田 六十舉要九
士田賈田官田牛田 同上十
牧田 同上九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同上十一
近郊至無過十二 同上十
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二四漢讀二十二
凡宅不毛者至出屋粟 本卷一
里布屋粟 六十舉要一十
夫家之征 四禮說五
以時徵其賦 六十舉要二十
閭師
閭師 同上一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同上二十
凡無職事者出夫布 同上
不績者不衰 同上
縣師
縣師 六十舉要三十
縣師至地域 同上 本卷一
馬牛車輦 鼓兵 四禮說六
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六十舉要二十

遺人
凡造都邑至其域 同上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同上
遺人掌委積 同上四十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 二四漢讀三十
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 同上
均人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 本卷一 見卷七之十一稻人記量畔並經棗欒器等一條
師氏
師氏保氏 六十舉要一
媺 本卷一
敏德 四禮說十
虎門 同上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本卷一
掌國中失之事 二四漢讀四十
中 本卷一
王舉則從 二四漢讀四十 本卷一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 二四漢讀四十
內列 本卷一
保氏
師氏以媺詔王保氏諫王惡 四禮說二十
五射 同上四十 本卷一
九數注夕桀 同上
保氏九數 二四漢讀五十
司諫
司諫掌糾萬民德 四禮說四十
司救
司救禁暴民之衺 同上
調人
和難 同上
主友 本卷一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六十舉要五十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 同上
凡有鬭怒者成之 本卷一
媒氏
媒氏 本卷一
三十而娶二十而嫁 本卷一
判妻入子者 六十舉要五十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同上 四禮說八十 本卷一
奔者不禁 六十舉要五十 本卷一
純帛無過五兩 二四漢讀五十 本卷一

司市
禁淫毀者與豫賈者 四禮說九十
以量度成賈而徵價 二四漢讀五十 本卷一
日昃而市 四禮說一二十
鞭度 本卷一
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 七十舉要一
展成奠賈 二四漢讀五十
奠賈 本卷一
上旌于思次 二四漢讀六十 本卷一
市師涖焉 二四漢讀六十
辟布者 七十舉要一 二四漢讀六十 本卷一
害者使亡 二四漢讀六十
以璽節出入之 本卷一
僞飾之禁 七十舉要一
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二四漢讀六十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 七十舉要一
質人
賣儥者質劑焉 四禮說二二十
賣儥人民 越逐遁逃 同上二十三
同其度量壹其醇制 二四漢讀七十 本卷一
邦國朞 二四漢讀七十
凡珍異之有滯者 同上
廛人
膳府 本卷一
廛人 日論地官上廛人条
廛人五布次序 七十舉要三
掌斂市絘布總布 本卷一
掌斂布 四禮說四十
絘布總布 二四漢讀七十
辨鄭氏致總布之說 七十舉要三
絘布 同上一
總布 質布 罰布 廛布 同上二
胥師
察其詐譌至罰之 本卷一
飾行 同上
飾行儥慝者 本卷一 七十舉要三
賈師
凡國之賣儥各帥 二四漢讀六十

司稼　同上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本卷一

食米　五禮說廿五

稟人　二四漢讀五

稟人稟爲㡛　五禮說廿五

掌其外內朝冗食者之食　二四漢讀廿五

外內朝　五禮說六廿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周禮卷四之四九

周禮彙解彙編目錄

○春官宗伯上

眡瞭三百人　三四漢讀一

韎師　同上

鞮鞻氏　同上

大宗伯　掌建邦之天神至示之禮　六禮說一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三四漢讀一

禋祀　實柴　槱燎　六禮說三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三四漢讀一

司中司命　本卷一

文昌司命　同上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同上　三四漢讀一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三四漢讀二

凶禮　本卷一

以荒禮哀凶札　三四漢讀二

以禬禮哀圍敗　同上　本卷二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本卷一　六禮說五

五命賜則　本卷一

五命賜則六命賜官　六禮說六

六瑞　同上七

侯執信圭　四漢讀二

大夫執雁　見上大宗伯六牲節

以白琥禮西方　本卷

天產作陰德　地產作陽德　六禮說

宿眡滌濯　十八舉要二

涖玉鬯　本卷一

奉玉齍　本卷一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三四漢讀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三四漢讀

肆師　表齍盛告絜　本卷一

四望　本卷一

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　四漢讀

小宗伯　掌建國之神位　同上

兆五帝於四郊　同上

四郊四望四類　六禮說十一

兆四望四類亦如之　十八舉要二

四望　十八舉要二

辨廟祧之昭穆　本卷一

辨吉凶之五服　同上

正室皆謂之門子　六禮說二十

辨六齍之名物　三四漢讀三

若軍將至於四望　本卷二

率有司而饁獸於郊　同上

以秬鬯渳　三四漢讀四

卜葬兆甫竁　六禮說三十

甫竁　三四漢讀四

竁亦如之　本卷一

凡王之會至肄儀爲位　同上

肄儀爲位　三四漢讀五

肆師　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六禮說四十

及其祈珥疏毛牲曰刉羽牲曰衈　六禮說四十

祈珥　三四漢讀五

祭之日表齍盛告絜　同上六

其設匪罋之禮　同上

用牲於社宗則爲位　同上七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同上　本卷一

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　六禮說十五　三四漢讀七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　本卷一

治其禮儀　三四漢讀七

鬱人　鬱人　同上

掌祼器　六禮說十八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本卷一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六禮說十六

及葬共祼器遂貍之　本卷一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六禮說十七

鬯人　三四漢讀七

祭門用瓢齎　同上八

廟用修　同上

山川四方用蜃　同上九　本卷一

凡祼事用概　三四漢讀九

共其釁鬯　同上　六禮說十八

共其介鬯　三四漢讀八

司尊彝　凡祭祀而祼宗廟　同上

僑彝　十八舉要五

朝踐　同上　三四漢讀九

犧尊象尊　本卷一

獻尊　三四漢讀九

皆有罍　十八舉要六

諸臣之所昨也　三四漢讀十

斝彝　黃彝　雞彝　鬱齊　醴齊　盎齊　同上十一

獻酌　縮酌　同上廿

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　六禮說二十　六禮說廿一　本卷一

諸獻用兩壺尊

鬱齊獻酌　六禮說二十

盎齊涗酌　十八舉要六

涗酌　修酌　三四漢讀二十

司几筵　司几筵　本卷一

袖海山房校印

笙師 篴管 同上
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八禮說四
鎛師 鎛師 十八擧要一
凡軍之夜 至 亦如之 八禮說六 四三漢讀廿九 本卷一
籥章 豳詩 八禮說六
國祭蜡 四三漢讀廿九 本卷一
鞮鞻氏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 本卷一
典庸器 設筍虡 四三漢讀廿九
大卜 三兆 八禮說八
原兆 本卷一
二曰觭夢 三曰咸陟 其經運十 四三漢讀十三
四兆 八禮說九
卜師 龜人 掌六龜之屬 同上十一
靈屬 四三漢讀十三
祭祀先卜 本卷一
菙氏 垂氏 四二漢讀十三
遂歙其燋契 同上三一十
占人 四占 八禮說一十
周官占法載在春秋國語 見卷一之百四十易經稗疏 七十五頁
簭人 九簭 八禮說三十 本卷一
一曰巫更 至 九曰巫環 四三漢讀三一十
占夢 六夢 八禮說五十
二曰噩夢 四三漢讀二三十 本卷一
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 四三漢讀二三十
遂令始難歐疫 同上
眡祲 十煇 八禮說七十 四三漢讀三三十
三曰鑴 同上
七曰彌 九曰隮 同上
大祝 一曰順祝 本卷一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至 六曰說 同上
二曰造 四三漢讀四三十
六辭 二曰命 六曰誄 八禮說二十
一曰祠 四三漢讀四三十 本卷一

四曰會 本卷一
大祝九祭 見卷十六之三十五禮經釋例二十七頁
六號五曰齍號 本卷一
二曰衍祭 四三漢讀四三十
三曰炮祭 五曰振祭 同上五三十
六曰擩祭 同上
辨九擇 見卷十六之三十一禮經釋例三十一頁
三曰空首 本卷一
四曰振動 八禮說廿六 四三漢讀六三十
九擇 稽首 頓首 空首 八禮說廿五
九擇 吉擇 凶擇 八禮說四二十
七曰奇拜 四三漢讀七三十
八曰褒拜 同上
八曰褒擇 肅擇 八禮說六二十
以享右祭祀 四二漢讀七三十
享右祭祀 八禮說二二十
祭示 四三漢讀七三十
小祝 令皋舞 同上
祔練祥 同上
服豐年 見上大祝一曰順祝
彌災兵 四三漢讀七三十
大喪贊渳 同上
置銘 同上八三十
及葬設道齎之奠 九禮說一 四三漢讀八三十 本卷一
郊祀 四三漢讀八三十
喪祝 勸防 同上
逆御 本卷一
表貉 本卷一
甸祝 表貉 舍奠于祖廟 禰亦如之 四三漢讀九三十
禂牲禂馬 九禮說一 四三漢讀九三十
司巫 師巫而造巫恒 本卷一
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 四三漢讀九三十
共匰主 九禮說二

道布 蒩館 同上四
祭祀守瘞 同上六
巫降之禮 同上
男巫 掌望祀望衍 四三漢讀十四
掌望祀望 至 旁招以茅 九禮說七
冬堂贈 四三漢讀十四
春招弭 同上
女巫 歲時祓除釁浴 九禮說八
大史 正歲年以敘事 同上九 十八擧要九 本卷一
頒告朔於邦國 四三漢讀一四十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九禮說九
協事 四三漢讀一四十
太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 九禮說十
含算 四三漢讀一四十
小史 奠繫世 同上
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 同上
馮相氏 馮相氏 同上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 見稗疏鄭說大歲建辰筴合二法爲一 見十六之五觀象授時四十五頁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保章氏 保章氏 至 之變動 四三漢讀一四十
以星土 至 以觀妖祥 十八擧要九
以十有二歲觀天下之妖祥 九禮說二十 又見上馮相氏掌十有二歲總
以十有二風 至 別之妖祥 九禮說二十
內史 掌王之八枋之法 同上四十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同上六十
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 同上
凡數從政者 本卷一
御史 巾車 巾車掌公 至 而等敘之 見下司常掌九旗之物名
樊纓 四三漢讀二四十
玉路金路象路 十八擧要十
金路鉤 四三漢讀二四十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 本卷一
革路龍勒 四三漢讀二四十

條纓五就　同上
前樊鵠纓　同上
朱總　鷖總　同上
有握　同上四十
藩車　同上
有翣　同上
王之喪車五乘　九禮說七十
疏飾　四三漢讀四十五
素車棼蔽　同上
小服皆疏　同上
漆車藩蔽　同上
巾車
駹車雚蔽然複　同上
駹車萑蔽然複髹飾　九禮說八十
漆車藩蔽　四三漢讀四十六
孤乘夏篆　九禮說八十　三四漢讀四十七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九禮說八十
毀折入齎于職幣　四三漢讀四十七
歲時更續　同上　本卷一
鳴鈴以應雞人　四三漢讀四十七
掌戎路之萃至輕車之萃　三四漢讀四十七
革車之萃輕車之萃　九禮說九十
司常
大射共三乏　四三漢讀四十八
掌九旗之物名　本卷一
九旗之物　九禮說十二
師都建旗　四三漢讀四十八　本卷一
皆書其象焉　四三漢讀四十八　九禮說十二
都宗人
都宗人至致福于國
家宗人
凡以神仕者　四三漢讀四十九
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同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周禮卷四之五十
周禮章解編目錄
夏官司馬上
王六軍軍將皆命卿　本卷一
大司馬
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十禮說一
馮弱犯寡則眚之　四四漢讀二
眚　壇　殘　杜　滅　十禮說一
暴內陵外則壇之　四四漢讀二
負固不服則侵之　十九舉要三
九畿　四四漢讀三
司勳　同上一
司爟　同上
環人　同上
挈壺氏　同上二
方相氏　同上
校人　同上
稾人　同上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十九舉要二
軍將皆命卿　同上
制軍　同上一
鼓鐸鐲鐃之用　四四漢讀三
師帥執提旅帥執鼙　十禮說三
師帥執提　四四漢讀三
夏教茇舍　十九舉要三
中夏校茇舍　十禮說四　四四漢讀三　見天官內宰遂百工齊其財物辨
羣吏撰車徒
撰車徒　四四漢讀三
辨號名之用　十禮說四
帥以門名　同上五
鄉以州名　同上
中秋教治兵　辨旗物之用　中冬教大閱　同上六
辨旗物　十九舉要三
師都載旜　四四漢讀四　又見春官下司常師都建旗總

鄉遂載物　四四漢讀四
各書其事與其號焉　同上
致禽以祀祊　同上
祀祊　十九舉要四
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　同上
三鼓摝鐸　四四漢讀附
車三發徒三刺　十九舉要五
鼓退鳴鐃　同上
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　同上
獻禽以享烝　十禮說九
反師大合軍　同上十
比軍眾　四四漢讀四
大役與慮事　十九舉要六
屬其植受其要　十禮說三十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　同上
牲魚　十九舉要六
小司馬
軍司馬　同上
司勳
戰功曰多　本卷一
銘書於王之大常　十九舉要六　四四漢讀五
祭於大烝　十禮說附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　十九舉要六
馬質
綱惡馬　四四漢讀五
每之外入馬耳以其物　十九舉要六
以任齊其行　同上七
禁原蠶　十禮說六十
量人
所里　同上七十
小子
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四四漢讀五
羞羊肆　同上
羊肆羊殽　本卷一
羊人
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四四漢讀五
凡沈辜侯禳釁積　同上六
司爟
司爟　本卷一
四時變國火　焚萊則有刑　十禮說八十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周禮卷四之五十一

周禮彙解彙編目錄

秋官司寇上

行數千里馬不契需 同上
環灂 同上廿
軌七寸軌中有灂謂之國輈 十二舉要十一
軫之方也 見上輈人前加軫與轐焉四尺也條
以象日月也 本卷一
龜蛇四斿 同上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至鑒燧之齊 十二舉要十一
削 同上

攻金 桌氏 冶氏

冶氏 本卷一
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四十六漢讀二
刃長寸圍寸 十二舉要十一
鋌 四十六漢讀三十
垸 同上
戈戟 十二舉要二十
冶氏為戈廣二寸至是故倨句外博 見卷之二十九磬折古義十五頁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四十禮說六 本卷一
戈 十二舉要二十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 本卷一
是故倨句外博 本卷一
重三鋝 同上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 見卷之三十九磬折古義十六頁 本卷二
寸內三之胡四之長五之倨 十二舉要十二
重三鋝 四十六漢讀三十
臘廣二寸有半寸 本卷一
兩從半之 本卷一
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 同上
中其莖設其後 十二舉要三十 本卷一
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 本卷一
首 舉要十二
身長五其莖長至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本卷一
重九鋝 叶韻說

鳧氏

鳧氏為鐘 本卷一
兩欒謂之銑 本卷一 四十六漢讀四
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 本卷一
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同上
謂之衡 十二舉要十四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本卷二
旋蟲謂之幹 四十六漢讀十四
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 本卷二
遂帶 十二舉要十四
于上之攠謂之隧 同上 本卷一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 本卷一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 十二舉要十四
鉦之長謂之甬長 同上十六 本卷一
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 本卷一
甬圍 衡圍 十二舉要十五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本卷一
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 同上
侈弇之所由興 四十六漢讀十四
鍾已厚則石 本卷一
已薄則播 同上
侈則柞 同上 四十六漢讀十四
弇則鬱 本卷一
長甬則震 同上
是故大鐘十分至以其一為之厚 同上
大鍾十分其鼓間小鍾十分其鉦間 十二舉要十六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 本卷一
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同上
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 同上
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 四十六漢讀十四

桌氏

桌氏為量 同上 本卷一
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 十二舉要十六 四十六漢讀十五
準 十二舉要十七

鬴 同上
其實一鬴 本卷一 四十六漢讀十五
其臀一寸 十二舉要十七
槩而不稅 十二舉要十七
鑄金之狀 四十六漢讀十五

函人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同上
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十二舉要一
合甲 四十禮說八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 十二舉要一
以其長為之圍 同上
眡其鑽空欲其惌 四十六漢讀十五
眡其朕欲其直也 二十舉要二

鮑人

鮑人之事 四十六漢讀十六
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 十二舉要二
卷而摶之 四十六漢讀十六
眡其著欲其淺也 十二舉要二
察其線欲其藏也 本卷一
欲其柔滑而腛脂之則需 四十六漢讀十六
則需 同上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 本卷一
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帴也 四十禮說十
則是以博為帴也 四十六漢讀十七 又見上引而信之條
而不迆 四十六漢讀十六
察其線 同上十六
則雖敝不甐 同上十七

韗人

韗人為皋陶至鼓四尺倨句磬折 九磬折十九
韗人為皋陶 四十六漢讀十七
六尺有六寸 十二舉要二
厚三寸 同上
穹者三之一 四十六漢讀十八 本卷一
鼖鼓 十二舉要

畫繢

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 本卷一
山以章 十二舉要三 四十六漢讀十八 本卷一

善防者水淫之 同上
大防外閷 廿一舉要九
里爲式 同上 四六漢讀十三
大汲其版 同上
車人爲耒疵長尺有一寸至倨句磬折謂之中 四九磬折十七
人車
耒 廿一舉要十
疵長尺有一寸 本卷一 四六漢讀十二
句此直庛 倨句磬折 廿一舉要十
其博三寸 四六漢讀十三
行澤者反輮 同上
行山者仄輮 同上
大車羊車柏車尾輈 廿一舉要十
綆寸 同上
牝服長八尺謂較 同上
羊車 四六漢讀十三
凡爲轅三其輪崇至鬲長六尺 廿一舉要十
鬲 同上十一
人弓
筋也者以爲深也 同上十一
檍次之 四六漢讀三十
射遠者用埶 廿一舉要十
居幹 同上
菑栗不迆 本卷一 四六漢讀二十一
則弓不發 本卷一
老牛之角紾而昔 廿一舉要十一 四六漢讀二十一
疢疾險中 本卷一
鬻於脂而休於氣 四六漢讀二十一
角之中恆當弓之畏 同上
凡昵之類不能方 同上二十三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 同上
桼欲測 同上
冬析幹而春液角 同上
冬析幹 廿一舉要十一

夏治筋 同上
春液角則合 四六漢讀三十三
斲目必荼 同上
強者在內而摩其筋 廿一舉要二十 四六漢讀三十三
夫筋之所由幨恆由此作 同上
故角三液而幹再液 同上
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 同上
厚其液而節其帤 廿一舉要二十
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 四六漢讀三十四
斲摯必中 廿一舉要二十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 同上 四六漢讀三十四
恆角而短 廿一舉要三十 四六漢讀二十四
恆角而達 廿一舉要二十
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 同上三十
茭解中有變焉故校 四六漢讀三十四
故剽 同上五卅
引如終紲 同上
撟幹 撟角 同上
欲孰於火而無燀 同上
引筋 廿一舉要三十
長其畏而薄其敝 四六漢讀三十五
下柎之弓 廿一舉要三十
弓而羽殺 四六漢讀三十五
維角堂之 同上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 同上三十六
量其力有參均 同上
膠三鋝 見書經彙解彙編周書呂刑其罰百鍰第二條
漆三斞 四六漢讀三十六
爲天子之弓 廿一舉要三十
寬緩以荼 四六漢讀三十六
則莫能以速中 同上
利射侯與弋 同上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四之五十三
周禮雜錄目錄
漢武帝時河間獻周官 見卷九之五左傳春秋考證十二頁
鄭康成周禮序
周禮漢讀考序 四一漢讀一
書周禮漢讀考後
周禮干寶注本
周禮鄭注蒙案
周禮以今證古
周禮僞書即井邑車乘可知
周官徵文
讀周禮記
說文引周禮
後世不能行周官 十七舉要四
周官兼用夏時
周禮太史正歲年
鄭說太宰歲終誤合二法爲一
太宰詔王廢置所該者廣司會詔王及冢宰廢置單指理財一事
諸侯之地土田爲實封周禮與孟子王制不同 十六舉要三
沈徵君與朱文游論周禮九拜書
諸侯朝覲之禮 十九舉要十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考 二條
周官頒田異同說
周官五溝異同說
周井田軍賦稅
公邑采地亦當有比閭族黨州鄉之法 十六舉要八
釋周官地征
都鄙公邑異同
敘官有九嬪以下無三夫人
世婦非奄人
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古祝田之術 入禮說二十一

府史多少有無之辨
府多於史
讀周禮小宰注
五隸錯簡
周官軍賦
六軍考　計舉要
軍乘考　見卷十六之九四覺錯名稱武備雜錄
司馬法甸出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見前周書僞說
周禮田制軍賦論
周禮賦人賦車
樂章
九獻說
禮服說釋名
周禮闕冬官
冬官所闕冬官有經傳可證　同上
考工記齊人所作　同上
磬折說　見禮記彙解彙編曲禮下立則磬折垂佩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四十七　　學海堂

周禮彙解彙編

天官冢宰上

宮正

宮正之職內宰分其人民以居之注云人民吏子弟疏吏卽閽寺弟子宿衞宮室者按閽寺有弟子豈此時宦官有養兒耶恐是賈氏習見漢末之弊故有此說竊爲宮正所掌宿衞之士庶子　姜編修湛園札記

腊人

鄭注腊之言夕也疏乾曰腊朝曝於夕乃乾故云腊之言夕或作久字久乃乾成義亦通也顧熗案夕當作久說文昔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籀文作𦠆詩墓門誰昔然矣毛傳昔久也　記郊特牲鄭注爲其味厚腊毒也釋文隱義云腊久也　經義叢鈔顧熗

注云腊之言夕也說文昔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籀文作𦠆从肉昔夕古字通穀梁傳云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管子云旦昔從事王逸楚辭章句引詩云樂酒今昔是皆以昔爲夕昔之爲物經夕乃乾故言夕或作久久獨昔也外傳云厚味實腊毒韋昭曰腊讀若庿昔酒漢之酋久白酒亦云昔酒張參五經文字云說文作昔石經作昔　惠徵君九經古義

大宰

大宰六典二曰教典以擾萬民注云擾猶馴也案春秋傳云乃擾畜龍應劭曰史記注擾音柔擾馴也尙書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字本作犪見玉篇犪有柔音故史記或作柔又有馴音故李軌徐邈皆音尋爺反或音而小反失之　惠徵君九經古義

禮賓

太宰之職以八統詔王馭萬民八曰禮賓鄭注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顧熗案賓客諸侯非所以馭萬民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卽此所謂禮賓也　同上

臣妾

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鄭注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晉惠公卜懷公之生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顧熗案說文僕給事者古文作蹼臣卽蹼字之省尙書費誓臣妾逋逃孝經不敢失於臣妾漢書刑法志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凡臣妾對言者古皆通作僕字　同上

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注財泉穀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元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爲一書所待異也

箋云先鄭謂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謂地稅也後鄭云賦口率出泉謂夫在也二者古皆謂之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此九貢與夫布閭師以時徵之通謂之賦注云賦謂九貢及九賦是賦者歲入之總名也國語曰先王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載師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所謂砥其遠邇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所謂議其老幼也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而田賦充小司寇大比登民數于天府內史司會家宰貳之以制國用而口賦定周人任民令賦其制如此俗儒或疑口率出泉之非古以春秋傳考之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入以其役邑入者無征邑入謂入于季氏私邑舊說誤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魯哀公謂有若曰二吾猶不足是國之田賦公室猶自徵之所謂分公室者謂分其民衆耳征其父兄子弟卽周官自七尺以及六十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也以其役邑人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又云盡征之而貢於公卽周官所斂夫人是也鄭志邦賦無口率之賦似未數管子山至數篇邦賦之籍終歲十錢孟子有力役之征謂周官無口賦者由其不知古先鄭云幣餘百工之餘食貨志云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亦以工當幣餘之賦顏師古注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財産也管子治齊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亦別工商虞衡之職蓋本周官遺意　金修撰禮箋

幣餘之賦　受其幣　職幣　凡用邦財者之幣

大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鄭司農又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二說不同後鄭則以爲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曰幣餘之賦謂爲國營造用物有餘並歸之於職幣得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僞官出泉謂之幣餘之賦斥幣謂此物不入大府指斥出而賣之故名斥幣又司書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後鄭云亦受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家大人曰幣餘之幣非幣帛也用之不盡則有餘凡物皆然不獨幣帛而已幣當讀爲敝說文敝帗也一曰敗衣從攴从㡀㡀敗衣也象衣敗之形急就章帗敝囊橐不直錢顏注曰帗者憏殘之帛也敝敗衣也是敝爲衣敗殘之名殘則餘矣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敝餘今時營造用物有餘價賣以還官謂之回殘是也職幣職曰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是者之餘財後鄭曰幣謂給公用之餘是餘財謂之幣較然甚明職幣主餘財之官也職主者幣餘也所主者財物之餘（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後鄭曰齎行道之財用也然則幣齎卽財用之餘）故次於大府以下諸官之後也斂凡用邦財者之幣謂收用邦財者之餘也司書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謂受其餘財使入于主餘財之官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後鄭曰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是也古敝字多通作幣晉語不腆先君之幣器（宋明道本如是宋庠本作獘今本改作獘）卽敝器也管子輕重甲篇靡幣之用輕重乙篇以時靡幣卽靡敝也孔宙碑彫幣卽彫敝也皇象碑本急就章帗幣卽帗敝也字或作獘管子小匡篇戎車待游車之獘戎士待臣妾之餘趙策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獘（今本餘下有守字獘下有守字皆後人所加辨見讀書雜志）獘亦餘也合言之則曰獘餘耳先鄭前一說以幣餘爲百工之餘差爲近之後一說謂使者有餘來還則誤以爲幣帛之餘矣後鄭云獘謂給公用之餘已得其義而又云占賣國中之斥幣餘幣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則亦誤以爲幣帛之幣豈知幣爲敝之假借讀當如其本字乎（王尚書經義述聞）

賈人倍算

此漢律也應邵漢書注云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惠徵君九經古義）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注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凶年也羞飲食之物也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也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元謂王所分賜羣臣也好用燕好所賜予

箋云九式者冢宰以歲之上下制之其式凡九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考之周官經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歛法均人均力征以歲上下其歛諸民者每歲不同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其國用多寡亦每歲輒異冢宰恆於歲杪制爲式法凡受財用者皆並式法受之故授式法之官名職歲義由此矣理財之道節用爲本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小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又云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節財用蓋其職之轉相佐貳者如此後儒顧以九式爲舊法式釋之則以冢宰量入爲出之謨等諸有司奉行故事遑失經義不已甚乎匪頒注云王所分賜羣臣也廩人注云匪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國語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官以九賦待九式之用祿食宜在九式中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大宰九式八曰匪頒之式則匪頒者謂祿食歟（鄭注疑稍食爲祿廩葉按八等祿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明稍食與祿殊也）所以代耕恆以歲爲上下由是匪頒有式墨子書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矣蓋其遺法喪荒大府作喪紀當以彼爲正凶荒與軍旅者國之所時有也顧事出非常不可預爲節度故不在九式中遺人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倉人辨九穀之物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故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治凶荒之道也國語軍旅之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禮記四秉曰筥十筥曰稯此稯禾秉芻之數韋注誤）不是過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此治軍旅之道也（金修撰禮箋）

羞服之式

注羞飲食之物也釋文羞服干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服或作膳釋曰羞服之式者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據此則晉干寶唐賈公彥本皆作羞服釋文同或作膳係妄改（臧茂才經義雜記）

匪頒之式

匪頒卽分頒也分匪聲之轉（汪茂才經義知新記）

嬪貢　其貢嬪物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鄭注曰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元謂嬪貢絲枲疏曰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賓貢者非也（何首書有作字）若云嬪貢謂絲枲堪爲婦人所作是也引之謹案祀與賓相對爲文其爲賓客之事明甚上文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地官掌節師閭共祭器州共賓器是其例也祀貢以供王祭祀之事賓貢以供王賓客之事非謂諸侯來賓而貢之因謂之賓貢也賈疏不達先鄭之意而臆爲之解非是賓本字也嬪借字也讀當如其本字不當依借字爲解若謂嬪婦化治絲枲因謂絲枲爲嬪貢則下文服貢亦嬪婦所爲何以不謂之嬪貢乎材貢飾化於百工不聞謂之工貢貨貢阜通於商賈不聞謂之商貢也當以先鄭之說爲長又案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爲賓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賓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頻物頻卽賓之借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注曰仁頻賓根也頻字或作賓說文曰頻水厓人所賓附是頻與賓同聲而通用也鄭司農乃誤讀頻物爲嬪物以爲嬪物婦人所爲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嬪物卽大宰之賓貢乎（王尚書經義述聞）

和布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鄭注曰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引之謹案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爲宣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九字爲一句和布者宣布也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布憲職曰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正與此同月令命相布德和令和亦當讀爲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詳見布德和令下）以六書之例求之宣桓皆

亘爲淳直之爲相猶桓之爲植也檀弓曹桓公宰於會鄭注曰說林篇作黴宜子禹貢和夷底績鄭注讀和爲桓如淳注漢書陪東傳曰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是其例矣凡太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言始和布者準此上同

具脩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鄭注曰脩埽除糞洒引之謹案典祀職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是祀五帝之兆與祀已脩除之矣非大宰事也脩當讀爲羞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合言之則曰具羞耳祀五帝言羞者大司徒曰祀五帝則奉牛牲羞其肆是也脩與羞古字通錢氏養新錄曰鄉飲酒禮乃羞無算爵鄉飲酒義作修爵無數脩修爲羞正與此同修卽脩也上同

小宰

斂弛

小宰之職斂弛之聯事鄭注曰杜子春弛讀爲施元謂施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疏曰杜子春弛讀爲施者皆依施施是施惠之義事不必連若爲弛則於是廣矣故後鄭不從之引之謹案弛舍與賦斂意義不倫無由並舉當以讀施爲是斂者聚也施者散也或先施而後斂或先斂而後施也官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注曰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先施而後斂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此先斂而後施也又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掌施惠之事者非一官故曰斂施之聯事也上同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先鄭云比居謂伍籍也比地爲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李靖曰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版爲之於是失其制矣惠徵君古義

贊冢宰受歲會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引之謹案贊冢宰受歲會當在歲終則令羣吏致事之下寫者錯亂耳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大宰職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是冢宰受歲會在歲終也小宰贊之亦當在此時不得次於月終之下王氏經義述聞尚書

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

案近讀自乃退連下讀爲謂乃退爲一讀屬上觀治象之法爲義治象縣于象魏在雉門外閽人疏天子五門雉門亦爲中門有兩觀若縣宮禁則在內矣故云乃退是言自雉門外退以則之下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屬下讀爲解武進士謝考

天官冢宰下

宰夫

宰夫之職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

鄭注曰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師辟小宰宰夫也司辟上士中士也旅辟下士也引之謹案宰夫掌敘羣吏之治正也師也司也旅也皆羣吏之待徵令者正非必六官之長師非必六官之貳與大宰職所云建其正立其貳者不同彼專指六官之長與貳此則汎指百官府言之謂百官府各有正師司旅故不曰掌六官之徵令而曰百官府也請以五證明之大射儀有小臣正小臣師鄭彼注曰小臣師正之佐也正長也又有僕人正僕人師注曰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曰司馬正政官之屬師正之佐也彼文正與師相因正非六官之長師亦非六官之貳也其證一也成十八年左傳說晉悼公命百官有鄉有公族大夫有大傳有司空有六官之長中軍有尉有佐有司馬有候奄上軍有尉有司馬校正屬御戎司士屬右六騶屬乘馬御而統言之曰師不陵正旅不偪師則所謂正者非專指六官之長而言如中軍尉其下有佐有司馬上軍尉其下有司馬則尉卽是正御戎乘馬御及右各有其屬則皆正也屬於正者明師旅也杜注正軍將命卿也師旅五百人之帥也皆失之其證二也襄二十五年傳曰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六正已是六卿則正長非卿可知故杜注曰百官正長羣有司也正長爲有司則師旅可知杜注師旅小將帥也失之其證三也周語稷徧戒百姓紀農協功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韋注曰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后稷農官之君也故次農正然則農正之位卑於后稷則非命卿可知農師又卑於農正其旅又卑於農師其證四也周語又曰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是官正非上卿也楚語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伯子男皆名百官之正長師旅爲天子之羣吏也韋注師旅旅也失之其證五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然則正固有小者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鄭彼注曰正於周鄉師之屬左傳有卜正隱十一年工正莊二十二年校正成十八年隧正襄九年四鄉正襄九年馬正襄二十三年陶正襄二十五年令正襄二十六年工正昭九年農正昭十七年賈正昭二十五年車正定元年牧正庖正哀元年是官之小者亦得名爲正也周官以正名者黨正但爲下大夫鄉大夫職謂之羣吏其他宮正酒正則以士爲之推而至於百官府皆各有正故酒誥稱庶士有正大雅稱鞫哉庶正不必六官之長而後爲正也師則屬於正者故左傳曰師不陵正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彼注曰官師中士下士不必六官之貳而後爲師也互見後師不陵正下王氏經義述聞

宮正

幾其出入

注云謂幾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釋文呵作苛音呼何反又音何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案閽人注苛其出入比長注呵問秋官萍氏苛察環人苛留凡五處音義皆同而字或作呵或作苛或作呵其實一也古字通用借用大抵如此漢書誰閣作何責問作呵一作訶刻虐作苛芙渠作荷棟案刻虐之苛字本作苛毛詩序云哀刑政之苛春秋傳云苛慝不作漢書好持苛禮是也今本皆作苛非也荷擔之荷本作何易何天之衢論語何蕢是也責問之呵本作苛漢乙令有苛人受錢見漢書新律序說文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苛从止从句則爲苛字經典所無然古文可與句通康誥云盡執拘以歸于周說文引

書云𤁉執抲俎苛从艸从可不从止以苛爲止句故說文以爲不合孔氏古文惠徵君九經古義

歲終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鄭注曰歲終自周季冬疏曰知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於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引之謹案歲終與正歲相應正歲爲夏之孟春鄭注小宰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則歲終爲夏之季冬不得以爲周之季冬也請以四證明之內宰職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是夏之正月言歲終與正歲而一歲盡於此矣故正歲則曰均曰施言其始也歲終則曰會曰稽言其終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是夏之孟冬矣孟冬以後尚有兩月豈得遽會其稍食稽其功事乎此一證也既稷職曰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上言正歲下言歲終明正歲是夏之正月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行事歲終弊之而一歲全矣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甫及夏之十月十月以後尚有兩月豈得十月遽弊其事乎此二證也小司寇職曰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此夏之孟冬也周官所言春夏秋冬俱用夏時非周時之孟冬周之孟春也則日南至當言春日至襄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也夏之中夏周之孟秋也則日北至當言秋日至而大司樂云冬日至夏日至是用夏時也他若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簭人上春相簭占夢季冬聘王夢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司爟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春獻鳩中春通淫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皆是也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歲終在孟冬正歲之閒則爲夏之季冬明矣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則孟冬祀司民已是夏之孟冬何得又以歲終爲孟冬乎此三證也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鄭注歲終云周季冬也故自與宰夫同注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小司徒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敎灋之象鄉師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州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敎正歲則讀敎灋如初黨正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遂大夫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皆先言歲終後言正歲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其二月則建丑之月而夏之歲終其三月則建寅之月而夏之正歲也故正歲歲終用夏時之名而先歲終而後正歲則周月之次序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建亥之月則爲周月之最後者矣何以先言歲終後言正歲乎此四證也歲終與夏之正歲爲終始豈與周之正月爲終始乎王尚書經義述聞

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

偁案注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疏先鄭讀火絕之則火字向上爲句也其禁自與凡邦之事蹕共爲一句宮正旣不掌蹕事若如先鄭所讀則似宮正爲王蹕非也愚謂先鄭所讀以賈氏說之良是秋官司烜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此卽火禁連文之徵若亦從修火絕句過爲鑿說矣武進[illegible]考異

宮伯

行其秩敘　令作秩敘

敘作其徒役之事鄭注曰秩祿稟也敘才等也疏曰秩謂依班次受祿敘者才藝高下爲次弟引之謹案秩敘謂士庶子更番宿衞之次弟一月之次謂之秩一歲之次謂之敘故下文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均者齊其勞逸行者巡其先後也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鄭彼注曰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弟與此行其秩敘正同義不得以爲祿稟才等也又鄉師凡邦事軍作秩敘亦謂役郚事之人鄉師爲之次弟而頒之使各以其次服役豈有祿稟與才等乎秩與敘同意廣雅秩次也又秩序也彼注訓敘爲次是也訓秩爲常則非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膳夫

膳用六牲　鴈宜麥　大夫執鴈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鄭注曰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鄭司農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也引之謹案此六牲與牧人不同牧人之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此六牲則牛羊豕犬鴈魚也蓋膳夫之食飲膳羞與食醫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相應食醫職曰凡會膳食之宜食當爲飤膳當爲饍六膳也饍文缺音失之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牛羊豕犬鴈魚所謂六膳也稌黍稷粱麥苽所謂六食也鄭司農以稌黍稷粱麥苽爲六穀其說洵不可易由是推之則牛羊豕犬鴈魚亦膳夫之六牲明矣鴈謂鵝也爾雅舒鴈鵝李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鵝對文則鵝與鴈異散文則鵝亦謂之鴈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鴚鵝南楚之外謂之鵝說文鵝鴈也鴈鵝也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亨之謂殺鵝也齊策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竝作鴈鶩有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鳧鴈食以菽粟此鳧謂鶩也廣雅鳧鶩也鶩與鶩同墨子雜守篇曰寇至先殺牛羊雞狗鳧鴈今本鳧鴈作鳥鴈說苑臣術篇秦穆公說百里奚之言公孫支歸取鴈以賀鴈是常畜之物故歸而取之其便也漢書翟方進傳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鵝爲鴈也堯典二生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十八羽族部四竝引作二牲案牲本字也生借字也[illegible]一死贄馬融以二生爲羔鴈[illegible]鴈則鵝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竝作二牲蓋羔而鵝皆常畜之物故謂之牲也魚亦可畜之牠故亦謂之牲大司馬大祭祀饗食羞牲魚鄭司農曰大司馬主進魚牲序義曰敎成祭之牲用魚管子禁藏篇曰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輕重巳篇曰祭日犧牲以魚是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猶月令食麥與羊食菽與雞食稷與牛食麻與犬食黍與彘皆以牲配穀耳鄭未考食醫之文故說之未確王制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鴈亦謂鵝也同上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鄭注曰鴈取其候時而行引之謹案鄭蓋以鴻鴈釋之鴻鴈春去秋來故曰候時也其實大夫所執之鴈直謂鵝耳古者謂鵝爲鴈故膳夫六牲有鴈說見上堯典二牲一死贄馬注曰二牲羔鴈卿大夫所贄一死雉士所執說見五經集解若非常畜之畜不得謂之牲也羔鴈皆常畜之物而雉則野物不自於人得之則死故曰一死若以鴈爲鴻鴈則中於矰繳羅於網罟與雉皆爲死物何以獨謂雉爲一死乎且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中閒數月無鴈之時大夫將何以爲贄乎若則謂大夫執鴻鴈非事實也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始以鴈爲鴻鴈執贄篇曰凡贄大夫用鴈鴈乃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儼然有行列之治而說苑白虎通因之[illegible]

元古妙則其誤久矣蓋執贄之禮漢世已廢故不知大夫所執之鴈為鵝而以為鴻鴈也不然則在野之鴈或曰鴈或曰鴻或曰鴻鴈或曰候鴈稱名至無定矣而執贄之禮何以經傳皆言執鴈絕無言執鴻者乎以是言之殆非鴻鴈（同上）

六牲

古之為禮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執豕於牢稱公劉也爾牲則具美宣王也至於鄰國相通則葛伯不祀湯使遺之牛羊而衛戴公之廬於曹齊桓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其平日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用大牲則卜之於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載齊國之制公膳止於雙雞而詩人言賓客之設不過兔首炰鼈之類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之索馬牛皆百匹而吳人徵魯百牢始於貪求終於暴殄於是范蠡用其霸越之餘謀以畜五牸而澤中千足彘得比封君孳畜之權不在國而在民矣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秦德公用三百牢於鄜畤而王莽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鴈犬當麋鹿（顧處士日知錄）

膳夫授祭

古人飲食必祭示有所先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曰中與夕皆祭牢肉（王日一舉而一牢分為三時食故鄭祭肺而曰中與夕祭牢肉）但祭肺亦有二種一者名為舉肺亦曰離肺此為食而有也二者名為祭肺亦曰刌肺此為祭而有也舉肺離而不絕祭肺則絕之肆師之職饗食授祭康成注亦以為授賓祭肺也（崔應榴吾亦廬稿）

王齊日三舉

賈氏疏云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朔食加日食一等則當兩太牢此說於經無文然國語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韋昭注曰會會三太牢是天子大祀有用三太牢之法（霍光傳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漢禮何近於古）蓋朝踐一牢（象朝食）饋獻一牢（象日中食）酳尸又一牢（象夕食）或齊舉與大祀同也荀子曰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重者兩也殆所謂兩太牢歟（牛羊豕具為太牢然古亦有專名牛為太牢者毛詩采菽傳云菽所以芼太牢羊則苦豕則薇是也）（孔檢討禮學卮言）

賓客食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鄭注曰賓客食而王有胙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為胙俎見於此矣引之謹案賓客食三字文不成義食上蓋脫饗字謂賓客之饗食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旄人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夏官小臣小祭祀賓客饗食掌事如大僕之灋皆其證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內饔 肉物

鄭注曰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引之謹案胾燔乃割亨煎和之異名非肉所本有之名物也與體名為牲所本有者義例參差殆非經意今案肉物蓋若大雅行葦篇之嘉殽脾臄（毛傳曰臄函也說文曰㖦谷也）少牢饋食禮之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倫膚九（鄭注曰膚脅革肉）及心舌載于肵俎賓長羞牢肝之屬凡無骨者皆是（同上）

選百羞醬物珍物 撰車徒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鄭注曰先進食之時恆選擇其中御者大司馬羣吏撰車徒注曰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引之謹案選撰並讀曰僎說文曰僎具也又曰巽具也巽與僎古同聲選百羞醬物珍物者具百羞醬物珍物也文王世子曰養老之珍具是也撰車徒者具車徒也廣雅撰具也隱元年左傳繕甲兵具卒乘杜注曰步曰卒車曰乘具卒乘即所謂撰車徒也襄二十七年傳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鳥餘具車徒以受封是也珍羞與車徒恐其不備而具之故皆謂之僎（王尚書經義述聞）

羊泠毛而毳

鄭注泠毛毛長總結也疏泠毛謂毛長也而毳謂毛別聚結者頤煊案泠與零同泠毛謂毛零落而又毳結禮記內則正義泠謂毛本稀泠毳謂毛頭毳結斯得之矣（洪頤煊經義叢鈔）

豕盲眡而交睫

杜子春云盲眡當為望視案月令盲風涼風之譌也內饔盲眡望眡之譌也涼望並與盲聲相近故俱誤作盲以呂氏春秋載月令作涼風而知戴記盲字之誤以禮記內則作望視而知周禮盲字之誤康成注月令如字讀以盲風為疾風蔡伯喈章句云秦人謂蓺花風為盲風俱非也（臧明經拜經日記）

馬黑脊而般臂螻

注云般臂臂毛有文疏云鄭皆泠剛童牛之牿牛在手曰牿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此馬亦然故言般臂北山經曰諸毗之水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郭璞云臂前腳也周禮曰馬黑脊而班臂膢（惠徵君九經古義）

凡王之好賜肉修則饔人共之

儁案賈氏疏云言好賜者謂羣臣王所愛好則賜之肉修故皆讀從肉修絕句（凡王之好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玉府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攷此宜以好賜為讀言王之好賜非一物唯肉修則饔人共之於義較密又凡王之好謂王所善也賜肉修連下為句亦可通（武進士經讀考異）

外饔 邦饗耆老孤子

春饗孤子以象物之方生秋饗耆老以象物之既成然而國中之老者孤者多矣不可以偏饗也故國老庶老則饗之而其他則養於國養於鄉而已（王制）死事之孤則饗之而其他則養幼少存諸孤而已（月令）一以教孝一以勸忠先王一舉事而天道人倫備焉此禮之所以為大也與（顧處士日知錄）

饗士庶子

注云士庶子衞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衞士矣續漢書禮儀志云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案前漢饗衛士於曲臺後漢於平樂觀（惠徵君九經古義）

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

儁案此凡兩讀賈氏疏掌共其獻者獻其將帥并賜酒肉之事並掌之（酒當作脯）是以獻字絕句賜脯肉之事另讀王氏應電曰勞將帥曰獻犒兵衆曰賜獻賜皆有脯肉則以共其獻賜脯肉之事連文為句（武進士經讀考異）

亨人 爨亨煮

職外內饔之爨亨煮家大夫曰煮即亨也既言亨則無庸更言

煮案鄭注云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疏云主外內饔爨竈亨煮之事皆是以竈釋爨以煮釋亨而經文原無竈煮二字也唐石經有煮字卽涉注文而衍而各本遂沿其誤詩楚茨及左傳桓十四年正義引此有煮字疑亦後人依唐石經加之瓠葉正義云天官亨人掌內外饔之爨亨句煮物之名句正義以煮釋亨則經文之有亨無煮甚明政知他篇引此有煮字者後人所加也大宰及少牢饋食疏引此皆作職外內饔之爨亨無煮字特牲饋食疏云周禮亨人其職主爨亨之事以供外內饔亦無煮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獸人　掌罟田獸辨其名物

億案鄭注云罟罔也以罔搏所當田之獸是以掌罟田獸爲句近讀從之攷此宜以掌罟爲句如下文守罟之例田獸連下辨其名物爲義証之下文凡田獸者掌其政令明田獸不與罟爲連 武進士經讀考異

鼈人　掌取互物 蒲胡

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萬胡句龜鼈之屬案呂氏春秋孟冬紀其蟲介高誘注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漫與萬音義同甲周其外皮亦周其內今人謂鼈有裙五代史補言僧謙光但願鼈生四掌鼈留兩裙裙卽所謂皮漫胡也廣雅釋詁三萬當也蓋如器之有當莊子說劍篇曼胡之纓此當與古係冠者殊必掝其頸與領下而爲之故文取名於此耳 盧學士鍾山札記

腊人　腊人無府史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引之謹案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腊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據此則腊人下無府二人史二人六字此因上鼈人下醫師皆有府二人史二人之文而誤衍唐石經已然 王尚書經義述聞

凡祭祀共豆脯

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是登籩通有豆名故腊人共豆脯以籩爲豆大戴記豆之先太羹卽以登爲豆後鄭疑脯非豆實破字爲籩似不必然 孔檢討禮學巵言

疕瘍者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唐石經疕瘍者作有疕瘍者惠校云宋王與之周禮訂義有有字宋本注疏無石經考文提要云案下獸醫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亦疊有字今從唐石經家大人曰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此亦疊有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食醫　掌和王之六飲

天官膳夫六清及漿人食醫六飲皆謂水漿醴醇醫酏而玉藻但言五飲有酒無醇醫蓋五飲卽是六飲文義之省爾醇醫爲醴曰醫寒粥曰醇故玉藻以酒易醫而以酏兼醇酏清粥也 梁孝廉記

疾醫　九藏

注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賈云此乃六府中取四以益五藏爲九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也而鄭語九紀注以正藏乃胃膀胱腸膽爲九蓋并大腸小腸二府爲一故增膽一府兩注似宜從鄭莊子齊物論稱六藏不知取六府何府意者其胃子胃爲水穀之府尤爲人所重耳釋文云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又異 梁孝廉瞥記

瘍醫　斯瘍

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注折瘍疏肤者釋文折瘍劉本作斯同時設反案說文艸部斯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斯籀文斯舊作折非下同从艸在仌中仌寒故斯折篆文斯从手然則今用折字者從小篆也劉昌宗作斯爲古文當從之注疏本誤作斷 臧茂才經義雜記

以五氣養之

注云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何焯云氣訂義音餼則字不必改而義得矣棟案說文餼客芻米曰氣氣本餼字經傳無五氣之文內經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菜爲充故鄭據此五氣當爲五穀訂義非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酒正　注作酒有功沽之巧

疏云功沽謂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若訓詁爲買安得飲酒必皆自作乎 梁孝廉瞥記

二曰醫注

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釋文從殹烏兮反徐烏例反本或作毉案醫字正從殹從酉不當言從酉省考賈疏云從殹省者去羽從酉省者去水故云從殹從酉省也則賈疏本作從醫從酒省也釋文音烏兮反盖巳誤作殹或作毉卽醫之俗字徐仙民音烏例反當作蘙翳之翳與賈疏本同今賈疏亦作從殹從酉幸有去羽去水之言可考也說文酉部云醫治病工也殹惡姿也醫之性然疑衍得酒而使从酉王育說一曰殹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古者巫彭初作醫據說文則殹爲病容一曰病聲皆取會意不從醫省而鄭云從醫省者鄭以醫爲諧聲字石鼓文汧殹沔沔元潘迪音訓引王厚之云殹卽也字見詛楚文及秦斤然則周秦皆以殹爲也鄭恐學者亦讀殹爲也故轉從醫省也凡醞釀醴醇等字皆從酉酉卽酒也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又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是酉酒同義故醫下云从酉醫之性得酒而使又云酒所以治病也亦以酉爲酒也鄭云從酒省則凡从酒字皆因省從酉是酉酒不同矣然未見有不省而從酒者疑鄭本云醫之字從酉從翳省也寫者誤倒之 臧茂才經義雜記

注云醫之字从殹从酉省也案文當云从殹从酒省說文云殹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 惠徵君九經古義

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

億案讀自共后至酏糟爲句攷此宜以禮字絕句醫酏糟連下爲義漿人疏故酒正云醫酏使其士奉之此可爲証 武進士經讀考異

疏燕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案儀禮聘禮公於賓壹食再饗若不親食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侑幣以勸食酬幣以勸酒皆束帛乘馬並見秋官司儀注 崔茂才吾亦廬稿

漿人　六飲解 徐養原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按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疏云漿人六飲水漿醴皆與此經同惟醴用清耳涼則此經濫也醫則此經或以酏爲醴也酏則此經黍酏也惟醷不在六飲之列水者鄭注內則云水清醴水而謂之醴者殆以其可飲歟漿者內則注云漿酢酨也又酒正注云漿今之酨漿也按說文酉部酨酢漿也从酉𢦏聲又水部漿酢漿也其說並與鄭合賈公彥以爲酨字从載从酉省酨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爲酨漿此說不知何據卽如所言當云从酉从載省不得云从載从

酉省也醴者說文云酒一宿孰也釋名云醴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也漢書楚元王傳注云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孰又酒正五齊二曰醴齊鄭注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疏謂醴齊恬於餘齊與酒味稍殊故亦入於六飲也涼者先鄭云以水和酒也後鄭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按內則有濫無涼鄭氏云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爲濫孔疏云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諸者眾雜之辭說文涼作䣼云雜味也其義亦與鄭合又案管子曰冬日不濫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然則濫一名涼益宜於夏矣楚辭挫糟凍飲酎清涼注謂盛夏之時覆蹙乾釀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而飲之則酒寒涼也此卽漿人所謂涼歟醫者有二說內則云或以酏爲醴後鄭以此當周禮之醫其說云凡醴濁釀酏爲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案酏與醴爲六飲之二今以酏爲醴則非也故以爲醫若先鄭則以內則之醷爲醫其說云醫與醷相似實一物案說文無醷字先鄭引內則作醷今內則作醷後人所改也又說文酉部醫治病工也殹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王育說一曰殹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許氏所說字體與後鄭同後鄭所謂从酉省者省乃衍字也其說字義則頗與先鄭合蓋殹者噫也病者善噫故人身有譩譆穴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厭之令病者呼譩譆譩一作醷莊子曰生者喑醷物也古以酒治病遂以名其酒後鄭雖以醷爲梅漿然於酒正載先鄭說於下而不破之是亦得備一義且必如先鄭說然後內則所列諸飲與漿人適合無駢拇枝指之病矣酏者鄭注酒正云酏今之粥酏飲粥稀者之淸也注內則云酏粥說文酏黍酒也一曰甜也賈侍中說酏爲粥清然則鄭君之說傳之賈氏也漿人共六飲而酒正止辨四飲者鄭氏以爲水涼無厚薄之齊故也厚薄謂淸糟也沸曰淸不沸曰糟糟用柶淸不用柶四飲皆有淸糟故后致飲于賓客有醫酏糟大人致飲于賓客有淸醴醫酏糟而酒正於醴獨謂之淸蓋以醴爲貴故得專淸之名內則序酒亦惟醴言淸糟意可見矣四飲兼淸糟爲八并水涼爲十列子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六飲皆漿類漿人掌之故總謂之漿 經義叢鈔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

凌人 案此凡兩讀注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是以政字絕句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是以掌冰爲一讀正歲連文屬下十有二月連讀賈氏疏後鄭不從先鄭故引子春掌冰爲主冰言正謂夏正於下復從經正歲向下爲義後鄭依子春改者若歲字向下讀是周之十二月冰未厚故從子春也 小宰疏同此 武進士經籥考異

鄭注曰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段氏若膺周禮漢讀考曰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爲長引之謹案段說是也爾雅曰正長也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之朔日爲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若建丑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小宰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爲一歲之長而但以爲得四時之正於是寅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夏時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蒙正歲之稱此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之所以誤讀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春始治鑑

惠 案賈疏春謂正月始治鑑者鑑是盛冰之器春豫治之是以春爲讀始治鑑連文爲句攷此宜以春始爲讀正月爲孟春孟始也 周稱以建寅之月亦稱上春 故稱春始又單言春嫌無別于二月而疏故爲割析非也 武進士經籥考異

鄭注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坦曩歲曾於家洛生處獲覩冰鑑範銅爲之其製如盤而方徑二尺許高三寸許分二層其下層平正中空可以受冰其上層爲圜欄皆細柱圜欄上有蓋如簾可以啟闔冰當置簾中物當置簾上冰或釋則下層承之此製與鄭所見異 趙徵君寶覆齋札記

夏頒冰

周正仲夏也夏小正三月頒冰傳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左傳申豐曰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故夏三月頒冰周五月頒冰其實同矣 [illegible]

醢人 脾析卽膍胵

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疏云此無正文司農故後鄭從之此言非也廣雅百葉謂之膍胵說文膍牛百葉也益脾之與膍皆義皆同析者解析正合百葉之義析與斯賜音皆通轉故脾析卽膍胵此謂牛之脾胃耳廣雅又云胃謂之胘說文亦以爲牛百葉徐鍇繫傳云牛肚也其鳥之胃亦得謂之胵然則司農所說正自不當破也廣雅二語亦互文 盧學士鍾山札記

餈餈

又問說文餈與饘同當也與此注餈餈義似異曰餈酏聲相近內則饘酏之酏注亦訓爲粥而於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句則云此酏當从餰破酏爲餈取其聲相轉是鄭意以餈當膏餈與酏訓粥者不同矣賈侍中說酏爲䆐許君則訓酏爲黍酒而兼存賈說鄭注亦與賈同 錢宮詹潛研堂集

鹽人 祭祀共其苦鹽

鄭注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疏苦當爲盬盬謂出於鹽池今之顆鹽是也頤煊案爾雅釋言鹹苦也淮南墬形訓湅苦生鹹則杜說是 洪頤煊經義叢鈔

掌舍 解止

鄭注曰舍行所解止之處釋文解佳賣反疏曰案其職云設車宮壇壝宮帷宮之等並是解脫止息之處故云解止之處也引之謹案疏以解爲解脫非也解猶休也息也止也昭五年左傳敝邑休息杜注曰休解也釋文解佳賣反解止者休止也管子五輔篇曰上彌殘苛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吳子治兵篇曰馬疲人倦而不解舍解舍猶休止也宮舍謂之解舍義亦同也 解音佳賣反商子墾令篇曰其解舍是也今俗作廨 漢書郊祀志曰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解已猶休已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張晏曰解止也五行志又曰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也淮南原道篇曰解車休馬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曰氐爲宿宮休解房又引甘氏星經曰天牀寢舍解息燕休是解與休止同義音佳賣反故鄭曰行所解止之處或言解止或言解已或言解息或言解舍或言休解其義一也而字書韻書解字皆無休止之訓

蓋古義之湮久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掌次 孤

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鄭注曰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引之謹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是鄭注所本也今案三少出大戴禮記保傅篇保傅篇曰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大子宴者也未嘗以爲周禮之孤周禮言三公者皆著其數曰三若孤實有三人則亦當著其數曰三孤矣乃通考全經言孤者凡二十有一掌次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又曰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春官大宗伯以孤執皮帛典命公之孤四命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巾車孤乘夏篆司常孤卿建旜夏官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孤東面其摯孤執皮帛又曰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又曰祭祀則相孤卿大夫之灋儀司士正朝儀之位孤東面北上孤卿特揖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又曰王不眂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弁師諸侯及公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皆但謂之孤無言三孤者則孤之數必非三人未可以保傅篇之三少當之也且六卿之外若又有孤三人則其數九經當總謂之九卿矣及考全經六官之長皆卿一人春官敘官世婦每宮卿二人疏曰賈馬皆云奄卿也不在六卿之列其他言六卿者凡四宰夫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春官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秋官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又曰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絕無言九卿者則卿之數實止六人豈嘗有孤三人合而爲九者乎地官敘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此六鄉之卿大夫也與夏官敘官軍將皆命卿正合賈公彥周禮廢興引賈逵云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是也疏謂非六官典兼鄉大夫失之六鄉則三公六鄉矣若六鄉之外又有孤三人則當有所主之鄉何以敘官但言三公六鄉掌六鄉而不及三孤乎尋檢前後經文孤之爲官蓋卽在六卿之內而非別有三人故經但言六卿而無九卿之文六卿分掌六鄉孤已在其中矣故不別言孤所主之鄉也再以幕人與命掌客考之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其帟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掌客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皆言三公而不言孤孤已在卿之內故也經凡以孤卿竝言者皆不著卿之人數見上注以鄉與三公對言則曰六鄉則不言孤見上注豈非以孤在六卿之內則不得於孤之外更數六卿亦不得於六卿之外更言孤乎蓋六卿中有秉國政者其位獨尊故謂之孤孤者獨也譬之大國之卿晉士會受黻冕之命而將中軍宣十六年左傳宋樂喜爲司城以爲政襄九年傳位在六卿之列而又獨尊也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孔晁注曰冢卿孤卿蓋冢大也見爾雅六卿之中孤爲大故曰冢卿也穀梁傳百官冢卿冢卿亦孤也鄭注以爲冢宰失之昭四年左傳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注曰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則季孫爲冢卿孟孫叔孫爲介卿可知季孫秉國政故謂之冢卿也其位在六卿之首其數則一人而已不得有三也保傅篇之三少與孤何涉乎自班氏作表誤以三少爲孤而康成沿襲之於是東晉古文尚書竊其說以入周官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孤之爲官遂失其本義矣又案以周禮之孤爲三人其誤始於新莽漢書王莽傳曰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大理曰作士大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莽建立周禮見經典釋文敘錄見周禮屢言三公孤卿則妄以孤爲三公之佐而置三公司卿以放效之至班氏作表又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而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官名雖異而以孤爲三人分屬三公則沿新莽之誤學者詳考經文以正其失可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大府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

注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殊言貨賄皆互文

箋云九賦斂財賄九職任萬民大府受貨賄之官而掌九功之貳者重民職也司會職曰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明民職爲財用之本受藏之府受用之府六官之屬具有之在天官則玉府內府外府其較著者也職內掌邦之賦入職歲掌邦之賦出蓋各執其出入之總以贊逆會乃計官之屬故與司會司書職相亞次非謂邦賦盡入于職內盡出于職歲也疏云良貨賄入內府以給王之用不良者入于職內以給國之用非也金修撰禮箋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

箋云大宰制式法以歲上下凡受財用者皆以式法授之爲其所用多寡歲各不同職歲職曰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此大府頒財亦令職歲授之式法也同上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注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卽羞服也稍秣卽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卽喪荒也賜予卽好用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此與大宰注不同當以彼注爲正元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同上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注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

箋云此九賦九貢所待用者其所待或非所用所用又或非所待大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分別其貨賄以待入于諸府未嘗以邦中四郊之等區爲九處如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而川衡祭祀賓客共其川奠澤虞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其非專以待喪紀甚明餘可類推太府蓋通其出入之大數爲率耳歲之豐歉不齊國用多寡異制以三十年之通按其出入其數可約而知者王制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與大府計九賦九貢以待用同義同上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注此九職之財充猶足

箋云萬民之貢卽九賦所斂者是也九賦給九式之用其藏中餘見者則職內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若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皆其充府庫者也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蓋其蓄積足恃如此同上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

箋云九式及弔用皆以官財給之其或有餘來還者是謂式貢之餘財司書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泉府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歲終則納其餘注云入餘于職幣巾車毀折入齎于職幣故職幣職曰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

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以詔上之小用賜予然則式貢之餘財實職幣斂之謂之小用者言玩好非邦用所重耳周人以九賦待九式之用故賜予列在九式者有常數若玉府內府所藏賜予皆是此所詔賜予則職歲但云以敘與職幣表之不與上經官府都鄙羣吏受式法者同蓋王之小用賜予皆取具于餘財不授以式法所以優尊者又明國之經費唯有式法者乃得其其用也周官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如此同上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

注賦用用賦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同上

玉府 巾絮

掌王之燕衣服鄭注曰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家大人曰絮與帤通帤亦巾也說文帤巾帤也巾帤也方言幏巾也大巾謂之帤嵩嶽之南陳穎之閒謂之帤郭璞音奴豬反漢書周勃傳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注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說苑正諫篇吳王蒙絮覆面而自刎謂之巾絮覆面也亦通作挐風俗通義怪神篇以挐巾結兩足幘冠之是也疏以絮爲纊失之釋文不爲絮字作音史記周勃世家索隱顏師古漢書注亦然蓋皆誤以爲絲絮之絮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凡王之獻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鄭注曰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疏曰知此王之獻金玉非是獻金玉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入內府藏之不得在此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引之謹案王之二字因下文凡王之好賜而衍當爲凡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獻者獻於王也諸侯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於王則玉府爲王受而藏之若魯僖公納玉於王十穀之類是也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典枲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文義竝與此同若謂王獻諸侯之物則受而藏之者當在諸侯不得在玉府矣且何以別於下文凡王之好賜乎內府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鄭彼注曰王所以遺諸侯者彼爲王遺諸侯之物故曰共曰奉此爲諸侯獻王之物故曰受曰藏不可比而同之也至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與此相同所謂官聯也若謂內府所掌玉府不應與之同則內府掌共王及冢宰之好賜予玉府何以亦共王之好賜乎殆失之矣況王賜諸侯謂之獻遍考諸書皆無確證乎同上

內府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案近讀以好賜予連文爲句故此宜以凡王及冢宰之好爲句賜予屬下則共之爲句鄭氏注或有所善亦賜予之疏云所善釋經中好也明好當爲句武進士經讀考異

司會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

鄭注曰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引之謹案經兩用字複出文不成義下用字蓋因注而衍賈疏曰此經上之用財必考於司會者此之所考但知多少而賜之非是會計與王爲限云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欲見司書用財必考於司會之意據此則注文作財用經文則作用財不得云用財用也唐石經始誤衍敘官疏引作凡上之用財蓋後人據誤本經文增下用字非賈氏原文王尚書經義述聞

民之財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引之謹案賈疏釋經曰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者民之財用謂幣帛多少則所據經文財下有用字財用器械相對爲文與田野夫家六畜山林川澤文義亦相稱也唐石經始脫用字同上

職幣

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

鄭注曰振猶抍也檢也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家大人曰經言斂言振注言抍言檢皆謂收取之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泄鄭注曰振猶收也張揖注上林賦同孟子萬章篇曰金聲而玉振之也廣雅曰收斂抍取也又曰抍收也孟子梁惠王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趙岐注曰檢斂也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作不知斂斂亦收也振抍檢斂四字同義故云振猶抍也檢也上言斂幣而不言振財下言振財而不言斂幣者言幣則兼財言財則兼幣互文耳故云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賈公彥不曉振字之義又不曉抍字檢字之義乃云以財與之謂之抍此誤以抍爲拯濟之拯知其足剩謂之檢此誤以檢爲檢斂之檢又云凡用國家財物皆先振而後斂此誤以振爲振濟之振今於上文直言斂不言振亦振之下言振財有餘亦斂之可知故言互之也此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王尚書經義述聞

司裘

羽物

鄭注鄭司農云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玄謂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頤煊案如注所言非司裘所掌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此羽物亦言王后車飾及旌旗之屬與射侯爲一例皆司裘掌之與羅氏行羽物別經義叢鈔洪頤煊

注中秋鳥獸毨毨

釋文云毨音毛㲪案毨當爲髦字之誤也鄭氏尚書云中秋鳥獸毨毨中冬鳥獸毨髦涉下而誤耳惠棟九經古義

廞裘

鄭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玄謂廞興也疏此周禮一部之內稱廞者眾多故書皆爲淫先鄭皆爲陳後鄭皆破從興頤煊案說文廞陳輿服於庭也與先鄭同經義叢鈔洪頤煊

內宰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鄭注曰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引之謹案故書作三是也三事謂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祀賓客喪紀謂之三事猶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喪荒謂之七事也見小宰下文云大祭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曰祭祀曰賓客曰喪事所謂三事也正其服位所謂正其服也舉喪事之正其服則祭祀賓客可知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綠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之蓋其服之正於三事者如此故曰以作三事正其服也亦如夏官大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矣更以九嬪考之九嬪掌婦學之灋

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卽此所謂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也又云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卽此所謂作三事也內小臣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內豎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爲內人蹕內人謂女御也（鄭注內宰曰內人主謂九御）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官而濯摡爲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皆指三事言之然則九嬪九御之屬竝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矣杜子春以女御歲時獻功事與典絲典枲之獻功相合故改三爲二而以爲絲枲之事不知下文之展其功緒乃指獻功事言之若所謂以作三事者則爲祭祀賓客喪紀而非婦功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

億案近讀從事字句絕佐后屬下使治讀攷此宜以凡喪事佐后爲句使治男爲句佐后內宰身爲佐使治則使其屬治之若佐后使治則二事並集義不可攝也下文佐后立市鄭司農云始立市后立之市爲后所立故可言佐使治非后所使故不可以佐后使治連文爲讀於義較密（武億經讀考異）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元謂士妻亦爲命婦疏下士一命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汪拔貢經義知新）

潛服賊器不入宮

鄭注潛服若衷甲者頤煊案潛服深衣之屬禮記玉藻非列采不入宮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卽其禁（洪頤煊經義叢鈔）

九嬪　婦容

注婦容謂婉娩而內則注以婉爲婦言娩爲婦容孔疏牽合申說殊未安似當依九嬪注（臧孝廉拜經日記）

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注言掌妃御見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𢾺鄭以意消息別無明文可證後儒多以爲疑謂非節欲防淫之道儀値祭祀無齊居御女之理則十五日固不能徧也惟陸稼書先生讀禮志疑一條解得最好先生云所謂當夕者只是派定以備人君之幸御至於節欲之法自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此是言其制度如此猶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特備其制爾非必徧嘗之（同上）

內司服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注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鄭君以九嬪世婦女御當內命婦因以差三夫人宜服闕狄榜謂玉藻王后禕衣夫人揄狄注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據夫人揄狄差之則九嬪屈狄世婦鞠衣女御展衣可知也喪大記復者夫人以屈狄世婦以襢衣注謂爲子男夫人則侯伯夫人以揄狄者世婦宜以鞠衣可知也周官追師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明內命婦中不數九嬪玉藻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皆從男子注云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明內命婦數自世婦以下鞠衣黃桑服也月令季春薦鞠衣于先帝爲將蠶求福祥之助及奠繭命世婦以其服世婦服鞠衣此其著也內司服所辨外內命婦之服更有緣衣爲外命婦言之耳（金修撰禮箋）

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于此

釋名曰縠粟也其形足足而踧視之如粟也又謂沙縠亦取踧踧如沙也（說文云縠細縳也與鄭說合）（惠徵君九經古義）

緣衣

鄭注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字之誤也案詩綠衣箋云綠當爲褖正義云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惟綠衣言色明其誤彼綠衣宜爲褖衣故此綠衣亦爲褖衣也據此則周禮經文本作綠字鄭破綠爲褖云字之誤而賈疏以爲綠與褖不得爲聲相近但字相似改爲字之誤也若綠與褖何得云聲不相近乎蓋賈氏所見本猶不誤也然釋文云綠或作褖同吐亂反沿譌久矣（徐侍御讀書雜錄）

染人　夏纁玄

鄭注曰故書纁作𦁈鄭司農云𦁈讀當爲纁纁謂絳也引之謹案纁黃黑色也說文作𪏰黑有文也讀若飴𥁕字玉篇𪏰於勿於月二切或作黦廣韻黦黃黑色也黦與𦁈同又通作苑淮南時則篇天子衣苑黃高誘注曰苑讀𥁕飴之𥁕（𥁕道藏本誤作登）則古人衣色亦有用𪏰黃者急就篇曰鬱金半見緗白勬顏師古注曰鬱金染黃也鬱與𪏰聲義正同夏纁元者豳風七月所謂載元載黃也似不必改爲纁字（王尚書經義述聞）

屨人　葛屨

禮夏葛屨冬皮屨屨人於王后之吉屨唯言葛屨者其皮屨亦司裘諸職共之矣云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靑句素屨者句卽屨字之誤鄭破字爲絇上既舉繶以該絇純下不當復雜出絇矣王服赤舄后服黑舄而皆有二等赤絇繶純爲上黃絇繶純次之赤舄黃飾殆所謂金舄者非耶素屨如素積之素非凶屨也王之弁服皆有屨后服展衣以下皆白屨屨不別言其飾則亦分赤繶黃繶二等王用東南陽色周人尙赤尤尊之故以爲舄后用陰色先北後西與王配也二舄二屨俱飾以黃正合土寄四方之義其有赤繶者貴周所尙又以王之上服宜純也中下屨命益避尊者故所用不過繶青黑等耳聊復記其意見於此終當疑事無質也（孔檢討禮學卮言）

夏采　故書綏爲禭

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注曰故書綏爲禭杜子春云當爲綏禭非是也釋文禭徐音遂集韻以禭爲禭之或體引之謹案經本謂建綏非謂建禭（說見金氏禮箋段氏周禮漢讀考）旞與旜同乘車建旞亦如生時之道車載旞也從衣作禭者假借字耳鄭當依故書作禭而讀爲旞不當沿子春之誤徑改爲綏也旞得借用禭字者旞禭俱音遂故也禭爲禭之或體者古音遺與遂同地官遺人劉昌宗音遂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白虎通義曰禭之爲言遺也是也故禭從遂聲作禭或從遺聲作䙡亦猶九旗之旞或作旞也說文衣部有禭無䙡者凡周禮古字爲杜子春改讀者說文多不載地官大司徒使之相賙杜子春改賙爲糾而說文遂無賙字春官籥章國祭蜡故書蜡爲䄍（今本䄍譌作蠶見本條下）杜子春改䄍爲蜡而說文遂無䄍字占夢二曰𥧌夢杜子春改𥧌爲噩而說文遂無𥧌字夏官大馭右祭兩軹故書軓爲軒杜子春改軒爲軓而說文遂無軒字皆是

袖海山房校印

也此禮爲杜子春所改故亦不載乃兩賢之失而後人所當補
正者也禮爲職之假借而非譌字金氏禮箋謂職訛爲禮非是
王尚書經義述聞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四十七終

補遺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

周禮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按禮記內則飲有醴酏
漿水醷濫注云濫涼也疏云鄭司農以涼與醫爲一物然則內
則所稱與漿人之六飲符矣或曰鄭康成曰紀莒之閒名諸爲
諸是濫即諸也王肅曰諸菹也劉熙曰諸儲也然則濫非諸之
謂與案孔沖遠曰桃諸梅諸謂桃菹梅菹說文菹酢菜也齊民
要術云酢菹煮菜爲菹也周禮七菹一曰韭菹二曰菁菹菁韭
聚也內經素問藏氣法時論以韭爲酸物曉佃日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
酸故韲字从韭韭性本酸故取用爲韲亦爲菹然則古人菹用
桃梅蓋亦以其性酸與又案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煮梅以爲
豆實六月煮桃以爲豆實詩毛傳曰豆實菹醢醢人羞豆以菹
實之然則豆實惟菹者桃梅以充之則爲桃菹梅菹菹與諸儲
聲相通故爲諸亦爲儲儲孔氏又謂桃諸梅諸即今之藏桃藏
梅周禮謂之乾橑說文橑乾梅之屬諸爲乾橑可儲故釋名曰桃
諸藏以爲儲待給冬月用之也又曰桃濫者水漬而藏之其味
濫濫然而酢也藏諸乾橑濟之以水其酢乃出鄭氏所謂濫以
諸和水者此與乾之爲諸濱之爲濫實并爲一物此諸之即爲
濫也管子曰冬日不濫夏日不煬不煬長熱不濫長寒故濫亦
爲涼涼與濫義相通而聲因以轉此濫之即爲涼也又案後漢
書郭玉傳曰醫之言意也故醫又爲醷鄭氏曰醷梅漿左氏傳
曰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孔注尚書曰鹽醎梅醋古無醋古之梅
漿今之醋然則梅漿者梅醋也又案劉氏謂桃濫味醋說文曰
酢醶也玉篇曰酢酸也古之酢即今之醋諸說文曰醋客酌主人也徐鍇引易曰可以酬酢才各反玉篇曰酢且故切今音非酢醋字然則桃濫者桃酢也晉公遺語云唐
世風俗最重桃花醋亦桃可作酸之證尚書洪範木曰曲直
曲直作酸孔傳曰酸木實之性月令春其味酸鄭注曰酸木之
味內經陰陽應象論岐伯曰風生木木生酸然則酸出于木桃
梅尤甚故取以作之蓋亦從其類與然而亦有別矣桃梅菹能
作酸而其味之成也曰濫曰涼其字从水味稍薄矣曰醫曰醷
其字从酉味較厚矣酒正辨四飲曰掌其厚薄之齊故漿人內
則竝析而二之然或曰涼醫并爲酸物周官何以不列于醯人
與案說文曰醯酸也列子蠛蠓一名醯雞荀子醯酸蜹聚然則
醯爲酸物故蜹以之聚蠓亦以之名也醯與涼醫并爲酸物
而周官分掌之者一以佐食一以佐飲故也許叔重曰作醯以
鬻[illegible]以酒鬻即鬻也煮米爲之
而加以酒味之醲厚可知味醲則濁食宜濁飲宜清醯與涼醫
周官分掌之義至精矣故不可以無辨[illegible]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四十八　學海堂

周禮羣解彙編

地官司徒上

鄉老鄉大夫

地官序官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鄭注云
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
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謹案鄭氏以天子三
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自此而外無別有所謂公者三公之數
又與大卿相符且鄉老有其名而無其職或與三公兼掌其教也
而其說多不可通六官分職此既隸於司徒則皆司徒之屬官
也三公尊爲帝師無爲司徒屬官之理且三公亦無定員即六
卿兼之然尚書周官篇則三公且不必備矣此六鄉如何能合
耶竊謂此鄉老鄉大夫蓋鄉中之賢者或致仕之官爲之曰公
曰卿尊其名耳非朝廷之公卿也豈獨公卿即下文州長等之
爲中大夫下大夫亦厚其祿秩如大夫耳不然六鄉當有中大
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安得如此之多耶春官世婦每官
卿二人亦然不然豈天子止六卿而后乃十二卿乎且如周召
分陝三公二伯即在六卿中成王傳顧命芮召公以冢宰爲太
保畢公以司馬爲太師毛公以司空爲大傅召公畢公又分司
二陝又主各方諸侯職尊任重恐無暇兼與六鄉之教也鄭氏
況公字字面爲是解釋誤矣然鄭氏雖以鄉老爲三公而未嘗
以鄉大夫爲六卿故賈疏云六鄉則卿六人各主一鄉之事然
總屬司徒非六官與兼鄉大夫知者以鄭注大司馬云軍吏選
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既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其說諒哉
後儒乃因鄭說循例以六卿即鄉大夫蔡九峯氏且據以釋古
晉之六卿展轉牽合失之愈遠矣[illegible]
注云老尊稱也其說甚當即公之稱三達尊皆得稱焉史記新
城三老董公漢書項籍傳有南公服虔注云南方之老人也雖
法傳有嬴公師古注云長老之號方言凡尊老周晉秦隴謂之
公此鄉老或致仕尊官或鄉黨重望故尊之曰公既無職掌則
其人亦不必備也同上

廛人

注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玄謂廛民居
區域之稱案管子五輔篇曰辟田疇利壇宅荀卿子云定廛宅
是古廛字皆作壇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下士十有六人

地官敘官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
二人徒四人引之謹案下云每門下士二人上又云下士十有
六人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即每門下士之總數則鄭注云司門
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以每門下士二人計之十二門
當有下士二十有四人不得但言十有六人也若謂下士十有
六人在每門下士之外則疏云經有每門下士二人據本門關
閑者此司門鄭云若今城門校尉則是都司總監十二門官案

下大夫及上士中士皆位尊於下士故下士但分掌每門之開閉而下大夫上士中士則總監十二門如云下大夫上士中士之下又有下士十六人總監十二門則其位與每門之下士相埒何得居其上而總監之乎下司關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彼文與此略同而中士四人之下不言下士人數至每關始云下士二人然則司門亦但云每門下士二人而中士八人之下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明矣遍考五官敘官凡上士中士下士之屬一官之中無再見者不得於每門下士二人之外又言下士十有六人蓋涉上文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而衍也賈疏但云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關閉者而不及下士十有六人與每門下士之同異則所據本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可知唐石經始誤衍 王尚書經義述聞

土訓

注鄭司農云訓讀爲馴案訓與馴古今字史記五帝紀云帝堯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又殷本紀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後漢書又作訓古文作訓俗作遜萬石君傳馴行孝謹亦作訓易坤初六象曰馴致其道鄭注云馴從也徐爰音訓依鄭義漢書韋玄成傳玄成詩云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左右昭宣五品旨訓訓與聞協則知訓讀爲馴先鄭之說信矣臧庸說拜經日記

大司徒

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

越語廣運百里韋昭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鄭於大司徒廣輪之數注曰輪從也案地以南北爲從則輪之義猶運也運聲又近隕毛詩幅隕既長傳曰幅廣也雖未言隕從也然東西亦或稱幅南北亦即稱隕互推可知毛公訓隕爲均恐彼均字正當徵作運故漢時無隕字音韻遂作音[illegible]聲同之證孔檢討經學卮言

其動物宜鱗物

鄭注鱗物虎豹貔貅之屬案爾雅及諸經不見有貔貅曲禮云載貔貅此鄭云貔貅蓋即貔也顏師古注史記周本紀如豹如貔集解徐廣曰此訓與貔同說文作豼注云豹屬歐陽喬說爲猛獸也文選西都賦李善注引歐陽尚書說貔猛獸也即貔字疏以貔當之非是經義叢鈔嚴[illegible]

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家大人曰樂下不當有禮字蓋涉上祀禮陽禮陰禮而衍疏云樂亦云禮者謂饗燕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故樂亦云禮也案經言教和則民不乖如賈說則與教和之義無涉矣且樂禮二字義不相屬若經文果有禮字則鄭必當有注今鄭注釋陽禮陰禮而不釋樂禮則樂下本無禮字可知以祀禮教敬以樂教和其義皆人所共知不煩訓釋故鄭皆無注也下文云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即此所云以樂教和也不當有禮字明矣自賈本衍禮字而開成石經以下皆沿其誤鄭風緇衣正義引此作以樂教和則民不乖而釋之云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雖則民不乖戾據此則孔所見本無禮字足正賈本之誤周官正義引此有禮字與詩正義不合蓋後人依賈本增入鈔本北堂書鈔帝王部[illegible]設官部四陳禹謨本設官部增入禮字帝王部未增入白帖六十一引此皆無禮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注云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案救當作捄古文求說文引虞書云旁救孱功蔡邕石經殷庚云器非救舊皆以捄爲求古救字作捄今字作求○惠徵君九經古義

日至之景至而封樹之

漢書地理志云洛邑與宗周通封畿短長相覆千里臣瓚注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合之爲千里也然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則所謂方千里者唯據洛陽而言是東都固自有千里矣國語祭公謀父云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亦就地中言之孟子貢助徹之法說者以爲井田不改而尺步大小有異夫夏畝五十而周畝百是周之步小於夏步之半也夏之五服弼成五千周之九服相距萬里是周之里亦小於夏里之半也王制曰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古謂夏殷時也今者謂周非謂漢步武之步非周法也古者以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今漢博士作記時也漢世百二十里當古百里故洛邑六百里本夏時五百里而周人以夏之一里爲二里即謂之千里也東西相覆之說非是若然五等分土周官與孟子亦小異大同何以言之古者公侯百里積方萬里周之公五百里當古二百五十里積方六萬二千五百里其食者半實封三萬一千二百五十里開方一百七十六里有奇唯此稍大耳周之侯四百里當古二百里積方四萬里其食者三之一實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餘里開方一百十五里有奇與古百里相近[illegible]古伯七十里積方四千九百里周之伯三百里當古百五十里積方二萬二千五百里食者三之一實封七千五百里開方八十六里有奇與古七十里相近子國五十里積方二千五百里周之子二百里當古百里積方萬里食者四之一實封二千五百里與古正同至男國百里即古之五十里而食者四之一實封二十五里視古反爲小也自諸侯去籍之後尺步漸增而大故至漢時里數復近於古而孟子考工記司馬法諸書皆周末人所述其所謂里步已非周禮之里步矣孔檢討禮學卮言

諸侯封地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孟子云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人多是孟子而非周禮不知孟子所言特其略耳封國之制可不盡如周禮所云然其時自有數大國如宋爲王者之後齊太公之元勳魯伯禽衛康叔之親且賢自當卓越尋常必謂儉於百里則謬矣考之經傳宋地自今歸德府東南至徐州齊地自今青州府西至濟南河間魯地自今兗州府南至海州衛地自今懷慶府東至濮州大名諸府五百餘里之地踰廣之文見於左傳大啟之說見於魯頌帝邱見於詩及春秋商邱彭城見於春秋經傳豈盡由吞并而始大乎說者據經然不必算田賦出車之數參以山川附庸之說爲此紛紛議論也史記漢興諸侯年表云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此說得之李惇群經識小

正月之吉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大宰正歲注云正月之吉今於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讀大宰注[illegible]此是周正建子之月鄭此是古人三正並用之驗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正謂

此也則如左氏桓公五年傳云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之類是也詩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顧處士日知錄

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此經明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之事其云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文與下經爲目下乃條其教法比閭族黨州鄉者六鄉之法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者大鄉之教大司徒施之於邦國都鄙使以教其所治民是用人邦國都鄙如六鄉制著於此矣春秋傳晉侯請隧不許韋昭云隧六隧也惟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以大司徒令邦國爲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則韋氏之言爲得其實舊讀以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屬於上經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下而離令五家爲比以下別爲一條於是周官經治邦國都鄙之法晦昧無可考見榜案大宰大司寇兩職挾日而斂之下均無別出之文而此經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與下經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文皆爲下起義屬讀之誤參校可知 金修撰禮箋

鄉遂之外甸稍縣都皆有公邑其域內連郊里外比邦國而家邑小都大都之地又互錯其間故縣師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謂與公邑相遠比者縣師主辨其地域非縣師所掌得內及郊里外及邦國都鄙也其職又云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夏官量人掌建國之法造都邑亦如之是量其地者量人職也地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制其域者封人職也於公邑之地造都鄙縣師掌公邑之地域故于其造都鄙也亦掌其事鄭君謂縣師所主數周天下而釋方士以時修其縣法爲縣師之法皆非也稍人治公邑卽甸之政 注以稍人主爲縣師令都鄙卽甸之政非也 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以聽於司馬其都家之戒令則都司馬家司馬掌之以聽於國司馬縣師之法不及於都家方士掌都家不當修縣師之法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書而縣於門閭方士以時修之所言修其縣法如此 同上

造言之刑

舜之命龍也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於不孝不弟而禁暴氏掌誅庶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至於訛言莫懲而宗周滅矣 顧處士日知錄

其有地治者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鄭注曰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鄭司農云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家大人曰兩司農皆以與有地治者下屬爲句謂與治鄉州都鄙者共聽斷之殆非也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不言與治鄉州都鄙者共聽斷之也予謂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二句連讀 凡言與某事者皆連上句爲義宰夫曰書其能者與其良者鄉師曰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媒氏曰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司厲曰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司隸曰禁其犯禁者與其暴亂者修閭氏曰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皆其證 治與訟義相近有獄訟者有地治者皆指訟者言之非指聽訟者言之下文聽而斷之乃謂聽訟者耳小司徒地訟以圖正之鄭彼注云地訟爭疆界者卽此所謂有地治者也訝士曰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訟於士者也古謂訟理爲治訟或曰辭訟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曰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反衞侯何注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衞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治字同義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注云士謂主斷刑之官或轉歸于圜土鄭以古士字有作土者故復以圜土釋之詩周頌云保有厥士義從土世本作篇云相士作乘馬卽相土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高誘曰士當爲土周牧敦亦以士爲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小司徒 九比之數

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疏曰云之夫家九比之數者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數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後鄭不從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卽是六鄉之內但鄉與公邑並爲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者案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此文國中四郊都鄙其事相當故知此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引之謹案所出之賦與人數多寡無涉九賦亦不得但謂之九且國中惟出邦中之賦四郊惟出四郊之賦都鄙惟出邦甸之賦家稍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不得有九也況下文始云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何得於此遽言比乎 江氏愼修周禮疑義舉要曰比者考校計之意九比者夫家一人民二田三萊四畜五車六輦七稼器八兵器九爲九比之首入者皆夫家之所有故云夫家九比之夫家始言比之不得亂其次序六畜車輦辨其物亦在下文此則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征役之施舍但計人不計物也江說非九 疑當爲人民之譌隸書人字或作九 漢夏承碑仁作[illegible]卽人字之左畔或作九 [illegible] 九管子海王篇萬乘之國正人百萬也今本人譌爲九 予辨見管子雜志 正與此同民字下半與此相似又涉下文諸比字而誤爲比耳既云夫家又云人民者夫謂丈夫家謂婦人皆以婚配者言之也其餘老弱孤獨不得謂之夫家則以人民該之 鄭注[illegible]奴婢非人也謂奴婢爲人民者推見負人其餘則否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亦以夫家人民並言是其例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及三年則大比

注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東觀漢記元初四年詔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李賢後漢書注云案比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疏云漢時八月案比而造籍書周以三年大比未知定用何月案管子度地篇云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 惠徵君九經古義

大故致餘子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注曰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疏云司農云餘子謂羨也者以其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乃使之此經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引之謹案田與追胥常有之事猶須羨卒偕行災寇非常之事豈有反不使羨者乎大司徒之職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此云大故致餘子餘子卽民之子弟孟子滕文公篇所謂餘夫也故大司徒統謂之萬民蓋國之大事但致正卒而已大故則不惟致正卒又竝羨卒而致之故曰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若謂大故致卿大夫之子而非羨卒則大司徒何以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乎且卿大夫之子謂之國子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大子者諸子之職也與小司徒何涉乎鄭云餘子卿大夫之子者君據宣二年左傳乃宦卿之適子又宦其餘子之文合衆民之子弟亦謂之餘子逸周書糴匡篇成年餘子務藝年儉餘子務穡年饑餘子倅運管子問篇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司馬彪注曰未應丁夫爲餘子漢書食貨志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爲餘子是也何必卿大夫之子而後爲餘子乎先鄭之說爲長 王尚書經義述聞

章泰占又問古溝洫之制在小司徒註但于甸都下旁加一里未嘗則設治溝洫八也今經問子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各役之不出車賦是與旁加之義又稍異矣且小司徒經土地但有井邑邱甸縣都六名而鄭註丁甸方八里下云旁加一里則得十里爲成子都方八十里下云旁加一里則得百里爲同又添成與同二名于經文之外以釋經土地之義此何故耶

井地在羣經全然不明何況溝洫今但據經文推埋其說則不得不以他經攙入之如此小司徒任井地祇以井邑邱甸縣都六名定賦斂之事然不及溝洫也惟匠人爲溝洫始曰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十里爲成成間有洫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欲辨井地之有溝洫不得不增成同二名于其間故云九夫爲井井方一里四井爲邑邑方二里四邑爲邱邱方四里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此本文也而于是云旁加一里其十里爲成而以所加之一里爲治溝洫之用此就匠人文補之以解任地事之義所謂以經解經者是以經文四邱爲甸四甸爲縣此中無成字而成已可見何則甸止八里縣有二十里向使無成以補之則四甸止十六里耳爲得云四甸爲縣則卽據本文亦已隱包一成于其中矣于是都方四十里加以四都八十里而旁加一里其得方百里而名之爲同直以匠人文解之鄭註之意如此若其以旁加之里與之治溝洫之夫則亦以本文稅斂二字解之大抵一成方十里得百井九百夫而以甸之八里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以所加一里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使之不出稅而治溝洫則此不出稅者則治溝洫之人也縣同亦然故本文止及甸都而不及成與同以本文但任稅斂成與同則不在稅斂內耳蓋古經極簡核其略補甸數明闕成同皆有意者 毛檢討經問補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

比卽八成比居圖卽八成版圖比居若比次其地之居民而著名於籍也管仲治齊有戶籍田結是古圖比之法 孔檢討禮學卮言

鄉師

又問司馬法一車七十五人此專屬之兵車者若後世兵家者言則復有二十五人在輜車下此非無故觀鄉師疏䕶輦所以載輜重則必另有人在輜車下矣是以夏后氏二十人而輂殷十八人而輂周十五人而輂則增多徒役每車加二十五人爲輜車之用似未爲過而先生不許何也 李塨

曰司馬法一車七十五人之數原屬一說此杜氏引以註三甲者若鄭氏小司徒註則其引司馬法又是一車三十人未嘗話七十五人也是在周禮明文並無人數而在司馬法則又兩說各異而不可據是三十七十五倘文成說而又加以二十五頁杜撰矣雖後世兵家者言原有其說然不可謂之古法何則以周禮司馬法俱無此也若謂輜車不可無徒役則一車七十五人忽減而爲一車三十人安見七十五人必在車下不可分隸之輜車下者況鄉遂賦徒役每家一人與上甸出車人數不啻十倍卽分隸輜車未爲不足且據云夏后氏二十殷十八周十五則參差不一何以必限之曰二十有五此明是後世兵家因一車有七十五人之數而妄加四分之一非謂一輜車必須二十五人也若周禮鄉遂諸官則全是起徒役法夫徒役不必皆兵也自車兵甲兵徒卒而外自有派之爲樵汲爲厮養等役何獨乏人乎 毛檢討經問

巡其前後之屯

注故書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課殿之文賈氏未審所出致問何謂曰古文𡱂臀字本作𡱂殿从𡱂得聲臀又从殿取聲人之一身臀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最之法亦以居後爲殿也 漢書宣帝紀神爵四年詔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與課殿之義同後鄭以殿與爲後則上文不應更著前後字故改從屯耳 錢宮詹潛研堂集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

案舊讀以徵令有常連文爲句致此宜以令字絕有常者屬下以木鐸徇于市朝讀如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此可爲例 武進士經讀考異

六鄉之治　六鄉之吏

鄉師之職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大夫之職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引之謹案鄉師每三鄉二人 見敘官注 鄉大夫每鄉一人 見敘官 非若大司徒小司徒之統率六鄉也不得言六鄉之治六鄉之吏六當爲亓亓古其字也玉篇其巨之切辭也亓古文墨子公孟篇晉有昆弟二人者亓父死亓長子嗜酒而不葬是也 今本亓誤作亦 亦作亓集韻其古作亓韓勑碑陰督郵魯亓煇亓其姓也廣韻其辭也亦姓陽阿侯其石是也渠之切亓與其同亓亓竝與六相似故書傳往往互譌史記周本紀名民三百六十夫索隱引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管子重令篇與主能勝六攻 說見管子 淮南地形篇通谷六 說見淮南 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說文診字解引五行傳若六診作今本六字竝誤作其蓋古文其字作亓故六誤爲其其亦誤爲六亓鄉卽其鄉謂所掌之鄉也鄉師鄉大夫各有所掌之鄉故曰其鄉之治其鄉之吏鄉師職又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職又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皆言其鄉而不言六鄉是其明證賈疏及陸氏釋文不言亓古其字則所見本已譌爲六不始於唐石經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經文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注云故書舞爲無杜子春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古無與武同音武又與舞通禮器云周坐尸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無聲之誤也論語射不主皮馬融云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漢武梁祠堂畫象云秦武陽今史記作秦舞陽知古字通（惠徵君九經古義）

興舞　以弓矢舞

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鄭注曰鄭司農云和謂閨門之内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無爲舞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元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論語八佾篇射不主皮馬融注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武與舞同引之謹案五者皆鄉射之禮也杜子春及先後鄭注唯主皮謂射其餘則泛指他事於射無當固不若馬說之善也興舞之義馬未之及今案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鄭注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則是射儀非大司樂所當詔矣故大司樂詔之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則射時有以弓矢舞之禮以大司樂考之舞當在歌樂之時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鄉射歌騶虞以射與王大射同則射夫亦當以弓矢舞故曰興舞興者作也起也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鄭彼注曰興猶作也皇侃論語疏謂興舞爲射容與樂舞起興相會非是（王尚書經義述聞）

州長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注云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案此益知非在朝之三公大卿也若三公六卿則不當卒於州涖其事者亦非州長矣（李進士羣經識小）

族師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億案注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疏云故書上句或無事字者則月與上政事連或又爲正字故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旦族師親民讀法言數若爲正月之吉則與黨正同於義亦可據此則古讀以月屬上句於鄭不從今依鄭讀爲定（武進士經讀考異）

黨正

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引之謹案祭祀役政喪紀不得言數蓋因本篇屢言某某之數而誤也（若大司徒人民之數地域廣輪之數六畜之數）數當爲事州長云師田行役之事鄉長云喪紀祭祀之事此亦當云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事惟有事故聚衆庶若作數則文義不可通矣鄭注賈疏皆不解數字則其爲事字可知事字易明無須作解也唐石經始誤作數又案役政即政役杜子春讀政爲征是也後鄭分役政爲二以爲政若州射黨飲酒失之上祭祀下喪紀皆二字爲一事何役政獨爲二事乎（王尚書經義述聞）

鼓人

以金鐃止鼓

鄭注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坦初讀此注頗疑無舌何以鳴近見古銅器一上作車輪形徑三寸許輪中復爲圓形空其中而受鐶丸焉下有柄上徑寸許下徑二寸許中空可置木柄故其下端有小穿執而鳴聲琅琅然博古家皆以爲鐃始悟鄭注秉字當訓受謂受鐶丸也故下云執而鳴之焉怡孫云薛孫瀛所藏長尺許若如意然此又制之異者（錢徵君實齋札記）

牛人

以授職人

地官牛人春官肆師兩言職人之文注並讀職爲樴蓋古文字少別無樴杙之樴字也國語曰牧協職可證此職人之義（孔檢討禮學卮言）

軍事共其犒牛

春秋傳亦屢見犒師之文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即鎬字果何所據曰經典無以鎬與犒通者唯玉篇云犒與鎬同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攷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槁賜之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注故書槁爲稾鄭司農云稾當爲槁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虔注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然則犒本从木後人因此犒牛字妄改爲牛旁耳（錢宮詹潛研堂集）

共兵車之牛以載公任器

注任猶用也二老堂雜誌云宋景文公博極羣書其筆記云今見今人爲與不及古人之有根據每亦自慨究竟武曰中有任器字注云未詳其任器乃荷擔之具雖見于史中何言未詳予謂牛人以載公任器乃六經語而景文但引子史何耶（惠徵君九經古義）

地官司徒下

凡宅不毛者至出屋粟

載師

注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愚案里布謂宅不種桑麻所佇布罰各於其本事也田不耕則罰以粟不樹桑麻則罰以布民無職事者謂閒民之惰游不給繇役執事者征之以泉若令代出僱直之意漢律民不繇貲錢二十三近古夫家之征也謂之夫家者有所徵發當計三家而出一夫故以名之閒民無恆產如責其百畝之稅是厲民矣（鄭君一若[illegible]成之地谷九百夫漢法[illegible]三分去一餘六之大又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通率之故止定稅三百家案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士十卒七十五人輜重車有二十五人[illegible]計三百家其出百人是三家才一夫也）粟米之征也里布布縷之征也然載師所言特防民之舍耳若宅皆毛田皆耕民皆勤職事此等原無所取之其孟子所言粟布力役之征即國語所言之田賦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者故趙氏章句曰國有軍旅之事橫興此三賦與國語及賈疏所引古周禮說皆合不可易也雖軍旅之歲猶用其一緩其二謂若三家之中一家從征彼兩家不從征者給其衣食一家出布一家出粟是故每井三屋則力役者一屋征布縷者一屋供粟米者一屋而粟因以屋名焉田一井收稷禾秉芻缶米一屋之數得禾八十斛芻八十斤米三分缶之一載師罰田不耕者就用此數非一夫而責以三夫之粟也若然罰里布者亦非得二十五倍之罰蓋別有計里出布之法正國語所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者惜未由詳考耳（計田出夫於田無涉故不以屋計以里計夫率七十五家[illegible]合有二十五家出布必有一定之數與其分數[illegible]者皆布亦多少婦人者皆布亦少之數須量其有無不能一家[illegible]宅不毛者則以二十五家之均數故不可一概家苟非軍旅之有應稅里布其實乃一里總布之二十五分一也[illegible]）藉徹助而外一無所稅故曰廛無夫里之布也（[illegible]之時無軍旅仍不能不計井出夫[illegible]）旅師粟有三名今以愚意說之井田正入曰耡粟軍旅之歲按屋出粟曰屋粟閒田不耕者罰令如屋粟之數出之曰閒粟（孔[illegible]）

縣師 地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鄭注曰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縣遂也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引之謹案邦者封之借字古字邦與封通商頌烈祖篇邦畿千里文選西京賦注引作封畿論語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又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鄭本作封內是也封界也域也地封猶地域耳大司徒之職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鄭注曰封起土界也正此所謂地封也杜當云邦讀爲封封界也其義自明不當徑改爲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均人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注曰公事也旬均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疏曰云旬均也者王制既云用民歲不過三日明不得爲旬十日解之故破從均引之謹案旬當如字讀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者謂年豐則力役之事於一旬中用三日中年則一旬中用二日無年則一旬中用一日也經云以歲上下則在農功既畢之後可知以豐年計之一月用九日三冬亦直二十七日耳而歲不皆豐亦不皆凶則中年一月用六日三冬共十八日者其常也王制雖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治城郭宮室道渠亦有非三日所能成事者莊二十九年左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杜注曰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據詩定之方中箋定星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小雪十月之中氣下至日南至之日冬至十一月中氣凡一月而土功始息則用民之力已及一月蓋十倍於三日之數矣宣十一年傳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定元年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庚寅栽城三旬而畢爲期皆帀一月豈得以三日畢之乎均人豐年之力政一旬之中纔用九日較之三旬尚少二十一日不得謂之過多無須改旬爲均以强合於王制也凡王制之文多與周官不合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官大司徒之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而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則國無凶荒札喪關市猶有征稅也若斯之類兩存而闕疑焉可矣豈得比而同之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師氏 媺

掌以媺詔王媺古美字此字不見說文非漏落也古文微與尾通堯典孳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畝漢書作尾生晦媺从微當與娓通詩誰侜予美韓詩美作娓說文女部有娓字則媺乎媺亦帥與率亦古通用字悉蟀即悉𧒂說文有𧒂無蟀非謂𧒂不可作蟀也徐鉉以蟀爲俗益未諭許君之例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掌國中失之事以敎國子弟

注云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三倉曰中得也 史記索隱 封禪書云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覽云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高誘曰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 惠徵君九經古義

中

九經古義曰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敎國子弟注云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三倉曰中得也 史記索隱 封禪書云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覽云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 行論 高誘曰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家大人曰管子國蓄篇曰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謂不相得也齊策是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高注亦曰中得也中得義相同故二字可以互用宋玉風賦曰中脣爲胗得目爲蔑韓詩外傳曰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漢書京房傳曰曆中甲庚律得參陽注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是也中得聲相近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得之淮南齊俗篇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文子自然篇得作中是也然則或改字或不改字義得兩通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王舉則從

鄭注曰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釋文與音預引之謹案作與者是也王與其事則親往可知矣大宗伯之職曰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祭僕曰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是吉凶之事王有與有不與也故曰王與則從與本字也舉借字也保氏王舉則從亦當爲與 同上

內列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注曰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其屬師四夷之隸守之疏曰司隸職云守野舍之厲禁故云師四夷之隸守之引之謹案列即厲禁之厲司隸職守野舍之厲禁鄭注曰厲遮例也釋文例本又作列同音烈是厲與列同 鄭注國語作列山氏 蠻隸職在野外則守厲禁亦與此同意但彼在外此在內爲異耳山虞職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與祀職帥其屬而守其厲禁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墓大夫職帥其屬而巡墓厲鄭注云厲塋限遮列處皆其證也 同上

保氏 五射

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釋文云襄音讓本作讓諸音非棟案讓亦音襄古字通大戴記投壺篇本云弓既平張四矦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 讓從言 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是讓有襄音 詩無羊讓與七叶 惠徵君九經古義

夕桀非鄭衆注

周禮保氏教六藝六曰九數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釋文夕桀音的沈祥易反此二字非鄭注釋曰云九數者方田已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又禮記少儀游於藝注六曰九數正義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然五禮六樂之等皆鄭康成所注其五射以下鄭司農所解但九數之名書本多誤儒者所解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方程七贏不足八旁要

九云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數之內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卽與舊數差分一也去舊數旁要而以句股替之爲是之九數卽今之九章也先師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一篇未知所出今依司農所注周禮之數餘並不敢據此知鄭司農注本云今有重差句股賈孔所見本並同馬融干寶注作今有重差夕桀蓋鄭有句股無夕桀馬干有夕桀無句股洗重陸德明本則與馬干同故皆爲夕字作音孔賈所據言則洗誤也釋文云此二字非鄭注是宋以來校者之辭非陸氏語如陸氏亦以爲非鄭注則不爲作音矣蓋後人據賈疏本以校釋文而附益之也今注中疏中句股上皆有夕桀二字又後人[illegible]文所加宋翔鳳樸學齋札記

九數

先鄭注保氏九數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謹案賈疏止釋動差句股而不及夕桀釋文云此二字非鄭注疏又云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今監本三者並載蓋後人因馬注而攙入耳李進士惇羣經識小

步廣

保氏六曰九數鄭注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頤煊案少廣當作步廣史記衞青列傳後子夫男步廣集解徐廣曰步一作少後漢書鄭玄傳李賢注引九章算術作步廣字尚不誤經義叢鈔洪頤煊

調人

主友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眂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鄭注曰主大夫君也引春秋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引之謹案宣子所云乃同官相尊之詞非大夫君之謂也惟仕於家者以大夫爲君晉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則家臣之於大夫義與君臣相等故衰服大夫之臣爲大夫服斬衰大夫君之讎宜與君同而今乃輕於師長無是理也今案曲禮曰交遊之讎不同國主友蓋皆交遊之屬王謂適異國所主之人也羈旅相依有朋友之道故與友竝言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盧注曰且客之而已是其證主之讎不同國者謂爲所主者或爲人所害則與害所主者之人不同國而居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凡有關怨者成之

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何休公羊注云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後相犯復故罪此調人成之之法也成之者何和之也王褒集僮約注云漢時官不禁報怨御覽引見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漢令有和難之條鄭云後復相報移徙之者案後漢桓譚疏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語所云舊令卽先鄭所云移徙之法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釋媒氏文

媒氏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會讀若司會其訓計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媒氏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所謂禮言其極亦不是過者也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於中春則過時矣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皆書其年月日名焉於是時計之則其年與其人之數皆可知也其有三十不取二十不嫁雖有奔者不禁焉非敎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恥其民使及時嫁子取婦也玉居明堂禮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非敎民盜也所以著之令以懼其民使及時收斂也非徒恥之抑又罰之故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令者媒氏令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嫁之令也若其有故雖不用令可也內則所謂有故二十三而嫁是也國語句踐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句踐罪之周官恥之罰之其意一也周之興也周南之化桃夭美之召南之化摽有梅美之其衰也晉失其政綢繆刺之陳失其政東門之楊刺之昏姻之道可以觀政焉先王之所重也媒氏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會之者計之也鰥寡有不能自存者以告於上以門關之財養之汪拔貢述學

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七與[illegible]

又旁得范甯穀梁傳註云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則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illegible]注據禮經以正他書不似鈍翁據仁書以疑禮經此古今人學術迥別處又引譙周云三十而娶二十嫁者蓋嫁娶之限不得復過此云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已稱曰鰥女子二十未有嫁者周官卽許其於仲春月奔不爲止尤看得活潑孔子曰夫禮言其極耳豈必定以是爲哉宜十九而娶[illegible]宜也[illegible]徵君[illegible]劄記

奔者不禁

周禮謹男女之別而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然則溱洧秉蕑相謔詩人何以刺之曰此會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數非令其合會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既書其名矣娶判妻入子則又書之是匹夫匹婦其嫁娶皆書於媒氏仲春會男女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古者女子有罪爲人妾而內則云奔則爲妾以其六禮不備卑之也仲春奔者不禁謂不禁其爲人妾耳聖人豈導民以淫奔哉會字之解得之梁鴻翥梁德州貢生所著周禮解予未及見此條則李南澗爲予述之錢宮詹潛研堂集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鄭注重天時權許之也疏此月旣是娶女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頤煊案禮記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鄭注奔或爲衒說文衒行且賣也重文作衙奔者不禁亦謂賣者不禁疏義失之經義叢鈔洪頤煊

純帛無過五兩

鄭注曰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鄭注曰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鄭注以純爲緇色釋文純側其反家大人曰純者䊷之借字也說文䊷黃濁黑也廣雅䊷黑也廣韻䊷黃黑色也䊷與純聲相近古字可通純字自有黑義無煩改讀爲緇亦未必皆爲紂字之譌也士冠禮及士昏禮

之純衣亦當讀爲黗詳見純衣條下 王尚書經義述聞

價

鄭注價買也疏此字所訓不定案下文所云貴價者鄭注貴賣之頤煊案說文賣衒也即此價字玉篇賣或作粥禮記曲禮不粥祭器鄭注粥賣也淮南說山訓鄞人有粥其母高誘注粥買也皆兼二字訓之 經義叢鈔洪頤煊

鞭度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鄭注曰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殳也因刻丈尺耳引之謹案方言曰僉宋魏之間謂之攝殳或謂之度郭璞注曰僉今連枷所以打穀者殳亦杖名也今江東呼打爲度廣雅曰殳度杖也然則古人謂殳爲度以打得名故鄭云以威正人衆也又云因刻丈尺者以上文云以量度成賈而徵價故并及之其實鞭度但供撻戮下文胥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若均平物賈則當兼操權量不得獨持丈尺矣賈公彥不解謂殳爲度之義乃云一物以爲二用若以繫鞘於上則爲鞭以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爲度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奠賈 誑豫

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鄭注曰奠讀爲定整勑會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疏曰恐有豫爲誑欺故云防誑豫引之謹案賈未解豫字之義故云豫爲誑欺如賈說則當言豫誑不當言誑豫也今案豫亦誑也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連言之則曰誑豫矣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亦謂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楊倞注豫賈定爲高價也誤與賈疏同豫或作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豫古音相近說文曰譸張也爾雅曰譸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淮南覽冥篇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子產爲相市不豫賈（索隱曰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張亦與賈誑同）說苑反質篇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義竝與荀子同說者皆讀豫爲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 同上

上旌於思次以令市

注云思次若今市亭也又胥師賈師涖於介次注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鄭司農曰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辭也者謂語助辭恐非是○崔茂才吾亦廬稿）

辟布

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鄭注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玄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頤煊案辟布謂司空所頒市物之法度鄉師之職既役則受州里之要以致司空之辟鄭注辟功作章程是也宰夫之職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鄭注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皆與此辟布同義 經義叢鈔洪頤煊

以璽節出入之

鄭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賈疏云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坦案阮伯元先生積古齋鍾鼎彝器款識云漢斗檢方張叔未所藏形方如斗內銘云官律所平暫平肆之義底銘末一字疑是䜌字鼓鑄爲䜌著化居之義坦亦藏此器拓本斗徑寸許上下旁俱有小孔友人郭懷情示余一器斗圜深二分徑七分有柄柄末有環環無款識竊意古人書札多用縑帛作囊以蠟封之斗爲鎔蠟之器故叔未所藏有小孔方故也檢書署也以版爲書盛以囊封以蠟署以印故曰斗檢方其無款識者當別有印通雅襍用篇所謂蠟斗者是也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質人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

注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案管子作縛制分篇云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上經注云量度若今處斗斛及丈尺是謂斗斛爲量戈兵爲度管子是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廛人 膳府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鄭注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頤煊案膳夫不得稱膳府膳府當是泉府之譌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即其職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掌斂市紋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

家大人曰市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自唐石經已然上文質人云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下文泉府云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此文云掌斂市之紋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三之字文同一例載師注載師疏及序官疏三引此文皆有之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察其詐偽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

晉師 價案此凡兩讀鄭司農云價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偽惡物者疏先鄭云謂行且賣姦偽惡物以且間之則行是行步之行據此以爲先鄭解行字不與飾連文是讀從飾字絕句行價慝者又爲句後鄭讀飾行價慝謂使人行賣惡物于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是後鄭解飾行連文爲義則以察其詐偽爲句飾字屬下爲句案詐偽飾皆市中情變有此三者司市以賈民禁偽而除詐又云凡市偽飾之禁並可舉證以見先鄭屬讀有自當兩從之 武進士經韻考異

飾行

察其詐偽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注曰鄭司農云價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偽惡物者元謂飾行價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引之謹案後鄭注乃淺陋人所改非其原本也案疏曰先鄭云謂行且賣姦偽惡物以且間之則行是行步之行不爲行濫之行故後鄭不從以爲行濫解之是後鄭以行爲行濫與先鄭異若如今本云使人行賣則與先鄭同矣疏何以云後鄭不從乎又案釋文行下孟反若是行步之行不得有下孟之音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亾後鄭注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遐孟即下孟也行濫即行苦也古人謂物脆薄曰行或曰苦或曰行苦或曰行盬或曰行濫九章筭術盈不足章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酒謂薄酒也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正相反以牢爲行猶言以堅爲脆也方言揄鋪䍀帗縷葉輸毳也（毳古脆字大雅烝民釋文曰毳本又作脆荀子議兵篇注曰毳讀爲脆）郭璞注曰皆謂物之行蔽也（各本蔽譌作敝今據說文徵字注入勿徵字注改正或改行爲行）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眞謂之濫濫即方言之盬 郭注盬古

[illegible]爲行敝故又謂之行濫後鄭以行爲行濫正謂此也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正合高郵人言之則下庚反皆古之遺語也苦與鹽同唐風鴇羽毛傳曰鹽不攻緻也小雅四牡傳曰鹽不堅固也齊語及管子小匡篇竝云辨其功苦韋昭注曰功牢也苦脃也尹知章注曰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是苦亦行濫之稱故後鄭又謂之行苦漢書禮樂志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盬夫婦之道行盬不固也行盬即行苦取行苦之物飾以欺人故曰飾行張衡西京賦說市曰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則飾行之謂也飾行與儥慝相對爲文後鄭之說善矣江氏愼修周禮疑義舉要不知後鄭注爲後人所改因以注爲非且爲之說曰飾行者詐於事是以行爲行事之行也失之遠矣 王尙書經義述聞

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

鄭注鄭司農云儥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僞惡物者玄謂飾行儥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頤煊案經文行當是衒字之譌先鄭以衒爲行且賣與說文義同後鄭以衒爲炫燿故云巧飾之令欺誑買者疏謂先鄭行爲行步之行不爲行濫之行故後鄭不從非是 經義叢說 洪頤煊

司虣 以屬遊飲食於市者

鄭注鄭司農云以屬遊飲食羣飲食者頤煊案管子立政篇閭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屬遊與閭屬義同 同上

泉府 以國服爲之息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于國服事之稅爲息也于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于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或以上經凡賒者爲賒物于國人疑賒貸同類不知此承上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先竟言之明其有買賒耳文非爲賒者發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于國人者不合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輕者二十而一重者無過二十而五也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先鄭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託泉府以行其奸妄據二鄭之言貲而辨之如此 金修撰禮箋

司門 疏國以十二者

疏司門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爲水祈禱左傳莊公二十五年有用牲於門之事救水祈雩榮與旱同此義則見 姜編修湛園札記

掌節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王聖俞先生遺余銅節一長二寸許廣寸半作人形跪而拱手刻畫疏樸其中空有銅細柱貫之而半折坦意此節上下必有竹輔之故用細銅柱達於上下竹中耳蕩當爲簜即禹貢之篠簜英簜竹之華美者歙家晉齋謂符節必中判可合所謂若合符節也此不判或非節坦謂龍虎可判人節不可判上下空處或有物合之未可知也且昔蘇武持節牧羊海上豈漢代先有判分之節須單于乎必不然矣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皆有期以反節

注云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漢書趙充國傳云充國陳兵利害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此郵行有程之證 惠徵君九經古義

遂人 遂人夫一廛注引孟子樹之以桑麻

注載師疏引孟子作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多一麻字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凡治野

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云云家大人曰野下原有田字於田中設五溝五涂以治之故曰治野田凡治野三字以別上文此文自作凡治野田與上文不同疏不釋上文之凡治野而於此釋之云遂地在郊外田也之中故云凡治野田今本賈疏野田下無田字後人據已脫之經文刪之與疏意不合明是釋此文野田二字以別於上文也自唐石經始脫田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周頌噫嘻箋及魯頌駉正義引此竝作凡治野田噫嘻正義釋之云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 王尙書經義述聞

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楚國以畛記田故楚辭曰田邑千畛見於戰國策者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殆因周十夫有溝其徑名畛遂謂十夫之地千畝爲畛歟 孔檢討經學卮言

與其施舍者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引之謹案鄉大夫職曰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是施舍者正謂老幼廢疾不得分以爲二而言與其施舍者也與其施舍者上當有可任者三字寫者脫去耳鄉師職曰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族師職曰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是其例也下文頒職作事正謂頒之於可任者耳若無可任者三字則與下文不相生矣 王尙書經義述聞

遂師 及窆抱磿

注云磿者適歷執綍者名也疏云天子千人分布六綍之上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褉謂磿當作秝說文秝稀疏適也讀若歷稀疏適均故謂之適歷 惠徵君九經古義

旅師 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億案鄭康成讀而爲若以而用之另爲句愚謂而用之當一氣連句爲義王氏應電曰旅師各隨道里之遠近而聚于田里無得耗費因以濟民所謂用之也此以用之屬上爲訓 武進士經[illegible]

稍人 掌令丘乘之政令

注云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疏云案毛詩云惟禹甸之不爲敶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敶敶是軍陳故訓爲乘由甸出車一乘[illegible]

云藾不爲甸也棟案臧古文陳見義雲章小司徒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又甸祝注云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云甸讀爲田古陳田字同陳又訓乘又與甸通 惠徵君九經古義

草人

糞種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用犬

注於大司徒五物九等卽引此騂剛赤緹之屬當之古者治地皆以九等故禹貢田賦有上中下鄭君曰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春秋左氏說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原防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偃豬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彊潦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淯鹵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京陵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藪澤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山林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管子地員九州之土爲九十物則又因九等而區別之上土三十物五粟五沃剛而不觳不汚手足乾而不斥湛而不澤所謂騂剛者也五位五蘟條澤以處黑菭黑土所謂渴澤者也五壤五浮芬然若澤不離不拆所謂墳壤者也中土三十物五忎五纑濶𤀹而彊力所謂埴壚者也五壏之狀芬焉若糠所謂彊檃者也五剽五沙其次五塥粟焉如屑塵厲累然如僕累所謂輕爂者也下士三十物五猶五宊其狀如糞其色如鼠肝所謂赤緹者也五殖五觳甚澤以疏婁婁然不忍水旱所謂勃壤者也五𩇯五桀堅而不骼甚鹹以苦所謂鹹潟者也此經鹹潟次於渴澤赤緹次於騂剛皆從色狀相似者類列之不以土物上下爲次 孔檢討禮學巵言

騂剛用牛

注故書騂作挈杜子春讀挈爲騂予謂挈無義與騂聲不相近當是垶字說文垶赤剛土也垶譌爲挈猶騂與之譌爲㸑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卝人

卝

注卝之言礦也說文石部磺銅鐵樸石也古文作卝周禮有卝人康成讀卝爲礦卽磺字與說文正合卝礦聲相近故古文借作礦字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羽人

十摶爲縳

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鄭注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顧熐案穆天子傳郭璞注十羽爲箴百羽爲縳十縳爲緷見周官廣韻注引周禮百羽爲摶十摶爲緷是箴審同聲字摶當作縳縳當作緷釋文縳劉音古本反劉昌宗本字作緷 經義叢鈔洪頤煊

囿人

掌囿遊之獸禁

註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疏謂於王宮之外於苑中離別爲宮故名離宮以宮外爲客館亦名離宮也按宮外客館爲離宮則齊王見孟子于雪宮亦是古制 姜編修湛園札記

槀人

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

注云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案漢食貨志曰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此經月食二鬴者爲乘一石二斗八升尚未能及月一石半故謂之下歲矣古量以黃鍾合龠之實一兩爲合十兩爲升四十斤爲鬴四鬴則日食五斤三分斤之一三鬴則日食四斤二鬴則日食二斤三分斤之二喪食朝一溢米莫一溢米從下歲之食也 二十兩爲溢 孔檢討禮學巵言

大祭祀有接盛

接者新陳相接之意也魯人之祭也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新穀純曰盛下陳上新曰燾雜之曰廩接者其燾是歟 同上

舍人

喪紀共飯米熬穀

今人送終之禮有斂諸食物納于磁器置之棺中又有厝諸棺外者此亦古禮也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熬穀鄭注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皆四升實者唯盈熬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此亦事死如生之一端至以熬穀魚腊爲惑蚍蜉誠近迂濶禮記通解譏之是也 崔茂才吾亦廬稿

司稼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

注云斂灋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疏云鄭舉漢灋以況義十傷二三者謂漢時十分之內傷二分三分餘有七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七分八分中爲實在仍減去半不稅於半內稅之案後漢紀云永元五年詔今年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有不滿者以實除之注云所損不滿四者以見損除也然則不滿四者謂十傷一二也十四以上勿收田租則不在斂灋之內矣 惠徵君九經古義

皇清經解卷四百四十八終

周禮壁解彙編

春官宗伯上

大宗伯　司中司命

鄭康成注禮記招搖在上以招搖星在北斗杓端正本太史公天官書孔沖遠失檢以搖光爲招搖誤甚大宗伯之職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當從後鄭說爲文昌宮第五第四星不得以上台中台亦有司中司命之號而岐指之應仲援風俗通祀典篇亦同康成說天官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與武陵太守星傳同康成注周禮亦四爲司命五爲司中春秋元命苞四爲司祿在司命司中之上晉志本之與天官書等微異漢書四曰司命與天官書星傳周禮注俱同而司祿在第五六爲司災而無司中是不特與大宗伯天官書等乖舛且與元命苞及晉志俱不合案元命苞云司命主災咎則司命即司災晉志司命下云司怪主滅咎是也今別出司災而無司中非是豈班孟堅學術反在唐人所修晉書下乎此必後人妄改班志文當與史記同晉志一曰司中二字毛本在四曰司祿之下此因寫者誤看旁行而錯入茲移正 臧明經拜經日記

文昌司命

大宗伯之職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注鄭司農云司中三台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玄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頤煊案禮記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鄭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風俗通祀典篇司命文昌也今民間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此即今世所祀文昌像文昌星名後刻木祀之本在七祀之列故祀典至今不廢 經義叢鈔洪頤煊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注云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書亦或爲祀案小祝保郊禩于社杜子春讀禩爲祀說文云祀或从異汗簡云古文尚書以禩爲祀 惠棟九經古義

以凶禮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凶札禍烖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凶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喪之喪者緣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書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絲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注曰大烖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禍烖之服也記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厭冠哭於太廟又曰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春秋傳秦穆公敗於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此圍敗之服也呂氏春秋公孫龍對趙惠王曰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是寇亂行此禮若夫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孟子言三月無君則弔而季孫之會荀躒練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晉侯免服衰絰衛侯之念子鮮稅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楚滅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圍吳而趙孟降於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漢書高帝紀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應劭曰喪人之服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已記有之曰無服之喪以蓄萬邦杜氏通典以鎮撫諸州水旱蟲災勞問諸侯疾苦編于凶禮之首 顧炎武日知錄

以禬禮哀圍敗

賈疏曰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爲國敗正本多作圍敗案此經上下文若死亡凶札禍烖寇亂皆重字不應此句獨作國敗蓋馬季長訓敗爲國見敗於人因以經亦誤作國敗其實必同爲圍字 臧明經拜經日記

鄭注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於澶淵宋災故是其類疏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爲國敗正本多作圍敗頤煊案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字當作國敗鄭注不釋圍字亦當作國敗 經義叢鈔洪頤煊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互文也

春秋左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又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是異姓亦有脤膰具兄弟之國當有賀慶益可知矣且歸脤雖諸侯於異姓大夫通有之故子以膰俎不至去魯論語嘗記祭於公不宿肉云 孔檢討禮學卮言

五命賜則

注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王莽傳云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其合當一則案十里爲成成百戶故方百里爲萬戶方七十里爲四千九百戶言五千舉成數也方五十里爲二千五百戶皆與王制合附城猶周之附庸自九成至一成降殺以兩五差計之合一則二十五成之數呂覽愼勢云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附城一成其古制與康成謂唯劉子駿識之爾 惠棟九經古義

以白琥禮西方

聶氏禮圖琥作虎形疑未必然六玉之名半圭曰璋半璧曰璜琥當是半琮耳蓋琮之制外爲捷盧若鋸齒半之則背上有齟齬刻者似伏虎故謂之琥猶爵之象爵亦非作鳥形也鄭司農說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然則刻齒即虎象似矣 孔檢討禮學卮言

涖玉鬯　奉玉齍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鄭注曰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疏曰云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云奉玉齍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又曰九嬪職云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爲禮神之玉即非玉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別解故爲玉敦此據天地爲主有禮神玉故與齍別釋也引之謹案鄭以涖玉鬯三句總承祭享祀言之而祭天地無鬱鬯且器用陶匏若以玉鬯爲圭瓚秬鬯玉齍爲玉敦黍稷則但爲宗廟之祭而與大神大示無涉故以玉爲禮天地之玉與鬯齍別釋也然鬯與齍皆始涖之祭又奉之何以鬯但言涖齍但言奉獨至於玉而已言涖又言奉乎況牲鑊爲一事而玉鬯玉齍則分玉與鬯齍爲二授之文義殊爲參差今案涖玉鬯三句專謂享大鬼也玉鬯圭瓚也周語有神降于莘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韋注曰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是玉鬯爲圭瓚之明證典瑞所謂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也玉

齍與九嬪職同其皆爲玉敦可知九嬪之贊玉齍大宗伯之奉玉齍皆所以享人鬼也上文祭享祀並列而此獨言享者上文卜日宿眡滌濯已總祭享祀言之則此奉玉齍云云無嫌專指享廟之事不別言享大鬼者上文已云享大鬼故不待別言之也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疏曰謂有天地宗廟大祭祀肆師皆閱其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疏曰謂天地宗廟之等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此總天地宗廟言之也而其下遂云及果築鬻則專謂宗廟之祭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執明水火而號祝總大禋祀肆享祭示言之也至逆牲逆尸令鐘鼓右則惟宗廟肆享之事皆連類而及不復區分是其例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薦豆籩徹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家大人曰薦豆籩徹當爲薦徹豆籩謂豆籩之薦與徹皆掌其事也今作薦豆籩徹則文不成義寫者誤倒之耳唐石經同疏云薦豆籩徹者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此曲爲之說也此疏恐後人改竄非賈氏原文也蓋後人所見經文已誤作薦豆籩徹故不得其解而强爲之說耳後外宗疏引此正作薦徹豆籩與此疏不合故知此疏爲後人所改但言薦徹豆籩則是先薦而後徹何得退徹字於豆籩之下乎外宗注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則正文亦作薦徹豆籩可知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是其證同上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元謂四望五嶽四鎭四瀆疏曰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中挾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爲證非也疏又云山川稱望故書曰望秩於山川中按爾雅梁山晉望也春秋傳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賈說爲畧江坡貢經義知新記

小宗伯　辨廟祧之昭穆

注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今案昭左也穆右也人道尙左神道尙右廟祧之位當先三穆後三昭又祭入壇地亦以昭穆爲左右而謂先昭後穆得無於地道尊右之義尤未協歟夫殷人上親右宗廟左社稷周人上尊右社稷左宗廟先儒之舊說也廟與社並論既以在右者爲尊則就廟中而論亦必以在右者爲尊此理甚明文王稱穆武王稱昭二祧並立百世不毀若以昭先穆是謂周之世武常先於文矣且昭主藏于武王廟穆主藏于文王廟是周之諸王無不子先於父者矣愚謂父昭子穆蓋通始祖計之據其生時世次始祖爲昭始祖之子爲穆及其入廟始祖居中而始祖之子乃適以穆爲四親首故昭穆不異名而左右已異尚然經言昭穆不言穆昭者惟據父昭子穆爲正也漢宗廟尙右故漢書云皇后就食于左坐備之孔宏說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檢討讀學庵言

辨吉凶之五服

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非也吉服五十二章九章七章五章三章是也凶服五斬齊大小功緦麻是也江坡貢經義知新記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佳案此凡兩讀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蓋以則與祭爲句有司屬下讀鄭氏謂曰小宗伯已與祭于軍中則四望之祭遣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焉宜也故先鄭讀與祭絕句康成連有司讀之恐不成文理此從先鄭爲讀也疏鄭康成謂與祭有司謂太祝之屬又以與祭有司爲句疏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其有司將事則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爲一事解之也此從後鄭爲讀武進士轄讀考異

鄭注曰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祀元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釋文與音預引之謹案于四望三字當在若軍將有事之下寫者錯亂耳太祝云國將有事于四望則前祝此云若軍將有事于四望則與祭有司將事正相合也與讀與其之與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鄭司農曰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掌固有移甲與其役財用與國有司帥之與祭有司將事者謂與掌祭祀之有司共行事也士喪禮記某既得將事矣鄭注將行也祭僕云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鄭彼注云祭祀有司有事于祭祀者卽此所謂祭有司也不直曰有司而曰祭有司者以大司馬之屬亦有有司大司馬曰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但彼掌軍事此掌祭祀故別之曰祭有司也先後鄭不察經文之誤又未考祭僕之文遂讀與爲預而或以與祭絕句或以與祭有司連讀或以有事爲祭表禡軍社或以有事爲合戰胥失之矣劉氏端臨謂祭字爲衍文亦非王尚書經義述聞

率有司而饁獸於郊

若大甸則率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按太學在郊此饁獸於郊正謂射於澤宮耳遂者繼事之辭注云以禽饁四方之神於郊非甸祝文同江坡貢經義知新記

竁亦如之聲如腐脃之脃

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注兆墓塋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竁皆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脃之脃釋文腐脃之脃七歲反舊作脺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脃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脃字者則與劉音爲協沈云字林有脺音卒脺者牛羊脂脃者耎易破恐字誤案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脺已下皆非鄭義玳以說文肉部脃小耎易斷也从肉从絕省此芮切膬耎易破也从肉毳聲七絕切據注云皆謂葬穿壙也南陽人名穿地爲竁其義當用易破字但釋文定從脃字易斷易破義得相通陸云今注本或有作脃字者知故作脃字作膬者蓋後人依字書所改未足據也陸云舊作脺沈重云脺者牛羊脂恐字誤然注疏本作腐脃之脺正從舊作脺其上一字作毳乃依釋文竄改耳古人或以聲借通用不得以字書未收而疑爲誤也義則可通聲恐未協疑當作聲則可通義恐未協又疑此十九字非陸氏本文或後人語竄入臧茂才經義雜記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

注云若今時肆司徒府也漢書淮南王傳云與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注云肆詣也漢舊儀曰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肆所注尙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案尙書大傳亞作惡鄭注云惡讀爲亞施所行故文釋云亞汗簡作亞云古孝經作惡詳易古義惠徵君棟九經古義

肆師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注云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同上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

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同上

鬱人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注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釋曰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階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又禮記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正義曰鬱合鬯者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煑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以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鄭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此序官注盧云言取其芬芳當衍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當衍爲鬯也馬氏說鬱草名如以當作鬱金香草合爲鬯也案說文鬯部鬱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舊作卄非說文十部廿二十并也古文省貫爲爲字舊無據周禮注補築以煮之爲鬱从臼冂缶鬯彡其飾也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又林部鬱木叢生者从林鬱省聲是鬱鬱不同今多通用林部字然郊特牲釋文云鬱字又作鬱同知經典本與說文合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及葬其其祼器遂貍之

祼器言埋則亦從葬者也似非如注所云遣奠之彝與瓚埋於祖廟階間也檀弓曰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此祼器正葬所用之祭器不言厥者人器也其言厥者鬼器也鄭君厥注云厥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孔廣森禮學卮言

鬯人

凡山川四方用蜃

鄭注曰蜃畫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鄭司農云謨器名引之謹案謨與蜃聲不相近蜃字無由通作謨注中三謨字疑當作謨說文謨讀若振與蜃字聲近而通凡字之从辰聲者往往通借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爲愼鄭司農注大司馬曰五歲爲愼後鄭讀愼爲蜃是其例也隸書真字作真蜃字作蜃二形相似[illegible]學者多見讀少見讀故讀譌爲讀矣釋文不爲讀字作音則當時本已誤爲讀段氏周禮漢讀考曰古文讀字作蓦與蜃篆文相亂案蓦與蜃篆不相似段說非也王伯申經義述聞

司尊彝

犧尊象尊

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鄭注曰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尊象骨飾之正義引鄭志曰犧讀如沙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聲之誤耳魯頌閟宮篇犧尊將將毛傳曰犧尊有沙飾也正義曰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云犧尊有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家大人曰莊子天地篇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俶真篇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曰犧尊猶疏鏤之尊犧古讀若娑娑與疏一相近明堂位周獻豆鄭注亦曰獻疏刻之然則犧尊者刻而畫之爲衆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爲華美故古人言文飾之盛者獨舉犧尊也魯頌言犧尊將將亦是盛美之貌管子形勢解曰將將鴻鵠貌之美者是也毛傳曰犧尊有沙飾者鄭司農曰飾以翡翠後鄭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羽形婆娑然說雖不同而同是彫文刻鏤之義則亦不甚相遠也至阮諶謂犧尊以牛爲飾祇因犧字從牛遂望文生義而創爲此說案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詩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傳曰雄雞自斷其尾然則犧者牲之總名而六畜之所公共尊名謂之犧何以知其必爲牛也記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若犧牛可稱爲犧則肥牛亦可稱爲肥索牛亦可稱爲索乎然諶之說猶謂尊以牛爲飾至王肅則謂形如牛而背上負尊且引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證於是後人皆信其言而斥毛鄭諸儒爲臆說此尤不可以不辯周官六尊六彝之名多取諸鳥獸雞彝鳥彝虎彝蜼彝皆謂畫其形以爲飾若犧尊爲牛形則雞彝鳥彝之制不合且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淮南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則古人以木爲犧尊明矣今魯郡所得犧尊在魏世七百餘年而完好可以辨識以木爲之乎抑以金爲之乎以木爲之則不能經七百年而不壞以金爲之則又與莊子破木爲尊之說不合無一可者也然則子尾送女之器本與犧尊無涉特王肅以犧尊爲牛尊故見有器如牛形者即援以爲證耳朱宣和博古圖所載周犧尊二皆爲牛形則又襲肅說而僞爲之者不足深辯也若象尊之制司農謂以象骨飾尊阮諶謂畫象以爲飾經傳既無明文不敢臆斷王肅謂尊爲象形而背上負尊亦與雞鳥諸彝之制不合不可從也王伯申經義述聞

禮之祭有追享朝享

追享者祭遷廟之主祭法所謂壇墠有禱焉祭之者朝享者祭法所謂月祭謂天子告朔于明堂因即朝享諸侯告朔于太廟因即朝享詳見賈疏[illegible]

司几筵

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大射儀曰賓升就席注云今文席爲筵是筵與席古今字故云筵席通惠徵君九經古義

設莞筵紛純

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漢官儀云綬長一丈二尺闊三尺故云有文而狹惠徵君九經古義

繢純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鄭注曰畫謂雲氣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注曰繢畫文也疏曰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繢即非畫雲案繢人職對方爲繢是對方爲交畫於繒帛之上與席爲緣也引之謹案畫雲畫文皆畫繢之事不得以畫雲爲畫畫文爲繢也今案文選神女賦羅紈綺繢盛文章李善注引蒼頡篇曰繢似纂色赤急就篇承塵戶幭條繢總顏師古注曰繢亦條組之屬也似纂而色赤說文纂似組而赤蓋以此爲席緣也古人謂赤爲繢故爾雅赤莧謂之蕢因聲託義也上文莞筵紛純注曰紛如綬有文而狹者說文組綬屬則紛亦組也顧命敷重篾席元紛純鄭彼注曰以元組爲之緣是也但繢爲赤色之組與紛不同耳深衣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鄭注曰繢畫文也繢與青素相對爲文蓋亦以赤色之組爲緣與蒲筵繢純同赤華於青青華於素此其次也又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繢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鄭注曰繢或作繪案繢以組爲

之詮其餘則爲飾則謂之緌纓亦組也故用之以飾纓呂氏春秋離俗篇白縞之冠丹績之袀高注曰袀纓也蓋以赤色之組爲纓故曰丹績之袀此可與績緌互證也績緌之績或作繪者俗字耳非謂畫文也陳祥道以爲績備五采之文非是又漢書王莽傳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方領顏師古注曰績者會五采也以赤加績爲其方領也案赤績卽呂氏春秋之丹績謂以赤色之組爲方領也赤績與白布相對爲文則績爲赤組而非畫文可知班氏明言赤績而顏古乃云五采斯爲謬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

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蓋或說是也敦本盛黍稷器名士虞禮曰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特牲饋食曰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是此之柏席矣嗟士直措敦于席人君尊席上有几几上庋敦耳柏讀當如今之箔後世謂萑葦所織作者曰箔玉篇始有其字古或通作薄此經借作柏也 孔檢討禮學卮言

其柏席用萑

家大人曰柏者椁之俗字鄭注以柏爲椁字磨滅之餘非也椁柏聲相近故字相通 柏字古讀若博說見唐韻正 莊子齊物論篇南郭子綦徐無鬼篇作南柏子綦是其例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天府 貞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注問事之正曰貞頤煊案大卜凡國大貞鄭注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說文貞卜問也左氏哀十七年傳衛侯貞卜謂問於卜貞卽是問故鄭司農注皆云貞問也不訓爲正鄭注失之 經義叢鈔洪頤煊

典瑞 繅藉采就

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 繅說下正義引此記亦作朱白蒼朱白蒼云 鄭衆云朱白蒼是一采爲二等相間而爲六等也明經文更有朱白蒼三字讀者不審以爲重文誤減省之耳 榜案周官總繅藉及冕旒樊纓皆有就注皆訓就爲成與絲注采色一成曰就大行人注每處五采備爲一就聘禮記注三采六等爲三色再就是朱白蒼爲一就重言朱白蒼爲再就與典瑞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文台由是差之天下之繅五采備爲一就公侯伯三采備爲一就子男二采備爲一就其著明矣采備爲就采別爲等等又謂之行襍記注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爲再行是也典瑞三采三就聘禮記三采二就禮文或損或益襍記人之異說誠不可強同者熊氏因襍記注畫之爲再行遂謂采別二行爲一就以三采六等與典瑞三采三就相傳合賈孔之徒因循其誤蓋由讀注未審 鄭仲師云一币爲一就此據一采言之義亦得通然而猶等也以等言故繅以六等爲六就故鄭君不從附見其說于下 金修撰禮箋

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襲由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注藉繅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繅爲文裼見美亦文無繅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榜謂典瑞天子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諸侯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及諸侯相見覜聘之事皆有繅皆所謂設其服飾是也覲禮朝以瑞玉有繅記云奠圭于繅上則覲時執圭併繅執之之証聘禮有垂繅屈繅之節皆据組繫言之組繫屬于繅故亦通得繅名其言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不言繅者蒙上上介屈繅省文非謂賓執圭無繅儀禮周官禮記于繅藉或省稱繅未嘗省稱藉記云有藉無藉藉謂束帛也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當以此注爲正繅藉之制鄭君謂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繫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纁爲地載東原謂繅形制如其玉上元下纁聘禮記皆元纁是也蓋如冕上覆之元表朱裏矣繅之厚亦與玉等而施采焉上下無用采也案用五采組爲之故聘禮記云繫長尺絢組榜案是說近是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則采就宜以絲爲之歟 同上

守祧 掌先王先公之廟祧

注故書祧爲濯說文無祧字今以濯代之未審可否曰集韻祧古作濯濯非古字蓋本作濯後人以偏旁相似改从示耳古書从兆从翟之字多相通借詩佻佻公子韓詩作嬥嬥書顧命王乃洮頮水鄭訓洮爲濯則濯亦有洮音許君習周官古文不別出祧字蓋亦以濯爲祧也鄭康成注祭法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超祧聲亦相近 錢宮詹潛研堂集

冢人 先王之葬居中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鄭注先王造塋者疏云先王造塋者但王者之都有遷徙之法若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平王居於洛邑所都而葬卽是造塋者也頤煊案先當是凡字之譌與下文凡諸侯對言之 經義叢鈔洪頤煊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此類也 莊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 音本作翣按被翣者謂先人墳墓也 若敝無存死而齊侯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童汪踦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槩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隕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又攷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陽處父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于北郭注引兵死不入兆域 ○ 顧處士日知錄

註死兵謂戰敗無功者果爾則童汪錡竟宜殤而結纓之子路將不免於投之塋外之罰矣蓋兵者刃也死於兵是得罪被刑死者以其有罪辱及其先故絕之以示罰不然彼以罪誅者槪令之族葬而執干戈以衞社稷者反棄之於昭穆之外先王勸懲之意當不若是其偵也 呂子曰蚩尤作兵詩邶風擊鼓疏古者謂戰器爲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經云踴躍用兵謂兵器 隋仁壽元年詔代俗之徒不達大義至於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自今以後戰士之徒宜入兆域 姜編修讀札記 莊子曰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趙簡子之誓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白虎通義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凡此皆足與冢人死于兵者不入兆域之語相證蓋戰期能克非期能死所謂死王事者必死而有益若狃蠻觸無存之徒然後登於明堂饗祿其後至乃不吉

罷于鳴鼓陳書法于闕金直謂之戰陳無勇而已後世逆道既薄節士益鮮不得不獎以厚賞諷以虛名輒有鑿門受律愚佻短略扞師辱國僅以一死塞責而優卹及于孤兒史傳厠于忠義豈知古之人視之方將錄其罪而削其葬也噫（孔檢討禮學卮言）

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注云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易大傳云不封不樹虞翻注云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其說與冢人合丘者丘隧故曰王公曰丘封者葬下棺故曰諸臣曰封樹數高下無明文因引漢律以證之疏以封爲聚土樹爲樹木皆失之（鄭注檀弓仍以封高下之數非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鄭注曰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以上鄭注）惠氏周禮古義曰易大傳云不封不樹虞翻注云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其說與冢人合丘者丘隧故曰王公曰丘封者葬下棺故曰諸臣曰封樹數高下無明文因引漢律以證之疏以封爲聚土樹爲樹木皆失之鄭注檀弓仍以封爲高下之數非也（以上惠說）引之謹案虞注與周禮王制皆不合（詳見易繫辭封不樹下）乃仲翔之謬解而惠氏深信之何邪且惠氏此說其誤有六下文以度爲丘隧爲竁言之始及隧耳此文丘封之度但言丘不言隧也而惠氏以丘爲丘隧其誤一也自掌公墓之地至此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皆言墳墓之制下文大喪既有日至執斧以涖乃言葬事穿土乃下文之竁下棺乃下文之窆不當先於此節言之而惠氏引虞翻穿土之說以釋封字且曰封者葬下棺其誤二也聚土之高下可謂之度不可謂之數樹若爲聚土則當稱其高下曰樹度何以經文言樹數邪而惠氏曰樹數高下數字與高下字義不相貫其誤三也鄭注引漢律列侯墳高四丈云云此明丘封之度非言樹數也而惠氏曰樹數高下無明文因引漢律以證之其誤四也檀弓說葬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鄭彼注曰封築土爲壟是聚土謂之封也禮曰爲宮室不斬于丘木僖三十二年左傳曰爾墓之木拱矣哀十一年傳曰樹吾墓檟是墳閒樹木之證賈疏以封爲聚土樹爲樹木正與經傳相合而惠氏以賈爲失其誤五也檀弓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鄭彼注曰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此正以經釋經與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之說相合（春秋緯見冢人疏）月令孟冬審棺椁之薄厚塋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禮器禮有以大爲貴者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正冢人所謂以爵等爲丘封之度也而惠氏以鄭爲非其誤六也且說文曰堋葬下土也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是周官之窆無作封者惠氏何不考於說文而輒爲異說邪（王尙書經義述聞）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

僖案此凡兩讀鄭康成云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疏請度甫竁者謂冢人請于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也此以請度甫竁爲一句鄭司農云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以甫竁遂爲之尸連文爲句據此則請度宜另句不與甫竁連王氏所云穿土有淺深廣狹爲封有高卑大小隧道有寬窄遠近冢人先期請度蓋指此也（武進士經讀考異）

職喪

喪

注云職主也周書大聚云立職喪以恤死（惠徵君九經古義）

春官宗伯下

大司樂

六變八變九變

先儒之說不一劉公是曰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韶之樂九變而終其說最爲有理（崔茂才吾亦廬稿）

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

注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釋文云育音胄本亦作胄說文引虞書云教育子云養子使作善也今薛宣書古文亦作育尒疋育胄皆訓長故馬季長注尙書亦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詳尙書攷（惠徵君九經古義）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注云中猶忠也案中與忠通漢呂君碑云以中勇顯名義作忠後漢王常爲漢忠將軍焉異傳作中古文孝經引詩云忠心藏之何日忘之（見釋文）今毛詩作中（曾子大孝篇云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知忠與中同）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注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疏文王世子春誦謂歌樂歌樂即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詩古者謂之樂語又謂之歌樂蓋樂主人聲而文之以金石管絃八音之器其實八音之器之聲由人聲而準故樂必以詩爲本稱詩者亦必言樂詩與樂一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解之者曰孔子正樂必先刪詩或言孔子無刪詩之事樂正雅頌自然得所此皆分詩樂爲二物不知孔子所言樂卽指雅頌其曰正卽得所也下直以實上語耳豈有二義哉古之教學者之詩必以誦節其抑揚高下之聲而配之金石管絃八音之奏故春誦夏絃絃誦者凡皆以習樂也習樂而詩在其中矣故學詩者必于成均均者樂之調也蓋詩者不可以禮義求也孔子曰誦詩三百孟子亦曰誦其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于耳而感于心其精微之極至于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莫逾焉當時敎人誦詩必有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泛泛焉無所主而專求之文字之閒其說支離畔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之所以益亡也好古者猶欲追黃鐘之音於六義既亡之後截嶰谷之竹棨中山之黍布緹室之灰法非不善也而古樂終不可復作故古之爲詩者征人思婦田野農夫皆優爲之而今學士大夫則不能以爲蓋古人於聲音之道家習而戶曉之雖擊壤拊缶動諧律呂采風者得之又必稍節文之而後播之於樂後世人不知樂言詩者第以其文字而已文字非積學之久則不能工求其工於文字者宜乎雖學士大夫而於詩猶有所未暇也（婁編修漢園札記）

乃奏黃鐘（子九聲之中）

律止於十二而編懸鐘磬以十六枚共一虡者蓋本於造律之始三分損益自黃鐘九寸下生林鐘六寸林鐘上生太簇八寸太簇下生南呂五寸三分強南呂上生姑洗七寸一分強姑洗下生應鐘四寸七分強應鐘上生蕤賓六寸三分強蕤賓下生大呂四寸二分強大呂上生夷則五寸六分強夷則下生夾鐘

三寸七分半弱夾鍾上生無射五寸弱無射下生小呂三寸三分强小呂上生幾及黃鍾之半復得黃鍾淸聲而生生窮矣聖人以所生大呂夾鍾小呂三管皆在半黃鍾以下太高則近淫故倍而用之大呂八寸四分强夾鍾七寸半弱中呂六寸六分强謂之三閒而仍存其未倍之本管與半黃鍾共爲四淸於是十六律並焉（後世淸鍾有太蔟無半中呂似相沿之謬）周禮夾鍾或稱圜鍾中呂皆稱小呂據其未倍時本於諸管爲最短故仍得小呂之名據其旣倍者言之則長短居三呂之中故或謂之中呂此其義可尋者也天神之樂金奏尙黃鍾升歌尙大呂堂下合樂則以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此黃帝之聲也黃鍾子大呂丑太蔟寅圜鍾卯姑洗辰以相次爲用者也無大呂者大呂爲商也地示之樂金奏尙太蔟升歌尙應鍾合樂則以林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陶唐氏之聲也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姑洗以相生爲用者也無賓鍾者亦黃鍾爲商也宗廟所用金奏尙無射升歌尙夾鍾文舞則有虞氏之九磬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子與丑合也太蔟爲徵應鍾爲羽寅與亥合也武舞則大武經雖未詳其律然周語泠州鳩之言可以互相備所云夷則之上宮者大呂也黃鍾之下宮者林鍾也太蔟之下宮者南呂也無射之上宮者夾鍾也所生曰下宮所自生曰上宮蓋以大呂爲宮（丑）林鍾爲角（未）南呂爲徵（酉）夾鍾爲羽（卯）雲門取相次咸池取相生磬取相合武取相衡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商音不用者乃周人損益六樂以成一代之制故曰聲淫及商非武音也商者金聲周以木王惡其所剋獨取宮角徵羽四音各主一律以爲均首觀於武樂有厲宣羸四均各有其名而無射上宮以卒終謂之羸亂則大司樂之四律亦各爲一均可推矣（孔檢討禮學卮言）

斗與辰合

注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子與丑合 今五行家言）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大蔟歌應鍾以祀地祇（寅與亥合 南齊書禮志太常丞何諲之議禮孟春之月擇元辰躬耕帝耤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故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辰與酉合）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故奏蕤賓歌函鍾（林鍾也）以祭山川（午與未合）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故奏夷則歌小呂（仲呂也）以享先妣（巳與申合）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卯與戌合）太玄經所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以象天地其必有以合之矣（顧處士日知錄）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注云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棟案古藩字亦作播尚書大傳（五行傳）云播國率相行事鄭注云播讀爲藩（惠徵君九經古義）

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

賈疏謂圜丘取丘之自然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其說然否曰古人分郊丘爲二祭賈意如在南方圜丘無定所故爲此說其實非也孔穎達郊特牲疏云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黎氏營委粟山爲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其義當矣（錢宮詹潛研堂集）

牲出入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疏曰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爓肉與體其犬豕是牲出入引之謹案王出迎牲謂牲入也牲入則殺而烹之矣何出之有蓋經文本作牲入因上文兩言出入而衍出字耳下文大饗不入牲注曰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正對牲入奏昭夏而言足見經文本無出字也鍾師注牲出入出字亦後人所加封人歌舞牲注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亦專指牲入言之而大射儀疏禮器正義襄四年十年左傳正義引此並作牲出入則其誤久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令去樂

注云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案古人皆謂藏爲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莂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皆訓爲藏顧炎武云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惠徵君九經古義）

（樂師）詔來瞽皋舞

注云鄭司農云皋當爲告玄謂皋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說文曰禮祝曰皋登謌曰奏故皋奏皆从夲周禮曰詔來鼓皋舞皋告之也先鄭讀皋爲告者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爲告歸今之歸寧也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欲號歸即告歸也皋讀爲告告讀爲號皋告同音故大祝注云皋讀爲卒嗥呼之嗥漢書記云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云告音如嗥呼之嗥是告又讀爲嗥然則皋告嗥三字同物同音故二鄭所讀亦無兩義（顏籀注漢書以爲告字假爲嗥音並無別義熊朋來經說又以鄭氏前後異讀皆不可曉古音而妄下雌黃者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大胥）大胥

注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疏云既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又引鄉大夫職以爲證棟案劉昭後漢書補注引盧植周禮注所載大樂律七尺作五尺鄭注論語云六尺謂年十六以上則五尺爲十二審矣賈疏失之（惠徵君九經古義）

（大師）又問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註六同即六呂審是則不應別有典同之官且典同所掌有云侈聲筰聲薄聲者皆指鐘聲而言則同者鐘也考呂覽黃帝命伶倫伐竹制十二筩別十二律矣又命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聲則六律者十二筩六同者十二鐘也故武王分康叔大呂唐叔姑洗之鐘景王作無射之鐘季武子亦作林鐘之鐘則黃鐘太蔟諸律皆有鐘矣是六同十二鐘也而謂爲六呂可乎（朱襄）

六律六同自古皆分稱之然總只十二律故周禮稱六同國語稱六間漢書稱六蕤並非二物而特其爲質則半以竹爲之半以銅爲之是以太師註六同者銅也鄭氏謂陽律以竹爲管

陰律以銅爲管雖六律六呂分銅竹二質而律竹爲六管呂銅亦爲六管合爲十二管卽十二律若謂有十二篇又有十二鐘則廿四律矣蓋十二篇者卽十二管也又命伶倫與營援作十二鐘者則十二律之歌鐘也卽後周製十二鎛鐘所謂以十二鐘爲一儀是也若武王分大呂鐘景王鑄無射鐘則十二律之特鐘也卽後北宋作十二特鐘以十二月分十二律者是也蓋黃帝旣造青赤黃白黑五鐘以統領四時又造十二特鐘以分領十二月乃又造十二鎛鐘以爲和聲之用其造鐘不一然總是造器不是造律其造十二篇者管也管卽律也雖十二管分六竹六銅然而六竹爲律六銅爲呂則六銅卽六呂也六律六呂卽十二篇也管也非器也其作五鐘十二鐘者器也雖五鐘特鐘領樂之器十二鎛鐘和樂之器然皆器也非管也若謂五鐘和五音十二鐘和十二律則又不然五音在律中律可製器音不可製器從來無金石之器以宮商名者古卽勿論幾見四廂樂器有宮鐘商鐘宮磬商磬乎 毛檢討經問

帥瞽而廞作匶謚

大喪帥瞽而廞句作匶句謚鄭注曰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謚又小師大喪與廞注曰從大師又瞽矇諷誦詩注曰諷誦詩主謂廞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謚引之謹案如先鄭所解則廞與誄同矣案大史職曰大喪執灋以涖此鄭衆注曰致鄉師致民於司馬廞以陳器謚以易名二者絕不相涉不得合爲一事謚爲王及后作非爲匶作也亦不得以作匶謚連讀作匶二字當絕句作匶蓋謂將載時也作起也動也匶朝於廟升自西階及將祖則舉匶卻下而載於車見既夕注故謂之作匶也言當作匶之時大師則進而謚焉故曰作匶謚小史職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鄭注曰其讀誄亦以大師賜謚爲節事相成也則大史之大喪讀誄亦以大師之謚爲節先誄後謚同在一時可知矣大史職曰遣之日讀誄鄭注曰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此誤合廞與謚爲一事不可從當云大師又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其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是誄謚相因同在遣之日也衆既夕禮藏匶卽在遣之日是曰將載而作匶則大史誄之而大師謚之故曰遣之日讀誄又曰作匶謚作匶者遣之始也如謂經文但言作謚而非以作匶爲節則直云作謚其義已明何乃枝蔓其詞而云匶乎以是明之 王侑書經義述聞

眡瞭 鼜讀爲憂戚之戚

鼜愷獻杜子春云鼜讀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軍冏夜三鼜以號戒杜云鼜讀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家大人曰造戚二字古聲皆與蹙相近小雅小明篇自詒伊戚與奧蹙菽韓子忠孝篇作其容造焉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造然卽蹙然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鄭注曰齊人有名疾爲戚者釋文戚徐劉將六反李音促是戚聲近蹙而訓爲疾也戚速疊韻勸防遣之日讀誄是誄者大史之事生時行迹大史固已陳之矣曾子問曰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若大師又陳其行迹是再誄也誄不應再且廞之爲道若與誄同則經文直云帥瞽而誄可矣何必變其文爲廞乎此說之不可通者也後鄭病其與誄無別則又爲之說曰諷誦其治功之詩以別於大史之誄又苦其無據而擧瞽矇諷誦詩以當之案詩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惟祭宗廟則然耳不聞用之於作謚也且瞽矇之諷誦詩所以箴王之闕鄭司農云主誦詩以刺君過而說以國語腹賦矇誦是也非爲作謚而設故但云諷誦詩而無大喪之文若以爲廞作匶謚則是瞽之誦詩專用之於大喪而乖時規過之職反闕焉不講矣無是理也今案周官大喪言廞者皆謂陳器物司農廞裘司服大喪廞衣服巾車大喪廞遣車司常建廞旌司兵大喪廞五兵司人大喪廞馬樂官則大司樂眡瞭笙師鎛師籥師之旌言廞樂器序司干廞舞器者是也大師小師之廞不應獨異帥瞽而廞謂廞樂器也樂器眡瞭所廞笙師鎛師籥師皆云廞其樂器但陳其所掌之樂器也眡瞭則云廞樂器而不言其則凡大師小師瞽矇所掌之樂器皆當眡瞭廞之也可于疏曰瞽矇所云視瞭敲擊及琴瑟皆當眡瞭廞之而以爲大師帥瞽而廞者眡瞭掌大師之縣故大師得命眡瞭廞之又帥瞽而涖其事也周頌有瞽篇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彼樂器亦是眡瞭設之而詩以爲瞽之所設則以眡瞭相瞽故也大師帥瞽而廞樂器小師又與廞者猶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樂師亦云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也廞樂器但謂之廞者因上大司樂下眡瞭廞樂器之文而省猶鄉師之致民大司馬但謂之致也大司馬及致建大常字成猶速也故齊人名疾爲戚杜云鼜讀爲憂戚之戚擊鼓聲疾數故曰戚聲則同於憂戚義則取諸疾數故又云鼜讀爲造次之造造次亦疾也賈疏以爲取軍中憂懼之意失之見載○前上

鐘師 納夏作夏納

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釋文作夏納云本或作納夏又左傳襄四年金奏肆夏之三杜注四曰納夏釋文作夏納云本或爲納夏誤又春秋正義曰定本納夏爲夏納案九夏之名皆夏字在下何得夏字在上周禮注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四方賓來奏納夏內卽古納字卽據此注亦不見當爲夏納也然依陸孔之書知舊本是夏納左傳音義以作納夏爲誤當非後人乙改也俟考 萩氏本姓義雜記

戒陔聲同

以鍾鼓奏九夏八爲祴夏杜子春云祴讀爲陔鼓之陔答醉而出奏陔夏釋曰賓醉將出奏之恐其失禮故陔切之使不失禮是以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之時皆云奏陔蓮古戒陔聲相近故杜讀祴爲陔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說文陔階次也鄉飲酒禮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左傳昭廿年齊侯疥遂痁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痎又音皆顏氏家訓云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凡此俱是戒陔聲近之證臧茂才義雜記

鎛師 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

注云守鼜備守鼓也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夏官掌固云夜三鼜以號戒杜子春云讀鼜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趨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案鼜說文作䥇云夜戒守鼓也从壴蚤聲禮昏鼓四通爲大鼓馬注云引作鼜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明一作讀若戚鄭於鼓人注用叔重之說杜子春又云鼜讀爲憂戚之戚與說文合賈疏云言鼜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趨造音相近長言爲趨短言爲戚總古義徵君九

篇章 國祭蜡故書蜡爲蠶

杜子春云蠶當爲蜡引之謹案蠶與蜡形聲俱不相近蜡字無緣譌作蠶蓋蜡字古或作蠹凡從虫之字或從䖵故說文蝱或作䖟蠶或作蠶螽或作䗋蜡之爲蠹猶是也祇因經作蠹字遂不見於經而書亦誤從䖵入矣大氐古書或爲蠶字杜子春改爲蜡而字多失其傳矣蠶字隸或作蠶二形相似故蠹譌爲蠶

凡隸書從昝之字多譌從替康雅昔往也昔譌作替借四也借譌作稽錯磨也錯譌作鐠皆其類也 王氏尚書經義述聞

鞮鞻氏　掌四夷之樂

注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後漢書陳禪傳云尚書陳忠劾禪曰古者合歡白虎通作觀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曰雅曰南韎任朱離注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 惠徵君九經古義

大卜　原兆

注云原原田也周易比卦云原筮元永貞干寶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春秋傳曰原田每每說文云每艸盛上出也高卬之田坼如龜文故曰原田兆之璺罅有似高卬之田爾雅云高平曰原故曰原兆賈疏以為原與原田字同恐大憒憒也 同上

龜人　祭祀先卜

讀當於祭字絕之謂祭之日則祀先卜與司爟云凡祭祀則祭爟同義祭必貞卜故有報焉爾 孔檢討禮學巵言

筮人　九筮

九簭蓋皆蓍卦占象之法筮更者更變也重卦有兩體自井八純皆內外相變內為貞外為悔更言其悔也簭咸者咸動也易爻以動者為占有遇卦即有之卦咸言其之也筮式者占有局位有式若王式以月將加時太乙式以和德運計易亦有八方之局五行之位故言式也日者傳曰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太史抱天時鄭司農以為抱式也漢書字作栻筮目者目數也謂七八九六及六爻之數筮易者玩三易之辭以處吉凶審悔吝也筮比者觀彼比此陰陽爻錯以盡其變後世言互體伏應之屬近之筮祠者將筮有禱祠今可知者唯命辭假爾泰筮有常云假當讀如昭格之格筮參者參三也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禮旅占必三人參之筮環者環之言還也一筮不決還復再筮所謂原筮也古占術載唯筮略具於易及左氏內外傳猶可依仿其事說之如此休寧金狀元榜曰占法載在左氏者唯六爻不變以彖占一爻變以爻占五爻變以不變爻占六爻盡變乾占用九坤占用六餘則占之卦彖凡四者有占耳兩爻或四三爻變無占蒙彖曰初筮比彖曰原筮曲禮卜筮不過三則無占者宜改筮歟廣森謂二三四爻相錯休咎莫從理宜改筮唯內卦三爻全變或外卦三爻全變者無論卦而不論爻乃亦有占法昔人筮成公之歸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此其例也六爻盡變則貞悔皆動三爻變而相衆則貞悔有一動一靜二者皆筮更也周易占變唯筮更筮咸為正法然豈必其常遇故有筮參之道鄭君所謂三易各用占者一人遇六爻不變一爻不變者即從連山歸藏占之三易皆不可占然後再筮三筮三遂而三易無一合焉則亦龜焦之類其凶可知不必筮矣 孔檢討禮學巵言

占夢　噩

二曰噩夢鄭注杜子春云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引之謹案噩即咢字也咢作咢玉篇咢驚咢也噩驚也引周官二曰噩夢爾雅釋天大歲在酉曰作噩釋文噩本或作咢史記楚世家熊咢索隱咢作噩本單行刂子周穆玉篇噩夢作蘁夢蘁即蕚字此俗蕚字之字為驚子之咢玉篇又曰堮圻堮也埒同上此皆咢噩同字之明證說文咢譁訟也從吅屰聲又𡀗字注引周禮二曰咢夢隸省作咢凡字之從吅從品者皆同意說文嚻讀若讙器眾口也從品又若嚴一曰嚴從繇曰嚴讀也故從吅之字亦可從品說文嚻或作嚚賈玉篇有噩字云古文咢是其例也噩字從品屰聲篆當作噩今作噩者其屰字由書隸皆變作直畫而為手漢隸碑丙午碑朱龜碑[illegible]為王耳古文四聲韻曰華王庶子碑作𠷔益省屰作羊故無下書亦猶咢之省作咢也然則噩即咢之或作非俗書也故噩為愕而鄭不改字 王氏尚書經義述聞

大祝　順豐年

掌六祝之辭一曰順祝鄭注順祝順豐年也頤煊案蔡邕獨斷大祝掌六祝之辭順祝願豐年也小祝順豐年鄭注順豐年而順為之祝辭當作願豐年而順為之祝辭經注三順字皆作順涉經文順祝而譌 經義叢鈔洪頤煊

掌六祈　六曰說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曰禬曰禜曰攻曰說而詛祝亦掌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攻說之名於古未見曰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之辭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釋之云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詞說於上帝鬼神則說之禮殷人已有之矣呂氏春秋季秋紀云昔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翦其髮𨟻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與墨子說正同鄭謂攻說用幣無牲其不然乎孔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然墨子書引湯說不云湯誓且係禱旱告天之辭非伐桀告天之辭孔殆誤矣東晉古文尚書出又以此文竄入湯誥使孔壁書果有予小子履云云見於湯誥則安國注論語何故舍湯誥之正文而別引墨子書乎益不然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一曰祠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鄭注鄭司農云祠當為辭謂辭令也頤煊案既云作六辭則六者皆是辭不必復言辭令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爾雅釋天春祭曰祠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五經異義公羊說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祠是祭祀之名 經義叢鈔洪頤煊

四曰會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鄭司農曰祠當為辭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鄭司農曰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蒲主為其命也後鄭曰會謂會同盟誓之辭引之謹案如如先鄭之說則因會而命事因命事而有辭如後鄭之說因會而盟誓因盟誓而有辭不得直謂辭為會也竊疑會乃諭之假借諭古話字也說文話會合善言也籒文作譮從會盤庚曰乃話民之弗率馬注曰話告也言也見釋文文六年左傳著之話言杜注曰話善也為作善言遺戒諭為告戒下民之辭與誥相近故三曰誥四曰諭 王氏尚書經義述聞

六號五曰齍號

注云齍號為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案禮記正義云隋祕書監王劭也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為是今此注所引亦無是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獻帝宗廟祝嘏辭所薦一元大

武柔毛剛䧟商祭明眡香合嘉疏鹹鹺豐本而不及明粢蔡氏獨斷載祭宗廟禮牲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明粢一句（惠徵君九經古義）

三曰空首

九撰三曰空首穆天子傳云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郭璞云空首頭至于地（惠徵君九經古義）

及葬設道齎之奠

今世出喪有路祭周禮小祝及葬設道齎之奠杜子春謂齎當爲粢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出祭康成雖不從其說然足以知其由來古矣（崔應榴吾亦廬稿）

喪祝　遂御

家大人曰御下當有之字案鄭仲師云遂御之喪祝爲柩車御也康成云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爲節度疏云遂御之者（各本無之字乃後人依已脫之經文刪之今據本疏下文補）喪祝執纛御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則經文有之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之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後漢書蔡邕傳注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一引此並作遂御之（小宗伯云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鄭人云其裸器遂□之中車云飾遣車遂廞之行之文義並與此同　王尚書經義述聞）

甸祝　祭表貉

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鄭注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引之謹案貉卽師祭之名則表貉上不當更有祭字注爲師祭造軍法者師祭下當更有祭字（周頌桓正義引此云爲師祭祭造軍法者）因此祭字誤入正文而經注皆不可通矣正文有祭字自唐石經已然司几筵注有司祭表貉周頌桓正義引此文祭表貉祭字皆後人依誤本周官加之甸祝云表貉之祝號大司馬兩言有司表貉皆無祭字（王尚書經義述聞）

司巫　師巫而造巫恒

國有大烖則率巫而造巫恒恒當作咸語之轉史記殷本紀巫咸之興自此始韓非說林下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大史　正歲年

鄭注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戴氏東原曰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而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勿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引之謹案中數朔數一周皆歷四時而成歲可謂之歲亦可謂之年月令曰躔及中星皆應朔氣而曰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日則朔數亦何嘗不曰歲乎年歲之名未可以中數朔數分也戴說本於爾雅可謂有據然周禮凡言歲終正歲者皆用夏時（說見前正歲年以序事及歲終下）則亦夏時也年猶歲耳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辨其年歲與歲正同義如謂夏曰歲以建寅之月爲首周曰年以建子之月爲首則是羣臣之齒或自建子之月而已增一歲或至建寅之月而始增一歲年之多寡時之先後反參差而無定矣解者徒謂歲年不可以無別故必欲分以爲二不知古人之文自有複語如人與民同義而地官屢言人民土與地同義而屢言土地是也又何疑於歲與年之同義而並舉乎大宰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三歲卽三年也場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歲之上下卽年之上下也豈有中數朔數之異夏正周正之分乎（王尚書經義述聞）

御史　凡數從政者

鄭注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鄭司農讀言掌贊書數書數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法度皆在玄以爲不辭故改之釋文凡數作數凡頤煊案司農數字屬上句讀作掌贊書數凡字不得在數上鄭改其讀未改其字數凡謂計其從政者若作凡數則義不可通矣今本由後人誤乙（經義叢鈔洪頤煊）

巾車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封四衞

注云四方諸侯守衞者蠻服以內案大行人子男五命樊纓五就此革路條纓五就當爲子男之車不云封子男而云四衞者言四方衞服之國也呂氏春秋曰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管子曰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齊中也與爾雅距齊州之齊同義亦言中州之國大負海之國小）是故男服以內近則鮮子男采服以外遠則無侯伯禹貢曰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言小國在內大國在外也至周而大國在內小國在外亦王者相變之義春秋時河濟之間小國非一然如許男之類或夏殷舊封而周未加其爵或如滕子則始封本侯後絀其爵今不復可識別以推周初封建之制所可徵者唯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左傳曰晉甸侯也又曰鄭伯男也又曰曹爲伯甸明侯服甸服男服皆侯伯所封采服衞服要服蓋子男所封以衞言者舉其中也夷服鎭服蕃服則下文木路以封蕃國是已（要服之外謂之蕃國據大行人知之）他經邦國多通稱周禮乃有大曰邦小曰國之別康誥侯甸男邦采衞侯甸男獨言邦者或亦以此三服多大國之故乎（孔檢討禮學巵言）

歲時更續（更受古互用）

古更受二字往往互用周禮巾車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儀禮燕禮更爵注古文更爲受大射儀注亦同左氏昭廿九年傳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盧學士龍城札記）

司常　掌九旗之物名

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巾車辨五路之用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衞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巾車所辨者玉路之用二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用凡三建大常大旂大赤大白大麾者一用也以祀以賓以朝以卽戎以田一用也同姓異姓及四衞蕃國以封一用也王朝以大事出五路陳之於九旗取五左氏春秋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考工記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德曲禮曰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崔靈恩謂鳥隼軍行所建以左大者）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綏卽大麾亦謂之大綏詩韓奕淑旂綏章毛傳云大綏也）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由是言之大旂爲交龍大赤爲鳥隼大白爲熊虎大麾爲龜蛇周亦殷白夏黑然則有虞氏之旂以青歟（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言素青不言黑言夏殷不言虞見商頌龍旂十乘箋謂二王後建龍旂是龍旂不始于周攢弓綢練設旐夏也爾雅素錦綢杠司馬法旗章殷以虎尚威是夏殷亦有旗旐天子大常章而設日月十有二斿爾雅不言日月下又云練旒九蓋周秦間之儒）纁帛縿素升龍於縿（在行以諸侯禮制上說天子之旂故是大常）纁帛象中黃之色也（穟禮雜色鄭君遂謂九旗之帛皆用絳失之）陳路所建各象其方色兼取備四代旗章（周書顧命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馬融云不陳戎路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少儀天子兵車不入廟門是也）玉路建大常十二斿金路建大旂九斿象路建大

赤七旂革路建大白六旂木路建大麾四旂旂數之多寡亦適協其序凡王所乘路皆建大常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覲禮天子乘龍載大常未聞賓與朝建大旂大赤也大司馬仲秋敎治兵王載大常未聞即戎與田建大白大麾也左氏春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分唐叔以大路此以金路封同姓與巾車合不皆大旂也凡旗之見於祭祀會同賓客及師田所用實七而曰九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此七旗蓋無羽竇祭之所用也其曰旞曰旌則以有羽爲異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是也道車謂象路斿車謂革路木路與上玉路以祀金路以賓合爲五路鄭君釋斿車云木路于五路遺其一左氏春秋師旂駢四十乘謂斿車補闕者是革路亦名斿車變路言車闕孤卿大夫士也旞旌皆張縿幅屬旒焉畫於縿如日月爲常已下旜與物不畫爾雅因章爲旃是也旃旜同對雜帛爲物則謂通帛爲旜夏采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綏當爲緌說文緌亦作旞因訛而爲旞杜子春改綏鄭又讀從緌皆非復者求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故以道車朝夕燕出入者建旞以復鄭謂乘車玉路非也雜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綏復又曰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綏復綏皆旞之譌注旄牛尾于竿首曰綏逕記多通作綏後儒習見綏不見旞因沿譌言其旞者明與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旂孤卿以旜大夫士以物鄭君謂去其旒異之於生失之矣析羽爲旌亦有用氂牛尾者故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左氏春秋又謂之羽旄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是兵車之會故載羽旄又名爲旄詩出車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兵車之旌也車攻建旐設旄田車之旌也大司馬中秋敎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指師田所用者凡七旗即所謂斿車載旌者司馬辨於治兵司常實予大閱胥此也司馬所頒旗物與司常互異禮尙相變載旞者設旗宜從司常之序載旌者設旗宜從司馬之序鄭君以司常王建大常已下九旗爲大閱所頒者遂爲之說曰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避實榜謂道車載旞乃朝夕燕出入者不當頒於大閱時四時之田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大閱備焉鼓鐸號名於春夏者無變也不當獨于旗物空避實司常職所云大閱贊司馬頒旗物以大閱禮備事煩故司常贊之其所頒固即治兵之旗物也王建大常以下文與下經皆畫其象焉緣起大司馬仲秋敎治兵王載大常以下云各書其事與其號焉文與此同可互明而與上贊司馬頒旗物文不相屬鄭君以經文發下者誤爲承上九旗之用失其序矣金修撰禮箋

師都建旗　師都載旜

鄭注曰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家大人曰師當爲帥說文引周禮作率都建旗帥率古字通則周禮本作帥都建旗玩鄭注亦當作帥蓋都爲民所聚其帥之者大夫也文十六年左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杜預注曰帥甸郊甸之帥義與帥都同大司馬師都載旜師字亦當爲帥也釋文無帥字之音賈疏釋師爲眾則唐初已誤爲師不始於開成石經矣王尙書經義述聞

皇清經解卷四之四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五十　學海堂

周禮羣解彙編

夏官司馬上

王六軍軍將皆命卿

注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釋曰鄭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此六軍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爲軍將也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據六鄉大夫及州長以下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還遣在鄉所管之長爲軍吏也鄭必知還遣本長爲軍吏者見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且經並據在鄉時尊卑而言故知因遣其鄉之官而領之也謹案經言軍將皆命卿則六軍之將即六卿爲之無煩於選惟六軍之吏師帥旅帥以下以六鄉之吏爲之則必選其有武德堪任爲軍之吏者乃兼官者賈釋謂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若無武德不堪爲軍吏者則眾屬他軍吏身不得爲軍吏是也蓋古者文武合一既爲六卿則皆有武德惟鄉吏乃可言選也注選於二字包下爲言也賈釋尙未融出便使後學目迷李進士羣經識小

司勳　戰功曰多

按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史記宋世家贊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是也劉典簿秋槎雜記

小子　羊肆羊殽

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肆音剔入聲豚解而腥之也殽則體解而爛之也先鄭謂肆解體薦全牲非是姜編修湛園札記

司爟　司爟

說文曰爟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从火雚聲或作烜从亘案司烜注讀如予若覿火之覿古喚反秋官司烜氏音毀讀如衛侯燬之燬鄭氏兩讀許君合而一之蓋本賈侍中之說高誘曰爟讀如權字漢郊祀志云通權火惠徵君九經古義

掌固　樹渠

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疏曰樹渠者非直溝池有樹渠上亦有樹也引之謹案城郭爲一類溝池爲一類樹渠爲一類渠謂籬落也因樹木以爲籬落故曰樹渠司險職曰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鄭注曰樹之林作藩落也是其證矣渠字或作㯫又作椐廣雅曰㯫杝也杝與籬同釋名曰青徐謂籬曰椐渠㯫椐古今字耳知樹渠之渠非謂溝渠者溝渠與樹不同類且渠即是溝呂氏春秋上農篇注曰渠溝也溝池已見上文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環人　掌致師

鄭注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頤煊案序官鄭注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環通作擐左氏成二年傳擐甲執兵杜注擐貫也下文環四方之故亦謂其威武禦敵與秋官環人義別經義叢鈔洪頤煊

挈壺氏　聚㯉

鄭注鄭司農云以序聚㯉以次更聚擊㯉備守也頤煊案說文

誑夜戒守有所擊从手𢧵聲春秋傳曰賓將掫鐘師掌固杜子春注皆作賓將趨左氏義二十五年傳指臣干掫釋文掫本作諏史記齊太公世家作陪臣爭趣讒趣趣皆即掫之假借字（經義叢鈔汪頤煊）

射人　大夫鴈

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各本並同案大人曰大夫下不當獨省執字寫者脫之耳唐石經正作大夫執鴈大宗伯職亦然（王尚書經義述聞）

羅氏　中春羅春鳥

注云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郭義恭廣志云黃雀脂肥絕美江夏竟陵常給獻大官（御〇惠徵君九經古義）

夏官司馬下

司士　邦國都家縣鄙之數

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引之謹案弟二數字蓋因上下兩數字而衍司士但稽羣臣之數非如大司徒辨邦國都鄙之數也邦國都家縣鄙之下不當有數字當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作一句讀謂卿大夫士庶子之杜邦國都家縣鄙者也司書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今本脫則字說見司書）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小司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上下兩之字相承爲義正與此同賈疏訓釋經文先舉周知邦國都家六字次舉縣鄙二字次舉之卿大夫四字次舉士庶子三字然後舉之數二字則所據經文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作一句明矣其釋之卿大夫曰云之卿大夫者卽謂朝廷及邦國都家縣鄙之臣數總言之蓋經文之卿大夫之字是總承上文之辭故疏舉之卿大夫四字而釋之曰卽謂朝廷及邦國都家縣鄙之臣數總言之也猶小司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上之字亦是總承上文之辭故彼疏釋之曰云之夫家九比之數者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數也（今本脫之之卿大夫爲卿大夫士不知下文當作士庶子不得於此先增士字也盧氏云二不能正反誤改之鄭大夫士謂經文當之卿作鄭大夫士庶子疏矣已云卿大夫士何得又言士乎）二字之閒安得有數字乎其釋之數二字曰云之數者邦國以下總結之也不釋於縣鄙之下而釋於士庶子之下則縣鄙之下無數字明甚唐石經始誤衍（王尚書經義述聞）

司右　能用五兵者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古者車戰戈殳戟矛皆長器故刀之用甚少雖斬人亦用戈也（茂才淮閒札記）

注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衞短短以救長案今司馬法曰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衞短短以救長賈公彥曰弓矢圍者圍城時也愚謂圍當作圉古禦字作圉管子墨子書皆然鄭注作圍傳寫之誤今司馬法爲禦字从俗作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方相氏　掌蒙熊皮

注云冒熊皮者以驚敺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應劭風俗通曰俗說亡人魂氣游揚故作魌頭以存之言頭魌魌然盛大也或爲魌頭爲觸壙殊方語也（覽作說文云今逐疫有魌頭　同上）

大僕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

注云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玄謂遽令郵驛上下程品棟案漢廐律有上變事及驚事告急（故漢廐律爲郵驛令）漢書梅福傳云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師古曰變謂非常之事縣布傳責效上變事案傳詣長安（惠徵君九經古義）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

僖案近讀以待屬下達窮者爲句攷此宜以以待屬上掌其政爲句與宮正爲之版以待同義（武進士臧琳經義雜記）

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

僖案此凡兩讀鄭司農云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是以遽字句絕令字屬下讀鄭康成云遽令郵驛上下程品此又以遽令連文爲句（王氏安石先爲者欲速達甚于遽令　同上）

隸僕　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

注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爲灑元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埽應對案毛詩抑洒埽庭內傳云洒灑也古文假借故周官毛詩古論俱作洒今文正字故三家詩魯論作灑鄭司農以今文讀之故云洒當爲灑毛公康成知洒卽灑字故云洒灑也不必轉改然則康成注魯論以齊古校定必從古作洒注云洒灑也今論語作洒蓋卽鄭氏所定韓詩外傳六引詩灑埽庭內是三家詩作灑之明證又論語今雖無古魯兩書而有古論作洒知魯論必作灑也鄭注周官引論語而不引毛詩者注禮時未見毛詩彼三家經皆作灑也（臧勇經拜經日記）

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案漢書音義如淳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是則前廟後寢猶言前堂後室非寢別一區漢時宮室猶近古制故有未央前殿未央宣室亦前爲堂後爲室如淳依漢法言之也未知鄭意同否又禮祭畢之燕在寢毛詩說以宗室牖下爲廟室而灌露傳云夜飲必於宗室似亦以室寢爲一（孔廣森禮學卮言）

弁師　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僖謂司服王之吉服有裘冕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凡六冕而云五者經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明此五冕內不數玄冕承上五冕云五采繅十有二就句皆五采玉十有二明據一旒言之其采就與玉之數五冕皆同（賈疏云以就字屬下讀釋曰五采就者五采玉十有二據一旒而言此說讀也經家上王之冕立文下得專明一冕此言五采繅十有二就下言諸侯之繅九就其讀足以明矣此皆據一斿爲說則是元冕無斿也玉藻先陳就數次陳玉數乎玉言皆互文也）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天子袞冕十有二旒袞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希冕三旒是其旒數之差（注謂袞冕無旒者失之）凡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諸公以九爲節諸侯諸伯以七爲節諸子諸男以五爲節經云諸侯之繅斿九就據諸公言也不言七就五就差之可知（注云侯當爲公字之誤也考經凡言諸公皆與侯伯子男對文此經上下兩見諸侯知侯非誤文也諸公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其繅斿皆九就故云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賈氏云以一冕冠五服蓋沿能安生之誤）孔沖遠王制正義云公袞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希冕三旒元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

玉其言五等諸侯旒數就數之等如此經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是其旒數雖不具於經而其節非之經文固未嘗不賅具也 金修撰禮箋

記言天子之冕十有二旒由是差之諸公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榜案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則歐陽氏說所本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東方朔答客難禮緯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則大小夏侯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榜間之飾曰前旒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玉藻所云前後邃延者謂延之前後出于武者皆深邃耳前後堀延言不堀延之垂者言斯言可正諸儒相傳之誤古冕旒之制當從大小夏侯氏說 同上

司兵 五兵五盾

五兵之名禮記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盾中央用鼓徐邈說穀梁傳陳五兵五鼓則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管子云東方兵尚矛南方兵尚戟西方兵尚劍北方兵尚脅盾楊子雲以木爲矛金爲鉞火爲戈水爲盾土爲弓矢淮南子云春兵矛夏兵戟季夏兵劍秋兵戈冬兵鍛周書云春爲牝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夏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牡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楯爲前行 見御覽陣部 書大傳云迎春田車載矛迎夏田車載弓迎秋田車載兵迎冬田車載甲鐵鍪後漢志注引皇覽略同唯夏車載戟 樂元語云東夷之樂持矛舞南夷之樂持羽舞西夷之樂持戟舞北夷之樂持干舞 周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先鄭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云是車之五兵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以上傳記言五兵者其異如此廣森謂周官五兵之外別有五盾穀梁五兵之下更言五鼓明諸家數盾與鼓者皆非矣

司戈盾 授旅賁殳

鄭注殳如杖長尋有四尺頤煊案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並未言殳下文軍旅會同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此殳當是及字之譌 經義叢鈔洪頤煊

戎右 大司馬戎右爲九官無府史胥徒

周禮凡官不論尊卑皆有府史胥徒獨大司馬之屬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九官無之未詳其故鄭賈亦不言及方萬里積古今攷以爲缺文或者是歟 梁孝廉管記

校人 飾幣馬

先鄭司農云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引之謹案幣馬謂以馬爲幣非謂馬之當幣處者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則馬在六幣之數故曰幣馬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是也下文凡賓客受其幣馬義並與此同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庾人 庾人注爾雅曰騋牝驪牡玄駒褭驂

案此注鄭所授諸與爾雅異詳見爾雅經讀考異內又釋文云牡茂後反牡驪絕句牝頻忍反牝元絕句攷此與注文引爾雅牝驪牡元互異蓋以今爾雅本與鄭注同未審陸氏何據 武進士經讀考異

職方氏 職方氏

案穀倚華嶽碑云周禮識方氏歐陽永叔云識字字畫分明非誤闕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槱案周禮多古字如樴字作職職字作識識字作志漢時已不能盡攷況後世乎 惠徵君九經古義

三江五湖

前人論之詳矣案越語子胥曰夫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又戰於五湖又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又反至五湖范蠡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史記貨殖列傳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史記與國語合五湖本無異論三江亦當在吳越境界中論者必曰是以吳越之三江強合禹貢周禮然與其信漢以後考證家言曷若信周未之書耶 自注案越語吳王率其賢良以上姑蘇下云范蠡至於姑蘇之宮遂滅吳注姑蘇宮之臺也在吳昌門外近湖秦鍰吳之信越也還爲越王食於三江之高注即于隧史記春申君傳三江之浦作三渚之浦然則于隧也姑蘇宮三江也三江之浦三渚之浦皆一地又案太湖一湖有五湖之名三豈一江有三江之名耶曙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凡今宜興華亭吳江崑山嘉定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吳縣太湖亦當三江五湖爲吳越其地審矣 劉典簿秋槎雜記

潁湛

荊州其浸潁湛鄭注云湛未聞謹案襄十六年傳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杜解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云湛水出犨縣北東南流歷父城東南水北山有長阪故有湛阪之目又東南逕滿城北又東入汝水名地境皆與經符而鄭不之及者豈謂是水不足以當之與抑如道元所謂偶有不照與 李進士肇經說小

湛或爲淮

鄭注曰湛或爲淮周禮漢讀考曰湛字與淮形聲皆不相近引之謹案淮疑當爲淫字之誤也淫之爲淮猶淫雨之爲淮雨 見文心雕龍練字篇 又涉下文淮泗而誤也湛與淫古同聲而通用 湛字或作沈並與淫通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爲湛書微子我用沈酗于酒史記宋世家作紂沈湎于酒大史公自序曰帝辛湛湎沈酗即淫酗淮南覽冥篇曰東風至而酒湛溢高注湛即淫溢考工記輈人注以爲淫字杜子春曰淫當爲湛〇王尚書經義述聞

青州其浸沂沭

鄭司農云沭或爲洙中謂沭洙音近或是一水俟攷 汪教貢經義知新

望諸

禹貢之明都職方之望諸春秋傳之孟諸一也遠遊之於微閭職方之醫無閭漢書地理志之無慮列子之尾閭一也 汪教貢經義知新

雍州

吳有東西勾吳東吳也齊語西服流沙西吳注雝州之地趙策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案周禮雍州嶽山注吳嶽雍地近西戎豈吳亦如戎狄之通名故雝州亦得稱吳耶又案漢書地理志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左傳桓五年正義引世族譜云吳王封虞仲之庶孫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是虞又兼西吳北吳之稱依虞吳通用之例疑即虞字與流沙之西吳不同 劉典簿秋槎雜記

其山鎭曰嶽山

引之謹案嶽下山字涉上下文而衍爾雅釋山釋文漢書郊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此皆無山字自唐石經始衍山字而各本遂沿其誤據鄭注云嶽吳嶽也則本無山字可知或謂注省去山字非也注文會稽醫無閭下皆無山字以經文本無故也其衡華沂岱霍恒下皆有山字以經文本有故也此云嶽吳嶽也則經文本無山字而非鄭之省文明矣逸周書職方篇有山字亦後人依俗本周禮加之據孔晁注云華山西嶽也嶽吳嶽也則亦無山字可知 王尚書經義述聞

幷州其川虖池嘔夷

鄭注云嘔夷祈夷與出平舒謹案嘔夷非祈夷曰與者疑而未定之辭也胡氏渭曰漢志代郡平舒縣注祈夷水北至桑乾入治治水卽㶟水一名桑乾河漢桑乾故城在蔚州西北平舒則大同之廣靈縣縣南有壺流河郎古祈夷水源出縣西東北至蔚州入桑乾河其水源甚短今案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漢志代郡靈邱縣注云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幷州川水經注曰滱水出代郡靈邱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作高是卽嘔夷之水也蓋嘔滱音相近而二名嘔夷卽滱河也幷州之川惟此與虖沱相埒鄭氏以祈夷當之疑誤 李進士羣經識小

邍師　物之可以封邑者

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鄭注以物字屬下讀云物之謂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宋王安石以名物連讀鄭鍔以辨其邱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十七字作一句讀引之謹案山師川師皆云辨其物地官大司徒亦云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則物字當上屬爲句但如鄭鍔連上下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名物豈可以封邑乎今案之可以封邑者之字上蓋有脫文邍師掌四方之地名則當云地之可以封邑者大司徒以天下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注曰封起土界也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縣師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士方氏掌土圭之灋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皆謂辨其地之可以封邑者也邱陵墳衍邍隰之名物與地之可以封邑者皆邍師辨之故曰辨其邱陵墳衍邍隰之名物地之可以封邑者 王尚書經義述聞

都司馬　政學　聽國司馬

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鄭注曰政謂賦稅也學脩德學道引之謹案征稅與學道竝舉殊爲不倫政當讀政事之政學當讀爲敎政學卽政敎也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敎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敎禁令都司馬所掌之敎始卽大司馬所敎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與集韻敎或作學洛誥乃女其悉自敎工尚書大傳引作學功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九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正義引盧植以爲春敎干夏敎戈秋敎羽冬敎籥學記論敎學相長而引兌命曰學學半鄭注曰言學人乃益己學之半舊本學之二字誤倒今據正義乙正釋文學人胡孝反又音敎又善敎者使人繼其志釋文敎一本作學是古字偕學爲敎也家大人曰聽國司馬本作聽於國司馬猶論語言聽於冢宰也唐石經脫於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序官疏兩引此文皆作聽於國司馬又序官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文義亦與此同故鄭彼注云正猶聽也 同上

皇清經解卷四之五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四之五十一　學海堂

周禮羣解彙編

秋官司寇上

硩蔟氏

注曰鄭司農云硩讀爲擿元謂硩古字從石折聲段氏周禮漢讀考曰從石折聲折當作析傳寫之誤析聲適聲同在古音十六部謂入聲之陌麥昔錫四部折聲在十五部謂入聲之月曷末黠鎋薛六部硩爲擿之古字則知必析聲也釋文硩它歷反李軌又思亦反此從析作硩之本又云徐丈列反沈勑徹反此從折作硩之本陸氏以前寫本不一作音者各異陸氏未能決擇耳說文曰硩上擿山巖空靑珊瑚墮之從石折聲周禮有硩蔟氏許以擿訓硩取其同音篆文必作硩析聲亦是差繆家大人曰段說非也釋文賈疏及五經文字唐石經皆作硩不作硩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有硩無硩今欲改硩爲硩不知何據且許鄭並云從石折聲則當作硩明矣硩音它歷反而其字以折爲聲故徐邈音丈列反沈重音勑轍反唯李軌本誤作硩故音思亦反玉篇廣韻硩字並他歷丑列二切文選吳都賦硩陊山谷李善音勑列切而皆無思亦之音則從徐邈而不從李軌也賈疏曰鄭謂硩古字從石折聲者以石投擲毀之故古字從石以折爲聲然則硩蔟氏掌覆天鳥之巢鄭注覆猶毀也義取毀折而非取分析當從折聲不當從析聲也說文硩上擿山巖空靑珊瑚墮之亦是毀折之義非分析之義案說文言墮之吳都賦言硩陊山谷陊與墮同硩蔟氏掌覆天鳥之巢亦謂毀其巢也然則硩從折聲兼有下墮之義故廣雅曰隤折下也若改折聲爲析聲則又與下墮之義不合矣硩或通作折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折取之者謂擿取黃金鉛錫銅鐵也墨子耕柱篇曰昔者夏后皆使蜚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折金者擿金也猶說文言上擿山巖空靑珊瑚也折卽硩之俗字則硩之從折而非從析亦明矣段必欲改硩爲硩而以爲從析聲者徒以硩爲古擿字古音析與適同部而折與擿不同部耳今案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讀折折爲提提與擿古同聲史記刺客傳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燕策擿作提硩之讀爲擿猶折折之讀爲提提也注疏說文媞字云折者提之譌此不明於古聲之轉也提與折有時全不相似若非聲相近則提字無緣誤爲折折與適聲相轉蔑與辟聲亦相轉古音折蔑二字在月部擿辟二字在錫部硩從折聲而讀爲擿猶鄭靱瀎瀎之瀎從蔑聲而讀爲辟也段氏不明於古聲之轉遂臆造一析聲之硩字以合擿字之音其注說文則徑改硩爲硩改折聲爲析聲殆非所謂尊循舊文而不穿鑿者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大司寇　旬有三日坐

大司寇之職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家大人曰旬有三日坐三當爲二因下文三日坐而誤也朞役者十二月役以十二月則坐當爲十二日猶下文九日坐九月役七日坐七月役五日坐五月役三日坐三月役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注云邦成八成也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士師職云掌事之八成先鄭云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則八成謂邦汋邦賊以下八事賈疏以爲小宰之八成非也東觀漢記鮑昱傳云時司徒例訟久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民訟則知漢時決事雖多至三百餘篇其都目以八篇爲卒故先鄭引以爲證 惠徵君九經古義

小司寇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注云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弟子也杜預僖廿八年傳注云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 惠徵君九經古義

以八辟麗邦灋

注云杜子春麗讀爲羅玄謂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案麗者離也離猶羅也羅當作罹洪範云不罹于咎史記引作離尚書大傳引作麗古字並通 同上

議親之辟

注鄭司農曰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續漢書百官志云宗室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詣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 同上

議賢之辟

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宣帝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眞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議能之辟說文曰能遣有辠也从网能言有賢能而入网而貰遣之周禮曰議能之辟 同上

議貴之辟

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後漢光武紀云建武二年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蔡邕橋公碑云遷齊相臨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鞫就刑竟以不先請免官 同上

上服下服之刑

當館呂刑之上服下服也鄭以上爲劓墨下爲宮刖則五刑缺一矣且大辟非上乎蓋上下應以罪之重輕論不當以形體論 梁孝廉曾記

大賓客前王而辟

鄭司農云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續漢書輿服志云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乘輿灋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 惠徵君九經古義

士師 官中

士師之職掌官中之政令鄭注大司寇之官府中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徧考五官無謂官府爲官中者官當爲宮字之誤也頤煊案官中即下文所謂獄訟之辭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鄭注中謂罪正所定鄉士遂士縣士方士皆云獄訟成士師受中鄭注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即此所謂官中也小司寇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以登中於天府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皆是 經義叢鈔洪頤煊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

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汋者斟汋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詩正義云汋與酌古今字周頌酌左傳作汋公羊僖八年經云鄭伯乞盟傳云蓋酌之也注云酌挹也穀梁作汋是汋爲挹取之義沈約曰寫書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尚書事是也後漢書楊倫傳尚書奏倫探知密事應劭風俗通云司徒韓演伯南爲丹楊太守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蓋漢律有此條故鄭據以爲說 惠徵君九經古義

掌士之八成七曰爲邦朋

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誅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庶民人無淫朋比德 顧處士日知錄

易泰之九二曰朋亡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莊子文王寓政於臧丈人而列士壞植散羣 同上

鄉士 士師受中

注謂受獄訟之成也案國語左執鬼中韋昭曰執謂把其錄籍然則獄訟之中亦其錄籍若今秋審招冊也天府治中之中與此義同 孔檢討禮學卮言

訝士 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注云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棟案此請讞之法當在漢興律篇中胡廣漢官篇解詁曰廷尉當疑獄 北堂書鈔引 漢書景帝紀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杜周傳云周爲廷尉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注云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陳湯傳廷尉增壽議以爲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移獄廷尉如今讞罪輕重于定國傳定國爲廷尉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是漢時疑獄皆讞於廷尉後漢襄楷上疏曰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蓋自安順而後請讞之法稍弛矣 惠徵君九經古義

朝士 凡士之治有期日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鄧展曰漢律有故乞鞫司馬貞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 新律序云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二歲刑謂耐以上此魏世所改 同上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注云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漢書王子侯表云旁光侯殷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訢坐貸穀息過律免息有程限過律則坐臧也 同上

司刑 司刑

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云所赦者唯赦墨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尚書正義曰漢除肉刑除墨劓刵耳宮刑猶在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崔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棟案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 同上

司刺 三赦

注云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光武紀建武三年詔曰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

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illegible]不道也）同上

職金 用金石（檮當作檮）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注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檮之屬頤煊案當作礌椎作碓檮作錞皆金石所用禮記曲禮進戈矛者前其鐓釋文本又作錞說文鐓矛戟柲下銅鐏也段氏玉裁漢讀考檮作錞云說文作村檮也从木𠂡聲通俗文檮出曰村非金石所施（經義叢鈔洪頤煊）

司厲 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

注云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高誘曰漢律坐父兄沒入爲奴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說文曰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初學記引）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初學記引）（惠徵君九經古義）

司圜 司圜

注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今獄城圜春秋元命苞曰爲獄圜者象斗運宋均注云作獄圜者象斗運也（初學記引）同上

掌戮 殺王之親者辜之

注云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荀子正論云斲斷枯磔注云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內儲說）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巫咸文云辜虐不姑姑與枯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荑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榆易稊枯姑二字古皆通也（[illegible]杜子春云[illegible]枯榆木名）（與鄭注同）同上

條狼氏 掌執鞭以趨辟

注云若今卒辟車之爲也續漢書志云大使車立乘駕駟從伍百辟車十二人辟車四人 同上

注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士之賤也論語邢疏亦引此文（汪拔貢容甫知新記）

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鄭注曰大史小史主禮事者引之謹案此經不可解者有三上文曰僕右曰殺曰大夫曰師皆邦之官職也而不言邦獨至大史則曰邦之大史其不可解一也曰之有殺有墨似是其罪之大小何以大史所犯之罪必當殺小史所犯之罪必當墨其不可解二也六官之屬與凡祭祀軍旅者多矣何以所誓者獨在史官其不可解三也今案二史字皆當爲事古文事字之誤也說文事從史之省聲𢾅古文事徐鍇曰此則史事不省也古文之𢾅脫去上半則爲史矣（新序雜事篇[illegible]作吏亦古文𢾅之譌[illegible]）（[illegible]爲吏[illegible]史矣以是明之）訝士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布憲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是邦之大事有誓之明證準此以推則下句之爲小事可知矣大事重則以重刑威之小事輕則以輕刑懼之故誓邦之大事曰殺誓小事曰墨也周官一書每以大事小事相對爲文天官小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宮正（[illegible]）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是其例也司約曰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此則大事殺小事墨之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

冥氏 冥氏

注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王伯厚云漢泰山冥都傳春秋故云冥氏春秋案夏本紀冥氏姓後有冥氏（惠徵君九經古義）

庶氏 以攻說禬之

鄭注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鄭司農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頤煊案以攻說禬之猶言或攻之或說之或禬之三者皆祈名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鄭謂此與以禬禮哀圍敗禬字義別故云此禬讀如潰癰之潰（經義叢鈔洪頤煊）

薙氏 薙氏

注云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玄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說文云鬀鬄髮也大人曰髡小兒曰鬀盡及身毛曰鬄）案甘泉賦云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即辛夷春秋傳曰五雉爲五工正夷民者也服虔曰雉者夷也夷平也孔穎達云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爲平雉讀如鬀者說文云古文雉從弟篆文弟夷字相似易氏易渙六四云匪夷所思今本作夷（惠徵君九經古義）

掌殺草秋繩而芟之

注云含實曰繩釋文曰繩音孕棟謂繩當爲蠅字之誤也管子五行篇睍婦不銷弃注云繩古孕字大玄馴首曰[illegible]人一月而膏姬與繩同玉篇云繩或孕字孖亦同云古文尚書以繩爲孕（[illegible]）同上

硩蔟氏 故書蔟爲爨

掌除蠹物鄭注曰故書蠹爲蠹杜子春云蠹當爲蠹釋文蠹劉古毛反本或作蠹他各反引之謹案作蠹者是也蠹蠹古同聲故蠹譌爲蠹說文蠹作蠹從蛕橐聲地官掌染草注蠹蘆釋文蠹音託又音妬妬與橐同音是其證也若蠹與蠹則聲遠而不可通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

蟈氏 蟈氏

鄭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蝦蟆也月令曰螻蟈鳴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蜮乃短狐與案說文蜮正字也蟈或字也許氏以爲短狐（惠徵君九經古義）

壺涿氏 壺涿氏

注云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 同上

以炮土之鼓敺之

岳氏沿革例又云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注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元謂燔之炮之炮以文義觀之當云炮之之炮炮之之下逸一之字既諸本皆然今不敢添案爾雅一之字是也因炮下有之或疑爲衍故刪其一岳見諸本皆然而不添謹之至也勝於妄爲刪補者多矣又故書以土泡之杜子春讀泡爲苞字从艸鄭康成讀泡爲炮字从火此云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炮字誤也鄭氏始讀从火杜任鄭前不應已作炮字當改作泡無疑周禮中此類甚多余嘗假得宋雕小字本及王伯厚玉海影宋抄釋文互相校勘改正處頗夥（臧氏琳經義雜記）

伊耆氏 共其杖咸

注云咸讀爲函古咸與函通毛詩巧言曰僭始既涵韓詩作既減減猶涵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涵漢書天文志聞可械劍蘇休曰械音函（惠徵君九經古義）

秋官司寇下

大行人 立當前疾

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案車上無名疾者說文軓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音範疑此近是棟謹案韻說云諸侯來朝行享於廟入大門下車所立之位上公立當車軹侯伯立當前侯子男立當車衡案侯俗作疾唐石經及宋本皆同論語邢昺疏集解引周禮作前疾云侯伯立當前疾胡下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疾蓋說文疾作㾗古文侯作疾相似易亂故前侯誤為前疾賈疏不詳其能辨正俗本流傳誤人久矣又案說文引周禮作前軓云軓車軾前也詩小戎陰靷傳云陰揜軓也孔疏謂以板木橫側車前陰映此軓故謂之陰考工記軓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疾疾猶胡也故鄭注訓為胡以其在軓前故曰前疾然則陰也疾也胡也皆前軓之名揜軓曰陰曲中曰疾下垂曰胡總名為軓當依說文定作軓則前疾後軹而軓在其間讀者一見而心目了然矣惠棟九經古義

鄭注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謹案前疾疾字今本經注並誤鄭司農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蓋訓疾為胡以其在軓前故曰前胡詩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作前侯侯猶胡也論語邢疏引周禮亦作前疾云侯伯立當前疾胡下考古韻侯本音胡當在魚虞部詩載馳與驅為韻羔裘與濡渝為韻無羊餱字與具為韻行葦餱字與句樹侮為韻下及漢賦猶然故喉嚨亦謂之胡嚨侯二字音同也今本作疾蓋與侯字字形相近而譌

又案說文軓字下注云車軾前也從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則字當作軓然先鄭所謂前胡亦與軓相接義皆可通若前疾則費解矣李進士羣經識小

凡諸侯之王事

注云孟子曰諸侯有王毛氏正誤曰諸本皆云孟子曰諸侯有王案孟子無此句小行人注引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此注是也棟案藝文志孟子十一篇趙臺卿題辭云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外篇今亡秦漢諸人引孟子者今孟子皆無之見毛注厚齋攷證鄭氏所引安知不在外篇乎毛說未是劉昌詩云新論[illegible]劉氏多蘇古書有性善辨云快則知與文說孝經為正是則四篇然則孟子逸書宋時猶有存者惠棟[illegible]亡也惠棟九經古義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注云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今案殷之為中如中年考校之中謂間一歲也假令甲聘丙又聘問一歲則沘三年矣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歲問者比年也殷聘者三年也朝士義述此文曰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然則古讀凡諸侯之邦絕句交義下屬言每歲皆交相問也中年皆交相聘也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故言交也聘問相施報世朝則小國朝大國而已故不言交也孔廣森經學卮言

小行人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

注云秋獻功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盧植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劉昭注續漢志 惠棟九經古義

六幣

帛先於錦攷之禮與皆大事用帛小事用錦如聘還享以束帛私覿以束錦公食大夫侑以束帛大夫相食侑以束錦冠禮醴賓酬以束帛昏禮饗從者酬以束錦大氏古人尚純於幣亦然錄有雜文斯次帛之下矣孔廣森經學卮言

司儀 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

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王伯厚曰此亦見說苑鄭氏所述蓋古禮也賈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棟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惠棟九經古義

行夫 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注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玄謂夷發聲案此則夷使猶焉使也晉語云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子云天子焉始乘舟禮記云故先王焉為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云比訖焉爾又云吾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為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焉使者言於行人之使則為之介劉氏音焉為夷非也或以焉屬上句尤誤惠棟九經古義

億案近讀從焉字絕句九經古義以焉始連文為句詳見敘述條內武進士經讀考異

鄭注曰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為之介元謂夷發聲釋文出焉使二字引劉昌宗焉音夷引之謹案焉字屬上為句使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使夷乃發聲故鄭兼存故書有夷字者而以發聲解之非謂焉字故書作夷也若焉字故書作夷則鄭當云故書焉作夷方合全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上讀明矣凡鄭注所引或本亦有焉之解者如槀人試其弓弩故書試為考元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考工記輅踵以則以輅或作獲謂善緣木之猨也輈人左不楗楗或作券元謂券今倦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書夷字非解經文焉字劉音誤甚陸氏以焉使連讀亦沿劉氏之誤周官一書用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無為句首發聲者王尚書經義述聞

次事上士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疏曰直言上士不言中士下士者總以下之三等之士皆曰上士與王制所言元士同也引之謹案周禮序官凡言上士者皆對中士下士言之無合三等之士言之者掌客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其序卿大夫士庶子之等與此同而但稱為士不稱上士夏官司士凡會同作事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為介正此所謂次事使士者亦無上士之稱上蓋衍文也若有上字則與直言士者不同鄭必訓釋其義今鄭不為上字作解則所見本無此字也注內次事使上士上字亦後人依誤本經文加之同上

掌客 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

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鄭注曰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為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為無施戴氏周禮廣讀攷曰公三十侯伯二十四子男十八為降殺以六於衰差矣而云於言無施者為鉶少於豆但豆四十鉶三十則差者十豆三十二鉶二十四則差者八豆二十四鉶十八則差者六亦非降殺之次故云於言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

司空 諸侯司空兼司寇之事

小司空

司里

匠師

冢士 周禮有冢士治冢之獄訟諸侯宜亦有之見卷八大夫家臣考

輪人

輈人

詩疏云諸侯輈人 詩

玉人

陶人

梓人

匠人

冶臨 案周禮考工記三十工有弓人爲弓矢人爲矢儀禮大射有弓人矢人其職主射時授受弓矢如夏官司弓矢繕人之職與攻木之工之弓人矢人別也

水師

工正 案左傳諸國皆有工正杜氏云掌百工之官

工人士 案儀禮大射有工人士鄭氏云司空之屬今案工人士當從工正以下之官

又案水師工正俱非卿大夫士工人但有禁可考附列於此

圬人

舟虞 案自司里至舟虞六職雖不見周禮而可信爲司空之屬今從采入以存侯國之職兼可補周官之軼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四六上

儀禮彙解彙目錄

儀禮上

士冠禮

士冠禮鄭目錄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 本卷一

筮用筴 見卷一之百十易經彙錄四

緇帶 本卷一

有司如主人至東面北上 叁柒釋官 陸柒

布席于門中 叁陸漢讀 陸伍

闑西閾外 本卷一

筮人執筴 叁柒釋官 陸柒

宰自右少退贊命 叁柒釋官 陸柒

卦者在左 同上

筮人還 叁陸漢讀 陸伍

旅占 本卷二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拾捌小疏 貳玖

宗人告事畢 叁柒釋官 陸柒

主人戒賓 本卷一

前期三日筮賓 拾玖小疏 貳玖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 本卷一

質明 叁陸漢讀 陸伍

兄弟及有司告事畢 本卷一 叁柒釋官 陸柒

設洗至在洗東 拾玖小疏 貳玖

設洗直于東榮 同上

南北以堂深 同上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 本卷一

爵弁服 叁陸漢讀 陸伍 一見上儀禮彙解

純衣 本卷一

靺韐 拾玖小疏 貳玖 叁陸漢讀 陸伍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 拾玖小疏 貳玖

緇布冠缺項 本卷一 拾玖小疏 貳玖 叁陸漢讀 陸伍

側尊一甒醴 叁陸漢讀 陸伍

爵弁皮弁至南面 拾捌小疏 貳捌

爵弁 叁陸漢讀 陸伍 至一匴

執以待于西坫 同上

兄弟畢袗玄 本卷二 拾捌小疏 貳捌 叁陸漢讀 陸伍

將冠者采衣紒 本卷一 叁陸漢讀 陸伍 一見本卷末補遺

贊者盥于洗西 叁陸漢讀 陸伍

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 叁陸漢讀 陸伍

坐櫛設笄 拾捌小疏 貳捌

筵于戶西 同上

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 拾捌小疏 貳捌

面葉 叁陸漢讀 陸伍

興筵末坐啐醴 同上

捷柶興 本卷二

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至見於母 本卷一 拾捌小疏 貳捌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本卷一

請醴賓 叁陸漢讀 陸伍

冠者見于兄弟至亦如之 拾捌小疏 貳玖

奠摯見于君 本卷一

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 本卷一 叁陸漢讀 陸伍

鄉大夫 見禮記雜錄飲有四儀 叁柒釋官 陸柒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本卷一 叁陸漢讀 陸伍

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 拾玖小疏 貳玖

歸賓俎 拾捌小疏 貳捌

洗有篚在西 拾捌小疏 貳捌

筵末坐啐酒降筵拜 同上

立于筵西 同上

再醮攝酒 本卷二

三醮有乾肉折俎 拾玖小疏 貳玖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 拾玖小疏 貳玖

扃鼏 本卷一 叁陸漢讀 陸伍

葵菹蠃醢 叁陸漢讀 陸伍

北面祭醴 叁陸漢讀 陸伍

加俎嚌之 同上

取籩脯以降 拾捌小疏 貳玖

禮于阼 叁陸漢讀 陸伍

戒賓曰 至 宿其所當 十八小疏貳玖
某有子某 三六漢讀陸陸
以病吾子 同上
眉壽萬年 本卷一
永受胡福 本卷一
嘉薦亶時 本卷一 三六漢讀陸陸
孝友時格 本卷一 三六漢讀陸陸
令月吉日 至 惟其所當 本卷一
伯某甫 三六漢讀陸陸
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大夫有嘉甫 本卷一
屨夏用葛至不屨繐屨 十八小疏貳玖 三六漢讀陸陸
爵弁纁屨黑絇繶純 十八小疏貳玖
白屨以魁柎 本卷一
章甫殷道也 三六漢讀陸陸
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本卷一
公侯之有冠禮也 二句 十八小疏貳八
天子之元子 至 而貴者也 同上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同上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本卷一 十八小疏貳玖
死而謚 至 死無謚 十八小疏貳玖

士昏禮

士昏禮鄭目錄日入三商爲昏 本卷一
昏禮下達 貳拾小疏叁拾
納采用鴈 本卷一
主人 爵弁纁裳緇袘 本卷二
賓升西階當阿 見宮室九十五卷第玖頁
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 貳拾小疏叁拾
主人降受老鴈 叁柒釋官陸柒
納徵玄纁束帛 貳拾小疏叁拾
有祓至於門外 同上 叁壹
有袯 本卷一
女次純衣 貳拾小疏叁壹
纚笄 本卷一

賓拜被韍韠 本卷一
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 貳拾小疏叁壹
婦從降自西階 同上
壻御婦車 同上
婦乘以几姆加景 本卷一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 貳拾小疏叁壹
布席于奧 本卷一
夫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 貳拾小疏叁壹
七俎從設 同上
設湆于醬南 同上
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 同上
御布對席 同上
婦執笲棗栗 同上 叁貳 一見卷尾補遺
婦立 本卷一
以栖祭醴與坐啐醴建柶 見上士冠禮挾柶與條
舅辭易醬 十二小疏叁貳
于是與始飯之錯 同上
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本卷一 貳拾小疏貳伍
祝盟 至 皇舅某子 叁柒釋官陸柒
皇舅某子 本卷一
摯不用死 十二小疏叁拾
皮帛必可制 同上 叁壹
必殺全 本卷一
婦入三月祭後祭行 十二小疏叁貳
敢請女爲誰氏 本卷一
三族之不虞 本卷一
父醮子命之辭曰 本卷一
勗帥以敬先妣之嗣 本卷三
母施衿結帨 十二小疏叁壹
視諸衿鞶 本卷一
壻授綏 至 不足與爲禮也 見發其儀禮成與太多條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 十二小疏叁貳
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 本卷一

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贄 本卷一
左頭奉之 本卷一
走見 本卷一
下大夫相見以鴈 叁柒釋官陸柒 見士昏禮納采用鴈條
上大夫相見 叁柒釋官陸柒
圣下 本卷一
下 本卷一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 本卷一
安而後傳言 本卷一
凡侍坐問夜膳葷 本卷二
夜侍坐問夜膳葷 本卷一
若君賜之食 本卷一
大夫則辭退下 本卷一
則曰寡君之老 本卷一
執玉者 本卷一
宅者在邦 至 草茅之臣 叁柒釋官陸捌
宅者 本卷一
草茅之臣 本卷一

鄉飲酒禮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叁柒釋官陸捌
鄉大夫 見宮室鄉飲酒之大夫條
羹定 本卷一
篚下 本卷一
盥洗 本卷一
賓進東北面辭洗 本卷一
取爵適洗 見上篚下條
疑立 本卷一
眾賓辯有脯醢 本卷一
工四人 至 相者二人 叁柒釋官陸捌
樂正先升 同上
笙歌 至 一人拜 同上
大師則爲之洗 至 工不辭洗 同上

笙入　叁柒釋官陸捌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　同上
乃間歌魚麗　本卷一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叁柒釋官
作相為司正　同上
執觶與洗北面坐　本卷一
某子受酬　本卷一
羞　本卷一
遵者降席東南面　本卷二
賓若有遵者至乃入　叁柒釋官陸捌
公如大夫入　本卷二
服鄉服　本卷一
主人釋服　本卷一
先生君子　本卷一
縮霤　本卷一

鄉射禮

主人戒賓　叁柒釋官陸捌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本卷一
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　叁柒釋官陸捌
作相為司正　同上
司正為司馬　同上
樂正適西方至如初入　同上
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　本卷一
豫則鉤楹　見卷尾補遺
三耦拾取矢　本卷一
眾賓未拾取矢　本卷一
不貫不釋　本卷一
司射適堂西　叁柒釋官陸玖
司馬反為司正　同上
記大夫與公士為賓　同上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至凡畫者丹質　本卷一
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　叁柒釋官陸捌
二指之間　本卷一

始射　本卷一
箭籌八十長尺有握　本卷一
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　叁柒釋官陸玖
於郊則閭中　本卷一
士鹿中翿旌以獲　叁柒釋官陸捌　見雜錄儀禮履屨先多條
唯君有射于國中　本卷一

燕禮

小臣戒與者　叁捌釋官陸玖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　同上
樂人縣　同上柒壹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　同上柒拾
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　同上
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　同上
射人告具　同上
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　同上
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　同上陸玖
射人請賓　同上柒拾
公曰命某為賓　同上陸玖
射人納賓　叁捌釋官柒拾
諸公　見上鄉射禮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至凡畫者丹質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　同上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　同上陸玖
主人　本卷一
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　叁捌釋官陸玖
射人升賓　同上柒拾
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　同上陸玖
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　同上
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　同上柒拾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　同上
若有諸公　本卷一
二大夫媵爵如初　本卷一
脊薦主人于洗北面　叁捌釋官柒拾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　同上

樂正先升　叁捌釋官柒壹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　同上柒拾
小臣納工至授瑟乃降　同上陸玖
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　同上柒壹
使人相祭　同上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同上
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同上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同上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　同上柒拾
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同上陸玖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　同上柒拾　又柒壹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同上陸玖　又柒拾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　同上
升媵觶于賓　本卷　見卷尾補遺
升媵觶于公　本卷一
更爵　本卷一　一見周禮天官巾車廣爵更爵
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　叁捌釋官柒壹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　同上　又柒貳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　同上
甸人執大燭于庭　同上柒貳
閽人為大燭于門外　同上
為大燭　本卷一　又見卷尾補遺
賓所執脯以錫鐘人於門內霤　叁捌釋官柒貳
須臾　本卷一
對曰寡君君之私也　本卷一
賓為苟敬　本卷一
苟敬　本卷一
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　叁捌釋官柒壹
羞卿者小膳宰也　同上柒拾
奏肆夏　本卷一
栗階　本卷一
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　叁捌釋官柒拾

君與射至以巾授矢　同上陸玖
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　同上　又柒貳

大射儀

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　叁玖釋官柒貳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　同上
司士戒士射與贊者　同上柒叁
宰夫戒宰及司馬　同上柒貳　又柒叁
司馬命量人至以貍步　同上　又
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　同上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同上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　本卷一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　叁玖釋官柒叁
豐　本卷一
尊士旅食至兩圜壺　叁玖釋官柒叁
小臣設公序于阼階上西鄉　同上
小卿賓西東上　同上
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　同上柒肆
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　同上柒叁
太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　同上柒肆　本卷遺補
小臣師從者　三句　叁玖釋官柒叁
大射正擯　同上四
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　同上柒肆
賓升筵庶子設折俎　同上
宰胥薦脯醢　同上
公生取大夫至賓升成拜　同上柒叁
胥薦主人於洗北西面　同上柒肆
乃席工于西階至工六人四瑟　同上
僕人正徒相至上相上工　同上柒叁
小樂正從之　同上柒肆
小樂正立于西階東　同上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　同上
太師及少師至磬工階于後　同上　又
卒管大師至北上坐　同上

獲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　叁玖釋官柒叁
公許擯者遂為司正　同上
司射適次袒決遂　同上柒貳
為政請射　同上柒叁
工人士至度尺而午　同上柒肆
度尺而午　本卷一
射正莅之　叁玖釋官柒貳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　同上柒叁　又柒肆
閭左執弣至命去侯　同上柒叁
授獲者至共而俟　同上柒四
小臣師設楅至北括　同上柒叁
且左還　本卷一
司馬命去侯至弓反位　叁玖釋官柒叁
太史釋獲至東面退　同上
太史釋獲至小史命獲者　同上柒肆
揚觸梱復　本卷一
隸僕人埽侯道　叁玖釋官柒肆
小射正一人至侯于東堂　同上柒貳
眾就物至皆以從于物　同上
小臣正贊袒至侯于東堂　同上柒叁
小臣師以巾內至稍屬　同上
大射正受弓　同上柒
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　同上
司馬袒執弓至委矢于楅如初　同上柒叁
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　同上柒肆
司宮士奉豐　同上柒貳
僕人師繼酌射爵至退俟于序端　同上
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　同上柒肆
宰夫有司薦　同上柒貳
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　同上柒肆
司射適階西至少南　同上
小射正作取矢如初　同上柒貳
司射反搢扑至皆命用樂　同上柒肆

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閒若一　同上柒肆
樂正命大師曰至奏貍首以射　同上
奏貍首　本卷一
司馬正升自西階至請徹俎公許　叁玖釋官柒肆　又
庶子正徹公俎　二句　同上柒肆
乃薦司正至司正為上　同上柒貳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同上柒肆　又柒叁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
同上柒肆
遂獻左右正　同上柒伍

皇清經解卷五之四六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四六下

儀禮彙解彙編目錄

儀禮下

聘禮

宰命司馬戒眾介　肆拾釋官柒伍　又
宰書幣　同上
命宰夫官具　同上
及期夕幣　本卷一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　本卷一　肆拾釋官柒伍
史讀書展幣　肆拾釋官柒伍
有司筵几至祝告又再拜　同上
主人立至牖西　同上
賈人西面坐至而授宰　同上
司馬執策立于其後　同上
乃謁關人　同上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　同上柒陸
遂以入竟　本卷一
勞者出授老幣　肆拾釋官柒陸
二竹簋方　本卷一
竹簋方　本卷一
宰夫朝服設飧　肆拾釋官柒伍
飧飪　本卷一

有適子者無適孫　本卷一
降其小宗　本卷一
野人曰父母何筭焉　本卷一
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　同上
繼父同居者　本卷一
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念小疏貳叁叁
夫之昆弟之子至報之也　同上
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二句　同上
女子子爲祖父母　同上
唯子不報　本卷一
女子子適人者至故言不報也　念小疏貳叁叁
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同上
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同上
不杖期　本卷一
寄公爲所寓　念小疏貳叁叁
丈夫婦人爲宗子至尊祖之義也　同上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同上
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同上
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同上
繼父不同居者　見上繼父同居者
曾祖父母至服至尊也　念小疏貳叁叁
大夫爲舊君　二句　同上
嫁者其嫁至而未嫁者也　同上
不敢降其祖也　同上
齊衰三月　本卷一
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　本卷一
不滿八歲以下皆無服之殤　念小疏貳叁叁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本卷一　同上
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　念小疏貳
殤大功　本卷一
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本卷一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念小疏貳叁叁
夫之昆弟至亦可謂之母乎　同上

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　本卷一
君之庶子　本卷一
大夫之妾至而未嫁者也　本卷一
大夫之妾至姑姊妹并傳　念小疏貳叁肆　一見上大夫之妾至而未嫁者也條一見下小功五月條
女子子嫁者至姑姊妹　本卷一
妾爲君之黨服　一句　念小疏貳叁肆
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同上
大夫之妻至嫁于大夫者　同上
大功九月　本卷一
總衰　本卷一
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　本卷一
何以總衰也至曾見夫天子　念小疏貳叁肆
大功之殤中從上　本卷一
大夫公之昆弟至女子子之長殤　本卷一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本卷一
娣姒婦者弟長也至小功之親焉　本卷一　念小疏貳叁肆
庶婦　念小疏貳叁肆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本卷一
小功五月　本卷一
總者十五升抽其半　念小疏貳叁肆
族曾祖父母至族昆弟　本卷一
貴臣貴妾　本卷一　念小疏貳叁叁
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　本卷一
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見上謂吾姑者吾謂之姪總
姑之子　本卷一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本卷一
夫之諸祖父母報　本卷一　念小疏貳叁肆
總麻三月　本卷一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　念小疏貳叁肆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等　同上
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　本卷一

爲人後者至兄弟之子若子　念小疏貳叁肆
朋友麻　同上
夫之所爲兄弟服　二句　同上　叁伍
總衰錫衰　本卷一
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　念小疏貳叁伍
女子子適人者至以殊布總　本卷一
櫛笄　本卷一
總之也　念小疏貳叁伍
其冠六升　同上
受冠七升　同上

士喪禮

士喪禮　本卷一
幠用斂衾　本卷一
左何之扱領于帶　貳叁小疏叁伍　貳肆小疏叁捌
升自前東榮至降衣于前　念小疏肆叁捌
復者降自後西榮　念小疏叁伍叁　念小疏肆捌叁
帷堂　念小疏肆叁捌
入坐于堂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　念小疏叁伍叁　念小疏肆叁捌
婦人俠牀東面　念小疏叁伍叁
親者在室　念小疏叁肆貳　念小疏肆捌叁
眾婦人戶外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　念小疏叁陸叁
君使人弔徹帷　同上
襚末　念小疏肆叁捌
置于宇西階上　念小疏叁叁陸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于坐于西牆下東鄉　壹肆釋宮柒柒
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　本卷一
鬠中　念小疏叁叁陸
布巾環幅不鑿　同上　本卷一
握裏　念小疏肆叁捌
牢中旁寸　念小疏叁叁陸
決用王棘若檡棘　本卷一　念小疏叁叁陸
纊極二　同上

商祝免袒至命哭　肆壹釋官柒捌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　叁念小疏玖捌
祝降至取銘置于重　肆壹釋官柒捌
夏祝　見上士喪禮一條
商祝拂柩用功布憮用夷衾　肆壹釋官柒捌
薦馬注雨馬士制　本卷一
圉人夾牽之　肆壹釋官柒捌
御者執策立于馬後　同上
商祝飾柩至齊三采無貝　同上
設披　本卷一
燕器杖笠翣　本卷一
杖笠翣注竹䇭蓋　本卷二
商祝御柩　肆壹釋官柒捌
祝取銘置于茵　同上
贈賵冒觶傳　本卷一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　肆壹釋官柒捌
士受馬以出　同上
士受羊如受馬　同上
知死者贈知生者賻　本卷一
大遣奠俎有鮮獸　本卷二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　肆壹釋官柒捌
主人之史請讀賵　同上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至出　同上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同上
公使宰夫贈玄纁束　同上
見　本卷一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　肆壹釋官柒捌
夏祝淅米差盛之　同上
御者四人抗衾而浴　同上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　同上
夏祝徹餘飯　同上
袒裼　本卷一
隸人涅廁　本卷一　肆壹釋官柒捌

御以蒲菆　本卷一
朔月童子執帚　肆壹釋官柒捌
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　同上
將載至前而降奠席于柩西　同上
若用茶　本卷一
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　四一釋官柒捌
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　同上
翭矢　本卷一
志矢　本卷一

士虞禮

絺布　見上士喪禮鋪飾條
祝免澡葛絰帶至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　四一釋官柒捌
宗人告有司具　同上
宗人詔踊如初　同上
酒酳尸　本卷一
右取肝　本卷一
虞沐浴不櫛　本卷一
降階還　本卷一
普淖　本卷一
明齊　本卷一　見上普淖條
哀薦祫事　本卷一
三虞卒哭　本卷一
三虞　本卷二
卒哭他用剛日　本卷一
哭止告事畢賓出　見雜錄儀禮脫誤尤多
祔　本卷一
明日以其班祔　本卷一
其他如饋食　本卷一
孝子某孝顯相　本卷一
用尹祭至尚享　本卷一
普薦　本卷　見上普淖條
期而小祥　本卷一

薦此常事　本卷一
中月而禫　本卷二　一歸卷尾補遺

特牲饋食禮

饋食　本卷一
主人冠端玄　本卷一
有司至東西北上　二四釋官柒捌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　同上
卦者在坐卒筮寫卦　同上
長占　本卷一
宗人告事畢　四二釋官柒捌
宗人升自西階至告濯具　同上
宗人視牲告充　同上
雍正作豕　同上
宗人舉獸尾告備　同上
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　本卷一
尊于戶東玄酒在西　本卷一
祝筵几于室中東面　肆貳釋官柒玖
主婦纚笄宵衣　本卷　見上主人冠端玄
主人及賓至如初　肆貳釋官柒捌
乃枇　本卷一
兩鉶芼　本卷一
祝洗酌奠奠于鉶南　肆貳釋官柒玖
祝迎尸于門外　同上
祝命挼祭　本卷一　四二釋官柒玖
爾黍稷　本卷一
反黍稷　本卷一
酳　本卷一
拜　本卷一
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　本卷　見雜錄儀禮脫誤尤多條
西南　本卷一
尊有以也　本卷一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　四二釋官柒玖
湆沃　本卷一

少牢饋食禮

史朝服至東面受命于主人　四二釋官柒玖

卦者在左坐　同上

卒筮至退口　同上

宗人命滌　同上

宰命爲酒　同上

吉則乃遂宿尸祝擯　同上

旣宿尸至旦明行事　同上

司馬刲羊　同上

司士擊豕　同上

宗人告備　同上

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　同上

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　同上

司宮溉至東堂下　同上

雍人陳鼎五　同上

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　同上

司士又升魚腊　同上

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　同上

主人朝服　本卷見上特牲饋食主人冠端元條

祝設几于筵上　四二釋官柒玖

鼎序入至以從　同上

司士合執二俎以從　同上

主婦被錫衣侈袂　本卷見上特牲饋食主人冠端元條

被錫衣　本卷一

宗人奉槃至南面于槃北　四二釋官柒玖

以授尸坐取簞興　本卷見雜錄儀禮脫誤尤多條

主人拜送　本卷一

皇尸命工祝　四二釋官柒玖

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本卷一

勿替引之　本卷一

宰夫以籩受嗇　四二釋官柒玖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　同上

有司徹

有司徹　四二釋官捌拾

主人出迎尸　本卷見卷尾補遺

宗人擯　四二釋官捌拾

雍正執一匕以從　同上

主人降受宰几　同上

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　同上

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　本卷一

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至皆右之　四二釋官捌拾

宰夫自東房薦脯醢　同上

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　同上

其脅脀體也　本卷一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　四二釋官捌拾

司馬羞湆魚至受爵　同上

腊辯無髀　本卷一

宰夫薦棗糗　四二釋官捌拾

皇清經解卷五之四六下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四十六上　學海堂

儀禮羣解彙編

儀禮上

士冠禮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非也士之子恆爲士未必童子卽居士位此未命之士也未命之士謂之居士亦曰都邑之士入於學者曰學士選士俊士造士皆可用此禮行之三加彌尊以喩其志皮弁爵弁今加之他日任於朝則可服之猶之入學者宵雅肄三官其始之意非謂今日已居士位而服此服也未命之士同於庶人六鄉之冠禮黨正敎之公族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冠必告是庶人有冠禮也其冠皆可用此禮唯野處之甿與工商之子不可服此服則加緇布冠而已大夫有世官士不世也皆是朱衣緇之童子卽任職居士位哉　江氏愼修羣經補義

緇帶

冠禮曰爵弁服纁裳緇袘玫袘字說文作袘引論語朝服袘紳然則袘亦紳帶之名緇袘其卽緇帶歟　孔氏廣森禮學卮言

闑西閾外

鄭注闑門橛閾閫也疏曰曲禮云外言不入于閫閫門限與閾爲一也引之謹案閫閾也非閾也閫門限也非橛也爾雅柣謂之閾郭注曰門限樂謂之闑郭注曰門闑說文閫作梱曰梱門橛也橛門梱也闑門梱也櫁限也（梱櫁同）廣雅說門閾曰限謂之丞柣阢橉砌也說門闑曰橛機闑臬也臬亦與闑同是閫與閾不同物不得以閾爲閫也曲禮之梱正指闑言之鄭彼注曰梱門限也亦誤以爲閾矣（王肅家語本命篇注孔晁逸周書作雒篇注皇侃論語義疏並同）（引三蒼並曰闑門限也說與鄭同又鄭氏丰篇箋曰棖門梱上木近邊者李巡注爾雅釋宮曰棖謂梱上兩旁木亦誤以梱爲門限）史記循吏傳楚民俗好庳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臣請敎閭里使高其梱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索隱曰梱門限也案梱門橛也橛居門中而短（王氏正義曰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車入里門則軸過其上橛高故車不得不高若增高門限則輪不能過雖高其車無益也索隱之說義不可通初學記人部引蔡邕短人賦曰木門閫兮梁上柱視短人兮形如許閫爲門中之橛直立而短故短人似之若門限橫亘不與人相似矣史記馮唐傳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漢書閫作闑韋昭注曰門中橛爲闑此閫闑同物之明證史記正義以閫爲門限則與闑殊物何以漢書作闑邪槷通作㮣闑通作困晏子春秋雜篇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荀子大略篇作井里之厥謂里門之閫以石爲之者故和璧出於其中（古者里門之閫或以黑石爲之逸周書作雒篇應門庫臺元閫孔注以元爲黑石）今京師城門巷門中央豎短石古之遺法也據晏子作困荀子作厥卽閫橛之借字則閫之爲門橛而非門限甚明當以說文廣雅及爾雅注爲正不當如鄭說也（漢書王莽傳思不出乎閫顏注曰閫門橛也則是以閫爲闑矣尤誤）江氏愼修儀禮釋宮增注不能辯正反以爾雅注爲非疏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旅占

注云古文旅作臚案周禮司儀旅擯先鄭曰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侯伯僭畤鄭德云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顏監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禹貢曰蔡蒙旅平傳云祭山曰旅韋昭音盧盧播文臚周書謚法曰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臚卽旅也兄弟畢袗玄注云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古文袗爲均棟案袗玄卽漢之袀袨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淮南子云尸祝袀袨高誘曰袀純服袨墨齋衣也篆書袗與袀相似古文從均故左氏僖五年傳云均服振振祭服上下皆玄故謂之袀玄戎事上下同服故謂之均服服虔注左傳以袀服爲黑服月令曰乘玄路鄭注云今月令曰乘袗路似當爲袗字之誤是鄭意亦以袗爲玄○惠徵君九經古義

鄭注曰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古文旅作臚引之謹案旅序也旅占謂占者三人見士喪禮順其長幼之序以占也特牲饋食禮筮者還東面長占注曰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疏曰從長者爲始也燕禮小臣請媵爵者公命長注曰命長使選鄭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又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注曰長者尊先而卑後公食大夫禮大夫長盥注曰長以長幼也少牢饋食禮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枇注曰長枇者長賓先次賓後也昭十二年左傳使五人齊而長八拜杜注曰從長幼以次拜與長占同義管子入觀篇鄉長親睦尹知章注曰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是其明證鄉飲酒禮司正升相旅注曰旅序也衆賓又以次序相酬燕禮士旅酌注曰旅序也士以次序自酌相酬旅占猶言旅酬旅酌耳古文旅作臚臚亦序也爾雅曰臚敘也臚與旅同敘與序同王尚書經義述聞

主人戒賓

鄭注曰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疏曰論主人筮日訖三日之前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之事也又乃宿賓注曰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疏曰云宿者必先戒者謂若賓及贊冠者同在上戒賓之內已戒訖矣今又宿是宿者必先戒也云戒不必宿者卽上文戒賓之人除正賓及贊冠者但是僚友欲觀禮者皆戒之使知而已從不更宿是戒不必宿者也云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者此決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衆賓主來觀禮非要須來容有不來者故直戒不宿也引之謹案鄭賈之意戒賓時廣戒衆賓而正賓與贊冠者亦在其中既筮而宿賓則惟宿正賓與贊冠者而衆賓不與蓋以戒賓之後猶須筮賓則方其未筮之時尙未知誰爲正賓故以爲廣戒衆賓也今案少牢饋食禮先宿戒尸後筮尸筮吉乃宿尸與此先戒賓後筮賓最後宿賓正相似鄭注宿戒尸曰重所用爲尸者是少牢未筮尸之時已有將以爲尸之人主人先戒之以明愼重之意則冠禮未筮賓之時亦得有將以爲賓之人主人先戒之以重冠事明矣主人所戒之賓卽所筮之賓猶少牢所戒之尸卽所筮之尸不得以筮賓爲筮冠子者而以戒賓爲戒衆人也且鄉飲酒鄉射之主人戒賓皆指正賓言之而冠禮之主人戒賓則又兼指衆賓無是理也下文自夙興以下曰冠者曰主人曰賓曰贊冠者曰主人之贊者曰擯者曰兄弟爲類凡七絕無所謂衆賓者主人又安得而戒之乎下文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教之謂若始加祝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再加曰敬爾威儀淑愼爾德也惟冠子者乃有教之之語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其事謂若三加與醴與字之也惟冠子者始執其事主人戒賓與賓對之詞皆指冠子而言而無一語及於觀禮豈得謂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乎鄭君徒以筮賓之前不當先知有賓而戒之而以爲廣戒僚友則何以解於少牢筮尸之前先有尸而戒之乎曰賓已戒矣筮而不吉則如之何曰改筮他人爲賓吉而宿之而前所戒之賓不宿知者少牢先宿戒尸後筮尸而云吉則乃遂宿尸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冠禮之筮賓當亦如之改筮則所宿之賓非其所戒不改則所宿卽所戒之賓經但言其不改者耳同上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

經傳案賈氏疏云厥明夕爲期者謂宿賓與贊冠明日向暮爲加冠之期此以厥明夕爲期五字連讀近讀以厥明夕絕句爲期屬下讀武進士經讀考異

質明

宰告曰質明行事鄭注質正也宰告曰旦日正明行冠事頤煊案士昏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鄭注質平也史記歷書雞三號卒明集解徐廣曰卒一作平正義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平明卽平旦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鄭注告兄弟及有司曰擯者告也注告事畢曰宗人告也疏曰必知擯者告者上擯者請期此卽云告明還是擯者告可知知宗人告者亦約上文筮日時宗人告事得知也引之謹案如鄭注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告者兩易其人則經當有以別之不得隱其告之之人而但曰告也且下始云擯者告期于賓之家則告兄弟及有司非擯者明矣上文筮日宗人告事畢而此不言宗人則亦非宗人告矣反復文義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蓋皆宰告之不言宰者承上宰告而省其文士喪禮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下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異爵者告于主婦告于異爵者皆宗人告也而不言宗人亦承上宗人告于涖卜而省其文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元端元裳黃裳襍裳可也緇帶爵韠特牲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襍裳可也皆爵韠鄭君皆元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襍裳竊謂元端三裳主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此元端元裳黃裳襍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元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元端者無異裳益可知也玉藻鞸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乃言元端之鞸色不同猶冕弁服之有芾敝赤敝耳與裳無涉金修撰禮箋

純衣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鄭注曰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士昏禮純衣纁袡鄭亦以爲絲衣家大人曰純當讀黗說文黗黃濁黑也廣雅黗黑也廣韻黗黃黑色也黗與純音義相近古字可通爵弁服固以絲爲之然士冠禮之純衣與纁裳連文則義主於色而不主於絲士昏禮之純衣纁袡亦猶是也若訓純爲絲則於文不類矣史記五帝紀亦曰黃收純衣彤車白馬周官禮記多謂黑色爲純詳見周官純帛

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飾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縜籠綱者縜讀爲竹中皮之縜(大戴案說器如竹箭之有筠 文無縜字當從周禮注作縜)說舌維持侯者綠文縜于貧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案于貧尤粉兩反皆員聲字作縜侯犬古犬兩反皆肙聲字作絹儀禮鄉射禮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釋曰周禮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此縜字作絹之證然說文糸部云絹持綱紐也从糸員聲周禮曰縜寸則縜紐字員聲爲正許叔重所據古文本作縜作絹爲韜如麥稍義別劉昌宗音侯犬反儀禮疏作絹非也(以上□皮才釋義雜記)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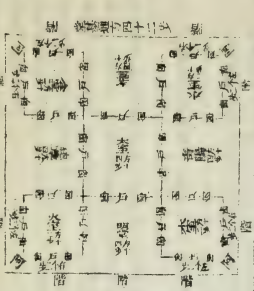
舊讀春爲蠢今謂當如字讀功貢也射義曰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於春貢之時因貢教士(廣計偕放此意)乃張皮侯而大射三朝記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與諸侯之教士射是其事也漢五行志曰春而大射以順陽氣東京賦曰春日載陽合射辟雍古者大射本在春審矣(鄉射禮注曰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 孔檢討禮學卮言)

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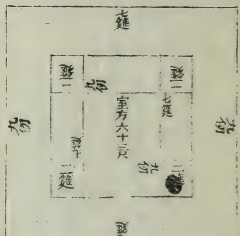
灸諸牆

注云灸猶柱也釋文云灸音救尌也音樹灸說文引作久云从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案既夕云木桁久之注云久當爲灸士喪禮云冪用疏布久之注云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下注云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與儀禮久之同義是久爲古文灸爲今文也(灸从火久聲古文省火 惠徵君九經古義)

考工記世室月令明堂會通圖



周人明堂制度如前廣脩數異



世室明堂圖解

夏后氏世室

世室者明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異名而同實故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盛德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洛誥曰王入太室祼太室猶世室也春秋世室屋壞左氏經爲太室(古者世太子多通用若太子即世子鄭子太叔亦云世叔)

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明堂之制順時布政四方有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堂脩二七者每一面之堂其深十四步也廣四脩一者謂堂之廣與四堂之脩皆若一也然則四堂各方十四步全基方四十二步以六尺之步計之爲二百五十二尺鄭君以十四步遂爲堂室之通基而又自疑其隘乃疑記是假令之數誤矣

五室三四步三四尺

注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廟森謂易之卦位乾爲金居西北巽爲木居東南鄉飲酒義亦以東南爲仁西北爲義鄭君所說似失其方今更正之東北水室東南木室西南火室西北金室呂氏春秋曰明堂金在其後此之謂也三四步者十二步也四三尺者十二尺也四隅之室方十二步中央之室益以十二尺則亦方十四步與堂脩廣同

九階

注曰南面三三面各二案管子曰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知明堂南面正中有階與廟寢唯賓階阼階者異也

四旁兩夾(舊屬下窗字爲句者非)

四旁猶四方也四方各有兩夾當隅室戶牖之外即所謂左右个也木室南之前曰明堂左个(鄭注月令云東南堂東偏)東之前曰青陽右个(鄭云東堂南偏)水室東之前曰青陽左个(鄭云東堂北偏)北之前曰玄堂右个(鄭云北堂東偏)金室北之前曰玄堂左个(鄭云北堂西偏)西之前曰總章右个(鄭云西堂北偏)火室西之前曰總章左个(鄭云西堂南偏)南之前曰明堂右个(鄭云南堂西偏)盛德記十二堂謂此四方各一堂兩个通之爲十二矣凡廟寢兩序之外必有東堂西堂其後有室謂之夾室明堂之有左右个猶廟寢之有東西堂(□□□于東凡箱鄭君以爲覲禮文王之廟文王廟制如明堂箱即左个也左傳寘饋於个杜預注云个東西箱)由此言之明堂之所異者在四面如一而自其一面觀之則皆前堂後室(太室之戶□通自南觀之則明堂後太室自北觀之前玄堂後太室自東觀之前青陽後太室自西觀之前總章後太室)隅室之牖即序也个即箱也隅室當个之後即夾室也與儀禮廟寢之制固不相違也(明堂位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正義曰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房則東南之室也)

窗白盛

明堂月令曰室四戶戶二牖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白盛即所謂白綴獨言此者明其尚潔質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明堂周垣有四門三朝記曰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此明堂之東門也虎闈蓋西門也(漢西方白虎名之 漢書曰西北稱闕)玄闕蓋北門也(見周書作雒)皆爲臺門故有階有堂堂之左右有室所謂塾矣其度門基通廣取於堂廣三分之二得五十六尺又取堂廣三分之一得二十八尺以爲兩室(左右之室各廣丈有四尺)實則室基居門基之半而門中兩扉相距亦合堂三之一也舊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今不從義據下記廟門容大扃七个鄭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計廟堂六丈三尺若取其三分之一以爲門適得二丈一尺以是知之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殷人始爲重霤故以重屋名八尺曰尋七尋五十六尺也不

言廣正方可知四堂之基通爲二十一尋凡百六十八尺四阿者屋上四角爲飛簷也逸周書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鄭注禮傳云坫在堂角此四阿之下即堂之四角日馬融西第頭日房承明所謂反坫出尊崇坫康圭者蓋在其上焉裴頠云漢氏作四維之个見北魏書翻傳則於堂坫增建四室於聶氏三禮圖繪九室明堂並接四角爲之而孔晁之徒以反坫爲外向室者或亦本於此東京賦八達九房注

鄭注云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九筵似記者之誤明堂月令曰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五經異義度字文證李謚所引並同七尺謂之仞小爾雅云則君六七尺延賦六八尺今案古與器九出隽堵板廣三尺一堵之牆高丈祭義云築宮仞有三尺以仞七尺計之得合一丈故定從鄭義九仞七筵變文言之實皆六丈三尺其堂正方代宮文愷云三字基並方四堂之基通方二十一筵爲百八十九尺侈於殷小於夏焉凡室二筵謂四隅之室其中室必從堂之方故記略之隋宇文愷明堂議引周書明堂曰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丈愚謂室內太室之內也爲方六十三尺加兩夾之室各二筵則五室之方居堂內九十九尺云百尺及六十尺者皆舉成數夏室廣而个狹周室狹而个廣三王異世損益相變漢司徒馬宮明堂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周人明堂堂大於室發命以堂今所推論爲與宮議合也宮又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蓋宮以堂脩二七爲脩十四丈廣四脩一爲益廣四尺故夏堂得廣一百四十四尺周兩序間七十二尺者亦據東西九仞言之但後以八尺之仞計耳○孔檢討禮學卮言

明堂

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北狄東夷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先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以上明堂附錄

明堂之禮有三一曰會同戴記明堂位逸周書明堂篇所載是也一曰聽朔玉藻月令所記是也一曰宗祀孝經樂記祭義詩序所言是也明堂之設所從來遠會同聽朔前代所同宗祀之制則周公以義起之也三者之外無餘事矣以上明堂典禮

明堂之制著於考工記記文簡質詳略互見三代損益名有世室重屋明堂之異度有以步以尋以筵之異崇有三尺一筵之異脩有二七七尋七筵之異廣有四分益一七分益一之異室有三四步二筵之異而其爲五室九階二十戶四十窗則皆同也室有五何也象五行之位也階有九何也三面各二南面三其中一階王出入所由也且三公之位之所取節也室有四戶何也取其洞達也四旁有夾窗何也取其光明也堂上室雖有五而四戶洞開有窗無壁堂之四面又無垣墉明之至也其堂之脩廣並室之數言之何也曰創也凡寢廟之制皆前堂後室明堂則八方闓達凡堂止一面明堂則四面如一故創爲此制與凡宮室皆異堂有五室其無室處皆堂也堂之爲地居全數四分之三五室所占之地不過四分之一以夏制計之脩廣之數當得積尺八千八百二十五尺五室所占僅二千一百八十四尺周制脩廣之數當得積尺五千一百四十尺五室廣二筵脩當二几計五室所占之地僅一千二百六十尺故合而言之一室居中取中央之義也其四室居四隅而不居四正何也曰不可也五室以太室爲主太室四面皆可爲堂若當四正則有室而無堂矣且朝會之時四門之外皆有列位若當四正則其遮隔甚矣故必列在四隅令其與中室判不相屬以周制言之四室之東西各餘半筵之地其中間相距可得三十六尺四室之南北各餘三尺五寸其中間相距可得二十八尺其四室之角以句股計之可得一十一尺五分尺之二有奇若夏制四室東西相距可得五十一尺南北相距可得三十九尺四室角與太室角相距可得一十四尺三分尺之二有奇然後五方洞達四面朝會者皆得環而相鄉也堂之下有庭庭之外有四垣周之白盛蓋以飾垣四面有門其南門外復有應門門之堂室脩廣亦取節於堂堂廣九筵三之二則六筵也脩七筵三之二則四筵又三分筵之二也以其廣三分之一爲門兩旁有室曰三之一則室廣亦二筵也夏制亦可類推其地則在南門之外禴子登之說得之此明堂之制之大略也以上明堂制度

或曰明堂聽朔之所也攷工言五室而月令分太室一太廟四左右个各四何以配之曰此第求之五室而已足也月令之說不過順時其所謂居亦止聽朔時暫居之度不過崇朝而反也王之聽朔皆在五室之中隨時而居其室室有四戶闔其三而啟其一蓋朝會之時則戶必盡啟聽朔之時則各從其方事之宜也中一室對四室言則曰太室以其爲宗祀之地故曰太廟其云青陽太廟者猶云鄉東之太廟也三方倣此其云青陽左右个者猶云青陽之左右室也鄭云東方謂之太廟大射儀有左个右个是个亦室字也五室凡二十戶其應時者十二太室四戶四室每外各二四仲之月皆居太廟之中而啟其當方之戶四孟四季之月於四隅之室亦然與則皆盡啟其戶然無聽朔之事月令亦虛存其備耳順時布政事畢而退如此而已何事紛紛多其堂室乎

或曰明堂鉅典也二筵之室不已隘乎曰此無所用廣也會同之時諸侯皆列堂下聽朔之時天子暫居室中惟宗祀之典較繁然配享上帝於郊爲文於廟爲質非如禘祫之制羣主毀廟皆紛紛並立有事神於室之禮也自漢以後宮室日侈崇飾日盛有十倍於古者矣李泉欲王介甫輩據後代之制而以律三代不亦過乎

或曰子據考工記以釋明堂似矣大戴記獨不可信乎曰大戴記乃漢儒掇拾之書雜記古禮所聞異辭胡可與考工比也且是篇尤爲厖雜畧爲論之其不可通者有五既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又云九室七筵之地連爲三室界畫難分一也既云九室又云十二堂不知九筵七筵何以容之二也九室三三平列遮隔已甚不知四面如何朝會王立何處三也宗祀配帝不知當在何室王行饗禮不知當在何地四也除四面十二戶二十四牖外其餘二十四戶四十八牖不知何所用之五也其踳謬後人者又有五既云明諸侯尊卑又以爲文王之廟遂啟禮氏訓明堂爲祖廟之誤一也又以爲天子之路寢遂啟鄭氏大寢明堂同制之誤二也又云外水曰辟雍遂啟蔡氏明堂辟雍爲一之誤三也朱草蒿宮近於夸誕適啟後人封禪祥瑞之說四也有天災則飾明堂更涉矯誣適啟後世土木厭勝之邪說五也古制湮沒復生異論後之學者橫亂於中展轉附會訛謬無窮治絲而棼非斷之不可矣以上明堂辨難

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謂魯太廟如天子之明堂制蓋言其體制之崇甚謂太

周明堂同制也左氏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古者賜爵祿於祖廟蓋假先王之靈以命之明堂布政之宮且爲祀文王之所即於此策功行賞自無不可服杜直訓爲祖廟者蓋誤於大戴之文賈蔡諸儒之舊說耳孟子稱齊宣王欲毁之明堂蓋朝諸侯於方岳之處略如覲禮所載祀方明之宮名雖相襲制則殊也若其餘傳記所引不見於經可無論矣 以上明堂餘論

李進士羣經識小

九卿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鄭注曰六卿三孤爲九卿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引之謹案鄭以六卿三孤爲九卿者用漢書百官公卿表之說也 孤見上字條 蓋當時說經者見周禮屢言三公孤卿則謂孤爲三公之副而以大戴禮保傅篇之三少當之 見上孤字條 不知周禮之孤乃六卿之首而非三公之副其數一人而已未嘗有三也 辨見上孤字條 豈得以孤爲三强合六卿而爲九乎若以保傅篇言三少皆上大夫遂欲列之九卿則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矣 見文王世子正義 豈亦將合六卿而爲十卿乎且經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曰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卿乃治事之官非論道之官矣豈得雜以論道之三少乎經又云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則九卿不可闕一若謂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則文王世子曰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假如三公闕其一則三少亦闕其一將所謂分國爲九九卿治之者亦必闕其一分而無人以治之所謂九室者亦必闕其一室而無人以治之而可乎若不闕三少而獨闕三公則三少乃三公之副未有有副而無正者也然則九卿之中不得有三少明矣說苑臣術篇引伊尹對湯問曰 漢書藝文志有伊尹五十一篇蓋即說苑所引 三公者所以通於天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 於字蓋衍 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是九卿之事異於三公若謂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則與三公之事同在於道不得謂九卿之事皆在於德矣此可知古人言九卿者不以三少備其數也自新莽誤以周禮之孤爲三公之副而置三公司卿以統敷之且合羲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予虞爲九卿 見漢書王莽傳 孟堅作表又沿其意而變其名以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合六卿爲九於是九卿之官遂以三少廁其間矣總由誤解周禮以致此謬豈古人官制之所有哉鄭君注天官掌次及此皆誤用其說而注王制月令昏義之九卿則不以爲六卿三孤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淮南時則篇之九卿韋昭注魯語之九卿亦然蓋有所不安於班氏之說故疑而闕之也九卿之與六卿增減異同書無明證或九卿皆有官名如堯典之九官或無官名如晉之六卿爲三軍之帥八卿爲四軍之帥皆未可知必欲於周禮六官之外求官名以實之則鑿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城隅之制九雉

疏鄭以浮思釋隅者按漢時云東闕浮思災則浮思者小樓也愚按浮思爲小樓則城隅即今城上譙樓天子城隅九雉爲九丈城身高七丈則譙樓通城身爲九丈其實樓二丈高也 黃朝瑛緗素雜記唐蘇鶚演義罘罳織絲爲之輕疏浮虛象羅網文交之狀蓋宮殿窗戶之間杜詩罘罳朝共落是也鶚說是也按鄭風有女同車章出其闉闍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正義云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當門臺即鄭所謂城隅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堂塗

謂階前若今令甓械也疏漢時名堂塗爲令甓械令甓則今之磚也令音鈴械音階 同上

匠人溝洫之法考

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則溝屋三爲井溝在井閒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洫通十爲成洫在成閒也十成爲終洫端則澮十終爲同同薄於川澮在同閒也南畝而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東畝而耕畎橫遂縱溝橫洫縱澮橫川縱絕大爲之澮非人爲之川詩曰東南其畝因川制田歟 賈疏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但據南畝者言之 成方十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 於田畔邊者 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洫蓋九夫其治千丈同方百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 百井邊於澮者 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澮蓋九夫其治百丈澮深於洫近倍大於洫三倍有半 洫廣八尺深八尺廣深相乘六十四尺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廣深相乘二百二十四尺以約分之洫命之二澮七也 水强餘敗隤高就下治之難易澮十倍洫先王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洫與澮而爲治令民治洫澮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者君任之非責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畢以供上於是洫澮不治井田所繇壞也中原齊土雨爲沮洳水無所泄暘爲枯塵水無所蓄也不生毛穀減民窮上下交病矣 戚吉士鶴泉集

車人 爲耒庛長尺有一寸

鄭司農云庛讀爲其顙有疵之疵謂耒下岐疏云俗人謂顙額之上有疵病故讀從之棟謂其顙有疵當在孟子今書疵作泚或先鄭所據本與趙氏異耳賈疏失之 惠徵君九經古義

弓人 則弓不發

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鄭司農曰菑栗謂以鋸副析幹迆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賈疏以發爲發傷引之謹案訓發爲傷於古無據發當讀爲撥撥者枉也言析幹不邪行絕理則弓不至於枉戾也 輪人曰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注曰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蚤謂輻入牙中者也與此云菑栗不迆則弓不發義正相近匡亦枉也管子輕重甲篇曰弓弩多匡𢐀者 管子宙合篇曰夫繩扶撥以爲正準壞險以爲平淮南本經篇扶撥以爲正高誘注曰撥枉也脩務篇琴或撥刺枉橈注曰撥刺不正也荀子正論篇曰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 西周 策曰弓撥矢鉤是弓枉戾謂之撥也古字撥與發通商頌 長發 篇元王桓撥韓詩撥作發是其例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弓人菑栗不迆注云栗讀爲裂繻之裂毛詩東山曰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疢疾險中

鄭注牛有久病則角裏傷疏險傷也頤煊案險當作儉古字通用儉謂瘦省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皇清經解卷四之五十二終

周禮雜錄

鄭康成周禮序

鄭康成有周禮序見於賈公彥序周禮廢興篇中近刻鄭司農集未及採入爲以文不全且雜以公彥語別白爲難故也今姑以其灼然可知者錄於此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爲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已下是賈公彥語又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已下又賈公彥語故鄭氏傳曰元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已下又賈公彥語○盧學士鍾山雜記

周禮漢讀考序

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讀如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當爲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爲變化之詞比方主乎同音同音而義可推也變化主乎異字異字而義憭然也比方主乎音變化主乎義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舉經之本字變化字已易故下文輒舉所易之字注經必兼茲二者故有讀如有讀爲字書不言變化故有讀如無讀爲有言讀如某讀爲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別其音爲以別其義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爲救正之詞形近而譌謂之字之誤聲近而譌謂之聲之誤字誤聲誤而正之皆謂之當爲凡言讀爲者不以爲誤凡言當爲者直斥其誤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三者皆以音爲用六書之形聲假借轉注於是焉在漢之音非今之四聲二百六韻也則非通乎虞夏商周漢之音不能綜其條貫玉裁昔年讀詩及羣經確知古音分十有七部又得其聯合次第自然之故成六書音均表質諸天下今考漢儒注詩禮及他經及國語史記漢書淮南鴻烈呂覽諸書凡言讀如讀爲當爲者其旨大致與十七部之云相合因又自喜述漢讀考詁同志先成周禮六卷鄭君序曰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謂杜衛賈馬二鄭之能事也又曰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已補正之功也訓詁必就其原文而後不以字妨經必就其字之聲類而後不以經妨字不以字妨經不以經妨字而後經明經明而後聖人之道明點畫謂之文文滋謂之字音讀謂之名名之分別部居謂之聲類周時大司徒鄉大夫保氏所教外史所達大行人所諭瞽者漢四百年間憭然衆著魏李登以成書沿至陸法言等八人猶能知其崖略夫不習聲類欲言六書治經難矣段大令經韻樓集

書周禮漢讀考後

爲此書時方受橫逆之害自謂大段無誤也錢唐王生國章於嘉慶戊午刻成偶一復閱則已有未確處如輪人注云藃絕也輒疑絕當作脃抑知藃同熑火絕也記文之外謂火內謂火所燥處旁謂火所不燥處挫謂槁𤂳謂暴槁暴見暴弊不蔽條其外火雖不絕而燥處無虛耗不燥處無蕨起此用火之善也說文云熑火燥車网絕也不善讀之疑是將車网燒斷故欲改爲脃字今按熑訓火絕正與濂訓小水中絕同意改脃非也又大司馬鄉以州名注云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惠天牧氏據廣韻一東下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疑人是賸字愚初疑東鄉爲人即左傳向爲人而未得其證今按左傳文七年正義云世本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矔是則左傳鱗矔世本曰東鄉矔左傳鱗朱向帶向爲人皆桓族也然則世本之東鄉爲人即左傳向爲人無疑鄭注必出世本廣韻引世本奪人字耳因記於此以見古書難讀搜討無盡同上

周禮干寶注本

周禮音義上云宮正此以下鄭摠列六十職序于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案鄭康成於每一官之前摠列六十職序當是古本如此鄭仍之而不敢改易干氏於各職之前列之蓋亦如詩三百篇序別爲一卷毛公寘於每篇之前書百篇序馬鄭王爲一卷僞孔穎於每篇之首皆變亂舊章非其本眞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周禮鄭注裳案

太宰幣餘之賦注占賣國中之斥幣　裳案封禪書曰賜欒大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然則斥幣謂物陳積而斥出不用者若占賣之即謂之斥賣貨殖傳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賣漢書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是也賈師注云官有所斥令賣其斥字義同此晏子春秋曰財在外者斥之市是周時已有斥賣之語

小宰賣儥注月平　裳案漢律平價一月得錢二千見溝洫志注所謂月平一揚子法言曰一鬨之市必立之平蓋市價以時貴賤故每月更平之景武功臣表梁期侯任當千坐賣馬一匹價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以上免

宰夫掌官契注侍曹伍伯傳吏朝　裳案後漢宦者曹節傳越騎營五百注曰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宋書百官志云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五百人也今縣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四五百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韋昭云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周制五百爲旅帥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說賈公彥云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依韋訓伯讀爲陌依疏如字讀之司服注曰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侍曹謂伍伯當日書文王世子注云如今小史直日陳遵爲公府掾史曹事數廣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是侍曹之法有事當傳告也

書其能者注若今時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　疏云四科不同等級各異故云異等　裳案異等亦辟舉之名賈氏謬說之漢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急就篇曰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厲身智能通達多見聞名顯絕殊異等倫

宮正幾其出入注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能出亦不得入　裳案漢嚴延年傳注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并移宮門禁止不得入然則在內者見被劾奏亦不許出矣

凡邦之事蹕注今時衛士塡街蹕　裳案衛宏漢舊儀曰皇帝起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車駕則衛官塡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

宮伯入次入舍注衛王宮者必於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　裳

案此約漢法言之西京賦所謂衛尉八屯者也

危人好着注青州之蟹胥 蒙案釋名曰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

外饔饔士庶子注饔衞士 蒙案王尊傳曰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衞士衞宏言常以正月五日也惠定宇周禮古義曰前漢饗衞士於曲臺後漢於平樂觀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而積漢志饗遣故衞士儀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是西漢衞士歲盡交代更給郡國爲材官東京和熹鄧后紀舊事歲終當饗遣衞士大儺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卽遣歸農桑與初時異矣

外府邦布注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 蒙案疏云漢書食貨志無有奇廣八分半足枝長八分等十一字今檢漢書此十一字並有而足枝長八分下更多間廣二分四字且有奇下顏監有音訓與賈氏所見本異

司裘厥裘注偶衣物 蒙案偶寓也謂作假物寄寓其象史記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音寓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漢郊祀有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寓車馬卽偶車馬也郊祀歌鸞路龍鱗師古謂寓作者因衛奏罷南北郊寓龍馬之屬故此一句改日涓選依成

掌皮會其財齎注齎計吏 蒙案文翁傳曰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

內司服注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 蒙案後漢輿服志曰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襂閨緣加上之服圭襂卽圭衣也江充傳衣紗縠襌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賈逵謂之衣圭釋名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

大司徒土地之圖注司空郡國輿地圖 蒙案匡衡傳有初元元年郡圖和三王世家曰御史奏輿地圖漢初地圖藏御史大夫府元壽二年定三公官以御史大夫爲司空故更名司空郡國輿地圖矣

五日寬疾注若今癃不可事不筭卒可事者半之 蒙案漢律高不滿六尺二寸已下爲罷癃是但以人矮者通謂之癃若有廢疾者別謂之癃不可事其可事者雖不服戎猶任城道之役食貨志曰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謂癃可事者也

小司徒大比注八月案比 蒙案後漢皇后紀曰八月算民禮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玉當作王伊耆氏其王之齒杖鄭司農曰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管子度地篇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是周法校比亦以秋月

鄉師前後之屯注鄭大夫讀屯爲課殿 蒙案上上考爲最下下考爲殿蕭育傳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是也殿从殳𡱂聲𡱂說文以爲臀字是古音殿如臀故屯得讀從之

鄉大夫其舍者注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 蒙案漢書高帝詔曰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惠帝詔曰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所謂吏有復除也武帝建元元年令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賈山上文帝至言曰陛下卽位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所謂復羨卒也

保氏注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也 蒙案旁要卽今三角法也凡三角必有三邊其兩斜邊謂之大腰小腰要卽腰字其直邊今謂之底古謂之旁蓋立觀之則爲旁偃觀之則爲底猶古句股本立形西法偃之號爲直角也三角可以御句股句股不可以盡三角故周公九章舉旁要而不舉句股至漢旁要法亡始以重差句股足之重差者重兩句股取其影差異乘同除以知比例若劉徽海島經是也少儀正義以重差當差分誤矣今本重差注下衍夕桀二字校正及釋文馬融注有之非鄭注也夕桀亦未知何解或曰當爲互乘字之誤西洋諸算皆就古法而詳明之唯三角最稱精奧實亦古之遺術疇人分散流於外域者耳然其演八線設對數智巧不可沒也

司市質劑注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 蒙案要讀如原始要終之要言人相借貸物爲之中者保其必還過時不還則責保者也

遂師抱磨注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 蒙案魏書蔣濟傳曰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歷適猶適歷疏密均布之謂磨之字从秝說文解字曰秝稀疏適也从二禾讀若歷種禾者必使行閒稀疏適歷役者行列象之故禾列一言禾役呂氏春秋曰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磨者執綍人名籍取適歷之義以爲稱也古者發大役必籍其名而稽數之師則拱稽喪則抱磨

旅師平頒其興積注軍興 蒙案漢言軍興猶今言軍需也司馬相如傳曰發軍興制趙廣漢傳曰乏軍興

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注十傷二三實除減半 蒙案前漢成帝紀曰郡國被災十四已上毋收田租後漢和帝永元四年詔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其十四已上勿收田租芻藁有不滿者以實除之不滿卽謂傷十分之二三者就其餘見減半稅之也何武爲清河太守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免至安帝永初七年蝗災傷稼十五已上乃得勿租是則漢之末造征斂稍稍重矣

槁人注冗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 蒙案尚書散屬漢時號冗官申屠嘉傳曰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是也官無常員其給食亦無常例就謂之冗食成帝河平四年詔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文穎注冗散也

世婦每宮卿二人注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亦用士人 蒙案賈馬舊說世婦爲奄卿故鄭君辨之言漢初皇后宮官尙用士人則周宮卿是士人非奄可知疏乃以爲見周時用奄之義適與注反矣後漢宦者傳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中興之初宦官悉用奄人不復雜調它士鄭引漢法以說此經則非也宮以婦名不但謂諸士人不可卽施諸奄人亦不可爲謂此等必諸臣之妻老而有德者遂令治宮廟之禮卿之妻卽命爲宮卿大夫之妻爲宮大夫士之妻爲宮士王制曰世婦命於太廟時命世婦與君因祭而命卿大夫者同禮下文女府女奚冠以女字而鄭以大夫之等不言者正因號稱世婦其必非男子無疑耳

小宗伯肆儀注若今時肆司徒府也 蒙案史記淮南王傳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言因肆儀會丞相府而議也後漢哀帝定三公官以丞相爲司徒司徒府中有百官大朝會殿故肆儀者就焉熹平四年詔羣臣會議司徒府其位公殿下東面侍中郞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校尉南面議郎博士西面附識於此楊惲傳太僕戴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肆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肆

習威儀也注援漢況周容肄儀時亦宗伯攝王事
司服奠衣服注坐上魂衣　蒙案漢大喪儀旬衣奉衣登容根
車諸陵奉衣就幄坐太祝進醴獻如禮既葬容根車游載容
衣藏於便殿此鄭所謂魂衣矣周之奠衣服亦藏於寢其事
又相類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
坐朝事先帝裘衣也
冢人邱封之度注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已下至庶人
各有差　蒙案漢書朱雲爲丈五墳自以廢爲庶人從庶人之
制也由此推之蓋關內侯墳高三丈五尺漢時關內侯比古附庸故韋元成降爵關內侯作詩自劾責曰嫡彼車服黜此附庸中二千石以下至比二千石銀印青
綬者墳三丈比古卿千石以下至比六百石銅印黑綬者墳二
丈五尺比古大夫四百石以下至比二百石銅印黃綬者墳二丈
比古士下至庶人一丈五尺似皆以五尺爲差
樂師帗舞注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　蒙案續漢
志曰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
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
爲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
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
功也皆然舞師之職掌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漢時靈
星亦稷之類故持五采繒得帗舞之遺象詩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淮南子云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星辰非可以人象之此尸即后稷之尸傳言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若后稷亦所謂食於靈星者也又王充說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一歲再祀春以二月秋以八月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
太祝二曰衍祭注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　蒙案
說文解字曰禓道上祭也祭殤爲禓从示神之司巫注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武帝紀天漢二年止禁巫祠道中者王嘉傳董賢母病
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
皆得飲食也杜子春說道禱之奠亦云道中祭也漢儀每街
路輒祭
小祝置銘注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　蒙案薛宣傳池陽
皋廉吏王立未及召死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此
疏釋鄭意云漢時謂銘爲柩然則彼言書柩者即是書銘矣
甸祝禂牲注侏大字　蒙案侏大容是長大之意揚子八十一
家章之次七日脩侏侏比於侏儒
馮相氏注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　蒙
案直某者謂建除之屬王莽傳曰十一月壬子直建又曰戊
辰直定
典路大賓客亦如之注漢朝上計律陳屬車于庭　蒙案安帝
永初四年以年饑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其常時大朝會
皆陳車于庭東京賦所云龍輅充庭者也石虎僭傲古制每
正會充庭車馬金根玉輅革輅數十見鄴中記
司常各有屬注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
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　蒙案城門僕射所被者即東京賦
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者也善曰左
氏傳廚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與揮古字通說文解字曰
徽幟也以絳徽帛著於背又曰褚卒也卒衣有題識者也廣
雅曰亭父更褚卒也轉相證明是漢時亭卒褚衣亦有徽識
司爟季春出火注三月本　蒙案月令注云辰角見九月本也
天根見九月末也然則月本猶言月初古語有以月初爲本
月終爲末者夏小正傳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是也有以月初
爲朝月終爲夕者荀子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是也
弁師玉瑧注讀如薄借綦之綦　蒙案毛詩綦巾古文作綥巾
說文解字云不借綥薄借即不借聲之轉也喪服傳注曰
繩菲今之不借急就篇曰裳韋不借爲牧人釋名曰不借言
賤易有不假借人也廣雅曰不借屨也其紟謂之綦
小司寇議貴之辟注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　蒙案宣帝紀曰
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此漢舊法也世祖建武三年始
詔令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皆得先請見後漢
紀前漢劉屈氂傳云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
士師邦汋注刺探尚書事　蒙案丙吉傳曰馳驛騎至公車刺
取風俗通曰韓演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法車
徵宋書百官志曰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志
不得刺尚書事是也然則刺探者謂探知祕事而私寫之
司圜任之以事注罰作　蒙案漢書音義蘇林曰一歲爲罰作
二歲刑以上爲耐
野廬氏舟車擊互注車有轘轅坻閣　蒙案轘轅漢時屬河南
尹緱氏縣薛綜曰轘轅坂十二曲坻閣即劍閣棧道也蜀志
建興十一年治斜谷邸閣劍閣銘云南通邛僰北達褒斜坻與邸同故劉昌
宗音坻都禮反邸當作坻說文解字秦謂陵阪曰坻
司烜注明竁若今楬頭明書其罪法也　蒙案明竁者殺人瘞
其尸而楬著之漢書尹賞殺少年惡子瘞寺門桓東楬著其
姓名師古曰楬杙也廣雅楬櫫杙也蜡氏注有楬櫫何並斷王林卿奴頭置
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
此即楬頭明書其罪法者
掌客車三秅注讀爲秅秭麻荅之秅　蒙案說文解字曰五稷
爲秭二秭爲秅荅小豆也麻荅皆禾屬故以秅秭計之此未
見所出然與急就相類似古小學文也漢時小學有蒼頡博學爰歷凡將急就諸篇今唯急就尚存檢爾雅注引蒼頡篇考姚延年及顏氏家訓引漢兼天下云云則蒼頡四言也文選注引凡將篇黃潤纖美宜製禪則凡將七言也
輈人頏典注騑車之轅率尺所一縛　蒙案檀弓注高四尺所
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詞然則尺所即尺許也疏廣傳數問其
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古許與所通故詩
伐木許許許叔重引作所所
築氏爲削注今之書刀　蒙案釋名曰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
削之刀也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
似佩刀形金錯其拊如淳曰作馬形於刀環內以金鏤之
車人羊車注定張車　蒙案書大傳曰主夏者張張爲鶉火南
方之中定張車豈即司南車歟
弓人紾而昔注讀爲抮縛之抮　蒙案揚子八十一家更之次
二曰時七時九軫轉其道抮縛疑即軫轉字軫轉又即輾轉
之音變也縛又與左傳縛一如瑱之縳意相似以轉輪喻者
字从車以卷帛喻者字或从糸縳之義生於卷抮之義生於
戾凡纖素之屬緊卷之其兩端若相戾不齊則外必有層層
差次之狀牛角文理有似此者
廣森竊見鄭君注官禮多引漢法以況周事賈氏皆略而不
說或說之而反致乖錯良由治經者專習箋訓鮮復旁涉史
籍昔顏之推譏博士不知漢有韋元成魏有王粲亦舉古之
病也每紬兩漢紀傳及衛宏應劭之書時與注事足相證明
益王氏漢制攷惠氏周禮古義多已徵引矣然猶拾其遺餘

得若干事輒識錄之補二家之闕焉賈疏儀禮疏牓相同公食大夫注所謂羨截中別所謂左酒右漿皆用弟子職戒句而疏昧其所出冠禮注假吏則兼武使有之類尤則兩二如傳奇之喪服注南陽有鄧縣鄧者南陽縣名故南都賦曰穰橙鄧橘疏以為鄧氏所作布若此之類亦望文強解附會失之者也唐世古學至湮若儀禮古今文之殊周禮故書之異字杜鄭之異讀乃古音古訓小學遺緒疏既忽焉不講釋文亦莫能發明商子有言先聖人為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蒙生今日雖有志於鄭學師受云乎意議云乎孔檢討禮學卮言

周禮以今證古

段若膺云今儒好用古字凡講小學必宗說文然當究其意旨不可拘其形體凡一代有一代之字僞必盡泥說文如周官為古文康成於經則仍古字於注則易今體正以今證古在古為某在今作某故經用古于注易以今於經用古灋注易以今法可見康成之不似今人徒好寫古字也庸案俗本周禮輒以經改注以注改經寖失其舊嘗見錢孫保所藏宋板其十二卷每官分上下猶存舊式其以今證古者于灋字外如經作攷注作考經作眡注作視經作示注作祇經作孅注作美經作䰻注作鮮經作䣛注作粗經作政注作征經作貍注作埋經作齍注作粢經作灩注作煮經作果注作祼經作搽注作拜經作歙注作吹經作虡注作鐻經作遷注作原經作鄰注作兆經作藷注作夢經作參注作三皆是以今證古也嘉靖本明翻岳板凡經古文注皆作今字與錢本同然瞻人注亦衍文二十六惟嘉靖本不衍嘉靖本三禮並有周禮為最儀禮與北宋本無異禮記稍遜籥章釋文豳彼貧反注邠同漢人書豳皆作邠趙岐公孫丑章句上云詩邠風鴟鴞之篇又滕文公章句上云詩邠風七月之篇故鄭亦以今證古各本注中俱改同經作豳幸釋文猶存其舊又宋板周禮凡廢興字作廢瘵疾字从疒作癈凡樹藝字作埶六埶字从云作藝俗本往往混之舉此可見古人用字之精而有別臧明經拜經日記

問桐鄉錢丙有極辨諸經為僞者謂周禮僞書也即井邑車乘一條可知矣其言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古者都城不過百雉千室之邑民居二千五百畝并官府倉庫庠塾不下二千除畝雖千雉之城不足以容之此其謬而僞者一也既謂一井八家又云凡夫為井則自矛盾矣其謬而僞者二也

周禮為周末之書故孔子引經與春秋諸大夫引經以及東遷以後混一以前凡諸子百家引經並無一字及此書者如孔子言吾學周禮及韓宣子聘魯所云周禮盡在魯皆非此書然則言周禮者當據春秋不當據此書明矣但此書係周末秦初儒者所作謂之周人禮則可謂之僞周禮則不可以並無有眞周禮一書而此竊襲之以假其文也是以是書在前亦早有知其非者如漢林孝存稱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斥之為六國陰謀之書惟鄭康成獨論註之過尊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宋王安石直進其書集諸儒訓解竟至排棄孔子春秋不令立學官頒之而以是書勤取士令甲則經學亂矣第周禮不明禮記雜篇皆戰國後儒所作而儀禮周禮則又在衰周之季呂覽之前故諸經說禮皆無可據而漢世註經者必雜引三禮以為言此亦大不得已之事原非謂此聖人之經不刊之典也若或又謂是書出于漢孝成之世係漢人所作并非周人則不然按漢志六國魏文侯時曾以樂書賜樂工竇公至孝文時獻其書即此書之大宗伯大司樂章也桓譚新語亦云竇公一百八十歲則六國之末已有其書其為周人作而非漢人又可知耳

孟子五畝之宅在他經無其文即朱氏註云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亦是檃括前儒之說為言並非周禮據周禮遂人曰夫一廛言每夫當任一廛也然前鄭註作百畝之廛即田中廬也後鄭註作里居之廛即國中宅也此皆據孟子為說者至載師園廛之稅則賈公彥疏直以園為田畝之宅廛為國中之宅引據孟子文分指五畝因有云其說見周禮者然即云周禮亦不過如是已耳其在他經他禮則絕無可考唯漢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而何休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此八夫者既受百畝矣又析公田之百畝而各受十畝以其餘二十畝又八分之各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則在田之宅固已明矣然在邑無解若趙岐註孟子此是正註而其文不明但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營細繹其文其云廬井即在田者云邑居即在邑者然既有廬井又有里居是在野在邑盡之矣曰各二畝半則五畝盡之矣乃又曰冬入保城二畝半豈邑里之外又有城居五畝之外又有二畝半與抑邑居即城居而複言之與

至若以都為百雉當侯國之城以千室之邑當民居之宅則大謬矣案考工記匠人營國王城九里鄭駁異義亦云周城九里公七里特鄭又云王城十二里公城九里故尚書大傳則云古者公之國有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有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有一里之城以城為宮此雖周制不明彼此各據並無成說然亦大概如是若都城則縣稍之外都鄙之地所以為公卿采地與王子弟之食邑者在王畿之外一層千室之邑則郊甸之外家稍之地所以為卿大夫百乘之家與王子弟之稍疏者之食邑在都鄙之內一層何曾是侯國民居之名故孔子將墮三都曰邑人曰雉之城言都邑之城也非國城也哀公會吳王伐齊冉有曰一之尋室眾于齊之兵車言家臣之邑居也非民居也

若謂邑里之宅城中不容則前儒亦也及之孟子方里而井周禮亦以一里為一井今毋論三里九里亦有多寡而但以五里之城折中為斷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而四分之為四九三百六十家則二十五里不過九千家耳今亦不從周禮諸制以五百四百三百一百限五等侯服而即取至減者以孟子公侯百里為斷百里者萬里也萬里萬井每井有八家則已得八萬家矣以八萬家之里居而祇以九千家之地處之可乎況城中有宮所謂宗廟社稷朝市府藏諸區其所畫地又當分去三國之一乎

宋陳祥道作禮書有曰城中之宅率家二畝半冬月納稼之後皆入保城則以王城言之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又士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固不能容然則考工所言九里者乃王之中城也春秋書城中城可驗也又孟子三里之城有七里之郭則城外有郭不止九里或者城內又有城城外又有郭可以居民而不知其說又大謬者毋論七里九里兩城俶擴仍不能容而即以郭言之釋名郭者廓也廓然在城外也有城不廓然矣若春秋書城中城則中城是邑名杜氏明云中城魯邑在東海廩丘西南何嘗是城且入城保城城中之居不知其語始于何人竇大不通之言國家寸封疆農隙入保當在疆邑定無有撤四境

之民公然入城而棄土地于寥廓者備有寇盜敵人不用兵而至城下矣此大亂之道也

然則何如曰人自不善讀書耳孟子五畝之宅其半在邑邑者城外諸邑也王制民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凡鄉遂以外皆有邑里在公家者曰公邑在私家者曰家邑在鄉大夫以下王公子弟所食采地曰采邑在民夫受田之外任閭里以爲居者曰井邑故鄙有鄙邑都有都邑諸凡比長黨正鄉官遂官皆有官居自邑而丘而甸而縣而都與自井而通而成而終而同凡聚會處即設爲官居而民遂附之或數家一聯或數里一聯故又有名爲連者此即民居之近官居者所謂邑里即所謂邑居與里居也入保者保此而已詩所謂上入執公功者亦入此而已若趙岐又有保城之說則在都邑原有城不止國城春秋書城二十有九皆是邑城如城郎城向城邢城郚城鄆城費城防城武城平陽城祝丘等何一非邑是邑原有城邑里之居亦原有在城者特其城仍是邑城都城並非國中之城即近郊之民冬日入保亦必附郭爲民居使之相守並不宜虛城中里廛而待民冬月一時之入故趙岐所註先分兩地一在田一在邑也邑又有兩地一在無城之邑一在有城之邑也故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此無城之邑居也又曰冬入保城二畝半此有城之邑居也趙氏語滯似有三居而諸儒不善讀書又並不知邑居之有兩千古夢夢盍亦從予言而細察之

若謂八家與九夫矛盾則周禮無八家名然八家即九夫司馬法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夫者百畝之名九夫者九百畝耳不然夫三爲屋豈一屋住三夫乎

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何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矣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六乘耳何名千乘乎其謬而僞者二也

周禮小司徒職唯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註左傳不註明司馬法三字而孫并在周禮文下兩遂以之誣周禮也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嘗著兵法至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名司馬法今其書不傳久矣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註經家各引以爲據其一又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以註論語鄭元引之以註周禮然皆非是者大概侯國以百里爲斷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井止百乘六十四井出一乘則萬井止一百五十有六乘矣雖爲之說者曰成之十里即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也于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而鄭元則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求合于成甸出車之數而周制亂矣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實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故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俱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是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禹包咸范甯賈逵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而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王制諸經傳之文豈可訓也或曰兩司馬車賦俱非常制甸所出車是畿內采地法乘所出車是畿外邦國法然亦說經者臆度云然未有常制不明而可推言其變者且周禮失傳徒據司馬法安取証也

此惟論語包咸註百里出千乘恰恰相合如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一乘則百里之國方有萬井萬井所出適得千乘而何休註公羊傳亦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又云十井爲一乘公侯封百里凡千乘伯七十里四百九十乘子男五十里二百五十乘則軍賦當以此爲準則然而仍未然者何休包咸皆係漢儒與司馬法自生于周末者又復不同且其所註皆依文解釋並無有所據之經爲之引証故朱子註論語亦云軍乘之說惟馬氏爲可據但朱子不辨兩司馬法將六十四井一乘之文移之註百井一乘之下

況其以十井爲一乘以萬井爲千乘者仍未是也國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百里之國必先去宮城都邑陂池園囿山川沈斥墟廬經術三千六百餘井又去三郊三遂都邑邊鄙徒任役而不征稅者三千七百餘井其任賦車者十之三耳以三千未盡之井而十井一乘則三百乘尚不足而可以之當千乘乎予每說經必以春秋爲之斷以春秋策書頗爲可信且先王之禮即所云周禮盡在魯者雖其時不無變更而相去未遠吾即以春秋策書其實註車數不涉儒註者言之昭五年論晉車賦有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是一縣一百乘也又云其餘四十縣尚遺守四千乘是十縣一千乘也計縣方十六里中計二百五十六井約二井半出一乘則百里之國但以二千五百六十井得車千乘所云任車賦者十國之三[illegible]之矣事有策書所已言明明可証並非杜撰而合之五經諸家又並無牴牾參錯之形見于其間也

其言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徒役二十五人是百人供一乘千乘爲十萬人也千乘之國其井萬八家一井凡八萬家八萬家而賦十萬人先王有是制乎春秋時魯之大蒐革車千乘須借二萬人于他國而後可足其數矣又魯賦于吳晉皆八百乘吳晉有征伐魯出八萬人隨之是其國中僅存婦人而無男子此一車百人之說斷之以理而知其誣也其謬而僞者四也

此甸出一乘之司馬法文也至其文止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並無徒役二十五人之文惟宋胡安國註春秋謂作丘甲如唐兵法增二十五人一徒役此應說也又後世兵家言如曹公新書類增徒役二十五人在輜車之下此在司馬法舊文原未曾有乃妄自增此而以七萬五千之數增至十萬反謂先王無是制詎須借兵于他國又謂男子盡行而婦人居守則無忌憚矣且丙不讀書耳周禮鄉遂起軍旅法每鄉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家約賦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一國三軍即已有三萬七千五百人矣況由此而三遂而公邑而都鄙其所賦之數以次相準雖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而家有正卒又有羨卒正卒家一人而羨卒則三卒兩卒一家並不止一人也特大事徵發由少至多先王立制不會合算之以竭作而盡其力甚若盡征則何止十萬故春秋齊晉戰鞌晉郤克請以八百乘出師若以

司馬法計之則已有六萬人矣然且三軍並出又加以三萬七千五百之數不已十萬人乎夫卽命卿師師國君不在軍且合與國以濟師而一國之衆遂至如此雖此非王制然較之春秋蒐賦總不必借人他國斷可知矣况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原非周制亦幷非周禮卽司馬法成出一乘之數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每乘三十人已頓減至四十五人矣若謂魯之大蒐當借人他國則春秋所書魯凡五蒐皆在昭定年其時方百里者五無不足也若以爲供賦吳晉皆八百乘憂其乏人則是時魯八百乘邾所供賦亦六百乘吾但憂齊邾供賦何以在當時如此之多而止以人計則子服景伯對吳人曰將以二車與六人從明言供賦之車一車從三人未嘗有百人也

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齊桓公遣兵戍衛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晉文公獻楚捷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皆一車十人也故冉有謂季氏曰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若每車百人安得一室盈百人而敵之有餘乎晉爲平丘之會率車四千乘依周禮之數除徒役亦且三十萬人矣及會于黃池與吳爭長吳甲士三萬人爲陣以逼晉晉人畏之而讓吳先若每車七十五人則三萬人不過四百乘耳晉會平丘無與爭霸者尚車四千乘乃會黃池欲爭先于吳反不及四百乘何遒自削弱其兵以讓敵可知一乘原無七十五人彼七十五人之說証之于古而知其誣也其謬而僞者五也自古及今無不甲而戰者故齊桓甲士三千人吳王甲士三萬人今乘車三人爲甲士其步卒七十五人不甲何以禦鋒鏑先王之制戰馬且必介而後馳而人乃反不爲之介是愛人不如愛馬矣其謬而僞者六也

司馬法一車七十五人在他經無明文此原不可據者故兩司馬法又有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之文則每車止三十人矣若謂一車概十人則又不然武王伐紂革車三百與虎賁三千似以十當一適合此數實則人是人車是車兩不相蒙國語天子有虎賁諸侯有旅賁周禮司馬官有虎賁氏設虎士三百人以左右王如後世羽林佽飛之類專隨王車若革車則兵車之名六師卿士分帥之非虎賁所得隨也至于齊桓戍曹甲士三千並非車卒皆車右而皆甲士乎若晉獻楚捷駟介百乘徒兵千人則隨所俘獲之數更無成限哀十一年吳大敗齊師以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獻魯公若以人數合車數將必一車三人半矣此笑話也蓋車從之數言人人殊原無一定之經可實指者必欲實指則一車三十人庶或近之司馬法成出一車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在他經雖無此文然魯頌曰公車千乘而卽繼之曰公徒三萬以千乘之車而以三萬人副之則一車三十人適當其數此則經文之可信者若國語齊有革車八百乘註齊法五十人爲小戎車八百乘有四萬人則一車五十人似乎過多若左傳載楚有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則每廣三十乘各分十五乘爲一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謂分卒百人爲五十人當一廣十五乘偏之之數而又加二十五人之兩爲承副是十五車祇得七十五人之數一車五人又似乎過少如謂冉有稱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以一室敵一車定無一家有七十五人之理則此一室者豈所云一家也乎謂魯族諸室其邑居不仕者尚多卽以一室敵一車而有餘此甚言齊魯之適相當耳故杜氏云室者都邑居家之稱而甲謂以一室爲一家比較人數則定六年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曰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吾不知衛君一身謂可以當晉車五百乘者此其爲數宜何等也至謂平丘之會晉車四千乘當有三十萬人及黃池之會與吳爭長吳出甲士三萬人來攻而晉卽讓吳先敵則平丘之會所云三十萬人者安在古者車是車人是人有有車而無人者左傳崔氏葬齊君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是也有有人而無車者魯頌公徒三萬所以從車烝徒增增非所以從車是也晉車四千乘不必有三十萬人若吳卒三萬則竝非車徒安得相較古以車戰日陣以卒戰日行晉魏舒伐狄請毀車而爲行是也是時黃池之會據國語出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萬人爲帶甲三萬以勢攻是吳用步兵臨會以凌晉晉始讓之此正左氏所稱崇卒不崇車者何得以人數多少妄校車數況周制軍乘原有分別征軍之法與征乘大異故魯作三軍三家各自毀其乘以足軍數使賦乘之人改而爲軍左氏所云孟氏使乘之子弟半爲已臣而叔孫盡臣之臣者服役之使爲軍也獨是乘之與軍皆有甲士與徒卒二者如襄十二年楚以爲掩爲司馬旣數甲兵然徒兵之有甲者又賦車兵徒甲士之在車者然後賦徒卒以爲甲士車士之役而總稽甲楯兵器以爲車甲之用是車有徒卒甲亦有徒卒甲士衣甲徒卒不衣甲故哀十二年齊師伐我及淸季氏之甲七千此衣甲者也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此不衣甲者也古甲衣以鐵以皮徒卒之衣則以袍以纊繭曰襺袍曰褻如秦風與子同袍左傳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合袍與纊而皆以帛組絞之故楚子伐吳作簡練之師有云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者漆皮而絞之被練者絜練而組之甲士少故三百徒卒多故三千也今丙抱杞憂惟恐車下之士袒裼受敵以爲必非先王之制夫先王之制固不可聞然甲弟曉七十二人之在一車以爲七十二人將賦無衣而不知公徒三萬其在車下者方多多也况不止車下者也古戰士皆有伍故晉伐無終毀乘爲伍凡五乘爲三伍可知無不伍之兵也今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七十人爲伍十有四餘二人都不成伍豈有此陣法乘若二人幷車上甲士三人成一伍則是君大夫將帥與庶人爲步卒者共伍也其謬而僞者七也

卒伍之制起于周禮甸乘之制起于司馬法初以司馬法攻周禮兩已可笑今復以周禮攻周禮則可笑倍甚此固無容置辨者然其制則何可泯也周禮小司徒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此鄉遂出軍之法也鄉遂賦人不賦車六鄉之內原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制而出軍之法準之如五家爲比則五人爲伍以家出一人也五比爲閭則五伍爲兩以閭爲二十五家卽兩爲二十五人也四閭爲族則四兩爲卒每族百家卽每卒百人也五族爲黨則五卒爲旅黨五百家卽旅五百人也五黨爲州則五旅爲師凡二千五百家爲州卽二千五百人爲師五州爲鄉則五師爲軍凡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卽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蓋一家出一人一鄉出一軍天子六鄉出六軍諸侯三鄉出三軍其六遂三遂同于此數此本鄉遂出軍之法與都鄙縣甸計地出車之制截然不同然而行軍臨陣對敵制勝則又準之故尙書牧誓曰旅曰師而左傳繻葛之戰有偏伍之名欒武子言楚軍制有卒兩之目管子作內政先請桓公定卒伍凡

五卒五部五正五屬皆以伍爲數而其後尉繚子有東伍令漢成晉又籍伍符唐太宗兵法皆五兵五當之制皆用其說而反得周禮無卒伍矣若其云晉伐無終毀車爲伍以五乘而爲三伍遂變七十二人之餘二人則無論毀車爲伍正毀車制而亦步兵不當以車兵之數與步兵相較乃卽就其毀車之數計之其云以五乘而爲三伍者謂每車甲士三人五車三五一十五故可作三伍也然則五車徒卒每車七十二人五倍之正可作七十二伍何嘗有餘故唐太宗兵法合甲士徒卒而統計之有云小列五人大列二十五人參列之得七十五人又伍參之得三百七十五人可以爲正可以爲奇是晉制分數唐制合數皆無羸羨可知也

四井爲丘丘出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出車一乘則魯之丘甲出馬一匹者更令其出四匹一旦而驟增其賦四倍有此暴政乎其謬而僞者八也

此則尤無理矣春秋書作丘甲杜氏誤註云四井爲丘兵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舊制也今以一甸所出責之一丘是一丘而出四丘之賦故曰四倍此實杜氏解經之誤與周禮何涉且其所謂四倍者則舊有解之者矣宋胡安國傳春秋據唐太宗兵法謂周制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其七十五人今以四丘作四甲每丘一甲增二十五人爲百人則所增賦者止三分之一未嘗四倍也然而仍未是者所謂甲士三人者謂車右車左并御車者三甲士在車上耳若可增四甲則有一甲士在車下矣況魯作丘甲非賦車乘亦非賦徒卒並不當以甸乘之制爲館蓄賦乘曰賦輿賦徒卒曰起徒役不當曰作四甲者甲兵如前所云行兵在車兵徒卒之外者春秋多有之如崔杼弑君曰甲興齊慶封來奔傳唐氏以甲環公宮宋景公卒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鄭人討西宮之難子孔以其甲與子革子良之甲以爲守諸凡列國稱甲者不可勝數故魯亦作之而其後叔孫州仇圍郈有叔孫氏之甲齊師伐我及淸有季氏之甲是甲與車乘與徒卒絕不相干其曰丘甲者謂一丘出若干甲今不可考耳 毛檢討奇齡

周官徵文

漢書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經典敘錄或曰河間獻王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據此三文漢以前周官傳授源流皆不能詳故爲衆儒所排賈公彥序周禮廢興載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減絕之搜求焚燒之獨悉其言亦無所據中及之于古凡得六徵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一也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太傅禮朝事在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官四也諸子 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宜羔豚膳膏薌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庮以下內饔職文五也詩生民傳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逸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七十子後學者繫之于六藝其傳習之緒明白可據也姻是而以其晚出疑之斯不學之過也或曰周官周公所定而言穆王作職方何也曰賦詩之義有造篇有述古夫作亦猶是也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棣之詩則述古亦謂之作詳職方大司樂二條知周官之文名官皆分載其一以爲官灋故每職之下皆繫曰掌而太宰建之以爲六典則合爲一書穆王作之特申其告誡俾舉其職爾若夫古之典籍自四術以外不能盡人而誦習之故孟子論井地爵祿漢博士作王制皆不見周官不可執是以議之也古今異宜其有不可通者信古而別疑可也 汪拔貢述學

讀周禮記

余觀周禮之爲書廣大悉備脈絡貫於祭祀朝聘諸大典尤詳較戴記之散雜者相去遠甚信非聖人之才不能作也然而往往不合於他書者其大端有二一建國與官制而已夫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武王觀兵盟津諸侯會者八百此皆二代之所建至於紂時其地之廣狹固未必悉仍其初封文武撫而有之要與之相安而已豈得而盡易其疆界哉武王克商封國七十有一所可限以分土之制者惟此而其封取之所滅國與附地地或犬牙相錯羸不足之數不能不遷就焉是故秦楚吳越介在蠻夷爵不過子男而跨地輒數郡鄺毛郱部諸國處於中原則隘不得展凡以地勢故也且夫三代之侯封猶後世之郡縣後世郡縣大小率以形勢爲差等不以里數之多寡又不能定限大郡縣若干里小郡縣若干里也古之建侯亦若是矣故吾以爲職方孟子王制皆言其大略其不合毋庸深辨而儒者强分商制周制蓋失之矣武王既有天下其命官或由商舊或仍周初侯國之制其時未有周禮而官名職掌固已皆定及夫周禮之成周公蓋將舉其不合者徐徐更之以爲有周一代之定制然而周公則已老矣傳尚書者謂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七年致政成王其間才一年耳周禮之不能遂行時則然也武王欲營周居於洛邑以爲有德易以昌無德易以亡至周公而始克成之然卒未嘗舍豐鎬而從都之者蓋聖人之愼於舉動如此也欲以一時之間變易舊制盡行吾之所欲爲是王安石所以亂宋周公必不出此也故謂周禮爲周代未行之書可矣必以一二事疑之遂謂非周公所作不亦過乎夫古禮之存者希矣周禮雖缺一官其五官尚爲完善聖人治天下之意在焉有志於考古者舍此其何所從哉 許兵部鑑止水齋

說文引周禮

說文禘字注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字注周禮曰三歲一祫頤煊案今周禮無此文後漢書張純傳引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無周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周官兼用夏時

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秋官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柞氏冬日至夏日至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

周以歷法掌於馮相氏占夢掌於保章氏而大史所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氣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年以序事據推步言之乎非也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祀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季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

之季不同而兼用不可以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迎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云者日躔發歛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二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中朔之法馮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年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況夏時首建寅中數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據爾雅得非孤證歟曰周禮有之其爲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明夏時之十有二月也以周禮解周禮一書之中無事於更端立異矣

吉士東原集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頒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之歲所用謂之年大史按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曰此之謂正歲年以序事也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斬冰于春故以爲正歲下句）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爲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爲夏之正月舍此無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他書不必然）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用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正歲則讀教法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周之以建子爲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無周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會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沒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讀是書疑君周未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爲大不美而不可存也豈周之書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調始協調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宮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宮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是故因時制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既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爲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宣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矣（戴吉士東原集）

鄭說大歲建辰誤合二法爲一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鄭注曰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俗本常應上衍歲日二字辯見下）然則今歷大歲非此也（謂東漢四分術大歲不應歲星）引之謹案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此大歲建辰之一法也其月歲星與日同次而不見者也樂說說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此大歲建辰之又一法也其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者也（詳見爾雅大歲攷）而鄭引樂說以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則是誤合爲一矣開元占經歲星占引樂動聲儀曰角音和調則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此鄭所謂樂說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色蒼蒼有光此樂說所謂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也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與日隔子宮則非與日同次之月同次則歲星在日前不能晨見今上云同次下云見殆失之矣（晨見之法歲星去日一次有餘星見之時日猶未出不得言與日也與日二字蓋因上句歲星與日同次而衍當依樂動聲儀刪正）又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鄭注曰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大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此三統麻法也鄭君通三統麻故云）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案甘氏十二歲之占亦用隔次晨見之法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攝提大歲也）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其狀蒼蒼若有光其國有德乃執黍稷其國無德甲兵惻惻其失次將有天應見於輿鬼其歲早水而晚旱是也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中隔子宮與所謂星日同次者迥異漢書天文志曰大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甘氏在建星婺女（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中隔子宮）此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法也又曰大初麻在營室東壁（歲星日同在亥宮）此與日同次之法也鄭注舉星日同次之法以明大歲而乃證以隔次晨見之甘氏歲星經則不相符合矣蓋隔次晨見之法大初以後久不承用故言大歲者但知有星日同次之法而已博通如康成猶不能詳爲剖析況他人乎（王尚書經義述聞）

按太宰所掌八法八則八柄八統此治典之大綱九賦九貢九式此理財之常法而九兩繫邦國之民此又不獨理財矣歲終詔王廢置三年大計誅賞合羣吏之職掌而受治也小宰掌職其貳以貳冢宰宰夫合羣吏正歲會月要日成治其不時舉者以告冢宰而誅之皆是總攬庶職合大宰小宰宰夫職分自是一項太府分太宰理財之一事而須其貨於受藏則內府屬焉頒其賄於受用則外府屬焉玉府則分內府之貨而職其小用者也合太府內府外府玉府職分亦自是一項司會亦分太宰理財之一事而專主勾考會稽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屬焉職內掌邦之賦入亦如太府之有內府職歲掌邦之賦出亦如太府之有外府職幣掌振餘財亦如太府之有玉府蓋用財與會財相對舉職合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又是一項太宰所謂詔王廢置所該者廣司會所謂詔王及冢宰廢置單指理財一事論者不知以爲周禮合用人理財而一之而因渾司會於小宰宰夫之例是亦不知周公建官總領分核之深意矣（姜編修湛園札記）

與朱文游論周禮九拜書

辱問拜爲古今常禮而周禮太祝九㩃鄭氏注及陳氏禮書爲說不一未知所適從者愚鄉於稽首頓首空首從陳氏振動及吉凶奇褒五㩃從鄭氏肅拜從鄭之少儀注今各采其要語參以他書略著㩃與九㩃之形并其所用以呈於左右按許氏說文以㩃爲手至地（今本手作首誤）从手𠦝（𠦝音忽徐鍇曰𠦝進趨之疾也故拜从之）字亦作拜引揚雄說从兩手下是以兩手下至地爲拜也又以廾爲竦手（廾居竦切）引揚雄說从兩手是以兩手竦爲廾也又以跪爲拜是跪亦拜中之一節則凡所謂拜者必屈膝齊跪廾兩手而下地明矣尚書所謂拜手禮記所謂手拜皆此拜也吉禮廾尚書凶禮廾尚右（按檀弓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右拱與廾同義又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云據掌

良左手覆按右手也形謂尊勝吉禮凶禮當以右手按左手九拜者卽此拜之或高或下而別異其名也稽首頓首皆下首至手禮書稽首至手句今本手誤作地稽首則留止於手頓首則至手卽舉也空首近手而不至手首與手相離也荀子云平衡曰拜楊倞注云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夫稽顙至地則稽首不至地而頓首亦可知矣半農禮說云文語與頓皆言下首不言至地則稽首頓首皆頭至手而已平衡卽空首乃拜之常故得專拜名也振動戰栗而變動亦稽首也吉拜所謂拜而後稽顙先爲頓首或平衡拜乃開其手而引首觸地以起而立也凶拜所謂稽首而後拜先杖而開手下地稽顙其間乃舍杖爲平衡或頓首拜仍開手執杖以起也喪服小記云杖拜送賓奇拜亦拜也亦空首褒讀如報報拜再拜也亦稽首肅訓恭肅拜者亦屈膝拱手下地而但低頭以婦人首飾盛多或懷孕難下其首故爲此拜也凡拜以低頭爲恭明空首爲益恭而稽首頓首爲恭之甚殆卽最輕者以見重與稽首王拜天臣拜君用之王拜天稽首以臣拜君則推也賈釋振動所引二亦可證頓首諸侯相見大夫之臣及凡平敵者用之以平衡爲拜之常知之空首亦平敵者用之君答臣拜用空首加敬亦稽首也振動王於天臣於君其受命卽請罪用之定字謂君於臣亦有用之者若晉靈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是也志拜齊衰不杖以下拜賓用之云吉者對凶拜爲輕也凶拜三年服拜賓用之奇拜君答臣拜及鄉飲鄉射聘禮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用之再拜則拜天拜君拜神與尸用之拜君再見周書康王之誥拜天再見賈釋所引書肅拜婦人拜君賜爲尸坐及凡吉禮用之凡所呈皆舊說之可從者也愚每慨世之人或以拜手爲揖以長揖爲拜以肅拜爲長揖而稽首與稽顙吉拜與凶拜拜稽顙之先後皆莫之辨至稽首而用諸長刺肅拜而用諸丈夫之簡牘婦人立屈膝而不跪亦且以爲當然乃吾兄獨求析古義而適從之豈非志之高而識之卓顧弟之所學猶人耳雖有論列其果能折舊說之忠邪惟望審觀熟思并幾諸經匡而相與定其得失焉賓谷君果堂集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杭州府 王苑才迎宮

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周禮又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不盡以一夫百畝爲斷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而地有肥磽不能盡一者勢也鄭康成載師注云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二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三百萬家也夫云定受田三百萬家是六百萬夫之地因有肥磽不同折實爲三百萬畝凡周禮所云家二百畝家三百畝司徒與民之時皆作百畝與也匹夫受田之時亦皆作百畝受也故鄭注又云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然則孟子言八家皆私百畝舉其定數周禮上中下之別是土均之法詳周禮而孟子之說可該但小司徒注云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以上地男女五人以下授以下地是田仍限百而授人因乎人數夫民間生齒繁耗一家歲各不同設逐歲大更張之政亦過擾至一家受二夫之說又疑民力有限彼受上地者事半功倍受下地不勝有將伯之呼馬氏貴與亦嘗以大司徒小司徒孟子之說云三者不同矣然攷之井田因乎溝洫三代以來貢助徹名雖異而溝洫必不變不易之地不能分而爲三再易之地亦不能拆而爲一地之分上中下自無可疑且古尺甚短屬之百畝非可以今之百畝例人力自能兼三百畝者又子弟未有室受田者亦來助耕可知迨子弟長而受田父兄已老而歸田矣一夫受二二之說賴有鄭注而周禮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畝圭田卽載師士田也先鄭以士田爲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後鄭云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卽引孟子言爲證然周禮無圭田五十畝明文也又孟子餘夫二十五畝餘夫卽司徒羨卒也彼遂人職餘夫非是賈疏云遂人職餘夫是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者其合受地與正夫同孟子所云餘夫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日田畝二十五畝與正夫不是周禮無二十五畝明文也攷鄭注宅田士田賈田云各受一夫則半農人也夫農人以上中下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折實爲一百畝此云受一夫半農人則其爲五十畝可知至其田任近郊則在六鄉又可知周禮雖無明文鄭注可參也餘夫之田當取諸公田蓋六鄉之中二十四萬夫之地既授十五萬家之民餘九萬夫廛里場圃等九者通受一夫彼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者是正室外有室之子亦不能受田六鄉故鄭注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則此未有室之餘夫亦爲應受田子孫若亦使居六遂則未有室者離居父母兄長遠在百里出作入息獨耕獨耨王道豈不近人情若是意其地卽以公田給之在六鄉者不離乎鄉在六遂者不離乎遂至于貢郤于二十五畝之內各出己之田二畝半亦未見其不可也此又于鄭注之中無由參攷而肊斷者也經義叢鈔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趙春沂

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周禮又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不盡以一夫百畝爲斷其故何也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而地有肥磽不能盡古者勢也鄭康成載師注云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三百萬家也夫云定受田三百萬家是六百萬夫之地因有肥磽不同折實爲三百萬畝凡周禮所云家二百畝家三百畝司徒與民之時皆作百畝與也匹夫受田之時亦皆作百畝受也故鄭注又云六鄉之地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然則孟子言八家皆私百畝舉其定數周禮上中下之別是土均之法詳周禮而孟子之說可該但小司徒注云一家男女七人已上授以上地男女五人已下授以下地是田仍限百而授人因乎人數夫民間生齒繁耗一家歲各不同設逐歲大更張之政亦過擾至一家受二夫之說又疑民力有限彼受上地者事半功倍受下地者不勝有將伯之呼馬氏貴與亦嘗以大司徒小司徒孟子之說云三者不同矣然攷之井田因乎溝洫三代以來貢助徹名雖異而溝洫必不變不易之地不能分而爲三再易之地亦不并而爲一地之分上中下自無可疑且古尺甚短周之百畝非可以今之百畝例人力自能兼三百畝者又子弟未有室受田者亦來助耕可知迨子弟長而受田父兄已老而歸田矣一夫受二之說周禮賴有鄭注而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卽載師士田也先鄭以士田爲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後鄭云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卽引孟子言爲證然周禮無圭田五十畝明文也又孟子餘夫二十五畝餘夫卽司徒羨卒也彼遂人職餘夫非是賈疏云遂人職餘夫是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者其合受地與正夫同孟子所云餘夫年二十九以下未有

要之曰田故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是周禮餘二十五畝明矣也攷鄉注宅田士田賈田云各受一夫則半農人也夫農人以上中下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折實爲一百畝此云受一夫半農人則其爲五十畝可知則其田任近郊則在六鄉又可知周禮雖無明文鄭注可參也餘夫之田當取諸公田蓋六鄉之中二十四萬夫之地既受十五萬家之民餘九萬夫廛里場圃等九者通受一夫彼遂人職所云餘夫亦如之者是正室外有室之丁亦不能受田六鄉故鄭注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則此未有室之餘夫亦烏能受田于鄉若亦使居六遂則未有室者離父母兄長遠在百里出作入息獨耕獨耨王道豈不近人情若是意其地則以公田給之在六鄉者不離乎鄉在六遂者不離乎遂至於貢卽於二十五畝之內各出己之田二畝半亦未見其不可也此又於鄭注中無由參攷而别斷者也 同上

周官頒田異同說

周官之田有上中下三等上者不易中者一易下者再易其頒之也家或百畝或二百畝或三百畝而要以上地百畝爲準大司徒之頒田於都鄙也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司農讀不易之地美歲種之一易之地薄休一歲乃復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夫休一歲二歲而復種則其美與不易之地等二百畝三百畝而各種百畝則與不易之畝數亦正相當遂人之頒田於野也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萊謂田之荒蕪者卽于闢草萊之萊如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夫田百畝而萊百畝卽一易之畝數也田百畝而萊二百畝卽再易之畝數也惟田百畝而萊五十畝乃與不易之畝數異而康成則謂其有所饒考諸大司馬之職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夫食者參之二謂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也食者半謂歲種百百畝者半也食者參之一謂歲種三百畝者一也歲種二百畝之半三百畝之一悉皆百畝也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亦易者饒於不易之畝數哉抑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三之二則歲休其一也休其一而種其二則是不易者多而易者寡易止一歲而不易遷二歲其地特稍遜於皆不易者耳此又上地與不易者之等所以異而同者也自漢以來於二者皆未得其說故爲此以明發之 沈徵君果堂集

周官五溝異同說

遂人云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匠人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凡二篇五溝之法皆徧行畿內似異實同而自漢迄今注解未定彤沈潛反復有年乃能悉其會通而别爲之說曰遂人夫閒有遂匠人田者謂之遂夫閒爲畎水所入卽田首本無異也若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井閒謂之溝遂人百夫有洫匠人成閒謂之洫爲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匠人同閒謂之澮爲九萬夫之地則地形有大小或且懸絕然既夫與尋尺互計三溝之所占與涂不合也井九夫以溝加一夫則得十夫每九夫而閒以備其溝不占井閒乎十井爲通通九十夫以洫加十夫則得百夫九十夫所加之十夫而并十井所各加之一夫地有多寡因溝涂之大小而異其辭耳餘皆倣此九十夫於成爲十之一每十之一而閒以洫其洫不占成閒乎成九百夫以澮加百夫則得千夫九百夫於成爲百之一十成爲終終九千夫則又以九百夫加百夫而得千夫者九也九千夫於同爲十之一每百之一而閒以澮爲每十之一而仍閒以澮爲其澮不占同閒乎故遂人之所有卽匠人之所爲特匠人多舉其全體遂人多舉其偏隅所以或舉十百千萬或舉九而既曾遂而又錯綜不得不然而學者不察遂以爲異法耳且井閒廣四尺之溝一溝長三百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千八百尺以四尺乘千八百尺得七千二百尺除以六尺得千六百尺千二百尺爲二百步步百爲畝畛如之其百畝畝百爲夫是卽九夫所加之一夫而占其二十五之一也其餘則以爲洫與涂之屬爲成閒廣八尺之洫九洫長三千步九其廣爲七十二尺七尺二尺爲十二步以十二步乘三千步得三萬六千步爲畝三百六十爲夫四而弱涂如之共七夫强是卽每九十夫所各加之十夫而占其十之一弱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之屬爲同閒廣二尋之澮縱橫各九畎縱者遂橫遂與溝溝與洫洫亦如之惟澮則有縱有橫而四達蓋以川必達同而澮專達於川四達則水之來往便利且都邑之封疆以澮以縱橫之澮當之則四面皆廣深而足爲固也各長三萬步九其廣爲百四十四尺百四十四尺爲二十四步以二十四步乘三萬步得七十二萬步爲畝七千二百爲夫七十二倍之爲百四十四夫道如之共二百八十八夫是卽每九百夫所各加之百夫而占其百之三强也其餘則以爲川與路焉然則匠人之所占俱遂人之所加而三溝彼此之占地豈有殊哉至萬夫有川則以川之屬而加千夫於萬夫也九千夫之地爲川之屬所占者不啻千夫乃加千夫而云萬夫亦舉十百千萬成數之文勢然耳乃匠人於川獨不見其度數無從互計蓋是因川之天成者共其人爲者還一同受澮所達由澮而推之每一偏長當如澮亦三萬步廣當倍澮爲四尋四尋爲五步二尺以五步二尺乘三萬步得十六萬步爲畝千六百爲夫十六四之爲六十四夫川與四同爲界當各分其半半川爲三十二夫川兩旁有路當去鄰界一而爲之長如道廣倍半川爲六十四夫其九十六夫是卽每九千夫所各加之千夫而占其百之一强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已上若爲凡一同含十終去一終存九終九終含九十成九十成含九百通九百通含九千井九千夫所各加之一夫并而爲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并而爲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并而爲九終所各加之千夫數屢增而實不踰總爲九千然九千夫卽所夫之一終自溝畛至川路悉分布其閒而占其十之二弱溝畛占三百六十夫洫涂占六百四十八夫澮道與川路所占見上餘十之八而强則以爲城郭宮室之屬而所占亦無多其餘若平土則更爲田若山陵林麓川澤則可田者田之按地官有山虞澤虞則之地亦有爲田者否則四之至遂與徑所占蓋卽一夫之地曰田首明不在田外也 同上

周井田軍賦說

周井田軍賦之制說者多意爲推測而其實散見於周官之經及漢書之刑法志曹公之新書周官經云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夫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其者夫家也而又日使皆備旗鼓兵器則牛馬車輦與旗鼓兵器皆夫家

所出明矣曰會其車人之卒伍人五爲伍百爲卒車亦如之則一軍百二十五車一車百人明矣曰令邱乘之政令曰作其同徒輂輦則四邱出車一乘而兼乎輂輦明矣輂輦所以載任器人輓行者也輂駕馬輦人輓行鄉師注云駕馬非周官法也四邱所出輂或輦與兵車合爲二乘者見後曰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郊里包鄉甸包遂都鄙稍包公邑其地域皆爲邱甸於其中知鄉遂郊里稍皆爲邱甸者以其皆制井也詳見彤閣說明考曰稍人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縣師兼掌邦國同徒者同邱甸之徒注以同爲方百里之同周禮疏誤說亦似是而非○姜氏兆錫周禮輯義已同余說則邱乘之政令通乎畿內外亦明矣是成周軍賦之大綱固灼見於本經也漢書刑法志云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注云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卽乘馬之法乘馬之法非卽乘邱之政令歟由是推之六十四萬井而萬乘其法同也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乃通言畿內外之極數非常法非專指六鄉所謂六鄉六軍者物稍備卒伍以俟事執謂發不必盡行則六鄉所作六鄉之車徒當此萬四千六百三十八百九十五乘與作邦國都鄙稍甸郊里車徒之法無異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見李衛公問對攻車非卽縣師所謂車稍人所謂乘歟守車非卽縣師所謂輂稍人所謂輂輦歟攻守二乘凡百人非卽縣師所謂人之卒伍歟由二乘百人推之二萬乘當百萬人也二萬乘兼輕車重車實古之萬乘然則漢以後能詳說周家軍賦之節目而足補經之未備者莫二書若矣漢志曹公書並本古司馬法以曹公書爲太司馬法楚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所引而司馬法又云通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愚以通爲匹馬則成出十馬一士一騎乃晚周之騎按顧氏炎武日知錄毛氏奇齡經問皆不始於晚周而晚周爲盛總爲十騎而革車一乘載其任器二十徒更番輓行之蓋所附據苴兵法耳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法於其中號司馬穰苴兵法見史記穰苴傳傳云苴齊景公將戰國策云在齊閔王時形按今所傳司馬法三卷但存其論說失其制度故鄭曹所引四條並無之康成以注小司徒謂是采地之軍賦誤也又鄉師注引司馬法云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愚以十五人當作二十五人其一爲士家富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爲王氏注云車車者行則更番輓輜輦負重之牛卽甸所出十二頭止則爲炊汲守裝諸事皆在此二十五人爲作十五者脫二字賈釋謂後代獲爲加版築而輓人少亦誤也至論語包訓公羊春秋傳何學並以十井爲一乘百里之國爲千乘是制賦不去山林等三之一說小司徒家役一人者且倍之乃變法之極數而坊記孔疏謂車馬牛兵器諸物皆國家所給者亦明與縣師稍人之法違近望谿方氏辨之甚悉見周官辨非及析疑諸篇五益四說皆不可從詳上

釋周官地征

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釋曰此經皆著任地之征也曰國曰近郊曰遠郊曰甸稍縣都皆所任之地也國謂城中宅卽上經之里公卿大夫士之所居也此宅與宅田之宅同一等指下士以上言廛謂農圃牧工商賈受田者之居遂人所云夫一廛是也若廛人之廛則惟市中邸舍矣國卽上經之場圃凡受田者之廛皆有之廛之征在凡受田者征嬪婦之布帛閭師云凡無職者出夫布蓋閭民亦有廛征也詳方氏周官析疑及所畜之豕犬雞在市中則征廛布征餘物滯物園之征征所樹草木也近郊十一農田之征也卽公私田百一十畝而征十畝之稅爲十一分而取其一云十一者舉成數耳遠郊二十而三牧所畜馬牛羊及他鳥獸之征也牧者牧地謂休不耕之田此牧卽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之牧詳見沈氏周禮小疏澤無水曰藪亦牧地也本大宰九藪注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山物澤物之征也其所征蓋自二十之三至十之三而止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乃於甸稍縣都山澤閒舉其所重征之一以明外此皆無過十二也近郊十一以上與上經相應遠郊二十而三以下與上經相備也所以知受田者之廛征布帛豕犬雞者下經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云廛無夫里之布廛征夫布蜀官之制也非不毛而有里布戰國之橫征也孟子欲幷去夫布以當時困甚富而民甚貧耳是布帛豕犬雞皆出於受田者之廛也所以知市之廛征布及餘物滯物者以廛人斂市之廛布廛布外所斂總布質布罰布者非市征故不及詳見沈周禮小疏斂屠者之皮角筋骨鄭注釋以當地稅斂凡珍異之滯者也非官買之亦以當地稅此布入泉府則泉也皮角筋骨屠者之餘物也所以知園之征爲草木者閭師爲出以樹事貢草木也所以知近郊十一之爲農田者上經之以田任地自近郊始也所以知遠郊二十而三之爲藪牧者畜牧家之受田自遠郊始則藪牧之畜事亦自遠郊始也所以知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爲山澤之物者以下經惟其漆林四字知之也其者指甸稍縣都漆林開山澤閒則惟字對山澤所產言故知十二爲山澤之物也公卿大夫士之宅所以無征者於貴者優之也孝經釋以國宅爲官府則無征不必言矣布帛草木豕犬雞之征所以二十而一者廛地小而所出徵也廛布及餘物滯物之所以二十而一者蓋商賈貨賄之征當與市廛等司貨賄但征於司門不征於市關市並征屋稅而已市廛二十而一則貨賄亦二十而一幷之如田稅之十一農末適均也管子治國篇云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故知征之貨亦等也農田之所所十一者多則食不足於民寡則食不足於國也馬牛羊及他鳥獸之所以二十而三者較農田則人力少而利厚也山物澤物與漆林之所以遞增者人力尤少而利尤厚也抑經文簡奧多包含云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則凡國以外之宅皆無征園以外之園廛皆二十而一矣云近郊十一則凡近郊以外之農田皆十一矣云遠郊二十而三則凡遠郊以外之藪牧皆二十而三矣蓋舉地之最近者以表其餘乃征賦之總例也若商賈之貨賄本非地征非經所包含故不得與嬪婦之布帛藪牧之鳥獸並列至百工之器物當亦出於其廛論語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肆卽此廛之列之廛蓋亦在關市也廛與器物之征當亦各二十之一如商賈矣

載師地征自注疏及王氏訂義諸說不皆有當而近年聚訟尤甚恐古制終不得明故採求本經義例確證以反覆條釋之釋近郊十一甸稍縣都十一略本亡友蔡宸錫說同上

都鄙公邑異同

周制鄉遂之外有都鄙有公邑縣士職云各掌其縣之民數又云冬就其縣肆之三日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與上經鄉士掌鄉遂士掌遂協文與下方士掌都家異職是公邑謂之縣縣士注云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師縣士皆以所治者名官周官經有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馬家司馬方士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治都鄙之官也有縣師稍人縣士治公邑之官也鄭君釋周官經以爲公邑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考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

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大司徒職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此都鄙爲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如鄉小司徒掌六鄉故兼掌都鄙也遂人職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與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制不同縣師辨田萊與此合餘夫在公邑遂人又實須其田里是遂人掌邦之野兼主公邑甚明其職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都鄙之制如鄉公邑之制如遂歟大司徒以里數制邦國之域以室數制都鄙之域凡計里者室之增減不定計室者里之廣狹亦不定也里數不定故都鄙不著里鄭君注云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爲三等似臆說室數有定故都鄙無餘夫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皆有餘夫明鄉遂都鄙之餘夫咸於公邑受田然則周之公邑蓋以里數制其域與鄉遂都鄙異制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許慎云周制王畿千里分爲百縣縣亦見周書稍人職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謂作其一縣之徒役其縣方一同歟春秋傳遠啟疆言晉之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以司馬法同方百里革車百乘計之縣之里數與周官經符合春秋時晉楚屬邑亦稱縣楚僭王號故稱邑爲縣尹曰縣公考晉之稱縣則自文公出定襄王始也傳二十五年晉侯朝王請隧不許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茲數者皆王畿之縣也是時晉方隧之是請又爲縣他日趙文子曰溫吾縣也又韓宣子以州易原縣于樂大心皆仍周縣之證也其後增置日廣昭五年遠啟疆言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昭二十八年魏獻子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哀二年趙簡子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蓋與王畿百縣不殊僭亂王章如是六卿分晉實誰階之厲乎○金修撰禮箋

敘官有九嬪以下無三夫人

九嬪鄭注曰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引之謹案此與昏義不同昏義九嬪次於三夫人之下此則有九嬪而無三夫人非有其人而不列於此也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大祭祀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內小臣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皆但言九嬪而不及三夫人若有其人則祭祀賓客喪紀皆當從后而與其事何以獨無夫人之禮事乎夫人亦當有服何以其后與九嬪世婦之衣服而不及夫人乎然則周禮無三夫人明矣周語內官不過九御魯語曰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韋注並云九御九嬪月令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此無三夫人故但云帥九嬪鄭注謂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失之高誘注呂氏春秋仲春紀分后妃爲二以妃爲夫人亦誤皆言九嬪而不及夫人與周禮合益三夫人之有無經傳所言各異解者各如其本書以說之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鄭君於此云夫人坐而論婦禮於內宰職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於九嬪職云三夫人當一夕皆牽合昏義三夫人之文與周禮不合王尚書經義述聞

世婦

天官世婦王之妾也春官世婦卿大夫士之妻也尊卑不嫌同名故可俱稱世婦其得爲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賈疏乃云此主婦人則謂大夫士並奄人爲之夫以奄人而稱爲世婦有是理乎況天官小臣上士用奄康成已云奄稱士異其賢以刑餘之人而使爲卿大夫非周公設官分職所宜有也賈氏此說顯悖經文且開後世宦官專國之禍故特正之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府史多少有無之辨

疏云周禮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御史有史百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鄭云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故也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少得史即足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腊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內唯有天府一官府特多于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崔茂才吾亦廬稿

府多於史

天官敘官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引之謹案天官掌次府四人史二人春官鬱人府二人史一人司尊彝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府二人史一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磬師府四人史二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氏曰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則其餘皆否若如今本掌次等官皆府多於史賈氏不應獨舉天府一官竊疑掌次等官府四人史二人府二人史一人人數皆上下互譌唐石經已如是王尚書經義述聞

讀周禮小宰注 徐養原

周禮小宰之職掌凡宮之糾禁鄭云糾猶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疏引應劭曰副貳御史大夫內掌蘭臺圖籍外督刺史糾察百寮故舉漢法況之宋儒謂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不當以中丞爲況吾謂不然鄭以小宰掌糾禁故以御史中丞解之非謂其官同也若果同官則當於序官注之若大府之爲司農司會之爲尚書職內之爲少內不當注於本篇且如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云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豈以漢之司空爲即周之大司徒乎後漢百官志注於太尉長史下引盧植鄭注曰如周小宰盧氏此言若與鄭異而理則可通漢儒以司徒司馬司空爲周之三公書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周制六官之外別有三公而三公仍參六官之職也漢初沿秦制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其後復古三公之制遂改丞相爲司徒太尉爲司馬御史大夫爲司空後漢仍改司馬爲太尉餘悉如舊蓋漢庭儒者未見周禮故但置三公不設六官是漢之三公卽可當周之六大其屬各有長史卽可當小宰小司徒之等然則盧氏以太尉長史釋小宰特以見三公之有長史猶周之建其正復立其貳云爾若以司徒長史況小宰及小司徒太尉長史況小宗伯及小司馬御史中丞況小司寇及小司空則比例更爲密切要之御史之有中丞猶太尉之有長史成帝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司空長史卽御史中丞也所謂盧鄭二說其理可通者以此夫周之冢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相去不遠漢之三公皆萬石長史

千石尊卑懸絕但取正貳之義足以相況耳又後漢無御史大夫建安詩嫌設之仍有御史中丞屬少府蓋有糾禁之掌焉故鄭注與之若以御史大夫爲小宰則必不可彼見漢之丞相卽周之冢宰故爲此說不知御史大夫乃丞相之亞非丞相之屬故改爲司空而與司徒司馬並爲三公烏得以小宰當之哉經義叢鈔徐養原

五隸錯簡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此五字當在夷隸掌役牧人養牛下其守王宮脫者字與其守脫守字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王應電周禮傳云上司隸職止言掌四翟之隸守王宮及野舍之厲禁未及於罪隸也以文勢相之不應未言蠻隸而先言如蠻隸之事十四字疑閩隸脫簡而誤見於此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閩隸掌役畜畜上脫掌字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此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下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衍此字與鳥言此三字當在閩隸而阜蕃教擾之掌下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貉隸掌役服不氏而衍此字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引之謹案夷隸役牧人養牛則當助牧人爲牽傍牛人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此助爲牽傍之證亦謂兵車之牛鄭依誤本作解云牛助國以牛助轉徙者也牽傍之非也牛助爲牽傍五字當在夷隸不當在罪隸也夷隸貉隸皆云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不應閩隸皆無此文當如王應電說移罪隸其守王宮三句於閩隸而補者字守字蠻隸役於校人夷隸役於牧人貉隸役於服不氏不應閩隸無所役之官畜上蓋脫掌字周禮新義謂役於掌畜是也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子則取隸焉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之下言凡封邦國及都家若王子出封則取隸於罪隸使往爲之役也子上又有脫文耳鄭依誤本作解云子者王立世子置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非也養馬乃蠻隸之事不得屬之夷隸夷隸爲字蓋衍文也夷隸不養鳥則不得與鳥言養鳥乃閩隸之事貉隸養獸而與獸言則閩隸養鳥亦當與鳥言與鳥言三字當在閩隸阜蕃教擾之下承掌字連讀無疑今訂正其文如左王尚書經義述聞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子則取隸焉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閩隸掌役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夷隸掌役牧人養牛牛助爲牽傍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同上

周官軍賦

歲丁亥與戴東原同居京師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余舉小司徒正卒羨卒釋之東原曰此有益於爲周官之學者遂著錄焉

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如以一成三百家計之亦得七十五人甲士三人者其軍吏劉劭爵制曰古者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李衞公問對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大司馬職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不言起徒役者家一人爲下經四時之田立文所謂田與追胥竭作也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先鄭云餘子謂羨者是也後鄭謂餘子爲卿大夫之子則當諸子帥之至于太子宮正官伯令之小司徒掌萬民不當攷卿大夫之子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其以役國事士師之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羨使其居者相與其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氏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丘甲昭四年子產作丘賦亦說者謂此甸所賦使丘出之丘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賦往往襍引管子釋之而于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其失甚惑也成方十里百井九百夫之地以九百夫計之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百夫通上中下地率之一家受二夫之地司馬法云成三百家出車一乘是也若以百井計之三分除之不盡又不便開方計算故除其邊三十六井爲甸方八里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是也二法起數雖殊而同制藝文志軍禮司馬法一百五十篇七略入兵家班志出之入禮言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于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明是書之作遠在春秋以前隋書經籍志則云司馬兵法三卷司馬穰苴撰是時此書已闕佚不全後據史記司馬穰苴傳爲撰者穰苴案傳言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其自敘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又云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考史記諸文則謂司馬法爲穰苴所撰者由讀史記未審矣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一百人員千李衞公問對及張預以于注者可據蓋本孫子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之說與司馬法因井田制車賦者絕異唐杜牧謂引此爲司馬法亦緣是時不見全書遂滋謬誤竝附正之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于任地令賦丘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

者一乘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甚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卽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于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稍遂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職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 金修撰牓

周禮田制軍賦論

周禮王畿千里以郊甸削縣都五者爲節而田制車賦出焉稅以夫計車以乘計可以考知其數者里也而田或三分而去一或于三分所去六而存一民或一家受二夫之田或六家受十二夫之田賦或家出一人或十家出一人皆隨地之遠近內外而殊康成言之詳矣而後人之所疑者有二治溝洫之夫稅與遂當與都鄙同去也都鄙出車不得不與鄉遂變通也二者皆康成之所未言愚請得攷而釋之鄉遂制田以溝洫都鄙制田以井甸是以都鄙有治洫治澮之夫而鄉遂則否無他形勢使之然耳十里爲成百里爲同此都鄙之制也是故成中有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則旁餘一里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居一同之中則旁餘十里甸之外無洫至成而後有洫故一里爲治洫之夫六十四成之外無澮至同而後有澮故十里爲治澮之夫溝洫之地可以十里百里計而不爲成則無甸是故澮與洫遇而有百夫川與川遇而有萬夫百夫之田九遂九溝九之而爲十里萬夫之田九洫九澮九之而爲百里無餘也無餘則安得有治溝洫之夫哉然則鄉遂之溝洫受田出稅之家自治之而已自治之而猶稅之者稅輕也都鄙之稅重故不稅其治洫治澮之夫以是爲均而已矣遂之稅與都鄙同而其受田也率六家而餘一夫故稅雖重而不明益其所常稅者家止二夫而不及其餘平則與不稅治洫治澮之夫何異也六遂十二同百八萬夫十十六分之十三率之夫二十萬夫餘七十八萬夫受田有三十夫有其六萬家依六鄉受田多六萬夫當爲不出稅之夫而鄙之然後去其稅既無其夫則何稅之去乎論者以康成明言都鄙出田稅之夫而於鄉遂不言出謂其間治溝洫之夫出稅與否尚未可定不知康成言六鄉定受田十二萬家卽出田稅之家也則六遂受田三十六萬家亦卽出田稅之家也不出田稅者特六鄉之六萬夫耳然國三十六萬家之所受也六家受十二夫之田故知六鄉夫邱三十六萬家之所受是無不出稅之家矣然則鄉遂不言出田稅而都鄙言之何歟曰都鄙言之者稅止于甸也鄉遂不言者稅不用甸法也稅止于甸而田不止于甸不言出田稅之家則受田者皆出稅矣故特言之明其與鄉遂異也此康成之微意歟鄉遂都鄙之田制既異則其軍賦亦異故鄉遂乘七十五人都鄙乘三十人大抵鄉遂出二千乘都鄙出八千乘疑爲天子萬乘論者謂都鄙不稅治洫治澮之夫亦當去其賦如此則車多人少不得不借鄉遂以足之此又不然治洫治澮之夫閒其不出稅未聞其不出賦也都鄙之賦不計甸而計成信南山箋曰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斯非計成出賦之明文乎論者以坊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爲賦止于甸之證不知此卽班固所謂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者也如其說則有甸無成矣一同除三千六百井卽旁加之十里出賦一成亦除旁加之一里而同百所無成是無治洫治澮之夫而鄉遂出車亦不得有二千乘鄉遂各七萬五千家出車二千乘其餘歸之乃等田及公邑依刑法志僅出千六百乘此則不合于周官箋所云者侯國出車之法也康成于周禮特言畿內出車故依王制三分去一之說稍甸縣都所去不及二分之一則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計其受田之家仍得三分之一通以一家受二夫之田不滿三分去一也而以其所餘者爲成于是周禮可通而成亦必出賦成既出賦則都鄙不患其人少矣是故三分去一亦三分取一則削縣都八十四同之中取其二十八同已足其八千四百乘之數三分取一卽三分去一及一家受二夫也然則成出一二十八同上地家百畝凡二百五十二萬家出一人一乘三十人率之正得八千四百乘乘者以下地爲率要之三百家而出一乘則雖以遂之中地上地可矣下地下成九百家出三乘中地二成九百家出三乘上地一成九百家出三乘都鄙所出止八千乘則三百一十五家而出一乘而置二百五十二萬家卽八千一得是數以除稍縣都受田家數尚有盈虧以分三藏故也自相補除卽無不合是故稍二十同百八十萬夫受田六十萬家出千九百五乘縣二十八同二百五十二萬夫受田八十四萬家出二千六百六十六乘都三十六同三百二十四萬夫受田百八萬家出三千四百二十九乘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有去五十萬夫縣去七十萬夫都去九十萬夫而得受田之家大率二十分而去一以釋其所去之乘卽可以局其所出之乘八十之國二十之三置率國出百乘以令率之則稍去必十五乘縣去自三十邑乘都去百七十一乘以轉減常率應出之乘卽得也如是而都鄙之人固有餘也何必取之于鄉遂哉然則鄉遂之所餘出焉乎曰鄉所餘多商賈務牧之人受其田遂所餘則餘夫出耕之田也皆非正卒爲得而出賦餘夫不足以盡遂之所餘六遂公邑之田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當出二十八萬五王畿勳受餘夫四之一則有百十子異家矣然知不足盡受其田則尚當有商賈務牧之人哉鄉有賈牧出遂有餘餘特言其畧耳且都鄙受田豈皆正卒出賦者乎夫殺都鄙三三百家出一乘之通率非謂有此等八者然都鄙亦有特少焉其在野故耶但以通率之而從而變通焉三通計王畿十里受田三百萬家出車萬乘故以三百家出一乘爲通率猶遂供家出一人足爲變通則鄉遂有出稅不出賦之家都鄙有出賦不出稅之家而田制軍賦以明二者之疑以釋矣 錢遂士濵亭遂古錄

李淞問先生云鄉遂公邑賦人不賦車此是孔穎達坊記疏中疑義非經文也周禮縣師明有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夫家人民及六畜車輦之稽是外而諸侯邦國內而大都小都家稍以及邦甸郊遂無不出車出馬牛出人而乃以賦人賦車分屬鄉遂都鄙爲言恐非周禮意否

周禮鄉遂與都鄙出軍之法俱無明文卽三鄭及賈疏亦並無明註皆依文解斷總鮮實據然其大概則稍縣都鄙與鄉遂公邑截然兩分鄉遂公邑賦人稍縣都鄙賦車此不特孔氏坊記

疏爲然也蓋周禮大文原有兩賦字天官大宰職以九賦斂財賄此口率賦也賦人者也此惟鄉遂有之故一日邦中二日四郊三日郊甸皆鄉遂之地其中雖及家稍鄙都然皆畐指家稍鄙都中之公邑而不及采地以家稍縣都不賦人也地官小司徒之職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此出車賦也賦車者也此惟井邑丘甸縣都有之故此賦字鄭氏特註曰賦以出車徒給繇役且引司馬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以實之而鄉遂不及焉以鄉遂不賦車也是以州長黨正族師遂人遂大夫縣正鄙長諸官其言賦人法皆以鄉遂爲言並不及家稍鄙都如鄉大夫任人之法國中自二十以至六十郊野自十五以至六十五凡齒之多寡辨之早晚皆盡于此曾有一及郊野外乎故鄉師治徒役必先辨鄉邑而治其政令謂辨六鄉六遂及公邑之人而分限之曰鄉曰邑未嘗及其他也是以賦人有四惟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衆寡遂人以歲時登夫家衆寡遂師以時登夫家衆寡鄙長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此皆鄉遂官主賦人者故皆曰登其他或作或稽或比或校或數或簡或簡稽皆就其所登者而考治之若鄉遂諸職皆有稽稽六畜車輦語其所云車輦皆以征藏言如車曰牛車輦曰馬車輦曰人車一如余車輜車之數或牽或傍皆載公器並不註兵革革車長轂車何則非賦車也至家稍縣都則直以兵車屬之如縣師稍人爲都鄙官縣師旣帥其衆庶及車輦矣又曰會其車人之卒伍則此車是兵車此人是兵車之人與上衆庶車輦顯然兩分故稍人亦都鄙官而曰掌上乘之政令其于丘甸字則直改作乘字以爲惟甸賦乘耳故註疏亦云因甸出車一乘故改曰乘則旣定以丘乘賦車曾有一及丘乘外乎若縣師有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人民車輦則此都鄙稍甸指都鄙稍中公邑爲言一如孔疏之言家稍鄙都而兼指公邑正同夫家稍鄙都不賦口率登復賦人是以縣師稍人皆都鄙官不惟不登人并不帥人惟司馬偶一謂及則然後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爲縣師屬官又受法于縣師其在鄉遂諸官作帥並不及都鄙稍三字而獨都鄙官作帥始一及之正以都鄙縣稍並不賦人而亦調及其官者以爲都鄙稍中有公邑在焉非泛及也是鄉遂賦人丘甸賦車在周禮與舊註原是如此特予亦所不慊者一則任賦偏室一則以司馬法說周禮不合一則車數與人數移譌不淸蓋革車車輦可以分別衆庶與車人則同此役夫矣鄭氏註甸乘之法謂三百家出一乘三十家出一人三萬家出百乘三千家出百人則以人配車總在丘甸與鄉遂所登人數不合若陳祥道禮書以鄉遂所徵人合之甸乘出車之數則七十五人一乘天子六軍可配二千乘諸侯三軍可配一千乘是直以鄉遂所登人數配之丘甸其于何甸所甸七十五人置之何地積毛

討經齋

樂章

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爲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爲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爲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舜命夔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古之詩大抵出於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侈而音節之間往往合於自然之律楚辭以下即已不必盡諧（文心雕龍言楚辭詭韻讚頌）降及魏晉羌戎雜擾方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而名爲樂府無以異於徒詩者矣（元稹言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播于管絃也）人有不純而五音十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得已而爲之也

頤處十日知齋

禮服釋名

（周禮冕弁裳服之名制說者紛紜錯多所謬漏是以參互考訂而釋之）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

案經言五冕皆五采繅十有二就則王之冕無不十二斿者矣注獨以此爲袞衣之冕與皆文不相會春秋左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王之元服於是取數焉禮男子重乎首故服有五而冕唯一所以辨上下之等也公亦五冕九斿九就侯伯四冕七斿七就子男三冕五斿五就並以同爲冠異服繅斿皆就者言斿之玉數皆如其就數尙書歐陽說冕前後皆有旒大小夏侯說唯前有旒漢永平中議定冕服乘輿從歐陽說前後垂珠二十四旒公卿已下從夏侯說皆有前無後此注云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亦通前後計之同歐陽說也廣森謂玉藻前後邃延唯見冠上覆前後出耳不足爲後延有旒之證禮子張問入官篇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於後無取夏侯義是也王之冕言紘不言瑱諸侯又無紘皆文不備其瑱天子亦以玉矣紘則唯王朱耳諸侯以青（祭義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大夫士以緇（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皆緇組紘如之）弁冕弁謂之紘冠謂之緌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纓兩條垂而結其緌於頤以此爲異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案此祀昊天上帝謂日至大報天於圜丘所謂禘也埽地而祭器用陶匏牲用犢乘大路而素幭越席不緣大圭不瑑皆尙潔質報本反始其服宜稱之是故黑羔之裘襲玄衣而不襮以充美也冕無繁露旒之至也祀五帝亦如之者如其冕無旒玄衣無文非必如其裘記曰唯君有黼裘以誓省白與黑謂之黼蓋錯黑白羊皮爲之誓驅誓命也省省牲裁也國君當以黼裘爲祭祀之上裘當時諸侯亦僭服大裘故曰非古也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謂上辛郊祀所服與禘有異丞鄭强相附合許造郊問乃云天子大裘以黼之既至燎壇脫裘服袞以臨燔柴既失至敬不文之義且冬至日祝裘亦情事之不然故先儒皆言家語王肅增加非孔氏之舊也

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袞衣王者之服唯上公以王者之後亦得服之（春秋傳曰上公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故於文从衣从公言公之上衣也袞爲正字作卷者假借字鄭君乃以卷象龍首卷然遂升龍以爲九章之首又退宗彝於火下欲使蜼彝得取虎蜼爲義廣森疑焉[illegible]人而其書曰天子山冕則袞冕首山不首龍矣禮官言龍袞者自袞以下無龍章故袞獨以龍名耳（禮器曰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言黼黻不）

不及諸侯諸侯下不及大夫若龍袞首龍豈得又謂諸侯以一首衣乎哉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非首龍也然則龍之法服亦不修袞鷩冕七章自華蟲而下毳冕五章自藻而下希冕三章自粉米而下釋名曰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暖而潔也是以虞書之次爲說

祭羣小祀則玄冕

注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案冕之制以麻衣延玄表纁裏故弁師言王之五冕皆玄冕自希以上各有取義唯玄冕從其正名非以玄衣故也玄冕一章猶升黻於衣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此黻有在衣者非玄冕之服而何春秋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黻冕者玄冕也注又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案大戴禮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也絻即冕字此冕謂玄冕郊特牲曰玄冕齊戒顧命曰卿士邦君麻冕蟻裳蟻名玄駒故玄裳謂之蟻裳豈得言冕服唯有纁裳乎荀子曰天子袾裷衣冕諸侯玄裷衣冕采菽之詩王錫諸侯玄袞及黼然則蟻裳者邦君之正色王之卿士亦諸侯入爲之蓋天子冕服朱衣朱裳諸侯冕服玄衣玄裳其上玄下纁者唯大夫耳故喪大記曰大夫以玄赬明玄衣赬裳大夫專之爾雅曰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而大記以玄赬爲大夫大保太史太宗彤玄纁者對文雖異散言亦通矣其義君以純臣以雜衮是大夫之服

凡兵事韋弁服

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案兵事謂凡興兵命將之事非必戰服也聘禮卿韋弁歸饔餼則韋弁固亦禮服詩言方叔率師猶服其命服忽珩朱芾何必韎韋衣裳而後從武事也此經有韋弁無爵弁雜記諸侯相襚以爵弁服皮弁服朝服子羔之襲也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又皆別無韋弁陳祥道說韋弁即爵弁也韋言其質爵言其色爵弁服緇衣以帛爲之檀弓周頌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而弁衣絲者爵弁也士祭於君爵弁禮絲衣以祭布衣以朝古謂絲爲純故冠禮稱爵弁純衣祭統君純冕立於阼又王后蠶於北郊以其純服純皆訓絲也其裳纁裳其屨纁屨黑絇繶純絇讀爲絇屨頭飾也繶縫中紃也純緣也冕服則用舄舄屨之屬見於屨人云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鄭君以爲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施飾用繢次及爵弁亦用繢次之說所皆無以決其必然姑闕之其韍韠曰韎韐凡冕服名韍弁服名韠爵弁之等下於冕尊於弁特別謂之韐王以爵弁韎韐爲兵服故曰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矣毛傳曰韎韐茅蒐染草也鄭君駁異義云齊魯之間言韎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之字从艸鬼聲蓋古音韎讀如茅蒐合聲即讀成韎猶不律爲筆卒便爲倴乃後世反切之所起

眡朝則皮弁服

注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案毛詩其弁伊騏傳曰騏騏文也弁皮弁也顧命二人雀弁執惠四人綦弁執戈雀弁者韋弁也傳云雀韋弁是也雀與爵同綦弁者皮弁馬融本亦作騏注云青黑色非也皮弁用白鹿皮禮冠有綦組纓似有綦組綴並以雜文爲綦綦弁亦取弁璂雜采文名之弁師曰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冕有旒弁有璂皆以組貫玉珠垂而下之則爲旒綴而上之則爲璂故璂之數與旒之數同等琪施於會會者弁之縫中所謂會弁如星者也爵弁雖以弁名形制猶略如冕上有覆而不俯無會璂之飾是以皮弁獨名璂弁三禮圖爵弁似冕無旒士冠記曰周弁殷冔夏收明周之爵弁即殷之冔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則冔亦即冕矣論語言服周之冕亦謂周始爲旒冕而夏收殷冔有旒與不旒之別冕別爲爵弁爲冕見續漢輿服志璂騏綦一也鄭君鳩鵪讀騏爲璂與傳騏文義實相會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有頍者弁王所以燕兄弟甥舅說者以爲皮弁也諸侯燕禮朝服王以皮弁朝則亦以皮弁燕記曰朝服十五升當通天子諸侯言之故此注知皮弁衣亦十五升布也郊特牲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白布爲裳要有襞積也其屨白屨緇絇繶純

凡甸冠弁服

注曰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案冠弁玄冠也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續漢志曰委貌以皁絹爲之制如覆杯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此侯國朝服用委貌之證少牢饋食主人朝服雜記所謂大夫弁而祭于己者其冠弁歟趙氏孟子注以冠弁當皮冠非也左傳責衞侯不釋皮冠楚靈王雨雪皮冠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皮冠可釋可去則必別有一物加於冠上若今雨帽矣冠弁服與玄端同冠而衣裳不同冠禮曰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特牲饋食記曰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舊說韠與屨從裳之色以此校之朝服素裳其韠或緇又禮記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然同爵韠黑屨青絇繶純似屨韠皆不必順裳色爲黻亦不必順常色故諸侯麻冕蟻裳而亦芾金舄也傳謂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笈以金舄亦舄黃朱舄者近是

凡弔事弁絰服

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案弁絰有加爵弁者檀弓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絰紂衣是也有加皮弁者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素裳玄冠夫子不以弔言不以朝服弔也諸侯與其臣以冠弁爲朝冠其弔服自可皮弁環絰天子與其臣皆以皮弁爲朝冠故弔服更用爵弁絰避朝服也庶人無朝服乃得通以素委貌弔矣王莽時詔議功顯君服劉歆等稱周禮曰王爲諸侯總縗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經無文據記弁絰葛而葬則弁絰固有葛者其用之別或當如歆所說皇覽引逸禮曰君使大夫弔於國君錫衰裳麻衰弁絰異姓葛同姓麻見太平御覽弁絰而衰者成服以後之弔服也爵弁絰紂衣者既小斂未成服往哭則服之或始聞其赴遂爲位而哭亦服之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案士虞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諸侯於祭也公之尸袞冕侯伯之尸鷩冕子男之尸毳冕王祭先王先公皆與尸同服則諸侯亦當與尸同服記每言君卷冕立於阼是公之祭服也玉藻諸侯玄端以祭五冕皆玄其服皆端玄端猶言端冕即謂袞鷩毳之屬彼兼五等諸侯言之不得斥名何冕故通謂之玄端端知非冠玄者文在禪冕以朝之上所謂貴賤不嫌鄭君破玄端爲玄冕非也禪冕乃此玄冕耳玉藻之說儀禮具雜義鄭君乃疑諸侯祭於己不得申其上服過矣周官晚出或者以鷩毳諸服名不經見爲疑然春秋許男新臣卒左傳曰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許男本毳衣故加二等而後袞是五等不得同冕足以明焉侯伯之服以鷩爲上然而曰王錫韓侯玄袞赤舄者則加賜之也乃所謂袞衣也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案典命言衣服之數皆如命數詩曰豈曰無衣六兮左傳鄭

伯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則服章有以偶者矣蓋三公八命袞而八章孤卿六命鷩而六章大夫四命毳而四章大車之篇毳衣如菼毳衣如璊其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是言大夫有毳冕者也如菼言其藻也如璊言其火也績藻青績火赤且王之士亦當有冕上士三命服亦三章中士二命服亦二章下士一命服亦一章禮器說冕旒之數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者皆据王朝而言此經祇之服不過希冕卿大夫之服不過玄冕士又不得有冕何也凡諸侯各君其民世其土服其命服有不純臣之義若畿內之卿大夫士屈於至尊自非助祭王所及以王命出疆不得申其上服故略而不言耳諸侯之士猶有爵弁而此經止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明亦以其非攝盛不得服而略之則祇之所以斷自希服卿大夫之所以斷自玄服者其故可知也

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案玄端者玄冠端衣儀禮冠端玄論語端章甫左傳端委穀梁傳委端皆謂此也記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又曰齊則綪結佩而爵韠爵韠者玄端服之韠也禮男子玄端恆與婦人宵衣相配昏禮注讀宵爲素衣朱綃之綃魯詩說綃綺屬玉藻有玄綃衣或者玄端之衣亦綃爲之歟若然士祭其先仍得綃衣唯大夫祭服布衣者遠下君也合於所謂順而摭者鄭意唯士有端非也凡冕服皆正幅故荀子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樂記曰端冕而聽古樂武王踐阼篇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唯皮弁冠弁服乃有侈袂喪服以爲吉事則冠冕之服端弁服侈袂少牢饋食上婦被錫衣侈袂知乇八尺也凶事則喪服端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弔服侈袂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侈袂凡端與侈袂取其相變而已曲禮曰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始所謂素端也唯素端徹緣明餘服皆有緣衣緣曰純深衣曰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裳緣曰飾詩曰素衣朱襮裳緣在幅曰紕在下曰緆見士喪記

又案諸服之外見于禮者有深衣長衣中衣中衣者吉服之裏衣也郊特牲以大夫丹朱中衣爲僭案禮君祖朱襦大夫祖纁衣則諸侯朝服之中衣所用亦一也然未聞長衣凶服也卽深衣而素純者聘禮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大夫之喪筵宅與葬日則史練冠長衣深衣之制則小戴記備矣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案禮婦人從夫之服位男子冕弁之服凡有九等則婦服亦九等此唯見六服者外祀武甸非后所有事故不備其服禮經所見尚有禮衣稅衣錫衣宵衣鄭以禮展爲一稅緣爲一近强合耳今差次之蓋褘衣視袞冕褕狄視鷩冕闕狄視毳冕鞠衣視希冕禮衣視玄冕稅衣視爵弁展衣視皮弁錫衣視冠弁宵衣視玄端何以明之記曰君袞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是褘衣視袞冕也玉藻曰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褘衣褘當作鞠謂其夫爲君則命其妻以屈狄明此之命則上公夫人亦得衣褘鄭等讀褘爲鞠衣非也鄭君曰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是揄狄視鷩冕闕狄視毳冕也狄皆當爲翟之翟也之翟古翟狄通義詩韓說舞以夷狄大鳥羽可見古字秉翟韓詩亦作狄鄭君曰其夫孤也制服鞠衣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是鞠衣視希冕也喪大記曰復大夫以玄禎世婦以禮衣玄上禎下冕服之色大夫一命而冕世婦一命而禮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故玉藻曰一命禮衣是禮衣視玄冕也昏禮主人爵弁女次純衣纁袡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曾子以爲婦服則稅衣纁袡者卽純衣纁袡也婿爵弁服純故女稅衣亦純小戴言稅不言純儀禮言純不言稅可互相見喪大記曰復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雜記曰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以稅衣揄狄狄稅素沙亦以狄比冕服稅比爵弁服是稅衣視爵弁也展衣鄭司農以爲白衣毛公以爲丹縠衣詩言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說文解字曰䄆玉色鮮白以玉之白喻衣之白則展衣白信矣尚書大傳后夫人將侍於君前釋朝服襲燕服注云朝服展衣工以皮弁爲朝服后以展衣爲朝服取其色與皮弁素積相應是展衣視皮弁也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注破被錫爲髲鬄廣森謂被自首服耳不當連錫爲讀詩曰被之僮僮被之祁祁被者追師之次是也錫衣者緆衣也燕禮冪用綌若錫今文錫爲緆漢郊祀歌曳阿緆子虛賦被阿緆揄紵縞說文解字曰緆細布也主人朝服布主婦緆衣亦布是錫衣視冠弁也特牲饋食主人冠端玄主婦纚笄宵衣是宵衣視玄端也其緣衣男子亦有之緣或作褖士喪禮襲有褖衣注曰黑衣裳赤緣之謂褖賈公彥曰此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褖衣一名袗玄冠禮兄弟畢袗玄注云袗同也古文袗爲均不言如主人服明袗玄亦玄端一等衣裳不殊故謂之同玄淮南子曰尸祝袀玄字從古文均爲正昏禮又曰女從者畢袗玄女服亦名袗玄男服亦名褖其不殊裳既同是以得通言之諸服皆以素沙爲裏沙卽紗也古今字追師職首服有副編次三等禮每言副褘知唯褘衣配副鄭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揄狄以下皆編鄭曰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稅衣以下皆次鄭曰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宵緣則纚笄而已其等男子弁而婦人次男子冠而婦人纚笄布雖統稱服名然帶裳冠履之式色多未見於篇者或以經無明文卽闕之不敢妄說或以注無疑義卽因之不贅也詩小孔檢討禮學卮言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儀禮

皇清儀禮解

德清俞樾書

上洋寰瀛山房石印

PL
2461
.N8
1893
v.14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一

儀禮

儀禮目錄

先大夫於六經箋疏無所不窺少讀周禮九賦日率出泉注疑而質之師師曰此鄭氏以漢法注周禮之誤於是知註疏未盡合經益肆力披研疑則簽之不下百千條然未及成書也年及艾去官歸里乃著三禮疑義若干卷會天子命儒臣纂修三禮義疏先大夫以總裁薦奉　詔入館益得徧搜秘府諸籍及四方遺老禮說總裁俱爲推服而桐城方公臨川李公尤相契重恐以考訂屬焉繼復委以三禮禮節四圖因撿諸儀禮圖七十餘種增刪補輯多正敖氏之訛凡十年書成而所著三禮疑義由是數易其稿又念疑禮一經幾成絕學當崇經右文之世纂輯三禮以敎天下十七篇與周官戴記並顯彬彬盛矣顧禮記本漢人傳疏文義明晰周禮以事繫官條列亦井井易按唯儀禮一書欵次質直無脈絡起止可尋又自一字至十數字句多奇零不整語語澁口且監本與石經各有脫誤鄭註與賈疏不免轇轕昌黎謂儀禮難讀不信然耶間嘗語人曰讀儀禮之失有二句讀不明則句可移綴上下往往賓主易位東西乖方其失者一章次不分則禮之始終度數與賓尸介紹冠服玉帛牲牢尊俎之陳如滿屋散錢毫無條貫其失者二章句之不知又何論義疏也用是刪繁取約補脫勘訛作爲章句一篇之中晝其節目一節之內析其句讀如士冠禮筮日戒賓雖仍賈疏及儀禮經傳通解所分之次而更按其節次分爲六章筮日戒賓四節爲第一章冠前之禮初加三加四節爲二章正冠之禮禮子命字醴賓諸節爲三章四章冠畢餘禮令展帙者知某事在某禮之前某事在某禮之後十七篇節目瞭如指掌其訓釋多本鄭賈箋疏間亦採他說附案以發明之至喪服一篇尤爲敎孝要道故更加詳審列朝服制亦兼附焉二公俱稱之蓋先大夫三禮疑義而外殫十餘年心力章分句斷輯成此書爲學禮者階梯非偶然也乾隆丙子秋外舅沈椒園先生借抄此本明年夏爲粵秀山長攜之以行壽祺從先生至粵以謀于從兄淞巖太守兄欣然任剞劂復邀同好共襄厥成壽祺少未學禮甲戌自京歸子舍冀得時聞禮訓而先大夫目眚加劇踰年即見背今距屬纊之辰二十六月矣每檢遺著流涕泫然疑義書帙浩繁未克即刊乃先梓是本行世族邸無善本可讎而又刻期校勘不免挂漏惟有道者正而敎之則羽翼此經匪淺旣編次目錄因憶先大夫著禮顚末與所以作此書之意而謹述之如此男壽祺謹識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一

儀禮章句

仁和吳司馬廷華著

士冠禮第一 [illegible]

士冠禮。筮于廟門。[illegible]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illegible]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illegible]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illegible]

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illegible]

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illegible]

宰自右少退，贊命。[illegible]

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illegible]

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illegible]

主人受眡，反之。[illegible]

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illegible]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illegible]

徹筮席。[illegible]

宗人告事畢。[illegible]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illegible]

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illegible]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illegible]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illegible]

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illegible]

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illegible]

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illegible]

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illegible]

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illegible]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illegible]

告兄弟及有司。[illegible]

告事畢。[illegible]

擯者告期于賓之家。[illegible]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illegible]

水在洗東。[illegible]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illegible]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illegible]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illegible]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illegible]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illegible]

緇纚，廣終幅，長六尺。[illegible]

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illegible]

櫛實于簞。[illegible]

蒲筵二，在南。[illegible]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illegible]

有篚實勺、觶、角柶。[illegible]

脯醢，南上。[illegible]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illegible]

賓升則東面。[illegible]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illegible]

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illegible]

擯者玄端，負東塾。[illegible]

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illegible]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illegible]

擯者告。[illegible]

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illegible]

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illegible]

每曲揖。[illegible]

至于廟門，揖入。[illegible]

三揖，至于階，三讓。[illegible]

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illegible]

賓西序，東面。[illegible]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illegible]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illegible]

將冠者出房，南面。[illegible]

上賓入面位　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　奠置也第言三物則櫛箪在房矣笄兼安髮固冠者在篋之物俱應置此經文省耳　賓揖將冠者　將冠者卽筵坐　賓在序端東北面將冠者揖將冠者卽筵坐　贊者坐櫛設纚　贊坐筵前則此在冠者後西面也言櫛則安髮之笄在焉　賓降　主人降　賓以己事降故主人不敢安其位也　賓辭　主人對　其辭未聞　賓盥卒　盥致潔也　壹揖壹讓升　古文壹皆作一○揖讓一者升于主人賓先升　主人升復初位　初位序端東面　賓筵前坐正纚　興　降西階一等　贊者所設之纚又正之示親其事也　執冠者升一等　東面授賓　冠緇布冠士堂高三尺階亦三等每等一尺降一等則去地二尺升一等則去地一尺在兩階相接之間　賓西面受之授實則以退矣　賓右手執項　左手執前　進容　此言項則冠本在項前則冠前王藻云行容惕惕其常也此特言容則又加詳整矣注云行翔而前鶬焉　乃祝　辭見下　坐如初乃冠　興復位　西序端東面　贊者卒　結纓也注云設缺○　冠者興　已冠故曰冠者而不言將　賓揖之　鄉揖之　適房服玄端爵韠　亦易　出房南面　一加禮成出房以待再加也不言容者以服備而已○以下弁冕尊故成儀有加此特觀衆

始加賓揖之　卽筵坐　始冠當加安髮之笄至此言笄者因弁笄並及之也　櫛設笄　贊冠者與賓俱坐櫛去纚布冠設笄言櫛則去纚可知矣又不言設纚　賓盥正纚如初　降二等　受皮弁　不授者升　右執項　左執前　進　祝　加之如初　進容以下　復位　贊者卒紘　加弁笄紘繫組也　興　冠者興也　賓揖之　適房服素積素韠　容　此言容者所謂服備而容體正也　出房南面　觀衆且待三加以上再加　賓降三等　至地矣　受爵弁如之　服纁裳韎韐　其他如加皮弁之儀　他謂容出及卒紘如　徹皮弁冠櫛筵　始加諸儀三加之服暇時已詳故略之也冠緇布冠之首故不徹皮弁有在笄冠者徹之筵主人之贊者徹之　入于房　贊冠者徹則俱徹矣○以上三加第一章正冠之禮凡四節　筵于戶西南面　入置房二三加四加位一初加二再加三　賓之醴冠者之處○堂之中所謂戶牖之間也　贊者洗于房中　側酌醴　洗在北堂西北隅洗者北面　據此則房中亦有洗　加柶　覆之　面葉　柶大端也　賓揖冠者就筵　筵西南面　賓受醴于戶東　加柶　面枋　筵前北面　冠者筵西拜受觶　賓東面答拜　薦脯醢　冠者卽筵坐　左執觶　右祭脯醢　祭醴三　興　筵末坐　啐醴　捷柶　興　降筵　坐奠觶　拜　執觶興　賓答拜　冠者奠觶于薦東　降筵　北

面坐取脯　降自西階　適東壁　北面見于母　母拜受　子拜送　母又拜　冠者立于西階東　南面　賓字之　冠者對　賓出　主人送于廟門外　請醴賓　賓禮辭　許　賓就次　冠者見于兄弟　兄弟再拜　冠者答拜　見贊者　西面拜　亦如之　入見姑姊　如見母　乃易服　服玄冠玄端爵韠　奠摯見于君　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　乃醴賓　以壹獻之禮　主人酬賓　束帛儷皮　贊者皆與　贊冠者爲介　賓出　主人送于外門外　再拜　歸賓俎　若不醴　則醮用酒　尊于房戶之間　兩甒　有禁　玄酒在西　加勺　南枋　洗有篚在西　南順　始加　醮用脯醢　賓降取爵于篚　辭降如初　卒洗　升酌　冠者拜受　賓答拜如初　冠者升筵坐　左執爵　右祭脯醢　祭酒　興　筵末坐　啐酒　降筵拜　賓答拜　冠者奠爵于薦東　立于筵西　徹薦爵　筵尊不徹　加皮弁如初儀　再醮攝酒　其他皆如初　加爵弁如初儀　三醮　有乾肉折俎　嚌之　其他如初　北面取脯　見于母

若殺　則特豚　載合升　離肺實于鼎　設扃鼏　始醮如初　再醮兩豆　葵菹蠃醢　兩籩　栗脯　三醮　攝酒如再醮　加俎嚌之　皆如初　嚌肺　卒醮　取籩脯以降如初　若孤子　則父兄戒宿　冠之日　主人紒而迎賓　拜揖讓立于序端　皆如冠主　禮于阼　凡拜　北面于阼階上　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　若殺　則舉鼎陳于門外　直東塾　北面　若庶子　則冠于房外　南面　遂醮焉　冠者母不在　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　戒賓曰　某有子某　將加布于其首　願吾子之教之也　賓對曰　某不敏　恐不能共事　以病吾子　敢辭　主人曰　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　賓對曰　吾子重有命　某敢不從　宿曰　某將加布于某之首　吾子將莅之　敢宿　賓對曰　某敢不夙興　始加祝曰　令月吉日　始加元服　棄爾幼志　順爾成德　壽考維祺　介爾景福　再加曰　吉月令辰　乃申爾服　敬爾威儀　淑慎爾德　眉壽萬年　永受胡福　三加曰　以歲之正　以月之令　咸加爾服　兄弟具在　以成厥德　黃耇無疆　受天之慶

辭曰甘醴惟厚言厚未沛也嘉薦令芳嘉善也薦脯醢芳香也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休美也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亶誠也○時一作旹始加元服兄弟具來來叶力之反○德有以感之也孝友時格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格感而至也永乃保之保安也孝友則安再醮曰旨酒既湑湑音諝清也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祜福也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楚陳列貌籩豆脯醢咸加爾服肴升折俎乾肉若豚承天之慶慶叶羌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叶筆力反令月吉日昭告爾字叶滋○昭明也爰字孔嘉叶居之反○爰於孔甚也髦士攸宜髦俊攸所也宜之于假叶古○大也宜之故大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伯其次某甫孔嘉所命之字類甫丈夫美稱或作父仲叔季惟其所當伯仲叔季長幼之稱辭惟稱伯以上祝辭此又申之○屨夏用葛玄端黑屨冠色近屨青絇繶純音準○絇之言拘也狀如刀衣鼻在屨頭以為行戒三者繶縫中紃也純緣也謂緣邊也純博寸繶音億素積白屨皆用青絇繶純之詳以魁柎之魁音苦回反柎音附○魁蜃蛤柎注也謂以蛤灰塗屨使白緇絇繶純純博寸此爵弁之屨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凡染七入為緇緇赤黑也冬皮屨可也此皮弁之屨夏用葛冬用皮春秋可通用所著故曰皮屨不屨繐屨繐布細而疏者縗裳所用此非喪不屨不著也○以上三屨制右第六章補經所不及以後世所不作凡三節一儀辭二祝辭三屨制

記冠義冠義猶冠禮也記所以補經所不及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無飾後世以白布為冠齊重其事故以緇布冠為古也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緌纓之飾也無緌有飾則不應有緌春秋冠禮言有緌者注云後世孔子之時故言其不可也冠而敝之可也冠不敝以為長用故冠之言以世服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代者傳其父之義著之者冠者言其攝何也必以緌也三字注云此冠用非時王東序醮于客位戶西南面加有成也醮於客位必示之有德而冠之必有成德服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子生三月父名之既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實子之字是以敬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三代冠制同未聞其詳也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也冠禮書日以為殷冠章甫為齊冠母追堆也夏后氏之冠名三王共皮弁素積皮弁積猶辟也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素積素衣辟積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周弁殷冔夏收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造作也自夏以上諸侯雖有爵而無冠禮夏之末造則上下不足法明矣天子之元

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子雖至貴其為學與士同蓋以明士冠一篇為上下通行之禮也據此可以知大戴記公冠之誤及篇首注疏之非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象法也此言諸侯雖世非生而貴者也而況大夫亦非生而貴者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殺去聲注云德大者爵大德小者爵小也死而諡今也注云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注云古謂殷殷士生不為爵死不為諡○案此記與經爵死不諡周上以爵之但其義未詳據注疏解之如此又敖氏云古人已逝子孫為之諡去古愈遠矣蓋為死而諡周上古也以官爵人其說道言也其說視注疏為勝

皇清經解卷五之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二

儀禮章句

仁和吳廷華著

學海堂

士昏禮第二日入三商為昏娶妻之禮以昏為期故曰昏禮○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此當其十三第十二說非詳所增也當曲禮三十而娶則猶未仕爾嘉

昏禮下達下達者女為陽唱其家納采用鴈下達謂主人使人下達于女氏之家而通言辭也○案此云男家先下之見天地之義也此云使者自天子下達庶人既許乃使人案取陰也陽唱陰和之義也○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也納采用鴈將納采必先使媒氏通言女氏許之乃使人納其采擇之禮也用鴈取其順陰陽往來大夫執鴈以為摯也錯說備參存有二說甚詳諸家納采吉之請期次親迎有問名無吉則次問吉無名問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戶西尊處神之席也西上右几凡神席皆西上右几此有尊神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也將以女事人先告於神也使者玄端至使者夫家之屬也玄端士之玄衣玄裳服故所使者之服也擯者出請事入告擯者主人有司佐禮者也請猶問也禮不必事事相問賓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門外大門外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禮亦以尊賓自處也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也西面東面致命之辭見記授于楹間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拜其以女之故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老家臣之長也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有篚亦在其東也

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納吉用鴈如納采禮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於是定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儷兩也皮鹿皮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大羹湆在爨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絺冪加勺皆南枋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卺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

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至于門。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纇黼，在其後。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鼏，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

其西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媵侍于戶外，呼則聞。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贊醴婦。席于戶牖間。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

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席于北墉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舅辭，易醬。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

別席異面者象生見舅姑之位 祝盥婦盥于門外 婦執笲菜 祝帥婦以入 祝告 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 某氏齊曰姜氏魯曰媯氏 來婦言來為婦 此廟見之由 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敢冒昧之辭 皇君也 某子舅之字 若伯子仲子也 婦拜扱地 扱地手至地也 肅拜跪俯手而已 此扱地猶手至地 蓋肅拜中之加禮也 坐奠菜于几東席上 坐跪也 還 又拜如初 言還者 從東還坐奠時進 而近席也 初謂扱地 婦降堂 無贊 異于祭 取笲菜入 祝曰 某氏來婦 敢告于皇姑某氏 舅曰奠 姑曰告 互文 奠菜于席 如初禮 婦出 祝闔牖戶 廟無事則閉之 神尚幽也 先牖後戶 老 以下拜扱地 醴婦于房中南面 舅姑既沒 故老醴之 因廟見之東房 如舅姑醴婦之禮 亦以醴也 以上廟見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 壻兼舅姑 饗送者之故 如舅姑饗禮 亦略異○以上壻饗 饗送者 右第八章 言禮之變 凡二節 一廟見 二壻饗送者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 壻用昏 使用昕 受諸禰廟 辭無不腆 無辱 腆善也 賓不謙 所謂告之以直信也 女父不言來辱 摯不用死 死雉也 生鴈也 皮帛必可制 可制衣服 腊必用鮮 取其新也 魚用鮒 鮒不歸也 有辭 取其名 此云鮒蓋以 必殽全 殽全不餒敗 不剝傷也 女子許嫁 笄而醴之 稱字 字之猶男子冠也 祖廟未毀 教于公宮三月 女子祖廟未毀在五世之內 則教于公宮 若祖廟已毀 則教于宗室 大宗之室 以婦德教也 問名 主人受鴈 還 西面對 當阿對賓 以女名 賓受命 乃降 受于楹西 時 祭醴 始扱一祭 又扱再祭 祭醴時賓始扱 賓右取脯 左奉之 乃歸 執以反命

納徵 執皮 有司執之 攝之內文 攝之使文在內 皮毛在內 兼執足 左首 在前者足 右手執後足 左首象生 隨入 橫執之二皮相隨 先後入門 西上 以入 參分庭一在南 中庭非南也 賓致命 釋外足見文 釋外足 見文 主人受幣 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 自左受 此釋外足 見文在內 則從外見 足之丙 所謂執外足于丙 從上轉 自後出 士私臣也 言之出 謂自東方出 以尊者 自後立受 自左受之 左者之左也 遂坐攝皮 逆退 適東壁 在東壁 父醴女而俟迎者 女既次純衣 父醴之于房 母南面于房外 出者示親授 壻女也 女出于母左 父西面戒之 必有正焉 若衣若笄 父醴女中 則將有所戒 必托之衣若笄 以有在身而不忘也 母戒諸西階上 不降 母立房西 女出立房 戒之於西階 婦乘以几 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几以上車 後言之者 從者記也 婦入寢門 贊者徹尊冪 酌玄酒 三屬于尊 棄餘水于堂下階間 加勺 笄 緇被纁裏 加于橋 舅答拜 宰徹笄 婦席薦饌于房

饗婦 姑薦焉 婦洗在北堂 直室東隅 篚在東 北面盥 婦酢舅 更爵自薦 不敢辭洗 舅降則辟于房 不敢拜洗 凡婦人相饗無降 婦入三月 然後祭行 庶婦則使人醮之 婦不饋 昏辭曰 吾子有惠 貺室某也 某有先人之禮 使某也請納采 對曰 某之子惷愚 又弗能教 吾子命之 某不敢辭 致命曰 敢納采 問名曰 某既受命 將加諸卜 敢請女為誰氏 對曰 吾子有命 且以備數而擇之 某不敢辭 醴曰 子為事故 至於某之室 某有先人之禮 請醴從者 對曰 某既得將事矣 敢辭 先人之禮 敢固以請 某辭不得命 敢不從也 納吉曰 吾子有貺命 某加諸卜 占曰吉 使某也敢告 對曰 某之子不教 唯恐弗堪 子有吉 我與在 某不敢辭 納徵曰 吾子有嘉命 貺室某也 某有先人之禮 儷皮束帛 使某也請納徵 致命曰 某敢納徵 對曰 吾子順先典 貺某重禮 某不敢辭 敢不承命 請期曰 吾子有賜命 某既申受命矣 惟是三族之不虞 使某也請吉日 對曰 某既前受命矣 唯命是聽 曰 某命某聽命于吾子 對曰 某固唯命是聽 使者曰 某使某受命 吾子不許 某敢不告期 曰某日 對曰 某敢不敬須 凡使者歸 反命曰 某既得將事矣 敢以禮告 主人曰 聞命矣 父醮子 命之辭曰 往迎爾相 承我宗事 勗帥以敬先妣之

嗣 若則有常 子曰 諾 唯恐弗堪 不敢忘命 賓至 擯者請 對曰 吾子命某以茲初昏 使某將請承命 對曰 某固敬具以須 父送女 命之曰 戒之敬之 夙夜毋違命 母施衿結帨 曰 勉之敬之 夙夜無違宮事 庶母及門內 施鞶 申之以父母之命 命之曰 敬恭聽 宗爾父母之言 夙夜無愆 視諸衿鞶 壻授綏 姆辭曰 未教 不足與為禮也 宗子無父 母命之 親皆沒 己躬命之 支子則稱其宗 弟則稱其兄 若不親迎 則婦入三月 然後壻見 曰 某以得為外昏姻 請覿 主人對曰 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 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 是以未敢見 今吾子辱 請吾子之就宮 某將走見 對曰 某以非他故 不足以辱命 請終賜見 對曰 某得以為昏姻之故 不敢固辭 敢不從 主人出門左西面 壻入門東面 奠摯再拜出 擯者以摯出 請受 壻禮辭 許 受摯入 主人再拜受 壻再拜送出 見主婦 主婦闔扉 立于其內 壻立于門外東面 主婦一拜 壻答再拜 主婦又拜 壻出 主人請醴 及揖讓入 醴以一獻之禮 主婦薦 奠酬無幣 壻出 主人送再拜

儀禮章句　仁和吳司馬廷華著　學海堂

〔士相見禮第三〕古者以摯相見凡公卿大夫士庶人于本國異國之君若友初見時摯雖不同其禮則一　目士相見者以經首摯用雉若士故以士冠五禮屬賓禮此當第十三說非禮士冠士昏之

士相見之禮摯尊卑之贄以此將其摯意也所執以自致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某子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介紹之命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有又也某子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走見一走往也此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非言敢外飾也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古文云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儀今文不作非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將走見古文云聞吾子稱摯敢辭摯稱言將走之稱舉也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言不足以習盛禮亦不敢當之義敢固辭又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言依亦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今文無也敢不敬從許其贄也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右第一章賓主相見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右第二章士見于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若嘗為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再拜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右第三章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右第四章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于君不為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右第五章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眾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眾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為之興則曰君無為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凡自稱于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右第六章雜記尊卑交際言語容貌之節

儀禮章句　仁和吳司馬廷華著

鄉飲酒禮第四鄉在王城外近郊遠郊百里之內天子六鄉諸侯三其地有州黨族閭比其官有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鄉大夫三年賓賢能行此禮凡養老諸飲酒禮皆用之于五禮屬嘉禮當第十五第四說非詳士冠禮○此經與鄉射異同之處相參乃備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鄉大夫先生鄉先生詳士冠禮就者尊之賓介處士賢者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賓介皆賢其判甚微故須謀鄉先生則知之有素也不言眾賓者以次于平日不待謀也此見古人取士之慎○以上謀賓介主人戒賓賓拜辱鄉射賓出迎再拜主人答拜乃請賓請命也告以賓之意請其許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鄉射送再拜此亦送也曰拜辱者拜其辱已也其文異耳介亦如之如戒賓則亦親戒也○以上戒賓乃席賓主人介眾賓之席席敷席也賓席戶牖之間南面主人阼階上西面介西階上東面眾賓席賓西南面或東面○案此言眾賓之長三人云皆獨坐不相屬之○此與鄉射同云凡與往戒歸而敷席則以同日言之眾賓皆不屬焉尊兩壺于房戶間尊壺屬鄉射尊于賓席之東斯禁斯禁大夫斯禁士冠禮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肆陳也謂由西而東加二勺于兩壺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楊氏圖篚肆四○以上陳設不言鼎文不具羹定羹定而日羹定主人速賓乃宿戒異于冠初射主賓朝賓與鄉射主賓戒賓則速賓從介可知○以上速賓鄉飲酒義主人拜辱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眾賓皆從之言知則以上速賓介一第一章飲前之儀凡四節第一謀二戒三陳設四速賓主人一相迎于門外主人拜賓主人之相傳命者迎于門之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則不一言再拜揖眾賓眾賓差異禮宜異也拜介揖眾賓在介南面賓在西主人揖先入與賓厭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北上一步反今文作指介入門左推手曰揖引手曰厭謂以手引之入者以西為左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鄉射北面上東主人升賓升主人先升賓升介及眾賓升在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主升在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以上迎賓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賓降主人阼階前辭賓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事畢以已賓從主人也上立西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主人坐奠爵于篚下盥洗南面坐奠于篚下盥洗南北面者致其潔也北面則賓對東面少進主人坐取爵與賓進東北面辭洗有沃盥手盥者盥手也或鄉射北面辭洗者致潔禮重也既奠爵盥矣復奠者西南面將盥進直洗南又東上進者西南面進東北面進直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已復進者又坐取爵乃北面當西序東面賓復位初降無文此時明之主人坐取爵

沃洗者西北面沃洗以枓挹水而洗手特牲注云沃盥此洗主人之辟支也不言沃盥上已俱也西北面向主人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升與賓俱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階上降盥奠爵者拜手至地為坋復盥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坋音塵也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此賓降乃復位則答己越辭降之位初位也因主人卒盥揖讓升鄉射一揖一讓升賓西階上疑立待主人自房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以勺挹酒于尊之爵也實立西階上面實之以尊賓席前西北面轉南西折北鄉射獻賓于席前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少退避之遂進賓進由主人阼階上亦進受爵以復位于東南面受之郊射受爵西上拜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相進薦之也脯醢皆與曲禮異之上乃設折俎今必升由席西方主人阼階東中席人道俯東升當由東上席南上之例禮記少儀上尊東肩臂臑上俎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之東階上賓坐左執爵祭脯醢鄉射祭脯醢右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卻左手縮也本肺之本在席前近俎故興取之○繚音了大夫士禮以手從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之士禮則縮右手取肺本也左手縮右手在下之未絕末以手授之以上繚賓禮直絕祭也尚左手之未垂之於肺之右也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捝拭也事有帨巾遂祭酒鄉射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西面亦東上在席末降席坐奠爵拜告旨美也執爵興適席西南面坐之啐盡此酒之意同者階上答拜凡答拜必少辟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乃至于席後故坐卒爵者蓋不敢居其禮而謙也古者坐必跪通而坐其跪通也腳不坐而跪其伸腰及膝而古人之坐于席也以示敬也卒爵不即奠以上獻賓主人答拜降洗將酢人以此升將射鄉主人洗將實降東面主人阼階上答拜賓降洗主人降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坐奠于篚下盥洗主人作階東南面辭洗此南面者恐背主人洗在洗南也不由東面者北面也西面鄉射主人作階東南面少東賓洗在東南面鄉洗賓不辭降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沃不言由阼階辭賓進東南面盥坐取爵乃在篚東北面洗之初少進也鄉射少北面也知如初賓辭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上賓以下主人降盥禮盥主人之主人進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鄉射賓升席主人之席前東面酢主人作階上面鄉之酢自房戶間來數也故報其數也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升當由上此升自北方則與介席上也上也則其餘亦設折俎下不言賓可知祭如賓禮祭言祭言薦言祭及如之矣不告旨不已物不啐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由主人南降日當席前至席前從上方由北降席者儀多也由北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

賓西階上答拜鄉射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東序端也不于爵不易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又言以別于序端也崇敬也賓西階上答拜○以上賓酢主人之酢實之者將以答禮主人坐取觶于篚將觶者主人受酬也三升日觶此用觶者也用觶以獻上酢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以上鄉射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坐奠觶實觶也不辭洗以其將自飲也立當西序東面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自待主人將飲主人實觶酬賓酬道也飲也作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將坐祭又必少退賓西階上答拜鄉射西階上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降賓辭洗也升不拜洗于禮殺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立下亦疑立同主人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辭主人退卒拜已拜主人于席前復于階鄉射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已辭其復不辭洗也賓辭辭其親授也奠觶者更端也又蓋不敢主人實觶授與不敢受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取觶復位上階主人賓舉觶以上主人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以上主人賓不敢受主人之賓不敬也揖降介將獻賓降立于階西之西下主人酢賓之西在門內之西至介是以介升則乃介揖讓升于主人以介揖讓升賓介卒拜如賓禮介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升揖讓升乃揖拜如賓禮也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禮殺也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鄉射介席自東北來故西面主人介立介右北面今文無拜送爵介少退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立于西階東面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少退介升席自北方升與鄉射降亦降自南方以主人降尊也設折俎下凡不言者亦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鄉射介西面坐卒爵興降席自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如初此賓下也主人介降洗主人將酢介降以上主人賓不敢也介不敢酢介右答拜如賓禮主人盥介西階上立賓受爵于兩楹之間介于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皆北面主人拜介右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以上介酢主人此將獻眾賓也序端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壹拜鄉射三拜者一拜之三拜示不復也士之大夫拜也不偏也凡特牲記一云答皆再拜之下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介一云眾賓之長升實爵于西階上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不拜眾賓

之長升年長者升拜受者三人眾賓多矣三人見尊之義也主人拜送拜送當在西階上右如介坐祭立飲即席坐祭乃於西階上不拜既爵既爵者卒也不言卒不拜受爵授主人爵一爵將以次獻也亦立授降復位復門西之位待賓介司升眾賓獻則不拜受爵眾賓三人以下升受而不拜不拜送禮又殺于介主人亦坐祭立飲以次受爵如三人以次降復位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眾人謂三人以下眾賓辯今文辯皆作徧有脯醢亦獻于其席上○注云眾賓席在堂上下未然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下篚奠不復用鄉射主人虛爵降眾賓不酢禮略也揖讓升下升人先升賓厭介升介厭眾賓升眾賓序升即席獻賓介以次眾賓又自相相將旅酬也○以上獻眾賓及就席一人洗一人主人贊者使之取觶于下篚洗升舉觶于賓發酒端也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進前進坐奠觶不授卑也與上主人禮不同賓辭親奠坐受以興日受者若親授也興者舉觶者拜將少退也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其所上舉觶者奠觶之所也後立司正乃取以酬主人舉觶者降事已○以上舉觶為旅酬之始鄉射大夫人在舉觶後此經附著於末七節一迎賓二獻賓三獻介二章正獻之禮凡六獻眾賓及就席七舉觶為旅酬之始第二章正獻之禮設席于堂廉東上有遵之此在西階東上近賓與凡席異也鄉射席于西階上少東工四人大夫制二瑟二瑟則二人也歌者二人瑟先為之先樂貴人聲也瑟先則歌者先相者二人凡工一人相工瞽矇也故有相以弟子為之每一人皆左何瑟何背負也瑟首在後肩後首挎越挎音枯越瑟孔也挎持之也後首首在後也內弦側擔也則右手相歌者則徒相也樂正先升樂正司樂之官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小雅篇名遣使臣所歌也鄉射歌其類故氏云皆小雅所謂肄雅三不言燕饗之樂歌○以上工歌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人謂相者也祭酒及薦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眾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輕禮殺也大師則為之洗大師工之長四人中或有之先洗不親洗也不洗亦祭者或使人為之洗賓介降從降洗必降故介降則工也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大師工太師爵于下篚鄉射記以既獻工笙入笙吹笙者也周禮春官有笙師吹者入也堂下磬南北面立磬亦先設于堂下此其類樂南陔白華華黍以笙吹詩為間歌笙三篇皆小雅篇名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三詩有其義而亡其辭朱子曰六笙詩有聲無辭注主人獻之

于西階上一人拜年長者盡階不升堂受爵盡階升二等也三則升堂矣不升主人拜送爵亦不降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眾笙則不拜受爵二年一人相四人也坐祭立飲詩有脯醢不祭亦授爵于篚鄉射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以上獻笙乃間更迭也一歌一吹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六詩皆小雅篇名魚麗美萬物盛多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南有嘉魚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朱子集傳以為三笙詩見上○以上間乃合樂音歌樂並作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周南召南國風篇名昔大王王季居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周公以為政于王畿名曰周南召南以南國之詩附之言后妃之德也詩曰周南召南之化所及民俗之詩為房中之樂國君夫人之德也鄉大夫妻能循法度朱子集傳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大夫妻能奉祭祀其事皆后妃思君子文王得聖女為配之事也綿蠻言鄉大夫事卷耳后妃之志言文王之化也序詩所奏皆風雅故日正歌樂正告于賓工告于樂正日正歌備長也工其三終○以上合樂日備第日歌者重人聲也乃降事畢也降立西階下○以上工歌笙間合樂右第三章樂賓凡六節一主人降席自南方歌二獻工三笙四獻笙五間六合而樂備側降獨降也主人作相為司正也作使正禮也司正監之爲立司正也必降命之南方降由上也賓不降也作相為司正也鄉射下記主人就其位作之賓恐有解惰故立司正監之主人阼階東也主人射爵禮之成賓有留將醉者之類其位當近主人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鄉射主人再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安賓所自事也賓禮辭許主人優賓故辭不言介眾賓可知司正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主人曰請安于賓安燕也留之也至是請安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鄉射賓西階上北面拜皆答拜凡相拜當于楹間少南皆揖復席皆揖復席也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南面自西階之間東西之中也節言階則碑北之退共少立共手也所以正也立于觶南所以表其位坐取觶不祭遂飲不拜無所受也卒觶乃拜成禮也鄉射進坐取觶興反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有進退諸節故本有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前奠觶位少北反奠觶位一立位有二一奠觶位一立位也既飲又洗而奠之者壯舉為罰以辟俗本盥字也自欲以卒之行奠以待行罰也退立于觶南鄉射以上立司正先射節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者一人舉觶所奠組在薦南組西猶薦西也日俎西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旅酬不拜禮殺也又卒觶不拜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鄉射賓主人西北面拜送賓亦復席初起旅酬○以上賓酬主人主人西階上酬介介以所受酬觶酬之西南面介降席自南方立

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賓坐取觶以下主人揖復席以上主人酬介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眾賓之長某某姓也某伯仲也字凡受酬者皆升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東西序端也便于相旅受酬者自介右由主人酬介在西北面以西為右也介酬眾賓自介右者眾賓尊介故異于介之受酬以次眾受酬者受自左此眾賓相酬尊卑等故亦受之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眾賓之末飲畢者也鄉射遂酬在下者皆不與司正降復位觶南之位○以上旅酬右第四章旅酬二節一立司正二賓酬主人使二人舉觶于賓介之儀也此猶燕禮之媵爵也二人亦主人贊者主人使之將燕賓為無算爵也飲賓及介故使二人一人舉觶于賓一人舉觶于介正獻條下此凡五節一立司正二賓酬主人三主人酬介四介酬眾賓五眾賓相酬而旅酬禮畢又敖氏云卒受者無所酬乃自飲于上以觶奠于篚洗升實觶于兩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皆拜亦自飲如一人逆降後升者先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賓介皆拜皆進薦西奠之二人並進一奠于賓之薦西一奠于介之薦南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南薦南者介東面以南為右猶賓之薦西也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其所賓薦西介薦南也○以上二人舉觶無算爵乃舉之西也賓取觶介亦與賓同言取介言受互文也主人曰請坐于賓盛禮俱成賓主倦矣將以燕坐也賓辭以俎辭以俎而司正述命主人請徹俎主人請徹俎反命于賓賓許命賓許司正述命不敢當盛禮則辭也主人請徹俎主人日請徹俎鄉射賓辭以俎反命于賓許之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弟子學中少者西階西階前命弟子司正升立于席端石經作序端賓降席北面以將徹故降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東南面遵謂孤卿大夫此鄉或有來觀者北面向席取俎南面授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之賓下所云是也謂之遵者可遵法也南面異于賓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王朝則三公孤卿諸侯國則公有孤一人亦謂之孤卿大夫在國公之下在侯國亦曰公在朝曰公卿者公也諸客有致仕居鄉者則使人受俎如賓禮從者鄉射則弟子以大夫俎出授人亦弟子也眾賓皆降面東主人降阼階東西面立賓介降西階東南立于西階東面大夫降立于賓南○以上徹俎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羞具所羞以燕也蓋豆謂內羞庶羞無算爵而算數也賓不空居於堂也鄉射以下說屨安燕也必脫屨者屨賤不空居堂上必脫于下羞庶羞蓋豆謂內羞無算爵而算數之也鄉射以無算爵數爵其儀也○以上無算爵無算樂盡歡而止或間或合盡歡而止賓出奏陔出賓介及眾從出陔夏九夏之一以為陔節之明賓醉不失禮也○疏云奏九夏皆于堂上鐘鼓○以上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以上坐燕而終於無算爵右第五章燕禮凡三節一二人舉觶二徹俎三坐燕而終于無算爵之禮凡三節一二人舉觶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雖來觀禮故謂之賓若有不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不敢干正禮也席于賓東定之辭大夫中下大夫

尊東也尊之不與鄉人齒 公三重 席一重為一領 大夫再拜 公如 讀若如及也 大夫入 主人降 賓介降 眾賓皆降 復初位 位階下 主人迎 迎門外不言盍 既入主人乃降于門內異于賓 揖讓升 公升如賓禮 辭一席 謙自同于大夫 使一人去之 大夫則如介禮 有諸公則辭加席 委于席端 主人不徹 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 主人對 不去加席 公辭則去之大夫則不去者再重去一與凡席等無以表尊也遵者獻之酬之儀鄉射詳之○以上補遵者入之禮 明日賓服 今文有服 鄉服以拜賜 鄉服疑即儒行所謂其服也鄉蓋章甫逢掖之類註則以為朝服也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主拜賜賓拜辱俱未見也 主人釋服 古文釋作舍○更玄端將以息司正也 上賓主相拜 乃息司正 息勞也禮事既成勞諸司正者獨言司正長也為賓 無介 禮略也無介則諸贊者為介 眾賓 不殺 用宿儀者不殺則無俎也或用乾肉折之 薦脯醢 羞唯所有 凡宿儲為羞者可 徵唯所欲 交徵可召也可隨意所欲召之 凡知 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告請也可召否為所欲 也敖氏云不言請告之而已 賓介不與 禮不可瀆 鄉樂唯欲 燕禮遂歌鄉樂日蓋周南召南六篇也鄉樂者其以二南及風為民間之詩與注則日此鄉大夫之樂也唯欲者不從其次也○以上息司正 右第六章 補遵者入及飲酒之餘禮凡三節一遵者入二賓主相拜三息司正

記 鄉朝服而謀賓介 鄉人謂鄉大夫也經不言服故特明之 皆使能 使合禮也能者 不宿戒 宿戒再戒也經賓介皆戒而又宿戒記日不宿戒則擯及主人之屬使能者故可出 以不宿戒也 蒲筵緇布純 純之閏反也 尊綌冪 冪綌葛覆尊之巾粗者 賓至徹之 示有事也氣所始 其牲狗也 用狗義未詳注云取擇人存參 亨于堂東北 亨同烹 堂下東壁之北祖陽 獻用爵 爵尊褻用 其他用觶 不用爵尊之 薦脯五挺 挺本亦作職鄉射記猶 職長尺二寸祭半職則六寸也 橫祭于其上 祭所祭脯也橫者殊之于人則為縮祭也不言則五挺皆橫 出自左房 東房也凡籩豆皆在焉 俎由東壁 亨處則無鼎也不言鼎 自西階升 賓俎脊脅肩肺 脊在背脅在旁為脅肩 主人俎脊脅臂肺 臂為肩亦日臑 介俎脊脅胳肺 胳音格今文作骼石經後脛骨凡牲前體貴骨也後體賤 肺皆離 皆右體 進腠 腠理皮膚之間進腠則前其本也 以爵拜者不徒作 拜既爵也作謂起也必不徒作 坐卒爵者拜既爵 立卒爵者不拜既爵 立則不必拜 凡奠者于左 不飲者不欲其妨也 將舉于右 便也 眾賓之長一人辭洗 一人三人中之長也洗則一辭亦不長者辭 如賓禮 于主人坐卒爵以下 立者東面北上 謂降時 若有北面者則東上 北上者無少多北統于賓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 立者謂眾賓之不升者也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三作謂獻工笙大夫 樂作大夫不入 後樂入也 獻工與笙 取爵于上篚 既獻奠于下篚 其笙則

獻諸西階上 古文無上○經已詳之此疑衍注云此為主人拜送爵記也然拜送亦見于經 磬階間縮霤 霤前霤承霤 縮直也謂直東西之中也 北面鼓之 則在磬南矣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于階間之位也 凡旅不洗 經舉觶為旅之始則一人洗旅後俱不洗禮殺也 不洗者不祭 既旅士不入 亦謂觀禮者既旅則燕矣不入後正禮也 徹俎 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 遂出授從者 才用反 主人之俎以東 經于徹俎直言降無出文故記之 以東藏于東方 樂正命奏陔 賓出至于階陔作 此明命工之人及奏陔之節也 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 諸公尊莫與之並也北上統于公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 北上統于堂 不與 謂不獻與禮象數象眾賓而止故在下者不與 無算爵然後與

皇清經解卷五之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五

儀禮章句

仁和吳司馬廷華著 學海堂

鄉射禮第五 周禮鄉大夫既賓賢能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又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皆此禮五禮屬嘉禮當第十六第五說詳士冠禮○案此用此禮前後同鄉飲酒禮而文有詳略相兼乃備也注已見鄉飲酒此禮者不更贅

鄉射之禮 主人戒賓 主人鄉大夫及州長不謀賓又無介不賓略之凡以平日所考德行之優者及鄉飲酒之介為賓可也其服未聞注云玄端 賓出迎再拜 主人答再拜 乃請 告之而成 賓禮辭許 主人再拜 賓答再拜 主人退 賓送再拜 無介 以上戒賓 乃席賓 牖戶間凡射必先行鄉飲酒禮故先布席 南面東上 眾賓之席繼而西 亦屬 不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 尊于賓席之東 鄉飲酒禮所謂房戶間也 兩壺斯禁 左玄酒 據設尊者北面以西為左上也 皆加勺 篚在其南東肆 設洗于阼階東南 南北以堂深 東西當東榮 水在洗東 篚在洗西 南肆 縣 音玄 于洗東北 西面 洗東北辟射位 也下奏陔須用鐘鼓鐘磬鼓則縣者 乃張侯 侯所射布也中為植兩旁木也 下綱不及地武 一丈上下躬舌各二尺去地一尺二寸則 不繫左下綱 中掩束之 乏參侯道 以蔽容體日防亦日乏 侯道鄉侯五十弓弓六尺蓋三十丈 居侯黨之一 黨旁也參三之一也 西五步 步六尺則去侯十丈西五步○以上陳設 主人朝服 乃速賓 賓朝服出迎再拜 主人答再拜 退 賓送再拜 以上速賓 右第一章 飲酒前之禮凡三節一戒賓二陳設三速賓 賓及眾賓遂從之 因事日遂 及門 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 賓答再拜 揖眾賓 主人以賓揖先入 以賓也 賓厭眾賓 眾賓皆入門左 東面北上 賓少進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 皆揖而行三揖同鄉飲時眾賓未行 及階三讓 主人升一等 賓升 眾賓未升 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 以上迎賓 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 堂上尊南之篚 以降 賓降 主人阼階前 今文無阼階 西面坐奠爵 興辭降 賓對 主人坐取爵 興適洗 南面坐奠爵于篚下 盥洗 賓進東北面辭洗 主人坐奠爵于篚 興對 賓反位 亦當西序東面 主人卒洗 壹揖壹讓以賓升 賓西階上北面拜洗 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 乃降 將更盥 賓降 主人辭降 亦坐奠爵于階前辭 賓對 主人卒盥 壹揖壹讓升 賓升西階上疑立 主人坐取爵實之 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 賓西階上北面拜 主人少退 賓進受爵于席前 復位 主人阼階上拜送爵 賓少退 薦脯醢 賓升席自西方 乃設折俎 主人阼階東疑立 賓坐 左執爵 右祭脯醢 奠爵于薦西 興取肺 坐絕祭 鄉飲酒禮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 尚左手 嚌之 興加于俎 坐捝手 執爵遂祭酒 興席末坐啐酒 降席坐奠爵拜 告旨 執爵興 主人阼階上答拜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 坐奠爵遂拜 執爵興 主人阼階上答拜 以上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 主人降 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 興辭降 主人對 賓坐取爵 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 興盥洗 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 賓坐奠爵于篚 興對 主人反位 亦復阼階東西面 賓卒洗 揖讓如初 升 主人拜洗 賓答拜 興降盥 亦北面 如主人之禮 賓升實爵 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 主人阼階上拜 賓少退 主人進受爵 復位 賓西階上拜送爵 薦脯醢 主人升席自北方 乃設折俎 祭如賓禮 不告旨 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 坐奠爵遂拜 執爵興 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主人坐奠爵于序端 阼階上再拜崇酒 賓西階上答再拜 以上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 賓降 主人奠觶辭降 賓對 東面立 主人坐取觶洗 賓不辭洗 鄉飲酒禮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 卒洗 揖讓升 賓西階上疑立 主人實觶 酬之阼階上 北面坐奠觶遂拜 執觶興 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主人坐祭 遂飲 卒觶興 坐奠觶遂拜 執觶興 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主人降洗 賓降辭如獻禮 升不拜洗

賓西階上立　主人實觶　賓之席前北面　賓西階上拜　主人坐奠觶于薦西　賓辭　坐取觶以興　反位　主人阼階上拜送　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　反位　主人揖降　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 以上主人酬賓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　眾賓皆答一拜　主人揖升　坐取爵于序端　降洗　升實爵　西階上獻眾賓　眾賓之長升　拜受者三人　主人拜送　坐祭立飲　不拜既爵　授主人爵　降復位　眾賓皆不拜受爵　坐祭立飲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眾賓辯有脯醢　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　揖讓升　賓厭眾賓升　眾賓皆升 亦序升 就席 以上獻眾賓及就席 一人洗舉觶于賓　升實觶　西階上坐奠觶拜　執觶興　賓席末答拜　舉觶者坐祭遂飲　卒觶興　坐奠觶拜　執觶興　賓答拜　降洗　升實之　西階上北面　賓拜　舉觶者進　坐奠觶于薦西　賓辭　坐取以興　舉觶者西階上拜送　賓反奠于其所　舉觶者降 以上一人舉觶 大夫若有遵者 鄉飲酒禮賓若有遵者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彼文在經末故特明之此在舉觶後其次自明也 則入門左　主人降　賓及眾賓皆降　復初位　主人揖讓以大夫升　拜至　大夫答拜　主人以爵降　大夫降　主人辭降　大夫辭洗如賓禮　席于尊東 與賓夾尊 升　不拜洗　主人實爵　席前獻于大夫　大夫西階上拜　進受爵　反位　主人大夫之右拜送　大夫辭加席　主人對　不去加席　乃薦脯醢 以下皆如介禮 大夫升席 席統于尊西上升當自西註云升自東者以薦在西也 設折俎　祭如賓禮　不嚌肺　不啐酒　不告旨　西階上卒爵拜　主人答拜 以上主人獻大夫 大夫降洗 酢主人也大夫若眾則辯獻長乃酢 主人復阼階　降辭如初　卒洗　主人盥 自飲亦盥者尊大夫與介同 揖讓升　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　復位　主人實爵　以酢于西階上　坐奠爵拜　大夫答拜　坐祭卒爵拜　大夫答拜　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 大夫若眾乃奠爵 再拜崇酒 在大夫右 大夫答拜　主人復阼階　揖降　大夫降立于賓南 不敢獨居堂從降 也賓南者尊不奪人之正禮也○據大夫如介禮則有諸公可知○以上遵不言諸公 主人揖讓以賓升　大夫及眾賓皆升就席 以上就席○右第二章正飲酒之禮凡一節一入主人二主人獻賓三賓酢主人四主人酬賓五主人獻眾賓六主人獻遵七遵酢主人八就席 樂正先升　北面立于其西 亦設于堂廉東上于西階東 工四人　二瑟　瑟先　相者皆左何瑟　面鼓 面前也謂鼓在前也 執越　內弦 鄉飲酒禮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 右手相　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　工坐　相者坐授瑟乃降　笙入立于縣中西面 一日縣中則縣有鐘磬也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工不興告于樂正　曰正歌備　樂正告于賓　乃降 不歌不笙不間以射時又有樂也亦謂射禮略于樂○以上合樂 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　大師則為之洗　賓降 降不言大夫可知 主人辭降　工不辭洗　卒洗升實 揖讓升 實爵　工不興左瑟　一人拜受爵　主人阼階上拜送爵　薦脯醢　使人相祭　工飲不拜既爵　授主人爵　眾工不拜受爵　祭飲　辯有脯醢　不祭　不洗 大師之外皆不洗特于此見之 遂獻笙于西階上　笙一人拜于下　盡階不升堂受爵　主人拜送爵　階前坐祭立飲　不拜既爵　升授主人爵　眾笙不拜受爵　坐祭立飲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以爵降奠于篚　反升就席　主人降席自南方　側降　作相為司正　司正禮辭許諾　主人再拜　司正答拜　主人升就席　司正洗觶　升自西階　由楹內適阼階上　北面受命于主人　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 鄉飲酒禮主人曰請安于賓 賓禮辭許　司正告于主人 鄉飲酒禮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 遂立于楹間以相拜　主人阼階上再拜　賓西階上答再拜　皆揖就席　司正實觶　降自西階　中庭北面坐 鄉飲酒禮階間北面坐 奠觶興　退少立 鄉飲酒禮也共少立 進坐取觶興　反坐　不祭遂卒觶興　坐奠觶拜　執觶興　洗　北面坐奠于其所　興少退　北面立于觶南 以上立司正○右第三章樂賓凡三節一合樂二獻工三立司正 未旅 旅眾酬也謂眾賓酬恐不得序射故未旅而射也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 三耦學士習射者乃俟事二人一耦前戒之至是乃俟事于堂西 三耦尚未比此特言其人數爾堂西堂下也 司射適堂西 司射人也 袒　決　遂 袒左免衣也決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遂射韝以遂弦又謂之拾 取弓于階西 西階西 兼挾乘矢 乘矢四矢也側持弓矢曰執方持弓矢曰挾二指之間橫之大射挾二矢于弓外見鏃于弣右 升自西階　階上北面告于賓　曰弓矢既具　有司請射 有司自謂也司射 曰兼司馬諸執事言賓故曰為二三子 賓對曰某不能 謙也 為二三子許諾 二三子眾賓及會民不責不能也 以上請射 司射適阼階上　東北面告于主人　曰請射于賓　賓許　司射降自西階　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 弟子學士之少者 西面命之則執事皆待于西階西也 乃納射器　皆在堂西 射器弓矢之屬曰納則俟于門外也 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 既納乃陳之西序堂上也東序亦西 矢在弓下北括 括矢末也北括則矢橫設也 眾弓倚于堂西　矢在其上 在堂上亦北括 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 以上納射器 司射不釋弓矢　遂以比三耦于堂西 比次其才相近者三耦射者故先比之堂西其位也 三耦之南北面 三耦二面 命上射曰某御于子 上下當以齒某某氏下射也御猶侍也 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 古文曰某從于子○以上比三耦 司正為司馬 司馬本有其官此以相禮者攝之 司馬命張侯 事至也上未盡張故復言之就西面命之也 弟子說束 說同脫束者前此掩束之 遂繫左下綱 乃繫之前不繫此 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 獲者有司服不氏之屬必以其每中而獲也故曰獲者亦請之以旌 旌獲旌也在堂西故由西取之 者由西方坐取旌 倚于侯中　乃退 以上張侯 樂正適西方　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 弟子工之弟子也遷樂避射也遷于東 不必遷則遷者瑟 也不言笙則笙不舉可知也 弟子相工　如初入 降自西階　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 笴節也三笴長三尺 西面北上坐 射者升降由西故遷于東 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以上遷樂○右第四章射之禮凡五節 司射猶挾乘矢 猶者見誘射之未敢也 以命三耦 亦北面命之 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 拾更也代取也 三耦皆袒　決　遂 自堂西亦取 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 有司弓矢之屬亦弟子為之 遂授矢 因三耦皆執弓　搢三而挾一个 搢插也大帶外革帶內右插于把 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東南面 中以盛算為獸形下經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當洗則在中庭西序之南中本未設特豫言其地爾 三耦皆進 亦由堂西行而南 由司射之西　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 三耦就射位也○以上 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 之北者蓋將誘射故位在三耦之北 搢三而挾一个　揖進當階北面揖 直西階也當階而北相揖 及階揖　升堂揖 轉而東 豫則鉤楹內 今文豫作序注作榭 謂繞楹北而東以所畫物當楹也○豫當依今文作序謂堂上之物深淺當棟也註因鄭云宮室無榭豫為庭序五十弓之深深容無事往來不必無楹此言其室則當楹之間也 堂則由楹外　當左物　北面揖　及物揖　左足履物 下物 物大射正謂之東西言之物者以當楹北畫物可知 不方足 方足謂畫物之正謂之物也 還視侯中 還轉也身西鄉面北乃引弓而南視侯中故於左足在南右足在北乃並左足俟將視侯中乃俯正足 俯正足 將乘矢 矢則行矢也 不去旌 將乘矢發中不中皆不去旌 誘射 誘教射之禮也 射不中 獲旌不去 將乘矢 矢將行 右執弦 南面揖 揖如升射 揖降出于其位南 中西南東當堂西 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 不由下經乃降與升同揖以南面而北者也 故更改一个為一乘矢以射也 射主矢已乘矢射者乃由此禮挾之

之言挾則執弓可知 遂適階西 取扑搢之 扑以撻有過搢之待用也 以反位 以上司射誘射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 記云命負侯者由其位司馬位在司射之南蓋論張侯後已自鄉南面立于此故記特明之此亦當升堂下命去侯同此文不具 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 ○今文俟作立庭謂在侯中故適侯乃執旌負侯聽其命中也○以上負侯 司射還 轉身時旋○注左手向外也 當上耦西面 三耦在司射西南東面司射反位後作三耦射又南行及當上耦乃左轉而西面與之相揖 故作上耦射 作者告之作使 司射反位 上耦揖進 上射在左 東行以北爲左便其就右物也 上射本在北爲左又言之者嫌如大射之易位也 並行 當階北面揖 及階揖 上射先升三等 三等中等也大夫則階五等 下射從之 上射至三下射乃升 中等 上射升堂 下射至中等上射已先升堂也 少左 北面以西爲左少西讓下射升也 下射升 上射揖 並行 皆當其物 二人俱升並東行上物在西下物在東上射先當物矣下射少東乃各當其物也 北面揖 當物而揖 及物揖 皆左足履物 還視侯中 合足而俟 合足猶併足也○以上三耦升射 司馬適堂西 不決遂 袒執弓 司馬不射直袒而已執弓用以指揮 出于司射之南 升自西階 鉤楹 由上射之後 上射在西故由其後 西南面立于物間 侯在南物在西南故在物之兩物之間當西南 右執簫 弓末曰簫 南揚弓 在西南面北執簫右手重左手也 命去侯 獲者執旌 言之本執旌者嫌重 許諾聲不絕 大射儀諾聲不絕以宮商聲不絕而已此云以至于乏 坐東面偃旌 偃仆也 興而俟 司馬出于下射之南 還其後 降自西階 反由司射之南 適堂西 釋弓 襲 反位 立于司射之南 以上命去侯 司射進 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 相交左者司馬南面降在西司射北面升在東彼此各在其左也 由堂下西階之東 北面視上射 不命下射放聞命也 命曰無射獲 射獲者矢中人則獲者傷也 無獵獲 獵謂矢出乏雖不中獲亦駭人也 上射揖 司射退 反位 以上命射 乃射 上射既發 挾弓矢而后下射射 大射無 拾發 二人更發也 以將乘矢 獲者坐而獲 射則唱獲 舉旌以宮 偃旌以商 唱獲則舉旌以宮聲唱畢則偃以商聲君臣之道 獲而未釋獲 釋獲者未手而釋算也 卒射皆執弓不挾 南面揖 揖如升射 上射降三等 下射少右 從之中等並行 至中等乃並行 上射于左 上射在左升降皆 與升射者相左 交于階前相揖 由司馬之南適堂西 釋弓 說決拾 襲而俟于堂西 南面東上 三耦卒射亦如之 三耦皆升射 司射去扑 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前也 倚于西階之西 取便 升堂北面告于賓 曰三耦卒射 賓揖 賓揖之然

司射降 搢扑反位 以上司射告卒射 司馬適堂西 袒執弓 由其位南進 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 升自西階 鉤楹 自右物之後 射右物之後在上射之後也 立于物間 西南面 揖弓 此節揖弓與上命去侯異揖推 命取矢 獲者執旌 許諾聲不絕 以旌負侯而俟 命弟子取矢在取矢時言以獲者執其旌以指教之 司馬出于左物之南 還其後 降自西階 遂適堂前北面 立于所設楅之南 命弟子設楅 乃設楅于中庭 南當洗 東肆 奉楅自東肆自西 司馬由司射之南退 釋弓于堂西 襲 反命 弟子取矢 取矢及地 北面坐委于楅 北括 括在北鏃在南 乃退 司馬襲 進當楅南北面坐 左右撫矢而乘之 撫拊也 若矢不備 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 升 命曰取矢不索 索求也 弟子自西方應曰諾 乃復求矢 加于楅 扑于階西 升 請射于賓 如初 賓許諾 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 則遂告于賓 適阼階上 告于主人 主人與賓爲耦 遂告于大夫 大夫雖眾 皆與士爲耦 以耦告于大夫 曰某御于子 西階上北面作眾賓射 司射降 搢扑 由司馬之南適堂西 立比眾耦 眾賓將與射者皆降 由司馬之南適堂西 繼三耦而立 東上 大夫之耦爲上 若有東面者則北上 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 司射乃比眾耦辯 遂命三耦拾取矢 司射反位 三耦拾取矢 皆袒決遂 執弓 進立于司馬之西南 司射作上耦取矢 司射反位 上耦揖進 當楅北面揖 及楅揖 上射東面 下

射西面 上射揖進 坐 橫弓 卻手自弓下取一个 兼諸弣 順羽且興 執弦而左還 退反位 東面揖 下射進 坐 橫弓 覆手自弓上取一个 興 其他如上射 既拾取乘矢 揖 皆左還 南面揖 皆少進 當楅南 皆左還 北面 搢三挾一个 揖 皆左還 上射于右 與進者相左 相揖 退反位 三耦拾取矢亦如之 後者遂取誘射之矢 兼乘矢而取之 以授有司于西方 而后反位 眾賓未拾取矢 皆袒決遂 執弓 搢三挾一个 由堂西進 繼三耦之南而立 東面北上 大夫之耦爲上 司射作射如初 一耦揖升如初 司馬命去侯 獲者許諾 司馬降 釋弓反位 司射猶挾一个 去扑 與司馬交于階前 升 請釋獲于賓 賓許 降搢扑 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 北面命釋獲者設中 遂視之 釋獲者執鹿中 一人執算以從之 釋獲者坐設中 南當楅 西當西序 東面 興受算 坐實八算于中 橫委其餘於中西 南末 興共而俟 司射遂進 由堂下北面 命曰不貫不釋 上射揖 司射退 反位 釋獲者坐 取中之八算 改實八算于中 興執而俟 乃射 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

西堂東每一个釋一算獲者唱乃釋中者手而委之地于上射于右　下射于左如射若有餘算未釋者射中也則反委之還委之中西恐其混也又取中之八算已釋也上執者改實八算于中　興執而俟則取後言與三耦卒射一無竭矣射皆釋弓于堂西止焉以上三耦射　賓主人大夫揖　皆由其階降揖　主人堂東　袒　決　遂主人大夫也不言襲不敢殊于賓執弓　搢三挾一个　賓于堂西或言序或言堂互文也亦如之　皆由其階　階下揖　升堂揖東西不言出司射之西則自堂徑往當物下也主人爲下射　皆當其物　北面揖　及物揖　乃射　卒南面揖　皆由其階　階上揖　降階揖　賓序西西序之西主人序東東序之東皆釋弓　說決拾　襲　反位謂堂上位也將反也　升升亦在及階之前及階揖　升堂揖　皆就席賓主以上大夫袒　決　遂　執弓　搢三挾一个　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　就其耦賓主射時大夫止于堂西至是始就其耦尊也　大夫爲下射　揖進　耦少退　揖如三耦　及階　耦先升升堂得申上射之儀　卒射　揖如升射　耦先降　降階耦少退　皆釋弓于堂西　襲　耦遂止于堂西　大夫升上與耦告行故升如眾賓此獨反席其尊得伸故徑就階就席以上大夫射　眾賓繼射　釋獲皆如初下升堂與賓主人等也以上眾賓射卒射　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　盡階不升堂　告于賓曰左右卒射　反位　坐委餘獲于中西　興共而俟射此謂眾射也降以上眾賓射右第六章第二番射凡十一節主射十大夫射拾取矢四就射位　五去侯六請釋獲七命上射八三耦射九賓主射十一眾賓卒射餘入第七章　司馬袒　決　執弓　升　命取矢如初射下第二番同一番獲者許諾　以旌負侯如初　司馬降　釋弓　反位　弟子委矢如初　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大夫矢有題識也上握焉之下東之使握者在處中上握手所握處在中央于中下去其羽之遠也則兼之以茅使上在大夫不敢與士相雜也東之以主人亦大夫不東者亦不敢殊于賓司馬乘矢如初使弟子亦不備上取矢者兩　司射遂適西階西　釋弓矢司射下不言釋弓矢此文省去扑　襲　進　由中東立于中南　北面視算　釋司射催此視算及獻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　先數右獲射上射所釋算二算爲純　一純以取　實于左手右手取十純則縮而委之　每委異之　有餘純則橫于下　一算爲奇　奇則又縮諸純下　興　自前適左　東面坐又言東面者

也一耦則全也十純縮而委之縱也每委之便于校數十純異之不及十者又從此西爲東面則東每委異之便于校數之近身爲上則下者十純之外也○注云自近爲下純之下左獲之前所坐者以北爲左也亦異之也與自前適左北東面坐

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上下純横者之地又委之于左手此獲皆如右獲　司射復位　釋獲者遂進取賢獲賢獲勝也取賢獲以告勝黨也執以升自西階　盡階不升堂　告于賓告大射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　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　以純數告　若有奇者則曰奇　若奇兼言之數以告也左右鈞　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　曰左右鈞　降復位負也下飲者又以每耦之左右勝負計則總計眾耦之外又爲第三番射也坐兼斂算合八算實八算于中　委其餘于中西　興共而俟未至不執事以上　司射適堂西　命弟子設豐將飲不勝者其罰豐也射重其事而設豐日豐豐奉不升弟子洗觶升酌卒洗乃升取觶于下　設于西楹之西　乃降　勝者之弟子奉豐上弟子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　袒　執弓　反位降堂西袒亦與射在勝者之位者中眾耦之少者言之者明弟子洗觶南面坐奠于此下經于此言之者明司射命弟子也　司射遂袒　執弓　挾一个　搢扑　北面于三耦之南　命三耦及眾賓　勝者皆袒命以下皆決遂　執張弓不能用也又執以如射者　不勝者皆襲　說決拾　卻左手　右加弛弓于其上　遂以執弣不能用弓也皆以當弟子不言賓主人大夫及不勝者前也　司射先反位命之不言賓主人大夫及不勝者以投之席也　三耦及眾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　北上　司射作升飲者　如作射以上飲者于作射　一耦進　揖如升射　及階　勝者先升　升堂少右以飲者以北面東爲右也揖以下射也　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坐取者卑　興　少退立卒觶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爵不備禮也　進坐奠于豐下　興　揖　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而後降略之不由次　與升飲者相左　交于階前　相揖　出于司馬之南　遂適堂西　釋弓　襲而俟襲者俟復射勝者　有執爵者使弟子代執爵也　執爵者坐取觶　實之　反奠于豐上反自尊所還也　升飲者如初　三耦卒飲　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　執爵者取觶降洗不洗略之豐下奠者　升實之　以授于席前尊者優之　受觶以適西階上　北面立飲　卒觶　授執爵者　反就席　大夫飲則耦不升大夫罰爵不宜自西階以尊與賓主人異也亦爲特飲言皆見在堂大夫也　若大夫之耦不勝　則亦執弛弓　特升飲特升者大夫在堂　眾賓繼飲射爵者辯大射眾　乃徹豐與觶徹者設豐者反觶于篚○以上飲罰爵　司馬洗爵　升實之　以降　獻獲者于侯不于乏者明侯以爲功　薦脯醢　設折俎之設于位此將祭三處也　俎與薦皆三祭遍有祭射也三祭者祭于侯三處也　無獲者負

侯負侯之中北面拜受爵　司馬西面拜送爵拜送爵不同面者辟正主也　獲者執爵　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司人有　適右个右个者謂之左右个侯中之出也　獲者設薦俎　獲者南面坐侯左執爵　祭脯醢　執爵興取肺　坐祭　遂祭酒大射二祭酒　興適左个　中亦如之先右後中左者侯者本射者之處也○案古禮也侯北面東爲左也而已此獨三祭者獲者不與祭有祭之也一祭而己重獲之功又侯于侯左右中皆其處也故射主于與食之禮不言位又經明言獻獲者又祭侯侯人祭獲即祭侯也故之非禮祭之處也　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　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　司馬受爵　奠于篚　復位　獲者執其薦　使人執俎從之　辟設于乏南右之　獲者負侯而俟　司射適階西　釋弓矢　去扑　說決拾　襲　適洗　洗爵　升實之　以降　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　薦脯醢　折俎有祭　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　司射北面拜送爵　釋獲者就其薦坐　左執爵　祭脯醢　興取肺　坐祭　遂祭酒　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　不拜既爵　司射受爵　奠于篚　釋獲者少西辟薦　反位　司射適堂西　袒　決　遂　取弓于階西　挾一个　搢扑　以反位　司射去扑　倚于階西　升請射于賓如初　賓許　司射降　搢扑　由司馬之南適堂西　命三耦及眾賓皆袒　決　遂　執弓　各以其耦進　反于射位　司射作拾取矢　三耦拾取矢如初　反位　賓主人大夫降　揖如初　主人堂東　賓堂西　皆袒　決　遂　執弓　皆進　階前揖　及楅揖　拾取矢如三耦　卒　北面搢三挾一个　揖退　賓堂西　主人堂東　皆釋弓矢　襲　及階揖　升堂揖　就席　大夫袒　決　遂　執弓　就其耦　揖皆進如三耦　耦東面　大夫西面　大夫進　坐說矢束　興反位　而后耦揖進　坐兼取乘矢　順羽而興　反位揖　大夫進坐　亦兼取乘矢如其耦　北面搢三挾一个　揖退　耦反

位　大夫遂適序西　釋弓矢　襲　升即席　衆賓繼拾取矢　皆如三耦以反位以上拾取矢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　作上敖氏云衍文射如初　一耦揖升如初　司馬升　命去侯　獲者許諾　司馬降　釋弓　反位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　去扑襲　升　請以樂樂音洛于賓以用也請用樂以樂于賓也此此用以觀德與上歌笙間合止以樂賓者不同　賓許諾　司射降　搢扑　東面命樂正不親樂正命之者傳尊者之命遂令之可也　曰請以樂樂于賓　賓許　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相應不釋算者比于禮又當比于樂也　上射揖　司射退反位　樂正東面命大師西面受命乃轉而東　曰奏騶虞此據有太師者言無則命其長天子騶虞九節鄉大夫則用采蘋五節此言騶虞者下記云騶虞五節則此是鄉大夫之節與天子不同　間若一若一者注云重節疏云其間五節長短希數如一是重樂節也蓋五節歌五終拔節而發乘矢用四節其一節在未發時使聽之知其長短始終因見五節如一節也　大師不興許諾　樂正退命時未進而言退者自階下退而反位也　反位　乃奏騶虞以射　三耦卒射　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　釋獲如初　卒射降　釋獲者執餘獲升　告左右卒射如初以上正射用樂　司馬升　命取矢　獲者許諾　司馬降　釋弓反位　弟子委矢　司馬乘之　皆如初　司射釋弓　視算如初　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　降　復位　司射命設豐　設豐實觶如初　遂命勝者執張弓　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此與第二番射同但增以樂樂賓　司射猶袒決　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兼矢于弦面鏃面鄉也二者皆變于射射畢也　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　同射反位　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　拾取矢如初　矢不挾兼諸弦弣不挾亦執之也蓋左執弣右執弦一矢兼諸弣三矢兼諸弦亦搢三挾一之義也　以退　不反位射畢不反于射位也　遂授有司于堂西　偏拾取矢　揖皆升　就席　司射乃適堂西　釋弓去扑　說決拾　襲　反位　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說說射時所繫者則盡解而說之也　釋　命獲者以旌退　命弟子退福　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以旅酬後或復射也此合諸射器言言俟見凡退者同也○以上卒射諸雜儀右第八章第三番射凡四節一請射二拾取矢三正射用樂四卒射諸雜儀下乃入飲節　司馬反爲司正　退復觶南而立將旅當相禮也　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　弟子相工如其降也　升自西階反坐工反坐爲無算樂也○以上諸執事反位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　興　阼階上北面酬主人　主人降席　立于賓東　賓坐奠觶拜　執觶興　主人答拜　賓不祭　卒觶不拜　不洗　實之　進東南面　主人阼階上北面拜　賓少

退　主人進　受觶　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　賓揖就席以上賓酬主人爲旅酬始　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　大夫降席　立于主人之西　如賓酬主人之禮　主人揖就席大夫長于賓是　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長衆賓之長○以上主人酬大夫或長賓　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　曰某酬某子某酬者字也某子受酬者氏也此以酬者爲主尊受酬者故稱字以別于所尊也　受酬者降席　司正退　立于西序端東面　衆受酬者拜興飲　皆如賓酬主人之禮　辯遂酬在下者謂堂下衆賓人之賓者無堂上位者謂之衆賓之少者也飲酒禮旅酬不與此與酬者射禮輕于賓與也　皆升　受酬于西階上　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　司正降　復位以上衆賓相酬右第九章旅酬之禮凡四節一諸執事反位二賓酬主人三主人酬大夫或賓長四衆賓相酬其立司正一節先附第三章未旅之節至是乃旅也　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　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　皆坐　奠觶拜　執觶興　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　舉觶者皆坐祭遂飲　卒觶興　坐奠觶拜　執觶興　賓與大夫皆答拜　舉觶者逆降洗　升實觶　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　賓與大夫拜　舉觶者皆進　坐奠于薦右　賓與大夫辭　坐受觶以興　舉觶者退　反位二人無堂上位蓋反于西階上立位也　皆拜送　乃降　賓與大夫反坐各本無坐今依石經補入　奠于其所　興　若無大夫則唯賓以上二人舉觶爲無算爵之始　階　阼階上受命于主人　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　賓辭　司正升自西階　以俎　反命于主人　主人曰請徹俎　賓許　司正降自西階　階前命弟子俟徹俎　司正升　立于序端　賓降席北面　主人降席自南方　阼階上北面　大夫降席　席東南面　賓取俎　還授司正　司正以降自西階　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　司正以俎出　授從者　主人取俎　還授弟子　弟子受俎　降自西階以東　主人降自阼階　西面立　大夫取俎　還授弟子　弟子以降自西階　遂出授從者　大夫從之降　立于賓南　衆賓皆降　立于大夫之南　少退北上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　大夫及衆賓階說屨升坐以上徹俎坐燕　乃羞　無算爵　使二人舉觶二人舉觶已奠復言之者請因舉以徧賓與大夫　賓與大夫不興禮略　取奠觶飲　卒觶不拜　執觶者受觶　遂實之　賓觶以之主人　大夫之觶長受而錯長即衆賓之長也大夫則一觶由賓至衆賓以徧也所謂相錯也　皆不拜　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主人贊者長受酬　酬者不拜

乃飲卒觶　以實之執觶者受之也　受酬者不拜受　辯旅　皆不拜　執觶者皆與旅執觶者即上舉觶者也已飲不復飲也其徧亦以齒言之　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執觶者洗　升實觶　反奠於賓與大夫復奠之見主人之意無盡也○以上無算爵　無算樂　賓興　樂正命奏陔　賓降　及階陔作　賓出　衆賓皆出　主人送於門外再拜以上無算樂禮終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朝服公士之服言拜于門外主人不見也　主人不見　如賓服　遂從之　拜辱于門外　乃退以上主人相拜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　無介　不殺凡言不見其簡　不使人速　迎于門外　不拜入　升不拜至　不拜洗　薦脯醢　無俎　賓酢主人　主人不崇酒　不拜崇酒則拜否則不拜　衆賓既獻　衆賓一人舉觶　別不使人　遂無算爵見其遂亦節　無司正不使擯者而已立司正也　賓不與　徵唯所欲凡所請略也○皆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　羞唯所有　鄉樂唯欲以上息司正右第十章飲酒之終節凡六節一二人舉觶二徹俎坐燕三無算爵四無算樂五賓出六息司正　記　大夫與音預　則公士爲賓[illegible]　飲酒及鄉射正禮也　使能不宿戒　其牲狗也　亨于堂東北　尊綌冪　賓至徹之　蒲筵緇布純　西序之席北上衆賓西南面東上若衆則有東面者西序北上統于賓　在獻用爵　其他用觶　以爵拜者不徒作　薦脯用籩　五職職音　祭半職橫于上　醢以豆　出自東房　職長尺二寸　俎由東壁　自西階升　賓俎脊脅肩肺　主人俎脊脅臂肺　肺皆離　皆右體也　進腠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凡奠者於左　將舉者於右　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　若有諸公則如賓禮　大夫如介禮　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有諸公則辟于諸公然後其尊得伸也○案此無諸公及公鄉飲酒大夫皆用介禮此則不言諸公文不具爾　樂作大夫不入　樂正與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和小笙也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　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立者東面北上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三耦者使弟子學士　司射前戒之主人不親戒也　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illegible]　司射既袒決遂而升　司馬階前命張侯　遂命古文此有獲者字倚旌凡侯凡大衆之辭　天子熊侯白質　諸侯麋侯赤質　大夫布侯畫以虎豹　士布侯畫以鹿豕　凡畫者丹質凡天子以下侯制

袖海山房校印

文有詳略皆用布爲之六獸畫首于正鵠正鵠居侯中三之一白質赤質丹質采其地也侯中無兩的虎豹麋豕畫其一之前已見于赤○案此與司裘射人之制不符疑考工記侯人云張獸侯以息燕注以爲畫獸之侯則此爲獸侯息燕所用之在此者以獲及也射自楹間物長如笴此從畫也笴矢幹長三尺其間容弓上下射相去之數也弓長六尺距隨長武左足履物爲距右足來合爲隨謂横畫也横一尺二寸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以五架之屋中爲棟棟前爲楣楣前爲庪故道之爲準當棟當楣及字前之地有廣物入當侯道有遠近故命負侯者由其位經言司馬命去侯負侯乃言不侯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升時由司射之南也其始尚在南記明之見命負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多或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優尊者也賓則亦言如之言取弓矢射畢大夫士建物者謂士人物也旌各以其物旌旗也旗必有旌故名旌旗所謂九旗之物如孤卿則無物以與其物者謂士人及之屬各無物○賓不來仕者則無物也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此女又反與君之○糅雜也杠長三仞以鴻脰音豆韜上二尋此與君之翿注別爲鳥之長項者非所當用故以鴻脰數之如八尺結旌曰與制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横之二指謂將指食指也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以不爲射主故也始射獲而未釋獲觀德有漸第二番也復又釋也第三番復釋獲復用樂行之上射於右物楅長如笴博三寸也博廣厚寸有半龍首龍首兩頭爲其中蛇交中央相交爲蛇形君子之象交韋當之背當中之衣以日藉當矢以丹韋爲之分置之楅象其交錯拾矢○復言多黑少髤也亦楅之背心楅髤横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云南北之節矢○案舊圖作石奉作拾之南面奉各坐而奠之楅射者有過則撻之射者謂三耦及賓主大夫諸侯者過謂射獲撻以扑書作教刑衆賓不與射者不降亂不以無事有事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既日后明取之序也賓主人射則司射擯也相也相賓主射爲之主人者尊射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鹿中髤前足跪髤前足跪象獸之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臨射始降尊之使久俟于下也大夫與士射袒纁襦襦短衣袒裼加纁耦少退于物既發而少退時也北面者稽然後拾發也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惟此二者釋則獻大射賓射燕樂皆不釋也禮射不主皮所謂禮射也不主皮者主中也凡田獵取三十以陳宮而不貫革也不尚德不尚力也主皮之射者主皮之射取賓射于大夫卿于澤宮爲主武之禮亦無侯張獸皮而射甲革椹質皆主射之先射也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不復升射主人亦飲于西階上亦射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脾不用全脾之餘也○鄭注云脾大夫同用脾肺下脾則獲者分大射注者若此無脾字俗本誤入獲者用脾也存參東方謂之右个侯北面鄉堂以東爲右也則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

祭肺非祭肺也言脾肺又言祭肺皆祭肺無祭肺故明之舉大夫說矢束坐說之言之復詳也義未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大夫賓無定數主射賓有數飲古者於旅也語可以語成先王之道也漸也合乃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大夫後出之禮也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賓與等賓鄉侯上个五尋侯之正中爲侯中下侯亦謂之个舌上下个日上个對下个下言上有躬上躬之也五尋者四丈也每下個弓得也言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上个中視侯道每二尺用一丈方中一布各用布一丈二尺合侯中五幅侯中用布五十弓則五五丈倍中以爲躬中躬倍上下各出舌中一五幅當二丈右布各出一丈下躬以左右舌以凡上下倍言皆下舌半上舌一幅上下長三丈則下舌八尺五丈當左右各出一丈二尺各躬中出布用之躬半用左右出躬上舌一幅也下隘者象八翼十張侯總之用布張足十六丈也射之四丈合五尺躬當二丈左右出各半箭籌八十籌以籌也算數以爲算則多之者有握末此手所握持處也握素言握以素爲之禮又采其長楚扑長如笴楚扑荊屬所以扑刊本尺則秦尺又采其末也刊本尺四寸矣或云刊末一尺楚扑長三尺也刑本尺也捷者以指一四尺所持處其所君射則爲下射今文無上射退于物一笴射君與一賓爲耦既發則答君而俟答對面東也西君樂作而后就物君樂作而射三重勞尊者也先就君袒朱襦以射對君禮畢射尊上射也先小臣以巾執矢以授以巾致潔若飲君如燕則夾爵先著表袒衣短襦○禮則夾爵公又自飲也則不投此言其異故不及其他大射君飲射爵或云賓先飲乃云飲君國中射則皮樹中燕射也此爲大射飲也行燕之禮故以大射爲燕自飲所謂夾爵云城中燕射則皮樹以翿旌獲古文翿作糾今文白羽與朱羽糅大射猶如張皮樹中人面鹽圖形今大射作中於郊則閭中閭獸名如驢一角或如嶠路以旌獲用羽爲旌也○案繒旌其物之旂旗與王制大射于大學于郊學在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龍旜竟謂君國君○注與各以其物者各以其所畫者言大夫兕中兕似牛而各以其物獲通帛爲旜繒之旗三者氏云繫未若燕尾畫龍蓋以備參各以其物大夫士卿大夫故日孤各有未詳姑存在說士鹿中翿旌以獲古文無以獲○士卑不嫌與君青同無物者亦鹿中○注以士爲小國其州長用翿爲無物之故未確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臣不習武事于君側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今文無則肉袒君也不袒纁襦嫌于君從衍

皇清經解卷五之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六

儀禮章句

仁和吳司馬廷華著　學海堂

燕禮第六燕安也飲酒以安之也人君燕有三日饗燕食饗食以禮王事之勞一飲四方聘使二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三射先燕獨無經可據此燕禮之節至大射而已備○此以燕禮二節尚不以禮此燕禮節詳略可參彼此節而已士冠禮准之又看此可與郊飲諸侯之禮

燕禮小臣戒與者小臣相太僕掌燕也○小臣戒亦以上相禮也飲者賓諸侯飲與大夫大射亦諸侯禮亦不同也膳宰具官饌于寢東具其寢之屬臨事掌之所饌具其東堂也言其膳宰所掌者也官之太宰所饌具于寢東者宰樂人縣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諸侯之庭有東霤言近東洗此蓋言篚以堂深爲下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膳篚者君象觚之屬其異其司尊也西之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之方壺以大夫尊也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瓦大太古之瓦尊也豐承尊者所謂太尊此尊以大尊之瓦鄉散方壺可知也南幂用綌若錫○今文作大射亦日有豐亦方壺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尊賓于中月旅士也士旅食者爲未得正禄者也衆食者此又給禮言圜壺上旅士下皆在庶子宮正所掌之來觀禮與無禄者也此稍食人故在官食者此有舍言有酒可知也皆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有加席大夫以上爲正射者也則殺矣燕射人告具具以人者以具以上相也大夫之禮不必設射者也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周禮諸侯酢席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小臣師小臣之佐正在左右大夫士在門右故言大僕之佐之屬與也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

許諾〔稽首也稽首謂頭至地稽留之久拜禮之至重者手又引頭至地稽先以兩手拱近地及頭至〕射人反命 賓出立于門外東面〔賓出立待命也〕公揖卿大夫 乃升就席〔揖讓而升待賓也〕〔案燕禮戒前賓至公迎于大門之外從者多以類推之若使知其不必有冪以上請賓立賓也〕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執冪者羞膳者皆以重其事也〕乃命執冪者〔命之以公命〕執冪者升自西階 立于尊南 北面東上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小臣膳宰之等也〕上〔尊南瓦大之南上玄也上統于君也〕〔以上命事凡五射人納賓也〕〔二以上之第一四賓入門〕 賓入及庭 公降一等揖之〔賓主人相揖左〕〔用諸侯大夫之禮不言主人以不與君為主也賓入門而左〕〔大射公言賓辟此略之爾〕 公升就席〔以上不言主人將行禮故不為之代也〕 主人亦升自西階 賓升自西階 賓右北面至再拜〔主人將行至再拜也凡主人與賓升降皆讓此不言讓者略也〕 賓答再拜〔以上主人降洗〕 賓降階西東面〔主人降洗南西北面兼言西者〕 主人辭降 賓對〔主人北面〕 主人坐取觚洗 賓少進辭洗〔少進東〕 主人坐奠觚于篚 興對 賓反位〔位降〕 主人卒洗 賓揖 乃升 主人升 賓拜洗 主人賓右奠觚答拜 降盥 賓降 主人辭 賓對 卒盥 賓揖升 主人升 坐取觚〔取觚〕 執冪者舉冪〔此言舉冪已加于尊〕主人酌膳〔尊東西面〕執冪者反冪〔冪蓋也〕 主人筵前獻賓〔西北面〕 賓西階上拜 筵前受爵〔東面受之〕 反位 主人賓右拜送爵 膳宰薦脯醢〔此膳宰所謂大羞也〕 賓升筵〔自西〕 膳宰設折俎〔俎賓〕 賓坐 左執爵 右祭脯醢 奠爵于薦右 興取肺 坐絕祭嚌之 興加于俎 坐捝手 執爵遂祭酒 興席末坐啐酒 降席 坐奠爵拜 告旨 執爵興 主人答拜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 興 坐奠爵遂拜 主人答拜〔以上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降洗更爵〕 主人降 賓洗南坐奠觚〔則立盥也〕 少進 辭降〔西面〕 主人東面對 賓坐取觚奠于篚下 盥洗 主人辭洗 賓坐奠觚于篚 興對 卒洗 及階揖升 主人升 拜洗如賓禮 賓降盥 主人降 賓辭降 卒盥 揖升 酌膳 執冪如初 以酢主人于西階上〔西南面〕 主人北面拜受爵 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之左亦主人之右〕 主人坐祭〔不言嚌主人下〕〔大夫乃薦異于正主也祭酒也〕 不拜酒〔卑于正主告旨〕〔亦不告旨〕 不崇酒〔坐西階上坐也祭酒也〕〔不崇酒凡不告旨者皆分而二之〕

君一拜一〔告也〕 不告旨 遂卒爵興 坐奠爵拜 執爵興 賓答拜 主人不崇酒〔不崇酒亦不拜酒〕〔則以虛爵降奠于篚〕 射人升賓〔以上公序〕 賓升 立于序內東面〔須賓更降以上賓酢主人〕〔日序內則進于序端〕 主人盥洗象觚〔家觚以象骨飾觚也〕 以升實之 東北面獻于公〔公席前西面故東北面〕 公拜受爵 主人降自西階 阼階下北面拜送爵 膳宰設折俎〔凡饗公卿之饌臣禮也〕 主人降自西階 阼階下北面拜送爵 薦脯醢〔士薦主膳宰也〕〔凡言自阼階薦不言自左房〕 同人 俎升自西階〔為君尊變于賓〕 公祭如賓禮 膳宰贊授肺〔君授祭尊也〕 不拜酒 立卒爵 坐奠爵拜 執爵興 主人答拜 升受爵以降〔言升受則公降之〕 奠于膳篚〔以上主人獻公〕 更爵洗 升〔更爵自酢不敢襲至尊也〕〔酢亦致潔也〕 酌膳酒以降 酢于阼階下 北面〔以上獻公主人自酢〕 坐奠爵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 主人坐祭 遂卒爵〔遂祭卒爵〕 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 主人奠爵于篚〔以上主人自酢〕 主人盥洗 升媵觚于賓〔今文媵作騰〕 酌散〔散方壺也〕 西階上坐奠爵拜賓 賓降筵北面答拜 主人坐祭遂飲 賓辭〔辭代卒爵〕 卒爵拜 賓答拜 主人降洗 賓降 主人辭降 賓辭洗 卒洗揖升 不拜洗 主人酌膳 賓西階上拜 受爵于筵前 反位 主人拜送爵 賓升席坐 祭酒 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不舉也奠于薦東者酬不舉〕 主人降復位〔阼階下西面位〕 賓降筵西東南面立〔不立于序內者其位彌尊〕〔以上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 公命長〔長者大夫之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 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 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 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 序進 盥洗角觶 交于楹北 升自西階 序進酌散 交于楹北 降 阼階下皆奠觶 再拜稽首 執觶興 公答再拜 媵爵者皆坐祭 遂卒觶興 坐奠觶 再拜稽首 執觶興 公答再拜 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 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 則序進 奠觶于篚 阼階下皆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

再拜 媵爵者洗象觶 升實之 序進 坐奠于薦南 北上 降 阼階下皆再拜稽首 送觶 公答再拜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 以酬賓 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 公命小臣辭 賓升成拜 公坐奠觶 答再拜 執觶興 立卒觶 賓下拜 小臣辭 賓升再拜稽首 公坐奠觶 答再拜 執觶興 賓進受虛爵 降奠于篚 易觶洗 公有命則不易不洗 反升酌膳觶 下拜 小臣辭 賓升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 賓以旅酬于西階上 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 賓大夫之右坐 奠觶拜 執觶興 大夫答拜 賓坐祭立飲 卒觶不拜 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 升實散 大夫拜受 賓拜送 遂就席 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 不祭 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主人洗 升實散 獻卿于西階上 司宮兼卷重席 設于賓左東上 卿升拜受觚 主人拜送觚 卿辭重席 司宮徹之 乃薦脯醢 卿升席坐 左執爵 右祭脯醢 遂祭酒 不嚌酒 降席 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 坐奠爵拜 執爵興 主人答拜受爵 卿降復位 辯獻卿 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 如獻卿之禮 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 無加席 小臣又請媵爵者

又請二大夫媵爵如初 此言如初則請致以下可知 請致者 若命長致 三止用爵 故不告致也 則媵爵者奠觶于篚 一人待于洗南 一人不致者待舉者拜 長致 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 洗象觶升 實之 坐奠于薦南 論先後之序則此觶當在南第日為南則在公所取觶酬賓北觶之南今經也 降 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 亦拜于阼階下初不致者並受君致 命宜終之 公答再拜 以上再媵爵 公又行一爵 一行舉奠觶以酬所媵觶也 若賓若長 唯公所酬 此旅在獻大夫之前則長當以公卿大夫也或因其年長者言 又言大夫者卿亦大夫也或以公卿而及大夫與 賓已受酬此獻長可加禮以辯矣 又兼言賓者乃及其次以初請公始酬賓 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長酬賓則賓長轉而酬長則長轉而酬 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卿以上公為卿舉旅以後獻之者大 備 主人洗 升獻大夫于西階上 燕義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是也大夫不繼卿之者 公方伸主道于此故獻之 大夫升 拜受觚 主人拜送觚 大夫坐祭 祭酒也祭 立卒爵 不拜既爵 主人受爵 大夫降復位 胥薦 主人于洗北西面 此與薦大夫一時並行之禮也與大夫並薦者以其為獻主異之也 士 脯醢 無胥 音升○胥猶組也此言之者無組而組則有卿大夫組也或有賓組也 薦之 蓋庶羞于此下于卿乃繼賓以西東上者大夫席繼賓以西眾賓也 辯獻大夫 遂薦之 繼賓以西東上 卒 射人乃升 大夫 大夫皆升就席 以上獻大夫二公大夫三賓章旅酬四禮凡七節一獻卿二媵爵三公舉旅四獻大夫五節 再媵爵六為卿舉旅七獻大夫 別見于樂賓節中一旅別見于徹俎之後作經者參錯之文也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 樂正先升 北面立于其西 小臣納 工 樂正即樂官也 工四人 四人大射燕禮也 二瑟 小臣左何瑟 工相 用小臣亦與周禮異或瞽矇與相入君所故小臣代之相 面鼓 執越 內弦 右手相 入升自西階 北面東上坐 小臣坐 授瑟 乃降 以上入工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以上歌 卒歌 主人洗升 洗而獻工太師則為之洗 獻工 大射有太師此及笙皆不言太師而言洗義可知矣餘則不洗○疏謂不辯太師與群工皆洗鄉飲酒記不洗者不祭此親洗工皆祭故知皆洗案洗者親洗不洗者不親洗有代之洗者故皆祭也疏誤 工不興左瑟 一人拜受爵 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薦脯醢 使人相祭 卒爵不拜 主人受爵 眾工不拜受爵 坐祭 遂卒爵 古文日卒爵不拜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爵 降奠于篚 以上獻工 公又舉奠觶 再媵之觶○亦酬也不言所賜之人據燕義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此在獻士之前 唯公所賜 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謂上兩舉觶 前則為大夫舉旅也大射云惟公所賜若賓若長○以上公三舉旅○此錯簡在設工席之前錯簡于此也正歌未備 卒 笙入立于縣中 奏南陔 白華華黍 以上奏笙 主人洗 升獻笙于西階上 一人拜 盡階 不升堂受爵 降 主人拜送爵 階前坐祭 立卒爵 不拜 既爵 升授主人 眾笙不拜受爵 降坐祭 立卒爵 辯

有脯醢不祭 以上獻笙 乃間 歌魚麗 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 遂歌鄉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此亦合樂而謂之鄉樂者明所歌為鄉樂也 大師告于 本無于依石經 樂正曰正歌備 太師則上工也無太師則工之長告 樂正由楹內 補入 南有 東楹之東告于公 由楹內自工西而東者 告公在東楹之東面告于賓者公在堂也亦北面 乃降復位 以上間歌而樂備 右第四章樂賓凡六節 一工歌 二獻工 三公三舉觶 四笙奏 五獻笙 六間歌而樂備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 大夫士皆老成始旅尚可自持故立司正于後也 公許 射人遂為司正 鄉飲酒鄉射相為司正此射人為司正 司正洗角觶 其人相禮故因請而命之 南面坐奠于中庭 鄉射奠觶乃升執觶者在此君 升東楹之東受命 堂將奉命不敢以罰爵鄉君也 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 君曰以我安卿大夫 君曰云云者舉君命之辭也以我安者卿大夫之不言賓者賓亦大夫也 皆對曰諾敢不安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 坐取觶 升酌散 降南面坐奠觶 右還北面少立 右還西南如降西階也 觶西南面者從 坐取觶 興 坐不祭卒觶奠之 興再拜稽首 右還南面坐 左觶東北面者 由觶東對君也○疏云右還者右手鄉外而西則左還者左手鄉外而西也 西具在觶西也 取觶洗 南面反奠于其所 以上立司正○反復其故所也 升自西階 東楹之東請徹俎降 北面告于公鄉飲鄉射坐則安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賓辭而請之乃徹俎此不請坐 也 公許告于賓 公許乃降告于賓後謂以公許告賓也 今徹公組 膳宰徹公俎 降自阼階以東 徹此公俎降自阼階者賓以君在故親徹也 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 卿大夫無俎降者從賓也東面北上以便其復升也○以上徹俎以出 賓反入 及卿大夫皆說屨 升就席 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 郎席未坐故公以安之 坐也 安猶燕也 羞庶羞 大夫祭薦 大夫至是祭薦不敢同于卿也 司正升受命 皆命君曰無不醉 皆命者命賓卿大夫 賓及卿大夫皆興 對曰諾敢不醉 皆反坐 反坐者也 興而對乃還坐○以上坐燕 主人洗 升獻士于西階上 此所謂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也見其他不升 士長升拜受觶 主人拜送觶 士坐祭立飲 不拜既爵 其他不拜 坐祭立飲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 言薦則獻可知矣 射人則有兩射人司正 司士一人 執冪二人 也不言膳宰可知 周禮司士掌朝儀之位 在其位在庭 以為位 宮人司正 立于觶南東上 之獻 射人則皆其屬也 司士下大夫諸侯則上士○詩云士下大夫 其二有士此與士並 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 士位本在西方 在東方北上者 既獻易位 降之後乃薦之 乃薦士 薦之必于其位 亦于其位 司正以下則仍在觶南也 待獻至此十入字疑在乃薦之之時 士既獻 祝史小臣師 亦就其位而薦之 祝史以下仍在門 常執事于寢之

位不可易也 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 就旅食之南 不洗 酌旅食 尊北面 不拜受爵 坐祭立飲 以上獻士及旅食○以上因獻士而及諸執事 右第五章安賓凡二節一徹俎二坐燕 若射 則大射正為司射 如鄉射之禮 周禮射人無大射正之射 燕射用鄉射之禮 非大射之禮也 蓋燕射為節或然之事 其射者不別也 右第六章 賓降洗 升媵觶于公 註作依 無賓主獻酬之禮 又不敢與君亢禮 但以大夫媵公之爵 酬公 不可 旅于下 不酬之末日而媵觶 公因為士舉旅也 酌散 下拜 公降一等 小臣辭 賓升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 賓坐祭 卒爵 卒爵者 升 酌膳 命乃升 故于上也 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 賓降洗象觶 升 坐奠于薦南 降拜 小臣辭 公亦降 賓升成拜 公答再拜 賓反位 以上賓媵觶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 唯公所賜 士舉旅也 但旅行酬而後獻大夫 庶子在獻卿大夫則為士 此以上為士舉旅也 受者如初受酬之禮 降更爵洗 升酌膳 下拜 小臣辭 升成拜 公答拜 乃就席坐行之 坐而行之 安也 有執爵者 唯受于公者拜 受于公者固拜矣 此言明不拜也 公不拜 司正命執爵者爵辯 此命執爵者 卒受者興以酬士 大夫卒受者以爵興 西階上酬士 士升 大夫奠爵拜 士答拜 大夫立卒爵 不拜 實之 士拜受 大夫拜送 士旅于西階上 辯 旅食皆及 士旅酌 士西階上無席則不坐行也 旅酌者以次自酌相酬無執爵者所謂遍也○以上酬士 卒 主人洗升自西階 獻庶子于阼階上 庶子即周禮諸子也 在阼者以教公族與宮正聯事也 如獻士之禮 辯 降洗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 周禮內小臣掌王后之命 宮中之事 以奄士為之 使令者 左右正未詳 以左右正為樂正僕人正 存疑 如獻庶子之禮 以上獻庶子諸人○右第七章凡三節一賓媵觶二為士舉旅三獻庶子 無算爵 士也有執膳爵者 有執散爵者 並兩行爵 公飲膳 公命所賜 執膳爵者酌以進公 公不拜受 執散爵者酌以之 公命所賜 所賜者往也之席也 公命所賜謂賓及卿大夫 就所賜 所賜者興受爵 降席下 奠爵再拜稽首 不降拜 不辭 公答拜 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 公卒爵 然後飲 飲先公禮也 不敢先君也 執膳爵者受公爵 酌反奠之 公既卒爵 又 受賜爵者興 授執散爵 執散爵者乃酌 奠之備公飲 行之 唯受爵于公者拜 以上公舉旅 卒受爵者興 卒受者謂卿大夫 以酬士于西階上 士升 大夫不拜 乃飲 實爵 士不拜受爵 大夫就席 士旅酌亦如之 如上旅酬也○以上大夫舉旅于士 公有命徹冪 徹冪者盡酒也 則卿大夫皆降 西階下北面東上 士亦降

再拜稽首 拜公之命也上兩命不拜此獨拜者恩益渥也不言賓與請坐同 公命小臣辭 不辭升拜者辭尤謹于禮也 公答再拜 大夫皆辟 此言辟則凡君拜皆辟也 遂升反坐

士終旅于上如初 大夫反席上自卒之也○以上歠暮終旅 無算樂 以上無算樂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 燕至于宵則恩情洽矣未爇曰燋已爇曰燭以荊為之蓋古無麻燭以火炬照夜所謂荊燋也燭有在地者有手執之者執燭天子諸侯禮也大燭在地又曰燎庶子亦執燭與宮正聯事也 司宮執燭于西階上 甸人執大燭于庭 庭中宜在地亦曰執者持之防在地者之傾也與執燭少異 閽人為大燭于門外 門外地廣不必持為之而已甸人掌共薪蒸閽人司門故因其職用之○以上執燭

賓醉 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 凡飲食之禮薦為重取之樂君賜也 奏陔 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霤 奏九夏用鐘鼓以脯賜鐘人者以其為己之行節且以廣君惠也 霤在門內之中曰內霤則外亦有霤也于內霤賜之則鐘人事畢將出矣 遂出 卿大夫皆出 公不送 不送待臣之禮然也聘使則送之○以上賓出右第八章 無算爵禮終凡六節一公舉旅于卿大夫二大夫舉旅于士三徹冪終旅四無算樂五設燭六賓出

公與客燕 客聘使也 曰寡君有不腆之酒 擯者述君命于賓也腆善也言不腆謙辭 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 須臾者言相與飲酒共此須臾也不日終日令然也 使某也以請 某擯者名 對曰寡君君之私也 此賓答辭下一請一對皆準此私言邦交之成也 君無所辱賜于使臣 賜之燕君恩下逮近于屬故曰辱無所謂無所用之蓋辭之之辭 臣敢辭 寡君固曰不腆 擯又請 使某固以請 寡君君之私也 賓又對 君無所辱賜于使臣 臣敢固辭 寡君固曰不腆 擯三請 使某固以請 某固辭不得命 某聘使名 敢不從 三請乃許賓禮然也 致命 致命請親相見致君命上六辭皆擯介傳命也 則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 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 君貺寡君多矣 又辱賜于使臣 臣敢拜賜命 貺猶賜也○右第九章補辭

記 燕朝服於寢 朝服玄冠玄端緇帶素韠黑屨也 其物狗也 右經在東方下 亨于門外東方 若與四方之賓燕 則公迎之于大門內 迎于門內與公 揖讓升 食大夫等 賓為苟敬 席于阼階之西北面 饗禮君為獻主故賓為賓 燕膳夫為獻主非賓之敵故介為賓而席賓于此與上經諸公同曰苟者蓋主人謙辭謂其敬特苟且爾 有脀不嚌肺 不啐酒 其介為賓 無膳尊 無膳爵 無膳尊及爵降尊以就卑也 與卿燕 則大夫為賓 卿不為賓嫌也 與大夫燕 亦大夫為賓 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 羞卿者 小膳宰也 小膳宰其膳夫之屬與 若以樂納賓 則賓及庭奏肆夏 肆夏亦九夏之一逸云今亡呂叔玉云時邁也白奏曰闋其稱也以夏為節尊賓也 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 公拜受爵而奏肆夏 公卒爵 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 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 新宮未詳註云小雅逸篇○或云新宮謂宮之子聲四清聲之一也蓋以子聲奏南陔白華華黍也子聲仵于十二律之候故曰新宮參 笙入三成 新宮用管將終則和以笙而樂成也 三成三終也 遂合鄉樂 言遂則無閒歌也 若舞則勺 勺周頌篇名告成大武之樂歌舞而奏之 以象功也此與經文小異當別為一禮 唯公與賓有俎 對卿大夫無俎也 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 奏進也聽命不敢必公受之 凡公所辭 辭辭之而升之 皆栗階 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 凡栗階不過二等 凡公所酬 既拜請旅侍臣 侍臣公卿大夫士也請旅不專惠也 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 羞庶羞內羞 有內羞 房中之羞羞豆籩也詳天官 君與射則為下射 袒朱襦 樂作而后就物 樂奏騶虞以為節 小臣以巾授矢 稍屬 稍屬稍與發矢時相連 不以樂志 志與識記之識同言不以樂之節為識而必欲應之也 既發則小臣受弓 大射受弓以大射正此以小臣禮之別也 以授弓人 上射退于物一笴 既發則答君而俟 若飲君 燕則夾爵 君在 大夫射則肉袒 疑侯 若與四方之賓燕 媵爵曰臣受賜矣 臣請贊執爵者 贊執爵謂媵蓋以臣禮自處也 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 相亦公命 有房中之樂

皇清經解卷五之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七 學海堂

儀禮章句 仁和吳司馬廷華著

大射儀第七 諸侯將祭與群臣射以觀其德其比于禮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曰大射大者重其事不言禮言儀者以威儀惟此為極盛也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大射之燕與常燕雖略有異同而大概相似天子大射雖不可考與此當無大異也射于五禮屬嘉禮當第十四第七說非詳士冠禮○按注凡鄉飲鄉射燕禮已詳者不贅

大射之儀 君有命戒射 凡禮皆君命此特首言之者重祭事也下射前三日又言戒宿則此在三日戒也 宿之前射雖不齊然戒之使致敬也案射為祭設將祭先擇與祭者與祭者定乃于祭前旬有一日卜日遂戒次第如此疏以此戒為祭前旬有一日候矣 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 宰冢宰有事于射謂凡執事于射者不必皆與射者也總戒之故曰百官周禮大宰職作大事則戒于百官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 此專戒射者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也 司士戒士射 殊戒公卿大夫士辨貴賤也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命 與贊者 贊助也下不言贊者則凡量人司宮小臣師之盡告是也戒射用司馬之屬以本職所有事也

前射三日 視滌前二日 宰夫戒宰及司馬 宰夫冢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司馬政官卿凡大射合其六耦司馬量道張侯故先戒之 射人宿視滌 滌者掃除射宮及滌飲射諸器視之以致潔也宿如下樂人宿縣之宿謂射之前夕也○以上戒百官案此謂戒冢宰等于射之前夕視滌也疏合戒宿二字並以申前戒訓之未合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 量人司馬之屬掌度地者量謂度之丈尺也侯道侯去物之遠近也 與所設乏 乏禦侯為遠近 以貍步 貍未詳注以貍之伺物為說蓋貍之伺物引足遠而移步徐量侯道者似之其謹可知 大侯九十 大侯也周禮天子熊侯諸侯熊侯並用布畫獸為鵠九十九十步所謂量侯道也其下並同 參七十 卿大夫之麋侯也參蓋毋往參焉之參三侯疊張大侯最南參少北干又少北此在大侯之北干侯之南二侯之中故曰參也○案注訓參為雜謂物鵠而麋飾存參 干五十 干同犴野犬也射人士射犴侯注謂以犴飾侯故又謂之干侯 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 三侯各有乏之設也下乃設之此將侯之西北各十步遠也與鄉射不同者 一侯此也二侯也 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 侯道既定乃張侯也共三乏此言巾車則其長官車僕張之 也仍命量人者當指而示之○長去聲 大侯之崇見鵠于參 崇高也鵠的也大侯最南參掩其北故止見鵠也 參見鵠于干 參次而北干掩于前故止見鵠也案侯制上下躬舌各高二尺侯中視侯道三分侯中鵠得其一鵠上下各得其一大侯九十步步二寸為侯中方丈八尺鵠得六尺上下躬舌合八尺下綱去地二寸二尺五寸三分有奇總高四丈八尺五寸三分有奇鵠下得侯中六尺下躬及舌四尺合去地之數總高三丈二尺五寸三分有奇其見鵠于參者謂鵠下與參齊也參侯七十侯中丈四尺鵠得四尺六寸六分有奇上下躬舌合八尺下綱去地丈五寸三分有奇總高三丈二尺五寸三分有奇故得與大侯之鵠下齊也參鵠下得侯中四尺六寸六分有奇下躬及舌四尺合去地之數總高一丈九尺二寸所謂見鵠于干者謂鵠下與干齊也干侯五十侯中一丈上下躬舌八尺去地尺二寸總高一丈九尺二寸故得與參侯之鵠下齊也 干不及地武 尺二寸 不繫左下綱 設乏西十北十 凡乏用革 用以禦故須革也○以上設侯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宿縣預于事樂有不縣者以鐘磬鑮皆縣故特言縣也諸侯軒縣三面闕其南 笙磬西面 磬也曰笙者謂其節與笙相應也下笙鐘同擊處曰笙 面西面則擊者東面也此及鐘皆編縣每簴十二枚以應十二律後又增四于聲為十六枚 其南笙鐘 其南鑮 鑮如鐘而大特縣 皆南陳 由北而南也此東方之縣 建鼓在阼階西南鼓 建鼓以木為柱貫而樹之謂殿之楹鼓也不縣南鼓擊南也此與下鼓及西階東建鼓並為北方之樂 應鼙在其東 南鼓 與下朔鼙皆小鼓也先擊朔鼙此鼙應之然後擊大鼓曰應以應朔鼙言也 西階之西 頌磬東面 與歌詩相應故謂之頌此西磬東面與上東磬西面相對為義也 其南鐘 其南鑮 皆南陳 此西方之樂三者皆縣視東方多二鼓見下 一建鼓在其南東鼓 朔鼙在其北 朔始也以先擊名也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 此亦北方樂諸侯軒縣三面宜皆有縣此東西 皆有縣北方止有建鼓而無縣氏曰辟○射位也蓋為諸侯東西縣重則於 鼓不可遷故不縣惟設二鼓備三面而已○射位在國中蓋君鐘磬則 三面縣此為群臣故闕其北未然 簜在建鼓之間 簜竹也笙管之屬也之間則東西之中也 鼗倚于頌磬 如鼓而小下有柄旁有耳持柄播兩耳相擊成聲以導樂故曰鼗 西紘 紘編磬繩也謂倚于西紘 紘也此不言堂上樂宿縣也○以上宿縣 厥明 射日正日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 兩方壺 膳尊兩甒在南 甒以瓦則卽瓦大也南壺尊南 有豐 冪用錫若絺 今文錫作緆 絺細于綌禮盛也 綴諸箭 箭篠也冪易卷故綴而橫之 蓋冪 加勺 又反之 反覆也冪

蓋與明知今西敀既加又并勺覆之 皆玄尊 二者皆有玄酒之尊也 酒在北 燕禮有玄尊 士旅食于西鐏之南北面 西鐏南有散賓在散南也近門者堂大者言其有侯故尊于此 兩圜壺 注賤無玄酒存參 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 尊也時尚未設因上設尊而辨及之尉下設洗同特言獻者謂 兩壺獻酒 此獻三獲者及服不侯人之屬 用以獻無幣祭也旅食亦無酌以不言酒故亦不言獻者皆 兩壺皆言酒則無玄酒矣○案下獻服不侯人之屬三獲者 似一壺兩尊故注以此爲二獲者等之尊下爲服不之尊與此同 服不在大侯之乏豈有舍之而何必先尊于大侯之乏侯人等及 獲者之理且參于獲者各有之何不在侯之乏之侯又人獻服不兩 及隸僕人等俱爲侯而設何必別爲設尊又注讀獻爲沙謂 瑩也和盛者摩沙出其香於酒謂鬱鬯醆而不飲服不之屬皆沙卒爵於用酒不用鬱鬯 也故依鄭說以正之 設洗于阼階東南 不言當可知 罍水在東 篚在洗西 南陳 設膳篚在其北西面 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 水在洗北 篚在南 東陳 ○案此與上同以上設尊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 先設公席與燕禮異皆公先卽席也不言加席可知下公卿大夫同 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 有加席 卿席賓東東上 小卿賓西東上 天官疏以六卿之貳爲十二小卿大夫則下大夫之長也燕禮言卿大夫而不言小卿則統于大夫也諸侯無中大夫故位亦繼賓而西 大夫繼而東上 亦猶賓也統小卿西 若有東面者則北上 置南大夫 不能容故特而東西北上猶東上也 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 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 揻下公卿又言設席則此特言布席之地猶未設也注云惟公及賓席布之其餘樹于位後或然○以上設席 官饌 以上具饌燕禮膳宰具官饌于寢東○右第一章射前之備凡六節一戒射二張侯三宿縣四設尊洗五設席六具 羹定 燕故有羹 射人告具于公 公升卽位于席 西鄉 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 用小臣師異於燕下言若有諸公則不必有此連及之也 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 北面東上 下大夫在干侯東北則此人庭又深矣 士西方 東面北上 太史在干侯之東北 燕禮太史無執事射則當釋獲故特表其位也干侯之東北者以近門有大侯參侯俱不能容少進在此也 北面東上 士旅食者在士南 遠門曰士南亦 北面東上 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 小臣師則其屬也下有小臣正其上者與 不言祝史文省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 南鄉 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 詔卿揖之 諸公卿大夫 大夫衍 西面北上 揖大夫 不言詔文省 大夫皆少進 以上入門面位 大射正擯 擯者請賓 公曰命某爲賓 擯者命賓 賓少進禮辭 反命 又命之 賓再拜稽首受命 曰受命示鄭重也 擯者反命 賓出 立于門外北面 不東面而北面臣禮也 公揖卿大夫 升就席 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 乃命執冪者 執冪者升自西階 立于尊南北面東上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 下庶子設折俎卿與賓同此兩請之者不必其同也○以上立賓及執事者 擯者納賓 賓及庭 公降一等揖賓 賓辟 不敢當 公升卽席 奏肆夏 燕禮記所謂以樂納賓賓及庭奏肆夏也在此者因與公拜同節或先或後其義可知也

賓升自西階 主人從之 賓右北面至再拜 賓答再拜 以賓 主人降洗 洗南西北面 賓降階西東面 主人辭降 賓對 主人北面盥 坐取觚洗 賓少進辭洗 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 賓反位 主人卒洗 賓揖乃 乃字石經無 升 主人升 賓拜洗 主人賓右奠觚答拜 降盥 賓降 主人辭降 賓對 卒盥 賓揖升 主人升 坐取觚 執冪者舉冪 主人酌膳 執冪者蓋冪 酌者加勺又反之 酌者主人也 畢酌蓋冪因加勺啓而又覆也 筵前獻賓 賓西階上拜 受爵于筵前反位 主人賓右拜送爵 宰胥薦脯醢 宰胥膳宰之吏也 賓升筵 庶子設折俎 庶子周禮作諸子司馬之屬掌正體者薦設別官異于燕禮 賓坐 左執觚 右祭脯醢 奠爵于薦右 興取肺 坐絕祭嚌之 興加于俎 坐捝手 執爵遂祭酒 興席末坐啐酒 降席坐奠爵 拜告旨 執爵興 主人答拜 樂闋 賓西階上北面坐 卒爵興 坐奠爵拜 執爵興 主人答拜 以上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 主人降 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 少進辭降 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 階西位也 賓坐取觚 奠于篚下 盥洗 主人辭洗 賓坐奠觚于篚 興對 卒洗及階揖升 主人升 拜洗如賓禮 賓降盥 主人降 賓辭降 卒盥揖升 酌膳 執冪如初 以酢主人于西階上 主人北面拜 受爵 賓主人之左拜送爵 主人坐祭 不啐酒 不拜酒 遂卒爵興 坐奠爵拜 執爵興 賓答拜 主人不崇酒 以虛爵降奠于篚 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 擯者以命升賓 賓升立于西序東面 以上賓酢主人 主人盥 洗象觚升 酌膳 東北面獻于公 公拜受爵 乃奏肆夏 主人降自西階 阼階下北面拜送爵 宰胥薦脯醢 由左房 東房 庶子設折俎 升自西階 公祭如賓禮 庶子贊授 肺贊用庶子與常禮別 不拜酒 立卒爵 坐奠爵拜 執爵興 主人答拜 樂闋 燕禮記注以人受爵以下而樂闋此在主人降之前者二者同節或先或後與上以庭奏夏同也 升受爵降奠于篚 主人更爵洗升 酌散以降 不酌膳者益自引分也 酢于阼階下 北面坐奠爵 再拜稽首 公答拜 此與下俱不言再文省 主人坐祭 遂卒爵興 坐奠爵 再拜稽首 公答拜 主人奠爵于篚 以上主人獻公 主人盥洗升 媵觚于賓 酌散 西階上坐奠爵拜 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主人坐祭遂飲 賓辭 卒爵興 坐奠爵拜

執爵興 賓答拜 主人降洗 賓降 主人辭降 賓辭洗 卒洗 賓揖升 不拜洗 主人酌膳 賓西階上拜 受爵于筵前 反位 主人拜送爵 賓升席坐 祭酒 遂奠于薦東 主人降復位 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以上主人酬賓○右第二章正獻之儀凡六節一面位二賓入三主人獻賓四賓酢主人五主人獻公六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 公命長 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 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 公答拜 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 序進盥 洗角觶 升自西階 序進酌散 交于楹北 降適阼階下 皆奠觶 再拜稽首 執觶興 公答拜 媵爵者皆坐祭 遂卒觶興 坐奠觶 再拜稽首 執觶興 公答再拜 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 小臣請致者 若命皆致 則序進奠觶于篚 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 公答拜 媵爵者洗象觶 升實之 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 降適阼階下 皆再拜稽首送觶 公答拜 媵爵者皆退反位 入門位○以上媵爵爲旅酬之始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 爲賓舉旅 以酬賓 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 小臣正辭 正長也用長異于燕不言公命可知 賓升成拜 公坐奠觶答拜 執觶興 公卒觶 賓下拜 小臣正辭 賓升再拜稽首 公坐奠觶答拜 執觶興 賓進受虛觶 降奠于篚 易觶興 曰興則坐奠而易之也 洗 公有命則不易 不洗 反升酌膳 下拜 小臣正辭 賓升再拜稽首 公答拜 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 燕禮記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也不敢遂達故告于擯曰諸臣與下所酬者爲目也 擯者告于公 公許 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 大夫兼卿言 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 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 執觶興 大夫答拜 賓坐祭 立卒觶 不拜 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 升實散 大夫拜受 賓拜送 遂拜席 賓酬大夫畢乃反位 大夫辯受酬 如受賓酬之禮 不祭酒 卒受者以虛觶降 奠于篚 復位 以上公酬賓舉旅 主人洗觚 升實散 獻卿于西階上 司宮兼卷重席 設于賓左東上 卿升拜受觚 主人拜送觚 卿辭重席 司宮徹之 乃薦脯醢 卿升席 庶子設折俎 卿有俎盛于燕設用庶子則薦者宰胥卿尊得與賓同也卿俎未聞注云蓋脊脅臑折肺卿至 左執爵 右祭脯醢 奠爵于薦右 興取肺 坐絕祭 不嚌肺 自貶于賓 興加于俎 坐捝手 取爵遂祭酒 執爵興 降席 西階上北面坐 卒爵興 坐奠爵拜 執爵興 主人答拜受爵

卿降復位　辯獻卿　主人以虛爵降　奠于篚　擯者升卿　命亦以卿皆升就席　若有諸公　則先卿獻之　如獻卿之禮　席于阼階西　北面東上　無加席　以上獻卿○右第三章旅酬之節凡三節一初媵爵二公初舉旅三主人獻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　二大夫媵爵如初　請致者　若命長致　則媵爵者奠觶于篚　一人待于洗南　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　公答拜　洗象觶　升實之　坐奠于薦南　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　皆再拜稽首送觶　公答拜　以上再媵爵　公又行一爵　若賓若長　唯公所賜　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爲卿舉旅　以上公再舉旅　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主人洗觚升　獻大夫于西階上　大夫升　拜受觚　主人拜送觚　大夫坐祭　立卒爵　不拜既爵　主人受爵　大夫降復位　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　脯醢無脀　辯獻大夫　遂薦之　繼賓以西東上　上不言賓西故申明之　若有東面者則北上　卒擯者升大夫　大夫皆升　就席　以上獻大夫○右第四章旅酬之中凡三節一再媵爵二公再舉旅三主人獻大夫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　小臣納工　奏陔工當在庭此言納則出矣　工六人　下太師一少師一及瑟工四也　四瑟　禮大樂眾也　僕人正徒相太師　僕人從太僕之屬正其長也徒相太師不挈瑟也下同　僕人師相少師　正師之庭　佐太師之少師不言徒可知　僕人士相上工　士當卑于師上工四瑟之長也不言可知　相者皆左何瑟　後首　內絃　挎越　右手相　後者徒相入　從相太師少師之相在先此又以入門之序爲次也　故　小樂正從之　案下第三番射言樂正先升者彼不必有太師不言小樂正從大師故從之而不敢先○疏謂樂正不先升者路于樂也其說假設且此經雖無問及鄉樂而上兩奏陔射　又升自西階　北用樂又加四工爲六工及不得樂謂路于奏陔也　面東上　上太師少師　坐授瑟乃降　小樂正立于西階東　乃歌鹿鳴三終　左傳工歌鹿鳴之三華也案注因經之第三言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不歌四牡皇華燕禮所歌鹿鳴四牡皇皇者本三章怡合三鹿鳴之數故謂第三章明兼四牡皇華此未必獨異也　主人洗　升實爵　獻工　工不興　左瑟　一人拜受爵　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薦脯醢　使人相祭　卒爵不拜　主人受虛爵　眾工不拜受爵　坐祭遂卒爵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　不言太師少師之洗也不言爲之洗亦洗以工樂之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　將舉樂又降也不言公在堂故可知　立于鼓北　降位本在東階東坫南此降鼓之北也自西階將下東就降位因階間下管正作不當遏而參之故暫止于此也據下卒管即東其義可知矣立當東面○案注謂此在于西階之北懸謂將遷而西于東縣何必迂而西　群工陪于後　樂正亦從之矣　乃管新宮三終　笙和之亦以卒管爲終也　卒管　案亦獻也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

西面北上坐　樂正北面立于其南○以上樂賓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　公許　擯者遂爲司正　司正適洗　洗角觶　南面坐奠于中庭　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　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　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　皆對曰諾敢不安　司正降自西階　南面坐取觶　升酌散　降南面坐奠觶　興右還北面少立　坐取觶興　坐不祭卒觶奠之　興再拜稽首　左還　南面坐　取觶洗　南面反奠于其所　北面立　以上立司正下即入射節矣○右第五章燕禮之所無也凡射節一節一右樂賓二立司正之次與　司射適次　次與士同射者退息就次設次所在洗東南矣鄉射無次殺于君鄉射適堂西此在東亦君禮已別以下凡異于鄉射者皆君禮也　袒　決　遂　執弓　挾乘矢于弓外　見鏃于弣　弣弓把也鏃及　右巨指鉤弦　以左擘指右食指將指挾弓指見鏃于弣而挾　謂方持挾也曰特　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　前下也請射不言公許略也　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　告君以耦則大夫與大夫士耦于大夫曰御卑也○以上不足　遂適西階前　東面右顧　東面以南爲右則有司在西階之南也　有司納射器　射器皆入　器在西外入　君之弓矢適東堂　命之示　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　眾弓矢不挾　君及賓之　射與鄉別承有所命也　總眾弓矢楅皆適次而俟　以上納射器在次俟事也○以矢並挾弓矢者言也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　工人士梓人之屬工官考工記梓人掌侯者　兩楹之間　疏數容弓　疏數容弓　故並命之也北階北堂之階也不升自堂北者不敢由正階也　若丹若墨　色無定也　度尺而午　射記云其間容弓上下射者左右相去是也　猶言遠近容之限也鄉射記曰度尺縱一尺二寸橫二尺而午　止于尺一尺午十字縱三尺橫三尺多寡以尺尺縱一橫二尺爲增損也鄉射記又以一縱一橫之畫以射者　作十字　正　揖之　卒畫自北階下　降也下　司宮埽所畫物　埽畫而以墨易之故去　自北階下　以上太史俟于所設中之西　東面以聽政　以上畫物　之存其蹟已其地在西序之南當福西當序時尚未設特言之中其地爲太史之位近中聽政待誓也　司射西面誓之也猶告　曰公射大侯　大夫射參　士射干　射者非其侯　中之不獲　不釋獲不中等也與　卑者與尊者爲耦　不異侯　耦如大夫之類不以上　大侯士亦參侯同可參許也　太史許諾　所誓在三侯之別以中之不獲以上誓太史　遂比三耦　三耦之學先已就比鄉射所當在此三耦之侯于西　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　者之在次北者俟于入次也　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　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　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鄉射之比○既比遂命一弓矢拾取二此亦宜然○以上比三耦右第六章將射凡五節三耦不言射器納二畫物四誓　可知不言弓　出于次　西面揖　當西行　省文　司射入于次　搢三挾一个　升堂揖　當物北面揖　物下南物　及物揖　階北面揖　及階揖

由下物少退　下物左物也以鄉射禮參之可知也東履物之儀由物南進及下各節目而北乃詳　轉足南鄉少北于物也敢于正禮也鄉射不足于物者異　不　誘射　射三侯　以合三侯之敎　將乘矢　始射干　及自皇尊　又射參　大侯再發　宜敎詳者也　卒射　右挾之　弓　北面揖　謂北面臣禮也以君在堂不背君與鄉射不同射在楹間當西不歸次也或　及階揖　降　如升射之儀　遂適堂西　曰此當如經升射節降階南行當東西楹間遂由東適堂西之也　改取一个挾之　遂取朴搢之　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則太史之南以西南中也上　司馬師命負侯者　以負侯　鄉射獲者執旗以負侯言負侯者居侯中而負其服不服不獲者　執旗負侯而俟　鄉射獲者取將旗倚于侯中而俟也　則服不氏以旗居侯中以待獲其下四人二人分任之一故下居第一負侯者　負侯者皆適侯　執旗負侯而俟　作本在侯前故于此示之義也　司射適次　上耦出次　西面揖　進　作上耦射　司射反位　上耦出次　西面揖　進　上射在左　西面南面上射在北左于其右物　並行　當階北面揖　及階揖　上射先升三等　下射從之中等　上射升堂少左　下射升　上射揖並行　皆當其物　北面揖　及物揖　皆左足履物　還視侯中　合足而俟　射以上三耦之半　司馬正適次　袒決遂　執弓右挾之　出　升自西階　適下物　立于物間　左執弣　右執簫　南揚弓　命去侯　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　及乏南　又諾以商　至乏聲止　授獲者　退立于西方　獲者興　共而俟　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　還其後降自西階　遂適次　釋弓　說決拾　襲　反位　司射進　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　由堂下西階之東　北面視上射　命曰毋射獲　毋獵獲　上射揖　司射退反位　乃射　上射既發　挾矢　而后下射射　拾發　以將乘矢　獲者坐而獲　舉旌以宮　偃旌以商　獲而未釋獲　太史未釋獲　卒射　右挾之　北面揖　揖如升射　上射降三等　下射少右　從之中等　並行　上射于左　與升射者相左　交于階前　相揖　適次　釋弓　說決拾　襲　反位　三耦卒射亦如之　司

射去扑　倚于階西　適阼階下　北面告于公　曰三耦卒射　反　搢扑　反位 以上三耦卒射 司馬正袒　決　遂　執弓右挾之出 此亦適次故曰出也 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　升自西階　自右物之後 不言揖省文 立于物間　西南面揖弓　命取矢　負侯許諾如初去侯 疑衍字 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 俟侯也 小司馬正降自西階 當于下物之南還其後乃降 北面命設楅 楅在次小臣在東堂下故北面命之 小臣師設楅 當中庭先 司馬正東面 鄉射北面此東面者步楅自西來司馬在其南故北面此楅東南自次來 馬在西故東面 以弓為畢 畢以指示執事者故以弓指授如畢也 既設楅　司馬正適次　釋弓　說決拾　襲　反位　小臣坐委矢于楅　北括　司馬師坐乘之 北面 卒 依經補右 若矢不備　則司馬正又袒執弓　升　命取矢如初 初命取矢升堂之儀 曰取矢不索　乃復求矢 小臣也 加于楅　卒　司馬正進坐 楅南北面 左右撫之興　反位 補 乘之爾足矣不必復乘也○以上取矢設楅右第七章第一番射凡七節一誘射二負侯三上耦升四去侯五命上射六正射唱獲七命取矢設楅其拾取矢節別于第二番射之初見之 司射適西階西　倚扑　升自西階　東面　請射于公　公許　遂適西階上 請射在東楹之東又轉面 命賓御于公 以御告公因命賓也 下射而請之御尊君也公為 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 言于上又不言北尊之 大夫則降即位而後告 尊卑之辨 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 卑者先 司射先降　搢扑反位　大夫從之降　適次　立于三耦之南 三耦先在次故立于其南蓋以射之先後為序也 西面北上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 不于三耦之西者為大夫比耦也 比耦　大夫與大夫　命上射曰某御于子　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　卒遂比眾耦 眾耦士 眾耦立于大夫之南　西面北上　若有士與大夫為耦　則以大夫之耦為上 居士之上 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 士為上射而命以下射之辭尊大夫也 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 尊之故命上射之辭特明 命眾耦 士耦 如命三耦之辭　諸公卿皆未降 嫌其或降故之○以上比耦 遂命三耦　各與其耦拾取矢　皆袒　決　遂　執弓　右挾之 不言司射反位可知 一耦出　西面揖 西進 當楅北面揖　及楅揖　上射東面 楅西 下射西面 楅東 上射揖　進　坐　橫弓　卻手自弓下取一个　兼諸弣　興　順羽且左還 且左還者隨順弦還也不言鄉可知 毋周 鄉射左還至西方一位西面又左手向外由西面而北面以復于東面四方一匝是謂之周此毋周則又以右手向外由西面而北面以復于東面注所謂右還而反東面也鄉射左旋而已大射禮盛故合左右旋 反面揖 反于面 東面 下射進　坐　橫弓　覆手　自弓上取一个　兼諸弣興　順手且左還　毋周　反面揖　既拾取矢梱之 謂齊等之 兼挾

乘矢　皆內還 以堂北為內上射左還由東面而北面而西面下射右還由西面而北面而東面 面皆從北面還也故曰內變皆左為內還故多 南面揖 當楅南旁各南面揖乘矢揖皆左還揖南面揖鄉射既取此 第南面揖文省也 適楅南　進 鄉射皆少 當楅南　皆左還　北面揖 之上所也 及楅揖　搢三挾一个　揖以耦左還 還以與南面也 上射于左 鄉射其西折上射于右者便至射位在下 射之北並于左者便其東也折至次中在下射之北也 退者與進者相左　相揖還 還字石經無○ 還者進者在東北鄉退者西面揖畢轉北行也者在西南行鄉進者東面揖畢轉而南行也 退至釋弓矢于次 就於階亦在次也是乃言反者釋與敢時襲有司立處未至本位也 說決拾　襲　反位　二耦拾取矢亦如之　後者遂取誘射之矢　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　皆襲反位 以上三耦拾取矢 司射作射如初　一耦揖升如初　司馬命去侯　負侯許諾如初　司馬降釋弓反位　司射猶挾一个　去扑　與司馬交于階前　適阼階下　北面請釋獲于公　公許　反　搢扑　遂命釋獲者設中　以弓為畢　北面 中自西北來故在南北面 太史釋獲 其職表 小臣師執中 闔中也太史不自執且設禮盛也鄉射一人執算以從之 先首　坐設之東面 中自西堂來先首則面東 退　太史實八算于中　橫委其餘于中西 南面實之 興 共而俟 俟司射命 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 布謂之綱繫綱于植故或以繩為綱其上下日綱 揚觸梱復 揚觸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梱復謂矢至侯不著而反也 公則釋獲 公尊故優之不可以末藝示拙 眾則不與 唯公所中　中三侯皆獲 可知釋獲 釋獲者命小史　小史命獲者 太史不能徧命故使小史分命 司射遂進 遂者因命遂進也 由堂下北面視上射　命曰不貫不釋　上射揖　司射退　反位　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　改實八算　興執而俟 上射前所取八算○以上各雜儀 乃射　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算　上射于右　下射于左 象物左右 若有餘算　則反委之　又取中之八算　改實八算于中　興執而俟　三耦卒射 以上三耦射 賓降 不敢與公並 取弓矢于堂西 取者閱而已 閱弓矢畢遂比于西階東以待告 諸公卿則適次 與其耦並降 繼三耦以南 公卿在大夫之北 公將射　則司馬師命負侯　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 三旌皆執 司馬師反位　隸僕人埽侯道 隸僕之屬掌埽除糞酒者 司射去扑　適阼階下　告射于公　公許　適西階東告于賓 賓當以此時升 遂搢扑　反位　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　一小射正授弓 大射正授在東堂 拂弓 大射正 皆以俟于東堂　公將射 重言尊之 則賓降　適堂西　袒　決　遂　執弓　搢三挾一个　升

自西階 升其節射 先待于物北一笴 北一笴尺 東面立 在公東為下射者鄉之 司馬升 物間少進 命去侯如初 夏官射人曰王射則令去侯上命負侯者司馬之屬也 還右 今文作右還○出下物之南還其後西行西為右也 乃降　釋弓反位　公就物 自席 小射正奉決拾以笥 言決拾在笥故奉決拾必以笥襦者稱先著于表衣內也 大射正執弓　皆以從于物　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　遂拂以巾取決興 先拂後取者拂決及極先拂其上取之又拂其下也凡以致其潔也 贊設決朱極三 用君象決 者子右巨指極朱韋為之極放弦也三者著于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鞲之以釋弦也贊設畢奉笥而俟 小臣正贊袒　公袒朱襦 鄉射記詳 卒袒　小臣正退俟于東堂　小射正又坐取拾　興 亦拂而後取 贊設拾以笥退　奠于坫上　復位　大射正執弓 執之左手橫 以袂順 古文作循 左右隈　上再下壹 上隈弓淵 下隈向左順循也以右手持袂拂摩之出上下以考工記弓人云和弓轂摩注謂拂之摩之是也 左執弣 曲者左手承弣此云執其側也其實承之宛之以試其強弱所謂和弓也謂調之 右執簫　以授公　公親揉之 今文作揉○ 小臣師以巾內拂矢 向身拂之恐塵及君 而授矢于公 以巾拭屬禮記燕 稍屬　大射正立于公後 周官射人以矢行告 以矢行告于公 矢所行公自不覺故告 下曰留 不至 上曰揚 過去 左右曰方 旁出也告之使知而改其度 公既發　大射正受弓而俟 周官司弓矢授受弓 拾發以將乘矢 則云拾 賓先發注云公先發○上射當 公卒射　小臣師以巾退反位 先退 大射正退 受弓　小射正以笥受決拾　退奠于坫上復位　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　小臣正贊襲　公還 反位 而後賓降 臣禮 釋弓于堂西 第言釋弓省文 反位于階西東面 上降時立位也故曰反不升者未有命 公即席　司正以命升賓 升賓以司正者擯者為司正也 賓升復筵 以上公與賓射 而后卿大夫繼射　諸公卿取公矢于次中　袒　決　遂　執弓　搢三挾一个　出　西面揖　揖如三耦　升射　卒射　降如三耦　適次　釋弓　說決拾　襲　反位　眾皆繼射　釋獲皆如初 以下皆賓 卒射　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 古文作算 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　曰左右卒射　反位　坐委餘獲于中西　興　共而俟 以上卿大夫士卒射右第八章第二番射凡九節一請射二比耦三拾取矢四命去侯五射前各雜儀六三耦射七公射八卿大夫射九餘射 司馬袒 此司馬正也不言執弓及決遂文略也 執弓　升　命取矢如初 夏官射鳥氏取王矢 負侯許諾　以旌負侯如初　司馬降　釋弓如初　小臣委矢于楅如初　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 鄉射之以茅上握焉 卒　正坐 司馬正 左右撫之　進束 進束之示整結 親也 反位　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 小臣授之此言矢人則納器時矢人賓器 遂俟于此也賓不拾取矢優之同于公不言公矢小臣以授矢人于東堂可知 司馬釋弓　反位 即命取上

矢畢之反位也複言之者爲卿大夫升衛而后卿大夫升就席以上取矢 司射適階西
釋弓 去扑 襲 進 由中東立于中南 北面視算 釋
獲者東面于中西坐 先數右獲 二算爲純 詳鄉射 一純以取
實于左手 十純則縮而委之 每委異之 有餘純 則橫
諸下 一算爲奇 奇則又縮諸純下 興自前適左 東面
坐 坐兼斂算 坐疑衍 實于左手 一純以委 十則異之 其
餘如右獲 司射復位 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 由阼階
下 盡階不升堂 北面告于公 若右勝 則曰右賢于左 若左勝
則曰左賢于右 以純數告 若有奇者亦曰奇 若左右
鈞 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 曰左右鈞 還復位 坐兼斂
算 實八算于中 委其餘于中西 興共而俟 以上拔算 司射命
設豐 亦適堂西 司宮士奉豐 士司宮之屬 由西階升 北面坐設于西楹
西 降復位 勝者之弟子洗觶 弟子隨父兄觀禮於君所者與鄉射弟子爲衆耦之少者不同故下不言袒執弓也射爵使執事者示以德之足尊也此發其端下僕人師繼之 升酌散 南面坐
奠于豐上 降 反位 司射遂 依石經補 袒 執弓 挾一个
搢扑 東面于三耦之西 中穴 命三耦及衆射者 勝者皆袒
決遂 執張弓 不勝者皆襲 說決拾 卻左手 右
加弛弓于其上 遂以執弣 司射先反位 三耦及衆射者
皆升 飲射爵于西階上 與下爲綱 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 如作射
小射正司射之屬使之作者升飲禮輕于射 一耦出 揖 如升射 及階 勝者
先升 升堂少右 不勝者進 北面坐 取豐上之觶 興
少退 立卒觶 進坐奠于豐下 興揖 不勝者先降 與
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 相揖 適次 釋弓 襲 反位
僕人師繼酌射爵 與下爲綱此鄉射所謂有執爵者也 取觶實之 反奠于豐上
退俟于序端 升飲者如初 三耦卒飲 若賓諸公卿大
夫不勝則不降 不執弓 不言襲可知 耦不升 耦謂士士耦于大夫公卿耦亦耦于公 卿○案賓與公耦賓不勝不當云耦不升經賓字疑衍此下別有賓不勝飲禮或脫簡不爾據下飲公用酬禮則賓當用自酢禮如上賓公主人自酢洗升以下是也但主人降拜飲于下賓禮則下拜小臣正辭乃升拜卒爵或曰公飲之亦當如酬禮無夾爵 並存之 僕人師洗升 乃降洗升 實觶以授 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
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 卒觶授執爵者 反就席 若
飲公 則侍射者降 賓也 洗角觶升 酌散 降拜 公降一等
小臣正辭 賓升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 賓坐祭 卒爵
再拜稽首 不降禮殺 公答再拜 賓降 洗象觶升 酌膳以致

之公受下拜 小臣正辭 升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 公卒觶
賓進受觶 降 洗散觶升 散觶酌散之觶即角觶也如上以象觶爲膳觶 實散
下拜 小臣正辭 升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 賓坐不祭
卒觶 降奠于篚 階西東面立 擯者以命升賓 賓升就
席 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 耦謂士 則亦執弛弓 特升飲 衆
皆繼飲射爵 如三耦 射爵辯 以上飲射爵 乃徹豐與觶 司宮
尊侯于服不之東北 此及洗即上設于大侯之乏者至是乃設之上不言侯此侯字衍或上服負字是服不 大司馬之屬詳鄉射 兩獻酒東面南上 皆加勺 設洗于尊西北
篚在南 東肆 實一散于篚 散爵名容五升 司馬正洗散 洗西面酌 遂實
爵 獻服不 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 受爵 此獻侯近其所鄉射故先反與爲侯 司馬正西面拜送爵 反位 有司馬師受爵○注謂略聽非鄉射異 獻者君禮別也
宰夫有司薦 宰夫有司鄉射之吏皆三祭 庶子設折俎 組服不下士而卿重其事有
也 卒錯 置也謂薦俎也 獲者適右个 不獲者服 薦俎從之 獲者左執
爵 鄉射此獲者南面坐文省 右祭薦俎 祭脯醢及祭俎也 二手祭酒 兩手須奠爵祭俎祭後須之左手執爵以右手祭酒此祭常禮因言奠爵及挩此特明祭 可知也○注謂不奠未然 備禮故下不言致其敬以下獻釋獲亦祭酒 之禮者當示致其敬也 適左个 祭如右个 中亦如之 卒祭
盛 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 設薦俎 立卒爵 不言不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負侯之禮不負侯者
可知 司馬師受虛爵 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 此言二侯之獲者亦可云獲者也下第言獲者其義可知矣不言量人及工人士梓人文省 皆如大侯之禮 皆負侯及其獲者之隸僕庶
司馬師受虛爵 奠于篚 獲者皆執其薦 卒
子執俎從之 設于乏少南 近乏恐妨往來上合言之此但言獲者與隸僕文 服不復負侯而俟 ○以上獻服不 也注謂隸僕等相繼而南 司射適階西
去扑 適堂西 釋弓 說決拾 襲 適洗 洗觶 升
實之 降獻釋獲者于其位 少南 薦脯醢折俎 皆有祭
一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 司射北面拜送爵 釋獲者
祭就其薦坐 左執爵 右祭脯醢 興取肺 坐祭 亦奠爵 遂祭
酒 興 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 不拜既爵 司射受虛爵
奠于篚 釋獲者少西辟薦 反位 司射適堂西 袒 決
遂 取弓 挾一个 適階西 搢扑以反位 以上獻釋獲者 右第九章
第二番射後請雜儀凡五節一取矢二校算三飲射爵四獻服不五獻釋獲者 司射倚扑于階西 適
阼階下 北面請射于公 如初 以上請射 反搢扑 適次 命三
耦 皆袒 決 遂 執弓 序出 取矢 司射先反位
三耦拾取矢如初 就射位 小射正作取矢如初 代司射作之初謂司射第二番射之

儀此言作矢蓋立于射位所謂三耦拾取矢也 三耦既拾取矢 諸公卿大夫
皆降如初位 與耦入于次 皆袒 決 遂 執弓 皆進
西面揖 當福 面揖 三耦北處進及福及進至福旁也 揖就東西相 坐說矢束 自同于三耦以
上射東面 下射西面 拾取矢如三耦 上射揖進坐橫弓 下射不言揖進適次可知
若士與大夫爲耦 士東面 大夫西面 下射以尊賓也此大夫與士耦不適以士東面則上射大夫爲賓自應坐尊卑常分爲上下此云士東面則上射矣豈嫌士同非于大夫故爲上射以示禮之變例傳者之說與姑將之 大夫進 耦不 坐說矢束 退反
位 福旁之位 耦揖進坐 兼取乘矢 興 順羽 且左還 毋周
反面揖 大夫進坐 亦兼取乘矢 如其耦 北面搢三挾
一个 從福旁至福南乃轉北面揖而揖且挾之也 揖進 作退鄉射鄭氏曰進當作退是也 大夫
與其耦皆適次 釋弓矢 亦釋矢 說決拾 襲 反位 諸公卿升
就席 言與大夫俱升不言與大夫交 衆射者既拾取矢 以上拾取矢 皆如三耦 遂入于
次 釋弓矢 說決拾 襲 反位 司射猶挾一个
以作射如初 一耦揖升如初 司馬升 命去侯 負侯許
諾 司馬降 釋弓 反位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 倚扑
于階西 適阼階下 北面請以樂于公 公許 司射反
搢扑 東面命樂正 小樂正也上遷樂不言其位此東面命之則從工在東坫東南 曰命用樂
樂正曰諾 司射遂適堂下 北面眡上射 命曰不鼓不
釋 射以鼓爲節後亡今投壺之節射節之半以下也言發矢不與鼓節應則不釋不貫之命不嚴矣 上射揖司
射退 反位 樂正命大師 曰奏貍首 間若一 太師不
後諸侯以貍首爲節曾孫侯氏詩射義所載其詩存者 節賈疏云三節先以聽四節拾將乘矢七節一節 與許諾 樂正反位 奏貍首以射 三耦卒射 賓待于物
如初 公樂作而後就物 稍屬 不以樂志 其他如初儀
卒射如初 賓就席 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 釋獲
如初 卒射降反位 釋獲者執餘獲進 告左右卒射如初
以上樂正用樂射 司馬升 命取矢 負侯許諾 司馬降 釋弓 反
位 小臣委矢 司馬師乘之 皆如初 司射釋弓視算如
初 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 復位 司射命設豐實觶
如初 遂命勝者執張弓 不勝者執弛弓 升飲如初 卒
退豐與觶如初 司射猶袒決遂 左執弓 右執一个 兼
諸弦 面鏃 適次命拾取矢如初 司射反位 三耦及諸
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 決 遂 以拾取矢 如初 矢不
挾 兼諸弦 面鏃 退適次 皆受有司弓矢 襲 反位

卿大夫升就席　司射適次　釋弓　說決拾　去扑　襲

反位　司馬正命退福解綱　小臣師退福　巾車量人解

左下綱　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　司射

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　射以上卒射諸儀右第十章第三番射凡四節一請射二拾取矢三正射

公又舉奠觶　唯公所賜　若賓

若長　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　奠于

篚　反位　此以上公二舉旅奠觶在工歌後此舉觶在二節射後　司馬正升自西階

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　請徹俎　公許　遂適西階上　北

面告于賓　賓北面取俎　以出　諸公卿取俎　如賓禮

遂出授從者于門外　賓以下同　大夫降　復位　侯賓及公卿　庶子正徹公

俎　降自阼階以東　賓諸公卿皆入門右　東面北上　司正

升賓　不言賓大夫文省　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　升　就席　公以賓

反卿大夫皆坐乃安　羞庶羞　大夫祭薦　司正升　受命

皆命　公曰眾無不醉　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　對曰諾

敢不醉　皆反位坐　以上徹俎坐燕　主人洗酌　獻士于西階上　士

長升拜受觶　觶今文作觚　主人拜送　士坐祭立飲　不拜既爵　其

他不拜　坐祭立飲　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　北面東上

司正為上　不言司士執幕文不具　辯獻士　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

北上　乃薦士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祝史位門東　主人

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　旅食不拜受爵　坐祭立飲　主人

執虛爵奠于篚　復位　洗北西面○以上獻士右第十一章旅酬之第三節也凡三節一公三舉旅二坐燕三獻士

賓降洗升　媵觶于公　為士舉旅　酌散　下拜　公降一等

小臣正辭　賓升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　賓坐祭卒爵

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　賓降　洗象觚　觚注云當為觶　升　酌膳

坐奠于薦南　降拜　小臣正辭　賓升成拜　公答拜　賓

依石經補　反位　以上賓媵爵　公坐取賓所媵觚興　唯公所賜　受者如

初受酬之禮　降更爵洗　升酌膳　下再拜稽首　小臣正

辭　升成拜　公答拜　乃就席　坐行之　有執爵者　唯

受于公者拜　以上旅大夫　司正命執爵者　爵辯卒受者以酬士

大夫卒受者以爵興　西階上酬士　士升　大夫奠爵拜

士答拜　大夫立卒爵　不拜　實之　士拜受　大夫拜

送　反位　士旅于西階上　辯　士旅酌　以上旅士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

子　獻則正禮畢不應更射故後之○燕禮未射故獻士後即入射節此已射故賓舉旅始入射節也　司射命射

唯欲　射否其心　卿大夫皆降　奠在大夫中　再拜稽首　公答拜　壹發

中三侯皆獲　獲得獲也凡正射不獲者皆獲○以上復射　主人洗　升自西階

獻庶子于阼階上　如獻士之禮　辯獻　降洗　遂獻左右

正與內小臣　皆于阼階上　如獻庶子之禮　以上獻庶子右第十二章燕禮之終凡五節一賓二旅大夫三旅士四再射五獻庶子　無算爵　士也有執膳爵者

有執散爵者　執膳爵者酌以進公　公不拜受　執散爵者

酌以之公命所賜　所賜者興受爵　降席下奠爵　再拜稽

首　公答再拜　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　公卒爵　然後飲

執膳爵者受公爵　酌反奠之　受賜　敖氏云此當有爵字　者興　授

執散爵者　執散爵者乃酌行之　唯受于公者拜　以上旅卿大夫卒

爵者興　以酬士于西階上　士升　大夫不拜　乃飲　實

爵　士不拜受爵　大夫就席　士旅酌亦如之　如上旅以上旅士○

公有命徹冪　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　西階下北面東上

再拜稽首　公命小臣正辭　公答拜　大夫皆辟　升反位

士終旅于上如初　以上無算爵　無算樂　以上無算樂　宵則庶子執燭于

阼階上　司宮執燭于西階上　甸人執大燭于庭　閽人為

燭于門外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　奏陔　賓所執脯

以賜鐘人于門內霤　遂出　卿大夫皆出　公不送　公入

驁　驁夏九夏之一也公在射宮之堂無入而言入故注疏以為由郊還國言之但據鐘師疏凡奏夏歌于堂上堂下鐘鼓應之恐非行道所可奏或公將入國于射宮奏之因以入為辭注所謂公出而言入也然無可考存之以備參○以上賓出禮終右第十三章禮成凡五節一旅卿大夫二旅士三徹冪皆無算爵也四無算樂五賓出禮終

皇清經解卷五之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八

儀禮章句　仁和吳司馬廷華著　學海堂

聘禮第八　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經云小聘曰問故注謂大問曰聘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禮有隆殺其節皆準此聘屬賓禮當第九第八說非詳士冠禮

聘禮　君與卿圖事　圖謀也謀聘事及可使者也聘事謀于治朝君南面卿大夫西面北上士東面北上　遂

命使者　遂者因圖事之辭大聘使卿言使者以所事名之重聘事變卿　使者再拜稽首　辭　事重其

君不許　乃退　退者受命必進也　既圖事　戒上介亦如之　既戒上介言

明上介亦在所圖中也如謂再拜以下　宰命司馬戒眾介　宰冢宰卿貳君事者也眾介者士士屬司馬故命

戒之夏官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為介是也使尊故特言命眾介卑故君不親命也　眾介皆逆命不辭　逆迎

也逆命而受不辭卑也之不辭卑也　宰書幣　幣享幣宰書之使具所用故書之使具命宰夫官具　執事

各備其所宜具也○以上命使者　及期　夕幣　期先行一日之夕也夕幣者夕而陳幣　使者

朝服　朝服而視之重聘事也朝服玄冠緇帶素韠言使者其他可知　帥眾介夕　眾介兼上介言　管人

布幕于寢門外　館人掌舍帷幕者布幕以藉幣不敢褻也寢門外寢門之外也　官陳幣　官司幣者也

不褻玉者重器不暴于寢故行時授之　皮北首西上　設皮者以西為上主馬告之主也　加其奉

于左皮上　奉所奉以致命者謂束帛也左皮東皮也　馬則北面　言用皮者或用馬也　奠

幣于其前　前者馬前也　使者北面　眾介立于其左東上　眾介在使者之左

西上介近賓故在幕東便于視幣也　卿大夫在幕東　西面北上　宰入　告具

于君　君朝服　出門左　南鄉　史讀書　史太史也書所書太史掌禮書

故使讀之　展幣　展猶校錄也展幣者考之宮載幣之官也　宰執書　史讀訖授書于宰　告

備具于君　先日具後日備具也以次而詳也　授使者　授使者書　使者受書　授上介

公揖入　官載其幣　官有司也載者載于車行者使人載上介視載者　舍于朝　幣不入私家待旦而行

上介視載者　舍于朝　上介視畢乃與眾介俱出重所受書以

行　以書入載○以上夕幣　厥明　行日旦也　賓朝服　變使者言賓尊異之　釋幣于

禰　釋舍也舍幣于禰告而遂奠之父廟曰禰天子諸侯出告于父之禰也　有司筵几于室

中　釋幣如奠禮輕亦設筵几家臣也　祝先入　祝習禮故先之　主人從入　主人使者

廟中之主在右之北　再拜　祝告　祝主東鄉告者告行也　又再拜

釋幣制玄纁束　制廣狹長短之法幣長丈八尺廣二尺二寸十卷日束　奠于几下　出　出戶

少立示有俟于神　主人立于戶東　祝立于牖西　又入　取幣降

卷幣實于笲　前此日卷則卷矣　埋于西階東　埋用器所謂若藏之然西階東

也　又釋幣于行　行道路之神也月令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　報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軷上　遂受命

于朝　賓須介來往受命此云遂受命則介已釋幣俟于門矣

上介釋幣亦如之　以眾介可知○命受

上介及眾介俟于使者之門外　介不入門者不敢干釋幣之禮也　使者載旜　帥以受命于朝　帥師也

日旜旗屬也孤卿建旜　載旜于車上示所有事猶未張也　君朝服南鄉　朝服亦重其事

朝者謂諸侯外門之外朝也　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

北上　君使卿進使者　卿大夫西面

北上　君使卿進使者　先于大門外君進之乃入　使者入　及

眾介隨入　北面東上　賓東上也　君揖使者進之　進之使近之　上介立于

其左　左賓也　接聞命　接續也以備遺忘　賈人西面坐　賈音價賈人府

是也命圭重器典瑞掌之而取自賈人者以其知物價能辨玉之真偽也　啟櫝　取圭　垂繅

五寸伯躬圭皆七寸子男則蒲璧穀璧皆以玉為之　垂繅　繅以藉圭飾　圭命圭也公桓圭九寸侯信

繅者文版使不質人垂繅者不飾之也　不起而授宰　圭接

不起君授受也　宰執圭　屈繅　屈繅者明不飾也君　自公左

授使者　使者受圭　同面　宰在西面賓亦轉面在宰之左　垂繅以

受命　垂繅者示至而受且聘事尚文也　既述命　述命者重其君之命也

悅也蓋宰述君命以命之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于屈使也繅嫌出授賈人賈人從行者受圭亦當爾垂繅以驗其飾交省眾介不從出授非眾介事故不從受享享獻也既聘又之享束帛加璧享玉有加則圭璋特聘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璧圜象天故以享君琮方象地故以享夫人蓋陽全陰半之義典瑞璋琮以頫聘璋半圭琮半璧蓋折璧以錦玉此夫人用之寸則與王同天子禮也夕幣以時享小加其奉于皮上此特以陳錦玉而不連用皆如初如初謂以上受命受圭○言之皆如初以上謂受命受圭遂行舍于郊故舍止遂行君言以不宿于家有臨行者釋幣受命等節出國門有祖祭飲酒餞之事未然斂旜也○有以已終日故止宿也○注以舍爲祝舍朝服幣之事約未上就道右第一章將聘之儀凡五節就道一命若過邦非道所聘所值之邦也使具幣二夕幣三釋幣受命四受命五就道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次介不敢直徑上介貳賓之禮也使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道凡有言用束帛當出庭何當無其所假道者過客不諸無貴將道猶可致也請猶道也已也所不言由假其中矣之奠幣授不受親下大夫取以入告幣取出許遂受幣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下歸饔餼以特牲爲賜本以爲行禮辭讓非爲求許今不以其禮得命遂受之日人云餼以詳生日遂道受幣以其禮等也者上賓太牢上言上介亦尊之太牢並以牛羊豕致注云餼以其饔餼等殺也上介賓無禾之十介皆有餼帛注云羣介無上積車積注云上介賓禾十車芻二十車士帥沒其竟以盡假道也○誓于其竟而次介誓戒假道恐時之道鄉賓也士帥部眾止賓南面上介西面眾介北面東上誓鄉賓言聽也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在之○後以者亦在西見假道在誓而法書書法執誓太史掌軍法策從司馬執策以行旅者未入竟壹肄習聘享之威儀未入竟者所聘國之竟已壤而未入竟之儀爲壝壇畫階以壇上爲壝壇無反尺數○象封土已起帷其北無宮不帷有所依也壝外無宮則無所垣也○其外不及也不垣謂朝服無主無執也朝服無主尊不立也玉重器不執也介皆與北面西上人下門介治皆習享士執庭實士上介有庭實者士執皮張之習之事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私謂以君命所以私覿也○私覿習之必及竟張旜誓張旜者謂使人維之以過國之義同所乃謁關人關者古關人上書告也人問從者幾人從者有自告者也以介對言以介對張旜也○介從者欲知其人凡從介從者皆具用其禮介人告爲從者使者諸侯使卿大夫五介伯七介子男三介士從者數以尊卑爲之上下使人定數也君使士請事使人問之事遂以入竟入竟上道之○儀以上諸侯遂以入竟斂旜乃展布幕以幕展幣賈人亦官之屬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拭圭以潔之故也在前北面也賈人北面以賓面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上介視之在前告賓也下進面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賓之受如初禮儐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間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眾介皆少牢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

東塾而立事畢內東塾也邊于中庭無賓降　介逆出賓將出則俱出迎之賓出聘事畢公側授宰玉受本作授宰在堂下之位至此升受于序端無贊授宰者之屬受玉之府也裼亦免上衣見裼衣見美也此言裼則迎賓時可知降立中庭以待事○以上聘　擯者出請事請之者不必有無　賓裼朝此時可知至奉束帛加璧享　擯者入告　出許許之　受庭實　皮則攝之虎豹之皮云則者容用馬攝之者右手并執前兩足左手并執後兩足下記云庭實隨入左先毛在內兩足相鄉不欲見其文也內攝之兩手相向八設也亦設者參分庭一在南如享禮賓入門左　揖讓如初　升致命　張皮釋外足見文也公再拜　受幣賓不言拜士受皮者自後右客士居其左有司由客後右者北面以東為右也既受客出當之也當對坐攝之賓出時士受皮者故對攝之如受公側授宰幣公本作受皮如入右首而東執皮者左首此受幣言則不親授也如初禮如者中庭以公立生○以上享　聘于夫人　用璋　享用琮　如初禮此公代受之若有言則以束帛下記詳之如享禮有言節無玉及庭實同享禮　擯者出請事事畢公聘享之事畢也○賓告事畢賓以私覿請見有言不用璽用錦者如聘後有享以外臣之意也不東帛嫌如正享也　賓奉束錦以請覿不用　擯者入告　出辭　請醴賓　賓禮辭聽命許之　擯者入告　宰夫徹几改筵更布　公出迎賓以入　揖讓如初　公升　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　奉兩端以進　公東南鄉　外拂几三　卒振袂　中攝之　進西鄉　擯者告　賓進　訝受几于筵前　東面俟　公壹拜送　賓以几辟　北面設几　不降　階上答再拜稽首　宰夫實觶以醴　加柶于觶　面枋　公側受醴　賓不降　壹拜　進筵前受醴　復位　公拜送醴　宰夫薦籩豆脯醢　賓升筵　擯者退負東塾　賓祭脯醢　以柶祭醴三　庭實設　降筵　北面　以柶兼諸觶　尚擸　坐啐醴　公用束帛　建柶　北面奠于薦東　擯者進相幣　賓降辭幣　公降一等辭　栗階升聽命　降拜　公辭　升再拜稽首　受幣當東楹

北面宰臣禮也受之當公先升受幣于西面退東面俟事退將公再拜因送幣賓降也公再拜故公拜方當君之右盛禮也不　賓執左馬以出也左視從者訝受馬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者主人牽者當從之二以上賓覿　奉束錦總乘馬之二人贊私事自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臣禮也　擯者辭賓出　擯者坐取幣出　有司二人牽馬以從　出門西面于東塾南　擯者請受　賓禮辭　聽命　牽馬右之　入設　賓奉幣入門左　介皆入門左西上　公揖讓如初　升　公北面再拜　賓三退反還負序　振幣進授　當東楹北面　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　牽馬者自前西乃出　賓降階東拜送　君辭　拜也　君降一等辭　擯者曰寡君從子　雖將拜　起也　栗階升　公西鄉　賓階上再拜稽首　公少退　賓降出　公側授宰幣　馬出　公降立　擯者出請　上介奉束錦　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　請覿　擯者入告　出許　上介奉幣　儷皮二人贊　皆入門右東上　奠幣皆再拜稽首　擯者辭　介逆出　擯者執上幣　士執眾幣　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　出請受　委皮南面　執幣者西面北上　擯者請受　介禮辭　聽命　皆進　訝受其幣　上介奉幣　皮先　入門左　奠皮　公再拜　介振幣　自皮西進　北面授幣　退復位　再拜稽首送幣　介出　宰自公左受幣　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　擯者又納士介　士介入門右　奠幣再拜稽首　擯者辭　介逆出　擯者執上幣以出　禮請受　賓固辭　公答再拜

擯者出　立于門中以相拜　士介皆辟　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　擯者進　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　執幣者序從之　擯者出請　賓告事畢　擯者入告　公出送賓　及大門內　公問君　賓對　公再拜　公問大夫　賓對　公勞賓　賓再拜稽首　公答拜　公勞介　介皆再拜稽首　公答拜　賓出　公再拜送　賓不顧　賓請有事于大夫　公禮辭許　賓即館　卿大夫勞賓　賓不見　大夫奠鴈再拜　上介受　勞上介亦如之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　上介請事　賓朝服禮辭　有司入陳　饔　飪一牢　鼎九　設于西階前　陪鼎當內廉　東面北上　上當碑　南陳　牛　羊　豕　魚　腊　腸胃同鼎　膚　鮮魚　鮮腊　設扃鼏　膷臐膮　蓋陪牛羊豕　腥二牢　鼎二七　無鮮魚鮮腊　設于阼階前　西面　南陳　如飪鼎　二列　堂上八豆　設于戶西　西陳　皆二以並　東上　韭菹　其南醓醢　屈　八簋繼之　黍其南稷　錯　六鉶繼之　牛以西羊豕　豕南牛　以東羊豕　兩簠繼之　粱在北　八壺設于西序　北上　二以並　南陳　西夾六豆　設于西墉下　北上

韭菹其東醓醢屈 同上特無葝菹麋臡昜南北爲東西爾屈者韭菹東醓醢又東昌本南麋臡麋臡西 菁菹鹿臡 六簋繼之 下同 稷而南 黍其東稷錯 四鉶繼之 牛以南羊 羊東豕 豕以北牛 兩簠繼之 粱在西 皆二以竝 南陳 六壺 西上 二以竝東陳 饌于東方亦如之 東夾 西北上 設于東壁下西陳也 壺東上西陳 醓醢百甕 甕醢以醢也 夾碑 在鼎之中 十以爲列 東西五列 各 醓在東 醓醢陰陽也 餼二牢 牛羊生陳于門西 門西 北面東上 牛以西羊豕 豕西牛羊豕 牛羊豕之東之寢右 米百筥 筥竹器圓 此米精者與門外米之不同 筥半斛 十斗曰斛 設于中庭 中庭碑南 此在碑南有甕夾 十以爲列 北上 每列上北則一色無上下 上黍橫陳之 黍粱稻皆二行 稷四行 門外米三十車 車北二死牢也 車秉有五籔 籔音速○十六斗曰籔 十籔曰秉 又五籔則二十 斛十四也 設于門東 下同 爲三列 列十 東陳 禾三十車 車三秅 丁故反又疾加反○四百秉爲秅 則千二百秉 三秅 秉把也 與上秉字別 設于門西 西陳 薪芻倍禾 各六十車 賓皮弁 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 大夫卿 再拜也 大夫不答拜 主君列拜也 揖入 俱入 及廟門 廟則日館也 賓揖入 大夫奉東帛 執以致命 入三揖 皆行 皆也 至于階 讓 古文曰三讓 大夫先升一等 賓奉命而來 不先道 賓從 升堂 北面聽命 同上作階 大夫東面致命 同命殊拜 重君之賜 此疑在升成拜 賓降階西 再拜稽首 拜餼亦如之 也○此 大夫辭 升成拜 受幣堂中西北面 受于堂中西 大夫在西 賓至堂中者又大 大夫降出 之後少西 急趨君命也 賓降 授老幣 受則南命授重君命也北面 以上致命 出迎大夫 大夫禮辭許 入揖讓如初 賓升一等 大夫從 賓禮之道 升堂 皆拜 庭實設 馬乘 賓降堂 受老束錦 大夫止 致幣不從 餘尊也 使之 賓奉幣西面 大夫東面 賓致幣 不言君命也 非大夫對 日對則有辭也 幣面尊大夫 北面當楣再拜稽首 受幣于楹間南面 受者南面則致者北面 奉命來也 退東面俟 賓再拜稽首送幣 亦北面 大夫降 執左馬以出 賓送于外門外再拜 明日賓拜于朝 大門外 謂道之 拜饔與餼 亦拜 皆再拜稽首 亦皮弁服○以上歸饔餼 上介饔餼三牢 賓介異館 飪一牢在西 鼎七 羞鼎三 腥一牢在東 鼎七 堂上之饌六 賓之數 西夾亦如之 筥及甕如上賓 餼一牢 門外米禾視死牢 牢十車 各二十車 薪芻倍禾 凡其實與陳如上賓 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 下大夫禮殺於賓 上介韋弁以受 如賓禮 皮弁出 以下 儐之兩馬束錦 士介四人 皆餼太牢 無饔 米百筥 設于門外 牢米不入 門舉之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 無士介朝服 北面再拜稽首 受 無擯 明日上介及士介亦各服受之 從賓拜于朝○以上歸介饔餼之

右第五章 歸饔餼 凡二節 一賓 二介 賓朝服問卿 卿受于祖廟 卿三廟 祖廟 太祖廟也 受問于太祖廟 重其事 以下大夫擯 無上擯者 急見之 擯者出請事 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 再拜 拜君命之辱 賓不答拜 揖 大夫先入 俱入 每門每曲揖 及廟門 誠見 大夫揖入 辭不凡 擯者請命 庭實設四皮 賓奉束帛入 三揖 皆行 至于階讓 古文曰三讓 賓升一等 大夫從升堂 北面聽命 賓東面致命 君命也 大夫降階西 阼階 再拜稽首 賓辭 升成拜 受幣堂中西北面 堂中之西 賓降出 大夫降 授老幣 無儐 以上問卿 擯者出請事 賓面 見也 不言覿 辟君 如覿幣 君禮 賓奉幣 庭實從 不先設 辟君 入門右 謙也 猶辟大夫 等 大夫辭 賓遂左 庭實設 揖讓如初 大夫升一等 賓從之 道之 大夫西面 賓稱面 稱舉也 鄉見之辭 大夫對 北面當楣再拜 受幣于楹間南面 退西面立 賓當楣再拜送幣 降出 大夫降 授老幣 以上賓面 擯者出請事 上介特面 幣如覿 介奉幣 上介不致命 奉幣而已 皮二人贊 皮儷 入門右 奠幣再拜 本降等也 大夫辭 辭命 擯者反幣 庭實設 介奉幣入 大夫揖讓如初 介升 大夫再拜受 介降拜 大夫降辭 介升再拜送幣 擯者出請 衆介面 如覿幣 入門右 奠幣皆再拜 大夫辭 介逆出 擯者執上幣出 禮請受 賓辭 介士 尤卑故終不敢以賓禮見 與覿君同 大夫答再拜 擯者執上幣 立于門中以相拜 士介皆辟 老受擯者幣于中庭 士三人坐取羣幣 以從之 以上介面 擯者出請事 賓出 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 賓不顧 擯者退 大夫拜辱 以上介面 下大夫嘗使至者 幣及之 亦問且覿 日及之則賓 上介問不親 問上介 之而已 不蓋大夫 爲上介問 用介三介 此問下大夫 遂聘因之 所謂三介 卿賓 故減一介也 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 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 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 大夫若不見 有故 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 賓以君命 如主人受幣 禮 不拜 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 禮 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 ○下今文作 以下 皆下君也 堂上籩豆六 位下君也 面上 二以竝 東陳 壺設于東序北 上 二以竝 南陳 醙黍清 皆兩壺 設于戶東 下以

○案注以醙爲白酒 謂稻黍粱皆有清白三酒六壺 竊謂此皆致飲 恐不可以酒言之 又稻明言黍似不當兼言稻粱也 兩壺 大夫以束帛致之 賓如受饔之禮 儐之乘馬束錦 上介四豆四籩四壺 無儐也 受之如賓禮 不及 儐之兩馬束錦 明日賓拜禮于朝 上介從之○以上夫人歸禮 大夫餼賓太牢 米八筐 筐竹器 二以竝 南陳 其陳設未詳○注云在門外 黍粱稷各二筐 稷四筐 存參 賓迎 再拜 老牽牛以致之 賓再拜稽首 受 老退 賓再拜送 上介亦如之 衆介皆少牢 米六筐 未詳 或黍粱稷各二筐也 注云無粱 存參 皆士牽羊以致之 以上大夫餼 公于賓壹食再饗 食音嗣 饗之禮三 及養老 日食 燕禮 饗禮獨亡 王制 殷人以食禮 周人修而兼用之 據公食大夫禮 食而不飲 饗則尊卑皆 據周官掌客 天子之待子男 一饗一食 此親天子之待子男者 又有異 先後之 食後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之羞 羞鶉鷃 則謂之獻 加也 謂四時新物 無常數 由意也 聘義謂之時賜 賓介皆明日拜于朝 介從 食饗與賓介爲 故從拜 上介壹食壹饗 又特食饗之 尊上介也 若不親食 他故不能 公有疾及 親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 致之以侑幣 侑食之幣 上介也 致饗以酬幣 酬賓酒之幣 亦如之 致饔 無儐 致饗 別日 其賓聞觀如其君 以上主君 饗食等 大夫于賓壹饗壹食 食賓亦如其君 殺饗 若饗一二者 又殺也 若不親饗 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 上介若食 皆日受公 見其非 私交也 致食以侑幣 禮凡四節 以上大夫食饗 ○右第七章 聘後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 君食大夫 大夫人歸禮 二大夫致饔 一卿 卿玉 皮弁 聘圭也 重器故不受 皮弁襲 迎于外門外 不拜 將去 殺也 帥 師 作大夫 大夫以入 之道 夫升自西階 鉤楹 執重器 面故由楹內也 將南 賓自碑內聽命 下聽命于 敬也 升自 西階 禮與主人 自左南面 東面以南 受圭 並受 退負右房而立 以南面 爲右 鄭 不送 也大夫 降中庭 言中庭者 賓降自碑內東面 卑且須 受玉退 大夫以事未 授上介于阼階東 上介位也 即受 人之積 後上介 出請 入告 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 以上謂還玉 ○賓裼迎大夫 賄用束紡 賄予人財 紡絲爲之 以遺聘君 禮玉 禮玉也 聘君所以報享 亦如之 以報享 東帛乘皮 皆如還玉禮 大夫出 賓送不拜 以上公館賓 致殷勤 親日 見君 至于門外 而 聘者 賓將去 賓行 送之 以朝服也 亦出外 車 辭 不敢當君之見 辟者已 上介聽命 前聽命 問 聘享 夫人之聘享 問 大夫 送賓 公皆再拜 此送賓 時 惟問大夫 不言拜 謂之 ○此 及具賓上 不顧之後 公退 賓從請命于朝 此拜主君之館 尊者之意 公辭 尊君 於正禮畢 賓退 以上館賓 賓三拜乘禽于朝 訝聽之 行 賓之行 與乘皮之乘 別 據聘禮 享 物 必拜 重君賜也○以上拜 乘禽 即 送行 舍于郊

公使卿贈如覿幣賓賄受于舍門外不入門又無儐賓役也如受勞禮無儐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大夫贈賓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以上贈送為第八章將行之禮凡四節一還玉二報享三館賓四贈送

使者歸及郊未入竟請反命在外有司請而後反也禮然也朝服載旜將入竟朝服為將識禳乃入此入竟也禳祭名蓋禳之以除災咎行道日久恐罹不祥故為此祭乃入入國也陳幣于朝報贈諸幣也亦如夕幣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之公幣君私幣卿大夫之幣賓尊故皆東之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士介也介卑其所受幣亦裁以次漸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造朝但不陳不告爾庭實馬及皮也各加其上也皮左馬右與夕幣異而加于其上也皮左注謂不加于皮上也公南鄉亦宰告公出朝服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如受拜執圭必襲疏以為禍誤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不敢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名某國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明不辱命宰自公左受玉同亦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致命反命也夫人之聘亦賓事而上介為之致者明賓介並命且見君與夫人之別也注致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某子賄者此賓告姓授宰禮玉亦如之注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宰受之執禮幣上君郊勞初賄賓之幣也言則執此以賓之幣初幣而以次數之郎始以幣終也以盡言賜禮幣由勞至贈之執不勝執公曰然諸侯之而不善乎而善之也呼授上介幣拜將故授之再拜稽首拜公之嘉命也公答再拜私幣不告陳之可也告則瀆矣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若有獻下記云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蓋珍異之物在覿幣之外時彼君亦有私獻報賓賓歸乃獻之己君亦無私交之義也則曰某君之賜也故特賜別言也之君其以賜乎不必當君所須故以別賜臣下言之上介徒以公賜告徒空也謂不執署于賓也上介之幣如上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饗餼之束帛之類如上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拜亦如之郎士介不告賜君勞之略也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諸禮幣本彼國賜賓者臣之物故仍賜者不陳不告亦言陳者君之惠也賜介日介則不特報幣有數也賜介皆再拜稽首乃退退俱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貴有終也乃退揖揖別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行釋幣于門祀設主于門左其極出言行入言門者反其居也釋奠入器也觴酒陳此主人一獻也席于阼者祭不于室而釋奠禮陳日酬醴三獻士三老亞獻一人舉爵用獻從者異于祭從者家臣從者也主人以次相酬以至于徧乃出上介至亦如之上以行者也主人勞之也從獻之禮一右第九章歸國之禮凡二節一反命二歸祀禮遭喪主國君大竟則遂也未告則反否不郊勞子未君也不筵几君夫人則遂入不郊勞不筵几也致命不委幣于殯而已不忍異于生故主

象生時所設不別設几筵也不禮賓故受于太廟若未入廟無主也不饗食燕之屬朝夕之資不可廢也賓唯饔餼之受亦受饗食燕也受之以資朝夕而已資之不受也不賄不禮玉不贈以遭喪故也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以凶郎其他如遭君喪吉使大夫受于廟大夫卿也大夫者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大夫攝主人也長衣與深衣同制純素純也大夫為君斬衰夫人世子齊衰此以上遭主國君之喪凶接純吉也此蓋以補上文所不及也以上遭喪往國喪聘君若薨于後後謂使者已得入竟則遂未入竟則赴者未至其赴告主君也使者尚未至則哭于巷館之巷門未反為位故哭于此也其赴者至則衰而出遂而入竟則不敢純凶也不受禮饔餼之屬不受饗食受不可以凶服臨事之此出當以自館至朝又不可以凶服臨之吉事則當長衣練冠與攝主同惟稍受之聘享自若故受而入而行事則當長衣練冠與攝主同惟稍受之稍禀食不可廢也言若而入而行事歸執圭復命于殯如君在之反命升自西階不升堂如聘也惟無勞為異子郎位不哭清辯也事宜子臣皆哭亦臣也位哭在阼階下西面哭位皆與介入北鄉哭行奔喪禮哭者痛君之不親受也夕哭位不與朝同出袒括髮括髮在內此出者臣奔喪哭位不盡在內此云入門右也新至故與朝同出袒括髮括髮詳士喪禮奔喪禮進而近殯也入者即位踊異位也又位奔喪云降東序西鄉哭成踊此亦然但禮與此異其禮在內此云入門右序東絞帶反位此亦然子禮與此異處所〇以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自不敢以私喪而廢上遺聘君之喪云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注云行聘享禮也〇注引上遺所謂君喪者奔喪云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也介不敢以凶服于君之嘉禮也〇注據此則行人介亦存上不介從者乃歸又云反命也是以聘日行介里父母之喪使者見星而行見星不上介卒衆介疾矣入國可也以上私喪服見君見行喪使者既行〇不可舍聘使歸而奔喪〇據此則行與國亦使存上不介從者見星而行之卒既聘之經不言介之私喪者大夫使往則見星而行喪服亦使上介畢諸賓入竟而死遂也可以竟一人聘而事已聞年之主國也不私喪大樂亦使上介畢此云主國主君具自始至而廢邦交之命君也不主人為之具而殯主人數于棺而已接經明言死殯則殯不當於用〇按疏主人為之具而殯介攝其命介為主人介與賓並不為主君代為致命接聞命也君弔介為主人介臣子與姻親不命于君也維有主人歸禮幣必以用喪用所需則如故介受賓禮無辭也受賓禮已以反命當禮不辭之也不饗食為喪主故也已而已〇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之外門外介卒復命也卒畢出奉柩送之終之君弔卒殯乃主親殯畢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為之棺斂之亦不言殯也殯君不弔焉卑士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若介死者之死奉介將命者之心也〇侯聞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之禮也死者之心也奉介命可也一若介死歸復命惟上介造于朝士介死亦以上賓小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弔之長又同事卒殯乃歸介以上賓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觀也日面不郊勞其禮如為介三介凡聘禮餼饔之屬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從君為介之禮也此注以如介為上介則與彼別矣〇以上小聘有弟十章言禮之變凡五節

一主國之喪二聘君之喪三私喪四賓介死五小聘

記久無事則聘焉注事謂盟會之屬〇案疏以此為周禮之大聘又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疏以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四年一聘之間也殷中也如元年聘二年又聘三年相問四年之中故彼注以殷為中年也又相聘六年又朝也此事恰在兩聘之間與聘二事無此語疑未世之事如大行人所聘有定期案左氏傳論魯自襄二十年是時齊及世之事九年聘引春秋蓋相隔二十一年則所謂久無事者年如殷行人非古制乃如齊不得謂殷聘之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文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以一簡為一片謂之策編連為策不編連者為方注引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此一片不以一百字以上故編連之簡編不連日闇而日簡書書于策名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主人主君也自主讀之畢又讀書使其臣在內人稱不能審客至君之所議之也讀者于門內史外者也〇案注謂與故不讓于內未能審悉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行之前二日報書明日君館之館即為書報之亦加于書以明日君館之賓問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古所作聘資〇書問行用之受命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古作資〇問行用之將行香亦所當計也〇注謂君臣謀密也則使者不近故問之給香謂經言計君與卿圖事使者卿也則使者不知之審矣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同位他國也日朝古者同則之亦且得問道路遠近故問此使者未受行日朝同位所謂朝者鄉也度也朝古者謂大夫之同則亦且得日朝已經疏案詩注疏謂同位于經義似尚未合與否介者也平日見之經釋之釋文于此則也以上為經國門行祭之名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處飲酒者亦蓋于受此胙之儀之義所以朝天子不祭所釋之道先行之在行者出祖釋軷疏案詩注疏謂經釋之道路之神也故左其所不謂也案以上為經國釋軷乃祭之名行先行之在門者出祖釋軷〇軷案詩

圭與繅皆九寸此以公之玉繅以承之日圭左右各首剡上寸半厚寸半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每色為二行故說三采同文雜記圭璋色二行大行人朝聘此六等此與不剡上寸半言則圭剡之此惟問諸侯享于天子亦問也案雜記云諸侯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寸半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此承上二圭言朝天子並用瑑圭璋此並使大夫之聘聘享圭大玉璋已但亦等五此與璋亦圭也用藉采瑑于圭垂其布問諸侯朝天子圭瑑以承璋鍊繫者互相言故互言圭璋玉皆八寸之又諸侯享于天子亦問也以圭繫垂之者則圭繫于之藉言繫者縑馬采成文日絢郎玄纁可垂可屈二色雜以成文也〇案注疏訓繅長尺絢組繫藉于其藉之多寡未固者分矣也者謂之餘故可垂可屈也問大夫之幣俟于郊注宰夫載之以待于郊也為肆肆者列此陳之不必皮馬皮而行也經言皮馬此有言者又齊皮馬肆陳列也必陳之也言肆〇注疏〇案此幣當與君禮並陳于朝即曰肆此言肆者互文矣〇案此幣當與君禮並陳于朝即曰肆此又齊皮馬〇注解之而存此別一說可辭無常命便者受命不受辭有定辭無定也孫而說音孫遜也注解之而存此備一說以孫順為說命有定辭孫而說音遜〇辭無常孫而說之主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文勝質則史孫說二者之中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言辭宜于應事之極至也辭曰非禮也敢又辭此戒說而孫又說辭曰非禮也敢辭答之也主介之辭皆賓或介語蓋賓主或有辭不受也對曰非禮也敢辭謂答賓介辭以請乃答之也賜則辭之分之賓多賓館也非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足此私館也或館于卿館者則館于其家館于私館于工商也不皆一等為館之地如工商亦受其館者謂之館也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也不皆館于私館也館者卿者不應〇注謂其家者與在官者與庶人者在卿尊不應館于其故炎案皆降一等為館之地如工商受其庶非館賓之地也

此饗則饌可于管人為客三日具沐（管人掌客館者沐浴髮也）五日具浴（致潔沐浴三以）日五日其節也殯不致賓不拜（凡不拜者注謂草夫之慝何論重輕沐浴具而輕食也矣○又案何主）情此以見致殯之必拜爾或然言以此拜乎此疑有誤或云此反沐浴而食之（君之賜也致潔尊主）卿大夫訝（訝賓于朝覲聘是也問降之一日等所者使以訝須賓道者之經）大夫士訝士皆有逆（亦夫士為也此掌訝主經文蓋卿大）賓即館訝將公命（此掌訝也）又見之以其摯（將次于奉舍也門所外奉待之事命于掌客迸是職也所謂奉之命以待摯事者敝）賓既將公事（相禮然見也之賓聘享畢問也）復見訝以其摯（正往來禮尚）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四享器幣注謂享圭璋璧琮聘蓋因小聘行而享六幣日之）宗人授次（所寶圭而見已享之不得厚云也惟聘其用命所寶圭掌宗聘日廟門不外掌之次次以宗受人）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聘于次廟于供故之凡此事乃授圭之之蓋次以帷兩君之次相朝者）上介執圭如重授賓（如不克也重器之義玉所）入門皇（莊也）升堂讓將授志趨（升後授圭趨向蓋一也趙必向于重器）授如爭承下如送（注以志為念謂承接也謂如與人爭接取物也重失墜之送禮聘畢）君還而後退（審行步存亦不送君祭也送也君乃退還也）下階發氣（敬而如君降舒發也）怡焉（也論語曰升一堂等屏氣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再三舉足又趨（當階發趨以示敬必再三則舉足自安定乃趨矣）及門正焉（復容故色）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謂曲鞠身也屈而行也之物有失墜必象焉故取曲身）及享發氣焉盈容（謂享享圭禮達情有容色氣也之盈舒容也盛）眾介北面蹌焉（所謂蹌鶬入門從自如也）私覿愉愉焉（左北面時也然容貌舒揚也行而有也私事）出如舒鴈（之舒謂鴈威儀也）皇且行（言承入門之皇也不敬者）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又加也謹凡庭入者先左則上入門西升則以先也）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或間馬代也或皮代也相代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藏在東）多貨則傷于德（貨以凡幣言德敬為主貨多則誠之敬掩其德之義）幣美則沒禮（美則足掩其禮言幣意也）賄在聘于賄（依注作賄財故日賄之也）凡執玉無藉者襲（謂束帛加璧琮以無主璋特達主以幣無藉也）禮不拜至（主賓君自至故不來）故以聘時多垂繅無藉屈繅之時襲而執之禮不拜至（三禮謂注也）醴尊于東箱（同廟序東箱謂東夾之前）瓦大一（大音泰瓦大有豐者）若私覿則拜也（私讀詳下）薦脯五職祭半職橫之（祭醴酒于上橫之）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扱以醴而祭士冠禮賓扱經）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馬謂三馬主人出此謂所以出也）賓之士訝受之（從經者馬左從馬者出既覿所以後奉獻將命之物已以私也）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敢不已猶以君命也）擯者入告出禮請受（東面再拜）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亦中門）賓辟（與上經同介覿禮）擯者授宰夫于中庭（與經不親饗食義同）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亦猶上經言凡問獻文也）若君不見使大夫受（卿亦自下聽命賓將君命下堂故之）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無文今而南面近西序）賓降亦降（此儀如還玉推之處）不禮（辟正主在朝意也聞其賓請有事于己故必先申大夫言）幣之所及（此謂下大夫及有不及者雖人使至及之）皆勞不釋服（朝服也朝服即朝往不待退也）賜饔唯羹飪（飪一宰也飪不其止于也羹肉汁舉此有以朱釋）筮一尸若昭若穆（此祭則昭則穆賓以子弟行也據圖氏傳孔子問天子侯之以出也）僕為祝（以祝僕擯之不出故）祝曰孝孫某孝子某（之祖廟之禰廟）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不言少牢者以用太牢）假器于大夫（聘不以祭器又不可以其分相假之故假也不）朌肉及廋車（聘與大夫以其肉歸及也之分也肝也之所求廋此車領人掌養馬官）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既致饔旬而稍（日為旬十日而聘或主國之則稍以食有資）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以乘禽為雙也中日一雙不足為禮也）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命以將謂禽）禽羞俶獻比（比其數等也俶美也）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訝帥之自下門入（門下如其門與門偏）各以其爵朝服（此宜在凡致禮下朝服以觀敬也）士無饔無饔者無儐（未盛）大夫不敢辭君初為之辭矣（此問大夫二句宜在下）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此加籩豆上經夕所謂大夫致禮即是也）無饔者無饗禮（豆注三禮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既將公事賓請歸（不問大夫之親自專也主國必請者謂之）凡賓拜于朝訝聽之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宰夫獻（燕禮記所謂賓為苟敬者）無行則重賄反幣（無行謂聘享也皆也重賄往聘反幣也）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此拜聘者拜君命之辱也夫人拜者拜享所謂寡君拜）又拜送

賓于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此于當承上經所謂君館之下其辭蓋曰君既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此問贊）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其過則饗以禮故不饗也罪謂過也）于其國不為介（注介猶也）大客後至則先客（之大國使則先大客）唯大聘有几筵（聘時受几筵）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為一秅（此秉上經秉數也與十籔有此米也車數者車車乘經謂也十筥曰稯古文稯作總三百秉三十稯也千二百秉）

皇清經解卷五之八終

儀禮章句　仁和吳司馬廷華著

公食大夫禮第九食音嗣○公主國君之通稱大夫聘使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卿亦大夫也故統言之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卽此食饗蓋以禮食賓介也聘禮不言食士介此又單言大夫則士介無食也上下大夫禮有等殺如經八豆六豆之等其禮則一而已鄭目錄第以爲食小聘之大夫未盡也食屬嘉禮當第十七第九說非詳士冠禮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據下云遂從之則本日戒也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三辭上介傳語也以先旣受賜不敢當賓出拜辱三辭許之乃出外門外拜君命之辱亦朝服大夫不答拜將命將猶致也賓再拜稽首受命大夫還復于君賓不拜送從之故不拜遂從之以上戒賓賓朝服朝服弁命矣此節云朝服者趨君命新之正禮則皮弁服也卽位于大門外如聘卽位聘次也卽位具卿大夫士及宰夫擯者卽位大門外之屬卽位廟門外以待事也具饌具下陳鼎等是也羹定甸人陳鼎七周官甸人供薪蒸故陳鼎也七鼎一太牢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今文扃作鉉鼏若束若編設洗如饗先饗後食如其近者注設于阼階東南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匜以支反○此爲公盥設也槃以承盥洗者棄水之器匜似羹魁柄中有道以沃盥手盥挹水于器以勺挹于匜而沃則棄水在槃也小臣掌沃公盥或具宰夫設筵阼階上西面戶西南面公加席几先設則不親聘禮賓公親授几也凡設也無尊主于食不獻酬飲酒漿飲飲酒正飲中之漱酒以漱口非酬之酒也漿六飲之一載漿也俟于東房凡宰夫之具饌豆之等饌于東房以上陳設○右第一章食前之事凡二節一成

賓二陳設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大夫謂上擯賓入門左入門西爲左公再拜西面拜辱賓辟再拜稽首賓北面公揖入道之賓從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廟門與受聘同地亦當在祖廟以爲廟公揖入賓入三揖每曲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升爲節賓迎賓以上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東堂上也或云在東堂下當夾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宰冢宰也南上者膳夫其屬也東夾北蓋北階之東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內官以爲內宰之屬疑卽小臣也南上者奄士四人侯○疏謂卽諸侯內宰未然介門西北面西上以上卽位公當楣北鄉至再拜此拜者拜至也賓降也公再拜賓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拜也不敢當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擯者釋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以上拜至一○右第二章賓入卽位至三拜士舉鼎去鼏于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

載載于俎也不出雍人以俎入雍人疑內外饔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七于鼎退旅人未詳注云饔人之屬士旅食者舊圖七長二尺六寸葉長八寸博二寸以載牲體出于鼎旅人持七以退也饔人言入旅人言退互文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七載者西面魚腊飪七鼎無鮮魚腊此蓋乾者美定矣又言飪者猶如饗之有腥也右人也西面于俎魚七縮俎寢右魚七則牲體視此矣縮從也蓋首進鬐也乾魚近腴多骨鯁見鄉飲酒也奏屋東寢右進鬐也皆七則牛羊倫膚七理謂腠理也謂精理滑脆○宰腸胃七同俎皆異牛羊之腸胃也不總二十八矣倫謂擇其美者蓋有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垂及大夫既七等次之義並存之亦有膚七理謂腠理之精者又少牢注以爲擇七奠于鼎逆退先退東者復位三東夾南○右第三章鼎入載俎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宰夫自東房授醯醬以醯爲醬也授公授公設之醬本故親設之席前之中賓辭親設辭公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東遷于其所視設之處爲少公親設之意不敢當公立于序內西鄉東序之北不于賓立于階西西階疑立今文曰疑立君離阼階上也○案注云不立阼階上以主禮居上可知故今文易之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醯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醢人朝事之豆八去其二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牛在南膳夫上士也周官膳夫上士二人牛西東上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爲特特者直豕與腸胃東也特膚者出下牲賤也旅人取七甸人舉鼎順出舉鼎者上順出次第牛鼎先餘則奠于其所之處原陳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之牛西其西稷錯以終南陳稷南黍黍東稷稷南黍黍西稷簋交錯而南與聘禮東上者別大羹湆今文作汁○大羹湆不和和之無鹽菜實于鐙豆以瓦器盛羹如登者宰右執鐙宰六太宰也大羹在爨不和也左執蓋此似分登與蓋爲左右者但蓋以授何爲此蓋當在登上以左手授之故其間也由門入升自阼階今文曰入門自阼階無升當出東北出門熱之以入盡階不升堂以卽授也公以蓋降出于外撤蓋入反位北東夾公設之于醬西故醬西者公設處賓辭坐遷之遷之亦東所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之西賓遷醬于東乃又設湆于其處上牛以西羊三鉶牲之羊南豕豕以東牛飲酒實于觶加于豐亦有豐後設之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宰夫東面坐啓簋會蓋也簋蓋各卻于其西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贊者卽擯者告具也公在序內西面○右第五章陳正饌公再拜揖食揖北面揖賓拜亦當食揖賓進之使食也賓降拜公辭辭命擯賓升再拜稽首賓升席坐取韭菹上豆之上以辯擩于醢今文無于擩猶染也醢醢也辯擩于醬醬亦醢也曰豆上豆之間祭上豆菹也以其西上第一豆故曰上豆則菹醢二豆之間也贊者東面坐近在西取黍實于左手

賓者右手各取少許辯黍二簋又取稷辯反于右手右便也反實于左手非滿把也辯皆偏也授之本自右手來也反者以興授賓不相祭也遠故授之坐實祭之亦一授也曰不立此與者亦興者一興實祭之豆間三牲之肺不離離切而不離也贊者辯取之坐取壹以授賓以一一以祭之豆間授亦上而不祭撓手扱上鉶扱牛羊二鉶之間祭一鉶牛鉶者扱菜也以下則以柶辯擩之四鉶一扱擩者偏也上鉶之間祭二祭飲酒于上豆之間魚腊醬湆不祭魚腊非盛饌醬涪亦非牲故不祭○以上祭正饌也不祭此授黍稷加授之首也公設之于湆西少遠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遷于湆近公與賓皆復初位位以序內及兩階也將加饌初宰夫膳稻于粱西設膳稻也不稻不親士羞庶羞皆有大膳也以所以肥美者大鄭爲豆者十六豆皆先者謂執豆者蓋執豆如宰左執亦右執蓋豆以降先者取之先者反之謂此時先升堂之前先者受豆而則不反蓋也日以此當在下謂膳羞者不升堂授先者授以蓋其先者乃受之一反其豆也人以下下注謂膳羞者授以蓋之後○疏以同先者爲第二也經上下異觀又蓋在豆膳羞者亦無不授豆此授蓋其說俱未安蓋一者不言執豆如宰上言宰以蓋降則下膳羞者當亦如之之理且據先者可知矣又鄭氏以宰反爲先者亦授蓋理不且授疑往復來之義亦與之字義未合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臐豆也庶羞加不與正豆並之西南間容人其間容設者及賓往來旁四列西北上四列下所列是也臐古文作香以東膷炙牛炙炙肉也四者爲北列自西而東此第一列西牛胾切肉醢牛脂大者爲軒則作牛膾所謂肉腥細者爲膾此第二列自東而西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自西而東此第三列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內則膾春用葱秋用芥此第四列自東而西東西交列屈也胾醢雜陳錯也眾人騰羞者騰進也盡階不升堂故不升騰羞者畢則宣實授以蓋以上先者反之句當在此句之上降出蓋先者受豆以蓋反授之也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加饌以上陳贊升賓升賓于席賓坐席末西也取粱卽稻卽就祭于醬湆間不于豆間者與正饌別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亦據上言皆有大則膾大亦有大無大惟醢醬典大興一以授賓一并授之實受兼壹祭之不分祭亦祭于醬湆之間異于正饌賓降拜羞拜庶羞也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以上祭加饌賓北面自間坐兩饌之間南兩北此取公所設不于席者席必北面也左擁簠石經本作簋依粱粱在西北面則西爲左也擁抱也不言執簠者以簋有柄故可執不須擁粱故必兩手此右手將執右執湆湆在東北面東爲右以降以降者皆公親設不敢安食于堂故降也用湆者以歠湆下也左手擁之故第以欲食之不以醬者粱不須醬也公辭辭賓者以降拜爲轉此賓西面坐奠于階西賓降階西奠于其西故西面也必東面對其所以降之意且從命公乃對對者遊西面坐取之左執擁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反還也所席前醬西上設處降辭公辭其親臨已食贊者待食之禮也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東夾之前注云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坐遂卷加席卷置席末前已卽席坐矣此始卷之公不辭公在席辭必親來重勞賓也者示將坐卒爾此將食不安于坐也

賓三飯以湆醬每飯必歠湆又以殽擩醬食正饌也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賓挩手方飯故挩手興受受觶宰夫設其豐于稻西西爲賓奠觶也稻西者弟子職云左酒右漿南面西爲右也庭實設乘皮幣也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以上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序內也庭實設至此一時並行無先後也賓降筵北面以君將有命也北面于西階上擯者進相幣釋辭賓降辭幣升君升之聽命聽從君也當有勿辭之命賓從之也降拜受將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君東楹之北也南面授之主退西楹西東面立退由西楹西將舉步降矣因公將拜故少東鄉舉步逡似乎立也公壹拜亦拜雖未畢一拜也賓降也執幣公再拜賓一拜未畢已降辟公遂成拜○按受幣當退不待公拜始退也君一一拜未畢賓已降則一拜且不敢當何有于成拜上注以東面立爲侯君畢送幣是侯君拜亦是此注云不敢成拜此意易之介逆出迎賓以出其賓將出未出也賓北面揖執指皮者執庭實以出賓出者與執皮俱出公降立俟賓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府史之屬非也從者此注謂聘禮士介亦曰從是以上侑賓賓入門左入介沒霤北面霤門內公在庭故也過之矣再拜稽首以將拜也食禮未畢理應復入再拜所以再拜者云是也○注云不退則嫌更入行拜若欲從此拜故其意下注人所誠信之道又敖氏謂拜侑幣不知上已拜受何必又拜似非古人之公辭故辭拜于下揖讓如初入初升公先賓後賓再拜稽首成拜乃公答再拜賓降辭以公食也已臨公如初之許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會飯未詳注以爲黍稷據上黍稷獨言會飯不言會也然則會飯者謂簋有會之飯與會稻三飲此三飲則九飯也合正食十二飯矣飯上乃三少牢特牲禮疏小數日飯蓋一則日爲一飯以醬此饌以配庶羞不牲用也注云初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不以湆者庶羞中有臐膷則湆之類也挩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亦不以歸而取之以降者亦親徹也粱爲加饌之首醬爲正饌之首故取之以粱西面坐奠于階西其餘拜之也賓且出不復答之東面再拜稽首卒食拜也公在東故東鄉降出公降再拜使升堂故亦降而答之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以上賓卒食一五節凡一右第四章食正饌二加饌二三禮正饌之辭三食賓四侑賓五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尊之也○注云實于篚寢謂經言俎與下不親食禮異不當據以爲例也魚腊不與賜胃膚可知此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門也拜食與侑幣之事亦拜食中以上又拜幣者君親授也聘禮拜饔餼不拜束帛者彼使人致之皆再拜稽首訝聽之以陽五章食後之禮凡二節一歸俎一拜賜上大夫八豆上大夫孤卿爲之則孤卿也一孤卿以八簋六鉶九俎並詳魚腊皆二俎魚腊各一鮮腊一俎與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此上經所謂小也九小國之卿○十一大國之卿此大行人王朝之禮也諸侯之臣大小國各有等也○注謂孤視子男使當亦無異也若以侯國言加燕射禮相孤位同則卿非聘使矣下大夫則若七若九七者小國之大夫九者大國之大夫庶羞西東無過四列不言南北者其同于小國之卿者再命等也不言南北者從上大夫西列四列若上大夫二十豆則南北五列也

庶羞二十經作廿二十石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鴽內則膳上二十豆加雉兔鶉鴽十六豆上大夫加二十豆餘有詳之蓋下大夫禮也此則其後之所謂加于下大夫者以此之雉鶉鴽爲四豆合之爲上大夫二十豆郭注以爲鶴也一物不可爲二豆此鶉鴽一物爲二豆此所謂斥鴳鶉是也內則注改鴽爲鴳一字當從內則作鴽鶉○字以上俎豆多少之制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罋在堂上則陳于楹外二以並一每豆一罋北陳簋實實于筐四筐東之豆也陳于楹內兩楹間在中者主于食飯二以並南陳庶羞陳于碑內此亦六罋本堂上當豆食實于饌故近堂凡設之于堂也庭實陳于碑外本在庭者加饌也乘皮在碑外牛羊豕陳于門內聘禮歸饔餼之陳西方東上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無儐詳聘禮之殺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上道之○以不親食大夫相食親戒速質明戒與速定之禮一人而已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于聘禮一大夫一食拜故得于堂言拜之揖讓可知于降盥受醬湆大夫亦降受醬湆三降也注第言有三降據不從降者受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及受一有三盥也注云降侑幣也授者升一等賓止也主不從降敵體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言授者升一等主人辭賓反之其所有也卷加席君不降餘同君食禮別于主人辭幣降一等方降一等受主人在一等降賓也亦與君別也賓反之主人辭許乃升主人從將升賓降一等主人從階受主人從也又請賓注謂從辭賓未審主人受侑幣再拜稽首辭于主人殺降于君不盡階主人從降送幣亦然再拜稽首辭于主人許已主人降亦徹粱及湆東面再拜稽首拜卒食主人降出具他乃退之卒食徹于西序端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賓受于堂無儐以上大夫相食第十章食之餘禮凡二節一俎豆多少之制二不親食三大夫相食

記不宿戒宿前期也食禮輕戒不速食日戒之而已不速即從來不待速也賓不授几異于醴也○此當有几無所指也○注云無阼席本自無席異作席不待若食亨于門外東方君也禮八掌之司宮具几與蒲筵常今文作莞亦作蒲也蒲筵常六尺以常尋二尋者便往來長丈加萑席尋八尺爲尋萑細席也玄帛純加其席之飾緇布純也純緣加萑席則自上下便也至宰夫筵出自東房司宮具之置于房宰出之賓車不入門廣敬也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便于待賓出也西近賓實之乘車銅芼牛藿羊苦今文苦作苄苦荼也豕薇皆有滑滑謂內則注之和者云牛藿豆葉也今文作苄苦荼也○云秦人溲曰滫瀡之滑滑也瀡湮○苴音董蓋荼及莖新生乾萇相和音濇之令柔滑潛溫也乃去之○注云苴萇荼莖新輸及豐鑿贊者盥從俎升所從者俎其奠以爲簠有蓋冪以幂兼食乃設去會蓋稻粱將食經文不具爾凡炙無醬已有醬言其屬也此此言上下大夫之庶羞用熊用酖凡炙不及也卿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益以言上下大夫之席同卿擯由下不升堂以上贊有贊也上贊下

大夫也上堂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經設漿飲在庶羞之後又不言食庶羞故記云羞時即可進酒飲漿飲之并食庶羞蓋以上大夫之禮補經之所不及也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據上大夫不稽首○或曰此已見於經疑衍

皇清經解卷五之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十

儀禮章句　仁和吳司馬廷華著　學海堂

覲禮第十覲見也蓋諸侯入王日覲宗伯四時之朝日朝夏日宗秋日覲冬日遇又大行人以大宗伯名大行人秋見以比邦國之功是最詳此經所存不過十一狩禮爾雅所載冢宰之禮而得之大行人等職與朝覲之禮當先王柔遠之意至周第八第十說非詳士冠禮○案朝禮本無詳略異同春秋雖有殊時朝覲不過一禮與朝有同異其節亦微注因此經略而不詳遂謂覲禮省一旣即有大行人經義不符又遇禮無考亦未便據以例彼也又此經與禮乃歸以上爲覲之正禮此下疑爲他篇覲禮之文類附于此若並以爲覲禮失之遠矣下分詳之

覲禮至于郊郊近郊去王城五十里之內諸侯告廟命官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大行人注小行人及畿亦當有一肆三展之節如聘勞者小行人職凡諸侯入王則逆于畿則使郊勞關人告之小行人也皮弁天子之朝服據此則侯氏即關職詳之如聘至是大行人乃以賓人如聘禮等禮宰訝環人諸侯亦皮弁侯氏亦皮弁五等通曰諸侯此曰迎于帷門之外五等之璧以其委積不以帛者蓋璧以將命與享禮不同其事也一人言之也外侯氏亦皮弁侯氏就一人之言也或使者不答也用玉重于享天子宮設旅門此諸侯不雖宮舍爲帷門與不于舍者覲禮別也再拜以天子掌舍爲壇壝之門與不于舍者覲禮別也拜遂執玉璧在道也此言執則不執矣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升壇凡尊者升禮別異也乎聘侯氏升聽命不言命文省致降再拜稽首使者辭降者不遂升受王命東面西使者左還而立注以左還南面則東面致命也立不降者將還玉侯氏還璧不玉重同故禮與之東帛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還玉再拜加敬也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迎之請使者乃入賓儐也亦設庭侯氏與之讓升使者不先升注謂之主人之道也以先升爲賓禮非○授几使者乃升侯氏先升注道之主人使者升○非授几使之不言乃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受帛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三馬徒出侯氏之人牽侯氏送于門外再拜從使者亦拜天子使也侯氏遂

從之從勞者至朝○右第一章郊勞 天子賜舍道路勞苦先使就安小行人爲承擯以致館注云所使者司空也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無日右德諸侯不一稱言伯父以與其他也順命謂親 賜伯父舍此賓者館之辭也 致 侯氏再拜稽首受館 儐之束帛乘馬以禮勞者如郊勞 天子使大夫戒大夫誡者 曰某日日覲 伯父帥乃初事帥循也初事謂故事 侯氏再拜稽首以上爲期 諸侯前朝前朝前一日也 皆受舍于朝朝門外也次郎之舍 尊之受之則上介也日諸皆下又合同異姓言之辭其賓大樂言之謂凡朝者皆然非如覲同日行禮之說也 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上賓位次○以 侯氏裨冕裨之言埤天子 六服大衆爲上下皆服之此親日之質明也冕以下皆餘第二章覲前諸侯 釋幣于禰行時告此乃告東帛依以 乘墨車 載龍旂 弧韣弧弓也韣衣也 乃朝以瑞玉有繅 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依如今屏風畫斧黑白文以示威也 左右几 天子袞冕 負斧依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 天子曰非他 伯父實來 予一人嘉之 伯父其入 予一人將受之上擯傳而上下至下介傳而下乃奉命入 侯氏入門右門東也臣道也 坐奠圭此命圭也以爲贄 再拜稽首 擯者謁告也 侯氏坐取圭 升西階 致命命四時之朝 王受之玉 侯氏降階東北面 再拜稽首 擯者延之進之 曰升 升成拜 乃出右授玉第三章正覲禮

四享四當作三大行人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故古書作三 皆束帛加璧 庭實惟國所有注以皮馬及禮器三牲魚腊籩豆之實等言之此其大者也至各州所有則 奉束帛 匹馬卓上 九馬隨之 中庭西上 奠幣 再拜稽首 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亦傳辭升之 侯氏升致命王亦命 王撫玉撫之也 侯氏降自西階 東面授宰幣 西階前再拜稽首 以馬出 授人 九馬隨之 事畢右第四章三享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 乃入

門右 北面立 告聽事 擯者謁諸天子 天子辭于侯氏 曰伯父無事 歸寧乃邦 侯氏再拜稽首 出自屏南天子外屏也 適門西復初位 遂入門左 北面立 王勞之 再拜稽首 擯者延之 曰升 升成拜 降出右第五章勞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 迎于外門外 再拜 路先設 西上 路下四亞之 重賜無數 在車南 諸公奉篋服 加命書于其上 升自西階 東面 太史是右 侯氏升西面立 太史述命 侯氏降兩階之間 北面再拜稽首 升成拜 太史加書于服上 侯氏受 使者出 侯氏送再拜 儐使者 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 儐太史亦如之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 其異姓則曰伯舅 同姓小邦則曰叔父 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饗禮乃歸

諸侯覲于天子 爲宮方三百步 四門 壇十有二尋 深四尺 加方明于其上 方明者木也 方四尺 設六色 東方青 南方赤 西方白 北方黑 上玄 下黃 設六玉 上圭 下璧 南方璋 西方琥 北方璜 東方圭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 尚左 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四傳擯 天子乘龍 載大旂 象日月升龍降龍 出拜日于東門之外 反祀方明 禮日于南門外 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 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 祭天燔柴 祭山丘陵升 祭川沈 祭地瘞

記 几俟于東箱 偏駕不入王門 奠圭于繅上

皇清經解卷五之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十一 學海堂

儀禮章句 仁和吳司馬廷華著

喪服第十一 子夏傳

喪服 斬衰裳 苴絰 杖 絞帶 冠繩纓 菅屨者

所自來惜大紅小紅及鐵之制詳無可考爾特存此以俟來者 其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傳猶詁訓之義蓋子夏釋經語也何者作爲問辭以發明其義下並同緝緝也連屬之不緝其邊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蕡麻子也）苴絰大搹（此以首絰言下齊衰之絰等並同搹把也中人之搹指與第二指一圍）左本在下（本麻根也在下者謂以麻根著頭左邊從額前向右圍由頭後至麻本處以麻尾搭麻根之上而綴之也）去五分一以爲帶（此斬衰之帶也）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 去五分一以爲帶 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 去五分一以爲帶 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 去五分一以爲帶 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 去五分一以爲帶 苴杖竹也 削杖桐也 杖各齊其心 皆下本 杖者何 爵也（有爵者必有德能爲父母致病故以杖扶之）無爵而杖者何 擔主也 非主而杖者何 輔病也 童子何以不杖 不能病也 婦人何以不杖 亦不能病也 絞帶者繩帶也 冠繩纓 條屬右縫 冠六升 外畢 鍛而勿灰 衰三升 菅屨者 菅菲也 外納 居倚廬 寢苫枕塊 哭晝夜無時 歠粥 朝一溢米 夕一溢米 寢不說絰帶 既虞 翦屏柱楣 寢有席 食疏食（疏音嗣）

水飲 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未葬則朝夕哭在殯宮此已啓殯故在廬）既練 舍外寢 始食菜果 飯素食 哭無時

父 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 父至尊也

諸侯爲天子 傳曰天子至尊也

君 傳曰君至尊也

父爲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 正體於上 又乃將所傳重也 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 不繼祖也

爲人後者 傳曰何以三年也 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 何如而可爲之後 同宗則可爲之後 何如而可以爲人後 支子可也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妻爲夫 傳曰夫至尊也（妻雖以夫爲尊然妻以夫爲義）

妾爲君（妾謂夫爲君尊之）傳曰君至尊也

女子子在室爲父 布總 箭笄 髽 衰 三年 傳曰總六升 長六寸 箭笄長尺 吉笄尺二寸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 其餘皆衆臣也 君謂有地者也 衆臣杖不以卽位 近臣君服斯服矣 繩屨者繩菲也

右斬衰

疏衰裳齊 牡麻絰 冠布纓 削杖 布帶 疏屨 三年者 傳曰齊者何 緝也 牡

麻者枲麻也 牡麻絰 右本在上 以麻根著頭右邊從額前以麻尾納麻根之下而繫之矣 冠者沽功也 沽音古下同○沽麤也此曰功則上之大功不沽 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藨皮表反蒯古怪反○藨蒯草也菲屨也 為母 父在為母杖期父卒三年服除然後三年 必服除是也○開元禮不分父在父卒皆齊衰三年明會典改斬衰今因之 繼母如母 繼母後母也繼母配父恩有閒而尊親則同也○匹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 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 因猶親也 故孝子不敢殊也 慈母如母 慈母與母又有閒矣 傳曰慈母者何也 傳曰舊傳妾之無子者 妾子之無母者 父命妾曰女 女音汝 以為子 命子曰女以為母 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 死則喪之三年如母 貴父之命也 貴重也若不命則服小功章所載是也又小記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為長子 服適長子不問父在與否此亦適子明會典改不杖期今因之 傳曰何以三年也 父之所不降 母亦不敢降也 不敢以己尊降祖之正體

右齊衰三年 案斬衰章為人後者傳曰為所後者之妻若子 孝慈錄改斬衰 小記妾為女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明會典改不杖期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記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小記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疏父命己之子為祖庶母後者 明會典改斬衰今因之 與其父後者注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衆人 此謂所生母也明並改斬衰 黃氏補天子之女嫁于諸侯諸侯之女嫁于大夫為母皆齊衰三年明改斬衰 服變除篇父卒為君母服 曾祖後者服高曾祖母 禮夫承重則從服 同宗及三殤以下為遺棄 之子者妾為所生母 女嫁反在室為母

疏衰裳齊 負版辟領衰六寸 牡麻絰 冠布纓 削杖 布帶 疏屨 期者 十五月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 曰齊衰大功 冠其受也 緦麻小功 冠其衰也 帶緣各視其冠

父在為母 傳曰何以期也 屈也 至尊在 不敢伸其私尊也 父必三年然後娶 達子之志也 三年此經獨以父在為言 人情其父至期除服而子服重 所以安其父 若子雖並服期而心則三年之義 父為存之緣情定制

妻 傳曰何以期也 妻至親也 出妻之子為母期 則為外祖父母無服 傳曰絕族無施服 親者屬 出妻之子為父後者 則為出母無服 傳曰與尊者為一體 不敢服其私服也 父卒繼母嫁 從為之服 報 傳曰何以期也 貴終也

右齊衰期 不杖麻屨者 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 至尊也 世父母 叔父母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 與尊者一體也 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 旁尊也 不足以加尊焉 故報之也 父子一體也 夫妻一體也 昆弟一體也 故父子首足也 夫妻胖合也 昆弟四體也 故昆弟之義無分 然而有分者 則辟子之私也 子不私其父 則不成為子 故有東宮 有西宮 有南宮 有北宮 異居而同財 有餘則歸之宗 不足則資之宗 世母叔母 何以亦期也 以名服也 大夫之適子為妻 傳曰何以期也 父之所不降 子亦不敢降也

大夫之適子為妻 在則為妻不杖 何以不杖也 昆弟 為衆子 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 報之也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 傳曰何以期也 父之所不降 子亦不敢降也 適孫 傳曰何以期也 不敢降其適也 有適子者無適孫 孫婦亦如之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報 傳曰何以期也 不貳斬也 何以不貳斬也 持重於大宗者 降其小宗也 為人後者孰後 後大宗也 曷為後大宗 大宗者尊之統也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 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 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 諸侯及其大祖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尊者尊統上 卑者尊統下 大宗者尊之統也 大宗者收族者也 不可以絕 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 適子不得後大宗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 昆弟之為父後者 傳曰為父何以期也 婦人不貳斬也 婦人不貳斬者何也

婦人有三從之義從其教令也無專用之道不敢自專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　夫死從子所從者三斬者一故父者子之天也故有從父之義人所尊大夫者妻之天也故有從夫之義不言子者天不可加之子也以為比者推天故婦人不貳斬者　猶曰不貳天也　婦人不能二尊也婦人之德在專一　為昆弟之為父後者　何以亦期也疑其與父母同婦人雖在外嫁出必有歸宗宗宗曰小宗經不言小宗傳者斷之謂尊其小宗也既嫁又反服其昆弟故曰歸注所謂不自絕于族類也疏歸寧之說非也故服期也言此小宗為大宗服亦如之若昆弟為大宗之說非

繼父同居者嫁母之夫也路人亦謂之父者繼續之義以其續父道故雖不係以母者義不起于母也○以上歷代同　傳曰何期也疑其與骨肉同　傳曰夫死妻稺未滿五十子幼十五以下子無大功之親從父昆弟以上同財者也　與之適人　母子從　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不言無子可知　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貨布帛金玉之屬財五穀牲賄賂之屬貨亦財也築謂別起室也此不應作廟言廟者明此謂所適者之祭當在寢或因祭而遂以廟名不必實有廟因宮而類及之此○案此前人多疑之大祭謂此子若宗子則自有廟非宗子則不應築廟是泥定廟字而反致疑于傳說也　歲時使之祀焉神不歆非類故使子祀之　妻不敢與焉與廟祀也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必三者備也　同居則服齊衰期謂此不杖期也小記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則築宮廟曰同居者祭雖異所而子尚居其室且同財也　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石經有也字小記有主後者為異居但無主後而非同居同財祭而亦異居也　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父尚有名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而路人已

為夫之君此命婦也　傳曰何以期也　從服也從夫也凡從服降一等其夫三年故妻期　夫亡則不服矣不言君之妻無服也○唐後闕

姑　姊妹　女子子　適人無主者　爾雅父之姊妹為姑男子謂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男子謂女子子適人無主後則皆降在大功今仍服期故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不言女子子在室者以其出適也○遭為父母服　姑姊妹服大功今為之期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　何以期也　為其無祭主故也不言妻者可擬也不言主

為君之父母　妻　長子　祖父母　為人君之父母在父母之下示此大夫之遺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小君期太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又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案注言君之父母齊衰○案注謂為君與亦記若父為君之祖母非夫人則為君服之母也若繼體則受國于曾祖 或曰賈疏云君之祖父未嘗立而早卒而亦有廢疾或不立者也嗣君為之服斬不知此祖父未嘗為君而繼體者既嗣君而受國于曾祖云劉氏續禮說云君之父未嘗立而早卒或廢疾不立而君繼祖之後者也○歷代闕　傳曰何以期　從服也　非親其從服也　君從服也　若從服也　妻則小君也　此臣從服也　父母長子君服斬　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　有適子者無適孫　言君斬明出之所也　從服期而不降　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

妾為女君妾姪娣之屬女君適妻也○歷代同　傳曰何以期也同事一人而獨重服故問　妾之事女君　與婦之事舅姑等女君注云女君于妾無服案姪娣當服姑姪娣姊妹之常服無服誤存參

婦為舅姑爾雅婦稱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服問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歷代宋改舅斬衰三年明姑同舅今因之　傳曰何以期也　從服也降一等其子故降其本路人而為之重服也以其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在室出嫁並同　傳曰何以期也　報之也疑本路人以上二傳以世叔父母報服言此以世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己所生子　傳曰何以期也　諸侯絕旁期為眾子無服大夫降一等為眾子大功其妻體君皆從夫降故以妾不降為疑也　妾不得體君　妾與女君不得與正妻等　為其子得遂也不降

女子子為祖父母章首為祖父母本兼男女言此復言之者據傳指嫁者言經文省爾○以上歷代同　傳曰何以期也　疑其當降　不敢降其祖也祖至尊也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　叔父母　子　昆弟　昆弟之子　姑　姊妹　女子子　無主者　為大夫命婦者　唯子不報子大夫之子不降其大夫之子無主也　從父降旁親一等若世父等諸人與其父等或降或不降則別上世父母等之者嫌其與此為命婦與不降也上言女子子在室此復言之嫌從女子子及昆弟之子○案是期則服是本服女子子與女同不稱極男子之以傳為失之未詳其何者為大夫嫁出則為大夫不報以其專主女子言而據傳言之傳鄭不得言傳之所謂可見惟女子本服期而從之以為主○疑其為父降女子子不報不得言之說極是○案之又案言六命夫世父一叔母二姑二姊四妹五女子七凡昆弟之子六六命婦昆弟之子二昆弟二子三姊三子亦應分為二其子亦應分昆之子六弟之子五六七為命夫○歷代闕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　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　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　無主者其服上已見于故此傳言之專言婦之　何以言唯子不報也　疑其獨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　故言不報也　本服不言報可言　言其餘皆報也　何以期也　疑其當降　大夫曷為不降命婦也　夫尊于朝妻貴于室矣　夫妻一體也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　歷代同　傳曰何以期也　不降故問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公妾以及士妾　曰及則申聞公之妾大夫之妾皆然　為其父母　歷代令律同　傳曰何以　期也　妾不得體君　疑其當不得與親尊降其父母者視君　得為其父母遂也　注云女君有以則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子尊不服其父母故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明之

石不杖期案本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則本生父母亦嗣之子亦期又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報則女子子為昆弟之子並期又司服凡與為則王后齊衰注人為其昆弟之服同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小記女未練而反為服期小世子為大夫之適子如士服注士為小君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太子如士服　問

疏衰裳齊牡麻絰　無受者受冠及帶者也此齊衰三月也不言衰裳齊服九升冠十升　小記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喪服記服之無受者言卒哭受服也不言三月者若天子七月卒哭時諸侯五月而葬三月郎吉故以服之時葬服五月之三月者三月而諸侯三月而葬故重輕以服可須不待葬時無服也○案此大夫三月又曾祖為之主不月期而一年一服之三月之以變俱嵩之重者不期故三而三月也又下傳所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注謂重其衰麻尊尊也　小記曰期之喪三年而降一年之服

寄公為所寓　寄公如黎侯寓于衛之類所寓本國之君也○歷代無○案此章當首曾祖疑錯簡論以此章　傳曰寄公者何也　失地之君也　何以為所寓服　服故首寓公未然

齊衰三月也疏其言與民同也同居國土也　丈夫婦人為宗子　宗子之母妻　此宗子謂大宗也據有不杖章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服言婦人者兼己嫁者未嫁者言之也○據必有歸宗之說則家禮有之　傳曰何以服齊衰　為父後者傳婦人雖在外嫁即不反亦齊衰三月○疑其服絕　尊祖也宗子主祖祀故尊之　尊祖故敬宗　敬宗者尊祖三月也

之義也　宗子之母在　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母在而傳之婦則並服否母服以未與宗事也

為舊君　君之母妻　此及下章歷代並同　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　謂仕焉而已者也　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言與民同也　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小記士為小君臣則鄭君在國而致事者　舊君嘗舊君之民同其服則此及為舊君之民服天子亦言無服則天下服天子崩諸侯之臣不為天子服○注云有謂庶人疑但是庶人之臣在官者也宗之子族不言民而言庶人　庶人為國君　不言民而言庶人者容有在官者

大夫在外　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去國而未去孟子言之長子　服丈夫之妻長子者一同未去之妻長子可知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妻言與民同也　長子言未去也

繼父不同居者　妻亦不同居嫌母本與之異居也此繼父服謂不同居則無服也

曾祖父母　此當在齊衰高祖五月後　不言高祖服與此同○開元禮改齊衰五月並因之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　小功者兄弟之服也　大功小功總皆有兄弟服言小功者以小功為曾祖之後言也據小功

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曾祖之子也祖之從祖曾祖之孫也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曾孫也服皆小功從祖昆弟則小功最卑者故以明　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大夫為宗子　謂絕族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大夫不敢降其

宗也

舊君（此去國未仕者既仕則不服舊君也雜記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禮弓仕而未有祿者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大夫去君埽其宗廟（出使族人祭祀是曲禮所謂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者宗廟其重者言之）故服齊衰三月也（三者有禮也孟子所謂）言與民同也 何大夫之謂乎 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道出處之義是所謂有故而去也未絕者以未仕也）

曾祖父母為士者如衆人（○歷代無）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

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 為曾祖父母（此經為嫁者而言未嫁者與男子同當在上為衆人也）（父母條內此特因嫁名而類及之爾○開元禮增為齊衰五月）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 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任童子不服）何以服齊衰三月 不敢降其祖也（此言嫁者若許嫁未嫁則是在室猶謂許嫁亦有降理未合）

右齊衰三月（案本章庶人為國君注謂畿內之民服天子雜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注曰其無服而嫁於庶人者從為國君然亦外宗之服齊衰三月又開元禮為高祖父母嫁女亦如之○歷代同）

大功布衰裳（此殤大功蓋齊衰之降也彼言斬衰此但言大功之布也其功蓋粗細成也故死及殤同上殤服衰七升不言冠纓帶與成服同也）牡麻絰 無受者（傳云文不縟故絰喪一服而已不言月者或九或七別也）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子兼適庶略也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者也本服長子斬衰子及室女皆期殤則並降為大功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傳曰何以大功也（以其本齊斬也）未成人也（殤冠笄則為成人）何以無受也 喪成人者其文縟（縟繁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 故殤之絰不樛垂（樛絞也成人絞帶垂垂未成人也）蓋未成人也 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童二十則冠而不為殤以十九為斷十五成）十五至十二為中殤 十一至八歲為下殤（子十五而笄則自十四以下矣以上也此據男子言也若女）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殤（八歲齔故始于此 本無石經有之）無服之殤以日易月（王氏肅曰殤之期親則以三日為制○案注謂生一日者哭之一日與易）以日易月之殤 殤而無服（哭之而已）故子生三月 則父名之（詳內則）死則哭之（無服之殤始此）未名則不哭也

叔父之長殤中殤 姑姉妹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小功章有昆弟之子之下殤則長殤中殤當在此）

適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上以）

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本服皆期公大夫之適子皆正統成人斬衰殤則不得著代故入大功言適子者天子諸侯于庶子則絕而無服大夫于庶子則降一等故唯言適子也）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自經有纓之至者制如）其中殤七月不纓絰（五服無七月之服此因中殤為特起之文入大功者七月為九月之殺與小功別也絰無纓殺于長殤也小功以下）

右殤大功（案此及下諸殤服自漢迄今皆仍其制者無變則今因之）

大功布衰裳 牡麻絰纓 布帶 三月 受以小功衰 即葛 九月者 傳曰大功布九升 小功布十一升

姑姉妹女子子 適人者（姑姉妹亦報）傳曰何以大功也（本在期）出也（猶所謂出者受）

從父昆弟（雅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昆弟姉妹在室亦如之）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本生昆弟亦報）傳曰何以大功也（本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下記所謂降一等也）

庶孫（是降以上歷代同）

適婦（適子之妻雅子之婦為適婦○唐改不杖期後並因之）傳曰何以大功也 不降其適也

女子子適人者為衆昆弟（注父後者則為期其實父在亦服之）

姪丈夫婦人報 傳曰姪者何也 謂吾姑者吾謂之姪（男女皆然）

夫之祖父母 世父母 叔父母（其夫期妻降一等○以上歷代同）傳曰何以大功也 從服也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叔父等與其夫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如世叔）妻皆母道也 其夫屬乎子道者（如昆弟之子）妻皆婦道也（子妻曰婦）謂弟之妻婦者 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嫂猶叟也叟長者之稱蓋兄妻之尊稱也弟妻不可謂之婦）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治理也）可無慎乎（後增夫之兄弟小功）

大夫為世父母 叔父母 子（小記大夫下）昆弟 昆弟之子 為士者（為大夫命婦者已見于不杖章）傳曰何以大功也 尊不同也（尊卑別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位同則不降）

皆期服

公之庶昆弟（妾子也）大夫之庶子 為母妻 昆弟（○歷代）

曰何以大功也 先君餘尊之所厭 不得過大功也

大夫之庶子 則從乎大夫而降也

子亦不敢降也

（記之而存其說以備參）

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本服大功尊同故服其本服○）

婦人子適人者

大夫之妻 為君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 為世父母 叔父母 姑 姉妹

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 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言惟成人者大功否則當為殤服也）何以大功也 妾為君之黨服 得與女君同 其私親也

大夫 大夫之妻 大夫之子 公之昆弟 為姑 姉妹 女子子 嫁於大夫者 君為姑姉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傳曰何以大功也 尊同也 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諸侯之子稱公子 公子不得禰先君 公之子稱公孫 公孫不得祖諸侯 此自卑別於尊者也 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 則世世祖是人也 不祖公子 此自尊別於卑者也 是故始封之君 不臣諸父昆弟 封君之子 不臣諸父而臣昆弟 封君之孫 盡臣諸父昆弟 故君之所為服 子亦不敢不服也 君之所不服 子亦不敢服也

右大功九月

仕宦者報政和禮爲兄弟之子婦爲夫昆弟之子婦以上政並同又開元禮出母爲女子子適人者女報同政和五禮新儀女適人者爲伯叔母又爲姑姊妹兄弟及兄弟之子又爲姑姊妹兄弟姪爲人後者後者爲本生祖父母晉人議當降一等大功又本章姑姊妹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亦並當有報服也

繐衰裳牡麻絰　既葬除之者　繐衰而疏者細布也七月不言傳曰繐衰者

何以小功之繐也　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而同于小功之十一升則細而疏密異矣小功之布不言而曰小功之繐明此衰亦小其制蓋在五服之外非謂五月之服亦繐衰也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士亦當知之　傳曰何以繐衰也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以時會見爲有恩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　澡者治去莩垢不使甚白也小功以上經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此殤小功帶澡麻不絕其本如大功小功以上首絰則首經斷本也疏云帶在上者明帶不絕本與絰不言首絰同不言無受可知　五月者

叔父之下殤　適孫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本服皆大功此則降而小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本服功此應報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　大功之殤中從上　小功之殤中從下　此爲經長殤問也大功之殤中從上　小功之殤中從下謂本服大功之中殤從上也大小功言在大功之章言本服者從下所謂齊衰之殤此則小功中下殤謂大功之中從上則同也注謂此以七月九月之殤言從者以成人之服言恐誤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本大功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本期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本大功言丈夫婦人亦恩疏之義此應報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　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之長殤　適庶母子之長殤六者成人降至大功又降至小功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庶子之君人大功

右殤小功　案大功章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皆應小功又從父昆弟姪之長殤中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其長殤下殤之中下殤從下殤增小功又從父昆弟之長殤報也開元禮增從父姊妹之長殤

小功布衰裳　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冠同升所謂冠其衰也無受十牡麻絰　要絰吉言絰知不

即葛　三月旣葬即以葛易麻之葛與緦麻同　五月者　下書謂小功以下吉屨無絇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父之世叔父母爲從祖祖父母父之世叔母爲從祖父母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爲從父昆弟報之

從祖昆弟　父之從父昆弟之子

從父姊妹　父昆弟之女及己之孫在室皆大功

孫適人者　女孫在室皆大功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本期以爲人後降大功此亦報也不言姑者注云又降小功其親厚恩不降者未然

爲外祖父母　爾雅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小記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又爲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傳曰何以小功也　以尊加也　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外親以尊加名之服皆緦也

從母　爾雅母之姊妹爲從母　丈夫婦人報　姊妹之子男女同下記庶子爲後者爲其從母無服　傳曰何以小功也　以名加也　母名亦尊外親之服皆緦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爾雅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又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　鄭注娣姒婦以長幼爲稱非以夫之長幼爲先後也此以下傳姒婦依經也疏云春秋之例以婦年大者爲姒小者爲娣　何以小功也　以爲相與居室中　則生小功之親焉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　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本大功以尊降二等爲士降而小功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庶子女子子也在室大功嫁于大夫亦大功適士又降而小功

庶婦　夫不受重者○唐貞觀加爲大功歷代同　以上開元禮降服

君母之父母從母　君母父之適妻也　從母君母之姊妹　傳曰何以小功也　君母在　則不敢不從服　君母不在　則不服　從服輕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君子子大夫及公子之適子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　爲庶母何以小功也　以慈己加也　貴人夫人適士爲庶母　不命爲母子者○歷代同明改不杖期○

右小功五月　案小記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唐加兄弟之孫堂姑從祖父母兄弟之子又本章爲從祖父母之小功又載親之妻同報小功又有兄弟之孫又夫之姑姊妹適人者皆應從兄弟之子又爲姑舅從母又其適人者皆服小功禮此兄弟從祖姑姊妹室在後者又兄弟之女及兄弟之孫女適人者爲父之姑及姑之子爲從祖之孫女姊妹之女爲外祖父母爲舅從母室在後者又姑舅從母及兄弟之妻亦兄弟妹在室家禮以上歷代同唐律爲從父兄弟之爲人後者爲其從父兄弟女及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緦麻　緦麻細也治其麻絲而服之至輕者總要之布　三月者　子夏傳曰　一變爾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　抽猶去也半而無受服不則略之爲十一升半則每縷十五升本于一千二百縷也冠同　有事其縷　治之　無事其布　此麻不言帶絰同

曰緦　布滑易不必

族曾祖父母　爾雅族曾王父母祖之從父昆弟之父母也

族祖父母　爾雅族祖父之從祖父母爲族曾祖父曾祖昆弟高祖之子爲從祖之孫

族父母　爾雅父之從父昆弟之父母曾祖兄弟之子也

族昆弟　爾雅族父之子爲族昆弟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

庶孫之婦　庶孫之中殤　庶孫本大功長殤降小功中殤下殤也注云中當爲下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從祖祖父之女從祖父之女也　從祖父　從祖昆弟之長殤　爾雅祖父之從父昆弟小功之殤中從下

外孫　爾雅女子之子爲外孫以出降小功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小長殤功

從母之長殤報　本小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所生改斬衰三年○歷代同孝慈錄今因之　傳曰何以緦也　傳曰與尊者爲一體　不敢服其私親也　然則何以服緦也　有死于宮中者　則爲之三月不舉祭　因是以服緦也　其無服也有喪則廢祭故不敢服之至三月也○

士爲庶母　傳曰何以緦也　以名服也　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降絶

貴臣貴妾　傳曰何以緦也　以其貴也

乳母　傳曰何以緦也　以名服也

從祖昆弟之子　族父母爲之服

曾孫　爾雅孫之子爲曾孫

父之姑　爾雅王父之姊妹爲王姑

從母昆弟　傳曰何以緦也　以名服也

從母有母名被服其子

甥姊妹子唐改小功後因之　傳曰甥者何也　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何以緦也　報之也

壻爾雅女子子之夫爲壻　傳曰何以緦也依石經增　報之也

妻之父母爾雅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小記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又服問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傳曰何以緦　從服也從妻

姑之子外兄弟○以上歷代並同　傳曰何以緦　報之也

舅謂母之昆弟爲舅斬衰傳爲所後者妻之昆弟若子○唐貞觀改小功後因之　傳曰何以緦也　從服也從母

舅之子內兄弟也斬衰傳爲所後者妻昆弟之子若子　傳曰何以緦　從服也從母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本服小功○案通典吳氏徐蔡曰古者三十而娶何緣得服夫之姊殤其說是也蓋此爲姑姊妹之文甚多此亦連及之衍文爾

夫之諸祖父母報此夫之小功之親故妻爲之緦也小功之諸外祖于外孫不言報則外孫之姊可知故氏曰諸從祖父母也注從祖父行非祖父行也故氏又曰諸疑衍並存參以上歷代同

君母之昆弟妾子爲適母之昆弟也小記君母卒則不服　傳曰何以緦　從服也從君母也○歷代入甥爲舅服內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此及上皆應報　昆弟之孫之長殤本服小功　皆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夫服小功從服降一等亦報○歷代同　傳曰何以緦也疑姊妹之服　以爲相與同室以其居同財　則生緦之親焉　長殤中殤降一等如此經兩長殤本服小功降而緦也中殤降一等謂中從上者　下殤降二等如本章從父昆弟姪本服大功大功章諸中殤是也其中從下者亦降二等本章庶孫之中殤是也降報言則曰大功之殤中從上者大功章之殤此以成人本服言故曰　齊衰之殤以上　中從上即上所謂大功　大功之殤中從下即上所謂小功　此上以降服言則曰小功之殤中從下也經不言中殤故以明之

右緦麻三月案小記士妾有子而爲之緦問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下記改葬有女適人者爲從母緦又本章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中當男女並同政和禮女適人者爲從父兄弟之報服其姑姊妹也當者爲同堂兄弟之子及昆弟之出嫁者又從祖從適人諸弟姊妹又家禮爲從父兄弟之女出嫁者又從祖姑報也諸祖父母報政和禮爲從兄弟之孫之婦亦夫之見人服也又族父母當報族曾祖父母當族昆弟之孫之婦亦報之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祖姑族昆弟族祖姑族曾祖姑在室兼族曾祖姑族元禮爲族曾祖姑族曾祖姑在室者報爲族姑在室者爲族祖姑族姊妹是也政和禮爲夫之從祖兄弟之子亦當有報爲夫從祖父母及從父兄弟之曾孫爲之曾孫爲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及族父之族父族曾孫服室女並同似即族曾祖父母族昆弟之報服族昆弟之報服族昆弟又當有從祖昆弟之子若女之報服此矣又父之姑爲歸孫亦當報服也其諸姑姊妹之子之婦夫之從父兄弟之子婦爲玄孫爲夫之高曾祖父母又唐律爲從父兄弟之

記案記或以爲惡笄有首布總以上當爲緦之本文或其不在五服之中故歸之記　公子爲其母練冠　麻　麻衣縓緣練布冠也緦經帶也麻衣布白布深衣小功布練冠布色爲長衣縓緣也爲縓緣之以縓也色縓也諸侯絕期以下無服公子被厭不得伸此皆三年之受飾以縓緣　爲其妻縓冠　葛經帶　妻之年之受飾者也三年之喪有權爲此制而服三年之麻也　爲其妻縓冠　麻衣　縓緣　皆既葬除之注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此大戴禮文也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　君之所不服　子亦不敢服也　君之所服　子亦不敢不服也

大夫　公之昆弟　大夫之子　于兄弟降一等兄弟凡同室之兄弟皆是

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本生兄弟也　報不降其宗子故言報以明其皆降也　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爲大宗後兼本生兄弟所謂爲所後者昆弟之子若子也因上文兄弟而連及之爾

兄弟皆在他邦　加一等謂出仕行遊避仇及被放不及知父母謂兄弟死者幼小不識父母早沒也　與兄弟居　加一等此不在他邦亦加者憐其孤幼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　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言小功者大功以上皆得加一等爲兄弟此非爲兄弟發問也欲服故必加等衰之兄弟大功以上同居此當是疏遠兄弟孤貧相依與大功同居者異故亦加等

朋友皆在他邦　袒免本服麻以在他邦故加袒免袒露臂也免之節同宗五世無服之喪處之有一主道也〇案注云免音問謂去冠以著服之舊說免如冠廣一寸疏云髻與括髮皆以麻布自項以著前免也交于額上卻繞髻亦如之但布廣下寸爲異案氏曰不應別爲一冠謂之免如所謂冠也朱氏曰君子不免左傳秦穆姬以免服衰經迎則高安朱氏曰書者不免冠之免如字此音問冠者觀則免有服也愚謂免冠　歸則已可以有主

朋友麻緦之經帶也注其服弔服諸侯弔大夫緦衰士疑衰素委貌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故有服外之服不言月則既葬除之矣

君之所爲兄弟服則諸侯絕旁期此君謂公士大夫降期者也　室老降一

等凡從服降一等不言士可知

夫之所爲兄弟服　妻降一等夫之兄弟無服安得有降一等之說此當是凡兄弟之親如姊妹之屬疏云從母之類應氏嫌曰此當闕

庶子爲後者　爲其外祖父母　從母　舅　無服與尊者爲一體不服所生母故其黨亦無服也

不爲後　如邦人如常服之

宗子孤爲殤　無父曰孤若父在則宗子老而傳其子尚不得爲宗子也　大功衰長殤中殤小功衰服之下殤則皆三月絕屬服宗子齊衰三月殤則降猶是而降齊衰爲功衰也　親則月算親五屬之有一服者殤之如邦人　改葬緦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見柩不可無服故主人服緦朱子曰其可修整故須改葬也弔服加麻既葬除之其餘依正葬之禮有疑此儀始則小吉乃告廟及啓墓至安之時一則神爲不安自當虞以安神己在廟可不必虞者要之子既葬除之諸家辨論不一朱也○案鄭謂三月而除王肅謂葬畢曰禮疑從厚當如鄭說

童子唯當室緦童子未冠不能爲禮唯當室爲父後承家事者爲族人服其服又止于緦以未成人略之也　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妾不與君爲體故服其私親于常人其兄弟者自其族親也

大夫弔于命婦錫衰命婦死大夫弔大夫相爲皆弔錫衰也　命婦弔于大夫亦錫衰大夫死命婦弔若族屬則自有本服何必錫衰故知大夫弔大夫命婦不可泥此經傳之文有類是也　傳曰錫者何也　麻之有錫者也命婦也蓋知生者弔而男女不相往來也　錫者十五升　抽其半　無事其縷　有事其布治之使滑易

曰錫細同緦麻惟治其布爲異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婦爲舅姑　惡笄有首以髽婦人齊衰之服皆然注云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　卒哭　子折笄首　子女子也卒哭子歸夫家不當純凶故易用吉笄而折其首曰以笄布總也以見婦爲舅姑之不然笄布總髽而布總也以傳曰笄

有首者　惡笄之有首也　惡笄者櫛笄也以櫛之木爲笄也或曰榛笄

折笄首者　折吉笄之首也　吉笄者象笄也　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　終之也子道由此而終言婦適人當

妾爲女君　君之長子　惡笄有首布總女君服長子齊衰三年妾同故笄總

如此○以上疑經之本文

凡衰外削幅　裳內削幅衰以衣言曰凡則五服同也削殺服廣二尺二寸兩旁各削去一寸外者縫之使邊幅鄉外猶外也　裳內削幅　幅三袧音鉤○裳幅三辟積也注云辟兩側空中央○案裳之幅數惟見于深衣所謂制十二幅以應十二月是也彼以布六幅破爲十二幅狹頭鄉上寬服幅裳當至幅于朱子所謂要有辟積而旁無殺縫也其幅亦惟十二鄭注凡于家則以前三幅後四幅爲說先儒從之然于經事見所據姑並存之○案深衣圖相傳以前三後四二幅前後各六前又分左右各三外衿掩內衿之上似乎三十幅後六幅兩旁幅前曳在身旁後又三十　鄭注因此而誤未可知也　若齊及屬袂之縫五服皆

背然此言下經則指齊衰以下言 裳內衰外亦與上同 負廣出于適寸負者以一方布置于衣背縫著領下垂放之以在背故謂之負又曰負版適詳下下適及闔中合廣六寸此旁出適外各一寸則博尺八寸也 適博四寸適者依左右各長四尺四寸中分之前後各長二尺二寸上角當領處縱橫各四寸橫處各剪入四寸以所剪各反摺鄉外覆于肩謂之適亦曰辟領其中空者爲闔中合左右前後方八寸適亦加之曰博四寸者以一辟言也博廣也 出于衰衰即下長六寸博四寸者衰博四寸適合闔中總博尺六寸則兩旁各出于衰六寸 衰長六寸博四寸綴之外衽之上廣長當心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 衣帶下尺帶者要當帶之處衣長二尺三寸不過及要與裳相接無不能掩故于當帶處以布綴之垂下長尺以掩裳際也 衽二尺有五寸衽者以布三尺五寸上下一尺不破中尺五寸上當尺處從左畔橫裁入六寸下右畔亦然又從上各尺下裁入六寸上當尺處右畔斷爲兩衽邪裁各尺五寸合上下邪裁一尺總二尺五寸也○案注以衣帶下尺爲掩裳上際下疏以邪裁各爲掩裳兩旁下際王氏廷相謂上下裳長六寸疏謂有衿此則有內衿可知黃氏宗羲云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一衿而于前衣身下左右在左爲外衿在右爲內衿蓋衣有衿而後可以蔽其會體又綴衰下外衿向以外衿掩內衿之上則衰正當心識文以衽爲衿交其義可知矣其制當以兩闊頭連綴于衣而垂其兩旁頭爲燕尾以掩裳際所謂衣帶下尺者是則兩闊頭之各長一尺者爾非別用布也 袂屬幅袂袖也屬連也謂連邊布廣二尺二寸凡用布者去邊各一寸爲縫殺屬則整幅不削其邊取其正方也 衣二尺有二寸衣袂中而言衣袂屬幅長與衣等袂與衣等者取其可以運肘具取端幅也 袪尺二寸袪袖口也袖廣二尺二寸袪殺其半足併二手而拱之也○以上言衰裳之制

衰斬衰三升 三升有半 其冠六升縷三升有半者成布還三升故冠同也 以其冠爲受受衰六升受冠七升 齊衰四升 其冠七升 以其冠爲受受衰七升受冠八升 繐衰四升有半 其冠八升經在大功後者以喪期爲次也此在大功前者以升數爲次也 大功八升 若九升 小功十升 若十一升間傳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者可知又大功不言受經已見也不言緦者緦衰冠同十五升抽其半不必言也○以上言升數

皇清經解卷五之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十二 學海堂

儀禮章句

仁和吳廷華著

士喪禮第十二

士謂死者及其子蓋士死而其子喪之自始死至卜葬之禮據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蓋春秋轉相僭竊士喪禮廢而其書尚在故孔子以教孺悲而是禮遂傳喪于五禮屬凶禮當第五第十二說非詳士冠禮

士喪禮死于適丁狄反室正寢之室也寢有堂有室王六寢大寢一小寢五諸侯大寢一小寢二大夫士二寢大小寢各一適寢大寢也小寢又曰燕寢又曰下室此云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妻各如其夫曲禮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此云死書敬文通也必于適室者死必以正魯僖公薨于小寢春秋非之 幠火吳反用斂衾幠覆也斂衾大斂之衾也記小斂被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當陳之二○衾以一衾始死覆之以大斂衾也 復者一人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人子不忍其親之死而望其生故其復也徧禱于五祀以冀其生也 以爵弁服爵弁服士之上服也用上服者以其屬祭服尊者而已 簪裳于衣簪連也以裳連衣也 左何之何戶我反扱領于帶扱插也扱領于帶執領右執要以便登屋防脫遺也復必用左者以陽求陰也 升自前東榮東方生氣所在榮屋翼也 中屋當屋棟之中 北面北幽陰之所求諸幽之義 招以衣曰皋某復三皋長聲也某死者名男子稱名婦人稱字記曰復者各以其服 降衣于前降衣下之也前堂前受用篋受者有司篋以受衣 升自阼階以衣尸衣于身也既復而衣之冀其生也○案雜記云復衣不以衣尸疏謂衣尸之衣也 復者降自後西榮復者降于幽陰之處也 楔齒用角柶楔息結反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屈曲以楔齒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 綴足用燕几綴猶拘也爲將屨恐其辟戾燕几燕居之几也○記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疏以几兩足夾足故用之 奠脯醢醴酒鬼神依人始死以其餘閣也禮之奠也始死無祭禮故以生之閣奠之 升自阼階奠于尸東以鬼神依人故也 帷堂事小訖也帷之鄉以上鬼乃赴于君赴告也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向赴君命也赴君者必親命之親者別于赴異國者○案赴者以君命告于君命也 有賓則拜之大夫以上來弔則拜之惟君之使者不拜 入坐于牀東主人之位也坐于牀東西面 眾主人在其後西面眾主人庶昆弟也婦人俠牀東面在西而東面也妻妾姑姊妹女子子也俠牀者在牀之東西也婦人在室也 親者在室大功以上之親 眾婦人戶外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眾婦人小功以下者 君使人弔使人士也弔者必以其爵之禮 徹帷以君命故也主人迎于寢門外寢門外者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成踊三者三 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 君使人襚襚衣服也以上言君使人弔 徹帷

主人如初 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 主人拜如初 襚者入衣尸出 主人拜送如初 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 遂拜賓 有大夫則特拜之 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 大夫雖不辭入也 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 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 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 朋友襚親以進 主人拜委衣如初 退哭不踊 襚者以褶則必有裳 執衣如襚以適房 爲銘各以其物 亡則以緇長半幅 赬末長終幅廣三寸 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 竹杠長三尺 置于宇西階上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 爲垼于西牆下東鄉 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 造于西階下 陳襲事于房中 西領南上不綪 明衣裳用布 鬠笄用桑長四寸 纋中 布巾環幅不鑿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 析其末 瑱用白纊 幎目用緇方尺二寸 赬裏著組繫 握手用玄纁

主人拜如初 襚者入衣尸出 主人拜送如初 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 遂拜賓 有大夫則特拜之 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 大夫雖不辭入也 親者襚以大功以上不將命不使人將命也以即陳陳于房中 庶兄弟襚小功以下及同姓使人以將命于室 主人拜于位 委衣于尸東牀上 朋友襚親以進親以進于室也 主人拜委衣如初 退哭不踊 襚者以褶則必有裳 執衣如襚以適房 爲銘各以其物 亡則以緇長半幅 赬末長終幅廣三寸 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 竹杠長三尺 置于宇西階上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 爲垼于西牆下東鄉 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 造于西階下此造猶待事也 陳襲事于房中 西領南上不綪 明衣裳用布 鬠笄用桑長四寸 纋中 布巾環幅不鑿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 析其末 瑱用白纊 幎目用緇方尺二寸 赬裏著組繫 握手用玄纁

纊握手所以韜手以其在手故曰握非謂以手纊之也此亦應用帛曰韜裏則玄者其表也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鄭氏曰牢籠也牢中謂中寬足以籠指也旁寸萬氏曰手兩端揭而緩之廣寸著組安朱氏曰握手長尺二寸鉤手中指環裹餘四指所以周之高不便脫落左右握手各一又大指別設決合握而繫之約左繫手無決案此則所謂尺二寸者橫裹五指之數也廣五寸者約指及掌之數也旁寸者尺二寸之餘寸縫之以固握也○案注疏說未分曉以牢中為中窄尤不合故取朱氏說以立之為決用正王棘若擇棘擇音澤棘指決正善右巨也王棘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為決三科用其一非棘用二棘也組繫皆有及極繫極也纊極二諸侯見射禮未極三者以韋為之此士死用纊三指而極二則其不及無名指與朱極服決三者以韋右手食將無名三指此極二其生時射亦用極也若握乃知直囊上下加握矣冒緇質各以韜尸制如直囊上曰質正也上下長與手齊䞓殺所界上下反掩足下囊曰殺或以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其喪大記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蓋兩囊合縫合一頭上下相接處又縫合一邊一邊不縫處用帶組而結之或七或五或三此士禮故三也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白布衣詳士冠禮與此上不並服冠而言冠者亦以表服也褖衣注黑衣裳赤緣之謂褖褖之言緣所以表袍者也譯之一稱疏士冠陳三服有玄端無褖衣此三服有褖也但衣裳連與婦人褖衣同故以名之必表袍者有袍乃有褖也三服之詳士冠禮緇帶韎韐言此者此爵弁之韠也不言素韠君前亦用之玉藻士以竹本象可也笏以書思對命也笏度二尺六寸中博三寸下廣二寸上下竹皆穀而圜不以象也笏度可知夏葛屨冬白屨皮屨也白屨也此言白則皮屨可知皆繶緇絇純皆皮葛二屨也此即士冠禮所謂白屨緇絇緇純縓純之屨也組綦繫于踵屨綦係也以組為之足後曰踵綦當屬于跟後以兩端向前與絇相連于脚跗踵足之上令結之○案以上四者惟竹笏一爾曰緇帶則每服一帶隨服繫之可知言韎韐以繫素爵二韠亦可隨服之若屨則不能重著此自屨當據著者言之其爵弁纁屨亦當置之館也不著庶襚繼陳不用庶眾也襚惟三稱故庶襚雖多陳之為貴也貝三實于笄貝水族介物也飯含用之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稻米一豆實于筐豆四升春秋傳沐巾一浴巾二上下體異也巾皆用綌浴用玉藻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此言皆用綌言也于笄巾實于笄也或云于上服實字櫛于簞櫛上冠禮實于簞浴衣于篋衣以布注漢之通裁似既浴之衣是也以晞其體下經振用浴衣皆饌于西序下南上下序南也○以陳設管人汲汲為將沐浴也不說繘說反古活繘汲水綆也○繘必反屈之而繘長必屈持之祝淅米于堂淅汰也將以飯用夏祝夏祝則淅此禮自將夏祝也煮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潘淅米汁受潘于祝北煮于垼將為南面用重鬲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匪薪用爨之煮用重鬲則不以廟釜也祝盛米于敦敦音對不言者省煮日米也敦即飯沐也敦為于堂也其事也于敦為將用重鬲也

士有冰無冰以此賜之用夷槃可也槃承尸之槃也喪大記大夫設夷槃士併瓦槃無冰此有冰得賜也與大夫同外御受沐入外御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沐浴使之主人皆出戶外北面者為沐浴而言之也男從者以此受于管人之潘以言浴潘可知曰喪大記沐時沐者以爨管人所受之潘用言不言浴潘可也喪大記沐時沐浴裸裎子孫不在旁也記喪大記曰浴用絺巾挋用浴衣沐用瓦盤挋用巾乃沐櫛挋用巾浴以以四人抗衾而浴反用巾之晞也挋拭而晞之也浴用巾挋用浴衣設床襢第士喪禮浴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治髮也沐而櫛因浴而晞之使之拭也

浴水用盆沃水用枓亦在罨以抗衾此浴亦寢用也○案沐文省罽淪字抗衾喪大記曰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坎上水為浴之罨則浴者也蚤揃如他日喪大記小臣爪手翦須注同作蚤下同與揃也爪者謂斷爪也○揃如他日大記作鬋須蔖也蔖蚤也喪大記古文作揃今文作蚤翦須如平生則爪手翦須與通其鬚使直為之蚤蒙古文作揃萬氏斯大曰揃鬚以組用束組以也乃笄設明衣裳以上主人入或謂揃為斷鬚非也生時以組束髮而笄之即位入不言即位者主人又入也乃己設明衣可以入商祝襲祭服二弁服之禮于衣服服既含一牀之東布三別設牀服襲為一牀襲者自商始含一牀禮于此襲之也乃遷尸于商祝上以衣之也喪大記含襲三稱之也襲于二弁服布三稱之襲衣褖衣次乃故為主人出南面左祖扱諸面之右左面前也謂祖扱祭服之褖衣次於其之也主人出南面左祖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主人襲反位商祝掩瑱設幎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絇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設冒櫜之幠用衾巾柶鬊蚤埋于坎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懸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祝取銘置于重

既襲乃不不言入者此入為言洗盆新盆與不言洗盥其即盥于盆上階下之洗巾以執無今文以從實以執從入含巾以從入用巾也以米者建柶于米以扱米為北面徹枕南首故徹枕設巾為于俯撫時遺落米也周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不就牀東位由足至牀西受貝者宰主人方入之時近南先入而奠之牀上坐將含以東面也鄉尸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于主人受米者以授也北近主人以先扱也宰從立于牀西在右則北為右也宰既扱米乃西主人東面以佐飯事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之口內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平時致盈故死不虛口○案米為盈之患呂氏坤曰以貝及玉或米少許以存不虛口之意主人襲反位初在浴牀東位也飯含畢遷尸于襲牀東日反位者以循是牀之商祝掩瑱設幎目三者以次設之掩在瑱幎目之外先言之者掩有四角先以前二角結于頤下乃設瑱幎日然後用掩從項至項遂結二角于項也案谷牀未即就以下皆當于遷尸後為之之先乃遷尸其亦士與乃屨綦結于跗連絇跗足跗也謂先以中連絇以綦兩端從跗向屨頭穿絇結于跗足後結之也此乃衣之未服先屨者以在屨頭穿絇乃襲三稱也前遷尸襲上矣此乃衣之明衣不在算在算數也凡衣死者左衽不紐明衣不在算者也不成數也不在算設韐帶搢笏此韐帶設韐帶之序也衣之設決麗于擘作扼之音同古文麗讀為連也連擘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為之藉有彄彄內端為紐外端有橫帶設以朱可以掌當手大擘本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于掔之表也不言繫極大極相似文省爾○彄苦侯反擘音𣴃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設冒櫜之幠用衾之也櫜韜也幠覆也以衾覆尸屍亦以上始死幠用衾之此亦可知○以上大記君大夫鬊蚤實于綠中士埋之衾如始亦用衾巾柶鬊蚤埋于坎鬊亂髮也蚤爪也四者浴飯所餘棄之坎上浴畢已合澳濯並棄之

重木刊鑿之木日重者以其懸物也刊鑿之為孔以橫木貫之每橫懸二鬲士重木長三尺天子之十二鬲諸侯八鬲四橫大夫四鬲二橫一橫而已皆交互連縣其十二鬲三橫一橫大夫四鬲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之節北一鬲中庭東西夏祝鬻餘飯作鬻夏祝以飯尸餘米為鬻也鬲煮之用二鬲于西牆下盛于鬲西牆下也冪用疏布久之疏布讀為灸音救以塞鬲口也幂以疏布冪鬲口也久以塞鬲口也此繫用靲懸于重靲竹也謂竹青可以為繫者鬲先以重上南下北面繫之也先以靲繫于重鄉南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席上屈之則上冪于重以覆二鬲者此北面左衽者帶用靲以席左端在上鄉東交于後而結之為席幂以葦席加于重前乃加也賀加也祝取銘置于重

重所以依神主道也○夏祝鬻餘飯以上設重右第二章○此節已沐浴飯含襲諸儀凡四節一陳設二沐浴三飯含四設重厥明陳衣于房小斂之衣也南領西上綪死之明日綪屈也衣十九稱前一衣于房中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所以收束衣服者也從者三一幅橫者三幅以收束大斂之自西自東而西也緇衾赬裏無紞令可結也布收束全在橫絞也○本無首尾生時前後互換故有此與大斂之紞被識也反記之紞被識也紞不復易無用識也衾皆五幅如衾有前後也衾以絞衾之絞紞大斂之衣祭服次服以下衣服次于祭服衣者布時乃後散衣之散衣恐不足于所謂美者在中也祭服次以下散衣次服凡十有九稱衣十九稱之數疏云當重云十九蓋天九地十之終數又褖衣禓之端襲之三十褖稱祭服爵弁皮弁服褖衣之三稱者曰單複具曰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庶襚也不用繼之陳之而已其陳于十九稱中此者已在十九稱之外則不盡用者明矣又曰不盡用者則庶襚不用明言陳衣于十九稱之外則不用用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實于簞在饌東設盆盥于饌東有巾事無洗盥也喪奠俗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首絰也要絰小于首絰五分去一分要絰也此服要者也大帶垂長三尺故絰亦散帶也小斂則不散而垂之要絰象大帶是牡麻絰亦散帶垂長三尺皆饌于東方首絰為上據下經絰于序東則此蓋饌于東堂也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齊衰婦人之帶亦結本異于男子者斬衰婦人亦結本首絰同男子

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第簀也夷衾以覆尸之衾也小斂衾制如冒質殺其上陳夷衾以覆尸于堂覆是衾故以名之也如上陳衣之陳蓋小斂衾者斂衾將陳之死用斂衾此又用夷衾者斂衾始死用斂衾不以斂西方盥如東方下為舉者設也在堂亦如者謂有巾陳一鼎于寢門外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牲用特豚鼎特豚四鬄其體分為四也解之殊左右肩髀為四合兩胉一脊為七體也當東塾少南西面設扃鼏鼏西末去蹄謂去其甲以其不潔也兩胉兼左右矣脊一也左右為七體四解為之肺設扃鼏鼏西末茅以長則東本且末則東者其末之尾也素俎在鼎西西順東為上素無漆飾也覆匕東柄用也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二人以舉鼎也大記凡斂者六人布席于戶內在地不止喪禮上下之辨凡服不應席之重者故特言之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布之布于席也祭服美于祭服也疏云祭服之中更有善者此近體中謂之祭服不倒祭服上下之辨

有司布之下莞上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絞衾以斂此先外後內之次不以近服

士舉遷尸反位下設牀第于兩楹之間喪大記遷尸于堂遷尸于堂又舉尸遷服之上反位西階男女奉之衣始死之奠記所謂小斂辟奠是也○以上陳小斂具遷尸于堂牀第于兩楹之間設牀第于兩楹之間○一袒如初下莞上簟亦有枕此又設也即席飯時徹之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人馮者依托之義蓋引身近尸因撫之也不又曰不當君所則撫者不必馮馮者必兼撫之下君撫士馮並同後後尸蓋親疏之等也至則踊無算哀故無數也主婦東面馮亦如之踊主人不注云馮服之膺也髺髮袒髺作括古文髺括髮袒蓋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鄭以雞斯為笄纚衆主人免于房去冠而見笄纚也髺髮則又去笄纚而紒矣亦于房此服免祖則始死將齊衰者素冠小斂將尊不以祖也婦人髽于室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則并去笄纚而紒矣以上小斂于戶內士

舉尸舉男女奉尸侇于堂侇陳也陳于所設牀上幠用夷衾 男女如室位牀東西位踊無筭 主人出于足主人在東故由足後而西降自西階將卽位眾主人東卽位位在主人後如在室婦人阼階上西面以婦人不下堂主人等俱降也此變而東主婦亦在主人拜賓鄉賓拜之出奉尸故在室不拜也尸出矣故徧拜之大夫特拜 士旅之焉卽位踊襲西階下位將乃襲也絰于序東此言絰則散帶垂亦此時也舊說散垂在小斂于戶內時未然復位西階下位也乃奠 舉者盥舉鼎二人右執匕右人左手舉鼎右手執匕左執俎左人左手舉鼎右手執俎也並盥橫攝之也持入阼階前西面錯錯鼎與門外同錯俎北面北面之以俎本置於西順之也右人左執匕俎已錯匕尚在右手也以匕左手抽扃可以手遠于鼎抽扃右手抽扃予左手兼執之予者右手尚有事故左手兼執之者取鼏委于鼎北右手加扃于鼎上不坐乃朼載右人朼之左人載之載兩髀于兩端合升者亦升肩之前後兩端也兩肩亞兩胉亞大斂異也兩髀右髀也肩在東胉在西各以肩膊為端至于中也脊肺在于中皆覆不覆以巾故食之以覆為之也進柢本也柢本在前骨有本末也脊脅之屬皆以本為前故以本進執之而侇侇堂下祝東來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先祝酒脯醢俎從此從升自阼階祖亦自阼異也丈夫踊丈夫見奠而在階下甸人徹鼎徹已之載以巾待于阼階下待巾幂功布上實于簞者此將用之故祝執巾受巾是也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上醴酒豆錯言豆者亦竹豆也組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此言西上明豆在南也以醴酒錯于豆南醴在豆北也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由足而先在尸降西階也婦人踊主人在先見之尊者由重南東由重南東丈夫踊至此乃見奠之下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寢門外也乃代哭不以官大夫以上壹以官代哭士以親疏代哭不以官此大夫之禮使其屬代哭也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須將命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于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

宵為燎于中庭燎火燎也為之以照徹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赬裏無紞祭服次散衣次凡三十稱紟不在筭不必盡用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掘肂見衽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燭俟于饌東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取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乃適饌帷堂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布席如初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有大夫則告

士舉遷尸男女共奉之亦復位主人踊無筭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主人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眾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筭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主人復位踊襲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執事者升燭先入巾席從設于奧東面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入于室醴酒北面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眾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眾主人袒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

復位階下位也君在堂不敢遠升　君升主人命主人升　主人西楹東北面尸近升公卿大夫亦君升之繼主人東上在主人之西與尸遠也　乃斂主人奉尸斂于牀　卒　公卿大夫逆降　復位　主人降出　君反主人尸將撫　主人中庭　君坐撫以手按之當心　主人拜稽顙拜君之撫成踊今文無成踊○記凡馮尸興必踊大貶君與主人皆踊也　出　君反之將命之尸　復初位初君入時中庭位也　眾主人辟于東堂南面東堂下以君將降也其實主人辟時眾已在東堂至是乃明之　君降爲將命主人及主婦馮也　西鄉命主人馮尸君降自阼在主人之東西鄉命之孝子之心益至不言命主婦可知也　主人升自西階　由足　西面馮尸先馮後撫不當君所處于君所撫爲少北　踊　主婦東面馮亦如之　奉尸歛于棺中有踊文省爾　乃蓋　主人降出　君反之命塗　入門左不言階下君在阼也　視塗亦踊　君升　即位東尸　眾主人復位　卒塗　主人出　君命之反奠　入門右上入門左以塗在西此門右主位也君升不在阼得入而右也　乃奠　升自西階君在阼也　君要節而踊要節當踊也之節言哀隨于節而不過上以奠者升降爲準是也　主人從踊　卒奠　主人出　哭者止君將出不敢喧故暫止也此言止則既殯哭矣　君出門廟門　廟門哭君已出哭如故　主人不哭　辟恐妨車行也曲禮辟　君式之馮式以禮主人也　貳車畢乘則君車出大門矣不入大門此言畢乘　主人哭　拜送拔君以屨出屨反古人觀君之禮而反主人因君臣　如此襲入即位殯哭　眾主人襲　拜大夫之後至者至不及拜也衣後來因　君成踊　賓出　主人拜送君視斂○右第五章　三日成服杖殯之明日爲死三日則日也服五等服也殯前已經帶此加冠衰而服成杖詳喪服傳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下記三日絞垂　拜君命拜其弔也下同　及眾賓　不拜棺中之賜重禮而輕財也不拜在朝奠之後注謂已故不拜未安○以上成服　朝夕哭既殯在次哭無時人哭則以朝夕爲節據下徹大斂奠則朝夕哭自成服始　不辟子卯桀紂亡日爲凶事則不辟吉事闕　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故婦人先即位在內哭堂上也阼階上南統于主人　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丈夫眾主人及眾兄弟也外兄弟在其南南上異姓有服者及下北上明親疏爲去門之遠近各不相統也　賓繼之北上據下則此賓公卿大夫也　門東北面西上據下此諸公位門也北面則鄉　門西北面東上下據此他國異爵者之位也　西方東面北上遠于門故以方言之下無文據敖氏曰經此士位在丈夫及士位此蓋其位也　主人即位當在北西面　辟門下言此明爲主人辟也家臣在門右　婦人拊心不哭婦人方哭以男子將入哭而不敢先哭故暫止而俟拊心者方哭而止有餘痛也　主人拜賓　旁三此當與下門內之拜同故曰旁每旁三拜則旅拜也　右還入門哭向外右手傳而北面乃人也不言即位則入門即哭也時事蓋即位時門來將辟未辟故拜賓而三拜示徧而已　婦人踊　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　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兄弟上丈夫及外兄弟位少退于主人在外　卿大夫在主人之南南上所謂賓　諸公門東少進北門內近進　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

異爵諸卿大夫士則位于西方此皆如鄉位不言士省文　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哭畢又拜之賓有公則先拜之然後拜本國公卿大夫亦如之　諸　凡異爵者拜諸其位位特拜也此言拜諸其位則餘亦三拜如門外案此客位也兄弟以下不言哭者主人哭則哭也○以上朝夕哭　徹者盥于門外徹大斂奠爲朝奠將徹襲斂三奠大斂之奠若朝奠則據朝夕徹夕奠朝徹　燭先入檀弓朝奠日出夕奠日入室中尚闇故也用燭　升自阼階　丈夫踊　祝取醴北面立醴南以俟無奠可徹者也　取酒立于其東酒在醴東亦北面　取豆籩俎南面西上豆在北籩在西徹者必先豆後籩則上豆也三俎豚在西則上豚也西上立俟祝出　祝先出　酒豆籩俎序從　降自西階　婦人踊　設于序西南　直西榮　醴酒北面西上以上如室位　豆西面錯　立于豆北南面俟後錯者　籩俎既錯　立于執豆之西東上　酒錯　復位東方　醴錯于西以上徹大斂奠　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朝奠之饌在東堂下先則祝不復位也　日　乃奠　醴酒脯醢升　丈夫踊　入如初設亦在奧如者豆北醴南酒東也　不巾禮殺　錯者出　立于戶西西上俟祝降　滅燭出　祝闔戶　先降自西階　婦人踊　奠者由重南東從祝　丈夫踊　賓出　婦人踊　主人拜送凡賓出告入不復　眾主人出　婦人踊　出門哭止朝夕哭有節安神須靜也　皆復位門外　闔門　主人卒拜送賓禮之終　揖眾主人　乃就次以上朝夕奠　朔月奠朔在朝下記　用特豚魚腊朔加于朝　陳三鼎如初以寢門外東方之饌亦如之以下　無籩禮豆重而籩輕朔月加牲有黍稷其　有黍稷始有黍稷利養之漸也下篇注殷奠有黍稷　用瓦敦　有蓋　當籩位黍當豆位稷當粟　主人拜賓　如朝夕哭之拜門內外　卒徹徹宿奠　舉鼎入升升于俎　皆如初奠之儀大斂奠載魚左首以下　卒杝　釋匕于鼎釋置也舍也　俎行杝者逆進也　出　甸人徹鼎　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菹腊豚魚　其設于室　豆錯醢在北菹南　俎錯豚在東魚當兩其東　腊特特于豚北當兩俎之北　黍稷當籩位加于東方　敦啓會　卻諸其南敦南近敦　醴酒位如初此在東南祝在籩南　祝與執豆者巾共巾之也　乃出　主人要節而踊　皆如朝夕哭之儀　月半不殷奠殷大也○注禮殺也以月半又奠若有薦新　如朔奠下記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是朝夕有下室之饋也是也所謂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　徹朔奠　先取醴酒　其餘取先設者　敦啓會面足啓會之上所卻之面在前蓋也有足者無足則　序出如入　其設于外　如于室以上朔月奠在第六章凡五節一成服二朝夕哭三徹大斂奠四朝夕奠五朔奠　筮宅宅葬居曰筮之也　家人營之家人公有司也春官家人掌公墓之地域此經家人營之下所云是也　錯　掘四隅　外其壤外則高而成壤也　掘中　南其壤爲封者北首故積土于其北首　既朝哭言奠矣　主人皆往皆眾主人　兆南北面不西面者兆在北

者免字如經將筮去經主人不敢純凶也事畢即經　命筮者在主人之右說見士冠布冠不蔡占者皮弁又云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士禮未聞　筮者東面有司位也　抽上韇　兼執之今文無兼　南面受命　命曰哀子某人名命者稱主　爲其父某甫筮宅某字　度茲幽宅度相也宅在幽故曰幽　兆古文兆無　基　無有後艱兆域基始也謂兆域有難之辭　筮人許諾　不述命述遂命辭于神不述之後不遂喪事畢也　假爾　左還　北面　指中封而筮指者若示神以其處　卦者在左　卒筮　書卦文　執　皆以示命筮者　命筮者受視受主人也　反之反之東面旅占　卒　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　占之曰從從者從人求吉之意也洪範龜從筮從　主人經經復哭　不踊之將人也　若不從　筮擇如初儀筮之更擇而　歸殯前北面哭　不踊常變位而哭明非○以上筮宅　既井椁既已也檀弓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井以衛椁將葬先置之壙下所謂厥素獻成此日既井椁材椁材也椁用木四周而布材已成言陳于殯門外如穴中之制也重其事故將表之　主人西面拜工拜其成功西面者主人在東也　左還椁還周繞之謂由椁南四周以察其材之美惡下所謂徧視　反位位拜位　哭不踊　婦人哭于堂　獻材于殯門外明器之材未斲治者　西面北上綪材未治而其用已定故主上綪有其次當如葬日預獻之以將入壙宜謹也與獻椁異日　主人徧視之者殺于椁也　如哭椁哭椁者反位哭而不踊如者爾　獻素獻成亦如之法定爲素治畢爲成此承椁與器言○以上獻材　既朝哭　皆復外位　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　南首廟門以北爲上或曰上北方文　首　有席卜席也以藉龜　楚焞楚荊也焞存所以灼龜之炬　置于燋燋炬也所以然火　在龜東席及荊燋此謂存火之具未然也　族長涖卜族長也涖臨也宗人告以待卜事族人尊者非宗子也涖臨視之　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主人即位也則易而東　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占者占人也洪範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占者北上與族長不相統也○注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未合　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不言楚焞與燋者蓋之也注云南面東上　闔東扉東扉門扉也闔東西各一扉既哭之後西扉尚未闔也　主婦立于其內以別內外且便于卜也　席于闑西閾外卜席也亦與筮等　宗人告事具　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主人既哭出至是乃轉而北面也　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涖卜族長也以事明之當在主人之南代主人命卜與贊命徹別　卜人抱龜燋先先道之燋者○案注疏以卜人抱龜燋爲句據上燋有執者何必卜人兼抱之今從敖氏說　奠龜西首奠于席西神位也　之燋在北　宗人受卜人龜卜人以龜授宗人　示高高龜腹起處可灼者也示涖卜卜師凡卜事　涖卜受視反之受涖卜命也　宗人還人乃還而東　少退受命宜進受命則可少退也　命曰哀子某　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　考降無有近悔考登降下言神魂上下無近于悔來之辭　許諾宗人許諾　不述命亦如筮　還即席　西面坐　命龜

燋爾泰龜等辭是也興授卜人龜灼命其灼負東扉立視卜人坐作龜作灼也葦人凡也卜以明火爇燋遂吹其焌契以授卜師又卜師揚火以致其墨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以授占者人又反之宗人退東面占後乃旅占卒不釋龜占畢卜人仍授宗人龜既釋復授也日不釋者復執之如未釋也告于涖卜與主人主人東面占曰某日從古文曰爲日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不執龜主人也主婦哭涖卜不哭吉服也主人下哭未經也不言告兄弟可知告于異爵者重他國尊者故宗人告之使人告于眾賓賓不來者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絰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石經作宅如初儀以上卜日右第七章凡四節一筮宅二井椁三獻明器四卜日

皇清經解卷五之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十三　學海堂

儀禮章句　仁和吳司馬廷華著

既夕第十三夕葬前二日之夕也上篇言朝哭此謂既夕哭之後告啟期也○案此上接士喪禮以下葬禮也劉向別錄以爲士喪禮下篇于五禮屬凶禮當第六大戴諸家割經第十三首二字以名篇無義可說也

既夕哭出門哭止復外位時請啟今文啟作開期乃將葬啟殯當遷柩于祖有司告于賓亦告兄弟可知亦以請期之言告賓夙興且次日平旦先設盥于祖廟門外適祖之廟也此經不言設盥而設之者亦是二盥一廟其祖廟考廟各設其一案鄭氏以爲士二廟祖禰共廟則一盥耳說非見下記○廟若先祖廟若考廟以上言祖下皆以下者主于祖也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三鼎及大斂奠之饌也侇牀饌于階間侇音夷亦作夷○二燭俟于殯門外以陳于堂下也一燭一炬也丈夫髽散帶垂此將葬之變髽髻言帶與此互見也即位如初朝夕哭門外位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於此始袒以將有事也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有聲以警神也啟三將啟以聲三啟告也命哭告之始殯也燭入二燭一以照堂一以照殯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事相接也取銘置于重銘重也先置重于之下也踊無筭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遷于祖用軸

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眾主人東即位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主人踊無筭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薦車直東榮北輈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筭卒束襲降奠當前束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設披屬引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器西南上綪茵苞二筲三黍稷麥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甒二醴酒冪用功布皆木桁久之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袒商祝御柩乃祖踊襲少南當前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祖還車不還器祝取銘置于茵二人還重左還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薦馬如初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入復

位主人也位當前束之○以上請葬期 公賵反芳鳳 玄纁束馬兩車馬曰賵以助東帛以衆命 擯者出請入告 主人釋杖尊君命也 迎于廟門外 不哭 先入門右北面 及衆主人袒爲君也 馬入設南東 賓奉幣由馬西者賓使當前輅音路○輅乃前輅之中北面鄉死者致命也前輅則在車南也當之東非對後輅 北面致命 主人哭 拜稽顙成踊 賓奠幣于棧左服出棧柩車也士乘棧車服車之左者近主人也 宰由主人之北 舉幣以東下受者宰在東也 士受馬以出 主人送于外門外拜 襲 入復位 杖入廟門復位柩東位○以上公賵 賓賵者將命 擯者出請入告 出告須 馬入設 賓奉幣 擯者先入 賓從 致命如初如公賵也下同 主人拜于位不踊此言拜于位則其位不明 賓奠幣如初 舉幣受馬如初 擯者出請有事以復 若奠 入告 出以賓入 將命如初 士受羊如受馬 又請 若賻 入告 主人出門左西面 賓東面將命 主人拜 賓坐委之 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 反位 若無器則捂受之 又請 賓告事畢 拜送入 贈者將命 擯者出請 納賓如初 賓奠幣如初 若就器則坐奠于陳 凡將禮必請而後拜送 兄弟賵奠可也 所知則賵而不奠 知死者贈 知生者賻 書賵於方 若九若七若五 書遣於策 乃代哭如初 宵爲燎于門內之右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 其實羊左胖

髀不升 腸五 胃五 離肺 豕亦如之 豚解 無腸胃 魚腊鮮獸皆如初 東方之饌 四豆 脾析 蜱醢 葵菹 蠃醢 四籩 棗糗栗脯 醴酒 陳器 滅燎 執燭 俠輅北面 賓入者拜之 徹者入 丈夫踊 設于西北 婦人踊 徹者東 鼎入 乃奠 豆南上 綪 籩蠃醢南 北上 綪 俎二以成 南上 不綪 特鮮獸 醴酒在籩西 北上 奠者出 主人要節而踊 甸人抗重 出自道 道左倚之 薦馬 馬出自道 車各從其馬 駕于門外 西面而俟 南上 徹者入 踊如初 徹巾 苞牲 取下體 不以魚腊 行器 茵苞器序從 車從 徹者出 踊如初 主人之史請讀賵 執算從 柩東當前束西面 不命毋哭 哭者相止也 唯主人主婦哭 燭在右南面 讀書 釋算則坐 卒 命哭 滅燭 書與算執之以逆出 公史自西方東面 命毋哭 主人主婦皆不哭 讀遣 卒 命哭 滅燭 出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執披 主人袒 乃行 踊無算 出宮 踊 襲 至于邦門 公使宰夫贈玄纁束 主人去杖 不哭 由左聽命 賓由右致命 主人哭拜稽顙 賓升實幣于蓋降 主人拜送復位 杖 乃

行 至于壙 陳器于道東西北上 茵先入 屬引 主人袒 衆主人西面北上 婦人東面 皆不哭 乃窆 主人哭 踊無算 襲 贈用制幣玄纁束 拜稽顙 踊如初 卒 袒 拜賓 主婦亦拜賓 即位 拾踊三 襲 賓出則拜送 藏器於旁 加見 藏苞筲於旁 加折 卻之 加抗席 覆之 加抗木 實土三 主人拜鄉人 即位踊 襲如初 乃反哭 入 升自西階東面 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 婦人入 丈夫踊 升自阼階 主婦入于室 踊 出即位 及丈夫拾踊三 賓弔者升自西階 曰如之何 主人拜稽顙 賓降出 主人送于門外 拜稽顙 遂適殯宮 皆如啟位 拾踊三 兄弟出 主人拜送 衆主人出門 哭止 闔門 主人揖衆主人 乃就次 猶朝夕哭 不奠 三虞 卒哭 明日以其班祔

記 士處適寢 寢東首于北墉下 有疾 疾者齊 養者皆齊 徹琴瑟 疾病 外內皆埽 徹褻衣 加新衣 御者四人皆坐

侍體 男女改服 屬纊以俟絕氣 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 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 乃行禱于五祀 主人啼 兄弟哭 設牀第當牖 衽下莞上簟 設枕 遷尸 復者朝服 左執領 右執要 招而左 楔貌如軛 上兩末 綴足用燕几 校在南 御者坐持之 郎牀而奠 當腢 用吉器 若醴若酒 無巾柶 赴曰君之臣某死 赴母妻長子 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室中唯主人主婦坐 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 尸在室 有君命 衆主人不出 襚者委衣于牀不坐 其襚于室 戶西北面致命 夏祝淅米 差盛之 御者四人抗衾而浴 其母之喪 則內御者浴 鬠無笄 設明衣 婦人則設中帶 卒洗貝 反于笄 實貝柱右顚左顚 夏祝徹餘飯 瑱塞耳 掘坎南順 廣尺 輪二尺 深三尺 南其壤 垼用塊 明衣裳用幕布 袂屬幅 長下膝 有前後裳 不辟

長及轂 設握 裹親膚 繫鈕中指 結于擘 甸人築坽坎 隸人涅廁 既襲 宵為燎于中庭 厥明滅燎 陳衣 凡絞紟 用布倫如朝服 設棜于東堂下 南順 齊于坫 饌于其上兩甒醴酒 酒在南 篚在東 南順 實角觶四 木柶二 素勺二 豆在甒北 二以並 籩亦如之 凡籩豆實具設 皆巾之 觶俟時而酌 柶覆加之面枋 及錯建之 小斂辟奠 不出室 無踊節 既馮尸 主人袒髻髮絞帶 衆主人布帶 大斂于阼 大夫升自西階 階東北面東上 既馮尸 大夫逆降 復位 巾奠 執燭者滅燭出 降自阼階 由主人之北東 既殯 主人說髦 三日絞垂 冠六升 外縪 纓條屬 厭 衰三升 屨外納 杖下本 竹桐一也 居倚廬 寢苫枕塊 不說絰帶 哭晝夜無時 非喪事不言 歠粥 朝一溢米 夕一溢米 不食菜果 主人乘惡車 白狗幦 蒲蔽 御以蒲菆 犬服 木錧 約綏約轡 木鑣 馬不齊髦

主婦之車亦如之 疏布裧 貳車白狗攝服 其他皆如乘車 朔月童子執帚 卻之 左手奉之 從徹者而入 比奠 舉席 埽室 聚諸窔 布席如初 卒奠 埽者執帚 垂末內鬣 從執燭者而東 燕養饋羞湯沐之饌 如他日 朔月若薦新 則不饋于下室 筮宅 冢人物土 卜日吉 告從于主婦 主婦哭 婦人皆哭 主婦升堂 哭者皆止 啟之昕 外內不哭 夷牀輁軸 饌于西階東 其二廟 則饌于禰廟 如小斂奠 乃啟 朝于禰廟 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 柩入 升自西階 正柩于兩楹閒 奠止于西階之下 東面北上 主人升 柩東西面 衆主人東即位 婦人從升 東面 奠升 設于柩西 升降自西階 主人要節而踊 燭先入者升堂 東楹之南西面 後入者西階東 北面在下 主人降 即位 徹 乃奠 升自西階 主人踊如初 祝及執事舉奠 巾席從而降 柩從 序從如初 適祖 薦乘車 鹿淺幦 干笮革靾 載旜 載皮弁服 纓轡貝勒 縣于衡 道車載朝服 槀車載簑笠 將載 祝及執事舉奠 戶西南面東上 卒束前而降 奠席于柩西 巾奠乃牆

之屏也帷言降慎當明東 抗木刊劑而削之成十人工 茵著用茶 爲縣棺故以巾冪之以中也茶蒼蒲于裏 實綏澤焉 綏澤二者皆蒼澤淺者爲著也 葦苞長三尺 一編 以二尺一道則苴不大也 菅筲三 其實皆瀹 瀹餘若反○瀹湛之也案以水 祖還車不易位 爲之則踰此禮之法也祖 少南而已外未行也 執披者旁四人 四人合左右前後二人故 凡贈幣無常 凡糗不煎 有常凡糗不煎恐其變也 唯君命止柩于堩 其餘則否 君命止柩于堩，至于邦門○堩道也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柩至于壙 斂服載之 卒窆而歸 不驅 不驅徒故也 君視斂 若不待奠 加蓋而出 不視斂 則加蓋而至 卒事 既正柩 賓出 遂匠納車于階間 匠人遂人所役之 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 當前輅 北上 巾之 弓矢之新 沽功 有弭飾焉 亦張可也 有柲 設依撻焉 有韣 翭矢一乘 骨鏃 短衛 志矢一乘 軒輖中 亦短衛 凡以示不用

皇清經解卷五之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十四　學海堂

儀禮章句　仁和吳司馬廷華著

士虞禮第十四 虞安也父母既葬反哭日中而虞于殯宮以安之禮所謂既葬而虞不忍一日離也○葬日虞于殯宮 孝子爲其彷徨而祭之虞禮屬凶禮當第七第十四鄭目錄云虞易奠立尸有几筵而虞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于五禮屬凶禮時主人由廟而寢故以虞名之 必求神以安之此其始也以虞爲祭名存之以備一說

士虞禮 特豕饋食 饋歸也食穀也祭祀之節始用尸則有加豆籩用牲告殺薦血腥日朝事薦熟曰饋食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 東面 側特也一豕亦未節也不于殯宮門外亨于寢門外右東 魚腊爨亞之 北上 饎爨在東壁 西面 設洗于西階西南 水在洗西 篚在東 尊于室中北墉下 當戶 兩甒醴酒 酒在東 無禁 冪用絺布 加勺 南柄 素几葦席 在西序下 苴刌茅長五寸 束之 實于篚 饌于西坫上 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 醢在西 一鉶亞之 從獻豆兩亞之 四籩亞之 北上 饌黍稷二敦于階間 西上 藉用葦席 匜水錯于槃中 南流 在西階之南 簞巾在其東 陳三鼎于門外之右 北面 北上 設扃鼏 匕俎在西塾之西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 南順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 賓執事者如弔服 皆即位于門外 如朝夕臨位 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 亦如之 祝免 澡葛絰帶

布席于室中 東面 右几 降出 及宗人即位于門西 東面南上 宗人告有司具 遂請拜賓 如臨 入門哭 婦人哭 主人即位于堂 眾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 如反哭位 祝入門左 北面 宗人西階前北面 祝盥 升取苴 降洗之 升入設于几東席上 東縮 降洗觶 升 止哭 主人倚杖入 祝從 在左 西面 贊薦菹醢 醢在北 佐食及執事盥 出舉 長在左 鼎入 設于西階前 東面北上 匕俎從設 左人抽扃鼏匕 佐食及右人載 卒 朼者逆退復位 俎入設于豆東 魚亞之 腊特 贊設二敦于俎南 黍 其東稷 設一鉶于豆南 佐食出 立于戶西 贊者徹鼎 祝酌醴 命佐食啟會 佐食許諾 啟會 卻于敦南 復位 祝奠觶于鉶南 復位 主人再拜稽首 祝饗 命佐食祭 佐食許諾 鉤袒 取黍稷祭于苴三 取膚祭 祭如初 祝取奠觶祭 亦如之 不盡 益 反奠之 主人再拜稽首 祝祝卒 主人拜如初 哭出復位

全乎子之義少牢禮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 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 主人兄弟大功以上者故衰絰而不免篚以實黍稷是也 尸入門 少牢禮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注云祝則後尸 丈夫踊 婦人踊 淳尸盥 淳沃也洗盥也尸北面盥其儀下記詳之 宗人授巾 少牢禮宗人奉簞巾取巾振之三以授尸坐奠簞 尸及階 祝延尸 延進也祝在尸後詔尸升之至進是進而延之也 尸升 宗人詔踊如初 自始死至此無事而不踊主人有哀至則踊宗人詔踊者踊之節何也 尸入戶 踊如初 哭止 婦人入于房 主人及祝拜妥尸 尸拜 遂坐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 立于其北 尸取奠 左執之 取菹 擩于醢 祭于豆間 祝命佐食墮祭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 尸祭之 祭奠 祝祝 主人拜如初 尸嘗醴 奠之 佐食舉肺脊授尸 尸受 振祭 嚌之 左手執之 祝命佐食邇敦 佐食舉黍 錯于席上 尸祭鉶 嘗鉶 泰羹湆自門入 設于鉶南 胾四豆 設于左 尸飯 播餘于篚 三飯 佐食舉幹 尸受 振祭 嚌之 實于篚 又三飯 舉胳 祭如初 佐食舉魚腊 實于篚 又三飯 舉肩 祭如初 舉魚腊俎 俎釋三个 尸卒食 佐食受肺脊 實于篚 反黍 如初設

主人洗廢爵 酌酒酳尸 尸拜受爵 主人北面答拜 尸祭酒 嘗之 賓長以肝從 實于俎 縮 右鹽 尸左執爵 右取肝 擩鹽 振祭 嚌之 加于俎 賓降 反俎于西塾 復位 尸卒爵 祝受 不相爵 主人拜 尸答拜 祝酌授尸 尸以醋主人 主人拜受爵 尸答拜 主人坐祭 卒爵 拜 尸答拜 筵祝 南面 主人獻祝 祝拜 坐受爵 主人答拜 薦菹醢 設俎 祝左執爵 祭薦 奠爵 興取肺 坐祭 嚌之 興加于俎 祭酒 嘗之 肝從 祝取肝擩鹽 振祭 嚌之 加于俎 卒爵 拜 主人答拜 祝坐授主人 主人酌 獻佐食 佐食北面拜 坐受爵 主人答拜 佐食祭酒 卒爵 拜 主人答拜 受爵 出 實于篚 升堂復位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 酌 亞獻尸 如主人儀 自反兩籩棗栗 設于會南 棗在西 尸祭籩 祭酒 如初 賓以燔從 如初 尸祭燔 卒爵 如初 酌獻祝 籩燔從 獻佐食 皆如初 以虛爵入于房 賓長洗繶爵 三獻 燔從 如初儀 婦人復位 祝出戶 西面告利成 主人哭 皆哭 祝入 尸謖 從者奉篚哭 如初 祝前尸 出戶 踊如初 降堂 踊如初 出門 亦如之 祝反 入徹 設于西北隅 如其設也 几在南 厞用席

祝薦席徹入于房 祝自執其俎出 贊闔牖戶 主人降 賓出 主人出門 哭止 皆復位 宗人告事畢 賓出 主人送 拜稽顙

記 虞 沐浴 不櫛 陳牲于廟門外 北首 西上 寢右 日中而行事 殺于廟門西 主人不視 豚解 羹飪 升左肩 臂 臑 肫 骼 脊 脅 離肺 膚祭三 取諸左膉上 肺祭一 實于上鼎 升魚鱄鮒九 實于中鼎 升腊 左胖 髀不升 實于下鼎 皆設扃鼏 陳之 載猶進柢 魚進鬐 祝俎 髀 脰 脊 脅 離肺 陳于階間 敦東 淳尸盥 執槃西面 執匜東面 執巾在其北 東面 宗人授巾 南面 主人在室 則宗人升 戶外北面 佐食無事 則出戶 負依南面 鉶芼 用苦若薇 有滑 夏用葵 冬用荁 有柶 豆實葵菹 菹以西 蠃醢 籩 棗烝 栗擇 尸入 祝從尸 尸坐 不說屨 尸謖 祝前 鄉尸 還 出戶 又鄉尸 還 過主人 又鄉尸 還 降階 又鄉尸 降階 還 及門 如出戶 尸出 祝反 入門左 北面復位 然後宗人詔降 尸服卒者之上服 男 男尸 女 女尸 必使異姓 不使賤者

重故用姊異姓也此專指女尸言之也　不使賤者庶孫之妾之類不傳重也　無尸謂無孫列可使也

考尸者則禮及薦饌皆如初禮謂衣服面位升降薦菹醢也饌尊俎之屬初謂祝祝以上

既饗饗謂　祭于苴所佐食祭　祝祝卒無尸故無迎尸以下之禮也　不綏祭同　無

黍羹湆胾從獻尸入始于饗終于賓獻此合以祭其餘也無尸故盡去之　始　主人哭　祝祝卒之哭也　出復位　祝闔牖戶降無尸并無西北隅之設　復位于門西門西初位　入

男女拾踊三拾更也三者主人婦人賓踊也　如食間九飯之頃也　一食　祝升

西　由門　止哭　聲三久詳既　啟戶祝啟戶之　主人入將見之親者先　如祝從　啟牖鄉許亮反一名鄉所謂寢偏先闔後啟以出入由戶也如初謂祝從啟牖鄉也上無啟戶之文

主人從在左也　主人祝　主人哭出復位堂上位　卒徹　祝佐食降復位復本字　祝門西北面　佐食西方　宗人詔降如初　始虞用柔日甲丙戊庚壬為剛乙丁己辛癸為柔　用柔日于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祭祀內事也葬亦用柔日矣　曰哀子某

哀顯相顯明也相助也主人之外眾主人皆助主人祭者也喪祭稱哀故與主人並曰哀助祭不名者也

夙興夜處不寧無時自安悲思之志　敢用絜牲剛鬣同潔敢冒昧之辭也絜牲致潔之牲也

曲禮本又作香合　曲禮黍曰薌合　香合又香也○案此當合黍稷言普淖也　曰剛鬣作薌又　注云大夫士于黍稷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記者明齊類陳其氣

誤衍黍不得在薦上疏謂先設菹醢後設黍也存祭也　嘉薦菹醢

普淖注普大也淖和也蓋指黍稷之言香合則普淖為香合明齊之日也　明齊

溲酒然則普淖為香合明齊之日也若明齊今文作粢○曲禮

合並今文溲為醙或因醙訛醙之訛鄭本又訛存穱有穱同醙○案注以

陳也溲作醙酒蓋醴之訛　明齊溲酒　今文溲為醙　案注以

此合上明齊為句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清水溲此酒也郊

特牲云明水說齊則以五齊乃清水漬之請如

其說則明特明水不謂以新水溲此酒

矣又水之說齊止以清之說既不可謂之醴齊亦不可混之合

酒醴漬秬又遠矣自香合至此注注主虞謂

皆曲為之縫但記文本謂不以並存以備參

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為安○有注說非不似但此言虞祫事之注始虞欲

如下再虞之辭曰哀薦祫事始不言虞反言本祫至祭主當再

祔祭如之言虞事安有不虞之辭理此應在以其適爾皇祖某甫大也祖死者耐者皇

必于祖廟也某甫字注云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案

始虞西言廟其義亦不過如注說而已義所未順也此亦耐

祔之辭重故氏云以祔祭之例爾之再虞皆如初柔日以用

出于此耳　饗當云尚饗謂庶幾饗之

三虞言之下皆字句○謂柔日　曰哀薦虞事　三虞下句○如初也　以卒哭他用剛

日謂惟卒哭用剛日也　別日也蓋不日用剛日也○案鄭氏耐祭重虞卒哭當用柔日之外別用剛日故卒哭不得

剛又以他為不及時而葬者其說支離句謂其皆用亦如初

曰哀薦成事虞祭成于三卒哭也成事亦哭廢之禮成也　獻畢食三獻之卒未徹乃餞

送行之祭以且將耐于祖故餞之之位而東鄉祖于廟在東　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餞于門西尊而

祔如其祖之位也　水尊在酒西水尊玄酒也在酒西上也與吉禮同者

尸少南者以北將有事也　洗在尊東南與尊並在門西○注謂在門之水

此惟言門西若然則當言門不必言尊矣　勺北枋

在洗東　篚在西　饌籩豆脯四脡脡此四脡者○飲酒禮五脡古文作挺○被兼祭之

有祭文皆此也士冠禮二尹縮二也折其正祭　有乾肉折俎見士冠禮一尹縮二尹正也　方而已用二方

半尹上言尹則此横也不言加脯也　在西塾邊豆　尸出　執几從素几

從可知　席從席從謂席後設席拔從出即設何必

席則尤非必也席於尊西北東面東鄉將几在南錯篚于尸右几亦　賓

設席之謂矣　出　復位如初位　主人出　即位于門東少南視尸少南　婦

人出　即位于主人之北亞獻婦人亦出位又主人婦人皆西面

哭不止尸不哭也　尸即席坐　唯主人不哭禮出門將行乃不哭　洗廢爵

酌獻尸　尸拜受東面　主人拜送北面　哭復位　薦脯醢　設俎

于薦東　朐在南　折俎其屈朐俱在南中日脡既屈則

一則屈一申也　尸左執爵　取脯擩醢祭之　佐食授嚌祭嚌當作祭之

尸也　尸授尸卒爵，當作受振祭　嚌　反之反之于俎也　加于俎　佐食還祭酒　卒爵

奠于南方禮終有　主人及兄弟踊　婦人亦如之　主婦洗足

爵　亞獻　如主人儀　無從主人獻亦無從特于如中明之踊如初　賓

長洗繶爵　三獻　如亞獻　踊如初　佐食取俎　實于

篚　尸謖　從者奉篚　哭從之　祝前　哭者皆從　及

大門內廟在大門內也　送不出大門以　踊如初　尸出門　哭者止　賓出

主人送拜稽顙　主婦亦拜賓賓女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

除首絰易要絰以葛也聞傳男子何為除乎首也男子重首

服有變除者重輕之節亦以齊斬之布疏衰數月即變不能

久服　入徹主人不與主人不親徹也　婦人說首絰不說帶除首絰

易葛惟不易至小祥婦人重帶

除之間傳云婦人重帶　無尸則不餞　猶出几席設如初

拾踊三　哭止　告事畢　賓出　以上七字鄭本今依石經補

八死三日而殯此又從始死言之蓋別一記也　三月而葬　遂卒哭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　將旦而耐則薦耐言將旦以明日之旦也此自卒哭之日

夕言之注則以餞為卒哭之祭也　卒辭曰哀子某　來日某隮

之夕言之薦與餞同謂餞于卒哭之祭也　祔爾于爾皇祖某甫

隮升也來日某又自稱名見祖廟故日升　尚饗　女

子曰皇祖妣某氏女孫未嫁而死或被出皆從食于祖妣也　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

氏謂孫婦耐于皇祖姑某氏也　其他辭一也　饗辭曰哀子某圭為

而哀薦之饗耐爾尸未入所釋辭也　明日以其班耐明日卒哭之

班謂昭穆耐爾移也虞卒哭同辭　明日也

案注云昭穆耐移也耐已主後作序既除喪而後遷廟○

可也朱子謂練而後遷廟所謂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

年喪畢傳以為太廟之十三月壞廟在三

其說甚明許鄭康成傳說又案鄭玄云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

其神此許槇說也徐氏遜據左傳孔悝反祏說以為大夫主

夫士有木主之證許鄭成傳說耳案鄭氏之以幣主神為主以說也，但以士所賜汪氏

曉以許說為無據是也要之之無神廟有主乎以時君所

本之曾子問然彼乃使者自當有主以幣主神說

禮非士大夫廟祀之大法也　沐浴櫛搔剪沐浴而不櫛也

此又承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又音益○專猶厚也脰膉郎脰

輕也訴　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脰肉之脰郎音脰

○案注謂此主婦以下有其爲尸俎無疑其他如饋食特牲

用專膚益孝養之意其爲尸俎無疑其他如饋食禮也用嗣尸

耐筮一尸而已自虞至此辭哀漸減也　曰孝子某孝顯相　夙興夜處

小心畏忌不惰　其身不寧　用尹祭脯也　嘉薦普淖　普薦

溲酒當依今文為醙　適爾皇祖某甫對死者以隮祔爾孫某甫皇

祖之辭　尚饗　朞而小祥期之祭名也喪未畢而稱祥者不終

祥是也親死已期時物一變孝子悲哀之情至是小祥者變異之兆所謂哉于

物又變祭亦如之此從孝子因變而祭以安之再祭時

者其義甚深說經家第以日之心發其遇變之權制

吉祥目之何未之思耶　曰薦此常事吉文常謂禮

又朞而

大祥時一變則變猶小也　曰薦此祥事　中月而禫禫祭名也注中間也

與大祥間一月凡二十七月朱子云二十五月禪祥後便禪當

如王肅于是月之說為順今從鄭氏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當

為當○案二十五月之說皆自中月二字啟之諸家但爭此

兩月之期而不思三年之實之安在非是記作之角哉朱子

謂歲禮記多出自漢人信然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吉祭四時之常祭也日

祭其廟必以某妃配特牲祝辭所云是也對未喪祭言吉也

而毋先卒者言之蓋死者初耐其神尚未安生者初除衰

哀尚在不敢純用吉禮也

皇清經解卷五之十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十五　學海堂

儀禮章句　仁和吳司馬廷華著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注以此為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是也曲禮士以羊豕下經少牢饋食禮曲

曲禮少牢之士降等而推理或然也士禮第有四時之祭則

時祭矣鄭因經不言虞事及某妃配謂為禫月之吉祭但據

兩篚辭並言適其皇祖又似耐餞及遷廟之辭續于此外

此則皆時祭之節也其與少牢禮詳略異同之處則分之所

以殊爾祭於五禮屬吉禮當第三十五說非

詳士冠禮○經文有與士虞禮同者不復注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諏謀也諏日以少牢禮日用丁巳語為與有司議日則

不諏日之禮不見于他經據注

及筮日筮于廟門下詳士冠禮　主人冠端玄　即位于門外西面

門也于廟　子姓兄弟子姓子孫也　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　有

司羣執事如兄弟服　東面北上　席于門中闑西閾外　筮

人取筮于西塾執之　東面受命于主人　宰自主人之左贊

命士冠禮宰自右贊命此言左疑誤疏云爲神求吉故變于常禮不知士冠筮日亦爲神求吉也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 諏此某事 適其皇祖某子某子祖字此錯簡之文篇首詳之下同尙饗筮必言饗蓋饗則其吉可之筮者許諾 還卽席 西面坐 卦者在坐 卒筮 寫卦 筮者執以示主人 主人受視 反之筮者還 東面 長丁丈反占長謂年長士冠言旅者廣其占此言長者專其責卒告于主人占曰吉 若不吉 則筮遠日 如初儀 宗人告事畢以上筮日前期三日之朝祭前三日質明中間一日筮尸如求日之儀 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 適其皇祖某子 筮某之某爲尸上某尸父下某尸之姓某尸名諸某之子某連言其親庶幾馮依之尙饗以上筮尸乃宿尸筮尸時尸亦在子姓之列乃宿之者尊之不敢苟也主人立于尸外門外 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子姓兄弟也往敬之至也此北面則主人亦北面矣蓋擬其南面臨已也尸如主人服主人服當負不言口服出門左西面不敢南面當尊西面在主位而已主人辟同避○敬故變自北面轉東面皆東面北上告子姓兄弟主人再拜先拜尊尸尸答拜 宗人擯辭如初初筮尸之辭卒曰筮子爲某尸 占曰吉 敢宿某或祖或禰而己不稱名及字也祝許諾 致命以擯辭命于尸尸許諾 主人再拜稽首尸入既許則尊故不答拜遂入主人退以上宿尸宿賓 賓如主人服 出門左西面再拜賓先拜降于尸主人東面答再拜 宗人擯 曰某薦歲事時祭每歲行之故曰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士冠禮宿賓辭同但彼是已戒之賓此未戒亦云然者蓋歲在助祭以爲常也賓曰某敢不敬從 主人再拜 賓答拜 主人退 賓拜送不言宿賓可知○以上宿賓右第一章祭前筮及宿之禮凡四節一筮日二筮尸三宿尸四宿賓厥明夕筮日之明一日之夕也陳鼎于門外廟門之東北面北上 有鼏不言扃可知棜在其南南順棜以實獸上有四周無足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餘同饌棜實獸于其上東首獸腊也士腊用兔此鮮腊也牲在其西豕生不在棜北首東足尚右也設洗于阼階東南 壺禁在東序東序堂上近序之地也禁詳士冠等禮豆籩鉶在東房南上 几席兩敦在西堂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以上陳設不言俎及尸盥具之省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于門東 如初初筮日位賓及衆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 宗人祝立于賓西北 東面南上退于賓主人再拜 賓再答拜 三拜衆賓 衆賓答再拜鄉飲酒主人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再拜疑誤主人揖入先入兄弟從從主人也賓及衆賓從卽位于堂下 如外位門外宗人升自西階 視壺濯濯溉及豆籩上以俎陳皆畢二以槳其餘也反降東北面告濯具告主人也主人阼階下西面具備也告潔也不言告潔或有不具也○注云言濯具不言潔以有几席也竊謂几席亦當潔且可濯注說太曲蓋以几席不在洗內也賓出 主人出 皆復外位門外視牲 宗人視牲 告充充肥也雍正作

豕雍正疑內外雍之長作作之周禮庖人職云豕望視而交睫腥故作以視其目必作之者使氣疏謂有疾則不和也聲氣不和以告其他養故告充以見人事之誠取其備而已宗人舉獸尾告備舉獸尾用兔也注謂兔短尾也牲須擧身以上大者鼎卽以尾告也舉鼎鼏告潔亦鼎請期 曰羹飪 告事畢 賓出 主人拜送以上省具及爲期右第二章言之○以上在門外故別具請期 夙興 主人服如初初謂筮日立于門外東方南面先卽門外位者視側殺側殺猶士虞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在西壁○注云宗婦爲之古文作亨于門外東方亨煮也煮各以鑊作也鼎西面北上 羹飪 實鼎 陳于門外如初 尊于戶東本在東序而設之此玄酒在西 實豆籩鉶 陳于房中如初 執事之俎陳于階間 二列北上以上陳設省文禁之下記詳之以爲祝及佐食則二列盛兩敦 陳于西堂 藉用萑乃盛且加藉之 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復言陳者因連諸器而陳及尸盥匜水實于槃中 簞巾在門內之右簞巾實于簞在門內之右○注云純自入者言則西爲左此下尸入則盥自左而西爲右也祝筵几于室中東面自西階至此以上省具時已陳之者以加實及易置也主婦纚笄宵衣纚笄宵衣猶男子之玄端則入廟之服也立于房中東面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卽位于門外如初初謂下初同宗人告有司具 主人拜賓如初 揖入卽位如初 佐食北面立于中庭宗人之右○右第三章實明陳設面位之節主人及祝升 祝先入 主人從 西面于戶內主婦盥于房中內洗見士昏禮薦兩豆 葵菹蝸醢 醢在北席前之左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助主賓舉鼎主人降及賓盥出出舉鼎也主人在右鼎以北面以東爲右尚右也及佐食舉牲鼎佐食在左主人對主人舉牲賓長在右則賓長舉魚腊鼎不止一鼎也據此及執事舉魚腊鼎在左執事除鼏主人及賓也除鼏宗人執畢先入畢狀如叉以挹牲體由鑊升于鼎以其似畢名之也畢長二尺四寸刊柄與末以漆畢用棘也當阼階 西面北面錯 右人抽扃則牲主委于鼎北右鼎西面近以北故就之委之贊者錯俎 加匕贊者執匕從鼎乃朼右人南面朼佐食北面佐食升肵俎肵音祈鼏之設于阼階西各俎每載以待事卒載所載記詳之下加匕 去鼎以畢加于鼎也宗人亦去之入升入復位 設于豆東 魚次腊特于俎北魚俎北西牲當醢在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 西上

無敦其宗婦取之西堂者與俎南者黍在西當牲俎稷在東當魚俎也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此鉶當菹豆之南南鉶又以次而南席前豆鉶各二四以爲列左豆而右鉶也祝洗酌奠洗所奠觶則已祭又益之奠于鉶南又言奠明其地也遂命佐食啟會 佐食啟會 卻于敦南 出立于戶古有戶字本脫西南面 主人再拜稽首 祝在左爲主人釋辭于神也卒祝 主人再拜稽首不言饗可知○右第四章奠觶饗祝迎尸于門外不拜者代主人迎之主人不敢與尊者爲禮也主人降 立于阼階東 尸入門左北面盥 宗人授巾據少牢授巾卽執巾者尸至于階 祝延尸 尸升入 祝先 主人從 尸卽席坐 主人拜妥尸 尸答拜執奠祝所奠鉶南之觶也祝饗猶尸未入時之饗蓋釋辭于尸也主人拜如初 祝命挼同擩說詳士虞祭詔尸尸左執觶 右取菹擩于醢擩染也祭于豆間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此授墮祭亦祝命之說詳士虞尸祭之墮祭祭酒言酒與喪祭別啐酒 告旨 主人拜 尸奠觶答拜 祭鉶嘗之告旨以鉶亦告旨其調和主人拜尸告旨故拜也尸答拜 祝命爾敦 佐食爾黍稷于席上便尸食也設大羹湆于醢北上之北蝸醢舉肺脊以授尸肺脊則脊亦稱舉矣蓋正脊也尸受 振祭 嚌之 左執之士虞禮嚌而不言左執之食故奠之此執者將食也乃食食黍稷也食舉舉謂肺脊主人羞肵俎于腊北西當尸三飯告飽 祝侑勸也主人拜 佐食舉幹 尸受 振祭 嚌之佐食受 加于肵俎肵俎當歸尸故併加之舉獸幹記腊體數與牲同下腊如牲骨是也魚一 亦如之加于肵俎也下並同尸實舉于菹豆畢食乃畢就近奠之飯也佐食羞庶羞 四豆設于左 南上有醢四豆注以爲膮炙胾醢左湆北也南上近湆爲上上膳也餘以次而北四以並尸又三飯六飯告飽 祝侑之如初 舉骼及獸魚如初此及下第言獸不言何體據上牲及獸幹則此亦並舉骼下並舉肩魚則一而已尸又三飯九飯告飽 祝侑之如初 舉肩及獸魚如初 佐食盛肵俎盛取牲魚腊三鼎之餘盛之將歸尸俎也俎釋三个據記尸俎十一體魚十有五此已舉正脊正脅肩骼脅長脅各一骨及橫脊短脅共七體腊脊未舉餘亦如之則餘八體也魚舉其三尚餘十二據注牲腊各一骨及魚三頭則三俎釋三个也餘設西北隅舉肺脊加于肵俎 反黍稷于其所上此乃反之右第五章正祭九飯之節主人洗角此禮所謂角觶也或以角爲爵則此當爲爵各疑誤升酌不言降升見之酳尸 尸拜受 主人拜送尸祭酒 啐酒 賓長以肝從古文無長尸左執角 右取肝擩于鹽 振祭 嚌之 加于菹豆禮畢于肵卒角 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告主人言所送爵已卒以詔拜也主人拜 尸答拜以上主人酳尸獻也一祝酌 授尸 尸以醋古文醋作酢主人 主人拜 受爵尸拜送無俎者賤之主婦亦然爵乃設之同于戶也致主人退執角反西南位佐食授挼祭

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未嘗鹿與鬼臅尸組之臟惟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授祭之也下主婦爵祭酒啐酒進聽嘏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

筵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以上主人初獻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羞燔者受加于肵出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酢如主人儀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以上主婦亞獻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尸奠爵不舉神惠之均于室中及佐食主人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

祭酒啐酒肝從左執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以上主人主婦致爵酢于主人主婦之儀

三獻作止爵尸卒爵酢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以上賓作止爵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薦脯醢設折俎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于其位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主人洗獻眾兄弟如眾賓儀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眾兄弟之儀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

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眾賓長為加爵如初爵止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答拜焉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

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宗人告祭脀乃羞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眾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為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于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算

食主養至此乃名之者利養成也利亦獻者酒以安食氣養必佐以酒也又室中執事惟祝及利其以祝始故獻以利終也
獻于尸 不敢與此亦加爵口獻者利卑等也 酢 及祝 祝獻如初儀 降實散于篚 獻尸以上利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 當事尸依禮畢也南依本作面 祝東面告利成 戶外之西告利養成也爲尸出之節 尸謖 謖起也 祝前 主人降 祝反 及主人入復位 復室中位者當徹 命佐食徹尸俎 俎出于廟門 出廟門佐食以有俎司受而歸之尸 ○以上尸出 徹庶羞 設于西序下 尊神之餘或將與族人燕去之未筵 對席 席不改設也許對席則尸 佐食分簋鉶 分簋及鉶其餘皆具之則 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 舉奠嗣子也以將餕致潔也盥 立于西階下 東面北上 階下待事也在西者又在阼也嗣體爲重長兄弟亦從之 祝命嘗食養 者命嘗食養者曰養 舉奠許諾 長兄弟亦如之 升 入東面 上尸席此上養也 長兄弟對之 西面此下養也 皆坐 佐食授舉 設有俎授之也而不已 各一膚 將尸改設也膚此從俎三膚此用其二其一分之 主人西面再拜 舊說主人拜于下養席南 祝曰養有以也 以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言先 有德以享此祭養者亦當思其所以也蓋戒之 辭言戒之 兩養奠舉于俎許諾 不言膚亦授也膚則 皆答拜 若是者三之丁寧 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 又左取黍稷右祭黍稷乃食黍稷祭鉶 祭鉶食舉 及祭鉶遂食食舉亞祭尸祭鉶嘗之乃食黍稷此食乃祭鉶在所謂禮殺也 卒食 主人降 洗爵 將酳養 宰贊一爵 二養故一主人自洗一爵宰贊之 主人升酌 酳上養 上養拜 受爵 主人答拜 酳下養亦如之 舊說主人北面授下養爵 主人拜亦在下 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 與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當與長兄弟等相與以事戒兩養皆降 實爵于篚 上養洗爵 升酌 酢主人 主人拜受爵 上養即位坐答拜 主人坐祭 卒爵拜 上養答拜 受爵 降 實于篚 主人出立于戶外 諸本皆作西與出字不合今依注本西面以上養○案主人父也舉奠子也識父子相拜者三改外之其義而父之先拜者二古無是禮敖氏公以事相拜者三尸謂子不倫之說而不足採者也今鄭注以爲不知其事者也其說不可之義子在上而答拜而如下文其言有是禮者云主人拜之事其經不敢以爲主人之酢在上答拜... 答拜事如下其主人拜之則其之下有是禮也宰代主人受拜可知...

酳上養明亦代主人受酢更可知矣宰代主人而直謂之主者無上禮大射宰胥代主人拜亦言主人其例也人自答下養而卒之言上養文本可知矣但主人若近之文雜並存之故以主人亦謂爾其說如此愚案經文本可疑二說皆近之參備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 阼俎主人俎也命佐食下人謂東序端 祝執其俎以出 東面于戶西 自徹其俎 宗婦徹祝豆籩 入于房 豆籩入于房不將歸 徹主婦薦俎 宗婦相主婦故徹其俎○以上徹俎 佐食徹尸薦俎敦 設于西北隅 此陽厭也 凡在南 扉用筵 納一尊 室無尊故也言尊則爵在矣 佐食闔牖戶降 祝告利成 又告利成之節也 降出 主人降即位 宗人告事畢 賓出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佐食徹阼俎 自東序 堂下俎畢出 賓兄弟諸俎各以其位者○以上改饌一利成 尸出 之祭禮之終凡五節 三養四徹俎五改饌

記 特牲饋食 其服皆朝服 玄冠 緇帶 緇韠 韠兄服蓋因主人記 唯尸 祝 佐食玄端 玄裳黃裳雜裳可也 皆爵韠 設洗 南北以堂深 東西當東榮 不言主人經第子服玄端也 水在洗東 篚在洗西 南順 實二爵 二觚 四觶 一角 一散 三爵爲獻主婦易爵又致爵于主人主人又致爵于主婦 壺棜禁 饌于東序 南順 覆兩壺焉 蓋在南 明日卒奠 冪用綌 即位而徹之 加勺 籩巾以綌也 纁裏 棗烝栗擇 鉶芼用苦 若薇 皆有滑 夏葵冬荁 棘心匕 刻 牲爨在廟門外東南 魚腊爨在其南 皆西面 饎爨在西壁 所俎心舌皆去本末 午割之 實于牲鼎 載心立舌 縮俎 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 其餘在東堂 沃尸盥者一人 奉槃者東面 執匜者西面淳沃 執巾者在匜北 宗人東面取巾 振之三 南面授尸 卒 執巾者受 尸入 主人及賓皆辟位 出亦如之 嗣舉奠 佐食設豆鹽 當事則戶外南面

然無事則中庭北面 凡祝呼 佐食許諾 宗人獻與旅齒于眾賓 佐食于旅齒于兄弟 尊兩壺于房中西牖下 南上 內賓立于其北 東面南上 宗婦北堂 東面北上 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 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 授主婦 尸卒食 而祭饎爨雍爨 賓從尸 俎出廟門 乃反位 尸俎 右肩臂臑肫胳 正脊二骨 橫脊 長脅二骨 短脅 膚三 離肺一 刌肺三 魚十有五 腊如牲骨 祝俎 髀脡脊二骨 脅二骨 膚一 離肺一 阼俎 臂 正脊二骨 橫脊 長脅二骨 短脅 膚一 離肺一 主婦俎 觳折 其餘如阼俎 佐食俎 觳折 脊 脅 膚一 離肺一 賓骼 長兄弟及宗人折 其餘如佐食俎 眾賓及眾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 皆殽脀 膚一 離肺一 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 獻次眾賓 私臣門東北面西上 獻次兄弟 升受降飲

袖海山房校印

儀禮章句　仁和吳司馬廷華著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牢閑所以養牲易獸閑之故曰牢少牢羊豕也謂之少者殺于太牢也曲禮士以羊豕則天子之士時祭于祖禰之禮諸侯之卿大夫亦祭之鄭目錄則第以為諸侯之卿大夫也下有賓尸不賓尸之別其不賓尸者或限于分或以事阻俱未可知鄭則以賓尸為上大夫不賓尸為下大夫也並存之此于五禮屬吉禮當完一第十六說非昔士冠禮

少牢饋食之禮　日用丁巳 音祀○內事以柔日乙丁巳辛癸皆是言丁巳如下丁亥之類隨舉言之不言乙者或以乙為柔日之首臣子分卑不敢用與注狀此為祭日又謂丁寧自改變取其令名擇易甲庚先後因皆有令名也 筮旬有一日　筮于廟門之外　主人朝服　西面于門東　史朝服 周官太史小史不掌筮此筮人曰史則筮人又名史公有司也太史筮云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敖氏云周官筮人有史二人即此稱謂彼府史掌文書而已未必能筮 左執筮　右抽上韇　兼與筮執之　東面受命于主人　主人曰孝孫某　來日丁亥 不覆命文略也丁未必亥隨舉一日言之據日之末以示謙抑與 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 伯某其字言伯以槩叔仲也不曰某子其與告諱有別與 以某妃配某氏 妃妻也某妃如元妃之類合食曰配又言某氏者妃姓如姜氏子氏之類若曰以某妃某氏配也 尚饗　史曰諾　西面于門西　抽下韇 抽筮出韇 左執筮　右兼執韇以擊筮 以韇擊筮若閒之者然 遂述命 下兼命筮及遂命此第言述命事主人命也 曰假爾大 曲禮作泰 筮有常 不言為日略也假借也泰尊之之辭常言吉凶有常可憑信也此命筮也 孝孫某　來日丁亥　用薦 本作爲 歲事于皇祖伯某 用謂用此日祭也 此某妃配某氏　尚饗 此遂命 乃釋韇　立筮　卦者在左坐　卦以木　卒筮　乃書卦于木　示主人　乃退占　吉則史韇筮 藏餘筮于韇也 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　占曰從 所謂筮從也筮求吉得吉之幾 乃官戒 筮日即戒為有十日齊且備具也官戒戒諸官謂某官蓋某人以某事如下所云也 宗人命滌 謂滌濯祭器掃除宗廟凡應致潔者皆命之 宰命為酒 不言戒文省 乃退　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 遠日旬外一日也此與士冠禮本日又筮者別 宿 前祭一日筮尸及宿後又宿齊官也以上筮日及戒宿 前宿一日　宿戒尸 前祭二日也未筮先宿則凡孫行可為尸者皆宿之也 明日朝筮尸 宿尸之明日也 如筮日之儀 儀石經作禮 命曰孝孫某　來日丁亥　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　以某妃配某氏　以某之某為尸　尚饗　筮卦占如初 嫌筮儀或別故重言之 吉則乃遂宿尸　祝擯 此下當與特牲禮同其略者相參乃備 主人再拜稽首　祝告曰孝孫某　來日丁亥　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　以某妃配某氏 特牲卒曰筮子為某尸占曰吉 敢宿　尸拜許諾 拜而許之禮隆于特牲 主人又再拜稽首　主人退　尸送 揖不拜 尸揖送亦隆于特牲也 若不吉則遂改筮尸 日遂則即日筮也○以上筮尸及宿 既宿尸　反為期于廟門之外　主人門

東南面 亦朝服 宗人朝服北面　曰請祭期　主人曰比 毗志反 於子 比次也子宗人請比次早晏在宗人也 宗人曰旦明行事 此實西請于主人曾 主人曰諾　乃退 凡三節一筮日及戒宿二筮尸及宿三為期亦當有告節○以上右第一章祭前之禮 明日 祭日 主人朝服　即位于廟門之外　東方南面 及將灌視殺 宰宗人西面北上　牲北首東上 豕魚腊皆在上羊 司馬刲羊 刲殺也 司士擊豕 擊亦殺也○周官司馬奉馬牲司士奉犬牲據此則司馬兼奉羊司寇兼奉豕天官注謂司空奉豕其不然與 宗人告備　乃退　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 雍司 雍爨在門東南　北上 羊上 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 周官廩人掌九穀司徒之屬也其職曰大祭祀共接盛則簠簋其 甑甗皆陶器用以盛物而受一石二斗八升甗有底七穿鄭氏眾曰甗無底林氏考工圖謂甑底虛如隔字然則似無底也下簋敖尸俎其以此與 廩爨在雍爨之北 兩爨定第言爨據下言爨定則爨舉即炊矣 司宮溉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 合斷乃分設之 勺爵觚觶實于篚　卒摡　饌豆籩與篚于房中　放于西方 放至也放于西則東上豆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　當東榮 不言以榮深可知○以上溉器及灌饎定 雍人陳鼎五　三鼎在羊鑊之西 三鼎羊豕及魚腊也魚腊各有爨此在羊鑊之西則魚腊之鑊近于羊矣注曰魚腊從羊膚從豕 二鼎在豕鑊之西 豕及膚也 司馬升羊右胖 升于鼎 髀不升 近竅賤也 肩　臂　臑　膊　胳　正脊一　脡脊一　橫脊一　短脅一　正脅一　代脅一 凡十一體各六體二骨為十七 皆二骨以並 今文皆為併脊脅骨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為貴也 腸三　胃三　舉肺一 尸所食 祭肺三 尸一主人主婦各一 實于一鼎　司士升豕右胖　髀不升　肩　臂　臑　膊　胳　正脊一　脡脊一　橫脊一　短脅一　正脅一　代脅一　皆二骨以並　舉肺一　祭肺三 豕無腸胃君子不食溷腴 實于一鼎　雍人倫膚九 倫擇也 實于一鼎　司士又升魚腊　魚十有五而鼎 據此則司士又掌魚腊也 腊一純而鼎 純全也據下五飯舉腊肩則亦體解但左右胖全脊不賠 腊用麋 麋鹿 卒脊 升同 皆設扃鼏　乃舉　陳鼎于廟門之外　東方　北面北上　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　同棜 棜亦禁也兩甒同棜器也 皆有冪 注云若不為神戒以無足也 甒有玄酒　司宮設罍水于洗東　有枓 枓音主○枓以酌水蓋勺類取象于斗與挹酒者等 設篚于洗西　南肆　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　如饋之設　實豆籩之實　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 為尸盥○以上陳器右第二章祭日蒙定前後陳設之禮凡二節一視殺及濯二實器及設器 主人朝服　即位于阼階東　西面　司宮筵于奧 北奧之 祝設几于筵上右之　主人出迎鼎 迎則不執舉也 除鼏 親之 士盥 外洗 舉鼎　主人先入　司宮取二勺于篚　洗之　兼執以升　乃啟二尊之蓋冪　奠于棜上　加二勺于二尊　覆之南柄　鼎序入 下篇司馬舉羊鼎餘則司士舉之 雍正執一匕以從　雍府執四匕以從 雍府未詳其府史之府與又執四匕五鼎當五匕也 司士合執二俎以從　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　以相從入 五鼎五俎又一肵俎為六俎 陳鼎于東方　當序南　于洗西　皆西面北上　膚為下　匕皆加于鼎　東枋　俎皆設于鼎西　西肆　肵俎在羊俎之北　亦西肆 一俎而已 西肆則俎有上下謂記而上東 宗人遣賓就主人 就于阼階主人不匕曰就者明親臨之 皆盥于洗　長 丁丈反 朼 朼古文作匕○賓長先賓繼之主人不匕 佐食上利升牢 利即佐食也長為上 言上佐食上利猶言下佐食也牢羊豕 心舌載于肵俎　心皆安下切上　午割勿沒 安平也切本使平也切上切末也沒絕也餘詳特牲記 其載于肵俎　末在上 此特牲記所謂 立本平故可立也 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 此不言安則不必平也 其載於肵橫之 失不立也 皆如初為之于爨也 前升鼎不言心舌嫌不在爨故特明之此蒙上皆字謂皆亨于爨也 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　西縮　乃反　佐食二人　上利升羊　載右胖　髀不升　肩　臂　臑　膊　胳　正脊一　脡脊一　橫脊一　短脅一　正脅一　代脅一　皆二骨以並　腸三　胃三　長皆及俎拒 同距○長及距則下垂也 舉肺一　長終肺　祭肺三皆切 不長 肩臂臑膊胳在兩端 此及下言在俎之次以牲體之前後為上下也 脊脅肺肩在上 上端俎之左端也此承上文據在上者言之肩膊與脊脅陳俱在上此第言肩膊賤故略之也不言腸胃敖氏云在胖下也 下利升豕　其載如羊　無腸胃　體其 疑衍 載于俎　皆進下 諸體者合言之俎之骨體蓋橫載也進下謂以體之下鄉神其載則鄉俎之右也主人進腠是本此進下下則末也 司士三人升魚腊膚　魚用鮒十有五而俎　縮載　右首　進腴 腴腹腴也生人進鰭牲橫載由東而西此縮載則由南而北執俎左端進之則首在右也寢左腴在西也 腊一純而俎　亦進下　肩在上 此言肩在上則牲亦鄉之上 據此則縮執俎也 膚九而俎　亦橫載　革順 亦亦骨體也言革則膚不去皮也順謂以膚革相次作行列而載不錯雜也右第三章鼎入升俎 卒脀 不言徹鼎文省 祝盥于洗　升自西階　主人盥　升自阼階　祝先入南面　主人從戶內西面　主婦被錫 依注作髲鬄 衣侈袂 髲鬄周禮所謂次也編髮為之首服之尊者此亦綃衣侈袂者袂本尺二寸三分益一得尺八寸 薦自東房　韭菹醓醢 周官朝事之豆饋食用之禮盛 坐奠于筵前 韭菹在南醓醢在北 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 贊者亦宗婦與 執葵菹蠃醢 蠃今文作蝸 以授主婦　主婦不興 不興則贊者入戶授也 遂受　陪設于東　韭菹在南　葵菹在北 此皆在上豆之東二菹分南北則葵菹在醓醢東蠃醢在韭菹東如四隅二菹二醢各邪鄉為南北注所謂錯也 主婦興　入于房　佐食上利執羊俎　下利執豕俎　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　序升自西階　相從入　設俎　羊在豆東 當蠃醢 豕亞其北　魚在羊東

腊在豕東 特膚當俎北端（腊俎北） 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 有蓋（金敦敦飾以金者） 坐設于羊俎之南 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不言執敦黍文省） 主婦興受 坐設于魚俎南 又興受贊者敦黍 坐設于稷南 又興受贊者敦稷 坐設于黍南（四敦亦皆也）敦皆南首（敦以龜飾故有首） 主婦興 入于房 祝酌奠（酌而奠之） 遂命佐食啓會 佐食啓會 蓋二以重 設于敦南（各敦之南） 主人西面 祝在左 主人再拜稽首 祝祝 曰孝孫某 敢用柔毛剛鬣 嘉薦普淖 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 以某妃配某氏 尚饗（此所謂陰厭也餘詳士虞禮） 主人又再拜稽首（右第四章室中陳設及陰厭） 祝出 迎尸于廟門之外 主人降 立于阼階東西面 祝先入門右（至西階下） 尸入門左（待延尸） 宗（上一字當有）人奉（旁有勇）槃 東面于庭南（門迤一） 宗人奉匜水 西面于槃東（與奉槃者相鄉） 一宗人奉簞巾 南面于槃北（在上兩宗人之中尸北面盥故鄉之） 乃沃尸盥于槃上 卒盥 坐奠簞（奉簞巾者） 取巾興 振之三 以授尸 坐取簞 興（以上七字依石經補入） 以受尸巾 祝延尸 尸升自西階 入 祝從 主人升自阼階（祝升即升也） 祝先入 主人從 尸升延 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鄉戶） 祝在左 祝主人皆拜妥尸 尸不言（南面）答拜（像神） 遂坐 祝反南面（將詔尸及佐食故南面未有事則當于戶外近席北面南面如鄉也特牲禮矣。注謂）尸 取韭菹辯擩（擩同）于三豆（醢必于醢四豆者二豆之誤） 祭于豆間（此儀） 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不命祭也亦命之說詳士虞禮以致不必問其讀否也） 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牢尸） 各一（牢一切肺即羊豕之切肺也言一切羊肺一切豕肺各一） 以授上佐食 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 尸受 同（本作石經改正）祭于豆祭（豆祭之處即豆間也） 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舉肺特牲所謂脊） 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上敦全敦獨之尊也右之便于取） 主人羞所俎 升自阼階 置于膚北（亦特） 上佐食羞兩鉶（鉶之目爲下） 取一羊鉶于房中 坐設于韭菹之南（近席初兩豆與） 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 上佐食受 坐設于羊鉶之南（列一） 皆有柶 尸扱以柶祭羊鉶 遂以祭豕鉶（豕不言嘗略之） 嘗羊鉶（亦祭豆祭） 食舉（舉肺脊也先食啗之以導之） 三飯 上佐食舉尸牢幹 尸受 振祭 嚌之 佐食受 加于肵 上佐食羞胾兩瓦豆 有醢亦用瓦豆（醢兩） 設于薦豆之北（注亦羊豕胾在北以四薦豆之亦作四隅胾與醢邪相鄉羊胾則在醢之北也） 尸又食 食胾 上佐食舉尸一魚（尸俎之魚也下腊同） 尸受 振祭 嚌之 佐食受 加于肵橫之 又食（五飯） 上佐食舉尸腊肩 尸受 振祭 嚌之 上佐食受 加于肵 又食（六飯） 上佐食舉尸牢骼 如初（舉加） 又食（七飯） 尸告飽 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 不拜 侑曰 皇尸未實（實猶飽也） 侑（侑言固勸之） 尸又食（八飯） 上佐食舉尸牢肩 尸受 振祭 嚌之 佐食受 加于肵 尸不飯 告飽 祝西面于主人之南 主人不言拜侑（祝言而不拜主人拜而不言別也） 尸又三飯（飯十一） 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至是始受之則其執之矣） 加于肵（右第五章迎尸正祭十一飯之祭） 主人降 洗爵 升 北面酳尸 尸拜受 主人拜送 尸祭酒 啐酒 賓長羞牢肝 用俎 縮執俎（縮執） 肝亦縮 進末（本在後） 鹽在右（肝右也在俎尸左） 尸左執爵 右兼取肝 擩于俎鹽 振祭 嚌之 加于菹豆（加于菹豆則遠矣） 卒爵 主人拜（亦相加特牲） 祝受尸爵 尸答拜（以上主人一獻） 祝酌 授（本作受）尸 尸醋主人 主人拜受爵 尸答拜 主人西面奠爵 又拜（拜受醋禮成） 上佐食取四敦黍稷 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墮祭之尸取之祭也） 以授上佐食 上佐食以綏（墮同）祭（亦擩于醢以授主人） 主人左執爵 右受佐食（受墮） 坐祭之 又祭酒 不興 遂啐酒 祝與二佐食皆出 盥于洗（將贊嘏而洗新之） 入 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 上佐食兼受（兼受下佐食者） 摶之以授尸 尸執以命祝 卒命祝 祝受以東 北面于戶西（近主人鄉） 以嘏于主人 曰皇尸命工祝 承致多福無疆于女（音汝下同）孝孫 來（注讀爲釐）女孝孫 使女受祿于天 宜稼于田 眉壽萬年 勿替引之（引長也） 主人坐奠爵 興 再拜稽首 興受黍 坐振祭 嚌之 詩懷之 實于左袂 挂于季指 執爵以興（坐興而矣） 復坐（復坐者進坐乃反坐也） 卒爵 執爵以興 坐奠爵拜 尸答拜 執爵以興 出 宰夫以籩受嗇黍 主人嘗之 納諸內（于房） （以上尸醋主人及嘏） 主人獻祝 設席南面 祝拜于席上 坐受（向南） 主人西面答拜 薦兩豆菹醢（注葵菹嬴醢禮當用饋食之豆也） 佐食設俎 牢髀 橫脊一 短脅一 腸一 胃一 膚三 魚一橫之（不言尻則殊也） 腊兩髀屬于尻（三者皆升此羊豕魚腊共俎也尻脊盡處兩髀間所謂） 祝取菹擩于醢 祭于豆間 祝祭俎 祭酒 啐酒 肝牢從（肝牢當作牢肝） 祝取肝擩于鹽 振祭 嚌之 不興 加于俎 卒爵興 主人酌 獻上佐食 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 坐受爵（與祝相鄉） 主人西面答拜 佐食祭酒 卒爵拜 坐授爵興 俎設于兩階之間（俎不入室又無席略之） 其俎折一膚（略又） 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 其晉亦設于階間 西上（亦折也上佐食） 亦折一膚（以上主人獻祝及佐食）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 授主婦贊者于房戶 婦贊者受 以授主婦 主婦洗于房中 出酌 入戶 西面拜獻尸 尸拜受 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 尸祭酒 卒爵 主婦拜 祝受尸爵 尸答拜（以上主婦亞獻尸） 易爵 洗酌授尸（祝授也） 主婦拜受爵 尸答拜 上佐食綏（墮同）祭（亦授之也） 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 祭之 其綏祭如主人之禮 不嘏 卒爵拜 尸答拜（以上尸酢主婦） 以爵出（入房） 贊者受 易爵于篚 以授主婦于房中 主婦洗酌 獻祝 祝拜 坐受爵 主婦答拜于主人之北 卒爵不興 坐授主婦 主婦受 酌 獻上佐食于戶內 佐食北面拜 坐受爵 主婦西面答拜 祭酒 卒爵 坐授主婦 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 主婦受爵 以入于房（以上主婦獻祝及佐食） 賓長洗爵 獻于尸（三獻） 尸拜受爵 賓戶（本作尸）西北面拜送爵 尸祭酒 卒爵 賓拜 祝受尸爵 尸答拜（以上賓長三獻尸） 祝酌 授尸 賓拜受爵 尸拜送爵（不止也不賓將實） 賓坐奠爵 遂拜 執爵以興 坐祭遂飲 卒爵 執爵以興 坐奠爵拜 尸答拜（以上尸酢賓長） 賓酌 獻祝 祝拜坐受爵 賓北面答拜 祝祭酒 啐酒 奠爵于其筵前（祝不卒爵者將以示事卑示也） （以上賓長獻祝） 主人出 立于阼階上西面 祝出 立于西階上東面 祝告曰利成（告相也） 祝入 尸謖 主人降 立于阼階東西面（下階） 祝先 尸從 遂出于廟門（賓與尸入于室以上尸出右第六章凡十節一主人酳尸二尸醋主人三主人獻祝及佐食四主婦亞獻尸五尸酢主婦六主婦獻祝及佐食七賓長三獻尸八尸酢賓長九賓長獻祝十尸出） 祝反 復位于室中 主人亦入于室 復位 祝命佐食徹所俎 降 設于堂下阼階南（不言尸俎祝亦不徹佐食俎以無西北之隅餕） 司宮設對席 乃四人餕（以將賓尸也） 上佐食盥 升 下佐食對之（上佐食東面下佐食西面） 賓長二人備（備四人餕也亦東西對） 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 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 皆右之于席上（東面者在南西面者在北） 資黍于羊俎兩端 兩下是餕（賓長在上佐食之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北也） 司士乃辯舉 餕皆祭黍祭舉 主人西面三拜餕者 餕者奠舉于俎 皆答拜 皆反（其位） 取舉 司士舉一鉶于上餕

又進一鉶于次養　又進二豆湆于兩下（也五豆）乃皆食食舉

卒食　主人洗一爵升　酌以授上養（曰授贊者洗三爵）

酌　主人受于戶內　以授次養（在下養若是以辯）皆不拜受

爵　主人西面三拜養者　養者奠爵皆答拜　皆祭酒　卒

爵奠爵皆拜　主人答一拜　養者三人興出　上養止（將嘏主）

人受上養爵　酌以酢于戶內　西面坐奠爵拜　上養答拜

坐祭酒啐酒　上養親嘏　曰主人受祭之福　胡壽保建

家室（上養以嘏盛于特牲不授黍則觀尸爲我矣）主人興　坐奠爵拜　執爵以興

坐卒爵拜　上養答拜　上養興出　主人送　乃退（右第七章）

（[illegible]卷終）

皇清經解卷五之十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十七

學海堂

儀禮章句

仁和吳司馬廷華著

有司徹第十七（有司助祭諸執事也徹謂祭畢徹俎豆之實以賓尸于堂也上篇卒食三獻而養改饌西北隅此徹之節也徹而賓尸于堂上蓋以紓其象神之勞又搒特牲禮卒食三獻後尚有獻賓及旅酬無算爵諸節上篇曾未之及俱于此篇賓尸不賓尸詳之故劉向以此爲少牢之下篇其別爲一篇而加以有司徹之名當起于兩戴鄭氏因之然向說是也此于五禮屬吉禮當第二第十七說非詳士冠禮○向案注以此爲祊釋據詩及爾雅祊是祭前求神之禮釋是明日又祭之禮皆別用牲賓尸又祭之餘節爾此篇有賓而無祭一餘卽尸食之餘尚可謂之釋乎又有司徹三字不足舉一篇大義是當依劉氏作少牢下篇今仍其舊而存是說以正之說經虞則仍日上下二篇姑仍）

有司徹埽堂（徹者[illegible]尸于堂新之埽者有司也[illegible]日埽堂[illegible]此[illegible]也）司宮攝酒（攝猶整也[illegible]）乃燅尸俎（燅溫也[illegible]）卒燅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注[illegible]）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如初（[illegible]）乃議侑于賓以異姓（[illegible]）宗人戒侑　侑出俟于廟門之外（[illegible]）司宮筵于戶西南面（[illegible]）又筵于西序東面（[illegible]）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illegible]）主人出迎尸　宗人擯　主人拜　尸答拜　主人又拜侑　侑答拜　主人揖　先入門右　尸入門左　侑從亦左　揖乃讓（[illegible]）主人先升自阼階　尸侑升自西階　西楹西北面東上（[illegible]）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　尸答拜（[illegible]）主人又拜侑　侑答拜（[illegible]）乃舉（[illegible]）司馬舉羊鼎　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　陳鼎如初　雍正執一匕以從　雍府執二匕以從　司士合執二俎以從（[illegible]）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四俎侑主人主婦正俎也）匕皆加于鼎東枋　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　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　雍人合執二俎　陳于羊鼎西並皆西縮（此加俎也並二以並此言並則上四俎不並也）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疏匕疏通刻爲雲氣曰覆曰縮則葉鄉下而直設于俎西也未用故覆之○以上設鼎俎右第一章）

主人降受宰几　尸侑降　主人辭　尸對　宰授几　主人受二手橫執几　揖尸（尸升主人升）尸侑升　復位　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　以右袂推拂几三　二手橫執几　進授尸于筵前　尸進二手受于手間（主人退）尸還几縮之　右手執外廉　北面奠于筵上　左之南縮　不坐（[illegible]）主人東楹東北面拜　尸復位　尸與侑皆北面答拜（侑亦拜從尸也）主人降洗　尸侑降（主人辭）尸辭洗　主人對　卒洗　揖　主人升　尸侑升　尸西楹西北面拜洗　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　降盥　尸侑降　主人辭　尸對　卒盥　主人揖升　尸侑升　主人坐取爵　酌獻尸　尸北面拜受爵　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　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朝事之豆也以下天豆籩皆主人主婦[illegible]）坐奠于筵前　菹在西方　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illegible]）主婦不興受　陪設于南　昌在東方　興取籩于房（[illegible]）麷蕡坐設于豆西　當外列　麷在東方　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　主婦不興受　設于初籩之南　白在西方　興退（以上主人獻尸及薦）乃升　司馬朼羊　亦司馬載（[illegible]）載右體　肩　臂　肫　骼　臑　正脊一　脡脊一　橫脊一　短脅一　正脅一　代脅一　腸一　胃一　祭肺一　載于一俎（[illegible]）羊肉湆　臑折　正脊一　正脅一　腸一　胃一　嚌肺一　載于南俎（[illegible]）司士朼豕　亦司士載　亦右體　肩　臂　肫　骼　臑　正脊一　脡脊一　橫脊一　短脅一　正脅一　代脅一　膚五　嚌肺一　載于一俎（[illegible]）侑俎　羊左肩　左肫　正脊一　脅一　腸一　胃一　切肺一　載于一俎（[illegible]）侑俎　豕左肩折　正脊一　脅一　膚三　切肺一　載于一俎　阼俎　羊肺一　祭肺一　載于一俎　羊肉湆　臂一　脊一　脅一　腸一　胃一　嚌肺一　載于一俎（[illegible]）豕脀　臂一　脊一　脅一　膚三　嚌肺一　載于一俎　主婦俎　羊左臑　脊一　脅一　腸一　胃一　膚一　嚌羊肺一　載于一俎　司士朼魚　亦司士載　尸俎五魚　橫載之　侑主人皆一魚　亦橫載之　皆加膴祭于其上（[illegible]）卒升　賓長設羊俎于豆南　賓降　尸升筵自西方　坐　左執爵　右取韭菹　擩于三豆　祭于豆間　尸取麷蕡　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　尸受　兼祭于豆祭　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　受于鼎西　左手執俎左廉縮之　卻右手執匕枋　縮于俎上　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　司馬在羊鼎之東　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　注于疏匕　若是者三（[illegible]）尸興　左執爵　右取肺　坐祭之　祭酒　興　左執爵　次賓縮執匕俎以升　若是以授尸　尸卻手受匕枋　坐祭　嚌之　興　覆手以授賓　賓亦覆手以受　縮匕于俎上以降　尸席末坐啐酒　興　坐奠爵拜　告旨　執爵以興　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　司馬羞羊肉湆　縮執俎　尸坐奠爵　興取肺　坐絕祭　嚌之　興反加于俎　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　乃載于羊俎　卒載俎　縮執俎以降　尸坐執爵以興　次賓羞羊燔　縮執俎　縮一燔于俎上　鹽在右　尸左執爵　受燔　擩于鹽　坐振祭　嚌之　興加于羊俎

賓縮執俎以降　尸降筵　北面于西楹西　坐卒爵　執
爵以興　坐奠爵拜　執爵以興　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
主人受爵　尸升筵　立于筵末以上薦豆俎卒爵　主人酌獻侑
侑西楹西北面拜　受爵　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　主婦薦
韭菹醢　坐奠于筵前　醢在南方　婦贊者執二籩䴵蕡
以授主婦　主婦不興　受之　奠䴵于醢南　蕡在䴵東
主婦入于房　侑升筵自北方　司馬橫執羊俎以升　設于
豆東　侑坐　左執爵　右取菹　㨎于醢　祭于豆閒　又
取䴵蕡　同祭于豆祭　興左執爵　右取肺　坐祭之　祭
酒　興左執爵　次賓羞羊燔　如尸禮　侑降筵自北方
北面于西楹西　坐卒爵　執爵以興　坐奠爵拜　主人答
拜以上主人獻侑　尸受侑爵降洗酌主人　侑降　立于西階西東面　主
人降自阼階　辭洗尸亦辭降　尸坐奠爵于篚　興對　卒洗　主
人升　尸升自西階　主人拜洗　尸北面于西楹西　坐奠
爵答拜　降盥　主人降　尸辭　主人對　卒盥　主人升
尸升　坐取爵酌　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　主人東楹東
北面拜　受爵　尸西楹西北面答拜　主婦薦韭菹醢　坐
奠于筵前　菹在北方　婦贊者執二籩䴵蕡　主婦不興
受　設䴵于　西北　蕡在䴵西　主人升筵自北方　主婦
入于房　長賓設羊俎于豆西　主人坐　左執爵　祭豆籩
如侑之祭　興左執爵　右取肺　坐祭之　祭酒興　次
賓羞匕湆如尸禮　席末坐啐酒　執爵以興　司馬羞羊肉
湆　縮執俎　主人坐奠爵于左　興受肺言受則有授授其設俎者與　坐
絕祭　嚌之　興反加于湆俎　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
乃載之　卒載縮執虛俎以降　主人坐取爵以興　次賓羞
燔　主人受如尸禮　主人降筵自北方　北面于阼階上坐
卒爵　執爵以興　坐奠爵拜　執爵以興　尸西楹西答拜
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　侑升　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
主人北面于東楹東　再拜崇酒　尸侑皆答再拜侑亦從尸拜也　主
人及尸侑皆升就敖氏曰升就二字宜衍其一筵不降而曰升者升席也○以上尸酢主人右第二章
獻凡五節一主人獻尸二薦豆籩三載豆俎卒爵四主人獻侑五尸酢主人而一獻畢　司宮取爵于篚
以授婦贊者于房東房外之東　以授主婦　主婦洗爵于房中
出實爵　尊南西面拜獻尸　尸拜于筵上受　主婦西面于

主人之席北拜送爵　入于房　取一羊鉶　坐奠于韭菹西
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　主人不興　受　設于羊鉶之西
興入于房　取糗與服脩籩人注云用粉稻米黍米合蒸曰餌糗者擣粉爲餌也腊人注云乾
肉薄折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腶脩　執以出　坐設之　糗在蕡西　脩在白西
興立于主人席北西面　尸坐　左執爵　祭糗脩　同祭
于豆祭　以羊鉶之柶挹羊鉶　遂以挹豕鉶　祭于豆祭
祭酒　次賓羞豕匕湆　如羊匕湆之禮　尸坐此言坐則匕湆與也　受
啐酒　左執爵　嘗上鉶羊鉶也右嘗之　執爵以興　坐奠爵拜　主
婦答拜　執爵以興　司士羞豕脀上尸俎無豕脀又不言豕俎則司士所載豕俎即
此脀明矣　尸坐奠爵與　受　如羊肉湆之禮亦奠之以俎降　坐取爵與
次賓羞豕燔　尸左執爵　受燔　如羊燔之禮　坐卒爵拜
主婦答拜以上主婦獻尸　受爵　酌獻侑　侑拜受爵　主婦主人
之北西面今文無西面　答拜　主婦羞糗脩　坐奠糗于䴵南　脩
在蕡南　侑坐　左執爵　取糗脩　兼祭于豆祭　司士縮
執豕脀　以升　侑興　取肺　坐祭之　司士縮奠豕脀于
羊俎之東　載于羊俎　卒乃縮執俎以降　侑興　次賓羞
豕燔　侑受如尸禮　坐卒爵拜　主婦答拜以上主婦獻侑　受爵
酌以致于主人　主人筵上拜受爵　主婦北面于阼階上答
拜　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　主人共祭糗脩共祭即上所謂兼祭
也　祭鉶　祭酒　受豕匕湆　拜啐酒　皆如尸禮　嘗鉶
不拜　其受豕脀　受豕燔　亦如尸禮　坐卒爵拜　主婦
北面答拜　受爵以上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不致爵略也○　尸降筵　受主婦爵
以降將酢主婦　主人降　侑降皆從　主婦入于房婦人不從降亦不辭洗禮略也　主
人立于洗東北西面　侑東面于西階西南　尸易爵于篚
盥洗爵　主人揖尸侑卒洗揖之升也　主人升　尸升自西階　侑從
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　侑西楹西北面立　尸酌　主婦
出于房　西面拜受爵　尸北面于侑東拜　主婦入于房
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設席者大婦等也房中則男女之別也　主婦立于席西今文
曰南面立于席西　婦贊者薦韭菹醢　坐奠于筵前　菹在西方　婦
人贊者執䴵蕡以授婦贊者注婦人贊者宗婦之少者　婦贊者不興受
設䴵于菹西　蕡在䴵南　主婦升筵　司馬設羊俎于豆南
主婦坐　左執爵　右取菹　㨎于醢　祭于豆閒　又取
䴵蕡　兼祭于豆祭　主婦奠爵　興取于坐絕祭　嚌之

興加于俎　坐挩手　祭酒　啐酒　次賓羞羊燔　主婦
興受燔　如主人之禮　主婦執爵以出于房　西面于主人
席北立　卒爵不坐非其位也　執爵拜執爵拜于主人變　尸西楹西北面答拜
主婦入　立于房入房立于席西○以上尸酢主婦右第三章亞獻凡四節一主婦獻尸二主婦獻侑
三主婦致爵于主人四尸酢主　尸主人及侑皆就筵　上賓洗爵以升　酌
獻尸　尸拜受爵　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　尸奠爵于薦左
止爵　賓降以上賓長獻尸尸止爵　主人降洗爵明本作觶應作爵○將酬尸也尸方止爵即酬之者尸事畢乃
徧獻也　尸侑降　主人奠爵于篚辭　尸對　卒洗揖揖主人升　尸升
侑不升尸辭酬　主人實爵酬尸　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　尸
西楹西北面答拜　坐祭遂飲　卒爵拜　尸答拜　降洗
尸降辭　主人奠爵于篚對　卒洗　主人升　尸升　主人
實爵　尸拜受爵　主人反位答拜授爵席前復阼階上位乃拜　尸北面坐
奠爵于薦左不舉神惠不敢數專也○以上主人酬尸　尸侑主人皆升筵　乃羞
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　皆右之房中之羞明自房中來也周官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糗熬也粉肩之也擣稻黍熬大豆或蒸曰餌餅之曰餈酏餐也嫂稻米合狼膏爲
之糗狼臆中膏也糝小切牛羊豕肉合稻米爲餌煎之○餈資反酏以支反食並音嗣糝桑感反餈之然反餕所梱反臐許
云反膮許蜀反一音栗　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　皆左之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
膮禮也○詳之以上羞右陰左　主人降　南面拜眾賓于門東言門東明就拜之　三
拜　眾賓門東北面皆答壹拜今文壹作一　主人洗爵　長賓辭不言
降未升也　主人奠爵于篚　興對　卒洗升酌　獻賓于西階上
長賓升　拜受爵　主人在其右　北面答拜　宰夫自東房
薦脯醢　醢在西　司士設俎于豆北　羊骼古文骼作胳一左骼也一體也
殺也　腸一　胃一　切肺一祭肺　膚一此俎及下眾賓等脀俱不升前亦未載上注所謂事至乃
載是也　賓坐左執爵　右取肺　㨎于醢祭之　執爵興取肺
坐祭之　祭酒　遂飲　卒爵　執以興　坐奠爵拜　執爵
以興　主人答拜　受爵　賓坐取祭以降長賓也祭脯及肺也己所有事故先
取之　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在上不言賓位所在于此明之　宰夫執薦以從　設
于祭東　司士執俎以從　設于薦東　眾賓長升拜受爵
主人答拜　坐祭立飲　卒爵　不拜既爵　宰夫贊主人酌
主人每獻畢奠爵于篚宰夫酌授之　若今文作如是以辯亦宰夫贊也　辯受爵　其薦脯
醢與脀　設于其位以長賓準之則隨獻隨設也○注謂徧獻乃薦未然　其位繼上賓而
南　皆東面　其脀體儀也儀度也尊體可用者用之注云亦有切肺膚　乃升長賓
主人酌　酢于長賓主人自酢亦以辯尸　西階上北面　賓在左　主

人坐奠爵拜　執爵以興　賓答拜　坐祭遂飲　卒爵　執爵以興　坐奠爵拜　賓答拜　賓降　宰夫洗觶以升　主人受酬（古文酬作醻）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觶在堂下獨有酬尊之長賓）賓在左　主人坐奠爵拜　賓答拜　坐祭遂飲　卒爵拜　賓答拜　主人洗　賓辭　主人坐奠爵于篚對　卒洗升酌　降復位　賓拜受爵　主人拜送爵　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此卒與尸酬○以上主人酬賓）主人洗升酌　獻兄弟于阼階上　兄弟之長升拜受爵　主人在其右答拜　坐祭立飲　不拜既爵　皆若是以辯　辯受爵　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東堂下）升受爵（再言升受爵者謂每升明辯也）其薦脀設于其位　其先生之脀折脅一　膚一（先生長兄弟也此有折脅尊之且明其餘不用脅也）其眾儀也（可用者用之無定數也○以上主人獻兄弟）主人洗（洗爵也）獻內賓于房中（內賓之席東）南面拜受爵　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同面拜與上獻賓等）坐祭立飲　不拜既爵　若是以辯　亦有薦脀（以上主人獻內賓）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家臣為私人亦降洗重獻禮也）拜于下升受　主人答其長拜　乃降　坐祭立飲　不拜既爵　若是以辯　宰夫贊（謂室老及士）主人酌（不親酌卑也）主人于其羣私人不答拜（嫌尊特明其長）其位繼兄弟之南　亦北上　亦有薦脀　主人就筵（古文曰升）（以上主人獻私人）尸作三獻之爵（作特牲賓作之此尸作之者貴體然也）司士羞湆魚（縮執在其中）縮執俎以升　尸取膴祭　祭之　祭酒　卒爵　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　橫載于羊俎　卒乃縮執俎以降　尸奠爵拜　三獻北面答拜　受爵（此三獻所爵也）以酌獻侑　侑拜受　三獻北面答拜　司士羞湆魚一　如尸禮　卒爵拜　三獻答拜　受爵　酌致主人　主人拜受爵　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　司士羞一湆魚　如尸禮　卒爵拜　三獻答拜　受爵（以上賓長獻）尸降筵　受三獻爵　酌以酢之　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　尸在其右以授之　尸升筵　南面答拜（拜于席與主人）坐祭遂飲　卒爵拜　尸答拜　執爵以降　實于篚（以上尸酢三獻）二人洗觶　升實爵　西楹西北面東上坐　奠爵拜　執爵以興　尸侑答拜　坐祭遂飲　卒爵　執爵以興　坐奠爵拜　尸侑答拜　皆降洗　升酌

反位（西楹西位也尊所乃反位也）酌于尸侑　皆拜受爵　舉觶者皆拜送　侑奠觶于右　尸遂執觶以興　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　主人在右　坐奠爵拜　主人答拜　不祭立飲　卒爵　不拜既爵　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　主人拜受爵　尸拜送　尸就筵　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　侑在左　坐奠爵拜　執爵興　侑答拜　不祭立飲　卒爵　不拜既爵　酌復位（西楹西言復者以酌則違其位也）侑拜受　主人拜送　主人復筵　乃升長賓（贊升）侑酬之　如主人之禮　至于眾賓　遂及兄弟　亦如之　皆飲于上　遂及私人　拜受者升受　下飲　卒爵升酌　以之其位相酬辯　卒飲者實爵于篚（卒飲者無）（所酬亦自飲之內賓亦旅文不具）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以上旅酬）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古文皆作爵延熹中改定）洗升酌降　北面立于阼階南　長在左　坐奠爵拜　執爵以興　長答拜　坐祭遂飲　卒爵　執爵以興　坐奠爵拜　執爵以興　長答拜　洗升酌降　長拜受于其位　舉爵者東面答拜　爵止（猶上經賓奠爵于薦左○）賓長獻于尸如初　無湆（無三獻有湆魚此無之魚盡也）爵不止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　亦遂之于下　皆遂及私人　爵無筭（上無筭爵）尸出　侑從　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　尸不顧　拜侑與長賓亦如之　眾賓從（出俱）司士歸尸侑之俎　主人退　有司徹（以上尸出第六章）若不賓尸　則祝侑亦如之　尸食　乃盛俎　臑臂肫脡脊橫脊短脅代脅　皆牢　魚七　腊辯無髀　卒盛　乃舉牢肩　尸受　振祭　嚌之　佐食受　加于肵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　奠于羊俎東　乃摭于魚腊俎　俎釋三个　其餘皆取

之（餘謂魚四個腊八個也）實于一俎以出　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　不言　尸又三飯　佐食受牢舉如儐　尸卒食　主人洗酌酳尸　賓羞肝　皆如儐禮　卒爵　主人拜　祝受尸爵　尸答拜　祝酌授尸　尸以醋主人　亦如儐　其授祝爵　祭其薦　亦如儐　其獻祝與二佐食　其位其薦脀　皆如儐　主婦其洗獻于尸　亦如儐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　執棗糗　坐設之　棗在稷南　糗在棗南　婦贊者執栗脯　主婦不興　受設之　栗在糗東　脯在棗東　主婦興　反位　尸左執爵　取棗糗　祝取栗脯以授尸　尸兼祭于豆祭　祭酒　啐酒　次賓羞牢燔用俎　鹽在右　尸兼取燔　擩于鹽　振祭　嚌之　祝受　加于肵　卒爵　主婦拜　祝受尸爵　尸答拜　祝易爵洗酌　受尸　尸以醋主婦　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　尸答拜　主婦反位　又拜　上佐食綏祭如儐　卒爵拜　尸答拜　主婦獻祝　其酌如儐　拜坐受爵　主婦主人之北答拜　宰夫薦棗糗　坐設棗于菹西　糗在棗南（主婦設之）祝左執爵　取棗糗　祭于豆祭　祭酒　啐酒　次賓羞燔　如尸禮　卒爵　主婦受爵　酌獻二佐食　亦如儐　主婦受爵　以入于房（無篚以爵入者將酌○以上主婦獻）賓長洗爵　獻于尸　尸拜受　賓戶西北面答拜　爵止　主婦洗于房中　酌致于主人　主人拜受　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　司宮設席　主婦薦韭菹醢　坐設于席前　菹在北方　婦贊者執棗糗以從　主婦不興　受設棗于菹北　糗在棗西　佐食設俎　臂　脊　脅　肺　皆牢　膚三　魚一　腊臂（亦用左）主人左執爵　右取菹　擩于醢　祭于豆間　遂祭籩　奠爵　興取牢肺　坐絕祭　嚌之　興加于俎　坐挩手　祭酒　執爵以興　坐卒爵拜　主婦答拜　受爵　酌以醋　戶內北面拜　主人答拜　卒爵拜　主人答拜　主婦以爵入于房　尸作止爵　祭酒　卒爵　賓拜　祝受爵　尸答拜　祝酌授尸　賓拜受爵　尸拜送　坐祭遂飲　卒爵拜　尸答拜　獻祝

及二佐食 洗致爵于主人 主人席上拜受爵 賓北面答拜 坐祭遂飲 卒爵拜 賓答拜 受爵 酌致爵于主婦 主婦北堂 司宮設席東面 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 賓西面答拜 婦贊者薦韭菹醢 菹在南方 婦人贊者執棗栗 授婦贊者 婦贊者不興 受設棗于菹南 栗在棗東 佐食設俎于豆東 羊臑 豕折羊脊 不言脅者折羊之脊 脊 祭肺一 膚一 魚一 腊臑 主婦升筵坐 左執爵 右取菹換于醢祭之 祭籩 奠爵 興取肺 坐絕祭 嚌之 興加于俎 坐挩手 祭酒 執爵興 筵北東面立卒爵拜 賓答拜 賓受爵 易爵于篚 洗酌 醋于主人 戶西北面拜 主人答拜 卒爵拜 主人答拜 賓以爵降 奠于篚 以上三獻 乃羞 宰夫羞房中之羞 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 內羞在右 庶羞在左 以上主人降拜眾賓洗獻眾賓 其薦脀 其位 拜醻酢 皆如儐禮 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 皆如儐禮 其位 其薦脀 皆如儐禮 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 辯 賓長獻于尸 加爵 尸醋 獻祝及醋 賓以爵降 實于篚 以下當有賓及兄弟兩階相酬及賓兄弟交錯其酬 無筭爵 無筭爵以上皆特牲饋食禮有之 旅酬諸節文不具 然經文太略 當合特牲及省尸二禮相參而得之 利洗爵 獻于尸 尸醋 獻祝 祝受 祭酒 啐酒 奠之 主人出 立于阼階上西面 祝出 立于西階上東面 祝告于主人曰利成 祝入 主人降 立于阼階東西面 尸謖 祝前 尸從 遂出于廟門 祝反 復位于室中 主人亦入室矣 祝命佐食徹尸俎 佐食乃徹尸俎于廟門外 有司受 歸之 徹阼薦俎 乃餕 如儐 卒餕 有司官徹餕 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 如饋之設 右几 厞用席 納一尊于室中 說詳士虞禮 司宮埽祭 主人出 立于阼階上西面 祝執其俎以出 立于西階上東面 司宮闔牖戶 祝告利成 兩告利成者 先為尸謖告以尸之終 後告以主人之終 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 有司受 歸之 眾賓出 主人拜送于廟門外 乃反 婦人乃徹 徹婦贊者也 凡不歸者 徹室中之饌

吳司馬是編之外 尚有三禮疑義百數十卷 杰向從翁氏百將岬堂假閱 其周禮疑義至六卷而止 天官尚未寫全 疑義原稿今存汪孝廉小米喜孫處 汪氏家多藏書 甲於武林 即振綺堂者是也 孝廉勤於著述 作陸氏經典釋文補體例謹嚴 近又為國語義疏 亦必可觀也 嚴杰附記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illegible]文刊

皇清經解卷五之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十八

儀禮小疏

學海堂

吳江沈徹君彤著

士冠禮

案士有已仕者 周禮上士中士下士是也 有未仕者 王制選士俊士進士皆是也 鄭云童子任職居士位 已仕之士也 所引四民之士 即國之俊選 未仕者也 此士冠禮 鄭乃云任職居士位者 古者四十強而仕 何童子任職之有 下記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 蓋以王太子入學受教 即俊選之類 則彼士固指未仕者 而此為未仕者加冠之禮可知 又案昏禮士乘大夫墨車 注云攝盛 則未仕者而加仕者之冠 亦攝盛無不可也 鄭專據周官為言誤矣 近萬充宗亦辨鄭注 但于士字無確證耳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初儀賈疏謂自筮于廟門以下至告吉 敖繼公斷自筮人執筴以下 按此于筮遠日如初儀之下 然後云徹筮席 宗人告事畢 則不吉而弗筮遠日 事未畢也 筮席不徹也 故特注亦序宗人告事畢于筮遠日之下 明筮遠日乃當日并筮也 若非并筮 則如少牢所謂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者 必於官戒乃退之下敘之矣 敖說是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 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

冠弁是主 重于他器服 故執之而不陳 其序在陳器服後者 為執以待事 南面向賓 於即位行禮宜近也

兄弟畢袗玄

案玉藻云無君者不貳采 無君謂凡未仕及去位者 不貳采謂上下同色 此云袗玄 即所謂不貳采也 兄弟是未仕者可知 鄭注無可議 敖謂袗乃彼服之別稱 而以畢袗玄為盡服玄端 則何以不言畢玄端 如昏禮之從者乎 而昏禮又何以既言從者畢玄端 又言女從者畢袗玄 而各異其文乎 則袗玄之不得為玄端明矣 女從者畢袗玄 亦降于女之纚衣纁袡 如兄弟所服之降于主人之玄端也 纚衣纁袡 疏謂即褖衣 是士妻助祭之服 蓋皆與士之玄端等

坐櫛設笄

亦贊者為之

筵于戶西

上筵于東序少北者 將成之而示之代也 此筵于戶西者 成而以客尊之也 皆主人意也 故皆主人之贊者為之

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

贊者之洗 為酌醴而洗觶也 觶實于篚 篚置房中與醴同在服北 又贊者初位在房中 冠三加之後 仍入房而筵又近在戶西 則洗于房中 固其所宜 萬充宗讀贊者洗為句而謂就庭中之洗 洗觶失之矣 昏禮舅姑醴婦 分南北洗 固取男女有別之義 此冠後醴子 陳器位人多在房中行禮 又在戶牖間 故于房中洗酌 本非為分別洗也 安得以冠禮無婦人與事為辭 若云篇中無北堂別置洗之文 則上于側尊一甒醴之下 既云有篚實勺觶角柶 此又云洗于房中 則北堂之有洗亦可互見 且少牢篇主婦洗于房中 亦不言房中設洗 而但言饌篚于房中 與此同例 特牲篇主婦洗爵于房 亦無房中設洗之文 故鄭直據昏禮記解之 記云洗直室東隅 篚在東北面盥 此篇篚在服北 次于醴篚之西 當有洗 洗之西則水也

興筵末坐啐醴

敖曰筵末席之西端也 愚按曲禮云席南鄉北鄉 以西方為上 鄭註云上謂席端 公食記云蒲筵萑席皆卷自末 註謂末為終 孔曲禮疏云終則尾也 此筵北坐南鄉 則筵末似在東方 士昏禮云主人筵于戶西西上 又云主人設筵東上 註云鄉為神 今為人 疏云為神則西上 為人則東上 此筵是為人

則筵末又宜在西方及觀鄉射禮賓南面東上疏云主人在東故席端在東乃知禮席之爲人者欲席端向主人故筵末必在西也若曲禮則是平常布席既非席賓又別無爲神事故但隨陰陽坐之不嫌西上也此冠主在東席宜東上則以筵末爲西端是也必筵末啐醴者不敢當客位也啐醴之義于下經啐酒疏內詳之

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

東壁謂東堂下直東之牆萬說得之敖謂時母位在東壁當然也鄭註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信若此言則母將亦如姑姊之在寢門內乎姑姊旁親不入廟可也父以成人之禮成其子而母不與知非母道矣故雖冠子無事不可不入廟俟見也取脯以見爲見也非爲脯也然必以脯者以脯而後可以見也冠于阼以著代而此仍降自西階不任代也不任代也者不敢也位于東壁蓋直主人初位之後于兄弟洗東之位則爲東北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子以成人見于母母雖尊之而不可以先拜若脯則父之所以禮其子者取脯以見不獨明其禮成且卽脯以達父成之之意子其母母之拜受宜不後于子之拜送也而尊成人之道亦寓乎其中此禮節之要而義之至精者故若醮若殺並復言之餘說皆非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

疏曰不見父與賓者益冠畢則已見也不言者可知也近萬充宗申之曰父爲冠主賓以成禮理無不拜當三加既畢未醴之前時父在東序端賓在西序子卽是而拜無煩他適并不必降階故不著也敖繼公則謂不見父者以難爲禮也蓋此時冠者于凡所見者皆不先拜而荅拜乃其禮當然爾父至尊也是禮有不可行故闕之且父爲冠主雖不見之亦無嫌也不見賓者賓既醴之則交拜矣是亦見也若復行禮則幾于褻愚按經云如爵弁服纁裳靺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則服訖亦容出房而南面立矣南面立待賓醴也則無見父與賓之事矣若謂見于卒醴之後則醴卒便取脯見母不容見父而反在其後且見賓又當在何時醴之字之實方爲冠者成禮皆非所以見也故經不著見父與賓者實不之見也非省文也賈與萬皆非也其不見何也蓋見于母見于兄弟見于贊者見于姑姊皆冠畢而以成人見也所見者必先拜雖母亦寓之于受脯尊其成人而禮之也父爲冠主則成之者也賓與之加冠則爲其父而成之者也故皆不見也不見者不宜見也兄弟贊者雖有事助乎父與賓而已則以成人見無嫌也父成之而亦尊之故醮于客位賓成之而亦尊之故字之此皆經義之至密者也敖說近是而未得其要

歸賓俎

案有俎必有特牲鄉飲酒鄉射取擇人而用狗此冠禮戒賓宿賓亦有擇人之義當亦用狗鄭云未聞而疏乃曲從之何也

洗有篚在西

醮不言設洗者賈謂上云醮用酒卽連云尊文勢如此故不得言敖謂醮而設洗之節亦與冠同故不復見皆非也冠一加卽一醮三加卽三醮是冠與醮當同一洗自不須更言設洗也云洗有篚在西則篚于設洗時已有之但冠而賓盥無所用篚故于醮見其文耳敖謂惟有篚異于冠此見其異者亦非 亦與冠同冠字今本作醮誤爲改正辨之

筵末坐啐酒降筵拜

既坐啐酒亦奠爵既降筵拜亦執爵興

立于筵西

註曰俟賓命疏曰俟賓命爲更加皮弁也愚謂上一加入房易服訖而出南面者立于房戶外之西待命也自房出而未及醮故房戶外之西爲便此立于筵西待命者以不但易服出房而又醮訖故筵西便也 惟此條增減疏文

取籩脯以降

云籩脯者蒙上兩籩之文無義敖謂以別于所祭者迂也

屨夏用葛 至 不屨繐屨

此論三服之屨不在前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一節後者一爲此篇是冠禮宜以冠弁爲主論冠弁而卽及屨非類也一爲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論及執冠者面位已引到主人玄端爵韠云云不可以論屨截斷文勢也一爲上文論所陳冠明器物俱爲下行禮而設今加冠三次但云服冠服而不及屨故論屨不須在行禮前也其不綴在三服下者以屨有絇繶純又有色有寸數若不言則漏略若詳言則與緇布冠缺項等六物一例失賓主輕重之義故也疏乃謂皮葛不同且屨在下不宜與服同列則服固有裳屨不可從裳列乎皮葛雖不同將不可類敘乎二說皆非其不在戒賓等辭前者戒賓至爲字等辭蒙上論行禮而及之文類勢便亦不可以論屨截斷也故論屨一節不補在篇末無可附者此乃古人造文之法斷續參差要皆有謂後儒或移此于賓升則東面下非其序矣當仍從古本

爵弁纁屨黑絇繶純

鄭曰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敖曰黑屨青飾白屨緇飾則此纁屨當飾以白而白非所以爲飾故越之而用黑焉按虞書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考工記云凡畫繢之事後素功又云五采備謂之繡則古人五采皆用爲飾不廢白也鄭說不可易

戒賓曰 至 惟其所當

敖謂以士昏禮例之此以下所載諸辭皆當爲記文乃在經後記前未詳按冠禮諸辭卽經也士昏禮經未及辭故于記補之又冠禮經詳故記但言冠義昏禮經略故記皆補其所未備言各有當不可以彼而例此也

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此見夏初以上無公侯冠禮也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則亦用士禮冠之此見無天子元子冠禮也天下無生而貴者鄭云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 此鄭註見郊特牲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言不象賢則雖繼世而不得立爲諸侯故幼而卽位者俱以士禮冠之不成之爲諸侯也釋所以無公侯冠禮之意孔疏郊特牲此節云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乃是反說蓋執其詞而不逆其志也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此申上五十而後爵之意以德之大小為爵之大小則年未五十不必有大德故大夫之傳不及也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此因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而類及之見古者士但有名字而已今死而謚則文勝也言生無爵又因以官爵人而及之

此冠義禮記郊特牲篇亦載之亦有繼世以立諸侯而下三節先儒謂于冠義無所當而疑其錯簡非也去此三節則義不明備郊特牲冠義末云知其義而敬守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見士冠禮中先王治天下之道存焉象賢德殺二節亦發此義

皇清經解卷五之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十九

儀禮小疏　學海堂

吳江沈徵君彤著

士冠禮箋

前期三日筮賓

前期三日注謂空二日者為期一日宿賓宿贊冠者又一日也賈疏甚明敖乃謂但空為期之一日誤以宿賓贊與筮賓同日耳

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

按鄉飲酒禮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彼疏云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為翼此直東榮亦設于阼階東南蓋遂當之正堂之旁為東堂西堂東堂西堂之旁為夾道夾道之旁為都宮之牆則東榮正臨夾道故洗東有餘地可置水而當東榮加東西二字亦非贅文萬氏為寢廟圖屋兩旁無夾道疏也南北以堂深彼疏云堂下洗北去堂遠近取于堂上深淺假令堂深三丈洗亦去堂三丈以此為度蓋去堂不三丈不當東榮則于陳器位人害耳

設洗直于東榮

注云榮屋翼也疏即今之搏風朱子夏屋說云橫棟蓋外有版下垂謂之搏風榮翼乃接簷之名（按卽謂東西腰簷也）疏直指搏風誤又釋宮云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又曰屋櫋聯（二字考說文增人）齊謂之檐楚謂之梠然則梠即檐而檐之東西起者乃曰榮耳彤按二一說釋宮為得其實謂檐為榮乃本郭璞注上林賦所云南榮屋南檐者以說文核之郭亦誤也又士喪禮云升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前者南後者北由南北而言則曰東榮西榮由東西而言則曰前榮後榮故喪大記之西北榮與士喪禮之後西榮一也

南北以堂深

以堂深庭洗宜先深堂之深而堂之深無明文陳氏禮書引尚書大傳曰士之堂廣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注云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是堂廣凡九丈序內六丈而堂之深亦未及焉按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疏引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知周人度堂寢之深廣皆以九與七差之也然則堂廣九丈者堂深宜七丈室取二丈（實一丈五尺五寸）入室之外宜五丈以序內堂廣六丈九七差之堂之深尚宜四丈六尺六寸有奇朱子釋宮云士昏禮疏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聘禮注曰設碑近如堂深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聘禮疏云碑東當洗然則洗西亦當碑而北去堂亦四丈六尺六寸有奇矣

韎韐

注云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按玉藻云一命緼韍注云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疏云毛詩云韎韐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為韎韐聲也茅蒐則蒨也詩疏云此傳云一入曰韎韐按爾雅云一染謂之縓是韎韐即縓也然則韎為赤黃色之最淺者韐乃韍之異名并韎韐為色通方言非正訓也說文韐亦作衸云士無市有衸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司農云裳纁色詩疏又云駁異義云韎草名字當作韎

緇深玄　赤而有黃者為纁　縓淺絳　絳淺纁　黑而兼青赤黃者為玄

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為玄

鄭注檀弓黃裏縓緣云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

鄭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雖無正文而義有可取蓋士冠禮本為未仕之士制之而冠主則已仕為士者故得用攝盛之法假令父為上士則子服玄裳父為中士下士則子服黃裳雜裳若父為大夫則子亦服玄裳禮窮則同也敖謂玄端以玄裳為正是也謂若無玄裳亦許其用黃裳雜裳則何為而無玄裳乎非其義矣

緇布冠缺項

缺項所以固緇布冠者其用與皮弁爵弁之笄同乃自為一物非虛言冠項之缺也鄭讀缺如頍謂其制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敖讀如字謂別以緇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皆無正文不辨其孰是然並以缺項為固冠之物則不可易也萬充宗乃以冠後兩開不相屬為缺項是缺項非一物而本文五字專為下句張本矣豈誤以緇布冠與青組纓同條而忘其自為一區乎不思甚矣

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

彤曰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此亦當然

歸賓俎

彤曰鄉飲酒記云其牲狗也賓俎脊脅肩肺介俎脊脅胳肺此介俎不用胳用膞若無用特豚則歸賓亦以豚俎

此賓蓋兼介而言按燕禮獻賓有俎獻公卿無俎下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為賓注云不以所與燕者為賓者燕為序歡心賓主敬也然則賓主敬故有俎燕為序歡心故卿無俎又八君尊故與之序歡心敬乃可殺此冠禮是士勞其賓贊子贊冠者不可以殺其敬故知介亦有俎也

三醮有乾肉折俎

注云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為俎疏云或為豚解而七體以乾之及用之將升于俎則節折為二十一體也陳祥道云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則有房脀親戚燕飲則有殽脀（王[illegible]語定）全脀豚解也房脀體解也殽脀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既夕鼎實羊左胖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為四又兩胉一脊而為七（士喪禮云前左右）肩臂臑屬焉後左右髀肫胳屬焉并左右脅通脊為七體此所謂豚解也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

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殽體其犬豕牛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爲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朱子云豚解之義陳說得之二十一體則折脊爲三曰正脊曰脡脊曰橫脊兩胉各三曰代脅曰長脅曰短脅凡六兩肱各三曰肩曰臂曰臑凡六兩股各三曰髀曰肫曰胳凡六通爲二十一體凡牲與腊方解割時皆如此但牲則兩髀以賤而不升於正俎耳故少牢禮具列自髀以下凡二十一體但髀不升耳而鄭氏注云凡牲體之數備於此初不及他體也況此言腊則又不殊賤也按周禮乾肉雖亦然經云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鄭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腊小物全乾則乾肉與腊別也此二句誤而周禮內饔及此經昏禮兩疏皆言二十一體乃不數兩髀而不計其數之不足蓋其疏畧至少牢疏及陳祥道乃去髀而以兩觳足之蓋見此經猶有脰及兩觳可以充數然欲盡取之則又衍其一故獨取兩觳而謂脰非正體若果如此則觳亦非正體又何爲而取之邪此其爲說雖巧而近于穿鑿不可承用彤謂體解之義朱子之說盡矣其云凡牲與腊方解割時皆如此者謂方出鑊而未升鼎俎之時按士虞記殺于廟門西豚解是未烹時總爲七體也下云羹飪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實于上鼎是實鼎時一左胖而分七體也則體解在羹飪之後而不在未烹以前可知士虞記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于鼎也朱子特未之詳言耳又按左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宣十六年杜注云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宴則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孔疏云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爲不食故不解折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卽殽烝也然則半解其體乃用半體而豚解之若旣夕禮之分爲四段也固非士虞牢解之七體亦豈少牢之解爲二十一體乎陳以房烝爲少牢之體解誤矣至殽脊之義杜孔云體解節折卽本諸國語蓋言旣體解之而又節折之此體解卽豚解而爲七體也節折卽體解而爲二十一體也陳云骨折與節折同但下云肩臂臑膞胳之骨不折所折者脊脅是徒知脊之折爲三脅之折爲六而不知肱骨之分而爲肩爲臂爲臑股骨之分而爲髀爲膞爲胳皆折也則亦不能無失也若推而言之特牲饋食尸俎胙俎主婦俎皆正脊長脅各二骨折十二骨而爲二骨者六折六骨而爲二骨者三也少牢饋食脊脅皆二骨以並主賓尸各一骨折二骨而爲一骨者兩也少牢賓尸之臑折豕左肩折特牲之觳折折一骨而爲半骨者兩也皆謂之骨折亦通謂之殽脊特牲記云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脅注云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殽者升之俎是也又士虞記云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折脰膉亦謂之折俎則凡破折餘體者皆覩此矣敖繼公特牲記主婦俎觳折說云凡牲體者皆折也然經文之例其先言體乃言折或單言折者必非正體若全體者也蓋與折俎之說不同今以士虞記例之敖亦未盡然殽脊折節之正必以節折二十一體者當之又按此經賈疏云案周禮腊人云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鄭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腶修若然乾肉與脯修別此注云牲體之脯者但取于脯之乾不取其薄析也

脊凡二十四節正脊十二節在脰下頸骨以下六節疑但名脊不名正脊或統名正脊　脡脊六節在正脊下橫脊六節在脡脊下正脊半短半長橫脊尤長

代脅六　長脅二　短脅二　凡兩旁各十四骨　凡肱三節股四節皆去蹄算

胳下曰觳

前蹄上有四短節連頸骨總名曰臑臑之名由四短節柔故也

正脊當心微屈脡脊不屈皆較橫脊少短橫廣也不曰長而曰橫據俎上言

代脅前脅也按廣雅云飲代也然則代亦訓飲矣詩毛傳云飲助也然則代亦有助義矣前脅最短若爲長脅之助故名代脅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

注云烹于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敖說云載衍文彤謂則特豚載爲句乃承上乾肉折俎而言載卽謂俎謂俎爲載猶謂脯醢爲薦也蓋先載半體以醮子留其半以禮賓贊各有其俎不得合左右胖並載也合左右胖並載者惟士喪禮爲然鄭注非是敖亦不得其說而衍之爾又冠禮主于醮子醮子者賓設俎者賓之贊禮賓贊亦爲其醮子而勞之然則醮子以右胖禮賓贊以左胖特牲饋食記云尸俎肩臂臑肫胳正脊橫脊長脅短脅其右胖醮子之體數歟鄉飲酒記云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其左胖禮賓贊之體數歟但鄉飲酒介俎以胳辟大夫爲遵用臑與胣耳冠禮賓之下無尊于介者俎宜用臑或疑冠禮非特牲饋食之比不知上之子攝盛可用士之俎也他無所倣則倣神俎而已鄉飲酒亦士禮又具賓介與冠禮同故亦倣之

敖說云士喪禮曰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此其合升之體數也又于士昏禮特豚合升云不言四鬄兩胉者士喪禮有成文故此畧之按此經醮辭有云肴升折俎則是固以節折之體而升之俎也節折之體分載各俎或九或三而合升于鼎則總爲二十一體敖見士喪禮合升七體遂以爲冠昏皆然不知嘉禮凶禮詳畧各有其宜一槩以相量則失之矣

彤曰不用豕而用豚豚未成牲而將成牲于冠義類也昏合體喪凶事並事之將成故亦用豚載字屬上讀蓋謂俎爲載必言載者嫌合升爲升俎也合升以下載俎前事合而升之爲醮子禮賓輕重畧同又豚小鼎足以容兩右胖醮子左胖禮賓益先後分載各俎鄭云載組合左右胖以喪禮爲冠禮誤也云凡牲皆用左胖亦誤

皇清經解卷五之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二十　學海堂

儀禮小疏　吳江沈徵君彤著

士昏禮

昏禮下達

疏云下記昏辭云吾子有惠貺室某也稱有惠明前此已通辭相許

按士冠禮首云士冠禮筮于廟門士相見禮云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鄉飲酒禮云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鄉射禮云鄉射之禮主人戒賓燕禮云燕禮小臣戒與者公食大夫禮云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凡篇題皆用經首句故首句無不與篇題同首句下必序是禮之始事不

及其他且明了無不成辭者則此經昏禮上當脫士字下達上亦有闕文玩鄭注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及引詩匪媒不得諸語當脫使媒氏三字則昏禮有其始而辭成與諸篇首句一例矣敖君善及萬充宗等乃爲自天子下達庶人之解無論其辭不成也而例且變變例必有謂今將以此明士之昏禮畧如大夫以上而卽昏以例其餘乎則昏禮非要且近于記文之旁及者將以此明大夫以上之昏禮卽士禮而畧其文乎則大夫以上之昏禮今雖無考古未嘗不各有其書而其義亦非要若媒氏通辭固昏禮之要也舍其要而及其非要經無是也故其說雖本先儒其誤實甚又下達下字當去聲讀與周易男下女之下同蓋自請期以上皆壻父下女父之事親迎爲壻之下女女在家壻家未有不爲之下者故使媒氏下達乃壻父自下之始也而疏以男上女下解之亦乖經義

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

鄭云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庪形謂阿非棟方納采而卽示親親非情之正按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云是制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庪之前爲檐又考工記云四阿重屋注云若今四注屋(注近本作柱也作注注卽霤是作注爲是士冠禮引此)四注則四檐四檐則四阿然則阿卽庪也今文阿爲庪義之同耳又按鄉飲酒禮云賓主拜于兩階上皆當楣此賓升西階而當阿致命西禮相如蓋皆承壻父自下之義又賓主不敢示之謙雖當楣且不敢況入堂深而當棟乎必不然矣考工記又云門阿之制五雉阿亦庪也注云棟亦非按其下論宮隅城隅之制是阿與隅兼舉知以邊對角言之

凡鄭注疊出古文今文有聲之一者若旅作臚謖作休箭作晉之類有聲之近者若闑爲槷糅爲縮牢爲纕之類有音之一者若闑爲槷與作頍之類有音之近者若盥作浣媵作騰之類有形之近者若縓作𦆌啐作呼之類有形之于上下文一者若醑作酌(少牢士虞)常爲祥(士特)㐲用爲于(特牲)之類有義之近者若黍作稷侯爲立射人爲擯香特爲俎之類有義之一者若起爲闕扃作鉉之類其中亦有互相兼者皆鄭以爲誤而不之從者也此阿之作庪則由義之一而誤者阿之言倚屋宇倚焉庪之言閣屋宇閣焉名異實同故緣此致誤庪不見于經而阿見考工記今雖不依鄭義亦當從古文爾

摯不用死

士以雉爲贄其常也故下記奠贄注云雉也此云贄不用死注云贄鴈也吾友曰尙書云一死贄謂雉也則此句直云贄不用雉而已敖繼公謂古人非昏禮而用鴈豈有用死者乎則誤甚矣愚謂贄不用雉者爲其死也不曰雉而曰死兼明其義也白虎通謂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是也必用鴈者取其生而有節故上下共之非爲攝盛敖又謂此文在庪帛之前是指納采之類又云遣使爲之而非親執以相見不可謂贄皆非也記文多一事一義上又云凡行事必用昏昕則自該親迎言之不可謂專指納采之類且使者代主人將事則使者之執之猶主人之執之也何不可謂贄耶

納徵玄纁束帛

注云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按鄭周禮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昭二十六年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又按鄭雜記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卷(卷近本作者誤今以意改正)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聚此數說而此經束帛之制明矣

容齋隨筆載春秋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鄭聘禮注玄三纁二

按周禮染人云夏玄纁注云玄纁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疏云天地之色玄黃而云纁者(故書云作玄字之誤也)土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赤與黃共爲纁也(故書無下赤字○王制疏采鄭易注已然此說蓋本鄭)又按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說文云縓帛赤黃色纁淺絳也郭璞云赬淺(近本誤作染)赤色鄭剛中云纁赤黃色然則纁之爲赤而有黃無疑矣(縓與纁皆赤黃色䞓亦赤黃色故云竢赤又裏大記云復者朝服大夫以玄赬疏以赬爲纁裳亦赬爲赤黃色之證)禮器云白受采乃由白而黃而赤以成兼西中南三方之色備乎陰而又得其中取法于地者也(南方陽之正位北方陰之正位然陽生于子陰生于午故又爲北陽而南陰也)又按考工鐘氏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疏云纁不入赤而入黑則爲紺緅蓋四入也說文云紺深青揚赤色黑而有赤色者爲玄新附文云緅青赤色士冠禮疏云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于涅況更一入黑爲緅乎新附文僅謂之青赤者對玄而言耳玄以纁爲質而靑而黑以成乃又兼東北二方之色備乎陽而包乎陰取法于天者也天之正色蒼而玄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玄而下纁記云皮帛必可制納幣以玄纁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也

詩云朱芾斯皇鄭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其卽纁歟純朱則黃亦隱矣

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注云謂冕服玄上纁下疏云玄是天色故爲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間按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騮黃皆以五行相克爲間纁雖間色火土相生得中冑毋非他間色可比故聖人重之而以爲裳也

凡染黃而不得赤其黃不深縓赬纁雖云淺赤實皆深黃也纁則黃之尤深于土色最冑者故以爲裳○說文緇帛黑色也禮書云說文緅爲青赤色紺爲深青色則紺黑于緅矣鄭賈之徒謂纁入黑則爲紺紺入黑則爲緅不可考也按說文緅字乃徐鉉等新附義雖本玉篇亦稍疏畧陳用之遂疑紺黑于緅而謂爲不可考誤矣○說文又云纔微黑色如紺亦可互證

說文云絳大赤也論語疏云緅淺絳色士冠禮爵弁注云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

疑四入爲朱五入則謂之絳大赤者言赤之過也若四入爲紺則五入爲緅矣雖同五入一是染絳一是染黑不可以緅爲絳也又何必別其深淺乎說文曰蒼草色也

鄭周禮媒氏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以緇婦人陰也(云象婦人陰則庶人亦當衣緇何凡於娶禮必用其事云象昏禮之幽陰者得之)

類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此經注云用玄纁象陰陽備也然則玄爲陽而纁爲陰矣又鄭注此經纁裳緇袘云緇緣者象陽氣下施是緇亦陽也按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靑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凡五而目有六者說禮云六色玄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單而天之玄乃全乎五方之色玄入黑而爲緇則諸色潛藏獨見其方之色而已故說文但訓緇爲黑而康成以爲陰類也然所見者雖獨北方之色而天之色實含諸其中故禮服緇與玄恆互用而康成又以緇爲陽象不等諸專象北方之黑也葢專象北方之黑不以靑赤黃諸色爲裏或曰凡昏禮無貴賤皆陰陽備鄭乃謂惟士大夫之幣象之豈庶民獨不當象之乎謂娶禮必用其類而以緇則士大夫何爲而不用其類與形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專用緇則取象幽陰兼用玄纁則取象陰陽之備皆昏禮之義類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下士也然不用黑而用緇則以緇之中仍備乎陰陽之色耳

又按士冠禮所陳三服玄端玄裳乃服之下者然在庶人爲上服昏禮攝盛則庶人與其妻皆可服玄而納幣以緇者緇又降于玄也

楊信齋云朝服十二升緇布衣而素裳但六入爲玄七入爲緇大判言之緇衣亦名玄故云周人玄衣而養老玄衣指朝服言之

考工記訂義趙氏云玄緇相類所以染人言玄而不及緇鍾人言緇而不及玄也

賈疏云天玄與北方黑二者大同小異言天止得謂之玄天不得言黑天若據北方而言玄黑俱得稱之是以北方云玄武宿也

緇深于玄纁淺于纁而實爲玄纁之類故亦象天地

緇深于玄固包乎玄之所包纁淺于纁亦已包纁之所包故可以代玄纁也

緇玄雖大判同然冕服皆以玄而弁服則緇玄通用是緇之色固下于玄也

昏禮幽陰故取象北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也

既夕記注云衣以緇裳以纁象天地也葢緇類于玄亦爲天色玄是子半以後之天色屬陽緇是子半以前之天色屬陰下記云皮帛必可制而女服紂衣則此經玄中容有紂也葢紂緇深于玄而卑于玄故以玄統之

又按鄭聘禮注引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疏云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只則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鄭答云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每卷二丈是昏禮之幣視制幣加長則幅宜亦加廣矣幅廣本二尺二寸純二十四寸亦加二寸二十四寸取十二支兩合之數二十尺取十干兩合之數於昏禮爲類此說較義陳賈勝然愚終不若鄭義之深更詳之○按賈疏云凡嫁子娶妻舍尊卑則純帛宜依此說鄭破字非也但庶人入幣決當用紂帛非鄭亦不能立此義

純言廣四只則長二丈可知制言丈八尺則廣二尺二寸可知互舉以見例也

純猶全也幅長二丈廣二尺四寸爲全通尊卑八幣言之士大夫用玄纁庶人用紂皆以五兩爲率爵弁服冠衣不用玄　大夫玄禎則裳不用纁　爵淺於玄而衣緇則深於玄　禎淺於纁

皮帛必可制

郊特牲云幣必誠彼疏云誠者使可裁制勿虛濫是以不濫惡爲誠也則此云可制者亦不濫惡之謂

有裧至於門外

注云裧車裳幃也周禮謂之容

鄭司農注周禮云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康成此注本之

按雜記其輤有裧緇布裳帷注裧謂鼈甲邊緣裳帷圍棺者則裧與裳帷明非一物詩疏云裳幃以幃幛車之旁如裳其上有葢葢有衣增二字四旁垂而下謂之襜是也且昏禮以有裧爲盛爲裧非凡婦人車所有也衛風云漸車帷裳則帷裳乃凡婦人車有之其爲二物益明矣既夕記注又云裧於葢弓垂之此得其實又容與葢相配則容是在上之襜非在旁之裳幃山東人亦誤稱之

裧衞風詩疏引此作襜周禮注云容謂幨車亦謂此有裧之車按玉篇幨襜並同裧又裧或作幨此入音義幃呼韋切又音韋按雜記緇布裳帷帷作幃幃于悲切音相近通用說文云在旁曰帷亦入音義

女次純衣

注云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又云女從者畢袗玄則此衣亦玄矣疏云按追師注云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此純衣卽褖衣士服爵弁助祭之服以迎則士之妻亦服褖衣助祭之服也彤按詩鄭風箋引此經純作紂釋文云本亦作純又作緇並同則此衣是紂而非玄又按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注云褘衣玄揄狄靑闕狄赤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則褖衣亦非玄而黑紂雖備色而外見惟黑故云純衣卽褖衣也士妻之服褖衣助祭王朝侯國同后服玄而士妻亦服玄嫌也后夫人服靑服亦而士妻服玄僭也故助祭不以玄而以黑昏禮自服于其家又嘉禮攝盛宜用備色然以緇而不以玄者緇下于玄雖攝盛猶示之節也聖人之謹于辨分如此

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

賈云此時當在房外當楣北面

按此時女立房中南面俟壻壻當楣北面奠鴈拜所謂執贄以相見也壻婦之相見同此始婦不答拜者謙不敢當其盛禮也葢稍還避之　婦人從夫者也故無論夫下之而不敢當卽夫齊視之而亦不敢當故夫有親迎之禮而婦無見夫之儀夫執摯以拜而婦不答拜也不還其摯者鴈取有常節隨陽義不可不受也壻雖不敢當夫之下之亦之而未嘗不隨者所以明婦順也主人西面于阼階上女房外南面而賓北面奠鴈是拜之執摯相見矣許之執摯相見若父母親授之故曰壻親受之于父母也

母施衿結帨

按爾雅云衿謂之袸郭注云衣小帶邢疏云衿士昏禮施衿結帨是也陳用之禮書引爾雅此文及注而云纓帶曰衿士昏禮之衿卽內則衿纓之衿衿纓以佩容臭者彤謂此皆近是而未得其實郭以衿爲衣小帶　說文紟謂衣系也

云衿衣系也而無衿字爾雅釋文云衿又作紟明紟與衿通　陳乃直以爲佩帶按爾雅于衿謂之袸下卽又云佩衿謂之褑是衿與佩衿必非一物故郭注佩衿亦別云佩玉之帶安得卽以衣小帶爲佩帶哉然則解士昏禮之衿當用佩帶而不當用衣小帶明矣若此梲及下經之鞶則皆所佩而結于帶者也蓋佩玉佩用之帶皆曰佩衿

婦從降自西階

按春秋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公羊傳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然則士大夫之昏禮可以類推此經婦從女未在塗也而稱婦蓋奠鴈之時賓迎主授女既從賓則婦而非女由此始矣且降自西階亦在塗之始故稱婦而不稱女也入夫家無改稱者婦士妻之本稱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

壻御婦車

此稱壻而不稱賓者女未授則賓之婦既從則壻之皆對主人而稱也亦辨名定分之義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

主人揖婦左還辟之詩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按禮之通例賓及門主人出門再拜賓答拜賓升登卽不復拜其行升堂而拜者謂之拜至乃所以尊之今既迎婦而拜于其家則婦及壻門卽不必拜矣若升堂拜至尤非所以施於婦者也至後世交拜之儀不知所始而其義則非蓋自夫而言則嫌于拜至自婦而言似壻迎未答拜而此時拜之有仍當其盛禮之嫌矣總之娶婦之義夫爲之主婦未至則先之步　心下之婦既至則帥之則惟我之從共牢而食同其尊卑亦我使之同其尊卑也然則交拜之義安見非使之拜已而答之乎曰使拜已而答之是卑婦而自尊又與敵耦之義不稱合夫婦而言則所以成夫婦之義者不存乎交拜若以爲共牢合巹之先導可矣　冠禮賓既升堂卽行冠子之禮而子不拜賓昏禮婦既升階卽行共巹之禮而婦不拜夫各有所宜義不繫乎拜也主人于婦之至導之入門導之升階導之入室導之卽對筵意專在共牢合巹以成夫婦緊取乎在堂之交拜也在堂交拜無論禮意有違而儀文亦不相稱若以此爲敬章別則親迎執摯之時已行之矣　若有故而不親迎則當出迎于大門外再拜稽首而不應交拜于堂原交拜于堂之始必有不親迎而又不拜迎于門者乃爲此非禮之禮後儒不察而遂著之繆矣

夫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

尊婦入室其於此正夫婦之名故稱夫也夫婦之名正則復反其故稱矣故下經稱主人

七俎從設

敖云此三七三俎形按上經所陳器饌醬湆二豆菹醢二豆黍稷四敦及四爵合巹皆爲夫婦各用其半故兼陳之則此設七俎亦當有六七六俎矣鄭特牲昏義並云共牢而食者特謂其不異牲若豚魚腊夫婦各食其半耳非謂止三俎而共之也又下經婦用特豚饋舅姑注云有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時舅姑共席猶各有俎豈夫婦異席而顧共俎乎且婦前無俎亦非敵偶之義其誤甚矣

設湆于醬南

注云饌要方也按特牲注云腊特饌要方也疏云豆在神坐前豕設于豆東魚次豕東若腊復在東則饌不得方故特也上經腊特于俎北義同此經設湆于醬南者以醬東黍黍東稷若稷東復湆則饌仍不得方故亦特設之于醬南兩注皆明特設之義蓋必有特設者而後饌乃得方也是云饌方固不數特設者若通數一特卽不可謂方疏以爲要方者據大判而言由此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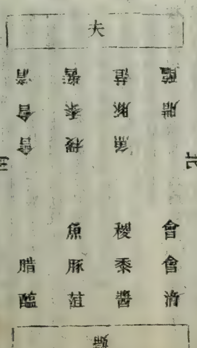
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

敖云下文云設黍于腊北而此醬宜在黍東則於特俎爲東北也又云二豆在醬南俱當特俎之東形按下經設黍于腊北之腊謂婦之腊卽婦之特俎也敖誤以夫婦其三俎乃以此腊爲卽上所特設者遂謂醬于特俎爲東北二豆當特俎之東無之而不誤矣且如其言則下經對席北去壻席過半夫婦徑不相直又何以稱其敵偶之義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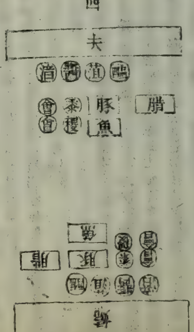
御布對席

楊氏夫婦卽席圖兩席與席前之饌俱在室南正相鄉敖乃謂婦席于壻席少北非也經云對席宜正相鄉其在室南不逼牖下者壻席布于奧對席當布于䆿布于䆿當避戶則布于奧亦不得逼牖下耳至所陳兩饌壻婦皆各有俎于經注都合但壻之席前豚俎宜當二豆之東而此但當菹東腊宜特設豚俎之北而此復當醢東則亦失之按聶氏圖敦形圖其徑同于簠簋簠簋口底徑俱五寸二分（今本簠口徑六寸誤）厚八分則敦徑通六寸八分豆圖徑尺二寸登與豆同（今本登徑二寸上脫尺字）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醬與菹醢俱在豆豚魚腊俱在俎黍稷俱在敦湆在登俎橫設腊特于豚北湆亦特于醬南中間凡二豆二俎二敦橫之爲三列縱之爲二列俎之長適當二豆之徑敦之徑當豆徑俎廣之半有奇參差配合饌乃得方婦席前之饌亦一例楊圖固未盡也今更爲圖以正之並列于左

楊圖



今圖



婦執笲棗栗

注云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䈂盧矣疏云筥䈂盧鄭舉漢法以況義但漢去今遠其狀已無可知也按詩毛傳云方曰筐圓曰筥說文云筥箱也箱飯器又云䈂盧飯器以柳爲之蓋飯器而竹與柳爲之者宜于圓是䈂盧亦圓也鄭殆兼二者以況笲之圓歟禮記釋文云笲以葦若竹爲之衣之以青繒聶圖云笲如筥狀其口徹弇而稍淺容一斗敖說以纁卷幣賁于笲謂笲之制隋方如篋非也賁幣之笲蓋隋圓

舅辭易醬

易醬敖云易姑醬是也謂御爲之則非也蒙上舅辭之文蓋舅親易之下經婦餕姑之饌則姑酳之此舅辭婦之餕則爲之易醬猶酳之之義也禮必有報且姑之醬非舅不得輒易郊特牲云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餕下當脫姑字私謂婦私其姑非謂舅姑恩于婦也

自婦見舅姑至舅姑饗婦壻皆不與亦禮不參之義

於是與始飯之錯

蓋姑未酳之前媵自餕姑餘如婦之餕姑之饌也則御亦自餕舅之餘矣御餕舅餘媵餕姑餘與始飯之位同也姑既酳于是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乃與始飯之交錯也婦不餕舅餘者舅尊而不親也故媵亦從而不餕也然而姑酳之而卒餕之者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之義也彼也終始乎交此也始乎別而終乎交不終乎交惡不均于昏禮亦不類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此見適婦之入未三月雖遇時祭不往助也舅姑並沒三月而奠菜經巳言之則此自指舅姑之偏殁者若舅姑並存而助祭于祖其必以三月亦明矣注于文義順疏論禮詳皆至當不可易敖乃云祭行謂夫家之祭方行夫家必俟婦入三月乃舉其常祭欲合婦得助祭而成婦之義則是主乎助祭者而不主乎所祭者此之謂重婦而輕祖禰兩失之矣萬充宗之誤尤多故不暇辨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既明盥饋舅姑而廟見必俟三月者盥饋以養生廟見以祭死能則安不能則去均耳但欲知其能養節養以觀之而已故厥明而盥饋舅姑也欲知其能祭非徐察其性行不得也故必三月而廟見也然盥饋舅姑雖在厥明而定婦之去留亦須三月蓋三月天道小變之節婦德之恆可於此而知之彼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者亦欲察知婦之德果可以不去否耳婦三月而廟見壻三月而見婦之父母其義一也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

親迎爲昏禮大節而記乃有若不親迎之文下云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固俟婦之廟見而後壻見婦之父母也則不親迎之爲無父者明矣敖氏集說云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此蓋統宗子支子而言萬氏商則專指宗子無支子無父而有宗子之命則得親迎所謂先王之禮敬宗收族支子既必稱其宗以命使者則宗子自必代其父而主其昏謂支子得承宗子之命而親迎是也敖說未盡嚴支子而無宗子以命之則亦不得而親迎諸父諸兄不可以命宗子其遂可以命支子乎

若昏期前定及期有公事未畢則使人逆之既竣事乃俟于門外婦至再拜稽首而後揖入也○此從諸侯不親迎而推之文王親迎于渭尙是爲世子時也○諸侯親迎在境內蓋使上大夫往彼國迎之至境內則親出迎之故謂諸侯不親迎者謂不親迎于其國也若入境而不親迎則有俟著俟庭之譏矣

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注云父兄諸父諸兄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是諸父諸兄但可以戒宿而不可以爲冠主推之昏禮亦但可稱諸父諸兄以命使而不可以諸父諸兄主昏蓋旁尊不得而加諸正適也卽以旁尊而加諸支子猶嫌僭統未極敬宗之義故在支子可也在旁尊則亦不可

皇淸經解卷五之二十終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二十一　　學海堂

儀禮小疏　　吳江沈徵君彤著

公食大夫禮

魚腊飪

注云食禮宜熟饗有腥者疏云樂記云大饗而俎腥魚鄭注云以腥魚爲俎實不臑熟之是饗禮有腥也又左傳云王享有體薦（宣十六年）以饗禮用體薦則腥矣故禮記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豚解者皆腥也按左傳杜注云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半解其體謂用半體而以豚解之法解之蓋四段而非七體又按禮記郊特牲疏云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是郊祭天有熟也全烝卽豚解合升之謂又士喪禮鼎實四鬄合升則豚解豈必皆腥乎賈亦有未盡者

賓升將飯公揖退于箱

此箱謂序外東箱覲禮記所云凡俟于東箱一也故注云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云東夾前（此東夾前與士喪禮注東夾前不同）則分夾之前半而當棟與楣之間矣近正堂故俟事于此爲便謂之箱者形長方似箱耳又棟與楣之間謂之箱亦可謂之堂特牲云凡席兩敦在西堂注云西夾之前近南東疏云按爾雅注廂夾室前堂此西堂卽西廂也至楣與㡯之間可謂之堂不可謂之箱此經公揖退於箱爲欲安賓而任賓食也若在楣與㡯之間則居非其所賓何以安其不然也必矣又朱子殿屋㡯屋說云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爲夾亦謂之箱說文云廂廊也鄭東西外也是廂亦夾之通稱（春官肆師賈疏云夾室謂兩箱夾室）萬充宗云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郭璞注云箱夾室前堂考喪禮小臣師立于東堂下士喪禮小斂奠饌于東堂下二禮皆行于寢是諸侯及士其寢皆有夾室前堂矣然則廟寢奚別乎萬之意蓋以爾雅之寢爲正寢故以郭注爲誤不知其寢爲寢廟之寢而室亦非生人之室也按邢昺疏云有太室有夾室前堂者曰廟但有太室者曰寢引月令鄭注前廟後寢爲證其說甚明故朱子及陳用之皆從之萬不察此而疑郭注之誤則誤矣

皇淸經解卷五之二十一終

儀禮小疏　吳江沈徵君彤著

喪服

斬衰裳苴絰杖

疏引閒傳云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見諸外　苴其內之苴本作首　首如首實之首謂發出之也文引喪服四制云苴衰不補則衰裳則同苴矣愚謂不言苴而言斬者斬之義重於苴且苴絰之文即在衰裳之下苴亦可上統衰裳也

左本在下

詳見士喪禮注

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

敖曰童子與婦人皆謂非主者

疏此童子謂庶童子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謂適子也則此爲庶童子矣　愚謂包女子子言按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也然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子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

疏引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云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此獨云不杖餘不言者以上下皆釋杖故也

其實直有衰裳絰帶而已

楊氏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皆杖非不杖也

問婦人何以不杖者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而宜杖故問也

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按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然則婦人皆杖者惟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愚皆疏故曰不能病

條屬右縫

敖說與鄭絕異敖似與本文合但屬字尚直就繩說言用繩一條而連屬明別于吉冠之兩條也　敖縫綴于武之左邊句左字誤當作右　內以下端鄉上句內字疑則字之譌

居倚廬寢苫枕塊

俱見旣夕記注

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

不食恐滅性食猶節之

爲人後者

雷氏曰此文下不云爲所後之父者以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其人不定故也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鄭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敖云髽者露紒之名也此主言成服以後之禮然當髽者自小斂之時則然矣故士喪禮卒斂婦人髽于室自此以至終喪不變也彤謂鄭以斬衰婦人之髽猶男子之髻髮又引小記男子免而婦人髽以髽對免則爲齊衰婦人之髽斬衰之髽以麻齊衰之髽以布二髽形制並若幓頭要其實皆未成服之髽耳此經主成服以後言則布總箭笄以髽終三年而不變又一髽也鄭欲以成服之髽等之于未成服之髽豈不思髽以麻布爲其無笄總而代之也（麻布代笄總而不代纚纚以爲飾可去也笄總以安紒而束髮不可去也故不笄總者在成服之前而纚則終喪無之）既布總箭笄以髽矣又安用麻布之幓頭邪敖說髽露紒之終喪不變而不言成服前後所加于髽者之殊蓋不以加麻布爲然也將何以飾喪而約髮乎誤矣三髽之說發於皇氏頗得經意故本疏用之其詳載小記孔疏但云齊衰期以下初喪之髽無布則非至齊衰期成服之髽布總榛笄又自爲一髽實四髽而二種也

彤按去纚而紒曰髽將斬衰者以麻如男子之髻髮將齊衰者以布如男子之免成服以後則布總箭笄以髽如男子之冠也謂成服猶用麻豈男子之成服亦以麻髻髮乎誤矣齊衰之髽蓋布總榛笄

敖曰士喪禮曰婦人牡麻絰結本亦婦人斬衰要絰之異者經主言首服故畧之（云斬衰與鄭異）

子嫁反在父之室

此兼父存歿言敖是正解鄭義亦當備蓋遭父喪而出者未除喪亦不得遽云歸宗也

父卒則爲母

敖說是疏太泥

慈母如母傳

喪服小記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此解爲慈母後之事而通其變言所謂爲慈母後者有二爲庶母無子己子無母而從之可也（此即儀禮事）爲祖庶母無子己子無母而後之亦可也下二爲字皆去聲（從陸氏釋文）　此爲後即鄭注爲殤後所謂據承之者是也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旣曰以爲子則亦可云爲後矣固不妨實異而名同也亭林之說再商之

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

傳以世叔父對昆弟之子而言也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以昆弟之子對己子而言也孔云二文相兼乃備是也按本章下文云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則世叔父母昆弟之子期之爲報明矣傳義蓋本諸此

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賈云二母是路人以來配世叔父而生母名則當隨世叔父而服之彤謂世叔母雖疏于己母而親于他母既有母名宜有母實故服以父在爲母之服方靈皐之說得之見夫之昆弟之子節

昆弟

賈云此亦至親以期斷按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親之至者曰父子曰夫妻曰昆弟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皆一體也則皆至親也故其本服皆以齊衰期由父而上之祖大功九月曾祖小功五月高祖緦麻三月是爲上殺由子而下之孫大功曾孫小功玄孫緦是爲下殺由昆弟而推之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緦由父而推之世叔父大功從父小功族父緦由祖而推之從祖小功族祖緦由曾祖而推之族曾祖緦由子而推之昆弟之子大功從父昆弟之子小功從祖昆弟之子緦由孫而推之昆弟之孫小功從父昆弟之孫緦由曾孫而推之昆弟之曾孫緦是爲旁殺凡上殺下殺旁殺之服有正有加而此則皆其正服聖人以此爲未足以盡

親親之道也則于其至親之尊者重者而加隆焉又推至親之心以加于其上下旁之可加者焉故于父則斬衰三年于祖則齊衰期于曾祖則齊衰三月于適子則斬衰三年于適孫則齊衰期于世叔父則齊衰期于昆弟之子則齊衰期妻之于夫則斬衰三年凡此者皆爲加服既加則爲正矣故加服亦謂之正服而其所未加者則稱本服所加之正服後人亦間有稱本服者以對他所加降者言也昆弟雖至親而非至尊與至重以期斷足矣故服其本服而無所加凡旁親自世叔父昆弟之子而外皆無所加于本服與昆弟同

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鄭曰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

按凡旁親卑屬之服皆報也惟昆弟之子同于己子故又有引而進之之義

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父不敢以己之尊而降其適子亦安敢以襲父之貴而降其適昆弟乎此皆聖人因人情制禮之精義大夫之適子爲妻傳與此同意

適孫

鄭云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敖云鄭言此者爲適子死而無適孫者見之蓋以此注專爲庶長及旁支來爲後者而設不知其于適曾孫以下亦皆該之矣敖說未盡至賈疏則全失其指且有脫誤黃勉齋以後人生而立後者爲非御恐未然

彤按適曾孫適玄孫與庶長子族人支子之已立者皆將爲後者也

不敢降其適也

敖加隆之說善

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此蓋謂始封之君之服其祖者父存猶期也若繼體之君受國于曾祖則既爲曾祖斬矣而不爲祖斬可乎雖父在亦當斬自當如康成之言故朱子亦深取之

夫之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賈云世叔父爲昆弟之子期進同己子故二母爲之亦如己子服期也然則此服亦不止于報矣方靈皐云父在爲母期而世母叔母亦期母爲衆子期而夫之昆弟之子亦期何也恩之所難屬也故重其義以維之幼失父母舍是無依也嫠而獨舍是無歸也故非其母也而母之所以責母之義也非其子也而子之所以責子之義也自注記曰叔母世母疏衰踊不絕地又曰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故知責以義爲多

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女君爲其子有不得遂其本服者以體君則尊同當從君而降其子故不敢自遂妾賤不得體君無從君而服之義故爲其子得遂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

案傳意經女子子下當脫適人者三字蓋作傳時固有之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女子子在室者統于祖父母此句上當脫子爲其父母三年一句蓋不報兼男女其理易明傳不至有失非脫文則以爲不必見爾鄭與敖駁之者非

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敖曰此聖人制禮使之然非謂大夫之意亦欲降此親但以其爲祖與適故不敢降之也傳言似有害于義　愚謂聖人制禮皆緣人情謂于其祖與適而以貴貴之義降之則其心必有所不敢故聖人不之降使其心之卽安也何嘗謂大夫之意欲降此親而不敢降乎凡傳之言不敢者皆當以此意推之敖說皆非

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此不對女君以尊降其父母言蓋以女君體君得爲其父母遂無所厭屈妾不得體君君不厭之故亦得爲其父母遂不嫌等于女君也傳本不誤鄭則誤矣小記謂世子不降妻之父母況妻而自降其父母乎雜記謂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豈女君而顧不自服其父母之服乎此本無可疑者不知鄭何以駁之如此

寄公爲所寓

鄭注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而除之○按小記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此爲緩葬而服除者言則服除于葬之先者亦可例推又孔叢子子思曰期大功之喪既除乃葬則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通解緦鄭注蓋本此二條

丈夫婦人爲宗子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

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祖太祖也宗宗子也宗子者太祖之正體而奉事太祖以收族族人當敬之如太祖者也太祖亦可稱曾祖曾祖齊衰三月故卽以曾祖之服服之也太祖也而可稱曾祖乎曰曾者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雖百世可也此沈存中之說而朱子取之者也曾之猶重見鄭氏周頌箋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不直言舊君而言舊國君者以上庶人稱國君妻長子同于民則亦當稱國君也

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此問怪其輕蓋大夫與長子爲君本斬妻爲夫之君本期故怪其輕也疏非上寄公之問怪其重

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敖駁傳非是　此大夫在外無服其妻與長子爲舊國君有服者或在國不從夫而出則與民同有服也長子未去則亦與民同也○舊國君據大夫在外立文也其妻長子則皆在國未去者也

妻與民同者惟未去故與民同也但鄭注亦當備固亦有從夫而歸宗往來者

士去國無服其妻長子在國自同于民故不著之也敖說非

曾祖父母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沈括云喪服但有曾祖齊衰三月曾孫緦麻三月而無高祖高孫服先儒皆以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此本鄭周頌箋及郊特牲注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以五爲九者謂旁親之殺也上殺下殺至於九旁殺至於四而皆謂之族族昆弟族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過此則其族也非其族則謂之無服惟正統不以

族名則是絕無道也按存中之論曾祖曾孫至當矣若其揔旁親而言上殺下殺至于九者蓋以由父而及于族父由祖而及于族祖由曾祖而族曾祖爲上殺之九由子而及于從父昆弟之子由孫而及于從父昆弟之孫由曾孫而昆弟之曾孫爲下殺之九也但如此則是以七爲九而不當云以五爲九矣且下殺之九亦未有以族名者其杜撰疎畧不亦甚乎

上志長云祖既齊衰期年曾祖不宜卽減至三月三月已無可減鄭氏不得已而云高祖同服非未安也敬標此疑以俟質焉彤謂曾祖之所以減至三月者爲欲與齊衰之加相折除也蓋曾祖之本服小功加一等則爲大功大功者亦兄弟之服也不敢以服至尊故又加一等而爲齊衰父與祖加一等曾祖恩疏而顧加二等不可也故于其本月數而降一等以月數之降除衰服之加得加服止一等禰祖之衰服與年月各加一等者仍有其殺不嫌于恩之疏而服之重矣若高祖之本服緦加一等小功耳齊衰乃加三等而月數已無可降似反重于曾祖矣高祖恩益疏不應反重于曾祖但高祖而爲之緦則緦非兄弟之服與乃獨敢以服至尊邪禮窮則同與曾祖皆齊衰三月宜也何不安之與有

賈云義服六升衰九升冠按本篇題下疏云曾祖父母計是正服但正服合以小功以尊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服也彤謂父本服期而加爲三年祖本服大功而加爲期則三年與期並非本服將亦不得爲正服與且爲人後者何以不遂爲義服與故決知曾祖父母之齊衰三月是正而非義也唐開元禮增月數爲五月則齊衰加本服二等而月數如其本服與祖之正服同等親有殺而服無殺失輕重之義矣

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疏云所怪深重者井人而言

此未去國故深怪其輕觀答辭亦言與民同可見

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 女子子在室者統行曾祖父母下

此四句專釋嫁者未嫁者凡女行于大夫曰嫁故曰嫁于大夫未嫁者蓋許字于大夫者也

逆降旁親惟字于大夫者則然若適人者固無逆降之禮敖說于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一條失之

不敢降其祖也 不敢以尊降其祖則以尊而降其旁親必矣

嫁于大夫字于大夫皆貴也雖貴不敢降其祖祖至尊也未嘗不與上下意相通敖駁傳非

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

無服之殤凡長中下殤之差降而無服者皆是此不滿八歲以下者則本在五服內之殤以其不滿八歲故亦抑之使無服也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馬融劉敞之說是

以日易月謂以祖免之日易本服之月期親之殤則旬有三日緦麻之親則以三日也凡無服者皆祖免

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

恐人疑以日易月之殤爲有以日易月之服故又申言之殤而無服之殤當作傷若作殤重出無義　期親之殤旬有三日祖免則亦旬有三日傷而已傷則哭大小功緦麻之殤同

注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疏謂若至七歲歲有十二月則八十四日哭之此說決不可從設父母以百歲而終計其月當一千二百依鄭賈所云哭之三年尚不滿千日豈有哭七歲之殤而日數反過于哭父母者乎敖以爲近於緦麻之日數則緦麻之喪安得日日而哭乎亦非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賈云夫之祖父母世父母爲此妻著何服案下緦麻章云婦爲夫之諸祖父母報鄭注謂夫所服小功者則此夫所服期不服報王肅以爲父爲衆子期妻小功爲兄弟之子期其妻亦小功以其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進同己子明妻同可知敖云不言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報文畧也彤按母本服期加爲三年其別於父者父殁乃申也也妻本服期無加降子婦本服大功其庶者降爲小功昆弟之子婦本服小功以服報而加爲大功從父昆弟之子婦則報服緦而已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言其餘皆報也然則世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猶服報況昆弟之子婦乎故昆弟之子婦與夫之世叔父母爲皆大功若昆弟之子婦而同于衆子婦之小功則是以旁尊爲是以加尊矣且衆子婦之小功降一等以別于適婦也昆弟之子婦何所嫌而別之而降之乎謂同于引而進之之例尤誤也故三說惟敖爲得至夫之祖父母爲此妻則以正尊而不服報又與世叔父母不同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

鄭云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賈云兄弟之妻本無母婦之名名兄妻爲嫂者尊嚴之稱名弟妻爲婦與子妻同號者推而遠之下同子妻也朱子云案傳意云謂弟妻不得爲婦兄妻不得爲母故反言以詰之曰若謂弟妻爲婦則是兄妻亦可謂之母矣而可乎言其不可恐非謂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　注疏皆誤

鄭又云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已則是亂昭穆之序也彤謂上言母而下言子上言婦而下言舅是直以母爲親母婦爲子婦矣據傳云上云母道婦道而下以母婦承之則謂母爲世叔母之母謂婦爲昆弟子婦之婦乃與兩道字切合

朱子曰傳意本謂弟妻不得爲婦兄妻不得爲母故反言以詰之補非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敖曰母道婦道謂世叔母及昆弟之子婦之類也彤按嫂不可謂母故不得以服夫之昆弟之子者服其弟妻不可謂婦故不得以服夫之世叔父者服其兄此正答昆弟之妻不服夫之昆弟之義檀弓記云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爲叔在夫行嫂在妻行有所嫌也論傳舉其上下記舉其中合之而義乃備

汪峻堂嘗云此傳言夫之昆弟不爲昆弟妻服之義以明昆弟之妻所以不爲夫之昆弟服之義也蓋弟之妻不可謂婦則夫之兄不可謂舅矣兄之妻不可謂母則夫之弟不可謂子矣舉此以包彼亦舉上下以該中中不可言也言則嫌傳之微而顯婉而直如此彤按程子云兄弟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故嫂叔無服范祖禹云嫂不可以謂母則爲乎妻

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此皆聖人之精義言亦何所嫌乎峻堂失之惟論此傳語意甚合鄭注視賈疏總論彼此不相爲服之云爲勝但形詳此傳語意乃正答昆弟之妻不服夫之昆弟之義鄭注本誤又按程子云禮記推而遠之此說不是叔與嫂且遠嫌叔與嫂何嫌之有此程子自道其意若先王之服術通徹上下不專爲中人以上制也顧寧人云嫂叔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坊斯得其指矣或問世母叔母之期以母名服母名固從世叔父而生以此例之嫂雖不可名爲母然從兄而爲之服義豈不正形謂弟于兄之妻亦不得從服曲禮云嫂叔不通問夫生則不通問死則爲之衰麻何義乎且所以不爲服于其死者正使之遠別于其生故曰無服之義生于婦人而非起于男子也詎不諒夫然則嫂叔之喪信如所爲闔門縞素已獨予黃莫故者與顏師古叔服議曰不然也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云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是嫂叔之喪固弔服而加麻矣兄公弟妻亦如之但不爲位耳

凡弔服加麻皆既葬而除

吳射慈云服加麻者謂大殮及殯之時已畢而釋之夫殯畢卽釋非錫衰疑衰之弔服也與鄭注不合誤若孩童之叔被鞠養于長嫂則旣葬之後心喪終期亦庶幾恩義之兼盡乎後世因鞠養之恩而制嫂叔之服因嫂叔制服而并制兄公弟妻之服如魏徵令狐德棻諸人皆不知先王之禮意者也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并傳

鄭謂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大功章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皆言其疏引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又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以證之似也顧亦有不然者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眾昆弟不言其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不言其爲人後者之於私親無不言其矣而記爲人後者於兄弟又不言其此亦各因其文勢之宜不宜辭之成不成耳非自爲其私親者必言其也○鄭又謂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此亦非也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之爲人則亦有人之爲女子子之嫁者未嫁者凡經中之服皆彼此交錯相爲豈可因其文之偶同而遂執彼例此反以傳文爲脫誤耶

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妾從女君而服君之黨則爲君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亦大功可知也傳雖專釋爲君之庶子二事而此義亦包其中矣

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言此者嫌世父母父母姑姊妹爲君之黨也

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此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疏文然則大夫妻固有降其本族之旁親者矣

大夫妻子未嫁者宜爲之期以尊宜降大功又報其適降宜小功然其許嫁大夫宜仍服大功

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賈疏謂諸侯之大夫不接見天子則不服此義本東晉邵戩深合傳意而吳射慈則云雖未接見猶服射慈之言亦未可盡非也夫諸侯之大夫于天子猶大夫之家宰于諸侯皆陪臣也陪臣雖不敢上同于臣豈不可下齊于民民有服則陪臣亦不宜無服聞人通漢有云大夫之臣之服諸侯當從庶人爲國君之服然則諸侯之大夫之未接見乎天子者其爲天子也亦如大夫之臣之爲諸侯可知也雖然庶人之爲國君也以齊衰大夫之臣在諸侯之國猶庶人也諸侯之大夫雖或命于天子而身非畿內之民齊衰則已重其亦三月而繐衰也歟

若諸侯之大夫未見天子未及見而遭天子之喪如婦在塗而聞夫喪服其服以入也則其服天子也如其接見焉可知也

若諸侯未會葬其從行者則如何曰月筭未畢者既葬而除月筭畢者反服繐衰亦既葬而除皆可知也

娣姒婦者弟長也

弟訓娣長訓姒謂夫之弟婦與嫂也不云弟兄者嫌二婦爲姊妹也不云稱長者嫌二婦之身稱長也然則左傳載叔向嫂稱叔向妻爲姒昭二十八年亦晚周文勝之俗然耳謂叔向嫂稱而妻長曷嘗有明文邪徐氏讀禮通考所辨較賈孔二疏爲確

注長婦謂稺婦爲娣婦稺婦爲長婦爲姒婦婦人從夫夫年大者稱長婦夫年小者稱稺婦不據二婦年大小也

庶婦

按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侍郎令狐德棻奏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期眾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從之朱子云禮經嚴適故儀禮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兄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爲之大功乃更重于眾子之婦雖以報服使然然于親疏輕重之間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敢易其報服大功之重而但升適婦爲期乃正得嚴適之義升庶婦爲大功亦未害于降殺之差也前此未喻乃深議其以兄弟子婦而同于眾子婦爲倒置人倫而不察其實乃以眾子婦而同于兄弟子之婦也彤謂兄弟子婦之大功旣爲報服雖重于眾子婦要不當易義辟大功章夫之祖父母世父母節獨其升適婦爲期庶婦爲大功則不免遷就之失矣按大功章適婦傳曰不降其適也明庶婦之小功爲降適婦之大功爲正疏云其婦從夫而服其舅姑期其舅姑從子而服其婦大功降一等者也又云父母爲適長子三年爲適婦不降一等服期者長子本爲正體於上故加至三年婦直是適子之妻無正體之義故不加至期也然則適婦大功之爲正服明矣通典晉劉玢云子婦之服例皆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故以適婦大功爲加隆蓋本諸此其實非也且與其庶婦小功說相礙若舅姑以重適婦之故升大功而爲期豈適子亦可以重適妻之故升期而爲三年邪故適子爲適妻期則舅姑之從服不得不降而大功爲適婦大功則庶婦不得不降而小功此皆制服自然條理理無可增加故昆弟之子婦固不得同于眾子婦眾子婦亦不得同于昆弟之子婦也魏公之誤由不詳考禮文故爾黃勉齋喪服圖式亦以爲非輕重降殺之義

緦者十五升抽其半

朱子曰緦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簆只用一經如今廣中疏

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于緦矣又不知是如何形謂緦之縷其精粗既如朝服使升數亦如之則雖無事于布終未足穜其哀何以爲喪服乎至升數反少于小功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去朝服之半自不得不少于小功矣必去朝服之半者蓋門有定數雙經則全單經則半不用雙經卽用單經更無他法故必去其半也繐衰四升半亦用義服大功衰之箋而以單經蓋九升而去其半者也敖說亦佳

貴臣貴妾

鄭非敖是但敖解貴臣貴妾尚未切當愚謂貴臣謂羣吏之長若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之所謂宰也貴妾謂有子之妾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則士雖姪娣具必以有子者爲貴矣（士亦姪娣具爲正禮昏禮可見宰人謂士無姪娣者非也○士冠禮疏士雖無臣以屬吏爲宰　愚謂屬吏卽其臣也特牲記謂之私臣）

曾孫

敖曰此曾祖爲之服也以本服之差言之爲子期爲孫大功則爲曾孫宜小功乃爲之緦麻三月者以曾孫爲己齊衰三月不可過于其爲己之月數也彤曰凡正尊爲卑屬其衰服與年月皆各降于其爲己之服一等緦麻月數如曾祖而衰降三等以月除衰所降適符亦爲曾孫宜也若立爲適曾孫則視適孫其玄孫以下亦稱曾孫服俱同

敖曰不分適庶者以其卑遠畧之且不可使其庶者無服也彤按傳云有適子者無適孫則有適孫者無適曾孫是曾孫而未立爲適亦庶也故此經不分適庶非以其卑遠畧之也然則緦麻三月直庶曾孫之服耳若適孫死而立曾孫爲適則亦爲之齊衰期周禮司服疏云天子諸侯絕旁期正統之期猶不降然則王爲適子斬衰其爲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則皆齊衰期蓋以適曾孫以下爲曾祖以上皆斬衰如適孫之爲祖故曾祖以上爲適曾孫以下亦皆期如祖之爲適孫不復差降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此服悉同

夫之諸祖父母報

注云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愚謂云從祖祖父母則從祖父母該之矣不然則列字是從字之譌

夫之諸祖父母報

鄭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彤按馬季長云從祖祖父母旁尊故報也愚以外祖父母正尊而外親故亦報也又經雖但言諸祖父母然從祖父母視此矣敖以爲文誤且脫者非

鄭又云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彤按鄭意蓋以曾祖爲曾孫服緦于其妻降一等則無服故不得云報然曾孫婦于夫之曾祖父母故從服緦以夫爲曾祖父母雖齊衰三月而正服則小功妻從服降一等則宜緦也正服猶云本服賈以下二句爲反言以明曾孫妻之無服失鄭意矣愚謂以子爲父斬衰三年婦從服齊衰期孫爲祖齊衰期婦從服大功九月例之卽曾孫爲曾祖齊衰三月曾孫婦之從服亦宜緦蓋月數無可降而衰降三等與婦及孫婦之從服衰麻年月各降一等者亦同差也何必推本于小功而後爲緦哉鄭已失之

彤按夫之從祖祖父母旁尊外祖父母雖正尊而外親故皆報也從祖父母視從祖祖父母曾祖父母夫爲之齊衰三月則從服亦緦蓋從服之例衰與年月皆各降一等齊衰三月則月數無可降降衰三等除衰之一等以償月數適二等爲緦三月（曾祖爲曾孫緦亦同此法）必推本小功爲言者或慮不及此爾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

練冠升數經傳無文今以既葬受冠升數推之則斬衰當八升齊衰當九升開元禮練冠八升九升是也此麻衣之練冠當十升注云此麻衣如小功布深衣小功布降服十升則練冠亦十升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鄭云兄弟猶言族親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賈云上經當已言訖恐猶不盡記人總結之按大功章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又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小功章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又云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之適士者四條之中若世叔父姑姊妹從父昆弟昆弟昆弟之子其外若小功章從祖祖父從祖父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及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皆此經所謂兄弟也蓋從父以上爲祖父之兄弟卽特牲饋食禮之長兄弟也昆弟以至從祖昆弟爲己之兄弟卽特牲饋食禮之眾兄弟也從子以下爲子孫之兄弟卽特牲饋食禮之兄弟弟子也有司徹謂之兄弟之後生姑姊妹爲父及己之女兄弟卽特牲饋食禮之內兄弟也是兄弟者乃古人旁親之通稱故鄭以族親解之四條外小功章諸親降一等爲緦此大夫以下三人緦緦則于彼無服矣記之總結蓋明此義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所爲後謂我所爲之後之人所爲後之兄弟之子今於己爲從兄弟若子者言如親子之服大功也所爲後之兄弟之子報之如所爲後之親子可知也（賈敖說皆非）因服本親兄弟而及今之從兄弟因降一等而及加一等也

朋友麻

鄭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賈云按禮記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是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也天子常弁經諸侯卿大夫當大斂小斂及殯時乃弁經非此則皮弁是辟天子也又服問疏云當大斂及殯弁將葬啟殯之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二疏于鄭注皆有當但賈以小斂亦弁經孔以大斂及殯亦錫衰則皆誤）又按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又云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鄭云未喪服未成服也孔云不錫衰則著皮弁服（見雜記疏）雜記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孔云哭成服後弔哭及喪大記云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鄭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要而論之凡弔服之輕重皆視主人之服節爲差始死主人笄纚十五升白布深衣而已故弔者朝服裼裘如故小斂後主人括髮素弁而加帶經故弔者亦襲裘加武帶經當大斂與殯又易朝服爲皮弁服而加弁經也主人既成服則斬衰矣故弔者亦變而錫衰然則皮弁之不可施于小斂錫衰之不可施于未成服之時也明矣至大夫之哭大夫非當事亦弁經者不全辟天子而少辟諸侯大夫於諸侯又嫌也（通典賀循云大夫弔於大夫士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經下加緦錫衰不據雜記而云皮弁經誤）以居以出蓋亦皮弁

鄭又云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案羔裘玄冠不以弔亦見檀弓孔云小斂後不得吉服以弔小斂之前可以弔子游裼裘而弔是也下二句襲大記疏然則鄭破舊說益專指小斂之後爲言耳案家語云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于孔子曰禮乎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黃氏云案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孔云養疾者朝服始死易去朝服著深衣家語所載乃據弔者言之文同而意則異彤謂黃說非也家語亦據養疾者服喪之節以明弔者朝服之不失檀弓即删取其文爾何意之異乎使養疾者深衣而弔者亦如之則嫌矣故知家語所載不據弔者而小斂之前亦實可以朝服弔也此養疾者據齊衰以下之親若主人則當去冠徒跣扱上衽不惟易之而已夫羔裘著深衣去玄冠著素冠是謂易之

彤按雜記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絰不至辟天子而少辟諸侯也大夫之爲士葢皮弁疑衰唯當事乃弁絰降於大夫之相爲矣若士於大夫士於士葢弔哭亦弁絰焉朋友承上皆在他邦而及之謂其國自大夫以下之朋友不惟士也葢大夫于爲士之朋友錫衰其不爲士者疑衰若德大而恩深則亦錫衰士之弔服惟疑衰於朋友不爲差改其裳以素兼避大夫也居與出皆素弁本疏云庶人弔服葢白布深衣凡弔服皆既葬而除

敖云天子弔服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諸侯弔服二錫衰也疑衰也皆用於臣禮國君不相弔則亦未必有朋友之服是記葢主爲大夫以下言之服問謂大夫相爲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絰此大夫於朋友之爲大夫者服也以是推之則大夫於士若士於大夫皆疑衰裳雖當事亦素冠也士庶人相爲亦然按孟子堯以天子而友舜晉平公以大國之君而友亥唐費惠公以小國之君而師子思友顏般孟獻子以百乘之家而有友五人至如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皆學焉而後臣之故朋友不必其儕之同惟其有以成我而已既友之而賴其成則雖天子諸侯亦自當爲之服故是記雖主爲大夫以下言之然不可云天子諸侯無朋友之服也彤謂天子諸侯之朋友而既爲臣則以臣之服服之天子諸侯之朋友而未爲臣則以朋友之服服之服朋友之服又必視其德之大小與恩之淺深而輕重之故德大而恩深者錫衰德小而恩淺者疑衰德大而恩淺德小而恩深者緦衰麻則同其朋友之既爲臣者雖主乎臣之服而必以朋友之服參焉大夫之相爲錫衰爲士疑衰固不假朋友之恩若大夫于朋友之不爲大夫士者則亦差其恩德而服之檀弓疏謂諸侯大夫等服朋友之服皆用士之疑衰誤士之弔服惟疑衰素裳則於朋友亦不爲之差矣凡此皆禮之以義而起而可必其然者也敖特未之思耳至云國君不相弔亦未必服朋友之服則彼豈不知同盟之爲友邦遙哭之無殊于相弔與且國君亦實有相弔之時戴德云諸侯會遇相弔錫衰皮弁加絰是也遙哭而服弔服見檀弓疏彤謂遙哭之弔服即會遇相弔之服會遇相弔之服即國君朋友之服也何云不服哉又大夫于士固用疑衰裳矣士于大夫則疑衰而素裳不當服疑裳也又凡三衰首服考諸經皆用弁不用冠弁師注以弁爲素冠特假素冠以明弁之亦素耳非謂素冠可冠三衰也又諸侯亦有三衰司服疏可據又庶人未必服疑衰檀弓疏不若本疏之確敖說皆非

敖又云疑衰者亦十五升而去其半葢布縷皆有事者也布縷皆有事則疑于吉升數與緦錫同則疑于凶故因以名之按周禮司服注鄭司農云疑衰十四升衰予謂疑之言擬也擬于吉通典譙周云用緦麻布而灰舊作夾誤理之曰錫疑衰用錫布爲衣而素裳也彤謂敖本于譙而勝于鄭按子夏傳緦與錫皆十五升而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譙以錫爲用緦麻布而灰理之雖視傳稍疎然疑衰即用錫布爲衣是布縷皆有事而升數無不同降于緦錫之衰固宜如是也若疑衰果十四升則次在義小功之下反重于緦錫且服制與緦錫不類其誤決矣但言擬于吉亦不若兼擬于凶言之之爲備疑衰之裳葢如其衣之布譙以爲素裳亦非其正大夫疑衰裳正士則疑衰素裳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此譙解錫衰所本

司服云凡弔事弁絰服鄭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彤謂大夫于大夫雖無朋友之恩亦弁絰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雜記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哭謂成服後弔哭葢又不獨當事然焉然則大夫于士無朋友之恩者惟當事弁絰而已喪大記疏云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斂無皮弁絰誤士於大夫士於士雖弔哭亦弁絰也鄭所云謂四者皆有朋友之恩則常弁絰葢天子常弁絰諸侯則否大夫士卑地遠不之辟不嫌也惟出行不絰爲師雖出行亦絰若公于卿大夫有師友之恩者常弁絰則僭上唯當事弁絰則寡恩其又弁絰以弔哭而皮弁絰以居與賈云大夫相於必用錫衰者以大夫雖已降服仍有小功降至緦麻則不得以錫衰爲弔緦衰既不弔明疑衰亦不可爲弔故以錫衰爲弔服也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避大夫疑衰不用疑裳者鄭注喪服云避諸侯也彤謂大夫于喪服絕緦若仍以緦衰爲弔是嫌也故專用錫衰耳疑衰何嫌而不用乎且諸侯之弔服三衰大夫獨不可有二衰乎等而下之士惟一衰自不得用錫衰矣不用疑裳者非獨避諸侯兼避大夫賈釋葢未盡也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視四世之親屬而尤重也爲諸侯緦衰則等於四世之親屬矣此亦先王之精義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鄭于上記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此兄弟同義故不重出賈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彤謂此條亦總結上經非專記其不見者夫之姑姊妹見于小功章賈乃遺之至云從母之類則有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爲緦有若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緦妻皆降而無服並包含于其中矣從母者母之女兄弟也故亦可稱兄弟萬充宗因晉成粲之誤詳通典以此條證嫂叔之大功而謂鄭不能解賈强爲之解也不亦異乎

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

敖云有錫疑當作滑易葢二字各有似傳寫誤也鄭司農注司服職云錫麻之滑易者也其據此記未誤之文與彤謂傳

云有錫則有不錫者此蓋對緦麻之無事其布而言不容破字且破有錫爲滑易恐上詳下畧亦非言之序敖誤也

鄭云君及卿大夫弔士唯當事皮弁錫衰而已賈出注語唯作雖云士輕無服弁絰之禮有事無事皆皮弁錫衰而已見其不足之意也若然文王世子注諸侯爲異姓之士疑衰今又言上與大夫同錫衰者此與士喪禮注同亦是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者也彤謂鄭意主錫衰而言故云唯賈意主皮弁而言故作雖通解續及楊圖並從賈但此注本因錫衰而及之主皮弁言者誤也唯當事皮弁錫衰而已明不當事則皮弁疑衰也此與文王世子注不相違與士喪禮注則文同而意異彼經云君若有賜焉明君于此士有師友之恩故得與大夫同錫衰此注但云弔士未見有師友之恩故唯當事錫衰而已蓋諸侯爲卿大夫常錫衰爲士唯當事錫衰爲士有師友之恩者亦常錫衰輕重等差皆各有其義也又此云當事錫衰專謂將葬啟殯之時若大斂與殯則主人未衰弔者亦安得而衰哉故知鄭不兼言之又卿大夫弔士其冠不與君同盍當事弁絰也詳見朋友麻節

彤按卿大夫弔士當事盍弁絰與君殊非當事則亦皮弁疑衰也士妻弔服亦疑衰

終之也

鄭非敖是小記云齊衰惡笄以終喪謂婦人也

其冠六升

冠六升非獨飾首亦爲不成布則不能及葬

受冠七升

取沽功可及練而止且爲既練受衰之升尚當視其冠不容士輕也

今之喪冠內有巾外有梁冠梁冠之制以竹皮爲梁上黏麻布闊三寸每寸之中施草繩三條又以草繩爲武首尾搭項中圍三寸綴梁于上草繩皆兩股糾之武之前與兩旁各綴麻一片方三寸剪爲三條兩旁又各垂纓于麻片之下巾之前簷別以麻寸許反摺其上後爲縫此三年喪冠之制也期喪之冠巾前簷不綴麻後縫不反梁上草繩止一條武不綴麻不垂纓

今之喪服上衣袪袂與辟領闕中衰負版左右適之制並同于古惟長短闊狹有異耳衰下端翦作三條似非古制又衣下無裳而畧存兩旁之衽但古制燕尾在兩旁今燕尾乃在前後而中間又各綴以縱布一條前一條又縱裁爲兩又燕尾既在前後則直邊皆在兩旁兩直邊宜各相接而今制又于兩直邊之間各施縱布一條豈以四縱布畧存裳之意乎且縱布之下端又各翦爲三條皆與古異又古制裁衽留正方一尺今悉斜裁

凡縫皆向外

皇清經解卷五之二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二十三　　學海堂

儀禮小疏　　吳江沈徵君彤著

士喪禮

左何之扱領于帶

說文云何儋也臣鉉等曰儋何卽負何也凡儋何負何皆在肩背敖云左手何之張云左臂何之皆非

復者降自後西榮

敖曰降于此者與升時相變也下文設奠之類升降異階者其義皆然彤謂此主于徹西北扉與升時相變其兼義耳若設奠之類升降異階則以相變爲主徹不同也

注云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疏云按喪大記將沐甸人爲垼于西牆下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諸文更不見徹扉薪之文故知復者降時徹之也彤謂西北扉乃室西北隅隱闇之處尸在其南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神也降衣于前不知魂之反不反故又徹西北扉意魂或自此而反也然則北面招者求諸幽徹西北扉者通諸幽也此亦聖人知鬼神之情狀達孝子之心之一端而鄭謂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則是方冀其生而卽致死之不誠甚矣豈招魂復魄之意邪且果如鄭言彼毀廟尚必在遷主之後也況尸在室而卽徹扉於人子之情安乎至喪大記云取所徹扉薪用爨之者本非爲用爨而徹乃既徹則用以爨無用之用也故用時謂之薪而徹時不謂之薪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

鄭云衆主人庶昆弟也敖云衆主人齊衰大功之親也若有斬衰者亦存焉下經云衆主人免記云衆主人布帶則是衆主人乃主言齊衰大功者彤謂鄭所云庶昆弟于死者爲衆子不云衆子而云庶昆弟繼主人爲言當然耳是衆主人卽斬衰之親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士亦飯之疏云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下經所云親者乃齊衰大功之親也敖以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決此衆主人爲齊衰大功之親則不惟彼此殊絕亦明與親者之文相妨顧卽以親者爲專指婦人還就多矣且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之下並不言親者與衆兄弟則是統齊衰至緦麻之親皆在其中亦豈徒主言齊衰大功而已此其疏也鄭注下經婦人云妻妾子姓亦專指斬衰者言之蓋主人在前衆主人在其後適妻在前妾與子姓在其後皆斬衰重服然後及于齊衰及于大功文王世子所謂以喪服之精麤爲序以次主人者是也

婦人俠牀東面

鄭云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主人杖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喪服妻爲夫杖婦爲舅姑不杖明夫人與主婦皆死者之妻本注適妻卽主婦故賈決妻妾子姓據死者是也檀弓云歙主人主婦疏云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近葛亢宗乃云凡儀禮喪祭稱主婦者皆宗子之妻而非宗子之母彤按內則云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是祭稱主婦固皆宗子之妻矣若喪則有不盡然者王制云七十唯衰麻爲喪八十齊衰之事弗及固皆指男子爲言而婦人可類推假令夫死而妻年五十六十雖不能致毀備禮而馮尸拜賓猶可自勉以子婦而代之則三年如斬之情安在故夫死而妻不爲主必其已七十者也不然則其有廢疾也未七十而又無廢疾豈得委子婦爲之主哉又舅沒姑老謂三年喪畢而當時祭乃令冢婦承之耳非謂喪中之奠祭亦不與也何況初喪馮尸拜賓之節又喪服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是姑在雖夫死不爲主況舅喪而顧爲之主分義不全乖乎如萬

說賁有于婦姑兩無所處者未審也又鄭注喪大記云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本注子姓以婦人皆杖注推之蓋專指女子子在室者姓字牽連及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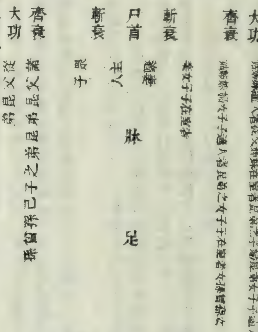
親者在室

鄭云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賈云此注據主人而言故云此親者繼婦人而言則是亦專指婦人矣下篇曰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是也邢按下篇云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其上云主人踊無筭則親者固專指婦人此篇下經云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阼階則親者又兼指男子本經上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俠牀下云親者在室則親者兼男子婦人可知故據一端爲說非是若鄭云大功以上者但包齊衰之親不兼上經衆主人蓋下云主人及親者下言衆主人則親者宜兼衆主人此承上衆主人而言親者則親者宜在衆主人之外故知鄭不兼言也婦人親者亦當如此推之又本注及下經衆婦人兄弟皆據死者而言賈誤賈又以曾孫玄孫爲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當在大功親之內尤誤又此注子姓者謂婦也男女孫以下也孫婦也昆弟之子男女也昆弟之子婦也其子孫之婦而皆用子姓包之蓋以其與子孫一體則亦可爲子姓云爾

又按喪大記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此君之喪也又云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其于親屬之哭位詳矣而伯母叔母以齊衰期而不與焉者爲其尊而不親也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于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雜記故昆弟之子之于伯叔母其分本疏則伯叔母之于夫之昆弟之子可知不與于位可也有恩焉與亦可也若昆弟之子婦分猶是耳或以卑故不敢不從夫而與乎

按主人與衆子皆斬衰而衆子在主人之後齊衰親爲諸父爲昆弟爲昆弟之子爲己之孫曾孫則在斬衰之後大功親爲從父昆弟則在齊衰之後適妻及妾與女子子在室者皆斬衰而妾與女子子在適妻之後齊衰親爲姑爲姊妹爲婦爲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爲女孫女曾孫則在斬衰之後大功親爲姑姊妹適人者爲從父姊妹在室者爲昆弟之子婦爲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爲孫婦則在齊衰之後皆南上上當尸肩適妻與諸父亦正當主人不出其上若子孫多則自孫以下位北南面男西上女東上不當尸牀此室中哭位乃參考經記而爲之于古禮未必無當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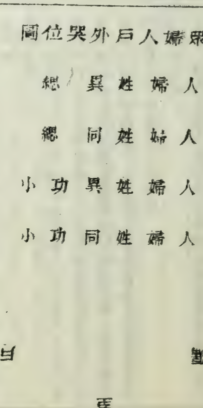
室中哭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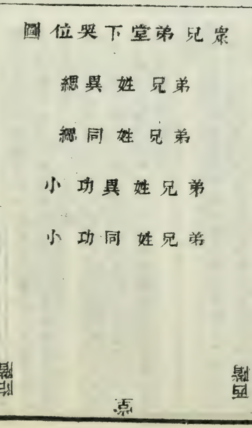
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

鄭云衆婦人衆兄弟小功以下按小功以下婦人兄弟各有同姓異姓小功婦人同姓爲從祖姑在室者從祖姊妹在室者從父姊妹適人者昆弟之子婦從父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女孫適人者昆弟之女孫在室者異姓爲從母外孫女緦婦人同姓爲從祖姑適人者族姑在室者從祖姊妹適人者族姊妹在室者從父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從父昆弟之子婦從祖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昆弟之女孫適人者從父昆弟之女孫在室者曾孫婦昆弟之曾孫女在室者異姓爲姑舅姊妹從母姊妹女甥外孫婦皆當在戶外之位者也小功兄弟同姓爲從祖從父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異姓爲外孫緦兄弟同姓爲族曾祖族祖族父族昆弟從祖昆弟之子從父昆弟之孫昆弟之曾孫異姓爲舅外舅姑之子舅之子從母昆弟甥壻皆當在堂下之位者也其有老幼疾病事故或不必皆在位要之在位者不外以上所列諸親又兄弟不專指從祖昆弟族昆弟姑舅之子從母昆弟者蓋古人于上下旁親通稱兄弟也詳喪服記其在位前後之次小功前而緦後緦小功又各同姓前而異姓後也又按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絰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亦以東爲上然則此經婦人兄弟位當依放之蓋尸雖尚在室而主人坐尸東則戶外堂下北面之位皆東上爲得也各爲圖如左

衆婦人戶外哭位圖



衆兄弟堂下哭位圖



置于宇西階上

注云宇梠也疏云爾雅釋宮云檐謂之樀郭云屋梠謂當檐下按說文云楣秦人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是郭注所本而此疏采用之然則宇卽檐也說文又云宇屋邊也易曰上棟下宇訓證甚明又秦人名櫋聯爲楣非儀禮之所謂楣儀禮之楣乃在棟與㡯之間檐又在㡯前也今吳人謂檐爲櫋聯櫋宇西階謂堂西之階朱子釋宮所云西面階也此銘與竹杠不直置近序西階上者祝受管人汲水管人受祝潘等事皆在此西階上無餘地也敖說云置臥而縮置之云臥是也云縮則非蓋橫置之矣

君使人弔徹帷

注云徹帷㞐之事畢則下之疏云㞐之者謂褰帷而上非謂全徹去按雜記朝夕哭不帷注云緣孝子心欲見殯肂也旣出則施其㞐釋文云㞐字林玉篇皆云閉也纂文云古闔字形謂㞐是帷之所以開闔者故闔之曰施其㞐開之則曰㞐之猶門闗之闗訓扃亦訓通其例一也

布巾環幅不鑿

注云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疏云士親飯必發其巾此本雜記鄭注二義當兼用蓋發其巾而反之也

纋中

注云纋笄之中央以安髮疏云兩頭闊中央狹則於髮安按下經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今文牢爲纋若纋是兩頭闊中央狹則義與牢同鄭何以疊今文而不從也又按說文云優饒也而不出纋字形謂纋當讀從優謂兩頭狹中央闊也中央濶則笄之益固而髮尤安疏乃反說非注義玉篇云纋笄之中央髮也乃摘鄭注而失其意廣韻云笄中則中又傳寫爲中二書皆可信而其誤有如此者

牢中旁寸

注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疏云讀從樓者義取樓斂狹少之意按爾雅云斂樓聚也郭注云樓猶今言拘摟此疏文所本又按說文云樓曳聚也玉篇云摟亦曳也詩曰弗曳弗摟本亦作婁說文又云婁空也從毋中女空之意也然則義取斂聚者當作摟義取削約中央者當作婁此注字蓋本作婁後旁加手又譌爲木旁耳或謂重屋亦有聚義樓摟通非也

握手之制賈疏及聶圖明矣郝敬謂纊帛如筩韜尸兩手者因牢讀爲樓無他證又誤解下經設決麗于掔爲左決連右掔右決連左掔使手交如生故杜撰此制耳不知尸之手古今未有不旁垂者蓋象其始生時亦便于歛若兩手交疊則於歛不便且象其生何如象其始生之義微乎若牢讀爲樓雖未見他證然康成之注于書名物數悉有依據今去古尤遠安得輙以臆解易之郝云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解文義亦未洽至謂左巨指並施決其杜撰更不必言

決用王棘若檡棘

注云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世俗謂王棘矺鼠按玉篇云檡櫘棗也櫘棗似柹而小又云矺磓也磓落也然則檡棘卽櫘也謂王棘爲矺鼠者若云王棘可以落鼠也

纊極二

注云極猶放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按說文云搭縫指搭也一曰韜也大射儀注云極所以韜指是沓與搭同沓指卽韜指也說文云挈縣持也釋文云挈劉本作契大射儀注云無極放弦契于此指多則痛釋名云契刻也是挈當爲契但二字並從㓞㓞本從刀疑古亦通用

蚤揃如他日

注云蚤讀爲爪斷爪揃鬚也按說文云揃搣也搣批也批捽也捽持頭髮也然則此經之揃謂持其鬚而理之也喪大記云小臣翦須孔疏云治須也是孔蓋讀翦從揃矣

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

注云麗施也掔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爲之藉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于掔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

說文云彄弓弩耑弦所居也此決籍之彄則紐所著者也擐說文訓貫以紐擐大擘本者貫大擘本于紐之中也紐說文云系也一曰結而可解玉篇云結也束也然則此注之紐如今之衣襻矣衣襻世俗亦謂之紐襻

敖曰此惟右手設握而左手則否其特重乎曰之便于用者乎彤謂握手所以伸其指而歛之故左右並設敖說非也至以掔爲巨擘之別名杜撰尤甚

鄭訓飯爲大擘指本必有所受不可輕改郝敬萬斯大因其不經見讀爲飯含之飯以爲自飯含時巳設決是設決于未襲之前矣當襲時豈無礙閡且設決無慮其指之僵亦何必飯而卽設也從舊爲得

設冒櫜之

由極以蚤以揃而鬠焉笄焉設明衣裳焉由飯含以掩以瑱以幎目以屨而襲焉由設韐以帶以搢笏以設決與握而設冒焉皆順表裏爲序於上下有逆施者取事之便此逆而後順者也

巾柶鬠蚤埋于坎

敖云鬠櫛餘之髮及所揃須也按喪大記云君大夫鬊爪實于角中注云鬊亂髮也敖因小臣翦須之云故兼須言之但謂及所揃須是不讀翦如揃而誤以揃爲翦斷之翦萬充宗云蚤揃如他日謂如平生也若以揃爲斷須生時豈斷須乎然則宜云及所揃須之脫者矣

幂用疏布久之

注云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疏云灸塞義敖說云旣夕禮曰木桁久之然則久者乃以物承他器之稱按說文云久從後灸之也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又云灸灼也形謂灼必用艾塞病處故訓灸爲塞然則從後灸之者灸本訓也周禮謂從旁灸之此經謂從口灸之所從不同其爲灸則一也玉篇云桁大械也旣夕木桁謂以桁桁諸器敖所云以物承他器是也灸之則自謂案塞諸器與此篇同蓋敖說不如鄭注之確矣幂用疏布久亦當用疏布下篇桁用木久亦當用木

繫用靲

注云靲竹䉌也敖云靲字從革似當爲革之屬未詳孰是

幂用葦席北面左衽

注云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于後左衽西端在上敖說云幂用葦席以席蔽重之前後也北面謂席之兩端皆在北也左衽者右端在上而西鄉象死者之左衽也按鄭云覆重

者謂辟屈葦席之邊覆諸橫木但空其中以通神耳敖云蔽重之前後而不及上則于冪義不完矣鄭云兩端者謂席之左右袒云交于後則非經北面之義北面者取其向幽據重不據人敖云兩端皆在北是也又經云北面左袒宜右端在上而西鄉如敖之說若兩端交後而西端在上則南面而袒鄉東不顯與經背乎

帶用靲賀之結于後

注云賀加也謂累加之也蓋用靲從南鄉北又從北鄉南而結之也敖說云後謂重之南也

析其末

注云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爲三按喪大記云大斂絞一幅爲三不辟孔云大斂之一幅分爲三片不復擘裂其末然則絞一幅爲三者不必析其末而亦就大斂言之也鄭引爲證者以例小斂雖不裂全幅析其末亦爲三耳敖乃云析其兩端爲二如掩之制恐未必然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

注云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疏云既夕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若然則凡設物于東西堂下者皆南與坫齊北陳之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按此疏則坫在東西堂之隅蓋統一堂而論之必以東西堂之隅爲堂隅也又下經苴絰要絰饌于東坫之南主人自阼階下位往襲絰于序東東夾前（此東夾前與公食大夫禮注東夾前不同）東夾前之東即東坫南則堂隅之爲東西堂隅蓋明矣萬充宗寢廟圖乃置坫于序內正堂之隅是襲絰當近在阼階之東何必往序東東夾前耶若陳用之禮書謂堂隅之坫在北陳以爾雅所云垝謂之坫者爲北堂之隅之坫彼蓋誤讀此疏北陳之堂隅有坫爲一句遂誤解陳爲堂塗之陳意北陳爲北堂下之陳又妄以爾雅之坫置諸北堂之隅其粗心杜撰至於此極可歎可懼

凡堂之南下直東西序內者經皆謂之堂下自阼階以東通謂之東方自西階以西通謂之西方堂之東下謂之東堂下亦謂之堂東堂之西下謂之西堂下亦謂之堂西

楊圖圖脯醢醴酒等于堂上則于經記堂下之文顯背

冪奠用功布

注云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疏云大功布敖云功布大功小功布之通稱未審其以何者用之也彤謂冪奠以辟塵污宜用小功布矣

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

注云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略疏云按士冠禮云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云合左右胖此下文大斂亦云豚合升則吉凶之禮豚皆合升而鄭云喪事略者但喪中之奠雖用成牲亦四解故既夕葬奠云其實羊左胖豕亦如之是以鄭總釋喪中四解之事云喪事略也彤按冠禮與喪禮雖豚皆合升然冠禮是解爲二十一體而升昏禮用特豚亦然喪禮但解爲七體而即升之數自不同鄭云喪事略者對冠昏之詳而言爾既夕葬奠用成牲亦四解亦喪事之略故疏以鄭此句爲總釋之敖說宋鄭注刪此句其尚未得其解歟又鄭雖訓鬄爲解然四鬄兩胉爲對文則鬄宜即指肩髀非虛活字敖云四鬄兩肩兩髀也文義尤得

說文云鬄髮也从髟易聲鬍鬄髮也从髟从刀易聲然則此經鬄字蓋鬍之省也

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

注云侇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又云今文侇作夷疏云尸之衾曰夷衾尸之牀曰夷牀并此經侇尸不作移字皆作侇者依（近本俱作侇誤）人傍作之故鄭注喪大記皆是依尸爲言也按喪大記侇亦作夷注與此注同彼疏云夷陳也釋文云夷如字陳也本或作侇又按說文云尸陳也侇訓尸而尸訓陳則侇與夷音義俱同不妨通用鄭所以擇從侇者爲依人旁作之於陳尸意尤切耳賈頗得之但云侇不作移似欲讀侇從移致方性夫注喪大記遂云夷之爲言移也則不免貽誤後人矣移字古音弋多反故說文云从禾多聲是移夷聲本不相近義亦迥殊豈容牽合他若稱夷以戒傷尸亦方說也謂體魄降爲夷婉詞陸農師說也此並穿鑿不可從（鄭注禮記曰尸云尸陳也）

皆覆

注云皆覆爲塵敖云亦以別於生也彤按鄭云爲塵而覆則必以覆爲冪矣俎之有冪見于少牢饋食禮云佐食升肵俎冪之敖云冪當作冪是也但此經醴酒脯醢皆既奠而後巾之不應于俎獨方載而即冪雖下云載而俟亦不過俟豆先設已耳何冪之遽如是又士冠禮醮醬菹醢凡六豆故下云兼巾之此所載雖七體而俎則一異如鄭義則但云冪之足矣豈嘗有獨覆一體者而必別之曰皆覆邪又按檀弓云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注云剝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疏即引此經小斂俎錯祝巾之爲證是下經巾之不惟冪醴酒與豆乃并俎而巾之也然則此覆字當讀芳六反濟陽張稷若云皆覆謂牲體皆覆設之最得其解下經云進柢注云未異于生此覆設當同茲義又下經云載魚左首進鬐注云亦未異于生是進柢猶進鬐覆設猶左首也蓋俎用七體所以異于生皆覆而進柢所以不異于生或異或不異而仁與智兼之矣敖說亦非

掘肂見衽

注云肂埋棺之坎也疏云肂訓陳謂陳尸于坎鄭即以肂爲埋棺之坎也按說文肂作𣩵云瘞也玉篇肂亦無陳訓賈之訓陳乃讀如肆肆說文作𨽿云極陳也蓋以其形聲之近遂通肂于肆耳

注云衽小要也又引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疏云棺蓋每一縫爲三道小要每道爲一條皮束之按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彼注云衽今小要孔疏云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古棺木無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束並相對（補束字）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堅束之處則竪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爲小要也又按喪大記疏云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此二疏論衽制最詳如賈釋則主于棺蓋爲言有三從而無一橫與檀弓之文顯背失其義矣楊圖云鑿棺蓋之際以衽連之即賈意也至郝敬謂棺蓋合際處曰衽是衽非自爲一物尤爲謬妄燕尾蓋唐人呼小要之名近濟陽張稷若又云今謂之銀錠扣也（陳可大檀弓說云衽形如今之銀則子）大夫士降于君二衽二束

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

注云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旁也敖云孝子以尸柩既殯不得復奠于其側雖有奠在室而不知神之所在故置此于棺旁以盡愛敬之心也然不以食而用熬穀不以牲而用魚腊亦所以異于奠也與形謂祭奠之事于主設俎豆敦鉶于重懸二鬲粥焉于葬藏苞筲罋甒于殯設熬黍稷魚腊焉重以先主而略于主殯以先葬而小于葬事異義同故殯之設熬黍稷猶重之懸二鬲粥也熬黍稷之異于包筲罋甒猶粥之異于俎豆敦鉶也蓋不知何地之可以棲神故無之而不設飲食不知何飲食之可以歆神故相變而殊其品此誠孝子事鬼神之至情敖說得之鄭以熬黍稷爲惑蚍蜉于周禮小祝及喪大記皆云然孔疏謂欲何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但六寸以上之棺固其合縫衽至數月之內蚍蜉即得入而侵其尸乎必不然矣然則不爲飯而熬穀何也蓋穀有香氣而可久飯則易壞欲善其設之之方故耳

設于序西南

鄭云爲求神于庭敖不用此注乃于下經執事豆北南面東上說云此奠于西堂其俟降之位東上是由饌東而南乃降自側階也按此經上云降自西階下云當西榮又云如設于堂則序西南之不在堂而在庭明矣且凡言當東榮當西榮未有不在庭者敖以爲奠于西堂而降自側階泥于序西南之文耳不知此序西南如上經所云襲絰于序東序東在東堂南下亦非即東堂也

奠者由重南東

鄭云東反其位賈云其位蓋在盆盥之東南上按此經上云祝降自西階下經論大歛奠亦云祝降自西階奠者由重南東敖云復其門東之位也祝位在門西其說與賈不同按士虞禮云祝入門左北面敖云祝公有司之助喪祭者也特牲饋食記曰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是也又按特牲記云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是則此經之奠者其私臣與祝位在門西故降自西階直由堂塗反位奠者位在門東故必由重南而東乃復位也賈疑其位在盆盥之東者殆謂將盥一時之位不必反于斯也反其位當如敖說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

鄭云君視大歛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敖云喪大記曰弔者襲裘加帶絰則此時君之弔服亦朝服襲裘而加絰與帶矣若主人成服之後而往則弁絰疑衰彤謂此皆鄭是而敖非按禮記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但言爲卿大夫不言爲士是爲士雖當事不弁絰也重服不以弔微爵不弁絰則皮弁既皮弁則亦皮弁服矣周禮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以此例之諸侯爲卿大夫錫衰則爲士當緦衰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本注云錫衰者賈云此士與君有師友之恩特賜與大夫同故不得疑衰也（文王世子疏云或鄭因諸侯弔必錫衰之文故注士喪禮爲錫衰此說誤）然則當事而殊于卿大夫之弁絰者所以明其分既成服而同于卿大夫之錫衰者所以報其恩如鄭說蓋仁與義而兼至矣且夫視大歛特賜也而服如其弔士之服主人成服之後往常禮也而以弔卿大夫之服弔非又輕重之適均者與喪服記云朋友麻君于此士蓋皮弁而加絰（喪大記疏云無絰誤）蔽其爲卿大夫又有異而同同而異者禮之詳密也如是又按喪大記原文云小歛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鄭云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至賀氏謂加素弁于吉冠之武熊氏謂武上加絰並與加帶絰殊例熊則更與帶文相妨賀又謂主人既素弁素冠故弔者加素弁于武則是弔冠太重于朝服不稱且疑于主人之冠矣要皆非也彤謂加武者加于吉冠之兩頭若喪冠厭伏之法也吉冠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喪冠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反屈而縫之（四語約賈喪服疏）以吉冠之武法喪冠之厭則變而微凶與主人之括髮素冠正相稱故鄭云不改冠言但加武爲異耳若不加武則其冠純吉無論不可以視大歛亦烏可以弔於小歛之後故武字決不可刪也敖乃放檀弓襲裘帶絰之文而輒刪之豈知彼不必詳而此固不容略也哉若大歛之不可以朝服弔則喪服朋友麻節已詳之又鄭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即喪大記在殯壹往焉之往亦謂弔哭事

君要節而踊

敖云要猶候也按此訓未知所本

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鄭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敖云檀弓云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者謂易之以素冠深衣也然則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服有所別異按陳氏禮書云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則始死有易冠無去冠有易裘無袒衣矣又檀弓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歛袒且投其冠髺髮喪大記曰小歛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則小歛投冠脫髦髺髮而袒矣蓋人子之於始喪其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及小歛則已矣然後髺髮而袒雞斯云者蓋哭聲然也鄭氏改雞斯爲笄纚而云親始死去冠者恐未必然（五句略見論纚節）此說乃敖所本也（陳說略本藍田呂氏）徐氏讀禮通考云親始死徒跣扱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跣而上仍著冠者乎夫冠所以爲飾此何時也而尚存其飾也孝子之心罔謂遭禍之深以罪人自處也儻猶加冠以爲飾是見親死無異于平日矣豈人情之所忍哉此鄭氏笄纚之說誠有所據而不可非也彤謂徐之伸鄭屈陳甚得禮意抑于陳之誤猶有未及者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歛投冠髺髮是小歛之前固易玄冠而素冠矣（譏周云父卒爲母始死去笄冠尸襲之後因其笄纚而加素冠）但以爲爲其母則非斬衰之主人然則所云始死易玄冠者亦統謂齊衰期以下者耳若去冠而笄纚乃謂夫斬衰與齊衰三年者三者之所指固非一也又斬衰笄纚自始死及于小歛之後不改如括髮之自小歛後及于成服而始改也爲母笄纚尸襲之後而即加素冠如括髮之于即堂下位而即代以免也蓋始死首服之節笄纚與括髮並重故父母之喪皆然但家無二尊故又以時之久暫稍爲差等聖人之尤重父喪于始死之首服而即見之如此陳于檀弓問喪不別齊斬遂以始死幸生未去冠飾無父母之差失聖人制親喪輕重之義且人子於親之始死固幸其生而尤痛其死生者或然死則其已然故幸生之心寄之于不說髦不去笄纚而痛死之心則去冠徒跣扱上衽無之不存至將小歛而齊衰者素冠小歛括髮之後而斬衰者亦素冠而環絰（喪服小記疏論父死將小歛之服云去笄纚著素冠蓋據武叔小歛而投冠決素冠在小歛之

一則知武叔固爲其母非爲其父也謂父始死而著素冠不之于服問乎但孔疏賈本皆義黃氏喪服圖式乃是孔穎非人亦誤又雜記云小斂環絰非謂正小斂時著猶後堂後之髽非所言則孝生痛死之意俱相半爲及于大斂所謂三日而不生亦不生者萬無一冀然後著喪冠而成服故謂孝生未已不忍去飾者僅得其半至云小斂則已與雜斯哭聲並于禮無據又小斂說髽乃諸侯禮非士禮皆所當釐正者也若敖謂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別異則斬衰之主人可竟同于齊衰以下者乎其說雜與陳殊其誤則一

鄭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加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髽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也賈云免與髽髮同但以布廣一寸爲異彤謂鄭既云免之制未聞又云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蓋不以舊說爲然也引喪服小記以釋髽髮免此鄭自爲之說也鄭注喪服布總云總束髮既束其本又總其末本末兼束布廣當不下四寸幓頭總之類也免以代總當免時不惟去冠亦且去總故著免代冠可也謂免代總亦可也而若幓頭豈一寸之廣而足邪賈蓋并舊說于鄭故致誤爾又杜佑云著之自額而卻交于項中并其末覆紒而前緩連之此欲合舊說如冠狀之文卽幓頭之制而稍變焉但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以免對髽髽露紒免亦當露紒矣若并其末以覆紒不如卻繞紒者得仍露紒之善也呂與叔云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紒于冠禮謂之缺項此又因舊說廣一寸之云而誤以免爲缺項其說更不如杜而萬充宗顧獨取之何與

婦人髽于室

鄭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纚而紒將齊衰者骨笄而纚敖云曾子問言婦爲舅姑始死之服布深衣縞總則吉笄而纚自若矣是乃將齊衰者也以始死男子之服準之則此時婦人將斬衰而下者之服皆當如此齊衰者之爲也彤謂以始死男子之服準之則婦人宜去笄而并去總若縞總則笄不去笄如男子之著素冠非所以施于將斬衰者也卽父在爲母尸未襲亦安得遽縞總哉曾子問言婦爲舅姑縞總者謂在塗趨喪之禮也按奔喪云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疏云喪己經日不笄纚故卽括髮袒也又聞喪不得奔喪亦括髮袒而不笄纚蓋男子之去冠而笄纚如婦人之去笄而纚皆非在他所聞喪之服然則婦人之不去笄而縞總亦惟不在家爲然耳奔喪疏又云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夫男子在路皆冠則女子在塗必皆笄總若尋常在家而父母始死其必去笄總而纚也亦明矣敖不之深考而每易鄭說何邪

敖又云至是而當髽者乃髽其不當髽者但去笄總耳當髽者妻也妾也女子子與婦也非是雖三年者猶不髽此時當髽者皆在室故於焉爲之由便也婦人之髽與否喪服經記見之矣彤謂成服之後則有當髽者有不當髽者故鄭云齊衰以上至笄猶髽明大功以下至笄不髽喪服經記固可據若小斂之節則五服親屬要無有不髽者喪服小記云爲母髽髮以麻免而以布又云男子免而婦人髽以髽對免免旣在小斂之節宜髽亦同故賈疏斬衰章疏云成服以前斬衰至緦麻皆免舊刻前作後免作冠皆誤彼疏如著幓頭句卽可見矣婦人皆露紒而髽也敖謂有不當髽者誤矣至此婦人之髽于室鄭以爲宜于隱者非必由便故雖戶外衆婦人亦入室而髽旣髽卽亦入房帶麻也其先後宜亦以喪服之精麤爲序

朝夕哭不辟子卯

鄭云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賈云檀弓云子卯不樂是吉事闕也敖云子卯之說未詳按明陳絳云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盡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辟者哀親之死尤重於傷舊君之亡故無所嫌而不辟也王者既然士可知敖不從鄭蓋未察乎此爾但鄭注檀弓以不舉樂爲所以自戒懼亦非本義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漢書翼奉傳張晏注所云子與卯相刑故以是日爲忌者乃術家傳會之說不足辨

主人卽位

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士亦如之疏云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然則此經主人亦兼庶昆弟在內也

婦人卽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

賈云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則此外位皆有哭今直云婦人哭則丈夫亦哭矣但文不備也按下注云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緦麻亦卽位乃哭是也彤按喪大記疏祥而外無哭者謂不復哭於中門外堊室之中非謂不爲位于門外以哭也爲位于門外以哭大祥以前亦無之大記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彼注云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疏云此明小斂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之位夫小斂後如此則旣殯後可知主人如此則兄弟可知賈誤解祥而外無哭者之文謂此外位皆有哭是再誤也且主人猶入門而哭兄弟顧先主入而哭也有是情乎

婦人拊心不哭

鄭云方有事止讙囂賈云方有事者謂下經徹大斂奠設朝奠之事也按下經徹大斂奠丈夫婦人皆踊設朝奠丈夫婦人又皆踊踊無不哭何以不嫌其讙囂而止之則所云方有事者決不謂此二事愚以爲謂下經主人之入門也觀主人既入門而哭婦人卽又哭而踊可知矣然則此婦人之不哭亦暫止其哭耳敖乃謂未敢先男子而哭則上經婦人卽位於堂固先男子而哭矣何云未敢乎其說亦誤

考降

鄭云考登也降下也敖云考成也降下也謂成其下棺之事張爾岐云考父也降骨肉復歸于土也彤謂鄭訓考爲登以考降爲魂神之上下不若言骨肉復歸于土者之切但訓考爲父又與上其父之文相犯敖本爾雅釋詁訓考爲成最佳然謂成其下棺之事亦未隱順若云成幽宅而下棺則得之矣

既夕禮

丈夫髽散帶垂

鄭云爲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按熊朋來經說云小

記曰男子免婦人髽既夕經文必亦如小記所言而有脫字注者妄謂互文適以惑人也此說得之

敖云髽者去冠與纚而爲露紒也將髽髮者必先鬠故言此以明之亦與前經互見也此斬衰者耳其齊衰以下則皆免散帶垂解其三日所絞者也凡大功以上皆然又云此但言丈夫是婦人不與也婦人之帶所以不散垂者初已結本又質而少美故於此不可與丈夫同其所以不言髽者婦人不當髽者雖未殯亦不髽則此時可知矣其當髽者自小斂以來至此自若無所改變故不必言之按喪服小記釋男子免而婦人髽云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鄭云男女別也然則丈夫雖去笄纚而紒一如髽形而其名不可亂也以丈夫之紒而謂之髽不幾於男女無別乎又此經丈夫兼眾主人眾兄弟在其中非獨斬衰者散帶垂承上髽而言則婦人之帶亦散垂矣士喪禮論丈夫未成服之帶兩言散垂于婦人但記其異者而云結本明結本之上不絞垂猶丈夫也然則啟殯之節必解其成服之所絞而仍結其本雖不盡與丈夫同亦安得云非散垂哉至婦人之髽猶丈夫之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明婦人之髽亦然詎有啟殯而親屬不髽者崔氏大功以下無髽之說不可從也啟殯之髽去笄纚而以布蓋變于成服而同于小斂謂小斂以來至此自若者亦非髽制詳喪服布總箭笄髽衰節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

鄭云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彷也賈云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彿彷者謂拂彷去凶邪之氣也彤按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注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然則拂去凶邪之氣者君臨臣喪之禮也今子啟父殯而亦可用此禮乎且桃茢或可以去凶邪功布何物而欲以去凶邪乎此不通之論耳若去塵之說則深可議

皇清經解卷五之二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二十四　學海堂

儀禮小疏　吳江沈徵君彤著

士喪禮箋

左何之扱領于帶

何負扱扱帶復者之帶兩復者左負衣而扱其領于帶以圖衣而升屋也

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

前東榮南方之東榮也中屋者履屋脊之中皋某復喪大記所謂號也三號者孔疏云上號天下號地中號天地人之閒冀神之聞聲而來也降衣於前謂卷衣投前檐而下

復者降自後西榮

後西榮北方之西榮也降自此者爲徹西北厞亦與升時相變西北厞室西北隅之隱處近尸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神也神或不憑依其自此而反乎鄭謂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則是方冀其生而卽致死之與復之義違矣

帷堂

曾子問尸未設飾故帷堂設飾謂襲與小斂爲方動搖尸處人褻惡之也

入坐于牀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

庶昆弟妻妾子姓皆死者斬衰之親也若適妻先死則冢婦在前

親者在室

齊衰親在斬衰之後大功親在齊衰之後所謂以喪服之精麤爲序也室中淺故主于序前後又尸首當牖宜皆南上並與朝夕哭位異

赬末

赬見下經注

赬裏

赬亦而有黃色也爾雅云再染謂之赬

冒緇質長與手齊赬殺掩足

雜記云冒所以揜形也緇深玄赬淺纁

褖衣

士冠禮所陳三服有玄端此易褖衣者褖衣連衣裳黑而非玄與生時相變又以明爵弁皮弁二服亦皆裳于衣也蓋衣裳連則便于襲斂

不說縉屈之

縉汲井綆不解而但屈之者喪事遽也

蚤揃如他日

蚤去手足爪也揃謂治須

明衣不在算

言明衣不在稱數著稱之必不禪又以別褖衣之成稱也疏云褖衣雖禪以袍爲裏故云稱

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

麗附也謂以決之繫附于擘也持鉤者也決繫雖貫紐未即結且持之以俟設握也握繫既結于擘乃以決繫附握繫而連結之此設決設握相因之節也設握之法記詳之

設冒櫜之

雜記云設冒非得已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後設冒也爲形則人將惡之

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

復者卷衣投前檐而魂不反尸或在庭乎故中庭置重以憑依之也必三分庭一在南者取碑與門之中也

冪用葦席北面左衽

鬼神尙隱闇故冪重也北面向幽之義也

析其末

凡紋從者在橫者之內大斂之紋一幅三析用之此不析幅而析其末末亦各爲三也

不必盡用

不必盡用統十九稱與庶襚言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

此苴絰牡麻絰皆一服而經不紋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成服乃紋之與要絰同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鄭云婦人亦有首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絰也

敖云此謂婦人凡婦之有本者皆然斬衰之帶亦在其中矣
是時帶亦未絞但結其本以別于男子爾其首絰亦皆與男
子同婦人斬衰之帶所以不與其首絰皆用苴麻者以其卒
哭無變至練乃除故聖人權其前後輕重之宜卽於始死之
時用牡麻爲之而但以首絰見斬衰之義也此所饌者其在
西房與
彤按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亦饌于房
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
此特豚又豚之小者故可不節折而合升于鼎四鬄與兩胉
對文是卽謂肩髀爲鬄也
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
小斂衣十九稱荅不倒者九倒者十
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此衆主人謂齊衰以下者
婦人髽于室
男子髻髮免于房則婦人髽于室男子出婦人則亦帶麻于
房急其事又使之別也此婦人統戸外衆婦人斬衰者紒大
齊衰以下差小
士舉遷尸反位
凡小斂踊節與大斂同
男女奉尸俠于堂幠用夷衾
俠夷通孔穎達云夷陳也
皆覆進柢
七體合載異于吉體亦至小爾載依全脀則次體謂體徑載
之非羃以巾也羃以巾當及俎錯時
奠者由重南東
巾之兼醴酒俎豆不言兼者巾非一重以南爲後由重南而
東如由足而西無事不敢出其前也疏云重主道神所馮依
不知神之所爲故奠者由重南東而主人又踊也
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
大斂橫絞乃半小斂者務束衣之急如是而足也喪大記云
大斂祭服無算謂祭服皆用之然則散衣庶襚有不用者矣
掘肂見衽

此衽謂橫衽蓋二衽俱出于坎
熬黍稷各筐有魚腊
熬謂煎穀設熬棺旁亦爲神或于此馮依之豈所以惑蚍蜉
乎熬穀則香而可久不以牲殺于大小斂奠
魚鱄鮒九腊左胖
魚九兼用鱄腊胖又以左皆別于吉
祝徹盥于門外
此徹謂徹者卽下經所云其餘也
商祝布絞紟衾
喪大記云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
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
喪大記云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此經踊無算葢
包斂而言
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
皆如小斂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
喪大記云君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此士於君有師
友之恩故賜之視斂也皮弁服錫衰皆首著皮弁加絰喪服
記曰朋友麻
朝夕哭不辟子卯
吉事闕焉王者所以傷舊君之亡哀親之死視傷舊君之亡
也甚矣故凶事不辟諸侯以下皆放此
婦人卽位于堂南上哭
此婦人先哭者婦人在內近殯且以爲男子卽外位之節
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
丈夫謂親者與衆兄弟也
主人卽位
主人位在丈夫之北少進不言衆主人者主人中兼之主人
之卽位獨後者辟門以之爲節也
婦人拊心不哭
敖曰見其悲哀而不敢哭也彤按暫止哭以俟主人之入門
兄弟皆卽位如外位
此兄弟兼同姓異姓

考降
敖曰某者柔日之名乙丑丁酉之類考成也近悔如葬而遇
雨及他有不虞也彤按考降謂成幽宅而下棺
既夕禮
丈夫髽散帶垂
熊曰此經上句當云丈夫免婦人髽脫二字耳非互文相見
也賈曰啟殯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節但小斂之節斬衰
男子括髮齊衰以下男子免此啟殯雖斬衰亦免而不髻髮
彤按啟殯既於小斂之節哀稍殺也婦人髽皆復去笄纚而
以布散帶垂解其成服所絞者也婦人則結本卽位如初亦
兼婦人堂上位言之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五之二十五　　學海堂

儀禮小疏　　吳江沈徹君彤著

左右異尚考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卽位于門東西面
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
主人位東而有司位西尚右也有司賓也凡賓位皆在右
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注
筮人有司主三易者進前也自西方而前少儀曰贊幣自左詔
辭自右疏地道尊右故贊命在右是以士之喪禮亦云命筮者
在主人之右注云命尊者宜由右出特牲云宰自主人之左贊
命不由右者爲神求吉變故也士喪在右不在左者以其始死
未忍異于生故在右也又士喪禮疏命尊者宜由右出對贊幣
卑者在左言也
宰自右贊命自主人之北也地道尊右本逸周書武順篇云
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日月西移謂自東
而西左旋也水道東流謂自西而東右旋也東左屬陽陽天
之本也故天道尚之西右屬陰陰地之本也故地道尚之南
左亦屬陽北右亦屬陰諸本作天道尚右地道尚左誤甚
敖氏集說凡卜筮于門者皆西面筮宅于兆南則北面葢以
西北陰方故鄉之以求諸神鬼也
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注東面受命右還北行
就席疏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

面主人之宰命之故知東面受命也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當
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
上文進受命于主人稍前耳仍在西方東面既受命則自西
而東轉向北行就席也卦者在左卑于筮人也此席北上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
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
凡立于門外者東西面皆北上不以尙左尙右爲義北上亦
地道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
東面注坫在堂角
東上亦尙左也陳氏禮書南面而東上及東面則北上矣不
言者可知也
主人元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袗元立于洗
東西面北上注位在洗東退于主人
凡立于堂下者亦東西面皆北上與門外同
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荅拜注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
東爲右疏據主人在東故作西誤今改正出則以西爲右入以西爲左
也
凡主人出入皆在門東不據身之左右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朱子曰贊者西面則負東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
敖氏集說房中南上賓位也特牲饋食內賓東面于西墉下
亦南上是也所謂凡立于房中者東西面皆南上不以尙左
尙右爲義南上亦天道也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注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于
阼少北辟主人
敖氏集說此席南上所謂以此云少北下云南端知之曲禮
曰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本據室中言堂上亦然
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
敖云奠于筵南端以將冠者升降由下也
筵于戶西南面
敖氏集說戶西即戶牖之間客位也此席東上彤按昏禮贊
醴婦席于戶牖間與此筵同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

奧據室內言堂上不然敖說皆是
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
敖曰筵末席之西端也降筵坐于筵西也
士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注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
處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于人席有首尾疏戶西是賓客之位
故爲尊處必以西爲客位者地道尊右故也神不統于人者案
鄉射燕禮之等設席皆東上是統于人今以神尊取地道尊右
之義不統于人也
敖氏集說右几席南面几在席西端也席西上右几變於生
人也神位於室則居主位於堂則居客位凡受禮于廟而於
戶牖之間行禮者必設神位于客位示有所尊且敬其事也
主人徹几改筵東上注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疏經云東
上者統於主人注以爲神則西上爲人則東上不同故辨之
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在女
右當詔以婦禮疏案禮記少儀云贊幣自左詔辭自右地道尊
右之意故姆在女右也
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疏婦在
尊西未設席婿既爲主東面須設饌訖乃設對席揖即對席爲
前後至之便故也後疏云夫饌南上婦饌北上
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
御布對席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注衽臥席也
婦人稱夫曰良止足也疏前布同牢席夫在西婦在東今乃夫
東婦在西易處者前者示陰陽交會有漸故男西女東今取陽
往就陰故男女各於其方
敖曰夫東婦西者變于坐席也
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注
房外房戶外之西疏鄭以舅在阼阼當房戶之東若姑在房戶
之東即當舅之北南面向之不便又見下記云父醴女而俟迎
者母南面于戶外女出于母左以母在房戶西故得女出于母
左是以知此房外亦房戶外之西也贊禮婦席于戶牖閒注室
戶西牖東南面位疏知者賓客位于此是以禮子禮婦皆於此
尊之故也
凡室中之席皆南上菹又在醢北

敖氏集說奧室中西牖下少南也布席東面北上宜變于神
席也
菹醢在醬北菹又在醢北南上也敖以此知壻席之北上
敖曰特牲饋食記曰私臣門東北面西上
敖曰對席婦席也經于婦之菹醢云北上則此對席南上矣
凡設豆於主人之席前者其所上率與席之所上相變此禮
於少牢下篇見之未設而布壻席已設乃布婦席示尊卑之
義也此于壻席爲少北不正相鄉特取其一東一西故云對
耳
敖曰阼席亦西面凡設席其在東者則西面在西者則東面
南北放此經或不見者可知也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
如取女禮注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
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爲上疏周人尙右故知右
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也
敖曰南上之文主于菹醢蓋特舉此以見舅姑之皆東面且
明席之北上也席北上則舅在北姑在南矣姑不別席于北
方者辟婦之位也
卒食一酳無從
席于北牖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疏言西上者亦以右
爲上也
敖曰酳舅于席前之南姑于席前之北皆西面其拜亦在戶
西北面也舅姑亦皆答拜于其席
敖此席當在尊西面東上席于北墉下
敖此所設者皆如饋之設但易處則所上之面位不同之
姑醴之婦拜受姑拜送
敖曰婦拜于席南面姑亦拜于西墉下東西之位也
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注廟考妣之廟北方墉下
敖曰右几見席南上也凡設几例在席之上端舅席東面而
南上姑席南面其西上與生人室中之席東面者北上南面
者東上鬼神則變之
彤按室中之席東面者南上南面者西上人鬼同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敘

歙通儒程易疇孝廉方正之通藝錄所論說宗法溝洫古器九穀草木諸篇精確不刊海內探於學術者宗之久矣嘉慶七年夏先生來杭州出所著喪服足徵記七卷見示元按儀禮此篇自子夏爲傳鄭康成氏間以爲失誤後之儒者或疑鄭注之非率皆憑執空論無有顯證終不足以明卜氏之傳意孝廉一以玩索經文爲本辨疑似於豪芒之間聖人制禮精義一旦昭著所以裨益經學啟迪後人非淺鮮也試揭其精者略述之緦麻章末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鄭氏以爲傳文注云是婦人爲夫之族著殤服法盛世佐疑之云不專指婦人後人散傳文於經文下此數語無所屬故綴於末然未嘗會全經之文核之也又小功殤服傳問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鄭注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郝敬疑之云大功小功謂殤服鄭注固執作解然亦未嘗會全經之文核之也先生則攷成人齊衰見於殤服者十四人並長中大功下小功成人大功見於殤服者十一人並長小功中下緦麻而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殤服是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以殤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因斷長中降一等四語爲經文於是經傳雜陳之中條理一貫而緦麻章庶孫之中殤亦無容改中爲下矣不杖期章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男子同不報耳傳唯據女子似失之盛世佐疑之云男子爲父不服期不在報中明矣女子適人與其餘十人服期同疑亦在報中故辨之鄭說傳失未達斯義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上經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子不報此經言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惟子不報而不言姑姊妹報因斷其爲互見互省之例又此章經公妾及大夫之妾爲其父母傳云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歟此傳似誤郝敬疑之云謂妾之父母君同凡人妾自爲重服以自遂以君之貴尚不厭妾父母之服所以爲重傳安得誤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妾爲其子傳云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於是知妾之於父母當以妾之於子例而鄭氏以女君爲例擬不於倫也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謂以大夫之妾爲建首下二爲字貫之鄭氏謂女子子別起實下斥傳文爲不辭朱子嘗疑之以爲舊讀正得傳義嗣是依舊讀疑鄭注者甚衆然均未以經文核之而鄭注與舊說尙兩可也先生則考女子在室爲世父母叔父母服期出降旁親當服大功今嫁大夫當降服小功又考定女子嫁者例不降正親必降旁親於是經文章句與傳文不相溷淆矣至於高祖之不制服小功末之可以娶婦從父昆弟之孫不服緦麻素食非白食弟之妻稱婦精言善解窮極隱微明聖人制禮賢人傳禮之心於千百年後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何以能之夫玩經索之全文以求經之義不爲傳注所拘牽此儒者之所以通也若云有背鄭旨不考卜氏之本書此西晉南宋門戶之錮習我

朝學者持論公而擇善確不肯出此揚州阮元敘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敘目

治經不涵泳白文而惟注之徇雖漢之經師一失其趣即有豪釐千里之繆吾於喪服末章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知其確是經文而鄭君誤以爲傳故觸處難通不得不改經文以從其說今余拈出則文從字順全篇一貫孔子欲說夏殷之禮而歎杞宋之無徵則文獻不足之故今喪服經文具在足則能徵知其解者[illegible]遐之可也作儀禮喪服文足徵記敘

程瑤田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二十六　學海堂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喪服經傳考定原本上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瑤田按居倚廬翦屏柱楣余有圖說詳之飯素食當依鄭注食作去聲讀賈疏甚明余爲疏食素食說以析其義

父

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諸侯爲天子

傳曰天子至尊也

君

傳曰君至尊也

父爲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瑤田按此傳須將正體二句與庶子二句反正互明之故別淸其義自見云正體於上言爲父後者與尊者爲一體明非庶子也又乃將所傳重者言爲父後者之長子又將適適相承以傳重明其將繼祖也此繼祖斷指長子言是爲父後者之長子乃得繼祖故爲之服三年若已不爲父後而爲庶子則其長子將不傳重而不繼祖矣故不爲之服三年也小記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言其非繼祖之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言其非繼禰之宗也故曰不繼祖與禰指庶子不爲祖禰宗廟主故不爲長子斬與喪服傳義雖一貫而言各有當一主長子不傳重而言一主庶子非宗子而言言非一端隨文解之自然通一爲道若彼此互纏則鑿矣余有庶子不爲長子三年述詳之

爲人後者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瑤田按祖父母妻著所後者之正親也至其昆弟則後人之叔父當服期其昆弟之子則後人之從父昆弟當服大功此處不見者以其爲旁親也下記云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是小功以下之旁親服之皆若子則大功以上服之可知蓋於彼記文足以包之若所後者之妻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例在記文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爲私外親無服則是將爲適母外親服也今爲人後自與庶子爲後者同也又傳著爲所後者之諸親若子但以祖建首不數曾祖以曾祖乃爲後者之高祖則高祖不制服明矣

妻爲夫

傳曰夫至尊也

妾爲君

傳曰君至尊也

女子子在室爲父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

注云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瑤田按斬衰同男子而男女有冠纓笄髽之異故特明之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瑤田按此言女反在室亦爲父服斬余初謂女嫁反者即曾子問所謂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是也注云謂遭喪後而出者疑與喪大記文不應喪大記曰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則自奔喪後舉在父之室無由被出及歸而服當除矣然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則是有未練而被出者注蓋本之故下記云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彼注云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是亦言未練有歸之事故賈疏云喪大記女子子既練而歸與此注違者彼小祥歸是正法此歸者容有故許之歸可權許之耳據此則經權自可竝行不悖然則遭喪被出者亦是反在室之一事其父在被出而反及女在塗而父母死則女反自是反在室爲父三年之正服注必據遭喪後出而言者以三年中節衰不同有未出時之期服有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受服

有旣虞而出則受以三年小祥之服及除喪而出則不復追服三年出有先後服亦隨時故特明之以曉人耳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之矣繩屨者繩菲也

瑤田桉臣爲君無不斬衰者而斬衰中有降殺者則公士大夫之衆臣異於其貴臣者也注以爲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非也降則非厭降論親疏遠近與厭義大别例在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條之自見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父卒則爲母

繼母如母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慈母如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瑤田桉傳中别舉傳賈疏以爲子夏引舊傳證成己義凡六條經五條記一條

母爲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瑤田桉降服妻從夫降子從父降其夫與父之所不降者則亦從之而不降也故父所不降母亦不敢降父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其所不降者何也曰不降嫡不降宗不降適雖大夫不降故大夫之子亦從之不敢降也雖諸侯亦不降其適也經曰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注云天子亦如之女子子出降也然亦不降祖與適而在外必有歸宗故亦不降其小宗也推從父不敢降之義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是故君所不臣之諸父昆弟則皆君之所爲服者也其所臣者則皆君之所不服者也故公子爲其母與妻之服不在五服中者君之所不服者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父在爲母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瑤田桉禮家輒云母以厭降余謂觀傳一屈字不得云厭亦非降也三年後娶達子之志故賈疏云左氏傳叔向云一歲王有三年之喪二據大子與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三年後世目以厭降殊失禮意

妻

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

出妻之子爲母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

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瑤田桉据兩出妻之子文法則兩條皆當爲子夏傳則出兩傳曰皆當爲引舊傳證成己義也疏以後出妻之子二句承親者屬句爲文遂以爲舊傳釋爲父後者不合爲出母服而以末一傳曰爲子夏釋舊傳意大誤顧寧人亦謂當别爲一節今特劃開錄之其誤自見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

瑤田桉經於爲某服下見報文者則報某之服不重見於經此經之例也如此嫁母爲所從之子當報以期不見杖期章者是也余有報服舉例詳之

不杖麻屨者

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瑤田桉經於爲某服而某當報者本經不見報文則報某之服必重見於經其傳亦必見報之之文此經例亦傳之例也如此經爲世父母叔父母期則二父母亦報以期見於後經而傳必曰報之是也

大夫之適子爲妻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

瑤田桉注言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余以爲公子厭降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爲其妻是也大夫之庶子已不厭降何況大夫之子例在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此指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据傳則大夫子何厭之有余論厭義屢有文詳之

昆弟

爲衆子

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適孫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

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

適子不得後大宗

瑤田桉禽獸以下言其尊之統有自然之別由其所知各有限也聖人緣人情以制禮因以辨上下而別尊卑此所以有尊者統上卑者統下之殊若夫豪傑之士其知足以上通雖秩然之分凜不可踰而誠之所格者遠矣()昔嘗疑何算算字恐尊字之譌覩下文連言則知尊似蒙上文何尊言之今檢汗簡載古文尊字華岳碑作𡭊似算字碧落文作貧不惟下同算即上亦絕似竹頭雖不敢蹈改經之妄姑存其說以俟考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

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繼父同居者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爲夫之君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

瑤田桉此言姑姊妹報下經大夫之子節言唯子不報蓋互相足女子子適人本爲父母期非如姑姊妹適人本爲姪與昆弟服大功今則以期報期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瑤田桉此爲從服期而釋之期乃三年之降殺斬齊竝三年之喪母連父爲文故以斬包齊君服斬者猶云君服三年也

妾爲女君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婦爲舅姑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夫之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瑤田桉注以女君體君爲妾不體君比例大繆余有妾不體君說辨之

女子子爲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瑤田桉注言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非也前經祖父條已關女孫此條專言已嫁者也明言不敢降祖者對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服期爲不貳斬之義也不然甯於父母而敢降乎爲人後者同於女之適人禮窮則變文義昭然若不敢降祖女孫適人者之通義非指已笄未嫁者有出道猶不豫降之謂也有出道而遭喪十百中之一二人也設有之自然不降何必援之以概通義乎總之有出道降旁親吾於經傳中未之前聞下經大夫當降旁親而不敢降祖正與此適人者當降旁親而不敢降祖同例可以互證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瑤田桉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在小功章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在大功章今則嫁於大夫而又無主故在此不杖期章此傳偏重發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命婦者唯子不報數語其爲世叔父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者於此從畧故下文止發大夫曷爲不降命婦而不發大夫曷爲不降大夫也然則大夫爲尊同不降亦宜發傳而不發者欲於大夫本服中發之下經大夫爲世父母諸人爲士者服大功人數正與此同故發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於尊不同而竝發尊同之傳所以補此傳之所不發者也大夫不降命婦附見於此傳亦所以顯經互足之意也又桉父之所不降則此六命夫六命婦者大夫爲之皆期也而經不見者蓋互見分見於大功章諸男子之爲士者諸女子之嫁於大夫者二條而此條大夫之子亦得包大夫矣文章之鍼縷不亂又極錯綜莫過於此眞聖於文者也又桉父之所不降言大夫於此六命夫六命婦之親服期不降非指其子之親而言也若其子之世母則大夫之嫂其子之叔母則大夫之弟婦大夫於此人本無服不得云不降其子之眾子則大夫之庶孫本大功服亦不得云何以期也讀書於此等處須錙銖無不到乃免譌誤蓋他處所謂父之所不降即其子所不敢降之親如大夫之適子爲妻注云大夫不以尊降適婦重適也者是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瑤田桉鄭氏駁傳與解經竝大誤此論妾服安得以女君爲比例妾爲父母當以妾子爲外祖父母爲比例下記云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是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寄公爲所寓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
言與民同也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
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爲舊君君之母妻
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庶人爲國君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繼父不同居者
曾祖父母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
服服至尊也
瑤田按爲長子三年衆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又下殺之
則曾孫當小功之差以下殺例上殺曾祖亦當小功之差
矣而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服至尊故重其衰麻減其
日月爲之服齊衰三月於是爲曾孫亦不得多其月數而
止爲之服緦麻也注言高曾皆小功之差會元服同經傳
中無此指
大夫爲宗子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舊君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
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
君而猶未絕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瑤田按蒙上文大夫爲宗子舊君而言曾祖父母爲士者
故知曾孫是大夫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
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
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
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
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
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
不哭也
瑤田按經於子見長殤中殤而小功章不見下殤於昆弟
之子女子子見下殤於小功章而此經不見長殤中殤蓋
互文也敖繼公以爲脫文大繆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
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
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
長殤中殤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瑤田按此親特著適人服者明在室婦人與男子同也敖
氏謂不杖期章不特著此親在室之服以此條見之蓋經
之例其說似是而非往往不得經意
從父昆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
庶孫
適婦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
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瑤田按經云丈夫婦人報統承爲衆昆弟姪而言之鄭君
誤斷爲兩節單承姪釋之而不知其蒙上女子子適人者
六字以立言余名此卷曰足徵記蓋徵於經傳本文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
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
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
瑤田按此傳義例精妙余有夫昆弟無服及謂弟妻爲婦
二篇詳論之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昆弟二字鄭君上而同之今從舊讀歸還下節）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
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瑤田按注舊讀昆弟在下今在上者鄭君易舊讀上而同
之余謂舊讀是也據傳先君餘尊之所厭一語而決之有
餘尊之所厭由有正尊之所厭也正尊之所厭公子爲其
母爲其妻之服傳所謂不在五服之中君之所不服子亦
不敢服者也故謂之厭而不見厭字以此處見餘厭而定
其服之爲正尊所厭也正尊但厭公子爲其母與爲其妻
今君薨爲先君矣則先君之公子變而爲今君之庶昆弟
其爲母爲妻之服不得仍前爲公子時爲正尊之所厭故
亦必變而爲今君庶昆弟之服則向之不在五服中者今
可以進於五服之中矣然猶不得過大功焉蓋先君餘尊
之所厭也據此則餘厭止於爲母爲妻蓋母妻者其私親
也故以君厭之若夫昆弟豈可以私親加之哉昆弟二字
斷屬下節余從舊讀不憑鄭君也○又按上條著大夫之
服則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皆在所包何以知之小功殤服
中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
子之長殤一條卽上大夫條之長殤服於其大夫下連言
公之昆弟大夫之子卽可決大夫條之大夫二字實包三
人也然大夫條中有世父母叔父母而小功殤服不見者
二父母只叔父有殤服此猶婦人爲夫之二父母只叔父

有殤服見於小功殤服可以比例亦猶不杖期章爲二父母亦只叔父有殤服見於大功殤服亦可以比例故此條中竝叔父之殤服可省文不必見也至姑姊妹女子子大夫條不見成人服者以世父母叔父母得包姑昆弟得包姊妹子得包女子子也然則此條別出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專著其爲母爲妻遠不同於大夫及公之適昆弟大夫之適子蓋公之適昆弟其母諸侯夫人也服齊衰三年其妻亦猶大夫妻服期大夫之適子其母其妻皆大夫之所不降者今別出者著二庶之爲母妻也若二庶之昆弟以公之庶昆弟言則先君在時爲公子之庶者不聞其爲昆弟於五服外制厭服今先君薨而爲今君庶昆弟其於昆弟之爲士者自同大夫之爲昆弟服大功若其昆弟已爲大夫則又在尊同得服親服之例矣安得以先君餘尊厭之耶若大夫庶子之昆弟則國從大夫而服已包在上條大夫爲子昆弟昆弟之子諸人中非同其爲母妻之服遠有不同者奚必別出之耶況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成人不杖期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已明見於經矣其爲衆昆弟雖不見於經然据服例之等殺差之當降一等則服成人大功長殤小功中下殤緦麻此可知者也今撿此大夫條爲昆弟成人果大功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條爲昆弟長殤果小功然則大夫之子無論適庶其爲衆昆弟成人同服大功長殤同服小功考之於經期與大小功三條互出義例相貫彰明較著無豪髮爽是大夫條得包公之昆弟大夫之子而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亦得包庶昆弟與庶子無疑矣故大夫條已見子昆弟昆弟之子諸成人服則二庶爲子昆弟昆弟之子諸成人服已包之矣安得於二庶別出爲母妻條復出昆弟二字乎況上條發爲昆弟之爲士者言其尊不同而降此條下又發皆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言其尊同得服親服忽於中間言二庶爲母妻條中插昆弟二字不言爵之尊卑不言親之等殺其爲譌誤甚明且公之庶昆弟若爲其昆弟以先君餘尊厭之則竝當厭其庶子且當厭其姑姊妹女子子如小功殤服條中所謂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者何獨插入昆弟二字而遺其庶子庶子之親切於昆弟又昆弟不得包子如不杖期章大夫之子之服連言子昆弟大功章大夫之服連言子昆弟大功殤服章言昆弟之長中殤必先言子之長中殤以子之服切於昆弟之服今二庶特著其服之別異者惟母與妻於子於昆弟無所別異不當插言既插昆弟不應遺其庶子細撿全經不合服例昆弟二字苟非衍文且從舊讀屬下猶爲彼善於此者也

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昆弟二字從舊讀屬皆字上）

瑤田桉昆弟二字既考定不能屬上節而此節以皆字起明必有上文又此節正言昆弟則加昆弟於其上於文氣亦非大不順者惟注釋皆者言其互相爲服未實其人疏言承上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此人不降服大功本服而敖繼公則曰此承上經兩條而言則皆云者皆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也余謂上兩條既洞悉其一氣相貫而三人同服之外又有二庶之異不得不別出一條則其爲同父昆弟之爲士者三人無不同服大功即二庶亦無不同服大功今此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自無不同服大功也合三條成一筆書經云皆爲其屬文之法蛛絲馬跡之巧與下經大夫之妾條傳云下言者同一脩辭之妙也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瑤田桉此條注不依舊讀余不謂然作經傳舊讀章句及鄭君改讀章句兩表詳說以辨之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瑤田桉婦人適人爲姑姊妹大功嫁爲大夫妻爲姑姊妹小功今姑姊妹亦嫁爲大夫妻得尊同服親服之大功也然則姑姊妹在室相爲服期有一適人相服大功兩皆適人亦相服大功不彼此再降而相爲服小功也蓋同是適人同是降服大功亦猶尊同得服親服之義也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瑤田桉此因諸侯尊同者不別之而得服其親服推言卑於諸侯者之卽別於諸侯之尊而不得立祖禰之廟又推言若自尊而別於卑者則有異世世祖是人不祖公子者是後代不以公子爲太祖而百世不遷也非於公子親屬未遠而亦不廟祭之也故又終之以諸侯尊絕旁親服之節限蓋臣之則不服之而因以發君之子服與不服皆從於君之例也諸侯絕旁親服非降也不臣之則服其親服故曰君之所爲服不得曰君之所不降臣之則絕其親服故曰君之所不服不得曰君之所降也注云諸侯以尊降其親降字未諦〇又桉尊同始得服其親服則姑姊妹女子子若嫁於大夫君卽絕之而不爲之服其公子亦從之之而不敢服矣此傳君之所爲服四句當與下記公子爲其母條之傳君之所不服四句參看所以通喪服一經不見公子之服只此君之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据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之例公子當有從服也

皇清經解卷五之二十六終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喪服經傳考定原本下

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

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段氏玉裁曰之繐唐石經已譌之總瑤田按據注亦當依段君改正）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瑤田按此因小功殤章中初見長殤不連見中殤與上大功殤章中每言長殤必連見中殤故發此中從上下之傳此大功小功竝指殤服言非若後經論殤服由本服而制其曰齊衰之殤大功之殤皆指成人本服言之鄭君誤以後經文爲傳文遂誤以此傳爲亦言成人之服所以經傳中有數處不可通鄭君致欲改經以通之余作兩殤服章發例述數篇反復以辨之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從祖昆弟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瑤田按適人者三字總承從父姊妹孫鄭氏以孫適人者與從父姊妹離而二之致賈疏謬釋之云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故不辨在室與出嫁也如此謬論皆由鄭氏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有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之說誤之也知適人者三字必連承從父姊妹者以姊妹適人者在大功章從祖姊妹適人者在緦麻章比例而知之

又按爲從父昆弟在大功章男女同也故鄭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在室而長殤在小功殤服成人未嫁乃服大功適人則降在此章服小功細檢經文無逆降之說也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爲外祖父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瑤田按夫之姑姊妹不見適人者適人則不爲之服矣傳曰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并夫之姑姊妹總發傳也適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又何服之有乎經中諸爲婦人長殤皆與適人正服同惟爲夫之姑姊妹長殤視此正服降一等則此正服爲在室之服明矣据此則凡婦人見殤服者其在室正服雖不見必視其長殤服加一等無逆降之說亦明矣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瑤田按此正與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降一等之差故鄭氏注此經推廣言之曰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曰嫁於大夫即彼經所謂嫁者曰在室即彼經所謂未嫁者是此經之注與彼經舊讀脗合而乃欲矛盾自陷何也

庶婦

君母之父母從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瑤田按禮記君母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喪服小記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然則不爲後者君母雖卒亦當爲其黨服矣是小記此說義與妾攝女君同若曰雖爲後實是庶子雖攝女君終身是妾所以明適庶適妾之分者甚嚴而防小加大之逆道者意深遠也此傳云不敢注以恩輕解之與小記義別豈時王之制久之亦有損益又豈此經亦主爲君母後者言之與然於此亦可知妾與妾子尚有不可相爲比例者而鄭君於不杖期章乃欲以女君例妾之爲其父母而難傳文得遂之說耶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緦麻三月者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瑤田按緦者十八字作一句讀十五升抽其半不得名之曰七升半也蓋七升半之縷麤於八升此緦之縷其細直同十五升但去其半不同其密而疏耳所以然者治其縷細如絲不得不同於十五升而十五升則朝服升數故必抽其半則縷同而升數不同此窮則變變則通之義也下記錫者十八字亦作一句讀縷之細與縷數竝同惟事縷事布各別以分哀有在內在外之不同耳〇朱子曰緦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簏只用一經也今廣中疏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廣韻簏綿具）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瑤田按經不爲高祖制服故亦不爲元孫制服大傳曰五世袒免是也所以然者以曾祖至尊不敢服以小功兄弟之服故制齊衰三月以服之準曾祖之服而制曾孫之服則亦不過三月而服小功故其服止於緦麻於是元孫但爲之袒免

此高祖與元孫不制服之精義余於喪服無逸文篇中詳之若云高祖不得無服宜同曾祖齊衰三月似亦精義而非喪服經文之義也

庶孫之婦

敖繼公曰庶孫之婦緦麻則適孫之婦小功也小功章不見之者文脫耳瑤田桉不杖麻屨章適孫傳云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言孫婦雖適孫之妻而適婦現在則仍爲庶孫之婦然則爲適孫妻恒當適婦在也故小功章不著適孫之婦非有脫文敖氏誤矣

庶孫之中殤

瑤田桉庶孫者成人大功長殤小功中下殤緦麻此經始發中從下之例故特著中殤以明之下經從父昆弟姪之下殤是再發中從下之例故特著下殤以明之又下經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是三發中從下之例故連著中殤下殤以明之蓋三條互文明其例又與大功章中從上必長中連言者變調亦屬文之法也而鄭氏乃謂庶孫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言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是不解此經屬文之妙未嘗參考下文而紬繹之也余於殤服經傳中從上下異名同實述中詳辨之又此經中見中下殤服止舉此三條皆成人正服之殤若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及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大夫之妾爲其庶子諸中下殤則皆成人降服之殤經中一概不見是又與大功殤服章中見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又於小功殤服章中復見其下殤者不同然其所以不同者乃此入於適昆弟之正服本不降故兩經重見亦因可以證此經成人降服之殤於降二等之中下殤不見之例也若大功殤服章中見子之長中殤及公爲適子之長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中殤而於小功殤服章中概不見其下殤是又與小功殤服章中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而於大功殤服章中反不見其長中殤爲互文从省以見長中殤者知其必服下殤見下殤者益知其必服長中殤於此見此經屬文之法變化因心眞可懸國門而不能易一字者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瑤田桉此人長殤緦麻則中下殤無服鄭注必曰不見中殤者中從下由不明中殤何以不見之傳爲小功章不見中殤而發也

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瑤田桉小功殤服章曰爲姪庶孫之長殤不見中殤蓋章內於從父昆弟之長殤句下先已特發傳曰何以不見中殤也小功之殤中從下謂其中下殤服並在緦麻章也故於緦麻章曰從父昆弟姪之下殤明爲姪與爲從父昆弟同爲中從下也則庶孫之中從下亦從可知乃於庶孫又但見中殤而反不見下殤蓋欲令中下二字彼此互出以明中從下之例亦以見屬文之法宜如此變化也故姪庶孫之長殤在小功殤服章二人一例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在緦麻章二人一例中殤從下義例顯然鄭注未深考小功殤服章不見中殤發問之旨而誤以其所謂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所以於此節注云言中殤者明中從下是以專言下殤不言中殤者爲中從上故以庶孫當爲下殤改去經文中字以同於從父昆弟姪之專言下殤者爲一例而不知其與經傳義例相矛盾也今合兩章經傳所言三人者而並觀之其繆立見矣○鄭氏於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條必注曰不見中殤者中從下於此條又必注曰言中殤者明中從下蓋所以證其改去庶孫中殤之中字易爲下字之例而不知其乃臆見之例而非喪服經之義例也

從母之長殤報

瑤田桉從母有長殤者母之妹也疏兼言姊妹者若下經夫之姊妹之長殤亦但有妹無姊屬文之法不得偏言之亦以爲姊妹之服同不嫌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士爲庶母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瑤田桉疏云庶人無庶母爲庶母服者唯士而已

貴臣貴妾

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

瑤田桉注云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又桉士昏禮女從者注云謂姪娣也然則貴妾雖指姪娣而其貴實因公士大夫也士身賤雖姪娣亦從之而賤矣

乳母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

瑤田桉曾祖父母由祖父母上殺之當小功之差然小功爲兄弟之服不得以之服至尊故制齊衰三月重其衰麻減其月數以服之曾祖於曾孫亦小功之差也然曾孫既減其月數以服曾祖則曾祖亦不得多其月數以服曾孫爲服緦麻仁至義盡非聖人不能定其制也

父之姑

瑤田初以經不見適人者誤以爲在室服者此人在室不制服作父之姑適人服緦述篇錄後正之

從母昆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甥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

壻

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

妻之父母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姑之子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舅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舅之子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夫之諸祖父母報

注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

瑤田桉注及疏外祖字皆當爲從祖之譌前小功章連言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故此疏云云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者此依小功章夫爲之小功者也据疏之文氣是從祖非外祖且凡服必由近及遠不當舍從祖父母而服從祖祖父母況据傳外親之服皆緦爲外祖父母小功者以尊加也其夫本加服妻亦不當從服緦若從服緦則夫之從母以名加服小功者妻亦當從服緦耶此可以注淺疏外字爲後人轉寫之譌也又桉經曰諸祖父母是內辭非外辭且經曰諸祖父母是以從祖父母闡從祖祖父母況又有小功章其夫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連文可比例耶至其夫於外祖父母本以緦加服小功其妻義亦不當從服又無論已〇又檢記文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條下賈疏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据此族親字則注疏兩外字爲從字之譌無疑矣

君母之昆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瑤田桉注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盖据小功章君母之父母從母一條之傳而決之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

瑤田桉此二人成人服小功而小功章不見者以此二人一爲從祖父母一爲從祖祖父母在小功章經已見報字故不復重見報服是喪服經之例也余有報服舉例詳之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瑤田桉四句乃喪服經文若傳則皆依經發義無憑空立義之例自鄭氏誤以上文同室生緦之傳連言遂幷此四句以爲傳文而注之又不審此經發殤服之例者專爲制大功小功兩殤服章而發之且不審兩殤服章專爲成人服齊衰今爲長中殤降在大功下殤降在小功而爲之制此服也何以知其專爲成人服齊衰者而制之觀此經發例四句而知之其降一等之大功殤服齊衰之長中殤也降二等之小功殤服齊衰之下殤也所以有降一等二等之殊者以齊衰之殤中從上故長殤中殤竝降一等而下殤則降二等也故特發此例以明制兩殤服章之精義徵意若大功成人之殤則中從下竝服緦麻而不爲之特制中下殤之服也然則大功成人之長殤何以亦在小功殤服章中也盖既爲齊衰下殤制此小功之殤服而大功長殤適當服小功而又不可復入小功正服於是亦令爲之服者服小功殤服而初非特爲此人制長殤之服也鄭氏不審此經義例又誤以此經爲傳於是不得其解乃從而爲之辭注之曰齊衰大功皆明其成人也(此語不誤)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夫大功成人其長殤在小功殤服章中而中下殤竝在緦麻謂之中從下是也若小功成人其長殤隧在緦麻中下之殤竝無服已不得謂之中從下矣且据其主謂妻爲夫親服之說而求之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緦麻則中下殤無服可無論已若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緦麻則長殤小功現見小功殤服中此條以成人大功降小功言之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中殤大功則下殤小功現見小功殤服章中此條以成人齊衰降大功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也是篇中諸妻爲夫親之殤服與諸丈夫之爲殤者服無異何分於此主謂妻而小功殤服章中中從上下之傳爲主爲丈夫也至小功殤服章本爲成人齊衰制下殤之服以配大功殤服章所制長殤中殤之服故於章首卽列下殤諸人以終前章之義而成人大功之長殤適當服小功於是牽連書之曰某某之長殤遂不得如大功章之連長殤而見中殤也故傳者發問曰中殤何以不見也乃答之曰成人齊衰之長中殤降在大功是爲大功之殤其中殤從上故言長殤必見中殤今成人大功之長殤降在小功是爲小功之殤其中殤從下見於緦麻章而此章言長殤不得見中殤也是此傳所謂大功之殤其成人本服齊衰卽後經所謂齊衰之殤故得同言中從上也此傳所謂小功之殤其成人本服大功卽後經所謂大功之殤故得同言中從下也一指成人服言一指殤服言余別有異名同實述詳之鄭氏未審此傳發問之旨指謂殤服言而誤注之曰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凡不見者以此求之是誤以成人大功之殤爲中從上故舉齊衰之殤之中從上以就而亦之故曰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意謂其中殤不在緦麻乃中從上也不知其下殤在緦麻不言中殤者正此傳所謂小功之殤中從下其成人在大功卽後經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也經傳義例顯然鄭氏未能審知既誤以爲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故於庶孫之中殤與從父昆弟之下殤互文以明中從下者不能貫通其精義徵意而遂欲改經之中字爲下字以通其意中之見而又與後經大功之殤中從下之義例相戾故又從而爲之辭曰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而曾不細檢諸章妻爲夫親之殤服與諸丈夫之服殤者全無異同一校錄之宜其說之自相矛盾至於如此也余合喪服全篇經傳考其義例皆据其本文以疏通而證明之余以足徵名此編亦徵之於其本文而無不足也

記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瑤田桉此不在五服中傳以爲不敢服者君尊厭之也厭

字見大功章先君餘尊之所厭說詳大功章中注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語亦未審諦〇又桉此傳云君之所不服四句當與大功章傳所云君之所爲服四句參看彼見公子從君不敢服旁親之義此言公子不敢服其私親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爲人後者於兄降一等報於所爲弟後之子兄弟若子

金輔之云今本誤作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據賀循爲後服議考正瑤田桉必云所爲後之子者我爲其後本非其子也於其子兄弟我往爲後服之一如其親生子上子字即下若子子字皆不屬爲人後者言也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朋友麻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瑤田桉宗子本服衰齊三月其殤也經所謂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者也故其長中殤爲服大功衰下殤爲服小功衰也皆三月者衰如大小功而減其月數以本服止三月殤服亦止三月不得過之也注云謂與宗子絕屬者言非親也又云親謂在五屬之內五屬之內月算如邦人不止三月也

改葬緦

童子唯當室緦

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

敖繼公曰有錫疑滑易二字之誤蓋二字各有似也司服職注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也其據此記未誤之文與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 段氏玉裁考定據傳古本經文不當有惡字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瑤田桉鬉有去笄著笄兩制余著述髽一篇詳之此與上條竝言著笄之鬉著笄者無論斬齊功緦皆以笄布總也惟總之升數不同而垩出之長短異耳又桉妾爲女君見不杖麻屨章爲君之長子經不見其服故賈疏曰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爲長子亦三年也今疏作妾爲女君之服甚君之黨三字轉寫譌作女君之三字也今据經傳服例參考改正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

若齊裳內衰外

負廣出於適寸

適博四寸出於衰

衰長六寸博四寸

衣帶下尺

衽二尺有五寸

袂屬幅

衣二尺有二寸

袪尺二寸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

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皇清經解卷五之二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二十八　學海堂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喪服通別表

喪服一篇精義之學也服例淺細輕心掉之門例難得加以羣言錯出從而障之端緒益棼今稍條理之爲表廿有九事其丈夫婦人之通服經之緯之等殺畢具至服有升降而必別之於其人者至纖至悉分而錄之不嫌煩碎然後知此經之鍼縷密緻此傳之氣脉貫通作聖述明豪髮無憾矣

丈夫通服表

			族曾祖父母 緦麻	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				
		族祖父母 緦麻	從祖祖父母 小功報	祖父母 不杖期		父之姑 緦麻		
	族父母 緦麻	從祖父母 小功報	世叔父母 不杖期	父 斬衰三年	母 父在齊衰杖期 父卒齊衰三年 繼母如母 慈母如母	姑 適人者大功 適人無主者不杖期報	從祖姑 適人者緦麻報	
族昆弟 緦麻	從祖昆弟 小功	從父昆弟 大功	昆弟 不杖期	己	妻 齊衰杖期	姊妹 適人者大功 適人無主者不杖期報	從父姊妹 適人者小功	從祖姊妹 適人者緦麻報

族昆弟 緦麻

從祖昆弟 小功

從祖昆弟之子 緦麻

從父昆弟 大功

從父昆弟之子不見小功章以其爲從祖父母小功見報文也

昆弟 不杖期

昆弟之子 不杖期

昆弟之孫不見小功章以其爲從祖父母小功見報文也

己

長子斬衰三年 衆子不杖期

適孫不杖期 庶孫大功

曾孫 緦麻

妻 齊衰杖期

適婦大功 庶婦小功

庶孫之婦緦麻

姊妹 適人者大功 適人無主者不杖期報

女子子 適人者大功 適人無主者不杖期

孫適人者 小功

從父姊妹 適人者小功

從祖姊妹 適人者緦麻報

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

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 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爲人後者爲所後服表

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所後者之祖所後者之父母若子爲曾祖若子爲祖父母 齊衰三月 不杖期

所後者 斬衰三年

己 爲人後者

於所爲後子之於所爲後子之從祖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若子爲之小功報 若子爲之不杖期

於所爲後子之族祖父母若子爲之緦麻

於所爲後子之於所爲後子之從祖父母若子爲之小功 於所爲後子之從父昆弟若子爲之大功

於所爲後子之於所爲後子之族父母若子爲之緦麻 於所爲後子之從祖昆弟若子爲之緦麻

於所爲後子之於所爲後子之從祖昆弟之子若子爲之小功

於所爲後子之族昆弟若子爲之緦麻

爲人後者爲其親服表

記曰爲人後者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

所後者妻之父母若子爲外祖父母小功

所後者之妻若子爲母 父卒齊衰三年

所後者妻之昆弟若子爲舅緦 所後者妻之昆弟之子若子爲舅之子緦麻

於所爲後子之姑若子爲之父之姑若子爲之緦麻

於所爲後子之姊妹適人者若子爲之大功其姊妹適人無主者若子爲之不杖期報

於所爲後子之從父姊妹適人者若子爲之小功

於所爲後子之從祖姑適人者若子爲之緦麻

於所爲後子之從祖姊妹適人者若子爲之緦麻

爲其父母 不杖期報

己 爲人後者

爲其昆弟 大功

爲其姊妹適人者 小功

爲出母嫁母繼父服表

記曰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出妻之子爲母杖期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杖期

己

繼父同居者 不杖期

繼父不同居者 齊衰三月

庶子服表

記云爲其外祖父母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記云爲其母 緦麻

記云爲其舅 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記云爲其從母 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己 庶子爲父後者爲私親

君母之父母 小功

君母之昆弟 緦麻

從母小功 注云君母之姊妹

己 庶子爲君母黨

大夫服表

記曰大夫於兄弟降一等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爲祖父母爲士者 齊衰三月 不杖期

世叔父母 爲士者 大功

昆弟 爲士者 大功

皆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功

從父昆弟 小功

己 大夫

子 爲士者 大功

昆弟之子 爲士者 大功

適孫 爲士者 不杖期

庶孫 小功

姑 適士者小功 嫁大夫者大功

姊妹 適士者小功 嫁大夫者大功

女子子 適士者小功 嫁大夫者大功

大夫之子服表

記曰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從父昆弟 小功

世叔父母 爲大夫者不杖期報

昆弟 爲大夫者不杖期報

昆弟之子 爲大夫者不杖期報

己 大夫之子

子 爲大夫者不杖期

庶孫 小功

妻 大夫適子爲之不杖期 然傳父在不杖

庶母慈己者 大夫之適子爲之小功

乳母 緦麻

姑 無主爲命婦者不杖期報

姑 嫁大夫者大功 適士者小功

姊妹 無主爲命婦者不杖期報

姊妹 嫁大夫者大功 適士者小功

女子子 無主爲命婦者不杖期

女子子 嫁大夫者大功 適士者小功

大夫庶子服表

- 皆爲從父昆弟 爲大夫者大功
- 爲適昆弟 期不杖
- 已 大夫庶子
- 爲母 大功
- 爲妻 大功

士服表

- 爲庶母 緦麻 傳云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 已 士
- 爲妻 緦麻 注云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疏云喪服小記文

臣爲君服表

- 君 斬衰三年
- 已
- 君之祖父母 期不杖
- 君之父母 期不杖
- 君之妻 期不杖
- 君之長子 期不杖
-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總衰既葬除之

庶人爲君服表

- 爲國君 齊衰三月
- 已 庶人
- 舊君之母妻 齊衰三月 言與民同也
- 爲舊君 齊衰三月 傳曰仕焉而已者也
- 舊君 齊衰三月 傳曰以道去君而猶未絕者言與民同也
-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傳曰言與民同也
- 寄公爲所寓 齊衰三月 傳曰言與民同也

諸侯服表

- 諸侯爲天子 斬衰三年
- 已 諸侯
- 君爲姑 嫁於國君者大功
- 君爲姊妹 嫁於國君者大功
- 君爲女子子 嫁於國君者大功

公子服表

- 爲其母 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
- 已 公子 注云君之庶子
- 爲其妻 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既葬除之

公子之適妻子服表

- 君子子爲庶母之慈己者 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也已見大夫之子表內今重見者益一例兩人所同者也
- 已 公子之適妻子

公之昆弟服表

- 從父昆弟 小功
- 已 公之昆弟
- 姑 適士者小功 嫁大夫者大功
- 姊妹 適士者小功 嫁大夫者大功
- 女子子 適士者小功 嫁大夫者大功
- 庶孫 小功

公之庶昆弟服表

記曰公之昆弟於兄弟降一等

- 皆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功
- 已 公之庶昆弟
- 爲母 大功
- 爲妻 大功

公士大夫之君爲臣妾服表

㊀公士大夫之君
爲貴臣貴妾緦麻

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服表

爲其君布帶繩屨 齊衰三年易絞帶爲布帶 ……注云近臣闇寺之屬君服斯服也

㊀公士大夫之眾臣 眾臣別於貴臣 傳云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注云貴臣得伸 疏云上文絞帶菅屨記曰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注云公士大夫之君

外親服表

妻之父母 緦麻
舅 緦麻
外祖父母 小功
從母 丈夫婦人小功報
舅之子 緦麻
甥 緦麻
從母昆弟 緦麻
姑之子 緦麻
㊀
壻 緦麻
外孫 緦麻

婦人通服表

曾祖父母 嫁者未嫁者齊衰三月
祖父母 不杖期
父 女在室斬衰三年 適人爲父母不杖期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㊀婦人
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杖期
女子子適人者爲眾昆弟大功 丈夫婦人報
女子子適人者爲姪丈夫婦人大功報

夫之諸祖父母 緦麻報
夫之祖父母 大功
婦爲舅姑 不杖期
妻爲夫 斬衰三年
母爲長子 齊衰三年
夫之世叔父母 大功
夫之姑 小功報
夫之君 不杖期
夫之姊妹 小功報
娣姒婦 小功報
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緦麻
夫之昆弟之子 不杖期
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功

大夫之妻服表

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㊀大夫之妻
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大功
爲姊妹嫁於大夫者大功
爲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大功

妾服表

記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妾爲女君 不杖期 注云女君於妾無服
妾爲君 斬衰三年
大夫妾 爲庶子之長殤人者小功
大夫妾 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大功
㊀妾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不杖期
大夫妾爲世叔父母大功
大夫妾爲姊妹大功
大夫妾爲姑大功
公大夫妾爲其子 不杖期

記曰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爲宗子服表

大夫爲宗子之母 齊衰三月
大夫爲宗子 齊衰三月
㊀丈夫婦人爲宗子 齊衰三月
丈夫婦人爲宗子之妻 齊衰三月
丈夫婦人爲宗子之母 齊衰三月

宗子在五屬中及絕屬成人殤服分別表

族人爲宗子
期親 期齊衰
大功親 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
小功親 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五月
緦麻親 齊衰三月
絕屬 齊衰三月

爲宗子殤 殤服緦麻
期親 長殤大功衰九月 中殤大功衰七月 下殤小功衰五月
大功親 長中殤大功衰五月 下殤小功衰三月
小功親 長中殤大功衰三月 下殤小功衰三月
緦麻親 長中殤大功衰三月 下殤小功衰三月
絕屬 長中殤大功衰三月 下殤小功衰三月

殤服統表 不分尊卑不分丈夫婦人

從祖父 長殤緦麻
從祖昆弟 長殤緦麻
叔父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夫之叔父長殤小功中下殤緦麻
從父昆弟 長殤小功 下殤緦麻
從父昆弟之子 長殤緦麻
昆弟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長殤小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長殤小功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子 下殤小功
姑爲姪丈夫婦人長殤小功下殤緦麻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昆弟之子女子子
昆弟之孫 長殤緦麻

子 長中殤大功 公爲適子長中殤大功 大夫爲適子長中殤大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庶子長殤小功 大夫之妾爲庶子長殤小功

適孫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庶孫丈夫婦人 長殤小功 中殤緦麻

姑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姑長殤小功 大夫之姑長殤緦麻

姊妹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姊妹長殤小功 大夫之姊妹長殤緦麻

女子子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女子子長殤小功

從母之長殤 緦麻 報

童子緦服表

爲族親 緦麻童子所謂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也

㊀記云童子唯當室緦 注云爲家主與族人爲禮傳云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改葬緦服表

記云 改葬緦

㊀注云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三月而除之

朋友服表

記云 朋友麻 注云相爲服緦之絰帶檀弓曰羣居則絰出則否其服弔服也又云朋友之墓爲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周禮曰服疑衰十四升也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者也

㊀

記又云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本服殤服一貫表

喪服經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此以成人本服名殤服小功殤服章傳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此即以其殤服名之故經曰齊衰之殤大功之殤者言爲其成人當服齊衰當服大功而今爲殤者也傳曰大功之殤小功之殤者言今已爲殤而爲之服大功殤服小功殤服者也故經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即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經曰大功之殤中從下即傳曰小功之殤中從下名異實同一據本服名之一據殤服名之也鄭君誤以傳所名者亦指成人服言所以觸處隔閡雖從而爲之辭而卒不可通余既屢爲文正之又於經傳每條下立按破之今復以本服殤服相承列表俾謬誤立見則瞭如指掌昭若發矇矣

不杖麻屨章 此齊衰本服成人服之及其殤也長中殤當降服大功下殤當降服小功經據本服名其殤曰齊衰之殤

大功殤服章 此大功殤服先是成人服齊衰今爲長中殤降成人一等服大功經據本服名其殤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傳據殤服名其殤曰大功之殤中從上

小功殤服章 此小功殤服先是成人服齊衰今爲下殤降成人二等服小功也

祖父母 無殤服故不見下同

世父母叔父母 注云世父母叔父母無殤服 叔父之長殤中殤 叔父之下殤

爲姑 姑在室亦如之 姑之長殤中殤 姑之下殤

大夫之適子爲妻 無殤服

昆弟 注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 昆弟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下殤

姊妹之長殤中殤 姊妹之下殤

爲衆子 注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子女子子之下殤 子下殤見女子子下殤互文也且見女子子亦許以著女子子在室諸親亦如男子之義

昆弟之子 下殤服中決其在室亦如之 昆弟之子女子子長殤中殤 昆弟之女不見昆弟之子長殤中殤子子總見見下殤互文也且於昆弟之子見下殤不見長殤中殤於子見長殤中殤不見下殤亦互文也 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適孫 適孫之長殤中殤 適孫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無殤服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 無殤服

繼父同居者 無殤服

爲夫之君 無殤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無殤服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無殤服

妾爲女君 無殤服

婦爲舅姑 無殤服

夫之昆弟之子 注云男女皆是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不見殤服傳爲其子得遂之文決其當如前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當如前女子子之下殤得包子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 無殤服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 無殤服

不報

大夫爲祖父母適（祖父母無殤服大夫不降當如前適其適當如前適孫之長殤孫之下殤）

孫爲士者（中殤）

公妾以及士妾爲（無殤服）

其父母

大功章（此大功本服成人服之及其殤也長殤當降服小功中下殤當降服緦麻徑據本服名其殤曰大功之殤）

小功殤服章（此小功殤服先是成人服大功今爲長殤降一等服小功此章中見長殤不連見中殤故傳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傳據殤服名其殤曰小功之殤中從下緦據本服名其殤曰大功之殤中從下）

緦麻章（此緦麻殤服先是成人服大功今爲中下殤降成人二等服緦麻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無殤服）

從父昆弟（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昆弟

從父昆弟之下殤（不見中殤明中從下此緦麻章中從下異於大功章中從上之文之例余有說）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殤（昆弟之中下殤以不見爲人後者爲其長殤中可互明也）

庶孫（注云男女皆是）

庶孫丈夫婦人之庶孫之中殤（不見下殤明中從下亦其例文之例也）

長殤

適婦（無殤服）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不見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之長殤）

爲姪丈夫婦人之長殤下殤（不見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之下殤）

姪之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無殤服）

（大功本服以適人言自昆弟從此偏言姪則昆弟可知）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爲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述見中下殤以與上偏見下殤偏見中殤互明中從下之例）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士者（此大夫包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三種人據小功殤服章三人爲其昆弟）

大夫之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世父母叔父母無殤服）

（不見大夫三人爲其昆弟諸人之中下殤服以長殤中可互明也）

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叔父有殤服此條承大功長殤人數與此合而決之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此有世父母叔父母而彼來則應見叔父之長殤然無長殤服者以二父母無大夫係在大功本章中乃殤服與不杖期章爲二父承婦人爲夫之世父母叔母只叔父有殤服可互知父母牽連爲文其爲夫之也此不見姑姊妹女子子叔父此章中已見長殤服者姑如二父母姊妹如昆矣則此條爲叔父文同於弟女子子如子可相包也彼義可互見況不杖期章昆弟之子猶子故彼亦不爲二父母亦於大功殤服見長殤服也○瑤田據小見叔父之長中殤矣二父功殤服章決此大夫二字母經中屢見其服亦屢見包三人以領此條并領下其爲叔父之殤服則此條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中省文亦經之義例也

爲大夫者一條中間夾二庶一條者以二重爲上下條中諸親皆與大夫同其服唯爲妻逕不相同故別出此條於大夫條後以示異而皆爲條中亦二庶並同故必連屬於二庶條後以見同中之異其中之同者其餘昆弟一定如此所以皆爲文法通篇所無余皆謂古經之文爲文中之至於此者爲一字後傳下曰二字決其爲指殺再三而出之者也而昆弟二字萬不能襍入二庶條中此表自能知之

公之庶昆弟大夫（服）

之庶子爲母妻

昆弟皆爲其從父

昆弟之爲大夫者

（昆弟下當有爲之上增瑤田依舊讀別有說）

爲夫之昆弟之婦（無殤服）

人子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君之大夫之妾爲庶子

庶子女子子嫁者之長殤（不見女子子長殤嫁者無殤服）

未嫁者爲世父母（未嫁者與出子同妾爲私親或有殤服亦從略）

叔父母姑姊妹（此條）

（瑤田依舊讀別有說）

大夫大夫之妻大（無殤服）

夫之子公之昆弟

爲姑姊妹女子子

嫁於大夫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無殤服）

子嫁於國君者

右二表前一表見成人齊衰之殤綦重儀禮爲制大功小功兩殤服之由因以明經所謂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及小功殤服傳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之義後一表見成人大功之殤亦不輕而令其其殤亦服小功殤服因以明經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別在緦麻章及小功殤服傳所謂中殤何以不見小功之殤中從下之義至於成人小功其長殤服在緦麻中下殤無服今亦表而出之以附於後

成人本服小功及長殤服緦麻表（附）

小功章（此小功本服成人服之及其殤也長殤當降服緦麻中下殤無服）

緦麻章殤服（此緦麻長殤服先是成人服小功今爲長殤降一等服緦麻）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從祖父之長殤從祖（祖父母無殤服從祖祖父祖之昆弟能見其爲殤者亦寡矣如或爲殤自與從祖父之長殤同緦雖不見得以包之況其爲昆弟之孫之長乃報服既見從祖祖父之報服安得昆弟之孫不先有殤服乎）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之長殤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無殤服）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無殤服）

爲外祖父母（無殤服）

從母丈夫婦人報

從母之長殤報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娣姒婦無殤服）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之適士者 此三人爲從父昆弟庶孫當有長殤緦麻服經不見者枚小功殤服章有其爲昆弟庶子之長殤者成人服大功者也今成人降一等則殤服亦降一等可互見而省文也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無殤服

大夫之妾爲庶子 無殤服

適人者

庶婦 無殤服

君母之父母從母 此謂妾子從父母服其當服與適子同也父母無殤服從母長殤自與適子同可互見也

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 無殤服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子當服小功不見經文以此人爲從祖父母經見報文故不復重見其服也

昆弟之孫之長殤 昆弟之孫當服小功不見經文以此人爲從祖祖父母經已見報文故不復重見其服也

皇清經解卷五之二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二十九　學海堂

儀禮喪文足徵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喪服無逸文述

喪服與宗法繼高祖以下四小宗通一無二者也爲父斬衰三年祖父母齊衰不杖期曾祖父母齊衰三月長子斬衰三年衆子齊衰不杖期適孫齊衰不杖期庶孫大功曾孫緦麻此上治下治而因有上殺下殺之服也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謂曾孫緦麻服至此而窮也又曰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謂已爲元孫無服但以袒免行事喪服小記言親親以五爲九連五世祖免數之明言六世親竭則五世親猶未竭豈非親親連祖免數之乎爲元孫但以祖免則旁治之而昆弟之曾孫猶同姓也從父昆弟之孫亦猶同姓也則皆從元孫之祖免推而旁殺之亦無服也昆弟之曾孫無服則昆弟之孫止宜緦麻從父昆弟之孫無服則從父昆弟之子亦止宜緦麻而緦麻章載爲此二人之長殤則此二人本服必小功也而小功章不見其服注亦無說以明之因披小功章反復尋繹而知爲此二人服者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而此二人者爲此二父母服小功二父母即以小功報之及檢喪服全經凡見報文者皆不更見其服兼有緦麻章載此二人之長殤則其本服之爲小功明矣而小功章不見二人之服者蓋見報文之例不當更見其服非逸之也夫曾孫之窮於緦麻以曾孫爲曾祖窮於齊衰三月也爲曾祖三月而爲曾孫不能加其月數曾祖何以齊衰三月也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云服之數窮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其義蓋由祖父母旁殺之從祖祖父母當小功之差則由祖父母上殺之曾祖父母亦當小功之差今既不敢服以兄弟服而制爲齊衰三月以服之故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曾孫得見曾祖者鮮矣故曰恩殺也曾祖既不可小功高祖亦安可緦麻然曾祖齊衰三月高祖亦齊衰三月又非上殺之義曾孫得見曾祖者鮮則得見高祖絕無矣故經無寧空其文不制服也萬有一然則元孫承重者且服斬衰三年矣於庶元孫恩益殺矣當事則袒免行之夫其不承重也亦惟袒免而已矣不然元孫之父曾孫也曾孫齊衰三月矣元孫之服亦可同於其父乎然則經之空其文也其旨深遠矣且經於爲人後者特著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諸人若子以祖建首不以曾祖建首以所後者之曾祖即爲後者之高祖高祖無服故不見此豈非不制高祖服之確證乎得見曾祖則得見族曾祖由齊衰三月旁殺之而服緦是緦也實由小功之差而殺之也故緦麻章曰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由上治而旁殺之四人皆緦故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謂下殺至於曾孫四世而又旁殺之至於族昆弟以上之四人亦皆緦自我數之五世矣此繼高祖之宗法所由起也其宗子或即吾之曾祖傳重焉以至於吾而爲羣昆弟之所宗吾故曰宗之道兄道也過此以往則高祖與其昆弟各統其子孫而爲庶姓別於上而其子孫則視其上之所別各親其親而戚單於下矣是故族昆弟之子無服此人與我遂爲姓別戚單之始蓋族昆弟之子自吾曾祖視之爲昆弟之元孫五世袒免者也自吾高祖視之則六世親竭焉者也而吾子諸昆弟與其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族昆弟與之相序焉皆出四小宗之外而各宗其所繼之宗不相聯屬而吾之曾祖至是爲族昆弟之子輩之高祖於是各祖其高祖各成其庶姓各宗其所宗焉而已矣是故族昆弟之子無服以其姓別也從祖昆弟之子緦麻其姓猶未別也夫從祖昆弟之子緦麻則從父昆弟之子當小功而從父昆弟之孫殺之當緦麻經乃空之不見其服從父昆弟之子小功則昆弟之孫亦小功而昆弟之曾孫殺之亦當緦麻經亦空之不見其服所以然者以曾孫止於緦麻而旁殺之不能更服昆弟之曾孫緦麻又殺之亦不能服從父昆弟之孫緦麻矣禮窮則變空之者所以通其窮也下殺之法窮於曾孫故四世而緦不隆而殺之至於五世袒免殺之極也五世猶同姓而袒免故曰殺同姓也至於六世自高祖之父而下視其孫則各有其高祖而皆爲庶姓別於上者也故曰親屬竭矣屬竭故戚單單之言盡也亦言隻也獨姓其姓獨宗其宗不同焉而已矣若夫宗法遞遷則上殺之法雖窮於曾祖而旁殺之則自族曾祖而至於族昆弟爲五服之窮爲之緦麻及於五世異於四世而緦之說也上別於高祖下單於元孫其義未嘗異也禮窮則變變而不失其常自非聖人安能議禮哉孔沖遠之疏喪服小記也至曾孫之下疑喪服之有逸文於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二人小功服外又補出從父昆弟之孫緦麻及昆弟之曾孫緦麻二條由不明五世袒免六世親竭而姓別戚單諸精義而以爲元孫必有緦麻之服故推而旁殺之亦應如此卒不能融會喪服全經錯綜參伍以證明同姓庶姓之分之在於何人而不可少有假借焉者也

喪服經傳無失誤述

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鄭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瑤田案傳非有失也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在小

功章其女子子爲父期也爲此三人嫁於大夫者在大功章其女子子爲父亦期也今在不杖期章乃爲嫁於大夫之無主者其女子子爲父固期也若姑姊妹則以期報期故曰唯女子子之期疑於報而不爲報也若夫男子爲父服斬自不報爾不待言也於兩相服期中獨指女子子不報故曰其餘皆以期報期也況上經見爲此三人適人無主者之期曰姑姊妹報此經亦見此三人之期曰唯子不報互見互省體例然也又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鄭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瑤田按傳不誤也注之所駮辭嚴義正足以動人尤不可不辯蓋妾之猶其父母猶妾子之爲其外祖父母妾子不與尊者爲一體爲其外祖父母遂也下記所謂庶子爲其外祖父母不爲後如邦人者是已妾子與尊者爲一體不得爲外祖父母遂也下記所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是已如注言然則適子有以體君而不服其外祖父母者與襍記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黨服攝女君則不得爲先女君之黨服攝女君雖非一人然固已攝之則於體不二乎爲近於妾之不得遂之義亦近甚由妾之不得擬於女君也若妾之不得體君固其分也服問孔氏疏載鄭君異義駮云女君卒繼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是其義也而注乃欲以女君例妾耶又按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與得爲其父母遂之文義相同是禮也於經亦有例可舉蓋妾之爲其子猶妾子之爲其母故妾子體父則爲其母不得遂也緦麻章所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已異服緦者同於死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非實爲之服也今二妾不得體君故爲其子得遂而注乃以不得從女君降其子例之此自亂其例故於女君之尊不降父母例以體君之義不可通因欲破傳不得體君之文而偏偏然議之也且注又云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夫曰以尊降之則是與大夫尊不同而降之爲一例豈與君一體不得遂之例乎是大夫妻而妾擬之矣豪釐之差繆以千里此之不可不辨也又緦麻章庶孫之中殤鄭注云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瑤田按經不誤注大誤也經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此經文今誤爲傳余曾辨正之）此以成人之服名殤服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此卽以殤名其服其名不同其服則一余有文辨之詳矣此庶孫成人大功降在長殤小功者其在小功殤服中曰庶孫之長殤傳所謂中殤何以不見小功之殤中從下者也亦卽喪服經未以成人名殤服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也緦麻章中列中殤從下諸人凡三例一見中殤不見下殤明中從下此庶孫一條是也一見下殤不見中殤亦明中從下也一適見中下殤亦以明中從下如連見長中殤者之爲明中從上也注於經傳兩中從上下不悟其通一無二求其說而不得乃從而爲之辭於小功殤服傳文則曰此主謂丈夫爲殤者服於喪服經未舉殤服之例則曰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無怪乎據其說以徧檢全經略皆齟齬而不能通也

辨論鄭氏斥子夏喪服傳誤之謬

鄭氏喪服注有指謂子夏傳爲誤者吾不憚也昔嘗爲文是正已復哀列觀之愈覺其言之誤乃知讀書之難雖以康成經師而豪釐之差未始不繆以千里者也傳解唯子不報句主謂女子子言其於經意可謂體會入微蓋以女子子適人者無論尊卑常變本爲父母期非因今日父母爲女子子不降服期而後女子子服期以報之也故唯子不報實專主女子子言不兼男子也而鄭注乃云男女同不報爾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此大繆之說也請循其本而言之姑姊妹適人者於其姪昆弟本服大功今而服期是以期報期也女子子適人者於其父本服期今而服期本服非以期報期也止將上經言報此經言不報合而觀之則互義自見若男子爲父三年與期無涉何有於報而云不報不亦贅乎傳解公及士妾爲其父母期曰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鄭注駮之而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誤矣瑤田謂一部喪服精義在明於此例擬人必於其倫妾固不得以女君爲比例也鄭氏之誤大率在此凡未得其審是故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期傳亦曰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鄭注亦駮之而鏗鏗然及於女君云此言二妾不得從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此眞大繆也蓋女君於子非私親無得遂不得遂之例女君本與君一體無體君不體君之例鄭氏惟不明服例故於妾爲其母與爲其子兩節說竝與傳殊異傳疑傳義有誤不亦繆乎抑說經之難也不可無聰明尤不可恃聰明其中似是而非處以嘗我之聰明者正復不少一用聰明必致大繆如大夫之子爲五男子五婦人初見以爲大夫竝降其本服期而服大功其子亦從父而降今以其爲大夫命婦皆在尊同不降之例而五婦人中三婦人之無祭主者則於尊同不降之外又有一種不降之義而經傳但渾言之疑有漏義擬得其間以相送難乃復潛心思之然後知三婦人降大功後又有降小功一層從小功而爲尊同得服親服之大功又加之而爲之服期蓋升降雜糅中而歸於異名同實故五婦人得竝列一條也余於報服舉例述篇中詳言之矣茲因辨論鄭注之謬附及之以見說經不可不愼有如此者

庶子不爲長子三年述

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以父庶爲斷也大傳喪服小記皆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宗子也非庶子也我爲小宗乃禰之正體我與尊者爲一體是正體於上其長子將來卽爲繼禰之宗是又乃將所傳重也承傳重言而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者謂長子不繼祖也反傳重之言猶云不傳重耳此喪服傳文義較然者也大傳則承庶子不祭明其宗而言而曰不繼祖者謂庶子不繼祖也不繼祖之云所包者廣兼大小宗言之祖字上通曾高而至於大祖皆祖也故下文卽徧陳宗法見庶子既非大宗亦非小宗故不祭亦不爲長子三年也不繼祖固有繼禰者不繼禰則必無繼祖者故言不繼祖既得包大小宗轉亦得包不繼禰而小記既言不祭祖明其宗矣下卽繼之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必兼言禰者恐人疑不繼祖之云或容有繼禰者亦將不爲長子斬故增禰字以破之言不繼祖中雖有繼禰者繼禰者則固祭其禰矣而其弟則斷乎不繼禰也此人不繼禰安得繼祖故云不繼祖與禰爲兼有此人也故下又復出曰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明其適兄爲宗子而已爲庶子己庶子不爲其長子斬兄宗子則必爲其長子斬其兄所謂正

體於上兄之長子所謂又乃將所傳重者也等而上之已與父兩世皆庶則宗子在從父昆弟之長兄主祭是爲明其祖繼之宗又上之三世皆庶則宗子在從祖昆弟之長兄主祭是爲明其繼曾祖之宗又上之四世皆庶則宗子在族昆弟之長兄主祭是爲明其繼高祖之宗其又上則累世皆庶宗其繼別子之兄而明其爲大宗矣凡此皆庶子不祭明其宗之義明宗者明以庶弟宗其適兄小記所以言不祭祖又必復言不祭禰者論五宗之法必從不繼禰起立法示人充類至義之盡宜如此也然不繼祖者不必皆不繼禰故鄭氏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蓋對上正爲宗子言之宗子而外皆庶子故不得祭其上正所主祭之廟若在下正廟中則於上正無與也爲此廟中所統之宗子則主此廟之祭其長子爲此宗子之子將傳重者傳此主祭之重而安得不爲之三年乎言各有當事非一端如必以繼禰而不繼祖者泛而稱之曰庶子則繼禰者爲小宗之語爲有宗之名而無宗之實既立之爲小宗而猶稱之曰庶子又爲有宗之實而無宗之名名實二者舉無所據先王之禮不如是也人道親親自小宗始小宗有四自繼禰之宗始親親之殺則繼禰者爲隆由是而繼祖而繼曾祖而繼高祖則其所漸殺焉者也故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故曰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隆殺之義輕重之名所隆所重恒主於禰然則庶子不爲長子三年者信乎以父庶爲斷庶子不繼禰故其長子不繼祖也小記亦言父庶而必兼言不繼祖與禰者彼蓋論五宗之法而因及於庶子不祭以明宗之義故必如此乃始完備肄業及之其義自見亦求乎其言之當而已矣

正體於上義述

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者余既詳述之且據鄭氏注而決其爲謂長子不繼祖然注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意蓋以正體字要字皆偏就長子說於傳之文義似猶未諦瑤田謂正體於上言已與尊者爲一體而爲繼禰之宗子主禰廟之祭斯謂之重言其爲受重之人也其長子適適相承是已所受之重將於長子傳之是爲又乃將所傳重也如此則傳文所字乃着力字是倒裝文法猶云又乃將所受之重傳之也先有重然後傳非傳與長子然後謂之重注謂重其當先祖之正體意以長子當先祖正體吾乃重之不合傳文傳重之旨傳言正體於上言已正其體於上以主禰廟祭何重如之將傳者時重尚在已猶未傳然將欲傳之而將使之當先祖之正體而繼乎祖故爲長子服三年也庶子之長子不繼祖以庶子本不與尊者爲一體不能正體於上不主禰廟之祭其重本非庶子所得受則亦非庶子所能傳其長子烏得繼祖傳重故繼祖不傳重故不繼祖服三年與不服三年繼祖不繼祖之分而已矣

爲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立表說

注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蓋謂已非庶子與尊者爲一體已旣與父爲一體而正體於上則其長子適適相承亦爲當先祖之正體將來即爲祖後又以代已爲宗廟主也曰重其曰以其據文義二其字皆指長子言則繼祖者言長子繼祖也注又云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蓋謂其既不與父爲一體其長子烏得繼祖哉而疏乃云周之道有適子者無適孫要適子死後乃立適孫乃得爲長子三年是謂適子死而立適孫以孫繼祖之法蓋明禮之變若然則其父已死誰爲長子服三年耶疏又云繼父祖身三世長子四世乃得三年是謂必已繼祖與禰乃得爲長子三年此據小記而爲之辭而不知小記說之不云爾也彼此不得互纏說之難盡其蘊今試各爲一表比類參觀庶無遁情矣

庶子不爲父後長子不繼祖表

祖　適　父　適　長子　此三世適適相承者長子繼祖與禰者也

祖　庶　父　適　長子　此父爲祖庶之適不得謂之不繼禰則長子安得謂之不繼祖其父亦安得不爲長子三年

祖　適　父　庶　長子　此父爲庶子長子雖爲父適而繼禰而其父本不繼禰則長子亦非繼祖故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祖　庶　父　庶　長子　此祖父皆庶長子雖以適繼禰而不繼祖故其父不得爲長子三年也

據疏不繼祖者不爲長子三年表

祖　適　父　適　己　適　長子　此四世適適相承者據疏已始爲長子三年也

祖　庶　父　庶　己　適　長子　此己雖繼禰而不繼祖者據疏不得爲長子三年也○瑤田按父既祖之適子安得亦繼禰之宗父既爲宗而已又繼之已安得謂之不繼祖也

祖　適　父　庶　己　適　長子　此已雖適以父庶不得繼祖者據疏不得爲長子三年也○瑤田按已是父之長子是爲繼禰之宗矣安得已父爲庶子不繼禰并已之小宗亦不論乎

祖　適　父　適　己　庶　長子　此已不繼祖與禰者據疏不得爲長子三年也○瑤田按此所謂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也原不論祖父之適庶也

立別子適庶相承之表以證疏說之非

別子爲祖	二世	三世	四世
	適子繼別爲大宗	長子世適相承是爲繼祖之大宗以其繼祖故二世爲之三年	適適相承以上承別子其三世自爲之三年
	庶子不繼別不爲宗	長子亦是適上承以爲繼禰之小宗以其不繼祖故二世不爲之三年	雖不承別子而上承繼禰之小宗以繼其祖三世安得不爲之三年

喪服親屬窮殺述

爲從祖祖父母小功言報爲族曾祖父母緦麻不言報蓋不報也爲從祖父母小功言報爲族祖父母緦麻不言報亦不報也何以爲族曾祖父母緦麻不報也族曾祖父母爲其曾孫緦麻則爲其昆弟之曾孫無服其於族曾孫安得更以緦麻報之乎何以爲族祖父母緦麻不報也族祖父母爲其從祖昆弟之子緦麻則爲其從祖昆弟之孫無服其於族昆弟之孫安得更以緦麻報之乎然則二服之所以不報其由在曾孫之服止於緦麻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謂下治之服窮於曾孫蓋已於曾孫爲四世也夫服何以窮於四世之曾孫而因殺於五世之元孫以曾祖下至於已爲四世已爲曾孫上服曾祖齊衰三月則已爲曾祖下服四世之曾孫不得多其月數故爲之緦麻而服窮於四世也然則曾祖之服何以止於齊衰三月也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重之以齊衰之服輕之以三月之數仁至義盡之道也而鄭氏乃曰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其於高祖則以曾祖之齊衰三月同之其於元孫則以曾孫之緦麻同之苟如是則周公當日曷爲定曾祖之服以齊衰三月豈於三月之上必無可加之月數曷爲定曾孫之服以緦麻豈於緦麻之上亦必無可加之月數而乃斷之於是而弗加者此之謂義也今之言喪服者於鄭氏之義又推而極之

謂齊衰三月上關高祖以上夫高祖以上爲遠孫之所及見者世所罕聞卽有之亦爲之袒免而已矣袒免非服也然施之則不輕士喪禮曰生人髺髮袒衆主人免於房鄭注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喪服小記曰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故緦麻之服但施於輕喪而袒免則通乎輕重夫喪服者所以爲悲哀之飾也高祖以上無服爲之袒免足以飾其悲哀矣外之所爲從以飾其悲哀明所重者心喪也是故父在爲母期心喪則三年也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杖之用桐也言心喪同乎父而已矣自有鄭氏之補義後人但推廣加之不敢謂經之本無其義誠惡夫或一言之人且以短喪譏其後而不知聖人之所惡者在短之於心而已矣況高祖之喪其元孫稍能及之則亦在衆主人之列也三月之內有一日之離其次乎其朝夕之哭以及於有事也有不就於其位者乎與其同曾孫齊衰三月之服爲父子之無別孰若袒免而符於五世之後乎然則服以飾情其疏節也所以服者則精義也求其精義斯無疑於服之窮殺耳矣不然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傳爲焉不以曾祖建首豈不以曾祖卽爲後者之高祖高祖之不制服此非其明徵乎嗚呼周公聖人也其制喪服如是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旁治昆弟親屬述

上治祖禰服至於曾祖下治子孫服至於曾孫尊尊親親其義何矣旁治昆弟奈何有己之昆弟焉有父之昆弟焉有祖之昆弟焉有曾祖之昆弟焉凡四親屬以四昆弟統之己之昆弟何同父也其子曰昆弟之子其孫曰昆弟之孫其曾孫則無服矣父之昆弟何從父也其子曰從父昆弟其孫曰從父昆弟之子其曾孫則無服矣祖之昆弟何從祖祖父母也其子曰從祖父母其孫曰從祖昆弟其曾孫曰從祖昆弟之子其元孫則無服矣曾祖之昆弟何族曾祖父母也其子曰族祖父母其孫曰族父母其曾孫曰族昆弟其元孫則無服矣族之爲言大宗之詞也昆弟至親也父之昆弟則由親而疏矣祖之昆弟則又疏矣曾祖之昆弟則更疏而其人又大宗焉變其文曰族言族而從曾祖之義見矣故曰族也是故喪服緦麻章曰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凡若而人者從曾祖昆弟之親服盡之矣小功章曰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又曰從祖昆弟緦麻章曰從祖昆弟之子凡若而人者從祖昆弟之親服盡之矣不杖麻屨章曰世父母叔父母卽從父也大功章曰從父昆弟小功章雖不見從父昆弟之子而此子爲從祖父母小功條內見報文卽與見從父昆弟之子無異矣凡若而人者從父昆弟之親服盡之矣不杖麻屨章曰昆弟昆弟之子小功章雖不見昆弟之孫而此孫爲從祖祖父母小功條內見報文卽與見昆弟之孫無異矣凡若而人者己昆弟之親服盡之矣是故旁治昆弟之法由己之昆弟父之昆弟祖之昆弟而至於曾祖之昆弟四親之屬服見於喪服經傳者章章矣由曾祖昆弟而又上之則高祖之昆弟與高祖別之爲兩族之高祖兩族之元孫各宗其繼高祖之宗故小宗有四至此一宗之元孫上視其高祖之昆弟各爲庶姓以別之所謂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者也故自其元孫上視其高祖之親屬猶同姓也然而自成其族族之言庶也此庶姓之名所由立庶姓各自爲族故曰庶姓別於上夫既姓別於上而戚自單於下單之爲言獨也獨戚其戚亦猶之乎別爲已矣故自庶姓既別之後兩庶姓不復謂之同姓而上同於始祖之正姓矣然則庶姓之別別於其元孫各自別其高祖而各自別其高祖之元孫則各姓其庶姓以上而同乎始祖之正姓而姓祖適適相承之宗子謂之大宗以領羣族之諸昆弟所謂大宗收族者也故曰大宗者尊之統也使散無友紀者皆有以萃之也然過萃則難治故各族之高祖別其庶姓以萃其各族之元孫而各族之元孫則自宗其各族之宗子故小宗之法四以繼高祖之宗而爲大小宗之限等而下之則爲繼曾祖之宗繼祖之宗繼禰之宗亦皆爲其同禰同祖同曾祖諸昆弟之所宗羣而分之乃正所以合而萃之誠以過萃難治而又不可無以萃之者也萃之矣故有百世不遷之宗萃之而又別之故有五世則遷之宗此之謂仁之至此之謂義之盡使五世不遷而又從而宗之則恩漸殺而情漸微强而附麗之虛文相尚聖人不以此立教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殺同姓而親屬竭故喪服無高祖元孫之服視遠者不見其形聽遠者不聞其聲豈非其勢使之然乎然而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不通昏姻由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後知周之道與天無極嗚呼至矣

報服舉例述

報者同服相爲之名此之服彼也必有以也則彼必報之彼之服此也非無因也則此必報之是故以期報期以大小功報大小功以緦報緦無此重彼輕之殊故謂之報然在喪服有兩例其一此爲彼服兩見報文則彼之爲此不復舉其服也其一此爲彼彼爲此並舉其服卽不復見報文而傳者乃發報之之云以申其說也試條舉件繫以明之杖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則此嫁母爲子不復舉其服也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則其父母爲此子不復舉其服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則姑爲此姪姊妹爲此昆弟不復舉其服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曰唯子不報是其餘皆報雖未見報文亦猶之乎見報文也則世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之無主者若而人身爲大夫命婦其爲此大夫之子不復舉其服也上條之姑姊妹本服大功其大功以出降而服者也此條之姑姊妹亦本服大功其大功以在室尊降大功出又降在小功又以尊同得服親服而爲之服大功也此爲彼大功則彼爲此亦大功本相報之服也今皆以無祭主而加服爲之期則此無祭主者於是人亦必加服而爲之期是之謂報也經特見姑姊妹報者言唯子不報也特見唯子不報者言姑姊妹報也蓋互言省文之法也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其衆昆弟爲姊妹姪爲姑之報服先已與女子子同見於章首曰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於此特發其例曰出也則章內又見姊妹爲衆昆弟姑爲姪丈夫婦人報者正與前經姑姊妹女子子唯子不報之文遙相呼應以見制服之義非至精者不足與於斯也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則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不復舉其服也然於緦麻章則又舉其長殤之服夫長殤在緦麻則本服在小功報爲同服相爲之名明矣爲從母丈夫婦人報則從母爲姊妹之子不復舉其服也爲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則女子在室爲姪之妻昆弟之妻不復舉其服也緦麻章爲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則此適人之女爲從父昆弟之子及從祖昆弟不復舉其服也爲從母之長殤報

則從母爲姊妹之子之長殤不服舉其服也從母報在小功從母長殤報在緦麻皆言同服相爲之爲報也爲夫之諸祖父母報則此父母爲此夫之妻不復舉其服也凡此皆見報文不復舉報服之例也其不見報文而傳者發報之之云以申其說何也不杖期章曰世父母叔父母又曰昆弟之子傳曰報之也其曰世父母叔父母而又曰夫之昆弟之子傳曰報之也緦麻章曰舅傳曰從服也又曰甥傳曰報之也曰妻之父母傳曰從服也又曰壻傳曰報之也曰舅之子傳曰從服也又曰姑之子傳曰報之也凡此皆不見報文傳者發報之以申其說者也吾於是有以通其義焉而知至親一體之服無所謂報也子爲父斬衰三年父爲長子亦斬衰三年非報也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是以衆子同爲父服斬衰三年而父爲衆子在不杖期章故曰非報也父卒爲母疏衰三年母爲長子亦疏衰三年非報也傳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是以衆子於父卒同爲母服疏衰三年而母爲衆子與父同服在不杖期章故曰非報也孫爲祖父母不杖期祖父母爲適孫亦不杖期非報也傳曰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是以庶孫同爲祖父母服不杖期而祖父母爲庶孫在大功章故曰非報也曾孫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意蓋謂上殺之法宜服小功今不敢以小功服之於是重其衰麻減其日月爲服齊衰三月之服而曾祖父母之爲曾孫則服緦麻以緦麻與齊衰三月較非報也卽以緦麻與小功較尤非報也是故婦爲舅姑服期舅姑爲適婦大功庶婦小功也爲夫之祖父母服大功爲庶孫之婦緦麻也爲夫之曾祖父母服不見於經其夫服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妻或如夫之月數而從服緦與若曾祖於曾孫之婦則無服凡此之服皆非報也蓋服之言報者謂旁親也故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此發報文之例也是故世叔父母與昆弟之子相爲服期之爲報也故從祖父母與從父昆弟之子相爲服小功亦爲報也則推之族父母與從祖昆弟之子相爲服緦麻亦報也昆弟一體也其相爲服期也異於父子之一體也然不得云報也顧何以大夫之子爲昆弟之爲大夫者服期得云報也彼其初不報也大夫之子以父尊降衆子故子不敢不降而爲昆弟服大功其昆弟則爲大夫之子仍服期不報也今此昆弟以尊當降昆弟而爲其昆弟者乃大夫之子亦本以父之尊不敢不降昆弟是兩昆弟竝有降大功不相爲報之差亦竝有尊同得服親服之義兩相服期卽兩相爲報故云報也然則由昆弟非報之例推之則從父昆弟之相爲服大功從祖昆弟之相爲服小功族昆弟之相爲服緦麻皆不得云報故經傳於此四條皆不見報文也其爲族曾祖父母緦麻則爲昆弟之曾孫亦當報以緦麻爲族祖父母緦麻則爲從父昆弟之孫亦當報以緦麻而經皆闕其服者以曾孫之服止於緦麻斷以旁殺之義則不能爲昆弟之曾孫服緦麻亦不能爲從父昆弟之孫服緦麻故闕之此禮窮則變之義也然禮窮則變變則通制禮之精義也此則變而不可通尤制禮之精義也

皇清經解卷五之二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三十　　學海堂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降服說

喪服有屈有厭有降屈者屈於父厭者厭以君何謂屈於父父在爲母期也父者子之天家無二尊故父在無爲母三年之服無其服則不得謂之降且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故曰屈也何謂厭以君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經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蓋諸侯之妾與其庶婦以諸侯而厭之也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麻屨（鄭注公士大夫厭於天子諸侯）衆臣疏遠恩輕殺故不得如其貴臣非以天子諸侯而厭之也若以君之尊厭其公士大夫則其貴臣已先不得伸矣君尊公子之母賤其妻更疏遠在君前則不得伸故五服中無其服也無其服斯之謂厭厭而猶不奪其恩故於五服之外制爲既葬除之之服若曰此其私也若五服中則固無其服也蓋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雖君薨而進於五服之中矣然猶不得過大功也故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也而亦非降之也閻百詩曰父卒服未除而遭母喪仍服期爲父之餘尊所厭非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屈與厭似同而實異屈者不敢伸之謂爲尊者屈也厭者不得伸之謂厭於尊者也父在爲母期父必三年然後娶方將達子之志矣曾謂以夫而厭其妻乎故父卒服未除而遭母喪仍服期者此孝子之心不忍死其父三年之內猶若疑其父之未卒也者斯乃聖人緣情制禮之精意與降服者降其親服一等也有尊降有從降有出降尊者大夫也大夫尊則降其旁親矣不降同尊不降祖不降適不降大宗公之昆弟擬於大夫爲其旁親則降也其從降者何也父爲大夫尊降旁親子亦從之而降也蓋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故大功章曰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夫惟有從降而後父者子之天之說明夫惟有從降而後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之說明夫惟大夫之庶子但從降其母而後夫不厭妻之說益明其出降者何也爲人後者降其小宗也女子子適人者降其旁親也降其旁親而不降其小宗何也以婦人必有歸宗也宗者繼祖禰者也不降其宗故不降其祖不降其祖豈降其禰乎不降其爲父後者豈降其父乎其爲父母期者猶父在爲母期也蓋夫者妻之天婦人不貳尊故爲父母厭屈服也而非降也之數義者聖人作之賢人述之後之人皆未聞其審也

據經文決無逆降之例述

不杖期章見世叔父而不見姑注云姑在室亦如之見昆弟而不見姊妹注云姊妹在室亦如之見衆子而不見女子子注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見夫之昆弟之子而不見其女子子注云男女皆是此經文互見省文之法也及觀大功殤服章見子又見女子子見叔父又見姑見昆弟又見姊妹見夫之昆弟之子又見女子子此可見省文者屬文之灋而略於成人服又必詳於殤服若曰殤服如此成人可知使後之人不得議其成人服

之從略更不得因其略於成人而疑其成人有出適而妄生逆降之說也鄭注乃曰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以子關適庶然則言叔父又言姑言昆弟又言姊妹言夫之昆弟之子又言其女子子不以男兼女者豈亦以其男有適庶之關乎必不然矣且鄭注所謂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如之者正與殤服獨詳不略之旨脗合況余檢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而繼之曰丈夫婦人及婦人者明以衆昆弟兼在室之姊妹以姪兼在室之昆弟之女子子經於大功之成人婦人不逆降而謂逆降期親之成人婦人當不其然千古之疑一朝而破喪服義例微之經文信無不足者也

不杖麻屨章大夫之子條經傳義述

此經言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而此傳則專發姑姊妹女子子爲命婦而無祭主者之唯子不報也（此經於婦人側重無主者一邊故傳曰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其爲此婦人之嫁大夫者別見大功章）其爲世叔父諸人之爲大夫者於此從略觀下文止發大夫曷爲不降命婦而不發大夫曷爲不降大夫可見然則大夫爲尊同不降亦宜發傳而不發者欲於大夫本服中發之下經大夫爲世叔父母諸人爲士者服大功人數正與此同故發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於尊不同而並發尊同之傳所以補此傳之所不發者也大夫之不降命婦互見於此不別見大夫本服章亦以顯經互足之意也男子爲父斬衰三年不疑於報唯女子子適人爲父母期疑於以期報期故經言不報以釋人疑耳又期章內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見子不報此言唯子不報見姑姊妹報正經文之互相足者也嘗試綜論之大夫之子其服異於衆人者以大夫有降旁親又有尊同得服親服諸節自而其子從之故異也然則欲明大夫之子之服必參互大夫之服以明之是故大夫之子爲女子子在室大功適士小功嫁大夫大功以大夫爲女孫在室小功（與爲庶孫同）適士緦麻（衆人爲孫適人者小功大夫於兄弟降一等）嫁大夫小功（尊同服親服）是爲從大夫而降之服也大功章傳所謂大夫之庶子從乎大夫而降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者是其例也其爲女子子之嫁大夫而又無主者在此章與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同列（此經姑姊妹女子子專言其爲命婦之無主者其非無主而專命婦者別見大功章因與諸爲大夫命婦者同列故移無主者三字於爲大夫命婦之前乃可以類相從耳）而曰唯子不報故傳發問而釋之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言其餘皆報也蓋謂女子子於大夫之子父也雖非命婦雖非命婦之無祭主者本服期故不得言報也（喪服小記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然則子於其父之服前定而不移不以尊卑及所遭專故而有升降）傳非不知唯子不報者之男女同也而偏屬之女子子者以欲破以期報期之疑之專在女子子勢不得不別言之以見言各有當也鄭注駁之蓋未詳味其文義耳其言其餘之皆報又當以其餘諸人爲大夫命婦尊降旁親之服與大夫之子今爲諸人之服比而論之蓋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身爲大夫命婦則皆降其旁親期爲大功若姑姊妹爲命婦者其於在室期親已降大功又以尊而降在小功者也今此旁親應降大小功者爲大夫之子夫大夫之子以父之尊先從之而降此旁親者今皆以此旁親與父尊同而得從服其親服之期與大功而姑姊妹復又以其無主而加服之得服其在室之親服期夫諸人之爲大夫之子其親服本期也今並爲我服親服之期則安得不以其親服之期報之乎故曰其餘皆報也（同服相爲之謂報余有報服舉例述詳之）

大功章大夫之妾條從舊讀說

大功卽葛九月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舊讀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又曰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亦依傳謂妾自服其私親余細玩其章句一經一傳條理井然無一字錯爛三復之覺舊讀彌可從乃竊爲之說曰傳言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女子子亦君之黨也不傳於君之庶子下而必退其傳於女子子下者以庶子之爲君黨易見卽不見亦無不可故先傳嫁者未嫁者後傳女子子正得以包庶子也案下經大夫妻爲女子子人於大夫者服大功今其妾服之得與女君同也又小功澡麻帶絰章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是女子子之長殤亦如之矣今成人而未嫁者不爲殤故亦得與女君同服大功也鄭氏不從舊讀謂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服大功余以經傳服例考之不相應且以女子子嫁者言之其在室爲世父母叔父母服期出降旁親當服大功矣今嫁於大夫又當以尊降在小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服降服在大功章此其例也大夫妻爲女子子嫁於大夫者以尊同得服親服亦在大功章明尊不同則降是又大夫妻尊降旁親之例也然則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其不得爲世父母叔父母服大功明矣齊衰三月章爲曾祖父母是不降其祖及嫁者明出亦不降及嫁於大夫者明適士以下者得包之也及成人未嫁者明非殤也喪殤者謂之喪未成人今辨不爲殤將責成人禮焉凡哭踊之節不得視童子之不備禮也而鄭氏乃曰此著不降明有所降以謂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余謂不然也（鄭氏注檀弓叔仲皮章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是不主成人逆降之說矣）成人未嫁者不爲殤則其爲人服與人爲其服者皆得服正服正服者姑視世父母叔父母姊妹視昆弟女子子視衆子已不逆降旁親人亦不逆降此未嫁者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謂其適人則有壻爲之服期矣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是無有受我而厚之者而我顧薄之可乎未從夫則從父而已矣從父則我之世父叔父父之昆弟也我之昆弟父之子也而可以逆降之乎我不逆降旁親而旁親者爲之服則逆降此必無之理也然則經何爲不見正服也案服例姑姊妹女子子成人之服皆各與其昆弟同故不見正服（案婦人屬服之同於夫者經亦不重見如爲衆子適孫衆孫曾孫等服皆不見也）然雖不見正服而見其殤服殤服同其昆弟明正服之亦同也且殤服與其適人之服同月數若無成人之服是成人後人爲之服但如殤服之月數至適人之月數又如之終其身爲之服殤之月數而已當不其然公羊傳曰許嫁則字而笄之死以成人之喪治之如有逆降之服則經言適人者多矣其未適人者經曾不一及之傳曾不一發之以明其例吾是以知其無逆降之說也是故大夫之妾於女子子之嫁於大夫者與女君同服大功蓋女君之尊同不降者也於其成人未嫁者亦與女君同服大功蓋女君之尊降旁親不復更有逆降者也展轉推求舊讀彌通服例鄭氏改讀略無相應者然則從舊讀與未也余更檢大夫之妾爲君黨服之見於經者復有爲庶子適人者在小功章可見爲嫁於大夫者服大功爲適人者服小功是其服之差也又撿女子子爲曾祖父母經不見適人者之服蓋不降其祖無尊卑之差言嫁者未嫁者足包適人不必更見此爲曾祖父母章

已發嫁者未嫁者之傳而於大功章後發傳者詞同義殊以明例也一明不敢降親之例適人與在室同嫁大夫與適士適人者無不同一明嫁大夫尊同得服親服之例不降其在室之服如婦人無祭主者復發傳因一爲適人一爲命婦之異妾不得體君復發傳因一爲君黨一爲父母黨之異此又義同事殊亦所以明例也又撿大夫妻爲夫黨服之見於經者但見女子子嫁於大夫者之大功餘皆不見蓋與大夫妾之所見者互相足亦因以明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之例也又撿大夫妻爲父母黨服之見於經者惟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在大功章可見尊同者服大功則尊不同者服小功而女子子嫁者卽所謂大夫妻者也據經協例爲姑姊妹降服小功而鄭氏改讀爲服大功顯違經傳其謬甚矣又撿經見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三大功章此男子婦人通例也如鄭氏所改讀則是女子子嫁爲大夫妻與不爲大夫妻者同爲姑姊妹適人者服大功烏在其爲尊降旁親也推求至此舊讀信足多哉因著舊讀改讀兩章可表附錄於後治經者觀之得失具見矣

經傳舊讀章句表

大夫之妾句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句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句

右經一章○以大夫之妾句建首領起下兩个爲字分君黨私親黨兩項人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句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句何以大功也句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句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句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句

右傳一章○分傳上經兩爲字之義何以二句必退在嫁者二句下者爲得包庶字若不退下而先傳之不得包女子子矣一大夫之妾句領起兩項人故必見下言字以別於上言也

瑤田案此經傳章句鄭君所見者如此卽鄭君以前諸經師所見者亦如此故舊讀云云未聞前人有異詞也鄭君誤以爲成人有出道降旁親遂於此經不得其解因疑其中必有錯爛且有不辭之語竄人其中故獨出己見改易章句今表其經傳章句於前爲詮釋其略無謬互之指復以鄭君所改讀者擬一表於後而解說之讀者庶不迷於所往矣

鄭君改讀章句表

大夫之妾句爲君之庶子句

傳曰二字據注意以爲衍去宜補何以大功也句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句

注云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瑤田案注及下注意要將下傳何以大功數句補傳曰二字移次此經之下今從之以便治經者觀焉妾子不體君卽爲妾之私親非君之黨也以妾子體君卽目其母爲私親義見緦麻章傳是其例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句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句

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句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句

瑤田案注意既移何以大功數句於上章則此傳止此二句耳於交義似爲辭不備且据服例嫁於大夫而爲大夫妻尊降旁親服小功不當服大功尊同則服大功太功章所謂大夫妻爲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是也今不見嫁於大夫之文亦不見適士適人之文則是指在室者言之服小功無疑矣若此女子子是大夫之子其適士也昆弟爲之服在小功章以大夫之子從父而降姊妹服小功此姊妹亦以大夫之子適士不報服女昆弟以小功而加服大功與服例大戾不然也至於成人而未嫁者爲諸親皆服期無逆降例亦不當服大功其爲姑姊妹適人者乃服大功見大功章今不見適人之文則是在室之姑姊妹更明矣惟成人未嫁者是大夫之子當從父服大功然又無以處夫其嫁者爲此諸親中之女昆弟不報服小功而反加服大功者之與例不協也蓋此嫁者未嫁者必不能同其服其同服者惟齊衰三月章不降其祖可以同服人亦推此章大夫妻爲女子子之嫁於大夫者其妾得與女君同服君之黨服可與未嫁者同受人之大功服否則萬不能同服也若欲同服惟破經傳之例而謂成人未嫁者有逆降然後可也

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注云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瑤田案注意直以下言二句爲衍文宜刪去今從之以便治經者觀焉三月章及嫁者言雖尊不敢降其祖故不在尊降之例此及嫁者言女君是大夫妻當尊降妾得與女君同服今此女亦大夫妻故又在尊同不降之例二例相懸太難牽合若依鄭改讀不當同服大功更不得援三月章以爲例○瑤田少日肄業及此經見鄭注改舊讀因將經傳及鄭注反復涵泳頗疑下言以下廿一字非傳文因爲案曰此廿一字鄭氏注也上蒙爲此三人之服也下接此不辭竝爲上節注蓋鄭氏引舊讀而又辨之并引三月章證明傳有爛文耳後閱賈疏中有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今以義必是鄭君過之云云因據之以證余之所見然終疑信參半因時時披覽再三推求於今廿有餘年覺舊讀可通而此廿一字斷非鄭注蓋於此不辭三字而決之竊以廿一字接上爲注文相貫讀之正復文從字順是謂上言妾爲此三人之服下言妾自服其私親謂之辭達可也安得以不辭斥之惟以此廿一字爲傳文而傳文通喪服一篇無下言文法故鄭斥之爲此不辭也則此不辭之云可指傳文不得指舊讀鄭氏於舊讀不合當斥其義之不協不當斥其言之不辭不辭者猶謬云不成話也豈文從字順者得謂之不成話乎疏謂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急絕然後以注破之云此不辭者謂此分別文句不是解義言辭瑤田謂此尤非注意觀下接卽實爲妾云云可見於此三字可斷鄭氏爲斥傳文是傳文實有此廿一字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不能同服述

女子子在室出室之不能同其服者以有出降之例也出降旁親而不降正親故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服不杖期傳必申明其義大書特書以曉人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夫者妻之天也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故爲

父期者其義至大豈女子子而敢降其父哉是故正親不降女子子爲祖父母服期傳曰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服齊衰三月傳曰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服期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凡此皆言出亦不降亦猶大夫之以尊降者不降祖與適不降其宗也若夫旁親出則未有不降者經見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降在大功傳曰出也所以明其例也是故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是大功章明出降大功不同在室服期也其於姑姊妹視衆昆弟於姑於世父母叔父母皆視姊妹出降大功不同在室服朞明矣今鄭氏於大功章改其舊讀而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是欲以在室之女子子與適人者同服大功是在室者降其服而嫁大夫者反不降大破出降尊降之例而生出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之例矣若謂未嫁者從大夫服降服已而嫁矣所謂出也出則必降當服小功至出而嫁於大夫又當尊降更不得服小功而乃反服大功是出降尊降之例從此一人而破當不其然然或疑窮則變谷有破一例轉生一例者經當揭出以曉人傳當發問以決人之疑而解人之惑如不杖期章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齊衰三月章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今但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經不見其爲士爲大夫亦不見其適人適士嫁大夫傳亦不發明以顯其義即以本章證之如爲姑姊妹女子子必別之曰適人者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必別之曰爲士者皆爲其從父昆弟必別之曰爲大夫者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必別之曰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必別之曰嫁於國君者又如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經不見大夫字傳必申之曰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在室出室其爲一服夫共爲一服者止不降其祖與嫁大夫者之尊同得服親服二事今所爲之諸人既非不降祖之例而嫁者之於諸人經亦不見諸人之尊爲大夫尊爲大夫妻則又非尊同得服親服之例由此言之嫁者未嫁者安得同服大功哉總之在室服大功嫁者仍服大功大破出降之例而經傳又無明文以見其爲別生一例又女子子適人之例具見於經比物推論無一合者鄭氏改讀斷難憑矣

妾不體君述

喪服不杖麻屨章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又曰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妾不得體君者不體君也不體君也者妾無體君之事也奚以知其然也雜記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此嚴適妾之分也蓋妾攝女君攝也不得爲女君若爲先女君之黨服則儼然同於女君之自服其黨是適妾之分不明而小加大之逆道自我開其隙也而可乎是故妾之分本從女君而服其黨故女君雖死猶仍其從服而不敢改明以妾終其身也若攝女君而仍服其從服則有女君之嫌故不服先女君之黨明攝女君者猶以妾終其身也故曰妾無體君之事也妾無體君之事故爲其子得遂爲其父母得遂此傳者之精義也而鄭注於爲其父母得遂條駮之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據注是欲以妾與女君比例也夫妾也安得比例於女君哉是謂妾有體君者也夫妾也安得體君哉蓋女君於其黨服雖嫁爲大夫妻與其適人者同爲其父母期不以尊而降也與妾之爲其父母一是雖尊不降與體君不相涉一是不體君而得遂截然兩義故攝女君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亦微示不得遂之意正適此不降父母之嫌而嚴適妾之分也嗚呼聖人制作細入無倫紬繹至此然後凜然於正名定分辨之不可不早辨者有如此

余旣論妾不得體君二條當以妾子比例不當以女君比例其略曰妾之爲其子猶妾子之爲其母蓋妾子有體尊者之時而爲其母不得遂之事緦麻章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據此是妾子本不與尊者爲一體本爲其母得遂今二妾不體君亦爲其子得遂是其例也而鄭注乃曰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蓋合女君與君一體以立言而不知妾無體君之事也案女君爲其餘諸子服大功乃尊降一等之例非與君一體不得遂之例其爲長子三年者則齊衰一年亦所謂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又不與體君例相妨者若妾合體君不將自亂其例耶妾之爲其父母猶妾子之爲其外祖父母蓋妾子有體尊者之時而爲其外祖父母不得遂之事若妾子本不與尊者爲一體是本爲其外祖父母得遂也下記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是也今諸妾不體君亦爲其父母得遂是其例也

公大夫士妾私親服例說

喪服不杖麻屨章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此其例在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蓋妾之爲其子猶妾子之爲其母妾子爲父後與尊者爲一體不得爲其母遂不爲父後是不得體尊者也於是公子服厭服練冠麻衣縓緣鄭注云此三年練之受飾也蓋重於緦麻大夫之庶子服大功皆爲其母得遂今二妾不得體君故爲其子得遂也而鄭氏乃曰此言二妾不從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鄭氏以女君例二妾失傳中遂字之義遂者遂其正服不得遂者絕之不服非降服也且女君爲長子三年是遂其子之正服矣其餘降爲大功亦爲其子服之應服無不遂者也唯不以女君體尊者爲例而以妾子體尊者爲例則爲父後者絕其母服是謂不遂雖服緦麻僅比於有死宮中者之三月不舉祭是緦之服亦不得言遂也夫是之謂不遂不遂之義明然後遂之義以明而鄭氏乃以女君之降餘子爲不遂失之遠矣又不杖麻屨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此其例在喪服記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蓋妾之爲其父母猶妾子之爲其外祖父母妾子爲父後與尊者爲一體不得爲其外祖父母遂不爲父後是不得體尊者也於是爲其外祖父母得遂今諸妾皆不得體君故爲其父母得遂也而鄭氏乃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鄭氏以女君例諸妾不惟不明傳義亦昧乎周公制禮之原也適妾之分相殊逕遠使妾而攝女君儼於得體尊者矣然必絕其父母之服令不得遂若曰猶是妾也安能如女君之服其黨服猶妾子之爲父後者不得如適子之得服其外祖父母也今諸妾不

得體君乃使遂其父母之服是故襍記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意謂女君雖死妾不得死其女君明適妾之分也又曰攝女君則不爲女君之黨服意謂妾雖攝女君豈遂能如女君之得體君哉明適妾之分也女君死君必三年然後取此三年中有女君當爲之事故須妾攝之而豈得與尊者爲一體哉於疑於體君之時而嚴爲之辨如此所以弭奪適之禍所以杜其私親柄國之權義至精也桓公之命無以妾爲妻夫亦猶行周公所制禮也而鄭氏乃以女君例諸妾吾故曰昧乎周公制禮之原也夫然則公妾大夫之妾終無體君之時亦終無爲其子不得遂服之時然則妾之異於其子者其子猶有得體君之時也記曰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是其服私親之通例與

妾服發例述

妾者公卿大夫士之妾也庶人則無妾不杖麻屨章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又曰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不得體君者不體君也謂妾無體君之事故得遂服其私親此一例也大功章曰大夫之妾爲其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此又一例也故小功章曰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適人服小功故爲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服大功也故其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成人未嫁者女君以尊降服大功正與適人者再降一等服小功相差也嫁於大夫者以女君尊同不降服大功亦與適人者再降一等服小功相差也妾服如過故曰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若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其文總承上大夫之妾而言故傳曰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下記曰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是妾得遂服私親之例也妾之服唯此兩例經傳自相貫通無毫髮爽女子子無成人逆降之說明矣

皇清經解卷五之三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三十一　　學海堂

儀禮喪服足徵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兩殤服章發例述

喪服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四語皆經文說者以其綴緦麻章後遂誤以爲緦麻章之傳不知傳皆依經說義無憑空立義之例間嘗紬繹其語定爲經文而知其爲爲大功小功兩殤服章發例也又知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制之也大功章爲齊衰之長殤中殤制也小功章爲齊衰之下殤制也故經所發例之言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專指齊衰之殤而言之又繼之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皆申言長殤中殤同降一等之義以齊衰之殤中從上非若大功之殤中從下其中殤則降二等也故曰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制之也齊衰本服重故雖殤而服降猶必爲之別制服別制服者傳曰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經不樛垂而無受此服之別於成人者也然而服之所以別制者則以齊衰本服重也是故大功布八升其殤則七升小功布十一升其殤則十升因其本服重故殤服亦從重以別之也故雖至於中殤而其所降之服猶必同於長殤雖減其九月而爲七月亦降殺之等所必然而功衰之布必同其七升於降殺之中寓從隆之意誠以齊衰本服重也至於下殤則漸即於輕矣非輕之也降殺之等所必然者也是故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謂大功殤服章所列者也曰下殤則否謂小功殤服章中所列之下殤也（鄭注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可以變三年之葛非也記所連言長中是主謂中從上者若中從下並在緦麻何以中殤變而下殤否也正服小功已不變矣降而在緦者反變亦非情也如曰親親何不幷爲中從上之服耶且下殤同一親也何以獨不變耶）其大功之殤之長殤得列於小功殤服中者亦降殺之等所必然者也其中益輕則從下殤而同在緦麻不得與於小功殤服中故曰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制之也問者曰服爲大功殤服小功殤服何以稱之曰齊衰之殤也曰從其成人之本服而命之若曰是成人爲之服齊衰者今而爲殤者也謂之齊衰之殤稱其人不稱其服是故成人服大功而長殤服小功殤服稱其人則曰大功之殤也服從殤後而服之殤者之名則必從其本服而命之也然則小功殤服章因問荅而發傳何以於齊衰之殤而曰大功之殤中從上於大功之殤而曰小功之殤中從下也曰此主論殤服不主論其人問者之意以大功殤服章中殤連長殤而見此小功殤服章中殤不連長殤而見故問以發傳傳答以彼大功之殤服長必連中者中從上也此小功之殤服長不連中者中從下也主論殤服且在殤服章中故即以殤服名之所謂言各有當者也

再論兩殤服章制禮之由

問者曰子論兩殤服章爲專爲齊衰之殤降爲大小功服者而制何以大功之長殤降在小功服者亦在今小功殤服章中也余應之曰既爲齊衰本服制小功殤服今大功殤之降服適當小功故入小功殤服章禮之相因而制者也如未制小功殤服章則其長殤之降服直入於小功本服中矣如謂此小功殤服章亦兼爲此長殤而制也則其中下殤亦必更制緦麻殤服緦十五升而抽其半其殤服則或稍疏於十五升而抽其半也似亦無不可者也乃其中下殤不制緦之殤服知其長殤亦不爲制小功之殤服今入於小功殤服章者所謂禮之相因而制者也抑余更即聖人制殤服之意而繹之其初似專爲齊衰長中殤而制也蓋此齊衰之親所謂至親以期斷者其慟倬實踰於常情而其殤之年又在十九歲以內其去成人不遠矣然而降殺之節又限於情理之必然於是斟酌焉而制爲大功殤服以服其長殤而其中殤亦漸成童故又定爲中從上之制亦服其大功七升布之衰惟減九月而爲七月於從隆之中以示降殺之節也然則制禮之初心固起於大功殤服而小功殤服之制則所謂順而摭之者蓋亦猶是爲齊衰之親而制之也然而其情又殺矣故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下殤則否以下殤之親其情又殺也故曰小功殤服之制則順而摭之然亦猶是爲齊衰之親重於大功之親也若大功之親長殤降服小功其情更殺似可不必專爲制服故其中下殤之不制緦麻殤服亦微示以長殤本不必專爲制服之意而在小功殤服章者實以相因而制亦所謂順而摭之者也

殤服中從上中從下辨

殤服有長殤中殤服大功而下殤服小功者下治起於子由子而旁治起於昆弟之子子與昆弟之子成人服同殤服亦同也

袖海山房校印

經於子見長中殤之大功而不見下殤之小功於昆弟之子見下殤之小功而不見長中殤之大功蓋經之互文也非文有所脫也敖繼公以爲有脫文有長殤服小功而中殤下殤服緦麻者下治起於庶孫旁治起於從父昆弟成人服同殤服亦同也經於庶孫見長殤之小功與中殤之緦麻而不見下殤之緦麻於從父昆弟見長殤之小功與下殤之緦麻而不見中殤之緦麻亦經之互文也非字有所誤也是故傳於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亦從父昆弟之長殤發問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所謂大功小功竝指殤服蓋言此是小功之殤中從下者與大功之長殤必連言中殤者有異故不見中殤也而鄭氏乃以爲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誤以從父昆弟之殤爲中從上意蓋以經爲省文以傳爲補義故於庶孫中殤之緦麻不可通於是改經文中字爲下字以就其誤改而不知其大違服例也夫小功長殤服之發中殤傳也而必不據成人服言之者以經始見小功長殤服於此而不見中殤恐人不明其所以異於大功殤之長中竝見也而於是據殤服之大功小功者以明其例勢不得以成人之服言之鄭氏不得其指又不明緦麻章後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四語蓋經文專爲齊衰殤服發例別爲一章而誤以爲緦麻卒章之傳又疑其與前小功殤章之傳相戾而必欲求其說故於小功殤服之傳注云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於緦麻章後之經誤以爲傳注云主謂妻爲夫之親服旣强同之以經傳爲一義又强分之以一例爲兩例竊嘗卽其說而推之如謂小功之殤中從下爲成人之小功夫成人之小功其長殤緦麻也若從祖父從祖昆弟皆小功之親經竝見長殤之緦麻服安得服有下殤之服而爲中殤之所從者乎至謂此所謂齊衰大功之殤中之從上從下者爲主謂妻爲夫之親服綜攬服例無男子婦人之異則其說之不足據也審矣注謂丈夫服成人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婦人服成人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是謂婦人服殤之例小異總由其誤認緦麻章末之經文爲傳故欲求其說遂生此支離之說余又服例而通考之凡成人齊衰見於殤服者十四人子也女子子也叔父也姑也姊妹也昆弟也昆弟之子女子子也適孫也公爲適子大夫爲適子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也其婦人爲之則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也竝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以成人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也以殤服言之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也非有異例也凡成人大功見於殤服者十一人從父昆弟也庶孫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庶子爲姑姊妹爲女子子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也其婦人爲之則夫之叔父也姑爲姪也大夫之妾爲庶子也竝長殤小功其中下殤服惟於從父昆弟姪見下殤緦麻於庶孫見中殤緦麻於夫之叔父見中殤下殤緦麻餘皆不見然旣見下殤者以明下殤在緦麻之例見中殤及中殤下殤緦麻者以明中從下之例所見三條卽傳所發問之旨經襍陳之人不易曉傳特於其始見長殤處發問以明之是故以成人服言之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也以殤服言之所謂小功之殤中從下也亦非有異例也若夫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殤服余旣據之以正鄭氏之誤茲不復詳其人數矣

大功之殤中從上二句指殤服之大小功非成人之大小功余卽據鄭氏所注檀弓以證之檀弓曰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注云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余按君大夫之適長殤在喪服皆成人斬衰降在大功殤服鄭氏引傳指大功殤服言明矣然則鄭氏於傳旨本明至注傳時牽於互證偶然不得其解遂誤以大小功指謂成人一切謬說皆生於此甚且以經文爲有誤字而從而改易之也今以鄭氏所不誤者證鄭氏之誤其益明矣公之庶長殤則成人之絕而無服者故喪服經中不見其長殤之服也

殤服經傳中從上下異名同實述

余以緦麻章末四語爲經而斷其爲爲兩殤服章發例揭鄭氏之誤注與賈疏之承襲若是諸掌矣然必詳陳經傳而經之綸之始不致如治絲而棼之也經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凡此竝在大功殤服章中傳所謂大功之殤也言長殤必見中殤傳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也二殤竝制大功服於中殤不降殺然而降殺之節不可廢也故於同服大功衰中而異其月數寓降殺之意於從隆之中此聖人制大功殤服之精義也然此大功殤者在成人竝齊衰之親也經曰不杖麻屨者是也除此經所列不得有殤者若干人不得有殤者如世父母叔父母條中世父世母叔母三人無殤惟叔父一人入殤服章其餘得有殤者其長中殤竝在大功殤服章中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一條不見殤服中以妾不得體君得遂其子如國人其殤服已關子女子子條中矣然則傳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者卽後經據成人言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也此大功殤服章之義例顯著於經傳中者也若成人齊衰而下殤者宜服小功故又制小功殤服經曰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凡上諸人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中殤未見大功殤服章此亦如大功殤服章見子之長中殤而其下殤不見於小功章蓋兩章互見可知也余嘗繹此章制服之意以成人齊衰者有此三種之殤因其親重爲制大功殤服以服長中殤而下殤雖復降殺然亦必又爲制小功殤服章也然則此小功殤服亦本爲齊衰親重而制之也若夫大功親之長殤降一等亦應服小功今已爲齊衰親之下殤制小功殤服而此長殤適應服小功雖不必特爲制服以其中下殤不別制緦麻殤服而知之而以已制之殤服服此殤自應亦入小功殤服中故小功殤服章經又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爲父昆弟之長殤爲夫之叔父之長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此傳所謂中殤何以不見小功之殤中從下者也其在成人竝大功之親經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者是也除此經所列不得有殤者若干人其餘得有殤者其長殤竝在小功殤服章中而中殤不見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條中當有叔父長殤大夫爲昆弟之子亦當有長殤今逸之然有大夫爲其昆弟上可闕叔父下可闕昆弟之子也適人者爲眾昆弟亦應有殤服然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以有歸宗而服期則其孤爲殤者必有殤服而亦不見者豈以其適人不在室故不及見與然斷非無殤服者也然則傳所謂小功之殤中從下者卽後經據成人言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也此小功殤服章中得入小功長殤不得入其中殤之義例顯著於經傳中者也

是故小功章中之長殤其中下殤直入於緦麻正服不別制緦麻殤服經曰緦麻三月者庶孫之中殤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經止列此三條初一條見中殤者爲人必疑小功章不見中殤之故故首見之以明中之從下故在緦麻章也次二條見下殤者明下殤在緦麻而所謂中從下者視此也次三條連見中殤下殤者明中必從下特連見之亦如中從上者長殤中殤連見之例也三條中止見四人一爲下治起於庶孫庶孫外無服成人大功者一爲旁治起於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外無服成人大功者一爲姑爲姪一爲婦人爲夫之叔父此也人則女人之應服殤者也至於爲人後者爲大夫者爲公之庶昆弟爲大夫之庶子爲大夫之妾者其於諸殤皆降服從服且已見長殤今不見者蓋省文亦如大功殤服章見公與大夫爲適子之長中殤而其下殤不見於小功殤服章中同一例也且亦以兩殤服章中錯互相足其不可省者靡弗見其可不必見者皆其顯然有脈可尋惟不詳校錄之則若設若滅望之茫無津涯也抑余以緦麻章末之四語斷以爲經文且以爲專爲兩殤服章發例又必以爲專爲齊衰親之殤服發例者以經但言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偏指齊衰親服降爲大功殤服之中從上者以爲言其意若曰長殤降一等中殤亦同長殤而降一等必至下殤乃降二等所以然者以齊衰親重中亦加隆而從上也若大功親輕於齊衰其中殤又殺故惟長殤降一等而中殤則與下殤同降二等蓋大功之殤中從下不得比於齊衰之殤中從上也

小功殤服章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此爲殤服發傳故大功小功指殤服言鄭氏誤會傳意云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所說既誤不得不贅既與緦麻章注云大功之殤中從下亦不得不贅以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然小功據成人言不得有中下殤服矣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鄭氏之意謂大功殤服章諸中從上者是成人服齊衰者固宜然也而成人大功其長殤在此小功章者如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而不見中殤則從上可知即此傳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也而又無解於緦麻章末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之說則以爲大功之殤中從上者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而大功之殤中從下則注云主謂妻爲夫之親服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然而不見者止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一條而與上大夫節相連注又不見中從之例宜發例而不發其意似以爲中從上矣其見者亦止爲夫之叔父一條鄭氏於此人長殤在小功章者注云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此注最合傳例而於其中殤下殤在緦麻章者又注云見中殤者明中從下既有前注此注不必復出而又注者由其誤解而云然也蓋此經上云從父昆弟姪之下殤而不見中殤此經下殤連中殤言之故復注此以明上所不見中殤者屬其所誤解之大功之殤中從上也而庶孫見中殤在緦麻章又與其所注丈夫爲殤者服是大功之殤中從上者相戾故以中殤爲字之誤而改爲下殤以從其說而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姑爲姪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凡諸不見中殤者皆於其所主丈夫爲殤者服中求之賈氏承襲其謬以中從上疏之然而姑爲姪雖非妻爲夫之親實亦婦人而非丈夫若大夫之妾爲庶子意以爲中從上亦與其主爲丈夫之例不協又當何說以處此余既明諱經傳之指復詳鄭氏說之不可通者如此

臣爲君之祖父母從服期述

祖爲宗子以孫爲後則孫爲祖服斬是其父已先卒而孫承重也此不杖麻屨章適孫條鄭注所謂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若以國君言之唯始封之君有父先卒固已爲之服斬矣父卒祖存已而祖又卒則君承重亦爲之服斬例在不杖期章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大夫不降其祖與適也據此則諸侯亦然諸侯之不降適已見大功殤章則不降祖益可知矣君服斬其臣爲君之祖父母從服期固其所也至於繼體之君此例萬不可通今以先君爲祖而傳位於孫言之孫承祧爲先君服斬其臣不得從服期皆當爲先君服斬矣若以先君爲曾祖而傳位於曾孫爲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故以曾孫承祧彼其父已先卒矣當其曾孫承祧時曾孫已受重於曾祖所謂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而爲之服斬爾時其祖廢疾不承祧雖亦服斬只可云爲君斬服不得云爲父服斬若元爲父服斬不儼然兩嗣君乎曾孫受重於曾祖而服斬父已先卒今又遭祖有廢疾者之喪此亦如爲人後之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斯之謂不貳斬也烏得以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之例通之傳之發此例也斷以始封之君有遭祖喪者而發之必不謂承祧之君可貳斬也況繼體之君間二代而不立又皆廢疾不死以待嗣君之貳斬而三斬也此古今罕有之事鄭氏必欲設之而著爲例是亦猶經斷不爲高祖制服而必欲於經外補之以著爲例也其然豈其然乎天子以繼統爲重諸侯以傳國爲重大夫承家猶以持重降其小宗而不服斬則諸侯之持重更當何如而乃曰可貳其斬可令其臣從服期斷乎其有所難通也然則經言爲君之父母祖父母者鄭注所謂爲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說已精當而又忽生異說以解父卒句毋乃三思之失乎

不杖麻屨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鄭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爲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瑤田按此傳專爲從服期而釋之期乃三年之降殺斬齊竝三年毋連父爲文故以斬包齊君服斬者猶云君服三年也君爲妻期亦謂之三年之喪故臣爲小君期亦從服也唯爲祖父母本期服今臣亦服期者謂始封之君父已卒已雖非受國於其祖然固已承重於其祖而爲之服斬則其臣烏得不從服期乎而鄭氏之注父卒句也乃於始封之君外又轉出繼體之君將傳文之義說成兩橛不知傳特於從服也下必申言之者欲明君服斬者臣乃從服期爲祖後者服斬而臣亦當從服期也通言始封之君耳忽又別出一義豈忘却斬衰章中臣爲君服斬且忘却今君果受國於曾祖則曾祖乃先君諸臣所當服斬者也而顧爲之從服期乎

妻爲夫之親從服表

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注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賈疏與注同瑤田以爲注疏外祖字竝從祖字轉寫之譌按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見報文此所謂夫之所爲小功者也今爲夫之諸祖父母報恰降一等亦見報文其爲妻爲夫親從服無疑矣又檢記文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疏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者賈氏特舉族親以實之可見疏之外字確是從字之譌疏以釋注則注本是從字今本譌爲外字益無可置辨然外祖父母亦夫之所爲小功服不別白而定之安知賈氏之說

不在將信將疑閒乎譜循其本與夫之所為服相銜錄之庶以三隅義自見矣

妻從夫服

緦麻章 夫之諸祖父母報 瑤田按夫為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服小功則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亦服小功以報之故經見報文也其妻為諸祖父母服緦麻諸祖父母亦服緦麻以報之故此經亦見報文此降殺之差也若諸祖父母中有外祖父母是夫之為外祖父母服小功者外祖父母但為外孫服緦麻外祖外孫各自為服其正服而外孫之妻乃為夫之外祖服緦麻夫之外祖轉以緦麻報外孫之妻與其所以服外孫者緦無降殺之差喪服經傳中無此報服之例且夫服外祖父母小功乃緦麻之降殺從母差妻不當從服夫服從母小功妻無從服是其例也

不杖麻屨章 為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不杖麻屨章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注云男女皆是

中殤 見大功殤服章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見小功殤服章

瑤田按夫之昆弟之子為世母叔母期二母亦為夫之昆弟之子服期傳以為旁尊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也本服期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降殺之差

大功章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

為夫之叔父之長殤 見小功殤服章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見緦麻章

瑤田按夫之祖父母為庶孫之婦緦麻不杖麻屨章為適孫期傳曰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據喪服經不見適孫之婦是雖適孫承重其婦猶謂之庶孫

夫之所為服

小功章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此夫之所為小功服妻降一等從服緦麻見於緦麻章所謂夫之諸祖父母報者也

斬衰章 君傳曰君至尊也 此夫之所為三年服妻降二等從服期見於不杖麻屨章者也雖非夫之所為兄弟服其從服降殺之差同也

不杖麻屨章 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見小功殤服章

其妻與此人以期報期義一起於妻身不在妻從夫服降一等之例 見下殤服而不見長中殤服互見之例也長中殤轉見其妻之服亦互見例也

不杖麻屨章 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世父母叔父母何以期也與尊者為一體也

叔父之長殤中殤 見大功殤服章

叔父之下殤 見小功殤服章

此夫之所為期服妻降一等從服大功見於大功章者也三殤從服妻亦遞降其夫一等

之婦蓋寡為舅姑服且杖不杖期孫婦為夫之祖父母止於大功情之所及其厚有所止聖人強人之不及情亦不以過情責人是故夫之祖父母為庶孫之婦止於緦麻為耳矣抑余於斯竊窺聖人制禮之情義焉蓋繼公欲增出適孫婦疑經有闕文以為當報小功生未寬尋禮意耳婦為舅姑雖適婦止不杖期情止於此不嫌與庶婦同也舅姑為庶婦小功而適婦大功者蓋不降適之意此又一義若孫婦情又較遠為夫之祖父母止服大功而祖舅姑親之皆為庶孫婦止於緦麻合子婦孫婦上治下治諸服甄之見聖人治家之法之嚴摧之嫂叔無服以推遠之義更深遂故傳於夫之昆弟無服反復推論以明名嫂名婦之微旨詞意之閒抑揚不定未復中言之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儀禮者於斯三致意焉可也本服大功長殤小功中下殤緦麻降殺之差

大功章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瑤田按妻為此人三殤之服已列其在室條中在室成人服期傳曰報之是其例也

小功章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見緦麻章

瑤田按夫為姑姊妹服期從服當大功今為之小功非降殺之差夫為昆弟之妻無服為在其有從服乎今亦為之小功據傳此其人當未相與居室之先情本不屬今以同居生親相維相繫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仁至義盡非苟而已也為夫之姑姊妹小功長殤緦麻蓋降殺之差

緦麻章 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

瑤田按夫為從父昆弟之妻無服今為之緦麻婦人類聚同室生親亦緣情而制者也

昆弟之女子子之下殤 見小功殤服章

下殤小功則長中殤大功成人在室期適人大功此報之之服其妻為此適人者大功亦報之也以大功報大功義起於妻身不在從夫降一等之例

不杖麻屨章 世父母叔父母 注云姑在室亦如之

不杖麻屨章 昆弟 注云為姊妹在室亦如之

昆弟之妻 無服 其妻與此諸人同居生親不在妻從夫服降一等之例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見大功殤服章

為姑姊妹之下殤 見小功殤服章

從父昆弟之妻 無服 其妻亦與此人同室生親不在妻從夫服降一等服之例

記曰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

女子子在室及適人嫁大夫相為服舉例說

姑姊妹女子子此三人者在室其姑姊妹人視之皆其家之女子子也此三女子子在室其相為服皆期也有一適人者其與諸在室者相為服降一等皆大功也厥後諸在室者亦適人與先適人者相為服亦大功與曰大功也蓋此諸人其相為也皆服之報焉者也奚以知其然也曰有例可舉也大功章大夫之妻為姑姊妹嫁於大夫者此大夫妻初在室與姑姊妹皆其家之女子子相服期者也大夫妻先嫁在室之姑姊妹為服大功出降之服而此大夫妻於出降之外又以尊降為在室者小功厥後在室諸人如有適人者此大夫妻亦必還為服小功而為此大夫妻亦必還為服大功今乃非適人而嫁大夫此大夫妻視之則尊同也尊同則不服其降服之小功而與之同服大功矣此兩嫁於大夫相為服大功見於經者據以為例因知兩適人者亦相為服大功也夫此三人之相為服也皆旁親服之相報者也有一偏尊者乃偏降諸人而諸人之為其服則服其本服而不報非然則無不報者也是故不杖期章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夫姑姊妹為此姪此昆弟本大功報者也見大功章經文今因其為我服期故亦報之期也又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命婦者唯子不報夫此姑姊妹之為命婦者為此大夫之子其本服亦如尊同大功報者也見大功章即上舉例之大夫妻一條經中亦列大夫之子蓋命婦尊大夫之子亦為從大夫之尊今因其為我無主而服期故亦報之期也然則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之適士者在小功章此尊降之服而此姑姊妹服大夫諸人則大功不報也若其適士而無主者則大夫諸人當為之服大功而彼本為諸人服偏尊之大功則有似於唯子之不報者而究不得擬於唯子之不報以其為旁親也且如此無主者乃為父後者之姊妹其為父後者大夫也為此姊妹亦宜加服大功而此姊妹於為父後者本服期則亦有似於不報此皆禮窮則變不可以常例論者也蓋諸旁親之相為服唯偏尊不報其餘未有不報者也

夫之昆弟無服說

問者以夫之世叔父母有從服之大功而夫之昆弟何以無從服也蓋旁親之服必彼此相報也爲世叔父母從服大功二父母亦必報之以大功昆弟之子期傳曰報之其例也今使爲夫之昆弟有服則夫之昆弟將以何服報之故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言世父叔父之妻卽世母叔母故與世叔父同服大功以母道服之也又曰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言昆弟之子猶子其妻亦猶子婦也故昆弟之子以期服我我以期報之其妻以大功服我我以大功報之以婦道服之也今弟非子道而呼其妻爲婦昆非父道而呼其妻爲嫂嫂者尊嚴之稱婦者卑遠之稱尊之卑之者所以序男女之別假借稱之以示推而遠之之意其義至精學禮者可以意會也非眞以母道奉之以婦道使之故斷不可服以母與婦之服也然苟爲之爭等之服又轉使稱嫂稱婦之微意不見惟不服之則所以全於義者多矣以其不便於報故於夫之昆弟不制從服也夫禮窮則變制禮者之微權也妾爲女君期而女君於妾無服鄭君曰報之則重降之則嫌精義之學也

謂弟之妻爲婦說

大功章傳言夫昆弟之所以無服也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然則弟之妻不可謂婦謂弟之妻婦者非也然而聖人仍之而不改者何也鄭氏蓋言之矣曰卑遠之故謂之婦是爲序男女之別夫禮者辨嫌明微者也嫌疑之間其幾甚微故借婦之稱以示卑遠所以辨其嫌而明其微也抑婦之義安昉乎昉於夫婦也說文云婦服也从女持帚灑埽也是故婦者女適人之通稱也故曲禮之言妃嬪學士曰婦人易家人之象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記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在五倫而言之皆正言妻曰婦是故大夫之妃曰命婦周官司市稱朝資夕賣者曰販夫販婦婦皆對夫言之喪服經言丈夫婦人者凡四見以婦人爲對丈夫之稱女子子謂之婦人子婦人不貳斬長婦與穉婦相名謂之娣姒婦皆以婦爲女適人之通稱由夫婦及婦人通稱而推之弟之妻曰弟婦子之妻曰息婦猶言弟之婦人子之婦人也男尊女卑男貴女賤故以服人爲義息婦最卑故得專婦之名婦爲舅姑婦事舅姑婦或賜之則受而獻諸舅姑是也若夫弟婦則不得專其名故稱之必曰弟婦猶大夫妻之貴於室者必稱之曰命婦也婦謂女適人之猶壻謂夫壻也故姊之夫曰姊壻妹之夫曰妹壻女之夫曰女壻今女壻得專壻之名猶子婦得專婦之名自餘壻婦必曰某壻某婦也然則喪服傳之言愼名者雖以婦名弟之妻是弟妻本可名弟婦而斷然不制夫昆弟之服其義至深遠而未可以驟見難之也

娣弟姒長說

傳以弟長釋娣姒猶言娣弟也姒長也弟謂年穉故注謂娣婦爲穉婦長謂年長故注謂姒婦爲長婦據傳及注皆以己年之穉長爲娣姒不憑夫年爲大小也是以左傳云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賈疏引之釋曰穆姜宣公夫人兄妻大婦也聲伯母宣公弟叔肸妻小婦也是不憑夫年大小之證也左傳又云叔向娶巫臣氏生伯石子容之母伯華妻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亦叔向嫂也是亦不以夫年爲大小也左氏二條義竝與喪服傳同而杜注則云兄弟之妻相謂姒是言無論穉長皆稱姒也又馬注亦云婦人無所專以夫爲長幼妻雖小猶隨夫爲長也先娣後姒者明其尊敬也是出己意以解經全不憑也

述髽

髽婦人喪結去纚之通名對吉時首服着纚名髮者而言之也有去笄之髽有著笄之髽去笄之髽猶男子之髺髮免未成服時之制也著笄之髽猶男子之冠纓既成服時之制也是故布總箭笄之髽斬衰之髽也於男子則冠繩纓也喪服所謂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是也布總榛笄之髽齊衰之髽也於男子則冠布纓也檀弓記夫子誨南宮縚之妻喪姑之髽所謂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喪服記所謂惡笄有首以髽傳以櫛笄釋惡笄注言或曰榛笄是也斯皆既成服時之髽也若夫未成服時之髽在士喪禮卒斂徹帷之後則曰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在喪服小記則曰男子免而婦人髽是髽也猶男子之髺髮免所謂去笄纚而紒結同者也是爲髽中之一事鄭氏不知髽之名得連笄總而言如喪服檀弓之所云而乃以髽與笄總別言之故於喪服布總箭笄之髽解之曰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以麻是以未成服之髽釋既成服之髽也於小記婦人髽于室解之曰去纚而以髮爲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專釋未成服之髽是矣而又引檀弓夫子所誨之髽以實之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而又逸去榛以爲笄二句豈知夫子之所誨者意專主於以笄總之別於斬衰者實其齊衰之髽乎引既成服之髽證小記未成服之髽亦昧於髽義之節次矣鄭氏注士喪禮言髺髮者去笄纚而紒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髺髮者又於喪服記惡笄以髽釋之曰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二說竝以笄言髽然意皆主於別髽於笄不知髽之露紒在去纚不在去笄鄭氏檀弓注云去纚而紒曰髽奔喪注亦云去纚大紒曰髽可知髽義蓋有師承說之不審乃致歧也雖其始髽也實去笄然去笄於露紒無與也去纚則紒斯露矣且如鄭氏說齊衰以上至笄猶髽則齊衰以下至笄遂不髽耶小記孔疏大功以下無髽大謬按奔喪云婦人奔喪東髽哭盡哀東髽注云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然則婦人容有大功親則大功正髽矣魯婦人之髽而弔者必非盡斬齊婦人其爲著笄之髽又不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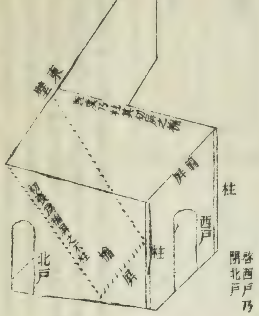
述總

髽之必有總也喪服曰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傳曰總六升長六寸其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若是則斬齊婦人之髽皆有總總皆用布唯出紒後所垂之長有六寸八寸之異耳鄭注云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瑤田謂據內則櫛縰笄總之次蓋櫛而後縰縰而後笄笄則紒成矣乃以帕圍繞所束之髮結其末而垂之令不飛蓬故謂之總然則髽必去縰縰韜髮者也縰去則紒露示露紒禮也必加總者總用布其不以覆紒明矣豈如今之勒子與然曰以笄布總又似設總後必以笄著之其制不可得而聞矣柏舟詩疏言世子昧爽朝君也著縰乃以笄約之又著總又拂髦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纓纓然後朝君也內則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注云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鬌而未冠笄者則曰櫛縰拂髦總角注云總角收髮結之詩總角傳曰總角聚兩髦也髦彼兩髦傳曰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然曰至眉非謂己之眞髮垂眉也收髮者必收取他人髮爲之聚兩髦者亦聚人之髮爲兩髦也既夕禮云既殯說髦惟非眞髮故曰說也注云兒生三月鬋髮爲鬌男角

女髫髻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相弁詩疏云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說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然則總角之總亦是為物以歛髮蓋聚兩髦為角著於總之兩邊如角然略似成人之總著於頸項之間者今小兒戴首圈周遭垂黑線以象髮長二寸許前覆額上旁著兩髻殆總角之遺象與蓋子事父母其成人有總又有髦未冠笄者則拂髦總角或稍異於成人然而不可得聞矣

翦屏柱楣圖說

喪服斬衰居倚廬既虞翦屏柱楣鄭注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其注喪服四制諒闇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瑤田桉爾雅楣謂之梁又云宗廇謂之梁蓋言屋之上覆者爾雅精義漢人已失余嘗作棟梁本義述明之倚廬者廬倚東壁但一片陂陀垂之西至於地楣也即梁也非如後世以持楹之橫木曰梁也楣不納明北戶而已屏謂楣但結草屏蔽之初不翦既虞乃翦其屏於是柱其梁之垂於地者而西啟戶焉是之謂柱楣云爾



疏食素食說

說文食一米也飯食也飷穙飯也穙飯云者如今山西人富室食二米飯也穙稻米於小米中為之不一米之稱也山西少稻貧家無飯稻米者富室亦不專食稻米蓋唐魏之風今猶能儉也穙飯不一米則飯其一米者矣飯食也故曰食一米也說文食或說亼皀也皀或說一粒也食雖一米必亼衆粒而為之是故一米者明非穙飯而亦非一粒之云也說文又曰既小食也引論語不使勝食既既為小飯則食為大飯豈今北方小米飯對大米飯之云乎此不必深論已疏食者稷食也不食稻粱黍也余有說詳之素食鄭注云素猶故也復平生時食也余謂平生時食者黍稷也賤者食稷是疏食以終其身然豐年亦得食黍豈相之詩其饟伊黍是也若稻粱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自非諸侯平生時食黍稷而已鄭注玉藻云諸侯日食粱稻各一簋然則素食者對上疏食一食字並讀去聲疏食食稷今則稷食之外可藉之以黍若稻粱加饌即平生亦安得人人食之哉至於居喪更何忍食稻粱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稻於女安乎是雖既練飯素食亦必不食稻也是故賤者食稷豐年兼得食黍準之以釋素食則宜止於黍稷豐膳之家平生時食雖不禁稻粱然斷不能如諸侯之日食粱稻也顏師古注繆正俗說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据禮家變節漸為降殺安得練時便復平生故食以難鄭氏注不知注据飯素食飯字之義蓋指米而言非飲酒食肉之謂況傳云始食菜果即接云飯素食其為無酒肉更何待言顏說雖難鄭未諦當余不憑也顏氏又云班書霍光傳奏昌邑王過失典喪不素食王莽傳云有水旱莽輒素食太后詔曰今秋幸孰公宰以時食肉据此則漢書所云素食是無肉之食今桑門素食蓋古遺語然不可据之以解喪服傳之素食又桉毛詩伐檀素食傳訓素為空蓋無功為空無佐亦為空王制所謂耆老不徒食今俗言喫白飯素之為言白也余以為用此釋詩然且不可況以解喪服傳乎業已食菜果矣豈喫白飯之云乎

居三年之喪飲食變除之節据喪服傳為以喪大記略備矣初喪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食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喪大記曰既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然則喪服傳飯食[illegible]之法也初惟歠粥直不飯食已而飯疏食疏食稷食也練然後飯菜食注所謂復平生時食也平生時惟子卯稷食否則兼得飯黍黍稷兼飯平生之常故曰飯素食也然而不食粱肉佐以菜果而已故喪大記曰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明乎未祥雖飯素食不飲酒食肉也故曰喪服傳飯食之法参以喪大記而其義益明賈氏謂平生時食食為飼讀不為食讀申之曰天子以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未食肉明專據米飯而言以其初據一溢米既虞疏食食亦米飯復平生時食亦據米飯言之蓋古者名飯為食耳斯言可謂明辨晳已

皇清經解卷五之三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三十二　學海堂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小功卒哭可以取婦取妻說

襍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議禮者於此經頗如聚訟瑤田以為文從字順依文說之初非難曉者夫喪服者所以飾人之哀痛也其必斷之以年月者先王亦念夫人之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故為之別親疏貴賤之等而立中制節焉若者隆若者殺若者在隆殺間使皆足以成文理而後釋之雖脩飾之君子亦必俯而就之而不能遂其哀痛無窮期也夫君子之所以為至痛極者亦從其隆焉已耳若緦小功則固其殺者也故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曾祖父母必服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然則小功以下為服之殺則亦情之所殺者矣是故襍記之言可以取婦可以取妻者一以小功卒哭為斷也至於其言冠也按曾子問曰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而冠襍記又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氏注曾子問曰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据此則舉可因喪而冠矣何有於可不可之分耶杜氏通典范汪荅高崧之問曰在喪冠而已不行冠禮因喪而冠與備行冠禮殊也又桉鄭氏注大功之末節云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孔氏疏云以經文大功據已身

小功據其父今鄭同之謂父及己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故又注云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是父子同也瑤田三復注意疑大功冠子不應復說及披通典大小功末冠議篇引雜記注云父大功卒哭而可冠子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矣冠下無子字與今注異且引晉傳純賀循相難荅高崧范汪相問荅辨之解之皆冠下無子字豈晉時所見鄭注無子字今本爲後人妄加之耶今據經文立二表復詳說之以俟考云

大功之末	父小功之末	己小功卒哭
可以冠	可以冠子	可以冠
可以嫁子	可以嫁子	可以取妻
	可以取婦	己雖卒哭可取妻而殤下殤小功則不可

按大功小功服有二限父小功己小功情有異施大功之末無已可卽吉之事惟有父可施於子之事言子則是父施之可知故經文不見父字同一小功卒哭也而有父施於子己施於身之不同故父必見父字己必見己字也

言大功末可以冠子嫁子則服齊衰必終喪而後可以冠嫁也故言冠嫁子但從大功說起冠嫁子者在大功末則子必在小功末且冠嫁吉輕又父施於子非己身自爲之故可以冠嫁正義解注必偕祭乃行何謂父是大功之末己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所謂己者卽子也必如此乃行者是非此則不行檢五服中父子同大功者只二人父之姊妹適人者子之姑父之女子子適人者子之姊妹此二人親皆非大疎遠者必選擇此二人以爲可以冠嫁經意當不其然若取婦則子雖小功亦不可以大功固不可以取婦也

小功以下爲兄弟其服本從殺故父可以取婦己可以取妻然亦必至卒哭後者蓋未卒哭則兄弟之殯猶在堂其主人猶在哭無時之限喪服傳曰有死於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況有服之親乎至於卒哭則喪之大事畢鄭氏喪服注云喪而服兄弟之服者漸以卽吉可也下殤之小功乃爲齊衰親特制之下殤服其情與凡小功迥別若荀伯子之難裴松之謂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亦周服再降爲小功者宜亦當如下殤小功之不可取妻不知此等小功是凡小功當其降時卽是以小功爲本服非若下殤小功不忍以凡小功服之特制殤小功服若曰此殤小功其情哀切而可以凡小功服之乎不然以其殤而當降小功爲之服小功可也何必特制一服以服之乎制服之意欲別於凡小功而乃舉凡小功之爲周再降者比而同之失聖人制服之意過情之論非禮之善物也

大功之末小功之末二末字竝指卒哭言小功五月服除矣而云末者必在五月之前三月之後末卽卒哭可知小功末謂卒哭則大功末亦謂卒哭矣大功卒哭可云末者鄭注喪服記云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又注喪大記大夫士旣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云輕可以卽事也故其注襍記大夫有私喪之葛一條云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蓋以末釋卽葛疏云葛謂卒哭後也所以鄭注此條大功之末直云大功卒哭是末與卒哭不異也

喪服小記上下旁說親畢說

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請以喪服明之子爲父斬衰三年父卒爲母齊衰三年父在爲母期父上殺之爲祖父母齊衰不杖期又殺之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又殺之爲高祖父母喪服經不見其服旣不能由三月而殺之又不可殺三月而服緦麻古人三十而娶及期生子則元孫能見高祖者高祖之年已百有二十餘歲矣必不可得而見之也與其虛制無用之服無寧空之故經不見其服也抑經不見其服吾又徵之爲人後者三年條中其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以祖逮首不數曾祖爲經不制高祖服故傳亦不得而見之也父爲長子斬衰三年爲衆子齊衰不杖期下殺之爲適孫齊衰不杖期爲庶孫大功又殺之爲曾孫緦麻曾孫爲曾祖不敢以五月兄弟之服服之故重其衰麻減其日月爲之服齊衰三月則曾祖之於曾孫服不得過三月矣越小功而爲緦麻非徒限之以勢而恩殺之分亦稱情立文精義之至也又殺之而至元孫經不見其服亦猶高祖之不見其服而已矣由己而旁殺之爲昆弟齊衰不杖期又旁殺之從父昆弟大功又殺之從祖昆弟小功又殺之族昆弟緦麻蓋從期逓殺無所跨越至緦而止昆弟一輩由親及疏凡四變而親屬畢由己以上自父而旁殺之世父母叔父母不杖期與尊者一體高隆於殺義則然矣又殺之從祖父母其恩殺之分旣遠於世叔父母而殺之之節其勢亦不得不跨越大功而爲之小功又殺之族父母緦麻而止蓋父一輩由親及疏凡三變而親屬畢由父而上自祖而旁殺之從祖祖父母亦不得不跨越大功而爲小功又殺之族祖父母緦麻而止蓋祖一輩由親及疏凡二變而親屬畢由祖以上自曾祖旁殺之見曾祖父母者未有不見族曾祖父母者也卽亦未有不爲之服者也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則族曾祖父母爲之緦麻亦稱情立文弟易之道也而旁殺於其上焉者畢於斯矣由己以下自子而旁殺之昆弟之子不杖期昆弟之子猶子也彼以我爲與尊者一體而旁尊我我何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以期亦寓隆於殺之義也又殺之從父昆弟之子不得不跨越大功然亦止於跨越大功蓋彼以從祖父母小功服我我安得不以小功服報之乎又殺之從祖昆弟之子彼以族父母緦麻服我故報之以緦麻而子一輩之親由親及疏凡三變畢於是由子以下自孫而旁殺之昆弟之孫殺於庶孫之大功而服小功彼蓋以從祖祖父母小功服我我報之以小功而孫一輩之親畢於是人不得更殺之而爲從父昆弟之孫服緦麻者蓋我之曾孫止於緦麻勢不能爲昆弟之曾孫服緦麻雖以昆弟之孫小功殺之似可服緦麻矣然而不能憑之者以所憑者在曾孫也夫昆弟之曾孫不服緦麻則從父昆弟之孫亦不得憑從父昆弟之子小功服而爲之服緦麻矣而孔沖遠之疏喪服小記以五爲九之義因喪服不見此二人緦麻服以爲經逸之也故於下殺補元孫緦麻之外又爲此二人補緦麻服也是不知喪服空之而不見者其旨深遠矣

練冠易服䟽殤遞

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此大功易練冠之例也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

附於殤此小功殤練冠而附之例也知爲小功殤者小功以下爲兄弟故謂其殤爲兄弟之殤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下殤則否今曰練冠附殤則是齊衰親之下殤降在小功及大功親之殤降在小功以下者鄭注乃以爲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蓋其於喪服長中下殤之說其中從上下之義先已誤解故其說謬不可從也記發例者兄弟之殤服輕嫌尙功衰者有重服在禮不爲輕殤易服亦宜不得祔輕殤然殤有必當祔者又祔於祖廟必尊者主之故雖有重服而得以練冠祔輕殤也然則小功親之殤降在緦麻者不祔乎一（若大夫爲庶孫小功其殤中以上當祔於己之祖廟者）曰烏在其不祔之也雖已於緦親之殤降而無服（若大夫爲孫之中下殤）然於其所當祔者而祔之則一也祔祖廟之必上於尊者則一也烏在其不以練冠而祔於殤也夫如是則是記也實練冠祔殤之通例也言殤之當祔者不可不祔而三年之喪至於練冠則亦可以祔殤也故曰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謂祭庶子之殤當室之白故曰陽童若宗子殤祭之於奧則曰陰童）言祔殤之禮又如是其鄭重也鄭氏旣誤解殤服中從上下之說又不以兄弟爲小功以下之服名而曰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兄十九而死己明年因喪而冠意蓋謂必如是乃得冠而祔其兄之殤然余以爲記人之意不如是也抑余又肄業之而紬繹之兩記蓋互相足中復有所包是故上言大功之麻易練冠則小功之麻不易練冠也服問所謂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是也下言兄弟之殤以練冠祔之則小功之麻雖不易其練冠而由其祔而推之凡一切有事之節必無或廢者服問所謂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是也是故上言有三年之練冠而不曰尙功衰然必言唯杖屨不易明所易者非但易其練冠亦易其功衰也下言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不曰有練冠然必言練冠祔於殤明不易功衰亦不易練冠也問者曰練冠而祔兄弟之殤其義則然矣如兄弟之殤當祔矣而已三年之喪猶未練也則如之何曰斯禮也余未之聞也雖然未練而有得行前喪之祭者矣雜記曰如三年之喪則旣潁其練祥皆行旣潁者旣葬而受服時也練祥皆行者是三年喪未練而得行前喪練祥之祭也然曰旣葬皆行則於其未葬雖前喪練祥之祭有所不行而況於輕喪之祔乎雖然此未葬時也而非未練時也未練則有爲期親祔者矣雜記曰王父死未練祥而孫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是已於父喪或未練當爲子若昆弟之子祔而得以兼衰葛絰祔期親於祖矣若夫兄弟之殤當祔而已猶未練夫祔兄弟之殤殺於祔期親者遠矣準以練祥之祭有緩而不行之時豈輕殤之祔祭必不可以或緩乎且旣葬有不報虞者矣（喪服小記云）不報虞則不卒哭不卒哭則不祔是成人之喪有葬而不卽祔者而況於殤乎然而斯禮也余固未之聞也

君薨世子生哭踊衰杖說

曾子問篇言君薨而世子生三日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子踊襲衰杖凡所稱子云云者皆奉子者爲之也故鄭氏於拜稽顙哭釋之曰奉子者拜哭專見此以明例也鄭氏又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者蓋言三日成服杖之義也童子不杖童子當室則杖世子爲繼體之君雖始生不能杖當正其杖之禮然皆奉子者爲之若子則固不踊不杖也禮記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鄭注云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夫未成人者未冠也冠而後責以成人禮焉將由夫上智者與則彼幼弱已大異乎人矣豈必至於冠而後能備禮然天下多中材聖人不以上智之德求備於中材故成人以年二十爲斷若夫聖人之教十年出就外傅朝夕學幼儀彼雖小弱也而豈不識不知之人哉至於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矣豈於父母之喪必不能循辟踊之節必不能病不能杖乎故問喪曰童子當室則杖童子而爲孤子不能不當室則亦不能不杖何也當室者成人也成人而有不踊不杖者乎世子生而爲繼體之君而有不踊不杖者乎然天下無始生而能杖能哭能踊者故曰凡稱子云云者皆奉子者爲之也故曰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孔氏疏曰當子踊時亦袒注云襲明初時袒皇氏言子踊不袒不袒何得有襲皇氏說非余謂哭也踊也杖也皆奉子者爲之襲無不先袒則袒與襲亦奉子者爲之何也少師固衰以奉子矣夫安得不袒安得不襲乎奉子者之袒襲猶之孚乎之袒襲故記於少師之所爲皆質言子以明之喪大記曰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以衰抱之卽此奉子以衰之謂人爲之拜卽此奉子者拜哭之謂然則衰絰亦非始生之子所能勝苴絰大鬲安能加於其首卻要絰亦安能加於其身皇氏說固非孔氏難之亦未得其審也

殯斂成服杖數日不同說

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氏注云與猶數也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士喪禮三日成服杖鄭注既殯之明日全三日是也）殯斂以死日數也（士喪禮死日襲厥明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卽問喪所謂死三日而后斂檀弓所謂三日而殯皆於死者三日也）此天下之通義自天子達於庶人其舉事之日不同而其數日之法無不同也是故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天子七日而殯見於王制者無異辭以別之並爲死與往日也鄭氏誤解喪大記士之喪二日而殯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旣殯君之喪五日旣殯之文遂謂殯斂以死日數惟士禮是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孔氏王制疏引鄭氏箴膏肓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日來日士數死日死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日據春秋爲說余謂如鄭氏說豈春秋不足據耶殆不然矣）不知喪大記所數者授杖之日所謂生與來日者也於是並其殯之日亦從來日數之故於士三日殯則曰二日而殯而於大夫之三日殯則曰三日旣殯君之五日殯則曰五日旣殯易而殯言旣殯者猶昨日殯之云也然則準以士之喪二日而殯之文則所謂三日旣殯猶之二日而殯五日旣殯猶之四日而殯並從生與來日以立言蓋所數者杖之日數牽連而及於殯遂不得用死與往日之例以數殯日意固不主於殯也故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欲見授杖之日有三日五日之節不合間以四日而殯之言而又必云旣殯者欲見人君禮大授杖或在未殯之前或在旣殯之後也曰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旣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承上旣殯之文而言之也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者三日之朝下省旣殯二字而以而殯二字屬二日下變文協義修辭之法又以見上所言五日旣殯三日旣殯非五日而殯三日而殯之云蓋數來日爲五日實於死者爲六日數來日爲三日實於死者爲四日主於欲見生數來日之義而所謂二日而殯者亦相承數來日以立言若數往日實於死者爲三日而殯也夫然後知古人之文一字不可假借如此因以歎古人立言彼於立德立功謂之不朽其立言之法亦不憑解說如日月之懸象著明者也

述殯

夫殯之說記言之綦詳矣檀弓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鄭氏禮記注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因殯焉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椁上畢塗屋諸侯之殯用輴欑菆同至於上畢塗屋喪大記曰大夫之殯以幬欑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之殯見衽塗上帷之白虎通曰禮命徵曰天子舟車殯何為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車在舟中邑于更執紼晝夜常千二百人紼者人所以牽棺者也故禮曰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欑塗士瘞尊卑之差夫菆之塗之屋之幬之是殯之也必如是而後乃名之為殯則苟未嘗菆之塗之屋之幬之不名為殯也韋昭楚國語注殯喪於是有歎哀注塗木曰殯劉熙釋名於西壁下塗之曰殯殯賓也賓客遇之言稍遠也塗曰欑欑木於上而塗之也說文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穀梁傳僖九年背殯而出注殯木如椁塗之曰殯士喪禮卒塗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夫賓之出所謂卒殯而歸也聘禮君弔卒殯歸殯乃卒殯斯謂之殯矣故曰哭殯喪大記曰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將葬啟之見柩焉不謂之殯故曰哭柩也故塗之後啟之前謂之在殯左傳吳公子札曰君又在殯史記泰伯世家注賈逵曰言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喪大記曰君於大夫在殯三往焉士在殯壹往焉是也自居喪者言之謂之有殯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雜記曰有殯聞外喪是也故凡塗之後啟之前有事焉皆曰殯主人往兆賵則曰殯前北面哭殯材者則曰於殯門外其有含者襚者賵者既殯來也則曰執璧坐委於殯東南隅凡將命則皆曰於殯奔喪者至於家則曰殯東西面哭已葬者則曰不及殯在禮未嘗有異辭也荀子禮論篇曰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禮論篇又曰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韓文改葬服議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聘禮曰賓入竟而死歸介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介死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檀弓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曾子問曰君出疆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雜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至於廟門大夫士至於家皆適所殯為將左傳曰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注云殯殯棺也釋文本作塗正義曰殯則置棺于西序亦是下棺于地故殯為塗棺也出絳公孫敖卒於齊飾棺置於堂阜惠叔取而殯之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於乾侯定公元年六月癸亥喪至戊辰定公即位蓋未殯弗即位也此者蓋棺久而後殯焉者也其時異矣其地異矣殯之不繫於斂章矣而論者之說往往有異焉間嘗略而言之士喪禮主人奉尸斂於棺非殯也而鄭氏之注乃曰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疏云以尸入棺名斂亦名殯也

淮南子要略篇注云殯大斂也考之喪大記曰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大斂云者視斂也視斂則視殯矣加蓋而至者視殯也既殯而往者卒殯而後往不視殯也故士喪禮曰君若有賜焉則視斂其視斂也君升自阼階乃斂君撫而降主人乃奉尸斂於棺而加蓋焉及視塗君升即位卒塗卒奠而君出夫君視斂畢必降而至於塗乃復斤以視之者明斂與殯異事以加蓋為之節也故其記曰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加蓋而至卒事此即所謂為之賜者有故及避忌焉或視斂或不視斂亦以加蓋為之節也如以加蓋之前為殯則於外命婦當正言既殯矣烏又別之曰既加蓋乎大斂之與殯也相承以有事者也而斂棺加蓋綴於卒斂之下又遷其大斂之位而行事於西階之上既加蓋為將殯之始經與記又皆不見殯字此所以以卒斂之後為殯之始而謂奉尸斂於棺為殯也不知大斂之奠在卒塗之後此斂事之錯出於既殯後者也掘肂見衽為將殯也而反錯見於大斂之前斂殯相承故行事相錯事有所便動而多違禮則然矣檀弓曰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此可見殤則不殯今殯是弗以為殤矣下殤棺斂於宮中自周公以來行道之人弗之改焉殤者不殯未嘗不棺然則不得以斂而棺之為殯之也明矣夫棺之殯之兩事也以棺為殯則必以殯為棺左傳曰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未嘗言其未棺也大戴禮云身死不葬而為天下笑而史記乃曰宮中空莫敢棺尸在牀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司馬氏以殯為棺故襲管子諸書足成其說如此誤矣管子書桓公之死葬以楊門之扇身死十一月蟲出戶而不收呂氏春秋知節篇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韓非子二柄篇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然管子戒篇則云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說苑尊賢篇桓公身死不葬蟲出戶夫既以殯為棺則必以更殯為易棺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光左傳曰崔氏側莊公於北郭注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未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注云更殯之於路寢蓋諸侯之喪既殯五月而後葬為同盟之可盡至也君弒國亂側之葬之皆賊黨之為景公之立亦賊立之故亦不能討賊其於莊公之喪不赴於同同盟亦必無至者也及賊以家亂而自經死而未得其尸以為戮也於是景公求而得之則可以正厥罪矣於是遷莊公而殯之於廟三月而葬不知其赴同未也春秋不見蓋未更赴然而殯廟之禮粗成是之謂更殯更殯矣乃以其所求得崔杼之柩發而戮之而即以其棺尸之於市以示國人也杜氏以為莊公之棺是以更殯為易棺矣不然也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徙殯者更殯也更殯豈必易棺耶且以殯為棺則所謂不殯於廟者因而失其指矣左傳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服氏云不薨於寢寢謂小寢不殯於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孔沖遠檀弓疏中引之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檀弓喪不慮居謂無廟也皆與此同義杜氏以為不以殯過廟襄公四年定姒薨不殯於廟杜注同其所謂廟祖考之廟所謂過廟將葬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是朝也朝則柩至於廟而不得謂之殯於廟按儀禮周禮棺柩殯三字不相假借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然則塗柩曰殯去塗曰柩矣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考其言之次第蓋謂不薨於寢則不殯廟不赴同及其葬也不祔亦不致若以殯廟為朝祖則朝葬同時文宜與祔姑相屬不當在赴同之上矣

漢書哀帝本紀上曰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瑤田按檀弓言葬此言殯呼葬曰殯班氏承漢世譌謬也

殯朝葬載柩設紼屬引異制述

天子諸侯殯以輴則設紼檀弓曰子蒲之喪哀公欲設撥設撥則設紼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注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三臣者謂三家廢輴竊禮之不中者也言不廢輴者乃設紼也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言天子殯乃設紼是紼也專備以引殯宮之輴車也士大夫殯無輴故不設紼至啟而朝廟則士載柩於輁軸大夫以上皆載以輴既夕禮曰遷於祖用軸記曰輁軸饌於西階東鄭氏注云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士喪禮注云輁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至是則士大夫皆屬紼矣故既夕禮屬引注曰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疏云士朝廟用軸大夫以上用輴故并言之此所謂紼朝廟載柩所用之紼而屬

於柩車者則謂之引也柩車者周禮謂之蜃車也地官遂師曰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邱籠及蜃車鄭氏注云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在既夕禮朝廟正柩後厥明請祖日側乃載記云遂匠納車於階間鄭氏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然則載柩行葬之車自天子達於士並用蜃車也其所著之紼謂之引故既夕禮謂之屬引也然引即紼也紼見雜記引見用力也地官大司徒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盍引紼二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雜記云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大夫執引者三百人鄭氏注云綍引同耳廟中曰綍在塗曰引互言之大夫士皆二綍地官遂人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綍鄭氏注云綍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塗中引柩鄉師帥之故遂人帥載與說也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疏謂千人無正文以雜記約之當由按白虎通引禮命徵曰天子舟車殯棺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常千二百人凡此所謂綍與引者屬於蜃車者也又鄭氏遂師注云蜃車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疏云以天子諸侯殯時用輴車明葬時用輴可知蓋鄭氏約而知之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鄭氏注曰大夫廢輴此言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輇車柩車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據此則窆時下棺所執者又謂之綍也左傳作繂宣八年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注云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棺故喪大記又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鄭氏注云封周禮作窆下棺也咸讀爲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緘耳者蓋謂每束於棺兩邊結皮爲耳於紐出於棺上可令橫貫以木與居旁持而平之大夫士旁牽緘而已禮唯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據此則說載者脫其紼也屬紼於柩之緘者即以所脫之紼轉而屬之於緘也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氏注云天子六綍四碑諸侯四綍二碑大夫二綍二碑士二綍無碑孔疏云綍即紼也天子六綍四碑者案周禮大喪屬其六引喪大記云君四綍二碑故知天子六綍四碑也按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爲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綍也合數條觀之紼引之或設或屬或說可知其略矣天子諸侯殯時用輴倘即用其輴以朝廟與天子至壙脫蜃車復載龍輴亦還用其殯輴與諸侯葬無羨道則脫蜃車即屬紼於棺之緘繞碑間之鹿盧以下棺與

葬北方北首說

檀弓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之幽者魄體往而入乎幽冥人子於此無可如何故曰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斯爲甚果且奈之何哉故北方北首先王之制葬禮以爲誠如是其之幽焉而已矣若夫未葬人子猶得見其棺也得見其棺如得見其親而猶若其生也何敢以鬼神倘幽闇之義待之是故殯猶南首不以其親爲之幽焉云爾士喪禮曰死於適室幠用斂衾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其記曰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疾病屬纊以俟絕氣乃卒設牀第當牖設枕遷尸郎牀而奠當腢注云腢肩頭也疏云尸南首則在牀東當尸肩頭也據此疾寢東首始死遷尸南首也士喪禮於飯含之節又曰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注云當牖北面值尸南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凡此皆言始死南首也由是而襲而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據士喪禮之文考其奠位於尸皆南首於柩亦無不南首矣及既夕哭請啟期夙興商祝聲三啟三拂柩遷于祖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注云是時柩北首質明請祖期日側乃載記其日既正柩遂匠納車於階間注云車載柩車注云舉柩卻下而載之疏云在堂北首今卻下以足鄉前下堂載於車據此載亦北首也夫正柩于楹間及載柩于階間必北首以朝祖順死者之孝心非之幽之義故下經商祝御柩乃祖注云還車鄉外爲行始是祖爲行始猶還車南首也厥明商祝御柩乃行於是出宮至于邦門乃不南首也夫然後行而至于壙至壙乃窆然從北首爲所當葬于北方北首之幽焉而已矣今夫人子之於其親也至死不窮然而必有窮者則親不能不死死不能不葬也是故親疾而病一窮於屬纊絕氣然而猶得見其尸也再窮於蓋棺然而猶得見其柩也故未葬以前遷尸也襲也小斂大斂也殯也皆南首所以致其不窮之思者如此止矣至于葬而窮之至矣先王乃爲之制北方北首之禮之幽矣無復鄉明之日矣人子於此焉得而不窮然而至死不窮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嗚呼人子於此且奈之何哉

廟主稱字議

從母之夫默庵先生年八十四乾隆四十四年夏四月廿二日卒於家其孤應椿爲豐潤縣令聞赴致其官將奔喪歸而問廟主於其姨子瑤田且曰在禮卒哭乃諱書之主將稱字乎抑猶稱其所諱乎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注云凡言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檀弓曰重主道也鄭注云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孔疏云士喪禮有重無主此云重主道者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無主鄭氏注祭法曰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爾由是言之周公之禮天子諸侯始作主也然則天子之主曷稱乎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曾子問曰天子稱天而誄之注云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周官太史職大喪則讀誄而成作謚據此則周禮於天子廟主著其所謚曰某帝與曾子問又曰諸侯相誄非禮也注云禮當由尊者成於天子天子乃使太史賜之謚孔氏正義白虎通云君薨請謚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遣大夫會葬而謚之大史職云小喪賜謚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言賜謚明諸侯可知是其廟主亦宜稱之以謚矣若夫大夫固不作主者也鄭氏駁異義公羊說大夫無主謹按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駁曰孔悝祏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如鄭所駁亦猶是大夫無主也大夫無主士更可知士虞禮鄭注云曾子問曰孔子說葬則祝取羣廟之主[illegible]無主則反爽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于[illegible]然而易名之禮以葬爲節故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故少牢饋食禮曰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注云伯某且字也[illegible]一字所以[illegible]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士無謚而有字是故士虞禮於祔右

祝辭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由是言之大夫之稱於廟也以謚士則稱字矣稱字非惟士爲然也襍記曰祔兄弟之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注云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童子無字以不名之故而爲之造字祔殤且然而況子孫之於祖考哉今之大夫士無不作主者雖非周公之禮然禮也者三王之所不相襲者也況今世無□　而作主又非　功令所不許則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也顧世俗相沿稱其所諱則不可耳有謚者書謚於主無謚書字於易名之禮庶有合與

葬服考

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宜何服而世人忽之檀弓曰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弁絰者在春官司服凡弔事弁絰服又牽連及之王爲公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此言天子絶期而爲臣有服者以弔事弁絰服之）又夏官弁師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故鄭注檀弓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旣虞卒哭乃服受服也疏申之曰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焉日月踰時敬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敬心乃生故知天子諸侯也據此則大夫以下葬不變服矣然自宋以後言禮家往往疑焉方愨曰與神交之道則心主乎敬夫㢘冠麻絰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冠以葛易麻矣示敬故也陸佃曰弁絰葛而葬卿大夫以下禮知然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哻而葬知之也故徐健庵著讀禮通考爲案曰注以此爲王侯之禮本無所據疏謂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則亦不經之甚矣瑤田謂天子於斬衰外無服可變但有弔服弁絰而已諸侯凶服如之則亦當以弔服爲其變服然則屬官司服弁師之文卽爲鄭注說之所據矣而疏言敬心未生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惟陸氏據周人弁而葬以定卿大夫以下亦變服以葬其說近是接神之道不可純凶瑤田竊亦以爲宜通上下言之故曰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王制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哻而祭周人弁而祭檀弓周人弁而葬殷人哻而葬蓋葬與祭同服或疑王制言祭服下繼之以養老又曰凡三王養老則某氏某人似指三王言不得下通然士冠禮之陳服也曰爵弁服皮弁服緇布冠其記又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哻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於士禮之言皮弁也而曰三王則所謂某氏某人者統辭也檀弓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上殷人殯于兩楹閒周人殯于西階上又曰某也殷人也是統辭之明徵矣喪大記曰大夫士旣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云變喪服而弔服者輕可以卽事也據此則弁絰在司服雖見君爲臣服弔服在弁師雖見王之弁絰諸侯之弁絰然亦兼見孤卿大夫之弁絰然則弁絰本弔服而君爲臣之服卽以弔服服之大夫士旣卒哭而從金革亦卽可服弔服以卽事是弁絰通於大夫士故鄭注弁絰葛而葬雖主天子諸侯變服言而大夫士未嘗不在所包也故司服之言弔服之可相如也曰公服如王侯伯服如公子男服如侯伯孤服如子男卿大夫服如孤士服如大夫又曰其凶服亦如之是士之可相如者亦得上通乎王安在變服而葬王之弁絰服不可以下通於大夫士也夫變服而葬據司服及喪大記文義繹之則宜通於大夫士矣然而所謂葬者自啟殯以至於反虞皆葬也其節次非一今言變服而葬則必非自啟而然案士喪禮要絰散帶垂（盛小歛前）旣夕記三日絞垂（絞要絰散垂者）旣夕禮請啟期散帶垂盡見尸柩反小歛時服則此時萬無變服之理然則變服而葬者其在臨窆之時乎昔陳廷會著葬服說嘗見及之爲先得我心矣故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主喪者不除謂不變服也今日營服則是臨窆時與神交之道未窆時自是喪服旣窆後亦仍喪服反而虞旣卒哭然後受服受服者斬衰以六升衰受而易成服時之三升衰也若曰變服而葬不反喪服而於旣虞卒哭乃服受服所變之服爲弁絰葛服之至輕者先服其輕乃受以六升之重於變除之義不亦悖乎惟依陳氏說於臨窆時與神交而變服所謂弁絰葛而葬也旣窆後喪服乃反而虞斯爲不失禮意耳抑喪服小記之言久而不葬者曰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注云其餘謂旁親也疏云服終月數者主人旣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也雖緦亦藏服以其未經葬故也（喪服小記云爲兄弟旣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不報虞則除之注云小功以下）據此則雖旁親無葬不服麻之事豈主人而可易葛而葬乎今欲全檀弓弁絰葛而葬之義則唯有臨窆交神之一說蓋亦亡於禮者之禮與

附論題主時服

許愼異義公羊說大夫無主謹案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鄭氏駁曰孔悝祏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據鄭論循是大夫無主也後世士庶無不作主者禮不相沿無主之說不具論誠言作主據左傳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杜注言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是止一主用栗祔而作之也（入廟而後）而公羊傳則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者藏主也（穀梁說）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閒易用栗也是初爲桑主至練乃作栗主以易之也（[illegible]）後入家廟爲日旣葬作主欲神靈之有所憑依也於是奉主反虞虞而祔祔從於祖旣祔仍特祭於寢終喪祫乃以入廟陳祥道曰左氏曲禮之說蓋曰作主將以入廟非祔而後作之也凡上事言作主見於經傳及後儒之說義頗互異無所折中存之以備考耳然未有及於題主者據文公家禮送葬窆後實土築之乃題主於墓前題畢奉主升車至家安於靈座日中而虞祭畢埋魂帛於潔處再虞三虞卒哭明日奉主祔於祠堂祔畢奉主歸復安靈座期而小祥祭於靈座再期而大祥告遷於祠堂改題前世諸主遞遷之乃奉新主入祠堂次其昭穆而安之今世禮或題主於墓或於葬前一日先題主於家題畢奠告卽送主入祠竊以爲作主者以神事之也雜記曰祔兄弟之殤於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是附而作主神之之義也然則題主時孝子或當服弁絰如檀弓所謂與神交之道者則亦亡於禮者之禮而已矣

白虎通釋九族義同喪服說

白虎通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恩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族所以九者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謂之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也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尙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瑤

田謂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緦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緦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乎喪服甥緦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喪服外孫緦麻非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緦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緦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緦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然則族之言湊聚也者實乃生相恩愛死相哀痛先生因别其親疏貴賤之節而稱情立文爲之制喪服以飾羣爲使人覩於其外而有以見其心爲隆爲殺弗可損益嗚呼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皇清經解卷五之三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三十三　學海堂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族親諸服旁殺一貫表

喪服無遂文余言之甚詳今復立旁殺一貫表卽目直尋疑義乃析先其易明者故從緦麻始

緦麻三月　曾祖行下之旁殺

族曾祖父母（昆弟之曾孫爲服緦）　昆弟之曾孫（族曾祖父母應報服緦不見報文）

族祖父母（從父昆弟之孫爲服緦）　從父昆弟之孫（族祖父母應報服緦不見報文）

族父母（從祖昆弟之子爲服緦）　從祖昆弟之子（族父母報之服緦）

族昆弟（相爲服緦）

桉我之從祖昆弟之子其父我之從祖昆弟則我爲其族父母故其服我也緦麻而我亦報以緦麻此緦麻一服義之相貫者也至於我之從父昆弟之孫呼我爲族祖父母我之昆弟之曾孫呼我爲族曾祖父母二人服我皆緦麻我應報以緦麻而經不見其服者蓋不報也其故何也我爲曾孫服止緦麻由曾孫而旁殺之則不得爲昆弟之曾孫服緦麻又旁殺之亦不得爲從父昆弟之孫服緦麻經不爲二人制服者限於旁殺服之窮也亦緦麻一服窮則變之理實亦義之相貫者也

又桉曾祖曾孫以上殺下殺例之皆小功之差而爲曾祖父母變小功而服齊衰三月者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鄭注申之曰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曾孫服曾祖止於三月所以曾祖服曾孫止於緦麻服有所限無可假借亦精義之學也

小功五月　祖行下之旁殺

從祖祖父母（昆弟之孫爲服小功）　昆弟之孫（從祖祖父母報之服小功）

從祖父母（從父昆弟之子爲服小功）　從父昆弟之子（從祖父母報之服小功）

從祖昆弟（相爲服小功）

桉我之從父昆弟之子其父我之從父昆弟則我爲其從祖父母故其服我也小功而我亦報以小功我之昆弟之孫其祖我之昆弟則我爲其從祖祖父母故其服我也小功而我亦報以小功此小功一服義之相貫者也

大功九月　父行下之旁殺

從父昆弟（相爲服大功）

一桉世父母叔父母加尊之服在期章昆弟之子又世叔父母之報服亦在期章故大功一服惟從父昆弟相爲服而已此一服當與期服參觀之乃得其相貫之義

齊衰期服　亦父行下之旁殺

世父母叔父母（昆弟之子爲服期）　昆弟之子（世叔父母報之服期）

昆弟（相爲服期）

桉我之昆弟之子其父爲我之昆弟則我爲其世父母叔父母故其服我也齊衰期而我亦報以齊衰期然据昆弟期旁殺之則從父昆弟當大功之差而又以小功緦麻亦章旁殺之服通例之則世叔父母亦大功之差而乃服齊衰期者桉傳曰與尊者一體也則是加尊之義也然傳又曰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由是言之加尊故服期不足加尊故報之期實則其服皆大功之差也學者潛心玩索乃見精義之學而兩服相貫之義其指甚微一爲表而出之豪髮無疑矣

又桉喪服之無遂文也終古若沒若滅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然且强作解事擅議增補破碎經傳之義以迷途爲周行孔鑑於亘漫駭浪之中而不得誕登於岸余爲拈出試披經傳讀之未嘗不著見明顯於世父母叔父母章特發傳以示人報服之例經於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條特出報文以示人旁殺服之無不報由此表而捨喪服全篇逐條校勘曾有一字遂文乎

又桉上治祖禰下治子孫至親皆正服不報旁治昆弟惟期大小功緦四昆弟服皆平行先死雖兄弟豈爲施先死雖弟兄詎云報故經傳竝不見報文其餘凡由己以下旁殺之服皆所以報由己以上旁殺之服故或經或傳於每發端處特見報文以明例也

答段若膺大令論小功緦麻兩章中疑義書

來教云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皆非以加來我不止於緦麻而如其來之小功服之是來者不加而往者則加數語恐有誤桉小功章昆弟之孫爲從祖祖父母報從父昆弟之子爲從祖父母報据經文是言來往皆服小功也（以旁殺法通觀之從祖父母期爲從祖祖父母殺之服小功爲世叔父母期爲從祖父母殺之服小功卽詞承者不加誠然也爲昆弟之子期爲從父昆弟之子殺之服小功爲適孫期爲庶孫大功爲昆弟之孫殺之服小功旁通互證要服宜小功不得謂之往者則加也）若昆弟之曾孫其視我也我乃族曾祖父母其服我据經文在緦麻章從父昆弟之孫其視我也我乃族祖父母其服我据經文在緦麻章二人服我緦麻若我報之亦緦麻一則服昆弟之曾孫如己之曾孫不見旁殺之節一則服從父昆弟之孫亦如己之曾孫其何以處昆弟曾孫轉不爲之服乎然則經文之所以不爲此二人制服者實斷以旁殺之義也（來書之意以昆弟之曾孫從父昆弟之孫經所以不制緦服者据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雖報服小功實止應服緦而足故由緦遞殺之不應更有緦服然余通考服例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確當報以小功則下一輩之不制緦服非由此而遞殺之也其爲因曾孫之比於服緦而旁殺之無疑矣）來教言夫之諸祖父母疑古本當作諸祖父母父母以一諸領二件

竊以爲諸祖父母統詞也經著爲夫字明是頂小功章其夫之服來小功章所謂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者其夫之服也今緦麻章主欲省文故曰爲夫之諸祖父母報用諸祖父母四字爲統詞以包兩種人若增父母二字以一諸領二件是不爲統詞而分爲專詞曰諸祖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曰諸父母者指從祖父母言竊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祖父母字專之曰諸祖父母則祖一輩之旁殺者有從祖祖父母又有族祖父母似竝可以諸祖父母目之竊又疑從祖父母不得以諸父母字專之曰諸父母則父一輩之旁殺者有從祖父母又有世叔父母與族父母似竝可以諸父母目之今欲專屬轉有漏義惟爲統詞而包於諸祖父母四字中冠以爲夫之三字上頂小功章省文見義諸祖者猶云諸父諸兄統詞不可專屬使人可按前章可以曉然明白者矣鄙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爲何如也

又按此節諸祖祖字是跟從祖祖字來故此一服之祖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父母此一服之昆弟必別之曰從祖昆弟同是父母也昆弟也必帶祖字言之以別異於父母同輩之世叔父母與族父母昆弟同輩之從父昆弟與族昆弟也然則諸祖父母四字實足包此一服中兩輩父母言之也

論緦麻旁殺應報不制報服之義

人有恆言曰天下止一理此非精義之學也義主於斷通乎理之岐途而權之於行乎不能不行之時而止之以不得不止斷之於義而已矣彼謂天下止一理者是知其一説而不知其又有一説也喪服旁殺皆報服而緦麻章中之旁殺有應報而不制報服者二人昆弟之曾孫服我以緦我當報以緦不應無服從父昆弟之孫服我以緦我當報以緦不應無服而經皆不制服者持以天下止一理之説則曰此必喪服經之有逸文者也於是妄議增補而不知以二人服我緦而我當報之理言之則宜制服此一説也以我爲曾孫服緦而旁殺二人之理言之則不宜制服此又一説也二説相權曾孫之旁殺殺之定限也不可游移而族曾祖族祖之報服適限於曾孫之旁殺而必不能制服伸於此不得不屈於彼裁制之宜於是乎出所謂義也應報未始非義而旁殺之義足以奪之大哉權乎權之而義之分始定此之謂精義之學也夫惟精義乃可與議禮可議禮乃可以制服

夫之世叔父母大功不見報文説

巴藝之曰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緦麻不報言之綦詳則旣聞之矣夫夫之世叔父母於其夫之服以期報期則以例之於其妻妻從夫服大功也是宜報之以大功而經不見報文苟非逸之豈亦有説乎曰不服也曷言乎其不服也曰不可服也然則何爲乎其不可也誠以舅姑言之於適婦也大功於其庶婦小功又以夫之祖父母言之孫婦服緦耳今以舅之昆弟姑之娣姒婦而爲此婦人服也報之大功同於適婦矣降一等小功同於庶婦矣卽降二等緦麻亦同於孫婦矣旁殺之謂何親疏不分隆殺無節其於服也不其傎矣乎論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之制喪服也所謂權然後知輕重者也若拘文牽義而說之不可與立矣烏在其可與權乎哉昔者讀喪服言其所不見者皆其所不制服者也於今猶信

兄弟服説

大凡服之重來而輕往者率皆以尊臨之以至親屬之不以平等相視故不報亦不得名之曰兄弟服也是故父子一體父尊而子卑夫妻一體夫尊而妻卑至於昆弟雖不分尊卑而同服期然亦一體至親也可謂之兄弟服乎正親一脈上殺下殺者不得爲兄弟服兄弟服云者如兄如弟平等往來施則必報之義昆弟至親也而顧可以如兄如弟平等必報之名名之乎旨哉喪服傳之發報服例也不於昆弟而於世父叔父昆弟之子條中特書以示人而曰旁尊不足以加尊也夫不足加尊則世父叔父之於昆弟之子謂之兄弟服也亦宜雖然大夫降其旁親於昆弟亦在降殺中以爲旁親而降殺之斯亦疑於兄弟服焉而已矣然謂之兄弟服不亦以輕名而加之重服乎雖然夫固不得謂之非旁親服矣要而言之期大功中未嘗無兄弟服也鄭君知之矣故於記中首見兄弟一條下注之曰兄弟猶言族親也先小功以下爲兄弟之傳而截然別樹一義蓋於經傳全文迴環三復爲之理其緒比其類而經之綸之以揭其指是言期大功中未嘗無兄弟服也然則曷言乎小功以下爲兄弟也蓋小功以下率皆兄弟服故得專兄弟之名齊衰三月爲不敢服兄弟服而制之而何況於期期之不得名兄弟也審矣期服重不以兄弟名大功之重次於期故亦不以兄弟名而惟小功以下得專兄弟之名也不爲典要惟變所適名之不可苟也如是

兄弟服例表

記爲兄弟服舉例其服盡在經中分而隸之令不相襍厠網舉目張較若列眉矣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不杖麻屨章

大夫之適子爲妻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云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

按此大夫之子從大夫於兄弟降一等者男子降一等今爲大夫得尊同不降婦人降一等適人又降一等爲大夫妻得尊同不又降今以其無祭主厚之得全不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之子降其子者不分適庶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子不報者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男子爲父斬衰不疑於報故傳不主謂男子不報也瑤田細究經意昆弟雖一體亦旁親也故大夫以尊降之而列在兄弟服中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齊衰三月章

大夫爲宗子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大功殤服章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

殤

桉此非兄弟服注云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

大功章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桉此大夫於兄弟降一等者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注云子謂庶子上經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注云不降重適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

桉此亦非兄弟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此蓋言公子厭於君五服中無其服今爲公之庶昆弟爲母妻進於五服中然不得過大功是爲先君餘尊所厭也公士大夫之君貴妾服緦大夫於庶婦宜降服緦今曰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從大夫而降服大功桉服例不降者服其親服也從乎大夫而降者降其親服一等也大夫於賤妾無服妾子不爲後者爲母當如邦人不杖麻屨章公大夫之妾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是其例也今曰從降必其貴妾之服緦者其子得從之降親服一等服大功也故鄭注曰言從乎大夫而降者則於父卒如國人也喪服經於此等處每於通服外創一例於無典要時見一確不可易之典要鄭君思通乎微往往得之其注此經曰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義精矣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鄭君蓋會通前後諸經而爲之舉其例瑤田昔嘗疑杖期章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此條下文不增一字則是士庶爲妻不論父在父卒竝杖期也至不杖麻屨章乃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則是爲妻不杖期專爲大夫之適子特著一例故傳問之曰何以期也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意以爲大夫之子一切皆降此獨不降者以父之所不降者也然既不降則當如衆人在杖期章今乃移入不杖期故又問之曰何以獨不杖也因答之曰此大夫父也父在則爲妻不杖若大夫卒則仍歸之於杖期章矣竊疑兩經之義其相貫也如此然存以俟考不敢質之於人今於鄭君說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大功特注之曰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一適一庶兩兩相對一父在一父卒遙遙相互向來疑義一旦豁然鄭君如在毋亦許我乎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瑤田桉此四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適人又當降一等今以尊同無尊降惟有出降故服大功也

小功殤服章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瑤田桉此非兄弟服大功殤服章注云大夫不降適殤重適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瑤田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於長殤又降一等故服小功殤服也

小功章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瑤田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其通服皆在大功今降一等故服小功也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

瑤田桉此條以爲人後者四字建首起下兩於字以文氣論之若曰於所生之子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也又與上一條爲屬對之文若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如此屬對即謂以一報字關上兩條亦無不可

不杖麻屨章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瑤田桉此非兄弟服其義如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同然女子子爲其父母不報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何也桉子服父斬衰三年父至尊也父服長子亦斬衰三年爲傳重也服衆子期年下殺也子爲母齊衰三年恩同於父也母爲長子亦齊衰三年父所不降母亦不降也父子母子一脈至親凡皆各服其正服非報服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其出也義之前定者也出爲夫斬衰以其不貳斬也故於父降服期年父之服本期年亦降服大功其視父母依然至親亦義之前定者也故其服不報也爲人後者持重於大宗亦以不貳斬而降其小宗生我之父母雖一脈至親然已出爲大宗後而爲宗之統以收族則視所後者爲正親而視生我者轉爲旁親矣旁親之服服之所必報者也世父母叔父母爲昆弟之子服報服此其例也是故記數兄弟服例不一條惟爲人後者於兄弟見報文言雖爲其父母亦報也又何論於兄弟服耶特著報文以明其例且以見他兄弟服之無不報省文互見亦喪服之例也

大功章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瑤田桉此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傳曰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小功殤服章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

瑤田桉此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上經爲其昆弟在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在小功也

小功章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瑤田桉此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姊妹適人通服在大功此降一等故服小功也○此項惟見昆弟姊妹一輩人其餘皆可省文且正服可覆降一等類推之亦一例也

斬衰三年章

爲人後者傳曰爲所後者之祖句父句母句妻句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瑤田桉此所數者所後者之正親祖者爲人後者之曾祖父母也父者爲人後者之祖父也母者爲人後者之祖母也妻者爲人後者之母也不及昆弟與世叔父母不暇及

旁親旁親可類推也外親數爲人後者之外祖父母而遂及其旁親之屬與內兄弟順而摭之而不及其適人之從母亦不服及者也此屬文之法隨其文勢無義例也是故正親者其服之正者也旁親其兄弟服也兄弟服傳中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故於記中發其例曰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也若子之服具在經中但於傳中略言之亦省文例也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瑤田按此於兄弟加一等者但有二例而無其目傳曰如何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鄭氏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余於此傳此注不能不少躊躇焉閒嘗泛覽經傳於兄弟降一等服頗多期功之親故鄭氏於上記注以族親括之然謂之兄弟實有疏遠之義必小功以下漸推漸遠乃可謂之疏若大功以上豈可盡以疏遠別之夫是以立其主名必小功以下始可爲兄弟也若夫寓疏於親則大功以上又實有不能與至親至尊相比擬者惟變所適於不可典要之中而隆殺互權皆有其至情至理存焉此天地之化所以不凝滯於物而有與世推移之妙也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瑤田按此記室老從君之服與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條不杖麻屨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條同觀乃見互足之義

斬衰三年章

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眾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之矣

瑤田按注云士卿士也故傳直以爲公卿大夫也稱君者傳以爲有地者也賈疏引周禮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天子公卿大夫有采地者也又按賈疏云諸侯無公典命大國立孤一人鄭注燕禮云諸公者大國之孤也賈疏又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郕宰之類陽貨子路等爲季氏家相據鄭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今傳連言室老士貴臣是既有家相又有邑宰傳又繼之曰君謂有地者也瑤田謂天子之公卿大夫有采地者左傳云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在春秋前爲桓公受封西都畿內有采地相繼爲周司徒又左傳杜注云周公忌父王卿士又云宰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又云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諸侯公卿大夫有采地即賈疏所謂魯三卿季氏有費孟氏有郕者也然則畿內采地即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是也顧室老隸於諸侯之卿者左氏傳有臧氏老論語有趙魏老即國語叔向呼范宣子之嘗祏曰吾子之家老竝指諸侯之卿家臣言而天子王畿卿士之臣未聞有室老之稱是則疑未能明者也然鄭注是經乃云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眾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是天子卿士鄭以爲有室老此可無容指摘折辨者矣是經言其貴臣室老士服斬衰即帶屨亦得伸記則言其服君之兄弟室老降一等不及士者賈疏云邑宰遠臣不從服然室老對士言爲近臣對閽寺屬之近臣則又爲貴臣矣

不杖麻屨章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瑤田按此條之君鄭注據畿外諸侯言而不能通故爲之辭曰爲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此一說也又曰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此爲傳末有父卒一語而又變一說以通之瑤田以爲此說更難通者也曾著臣爲君之祖父母從服期述駁正後說以從前說然終不能無隔閡也今又反復思之而得其閒竊以爲此君字亦是公士大夫之君其人蓋君之規模而實爲卿大夫之實體故其臣之從服必須著例以明之從服之例由君之本服而出故傳歷數其君之服父母至尊長子傳重妻至親父卒爲祖後者持重不敢降祖不敢降適猶夫人也君服斬者臣降一等從服期也君爲妻服期臣不降一等服大功而亦從服期者小君故也是故其君爲公士大夫之君其服著斬衰章其臣爲公士大夫之臣其從君之正親服著此不杖麻屨章其從君之旁親兄弟服見於記以其別於爲天子爲國君者故於經傳記中詳之以明其例也三條合看繩貫絲聯義始完備若以此章之君爲天子諸侯則義多齟齬矣且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從民閒崛起者自若通服從大夫公之昆弟而起者自若大夫之服其臣從服亦自若諸臣之常耳即欲著例則當著一大其臣從君服之例無緣爲始封君著例也至於今君受國於曾祖爲其父祖皆廢疾不立故以曾孫爲曾祖持重而承祧此乃爲曾祖後與經所謂爲人後者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不貳斬者一同也而乃出附贅縣疣之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而已受曾祖國而爲君矣於斯之時又爲祖後而服斬則當其先父卒時必已曾爲父後而服斬與其受國時所服曾祖之斬爲三服斬矣豈其然乎謂君爲始封君義既皮傳謂君爲受國於曾祖尤悖經例余故紬繹全經而得其閒以爲之說也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不杖麻屨章

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瑤田按此雖不得名之曰夫之兄弟服而亦降一等從服期者也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瑤田按此報服非從服之降一等者也

大功殤服章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瑤田按此亦與夫同服大功非降一等者也

大功章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瑤田按此皆夫服期妻從服降一等服大功者也惟祖父母非夫之兄弟服世叔父母則夫之兄弟服也據傳妻不

服夫之昆弟故夫之昆弟亦無嫂與弟婦之服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瑤田按此與夫同服大功非降一等者也

小功殤服章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瑤田按此夫之兄弟服長中殤大功妻從服降一等服小功也

小功章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瑤田按緦麻章兄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長殤服緦則小功是爲其在室服也其夫服其在室期妻服小功降二等與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之例不應然則妻於此二婦人不從服也故其傳特揭其義以示人曰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與娣姒婦同爲生親之服娣姒婦者夫之昆弟之妻夫之昆弟已不從服其妻烏得復有服乎夫夫之昆弟無服又何論夫之姊妹其姑則從疏遠矣然而必著生親之服者夫其夫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婦人相與居室中而顯可恝然已乎於此見聖人精義之學也

緦麻章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瑤田按此夫之兄弟服下殤小功妻從服降一等服緦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瑤田按說見前小功章夫之姑姊妹條詳之

夫之諸祖父母報

瑤田按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其夫之以兄弟服服族親之尊者而尊者必報之也此云夫之諸祖父母報正上條之從服降一等其尊者亦必報之者也故鄭注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從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瑤田考鄭氏注爲訂正之如是今刻本上從祖父母從譌外下從祖父母從譌曾檢下記賈氏疏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以諸祖父母爲族親與鄭注是從祖非外祖可知然則唐初賈作疏時從字尚未譌作外字也下從字則唐初已譌曾字故賈因其譌而釋之不能是正然亦確是從字之譌賈氏實未見上從字譌外字吾輩又烏得逆料唐以前爲外字譌作曾字乎又按賈氏所謂族親是指本族言觀下條庶子爲後爲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疏云母黨皆不服不言兄弟而顯尊親之名者雷氏云爲父後者服其本族若言兄弟恐本族亦無服故泛著其尊親之號以別於族人可見族親字不得侵入母黨也○瑤田通檢夫之兄弟服昆弟之子服期其妻亦服期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服大功其妻亦服大功昆弟服期其妻則無服姑姊妹服期其妻乃服小功降二等服其長殤緦亦降二等此蓋無服之服其說見前至於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者則世父母叔父母服期妻從服大功叔父之長殤服大功妻從服小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服小功妻從服緦麻此皆於經見妻之從服者也其不見妻之從服者外祖父母服小功此非兄弟服（以外孫服外祖父母小功而外祖父母服外孫緦麻不以小功報故知其非兄弟服也）而不見其妻之從服從母服小功此兄弟服（以從母報姊妹之子小功故知其爲兄弟服也）而不見其妻之從服瑤田竊以爲喪服經中於有服者無不見其不見者此經之所不制服者也妻於夫黨夫之姑姊妹娣姒婦以相與居室中而生小功之親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以相與同室而生緦之親夫生親之服本無服也尊如夫之姑親如夫之姊妹尚猶無服情之有所止者也至於夫之母黨抑又疏遠矣於夫之外祖父母夫之從母夫僅爲之服小功經不爲其妻制緦麻之服者情有所止聖人不以過情責人其旨亦微矣哉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瑤田按鄭注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觀此注益知旁親之以尊降者皆謂之兄弟而以族親注兄弟鄭氏之精義也

斬衰三年章

妾爲君

瑤田按傳曰君至尊也注云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觀此知加尊者非兄弟不足加尊雖尊者亦可謂之兄弟與

不杖麻屨章

妾爲女君

瑤田按傳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然舅姑服適婦大功服庶婦小功女君於妾無服故后匹適傾覆之階故抑之注云報之則重降之則嫌義亦精矣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瑤田按二妾爲子服期自若其常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然則庶子不爲父後者爲其母亦得遂也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眾人據注蓋謂其不爲後得如邦人也故記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是其例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瑤田按諸妾爲父母服期自若其常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得遂也然則妾之父母爲此諸妾亦遂其降服大功也蓋不體君故彼此皆得遂矣若攝女君非即女君也不服先女君之黨服之疑於女君自服其黨也儼然抗禮於女君之外家並適之嫌疑不可啟然既已攝女君矣是行女君之事也而猶遂其父母之服何以別於不攝女君者乎不得爲其父母遂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固道之並行不悖者也

大功章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

瑤田按此言妾爲君之黨服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女君爲此三人皆大功也三人者之於此妾或當姊妹其貴賤以從大夫爲之服與否耶

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瑤田按此皆妾在室之期服親也出降一等服大功所謂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故傳曰下言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小功殤服章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瑤田按此亦言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

小功章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瑤田按此亦言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

論尊加與至尊之服同非兄弟服之義

世叔父母夫之所爲兄弟服從母亦夫之所爲兄弟服也若祖父母外祖父母則不得謂之兄弟服故賈疏釋夫之兄弟服於世叔父外但引從母不見於經而不及外祖父母之不見於經也於此見賈疏之細然則外祖父母之服小功也曷爲不得謂之兄弟服也世叔父母服期傳曰旁尊也不足以加尊故報之報之也者言不得不報之也得不謂之兄弟服乎祖父母服期傳曰至尊也夫至尊而乃可以兄弟服服之乎故同一期也而所以服之者則大異矣曾祖父母之至尊也服當小功之差小功大致彼此相報兄弟服也假令曾祖曾孫由其小功之差而服之至尊之謂何服之齊衰三月以視緦麻尊卑較然矣外祖父母外親也於服外親皆緦而爲母之父尊何如之加之而服小功外祖以緦之差而服小功斯不亦曾祖以小功之差而服齊衰三月之意乎於服並在所加故皆不報是服外祖雖小功而不得謂之兄弟服也

皇清經解卷五之三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三十四　學海堂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喪服報例皆報其所施說

人必有所施而後加其所施以荅之斯之謂報故施之義據創者而言報之義非無因而至者也喪服經傳記見報字十七事可得而說焉

杖期章

經曰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言嘗爲母子貴終其恩此子猶施之期服此母亦報之以期也

不杖麻屨章

經曰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經又曰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二傳皆言昆弟之子以期施而世父叔父亦以期報也

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言父子各服正服無報例今此子後大宗降其小宗若旁親然故以期服施於其父母其父母亦以期報其子也

經曰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言姑姊妹適人將與昆弟皆降服大功今爲其無主哀憐之而施之以期服故姑姊妹亦報之而還服期也

經曰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言夫之昆弟之子以世母叔母之名加服而施之以期故二母亦報之以期也

經曰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此言大夫之子爲五男子二婦人本皆從降大功今以尊同還施之服期爲三婦人適人者本皆從降小功又以尊同施之大功今以其無祭主哀憐之而施之期其中唯女子子本服父母期非報服期其餘人本當報以大功者今悉如其所施而報之以期也子於父母本斬齊服不因施之期而有改易無以期報期之疑故專言唯女子子不報也

瑤田按昆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族昆弟此四昆弟皆兩相爲服無此施彼報之殊故經傳於諸昆弟不見報例此條之昆弟乃大夫之子因其尊同而施之期故此昆弟亦必報之以期禮時爲大又曰稱不可典要唯變所適如此

大功章

經曰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言女子子適人者爲此八施以大功服而此八亦報服大功也

瑤田按經中丈夫婦人凡四見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其一也此經其二也小功殤服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其三也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其四也鄭注爲宗子章云婦人女子子在室五字最精妙四經特著丈夫婦人並指同姓者言故謂婦人爲在室者衆昆弟姪例皆女與男同其爲在室明矣姪庶孫之殤爲在室者不待言母之姊妹曰從母爲從母女與男同服小功非在室而何然則鄭注爲宗子章於女子子在室下又繼之曰及嫁歸宗者句殆非也四經丈夫婦人一律命名其婦人皆言未適人者不應此處又添出一歸宗婦人且歸宗者五服盡若未適人時一切不降不當於此處又牽連及之若夫異姓婦人以路人來與夫胖合者其從夫之服舅姑期年夫之祖父母大功夫之兄弟服皆降一等其於夫之昆弟然且無服於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又降二等如此其薄也無緣從夫服宗子獨厚之況同姓婦人爲同姓從宗合族屬之事故女服必與男同吾嘗謂在室者斷無豫降旁親例益所以厚之也異姓婦人爲異姓主名治際會之事故於夫黨嚴治之至有不爲制服者亦可默喻其所以薄之之故矣經於此特出丈夫婦人之例鄭氏又特申其義而注之曰婦人女子子在室可見經之鍼縷細密而注之思通乎微矣不杖麻屨章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是專言繼禰之宗故曰爲父後者至於爲祖後以上之三小宗皆不在算況大宗乎適人者之服爲父後者期亦謂未歸宗時不降其服爲因有此歸宗之義故不降非指謂歸宗時之服也

又按丈夫婦人之名起於年十九以後不爲殤而始成人者故目之曰此儼然丈夫也儼然婦人也此名之所由起者也凡同姓之親男女同呼則連文曰丈夫婦人見喪服經中者四事即如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於殤而曰丈夫婦人可見丈夫婦人專據同姓別異於異姓之辭故雖殤亦散文通之耳此丈夫婦人之殤也是以斬衰傳中以婦人不杖與童子不杖連文疏以婦人爲童子婦人然則婦人者別於女子之辭而女子未始非婦人故又別異之曰童子婦人也今此經已見殤字可不疑其闌於成人之丈夫婦人不妨假借通稱直作男女之字而已矣屬文之法自有心裁當其可而施之未可以文義拘牽之也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此同姓從宗合族屬之事直下丈夫婦人以領之因以明未成其爲丈夫婦人者則無服矣觀記中童子唯當室緦注云爲家主與族人爲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無服可見童

子於親者恩且不能至豈於宗子之疏遠恩反能至乎又按從母之長殤報殤者從母為殤者服即小功章所謂丈夫婦人也必已成人乃能服之從母之報此丈夫婦人之長殤亦必從母成人乃能服之據此則凡服殤者之人皆必成人始有服童子不當室無緦服以其恩不能至故情不能通不稱情而立又強令飾之不亦虛乎童子不緦可以為喪服之通例也故曰杖者扶病也童子與婦人皆不杖不能病是以恩不至也

經曰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言昆弟之孫為從祖祖父母施以小功服從祖祖父母亦報以小功服從父昆弟之子為從祖父母施以小功服從祖父母亦報以小功服也

經曰從母丈夫婦人報言為從母之服男女皆施之小功故從母亦以小功報之也

經曰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言此婦人來至夫家服此二項人施以生親之服則此人亦以此服報之也

瑤田按傳釋娣姒而因發同室生親之例似此例專以娣姒婦言又緦麻章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亦發生親例於娣姒婦足以互明而經與夫之姑姊妹連言之不生分別者亦見此婦以路人來與姑姊妹同室情亦與娣姒婦等足可省文附見也

緦麻章

經曰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夫從祖姑者從祖父之姊妹也我為其從父昆弟之子施而服之以緦其報我亦服緦也從祖姊妹者從祖昆弟之姊妹也我為其從祖昆弟施而服之以緦其報我亦服緦也

經曰從母之長殤報此即小功章從母服之長殤降一等者也我施之彼必報之也

經曰甥傳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言甥施於舅以從服緦舅亦報以緦也

經曰壻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言壻於妻之父母施以從服緦妻之父母亦報以緦也

經曰姑之子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言姑之子施於舅之子以從服緦舅之子亦以緦報之也

經曰夫之諸祖父母報言為夫之諸祖父母從夫服施之以緦此諸祖父母亦報之緦也

記

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瑤田按記發兄弟服例不一條唯此條見報文者本生之親類皆不報之服今為人後雖還而服其父母然且報之而況其父母以外乎必著報文見與旁親服等耳

鄭注夫之諸祖父母條轉寫譌字攷

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今本鄭注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按外字乃從字之譌因外祖父母服亦在小功章而譌之）或曰曾祖父母（按或說因從曾同聲而致譌也）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按此曾字亦從字之譌因承上文句法既同聲又相似而譌之）正服小功妻從服緦

瑤田按余決外字為從字之譌厥有四證非孤據臆見以難古人也其一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特著報文是為夫之兄弟服而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亦著報文兩報字遙遙相應記所謂夫之兄弟服妻降一等也其二外祖父母雖同在小功章而外祖於外孫但服緦麻不以小功報之不報者不得謂之兄弟服余徧考經傳折中鄭注別為兄弟服說以明之於此益決外祖外字之為後世轉寫之譌無疑矣其三下記曰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賈疏云妻從夫服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決此二經所見謂之族親其非外親明矣其四賈氏敘族親從夫之所為兄弟服二條外仍有外親一條在小功章曰從母丈夫婦人報於例當有其妻從服而不見於經故為表而出之可見外祖外孫之非兄弟服故賈氏不以經不見其妻從服及之於此益見賈氏於兄弟服例固豁然確斯斷疑消滯者久矣然則鄭注在唐初時從字並未譌作外字其轉寫之譌殆在宋元以後刊本乎後世譌誤賈不任受鄭更難誣矣

瑤田又按鄭注第二个曾祖字亦是從祖字之譌此在唐初時已為轉寫者譌誤久矣賈氏即据所譌字斡旋解釋不能破曾字之譌而易為從字以是正之亦見賈氏之疏矣

姑姊妹女子子服述

姑姊妹女子子在室皆齊衰親也而不杖麻屨章舉不見其服鄭君默識之於是世父母叔父母條下注曰為姑在室亦如之昆弟條下注曰為姊妹在室亦如之為眾子條下注曰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夫之昆弟之子條下注曰男女皆是以為省文比事例也余因之詳考焉諸不見齊衰正服者無不見其三殤服也大功殤服章經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長殤中殤降一等者曰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女子子與子同見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姑姊妹與叔父昆弟同見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亦女子子與子同見小功殤服章經所謂齊衰下殤降二等者曰叔父之下殤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亦姑姊妹與叔父昆弟同見子不見下殤者已見子長中殤可省文比例也女子子已見長中殤又必見下殤者豈以其齊衰正服舉不見故於三殤服必詳之與抑齊衰正服不見者其適人之服又無不見者也大功章曰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適人服無不見三殤服無不見且無一處用省文比事之例而獨不一見其齊衰正服何也我知之矣女子子年十九猶在長殤之限年二十則適人矣故其人雖皆齊衰之親有為服齊衰正服之理而無服之年限與其虛制服名不若空之以存其理經不制服是其例也抑獨詳於殤服而又必大書特書名之曰齊衰之殤者若曰此其人成人固齊衰親也其長中殤降一等者降其齊衰一等適人降一等者亦降其齊衰一等也天地至文空中見出所謂羚羊挂角無跡可尋裁縫滅盡鍼線跡者也

姑姊妹報惟子不報互見省文說

不杖麻屨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瑤田按姑姊妹適人者當出降彼此服大功今以其無祭主哀憐之為之加服期則姑姊妹亦當報之服期矣若女子子在室雖父以尊降之服大功而其為父三年者自若也至於適人父以尊降又以出降而服小功而適人者之於父也亦只以出降服期不再降服大功蓋在室斬衰三年適人不貳斬服期此女子子服例之定限厥後雖其父服之也

有升降而其爲父也無升降之差今父以其無祭主哀憐之加服期其於父也自若其不貳斬之期非因其加服期而後報之以期也經曰姑姊妹報咨子不報省文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之數人者當其未爲大夫命婦之先大夫之子從大夫尊降服大功而之數人之爲大夫之子仍當服期不降今數人已皆爲大夫命婦則又自居於尊降旁親之列而大夫之子亦以從父之故自居於尊同不降之列故大夫之子於此大夫命婦經載於不杖期條而其報之亦未有不以期者也至大夫之子於姑姊妹在室本從大夫降服彼此皆大功適人又當從服彼此皆小功今此姑姊妹皆爲命婦大夫服之已爲尊同不降加服大功則大夫之子亦當從服大功矣乃又以此命婦無祭主哀憐之而加服期則姑姊妹亦報之以期耳若夫其子爲父服斬衰不疑於以期報期故傳釋唯子不報不及子也其女子子雖非無主本爲父服期今無主仍爲父服期疑於以期報期然實非報也故傳以唯子不報專指女子子言正與前章姑姊妹報互相發而傳者之意又嫌於世叔父母諸人或亦不報故又申之曰言其餘皆報也端緒雖多一綫不亂略古於辭乃能如是

父之姑緦麻服述

檢喪服姑姊妹女子子女孫四等人竝見適人者之服其不見在室者在室與男子同也今父之姑服緦獨不見適人者三字以爲必在室者服也在室當小功之差而服緦或亦如曾孫當小功之差而服緦不與男子同故必見在室之服而適人降一等已無服故亦不見適人者三字也於是爲按於考定原本中以明之自以爲確當之至矣今閱此按而疑焉因反復紬繹之父之姑服緦者實主適人者言非在室者服也父之姑者祖父之姊妹也孫得見祖父祖父年已五六十矣祖父之姊妹少者年亦當過三四十未有不適人者故姪之子必無見父之姑在室而爲之服者無在室之服故不見殤服蓋凡女子之殤服皆從正服降一等不見殤服則無正服可知且凡見殤服者皆不見正服固是女與男同亦是出長殤即適人在室但有正服之理耳今姪之子於父之姑竝未見其在室即正服之理亦無之故適人云者別異於其在室之云也未見在室無庸別異一言其服便是適人何必又贅適人者三字乎此亦如不制高祖服者爲元孫必無見高祖者同義如此乃與姑姊妹女孫諸人上下降殺之差相貫亦與從祖祖父一輩男女同服之理竝在小功之差矣爾雅謂姪之子爲歸孫者言歸母家時乃見此孫也

妻從夫服表微記

妻之從夫而服夫黨之親也以路人而來與夫胖合其於一家之人聯之以義而合之以情重其所重而輕其所輕不敢苟焉出之者首其義於序男女之別也與其親也無寧疏之與其近也無寧遠之開嘗紬繹喪服經文然後歎聖人精義之學別嫌明微之指爲無以尙之者也夫者妻之天也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斬衰三年服之至重者也舅夫所至尊姑亦夫所同尊者也於夫之所尊者從而服之齊衰期年雖欲不重烏得而不重夫之祖父母亦夫所尊焉者也然而殺於夫之父母也從之服大功由重而遞輕也雖遞輕焉然非旁親者比也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從之服大功所謂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者此之謂也兄弟服云者於服例旁親服之名也旁親服無不報而此獨不報者服之限於例者也別有說詳之夫於昆弟期親之重服也經乃不見其妻之從服不見其服者經若曰此無服者也何以無服也傳大書特書以發其例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此明治之之義也觀於此而後知妻之所以爲夫黨服者經蓋有微權焉其義至精其所以大爲之防以序男女之別者疏之遠之乃不失其親之近之之義耳於是由夫之祖父母而旁殺之夫之從祖祖父母夫之從祖父母從夫之小功服而爲之服緦是亦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者也上殺旁親之從服止於此過此以往不復能推而及之矣由夫之昆弟無服而下殺之夫之昆弟之子抑又遠矣然而爲之服期者彼母我而期服我我不足加尊而尊我我於是報之以期以尊臨之以卑畜之不親以昵之不近以褻之不亦別嫌明微愼之至矣乎於是由夫之昆弟而及於夫之姊妹其爲夫之期親與昆弟等而有大不同者不序男女之別而相與同居室中聽生相親相近之義有死於宮中者且爲之三月不舉祭而況於夫之姊妹乎若而人者妻來時略皆適人矣而或有相與居室中者不循夫之所爲兄弟降一等例而降二等服之小功至於適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如路人矣不復爲之服緦矣若夫夫之姑亦夫之期親也然苟得相與居室中亦緦無而僅有者也有之則服小功如已適人無自生親不服之矣經於夫之姑姊妹不制適人之緦服而又必制長殤之緦服思深哉可謂逆乎微者矣夫夫之昆弟斷以無服而夫之昆弟之妻所謂娣姒婦者與夫之姑姊妹同一相與居室而生親也者亦服小功又推之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容或有相與同居者制以緦服於是妻服夫黨之親經中無溢義而或如贅疣然者亦鮮矣亦無遺義而或如漏卮然者亦鮮矣慎之又慎仁之至義之盡也乃爲表以明之

正服

爲夫斬衰三年

夫之正親從服

爲舅姑齊衰期　爲夫之祖父母大功

夫之旁親先施而妻報之服

爲夫之昆弟之子報服期　爲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殤中大功下殤小功按此報服之降等故亦在報服限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報服大功

夫之旁親妻先從夫施而不見報之服

爲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從夫降服大功　爲夫之叔父長殤小功中下殤緦

瑤田按以夫之諸祖父母緦報緦爲比例則二父母當以大功報大功以其舅姑服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其祖舅姑服孫婦緦麻爲比例則二父母無服矣此與族曾祖父母爲昆弟之曾孫無報服同蓋限於正親不得不殺其旁親服有所限聖人制禮之權也

夫之旁親妻先從夫施而見報之服

爲夫之諸祖父母從夫降服緦

不從夫服

夫之昆弟夫期服妻無服

不從夫降一等而同室生親妻自爲之服

夫之姑姊妹夫期服妻小功適人者夫大功妻緦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袖海山房校印

夫大功妻緦服

夫無服而同室生親妻自爲之服 服妻緦服

娣姒婦夫之昆弟妻也 夫無服妻小功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夫無

夫之母黨

夫之外祖父母 夫小功妻服不見於經 夫之從母 夫小功妻服不見於經

瑤田按凡服無論尊卑平施有彼此不兩見者即據此以決彼如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功是此之報服而未見彼之施服此經之省文例也若宜有實無又無可互比是經不制服非省文例亦經之例也

又按夫之母黨無從服見於經者據經夫黨服例例之姑姊妹夫之期親也不降一等服大功而服小功蓋非從夫服以從服無降二等者也傳發同室生親之例言其服不起於從夫從夫則無服矣故妻於此姑姊妹之適人者經不見緦服不相與居室又何服之有哉妻於夫黨如此則於夫之母黨經實不爲之制服也段氏若膺貽余書曰服問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鄭注云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然則妻爲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固不可易段氏據禮記駁辨以矛陷盾閫之慢然然余終無解於喪服經之不爲制服也吾細玩喪服經之義例一字不肯輕下詳審精密豪無間然不見之服不容妄增顧禮記一經爲七十子後學者之所傳述燔吮之後挾書禁未除之前三代書之逋亡散失不可勝原今於周官儀禮外存什一於千百者僅有禮記耳學者保殘守缺當如百二十國寶書不啻也況喪制之大義微言在禮記者最爲繁富欲從事於喪服舍此安歸即如喪服一篇獨不載公子之服雜記中見公子爲母妻服之不在五服中者所謂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者也正所以甚言不爲公子制服也至公子於先君卒後而爲今君之庶昆弟非公子矣然從進其爲母妻之服於五服中而服大功而公子之服則固不可得而聞也如服問言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公子喪服略見於此又如大傳言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十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公子宗道略見於此若並禮記一書無之此斐者亦不可得而聞之也然公子之服究不見於喪服經而服問之云又從大傳推廣旁側而知之且外兄弟三字鄭氏又與其所注喪服自相違異 彼注云姑之子外兄弟也 亦是望文生義展轉逆料別出一解以釋之此條始終疑不能明當存其說以俟考 按王廷相答劉遠夫論喪禮書云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及考士虞禮三祝辭皆其子主祭事喪服小記之說不必盡以爲準亦無不可何也儀禮乃聖經而禮記多出於漢儒之雜故也 抑余又嘗論之禮樂曠世不相沿襲即一朝制度亦容有因時酌改隨俗便宜難以盡一者試讀檀弓一篇類皆聖門弟子之所紀述然而游夏文學同科曾衛兄弟之政習禮不免殊情從俗亦多異制吾因之有所感矣從周之孔子學兼夏殷論世之聖人知所損益闕貴於多疑所必闕是吾夫子之教也

丈夫婦人稱名緣起記

天名曰天地名曰地有不名之天與地而不可者而於是天下古今之人見在上者皆知其爲天見在下者皆知其爲地而無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者則緣起之義爲弗可改也人之於稱名也亦若是則已矣是故男子婦人者男女之恆稱也喪服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然則未爲大夫命婦未始不可稱男子婦人故曰男女之恆稱也丈夫婦人者男女出乎殤而始成人之稱遂而望之瞻自而視之曰此丈夫也此婦人也然由是而之焉自始成人以往亦遂可通稱之曰丈夫婦人矣而喪服經之稱名也則獨以爲同姓男女之稱所以別異於異姓使之不溷於同姓也於是同姓得專丈夫婦人之稱雖然丈夫婦人者成人之稱也以其同姓得專之是以對文則異而散文又通故於殤亦遂曰丈夫婦人之殤若曰此同姓之殤也云爾夫既爲同姓之所得專故自異姓婦人稱同姓婦人之在室者遂別異之曰婦人子何以知其然也通檢喪服經異姓婦人稱同姓婦人者凡三事其稱未成人者一曰夫之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一曰夫之女子子之下殤其一則稱成人者曰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據此則在室之女子子其成人者又別異之曰婦人子蓋自其異姓婦人稱之見於經者又如此於是此經男女稱名之例如吾上所數者蓋不誣已其曰君子子者何也小章功一見耳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小功以慈己加也傳以爲貴人鄭氏注乃實其人曰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是也按君子之稱在論語以其誠中形外也而別異於色莊以其有爲有守也而別異於無能失節之人故於得見君子注者以其才德出眾之名也禮記哀公問篇孔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使其親爲君子是成其親之名也由是言之謂大夫曰貴人是已成君子之名故貴人之子謂之君子子也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可以想見君子之名矣夫稱名之法紛紛然如此其淆也然察其緣起乎心而論之天下人之稱名有不同然一辭也哉

小功之縷譌字記

繐衰章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縷也今本之縷或譌作之繐段氏若膺詒余書曰縷之譌繐也蓋自唐石經已然考定原本中宜更正之余因檢鄭注謂之注之言曰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據注此正縷字之譌可謂明辨晳也而唐石經一譌之後千有餘年人皆忽之讀書不字過故也嘗試論之繐衰者猶大功衰小功衰也繐也大功也小功也皆衰名非縷名也其縷名則大功衰之縷即名大功之縷小功衰之縷即名小功之縷獨繐衰不治繐之縷即治小功之縷以織爲繐衰之布其布之成也不同小功之十升十一升而但爲四升半故其布雖細而疏於小功名之曰繐衰之布即較之大功衰布亦猶麤也疑之者曰小功之繐即小功之縷繐即言其縷之細故謂之小功之繐余曰繐乃衰名縷則織衰之經緯也繐衰不治其經緯但治小功之經緯爲之即欲假借通稱可云小功之縷爲繐之縷不可云繐之縷爲小功之繐若以繐字代縷字則大功之縷亦可稱大功之繐緦之縷亦可稱緦之繐耶繐衰是定名於五衰外又立一衰之名不能作活字用如緦衰乃縷之極細者豈可因其細也而以之代縷字若以縷細可通稱曰某某之繐亦可通稱曰某某之緦耶緦之緦錫繐字用爲衰名便成喪服中不可移易之字如檀弓中所謂繐衰環絰言子柳妻爲舅服當齊衰而服繐衰慨末俗之薄也繐之非縷明矣後世因繐衰輕細借以名輕細之布

如南陽有鄧繐鄭氏舉漢法以證繐衰後世借名無所不可一入喪服中萬無借理矣抑余又有說焉當時五服之衰衰各有縷其縷之鉅細必皆各有定限曰此斬衰之縷齊衰之縷也此大小功衰及緦衰之縷也一衰別為一縷人所共知而繐衰之縷未之前聞或者不別為其縷即於五衰中取其當可者而用之故問曰繐衰者何以以用也言用何衰之縷而成其布也答曰小功之縷言即用小功衰之縷以成布蓋繐衰之異於五衰者在不別為其縷而已矣

皇清經解卷五之三十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三十五　學海堂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異姓主名述

異姓主名名者何也母也妻也婦也母生我者也上之則祖母以上皆母也婦事我者也下之則孫婦以下皆婦也妻齊我者也母之服同於父尊之故不可異也（父在期屈也非異齊衰不貳斬也）婦之服視子降一等卑之故遠之遠之者不近之也序男女之別基諸此矣妻之服杖期齊我而體我至親以期斷故以重服服之昆弟之妻之無服也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是故兄之妻名之曰嫂嫂者尊嚴之稱尊之疑於母而不謂之母以尊之者遠之有不敢近之義焉故以疑於母者示其別而不為之制服也弟之妻名之曰弟婦婦者子婦之稱弟之妻而可婦之乎卑之疑於婦而因等之婦以卑之者遠之有不得近之義焉故以疑於婦者示其別而不為之制服也由是而世叔父之妻名之曰世叔母夫父道而妻母道之謂也其服同於世叔父尊而遠之斯不亦不敢近之義乎昆弟之子之妻服當報以大功然由適婦庶婦庶孫之婦皆降一等而旁殺之遂不為之制服也名之曰婦夫子道而妻婦道之謂也斯不亦卑之遠之使不得近之義乎故曰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言異姓之女來與男相際會於族屬之中必主於其名之尊卑遠近以治之於是顧名思義昭著於稱謂間而秩然其有別也嗚呼至矣

答段若膺大令論為人後者服其本生親降一等書

喪服記曰為人後者於其兄弟降一等為欲厚其本生之親令毋以疏遠之故而薄之也故不杖麻屨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本三年而降一等服期也大功章為人後者為其昆弟本期而降一等服大功也小功章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本大功而降一等服小功也經於父母外特見昆弟姊妹適人二事一男子一女出室舉兩例以明記中於兄弟降一等云者皆倣此也故由是推之為其祖父母世叔父母本期而降當大功為其曾祖父母本齊衰三月而降當緦麻為其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本小功而降當緦麻為其從父昆弟本大功而降當小功蓋聖人制禮義至精而用情至深遠也且未為人後者於其本生之親曷為遂至於疏遠也嘗讀喪服為人後者條其傳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條其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然則為人後者事之不得已而不可已者也族人以支子後大宗義起於族人為收族故其支子於大宗不必五服之親雖疏遠無不可也故曰同宗則可為之後謂同繼別之大宗防其以不同宗者為後所以杜異姓亂宗之萌也若立後先取親屬何必大為之防哉是制禮之初指容取之於疏遠也夫為人後而分至於疏遠則本生之親等於路人可乎哉殺之降一等而進疏遠而近之則加隆之義焉耳若夫非大宗而立後者大夫世其家其不可絕也與大宗同義至於家家立後人人議嗣此後世法非制禮之意故喪服小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斯禮也乃凡無後者不皆立後之明證也明乎從祖祔食之義則為人後者後大宗之義益明矣後大宗者義主於收族不主於序親若主於序親曷為不可以適子後之而必曰族人以其支子後之也蓋人未有不樂自父其父而樂於子人之子者故曰為人後者事之不得已而不可已者也誠以大宗必不可絕而又不可以必欲後大宗之故而奪人之私宗以後之也（傳曰昆弟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為子觀於喪服而知私之時義大矣後世以無所顧忌為大公無私不窮絕之道也）吾嘗曰古人立後以收族今人立後以止爭（吾有嘉定王有香丁本生父喪議略具其說）何也無異宮同財之法無有餘歸之宗不足資之宗之義宗法之不行於天下也久矣其人死而無後則其財無所歸而爭端起矣故必擇其親者而立為後無親者乃取其稍疏遠者而立之由親及疏不容或紊不如是不可以止爭而要非喪服經傳立後制服之初指也故俗論之最不可通者乃曰長子無子次子不得有子而適子不得後大宗之禮從此廢矣豈其然乎來教譬如為後於從祖父母云云此等立後近世比比而然以若子之傳記與降一等之記兩兩較之則本生父母降期者若子服小功本生昆弟降大功者若子服小功本生姊妹適人者降小功若子服緦麻是若子之服比之降服有又下一等或二等者考之經傳其禮未之前聞學者毋輕議禮何敢憑臆說之然使前世聖人在今日權以時為大宜次之稱炎之之義必有所以處之豈以斯禮主於為人後者或如曾祖為曾孫緦麻而為昆弟之曾孫當報以緦而殺然不為制服者旁殺之義重而緦麻報服較從輕與如此則本生之親惟曾祖即為後者之曾祖而祖父母之大功父母之期不容再降自餘悉當若子不得不於降一等中又降等與當其事者援經比例禮固可以義起與然欲持之以釋喪服經傳則不敢知也

後世序親議嗣若子降等兩服錯互表

喪服為人後者專後大宗取之族人支子不主序親故若子之服與降等之服分為二事不相襍厠後世宗法不行同財

之義廢無後者財無所歸必立後乃可止爭如不序親爭端彌熾故有爲世叔父母後者有爲從祖父母後者有爲族父母後者於是若子降等兩服恆聚一人低昂錯互表以明之

爲世叔父母後（此取後於世父叔父之支子）

本生 曾祖父母 祖父母（降期） 父母 昆弟（降大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孫

若子（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 祖父母（期） 世叔父母（期） 從父昆弟 從父昆弟之子 乃（降大功） 乃（降緦） 之孫（緦服）

本生 郎 郎 乃 乃

世叔父母（降大功） 從父昆弟 一郎 乃（降小功） 之子（降緦） 乃

若子 父母（三年） 餘皆

世叔父母（期）○ 從父昆弟 之子（小功） （此亦祖父之子者本大功 支不一人）

從祖祖父從祖祖父母 從祖父母（降緦） 乃 從祖昆弟 之子（降無服） 乃

本生 族曾祖父母（降無服） 乃 族祖父母 族父母（降無服） 乃 族昆弟（降無）

從祖祖父母（小功） 從祖父母（小功） 從祖昆弟 之子（緦）

若子 族曾祖父母（緦） 族祖父母 族父母（緦） 族昆弟（緦）

爲從祖父母後（此世父叔父皆獨子故取後於從祖父之支子）

本生 曾祖父母 祖父母（降大功） 父母（降期） 昆弟（降大功） 昆弟之子 乃（降大功） 昆弟之孫 乃（降緦）

若子（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 從祖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之子（緦） 之孫（無服）

郎 乃 乃（降小功）

世叔父母（降大功） 乃 從父昆弟 之子（降緦） 乃

從祖祖父母（小功） 從祖父母（小功） 從祖昆弟 之子（緦）

從祖祖父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從祖昆弟

若子

母（降緦一郎緦一郎） 祖父母（期） 父母（三年） 乃（降緦） 之子（降無服） 乃

餘皆 餘皆

從祖祖父從祖父母從祖昆弟 之子（緦）

母（小功○此小功○此所後父之世父叔父其孫子昆弟無支子後可爲人後者）

本生 族曾祖父母（降無服） 乃 族祖父母（降無服） 乃 族父母 族昆弟（降無）

若子 族曾祖父母（緦） 族祖父母 族父母（緦） 族昆弟（緦）

爲族父母後（此世父叔父皆獨子從祖父亦皆獨子故取後於族父之支子）

本生 曾祖父母（降緦） 乃 祖父母（降大功） 乃 父母（降期） 乃 昆弟（降大功） 昆弟之子 乃（降大功） 昆弟之孫 乃（降緦）

若子 族曾祖父母（緦）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緦） 族昆弟之子 族昆弟之孫 子（無服） 孫（無服）

世叔父母（降大功） 從父昆弟 乃（降小功） 之子（降緦） 乃

族父母（緦） 族昆弟 族昆弟之 子（無服）

本生 從祖祖父從祖祖父母 從祖父母（降緦） 乃 從祖昆弟 之子（降無） 乃

若子 族祖父母 族父母（緦） 族昆弟 族昆弟之 子（無服） 族曾祖父母（緦） 乃（降緦） 族祖父母（緦） 乃（降緦）

本生 族曾祖父母（降無服） 族祖父母 族父母（降無） 族昆弟（降無） 族昆弟之 母（降無服） 一郎（降無服） 一郎 乃（服） 子（無服無降） 乃

若子（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 祖父母（期） 父母（三年） 餘皆 餘皆

世叔父母（期○大功 此所後父之昆弟無支子可爲人後者） 從父昆弟 之子（小功）

從祖祖父從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從祖昆弟

瑤田按通檢三表若子之服同於降服者無論已其有上於降服一等或上二等至上四等者自服若子之服以若子之服乃所後之服義至重也而本生之親嫌於無服之爲薄故但降等加隆以示厚義較輕矣今其人在若子親服中隆所當隆復何疑焉至若子之服有下於降服一等或下二等三等者此後世序親議嗣勢所不得不然者竊以爲聖人始制本生降等服也雖視無服而加隆實則不得已而從殺以奪其情也而其制若子之服也又所以伸爲人後之義斯義也天經地義萬萬不可破者也此不可破則彼已成必破之勢而不得不於奪情中更奪其情是故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祖父母大功此言乎親屬既竭無有不爲之服者也而何論其在若子服中乎自餘在若子服中即有不得不破其降服者一重一輕義已前定豈容遷就瑤田竊以爲喪者稱情立文固所自盡者也父在爲母期古人謂之三年之喪心喪三年子之志也爲妻杖期亦謂之三年喪者三年然後娶服除矣而心喪終三年也若子之義不可破而降等之心喪誰得而禁之哉莫之禁而自弗爲焉可乎哉亡於禮者之禮禮窮則變其然乎其不然乎

論喪服爲人後者若子降等兩例制禮緣起

喪服記特著爲人後者服例曰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兩例判然不相迴護者也必制於兄弟服降一等報者爲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本主疏遠者言既來爲大宗後則於本生親已出五服之外截然無服視如路人烏乎可耶著降等服之例是於無服轉出一義亦仁至義盡之道也聖人豈不計及於爲人後者容或有五服之親而毅然著例不迴護者一有迴護則於轉出一義外又復多生枝節與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之義不相應破若子之例亦因以破降等之例矣聖人制禮就事之前定者言之也至於爲後者偶遇服親乃事之不可前定者且後人世殊事異本與喪服經記義例不合烏可以雖聖

人創意之初指耶余因後世叙親議嗣觸處室礙爲之理緒比類立三義以與言禮者參之禮窮則變而權出焉然權生於經降等之例出於若子之例進退屈伸之閒以若子之例爲之的毋倒置焉可也

喪服不制高祖元孫服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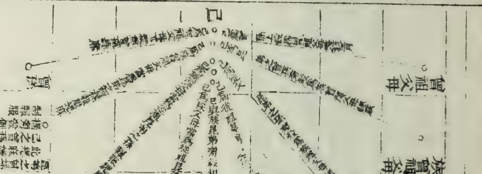
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所謂九者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也又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言高祖昆弟分爲兩家各爲其元孫之高祖是爲祖遷於上兩家之元孫各宗其繼高祖之宗子是爲宗易於下亦上至高祖下至元孫而爲九也據此則元孫當有高祖之服高祖當有元孫之服也而喪服經文上殺之服止於曾祖齊衰三月章曰曾祖父母是也不制高祖之服下殺之服止於曾孫緦麻章曰曾孫是也不制元孫之服應制服而不制以喪服年月之限限之也喪服之限三年也期年也九月也五月也三月也皆稱其情之悲哀而立其文以飾之也今制齊衰三月之服以服曾祖則曾祖居服窮之限矣曾祖居服限之窮高祖遂出服限之外此經所以不制高祖服也夫曾祖何以必居服限之窮也曾祖之服由祖期年而殺之也期年之下大功九月也其不稱大功衰之情而又殺之則小功五月也小功兄弟服不敢服至尊然卽準之爲齊衰五月亦猶未得爲稱情立文也是何也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當未壯盛之年血氣未定筋骨未堅不任爲人父而有室也此周公緣人情以制禮之節度所以絕人凶短折之極而斷人致壽考之福也由此禮而數之以制曾祖之服是故三十有室踰年生子則三十一歲見子六十二歲見孫九十三歲見曾孫曾孫出悼人殤之年曾祖已百歲矣爾時曾孫尚猶不能備禮於曾祖七年曰悼罪不加刑謂其未有識慮童子惟當室緦注云雖恩不至不可無服恩不至者亦謂其識慮淺少也然則聖人之於人斷不以識慮之周知恩情之曲盡以責夫未成人之人也況夫曾孫由幼而弱而至於成人差可備禮於曾祖則曾祖年已過百有十歲矣皤皤遠祖眇眇末孫歡聚一堂世所見者蓋寡然千百人中度必有一二人得見者得見之則不可不制服準服限之窮而制齊衰三月之服令幼弱之曾孫服其曾祖斯不亦稱情立文之至矣乎斯禮也含周公其孰能與於斯哉此所以不制齊衰五月而殺之而又殺之以制爲斯服也若夫元孫得備禮於高祖高祖之年百有四十歲矣而謂得見之乎不見其人不爲制服此喪服之精義也今卽以曾祖爲曾孫緦麻言之曾孫成人乃爲服緦曾祖已在百有十歲外矣老者之孰親喪也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則曾祖之爲曾孫服緦亦存其名已耳百年曰期頤注謂其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頤養之恐未能盡而奚暇以曾孫之緦服纏之乎至於萬不可見之元孫而必爲之制高祖之服不亦傎乎況不見其人不爲制服是例也吾於喪服經文中得一確證焉姑姊妹適人者大功其在室期男女同也父之姑在緦麻章不見適人者三字或曰此必在室服也夫在室男女同豈於父之姑而有異乎此人無在室服但有適人服故不必著適人者字也夫父之姑何以遂無在室服也女二十而嫁男三十有室兄妹年相差或十年以長其又長至二十年止矣比其嫁也得見昆弟之子十歲者有之安所更得見昆弟之孫哉故父之姑得見昆弟之孫者必在適人之後言告歸甯之日是故姑姊妹女子子女孫並見殤服從在室正服降一等也父之姑不見殤服亦可決其無在室服也喪服不見適人者字要見在室無服明此經不見其人不爲制服之例也又嘗論之後世二十內便要婦踰年生子奕世蕃聯八十外當見元孫如此則元孫得見高祖者比比然後世聖人目所恆見耳所常聞緣小功月數以制齊衰五月之服以服曾祖而以齊衰三月服高祖於斯時也以年數校之亦未始非稱情立文以飾其悲哀也此吾夫子所謂殷因夏周因殷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雖百世可知也者夫子之言不已驗之於今日乎嗚呼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殊時異世豈必雷同夫子繫易不云乎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惟禮亦然夫子去周公五百有餘歲而論爲邦則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曷嘗貴沿襲哉故今之禮必有非古人所能限者然則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豈非周公制喪服上殺下殺旁殺之權衡哉而至於高祖元孫則有萬不能制服之勢周公非自亂其例也曰時曰稱曰宜禮之善物窮則變變則通上觀千古下觀千古其道一而已矣予曩爲曾祖父母立傳之言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明明於此條中咨五月之月數而不制齊衰五月但制齊衰三月殺之而又殺之者要見得稱情立文上殺之服限寔窮於此自吾反復言之其旨昭然若揭矣鄭君之注曰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義未諦也顧甯人曰觀於祭之稱曾孫不論世數而知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矣此論直欲抹煞高祖之名尤爲臆見不可從況曾孫之稱見於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毛傳鄭箋並指成王言稱之曰曾孫然曰田之曰稼曰穡曰來止曰不怒皆謂勤民觀農不必主祭祀時言蓋嗣子主祭者之通稱也維天之命序謂太平告文王在周公居攝五年曰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傳謂成王能厚行之也成王文王之孫可見曾孫寔統子孫言之不專指孫之子也箋紐於曾孫之名不可上通子孫於是易傳之義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此謂曾孫可下通之是也然傳指成王以曾孫上通之亦非不是也据小雅諸詩實以曾孫爲主器長子之名確不可易且曾孫之稱是於告先祖者爲主器者之通名不聞祭先祖亦可通稱之曰曾祖左傳衛太子禱辭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孫稱曾孫祖不稱曾祖無徵不信曾祖之名斷難通乎上世矣吾友戴東原信顧氏之說乃曰曾祖父母上關四世已上苟相見則服齊衰三月此論又出於以五爲九之外全無服限抑又難言紬繹經文旁穿交通實係不爲高祖元孫制服不然高祖何如人也元孫何如人也一爲祖遷於上之所開先一爲宗易於下之所歸宿始之終之在此二人如應制服是典禮之犖犖大者正宜表而出之以示人而乃以曾祖統高祖以曾孫統元孫淺沒其文使後之人疑不能明服制鉅典諸儒說經鏗鏗憑就依違如此此吾之所不能解者也

喪服窮於緦麻上殺下殺旁殺表

喪服年月之限三年也期年也九月也五月也三月也至於三月而服之限窮矣其等差則由隆而漸殺焉上治祖禰由已而上殺之至於曾祖服窮於齊衰三月矣下治子孫由已而下殺之至於曾孫服窮於緦麻三月矣旁治昆弟由已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族昆弟服窮於緦麻三月矣於是上治由父之昆弟旁

殺之至於族父母服窮於緦麻三月矣由祖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族祖父母服窮於緦麻三月矣由曾祖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族曾祖父母服窮於緦麻三月矣上治之旁殺止於此於是下治由子之昆弟旁殺之至於從祖昆弟之子服窮於緦麻三月矣由孫之昆弟旁殺之至於從祖昆弟之孫服窮於緦麻三月矣由曾孫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昆弟之曾孫服窮於緦麻三月矣下治之旁殺止於此昆弟之曾孫呼我爲族曾祖父母尊我而服我緦麻我不自以爲尊故必報之緦麻而緦麻章不制此報服者以我服曾孫緦麻而昆弟之曾孫亦報服緦麻嫌於失旁殺之等夫旁殺之等何可失也故不制服而旁殺之義於是乎嚴矣從父昆弟之孫呼我爲族祖父母尊我而服我緦麻我不自以爲尊故必報之緦麻而緦麻章不制此報服者以我於昆弟之曾孫嫌於服同曾孫決然殺之不制服此從父昆弟之孫視昆弟之曾孫又疏反爲服報服緦麻嫌其加隆於昆弟之曾孫故不制服而曾孫旁殺之義推求至於再三乃益不疑於所行矣若夫從祖昆弟之子我曾孫於此人已在祖遷宗易之列姓別戚單疏遠極矣其於我也呼我爲族父母猶在服限之內服我以緦我報以緦固其所也今一一表而出之緦麻服窮之義上殺下殺旁殺之限瞭如指掌矣

据喪服經文制服七世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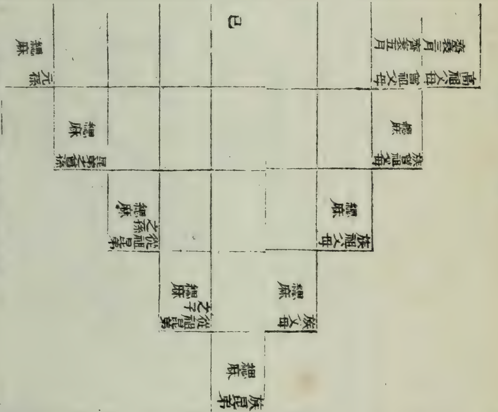


喪服窮殺差等生於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表

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注云己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瑤田初看此注不能明白据記文兩爲字非三與五爲兩事五與九爲兩事祇一事如此說爲三如彼說又爲五如此說爲五如彼說又爲九必使兩爲字並見分曉始爲正解如注所云是於三上因而重之乃爲五於五上因而重之乃爲九謂以三加之而五以五加之而九則可今曰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注似未得記文指趣因反復涵泳此二句又將通節涵泳之蓋合上殺下殺旁殺而言五世未遷之宗親親服限及親親窮畢之義也由己上殺之己父祖三也由己下殺之己子孫三也合上殺下殺言之祖父己子孫是爲以三爲五由己上殺之己父祖曾高五也由己下殺之己子孫曾元五也合上殺下殺言之高曾祖父己子孫曾元是爲以五爲九蓋服限止於五自高祖下數之至於元孫五世爾自元孫上數之至於高祖亦五世爾故曰服限止於五也惟以己居其中而合上下殺言之是一班人止於五兩班人乃爲九然此兩班人實止一班人自尊者向下呼之曰己也子也孫也曾孫也元孫也自卑者向上呼之曰己也父也祖也曾祖也高祖也異名同實然則九者虛位也是故自己下數之己一世子二世孫三世曾孫四世元孫五世自元孫視己爲高祖自曾孫視己爲曾祖曾祖服曾孫緦麻服窮於四世矣高祖於元孫五世經不爲之制服也自己上數之己一世父二世祖三世曾祖四世高祖五世自高祖視己爲元孫自曾祖視己爲曾孫曾孫服曾祖齊衰三月雖齊衰也而同於緦麻之月數亦服窮之月數蓋亦服窮於四世矣元孫於高祖五世經不爲之制服也高祖元孫關在五世中言乎庶姓未別於上而戚未單於下五世之宗未遷親屬未竭之故也若夫六世則兩家元孫各自別其高祖同於繼別之大宗而不同於五世而遷之小宗故曰六世而親屬竭矣吾故曰九者虛位以五爲九非於五之外又加之而至於九也由上下殺而橫推之曰旁殺皆不出乎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大限故其服由族曾祖而族祖下至於族父族昆弟並殺之而爲緦麻而下殺之旁殺卽爲上殺四族親服窮之報服緦麻蓋亦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云爾此言旁殺之服窮同於上下殺一以貫之者也非謂數至旁殺之緦麻然後乃爲服之窮也請循其本必曾祖曾孫斯爲四世服窮而旁殺之服則順而摭之耳鄭君注之乃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主旁治言蓋因下記姓別戚單云云是說旁治故注据之爲言然說旁治實關上下治數世之法必從上下治推而及於旁治也試爲明辨言之俾疑不能明者揭其蔽焉由己上治而數之至曾祖爲四世自曾祖旁殺爲曾祖昆弟己之族曾祖也同於曾祖之四世其子己之族祖也同於祖之三世其孫己之族父也同於父之二世其曾孫己之族昆弟也同於己之一世己於此四族屬並服緦麻並在服窮之限其數世也依己父祖曾之輩行豈得呼其人爲四世哉而大傳曰四世而

緦者以此人皆自曾祖服窮之限而旁殺之故溯源探本而謂之曰四世而緦其四世字斷屬之於曾祖也由己下治而數之至曾孫爲四世自曾孫旁殺呼己爲族曾祖者昆弟之曾孫也同於曾孫之四世呼己爲族祖者從父昆弟之孫也同於孫之三世呼己爲族父者族祖昆弟之子也同於子之二世呼己爲族昆弟者互相呼爲族昆弟也同於己之一世己爲此四種人之族屬報此四人以服窮之緦麻其數世也依己子孫曾之輩行亦豈得呼其人爲四世哉而可謂之四世而緦者以此人皆自曾孫服窮之限而旁殺之故亦溯源探本而謂之曰四世而緦其四世字亦斷屬之於曾孫也昔人於四世字鶻突讀去不爲之一一確指其人分別其與己世數不同之分又不抉出大傳所以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之旨如注所謂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其說未嘗不是說之亦可了然於口而從之讀者先入爲主亦祗鶻突閱去不復作聲而究之不能了然於其心也或曰以五爲九而表喪服經文止於七者何也曰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者制喪服之權衡也而高祖元孫經不制服者制喪服之節度也權衡不可易而節度不可踰也知權衡之不可易而後五世則遷之宗法明知節度之不可踰而後高祖元孫不制服之義精鄭注齊衰三月章曰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瑤田以爲由期而殺之而九月而五月止矣不得有三月之窮則曾祖大功不可也殺一等乃小功也由服盡於五而言之而窮於三月加一等爲五月曾祖服小功亦固其所反復論之曾祖皆小功之差而高祖在緦麻之限矣夫曾祖旣小功之差而小功兄弟服不敢服至尊準小功五月而爲齊衰五月亦猶準緦麻三月而爲齊衰三月於是曾祖五月高祖三月而皆重其衰麻焉權衡之而輕重均節度之而等差稱不亦善乎而經之制服不如是也此不可想見聖人神而明之從乎其時也哉思之思之而後乃今恍然於權衡之不爽而節度之止於至善也有齊衰五月之分而空之以待其人而行焉嗚呼後世聖人與前世聖人所爲百世以俟而不惑者也据喪服經文服限之七增高祖元孫以應虛位之九立表以明之又合前表參互考之可以知其通一無二之故矣

据經文推出九世服表



上殺下殺旁殺數世本末源流表

木之生也必先本而後及於其末水之行也必先源而後及乎其流親親之等殺必上治下治先其親者而後由親及疏而旁治之事可得而畢矣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大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昬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昬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瑤田按記傳三條數世之法當從己起上治祖禰己一世而上殺之父也祖也而至於曾高曾祖四世高祖五世高祖之父六世也下治子孫己一世而下殺之子也孫也而至於曾元曾孫四世元孫五世元孫之子六世也此數世之緣起猶木之有本而水之有源也旁治之世數由此而生而鄭君之注則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專主旁治以數世因下經詳言姓別戚單百世昬姻不通暢發旁治以全上下治之義故鄭君据以爲言其實古人文章純是空運如易之爲書不可典要惟變所適且以見上殺下殺旁殺固一以貫之通一無二者也今欲明白數世之義必須按源其本源分別其上治下治之世數而後據上下治之世數以推求旁治昆弟之世數夫然後綱舉目張喪服一經之義例觸處洞然矣

上治祖禰由隆而殺之曰上殺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己	父	祖	曾祖	高祖	高祖之父

瑤田按斬衰章父三年不杖麻屨章祖父母期年齊衰無受章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雖非服緦然服限窮於三月與緦同其月數其義與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同五世高祖經不制服据經上殺蓋如此

下治子孫由隆而殺之曰下殺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己	子	孫	曾孫	元孫	元孫之子

瑤田按斬衰章父爲長子三年不杖麻屨章爲衆子期年適孫期年大功章庶孫九月緦麻章曾孫三月自己下數之至曾孫四世服緦麻三月爲服限之窮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瑤田必於此据之爲言者以爲旁殺服窮之根也五世元孫經不制服据經下殺蓋如此

旁治昆弟由隆而殺之曰旁殺

有己一輩之昆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昆弟 己之昆弟一世之所旁殺	從父昆弟 父之昆弟之子二世之所旁殺	從祖昆弟 祖之昆弟之孫三世之所旁殺	族昆弟 曾祖昆弟之曾孫四世之所旁殺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昆弟之曾孫爲己之族昆弟是從曾祖旁殺昆弟之所殺己爲之服緦所謂四

世而緦服之窮也

有父一輩之昆弟

世　二世　世叔父母（父之昆弟爲二世之所旁殺）　三世　從祖父母（父之從父昆弟乃祖之子爲三世之所旁殺）　四世　族父母（父之從祖昆弟乃曾祖之孫爲四世之所旁殺）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昆弟之孫爲己之族父是從曾祖旁治昆弟之所殺己爲之服緦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

有祖一輩之昆弟

一世　二世　三世　從祖祖父母（祖之昆弟爲三世之所旁殺）　四世　族祖父母（祖之從父昆弟乃曾祖之子爲四世之所旁殺）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昆弟之子爲己之族祖父是從曾祖旁治昆弟之所殺己爲之服緦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

有曾祖一輩之昆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族曾祖父母（曾祖之昆弟爲四世之所旁殺）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之昆弟爲己之族曾祖父是從曾祖旁治昆弟之所殺己爲之服緦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

瑤田又按吾論旁治昆弟之窮殺必根於上下治之窮殺於是立表以觀之而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之四緦麻皆從上殺之曾祖旁殺而得之適合乎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之義而下殺服窮於四世曾孫之緦麻由是旁殺之爲昆弟曾孫之緦以上應乎族曾祖之緦又殺之爲從父昆弟之孫之緦以上應乎族祖父之緦又殺之爲從祖昆弟之子之緦以上應乎族父之緦而此所應之諸父又皆因此諸孫服己之緦而還而報之義例之嚴密豪髮不爽矣而經不制昆弟曾孫與從父昆弟之孫二人之服則以嫌於旁殺親疏之無別無甯闕之以全其例且卽如法制服雖與四世而緦服之窮也旁穿交通無不相貫而與曾孫之四世相配難以立說蓋禮窮則變乃制作之大關捩闡處生義不可典要而典要存焉夫如是則吾本末源流之說或亦不爲無所見乎

上下治旁治推至服窮親殺屬竭姓別戚單表

高祖之父　六世（自己之元孫之）
高祖　五世（自己之元孫親）
曾祖　四世
祖　三世
父　二世
己　一世

高祖昆弟（殺從高祖故曰五世別庶姓而同正姓）
族曾祖父（曾祖昆弟殺從曾祖故曰四世）
從祖祖父（祖之昆弟殺從祖故曰三世）
世叔父母（父之昆弟殺從父故曰二世）
昆弟（殺於己故曰一世）

高祖昆弟之子（殺從高祖故在五世之限別庶姓而同正姓）
族祖父（曾祖昆弟之子殺從曾祖故在四世之限）
從祖父（祖之昆弟之子殺從祖故在世之）
從父昆弟（父之昆弟之子殺從父故在二世之限）

高祖昆弟之孫（殺從高祖故在五世之限別庶姓而同正姓）
族父（曾祖昆弟之孫殺從曾祖故在四世之限）
從祖昆弟（祖之昆弟之孫殺從祖故在三世之限）

高祖昆弟之曾孫（殺從高祖故在五世之限別庶姓而同正姓）
族昆弟（曾祖昆弟之曾孫殺從曾祖故在四世之限）

高祖昆弟之元孫（殺從高祖故在五世之限別庶姓而同正姓）

右上殺旁殺

高祖昆弟之元孫（從己之元孫旁殺之故在五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族昆弟（從己之曾孫旁殺之故在四世之限）
族昆弟之子（從己之元孫旁殺之故在五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族昆弟之

從祖昆弟（從己之孫旁殺之故在三世之限）
從祖昆弟之子（從己之曾孫旁殺之故在四世之限）
從祖昆弟之孫（從己之元孫旁殺之故在五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從父昆弟

子視其宗子爲百世不遷之宗其祖卽百世不遂之祖自昆弟之元孫之子視其兩家高祖之父則祖遷蔟易庶姓久別而同於所綦弗別之正姓矣

高祖庶姓未別自昆弟之元孫視兩家之高祖爲庶姓別於上而同於所綦弗別之正姓矣

之子（從己之子旁殺之故在二世之限）
之孫（從己之孫旁殺之故在三世之限）
之曾孫（從己之曾孫旁殺之故在四世之限）
（從己之元孫旁殺之故在五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昆弟（敵於己故曰一世）
昆弟之子（從己之子旁殺之故曰二世）
昆弟之孫（從己之孫旁殺之故曰三世）
昆弟之曾孫（從己之曾孫旁殺之故曰四世）
昆弟之元孫（從己之元孫旁殺之故曰五世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己一世
子二世
孫三世
曾孫四世
元孫五世（自己爲高祖視元孫宗其五世未遷之宗子戚未單也自高祖昆弟各視其元孫各宗其二世之宗則戚單於下蓋庶姓既別於上而但同其正姓矣）
元孫之子六世（謂之元孫之子高祖之父呼之也其子爲兩家高祖各視其元孫祖既遷而宗亦易庶雖別於上戚不亦單於下乎於是羣族昆弟環而其宗繼別之大宗繫之正姓而弗殊百世不通昏姻此周道之所以獨蓋天古也不）

右下殺旁殺

瑤田按數世之法起於己等而上之曰上殺順而下之曰下殺推而及之昆弟曰旁殺旁殺之世數虛位耳根於上下殺世數之所限而推之者也今爲表明之而又有不得不辭費者試以人生二子言之己一世子二世爲兩房孫三世爲四房曾孫四世爲八房元孫五世爲十六房此元孫十六房之昆弟上視己一世爲高祖十六房皆同庶姓於高祖是高祖爲庶姓未別於上而元孫十六房相戚爲戚未單於下也此其高祖之元孫也至高祖昆弟之元孫與我分兩大支兩支自視其高祖爲庶姓未別而此支視彼支之高祖則庶姓別於上此支視彼支之元孫爲戚單於下矣是故庶姓之別與未別戚之單與未單非表不足以明之若夫元孫之子爲六世元孫之子上視高祖之父亦六世此高祖之父生兩支高祖自兩支元孫彼此視之己爲庶姓別於上矣而至於元孫之子上視其本支吾父之高祖是爲吾高祖之父則向之庶姓未別者今爲庶姓別於上矣向之戚未單者今爲戚單於下矣況乎兩支前此之庶姓已別而戚已單者哉此中重出間見之故有非一表所能盡者故必析而言之以俟覽者默會之耳

此表如衡從其畝如經緯有幅旁行魚貫褎上鱗次悉心不之則旁治旁殺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之義四通六闢矣而三世二世一世之旁殺一以貫之試以昆弟一輩言之族昆弟緦麻由四世曾祖旁治而殺之也從祖昆弟小功由三世祖旁治而殺之也從父昆弟大功由二世父旁治而殺之也昆弟期年由己一世上治加隆旁治從殺以爲旁殺之始而推而及之服窮而終之也於是等而上之順而下之其旁殺之法準此矣

喪服經文服限大例疏證表敘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若是則上殺當極於高祖下殺當及於元孫而經文上不爲高祖制服下不爲元孫制服此蓋有道焉必非顓頊從事也而鄭君於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下注之曰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又於緦麻章族祖父母下注之曰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如鄭言曾元之於曾高兩祖同服則益宜明白見之以曉人而經不一見使後人作想當然之說聖人制禮必不然也瑤田以爲還當於經文紬繹之於是取經文所列之服限爲三表一曰上殺服限三斬衰三年爲父母也齊衰期年爲祖父母也齊衰三月爲曾祖父母也服限窮於三月人限極於曾祖止矣二曰下殺準上殺而爲之亦服限三爲長子衆子也爲適孫庶孫也爲曾孫也服限窮於三月人限及於曾孫止矣三月旁殺又準上殺下殺而爲之其爲服限四昆弟期年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緦麻三月由族昆弟等而上之以至於族曾祖皆從曾祖齊衰三月旁殺之而爲緦麻三月由族昆弟之子等而下之以至於昆弟之曾孫皆從曾孫緦麻三月旁殺之而爲無服蓋昆弟之曾孫自曾孫視之爲族曾祖之曾孫也服限窮於曾孫三月則昆弟之曾孫安得不殺之爲無服哉觀於旁殺之服限益知上殺之服限止於曾祖下殺之服限止於曾孫而上不爲高祖制服下不爲元孫制服有斷然者矣是何也元孫未有見高祖者高祖未有見元孫者不見其人不空制服乃喪服經文之大例定之於制服之初此作者之所以謂聖也吾於是通覽喪服全經而得父之姑一條別爲表以疏證之以父之姑建首次曰姑次曰姊妹次曰女子子次曰孫之婦人子父之姑適人服緦麻姑適人服大功姊妹適人服大功女子子適人服大功孫之婦人子適人服小功皆降其在室服一等其在室也父之姑從祖祖父之姊妹也姑世父叔父之姊妹也姊妹昆弟之姊妹也女子子子之姊妹也孫婦人子孫之姊妹也是五人也其在室服皆當如其輩之昆弟而經文不見者支與男同是其例也然雖不見在室服必一一見其三殤服之或降一等或降二等其意以爲見殤服則有在室服可知又其適人服必見適人者三字以別異於在室服之不見者非無其服也凡此皆服之定例令閱者一目了然也今通檢經文姑也姊妹也女子子也孫之婦人子也四人並見殤服亦四人之適人服並見適人者三字惟父之姑適人服在緦麻而獨不見適人者三字及檢父之姑長殤當在緦麻而緦麻章獨無其服乃恍然於父之姑在室無服故經不制服是乃經之大例不見其人不空制服無在室服者自不爲之制殤服蓋父之姑在室必無見歸孫者必適人有年或有時歸甯毋家得見歸孫者有之故爾雅謂之歸孫言歸乃見此孫此孫既得見父之姑故經於緦麻章始見其服以在室不制服無所別異故獨不見適人者三字以明其例也觀於此而後乃今知高祖元孫之不制服經文固非顓頊從事者也

喪服經文服限表

父 斬衰三年
母 齊衰三年（父在期）
己上殺之隆三

祖父 祖母 齊衰期年
曾祖父 曾祖母 齊衰三月

長子 三年
衆子 期年
己下殺之隆三

適孫 期年
庶孫 大功九月
曾孫 緦麻三月

昆弟 期年
己旁殺之隆四
其上下旁殺皆準此

從父昆弟 大功九月
從祖昆弟 小功五月
族昆弟 緦麻三月

觀服限表見期年三月之閒原有五月之差如果元孫得見高祖必當制服則自應以高祖爲服限之極而制齊衰三月以服高祖又準小功五月之差制齊衰五月以服曾祖此天造地設之服位豈聖如周公而見不及此哉（從世聖人增制齊衰五月之服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其時據三十有室之年規以上壽年數無元孫見高祖之事故服限極於三月人限止於曾祖爰定大例用制禮文天地之大人無所憾嗚呼至矣

父之姑在室不制服表

父之姑	姑	姊妹	女子子	孫婦人子
從祖祖父之姊妹也 從祖祖父小功	父之世父叔父之姊妹也 世父叔父期年注云姑在室亦如之	昆弟之姊妹也 昆弟期年注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	子之姊妹也 衆子期年注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	孫之姊妹也 庶孫大功注云男女皆是
父之姑無殤服以不制在室服故也	姑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姊妹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庶孫婦人之長殤小功
父之姑（緦麻）父之姑不見適人者亦以不制在室服故無別異也	姑適人者（大功）	姊妹適人者（大功）	女子子適人者（大功）	孫適人者（小功）

皇清經解卷五之三十五終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儀禮漢讀考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士冠禮第一

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古文闑爲槷閾爲蹙

槷或譌作蓺非也蓺聲與臬聲同在古音弟十五部是以鄭注匠人云槷古文臬假借字上林賦弦矢分藝殪仆文穎曰所射準的爲藝然則藝即說文之臬字也此古文以槷爲闑之理

蹙各本作壓漢人無蹙字祇用蹙字周禮弓人蹙於剡輪人注揉之爲已蹙矣古本皆作蹙可證闒從或聲蹙從未聲弟一部與弟三部合韵最近又爾雅柣謂之閾柣郭氏讀千結切即門榍也亦謂之蹙言其界畫謂之國言其迫切謂之蹙反與蹙雙聲蓋柣即說文之榍字漢人多謂門限爲門切

筮人還東面旅占注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古文旅作臚

按古旅臚通用論語季氏旅於泰山漢書作臚岱是也此鄭從今文不從古文者鄭釋旅占爲衆占故不用臚陳之義周禮司儀皆旅擯鄭意此時陳擯而不傳辭故易旅字爲臚字臚陳之也皆各就其義之所近訓之

宰告曰質明行事注質正也宰告曰旦日正明行冠事

說文曰部晢字下曰昭晣明也从日折聲禮曰晣明行事按說文凡言禮者皆謂儀禮十七篇序云其偁禮周官禮謂儀禮周禮鄭本作質許本作晢未知孰爲今文孰爲古文以戴記多從今文推之禮器昏義皆云質明則質今文晢古文也鄭不疊古文者略也

注韎韐縕韍也士縕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之制似韠

云韎韐縕韍也者以縕釋韎以韍釋韐也合韋爲之故謂之韐士染以茅蒐故謂之韎今齊人名蒨爲韎句絕蒨即茅蒐也瞻彼洛矣傳曰韎韐者茅蒐染韋一入曰韎（句絕正義引孫說文韋部曰茅蒐染韋一入曰韎定本一入曰韎）韐所以代韠也鄭箋云韎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閒言韎聲如茅蒐字當作韎（此句未詳）韋昭注國語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異義及國語注皆茅蒐韎聲之說也

鄭注玉藻云縕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玉裁謂說文縓帛赤黃色縕者縓之假借字茅蒐染一入曰韎即爾雅一染謂之縓也儀禮注云今齊人名蒨爲韎即韋氏所云急疾呼茅蒐成韎也注云韐之制似韠即毛傳所云韐所以代韠箋所云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也說文韍作市韐作韐云士無市有韐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盖韍與韠通稱韐則與韠制小異且惟士之韠稱韐大夫以上不稱韐也故毛云代韠鄭云似韠今本儀禮注作今齊人名蒨爲韎韐之制似韠此蓋不知韐字下屬而於韎韐句絕又添一韍字下屬自唐初賈作正義時已然而毛傳鄭箋駁異義孔沖遠本無不舛誤考士喪禮先云韎韐後單云韐可知韎者其色韐者其物二字固可分析筆韎說文从韋末聲五經文字亦作韎音末是今人從未誤也

爵弁服纁裳注今文纁皆作熏

此同音叚借字鄉射禮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則從今文也轉寫加艸頭耳凡所從古今文有彼此互異者以可參觀而得也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緬亦由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薛名蔮爲頍（各本蔮从艸作蔮誤）

讀爲各本作讀如非也下文云著頍圍髮際則易缺字爲頍字矣讀如讀爲之辨說詳周禮毛詩有頍者弁傳云頍弁兒弁皮弁也注禮時未箋毛詩云著頍圍髮際云頍象生於卷幘則頍是一物非爲弁兒蓋注禮多用三家詩三家詩或釋頍爲簂（[illegible]）釋名簂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齊人曰幌飾形兒也簂在古音弟一部缺在弟十五部頍在十六部而皆雙聲頍與疲兩韵皆謂舉也以其肇舉此冠謂之頍鄭知缺訓簂者以經云青組纓屬于缺知之近放縱公江慎修戴東原師讀缺項如字云圍髮際者自前而後及項有繩以結之缺而不周謂之缺玉裁謂纓不當屬於不周之處由項繞而前明矣

甒醴注古文甒作廡

案古文字少假借故以廡為甒說文解字瓦部不錄甒者從禮古文也从古文之假借謂甒為俗字也許叔重別裁之意也凡說文一書於十七篇或從今文或從古文與鄭君作注者擇善而從非有所專壹但不必盡與鄭君相印合耳小戴記四十九篇多從今文是以有甒無廡如禮器君尊瓦甒喪大記大夫容壺士容瓦甒皆是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注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古文匴為篹

史記鄭莊傳傀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先管反竹器疑算即匴之假借鄭云今之冠箱者謂若今之冠箱耳古文匴為篹許從今文禮是以說文有匴無篹也

執以待於西坫注坫在堂角古文坫為襜

此從今文不從古文者鄭以坫為正字襜為假借字襜者屋櫋聯不在堂角也釋文襜以占反葉抄宋鈔本不誤張淳儀禮識誤同集韻余廉一切無襜字則知今釋文作襜誤也

兄弟畢袗元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注袗同也同元者各本脫同字元衣元裳也古文袗為均

案經注袗字皆袀字之誤㐱與勻篆體易譌說文衣部曰袀元服也从衣勻聲今本譌為袗㐱聲賴文選閒居賦注可證注以同釋袀以同元釋袀元者此據其字之從勻而言袀均字皆取勻會意不從古文作均者經言衣服則字從衣為切近也許釋袀為元服而鄭不同者許蓋禮家舊說也春秋左氏傳云均服振振賈服杜君等皆為袀服袀同也此見周禮司几筵疏劉逵注吳都賦亦引左氏袀服振振注袀同也此蓋用賈逵注杜注左傳云戎事上下同服此說袀皆同鄭服虔注左傳云袀服黑服也此見閒居賦注此說袀同許鄭於此注不釋袀為元者經云袀元必二字各義備袀亦訓元則但言元可矣月令孟冬之乘元路注曰今月令曰乘袗路似當為袀今本袗譌袀譌均則袀可訓元鄭未嘗廢其說惟此儀禮之袀字作袀而義同均字從今文義從古文也同元者之同各本脫文義不完今依士昏禮注補

采衣紒注紒結髮古文紒為結

案說文糸部有結無紒此從古文不從今文也是以髟部髮臥結也髽喪結也鬠簪結也髻帶結逗結頭飾也字皆作結結紒古今字皆即後世髻字鄭君從今文是以少牢饋食禮注周禮追師弁師注禮記雜記注皆作紒凡許鄭二家用字不同類如此紒舊作紒篆體也非有二字而陸德明每許之

贊者盥升立于房中注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

各本作贊者盥于洗西注無盥升二字休甯汪肇龍曰敖云贊者盥于洗西無正文案鄉飲酒云云便知在洗西也然則經無於洗西三字確然玉裁謂後人用注益經又刪注二字耳然疏以於洗西句絕甚誤蓋注盥于洗為句西字下屬贊者隨賓入門則入門而左便就西階至東當洗處卻停止賓與主人升贊者遂東行盥於洗仍西行升西階鄭意如是必知然者贊者是賓黨不當入門而右洗在東故知自西而東仍自東而西也注於洗二字以明贊者之東賓既升而降盥贊者必盥而升者贊者賤不敢同於賓且升即當奠纚笄櫛又坐櫛設纚不暇降而盥故盥而後升也

注古文盥皆作浣

此從今文不從古文者盥是澡手浣是濯衣垢義各有屬雖同在古音十四部而無取假借也凡若此等說文兩字俱見者今未審許君何從矣

贊者奠纚笄櫛注古文櫛為節

此從今文不從古文者亦謂櫛為正字節為假借字也櫛周禮作榔○凡注言皆者如上文云古文盥皆作浣謂此篇盥字三見皆然不言皆者如此經上文櫛實於簞不言古文作節至此奠纚笄櫛而後云明一篇中字不一例

面葉注葉柶大端古文葉為攜

攜當作攕字之誤也舊籍韱皆譌巂如攕作攜臟作臈鑯作鑴鬣作鬛纖作纗巤作巂皆是周禮音義曰鬛鬣並音獵周書王會篇青馬黑鬣謂之母兒鬛即鬣也士冠士昏注皆云古文葉作攜而聘禮以柶兼諸觶尚攕攕即攜字聘禮從古文冠昏禮從今文也所從不一者葉是本字謂平面如木葉然攕是假借字皆可從也聘禮注不云今文攕為葉者可互見也必知攕是攜非者攕與葉同部巂聲不同部也

今儀禮經注皆從手作攕而廣韵二十九葉云欌柶端攕理持也集韵二十九葉亦云欌柶端弋涉切攕說文理持也力涉切然則禮經古本攕從木明矣少儀執箕膺擖亦從古文作欌而誤也弟子職作揲同葉

請醴賓注此醴當作禮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

案醴賓如字亦自可通李氏如圭集釋曰士之子醮賓醴婦經皆作醴不必改為禮大夫以上乃曰儐曰禮

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

案此鄉大夫之鄉疏作卿云經言卿大夫不言士冠義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疏云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賈孔儀禮禮記皆作卿大夫而陸氏禮記音義曰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注同唐石經及各本皆作鄉大夫近者劉氏台拱始拈出兩疏正為卿字余以為陸作鄉是賈孔作卿非也凡言鄉大夫者有二一則周禮之鄉老鄉大夫也一則同鄉之仕為大夫者也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云遵者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則入於門注云謂此鄉之人為大夫者也鄉射禮以告於鄉先生注云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此鄉大夫三字即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即冠禮之鄉大夫也仕至大夫曰鄉大夫仕至大夫而致仕曰鄉先生必云鄉者謂同一鄉言大夫者上可容卿冠禮之鄉大夫兼周禮鄉大夫同鄉仕至大夫者兩者而言周禮鄉大夫亦同鄉大夫之一也如賈孔疏作卿大夫則在朝者不勝其摯見而非周禮以鄉三物教民賓興重鄉飲鄉射之意矣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為離

說文鹿部麗字下曰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丽聲丽古文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案此云禮謂十七篇也聘禮注云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又經云上介私覿奉幣儷皮注儷猶兩也皮麋鹿皮此許所稱儷皮納聘也鄭經作儷許所據經作麗許鄭皆從今文而字又不同古麗儷通也人部曰儷棽儷也月令宿離不貸注離讀為儷偶之儷左傳鳥獸猶不失儷已不能庇其伉儷字皆作儷古文儷為離者麗在十六部離在十七部古多通用分之曰離合之亦曰離易曰離者麗也謂離不離於咎尚書大傳作不麗於咎

鼏子鼎設扃鼏注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

扃鄭注時本作鼏後人以同音之扃代之也鼏篆作鼏以冂野之冂爲聲音古熒切鼏篆作鼏以一下垂之冂爲聲音莫狄切說文鼎部曰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又曰鼏鼎蓋也從鼎一一亦聲蓋許叔重原文如是因二形相似轉寫遂但存其一其義則上一字其形與切音則下一字二徐本皆然凡玉篇類篇廣韵集韵禮部韵略皆無古熒切之鼏字蓋其誤久矣鼏者以木橫貫鼎耳在鼎蓋之上禮經必扃鼏竝言必先言抽扃乃後言取鼏說文金部鉉字下曰所以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凡言禮者皆謂十七篇則許氏所據古文禮作鼏甚明鼏字下引周禮廟門容大鼏是許所據考工記亦作鼏不作扃也扃者外閉之關與扃音義皆同故後人以扃代鼏蓋由鄭注鼏取古文而不取今文之鉉鼏取今文而不取古文之密十七篇內本皆鼏鼏連文後人因兩字易混遂易鼏爲扃小顏匡謬正俗曰禮器有鼎扃者亦作鼏唐初說文尚未誤宋人則青韵內無古熒切之鼏矣（惟毛晃增韵獨於十五青增鼏）許以鉉繫易許於禮亦從古文也冂聲在古音弟十部元聲在十一部合音㝡近此古鼏今鉉之由鼏鉉同物以橫關鼎耳而非鼎耳也小顏云鉉卽鼎耳誤甚

鼏鼎蓋也以茅從一一亦聲在古音十六部與十二部之密雙聲故古文作密鄭從今文者於義切近也（倉頡篇言冥果說文言䛑未冥幽皆與密同音）說文虎部虒下云讀若鼏蝕部䵝下云從鼏聲皆此鼏蓋之字而非橫關鼎耳之字亦可證說文本有鼏形音義皆別於鼏耳鼏或作密此猶禮經鼏密同字

葵菹蠃醢注蠃螔蝓醢今文蠃爲蝸

今江蘇人謂有殼者爲蝸（俗作蠡）無殼者爲蜒蚰（蜒蚰古音移俞今音延由）周時無此分別釋魚曰蚹蠃螔蝓郭注卽蝸牛也說文蠃字下云一曰虒蝓也蝸字下云蠃也蝓字下云虒蝓也然則蝸與蠃同物而異名異名而同聲類（蝸同在十七部古音窩）故周禮古文禮作蠃今文禮作蝸戴記從今文者也故內則篇作蝸醢徐仙民禮記蝸音蠃此據周禮古文禮顏師古議其未達又云蝸者蠃類非一物失於考之不詳

注加俎嚌之嚌當爲祭字之誤也

云加俎嚌之嚌者別於嚌肺之嚌也

禮於阼注今文禮作醴

上注云醴當作禮者正據此今文作醴古文作禮而定之月令乃禮天子所御亦不作醴

某有子某注古文某爲謀

此同音段借某謀古音同在弟一部也說文謀從某聲古文作𠰓亦作譬度淹中古經當是古文謀字鄭君注則從小篆作耳

以病吾子注病猶辱也古文病爲秉

病不訓辱而可通於辱故曰猶辱秉則病之假借字也丙聲秉聲古音同在弟十部

嘉薦亶時注亶誠也古文亶爲瘅

古文用假借字瘅勞病也

孝友時格注格致也今文格爲嘏

各聲段聲同在古音弟五部此猶尚書古文作格今文作假也鄭從古文者謂格爲正字嘏爲假借也

注甫字或作父

此古同音通用春秋經孔父家父檀弓尼父字皆作父

以魁柎之注魁蜃蛤柎注也

魁爾雅釋魚曰魁陸是也周禮司市其附於形者歸於士注故書附爲柎杜子春云當爲附然則此經柎之亦當爲附之也古柎付附三字通用注云柎注也者注猶屬也（之欲切）周禮瘍醫注云注謂附著藥

章甫殷道也注甫或爲父今文爲斧

斧與甫父同音故今文作假借字也古文甫或爲父者出淹中時則一轉寫或異

禮經漢讀攷一卷其他十六卷未成後之人當有能踵爲之者嘉慶甲戌十二月茂堂識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五之三十六終

儀禮釋官何爲作也所以明侯國之官制也自泰古輔有三名厥後雲鳥之紀代垂其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其詳不可得聞至於周官三百六十詳且備矣然皆紀天子之官而諸侯之官弗傳春秋列國之官莫詳左氏傳而往往出東遷後所僭設不盡可據惟儀禮制自周公燕射聘食諸篇皆諸侯之禮而其官名與周禮或異或同因而考之侯國之制畧具於斯司徒爲宰執政之官也宗人樂正禮樂之官也司馬射人軍政之官也工人士梓人事典之官也膳宰雍人飲食之官見焉內官之士夫人之官見焉小臣僕人侍從之官見焉顧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其職司或兼攝而不備則聖人決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間周之諸侯遵而守之安至有置六卿稱縣公之僭越哉若夫嗇夫天子官也而不見周禮可以補王官之闕冠昏喪祭諸篇諸侯之大夫士禮也可以考家臣之制余不揆檮昧取注疏之說究其得失畧者補之疑者正之又復蒐取諸經所載侯國官制編附於後廣儀禮所未備庶以見有周一代侯國設官分職之大畧云爾績溪胡匡衷自序

儀禮釋官例言

周禮以官爲紀儀禮以事爲紀而官因事見節目較周禮更密稱名較周禮更繁如周禮但言射人而儀禮有司射射正大射正小射正周禮但言小臣而儀禮有小臣正小臣師周禮但言喪祝而儀禮有夏祝商祝周祝周禮之宰一耳儀禮則冠禮昏禮之宰與大射聘禮之宰殊大射聘禮之宰與食禮覲禮之宰又殊且有一篇之中名同而實異者如大射之司馬與司馬正司馬師異聘禮經之宰夫與聘禮記之宰夫異又有名異而實同者如鄉射之司正與司馬爲一人燕禮大射之司正與射人本一官聘禮諸侯禮也而大夫之官在焉士喪既夕士禮也而諸侯之官見焉若此類糾紛錯出不爲疏通而證明之則於尊

卑繁殺之際必多窒礙而不能展卷了然以達於制作之意亦足爲讀是經者之病故官制之釋非可已也

儀禮十七篇官制旣有天子諸侯大夫士之不同而節次詳畧亦異今分篇釋之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爲一卷燕禮大射儀二篇官最多而儀最繁疏釋較詳每篇各爲一卷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爲一卷喪服篇官制絶少其中室老貴臣之屬已見他篇不別出士喪禮旣夕禮士虞禮爲一卷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爲一卷若諸篇內有義同者則注明見某篇以從簡省

周禮每篇首有序官一篇諸侯之官其爵無可考唯燕禮注云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諸侯則上士是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今每官以周禮序官推之考其爵次注於官名之下而經文依次條釋於後其已著者不重出

儀禮之官皆行禮之人每篇中有一官前後疊見于經者今惟取經文有發明者載之餘不盡錄

儀禮鄭氏注最爲精核然官制亦間有疏失如燕禮之小臣師與大射小臣師同而注以爲小臣之長燕禮之主人是膳宰非宰夫而注仍燕義不加辨正司宮爲宮人非小宰左右正非謂樂正僕人正特牲士祭有私臣則士亦有臣而注謂士無臣士喪旣夕二篇多公家之臣來治事者而注未能辨別至賈氏之疏依文敷衍畧少考證而疑繆轉滋今條列注疏於前以己意疏釋於後低一格用案字別之其有經文無注疏而關於經義者亦爲補釋

諸侯官制自儀禮外左傳戴記爲詳其餘諸經亦間有存者然左氏內外傳先王之官制賴以傳者固多而出於後世之增易者亦不少禮記雜有天子諸侯之禮且所記非一代之制今惟一以周禮官名考之凡儀禮所未著而見於他經者别輯爲侯國官制補考二卷又次列其爵等爲侯國職官表一卷附於釋官之後以備周代掌故焉

儀禮釋官總目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三十七　學海堂

儀禮釋官　績溪胡明經匡衷著

士冠禮

有司

司主也凡事有專主之者謂之有司敖氏繼公曰有司即筮者卦者宰宗人之類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注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今時卒史及假吏是也疏士雖無臣皆有屬吏胥徒及僕隸故云有司羣吏有事者也云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者案周禮三百六十官之下皆有府史胥徒不得君命主人自辟除去役賦補置之是也又案禮皆云府史此云羣吏吏史亦一也故舉漢法爲證又周禮鄭注云官長所自辟除此云主人者以此經云主人故依經而直云主人主亦爲長者也又此注以有司爲羣吏案特牲以有司爲士屬吏不同者言羣吏則爲府史胥徒也言屬吏則謂君命之士是以下文宿贊冠者注云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又主人贊者亦云其屬中士若下士是言屬者尊之義

案鄭氏注大射及周禮司裘職皆云士無臣而特牲饋食禮有私臣則士有臣矣左傳云士有隸子弟又云士臣皁蓋士得以其子弟及府史之屬爲臣也特其所臣者少有事私臣不足則同僚相佐助或假公臣爲之故特牲有公有司士喪禮有公家之臣來給事者此疏以羣吏與屬吏不同羣吏爲

府史胥徒屬吏爲君命之士然特牲注言屬吏而經言有司羣執事則兼公有司私臣而言府史之屬亦統之矣此篇經言有司不言公有司又下賓及贊者不在有司之列則有司皆士之私臣府史以下也

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

告兄弟及有司

案敖氏以有司爲筮者卦者宰宗人之類是舉類言之其實有司不盡此據經擯者請期注云擯者有司佐禮者又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注云執之者有司則是冠時凡主人之吏有事者皆得以有司目之也義有司有二一是有常職者謂之有司一是事本無常職行禮時特使人主其事者亦目爲有司後凡經內言有司者放此

筮人

筮人私臣掌筮者

筮人執筴注筮人有司主三易者疏按周禮春官筮人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云問蓍曰筮其占易是筮人主三易者也凡卜筮之法案洪範云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又案尚書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則天子諸侯卜時三龜並用於玉瓦原三人各占一兆也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亦三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爲占周易以變者爲占亦三人各占一易案士喪禮筮宅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云占者三人在其南注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少牢大夫禮亦云三人占鄭既云反與其屬占之則鄭意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三人共占之矣朱子曰少牢篇無此文未詳何據

案說文云天子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此蓋引大戴禮三正記亦同士有蓍則得有掌筮之人也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注云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筮人亦名筮史詳少牢是可證士有筮人矣敖氏繼公謂此經宰宗人筮人之屬皆公家所使給事於私家者說未的辨見特牲篇末

又案卜筮古者貴賤並用三兆三易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云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是鄭意謂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金縢乃卜三龜士喪禮占者三人注以爲掌玉兆瓦兆原兆者是矣此疏謂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無所據也

卦者

卦者亦私臣筮人之貳

卦者在左注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疏上云所卦者謂木此云卦者據人以木畫地記識爻之七八九六者也

案少牢史掌筮注云卦者史之屬則此卦者亦筮人之屬也其職主記卦爻故目爲卦者以爲名其官

宰

宰家宰私臣亦曰家相

宰自右少退贊命注宰有司主政教者疏知宰是有司主政教者士雖無臣以屬吏爲宰者諸侯使司徒兼冢宰以出政教之類

案國語趙簡子使少室周爲宰韋注云宰家宰也宰本家臣之名而邑長亦稱宰故有家宰邑宰之殊喪服傳疏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郕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此諸侯之士無地未必有邑宰但於私臣中擇其長者一人使主家之政教亦謂之宰特牲注云宰羣吏之長曲禮士不名家相即此疏謂士無臣以屬吏爲宰失之矣

宗人

宗人私臣掌禮及宗廟

宗人告事畢注宗人有司主禮者疏士雖無臣亦有宗人掌禮比於宗伯

案掌禮之官天子謂之宗伯諸侯以下通謂之宗人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魯叔孫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韋注宗宗人主禮樂者楚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韋注宗老爲宗人者據此則大夫有宗人也周禮都家宗人皆王朝所置諸侯大夫之宗人或自使其家臣爲之士雖卑亦當有家臣主禮事者如大夫宗人之職鄭注文王世子云宗人掌禮及宗廟樂記曰宗祝辨乎宗廟之禮

鄉大夫

鄉先生

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注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疏此卽鄉飲酒與鄉射禮先生及書傳父師皆一也先生亦有士之少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其實亦當有士也

案鄉大夫據疏鄉字當爲卿之誤鄉大夫見鄉飲酒禮尚書大傳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卽此所云鄉先生也

士昏禮

老

主人降授老鴈注老羣吏之尊者疏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士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左氏傳云執臧氏老論語云趙魏老禮記大夫室老行事皆是老爲家臣之貴者士雖無君臣之名云老亦是羣吏中尊者也

案特牲注云宰羣吏之長此注云老羣吏之尊者老與宰當卽一人以其主家之政教謂之宰以其爲家之貴臣謂之老宰著其職也老優其名也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注室老家相疏室老相家事者亦名家宰是也聘禮公受享授宰幣賓面卿大夫授老幣以此例之知此老卽士之宰矣

又案老上下通稱聘禮歸饔餼賓授老幣注老家臣也國語單之老送叔向韋注云老家臣室老也禮卿大夫之貴臣爲室老是家臣稱老也然公卿大夫亦稱老士相見禮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聘禮記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注大夫曰老曲禮國君不名卿老注卿老上卿也又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列國之大夫於其國曰寡君之老天子三公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注老尊稱是也又諸侯亦稱老曲禮於外自稱曰王老是也

祝

祝盥婦盥於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

案祝接神之官論語云祝鮀治宗廟樂記云宗祝辨乎宗廟之禮士得立廟則有祝明矣或曰此祝贊婦廟見當爲女奴曉祝事者如周禮之女祝

宰見士冠禮

士相見禮

下大夫

上大夫

下大夫相見以鴈疏言下大夫者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大夫據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

上大夫相見以羔注上大夫卿也疏即三卿也

案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此對文耳散文則通曰大夫此經諸篇之內有兼卿與大夫總言大夫者有上大夫單言大夫者聘禮記使大夫及注云大夫上卿也有下大夫單言大夫者各依文求之可也餘詳卷七

宅者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注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疏載師注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引之證彼言宅田據地此言宅據所居一也

案書酒誥云越百姓里居傳云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彼言里居即此經言宅之義天子畿內采地三等大國九三公致仕者之田三次國二十一卿致仕者之田六小國六十三大夫致仕者之田二十七並見王制注諸侯亦當有卿大夫致仕者之田但其數未聞耳

鄉飲酒禮

鄉大夫注出

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諸侯當以下大夫爲之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疏天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鄉射禮疏云天子鄉大夫鄉爲之諸侯鄉大夫使下大夫爲之案周禮鄉大夫職曰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注引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疏云時孔子爲魯鄉大夫

案左傳有鄉正國語有鄉長遂見卷八鄉遂官考韋杜皆以鄉大夫釋之則諸侯有鄉大夫矣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諸侯以大夫爲之亦當鄉置一人古者軍出於鄉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則賈氏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之說信矣孔穎達謂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非也周禮六鄉之大夫皆屬於司徒故其職曰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諸侯則使鄉分掌之左傳宋二師合四鄉正晉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國語齊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爲是諸侯之鄉大夫統於卿也春秋時宋有四鄉齊管子制國以爲二十一鄉皆非先王之法

工相

大師

凡樂八通謂之工大師樂工之長詳大射禮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注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視瞭者凡工瞽矇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固相師之道疏云四人大夫制也者此鄉大夫飲酒而云四人大射諸侯禮而云六人故知四人者大夫制也燕禮亦諸侯禮而云四人者鄭彼注云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鄉射是諸侯之州長士爲之其中兼有鄉大夫以三物詢衆庶行射禮法故工亦四人大夫制也若然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爲差次也云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者見鄉射云樂正適四方命弟子弟子則衆賓之少者也云每工一人者案周禮瞽三百人此下疑有脫誤據文義宜連引眡瞭三百人句又此經二人瑟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又大射僕人正相大師以諸文言之故知每工一人若然此經工四人二人瑟相二人則工二人歌雖不言相亦二人可知以空手無事故不言也引鄉射禮證弟子相工之事天子相亦使眡瞭爲之知者見周禮眡瞭職云凡樂事相瞽是也云凡工瞽矇也者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故詩大雅云矇瞍奏公是也引論語者證瞽人無目須扶之義也云師即大師之官無目瞽矇之長也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注一人工之長也凡工賤不爲之洗

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注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則爲之洗尊之也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疏天子諸侯有常官則有大師也大夫則無常官若君賜之樂并樂人與之則亦謂之大師主人爲之洗若然工非大師則無洗云工大師也者既言大師則爲之洗而云工不辭洗故知工即大師是以論語云師冕見孔子爲之相鄭云相扶工是工爲樂人之總稱也云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者以其前工有瑟有歌後別言大師則大師能瑟或在瑟中若大師能歌或在歌中故云大師或瑟或歌也

案能其事曰工故凡樂人稱工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鴟是大夫家有樂工矣但此賓賢能工及大師當是君之樂人來襄盛禮者周禮樂工之長爲大師大師或來或否不定若有大師來則爲之洗若無大師來而但使樂工來則不爲之洗注疏解大師義無據不可從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疏鄉飲酒及鄉射大夫禮卑無大師故工告樂備國君禮備有大師告樂備

案大師亦通稱工見燕禮鄉飲酒大師或來或否不定故言工不言大師疏謂大夫禮卑無大師非是禮記鄉飲酒義工告樂備注云工謂樂正以此經工告樂正樂正告於賓故兼樂正言之其實樂正當天子樂師之職不謂之工也鄭云凡工瞽矇也周禮樂師與大司樂聯職非瞽矇爲之不當稱工

樂正

樂正先升注正長也疏按周禮有大司樂樂師天子之官此樂正者諸侯及大夫士之官當天子大司樂云長樂官之長也

案樂正亦公臣見燕禮及大射儀大夫士不得有樂正之官

疏非是古者教民之事樂官主之虞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樂樂師掌教國子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又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是以鄉飲酒賓與賢能樂正與焉非徒主告樂備也

笙

笙入注笙吹笙者也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注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疏案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是也

案笙以器名其官亦公臣見燕禮

司正

作相爲司正注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疏上經云一相迎于門外注相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今將燕使爲司正監察賓主之事故使相爲司正也

乃息司正注司正庭長也

案國語晉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韋注司正正賓主之禮者其職無常官飲酒則設之鄉飲酒義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注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鄉飲酒及鄉射以主人之相爲司正燕禮射人爲擯則射人爲司正大射大射正擯則大射正爲司正以其主於正禮故皆使相禮者相爲之鄉射又轉司正爲司馬

公

賓若有遵者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注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今文遵爲僎案禮記鄉飲酒義作僎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注遵者諸公大夫也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疏云遵者諸公大夫也者孤只一人而言諸者案鄭注燕禮云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下三監案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王制所陳是殷法言容者周公制禮時因而不改故云容也云大國有孤四命者周禮典命文謂之公者若天子有三公也

案大國孤止一人而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言諸公鄭氏謂二言諸者容牧下有三監後儒以三監是殷法多疑其說於是有謂諸者不定之辭有謂諸者統公卿大夫而言有謂諸公兼寄公言之有謂兼致仕者言之紛紛不一今案經文言若有已是不定則諸不得更爲不定辭下云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燕禮大射皆云若有諸公先卿獻之則諸自專屬公而言亦不統卿大夫也禮云諸侯不臣寓公大射公命徹冪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拜言降拜則亦在臣列非寄公矣至致仕之說在此篇未嘗不可通但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皆就在位者言之不得有致仕者故惟鄭義爲允耳

又案此經稱公者有二一爲五等之國其君皆曰公公食大夫禮及燕禮大射儀聘禮所言公是也既夕公賜注云公國君也一爲大國之孤稱公此篇及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士喪禮言諸公公卿大夫是也天子有三孤副三公大國無公惟有孤故孤亦號爲公又凡臣尊其君皆曰公左傳鄭伯有之臣曰吾公在壑谷伯有卿亦稱公是也春秋時楚之縣大夫皆僭稱公是僭五等之公比於諸侯非公卿之公也

鄉射禮

州長出注

周禮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諸侯當以上士爲之

主人戒賓注主人州長也疏按鄉大夫是諸侯鄉大夫則此州長亦諸侯之州長以士爲之是以經云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鹿中若天子州長中大夫爲之

記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注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疏按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

記士鹿中翿旌以獲注士謂小國之州長也

案鄭注鄉飲酒義亦以州長爲士周禮州長次鄉大夫一等諸侯之鄉大夫以下大夫爲之則諸侯之州長當上士爲之內則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伯亦長稱州伯即州長也詳卷八鄉遂官考

工相

大師

見鄉飲酒禮

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注尊之也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疏天子諸侯官備有大師少師瞽人作樂之長大夫士官不備不合有大師君有賜大夫士樂器之法故春秋左氏云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詩以樂人賜之故鄭云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也

案公賜大夫樂於傳有之從之以其人而謂之大師無所據也此工及大師皆君之樂人鄉飲鄉射主於教民乃公家之事非若冠昏喪祭爲私事者可比或合州射而君使樂人供其事恐官有不給不知一鄉五州大國三鄉爲州十五周禮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諸侯樂工之數雖無可考然人數必多當亦足供其事且諸侯之州長是士未必有賜樂之法下經云一人拜受爵注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然則大師來否原自不定鄭氏以意爲說似未可從

樂正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

案樂正公臣見燕禮大射儀周禮樂師職曰令相與此經合

司正

司馬

作相爲司正注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爲有懈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疏引詩者證監與正爲一物皆察儀法也

案司正見鄉飲酒禮

司正爲司馬注兼官由便也立司正爲涖酒爾今射司正無事疏云由便也者使司正爲司馬不煩餘官也按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

案司正主飲酒之禮司馬主射禮以其同主禮事故職相兼此大夫士之禮大射儀則別有司馬不使司正爲之與此異也鄉射之獲者釋獲者皆使弟子爲之大射則服不唱獲大史釋獲亦與鄉射異

司馬反爲司正〔注〕當監旅酬

案此主人之家臣始爲相以傳命繼爲司正以正酒及射又爲司馬射訖復爲司正因事異名實一人爾

司射

司射適堂西〔注〕司射主人之吏也〔疏〕大射諸侯禮有大射正爲長射人次之司射又次之小射正又次之皆是士爲之則此大夫士禮不得用士故知是主人之吏爲之可知

案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注謂子路於時爲司射大夫士無射人之官臨事立一人以掌射事亦謂之司射也大射以射人爲司射又有大射正小射正其贊射事與此異

公士

〔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注〕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

案公士有二義對處士無爵命者言則公士爲有位之士此經是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爵一級曰公士師古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對士臣於大夫者言則公士爲公家之士玉藻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是也

小臣

〔記〕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

案小臣見大射儀周禮大僕職云王射則贊弓矢〔注〕贊謂授之受之諸侯小臣兼大僕之職故君射執矢以授此記與燕禮記略同

互詳燕禮小臣職

筵見鄉飲酒禮

皇清經解卷五之三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三十八　學海堂

儀禮釋官　績溪胡明經匡衷著

燕禮

小臣

小臣師

見大射儀

小臣戒與者〔注〕小臣相君燕飲之法〔疏〕按周禮大僕職云王燕飲則相其法又按小臣職云凡大事佐大僕則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

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注〕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疏〕按夏官大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彼下文有小臣之官上士四人其職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諸侯兼官無大僕唯有小臣出入君之教命正君之服位但諸侯小臣之官有上下是以大射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又云小臣正贊袒若然諸侯小臣正次有小臣師大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常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唯云小臣師從者在堂下南面此燕輕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一人無事得在堂下此言小臣師即大僕小臣正一也故鄭以爲當天子大僕

案注疏謂諸侯兼官無大僕以小臣當之是矣謂此經小臣師一人爲小臣之長恐非周禮大僕職曰王燕飲則相其灋諸侯既以小臣之長一人當天子大僕則相君燕飲正其職安得其長反無事在堂下也大射有小臣師又有小臣正周禮宰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則師自是正之佐非其長經凡言司馬正司馬師僕人正僕人師者例皆然不當此獨以師爲長而移易其名也經云小臣納卿大夫又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大射儀云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又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與此異者大射事繁正與師各有其事故在東堂下唯言從者燕禮則戒與者設公席納卿大夫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請媵爵者請致者以及辭臣下拜之事皆小臣正爲之而小臣師無事故特著其位在東堂下也言一人者據士喪禮諸侯小臣雖有四人以燕禮及大射行禮時考之止一人爲正一人爲師也凡正一師皆隨事分別長貳之稱非其官之本號此言小臣師則上言小臣者爲小臣正明矣例見大射小臣下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注〕相扶工也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疏〕引天子大僕二人也者周禮序官文引之者此經小臣相工大射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僕人以下同官既多遞換相工但大射辨尊卑故僕人正等相工此燕禮輕故小臣相工是以別周禮同官人多得相參之意

案此言小臣納工又云小臣左何瑟不別正與師者蓋總舉其官之詞小臣相工非一人鄭引周禮序官見諸侯小臣下亦有僕人同官大射小臣事繁故不相工而專使僕人相工燕禮事省小臣與僕人同相小臣爲官之長故總言小臣以燕不主辨尊卑略之

又案此篇單言小臣者唯此爲統舉全官之詞餘皆謂小臣正也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注〕次士獻之已不變位位自在東方〔疏〕按上設位之時祝史在門東小臣在東堂下是先在東方也

案此文與大射儀同則知此篇小臣師亦指謂正之佐與大射同矣獻及小臣師而不及小臣正者以正相君其位在君之左右不在東堂下且尚有辭賓下拜之事故俟獻庶子後於阼階上獻之下文獻左右正是也

〔記〕君與射小臣以巾授矢稍屬

案大射云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公稍屬此單言小臣當爲小臣正據下注則此蓋記燕射之節與大射略殊也

〔記〕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注〕不使大射正燕輕射

案大射公既發大射正受弓

膳宰

小膳宰

胥 膳宰

膳宰如周禮膳夫之職周禮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

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諸侯膳宰當中士下士爲之小膳宰其貳也宰胥則其下府史胥徒之屬

膳宰具官饌於寢東注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之飲食膳羞者也疏以其天子有宰夫兼有膳夫掌君飲食諸侯亦有宰夫復有膳宰掌君飲食與天子膳夫同故引天子膳夫並之按公食大夫云凡宰夫之具饌於東房不使膳宰者彼食異國之大夫敬之故使宰夫具饌此燕己臣子故使膳宰卑者具饌必知膳宰卑於宰夫者按天子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天子膳夫卑於宰夫則知諸侯膳宰亦卑於宰夫也

案此條注疏最分明天子曰膳夫諸侯曰膳宰名異實同與宰夫無涉春秋時侯國宰夫之官廢因通謂膳宰爲宰夫凡所食曰膳美物亦曰羞夫治也宰調和五味之名此官或言宰或言夫故後世通稱宰夫與注家不能辨別二職由是淆亂不知周公制禮時諸侯有膳宰有宰夫職守不同此經固自可證也膳宰見禮記文王世子玉藻左傳公羊傳國語皆當天子膳夫之職說具後

公曰命某爲賓注某大夫也疏知大夫非卿者以其賓主相對旣以宰夫爲主人是大夫明賓亦是大夫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故知是大夫

案下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賓之爲大夫記有明文其義則燕義詳之非緣主人爲大夫而賓亦使大夫也此主人爲膳宰非宰夫諸侯宰夫亦上士非大夫疏甚誤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注小臣不請而使膳宰於卑者彌略也禮以異爲敬疏上請賓使射人請執冪使小臣已是其略今羞諸公卿乃使膳宰膳宰卑於小臣故云彌略也知膳宰卑於士者周禮膳夫是上士此諸侯膳宰明非上士且禮之大例薦羞者尊於設俎者公士爲薦羞膳宰設俎故知膳宰卑也

案諸侯之官降於天子膳宰當是中士請羞諸公卿使膳宰不使小臣注謂以異爲敬得之疏因此較量尊卑殊未了了且此篇獻賓薦與設俎皆膳宰大射獻賓及公皆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則疏謂禮之大例薦羞者尊於設俎者亦未然矣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注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天子膳夫爲獻主疏知主人是宰夫者按禮記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是也云宰夫大宰之屬者按天官云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屬大宰故云大宰之屬云掌賓客之獻飲食者按宰夫職云凡朝覲會同賓客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引之者證宰夫爲主人之義云天子膳夫爲獻主者按膳夫職云王燕飲酒則爲獻主是也按燕義注云天子使膳宰爲主人則是膳宰膳夫一人也上文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者欲見天子諸侯之臣名異其實同也

案主人當爲膳宰注據燕義訓爲宰夫春秋時膳宰亦通稱宰夫如左傳稱膳宰屠蒯而禮記檀弓載此事云蕢也宰夫也左傳稱宰夫胹熊蹯不熟而公羊傳云膳宰熊蹯不熟是其確證禮記雜出於漢儒之手故宰夫亦沿春秋之稱然鄭注燕義云宰夫主膳食之官則固明以膳宰釋之矣此注及疏引周禮宰夫甚誤周禮宰夫爲大宰之官職掌較尊王燕飲酒則膳夫爲獻主不使宰夫諸侯亦當使膳宰爲獻主文王世子云公與族燕膳宰爲主人此其證也蓋周公設官天子有宰夫又有膳夫諸侯亦有宰夫而稱膳夫爲膳宰玉藻云皆造於膳宰國語云膳宰不致饔是也春秋時宰夫官廢左傳所云宰夫將解黿宰夫和之之類皆指謂膳宰而周禮之宰夫職無聞焉鄭注周禮膳夫引燕義使宰夫爲獻主注大祝云宰夫授祭韋昭注國語云膳宰掌賓客之牢禮以宰夫職釋膳宰皆由後世膳宰通稱宰夫不能辨則遂誤合爲一不知諸侯別自有宰夫也大射聘禮公食諸篇所言宰夫皆周禮宰夫之職與膳宰異見後

又案禮記燕義使宰夫爲獻主注云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今案經文宰夫當作膳夫注天子當作諸侯陸氏釋文云使宰夫本亦作使膳夫是經本作膳夫故鄭云主膳食之官孔疏云注云使膳宰爲主人文王世子文案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言公則非天子疑經本作膳夫而注以諸侯膳宰釋之也附正於此

又案左傳魯昭公如齊齊侯飲公酒使宰獻而請安杜注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按此宰亦卽膳宰也孔疏沿鄭注解爲宰夫非是

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

案上旣以主人爲膳宰此文主人獻賓又云膳宰薦脯醢設折俎者蓋天子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當中士二人爲之長一爲主人而一仍供膳宰之職如此篇射人旣爲司正又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是也

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疏按前獻賓爲脯醢及設折俎皆使膳宰者賓卑故也今於公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異人以其士尊於膳宰君尊故使士薦必知士尊於膳宰者以其諸侯膳宰當天子膳夫上士二人諸侯降等膳宰則卑故下記云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鄭注云尊君也膳宰卑於士是其士尊也大射主於射略於飲酒故公及賓同使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此燕禮燕私主於羞故賓之薦俎庶羞同使膳宰君之脯醢庶羞同使士尊官爲之

案獻賓脯醢折俎皆膳宰薦設獻公使士薦脯醢者蓋以異爲敬君尊不敢全以賓主之禮行之也設俎則膳宰之職故不變大射公及賓之脯醢皆使宰胥薦者以士亦與射故紓其力士卽上立于西方東面北上者疏因下注云膳宰卑於士遂謂士尊故使士薦非也

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

案周禮云膳夫授祭

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案周禮膳夫職曰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記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注尊君也膳宰卑於士疏經直云請執冪與羞膳不辨其人故記人言之云尊君也膳宰卑於士者言膳宰別小膳宰也以其下云羞卿者小膳宰明於君者士也士尊於小膳宰也若然士則膳宰之長者故下注小膳宰云膳宰之佐也

案此注添膳宰卑於士句遂致疏前後紛紛不決不知天子膳夫有上士中士下士諸侯之膳宰以中士爲長亦當有下士爲之佐小膳宰蓋下士之屬經不見羞膳者與執冪者之爵故記特著其爲士羞膳者卽膳宰周禮膳夫掌膳羞以下云羞卿

言小膳宰參之可見羞膳有常職而執冪無常職故特言命執冪者而不言命羞膳者下文爲司正射人及執冪而不及羞膳者正以其爲膳宰故不自爲又下主人亦膳宰得爲者以其爲主人異之注疏殊未了截

記羞卿者小膳宰也注膳宰之佐也

記凡爲與羞者小膳宰也注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欲絕於賓羞賓者亦士

案上言羞卿者小膳宰所以別於賓見羞賓與君者皆膳宰也此復言凡爲與羞者小膳宰又推而廣之見大夫以下與卿同也疏未了截今不錄

宰爲主人于洗北西面注宰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爲之尊之也疏云宰膳宰之吏也者按周禮有府史胥徒鄭注天官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是庶人在官者所羞爲者皆膳宰胥是膳宰之吏云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爲之尊之也者按大射注直云主人大夫不云下此云大夫之下者謂大夫之中位次在下下經云辯獻大夫乃薦此薦文在上是先大夫爲之尊之也

案胥即宰胥見大射儀主人以膳宰爲之是士注云大夫之下正明其爲士耳疏殊失注意又引大射注云主人大夫今案大射注本云主人下大夫也謂主人之爵下於大夫耳非直云大夫疏誤

樂人

樂人縣疏直云樂人未知樂人竟是何官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凡樂事宿縣又按樂師云凡樂成則告備是天子有大司樂幷有樂師之官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樂正小樂正以其諸侯兼官此一者皆當天子樂師縣樂之法按周禮眡瞭職云掌太師之縣鄭注云大師當縣則爲之按下僕人相大師則諸侯無眡瞭則使僕人縣樂大師以聲展之樂師又監之

案周禮樂師凡樂掌其序事小胥正樂縣之位是縣樂諸官皆有其事故總言樂人疏謂諸侯無眡瞭非是周禮眡瞭職曰凡樂事相瞽序官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其三百人眡瞭之數亦如之然則每瞽一相自不可少諸侯眡瞭之數不可知亦必有專其職者燕禮小臣相工六耦僕人相工固兼其事耳非其常職且考之於經小臣相工不過納工之頃至工既升堂小臣授瑟而降主人獻工西階上相祭者又何人乎是工別有相明甚左傳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是諸侯樂工亦有相可知夫瞽之於相不可須臾離周公設官使眡瞭專其職因兼習樂事周禮眡瞭職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庶作樂之際工與相兩相諳熟而器數之用亦從而不亂此相工所以使眡瞭之意也周禮注云瞭目明者官名眡瞭當即取爲瞽眡之義若小臣僕人之屬因各有其職安得專以相工爲事乎

司宮　司宮士一

司宮如天子宮人之職周禮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諸侯當下士爲之司宮士則府史胥徒之屬給勞役者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疏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疏按周禮小宰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是小宰掌宮事此諸侯無小宰有司宮明司宮亦當掌宮刑治宮之政令可知是司宮掌宮事與小宰同又按酒正云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此司宮亦設酒尊當掌酒事與小宰同是以知此諸侯司宮當天子小宰者也

案公食大夫禮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疏以周禮宮人當之是矣此注及疏釋爲小宰甚誤周禮大宰之屬有宮人其職云掌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諸侯無宮人有司宮此燕禮在寢設尊亦勞事下云司宮執燭於西階上大射云司宮埽所畫物是諸侯司宮所掌與周禮宮人正同小宰卿貳之官秩尊職重不得以司宮當之諸侯五大夫司徒下體小宰曾子問明有小宰之官曾子問云小宰升舉幣疏謂諸侯無小宰非矣周禮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降天子一等當以下士爲之左傳襄九年令司宮巷伯儆宮杜注孔疏解爲內小臣奄人者亦誤

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注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疏對天子有司几筵布席諸侯兼官使司宮設尊幷設席

案注云諸侯之官無司几筵謂諸侯司几筵無專官耳未嘗云以司宮兼之也疏誤由注意燕禮司宮設賓席小臣設公席大射亦然聘禮禮賓宰夫徹几改筵[illegible]注云宰夫徹几改筵則設之筵亦宰夫公食大夫禮宰夫設筵加几席不盡司宮掌之也

士旅食

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注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疏按王制云下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皆正祿此則未得正祿故王制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謂府史胥徒謂府史八人祿史七人祿胥六人祿徒五人祿皆非正祿號爲士旅食者也

案士旅食謂未得爵命之士疏以爲府史胥徒非也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則羣食於公謂之旅食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即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者趙岐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此士旅食即卿大夫士之子國之俊選之士後日任爲卿大夫士者故特尊以圜壺所以寵異之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國君當爲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乎

射人

大射正

司射

見大射儀

射人告具注告事具於君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疏按公食大夫禮贊者負東房告具以其無射故使贊者此乃射人告具與大射同

射人請賓疏按大射云大射正擯擯者請賓此直云射人請賓不云爲擯者但射人有大小大者爲大射正其次爲小射正又其次爲司射[illegible]悉監射事見於大射禮大辨尊卑故云大射正爲擯此燕禮或因燕而射以

其禮輕或大射正爲擯或小射正爲擯此二者皆是射人故直云射人請賓不定尊卑也

案大射官多撰尊卑有大射正小射正故云大射正擯此燕不主於射無尊卑之分故直云射人其實射人亦大射正以其爲擯同也疏謂司射次於小射正案下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大射注云小射正司射之佐則疏說非也鄉射禮疏又謂小射正次於司射賓氏如此類自相違異者甚多足徵其疏謬

射人納賓注射人爲擯者也疏按大射大射正擯此云射人爲擯與上射人請賓義同還是小射正也

案疏謂射人爲小射正非是說見上

射人升賓注大射禮曰擯者以命升賓疏引大射禮者證此經云射人升賓之時亦得君命

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疏遣射人作大夫者燕或射故使之

案大射禮曰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注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疏此等皆士而先薦者以其皆有事故先得薦

鄭引周禮序官射人下大夫二人約出此諸侯則上士者天子官尊諸侯宜降一等以是諸侯射人得在士位中云其人數亦如之者按周禮序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雖使士爲之人數亦等以其識外諸侯張三侯與天子同故知射人之數亦同也言此者欲見射時射人有事非一故下文注云大射正射人之長是以大射禮大射正及小射正皆有事也

案注引天子射人者謂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以上士爲之長亦有二人一爲司正上云射人一遂爲司正一仍供射人之職故經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疏以爲欲見射時射人有事非一非注意也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注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疏云大射正爲司射者燕禮輕又不主爲射故射人爲擯又爲司正至射時大射正爲司射大射之時略於燕主於射故大射正爲擯又爲司正至射又親其職故不同爲司射也

案司射之爲大射正於此經見矣疏以爲大射之時大射正不同爲司射非也說詳大射

司正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注君許其請因命用爲司正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俱相禮其事同

見鄉飲酒禮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注司正爲上疏云司正爲上者雖同是士以其爲庭長故設在上先薦之

祝史 補小祝

祝史掌祝者卽大祝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大祝當上士小祝當下士爲之

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疏按大射大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不言祝此言祝史不言大史者大射及下文云大史俟於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嫌其位初在此不在干侯之東北故著大史以明之其餘祝史彼不言者以其大射先行燕禮此燕禮有祝史故於彼不言省文也

案祝史卽祝官疏未明曉祝謂之史者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說文祝祭主贊詞者古者通謂掌文辭之官爲史故祝稱祝史聘禮記云辭多則史金縢云史乃冊祝是也卜筮之官亦稱史左傳有筮史以兆卦亦有繇詞故也或以此經祝史爲二謂史爲史官然大射司射獻釋獲者大史既受獻於其位下又云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注祝史門東北面東上則祝史不兼有史可知左傳多謂掌祝者爲祝史昭十七年魯祝史請所用幣十八年鄭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哀二十五年衛侯因祝史揮以侵衛注揮衛祝史晉語范文子謂其宗祝韋注云宗宗人祝祝史是可證也左傳又謂祝史爲祭史昭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祭史卽祝史也

又案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諸侯當上士爲之曾子問大祝裨冕執束帛注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疏天子大祝是大夫諸侯則無文若是士則爵弁今經云大祝裨冕故云則大夫案雜記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左傳齊祝佗父祭於高唐至不說弁而死於崔氏以此證之諸侯之祝當服爵弁服曾子問所稱蓋變禮與於常又此篇及大射薦祝史在獻士之後則祝非大夫明矣周禮大祝下有小祝據少牢大夫有小祝則諸侯當亦有之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注次士獻之已不變位位自在東方

公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注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疏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侯伯已下不言孤故據大國而言云孤一人者鄭司農注典命云上公得置孤卿一人後鄭從之故此亦云孤一人與司農義同云言諸者容牧有三監者以其言諸非一人按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彼是殷法周制使伯佐牧不置監周公制禮因殷不改者若士冠醮用酒之類故鄭云容言容有異代之法據周禮天子大夫四命與孤等故同稱公

見鄉飲酒禮

工

大師

見大射儀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注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樂記師乙曰乙賤工也疏按周禮瞽矇掌播鼗諷誦詩故下云工歌鹿鳴之類是也云凡執技藝者稱工出於王制但能其事者皆稱工是以引少牢饋食祝稱工樂記師乙爲大師樂官亦稱工至於冬官巧作者皆稱工

案鄭引周禮瞽矇解工爲瞽無目者引王制少牢解稱工之義引樂記證師與工亦通稱疏未分明國語工史書世韋注工瞽師官也左傳工誦箴諫孔疏云儀禮通謂樂人爲工工亦瞽也樂官必以瞽矇爲之取其精於音聲周禮大師小師爲瞽矇官之長左傳闔廬以歎工注工瞽曠而相弓云曠也大師也則是大師以下通謂之工也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注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疏鄭言此者決大射禮重工六人從諸侯制按公羊傳諸公六諸侯四若然知非大射是諸公制此燕禮是諸侯制者按鄉射皆工四人是大夫制則諸侯不得有工四人五等諸侯同六人彼公羊六人四人不同者自是舞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也

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注一人工之長者也疏按鄉飲酒大師則爲之洗則衆工不洗也此經主人洗升獻工不辨大師與衆工則皆爲之洗爵又按鄉飲酒記不洗者不祭此篇與大射羣工與衆笙皆言祭故知皆爲之洗

案鄉飲酒主於行禮與燕主於合歡者別又鄉飲之主人是大夫燕禮之主人是士尊卑不同故鄉飲酒禮獻工與笙不洗而燕禮爲之洗此其所以異也疏以不洗者不祭推之非是鄉飲酒記所言乃旅酬之酒若獻酒則無不祭也是以鄉飲酒獻工與笙雖不洗亦皆祭也

使人相祭注使扶工者相其祭薦祭酒疏上云小臣相工則此扶工相祭是小臣也

案工自有相者小臣相工其暫耳非其常且上既云小臣坐授瑟乃降矣又安得在堂上相祭乎疏大謬

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注大師上工也掌合陰陽之聲敎六詩以六律爲之音者也子貢問師乙曰吾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明其掌而知之也疏云大師上工也者按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又云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其大師對小師以下二百人爲上工也師乙魯之大師以掌樂事故子贛問焉引之者證大師知樂節故告歌備

案大射有大師又有上工此注云大師上工者散文大師既通稱工大師爲樂工之長則亦稱上工也

樂正

樂正如天子大司樂樂師之職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大樂正當下大夫小樂正當上士爲之

樂人縣疏天子有大司樂并有樂師之官按序官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以此知天子有大司樂樂師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樂正小樂正以其諸侯兼官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大夫及士則諸侯樂師不用大夫大樂正當上士小樂正當下士爲之故鄭下注云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大射注亦云小樂正於天子樂師

樂正先升注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疏知樂正與樂師相當者按周禮樂師職云凡樂成則告備此樂正告樂備故知樂正當天子樂師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樂師大小多矣此諸侯樂正亦有大小之名也故大射云小樂正從之鄭注云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是其諸侯樂正雖有大小當天子樂師知大樂正不當天子大司樂者以其天子大司樂不告樂備故不得以大樂正當之但大射主於射略於樂故小樂正告樂備此燕主歡心故大樂正告樂備不同

案周禮無樂正而見於禮記王制文王世子者有大樂正小樂正文王世子云小樂正學干注小樂正樂師也孔疏云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大樂正及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今案文王世子所記多文王以前爲諸侯時事周公制禮別立大司樂樂師爲天子之官而以樂正爲諸侯之職故此經燕射諸篇並言樂正而不言樂師王制雜陳天子諸侯之禮故亦言大樂正小樂正也周禮大司樂樂師同官諸侯樂正兼彼二職小樂正當天子樂師則大樂正當天子大司樂也大射禮重有大樂正監其事故特言小樂正告樂備以別之燕禮輕無大樂正故不言小其實亦小樂正以周禮樂成告備使樂師不使大司樂又饗食諸侯序其樂事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樂師掌之知諸侯燕禮亦使小樂正也周禮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皆大司樂掌之知諸侯大射雖小樂正告樂備亦當有大樂正監之也樂正掌敎國子及造士其職較尊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大樂正當下大夫爲之小樂正當上士爲之疏義俱未的

又案鄉飲鄉射二篇樂正不言小亦小樂正可知以大射特言小樂正從之則知前三篇升堂者皆小樂正也但對大樂正則稱小不對大樂正則小樂正亦通言樂正例在大射小臣下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注復位位在東縣之北疏按大射略於樂小樂正升堂經有左右正則知亦有大樂正至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東面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卒管工向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時鄭注云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明工升堂時小樂正升大樂正東方西面下來東坫之東南西面時大樂正東縣之北北面其小樂正則立於西階下東面此燕禮主於樂故知大樂正升堂今降明復於東縣之北北面也

案此注殊可疑樂正之位總與工相近鄉飲酒禮云設工席於堂廉東上樂正先升立於西階東鄉射禮及此篇云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是樂正在堂上則位在工西而立於西階東其降也亦立於西階東北面以其工猶在堂上西階東則仍與工相近故鄉飲鄉射樂正告於賓乃降注皆云降立西階東北面是也此經云復位者卽西階東北面之位樂正與工升降俱自西階其入而未升也當先位於此故降云復位鄉飲鄉射二篇不言者文有詳略耳其實亦與此同燕禮告於公公在阼階上故由楹內轉而之東其降也仍自西階無緣位在東縣之北鄉射將射工遷於下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於其南射畢工升自西階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然則樂正之位總與工近明矣所以必與工近者以凡樂事皆樂正主其令故也此時工在堂上樂正安得離而位於東疏引大射況之不知燕時之射亦與大射異且燕禮止有小樂正無大樂正皆緣下左右正注而誤

笙

笙吹笙者周禮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諸侯當下士爲之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案周禮笙師職云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射乃管新宮三終注云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知管卽笙者以其職云掌敎吹竽笙塤籥簫篪篴管故也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燕則諸侯當下士四人也

司士

周禮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諸侯司士上士爲之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注天子司士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疏按周禮司士掌羣士爵祿廢置之事士中之尊故先得薦也鄭引周禮序官司士下大夫二人約出此諸侯則上士者天子官尊諸侯宜降一等以是諸侯司士得在士位中

案文王世子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注司士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是諸侯司士所掌與天子司士同左傳成十八年荀賓爲右司士屬焉服注司士主右之官孔疏以爲卽周禮司右與此司士別左傳官名多出於東遷後所增改此亦一證也

庶子

庶子如天子諸子之職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諸侯當上士爲之

獻庶子於阼階上如獻士之禮注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學國子以舞疏按周禮諸子職云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彼天子諸子之官屬大子若掾諸侯爲世子之官引之者以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掌公卿大夫士之適子掌事宴同故取諸子職解此庶子之事云而與膳宰樂正聯事者以掌正六牲之體得與膳宰聯事掌國子修德學道得與樂正聯事以其樂正亦掌教國子故也言此者欲見膳宰得獻此庶子亦得獻之意云樂正亦教國子之舞者欲見庶子掌國子得與樂正聯事

案庶子見禮記文王世子及燕義其職與周禮諸子同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鄭注庶子猶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今案燕義本釋燕禮之事燕禮有庶子執燭及獻庶子之文記人欲釋其義故取天子諸子職解庶子諸庶訓皆爲衆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國子國子衆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燕義因諸侯言庶子欲見庶子與諸子一耳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諸侯之庶子兼長公族子弟及卿大夫士之適子詩魏風有公族之官卽此以其主正於公族故又名公族春秋時唯晉有此官而爵爲大夫左傳國語皆云公族大夫孔晁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不如禮也經云如獻士之禮則庶子爲士明矣獻不於西階於阼階上者下云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則其位在此以庶子主公族同姓之官又設折俎與膳宰聯職膳宰爲主人故屬主黨也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

案先鄭注周禮云庶子宿衛之官周禮宮正職云國有故則令宿後鄭注引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是諸侯之庶子掌宿衛與宮正同此經云執燭於阼階上周禮諸子職無執燭之文宮正職曰宮中廟中則執燭然則諸侯兼官庶子又兼周禮宮正之職與

左右正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注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於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於其北北上大樂正立於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於工後疏鄭知義然者見大射禮而知云左右正者據中庭爲左右大射禮工遷於東僕人正亦與樂正同處名曰左正復云右正明是小樂正在西爲右也若小樂正不在西大射之禮不得有左右正之文又兩面俱縣明大小樂正各監一縣又知僕人正以下在小樂正之北北上者以鄉射弟子相工皆在西今僕人正以下亦是相工之人故知亦在西方也又工堂上西階之東相工者宜近其事故在西方樂正之北也又知北上者以大射鄉射工遷在下之時皆北上統於樂正今相者以工爲主明在堂下則宜北統於堂上矣又知大樂正在東縣北者約鄉射云縣於洗東北至射時遷樂於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於其南是得爲一證也云若射以下至工後者按大射將射之時工遷於下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相者以工爲主故知相工陪於東卽在工後也

案此篇以經考之不見有兩樂正注誤疏引大射鄉射況之不知燕時或射或否不定未可據爲左右之名大射注亦誤辨見後鄉飲酒記云衆賓立者東面北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鄉射記云樂正與立者齒注尊樂正同於賓黨然則樂正之位當在西方不當於阼階上獻之明矣經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同處疑左右正卽小臣僕人之官侍從於君而位在阼階上者燕禮公在阼階上周禮有大僕小臣皆僕官諸侯以小臣兼大僕掌正君之服位在君左右故謂之左右正書立政云左右攜僕是其證也

又案上云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是小臣既受獻矣此所獻者蓋其正小臣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在君左右故於阼階上獻之不然此篇及大射俱云獻小臣師而不及小臣正何與以此益見左右正爲小臣之屬矣

內小臣

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奄稱士者異其賢諸侯亦以奄爲之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注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疏按天官內小臣職云掌王之陰事陰令鄭注云陰事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爲於北宮彼后之官兼云夫人者欲見諸侯夫人內小臣亦與后之內小臣職同故雙言之

案周禮內小臣與寺人別官諸侯亦有內小臣與寺人別詩秦風云寺人之令毛傳云寺人內小臣非也孔疏已辨之又謂之巷伯詩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是也左傳襄九年令司宮巷伯儆宮杜注孔疏解司宮爲內小臣而以巷伯爲寺人皆誤

又案內小臣左傳國語亦單言小臣左傳僖四年云與小臣小臣亦斃晉語說此事云飲小臣酒亦斃韋注小臣官名掌陰事陰命閹士是也又公食大夫禮稱內官之士卽此見卷四

鍾人

磬人注出

鑮人注出

鼓人注出

周禮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鼓人中士六人諸侯並以下士爲之

遂命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注】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鑮人鼓人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疏】此據周禮天子有此官諸侯並以下士爲之則諸侯亦有此官以其庭中之樂軒縣別有鍾磬鑮鼓故知也

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注】鍾人掌以鍾鼓奏九夏

案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諸侯鍾人所掌同左傳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服虔云三師鍾師鎛師磬師論語有鼓方叔擊磬襄是諸侯之官有磬人鍾人鑮人鼓人也

甸人

見公食大夫禮

甸人執大燭於庭【注】甸人掌共薪蒸者

案左傳云甸設庭燎是執燭於庭其職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國語甸人積薪韋注甸人掌薪蒸之官與注合

閽人

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大射作閽人爲燭於門外無大字唐石經亦無大字）【注】閽人門人也

【疏】按天官閽人掌守王中門之禁諸侯亦當然

案周禮閽人職曰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凡賓客亦如之諸侯閽人所掌同鄭注周禮云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春秋閽弒吳子餘祭公羊以爲近刑人左傳鬻拳自刖楚人以爲大閽（案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秋官掌戮職云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是左傳與周禮合杜注及疏以地官之司門釋大閽非是）是諸侯閽人亦使刑人爲之也

弓人

弓人如天子繕人之職周禮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

【記】君射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注謂燕射）

案弓人注疏未詳其職以周禮繕人考之疑即其官繕人職云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注贊授之受之疏按大僕職已授之受之此又爲者大僕尊大僕贊時此官助贊也諸侯以小臣當大僕之官此云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故知弓人卽周禮繕人攷工記有弓人爲弓不預射事與此別也

皇清經解卷五之二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三十九　學海堂

儀禮釋官　績溪胡明經臣匡衷著

大射儀

宰

宰夫

宰夫有司

周禮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諸侯之宰卽司徒亦卿一人小宰下大夫一人宰夫當上士爲之宰夫有司則府史之屬

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注】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疏】按周禮大宰職云掌百官之誓戒此言宰戒百官其事同故鄭以天子冢宰言之也其實諸侯兼官無冢宰立地官司徒以兼之故聘禮云宰命司馬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宰是諸侯立司徒兼冢宰之事也言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者周禮大宰職云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是鄭之所引以證宰戒之事也

案崔氏靈恩云諸侯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本鄭氏內則諸侯幷六卿爲三及聘禮諸侯謂司徒爲宰之注推之孔賈疏禮俱用其說今以尚書戴記左傳所言卿制考之自確諸侯三卿本無冢宰之官特上卿執政者亦以宰稱之如左傳稱蔿敖爲宰武請於冢宰國語使鮑叔爲宰之類皆謂執政之稱非實設此官周禮六卿大宰爲長諸侯三卿司徒爲長遂以宰爲長卿之號詩孔疏云經傳單稱宰者皆大宰若小宰宰夫之屬無單言宰者故鄭以此宰比天子冢宰也春秋時宋鄭吳楚諸國皆有大宰之官而宋之大宰在六卿下鄭之大宰石㚟爲良霄之介楚以令尹執政而有大宰子商大宰伯州犂見於傳則是別立其官非此經言宰之義以侯國三卿律之皆僭也（杜引陳有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同名左傳魯羽父求大宰孔疏謂羽父欲魯特設是官後不果立）

宰夫戒宰及司馬【注】宰夫冢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者【疏】按大宰云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屬冢宰故云冢宰之屬云掌百官之徵令者宰夫職文

案周禮宰夫職云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鄭注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案聘禮宰夫設飧歸乘禽公食大夫禮凡宰夫之具饌於東房宰夫設黍稷膳稻然則諸侯之宰夫掌賓客飲食之事與周禮正同又聘禮命宰夫官具周禮宰夫職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既夕公使宰夫贈元纁束周禮宰夫職凡邦之弔事掌其幣器財用是此經之宰夫卽周禮之宰夫與膳宰無涉燕義因春秋時膳宰通稱宰夫遂云使宰夫爲獻主鄭注亦承其說（見燕禮膳宰）不知儀禮一經有膳宰有宰夫其職各不相亂也周禮宰夫下大夫則諸侯宰夫是士當以下宰夫有司疏爲正（燕禮疏解爲大夫非是）聘禮歸饔餼卿饋賓下大夫饋上介宰夫饋士介皆以同爵者致之足證宰夫爲士矣周禮宰夫四人而雜記諡禮云宰夫五人舉以東者周禮宰夫下尚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諸侯宰夫當上士爲之其下亦有中士下士也

宰夫有司薦【注】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疏】諸侯宰夫是士而宰夫有司明是宰夫之吏府史也

案周禮宰夫下有府史注云府治藏史掌書各有專司故謂之有司（國語有宗有司韋注云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此有司義當與彼同）左傳哀公三年命宰人出禮書杜注云宰人冢宰之屬國語韋注云宰人吏人

也疑即此大射凡薦皆使宰胥此獻服不獨使宰夫有司者以此經有祭侯之禮周禮宰夫職掌祭祀之薦羞故使宰夫有司薦也

射人

大射正

小射正

司射

大射正小射正司射皆射人周禮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當上士二人爲長謂之大射正其屬謂之小射正司射則射時所立以主射禮者亦大射正爲之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注〕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司馬之屬也〔疏〕云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者夏官射人文

射人宿視滌

案周禮射人職不掌視滌此云射人視滌者以其主於射

大射正擯〔注〕大射正射人之長〔疏〕大射正對射人爲長若小臣正對小臣師亦爲長

案大射正亦射人也大射正對小射正爲長不對射人爲長注意本明疏反失之

司射適次〔注〕司射射人也〔疏〕按燕禮射人告具注云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又云射人納賓又云射人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則射人司正一人也又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注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又曰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注大射正射人之長此篇云射人告具又曰大射正擯自此以後皆止云擯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遂爲司正則此篇司正與大射正爲一人也下云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注云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乃薦司正注云司正大射正是也

案司射當亦大射正爲之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其明證也疏曼衍殊無斷制

射正涖之〔注〕射正司射之長

射正即大射正爲司射者

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於東堂〔注〕授弓當授大射正〔疏〕據此經上下或云大射正或云司射或云小射正不同者今行射禮大射正一人爲上司射次之或云小射正若然大射正與司射各一人據其行事小射正不止一人而已此云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下云小射正奉決拾以笥與此一人此又云小射正授弓與取決拾別則小射正二人也云授弓當授大射正者下云大射正執弓以袂以授公明此小射正授弓者當授大射正也

案此篇大射正司射小射正擯者司正皆是射人特因事異名以別尊卑耳周禮射人職曰王射立於後以矢行告此篇云大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於公則大射正即射人也又射人職曰與大史數射中此篇云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則司射即射人也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則司射大射正爲之此篇云大射正擯又云擯者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則司正亦大射正爲之燕禮注云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然則諸侯當上士二人爲長謂之大射正一爲司正一爲司射其下亦當有中士下士之屬（周禮射人大夫下有上士四人下士八人爲佐）謂之小射正也鄭注大射正云射人之長注司射云射人注小射正云司射之佐然則司射非小射正爲之明矣

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疏〕前解大射正與司射別人按此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則大射正與司正爲一人又按上文司射請立司正遂立司射爲司正則司射又與大射正爲一人與上解似相違者以大射正與射人俱掌射事相當則大射正與司射別若通而言之射人不對大射正射人亦名大射正故此以射人爲大射正也

案此疏疑有脫誤司正之爲大射正經有明文豈亦忘之耶何違惑至此

大射正受弓〔注〕受弓以授有司於東堂

案燕禮記君射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此大射正受弓者大射與燕時之射又異也（燕禮記注云不使大射正燕禮輕）注有司蓋即謂弓人

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

案上注云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即以此經知之大射正初爲擯者又爲司正君射時又舍司正親其職至是仍反爲司正是此篇所言大射正擯者司正實一人也

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注〕小射正司射之佐作取矢禮殺代之〔疏〕云禮殺代之者決第一番不言小射正作取矢

乃薦司正與射人於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注〕司正射人士也以齒受獻既乃薦之也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略其佐〔疏〕按燕禮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此不言其數又不言司士與執冪者以射人是小射正非一人互見執事執事者皆同獻不言其數不言執冪者二人文不具

案大射以射爲主故司正與射人特薦（司正亦大射正爲之）射人當兼司射小射正言之凡射時有事者皆得薦故不言其數燕禮則射人之供事者少故云一人注疏俱未的

又案大射正小射正分別尊卑長貳之稱司射臨事設立之名射人其官之本號也此篇首云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射人宿視滌射人告具於公以直云射人即其官之長可知且是時射人供事者少無煩辨別尊卑也擯獨言大射正者以自後皆言擯者恐人不辨其爲長爲貳故特著之也司射不著爲大射正小射正者以燕禮經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已有明文從可知也自後皆言擯者司正司射大射正小射正不復言射人此又云薦司正與射人者以射事既畢無須辨其長貳故總言射人見有事於射者皆得薦也司正仍云司正不總屬射人者以是後司正猶有事故從其設立之名而別言之也此射人一官稱名錯出之故於此求之可以得其緒矣

又案射時雖有司射大射正小射正而始終皆司射主其事如初次射請射命納射器莅畫物（工人士梓人畫物莅之此射正即司射）射正比三耦命取弓矢誘射作射命射告卒射第二次釋獲之射請射比衆耦命拾取矢作射請釋獲於公命設中命射視算命設豐命飲獻釋獲者第三次樂射請射命拾取矢作射請樂於公命射視算命設豐命飲命拾取矢命釋獲者退中與算皆司射事也大射正惟公射時授弓受弓以矢行告小射正惟作升飲作取矢及公射時贊決拾授弓於大射正而已

司正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注三爵既備上下樂作君將留羣臣而射宜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

公許擯者遂爲司正（擯者大射正）注君許其請因命用之不易之者俱相禮其事同也

案司正見鄉飲酒禮及上射人職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於公請徹俎公許

案敖氏集說引李寶之云馬字疑衍據鄉射此節亦云司正升自西階則作司正爲是

司士

見燕禮

司士戒士射與贊者注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司馬之屬也疏此夏官司士職文

司馬

司馬正

司馬師

周禮政官之屬太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諸侯之司馬亦卿一人小司馬下大夫一人軍司馬當上士爲之司馬正司馬師射時所立以監射事者葢軍司馬之屬

宰夫戒宰及司馬注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疏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合諸侯之六耦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

爲政請射注爲政謂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疏云爲政謂司馬也者按小宰云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是爲政謂司馬也云司馬政官主射禮者其屬有射人主射事故司馬政官主射禮也

案以上司馬皆謂諸侯之卿職兼宗伯者與下司馬別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注司馬師正之佐也

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於物閒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注司馬正政官之屬疏云司馬正政官之屬者非大司馬大司馬之下屬大司馬故云司馬屬按天子有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此雖諸侯禮亦應有小司馬號爲司馬正也

案諸侯五大夫有小司馬疏謂號爲司馬正非也此司馬正司馬師射時所使監射事者正與師皆臨事設立之名非其官之本號諸侯小司馬卿貳之官席位在堂上卽經云小卿賓西東上者是此正與師射時與司射聯事又主獻服不不當以卿貳爲之周禮小司馬下有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左傳晉有中軍司馬上軍司馬國語又有元司馬輿司馬然則諸侯亦當有軍司馬輿司馬之官以士爲之正與師蓋取諸此也

又案鄉射以司正爲司馬止一人此篇別有司馬之官不以司正爲之又正與師各一人與鄉射異也

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

案此司馬亦司馬正自後凡單言司馬者皆是注見下與上宰夫戒宰及司馬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者別據經文則射時命云侯命取矢命設楅撫矢獻服不命退楅解綱者司馬正也命負侯乘矢獻隸僕人巾車參侯干侯之獲者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者司馬師也司馬正經亦稱司馬亦稱正見下

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於楅如初注司馬司馬正於是司馬師亦坐乘矢疏知司馬是司馬正司馬師亦坐乘矢者此經皆言如初按上乘射司馬正與司馬師乘矢故知也

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注正司馬正也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於公請徹俎公許

案此司馬正當爲司正見上司正職

量人

周禮量人下士二人諸侯當士旅食爲之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注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疏云掌量道巷塗數者量人職文

巾車

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當上士爲之

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注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類

案鄭注周禮云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周禮又有車僕其職云大射共三乏此經命巾車張侯幷設乏然則諸侯之巾車或兼車僕之職與

樂人

樂人宿縣於阼階東

見燕禮

司宮

司宮士

見燕禮

司宮尊於東楹之西

司宮士奉豐

案司宮士無注以僕人士例之亦司宮之屬府史胥徒也

士旅食

尊士旅食於西鐏之南北面兩圜壺

見燕禮

小臣

小臣正

小臣師

小臣師從者

僕人正

僕人師

僕人士

周禮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亦上士四人僕人蓋如周禮御僕之職亦下士爲之正其長也師二佐也小臣師從者當卽僕人之屬僕人士則其下府史胥徒也

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

案下有小臣正小臣師此直云小臣不別正與師者此經之例凡事省而官之供事者少則直舉其官事繁而官之供事者多則複別其長貳（如射人有大射正小射正小臣有小臣正小臣師之類）直舉其官

而不辨尊卑則無問官之長貳皆直以官稱之（如燕禮小樂正亦稱樂正之類）辨其官之尊卑而仍有直舉其官者則皆謂其官之長（如經有司馬正司馬師司馬正亦直稱司馬之類）周禮六官若大司徒之等稱司徒小司徒不直稱司徒其證也又有一篇之中長貳並見而有直稱其官非專謂其長者則爲統舉全官之詞（若燕禮之言小臣相工及此篇射時言薦司正與射人之類）總未有既辨尊卑而佐貳之屬反直稱其官者若夫長貳不並見而專言其長或專言其貳者則以其官之長供事多而貳少故專於其貳別之（如燕禮特言小臣師在東堂下而其餘皆言小臣者小膳宰而其餘皆言膳宰之類）其官之貳供事多而長少故專於其長別之（如此篇特言庶子正徵公俎而其餘皆言庶子之類）此儀禮諸篇官名錯舉之例自後凡言小臣者皆小臣正也

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注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疏云小臣師正之佐也者下有小臣正正長也故以師爲佐云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者小臣正小臣中尊如天子大僕故引大僕職解之也

案注疏謂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周禮大僕職曰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此燕射二篇不見有大僕之官皆小臣掌其事則注疏之說信矣周禮小臣下有祭僕其職云大喪復於小廟喪大記君夫人之喪小臣復則諸侯小臣又兼祭僕之職矣諸侯無大僕而左傳云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杜注以爲大僕則東遷後所添設不如古也周禮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諸侯以小臣兼大僕則亦上士爲之也士喪禮君視斂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喪大記君之喪浴小臣四人抗衾然則諸侯小臣亦四人也

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

案燕禮小臣師無事故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此篇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故惟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據士喪禮小臣雖有四人以燕禮及此篇經文考之正與師止各一人也周禮司士職曰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注云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然則此小臣師從者蓋亦僕人之屬與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注正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疏云小臣長辭變於燕者燕禮直使小臣辭亦是燕主歡此射禮辨尊卑故使小臣長辭異於飲酒禮故云變於燕也

案燕禮亦小臣正辭注云變於燕非也燕禮所行事皆小臣正掌之而小臣師無事故不須言正此篇正與師皆有事故須言正以別之前此設公席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請媵爵者作下大夫二人媵爵請致者皆直云小臣不別言正者以前此小臣事皆但於小臣師別之曰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而其餘單言小臣者爲小臣正可知射時小臣事繁若設楅委矢設中公射贊袒贊襲拂矢授矢之類正與師皆同時有事故必須別之曰正曰師此時公酬賓小臣師雖無事而亦必別言正辭者以射時飲公侍射者降拜別之曰小臣正辭故此亦著其爲正以見辭下拜之事前後皆小臣正主之此經文屬辭之義儀禮諸篇詳略繁殺之際皆有精意存焉不得其旨而強爲之說失之矣

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於楅北括

案此當云小臣師坐委矢於楅疑經脫師字上云小臣師設楅則委矢於楅者亦小臣師可知鄉射禮曰命弟子設楅乃設楅於中庭又曰弟子取矢北面坐委於楅北括乃退然則設楅與委矢即一人爲之明矣以經文考之此篇射時凡設楅委矢設中退楅之事皆小臣師主之而小臣正則惟公射時贊袒贊襲及飲公時辭賓下拜而已蓋小臣正位在君之左右（下云獻左右正注云於阼階上是也）掌正君之服位出入君之大命故凡請命贊公釋辭之事皆正掌之而設楅委矢之事以使小臣師也後言小臣委矢者皆當有師字亦沿此而脫耳

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注命大史而小臣師設之國君官多也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疏按鄉射命釋獲者釋獲者執鹿中彼臣禮官少釋獲者自執中設之云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者其位已見篇首也

案篇首惟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不言小臣師者以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故也但小臣師無事時其位亦在此燕禮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此篇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互相見也

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於東堂

案經不著小臣正之位此云退俟於東堂則小臣正無事時其位在此矣蓋小臣正主相君須在君左右東堂與君相近也（公在阼階上）

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公稍屬

案周禮大僕職王射則贊弓矢此篇大射正授弓小臣師授矢與天子異也

視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案此經與燕禮同則知燕禮之小臣師非其長明矣

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注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長之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疏云僕人正僕人長師其佐也者以正爲長師爲眾故僕人正爲長僕人師爲佐也云士其吏也者以其在僕人之下故知僕人之吏吏則府史之類云天子視瞭相工者見於眡瞭職文（注謂諸侯兼官僕人掌眡瞭之事非是辨見燕禮樂人下）

案周禮小臣下有御僕此經僕人與小臣聯職疑即御僕之官左傳晉魏絳授僕人書杜注僕人晉侯御僕國語韋注云僕人掌傳命又魯語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周禮御僕職云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鄭司農云復請奏事逆謂受下奏又云掌王之燕令是左傳國語所言僕人其職與周禮御僕正合天子有大僕小臣祭僕御僕皆同官諸侯無大僕唯有小臣及僕人亦當同官共府史胥徒周禮御僕下士此注以僕人士爲吏則正與師當是士以諸侯小臣下無祭僕故僕人正僕人師亦以下士爲之也（僕人小臣皆侍從之官與僕馭官別周禮大僕小臣等官又別有大馭中大夫與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皆掌馭車左傳諸侯有僕人又別有戎御等官其職各不相通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僕秦官掌輿馬注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是秦制以大僕掌輿馬而後之言官制者遂誤合兩職爲一矣）

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於豐上退俟於序端注僕人師酌者君使之代弟子也

小卿

小卿賓西東上注小臣命於其君者也疏按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若言小卿據次國以下有

之

案王制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諸侯三卿分爲上中下執政一人爲上卿亦曰冢卿其次爲小卿亦曰介卿左傳云冢卿無路介卿以葬是也然三卿下五大夫亦謂之小卿公羊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何注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故崔氏云司徒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經上云卿席賓東東上則卿非一人此云小卿賓西東上則小卿亦非一人若以小卿爲命於其君之卿則諸侯卿止三人經不當皆云東上然則小卿即謂三卿下五大夫明矣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經又云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者諸侯大夫不止五人詳見卷七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通言之小卿亦曰大夫也下文主人獻卿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獻大夫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更不見小卿之文又獻大夫直云繼賓以西東上不云繼小卿是大夫即兼小卿言之足證此小卿爲大夫矣注疏非是

公

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注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疏周官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是三公論道無職此大國立孤一人論道與公同亦無職故云不典職如公也縱鄭不見周官於周禮三公亦無職考工記云或坐而論道亦通及三公矣

見鄉飲酒禮

大史

小史

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大史當上士小史當下士爲之大史亦曰左史

大史在干侯東北北面東上

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於中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注傳告服不使知此司射所命

案大史詳見聘禮內史下春秋列國皆有大史之官左傳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孔穎達謂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是諸侯有小史也周禮大史職曰凡射事飾中舍注舍讀曰釋算執其禮事大史於射禮主釋算故經又謂之釋獲者小史則凡事主佐大史故傳命服不也

司射適階西去朴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觶升實之降獻釋獲者於其位少南

案釋獲者大史也獲者司馬獻之釋獲者司射獻之小史佐大史釋獲則獻亦當及也

膳宰

宰胥

胥

見燕禮

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注膳宰請者異於君也

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注主人宰夫也又掌賓客之獻飲食

案主人膳宰也注誤辨見燕禮

宰胥薦脯醢注宰胥宰官之吏也不使膳宰薦不主於飲酒變於燕

案下獻公亦宰胥薦脯醢不使士薦亦爲變於燕

胥薦主人於洗北西面注胥宰官之吏主人下大夫也先大夫爲之尊之也

案此及上宰胥注皆云宰官之吏是胥即宰胥矣前獻賓獻公云宰胥薦此獨云胥者以主人是膳宰胥即膳宰下胥徒故直言胥不言宰經內單稱胥者唯此薦主人耳餘皆言宰胥可證也注云主人下大夫也謂其爵下於大夫正明其爲士耳燕禮疏誤引燕禮注云胥膳宰之吏也經內唯此及燕禮薦主人獨稱胥正以對膳宰言故不稱宰胥主人之爲膳宰此亦一證矣

庶子

庶子正

見燕禮

賓升筵庶子設折俎注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不使膳宰設俎爲射變於燕

案周禮諸子職掌正六牲之體諸侯庶子與諸子同

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案庶子正庶子之長也此徹公俎獨言正則上設賓俎及卿俎不皆正可知義見小臣下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注庶子既掌正六牲之體又正舞位授舞器與膳宰樂正聯事又掌國子戒合教治世子之官也

工

大師

少師

上工

工大師以下之通稱周禮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諸侯大師當上士少師當中士爲之上工即上瞽也

乃席工於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注工謂瞽矇善歌諷誦詩者也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四瑟者禮大樂眾也疏云禮大樂眾也者對燕禮工四人而言也

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注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疏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鄭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是樂工之長也云杜蒯曰曠也大師也者禮記檀弓文引之者證大師爲樂工之長也

案論語有大師摯少師陽是諸侯亦有大師少師之官凡言工者瞽矇也大師少師亦瞽者爲之故通稱工周禮瞽矇有上瞽中瞽下瞽此上工當彼上瞽也注云大師少師工之長最確大師樂工之長非樂官之長周禮春官序官有大司樂樂師同官其職掌教國子與尙書典樂官同非瞽者爲之鄭注云大司樂樂官之長是也又別有大師小師瞽矇皆同官鄭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故周禮大史職注云大師瞽官之長是也韋昭注國語云大師樂官之長杜預注左傳云大師掌樂大夫皆由忽郤大

師上尙有掌樂之官天子謂之大司樂諸侯謂之樂正也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注）洗爵獻工辟正主也（疏）按鄉飲酒鄉射云大師則爲之洗其餘工不爲之洗是正主法今此工六人皆爲之洗故云辟正主也必知同洗者以其更無別獻之文故知同洗也

案此注以爲辟正主者得之燕禮疏誤辨見前燕禮及大射之主人是膳宰以其代公爲主人故與正主異也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於後（注）鼓北西縣之北也羣工陪於後三人爲列也（疏）知鼓北是西縣之北者以其下文大師少師始遷向東明此降者降在西縣之北可知云羣工陪於後三人爲列也者大師小師二人上工四人今若立時三人爲列大師後有工二人少師後亦有工二人故云三人爲列也

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

案周禮大師職曰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樂正

小樂正

見燕禮

小樂正從之（注）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燕也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疏）燕禮樂正先升又不使小樂正者彼主於樂此則略於樂故也

案燕禮亦使小樂正以無大樂正故不須言小以別之疏未的

小樂正立於西階東（注）不統於工明工雖衆位猶在此（疏）燕禮工四人樂正升立於工之西在西階東不統於工此雖六人衆於彼猶統於階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於後（注）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

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注）不言縣北統於堂也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

案是時工遷於東小樂正亦當立於其南注單言大樂正非也辨見下左右正

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注）樂正在工南北面（疏）此時工在洗東西面樂正在工南北面司射在西階下東面經云命樂正者東面遙命之

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注）樂正西面受命左還東面命大師以大射之樂章使奏之也

案上別言小樂正則直云樂正者爲大樂正可知例在小臣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令奏騶虞諸侯大射亦當大樂正令奏貍首下疏謂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是也

工人士

梓人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注）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圜者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疏）知工人士與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圜者冬官雖亡不知官屬之號見今考工記有三十官有梓人之官此工人士又與梓人同事故知冬官未亡時屬司空也云能正方圜者以工巧之能知也續人職云火以圜士以黃其象方梓人職張五采之侯之類是知方圜也

案左傳諸侯有工正之官工人士疑卽其屬考工記云梓人爲侯侯有采畫之事故與工人士主畫物也

隸僕人

隸僕人卽周禮隸僕之職周禮隸僕下士二人諸侯當士旅食爲之

隸僕人埽侯道（注）新之

案周禮隸僕職曰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是掃除其職故使掃侯道注云新之爲君將射也既夕云隸人涅廁則秋官司隸之屬與此異也

矢人

賓之矢則以授矢人於西堂下（注）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於東堂下可知

案周禮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此矢人疑如其職考工記有矢人爲矢不預射事與此別

服不

周禮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諸侯當士旅食爲之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注）負侯獲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疏）引天子服不氏者欲見諸侯亦三侯亦使服不氏與徒爲獲者也

案周禮服不氏職曰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服不主唱獲故經又謂之獲者據下注負侯與獲者是二人但對文有異散文則其事均主於獲負侯亦謂之獲者是以鄭云負侯獲者也

授獲者退立於西方獲者興共而俟（注）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之相代而獲參侯干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

案鄉射止一侯負侯獲者以一人爲之大射三侯大侯則服不負侯其徒代獲參侯干侯則負侯獲者亦一人與大侯異也

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注）言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服不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疏）自此已前皆以事名之於此而言服不著其官言尊大侯故也云服不司馬之屬者以其服不在大司馬下六十官之屬云掌養猛獸而教擾之也者猛獸熊羆之屬教之使擾馴人意象王者服不服諸侯使歸服王者

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注）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乏代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

案上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注云傳告服不使知此司射所命是服不卽獲者也著其官則曰服不言其事則曰獲者服不唱獲而謂之獲者猶大射正擯經卽謂之擯者大史釋獲經卽謂之釋獲者也

案司馬正獻服不大侯之獲者也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之獲者也

祝史

見燕禮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注）亦者亦士也祝史門東北面東上

案經不著祝史之位故注言之

左右正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注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階北面工遷於東則東面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工遷於東則北面僕人正相大師工升堂與其師士降立於小樂正之北北上工遷於東則陪其工後國君無故不釋縣二正君之近官也疏云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階北面者工在西謂遷樂於下時大師少師上工立於鼓北也云工遷於東則東面者按上遷樂於東之時直云大師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不見小樂正從之明留在西縣之北東面向工矣云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者按上文司射東面命樂正與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既東面命之則大樂正元立於東矣以其工在西階下故知西面向之矣云工遷於東則北面者按上文樂正反位大師既西面明樂正北面可知是以鄉射工遷於東西面北上樂正北面立於其南此亦與彼同北面也云國君無故不釋縣二正君之近官也言此者人君路寢之延樂縣不釋樂正與僕人正同掌樂事是君之近官也

案左右正辯見燕禮鄭氏兼樂正釋之誤經有小樂正又有樂正疏謂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是也但此篇有小樂正故單言樂正者為大樂正若散文則小樂正亦通言樂正燕禮諸篇無大樂正所言樂正皆小樂正也此篇則大小樂正俱有小樂正主告樂備經云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又云小樂正立於西階東是也大樂正主射時命工奏樂經云司射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文云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是也注謂小樂正在頌磬之北為右大樂正在笙磬之北為左其言無所據鄉射禮將射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當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於其南射畢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此篇不言者文不具耳其實亦與彼同樂正之位雖與工相近工在西則立於西工在東則立於東大小樂正皆然以鄉射參之此篇工入時大小樂正皆當立於西階下特主告樂備者為小樂正故言小樂正從之及遷樂於東之時大小樂正皆當立於其南鄭氏之說考之於經無所依據蓋緣誤解左右正為樂正故意遂其說以牽合左右之文耳

內小臣 見燕禮

甸人 見燕禮及公食大夫禮

閽人 見大射燕禮

鐘人 見燕禮

皇清經解卷五之三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四十

學海堂

儀禮釋官

績溪胡明經匡衷著

聘禮

宰

宰夫

見大射儀

宰命司馬戒眾介注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為宰疏天子有六卿天地四時之官是諸侯兼官而有三卿立地官司徒兼冢宰立夏官司馬兼春官立冬官司空兼秋官是以左氏杜泄云吾子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故禮記內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鄭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幷六卿為三或兼職焉是其諸侯幷六卿為三諸侯以司徒為冢宰義與此同

宰書幣注宰又掌制國之用疏宰即上命司馬兼官者也案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是以使之書幣也

案周禮大宰職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故掌書幣

命宰夫官具注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眾官具幣及所宜齎疏所命者冢宰司徒命之以宰夫屬司徒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故命諸官云官具者謂使宰夫命諸官各具所行幣在官之府其司非一故言眾官

案周禮宰夫職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故命之使諸官具幣餘詳大射儀

宰夫朝服設飧

案周禮宰夫職掌賓賜之飧牽注飧客始至所致禮請此

宰夫徹几改筵注宰夫又主酒食者也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疏對上宰夫設飧今又主酒食以禮賓也

案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飲食注飲食燕饗也是其又主酒食之事故此禮賓實觶薦籩豆脯醢皆宰夫掌之

記宰夫獻注為主人代公獻

案儀禮經內所言宰夫皆與周禮宰夫職合惟此記云宰夫獻則指謂膳宰與燕義使宰夫為獻主同辨見燕禮儀禮經是周公所作其記出於後儒之手如士冠禮記引孔子之言則作記者在春秋後可知春秋時通稱膳宰為宰夫見燕禮膳宰故此記因之亦云宰夫獻也

司馬

見大射儀

宰命司馬戒眾介注眾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為介疏云士屬司馬引周禮者案司士屬司馬而云作士適四方使為介諸侯之司馬亦然故引以證諸侯司馬戒眾介也

案此司馬卿官兼宗伯者

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注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

案此司馬之屬官從聘賓行者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孔疏云聘禮之文有上介眾介至所聘之國誓于其境則史讀書司馬執策賈人拭玉有司展幣其從羣官多矣詩緜蠻之篇言大臣出行微臣隨從是大夫出使有官從之也大夫本有家司馬此為君聘上介士介皆公臣則司馬當亦公臣周禮大司馬以下至伍長皆得稱司馬故有公司馬兩司馬之稱周禮公司馬注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為伍伍之司馬也此司馬蓋其類也

管人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疏云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案天官有掌舍掌次幕人等掌次云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掌舍職云為帷宮設旌門又幕人云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

即此布幕是也館人即彼掌舍以諸侯兼官故鄭總言之也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則館人與宗人共掌之若賓客則宗人掌之也

〔記〕館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注〕管人掌客館者也

案鄭注釋管爲館士喪禮注云管人主館舍者左傳楚公子圍聘於鄭將入館子羽辭曰敝邑館人之屬也杜注館人守舍人是管人與館人爲一其職掌館舍明矣疏以爲即周禮掌舍兼掌次幕之事考周禮無管人之官而掌舍與幕人掌次聯職或當如疏所云也喪大記云管人汲又云管人授御者沐是掌沐浴其職也此經釋文云管人掌館舍之官禮記釋文云管人如字掌管籥之人又古亂反掌館舍之人則所傳異也周禮掌舍掌次幕人皆下士則管人當士旅食爲之又案左傳襄二十八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杜注外僕掌次舍者昭十三年傳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杜注張幄幕又襄三十一年傳諸侯賓至僕人巡宮哀二十一年傳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于舟道杜注次舍也所言外僕僕人皆與管人職掌略同豈諸侯之管人春秋時改名外僕又稱爲僕人與

史

史讀書展幣

案書卽上宰所書用幣之數者周禮大史職曰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是讀之者大史也

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注〕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勑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

案上云史讀書展幣謂聘幣之書也此云史讀書謂誓戒之書也左傳楚公子棄疾聘於晉過鄭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其誓書之類周禮掌客職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注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史主書案彼謂侯相朝法此大夫出聘亦有史從也掌客疏云史大史之屬官則此史亦非大史也

內史出注〇附外史

周禮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內使當下大夫外史當中士爲之內史亦曰右史

〔記〕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注〕人內史也〔疏〕鄭知人是內史者案內史職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此云使人與客讀諸門外者亦是四方每書故知人是內史也

案周禮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諸侯亦有大史小史之官見大射儀此注云人內史尙書酒誥云大史友內史友左傳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孔疏云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魯亦立此官）則諸侯亦有內史外史明矣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引熊氏云按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爲左史也按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是以酒誥鄭注云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今案大戴禮盛德篇云內史大史左右手也盧辯注云大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亦與熊說同考左傳諸國皆有大史而無內史又晉有左史謂魏莊子（杜注左史晉大史）楚有左史倚相而不見右史者春秋時典禮廢墜史官不修唯魯備立其官（魯有外史則有內史可知）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而他國可知矣是以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兼內史策命之事則東遷後史官廢闕不能依禮之故孔穎達春秋序疏遂謂諸侯無內史又謂外史身居在外非官名失之矣

祝

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

案此祝大夫之家臣見少牢饋食禮

〔記〕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注〕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疏〕云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者若然諸侯不攝官使祝祝策矣案定四年祝佗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無事若君到主國祭饗之時得不攝官乎諸侯不使人攝是以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注云釋幣於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大夫使僕攝祝則是本無祝官與諸侯異矣其諸侯禮大祝不行知不使小祝行者以其掌客云羣介行人宰史是諸侯從官不言祝明大小祝俱不行矣

案據左傳則嘉好之事君與卿出竟祝皆不從但大夫之臣攝官其常故注言之疏謂大夫本無祝官非是少牢大夫禮有祝又左傳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是大夫之臣有祝也

賈人

庶人在官者次於府史

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注〕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疏〕謂若王制云庶人之在官府史胥徒之類以知物賈故名賈

案王制庶人在官者注謂府史之屬孔疏云之屬者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禮記少儀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注賈人知物善惡也周禮玉府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八人案周禮序官若庖人大府玉府職幣典婦功典絲泉府馬質羊人巫馬犬人諸職皆有賈此賈人當爲府官之屬周禮玉府內府皆掌金玉內府職曰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與此經合也

關人

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每關下士二人諸侯謂之關尹當中士爲之每關亦有關人當士旅食爲之

乃謁關人〔注〕古者竟上爲關以譏異服識異言〔疏〕王城十二門通十二辰辰有一門一關諸侯未知幾關魯廢六關皆天子則餘諸侯亦或然也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又云每關下士二人但司關爲都總主十二關居在國都每關下士二人者各主一關今所謂關人者謂告每關關人來告司關司關爲之告王故司關職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爲之告是也

案據下云遂以入竟則關人自是竟上每關關人疏說分析

甚確國語單子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注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敂門則爲之告又引此經爲證是關人之長天子謂之司關諸侯謂之關尹其職掌一也天子司門諸侯亦謂之門尹見卷八

老

勞者出授老幣注老賓之臣疏大夫家臣稱老若趙魏臧氏老案之類也

賓降授老幣注老家臣也

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注老室老大夫之貴臣疏案喪服傳曰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鄭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卽此室老貴臣者家相邑宰之屬故爲貴臣也

案據此則老卽家宰可知說詳士昏禮

記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注大夫曰老

案老上下通稱大夫亦稱老見士昏禮

訝

厥明訝賓于館注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疏案周禮有掌訝中士八人爲之此訝下大夫非彼掌訝也案下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又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大聘是卿故使下大夫訝也天子諸侯雖有掌訝之官朝聘之賓不使掌訝爲訝直以尊卑節級爲訝故云此訝下大夫也

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注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

記賓卽館訝將公命疏案秋官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於客注云待事於客通其所求索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共承客之此諸侯使無掌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於君

案周禮掌訝職唯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士以其等爲訝其餘事皆掌訝主之據此記則諸侯卽使大夫士之訝者事於客通所求索似別無掌訝之官上疏謂諸侯亦有掌訝疑無所證也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疏君得關人告卽知爲聘來使士迎之故聘義云君使士迎於竟是也

案周禮有掌訝又有訝士皆中士八人掌訝職曰若將有賓客至與士逆賓于疆注士訝士也訝士職曰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迎之聘義云君使士迎于竟下文賓歸又云士送至于竟疑此士卽訝士也

宗人附宗有司

周禮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諸侯無宗伯以司馬兼之亦無小宗伯其禮官謂之宗人士爲之宗有司蓋其下府史之屬

記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

案掌禮之官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兼之無宗伯唯立宗人而已禮記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雜記云宗人納賓是諸侯謂之宗人也春秋時諸國皆不見有宗伯而左傳稱魯夏父弗忌爲宗伯魯獨立宗伯之官然魯語亦云夏父弗忌爲宗韋注云宗宗伯蓋以諸侯之宗人與周宗伯職掌同耳弗忌云我爲宗伯亦當稱宗伯又云宗人夏父展哀二十四年傳云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定四年傳祝佗云魯以祝宗卜史杜氏解宗爲宗人則魯無宗伯可知鄭注大宗伯及禮器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爲宗人疑今本作宗伯者誤也周禮大宗伯卿小宗伯中大夫諸侯五大夫無小宗伯則宗人不在大夫之列當使士爲之但其職亦有大小雜記云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孔疏引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是其以又謂宗人爲大宗曾子問云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孔疏云宗人卽大宗又祭統云大宗執璋瓚亞祼是也鄭注文王世子云宗人掌禮及宗廟孔疏云別言及宗廟則宗廟之外諸禮皆掌此云宗人授次謂授賓人張之上士注云賓人掌次舍帷幕者宗人下又有宗有司見魯語韋注云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蓋府史之屬

廋車

記肦肉及廋車注廋廋人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疏案周禮天子夏官有廋人職掌養馬者官有巾車職諸侯雖兼官亦當有廋人巾車是故引周禮爲證

案此大夫受饔而祭祭訖肦肉及之明其下逮無不徧廋車乃賤官注疏以廋人巾車當之考周禮廋人下士而巾車掌公車之政令以下大夫爲之疑大夫出聘未必有此官從行也周禮廋人下有圉人掌養馬廋圉亦通稱左傳崔子使圉人駕又云孟氏選圉人之壯者是大夫亦有圉人掌馬也車則大夫家掌車之官若左傳云鮑子之臣差車鮑點杜注差車主車之官叔孫氏之車子鉏商之類杜注車士或曰廋車蓋廋人巾車之徒屬從聘賓行者周禮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諸侯當士故食爲之巾車見大射儀

公食大夫禮

甸人

甸人如天子甸師之職周禮甸師下士二人諸侯當士燎食爲之

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注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疏案天官有甸師氏兼有亨人皆屬冢宰彼天子禮諸侯比天子爲兼官故甸人兼亨人也必使甸人陳鼎兼亨人者案亨人職云掌共鼎鑊又案甸師職云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内饔之事故使甸人兼亨人陳鼎若然案少牢羹定饔人陳鼎者以其無甸人官故饔人陳鼎也既夕士禮云甸人抗重又云甸人築坅坎以士無臣使屬吏攝甸人之事非謂置此官也

案周禮甸師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又云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鄭注序官云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禮記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鄭注甸人掌郊野之官成十年左傳云使甸人獻麥杜注甸人主爲公田者是諸侯謂之甸人天子謂之甸師其職掌一也據少牢大夫無甸人則士亦無之士喪禮之甸人蓋公臣治士之喪事者疏非是辨見後

小臣

見大射儀

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注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疏案夏小官臣職云小祭祀賓客饗食如大僕之法此諸侯之務

客饗食故亦小臣掌之也

宰夫

見大射儀

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注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

案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飲食與其陳數注云飲食燕饗也疏云鄭不解經中食爲食禮者經中言食則食禮自明注又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疏云儀禮具有諸侯之禮俱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然則食禮之陳數宰夫掌之故此經設筵授公醯醬薦豆設黍稷設鉶設觶豐授公飯粱膳稻進觶豐授公束帛侑賓皆宰夫主其事也

宰

此宰當如天子內宰之職周禮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諸侯當上士爲之亦謂之宮宰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注宰宰夫之屬也疏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但宰官之內有宰夫之等是以下有宰夫之官皆於此立可知故云之屬也

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注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疏宰位在東夾北西面南上今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也云宰謂大宰宰夫之長者以單言宰諸侯三卿無大宰以司徒兼大宰大宰之下有宰夫故云宰夫之長也

案周禮內宰職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注引坊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是賓客之饗食內宰有事焉諸侯禮亦同也經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諸侯之大宰是上大夫何以不位於東夾南而位於東夾北據下云內官之士在宰東北則宰明爲內宰可知周禮外宗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內宗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是饗食賓客夫人有薦豆籩之事鐙豆屬注瓦豆謂之鐙故使內宰執以授公注謂宰宰夫之屬又謂宰宰夫之長疏遂以大宰當之不知周禮大宰職不主賓客饗食之事也祭統宮宰宿夫人鄭注云宮宰守宮官周禮內宰注云宮中官之長然則諸侯之內宰又謂之宮宰也

內官之士

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注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疏經云內官按周禮天官內宰下大夫掌王后以下彼天子內官諸侯未必有內宰以其言內官之士以士爲之明當天子內宰故舉內宰況之也

案內官之士當爲內小臣之屬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奄稱士者異其賢內小臣亦稱士故云內官之士其職云若有祭祀賓客則擯詔后之禮事是以位在此疏謂諸侯未必有內宰非是據祭統則諸侯有內宰明矣

雍人

旅人

周禮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諸侯雍人兼彼二職當下士爲之旅人則府史之屬

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注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疏云旅人雍人之屬者卽燕禮云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鄭云士旅食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

案周禮外饔職司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天子有內饔外饔之官諸侯唯有饔人而已襄二十八年左傳云饔人竊更之以鶩是也雍與饔通亦作饔國語佐饔者嘗焉韋注饔亨煎之官旅人蓋其下府史之屬如少牢之雍府也

訝

訝聽之注此下大夫有士訝疏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聘又案周禮掌訝大夫有士訝故云此下大夫有士訝也

見聘禮

司宮

見燕禮

記司宮具几注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疏按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注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注雖不同其義一也但燕禮司宮云設尊故以小宰解之此司宮設几席故以大宰之屬解之案大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汙穢之事卽此司宮彼不言設几席者以天子具官別有司几筵又有小宰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筵及小宰也

案司宮當以此注爲正燕禮注誤辨見前疏既釋爲宮人又云燕禮司宮設尊故以小宰解之此司宮設几席故以大宰之屬解之其說甚非小宰職無設尊之文大宰之屬無司几筵之官總之注其誤解爲小宰疏欲護注故多紕謬耳

覲禮

嗇夫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春秋傳曰嗇夫馳疏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者無正文知司空屬者案五官之內無嗇夫之名故知是司空之屬但司空職亡故言蓋以疑之引春秋傳者案左氏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叔孫昭子救日食引夏書云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鄭引者欲見嗇夫是卑官得爲末擯之意也

案嗇夫之官始見於夏書周殆因夏制與夏小正云嗇人不從嗇人疑卽嗇夫漢書五行志引左傳嗇夫馳庶人走說曰嗇夫掌幣吏孔傳曰嗇夫主幣之官本此庶人其徒役曲禮疏引音義隱云嗇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解與此經略合儀禮唯覲禮尚存天子之禮而有嗇夫其爲冬官之屬無疑據漢書云庶人其徒役則嗇夫當士爲之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此雖諸侯禮天子亦然注以嗇夫爲末擯亦足證嗇夫爲士也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又張釋之傳有虎圈嗇夫鄭氏義云留畋司馬今之嗇夫蓋漢亦有此官而所掌或異耳也

宰

此宰卽周禮天官冢宰卿一人者是也

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疏此言宰卽大宰大宰主幣故周禮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注云助王受此四者是也

袖海山房校印

大史

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注)讀王命書也

案周禮大史職曰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是讀命書正其職禮記玉藻疏引此經大史是右謂大史代內史宣行王命故居右非也

皇清經解卷五之四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四十一　學海堂

儀禮釋官

績溪胡明經匡衷著

士喪禮

甸人

甸人掘坎於階閒少西爲垼於西牆下東鄉(注)甸人有司主田野者(疏)士無臣所行事皆有司屬吏之等言主田野者按周禮甸師其徒三百人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是掌田野士雖無此官亦有掌田野之人謂之甸人

案甸人公臣見公食大夫禮士無地不得有掌田野之人疏非是周禮宰夫職曰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職喪職曰掌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古者臣有喪事公家使人治之以喪事需人孔多家臣不能具官故也特牲士祭亦有公有司此與下管人夏祝商祝冢人卜人之屬蓋皆公家之臣來治喪事者也

又案喪大記曰甸人爲垼於西牆下人君禮亦同周禮甸師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與亨爨聯職故使爲垼也喪大祭又曰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

甸人徹鼎疏甸人徹鼎者以其空無事故徹案公食大夫云甸人舉鼎順出奠於其所

案周禮亨人掌共鼎鑊公食大夫禮注云甸人兼亨人者少牢雍人陳鼎五疏云大夫無甸人則此篇疏謂士亦有甸人非矣

管人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注)管人有司主館舍者(疏)士既無臣所行事者是府史故知管人是有司也聘禮記云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此爲死者故亦使之汲水也

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煑於垼用重鬲(注)喪大記曰管人受沐乃煑之

案管人亦公臣見聘禮

夏祝

商祝

祝

夏祝商祝祝皆周祝也以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三祝皆公臣當周禮喪祝之職

祝淅米於堂南面用盆(注)祝夏祝也(疏)知是夏祝者見下記云夏祝淅米差盛之是也

祝盛米於敦奠於貝北

案此亦夏祝

商祝襲祭服稼衣次(注)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疏)云商祝祝習商禮者雖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云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者案表記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尊而不親言尊敬故知殷人教以敬是以使之習於接神宜若然此篇及既夕以夏人教忠從小斂奠大斂奠及朔半薦新祖奠大遣奠皆是夏祝爲之其閒襍不言祝名亦夏祝可知其徹之者皆不言祝名則周祝徹之也殷人教以敬但是接神皆商祝爲之其閒行事若祝取銘之類不言祝名者亦周祝可知唯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於重案周禮有大祝小祝喪祝詛祝甸祝此篇及既夕言夏祝商祝周禮以喪祝行事皆當喪祝者也天子以下喪禮亡(培翬案古注疏本多作云蓋據形似而誤浦氏鏜校本改云爲自)非(恐)亦當喪祝行事也

案周禮喪祝職曰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喪大記日君之喪大祝是斂衆祝(疏衆祝喪祝也)佐之大夫之喪大祝侍之衆祝是斂士之喪祝爲侍士是斂(喪大記本文祝字皆作胥鄭注云胥當爲祝字之誤)以此考之則三祝皆君之臣來爲喪事者非士之私臣也喪大記疏云商祝亦是喪祝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周禮喪祝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則夏祝商祝皆喪祝爲之也周禮無夏祝商祝之官而喪大記君大斂有商祝鋪絞紟衾衣與士禮同蓋使喪祝兼習二代之禮因別其名以分主喪士亦猶冠禮存章甫毋追之意據此篇及下篇則掌淅米鬻餘飯進奠徹奠者夏祝也掌襲含小大斂拂柩飾柩御柩者商祝也掌取銘者周祝也疏謂徹奠者不言祝名周祝徹之非是又謂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於重亦緣注而誤辨見下篇

又案疏謂天子以下亦當喪祝行事然喪大記君之喪大祝是斂周禮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小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則天子諸侯之喪又不獨喪祝主之也

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於尸西祝又受米奠於貝北

案此亦商祝

商祝掩瑱設幎目

夏祝鬻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注)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

祝取銘置於重(注)祝習周禮者也

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

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

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

案此亦夏祝

祝徹盥於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

案此亦夏祝

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

祝取銘置於肂

案此周祝

祝執巾席從設於奧東面祝反降及執事執饌

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

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

祝取醴北面取酒立於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

籩俎序從

祝闔戶先降自西階

祝與執豆者巾乃出

　案以上皆夏祝

外御

外御受沐入注外御小臣侍從者疏此云外御者對內御爲名故下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則此外御是士之侍御僕從者故尚書冏命云今予命汝作大正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此雖無臣亦有侍御僕從者也

　案外御士近臣喪大記曰管人授御者沐

宰

宰洗柶建於米執以從

宰從立於牀西在右注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取事

　案宰私臣見士冠禮周禮太宰職曰大喪贊含玉此士禮宰亦佐含

巫

祝

　巫男巫祝喪祝皆君之臣周禮男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男巫當下士喪祝當中士爲之

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疏云男巫王弔則與祝前者男巫職文云祝者則周禮春官喪祝職云王弔則與巫前是也引檀弓者證彼與此經異以其巫祝桃茢具故爲天子禮也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者此據喪大記而言案彼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於阼與此經同文有詳畧耳

　案據此則諸侯亦有男巫喪祝之官周禮王弔男巫喪祝俱前諸侯廟門外則巫前至廟門則祝代之前巫卽男巫祝卽喪祝言巫祝者文不具耳

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

小臣

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注周禮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阼階北面

　案小臣亦君之臣見大射儀喪大記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周禮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則小臣執戈蓋君之常衞

冢人

　冢人公臣如周禮冢人之職天子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諸侯冢人當上士爲之

筮宅冢人營之注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疏案周禮有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此士亦有冢人掌墓地兆域故云冢人營之也

　案疏謂士亦有冢人非是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又云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然則古者諸臣之墓地皆公家掌之此與下記言冢人物土蓋爲之經其兆域周禮又有墓大夫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葬庶民之葬尚有公臣掌之則此冢人爲公臣必矣周禮天子禮諸侯亦當然

筮人

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宅謂葬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疏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下文云如筮則史練冠鄭注云謂下大夫若士也則卜者謂上大夫

　案筮人見士冠禮雜記疏云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宅用筮但葬日亦卜與大夫同下文所言是也

卦者

卦者在左注卦者識爻卦畫地者

　見士冠禮

工

旣井椁主人西面拜工注匠人爲椁刊治其材疏注云匠人爲椁刊治其材者此解經主人拜工之事以其冬官主百工百工之內匠人主木工之事

　案雜記疏云匠人工人也工匠通稱

卜人

占者

　卜人占者皆公臣占者如周禮占人之職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

　案大夫士有筮無卜禮器家不寶龜孔穎達曰大夫卑不得寶龜臧文仲居蔡爲僭則士可知矣大夫士無龜而遇禮云大夫龜八寸士六寸蓋傳聞之誤也大夫士筮則有筮史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史家臣故凶服）是也卜必請於君魯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老請守龜卜室之族（韋注守龜卜人）鄭駟乞請龜以卜是也以此攷之知大夫士有筮人無卜人此亦公臣來爲事者也

又案儀禮士冠特牲少牢諸篇皆言筮此篇宅用筮而葬日用卜經內言卜者唯見於此昏禮納吉曰某加諸卜占曰吉則亦用卜可知但其儀不傳耳（昏禮用卜亦請於君魯語老請守龜卜室之族是也）

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注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

　案古者卜筮皆曰占周禮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鄭注占人亦占簭是也然周禮有大卜卜師主卜事有簭人主簭事而又有占人掌占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之衣（注有司卜人也）占者皮弁筮史練冠長衣占者朝服則占者與卜人筮人別可知矣此經占者三人在其南及云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卜人不在占者三人之中知卜人外別有占者如周禮占人之職也

卜人坐作龜注周禮卜師凡卜事示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疏周禮卜師凡卜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者此據小事故不使大卜眡高作龜

　案雜記曰大夫之喪卜人作龜

族長

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注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疏以其言族長故知掌族人親疏也

　案左傳鄭有備室大夫有貳宗皆主宗族之事士之族長亦

其類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大事宗伯涖卜
涖卜卽位於門東西面注涖卜族長也疏周禮天子卜法則與
士異假使大事則大宗伯涖卜小宗伯陳龜貞龜命龜大卜眡
高作龜次事小事以下各有差降也
案族長涖卜經卽稱爲涖卜以事目其人猶特牲嗣子舉奠
經卽謂爲舉奠有司徹上賓三獻經卽謂爲三獻也

宗人

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注吉服服元端也
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
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卽
席西面坐命龜與受卜人龜
案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注卜葬及日也疏
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故宗伯肆師云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案此宗人命龜與彼同而吉服疑亦
公臣若士冠特牲諸篇之宗人則當爲私臣矣

既夕

夏祝

商祝

祝

見上篇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啟三命哭
祝降與夏祝交於階下取銘置于重注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
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置于重爲啟肂遷之疏此不言
商夏則周祝也燭既入室周祝從而入室徹宿奠降降時夏祝
自下升取銘降置于重爲妨啟殯故也
案此節注疏誤敖氏繼公曰祝降者周祝取銘而降也不言
其升故以降見之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與執事者升取
宿奠也祝取銘置于重爲啟肂遷之取銘在前置于重在後
乃合而言之文順耳案禮之大例進奠者徹奠下記云夏祝
徹餘飯夏祝之徹記有明文敖氏之說得之
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
商祝御柩
祝取銘置於茵
案此祝周祝也銘之事周祝主之奠之事夏祝主之不相亂
也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記夏祝淅米差盛之
記夏祝徹餘飯疏經不言夏祝徹故記人言之
案據此則凡徹皆夏祝也夏祝進奠故亦主徹奠前疏非
記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
記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東前而降奠席于柩
西
記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案此亦夏祝

圉人

圉人夾牽之注圉人養馬者疏案周禮校人職云乘馬一師四
圉是圉人養馬以其養馬故使之驁也
案周禮圉人職曰凡喪紀牽馬而入陳

御者

御者執策立于馬後
案御御車也士得乘兩馬車故有圉人與御者亦私臣也

宰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
案宰見士冠禮雜記曰宰舉以東

士

士受馬以出注此士謂胥徒之長也有勇力者受馬疏婚禮記
云士受皮注云士謂中士下士不爲胥徒者徹主人親受幣明
受皮非胥徒是正士也
士受羊如受馬注士亦謂胥徒之長
案府史胥徒亦稱士檀弓曰管庫之士祭法曰庶士無廟

甸人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注還重不言甸人抗重言之者重
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視之案上篇云甸人置重于中庭
記甸人築坅坎疏經直云甸人掘坎不云還使甸人築故記人
明之

見上篇

史

主人之史請讀賵
案史士私臣掌文書者

公史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
出注公史君之典禮書者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
得禮之正以終也疏知公史是君之典禮書者以其言公史故
知君史案周禮大史小史皆掌禮則諸侯史亦掌典禮可知
案周禮小史職曰卿大夫之喪讀誄此讀者宜亦小史據此
則士之喪有公臣來共其事明矣史獨言公者因上有主人
之史故言公以別之其餘不言公者可知注疏不能由此推
之於上下篇之官制多有不能强通者矣疏每謂士無臣又謂士亦有此官進退無據由昧於此

宰夫

公使宰夫贈元纁束
案宰夫見大射儀周禮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
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弔事弔諸侯諸臣凡喪始死弔而
含襚葬而賵贈是也此諸侯禮亦宰夫掌之

御者

記御者四人皆坐持體注御者今時侍從之人疏士雖無臣亦
有侍御僕從之人
記御者四人抗衾而浴
案御者卽上篇外御士之近臣與上御者執策殊喪大記曰
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據此則士亦當四人
抗衾二人浴也

內御

記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注)內御女御也(疏)以婦人稱內故以女御為內御婦人不死男人之手故知內御女御也天子八十一御妻亦曰女御與此別也

案喪大記曰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孔疏云內外宜別內御婦人

隸人

記隸人涅廁(注)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疏)知隸人罪人者案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則中國罪人對夷隸蠻隸貉隸之等是征四夷所得也故鄭舉漢法今之徒役作者也

案疏引周禮未明司隸職曰邦有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鄭彼注引此經為證周禮五隸之下各有隸民此隸人蓋五隸之民君使之來共役事者也

童子

記朔月童子執帚(注)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疏)桓二年左傳云士有隸子弟服注云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祿不足以及宗是其有隸子弟也知有內豎及寺人者士雖無臣亦有內外之言寺人奄者以通宮中之命也

案疏謂士亦有寺人奄者以通宮中之命非是周禮內豎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又其職注云使童豎通內外之命古者內豎之官必以童子為之故鄭舉以為况內豎與寺人連職故并及之非謂士有此官士卑不得有寺人奄者若大夫之家則有之矣(見卷八大夫家臣考)

遂匠

記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閒(注)遂匠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疏)以周禮有遂人匠人天子之官士雖無臣亦有遂人匠人主其葬事云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者案周禮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及窆陳役注云致役致于司徒給墓上事陳役者主陳列之耳是遂人主引徒也又鄉師職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謂監督其事又此遂人與匠人同納車于階閒卽匠人主載窆與遂人職相左右也

案遂匠亦公臣來助士之葬者左傳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杜注孔疏以正夫為遂人則此遂人匠人當亦假於公臣士不得有此官也言遂匠者蓋其徒屬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周禮遂人注曰載及窆六遂役之稍人注曰天子以至於士柩路皆從遂來

冢人(見上篇)

士虞禮

祝

祝免澡葛經帶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卽位於門西東面南上

案周禮喪祝職曰掌喪祭祝號注喪祭虞也然則此篇之祝亦喪祝矣

宗人

宗人告有司具

宗人詔踊如初

案周禮小宗伯職曰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注喪祭虞祔也又肆師職曰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四師亦宗伯屬官)然則此篇祝宗人蓋亦公臣與

皇清經解卷五之四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四十二 學海堂

儀禮釋官 績溪胡明經匡衷 著

特牲饋食禮

有司羣執事

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注)士之屬吏也(疏)左傳云士有隸子弟謂此言為屬吏而已

案此經上有子姓兄弟則有司不兼子弟可知疏引左傳非也不直云有司而兼云羣執事蓋公有司私臣皆統之矣有司羣執事分言之凡職有專司者謂之有司無專司而臨事來助祭者謂之羣執事(士虞禮有賓執事者注云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者)統言之則自主人以下凡有事於廟中者皆可以執事稱之下云執事之俎陳於階閒二列北上注云執事謂有司及兄弟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是也

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卽位於門如初

案敖氏繼公曰此於賓兄弟之下言羣執事則是指公有司私臣而言也

筮人

筮人取筮於西塾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注)筮人官名也(疏)案周禮春官有卜人筮人此士禮亦云筮人故云官名也

見士冠禮

卦者

卦者在左卒筮寫卦(注)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

見士冠禮

宰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注)宰羣吏之長(疏)云宰羣吏之長者贊命之事非長不為又天子諸侯宰皆尊官故知羣吏之長也

見士冠禮

宗人

宗人告事畢

案宗人見士冠禮周禮肆師職曰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

宗人視牲告充

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潔

案周禮大宗伯職曰眡滌濯小宗伯職曰大祭祀省牲眡滌濯告時於王告備於王

祝

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注至此使祝接神

祝洗酌奠奠於鉶南

案祝見士昏禮周禮小祝贊奠疏云贊奠者大祝酌酒奠於鉶南小祝贊之大夫以上祝官不止一人少牢有小祝士之祝當止一人而已

祝迎尸於門外

案周禮大祝職曰祭祀迎尸

祝延尸尸升入祝先

祝命挼祭注命詔尸也

案周禮大祝職曰相尸禮小祝職曰贊隋注隋尸之祭也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於東序下

案周禮大祝職曰既祭令徹

雍正

雍正私臣掌割亨者

雍正作豕注雍正官名也

案雍正即雍人也少牢有雍人又有雍正故雍正爲雍人之長此士之官當止一人也

公有司

私臣

記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注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疏己所辟除者則府史之等不命於君者也

案士之私臣少不足以供祀事故有公有司來助祭者公有司益士之僚友若士之屬官以其與士同爲臣於公非家有私臣故言公以別之有司則賓及執事之通稱祭統羣有司鄭注云衆賓下及執事者敖氏繼公謂公有司公家所使給私家之事者恐非士之喪事公家使人洽之若祭事未必然也又此經明言私臣則士亦有臣而注疏謂士無臣之說非矣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引禮器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孔疏云士薦而云百官者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得百官故祀閣答任嘏問曰士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殽脀百官皆足抑謂此也

又案通考士禮諸篇宰祝宗人筮人卦者外御族長圉人御者童子雍正之屬士之私臣也士喪既夕二篇所言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家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公家之臣來給事者也注未別白賈疏泥於士無臣之說依違遷就無所考證敖氏繼公則謂宰祝宗人之屬皆公有司公家所使給事於私家者其說亦非公家使人給事於私家惟喪禮耳此篇助祭之公有司亦是士自宿之不必公家使之也冠禮自賓及贊者外凡執事皆士之私臣曲禮士不名家相家相即家宰則士得有私臣爲宰矣昏禮舅姑既殁婦奠菜於廟有祝帥婦以入豈歸之廟見公家亦使人給其事乎竊以士冠士昏及此篇所陳官名皆士之私臣但士卑官少若祝宗人雍正之屬或不必有專官臨事設之以共其職士之私臣有二一以府史胥徒爲之注疏謂自己所辟除不命於君者是也一以子弟爲之左傳士有隸子弟服注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者是也敖氏之解殆猶惑於士無臣之說與魯語叔孫穆子曰士有陪乘告奔走也是士又有陪乘之官韋注陪猶重也奔走使令也陪乘益如貳車之屬

少牢饋食禮

史

史筮史即筮人也

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注史家臣主筮事者疏案雜記大夫士筮亦云史練冠長衣是史主筮事也

案古者卜筮之官通稱史周禮占人職凡卜筮史占墨春秋每筮皆曰史又謂掌筮者爲筮史詳卷八卜筮官考是也左傳晉趙鞅卜救鄭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哀崔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孔疏云史者筮人也是大夫之家有史主筮矣此言史特牲言筮人一也卒筮乃書卦於木示主人乃退占注史受以示主人退占東面旅占之

案士冠禮疏引此經及注並與此異又謂鄭意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誤也辨見前

卦者

卦者在左坐注卦者史之屬也疏以其筮是史故知卦者見史之屬也

見士冠禮

宗人

宗人如周禮都家宗人之職周禮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侯國之家宗人其數未聞

宗人命滌

案宗人詳士冠禮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大宗伯職曰宿眡滌濯

既宿尸反爲期於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

案周禮肆師職曰凡祭祀宿爲期詔相其禮周禮宗伯肆師司官

宗人告備

案周禮小宗伯職曰大祭祀告備於王

宗人奉槃東面於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於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於槃北

案周禮都家宗人上士中士共六人其下又有府史胥徒之屬據此經宗人則有三是侯國大夫之宗人亦不止一人也

宰

宰家宰卿以大夫爲之大夫以士爲之

宰命爲酒

案宰詳士冠禮春秋凡卿大夫私邑皆有邑宰其家反有家宰曲禮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此邑宰也大夫邑宰無定數家宰則家止一人所以相家事主政教猶天子之有冢宰諸侯之有執政喪服傳所謂貴臣聘禮所謂老也此經宰命爲酒周禮酒人共祭祀之酒其職屬冢宰故宰命爲之

又案家宰尊爲邑宰其爵各下其主一等諸侯之卿得立大夫一人以爲宰陽貨爲季氏宰而孟子云貨以禮大夫有賜

於士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亢曰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是家宰爲大夫之證若邑宰則士爲之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注云士邑宰雜記士居堊室注云士亦謂邑宰是也春秋時邑宰通稱大夫昭二十六年傳云成大夫公孫朝又家臣之通例孤卿得臣大夫大夫得臣士士得臣府史士相見禮士見於大夫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贄玉藻大夫私事使私人擯注士臣於大夫曰私人特牲士之私臣注云府史以下此家臣之等差也

祝

小祝

吉則乃遂宿尸祝擯注祝爲擯者尸神象疏案特牲使宗人擯主人辭又有祝其傳命者士卑不嫌兩有與人君同此大夫尊下人君故闕之唯有祝擯而已

案左傳晉叔向稱范武子祝史陳信於鬼神魯叔孫昭子使祝宗祈死是大夫之家有祝明矣聘禮疏謂大夫本無祝官非是辨見前

祝設几於筵上疏按特牲云祝筵几鄭云使祝接神此使司宮者此大夫禮異於士故司宮設席祝設几大夫官多故使兩官共其事

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周禮曰大祝相尸禮疏大祝職云相尸禮注云延其出入詔其坐作是也

皇尸命工祝注工官也

案詩楚茨工祝致告毛傳云善其事曰工

小祝設槃匜與簞巾於西階東注爲尸將盥

案小祝佐祝者據此則大夫之祝非一人矣周禮小祝職曰大祭祀沃尸盥疏云案少牢尸入廟門盥於盤其時小祝沃水

司馬

司馬大夫家臣爲司馬者如周禮家司馬之職

司馬刲羊注尚書傳曰羊屬火疏此尚書大傳文引之者解司馬刲羊以其司馬火官還使刲羊羊屬火故也

案周禮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注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甸都司馬王所置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鄭注都王子弟及三公采地故左傳有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又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杜注馬正家司馬是大夫自以其家臣爲司馬也周禮司馬下有羊人祭祀割羊牲此司馬刲羊蓋兼其職

司士

司士贊者

司士擊豕疏案周禮鄭注司空奉豕司士乃司馬之屬官今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大夫又職職相兼司士兼其職可知

案周禮司士職曰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故此經擊豕升鼎賓俎司士掌之

司士又升魚腊注司士又升副倅者疏謂是第三俎其司士與前文司士升豕者別知以下經云司士三人升魚腊膚者則此豕魚腊宜各二人云倅亦副之別名

案注云副倅即謂司士贊者下文士司贊者二人與司士爲三故經又云司士三人也贊者其佐

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

雍人

雍正

雍府

雍人家臣主割亨者雍正雍人之長雍府其屬

雍人摡鼎匕俎於雍爨注雍人掌割亨之事者疏周禮饔人職文

案雍與饔通鄭注周禮云饔割亨煎和之稱左傳季氏有饔人檀是大夫之家有饔人也

饔人陳鼎五疏案公食大夫云甸人陳鼎鄭注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此大夫雍人陳鼎者周禮甸人掌共薪蒸與亨爨聯職相通是以諸侯無亨人故甸人陳鼎此大夫又無甸人故使饔人與亨人聯職故亨人云職內外饔之爨亨故使雍人也

案公食禮甸人陳鼎彼疏云少牢雍人陳鼎者以其無甸人官故雍人陳鼎也較此數爲了截

雍人倫膚九實於一鼎

案周禮內饔職曰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外饔職曰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

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

案下篇注云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周禮凡官之長皆曰正雍正即雍人之長也又周禮內饔外饔下皆有府二人

廩人

廩人摡甑甗匕與敦於廩爨注廩人掌米入之藏者疏掌匕米入之藏者周禮地官廩人職文以其穀入倉人米入廩人故也

案敖氏繼公曰廩人與雍人對言則是掌爲饎者也攷周禮廩人職祭祀共其接盛饎人掌凡祭祀共盛鄭司農云饎人主炊官特牲曰主婦視饎爨此經廩人摡甑甗匕與敦於廩爨則廩人掌爲饎之事兼饎人之職與

司宮

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於東堂下注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疏下文司宮筵神席於奧此又掌豆籩之等故鄭云攝官案內則鄭注云諸侯兼官者彼對天子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兼六卿此則大夫對諸侯諸侯具官大夫攝官也

案左傳序叔孫氏之難云司宮射之是大夫家臣有司宮也又案注云大夫攝官者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孔子譏管氏官事不攝焉得儉此篇司馬刲羊兼羊人之職司士擊豕兼司空之職雍人陳鼎兼甸人之職廩人摡甑甗匕與敦兼饎人之職司宮又兼掌祭器皆足爲攝官之證

宰夫

宰夫以籩受嗇黍注宰夫掌飲食之事者疏此宰夫以籩受嗇大夫之禮特牲祝以籩受彼士禮與大夫異也案楚茨詩注云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魚肉擩於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

案周禮宰夫職無受黍之文鄭楚茨注亦以此經推之敖氏繼公曰宰夫司士大夫之私人也

有司贊者

有司贊者取爵於篚以升

案凡事有專主之者謂之有司贊者則有司之助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注云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是其

言贊之義

有司徹

有司

有司徹疏下大夫不儐尸餕訖云有司官徹饋注云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

案有司卽司馬司士宰夫之屬

宗人

宗人擯疏案少牢宿尸祝擯此宗人擯者以祝不與儐尸故使宗人爲擯也

見上篇

司馬

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

案司馬見上篇敖氏繼公曰此司馬當作司士字之誤也上下皆司士爲之此不宜使司馬且司馬唯主羊俎耳羞湆魚非其事也

雍人

雍正

雍府

見上篇

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注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疏案周禮內饔職云掌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注云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此士（士字疑大夫之誤）之雍正所掌亦依之也

宰

主人降受宰几注周禮大宰掌贊玉几玉爵疏引大宰者證宰授主人几之義

案宰見上篇大夫之宰相家事亦如天子之有大宰

宰夫

宰夫贊者

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

宰夫自東房薦脯醢

宰夫執薦以從設於祭東

宰夫薦棗糗

案周禮宰夫職曰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注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

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

案宰夫贊者宰夫之屬義與有司贊者同

私人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於阼階上注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疏云私人家臣己所自謁除也者此對公士得君所命者此乃大夫自謁請於君除其課役以補任爲之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者大夫尊近於君故屈己之臣名爲私人云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者士卑不嫌近君故得名屬吏爲私臣也

案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亦此注不純臣之義士相見禮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注家臣稱私玉藻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臣於大夫者曰私人是也

又案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又曰近臣君服斯服之矣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此則大夫家臣有三等家宰邑宰爲貴臣餘皆眾臣閽寺之屬爲近臣也

司宮見上篇

司士

司士贊者見上篇

祝見上篇

案大夫家臣別有考附卷八末

皇淸經解卷五之四十二終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四十三　學海堂

儀禮釋官

績溪胡明經臣匡衷著

侯國官制補考上

諸侯官制已亡儀禮止存什一今蒐輯諸經補所未備以見侯國設官之著略依周禮官名考之屬其近古者著於篇左傳官制別有春秋列國職官譜詳之茲不具錄焉

孤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總考

周禮大宰之職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眾也謂眾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庶人在官者疏設其參者謂諸侯之國各立三卿傅其伍者謂三卿下各立五大夫陳其殷者三卿下各陳士九人三九二十七置其輔者謂三卿下各設府史胥徒云參謂卿三人者案左氏傳杜泄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氏爲司空則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云伍謂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爲司徒大夫一大夫爲大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寇事一大夫爲司空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云殷眾也謂眾士者士稱殷與旅同並是眾義故鄭謂眾士也

案天子六卿諸侯之制半天子故卿止三人也若大夫則不止五人經云傅其伍蓋指副於卿者言之周禮六官之屬卿止六人而中大夫不止小宰小司徒等十二人是其明證士亦不止二十七人王制但就上士言之其中士下士則無文也

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注始見命爲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爲大夫疏云始見命爲正吏者對府史胥徒非正吏云謂列國之士者謂公侯伯爲列國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解之也云於子男爲大夫者典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

再命受服注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疏云列國之大夫再命者亦據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同再命而知云於子男爲卿者亦據典命而言也

三命受位注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

四命受器注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

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注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疏案昭二十三年左傳云叔孫婼爲晉所執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服回在是其事也若然先鄭引魯之卿以證孤者孤亦得名卿故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并六卿爲三孤爲九卿亦得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魯是侯爵非上公亦得置孤者魯爲州牧立孤與公同若然其孤則以卿爲之故叔孫婼自比於孤也

案據周禮則諸侯惟上公大國得有孤一人春秋時侯國置孤已僭晉以侯爵而有大師大傅二孤見文六年傳尤非禮也

禮記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注上大夫曰卿疏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上大夫卿亦兼孤故春秋陽處父爲大傅經云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孤亦稱公故鄉飲酒禮云公三重是孤也殷以前大夫以上有爵故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謂士也周則士亦有爵故鄭注周制以士爲爵是也

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疏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命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注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疏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者則周禮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官長謂冢宰爲天官之長司徒爲地官之長自所命或若大府爲府藏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周禮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若子男之士雖無命亦當命於國君也以其稱士故也

案庶人在官者注疏以爲府史胥徒及工人賈人是矣然古者有未得爵命之士謂之士旅食其祿與庶人在官者等亦謂之庶人在官者見燕禮注周禮序官若地官鄰長賈公彥云鄰長是不命之士爲之之類不言爵者皆是也王制云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孟子云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此正爵也謂之命士若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而未有命者則先試之以官俟其任官然後以正爵命之所試之官則如鄰長之類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凡天子下士之官諸侯當使不命之士爲之但無正爵則亦未得九人以上之正祿故此諸府史以下庶人在官似兼不命之士方爲賅備府史胥徒自是每官之長所自辟除士冠禮注可證賈公彥周禮疏謂若治官六十其下府史皆大宰辟召非也又經云其祿以是爲差謂府食八人祿史食七人祿胥食六人祿徒食五人祿是其差見燕禮疏案此云上農夫食九人下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又云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則府史之等自食八人以下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注此班祿尊卑之差疏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待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爲節案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言之故鄭答臨碩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案此言諸臣班祿之制與孟子略同當是周初侯國之制大夫以上有采地者其祿取於采地卿大夫采地亦視國之大小爲節見下無則以公田所入之稅祿之士無采地其祿一受於公故周禮有司祿王制祿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國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韋注受公田也此足證諸侯之士無地矣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注此諸侯使卿大夫覜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注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疏中士者謂次國之士下士者謂小國之士大國之士既分爲三分次國小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其上之三分

案大國次國小國皆有上中下士此特就上士二十七人之中更分爲上中下耳諸侯之中士下士其數未聞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注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

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疏此一節論夏家天子命諸侯之國卿大夫及士之數前旣云夏官此亦夏禮卿大夫士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夏之大國謂公與侯也殷周大國並公也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下合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案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上士二十七人者云上士者對府史之屬也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公國長有四命孤一人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而鄭注再引王制以成彼義當恐周之人數與王制同也且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大夫若五則知餘亦不異也且冢宰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周則侯伯也而卿大夫士之命及人之數與大國同但一卿其君自命爲異也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案鄭注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惟言二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卿案前云小國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

案此言三卿五大夫制與周禮合當是周因於夏之制大宰職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不言小國有異則小國亦三卿明矣鄉飲酒義云建國必立三卿是也

又案據周禮王制諸侯止三卿春秋時宋鄭皆有六卿晉有八卿其新上下軍未罷時且有十二卿（左傳成三年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比天子之卿猶倍之僭妄甚矣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注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疏經直云大國之卿及小國之卿不云次國故云不著次國之卿云以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云此卿命則異者以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今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旣與小國連文知非直據小國下大夫一命者以經云大國下卿再命以次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大夫皆同此夏殷制也案周禮云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爲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爲三等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分爲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總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

案此言諸臣命數與周禮不同自是夏殷之制王制雜陳前代之禮故所記不皆周制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疏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爲賤則祿不可等命於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也

案鄭志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此篇言侯國班祿之制與孟子畧同當卽依孟子之文而爲之者也

曾子問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疏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

案疏此疏則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明矣周禮云傅其伍王制云下大夫五人皆謂三卿下佐事者其餘大夫尙多不止此也

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注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

案諸侯官制已亡其見於經而可考者上公之國有孤一人（儀禮謂之公侯伯以下無之）其餘五等之國皆卿三人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而已士有中士下士而其數未聞士之下爲庶人在官者又有不命之士謂之士旅食亦與庶人在官者等殷以前士無爵周則士亦有爵其命數依周禮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士一命士不命但子男之士雖不命於天子亦當命於國君故上士中士下士均謂之命士惟庶人在官者不命故孟子言班爵不及之其祿大夫以上取於采地士以下則受祿於公其大夫無采地者亦與士同此其考於經而可見者也

左傳桓公三年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疏周禮序官唯有中大夫無上大夫也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鄭元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夫卽卿也又無上大夫矣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爲上下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分大夫爲上下也

案春秋卿與大夫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是也此復就三卿之中分爲上中下又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故左傳有家卿介卿亞卿之稱下下夫亦謂之亞旅牧誓傳云亞旅衆大夫其位次卿是也又謂之嬖大夫左傳昭元年云子皆上大夫汝嬖大夫是也周禮有中大夫無上大夫諸侯之上大夫卽卿亦無中大夫左傳僖十五年云晉侯許賂中大夫杜注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與周禮中大夫別也

禮記雜記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注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戸之制疏謂小國中下大夫也故鄭注易訟卦云

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云伯氏齊大夫是齊爲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其天子公卿大夫案小司徒職注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然則大都公之采地方百里小都卿之采地方五十里家邑大夫采地方二十五里熊氏云以此推之公之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采地方五十里子男大都采地方二十五里以畿外地闊故公之大都與天子大都同也其中都采地無文其小都則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

案諸侯孤卿大夫之采地無明文可證唯此疏及坊記疏由周禮推之畧存其概此引熊氏云公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方五十里子男大都方二十五里中都無文小都一成之地方十里今案公之采地當三等侯伯子男采地當二等公之孤方百里卿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天子三公天子之公采地與卿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卿異侯伯子男與孤惟有卿大夫故采地當但分二等不必有中都也侯伯之卿采地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者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於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故卿降而爲方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不降者據孟子言班祿之制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采地皆一成也

又案天子地方千里大地方百里公地方五百里大都亦方百里不降者以天子大都所封有三公及致仕者又有王親子弟公大都唯孤而已公侯伯之卿采地亦與天子之卿同五十里者以諸侯止三卿故雖地狹亦足相容也

坊記家富不過百乘疏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百邑當依鄭志解疏說辨見後直云唯鄭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爲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天子之卿采地五十里而侯伯之卿反百里加於天子之卿一倍愼亦甚矣此疏所引皇氏之說俱未足據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又分侯伯之大夫爲二亦非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一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案鄭注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强臣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以爲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又以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

案疏引皇熊二家之說熊比皇爲勝左傳唯卿備百邑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者據小司徒四井爲邑言之方里而井四井爲方二里其說自確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小國之卿采地也言二十五里者據旁加而言此免餘意主辭邑故據卿祿之少者言之自卿而上乃有百邑則大夫不得備百邑故唯一成方十里也周禮司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又云唯加田無國王諸凡云百乘者當據采地之外有加賜者言之此云家富不過百乘是言加賜亦以百乘爲限非謂班祿之制卿采地有百乘也如左傳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晉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是也杜預解百邑以爲一乘之邑百邑即百乘說無所據

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五大夫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考

禮記王制疏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公羊傳襄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若有軍事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今襄公乃益司馬故云作三軍踰王制故譏之下卿即大夫也

檀弓夫子制於中都注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疏崔靈恩云諸侯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者爲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

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注周禮冢宰掌飮食司徒掌十二敎令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疏今此內則之篇既有飮食又有敎令則經文當云命冢宰司徒兩官備言之今唯一云冢宰不兼言司徒者是司徒兼冢宰之事故云記者據諸侯而言之

尚書牧誓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傳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

酒誥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女剛制於酒傳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列國諸侯三卿

梓材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傳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

立政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傳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

詩緜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箋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疏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

禮記曾子問小宰舉升幣此經是諸侯之制小宰諸侯大夫

案諸侯三卿其來已久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牧誓乃立政言文武未得天下以前制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至武王有天下立六卿而三卿遂定爲諸侯之制是以酒誥梓材俱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春秋時有可考者如襄十年傳云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二十五年傳子產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昭四年傳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之證若五大夫

則小宰見曾子問左傳宋有大司馬少司馬晉之士蔿爲大司空宋之遷卬爲大司徒言大則有小可知特諸侯三卿無大宰大司寇之官而楚與宋有少宰又有大宰宋有少司寇又有大司寇則東遷後所僭設不如古也

皇清經解卷五之四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四十四　學海堂

儀禮釋官　績溪胡明經匡衷著

侯國官制補考下

庖人

禮記祭統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胞者肉吏之賤者也

詩簡兮疏祭統云胞者肉吏之賤者胞卽周禮庖人（東漢書百官公卿表有胞人師古曰胞人主宰割者胞與庖同）故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饔人周禮饔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此疏謂諸侯庖人非士說未的今不錄）

案孟子言國君欲養君子曰庖人繼肉則諸侯有庖人明矣天子庖人中士諸侯當下士爲之凡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見燕禮注疏後可由此推之

獸人

左傳宣公十二年獸人無乃不給於鮮

案周禮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其職云掌罟田獸

漁師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甲蒯侍漁者注侍漁監取魚之官

國語魯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注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

案周禮有䱷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其職云掌以時䱷爲梁凡䱷者掌其政令此漁師蓋如天子䱷人之職也

醫

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

成公十年秦伯使醫緩爲之

案周禮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其職云掌醫之政令

府人

左傳文公八年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昭公十八年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疏周官有大府內府外府玉府天府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通言庫亦謂之府也諸侯國異政殊故府庫並言也

昭公二十二年子家子反賜於府人

案春秋諸國有府人而無大府玉府內府外府之官則諸侯府人兼彼數職可知矣庫人周禮無之或其所添設也周禮大府爲府官之長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之府人當士爲之

寺人

詩車鄰云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疏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宮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卽是內小臣之官也

案周禮寺人職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賈疏云寺人奄人不掌男子而秦詩云欲見國君先令寺人者彼秦仲宣王命作大夫始大有車馬其官未備故寺人兼小臣是以寺人得掌男子然則秦詩所云蓋一時權宜之制其實寺人掌內人不傳君命故燕禮有小臣戒與者孔疏謂與者兼官事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非也寺亦作侍鄭注周禮云寺之言侍蓋取親近侍御之義左傳又有侍人

內豎

禮記文王世子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注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注豎掌通內外者

案周禮內豎倍寺人之數鄭注豎未冠者之官名

世婦

禮記曲禮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注貶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

祭義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疏世婦之吉者亦諸侯世婦

案周禮序官有九嬪世婦女御據曲禮則諸侯無九嬪也

女史

詩靜女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疏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大夫女史亦如之

案據此則諸侯大夫亦有女史也

鄉遂官考

禮記內則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注四閭爲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疏四閭爲族以下皆周禮地官文云皆有屬吏者閭之屬吏則有閭史也州之屬吏則有州史也州伯則州長也州府是州長之府藏

案內則所記多諸侯之禮周禮序官鄉大夫以下皆無府史胥徒此有閭史州史又有閭府州府或周禮闕也

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

案鄉大夫見鄉飲酒禮州長見鄉射禮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依此注士爲州長黨正推之諸侯之州長當上士黨正當中士族師當下士若閭胥比長之屬則庶人在官也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諸侯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其族師以下雖無文亦當有此官也

左傳襄公九年二師令四鄉正敬享注鄉正鄉大夫疏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卽以卿爲之長此傳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典之但其所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爲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

國語齊語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宋鄉長鄉大夫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於司徒退班於鄉吏以考其行

左傳襄公七年叔仲昭伯爲隧正注隧正主役徒疏九年注云隧正官五名縣爲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

襄公九年宋災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注隧正官名也五縣爲隧疏此隧正當天子之遂大夫故遂大夫職云各掌其遂之政令遂人職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鄭司農云王國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外別之也

堯諸侯大國三遂次國二遂小國一遂周禮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賈公彥云鄰長不命之士爲之是孔疏以隧正當周禮之遂大夫又以爲當周禮之遂人諸侯兼官隧正或兼二職據魯叔仲昭伯爲隧正則諸侯亦使大夫爲之也魯叔仲氏世爲大夫

昭公四年山人取之縣人傳之注縣人遂屬疏周禮五縣爲遂是縣爲遂之屬也

案縣人疑如周禮縣正之官鄙師以下諸侯當亦有之但無文可證耳

文公十六年使師伺攻而殺之注師甸郊野之師疏周禮載師云以公邑之田在甸地師甸者甸地之帥當是公邑之大夫也

襄公三十年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疏俱是守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則稱宰此言問其縣大夫問絳縣之大夫也絳非趙武私邑而云則其屬者蓋俱是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非屬趙武也

案周禮四處公邑皆有大夫治之故載師注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又云遂人亦監焉諸侯之公邑亦使大夫治之但國卿分掌其地與周禮異也

封人

左傳隱公元年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注封人典封疆者疏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

案周禮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詩靜女自牧歸荑傳牧田官也

禮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疏養獸者若周禮牧人也

案周禮牧人下士六人注牧人養牲於野田者

縣師

左傳襄公三十年以爲絳縣師注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疏周禮縣師上士二人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凡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天子之縣師掌此諸事則諸侯之縣師亦當然

師

儒

周禮大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疏諸侯變保言儒儒亦有道德之稱也

案周禮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以次差之諸侯之師氏當下大夫保氏當上士也

門尹

國語周語門尹除門注門尹司門也

案左傳有門尹般門尹得又石乞尹門杜注云爲門尹是諸侯之司門謂之門尹也周禮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每門下士二人

虞人

禮記喪大記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注虞人主林麓之官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注虞人掌山澤之官哀十四年傳以賜虞人注同

案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澤虞掌國澤之政令據鄭注及杜注則諸侯似惟立虞人之官總主山林川澤而已周禮山虞澤虞皆中士則諸侯之虞人蓋下士爲之

迹人

左傳哀公十四年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注主迹禽獸者疏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凡田獵者受令焉鄭注云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

案周禮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廩人

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

案周禮廩人下大夫二人其職云掌九穀之數據少牢大夫有廩人則諸侯當亦有之國語云敵國賓至廩人獻餼是諸侯有廩人也

司服

禮記喪大記卷衣投於前司服受之注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

案士喪禮服者降衣於前受用篋注云人君則司服受之是諸侯有司服之官周禮司服中士二人

司墓

左傳昭公十二年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注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疏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鄭之司墓亦當如彼

案周禮冢人掌王及諸臣之葬地墓大夫掌萬民之葬地所掌不同諸侯之司墓亦當與冢人別也冢人見士喪禮

樂官考

詩簡兮序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疏伶官者樂官之總名周禮大司樂樂師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燕禮注云樂正於天子爲樂師也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

禮記文王世子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注四人皆樂官之屬也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

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疏云小樂正樂師也者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經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周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

案樂正詳燕禮文王世子所記雖不皆文王爲世子時事然據其官名往往與儀禮燕射諸篇相合則文以前爲諸侯之制亦略存焉周公制禮別立天子之官而以文武未得天下以前之官制爲諸侯制如牧誓云司徒司馬司空後遂定爲諸侯之三卿此可證也詩簡兮日之方中在前上處鄭箋引周禮大胥職爲證是諸侯亦有大胥小胥之官也周禮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

喪大記復無林麓則狄人設階注狄人樂吏之賤者疏若喪狄人出壺

祭統翟者樂吏之賤者也注翟謂教羽舞者也疏云翟謂教羽舞者羽翟羽故詩邶風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翟即狄也古字通用

案周禮無狄人唯有籥師中士四人其職云掌教國子舞羽歈籥此注云翟謂教羽舞者然則諸侯之狄人豈即籥師與

卜筮官考

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

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注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周者

左傳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注卜楚邱魯掌卜大夫

案周禮掌卜之官有大卜卜師卜人諸侯似唯有卜人而已左傳多言卜人或單言卜唯楚稱卜尹又稱開卜則其國所自名也

又案周禮大卜下大夫二人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則掌卜者士耳故內則云卜士杜氏以爲大夫非也

僖公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注史蘇晉卜筮之史

案古者通謂掌文詞之官爲史兆卦皆有繇詞故掌卜筮者亦稱史左傳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尙有晉國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韋注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是也周禮筮人中士二人

定公元年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

案守龜杜氏無注國語老請守龜卜室之族韋注守龜卜人也周禮有龜卜人中士二人掌六龜之屬據韋注及玉藻云卜人定龜似諸侯別無龜人之官以卜人掌之而已

哀公十七年衛侯夢於北宮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注赦衛筮史

案周禮有大卜筮人又有占人下士八人掌占龜筮儀禮士喪禮占者三人在其南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卜人外別有占者此云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筮與占異人似諸侯亦當有占人之職也

占夢

左傳哀公十六年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

案周禮占夢中士二人其職云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巫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注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疏周禮女巫職云旱暵則舞雩此以爲旱欲焚之故知巫女巫也

成公十年召桑田巫

禮記檀弓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注巫主接神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

案周禮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男巫見士喪禮

火師

國語周語單子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火師監燎注火師司火

案單子身爲王朝卿士而云周之秩官有之則此篇所言官制當是周初侯國之制矣先儒云火師即司爟周禮司爟下士二人

侯人

詩候人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疏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

案國語云敵國賓至侯人爲導是諸侯亦有候人之官主送迎賓客之事也

挈壺氏

詩東方未明序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箋挈壺氏掌漏刻者疏挈壺氏於天子爲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絜髮之絜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

狂夫瞿瞿傳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疏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者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爲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

案周禮雞人疏亦云諸侯兼官挈壺氏兼告期是諸侯有挈壺氏兼雞人之職也

旅賁氏

國語魯語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注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

案周禮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國語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是諸侯有旅賁氏也

節服氏

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案序官節服氏下士八人據其職云諸侯則四人是諸侯亦有節服氏也

御右官考

禮記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爲右注凡車右勇力者爲之

左傳桓公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次於陘庭韓萬御戎梁宏爲右注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疏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故知御爲戎僕右是戎車之右也

桓公八年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注戎右車右也

成公十八年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疏周禮大御

御官之長別有戎僕掌御戎車春秋征伐之世以御戎爲重此御戎當是御之尊者

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注乘馬御乘車之僕也乘居尙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疏周禮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杜言乘馬御乘車之僕則當彼齊僕也晉語謂之贊僕當時之官名也程鄭爲乘馬御御之貴者

案周禮御有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右有戎右齊右道右春秋諸國之官可考見者惟有戎車之御謂之御戎其右謂之戎右而已乘車則惟晉有乘馬御餘無徵也周禮戎右中大夫戎僕亦中大夫諸侯之御戎戎右當下大夫爲之

校人

左傳成公十八年弁糾御戎校正屬焉注校正主馬官疏校正當周禮校人校人掌王馬之政襄九年傳曰命校正出馬知是主馬之官也周禮校人不屬大御此蓋諸侯兼官或是倬公新法此傳所言諸官皆不得與周禮同也

襄公九年使皇鄖命校正出馬注校正主馬疏校正於周禮爲校人是司馬之屬官也

哀公三年校人乘馬注校人掌馬

案周禮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校人亦當不止一人校正蓋其長也

圉人

禮記檀弓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注圉人掌養馬者疏左傳人牛有牧馬有圉

案周禮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二人圉師職云掌教圉人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春秋諸國唯有圉人無圉師或諸侯止立圉人之官也

士師

論語柳下惠爲士師注士師典獄之官疏士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爲官名鄭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爲典獄之官也

案周禮士師下大夫四人諸侯之士師當士爲之故孟子云柳下惠不卑小官也論語又云孟氏使陽膚爲士師諸侯三卿司空職兼司寇左傳云孟氏爲司空故士師屬焉此足證諸侯無大司寇之官以司空兼之而顧寧人謂左傳臧紇爲司寇亦小司寇之說可信也左傳晉有理官齊有大士當亦士師之屬其官名蓋東遷後所設

隸人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隸人牧圉各瞻其事

昭公四年輿人納之隸人藏之注輿隸皆賤官

案周禮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其下有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司隸職曰掌五隸之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鄭注引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廁是隸人即司隸之屬諸侯不必有蠻隸以下之官然罪隸則亦有之左傳云裴豹隸也著於丹書是可證也

條狼氏

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案周禮條狼氏下士爲之鄭注引論語執鞭之士以爲士之賤者據其職云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是諸侯亦有條狼氏之官也

行人

禮記檀弓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注行人官名也

左傳襄公四年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注行人通使之官疏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諸侯行人當亦通掌此事故爲通使之官也

國語周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注理吏也行理小行人

案周禮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春秋諸國皆有行人而不言大小則諸侯僅立行人之官通掌其事明矣國語注以行理爲小行人者據周禮小行人掌逆賓客言之其實行理與行人一也

匠師

禮記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注公輸若匠師疏以匠師主窆故鄉師云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是也

國語魯語嚴公丹桓公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注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

案周禮鄉司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匠師主衆匠疏鄉師是司徒考匠師是司空考據禮記及國語則匠師之官諸侯亦有之周禮鄉師下大夫匠師與鄉師同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匠師蓋士爲之國語云匠師慶言於公而左傳襄公四年有匠慶謂季文子上距嚴公刻桓公桷之時已百有一年疑非一人也

輪人

禮記雜記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注輪人作車輪之官

案周禮考工記攻木之工有輪人

韗人

禮記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也注煇周禮作韗謂韗磔皮革之官也疏案周禮考工記韗人爲皋陶鄭云皋陶鼓木也言韗人之官掌作鼓木張皮兩頭輓之以爲鼓是韗磔皮革之官

詩簡兮疏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注云煇周禮作韗蓋謂磔皮革之官周禮韗人爲鼓鮑人爲甲案周禮函人爲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韗爲甲吏也

案考工記攻皮之工有韗人

玉人

左傳襄公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注玉人能治玉者

案考工記刮摩之工有玉人

陶人

禮記喪大記陶人出重鬲疏陶人作瓦器之官也

案考工記摶埴之工有陶人喪大記多記諸侯之禮是諸侯有陶人也

匠人

禮記雜記匠人執羽葆御柩疏匠人工人也周禮喪禮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

案考工記攻木之工有匠人

司里

左傳襄公九年宋災使伯氏司里（注）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疏）周禮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

國語周語司里不授館（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

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注）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

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司里授館（注）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也聘禮卿致館

魯語公欲弛郈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注）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

案司里韋注釋以里宰孔穎達已辨之據國語云營室之中士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則司里當爲司空之屬主營宮室者客館亦宮室之事故司里掌授之卿以幣致之聘禮云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此司里當彼大夫也（覲禮天子賜舍注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以此證之益知司里爲司空之屬也）左傳使伯氏司里杜注伯氏宋大夫韋注云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則諸侯之司里以大夫爲之明矣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司里爲司空之屬故又掌授民居魯語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是也

水師

國語周語單子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水師監濯（注）水師掌水監滌濯之事者

案此篇所言官制當是周初侯國之制說見前火師職司空主水水師當屬冬官此與上司里皆不見周禮其爲冬官之屬可知也

工正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注）掌百工之官

襄公九年使皇鄖命工正出車（注）工正主車（疏）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巾車車僕職並掌車乃爲宗伯之屬昭四年傳云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

昭公四年夫子爲司馬爲工正書服（注）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疏）工正雖不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也

案工正工官之長周人上輿一器工聚者車爲多故特主之其實工正總掌百工如月令工師之職（注月令命工師令百工司空之屬官也又云命工師效功注工師工官之長也）襄九年傳疏以爲司馬之屬非也

圬人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注）圬人塗者（疏）圬是塗之所用因謂泥牆屋之人爲圬人

舟虞

國語魯語叔向迺召舟虞爲司馬（注）舟虞掌舟

案月令命舟牧注云主舟之官此云舟虞蓋諸侯官名考工記云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舟虞亦冬官之屬也

附大夫家臣考

老（室老家相）郎見士昏禮廋車見聘禮史（史筮）卦者宗人宰（有家宰有邑宰）祝（亦曰祝史）小祝司馬司士（又有司士贊者）雍人（其長謂之雍正其屬又有雍府）廪人司宮宰夫（又有宰夫贊者）見少牢饋食禮及有司徹

案以上俱詳儀禮篇內

閽人（禮記檀弓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注閽人守門者是大夫之家有閽人也）

寺人（左傳宋公使寺人召司馬之寺人宜僚齊崔子使寺人御而出是大夫有寺人也）

豎（左傳穀陽豎獻飲於子反注穀陽子反內豎又叔孫穆子使牛爲豎是大夫有豎也）

司徒（禮記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疏皇氏以爲國之司徒非也熊氏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案據周禮有家司馬無家司徒恐大夫未必有司徒之官今存其說備參）

賈正（左傳臧會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疏賈正如周禮之賈師此郈邑之賈正亦家臣也）

工（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鴟是大夫有樂工也）

車　差車（左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疏服虔云車車士此大夫之家主車者又鉏子商往其臣差車鉏洪差車主車之官）

貳車（國語魯語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

卿御　右（左傳鄭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疏若梁餘子養御罕夷羿張御郤克之類似有定員掌共卿御案晉侯狄甲攻趙盾其右提彌明知之魯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是有卿御亦有卿右也）

御騶（左傳孟氏之御騶豐點疏是掌馬之官蓋隸掌御事謂之御騶）

圉人（左傳崔子使圉人駕又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是大夫有圉人也）

家士（案周禮有都宗人都司馬家司馬又有都士家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據諸侯之大夫有家宗人家司馬當亦有家士也）

工師（左傳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注工師掌工匠之官案此爲之工師亦家臣也）

側室　貳宗（左傳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疏卿之家臣其數多矣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爲之貳宗與側室爲例皆是官名）

管庫之士（禮記檀弓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注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

皇清經解卷五之四十四經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四十五

學海堂

儀禮釋官

績溪胡明經匡衷著

侯國職官表

天子六卿諸侯并爲三所以辨等威防冗濫然君國子民之事同則治敎禮政刑事之典闕一不可也此表依周禮六官次第凡見於經而可信爲周初侯國之制者則書其官其疑而未能定者依次附錄其說若出後人之僭設者則闕而不錄分孤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爲五格其官爵下周禮一等本鄭氏燕禮注推而列之（燕禮注云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諸侯則上士）後之言官制者將有覽焉

孤　諸侯惟諸侯之卿爲上公之大夫大國次國上公之大夫大國次國有孤小國皆三卿周禮曰孤一人周禮曰設其參卿一人周禮曰公飲酒義曰建國必立三卿之孤四命儀禮孤亦稱公

卿

大夫　大夫謂下大夫諸侯無中大夫周禮曰傳三等王制曰下大夫五人皆謂三卿下治之數未聞者其實大夫不五人也

士　士謂命士有上中下王制曰上士二之士十七人其中士下士人數未聞

庶人在官者　庶人在官者謂不命之士及府史胥徒工賈人之屬不命之士儀禮謂之士旅食

宰　案朗氏宰諸侯家宰以司徒兼冢宰之事孫之說氏云諸侯朗司徒爲宰

小宰　諸侯下大夫五人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是也

宰夫　小諸侯有宰夫有膳宰春秋時通謂膳宰爲宰夫記禮者遂誤脫見大射儀

宰夫有司　周禮大宰小宰宰夫皆同官其下有府史胥徒此宰夫有司即宰夫下府史之屬左傳之宰人疑亦此類

附錄　案周禮有宮正掌宿衛諸侯官以庶子兼之說見燕禮庶子職

膳宰

小膳宰　膳宰如周禮膳夫之職小膳宰其佐

宰胥　宰胥即膳宰下府史胥徒也亦曰胥

庖人

饔人　周禮有內饔外饔之官諸侯以饔人兼之

旅人　旅人即饔人下府史胥徒也與少牢饔府同

甸人　如周禮甸師之職周禮甸師下士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既不得爲士又非府史胥徒不命之士爲之使凡周禮下士之官放此

附錄　案周禮有亨人掌共鼎鑊鄭氏云諸侯以甸人兼之

獸人

漁師

醫　周禮醫師爲眾醫之長其屬有食醫疾醫瘍醫獸醫

司宮　如周禮宮人之職

司宮士　司宮士蓋司宮下府史胥徒之屬

管人　周禮有掌舍隸人掌次皆下士諸侯以管人兼之

府人　周禮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諸職諸侯可考見者惟有府人而已又有庫人見左傳

賈人　賈人在官知物賈者周禮大府玉府下皆有賈人見聘禮

宮宰　如周禮內宰之職見公食禮

內小臣　內小臣奄人亦曰巷伯又謂之內官之士

閽人　刑人墨者使守門

寺人　寺亦作侍奄人

內豎　豎未冠者之官名

世婦

女史　女奴曉書者案內小臣至女史皆內官非士故附列於此

司徒　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是也崔氏云立司徒兼冢宰之事

小司徒

鄉大夫　春秋時稱鄉正又稱鄉長見左傳國語

州長　亦曰州伯

州府

州史　見卷八鄉遂官考

黨正　見卷八鄉遂官考

附錄　案周禮黨正一命族師閭胥比長諸侯宜亦有之

閭府

閭史　見卷八鄉遂官考

封人

鼓人

附錄　周禮地官有舞師下士二人左傳宋以桑林享晉侯舞師題以旌夏杜注師樂師案周禮舞師掌教野舞不掌賓客饗食之事左傳之舞師疑即舞官籥師之類與周禮名同實異

牧人

縣師

師氏　周禮大宰職師以賢得民鄭氏云師諸侯師氏

保氏　周禮大宰職儒以道得民鄭氏云儒諸侯保氏

附錄　案周禮市官有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諸職春秋時宋鄭衛者有褚師杜氏云市官或諸侯之官與天子異名與

附錄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成會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孔疏云賈正如周禮之賈師

門尹　如周禮司門之職

關尹

關人

閭人之長如周禮宗伯屬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十二人徒閭人所謂閭之職

附錄 案周禮有宗伯上士二人其職云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云諸侯亦有諸節傳以爲諸有待節之吏監周禮掌節也

遂正

遂正兼周禮遂人遂大夫之職見八卷鄉遂官考

縣人

縣人如周禮縣正之職見卷八鄉遂官考

附錄 案周禮縣正下有鄙師鄙長里宰鄰長諸侯亦有之

附錄 又案諸侯鄉遂之外亦有公邑使大夫治之謂之縣大夫見卷八鄉遂官考

虞人

迹人

廩人

附錄 案周禮有饎人奄二人鄭司農云主炊官其職云其王及后之六食左傳晉侯欲麥使向人獻麥饎人爲之執饎人即周禮饎人之官諸侯與天子異名也

詩傳謂宗伯以諸侯無小宗伯鄭氏云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馬兼之

宗人

諸侯掌禮之官亦曰大宗宗人亦曰大宗

宗有司

諸侯國語有宗有司泰宗亦曰大宗宗人

附錄 案周禮有雞人下士一人其職云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諸侯以絜其氏兼之

司服

附錄 案周禮有司几筵下士二人鄭氏云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

大樂正

如周禮大司樂之職

小樂正

如周禮樂師之職

冢人

掌公墓之地見十五卷證

司墓

如周禮墓大夫之職掌凡邦墓之地域

大胥

見卷八樂官考

小胥

見卷八樂官考

大師

少師

瞽矇

大師少師樂工之長儀禮謂之工鄭氏云工瞽矇也周禮有上瞽中瞽下瞽又其下有眡瞭胥徒諸侯無眡瞭非也

磬人

如周禮磬師

鍾人

如周禮鍾師

笙

如周禮笙師

鎛人

如周禮鎛師

籥師

籥師丞

文王世子云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孔疏云周禮無有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見八卷樂官考

狄人

狄與翟古字通鄭氏云翟謂教羽舞者案周禮無狄人疑即籥師之屬見八卷樂官考

卜人

周禮掌卜之官有大卜卜師卜人諸侯惟有卜人而已亦曰卜士見卷八卜筮官考

附錄 案周禮有龜人掌六龜之屬諸侯以下亦謂之守龜見卷八卜筮官考

筮人

亦曰筮史見卷八卜筮官考

附錄 案周禮有占人下士八人其職掌占龜諸侯宜亦有之說見士喪禮及卷八小筮官考

占夢

大祝

亦曰祝史

小祝

見儀禮祝史職

喪祝

案周禮有喪祝上士二人諸侯亦有之又有夏祝商祝但言夏禮者見士喪禮

巫

案周禮有司巫其職云掌羣巫之政令又有男巫女巫諸侯亦皆有之

內史

亦曰右史

大史

亦曰左史

小史

外史

見聘禮內史職

巾車

工人

司馬 諸侯司馬兼宗伯之事

小司馬 諸侯小司馬兼小宗伯之事

附錄 案周禮有典路其職云掌王及后之五路詩魏風云殊異乎公路公路疑如典路之官孔穎達以爲巾車非也

附錄 又案周禮有車僕諸侯疑以巾車兼之說見大射巾車職

軍司馬 案周禮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左傳晉有中軍司馬上軍司馬是諸侯亦有之儀禮大射之司馬正司馬師疑即以軍司馬爲之

附錄 案周禮有掌疆中士八人其職闕疏云掌守邊疆界左傳齊人使疆吏來告疆吏疑即掌疆也

候人

射人 儀禮大射儀有司射大射正小射正皆射人爲之

司士

案周禮巾車下有工人國語云敝邑賓至工人展車疑即此

家宗人 周禮卿大夫有家宗人諸侯之大夫亦有之見少牢禮

量人

火師 如周禮司爟之職

挈壺氏 諸侯挈壺氏兼雞人之職

服不氏

戎右 按周禮有戎右齊右道右諸侯可考見者僅有戎右而已見卷八御右官考

御戎 按周禮有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諸侯掌駕車之官此御戎當戎僕並及左御僕有乘馬御孔疏以爲當周禮齊僕見卷八御右官考

校人 左傳有校正蓋校人之長

庶子 如周禮諸子之職亦謂之公族

附錄 案周禮有司右其職掌羣右之政令左傳有荀賓爲右司士屬焉孔疏云司士蓋周禮司右之類

旅賁氏

小臣 儀禮有小臣正小臣師

僕人正

僕人師 案周禮有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周禮諸侯之僕兼大僕以小臣兼之僕人蓋與周禮御僕之職正其長也師其佐也

矢人 宜亦如周禮司弓矢之職

弓人 宜如周禮槀人之職

節服氏

僕人士 案小臣士謂府史之屬

隸僕人 如周禮隸僕之職

諸侯無大司寇之官以司空兼之

小司寇

行人 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官諸侯惟有行人而已亦曰行理

士師

附錄 案周禮有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其職掌野之獄左傳鄭火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杜注以爲縣士是諸侯亦有之

附錄 案周禮有訝士中士八人其職主迎賓客諸侯疑亦有之說見聘禮訝

訝 聘禮謂諸侯亦有掌訝之官

附錄 案周禮有趣馬下士其職掌贊駕說之頒左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孔疏以騶爲主駕之官如周禮趣馬詩衛風云命彼倌人毛傳云倌人主駕者疑亦如趣馬之官或諸侯各異其名也

虞人 見燕禮虞人職

圉人

家司馬 周禮卿大夫有家司馬諸侯之大夫亦有之見少牢禮

隸人 周禮司隸掌五隸之法其中有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此蓋司隸之屬

條狼氏

司空 諸侯司空〻司空之事

小司空

匠師

家士 周禮有家士治家之獄訟諸侯官亦有之見卷八大夫家臣考

輪人

韗人

玉人 詩疏云諸侯廷人詩範人

陶人

梓人

匠人

[illegible] 案考工記三十工有弓人矢人儀禮有弓人矢人其職主射時授受弓矢如夏官司弓矢繕人之職與攻工之弓人矢人別也

司里

水師

工正 案左傳諸國皆有工正杜氏云掌百工之官鄭氏云司空之屬

工人士 案儀禮大射有工人士梓人十鄭氏云司空之屬 案工人士當即工正之官 又案水師工正俱非以下之官工人以首經可考附列於此

圬人

舟虞 案官司里圬人舟虞六職雖不見周禮而可信爲司空之屬今並採入以存侯國之職兼可補周官之缺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四六上

儀禮彙解彙編目錄

儀禮上

士冠禮

士冠禮鄭目錄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　本卷一

筮用幾　見卷一之百四十易經辨象

緇帶　本卷一

有司如主人至東面北上　叁柒釋官壹

布席于門中　叁陸漢讀壹

闑西閾外　本卷一

筮人執筴　叁柒釋官貳

宰自右少退贊命　叁柒釋官叁

卦者在左　同上

筮人還　叁陸漢讀一

旅占　本卷二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捌拾小疏壹

宗人告事畢　叁柒釋官肆

主人戒賓　本卷一

前期三日筮賓　玖拾小疏壹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　本卷一

質明　叁陸漢讀壹　本卷一

兄弟及有司告事畢　本卷一　叁柒釋官貳

設洗至在洗東　玖拾小疏壹

設洗直于東榮　同上

南北以堂深　同上貳

陳服于房中西牖下　本卷一

爵弁服　叁陸漢讀叁　一見上緇帶條

純衣　本卷一

韎韐　玖拾小疏貳　叁陸漢讀貳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　玖拾小疏叁

緇布冠缺項　本卷一　玖拾小疏叁　叁陸漢讀叁

側尊一甒醴　叁陸漢讀肆

爵弁皮弁至南面　捌拾小疏壹

爵弁至各一匴　叁陸漢讀肆

執以待于西坫　同上

兄弟畢袗玄　本卷二　捌拾小疏貳　叁陸漢讀肆

將冠者采衣紒　本卷一　叁陸漢讀伍

贊者盥于洗西　叁陸漢讀伍　一見本卷末補遺

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　叁陸漢讀陸

坐櫛設笄　捌拾小疏貳

筵于戶西　同上

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　捌拾小疏貳

面葉　叁陸漢讀陸

興筵末坐啐醴　同上

捷柶興　本卷二

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至見於母　本卷一　捌拾小疏叁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捌拾小疏肆　本卷一

請醴賓　叁陸漢讀柒

冠者見于兄弟至亦如之　捌拾小疏肆

奠摯見于君　本卷一

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　本卷一　叁陸漢讀柒

鄉大夫　見禮記雜錄鄉飲酒條　叁柒釋官伍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本卷一　叁陸漢讀捌

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　玖拾小疏肆

歸賓俎　捌拾小疏伍

洗有篚在西　捌拾小疏伍　玖拾小疏肆

筵末坐啐酒降筵拜　同上

立于筵西　同上

再醮攝酒　本卷二

三醮有乾肉折俎　玖拾小疏肆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　玖拾小疏柒

扃鼏　本卷一　叁陸漢讀捌

葵菹蠃醢　叁陸漢讀玖

加俎嚌之　同上拾

取籩脯以降　捌拾小疏陸

禮于阼　叁陸漢讀拾

戒賓曰至惟其所當 十八小疏七
某有子某 三六漢讀十
以病吾子 同上
眉壽萬年 本卷一
永受胡福 本卷一
嘉薦亶時 本卷一 三六漢讀十
孝友時格 本卷一 三六漢讀十
令月吉日至惟其所當 本卷一
伯某甫 三六漢讀十
伯某甫注周大夫有嘉甫 本卷一
屨夏用葛至不屨繐屨 十八小疏六
白屨以魁柎 本卷一 三六漢讀十
爵弁纁屨黑絇繶純 十八小疏六
章甫殷道也 三六漢讀十一
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本卷一
公侯之有冠禮也 二句 十八小疏七
天子之元子至而貴者也 同上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同上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本卷一 十八小疏七
死而謚至死無謚 十八小疏捌

士昏禮

士昏禮鄭目錄曰入三商爲昏 本卷一
昏禮下達 貳拾小疏壹
納采用鴈 本卷一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 本卷二
賓升西階當阿 見宮室九十六卷十四頁
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 貳拾小疏貳
主人降受老鴈 叁柒釋官陸
納徵玄纁束帛 貳拾小疏叁
有裧至於門外 同上捌
有裧 本卷一
女次純衣 貳拾小疏玖
纁袡 本卷一
纚笄被穎黼 本卷一
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 貳拾小疏玖
婦從降自西階 同上拾
壻御婦車 同上拾壹
婦乘以几姆加景 本卷一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 貳拾小疏拾壹
布席于奧 本卷一
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 貳拾小疏拾貳
匕俎從設 同上
設湆于醬南 同上
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 同上拾叁
御布對席 同上
婦執笲棗栗 同上拾伍 一見卷尾補遺
疑立 本卷一
以柶祭醴與坐啐醴建柶 見上士冠禮建柶興條
舅辭易醬 十二小疏拾伍
于是與始飯之錯 同上
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本卷一 貳拾小疏拾陸
祝盥至皇舅某子 叁柒釋官六
皇舅某子 本卷一
摯不用死 十二小疏三
皮帛必可制 同上八
必殽全 本卷一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十二小疏拾柒
敢請女爲誰氏 本卷一
三族之不虞 本卷一
父醮子命之辭曰 本卷一
勗帥以敬先妣之嗣 本卷三
母施衿結帨 十二小疏十
視諸衿鞶 本卷一
壻授綏至不足與爲禮也 見雜記後鄭成說大多條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 十二小疏十六
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 本卷一

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贄 本卷一
左頭奉之 本卷一
走見 本卷一
下大夫相見以鴈 叁柒釋官八 一見士昏禮納采用鴈
上大夫相見 叁柒釋官捌
至下 本卷一
下 本卷一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 本卷一
安而後傳言 本卷一
眾皆若是 本卷二
夜侍坐問夜膳葷 本卷一
若君賜之食 本卷一
大夫則辭退下 本卷一
則曰寡君之老 本卷一
執玉者 本卷一
宅者在邦至草茅之臣 叁柒釋官捌
宅者 本卷一
草茅之臣 本卷一

鄉飲酒禮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叁柒釋官玖
鄉大夫 見禮記雜錄鄉飲有四條
羹定 本卷一
筵下 本卷一
盥洗 本卷一
賓進東北面辭洗 本卷一
取爵適洗 見上筵下總
疑立 本卷一
眾賓辯有脯醢 本卷一
工四人至相者二人 叁柒釋官玖
樂正先升 同上拾壹
卒歌至一人拜 同上拾
大師則爲之洗至工不辭洗 同上

皇清經解卷五之四六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四六下

儀禮彙解彙編目錄

儀禮下

聘禮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喪服

士虞禮

特牲饋食禮

皇清經解卷五之四六下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四十六上　學海堂

儀禮彙解彙編

儀禮上

士冠禮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非也士之子固恆爲士未必童子即居士位此未命之士也未命之士謂之居士亦曰都邑之士入於學者曰學士選士俊士造士皆可用此禮行之三加彌尊以喻其志皮弁爵弁今加之他日仕於朝則可服之猶之入學者宵雅肄三官其始之意非謂今日已居士位而服此服也未命之士同於庶人六鄉之冠禮黨正教之公族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冠必告是庶人有冠禮也其冠皆可用此禮唯野處之甿與工商之子不可服此服則一加緇布冠而已大夫有世官士不世也胥是不衣翁之童子即任職居士位哉　江氏貞臬經補義

緇帶

冠禮曰爵弁服緇帶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緇袘玫袘字說文作衻引論語朝服袡紳然則袘亦紳帶之名緇袘其即緇帶歟　孔檢討禮學卮言

闑西閾外

鄭注闑門橛閾閫也疏曰曲禮云外言不入于閫閫門限與閾爲一也引之謹案閫閾也非閾也閫門限也非闑也爾雅柣謂之閾郭注曰門限槷謂之闑郭注曰門闑說文闑作梱曰梱門橛也橛門梱也闑門梱也梱門橛也橛限也梱與梱同說文枕同廣雅說門閫曰限謂之丞柣戺橉砌也說門闑曰槷橛闑臬也臬亦與闑同是閾與闑不同物不得以闑爲閾也曲禮之梱正指闑言之鄭彼注曰梱門限也亦誤以爲閾矣王肅家語本命篇注孔鼂逸周書作雒篇注及眾經音義二引三蒼並曰闑門限也誤與鄭同又鄭風丰篇箋曰悵門闑上木近邊者李巡注爾雅釋宮曰帳謂梱上兩傍木亦誤以梱爲門限　史記循吏傳楚民俗好庳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索隱曰梱門限也案梱門橛也橛居門中而短玉藻正義曰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車入里門則軸過其上橛高故車不得不高若增高門限則輪不能過雖高其車無益也索隱之說義不可通禮學記人部引槃邕短人賦曰木門閫兮梁上柱視短人兮形如許閫爲門中之橛直立而短故短人似之若門限橫亘不與人相似矣史記馮唐傳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漢書閫作闑韋昭注曰門中橛爲闑此閫闑同物之明證史記正義以閫爲門限則與闑殊物何以漢書作闑邪槷通作厥闑通作困晏子春秋雜篇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荀子大略篇作井里之厥古者庫門之闑或以黑石爲之邈周書作雒篇應門庫臺元闑孔注以元爲黑石　今京師城門巷門中央豎短石古之遺法也據晏子作困荀子作厥則闑橛之借字則闑之爲門橛而非門限甚明當以說文廣雅及爾雅注爲正不當如鄭說也漢書王莽傳思不出乎閫顏注曰閫門橛也則是以閫爲闑矣尤誤江氏慎修儀禮釋宮增注不能辯正反以爾雅注爲非疏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旅占

注云古文旅作臚案周禮司儀旅擯先鄭曰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德云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顏監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禹貢曰蔡蒙旅平傳云祭山曰旅韋昭音盧臚猶文臚周書諡法曰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臚即旅也兄弟畢袗玄注云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古文袗爲均 績案袗玄即漢之袀袨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淮南子云尸祝袀袨高誘曰袀純服袨墨齋衣也篆書袗與袀相似古文從均故左氏僖五年傳云均服振振祭服上下皆玄故爾之袀玄戎事上下同服故謂之均服 服虔注左傳以袀服爲戎服月令曰乘玄路鄭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是鄭意亦以袗爲玄○惠徵君九經古義

鄭注曰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古文旅作臚引之謹案旅序也旅占謂占者三人 見士喪禮 順其長幼之序以占也特牲饋食禮筮者還東面長占注曰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疏曰從長者爲始也 燕禮小臣請媵爵者公命長注曰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又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注曰長君尊先而卑後公食大夫禮大夫長盥注曰長以長幼也少牢饋食禮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枇注曰長枇者長賓先次賓後也昭十三年左傳使五人齊而長入拜杜注曰長幼以次拜埶與長占同義管子八觀篇齒長輯睦尹知章注曰鄉里長弟以齒也 當是其明證鄉飲酒禮司正升相旅注曰旅序也衆賓又以次序相酬燕禮士旅酌注曰旅序也士以次序自酌相酬旅占猶言旅酬旅酌耳古文旅作臚臚亦序也爾雅曰臚敘也臚與旅同敘與序同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主人戒賓

鄭注曰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疏曰論主筮日訖三日之前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之事也又乃宿賓注曰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疏曰云宿者必先戒者謂若賓及贊冠者同在上戒賓之內已戒矣今又宿是宿者必先戒也云戒不必宿者即上文戒賓之除正賓及贊冠者但是僚友欲觀禮者皆戒之使知而已後不更宿是戒不必宿者也云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者此決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衆賓主來觀禮非要須來容有不來者故直戒不宿也引之謹案鄭賈之意戒賓時廣戒衆賓而正賓與贊冠者亦在其中既筮而宿賓則惟宿正賓與贊冠者而衆賓不與焉以戒賓之後猶須筮賓則方其未筮之時尚未知誰爲正賓故以爲廣戒衆賓也今案少牢饋食禮先宿戒尸後筮尸筮吉乃宿尸與此先戒賓後筮賓最後宿賓正相似鄭注宿戒尸曰重所用爲尸者是少牢未筮尸之時已有將以爲尸之人主人先戒之以明愼重之意則冠禮未筮賓之時亦得有將以爲賓之人主人先戒之以重冠事明矣主人所戒之賓即所筮之賓猶少牢所戒之尸即所筮之尸不得以筮賓爲筮冠子者而以戒賓爲戒衆人也且鄉飲酒鄉射之主人戒賓皆指正賓言之而冠禮之主人戒賓則又兼指衆賓無是理也下文自夙興以下曰冠者曰主人曰賓曰贊冠者曰主人之贊者曰擯者曰兄弟爲類凡七絕無所謂衆賓者主人又安得而戒之乎下文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教之謂若始加祝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再加曰敬爾威儀淑愼爾德也惟冠子者乃有教之之語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共事謂若三加與醴與字之也惟冠子者始執其事主人戒賓與賓對之詞皆指冠子而言而無一語及於觀禮豈得謂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乎鄭君徒以筮賓之前不當先知有賓而戒之而以爲廣戒僚友則何以解於少牢筮尸之前先有尸而戒之乎曰賓已戒矣筮而不吉則如之何曰改筮他人爲賓吉而宿之而前所戒之賓不宿知者少牢先宿戒尸後筮尸而云吉則乃遂宿尸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冠禮之筮賓當亦如之改筮則所宿之賓非其所戒不改則所宿即所戒之賓經但言其不改者耳 同上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

億案賈氏疏云厥明夕爲期者謂宿賓與贊冠明日向暮爲加冠之期此以厥明夕爲期五字連讀近讀以厥明夕絕句爲期屬下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質明

宰告曰質明行事鄭注質正也宰告曰旦日正明行冠事頤煊案士昏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鄭注質平也史記歷書雞三號卒明集解徐廣曰卒一作平正義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平明即平旦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鄭注告兄弟及有司曰擯者告也注告事畢曰宗人告也疏曰必知擯者告者上擯者請期此即云告明還是擯者告可知知宗人告者亦約上文筮日時宗人告事得知也引之謹案如鄭注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告者兩易其人則經當有以別之不得隱其告之之人而但曰告也且下始云擯者告期于賓之家則告兄弟及有司非擯者明矣上文筮日宗人告事畢而此不言宗人則亦非宗人告矣反復文義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蓋皆宰告之不言宰者承上宰告而省其文士喪禮宗人還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異爵者告于主婦告于異爵者皆宗人告也而不言宗人亦承上宗人告于涖卜而省其文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特牲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鄭君皆元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榜謂元端三裳主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此元端元裳黃裳雜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元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元端者無異裳益可知也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乃言元端之韠色不同猶冕弁服之有緼韍赤韍耳與裳無涉 金修撰禮箋

純衣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鄭注曰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士昏禮純衣纁袡鄭亦以爲絲衣家大人曰純當讀爲黗說文黗黃濁黑也廣雅黗黑也廣韻黗黃黑色也黗與純聲義相近古字可通爵弁服固以絲爲之然士冠禮之純衣與纁裳連文則義主於色而不主於絲士昏禮之純衣纁袡亦當是也若訓純爲絲則於文不類矣史記五帝紀亦曰黃收純衣彤車白馬周官禮記多謂黑色爲純詳見周官純帛

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緇布冠有缺項

鄭讀缺加有頍者弁之頍不確頍者弁之貌不可以此名缺項也缺當讀如字敖繼公云冠後亦謂之項缺項者別以緇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故名缺項謂其當冠項之處則缺也此說是後既不合宜有繩結之乃得固鄭注謂項中有緇亦由固頍爲之疏謂兩頭皆爲緇別以繩穿緇中結之然後頍得牢固是也敖氏謂結之以固冠則非固冠當如鄭說隅爲四綴敖氏又謂太古始爲冠之時其制如此此說亦善若緇布冠有缺項存古也若元冠則不用缺項而纓屬於武矣古人之冠只有一梁吉冠喪冠皆然但吉冠橫縫辟積無數喪冠縮縫三辟積朱子君臣服議云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疑此說誤 江氏貢舉經補義

兄弟畢袗玄 古文袗爲均

注畢猶盡也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韠古文袗爲均也案此經蓋古文作兄弟畢袗元今文作兄弟畢均元鄭從今文作均元疊古文不用注當云均同也古文均爲袗也今本是後人倒易之左傳僖五年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杜注戎事上下同服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作袀音同正義曰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也又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司農云純讀爲均服之均釋曰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振賈服杜君等皆爲均均同也又國語晉語二均服振振韋注均同也戎服君臣同又呂氏春秋悔過云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今袀服四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高注袀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袀服鄭注旣以元衣元裳爲同服則必從今文作均矣賈高韋杜並云均同也與此注義正合又禮記月令孟冬之月乘元路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正義曰軫是車之後材路皆有軫何得云乘軫路此軫字當衣旁著㐱袗是元色故以今月令軫字似當爲袗字錯誤以此經云乘元路元袗義同故昏禮云女從者畢袗元鄭雖以袗爲同要袗是元之類是鄭以袗義爲元經已云元不必更言袗矣古文袗元義複鄭所不從據月令正義知孔氏所見儀禮已誤同今本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注袗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釋曰此袗讀從左氏均服振振一也故云同元上下皆元也同者卽婦人之服不殊裳案士昏禮亦當作均元據疏云此袗讀從左氏均服振振疑賈氏作疏時禮經尙作均元而未誤爲袗元也續漢輿服志下云秦已戰國卽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已袀元又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元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袀元已從又祀宗廟諸祀皆服袀元梁劉昭注云獨斷曰袀紺繒也吳都賦曰袀阜服也又蔡邕獨斷下祠宗廟則長冠袀元又淮南子齊俗訓若芻狗土龍之始成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高注袀純服袨墨齋衣也此並袀元連文與冠昏禮今文均元二字正同雖皆秦漢之事不足爲禮經之證然左傳均服旣本作袀服知儀禮均元亦本作袀元矣說文新附袨盛服也从衣玄聲廣韻黃絢切玉篇袨胡絢切黑衣也○嚴茂才經義叢記

鄭注袗同也古文袗爲均頤煊案說文袗玄服从衣㐱聲此卽今文義也鄭注袗同也字雖從今文作袗注仍依古文均字訓之後人不知均袗爲同聲假借字別作袀字淮南齊俗訓尸祝袀袨卽袗玄二字之俗說文皆不載 經義叢鈔洪頤煊

將冠者采衣紒

注云紒結髮古文紒爲結廣雅曰髮結也曹憲曰案說文卽髻字也古髻字皆作結漢有假結安齒結大手結周禮注結佔紒俗佔髻 惠徵君九經古義

建柶誤作捷柶

筵末坐啐醴捷柶興唐石經捷作建案士昏禮亦有坐啐醴建柶興之文則石經是也鄭注當云建柶扱柶于醴中陸德明所見本扱柶之扱作捷故音義云捷柶初洽反又作插又作扱此爲注音非經有捷字也宋人刻釋文者誤疑經文作捷柶并注中建字亦改爲捷曾不一檢士昏禮文沿譌數百年賴有石經正之此石經所以可貴也 下見小字宋本儀禮經注俱是建字○錢宮詹養新錄

問士冠禮冠者以柶祭醴興坐啐醴捷柶唐石經捷爲建顧氏以石經爲誤然否曰士昏禮婦受醴亦有以柶祭醴坐啐醴建柶之文則石經作建爲是敖繼公本亦與石經同是宋時猶未誤也今本所以誤者乃緣陸氏釋文有捷柶二字疑爲經文遂妄改建爲捷爾鄭注本云建柶扱柶于醴中陸所見本扱柶作捷柶故云本又作插或作扱要是注文非經文有捷字也經典釋文本單行之書今注疏本以釋文散入各經注下頗有舛譌而儀禮一經尤多芟削甚至以釋文溷入注中讀者不察乃謂鄭君注經已有翻切校刊之不謹貽誤後生多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冠者取脯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孔氏謂奠廟之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呂氏謂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庸敬以伸斯須之敬王氏謂此適子代父承祖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于衆子數說均未是夫曰拜受曰又拜此答其子之拜明文也古婦人之拜與男子異劉熙釋名拜于婦人爲扶自袖扶而上下也卽今婦人之揖蓋冠昏大禮雖父母亦無端坐而受子拜之禮所謂成人而與爲禮也子取脯至母前先揖而後拜送旣拜而更揖母於其揖則答之於其拜則受之今世尊者于卑幼揖則答拜則受亦如是豈拜子之謂乎 崔茂才吾亦廬稿

奠摯見于君

未命之士可奠摯于君乎曰可古者君臣甚親若一家士疾君問士喪君弔士冠其子雖未仕亦使見君宜也 江氏貢舉經補義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引之謹案鄉大夫之鄉賈疏作卿冠義孔疏亦作卿陸德明禮記釋文則作鄉音香劉廣文端臨從賈孔作卿段大令茂堂張觀察古愚顧文學千里從陸作鄉今臚列其說於左而加注以辨之

劉曰鄉大夫陸德明釋文無音禮記冠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竝音香至此以後儀禮禮記各本皆作鄉卽石經亦然由今考之此經及冠義皆當作卿大夫作鄉誤也卿大夫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國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 案宋明道本國語韋注引禮旣冠奠贄于君遂以贄見卿大夫其字正作卿則韋所見儀禮禮記皆作卿大夫不作鄉可知此足正陸氏釋文之誤 賈疏釋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竝改作鄉 段曰鄉大夫是也作卿非也凡言鄉大夫有二義一則周禮之本鄉鄉老鄉大夫闕以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鄉

大夫卿也鄉老公也舉鄉大夫以上關公下關士也乃案鄉大夫乃官名非爵名不得上關公下關士也一則本鄉之仕爲大夫在朝者亦舉大夫以關公士也案此說無據鄉射禮注曰遵者鄉之人仕至大夫者案鄉之人仕至大夫者謂之遵者不閒大謂之鄉大夫也又曰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案此鄉射禮注所謂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也此注卿大夫士冠禮注之卿大夫致仕者六字正與彼同傳寫者誤爲鄉耳亦猶鍾本陳本及通典通解楊氏圖俱誤作鄉大夫也通此鄉大夫三字所謂同一鄉之人仕至大夫者案鄉射禮注鄉大夫乃傳寫之誤不得據以爲解同一鄉而仕至大夫曰鄉大夫案敖繼公集說云鄉大夫不足據段用其意而爲此說非也每鄉卿一人亦即大夫之一也案此考書傳無說鄉大夫爲鄉之異爵者也或云即主治一鄉者亦一用此鄉大夫之義然敖云鄉大夫鄉之大夫者皆未用前說非矣今乃兩說並用定之說前說是則後說非後說是則前說非乃名每鄉一不自相刺謬乎且經義果如此則仕至大夫者文義乃明何得無一人或云鄉大夫同鄉之人仕至大夫者釋語注鄭於禮記皆釋鄉先生不釋鄉大夫者禮記注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則鄉大夫之爲同鄉現仕者可知矣儀禮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則鄉大夫爲鄉中卿大夫未致仕者可知矣案鄉大夫若作鄉大夫則文在鄉先生之前鄭當先釋鄉大夫而後釋鄉先生不當至鄉先生而始云同鄉明矣又案卿大夫人所共曉故鄭不注何則上文鄉卿大夫之不作鄉大夫則不得無注矣何以儀禮注此不注若至此三字乎段雖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皆本鄉之外恐太廣而不洪本鄉之內不甚遠而易相親故有冠者必見其鄉之已仕致仕者也如賈孔作鄉大夫則在朝之鄉大夫其可全見與案古者無大夫冠禮文子所行即士冠禮也獨見六卿於國語不得云不可全見晉有六卿猶可全見其餘諸侯則大國三卿小國二卿人數無多何不可全見之有是以陸是而賈孔非也注案章昭晉語作鄉大夫與賈孔皆同則又曰宋明道本晉語注遂以贄見鄉大夫賈孔是而陸非也不得從誤作鄉大夫且所見鄉大夫先生此元以後人所改下當作鄉大夫先生可案俗本作鄉大夫者以文子獨見六卿致仕者不得並引先生也引禮見鄉大夫謂每鄉卿一人之鄉大夫及同一鄉中仕至鄉大夫者鄉先生同一鄉中嘗仕爲鄉大夫而致仕者也皆見儀禮鄭注案儀禮鄭注未嘗云鄉大夫及同一鄉中仕至鄉大夫者也賈疏亦無此說必皆云鄉者謂同一鄉大夫案此說禮記鄭注及孔疏皆無此說在朝者冠者皆見之先生則雖在本鄉者見之故先生獨稱鄉若謂所見人夫與先生皆同鄉之人則經但云鄉大夫先生足矣下鄉字不可删乎唐賈孔儀禮禮記正義作鄉大夫誤不誤案賈孔陸氏禮記釋文音香不誤作音不可從案陸據本章云鄉大夫先生省下鄉字正可見章所據作鄉大夫也正作鄉大夫未嘗作鄉亦無先生二字張曰鄉大夫者鄉人之在朝爲大夫者也案此說本則章注氏之誤段沿諸侯之上大夫卿故言大夫而關卿矣非遺之也鄉先生仍是鄉人為大夫者但致仕耳故鄭注就下句爲解案上句鄉大夫何以不解儀禮禮記注又以何以皆不解以上經已見鄉大夫其人自明夫明上經注若作鄉大夫此不可通則不知作何解下經不知先生何人故須明之也儀禮士不注則不得云其人自明下經不知先生何人故須明之也案上經必當作鄉大夫矣冠禮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也其解貫通上下而又補經說之大夫兼卿也案鄭字即出上經非經文不言士而云卿大夫致仕者即承上經鄉大夫下經不云鄉大夫者謂鄉大夫言之明甚但不言先生注所注增成其義則此鄉射注云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以此中必表而著之矣若經不言鄉而兼卿義具前注故但取鄉大夫成文也案以前注考之則鄭說鄉大夫即鄉大夫之誤見上即以相承之本言之禮記冠義釋文云卿大夫鄉先生並音香案此陸氏之說不可爲據明道本國語章注引禮記正作鄉大夫與經文注意皆合足正釋文之誤郭下引儀不獨賈孔也學者擇善而從有可矣不誤者儀禮雖無音洪與此同可證者一也禮記正義復舉遂以贄見於鄉大夫云謂在朝之鄉大夫也案孔乃鄉之誤亦猶言鄉之當作鄉乃又云鄉大夫不當作鄉大夫之誤在朝所據禮記本正作鄉大夫也不得以字向不誤可見沖遠所據禮記本正作鄉大夫也不得以北宋本作鄉者爲證可證者二也冠禮賈疏云經云鄉大夫曰經云鄉大夫不得改爲鄉大夫且賈疏不言上下經字之誤對鄉先生注有鄉大夫而無士言之不得改爲鄉大夫鄭大夫兩解之義則所據經文作鄉大夫而不作鄉可知宋本作鄉了翁儀禮要義引賈疏當從之可證者三也以及唐石經本儀禮禮記字疏正作鄉案此皆因釋文然則自來不聞異說唯俗本甚完好皆迹作鄉致誤不足據案毛本作鄉與經文注意儀禮疏鄉誤鄉不過鈔胥剞工因形近舛錯而已昭合要義亦作鄉所據了翁所據鄭爲賈疏即如是不得以爲舛錯也賈維則誣鄭不亦傎乎案鄭非誣也顧千里校吳門黃氏北宋本儀禮疏作鄉不作鄉已破其所專據之謬矣案嚴州本作鄉者不則鄉則北宋本作鄉則鄉者不舊但以爲鄉真誤矣王肩書經義述聞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注云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說文云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丽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薦周古史考云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古文作離者易離彖云離者麗也禮月令云宿離不貸注云離讀如儷偶之儷兩鹿皮者士昏禮注云麗兩也春秋傳云鳥獸猶不失儷是儷爲兩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再醮攝酒

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漢書匈奴傳云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曰撓和也鄭以攝酒有攪撓之事故舉漢法以明之同上

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鄭注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疏案有司徹云司宮攝酒注云更洗益整頓之不可云洗亦當爲撓謂更撓攪添益整頓示新也頤煊案撓當作洗再醮如初儀始醮云卒洗升酌再醮酒因於前其亦當洗酌以示敬故鄭云整酒謂洗之有司徹亦唯徹室中之饋因前正祭之酒故鄭注更洗益整頓之其義正同經義叢鈔洪頤煊

扃鼏

鄭注曰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說文鼏音扃所以舉鼎也今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段氏若膺注曰今攷工記作大扃七箇許所據作鼏今部鉉下曰所以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據此知儀禮古文本亦作鼏古文以鼏密連文今文以鉉鼏連文鄭上字從古文下字從今文則鼏鼏連文轉寫恐其易淆故易上字爲扃耳引之謹案段說非也說文鉉字注易謂之鉉禮謂之鼏禮上當有周字鼏字注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正與鉉字注合是其明證俗本禮上脫周字而解者遂以爲儀禮若儀禮古文果作鼏鄭安得輒改爲扃乎易作鉉周禮作鼏皆正字故許君引之若儀禮古文作扃乃鼏之借字已言周禮謂之鼏不須更引儀禮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眉壽萬年

注云古文眉作麋大戴禮王言云孔子愀然揚麋盧辯注云麋一作眉荀卿子非相云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楊倞云麋與眉同漢書皆以麋爲眉歐陽公集古錄云漢故北海相景君碑有云者皆爲麋壽蓋古字簡少通用至不永麋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漢猶然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永受胡福

注云胡猶遐也遠也案詩隰桑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禮記引此詩遐作瑕鄭注云瑕之言胡也遐胡互訓古音通詩言胡考胡耇周禮說法問年壽考日嘏○同上

嘉薦亶時

釋文時劉本作古旹字案說文時四時也从日寺聲旹古文時从之日然則旹古文時也儀禮爲禮古經當從劉本釋文作旹乃時之譌耳臧拜經雜記

孝友時格

鄭注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時是也格至也行此乃能保之今文格爲嘏凡醮者不祝釋文嘏又作假引之謹案格借字也嘏正字也古嘏格同音少牢饋食禮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爲格格亦借字大福曰嘏特牲饋食禮進聽嘏注曰授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待尸授之以長大之福孝友時嘏言唯孝友之人是福也其福久而不失故又曰永乃保之之字正指嘏而言也下文字辭曰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注曰假大也案假亦與嘏通藝文類聚禮部下通典禮十六竝引作宜之于嘏嘏大福也宜之于嘏猶言福祿宜之也永受保之之字亦指嘏而言也前後文義正同不當異訓始醮曰孝友時嘏再醮曰承天之祜三醮曰承天之慶受福無彊皆祝其多福之辭鄭以爲醮者不祝非也敖繼公儀禮集說訓格爲感格尤誤王尚書經義述聞

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

釋文云字叶音滋案虞書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郭忠恕汗簡云古文尚書字作孳是字本有滋音毋容叶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周大夫有嘉甫甫字或作父

釋曰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嘉甫來求車是也案鄭注嘉甫指詩節南山篇家父作誦其人也古今人表政作嘉父蓋音同通借賈氏以春秋求車之家父當之誤已或曰周宜作晉左傳隱六年襄廿一年竝有晉大夫嘉父亦非梁處素瞥記

白屨魁柎

注謂魁蛤也柎注之使白萬氏儀禮商非之謂當是以木爲之即今俗制屨者之模範也明時民間用馬尾制巾帽以木爲範名曰魁頭蓋本此案制屨者以木爲範今謂之楦頭崔茂才吾亦廬稿

記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注云毋發聲也追猶堆也案追古堆字枚乘七發曰踰岸出追李善曰追亦堆字今爲追古字假借之也說文云𠂤小阜也徐鍇曰今俗作堆河東風陵堆蓋延之謂之風堆惠徵君九經古義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注云殺猶衰也繫上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虞翻注云乾坤坎離反復不衰亦讀殺爲衰淮南說山云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音近殺故云殺猶衰也棟案衰猶差也荀卿子云相地而衰政注衰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說林云大小之衰然注云衰差也春秋傳曰遲速衰序又云其周德之衰乎注云衰小也小猶殺也彼此互訓文王世子云親親之殺也注云殺差也是差與衰同○同上

士昏禮 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

賈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孔氏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爲商然則三光靈曜當作考靈曜漢三神鑑銘曰吾作明鏡幽鍊三商蓋本書緯惠徵君九經古義

納采用鴈 下大夫相見以鴈

鄭注曰納采而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注曰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引之謹案士昏禮記曰摯不用死鄭注曰摯鴈也是鴈乃生者鴻鴈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死若以鴻鴈爲摯則是死物也而記曰摯不用死則非鴻鴈可知又士相見禮曰贄冬用雉夏用腒是四時皆有執摯之禮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夏月無鴈之時下大夫將何以爲摯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鴻鴈矣鴈蓋鵝也鵝乃常畜之禽故四時用之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注佛其首曰爲其喙害人也今若執鴻鴈亦當佛其首而士相見禮但云飾之以布維之以索而無佛首之文則其爲畜鳥明矣李涪刊誤曰昏納鴈入奠執贄之義也鴈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鵞替之者亦曰奠鴈爾雅云舒鴈鵞鵞亦鴈之屬也案鵞亦謂之鴈古人奠鴈正謂用鵞非古用在野之鴈而後人以鵞代之也古者謂鵞爲鴈詳見周官膳用六牲之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

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主人筵於戶西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壻稱主人至於婦家則女父又當爲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爲主人則壻當爲賓故曰賓東面荅拜注賓壻也對女父之辭也至於壻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直稱曰壻壻者對婦之辭也曰主人曰賓曰壻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爲大而義之由內矣顧處士日知錄

鄭注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頤煊案廣雅釋器袘袖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揚袘卹削集解徐廣曰袘衣袖也袘與作袘說文袘褔也淮南齊俗訓褔衣博帶高誘注褔褒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有袗

注袗周禮謂之容按袗容聲之轉射者所蔽容亦謂之乏容之語之轉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纁袡

女次純衣纁袡鄭注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爲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頤煊案方言蔽厀齊魯之郊謂之袡禮記雜記上纁袡釋文王肅云婦人蔽膝也周禮內司服王后禕衣說文禕蔽厀也故袡亦爲婦人之上服經義叢鈔洪頤煊

纚笄被顈黼

說文無顈字何故曰士昏禮及禮記雜記皆有顈字而義各則士昏禮注顈禪也玉藻禪爲絅中庸衣錦尚絅釋文本又作顈詩碩人丰並作衣錦褧衣絅褧顈皆同物也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注顈枲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顈說文檾枲屬即雜記所謂顈也檾與褧通故說文引詩衣錦檾衣其實禪衣字當从褧枲顈字當从檾爲正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婦乘以几姆加景

注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今文景作憬按景今文作憬當音俱永切與詩之褧衣褧裳中庸之尚絅同皆婦人始嫁禪縠之衣爲行道禦塵之用中庸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景與憬皆假借字景不訓明憬非音景江歲貢羣經補義

布席于奧

釋文無布字朱梁補石本有張淳儀禮識誤李如圭儀禮集釋竝從釋文或曰下文御布對席與此文相當則有布字爲是家大人曰無布字者是也下文御布對席若無布字則文不成義此言媵席于奧則文義已明鄭注鄉飲酒云席敷席也無席更加布字下文言席于者六皆無布字又各篇中言筵于某處者筵上亦無布字釋文出媵席二字而不言本或作媵布席召南草蟲正義引此作席于奧是舊本皆無布字也布字即涉下文布對席而衍王尚書經義述聞

婦疑立于席西

注云疑正立自定之貌愚謂當讀如士相見篇不疑君之疑疑

立者斜向舅姑立也於君以不敢斜向爲敬獻酢則又必向所與行禮者以爲敬若鄉飲酒賓西階上疑立是向主人立也主人阼階東疑立是向賓立也周禮曰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此疑立之道乎大氏定自定位而面無定嚮隨其所敬轉移向之是之謂疑立今人行禮時亦唯君於此節斯敬賓之意遂矣○孔檢討禮學卮言

若舅姑既歿則婦人三月乃奠菜于皇舅皇姑

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案吳氏章句曰舅姑既歿乃行奠菜之禮者所謂廟見也婦人必舅姑授之室使代己而後主祭祀舅姑在則降阼階時已受之舅姑與祭可矣若舅姑前歿則無所受故於時祭之先行廟見之禮以明其職之有所自受然後可以助祭也必三月者時祭無過三月故以久者言之若昏期近于時祭則不必三月矣後儒不明三月之義改三月爲三日今世俗咸遵之失禮意矣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今俗所謂上見即其遺意若舅姑既歿則擇日而見于廟崔扶才吾亦遵稱

皇舅某子

日知錄云士昏禮皇舅某子此或謚或字之稱與聘禮皇考某子同疏以爲若張子李子婦人內夫家豈有稱其舅爲張子李子者哉按經云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張稷若儀禮鄭解云疏之意或以婦新入門稱姓以告故亦以姓稱其舅春秋傳云男女辨姓其此之謂 惠徵君九經古義

必殽全

記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家大人曰必字在殽字上則文義不順必殽全本作殽必全與上文行事必用昏昕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皆文同一例疏曰云殽必全者義取夫婦全節無虧之理是其證朱梁補石及各本皆作必殽全者涉注文殽全而誤注云殽全者不餒敗不剝傷此鄭氏解經文故無必字引之謹案殽牲體也俎實也士冠禮醮辭曰肴升折俎殽肴同大雅既醉箋曰殽謂牲體是也殽必全者謂豚之左右體全載於俎也上文經豚合升注曰合左右胖升於鼎也疏曰以夫婦各一故左右胖俱升是牲體之升於鼎已用全矣及其升俎亦必用全以夫婦各一胖是也少牢饋食禮腊一純而鼎注曰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殽之全猶腊之純耳鄭注以殽全爲不餒敗不剝傷案凡爲殽者皆不餒敗剝傷不必昏禮而始然也殆失之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敢請女爲誰氏

盛世佐曰士昏禮敢請女爲誰氏以字爲氏甚精左傳又有君氏夫人氏君夫人氏夫已氏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三族之不虞

謹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鄭注曰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引之謹案卒有死喪不測之患則不得嫁娶矣何以請吉日若豫料將來則又與惟是之文不合矣今案不無也洪範無偏無黨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不偏不黨呂刑鰥寡無蓋墨子尚賢篇引作鰥寡不蓋是不即無也虞憂也范望注太元元首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哀五年左傳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虞亦憂也無憂謂無死喪也三族無死喪則可行嘉禮故惟用此三族無虞之時請吉日也此與萃象傳之戒不虞左傳之備其不虞襄三年異訓彼謂不億度此謂無憂患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記父醮子命之辭曰

荀子云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鄉而跪醮而命之 惠徵君九經古義

勗帥以敬先妣之嗣

荀子云隆帥以敬先妣之嗣案文隆訓盛義亦通鄭注儀禮作勗者當由避殤帝諱改隆爲勗如毛詩隆衝爲臨衝郡國志隆慮爲臨慮之類荀子亦以隆慮爲臨慮漢時經學皆受之師時君之諱既經改易隨文釋之非復故書之義許叔重說文解字每載上諱不更箋釋亦此例也上文贊啟會注云今文啟爲開既夕請啟期同賈公彥云高堂生所傳者爲今文案生爲漢初人不應爲景帝諱明經師相傳遂爲故實非盡高堂之舊也 同上

問士昏禮父醮子辭云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荀子書勗作隆惠松厓謂當由避殤帝諱改爲勗如毛詩隆衝爲臨衝之類信有之乎曰禮家傳聞文字不無異同要當從其長者勗帥以敬於義爲長且信諸子不如信經君云避諱更易則無是理士冠禮稱秉爾幼志志爲桓帝諱受天之祜祜爲安帝諱皆未改易即以毛詩徵之四月秀葽秀爲光武諱思皇多祜祜爲安帝諱亦未改易也臨衝韓詩作隆衝韓詩在漢時立於學官何嘗避隆字耶 錢宮詹潛研堂集

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勖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鄭讀勖帥以敬先妣之嗣爲一句云勉帥道婦以敬其爲先妣之嗣敖繼公儀禮集說讀勖帥以敬爲句先妣之嗣爲句云汝當勉帥之以敬彼能敬則盡婦道而可以嗣續我先妣之事矣引之謹案敖說是矣而未盡也之是也言當勉帥以敬唯先妣是嗣也大雅江漢篇召公是似文義與此同毛傳曰似嗣也凡詩言先君之思云誰之思燕婉之求維子之好之字皆與是同義經文以事嗣爲韻若則有常句不入韻士冠禮字辭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備字爲韻嘉宜爲韻末二句不入韻是其例也顧氏詩本音謂相常爲韻非是 王尚書經義述聞

視諸衿鞶

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曲禮曰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詩鹿鳴曰視民不恌箋云視古示字也古文春秋傳皆以視爲示賈公彥曰古人字少眼目視瞻與以物示人皆作視字棟案示本神祇字古視瞻之視皆作眡周禮說文皆同敦丹敦石闕銘云昭眡後昆以眡爲示鄭所據古文儀禮知視爲古示字郭忠恕操佩觿以鄭氏此說大與說文石經相乖竊所未喻 惠徵君九經古義

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

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注疏不釋數字釋文亦無音引之謹案數當音所角切爾雅曰數疾也數之言速也驟也曾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是也言前此驟爲婚姻其時未久某之子尚未濯溉於祭祀某是以未敢往見吾子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士相見禮 摯

摯正字贄俗字士冠士昏二篇皆用摯字獨士相見篇皆作贄蓋張湻所改張湻儀禮識誤云此卷贄字經注總四十有四皆從手按釋文云贄本又作摯音同其從手者必非陸氏所據本今改從貝唐石經本作摯北宋刊本猶然 錢宮詹養新錄

頭脰字別

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注左頭頭陽也今文頭爲脰釋曰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脰項也項不得爲頭故不從也又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麝執之注今文頭爲脰士虞禮取諸脰膉注古文脰膉爲頭嗌也案說文頁部頭首也从頁豆聲度侯切肉部脰項也从肉豆聲徒候切是二字義別古文脰亦作頭今文頭亦作脰則以从豆聲同相亂也鄭注士相見禮從古文不從今文

注士虞禮從今文不從古文可謂各得其當矣但說文無嗌字口部云嗌咽也从口益聲伊昔切籀文嗌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則嗌字當從古文今亦從今文小誤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走見

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鄭注走猶往也又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鄭注走猶出也疏走猶出也者亦猶上之走往彼據向賓家故走爲往此據出門故云走出也頤煊案走見文同不應其注互異趨走同義說文走趨也走見猶趨見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至下

始見于君執贄句至下容彌蹙鄭注曰下君所也敖繼公曰至下謂當帶也曲禮曰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贄當帶見至尊者之禮也引之謹案君所不得謂之下鄭說誠未安矣敖云至下謂當帶則是解至下爲極卑也然但云極卑而不指其處則安知不更下於帶乎恐古人無此不了之文法也且上文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釋文奉芳勇反與捧同是贄當奉不當提正當用奉者當心之禮何得同於提者之當帶邪今按上文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注曰受贄於庭不受贄於堂句下人君也疏曰聘禮賓升堂致命授玉又下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亦是升堂見君法故云不於堂下人君也據此則君受臣贄當於堂上君無下堂迎臣之禮猶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也此云至下蓋謂執贄者行至君之堂下至堂下則去升堂奠贄不遠故其敬益甚故下文遂云容彌蹙也古者謂堂下爲下鄉射禮曰主人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又曰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聘禮記曰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公食大夫禮記卿擯由下注曰不升堂也皋陶謨下管鼗鼓鄭注曰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說見周官大司樂疏禮運曰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論語子罕篇曰拜下禮也皆其證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下

始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蹙鄭注下謂君所也疏不言所而言下者凡臣視袷已下故不言所言下也頤煊案下謂堂下禮記禮運澄酒在下禮器樂交應乎下論語子罕拜下凡言下者皆謂堂下經義叢鈔洪頤煊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

億案舊讀皆以階字屬上升見無方爲句者此宜就方字斷句階字屬下讀經上文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註疑度之疏謂不可預度君之面位邪立嚮之是燕見在室猶于君之方向不宜預度況在堂自下望之安得知君所向故云升見無方惟至階乃可辯君所在義爲得也武進士經讀考異

妥而后傳言

注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古文妥爲綏爾雅釋詁妥安坐也注禮記曰妥而后傳命　案儀禮注則傳命當爲傳言古文作綏而后傳言今文作妥而后傳言鄭據雅詁定從今文作妥又鄉射禮注云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然則古文作後今文作后相見禮妥字從今文后字亦當從今文如郭注所引今本作後非又案儀禮凡言非對也妥而后傳言以下蓋皆士相見禮之記故郭氏稱禮記謂禮經之記也今本無記字蓋脫臧明經拜經日記

衆皆若是

注云今文衆爲終易雜卦云大有衆也荀爽本衆作終史記五帝紀云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衆春秋傳有魯大夫衆仲明堂月令云衆雨蚤降釋草云濼貫衆皆讀爲終仙人韓終亦作衆古衆字皆終音惠徵君九經古義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鄭注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今文衆爲終頤煊案衆終古字通用此義宜從今文作終始視中視卒視是舉其言之一節終則舉其燕見始末而言經義叢鈔洪頤煊

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葷薰焄

注膳葷謂食之葷辛物蔥薤之屬食之以止臥古文葷作薰釋曰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作此葷鄭注論語作焄義亦通若作薰則春秋一薰一蕕薰香草也非葷辛之字故疊古文不從也案賈說是也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注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葷薑及辛菜也葷或作焄又祭義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注焄謂香臭也說文艸部葷臭菜也从艸軍聲薰香艸也从艸熏聲火部無焄字故鄭注上相見禮從今文作葷而不用古文古文蓋以聲同通借又注玉藻從葷不從焄則以焄爲俗字也據玉藻注則祭義焄當作葷賈疏謂鄭注論語作焄論語經無焄字蓋論語鄭注中有此字與祭義同然亦俗字鄭注玉藻既定作葷不宜復自用之當亦俗爲誤也鏞堂謹案論語不撤薑食集解引孔安國說有葷字鄭當與孔同釋文云焄本或作葷同○臧茂才經義雜記

若君賜之食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鄭注曰此謂君與之禮食疏曰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此節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但此文不云客之命之祭然後祭文不具也引之謹案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強合之非也論語鄉黨篇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邢昺疏曰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非客之之禮也邢氏之說足以正鄭賈之失矣又案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故士相見言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玉藻亦言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明先飯徧嘗膳以下客禮常禮之所同也鄭注玉藻以先飯辯嘗羞二句爲見客於君之禮以若有嘗羞者二句爲侍食之常禮亦失之鄭注若有嘗羞者二句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正義曰既不得爲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云有嘗羞者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

億案疏云大夫則辭退下者對上士士卑不敢辭降大夫之內兼三卿五大夫臣中尊者大得辭降也是以大夫則辭退下爲句攷此非是疏云辭降君宜辭也若退爲大夫自退而以辭退連文牽附不可爲訓矣愚謂讀以大夫則辭爲句蒙上爲義即辭君之興爲一辭退下自堂降階爲一辭比及門爲一辭故云三辭於義爲協武進士經讀考異

則曰寡君之老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此下唐石經及各本俱有士字案疏曰經直云大夫鄭兼云士者經

本文是士則云非以君命使可以兼士也據此則大夫下本無士字特以本篇是士相見禮故注兼士言之耳經文士字後人所加今依戴氏所校集釋刪正則曰寡君之老鄭注曰謂擯贊者辭也不稱寡者俗本者誤作君今從集釋本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士士上各本衍卿字與疏不合今依戴氏所校刪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引之謹案寡大夫下則曰二字因下文士大夫則曰下臣而衍也戴氏東原校儀禮集釋曰玉藻篇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是擯者稱上大夫曰寡君之老稱下大夫曰寡大夫此文當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與玉藻互相爲義今案戴說是也鄭注玉藻公士擯節曰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然則大夫以君命使則擯者稱寡大夫寡君之老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矣鄭不悟則曰之爲衍文而讀大夫下屬且以不稱寡爲句非也敖繼公見俗本大夫下有士字乃謂君之老與大夫士之文宜易處尤誤王尙書經義述聞

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

僖案此凡兩讀鄭康成云唯舒者重玉器尤愼也是以唯舒絕句陸農師云容彌蹙同惟武則舒朱子曰注家以舒字絕句陸氏讀武字絕句其說近是愚謂曲禮堂上接武堂下布武鄉射禮記距隨長武皆以武字屬句此經文亦如是例又方氏慤云引士相見禮曰執玉者則惟舒武亦從陸氏讀並可舉証武進士經讀考異

宅者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鄭注曰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在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今文宅或爲託引之謹案周禮宅田未知何指若以爲居宅則仕與不仕皆有所居之宅但云宅者無以見其爲致仕者也且致仕者曾爲士大夫豈得遽同疏賤而稱市井之臣草茅之臣乎反復文義當以今文託字爲長蓋羇旅之人寄託於此國者也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是其證託者若仕則自稱於君與士大夫同不仕則或曰市井之臣或曰草茅之臣而已孟子萬章篇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今託於此國而不仕亦是不傳質爲臣者故其自稱於君者相若也下文他國之人曰外臣則其不託於此國者矣又案敖繼公曰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若然則經文但云處士可矣何爲迂迴其文而云宅者乎遍考經傳無謂處士家居爲宅者敖說非王尙書經義述聞

在野則曰草茅之臣

孟子萬章下曰在野曰草莽之臣茅莽聲之轉汪拔貢經義知新

鄉飲酒禮　羹定

鄭注曰定猶孰也疏曰孰云定者孰即定止故以定言之引之謹案鄭訓定爲孰而疏以爲定止非鄭義也定者成也言成孰也呂氏春秋仲冬篇以待陰陽之所定淮南天文篇秋分而禾蔈定高注並曰定成也晉語謀既成矣吳語吳晉爭長未成韋注並曰成定也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定與成互文耳孟子告子篇苟爲不孰趙注曰孰成也呂氏春秋明禮篇五穀萎敗不成高注曰成孰也是定成孰三字同義晉語曰秦歲定謂秦歲孰也韋注定安也失之呂氏春秋審時篇謂稻成孰爲定孰故曰定猶孰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篚下　賓坐取爵適洗

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鄉射禮同鄭注皆不言篚下爲何所敖繼公以爲篚南其說曰南面坐于洗北乃奠爵于篚南不敢由便也引之謹案如敖所說主人在洗北因不敢由便而奠爵于篚南賓在洗南亦當不敢由便而奠爵于篚北而燕禮大射儀並云賓洗南坐奠觚于篚下鄭注曰篚下篚南賓在洗南而奠觚即于篚南彼又何以由便乎賓敢由便而主又何以不敢由便乎敖說殆不可通今案主人奠爵于篚下謂篚北也蓋篚在洗西主人適洗南面位在洗北而下句遂云坐奠爵于篚下則亦在篚北矣此及鄉射禮並云賓進東北面辭洗鄭注鄉射禮曰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洗與篚東西相値賓東北面於洗篚之南則主人南面於洗篚之北身在篚北而奠爵于篚南此勢所不能也鄉射禮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鄭注曰賓北面盥洗自外來疏曰對主人自內出南面然則賓適洗北面則篚下爲篚南主人適洗南面則篚下爲篚北正所謂賓自外來主由內出也篚在洗西賓北面於洗南則左手近篚奠于篚南者當以左手主人南面於洗北則右手近篚奠于篚北者當以右手皆爲由便也又案鄉射禮賓坐取爵適洗洗下蓋脫南字鄉飲酒禮云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燕禮云賓洗南坐奠觚大射儀云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是賓之所適皆在洗南異於主人之適洗北若不言南則無以別於主人之適洗矣主人適洗北不言北者主人降自阼階本在洗北洗設于阼階東南故不言北也賓降自西階亦在洗北而其所適則在洗南若不言南則嫌於適洗北矣故賓之適洗不得不言南也鄭於燕禮大射儀之奠于篚下並云篚下篚南以上文洗南而知之也而鄉射禮之奠爵于篚下則不云篚南蓋上文賓坐取爵適洗下已脫南字故無以定其方位也當據鄉飲酒禮補南字同上

盥洗

執觶興盥洗北面鄭注洗觶奠之示絜敬疏執觶與洗北面者案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不云盥此俗本有盥者誤頤煊案禮記鄉飲酒義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孔疏盥洗揚觶者謂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洗而洗爵揚觶謂旣獻之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也孔氏本有盥字經義叢鈔洪頤煊

賓進東北面辭洗

僖案鄭氏康成曰必進東行示情是以賓進東爲句敖氏繼公曰進者少南行也南於洗西乃止而東北面嚮主人是又以賓進絕句東北面辭洗爲句近讀從之注鄉射禮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者方辭洗宜進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于洗矣此亦以進字絕句○武進士經讀考異

疑立

鄭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頤煊案疑讀爲擬謂其面度向主人也士相見禮凡燕見於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不疑君謂不向君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衆賓辯有脯醢

注云今文辯皆作徧古辯徧通用史記曰辯于羣臣今尙書作徧春秋傳云子言辯舍爵于季氏之廟杜氏云辯徧也荀子修身篇云扁善之度注云扁讀爲辯韓詩外傳云君子有辯善之度古徧字皆作辯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春秋傳多古字古言故皆以辯爲徧鄉射禮云司射乃比衆耦辯注云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是鄭亦

讀崇爲償○惠徵君九經古義

乃間歌魚麗

傳案此凡兩讀鄭氏康成曰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鄉射禮注不歌不笙不間是以間字爲句孔氏沖遠詩正義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鄉飲酒義間歌三終是又以間歌連文爲句盧謂燕禮有升歌與此文間歌正可比附武進士經讀考異

執觶興洗北面

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注洗觶奠之示絜敬立於其南以察衆唐石經作盥洗北面多一盥字明鍾人傑單注本同釋曰執觶興洗北面者案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不云盥此俗本有盥者誤據賈疏知本無盥字鄭注止言洗觶不云盥則賈本是也疏云此俗本有盥者此字對上文鄉射大射禮言之謂此鄉飲酒禮俗本有盥字賈氏殆其誤故不從開成石經承用俗本明刻鄭注本又多據唐石經參校故皆有盥字鏞堂謹案儀禮識誤云今注盥字從疏則宋板有盥衍據疏刪之注疏本據賈氏語故監本毛本皆無盥字是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某子受酬

注某者衆賓姓也鄉射禮某酬某子注某乎者氏也古人男子無稱姓者從鄉射禮注爲得如左傳叔孫穆子言叔仲子子服子之類士虞禮皇男某子此或謚或字之稱與聘禮皇考某子何休以爲若張子李子婦人內夫家豈有稱其舅爲張子李子者哉○顧處士日知錄

辯

鄉射禮其於旅酬皆言辯注云辯衆賓之在下者此辯非辯察之辯古字辯與徧通經文言辯者非一燕禮注今文辯皆作徧是也曲禮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內則子師辯告諸父諸母名奉辯告諸男名玉藻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注辯徧也左傳定公八年子言辯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注辯猶徧也史記禮書瑞應辯至同上

遵者降席東南面

注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文遵爲僎或爲全論語云異乎三子者之撰鄭注云僎讀爲詮詮之言善也禮記冠儀曰介僎象陰陽也注云古文禮僎皆作遵又少儀僎爵注云僎或作騶本亦作騶古文禮僎作遵鄉射禮注云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鄭注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爲名顧炳案遵者卽尊者穀梁成五年傳伯尊由忠問焉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九引作伯遵後漢書光武帝紀擊更始郾王尹遵李賢注遵或作尊古字通用經義叢鈔洪頤煊

公如大夫入

注云如讀若今之若周禮旅師職云而用之以質劑致民注云而讀爲若聲之誤也懷案古而與如通如猶若也故如而或讀爲若鄭以爲聲之誤則古讀而如若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鄭注曰如讀若今之若疏曰大夫與主人爲禮是其常今本常譌作當公則非常故鄭讀如若今之若謂大夫之於公更無異禮矣引之謹案下文公升如賓禮賓禮已見於上文故言如此大夫入而賓主降之禮上文所未有不得遽言公如之也廣雅曰與如也與可訓爲如如亦可訓爲與論語先進篇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是也史記虞卿傳予秦地如毋予孰吉今本如上衍何字辯見讀書雜志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如卽與也公如大夫入者公與大夫入也鄭讀如爲若若亦與也召誥曰旅王若公謂陳言於王與公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服鄉服

賓服鄉服以拜賜唐石經及各本同儀禮經傳通解删上服字說曰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明古文無服今有之衍文也集說同宛平嚴氏鐵橋唐石經校文曰案鄭注今文曰賓服鄉服與經文無異是經注必有一誤然經文爲賓鄉服絕無證據安知非注文轉寫衍一服字而敖氏等輒删經就注未免武斷家大人曰嚴說是也唐石經祗載經文而不載注唐石經作賓服鄉服則經文有兩服字矣經文有兩服字則注文祗有一服字當云今文曰賓鄉服矣今本注文亦作賓服鄉服上服字乃涉經文而衍非經文涉注文而衍也注不云今文無服而云今文曰賓鄉服者今文有一服字則不得言無服且古文有兩服字若言無服則於兩服字不知何指故必全舉其文云賓鄉服也鄉射禮記君射則爲下射注云今文曰君射則爲下言今文無下一射字也聘禮迎于外門外注云今文曰迎于門外言今文無上外字也覲禮迎于外門外注云今文曰迎于門外言古文無上外字也例竝與此注同同上

主人釋服

注云古文釋作舍大射儀云獲而未釋獲注曰古文釋爲舍周禮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注云舍卽釋也占夢職云乃舍萌于四方注云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惠徵君九經古義

先生君子

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鄭注曰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疏曰先生老人敎學者君子處士也引之謹案上文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曰賓介處士賢者卽國中有盛德者也然下文云賓介不與則處士有德者但爲鄉飲酒之賓介而此日不與其事豈得復告于處士有德者乎君子蓋卽上文之諸公大夫也鄉飲酒之日諸公大夫或來或否其不來者則可與於此日之息司正故必以告焉鄉飲酒義曰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舊讀上七字爲句失之辯見禮記士君子謂士大夫也墨子尚賢篇今天下之士君子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上賢而使能謂上大夫也賓介爲士主人爲大夫見此篇注大夫謂之君子喪服傳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注曰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疏曰禮之通例云君子與貴人皆據大夫已上諸公大夫亦謂之君子故曰以道鄉人士君子也此鄉飲酒之諸公大夫謂之君子之明證士冠禮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唐石經以下譌作鄉先生說見劉端臨遺書鄉大夫則此所謂君子也士相見禮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注曰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案君子專謂卿大夫也卿大夫位尊於士故侍坐焉若謂國中賢者在所宜尊則與賢者相見之士何必非賢者乎士亦可與賢者爲友不必皆以爲師而侍坐於其側也論語季氏篇侍於君子有三愆皇侃義疏曰卑侍於尊則君子謂卿大夫也又曰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注曰異爵者謂卿大夫也卿大夫則君子也曲禮曰侍坐於先生又曰侍坐於君子又曰侍坐於長者所無不及侍坐於貴人之理所謂君子卽卿大夫也蓋卿大夫之已致仕者爲先生未致仕者爲君子經言告于先生君子謂此二者也先言先生後言君子者鄉黨莫如齒先生七十而致仕其齒最長故先之也鄉射之禮鄉先生君子義與此同彼注曰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亦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縮霤

鄭注曰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古文縮爲蹙引之謹案東西可

謂之檐不可謂之從鄭說非也織堂從古文作壁壁近也礔在兩階之閒其北則霤矣說文霤屋水流也故屋水所注之處亦謂之霤燕禮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又曰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霤是也鐘雖不在霤而近於霤故曰壁霤考工記弓人夫角之本蹙於𦙄而休於氣夫角之末遠於𦙄而不休於氣鄭彼注曰壁近也正與此壁字同義縮乃壁之假借耳上同

鄉射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鄉射禮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鄭注曰侯道五十步疏曰記云弓之下制六尺與步相應故鄉云步也此乏去侯北十丈疏曰五十步計之步六尺五十步則三十丈三分取一爲十丈西三丈疏曰云西五步五六三十故云三丈也疏曰云乏參侯道者謂三分侯道云居侯黨之一者黨旁也案此說無據近考書傳無訓黨爲旁者謂在侯西北邪向之故以旁言之其居旁之一者謂侯道內三分之居一分之地十丈也案注謂去侯北十丈非謂居侯旁十丈也敖繼公曰侯黨指侯之西邊而言此乏參分侯道而居其一乃云侯黨者明雖取數於侯道實取節於侯黨也案西五步乃取節於侯黨參之一則取數於侯道二者各味不得僞牽就也引之謹案賈氏敖氏之說皆非也之一二字當在乏參侯道下讀乏參侯道之一爲句乏參侯道之一者乏之去侯之度參分侯道之一也考工記車人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隱元年左傳大都不過參國之一文義正與此同侯道三十丈參分之一爲十丈經言乏參侯道之一故注言此乏之去侯北十丈也黨所也曾子問曰歸葬於女氏之黨禮器曰父黨無容哀五年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史記晉世家集解引服虔注曰黨所也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黨所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於沓反黨鄭伯會公於斐何休注曰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齊策曰歸於何黨矣釋名曰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侯黨設侯之所也乏在其西五步故云居侯黨西五步六尺爲步五六三丈經言居侯黨西五步故注言去侯西三丈也不云北幾步者參分侯道之一爲去侯北十六步又六分步之四奇數不成步不可以步言故不云北幾步而云參侯道之一也云參侯道之一則南北之度已明而猶未及東西之度故又云居侯黨西五步也傳寫者誤倒之一二字於侯黨下於是乏參侯之遂成不了之語而居侯黨西五步六字之閒雜以他句之字頗使文義隔絕且有參而後有一不於參侯道言一而於居侯黨言一則文不成義矣賈氏敖氏不能釐正但據已誤之本多方牽就而卒不可通豈知依注以考經其脈絡本自分明百世而下猶可改而還其故耶上同

作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笴本作字

注笴矢幹也大射儀北一笴注笴矢幹釋文三笴劉古老反字林云箭笴也公但反一笴工但反劉古老反案考工記謂之笴注笴矢幹也故書笴爲筍杜子春云筍當爲笴笴讀爲稾謂箭稾又夫人爲矢以其笴厚注笴讀爲稾燕古文借笴爲稾釋文依注古老反儀禮皆從劉昌宗皆與杜讀同夏官有稾人鄭司農云稾讀爲芻稾之稾箭幹謂之稾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稾人說文木部稾枯也枯卽稾慎氏貢枯矢之枯竹部無笴字然則笴本作稾矣杜云筍當爲笴者以筍笴形相近下文有以其笴厚凡相笴之文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三耦拾取矢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儀禮經傳通解曰此拾取矢字疑衍戴氏東原曰下乃云司射作上耦取矢因序上射下射取矢之儀繼云三耦拾取矢亦如之爲此三耦則此惟袒決遂未拾取矢明矣此句拾取矢三字當是因上文遂命三耦拾取矢而衍引之謹案拾取矢非衍字也上文既云命三耦拾取矢則自皆袒決遂以下皆言三耦拾取矢之事故承上文以起下文曰三耦拾取矢言三耦之拾取矢也始而袒決遂執弓以待拾取矢既而上耦拾取矢既而中下二耦相繼拾取矢是之謂三耦拾取矢矣三耦拾取矢五字之意直貫至下文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句非特爲皆袒決遂三句而設也皆袒決遂之時尚未拾取矢也而其事歸於拾取矢則統謂之三耦拾取矢猶主人戒賓之時尚未射也而其事歸於射則統謂之鄉射之禮耳且下文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與此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相對爲文不得以爲衍字王尚書經義述聞

衆賓未拾取矢

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鄭注曰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無楅上矢也言此者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疏曰云未猶不也者以其第一番惟有三耦射無衆賓射法不得云未是以轉爲不以其全不拾取矢也引之謹案後有拾取矢禮故經不言不而言未未之云者此時雖不拾取矢而後此終將拾取矢也下文曰衆賓繼拾取矢是也若直言不則有以別於三耦之拾取矢而無以見夫後此之衆賓拾取矢矣上文云未旅以射後始旅酬也獲而未釋獲以三耦射中始釋獲也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以三耦卒射乃由其階降也此云未拾取矢亦然欲見後此之衆賓拾取矢故於此時言未拾取矢也注上未達經意同上

不貫不釋

注云古文貫作關棟案呂氏春秋云中關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卽儀禮所謂不貫也貫與關古今通史記五子胥傳云五子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以烏還反後漢祭彤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一云貫謂上弦也古串與患通又讀爲貫故古文患作串从心關省聲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

案此質謂侯中受矢之處毛詩發彼有的傳曰的質也考工記曰利射革與質荀子勸學曰質的張而弓矢至焉蓋凡侯有質猶皮侯有鵠采侯有正矣天子熊皮爲侯白塗中以爲質諸侯麋皮爲侯赤塗中以爲質凡大夫士皆布侯而但畫爲遺象丹塗中以爲質於大夫士獨言布侯明君之獸侯亦眞獸皮爲之所別於皮侯者在質與鵠耳儀禮侯國之禮而有諸公舊說以爲大國得置四命之孤然亦一人耳何得以諸言之且卽有孤之國其君爵亦不過上公而其臣亦曰諸公似非別嫌明微之義春秋傳鄭人謂伯有曰吾公在壑谷未世有之禮經不應有也竊意諸侯皆有附庸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所屬附庸或可與國內諸臣同與飲燕此諸公其卽附庸之君歟論語曰顓臾是社稷之臣則附庸固有臣道其可與卿大夫齒必也然視卿大夫純臣者有閒矣故愚謂以公稱附庸則可以公稱孤卿則不可孔檢討禮學卮言

二指之間

鄭注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疏以左擘指指弓右擘指鉤弦故知挾矢以第二第三指間第二指爲食指左傳云子公之食指動是也第三指爲將指左傳云吳王闔閭傷於將指是也頤煊案特牲饋食禮挂於季指鄭注季小也孟子告子上今有無名之指趙岐注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凡手第一指曰擘指第二指曰食指第三指曰將指第四指曰

無名指第五指曰季指也經義叢鈔[illegible]

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案復釋獲復用樂行之疏家皆以復字連下爲句儀禮易讀云復讀如詩復之復謂第二番射也當以此字爲句下同謂第三番射也愚謂此亦本敖氏繼公前言復謂第二番射時後言復謂第三番射時武進士經讀考異

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

注云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握本以伾膚張稷若節解曰握本以伾膚以字疑誤別本刊本一伾膚亦費解或刊本一讀義屬上句一伾膚指握字有伾膚者四指曰膚與握義同握四指即四寸籌長尺四寸其四寸則刊之使白也愚謂案文當云握本或伾膚張氏以爲刊本一讀屬上句非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於郊則閭中

汲冢周書王會篇北唐以閭閭即今之驢也成王時北唐之君獻之射禮因以其形爲盛算之中兩君射于郊用閭中驢配牝馬生騾經傳無騾字蓋中國此獸未繁殖也顧亭林謂自秦以前無言騾者誤矣江氏羣經補義

唯君有射于國中

注云古文有伾又汧簡云古文尚書有伾又石鼓戊文甲一文伾云滿滿又魚董迺曰又通伾有秦惠王詛楚文云又秦嗣王義伾有古文又伾有周易繫辭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鄭氏易又伾有詩長發云有虔秉鉞箋云有之言又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注云有讀爲又戰國策公子牟謂趙王曰今又案兵劉鉉本又伾有說文云有者不宜有也从月又聲春秋傳月日月有食之惠徵君九經古義

燕禮

主人

注云宰夫也天子膳夫爲獻主此鄭君據燕義使宰夫爲獻主之文而說也但記所云宰夫實即膳夫文王世子曰公與族燕膳宰爲主人膳夫有膳宰之稱故通謂之宰夫亦或謂之太宰檀弓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青史氏之記曰太宰荷升而不敢煎調孔檢討禮學卮言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

鄭註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鄉飲酒禮諸公大夫鄭註人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賈疏謂之公者若天子有三公也閻徵君潛邱劄記

二大夫媵爵如初

小臣又請媵爵者句二大夫媵爵如初各本並同唐石經大夫下重出大夫二字石經考文提要曰案前經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云云疊媵爵二字此疊大夫二字例同下經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亦疊大夫二字今從唐石經家大人曰此說非也前經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絕句則下句自當疊媵爵二字下經射人乃升大夫絕句則下句亦當疊大夫二字此經小臣又請媵爵者一大夫媵爵如初以者字絕句二大夫屬下讀則不當疊大夫二字矣若以二大夫屬上讀則文不成義燕義正義引此經小臣又請媵爵者亦以者字絕句上經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小臣請媵爵者請致者皆以者字絕句則二大夫之不屬上讀明矣唐石經疊大夫二字非校勘記曰疏讀二大夫媵爵如初爲句則不疊大夫二字大射亦不疊又曰前經小臣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云云此經不言公命不言小臣作俱省文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升媵觚于公

注云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伾角旁氏由此誤爾上經云主人坐奠觚與篚注云古文觚皆爲觶又云主人拜受受字當伾送觶注云今文觶伾觚說文曰觗禮經觶漢書高帝紀云上奉玉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伾受四升韓詩說云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大射儀云侍射者降洗角觶疏云角觶以兕角爲之非謂四升曰角者也古卮字伾觗鄭氏駁五經異義曰觶角旁氏汝潁之間師讀所伾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伾角旁著氏則是與觚相涉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伾觚耳惠徵君九經古義

更爵

注云古文更爲受大射儀同周禮巾車云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春秋昭廿九年傳云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伾受知古文更字皆爲受同上

爲大燭

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唐石經閽人句內無大字唐石經校文曰大射儀無大字明此亦當無又此節注與大射儀注正同唯作燭作大燭爲異大字當是後人校增疏云此閽人爲大燭於門外亦是大燭在地者兩大字亦非賈氏本文何以明之周禮司烜氏其墳燭庭燎注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門外之文與此句相當而彼疏但引上句甸人爲大燭於庭不引此句爲此非大燭也是以明之家大人曰嚴說是也案注云庭大燭爲位廣也庭位廣故特用大燭則門外不用大燭矣疏云詩庭燎之光毛云庭燎大燭也鄭云夜未央而於庭設大燭並指此甸人執大燭之文也賈疏以上大燭專屬甸人則閽人所爲者非大燭矣後人惑於司烜氏注樹於門外曰大燭之文遂於此句及注疏內各加大字旣不合大射經文又與本注本疏相牴牾斯爲謬矣小雅湛露正義反初學記器物部引燕禮皆作閽人爲燭於門外無大字正義又云彼兩階與門言燭唯庭言大燭此尤其明證也孫氏頤谷讀書脞錄反據後人妄加之字以證經文其失也惑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須臾

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稱須臾言不敢久也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而書酒誥之篇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是豈待初言之親三爵之制而後不得醉哉顧處士日知錄

對曰寡君君之私也

注云私謂獨受恩厚也棟謂私猶屬也若郳滕之于齊宋故叔孫豹云郳滕人之私也上介致辭謙言屬國惠徵君九經古義

賓爲苟敬

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鄭注曰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於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敖繼公集說曰苟誠也實也賓於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之所敬故以賓爲苟敬也淩氏次仲禮經釋例引戴氏東原曰說文苟自急敕

也音棘從芉省與苟且字不同引之謹案敖氏戴氏之說皆非也下文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是主人於賓惟主恭敬而少歡心今賓既辭爲賓而就諸公之位則歡心多而敬少既不可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敬故謂之苟敬也上文賓取肺坐絕祭嚌之又祭未坐啐酒此則云不嚌肺不啐酒則其禮殺於賓可知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注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是苟敬有崇恩殺敬之義命爲苟敬者所以別於正賓之全主敬也若訓爲主君之所誠敬及自急敕而敬賓則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以異矣非經意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苟敬

鄭注苟且也假也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鄭注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頤煊案且敬小敬皆不足以言禮說文苟自急敕也孫愐音力已切此經兩苟字當讀如之自急敕以爲敬殺其禮非殺其敬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金奏肆夏

古者天子諸侯享燕之樂歌各以尊卑爲差書缺有閒莫可得詳國語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況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大射儀奏肆夏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與燕禮同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鄭君鄉飲酒及燕禮注云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詩譜又云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大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榜聞之師曰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郊特牲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詩譜以升歌與金奏混合爲一誤也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此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廟何嘗歌肆夏乎榜案升歌職于大師小師瞽矇金奏職于鍾師鎛師既殊事異職大射禮主人獻大夫後乃納工升歌先時獻賓獻公奏肆夏工尚未入明金奏不得有工歌國語言伶簫詠歌者謂合樂也晉侯享穆叔蓋用兩君相見之樂升歌文王合鹿鳴然則升歌清廟者合文王可類推矣天子並元侯與元侯自相享皆升歌頌合大雅天子享諸侯與諸侯相享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升歌小雅合鄉樂其用金奏也唯天子享元侯備三夏餘皆奏肆夏而已是其尊卑用樂之差金修撰禮箋

栗階

凡公所辭皆栗階凡栗階不過二等鄭注曰栗蹙也謂急趨君命也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疏曰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是也引之謹案栗階卽歷階也古栗歷聲近而通考工記栗氏爲量古文栗或作歷是也古音栗在質部歷在支部二部之字或相通借若士冠禮古文鼏爲密周官大司寇故書蹕作避是其例也密蹕在質部鼏避在支部記云栗階不過二等則歷階亦當然賈氏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大射儀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

注云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古文頌爲庸鄭氏尚書云笙庸以閒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綴諸箭注云箭篠也古文箭非晉周禮大行人云揚州其利金錫竹箭注云故書箭爲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古讀晉如箭故搢紳亦作薦紳○惠徵君九經古義

豐字

膳尊兩甒在南有豐鄭注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幽聲疏其爲字從豆幽聲者此謂上聲下形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也豐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年之字幽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豐不用本字之幽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頤煊案說文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賈疏正據說文爲義當云豐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年之字豐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豐不用本字之豐而用豐年之豐今疏中豐字皆作豐者傳寫譌也說文無曲字豐从豆象形不從曲得聲與鄭異義經義叢鈔洪頤煊

度尺而午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閒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鄭注曰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疏曰度尺者卽鄉射記從如笴三尺橫如武尺二寸是也引之謹案度尺者其度一尺也度尺而午者從度一尺橫度亦一尺也大射爲諸侯之禮故不與鄉射同若仍以鄉射之物解之則經文何不云從三尺橫尺二寸而但云度尺邪考工記玉人之事璧羨度尺鄭彼注曰羨猶延其袤一尺是度尺爲度一尺之明證再以設乏之例之鄉射之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從長而橫短猶物之從三尺橫尺二寸亦從長而橫短也大射之乏去侯西北皆十步十步爲六丈六尺爲步從與橫等猶物之度尺而午亦從與橫等也大射之物與鄉射異度猶大射之乏與鄉射異度也鄭注鄉射記不引度尺而午注大射儀不引物長如笴距隨長武則其不同可知賈氏未達鄭意耳王尚書經義述聞

且左還

注云古文且爲阻棟案古鐘鼎文祖字皆作且如祖乙卣且和鐘文王命癘鼎師餟敦皆然尚書黎民阻飢今文作祖飢徐廣曰祖始也孟康曰古文言阻古文祖作且且阻同字故儀禮尚書皆作阻惠徵君九經古義

揚觸梱復

鄭注曰梱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引之謹案注內至字正釋梱字廣雅曰悃至也悃與梱同聲悃之爲至猶梱之爲至也疏及釋文皆不之及蓋未達注意王尚書經義述聞

奏貍首

注云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漢書郊祀志云周靈王卽位時諸侯莫朝周萇宏迺明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封禪書云設射貍首徐廣曰貍一名不來棟謹

案禮說文不來反爲貍猶弁夾爲爾終葵爲椎邾婁爲鄒勃鞮爲披周伯琦云鄒古邾婁因外傳勃鞮內傳作披壽夢爲乘不可爲巨芊古職說苑作芊尹盍舌職氏盧也類孫師之子爲由群孫爲由也後世反切之學出之此貍首之詩與祭侯之辭皆言諸侯來朝之禮不來者不寧侯故抗而射之然則萇宏行古禮說者謂依物怪以致諸侯妄矣康成詩譜云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能氏經說云貍首之詩古人以爲諸侯射節小戴射義所記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貍首之詩也大戴投壺篇所記上章本同而前一句曾孫侯氏爲數句隔斷恐泰射張侯等語本以解說侯氏因亂八正文爾下文又換韻曰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此亦貍首之詩也劉原父七經小傳云或曰貍首鵲巢也采繁文貍似鵲首似巢韻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附會之過○惠徵君九經古義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五之四十六下　學海堂

儀禮彙解彙編

儀禮下

聘禮

及期夕幣

引之謹案凡言期者皆行事之正日上冠禮前期三日筮日疏曰冠日爲期上昏禮注曰期取妻之日周語韋注曰期將事之日此行聘禮之正日尚在鄰國此則將聘而遣使非行聘之正日且在使者未行之前亦非遣使之正日下文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云乃遣使之正日不得稱期也期字蓋後人所加當以及夕幣連讀夕幣乃禮之節次故言及以明之猶此篇之記言及享周官司儀言及將幣也鄭注曰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但釋及夕幣三字而不及期字賈疏亦然則經文無期字明矣唐石經誤衍此字而後人因之非也敖繼公不能釐正乃牽就其說曰此云及期則上亦當有請期告期之禮文略耳案夕幣非行事之正日本不可以言期何須請期告期乎敖說誤甚王尚書經義述聞

管人布幕於寢門外

注云管猶館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易隨初九云官有渝蜀才本官作館穆天子傳云官人陳牲義作館惠徵君九經古義

遂以入竟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入竟歛旜家大人曰上竟字因下竟字而衍故鄭注曰遂以入因道之入下無竟字下文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與此遂以入文同一例則無竟字可知且賓至於竟則士道之至于近郊則下大夫道之是自近郊以外皆士道之也士道之則下文曰入竟曰及郊曰及館曰至于近郊皆在遂以入三字中非但道之入竟而已也然則遂以入下不當有竟字明矣下文下大夫以賓入亦非止道之入近郊經曰大夫帥至于館故亦統言之曰遂以賓入也賈疏之述經文亦當作遂以入今本入下有竟字則後人據已衍之經文加之也疏又曰君使士請訖乃道以入竟竟字亦後人所加下文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彼疏曰案上君使士請遂以賓入入下無竟字故知此疏亦無竟字也聘義正義引此文曰君使士請事遂以入入下亦無竟字自唐石經始衍竟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周語宋明道本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韋注云遂以入竟告也此釋正文以告二字今本國語刪去告也二字存遂以入竟四字以從聘禮不知聘禮原無竟字且聘禮之遂以入指士言之非指賓人言之此誤之又誤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以二竹簋方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注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簋當作筥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圜此方耳釋文簋方音甫劉音蒲本或作簠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簋釋曰凡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受斗二升則同如今寒具筥者寒具見遂人筥圓此方者方圓不同爲異也案說文竹部簠黍稷方器也簋黍稷圜器也又簋飲牛筐也方曰筐圜曰簾則簠筐皆方簋筥皆圜聘禮作簋嫌爲圜器故經簋方連文以明之注云狀如簋而方謂形與簋相似但簋圜而此則方耳故又云如今寒具筥筥者圜此方耳如今寒具筥猶上云狀如簋也筥者圜此方耳猶上云而方也皆以經作簋方恐學者疑簋不當言方言方則爲簠故注詳辨之劉昌宗音蒲知晉以來皆作簋故陸賈同作簋釋文云本或作簠蓋因經文方字妄改唐石經作簠誤從或本也俗本經注反有作簋者此因注疏本載釋文有簋音甫三字而改若見宋刻單注本必同石經作簠矣鏞堂謹案儀禮識誤引此經作竹簠方注云狀如簠而方明鍾人傑單注本同近見宋槧單疏儀禮凡簠字果皆作簠臧茂才經義雜記

竹簋方

鄭注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圜此方耳釋文作簠云本或作簋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簋頤煊案說文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圜器也注云狀如簋而方經當作簋字詩伐木陳饋八簋毛傳圓曰簋周禮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鄭注方曰簠圓曰簋故此疏云凡簋皆用木而圓此則用竹而方故曰如簋而方考工記玉人疏簋法圓今此竹簋方爲之者此或棗栗與黍稷異也明經文作簋字洪頤煊經義叢鈔

宰夫朝服設飧餼一牢

頤煊案公羊成二年傳何休注引聘禮作宰夫朝服致飧聘禮記唯羹飪鄭注古文飪作腍此引作致飧腍者亦古文注不言者畧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

棟案立讀爲位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注云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既入立于社南今周書克殷解文也案其文云王入即位于社是立字當作位也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及盉和鐘立字釋者皆訓爲位又周䣄敦銘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周戠敦銘云蘇公入右戠立中庭北鄉章弘嗣許叔重皆云列中廷之左右曰位明立字亦當作位釋者仍訓爲本字非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賓進訝

注云今文訝爲梧公食大夫禮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注云今文曰梧受既夕若無器則梧受之注云謂對相授疏云梧即逆也對面相逢受案梧本作牾訓爲逆訝亦逆也既夕注不曡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梧也漢書司馬遷傳贊云或有抵梧如淳曰梧讀曰迕戰國策樓梧亦作樓梧惠徵君九經古義

歸饔餼五牢

注云今文歸或爲饋案古文論語如詠而饋饋孔子豚魯論皆作歸士虞禮注云饋猶歸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車秉有五籔

注云籔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籔或爲逾下記曰十六斗曰籔注云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包咸論語注十六六斗曰庾庾即逾也古文作籔惠徵君九經古義

醙黍清皆兩壺

注云醙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閒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漢律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

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顏師古曰稷卽粟也中尊者宜爲黍米不當言稷蓋據此注而言邢昺曰稷粟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惠徵君九經古義

侑幣

注云古文侑皆作宥案春秋傳侑皆作宥又周禮三宥管子作三侑古字通用惠徵君九經古義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

注必謂之者以己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釋文使之將子匠反一本作使之將兵將則後加字釋曰閔二年公羊傳云鄭伯惡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案公羊傳作使之將無兵之體注本公羊傳故陸以爲後加賈疏蓋已作使之將兵矣臧茂才經義雜記

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舊注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案上經已云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此甲言將命于大夫於文爲複若君薨則就殯宮將命于柩前又不當大夫爲主注似錯矣遭喪將命於大夫者謂遭主國有喪而行聘卿大夫之禮也主人卽所問之卿大夫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故長衣練冠以受雖遭喪不廢問卿大夫者使者之義無留其君之喪也孔檢討禮學卮言

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

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云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尙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者策當作筴折當作版惠徵君九經古義

幾月之資

注云資行用也古文資作齎周禮外府云財用之幣齎先鄭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後鄭云玄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惠徵君九經古義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辭句曰句非禮也句敢句對句曰句非禮也句敢句凡八句十二字唐石經作對曰非禮也敢辭宋本嘉靖本皆如是張涫識誤獨引疏云辭謂賓辭主人答請賓答主人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以證句末無辭字說不可易經傳通解以後各本皆從之考黃孝廉丕烈所藏宋刻單行疏本果同張說今注疏各本經則敢下無賸字疏則介在旁曰非禮也敢辭淺人增辭字也凡治經經典多用段借字其本字多見於說文學者必於爾雅傳注得經義必於說文得字義既讀經注復求之說文則可知若爲段借字若爲本字此治經之法也此經注云辭不受也因上文辭無常辭多則史辭苟足以達三辭字皆爲文辭恐其相溷故分別之禮經若士冠禮醴辭曰醮辭曰字辭曰正當作辭若敢辭禮辭固辭終辭之類正當作辭說文辛部曰辭說也今本說訟从𤔔辛𤔔辛猶理辜也又曰辭不受也从受辛受辛者辭二字分別畫然經典不受之義亦作辭則爲假借此經二句謂常事常禮之外有非禮之加非禮之問必辤謙不阿乃爲稱職主人施以非所當施則辭之其辭曰所以施使臣者非禮也敢受乎主人問以非所當問則對之其辭曰所以語使臣者非禮也敢不對乎如僖十二年齊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此辭曰非禮也敢之證也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辭亦當作辤又不答賦此使有辭曰非禮也收隱藏在內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此對曰非禮也敢之證也注云二者皆卒曰敢謂凡言敢多在語之終經文發其凡例周公之成法也左傳爲其故實史書之舊章也云辭曰云對曰云敢傳無不與經印合者辤與對畫分二事唐石經剩一辭字敢辭之文不當系對對主爭辯是非不謂辤卻也左傳所載如昭元年趙孟辭五獻之籩豆昭二年叔弓辭晉郊勞又辭晉致館文十二年秦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賓答主人三辭昭六年季孫宿使行人辭加籩又對韓宣子僖九年齊桓對毋下拜襄四年穆叔對行人子員之問襄三十一年子產對士文伯之讓昭十六年子產對韓宣子買環之請昭元年子羽辭公子圍之以衆逆女伯州犁對子羽襄二十二年子產對徵朝襄二十五年子產獻捷於晉對晉人三問定四年申包胥對秦伯之子姑就館宣三年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不必皆聘事而大致無不合經謂賓自辤之自辤之賈疏引鄭易注專屬之介殊失經意經不專謂介矣段大令經韻樓集

志趨

記賓將授志趨鄭注曰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足蹜蹜如有循下文曰下階再三舉足又趨注曰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引之謹案鄭以志趨爲卷豚而行是也其訓志爲念則失之志者徵也玉藻曰卷豚行不舉足不舉足則趨步徵小故曰志趨樂記曰志微噍殺之音作志微噍殺之字平列則志與微同義鄭彼注訓志爲意亦失之素問陰陽類論曰大陰伏鼓不浮上空志心王冰注曰脈伏鼓擊而不上浮者是心氣不足故上控引於心而爲病也志心謂小心也刺禁論曰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此之謂也是古人謂微小爲志也古字志與職通史記屈原傳職作志楚辭九章章畫職墨王逸注說文曰職記微也義亦同書經義述聞

舍息　舍氣

下階發氣怡焉鄭注曰發氣舍息也又及享發氣焉盈容注曰發氣舍氣也兩舍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舍皆讀爲舒謂發舒其氣也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遑舍與車盱爲韻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釋文荼音舒公羊荼作舍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此皆古人讀舍爲舒之證王尙書經義述聞

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

與今聘禮記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文意大同蓋志郞記也儀禮孝經皆孔氏遺書而先秦之文稱引絕罕嘗見呂氏先識覽引孝經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三十八字亦特識之孔檢討禮學卮言

禽羞俶獻比歸大禮之日

禽羞俶獻比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郞

萩會羞叔獻比為句注曰比放也其致之禮加乘禽也引之謹案全經之例兩事相若者則云亦如之或云如某事之禮無言比者猶疑比字本屬下句讀當如比及三年之比言比及饗大禮之日既受饔餼乃請覿也禽羞俶獻之下蓋有脫文今不可考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為一秅

案說文斛字引此經云二百四十斤為秉四秉曰筥以下文同則許叔重所讀儀禮斗字為斤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其說本於國語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彼以缶米為十六斗則缶即此之籔也 韋昭注同又小爾雅云籔二有半謂之缶不知何出 以秉芻為二百四十斤合於說文以稯禾為二百四十斛是秉乃六斛矣本注云今文籔為逾似今文不但逾籔字異且唯作六斗曰逾而無十字逾即庾也考工記曰庾實二觳鄭司農注觳受三斗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後鄭讀豆為斗盎旅人豆實三而成觳先鄭亦讀豆為斗故云觳受三斗古升斗之字或作豆因變為豆非四升之豆也 大戴禮受斛五升管子六步一斗出古斛取一斗並以斗為斗 一觳亦非十斗之斛同音而所容實異三斗為觳六斗為庾十庾為秉秉六斛二百四十斤也四十秉為稯稯二百四十斛九千六百斤也諸家說斗斛斤稱皆不同漢書以十兩為升六斤四兩為斗說左氏者以十斗為石一石百二十斤則一斗十二斤 詳異義大說正義 此許叔重以二百四十斤之秉為六斛則又每斛四十斤矣據小爾雅石四謂之鼓鼓四百八十斤也而禮記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為鼓是古有以四十斤為斛之證 孔檢討禮學卮言

公食大夫禮 至再拜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鄭注曰至再拜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疏曰至再拜者公已一拜賓即降下公再拜者賓降後又一拜雖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拜言之引之謹案一拜之時豈得遽謂之再拜賈說非也至再拜再當作壹因下公再拜而誤也至壹拜者賓至階上公則壹拜也先言壹拜後言再拜序也聘禮及此篇下文皆言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此不當有異鄭注聘禮及下文公壹拜賓降皆云不俟公再拜而此獨無之則所據本已誤作至再拜矣敖繼公集說謂賓降之上脫公壹拜之文此說尤非也至再拜即至壹拜之譌何須又言公壹拜乎若謂至再拜為總括下文之詞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乃申言上文之再拜則十七篇中無此重沓之文聘禮及此篇下文公壹拜之上何不聞總括其詞曰再拜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賓栗階升

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唐石經無賓字戴校集釋曰考此句承上賓西階東北面荅拜不必更言賓唐石經無賓字者是今從之校勘記曰案上有公降一等云云則此賓字不宜刪燕禮公有命節疏引亦有賓字石經非也家大人曰案燕禮疏引此云公降一等辭賓升此約舉其文耳不必字字皆同云賓升者加一賓字取其易曉 上文疏引此亦加一賓字 非此文賓有賓字也聘禮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與此文略同而下句但云栗階升無賓字亦是承上賓降階東拜送而省也以彼證此則無賓字者是 王尚書經義述聞

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

億案儀禮易讀云張氏于南字句敖云當于西字句南字衍文也順出以次而出也或以南順二字另為句亦可 武進士經讀考異

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

億案此凡兩讀疏云東遷所者謂以西為上君設當席中故東遷之辟君設處側近也近其故處是以兩東遷所為句桑氏云當于東字句遷所二字為句所者公設之處也遷所者言遷習之法但易其故處以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恐太東則失其正位也 武進士經讀考異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

注云古文簋皆作軌周禮小史云敘昭穆之俎簋注云故書簋或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軌古文也易損卦云二簋可用享蜀才本簋作軌從古文 惠徵君九經古義

賓卒食會飯

謂卒初時所飯之粱也謂之會飯者播餘于會而食之簠簋相將簋有會則簠亦有會疏云稻粱無會豈其然乎荀子禮論曰食先黍稷而飯稻粱明黍稷先設而不飯也唯飯簠粱者以公所親設重之下文賓取粱與醬以降奠于階西不徹黍稷其不飯明矣記曰簠有蓋冪凡食齊視春時既啟會恐其寒故冪之黍稷不飯即無冪耳注以為初時食稻粱此時食黍稷似失經意 孔檢討禮學卮言

覲禮

侯氏裨冕

先鄭以裨為裨衣後鄭以裨冕為上服之次皆非也曾子問曰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荀子曰大夫裨冕士韋弁據周禮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裨冕者玄冕也裨之言卑也冕服之最卑者 荀子禮論又作卑絻 侯氏乘墨車大夫之車也其服亦大夫之服也稱也大行人言諸侯朝覲各服其服乘其路從其貳車而經云墨車裨冕偏駕不入王門 偏駕即貳車也舊注亦誤 異者此覲禮蓋世子始嗣侯者入覲之禮也以未有王命故從大夫之車服下文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加命書于其上乃初命之為諸侯矣詩之韓奕韓詩內傳以為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其篇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合於此經之事又禮諸侯有行當奉新遷廟主于齋車所謂五廟無虛主者也此經乃云釋幣于禰似亦因新嗣禰位故變其禮猶武王載木主每舍奠焉自稱世子之遺歟抑或三年喪畢先請王命歸乃遷廟則此時禰主未入新宮仍得與廟無虛主之義無礙 孔檢討禮學卮言

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

注云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案漢禮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登猶升也 書逸篇末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 此古文與覲禮合假讀為格延者是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四享皆束帛加璧注云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鄭志答趙商曰古三四積畫說文曰三籀文四賈公彥云古書作三四之字或皆積畫者堯典云帝曰咨三岳皋陶云外薄三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也春秋傳子產云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劉光伯規過云楚語云今吾城三國無四國也注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為三 惠徵君九經古義

匹馬卓上

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曰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為上引之謹案十馬不應異色馬色亦不應獨白白顯之馬謂之的

類又不得單謂之的謂之卓也鄭説始未安今案卓之言超也超也獨也上前也卓上者超絕其類獨行而前之謂也廣雅逴絕也李善西都賦注逴躒趠與逴同敕角切猶超絕也匡謬正俗曰逴者謂超踰不依次第趠逴與卓古竝同聲其義一也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象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趻踔而行漢書河間獻王傳贊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踔敕角切說文稦竹角切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踔與稦卓古亦同聲皆獨貌也卓上猶云獨前耳古者上與前同義詳見孔氏詩疏服上襄下在前謂之上行而向前亦謂之上此與下文中庭西上之上殊義王尚書經義述聞

鄭注卓蘈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産也顧煊案釋名釋首飾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諸侯羣妾當以次進御其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丹於面灼然爲識書馬之法亦猶是也故鄭注訓卓爲的經義叢鈔洪頤煊

大史是右

注云古文是爲氏鹵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支孫氏爲莊公顏監曰氏與是同韓勑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漢末有是儀亦從氏陳承祀摸魏志以爲孔文舉改氏爲是殊不知曾陵是姓順帝前已見子碑見洪适隸續何至漢季始改氏爲是乎當時以是氏兩字本通故或稱氏或稱是非有異義白褒不識諸皮陳壽不辨是氏古字古音皆亾于晉惜哉惠徵君九經古義

異姓小邦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家大人曰異姓大國曰伯舅不言大國者蒙上而省也然則異姓小邦曰叔舅小邦亦當蒙上而省今本有小邦二字者卽涉上句而衍周官大宰疏引此有小邦二字則賈所見本已然不始於唐石經矣康王之誥正義文侯之命正義小雅伐木正義襄五年左傳正義引此皆作其異姓則曰叔舅則孔所見本無小邦二字於義爲長王尚書經義述聞

方明之狀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靑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

東方圭

鄭君謂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蓋方明所以依神主道也春秋傳解詁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然則主六面皆穿孔孔中著玉焉著之者若今言嵌也中山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此古主之遺象云中穿之與何邵公說合加金設玉事亦同矣孔廣森禮學巵言

喪服　斬衰

妻服

斬衰經九條父　女子子在室爲父正服也　父爲長子加服也　爲人後者義服也　女子子反在父之室正服亦加服也　諸侯爲天子　君義服也　妻爲夫　妾爲君亦義服也

喪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疏有天子諸侯父在爲祖斬衰謂父有廢疾不可承服如宋光宗者也若承重曾祖高祖亦當斬衰注疏又有天子女嫁於諸侯諸侯女嫁於大夫則竝不降同於諸侯爲天子大夫爲國君也喪服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同於臣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婦人不杖

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是婦人唯爲主者杖不爲主者不杖以經杖之妻爲夫母爲長子爲主而杖者也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不爲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曰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明他婦人不爲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爲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衆婦人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爵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謂婦人成人者皆杖於喪服傳婦人不杖小記女子子一人杖通釋爲童子皆違失經意金修撰禮箋

右縫

冠繩纓傳曰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唐石經校文曰案釋文所列傳文條屬之後卽繼以六升至爲注作音始云右縫扶弄反下左縫出縫皆同疏釋傳文亦不及右縫至釋鄭注始有之則右縫二字乃鄭注非傳也家大人曰嚴說是也鄭注雜記云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彼注兼釋右縫此注獨釋條屬而不釋右縫則傳文之無右縫明矣且雜記之右縫對小功以下左縫言之此無小功以下左縫之文則無庸言右縫也唐石經自縄以下升以上共闕七字字數與今本同則唐石經已衍此二字矣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六引此無右縫則宋初本尚有不誤者王尚書經義述聞

一溢

既夕篇朝一溢米注謂溢二十兩爲米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此以百二十斤爲一石析之爲一千九百二十兩陳氏不達此義訓禮記一溢米爲二十四分升之一脫去一升二字查以意疑食粥之米不當一升有零而不知古量之小也古一升僅十九兩二錢如其說止八錢矣古八錢當今二錢六分無乃太少乎李進士羣經識小

至尊

三言至尊而意各有當君至尊也是對父至尊爲言方喪三年同之於父夫至尊也是對妻至親爲言親者則期尊者則三年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又以見天子尊絕於上唯諸侯乃得如父服服之自餘諸臣庶民竝不敢同斬衰所以釋經諸侯爲三字而大夫總衰之義已包其中矣古人文簡而深有如此者孔檢討禮學巵言

爲人後者

嘗謂近世爲人後者輒改其父母稱謂同於伯叔甚誤禮經降服直爲持重於大宗不貳斬耳非以伯叔父母之服服之也凡爲後所以降其本屬一等者禮有服必廢祭旣主大宗之祭不可以私族之不虞頻煩廢之故滅其日月初不關生時稱謂今俗自同祖以及無服通稱伯叔古人則不然父之昆弟爲世父叔父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若壹以所爲後者之服屬降其父母則爲從祖父後者卽稱其父爲從祖父爲族父後者卽稱其父爲族父旣以從祖父族父稱之又當以從祖父族父服之是父母有時降而功緦矣其不可明矣且令親屬無支子而取後於疏屬則有不同祖以上者然經有降父母而無降祖父母可見祖父母不但生無改名卒且死無喪服也王氏貞旭降服辨曰孫爲人後爲其本生祖父母何服文通人者爲祖父母不降爲人後者亦不降也以不

降殺乎無可降也 孔檢討禮學卮言

兄弟

兄弟與昆弟有辨昆弟者尊稱也兄弟則所指甚廣故儀禮喪服經文皆稱昆弟其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注云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此猶言同族之兄弟也又記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注云公弟猶言族親也記又云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疏謂亦兼族親也記又云夫之所謂兄弟服妻降一等疏謂妻從夫服已見上經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記又云庶人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疏云不言兄弟而顯尊親之名者若言兄弟恐嫌本族亦無服此行文之異若無嫌則直稱兄弟也記又云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注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是皆以兄弟統言族親也又案戴記曾子問云不得嗣為兄弟蓋兄弟猶言婚姻也服問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注云謂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外祖父母從母之尊亦稱兄弟也）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兄弟之稱其廣如此此讀經者所當知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公士　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

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鄭注曰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眾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又傳公卿（此二字後人所加）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眾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注曰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引之謹案此篇言公者皆謂諸侯無謂公孤者公之外但言大夫士無言卿者（下文大夫為舊君但曰不言公卿及孫者為去三事大夫則三公亦兼大夫則大夫中總兼之矣）偏考書傳亦無稱公卿為公士者鄭說非也今案公士二字當絕句（鄉射禮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賓玉藻公士擯）公士與大夫之眾臣相對為文言公之士為公布帶繩屨降於大夫之絞帶菅屨大夫之眾臣為大夫布帶繩屨降於室老之絞帶菅屨也喪大記君之喪大夫食粥士疏食水飲大夫之喪室老食粥眾士疏食水飲鄭彼注曰室老其貴臣也眾士所謂眾臣（聘禮大夫餼皆大牢米八筐老牽牛以致之上介亦如之眾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老謂室老士大夫之貴臣士謂眾士即眾臣也鄭彼注云士當大夫之貴臣矣以士為邑宰不知喪服之士乃喪大記所謂眾士非喪服之室老士也室老士謂室老與邑宰也辨見）是公之士異於大夫猶大夫之眾臣異於室老也公之大夫與大夫之室老為其君食粥則服絞帶菅屨公之士與大夫之眾臣為其君疏食水飲則服布帶繩屨此等殺之相準者也（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其等殺亦與此同）下文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皆以公與大夫相對為文是其例矣傳內公卿二字因注而加也（賈疏疑經言公士大夫則傳本已衍公卿二字）蓋注誤以公士為公卿後人遂加公卿二字於傳矣不知喪服一篇屢言公大夫士公則諸侯士則一命者也作傳者何至忽其體例而以公士為公卿乎其非傳文所有明甚大夫室老士貴臣室老士三字當連讀謂士之為室老者也喪大記大夫之喪室老食粥眾士疏食水飲非室老者謂之眾士則室老亦士矣室老士乃眾士中之貴者故曰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不直曰室老而曰室老士者欲明大夫之貴臣與眾臣皆以士為之故云室老士言室老士則眾臣亦士矣鄭以士為邑宰大夫邑宰而稱士何以別於經文之公士乎又何以別於眾士乎且室老邑宰職也士爵也貴臣中者有邑宰則當稱其職曰邑宰以與室老相匹今於室老則稱其職而於邑宰則又不稱其職而稱其爵曰士無是理也下記曰君之所為兄弟服（此君謂大夫）室老降一等喪大記曰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無言邑宰者不得如鄭所云也眾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舉大夫之眾臣近臣以該公之眾臣近臣也公之眾臣則士也喪服小記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鄭注曰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者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則君服斯服者諸侯之近臣如是大夫之近臣亦得如之耳故言大夫之眾臣近臣而公可知矣君謂有地者也此釋大夫亦得稱君之義若公之為君義本眾著故傳略而不言非謂經文君字但謂大夫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繼母如母

繼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貴父之命也然於其黨則不同案服問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鄭氏注曰雖外親亦無二統夫禮者所以別嫌明微非聖人莫能制之此類是矣（喪服小記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顧處士日知錄

慈母如母

慈母者何也子幼而母死養於父妾父卒為之三年所以報其鞠育之恩也然而必待父命者此又先王嚴父而不敢自專其報之義也父命妾曰女以為子謂憐其無母視之如子長之育之非立之以為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為慈母後則未可信也禮記曾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此與喪服所言慈母不同）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然但練冠以居則異於如母者矣而孔子以為非禮 同上

齊衰三年

齊衰三年（經五條）父卒為母正服也　繼母如母　慈母如母義服也　母為長子從服也　妾為君之長子同為所後者之妻義服也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高曾祖母同注疏大夫士庶子父卒為所生母又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父卒為母三年大戴庶子父卒為君母又繼母為長子案喪服小記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庶祖母可也與古禮不合不可從 李進士羣經識小

出妻之子為母

出妻之子為母此經文也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此子夏傳也傳曰絕族無移服親者屬此傳中引傳援古人之言以證其無服也當自為一條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此又經文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子夏傳也當自為一條今本乃誤連之 顧處士日知錄

父卒繼母嫁

父卒繼母嫁從從字句謂年幼不能自立從母而嫁也母之義已絕於父(下章云妻不敢與焉是也)故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子不可以不爲之服也(繼母本非屬毛離裏之親以其配父而服之如母故王肅曰從乎繼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報者母報之也兩相爲服也(顧處士日知錄)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愆案此凡兩讀馬季長云繼母爲己父三年喪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玩此注以從爲隨是從爲之服連文爲一句王子雍云從乎繼寄育乃爲之服(敖氏引作從乎繼母而寄育)是從字爲一句爲之服另爲句(武進士經績考異)

從爲之服報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鄭注無文疏云此母爲父已服斬衰三年故子爲之一期以從爲二字連讀(說本馬融)非也王肅讀從字爲句云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爲之服不從則不服此說得之蓋與繼父同居者也否則繼母改嫁已同路人矣何服之有報字自爲句亦當如雷次宗說凡言報者繼母報亦如此疏謂感恩者皆稱報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爲報亦非(孫侍御讀書脞錄)

愆案此凡兩讀賈氏疏云感恩者皆稱報若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爲報是以爲之服報連文爲句雷次宗云凡言報者繼母報亦如此是又以爲之服絕句報另爲句(武進士經讀考異)

齊衰杖期

齊衰杖期(經四條)父在爲母降服也(厭降)妻正服也 出妻之子爲母亦降服也(以出降)繼母嫁從爲之服義服也

注疏祖父在適孫爲祖母又士之庶子父在爲母又父沒大夫之適子爲妻案注疏有子爲嫁母一條與禮不合不可從(李進士臺經識小)

夫妻牉合也

牉當作片作半合二體爲牉字此必俗字斷非經所宜有周禮媒氏掌萬民之牉注曰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據此則周禮作判鄭所據喪服亦作判然詳文義則鄭引喪服夫妻半合之文以證已合其半成夫婦之說淺人轉寫有所改竄耳儀禮賈疏單行本云是夫婦半合子允生焉是半合爲一體也字作半繼母如母下云繼母配父即是片合之義慈母如母下云慈母非父片合父卒繼母嫁下云亦爲本是路人暫時與父片合字皆作片蓋賈氏所據禮文作片賈以半釋之故夫妻片合本條下兩言半合皆是易其字以釋經用周禮注之說也考諸說文片判木也半物中分也判分也凡物合而分之曰半分而合之亦得曰半片者半之叚借字判者亦半之叚借字古三字同音義亦相近禮經作片周禮作判鄭以半釋之謂其字當爲半也禮經言半合周經但言半者言半則必有合可知也說文本無牉字據集韵二十九換云牉片二形同普半反半也云片與牉同此正謂儀禮經文本作片俗改作判也又云字林牉合其半以成夫婦也然則字林始有牉字可知也片與半同義合之成一字不合六書之法今本禮經蓋淺人用字林改竄古片半通用如漢書一半冰郎一片冰讀同判可證也至若經典釋文俗本作牉合葉氏所抄宋本作牉合說文曰牉者半體肉也亦用假借字而義甚近通典引喪服傳作判合皆勝於俗本作牉遠矣考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載牉字

周禮酒正疏云夫婦片合與王同體亦是一證 如禧注李陵傳一半冰半讀曰片蓋片半皆分也毛詩迨冰未泮古文必作半半者破也必不作泮泮者泮宮字也古分其合曰半合其分亦曰半(段大令經韻樓集)

有適子者無適孫

此士禮耳下文別有大夫爲適孫爲士者似雖適子在亦服齊衰期何以言之凡適子孫所以加服者爲其承宗廟之重也士祭二廟此適孫異日所奉祀者至已身而止情繫於私故不加也唯適子死者爲設已老而傳則孫有傳重之義然後以重服服之若大夫三廟則適孫猶得祭及己父無問有適子與否其當重也均矣推而上之諸侯應有適曾孫服天子應有適玄孫適來孫服蓋皆齊衰三月此非敢臆說蓋推祭法王下祭殤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下祭一而知之者也(孔檢討禮學巵言)

降其小宗

大宗不可以絕族人以支子後之傳曰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大宗唯一小宗有四所後之大宗親疏不定則所降小宗世數多寡蓋不齊矣爲人後者本親高祖以下俱爲小宗悉降其五服一等若高祖爲大宗則降其曾祖以下曾祖爲大宗則降其祖已下祖爲大宗則降其父以下爲人後者有不降高曾祖而無不降父已下本親者故喪服經于其降服著父母不著祖父母著昆弟不著世叔父著姊妹不著姑著其有定者也記言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由是悉降五服之例著然皆據爲人後者之身不及其子傳曰絕族無移服親者屬義通於此(大傳喪服傳注各望文生訓明其義類之博) 凡爲人後者因所後而服則從所後者爲之名(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記言于所爲後之兄弟若子是也)因所後而降則不從所後者爲之名(經著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昆弟姊妹適人者之服及記言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喪服小記言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是也)名與服不相循爲降服名存則降見名不存則降不見也使爲人後者從乎所後而易其本親之名則有名在緦麻或無服者而服之以期功之重服是加服矣豈降其小宗之謂哉然則本生五屬之親俱得遂其名不獨父母之名不可易也

喪服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所爲後之子謂爲人後者自所後之兄弟目之爲所爲後之子其服之如子(鄭君云與宗子有小功之親者爲服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與宗子有緦麻之親者與絕屬者同所謂如子之服也)今本作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記言小功以下爲兄弟是兄弟爲小功以下通稱不得更稱兄弟之子唐石經誤與今本同茲據賀循爲後服議校正(見通典九十六卷議曰按喪服曰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時人論曰多以爲後者子孫皆計本親而降意所未安)斯無疑于小功以下爲兄弟之義矣(金修撰禮箋)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

此謂野人言父與母何別也何算猶何別也疏云不知分別父母尊卑也語甚明程氏易田疑算爲尊字之譌此疑所不當疑也偶讀顏延年靖節徵士誄云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此謂有合謚典則賤與貴無異也顏語正本禮經(段大令經韻樓集)

支子後大宗

校范甯言子夏傳既云以支子繼大宗則義以暢矣不應復云適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矣余謂絕有二有天然而絕者有以後人而絕者苟天然而絕在大宗則爲之置後俾適適相承統領百世之族人若小宗則聽之不必復取他

支子以後之益彼不過五世則遷耳此大宗小宗之別也何休曰小宗無後當絕斯言得之賈公彥曰適子不得後人無後亦當有立後之義斯言失之 閻徵君潛邱劄記

先曾王父從母適葉氏其後葉更有子　家君援繼父不同居之義頜請于

朝後爲金氏嘗論榜兄弟云喪服經繼父同居者服齊衰期不同居者服齊衰三月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喪服小記繼父之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傳以如是爲繼父之道小記以如是爲同居是繼父之道著于同居非嘗同居斯爲無繼父之道經必連言繼父同居者所以別于有主後者爲異居喪經言之也無主後者爲同居後有主後卽爲異居而不改其繼父之名者爲其本無主後也故傳曰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異居者服齊衰三月所以錄其恩同居者服齊衰期所以哀其無主後而隆之也觀乎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繼父之道而先王恤孤之義明觀乎無主後者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而先王哀惸獨之義明鄭君小記注云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榜案同居異居以主後之有無爲斷記云同財而祭其祖禰者由于皆無主後故曰有主後者爲異居異居固不同財矣未聞夫同居而異財也注說過生分別疏義逐滋支離 金修撰禮箋

唯子不報

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榜謂上經言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此言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唯子不報二章互文見義報與不報皆指婦人無主者而言傳謂子爲女子子斯得經意大夫以尊降其旁親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大夫之子從大夫而服其身固士也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兄弟兄弟之子姑姊妹爲命夫命婦者服期其命夫命婦服大夫之子則降爲大功不得云報明矣禮姑姊妹以出降本親期爲大功其嫁於大夫者又以尊降爲小功今大夫之子於姑姊妹之爲命婦無主者服期不以出降其姑姊妹報者亦報其不以出降之服爲服大功而已非謂命婦於大夫之子並不以尊降也此經不云姑姊妹報嫌見報於不杖期章爲報以期故但言唯子不報喪服經法度之言如此 同上

不杖期

齊衰不杖期 經二十二條 祖父母正服也　世父母叔父母加服也　大夫之適子爲妻厭降也　昆弟正服也　衆子亦正服也　昆弟之子報服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同昆弟條　適孫加服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降服也　爲昆弟之爲父後者 同昆弟條　繼父同居者義服也　爲夫之君從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本服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從服也　妾爲女君義服也　婦爲舅姑從服也　夫之昆弟之子報服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本服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本服也　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者　姑姊妹女子子爲命婦而無主者皆本服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同　公妾以及士妾爲父母亦本服

周禮諸侯及畿內之臣爲王后注疏有適曾孫適元孫服問大夫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小記女未練而反又世子爲妻與大夫之適子同服問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李進士羣經識小

齊衰三月

齊衰三月 經十一條 寄公爲所寓義服也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加服也　爲舊君君之母妻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舊君義服也　庶子爲國君正義服也　繼父不同居者義服也　曾祖父母正服也　大夫不降　女子嫁不降　大夫爲宗子 同上條

注疏畿內之民爲天子 同上條　內宗五屬之女嫁於庶人從爲國君 同上

大功殤服章經不樛垂蓋未成人也

樛各本從木惟玉篇手部引喪服傳曰殤之絰不摎垂不絞其帶之垂者字從手案從手爲是說文摎縛殺也縛殺者今絞罷近之交部曰絞縊也糸部曰縊經也古以兩繩相糾切死者或謂之經或謂之縊或謂之絞或謂之摎故鄭以絞釋摎云絞其帶之垂者若木下句曰樛於此義無涉玉篇所據獨爲古本也檀弓衣衰而繆絰注云繆當爲不摎垂之摎正用喪服傳語疏云摎謂兩股相交也今本禮記注疏亦譌從木宋本且譌不摎垂爲木樛垂矣蓋未成人也依單行疏本作益不成也爲長此謂殤之絰不成以見不縟耳不容再疊未成人句摎居蚪反亦力周反 段大令經韻樓集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舊有二解而皆不甚通鄭康成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假令遇七歲便當哭八十四日夫逾月而葬葬而卒哭成人之喪猶或如此而猥令連旬之外累月之餘匡匡孩童哀慟不已疑非理也馬融王肅謂如其本服之月數以爲哭之日數則如緦麻之長殤已不在服限豈七歲以下猶有哭日抑豈功緦兄弟自十九歲十五歲以至生三月者一切以日代月漫無輕重殊失三殤遞降之本意愚案此傳發在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條下似唯據子女子子等期服親屬言之 以下文子生三月云云蓋本唯舉父爲例證之可見 服期者長中殤降大功下殤降小功又下當降緦麻但轉小轉綢不足成服止制三日哭而已示爲以哭之日易緦之月也 十承一至八歲之殤服五月則不滿八歲之殤三月正其本服故直言以哭日易服月不明著日數讀者自可推知 至大功之下殤既降在緦麻其不及下殤者卽自不服不服則亦不哭故不待言矣 孔檢討禮學卮言

殤大功

殤大功九月七月 經九條 未詳　李進士羣經識小

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按汪氏琬予與論禮服京師不合頗聞其盛氣旣而歸近且合刊正續類稿悉改而從我其中儀禮說二條有可喜者亟錄于此一曰先王之制禮也在父黨則父之昆弟重而於父之姊妹矣故服諸父期服姑姊妹大功在母黨則母之姊妹重而

於母之昆弟恩殺矣故服從母小功服舅緦先王所以嚴內外別男女而遠嫌疑者也唐太宗謂加舅服使與姨母同太宗知禮孰不知禮二曰凡父黨之尊者由父推之皆父之屬也世父叔父從祖祖父是也至父之姊妹則不可謂之父不可謂之父其可謂之母乎二者皆不可以名故聖人更名曰姑爾雅謂我姑者吾謂之姪蓋姑亦不敢以昆弟之子爲子也凡母黨之尊者由母推之則皆母之屬也從母是也至母之昆弟則不可謂之母不可謂之母其可謂之父乎二者皆不可以名故聖人更名曰舅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蓋舅亦不敢以姊妹之子爲子也此先王制名之微意也予謂爾雅僅有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一語君二語竝列郎出子夏傳文汪氏小該記闕裕君濟邸刱

兄弟之妻無服

謂弟之妻婦者其嫂亦可謂之母乎說大傳文同蓋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爲比以名言之既有所閡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嫌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夫外親之同爨猶緦而獨兄弟之妻不爲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坊曲禮嫂叔不通問不獨以其名也此又傳之所未及也存其恩於娣姒而斷其義於兄弟夫聖人之所以處此者精矣大傳疏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嫂叔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娣姒婦是也叔嫂雖不制服然而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叔嫂奔喪子思之哭嫂也爲位檀弓何也曰是制之所抑而情之所不可闕也然而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叔也君兄公與弟之妻則不能也正義曰兄公與弟妻不爲位者卑遠之弟妻于兄公不爲位者尊絕之此又足以補禮記之不及檀弓言嫂叔之無服雜記言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是兼兄公與弟妻顧處十日知錄

君之庶子

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唐石經初刻爲下有君之二字後磨改去之予案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則經文當有君之二字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正與此文同今本皆無此二字蓋從唐人磨改本予嘗謂石經初刻本有勝於改本者惜其文多曼滅不能一一辨例耳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

同

注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郎寶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言當作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鄭此一段注內下言至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此一段注親也二十一字今本濁入傳文故備錄之案鄭君讀法於經意傳意皆協但及時之說理尚未安此未嫁逆降者蓋以貴降也何以言之經例行於大夫已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見斬衰章注然則未嫁者未嫁於大夫也凡未許人或許適士而未行皆適言在室耳容未許人則嫁適之名不定故不云未適人云在室而已雖許嫁大夫而未行者乃別謂之未嫁故傳說之曰成人而未嫁者成人者明其已許嫁也婦人外成既許嫁大夫雖未行固已貴矣是以有逆降之法經言女子子未嫁者唯此及齊衰三月章爲曾祖父母二事曾祖父母至尊也雖許嫁大夫不得以貴降彼舉未嫁以包在室許大夫者猶不降許士者可知矣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旁親也故許嫁大夫得以貴降此舉未嫁以殊在室必許大夫者然後逆降則許士者無逆降可知矣孔檢討禮學卮言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按此傳與鄭注相亂上經注云下傳曰何以大功也此此經注云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耳鄭君兩引傳文咸止此其上下所增益者皆注辭爲傳也鄭君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與注此不辭以下通爲一條主釋經義倶在傳文上其接齊衰三月章嫁者其嫁于大夫傳文明舊讀者之意以此女子子嫁者爲嫁于大夫故大夫之妾爲服大功耳後人因已見齊衰三月章誤以此爲傳文覆出而移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次于其下由是注語橫決與傳混淆鄭君引傳一則云指謂此也再則云文爛在下正明傳者不誤誤由舊讀者若如今本傳文則責傳者誤說注不得指爲文爛喪服記注云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也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此明嫁者得以尊降其本親今改讀此經女子子嫁者爲齊衰之親服大功實謂此女子子爲嫁于士如傳有嫁于大夫之文則當降服小功鄭君不得更易舊讀誤人此大功章如鄭君不從傳文嫁于大夫又不當不置一言破之也或疑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經例適士者不言嫁傍謂經例有二言嫁言適與大夫士連文者別異之辭經云嫁于國君嫁于大夫適士適人是也單言嫁者上下通稱經云父卒繼母嫁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是也齊衰三月章傳云嫁者其嫁于大夫者彼經曰大夫爲宗子以下凡四條皆章未附著大夫之服其舊君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三條經皆不言大夫傳者補著並承上經大夫爲宗子發傳又以別于此大功章言嫁者爲得適于士庶以下也經文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謂妾自服言私親鄭君云郎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可破之誤傍謂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彼庶子爲女子子則此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文上爲庶子蓋通男女言之彼据適人此關在室則君之庶子三不復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之文審矣上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此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二經文實相承此亦大夫之女子子耳不言大夫蒙上省文大夫之女子子未嫁者從大夫而服厭降世叔父母姑姊妹爲大功其嫁者既出則無厭服其出降之服亦大功以嫁者未嫁者同服故類敘之傳者欲令二經文相亞亦見此女子子得蒙上大夫之義故退傳文在下俾不隔絕文義非爛在下也殤小功章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本爲經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發傳以長殤之文蒙上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及從父昆弟二者故退傳文在下與此傳正同今既無鄭注是正傳文

復爲是經疏通其義俾後之爲宋异者不得援此逆降之文爲鄭學口實也（金修撰說義）

大功九月

大功九月（經十六條）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　大夫爲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叔父母姑姊妹皆降服也　從父昆弟　庶孫正服也

適婦加服也　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從服也　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夫大夫妻子公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則以尊同而不降也

喪服小記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李進士羣經識小）

繐衰

繐衰旣葬除之（經一條）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義服也（同上）

繐衰章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縷也

唐石經以下皆作小功之繐文理不可通據注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決本是小功之縷蓋以者用也小功布十升若十一升十升當八百縷成布十一升當八百八十縷成布今治其縷極細如此布之縷而祇用三百六十縷成布則縷細而布稀疏猶用十五升布之縷之半爲縷六百成緦錫二布亦是縷細布稀疏其理一也賈氏作疏時已作小功之繐於此見古籍一有誤字後遂莫能改正吁可懼也檀弓注曰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此鄭以喪服傳作注固尙可據

又按疏云傳問者正問縷之麤細不問升數多少故荅云小功之縷也若然小功縷知麤細非升數者云云作疏時傳文並不誤賈疏亦並不誤今本疏經轉寫作故荅云小功之繐也若然小功繐因誤賈據誤爲疏甚矣讀書之貴詳審也（錢大昕經部接集）

大功之殤中從上

喪服殤小功章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緦麻章傳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傳文前後不同鄭君以小功章傳主于丈夫緦麻章傳主于婦人傍謂緦麻章經云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是婦人所服成人之服不得于此發殤服傳上經云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又丈夫爲殤者服不得于此專明婦人者經既言殤服者子女子子以下之長殤中殤並見大功章是爲齊衰之殤中從上庶孫之長殤夫之叔父之長殤在小功章其中殤並在緦麻章是爲大功之殤中從下傳者于喪服經未著殤服降等及中殤從上從下之宜以舉例俾凡所不見者悉以此求之其非有所殊于丈夫婦人亦甚明矣傳言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蓋爲降而在大功小功者舉殤服例此大功之殤本齊衰之親故中從上與緦麻章齊衰之殤中從上義實不殊傳者依經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發傳以長殤之文蒙上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及從父昆弟二者故退傳文在下非謂從父昆弟之殤亦得中從上也殤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爲姪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凡不見中殤者衍䘵乎此記曰小功不稅又曰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明乎大功之殤中從上之說而親親之義著矣（金修撰禮箋）

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注曰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無服字宋本今各本皆同惟張淳識誤作庶攷通典引作此無母服無所見也合三本核之鄭注久經傳寫奪誤當云此無母服庶無所見也大功章曰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其必云公之庶昆弟者正以下文爲母二字庶昆弟之母妾也父在爲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旣葬除之父薨乃爲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大功以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其制與嫡昆弟爲母截然不同故必言庶以見之若此章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中無母服何必言庶以見其爲妾子故曰庶無所見蓋此等小功即公之嫡昆弟亦同注又云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嫡子亦服此殤也此所以大功章皆言庶小功章皆不言庶也又大功章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大夫者亦皆不言庶小功章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亦皆不言庶其義皆與本條同而獨於此發注者欲讀者前後互證

大功章注曰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此謂經下言爲母故上言庶昆弟小功章注云不言庶者此無母服庶無所見也此謂不言爲母故不必言庶二注血脈相通（段大令經韻樓集）

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緦麻章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姑姊妹之說鄭注不誤若如程說主謂在室者適人則不服然則女子二十而嫁矣三十而娶安得有姊在室耶女子出則不爲姪之妻服不爲昆弟之妻服是惟早亡者得在室服之報又不將爲空言耶且昆之妻猶或得在室服之弟之妻其來必在已出之後安有服者耶鄭云不殊在室及嫁者固隱經習從嫁降（依通典此句有孫字）此語誠是正服小功故長殤降一等緦麻正服小功在室服之出亦服之報亦如是見於禮經者斷非空言也二十而嫁十九以下爲殤則在室服之小功者少矣曰十五許嫁笄以成人服之在室者不少也程氏云傳曰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小功之親焉此併夫之姑姊妹娣姒婦總發傳也適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又何服之有乎玉裁按程說殊誤夫之姑姊妹小功自是從服夫爲之期者大功而妻爲小功非從服而何傳之相與同室自主謂娣姒婦娣姒婦之同室久姑姊妹之同室暫故姑姊妹之小功生於夫娣姒婦之小功生於同居也緦麻章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亦曰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此同室之文在娣婦者弟長也之下其爲主謂娣姒婦明矣宋庾蔚之云婦從夫服降夫一等故爲夫之伯叔父大功則知夫之姑姊妹皆是從服庾說得之晉徐邈云姑姊妹之服出自恩紀非也夫之姑姊妹雖出而必爲之小功姑之出者而必爲姪之妻服姊妹之出者而必爲昆弟之妻服一重父族一重父族也經文報字似是主謂夫之姑姊妹蓋娣姒婦相爲服如昆弟相爲服才言娣姒婦早已有報在內何須贅以報耶賈氏公彥說是矣緦麻章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不云報亦其證也（同上）

儀禮喪服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註據爾雅長婦謂稺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疏據二婦互稱謂年小者爲娣故云娣弟是其年幼也年大者爲姒故云姒長是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爲姒兄妻年小稱之爲娣是以左傳云云穆姜云吾以不妄爲姒是據二婦身之少長爲娣姒不據夫年爲大小之事也按禮婦人之坐以夫之齒堂既依夫之齒爲上下則稱自當依夫之齒爲大小若以年之大小爲娣姒互稱將弟婦坐於長婦之上可乎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兄弟之間必有不相安者矣穆姜與叔向之嫂之言或古者娣姒可通用或娣姒相對則分大小散文則娣亦可稱姒耳　賈鄭杜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言其相謂皆舉長者之稱稱之所以爲讓也豈確謂之實然哉（姜編修禮記）

娣姒婦者弟長也

注長婦謂稺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此本爾雅然弟長之長釋文云本亦作娣敖繼公曰娣長也釋娣婦之爲長婦也廣森謂當從作娣之本而用敖說疏以弟長兼釋娣姒凡詁訓之文皆無此例尋傳意直以娣爲長姒爲稺與爾雅相反如爾雅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土戴石者砠石戴土者崔嵬毛詩傳皆反之娣姒之名亦其類矣況春秋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又叔向之嫂亦稱向妻爲長叔姒並以稺婦爲姒婦合於此傳（論婦人生以夫之齒旦氏欲强合爾雅左傳昭云娣姒計己年大小不計夫年竊恐非是）經有昆弟無弟昆有姊妹無妹姊令姒大於娣何不云姒娣婦乎娣从弟而訓長者猶亂乃爲治故乃爲今古訓多如是呂氏春秋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者大也弟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也此即弟訓長之明證抑又推之長婦曰娣教之悌其幼也幼婦曰姒以言似也教之效法其長也此義倘有當否（孔檢討禮學卮言）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於庶母無服此言以慈己加明其本爲庶母緦此君子子爲士之子明矣馬季長云大夫之子於庶母慈己者宜服緦若爲父之貴妾父爲服緦已當從服庶母之服加慈己者小功父卒則與士子同當服緦麻此又推廣經意而言之也（注指大夫言之矣）喪服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何）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云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是妾子服庶母慈己小功與適妻子同經言君子子文屬於父爾適庶之辭（注主適妻子而言則妾子爲庶母慈己者自應備不著）（喪服三年章注據大夫）緦庶母慈己者不得子其子故謂之爲君子子謂之爲貴人之子寧以父之存殁異服哉（注云父殁則不服失之）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三母諸侯養子之禮不得下通於大夫士大夫之妾有食母又於禮無服士之妻自養其子或有他故使賤者代之食子則爲乳母下緦麻章爲乳母是也鄭君援內則慈母食母以與此庶母慈己相比附皆失經意（金修撰禮箋）

小功五月

小功五月　殤十二條　叔父　適孫　昆弟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　爲姑姊妹女子子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皆以下殤降二等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從父昆弟　夫之叔父　姪庶孫　大夫之妾爲庶子皆以長殤降一等也　大夫公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則以尊降長殤一等也

成人十三條　從祖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昆弟　庶婦正服也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皆以出降一等也　爲外祖父母　從母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皆加服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義服也　大夫大夫之子公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爲士者以尊降一等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以尊又出嫁故降二等也　君母之父母從母從服也（李進士輯札）

緦麻章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注云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據疏攷之注文本如是今本因有兩族祖父者句而奪十四字此宜補正者也抑疑族父母亦當有注云族父母者父之從祖昆弟之親也十三字在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句下而寫者奪之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報從祖父母報注當云從祖祖父母者祖父之昆弟之親從祖父母者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今本亦奪落不寫疏疑爲之義非也小功章從祖昆弟注云父之從父昆弟之子然則緦麻章族昆弟亦當有注云父之從祖昆弟之子（臧大令）

貴臣貴妾

此謂大夫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皆有相助之義故爲之服緦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古者大夫亦有姪娣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是也儀禮之制合二姓之好從其女君而歸焉故謂之貴妾（[illegible]）士無姪娣故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然則大夫之妾雖有子猶不得緦也惟夫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近之矣（[illegible]日記錄）

緦麻章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疏云以名服者用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故云以名服玉裁按外親之服從母爲母之姊妹是宜服母姊妹之子則當在無施服之內而何以服緦以名服也何名乎從母昆弟也有從父昆弟焉世父叔父之子也有從母昆弟焉母姊妹之子也母姊妹有從母之名焉母之名（何）故加於凡外親而小功從母之子有從母昆弟之名焉昆弟之名親故同於月外親而緦父族有與我昆弟者母族亦有與我昆弟者雖異姓而偁昆弟猶異姓而偁祖父母異姓而偁母也姑之子舅之子注家以外兄弟內兄弟釋之而不得有昆弟之名有從母而後有從母昆弟猶有世父叔父而後有從父昆弟也舅之子可以不偁昆弟也舅無父名故其子無昆弟名也姑之子何以不偁昆弟也姑無母名故其子無昆弟名也舅何以不得偁父也父必同姓舅非同姓也姑何以不得偁母也母必異姓姑非異姓也天下有名昆弟而無服者乎以名服者服昆弟之名非曰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也兩相爲服猶昆弟然不得云報也母報其小功子則相爲服而非從服也

通典引馬季長注云以從母有母名故其子有昆弟名此隱雪疏遠矣昆弟乃至親之名外親而稱昆弟惟此而已（段大令經韻樓集）

姑之子

註外兄弟也舅之子註內兄弟也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云此則姑之子當謂舅之子曰內兄弟舅之子當謂姑之子曰外

兄弟而今人皆稱其妻之兄弟曰內兄弟其俚謬甚矣爲夫之從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疏曰言同室者直是舍同未必安坐言居者非直舍同又是安坐按親娣姒曰居室娣姒曰同室 姜編修濬園札記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典簿紫司

承示鈍翁古今五服考異酌古佐今信爲不刊之典但序疑及儀禮處謂丈夫三十而娶爲之妻者乃有夫之姊之長殤之服不亦異乎疑姊字誤不知非誤也左氏傳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然則古之冠昏固有不盡二十三十者矣以十五之前之人而有妻而適遭姊喪姊尚可爲中殤且不必至長也或曰諸侯絕旁期此降在緦麻已無服而謂諸侯之夫人服之乎弟曰夫人雖無服而却有服之理古五十命爲大夫不特無冠禮亦當無其昏禮今乃有大夫昏禮豈非世愈變而期已不若前乎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殤者亦聞有子也且年十六至十九方爲長殤女子十五許嫁字而笄之笄即不爲殤是女子無長殤何儀禮言長殤者不一傳記紛如吾欲一以儀禮爲斷

序又疑大夫絕緦於其旁親皆然何獨爲貴臣貴妾緦不知此義服也周禮王爲諸侯緦衰天子且然而況大夫乎他若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只以儀禮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解之故妻喪亦可稱三年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已降期不待大功今云云者殆又誤會中庸之文也復白王臻 爲諸侯緦衰鄭註爲弔服然既葬而除亦已服五月矣 閻徵君潛邱劄記

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

注曰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程氏易田極言外祖父母當爲從祖父母說云前小功章連言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故此疏云夫爲之小功者也據疏之文氣是從祖非外祖玉裁竊以爲不然凡云諸者皆非一之詞經云諸祖父母故注舉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兩祖父母皆見小功章兼舉內親外親固有此例如傳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是也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爲人後者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此等兄弟皆兼內外親言謂鄭以從祖祖父母關從祖父母以外祖父母關從母則可必謂外祖系從祖之誤恐不其然假令注作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則經當云諸祖父母諸父母立文殊非況謂從祖祖父母爲諸祖父母轉從祖父母爲諸父母亦尚非文體不嫌於關族祖父母族父母在內乎程氏又云據傳外親之服皆緦爲外祖父母小功者以尊加也其夫本加服妻亦不當服緦若夫服緦則夫之從母以名加者妻亦當從服緦耶今按程此說未是服問曰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云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然則妻爲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緦服固不可易男子爲外祖父母從母小功既以尊加名加列正服矣妻降一等緦麻何爲其不可也且如夫之世父母叔父母亦是以旁尊加而期服其妻亦降一等大功何不云以加而期服者其妻不必大功耶且女君之黨妾猶服之見雜記公妾大夫之妾得爲其父母遂公子厭於君不服其外祖父母從母公子之妻則從無服而有服是不可以因經無爲夫之祖父母從母明文而於喪服服問之注概不信也男子爲祖父母世叔父母期婦人爲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大功男子爲外祖父母從母小功婦人爲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夫之父族母族並重而又分等差之理也如謂妻於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無服是有夫之父族而無夫之母族也夫之母族三母之父母也母之昆弟也母之女昆弟也夫於外祖父母從母皆小功故從服緦夫於母之昆弟緦故妻無服程氏又云檢記文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條下賈疏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据此族親字則注疏兩外字爲從字之譌無疑矣今按此亦不然疏方以夫之諸祖父母見緦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大功章皆爲夫之族親何嘗專蒙夫之諸祖父母一條耶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從母皆夫小功妻緦麻是謂降一等也記文統經文尤賅若夫所爲緦麻者則妻降一等固無服矣涵泳全經注疏本無譌字程氏書至精此其千慮之一失也又按鄭君注云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外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此鄭以外祖父母正或說曾祖父母之非云外祖父母正服小功者見經小功章云曾孫之婦無服者以爲庶孫婦緦麻見緦麻章決之孫婦緦則曾孫婦無服可知鄭注極明唐初本譌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而賈氏因誤附會甚爲不通程氏又曰外孫爲外祖父母小功外祖父母爲外孫緦麻不報以小功今外孫婦爲夫之外祖父母緦麻外祖父母報以緦麻與報其外孫者不別恐無此服例今按程說又不然外祖父母以尊不報外孫小功至於外孫之婦恩甚輕爲我緦麻則已過矣我置之無服非情也是其勢不得不與外孫同服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也且如世母叔母爲夫之昆弟之子期是亦不得不報者也

按謂曾祖父母在焉者馬融說也外祖父母作從祖父母唐人已有改竄鄭注如此者通典卷九十二爲夫之諸祖父母報下所引鄭注多杜氏增改之語其云從祖祖父母即祖之兄弟也從祖父母即父之堂兄弟也早與程氏所疑者正合其云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麻早與今本舛誤同蓋因馬注云曾祖正小功故妻服緦或用此改鄭注耳

瑤田按世叔父母夫之所爲兄弟服從母亦夫之所爲兄弟服也若祖父母外祖父母則不得謂之兄弟服故賈疏釋夫之兄弟服於世叔父外但引從母不見於經而不及外祖父母之不見於經也於此見賈氏之細

瑤田發明賈疏似未錯誤賈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文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据此則見兩章中並指夫之族親不及夫之外親賈又云夫之昆弟之子不降族叔又無服据此則夫之此兩種族親不在妻降一等之內賈又云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類据此是賈氏統揆經傳小功章中尚有夫之所爲兄弟服者曰從母丈夫婦人報一條不見緦麻章中裁其妻降一等服故特指而言之凡此皆相報之服所謂兄弟服也若外孫服外祖小功外祖服外孫緦麻此雖小功以下而不得謂之兄弟服瑤田今春細攷兄弟服之義然後服鄭氏注所謂兄弟猶言族親一語爲精義賈疏所以釋之云非小功以下猶族親所容廣也 段大令經韵樓集

緦麻三月

緦麻三月 殤入條 從祖父從祖昆弟 從母 夫之姑姊妹

從父昆弟之子 昆弟之孫皆以長殤降一等也 庶孫

從父昆弟姪 夫之叔父 皆以中下殤降二等也

成人二十四條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庶孫之婦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皆正服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　父之姑皆以出降一等也　外孫　甥壻　姑之子皆報服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厭降也士爲庶母　乳母從母昆弟皆以名服也　貴臣貴妾　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皆義服也　妻之父母　舅　舅之子夫之諸祖父母　君母之兄弟皆從服也

喪服小記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李進士惠蕃云小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斬衰章曰爲人後者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經但言爲所後斬衰三年則知一切與眞子同矣故傳約畧舉之曰祖父母者爲後之曾祖父母也曰妻者爲後之母也曰妻之父母則爲後之外祖父母也妻之昆弟則爲後之舅之從母也昆弟之子則爲後之舅之子從母昆弟也言此而內親自期以下外親自小功以下可弗覼縷也記云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此文近日金輔之程易田乃致正刪補兄弟云者小功緦麻之親作記者亦恐經但云爲人後者斬衰而已讀者或疑一切未必與眞子同蔵足之曰雖小功緦麻之服一如眞子況大功以上有不如眞子者乎此記闡經之意也傳之闡經也族親外親兼與記之闡經也舉細以賅大其用心一也母有父在父卒之殊必依所後者之在卒爲之故傳必言母也祖父母下其諸奪父母二字歟父母者所後之父母後之者之祖父母也至若爲人後者爲其本親之服經惟四條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大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闕姊妹在室小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闕中下殤緦麻是四條者本親之服盡此矣由其父母而上之雖祖父母曾祖父母不服也由其父母而旁之雖世父母叔父母姑不服也曰其昆弟其姊妹而旁之雖從父昆弟從父姊妹不服也況卑於此疏於此者乎況外親乎此所謂絕族無施服也施服則延蔓無倒斷而失後大宗之義如爲出母期不爲外祖父母服其義一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姊妹大功其姊妹適人者小功此所謂親者屬也生我者與同生者而不殊之是不仁也問者曰然則記曰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此何說乎曰兄弟二字當作其昆弟三字因上下文皆言兄弟寫者遂譌爲兄弟耳於其昆弟降一等卽經文大功章之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也經未言報故記補言報以發之與不杖麻屨章爲其父母報一例然則小功章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其姊妹之長殤其必報亦可互見經於父母昆弟未有言報者獨此經記言報何同宗爲後則其父或爲所後者之昆弟之從父昆弟之從祖昆弟之族昆弟均不可定其服或應期或應大功或應小功緦麻而必以期斷者所以厚本親也本親必如其服還之皆不計所後之親疏也假令其父爲所後者之昆弟則於已爲世叔父期固其所也是亦得云報乎曰先王以此爲爲人後者爲本親之期非昆弟之子爲世叔父之期在彼亦本親爲爲人後者之期非世叔父爲昆弟之子之期是以云報也親疏之通例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其父母爲之大功不與此一例何也父母之於女子至尊其分定也本親之於爲人後者於其所後親疏不定故報之壹以期也

凡記文皆以補經文之缺故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以此三本小功以下尊降之服倘多不見故以此括之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以緦麻章但云夫之諸祖父母恐其不能賅從祖父母從母等故以此括之曰爲人後者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以斬衰章傳但云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於全服有未賅故以此括之然則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降一等報以前文但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不言報故此補報字以足之祇重報字益嫌爲人後者降其昆弟大功而其昆弟或以宗子之故仍服期則失制服之義服例昆弟相爲不杖期昆弟爲宗子齊衰期同一期也假令爲爲人後者不降則服不杖期既非所以待爲人後之昆弟又非昆弟所以待宗子也假令服齊衰期則又可以待非爲後之宗子而非所以待爲後之宗子故必以大功相報而先之以齊衰三月乃後昆弟之降服大功親爲宗子之服並見鄭注云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語甚明析據鄭此語知作注時記文固作爲其昆弟降一等也繼因記中入言兄弟推此言昆弟因改其昆弟爲兄弟而賈氏乃以族親釋之矣

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賈疏云謂支子爲大宗後反來爲族親兄弟之類降一等如其言兄弟者小功以下之稱若從父昆弟若世父母叔父母何以不言及耶倘謂言小以關大更有難行者且如爲後於從祖父母則本親昆弟之子爲從祖昆弟之子爲後者當服緦麻依本親降一等則服大功若小功以上本親世叔父母爲從祖父母爲後者當服小功依本親降一等則服大功若爲後者於期以下緦以上紛紛降等不勝其煩傳文記文兩云若子者皆必不能若子以五屬之內必至捨若子之服而服本親降等之服也此施服之斷難行也

然則鄭云嫌其爲宗子不降何以別其爲宗子之大功耶曰鄭言之矣有大功之親者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昆弟之報爲人後者亦如是假令依記文作兄弟是則小功降爲緦麻緦麻降爲無服而報之者皆當齊衰三月不獨於無服非報卽於緦麻亦非報報之字乃無著矣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馬融曰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鄭曰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也玉裁按馬說固誤鄭說亦非爲人後者於其姑不服也爲人後者爲本親之服盡於經之四條外此則無服多因於兄弟降一等之語不審其譌字故至異說紛然假令爲姑服則世叔父母豈有不服者況本親父母以上不有祖父母曾祖父母乎服父母而不服祖父母曾祖父母者正如爲出母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一例絕族無施服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是曾祖父母祖父母無有敢降者爲人後者假令服其祖父母其曾祖父母其敢降乎既不敢降則與所後之祖父母曾祖父母不成二本竝立乎此又必無之事也

瑤田按爲人後者爲其本親之服經雖四條其餘謂皆不服似亦未安絕族二字疑不可施於本親後大宗以收族甚收其繼別以下之族本親包在其中不可以絕族曰之也出母

絕族嫁母繼父爲築宮廟使之祀妻不敢與亦言乎其絕友也

瑶田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兄弟與前後數條同皆指旁親似無可疑記文絕不言五服之制蓋五服之制經傳中言之綦詳似不當獨補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一條之報字此記書法建首先錄五服外之厭服以五服之制已盡錄於經傳中矣下節詳載諸兄弟服之例蓋兄弟服例乃服中之大節目一一錄之令讀經傳者得其要領朋友在五服外皆兄弟也故蒙兄弟服及之遂及君所爲兄弟服而室老之服由君差之夫所爲兄弟服而妻之服由夫差之乃及宗子殤之功衰乃及改葬之緦童子當室之緦亦皆蒙兄弟及之其服益輕矣乃及妾之爲私兄弟由尊而及卑賤也乃及弔服乃及婦人之髽笄總之制而以衰衣裳之制麻之升數終焉 段大令經韵樓集

緦衰錫衰

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君云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榜謂五服皆以升數多寡爲輕重之差故自斬衰三升遞降至小功十二升升數少者服重升數多者服輕無緣至緦麻而減其升數爲七升半與大功等也襍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緦者謂治其縷細如絲於上加灰爲錫是錫之縷與緦同矣去讀如萬入去籥之去藏也十五升之布盡治其縷爲朝服藏去其半治之爲緦是緦與朝服異者在于縷之半無事不在布之升數故說文云緦十五升布也或曰兩麻一絲布言其布縷精粗相襍則謂爲有絲則失之鄭注云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然則緦衰錫衰皆用十五升治其縷者唯七升半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則其半爲無事可知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則其半爲有事可知緦衰以縷得名錫衰以布得名咸据其有事者以明人功遞加緦衰加灰爲錫故緦列五服之內以著其重錫爲弔服以著其輕周官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周制王之三公六卿出封皆加一等以緦衰服諸侯亦伸之也 金修撰禮箋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玉裁按此經賸一字此傳奪一字何以言之據傳云笄有首者則經文笄有首之上本無惡字與折笄首笄上本無吉字同故傳分析笄有首爲惡笄折笄首爲吉笄明兩笄字之不同若如今經有惡字則與傳圓鑿方枘矣但自賈氏作疏時已賸惡字此當刪正者也傳云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終之上當本疊婦字屬下句何以言之經先言女子子爲父母婦爲舅姑下乃單言子不言婦故傳發明之終之也者謂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婦爲舅姑卒哭以前惡笄有首同也而婦爲舅姑卒哭後仍惡笄有首以終喪不比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卒哭歸夫家而變吉笄惟折其首故經以折笄首專係之子而不及婦喪服小記曰齊衰惡笄帶以終喪鄭注云有除無變卽此傳所謂婦終之也鄭此傳注云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不分別子婦殊制全乖傳意而當作注時傳文已奪婦字矣此當補正者也不刪不補則文義皆不明

喪服小記曰齊衰惡笄帶以終喪注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喪服小記又曰箭笄終喪三年注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玉裁按後一事謂喪服經之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也前一事謂喪服傳所云婦爲舅姑惡笄有首終喪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同一齊衰而爲父母則卒哭後吉笄折首爲舅姑則櫛笄終喪在夫家服有分別不同者義至精也禮記正義云惡笄以終喪是女子子爲母也於喪服經傳不合 段大令經韵樓集

櫛笄

鄭注曰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疏引玉藻沐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以釋之云彼樿櫛與象櫛相對此櫛笄與象笄相對故鄭云以櫛之本爲笄又釋之云樿榛二木俱用故鄭兩存之引之謹案榛本不得謂之櫛沐所用之櫛亦有象櫛但云櫛笄何以別於下文之象笄且獨木爲笄則直稱樿笄可矣何必迂迴其文而言櫛笄乎鄭賈說皆失之今案櫛當讀爲節卽柞木也柞木粗惡故以爲惡笄爾雅曰槻采薪采薪卽薪舍人曰槻名采薪又名卽薪樊光曰荊州柞木曰采木是采薪卽薪皆柞木之別名也單言之則或曰采或曰卽韓子五蠹篇之采椽及此傳之櫛笄是也說詳爾雅采薪卽薪下 王尚書經義述聞

士喪禮

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然則此篇魯人書也魯用四代之服器官故有夏祝有商祝 孔檢討禮學卮言

幠用斂衾

王制曰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而士喪禮幠用斂衾注謂大斂所幷用之衾安得始死卽有大斂衾當取平時寢衾去其紞而用之至小斂後易用夷衾乃更以此衾爲大斂之衾因預名斂衾耳 同上

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

注云綪讀爲絳屈也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絳古文綪皆爲精案說文云綪紆未縈繩讀若旌案孟郁修堯廟碑精字作旌與古音合釋文音綪爲側庚反非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布巾環幅不鑿

注云古文環作還案古環字皆作還春秋傳云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傳云道還公宮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 同上

決用正王棘

注云世俗謂王棘矺鼠言王棘可以矺鼠也矺古磔字史記李斯列傳云十公主矺死於杜張守節云矺音貯格反司馬貞曰矺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司馬公類篇云王棘一名矺鼠劉昌宗音矺爲托皆失之 磔鼠見張湯傳 同上

竹笏

注云今文笏作忽案說文無笏字注今文當作古文傳寫之誤古笏字本作曶鄭氏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曶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穆天子傳曰帔帶搢曶郭璞曰曶長三尺杼上椎頭一名珽亦謂之大圭从曰勿聲六書正譌云曶呼骨切俗作笏非說文曰曶出氣詞也从曰象氣出

形春秋傳有鄭大子曶說文又云曶籀文作𥅄一曰佩也象形曶又與忽通故儀禮一作忽是也今治忽字古皆作曶論語仲忽古今人表作仲曶者揚雄甘泉賦云翕赫曶霍河東賦云𩆸曶𡿨神師古曰曶讀與忽同 同上

繶緇約純

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約純識誤曰案釋文云緇純中無約字鄭氏注周禮屨人全引此文亦無約字今有約字後人加之也從釋文家大人曰張說是也或以疏中繶約純並舉而謂經文當有約字非也疏以鄭引士冠禮繶約繶純故並釋約字乃釋注非釋經也屨人注引此文作皆繶緇純疏云緇純純用緇是鄭陸賈所見經文皆無約字唐石經有約字卽涉注文緇約繶純而衍 王尙書經義述聞

蚤揃如他日

注蚤讀爲爪斷爪揃須也 說文須面毛也从頁从彡鬚字今注多作鬚釋文云本又作須鬚從之 釋曰此蚤乃是詩云其蚤獻羔祭非古早字鄭讀從手爪之爪士虞禮沐浴櫛搔翦注搔當爲爪 毛本誤音 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爲蚤揃揃或爲鬋又考工記輪人爲輪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案說文爪丮也覆手曰爪象形蓋用爪爪丮 几劇切 故以爪爲丮蚤爲蚤重文蚤齧人跳蟲也从𧈡叉叉古爪字故經史多假蚤爲爪魯周公世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蒙恬傳作自揃其瓜以沈於河士虞禮作搔亦非正字說文搔括也今文或爲蚤與士喪禮同豳風以蚤爲早是古文以聲同借用士相見禮問日之早晏注古文早作蚤賈疏據此便以蚤爲古早字非也說文手部揃滅也从手前聲士虞禮當從揃與士喪禮及史記皆合翦羽生也从羽前聲鬋女鬢垂皃从髟前聲蓋並以聲同相亂也 臧琳經義雜記

設決麗于𢷎

注云古文𢷎作捥案𢷎依字當作掔傳寫之誤說文曰掔手掔从手臤聲漢書郊祀志云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掔游俠傳云搤掔而游談高游呂覽注云掔讀如棬椀之椀古文作椀春秋傳云捘衞侯之手及捥史記樊於期偏袒搤捥左傳史記多古文故皆作捥俗作腕非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用二鬲

夏祝鬻餘飯用二鬲家大人曰用二鬲上當有盛字釋文不爲盛字作音則陸本無盛字唐石經及諸本無盛字從陸本也疏云前商祝奠米飯米夏祝徹之今乃鬻之而盛於鬲又周官舍人疏引此文云鬻餘飯盛以二鬲 以用古字通說見周易終不可用也下 則賈本有盛字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七引此作盛用二鬲從賈本也案鬲所以盛鬻若無盛字則文義不明先鄭司農注周官小祝引此文云鬻餘飯盛以二鬲是先鄭所見本有盛字 王尙書經義述聞

冪用疏布久之

注云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旣夕曰本𧙗久之注云久當爲灸說文云久从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今考工記作灸諸牆當是後鄭所易

緇衾赬裏無紞

注紞被識也疏謂被本無首尾生時有紞爲記識前後于謂被之有紞若今時當頭矣 吳中方言以被識爲當頭紞當聲相近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四鬄去蹄

注云鬄解也今文鬄作剔案剔與鬄同大雅抑詩云用遏蠻方魯頌泮水云狄彼東南箋云遏狄皆當作剔韓詩云鬄彼東南蓋从古文 惠徵君九經古義

祭服不倒

注斂者趨方或顚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釋文倒衣丁老反顧寧人金石文字記云唐石經士喪禮祭服不倒倒誤作到案說文𦤳 隸作至 鳥飛从高下至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到至也从至刀聲人部無倒鳥飛不上而下至地則有傎倒意知傎倒字古作到說文又云𠫓不順忽出也从到子𠫓或从到古文子尤爲明證詩東方未明顚倒衣裳禮記喪大記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到字从人皆俗寫也唐石經儀禮倒作到與古六書之旨正合可據以校正經典之俗倒字顧氏疏於小學故反以爲誤釋文亦作倒或本與唐石經同爲後人所竄改然不音經不倒字而音注倒衣字亦可疑 禮堂謹案玉篇倒丁老切書云前徒倒戈說文云仆也說文明用到爲倒不宜更有倒字玉篇疑誤徐鉉新附有倒字云仆也从人到聲又說文徐楚金本艸部葪字从艸到聲徐鼎臣本譌作艸木倒尾部屈字从到毛在尸後 蘇茂才經義雜記

眾人

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眾人東卽位唐石經眾人作眾主人集說云今本脫主字以記考之可見盧氏抱經儀禮詳校曰疏疊經文亦無主字下云自眾主人以下云以下則不專指眾主人作眾人者是也家大人曰盧說非也士喪禮全篇皆言眾主人卽位眾主人復位無言眾人者亦無言眾主人以下者此文與上篇眾主人東卽位同故鄭注云東方之位賈疏本云眾主人東卽位者唯主人主婦升眾主人從柩至西階下遂鄉東階下卽西面位今本眾主人東卽位者無主字眾主人從柩作自眾主人以下從柩多自以下三字人二字 後人加此三字以牽合釋而盧氏遂爲其所惑 皆後人據已誤之經增刪未誤之疏賈氏無此謬也後記云主人升柩東西面眾主人東卽位婦人從升東面與此文略同 彼疏云眾主人東卽位者柩未升之時在西階下東面北上柩升主人從升眾主人乃卽阼階下西面位說與此疏同今本作眾主人以下乃卽阼階不西面位以下二字亦後人所加與記文不合 則此文本作眾主人明矣通典禮四十五正作眾主人東卽位當從唐石經 王尙書經義述聞

抽扃取鼏

注謂加扃於鼏上則扃與鼏非一物矣今文扃爲鉉鉉卽扃也說文以鼏與鉉爲一似與禮文乖剌曰說文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又引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則叔重固讀若扃未嘗讀若冂也冂與冋同鼏卽扃之異文易謂之鉉鉉又扃之轉聲 古熒切 姑泫切 也鼏从一所以覆鼎此別是一字叔重於鼎部蓋兼收之學者多聞鼏少聞鼏疑爲重出而刪其一又以覓狄切注於鼏字之下此二徐輩之誤非叔重元本如是也石部碬字訓厲石引春秋傳鄭公孫碬字子石文從段不从叚也徐氏誤以爲乎加切乃改篆文从叚借之叚亦此類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鱄鮒　絺布

引之謹按士喪禮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士虞禮記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魚鱄鮒九者或用鱄或用鮒其數皆九也當以魚鱄鮒爲一句九爲一句升魚鱄鮒九當以升魚鱄鮒爲一句九爲一句魚鼎或鱄或鮒而兼言鱄鮒猶冪尊或絺或布而兼言絺布也 見下 當其用鱄則不用鮒當其用鮒則不用鱄矣否則鱄鮒並用於一時而欲合其數爲九孰多孰少安所得而中分之乎鄭注賈疏皆未之及故略言之又士虞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冪用絺布鄭注曰絺布葛屬疏曰絺綌以葛爲之布則以麻爲之今絺布並言則此麻葛雜故

有兩號是以鄭云葛屬也謹案冪用綌者夏用綌冬用布也燕禮冪用綌若錫鄭彼注曰冬夏異也疏曰夏宜用綌冬宜用錫大射儀冪用錫若絺注曰錫細布也絺細葛也以此例之冪用絺布猶言冪用絺若布耳絺用於夏布用於冬不同物也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亦是或丁或巳唯其所用與此冪用絺布文義正同鄭合絺布為一物非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祝後闔戶先

[illegible]案儀禮易讀云桑氏以祝後闔戶先先字當一讀先者先執事者也祝于執事者為尊其後出也以闔戶故耳旣闔而行則祝仍在先也 武進士經讀考異

哀子

問世俗父歿稱孤子母歿稱哀子父母俱歿稱孤哀子見於溫公書儀於古有之乎曰士喪禮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士虞禮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雜記喪稱哀子哀孫曲禮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郊特牲春饗孤子深衣孤子衣純以素孟子幼而無父曰孤是哀子孤子但無父者之稱溫公書儀大率本之劉岳五季亂離士大夫鮮有知古禮者其稱謂蓋未可據 錢宮詹潛研堂集

筮人許諾不述命

注云古文述皆作術術與述古今字毛詩日月云報我不述韓詩作術祭義術省注云術當為述聲之誤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旣夕

薦馬注兩馬士制

左氏傳隱元年正義士駕兩馬大夫以上駕四馬 天王使宰咺傳疏 又旣夕注兩馬士制也疏謂士在家常乘之法若出使及征伐則乘駟馬 公賵玄纁束帛兩馬 詩卷阿正義禮士無貳車又止得一馬 旣夕疏 汪拔貢經義知新

設披

注云披輅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今文披皆為藩案披从手皮聲古音皮與蕃同蕃又與藩通故今文披作藩聲之誤也辨見詩攷 惠徵君九經古義

燕器杖笠翣

注笠竹篰蓋也陸氏釋文篰字無音何故曰賈疏釋篰為竹青皮則篰當為箁字之譌陸所見本亦必作箁箁字禮記屢見故不更加音爾說文無篰字張參五經文字竹部亦不收篰字可證唐以前無此字惟丁度集韻九虞部始收之讀如敷蓋此注之譌昉於北宋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竹篰蓋

燕器杖笠翣鄭注曰笠竹篰蓋也疏曰篰竹之青皮集韻音敷家大人曰篰蓋箁字之譌 箁之為篰與笠竹等字相涉而誤考說文玉篇廣韻俱無篰字唯集韻有篰字讀為竹青皮則北宋本儀禮注已譌作篰 郭璞爾雅注箁音敷箁之言皮膚也故賈疏以為竹青皮說文笢竹膚也眾經音義引埤倉曰篾析竹膚也膚與敷古同聲集韻音敷即本於釋文今本釋文篰字無音傳寫遺脫耳錢氏曉徵荅問謂篰當作箁案箁與篰字不相似若本是箁字無緣誤為篰也或曰說文筡析竹笢也笢竹膚也筡字或作篠因譌而為篰案字書韻書皆無篠字謂筡或作篠不知所據何書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鄭注笠竹篰蓋也疏篰竹之青皮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文玉篇廣韻俱無篰字篰蓋箁字之譌郭璞爾雅注箁音敷箁之言皮膚也故賈疏以為竹青皮錢氏曉徵荅問謂篰當作箁案箁與篰字不相似若本是箁字無緣誤為篰也頤煊案爾雅釋草華荂也荂榮也說文以荂為華字或體不可謂竹青皮說文筡析竹笢也笢竹膚也爾雅蒤委葉釋文本作荼此荼字或作篠因譌而為篰其形聲皆相近 經義叢鈔 洪頤煊

賵 瞐 冒 賻 傅

問喪禮有賵見於禮經春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隱元年服氏注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旣取覆冒之義則文不當从貝竊意古經文當為瞐書武王惟冒許叔重引作瞐此古文以瞐為冒之證徐鼎臣於貝部增賵賻諸字未達叔重之恉 錢宮詹潛研堂集

問賵當為瞐以尚書徵之宜可信矣賻字亦說文所未收不識古文何從曰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注云故書賻作傅故書者古文也傅者附也助也許君从古文故不取賻字 同上

死贈生賻

據公羊注疏本作知生者賵今本作賻係淺人所改今錄公羊原文可考而知也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何注賵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贈 舊作賵賻據穀梁疏所引校改 襚疏問曰案旣夕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賻 當作賵 鄭注云各主於所知以此言之賵專施於生者何 此因旣夕禮作知生者 賵專主於知生而何注知死皆言賵故難以問之 賵實生死兩施故何氏注知生知死皆言賵矣 此可證何注作賵而不作贈 而旣夕禮專言知生者對贈言之故也 言旣夕禮對知死者言贈故賵專主知生者言 案荀子大略篇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此亦知生者賵之證旣夕禮公賵注賵所以助主人送葬者也疏曰兩小傳皆云車馬曰賵施於生及送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者也是以下注云賵奠於死生兩施是也又兄弟賵奠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死生 公羊疏引作生死 兩施疏曰以下經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注云各主於所知此賵奠不偏言所主明於生死 與公羊疏合今本作死生誤倒 兩施也又書賵於方注方板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皆可為何邵公賵實生死兩施之證與先師鄭氏義同 臧明經拜經日記

大遣奠俎有鮮獸

特牲少牢饋食俎實皆以腊獸據左傳曰唯君用鮮則大夫士不得通用鮮獸明矣此士遣奠乃偶用之者一則取變吉也一則以士攝盛而用五俎須別於大夫之五俎去君位遠轉得用鮮不嫌亦沐粱之意也 孔檢討禮學卮言

見

藏器於旁加見鄭注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疏見棺飾也者飾則帷荒以其與棺為飾是以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荒士布帷布荒注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眾惡其心也此柩入壙還以帷荒加於柩故鄭注云及壙中也頤煊案見當即荒字之譌字形相近 經義叢鈔 洪頤煊

袘緆

主人纁裳緇袘鄭注曰袘謂緣釋文袘以豉反又音移士喪禮記縓綼緆注曰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釋文緆他計反劉羊豉反 羊豉以豉同紐 又深衣純袂緣純邊注曰緣緆也釋文緆徐音以

豉反正義曰緆謂深衣之下純也即裳下緣引之謹案袘緆一字也故同爲裳下緣又同音以豉反集韻袘裳下緣也或作緆敖繼公曰綼緆未詳蓋未知紕與綼袘與緆之本同一字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隸人涅廁

注涅塞也案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涅無塞義蓋即㲻字書費誓㲻乃穽㲻塞也涅㲻聲相近故借用涅字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御以蒲菆

注云蒲菆牲蒲莖也古文菆作騶疏云案宣十二年楚熊負羈因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每射抽矢菆納諸廚武子之房杜注云菆好箭又云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注云蒲楊柳可以爲箭古文菆作騶者漢書鼂錯傳云錯上兵事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顏監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騶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是菆與騶同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著用茶

鄭注曰茶茅秀也釋文著字無音引之謹案著讀爲褚謂以茅秀實茵中也夏小正七月灌茶傳曰灌聚也茶萑葦之秀爲蔣褚之也廣雅曰茵薦蔣席也案以萑葦之秀褚蔣猶以茅秀褚茵故夏小正四月取茶此謂茅秀傳曰茶也者以爲君薦蔣也褚與著古字通上篇說幎目之制云著組繫注曰著充之以絮也亦與褚同王尚書經義述聞

猴矢　志矢

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識誤曰案釋文猴字上更有一矢字從釋文盧氏抱經儀禮音義攷證曰本作矢猴矢後人刪去上一矢字耳上矢字爲下猴矢志矢作目非衍文也家大人曰猴矢一乘本作矢句猴一乘志矢一乘本作志一乘猴與志皆承上矢字言之故不更言矢今本猴上無矢字而下文作猴矢志矢者矢猴誤作猴矢後人不達又於志下加矢字以對猴矢耳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案釋文出矢猴二字而釋之云音侯又音候是陸本猴上有矢字而猴下無矢字若猴下有矢字則當出猴矢二字不當出矢猴二字矣又案鄭注云猴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則正文但言猴而不言猴矢可知注又云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曰若射之有志則正文但言志而不言志矢又可知又賈疏云引尚書盤庚者證志爲準擬之事又云前重後輕者據殺矢猴矢枉矢絜矢眉矢茀矢而言此志是恒矢痺矢無前重後輕又周官司弓矢注云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正指此文志一乘軒輖中而言則志下之無矢字益明矣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鏃鏃猴古字通大雅行葦曰四鏃既鈞是鏃矢但言鏃之證也爾雅曰骨鏃不翦羽謂之志是志矢但言志之證也張氏盧氏但知上矢字之非衍而不知下兩矢字之衍失之矣後漢書南蠻傳注引此作矢鏃一乘鏃上有矢字而鏃下無矢字與釋文合周官司弓矢疏引此作志一乘無矢字與彼注此疏皆合今據以訂正同上

士虞禮

酒酳尸

問特牲少牢士虞俱有酳尸之文說文無酳字何故曰今本特牲注云今文酳爲酌少牢士虞注並云古文酳爲酌酌當爲酳說文酌少少飲也音與酳同許君從古文必以酌爲酳也學者多聞酌少聞酌故注文譌爲酌特牲注云今文亦當爲古文之譌所謂三占從二也陸氏釋文於酌無音蓋陸所見本已譌爲酌矣錢宮詹潛研堂集

右取肝

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引之謹案右字後人所加尸既左執爵則取肝之爲右手可知故省右字鄭注曰取肝右手也則經文無右字明甚若有右字鄭不須注矣上文尸祭鉶嘗鉶注曰右手也士昏禮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注曰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鄉飲酒禮賓坐左執爵祭脯醢注曰祭脯醢者以右手皆以經無右字故表而出之也又上文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下記尸左執爵祭脯擩醢皆以右手取而省右字王尚書經義述聞

沐浴不櫛

鄭注曰沐浴者將祭自絜清不櫛未在於飾也今文曰沐浴敖曰本云沐浴而鄭注乃云今文曰沐浴則是鄭氏但從古文元無沐字也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傳寫者誤衍之宜刪家大人曰敖說非也內則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是沐多而浴少既浴則未有不沐者而敖乃存浴而去沐一謬也沐與櫛事相因既不沐矣又何須言不櫛乎而敖乃存不櫛而去沐二謬也雜記云非虞祔練祥無沐浴喪服四制云三月而沐鄭注沐謂將虞祭時也則虞之沐浴明矣而敖以沐爲衍文三謬也疏之釋注出沐浴至沐浴五字則注首之有沐字甚明下文沐浴櫛搔翦疏云上文虞沐浴不櫛今祔時櫛是彌自飾也則記文之有沐字又甚明又唐石經及雜記喪服四制正義通典禮四十七引此文皆作沐浴不櫛是唐人所見本皆有沐字而敖以爲衍文四謬也敖以爲衍文者特未解鄭注今文曰沐浴五字耳德清許氏周生曰今文曰沐浴蓋無不櫛二字異於古文耳下文沐浴櫛搔翦注曰今文曰沐浴搔翦是後注言今文無古字此注言今文無不櫛二字以後證前而其義自明此解正合注意足祛敖氏之惑同上

降階還

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戶鄭注曰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向尸也引之謹案下降階二字蓋衍文也當以降階又鄉尸還六字連讀上文經尸及階祝延尸疏引此已作降階還則其誤久矣敖繼公集說爲之辭曰上降階者祝也下降階者尸也祝先降而鄉尸及尸既降階祝乃反面而行今案降階若分祝與尸則記當云祝降階又鄉尸尸降階還文義方明何得上下兩言降階而不爲之區別乎上文出戶過主人亦是祝先尸後何以不兩言出戶兩言過主人乎且上文經曰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是出戶降階出門皆以尸爲主何得先言祝降階乎敖說非也又案注內降階如升時五字當是後人所加降階時祝在尸前故以還鄉尸爲節升階則祝在尸後不得有還鄉尸之節矣鄭注上文經尸及階祝延尸曰延進也告之以升注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曰在後詔侑曰延少牢饋食禮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亦曰自後詔侑之曰延是升之與降絕不相同安得曰降階如升時皆還鄉尸乎且注曰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是釋還及門相連之義又曰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是釋及門如出戶之義中間亦不得有降階如升時之語此必非鄭注原文也疏曰經雖不言降階如升時以將出門如出戶時明降階如升時故鄭約出門以明降階也則賈所據本已增此五

字矣同上

普淖　明齊　普薦

祝辭曰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鄭注曰豕曰剛鬣香合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鄭意謂先設醢次設俎後設黍稷黍不得在嘉薦之上也今案祝號之次第不必盡依陳設之先後設俎在菹醢之後而首曰絜牲剛鬣是不必如其先後也又何嫌於香合之在薦上乎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爲號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涗齊貴新也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溲爲醙又下文明日以其班祔曰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注曰普薦鉶羹不稱牲記其異者今文溲爲醙引之謹案水不可謂之齊郊特牲云明水涗齊又云祭齊加明水則明水與齊爲二不得謂明水爲明齊也敖繼公以明齊爲醴齊案下文之溲酒即此溲酒以證醴也祔祝辭但言溲酒而不言醴與此同明齊非謂醴也古無謂醴齊爲明齊者溲酒之溲今文作醙鄭注聘禮曰醙白酒也下祔祝辭單言溲酒則溲酒乃酒名不連明齊爲義亦不得云以新水溲釀此酒也明齊二字疑當在香合之下寫者錯亂在下耳絜牲剛鬣明齊香合相對爲文據今文作明粢則齊爲粢盛之粢明甚明粢非稷也典禮稷曰明粢乃後人所加辨見程氏通藝錄字通作齍春官大祝辨六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此云絜牲剛鬣所謂牲號也明齊香合所謂齍號也剛鬣香合乃其專號絜牲明齊則其總號也明猶絜也見小雅楚茨箋祭統中庸注郊特牲云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明齊絜粢也桓六年左傳絜粢豐盛是也周官司烜氏共祭祀之明齍明燭鄭注曰欲得陰陽之絜氣也明齍與明齊同小雅甫田篇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傳曰器實曰齍在器曰盛箋曰以絜齊豐盛絜字正訓明字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齊明即明齊倒文以爲韵耳明齊兼有黍稷而但曰香合者舉黍以該稷也籩實尊黍言其尊者耳特牲饋食禮佐食摶黍授祝注曰獨用黍者食之主是黍尊於稷也明齊香合已言黍矣不得又以普淖爲黍稷如注云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是大和爲有黍稷之由不得遂謂黍稷爲大和也桓六年左傳季梁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豈得遂謂牲爲普存乎淖者濡且濁之稱廣雅淖溼也又曰淖濁也爾雅釋言釋文引字林曰淖濡甚也管子水地篇夫水淖弱以清呂氏春秋別類篇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淮南原道篇甚淖而滑高誘注曰饘粥多瀋者謂之淖今本作淖誤昭七年左傳釋文引淮南注曰饘淖糜也是其證是淖爲濡且濁之稱也釋名曰羹汪也汁汪郎也是羹爲濡且濁之物也淖又訓和和味者莫如羹商頌烈祖曰亦有和羹鄭司農注亨人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是鉶羹乃和五味普淖之名非鉶羹不足以當之也經曰設一鉶于豆南豆則嘉薦鉶則普淖也故祝辭連言之鉶羹已謂之普淖矣則祔祝辭之普薦非鉶羹也黍稷謂之明齊今云普薦則亦非兩敦黍稷也房中之羞豆籩鉶見特牲饋食禮俎設于豆東敦設于俎南尹祭爲籩實嘉薦爲豆實普淖爲鉶實則普薦爲俎實與特牲饋食禮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祔禮如特牲饋食見上則所謂普薦者當謂牲與魚腊之俎也虞祝言絜牲剛鬣則不言普薦祔祝言普薦則不言牲明普薦中已兼有牲矣祭義曰薦其薦俎下薦字謂豆周語玉公立飫則有房蒸宣十六年左傳作享有體薦正義曰注國語者皆云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即房烝也是俎亦得謂之薦同上

明齊溲酒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涗齊貴新也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溲爲醙案周官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爲粢禮運粢醍在堂粢醍者醍齊也然則今文字雖爲粢義亦訓齊以粢爲稷說今文者之誤孟子章句又因此而分粢稷爲相矣曲禮稷曰明粢亦治今文儀禮者加之故隋秘書監王劭立八疑十二證謂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句惠氏則謂古義曰大祝齍號注所引亦無是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蔡氏獨斷載宗廟祝號之別名及祭號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明粢一句溲滫也內則注秦人溲曰滫滫與脩同司尊彝凡酒脩酌鄭君曰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名浩酒曰滌廣森謂滌溲皆以水滌酒故宗廟之號水曰清滌鄉飲酒義曰脩爵無數脩爵者脩酌之爵即溲酒也今文作醙其義亦同醙从酉溲省聲聘禮注曰醙白酒也內則酒清白注曰白事酒昔酒也事昔皆常所酌酒故周禮謂之凡酒滫之爲脩溲之爲醙孔檢討禮學卮言

始虞祝辭譌文　祔祝辭脫文

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鄭注曰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今文曰合事爾女也女從者告之以適爾皇祖所以安之也疏曰卒哭後乃有祔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已言祫者鄭云以與先祖合爲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是始虞預言祫之意也引之謹案下文卒哭祝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是卒哭之祭始告以明日祔於皇祖不應始虞而已言之也且凡祭之祝言薦某事者皆謂此日祭祀之事少牢饋食禮之歲事及此篇再虞三虞之虞事卒哭之成事小祥大祥之祥事無不皆然不應舍此日之虞而稱將來之祫也始虞爲虞之始而不稱虞事至再虞而後稱之始虞去祔祭甚遠而預稱祫事再虞三虞卒哭去祔漸近矣而反不稱祫事而稱虞事成事先王制禮豈有如是之顛倒者乎今案哀薦祫事祫當作虞葬日虞爲虞之始故曰哀薦虞事也始虞曰哀薦虞事下文再虞三虞三虞二字誤置於卒哭之上說見下又曰哀薦虞事者明始虞再虞三虞祝無異辭猶下文朞而小祥曰薦此祥事從古文又朞而大祥亦曰薦此祥事所以明其同也其薦祫事之文則當在祔祭祝辭內錯亂在此耳說見下皇祖當爲皇考曲禮曰祭父曰皇考然則虞祭當稱皇考矣蓋本作適爾皇考某甫因下文祔祝適爾皇祖某甫之文而誤也云適爾皇考者謂以此虞事適爾皇考之寢而薦之猶特牲饋食禮云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也爾爾皇考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虞卒哭

僖案儀禮章句云鄭氏三虞卒哭作句謂其皆用剛又以他爲不及時而葬者其說支離故正之此以三虞爲句卒哭另爲句武進士禮讀考異

三虞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鄭注曰後虞改用剛日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萬氏充宗儀禮商曰詳玩記文始虞用柔日在虞皆如初包有二虞故于哀薦虞事下出三虞二字以足之三虞不與下卒哭連讀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故祝辭曰哀薦成事也引之謹案萬說近之矣而文義未安也始虞者第一虞再虞者第二虞也不得包有三虞三虞者第三虞也亦非統舉上文之詞士喪禮下篇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彼三虞乃總括前後虞祭之詞此三虞承始虞再虞言之則最後一虞也始虞再虞三虞猶冠禮言始加再加三加始醮再醮三醮皆遞及之詞且不得但曰三虞而不言其禮也今三復記文三虞二字當在皆如初上寫者錯亂在下耳再虞三虞是兩事故曰皆

如初皆者統兩事而言之也（初上文禮及薦饌皆如初亦兼兩事而言）若止再虞一事則但云如初可矣何得言皆乎然則再虞皆如初當爲再虞三虞皆如初明甚鄭不悟三虞爲錯亂在下之文而以三虞卒哭連讀於是用柔日之三虞誤以爲用剛日矣（敖繼公讀此不審乃以三虞卒哭爲一事云既三虞遂卒朝夕哭也大誤）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附與祔同）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鄭彼注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是鄭亦謂卒哭成不與虞同然則三虞事當與始虞再虞同用柔日而稱虞事斷無與卒哭同用剛日而稱成事之理也學者據雜記之注以正此注可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又案三虞二字誤置於卒哭他用剛日之上故漢世說虞祭者皆以最後一虞爲用剛日而虞祭所歷之日遂少一日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曰天子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見曲禮正義）蓋謂始虞以下用柔日最後一虞用剛日則天子之弟九虞在弟八虞之明日而爲十六日諸侯之弟七虞在弟六虞之明日而爲十二日大夫之弟五虞在弟四虞之明日而爲八日士之弟三虞在弟二虞之明日而爲四日矣其實虞祭始終皆用柔日天子九虞凡十七日諸侯七虞凡十三日大夫五虞凡九日士三虞凡五日也今列其說而正之如左

天子九虞十六日如丁曰始虞（上文再虞注曰丁日葬則己日再虞檀弓曰葬日虞）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癸日四虞乙日五虞丁曰六虞己日七虞辛日八虞皆用柔日壬日九虞用剛日自始虞至九虞凡十六日今案九虞當在癸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凡九虞凡十七日

諸侯七虞十二日如丁日始虞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癸日四虞乙日五虞丁日六虞皆用柔日戊日七虞用剛日自始虞至七虞凡十二日今案七虞當在己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七虞凡十三日

大夫五虞八日如丁日始虞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癸日四虞皆用柔日甲日五虞用剛日自始虞至五虞凡八日今案五虞當在乙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五虞凡九日

士三虞四日如丁日始虞則己日再虞皆用柔日庚日三虞用剛日自始虞至三虞凡四日今案三虞當在辛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三虞凡五日（補述）

卒哭他用剛日

鄭注曰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閒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敖繼公曰他者變易之詞猶今言別也不用柔日而用剛日故云他也引之謹案鄭謀他爲不及時而葬者之祭在虞卒哭之閒其說誠不安矣敖以他爲變易之詞若然則經文但云卒哭用剛日已別於虞之用柔日何必枝蔓其詞而云他乎今案上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再虞下當有三虞二字）注曰丁日葬則己日再虞是始虞與再虞閒一日矣以是例之則三虞與再虞亦當閒一日己日再虞則辛日三虞可知其三虞之明日爲壬日卽是剛日似可卒哭矣然士喪禮下篇曰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士喪禮及檀弓皆言祔在卒哭之明日而不言卒哭在三虞之明日是卒哭之日與三虞之日不相接也蓋三虞之明日雖爲剛日而不以之卒哭必用明日以後之剛日乃爲卒哭之日故不直曰用剛日而曰他用剛日明所用者他日非明日也如用三虞之明日則當依明日以其班祔之例而云三虞明日卒哭文義始明不用三虞之明日則當遠言之若但云用剛日則明日正是剛日無以見所用者之非明日也此經文之所以云他也他用剛日蓋三虞以後之弟二剛日也如辛日三虞則甲日卒哭以其差遠於明日之壬日則謂之他矣或曰三虞以後剛日尚多何以知其必爲弟二剛日也曰日無[illegible]則當卜筮今卒哭不問諏日是有常日矣三虞以後遲去明日不用則所用者非弟二剛日而何曰始虞再虞三虞皆閒一日而三虞與卒哭乃閒二日何也曰孝子思親朝夕悲哀不忍卒哭之速故閒二日而後卒哭也（曲禮喪事先遠日注曰孝子之心正義曰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也非孝子之心欲但制不獲已故十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微伸孝心也義與此同）且始虞再虞三虞皆虞也故皆閒一日卒哭成事則變而之吉祭矣故閒二日以別之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云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曰（見曲禮正義）天子九虞十六日也（當云十七日說見上）諸侯七虞十二日也（當云十三日）大夫五虞八日也（當云九日）士三虞四日也（當云五日）檀弓正義曰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是大夫以上三虞與卒哭相隔且以月計士卑禮殺故相隔以二日也喪服小記謂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蓋卒哭與虞本不相接故報葬之後可遲至三月而卒哭也若必當相接則報虞之明日已行卒哭之祭何待三之之久乎此又三虞之明日不卽卒哭之一證矣說此者必尋討士喪禮檀弓之文而知卒哭之日非三虞之明日而後經文他字之義較然明耳（同上）

祔

祔祭名也其意以爲卒哭之後生事畢而鬼事始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乃從其昭穆而祔之同其牲牢共其筵几使新死者之精神靈爽與舊死者有以相接亦神道以設教事死如事生之義也故祔祭卽於殯宮行之辭曰適皇爾祖某甫而不必至皇祖之廟亦不必有皇祖之主皇祖之尸精意以依其神而已鄭君說祔祭於廟旣祭反主於寢已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而宋元諸儒遂謂祔者祔主於其祖之廟失之愈遠矣禮大夫三廟適士二廟然中一以上皆得祔於高祖若祔必在廟高祖無廟於何祔之雜記曰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慈母與妾不世祭也安所得妾祖姑之廟而祔之也記又曰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于王父也此未練則王父尚未有廟而附主于其王父之廟又從而祔之以新主若何位置乎且經有祔殤者矣有祔女子者殤與女子皆無主合爲附主設者無主又何祔焉近世相承以祔爲附廟其誤已久徐氏讀禮通考雖詳辨之然猶惑於祔設兩主廣森謂小記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夫諸祖父之主各藏於其家之廟卽祔之時旣不可載己主而往就其廟亦必無遷他人之主而來就殯宮由此言之則祔祭不設所祔之主明矣（孔檢討禮學卮言）

明日以其班祔

注云班次也古文班或爲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爲胖棟案古辨

字或讀爲班故古文班亦作辨史記五帝紀云辯于羣臣徐廣曰辯音班漢書王莽傳云辨社諸侯師古曰辨讀爲班春秋傳襄廿五年云男女以班賂晉侯此今文也哀元年云蔡人男女以班此古文也說見劉光伯規過今文爲胖者鄭注王制云頒之爲言班也頒與頒字雖異而義同是胖猶班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其他如饋食

鄭注曰如特牲饋食之事或曰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肵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疏曰特牲饋食之禮尸俎用右胖解之主人俎左胖左胖之臂以爲虞祭以與主人豈得復取虞時左胖之臂而用之乎明不然矣引之謹案據賈疏則注內肵俎當爲阼俎謂主人俎也今作肵俎者涉上注肵俎而誤肵俎心舌安得有臂乎肩衍字也特牲饋食記曰尸俎右肩臂阼俎臂是尸俎阼俎皆有臂也若肩則尸俎有而阼俎無不得云皆有王尚書經義述聞

孝子某

孝子某孝顯相引之謹案子當爲孫文下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告祖之辭爾爾字皆稱其祖非上爾其父下爾其祖也鄭注以爲爾告之非是上文孝子曰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已告其父矣至祔祭則統於尊祔告祖不得爾告也適爾皇祖謂孝孫以此祫事適皇祖之廟而薦之非謂其父適皇祖之廟也下隮祔爾孫始謂祔其父於皇祖耳猶金滕言若爾三王惟爾元孫某也自稱當言孝孫不當言孝子蓋因上文三言哀子某而誤曲禮曰祭王父曰皇祖考今所祭之祖於祭者爲祖也而但謂之皇祖者王父以上亦得稱爲皇祖少牢饋食禮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案祭法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皇考曾祖也少牢饋食大夫之禮而稱皇祖是謂曾祖爲皇祖矣魯頌閟宮美僖公享祀曰皇祖后稷又曰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哀二年左傳衛大子蒯聵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則自始祖以下皆得稱皇祖也對皇祖言之則曰孝孫矣敖繼公謂以孝子爲稱主於祔者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同上

普薦

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引之謹案適爾皇祖之上當云薦此祫事祫者合也合於皇祖也薦此祔事適爾皇祖某甫謂以此祫事適皇祖之廟而薦之猶特牲饋食禮云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少牢饋食禮云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也且虞稱虞事卒哭稱成事小祥大祥稱祥事而祔獨不稱所薦之事非祝辭之例矣故薦此祫事之當在祔祭可以他祭比類而得之也薦祫事不言哀者上文祝稱孝子子當爲孫已是吉祭之詞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不得復稱哀薦當與祥祭皆稱薦此蓋薦此某事之文祔與祥同所不同者或稱祫或稱祥耳薦此祫事適爾皇祖某甫與始虞之哀薦虞事適爾皇考某甫相亂遂至脫於此而反見於彼於是始虞之祝與祔祭無別解者雖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矣同上

朞而小祥

注云古文朞皆作基案堯母碑朞字亦作基惠徵君九經古義

薦此常事

鄭注曰言常者朞而祭禮也古文常爲祥疏曰虞祔之祭非常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故祝辭異也引之謹案葬而虞卒哭而祔皆禮之常者何以不言常事而小祥獨稱之鄭賈之說非也常當依古文作祥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曰薦此祥事小祥不當有異特以祥常聲近故誤爲常耳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得稱常事明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中月而禫

注云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古文禫或爲導說文曰㝵古文㝵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又木部棪字下所讀同棪案導服即禫服从古文故曰導則是㝵與棪皆讀爲禫近有妄人作字書名正字通斥許君說爲妄是未讀儀禮者喪服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注云禫或皆作道惠徵君九經古義

特牲饋食

特牲少牢二禮不曰祭而曰饋食者祭以粢盛爲重也尸者祭祀之主食飯惟尸而他人不及嘏者受福之重嘏惟用黍而他物不及此食之所以重而特舉以爲名案此論較注疏祭自熱始故曰饋食之說更精崔茂才吾亦廬稿

主人冠端元

特牲主人冠端元士婦纚笄宵衣少牢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袂注云宵綺屬被錫讀爲髲鬄此周禮所謂次也髲按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素沙注云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鞠衣展衣者服編褖衣者服次士昏禮壻爵弁纁裳女次純衣純衣即褖衣由是推之男子服冕者婦人首服編男子服爵弁者婦人首服次少牢主人服元冠朝服而主婦或首服次蓋非其差矣鄭君釋少牢被錫爲髲鬄合髲鬄與次爲一釋詩采蘩被之僮僮又合被與髲鬄爲一戴震曰說文髲鬄也鬄髲也二字轉注鬄又作髢君子偕老之次章上言其之翟也下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箋云髢髲也不用髲爲善曲禮注鬄髲也明堂位注亦云鬄髲也義與說文合髲被古字通用然則詩之被乃所謂髢不在副編次之數既用被然後加首服翟衣之首服副笄六珈是也榜謂經傳或言被或言髲一物二名未有連屬爲文稱髲鬄者鄭君改經被錫爲髲鬄非古也少牢主婦被士昏禮女從者纚笄被即詩所謂被詩言諸侯夫人夙夜在公及還歸皆有被則大夫妻用被以祭宜也凡被皆纚笄少牢主婦但言被明亦纚笄昏禮于女從者言纚笄被姆但言纚笄則與特牲主婦纚笄爲同無被矣錫今文作緆說文云細布子虛賦被阿緆是也凡助祭于公大夫冕服其妻展衣士爵弁服其妻褖衣皆絲衣也特牲少牢自祭于廟主人朝服布衣也故主婦亦服緆衣特牲云主婦宵衣昏禮注云以綃爲領因以爲名則宵衣亦以布爲之可知金修撰禮箋

長占

鄭注長占以其屬之長幼旅占之顧炫案士冠禮筮人還東面旅占士喪禮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經無言長占者旅古文作衣長古文作尤字形相近長占卽旅占之譌經義叢鈔洪頤煊

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

注云炊黍稷曰饎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饎說文曰饎酒食也或作𩚀从巸或作糦从米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注云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詩正義云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惠徵君九經古義

尊於戶東元酒在西

疏曰元酒在西尙之凡酒酌者居左左爲上尊漢書上尊酒宜主此釋上尊酒醇醲其用之貴重與元酒等姜編修湛園札記

乃朼

鄭注曰右人也左人載之家大人曰經文當作乃朼載注當作朼右人也左人載之朼右人也是釋經朼字左人載之是釋經載字也今本經尾脫載字唐石經已然而注首又脫朼字矣下文之卒載卽承載字言之則此文當作乃朼載明矣周官御僕注引此正作乃匕載匕與朼同士喪禮亦作乃朼載彼注云乃朼以朼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說與此注同則此注亦當作朼右人也明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兩鉶芼

及兩鉶芼設于豆南識誤曰及兩鉶芼監本云及兩鉶鉶芼多一鉶字今從諸本唐石經作兩鉶鉶芼家大人曰作兩鉶鉶芼者是也上鉶是盛羹之器下鉶卽羹也鉶所以盛羹故因謂羹爲鉶芼後記云鉶芼用苦若薇義與此鉶芼同又下文尸祭鉶嘗之鄭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引曲禮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疏曰以其盛之鉶器因號羹爲鉶然則兩鉶鉶芼猶言兩鉶芼羹故必重一鉶字而其義始明若云兩鉶芼則是兩鉶中有芼而無羹於文爲不備矣召南采蘩正義引此亦作兩鉶鉶芼是唐人所見本皆重一鉶字當從唐石經同上

祝命挼祭

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鄭注曰命詔尸也引之謹案尸尊不可以命偏考士虞特牲少牢三篇無言祝命尸者鄭說非也今詳審經文祝命挼祭四字當在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之上寫者錯亂耳祝命挼祭命佐食授挼祭也士虞禮曰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擩與挼同祭于豆閒其下乃云祝命佐食墮祭墮與挼同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然則此文祝命挼祭亦當在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之上明矣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此文但云祝命挼祭不言命佐食者因下句佐食取黍稷肺祭而省其文也猶士虞禮祝命佐食爾敦此篇則云祝命爾敦亦是因下句佐食爾黍稷而省耳稷字譌衍說見下祝命挼祭與佐食取黍稷肺祭相連則所命者爲佐食可知故省佐食之文若置之尸左執觶之前則與佐食取黍稷句相隔太遠不知所命者爲何人矣非屬辭之序也自祝命挼祭誤倒於尸取菹擩醢之前遂有古文作擩之說本說者因謂挼祭亦兼擩解並見士虞禮疏不知挼祭從無擩醢之文何得以儀禮之挼祭與周官大祝之擩祭混而爲一乎同上

爾黍稷　反黍稷

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據下文佐食摶黍及乃食祭鉶疏則此處經文似無稷字鄭注摶黍曰獨用黍者食之主疏曰按上文云爾黍于席上不云爾稷者以稷雖五穀之長不如黍之美故云食之主又乃食祭鉶疏曰前正祭之時佐食爾黍於席上是也據少牢饋食禮爾上敦黍于筵上疏則此處經文又似有稷字彼疏曰按特牲黍稷此及虞皆不言稷者文不具是也引之謹案稷衍字也因上文佐食取黍稷而衍特牲饋食設黍稷兩敦但云祝命爾敦尚不知所爾者爲何敦故必著之曰爾黍言所爾者乃盛黍之敦也兩敦必爾黍者黍在西爲上敦爾其居上者耳黍必居上者黍爲食之主也特牲之禮雖與少牢不同而所爾者皆上敦上敦者在西之敦也少牢羊俎在豆東魚在羊東敦黍設于羊俎南敦稷設于魚俎南則黍在西矣東爲下西爲上先設在西之黍所謂上敦也設敦西上而以在西之敦爲上在北之鼎爲上鼎也特牲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在西者黍也士虞禮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亦是以西爲上士虞又云饌黍稷二敦于階閒西上而云黍其東稷則黍在西矣士虞記曰其他皆如饋食則特牲饋食之設兩敦當與虞同是少牢特牲之敦皆以西爲上少牢爾上敦黍則特牲所爾之黍亦上敦也上敦有黍而無稷不得兼言爾稷明矣且士虞云祝命佐食爾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亦但爾黍而不爾稷稷非上敦也又士昏云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又云贊爾黍亦是爾在西之黍不應特牲又爾稷也當如下文疏所引作爾黍于席上而無稷字爲是不然則黍稷各一敦若兩敦竝爾則但云佐食爾兩敦于席上其義已明何待分言黍稷乎又案下文反黍稷于其所謂反黍敦于俎南亦不當有稷字佐食所爾者惟盛黍之敦則所反者亦惟盛黍之敦士虞云反黍如初設但言反黍而不言稷是其例也蓋經文爾黍下已衍稷字後人不知其誤又據以增稷字於反黍下耳以士昏士虞少牢三篇合考之則此篇之衍字顯然鄭注不釋此篇兼言爾稷之故則本無稷字可知喪大記正義引此亦作爾黍于席無稷字同上

醋酢

醋酢二字經典多混說文酉部醋字下云客酌主人也从酉昔聲此酬醋之醋也入聲酢字下云醶也从酉乍聲此醯酢之酢也去聲酸字下云酢也䤃字醶字下並云酢漿也今以酢爲酬醋之醋讀作入聲以醋爲醯酢之酢讀作去聲音義俱相反矣李進士羣經識小

拜

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荅拜賓奠觶于薦南唐石經及各本同戴校集釋云還東面下衍拜字上文云賓北面拜下文云主人荅拜荅賓北面之拜也主人荅拜下乃云賓奠觶于薦南則上文賓坐取觶還東面之時猶未奠觶也未奠觶則不得拜明矣且亦無賓兩拜主人止荅一拜之理王尚書經義述聞

西南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祝東面告利成識誤曰案下文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此南字亦當爲面集釋集說並同或曰唐石經亦作南張氏以意改爲面而李氏敖氏從之家大人曰張改南爲面是也戶外西面者主人之位也故主人事尸禮畢事蓋者禮畢皆出立於戶外西面主人西面故祝東面告利成與主人相鄉也疏云少牢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此戶外告利成彼階上告利成若天子諸侯禮畢於堂下告利成故詩楚茨云孝孫徂位工祝致告鄭箋云孝孫徂位堂下西面位也以上疏然則戶外西面者主人之位也天子諸侯大夫士之位雖有堂下階上戶外之不同而西面則同若戶外西南則非主人之位且與祝東面告利成不相當矣唐石經作西南字之誤耳楚茨正義引此正作立于戶外西面又云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同上

蓋有三也

鄭注以謂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釋文以依注音似或如字頭蠙案疏已上皆爲以爲似者誤也疏意以讀爲似改其音

未改其字已上皆爲以謂注中自此已上凡五以字皆當爲以或改作似字者誤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淳沃

鄭注曰今文湆作溦釋文曰溦一本作浮劉本作徵引之謹案溦與湆聲不相近溦皆爲㪣益因湆字而誤加水旁形與溦近故譌爲溦又譌爲徵也 隸書㪣字或作敎與敎相似加水則與溦相似 敎湆聲相近故今文湆作敎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湆制故書湆爲敎是其證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少牢饋食 被錫衣

鄭注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頤煊案詩采蘩被之僮僮被之祁祁毛傳被首飾也皆單言之髲鬄即被大射儀冪用錫鄭注錫布也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列子周穆王篇衣阿錫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被阿錫錫衣衣之細滑者卽是不專麻布與特牲饋食主婦纚笄宵衣爲一例鄭注以髲釋被以鬄釋錫謂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者失之 經義叢鈔洪頤煊

主人拜送

家大人曰主人拜送本作主人西面拜送凡主人主婦事尸皆西面故上文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下文尸酳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又主婦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西面拜送爵祭統正義云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是也又案士虞禮主人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鄭注云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疏云案少牢 各本少牢上衍特牲二字今據下文刪 尸拜受主人西面拜送與北面相反故云變吉也特牲直有主人拜送雖不見主人面位約與少牢同皆西面也彼疏兩引此文皆云西面自唐石經始脫西面二字而各本遂沿其誤 王尚書經義述聞

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注古文眉爲微替爲袂袂或爲載士冠禮注又云古文眉作麋微卽麋聲之轉也春秋公羊經築微釋文云左氏作麋今左氏作郿考工記注鄭司農云衡謂麋衡也大戴禮孔子愀然揚麋並以麋爲眉袂釋文音決非也袂當爲秩字形之誤毛詩秩秩大猷說文解字引作戴是秩與戴同又上篇嘏曰胡壽保建家室胡壽猶遐壽也鄭注胡猶遐也遠也古讀遐如胡 詩見顧氏唐韻正 成王之冠頌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遐壽所謂遠於年也詩胡考之寧正義曰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 孔廣森經學卮言

勿替引之

注古文替爲袂袂或爲載載替聲相近袂字似可疑曰袂當爲秩字形相涉而譌也說文戴爲戴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戴戴是秩與戴通書平秩東作說文作平豑豑从弟聲則秩亦有弟音故與替聲亦相近也陸德明讀袂爲決則陸所見本已譌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有司徹 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

注云挑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抌之抌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挑作抗疏云讀从詩或舂或抌彼注抌抒臼也案今毛詩生民云或舂或揄毛傳云揄抒臼也不作抌者周禮地官女舂抌二人注云女奴能舂與抌者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董氏引韓詩揄作抌鄭先通韓詩故讀从之說文云舀抒臼也从爪臼詩云或簸 當作舂 或舀或作抌从手从冘或作㕦从臼冘案詩釋文云揄說文作舀舀訓又與揄同明簸當作舂姚合感謂後人改舀爲蹂則是宋時說文已誤舂爲簸矣 惠徵君九經古義

其脀體儀也

鄭注曰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今文儀或爲議疏曰言儀取尊卑得其儀但尊體既盡就卑體之中度尊卑之儀而用之不可辯其尊體故鄭以意解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也家大人曰疏謂度尊卑之儀而用之非也儀亦度也言尊體既盡就餘骨之中儀度其可用者而用之說說文曰儀度也周語曰儀之於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陸績姚信本議竝作儀儀之亦謂度之也 說見後議事以制下 儀與議古字通故今文儀或爲議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腊辯無髀

鄭注曰亦盛半也所盛者右體也釋文及疏皆不解辯字引之謹案辯當讀爲胖說文曰胖半體肉也故鄭以盛半解之上篇曰腊一純而鼎注曰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又曰腊一純而俎是腊載全體今盛俎則但取其半故別之曰腊胖上篇司馬升羊右胖注曰古文胖皆作辯是辯爲古胖字故曰辯者明右體及其脀與脊皆盛也則是讀辯爲徧矣盛腊而曰徧何以別於上篇之純乎失之遠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六下終

補遺 共十一条

冠禮 贊者盥升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鄭注云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謹案上文云設洗直於東榮則洗當在阼階東鄭不當以由賓階升釋盥於洗西也盥之當於洗西者以贊者隨賓入門當由西方之陳主人之兄弟立於洗東贊者之盥自當由洗西也升之當由賓階者以賓在西序贊者隨賓升降皆當由賓階賓之盥由賓階升則贊之盥亦當由賓階升也鄭氏恐人以洗在堂下之東立又在東房中誤認由阼階升故曰由賓階升也然盥之當於洗西與升之當由賓階自是二義鄭氏以由賓階升釋盥於洗西之義殊爲不協汪稚川曰經文於洗西三字當是後人誤取注文混入其經文云贊者盥升故鄭以於洗西釋盥字以由賓階釋升字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昏禮 筥笑籚

婦執笲棗栗鄭注云笲竹器有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笑籚矣賈疏云如今之筥笑籚者此舉漢法以況義但漢法去今已遠無可知也謹案說文凵字注云凵盧飯器以柳爲之象形又云凵或作笑凵盧卽笑籚也又云盧飯器也筥箱也箱飯器也然則箱卽筥筥卽笑籚也急言之則曰筥徐言之則曰笑籚耳 李進士羣經識小

鄉射禮 豫則鉤楹

鄭注云豫當作榭周禮作序謹案榭字今音與豫序皆不相近

而古音讀若豫豫榭序三字音相近故彼此參錯互異而其義一也榭字從射得聲射字古音亦讀若豫孟子曰序者射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古人作字諧聲者十之七八卽訓詁亦多取音相近者春秋經文三傳參錯亦多因音近而異不知古音遂不知其誤異之故且亦不見古人訓詁之妙矣（李進士羣經識小）

燕禮 升縢觚于賓

注云縢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縢皆作騰檀弓下篇云杜蕢洗而揚觶注云禮揚作縢（宋本作縢非）揚舉也縢送也揚近得之（惠徵君九經古義）

大燭

燕禮閽人爲大燭於門外石經無大字錢竹汀先生云閽人爲燭于門外與大射之文合今本燭上多大字志祖案注云作大燭以俟賓客出疏云此閽人爲大燭于門外亦是大燭在地者據此則注疏本此處自有大字不必援大射文以爲證也恐石經誤（孫侍御讀書脞錄）

大射儀 大史

大史在干侯之東北石經大史監本作大夫誤也上文已云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不應復言大夫之位陸氏釋文云大史音泰後大平大師大史皆同可證乃監本旣誤爲大夫併將釋文語刪去遂不可尋究矣張爾岐儀禮句讀本不誤（孫侍御讀書脞錄）

喪服 出妻之子爲母

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此子夏引舊傳以解己意也下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鄭注無文賈疏以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亦爲舊傳之文與尊者爲一體二句爲子夏之傳顧亭林又謂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爲經之正文與尊者二句乃子夏之傳蓋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當自爲一條而今本誤連之也謹案子夏本引舊傳以證己說賈疏反以與尊者二句爲子夏釋舊傳之文誤矣然案經文但言出妻之子爲母不必言爲父後而無服者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亦似傳文不似經文竊謂此二條皆是子夏補出皆引舊傳爲證文法絲毫不爽則兩條並子夏之言兩引舊傳無可疑也又檢後緦麻條有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益知與尊者二句的是舊傳之文顧氏之說亦誤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士喪禮 冪奠用功布

注云古文奠爲尊案古尊字作尊與奠相似故譌从之奠从丌讀若箕尊从廾讀若拱（惠徵君九經古義）

士虞禮 中月而禫

鄭注古文禫或爲導禮記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亦云禫或皆爲導導禫二字音不相近檢說文西字注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案導服卽禫服也是知古禫導二字通而近世字書皆未之攷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迎尸

少牢下篇主人出迎尸家大人曰尸下當有侑字上文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故主人出而竝迎之下文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卽承此文迎尸侑言之後人以鄭注賓客尸而迎之云云但言尸而不及侑故刪去侑字不知鄭君之意自以上篇正祭時主人不迎尸以伸尸之尊此迎尸則待尸同於賓客（說見疏）故但言尸而不及侑非謂主人迎尸而不迎侑也上文議侑于賓疏云自此盡侑答拜論選侑幷迎尸及侑之事引此文云主人出迎尸侑又侑出俟于廟門之外疏云立侑以輔尸使出便迎之則此文本作迎尸侑明矣自唐石經始刪侑字而各本皆沿其誤（王尚書經義述聞）

儀禮雜錄目錄

皇清經解卷五之四七終

儀禮雜錄

徐東問漢志士禮即儀禮也然不知何時始名儀禮士禮稱儀禮誠不知始于何時然在漢時即有容禮之稱容禮即儀禮也據漢儒林傳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頌即容也詩傳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魯仲連傳鮑焦無從頌而死謂不從容而死故漢儀有二郎以容貌習禮而郡國有容吏未央殿前有曲臺即容臺命后蒼說禮其中當時稱士禮爲容臺禮又名容禮賈誼引容經文即容禮後漢劉昆爲梁孝王後少習容禮皆是也毛檢討經問

然儀禮漢又名古經宋氏遂定之爲周公之書顧未嘗謂是二戴禮也先生謂四十九篇俗名戴記者不是戴記而反謂儀禮是戴記有明徵耶

儀禮是戴記毋論漢志藝盤即儀禮卷首明載二戴及劉向篇第異同在前故宋陳氏曰永嘉張淳所較乾道中章貢曾逮儀禮有目錄一卷謂大小戴劉向篇第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較定識其誤而爲之序云云則在宋時亦尙有知儀禮爲二戴記者予豈可無據而云然也乎 同上

禮經十七篇

藝文志禮古今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又云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顏煊案稱古經者淹中及孔壁所得其稱經者即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禮同盆以所多三十九篇爲五十六篇六藝論本於藝文志亦云其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異今本漢書作七十篇是傳寫者誤也經義考引洪頤煊

淹中禮古經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顏煊案蘇林曰淹中里名皇覽曰淹里伯公冢在魯城內辟舍中孔氏學者孔子壁中書也淹中所得禮古經不與孔壁同時故志分別言之後漢書儒林傳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鄭君六藝論後得孔子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皆不言淹中所得或曰河間獻王古文禮即淹中本 同上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按儀禮十七篇惟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七篇是士禮其餘則爲天子諸侯大夫之禮而喪服一篇上下通用不得言士禮也此志傳士禮三字恐有誤儒林傳云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無士字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此志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蓋傳士之博訛爲傳而傳字易爲禮遂誤作傳士禮耳賈氏所引唐初本尚未誤也 江聲貢荃經義

儀禮古文

古時字少多用假借儀禮士冠禮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古文櫛爲節束帛儷皮古文儷爲離戒賓曰某有子某古文某爲謀以病吾子古文病爲秉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嘉薦亶時古文亶爲癉士昏禮授如初禮古文禮爲醴腊一肫髀不升古文肫爲鈞髀爲脾贊見婦于舅姑古文舅皆作咎士相見禮問夜膳葷古文葷作薰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古文茅作苗皆見鄭康成注略舉數端可識古人文字之妙矣鄭氏以今古文參校其取舍恐猶有未盡善者安得好學深思之士不爲章句之學者更參訂之豈必於鄭氏外一無發明乎 臧茂才經義雜記

儀禮今文

士虞禮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注古文禫或爲導說文谷部云西古文西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此蓋古文作禫今文作導古文或亦作導說文寸部有導字示部禫除服祭也當是後人所補故不與祠祔禘祫諸訓祭字同列而附於部末

士喪禮拒用巾注拒晞也清也古文拒皆作振說文刀部刷刮也从刀㕞省聲禮布刷巾案爾雅釋詁拒拭刷清也說文手部拒給也从手臣聲一曰約也又部㕞拭也从又持巾在尸下禮布刷巾當作禮刷用巾蓋爾雅拒刷同詁鄭君所據今文作拒許君所據今文作刷 僞毛詩禮許鄭之太過矣 布爲用之訛禮注本釋詁刮字者同聲假借也故許君仍於刷下引禮經以名之爾雅拭文承清當用又部字从手持巾而爾雅釋詁儀禮今文皆用刷刷同詁爲清展轉相注是刷亦拭也故許君曰刷拭也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注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又士冠禮束帛儷皮注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說文鹿部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丽聲禮曰麗皮納聘蓋鹿皮也案此古文作離皮今文作麗皮易彖傳離麗也儷者麗之或字此亦許稱今文之證

士喪禮爲垼于西牆下注垼塊竈說文土部垼陶竈窗也从土役省聲案玉篇土部曰垼陶竈窗也儀禮甸人爲垼於西牆下鄭元曰塊竈本亦作垼又作坄垼同上然則顧野王所據儀禮本作坄今本作垼俗字釋文爲垼音役當作爲坄音役又既夕記曰垼用塊注云古文垼爲役然則古文作役今文作坄許鄭皆從今文蓋古文假借今文因陶竈从土故从役省今本既从土又不省係俗字

士虞禮酌酒酳尸說文酉部酳少少飲也从酉匀聲案飲圛說文飲字士虞禮注酳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特牲饋食禮注酳猶衍也是獻尸也云酳者尸既卒食又都頤衍養樂之少牢饋食禮注酳猶羨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案士虞禮注與特牲少牢異義鄭望文爲說羨衍聲義皆相近與酳爲一音之轉皆取口既卒食又羨飲安樂之也許云少少飲也與鄭義相反而相成特牲注云今文酳皆爲酌即酌字形近之訛是古文作酳尸今文作酌尸許君儀禮皆據今文故有酌無酳玉篇曰酌余振切少飲也酳同上此其明證釋文酳尸三篇皆有音而不出酌字則陸所見本已誤又今文酳皆作酌惟特牲注作今文士虞少牢注皆誤作古文矣據許君收酌字定之 臧明經拜經日記

說文儀禮用今文

余弟和貴 禮堂 云儀禮一經參用古今文而定之者惟北海鄭公若漢儒引用及蔡中郎書石皆今文十七篇許叔重說文序自言稱經皆古文而於儀禮則今文爲多如士冠禮設扃鼏注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而說文作鉉不作扃作鼏不作密故金部云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鼎部云鼏以木橫貫鼎耳爲舉之从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易玉鉉大吉也既夕禮乃窆注窆下棺也今文窆爲封而說文引禮作封故土部云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 地官鄉師之職 公食大夫禮記鉶毛牛藿羊苦豕薇注今文苦爲芐 又見士虞禮記注及特牲饋食禮注 而說文引禮作芐苦字義別故艸部云芐地黃也从艸下聲禮曰鉶毛牛藿羊芐豕薇是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又書銘于末注今文銘皆作名 既夕禮注同 而說文止用今文名金部并不收古文銘是可得其所從之例矣 引之案古文止爲題見士喪禮說文無此亦一證 同上

儀禮說

士冠禮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 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滕薛名蔮爲頍

案頍圍髮四綴固冠如今兩纓冠內冠圈耳釋名蔮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齊人曰頍今肆中呼拓冠者爲恢頭蓋亦頍之遺象○喪服注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

委貌周道也 注或謂委貌爲玄冠

案當作或謂玄冠爲委貌

士昏禮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注筵不統於人席有首尾

案統猶同也○公食記蒲筵萑席皆卷自末是席有首尾也

賓以几辟 注辟旁益反

案辟讀若槃辟

笲緇被纁裏加于橋 注橋所以庋笲其制未聞

案橋蓋笲上梁也今竹器皆有之以便提挈矣

鄉射禮

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

注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觶

案此注在上卒觶者節下

楅髤橫而奉之 石經作拳○拳訓與與上蛇交韋當文義相屬朱子謂拳當作奉非也後人因朱子之言遂改作奉

案拳之謂以兩手拘之如握拳然

射者有過則撻之 注過謂矢揚中人

案有過謂若不遵司射之令則撻之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是也

聘禮

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

案志當讀如志徽之志

喪服

慈母如母節

別舉傳者子夏引古傳○案傳文兩如母相對疏于身字絕句非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案此婦人即丈夫之妻從夫而服下云大夫爲宗子則此謂士庶人也

服之殤以日易月　注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

案以日易月當指大功月數鄭注似非疏謂七歲者哭之八十四日更非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謂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

案此注自舊讀至服其私親也竝申明舊讀之說言字下言字文法相承竝指舊讀者解經如此賈疏云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是也傳寫者誤分下言以下入下節注注首與傳尾相連遂致將下言兩句混入傳內向使傳中元有此兩語則舊讀甚是鄭君何故易之如鄭不從傳義又不得僅言文爛在下也注但破舊讀之非而不破傳文但言傳所云何以大功也三句當在上節則傳必無下言二語可知又此注云文爛在下則此注當連屬在本節而不在下節更可知也

袪二尺有五寸　疏袪上正一尺以掩裳際與衣帶下尺相配其燕尾垂者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經言二尺五寸舉其垂下言之其實并上正一尺凡用布三尺五寸也

案究當以疏說爲是

少牢饋食禮

日用丁巳

案丁巳以下文證之恐當如禘于太廟禮作丁亥

葵菹在北　注今文葵菹在箏○集釋作在北箏與特牲疏引合

案本疏無北字言在箏則北可知單疏本特牲疏有北無箏

士喪禮

死于適室　注疾時處北牖下死而遷之南牖下

案既夕北牖下喪大記亦作北牖下此處賈本似作北牖故下係牖字以別之陸本則作北墉當屬葛監毛各本俱同賈氏徐本要義通典楊敖俱從陸氏耳

爲銘各以其物　注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

案檀弓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注謂重與奠也疏云此愛之斯錄之矣及敬之斯盡其道焉耳亦得總焉於明旌之義士喪禮爲銘之下鄭注引此愛之敬之二事以解節旌以義得兩通故鄭彼此兩解今據彼疏則此注當并引敬之斯盡其道焉耳一句

牢中旁寸　注牢讀爲樓○今文樓爲纋

案纋中與牢中同纋中以安髮謂幷之中央高而空也牢中謂握之中央空若樓然以安手也削約握之中央使空謂之樓疏以爲纋斂狹小似失之　許兵部鑑止水齋集

儀禮管見序

三禮之有鄭注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宋儒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獨儀禮爲樸學空談義理者無從措辭而朱晦庵黃勉齋楊信齋諸大儒又崇信之故鄭氏專門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君善出乃詆爲疵多醇少其所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據也褚君鶴侶於經學最深持論最平從事禮經者幾三十年乃確然知鄭義之必可從而敖說之無所據近見其儀禮管見稿本披讀再四乃知鶴侶用心之細密即如鄉飲酒記若有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鶴侶辯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鶴侶辯者曰勝者之弟子即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觚於賓敖改觚爲觶鶴侶辯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辭正主獻既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鶴侶辯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縓冠敖改縓爲練鶴侶辯之曰練冠之紕亦緣以縓故間傳云練冠縓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縓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溲酒敖以醴酒爲衍文鶴侶辯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溲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眾賓眾賓荅再拜敖改再爲一鶴侶辯之曰鄉飲酒眾賓荅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荅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皆貫串全經疏通證明雖好辯者莫能置其喙夫經與注相輔而行破注者荒經之漸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儀禮識誤

儀禮聘禮記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朱子云諸本經末有辭字注無複出辭字永嘉本張淳識誤云以注疏攷之經下羨一辭字注上合更有一辭字蓋傳寫者誤以注文爲經文也當減經以還注志祖案上句言敢者敢不辭也下句言敢者敢不對也若句末增一辭字則對曰非禮也敢六字可省經文不如是之繁複也此沿唐石經之誤義疏俱無辭字殿本○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儀禮脫誤尤多

顧炎武云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謂萬曆中北監刻本今按儀禮經傳通解本亦有脫誤　江慎修羣經補義

儀禮之記之傳解　梁國珍

儀禮十七篇士冠士昏鄉飲酒鄉射燕聘公食大夫覲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十一篇有記喪服一篇有記有傳漢書藝文志禮

古經記一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賈公彥曰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又曰傳不知誰人所作人皆云子夏所為師師相傳葢不虛也其傳內更云傳者是子夏引他舊傳以證己義今按十二篇之記有補經之不足者有與經互相發明者亦有彼此兩記詳略不同文字互異者其為七十子之後學者雜記遠古之言無疑熊氏朋來謂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者恐非也喪服傳中引傳賈氏之說誠然然疏內往往有舛錯者如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為母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疏以後出妻之子二句承親者屬句為文謂舊傳釋為父後者不合為出母服而以末一傳曰為子夏釋舊傳意讀者皆習而不察至顧亭林日知錄始訂其誤然顧以後出妻之子二句為經文末一傳曰為子夏傳則亦誤近世程易疇徵君著儀禮喪服文足徵記據兩出妻之子文法正兩條皆為子夏傳別出兩傳曰皆為引舊傳證成己義於是傳義乃犂然又經文有捉入傳中者如緦麻章末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四句康成誤以為傳文致注殤服義多窒礙徵君謂傳皆依經發義無憑空立義之例四句當為經文於是經傳亦犂然夫記疏也又書也凡疏義謂之記凡古書亦謂之記十二篇外若明堂陰陽王史氏諸記是也與傳義同而異釋名釋典藝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此指凡書傳言與記同書偁傳記是也何休公羊定元年傳注解傳為訓詁訓詁者訓釋古言而通其義若毛公之詩傳馬季長之周官傳皆是也與記異故諸篇之記有特為經一條而發者有兼為兩條而發者有兼為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葢皆當時記禮之書治儀禮者取而附諸經後作者固不專為釋經著也若傳則旁推曲證皆與經旨比附程徵君所謂因經發義無憑空起義之例者也愚竊怪昔之言禮者皆以儀禮為經周禮禮記為傳曾不思儀禮與周禮有不盡合者如聘禮所記賓行饔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與周禮掌客之說不同又禮記往往兼言夏殷儀禮獨詳周禮制度已有異同而文亦互有詳略即欲比兩合之名之為記猶可謂之為傳得無有憑空起義之患乎故朱子經傳通解一書誠有功於禮學然命名之義末學竊有不安且既以禮記為傳而冠義昏義兩篇不附士冠士昏文後而另為篇目兩則內治五宗親屬諸篇凡儀禮所無者又專取之小戴而附以傳記之說是以禮記為經矣、體例亦不無乖牾此則江慎修先生禮書綱目之名較善而其義例亦為精當矣 經義叢鈔

跋儀禮集說

既夕篇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於馬後哭成踊右還出哭成踊者主人也敖氏以為圉人與御者引雜記薦馬者哭踊證之按彼疏云馬是牽車為行之物行期已至孝子感之而哭踊是哭踊非薦馬者明矣主人不哭踊而圉人御者反哭踊揆諸禮節必非人情敖之疏謬如此乃議鄭為疵多醇少豈其然乎 錢宮詹潛研堂集

禮十七篇標題漢無儀字說

鄭注儀禮十七卷賈公彥為疏者每卷標題首云士冠禮第一次云儀禮次云鄭氏注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亦云鄭某注儀禮十七卷儀禮之名古矣今按鄭君本書但云禮無儀字可放而知也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云經禮謂周禮其官有三百六十韋昭曰言三百者舉成數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按云今禮者謂當漢時所存禮十七篇也不云禮云今禮者恐讀者不了故加今字便易了也云本數未聞者對上周禮六篇其官三百六十言漢時經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乃殘逸之所餘耳其未殘逸時具載事儀有三千也賈疏師古漢書注皆云威儀三千即今儀禮其說未是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易經禮為禮儀易曲禮為威儀者凡禮皆儀故總其綱曰經禮亦曰禮儀詳其目曰曲禮亦曰威儀藝文志亦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是也禮器注今禮二字可證鄭本不偁儀禮凡鄭詩箋三禮注引用十七篇多云士冠禮鄉飲酒禮聘禮燕禮每舉篇名未嘗偁儀禮攷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景十三王傳曰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師古注云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說文序曰其偁禮周官按禮謂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也周官即周禮也說文全書如鄉下引鄉飲酒禮芇下飲公食大夫禮首下引士冠禮堋下引士喪禮鉉下禮謂之闕皆曰禮無儀字景十三王傳周官禮禮記並言則為三說文序但言禮周官則禮字實包禮禮記劉子元孝經老子注易傳議摭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此禮字實包三禮後漢書儒林傳曰馬融作周官傳授鄭某某作周官注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故為鄭氏學順猶訓詁也按此小戴禮謂小戴之十七篇鄭目錄云大戴第幾小戴第幾是也鄭以古經校之謂以古經五十六篇校十七篇也下文云某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為三禮焉則某本習小戴禮之為十七篇無疑凡漢人於十七篇偁禮不偁儀禮甚碻至鄭君本傳曰鄭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中候乾象厤按此不應遺周禮疑儀禮禮記四字乃周官禮禮記五字轉寫之誤劉子元引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注此儀字恐亦子元意增釋文序錄曰漢興有魯高堂生七十篇即今之威禮也按云即今之儀禮可見古不偁儀禮儀禮二字葢因記云威儀三千者謂儀經故冠儀於禮使偁說較便大約梁陳以後乃為此偁蔚宗在宋時但云禮而已賈疏陸釋文雖沿俗偁而唐之學士固有但偁禮經者如顏師古注景十三王傳曰禮禮經也張參五經文字摘取十七篇之字凡三十三皆云見禮經至唐元度九經字樣則兩云見儀禮矣校十七篇標題當刊去儀字但存禮字乃與鄭本書合開成石經未是也

又按鄭君詩采蘩箋引禮記主婦被裼少牢饋食禮文也而郭氏注爾雅釋言引禮記㢑用席釋詁注引奚而後傳言有司徹士相見文也釋草注引苴麻之有蕡者喪服傳文也郭氏皆系之禮記此等皆因單言禮字恐人歧惑故謂之禮記亦可以見東晉時尚不云儀禮矣 段大令經韻樓集

監板儀禮脫字 又與石企齊

監板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此一節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而其註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上

見日知錄因讀宋楊復儀禮圖末刻儀禮十七篇白文今監板脫者皆丕唯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作哭者止賓出五字亦不是皆脫每刪此尤可笑者尊札並當作拜雖有並拜通用俗字書不如廣韻古拜與並音義俱異（臧徵君拜經日記）

士冠禮無見父與賓之文

冠者既冠乾見母見兄弟見姑姊獨無見父與賓之文賈氏疏云蓋冠畢則已見也蓋者疑詞想當然耳然說究不穩余謂凡禮皆不相參主賓酬對子安得參雜其間且當賓之前子亦不便舍賓而爲私敬況父之尊豈以成人故而即答子之拜若賓則當往其家拜始爲敬不當因冠所之便而苟簡以見之至經云見於母見於兄弟見即是拜乃說經者謂母與兄弟皆先拜冠者母之所以先拜者以子所執之脯從廟中來故爲脯而拜此㝡曲說禮記冠義云成人而與爲禮也與者兩相與之詞子拜母亦拜之是之謂與母之拜肅拜已耳弟與兄相連成文弟必不先兄而冠兄必不特見之妹亦猶是也有謂姑姊中含有妹者非或謂賓退而始見父可乎夫祭尙過時不祭以此推之亦必無俟賓退而始行見父之禮明矣（盧學士龍城札記）

士昏禮無交拜禮

或問夫婦爲大倫始相見宜有交拜之禮而士昏禮無之何也曰交拜者世俗之禮不可以論古人古人拜必有先也而后答之賓主之禮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如納采禮賓飲射燕食迎賓拜至是也客敬主人則先不主人如士相見壻見婦之父母介私面於卿是也先拜主人者必有贄不徒拜也夫婦匹偶異於賓客故壻導婦入寢門皆升自西階共牢而食合卺而酳合體同尊卑以親之壻不以婦爲客故無拜至之禮婦亦不自處於客故無執贄拜壻之禮也（江歲貢羣經補義）

鄉射篇朴字

瞿中溶云禮經朴字鄉射篇凡十五見取朴一倚朴一去朴六搢朴六與朴一大射篇凡廿一見取朴一去朴七搢朴九倚朴三石經初刻並從木後磨改从才其有未經磨改而作朴者皆朱梁補刻案古無朴字說文木部朴訓木皮鄭注取朴云朴所以撻犯教者蓋古人止用木皮撻人以爲教學之刑其物即名之曰朴虞書所謂朴作教刑是也後人緣朴有撻意遂改从手張參知朴不从手故五經文字手部不收此字（木部亦不載朴字則其遺漏也）九經字樣乃收之則此磨改之弊或即出於唐元度之手今本皆沿其謬矣（石經周禮司市大刑朴罰朴字尚从木蓋此元刻之僅存者○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射侯鵠正質

古有大射之侯有燕射之侯其侯皆以鵠得名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正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鵠外謂之質荀卿書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也天子白質諸侯赤質大夫士皆丹質大射燕射侯制異同如是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大射儀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經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鄭君司裘注云士不大射非也大射主擇士天子諸侯將祭于是乎行之卿大夫士無將祭擇士之事書眾選賢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見其遺事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射義謂大射儀之義遂及卿大夫士明士亦得行大射）與大射儀皆云士射豻侯明其同以豻爲鵠（射人注謂以豻皮飾侯與大射以豻爲鵠者自相違異）故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爲虎熊豹二侯爲熊豹（大夫一侯爲麋搢之可知）與司裘所設鵠之侯爲一明設正鵠于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見詩賓之初筵正義）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注射人亦云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謂之射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見鄭君司裘職注）梓人職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得爲諸侯之謂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能服諸侯之謂也別言五采之侯明斯爲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賈馬以此五采與上春以功爲一物見梓人疏）樂記言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注郊射爲射宮于郊左東學右西學竊謂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此言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蓋猶用殷禮）古者天子諸侯相與盡志于射類如此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于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互矣（注以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蓋失之）質居鵠之外天子白諸侯赤記言凡畫者丹質謂大夫士畫以虎豹鹿豕者用丹矣（注以質爲采其地又以凡畫者爲指賓射燕射之侯皆失語意）梓人職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其獸侯之差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當張獸侯與燕射同歟禮之經記未聞別有所謂賓射之侯者鄭君以梓人張五采之侯當之謂大射之侯有鵠無正賓射之侯有正無鵠爲之說曰射人職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竊謂射人以射法治射儀通職王與諸侯孤卿大夫士下言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事主于王經以爲王張侯見義非爲大射變文承上經三侯五正言張三侯其非異侯可知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朝位故並明其所執之贄（注以位爲將射入見君之位誤）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亦指朝位與公卿同不言士者羣士之朝位與羣司士掌之也（注謂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亦未審）下經言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大賓客作卿大夫從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大喪作卿大夫掌事又言諸侯在朝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凡射人所掌諸侯及三公孤卿大夫事甚眾不專于射其不得以諸侯北面爲專指賓射時之位較然審矣（金修撰禮箋）

祭侯在射前之說非是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云云按儀禮射釋算之後然後司馬實爵而獻獲者於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此乃射畢之事而舊說云將射而先祭恐誤（姜編修湛園札記）

拜下君辭至公食大夫者一

人臣拜於堂下君辭之而升成拜見於覲者三覲時拜送圭請事時王勞之及賜車服受拜命侯氏皆於堂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賜車服太史辭之）乃升成拜若享時拜送幣西階前再拜稽首而擯者不辭蓋是時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也見於燕禮者三公取觶酬賓及公爲士舉旅時公賜爵與賓媵爵於公皆于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乃升成拜若公卒觶後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賓易觶升酌時亦如之賓媵爵于公

自酌時亦如之皆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者禮殺也至無算爵後公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雖命小臣辭而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此皆已之臣也其於他國之臣見聘禮者一私覿時賓降皆東拜送幣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賓栗階升再拜稽首成拜若醴賓時拜受幣雖將拜而公辭卽升再拜稽首不云成拜也見於公食大夫者一拜至時賓階下答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乃再拜稽首至侑幣時則賓降將拜公辭賓卽升再拜稽首不公成拜也卒食後賓降階西東再拜稽首公降答之不辭之卽升者明禮有終也又已之臣亦有在堂上拜時燕禮無算爵公賜之爵則降席拜而不下拜者禮殺從略也他國之臣亦有在階上拜時聘禮醴賓時公拜送凡賓答拜不降者以主人禮未成從也江歲貢羣經補義

校儀禮聘禮鄭注脫字兼考郊制

聘禮賓及郊注云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依賈疏申鄭義謂畿方千里王城面五百里以百里爲遠郊若公五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是皆以五之一爲遠郊也又云自此以下至子男差之可知則侯四百里面二百里以五之一爲遠郊當四十里子二百里面百里以五之一爲遠郊當二十里是其差不當云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竊疑鄭注侯下脫四十里三字子下脫二十里三字然無左驗不敢定其然既而讀毛詩魯頌孔疏引鄭此注正作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然後知孔賈所見本同而今所傳注本之脫誤無疑夫郊之里數視地廣狹爲差周制五等之封見於司徒侯與伯子與男封疆廣狹旣殊則郊制不得合爲一明甚若僅分爲三等則尚書大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夏殷制非周制也亦不得爲五十里三十里十里矣又按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郭注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詩疏引孫炎曰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與郭義同據此則二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二十里三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三十里四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四十里五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五十里可知邢疏引聘禮注亦作侯四十里子二十里雖邢疏多本詩疏然亦可見宋初鄭注尚未譌脫也近邵氏作爾雅正義不能援詩疏以校正鄭注而反削去邢疏之文據儀禮譌脫之注牽合附會是其一失然則郊制天子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上公遠郊五十里近郊二十五里侯遠郊四十里近郊二十里伯遠郊三十里近郊十五里子遠郊二十里近郊十里男遠郊十里近郊五里以司馬法白虎通杜子春禮注鄭氏書序注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杜子春周禮載師注亦云然鄭康成尚書君陳序注云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及此注類而察之蓋可徵也胡主政研六室雜著

答王南陔巡撫辨公食大夫禮祭鉶祭豆法書

儀禮公食大夫禮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來教據鄭注以扱上鉶以柶爲句因疑經云辯擩之者爲以柶擩抑以手擩壽祺謹案少牢饋食禮云尸扱以柶是鄭注句讀之證近日仁和吳氏禮章句讀扱上鉶爲句失之但竊尋此經文義何不云以柶扱上鉶而變文云扱上鉶以柶者欲明下文辯擩亦是以柶辯擩故置以柶二字於中連綴上下爲義賈疏云扱上鉶辯擩惟有一柶蓋得經意敖氏云扱上鉶以柶謂以內列牛鉶之柶扱其鉶也辯擩之者遂以柶擩三鉶也此四鉶皆有柶其擩之則惟用其上者之柶與少牢饋食禮略同壽祺謂敖氏言以柶擩三鉶是也言四鉶皆有柶非也士虞記曰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苣有柶士虞用特豕一鉶故曰有柶而已特牲饋食兩鉶芼經無設柶明文少牢饋食禮曰上佐食羞兩鉶皆有柶大夫祭用羊豕兩鉶每鉶各一柶故曰皆有柶少牢下篇又別之曰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則羊鉶之柶不施於豕鉶明矣公食大夫若亦每鉶一柶則經於宰夫設鉶四之下當加皆有柶之文經既無此文而下經惟言扱上鉶以柶辯擩之則止一柶可知少牢饋食有司徹以少牢爲主故祭羊鉶而豕鉶從之嘗羊鉶而不嘗豕鉶公食大夫以大牢爲主故扱上鉶而擩三鉶祭上鉶之間上鉶之閒仁和吳氏謂牛羊二鉶之閒是也或謂兩牛鉶之閒案公食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此則兩牛鉶在東羊豕二鉶在西其北爲牛羊兩鉶近賓席計兩牛鉶與豆相屬不能如鼎西之庶羞設於稻南蓋西鉶可容人也故知上鉶之閒當爲牛羊兩鉶之閒矣而不於豆間此不得與少牢饋食同較然明白敖氏誤矣公食大夫禮又云賓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來教以醢止一豆引少牢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意此賓亦以韭菹擩於醓醢麋臡鹿臡三豆言醢可以兼臡壽祺謹案經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豆六者菹三韭菹昌本菁菹也醢三醓醢麋臡鹿臡也餅以豆爲本祭食以醢爲始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而專以醢名官明臡亦醢也擩必於醢不於菹公食大夫賓以韭菹辯擩于醢言醢則不及兩菹可知言辯擩則醓醢外及麋臡鹿臡凡三豆可知謂醢兼三豆是也敖氏謂所辯擩者醓醢而下五豆則未審矣至少牢饋食云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少牢四豆韭菹葵菹外惟有醓醢嬴醢擩必於醢則三豆或二豆之誤與本仁和吳氏說周禮大祝辨九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士虞特牲之尸少牢之祝皆取菹擩于醢此擩祭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凡以肝燔以皆擩言振祭之舉肺脊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皆振祭嚌之此振祭也少牢饋食之辯擩于三豆公食大夫之辯擩于醢辯擩于鉶此周祭也禮經文約而法精義例可尋有所不備亦從此互推而略得之謹因論公食大夫祭鉶亨豆之法稽合其同異如前惟有道君子裁正之陳編修左海文集

古喪服經傳無子夏傳三字說

經典釋文唐石經初刻皆云喪服經傳第十一無子夏傳三字賈公彥疏單行本標題亦云喪服第十一無子夏傳三字今各本皆作喪服第十一子夏傳非古也蓋淺人增此三字因刪去上文經傳二字耳賈疏曰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曷爲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曷爲弟子卻本前師此傳得爲子夏所作玩賈氏此語知賈氏作疏時古經未嘗有此三字賈氏因人言而傳會之要亦未嘗妄增於古經傳標題也自唐石經改刻增竄遂使古人意必之辭成牢不可破之論矣段大令經韵樓集

辨儀禮喪服經傳鄭注二事

歙孝廉方正程瑤田撰喪服文足徵記疏通經傳多窮極精微之指惟大功章二事意所未安謹辨明之亦程氏不阿好鄭君

袖海山房校印

之義也

一事大夫之妾所爲服

舊本喪服大功章經傳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舊本無下言以下二十一字據鄭注知之

鄭康成考定經傳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今本經傳鄭注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眾子亦期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 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今考定經傳鄭注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鄭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眾子亦期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鄭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將及時也

壽祺謹案鄭君於喪服大功分此章爲二以大夫之妾所爲服爲一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所爲服爲一等注中兩引傳文皆止於得與女君同其下言以下二十一字非傳乃鄭注述舊讀之詞傳寫誤與傳亂耳鄭下經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此注三十二字當退在傳下即繼以下言二十一字並屬舊讀蓋上言爲君黨下言爲私親黨文義相承不可割截下又繼之曰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此鄭破舊讀之意謂誤在舊讀不在傳也假令下言二十一字是傳文則傳故以妾貫三等之服所云爲君之黨實兼二等不得專屬上經君之庶子鄭何以不斥傳誤轉指爲文爛在下乎賈公彥疏云下言二字謂妾遂自服其私親也九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必是鄭君置之賈氏所見鄭本已譌故說亦不了程氏喪服文足徵記乃謂傳實有此二十一字而鄭意以爲衍文傳果有此文安得爲衍且與文爛之語何自相戾也鄭注本無一字斥傳橫加此言得無誣乎又注云此不辭者鄭以私親不言其爲不辭故下引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此鄭舉經非私親不言其之例程氏乃謂鄭斥傳下言二字爲不辭亦非鄭意也雖然經例故有正親而言其者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其昆弟之長殤是也亦有私親而不言其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是也此經以大夫之妾建首其下一爲君黨一爲私親黨分別微然鄭君必以不言其爲不辭亦固矣程氏女子決無遞降之辨吾蓋有取焉

一事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服

舊本喪服大功章經傳

經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經昆弟

經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鄭注考定經傳

經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

經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爲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爲之亦如之

徐氏讀禮通考程氏喪服文足徵記皆以昆弟宜依舊讀在下謂大夫爲子爲士者大功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期兩相互見不必重出而程氏之辨尤長今先考喪服經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服次考昆弟之服具錄如左而後正之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服之

等差

喪服經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殤大功章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成人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注子謂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殤小功章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成人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注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

昆弟之服之等差

喪服經不杖期章昆弟　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殤大功章昆弟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成人大功章大夫爲子昆弟爲士者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子爲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其爲士者降在大功適子爲之亦如之）　從父昆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殤小功章昆弟之下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之長殤（注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二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

成人小功章從祖昆弟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注從父昆弟亦謂爲士者）

緦麻章族昆弟　從祖昆弟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下殤

壽祺謹案喪服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昆弟二字由鄭君始移傳上與母妻相屬程氏以爲宜依舊讀在下然下經即云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文義明承二庶言之若加昆弟二字於其上則贅甚而於皆爲之文轉相隔閡且所服者從父昆弟其爲之服者自視亦從父昆弟也惡得復冠以昆弟之文此誠不辭矣昆弟相爲辭一而已經有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此槩大夫言之不曰庶昆弟爲適昆弟也有公之昆弟爲其昆弟之長殤此別於父在之稱槩公言之不曰昆弟爲其昆弟也今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而復冠以昆弟然則不杖期章之昆弟可曰昆弟爲昆弟乎大功章之從父昆弟可曰昆弟爲從父昆弟乎小功章之從祖昆弟可曰昆弟爲從祖昆弟乎緦麻章之於昆弟可曰昆弟爲族昆弟乎吾有以知其不必通矣夫互見互省之例經多有之然審覈終篇又不可盡拘經著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三者之爲服最備請比而觀之不杖期章曰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殤大功章曰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小功章曰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此庶子爲適昆弟之服之從乎大夫者經具詳之未嘗互省也不杖期章不特言大夫爲適子者適子之服上下同之也成人大功章有大夫爲子昆弟爲士者之服不杖期章有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之服殤小功章有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之長殤之服此三章程氏所謂互見者也今攷大夫爲庶子爲士者大功爲庶子之長殤小功其爲庶子爲大夫者之服不見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已明之矣而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不杖期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昆弟大功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之長殤小功則是庶昆弟之服成人及殤等差悉具其從乎大夫而降者亦益明此與庶子爲適昆弟之服諸條其例正同故爲必以互省爲是而以各見爲非也且大功章大夫條不杖期章大夫之子條此兩章所互見唯大夫爲昆弟爲士者與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大夫者一等耳若大夫之世父母叔父母於其子爲從祖父母其通服在小功章大夫之子其子與昆弟之子於大夫皆爲庶孫其服亦在小功章前兩章中不能互見也至於大功章著大夫爲昆弟之子爲士者又著二庶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小功章又著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爲士者是從父昆弟之服之從乎大夫者經未嘗互省也不杖期章著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命婦者大功章又著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小功章又著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殤小功章又著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是姑姊妹女子子之服之從乎大夫者經未嘗互省也然則獨庶昆弟之服之從乎大夫者胡爲必以互省爲是而以各見爲非乎故蒙謂經之昆弟二字宜上同而不可下同程氏之言失之矣問者曰如是則舊讀誤與答曰鄭注但云昆弟舊讀在下賈疏亦但云馬融等抽之在傳下而不言舊屬皆爲其從父昆弟之上是舊讀昆弟在下亦必係專條立文決非連讀皆爲二字之上合而爲一也自宋以來馬融等舊本禮經已亡學者惟見鄭君更易之本遂不察而以俗讀之誤合者爲舊讀矣昆弟已見不杖期章此槩二庶文重出而義各殊如齊衰三月章大夫爲宗子舊君兩條舊君亦見上經文重而義異與此二庶之爲昆弟一例也二庶之母妻爲私親而昆弟非私親故厭降之義傳於母妻發之不於昆弟發之諸侯大夫之厭降其妻與庶婦不見於經而大夫降其庶子已見大功章故傳於二庶之母妻詳之於昆弟則畧而不言也明乎此則昆弟二字從舊讀可從鄭讀亦可而如俗讀連綴下條則詞義違戾九經所必無之文法不可以厚誣古人審矣（陳壽 左海經辨）

喪服大功章爛簡

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鄭氏分爲二條謂傳文何以大功也下十六字文爛在下此適會前後文勢不得不爾非好以己意爲說也後之說經者痛加詆斥蓋但據此文不通考前後經文故耳夫注以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爲例且傳文釋嫁者未嫁者前後並同此亦顯然可見矣經文雖不必有例然文成法立其例自然不亂下言云云通傳亦無此例疏以爲鄭君置之抑或傳釋經者注於其下後人誤作大字連於傳文故鄭以爲不辭也且經言女子子之服惟爲其父母降期蓋以不貳斬故不杖期章女子子爲祖父母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則皆不降其祖矣爲昆弟之父後者則亦降殺此但言女子子於世叔父母亦但以出降一等也傳既言成人而未嫁則鄭氏逆降之說亦不得不然矣至於妾爲君之黨服爲君之庶子在此章爲君之庶子適人者在小功章此章不必復言嫁者未嫁者矣若妾爲己之私親服自當言其以別之且不杖期章言爲其子爲其父母傳以得爲其子遂得爲其父母遂釋之此章何不言得爲其親私遂邪記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正以經文不見故補記之也然則鄭氏之分二條復何疑邪惟姑姊妹三字則疑是衍文蓋因下二條皆有姑姊妹之文而誤衍也下一條大夫之妾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則適士者當服小功矣世叔父母與姑姊妹女子子在室之服雖同然姑姊妹又適他族較之世叔父母有歸大功同者且或有昆弟絕屬者不幸歸宗世叔父母尚可相依故止以出降不以尊降與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同意也且經言姑姊妹者凡皆與女子子連文（惟大功殤服章單出以女子子與子在一條也）未有與世叔父母連文者以是知其當衍也（李進士[illegible]讀小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辨誤考

儀禮喪服大功章經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自此以下子夏傳及鄭康成注皆爲唐以前人寫校併

誤實疏不能辨正遂誤至今矣何以言之鄭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按此三十二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固已至于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今列爲傳文者實亦鄭氏所引舊讀之文與上注三十二字相連同爲注文而下與此不辭云云相連皆爲鄭氏注文此三節注文皆當屬于傳文與女君同之下則文詞一氣相生豪無疑義矣鄭引舊讀曰言大夫之妾云云又曰爲世父母云云下言卽對上言字而成文皆指舊讀也鄭引舊讀而破之曰此不辭蓋鄭破舊說而欲顛倒傳文也自寫者誤分注爲兩截竄舊讀三十二字于傳曰之前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二十一字爲傳文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蓋鄭意謂傳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乃爾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之傳文而誤爛在女子子節傳文之下（謂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兩句）唐以前人寫校疏淺因爛下之文遂疑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有爛而升之爲傳耳今依舊讀則少其字爲不辭（鄭謂經文世父母上若依舊讀當有其字）依鄭讀則顛倒傳文未嫁逆降又招駁議然不必論此是非但須論鄭注元本傳注如何分別耳至于舊新二說之是非與此無涉也元繙校注疏有見于此又合以金輔之說載其義入儀禮石經校勘記中元旋奉命出督山東學政刻石經者從按之不敢刪復刻二十一字傳文于碑中纖而程君易田復校喪服謂此二十一字爲傳文不從鄭說近時學者又從程說夫程君不從鄭氏文爛逆降可也若不知此二十一字非傳文則其弊誤終不可明矣元于十三經校勘記中既復列正之而別爲此文考而著之夫古籍易誤難明幸有明之者而又屢爲他說所奪是可慨也學者平心靜審之當知所從矣（阮宮保揅經室集）

士虞禮祝辭

士虞禮祭于苴曰祝饗迎尸前曰祝祝墮祭曰祝祝皆有祝辭記載其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咸未著其所用之節少牢于迎尸前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故鄭君于特牲祝在左卒祝注云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于皇祖某子尙饗於祝饗注云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而孝薦之饗由是推之士虞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之辭卽迎尸前之祝祝是也記所謂饗辭卽墮祭之祝祝是也（饗辭亦得名祝辭故文通）諸侯遷廟禮曰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於[illegible]廟敢告辟如食閒擯者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饗言如食閒者庶幾神之饗是故又祝饗以勸強之是無尸者亦備祝辭饗辭禮也士虞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苴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閒祝聲三启戶主人人祝從啟牖鄉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吾友江震滄名（筠吳縣人著儀禮札記）曰鄉當爲饗榜案聘禮公于賓再饗注云今文饗作鄉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云古文饗或作鄉是饗鄉古通用字也（注云鄉牖一名也案記云闔牖戶又云啟牖鄉文實相應不得別出鄉名言如初亦嫌無指實也）虞禮祝饗在墮祭時無尸者不墮猶祝饗與有尸同故曰饗如初（前云禮及薦饌如初後云宗人詔降如初皆謂其與有尸同禮）上云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此云饗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先祝後饗禮與諸侯遷廟相符唯祭于苴祝饗其辭別無考見鄭君以哀子某哀顯相之辭當之因以下經祝祝卒者爲釋孝子祭辭此殆非也古者祝辭尊卑異禮大夫以上祝釋孝子辭諸侯遷廟稱皇考少牢稱皇祖聘禮稱皇祖皇考是也士則爲祝贊告之辭虞卒哭祔皆稱爾是也（特牲少牢筮日筮尸命辭各殊可互證）不當於虞禮重釋孝子辭或曰祝饗祭于苴其辭卽饗辭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是也虞之言安也孝子葬其親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未知神之所饗也祝爲設苴饗之而祭之然後祝祝以告祭事茲其所以爲虞歟其辭與墮祭同者祭于苴與祭於豆閒饗神事同也說似近之

記云始虞用柔日曰哀薦祫事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鄞人萬斯大曰詳玩記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包有三虞故于哀薦虞事下出三虞二字以足之三虞不與下卒哭連讀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故祝辭曰哀薦成事也榜案此說可正鄭注之失戴記言卒哭成事屬矣明成事專屬卒哭襍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以卒哭成事與虞相對爲文明虞不得言成事檀弓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注云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益卒哭與祔祭日恒相接祔用柔日故卒哭變用剛日則記言他用剛日不得上與三虞連屬審矣卒哭祝辭稱餞與虞辭同故曰亦如初記文以再虞三虞易曰虞事遂及卒哭易曰成事然卒哭主爲告祔祝辭所易者實不止此一言也下記云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尙饗此著其與虞辭所易者故曰卒辭虞辭曰適爾皇祖某甫尙饗卒哭祝辭易之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尙饗特牲筮尸之辭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尙饗及宿尸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注云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與此卒辭同義足以明之矣鄭君疑卒辭爲卒哭祝辭不稱餞士爲告祔皆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金修撰禮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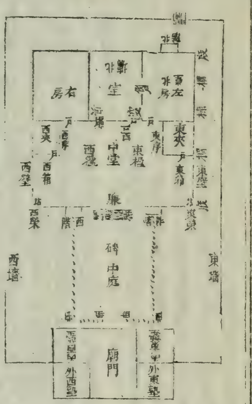
特牲饋食禮祭服

特牲饋食禮筮日主人冠端元夙興主人服如初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襍裳可也皆爵韠是祭時服元端者惟尸祝佐食三人主人與賓及兄弟之等咸服朝服經言冠端元謂朝服非元端也士冠禮筮日筮賓朝服則此筮日筮尸用朝服可知襍記祥主人之除也于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則饋食用朝服可知凡祭主人與賓兄弟同服謂賓兄弟服朝服主人獨服元端非其實也元端者齊服也士入廟之服不服以祭士冠禮在廟服元端筮日筮賓則服朝服明尊筮龜之道是士之祭服不用元端其較著也尸尊得服元端臨祭祝與佐食從尸所服服之當宿尸時尸亦如主人服朝服者尸未入廟其于主人猶主賓耳故同服也衣以端名者有二其一鄭君云衣袂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得名猶喪衰對弁經服侈袂爲端衰乃次于朝服之服襍記公襲元端一朝服一又襚者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是也侈（鄭注大夫以上侈之半而益一）

也非天子燕居之服(玉藻卒食元端而居)諸侯以下齊服(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大夫士私朝服之(玉藻朝元端)又士暮夕于朝及入廟之服(士冠禮冠者元端爵韠見于君注云不朝服者非朝事也又冠禮昏禮在廟皆服元端)其一鄭仲師云衣有襦裳者爲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制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通稱冕服爲端冕(樂記端冕而聽古樂)朝服元端爲委端爲端委爲冠端(穀梁傳搢笏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元穀梁傳請冠端而襲)特牲冠端言元者以服緇韠也此與上元端爲服名者殊異(後儀禮諸元端爲元冕元冠服通稱者襍記公襲元端一元冕一公冠端公元端下云公冠四加元冕明元端內不得兼有元冕)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鄭君以爲士之齊服榜案經所言齊服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主于士襍記子羔襲元稱爲大夫(禮其襲衣)爵端一又公襲有元端一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元冠齊然則齊服元端素端自諸侯達于士一也荀子端衣元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葷郊特牲元冕齊戒此齊服元冕者天子諸侯禮也天子元端而居爲燕居之服不服以齊故司服言齊服有元端素端自諸侯而下(玉藻諸侯適小寢釋服燕衣故下云夕深衣祭牢肉注謂釋服服元端說)○金修儀禮箋

儀禮廟寢異制圖說

經禮十七篇或行於廟或行於寢非詳識古宮室之制其升降進退之節不可得而知也蓋右寢左祖大夫士之通法君子之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則寢之視廟宜有稱矣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寢廟之異有明文者也(廟者夾室前堂也昏喪諸禮凡在寢者並不言夾室可見廟有夾室寢無夾室既無夾室則亦無廂名矣)禮注每云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自陳用之禮書及李寶之儀禮釋宮始援聘禮負右房之文以爲自天子達於士皆左右房然鄭君去古未遠說有師承漢書曰家有一堂二內一房一室合於二內之謂家(爾雅曰戶牖之閒謂之扆其內謂之家小正傳入人內也亦以室爲內)廣森竊疑大夫士之廟乃左右有房其寢則東房西室以降於君耳饋食禮每言東房又言左房東以對西左以對右以爲廟無兩房者信矣然也昏禮言房者五言房中者四喪禮言房者四言房中者一虞禮言房中者一言房者二而皆不指其東西左右則以爲寢有兩房者亦未必然也(飲射在學與廟同制)諸家圖儀禮者並廟寢無中今特著其所異如左



廟門

士冠禮筮于廟門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闑門橛也中東西設之閾門限也中南北設之士喪禮曰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是門皆兩扉也聘禮賓問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注曰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案宁即詩所謂俟我于著者也人君以門屏之閒爲宁大夫士無屏其宁蓋近東塾禮與客入者客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冠禮注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則宁立俟賓之處亦必於門內東方矣(詩在我闥兮韓詩說門屏之閒曰闥)

外東塾　外西塾　內東塾　內西塾

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士冠禮云舉鼎陳於門外直東塾又云具饌於西塾注西塾門外西堂也又云擯者玄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士虞禮云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又云陳三鼎於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引喪虞諸禮爲著者當是廟寢所同也後倣此)案大夫士不爲臺門門堂無階然其基必少崇於庭故經每以塾上言之

中庭　碑

聘禮注云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又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昏禮注云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鄉飲酒注云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亦同也)(爾雅曰當塗謂之陳廟中路謂之唐)賈公彥以爲設碑之節三分庭一在北

阼階　西階

阼主人之階也阼之言酢所以答酢賓客也西階顧命謂之賓階鄉射禮曰賓降東面立於西階西當西序知階直序內矣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每堂一尺爲階一等故士冠禮賓降三等注云降三等下至地也周書明堂曰階博六尺三寸(今逸周書無此文據隋書宇文愷明堂議所引)依明堂東西九仞(六丈三尺)推之階廣恆居堂廣十之一斂士喪禮升棺用軸軸升不可歷級疑階旁亦夾甎爲甃堵若漢陛右平左墄之象

棟　楣　庪

鄉射記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案庪一名阿昏禮賓升西階當阿今文爲阿庪

中堂

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棟者五架之中也然則棟以南至前庪爲堂棟以北至後庪爲室崔憬喪服節曰卿大夫爲夏屋隔半以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者是也(見太平御覽)宋人說後楣以北爲室非是鄉射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序之物不得當棟者正以棟下即室之南墉序無室乃可以深也(序無室見大射注)凡言盡階不升堂者在前庪之外當霤下

東楹　西楹

兩楹承前楣之柱也鄉射記射自楹閒注謂射於庠以庠物當楣故也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注之乃堂南北之中也中堂與楹相直故經舉其閒以爲東西節楹既當楣則堂南北之中當楣審矣

室　戶　牖　奧　窔

爾雅曰室中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案祭禮筵尸於奧而詩云宗室牖下則奧近牖可知也士喪禮埽室聚諸窔而弟子職云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則窔近戶可知也戶唯單扇故其字从半門牖亦有扇士虞禮注曰牖先闔後啟扇在內也

戶西

戶西室外之中偏東而近於戶賓席所在也舊說以戶牖之閒爲客位今攷冠禮昏禮燕禮大射有司徹並筵於戶西而不云戶牖之閒古之君子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居不中席臨人君無正中而南面者聘禮夕幣君朝服出門左南鄉閒月

則闈門左扉立於其中是朝位恆在左（鄭注禮器云人君尊東）明堂之制戶居中左右夾窗然亦設斧依於戶牖之閒益信當依而立非正中矣（則室中戶東牖之閒正當字亦言戶西處）天子猶不中立而況於大夫士乎故曰戶西者非戶牖之閒（唯昏禮饗婦於戶牖閒後經牖在寢寢室偏西則戶牖之閒非正中故得當之也此併可爲寢無右房之諸）

北墉

昏禮席於北墉下注云室中北墻下凡房室之墻皆名墉冠禮曰陳服於房中西墉下聘禮曰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又士喪禮祝負墉南面是房室南墻外見於堂者亦名墉也

左房　右房

東房爲左西房爲右行禮多於東房唯聘禮兩言負右房皆堂上以爲節房內之事未聞詩右招我由房傳曰國君有房中之樂然則燕禮房中之樂在右房歟士喪遷於祖正柩於兩楹閒注云象鄉戶牖也若然戶牖閒得與楹閒相鄉其室必正中似鄭君亦或以士廟爲有左右房矣

房戶

禮諸言戶東戶西者皆室戶其房戶則必冠房以別之若昏禮尊於房戶之東是也昏記云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鄭君據彼文凡釋房外皆爲房戶西

北堂

昏記曰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云北堂房中半以北疏云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案半者謂自後楣下中分之毛詩伯兮傳曰背北堂也其義取房南向堂北向相背然

北階

北堂之階顧命所謂側階也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注云位在北堂下

側戶

經無明文據春秋左傳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是室中有戶可達堂後竊疑婦人位在北堂凡自房入室必由於堂適爲迂遠若少牢饋食云主婦洗於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戶此由堂至室出房戶入室戶經文顯然辭繁不殺而特牲饋食尸酢主婦主婦適房祭酒啐酒入卒爵適房不言出室戶入室又不言出房戶安知非自側戶出入歟荀子曰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九蓋皆繼楊倞注九當爲北蓋蓋音盍戶扇也案北蓋當即側戶之闔屬於北堂者矣北堂之階曰側階戶曰側戶名亦宜之

東序　西序

堂上東西牆謂之序序南頭盡處當楣下爲序端書大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鄭君注云廣榮閒相去也內堂東西序之內也儀禮廟寢尺度無可徵稽此圖三分堂廣以二爲脩以其脩爲序閒廣室廣半之房室矣停夾室居室方四之一亦略依伏生所說而推測焉

東夾　西夾

夾堂爲室一名左達右達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云東堂房中之東當夾北案經之東房不當釋爲房中之東然揆鄭意以東夾之北通爲房中可見夾室是在房前之偏拔東房戶必近西西房戶必近東乃可以達於堂而東房內之東西房內之西則皆正當夾室牆後也近世或以兩夾與房室平列作五開此必不然何則序之外爲夾室注疏相傳之定義也牆在堂爲序在房爲墉禮之辨名絕不相紊令夾在房之左右但可云墉外耳何言序外乎釋名亦曰夾室在堂兩頭不言在房兩頭也（注即夾室之墉自堂上名之耳與明堂圖參觀益信）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宰東夾北皆謂堂下東壁之東當棟後者爲夾北當前楣前者爲夾南

東箱　西箱

覲禮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得事之處特牲饋食注曰西堂西夾室之前賈氏疏以爲即西箱也爾雅字爲廂郭氏云夾室前堂

東壁　西壁

士喪禮眾主人辟於東壁南面注云當坫之東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案堂三面有牆其在房室者自內言之爲墉自外言之皆爲壁也

坫

冠禮執以待於西坫南注云坫在堂角喪禮饌於東堂下注云凡在堂東西堂下者南齊坫

廉

鄉飲酒禮設席於堂廉注云側邊曰廉聘禮有內廉謂廉之在階內者也大射注有堂西廉謂廉之在西堂前者也東西堂之廉疑即顧命東垂西垂云

東榮　西榮　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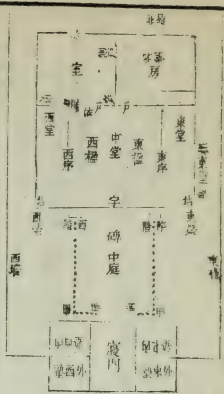
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南北以堂深注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人君爲殿屋也（儀禮釋宮云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唯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燕禮云門內霤則門左之北霤也）廣森謂殿屋四阿者明堂之制天子清廟路寢制如明堂四面有堂故四面有霤諸侯既無四正之堂霤何取焉燕禮東霤仍謂堂前霤之東在榮上者耳諸侯遷廟禮亦云設洗當東榮其明證也喪大記復者降自西北榮上林賦云暴於南榮東西榮之前端爲南後端爲北初非四面有榮南霤之左端爲東右端爲西初非四面有霤名義正同鄉飲酒記磬階閒縮霤注曰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

東牆　西牆

士喪禮爲垼於西牆下注云西牆中庭之西儀禮釋宮曰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闈門

士冠禮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注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案舊圖闈門在西牆今改定在北者據自東壁至門爲便若闈門在西冠者自可由西階之西循西壁以出不應轉東適矣雜記夫人奔喪入闈門升側階意側階與闈門相直者也孔檢討禮學卮言



寢門

士冠禮主人與賓入每曲揖注云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若然廟門在大門內東寢在廟西寢門必與大門對矣寢門外大門內之庭乃卿大夫所謂私朝也寢門外之西亦有闈門女賓出入由闈門不由大門士虞禮主婦亦拜賓注云拜之于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疏曰東南稱門西北隅謂門并一凡宮中之門其出北者通謂之闈

自四塾以下凡名制與廟同不別釋

阼階　西階

檀弓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而喪大記云攢置於西序知寢之西階當序也蓋房屋三間者其堂廣以階去序遠房室二間者其堂狹故不與廟同

宇

士喪禮置於宇西階上注云宇梠也案宇西前檐之偏西者豳風八月在宇韓詩說宇屋霤也說文解字曰齊謂之檐楚謂之梠

室

士喪禮死於適室注云正寢之室也案記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云下室如今之內堂然則適室者對下室爲文

戶　牖　依

玉藻曰君子之居恆當戶當對也居坐也此居字合從古文當戶坐者主與戶開則其扆負東墉與奧對矣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扆士虞禮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依猶扆也扆屏風也自天子下達皆有扆唯天子之扆畫斧文爲異

鄉

士虞禮啟牖鄉案詩塞向墐戶傳云向北出牖也鄉與向同喪大記曰寢東首於北牖下是寢有北牖廟則唯天子之淸廟太室乃有達鄉人臣無之蓋廟室正中納光寢室偏西其當西堂之北者必幽闇故爲北窗以助明也東堂之北通爲房中西堂之北通爲室中此從鄭賈舊說

房

喪大記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注云西房也正義曰士喪禮婦人髽於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髽於室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於東房故知婦人髽及帶麻於西房也案注疏說君寢有西房大夫士無西房者此條最顯而確

東堂　西堂

序以外爲東西堂廟寢所同但廟之東西堂又各有前堂後室分言之則爲箱爲夾寢無夾室通言堂耳此圖半室之廣以爲序內房室之方與中堂等兩楹之間與序壁之距等北堂廣如東西堂之脩其脩如東西堂之廣五架之屋而正方之其度自然如此而於廟廣爲三分時一所謂寢不踰廟者倘有合歟以今匠氏之法推之此寢必爲脊柱接梁乃得前三後二間架不等前則東西有楹後唯一楹隱於墉內○同上

釋宮

儀禮釋宮云夾門之堂謂之塾門以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案士大夫之宮本無所謂宁天子諸侯之宁亦皆在路門之外並不在兩塾閒此是李氏偶誤細讀儀禮當自知之釋宮宋廬陵李如圭寶之撰今刊入朱子文集有誤也○崔茂才吾亦廬稿

問儀禮釋宮何人爲精確　林伯桐

儀禮釋宮載於朱子文集雜著卷內說者謂是李如圭之作而編文集者誤收入也按文獻通考廬陵李如圭寶之釋宮一卷又按中興藝文志淳熙中李如圭爲儀禮集釋又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子嘗與之校定禮書者也夫李氏著書於淳熙而朱子於六十七歲始修禮書據年譜則在其後是書爲李氏作亦必經朱子商榷而論定者矣近儒江愼修儀禮釋宮譜增注一卷號爲精核而其所著禮書綱目卷首及鄉黨圖考第四卷並載釋宮一篇俱以爲朱子作未嘗據文獻通考中興藝文志之說則餘姚邵氏爾雅正義偶引釋宮稱李如圭曰不復云朱子矣疑則傳疑蓋其愼也江氏於釋宮既多補正之說而他家亦往往有相發明者略舉其要條列於後

大夫士東房西室　此本賈疏大夫士唯東房西室故直云房云云按此條下別引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云云夫既有左房必有右房既有東房必有西房賈氏所謂言左對右言東對西者天子諸侯皆然豈於大夫士而獨不然乎則東房西室之說不足據明矣又聘禮賓退負右房則右房明見於經右房即西房也安得謂大夫士唯有東房乎萬季野羣書疑辨云特牲少牢爲不言西房者物之所陳人之所處皆在東而不在西江氏曰左房無北墉有北堂北堂異於右房故凡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無事於西房故不言耳使其果無則禮但言房而已足何以每言東房左房耶祭所以不用西房者神以西爲尊若行事西房疑於壓神所以不用安得謂大夫無西房哉其辨明矣又按江氏羣經補義云室之左右有房宜上下皆同如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

戶東曰房戶之間　此條引詩正義曰鄉飲酒義尊於房戶之間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於戶牖閒而義曰坐賓於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戶間爲正中云云按羣經補義曰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義而誤耳按設尊陳燕大射外房戶之間是設尊之常非必謂此處爲中鄉黨圖考云設尊於房戶之閒而賓席在尊西主人在阼階上爲近東則是賓主共之不必適在東西之中然後爲其此處又曰其云坐賓於西北者蓋在戶牖閒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耳其實在北而正中非西北也安得以此爲東房西室之證乎謹案據此則大夫士確有西房而房戶之間必非東西之正中可知　又此條引斯干詩疏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其中其戶正中云云按汪容甫明堂通釋上云太廟路寢辟雝皆南向爲宮室則非一向故詩曰西南其戶夫宮室非一向安得謂其戶正中耶鄉黨圖考云此詩言作燕寢西戶者謂東房之西南隅開一戶以入室南戶者室與堂相通故兩言之據此亦不得云其戶正中矣

堂之上東西有楹　此條引爾雅梁上楹謂之梲又云梲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云云按爾雅釋宮謂之梁者有二其一楣謂之梁謂門上之梁也郭注門戶上橫梁邵氏正義云與下宗廇謂之梁名同而實異是也其一宗廇謂之梁謂堂上之梁也郭注屋大梁是也門上之梁橫者也楣有梁名梁即楣也一也堂上之梁縱者也東西各一梁上各設侏儒短柱故曰其上楹謂之梲此梁無楣名梁縱而楣橫梁與楣爲二者也安得以堂上之梁訓爲楣乎

序之外謂之夾室　此條引賈疏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是矣下又云東夾之北通爲房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云云按邵氏爾雅正義云堂兩旁爲東西夾室中有牆以隔之鄉黨考云夾室與房有壁隔之不相通也萬季野夾室攷云夾室在序之兩旁東序之東爲東夾西序之西爲西夾也據此諸說則所謂通爲房中通爲右房者必不然矣（云錫鬯堂圖目夾室在東西房序外之兩旁謂房即夾室非是）

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　按此篇雖通言上下宮室之制而意主於大夫士以儀禮所存者大夫士之禮也是以此條不引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而用李巡正門內兩塾間曰宁之文以提綱是已而其下又云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云云按江氏宁考云宁有二齊風俟我於著（著宁箋鄭）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兩塾間爲宁鄭注聘禮大夫揖入省內事既而俟於宁是也（謹按此條所謂宁者但當指此）一是門屏之閒爲宁（爾雅釋宮）文路門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間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此是齊風之著不可以此解爾雅之宁也天子朝諸侯當宁而立若在兩塾之間則宁南之位無多豈可容諸公諸侯乎

此篇有四隅而無中霤爾雅亦缺江氏以爲當補是也謹按釋名云中央曰中霤月令正義云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兩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爲中霤

又按此篇義取簡明而宮室之制古今異宜釋經者不嫌詳密荊谿任氏宮室考研究鉤貫分目十三不以釋宮爲名實則足資考訂也（惠義叢鈔）

古人宮室之制

注疏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朱子疑之謂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時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以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矣愿按宮室之制上下不同者堂階高下房室廣狹有降殺耳若室之左右有房宜上下皆同如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雖古制不如此且鄉飲酒賓皆專席若偏於西則西序以東爲地無多不能容衆賓矣左房無北墉有北堂北階異於右房故凡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經或省文單言房即知是東房非謂無西房右房也而經與記亦有言東房右房者則上下同制可知自天子降殺至士士亦有左右房其室雖迫狹亦自足以行禮必不至甚迫狹也先儒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酒義而誤耳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按設尊于堂除燕大射外房戶之閒是設尊之常非必謂此處爲中賓主共之也其云坐賓于西北賓在戶牖閒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耳其實在北而正中非西北也安得以此義爲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證乎（江愼貞羣經補義）

闕中

適博四寸出於衰注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闕中八寸也衣二尺有二寸注云加闕中八寸今各本經注注疏皆作闊中宋本經注（在黃氏丕烈許）加闕中八寸作加辟領八寸李氏如圭集釋本嘉靖經注本皆同李云辟領袁氏從闕中然則疏本作闊中後人因疏內多言橫闊因盡改疏闕中爲闊中闕之與闊文義絕殊闕中者中央安頂處當縫兩相總闕去八寸每相闕去四寸也前後共闕去一尺六寸每相闕去八寸也此即深衣所謂曲袷如矩以應方者幷闕者正方則領不能方也闕者空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總前後計之）加闕中八寸得五尺而又倍之（謂左右相並亦如是）一丈凡衣用布一丈四寸（二謂合左右相之數）鄭云加闕中八寸者爲計布尺寸張本若如宋本集釋本嘉靖本作辟領樹領博四寸出衰外與衣異材於計衣布尺寸無涉故知作辟領者誤也若今本作闊中亦失其義疏云則與闊中八寸也者謂兩身當縫中央總闊八寸又一相闊與辟領八寸又云加闊中八寸者闊中謂去中央當縫兩相總闊去八寸七个闊字皆當依李氏所見疏改正作闕今單疏本（亦在黃氏丕烈許）喪服篇缺佚衛有完本定不繆也李氏於鄭注云闕中或作闊中謂闕中去中央以安項也語甚明晰儀禮經傳通解引疏亦正作闕中闕中辟領非有二事闕中者剜去左右共八寸成空闕也辟領者橫剜入四寸而直處不剪斷即以左四寸摺覆左肩上右四寸摺覆右肩上謂之辟領辟領實而闕中虛共成一尺六寸故注云辟領與闕中成八寸合左右則成尺六寸也辟領非與衣異材（段大令經韻樓集）

弔服

弔服錫衰緦衰疑衰皆有經帶弔者加經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元冠朝服旣小斂天子爵弁加經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經謂之弁經士則易元冠爲素委貌冠加經焉凡弁經各以其等爲之弁師掌其禁令檀記曰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謂此（注經爲主人小斂後所服者）主人旣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檀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明聞喪哭者（疏謂成服之後往弔哭者誤）與與殯同服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是天子與殯亦爵弁加經所謂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者也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凡弔衰未有不經者（謂皮弁錫衰爲不加經者誤）故錫衰緦衰疑衰名爲弁經服記言必皮弁錫衰兼舉內外之詞（疏謂弔服內外者誤）然則諸侯卿大夫弔服亦皮弁加經明矣當事謂當斂殯之事時主人未成服弔者亦不錫衰故曰當事則弁經天子諸侯卿大夫弁經異等如此士禮異者于小斂改服素委貌喪大記主人卽位襲經帶踊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言加武者明其改冠禮家舊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小斂後弔服也又曰布上素下鄭君謂卽疑衰此旣殯弔服也是謂羔裘元冠不以弔矣（襄經服注謂士之弁經皮弁之經）（如卿大夫禮也）禮文散逸學者推士禮致于天子謂大夫以上弔服皆素弁失其傳矣諸侯爲卿大夫卿大夫相爲服皆旣葬除之諸侯卿大夫爲士及士之相爲也往則服之出則否大夫士有朋友之恩者則亦旣葬乃除其冠衰經皆如弔服喪服記曰朋友麻其羣居則經而已（朋友中服）鄭君釋檀弓爵弁經紂衣

云麻不加于采經爲衍字榜謂襍記麻不加于采釋上麻者不紳執玉不麻之義大帶與執玉繅藉皆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等既小歛以要絰易大帶爲麻者不紳聘禮遭喪主人長衣練冠受玉爲執玉不麻其義皆爲麻不加于采與爵弁加絰異義爵弁爲大夫士祭服天子以爲弔服葢尊卑異禮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以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證之則弁絰葛者亦爵弁加絰可互明矣 金修撰禮箋

冠衰升數

喪服經斬衰二章齊衰四章大功二章小功二章緦麻一章咸未著其冠衰升數閒傳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後儒因齊衰大功小功各具三等遂分降服正服義服當之榜案喪服經大功布衰裳三月受以小功衰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大功章具有降服正服義服同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則五服冠衰升數不以降服正服義服爲差審矣嘗以喪服記差之記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疏說三升半者爲諸侯爲天子臣爲君之等案傳者于斬衰菅屨下但言衰三升足明君父至尊衰同升數則三升有半爲布帶繩屨者言之是爲斬衰二等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此齊衰有受服明齊衰三月無受者不在其數然則齊衰三年與杖期不杖期者同衰四升冠七升所謂至親以期斷者如此由是差之齊衰三月者其五升衰而八升冠乎是爲齊衰二等或以齊衰三年與期同升數爲疑案喪服經疏衰裳齊牡麻絰古文此下有冠布纓三字今從今文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鄭君以爲問之者見斬衰有二其冠同今齊衰有四不知其冠之異同爾然斬衰冠同者亦以其冠爲受此但言冠其受無以明齊衰異冠如鄭君說殆非問者意也經所陳疏衰以下與上章三年者不殊今文唯無冠布纓故問冠不問衰明衰同四升也答以冠其受明冠亦同七升是三年期有差而冠衰升數無差記文固已該舉注云此謂爲母服失之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傳于大功章云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則大功衰八升者冠小功布十升謂殤大功也大衰功九升者冠小功布十一升謂成人大功也是爲大功二等傳曰緦麻小功冠其衰也絰于大功言三月受以小功衰明冠無受疏云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失之以大功冠十一升與所受小功衰升數同矣記者于緦麻小功不復具言明冠衰升數之差及所受服止于此閒傳所列齊衰大功小功各有三等注云服主于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人據喪服經校之齊衰六升者斬衰之冠及所受服也大功七升者齊衰之冠及所受服又斬衰既練所受功衰也其小功十一升爲成人大功之冠及所受服則十升者殤小功冠衰十二升者成人小功冠衰是爲小功二等此喪服冠衰升數稽諸記與傳而可知者 金修撰禮箋

祥禫

士虞記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注云中猶閒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故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君依而用焉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謂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明喪三年者爲再期喪服小記亦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爲二十五月通數禫月爲二十七月義本相通王子雍誤援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與此二十五月而畢相傳合謂祥禫共月其說違失經義鄭志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見魏書禮志又云既禫徙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爲也此非常月所受樂若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能歡從月之樂極懽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見檀弓正義鄭學之徒申其義曰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期斷者禫不在期中也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見通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襍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寧亦不伸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爲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案喪服小記云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中年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記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是謂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鄭箴膏肓譏公母成喪主昏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即此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其言明晳皆矣見檀弓正義杜君卿通典承用鄭義謂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宋禮院或議其失宋史禮志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朔吉蓋失之也榜謂襍記注云祥祭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元衣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元端而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而吉與鄭義合禮院議之者蓋誤以月終爲匝月耳祥祭當卜二十五月下旬禫祭當二十七月上旬士虞禮疏謂月得行四時之祭則禫祭可從吉事先近日用上旬爲之謂二十五月終大祥二十六月終而禫語尙未審祥禫異月兩漢經師更相傳授者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爲野言浮辨蠭起雖鄭學之徒申明之徵驗顯著如是學者猶或依違其間甚矣禮學之難明異晦也故具錄其說俾治禮服者可取正焉 同上

姑姊娣妹說

禮多言姑姊妹惟儀禮士冠禮冠者冠畢見姑姊不言妹喪服經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不言姑鄭氏注曰不言妹者妹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培翬按泉水詩曰問

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不言妹者妹卑斯其例矣至喪服小功章之不言姑將謂舉姊妹可以槪姑然何以不言世父叔父乎喪服經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三一曰爲其父母二曰爲其昆弟三曰爲其姊妹是三者一爲人後卽有之是凡爲人後者之所同也若本生姑惟出後在稍疏者有之若後於同祖之世父叔父則姑卽其姑無本宗與所後之別經殆以凡人所同者可定爲制而非凡人之所同者將言之不足以該則不言也是以喪服緦爲人後者爲本宗服亦不言世父叔父也喪服傳一者十有五其言姊妹者惟此與從父姊妹二文曰爲人後者之不言姑以姑與姊妹有姊妹至從父姊妹卽從父之女係從父言之故不得言姑鄭氏此注於全篇大例似尙未周察或曰然則姑與世叔父將遂服其本服不降歟曰非也凡經所不言者其服以所後之親疏爲斷當於經所云若子者求之若子者謂爲所後者之親如親子○胡主政研六宅雜著

女子子逆降旁親服說

喪服大功章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鄭注云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賈釋云未嫁而降旁親是逆降也後儒往往疑其說至有詆爲悖理亂常者愚以爲此聖人制服之權而鄭賈獨得之者也蓋人之娶婦以嗣親而助養祭則貴乎及時女子子成人將出而或有旁期之服畢喪而嫁則娶者不能待不畢喪而嫁則嫁者卽於愆是嫁不嫁兩無所處也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鄭以末爲卒哭則女子子而服大功者卒哭而後亦可以嫁非若期之喪之必終也明矣故逆降旁期爲大功使不敢以輕服而妨禮本然則逆降之云誠此經本義也而可輕詆哉抑大夫爲其子昆弟之爲士者大功則子以將出降而父以尊降皆大功也固無不可以嫁矣士不得降旁期爲大功雖其子可以嫁若其父之不可以嫁子何故逆降之禮惟大夫之女子子有之不及於士至傳所稱成人者謂其年二十已笄醴者耳賈乃兼十五以後許嫁笄而言之夫許嫁笄而在十五以後則去嫁期尙遠何慮其時之不得及而俾之逆降乎此則疎且舛矣沈徵君果堂集

喪服爲人後者爲本親問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自加隆之服而降也爲其昆弟大功自本服而降也爲其祖將何如曰五服旣制則皆以所制之服爲本服凡有加降皆自此而推祖本服齊衰期降一等則大功九月此晉宋間之所議見於通典者也爲其曾祖宜何服曰車氏垓以爲緦麻三月也蓋曾祖本服齊衰三月由三月推之而祖免則等於無服之說由齊衰推之而大功則等於其祖皆不得其中故月數如曾祖而服則降三等也其高祖亦如曾祖乎曰否持重於大小宗者云適子當家自爲小宗無後者當立後故有持重於小宗者在正尊雖高祖以上猶相及必爲之齊衰三月遷爲本親雖緦麻亦自曾祖而止蓋不二統之義至是乃周也凡降其旁親與外親有異等乎曰皆降一等疏已有明文矣本親外親之報之亦皆降一等乎曰然惟報則如其所服同上

從祖昆弟 緦
從祖父母 報緦　從父昆弟 小功　從父昆弟之子 緦
從祖祖父母 報緦　世叔父母 大功　昆弟 報大功　昆弟之子 大功　昆弟之孫 緦
曾祖父母 緦　祖父母 大功　父母 報期　己　昆弟之女 大功　昆弟之孫女 緦
從祖祖姑 報緦　姑 報大功　姊妹 報小功　從父昆弟之女 緦
從祖姑 報緦　從父姊妹 小功
凡姑以下適人者更降一等叔父姑以下之長殤中殤下殤降等其服　從祖姊妹 報緦
外祖父母 緦　從母 報緦

喪服宗子之親爲宗子問

與宗子親盡者爲宗子齊衰三月若本緦麻大小功之親則如之何曰其月數各如本月數而三月以前亦皆齊衰也記云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蓋長殤中殤服之大功衰下殤服之小功衰由齊衰而遞降親盡者之服也如邦人者謂期功緦之親皆依殤服本月數爲限也云月算如邦人明大小功衰如親盡者也故在注禫惟與宗子有期之親者長殤服之大功九月中殤大功七月下殤小功五月其衰服如親盡者亦如邦人若有大功之親者則長殤中殤服之大功五月下殤小功三月有小功緦之親者長殤中殤服之大功三月下殤小功三月其衰服皆如親盡者夫親之服宗子孤爲殤者依殤服本月數則其服宗子成人者亦必依成人服之本月數矣親之服孤爲殤者依親盡者之功衰則其服成人亦必依親盡者之齊衰矣親盡者之齊衰三月則功緦親之齊衰亦必三月矣然則注所云與宗子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親本月數各有加者非與曰若宗子期之親而服之十五月緦之親而服之六月則亦可於大小功之親各加三月矣而經傳曷嘗有期與緦親加月之文況卽大小功月數中而爲三月之齊衰不已足伸尊祖敬宗之義耶此徐氏通考所以力爲之辨也大功之親大功衰三月受以小功衰六月小功之親小功衰三月受以緦二月爲宗子子齊衰三月者其受服宜何若曰大功之親受以大功衰六月小功之親受以小功衰二月而已同上

庶子爲父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說

通典庶子爲父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議晉賀循云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緦麻三月庶子之妻自如常服尊所不降也孔瑚問虞喜曰愚謂庶子之妻不得如禮服其私親者以爲身爲宗主奉修祭祀以別尊卑故也凡婦服夫黨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盡禮於皇姑不得以公子爲例喜答曰庶子爲父後厭於承重不得申其私情故爲所生服緦麻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盡禮皇姑從輕服重不繫於夫哀帝興寧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尙書奏至尊緦麻皇后齊衰案周禮舅不厭婦故得以本服朞母遂駮公子不繼祖禰故妻得申皇姑夫人致齋而會於太廟后服不宜踰至尊亦當緦麻也壽祺謹案庶子承重故降其母緦妻雖有共祭之文而無承重之義則爲皇姑何不得伸之有如妻有私親服亦不當共祭爲皇姑可知也凡婦服夫黨降一等不聞於已降者而再降之也夫雖降服臨之以姑則婦不得以從降爲義從輕服重本不繫夫以卑承尊豈宜隆婦不厭於舅卽不厭於祖禰存且得伸死又何厭爲公子之妻尙得盡禮皇姑爲繼祖禰者之妻轉令降其本服是母之所伸於子者少而所詘於婦者多豈聖人所以因名制禮之意乎賀循虞喜之說得之惜其引例猶未能盡也然而賢於孔瑚蔡母遂遠矣陳編修左海經辨

凌紹焯字龍照康熙庚辰科進士錢塘人 問友有子先身死而孫又病廢不能主喪祇有子之孫卽死者之曾孫也可主喪乎否乎儀禮喪服傳爲君祖父母期章註謂君死而君之子若廢

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則孫受重于祖若君之子與孫俱廢疾不任喪事則曾孫受重于曾祖所云受重者不止主喪謂其子廢疾尚存而孫且爲祖制三年服曾孫爲曾祖制三年服俗所稱承重是也今士庶之家無重可承雖不必制服而主喪則有子以子子疾以孫孫疾又以孫此禮之無可辭者至其服則祖仍齊期曾祖仍齊衰五月與天子諸侯稍異耳

又問然則幸有曾孫耳如未有則誰主之

未有則服親之同等者主之又未有則無服之同等者主之又未有則同族主之所謂攝主也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無主而喪小記云凡攝主男主使同姓婦主使異姓又云無同姓者使東西家前後家主之又無有則里尹主之夫里尹尚可主而患無主之者乎

又問若此者以原無人可主耳或見有孫在而廢疾矣乃下子孫又無有則此廢疾者可以偃息在牀乎否乎

曰可雜記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弗能主也謂子之貴不可以及之父也必使其子爲大夫者之子主之若無子則借他大夫之子暫爲之主而喪畢卽撤所謂他大夫謂同族之大夫非然卽他族之大夫無不可也夫父者尊主也尊主無廢疾尚假然坐視而寧借他大夫之子以爲之主況廢疾耶

又問然則此廢疾者雖不能拜客而但寢苫于帷間以示答客何如

曰不可喪無二主主雖有尊又有卑而尊者拜客則卑者立哭而不拜卑者拜客則尊者立哭而不拜故喪小記云異國君來弔其臣則本國之君主之而其子中庭哭而不拜父之主子亦如之父主子喪而有杖則其子之子反不執杖父爲子婦主而有杖則其婦之夫反不執杖不杖者不拜客也故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桓子而哀公主喪是時哀公拜衛靈則桓子之子康子當北面哭踊而不拜乃康子亦拜稽顙則論禮家遂譏之曰喪有二主自季康子始也 毛檢討經問

賈氏儀禮疏曰宮必有碑

案士昏禮聘禮云三揖鄭註皆云入門將曲揖既北面揖當碑揖則大夫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旅祭義既入廟門麗于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但生人寢內不見有廟碑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 閻徵君潛邱劄記

說文譌字

顧亭林曰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案昏禮一條顧云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今檢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自此十四字知朱子時尚未脫也下有注曰姆教人者四字不知此四字外別有注與疏否也鄉射一條檢明鍾人傑刊本尚有此七字又案覲禮中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鄭注云乃猶女也今監本及諸刻本邦字皆譌作拜字文義全不可解亟宜改正 江永群經補義

儀礼稱士礼

儀礼十七篇非盡士礼也而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礼十七篇近儒江愼修據賈公彥序周礼廢興引此志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因疑博士之博譌爲傳而傳字易爲礼遂誤作傳士礼余志祖案儀礼之稱士礼益以篇首冠昬諸篇俱係士礼漢儒因有士礼之目未可以賈公彥敘錄引之語竟謂傳士礼爲譌字也如江說史記又將何解 儒林傳秦燔書獨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孫侍御讀書脞錄

皇清經解卷五之四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大戴禮　禮記

皇清大戴禮解

德清俞樾書

上洋[illegible]淩山房石印

皇清禮記解

德清俞樾書

上洋寰瀛山房石印

大戴禮記目錄

大戴禮記補註

以上所載均未列入彙解彙編茲特錄出以備查閱

大戴禮

大戴禮記補註 孔檢討廣森著

大戴禮正誤 汪拔貢中著

曾子註釋 阮宮保元著

夏小正疏義 洪拔貢震煊著

孔子三朝記 嚴杰補編

大戴禮總目

大戴禮記補注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王言第三十九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閒宋本譌間從楊氏大訓改）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補不出而死言終身不得其人而以王言教之○於乎音嗚呼）曾子起曰敢問何謂王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補閒暇也曲禮曰少閒願有復也○孫音遜閒宋本作間）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補序東西牆也堂上之牆曰序堂下之牆曰壁室中之牆曰墉負序示不敢復問也文王世子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孔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女音汝下同）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宋本脫居字从大訓增）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生不可以取千里（補周禮王馬六物種馬以駕玉路齊馬以駕金路道馬以駕象路戎馬以駕革路皆為國馬其下有田馬駑馬○馬宋本譌焉舊本云生一作理）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地宋本譌道从大訓改）是故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補衽臥席也喻易）是故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麋曰（士冠禮曰眉壽萬年古文為麋壽○舊本云麋一作眉按麋古眉字）參女以明王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補左陽右陰王者左德而右刑禹宅百揆故言左皋陶作士故言右不下席所謂無為而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王奚為其勞也昔者明王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補王制注曰譏譏異服識異言鄽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鄭司農謂周禮門關有征因札然後弛之左傳亦云宋公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此言不征者遠法文王治岐之政猶爲之邦取四之意也）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補雖豐歲城道之役亦不過三日中熟二日下熟一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補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草木黃落然後人入山林禁者禁非時○舊本云一作夫山澤以時而不禁夫圭田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王捨其四者（補關市山澤）而節其二者（補田稅力役）明王焉取其費也（補取於蓄積）故不費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補施予也諒誠也○樂音洛）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補不隱無蔽賢也○舊本云一作上好德則下隱隱）上惡貪則下恥

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補強果謂勇於義也則政亦不勞矣補楊簡曰上脩德而下自應是不勞○則政宋本譌作則貞則正四字从戴氏校本刪改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正矣○則宋本譌是从朱本改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補表建木以測影者影隨表移民隨君化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補王未詳曰璞喻質素也商慤女憧婦空空補憧愿也空空不識不知之貌七者教之志也補志準也如射之有志之志敷教以七者為準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補窕不實也春秋左傳曰大者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補八尺曰尋倍之曰常○內音納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弃惡也如灌補如灌猶傳言灌灌其心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補管子曰萃而州處分屬而治之補考工記曰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補如而也左氏春秋星隕如雨以如為而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以而為如古如而字皆通用記中甚多路文解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補懼進也○肖下宋本衍者字从大戴及元本刪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補言七者以孝悌為之一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補保子幼子在保抱者因民在遠者說遠者來懷補說音悅○下同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補說文解字曰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中人手長八尺謂之咫周尺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小爾雅曰尋舒兩肱也十尋而索補索大繩也營國者先度以繩百步而堵補春秋公羊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則堵者五尋也此文似有誤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補千步亦字誤韓詩外傳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補書大傳曰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古者分田八家同井三朋一井一朋之田也三句烈一里之田也○句音鉤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補天子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封謂近郊之四疆封之也百里之外曰甸甸有都邑周禮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是也春秋左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都宋本譌對○乃為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補言居者之有積以待行者之無也周禮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亦其事也○與宋本譌作興从大戴改亡音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補畢長柄小網所以掩獸鄭君曲禮注曰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補說若偏傳曰慢也怛也九章曰傷余心之慢慢○慢宋本譌慢从大戴改故曰多信而寡貌補濟少虛文也○大戴無月字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補四時有常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補民得其上如飢渴之思飲食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補楊簡曰暑則遠邇皆熱凍則遠邇皆寒明德之無遠邇之異遠方非道邇也而民戚信之者明德之所及也○夫上宋本脫若字从大戴增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補用財用也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補明王之政鄉大夫以時獻賢能之書諸侯又歲貢士於天子故盡知天下之良士○必宋本譌以从大戴改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補戴震曰明譽猶顯譽也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補御覽引此文作弔其民○致其征大戴家語同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凡一千三百六十四字舊本篇末或記字數或否今悉補列以資校核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為政何如者取之補為政荀子作治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補楊倞曰此謂古也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補楊倞曰章甫殷冠紳大帶也廣森按莊子屨句屨者知地形李頤注句方也○句音鉤荀子作絢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補端衣正幅裁之袪尺有二寸袂二尺有二寸凡冕服冠服皆端樂記曰端冕而聽古樂論語曰端章甫是也唯弁服有侈袂半而益一此冕謂玄冕也齋戒之服楊倞曰路車之大者葷蔥薤之屬也斬衰蕑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補蕑草名似茅而滑澤希曰粥厚曰饘○荀子蕑作菅飲食作酒肉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補楊倞曰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哀公曰善○戴氏校本云此下荀子有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則凡二十六字此文脫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補邑邑憂貌○荀子作色色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己憂補楊倞曰親近小人故致憂患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為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補楊倞曰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六鑿相攘司馬彪云六情相攘奪廣森謂政主也春秋左傳曰今日之事我為政○荀子動作勤立作交而作如政作正[illegible]外傳作藏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補楊倞曰雖不能盡備必循其一端言有所執守也○荀子由作率盡善盡美作徧美徧善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荀子順作謂貧作卑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補不害不知所謂人不知而不慍志記也伐矜也楊倞曰猶然舒遲之貌○信永樂大典作言置宋本譌買从元本改荀子云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宋本脫可字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此二句荀子無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補楊倞曰本亦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荀子矩作規害亦作傷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補躬讀為窮富字絕句○上宋本脫不字从文選注引此文增荀子作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能測荀子作辨乎易本命注引此文字即多異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補理謂條理分別之○荀子凝作遂不下無然字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荀子配作辨參作明察雜於雲蜺補雜文也虹蜺曰蜺○荀子無此句總要萬物補楊倞曰總要猶綱領也○物下荀子有於風雨三字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也補若順也司主也職事也職音志荀子作繆繆肫肫其事不可識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補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荀子淡作[illegible]不大典作莫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荀子無末七字

凡六百三十九字今補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 補鄭君曰謙不答也○何小戴記作不 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 無明字○小戴記 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 補鄭君曰言君子以此故尊禮○數音促敬下小戴記有然字宋本亦同从元本删凡篇中字與小戴異者後人或據彼文妄改今皆校定後其舊云 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補王肅曰所能謂禮也會謂男女之會節謂親疏之節○小戴記無夫字宋本亦脫从朱本增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補成事行之有行也爾雅曰玉謂之雕金謂之鏤皆禮器飾也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皆禮服飾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 補順之民皆順從也鼎所以亨俎所以載腊乾獸也禮祭以孟月爲以仲月祭于宗室昆祭宗子燕族人于堂宗婦燕族人于房序之以昭穆○筭小戴記作算宋本亦同从大典及元本改 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補鄭君曰醜類也幾附纏之也廣森謂附纏者飾爲近郭若五采繅約輾錯衡○小戴記幾作饑虔作鐖音祈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 補固鋼也言窮盡民力○小戴記作貪敖音傲 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補鄭君曰當猶稱也所由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小戴記忤作午古作昔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 補鄭君曰作猶變也德猶福也廣森謂固德故也無辭而對言不辭讓而徑對○君下小戴記有之字 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 ○義小戴記作嚴宋本亦脫从大典改 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 ○民小戴記作物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 補鄭君曰無似猶言不肖○小戴記無而字 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也大昏爲大 補鄭君曰大昏國君娶也○也小戴記作矣 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迎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補廣森曰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彼以褻爲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爲親則愛得其正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 補鄭君曰已猶太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廣森按春秋穀梁傳以此爲子貢問也 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補云天地者通天子之禮也按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鄭據此篇駁之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從公羊義○小戴記宗廟在社稷上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 補王肅曰固陋也○不固大典作不問 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補鄭君曰欲其爲言少曉已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 ○小戴記無以字 孔子遂有言曰 ○小戴記無有字 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 補鄭君曰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小戴記作其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 補子長子也喪服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 補猶孟子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配小戴記作妃 君子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 補鄭君曰愾猶至也○小戴記無子字 大王之道也 補孟子曰昔者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大音太大典作先 如此國家順矣 ○國上小戴記有則字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 補以爲口實 過動則民作則 補效之而 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 ○親下名上小戴記有之字 孔子遂言曰古人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有其身 補鄭君曰有猶保也○小戴記古人作古之有上有能字 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 補言失國 不能安土不能樂天 補鄭君曰不知己過而怨天也 不能樂天不能成身 ○身上小戴記有其字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補物猶射者之有書地所立處也言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各有定則如射之有物不可以過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物至乎物則不過不過乎物則知止矣 公曰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 補鄭君曰已猶止也○小戴記君下有子字 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補不閉不窮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明言象著明○小戴記西東作東西久下無也字爲下有而字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識之心也 補鄭君曰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識小戴記作志注讀爲識 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補鄭君曰事天事親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是下仁孝上小戴記有故字 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 補恐後日不能行○是小戴記作此 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補勸公行之

凡一千一百一十一字今補

禮三本第四十二

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 補性生也類族也○荀子史記性作生焉作惡 三者偏亡無安之人也 補楊倞曰偏亡謂闕一○偏史記作偏 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荀子史記宗作尊寵作隆下無也字 王者天太祖 補楊倞曰謂以配天也大祖若周之后稷○句首荀子史記並有故字 諸侯不敢壞 補楊倞曰謂不毀其廟若魯周公○從元本改 大夫士有常宗 補常宗大宗也禮大夫不敢祖諸侯之支子所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 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 補德猶得也本在敬其始祖○荀子史記作所以辨貴始得之本也 郊止天子 ○止史記作疇當依荀子史記作至 社止諸侯 ○荀子 道及士大夫 補楊倞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天父道也地母道也父尊而親於親母親而尊於尊唯天子而諸侯以下皆得事土親親之義也楊倞曰道通也○道史記作通此下舊本有荀子云 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 ○荀子史記並無尊卑二字別史記作辨宜鉅者鉅荀子作宜大者巨 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 補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七荀子作十 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 補楊倞曰謂大夫有采地者廣森按王制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此繼別爲宗者則然若別子之子孫更有始爵爲大夫者亦事三世有考廟有王考廟有皇考廟乃所以重大宗 始 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 補春秋左傳曰唯卿備百邑四井爲邑百邑者四百井也百井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四百井則四乘之地彼言衞侯國之法以次差之大國之卿有地五乘次國之卿有地四乘小國之卿有地三乘得立二廟小國上大夫同矣優于士也祭法云適士二廟謂天子之元士與小國上大夫同矣不言事一世者士雖一廟亦事二世也 鄭 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 補待年者農夫力田者也王制曰庶人祭於寢○待年荀子作持手特牲荀子作有特牲 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卑也 補積厚積德也○別荀子史記作辨荀子史記並作 大饗尚玄尊 補楊倞曰大饗祫祭先王也廣森謂玄尊玄酒之尊玄酒者明水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尚之故尊於室中○尚史記作上後同 俎生魚 補大饗九獻王祼一后祼二朝踐王獻三后獻四饋食王獻五后獻六酳尸王獻七后獻八賓獻九朝踐之事牲俎腥肆故有生魚至饋食時乃薦熟也

○史記作俎上腥魚先大羹補大羹肉湆無鹽梅之和○大音泰貴飲食之本也補楊倞曰本謂造飲食之始○荀子史記並作食飲大饗尚玄尊而用酒補玄酒謂水○史記無大字酒下有而不醴字○荀子史記酒上有薄字食先黍稷而飯稻粱補黍稷簠實正饌也稻粱簋實加饌也飯之也食禮今存者有公食大夫篇其經曰賓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坐奠于階西黍稷先設乃公親設湆食坐取粱與醬以降升三飯以辛實所不飯故矣○食音嗣荀子無此字祭嚌大羹而飽乎庶羞補祭大羹食也嚌至齒也但嚌之不盡食也庶羞醢醢之屬周禮羞用百有二十品其名物略見內則○嚌荀子作齊下史記有先字二貴本而親用補玄酒黍稷大羹是貴本之謂也庶羞味美故親用○大羹下荀子史記有也字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謂大隆補楊倞曰文謂修飾理謂合宜太一謂太古時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太音泰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生魚也補生上荀子有尚字豆之先大羹也補大羹盛於登云豆者爾雅曰瓦豆謂之登亦通言之○先史記作上一也補三者皆所以反本復古○宋本脫此句戴氏依荀子校本增利爵之不卒也補楊倞曰祭禮成之時其爵不卒奠其觶前也○爵宋本誤省从盧本改荀子作醮史記作啐成事之俎不嘗也補司馬貞曰成事卒哭之祭始從吉故受爵而不嘗俎也三侑之不食也補特牲饋食禮尸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注云不復飯者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三侑荀子作三臭史記作三不飯一也補三者皆禮之終○史記無之字大昏之未發齊也補發始也昏禮將親迎先齊郊特牲曰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發史記作廢齊音齋廟之未納尸也補謂若饋食尸未入之前爲陰厭也○廟上荀子史記並有大字納荀子作入史記作內始卒之未小斂一也補三者皆禮之始○卒史記作絻宋本脫一字从盧本增大路車之素幭也補大路殷路也周以玉路郊以殷路式也幭字亦或作幦荀子所謂絲末郊以木路有虎幦羔幦此素幭蓋以素繒而越席爲幭之覆荀子所謂絲末○幭荀子作幬史記作幦郊之麻冕也補楊倞曰麻冕所謂麻冕禮也未集○史記作郊喪服之先散帶也補儀禮喪服傳散帶垂長三尺○帶上荀子史記有麻字一也補三者皆禮之質○荀子史記並作也乃散垂之經也喪服小記曰小斂主人始帶經絞垂散於大功以上散帶不絰謂以帶垂之絰也三年之哭不文也補楊倞曰不文謂無曲折○荀子哭上有喪字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下有之字文史記作反盧本同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也補清廟升歌清廟頌篇也鄭君樂記注曰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縣一磬而尚拊搏補春秋左傳室如縣磬上特縣玉磬以爲拊搏爲之形如小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以上字如縣磬記所謂相也周官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之以韋爲之實之以糠荀子作縣一鐘尚拊之字史記作尚拊搏朱弦而通越補朱弦練朱絲弦也通越者大琴大瑟越達也越達通之使聲遲也○荀子注云越謂底孔史記作洞越一也補司馬貞曰皆不取其聲也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補楊倞曰脫謂略也○荀子於作乎脫作梲史記作稅故至備情文俱盡補楊倞曰情謂禮意喪主哀祭主敬文謂禮物威儀也其次情文迭興○迭與代同荀子史記並作代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四時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補洽和也倡作也此復極言禮之用○荀子史記洽作治昌作倡

明在四時句上古韻明音盲行音杭萬變不亂貳之則喪補貳差也○荀子變上有物字變下有而字貳作貳按月令宿離不貸徐仙民音二蓋古貸貳字多通用史記無此兩句

凡四百五十三字今補

皇清經解卷六之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二　學海堂

大戴禮記補注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禮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補防隄也○經解塞亂作禁亂塞水作止水上並無之字從生作由生下無也字從來作自來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補鄭君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辟音僻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此節經解在喪祭下射作覲諸侯上有君臣之位失五字盈溢作倍畔侵陵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徒眾矣補倍背也檀弓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徒宋本譌禮从戴氏校本改經解作倍死忘生者眾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漢書禁下將上有於字盧本同注引此文作法施已然之後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漢書正作政信作令順作信處作據功作公爾豈顧不用哉補顧猶反也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補重曰禮云禮云重禮之詞猶言禮乎禮乎先王之治天下戶戶而賞之不能又偏也人人而刑之又不可勝誅也是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喪祭之禮作其孝天下以射鄉之禮作其弟然後知天子以親尊長之意曰禮於死者以饗享之禮作其讓以朝聘之禮作其敬於他人之長尚知如此其敬也況君父乎是故示之以孝則不子者悔示之以讓則不弟者恥示之以敬則臣者愧然後從而刑之禮行於上則四海之內鮮刑民矣故曰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漢書如作而云下有者字徙作教從作遷盧本亦作起教孔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漢書作毋此之謂也○漢書無此句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也補取禮舍刑者安取刑舍禮則危○審漢書作先審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不可不察也○積下漢書有漸字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十六字漢書無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漢書而人作人主行作積無各字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倍漢書作背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異上漢書有或字或導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歐古文驅字漢書行作洽康作氣哀戚作風哀我以爲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漢書無我以爲三字然如湯武能廣大其德久長其後行五百歲而不失○然下宋本衍則字从盧本刪漢書如作而無能字及久長其後句五作六七不作弗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餘年即大敗之○漢書無下七字此無佗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漢書佗作他年作歲即作郎下無之字兩也並作矣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取舍之謂也然則爲人主師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補引易文今在易緯通卦驗新書曰十毫爲髮十髮爲釐十釐爲分○可不宋本譌可以从盧本改問爲天下如何○自易曰以下四十字漢書並無曰天下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而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之○漢書曰作夫器上有大字所置作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字○武宋本譌王漢書育作裕被上有德字衍也此讀當於大字絕之廣育與德澤對文耳貊音陌累子孫十餘世歷年久五六百歲此天下之所共聞也○漢書十餘作數十歷年以下七字無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惡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補殷周遠故言聞秦事近故言見○民漢書作下禍與禍同夫用仁義禮樂爲天下者行五六百歲猶存用法令爲天下者十餘年即亡○漢書無此二十九字是非明效大驗乎○數漢書作效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漢書無子字承作引乎作也周宋本譌用

凡七百八十二字今補

夏小正第四十七

正月補夏正建寅之月也此章經文凡二十二事啟蟄一也鴈北鄉二也雉震呴三也魚陟負冰四也農緯厥耒五也初歲祭耒六也囿有見韭七也時有俊風八也寒日滌凍塗九也田鼠出十也農率均田十一也獺獻魚十二也鷹則

[illegible]

蟄言始發蟄也[illegible]

月中[illegible]

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

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illegible]

雉震呴呴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句）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illegible]

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illegible]

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illegible]

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其曰初云爾也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illegible]

囿有見韭囿也者園之燕者也[illegible]

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illegible]

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illegible]

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illegible]

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illegible]

獺獸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illegible]

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illegible]

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illegible]

采芸爲廟采也[illegible]

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illegible]

初昏參中蓋記時也[illegible]

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illegible]

柳稊稊也者發孚也

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illegible]

緹縞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句）小正以著名也[illegible]

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illegible]

二月[illegible]

往耰黍禪禪單也[illegible]

初俊羔助厥母粥[illegible]之曰母粥侒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illegible]

羊腹時也[illegible]

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illegible]

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illegible]

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之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illegible]

榮堇采也[illegible]

繁由胡繁由胡者繁母也繁旁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illegible]

昆小蟲抵蚳昆者眾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蟻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illegible]

人本誤出動字取必崇氏校本改故言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補燕名乙者取其鳴自呼也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熙者莫知其居若自上而降然昔有娀氏吞燕卵而生商契先王以爲媒官嘉祥常以燕來降之日祠高禖焉說文解字曰睇邪視也南楚謂眄曰睇突竈也鳥亦有窟穴者若鴿鵠之屬取字誤當爲其與之謂之也與正月傳其必與之獻同義房室也漢書曰家有一室二內〇與乙音軋與甲乙之乙非一字內恐本突作室取作也摻傳本作操說舊說晉閒本改曾氏諱書操多爲摻八人宋本誤人从傳氏生引剝鱓以爲鼓也補鱓讀如詩鼉鼓逢逢呂氏春秋曰顓頊令鱓先爲樂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是也河鯢江鱓爲時貢之見書大傳鱓皮堅厚可以冒鼓考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以見經驗之蓋謂發蟲咸動時也說文鱓字曰鼓春分之音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補有者始有之也長股者黃鸝也以爲鼠候古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不榮芸補何以記也著采芸者未榮而采之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補張爾岐曰蘋蘩之可食者如筍楷之屬皆蓄也〇稊宋本誤補三月補此章經文凡十三事參則伏一也攝桑二也委楊三也羝羊四也穀則鳴五也頒冰六也采識七也妾子始蠶執養宮事八也祈麥實九也越有小旱十也田鼠化爲鴽十一也拂桐芭十二也鳴鳩十三也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補參辰不相比三月之昏心出於東參沒於西矣七音無宋本誤忘从傳本改〇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楊楊則苑而後記之補爾雅葉書謂桑葉始生未舒之貌委垂也楊葉之垂者也苑茂也國語曰人之皆集於苑訓當如有菀者柳之菀桑所急也故始生而記之楊非所急也故苑而後記之用此見小正之重民衣也〇桑字通解及傳本並不疊舊本云委一作萎金氏前編云舊注今校作苑按傳則苑誤本作則花古文無華無花即苑字形譌還讀屢羝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羝羝然記變爾或曰羝羝也補羊性寒而散熱而聚物之變也或曰羝者抵也二月初後羔至是始生角相抵觸穀則鳴穀天螻也補天螻螻蛄也月令孟夏螻蟈鳴螻蟈也然則三月螻鳴亦候之蚤者故其言之也日則螻蛄頒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補春秋左傳曰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火出於夏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夜小正三月頒冰周禮夏頒冰采識草也補金履祥曰識當作蘵爾雅曰蘵黃蒢注云蘵草葉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實森按郭氏家說云蘵酸漿苦葴可化謂之龍葵月令孟夏苦菜秀苦菜秀也讀書者以爲即此若然此亦候之蚤於月令者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補子女子子也妾卑而尊子何也蠶重桑也養蠶也宮蠶宮也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婦事莫重於蠶故昏禮求父母云夙夜無違宮事〇妾上傳本無先字事自卑宋本倒作自卑事从黃本改長上聲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補盛益祈於廟〇者上傳本無實字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恆有小旱補于遊者發語辭小旱而記之勸雨也用此見小正之重民食也田鼠化爲鴽鴽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

故不盡其辭也補盡其辭則言化不盡其辭則不言化田鼠爲鴽爲不復害家故善之也鴽鶉之類也無斑者爲鴽有斑者爲鶉鴽有後趾鶉無後趾以是別之公食大夫禮云雉兔鶉鴽鴽二物也傳記或有言田鼠化爲鴽者淮南子又云蝦蟆化鶉〇鴽宋本誤鴽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補芭葩也葩華也月令季春桐始華蔡邕曰桐小之後華者〇傳本無拂也者三字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補鳴鳩詩鳴鳩也青黑色短尾多聲〇或據月令鳴鳩拂其羽疑拂字本在鳴鳩之下而桐芭自爲一事亦倒四月補此章經文凡十事昴則見一也初昏南門正二也鳴札三也囿有見杏四也鳴蜮五也王萯秀六也取荼七也秀幽八也越有大旱九也執陟攻駒十也昴則見補所謂西陸朝覿左傳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補天官書曰亢爲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大正疑亦夏官月令仲夏昏亢中小正建度與月令小正差一氣大正見夏令日丸記時之書此篇以小正名周語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豈即大正之遺與鳴札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補札小蟬鳴札札者也札鳴而參熟方言謂之此其 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補杏始實也言山之燕者何其麥蛬〇爾雅注引此文云鳴蛬虎懸由也囿也韭菜也育於圃者也杏木也宜於山者也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此補則月令螻蟈鳴是也周宮蟈氏鄭讀蟈爲蜮蜮蝦蟇也畢沅曰淮南子哉造辟兵高誘謂造亦蝦蟆文詩作鼁鼁與鼁古聲相近然則造即鼁字矣王萯秀補萯讀爲秀不榮而實曰秀小正皆青刺人有實鄭君箋詩疑王萯即萯其注月令又作秀也本草日萯生田中葉疑王萯即王瓜未審焉〇秀月令注引此文作秀取荼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補茶菜苦菜也周官掌茶掌以時聚茶儀禮用茶茵著席也蓋茵亦通稱焉秀幽補張爾岐曰幽風四月秀葽得非以葽幽聲相近而誤與廣森按葽繞也今遠志草越有大旱記時爾補時有雩祀故記之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補禮春執駒夏攻特春始之駒于旡也始駒宿日執日執駒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姜上均日母猶北也舍休也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畢沅曰陟疑當作騭牡馬也月令執騰駒所謂騰執而升之君者申上言牡駒既繫之去北郎合升而陟焉但稱節其力耳爭君篤故以升言之傳亦未必以升訓陟此升字遂妄加陟升也一何舊本所無不可用〇數音捐數或之數

五月補此章經文凡十五事參則見一也浮游有殷二也鴃則鳴三也時有養日四也乃瓜五也良蜩鳴六也匽之興五日翁望乃伏七也啟灌藍蓼八也鳩爲鷹九也唐蜩鳴十也初昏大火中十一也煮梅十二也蓄蘭十三也菽糜十四也頒馬十五也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補參井之末參距日在東將旦先出東方也伐三星在參下然古者或互名之三十度小星也故曰參伐也考工記曰熊旗六斿以象伐也詩曰參與昴大戴禮而六星也故曰參也者伐星也春秋傳曰伐爲大長重之是盡其辭〇伐宋本誤收从傳本改浮游有殷殷眾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補浮游蟲名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〇浮游宋本作蜉蝣無浮游殷之時也六字莫去聲鴃則鳴鴃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

之故盡其辭也補百鷯者伯勞也伯勞者伯趙也說以夏至來冬至去故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也芒之者善其知至也韋昭注國語曰鳴其不辜者以記夏至之時也春秋繁露不殺者正也小正辭盡而不辜者善也詩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騷曰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蓋鵙鳴盛於秋五月鳴之始也始鳴而急記之故言則也凡言則者盡其辭也〇百傳本作伯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有養日云也補黃尚書曰此即夏月令所謂日長至也一陽故舉日冬陰故舉夜廣森謂一歲或也如春秋穀梁傳一有一無之一言夏至之氣或在月終無定日故但以有言之鄭君月令注云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可見月初爲本月終爲末古時語知此養之言羕也韓詩曰江之羕矣〇宋本鶮日日有養日云也韓此養日之也从傳本改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補禮論風七月食瓜五月其蚤熟者故云也通解作時養日云也傳氏依舊本改〇傳氏引別本云乃衣瓜乃衣者衣之辭也衣也者始衣也接衣與瓜創與食並字形相似而誤黃本兩句兼存失之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〇補蔡德晉曰月令仲夏蟬始鳴是也良爾雅字爲蜋注引此文亦作蜋匽之興五日翁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翁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翁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補匽蟬首上有冠綏者許衡曰嗜嘈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者化而蛻也故不知其生也黃尚書曰淮南子云蟬三十日而死謂既興十五日而鳴又十五日伏也廣森按灊音義云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高誘淮南子注云五月五日作梟羹由此言之古云五月五日節者本謂五月望也皆以五日爲十五日或因諸此然似非經意經言乃伏傳言而伏文亦錯焉春秋之義乃難乎而也啟灌藍蓼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補熊安生曰灌謂叢生也分移使之稀散月令仲夏令民無刈藍以染張爾岐曰種藍之法先於畦中種五六十許乃分別之所謂啟也廣森謂蓼香菜可食者亦于是月別栽之淮南子曰蓼菜成行陶也疏分也灌若集于灌木之灌〇聚本無記時也三字鳩爲鷹補傳在正月下制曰鳩化爲鷹作蘗黃本無此文今鳩爲鷹然後謂鷹說者以爲仲秋也亦古今氣候之異唐蜩鳴唐蜩者匽也補既記其興〇宋本有鳴字从黃本刪爾雅注引此文作蜩者蜋者蜩又有之何則耳治一則目治〇者上宋本衍鳴字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補小正月令五月中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暑乃退此周秦時也六月心中合於左傳火中寒暑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也時麻也月令仲夏農乃登黍春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補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黍菽麻已是傳言經記心誤械然此種黍乃晚黍也或種黍菽糜於經非是傳言經記心也於文糜芭之糜从禾糜之時耳與九月傳執肱其例中者所以菲種黍食菽糜之時耳與九月傳字爲糜不爲糜諸家以爲赤梁从米此傳字爲糜不爲糜栗抑失其訓煮梅爲豆實也補煮梅也此蓄謂之豆者蓋之以待豆實也云豆者籩之竹豆蘭爲沐浴也補蓄蘭之以待沐浴九歌日浴蘭湯兮沐芳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何時也是食矩關而記之補黃尚書曰令民爲豆粥以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也廣森謂以已在經中者以爲食法之所經言而記之也廣森謂以已在其中矣時是也昔光武帝舍無蔞亭馮異上粥是古法也以已在其中矣時是也昔光武帝舍無蔞亭下傳本及通解存矣字舊本云知關一作矩關須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補分夫婦之駒者游北之馬淫是別之也

其蜓青也鬮閎也蔫曰此物四鬮閎之維則離騶離斗之騶也馬六尺以下通稱騶故其齒弱者別稱離騶亦取而納之法教之駕焉○舊本云夫婦一作夫婦按傳本作大夫婦

六月補此章經文凡三事初昏斗柄正在上一也煮桃二也鷹始摯三也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尾也補此斗柄謂斗衡也正在上謂正南也六月之昏尾中南方衡當尾故南指天官書曰衡殷南斗言當尾者尾與南斗相近○左當虛本作正當煮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補豆實尚書曰桃宜可食杝桃之實不可食也禮豆實曰桃諸無舉杝者傳似小誤○杝傳本作桃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補黃尚書日月令云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始摯即學習之謂也於此一言之而後祭鳥行戮皆不言諱殺不忍盡其辭也君子於鳥之殺且不忍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始摯二字傳本不疊殺即殺字變體也故下宋本脫言字从傳本增

七月補此章經文凡十一事秀雚葦一也狸子肇肆二也湟潦生苹三也爽死四也荓秀五也漢案戶六也寒蟬鳴七也初昏織女正東鄉八也時有霖雨九也灌荼十也斗柄縣在下則旦十一也秀雚葦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言秀補雚似葦而小中實未秀則下言菼蘆是也於此發傳者對荓秀後言秀○雚字篆作雚隸省作萑此經文爲雚从艸雚省聲與雚雀之雚異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補廣森以爲或曰是也肆讀如禮故書肆儀肆殺者始習搏殺也爾雅狸子貄偷亦取此義名之與○狸宋本譌狸肆依或說音肆傳氏疑其字衍愚謂此與穀梁傳其一日句法同

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補苹水上浮萍也湟陘也有水日池無水日陘潦行潦也七月雨盛湟之涸者亦爲潦故曰有湟然後有潦○傳本生苹下有湟潦生苹也者六字潦而上無有字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補疏者爽之陰聲故相轉也注蔡德晉曰周禮臣妾聚斂疏材此時疏材既死則可收斂矣荓秀荓也者馬帚也補郭璞曰荓似蓍可以爲埽彗○荓宋本譌苹从黃本改馬上宋本衍有字从傳本刪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補古者爲戶於室東南隅天漢昏見當戶則南北直而偏東也斗在漢右是時南正矣漢自天津之閒兩道相會上屬大陵積水其直如繩○宋本脫漢天二字从文選西征賦及月賦注引此文增傳本作漢也者河也通解及黃本从之寒蟬鳴蟬也者蝭蠑也補蝭蠑螗也爾雅謂之蜺之螿色青而小秋風至時瘖不能鳴原謂初昏織女正東鄉補織女兩星小星恆織女昏斗中析木加午則綴皆之日七月初東鄉○鄉音嚮時有霖雨補春秋左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季夏大雨時行初秋猶時有焉灌荼灌聚也荼雚葦之秀爲蔣褚之也雚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補蔣菡也褚讀如上褚五十衣之褚謂以荼著茵中今時人猶用蘆花蔣以褚蔣故聚之既記其秀之候復詳人事也菼一名蘆蘆一名葭○聚盧本作聚之秀下傳本有也字褚黃本作褚未秀宋本作未秀按小正秀字皆備用秀今从傳本斗柄縣在下則旦補三星爲咸立秋旦畢入度中處暑旦井初度中參在井前夏時星候較蚤七月參中則旦爲失其傳本七月經文寫者失小正躔宿以八月參中則旦爲失其傳蓋本七月參已得旦中矣唐一行推之誤綴下章之未遂於此復衍則旦二字當云參中則旦斗柄懸在下正月傳曰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足以明之矣

八月補此章經文凡九事剝瓜一也玄校二也剝棗三也栗零四也丹鳥羞白鳥五也辰則伏六也鹿人從七也鴐爲鼠八也參中則旦九也然此句疑本在七月說具前章剝瓜畜瓜之時也補剝蓋取之也五月食瓜不言剝此其言剝何瓜將盡矣故取而蓄之爲豆薦也詩曰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瓜也者所以爲豆薦也禮天子樹瓜華○畜瓜上傳本及通解有剝瓜也者四字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補周禮春暴練夏纁玄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皆視此爲蠶事幽風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蓋夏時染采以八月蒼黑而有赤月玄校讀爲絞禮有絞衣鄭君云絞蒼黃之色也廣森謂綠之近蒼黃者若俗所稱平果綠矣未嫁者未成人可以服閒色○校音肴綠傳本作緣衣去聲剝棗剝也者取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補剝棗擊棗也亦有盡義籩豆之實棗烝栗擇栗也者早也零也者慄也早夙也慄敬也夫夙以敬先王尙令名焉故取之也時謹記其時○栗宋本譌粟傳本及通解作桌篆文桌栗字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補皇侃說丹良螢火也其食蚊蚋進而不盡食若養羞然○宋本丹鳥白鳥下兩也字並脫从月令注引此文增閩宋本作蚊从傳本改與月令注合按閩說文作蚋亦作蚊字也鳥字宋本又譌鳥亦从月令注改傳本作於上增何字翼者之者字進也二字月令注無羞也者作養也者又鄭君說此經以爲九月容所見本異辰則伏辰也者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補辰房心尾也說文解字曰晨房星爲民田時者也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小正謂房日辰謂心日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於此言辰則伏於九月乃言內火○者宋本譌謂傳本於謂上增者字盧本改星爲心並非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養之句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補鹿人蔑當作鹿從蓋傳首呼經句也古從字作从亦作从因下或曰人從而改耳鹿性得美食必呦呦相呼是善養其羣也雨鹿曰麗也北牡偶也鹿偶而婚之時非君子所知也小正言著不言幽故不記其偶北記從羣而已或曰人從則傳謂別家經文有作鹿人從者言鹿大小相率若人之相從也金氏以爲鹿人官名從從舊也尤不辭○宋本善下衍而字或曰人下脫從字从傳本刪增鴽爲鼠三月補傳在參中則旦旦○大衍厤議引此文作唶避害諱改也

九月補此章經文凡九事內火一也遰鴻鴈二也主夫出火三也陟玄鳥蟄四也熊羆貊貉鼶鼬則穴五也榮鞠六也王始裘七也辰繫于日八也雀入于海爲蛤九也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補春秋左傳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內也九月之昏心星伏也○內音納遰鴻鴈遰往也補鴈以北方爲居則北爲南來爲往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補夫如夫田之夫治也火伏則令民亦納火有不以時縱火者有司主治之周禮焚萊之禁其是與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補金履祥曰古人重玄鳥其至而祠之故其來也書其去也書陟皆貴之也蟄者玄鳥去則多蟄於島岸閒土穴中秦蕙田曰仲秋玄鳥歸季秋之月始畢蟄也熊羆貊貉鼶鼬則穴補熊山獸似豕羆如熊黃白文貉白豹多力食鐵貊狐屬善睡鼶鼠也有黃而大能補鼠郭璞曰江東呼爲鼬六物皆畏寒冬伏者○羆宋本譌熊貉貉傳本作貉貉按說文韻譜貉莫白切貊下各切後人以貉爲貊又別造貊字俗體乖謬不合六書之正鼶鼬則穴宋本譌鼶鼬則穴从爾雅注引此文改若蟄而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補若蟄若上燕及蟄獸皆蟄也或若即燕字形誤言燕而榮鞠與榮而樹麥物候之相通者也此安鞠之傳但言未舉經句耳下王始裘亦不別出經句可證矣鞠草之細也其榮不足記以爲麥候而記之月令仲秋乃勸種麥季秋鞠有黃華與此異○榮鞠下二字非通解增榮鞠二字非王始裘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補其言獻裘也此矣獻而未衣也言是月之始衣之也禮仲秋獻夏葛季功裘衰者王之裘也功裘者王所以賜也古者九月授衣衣未授不服良裘之獻紅也必先尊而後卑君之爲憲也衰其必均乎下於裘見之矣畢子曰膠見而霜霜而冬裘具月令孟冬天子始裘言乎寒之晚者也○衣去聲辰繫于日補辰亦謂房星也九月日躔大火房星伏房在日前如繫之雀入于海爲蛤蓋有矣非常入也補雀黃雀也通卦驗立冬雀入水爲蛤小雪黯黯入穴皆視此爲晚

十月補此章經文凡七事豺祭獸一也初昏南門見二也黑鳥浴三也時有養夜四也雉入于淮爲蜃五也織女正北鄉則旦七也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補月令以爲九月○初昏黃本盧本無後字南門補昏謂昏姻也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故是月始令昏姻建來歲春仲而止毛詩三星在天傳說以爲十月參星昏見可以嫁娶是也此經無傳又適與南門見相屬大衍厤議遂疑十月定星方中南門昏伏不當言見乃謬讀之故耳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補此晨見也不言則見者南門以九月本始見十月旦已在陽小正凡記候之文無則也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補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言鳥乘暄飛上下若浴然○傳本作黑鳥浴黑鳥者謂之烏浴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養夜也者長也若日之長也云補此時夜之長黃尙書曰如夏時日之長也廣森謂冬至之氣冬十一月將短至而急記之君子愛日之意也○宋本有下衍養夜二字从黃本增云宋本譌玄或屬下雉爲讀非也从傳本改小正文雉入于淮爲蜃句有用也云者正月傳蓋記時也云與此同蜃者蒲盧也補蜃大蛤也國語曰雉入於淮爲蜃蒲盧蒲蠃也或曰蒲盧是變化之名故亦爲蒲盧○盧宋本譌蘆从傳本改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補十月日在析木之津析木東升則豳○豳皆正北故織女亦北鄉織○旦宋本譌具

十有一月補此章經文凡三事王狩一也陳筋革二也嗇人不從三也一也於時月也萬物不通二也隕麋角三也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補因時習田獨記狩者冬氣殺伐武事盛也周禮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狩者上傳本有王字黃本王上無言字田下有也字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補筋弓也革函也因狩而時料簡軍實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補弗行不從王而行也嗇夫也周書曰嗇夫馳庶人走觀禮曰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嗇嗇小臣給王使令者也於狩無事故不從補諸家以於時月也屬上絕之失其讀也時是也猶月令更端之事每言是月也以發之萬物不通則月令所謂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者也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補蔡德晉曰月令仲冬麋角解是也廣森謂蒙蒙萌生之貌鄭君易注曰齊人謂萌爲蒙符驗也○墜傳本作墜日人實反篇中日舊多作曰實曰字也唐石經書日皆爲曰其音聿之日缺上以別之

十有二月補此章經文凡五事鳴弋一也玄駒賁二也納卵蒜三也虞人入梁四也隕麋角五也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補弋夫聞類篇

有鵖字云鳥名然不詳其狀金氏云當作蔿按篆文蔿雖非从弋但此記已經譌寫或又轉譌而脫其半亦近似元駒賁元駒也者蝗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補蝗大者曰駒猶云馬蚍蜉也方言曰蚍蜉西南梁益之閒謂之元蚼古今注說河內人嘗見人馬數千萬疇動往來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螘因名蚊曰黍民螘曰元駒莚哉言矣賁讀若三家詩鶉之賁賁○駒也者上傳本無元字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卵○補蔡德晉曰卵卵小蒜也其根如千蒜字書云蒜俗蒜字何也二字本無黃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補蔡德晉曰虞人澤虞也入梁始漁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是也廣森按周官𪊧人掌以時𪊧爲梁鄭司農曰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詩曰敝笱在梁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補姜上均曰旦睹猶言明見也向始動今明見始然之辭○日旦傳本作且

凡十二章 凡二千四百七十字今補

皇清經解卷六之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三

學海堂

大戴禮記補注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保傅第四十八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凡三十一世補國語曰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然史記自湯至紂唯三十世所未詳也○三十漢書作二十篇首更有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一句故以下殷周字漢書並作三代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凡三十七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孔子曰性相近非漢書作不何殷周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補暴卒疾也○賈子新書周下有之君二字其作有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之禮古卽殷周時也補顏籀曰乃始也廣森謂舉之禮左傳所謂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是也○禮春秋本譌及从饑禮經傳通解改漢書作迺新書作初之禮漢書新書並作以禮使士負之吉也卜其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參職謂三月朝也補正也冕服之正補白虎通義曰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參夙興漢書新書並作齊肅通解云參乃齊字之誤而注文職字亦誤見音現過闕則下敬君典法之處補闕象魏也禮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下下車也昔荊莊王爲茅門之法太子入朝馬蹄蹂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魯有茅闕門則茅門卽闕門之閒也○闕字過廟則趨迎闕故下望廟則趨補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過廟亦下二文互耳殷周廟在闕內右周廟在闕內左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以行矣補顏籀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漢書時作而以作已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有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補新書脩政語曰成王年六歲卽位故云在襁褓注言十有三者古文說與賈子異也據六歲卽位加以攝政七年正合十有三歲之數蓋誤以保傅篇作昔者成王幼之元年故七年却少七年耳但以保傅亦賈子書援此證於事則非於文則當○通解無昔者云本篇作今從大戴是古本大戴無此二字襁漢書作抱保保其身體保謂安守之補文王世子曰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傅傅其德義傅猶敷也補文王世子曰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其漢書新書並作之盧本同師導之教

順師傅之教大同也師主於訓道傅卽受而述之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也○順漢書新書並作訓虞本同此三公之職也今尙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古文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故先儒論者多依此爲說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卿也○少去聲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記者因成王幼稚周公居攝又以王少賢聖之訓長終封禪之美故據其成事同於太子而始末敘之取明殷周之隆師友爲先也○宴新書作燕居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三少又親近故孩提而敎之補言自孩提之時三公三少固已敎之盧君絕故孩提爲讀非是說文解字曰孩古文咳小兒笑也○故下漢書有迺字提下漢書新書並有有職二字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補比選猶而擇之也○行去聲漢書新書比作皆閑博作博聞輔作衞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安○目見高本作日見漢書作生而見兩視字漢書新書並無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漢書云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恐其懈墮故以所好而誘之○樂魚教反孔子曰少成若性習貫之爲常言人性本雖無善少敎成之若天性自然也周書曰習之爲常自氣血始○性上漢書新書有天字元本同之爲常漢書新書作如自然宋本衍常字从朱本刪漢書無此句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友亦然○道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補顏籀曰妃色妃匹之色○妃新書作好匹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古者太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也○漢書新書學上無小字小者作學者宮作官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如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故引王年十五亦入諸學禮布政天子之禮以言之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溫養故上親夏物盛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於地唯象於天半見也故上爵也補天子之學與明堂同制故明堂靈臺辟雍謂之三雍太學者辟雍之中室也虞名學爲庠夏爲序殷爲瞽宗周人兼取之以名其四學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謂辟雍居其中四學環之東堂曰東序一曰東膠養國老在焉西堂曰瞽宗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故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合於此上賢貴德之事也北堂曰上庠北爲冬方文王世子云冬讀書在上庠以此南堂曰成均乃周學之正名故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五學先成均猶五宮先明堂○易太初篇曰天子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莫入北學○漢書新書如作而匱作遺按如古通用爲本字宋本从盧本改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成王學並正於三公也獨云太傅學中言補顏籀曰則法也○漢書新書端作考達作匡理漢書作治此五義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緝於下矣補百姓百官也書曰辯章百姓○義漢書新書並作學舊本云緝一作輯學成治就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漢書無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

司過之史有虧善之宰太子當於學有榎楚之威成王雖幼固與成人等且既冠補荀子曰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虧減也宰膳夫也文王世子云公與族燕則膳宰爲主人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檀弓云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國語云宰夫陳饗膳宰監之經傳多通言也○司漢書作記虧漢書新書並作缺徹宋本又於虧上衍出徹字从太平御覽引刪此文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去御覽作其新書云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按此記似言史宰失其記過徹膳之職則有死刑如紋文似言史宰不得伸其職則以死爭之意微殊也於是有進善之旍堯置之令進善者立於旍下也補旍首注析羽曰旍○旍卽旌字自太子有過至於是有凡四十六字漢書並無下文兩有字亦無有誹謗之木堯設之使書政之僭失也補古今注曰誹謗木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如淳漢書音義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按桓和聲相近還轉爲有桓楹卽言桓表也西京賦云次之和樹表蓋軍門前亦爲和表因名和門是皆誹謗木之遺象有敢諫之鼓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禹之令曰敎寡人以道者擊鼓周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司農云若今時上變事擊鼓亦其意也○白虎通義引此文云立進善之旌縣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夜誦詩瞽史誦詩也○漢書禮樂志曰立樂府采詩夜誦宋本依注作史从盧本改工誦正諫誦工謂樂人也其過書之詩以諷大夫進謀四字推注之義使於瞽史云云似正○正漢書新書並作箴士傳民語士不得逕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是也補左傳曰士傳言不得徑達故傳語也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以量知適所授業故雖勞能受也補曲禮曰左右攘辟所謂庶人謗○攘漢書新書並作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中心施化故從容中道之也補中音仲○與智長則切而不攘漢書新書並作愧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漢

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別也書無天子二字所以明有別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公羊說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日以朝日以夕也漢書新書並作敬○朝日以朝夕月以夕皆迎其初出也○於漢朔○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仲春合舞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以遂養老補國老三老也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然此饋執醬者食禮也漢辟雍儀曰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所以明有孝也敎天下之孝也補祭義曰貴老爲其近於親也行中鸞和補行車行也鸞和鈴也○中漢書新書並作以步中采茨趨中肆夏車亦應樂步又中節珮聲互言之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藻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茨此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則於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補燕禮記曰賓及庭奏肆夏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肆夏奏於門內以爾雅證之不當言周禮文是也采茨逸詩篇名或以爲書夏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呂叔玉說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舊本云采一作薺按漢書新書作薺所以明有度也儀敎也天下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玉藻凡有血氣之類

弗身踐○新書不食作不恐食 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皆先立於已長上著 食以禮 徹以樂 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也○白虎通義引此文 明堂之位曰 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 誠立而敢斷 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 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 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 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殷用之前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漢書前作太 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得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三族也 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 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計者謂之訞誣 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 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故也 鄙語曰不習為吏如視已事 又曰前車覆後車誡 夫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 然而不能從是不法聖知也 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 然而不避者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 夫存亡之敗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 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 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 若夫服習積貫

則左右已 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雖有死不能相為者教習然也 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 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 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此時務也 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 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侈於近臣鄙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 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 隱琴瑟 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 天子宴瞻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 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 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采從美不以章 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

無節 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 天子宴私安如易 樂而湛 飲酒而醉食肉而飽 飽而強 飢而惏 暑而暍寒而嗽 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 天子自為開門戶 取玩好 自執器皿 亟顧環面 御器之不舉不藏 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不知日月之時節 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 不知風雨雷電之眚 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故君子慎始也 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巛皆慎始敬終云爾 素成 謹為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 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婬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 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 嗚呼戒之哉 無養乳虎將傷天下 故曰素成 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illegible]

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縕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后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取於墜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

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而不踞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繈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此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弒於檀臺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二世以刺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繈抱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沙邱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再為義王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田單襄王得其國由是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

過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 [illegible] 越王不頹舊家而安人服 [illegible] 以其前爲慎於人也 [illegible] 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 [illegible] 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 [illegible] 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 [illegible] 管仲之服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也 [illegible]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 [illegible] 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 [illegible] 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 [illegible] 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 [illegible] 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 [illegible] 召迷子瑕而退之 [illegible] 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illegible] 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 [illegible] 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陽狂 [illegible] 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 [illegible] 自是之後殷幷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 [illegible] 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 [illegible] 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如所以能申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 [illegible] 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 [illegible] 得賢者安存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illegible] 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illegible] 夫知惡古之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於前人也 [illegible] 太公知之故興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 [illegible] 夫聖人之於當世存者乎其不失可知也 [illegible]

凡二章 新別 凡三千五百五十四字 今少四百十四字

[illegible]

大戴禮記補注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 [illegible]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 [illegible] 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illegible] 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 [illegible] 雖不說亦不彊爭也 [illegible] 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 [illegible] 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 [illegible]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 [illegible] 君子終身守此悒悒 [illegible] 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 [illegible] 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 [illegible] 君子終身守此憚憚 [illegible] 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 [illegible] 行自微也不微人 [illegible] 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 [illegible]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 [illegible] 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 [illegible] 是故君子疑以終身 [illegible] 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 [illegible] 嗜慾思恥忿怒思患 [illegible] 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 [illegible] 君子慮勝氣 [illegible] 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 [illegible] 言之必思復之 [illegible] 思復之必思無悔言 [illegible] 亦可謂慎矣 人信其言從之以行 [illegible] 人信其行從之以復 [illegible] 復宜其類 [illegible] 類宜其年 [illegible] 亦可謂外內合矣 [illegible]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 [illegible] 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 [illegible] 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 [illegible] 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 [illegible] 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 [illegible] 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 [illegible] 疾其過而不

補也此補謂改也○尋下云補則不改似此注改字誤盧氏校本作謂文也飾其美而不伐也曰顏淵無伐善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謂不億不信不逆詐不說人之過說解說也補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而爲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其過人之過矣故君子不爲也不說人之過厚也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在猶存也補謂人往行來行知其過改否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德不孤不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言器之也補雖人有小德善之一善者亦不責備也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歡謂飲食之屬禮謂物之所禮其合其忠也來不豫往者不愼也補於物來者不逆其往者不追也來之不拒去之也愼古所通以爲順字順猶遂也遂事己往者所謂成之君子之接物因境順應無所繫戀云爾不去之不謗去之以義就之不賂就之以道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徑猶行夷之道亦可謂知矣云○舊知一本作私無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諱國禁補諱國禁子譏其故孟氏不服華色之服服法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補此以敎倨言過句猶不及凡三角倨爲過於矩爲句古謂句偏句直小人一言終身爲罪君子亂言而弗殖殖猶立也神言弗致也力亂神不語怪道遠日益云衆信弗主主謂不主也○云不絕句荀子夫霸言弗與衆言之與許也補霸言蠱異之言人言不信不和補不合忠信之道和讀倡和之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折言不苟人辭也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依前言往行也親人必有方方猶常也多知而無親補無所知行所知博學而無方言汎愛衆而不能親仁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補算選也多言而慎焉多言者謂時事煩殺也言雖多而皆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傺者君子不與也補徑好直而太徑爲儉又太遁塞於下也○徑即經字史記上林賦徑峻赴險字亦從人傺音窒高安本作傺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亟數也亟數自造而無所守補亟急也急於求通達所云邦家必聞者也好名而無體無容體忿怒而爲惡不以爲惡或曰無惡而不足恭便辟爲恭也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日聖大言自聖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甚補篤厚也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無可望也尚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命天下也五十已下非蒸社不敢游飲唯六十已上游飲也補酒一宿者曰酤或謂之鷄鳴酒○居高安本作飲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傲於從事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

不畏其神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終可知○宋本脫則字從盧本增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言其過不大也補勉免也言其不足責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倦倦補人○人當作之注行而不能遂恥也謂不能終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與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陋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音預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謂道聽塗說之言而文飾其辭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厚受本作食厚人言不善而不違之也順近於說其言說古通悅以說爲悅也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危也言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殆危也補此解失之殆幾也言說之則幾於身爲之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葸畏懼之貌補葸畏難也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補不善者亦身爲之矣遠當字則近之也補近謂近其身宋本作近後出所破字下當從此近字從所改諸家注皆當讀爲遠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心見於言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謂心目也元本作而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流謂部分也術心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補復如言可復之復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悟也悟亂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誣妄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文王曰省其喪哀觀其貞良也○貞也上宋本脫其字從朱本增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勤元本改爲勤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補無所奈色也色也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補言君子之屏去不善無所勉強於心色之間是人所難能也太上樂善太上謂最上者其心本不爲也太上謂五帝其次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謂其上者仁者樂道智者利道其次者利之而爲之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此自執而誣於善補彊讀彊太上不生惡無過其次而能夙絕之也有意而隨絕之其下復而能改也既爲而能改之補復謂夙絕之則不貳之過也貳而無過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鄂鄂辨屬也論語曰其言之不怍與今論語異宋本高安本改不怍作行身以

戰戰亦殆免於罪矣○免宋本改作兔從元本改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由古由字以爲猶字居由仕也故曰父母爲嚴君子孫爲臣民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其不安危也補推家而致之國事有小大人有存之寡埋存乎此矣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承嗣謂家子也補承丞也春秋左傳曰請承爲司丞者官之偏貳故卿大夫之臣則私臣自稱所讀以子除也可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補宮室謂家人也○所子之子當爲予當爲子寓者互之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家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居家理治可移於官也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栗恐懼也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乂也乂治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補唯人宜其慎也是以易有履虎之言詩有臨淵之戒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不形於面使而勿貌也不以貌勞之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論語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遠者以貌近者以情補所親尚質所疏尚文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凡一千七百六十字今多二十七字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補孝貴忠誠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父母身之遺體故不敢忘其親痺亦弗憑補痺卑也弗憑不恃憑也○痺宋本作痹誤不苟笑不苟訾補訾毀也隱不命人有隱者不許之也臨不指爲其疑也故不在尤之中也上不孝子惡言死焉死且不行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已補不以橫逆加人人則惡聲亦不至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處安易之道以聽命也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常也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補使人以恕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故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補父存若居不由阼立不當楹之類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使敬其父母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謂諫大夫鄉士之孝也以從德命補言以德事親士之孝也以從德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養以地任力致甘美自食其惡者也任善不敢臣三

德紀王者之法三德三老也故孝子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諱之以道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凡二百三十四字 今補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 有忠與禮孝道立 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 以不可以己能而責人之不能況不能○順盧本作訓下同 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慈祥與莅官者言言忠信○今儀禮文慈祥上亦有忠信字敖繼公集說據此添以爲衍也

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 補微諫幾諫也不倦與諫也 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 豈小人而已哉乃犬馬之養 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 補不入不得乎親也敬而未安是色莊也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 隨所欲也 居處溫愉 補孝子必有和氣愉色 著心於此濟其志也 補此者如上所言也居心於此以成其孝之志

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 補知其能自取過則稱已也入謂納其言○人宋本誤入 不可入也吾辭其罪 補親若不從又無罪然所謂子爲父隱 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 衛詩凱風之末章也子自責任過之辭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小雅小宛之四章也 言不自舍也 申可以入之義也 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 補解詩之言所生者謂父母也不忝父母有可恥之行所謂無忝也 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 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 補臣以人不非其君爲能忠子以人不閒其父母爲能孝弟以人不恥其兄也 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 補孝終於事君弟終於事長君子以其孝弟知其能終

凡三章 新別 凡三百二十四字 今多二字疑子曰衍文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補不辱辱親○養去聲篇內同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 公明儀曾子弟子 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凡言事親未意先承之已言則諭之以道 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 ○小戴作父母 別出曾子 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 ○呂氏春秋作篤 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 補遂猶成也○集本云一作親按小戴作敢及於親 故亨孰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 ○舊本云鮮一作羶小戴作亨孰羶薌 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 ○小戴無皆字焉作然也下有已字 民之本教曰孝 補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所由生也○民小戴作眾 其行之曰養 補養謂衣食 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 補以忠禮安省否 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 ○小戴及呂氏春秋並無久爲難以下七字 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 補謂能卒也○舊本云慎一作敬按呂氏春秋作謹 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 補古文仁義之義本作誼故誼爲宜也凡此皆以形聲相和 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 補有分布於事各有條理之謂體 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 故禮者體也○墨子經說曰體分於兼也若二之一尺之端也○體小戴呂氏春秋並作履 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反呂氏春秋作逆 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 ○小戴無此句 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 補置植立也衡猶橫也○小戴衡作溥下衡作橫 施諸後世而無朝夕 言常行也 補施延也○施以豉反 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放猶至也準猶平也九夷八蠻七戎六狄謂之四海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大雅文王有聲之六章也 孝有三大孝不匱 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中孝用勞 勞猶功也 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 補此王者之孝德教加於百姓形於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備物之謂也 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 補大夫士之孝 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 補庶人之孝○小戴有思字愛宋本慈上有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 ○小戴喜作嘉 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當下氣柔聲 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 謂哀服之三年祀謂春秋享之○小戴云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 此二字小戴脫 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 ○傷小戴作之 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 疊此句○小戴 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 ○小戴作天之所生人爲大 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 ○小戴下有不辱其身句 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 補頃當爲跬聲之誤也小爾雅曰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字本从足圭聲亦或爲頃以唐韻言之跬與頃聲相轉入紙蟹也○小戴之作而忘下有孝字呂氏春秋云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 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 補一出言三字舊無據下文增 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 補徑不由正路也不游謂行水不由舟 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 補殆危也○孝經云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弗敢毀傷能全支體以事其親可謂孝矣 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 ○小戴及於己作反於身 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 ○今小戴無然后字則字憂作羞 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夫子孔子○小戴伐一木作斷一樹

凡三章 新別 凡六百五十五字 今多二十八字按草木以下二十八字小戴原在此之譌也疑大戴舊本脫此章故未計入字數後人從別本校補遂附之篇末不與前文相屬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 單居離曾子弟子也 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 補如由己使若父母之過由己致也○中去聲篇內同 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 補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皆同 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 補從順也無犯者事親之義也雖臣之於君亦務引之當道非徒自沽直而已故春秋賢曹羈以爲能順諫也 由己爲無咎則寧 補謂順諫 由己爲賢人作亂 補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以善言達於親也 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之安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 補齊莊敬其色○齊如字 言必齊色 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 補爲人父之事孝子以敬爲難孝子易以愛 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尊事之以爲己望也 謂儀象也○尊作尊親 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 補養猶隱之如中也養不中之養 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於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 補越遠也言以能賢加其兄一人亦疏之也 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 謂冠娶也 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 正以使之以弟道 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以且敬之 補兄之道然猶曾子謂事兄之道不變則怒罰之 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矣 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 補言大者得自由也言禮貴由其大者不責能自以不由其小者與謂也小正傳曰其必與之獸 飲食以齒 以長幼也 力事不讓辱事不齒

齒長辭執觴觚杯豆而不醉觚器也實之曰觴杯盤盎盆盞之總名也豆薦器以木曰豆以瓦曰登補觚實二升豆實倍之言不醉者亦謂以豆盛酒考工記曰飲一豆酒和歌而不哀補傳曰哀樂心也故君子哭則不歌歌則不哀而樂哀皆喪夫弟者○飲食以齒之上此二字當在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補曲禮曰並坐不橫肱又曰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干犯也逆色怒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補行而張拱曰翔不見於顏色補言勞而無慍未成於弟也補小之曰以與上諸事皆體之小者故未成於弟之道也

凡三百六十一字今補

皇清經解卷六之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五

學海堂

大戴禮記補注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衡橫也○夫行則行謂行去聲天下無道故若言如故若且自故也補所欲求也補苟求不孝不悌以罪人也淮南子曰暴傲悍而罰之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言爲吏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與道者與富貴吾恐其羸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或猶惑也補富貴不淫或貧賤不懾或爲人也恥不以道然後貧賤宋本誤羸以高安本改富無易志○與平聲贏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中庸曰莫見於隱莫顯於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廧藏書字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補孰有凡殺有時禮也補不能愛物則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不能仁民不仁於民者亦將不仁於親也補皆以小及大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古說云言扶化之者衆補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曾詩干旄傳曰譬猶繅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涅則赤也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補前者引後者推前者故日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補各從其類也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分重合輕斑白不任第達於道路也不無席則寢其趾猶寢此也言裁自容也補寢於尊者之席末猶所云坐於足使之爲大夫則否○夫人行無禮古音負否皆也

與跖合者近市無賈○賈音古無恩邱也在田無野田無廬也○野古通以爲墅字行無據旅守直道無所私補據安也旅逆旅宋本作旅也言行無常舍○旅元本作依誤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行言如此則其所杖者皆可因爲補因親也富以苟不如貧以譽貴則常不可無也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死致命也見危不苟免也補董仲舒說春秋曰不苟死於位以曾子此語貞之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公不可避也不死於曲禮天戴生日父母之讎不可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聚國補曲禮曰兄弟之讎不反兵父母之讎不與同其從父兄弟之讎不爲魁其下有相見相問相揖相迎不與同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曲禮曰朋友之讎不同國朋友之讎不同國朋友不讎其讎也族人者謂族人焉君子皆謂面朋面友絕屬者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言珍寶深藏君子盛德若愚也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補比親也道雖險而行則循其常無弗達也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不好責於人而不知自反也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補病之也下人下於人也子張問達子曰慮以下人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補重言惑闇甚之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補無相知者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曰友之也無主也曰主客之而已補若顏讎由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故曰君子何患無兄弟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補庸用也孰誰也補與答子張問行同意

凡三章新別凡五百七十字今少六字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補問君子進退其如何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言行二等可觀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補謂其功也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補謂其守也○此二句舊誤入正文今校改宋本誤傳又以注入正文並从大典及盧本改則君子之義也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補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故知大典作知之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不與處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以其名譽以求祿也補此言人之貴苟求寵愛也不比譽而取食不校附虛聲以干祿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言修己以事人○舊本云取一作交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說音悅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勿勿○戴氏校本作忽忽無惮惮於不聞惮惮憂也惶惮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補上尚也○蔬元本作疏舊本云孜一作孳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補宛曲也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補小人在朝多逐害於仁智者君子之人不枉己行而懷其屈也○仁宋本誤畏从戴氏校本改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補君之前言行於勉不行然猶忠誠可謂仁道也雖諫不受必忠曰智補猶忠誠而諫之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衡橫也僨僵也手足不揜四支不被補手足四支疊言者申勤耳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注二十一字宋本人正文从大典改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補有士不用則君之恥○大典脫則字在此上是故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補君子天下之爲富則以仁爲富也天下之爲尊也天下之爲貴則以仁爲貴也○舊本云一作昔者舜匹夫也上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仁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補君子未嘗說富貴也爲此語者猶孫在其中之意○唯仁宋本誤惟以大典改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補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初無父母後交讓國遂退北海之濱而終死於首陽補言君子雖不富貴亦勉於仁以足上意也少陽篇曰伯夷名允叔齊名智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補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析城出故云河濟之間表綴言爲人準望也凡樹臬以表位曰表舞列之表曰綴○表宋本誤喪綴宋本誤後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且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凡四百八十字今少一字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補衡平也言平也不苟合也補革改也平言不改其所守故君子和而不危言也然亦無不以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補不賢不以爲賢而用之入境本及郊問禁請命○入人宋本誤八八从盧本改注六字舊誤入正文从戴氏校本改不避患而出危邑補師敗不苟免也○宋本誤通邑通色並从戴氏校本改則秉德之士不讇矣故君子不讇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補乘陵也說音悅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補相助也○長上聲嚮爾寇盜則吾與慮補人有寇盜嚮者則爲憂之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鳥之高翔也補有世猶言有時也義者裁者當爲禍哉之哉與仁者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突字誤依注當爲鴥注舊在嚮爾下失其句讀仁者殆恭者不入○殆危也仁者危之恭者又不受也殆字从大典刪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補使用也補邇近也違去也是故君子

藷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汙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藜藿豆補錯居包含無道則小爾雅曰栘之實謂之橡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耳入里必式不作之也補凿禮鄭君□爲不誣十室○式宋本爲式

凡二百二十八字今補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疾病疾甚曰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元華其子補檀弓曰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檀弓申字子西則華字當作申形似致誤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女哉然而君子之務盡行之矣補微乎歎辭顏氏子淵也○語去聲盡大典作蓋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生之之所由生也○死地也補蹷也曾大典作增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古者謂父母爲親戚春秋左傳伍尚曰親戚爲戮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有老宋本有老字親宋本親从大典增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補六十曰耆五十曰艾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謂高明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董仲舒策引此文云行其所知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久宋本作入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雖騐白經鮑魚而失香也○貸音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貰文選辨命論注引此文作實擧宋本作貸从大典改辨命論注就字下有者也二字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如日之長雖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者矣言未見好教欲人之善如受如飽疾子也補子疾新愈能食而又饑之有節如人者誨之不倦而又以漸也○食音飤子下宋本脫者字从大典增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謂擇善而改非也補與來樂聞善言未者與之也

凡三百八十五字今補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而猶汝也汝單居離弟子不□□聞則言之也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人首圓足方方因象之天地因謂天地爲方圓也○周髀曰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也淮南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天之圓不中規地之方不中矩天鎭其道曰方一曰圓謂水也○補上平天者親上首下平地者親下是動物下首謂植物易文言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是也圓形動故動物象之方體靜故植物象之奇偶之數凡圓環而二方周而四是爲天地奇偶之象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補揜覆也天之象天地皆渾圓如丸天旋於外地止於內水繞地而流人附地而行雖不知有側北極至於南極首直天戴天足履地如蟻行案底所未見者爲地下此側立之時倒懸之患也昔者黃帝問於岐伯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大氣舉之然則地圓之理古聖發之皃蓋天家言天如倚蓋地法覆槃荀子云槃圓而水圓盂方而水方知槃者圓器是亦謂地圓形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道曰方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陽也圓者陰也補荀子理故以名天地也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景古通以爲影字外景陽道施也內景陰道含藏也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火氣陽也○而金水內景宋本脫此注補荀子曰明外景清明內景金屬陰也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施化賦也體生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神爲魂靈爲魄魂魄陰陽之精有生之本也及其死也魂氣上升於天爲神體魄下降於地爲鬼容反其所自出也○者上宋本脫也字从朱本增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象由陽來禮由陰作仁近樂義近禮故爲陰陽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从宋本改偏則風俱則靁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偏則風謂陽氣也補春秋傳曰陰陽相薄爲靁激揚爲電也○補月令仲秋雷乃收聲雷電皆陽氣爲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不應日霧陰陽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陽氣在雨溫暖如湯陰氣薄之不相入轉而爲雹陰氣在雨凝滯爲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爲霰故春秋藏冰以禦霰者陰陽之象也補易中孚傳曰降陽爲風降陰爲雨升氣上降氣下也陰起而陽還其暴雨亦暴雷電陰陽氣自上薦之則爲雹陽和合其陰也其光長而雷殷也溫爲尊寒爲卑故尊卑見尊益自卑則寒濕決絕矣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言陰陽所生者舉其多也補動物皆天之所生天氣又自分陰分陽毛羽外見故陽介鱗水伏故陰也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倮匈謂無毛羽介鱗也陰陽之精也人受陰陽純粹之精有生之貴也凡倮蟲之精者曰聖人補亦兼陰陽氣而生也補人倮匈而生謂之倮蟲五方之民形異性殊云倮蟲之屬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月令注以虎豹之類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龜鱗鳳所謂四靈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龍陰風陽也補龜陰火陽灼龜兆吉凶也管子曰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白虎通義曰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兆下大典有先字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役謂使之也聖人爲之役使也補多聞曰茲不止四者二句原本作會四者非無龍麒麟爲四靈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金神孔子云古者修其禮行明德以致龍鳳麒麟而至信立而白虎擾言從義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役字宋本倒在聖人上从元本改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鬼神外祀百神也故在宗廟之上也補主祭主也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麻審十二月分數於昏旦定辰宿以驗時節之衍否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八音八卦之音也補八風之高下清濁律以定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管長則音下而濁短則音上而清乾爲石坎爲革艮爲匏震爲竹巽爲木離爲絲坤爲土兌爲金也○宗宋本譌宗从本改律居陰而治陽麻居陽而治陰律因地氣以治天事天因律麻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麻以時治律以候氣其致一也補揚子雲曰上律施之下律和之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五禮其別三十有六制五衰以別親疏五衰五禮謂之五等差也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以樂致治心也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五味所以養陰以養陽食各偏一藏故五情之發入若肝入酸入心入甘入脾入辛正五色之位補五位青於東赤於南白於西黑於北黃於中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五穀麥黍稷麻豆也補注引五穀秦漢依此文也鄭君說孫州穀宜五種有稻無麻冬食麻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注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尚也補牛土畜司徒奉之羊火畜司馬奉之犬金畜司寇奉之豕水畜司空奉之雞木畜宗伯奉之周禮與五行傳所說同也月令以羊爲火雞爲木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天子之大牢補太牢天子諸侯角尺大夫索牛也夫亦太牢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大夫以特牛舉以少牢大夫以太牢諸侯國語曰士食魚炙祀以特牲牛祀以太牢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宋本脫牲字从朱本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天子之士亦少牢也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不言增特牲其文已著又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爲主補祭殤者無尸其禮亦有陰厭陽厭之厭人薦不立尸宗廟曰芻豢牛羊曰芻犬豕曰豢山川曰犧牷色純曰犧體完曰牷宗廟言芻豢山川言犧牷互文割列禳瘞是有五牲割牲也列牲以祭禳也瘞埋也補割列披磔牲以祭蠱攘疫禳也月令曰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注磔也陳牲而不瘞若祭山川度縣是也○禳宋本譌禳从盧本改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補自律麻以下備言聖人法天地之事

凡五百九十一字今補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六　學海堂

大戴禮記補注　曲阜孔檢討廣森譔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武王踐阼三日（既王之後補帝子曰昔位在阼監不遠有武王踐阼篇云既主之後書銘詞有席監不遠視邇王所代又王自稱予一人故盧君知之也竹書四十一年一降不由但自嘉西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後是貳之升一阼階況武王喪終觀兵稱太子發安得丹書之升年遂踐阼武王當君位乎溉郡古文尚書依託非可取驗適）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惡猶於何也言於何有約言而行之乃行萬世猶得其篇○惡音烏常通解及王氏注本作恆後同）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言忽然謂不可得見補意古道與為之與○宋本）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觀昔字从舉記注引此文增黃字無字意平后經論語曰意與之與補丹書古籍之遺典舊說以為赤雀所銜瑞書誕也○齊音齋）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端正也冕冠也補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屏謂之屏補文負屏北面負屏天子宮室門屏也鄭志云京宮室因諸侯之制故下爲復堂則屏在路門内也○宋本無師字）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補言不敢以君禮受之乃可信○宋本作侯非）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補人君尊東鄉至此易位以自就西方之義今記文以為正義○學記引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也○東面正義所加○）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補唐書本作強自新滅字變體作七別字也）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補書文為強滅作七別字也凡事不能自強去執於此則枉也補強勉也言立則不能直道行也而往意未曉○此皆詞之義）敬者萬世（補上與世協與敬與藏協）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補問先帝之道要而已此約之所以對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補仁守之謂先皆謂子孫無窮之者於百世○補天命謂善民其庶立大節依於此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於十世外以正義作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及身謂此也○於身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補惕懼貌作頌若惶恐諸解王義作也以補記於物以自警戒也）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机為銘焉（補几坐几也以机字作几）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劍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補器古者器皆有銘以自警流手）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補敬前謂當先慮其危以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補又當以念不作不敬）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補可以言憶反側之間不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注所監不遠一作不遠上海代所監不遠近在有後○一章當从志字方與上海下代合韻○以志字為不吉按席四銘通為一章）

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言為君子榮辱之主可不慎乎㖃耻也○注㖃有兩訓疑也字本作㖃嘔之言所能害於口也是故入君出言為戒故以為語）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我照鏡見不能以是為戒）

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補溺於民盧大人之禍故或以自新戒或以游為鑑也○古讀溺如因詩秉心塞淵亦與人為韻）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室者慎其始也天下者難其相也補之甚危也杖扶危）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補惡於何也忿者惡也道用及忿也乙又疐之道而行之○嗜慾當作慾嗜與貴合韻言身杖相資也因失道乃嗜慾安樂之戒也）

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補雖夜解息其容不可以奇帶於寢故因言之也補以壽言者於疾戒色先過釋）

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補履在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也○注意以富為財不費也補履亦勞其慎之戒勞為論謂勞與富音義兩韻此不能之之勞與富韻又與恭則壽亦通韻故云兩）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補施互與舉字本改鑄互取焉補上从通解改）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補逃驕也逃如民逃其上之逃也○能戒其驕息而不志識也杖立不謂能懲其所本作枝今本作志則忘本作弗及則懃○）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補記謂功無可執故失其名也補杖朱子謂杖若已知不懃則本無持則能今持有風所以諸言搖搖○雖有聖人補言風其將至先有搖搖聖人亦不能為謀也○論行人然）

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補戶也牖也補塞也以時開闔○補閉之從通解閉宋本脫牖之字○下先祭時而敬之也又齋祭之處也）敬祀皇天敬以先時（注从通解改下文以為上字○敬祀皇天以天地之財）

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服以順誅下也武四讀顧如詩也）

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章與洋水為韻屈伸之道於弓取義補古一音屈伸之行過補得一時言也）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張惠言曰戴謂造矛也音矛之作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也言易見造矛之羞不忍也重之言少進弗）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補之不恐則為也須臾之間由一羞終身之朝楚君子勇於殺人之禍也子中孫十有章八緒蔡邕銘論云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机楹杖之銘凡十有八章○金匱曰武王至曰吾欲造危言以戒後世○）

（凡機器械之銘有若干銘以書於器令自照見其形○陰陽以禁其欲安危存亡○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所監不遠視邇所代○身不正無以正人○凡日扶人安無以安人○苟書之則陽書其事以示後世○書曰身之德行則福日望富且書書之○道反書井泉無二滑漲連閉相寫常則者當有人○致敬賓客貴賤無二書鑑）

凡三百六十五字（三百當是六百之誤）

衞將軍文子第六十

衞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文子衞卿也名彌牟子貢端木賜也衞人相之也補世本日衞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在傳以為彌牟也○宋本唯篇首字作鄉）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論語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補詩世者謂其詩論其世也周禮曰誦詩世奠繫）道者孝悌（補道導也論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補）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補體成也言能受教者也論語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也禮樂之文也○文德注宋本作受教者也）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言能受教者謂七十二子也○人字當从文選注引此文改作聞之）孰為賢也（補）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補賢人稱人之賢不妄言不苟譽）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謂大成小成也或先就夫子而來或已見也）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補已成者已見者未得及也或退而未得及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以子貢之辯也讀如辯之辯）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顧回魯人字子淵○謝朱本作詩）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大雅下武之四章也媚愛也應順德之君也一人謂天子而言能成其德孝思惟則此文在前篇中引詩皆斷章取義）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補以言遇有德之君也於諸侯受爵命其能盡御進也未春）貧如客（言安貧也）使其臣如藉（藉借也如借力然也）不遷怒不探怨（補人有怨不逆探）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冉雍魯人字仲弓）孔子曰有士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使眾也夫子因其性不好怒故大雅蕩首章也言內）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說妄也書曰性終作之辭也）其言曰性（其性不苟惟其陳妄）都其富哉（雍能仲由亦於政事能借仲由治其都也）任其戎（一讀哉任其戎為一句補古通以為戎字）是仲由之行也（仲由衞人也字子路一字季路大夫注有誤文）夫子知未以文也（其節）勇也（上从宋本改○未字宋本劉本）在知（也上从朱本）曰詩云受小共大共為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殷頌長發之五章也頌言下國為諸侯言其文或以義勇質直未以禮樂○朱本說日）（也言下國信家其富詩為駿厖古有二文或以禮樂）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懃（字从朱本增一作共云共一本作供也物猶事也事省）

說不是冉求之行也冉求字子有冉雍之子為季氏之宰補冉有仲弓之族按古家語及弟子傳求雍並少孔子二十九歲明非父子也注誤○宋本脫也字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為國老宜為國之尊也言任為鄉相也補克能也以天下行於天下也周禮三公為老者春秋左傳曰子為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威儀三千則難也三千能躬之行威儀則難公西赤能行也補此數子華之語得禮待貌而發言行辭故下問何謂也注因曲言其能躬行耳非本文意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言禮待貌而行辭所以擯贊三主人在於人主人聞之以成公西赤聞之以成家言以成其禮也補此當為一句言威儀三千主人聞之云云而令賓客聞之云云為成主或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補則通矣者為不足之辭故語孟武伯曰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云先生猶有難之亦所謂先子之所長也補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補不貌為君子竟盡也敦厚也於人也無所不信補故下文稱其忠與信也其橋大人也橋高也大人之大也高常以皓皓補皓皓虛曠無長生久視之意是長生久視之術是以眉壽眉壽者無所憂怨不損其惟以壽父母故下文稱其孝也曾子能養志當以壽言之使皓皓是曾參之行也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此文子問時年未三十不得以壽言之傳諸知眉壽者皆也是以眉壽以會迎以令尹晉人也字子以鄉舉皆不聘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天道曰至德地道曰敬德人道曰孝應其命也德之以天地德四代日天德有地德安天學夫者天地之德也皆以無私為能也動而集施者德也待人因事弟德之序也德故天之德有廣狹矣自餘禮義忠信已下皆為信德之厚也則為禮厚其行則為孝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中衣聲故宋本誤○從元本改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天民補善善也無所告者不侮之窮也○敖音傲是顓孫之行也顓孫子張陳人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弊傷也補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泂酌之首章也補大雅美大子之美也君子其春秋傳曰夫子以其仁為大也不學以深能深致隱賾也性嚴厲而能斷決七十篇說精微時人不宏好爲人子厲以斷夏云爲人性不斷也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卜商字子夏衛人無所成列也以退仕則尚謀鎮鍇如斷言銀齗進與之則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故子貢云卜之門人小子張子夏交友之不可則改之也宋本誤從戴校本刪云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小雅節南山之四章也補殆危也無近小人以取危險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言其鄭於德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也補利民者春秋左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廉省也言苟利於民者必損上以益下是澹臺滅明之

行也澹臺滅明字子羽魯人也補武城人中之矣補夫戾魯之言大夫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言偃魯人也字子游為武城宰也補弟子傳曰言偃吳人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如是偃也得之矣補成其慮也給捷也及事而用之故給中庸曰凡事豫則立○善大典作行是字宋本倒在如上從朱本改獨居思仁公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閣下宋本有之字從周禮司儀注引此文刪官司儀注時揖異姓土揖庶姓家語日以為異土言殊異之土揖似妄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也補謂以兄之子妻之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人不履影不越人之履不履人之影謙慎之至也是高柴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補噱則齒見笑則見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之行也高柴齊人也字子羔為郕宰躋也恕也北事於葛恭也敬者詩殷頌日聖敬日躋此賜之所親觀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未逢明君也補茂盛也一皆也審茂信美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其見行也未知中否請嘗以告請嘗以告者也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女偉為知人賜質由偉實也為知人也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觀也孔言大為知人也再言賜者善之也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願聞之也言未至未及者謂其德廣厚也○得下宋本大典刪則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克好勝人忌有惡於人也論語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也晉平公問於祁傒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平公悼公之子晉侯也祁傒午之父也職祁午也羊舌大夫羊舌肸之父也補祁傒左傳晉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羊舌大夫為尉則又未審何指之父祁祁傒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閹知之言處之居同者恒相為知之也補閹猶長上聲祁傒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能改過而無宿留也恥而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主於善謙而正補侯字誤奄悉盡也盡善而蓋侯大夫也是其端也晉官有公車尉公行也詩云殊異於公行也補晉其為公車尉也有公車尉行軍之官並以公族為之左信而好直句其功也傳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則羊舌亦公得為公車尉也舊說羊舌先姓李有人盜羊而遺以頭受而埋之及盜事發乃出羊頭明已不食唯賜其舌存因號為羊舌氏異聞之傳近詭異焉其至於其為和容也溫

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句其志也和容謂主賓客也出謂出言有時補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傒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斅往蓋趙文子之行也晉大夫趙武也補文子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不苟免於難也然亦不亡其身不死於不義也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其謀補陳謂陳其德教蓋隨武子之行也晉大夫也世掌刑官後受隨范會名也季字也武謚也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補淵深沉泉深靜也難誕不可欺也○內音納生史記索隱引此文作與蓋桐提伯華之行也晉大夫羊舌赤也邑於桐提讀羊舌氏之田有三縣伯華食銅鞮叔向食楊氏季夙食平陽也子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語在說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補能以禮自輔直也孔子曰隱栝之旁多曲木也補隱栝者正方曰隱正曲者曰栝直己而不直於人補能以下人○宋本脫於字从元本增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衛大夫蘧瑗也補孝子慈幼允德稟義校戴氏本作老○子貢補言終身約貨去怨輕財不於補行不放於利則寡怨矣蓋柳下惠之行也魯士師展禽也食采於柳下惠謚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補少儀曰事君者量而後入○宋本作量於其君从元本刪其字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補橫者君曰可否不曲從君之命曰可臣蓋晏平仲之行也齊大夫晏嬰也○宋本脫蓋字从楊氏大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楚人隱者也○索隱引大戴記云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按此與今家語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去聲○易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補觀謂從亡時也於四方也以不能學為已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晉大夫介之推也魏翟日封介山而為之禁令按此報大德之優游補王逸章句曰介子推從行道乏糧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得國賞諸從行者失忘子推子推遂逃介山隱文公覺寤追而求之子推遂不肯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燒而死

凡一千五百八十四字今補

皇清經解卷六之六終

大戴禮記補注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五帝德第六十二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補榮伊人名○言宋本作令从史記索隱引此文改索隱引作何二邪並作也無者字)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補諸榮伊作也史記正義亦引作)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為(補此六君子已不能盡知黃帝久遠何以問為)先生難言之(補太史公曰上古之事長者猶不能詳也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補卒終也業事也猶已事也)闇昏忽之意(補言荒忽不可明也列子曰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若隱若顯○戴氏校本闇字)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補固陋也)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補司馬貞曰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國語云少典取有蟜氏女而生黃帝炎帝然則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黃二帝中間凡隔八帝五百餘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豈黃帝經五百餘年而始代炎帝後為天子乎何其年之長也少典氏後代之子孫賈逵亦以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其後代子孫而稱為子是也)曰軒轅(補帝王世紀曰長於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補史記作彗齊彗疾也書曰多聞而齊聖齊亦疾也齊字高誘注呂氏春秋引本或作叡齊音治)五氣(補五氣五行之氣)設五量(補黃鐘之龠合十二龠十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也)撫萬民度四方(補度宅民地)教熊羆貔貅豹虎(補貔執夷也)以與赤帝戰于版泉之野(補漢書作阪泉自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史記作貔貅集解引此文增以上為虎豹六者司馬貞曰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三戰然後得行其志(補神農氏之後也赤帝炎帝字从太平御覽引此文增史記作)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補周禮曰天子負斧扆八尺以上為龍扆雲蓋其上畫雲氣昔者黃帝受景雲之瑞以雲紀官又以雲為扆也)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補若謂經所言皆黃帝所作為也○故史記作古字或以為古文也說文解難字若是為解)時播百穀草木(補時播順時所宜也)故教化淳鳥獸昆蟲(補淳化鳥獸昆蟲○史記作淳化鳥獸昆蟲)厤離日月星辰(補離讀如離之離謂七政也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數容成作曆)極畋土石金玉(補畋治也極言至於四海也○史記作水波)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補此文勞字下史記有勤字此勞勤字作心力耳目)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補山海經曰黃帝之世有大臣...○案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子之世有曰...)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補五帝記其功德作利三王記其法度○記史記作說)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補辨...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補宿猶久也無宿問則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補宋本高陽下有天下號也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補史記作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史記)養財以任地(補任財以土作材宋本亦作材从索隱引此文改)履時以象天(補履行也史記作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補○記作絜)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補幽都也漢地里志居延澤在居延縣古文以為流沙地也漢沙之外故經言之近之東西游境遠或流沙也三王德薄不盡至也蟠木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史記作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補砥礪平均也○史記作砥屬宋本改从)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蟜極之子也(補蟜宋本譌作橋○世本云帝嚳者黃帝之曾孫)曰高辛(補太史公曰黃帝之孫玄囂之孫蟜極之子其國號以章明德也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為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補急讀如急痛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補以利誨之宋本作作今从史記作)麻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補實日曰迎日日曰送史記作曆日月而迎送之以時序辰宋本作厤今从)其色郁郁其德嶷嶷(補○索隱云大戴禮作郁郁)其動也時其服也士(補士服卑也雅服士之同)春夏乘龍秋冬乘馬(補史記作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龍木氣乘馬金氣於易震為龍乾為馬春夏陽從龍秋冬陰從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補○史記云帝嚳溉執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補○史記作服)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補放勳堯名放勳乃以為號以其文德也○史記作重華文命之類其名號也趙岐注孟子稱放勳乃見堯典之文)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補如日其色溫其容盛也)富而不驕貴而不豫(補豫樂也○史記作舒)黃黼黻衣丹車白馬(補○史記作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伯夷主禮(補鄭語曰姜伯夷能禮於神)龍夔教舞(補堯時龍作納言夔典樂○宋本作藥)舉舜彭祖而任之(補彭祖陸終氏之第三子錢鏗也日昔堯舉賢無方然)四時先民治之(補謂分命羲和四子授人時敬)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補此四凶族竊其名字堯投四裔古文尚書曰竄三苗于三危以禦螭魅言變者化其俗也左傳曰殺之於羽山有人以殺也旅三三危山名在沙州燉煌東南也三十里括地志所謂三峯殛言之殺也殺山縣之東在拜山南也禹貢所謂羽山夏書曰殛鯀于羽山誅也遷死其於遊其三年不施不死者言其終殺之○史記作州陵都作州范作殛)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補詩日亦不夷懌)

說音悅○夷史記作懌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稼事親(補本紀曰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補河濱器皆不苦窳宋本作漁从御覽引此文改寬裕温良○宋本敦作叡知時下有畏字親親下从御覽引此文改宋本作敦今从宋本作時)承受大命依于倪皇(補倪皇宋本作倪字誤當為娥皇儀娥皇即舜妃娥皇也古音儀娥近承受大命依于倪皇○春秋以倪为儀从羲皇)叡明通知為天下王(補為所歸往天下)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補敷分也分九州之土也爾雅日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宋本譌)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補國語曰稷為天官之義天官也)羲和掌歷敬授民時(補羲和重黎之後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因之舊民以為舜掌)使益行火以辟山萊(補益字大費舜之賜姓嬴氏)伯夷主禮以節天下(補女修之孫皇陶之子也○宋本作...)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補籥舞有文舞武舞者唯萬舞至湯古也)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補孔廣森說詩毛說大雅云七月七之舞以為孔廣之...)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補經常也率循也)其言不慝其德不回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補大教夷人之國)鮮支渠廋氐羌(補鮮支渠廋國名國語曰西戎之國也史記作析支渠搜)北山戎發息慎(補此北方之國)東長鳥夷羽民(補東方之國)舜之少也惡悴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補蒼梧山名在零陵營道縣九疑山也舜巡守死於蒼梧之野因葬焉)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補自顓頊至鯀五世○舜禹近之世未詳)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

可信補漢書作勤成也史記作遵 史記聲為律身為度補聲之高下與律相中身為度則布手知尺舒肘知尋稱以上士補稱為上德之士史記作稱以出亹亹穆穆為綱為紀巡九州通九道補九州之道也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史記作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補陂障也禹貢曰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爾雅曰吳越之間有具區楚有雲夢秦有楊陓宋有孟諸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晉有大陸齊有海隅大戴禮之九山謂岍岐荊壺首太岳砥柱析城王屋九山之名見禹貢為神主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補廣雅曰東方昊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補贊佐也舉干戈以征不享不道無德之民補不享若有苗不道若防風氏之屬朱本盧本作庭本若不來享道也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補賓猶服也九州之內各有所據朝鄉黑齒之國陽之山羽民裸民之處至交阯不孫之鄉吞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工之所窮衛山之上夏海之窮衡山之下穴之國 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補人謂是人如至矣非其人以說之不足以說五帝之德也 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聞命矣補言予不足以受命而識之 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為道諸夫子之所補宰我或以說告夫子 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補弟子傳曰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或失之貴或失之否詞同而旨異王肅家語輒反之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望文構造致誣賢哲可嗤之甚

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凡一千一百三十五字　今補

帝繫第六十三

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補產生也古者謂子孫為子姓姓之言生也故是篇本其族姓所自出者謂之帝繫以代年校之往往非父子然皆以古書本其所產也 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 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為帝舜及產象敖補象為人傲很因以為號劉昊云書云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史記及人表作句望蟜牛世本作係芒史記及人表作蟜牛文也○蟜世本作係宋本譌象產此祭法正義引此文改 顓頊產鯀

鯀產文命是為禹補漢書世本作文命是為禹 黃帝居軒轅之丘補山海經曰軒轅之丘在窮山之際黃帝所居也海外西經曰軒轅國在北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補國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生而異姓者四人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是也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即少昊氏也黃帝子有倉林已姓昊氏為黃帝之子姬姓若青陽是方雷氏所出也昌意則嫘祖所出二子與二姓不同也 青陽降居泜水 昌意降居若水補昌意下居之水名也此文人表作泜水出蜀旄牛徼外南至朱提故曰降居泜水氏春秋日顓頊生自若水 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補山海經曰黃帝妻雷祖生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濮又顓頊為昌意之孫與此異世本作濮史記作僕書 顓頊娶于滕隍氏滕隍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 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緺氏產重黎及吳回補山海經曰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重之名為句芒吳回之名為祝融重黎祖童生重黎人也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又吳天曰黎司地史記曰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宋本譌作禪世本作吳回○世家云老童復居火正 吳回氏產陸終 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補鬼方西落鬼戎○人表作女嬇 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左脅六人出焉補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概以常理○粥音育世本云剖其左脅獲三人焉剖其右脅獲三人焉 其一曰樊是為昆吾 其二曰惠連是為參胡補宋衷曰參胡國名斟姓無後 其三曰籛是為彭祖補彭祖諸國大彭豕韋諸稽昆吾蘇顧溫董姓別為彭伯湯伐之昆吾為夏伯武丁之世滅之故曰彭祖八百歲謂彭國八百年而亡非壽也 其四曰萊言是為云鄶人補云妘姓也妘姓鄔路偪陽唯鄶在焉○世本作萊言實鑛死也○上云世本作鄶人處事於左國之記日昔有鄶君好治宮室又云鄶為鄭所滅 其五曰安是為曹姓 其六曰季連是為芊姓補安連之後未有國至周興其後封之鄒楚 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補楚世家云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黮熊黮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熊渠凡九世也但穴熊上距季連非父子也杜預以為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宋本譌作十

世孫○宋本譌作婁鯀出自鄖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亶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疵為戚章王補婁鯀出自鄖渠未詳或當為熊渠有子三人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楚世家云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紅世家作摯紅○紅世家所謂摯紅也句亶史記作句亶 昆吾者衛氏也補昆吾之國是也昆吾之觀在衛氏也衛地名也昆吾舊許昆吾之虛是也昆吾故國帝丘以為夏伯夏衰昆吾為夏伯今東郡衛國都之在陽是也 參胡者韓氏也補韓國在馮翊王城晉○世本云宋參胡者韓是也 彭祖者彭氏也補彭祖楚世家作彭祖鄰之封地○彭城是也○世本云 云鄶人者鄭氏也補鄶國之地鄭武公滅之鄶為鄶之封邑○宋本 曹姓者邾氏也補曹姓安後改號陸終之子封於邾宋景公滅之秦漢之時在陳留 季連者楚氏也補熊繹始封于荊後改號楚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補鄭君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 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 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 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補有邰后稷之母家也有娀國名契之母家也后稷之母曰姜嫄史記曰帝嚳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陳鋒氏生堯陬訾氏生摯史記周本紀作有邰氏之女曰姜原殷本紀作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為帝嚳次妃五帝本紀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豐宋本譌隆從衛氏之女曰慶都檀弓正義作次妃陬氏之女曰常宜 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補帝舜娶于帝堯之女○匽人表作嫈帝王世紀作英 鯀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憍氏產啟補陳留有莘國在壽春或云女憍方孕而化為石破其北方見生啟○有莘氏塗山氏元本並不疊莘人表作女憍世本作嬌人表作趫

凡五百七字　今補

勸學第六十四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水則為冰而寒於水補楊倞曰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取荀子作出木直而中繩輮而為輪其曲中規枯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補喻學能改其質也輮以火揉之也考工記有揉牙楊倞曰暴乾挺直也○枯暴荀子作雖有槁暴是故不升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道不知學問之大也○道荀子作言干越戎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者教使之然也補猶春秋於越也干越 日干兵也○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如日參荀子作

已焉故知明則行無過補爾也參已者學乎爾端以已參之〇如宋本誤郝從盧本改荀子云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詩云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補揚倞曰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无咎補孟子曰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學則免於咎〇无咎荀子作無禍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補說苑建本篇思升高而學說苑以此爲子思子之言〇荀子無孔子曰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補顧廣圻曰橫流曰絕〇足下宋本說也字荀子之作加著作彰海作河後同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補假明友於說行以成其學〇荀子性作生無之字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補蒙鳩鷦鷯鷦桃蟲也揚倞曰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〇蒙荀子作蒙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補揚倞曰射干一名烏扇陶宏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仞鄭君曰七尺也小爾雅云四尺趙岐云八尺廣一森素祭義曰架宮仞有三尺古者五板而堵板廣八尺高二尺廣一堵之牆高丈仞有三尺合於一丈鄭義爲長應劭漢書引義云仞五尺六寸也亦依仞七尺言之周八寸當漢尺〇而宋本誤西淵字宋本說从宋本增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補懷氏爾雅曰懷槐大葉而黑苞木也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爲芷揚倞曰滫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〇滫中宋本誤滫矣从元本改漸乎盡是故君子靖居恭學脩身致志〇荀子無八字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道宋本誤近从元本改荀子作近物類之從必有所由榮辱之來各象其德補吉德致榮凶德致辱〇從宋本誤從从元本改荀子作必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殆教亡身禍災乃作補物自腐蟲自出之〇荀子殆教亡身作怠慢忘身故反與盡爲禍強自取折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補剛則易折柔則易束所自取也〇構怨於人則致邪穢爲韻亦所自取也〇折荀子作柱東古音讀與構爲韻布薪若一火就燥平地若一水就溼補言薪雖均燥者易焚水雖同溼者易趨也〇布荀子作施草木疇生禽獸羣居物各從其類也補疇類也是故正鵠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故言有召禍行有招辱君子慎其所立焉補正鵠皆侯中的也大射以爲正賓射以之棲皮爲鵠鵠謂之鳥名曰鵠射者以鵠或以醯爲醋非也古者一無醋字正醋作醋〇舊本云正一作鵠荀子未焉作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備矣注〇得宋本引此文選典作循以荀子作備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躁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舍補躁疾也無極謂不止也不如好學〇荀子跬作蹞躁千里作十步無極作十駕楔而舍之朽木不折楔而不舍金石可鏤補楔讀爲契刻也〇楔荀子作鍥宋本楔誤楔夫螾無爪牙之利筋脈之強上食晞土下飲黃泉者用心一也補螾蚯蚓也孟子曰上食槁壤下飲黃泉〇晞宋本誤埃从元本改荀子脈作骨晞作埃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而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補一蟹八足二螯蟹之類也〇躁下荀子有也字是故無憤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緜緜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補憤憤志也緜緜事也〇荀子憤憤作冥冥緜緜作惽惽行歧塗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補歧宋本誤岐从元本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〇荀子二能字作騰蛇無足而騰補郭璞曰騰蛇龍類也能興雲霧而遊其中〇騰宋本誤螣荀子作飛鼫鼠五伎而窮補揚倞曰五伎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〇荀子作梧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若結兮君子其結於一也補揚倞曰詩曹風鳲鳩之篇毛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鳲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〇荀子作如結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補高誘曰瓠巴楚人〇沈荀子作流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補春秋公羊傳曰天子駕六馬禮記曰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也以此四馬爲乘四馬以上六馬常法也周書王會篇曰天子駕六馬左右各三詩云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車乘四馬之言駕六者以馬六爲駕者漢六馬本之言荀子作六馬耳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補形於外玉居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爲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補爲善未有不積而不至於耳者也荀子有或字積則爲善之故有此言篇首勸學此自勸學由學而至善其所習有以漸入之成德之本也〇荀子爲下有邪字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補飾謂衣服之飾也〇荀子作野哉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補日畫繪之飾〇荀子作篇譬之如汙邪水潦灟焉莞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泉也補汙邪之地也史記曰汙邪滿車莞蒲注莞蒲也源泉也〇荀子作蘆葦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補前文有珠玉前及之珠玉生於山爲陽其質爲陰故勝火珠生於水爲陰其質爲陽故勝水淮南子云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楚語云玉足以庇蔭嘉穀珠足以禦火災之藝文類聚引此文未有中字故

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犬馬百姓藏布帛補禮器曰家不寶龜不藏圭不然則強者能守之知者能秉之賤其所貴而貴其所賤補下無上則民皆暴貴者不能秉貴其所賤則民同利〇管子云珠玉黃金刀布則不得也〇荀子作歌不然矜寡孤獨不得焉補言強者知者有之則民不得與之同利〇管子云貧者不得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與之而無私似德補上德不德〇宋本誤〇荀子偏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〇荀子無其流行庳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補水之流曲折順地防謂之倨之理〇庳宋本譌庳考工記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于矩〇荀子作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〇荀子作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〇荀子似勇下有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〇荀子無弱約危通似察補危險也弱約沾潤微達於物似察之見細微也受惡不讓似貞苞裹補苞裹似包蒙也言川澤納汙也〇荀子受惡不讓作苞裹〇荀子裹作裹荀子校改作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補揚倞曰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潔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〇鮮宋本誤以荀子云以出以入二字互錯从盧本改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補揚倞曰槩平斗斛之木也盈滿而不待槪而自平也荀子云其萬折也必東似志〇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必以其度〇平也字衍荀子作萬折必以東西似意補度字說苑爲正度此文舊脫爛唯有度字上乃出於萬字之法首作度〇今从戴氏校本改是以見大川必觀焉〇見上有君子二字宋本凡一千八十二字今補

皇清經解卷六之七終

大戴禮記補注　　曲阜孔檢討廣森　著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補入官也)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補專謂自有於己)教不能勿搢(搢未善也進或爲搢勿進嫌其先也補字當爲晉進也言教不陵節)已過勿發(補王肅曰人已過無所傷害人勿發)失言勿踦(踦邪也言既出不中勿遂以成之)不善辭勿遂(補人言不中勿遂過而出遂)行事勿留(辭不善勿因而順之補凡行政事勿稽留之)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上六者可以自通故謂路也)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數音促)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補侈則有餘奢則不足)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補歷亂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七者亦致亡之道也)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大城列國公無私也)精知而略行之(補精知者當先是二路略行者謂度所而施之補鄭君緇衣注曰精知熟慮於心也略行謂所行除二路)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能合是六路之忠信及進除七路之利害施焉民勝謂辭而不求報則民情不失矣補存察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補狡害也恆言無害也補民之情僞)養之無擾於時(補孟子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愛之勿寬於刑(補以濟寬令乃行也昔吳漢將死光武帝問所欲言漢曰願陛下愼無赦而已)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言若宋本作若從戴氏校)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民不可斃也(言所見者中庸曰察其近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也補所見)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求者無強爲則明之用不窮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眾而譽至也(補守約而施博求自近始故詩云無田甫田勞心忉忉)法象在內故不遠(言內有法象則百姓亦有禮度補在內求諸己也君子作事可法德行可象)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補積謂歸也溪水歸之澤不竭則眾民歸之)而本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補量而用之以泉木二用喻君子之政各得其用故補事治而不亂譬如木然材不短或長隨量而取也)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補志者心之府也聲以言下六事)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補民歸亂也)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亂反也)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己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身之也)調說者情之道也(言調悅者治人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補先王之政能躬行平易則民悅)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不辨謂不爭也周禮曰凡辨法者考焉)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補民譽之則顯民安之則佚)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害(補以貪求利則民之生財日微也)苟以亂之(補初行善政必簡易久則苟簡而亂)善政必簡矣(必記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後不行詳爲失○詳依史記作祥)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補君子言之善者在於其日言行之善者在於能躬行)失之則於言行也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倫理也言便辟左右給使令者也補是羣臣擧僕之綱也儀法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譽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譽動也服事也汙濫也言私謂之弊)故不可不愼乎三倫矣(補三者元本作備)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補當於道而省其說則近道也)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補周禮典絲)良工必自擇齋材(周禮巾車職曰毀折入齋于天府)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郭象曰主上無爲於日事而有爲於用臣)是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補便所便習)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補升木者譬若此)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補二政三佚)故上者尊嚴而絕(補尊絕不相比於上也)百姓者卑賤而神(補孟子)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本謂身也)修業居久而譚(譚謂安也)情邇暢而極乎遠察一而關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補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性之爲言生也)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補以高遠)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此使民迎之以高遠則民不能)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弇聰也(補禮緯含文嘉以前旒之蔽黈纊之塞)

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陰陽順序故人物不害也)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國語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得失(補考其諸侯之德)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亂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也(言不出戶庭而周知海內之善惡也)德盛則修法德不盛則飾政(補飾政者增修之)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也(王者往也民所歸往也)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淮南子云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知四時之節以辟疾之災也)凡民之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補歷亂法也)不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量則小者偷墮大者侈靡而不知足(補偷苟且墮懈也)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無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有姦邪竊盜歷法妄行之獄則飾度量也(補周官質人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孝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

凡一千六十五字(今少二十三字)

盛德第六十六

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也（經解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亡生者眾宋本脫末乚也字乚）弒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弒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弒獄則飾朝聘之禮也（經解曰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義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也）凡鬭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下有此脫文）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鬭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也（經解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煩）凡婬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享謂享婦及召聞也補聘女也天子以穀圭諸侯以大璋大夫士有儷皮束帛召聞字誤當禮曰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法或謂此）故有婬亂之獄則飾昏禮享聘也（經解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故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爲民設陷以賊之也（禮察曰禮禁將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也補陷坎也賊害也猶孟子言爲阱於國中）刑罰之源生於嗜慾好惡不節（總言百姓犯刑罰之所由）故明堂天法也（天神所在也王者於此則天無私勤施之法）禮度德法也（禮謂三百三千也唯有仁德也補禮謂喪祭朝聘昏鄉度謂度量禮者德也度者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天地不可成順之而已其禮度則使成之補慎古通以爲順字）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天道遠不責之德法不行則罰之補刑象不殺亦所以慎天法）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歲終聽不德之刑爲正德法而論也補周官小司寇歲終則合）舉上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注舊在法正論下失其句讀）法正論吏公行之（補法既正然後論吏之賢否者使奉公而行之）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功（考臣之德行補周官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而誅賞之補能下宋本衍理字从朱本注在德行下亦沿宋本之誤德行能功既下文四者注偏舉德行讀者遂於德行斷句失之）有德（謂內外善也脫得字从朱本）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謂能皆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謂能綜理之而又弗盡行）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謂內外成之而未能善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春論班賞冬考黜刑則莫不懲勸矣）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補馬銜曰銜勒頭曰勒御者居中故以比天子乚宋本脫勒字盧本據兩典引此文增）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太史內史皆宗伯之屬太史下大夫二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俱視下之官也書曰太史友內史友云內史太史左右手則太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焉）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墮（史當字誤爲人）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策不用而馬爲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飭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補聽訟之言）言聽是以民德美之夫民善其德必稱

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猶存者其法誠德（法天法也）其德誠厚（德當作得謂禮度也）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譬猶御馬棄轡勒而專以策御馬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專以刑法御民民必走國必亡（故淮南子曰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補民必宋本譌民心从元本改）亡德法民心無所法循迷惑失道（謂民）上必以爲亂無道（謂君）苟以爲亂無道刑罰必不克（又不能中）成其無道上下俱無道（補民迷惑失道是下）故今之稱惡者必比之於夏桀殷紂何（無道也上以爲亂無道從而刑之是上又無道）也曰法誠不德其德誠薄夫民惡之必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不歆焉故水旱並興災害生焉（補上祝謂也此祝詛也古者美惡不嫌同名）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天道發施故爲道理含藏故主德道德者包五性內外之稱也天地之官尊故總）焉宗伯之官以成仁（木爲仁也）司馬之官以成聖（聖通也夏氣物充達又征也伐者所以）平（通天下）司寇之官以成義（金義）爲司空之官以成禮（不主智者己兼司馬凡宗社之）（設城郭之度宮室之量輿服之制皆所職也〇注宜上疑脫冬字）故六官以爲轡司會均入以爲輈（輈在軾前〇會六合之計云大會以驂司會冢宰之屬中大夫二人會計也主天下之大計王制曰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也補毛詩小戎傳曰驂內轡也凡乘馬入轡御者唯執六轡以兩驂內轡納於軾前也）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六政謂道德仁聖禮義也〇宋本故下脫）（日字馬下脫者字从孝經序疏引此文增）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詩云六轡既均）均馬力齊馬心唯其所引而之（不遠於節故任其馳）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補之往也）急疾可以御（言皆從人心也注舊在急疾下亦失其句讀）天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東也四者天地與人與事）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三公無官佐王論道而已）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同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五政謂天子公卿大夫士五法謂仁義禮智化補五政明堂五時之政也五法即飾度量以下五事）以之道則國治（治典經邦國）以之德則國安（教典安邦國）（宋本脫此注）以之仁則國和（禮典和邦國）以之聖則國平（政典平邦國）以之義則國成（刑典詰邦國）以之禮則國定（體國經野事官之職〇案下文貞則飭司空此爲對文似定當作貞字刑之誤也據揚州長史縣太子碑用此比亦云以之禮而國定則唐時本已然）此御政之體也（補改過下言飭六官是也）過失也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飭宗伯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

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司寇百度不審立事失理則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補冢宰掌六典司徒掌十二教宗伯掌五禮司馬掌九伐司寇掌凡刑小宰職曰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司馬之屬司勳掌六鄉之賞地以等其功又司士之官掌羣吏之數以詔其爵祿凡度量財物考工猶有其事補通地官五土所宜生也不用不用命也勝如勝殘去殺之勝〇蕃宋本譌當从盧本改）故曰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也進退緩急異也（補進賢退不肖緩刑法急度所由迪於治也反則亂）明堂者古有之也（補明堂之作其代未詳也案淮南子神農之世祀於明堂明堂有蓋四方至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四面無壁中有一殿其由或始於此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補此據漢明堂言之東京賦曰八達九房薛綜注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鄭君曰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案古明堂五室畫方九區四正爲室中央曰太室東南曰明堂西北曰玄堂東曰青陽西曰總章東北水室東南木室西南火室西北金室呂氏春秋曰周明堂金在其後此之謂也〇鄭君曰考工記五室不合卦之位更正之亦別有圖說也〇下凡字宋本脫从儀禮經傳通解增）以茅蓋屋（茅取其潔質也補春秋左傳曰清廟茅屋）上圓下方（補此亦後代之制考工記曰四阿重屋古明堂檐有四阿明非上圓）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明堂非所以朝諸侯於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記有覲文何云非所以朝也）外水曰辟雍（[illegible]）南蠻東夷北狄西戎（[illegible]）明堂月令（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補明堂月令者古明堂陰陽之書也[illegible]）赤綴戶也（綴飾也補小招網戶朱綴王逸章句曰綴緣也以綴戶唯明堂有之故諸侯受王九賜乃得朱戶以居赤）白綴牖也（補考工記[illegible]）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補九宮之數二在西南八在東北九在正南一在正北四在東南六在西北七在正西三在正東五位乎中[illegible]）堂高三丈（[illegible]）東西九仞南北七筵（[illegible]）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二牖（[illegible]）

[illegible]

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illegible]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illegible]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illegible]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illegible]不齊不居其室。[illegible]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illegible]

凡二章　凡一千六百一十八字　今補

皇清經解卷六之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九　學海堂

大戴禮記補注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千乘第六十七

公曰：千乘之國，[illegible]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illegible]脩其灌廟，[illegible]建其宗主，[illegible]設其四佐，列其五官，[illegible]處其朝市，[illegible]為仁如何？[illegible]

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illegible]子曰：[illegible]立妃設如太廟，[illegible]然乃中治。[illegible]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遂，[illegible]則事上靜，靜斯潔信[illegible]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illegible]此國家之所以崇也。[illegible]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illegible]辨爵集德，[illegible]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illegible]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illegible]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illegible]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illegible]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illegible]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illegible]君發禁，宰受而行之，[illegible]以時通于地，[illegible]散布于小理，[illegible]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illegible]國有四輔，輔卿也。[illegible]卿長如四體，[illegible]毋易事，[illegible]毋假名，[illegible]毋重食，[illegible]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illegible]能官之不愆，[illegible]凡民戴名以能，[illegible]食力以時成，以事立。[illegible]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illegible]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illegible]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為無命則民不偷。[illegible]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所以茂也。[illegible]

設其四佐而官之，[illegible]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時不若不令，[illegible]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疆，[illegible]有閭而不通，有煩而不滑，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illegible]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國功謀，[illegible]齋戒必敬，會時必節，[illegible]日曆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illegible]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illegible]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illegible]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illegible]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illegible]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illegible]才武聰慧，治眾長卒，可以為儀綴於國，出可以為率，誘於軍旅，[illegible]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illegible]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illegible]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illegible]凡民之不刑，崩本以要閒，[illegible]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illegible]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illegible]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媒，[illegible]飭五兵及木石曰賊，[illegible]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講，[illegible]

中術出謂以國中情實探泄於外者以小事出曰間以大事出曰諜讀曰構戰國策交構之字皆爲構間邦諜也構邦約也利辭以亂屬曰讒補利辭曰成之辭戚屬也此入所謂亂屬爲邦誣以財投長曰貸補投與也若長大事從其長之長以貨音貸財賄交長宮所謂爲邪僻○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補捕之也周禮曰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犯上禁入事則用刑辟也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補匠夫之家上國大誡作周父下子是三夫也三人其母妻及子婦也男子作於外婦人贍於家故曰三人飲食○朱本作餘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補秋享曰嘗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補新穀既登息田夫也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此或於季秋之末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補準揆度其形勢也規表議其經界古者制地九等衍沃上上山林下下也以包其中也下平曰衍有流曰沃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原方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衍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畜水行衰灌浸以節四時之事補衰殺也水行不畜則溢不衰則湲考工記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衰讀爲衰覽引此文作表灌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事補遠近若周法治鄉遂以上制治遂以下制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補壯者食多老者事少論語曰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公曰功事不少而餱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竊飽以背者事也補斷死也太古無游民補游民惰游不治生業者食節事時補食雖多而得其節事雖少而勤其時故不廢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補言民不棄上也昔古公杖策岐紀侯去從之者四年乃畢故曰民歸多而民在○大訓無室字宮作官下其宮同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壯狄用力於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民憂補於茲於是也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補殷衆也服書蓋古戶籍之名成人者書名字屬籍周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補氣稟也今俗以此爲雲气字更造餼行之○勸上大訓有民字夏服君事不及暍冬服君事不及凍補暍傷暑也淮南子曰武王蔭暍人於樾下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殣者補言民有餘蓄也餓死爲殣春秋左傳曰道殣相望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於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補時是也委棄也言將以凍餓死也此與哀公謝辭下文乃終言司空之事○成大訓作時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補休美也周官大司徒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方氏曰豫州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補辟偏也僥僞也大遠極遠也四者析之異散文亦通故春秋經曰齊侯伐北戎詩曰因時百蠻奄受北國也王制於戎狄言不粒食○辟音僻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和味咸有實用利器語○宋本脫上咸字从大訓增改知通之補通其言語信令之補信著於民足以使令之故及量地度居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邑以度民補度讀曰宅尚書宅西五流有宅三危既宅古文並爲度度宅居也言地以居邑邑以居民也○度邑之邑宋本作在上从戴氏校本改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補九十里曰距五十里曰封此言營國也春秋之時晉人將居郇瑕氏之地饒而近盬韓獻子以爲不可是後利之義依固可守爲奧可久補阻出爲固阻水爲奧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補必入言盡積○入元本作窖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補冬享曰蒸蒸進也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補息亦食禮之屬鄉飲酒曰息司正國老卿大夫致仕者民咸知孤寡之必不末也補末後也謂春朝孤子○末元本作朱宋本作末从大訓及元本改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補謂爵士夏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補謂秋冬食農息老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補內音納○入宋本誤人从元本改而況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補言可以即戎矣適讀曰敵燕義莫敢適之義也史記田單傳遇人開戶借以爲敵字並假公曰善哉

凡一千三百七十七字今補

四代第六十八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補虞夏商周也四代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補言公不能行但可守其所知以觀其所聞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補四代之法損益時若並用之則文質寬猛必不得其中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之棄法是無以爲國家也補約省也法煩則省之甚則廢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爲其棄法也補輔依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補於四代之政刑思之未審習之未熟則數過其法夫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補此六法之用也鈞權也小大近遠若重差互視之術周髀經曰圓出於方方出於矩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此所以治天下者數之所以生也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補六府者民所取財用也若廢然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損益補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補此六府之用昔夏商之未興也治夷謂此四帝之眇補伯夷虞史也二帝堯舜也眇小也伯夷營言此六府爲堯舜之小政○二大訓及盧本作三藏民校本依後篇改三常公曰長國治民恆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補幹統也讀如劉向傳幹尚書之幹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補周禮曰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脩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補金星旦見曰開明今詩字爲啟明此長庚於時雞三號補春秋說夏以寅爲朔殷以丑爲朔周以子爲朔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補大訓無虞字○不嗇民執功補嗇民農夫也功田功也書曰嗇夫百草咸淳補咸感也淳和也地傾水流之補春秋東風解凍水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補盛服袞冕東門之堂也天子以春分朝日于東堂禮曰東堂是東門朝日于東堂亦朝日也每月之朔朝日者皆以爲敬小不可後言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胄之戒昭果毅以聽補春秋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補鄭注曰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之言卒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不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補施以此教於民君而後此則爲國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補揚竭也子曰鄉也君之言善執國之節也補謂公言長國治民之大節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之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奐然而興民壹始補能先其小者而後其大者民從之則治鄉音向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補元本作道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補表外也儀其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補草且草可財也補草中其爲取也財與材通以爲材字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補夷之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羣然戚然頤然睪然踖然柱然抽然首然僉然湛然淵然淑淑然齊齊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見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補此者君見

則舉之得則取之有事當任之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補與之祿位必稱其事無食浮於人人浮於食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補天德虞君解任少閒十六相謂八元八愷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惛而不能用也何以哉補由德徑徑未詳或當屬何以哉之下蓋公言惛不能用子答以用之言德故下文公問圖德也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補委積也不尚義而積則生害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尚補以與也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補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天德也柔地德也正直人德也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補春陽爲德秋陰爲刑天之經也山剛積德水柔積刑地之之形也聖人法焉故德以仁生行以義成公曰善哉再聞此矣補前聞取人之法今在聞此言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補禮不能治然後齊之以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補揚聲曰刑不可以不慎故出慮慮刑則事有節而不妄仁聲遠聞公曰善哉載事何以補載行也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補監佐也官有分職曰局春秋左傳曰離局姦也上尚也公曰祿不可後乎子曰食爲味味爲氣宋本脫此字氣爲志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補名謂貴賤之號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補在上人仰而瞻之地道以履補在下人踐而行之人道以稽補稽同也同之天地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弗愛補愛吝也民亦如之補用人亦當慎之而弗愛罰祿執事無貳五官有差補差等也○貳大譌作貸古通用字喜無並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補招讀如招人過之招葉公之顧命曰無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此謂楣機補此取人之要若門有楣若弩有機楣門上梁受樞者也機弩牙也楣機賓薦不蒙補楣機得則賢者皆見賓薦用無所蒙蔽吾舜徽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公曰請問民徵補驗人善惡之法子曰無以爲也難行補行之惟艱無以問爲公曰願學之幾必能補幾胡也子曰食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補下久無恒也慕寵假貴妨於政補曾子曰君子不假貴而取寵治民惡衆妨於政爲父不慈妨於政補謂威儀其服爲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補縱耳目之欲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補論語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變從無節妨於政補變古易常若夫此從若安石用新法之流此妨於政宋本脫從高安本增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補鬼神敬而遠之犯則不敬過節則幼勿與衆補幼稚者勿使從衆克勿與比補忌克者勿與相親比依勿與謀補依違者不足與決放勿與游補放縱者不可與游處徼勿與事補子貢曰惡徼以爲知者臣闇之弗爲弗事君也君闇之弗用以亂厥德補闇上觀人之法也○爲宋本[illegible]

臣將薦其簡者補更進言取人簡約之法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補衆皆也此所謂以其表儀觀器視才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者高安本作皆後出似字誤子曰伯夷建國建政脩國脩政補遠始曰建舊書已脩○夷下大訓有曰字舊本云脩一作循公曰善哉

凡一千二百九十字今補

虞戴德第六十九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補問民戴舜之德何以致之深慮何及高舉安取補其慮遠也何所及其高法也何所取子曰君以聞之唯丘無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補如而也君聞之而未備○君以之以大訓作已案以篆文本爲呂隸變爲已秦刻石呂旁加人隸變爲今以字故諸書或用已或用以寔皆一字黃帝慕脩之曰明之補舜能慕黃帝之法而遠傳之故爲明也樂記曰述者之謂明○舊本脩一作循云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補言法天之明道以開布政教于百姓也春秋左傳曰則天之明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補起猶中庸云明則動動則變公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班乎補班齊也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補雖可致而民或弗從故上知之君不能無刑誅也○知去聲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補不順治以烈子之刑也說文解字曰烈不順忽出也从到古文子易曰烈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言子不順父其刑焚也周禮凡殺其親者焚之刃殺也郎倒字案倒本無人傍說文新附○到順天作刑地生庶物補天尊而地親義順天仁順地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補如而也質直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以三常之禮明而名不塞禮失則壞名失則惛補三常天地人之常道名命號也塞過也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補從之賓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補明堂路寢四門達四方白虎通義曰門四出何以通方也故三朝記曰天子之宮四通○宮宋本譌官从白虎通所引改今白虎通亦無此文見太平御覽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補位不同服各有異唯言笏舉一隅耳玉藻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字相似珽卯冒玉六寸明目也諸侯圭以爲天子執冒四寸篆文卯三寸杼上左右各寸半大夫笏中博三寸下皆杼六分而去一上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補舉行也斂總也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補何氏春秋傳解詁曰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斆地實也補斆讀爲效致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內音納是以不至必誅補誅責也孟子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諸侯相見卿爲介補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唯上介卿也○介宋本譌分从盧本改古書

爲不與分相似卿上御覽引此文有治字以其教士畢行補教士貢士也射義曰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舊說一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使仁守補行春秋穀梁傳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揚士勛說○知者爲司徒義者爲司馬仁者爲司空也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補壇射宮也東郊陽位也考工記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功貢也小行人曰令諸侯春入貢於入貢時遂以射觀其能否也漢五行志曰春而大射以順陽氣建五色設五兵補色亦謂穀梁傳曰天子諸侯五兵五味補將射必先行饗禮陳六律呂奏五聲補樂以爲射節王大夫采蘋士采蘩終○呂宋本譌作品今校改聽明教補明教公射大誓也大射儀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太史許諾此謂之誓置離補離六耦也抗大侯規鵠補抗張也大侯九十熊侯也七十豹侯五十虎侯也見鵠于豹皆及于地武堅物補堅立也物獲也○堅宋本譌監从射記改大射儀曰以熊侯大夫射以豹侯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補其三公位北面諸侯在東面孤卿大夫西面乃升諸侯之教士補○侯宋本从御覽刪執弓挾矢揖讓而升補挾矢持弦則特之曰挾○挾音浹履物以射補物以丹若墨度地長如筭其閒容弓鄭君曰射時所立處也於左右射記曰物長如筭其閒容弓距隨長武其地心端色容正○地字衍時以斆伎補容比於禮節比於樂謂之君子所有物事也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補慶賞也讓責也射有數而有慶地益數有慶而益地削讓而削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斆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補故觀于射而知諸侯之習不習於禮樂也天事曰明地事曰昌補明昭物昌有物人事曰比兩以慶補兩合天地之道以達爲善也○慶讀如羗言慶如羗之爲辭占慶也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貨補小國大國寡謂居小不約居大則治衆則集寡則繆補多少也約困也繆古通以爲穆字集繆和也孟子章指曰上下和親君臣集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補孟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此唯官民之上德也補官猶言君君子爲民曰人君子之道上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補正朔三而復文質再而復三代更制各曰否獻德補獻古通以爲由字德謂五行之德言三代與黃帝皆土德故相變同德則否○德宋本譌作得今改從曷保保惛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補保保當爲緐緐誤爲保保形之誤言桀紂惛亂湯武以諸侯繼天子故必變易前制以新民視物以示人作示古不別用鄭君周禮注曰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詩鹿鳴箋曰視古示字也然則漢時人當用視者多省爲示字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補不言則已言無不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

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補包咸曰老彭殷賢大夫卽湯左相仲虺史記作中𦉢荀傀子作中𦉢皆轉寫字異殺大夫以爲致士以厤官庶人以執之蓋子之教如此謙言非已所能竊比於老彭仲傀傳曰先聖王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揚則厤官庶人以執之曰在昔昔日先民此之謂也古揚則抑抑則揚補揚簡曰湯則抑則不及故必揚太過故必抑之之皆使無失中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衵褱袍褐也行不越境補衵盛服也袍大褐毛布賤者之服也喻人之以言者雖飾於外無實於內其行不遠○庶上大訓有任字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事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補偏亦屬也春秋左傳曰舉其偏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穡制之以昌與民之德守之以表補祥善也終言奉天禮地以順民事○穡宋本譌福从大訓改公曰善哉

凡七百八十字今八百六十字當是八十之譌

誥志第七十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補楊簡曰誥者所以誥論臣民之典令志者所以記載庶事之書志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禋祀外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齊盛音粢盛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不援不援則樂樂斯毋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補魯人之祭也宮縣而白牡設朱干擊玉磬借天子之禮季氏亦歌雍舞八佾臣陽虎從祀信公此民不見禮上下相援之驗也故以是戒之不援則樂猶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之意○援上兩不字宋本並脫以大戴氏校本改無以此大訓作此以訓增毋 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也丘未知其可以爲遠災也○大訓節下無也字以下無爲字 公曰然則爲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敵補敵聚也方言曰凡會物謂之敵○敵宋本譌敵注作補云一作欲从大訓改民財敵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眾動眾則有極補極用也極申也○宋本出動眾从大訓刪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世久唯聖人○宋本不疊世久从大訓增是故政以勝罪非以陵眾眾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補勝任也靖治也徵發故地廣而民眾非以爲災長之祿也補嗣世長久之福也上闕煩擾之○平聲周太史曰補曾子問篇每云吾聞諸老聃史記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又○下史記作虞史伯夷曰補引之言率天之事明孟也幽幼也補孟長也明爲陽幽爲陰陽先陰後長幼之義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補禮器曰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參同契云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此謂月起明于西也虞夏之厤正建于孟春補以爲厤元旦立春七政起室與厤元同厤起冬至考營異也○晉書引此文正在建下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補權輿也史記厤書云百草奮興秭鳩先滜無所誤周易曰物乃歲俱生于東以順四時卒于冬方補言萬物與歲俱起于春盡于冬也冬北方也○史記作次以方盡卒于冬也萬因之轉也从大訓改作盧本依史記作分於時雞三號卒明補徐廣曰三號三鳴也夜至鶏三鳴則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言異歲也撫十二月節卒于丑補載青色也張守節曰撫猶循也日月成歲補中數日歲朔數日年歲再閏以順天道此謂虞夏厤正月之法汁氏汁五歲再閏則日以順天道此謂有虞汁月之法汁亦協也○汁音叶虞上宋本衍歲字从大訓改高安本作歲餘計事人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嬉補嬉熙也日熙熙日嬉嬉日與語辭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補悲色當爲妃色言好色也古音悲讀如裴字媚日聘江妃○不能遠也外內表裏此謂表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補表裏耐勤於外表婦不淫於內則表裏生財蕃昌○大訓作表裏時作表裏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用常節曰聖人○安時本作日及大訓作高主祭於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補祭名禱之步四川春秋祭祀四山步禮者謂說文有蜡人步蜡之步四山江漢之也○蜡故書爲步禮之祭步禮之蠕也弓日伐宋本譌代从大訓改伐于四山補百祀之山川及宋恆人致其材也伐人之新材之也○伐宋本譌代从大訓改卒葬曰帝補禮記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補侯時謂文王服事殷也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眾眾服以立天下補移眾謂化民三衣乾元用其不倦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補無爲而治是使力也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宮而國安之補能如大夫恕私臣如君而統民在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誘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補誘進也○誘大訓作誘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補聖人先德而後功如仁不如貴美不如力力不如射御而賤不藝故美貴如美也不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補謂日月不食道經緯不同之星辰不孛補孛彗星也春秋有星孛于大辰日月經緯不同之道日月有食于上天下見 美才謂美才度於有食是有食之常有可推而知然人事修則家以象之食七政順行而不推八交而食是以聖人不食七政順行二儀不服之而食者貴高安本有字彗星孛于大辰也○彗星字本當作孛从大訓改弓作弓 海不運補運其道也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補崩旋解小也旋謂施行也○沱宋本作陀从大訓改川谷不處深淵不涸補揚簡曰處止也谷止也○谷宋本譌俗从戴氏校本改大訓作作浴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鷙獸忘攫爪鳥忘距補翼不飛去也鷙獸猛之屬忘攫不攫也忘距不搏攫也蜂蠆不螫嬰兒補蠆尾長短之謂蠆短之短長者蠆蠆不食天駒補說文駒馬二歲曰駒日騅也凡物幼曰駒○物下宋本有騅字雒出服河出圖補雒說洛水以出書洛書漢時祕武用緯書說洛出書河出圖雒服必有馬服也詩日兩服上襄衞宏日書圖之物不雒字河出馬也雒恆出圖故雒言馬名亦互見之誤雒服之言圖書靈異之物不必淺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儒皆以洪範九疇五行志日以本文傳興始物自然成字者世之符非以下至六極爲雒書古文天生神龜背有數以至于九非可以常理微徵也劉歆以爲云亦猶列于背有字希世之符九非可以常理知之劉歆以爲雒書又五行生成之數以爲白黑晉時君說明堂九室云法龜文由來以信古文衍剌取異前哲實盧點說 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補所陳諸瑞自古無不降於仁者 國家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補如而也車兵乘車則否○服古音蒲北反肩使來往地賓畢極補楊簡曰肩擔也使者相繼往來廣森謂地賓讀如詩率土之賓言無遠服至也無怨無惡率惟懿德補洪範曰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無空禮無空名補禮以仁行之名以仁居之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補補憂讀爲優今文尚書日優賢揚歷○察而去之也大訓無毒字舉良良舉善善補舉良則民莫不良舉善則民莫不善恤民使仁日數仁賓也補楊簡曰凡四方之賓來敎於王庭者亦皆仁人也

凡七百七十七字今補

大戴禮記補注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王曰太師補逸周書曰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文工此記題爲文王官人則王曰者謂文王也太師蓋尚父也與彼不合愼維深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僞觀謂視中也觀隱也變官民能歷其才藝試以衆位歷其才也女惟敬哉女何愼乎非倫宜所愼倫理次也言非倫則何所愼也呂刑云何擇非人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誤○徵宋本作微从元本改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其說在下○周書志作言中作聲

王曰於乎女因方以觀之補德下六事富貴者觀其禮施也觀其禮及其施曲禮曰積而能散○上周書有有字貧窮者觀其有德守也觀其德與其守孔子曰君子固窮嬖寵者觀其不驕奢也隱約者觀其不懾懼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其壯觀其絜廉務行而勝其私也其老觀其意憲愼彊其所不足而不踰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補學記曰發慮憲憲法也云其老者觀其思愼而口彊其所不足老者力不足也○周書不踰父子之間觀其孝慈也兄弟之間觀其和友也君臣之間觀其忠惠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惠臣忠也鄉黨之間觀其信憚也信而敬憚○周書作誠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立事注引此文作省其喪哀觀其貞良也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任以信相親也考之以觀其信挈之以觀其知補挈度也莊子曰挈之百圍○挈宋本譌挈从元本改周書云設之以謀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以觀其治煩之下周書有以事二字淹之以利以觀其不貪補儒行淹之以樂好鄭君謂淹浸漬之藍之以樂以觀其不寧藍猶濫也補左傳曰不有寧也○周書藍作濫作荒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補喜怒不形則不輕也○周書重作力不佻醉之以觀其不失也周書無以字縱之以觀其常○周書云醉之以酒以觀其恭從之以色以觀其常遠使之以觀其不貳邇之以觀其不倦補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探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補陰陽猶言隱顯○周書作探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覆其微言以觀其信補覆讀如言可復也之復微言小言也小者亦信大者可知○周書其微作其信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周書無成字此之謂觀誠也補呂不韋書八觀六驗之法蓋取諸此

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如淺殷盛也淺蓋深字譌而如淺周書作以淵其氣寬以柔○周書云其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言日如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者○如周書作好作伐周書有所字防其不足伐其所能曰日損者也周書作發○不欲見之補防蔽也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侮宋本譌傷从元本改周書作止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補質實也其貌固嘔其言工巧嘔以色下人謂柔而人苟○周書作曲嘔作媚戴氏校本改嫗飾其見物務其小徵有浮淺之事則工飾之而務其小成○徵宋本譌徵周書作證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言以事自解說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之而志不營營猶亂也○周書作變深道以利而心不移道導也之作以下同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變易知煩亂之而志不裕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懾以威而易懾曰鄙心而勢氣者也補勢氣猶言客氣○下傳臨懾宋本譌臨攝周書作易移作心遷移易懾作氣懾執之以物而遬決驚之以卒而度料言引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時決斷補作遬宋本倒作驚周書本亦作假治示作執之不學而性辨曰有慮者也補性辨生而能辨周書云不能文辨難投以物難說以言知一如不可以解也○周書投作揆言作守因而不知其止無辨而自愼補愼古通以爲順字保傅曰愚戇者也謂閒很也○戇本作戇營之以物而不虞犯之以卒而不懼置義而不可遷之○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貨宋本譌貸周書作不過曰絜廉而果敢者也果敢謂不懾也絜廉謂不可營也○周書無絜廉而三字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錮補錮堅也○周書云志不能固已諾無斷曰弱志者也言止於人慎又不能自斷順與之弗爲喜非奪之弗爲怒沈靜而寡言多稽而險貌曰質靜者也稽考辨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自愼而不讓當如彊之當任也補言僞而辨又不果行○周書云自順而不讓曰始妒誣者也謂始妒賢誣善○始宋本作姑戴氏校本刪微清而能發度察而能盡曰治志者也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周書作此之爲考志也考其志○戴氏校本改此謂

三曰誠在其中此見於外此上此之諸志補此周書作必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據其小省其大○此十二字與下文相複周書無○案其陰陽以其聲處其氣聽其聲處其氣周書作實初氣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咸發於聲也與物在於胎本○生宋本譌主从盧本改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斯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斯當聲誤爲斯春秋左傳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夫音之美惡尚通於金石而況於身乎○斯宋本依說作嘶從盧本改與周書合信氣中易補正易平○義氣時舒志故舒緩也其氣亦智氣簡備周書作智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後之語相參○周書無此句以前占其後以後占其前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也

四曰民有五性喜怒欲懼憂也喜怒欲懼憂以其俱生於人者有常故亦謂之性也此五者之性人心兼盡○性周書作氣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懼必見憂悲之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隱也不隱周書有可字喜色由然以生由當爲油油然生也怒色拂然以侮侮說文作恈恈怒也欲色嘔然以偷偷苟且也言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纍然而靜纍玉藻曰喪容纍纍○周書作翟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絜必有難汚之色補雜記曰君子表微難盡故不窮也有接給不窮也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記曰君子衰経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犯之色質色皓然固以安僞色縵然亂以煩補顯暗也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言雖欲故隱之於中而無奈色見於外也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也○故周書作攻曾子曰曼問孝子曰色難是以雖變可知此之謂觀色也

五曰生民有陰陽人有多隱其情飾其僞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言人合陰陽之氣生而有知有知故生機僞○陰宋本作靈从元本改秦說文霧正字从雲今雲字○周書有也攻爲託字無補類攻有隱於仁質者書○質周書作賢有隱於知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事○事字誤周書作爭言願以爲質僞愛以爲忠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似節願當聲誤爲願也假仁故其行以攻其名故其行爲是行者故攻作得攻作改○周書作尊行如此者隱於仁質也推前惡忠府知物焉謂有詢以爲忠其所不知者則推援於人府當爲附字形之誤知物猶知人也推前以爲知推未首成功少其所不足者謂有先功者因之有不足者因首以爲知○府之舊讀詩云推前惡忠府而非許之因思自附於知人者也慮誠不及佯爲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自順而不讓錯辭而不遂莫知其情如是者隱於知理者也補凡觀人之動及其所不知而不正也不推讓觀其不終而不推讓於人莫言讓情本非其意不終也○周書無故知以動人及前辭作說方佯之及錯詩云蚍蜉素勸人以言謂先偏習之故於不問則不對詳爲不窮○作佯本作詳从宋本涉物而不終究其言也補虛廣而不問則不對詳爲不窮○作佯誤也知其情九字補空也素色示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窮則爲深古通用字荀作應○周書作僞○周書作假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廉言以爲氣有深言遠高以見其自然古以爲廉以爲驕

屬以為勇內恐外悴無所不至言苟自驕厲持以為勇終必恐懼而更至恭侯也○悴元本也序周書驕作矯倖作誇無末四字敬再其說以詐臨人○敬再字誤周書作亟稱如此者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好以告人乞言勞醉而面於敬愛辭言悴也補乞求也求人言其勞悴以為孝名也飾其見物故得其名名揚於外不誠於內伐名以事其親戚補伐誇也親戚父母也曾子曰親戚既沒以故取利如此故利以要取其分白其名以私其身補君子善則歸親過則歸己分白其名私其身者蓋反之也○周書云自以名私其身如此者隱於忠孝者也陰行以取名陰行謂竊求諸人也比周以相譽迭相規此交相談譽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己言知其賢而不交必取其重己者也○周書與作而疊出不同字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懽忠不盡懽忠盡見於眾而貌克雖盡其忠懽及眾人之前猶相克爭補克勝也與人懽忠暴見於外而誠不至故貌勝其情也如此者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也

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能發補內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質者也隱節隱於仁質之等補隱揜其短也見暴其長也○周書作假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在多補君子周急不繼富是以施不務多而務審其所施靜而寡類不好押莊而安人曰有仁心者也行○宋本莊譌壯从盧本改周書作言忠行夷爭靡及私曰弗求及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仁者也事變而能治物善而能說浚窮而能達錯身立方而能遂曰廣志者也浚深也○廣周書作有少言如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不形於心色也置周書作德曰慎謙良者也○周書無慎字微怨之言久而可復謂微細怨然之語及幽閒之行獨而不克克好勝人也行其亡如其存必奉先君及祖考之教令補此謂事祖考凡人之未獻也遺聘延陵不季子過徐徐君悅其佩劍以將有上國之事未獻也還聘已死季子曰吾心許之矣解劍挂於墓樹而去所謂行亡如存者歟曰順信者也實富雖尊恭儉而能施眾強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周書無雖字隱約而不懾安樂而不奢勤勞之不變喜怒之如度斷明也有喜怒之來能置量度而斷焉○周書之作而如作有無所字曰守也○周書云有守者也曰置方而不毀不頁合也○周書作直廉潔而不戾立強而無私曰經者也補經常也○經下宋本有安字周書無經者也正靜以待命命謂期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補儒行上曰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忠愛以事其親驩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補安字誤當為要言不揚於外○周書云驩欣以要力而不同敬以盡力而不日以名字誤當為本宋本不倒在故下曰忠孝者也補忠孝也猶合志如同方其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隱遠而不相舍曰至友者也○如周書作而迷隱似誤當為遜遠心色辭氣其入人甚俞甚俞言無已○周書云其偽人長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云工能也○周書進退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

入甚易曰位志者也位志者言其不一如爵位及人各有志也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安當聲誤為望征行也隱據也質不斷辭不至言心既不能裁斷而辭又不及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偽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謬易安然去側反下同○亟好惡無常行身不類曰無誠志者也○周書類作篤無志字小知而不大決小能而不大成顧小物而不知大論亟變而多私曰華誕者也○書顧作規論作倫王制必卽天能亦以論為倫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云能規諫而反不類言以道行復不平也○巧周書作竊故事阻者不夷補事阻險也夷猶平也行畸鬼者不仁修也持補禱祀而不自畸倚也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隱節者不平隱節者亦謂六隱之等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謂揆度於德也○周書文止此

王曰太師女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也○省下宋本脫其字从論衡答佞篇引此文增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隱節者可知偽飾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忠惠守義者可見也○論衡隱節作設節忠惠守義作詐善合忠守節

王曰於乎敬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慎乎非人言當內慎其心外慎於人人有六徵六徵既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平仁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愍而忠正者四曰取順直而察聽者五曰取臨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慎察而絜廉者七曰取好謀而知務者八曰取接給而廣中者九曰取猛毅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補接給謂應所問而對廣中謂博於聞識也○仁宋本誤人接音捷舊本云愍一作質好一作巧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國諸侯家采邑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鄉遂公邑直愍而忠正者使是莅百官而察善否於周禮則治官慎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於周禮則刑官補出納辭令則周官掌臣民之復逆者是也○慎順古通用字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藏而治出入補於周禮則天官司會之屬慎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財臨貨主賞賜於周禮則司勳好謀而知務者使是治壞地而長百工於周禮則匠人車之等○好宋本作巧从朱本改使下戴氏校本增是字接給而廣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於周禮則行人掌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境於周禮則政官也因方而用之此之謂官能也

九用有徵乃任七屬補屬繫也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此七屬猶九兩之事一曰國則任貴周禮曰牧以地得民補牧有國者也二曰鄉則任貞周禮曰長以貴得民補此九兩之二曰吏以治得民也三曰官則任長周禮曰大事聽其長小事則專達補此所謂貴以貴得民四曰學則任師周禮曰師以賢得民補不言友兼之五曰族則任宗周禮曰宗以族得民補宗大宗收族者也六曰家則任主易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補是則九兩之主以利得民者也大夫稱主吾等曰三世仕家君之主再世以下主之七曰先則任賢補儒以道得民

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慎維深思內觀民務本慎在人補所慎之本在於用人○宋本脫思字从大典增女平心去私慎用六證六證六徵論辨九用以交一人予亦不私一人文王自謂也女廢朕命亂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三戒之後則有司課其罪者王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考補黜陟之也管夷吾治齊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擇是寡功者而譴之一再則宥三則不赦乃因效於此

凡十一章 自王曰太師已上五章舊别之

凡二千四百二十三字今補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成廟將遷之新廟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納新神故示有加焉鄭玄士虞禮記注曰練而後遷廟也穀梁志云遷廟者更釁其廟而夷故主焉案此篇成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君前徙三日齋視宗人及從者皆齋徙之日君子服從者皆玄服周禮司服職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禕衣內司服職曰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其於祭也君與夫人皆中其服祭統曰公袞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是也臣及命婦助祭於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威降一等陰爵不敢中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立於房中是也然鄭氏頗貶公侯使一同玄冕以祭於巳非其差也且諸侯專國禮樂車服王命有之何獨抑其服乎玉藻曰玄端以祭裨冕以朝孫炎云端當為冕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孫說為合今未郎吉故賂同爵弁也君命屈狄再命褘衣者謂其夫為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之命則上公夫人乃禕衣孫鄭等改鞠衣非也又云一命展衣者此則申子男臣妻之服耳言小國臣妻一命者亦展衣不命者則亦褖衣玄又分公卿大夫及其妻為三等而升降其服經云孤絺冕卿大夫子冕何為易之又命小國之卿及內子更同列國之卿孤緇冕與鞠衣錯易其次尤非宜耶禘糸服冠端乎也練而遷廟吉事之始故假吉服易袞經也不申祭服者未絺乎吉也其齊蓋服素端禮舊弁緇衣注以玄服為爵弁該矣盧君於此廣說禮服名制命亦附諭之周禮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驚冕從尸之服也若然諸侯廟事皆當與尸同服士虞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則主人亦申其上服玉藻諸侯玄端以祭者凡冕服皆子其禘皆端通五等言之孫報然猶沿鄭義破端為冕及以禕冕為鷩毳之等皆非是荀子曰大夫禘冕曾子問曰太宰亦宗太祝皆禕冕蓋禕冕卽子冕禘之言卑也冕服之最卑者親禮侯氏禕冕降從大夫之服與乘墨車為稱也凡婦服其等與男子同禕衣視袞冕記每言君袞冕夫人副禕是也揄狄視鷩冕爵以處義冕鄭君云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是也鞠其大王冕鄭君云其夫孤也則服鞠衣是也褖衣視玄冕稅衣稅鞠弁喪大記曰復大夫以玄賴世歸以禮衣士以為弁士妻以稅衣是也展衣視皮弁詩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展衣色白與皮弁素積色相應尚書大傳后夫人將侍於君前非朝服注云朝服展衣天子朝服皮弁故后朝服展衣也錫衣視冠弁諸侯大夫以冠弁為朝服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主婦被錫

衣袂是也其下又有褖衣宵衣今特牲饋食主人冠端玄主婦纚笄宵衣是也褖衣當男子之玄端士冠禮有褖衣疏云此褖衣與連衣裳一名衣與婦人稅衣同也卽爵弁服與禮也褖衣名一稱衣與稅衣以禮爲之則純衣明一等婦人與爵弁服宵衣疏云褖衣與宵衣同則純衣今稱補衣服錫衣之錫字或爲錫用錫細布也主人朝服用布爲衰錫衣亦用布宜舊改讀爲錫衰從至于廟宮廟殯宮廟者補殯神之也雜記曰至于廟門不毀墻遂入適所殯又曰廣哉門路之位門外如朝位補列於廟門外路寢門外朝之位門外治朝之位門君人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補門內如羣臣侯于門外唯有司執事者燕朝之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具請升○補其宋本誤入此朝位補門內君升自阼祝奉幣從在左北面祝主辭故在左神將出在戶牖間南面矣補遷釋本改東五兩玄三纁二純四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幣制一丈八尺少儀曰贊幣自左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者言嗣以遷代不言國未忍有之也補聲曲禮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成廟將從敢告卒不奠幣者有事於新廟矣云嘉幣者散文通矣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不言奉主而稱奉衣服者以毀廟易祖考誠人神之不忍從祝所以導神也言衣服者非一稱周禮守祧職曰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補不言奉主者禮喪主於虞吉主王者藏於之 諸侯殯宮所事者衆主也新入廟然後作栗主埋桑主於西墉是時不有練主又不當遷而補入新廟然後作栗主於虞鄕之節若以往故禮但奉衣服者服依其神而已祝導有遷鄕之虞往故前尸然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補降堂自西階降也若虞禮前尸然補辟音避後同神奉衣服者至碑君及有司皆以次從補碑之節一在庭北三○辟音避後同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補步行也書曰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補祝爲右故祥車曠左乘車者謂神車祝爲右凡君之車必步故於步處則下補乘車尊左右門閒溝渠必步奉衣服者有神象得在左則序下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今四時之祭在室筵陳中在堂筵序下是以設樽于西今惟祭之席故筵設于戶牖間故先於堂外樽于西在南酒醴陳于房中以西房也諸侯左右房以因其便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補記曰天子士當東雷禮器曰天子諸侯之洗當東榮大夫士當東雷蓋與洗補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鄭注曰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補左門東西補入門西當右以東爲右升自西階也君升補也出以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補贊者佐助執事者公食大夫記曰上贊下大夫也其升亦由西階自房取脯醢兼執之出坐奠于薦西反位補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補特牲饋食之禮主人酌奠於席前補笾君盥猶尸一人舉此奠不舉也禮或奠于右也南面之席亦薦右矣驗禮擇吉日昭穆者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行非禮也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從于新廟敢告再拜今吳氏經作令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補西廂也就西廂因其便也在位者皆反走辟補走疾趨也西廂者兩序之外夾室前堂也在位者皆反走辟補走堂下辟

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享補聲詩云吉蠲爲饎是用孝享補虞禮辭曰主爲而哀薦之享郊特牲曰薦君反位之東郊之位祝徹反位管子弁埋之階間擯者日遷廟事畢請就燕補燕燕私也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補宮謂內事若藏衣服於廟牛以後日擇日而祭焉補所以安神是之小祥之祭

凡四百四十八字今補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成廟釁之以羊補新而釁之尊而神之雜記正義引此文作成廟則釁之以雞也○釁者祭器名者則釁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補路寢門之庭所謂內朝國語曰合神事於內朝君朝服者謂不與祭也夫雍人皆玄服補此玄服亦玄端也卿大夫亦同爵弁小戴君朝服事神之服既請命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補命宗人將入廟乃易之耳雍人割亨者周官內饔外饔掌割亨記正義引此文改命本誤從雜記宗人若雍人拭羊補扰撫拭雍人擧羊升屋自中中屋南北面東上補雍人舉羊升屋居上首也宰夫攝主也○東宋本誤同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屋補自中中屋危當棟上也刲割也中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補有司宰夫宗人也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補郟室門之室一曰東西廂也雞記曰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郟室割雞于室中有司當門北面雞門室中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郟室東西堂之室也前堂曰廟後室曰寢此不言闈略也補郟室東西廂也小戴割雞門當門郟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室而立此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補告者宰夫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宴君揖之乃退○向宋本作面宴宋本作燕

凡一百四十五字今補

皇清經解卷六之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十一 學海堂

大戴禮記補注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小辨第七十四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小辨謂小辯給也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書云日夜不遑也日不可得句學不可以辨不可輕有所學○辨上大訓有小字注舊在學字下失其讀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別四方之風也補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制禮以行政政禁令也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官政不廢補自事不素則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別猶辨也士學順順之學道成辨言以遂志矜猶慎也致命之節也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辨禁禁農刑憲也補聽長從上之令也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辨則何以爲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補破傷也道小不通補恐泥致遠通道必簡簡約也言約而有統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戴氏校本曰簡大戴禮篇引孔子曰小辨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大道必簡與此少異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補爾近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補爾雅卽今爾雅書也釋詁一篇周公所作詁者古也所以詁訓言語通古今之殊異故足以辨言揚子雲云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謂此記也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補象周官象胥也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反舌南方國名其人舌本在前言之有象譯存非君所辨也君將學之則非簡易之道四方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功則易曰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有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公於十棋之中數尙不可盡天下之言其可窮乎故至道以不言爲辨補亦蓋古文借爲奕字天下由之猶也既盡也言奕者於十著之內勝負之變固猶不能盡通文下廣遠可勝辨乎○棋宋本誤从大訓改來本譌祺 子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壹之不知夫 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辨言補微無也壹專也檀弓曰壹似重有憂者壹之踊 政之樂皇於四海補皇大也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言補來入歸附也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行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字从宋本大訓增行於君上戴氏校本删其字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補患信備與我言忠而使不入 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補謂言而不行歌也日倦言之有舊屬上讀非是如也如有能明忠信之備而行之者則治效立見也補而又能忠信百官承事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所言推無不準補刑法也放至也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綴學者拾闕見以爲學也聖人謙不率爾而對公曰

非吾子問之而焉也焉問之乎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謂避彊也公以夫子三辭欲避左右之彊者也補彊人名時侍公側公疑子有隱言恐聞於三家故令之避子曰彊侍上聞大道不隱隱蔽也言不可隱蔽也上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避補人盡知之何獨避一彊上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中能思自知能自盡也知中必知恕恕人○中宋本譌忠知恕必知外內恕故外能度物也知外必知德外宋本譌在知上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補揚簡曰安之謂之知忠信內思畢心曰知中補畢心盡心也○宋本譌必從戴氏校本改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補柔和也○宋本脫下德字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補於知事而越言知備者因義言之足明於上也毋患曰樂古通樂義曰終補終合也以爲無字傳曰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凡六百十一字今補

用兵第七十五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祥善子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言非利金壤土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補刈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人含五常之氣生有喜怒則和親相害生則離害其相害者皆由兵也補呂氏春秋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戎大訓作用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云蚩尤古之諸侯或云人之貪者也○貪周禮疏引此文作一曰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補一曰已下似後人加非注語作一所校書者所加非注語春秋傳曰反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補及利猶言於利也○及利無義補曰厭足也一曰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蚩尤庶人之貪者也盧本之金作五兵蚩尤作兵器非始造法也利其械而已天下有兵始作乃君作兵昔黃帝討蚩尤之野蚩尤可之○宋本作蚩尤也其之兵也補蚩尤者帝蚩尤或曰黃帝以爲蚩尤作兵作也作蚩尤始造兵之器非是也其實蚩尤作兵與其法而已蚩尤作兵作亂者作也○金作兵春秋曰蚩尤作兵利其械矣黃帝之時蚩尤作亂弗聽帝命可見蚩尤作兵蚩尤非始作兵也其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補止教習干戈自衛身補此非作者也嘗言蜂蠆生也生而有兵以自衛也故蜂蠆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以取危也補用兵之利而止其害○宋本譌从盧本改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補小雅蓼莪之章也亦因於兵革之詩也校德不塞嗣武于孫子言用上二章但用兵革之事于子孫者也補今商頌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與此相類又云之文以補讀之餌矣而於其義不類三引詩無以增緩相近然語義不類二引詩無子孫之言久知已亦後人所附益之補孔廣森據詩通爲一章詳此言耳宋本爲從元本改民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道堯

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此文與盛德大同致王當作至○其人宋本譌其仁从大訓改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詩云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羸宋本訛羸从大訓改不祥於天補天不善粒食之民布散厥親能相養讒莫疏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言疏遠老成而與幼色者若楚恭王遠申叔時而用子反也讒貣處穀長千乘曰以貣穀補曰以貣法言法行處辟辟罪也殄替天道逆亂四時補替廢也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人在童幼之事歷失制君臣昏亂時候錯亂攝提失方指攝提左右六星與斗建相直攝提移居他宿也補書中候曰以正月爲無紀之邦當爲鄹或當字誤爲鄹讀從正史記曰攝提無紀大史失其次序正月之朔不告朔於諸侯于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府及都鄙也補玉瑞不行所以玉者等神祇別人事其重焉補諸侯命圭謂之瑞瑞者以示信也虞書曰揖五瑞之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言以威力侵爭周書曰力政則無讓無禮無禮則無得所好民皆樂之乎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周禮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此周所伐明堂時來者中國之數也明堂位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所朝與數之夷國東方十也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三之四夷與殷之四方九貉爲九夷又引爾雅其數不同及六國之以四海殷文是終使學者疑於所聞也補爾雅六蠻會四方而不定謂之四海云鄭引爾雅其數不同者據王會四方獻令以爲四海之下更有八蠻在南方六狄在西方五戎在北方七閩在東本非正經之文言之然四方之國皆大數爾雅不必指謂其約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餼胔草鵧黃蔫補六畜字誤爲餼胔當爲疫災也夏於是降之災水旱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之疾也蔫萎胔字同○凡餼字即當爲皆字誤○帝皇之世不識災殃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本亦者疑皆字矣○鄭依大訓改此大上之不論不義也宋本作本說目從大訓改自我民明威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也○今補以人天下之下爲衍字楊氏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凡四百四十四字今補

少閒第七十六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補閒暇也遷席猶曰避席前坐言之所不言情於君則也其不可言三家故變色而辭不使言子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也已其師不禮事夫子故於此也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言情於臣則不君○君從大訓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補衍宋本訛錯从孫本改不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使上下皆達也權其輕重居之及刑罰准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言皆得百姓之欲也補鼓謂鼓動之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

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公曰可以爲家胡爲不可以爲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補君有國大夫有家名位異等同名同食曰同等不同禮亦異食宋本作位數補名位也○食唯不同等民以知極儀禮大司徒以周辨等則民不越補曰禮以示威於天下也下者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有事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補曲禮曰大夫士之職以事其君士脩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四方之荒而不之治此亦地之廣也大之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補孝經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補魯簡曰無明治難等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補禮之治也不言可有同等之所以閑上下謂之閑下謂之多疾補不正之多疾謂同惡其所以防害己君所謂民之所利而於民心也補民時同於君服聽也君補服服從也使民同命於君心唯君所施 上下相報而終於施補施報以恩服施也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補大謀高遠大猶小言始於本事之作則下服從後人或鄭篤以右將行重器先其輕者補將持重器者亦以輕者先之喻政先於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補清濁謂陰陽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補生則正華英得其節以秀孚矣上辨別下則陰陽正則政成補華謂華萃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言本正則末字皆不正則陰陽不正則政不成節秀孚之候此官民之道也進孺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補觀其容貌其民從大訓改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補觀其志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補四代謂夏殷周及文王取人之德者有聲之也○距或作文王取人宋本脫以度字四字補宋本公曰嘻善之不同也補嘻歎人以聲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爲人之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以己爲是以同狀補觀之以人比而視相而望之補近此視之遠去聲言而而虛色已故能知人之賢否也不中者而已聖王以己之色善惡曰善惡取人無異以身補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五王取人丘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丘則否能五王取之而不能也補言五王取人之法己不能傳聞也補傳聞之已矣子之取人於五王之貌色聲其一眾也有美焉在言能有字實於其君若言文从宋本改嘻亦又不能補又不能備如五王之取人乃知此人中正者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補蒙自言由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胡爲其蒙也補蒙謂暗也其聲無文曰純或言則之非何之爲居其蒙補由用也爲異州人生於異州哉補堯舜凡以天德昔虞舜以天德嗣堯補堯嘉其賢以天德日以教之德旨文以接天而王天地此文王也布

袖海山房校印

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illegible]西王母來獻其白琯[illegible]粒食之民昭然明視[illegible]民明教通于四海[illegible]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illegible]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illegible]作物配天脩德使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愼北發[illegible]渠搜氐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卽位[illegible]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illegible]汙池土察[illegible]以民爲虐粒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illegible]於死[illegible]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illegible]乃遷姓於杞[illegible]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八物配天制典慈民[illegible]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illegible]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illegible]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illegible]湯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illegible]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illegible]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illegible]武丁卒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卽位[illegible]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illegible]

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illegible]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illegible]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典用行三明親親尚賢[illegible]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君其志焉或徼將至也[illegible]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illegible]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illegible]曰知此有功匠焉[illegible]有利器焉[illegible]有措扶焉[illegible]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illegible]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illegible]卒反生福大德配天[illegible]公愀然其色[illegible]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閭也[illegible]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illegible]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illegible]君曰足臣恐其不足[illegible]君曰不足臣恐其足[illegible]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illegible]君既教矣安能無善[illegible]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未之成也[illegible]凡草木根[illegible]結是爲不實[illegible]穀亦如之[illegible]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illegible]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illegible]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譬猶[illegible]未虧[illegible]人民未變鬼神未亡[illegible]水土未絪[illegible]糟者猶糟實者猶實[illegible]玉者猶玉[illegible]血者猶血酒者猶酒[illegible]優以繼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illegible]非天是反人自反[illegible]

[illegible]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illegible]

凡一千五百十一字今補

皇清經解卷六之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十二　　學海堂

大戴禮記補注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之尊[illegible]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下有差也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其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illegible]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illegible]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illegible]凡諸侯之適子省於天子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男[illegible]

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之數

行人以九儀別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域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饗禮九獻食禮九舉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

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饗禮五獻食禮五舉

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

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

朝覲之禮也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

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旗旒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

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

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

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

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旗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

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

獻之明臣職也

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

明臣禮臣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

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儐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

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存省聘覲禮樂為之經習德行為之益諸天子之命為之召

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

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旗旒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

上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

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

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君親致雍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

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

親拜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之辱所以致敬也

君致敬讓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君親禮賓私覿致雍既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道也

（○揖讓四字盧本作賓私面三字聘義作私覿王作故等宋本依小戴亦作儀仍於館下盧本有字从大戴與聘義改）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小戴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誤而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恥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作讓矣（○作上小戴有民字）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補儀禮司儀曰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以其爵等爲之禮侯伯之臣再積子男之臣一積也聘禮無積者文不備○三宋本訛五从朱本改）既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補舍賓館也五牢之具飪一牢鼎九陪鼎三腥二牢鼎二七設陳於階前豆二十簋十二壺二十皆堂上八東西六東西夾各西簋六堂上與東西夾各二醯醢百甕米百筥陳於庭牽二牢陳於門西其羣介之餼則大夫飪牢牽各一牢士牲有牽牢也米一車二十四斛禾一車千二百秉聘禮曰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芻客曰車米視生牢車禾視死牢二者文異以然薪所以爨乘禽禽之乘匹者若鴈鶩之屬也聘記曰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時賜四時新物也饔禮謂之儐獻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如此也唯用財於禮乃心盡厚○介皆下小戴有字然而元本作然時飱牢之餼亦當爲既似後人依小戴妄改）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補鄭君曰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時會即時見也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狩若不巡狩則殷同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同施同發同禁廣森謂朝覲宗遇諸侯皆離至唯會同旅見時會者東方春南方夏西方秋北方冬分時更迭而至殷同者同畢至不以其時殷之言眾也○義周禮作儀古文省肆師治其軌禮義故書亦爲義觀下還下宋本訛脫以字謀周禮作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成邦國之貳（補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時聘小聘也殷覜大聘也成平也周禮曰凡有鬬怒者成之○周禮貳作除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教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之災（補鄭君曰此四者王使者於諸侯之禮也閒問者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賛助也補諸侯災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廣森謂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彼文互耳葵丘之會賜齊侯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是異姓亦歸脤膰也春秋公羊說腥曰脤熟曰膰左氏說宜社曰脤宗廟曰膰○周禮教作交會作禬）天子之所撫諸侯者（○所下盧）（宋本脫歲字以）歲徧在三歲徧眺五歲徧省（補在眺省皆王使於諸侯之名爾雅曰在存省視察也鄭君曰歲若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自五歲之後閒歲徧省也○在周禮作存高安本同）七歲屬象胥諭言語計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補瞽樂官史書史皆王官使於四方循諭諸侯也讀從周書故書叶字叶合也今周禮作協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音聲周禮作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補小行人所持以爲信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鄭君曰達同成皆謂齊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僭踰者也數器式法也則八法也則八則也○達宋本訛造）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殷國（補殷國即殷同也鄭君曰十二歲王若不巡狩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槁禬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補此五物者諸侯自相爲也鄭君曰札凶荒歲不熟也槁請爲犒師之犒宗伯凶禮之目以禬禮哀圍敗禍災水火之災春秋左傳曰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及其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之天下之政（補此小行人使適四方察其美惡之事條別書之以詔王也禮俗謂昏姻喪紀舊俗所行以大宰八則六曰禮俗以馭其民○札喪凶荒厄宋本訛禮俗政事从大典改周禮刑上有萬民之三字欲雖有異者因之不變作猶未云每國辨異之以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反）是故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補射人夏官之屬諸侯之德行能功義在盛德篇）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補九命之賞者加九賜命方伯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九伐之法者司馬法所謂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補周官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避行之○宋本脫之字从盧本增）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法也（○正宋本訛政）

凡二千一百三十六字（今補）

投壺第七十八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補中刻木爲伏獸形鑿其背以盛算者也鄉射記曰大夫兕中士鹿中鄭君曰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辭（補鄭君曰燕飲酒既而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爲謙辭廣森案鄉射禮司射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後不辭者以禮正也燕射及投壺皆所以爲宴樂賓乃有辭法○宋本訛哨从吳氏逸經改肴下小戴有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以請（○敢下小戴有固字）賓曰某賜旨酒嘉肴（○小戴云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補禮一辭曰禮辭再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鄭君曰固如故也言重辭也）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避主人阼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避（補鄭君曰賓再拜受矢兩楹之閒受也主人既拜送之般還也旋也主人阼階上拜送已又自般旋以避也）以拜受矢（補鄭君曰以小戴作已）進即兩楹閒退反位揖賓就筵（補鄭君曰就筵席也相距六席正賓席也廣森謂度壺所以爲偶者與尊兩相爲）司射進度壺反位設中執八算（補鄭君曰度壺所設之處也反位西階上位也既設中亦實八算於中執八算其餘於中西籌所以記中算也○小戴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宋本訛退說追爲之發○小戴壺下有閒以二矢半五字執上有四）興請于賓曰奏投壺之令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算勝飲不勝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補請者司射以請奏也正爵正禮之爵也鄭君曰順投或以矢本爲正發勝也算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可將帥也馬象矢罰或以算小戴無奏投壺之令曰句立馬下從二馬五字正義云定本無三字）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太師曰諾（補鄭君曰弦鼓瑟也貍首射禮所歌也閒若一者調其節數之日相去數若一也廣森謂九節諸侯七節大夫士五節天子自諸侯以下射騶虞貍首采蘋采蘩各有所用皆降殺不異也若天子其此終五節矣故爲燕射或時投）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補左右告矢具者司射也鄭君曰已拾投更迭而投也司射東面立其位○拾更也坐爲左右各反其位有入作日入○拾其之賓黨於右南北爲左也請）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請數（補此請於賓也執餘算者司射初執人算每入一矢則委一算於地八矢不皆中故手有餘算也於此言之左者明）（先數賓黨○卒宋本訛率从朱）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補數算如淳于十五乘之淳凡物偶曰純禮帛合兩束之謂純則每純委之於地十十別之餘純不滿十者橫置於左下手每十純縮之每純委之於地亦十純別之餘純橫之奇成純者又縮置於餘純之下乃改坐于中北算而委之法其數書算文以算相敷貫其數以大○鼻數○以算之奇爲數如有算右勝則右算左勝則左算）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純奇則曰奇（取其餘○小戴云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曰奇猶二純一五奇）均則曰左右均（補鄭君曰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舉酒（補禮○諸士宋本脫請字从小戴云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餘文並無）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補灌猶飲也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廣森謂觴當爲觶射禮罰皆以觶駁異義曰觶字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

觚字相近言敬養者爲讓辭射義曰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劉瓛父投壺義曰勝飲不勝者罰也辯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尚人以勝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養則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己也求尚人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己則慙矜以怨以慙此辯訟之所由作也○小戴飲下有者字觚作勝

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各直其算上一馬從二馬以慶 補司正主人之相凡飲將旅必立司正使監酒者也直當也置馬賓黨勝則當右算主黨勝則當左算一馬從二馬所謂揖馬也詩投於尊者則否鄭君曰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並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小戴無司正曰及爲勝者及上字

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補鄭君曰飲慶爵者備禮使弟子無豐○立小戴作備 周則復始既算 補此六字當屬於司正曰之上周則復始者投壺三而止也三投既算乃請立馬故得備三馬耳文之倒而錯顯然 算多少視其坐 禮鄭君曰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爲數也投壺矢亦人四算廣森案此以下說壺矢制度若儀禮經後之記

矢八分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 補八分矢圍徑也膚寸而合之一扶四指讀爲寸四指爲扶韓非子曰上失扶寸鄭君曰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隨其禮晏早之宜無常處○小戴矢作籌無八分二字室用中等亦宋本說堂於堂室中等

算長尺二寸 補射算長尺有握彼此爲長也周官人曰矢入物者三等鄉射矢三尺彼射視此七扶爲長

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 補庭長鄉飲酒有衆賓之長一人庭長冠士童子皆鄉人來觀者也冠成人尊屬賓黨使者若執壺者之屬○小戴冠無堂下司之令

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 補投壺或於庭則主人自阼階節與射禮取矢時同也樂奏貍首賓主人也樂李謂奏貍首○其此十三字小戴無

壺中置小豆爲其矢躍而去也 補鄭君曰實以小豆取其滑而堅○小戴置作實去作出屬於答斗五升之下

壺去席二矢半 補鄭君曰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廣森疑室中則五尺庭則九尺

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 補若或也柘棘皆取其質堅○宋本脫矢字從盧本增

大七分 補前文云矢八分此大七分者蓋謂其笴既短圓徑亦殺鄭君小戴注云舊曰矢大七分

孫侯氏今日泰射 補此以下貍首之詩也泰射大射也○古音亭與下射爲韻

譽爲于一張侯參之曰今日泰射四正具舉也 補今日泰射三字衍于一日泰射三字亦句張侯參之言張三侯也大射儀曰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鄭君曰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射

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補以燕飲燕樂也譽

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亢中獲既置 補質侯中的也周禮射則充椹質參參侯也干干侯也以爲中也獲者釋算故名算爲獲旌亦以唱獲

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脩五寸 補何氏春秋傳曰壺反之曰方壺然則此壺亦方也求壺腹脩五寸

壺頸脩七寸口徑 管子曰市之一地六步一斗以一尺二寸脩亦高也受壺腹中容實也

皇清經解卷六之十二

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 補亦貍首詩也小戴篇末記貍首鼓節云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此不與前章相屬所謂半以下與平也考工記曰張如流水侯讀若詩四鍭既鈞矢金鏃翦羽謂之鍭決若今扳指也上禮用棘人君用象鍭以韋爲之著於左臂骨拾射韝也一名遂以韋爲之著於左臂 既順乃讓乃揖乃讓

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 補志志所中也書曰若射之有志 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 補射夫射人也諸侯以射人爲司射中車也大射儀以巾車張侯或亦與唱獲馬莫靜也中雖多不矜功也○御車盧本作獲者莫音暮與射爲韻聲旌自爲韻與車攻五章同 凡雅二

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 補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此唯二十六篇又騶虞與諸詩今皆在風亦以爲雅蓋出漢人之記樂府所存非周舊也漢末杜夔傳雅樂四曲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皆古聲詞後代四廂樂歌猶依其音節○其宋本說其从元本改

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 補樂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七篇之名未聞 三篇間歌 補鄉飲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也

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 補此八篇不可歌

曾命弟子辭曰無荒無慠無倨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爵 補荒容意日慠倨傲也踰言遠相言也鄭君曰弟子賓黨主人年雅者也爲言之堂下相戒也○小戴云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

者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 補考工記曰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此文爲侯侯者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不臣謂之不寧侯祭侯祭諸侯也天子大射之以祭侯之禮首章諸侯以爲射節者也貍首之篇故以貍首名篇史記曰萇弘設射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鄭君儀禮注曰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強食之上大典此章是已○有孫字

凡二章 凡七百三十三字 今補

皇清經解卷六之十二終

皇清經解卷依經分訂六之十三 學海堂

大戴禮記補注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公冠第七十九

公冠自爲主 補春秋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凡君即位於當冠之年則因喪而冠若即位時弱王當冠之年自行冠禮士冠禮曰若孤子則父兄戒宿諸侯尊盡臣諸父兄弟故自爲主也○冠禮異於士本父兄 迎賓揖 補諸侯迎於廟門內爲賓也說苑曰御爲賓 升自阼立于席 補人堂○冠者之父於士冠禮主人立于序端此主人與冠者異也既以無士禮故主人升降就席爲異也 既醴 補當降拜送爵士冠禮賓醴冠者主人有君臣之義亦異於士本作醴 降自阼 不使君尊故其降也其 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 補終於正餘者大夫士之孤子無父兄者亦得自爲主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其義同也 其飲

皆公同也 補諸侯之等 公玄端與皮弁皆韠 補玄端玄冠之服也緇布之冠自諸侯達冠而弊之可也二服皆及玄冠其內衣其皮先以兩皮如韠以蔽其前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猶存其蔽前示不忘古尊祭服異其名日韠以爲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朝服素韠 補諸侯朝服端韠皮弁天子朝服釋之與朝服異但同爲冠耳鄭君說以周禮玄冠委貌緇布衣素裳諸侯以爲朝服云朝服之色皆素

冠四加玄冕 補四當爲三字之誤三加冕也加緇布冠加皮弁朝加之服云公冠弁四加玄冕也 加尊於士也不加玄冕下天子也饗之以三獻之禮 補冠義曰天子當五加袞冕冠者成人之禮也無介 補饗賓以賓爲一也饗禮賓體無樂介無樂者以冠取於孔子曰冠不舉樂 皆以爲節也有司皆作賓享之屬或樂有以束錦 補四馬其慶也以其四馬實爲慶也 其禮與士同饗賓也皆同 補士禮冠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之禮也以所謂其自爲主也 補侯主之重言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冠 補說苑曰天子諸侯太子世子冠 公冠之子爲太子大家是作太子與庶子其冠 之故日王子公子 ○饗元子上士逸經子

其有字 成王冠 補三禮注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之是也周公冠王之年十有五 補大戴禮公冠篇周成王年十四 而反王之出也冠禮之成王冠之禮 公使祝雍祝王 補冠之辭日太史祝辭成王以冠 曰使王近於民 補不遠民也 遠於年 補延也說苑則漢志注引其書云遠於年於時惠於財 補云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也 日達而勿多也 補成王冠是也 任賢使能 補義與說苑同 嗇於時惠於財 補不奪民時能與古書說苑云 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 補此文作能以古音 順仲夏之吉日 補古者冠以仲春昭帝本紀元服四月 或云遵並大道邪或 補仲春之吉日丁亥帝加元服 或當爲域字記云遵字之誤也 借字 補假借字記欽 欽月 日親 於後 祝 周

漢石門銘亦以天爲天 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 補秉守休美靈善也元首也儀禮冠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集萬物記作率百 推遠稚免之幼志 補免猶弱也稚免捕也 崇積文武之寵德 補文皇帝武皇帝○博物記崇作隆寵作就 肅勤高祖清廟 補高祖高皇帝也漢儀帝冠皆謁高祖廟○祖下博物記有之字 六合之內靡不息 補息安也○博物記 云不 陛下永永與天無極 所見一百○此任不可曉似後人校書者裘德字數亦不合姑存之

孝昭冠辭 補孝昭帝冠辭見上事也猶存之樂記章太題子貢問樂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 補禮運曰地秉陰竅於山川補集和也天地和同 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 補言覆 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 補古觀禮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親告之辭也與此相類○諸本此文天嗣泰一豐饗曰皇帝敬拜泰畤之饗元本沿此從吳氏沿經改

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 補薄勃薄也亦乃順承天也 庶卉百穀莫不茂者 補古者萬物蒙茂 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 補古書此祭地之辭

維某年某月上日 補上日省文故日下謂之也補某年者元年也 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補私此也案 維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 補此日也 以正月朔日迎日于東郊 補古者帝王以正月朔日迎日于東郊所以爲萬品先而尊事天也

凡六章 今別凡三百四十字 今補

本命第八十

分於道謂之命 補道謂其化自然之道也大戴禮或分得其長短生有其形於一謂之性 補命謂受之於天也孔子曰天命之謂性 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 補精象微妙萬物化生男女 化窮數盡謂之死 補化窮者身也數盡者年也 故命者性之終也 補命分於道則有始有終 則必有終矣 補人生則必有死 人生而不具者五 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 三月而徹盷然後能有見 補微盷或爲徹盷說苑作徹 八月生齒然後食 補食上說苑有能字 期而生臏然後能行 三年𩕄合然後能言 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 補情通然後能化說苑作精 陰窮反陽陽窮反陰 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 補日月所會謂之辰建丑之月辰會於子之月辰會於亥自是陽以陰化陰以陽變也

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 補齔毀齒也 一陰一陽然後成道 補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 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 合於三也小節也 補男女合於三十 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合於五也中節也 補五合於十 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 備於三五合於八也 補大戴禮言十也不言三五合於八也 八者維綱也 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 禮義者恩之主也 冠婚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 補君臣冠婚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補禮經一云曲禮 其文變也 其文之變也 禮之象五行也 其義四時也 故以四舉 有恩有義有節有權 補恩象春義象秋節象夏權象冬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補貴貴謂爲大夫君尊尊謂天子諸侯也 三日而食 補食食粥也 三月而沐 期而練 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 喪不過三年 苴衰不補 墳墓不培 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也 父在爲母齊衰期見無二尊也 百官備百制具 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 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 身自執事而後事行者面垢而已 凡此以權制者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號三年憂恩之殺也 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長萬物之義也故謂之丈夫 丈者長也夫者扶也言長萬物也 知可爲者知不可爲者知可言者知不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審論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正夫德者 女者如也子者孳也 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婦人 婦人伏於人也 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 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 故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閒而已矣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 事無獨爲行無獨成之道 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 宵夜行燭 宮事必量六畜蕃于宮中 所以正婦德也 女有五不取 逆家子不取 亂家子不取 世有刑人不取 世有惡疾不取 喪婦長子不取 逆家子者爲其逆德也 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 世有刑人者爲其棄於人也 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 喪婦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 婦有七去 不順父母去 無子去 淫去 妒去 有惡疾去 多言去 竊盜去 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 無子爲其絕世也 淫爲其亂族也 妒爲其亂家也 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 口多言爲其離親也 盜竊爲其反義也

之日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崇也其成居辛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此所謂竊盜去也若齊里以凶爾逐婦王吉以剝棗出妻抑其來也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補何休曰不窮窮也廣森棄無所歸者氏無大功以上親其母與更三年喪不去補內則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逮事舅姑舅姑不以爲不善今出之無父母之命更三年之喪者色過且非婦前貧賤後富貴不去也補家語仲子云無此三事嫌下堂不孝猶謂婦人雖慮若淫與不孝富去之禮故有喪而出者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欺造及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非聖人者罪及三世非孝者君此皆要之道也誣鬼神者罪及二世傳曰王制所謂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人者罪止其身周書曰大命世小命身其大元本作一一故大罪有五殺人爲下補此五大罪皆逆也言者釋上文逆家子

凡一千有五字今補

易本命第八十一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易者陰陽之所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之始是八卦易說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然體易之說雖殊而會歸一○孔子作易淮南子作陽貞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孔子曰人智通於大道應化而不窮能測萬品之情也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補諸數皆去十天之日鳥尊客算亦然日數十甲乙之屬十日十干下有日主人三故人十月而生補九萬類純陽於易爲乾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萬類純陽人爲貴也補易爲乾此文脫字補淮南子偶以承奇奇主辰補馬午也萬物易爲震二偶用奇二也說作偶謂之奇辰主月有謂二十二月○辰方各主辰承子丑卯寅方之三也屬皆陰若月主馬月天駟與蒼乾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象天三日斗主有魁三體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補易曰坎爲豕宋本補易說云有知豕雨時詩涉波矣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補易說五日五五主之音家五音五行象金之音象有五象兌論後善啼故取爲也補淮南子申爲猿申屬金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故鹿屬之禽鹿之謂皆也補○申之氣至仲冬屬陽之長鹿之氣至夏黃鍾陽也小大六律相應角解以淮南子作寅之長舉禽之名雖有生也七也宋本作傳也故禽獸皆多補故包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補易說以爲艮十月爲虎屬也寅在木也寅宿主上宋本作七以二十八宿七紀○各七以天上宿主各七爲象春秋異也虎之屬木於易爲艮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八風八節之風也宋本作月補風至立冬則八風至立春則明庶風至立夏則清明風至夏至則景風至立秋則涼風至秋分則閶闔風至立冬則不周風至冬至則廣莫風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此之謂八風八風所以八音之所化也德也八卦之所以通天地人之理也天地之氣補宋本蟲字作風蟲見似有蟲論衡商蟲篇曰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

其餘各以其類也補易說云八月字之屬鬼舉生非類也補八月之屬已云蟲八日而化也屬主各從以其類雜化者言亦有生而主之也所謂各以其類雜故雜十八日化而成之補九家易曰二九十八主風精爲蟲亦有生之屬於陽者謂陰而屬陽也生於陰而屬於陽九者也則八亦以一陽而陰鳥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補淮南子鳥飛於陽故鳥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冬燕雀入於海化而爲蚧性以同生於陰說文解字曰蛤屬有三皆生於海○淮南子作蚧亦蛤也雀化爲蛤又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補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也○蚧蜉蝣之屬淮南子曰鳥魚之屬介蟲之屬皆冬蟄上也有異類者字作蝸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凡物之異類之者補鳥屬也孔子謂江見而異者韓詩內傳曰鵠鴿咀嚼者九竅而胎生孔生人獸屬之物也○又補日音嘰哩淮南子曰啗嚼者皆胎生宋本咀嚼作咀嚼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補董仲舒言曰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不得兼大者也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角者脂而無後齒故有角牛羊之屬脂故無前齒膏者豬屬無角脂者牛羊之屬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補以陽氣勝陰氣至也其陽分多則類其父○陽交胎於陰陽○晝生者淮南子作陽交亦陰也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補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山爲積德川爲積刑補陰陽之道宋本作地生下也經謂○高者爲生下者爲死淮南子作高者生下者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補高者陽主生下者陰主死蜂蛤龜珠與月盛虛補淮南子作陰之類日月食於天則蟲蚌消於淵也故月望則蚌蛤實日月虧則蚌蛤虛呂氏春秋日月之行孝經援神契曰蚌蛤爲天地之精蚌蛤應月淮南子曰月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虛則蚌蛤虛群陰虧也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爐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補淮南子云堅土人剛大地之人肥大地有美惡民有好醜故周禮大司徒之職曰山林之民毛而方澤之民黑而津之民長而濱衍之民大皆因其五土之分而民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補蛟龍之屬魚鱉之屬皆有鱗也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蚯蚓之屬補淮南子作土之屬無心而不息蝗蟲之屬食木者多力而拂補淮南子作熊羆之屬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補淮南子作拂食桑者有絲而蛾補淮南子作蛾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鷹鸇之屬食穀者智惠而巧補淮南子作人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王喬赤松之類不食者不死而神補淮南子作神也西極之民亦有不食者在道德則常也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三百六十乾坤之策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至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補王制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宋本謂出从大好填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夭而不壽訞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補洪範五行傳曰凡草物之類謂之訞蟲豸之類謂之孽及六畜謂之旤及人謂之痾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氣相傷謂之沴○孽宋本謁从蟲本改

凡六百四十三字今補

皇清經解卷六之十三終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十四　學海堂

大戴禮記正誤　江都汪拔貢中著

韓元吉序

中間缺者四篇　缺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 喜孫案此蓋據晁公武讀書志

而重出者一篇　原注云兩篇七十三　改云兩七十四 喜孫案此蓋據晁公武說改

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矣　矣上增多字

大戴禮記目錄　六藝論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晉陳邵周禮論序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　漢書德號大戴字延君爲信都太傅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不倫也　宋時嘗列之十四經見史繩祖學齋佔畢　風俗通引此書稱大傳禮　四五兩卷曾子十篇也卷九卷十一兩卷即漢書藝文志之孔子三朝七篇也皆各自成書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儀禮逸經也禮三本明堂朝事解禮經者也

卷一　王言第三十九　與家語王言解大同小異 喜孫案盧本作主言先君蓋據家語改與戴吉士校聚珍板本孔檢討注本同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荀子哀公篇　與家語五儀解前半篇同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禮記哀公問篇同自章首至然後能以其能敎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孔子侍坐以下家語大婚解略同

禮三本第四十二　荀子禮論篇同

卷二　禮察第四十六　禮記經解篇及賈誼疏

卷三　保傅第四十八　賈誼疏及新書

卷四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禮記祭義篇

卷六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自章首至亦未逢明君也與家語子弟行篇略同

卷七　晁公武云闕六十一陳振孫云闕七十二 喜孫案戴東原起文稱陳振孫云兩七十二四庫全書提要亦載陳振孫云兩七十二其說相符臧琳經義雜記亦相同惟不先君子此述陳說曰闕七十二後條又載陳說云中闕第七十二複出一篇未知孰是俟檢陳氏本書

五帝德第六十二　與家語大略同

勸學第六十四　荀子勸學篇及宥坐篇

卷八　盛德第六十六　自民之爲奸邪以下家語有之　德法者御民之銜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有之

卷九　孔子三朝上篇　劉向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千乘第六十七　四代第六十八　虞戴德第六十九　誥志第七十　卷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喜孫案盧本作千乘第六十八四代第六十九虞戴德第七十誥志第七十一文王官人第七十二諸侯遷廟第七十三先君所改與戴本孔本同

卷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逸周書官人篇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逸經　陳振孫云中闕第七十二複出一篇黃佐云中間第四十與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皆有錯誤劉本重七十二吳澄云第七十三有二晁公武云兩七十四熊明來云兩七十三 喜孫案此載陳振孫黃佐二說皆與提要不同俟查本書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逸經　禮記雜記篇　案雜記尤詳

卷十一　孔子三朝下卷

卷十二　朝事儀第七十七　釋朝聘之義猶禮記之有冠義等篇也文多據周禮　周禮典命司儀大行人小行人及禮記聘義　自聘義至諸侯務焉與聘義同　盧本作朝事第七十七按司儀正義引有儀字

投壺第七十八　逸經　禮記投壺篇　有經文有記文

卷十三　公冠第七十九　逸經　與家語冠頌篇文多同　有經文有記文

本命第八十　禮記喪服四制　家語有之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敎以制節與禮記喪服四制同

易本命第八十一　凡地以下至聖人爲之長家語執轡篇有之

案詩靈臺正義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按今大戴禮亡政穆篇白虎通德論引謚法解謂之禮記謚法文苑英華卷八百四十獨孤及太師苗晉卿謚議云謹按大戴禮中居和曰懿文資有成曰獻羅泌路史云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周書之說亦然鄭樵通志略云有周公謚法有大戴記然則謚法固兩載於周書大戴禮中若文王官人篇然南宋以後始芟去之故今篇目參差耳

戴震記

以注爲康成作也　案子張問入官篇注明駁鄭義諸侯遷廟篇用兵篇亦云

大戴禮記　隋志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王言第三十九 喜孫案盧本作主言孔從戴作王篇內同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閒也　閒馬作問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聞孔从楊氏大訓作閒皆未改繹史

其不出而死乎　死家語作化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孔本並作死不从家語作化

雖有國馬　馬盧本作焉家語作馬今按馬本正作馬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从劉本亦作馬孔本亦作馬

不以其地治之　地馬本作道 喜孫案盧校云家語作道戴校从方本亦作道孔本亦作道謹案楊氏大訓正作道

則政亦不勞矣 喜孫案政盧本作正先君手改戴校从方本作政孔本亦從之作政謹案政與正古通又按戴孔并刪上則貞二字

敎定則本正也 喜孫案盧本作敎定是正矣先君手改蓋从戴說謹案朱文端本作則正矣戴引方本作本正矣戴校聚珍本云當是則本二字訛成一是字今从朱本方本合訂孔从朱本盧校云家語作政敎定則本正矣

使有司日省如時攷之 喜孫案如字先君改爲而字蓋用戴說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而盧孔皆云如而古通

百步而晦 喜孫案晦字各本皆作堵戴校聚珍本云古者以長百步濶一步爲一晦堵字當是晦字之訛孔巽軒云春秋公羊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則堵者五尋也此文似有誤此改晦字蓋用戴說

方里而井 喜孫案各本皆作千步而井戴校聚珍本云井九百晦其方三百步積九萬步此云千步非也千步二字當是方里之訛孔云千步亦字誤韓詩外傳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晦廣一步長百步爲一晦此改方里蓋用戴說

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 喜孫案興字先君手刪用盧說也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與孔氏注本从楊氏大訓改作與皆與此異

如夫暑熱凍寒 喜孫案如字先君手增戴校聚珍本从方本改夫爲如盧刻雅雨堂本據家語疑夫爲加孔氏注本从楊氏大訓改爲若夫

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 喜孫案王必盧本作主以戴氏初校云篇內主字竝王字之譌惟此一處名本仍作王當據之以表微又必字朱本作以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必孔氏注本从先聖大訓改必盧校亦云家語作必此改作王必蓋同其說

致其征 家語作改其政 喜孫案太平御覽引正作改其政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此篇從家語校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改義爲儀云儀各本訛作義今據荀子哀公篇人有五儀訂正謹案先君此不用戴說故於篇內校補孔子曰人有五義二十四字亦祇作義不从荀子作儀蓋以古人儀字只作義作儀者今字耳故不改

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 喜孫案先君校去今夫二字未詳所據[illegible]

志不在於酒肉 喜孫案酒肉各本皆作飲食蓋據荀子校改

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義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哀公曰何如則可謂庸人矣 喜孫案孔子曰至哀公曰二十四字各本皆脫蓋據荀子校補戴校聚珍本亦有此說又案人有五義荀子作人有五儀此改儀爲義者以篇題爲據也說詳篇題下又案有聖人荀子作有大聖此改聖人者以篇內哀公曰敢問何如則可謂聖人矣孔子曰若此則可謂聖人矣爲據也又案哀公曰下荀子有敢問二字攷是篇五問于士于君子則不曰敢問于賢人于聖人則曰敢問本無定例故略之也或當時別有所據亦不可知

從物如流 喜孫案如各本作而蓋據荀子改今案如而古通

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 喜孫案三而字先君皆據家語改爲必今校戴孔書皆不从家語

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若夫夫字衍 喜孫案先君校去夫字又增則字于若上字[illegible]據家禮也謹按戴孔不从家語是也[illegible]

躬行忠信其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喜孫案置宋本訛買知盧本作志者先君手改謹案元劉貞延本作置戴氏文集云買一本作置與大戴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注云不形于心色也義可互證此言不以己之盡忠信於人置諸心而責人以忠信推自勵於躬行不以己厚責人薄是之謂躬行忠信其心不置因雅尋下句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可訂制言中所謂有知之則顯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此蓋謂己有仁義之實雖人不知何害知或作志者誤此改置改知蓋用戴說

窮爲匹夫 喜孫案窮盧刻作躬戴校聚珍本云窮他本訛作躬今从方本孔氏注云躬讀爲窮此改躬爲窮蓋用戴說

所以理然不取舍者也 喜孫案各本不下有然字先君校去之據荀子也不否古通然不即然否也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 喜孫案神下各本有明字此據小戴記刪

然後言其喪葬 葬戴校作算从小戴記 喜孫謹案戴初校本云喪葬各本多作算義長至校聚珍本仍作喪葬孔本亦作葬云宋本作算从大典及元本改

禮三本第四十二

天地者生之本也 喜孫案生盧刻作性先君校改戴校聚珍本云生字程本方本并作性今从荀子史記及沈本孔仍作性注云性生也

諸侯不敢懷 不敢懷當從荀子作不敢壞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云壞他本作懷今從永樂大典本劉本宋本沈本孔并同云史記作懷宋本亦同从元本改

俎腥魚 喜孫案腥各本作生史記作腥先君蓋據史記校補

俎之尚腥魚也 喜孫案各本俎之生魚也史記有尚字此蓋據史記校補

其文情文迭興 喜孫案迭盧刻作佚戴校聚珍本云迭他本作佚今從劉本高安本孔氏注本亦從元本改作迭此改作迭蓋同其說

貳之則喪 喜孫案貳各本作貸此蓋據荀子校

禮察第四十六

故昏姻之禮廢 喜孫案昏盧刻作婚俗字先君手改今攷戴本孔本並作婚亦俗字

而倍死忘生之徒眾矣 喜孫案徒盧刻作禮戴校聚珍本云徒他本訛作禮今从方本孔校云徒宋本譌禮从戴氏校本改此改徒字蓋用其說

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 喜孫案至盧刻作生戴校聚珍本云至各本訛作生今从方本孔校仍作生此改至字蓋據漢書校與戴說合

然而曰禮云禮云 喜孫案而盧刻作如孔注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云而各本多作如今從方本謹案而如古通用漢書載此文正作而此改而字蓋據漢書校與戴闇合

莫如先審取舍 喜孫案先盧刻作安孔注本亦作安戴校聚珍本云先各本多訛作安今从方本及漢書此改先字蓋據漢書校與戴闇合

然而湯武能廣大其德 喜孫案盧刻作然如孔注本亦作然如戴校聚珍本云然而各本訛作然則如三字今从方本謹案漢書正作然而如古通用此改而字據漢書與戴闇合

則言者莫敢妄言 喜孫案盧刻脫敢字劉貞延本也戴校聚珍本孔氏注本並有敢字此增敢字與戴孔同據漢書也

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 喜孫案盧刻作今子或言與孔氏注本同戴校聚珍本云今字下各本多衍子字今从方本及漢書謹案此刪子字據漢書也與戴闇同

夏小正第四十七 隋書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

鴈北鄉傳何以謂之爲居 喜孫案盧刻無爲居與傳崧卿本同戴校聚珍本無爲居二字云各本或衍一居字或衍爲居二字今从方本有爲居二字此增爲字蓋同孔說

而不記其鄉何也 喜孫案而盧刻作如孔氏注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而各本多作如今從傳本謹案而如古通用此改而字蓋據傳崧卿本與戴合

雉震呴傳震也者鼓其翼也呴也者鳴也 盧刻作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戴君云徐堅初學記兩引此文皆作呴者鳴也震者鼓其翼也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孔氏注本並先呴後震从初學記也此改先震後呴

據經文也

初歲祭耒傳始用暢也其曰初歲云爾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 喜孫案盧刻正文有始用暢三字傳首又有初歲祭耒四字其曰初歲句在用祭也下又無歲字是月下無之字此蓋依戴校戴氏初校本云初歲祭耒止此四字屬夏小正元文自始用暢也已下皆爲解說不必重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字似文義更明戴校聚珍本云經不僅曰祭耒而必曰初歲祭耒以祭必用暢而用之自是始故加初歲二字以表此祭爲終歲用暢之用始用暢也正解經文言初歲二字所兼含之義下復申之日其曰初歲云者以暢是終歲之祭所皆用初歲對終歲而言各本或訛及其用初云爾儀禮經傳通解作其曰初云爾也者又移此句于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下文理隔礙不可通其列夏小正經文增始用暢三字爲經愈生糾紛矣孔校并同又案戴校作其曰初歲云者从方本也孔校作其口初云爾者从通解也此增歲字而不刪爾字不詳所據何本

獺祭魚傳其必與之獸何也 喜孫案與古通爲又通讀與之獻郎讀之獻也先君注衛字于與字之旁以此下來降燕乃睇傳與之究何也同又按戴校聚珍本載舊注云與疑作謂

鞠則見傳歲再見云爾 喜孫案各本脫云字戴氏文集曰爾上當有云字脫在蓋記時也下戴校聚珍本曰云字各本訛作蓋記時也下今訂正孔校本仍無云字下文仍以蓋記時也云五字爲句盧刻則并下條云字無之此增云字於爾字之上蓋用戴說

初俊羔助厥母粥傳而不食於母也 於戴校作其 喜孫案戴氏文集曰當從別本於作其者戴校聚珍本孔氏注本並作其而不言所據何本先君于此標戴校于傳端而不改傳文蓋存疑也

祭也者用羔 喜孫案盧刻無也字戴校聚珍本同孔校本並有也字此增也字與戴異

榮堇采蘩傳堇采也 喜孫案采盧刻作菜戴氏文集曰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此文菜作采與上大舍采也字正一例謹案古菜字止作采此改采字蓋同戴說顏之推匡謬正俗曰古之經史采菜相通

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母者旁勃也 左氏傳隱二年正義引此作蘩遊胡遊遊胡旁勃也 喜孫案此條正文與傳各本不同戴校聚珍本一作蘩旁勃也其經傳之分與盧刻同孔校則以榮堇爲經之一條傳曰采也以采蘩由胡爲經之又一條傳曰蘩由胡者蘩母也蘩旁勃也三本不同未詳孰是謹案由胡二字一在幽部一在魚部二部古多合用故由胡疊韻旁勃雙聲古者草木之名多用雙聲疊韻非可執其字以求解也孔用黃尚書說以旁勃爲四旁皆勃然生殊屬附會先生據左傳正義校去蘩母字則無所庸其附會矣

昆小蟲抵蚳傳萬物至是動而後著 喜孫案盧刻不疊動字孔本亦不疊動字戴校聚珍本云各本脫至字又脫一動字今從傅氏方氏合訂孔校云至是下黃本疊出動字此增動字蓋同戴說

推之不必取故言推而不言取 喜孫案盧刻作推之不必取之取必推而不言取戴氏文集曰推之不必取之各本無句末之字取必推而不言取取必當作故言字形訛然戴校聚珍本云取作故言云故言各本訛作取必今從方本此改之取必三字爲故言二字蓋同戴說

來降燕乃睇傳百鳥莫曰巢窔穴謂之室何也 喜孫案盧刻作窔穴取與之室何也孔本作窔穴取與之室何也戴氏文集曰室穴也與之室何也各本皆然窔當作窔王逸注楚辭窔云窔復取也洪興祖補注云窔深也隱暗處窔窔深言窔深處此窔穴指燕所爲巢深隱處也下云謂之室何也是書或譌作與或譌作

爲不勝舉因與字义衍取字戴校聚珍本作突穴人謂之室何也云突穴卽燕之所爲後穴而突出者也又謂各本誤作取與今从方本孔云取字誤當爲其與之謂之也謹案故改突穴謂之室蓋用戴文集之說與謂轉注說見前

鳴札傳札者寧縣也 爾雅注引此作鳴蚻虎縣

良蜩鳴傳良蜩也者五采具 良爾雅注引傳作蜋

唐蜩鳴傳唐蜩者匽也 匽爾雅注引此作蝘

菽糜 喜孫案盧刻菽糜戴校聚珍本亦作糜孔本并同且曰于文菽荅之糜以禾糜从米此傳字爲糜不爲糜諸家以爲亦當从米不知所據何本謹案此改糜从禾不知所據何本

已在經中 案鄭君注增以與已字 喜孫案已盧刻作以孔注本亦作以聚珍本作已謹案與此同改已字據聚珍本也

又言之何也 喜孫案何也上盧刻有將字孔本亦有時字戴校聚珍本从方本改時爲是孔注亦云時是也此刪時字未詳據何本

頒馬傳分大夫卿之駒也 喜孫案大夫卿三字盧刻作夫婦二字聚珍本孔本并同此改大夫卿據傳崧卿本也

將閑諸則 喜孫案閑各本作閒戴校聚珍本云閒當作閑孔注亦云閑也此改閑字蓋同其說

鷹始摯傳故言摯云 戴校無故言二字 喜孫案戴氏文集曰作摯云於古人文體尤合戴校聚珍本仍有故言字云各本脫言字今從傳本孔校亦云宋本脫言字从傳本增此不刪傳文而識戴說于旁蓋存疑也

貍子肇肆傳或曰肆殺也 喜孫案或曰上各本有其字戴校聚珍本亦云其字衍文傳氏盧校亦云其字衍此刪其字蓋用其說

灌荼傳灌藂也 喜孫案藂字聚珍本作聚孔注亦作聚惟盧刻作藂盧氏卷首凡例云藂乃叢字而譌爲聚今皆改正不復沿襲以滋後學之惑則此字乃盧氏所改先君識㪅字於藂字之旁復抹去之蓋用盧說爾雅云灌木叢木是其據

丹鳥羞白鳥傳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案爾雅翼釋蟲四引此文云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螢也白鳥也者謂蚊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爲鳥羞者進也不盡食也羅氏所據本乃是丹螢 喜孫案盧刻丹鳥者無也字白鳥謂閩蚋也無者字有何也二字此蓋據月令注校與孔校同戴校聚珍本亦同惟其謂之鳥者下多何也二字彼從傳本也

鹿人從傳從者從羣也 喜孫案傳首盧刻有鹿人二字戴校聚珍本亦有之云各本不重鹿人從三字今從方本孔校不重鹿人從三字補注曰鹿人從蓋傳首呼經句也古從字作从妄者遂因下或曰人從而改爲 謹案此刪鹿人二字與孔說微異未詳所據何本

離羣而善 句以離而善 喜孫案以盧刻作之孔注本亦作之上屬爲句戴氏文集曰之當作以字形之

爲此改以字蓋用其說 戴校聚珍本仍作之

熊羆貊貉鼶鼬則穴 喜孫案盧刻作熊羆此改熊羆與戴校聚珍本孔同又孔本作鼶鼬則穴盧校戴校孔校並據爾雅 案各本作鼶鼬今改鼶鼬則穴

豺祭獸傳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喜孫案盧刻無後字戴校聚珍本孔注本並有之此增後字蓋同戴孔說

南門見 喜孫案南上各本有初昏二字戴校聚珍本云此月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初昏二字乃衍文盧校亦云疑誤此刪初昏二字蓋用戴說孔則旣刪初昏二字自爲一節

於時月也萬物不通 喜孫案盧刻此爲書人不從傳集云八字應屬小正元文若說小正者則是字句是不用時篇內可考義亦非解書人不復孔校同先君于此以硃乙之蓋用戴說

正文四百七十二字 喜孫案謹案孔氏首篇注云舊本篇末或記字數或否今悉補列以資校核 先君校夏小正從正文字數于簡末亦以資校核也謹仍之

保傅第四十八

因舉以禮 喜孫案因盧刻作固以盧刻作之戴校聚珍本云魏書李彪傳引作因舉以禮與新書合今參據改正 謹案漢書亦作以此改以禮蓋同戴說賈誼書作以禮

有司齊肅端冕 喜孫案肅字盧刻作夙與二字戴校聚珍本據魏書李彪傳改爲肅今攷漢書亦作肅先君參據戴說合注同與

教固已行矣 喜孫案已盧刻作以孔本亦作以聚珍本作已謹案漢書正作已已以古通此改已字據漢書也與聚珍本合賈誼書作已

此三公之職也注古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 喜孫案盧刻作文尙書及周禮說而作古周禮說與此同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而作古當是古尙書說與此同轉寫致譌又衍文字許叔重五經異義聯合尙書古文尙書說是其證聚珍本作古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孔校本作古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段若膺校戴集說與孔同不以文爲衍字此增古字于上刪而文二字蓋同戴說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 喜孫案毋正也至不能毋二十二字盧刻無之孔本亦無之此據漢書增與聚珍本合賈誼書亦有此二十餘字爲多爾之字少一字也

習貫如自然 盧刻之爲常三字因注而誤今從賈誼書改正 喜孫案漢書亦作如自然聚珍本孔注本並作之爲常

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宮也 喜孫案學學二字盧刻作小學小學孔本同戴校聚珍本據賈誼新書及漢書訂正此改學學二字蓋同戴說

而恩相及矣 而民不誣矣 喜孫案而字盧刻作如孔本亦作如謹案而如古通漢書新書並作而此蓋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

而功不遺矣 喜孫案遺各本作匱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退習而攷于大傅 喜孫案攷各本作遒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而匡其不及 喜孫案匡各本作達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此五學者 喜孫案學各本作義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 喜孫案輯盧刻作緝孔本亦作緝聚珍本作輯舊注云緝一作輯此改輯字與聚珍本合蓋據賈誼書校正

有徹膳之宰 喜孫案徹盧刻作虧聚珍本亦作虧孔校本亦作虧太平御覽文亦作虧宋本則作徹此改徹字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有敢諫之鼓注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 喜孫案盧刻注無者字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諫下有者字孔補注本亦有者字今攷聚珍本有者字此增者字蓋同其說

工誦箴諫 喜孫案箴各本作正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注大夫諫之以義後於瞽史 喜孫案盧刻之作足後作使史作叟戴氏文集曰足當作之使當作後別本叟作史此以解正諫在瞽史樂工後也此改之後史蓋同戴說與聚珍本合又案戴意以經文正字爲大夫與漢書新書作箴者異

故切而不愧 喜孫案愧各本作懷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所以明有敬也 喜孫案敬各本作別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所以明有孝也注教天下之子也 喜孫案子盧刻作孝聚珍本亦作孝上注教天下之臣也聚珍板本亦改作別云從永樂大典本與此全異孔氏補注本則上節注作臣此節注作子此改孝作子而不改臣爲別蓋同孔說

趨中肆夏注車亦應樂節 喜孫案盧刻作聲節聚珍本孔注本並作樂節此改樂節蓋同其說

聞其聲不嘗其肉 喜孫案嘗新書作忍食先君校此注忍食二字于旁復抹去之蓋恐新書係後人據孟子改也上句見其生不食其肉今新書亦作不忍見其死與孟子合可以知其故矣

注玉藻曰 喜孫案藻各本作澡此蓋據小戴禮記改正

明堂之位曰 案賈誼書正作明堂之位 喜孫案此條蓋從盧校語盧云此位字當作禮上引學禮此引明堂禮皆逸禮也戴校聚珍本亦云位當作禮此據賈誼書改之

博聞而強記 喜孫案各本無而字此蓋據賈誼書增入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 喜孫案所盧刻作前孔本亦作前戴氏文集曰前當作所字形之譌戴校聚珍本云所各本誤作前今从方本謹案漢書正作所此改所字蓋據漢書校與戴合賈誼書作所

其輔翼天子 喜孫案天子漢書作太子大戴各本則皆作天子先君初改太子旣又改爲天子蓋从大戴禮記盧校亦云當以本書爲是 謹案賈誼書正作天子

所尙者告訐也 喜孫案訐各本作得此蓋據賈誼書校改 謹案盧僕射注云則此字北周時已誤

今日卽位而明日殺人 喜孫案各本無而字先君據賈誼書校補漢書同

深爲之計者 喜孫案各本無之字先君據賈誼書校補

謂之訞言 喜孫案各本作訞誣此蓋據漢書及賈誼書校正

彼其所以習導之者喜孫案各本無之者二字此蓋據漢書及賈誼書校補

而視已事喜孫案而盧刻作如孔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各本作如今從方本謹案賈誼書正作而此蓋據之校正與戴合又案而如古通

然而不能從喜孫案而盧刻作如孔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各本作如今从方本謹案而如古通用賈誼書正作而此改而字蓋據賈誼書校也與戴校合

然而不避者喜孫案避各本作辟此改避字蓋據賈誼書校正

案數譯而不能相通喜孫案案盧刻作參宋本亦作參戴校聚珍本作案云各本訛作參今從方本孔校亦作案盧校亦云疑當作案形近而訛謹案漢書作累郭案也此改案字與戴孔同賈誼書亦作累

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喜孫案諭於二字盧刻作論孔本亦作論戴校聚珍本作諭云各本訛作論今从方本及漢書謹案賈誼書作諭於二字此蓋據之校正

不知君國子民之道喜孫案君國盧刻作國君宋本亦作國君聚珍本亦作國君孔校本作君國謹案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君國此蓋據之校正與孔合

不中於刑獄喜孫案盧刻作制獄孔補注亦作制獄戴校聚珍本作刑云各本訛作制今據儀禮經傳通解訂正謹案賈誼書正作刑獄此蓋據之校正與戴說合

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喜孫案盧刻其作之宋本亦作之戴校聚珍本从方本改作其孔注本从宋本改作其此改其字與戴孔合賈誼書作其

妄顧咳唾喜孫案妄盧刻作安戴校聚珍本作妄云各本訛作安今從方本孔校亦以安爲字誤謹案賈誼書正作妄此蓋據之校正與戴孔合

趨行不德喜孫案德各本皆作得此改德字蓋據賈誼書校正又案德得古通

鼓琴肆瑟喜孫案各本無肆字此蓋據賈誼書校正

天子燕辟廢其學喜孫案各本作宴瞻其學蓋據賈誼書校正

不博不習喜孫案博盧刻作傳聚珍本作傳孔注本作傳從通解及劉貞庭本也謹案新書實作博此蓋據之校正校戴孔爲核

御器在側不以度上下雜采不以章喜孫案度字下盧刻有縱字孔本同戴校聚珍本刪之云各本衍縱字今從方本盧校亦疑縱字衍孔校亦謂縱字衍此刪縱字蓋同其說賈誼書無縱字

譏與譏讓不以節喜孫案譏盧刻作集孔本聚珍本並作集解云當作譏孔注云集當爲譏字形之譌讀集或亦如譏小雅是用不集與咎道字爲韵此改譏字蓋用其說賈誼書作譏

天子宴私安而易喜孫案而盧刻作如孔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各本作如今從方本此改而字蓋用戴說謹案而如古通賈誼書作所

飽而強注強猶勸也喜孫案勸盧刻作強戴氏文集曰當作猶勸也周禮司諫注有此訓戴校聚珍本改猶爲強勉強也孔本作強猶強也此改勸字蓋用戴文集說

暑而暍喜孫案暍盧刻作渴宋本元本作暍戴氏文集曰通解正之云暍傷暑也渴暍皆字形之譌聚珍本孔本並作暍此改暍字蓋用其說賈誼書作暍

宴樂雅頌失樂序喜孫案失盧刻作迭此改爲失未詳所據何本聚珍本作迭從方本也孔本作迭據下注也各本或訛作迭或訛作造未知所自

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喜孫案各本作大國之忌此蓋據賈誼書校正

素誠繁成 賈誼書作素成無繁成二字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素成二字云下云故曰素成則此二字自下之辭各本作素誠繁成今訂正孔校云繁素之訛而衍也誠成之訛而衍也因訛致衍古書往往有似此者緣校讎者鉛黃乙之後人轉寫遂兩存其本不得識別此據新書校與戴孔同

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注宴室夾室次宴寢也喜孫案夾盧刻作郟今是書亦寢一也旁證戴刻作於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作夾室次宴夾並作郟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宴寢也校聚珍本作郟室次于寢也孔本作郟室次宴寢也此改郟爲夾於爲次據通解也與戴孔合

王后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嬪婦則以三月就其側室喜孫案比盧刻作以宴下無室字則作即戴氏文集曰當從通解作比七月就宴室聚珍本作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嬪婦則以三月就其側室孔補注本同惟則作即此改比故即增室並與聚珍本同謹按即則古通

大師持銅而御戶注大師瞽者喜孫案大師盧刻作太史戴氏文集曰當作太師注同戴校聚珍本云各本訛作史今據通解訂正孔本亦作太師此改大師蓋用其說賈誼書正

行則鳴佩玉 下車以佩玉爲度喜孫案佩盧刻並作珮孔本同此改佩與聚珍本合

玭珠以納其間注納於衡璜衡牙之間喜孫案盧刻無衡牙字戴氏文集曰通解衡牙之間上有衡牙二字今戴校聚珍本有衡牙字孔補注本亦有衡牙字此增衡牙字從通解與戴孔合

立而不跛喜孫案跛各本作跛舊注云跛一作跛先君用作跛之本據賈誼書校正

注古者婦人任子之禮 立不蹕 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喜孫案盧刻任作孕無立不二字無夜則令瞽四字無生子二字戴氏文集曰蹕上脫立不二字誦詩上脫夜則令瞽四字形容上脫生子二字又云任即姙孕亦當作任案下言任子之時經言后妃任成王于身故戴謂此孕亦當作任聚珍本不改孕爲任并改下任爲孕又增誦詩二字不增夜則二字餘並同孔校增立不二字餘並仍其舊說各不同先君此校悉依戴氏文集

由此觀之喜孫案由盧刻作猶孔本亦作猶謹案由猶古通賈誼書正作由此蓋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

注故白虎通喜孫案故盧刻作敬戴氏文集曰敬當作故聚珍本孔本並改作故此改故字蓋同其說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注二世以天下兵寇之事責之喜孫案責之上各本有而字先君校去之不詳所據何本

趙任藺相如喜孫案任各本作得此蓋據賈誼書校正

安陵任周瞻 周瞻卽唐睢形近而訛喜孫案孔氏補注曰周瞻唐睢形近並轉寫之誤說與此同足補盧注之闕

注安或爲鴈 而鴈陵君喜孫案兩鴈字盧刻並誤作隱聚珍本孔本並與先君所改合

而昭王復反喜孫案復反各本作反復先君校定蓋據賈誼書

齊有田單注閔王之子法章也喜孫案盧刻脫法字先君據史記增與聚珍本孔本合

湯去張網者之三面注欲左左欲右右喜孫案盧刻不疊左右字戴氏文集曰欲左欲右當重左右字聚珍本孔本並用戴說增左右字先君此校蓋同其說

以其所爲順於人也喜孫案盧刻所作前順作慎戴氏文集曰前亦當作所慎當作順謹案順慎古通賈誼書正作所作順先君據之校正與戴說正合與聚珍本同

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喜孫案各本無處字此蓋據賈誼書校補

而置厥於壯堂於我足矣注而猶汝也 篇末四字注當在此

戴君云喜孫案戴君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孔注亦從戴說移注于此又案篇末注也作矣此改也字或別有據

靈公造然失容 造當從賈誼書作戚聲之誤也喜孫謹案先君知新記云韓子顯學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戚聲之轉則造戚亦聲之轉矣孔氏補注曰古戚造二字異形同聲詩小明戚戚與奧爲韵周官眡瞭鼓蘉杜子春讀爲憂戚之戚掌固注則云杜子春讀爲造次之造明古音戚與造同也可與先君此條相發明

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喜孫案盧刻作以齊至三字戴氏文集云當作自齊魏至戴校聚珍本云各本已訛作以脫魏字今從方本及賈誼新書謹案先君據賈誼書校正與戴合

注韓詩外傳云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喜孫案盧刻注多舛誤先君依戴氏文集校定如此與聚珍本孔本並不同

棲閔王於莒注閔王地也喜孫案盧刻無地字戴氏文集云是書注例閔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脫地字聚珍本孔本並有地字此校補地字蓋同戴說

燕度地計眾喜孫案度盧刻作支孔本亦作支戴校聚珍本云各本訛作支今從方本謹案賈誼書正作度此蓋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

然而所以喜孫案各本而作如聚珍本作而今改賈誼書作而先君蓋據之校正又案而如古通

由得士故也喜孫案各本無故字先君據賈誼書校補

夫聖人之于聖者之鄉向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喜孫案各本脫聖者至也況十一字先君蓋據賈誼書校補 又案注文而猶汝矣四字先君移之於前此處刪去之用戴說也

曾子立事篇第四十九 曾子弟一喜孫謹案四五兩卷曾子十篇先君皆別標曾子第幾于篇題之下篇內凡盧注之不合者悉抹之俱不專用校而然或當日有意校定曾子十篇摘出別行故爾謹案十篇讎校獨詳今備載當時同校各家之說以相參攷

君子攻其惡喜孫謹案各本此下有盧注計其失三字聚珍本作計其失也四字先君校去

求其過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省其身也四字聚珍本作省其身三字先君校去

可謂學矣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段

亦可謂守業矣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段

君子學必由其業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業必請之五字先君校去

承間顏色而復之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復白也三字先君校去

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雖不說未嘗不彊爭先君校去又案先君子此畫爲一段

致此五者而已矣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段

君子終身守此悒悒也喜孫案盧刻無也字孔刻亦無也字既刻亦無也字聚珍本有也此補也字蓋同聚珍本

身行之後人秉之注言其可法喜孫案秉之下各本無言其可法四字有盧注非注不言至行則爲人安之凡廿字先君校改謹案此改廿字爲四字不知係盧注別本耶抑當日有意作注此卽自作此節之注耶今不可得而詳矣

君子終身守此憚憚也喜孫案各本無也字聚珍本有之先君校補與聚珍本合又案先君子此畫爲一節

不殄徵也行自徵也不徵人　行自徵也之徵徵猶伺也察也

王念孫案徵猶匿也己有善則務自匿人有善則揚之

學誠案上句徵字疑作莫顯乎微微字解下二微字則伺察喜孫案此當日同校各家之說先君手錄于簡端今仍之

其徵故仍用徵字義自通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論語曰至如探湯十三字先君校去

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忿怒思患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故愚惑者朝忿忘身八字聚珍本作一朝之忿忘其身凡十一字先君校去此注又識其上曰朝忿忘身疑有脫字戴云當是一朝之忿忘其身謹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

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喜孫案先君於此分節

行必思言之　行必思言之謂所行者欲其可以告人也喜孫案言之下各本有盧注貴其可談言五字先君校去後改注如此

言之必思復之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論語曰至可復也凡十一字先君校去

思復之必思無悔言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思唯可復四字先君校去此注又識其旁曰戴云當作無不可復謹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聚珍本作無不可復

亦可謂慎矣喜孫謹案先君於此分節

從之以行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以言不慮四字先君校去又案聚珍本作己言不慮

從之以復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易曰終日乾乾反復其道十字先君校去

復宜其類類宜其年　復宜其類謂言信行果惟義所在也類

宜其年謂積久而不改其節　念孫案復宜其類謂觸類而

廣之也喜孫案各本類下有盧注詩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十字年下有盧注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十字先君校去而自爲注如此

亦可謂外內合矣喜孫案先君於此分節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道遠日益矣喜孫案各本無未五字謹案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注云此語出曾子先君蓋據此文校補又案此五字各本錯簡在下眾信弗主上先君據荀子移置於此矣字各本誤作云亦據荀子改阮氏下注亦云云乃矣字之譌

亦不以援人喜孫案先君於此分節

疾其過而不補也　補猶文也與改義正相反不得以改釋之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補猶敝也四字先君校去而自爲注復駮之如此謹案聚珍本作補謂文也與此合

飾其美而不伐也　飾修也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顏淵曰願無伐善七字先君校去而自爲注如此

不說人之過　不說人之過說字本明注增一解字轉混喜孫案盧注說改說也四字元本無盧刻據程榮本增入其非盧僕射注明矣先君校去此注又復駁之如此

存往者在來者注在猶存也　胡珩案在當訓察喜孫案胡氏說與盧注不同先君手錄於簡端而不抹去盧注蓋兩存之

善則有鄰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德不孤三字先君校去

不盡人之禮　此注亦非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通飲食至其忠也十八字先君校去而復駁之如此

往者不慎也注於物來者不游豫往者無所慎喜孫案各本注首有慎於二字先君校去謹案先君初校本并於字往者無所慎五字悉刪去而識其上曰不慎疑當作不順古字通繼復抹去校語仍存舊注唯去其首二字謹詳記於此

惠而不儉　念孫案儉字疑喜孫案此條先君錄王說於簡端而未下己意

與其倨也寧句　中案句或敬字之脫誤　念孫案玩與其語

意恐當作句蓋行過乎恭之意非美德也喜孫案此條先君先下己意後載王說蓋兩存之

君子亂言弗殖　念孫案亂言而弗殖而字衍或宅處錯入喜孫案各本作亂言而弗殖先君校去而字故識王說于上謹案孔校亦疑而爲衍字

道遠日益云　此與上下文不倫句字疑多脫誤荀子大略篇

云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注云此語出曾

子案云當作矣上二句脫簡當補入道遠日益云馬本無云

字　劉台拱案荀子所引二語已見上此不當補其立字卽

言字之語喜孫案此先君初校云爾後錄劉說於此移補五字於前章此處刪去此五字據荀子也

僉言弗與　馬本靈作僉喜孫案僉各本作靈戴校聚珍本作僉云黔古陰字各本誤作靈今从方本孔注云靈言靈異之言阮注云極知鬼神曰靈皆未敢繹史

注不主謂僉議所同不爲主喜孫案此上各本有道遠日益積習之也八字先君既移經文五字於前則此注無所屬故刪去之

君子不倡流言喜孫案各本倡作唱戴氏文集曰唱當作倡此同其說、筆

多知而無親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無所親行四字先君校去又識其上曰無所親行行當作信疑非一時之校

多言而慎焉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多言者謂時事須殺也言雖多而皆慎焉十六字先君初校改殺爲業从戴氏文集校也繼又校去此注

好儉而僞者　懷祖云儉而好僞當作好儉而僞喜孫案各本作儉而好僞先君校正復引王說以實之如此

君子不與也注僞塞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言好直則太徑爲僞又太通塞于下也十五字先君校去

亟達而無守注亟數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象自達而無所守七字先君校去

好名而無體　珩案體猶實也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無容體三字先君校去而以胡氏說易之

忿怒而爲惡　忿怒而爲惡玩注文則本作無惡傳寫者改之

耳戴君同喜孫案戴氏文集曰爲當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必心以爲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惡而妄怒據後說爲字殊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戴校聚珍本作無云各本譌作爲今從方本先君校正此本繼復注戴君同三字於旁蓋與闇合

巷遊而鄉居者乎　台拱案鄉居朱本作鄉飲似長中案上已

有嗜酤酒朱本非也

則無藝矣喜孫案則各本作郎先君校正謹案高似孫子略馬總意林並作則此蓋據之校

亦可以勉矣　勉與免同言其不足責也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言其過不大也六字先君校去而節錄盧氏校語易之如此

過而不能改倦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倦傾病人四字先君校去

行而不能遂恥也注謂不能終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道言而飾其辭虛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謂道聽求言文飾其辭也十字先君校去聚珍本孔本作謂道聽來言文飾其辭也

殆於以身近之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殆危之言危於以身近之十字先君校去聚珍本孔本皆作殆危也言危於以身近之

殆於身之矣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危害于身四字先君校去

殆於以身遠之也殆於以身遠之殆於反之矣　從戴校本喜孫案遠各本作近遠之也下有盧注近當字誤爲遠反之各本作身之戴校聚珍本改身爲反此從之又刪盧注六字改兩近之爲遠之與孔注阮注不同

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此處故曰字衍喜孫案各本皆有故曰字先君校去

可以知其術也　術也當作術矣喜孫案各本皆有術也先君校正此字爲諸家所未及上

條同

其下亦能自彊注謂其身不爲喜孫案此下各本有太上謂五帝至五霸假之凡十字先君校去

亦可謂棄民矣注自執而誣於善喜孫案誣盧注作輕戴氏文集曰輕當作誣字形之譌珍本孔本並作誣此改誣字從戴校也

其次而能夙絕之也　念孫案其次而能夙絕之次下當有脫字中案上注以無爲過之意解不生惡此云有意而隨絕之脫處當是生字念孫案前云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此處脫生字無疑喜孫案孔氏注亦云夕下當有生字

亦殆免于罪矣喜孫案免各本作勉孔本作免云不本爲勉元本改蓋改免本蓋據元劉貞廷本與孔校合又案免兔古通

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猶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喜孫案各本四句皆有盧注首句注云常思正也四字次句注云故曰父母爲嚴君子孫爲臣民也十二字三句注云恒謙虛也四句注云不忘危也四字總廿五字先君校刪

亦猶用慶賞於國家也　案慶賞上當有用字國下有家字從荀子大略篇補入喜孫案各本無用字家字先君據荀子校補二字乃與下句文法一例

鮮不濟矣注濟大　注濟大朱本作淫汰喜孫案聚珍本孔本俱作大阮注亦引作本大先君於此義朱本異字而未下己意未知何從然義得兩通

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注禍福唯人宜其慎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是以易有履虎之言詩有臨淵之戒十四字先君校去又案先君初校本並去此八字注後又存之

愛之而勿面也使之而勿貌也　愛之使之從荀子補喜孫案各本無兩之字此從荀子校補爲諸家所未及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第二

庳亦弗憑喜孫案庳宋本作庳盧刻同戴氏文集曰庳當作卑聚珍本孔本阮本並作卑此改庳字從戴孔同

隱不命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人有隱避不許之也八字先君校去

孝子惡言死焉　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玩其語言正是一例注云死且不行似謂孝子不出惡言矣或改且爲謂於義始通

又案荀子大略篇亦載此語楊氏注云死猶盡也鄭康成云死之言澌澌猶消盡也亦一證喜孫案死焉各本有盧注死且不行四字先君校去又復駁之如此謹案死之言澌古人通語白虎通德論釋名皆載此訓楊說確勝盧注

孝子游之　念孫案游疑當作由喜孫案先君於王說而未下己意蓋同其說

暴人違之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親其常也春秋左傳曰其十字舛誤不可通先君校去

以不敢忘其親也喜孫案此各本有盧注身口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

以正致諫注謂卿大夫喜孫案謂盧刻作諸聚珍本孔本阮本並作謂盧學士文弨曰當作諸字

以力惡食任善　以力惡食惡當作務聲之誤也馬本作任任善當從上句任善喜孫案盧注于任善之上間以注語蓋以任善屬下讀也先君校正不知據何書

不敢臣三德注謂三者之孝三當作王聚珍本正作王孔本阮本亦皆作王　二三疑當作王戴君同喜孫案戴氏文集曰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第三

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不可以己所不能責人之不能況以所不能上曰況以下十六字先君校去復謂其不能句疑有脫文

盡力而無禮　案盡力亦當有而字喜孫案各本無而字先君校補阮本用先君說則與

則小人也喜孫案各本此下有盧注小人而已語乃大爲之蕃十一字先君校去上文可一例辟之譯

則不入也　珩案不入字當是小人字之訛此二段與上君子之孝反對喜孫案先君引明氏說而未改正經字蓋存疑也

敬以入其忠　彬案敬以入其忠入當作全喜孫案此條亦未下己意說同上條兩人字盧校

子曰可人也　不可人也　此子曰字似它處錯入疑入字之誤先君據其旁而未改正蓋存疑也珍本孔本並作入阮注亦曰人當爲入字之誤也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第四

諭父母於道注親未意喜孫案於各本作以聚珍本亦作於孔本作於先君校四庫書據注曉書改於與小戴同有凡言於事之字未詳據何本不同小戴禮記合〇又案注首盧刻作以聚珍本孔本亦作於先君據王給事念孫凝

安爲難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以忠禮終也五字先君校去

可謂能終也　終也當依祭義作終矣喜孫案各本皆作終也

諫而不逆注當柔聲下氣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加之如此謂禮終矣　念孫案加之字疑中案加字當是如字之譌又衍一如字之字當乙下當作如此之謂禮終矣彬案加之二字如此下脫一可字喜孫案先君於既下己意之後復引朱說於下於經文則抹去加之二字疑後改從朱說或兩存之亦不可知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曾子第五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注單居離曾子弟子喜孫案此

曾子曰有愛而敬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此句有脫文喜孫案各本皆如是

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　中陟仲反喜孫案孔注亦云中去聲與此合

子無私樂　彬案孝子無私樂樂上脫憂字喜孫案先君於朱說而未下己意未敢補經字蓋存疑也

未得爲人子之道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人父之事五字先君校去

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注養猶隱也喜孫案也各本作之先君校正

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正以使之以弟道七字先君校去

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　珩案不與二字衍此二語猶云小大由之耳喜孫案各本皆如是孔氏注曰自由也言禮貴由其大者不謂能由其小者與謂也小正傳曰其必與之獸先君錄胡氏說而未下己意蓋存疑也故不刪盧注劉逢祿案胡說似是而非孔補注敘敘確

辱事不齒　錡案辱事不齒齒字涉上飲食以齒誤也當作不恥爲是　辱事不齒言少者當親辱事耳春秋傳臧孫辰曰急病國語王孫雄曰危事不齒是也喜孫案此條先引宋說後下己意蓋用鄭君之例至以危事不齒爲確不可易之解阮氏注釋下小雅巷伯所引春秋傳臧孫辰曰急病九字當有脫誤則先君之說今無別本可校姑仍之也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第六

行之則行也　彬案行之則行也下行字疑是仁字喜孫案各本作行先君從朱說蓋存疑也衍行字之旁載朱說于簡端又抹

天下無道故若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且自加也四字先君校去孔注謂下行去聲

貧賤吾恐其或失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或猶惑也四字先君校去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　句絕　明字疑喜孫案羣書治要明字作不閒二字阮氏注釋亦以行之爲句蓋本於此又案羣書治要改明爲閒阮氏敘之曰此是魏徵刪節不閒則行之字下屬爲句矣本文之故不可從

水非水不流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行則爲人負　人負之人疑當作之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　錡案杖乃材之譌喜孫案此條各本有盧注言行本有盧注如此則其所敘者皆可因厚焉十四字先君校去而錄朱說於上蓋因其說又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貧則常也義不可無入字先君校去

君子視死如歸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注檀弓曰昆弟之讎仕不與共國喜孫案各本盧注此下尚有其從父兄弟則不爲魁也十字先君校去

族人之讎不與聚鄰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君子有盛教如愚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言珍寶深藏若虛君子懷德若愚也又案此下先君於此書爲一節十四字先君校去

恥不知而又不問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恥不知人而不知自友也十字先君校去賁於

是謂窮民也（喜孫案此當爲一節先君於）

有知焉謂之友注曾友之也（喜孫案曾各本作曰戴氏文集云日當作曾字形脫誤此改曾字蓋用其說）

庸孰能親汝乎注庸用也（喜孫案各本盧注此下有漸離也三字先君校去）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第七

不懷厚祿（喜孫案大典也譯案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注引此正作懷阮本亦作懷）　懷馬作傳（喜孫案宋本作懷元本亦作傳盧本作懷孔本亦作懷皆誤）

饑而守仁注謂其守也　則君子之義注其功守之義　中案馬本謂其守也四字誤作正文此下其功守之義亦注文之誤無疑　台拱案功守二字不辭此句蓋注文蒙上以解義字而誤作正文（喜孫案宋本兩注並誤入正文盧本則上注訂正下注仍誤入正文孔本阮本並完爲盧注與先君此校合）

雖獨也吾弗親也注人而不仁不足友也　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　念孫案人而不仁以下此注疑全是正文　中案人而不仁二句是註故周公曰以下是正文（喜孫案各本皆以此二十七字爲注文阮氏本用先君說移入正文其周公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己者也推賢者必與賢於己者也[illegible]）

比說而取友（喜孫案比說有攷證宋本書於策今不可得而詳矣）

仁之兒遂智之兒役固不難詘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弗爲也　上仁字盧刻作畏　念孫案固不難三字與上下不屬當有脫誤　中案此畏字當是仁字以形譌位又以聲譌畏言無道之世仁智不容於人君子非不能枉道以苟免但有所不爲耳（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仁云各本譌作畏今從方本孔本亦作仁先君此校與戴孔闇合謹案盧氏注云小人在朝多逐害於仁智者君子之人不枉言行而懷其難也則盧所據本正作仁之兒遂無疑又案先君決此當爲一節）

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喜孫案先君當爲一節）

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注手足即四支說者申懇懃耳詩曰行有从人尚或墐之　戴云詩云行有从人尚或墐之此十字亦注文故不注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橫隔（喜孫）

（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讀書十二字爲注文盧刻則以上十一字爲正文其下十字爲注文案以上十一字乃記述之末盡者耳戴說可據說苑叢談篇所引證）

有士者之羞也　盧校云當作有士者　順文作有士者正通不必改作士字　說苑說叢篇作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揜非士之過有士之羞也（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士云各本譌作士今從方本孔本仍作士阮本亦作士先君始疑盧校繼又引說苑證盧校蓋非一時之筆）

是故君子以仁爲尊　是故二字衍字（喜孫案各本皆有是故二字先君校去不識所據何本）

舜唯以得之也　中案唯以下當有仁字以上文校得之馬本正作以仁得之（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唯以仁得之[illegible]）

貨粟之富也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喜孫案盧注此下各本有初無父母後交讓國逆遁北海之濱而終餓於首陽二十一字先君校去）

以殺其身盧刻殺作役　戴云役當作殺前立事篇可據（喜孫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讀書聚珍本作殺盧本作役阮本亦作役附錄正於此）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第八

不逆慝而出危邑　邑馬作色　念孫案逆當作遻（喜孫案遻本通作逆[illegible]）

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喜孫案各本兩節[illegible]）

夫有世義者哉　念孫案此句疑有譌（喜孫案[illegible]先君載此說而未下己意）

恭者不入　台拱案恭者不入謂貢難於君而其言不入（喜孫案[illegible]）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第九

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　中案盡當作蓋（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蓋[illegible]）

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喜孫案[illegible]）

貨乎如入鮑魚之次　貨它得反（喜孫案[illegible]）

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戴云長竹丈切謂己身之長故曰不自知注云如日之長袁氏無曰字空此一格當作如身之長（喜孫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讀書聚珍本注作如身之長）

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注言未見好教欲人之受如餔疾子也（喜孫案盧刻欲作教受作愛戴校聚珍本作欲云各本譌作教人之受一本[illegible]）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念孫案與來二字疑（喜孫案先君[illegible]）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曾子第十　此篇疑非曾子本書（喜孫案先[illegible]）

離而聞之云乎（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而聞之也十字先君校去）

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　台拱案此字屬下句衛將軍文子篇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喜孫案[illegible]）

地之所生下首　方（喜孫案[illegible]）

下首之謂方注白虎通曰天鎮也其道曰圓地諦也其道曰方注諦字一本作諦今白虎通無此語　學誠案注諦字作諦爲近劉熙釋名地亦言諦五土所生莫不信諦是也（喜孫案[illegible]）

方曰幽圓曰明（喜孫案此下各本有[illegible]）

故火日外景金水內景（喜孫案金水上各本有而字先君校去）

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注施賦也（喜孫案[illegible]）

神靈者品物之本也　此條語致精與易大傳埒

而善否治亂所由興作也（喜孫案各本無由字先君校[illegible]）

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從盧刻作靜　學誠案靜字疑當作正字於義較明（喜孫案[illegible]）

交則電（喜孫案[illegible]）

一氣之化也注陽氣在雨溫煖如湯（喜孫案[illegible]）

唯人爲倮匈而生也　盧刻作而後生也　台拱案朱本無後字當從之喜孫案各本皆有後字

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麟鳳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龜龍麟鳳所謂四靈八字先君校去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　學誠案龍非風不舉上疑脫麟鳳二語喜孫案注云龍爲陰風火爲陽不釋麟鳳引所見本無麟鳳云云也永樂大典本多亂非陰不棲麟非鳳不數此蔵陰陽之義無涉戴校從之非

此皆陰陽之際也　際馬作濟無也字

所以役於聖人也　盧校云一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　馬本同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所以聖人役之也今從方本孔本從元本改阮本亦同作役皆不誤又案史記集解引先君識馬本異文而不校改正文則馬本未可遽從

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　台拱案宗當作定出注又案朱本宗作案喜孫案宗戴校聚珍本作察云從高安本作察阮本亦作宗孔本亦作宗云從高安本作察案說苑引作宗孔注引大戴禮曰聖人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呂正作察先君定八風之高下清濁而一說故先君錄之備攷

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注察猶利也喜孫案先君識利字之旁蓋別有攷而未書於策

序五牲之先後貴賤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　申出五牲而詳之　盧刻無牲字念孫案諸侯之祭下宜有牲字喜孫案聚珍本有牲字孔本亦有牲字云從朱本增阮本亦有牲字

是有五牲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此之謂以下總結上文祭牲喜孫案此先君自爲注語謂祭牲牛曰申出五牲而詳之同

右魯曾參撰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二卷十篇本也有題曰傳紹述本豈樊宗師與觀亡目一卷攷其書已見於大戴禮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歟否也予從父廬陵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是以文字回舛繆誤乃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參校頗爲是正而盧注遂行於曾子云　晁公武讀書志乾隆昭陽大荒落辜月大興朱筠高郵王念孫江都汪

中校於安徽學政署中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昔帝顓頊之道存乎喜孫案昔盧刻作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戴校聚珍本作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云今本脫黃字耳孔本作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

師尚父奉書而入喜孫案各本尚父下有亦端冕三字學記疏引無此三字

王行折而東面喜孫案各本作王行西折而南東面立學記疏引云王行西折而東面

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　各本作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中案荀子議兵篇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計勝欲者從欲勝計者凶此必沿荀子文而誤耳荀子不言引古也

不敬則不正喜孫案不正學記疏作不與戴校聚珍本各本作不正孔本從先君

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喜孫案學記疏引仁不仁作人不人各本互異

注十百世謂子孫於百世喜孫案十百世朱本作十百世

必傾其世喜孫案各本作必及其世

惕然若懼喜孫案各本作若恐學記疏作惕若

安樂必戒喜孫案各本作安樂必敬先君改正

口生垢注可不慎乎喜孫案盧注本作口戕口注可不慎乎

恭則壽注雖夜解息喜孫案解息盧刻作懈息先君校作解息

屨屨之名曰喜孫案各本作屨屨之銘曰

注論慎履亦財不匱也　福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喜孫案福各本作富

雖有聖人不能爲謀喜孫案各本此下有也字先君校去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夫強乎武哉注言下臨信蒙其福喜孫案福各本作富戴氏校正此字與戴說合

或以義賦

先生難之注云先生者猶難之　注一本作先猶有難之喜孫案此

是故不妄

是言偃之行也注言偃吳人也

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注言未至未及者謂其德廣厚也

賜得則願聞之也　疑當作則願得聞之也

其行如何注晉灤彪也祁奚祁午之父也羊舌大夫羊舌肸也

羊舌職之子

蓋柳下惠之行也注食采於柳下

蓋介山子推之行也注離晉曰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

五帝德第六十二

黃黼黻衣

淳化鳥獸昆虫

莫不祇勵

知民之懸

陶漁事親　盧校云屠本作漁別本並作家　家蓋稼字之脫

居本以意改耳

山戎北發

帝繫第六十二

產蟜極蟜極喜孫案各本作蟜極古今人表作僑極先君校正作喬本漢書所據何本

及產象喜孫案各本作及象產敖盧校云疑當作及產象敖先君藏其上曰繫法殷引正作產象敖又校去敖字蓋非一時之筆謹案戴氏文集亦引春秋正義而曰敖字之衍人矣聚珍本亦曰敖衍字先君所校與戴合

娶于西陵氏之子喜孫案各本不疊西陵氏三字先君此校與聚珍本所據方本合

娶于滕隍氏滕隍氏之子喜孫案各本作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孔本從楚辭章句改作滕隍氏滕隍氏與戴校聚珍本則據路史注改作滕奔氏世本作滕隍氏潰各說不同先君蓋亦據楚辭章句校與孔校合惟校去奔氏爲孔所未及不詳所據何本

產卷章卷章喜孫案各本作老童先君蓋據史記校

吳回產陸終喜孫案吳回下各本有氏字先君校去

陸終娶于鬼方氏喜孫案陸終下各本有氏字先君校去

季連產付祖付祖產穴熊喜孫案各本作付祖氏產內熊戴氏文集曰各本付作附氏付與史記作附祖合史記穴熊此謂內熊謹案路史注引此云附祖下刪氏祖穴熊先君此校與戴合與聚珍本同惟付作附氏字爲異

其裔孫鬻熊自鬻熊九世至于熊渠熊渠有子三人喜孫案各本作九世至于熊渠熊渠有子三人戴氏文集曰楚自鬻熊九世至于熊渠下乃接熊渠有子三人其孫鬻熊九世至于熊渠此下有九世至于熊渠四字衍此云各本皆無九字蓋當云其裔孫自鬻熊九世至于熊渠下乃接熊渠有子三人然無善本可以訂正謹案聚珍本作季連之裔孫鬻熊九世至于渠與戴氏文集校正不合此蓋據戴氏文集校正

其季之名爲疵喜孫案疵各本作疵史記世家曰少子執疵先君據之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與孔本合亦與戴氏文集合

衛是也韓是也彭是也鄭是也邾是也楚是也喜孫案是字各本皆作氏戴氏文集曰六氏字不可通皆當從世本作是聚珍本作是是也孔氏注云氏是也世本作是案觀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也漢書地理志氏爲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字通用謹案古者氏是通用先君據世本校正此與戴說合又案先君于楚是也下畫爲一節

皆有天下喜孫案皆上各本有而字記檀弓正義及詩生民正義引皆無而字先君蓋據之校去此字

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氏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氏生契喜孫案各本兩女字下各有也字兩生字並作產詩生民正義記檀弓正義引此並無也字上各有而字產並作生先君蓋據之校正又案詩正義兩生字記正義無之又記正義上妃作長妃詩正義作上妃與此同先君蓋參校

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陬氏之女曰常儀生摯喜孫案各本作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詩生民正義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陬訾氏之女曰常儀生摯檀弓正義鋒作豐陬作陬下無訾字儀作宜聚珍本從詩正義先君初校亦從之繼又據記正義改鋒爲豐改陬爲陬刪訾字唯儀字從詩正義不改作宜字謹案陳鋒作陳豐與漢書合孔本亦作陳豐

娶于散宜氏散宜氏之子喜孫案各本不疊散宜氏三字戴校聚珍本從方本疊三字先君校補與之合

娶于帝堯帝堯之子喜孫案各本不疊帝堯二字戴校聚珍本從方本疊二字先君校補與之合

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喜孫案各本皆疊有莘氏三字唯元本不疊盧刻亦不疊聚珍本孔本皆疊三字先君校補與之合

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喜孫案盧刻從元本不疊塗山氏三字各本皆疊先君校補三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勸學第六十四

槁暴不復挺者喜孫案各本作枯暴荀子作暴有槁暴戴校聚珍本作槁云各本作枯伯今從方本及荀子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怠教忘身喜孫案各本作殆教亡身荀子作怠慢忘身戴校聚珍本從方本作怠教忘身氏文作怠亡字當從荀子改忘先君據荀子改

行岐塗者不至喜孫案各本作岐戴校聚珍本作岐云他本作岐今從方本孔本亦作岐謹按荀子作衢道先君校改不詳所據何本字

豈有不聞哉喜孫按各本聞作閒至朱本作聞先君蓋據之校正

其流行庳下喜孫按荀子正作庳先君校正此字與戴氏文集曰庳下當作庳各本作庳聚珍本孔本皆作庳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弱約微通似察喜孫按微各本作危今從方本作微及荀子戴校聚珍本作危先君蓋據之校正

以注量必平喜孫按各本作必出量必平戴氏文集曰必出量當作以注量以注云各本說作必出荀子作主量今從方本謹按荀子作主量揚倞注云主讀爲注先君據此校正與戴說合

必以東似意喜孫按各本衍西字今從荀子及說苑謹按荀子無西字云其折也必東似志先君蓋據此校去西字與戴合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有善勿專注專謂自納于己喜孫案盧刻作爲聚珍本孔本皆作謂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進是利而除是害喜孫按進上害下各本有兩而字先君校去

量之無狡民之辭注猶言無害也喜孫按猶各本作恆戴氏文集曰恆當作猶聚珍本作猶

若此則身安譽至喜孫按若盧刻作言戴校聚珍本云若各本說作言今從方本亦作若先君校正此字與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故天下積也注積謂歸湊也喜孫按謂各本作爲聚珍本孔本戴孔合

調說者情之道也注言調說者喜孫按經注兩說字各本皆作悅先君校正

善政行易則民不怨注則民說喜孫案說各本亦作悅先君校正

言調說喜孫案說各本亦作悅先君校正

詳以失之注佯爲漏失喜孫案佯爲漏失盧本作詳爲漏失聚珍本作詳謂佯爲漏失戴氏文集曰詳陋佯蓋作詳當作佯聲之譌別本作詳先君校正此字與戴氏文集說

故佚於取人方本喜孫案佚各本作失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佚於治事注郭象曰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于用臣也喜孫案親各本作親且有臣字先君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亦與戴氏文集合

民之離道必於上之失政也喜孫案各本失作佚先君校正謹按失佚古通用

有本能圖注本謂身也喜孫按盧刻謂作爲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注性謂仁義禮智之等情謂喜怒愛惡之屬喜孫按注兩謂字各本並作爲聚珍本合謹按爲謂古通

紘紞塞耳喜孫按紘各本作紞先君校正二字與聚珍本孔本合又按劉本作紘先君蓋據劉本校

注令不惑視聽喜孫按令各本作令戴氏文集曰令當作令不惑視聽先君校正此二字與戴氏文集合又按聚珍本並作聽

紘莊子爲黈黃也喜孫按紘盧刻作紘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合又按

則入君以黃紘充耳喜孫按紘盧刻作紞先君校正與孔本合

然毛王之徒以爲石飾玉喜孫按各本作字爲聚珍本合

雖行必隣矣注隣吝喜孫按各本吝作鄰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合又聚珍本隣作遴

盛德第六十六

則飾明堂也喜孫按此畫爲一節先君於

則飾朝聘之禮也注則君臣之位失喜孫按位字各本作義先君據小戴禮記經解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明夫婦之義也注享謂享婦喜孫按盧刻作爲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合

以順天地喜孫按順各本作慎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謹按慎順古通

治國之要也喜孫按此畫爲一節先君于

民必走喜孫按必字各本作心盧刻亦作必先君蓋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司徒之官以成德注天道發施喜孫按道字盧刻作姓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孔本並作道

亦所進退緩急異也喜孫按此畫爲一節先君于

明堂者古有之也注然其由或始于此也喜孫案由盧刻作猶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喜孫案盧本孔本作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先君校補有字校去一字與聚珍本合

其外名曰辟雍喜孫按各本作外水曰辟雍先君校補其字校正名字與聚珍本合

堂高三丈喜孫按文各本作尺元本作丈謹按五經異義引此正作丈先君校正此字與孔本合

東西九仞喜孫按仞盧刻作筵聚珍本亦作筵孔本作仞謹按五經異義引此正作仞先君校正此字與孔本合

九室十二堂喜孫按異義引此四堂十二室先君初校從之繼復仍其舊文謹記于此

室四戶八牖喜孫按八字各本作戶二二字牖下各本有其字先君校正

揖朝出其南門注正朝儀之位喜孫按各本無儀字先君據周禮校與戴文集合

于乘第六十八

執事正也喜孫按正各本作政戴氏文集曰政當作正聚珍本從方本校正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謹按正政古通

此國家之所以長也喜孫按盧刻無家字高安本有家字聚珍本從方本亦有家字先君校補此字與朱珍本合

大講曰　講當作媾喜孫案講古音媾見唐韻正古者同音假借講媾二字但通假戴校聚珍本云講當作媾作構或古通用孔補注云講讀曰構先君破其讀而不改正其字以此

故年穀順成者喜孫案順各本作不戴氏文集曰不當作順不知誤讀下文妄改為不聚珍本從方本作順先君校正此字參用其說

虞戴德第七十

君已聞之喜孫案已各本作以楊氏先聖大訓作已聚珍本從之先君校正此字與大訓合謹按以己古通

是非反天而到行耶喜孫按到古通倒先君初校作倒後又仍其舊文以此聚珍本作倒

率天而祖地喜孫按而各本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謹按而如古通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乃升諸侯之教士喜孫按盧刻諸侯字聚珍本從方本作乃升孔本亦刪去謹按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乃升諸侯之教士先君校去下諸侯字與御覽合

人事曰樂喜孫案各本脫樂字聚珍本從方本增先君校補此字與之合

誥志第七十一

物乃歲具生于東喜孫案具各本作俱先君校正

在國統民而恕　民咸廢惡而進良與作如孔本同聚珍本從方本俱作而謹案而如古通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而民咸盡力喜孫案三而字盧刻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用有六徵喜孫案徵盧刻作徵元劉貞延本作徵聚珍本孔本並作徵先君校正與之合

藍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孫案荒各本作寧周書作荒先君蓋據之校正與戴氏文集合

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注陰陽猶隱顯也喜孫案猶盧刻作位孔本作謂聚珍本作猶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志殷而深喜孫案盧刻而為如深為淺孔本亦作如淺盧先君注曰淺甚深字聚珍本作而深注作深甚深也先君校正與之合

曰日益者也注言日就益喜孫案益各本作也聚珍本作益先君校正與之合

好臨人以色喜孫案各本作好聚珍本作好云各本訛作如今從方本及逸周書作好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其貌固嫗注嫗以就色下八　嫗盧刻並作嫗　戴君云篇內

嫗字並嫗字之訛喜孫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氏請書聚珍本作嫗云各本訛作嫗注同今從方本從逸周書作嫗先君校嫗為嫗蓋同戴說

設之以物而速決驚之以卒而度料喜孫案各本設作執速作遬決作決戴氏文集作驚曰以逸周書設之以物而數決驚之以卒而度料之以卒而度驚互相訂執遬速古通用決宜連文驚之脫誤為敬之聚珍本從方本作執聚珍本孔本在驚字下今從方本設字速字與戴氏同先君校正決驚字與戴文集合

不案而性辨喜孫案案各本作學戴氏文集日逸周書作不案云各本訛作學今從方本先當作不文聚珍本作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知一而不可以解也喜孫案而字各本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逸周書作一而不可先君據之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存志不能守鋼　注言正慎諾于人　正文鋼當作固注言正慎諾于人有誤字喜孫案聚珍本正文作固云各本作鋼今從方本謹案逸周書日志不能固先君校正此字蓋據此注正字皆作止

自順而不讓喜孫案順各本作慎聚珍本從方本作順逸周書日自順而弗讓先君蓋據之校正

日妒誣者也注謂妒賢誣善喜孫案妒上各本有始字注同戴氏文集曰逸周書作始誣者也始字注郎妒之調此文與注並衍一始字因調致衍聚珍本無始字云從方本孔注云始字疑與妒相似而衍先君校去此字與戴孔合

徵清而能發注謂攻發幽隤也喜孫案讀盧刻作隤為聚珍本孔本並作讀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謹案讀隤古通

華而誣喜孫案而各本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周書正作而先君蓋據之校正謹案而如古通

以其見占其隱注案其陽察其陰喜孫案陰各本作陰而盧錯之為不知者逐改為陰聚珍本從孔本並作陰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初氣生物喜孫案各本生作生主聚珍本作生云生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又按盧刻正作生孔本亦作主孔本一云生宋本譌主從盧本改蓋偶失檢刪正於此

注謂物在於胞胎喜孫案謂盧刻作為孔本作與聚珍本作謂謹案謂為與三字古通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欲色嫗然以偷喜孫案嫗各本作嫗聚珍本作嫗云從方本先君校此與之合詳見前嫗云

靈然以靜喜孫案各本以作而先君校正

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　故之疑當作攻之中字句絕喜孫案周書正作攻之先君蓋據之校正

五曰民生則有露有陽喜孫案露陽七字各本作五曰生民有字先君校正為九字

人多隱其情喜孫案人下各本有有字戴氏文集曰有字衍聚珍本無有字云從方本謹案逸周書正無有字先君蓋據之校正

飾其偽喜孫案此下各本有其字聚於物四字先君校去

以攻其名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推前恃忠府喜孫案恃各本作恃聚珍本作特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戴氏文集合

注謂有詢議之攻其所不知者喜孫案議各本作義戴氏文集曰據注惡疑特之誤謂有詢義之義當作議聚珍本作議先君校正此字與戴氏文集合

自執而不讓喜孫案執各本作執戴氏文集曰據注執字鵠聚珍本作執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字本作議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注及其所不知也喜孫案各本知下有正字戴氏文集曰正字疑衍聚珍本無正字先君校去此字與戴合

素動人以言注謂先偏習之喜孫案各本謂作為偏作偏戴氏文集曰當作謂先偏習之習之譌作先君校正二字與孔本作戴合

假道而自順用之喜孫案作假各本作有戴氏文集曰周書作假先君據周書校正此字與戴台從逸

廉言以為氣注以見俠氣自然喜孫案俠各本作俠戴氏文集曰俠當作俠聚珍本作俠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矯厲以為勇喜孫案矯各本作驕戴氏文集日當從逸周書作矯厲聚珍本作矯厲先君校正此字蓋同其說注同

內恐外誇喜孫案誇各本作誇元本作俸聚珍本從元本作誇孔本從宋本作誇盧刻本作俸謹案逸周書作誇先君蓋據之校正戴氏文集日當從逸周書作外誇

亟稱其說喜孫案各本亟作亟稱作再戴氏文集日亟當從逸周書作亟先君據周書校正二字與戴合

乞言勞醉　醉當作瘁喜孫案瘁字聲同字別謹案瘁醉同聲

陰行以取名注陰行謂竊求諸人也喜孫案盧刻作陰竊謂求諸人也戴氏文集曰竊謂之當作謂竊聚珍本孔本合先君據之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行其亡如其存注謂奉先君喜孫案謂各本作為聚珍本孔本作謂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喜怒之而度斷曰有守者也喜孫案各本作有守者也如此作日各有字先君校正如此與聚珍本同所據方本今謹案逸周書云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

合志而同方喜孫案各本而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逸周書亦作而先君據之校正

其入人甚俞　俞當作愉喜孫案周書云其人甚偷

諸侯遷廟第七十三　將納新神喜孫案各本無將字先君據注補與聚珍本合戴氏文集曰於練馬壞廟一將字先君據注補下服

注於練焉壞廟

鄭元士虞禮注曰喜孫案各本作鄭元注虞禮日先君校正此下有記字聚珍本

從者皆元服注錯易其次尤非宜喜孫案盧注此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君及祝再拜興喜孫案此畫為一節先君于

祝下擯此畫為一節

脯醢陳於房中注房東房也 喜孫案各本東房作西房戴氏文集曰西字誤本或作已或作㐭據禮訂之當作東房先君校正此字與戴說合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君曰諾遂入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雍人拭羊注拭挩 喜孫案盧刻作捝戴氏文集曰捝當作挩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血流于前乃降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雍人割雞屋下當門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有司亦北面也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小辨第七十四

其可乎注小辨謂小辯給也 喜孫按謂各本作爲聚珍本作謂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猶不可既也 喜孫按猶各本作由先君校正謂猶由古通

君其習可乎 喜孫按君上各本有其字聚珍本無之先君校去此字與聚珍本合

內思畢心曰知中 喜孫按心各本訛作必聚珍本從方本作心孔本亦作心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用兵第七十五

蚩尤庶人之貪者也注或云蚩尤古之諸侯妄耳 喜孫案各本或字在諸侯下先君校正與戴氏文集合與聚珍本合

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衞厥身者也 中按蜂蠆挾螫而生句見害而校句此以喻人生有欲不能去兵耳注謬甚 喜孫按蜂下盧注云如蜂蠆之挾毒也八字害下盧注謂黃帝殺之於淺近之野十字也下盧注止敎習干戈自衞身非作者也十二字先君悉校去謹案先君所定句讀與孔氏注合

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中案此六句皆逸詩不必牽引蓼莪 喜孫案久矣下盧注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因於兵革之詩也十六字先君校去謹案餌也久也子也古音皆在之部六句通用一韻則必通爲一詩矣中二句特偶同蓼莪耳

夏桀商紂嬴暴於天下 喜孫案盧刻嬴作贏聚珍本孔本作嬴謹案楊氏先聖大訓正作嬴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粒食之民布散厥親注離散莫能相養 喜孫案注文盧刻作雖諸夏能相養戴氏文集曰當作離散莫能相養因字形譌舛耳聚珍本作雖親莫能相養孔本作雖諸夏莫能相養先君校定如此蓋同戴文集說

攝提失方注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杓相直 喜孫案杓各本作應戴氏文集曰應疑杓字之譌聚珍本作杓先君校正此字與戴說合

孟陬無紀 喜孫案孟陬各本作鄒大漢書云孟陬無紀史記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先君校正二字蓋據漢書也

注或陬聲誤爲鄒也 喜孫案陬各本作深戴氏文集曰深當作陬聚珍本作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不告朔於諸侯注周禮太史職曰 喜孫案史各本作師先君據周禮校正與戴氏文集合與聚珍本合孔本亦合

頒告朔於邦國 喜孫案盧刻無告字先君據周禮校補與聚珍本孔本並合

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注周書曰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 喜孫案注文周書下各本無曰力爭則力政六字戴氏文集曰周書下脫曰字似作則力爭則力政一語此逸周書度訓篇文聚珍本有此六字本有曰字先君校補六字與聚珍本合

交伐于中國注此周所服四海 喜孫案服各本作伏戴氏文集曰伏當作服下同聚珍本作服下同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下文其夏之所服同

此朝明堂時來者國數也 喜孫案國數各本作數國戴氏文集曰當作國數聚珍本孔本並作國數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少閒第七十六

同名同位曰同等 喜孫案位各本作食戴氏文集曰別本食作位義長今改從朱本作位先君校正此字與朱本合

故天子昭百神於天地之間 喜孫案百各本作有聚珍本作百云各本訛作有今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謹按注云祭法曰有天下者事百神則當作百無疑

大猶已成勝及此者遠猶已成發其小者注遠大之謀緣近小始 喜孫案正始字盧刻作治戴氏文集曰治當作始聚珍本孔本並作始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昔堯取人以狀 喜孫案以盧刻作民高安本聚珍本孔本並作以謹案揚氏先聖大訓正作以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注渠搜貢露犬 喜孫案露盧刻作虛戴氏文集曰虛字誤逸周書曰渠搜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虛或當作露聚珍本孔本並作露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乃有周昌 紂不說諸侯之聽于周昌 周人以諱事神孔子爲周之臣子而敢斥其大祖之名乎此之不通昭然可見

煩煩如繁諸乎注煩煩衆也如繁諸 喜孫案注煩煩盧刻作煩諸字盧刻作者孔本脫一煩字與盧刻同先君校補煩字校正諸字與聚珍本合

而君財之 喜孫案盧刻作君如財之孔本同聚珍本作君而財之云從方本先君校正而字與聚珍本同又作乙君字子而字下未詳所據何本

發而用之 喜孫案而各本作如聚珍本作而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謹案而如古通

禍福相生注言識其並興 喜孫案注識字盧刻作職戴氏文集曰職當作識聚珍本孔本並作識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而以闚觀也 喜孫案各本作如以觀闚也戴氏文集曰當作而以闚觀也別本或譌作閒觀朱本如作而聚珍本作而以閒觀也先君校正而字又乙閒觀二字與戴說合

君曰不足臣則曰足 喜孫案各本無下兩字先君用盧校說補戴校聚珍本孔本補臣恐其足四字與注不合且不足更云恐足不可云恐也不若盧校之核

注所謂可不也 喜孫案所盧刻作可聚珍本孔本並作所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謹案可不即可否也不否古通

民亦如之 喜孫案民各本作穀戴氏文集曰穀當作民聚珍本作民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孔注則以爲政之誤

上失政大及人畜穀 喜孫案人上各本有小字戴氏文集曰小字衍聚珍本無小字云從方本先君校去此字與之合孔注則移小字於人字之下

疆畿未虧 喜孫案畿各本作蠻戴氏文集曰蠻當作畿聚珍本作畿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朝事第七十七

諸臣之五等之命 喜孫按命字上各本脫之字衍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凡十八字即上文重出于此聚珍本據周禮訂正先君校正此條與聚珍本合

各如其命之數 以上典瑞職文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樊纓十有二就 喜孫案二各本作再覲禮注引作二先君據之校正

率諸侯而朝日於東郊 喜孫案各本無於字先君據覲禮注校正

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 喜孫案各本無下二句先君據周禮校補

所以正君臣之義也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 喜孫案各本無於字先君據小戴禮記校補與聚珍本合

致饔既 喜孫案既上盧刻有餼字宋本同戴校聚珍本刪之云既即餼字各本于既上又加餼字非也今據永樂大典本刪孔本亦從永樂大典刪餼字先君校去此字與之合

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及大客之儀 喜孫案儀各本作義戴氏文集曰義當作儀聚珍本據周禮改作儀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謹案古人儀只作義肆師治其禮儀注云故書儀爲義

殷眺以除邦國之慝 喜孫案各本除作成慝作惑先君據周禮校正與聚珍本合戴氏文集曰當從周禮作以除邦國之慝

致禬以補諸侯之災 喜孫案禬各本作會先君據周禮校正與聚珍本合

以周知天下之故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投壺第七十八

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 喜孫案奇盧刻作其先君據小戴禮記校正與聚珍本合與孔本合戴氏文集曰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奇

舉手曰請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 喜孫案諸盧刻作請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合孔本則據儀禮經傳通解增請字於諸字之上

皆跪奉觶曰賜灌 喜孫案觶各本作觚先君校正

勝者跪曰敬養此畫爲一節喜孫案先君於

正爵既行請徹焉此畫爲一節喜孫案先君於

矢入分喜孫案矢盧刻作籌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喜孫案大各本作泰先君校正又按大射下各本衍于一張侯參之日今日大射十一字先君校去與聚珍本合聚珍本據方本無此十一字

中獲既置此畫爲一節喜孫案先君於

壺腹修五寸此畫爲一節喜孫案先君於

既獲卒莫此畫爲一節喜孫案先君於

拾聲叙挾此畫爲一節喜孫案先君於

若是者有常爵此畫爲一節喜孫案先君于

公冠第七十九　說苑修文篇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于此始成之時祝詞四加而後退　公冠自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元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士同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王而冠古之通禮也

其餘皆與公同也注謂迎賓升阼之等喜孫案謂盧刻作爲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公元端與皮弁皆韠注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喜孫案各本頸作經無革帶二字戴氏文集曰經當作頸肩下脫革帶二字先君校正頸字校補二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朝服素韠注諸侯之朝服喜孫案注朝字盧刻無戴氏文集曰服上脫朝字先君用其說校補與聚珍本合孔本敚之字爲朝字

無樂注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喜孫案盧刻無之家二字無也字先君據小戴禮記校補與聚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

皆元端此畫爲一節喜孫案先君于

其辭幣朱錦采四馬此畫爲一節喜孫案先君于

其慶也同此畫爲一節喜孫案先君于

一百一十二字喜孫案盧刻無舊校字數先君補題

遠于年　年說苑作佞當從之聲轉之誤也

惠於財注及時而施喜孫案盧刻以注四字爲上嗇于時句注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聚珍本而作惠

欽順仲春之吉日喜孫案春各本作夏注云古者冠以仲春則正文必作春一證也劉昭注續漢志引博物記云欽順仲春之吉辰則孝昭冠辭實作仲春二證也昭帝本紀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則孝昭之冠時實是春而非夏三證也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普遵大道之郊域喜孫案各本作遵並大道郊或先君據博物記校正謹案古普字止作並古域字止作或

推遠沖孺之幼志喜孫案沖孺各本作稚先君據博物記校正

肅勤高祖之清廟喜孫案各本無之字先君據博物記校補

六合之內靡不蒙德喜孫案各本作靡不息先君據博物記校正謹案息即惠之形訛又脫蒙字耳

　凡三百四十七字喜孫案盧刻無舊校字數先君補題較孔本所題多七字

本命第八十

分於道謂之命性道謂冥化自然之道也喜孫案謂盧刻作爲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人莫違焉喜孫案盧刻作人資始焉袁氏本作入莫違焉賓始二人倒後人所改孔本亦作莫違先君校正二字與戴孔合聚珍本作資始云從永樂大典訂定他本多改作莫違者非則戴氏文集之說似未爲定論

或分得其長或分得其短喜孫案各本無下或字先君校補與聚珍本合

十有六精通喜孫案精各本作情先君蓋據說苑校正

陰以陽化喜孫案各本此上有長故二字聚珍本作是故先君校去

二八十六然後精通喜孫案精各本作情先君校正蓋據說苑

入者維綱也喜孫案綱各本作剛戴氏文集曰剛當作綱孔氏注曰剛假借以爲綱字聚珍本作綱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此畫爲一節喜孫案先君于

以一治之也喜孫案各本脫一字先君據喪服四制校補與聚珍本合戴氏文集曰治上脫一字

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喜孫案杖宋本作扶盧刻因之先君據小戴禮記喪服四制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面垢而已喜孫案各本垢作詬先君據喪服四制校正與聚珍本合

不百里而奔喪注言及日故經成見星喜孫案盧刻經作絰戴氏文集曰袁氏本經作經先君據之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孔本作誥絰戒見星

所以正婦德也此畫爲一節喜孫案先君于

喪父長子不取喜孫案父各本作婦先君蓋據儀禮經傳通解校正

喪父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又父各本亦作婦先君蓋據儀禮經傳通解校正何休公羊傳注曰喪父長女不娶無敎戒也則何休所見本作婦與朱子所見本異

盜竊爲其反義也此畫爲一節喜孫案先君于

前貧賤後富貴不去此畫爲一節喜孫案先君于

易本命第八十一

注易說曰喜孫案說下各本衍卦字先君校去與聚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卦字衍此引乾鑿度語

太初者氣之始也喜孫案各本無也字先君據乾鑿度校補與聚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氣之始下脫也字

故禽鹿六月而生也注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禽獸之名雖有飛走之異其義亦通也喜孫案各本以所包作所以苟無義字不疊禽字先君校補與聚珍本孔本合惟其義二字作實字戴氏文集曰所以苟者多當作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獸之名禽下仍脫一禽字是也

其餘各以其類也注然亦有本而生之也喜孫案各本然作言本作生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合戴氏文集曰有生當作有本是也

與月盛虛注月虧于天喜孫案盧刻月上衍日字虧作屬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月屬于天日字衍屬當作虧字形之誤是也

食肉者勇敢而悍喜孫案悍各本作捍聚珍本從方本作悍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盧文弨攷證

曾子立事篇補則不改矣　盧云上文注云補謂改也則此不當云不改當作補則不復矣　信注太過遂不難改正文以從之亦已甚矣喜孫案先君自爲說已見前立事篇茲復錄盧說如此

武王踐阼篇戶之銘曰擾阻以泥之　盧云擾乃獶字之訛服虔注揚雄賦云獶古之善塗塈者王伯厚校此篇云一本無阻字則當爲獶以泥之無疑蓋擾亦本作獶形近易訛也喜孫案此條先君未下己意而于獶字以硃圈識之蓋從其說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六之十四終

曾子目錄

曾子注釋　儀徵阮宮保元著

曾子立事注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許慎讀參若曾參之參晉灼讀參爲宋昌參乘之參音近義同曾子魯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立事者曾子弟子所題篇名此篇皆論博學篤行慎言遠患善義忠信事君父敬師長交朋友教子弟之事不爲空言高論惟以實事立訓故曰立事大戴禮記第四十九今爲曾子第一釋曰高似孫子畧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竝引曾子首篇作修身與今異者大戴篇目與古單行曾子本不同也說文森字讀若曾參之參所林反晉灼又讀爲參乘之參初三反者古音相近不假分別所林初三二反皆取三人同與之義參星亦以三星

[illegible]今山東嘉祥縣之南[illegible]孟子所言曾子居武城孫貴[illegible]北史說[illegible]曾子南武城人乃嘉祥也今曾子後裔列圖[illegible]博士者皆居嘉祥祠廟並在嘉祥孝經見史記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注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求其過注盧僕射辨云省其身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注不能者難學之事彊勉彊也去私欲從眞公也故學無私黨不是其所能攻所不能釋曰大戴官人篇曰與其所不足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注孔檢討廣森云學如不及唯日不足元謂及時及少壯時也釋曰馬總意林作及時而成知少壯者本篇云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注學者患求高名而畏避難能之事故君子苟知義之所在雖難必勉強行之若事易行而可立虛名者君子不爲也釋曰孔檢討云辟音避元案文選閒居賦注引此作難者勿辟日旦就業注曲禮曰所習必有業釋曰文選閒居賦注引此二句無字羣書治要旦作且今不從夕而自省注省察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釋曰省訓本爾雅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注思擕終身行之若子路終身誦之是也釋曰[illegible]說業爲義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注曲禮曰請業則起曾子問王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此承閒復問之義也釋曰王言見大戴記首篇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注博大通也孔門論學首在於博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達巷黨人以博學深美孔子孔子又曰博學之審問之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先王遺文有一未學非博也曾子博學罕可見知然如今儀禮十七篇儒者已苦難讀曾子時禮經在魯篇弟必十倍於今而曾子問一篇皆窮極變禮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然則正禮無不學習可知此博學可窺之一端故聖賢之學不避難以就易不避實以蹈虛故顏曾文學之博同於游夏但不以此成名與孔子同故曾子聰明睿智惟孔子可稱爲睿釋曰博訓本許氏說文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注曾子自省曰傳不習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學記曰視博習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注盧僕射云貴不以己能而義於人釋曰[illegible]曰夫道術所以難通者既學矣患其不博既博矣患其不習既習矣患其不能知說苑說叢篇曰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曰本國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曾子作既習之患其不知也今從之今本皆作無知也羣書治要又作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唐初古本今亦從之今本皆作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注致致密也釋曰致訓本禮器鄭氏注君子博學而孱守之注孱迮也曾子美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孟子曰曾子守約釋曰說文孱迮也迮小乃博之反若訓謹義與此意羣書治要孱作孱云大戴淺作孱微言而篤行之注篤厚也孔子曰篤行之釋曰篤訓本爾雅孔子曰篤行之本中庸徐幹中論貴驗篇引微言而篤行之以爲孔子之言行欲先人言欲後人注盧僕射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釋曰羣書治要作兩欲字今本皆作兩必字君子終身守此悒悒注悒悒不安也釋曰悒悒訓本說文閩本悒悒下有也字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注盧僕射云數猶促速元謂行無避難急名之心不求促速而自有名事無徇私欲速之心不求促速而自有成孔子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曾子曰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釋曰曾子言見說苑雜言篇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注揚之揚其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秉執也秉之謂執其成詩曰誰秉國成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釋曰秉訓本爾雅君子終身守此憚憚注憚憚勞心也釋曰憚與怛通詩齊風曰勞心怛怛閩本憚憚下有也字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注微幽也盧僕射曰殄亦絕也元謂人有小學微善皆知而稱之釋曰殄訓本爾雅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注微匿也善行可秉故願人知釋曰微訓匿也本爾雅人不知苟吾自知也注孔檢討云屈原曰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元謂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注盧僕射云勿勿猶勉勉也釋曰禮記祭義勿勿乎鄭注云勿勿猶勉勉也詩[illegible]黽勉同心韓詩作密勿同心詩十月之交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引作密勿從事勉勉通也說文勿以趣民故遽稱勿勿是黽勉趣遽同有勿勿之義制言中篇曰無勿勿於賤與此義相成也不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注與及也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釋曰與訓本儀禮士昏禮鄭氏注孔檢討云與音豫盧注引論語作見惡如探湯[illegible]善訓惡以惡訓不善等是混盧氏已歸其論是故君子疑以終身注疑禍辱及身善不得與不善及己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注恐爲人所辱詬也詬罵也釋曰羣書治要[illegible]嗜欲

思歌忿怒思患注循嗜欲者必得耽縱忿怒者必及患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注戰戰恐也曾子誦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釋曰戰戰誦本毛傳君子慮勝氣注以思慮勝其血氣也盧僕射云君子有三戒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注行此事必可以言之於世言之必思復之注盧僕射云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元謂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復謂思覆行之絕無偏倣釋曰文子語見左襄二十五年覆訓見論語孔注思復之必思無悔言注覆行若有偏倣則悔其前言矣亦可謂愼矣注緇衣孔子曰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倣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注從之復行無偏倣復宜其類注宜讀若詩宜爾子孫宜其家人類謂朋類即信言行之人孝經引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類宜其年注年謂久遠可行也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先王言行傳今久矣君子言行信今傳後亦如之釋曰闕本年作言案盧注此引詩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則周時盧所見本是年字闕本誤也亦可謂外內合矣注行內言外孔子曰君子言顧行行顧言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注疑者闕之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未問不言者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釋曰荀子大畧篇襲此說作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注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故待問者如有兩問亦不先以難者彊之行釋曰攻木撞鐘二義本禮記學記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注流者無根源之謂若管叔流言於國釋曰無根源義本荀子致仕篇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注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注孅銳細也孔檢討云夙早也金人之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豪末不札將尋斧柯釋曰孅訓本說文漢書食貨志曰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荀子大畧篇襲此曰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也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蚤絕之孅从糸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注秦誓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反是則媢嫉以惡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注援引也己雖不能望人能之反是則引人同入於不能忌人之長恐形己短釋待援訓本說文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注盧僕射曰不促遽之元謂恐其畏難反退故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釋曰優柔二句本大戴記入官篇趣書治要趣作趨惡人之為不善

而弗疾也注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類加人以小人之名又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徙疾之太甚者必激為亂釋曰後漢書郭太傳注引鄭君康成論語注曰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且甚是益使為亂也案此有鑒於漢末黨禍為言盧宋明之禍同之疾其過而不補也注疾其過者君子自病其過也王緝修引之云補讀為遂遂古文述字形相近之訛也賈誼過秦論曰始皇遂過而不變釋曰盧注云補謂附也此語與下不補則不改矣相背且以疾其過之其字屬人不屬己則此意又與上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相背又此句而字為反轉與下句而不伐也而字例同故元謂此二句乃君子自治之力與篇首君子攻其惡求其過二其字屬君子己身而言之例同朱學士筠謂補猶文飾也此訓無據王說較確遂字說文古文飾其美而不伐也注檀弓曾子有盡飾之道禮器曰禮釋回增美質有功曰伐故自美其功曰伐釋曰見左莊二十八年杜注君伐孰我勛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注自稱其美則無進益自遂其過則不改悔顏子曰願無伐善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釋曰盧學士文弨謂此句當作補則不復矣亦誤解補字也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注盧僕射云謂不億不信不逆詐不說人之過注說述也謂不揚人之過釋曰盧注釋說為解說孔注論語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為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過矣元案此取義太深非曾子本意述訓說為述義本釋名又案盧注本增入而四字元本無盧學士據程榮本增入而成人之美注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釋曰羣書治要有而字今本皆無存往者在來者注盧僕射云存猶存也孔檢討云存在皆察也察人往行來行知其過改否釋曰存在訓察本爾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注與許也有常無變更也盧僕射云德不孤釋曰與訓見漢書司馬遷傳注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注孔檢討云雖冀人為善之心無窮然其人止有小德一善者亦不責難求備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注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注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今來者之事不能豫立由於不知戒慎往事故孔子曰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釋曰孔子言見儒行篇方本改愼作順非是去之不謗注去友不毀去國不怨就之不賂注不以利交不以祿仕亦可謂忠矣注忠於君友即夫子貫行忠恕之道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無私矣注難舒諂縱乃恭安遜寬之過也儉者吝能惠也徑惠于人不能儉也徑如句股之弦也釋曰周禮野廬氏掌凡道之橫行徑踰者徑亦有直義但路之方正若必往遠若句股之股直為徑則速捷故鄭氏注曰徑踰射邪趨疾也各本皆作亦可謂知矣閣校云知一作無私趨閣本作無私矣義長今從之君子太

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注盧僕射云諱國諱禁國禁孔檢討云故獻子識於其敖孟氏問於麋鹿釋曰其敖見晉語九及左桓六年不服華色之服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皆有采色不貴質也華者奢僭之服故曾子寢疾臥大夫華簀易之乃廢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釋曰知華為奢僭引檀弓以證之者以下奢僭知之不稱懼惕之言注懼惕危厲也言其國之憂患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釋曰包咸論語注曰危厲也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注句義見考工記孔檢討云過於矩為倨不及矩為句元謂倨者僭之過也如朱紘繡黼丹朱中衣皆華色之服奢而倨也釋曰孔檢討云句音鉤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注徒稱懼惕之言其國不信反致禍患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釋曰自故曰至言也三句相連上二句冒華色之服為言下一句冒懼惕之言為言曾子語見說苑談叢篇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矣注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釋曰羣書治要罪下有矣字各本皆無君子亂言而弗殖注殖生長也釋曰殖訓本左昭十八年杜注弗閣本作勿神言弗致也注盧僕射云怪力亂神子所不語元謂致如送詣也釋曰致訓本說文春秋成九年如宋致女明人本言下有而字道遠日益云注云乃矣字之誤荀子襲此語作矣楊倞云為道久遠自日有所益曾子疾病篇曰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其言日益義與此同釋曰各本皆有云字馬驌繹史引此刪云字臧校從之非是荀子語見大畧篇眾信弗主靈言弗與注盧僕射云僉議所同不為主元謂位非君卿不當主眾信靈知鬼神曰靈與讀如百工與居之與釋曰盧戴從大典改作勞在靈義本逸周書諡法解與讀見考工記音豫人言不信不和注孔檢討云和讀唱和之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注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折如折獄之折窮折人之辭也釋曰孔子言見緇衣流游古字通借不陳人以其所能注陳列也多列所能示人也釋曰陳訓見王篇言必有主行必有法注有主有法如曾子主法孔子親人必有方注方猶常也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釋曰方訓本集解引論語遊必有方鄭注多知而無親注孔檢討云知所知也言汎愛眾而不能親師釋曰多知以下三句荀子大畧篇襲之博學而無方注方猶常也博學而無常則徒博無主法矣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注好學雖多遷徙無定用心躁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注知人雖多所親必擇學勢雖博所行必算算選也撰也曾晳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曰算字與選撰義通漢書公孫賀傳車丞相傳並引論語作斗筲之人何足選詩不可選也傳訓為數亦算義也周禮大司馬撰車徒後鄭讀為算故論語二子

[illegible]多言而慎焉注多言者壯而論議老而教誨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注博學於文不能約之以禮則為無行之人矣故君子通儒以為深戒給謂捷給躁於進者不能謙將為小人小人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釋曰給訓本[illegible]尼燕居鄭注好直而徑儉而好徑者君子不與也注孔檢討云徑即徑字元謂徑弦邪直也儉窒塞不通也過儉者不通禮曾子曰國儉則示之以禮釋曰[illegible]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注夸張布也忍人謂忍於害人釋曰夸訓本漢書司馬相如傳注郭璞說亟達而無守注盧僕射云亟數也元謂慕通達者不能守禮其敬也廢事而奢鄙釋曰孔云亟急也急於求通達元案此義過在求而不在達今本文中無求字故不從其說不能守之好名而無體注好虛名而無實踐之猶若晉人清言誤國是也大孝篇曰[illegible]忿怒而為惡釋曰殿本作忿怒而無惡[illegible]足恭而口聖注足恭以足便辟為恭容也口聖自言聖也詩曰具曰予聖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釋曰足義本論語孔注孔子言本表記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注無常位無方無定也巧言而無能小行而篤難為仁矣注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能耐也賢者堅於事故能也小行即子夏所言致遠恐泥之小道篤膠也固也釋曰說文能本獸名以其堅彊故稱能能與耐古注讀能為耐[illegible]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注酤買也盧僕射云何晉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社不敢遊飲唯六十以上遊飲也釋曰詩小雅無酒酤我箋云酤買也[illegible]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注安於簡易樂於暴戾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注畏於鬼神恭於君卿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注藝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孔子曰吾不試故藝又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孔子以詩

書禮樂射御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今三十四十之間無藝則學不能及矣無藝者不能學周禮成文不能通詩歌鐘律不能習射御不識六書形聲不明九章算數釋曰[illegible]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注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illegible]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注勉讀為免漢書薛宣谷永傳皆以勉為免古字可互借也可免者言不足責[illegible]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注詩書禮樂諸藝文皆當諷誦古今為學之道當論議[illegible]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注孔子曰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釋曰孔子之言[illegible]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注孔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注倦罷也遂達也固謂鄙固釋曰罷音疲[illegible]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注曾子制言篇曰闇惑終世是窮民也孔子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注矯詐偽也釋曰矯訓本漢書高后紀顏師古注道言而飾其辭虛也注稱道人言加以虛飾無益而厚受祿竊也注不能辭富居貧尸位受厚祿是竊矣[illegible]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注煩讀為忿煩言忿爭之言春秋左氏傳曰嘖有煩言[illegible]人言不善而不違注盧僕射云色順之也近於說其言注雖非心說其言而近於說之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注殆讀如顏子殆庶幾之殆孔檢討云殆幾也元謂說其言非身為不善然近於為不善[illegible]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注近於為不善則將身為不善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注孔檢討云葸畏難也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注不說其言非身為不善也然近於為不善近於為不善則將身為不善矣[illegible]

[illegible]故曰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注浮於外如孟子察人眸子[illegible]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注古者卜也流謂言流於口詩曰巧言如流盧僕射曰術心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注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注盧僕射云惛亂也王給事念孫云誣讀為輕字形近而譌也文王官人之義也釋曰人喜則意態輕浮[illegible]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注孔子曰居處不淫飲食不溽[illegible]利之而觀其能讓也注樂記曰見利而讓義也居哀而觀其貞也注謚法外內用情曰貞故樂正子春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illegible]居約而觀其不營也注約不惑亂乃為安貧[illegible]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也注擾煩也臨懼以下皆文王官人之法乃人與觀人者設處之境非觀人者故設之境[illegible]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可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色也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注孔檢討云言君子之屏去不善無所勉強於心色之間是人所難能也色也字衍丁教授杰云也色二字易訛[illegible]太上樂善其次安之注盧僕射云太上德之最上者其下亦能自彊也注勉強為善[illegible]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注中庸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論語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愚者從弱者畏注愚者徒從不能為彊者欲為而畏難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注自執誣說彊不為善孔檢討云彊讀屈彊之彊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注孔檢討云復貳也夙絕之則不貳過也貳而改之猶無過也[illegible]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社稷是故君子出言鄂

鄂行身戰戰亦殆勉於罪矣注殞歿也鄂與咢通借鄂言相逆也勉讀爲免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孝經孔子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釋曰羣書治要作傾社稷今本傾下皆多覆字羣書治要愕愕上戰戰上無兩以字今本皆有以字說文無諤字諤俗字也本作咢遻注皆相逆之義故曰言相逆韓詩外傳曰願爲鄂鄂之臣史記趙世家所引不誤今本作諤誤也鄭氏坊記注云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釋文本又作諤諤俗字也漢書韋賢傳作咢咢勉讀免義見前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由仕也注孔檢討云由古通以爲猶字元謂孔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釋曰作孝于者從漢石經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注王給事云勿慮都凡也猶言大凡釋曰王訓見廣雅及經義述聞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長師注長謂公卿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孝經曰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釋曰閩本作長師是也各本皆倒作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注孔檢討云承丞也左傳曰請承嗣讀爲司丞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謂除也可以子視之元謂司臣司事於外者釋曰說文承从丞省大戴朝事大夫爲丞擯小戴作承文王世子有疑丞大戴保傅篇作承是二字又相通借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作嗣司嗣通也鍾鼎文亦多通借墨子尚賢上篇云輔相承嗣中篇云承嗣輔佐皆司之借也司訓本說文　閣本承作臣非是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注予讀如與所予從政謂家臣也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注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宮室指妻子所處而言釋曰荀子大略篇襲此文曰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楊倞云宮室妻子也孔檢討云此與字與上予字互誤元謂二字古人每通非誤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注立立名也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注盧僕射云淫大也元謂栗懼也濟成也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論語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釋曰栗與慄通爾雅曰懼也左傳僖廿年傳以人從欲鮮濟杜注濟成也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注家國皆同其理不爽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注盧僕射云乂治也元謂四封四境也孝經天子

之孝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保其社稷卿大夫之孝守其宗廟士之孝守其祭祀庶人之孝謹身節用此曾子臨事而栗之道釋曰孔云勝平聲羣書治要又下損之下勝下皆有也字今本皆無之又羣書治要大夫下無士字栗作慄今不從之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注盧僕射云不形於面元謂父貴嚴使而勿貌也注盧僕射云不以貌勞徠之導之以道而勿強也注導以道謂敎子以通藝制行勿強謂不責善曾子字曾元曾申皆賢曾申受春秋於左邱明受詩於子夏釋曰君子以下三句荀子大略篇襲之春秋說本劉向詩說本經典敘錄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注宮中室內也外門外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憘憘悅也切切言相切直也釋曰雍雍訓本爾雅憘憘訓本說文論語曰朋友切切偲偲馬注云相切責之貌此未得切切之義元謂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以爲喻朋友切磋相正此義得之蓋切者以刀刑物使正之義也遠者以貌近者以情注不賢能之友當遠者賢能之友當近者孔檢討云所疏尚文所親尚質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注能賢能也立賢能之友而友之也曾子曰以友輔仁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注賢能之友無失所守即可與終身爲友此守約之道

凡一千七百八十六字釋曰舊校本記云凡一千七百六十字其與今字數不合者傳寫有衍脫也孔本比舊校多二十七字元今校定凡一千七百八十六字

皇清經解卷六之十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十六　學海堂

曾子注釋　儀徵阮宮保元著

曾子本孝注本孝者取此篇首句之義名篇此篇論孝以忠爲本也大戴禮記弟五十今爲曾子弟二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注事父母以忠實爲本不以虛飾干譽且事親事君事長交友皆貴忠故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吾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

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所謂一貫者事君親處世皆以此忠恕行之此聖賢讀書立身之實行曾子學於孔子者也非有獨傳之心頓悟之道也貫行事也一讀若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壹壹專也皆也孔子之道皆以忠恕行之孔子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事務實行非但學識與告曾子之一貫無異釋曰孔子許曾子四德之言見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言忠恕違道不遠見禮記中庸篇引之者欲明曾子所言一貫忠恕之道即中庸孔子所言豪無區別故聖賢之道在乎庸非有獨傳之心法言下之大悟也合觀孝經論語中庸曾子其平易近人誠實力行之道可見無事高論矣論語一貫乃孔子曰吾道皆以此行之門人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所謂忠恕即中庸之忠恕也故孔子又告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數此則一貫之當訓爲皆行其義更顯告子貢與告曾子非有二義也若以孔子之道萬殊皆本於一曾子默悟而貫通之此理實入於禪且又何解於子貢之一貫也訓貫爲行事者爾雅釋詁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貫利論語先進仍舊貫傳注並訓爲事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後漢光武十五王傳云奉承貫行皆行事之義論語仍舊貫此義尤近也一與壹義通故兩字經史子中並訓爲專又並訓爲皆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順帝紀皆訓壹爲皆荀子大略左昭廿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至於一壹二字通借之處經史子中不可勝舉矣孝子不登高不履危庳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注盧僕射云敬父母之遺體故跬步未敢忘其親孔檢討云庳卑也弗憑卑者不臨深也元謂不苟笑者君子樂然後笑訾不思稱意也釋曰庳宋本訛作痺引論語樂然後笑者用曲禮鄭注義也訾訓本說文隱不命注張惠言云在隱幽之處不以言命恐惑衆人臨不指注如登城不指車中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注有尤必辱親曲禮曰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孝子惡言死焉注死之言澌滅也釋曰荀子大略篇襲曾子此言曰流言止焉惡言死焉楊倞注云鄭康成曰死之言澌澌謂消盡也死之訓澌漢人通語白虎通釋名皆然不獨鄭注也盧注解爲死且不行非是流言止焉美言與焉注美言善言也釋曰善與美同義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注煩讀爲忿煩言忿爭之言禮記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釋曰讀煩爲忿者小戴記云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注臧鏞堂云險讀爲儉古字通也元謂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與起也險傾危也徼要也此禮記中庸孔子之言曾子即以爲事親之道釋曰臧云明程榮本作不興儉行以徼幸儉與險通左襄廿九年傳險而易行史記吳世家作儉元案校者或據中庸改儉爲險且刪行字不可從因學紀聞卷五引作不興險行以僥倖易俟命險三解皆本中庸鄭注與訓本爾雅徼訓本左昭二年杜注孝子游之暴

人違之注王給事云游讀由元謂由之謂素位而行曾子曰思不出其位違之謂與險徼幸釋曰游由通字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注幸君師親使出門不以褻惡貽父母之憂釋曰戰國策及史記甘茂列傳劉向新序並載曾某殺人曾母投杼之事子設言而不顧有背於道讀曾子此言可知彼之偽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注盧僕射曰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元謂曾子曰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釋曰曾子言見呂氏春秋孝行覽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注肆遂也曾子養曾皙徹酒肉必請所與況使人敢專乎春秋左氏傳曰專命則不孝釋曰肆訓遂本小爾雅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注盧僕射云故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元謂論語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注孝經曰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率者子率己之朋友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注君子者盧僕射云謂卿大夫元謂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正謂正道釋曰盧注諫字今本訛作諫字盧召弓學士改士之孝也以德從命注德命則從非德亦諫荀子曰孝子所以不從命者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誠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釋曰見荀子子道篇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注孔檢討云惡食言養以甘美自食其惡者也元謂孝經曰庶人之孝任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任善不敢臣三德注任善用賢也盧僕射云謂王者之孝三德三老也白虎通曰不臣三老崇孝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注義輔謂諫也盧僕射云論於道釋曰宋本無子有之高安本無之有子閩本作予之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注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釋曰閩本作祭則列之以敬孔本作祭祀則莅之以敬

凡二百三十四字釋曰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爲二百三十四字元今亦定爲二百三十四字

曾子立孝注此用篇首立孝二字爲名大戴禮記第五十一今爲曾子弟三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注忠則無僞故能愛禮以行愛故能敬孝經曰禮者敬而已矣故敬爲孝之要道釋曰羣書治要有也字今本皆無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注忠恕相因此言忠即恕道也即孔子所謂忠恕違道不遠君子道四某未能一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此義也戴吉士曰順讀若訓假借字也釋曰閩本及宋元本作順盧校本改順作訓者丁教授云乃戴吉士所改非盧之舊也廣雅訓順也同音相假義亦近也羣書治要臣者下無也字今本皆有之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注順亦讀若訓盧僕射曰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父兄與衆言言慈祥與莅官者言言忠信也釋曰今儀禮文慈祥上有忠信二字放纘公據此注以儀禮爲衍字非也古人引經每多損益字句未可遽據以相刪補順字義見上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注忠則必愛有禮故敬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又曰慈愛恭敬安親揚名釋曰莊閩本作恭羣書治要無此字按此當是漢人避諱或改之或刪之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注不義則諫義則聽從也孔檢討云微諫幾諫也釋曰羣書治要無而字今本作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注孝者子與父母樂而不憂誠而不僞是以家室和平無咎故也咎災也故謂可憂之事也孟子云兄弟無故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孝經曰明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釋曰文選嵇叔夜幽憤詩注引此作可謂孝矣咎災訓本說文訓故爲憂事者禮引鄭注云大故謂喪憂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注小人愚民也入納也敬而不忠則不能納諫於親孔檢討云敬而未安是色莊也釋曰說文曰入內也內與納同羣書治要力下有而字今本無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注將猶送也入亦納也釋曰將訓送本爾雅飲食移味居處溫愉注移之言羨也溫柔也愉樂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問有餘必曰有曾子養曾皙常以皓皓是以曾皙眉壽孔子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釋曰移羨訓本禮記郊特牲鄭注酒肉語出孟子眉壽語出大戴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所言溫柔愉樂訓皆本爾雅孔子言見禮記祭義著心於此濟其志也注張惠言云志謂忠與禮也元謂飲食居處未可盡孝道然處心於此亦可以成其忠禮之志也丁教授云著之言處也釋曰著訓本樂記鄭注釋文著直略反處昌呂反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注此曾子述孔子之言以證入忠之義人當爲入字之誤也入納也謂納忠諫於親也臧鏞堂云親本可納諫此吾不能先諭親於道之過也若不可納此吾忠敬不足動親之罪也元謂辭者自以爲辭釋曰可入也自是曾子引孔子之言以證己言入忠之義名宋本皆說爲人字戴校殿本以爲入字是也然未可徑改故改字讀之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注詩衛風凱風之三章此七子自引罪以爲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注詩小雅小宛之三章舍釋也自釋其過則親任之矣孔檢討云不使父母有可恥之行所謂無忝也釋曰舍釋每相通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注盧僕射云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元謂此下皆曾子之言長謂公卿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注中庸曰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又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故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壹孝壹弟可謂知終矣注壹無貳心也專也知終謂知其終身釋曰立事篇末曰亦可與終身矣與此同羣書治要故下無君字今本皆有又弟作悌弟今不從之又今本作一孝一弟羣書治要作壹孝壹弟字義長當是漢人改爲一字左傳文二年與人之壹也杜預注云壹無貳心禮記大學壹是皆以脩身爲本鄭氏注壹是專行是也

凡三百二十七字釋曰舊校本有凡三章三大字下有新刪二小字又云凡三百二十四字孔校本此舊本多二字疑子曰二字衍文元謂未可遽從今定爲三百二十七字

曾子大孝注此篇論孝以尊親爲大義本孝經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而言當時學者奉爲法言故小戴記呂覽皆綴緝成書祭義及孝行覽多從此篇采出大戴禮記第五十二今爲曾子弟四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注尊親者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如大舜以天下養周公嚴父以配天士大夫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不辱者不恥其親不災其身養者謂養志釋曰曾子言學與孝不敢及天子諸侯之事然孝經受業備聞孔子之教故篇中大孝及天地衛四海施備物皆兼天子諸侯爲言今故引孟子孝經之義以證之也不辱蓋亦兼親與己身而言小戴記作弗辱知養爲養

志者下文曾子不敢自居於孝故知與直養有別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注鄭司農云公明儀曾子弟子釋曰此用小戴鄭注小戴經文作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注盧僕射云凡言於事親未意則先善舉之親若有志則承而奉之元謂諭猶諫也釋曰以道小戴作於道末注暐本曾子從小戴錄出故亦作於道盧注凡言於事戴校本改爲凡言與事王給事疑當作凡言事於今不從宋本敬而奉之今本或作承而奉之諭諫訓本廣雅皆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注言特養口體不敢居三者之孝然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釋曰直特古音義相通詩實維我特韓詩作直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注不莊不忠不敬不信無勇皆易致禍害受刑罰毀傷身體辱及其親故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高誘云苙臨也杜欽云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班固云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孔子曰我戰則克鄭司農云遂成也釋曰小戴記身者上別出曾子曰三字文身者作身也者行親作行父母居處上無故字災及乎身一作裁及於親禮記釋文本又作裁及於身大戴舊校本亦云身一作親宋本或作災及其身又五者不遂呂覽作五行不遂呂氏春秋孝行覽信作篤高誘曰篤信也及乎身亦作及於親注引高誘說者呂覽注也杜欽說者漢書杜欽傳疏中語卽本曾子也班固說者白虎通喪服篇也孔子言見禮器鄭司農說見小戴注呂覽高注亦同陣字乃六朝以後俗字故依小戴改之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注烹烹肉熟熟穀鮮讀爲羶肉氣也香穀氣也釋曰小戴作亨熟羶薌無故字大戴舊校本云鮮一作羶今按烹熟鮮香應作亨孰羶薌乃羶之音近假借字說文羶義屬肉香義屬穀固宜分別郊特牲鄭注讀羶爲馨香義各有取也進小戴作薦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注立身行道尊親揚名故國人皆稱願之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釋曰小戴無皆字焉字作然字也下有已字鄭氏小戴記注讀然爲如非也然乃焉音近假借字禮記檀弓穆公召縣子而問然論語羿奡不得其死然皆焉字之借也民之本教曰孝注盧僕射云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釋曰民小戴作衆其行之曰養注盧僕射曰謂致衣食省安否釋曰小戴無之字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注安甯也卒終也孝經曰終於立身又曰脩身慎行恐辱先也釋曰小戴及呂覽皆無久爲難以下七字大戴舊校云慎一作順呂覽作敬又終也小戴作終矣訓安爲甯者漢書易雜傳云孝其古注云甯安也訓卒爲終本爾雅矣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

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注此皆指孝而言古人讀字若分緩急其義卽殊仁此宜此中此信此體此行此彊此皆于本字分緩急聲而異其音者也仁此之仁讀如相人偶之人中讀如億則屢中之中信此之信讀如不我信兮之信孔穎達云順從孝道則身和樂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釋曰古人不分四聲惟分緩急音分緩急其意卽殊故此七言義既別爲宜能二音別知其餘音亦必不同矣仁此之仁讀如相人偶之人者本禮記中庸鄭注信讀如不我信兮者詩邶擊鼓鄭箋信不改義而讀與洵相韻知古人亦分兩聲也又小戴仁者上無夫字體此小戴呂覽並作履此忠行二句小戴無之反呂覽作逆生作下皆有也字中戴本作忠非孔穎達說本小戴記正義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注仁義忠信禮行彊皆本乎孝故曰大經釋曰小戴無此句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注盧僕射云置猶立也衡猶廣也元謂孝經曰孝弟之至光於四海光猶橫也釋曰小戴於夫孝上多曾子曰三字衡作溥元按大戴是也置有立義詩商頌置我鞉鼓置讀曰植植立也論語置其杖漢石經置作植淮南子原道訓云夫道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其語亦從此宋去解孝經之光爲橫者何書光被四表漢書皆作橫被四表孝經又言無所不通又引詩文王有聲義皆與此同則彼光字爲橫義無疑古橫橫皆有橫而充之之義戴東原吉士說舉光橫相通之字倘遺孝經此句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注盧僕射云言常行也元謂無一日不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注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此周禮職方氏所服四海也盧僕射云放猶至也準猶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也釋曰四海之數周禮職方氏小戴明堂位爾雅釋地各有不同盧僕射大戴記用兵篇注謂職方爲周所服之數明堂爲來朝之數爾雅爲夏所服而盧氏於此篇注言九夷八蠻七戎六狄又不同更無所據今據職方氏注此孝有三大孝不匱注盧僕射云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元謂匱竭也釋曰匱訓本詩毛傳中孝用勞注鄭司農云勞猶功也釋曰勞功本小戴鄭注盧注沿用之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注孔檢討云此王者之孝德教加於百姓形於四海博施之謂也四海之孝各以其職來祭備物之謂也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注孔檢討云大夫士之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注孔檢討云庶人之孝元謂小戴記慈上有思字是也鄭司農云思父母之慈愛己而自忘己之勞苦釋曰此注據小戴思字補其意也小戴慈愛爲第一句博施爲弟三句與此相反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釋曰愛宋別本訛爲受喜而不忘小戴作喜而弗忘唐石經禮記作嘉而不忘石經不可從思文王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蓋本曾子又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引曾子之言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與此亦有異同

義皆相成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注鄭司農云順而諫之盧僕射云當柔聲下氣也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注孝子祀親必哀故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孝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加之如此謂加既終之禮於三孝也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又曰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釋曰小戴作既歿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小戴義逕於此盧氏注訓哀爲三年之服祀爲春秋之祭非是曾子終身之言見內則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注樂正子春曾子弟子春秋公羊傳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釋曰小戴無傷瘳二字呂覽無其字傷瘳作瘳而謂樂正子曾子弟子者本小戴檀弓鄭注公羊傳見昭十九年言加損得宜也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注聞諸夫子夫子孔子釋曰呂覽作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小戴作夫子之足瘳矣又重疊善如爾之問也六字呂覽作善乎而問之夫子仲尼又曰字以下才二字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注盧僕射云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也元謂生之歸之皆指性行而言釋曰呂覽歸之下無可謂孝矣句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注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釋曰引論語泰伯篇證呂覽下多不虧其形四字可謂全矣作可謂孝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子是以有憂色注虧損也頃讀爲跬跬近假借也跬一舉足也釋曰小戴於體字下多不辱其身四字又作頃步而不敢忘孝也無夫字無矣字色下多也字呂覽作頃步而行忽已而忘之予忘孝道是以憂頃讀爲跬者義本說文爲跬者本鄭氏祭義注與息夫躬傳皆假借也作頭漢書息夫躬傳作顑皆假借也跬字之義散見司馬法方言小爾雅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注徑步邪趨險也司馬相如賦曰徑峻赴險孔檢討云浮行水上曰游潛行水中曰泳呂覽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盧僕射云殆危也釋曰徑與邪對言大道之非路徑邪也故引上林賦以明其義小戴鄭注此亦曰徑步邪宗廟也注引行不由徑非是小戴一作壹無忘字一舉足下有兩字一出言不敢忘父

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然后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注忿恨怨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釋曰忿訓本玉篇小戴一作煩出言下有而字及於己作反於身孔疏云定本作反字又無然后矣三字及於己三字或作曾子言見孟子所引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注非孝者暴天地生物之仁違王者用物之義周禮山虞曰中冬斬陽木中夏斬陰木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盧僕射云夫子孔子釋曰此節二十三字小戴在孝有三之前□□也之後

凡六百八十二字釋曰舊校本有凡三章三大字新別二小字又云凡六百五十五字孔云今多二十八字案草木以下二十八字小戴原在此之謂也下疑大戴舊本說此章故未計八字數後人從則本校補遂附之篇末不必前文相屬元今字爲六百八十二字

曾子事父母注此篇論幾諫及事兄使弟之道大戴禮記弟五十三今爲曾子弟五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注盧僕射云單居離曾子弟子也釋曰單居離事不見於他書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注親中道則子從不中道則子諫諫而親不用則親行之不中道如由己致之代親受過更思復諫也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注孝經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強諫而不從不解諫也亦非孝道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注盧僕射曰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之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元謂達善者但達善道于親而不敢強爭強爭由己爲無咎則當由己爲賢人則亂注諫親者但求因諫而親免於過若謂由己之諫使不賢之親轉爲賢人則是揚親過而自立名大亂之道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注孝子惟知有親故憂樂相同孟子曰舜五十而慕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巧變者若舜在牀琴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釋曰孟子言見萬章今本當脫無私憂三字丁杰校云方正學遜志齋集讀曾子篇引此有三字今據以補此然則宋本曾子則有衍本亡也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注坐如尸祭尸之位立如致齊之時皆莊敬也上問下曰訊齊色整齊顏色也成人謂學有成立之人祭義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釋曰訊本公羊僖十年何休學齊色之義本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又案曲禮之言多從諸子記錄出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曾子而附其下文又失詞若夫二字耳鄭司農注小戴以夫爲丈夫誤矣舊校云一本無者字

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注爲己所表望釋曰孔云尊事通解作尊視兄事之不遺其言注盧僕射云奉其所令元謂兄讀若況況若尊大之然言謂兄所命言釋曰兄本是兄非比他人而兄事之易爲言兄事每有緩急之別兄讀爲鍰說則爲況故自況通曰兄況也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詩大雅倉兄填兮箋兄斯引皆讀爲況是此義也此節下文則兄事之亦同此例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注孔檢討云孟子曰中也養不中元謂養容也釋曰廣雅容養飾也容養聲轉義同說文容字不但訓從谷盛也古音東冬屋沃每相關通故詩車攻以同韻調韻是其證也爾雅東風謂之谷風谷讀若容養也老子谷神不死谷字即容之假借字故河上公訓谷爲養此古義也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注內謂家室外謂朝廷交游越之謂揚其過於外也釋曰爾雅釋言曰越揚也

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注盧僕射云謂冠娶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注盧僕射曰正以使之以弟道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注兄讀兄弟之兄兄事之者亦如事兄之道養之也中養不中賢兄之道也釋曰此非兄而兄事之故急讀如本字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注詘猶屈也詘事兄之道於弟猶不可化則舍之舍釋也洪震煊云舍釋之以須其後釋曰詘屈古字通舍釋義皆相同說本禮記學記鄭注學記曰雖舍之可也鄭注云舍之須後郭言暫釋之以俟其後非決棄之此義是也盧注恐以之非是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注孔檢討云自亦由也言禮貴由其大者不謂能由其小者與謂也小正傳曰其必與之獸釋曰盧本不上多以字飲食以齒注盧僕射云以長幼也力事不讓辱事不齒注勞苦之事先代長者卑賤之事不推長者釋曰丁杰校云吳語危事不齒與此同此段補論事兄之道非論使弟之道孔注曰不以齒長辭辱事非也以勞苦句見荀子修身篇執觴觚杯豆而不醉注洪震煊云觴觚飲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實之曰觴杯豆亦飲器玉藻云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考工記曰飲一豆酒釋曰一升至曰觴此禮說韓詩說也引玉藻者工記以豆酒爲飲器則於盧注也和歌而不哀注不以己之私致長者不樂飲食以下五事皆禮之小者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注重申禮小之義孔檢討云曲禮曰並坐不橫肱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釋曰夫弟者三字重申禮小與下未放敍聚相連孔謂當在飲食以齒之上誤非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注干犯也兄有逆色不犯之孔檢討云行而張拱曰翔不見顏色言勞而無慍禮不與小之自以上諸事皆禮之小者故未成於弟之道也釋曰干犯本左文四年傳其敢干大禮注

凡三百六十三字釋曰此篇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爲三百六十一字元今定爲三百六十三字

皇清經解卷六之十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十七

曾子注釋

學海堂

儀徵阮宮保元著

曾子制言上注制言有裁制之言可以爲法也分上中下三篇大戴禮記弟五十四今爲曾子弟六釋曰制訓本國語晉語注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注夫行之行急讀之釋曰上行去聲下行平聲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注孔子見冕衣裳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敬貴也孝畜也老者畜養之惠仁也釋曰孔子事見論語子罕孝畜訓本祭統惠仁訓本說文孝書治要少作幼今不從之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注則行之行急讀之行既立則可以爲義以宜其類釋曰上行平聲下行去聲宜類見立事篇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注盧僕射云衡橫也元謂不循正道彊自立釋曰此行字去聲天下無道故若注盧僕射云且自如也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注孔檢討云求拘罪人也淮南子曰求不孝不弟戮暴傲悍而罰之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注興道謂以殊行起名譽者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嬴驕也注或失謂或不能自守嬴當爲贏字之誤也釋曰盧注或爲惑今不從戴校作嬴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注富不以道若驕吝無禮貧不以道若怨諂無守弟子毋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牆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注此戒弟子勿以無

聞譽而自憐其脩也隱鈹鄙事欲人不知而不能何泥持仁義之道明行於世豈終無聞若其無聞行未篤也釋曰此節意在義自有人知鄙夫鄙婦可及其解說譬非言弟子篤行仁謂人不知也孔云應隸書譌字盈書治要作毋日今作無日又自治要作故士執仁與義而不可之行之未篤也案此是魏徵節本文之故不可從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注殺畜不當其時必將殘忍爲亂禍及其親不愛民而妨民事必將煩役瀆武民心盡叛故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注此勗弟子取多賢友也蓬蒿麻枲也沙水散石也泥塗泥蓬性屈亂故郭象曰蓬非直達者直黑相韵釋曰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引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今荀子無此二句正義引荀子泥作涅皆俱說苑叢談篇曰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又衡性篇重引此惟弟四句作白沙入緇不染自黑論衡程材篇曰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四句作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爾雅釋草蓬乃直荀子毋本蓋或後人改之孟子趙注引此詩者本會子此蓬沙訓本說文蓬蒿也又從蓬上有故字從之自直作乃直今不從之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注此言仁道也仁者人也如人相人偶也蓋人非人不濟必相人偶乃成仁道故仁者仁此者也走讀如來朝走馬之走走疾趨之也釋曰仁訓本禮記中庸鄭氏注案中庸仁者人也之訓最精鄭氏注爲相人偶乃仁字最古之義觀曾子此節足以發之段訓爲愛義不足且非制字之本也詩緜來朝走馬孟子引同毛傳無釋箋云此言其辟惡早且疾也玉篇趨字引詩曰來朝趨馬言早且疾也此玉篇所引非詩經字作趨蓋鄭箋讀走若趨鄭箋所據有走讀若趨趨疾也七字六朝以前有之玉篇引鄭箋必有趨字而誤趨爲詩本字隋唐之際又脫去鄭箋云促疾於事說文無趨音不然樸左右趨之傳曰趨趨也箋云促疾於事故陸氏經字爲爲毛不容無以訓之且鄭箋彼趨爲疾益可知此讀走趨也遐哥書文假解云壞非壞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無席則寢其趾注盧僕射云分重合輕斑白不任者達於道路也元謂坐用席臥用衽席有首尾尊者易知無席而欲寢尊者則必安其趾於衽士昏禮曰御衽于奧北止止同趾足也釋曰古人之席有首尾故公食大夫禮云蒲席尋卷自末故易知也引士昏禮者藉以明寢尊者之趾使之爲夫人則否注此夫字及下夫杖夫字皆老字形近之譌篆字老作耂言當使之人其年或老則止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注此皆言安老之義老者雖近市不賈賣雖在田不野宿據旅猶周禮羈旅言老者雖行路不羈據旅舍負趾否及貢野旅各以三字爲韻釋曰說文曰賈坐賣售也周禮地官遺人羈旅後鄭注過行寄止者故書羈作寄杜子春云寄當作羈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注以上又旅元本作依戴本從之皆中言人非人不濟之義仁道也安老如此則凡老杖者可因依焉學矣釋曰因訓本呂覽盡數高誘注篤訓本詩椒聊毛傳富以苟不如貧以譽

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注盧僕射云見危致命死之榮也釋曰列女傳楚平伯嬴曰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榮此古語相同者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注可避而不避是殉名也不可避而死君子之榮也曾子慎言遠害務全其身然當大節大義則毅然視死如歸百世後忠臣孝子之防皆立於此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又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檢討云董仲舒說春秋齊頃公不死於位以曾子此義貴之釋曰見春秋繁露竹林篇遂生行義引此無矣字也辱字下多若字春秋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注讎謂被人有意辱殺者不與同生言孝子所仇不共戴天生以辱不如死以榮也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居昆弟之仇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居從父昆弟之仇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盧僕射云族人謂絕屬者元謂聚鄉比聚鄰爲疏　大清律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案此與孔子居仇之義微有不同者春秋時殺人者官未必盡受理且有國邑奔避也釋曰居仇之說三言地官調人及此曾子所言互有異同然周禮檀弓曲禮周禮者同義惟曲禮錯出不可從此注所引即檀弓孔子答子夏之言父之讎與曾子合案周禮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之讎周禮此節專言過殺非本意殺故調人得以使之遠避乎或之讎不孔曾所言有意辱殺之讎不同　大清律謀殺人者凡謀殺人之讎故殺謀殺者與歲殺誤殺過失殺傷人各有分別也一人又謂一人凡謀殺人者與使報囚國交讎之者此言殺一人而義者不恐此謂人子勿爲殺之讎因復殺殺其子弟也又謂人曰凡殺人爲義其殺人君父之人弟子則復死者不得再以此報以爲讎也孔曾言兄弟之讎不合者誤解之則非當死也不反兵交游之讎合兄弟以爲弟不同國及公羊復百世之讎則太過不合聖賢之道矣　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注良賈不自衒其貨君子不自矜其學非有意匿之也故曾子曰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盧無相韵釋曰此自是古語而曾子述之史記老子列傳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有盛教容貌若愚同是此言而有意與曾子所以大異於孔曾也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爲達矣注達通也通於學也釋曰羣書治要下曾無以字今本有之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注此賢如見賢思齊爲險道難通之道君子之學難者弗辟也率行

既久乃漸通達無一旦通徹之效釋曰率循訓本爾雅循若循里積里成百始能漸次及遠故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亦謂次第漸進故聖門教學與年俱進非積學多年而悟徹在一旦也羣書治要作脩字誤義短今不從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注孔檢討云病病之也下人下於人也子張問達子曰慮以下人欲作則其知不足注藏鏞堂云知不足而欲作孔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孔曾之學貴博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知足矣釋曰知平聲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注閔之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注孔檢討云無相知者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注盧僕射云日友之也無知焉謂之主注盧僕射云且客之而已孔檢討云若主顏讎由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注言人親之若兄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盧僕射云故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釋曰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九引此無立字無爲字弟下有也字說苑孔子曰汝其行備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注汝親若兄弟然盧僕射云庸用也孰誰也

凡五百七十六字釋曰舊校本有凡三章三大字新刪二字又云凡五百七十字孔氏定爲五百六十四字元今定爲五百七十六字

曾子制言中注大戴禮記第五十五今爲曾子第七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注能靜若耐無矜滿惰佚之心故耐顯達無浮慕躁忿之志故耐窮靜釋曰說文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又多以耐爲能者耐能假借字耐能事其義相同其音略轉耳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注盧僕射云問君子進退其功守何如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注盧僕射云言有二等可觀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注盧僕射云謂其功也元謂忠賢臣助歸美於君益上之譽也與利除弊教養及民損下之憂也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注盧僕射云謂其守也元謂道猶路也釋曰盧本作懷宋元本訛作博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注引此作懷從之注謂其功也四字宋本誤入正文虞以上謂其功也注謂其守也四字宋本誤入正文孔氏以上下例此改歸注是也王給事云其上似仍脫一謂字則君子之義也注盧僕射云其功守之義也此謂上三句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注不自張其功守之義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注知其人之不仁己雖無友亦不近之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

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注聖門論交各有不同故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曾子守約其引周公遺言與子夏相合與子張不同故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釋曰各本皆以此三十七字合前注人而不仁不足友也入字其四十五字皆爲盧注親也下盧氏注文學者久已發其不類矣注容甫疑周公曰以下皆是正文是也然無傳據故人罕從之元案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據此可知此二十七字爲正文無疑矣呂覽之文多有從曾子竊去者如攷易者以此相較明呂改曾子正文也呂覽此節與雖彌弗親不甚近切盧不應引之卽引之亦不能改易如此之多又可知非盧義其非盧注文明矣故今歸之正文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注假借貴要取寵於君不比譽而取食注比親合也互相稱譽以干祿義釋曰比義本鄭注去聲直行而取禮注盧僕射云行正則見禮也比說而取友注志同道合乃相親合而說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釋曰舊校本云取亦作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釋曰說同悅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注悒悒不舒之貌勿勿趨於賤而遠也憚憚勞心也釋曰悒訓本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說文曰勿州里所建旗所以趨民故遽稱勿勿勿有龜勉之義趣勉者必趣遽義相成也戴校勿勿爲忽忽非是禪義見立事篇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注疏麤也謂糲米也孜孜勤也孔檢討云上尙也釋曰疏孔本作蔬非是孜傳校本云一作孳疏義本詩大雅彼疏斯粺鄭箋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注訢訢喜也宛猶屈也釋曰訢宛義皆本說文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注畏忌也言行見惡於君故逐言君子立朝事君當正直不阿與平居謹身愼言不同此曾子之學也釋曰汪容甫云此畏乃仁之訛孔檢討又直改正文爲仁因下有仁智兩節也元謂此不必改畏之爲惡聲轉義近故說文廣雅皆曰畏惡也惡義正兼下不受言行二節爲言且承上直言直行爲言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注君雖不受臣必盡忠乃所以爲道仁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掩四支不被詩云行有死人尙或墐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注盧僕射云衡橫也僨僵也手足卽四支說者申愬勤耳元謂士見逐於君窮死道路必有爲之路冢者此非士罪乃有士者之恥此勗士之勿以直言直行爲悔所謂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詩小雅小弁之六章釋曰盧云衆元舊本並以注手足十一字入正文又訛卽爲節今改正是也戴校本孔本並謂詩詞十字亦注文則非也則此說據永樂大典本改作此則今不從凡戴所云大典本似不足信者故皆未見有士二本改作有土亦非詩毛傳云墐路冢也是

故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先則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注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尊爵義下富貴爲言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釋曰舊校云一作君子天下之爲仁則以仁爲尊也天下之爲富則以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則以仁爲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注馬宗璉云以用也用仁得之也君子必勉於所用之仁也元謂人之言富貴者必勉之以仁釋曰汪容甫云以字是仁字之訛王引之云以下蓋脫仁字戴云大典作仁似未足據馬說不改字義可通故從之馬云古人齊質此句承上文以仁爲尊則以不須改昔者伯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注夷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交讓其國餓死首陽山下此言寧死而得仁不以不仁得富貴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注溝曰澮死於溝澮猶曰經於溝瀆卽衡塗而僨也河濟之間今山東武定府濱州海豐縣之間孟子所謂北海之濱夷齊未至首陽時所居釋曰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九引伯夷叔齊下有仁者也三字此宋本之最確可據者且與上匹夫也三字同例今各本皆脫故補之孫侍御志祖云困學紀聞引曾子溝澮作濟澮丁教授杰曰宋諱亦避濬字或厚齋有意改之首陽山史記正義凡五處謂在濟州攸德卽者非河濟之間益河濟之間卽北海之濱初遷國時所居至歸周後始餓死首陽山若王伯厚遷就爲一地則不合矣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注凡樹臬以著望曰表復繫物於表曰綴皆所以正疆土及人行立者釋曰綴者以物聯物之名故凡以木竿繫物皆曰綴說文聯綴也象形禮記郊特牲曰郵表畷此言田間樹臬以正疆界或表或綴各以遠近爲敵通言之綴可訓表其實有繫物不繫物之分故說文又訓畷爲兩陌間也至於人舞立行止之位亦用之禮記謂之綴兆御書之綴衣亦謂以竿繫衣詩曹風何戈與祋祋與綴音義相同故說文解祋爲高縣羊皮也揚州古銅盤銘內言田原之界屢言一表一表表卽綴也表宋本訛作衰朱本作表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釋曰歿宋本訛役盧本改歿日旦以下四句與立事篇同惟省下少一思字

凡五百二十九字釋曰舊校云凡四百八十字孔氏定爲四百七十九字元今定爲五百二十九字

曾子制言下注此篇專言秉德安貧不仕亂世之義大戴禮記第五十六今爲曾子弟八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注訢喜也盧僕射云衡平也元謂革急也謂孫其言以遠害釋曰訢字本說文革急古同音每相假借禮檀弓夫子病革矣鄭讀爲急是也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注干犯也犯土謂入其境踐朝謂受其爵釋曰干訓本說文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注盧僕射云及郊問禁請命釋曰自郊以下盧注六字各本皆以爲正文惟盧爲注孔本從之元案此雖無據而其迹之誤甚明盧可從也自曾子曰天下有道以下皆語相偶無散此之句故知不通患七字孔與不犯禁之字相對待以成文此中斷不致屬及郊六字也入人字宋本訛爲人人盧學士校改今從之不通患而出危邑注通共也猶交同也邑之有危難者不與交同其難而出於其間故曾子避越寇釋曰出有禮遇之義故禮曰雖左右者不出中間言行過其中也此篇曾子之意主于處無道之世不仕亂國遠害安貧與謀人邦邑危則亡之義相違此句仍是上爲亡不通患者卽訢然交同之反也訓通爲共者義本後漢書來歷傳在盧僕射注師敗不苟免失曾子本義故通字礙不可解沈遂聽改爲避字孔本從之非也邑宋本訛色越寇見下則秉德之士不讇矣注不讇亂國之君以求爵邑故君子不讇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注不讇君卿使說己乘謂自出其上也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注不事言不臣不義之諸侯不長言不臣不仁之公卿大夫釋曰周禮天官冢宰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注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之食采邑者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注盧僕射云相助也元謂相承也臣之以仁義承助其君者則與之同朝釋曰奉訓本說文相訓本爾雅嚮爾寇盜則吾與處注爾近也與讀如未有與焉之與無仁義而近有寇盜則吾與其禍是慮故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去寇退曾子反沈猶有負芻之禍從曾子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謂曾子師也父兄也故去留無毀釋曰事見孟子離婁下案魯有南武城此武城乃曾子所寓之武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南與曾子所生之南武城在濟寧直隸州嘉祥縣南者不同戴校本從大典與上加不字今不從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注突猝然相見也釋曰盧注于入焉下引詩秦風鴥彼晨風二句爲注此或以鴥字注突字耳未必正文卽是鴥字戴氏直改爲鴥未敢從陸佃埤雅類引曾子正文作突可見宋以前突字本不誤今注訓突爲猝然相見者出入其國決然甚速方言曰江湖之閒凡猝然相見謂之突相見或曰突說文突不順忽出也廣雅訓突猝也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愼者不見使正直者則迺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注夫有世言有此亂世也王引之云哉讀爲栽字訛也元謂曰字衍或爲行字之訛入讀爲納言當世於行仁義者則栽危之恭敬者不納其言謹愼者不見使用正直犯諫者近之於刑戮賢者居其國弗去必危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釋曰王引之云世有二字直貫至刑字義者與仁者同亡上曰字自是衍文或是上注文宜下有小也字而訛爲大曰字戴校刪之今未敢遽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注錯藏也污水窊下也橡相也實可食列子曰冬食橡栗藜草似蓬藿豆葉劉向曰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

能如此許宗彥云生謂食之而生釋曰錯訓本廣雅汚訓本說文稼義本廣雅及玉篇周禮掌染鄭注列子見天瑞篇蓼義見漢書司馬遷傳注藿義見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劉向說見說苑立節篇莊子言曾子居衞曳縰而歌商頌及說苑言齊景公以鄉禮聘曾子皆未可據故不以爲說下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注五耦十人也秉德之士謂賢隱不仕亂世者也釋曰式宋本譌武

凡二百二十九字釋曰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爲二百二十八字元今定爲二百二十九字

皇清經解卷六之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十八　學海堂

曾子注釋　儀徵阮宮保元著

曾子疾病注此記曾子將卒之言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大戴禮記第五十七今爲曾子弟九

曾子疾病注盧僕射云疾困曰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注抑首當如說苑作抱首華當如檀弓作申皆字形相近之誤元與申曾子二子曾元嘗游於燕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春秋傳亦授曾申釋曰說苑敬愼篇亦作曾華漢書王吉傳王駿曰子非華元益漢人皆以爲曾華惟檀弓曰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作申字困學紀聞曰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據此則孟子趙岐注以曾西爲曾子之孫亦誤也荀子法行篇作曾元持曾足曾元游燕事見荀子大略篇詩傳春秋傳語本經典敘錄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益有之矣注微猶無也止辭也檀弓曾子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孔檢討云顏氏子淵也元謂顏子死弟子必有記言惜今鮮傳有君子之務謂後之所言釋曰益閩本如此今本皆作盡然而二句說苑作無能君子務益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鳶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注鷹鳶皆鷙鳥曾與增同王編修引之云蹷讀爲撅撅掘也盧僕射云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也釋曰羣書治要無曾字淵作川蹷作蹶卒下有其字德下無之字無以作毋以今皆不從之隼从隹俗本又加鳥今改正荀子法行篇隼作鳶曾作增蹷穴作堀說苑十七鷹隼作飛鳥曾作層十六又作鷹鷲作增巢穴作穿穴御覽九百廿六引曾子隼作鵰山上多太字卑作下曾作增荀子法行篇引曾子曰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注以曾爲增者從雖曾重也孟子曰曾益莫能王引之云逸周書碩有酋而不敢以撅撅與蹷同左傳云闕地見泉闕蹷撅同義也荀子作堀堀郎堀尤可證之處注舊本皆爲生生惟盧本誤爲求生孫侍御志祖云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二句全用老子丁教授杰云抱朴子知止篇生生之厚殺我生生矣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注孔檢討云古者謂父母爲親戚春秋左傳伍倘曰親戚爲戮元謂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釋曰說苑建本篇作親戚不說無務外交比近不說無務修遠羣書治要求遠作來遠今不從之曾子語見荀子法行篇又見韓詩外傳二卷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乎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乎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注疾病老幼皆當仁愛尤以孝弟爲先不復者謂父母兄長之年也五十曰艾六十曰耆已之年者艾則兄長多故矣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釋曰有老朱本譌作耆老羣書治要復上有可字戴庶常校本據大典復上加可字今從之各本皆無可字爲孝爲弟下治要有兩乎字今從之各本皆無艾耆訓見曲禮曾子語見說苑卷二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注曾子之學皆本於身不求言行於虛遠之地以身爲言行所從出故日省其身有聞者如子路有聞釋曰此下劉本有注文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十一字或譌入正文聞平聲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矣注董仲舒對策引曾子此言欲武帝尊所聞而行之卒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學帝治無不同也釋曰漢書董仲舒傳引曾子廣大作光大光乃廣音近假借字傳中行其所聞作知加之意而已無矣字皆董策所聞改羣書治要加上無在字意作志今不從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愼其所去就注苾馨香也蘭蘭也芷白茝也皆香草王編修引之云貸乃膩字之譌膩乃脂液敗臭也元謂鮑者糗乾之次舍也釋曰文選辨命論注引大戴禮此文貸作臭次作肆皆不可從家語六本篇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此王肅妄改曾子書以爲孔子對曾子之言不可從貸乎如入鮑魚之次羣書治要作賦乎如入魚次之室今不從之戴本據大典改貸爲賦者亦非馬總意林誤作戲文選注引作臭亦誤蓋古本作膩字貸賦皆形近之譌考工記弓人注讀爲脂膩敗之膩釋文引呂忱云膩膏敗也膩與膩音義亦同若王肅之改爲臭直妄改以示異耳苾訓本說文蘭義本詩鄭風毛傳義芷說文曰薌也蘭楚謂之離晉謂之蘠齊謂之茝江離有異芷郎茝古今字也家語改蘭芷爲芝爲神芝與芷不同尤失古義矣糗義本周禮籩人鄭注次義本左襄廿六年杜注文選辨命論注引就下有者也二字又太平御覽交友部引曾子次亦作肆久而不聞其香久而不聞其臭多其香其臭四字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注日行出赤道北不覺其長釋曰戚氏校殿本改盛在如日之長爲如身之長則譌正文長字爲上齊矣然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董以火對日爲言則此正文言日長之長無疑未可遽改盧注也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注食謂乳養之也釋曰閩本無盛字食義本禮記內則鄭注孔云食音飤子字下宋本脫者字從大典增元謂諸宋元本皆無者字未可遽增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注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注與許也來學而改過者許而教之勸引後進也孔子曰與其進也釋曰注嘷本此後倚有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三十八字乃據說苑敬愼篇竄入非大戴曾子十篇中文也又丁教授杰曰此末句盧注云謂擇善而從非也似本文來字爲采字之譌故盧以擇訓之姑存此說未敢遽改

凡三百八十五字釋曰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爲三百八十五字今元定爲三百八十五字

曾子天員注此篇言聖人察天地陰陽之道制禮樂以治民所言多周易周髀禮經明堂月令之事首言天員之道遂以名篇大戴禮記第五十八今爲曾子弟十釋曰程榮本作員盧戴本皆作圓員古字圓俗字也今改正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員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注單居離曾子弟子盧僕射云而猶汝也汝聞則言之也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注天動地靜故人物動者屬天其首恆在上艸木靜者屬地其首恆在下地上空虛無土之處皆天故凡動者皆天所生艸木甲坼而生以根爲首枝爲末也人以頭爲首故說文曰髮根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臨海周治平云人物有息以接天氣故上首艸木有根以承地氣故下首釋曰此以戴本據大典改爲以此非是大戴禮有此以文法四代篇虞戴德篇皆見之謂無土皆天者易曰天在山中上首之謂員下首之謂方注盧僕射云因謂天地爲方員也周髀曰方屬地員屬天天員地方也元謂謂之者謂其道非謂其形也如誠天員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注方員同積則員者必不能揜方之四角今地皆爲天所揜明地在天中天體渾員地體亦員也曾子及周髀本言地員自周末疇人子弟散在四夷古法始微周髀曰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

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據此則知周時說地體亦渾員所由準北極高下分里差時差以驗交食益天實具渾天之法也梅徵君文鼎云地員可信大戴禮有曾子之說釋曰元西域札馬魯丁造西域儀象有所謂苦來亦阿兒子漢言地理志也其製以木為圓球七分為水其色綠三分為土其色白畫江湖海貫串於其中兼作小方井以計幅員之廣袤道里之遠近此即元明以來西說地員之祖西說之精詳者見熊三拔表度說其意以地體渾圓在天之中若令地球不在天中則在地之景必不能隨日周轉且遲速不等矣今春秋二分日輪六時在地平上為晝六時在地平下為夜非在正中而何地體本圓故一日十二辰更迭互見如正向日之處得午時其正背日之處得子時處其東三十度得未時處其西三十度得巳時相去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又七千五百里而差一時若以地為方體則惟對日之下者其時正處左處右者必長短不均實西域此說即曾子地圓之意亦即周髀日行之意非創辟也梅徵君天學疑問曰西人言水地合一圓球而四面居人其地度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其說可從與曰以渾天之理徵之則地之正圓無疑也是故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南星多見一度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南星少見一度若地非正圓何以能然所疑者地既渾圓則人居地上不能平立也然吾以近事徵之江南北極高三十二度浙江高三十度相去二度則其所戴之天頂即差二度各以所居之方為正則遙看異地皆成斜立又況京師極高四十度瓊海極高二十度若自京師而觀瓊海其人立皆當傾跌而今不然豈非首戴皆天足履皆地初無欹側不憂環立歟然則南行而過赤道之表北行而至戴極之下亦若是矣元謂置丸猶脬中吹氣足之丸可居中置丸水盆中急旋其水丸必居中此地為天大氣包舉之驗也地上數百丈風與氣即急勁況直上千萬里哉故人與水在地不傾落者天地包舉之準平繩直人水不知也西洋有謂地心本墜人物各順就地心之重得附麗不脫之說此說理仍未足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員地道曰方注且來者呼之使婚且來也以下皆述孔子之言盧僕射云道曰方員耳非形也元謂易說卦曰乾為天為圜文言曰坤至靜而德方皆言其道也聖人因方員以治天下故周髀以笠寫天立周天之度禹用矩測商深遠以治山川也釋曰謂此下皆孔子言者謂其文皆成一章未嘗有曾子之言間雜其中也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注引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云云是唐人皆讀以後之言屬之孔子也周髀算經曰古者包犧立周天之度又曰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為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又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又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元案以笠寫天蓋天也渾天之象即寫天故渾蓋之法相通也方曰幽員曰明注地道幽天道明故以為天地之名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釋曰文選盧子諒時興詩注太平御覽卷二引此皆無而字是唐宋舊本為可據今本幽下有而字刪之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注天陽吐氣而其景在外地陰含氣而其景在內易曰坤含宏光大又曰含萬物而化光釋曰盧僕射云景古通以為影字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注日與火屬天其景外照月星從之金與水屬地其景內照故鏡能含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注人物生於地然非得日氣不生故周髀曰北極下不生萬物

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釋曰淮南子天文訓襲此節文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日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日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注品眾庶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此天地神靈所以陽施陰化成品物之形故為品物之本釋曰品訓本說文而禮樂仁義之祖也注祖始也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釋曰祖訓本爾雅記文見樂記而善否治亂所與作也注班孟堅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性情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鬭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眾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政以行之刑以防之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地之任德不任刑也釋曰班董說皆見漢書禮樂志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注近於日為陽遠於日為陰夏多陰冬多陽南多陽北多陰晝多陽夜多陰是其所也釋曰從各本作靜或作晝惟高安本作從偏則風俱則靁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注臨海周治平云萬物各有本所故得其所則安不得其所則發及其發力已盡自復居於本所為本所何如土最重重愛卑性居下火最輕輕愛高性居上水輕於土在土之上氣重於火在火之下然水比土為輕較火氣為重氣比火為重較水土為輕以是知水必下而不上氣必上而不下矣蓋水之情為冷濕火之情為燥熱土之情為燥冷氣之情為濕熱其情皆有偏勝各隨其勝所火氣偏入水土之中必不得其安而欲上行水土因氣騰入氣火之域亦必被強而欲下墮各居本所矣日光照地與氣上升偏於燥則發為風火與土俱挾氣上升阻於陰雲難歸本所火土之勢上下不得亦無就滅之理則奮迅決發激為雷霆與氣交合迸為火光居於本所故云交則電日氣入地鬱隆騰起結而成雲上至冷際為冷情所化因而成雨正如蒸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上及於蓋蓋是冷際即化為水下居本所故雨者冷熱二氣相和而成也若濕氣既清且微是陽勝也升至冷際乃凝為露三冬之月冷際甚冷是陰勝也雲至其處既受冷侵一一凝沍皆是散圓即成雪矣露之為霜其理略同蓋氣有三際中際為冷上近火熱下近地溫冷際正中乃為極冷夏月之氣鬱積濃厚決絕上騰力專勢銳遲至極冷之深際驟凝為雹入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故雹體之大小又因入冷之淺深為差等非如冬月雲氣徐徐上升漸至冷之初際而結體甚微也故夏月雲足促狹隔膝分壟而晴雨頓異焉冬時氣升冷際化而成雨因在氣中摩盪故一一皆圓初圓甚微以漸歸并成為點滴未至本所又為嚴寒所迫即下成霰矣故雹霰者皆陰陽專一之氣所結而成者也釋曰周生深于天算兼習西洋之法此乃融會中西之說為之其理甚明故錄用之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注孔穎達云毛羽外見故陽介鱗水伏故陰也唯人為倮匈而後生也注倮者包生包能為匈許慎曰包象人裹妊月令曰中央土其蟲倮倮蟲人也陰陽之精也注人秉陰陽之精以生故圓頂方趾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注盧僕射云麟鳳龜龍所謂四靈元謂易本命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介鱗夏食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釋曰周禮大司徒土會之法鄭注毛物羸物義與此異高誘呂覽淮南子注倮蟲蟲義亦與此異當以曾子及易本命為長也龍非風不舉龜

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注盧僕射云蠡龍爲陰風火爲陽陰陽會也　檢討云白虎通義曰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釋曰朱本脫也字永樂大典本兆下多鳳非禍不接麟非數不止十字於陰陽之義無涉戴本從之增入非曾子本文也際字元本作會　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注孔檢討云役使也聖人以四靈爲畜也釋曰朱本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朱本作所以役聖人之也盧本作所以役於聖人也惟元本作所以役聖人役之也戴本孔本從之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注盧僕射云鬼神百祥也因郊祀故在宗廟之上也孔檢討云主祭主也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厤注日行一度爲一日其數簡明爲諸曜之主月有朔望之數聖人必愼守日月之度數而後可察五星恆星之行星五星也辰十二舍恆星也四時順逆者分至日躔之贏縮也冬至之後日行贏度爲太過夏至之後日行縮度爲不及皆失其中故謂之逆春秋二分日行平度適其中故謂之順順逆有數四時皆定此聖人所序也今欽天監贏縮之法即孔子所言順逆也故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周武王訪箕子以五紀明其法周公與商高以述周髀此聖人所以治天也釋曰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雖有贏縮不失其常最爲簡明月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七日零一周天其行有遲疾入轉有入交遠近有泛會有實會有視會有正交有中交皆以所懸之日互相消長而得其行度之眞率而後晦朔弦望交食淺深之數可得由此以察星辰之行星五星也五星之行亦有遲疾限有合伏有衝伏有退留有順留有晨夕見晨夕不見有淩犯交食皆由日月之度數察而知其行度不齊之率辰乃十二宮恆星分界之名也恆星每年有行分因生歲差故日星辰之行亦以日月之數知其行率今欽天監所用新法日月五星各有本天高卑遠近之行因生加減如日之行度凡三種曰平行曰本輪行曰均輪行月之行度凡九種曰平行曰自行曰均輪行曰次輪行曰次均輪行曰交行曰最高行曰距日行曰距交行五星之行凡十有二類土木火各有平行爲一類而金水即以太陽之平行是爲一類土木火金之次輪心皆行倍引數爲一類而水星之次輪心則行三倍引數是獨爲一類土木金水之次輪半徑皆有定數爲一類而火星之次輪在本天最高則大最卑則小又視太陽在最高則大最卑則小是獨爲一類土木火皆行距日度爲一類而金水自有行度又爲一類土木火皆有本天與黃道相交以生緯度次輪斜交本天其面又與黃道平行能加減其緯度爲一類而金水之本天即爲黃道本無緯度因次輪斜黃道以生緯度又爲一類土木火皆有合有衝爲一類而金水則有合有退合而無衝是又爲一類也蓋新法雖始於西人實即古法之贏縮也由孔子順逆之言求之知贏縮即所謂順逆也堯命以下見史記律書及漢書律志義也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注黃帝吹解谷之竹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黃鍾太蔟姑洗甤賓夷則無射爲六律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爲六呂宗讀爲察也讀爲呂者字之誤也八音土竹皮匏絲石金木也凡樂中聲之上則有半律是爲清聲中聲之下則有倍律是爲濁聲釋曰朱本皆作宗字乃察字形近之訛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大戴禮曰聖人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清濁謂之律此所引字本不誤高安本作宗字更誤矣又後漢書注律下爲呂字今各本或作律也或無也字實皆呂字空格後人或妄加也字或闕疑少一字也律居陰而治陽厤居陽而治陰律厤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注地效以響故律候地氣天效以景故厤測天時律居地以治天故十二律應十二月以律起厤厤居天以治地故儀象日月星辰以授民時迭更也不容髮言其密司馬遷云律厤更相治間不容翲忽釋曰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引此髮下有矣字地效天效二注語見後漢書律志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居陰治陽居陽治陰云云以更代迭以翲忽代髮也　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注五禮吉凶賓軍嘉釋曰本周禮春官大宗伯制五衰以別親疏注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五衰者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凡五等由親而疏皆衰也釋曰義見儀禮喪服鄭注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注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釋曰義見史記樂書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注孔檢討云凡酸入用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五味失調則各偏一藏故五情之發亦不得其正正五色之位注孔檢討云位青於東朱於南白於西黑於北黃位中爲成五穀之名注盧僕射云五穀黍稷麻麥菽也釋曰孔云盧注依月令文序五牲之先後貴賤注盧僕射云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尙也元謂月令春羊夏雞中央牛秋犬冬彘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特牲豕曰饋食注此諸侯大夫士宗廟之祭也太牢者牛羊豕三牲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者羊豕二牲舉羊以該豕士祭惟豕故曰特牲也饋食者饋孰也大夫少牢亦饋食茲徒言士饋食者大夫既舉少牢畧言饋食也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用太牢天子之士祭如大夫用少牢釋曰凡言太牢皆三牲言少牢皆二牲故禮記鄭注特牲曰豕而社稷太牢明太牢兼三牲之名也今云牛曰太牢羊曰少牢明舉一以該其餘耳饋食義見儀禮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此言天子之大夫士如諸侯士如大夫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注無祿者兼大夫士失位及庶人而言王制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鄭司農云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曰稷饋者稷爲疏食舉最粗者以該麥黍稻明不足言牲也厭者不成祭徒取厭飫之通名厭祭有三皆無尸一爲大夫士宗廟之祭未迎尸以前飫神爲陰厭尸出之後飫神爲陽厭一爲殤祭不立尸不舉無所祖無元酒不告利成爲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爲陽厭一爲此篇孔子所言無祿者稷饋無尸也無尸者不成祭禮準乎厭故亦得稱厭不分陰陽闕明文也釋曰孔子此文但言無尸者皆可稱爲厭其義自兼儀禮特牲少牢兩饋食之厭而言非但如曾子問殤祭之厭也孔注但舉殤祭其義未足今兼用儀禮注及曾子問經注注之蓋無尸者不成祭徒取厭飫皆可謂之厭故孔子直謂無祿無尸之祭名厭非殤祭之厭爲無祿者譬也　取　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注盧僕射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色純曰犧體完曰牷宗廟言芻豢山川言犧牷互文也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庬牷也割列禳瘞是有五牲注割者割牲體宗廟正祭也列者臚辜祭蜡磔也禳者冬春候禳磔牲攘惡氣也瘞者祭山林瘞其牲釋曰列讀爲臚文从肉即今裂字周禮太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司農注云披磔牲以祭後鄭云疈牲胷也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日蜡祭司嗇也祭百穀以報嗇也禮記月令云九門磔禳以畢春氣又冬大難亦磔禳又周禮夏官小子之侯禳春官雞人之面禳皆磔牲以攘惡氣也謂瘞爲薶者周禮大宗伯以薶沈祭山林川澤後鄭注云山林曰薶順其性之含藏　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注四靈律厤以下皆聖人法天地神靈以治人物之道

凡五百八十八字釋曰舊校云集字數孔氏定爲五百九十一字元今定爲五百八十八字

曾子一書歷代著錄惜佚而不傳　官保師據大戴記所載爲之注釋正諸家之得失辨文字之異同可謂第一善册　師於中西天算考覈尤深天員一篇更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受業嚴杰謹識於兩廣督署福祿壽錦長之室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六之十八終

夏小正疏義序

禮徵夏時學傳小正尼山舊業由來久矣嗣是戴記纂其篇隋志出其目二本並行不相蹈襲唐人引經或稱夏小正或稱大戴禮夏小正或稱大戴禮當由專行本小正與大戴本小正時有不同諸家引稱各據本文無停淆雜宋傅崧卿得其外兄關澮所藏小正即隋唐以來相承專行之舊本錯簡誤字既爲是正遂旨隱義不可盡通輒取大戴改易闕字所幸去留並存注記迄今關本雖亡梗概猶在傅之力也自傅以來傳選代出紛亂滋繁或移傳義作篇題或列經文於訓解荼蕣致隔鳶將一意條陳擬删寒日兩字不知也云之例動立云斗之名未悉爲者之文輒稱者古之倒至于雉震呴以相呼蟲魂魄而欲動鼠胡而重煩其采柀縣而竟絀次經上屬下屬既附會以顯遰重字更交更任意而增減雉何取元鳥重言黑二月糗塗有素八月伏蝗爲心此皆戴記之駁文奚煩校者之重訂今傅氏原本亦不可得世所通傳惟通志堂經解中刻本脫節闕書譌文羨字又不絕焉今爲讎校一主關本有顯係關本脫誤者始爲據大戴增訂其本可通初無遷舛悉從關氏不援大戴何則關既前傳戴有後校集賢藏本于今多見異同政和原書別本並存注釋有關戴二本並脫無可取證者則取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補之以大賢所定猶有可信也傳本有不注關戴之異而與今大戴板本不同者或係通志堂刊板之譌或係今大戴重校之改擇善而從並注其下升經抵格以傳低行從陽湖夫子校本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六之十九　學海堂

夏小正疏義　臨海洪拔貢震煊著

正月啟蟄

言始發蟄也　啟訓發鄭君士昏禮注用之劉熙釋名云啟開也又云發發也蟄藏也使開出蟄蟲也又云是爲藏又爲對蟄言之爲勳月令孟春蟄蟲始振出鄭君注云振動也是蟄蟲以發出爲蟄此中春月令正義云蟄蟲早孟春已出云蟄已二月始出或說始發蟄爲未出蟄未其義也發蟄者必以雷呂覽開春云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考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鄭君注云啟蟄孟春之中蟄蟲始聞雷聲而動月令正義引蔡邕云孟春雷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發蟄因雷之義也國語魯語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大戴禮孔子閒居曰夏之正建於寅春于時冰泮發蟄武王伐殷之年二月甲月者建寅之月驚蟄言啟蟄敘言啟蟄者帝發也漢志啟蟄驚蟄雨水降雨水二統麻治啟蟄猶在正月也黃氏叔琳謂漢四分麻始以雨水先驚蟄而啟蟄始爲二月節是也

鴈北鄉

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　鄉讀曰嚮說文云許也何休公羊注云諸據見所不知故曰者何此傳文者何也何也義亦當然也

鄉者何也鄉其居也　鄭君喪服傳注云何以者何也服傳者注

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　據彼此傳文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之義亦當然也大戴云大澤百里羣鳥所生在北方其家北山爲鴈門鴈出其間高誘注淮南云鴈之北鄉也象北方陽氣至寧鄉其舊居也

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知之則鴻鴈也　傳崧卿云遰過也遰往也言已過去者也遰往也從辵前後知之則鴻鴈之遰也鄭君云鴻大也數非也鴈可計而知鴻不可知也從日移之不則以字傳也鴈大鴻大戴傳見

何不謂之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之南鄉　者正月令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正義云凡鳥

記鴻鴈之遰而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　遰也必從辵從入部必從七從入從七亦聲是必具有弋將至思發弓繳而射之淮南修務篇孟子云鴻鵠將至則思援弓繳而射之則鴻也必鴻者也謂不增定鄉隨人之繳射也而關本舊注一作如鄉本鄉何二字倒從大戴正

雉震呴　關及大戴各本並誤者題日書本

呴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　易說卦傳震爲善鳴說文云震霹靂振物者說文云鳴鳥聲也雉鳴而句其頸以鼓其翼

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

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

魚陟負冰

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月令孟春之月魚上冰鄭注是

農緯厥耒

緯束也　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子之亦有耒也

初歲祭耒

始用暢

曰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初者始也

其曰初云爾者同義也初歲之祭也或曰祭韭也

囿有見韭

囿也者園之燕也

時有俊風

俊也者大也大風南風也

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皆爲南風與邵侍郎自昌云然非南風不結令時猶然也

寒日滌凍塗寒日滌一侯凍塗又一侯也經傳兩侯不分繫者二月且小盡祇紙及此爲二也爾本舊注滌一作滌

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宋庠熙云周禮條狼氏注云滌除也變除同意條同元云滌讀條灌之滌義取更新變更義通也震煊按說文變更也從攴䜌聲也貞猶得聲是變亦具有治義也滌訓除曲禮騶道不除君注云除治也變除同爲治故滌除變更治義通也樂記鄭成條暢鄭君注云狄滌謂往來疾也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秋來一氣之變天行之健鄭飲酒義云天地溫厚之氣之氣始于東北東北者寅位正月之所建也煖

凍塗也者凍下而澤上多也孔氏廣森云澤讀若其耕澤澤之澤詩載芟傳云塗凍釋也箋云日至六十日而雪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在上者陽凍也多釋矣在下者陰凍也陰凍未釋也震煊按距冬至六十日正月中日澤釋並讀如液月令季冬行夏令冰凍消釋陸德明釋文云一本作冰凍消液液音亦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釋文云澤音亦李音釋

田鼠出

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嗛鼠太平御覽引作鼸鼠按爾雅釋獸鼠屬云鼸鼠郭璞注云以頰裏藏食寓屬云鼠曰嗛郭注云頰裏貯食處又按說文口部嗛口有所含也鼠部鼸鼠也讀若含與嗛義同以此知嗛作嗛者指其貴作鼸者指其名耳嗛鼠鼸鼠字異義同也鼠說以鼸鼠鼸鼠則鼸鼠爲一種伯勞所化鼠所謂鼫鼠亦名田鼠或非此鼸鼠矣星子非常此篇云鼸鼠正蓋如鼸之屬自九月以後蟄藏穴中此篇正月則鼠正其出蟄之時也

農率均田

率者循也率循訓亦見爾雅釋詁說文云循行順也尚書大傳云穀子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十八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亦歸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亦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此行不隨時不與北至四十五日行而無隨正月節也隨行所謂不順冬至四十五日…此訓均田爲除田也此詩引之而發士爲墢謂之菝亦云菝同菝也

均田者始除田也云春草根枯引之而發土爲墢謂之菝菝云除田國語云如除舊生新之除鄭君注周禮雉氏云古之除田者除草以待時耕菜之始耕者除田種穀也齊語云及寒擊菜除田以待時耕菜卽菜字枯草謂舊根也

言農夫急除田也始除田生草木萌動呂覽音律云大簇之月陽氣始生草木萌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月令孟春之月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其義也鄭君注引此月令以率爲之皆修封疆端徑術爲是時農夫已相率而均田以爲率均田之謂審端徑術也逵以爲夫鄭注爲當

獺獸祭魚

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說文云獸守備者也一曰兩足曰禽四足曰獸從嘼從犬古文獸與嘼通又獸字與獸字古通朱子云與當讀如與下之與案晉書禮志云獸者獸也其爲獸一類也以爲獸不類與其他獸相似不必與獸字爲一義二字之義互爲相須但言必與獸同類而不得言獺之爲獸者謂其可以爲獸也獸獲魚多則取以祭其類謂之獸祭非其類也

祭而後食之獺祭魚也者得多也美其食之得多不見其多獲也每獲一魚不卽食而陳之

之再獲一魚而又陳之積以至於多而後食之不亟於食之也以爲祭而後食之如人之將食先種出少許置於豆間之地以祭先代造食之人示不忘本也月令獺祭魚鄭君注云鷹祭鳥者示有先也孔疏云謂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敢卽食故云示有先也此祭義亦如之若美善也何休公羊注云美大其得正義作善也文亦如是大矣美作善

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

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獺不必言祭獸此言獸者何獨加稱於獸以前亦非其類者也此也以彼不言獸也若獺祭魚何獨稱獸所以加稱其類者也疑問麇鹿熊羆家獸野獸名以見其爲大獸之類也謂之獸祭何也舊注一作謂之獸祭傳卿云以上文考之當作謂之祭獸祭者獨專獸之名…本作獸

鷹則爲鳩

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月令鄭君注云化爲鳩鳩搏穀也說文云鳩鶻鵃也爾雅云鷹鶆鳩郭注云鶆當爲爽字之誤耳左傳作爽鳩是也直此不復爲鷹也鄭志答張逸云鷹化爲鳩形不變也按今春鷹不擊爲鳩之爰也無變之善變

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楊倞荀子注云收其舊質謂之變不變舊質且變之不殺鷹不爲足布言矣公羊傳云君子以其不殺爲仁刻本脫曰字從大戴補

農及雪澤

言雪澤之無高下也黃氏叔琳云管子農耕及雪釋耕始焉澤卽釋也雪爲云按說文云耕及雪釋耕此詩原隰之訓皆存者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言農管子無高下原隰以爲澤處也云原隰俱可耕也言雪澤無高下

初服于公田

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公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周書曰相是古者有公田焉者爲下出也人門焉者則無人也則無公田焉古謂春秋夏爲之人語有周者六年古也云公馬者傳子古有公田者休注云公羊傳云古者公服其先也必服于公田者古言也然後其義也正月令孔氏始作服公田十事也始作古之遺言管子墨子乘子非儒篇云治私事農作云于公田五者公十而有服之事也云公者公之道也正月事者有夫賁士也孟子有云公田之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小正言有公田百畝漢志云先公後私也先服公田者井田之法然則公田者古外戚三輔公世家之田武帝以古公田公田言宮田爲…

采芸

爲廟采也芸呂覽作芳菜也伊尹說湯云菜之美者有陽華之芸高誘注云芸香草也種于圃者也采謂之菜生于野者謂之芸亦謂之菜呂覽季春之月可以食芸高注云芸香草也小正凡言采者皆謂采于野也…芸卽是菜本芸芸蒿之屬乃芸芸香草可食也則芸黃蒿也說文云芸草也似苜蓿…采者以爲祭祀之用乃采以供宗廟之祭也本作爲廟采…

鞠則見

鞠也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天官書云北斗杓危爲天鞠爲月杵晨白見于東方…

初昏參中

蓋記時也云蓋讀如詩蓋云歸哉之蓋鄭君詩箋云蓋猶皆也云者釋經之言也…蓋記時也云爾雅云古麻此經通例也尚書考靈曜云日入三星…夏至百一十八度冬至昏明中星去日九十二度春分秋分百…參中則晨昏中星應十度…

斗柄縣在下

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斗柄縣在下則參中可知也…

柳稊

稊者發孚也孔氏廣森云稊孚發也說文云稊…

梅杏杝桃則華

杝桃山桃也傳崧卿云杝字釋古今字…

緹縞

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何言緹先見者也

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

雞桴粥

粥也者相粥之時也　或曰　桴嫗伏也粥養也

二月

往耰黍禪

禪單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

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　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　或曰　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善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羔羊腹時也

綏多女士

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丁亥萬用入學

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

祭鮪

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榮堇

堇菜也

采蘩

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母者旁勃也豆實也故記之

昆小蟲抵蚳

昆者衆也猶魂魂也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

此義蟲字義通也小蟲動也者文申釋昆者衆也之義也考工記云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屬言非一也是亦衆之義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萬物至三字句絕此與十二月傳云陽氣至同義動而後著謂衆者見也說文衆作眾从目从众意三人同目見者衆也此經先言昆而後言小蟲也抵猶推也抵推云推者說文手部云抵擠也擠云排也蘋注義同也音義並同爾雅釋蟲云蚳蟓大蝗其子蚳也周禮鼈人祭祀供蚳醢蚳蟓卵也爲祭醢也蠭之子取白者以爲醢杜子春云蚳蛾子也賈公彥疏云蛾子謂蟻子食之豆有蚳醢若酪人所以此物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公羊注云言取盡物也言推不盡物也何休云國語魯語云蟲舍蚳蝝斯不必取之義也京獲胎拾卵蚔蝝盡取意謂也文選西

來降燕乃睇

燕乙也說文云乙元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爾雅云春鳦鳥燕燕鳦本作乙俗加鳥旁說文引明堂月令云乙鳥至分去之春分去秋分來開生之候也官也言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始出也故曰來降則降下也謂亦見爾雅釋詁必有出蟄之時其能見之故但言於九月云陟元鳥蟄也鄭君禮記注云降言來者自天來重之也燕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哀視也睇曲禮大傳注云睇傾視也傾斜而視眄亦同從大戴子去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燕巢云室易通卦驗云鳥燕室同此稱也刻本眄誤作眄室何也捼泥而就家入人內也戴氏震云突穴即燕之所爲突出者也震據若出校大爲蠭曾子制言下篇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爲注說突如鵲謂鳥疾飛也如鵲入而不入也突出者也也若從之突穴取與突巢見窩若也蘋注用室也何人名者說云左傳是取燕之鵲巢鳩居也室燕巢而稱室此爲人堂宇捼泥者謂取之以施生時求巢入曰捼郭注捼者素成一上廣雅釋詁云注云擠也徐云入物而細曰捼也者入之家內也爾雅釋宮云也之人之言云家人內也入謂門以內也孔氏廣森云內房稱也於人之家李巡注云人謂門以內也孔氏廣森云乙家也爾雅釋宮云其戾謂之家有堂二在外爲正刻本鳥大戴日誤有李本說操一從大戴正

剝鱓

以爲鼓也說文云鱓魚皮可爲鼓李斯上書云樹靈鼉之鼓作鼉大雅云鼉鼓逢逢蓋鼉亦通作鼉象雷聲故雷出則鼓在此者雷之徵氣以正月出其聲者以二月出也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說文云鼓春分之音是也

有鳴倉庚

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爾雅釋鳥云倉庚商庚也物四名方言云齊人謂之楚雀黃鳥黃鸝留也莊氏述祖謂商庚下有脫文長股之名無聞焉或有或無或然也

榮芸

季長股也三字當承上文或後人增入正文者之下義長股也三字當承後文黃也華者也是程氏瑤田云芸華始於二月從金秀芸至秋至是始華也舒英不歇者閑八月百華氣候無長方此者仲春至季秋舒英不歇者閑八月百華氣候無長方此

時有見稊始收

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之屬張氏爾岐云稊茢葵之可食者如荀蒲之屬震按此稊當讀爲薙詩自牧歸荑傳云

三月參則伏

蕙茅之始生也鄭君詩箋云可以供祭祀周禮醢人朝食之豆有菇菹杜子春云以茅爲菹菹茆爲茅云茅菹也鄭大夫讀茆爲茅云茅菹祭祀供茅蘇鄭云白茅生芽茆地如針俗謂之茅蓋此所謂豆實也傳云卿云本自芽春生芽布地如針俗謂之茅鍼可食是也傳義也簡在五月承上文言之時何也以下脫之後

伏者非亡之時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戴氏震云三月日躔實沈參伏者日所在之宿故伏而不見去日最近也二月在昴三十度許則正月在營室二月在奎三十許晨而見於東方小正月日在營室則昏而伏於西方東去日躔二十度凡星去日在昴十月日躔三十度許則正月在昴十一度及半去參昴是時參西去參距星伏十也八度故曰參則伏氏沇云大衍曆

攝桑

攝而記之急桑也孔氏廣森云攝讀如爾雅葉搖之攝與今王逸注云攝葉不舒展貌也楚辭衣裳蓋謂食急桑者婺子始生未舒之貌也說文云攝引持也蠶始生急桑故急桑也之云攝葉者以桑葉儲食急桑務也言急農桑之事使相逮及也國家之大務故皆摸切之

委楊

楊則苑而後記之楊日委傳日苑委訓苑也古委字通楊注委一作苑本舊作苑也是苑委義同也楊苑云委楊公羊注云委積何也詩有菀者柳傳云菀茂木也楊之長滋蔚地也苑而後記之不得見也則盡其節也也楊則苑而楊苑云委不得先與苑菀一作苑日則盡其節也故本菀作花開之後地苑苑也苑字形近誤從大戴本正

羝羊

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羝羝然記變爾雅釋畜云羊牡羭牝牂者謂羊相積而死也羝當云羝羊相還積義也方言云還積也集韻云還羊之性喜相積也易五而變漢書五行志云是羔羊傳云羝羊觸藩羸其角也羝羊相還者謂羊之相積死還也集韻羝也羊者大象羊亦也矣是羝羊也說文云羝或曰羝羝也初九三月羝羊云羔羊云三五月乾兌羊牲成生故曰羊矣[illegible]

鷽則鳴

鷽天螻也鷽一名天螻見爾雅釋蟲郭璞注云螻蛄也謂之螻蛄南楚謂之杜狗或言穴地而生夏夜鳴聲如蛙刻本螻誤從大戴

頒冰

頒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頒訓爲分禮記祭義注云頒之言分也周禮凌人云夏頒冰掌事注云頒讀如大夫也以冰授大夫也左氏昭四年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冰出於夏三月是也

采識

[illegible]

妾子始蠶

識草也說文云識與職同字形聲用近爾雅釋草云藢黃蒢也職方氏注云古文職字聲近並得通也郭璞注藢草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孔氏廣森云按顏氏家訓云蔬味苦河北謂之龍葵月令孟夏苦菜秀世謂之藬者以爲即此若然此采識亦候之早於月令者

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妾子者諸侯之貴者也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其日貴者從之也范甯注云妾者人之卑賤者先男子此女子亦當爾也先卑而後尊此用爲義也左氏傳載晉公子重耳在齊齊姜臣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齊則蠶行諸侯有給使之人也事有漸也始先見之義也何休公羊注云漸者物事之始先見之辭言自卑事者始也此中釋事有漸義也實四民月令云清明節令蠶妾理蠶室事者理蠶之事者始也者此釋爲執卑賤之事理蠶室爲蠶始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鄭君注引此經妾子始蠶執養宮事之世二婦二文義同也皇氏侃云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與傳義違也刻本脫先字從大戴

執養宮事

執操也養長也月令正義引皇氏說云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謂操持養長蠶宮之事蓋即本此傳義爲說也孔氏廣森云養蠶宮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重於蠶事故曰執養宮事莫詞云及夜無違宮事

祈麥實

麥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管子輕重戊篇云夢秋至日四月麥熟於寢廟乃爲麥祈實在三月鄭君注云麥始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祀承寢廟可知然則此經所祀亦當在寢廟也麥者讀繼絕之之穀九重之故急祈而記之也

越有小旱

越于也記是時恆有小旱越古通作粵爾雅釋詁云粵于也于於也馬融注書微子云越于今到矣此越有小旱猶言于是有小旱也至于今云越于至于矣于也之詞者從亐從來是常旱是也陽氣所致也鄭君月令注云陽氣盛而刻本時誤事周易三月之卦澤上於天夫柔來五陽盛也從大戴正

田鼠化爲鴽

鴽鶉也爾雅釋鳥云鴽鴾母郭璞注云鶉也鴽之異文正作鴽謂之鶉鶉列子釋文引異者普云鴽聲之異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經言化傳言變化訓變也說文七變也從到人注云化謂之化也古荀子正名篇云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盡其辭謂日化不盡其辭謂曰爲不復書稼以是不爲善之原也荀子云田鼠化爲鴽也田鼠害稼鶉亦鴽類也刻本脫下而字從大戴鴽

拂桐芭

拂也者桐芭之時也拂音義近放淮南齊俗云拂於四達高誘注云拂放也此拂讀如之猶言放也相華云爾雅古文芭省說文云葩華也闕本無者字舊注一本拂也者桐芭之時也今貞閣本舊注一本作舊或曰

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戴說讀拂爲拂拂然之拂爲異於正說讀拂如拔拂拂猶茀茀實雅釋訓茀茀茂也芭古生字若易大過言楊生華矣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周書時訓云清明之日桐始華侯並與此同也蔡邕月令章句云木之後華者釋之故曰始亦此始生之義也

鳴鳩

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相命猶言相呼也鳴訓命者春秋繁露云鳴而命者謂名此鳩爲鳴其聲也亦其名也詩宛彼鳴鳩傳云鳴鳩鶻鵰爾雅釋鳥鶌鳩鶻鵃孫炎注云鶻鵃一名鳴鳩舍人云今之班鳩樊光云鶻鳩春來冬去東京賦云鶻鳩春鳴謂此鳩也傳禮卿云闕本自鳩言始相命以下脫簡在二月傳承由胡者禁母今以大戴禮正其誤

皇清經解卷六之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二十　學海堂

夏小正疏義　臨海洪拔貢震煊著

四月昴則見
初學記引此經有注昴星名三字按爾雅釋天云西陸昴也西陸朝覿於周爲三月視此爲歲差之法也夏時四月日躔在參昴與日躔相距三十度許故得於東方晨見也陳子龍云昴宿舊云七星或云六星近測之實三十六星皆以遠鏡日驗之陳說信也

初昏南門正

南門者星也歲再見一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孔氏廣森云天官書曰亢爲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畢氏沅云大衍麻議曰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初昏南門正震煊按孔引天官書是也畢引麻議爲非蓋天官書所謂南門非若今之所謂南門在庫樓之外書也若果南門在庫樓外則天官書但云其南兩大星可矣何以云其南北也習史記者不得其說則謂北字衍文不知所謂南北固即亢之南北坐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引小正此文西說之云南門者亢上下之星也亢四星由而長故天官書曰亢爲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小正以識亢星所在也汸部所說亦不以南門爲庫樓外之南門也令實測圖亢四星狀如今弓其南星抵黃道其北星抵赤道而兩星並不大於其中南星者或古明而今晦也且庫樓外之南門已入地下下不見雖江以南大無以候之作小正者因無取爾也坐南門即九星七月以前昏見九月以後晨見是一歲再見也四月日躔在參是時日入戌初昏參加戌則亢加午是南門一正也大正古刑官名義具周書嘗麥解彼云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是大正嘗以四月正刑也其云王陛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尚大正即居于戶西南向是大正法南門之正而位南向也其云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稱怒用大正順天思序是自軒轅以來有大正官也其云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路是夏亦有大正也其云衆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太史喪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爾禮之開箴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審三節無思民因順爾顧臨獄無穎正刑有援夫循乃德式監不遠以有此人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雅維公咸若太史乃降大正生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大史正升拜于上是于重刑故重大正也未云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是歲一舉行此法也典猶法也舉行此法之時祝工門星之正子南故曰蓋大正所取法也

鳴札

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也
札古文蚻省爾雅釋蟲云蚻蜻蜻樊光注云鳴蜚者方言云蚻其小者謂之麥蚻郭璞爾雅注引小正寧縣作虎懸按神農本草經云蚱蟬生楊柳上別錄云蚱者鳴蟬也一名楮蟬與蚻楮蟬與虎懸皆聲相近王元裕嶺南說復育轉而爲蟬蟬之去復育與龜之解甲相似之類虎懸之墮角同論疑復育楮蟬爲一物也復育亦虎懸之轉聲然則此寧縣當爲虎懸與

囿有見杏

囿者山之燕者也
以正月囿有非傳例之燕亦當爲樊字之誤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鄭君注云每物有蕃蓋也樊蕃藩古字通用也

鳴蜮

鳴蜮也或曰屈造之屬也
傳鳴蜮也大戴作蜮也者下當有脫文有或說者必先有正說也畢氏沅云周禮秋官有蟈氏鄭司農云蟈讀如蜮蜮蝦蟆也說文蜮與蟈同字是不必改讀淮南子鼓造辟兵高誘謂鼓造亦蝦蟆又詩有戚施說文作鼀鼀與造古聲相近然則造即鼀字矣震煊按周官蟈氏掌去鼃黽鄭君注云齊魯之閒謂鼃爲蟈說文云蚼鼀詹諸以脰鳴者蚼鼀即此屈造蚼瘸聲亦相近也蟈爲鼀屈造爲詹諸故曰之屬黃氏模云蜮也者下脫長股三字廣雅鼃蟈長股也蓋據夏小正傳爲釋義或然也

王萯秀
王萯草也管子地員云剽土之次曰五沙其種大萯細萯白莖青秀以蔓大萯即王萯青秀之秀即此莠也月令孟夏之日王瓜生鄭君注云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正義云鄭一疑王瓜是王萯與否二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故云未聞孰是詩七月正義引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又疑七月采非四月已秀震煊按此秀當讀如秀而不實之秀謂華也四月始華駒至其實足采可至七月矣家仲子頤煊云正家破讀詩箋王萯莠萋其是乎謂王萯爲萋非也穆天子傳云珠澤之藪爰有萑葦莞蒲茅萯蒹萋可知萯萋二物非萯即萋也詩箋莠萋蓋當下莠幽爾

取荼

荼也者爲君薦蔣也
此荼郎下七月灌荼之荼萑葦秀也鷹藉也蔣席也七月傳云荼萑葦之秀爲蔣褚之也彼蔣郎此蔣也褚者貯也前年七月貯之爲今年四月丹之以薦蔣今年七月貯之爲明年四月用之以薦蔣故曰爲蔣貯之也荼之貯在七月荼之用在四月何也荼也者爲君薦蔣也而蔣之成必在四月也蔣貳成始取前年所貯之荼而用之無蔣則無所用荼也此以知經記取荼蓋爲蔣記也說文云蔣苽蔣也又云苽雕苽一名蔣淮南云潭淺苽蔣高誘注云苽蔣貫也其米曰旋胡苽子亦作蕺廣志云蕺可以爲席溫於蒲是也廣雅釋器云薦蔣帶也籍與蔣通席即席字也韓非云夏禹爲茵蔣席謂此也禮記正義說爲茵云每蔣一幅輒合爲蠢將芋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絜禘也此薦蔣當亦如之說文云芧薦席也薦席與此薦蔣義應同黃氏模云金仁山六作取荼莠解曰即苦荼秀謂讀破句也顯寧人仍其破讀改訓爲芋秀按芧必秀於七月四月無可取也震煊按經云取者謂取之於貯荼之室非於野也於野不言取也傳云爲君薦蔣正釋經取字義也

秀幽
張氏爾岐云莠幽未詳詩幽風四月秀萋得非以萋幽聲相近而譌與毛奇齡曰小正秀幽詩秀萋一也爾雅萋穢萩莧郭注今遠志是也震煊按詩四月秀萋鄭君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莠萋其是乎莠萋即此莠幽幽萋一聲之轉也季弟坎煊云戰國策魏文侯曰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鮑彪注云莠禾下生草幽言其色茂漢書禮樂志云豐草葽孟康注云葽草盛貌也幽葽聲本相近幽言其色茂葽言其草盛義亦不相遠也然則此秀幽謂莠草始幽茂云爾並爲本字無煩改讀也

越有大旱

記時爾
春秋繁露云水干土則大旱大旱之時必有大雩月令仲夏之日大雩帝鄭君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是也傳云記時爾者明經但爲記旱非有記雩意也陰陽家謂火紀已四月建巳故恆大旱

執陟攻駒
阮侍郎云陟當爲騭牡馬也金壇段若膺大令云陟與騭古今字騭升也陟亦升義牡能乘牝故曰陟三月遊牝四月騭騭以節制之

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經傳執並讀如縶淮南時則訓云執騰駒月令作縶騰駒是縶爲執義也縶也者始縶駒明經所縶之騰爲駒也騰與騭同意皆爲乘匹騰駒猶言騰駒矣離之去母也者正釋經縶字義也周禮鄭司農注云執駒無令近母縶而升之君也者申釋縶字義也詩白駒云縶之維之傳云縶絆也此謂施之羈絆則可以升之君閑矣攻駒習也閑習與衛是必教之文選思元賦云縶要褭以服箱服箱即此服車義也學記云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教之始也大畜九三云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教之終也數舍之者爲騶御其方也

五月參則見

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
參七星伐三星本二星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參應七將也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然古參與伐則爲一星春秋演孔圖云參爲斬伐考工記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鄭君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春秋公羊傳云伐爲大辰何休注云伐爲參伐也盡其辭曰則也五月日躔在井之末參體遠距日躔在二十度以外故晨見也大衍麻議云五月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伐闕本舊注一作牧

浮游有殷

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
浮游古蜉游字甲蟲似天牛而小有角殷讀如殷其盈矣之殷詩傳亦云殷衆也爾雅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注云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方言謂蜉蝣秦晉之間謂之蟝蟝說文云蟗蟟皆字異而實同也陸璣蟲魚疏云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朝生而暮死者淮南子云浮游不過三日又云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

稱有何也有見也
據見小蟲不稱有爲問有見也者釋經所以稱有義也有見者不盡見也詩葛藟亦莫我有鄭君箋云有識有也彼識與此見義同也

鴂則鳴

鴂者伯鷯也
鴂當爲鵙鷯當爲勞皆聲近假借字也爾雅釋鳥云鵙伯勞也張華禽經云伯勞似鴝鵒鵙喙黃伯勞喙黑說文云鵙鵒似鷹而有情以此言之然則伯勞似鴝鵒而無情者與詩正義引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爲仁養陰爲殺殘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郭璞爾雅注云伯勞似鶷鶡而大鷂鶚爲百舌鳥也

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辜之猶磔之韓非云所辜磔甚衆呂覽鴂始鳴高誘注云伯勞夏至後應陰殺蛇磔之於棘而鳴其上此傳不辜之義不合他書無及鴂不辜者謹闕之以俟傳聞范家相云月令是月也百官靜事無刑以待晏陰之所成故

日不事之時善之者善其以鴻鵠相命傚夫濫刑者也

時有養日

養長也孔氏廣森云養之言羕也韓詩曰江之羕矣震按爾雅釋詁云羕長也羕養聲近此假借字也月令仲冬日短至仲夏日長至堯典曰永星火以正仲夏日長日永者此養長義也鄭君書注云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有養日云也孔氏廣森云一猶或也言夏至之氣或在月初或在月終無定日故但以有言之鄭君月令注云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月初爲本月終爲末古時語如此也震按周禮司爟注云鄭司農云三月本時黃昏心星見于辰上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亦謂月初爲本閼本有養日云也注時養日之也舊注其記曰有養日云也今從閼本舊注

乃衣瓜

乃衣者急衣之辭也衣也者始創衣也乃爲急者穀梁定十五年傳云乃急辭也是其義也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瓜必巾以絺綌所謂衣瓜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則不衣也庶人齕之直食之而已此食瓜有不衣是天子諸侯也事也郊特牲戒諸侯之辭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鄭君注云詔以天子樹瓜華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正義云種植此瓜華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物不務蓄藏與民爭利令有使告其君亦當如此是瓜雖細物而古者天子與諸侯所者懲於此也此云衣也者始創之爲言懲也始懲創於瓜而衣之也詩七月食瓜此衣五月容有蚤者故以爲始戒之宜蚤是所當急也閼本此節經傳本作乃衣瓜乃衣者急瓜之辭也瓜者始食瓜也舊注云本乃衣瓜乃衣者急衣之辭也衣也者始創衣也按閼本有舛誤今從閼本舊注一本

良蜩鳴

良蜩也者五采具良古文蜋省爾雅釋蟲云蜩蜋蜩郭璞注引此傳作蜋蜩者五彩具彩亦古文彩字也孫炎云蜋五色具彩也方言云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閒謂之蜩蜋秦晉之閒謂之蟬有文又蟬有五色大而黑者蠛而赤者蜺小而青者蠽與蟪有五色者蜻蜻也雅蜋蜩則五色具備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匽古文蝘省蟬屬也下傳云唐蜩鳴者匽也是匽即唐蜩之未鳴者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興起也論衡無形篇云蠐螬化而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是蟬以化轉而成形化轉非生也故曰不知其生之時故言猶古言也之興五日翕迺經文也之與猶言其興也古之興其字義通孟子皆悅而願爲之娛周禮注引作而願爲其民高誘注呂覽之子云之其也皆與此傳義同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月十五日而望故望者亦十五日之名也淮南說林訓云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此十五日而翕十五日而伏合三十日適得三十日也蛻者非死也故曰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經云乃伏傳云而伏者而訓乃也古乃而字義通燕禮大夫不拜乃飲鄭君注云乃猶而也乃爲而者乃是緩辭義與此通也翕合言見釋詁此合讀如合衆之合聚蟬翕俱作翕如也

啟灌藍蓼

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記時也月令仲夏之月令民毋刈藍以染鄭君注云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日五月啟灌藍蓼正義引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本此傳義爲說也啟訓別者啟爲開合則聚間則別也說文云別分解也陶而疏之者此陶讀如廣雅釋詁云陶除也詩良耜以薅荼蓼薅亦爲除也齊民要術種藍法云藍三葉澆之薅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接濕拔栽之三莖作一科相去八寸云薅治令淨即是除草務盡即此陶除義也云栽之相去八寸是行列稀疏即此疏字義也管子小匡云別苗莠列疏遫與此疏字義同灌爲聚生者古訓灌爲叢叢或作藂說文云叢聚也陸佃埤雅引小正作權沐藍蓼說云灌濯也沐刈也與傳義違所不取也

鳩爲鷹

義具正月鷹則爲鳩傳月令季夏之月鷹乃學習鄭志焦氏問曰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乃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震煊按月令紀物候不必與小正同小正正月鷹則爲鳩五月鳩爲鷹六月鷹始摯始摯者即學習也維五月鳩已爲鷹故于六月可言鷹始摯若月令不先于五月著鳩爲鷹于季夏何言鷹學習乎張逸雖强爲之說非其義也鄭君注禮于月令屢言其失是也

唐蜩鳴

唐蜩鳴者匽也唐古文螗者匽即前之興五日翕之匽詩如蜩如螗傳云螗蝘也義與此同爾雅釋蟲螗蜩郭璞注云夏小正傳曰螗蜩者匽俗呼胡蟬江南謂之螗蛦按唐胡皆大名唐蜩胡蟬其義同也詩正義引陸璣疏云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是也蜩蠸既記蜩蠸之與蝘之始爲蜩之鳴何明未鳴時爲蝘既鳴而後爲螗蜩也蝘之始爲興中爲翕終爲伏鳴也者其在興與翕之閒翕者鳴之盛也

初昏大火中

大火者心也左氏襄九年傳云咮爲鶉火心爲大火爾雅李巡注云大火心也其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五月日躔在東井之末是時日入戌初昏東井加戌則心加午午爲中也戴氏震云大火中以建午之月合于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之文時之相去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建未之月昏中建丑之月寒退旦中也此惟周時則然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退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昏火中皆時數百年閒也

心中種黍此傳申說大火中之義也或以種黍二字爲經文非也心中種黍菽榮樹麥傳例同也尚書考靈耀云心星昏中可以種黍是其義也

菽糜

刻本此糜字及下文糜並誤作藥字書所無從大戴本正

時也式通種黍菽糜時也作一句讀通爲大火中傳文非也下云菽糜已在經中者謂此菽糜二字已列爲經也經中菽糜有二隕糜角有二隕糜角者十一月有之十二月亦有之菽糜者大火中後有之煮梅後亦有之此並記于經之義也菽糜者謂用菽葉作羹以和之也時也者謂記此菽葉可爲糜之時也詩采菽采菽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說其葉以爲藿中原有菽傳云菽藿也正義云菽葉謂之藿說文云藿菽之少也米部云糜糝也糝云以米和羹也周禮醢人酏食糝食司農云糝食菜餗蒸荀子云藜羹不糝藜亦藿類也太史公自序云藜藿之食檀弓云啜菽飲水皆是物也齊民要術說種豆二月中旬爲上時三月中旬爲中時四月中旬爲下時晚者五六月亦得此五月豆葉可采爲糜其三四月所種詩七月烹葵及菽其五六月所種

煮梅

爲豆實也周禮饋食之籩其實乾穫鄭君注云乾穫乾梅也籩實而此云豆實者竹豆謂之籩故亦得謂籩爲豆豆者薦菹醢器也禮記內則有梅諸義引王肅云諸菹也如桃諸梅諸則又合兩義

蓄蘭

蘭香草也綠葉紫莖易緯通卦驗云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生冬至月始生夏至月始蓄亦陰二終始之義也名醫別錄云蘭草四月五月采

爲沐浴也文選神女賦云沐蘭澤含若芳李善注云沐洗也以蘭浸油澤以塗頭此蘭爲沐義也楚詞九歌云浴蘭湯兮沐芳此蘭爲浴義也初學記引劉義慶說云蘭香齊者煮以沐浴然後親祭所謂浴蘭湯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君注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鄭風溱洧爲上巳祓除之詩云方秉蕑兮毛傳云蕑蘭也是亦蕑則沐浴之義也

菽糜

以在經中矣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閔而記之以已也鄭君檀弓下注云以已字本同是也已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者謂經文前已有菽糜此又言菽糜嫌重見故據爲問云此時爲何也義具前菽糜傳疏是食短者短少也鉄也爲是時食穀短少故常以菽葉爲糜也閔而記之者閔讀如春秋傳閔雨之閔謂憂也春秋傳三年經云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穀梁傳云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如穀梁所說重記不雨爲閔此重記菽糜亦爲閔其義通也閔食短是亦有志乎民者也書皋陶曰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其勤民食甚矣刻本經上衍穎字從大戴刪

頒馬

分大夫卿之駒也頒訓分與三月頒冰爲分冰同義四月執駒升之君五月分駒于卿大夫事有序也如二月獻羔開冰君始用三月分冰以授大夫皆閔月所澤及于下其義同也梁玉繩云古者游牝于牧合君卿之馬在一處及生駒則君頒之大夫各有等數是也

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閒讀如易良馬逐日閑輿衛之閑謂習也將閒諸則謂將習之于法也則法訓亦見爾雅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義與此同也孔氏廣森說離駒爲離母之駒梁玉繩云將閒諸則者君之駒當教之以法而生駒難習故取離駒納之以爲效也離駒蓋教習之駒傳揣摩云閔本自是食短以下止則法也脫簡在三月攝拂然也鳴之後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閔本舊注柄一作杓

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孔氏廣森云北斗柄謂斗衡也正在上謂正南也六月之昏尾中南方當尾故南指天官書曰衡殷南斗言當尾者尾與斗相近震按斗柄者第五星至第七星也三星通謂之斗柄亦曰斗杓淮南天文訓斗杓爲小歲高誘注云第五至第七爲杓斗柄南指天則角五月初昏大火加于申十六月初昏大火加未矣故日不在當心當心者龍中各加申中當南隅申西南隅故日不在當心當心則謂當中也進南天文云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與日相當申爲當中心也過中則倚說文云依倚也蓋以入方準十二辰午爲當中未申爲倚依尾也讀如依楚辭九歎云時賣賣而過中兮蔽已亦倚尾字也斗建六月斗柄指未七月指申此謂六月斗柄倚指申者據五月有養日傳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未日夏日至中也如夏至在五月則六月初則六月末矣是六月斗柄倚已指申也如夏至在五月末則六月之末未及立秋斗柄已在未也未申同爲西南隅其爲當倚義也又及立秋斗柄在赤道南行疾赤道北行遲日行疾則天行見遲故斗柄正月初昏指寅者六月末初昏可指申矣日行遲則天行見疾故斗斗柄六月末初昏指申止月初昏已指寅也

煮桃

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山海經云邊春之山多桃郭璞注云山桃榹桃子小不解核爾雅古文杝也煮以爲豆實也周禮饋食之籩其實有桃是亦謂杝桃爲山桃也桃賈疏謂是濕桃云濕者是煮之之意也內則桃諸王肅云諸菹也釋名釋飲食云桃諸藏桃也諸儲也藏以爲儲待給冬月用之也

鷹始摯

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摯讀曰鷙說文云鷙擊殺鳥也月令季夏之月鷹乃學習鄭君注云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以此證彼則鷙與攫搏義同也正義云攫謂以足擊物搏謂以翼擊物攫搏即說文擊殺鳥之義也諱殺者畏殺也史記范睢語秦王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謂刑殺而無所畏忌也周穆王作甫刑而言曰朕言多懼畏殺也刻本傳首脫始摯二字從大戴補

皇清經解卷六之二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二十一　學海堂

夏小正疏義　臨海洪㠜貢震煊著

七月秀雚葦

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言秀秀讀曰秀小正凡秀皆作莠假借字也爾雅釋草葦醜芀郭璞注云其類皆有芀秀是也文選七命方疏含秀李善注云秀華也然則此未秀亦謂未華也云爾孔氏廣森云雚如葦而小中實未秀則下言雚是也

狸子肇肆

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刻本脫肇肆二字從大戴補狸從孝經讀云狸俚皆艸書狸字之誤說文貍伏獸似貙肇訓始爾雅釋詁周書諡法解但有之肆爲遂尚書肆類于上帝史記作遂類于上帝是遂肆義通也說文豕從意也莊子追古文遂遂猶于之言在搏物至此月而始得從其意也云狸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是從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也必獲日鄭注云是從其義也

其或曰肆殺也或曰殺也此不日殺而日肆者亦諱殺之辭也孔氏廣雅釋詁云肆殺也相轉也此不日殺而日肆者亦諱殺之辭也孔氏廣森云肆與殺聲加禮故書肆儀云肆解者始習搏殺也爾雅釋子律眾家作肆肆亦取此義名之與震煊按如孔說則肆殺也三字遂爲何謂所肆習者殺非以殺訓肆字也

湟潦生苹

湟潦生苹也者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潦而後有苹草也孔氏廣森云湟隍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七月雨盛湟之潤者亦爲潦故曰有湟然後有潦孫觀察云說文潢積水池也假音字震煊按文選南都賦云朝雲不興而潢潦獨臻左傳潢汙行潦之水並潢潦同稱此湟當爲潢是也下去讀如潢名河下也地下處而流通也說文艸部苹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即今之蘋是也有潦闕本舊注潦一作潦

爽死

爽也者猶疏也爽當爲來字之誤也來古文萊省爾雅每互相爲誤此則本來字而誤爲爽也說文云萊蔓華也爾雅釋草作釐蔓華來二字古通讀萊來二字古通用也爾雅既有釐蔓華又有蔏蔓于同物也釐即此之萊蔏即此之來猶蔓華蔓于音聲近也說文云猶水邊艸也文選子虛賦云

萃秀

萃也者馬帚也此萃當讀爲荓孫觀察云萃說文作荓馬帚似蓍可以爲埽帚此荓既釋爲馬帚郭璞注云荓馬帚也季棗云荓子也爾雅釋草云荓馬帚則經下秀亦當讀日秀萃藍下于萁荓下于萁蓍子地員說草土之法則荓下于萇萇下于雚雚下于蔞蔞下于蕭蕭下于蔚蔚下于茅葉藍之屬爾雅萃薞蔚與荓馬帚爲同物也亦

其埤爲主葉于張揖注云軒于舊草也郭璞注爾雅云于一名莤後漢書馬融傳注云軒于蕕草也賢注云軒于舊草也郭璞注云于一名蕕生水中依此言之蕕草生于水邊蕕生之地也秋潦盛則投入於水水中漬久則之蕕草生于上水也一文選潦注云蕕生水中久漬則死故死而承上水李注云一文一生一死生于水中漬久而死一一名蕕名一夫蕕一名蕕名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杜注云蕕臭草一草一名蕕一名一薰之類也華蕕一草一名蕕一名蔓于一名軒于一名蕕草爾雅爲之名一名敦爲蕕一名一蕕一名蕕一名蔓于一名軒于名于一名蕕于名蔓者鳥爲蕕何以不可祭七月而死死蓋也鄭注云萃秀何草夏至死也或讀爲蕕何以言死也鄭君注周禮云茅秀疏材之類此蕕材可收敦則以死于夏至死言死

漢案戶

漢也者河也河天河也詩維天有漢毛傳云漢天河也或日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賈逵左傳注云天漢水也案爲直者說文云案直也直戶也言正南北也案戶當爲直正高誘注云從北戶見南戶也十從自所以視也每室四戶漢南北見於南戶也夏后氏世室之制見義同故案直戶也說文云直正見也南鄉戶北戶從北戶見南戶也於北戶以視也說是謂直戶也直其中者從戶北戶見南戶也義也七月日在翼是時日入西北羹日直南北也正南北也之間是正北也箕斗之間是正南北也加子午則直南北也漢在箕斗之間之正南也月令昏中之星大傳云漢箕斗之間是正北也是謂直戶也昏時漢正南北八也謂天漢自東北而西南也孔氏廣森云天漢自東北斜行天漢下至於南北也七月之昏漢之在天也正南北之未至於正南北也箕斗之間是南北八也此與大戴本天漢東北斜十七年左傳云河津江河之間天漢東北斜行下至箕斗之間南北也間期與此文同蓋亦按秋爲水方也史記天官書云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灌之云候漢也

寒蟬鳴

蟬鳴也者蝭蟧也蔡邕月令章句云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方言云寒蟬謂之瘖蜩瘖蟬也既鳴爲寒蟬不鳴於夏故謂之寒蟬也秋得風露之氣乃始能鳴郭注云寒蟬也爾雅云一名蛁蟧也說文云蟬以旁鳴者蝭蟧也名蛁蟧此指其未鳴時言也傳云蜩謂蝭蟧爲寒蟬郭注云即蛁蟧也蝭蟧異文此指其鳴時言也戴震察云蟬與蟧但以單聲可章蝭蟧郭注云蛁蟧也一名蝭蟧字今俗呼之從世音蝭蟧蛁蟧者之是也寒蟬即是蛁蟧孫之一蟧爲人聲於不知爲何物矣

初昏織女正東鄉

初昏織女正東鄉是星西降鄉北之誤曰昏鄉東壁震煊按孔氏廣森云織女三星恆鄉氏云織女星距小星恆鄉東降妻升故初昏鄉東七月初昏斗中析木加午則飘箕織女正東鄉也今按七月初昏在初候也孔說是也圖測實箕室更以正午加卯則室之東南壁星也今實測得織女距室不得加正東也室加卯則東壁在正東室之東南壁星也令實實加正卯宿正東鄉又正東加寅則不及東北遠也七月之中也此月初昏箕斗正中則織女鄉則宿入月之月完也月令孟秋之月昏斗中析木加午初昏織女正中故不得鄉卯是爲正午東鄉

時有霖雨

有霖雨者亦七月也漢書律麻志實沈初畢十二度謂之霖者七月也備者備入月也月宿直畢畢好雨雨備者令孟秋之月是月有霖雨爾雅云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是也畢好雨故左傳云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禮記月令孟秋之月防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鄭君注云此者宜豫爲備也

灌荼

灌聚也荼雚葦之秀也爲蔣褚之也雚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灌本說文云叢聚也故灌聚亦通也此聚字周禮地官有掌荼掌以時聚茶亦謂蓄聚之也之荼雚葦之秀也即蔣褚之也鄭注云荼茅秀詩出其東門有女如荼鄭箋云荼茅秀也之秀約上秀雚葦是也秀爲荼者雚之秀也所謂荼也茅秀也據此荼是雚秀也雚即雚字正義云雚苕之類也荼茅秀者也將荼雚傳云荼也鄭君注周禮掌荼之秀也秀爲荼也周禮掌荼注云荼茅莠也蓄爲蔣禮記士喪禮云茵著用荼荼華子蔣之蔣家仲子頭蕢云楮菡爲爲此茅莠爲之鄭君注云楮蕢也藏諸屋內爲之鄭注云荼子四月秀雚葦傳云荼雚苕也雚葦傳云荼華苕也據此雚葦之秀也據此凡諸藏之蓄者也蓄爲蔣之初生此雚之未秀者也秀爲荼者雚荼之未秀者此雚葦之蓄者也說文云菼雚之初生一曰薍一曰䘏此雚之未秀者三字爲菼爾雅釋草云菼薍也說文云菼雚之初生也雚葦之秀也云蕢雚也一曰蓄之刻本作籧菼說文云菼蘆也

斗柄縣在下則旦

斗柄縣在下則旦孔氏廣森云三統麻立秋旦畢八度中是時星候參中七月也昏斗中參已得旦中矣唐一行推小正以八月參中則旦爲失傳蓋本七月經文寫者失之說下章之未逮子此復傳則參旦二字當云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正月傳云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足以明之矣震煊按七月初昏斗柄加申加申者是時晝夜近平自昏至旦宮尾猶歷七辰則龍角加申中者日入應加于寅龍角加寅南斗加亥參首加午加午角加中者暮中斗魁抗于午衡殷于亥杓指于寅故昏爲當中斗魁抗于午衡殷于亥杓指于寅也日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如正月初昏候也

八月剝瓜

剝瓜也者畜瓜之時也說文云剝裂也裂與副同剝畜瓜讀如旨蓄之蓄謂剝削俺漬以爲旨蓄也蓄瓜之時也此經剝瓜是菹傳云剝瓜爲菹也者明經剝瓜爲訛瓜可爲蓄之時剝與蓄義相足也詩曰

玄校

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服之此校也校字義類相似謂之此校且相似之義此傳若字即訓經校字事也校似當爲綠字之誤也儀禮士喪禮注云古文綠爲緣作綠字大戴禮又誤爲緑鄭君注云綠當爲緣此綠緣二字正由誤也其致緣與綠衣箋云緣衣故作綠此綠色然黑色也說文云黑色也元也義也並與此詩箋云綠者同稱黑云綠衣綠色二字正申釋元爲黑而有赤色者鄭名釋衣服云綠衣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繙云凡元色者在緅繙之間其六入者禮元之色難定須以緣衣之色爲比校得之故日若綠色然也婦人已嫁者也未嫁者成人也或謂未成人未失其嫁者衣之則未成人者不在此數也云未嫁者也未嫁爲未成婦人未嫁者義也儀禮喪服傳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鄭君注云嫁者其爾岐大夫者也未嫁成人而未嫁者也足以明之矣張氏爾岐云時藍蓼既成可染也詩載元載黃亦在八月

剝棗

剝也者取也剝訓取亦見廣雅蓋本此爲義方言云撲聚也趣也鄭君注儒行力行以待取云取進取也此取棗者民要術云棗全赤即收收法日日撼而落之爲上

栗零

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零訓降爾雅釋詁剝取進辭也零取後辭也故云降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韓非子云秦饑應侯謂王曰五苑之果蔬橡棗栗足以活民請發與之然則棗栗亦足以濟饑之窮也故謹記其時

丹鳥羞白鳥

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謂閩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不盡食也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鄭君注引此文證之云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正義云丹鳥以白鳥爲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皇氏以爲丹良是熒火今按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熒火是丹良未聞皇氏何所依據月令云羣鳥養羞夏小正云丹良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令云羣鳥夏小正說者云丹良故云羣鳥丹良未聞孰是震煊按崔豹古今注云螢腐草爲之一名丹良一名丹鳥食蚊蚋焉此與皇侃說同也閩爲古文䖵省說文云蟁齧人飛蟲也从䖵民聲或作蚉從昏昏時出也俗作蚊䖵蟲也从二虫古文煩重後寫者或省作閩或郎以閩爲蚊字非也蚊說文俗蟁字也蚋亦古文蜹省字林云蜹小蚊也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白鳥蚊也本此爲說也蓋也者進不盡食也鄭君月令注引作養也者不盡食也此羞字當爲養字之誤也上重其養者也句卽以養義釋經羞字下何煩復提羞字釋之當云養也者進不盡食也此申釋重其養義也此傳例然也

辰則伏

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初學記注云辰房星孔氏廣森云辰農也說文解字曰晨房星爲民田時者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小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此言辰則伏於九月乃言內火震煊按八月日在角是時房星與日相距不及三十度入而不見者謂距日三十度以內則昏時不見于西方也

鹿人從

鹿人從者從羣也從羣也三字通爲一句讀此訓人從爲人偶方言云沅澧之原凡言相憐哀謂之噴或謂之無寫江濱謂之思皆相見驩喜有得亡之意也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禮記中庸仁者人也鄭君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賈公彥儀禮疏說相人偶爲以人意相存偶依此諸義此從羣也者亦謂聽從其羣正釋經人從之義也說文云从相聽也从卽從字又云羣輩也周書諡法解云從之成羣詩吉日云或羣或友聽從其羣輩以是爲相人從也亦相見驩喜有得無之意也或者誤讀謂從訓羣則不得其解義矣范家相云從羣也者言如人之從羣是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養者生也蓋人猶仁仁生物故爲養離與麗通說文云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善之猶善走說文云鹿羣善走云善走卽此善之義也詩小弁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鄭君箋云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桑柔瞻彼中原甡甡其鹿箋云鹿相輩偶之行甡甡然眾多也正義云鹿相輩類偶匹爲親善云鹿相輩偶之意凡此諸說皆足與人從從羣之義相證明也善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離爲旅行亦如侃儀孔氏廣森云離麗也牡牡偶也鹿偶而處之時非君子所知也小正言者不言幽故不記其偶牡記從羣而已震煊按幽當爲古文幽省與幽同說文云幽牡鹿也或作麀幽聲石鼓文麀鹿速速君子之求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未可知之故不言也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放於內率之也或曰人從者或讀如人之相從也如人之相從也者大鹿自率於外故置小鹿於其內而率之也在大鹿謂之率在小鹿謂之從大鹿者牡鹿小鹿者牝鹿以下也大爲陽小爲陰是於周易乃月之辰當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荀爽說大者陽也物倡乃和不敢先有所習陽之所倡從而和之无不利也

鴽爲鼠傳在三月所謂變而之不善也君子記變而之善以爲喜記變而之不善以爲懼也此鼠卽田鼠也八月爲鼠

九月以後鹿蕃至正月則又將出矣所記田鼠出者是也

參中則旦唐一行推小正遲而以八月參中則旦爲失其傳孔氏廣森謂四字本七月寫者失之誤綴于此是也說具七月斗柄縣在下則旦疏義

九月內火

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說文云內入也自外而入也九月房繫于日心比于房不及十度是爲內入也晛伏爲深矣左氏襄九年傳云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周禮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與此候同也

遰鴻鴈

遰往也遰爲往者說文云遰去也往與去同意鄭君論語注云往猶去也揚子法言云鴻非其居不居非其往不往書正義云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文選西京賦云上春候來季秋就溫

主夫出火

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注古文作丶說文云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主夫出火謂絕止人出火主以時縱火謂絕止人以此時縱火焚燒也周禮司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禮說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夫文戌火爲滅故爲禁焚萊者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記縱止人縱火在諸蟄之前義亦然也

陟玄鳥蟄

陟升也玄鳥也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爾雅釋詁云陟陞也陞與升古字通廣雅釋詁云陞上也降爲下自上而下也陟爲上自下而上也今秋燕翔空數飛上者將蟄之候也晉中興書云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時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此蟄字義也全蔭群云元鳥去多蟄于鳥岸潛伏土穴中郭氏晉通云今燕蟄毛羽盡脫多藏海濱埵岸或在深山空木中關本升誤并從大戴

熊羆貊貉鼶鼬則穴舊本譌作鼶鼬爾雅釋獸鼶鼠郭璞注云夏小正曰鼶鼬則穴孫觀察云鼶當從爾雅注所引作鼶古無鼶字震煊按爾雅鼶鼠郭璞注云今鼬似鼦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鼪是鼶之與鼪異名同實也鼶讀音斯似鼠之鼠也

言蟄也蟄者藏也穴爲蟄者周官穴氏掌攻蟄獸鄭君注云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詩正義云熊羆貊貉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淮南墜形訓云熊羆蟄藏修務訓云熊羆貊貉爲曲穴皆其義也物蟄之蟄他書無聞焉此經正月田鼠出則必有蟄藏之時鼶鼬雖非田鼠然亦爲鼠屬故應蟄也左氏傳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月令云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漢書五行志云雷歸入地則孕毓根荄保藏蟄蟲是發蟄以雷穴蟄亦以雷也尚書大傳云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雷畢入故蟄亦畢蟄也日則盡其辭也此畢蟄之義也正月啟蟄此其先出者與言蟄也舊本作若蟄而戴氏震盧氏見曾大戴本並作言蟄也今從之

榮鞠

鞠草也鞠古文蘜省爾雅釋草云蘜治蘠郭璞注云今之秋華菊也木蘜之華草謂之榮說小正者辨馬月令之木堇榮鞠有黃華則不復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此申釋經義也榮鞠爲樹麥之時急者汲汲毋失其時也樹種也管子云九月種麥說文云麥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云麥之爲言殖也寢生觸東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事且立也

王始裘

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此寒候也國語周語云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駟卽房星也云駟見而隕霜者孟冬候也具者備也此衣裘言其始彼冬裘具言其備義有先後也周禮司裘云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八月獻良裘以爲王九月獻之九月獻功以待十月頒賜于羣臣也

辰繫于日

日辰房星也繫讀如九兩繫邦國之繫謂聯綴也八月日躔在角故房則伏九月日躔在房則房且繫綴于日矣不言日繫于辰而言辰繫于日者小正重在言天體定時不重在言日月五星也重言日月五星者後世法也

雀入于海爲蛤

蓋有矣非常入也蓋讀如荀子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論語云蓋有之矣孔安國謂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焉能有爾曰言之信者曰謙不敢盡誣皆此蓋字義也月令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爲蛤鄭君注云大水海也爵雀字同說文云蛤厲千歲雀所化秦人謂之牡厲千歲雀非常有而又謙不欲盡誣其無有故云蓋有矣非常入也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六之二十二 學海堂

夏小正疏義 臨海洪拔貢震煊著

十月豺祭獸

善其祭而後食之也正月獺獸祭魚傳云祭也得多也得多而後食之以是爲祭而後食之也何休公羊注云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也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君注云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亦謂十月豺祭獸也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乃者急辭也故視此爲蚤

初昏南門見

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大衍曆議云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方伏非見也震煊按營室加午則亢應加亥非但伏也且在日前晨見矣稱謂此經十月初昏之南門與四月初昏之南門不同也在四月初昏南門正傳既云南門者星也此十月初昏南門見傳又云南門者星名也不已複乎小正傳例無此也十月織女正北鄉則旦傳云織女星名也則前此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傳不云織女星名也五月參則見傳云參也者伐星也則前此正月初昏參中三月參則伏傳不云參也者星名也以後統前明其爲一星也八月辰則伏傳云辰也者謂星也則後此九月辰繫于日傳不復云辰也者謂星也以前統後亦明乎其爲一星也小正傳例皆若此也五月經稱大火九月經但稱火于是傳兩釋之此南門經無異辭而傳兩釋之者經以此見十月之南門與四月之南門非一星也按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東井一曰天之南門甄曜度云東井八星天之南門也據此則此所謂南門者其東井與小正十月日在箕是時日入酉初昏箕加酉箕下加于酉則東井東上加于卯矣故日入初昏南門見于東方也井自三月以前初昏常見于天四月伏五月繫于日則初昏不見六月以後晨見于東而初昏仍不見及此十月初昏卽見故曰及此再見矣此正釋經文初昏二字義也九月南北大星名南門東井八星亦名南門古人簡質不嫌異實同名也此經七月湟潦所生名苹馬帝亦名苹禹貢導岍及岐至于荊山導嶓冢至于荊山二山也同名漆沮既從又東過漆沮二水也同名其猶是乎

黑鳥浴

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說

文云鳥孝鳥也浴當爲鵒或此字之誤淮南說文云鵒勞也勞劇也方言鵒勞也假與御通作鵒即鵒字也史記司馬相如子虛賦云徼鵒受詘集解郭璞云鵒極也言獸有倦游者則徼取之索隱司馬彪云鵒倦也引說文云鵒勞也燕人謂勞爲鵒漢書蘇林注鵒音倦鵒之鵒顏師古云鵒音與劇同依此諸說御鵒皆倦之鵒也皆從谷得聲寫者誤或省爲俗或御省爲俗後遂爲谷爲浴耳是此經之鵒而倦飛也李時珍言鳥鴉反哺冬月尤甚故謂之孝鳥亦謂之寒鴉尤甚者即倦之義也廣雅釋詁鵒倦亦訓止作倦同爲止此飛作高下作下正作止也倦字義也

時有養夜

時有養夜者養長也若日之長也云長夜者夜漏五十五刻也若日之長也云釋經有字義也有者不定有也記長日在本一五月記長夜不在十一月者五月時有養日傳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謂夏至或在五月初或在五月終也夏至者長之極也然則冬至或在十一月亦應如之一則在本一則在末也郎假令冬至在本十一月則先冬至三日夜之長也如此郎五經析疑云漢制以先冬至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漏五十五刻是也過冬至後夜雖稍然長而已有日短之勢君子喜之尊長不取夜之猶長也日夜所以有長短者天文錄云冬至之日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晝短夜長也夏至之日日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晝長夜短二春秋分之日日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皆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故云晝夜長短同也昭明書云修日養夕即此養字也云義也云字足句傳中屢見之正月初昏參中傳云蓋記時記日有養日云也云也洪此也云義亦同大戴本云爲下讀玄雉後校者所改也舊本脫傳首時有養玄四字從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補

雉入于淮爲蜃

蜃者蒲盧也 月令孟冬之月雉入大水爲蜃鄭君注云大水淮也大蛤曰蜃左氏昭十七年傳丹鳥氏司閉者也杜預注云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入大水爲蜃是也蜃又名蒲盧者山海經云青要之山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累蒲盧郭注云僕累蝸牛也蒲盧蜃屬也國語吳語曰其民必移就蒲嬴於東海之濱韋注云蒲嬴同率之糧穀赤御在江淮販給蒲嬴皆是物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

織女星名也 史記天官書云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孔氏廣森云十月日在析木之津析木受升則取一晝正北故織女北鄉織女陳晨三星其一星極明每近小星恆鄉營室營室十月昏中按織女三星初昏營室如于午所謂定之方中是也是時夜最長歷七辰及旦營室北加于子矣織女鄉子是正北鄉也詩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鄭君箋云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也

十有一月王狩

王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 狩訓田也時田者謂宜在此十一月也冬獵爲狩者釋田義也兵者宗廟之具孔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而必兵者凶器不可預設故因蒐狩而習焉爲田獵之田而時在此有所藏謂之狩周禮大司馬以狩田蒐田仲夏以苗田仲秋以獮田仲冬大閱遂以狩田爾雅云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爲狩小正不言三時者田以冬爲主也鄭君禮記注云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又云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管子五行云令民出獵禽獸不擇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春秋公羊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何休注云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

所以爲御其義與小正反同語猶違不知而作也

陳筋革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 陳列也省讀也陳者陳而觀之也春秋經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左氏傳云陳魚而觀之矢訓陳也公羊作公觀魚于棠其義與此陳爲省觀意同也孔氏廣森云筋弓也革甲也震燈按筋以爲弓因謂弓爲筋猶革以爲甲因謂甲爲革也弓爲五兵之一經舉弓以該其餘傳曰兵見所省者不至于一弓也承上王狩言之因大獵省之曰兵甲也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刻本脫傳首陳筋革三字從大戴補

嗇人不從

不從者弗行 嗇人農人也大戴禮四代云嗇民執功說文云田夫謂之嗇夫不從不行也說文云從隨行也詩七月云穹室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鄭君箋云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二之日居此室嗇避寒氣而入所穹室墐戶之室而居之曰處曰居皆與此弗行義同也月令云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在季冬紀作農人

於時月也萬物不通 時是也書舜典惟時懋哉史記作維是勉哉皐陶謨咸若時作皆若是湯誓時日曷喪作是日何時喪皆以時爲是也公羊傳云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令季冬月也於是月也萬物不同此傳中屬不從之義言不惟農人弗行也即天地小而蟲豸皆自不從不通不通者閉塞之義也月令季冬之月以固而閉是其候也然亦僅逮是月過此爲孟春之月則鳴弋元駒賁矣

隕麋角 大戴本麋誤麋從刻本作正後同

隕墜也 隕訓墜王逸楚辭注用之詩云其黃而隕毛傳云隕隋也釋文云隕本又作隕字從高下也頎落也隕字通又云隕落也隕即隳字隳有梅傳云隕落者橢也方言隳脫也墮墮字同說文墮字解同此

曰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孔氏廣森云曰八覽反篇中曰舊多作日實曰字也唐石經曰皆爲日其音聿之曰欽上以別之震燈按史記律書云陽氣冬則宛藏于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郎此曰冬至也字陽氣上舒郎一陽至始萌也說太元元難舒九云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郎此之義也鄭君易注云萬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與此蒙蒙義同也律書云萬物剖符甲而出符音字與此符字義同也禮記樂記云蟄蟲昭蘇郎山獸得陰氣而角解角從是鹿是山獸遠夏至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此麋角隕之記時義麋亦如是也

十有二月鳴弋

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 金履祥云弋當爲鳶今雪霜風之晨則鳶鳴震燈按弋當爲鳶轉也爾雅釋鳥云鳶周郎子規鳥也史記曆書云昔自在古歷建正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規先滜漢書律志鵙之異文也先鳴也鳴日月會于規嘗祿鳴郎子規之異文先春者中也孟春蟄今小正既以爲冠月此以中氣爲主可知也養日夏至中氣故傳爲發其正凡云則在本一則在末中氣者必在此月之中每月中如氣省如是一也正月本則易圖謂小正十二月而無中氣非也今如啟蟄在正月漢上易立春在前其正十月末故傳之春有在於此月則者也云弋年十二月末子規鳥郎左氏所謂司啟者也夫日司月啟者或在前年十二月末故子規之鳴於孟雅鶪周燕燕鳥司敗司分二鳥並記也

玄駒賁

玄駒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 蟻郎蠪字也檀弓蟻結於四隅鄭君注云蟻蚍蜉也爾雅蚍蜉大者蟄釋文云蟄亦作蟻蟻是蝗蟻字同也廣志云木蟻日元駒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梁益之間謂之元蚼與蚼古字通也賁讀曰奔爾雅釋言云奔走也法言先之篇云吾見元駒之步步亦走也朋云蟻夏居山之陰冬居山之陽益得和煖之氣多故雖隆寒之時陽稍動而郎走於地中也黃氏模云經之說此以驗陽氣之升而爲啟蟄之兆矣是也

納卵蒜

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 爾雅釋言云根柢也言之本根也韓非解老云根者書之所謂柢也蔡氏德晉云卵蒜小蒜也其根如卵邵氏晉涵云卵蒜郎後世之獨蒜也震燈按古今注云卵蒜者謂之小蒜則蔡說是也然此卵蒜實大蒜禮記內則有卵鹽鄭君注云卵鹽大鹽也管子五行篇有卵蒜亦謂大蒜說文小蒜名蒜大蒜爲葫爾雅釋草萬山蒜本草云蒜葷生者一名葫大蒜爲葫曰胡曰卵皆大名也顏氏家訓書證篇引陳思王鷂雀賦云頭如果蒜下君他書無果卵字蓋一聲之轉十二月納卵蒜下君他書無聞焉

虞人入梁

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罛者也 蔡氏德晉云虞人澤虞也入梁始漁也月令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是也震燈按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鄭君注云梁絕水取魚者罟取魚之器也爾雅云緩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他書字並爲罭或爲細此作罛者一切經音義云罛古文罭同二形同淮南時則訓亦作罭罛羅名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今小正罛罛發蟄並在正月虞人入梁在十二月與王制月令季冬命漁不同者禮家異說各據所聞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鄭先周禮𩺰人注引作漁爲梁所說始漁鄭君後梁則始漁爲梁其義一也

隕麋角

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 傅崧卿云月令仲冬麋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隕麋角合十二月記之蓋衍文戴氏因誤爲之傳云失之矣震燈按傅說非也孔沖遠月令正義引此經而解之云是人節氣早晚則麋角十一月解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其說是也惟不以爲重記傳之失也呂覽音律篇云歲且更起高誘注云其且說是也曙且郎將也說文云昭明也者律發徐鉉新附字云曙曉也也淮南說訓云其冥之中獨見曉焉爲將曙注云曙以發出號十二月隕麋角樂記云蟄蟲昭蘇鄭君始蟄蟲以將曙發出也故記之也者申釋經所以重記正月發中爲凡侯曉且記者二及拔也隕麋角二月也經中也經於是重記之頃麋當作十一月有有之也隕二月亦有之者重以記經義者也人之所以生亦有之此重記于經之義者大於中人所由生故皆有重記之也十一月言陽氣始動十二月言陽氣且睹亦明故皆致其道也是於周易乾之始曰潛龍勿用者陽氣始動之義也說之者陽氣潛動於地下也郎曰冬至陽氣至始動陽之義也乾同人曰見龍在田龍云見者郎陽氣且睹之義也書皆以驗陽氣扶陽抑陰之道也故於傳末終言之也

小正釋音

小正　禮記注其書存者有小正陸氏釋文正音征爾雅釋文小正之盛反史記學者多傳夏小正索隱小正征政二音

正月

鄉　數　長　遰　識　暘　緯　鶡　圃　緣　率

鷹　

夏小正異字記　引據傳嵩卿本

正月

啟　何以謂之居

先言遰而後言鴻鴈者　見遰而後如之

字記鴻鴈之遰而不記其何鄉也　何不謂之南鄉也　故不謂之南鄉

遰必　雉震呴　雉震也者鳴也　呴也者鼓其翼也

必雷　雷不必聞　惟雉為必聞之　何必謂之　雷則震呴　見君子之亦有東也

始用暘　暘者其日初云爾　暘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

是月之始　或曰祭韭也

韭　有見

囿也者園之燕也

殺必　役也者　合水必於南風　俊風

寒日滌凍塗也者

獸祭魚　也者　與之獸

謂之獸祭何也　美其祭

具言　古有

采芸 爲廟采也

鞠也者 則見也

斗柄 縣 在下

稊者 發孚也

緹縞 縞也者莎隨也 緹也者 其實也 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 緹先見者也 何以謂之小正 以著名也

雞桴粥 粥也者 相粥之時也

二月

往耰黍禪 禪也

夏有煮祭 祭者 羊蓋

綏多女士 羊牛 善樂喜

冠子取婦之時也

萬用入學 萬也者 入學者

榮堇 采也 繁由胡 由胡 繁母也 而其 三采

昆小蟲 昆者衆也 猶

魂魂也者 動也 小蟲動也 萬物至是動

抵猶 不必 降燕 乃睇

乙也 見始出 室者也

操泥 入入 剝鱓 爲鼓

倉庚 商庚也 商庚者

小正序也 見稊

三月

非亡 攝而記之 萎

揚揚 則花 鞶鞶 天螻

頒冰也者 以授 草也 妾而後子

言自卑事者始也 麥者 記是時

鴿 駕 變而 變之不善 桐芭 芭之時也

四月

一正 宰縣 鳴而後知之 爲君 鳴蜮也

始執駒 王萯莠 母也

五月 浮游

浮游殷之時也 渠略 也

鴂則鳴 伯鷯 日之

不辜 乃依 乃依瓜 瓜者急瓜之辭也 瓜者始食瓜也

而不見 良蜩也者 五采具 良蜩

灌也者 敢灌藍蓼 鳩爲鷹 唐蜩 鳴

以在經中 閏 短 大夫卿

六月

此見 不在 鷹始摯 而言之 云 諱 故

七月

莠 未莠則不爲 萑葦 然後爲 萑葦 狸子

肇始也 湟潦生苹 灌而後有苹草也

漢也者河也 案戶 漢也者直戶

月也 言正南北也 蟬鳴也者 正東

鄉文選撰古詩注引作正東而向時有霖雨灌聚也閣本通志堂本並如此大戴各本霖雨下有灌荼二字儀禮經傳通解同傳本經文亦作時有霖灌荼之莠也無大戴荼則知此處本有二字傳寫者脫也字楷則楷校本未莠大戴禮莠皆作秀縣玉海經文縣作垂

八月

剝瓜也者大戴無剝瓜也者四字畜瓜之時也初學記引作蓄瓜時也事類賦注亦引無之字玄也者傳云大戴禮玄作立今大戴各本作玄也者緣色大戴各本緣作綠儀禮經傳通解同粟零傳云粟零大戴各本並作栗作粟閣本並作栗零太平御覽引作栗零事類賦注引同降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大戴各本降下有也字農桑輯要引作栗零而後取之不言剝之丹鳥羞白鳥禮記月令注引在九月歲華紀麗卷三引同丹鳥者初學記卷三月令注引作丹鳥也者謂丹鳥御覽卷九百四十九引並同白鳥謂閩蚋也大戴各本作白鳥者謂蚊蚋也初學記御覽作白鳥也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何也大戴各本無何字月令注引作其謂之鳥者初學記御覽引同重其養者也月令注引作重其養也初學記御覽作有翼者為鳥初學記御覽引作有翼為鳥大戴各本無者字辰也者大戴各本作辰也者謂星也程榮本沈泰本星作心鄭玫本朱養純本朱氏本作辰亦有注云辰房星也御覽卷三引辰則伏有注辰房星也星者三字初學記卷二引星伏謂星也作房星也伏也者傳云大戴禮伏作伏見也者令大戴各本並作伏也者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傳云大戴禮作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之無而字故字作所以二字今大戴各本作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傳云大戴禮作或曰人從令大戴各本作或曰人從也者放於內校本無放字戴本於並作于

九月

陟并也大戴并作升傳云大戴本升作并益誤燕大戴作鷰熊羆豹貉鼬鼮則穴大戴禮作熊羆豹貉鼬鼮則穴則字今大戴各本作熊羆貉鼬鼮則穴朱養純本作熊羆豹貉鼬則穴大按傳注穴作穴大程榮本鄭玫本則大戴郭注引鼬鼠鼬則穴若蟄而本作若蟄也云今從方本王始裘者儀禮經傳通解王始裘三字重戴校本從通解本于日子從日作日于海于孫禮本作於

十月

而後食盧氏見曾本無後字南門見傳云大戴各本並作南門見今黑鳥浴黑鳥浴者何也鳥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傳云大戴禮作黑鳥浴者飛作高作下也今從閩本並今大戴各本作黑鳥浴也者飛作高作下也時有養夜者養長也傳云大戴禮云時有養夜者長也今從閩本今大戴各本並同集賢本儀禮經傳通解時有養夜四字重若日程榮本日作曰云雉入于淮為蜃朱本鄭玫本朱氏本云雉作玄雉蜃作蜃儀禮經傳通解同藝文類聚卷之十七引作十一月雉入淮為蜃無玄字蜃亦作蜃蜃者蒲盧也藝文類聚引作蜃蒲盧也則旦大戴各本作蜃者蒲盧也則旦朱本鄭玫本朱氏本不作則作旦具一本曰一作具

十有一月傳云大戴禮屬有字今大戴各本作十有一月王狩王狩者大戴各本作王狩者陳筋革者大戴各本作陳筋革者於時月也校本於作是戴田有也字校本下陳筋革者大戴各本並作陳筋革者與儀禮經傳通解同傳本集韻並作陳筋革字大小七見並從廌從十二月玉海經文十一隕麋角大戴各本隕墜作隕麋角從廌月隕麋角隕墜山井鼎云玉海經文作隕麋角記時焉爾傳云大戴禮云記時焉爾今大戴各本作記時焉爾宋板儀禮記作麋角隕墜作記時焉爾宋板儀禮經傳通解記下有時字

十有二月乾鑿度注引夏小正十二月雞始乳今本無此條玄駒賁玄駒者蟻也傳本駒也者螘也注云大戴各本作玄駒也者蟻也今大戴本作賁者何也藝文類聚引作玄駒者何也無何也二字走於地下也大戴各本作走於地中也者言乜何也大戴各本作言乜何也戴校本作作玄駒也蟻也作蟻也類聚引亦作玄駒者蟻也程榮本鄭玫本作蒜於大戴各本作蒜卵蒜也者本如字蒜朱氏本盧氏見曾本作卵蒜也朱氏於本作卵子云卵蒜也暑呂本作大戴各本作它且晴閣本晴作晴大戴各本作且晴儀禮經傳通解云且晴今從通解

通志堂刻本四卷尾記男右通直郎知泉州晉江縣事賴孫右迪功郎前靜江府修仁縣尉楊拔勘則是宋有刻本而彙刻書目載通志堂經解書目則何氏所據是夏小正稍卷云復古宋人鈔本何親見汲蘭氏燎語之本是鈔本非刻本也交淵閣寫本四庫全書總目云兩江總督採進本亦不知當時採進本是鈔本閣本卷首尾標識並如通志堂惟無末稍繪二行其中異處多有疑又疑採書者修改非復採進原本所記於此補痕跡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六

孔子三朝記目錄

卷六之二十三

千乘　四代　虞戴德

卷六之二十四

誥志　小辨　用兵　少閒

皇清經解卷六之二十三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孔子三朝記臨海洪州洪頤煊注

千乘第一注此記諸侯建國設官頒府布化之政於大戴禮六十八本六十七音義孔氏

公曰注公魯哀公也名將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注禹貢任諸語曰司馬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命謂方策之命通其四疆注疆竟也教其書社注大日邑小日社書社者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孫卿書日與之書社三百脩其禮廟注王念孫曰灌當為羅字之誤也灌與祼古字通周官守祧故書祧作濯鄭司農讀為祧祭法曰遠廟為祧禮記祧猶言遠廟周官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音義僖袁氏程氏朱氏本俱作渭注中禰字者稱名或作稱名而不在此例有所取建其宗主注太傅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大夫稱主謂同姓音義袁氏程氏朱氏本作宗字設其四佐注四佐則也王制曰大國三卿諸侯得置孤一人為四卿魯自成襄以後孟孫叔孫季孫叔氏四卿皆書於經列其五官注五官大夫也王制曰大國下六大夫五人處其朝市注考工記曰匠人營國面朝後市為仁如何注以仁為國則何如子曰不仁國不化注化從也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注淫於色則荒於仁政孔檢討曰哀公為妾齊衰多以為戒音義孔氏本作齊孔子曰注楊簡曰良久而又言故再書子曰立妃設如太廟注妃古配字

詩曰天立厥妃謂嫡妻也立妃以聽內治如太廟示敬也然乃中治注中宮中也中治不相陵注陵遂也不相陵斯庶嬪遵注周禮內宰曰以陰禮教六宮九嬪遵古通作章字晉義曰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遵則事上靜注靜安也知其命有貴賤靜斯潔注潔齊以事其君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烝注中朝內宮之朝也大夫謂在外朝之大夫信在宮中大夫皆不敢奧援於內必謹順而有禮音義孔讀信字屬上句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注聘禮曰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大夫有爲夫人出會謀事之禮故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注謂各得其禮秩此國家之所以崇也注崇尊也立子設如宗社注子嫡子也如宗社言無易樹子音義袁氏程氏沈氏安本無如字宗社先示威注白虎通義曰國在立太子者防篡煞壓臣子之亂也故先示威威明顯見注眾著其嫡庶之分音義見如字辨爵集德注集有德者以爲輔導之官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注母弟同母弟也稱母弟則庶孽可知官子卿大夫之子援引也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注中婦內官之號詹子曰中婦諸子謁請也太史公書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注謂不失其任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佞不生注齊同也蠱惑也蠱鐵諭曰以邪導人謂之佞音義高安本不重百姓二字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注昌盛也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注周書曰順政曰遂卿設如大門注古者卿大夫私朝在國門故以門爲喻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注度法也孔檢討曰大門美則眾室得其度上卿貴則眾職得其理開明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注明陽也幽陰也古者宮室以南向爲正故開陽閉陰喻卿當進賢以黜不肖內古納字晏子春秋曰山川納祿音義內如字近者閑焉遠者稽焉注近在君側者防閑之遠在國外者稽考其政令音義閑程氏沈氏本作閑君發禁宰受而行之注禁令也鄭君注聘禮曰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宰音義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無受字以時通于地注地謂地政散布于小理注理治也天之災祥地寶豐省注傷害曰災祥吉之先見者禮運曰地不愛其寶莊周書曰正得秋而萬寶成豐省謂年穀饒減及民共饗其祿其任其災注憂樂與民同之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注管子曰三卿使四輔孔檢討曰四輔皆小卿下所陳司徒司馬司寇司空是

也卿設如四體注虞書曰臣在朕股肱耳目毋易事注易讀如輕易之易音義易以豉反毋假名注說文解字曰假非眞也毋重食注重難也食祿也凡事尙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注以事授爵不世其官音義一本如字能之不愆注愆過也有能者赦其小過音義揚氏孔氏本能下有官字凡民戴名注戴讀曰載載任也以能食力注國語曰庶人食力謂自食其力以時成以事立注順於天時勤於民事音義孔讀以能句力以時成以事立句食此所以使民讓也注勤者勉惰者奮民咸遜讓而爲善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注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國之所以長也注謂長享其國音義高安本國下有家字無用則國家富注無用謂無靡費之用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注長先也周禮大司徒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音義長知丈反立有神則國家敬注有神謂有道之人諡法曰民無能名曰神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注無知之民兼而愛之則無怨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注命者吉凶之主也民以爲有命在天則怠惰之心生矣故聖人罕言命昔者先王本此六者而樹之德注樹立也國語曰故聖王樹德於民安音義孔氏本袁氏程氏高氏本作立此國家之所以茂也注茂大也音義袁氏程氏高安本無之字設其四佐而官之注四佐即四輔司徒典春注孔檢討曰司徒地官諸侯無宗伯兼治春官之事故三官皆云司唯此云典典者領其事也顧炬謂唐虞稷爲天官春官事亦司徒兼之淮南王書曰東方爲田田主農董仲舒敘五官亦曰木者司農也賈誼書曰祝師典春以掌國之眾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祝師即守祧亦春官之職以教民之不則注則法也音義孔氏本太平御覽十八引無則字時不若不令成注若順也不若者不令成所以順天時也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壤注月令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孤通謂達其政音義壤居良反與疆同有閽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注閽閉也煩擾也音義樂音洛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注月令孟冬之月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季冬之月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此在春者月令用夏正此用周正也山川神明加于民謂山川神明有功德及于民之在祀典者發圖功謀注周禮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鄭君曰猶圖也發

圖以視其功謀之當祀與不音義圖袁氏程氏朱氏本作國注云一作同齊戒必敬注三日齊七日戒會時必節注會時若所穀薦冰之類曰歷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注日歷日官之屬巫祝若周禮司巫大祝凡大祭祀皆執伎以從作謂作其祝號祈王年禱民命注周禮大祝祈福祥求永貞鄭君曰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禱請也淮南王書曰爲百姓請命于皇天及畜穀注下及六畜五穀孔檢討曰禱畜禍牲禍馬是也禱穀順豐年逆時雨是也蜚征庶虞草注蜚古飛字蜚征若飛走之屬馬融廣成頌曰綴稾四野之飛征庶虞掌山澤之官草下脫木字皆禱之使遂其生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注施讀爲弛賈誼書曰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注周禮大宗伯曰以祠春享先王賈誼書曰是時有事於皇祖祖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注朝謂饗於朝孤子死王事者之子郊特牲曰春饗孤子必八人者就春數也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注士卒伍也王制曰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士執伎論功注功力也王制曰凡執伎論力音義功太平御覽廿一引作力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注四衛四境也王制曰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音義脩太平御覽引作循強巨良反才武聰慧治眾長卒注才武謂有伎過人者聰慧謂有謀舉之以爲眾卒之長音義長丁丈反可以爲儀綴於國出可以爲率誘於軍旅注儀法也綴表也率古通作帥字誘勸也音義上可字袁氏程氏沈氏朱氏盧氏本皆作所綴陟衛反又丁劣反率所類反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與閱焉注孔檢討曰遊士異國之士來寓者也賢鄉之賢士升于司徒者餘卿大夫之餘子秀司徒所論秀士也國有大閱者致其眾焉與起也猶周禮言作六軍之士顧炬謂月令孟夏之月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是其事也音義太平御覽引國中之賢者閱焉作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注秀茂也蕃多也音義秀太平御覽引作莠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注周禮曰以禴夏享先王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注月令孟夏之月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七人者就夏數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注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注權所以平輕重變易也周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凡民之不刑注刑法也下言其目崩本以要閒注崩讀如朋友之朋本謂本俗謂朋比以反閒者即王制所謂游民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

戇曰愚朋音義朋作萌本以安閒孫氏本作惷不敬以欺惷愚注作古通作詐字詐爲不敬之事以欺眩惷愚八成此曰爲邦誣音義誣作誣吏反作於財賄六者五穀曰盜注謂詐取財物八成此曰爲邦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妖注孔檢討曰誘居室家詐稱人產也子女事擅人子女也有君子曰義未詳阮中丞曰誘讀如吉士誘之之誘誘進也君子卽詩吉士謂主其婚者故曰義若子女自專則爲姦八成此曰邦汋卽媒妁之妁邦汋如今之姦徒音義高安本作家室媒妒音媒炎喬反古妖字飭五兵及木石曰賊注飭古飾字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木石檜屬說文解字曰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八成此曰邦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諜注謂以中國之情泄於異國閒候也孔檢討曰諜讀曰構戰國策文構之字皆爲講顧炟謂講當爲諜字之誤也春秋左氏傳曰諜出曰原將降矣杜預曰諜閒也通構之則閒亦名諜也八成此曰邦諜音義閒音諫利辭以亂屬曰讒注利辭猶利口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屬類也八成此曰撟邦令韋昭注國語曰以詐用法曰撟以財投長曰貨注投當爲挾聲之誤也說文解字作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貨古通作貳字八成此曰犯邦令音義撟居表反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注辟罪也音義辟婢亦反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注追讀如追敵之追字通作槌擊也音義槌阮氏本作𨊩楊直追反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注一家一屋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三人飲食哀樂和平則無獄訟之爭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注月令仲秋之月趣民收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注周禮曰以嘗秋享先王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注月令孟冬之月勞農夫以休息之此行於秋者順成也九人者就秋數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注度丈尺也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準揆山林規表衍沃注春秋左氏傳曰度山林井衍沃孔檢討曰準揆度其形勢規表識其經界古者制地九等衍沃上上山林下下皋以包其中也下平曰衍有流曰沃畜水行表灌浸以節四時之事注行列也考工記曰凡行奠水磬折以三五浸可以爲陂灌漑者表之使民知灌漑之事周禮職方氏揚州浸五湖荊州浸潁湛是也音義行胡郎反表蓋本俱作衰灌從太平御覽二十六引改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注遠近若周禮治郊以上剸治遂以下剸

音義治御覽引作理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注太古上古也攻治也王制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公曰功事不少而餧糧不多乎注語未畢而公問爾雅曰餧食也音義糧袁氏本作糧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齒者事也注羸弱也齒疲也王充論衡曰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強老壽下世之人侏小陋醜夭折早死凡民佚之則生勞之則死音義勞力報反背才賜反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注游民惰游之民無職業者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官室服事信上注信任也音義宮楊氏本作官上下交信地移民在注言不棄其上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注謂食事失其時節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官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民游注狡當爲佼字之誤也於茲猶於是也食不稱其事則民曰惰墓食於茲民憂注墨翟書曰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注殷衆也名屬名籍也周禮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注氣古餼字古文作既中庸曰既稟稱事音義既楊氏本作餼上有民字夏服君事不及暍冬服君事不及凍注暍傷暑也孫卿書曰使民夏不宛暍音義暍謁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殣者注爾雅曰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殣餓死人也春秋左氏傳曰道殣相望音義殣楊氏本作饉殣渠遴反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注散失也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注委當作痿又作餧病也鹽鐵論曰路有餧人言皆以凍餓死此上答哀公問辭下文乃終言司空之事音義委楊氏本作痿委於僞反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注休美也曾子曰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下毋近水周禮大司徒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因寒暑之和注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六畜育焉五穀宜焉注周禮職方氏豫州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五穀黍稷菽麥稻也辨輕重制剛柔注王制曰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和五

味注王制曰五味異和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注辟偏也精細僥薄大遠極遠也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音義辟芳辟反大音泰下俱同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注朴質也王制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注王制曰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音義勁五行大義五引作頑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注肥厚也易本命曰堅土之人肥戾暴也王制曰北方曰狄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戎狄亦言不火食者記異文也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和味咸有實用利器注王制曰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音義器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無上咸字五行大義引作中國之文安居和味知通之信令之注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令使也音義知音智及量地度居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觀安危注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音義度袁氏程氏沈氏朱氏度徒洛反盧氏本下邑字在居字下距封後利先慮久固注距封四封之所距慮謀也言當後其所利而先謀久固之道依固可守爲奧可久注固險阻也周禮有掌固之官奧古通作陜字爾雅曰厓內爲陜謂近水處也音義奧於六反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注順其候也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注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倉孟冬之月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注周禮曰以蒸冬享先王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注息亦舍禮之屬鄉飲酒禮曰乃息司正考工記曰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國老卿大夫致仕者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六人者就冬數民咸知孤寡之必不失也注謂春朝孤子音義失袁氏程氏孔氏朱氏本作未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注謂夏爵士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注謂秋食農夫冬息國老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注內古納字新序曰使趙湯火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音義推他回反內胡荅反入袁氏程氏沈氏本俱作人而況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注適古通作敵字正治其罪也周禮大司馬曰賊殺其親則正之音義長丁丈反公曰善哉

四代第二注此記四代政刑及取人之法四代虞夏商周也於大戴爲六十九（音義孔氏本八十八）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注明顯也子曰可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注四代政刑百王皆同（音義上可字袁氏程氏沈氏朱氏盧氏本皆作何）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注謂以我行四代之政刑子曰否不可注否不也重言不可行也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注言公不能行但可守其所知以觀其所聞管子曰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注言四代之政刑皆因時制宜若並用之則張弛必失其制不節君將約之注約省也約之率將棄法注省之太過將終廢其法棄法是無以爲國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爲其棄法也注輔猶助也繩所以辨曲直韓非曰巧匠目意中繩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注度謀也言四代之政刑當損益因時若心未之謀習未之孰是以屢踰其制而率至于廢法（音義度徒洛反數所角反）夫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注規矩以正方員準繩以辨曲直鈞衡以知輕重皆先王之大法小以及大近以知遠注孔檢討曰小大遠近若重差互觀之術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注古謂所已往今謂所未來此六法之用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注春秋左氏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府之言聚也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民並用之注春秋左氏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注此六府之用昔夏商之衰與也伯夷謂此三常之眇注伯夷虞史典禮者管子曰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眇小也伯夷謂此六法六府乃三常之小政（音義三常袁氏程氏孔氏本作二常楊氏盧氏本作三常眇亡沼反）公曰長國治民恆幹論政之大體注幹主也或曰古管字以教民辨歷大道注辨別也大道當爲天道字之誤也以時地性注春秋左氏傳曰則天之明因地之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注興作也周禮大宗伯曰以地產作陽德鄭司農曰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注典法也脩政勤禮以交諸侯注交謂聘問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注公以小政爲可後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注開當作啟漢避景帝諱字改啟明太白也晨出東方曰啟明昏見西方曰太白

於時雞三號注書大傳曰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半夜爲朔三號三鳴也（音義號胡刀反）以興庶虞庶虞勤葉征作嗇民執功注嗇民治稼穡之民嗇古通作穡字執當作埶說文解字曰埶種也春秋左氏傳曰嗇人成功（音義楊氏本庶虞不重出）百草咸淳注淳和也謂百草感和氣而生太史公書曰草木淳化地傾水流之注月令曰孟春之月東風解凍夏小正曰正月寒日滌凍塗傾覆也陽氣萌動地不凍涸則覆水流矣是以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注國語曰天子大采朝日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諸侯春朝天子皆行朝日之禮覲禮謂之拜日東堂明堂東門之堂也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以教敬示威於天下也注天子朝日諸侯咸在故教敬示威是以祭祀昭有神明注祭祀主敬詩曰敬其神明燕食昭有慈愛注春秋左氏傳曰享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食禮又輕於燕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注率循也朝廷昭有五官無廢注曲禮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士司寇司空周制司士屬司馬又立太宰宗伯凡六官無廢謂不失其職甲冑之戒昭果毅以聽注戒當爲戎字之誤也春秋左氏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注白虎通義曰別尊卑異生死也鄭君注曲禮曰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皆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注國語曰夫長國者惟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音義所下高安本有以字）君而後此則爲國家失本矣注本根也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注察明也子曰鄉也君之言善執國之節也注謂上所論長國治民之大體節準也（音義鄉許亮反）君先眇而後善中備注先行其小者而後眾善皆備以君之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奐然而興民壹始注奐然新貌興起壹始更始也（音義之袁氏程氏沈氏朱氏盧氏本作乎奐火貫反）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注謙言皆聞之於師（音義於孔氏本作之）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注吁焉歎貌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注能知人然後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注器量也才謂藝能（音義爲下高安本有而字）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注同襃弟震熇說韓詩外傳曰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頤熇謂表標木

爲準儀渾象之屬皆所以測量天度喻有器才者可準望而知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注高平曰原大澤曰藪呂氏春秋曰庶草茂則禽獸歸之其草可財也注財古通作裁字周書曰凡土地之閒聖人裁之並爲民利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注艾當作芟春秋左氏傳曰芟夷蘊崇之說文解字作癹謂以足蹋夷草也言其材之可用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蓄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注多眾也呂氏春秋曰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民亦如之注言名都大邑必有賢聖處焉君察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音義盧氏本無此字）公曰吾猶未也注未喻其術子曰羣然注論語曰羣而不黨戚然注戚近也言可親近（音義戚孔氏本作感）頤然注頤養也易曰觀其所養（音義頤安本作顧）學然注學高貌孫卿書曰學學廣廣孰知其德（音義學羊益反）踖然注獝淮曰踖踖敬也（音義踖資昔反）柱然注言不橈弱（音義柱盧氏本作枉）抽然注抽之言扶也謂手容首然注謂頭容僉然注僉和也湛然注方言曰湛安也淵淵然注淵淵深也淑淑然注淑淑美也齊齊然注齊齊整也節節然注節節有法度也穆穆然注穆穆敬也皇皇然注有光儀也見才色脩聲不視注才色美色脩聲曼聲聞怪物怪命不改志注怪命謂異言淮南王書曰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音義下怪字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皆作恪）舌不更氣注舌言也更改也謂有常度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注孔檢討曰人能如此者君見則舉之得則取之有事當任之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注祿與位必稱其事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注天道曰明天德即明德也十六相謂八元八愷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注廣大也曰由德徑徑吾恐惛而不能用也何以哉注由德徑徑謂由德可以徑至其道孫卿書曰莫徑由禮言速也子嘗教以由德可徑至其道而公惛不能用惛讀如憂悶之悶言不明也（音義惛呼悶反）公曰請問圖德何尚注子未及答而公再問子曰聖知之華也注聖無不通故聖爲知之華洪範曰睿作聖睿亦知也（音義知音智下同）知仁之實也注孟子曰仁人心也淮南王書曰知心之府也故知爲仁之實仁信之器也注春秋左氏傳曰信以守器信義之重也注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義利之本也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委利生孽注委積

也春秋左氏傳曰蘊利生孽晏子春秋曰怨利生孽怨通作苑亦積皆若聲相近孽害也（音義蘊於粉反）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尙注道通也輔佐也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音義道音導）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注董仲舒曰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三德卽三常也三德率行乃有陰陽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曰德陰曰刑注董仲舒曰陽爲德陰爲刑陽主生陰主殺又曰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公曰善哉再聞此矣注前已聞與民之陽德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注陽德主生故出禮周制春官掌邦禮亦此義也禮出刑注禮不能治者然後齊之以刑刑出慮注慮謀也刑者聖人之所愼慮則節事於進而揚聲於遠注刑罰得中然後百事有序先於近而後仁聲及於遠公曰善哉載事何以注載讀如載宋宋之載以用也子曰德以監位注監視也位以充局注局部分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局以觀功注官各就其職則事日起而有功功以養民注凡政皆所以養民民於此乎上注上尙也公曰祿不可後乎子曰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注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音義袁氏程氏高安本無下氣字）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注春秋左氏傳曰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國語曰氣在口爲言言以信名名以成政信載義而行之注義之言宜也春秋左氏傳曰令名載而行之祿不可後也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注國語曰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子曰天道以視注天主明故曰視地道以履注地主平故曰履人道以稽注民參天地故曰稽稽同也鄭君說堯典曰稽古同天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愀然其色注愀然變貌太史公書曰愀然改容（音義愀七小反）子曰君藏玉惟愼用之雖愼敬而勿愛民亦如之注玉瑞也言君藏玉雖知敬愼而不知愛惜於民亦如之執事無貳注貳當爲貳或作貣又作忒差也（音義貳高安本作二楊氏本作貣）五官有差注差等也（音義差袁氏程氏朱氏高安本作羗）喜無並愛注並并也卑無加尊注尊卑有序淺無則深注春秋左氏傳曰深思而淺謀小無招大注招召也爾召之以取禍韓詩外傳曰憑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此謂楣機注爾雅曰楣謂之梁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機門內之位也詩曰不遑伊邇薄送我畿古字通用喻如宮室之有門楣機賓薦不

蒙注當以賓禮薦之無所蒙蔽昔舜徵薦此道於堯注徵證也堯親用之不亂上下注虞書曰格于上下公曰請問民徵注謂何以證於民子曰無以爲也難行注無以爲也其道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注幾讀曰冀子曰負於味不讓妨於政注不讓無節順富不久妨於政注不久無恒郝懿行曰久卽疚字左氏傳曰不爲利疚於回顧富不疚義正相反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注慕當爲纂字之誤也爾雅曰纂取也曾子曰君子不假貴而取寵治民惡衆妨於政注惡虐也爲父不慈妨於政爲子不孝妨於政注父主慈子主孝大縱耳目妨於政注孟子曰從耳目之欲好色失志妨於政注春秋左氏傳曰惑以喪志好見小利妨於政注論語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變從無節妨於政注變古易常使民相從（音義袁氏程氏朱氏盧氏本俱無妨於政三字）撓弱不立妨於政注撓屈也（音義撓乃教反）剛毅犯神妨於政注爾雅曰神治也鬼神過節妨於政注少儀曰毋瀆神幼勿與衆注幼弱者勿使莅衆克勿與比注克勝也好勝者恐傷於義比近也（音義比毗至反）依勿與謀注依違者不足與謀放勿與游注放縱者不可與游處徼勿與事注論語曰惡徼以爲知者（音義徼古弔反）臣聞之弗薦非事君也注非事君之道故弗陳於君（音義薦袁氏程氏沈氏本皆作慶下同）君聞之弗用以亂厥德臣將薦其簡者注陳其簡約之法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注衆皆也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貌色聲三者皆備然後可以觀器視才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注此取人之備法（音義上惡烏路反）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注後出謂所未及（音義者高安本作皆孔云後出似字誤）子曰伯夷建國建政脩國脩政注造始曰建增舊曰脩子既告以取人之法又引伯夷之言以明政刑之宜因時損益（音義楊氏本伯夷下有曰字各本上脩字注一作循）公曰善哉

虞戴德第三注此記天地人三常之禮太史公書曰天下明德自虞舜始於大戴屬七十（音義孔氏本六十九）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注戴讀如負戴之戴問民戴舜之德何以致之深慮何及高舉安取注其慮深何所及其行高安所取子曰君以聞之唯丘無以更也注以古通作巳字更易也（音義以字高本作巳）君之聞如未成也注成備也黃帝慕脩之曰明注脩當爲循字之誤也賈誼書曰緣黃帝之道而明之緣亦循也孔檢討曰舜能慕黃帝之法而述脩之故稱明也樂記曰述者之謂明（音義脩各本注一作循）法于天明注墨翟書曰爲治法莫若法天其明久而不衰開施教于民注開通也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注周禮大宗伯曰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物必起注必讀作畢起興也是故民命而弗改也注民聽命而弗敢更改公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班乎注班齊也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注民有不由其道者雖上知之君不能不斧之以刑管子曰非斧鉞無以畏衆（音義此下以字疑衍知知義反）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注天道尊嚴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耶注反天謂逆天到讀如顚倒之倒太史公書曰到行而逆施之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注刃殺也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注洪範曰天道嚴故尙刑地道柔故化生萬物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注如讀作而祖法也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注韓非曰能象天地是爲聖人賢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注知以行仁則民能盡其力（音義知知義反孔氏本作直）此以三常之禮明而名不塞注塞謂難行（音義盧氏本無以字）禮失則壞名失則惛注春秋左氏傳子贛述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音義此左氏哀十六年傳子贛引此記文下二句乃釋之之辭）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注白虎通義曰太古之時所不諱者尙質也故臣子不言其君父之名禮記曰朝日上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注官當爲宮字之誤也白虎通義禮三朝記曰天子之宮四通謂朝堂也古者明堂四門門四出諸侯各以其方來見以述地事（音義白虎通義見太平御覽百八十三引今本無）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注玉藻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孫卿書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禮也楊倞曰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音義珽他頂反荼音舒）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注斂取也一猶皆也春秋左氏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注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然後頒之諸侯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斅地實也注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春秋穀梁傳曰古者

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名名如兗州漆絲青州鹽絺之類殺貢曰效貢財也音義貢錢氏本作殺賦是以不至必誅注國語曰有不至則修刑諸侯相見卿為介注揚倞注孫卿書曰相見謂於郊地爲會頭壇謂相見謂諸侯朝於天子也王制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周禮大行人曰上公九介諸侯七介子男五介唯上介爲卿分音義介袁氏程氏朱氏高安本皆作分太平御覽十八引御上有治字以其教士畢行注教士貢士也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孫卿書曰以其教出畢行揚倞曰教謂戒令使仁守注孫卿書曰使仁居守春秋穀梁傳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會矣音義太平御覽[illegible]會朝于天子注周禮大宗伯曰時見曰會春見曰朝白虎通義曰方伯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注六服之內四方諸侯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此云歲二月者據東方諸侯春朝而言也朝禮既畢天子爲壇于國外合諸侯以命政覲禮曰壇十有二尋管子曰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冬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建五色注五色謂旂也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設五兵注孫毓說穀梁傳曰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盾在北弓矢其中央具五味注天子將射必先行饗禮五味酸苦鹹辛甘也陳六律品奏五聲注品謂等差也周禮射人曰王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五節音義品孔氏本作呂聽明教注明教誓也置離注離耦也射人曰王射以六耦大夫士以三耦凡二人相耦曰離曲禮曰離坐離立抗大侯注抗張也大侯虎侯也周禮司裘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鄭君曰虎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音義太平御覽引矦下有長字規鵠注規度也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大射儀曰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豎物注豎立也鄉射記曰物長如笴鄭君曰射時所立處也音義豎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俱作豎豎臣庾反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注王制曰天子三公九卿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注射人曰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音義朝太平御覽作局乃升諸侯之教士注升登也射義曰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諸侯教士執弓挾矢注方持弦矢曰挾音義上句太平御覽引各本諸侯俱重在諸侯二字皆非挾胡頰反揖讓而升注大射儀曰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論語曰揖讓而升履物以射注大射儀曰左足履物還是侯中司射命射乃射其心端色容正時以教使注射義曰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馬瑞辰曰時讀如以奏爾時之時毛傳曰時中者也時以教使謂中以教使下文時不時即中與不中也音義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其下俱有地字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注射義曰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注君正若不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注仁父慈父是故聖人之教於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注近謂人事遠謂天事天事曰明注天照物故曰明地事曰昌注地育物故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注謚法曰擇善而從曰比兩即天地也周書曰疑意以兩平兩以參慶善也達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注誅殺也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注貸古通作忒字差也居小不約居大則治注約困也眾則集寡則繆注集和也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孟子章指曰上下和親君臣集穆音義繆莫六反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注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此唯官民之上德也注太史公書曰五帝官天下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注典法也周書曰一文一質示不相沿子曰否注白虎通義曰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猷德保保惛乎前注猷謀也保古通作葆字廣雅曰葆葆茂也惛讀如憂悶之悶言無所見以小繼大變民示也注王者不能修德諸侯之臣繼之故必變易前制白虎通義曰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示化也示古視字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注察明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注不言則已言必盡情於他人則否注言教他人則不然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注謙言不能如古者之教人昔商老彭及仲傀注包咸曰老彭殷賢大夫仲傀即湯左相仲虺太史公書作中蘬孫卿書作中蘬皆字之異音義傀公回反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注大夫執政者士守官者也王制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通言之則曰庶人揚則抑抑則揚注揚倞曰揚無太過故必抑之抑則不及故必揚之皆使無失中綴以德行不任一言注綴表任使也音義綴陟衛反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行不越境注祔古通作附字著也袍大褐褐毛布賤者之服喻使庶人以言猶著麤賤之服其行不能及遠音義褐胡葛反祔符遇反沈氏本無祔字揚氏本庶人上有任字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注謂慕循黃帝之法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注樂記曰作者之謂聖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注偏讀爲書篇之篇屬連也音義揚泰卦釋文云古文作偏篇偏不富篇屬之欲反昭天之福迎之以祥注周書曰天道曰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注昌當逐其生也孫卿書曰萬物以昌音義昌揚氏本作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注言常率天祖地而守之以久長之道公曰善哉

皇清經解卷六之二十三終

皇清經解卷六之二十四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孔子三朝記　臨海洪頤煊注

誥志第四注此記事神治民並極其應言之誥讀如誥誓之誥於大戴屬七十一音義孔氏本七十

公曰誥志無荒注荒虛也以會民義注會合也齊戒必敬會時必節注會時謂四時祭祀犧牲必全注禮完曰全一日純色也齊盛必潔注黍稷曰齊在器曰盛音義齊即夷反盛音成上下禋祀注上下謂天地精意以享曰禋內外無失節注內謂宗廟外謂山川社稷之屬曲禮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又曰諸侯內事曰孝子某外事曰曾孫某音義袁氏程氏沈氏本作外內其可以省怨遠災乎注

詩曰神罔時怨（音義遠于願反下同）子曰臣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注〕祭統曰賢者之祭也進之以禮參之以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不援〔注〕援讀如不援上之援孔檢討曰魯人之祭也宮縣而白牡設朱干擊玉磬借天子之禮季氏亦歌雍舞八佾陪臣陽虎從祀僖公此民不見禮上下相援之驗（音義袁氏程氏盧氏本援上無不字下同）不援則樂樂斯毋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注〕不援則神歆其福故無憂無憂故省怨（音義毋音無盧氏本作省）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注〕祭統曰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四時之祭在四仲月四孟四季非常祀也故別言之五牲五穀〔注〕曾子曰序五牲之先後貴賤順至必時其節也〔注〕禮器曰禮時爲大順次之祭統曰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臣未知其可以爲遠災也（音義楊氏本無爲字）公曰然則爲此何以〔注〕以用也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注〕知法天仁法地成平也夏書曰地平天成（音義知音智）天地成則庶物時〔注〕郊特牲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庶物時則民財敬〔注〕敬會也方言曰凡會物謂之敬（音義敬陟利反下同袁氏程氏盧氏本皆作敬注云一作敬）民財敬以時作〔注〕管子曰民非作力毋以致財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衆則有極〔注〕極竟也動衆有極以使民則勸〔注〕勸勉也（音義各本動衆俱重在上句楊氏孔氏本則此二字非）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唯聖人〔注〕唯聖人能之（音義楊氏孔氏本重世久二字）是故政以勝衆非以陵衆〔注〕勝任也衆以勝事非必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注〕靖安也徵當作懲謂創艾之也詩曰荊舒是懲古或作徵字（音義徵直陵反）故地廣而民衆非以爲災長之祿也〔注〕言當養以之福（音義長知丈反）臣聞周太史曰〔注〕太史曰官也周禮太史屬春官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注〕政當作正謂建正也率循也下當作文皆見太史公書（音義楊氏本無下字）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注〕孟長也明幽雌雄也〔注〕明爲雄幽爲雌陰陽之義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注〕淮南王書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又曰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於甲寅之元歲從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故曰至正之統迭與太史公書作代與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注〕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揚子法言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注〕春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王肅等說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音義晉書律歷志引作建正）於時冰泮發蟄〔注〕亦解曰泮夏小正曰正月啟蟄魚陟負冰（音義陟直立反）百草權輿〔注〕權輿始也月令孟春之月草木萌動謂始生也權輿太史公書作奮興瑞雉無釋〔注〕太史公書作秭鴂先滜孔檢討曰周易無咎字爲无與先相近滜鳴也夏小正所謂雉震呴物乃歲俱〔注〕俱太史公書作具舉也生于東以順四時〔注〕生猶起也東者春也卒于冬分〔注〕至冬而一歲盡也分讀如餘分之分古歷術歸餘於終故四時惟冬有餘分史志謂之斗分（音義分袁氏程氏朱氏高安本作方方與方字相近故又譌作萬楊氏孔氏本作萬史記作冬分索隱云冬盡之後分爲來春故曰冬分）於時雞三號卒明〔注〕徐廣曰卒一作平白虎通義曰夏以平旦爲朔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言異歲也（音義號胡刀反）撫于青色〔注〕撫始也爾雅曰春爲青陽故日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注〕太史公書無月字張守節曰撫猶循也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辰盡丑又至明朝寅顛遍謂撫十二月節者歷十二月而皆然也日月成歲〔注〕周書曰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曰行月一次而周歷合於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言成一歲也歷再閏以順天道〔注〕白虎通義曰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此謂歲虞汁月〔注〕虞當爲度字之誤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行一周歷十二月而成一歲此謂歲度汁月汁古協字虞書曰協時月（音義楊氏孔氏本無歲字高安本作歲餘汁月）天曰作明日與惟天是戴〔注〕戴猶子也（音義袁氏程氏本皆作日下同）地曰作昌日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日與惟民是嬉〔注〕嬉樂也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注〕能力也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注〕悲憂也管子曰賤人以悲色告愬其主此謂表裏時合〔注〕表裏內外也春秋左氏傳曰表裏山河（音義楊氏本作表表裏裏）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注〕蕃大也天生物地養物〔注〕白虎通義曰天之所生地敬養之物備興而時用常節曰聖人〔注〕興起也唯聖人能謹節財用而受養之（音義時楊氏本作時主）主祭於天曰天子〔注〕曲禮曰天子祭天地天子崩步于四川代于四山〔注〕孔檢討曰步者祭說之祭召周禮春秋祭酺故書爲步漢祀有人鬼之步蝝螟之酺四川江淮河濟也代謂斬其木檀弓曰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四山衡岱恒華也（音義代袁氏程氏朱氏盧氏本皆作伐）卒葬曰帝〔注〕卒葬終葬也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注〕孫卿書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注〕聖人嗣世則天下平（音義樂音洛富高安本作賦）文王治以俟時〔注〕俟時謂服事殷也春秋左氏傳曰俟時而動湯治以伐亂〔注〕謂伐桀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注〕移衆謂移易其衆國語曰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堯貴以樂治時舉舜〔注〕墨翟書曰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舜治以德使力〔注〕虞書曰日宣三德日嚴祗敬六德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國〔注〕如讀作而而讀作如古字多通用孔檢討曰君統民而能恕大夫撫私臣如在官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注〕沮止也民咸廢惡如進良〔注〕如讀作而上誘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注〕誘導也緇衣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音義誘楊氏本作撫）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注〕制法也孫卿書曰王也者盡制者也仁者爲聖〔注〕聖無不通漢書古今人表聖人上上貴次〔注〕有爵者力次〔注〕有功者美次〔注〕有才者射御次〔注〕有藝者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注〕昏義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星辰不孛〔注〕春秋經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音義孛蒲昧反袁氏程氏本作勃沈氏盧氏本不下有彗字勃屬下可讀）海不運〔注〕運動也莊周說鵬曰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河不滿溢〔注〕溢出也川澤不竭〔注〕竭涸也山不崩解〔注〕自上下者爲崩解壞也漢書作山陵不崩（音義解佳買反）陵不施〔注〕施讀爲阤說文解字曰阤小崩也（音義施文選賢良詔注引作阤盧氏本施下有容字）川谷不處〔注〕謂民皆安居不處川谷之間管子曰南方之萌山居谷處漢書處作塞（音義谷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作浴楊氏本作浴）深淵不涸〔注〕涸當爲涸字之誤也涸凍也言不凍涸長和暖也（音義涸太平御覽七十引作涸）於時龍至不閉〔注〕閉當爲閃字之誤也禮運曰魚鮪不淰鄭君曰淰之言閃也說文解字曰閃窺頭門中也鳳降忘翼〔注〕不飛去也漢書曰麟鳳在郊藪（音義藪本作亡下同楊氏）鷙獸忘攫〔注〕鷙獸貔貅之屬攫搏也（音義攫居縛反）爪鳥忘距〔注〕爪鳥鷹隼之屬距讀如金距之距淮南王書曰前爪後距（音義爪側絞反）蜂蠆不螫嬰兒〔注〕說文解字曰

蠭飛蟲螫人者臺鍇也呂伉字林曰蠭西謂蝎爲蠆螫蟲必毒也音義蠭或亦作蜂蠆丑芥反畐蟲不食天螭注畺古蚊字蟲蠭人飛蟲天少也淮南王書曰蟲蟲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黃口音義蚩無分反舜盆庚反袁氏程氏朱氏本作蛙注雒出服河出圖注雒洛水服讀爲負謂神龜負文以出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淮南王書曰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漢書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注凡端莫不降於仁者白虎通義曰符瑞並臻皆應德至音義自高安本作是國家之昌國家之藏信仁注皆唯信仁故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注如讀作而車不建戈注車兵車也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戈殳戟矛皆建於車輢呂氏春秋曰袀服回建高誘日回建者兵車也遠邇咸服亂使來往注揚簡日亂繼也使者相繼往來也顧煊謂亂嗣也古者廣書教胄亦有如漢蠻夷遣子入侍之禮地賓畢極注賓古通作濱字詩曰率土之濱畢盡極至也言聲教無不至也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注率循也詩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音義惡烏路反此無空禮無空名注論語曰名之必可言也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注孔檢討日憂讀爲優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省去也音義揚氏本無毒字舉良良舉善善注舉良者民皆以爲良舉善者民皆以爲善恤民使仁日敦仁賓也注恤愛也戴震曰效言仁者日至皆以賓禮禮之也

小辨第五注此記爲政當學其大者禮樂忠信政之大者也於大戴屬七十四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注辨察也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注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孫卿書曰王者敬日敬猶愛也日不可得學不可以小辨注言時不易得學其小者則遺其大者音義日袁氏程氏朱氏高安本皆作曰設下無小字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其政注齊同也禮運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注王制曰天子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注王制曰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注別猶辨也矜厲也音義矜袁氏本作矜矜古憐字士學順辨言以遂志注順讀爲愼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阮中丞曰順與訓通即爾雅釋訓之訓遂志通意也學訓詁方能通統代別國之言之意也庶人騖長辨禁農以行力注長上也辨禁議刑罰也春秋左氏傳曰小人農力以事其上音義長知丈反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注濟成也公曰不辨則何以爲政子曰辨而不小注言當知其大者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注淮南王書孔子曰小辨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說苑曰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揚子法言曰雖小辨終破大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注簡約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淮南王書小見不達大禮必簡音義漢書東平王傳小辨破義小道不通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注弦謂鼓琴瑟也古者歌詩必以琴瑟播之故足以辨風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盧僕射曰爾近也謂依於雅頌孔檢討曰爾雅即今爾雅書也釋詁一篇周公所作詁者古也所以詁訓言語通古今之殊異故足以辨言揚子雲云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謂此記也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注象周禮象胥也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謂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到向喉故曰反舌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注盧僕射曰易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音義樂音洛下同夫亦固十棊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注亦古借作弈字棊謂所執之子春秋左氏傳曰弈者舉棊不定言弈者十棊之變猶不可盡而況天下之言其能窮乎音義棊袁氏程氏朱氏高安本作棋盧氏本作棋

公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辨言注壹專也孫卿書曰君子壹教弟子壹學音義各本脫公字從戴震校補子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注書大傳曰不下席而天下治震煊說席當爲帶字之誤也孟子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帶治政之樂皇於四海注皇大也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注流水喻疾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言注言諸侯初入以敵禮而後臣之者心服也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禮樂而力注言行之甚力音義揚氏孔氏本禮上有行字忠信其君注盡爲君之道其習可乎注習重也謂學之孰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注多衆也入古文內通作納字言衆告我以忠信而皆不可納患音義入胡答反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而有注倦解也漢書曰口倦乎叱咤謂言而不行其效不可得音義孔氏讀而有二字屬下句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注立待喻速君朝而行忠信注朝謂廷也人君圖政之處音義朝直遙反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注刑古通作形字見也放至也孫卿書曰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注言天下皆化於善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注國語曰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注綴連也漢書曰往者綴學之士謙言簡編之學不足以知忠信音義綴陟衛反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注焉問之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注彊哀公左右人名公以子三辭疑有隱言故使彊避音義彊高安本作彊子曰彊侍丘聞大道不隱注言無所隱蔽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注發出也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避注人盡知之何獨避一彊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注曾子曰忠者中此者也於文中心爲忠知中必知恕注以己之心度人之心音義中袁氏程氏朱氏本作忠知恕必知外注人之心無不同知外必知德注德之言得也音義知外袁氏程氏朱氏本俱作外知知德必知政注德者政之本知政必知官注使稱其職知官必知事注官以立事知事必知患注事必有害知患必知備注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注言不足以知忠信內思畢心曰知中注畢盡也音義心各本俱作必中以應實曰知恕注實滿也內恕外度曰知外注度揆也音義度徒洛反外內參意曰知德注參讀如參相得之參德古文悳說文解字曰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德以柔政曰知政注爾雅曰柔安也音義袁氏程氏高安本無德字正義辨方曰知官注周禮曰辨方正位官治物則曰知事注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大宰以八則治都鄙皆謂法也事戒不虞曰知備注春秋左氏傳曰備其不虞盧僕射曰於知事而越言知備者因義言之足明於上也毋患曰樂注毋古通作無字樂義曰終注終成也

用兵第六注此記兵以止亂非以傷生聖人用之以致福亂人用之以取禍於大戴屬七十五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注由用祥善也子曰胡爲其不祥也注胡之言何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注盧僕射曰言非利金壤土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注刈剪危敗也音義刈魚廢反公曰

古之戎兵何世安起注戎亦兵也王制曰戎器不粥於市謂兵器也問始於何世安所用而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注言秋左氏傳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呂氏春秋曰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公曰蚩尤作兵與注世本曰蚩尤作兵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注蚩尤古諸侯太史公書曰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而蚩尤最爲暴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有罪去其爵故曰庶人貪五經異義作强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注孔檢討曰及猶汲汲也音義太平御覽二百七十引作反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注厭足也呂氏春秋曰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器音義器太平御覽引作兵蜂蠆挾螫而生注淮南王書曰貞蟲之動以毒螫見害而校注校報也太史公書曰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以衛厥身者也注喻聖人作兵亦以自衛音義盧讀蜂蠆挾螫句而生見害句而校屬下句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注太史公書曰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注弭止也春秋左氏傳曰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呂氏春秋曰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音義弭孫綿婢反袁氏本作彌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注魚食曰餌喻亂人志在用兵以取危音義餌仍吏反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注鮮寡也民困於兵革生不如死陳壽祺曰鮮斯聲相近鮮民卽斯民也音義鮮息淺反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注塞止也言兵本以報德而不止其亂徒續武事於子孫此皆逸詩也音義孔氏本作孫武子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人注言思念聖人之德音義其人袁氏程氏盧氏本作其仁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注威致王當從盛德篇作依然至字之誤也管子曰堯舜古之明主也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音義道音導少下盛德篇引略同大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注升登也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注上神上帝也周禮曰昊天上帝春秋緯曰耀魄寶主北辰者也歆饗也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注羸盈也音義羸以成反袁氏程氏盧氏本俱作羸暴極不辜殺戮無罪注極誅也不祥於天注祥善也粒食之民布散厥親注粒米也虞書曰烝民乃粒布散猶分散也疏遠國老幼色是與注國老曰播棄黎老而近孩童盧僕射曰言疏遠老成而與幼色者若楚恭王遠申叔時而用子反也而暴慢是親注謂近暴戾慢惰之人讒貸處穀注貸古通作忒字穀祿也法言法行處辟注辟罪也音義辟房益反殀替天道逆亂四時注短折曰殀替廢也音義殀於兆反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注幼風謂幼眇之樂漢書曰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卽所謂靡靡之音也御陳也歷失制注閏餘乖次歷數失序攝提失方鄒大無紀注攝提六星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鄒大漢書作孟陬聲之誤也太史公書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楚辭曰攝提貞於孟陬謂建寅之月音義盧注云邦當字誤爲鄒或深聲誤爲鄒也不告朔於諸侯注告或作班周禮太史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周衰天子不頒朔於天下故春秋左氏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音義穀梁十六年疏引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於天下玉瑞不行注陳列曰玉執之曰瑞周禮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注政讀爲征言諸侯以力相征不復修朝覲之禮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注南方曰蠻東方曰夷言蠻夷者舉東南以見西北又蠻先於夷周之化先於南方也周禮職方氏言四夷八蠻明堂位言九夷八蠻爾雅言六夷六蠻此言六蠻四夷隨文以見義也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注臻仍也霜雪大滿注滿盈也甘露不降百草殤黃注說文解字曰蔫菸也蔫爲古今字月令曰草木黃落音義殤於乾反五穀不升注升登也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民多夭疾注短折曰夭六畜餘胔注餘當爲瘠字之誤也瘠病胔瘦也音義胔秦昔反胔楊氏不作胔袁氏程氏本作瘠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注盧僕射曰帝皇之世無災疫故百姓不議管子曰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殀傷厥身失隆天下注隆損也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注與及也音義楊氏下字衍公懼焉曰注懼讀曰瞿驚貌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注懼恐也

少閒第七注此記君臣之分不同因陳五王之德而終戒其失政於大戴屬七十六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注閒息也音義閒音諫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注愀爲變色貌遷席避席也音義愀親小反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注言君臣異道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注言師事子而不可以言情其私所聞者不同於此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言情於臣則不君注君尊而臣卑故臣當盡情而君則否淮南王書曰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音義下句君而下袁氏程氏朱氏本皆有不字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注錯置也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注通上下之情音義吾盧氏本作君度徒洛反權其輕重居之注稱量其所輕重管子有輕重篇準民之色目旣見之注準望也旣盡也音義準袁氏孔氏本作准鼓民之聲耳旣聞之注鼓讀如鼓動之鼓動民之德心旣和之注賈誼書曰剛柔得適謂之和通民之欲兼而壹之注壹讀如壹是之壹言皆稱民之欲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注論語曰汎愛衆而親仁其不能者敎之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注言可行於家不能行於國公曰可以爲家胡爲不可以爲國國之民家之民也注君有國大夫有家其民同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注盧僕射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同名同食曰同等注等類也周禮大司徒曰以儀辨等音義食朱氏本作位唯不同等民以知極注極中也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閒以示威於天下也注表記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祭法曰有天下者事百神諸侯脩禮於封內以事天子注封內封域之內古文以爲邦字大夫脩官守職以事其君注職分也管子曰大夫任官辨事莊周書曰能不勝任官事不治大夫之憂也士脩四衞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注盧僕射曰四衞四方之職曲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注仰視天文如張昏中可以種穀火昏中可以種黍菽虛昏中可以種麥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古者庶人皆知天文自後世私習有禁民閒始鬪焉不講矣俯事地理如青州宜稻麥雍州宜黍稷之類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注以用也呂氏春秋曰同異之分貴賤之別治亂之紀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注言有可同不可同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注禮之不同等者上制之以防閑民民不能喻而反以謂害己此其不同也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注孔檢討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君同於民心也服役聽命唯君所使民同於君心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注上以此令下下以此應上施用也此其同也音義報高安志作服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注猶古猷字遠大

之謀緣近小始將行重器先其輕者注有發也喻鬼之有序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注淮南王書曰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結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政曰正注陰陽得其正地政曰生注地生萬物人政曰辨注辨別不同等者乃自然之序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注木曰華草曰英榮而不實曰秀孚讀如孚甲之孚言根本正則草木皆應候而生矣此官民之道也注官治也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注曲禮曰少間願有復也子曰昔堯取人以狀注觀其容貌音義貌以袁氏程氏盧氏本皆作貌舜取人以色注顏色禹取人以言注言者心之聲湯取人以聲注樂記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文王取人以度注觀其志量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注盧侯射曰四代據文武殷或曰文王取人以度四代謂兼之也顧炟謂堯典錄於虞書唐統於虞故稱四代公曰嗚善之不同也注言五王取善之不同子曰何為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注其德同也公曰人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注狀既不同善亦難知公曰五王取人名有以舉之胡為人之不可知也注言既舉而用之矣何為其不可知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注類而視之儗而望之音義比蜺反相息亮反五王取人各以已焉是以同狀注言各以己度人故所取皆同狀也呂氏春秋曰得之身者得之人失之身者失之人中庸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注言不能如五王五王取人丘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丘則否注君臣有同等故傳說以致於君於丘則不然音義袁氏程氏高安本否下有能字亦又不能注言無五王之位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注蒙蔽也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胡為其蒙也注純大也詩曰文王之德之純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注非生於異州言人皆可以為堯舜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注布之言播也散亦布也音義功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作器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注虞書曰宅朔方曰幽都交趾古交州地墨翟書曰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西王母來獻其白琯注西王母西荒國名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琯所以候氣說文解字曰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前零陵文學姓奚於泠道舜祠下得笙玉琯音義文選頭良詔注引白下有玉字

開元古經引作玉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注湯誥曰昭然明見舜之功德民明教通于四海注夏書曰聲教訖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注肅慎一作稷慎北狄地名周書王會曰稷慎大麈發人鹿渠搜以鼩犬氐羌以鸞鳥皆海外國也太史公書曰舜南撫交趾西渠叟氐羌北發息慎新序曰舜立為天子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音義漢書音義臣瓚讀北發渠搜南撫交趾為句北對舉之文選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注受天命為天子音義袁氏程氏盧氏本無崩字乃遷邑姚姓于陳注遷邑于陳謂改封虞氏之後說文解字曰虞舜居姚墟因以為姓孔檢討曰陳者因周所封言之夏時舜後邑于虞傳稱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也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注物謂典章法度春秋左氏傳曰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使力謂盡力溝洫之類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注淮南王書曰禹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四夷納職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注太史公書禹傳啟太康仲康相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發癸癸即桀也凡十七世諡法曰賊殺多人曰桀桀不率先王之明德注春秋左氏傳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乃荒耽于酒注耽古湛字沈也音義耽直蔭反下同淫失于樂注泆謂蕩泆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于三衢音義樂音洛下同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注淮南王書曰桀為璇宮瑤臺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音義袁氏程氏本無臺字汙池土察注汙窪也察深也晏子春秋曰今君窮臺謝之高極汙池之深音義汙屋孤反下同汙音停水曰汙以民為虐注謂逞其殘虐大史公書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不堪粒食之民惛焉幾亡注惛讀如夏閔之閔乃有商履代興注履湯名論語曰予小子履易緯曰湯名乙白虎通義曰湯本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為名故改履名乙以為殷家法也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注觀讀如觀兵之觀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注嫌近也太史公書曰桀乃召湯而囚之夏臺音義則朱氏高安本俱作別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注刈翦也洪範五福一日考終命故民以疾死為幸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注太史公書曰湯走鳴條遂放而死佐謂幸顧之屬乃遷姒姓於杞注姒禹姓太史公書曰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發厥明德順民注呂氏春秋曰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遂其賢良

順民所喜天心喬地注音愛也如年穀順成作物配天制典慈民注制其典章皆以惠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注八政洪範所陳是也殷曰總章周曰明堂合諸侯而施教焉盧侯射曰總章重屋之西堂於此命事取萬物之成功也音義總袁氏程氏本作總古總字服禹功以修舜緒為副于天注緒業也副猶配也詩曰克配上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注詩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墨翟書曰湯奉桀眾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不賓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注破衰也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注太史公書湯傳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凡二十二世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注管子曰發其明府之法瑞而稽之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近者說遠者至注太史公書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天道復興書大傳曰武丁側身修行重譯而朝者六國音義服袁氏程氏盧氏本皆作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崩殷德大破注太史公書曰帝甲淫亂殷復衰帝乙立殷益衰音義卒袁氏程氏盧氏本作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注太史公書曰武丁傳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辛辛即紂也凡九世諡法曰殘義損善曰紂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于樂注太史公書曰好酒淫樂嬖于婦人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注呂氏春秋曰紂作為璇室築為頃宮新序曰紂為鹿臺七年而成汙池土察以為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注忽然言易也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注昌文王名霸謂率諸侯以服事紂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注淮南王書曰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乃拘文王於羑里音義則袁氏程氏朱氏高安本作別乃退伐崇許魏注太史公書文王受命六年伐崇侯虎盧侯射曰許魏不在五代諡時小伐也顧炟謂許魏當為討邑字之誤也崔書大傳作耆太史公書作饑今尚書作黎皆聲相近事在受命五年班固典引曰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以客事天子注盧侯射曰客事天子謂忍而臣之震炟說呂氏春秋曰文王貌受以告諸侯顧炟謂客當作窓說文解字曰窓敬也古恪字文王寬受天命作物配天制典用行三明注三民天地人之顯道

（與袁氏孫氏盧氏本俱作無）親親尙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注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于天下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注肅愼在東方北發在北方渠搜在西方氐羌在南方懋虞夏商周皆來朝中國其嗣世也遠矣君其志焉或徯將至也注徯待也言君有志繼周之衰海外之國皆將至也（音義徯胡雞反袁氏孔氏本俱作傒）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注煩多也如讀作而諸古通作者字言陳五王之德多而益多太史公書曰臣多多而益善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注如讀作而財古通作裁字曰於此有功匠爲注工師之屬有利器焉注斧斤之屬有措扶焉注棄之曰措舉之曰扶喻人君爲政有賢才法度而又審其善者舉之其不善者去之以時令注審陰陽之宜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注如讀作而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可以知古可以察今注古今一理可以事親可以事君注君親同致可用于生又用之死注生死共制吉凶並興注謂不相悖禍福相生注知其相倚之故卒反生福大德配天注言終降福以配天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注懼無以立政（音義愀親小反）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聞也注如讀作而言當守其所知以觀其所聞（音義知如袁氏本作而觀聞孫氏程氏本作聞觀）時天之氣用地之財注時承也鄭君注內則曰詩之言承也時詩聲相近管子曰緣地之利承從天之指承朗時也以生殺於民注凡所以生殺民者皆法於天地民之死不可以教注孔檢討曰民之死也必不可以教而後殺之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注言行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注未足而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注前後左右無不具舉（音義孔氏本不足下脫臣恐其足四字非）君既教矣安能無善注君既教之民必應之以善此臣不恐其不足也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未之成也注豐大也如讀作而（音義未袁氏孫氏盧氏本作末）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注由臣言之未盡凡草木根鞁傷則枝葉必偏枯注盧僕射曰鞁當字誤爲鞁韓非曰掘其根本木乃不神（音義偏袁氏程氏本俱作徧）偏枯是爲不實穀亦如之注穀當爲民字之誤也盧僕射曰民以君爲本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注孔檢討曰小人字當到置之言失政之害大則及人小則及畜穀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注夏商謂桀紂子曰紂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注魄形也言天絕夏商之生不降之德春秋左氏傳曰天奪其魄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蔓未虧注蔓當爲垂字之誤也垂古通作垂字謂邊隅也孫卿書曰疆垂不喪人民未變注變謂流徙鬼神未亡注祭祀不失水土未絪注絪猶亂也謂山川崩竭國語曰水土演而民用也（音義絪於眞反）糟者猶糟注酒滓曰糟喻俗之薄實者猶實注喻俗之厚玉者猶玉注謂不變色書大傳曰在內者皆玉色血者猶血注血憂也易曰有孚血去酒者猶酒注謂飲酒宴樂此皆非失政優以繼湛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注優謂遂隨不斷湛忍也管子曰人君好田好內污行非其慾唯優與不敏爲不可不敏即忍也是時魯君弱臣强三家柄政故夫子以是戒之（音義湛下含反）非天是反人自反注謂無君臣上下之分（音義自袁氏程氏本俱作是）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注春秋左氏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公曰善哉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六之二十四

補遺

大戴記武王踐阼（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

禮記學記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注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尙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屛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正義曰武王踐阼以下皆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也云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者武王言黃帝顓頊之道恆在於意言意恆念之但其道超忽足遠亦恍惚不可得見與語辭今檢大戴禮唯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與今同或後人足黃字耳云丹書者師說云赤雀所銜丹（據下文丹當作瑞）書也云端冕者謂玄冕也其衣正幅與元端同故云端冕故皇氏云武王端冕謂袞冕也案記魏文侯端冕謂元冕也云師尙父亦端冕者案大戴禮無此文鄭所加也云西折而南東面者案大戴禮唯云折而東面此西折而南（下疑脫西字）南字亦鄭所加云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者皇氏云王在賓位師尙父主位故西面（下當有此字）王庭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其丹書之言案大戴禮云其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强怠勝敬者亡瑞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與瑞書同矣凡事不强則枉不（本書作枉）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傾其世王聞書之言惕然若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及凡鑑盂盤楹杖帶履劍矛爲銘銘皆各有語在大戴禮也琳案鄭注孔疏及今大戴記知此書轉相改易者多矣注本云黃帝顓頊之道孔所見大戴無黃字謂鄭所見古本有者是也謂後人足黃字恐非然唐初本已無何今本反有此後人依注所加也注首有昔字疑衍文正義及大戴皆無云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者意讀爲抑言其道至今猶存乎抑亦恍忽不可得見歟論語求之與抑與之與隸釋載石經論語作意與之與此意爲古抑字之證孔氏不識故讀存乎意爲句王齊三日端冕今作三日王端冕齊字脫而王字剏疏不言

注與大戴有異則孔所見大戴作王齊三日也師尚父亦端冕孔以爲鄭所加故皇侃以武王爲袞冕魏文侯爲元冕不更言師尚父爲何冕則皇氏所據大戴亦無此文西折而南東面據孔見大戴無西南字今大戴並同鄭注亦後人依注所增非唐以前之舊也又丹書本云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其敬勝怠者吉云云是瑞據衍畧丹書之言孔氏引以爲證故兩句增爲四句然精義已包兩句中矣乃後人貪其字句煩多因取以改易丹書誤甚丹書下文不強則枉云云正承上文敬勝怠者強而由言之若依今本上四句中無強字安得於此忽言不強又上已言怠勝敬者滅此又云枉者滅廢不複沓乎故知此爲唐以後人竄改無疑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二句亦當從正義族引盖三代以前子孫不仁而守者有之矣未有及身不仁而得之尚可延至十世者今本倒作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是惑於後世順守逆取之言而私改也必須其世謂及身而亡今作必及其世亦非凡作机俗字據正義知武王有盂銘今闕或疑今云於盥盤爲銘焉盂盤卽盥盤余案大戴云於觴豆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一物而重名者因多若正義所述則凡盥盂盤楹杖帶履劍矛十字爲十物必當更有盂銘方足數且盥是沐浴器盂則說文云飯器爲二物無疑 [illegible]

四戶八牖

大戴禮盛德篇今本明堂篇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盧抱經先生孫頤谷志祖定作八牕牕與窗通云若是每室之數下可不必再贅并改白虎通辟雍篇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爲證志祖竊以爲不然此書古本作八牖非八聰也禮記明堂位疏戴五經異義引戴禮說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正作八牖且下句道一共字則爲總計之數義更明顯使改八牖爲八窗將四戶亦可改爲四闥乎四戶八牖與四闥八窗言各有當也不必合而爲一且下文又有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古人文章正不嫌複又何疑於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語爲贅設乎 孫侍御讀書脞錄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二十五

大戴禮記考證彙編目錄

朔月見　本卷二
初從蓋助厥母粥傳循不食於母也　肆拾正誤拾玖
綏多士女　本卷一
梁兼采蘩傳兼采也　肆拾正誤拾玖
梁用胡子旁勃也　同上
見小虫至而後著　同上
田鼠螺也者　本卷一
推之不必取故言推而不言取　肆拾正誤拾玖
來降燕乃睇至謂之室何也　同上
有鳴倉庚　本卷一
其類　本卷一
田鼠化為鴽　本卷一
鴽者　本卷一
鳴札傳札者宿縣也　肆拾正誤貳拾
良蜩至五采具　同上
唐蜩至鳴也　同上
初昏大火中至狀褒時也　本卷一
菽糜　肆拾正誤貳拾
蓄蘭　本卷一
已在經中又言之何也　肆拾正誤貳拾
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本卷一
頒馬傳分大夫卿之駒也　肆拾正誤貳拾
將閑諸則　肆拾正誤貳拾
鳴始摯故言摯云　同上
狸子肇肆傳或曰肆殺　同上
蟬　本卷一
灌荼傳灌聚也　肆拾正誤貳拾
丹鳥羞白鳥至不盡食也　同上
辰也謂星也　本卷一
煥人從傳從者從摯也　肆拾正誤貳拾
離蟄而善以離而善　同上
熊羆貊貉鼶鼬則穴　同上
豺祭獸傳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同上

初昏南門見　本卷二
南門見　肆拾正誤貳拾
于時月也萬物不通　同上
納卵蒜　本卷一
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本卷一
旦睹　本卷一

保傅

因舉以禮　肆拾正誤貳拾
固舉之禮　本卷一
有司齊肅端冕　肆拾正誤貳拾
有司參肅興　本卷一
參夙興　本卷一
教固已行矣　肆拾正誤貳拾
此三公之職也　同上
閑博　本卷一
左視右視　本卷一
夫習與正人居至不楚言也　本卷一肆拾正誤貳拾
習慣如自然　肆拾正誤貳拾
習貫之爲常　本卷一
則入於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本卷一　肆拾正誤貳拾
而恩相及矣　肆拾正誤貳拾
而功不遺矣　同上
功不匱　本卷一
退習而考於太傅　肆拾正誤貳拾
而匡其不及　同上貳拾
達其不及　本卷一
此五學者　肆拾正誤貳拾
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　同上
有虧膳之宰　同上
徹去膳　本卷一
有敢諫之鼓至擊之以自聞也　肆拾正誤貳拾
鼓夜誦詩至民語　本卷一
工誦箴諫　肆拾正誤貳拾

故切而不攙　肆拾正誤貳拾
所以明有別也　同上　本卷一
所以明有孝也　肆拾正誤貳拾
趨中肆夏　同上
聞其聲不嘗其肉　同上
注王藻曰　同上
明堂之位曰　同上貳拾
博聞而強記　同上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　同上
其輔翼天子　同上
天子　本卷一
所尚者告訐也　肆拾正誤貳拾
今日即位而明日殺人　同上
深爲之計者　同上
謂之訞言　同上
彼其所以習導之者　同上
而視已事　同上
然而不能從　同上
然而不避者　同上
不辭　本卷一
紛數諍而不能相通　肆拾正誤貳拾
雖有死不能　本卷一
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　肆拾正誤貳拾
不知君國子民之道　同上
不中於刑獄　同上貳拾
凡是共屬太傅之任也　同上
妄願咳唾　同上
趨行不德　同上
隱肆琴瑟　同上
天子燕辟廢其學　同上
寡贍其學　本卷二
已諾　本卷一
不博不習　肆拾正誤貳拾

曾子立事

殆於身之矣　拾肆正誤念壹
殆於以身遂之也至反之矣　同上
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同上
可以知其術也　同上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本卷一
其下亦能自彊　拾肆正誤念壹
亦可謂棄民矣　同上
其次而能夙絕之也　本卷一　拾肆正誤念壹
亦殆勉於罪矣　拾肆正誤念壹
是故君子爲小至勿慮存焉　同上念壹
勿慮　本卷一
亦猶用慶賞於國家也　拾肆正誤念壹
鮮不濟矣　同上
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同上
已之而勿面也使之而勿貌也　同上

曾子本孝
庳亦弗憑　拾肆正誤念壹
隱不命　同上
曾子惡言死焉　同上
孝子游之　同上
暴人違之　同上
以不敢忘其親也　同上
以正致諫　拾肆正誤念壹
以力惡食任善　同上
不敢臣三德　同上

曾子立孝
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　拾肆正誤念壹
盡力而無禮　同上
則小人也　同上
致敬而不忠　本卷一
則不入也　拾肆正誤念壹
敬以入其忠　同上
子曰可也　不可人也　本卷一　同上

曾子大孝
諭父母於道　拾肆正誤念壹
安爲難　同上
可爲能終也　同上
諫而不逆　同上念壹
加之如此謂禮終矣　本卷一　同上

曾子事父母
作亂　本卷一
單居離問至有道乎　拾肆正誤念壹
曾子曰有愛而敬　同上
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　同上
孝子無私樂　拾肆正誤念壹
未得爲人子之道也　同上
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　同上
也兄事之　兄事之　本卷一
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　拾肆正誤念壹
夫禮至小之自也　同上
辱事不齒　同上

曾子制言
行之則行也　拾肆正誤念壹
天下無道故若　本卷一　拾肆正誤念壹
貧賤吾恐其或失也　拾肆正誤念壹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　本卷一　拾肆正誤念壹
反親　本卷一
白沙　本卷一
水非水不流　拾肆正誤念壹
行則爲人負　同上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　同上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　同上
君子視死如歸　同上
兄弟之讎不與聚國　同上
族人之讎不與聚鄰　同上
君子有盛教如愚　同上

恥不知而又不問　拾肆正誤念壹
是謂窮民也　同上念貳
有知焉謂之友　同上念貳
膚孰能親汝乎　同上
庸孰　本卷一
不懷厚祿　拾肆正誤念貳
凍餓而守仁　同上
雖獨也吾弗親也　同上
比說而取友　同上
仁之見逐至君弗爲也　同上念貳
固不難　本卷一
雖諫不受必忠曰智　拾肆正誤念貳
手足不揜四支不被　同上
有士者之羞也　本卷一　拾肆正誤念貳
是故君子以仁爲尊　拾肆正誤念貳
舜惟以仁得之　本卷一　拾玖正誤念貳
貴聚之富也　拾肆正誤念貳
行爲表綴　本卷一
以殁其身　拾肆正誤念貳
不通患而出危邑　同上
國有道則突至突若出焉　同上
夫有世義者哉　同上
恭者不入　拾肆正誤念貳

曾子疾病
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　拾肆正誤念貳
疑矣　本卷一
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　拾肆正誤念貳
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本卷一　拾肆正誤念貳
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拾肆正誤念貳
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　同上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同上

曾子天圓
離而聞之云乎　拾肆正誤念貳

本卷一

陸終娶於鬼方氏　拾肆正誤貳叁

季連產付祖付祖產穴熊　同上

其裔孫鬻熊至有子三人　同上

其季之名爲疵　同上

衞是也　韓是也　彭是也　鄭是也　邾是也　楚是也　拾肆正誤貳叁

皆有天下　同上貳叁

上妃有邰氏之女至簡狄氏生契　同上

次妃陳豐氏之女至生摯　同上

娶於散宜氏散宜氏之子　同上

娶於帝堯帝堯之子　拾肆正誤貳叁

娶於有莘氏有莘氏之子　同上

禹娶於塗山氏塗山氏之子　同上

勸學

槁暴不復挺者　拾肆正誤貳叁

干越　本卷一

參已　故知明則行無過　本卷一

跂而望之　升高而博見　本卷一

通中正　本卷一

殆敎亡身　本卷一　拾肆正誤貳叁

千里　本卷一

朽木不知　本卷一

行歧塗者不至　拾肆正誤貳叁

不積不至　本卷一

濁　本卷一

豈有不聞哉　拾肆正誤貳叁　其流行庳下　同上

弱約徼通似察　同上

以注量必平　同上

必以東似意　同上

子張問入官

有善勿專　拾肆正誤貳叁

進是利而除是害　同上

量之無彼民之餅　拾肆正誤貳叁

若此則身安譽至　同上

明不可弊　本卷一

故天下積也　拾肆正誤貳叁

情之道　本卷一

調悅者情之道也　拾肆正誤貳叁

善政行易則民不怨　同上

言調說　本卷一　拾肆正誤貳叁

詳以失之　同上

服汗　本卷一

亘上　始故　本卷一

故佚於取人　拾肆正誤貳叁

佚於取事　同上

民之離道必於上之失政也　同上

尊嚴而絕　本卷一

有本能圖　拾肆正誤貳叁

情通暢而及乎遠　本卷一

不可以不知至民之情　拾肆正誤貳叁

疏統塞耳　同上

不可教　本卷一

雖行必鄰矣　拾肆正誤貳叁

盛德

則飾明堂也　拾肆正誤貳叁

致愛　本卷一

貴賤有序　本卷一

則飾朝聘之禮也　拾肆正誤貳叁

生於長幼無序下脫文　本卷一

明夫婦之義也　拾肆正誤貳叁

以順天地　同上

刑法者　本卷一

論吏德行　本卷一

治國之要也　拾肆正誤貳叁

太史內史　本卷一

法　本卷一

民必走　拾肆正誤貳叁

司徒之官以成德　同上

亦所進退緩急異也　同上

明堂者古有之也　同上

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　同上

其外名曰辟雍　同上

堂高三丈　同上

東西九仞　同上

九室十二堂　同上

室四戶八牖　同上　本卷一備遺

揖朝出其南門　拾肆正誤貳叁

千乘篇

執事正也　拾肆正誤貳叁

此國家之所以長也　同上

庶虞章　本卷一

方夏三月於時至皇考　本卷一

大曰溝　拾肆正誤貳叁

貸　本卷一

褭灌浸　本卷一

太古食壯者之食　本卷一

地移民在今之世　本卷一

故年穀順成　拾肆正誤貳叁

四代

吁爲其色　本卷一

可以表儀　本卷一

與　本卷一

天德嗣堯　本卷一

楣機　本卷一

變從　本卷一

虞戴德

君已問之　拾肆正誤貳叁

是非反天而到行耶　同上

不告朔於諸侯 拾肆正誤貳肆

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 同上

交伐於中國 同上

霜雪大滿 本卷一

此大上之不論不議也 本卷一

少閒 一

同名同食曰同等 拾肆正誤貳肆

故天子昭百神於天地之間 本卷一 拾肆正誤貳肆

大猶已成至發其小者 拾肆正誤貳肆

昔堯取人以狀 同上

海外肅慎至氏羌來服 本卷一 拾肆正誤貳肆

順民天心嗇地 本卷一

乃有周昌 拾肆正誤貳肆

許魏 本卷一

制無 本卷一

煩煩如繁諸乎 拾肆正誤貳肆

而君財之 同上

發而用之 同上

禍福相生 同上

而以闚觀也 同上

君曰不足臣則曰足 同上

民亦如之 同上貳肆

上失政大及人嗇穀 同上

彊蔽未虧 同上

朝事

掌諸侯之儀 本卷一

典命諸侯之五儀至爲伯 本卷一

諸臣之五等之命 拾肆正誤貳肆

各如其命之數 同上

所以明別義也 本卷一

樊纓十有二就 拾肆正誤貳肆

率諸侯而朝日于東郊 同上

公子上等至子男于下等 同上

習立禮樂 本卷一

然使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 本卷一

所以正君臣之義也 拾肆正誤貳肆

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同上

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 同上

致饔既 同上

而外不相侵至務焉 同上

及大客之儀 同上

殷眺以除邦國之慝 同上

致禬以補諸侯之大 同上

計辭令 本卷一

以周知天下之政 本卷一 拾肆正誤貳肆

不行禮義 本卷一

法 本卷一

投壺

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 拾肆正誤貳肆

諸勝者 本卷一

舉手曰請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 拾肆正誤貳肆

皆跪奉觶曰賜灌 同上

勝者跪曰敬養 同上

正爵既行請徹馬 同上

矢八分 本卷一 拾肆正誤貳肆

今日大射四正具舉 拾肆正誤貳肆

中獲既置 同上

壺腹修五寸 同上

御車之旌 本卷一

既獲卒莫 拾肆正誤貳肆

拾聲叡挾 同上

倨立 本卷一

若是者有常爵 拾肆正誤貳肆

公冠

其餘皆與公同也 同上貳肆

公元端與皮弁皆韠 同上

朝服素韠 同上

無樂 同上

皆元端 同上

其韠幣朱錦采四馬 同上

其慶也同 同上

遠于年 本卷一

惠于財 拾肆正誤貳肆

欽順仲春之吉日 同上

普遵大道之郊域 同上貳肆

推遠沖孺之幼志 同上

肅勤高祖之清廟 同上

六合之內靡不息 本卷一 拾肆正誤貳肆

本命

分於道謂之命 拾肆正誤貳肆

故命者至必有終矣 本卷一

人莫違焉 拾肆正誤貳肆

或分得其長或分得其短 同上

徹昀 本卷一

十有六精通 拾肆正誤貳肆

辰故 本卷一

陰以陽化 拾肆正誤貳肆

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 本卷

二八十六然後精通 拾肆正誤貳肆

太古男五十而室 本卷一

八者維綱也 拾肆正誤貳肆

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 同上

以一治之也 同上

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 同上

面詬而已 同上貳肆

及日 本卷一

不百里而犇喪 拾肆正誤

揣成之道 本卷一

然以正婦德也 拾肆正誤貳肆

喪父喪子不敢　拾肆正誤貳肆

喪父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　同上

多言去　本卷一

盜竊爲其反義也　拾肆正誤貳肆

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同上

易本命

注易說曰　拾肆正誤貳肆

達道德者　本卷一

太初者氣之始也　拾肆正誤貳肆

故偽鹿六月而生也　同上貳肆

八月化　本卷一

其餘各以其類也　拾肆正誤貳肆

咀噍　本卷一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下脫文　本卷一

與月盛虛　拾肆正誤貳肆

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　本卷一

食肉者勇敢而悍　拾肆正誤貳肆

大戴禮記雜錄目錄

大戴禮記目錄　壹拾正誤壹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

大戴篇目與別錄異同　肆拾正誤壹

大小戴記並在記百三十一篇中　見卷七之十六禮記雜錄

大小戴記篇目異同　同上

大小戴禮記考　同上

大戴記八十五篇　同上

小戴記四十九篇　同上

跋大戴禮記

大戴稱逸禮

大戴禮有爾雅篇

記夏小正星象

夏小正昏旦星說

曾子十篇注釋序

朝字下脫儀字

大戴禮記逸篇

大戴記曲禮篇

謚法篇

劉熙謚法註

王度記

戴吉士與盧侍講書　正大戴記印本俗字

王言

註　袵席之上還師

王言篇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袵席之上還師案大人曰還師上亦當有乎字與上乎字相對不言還師乎袵席之上而言袵席之上乎還師者變文以避複耳下文云此之謂袵席之上乎還師則此文原有乎字明矣楊雄博士箴云大舜南面無爲而袵席乎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師與懷爲韻袵席乎還師卽用大戴之文古文苑博士箴乎字譌作平章樵以平字絕句而釋之曰舜恭己南面不下席而天下平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　王尙書經義述聞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敎戴先生校本刪去則貞二字改正爲政而以則政亦不勞矣作一句讀海寧陳氏觀樓曰案貞正與強果相應猶上文恥爭之於惡貪也則貞則正四字當不誤觀前後文法上兩段末句一曰明王奚爲其勞一曰明王焉取其費此段之末曰七者布諸天下云云後段之末曰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云云皆兩兩相對此處忽插亦不勞矣四字則語意不倫蓋因上文不勞而誤衍也戴刪則貞二字又改正爲政以則政屬下句讀皆非家大人曰此謂七敎總承上七事而言則此上不當有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十二字皞以亦不勞矣爲衍文是也民皆有別則貞則正本作民皆有別則貞正乃是上强果則下廉恥之注文誤入正文耳此篇盧注全脫唯此七字誤入正文是以至今尙存而正上又衍一則字家語作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節字有誤此之謂七敎無民皆有別以下十二字是其證　同上

如灌　脩其灌廟

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引之謹案棄惡如灌文義不明灌當爲濯字之誤也言民之棄惡如洒濯之去垢也孔氏撝約補注引左傳洒濯其心以釋之是

矣但未破灌爲濯耳王肅作家語王言篇全襲此篇之文又未審灌爲濯之譌而增益其文曰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斯爲謬矣又千乘篇脩其灌廟建其宗主孔曰灌社遠也社有灌木因以爲名引之謹案古無謂社爲灌者孔說非也灌亦當爲濯濯與祧古字通周官守祧鄭注曰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翟兆古聲相近故從翟從兆之字多相通顧命王乃洮頮水鄭讀洮爲濯小雅大東篇佻佻公子韓詩佻作嬥嬥小書祧采家本祧作濯祭法曰遠廟爲祧祧廟猶言廟祧周官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漢書王莽傳曰定祧廟立社稷 同上

此之謂也

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家大人曰此之謂也四字涉上此之謂而衍上文曰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乎還師故此釋之曰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則不當更有此之謂也四字明矣下文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與此文相對亦無此之謂也四字 同上

致其征

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家大人曰征字已見上文此不當復言致其征致其征當爲改其政與誅其君弔其民文同一例政征聲相近又涉上下文征字而誤改致亦字之誤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 陳禹謨本又改爲致其征 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四引此竝作改其政家語同 同上

哀公問五義 生乎今之世

哀公問五義篇生乎今之世家大人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皆四字爲句則生下不當有乎字疑淺學人依中庸加之也荀子哀公篇家語五儀篇皆無乎字下文同 同上

盡善盡美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家大人曰雖不能盡善盡美本作雖不能盡善美與雖不能盡道術對文今本作盡善盡美下盡字乃淺人依論語加之也荀子作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亦以徧美善對盡道術韓詩外傳作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亦以盡乎美善對備乎道術家語作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文雖小變而亦以備百善對盡道術漢酸棗令劉熊碑雖未盡道善必有所由處幷四句爲兩句而句法仍與此同則此文本作盡善美明矣 同上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 各本而下誤作其今據下文及荀子改 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家大人曰置讀爲德荀子作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不德不伐猶繫辭言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也 釋文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爲德 文王官人篇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逸周書置作德荀子雲賦功被天下而不私置亦謂雲之功及天下而無私德也 楊注置讀如字非是見荀子 是德置古字通

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害者患也 集說注及呂氏春秋重己篇注竝云患害也患害一聲之轉患可訓害害亦可訓患 言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成十五年左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言患伯宗之直言故譖而殺之也又襄三十一年傳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昭十五年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楚策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皆古人謂患爲害之證也今人猶謂患病爲害病 同上

君子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則可謂君子矣 各本脫則字今據上下文補 家大人曰猶然上衍君子二字上文曰所謂君子者下文曰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則此句內不當更有君子二字荀子家語皆無 同上

然不然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家大人曰然不下不當更有然字不讀爲否然否與取舍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荀子無 同上

禮三本 利省

禮三本篇利省 宋本及明程本沈本竝作省 之不卒也荀子禮論篇省作爵楊倞注曰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於筵前也引之謹案省當作雀字形相近而譌雀即爵也說文曰爵禮器也象爵之形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盧本孔本徑改爲爵義則是而文則非矣爵與省字不相近無緣誤爲省也 同上

發齊

禮三本大昏之未發齊也孔氏廣森補注發始也昏禮將親迎必先齊音齋顯熗案史記禮書發作廢廢發古字通用齊當作嚌儀禮士昏禮皆振祭嚌肝宋張淳儀禮識誤引釋文嚌作齊云從口者後人加之未廢嚌合巹卒食以前 同上

大路車

大路車之素幭也家大人曰車字後人所加大路即車名再加車字則贅矣經傳皆言大路無言大路車者荀子及史記禮書皆無車字 同上

哭不文

三年之哭不文也顯熗案史記禮書作不反文反皆當爲偯字之譌孝經喪親章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唐明皇注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記閒傳大功之喪三哭而偯鄭注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楊倞荀子注不文謂無曲折也亦當作偯字 同上

禮察 承

禮察篇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家大人曰承讀爲拯 說文作抍 拯謂引取之也艮六二不拯其隨虞翻曰拯取也釋文拯作承 葉林宗影宋本如是通志堂本改承爲拯 云音拯救之拯渙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拯子夏作抍抍取也宣十二年左傳目於眢井而拯之釋文拯作承 葉本如是 云音拯救之拯列子黃帝篇使弟子竝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引方言出溺爲承 今方言承作拯 皆是引取之義明夷釋文云拯鄭云承也子夏作抍引字林抍音承據此則承亦可如字讀莊子達生篇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承亦謂引取之也漢書賈誼傳作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是承與引同義 同上

夏小正 何以謂之爲居

夏小正篇正月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耳家大人曰何以謂之爲居爲居二字因上文而衍傳凡言何以謂之者皆於之字絕句 下文雉震呴傳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稱曰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 何以謂之猶曰何以言之耳 高誘注秦策曰謂猶言也 此申明上文鴈以北方爲居之義非專釋居字

寒日滌

寒日滌凍塗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

大多也引之謹案曰非日月之月徧考經傳無以寒日二字連文者春日之日亦不得謂之寒日日當爲曰說文作吹云詮詞也字通作遹又作聿說見經傳釋詞爾雅爰于爰曰也爰粵于於也然則曰之爲言爰也於也寒曰滌者寒氣於是乎變也與詩言我東曰歸其湛曰樂見晛曰消昊天曰明昊天曰旦文義相似曰字皆語詞也說見釋詞下文越有小旱傳曰越于也越與粵同粵曰聲之轉其義一也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爆也而不言曰氣則其字作曰不作日可知書傳曰日二字相亂故曰誤爲日或讀寒日滌凍塗爲一句而云春日煖故凍釋而爲塗泥則於寒字不相連屬蓋古訓疏而句讀亦外矣 同上

鞠則見

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傳曰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孔氏補注曰戴震曰鞠讀爲𡁡字之譌也詩三五在東傳云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廣森按噣柳星也歲再見者正月昏見七月晨見引之謹案戴氏孔氏之說非也下文參中斗柄縣在下方言初昏則鞠見非初昏也正月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猶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下言初昏則上爲晨見明矣小正傳凡言星名者皆大星不在二十八舍之列南門織女是也鞠亦言星名則當與之同據月令孟春日在營室夏時日當在奎婁婁降婁也星必與日隔亥而後能晨見日在降婁則元枵晨見東方星之與元枵相近而最大者其北落乎史記天官書曰北宮元武虛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有一大星爲北落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注曰北落入危九度或即小正之鞠與元枵晨見則北落亦見矣若柳爲鶉火之星元枵晨見則鶉火伏矣何見之有又案傳云歲再見者蓋謂正月晨見六月昏見據月令孟秋日在翼夏時季夏日已在翼日入三商則元枵見於東方而北落與之俱見矣 同上

夏小正鞠則見解 洪震煊

正月鞠則見傳云鞠者何星名也則見也者歲再見爾解云天官書星無名鞠者近注家皆謂鞠星卽柳星則見爲昏見震煊謂鞠非柳星其虛星也案小正凡一月候數星者必一在晨一在昏四月昴則見者晨也初昏南門正者昏也五月參則見者晨也初昏大火中者昏也七月漢案戸初昏織女正東鄉者昏斗柄縣在下則旦者晨八月辰則伏者昏參中則旦者晨九月內火者昏辰繫于日者晨十月初昏南門見者昏織女正北鄉則旦者晨正月鞠則見若已爲昏也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又爲昏三星一候非小正例也蓋鞠則見者晨候也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則昏候也月令每月中星必一言昏一言旦本小正之法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三正月鞠則見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皆謂晨見五月晨見者參四月晨見者昴正月晨見者虛矣正月日躔在營室虛星東距日躔三十度許故晨見也小正凡言則見者皆謂晨見而後伏伏而再見柳自季夏以後無夜不見于天不應至正月始言則見南門之候于十月之昏也言見不言則也若虛星自十一月始伏至正月始見故經曰則見傳曰再見宜也爾雅釋詁云鞠盈也鞠有盈義盈虛相反鞠之爲虛其猶治之爲亂甘之爲苦與古人原有以義適相反命名者則謂虛星爲鞠星是也 經義叢鈔

綏多士女

大戴禮記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詩摽有梅正義云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周禮媒氏疏云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嫁女娶妻之時又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交昏於仲春儀禮士冠禮疏云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時也案士女猶云男女也據毛詩二禮疏皆引作綏多士女知今本作女士誤倒也周禮疏引冠子嫁女娶妻之時今本無嫁女娶妻作取婦蓋取婦足該嫁女矣冠子所以安士嫁女所以安女也余友閻百詩若璩云依今本作女士不通詩大雅既醉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文與夏小正合箋云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天既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琳謂此說誠精然恐失漢唐相傳之舊凡校勘書籍取其是者而已不必過求其精過求其精恐反近於穿鑿如此傳先言冠子而後言娶妻恐終是士字在女字上百詩爲之首肯 臧琳經義雜記

由魂螺也者

二月昆小蟲昆者眾也由魂螺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家大人曰舊本譌脫不成文理宛平黃氏本作昆者眾也由魂魂也 由與猶同 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案由魂魂也者動也當作魂魂也者動也黃本衍一由字孔讀曰魂爲句魂也者爲句非也一切經音義九及二十一引此竝云魂魂然小蟲動也是魂魂二字連讀 [illegible]經義述聞

有鳴倉庚 長股也

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四月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莊氏寶琛曰倉庚不名長股或曰二字亦與蜮也者不相聯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蜮也者之下或曰之上蜮與蟈同蟈鼃也廣雅鼃蟈長股也本此其商庚者三字則後人以意加之耳 因長股也三字誤在商庚也之下故後人又加商庚者三字以聯屬之 引之謹案莊說是也周官蟈氏注曰鄭司農云蟈當爲蜮蜮蝦蟇也元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名醫別錄曰鼃一名長股急就篇注曰黽一名螻蟈色青小形而長股是其證又案有鳴倉庚有字後人所加下文鳴鳩鳴札鳴蜮鳴弋皆直言鳴無言有鳴者後人據豳風七月之文以增有字而不知與小正之例不合也當刪正 同上

其類

三月羵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羵羵然家大人曰其類二字文義不明類當爲頒頒與貌同言其相還之貌羵羵然也下文云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是其例矣隸書頒類相似故書傳中頒字多譌作類 說見後[illegible]頒下 集韻類篇竝曰羵羵羊相還兒 同上

田鼠化爲鴽

田鼠化爲鴽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引之謹案化當爲則正月鷹則爲鳩傳曰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鴽正與此同又五月參則見傳曰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鴂則鳴傳曰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是傳凡言盡其辭者皆指則字言之若作化則傳必不言盡其辭矣蓋後人因月令言田鼠化爲鴽遂改則爲化而不知其與傳不合也 同上

鳩者

鳴鳩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家大人曰鳴而後知其鳩上不當有鳩者二字蓋衍文也十二月鳴弋傳曰先

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是其證 同上

初昏大火中　種黍菽糜時也

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家大人曰糜者鬻也鬻俗作粥與種字義不相屬此涉下文黍糜而衍也孔曰傳言經記心中者所以著種黍食菽糜之時耳於菽糜上加食字以解之殊有未安盧本於大火中下增種黍菽糜四字案盧以下文有菽糜以在經中之語以與已同故增此四字然但當增種黍菽三字不當增糜字也說見下條或改糜為糜糜音亦非也書大傳曰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尚書帝命期曰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淮南主術篇曰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辯物篇曰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皆言黍菽而不言糜蓋糜字從黍乃黍屬之不黏者玉篇穄關西謂之糜似黍不黏言黍則糜在其中不當於黍菽下別出一糜字也或又改糜為維糜維芑之糜尤非也糜音門乃赤苗嘉穀也春時已種之矣何待五月乎 同上

夏小正蓄蘭

夏小正五月蓄蘭傳為沐浴也唐徐堅初學記歲時部採艾懸於戶上注引玉燭寶典云以禳毒氣又引荊楚歲時記曰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採艾用灸有驗是日競採雜藥夏小正此月日當作蓄藥以蠲除毒氣據上文所引書知引夏小正蓄藥字非誤蓋古本也諸書說五月五日採藥者甚多今作蓄蘭徐氏所引同蓋楚辭浴蘭湯兮沐芳蕙今本蓋出此然小正所記皆要事若言為沐浴蓄之淺矣當從歲時記所引作蓄藥以蠲除毒氣方有關變理陰陽之事鏞堂謹案禮記月令孟夏之月聚蓄百藥注云蕃廡之時毒氣盛周禮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此傳蓋非原文後人見誤本如此因附會之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菽糜以在經中以與已同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戴先生新校本改時為是是為時盧本矩關作短閱云或曰當作豆鬻家大人曰舊本時是二字互譌當依新校本改正矩關或作短閱皆豆鬻二字之譌或謂經傳無謂菽為豆者非也投壺禮云壺中實小豆焉則周時已有斯稱傳之豆鬻正釋經之菽糜也孔引黃尚書曰矩法也以為食法之所關而記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傳云以在經中又言之何也時食豆鬻而記之者謂上經已言菽而此又言之特著其時食豆鬻耳非謂上經已言菽糜也盧未達傳意謂傳已在經中之云連糜字言之遂於上經內增糜字蓋失之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蟬

七月寒蟬鳴蟬也者蝭蠑也盧本於蟬上增寒字孔本不增家大人曰增寒字者是此是釋寒蟬非釋蟬也莊子逍遙遊篇蟪蛄不知春秋司馬彪曰蟪蛄寒蟬也一名蝭蟧蝭蟧即蝭蠑是蝭蠑乃寒蟬之異名若但謂之蟬何以別於上文之唐蜩乎 同上

辰也謂星也

八月辰則伏辰也謂星也家大人曰此當作辰也者房星也今本者譌作謂當依儀禮經傳通解本改星上脫房字當依初學記歲時部上引補凡傳之釋星名於二十八星則以其別名釋之若參也者伐星也大火者心也之屬是也非二十八星則但云星名而已若鞠者何也星名也南門者星也之屬是也房為二十八星之一則不得但以星釋之盧改星為心亦非也孔云小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於此言辰則伏於九月乃言內火 同上

初昏南門見

夏小正十月初昏南門見南門星在十月時方昏伏不得云見也孔檢討補注以初昏為昏姻謂是月始令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案小正之言初昏者屢矣何獨於此變其例乎戴東原直以初昏二字為衍文亦不得其說也惟震澤任氏兆麟本移下織女句於前云初昏織女正北鄉織女星名也南門見則旦南門者星名也似較有理諸家星經云四月之南門為亢十月之南門為東井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東井一曰天之南門可證以歲差法推之夏時十月東井正以初昏見東方也○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大衍歷議曰小正曰十月初昏南門見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見唐書歷志秦氏五禮通考曰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初昏二字衍文孔氏補注曰昏謂昏姻也是月始令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引之謹案秦說是孔說非也上文四月初昏南門正因此衍初昏二字耳不得曲為之說而以為昏姻也小正言初昏者凡五正月初昏參中四月初昏南門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皆謂日入以後今於嫁娶之始亦曰初昏則何以別於日入以後之稱初昏乎且何以初昏二字不置之他所而置之南門見之上使與初昏參中之相亂乎小正篇中未有溷殽無辨若此者也二月綏多女士傳曰冠子取婦之時也是嫁娶謂之綏女士如十月果言嫁娶則當云初綏女士乃與上文相應不當改變其文而曰初昏也二月綏多女士蓋舉嫁娶之最盛者言之而餘則從略猶周官媒氏但言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而不言他時之嫁娶也二月已言綏多女士何須十月又言初昏乎譬之四時皆有田獵而小正獨言十有一月王狩亦舉其最盛者言之不聞又言春蒐夏苗也小正傳釋經文多有前後相比例者如解正月鷹北鄉則引九月遰鴻鴈解獺獸祭魚則引十月豺祭獸是也綏多女士傳但言冠子取婦之時而不引十月初昏則十月未嘗言嫁娶明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納卵蒜

夏小正十有二月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編考經傳祭品皆用韭不用蒜夏小正納卵蒜疑當為納韭卵正月囿有見韭記韭之初生也十二月納韭卵記農人收子納之有司以昭祭事王彪之賦曰蒲韭冬藏謂卵蒜者本如卵納者納之君夫卵蒜納之君將何用此語蓋漢以後人附會 臧茂才經義雜記

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十有二月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引之謹案梁者二字蓋後人所加虞人即水虞也主者掌也魯語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韋注曰罛魚網也罝當作罜罜麗小網也是虞人之官主設罔罟也虞人主設罔罟故入梁取魚也故曰虞人官也主設罔罟者也上文主夫出火傳曰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文義與此相似若云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則義不可通 王尚書經義述聞

旦睹

隕糜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引之謹案旦當為且傳本睹作睹當為睹說為睹且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文云日冬至陽氣始動今本作陽氣至始動至字涉上文而衍至十二月之末則歲且更始陽氣將著故曰陽氣且睹

家大人曰鄭注易乾鑿度引夏小正十二月雞始乳今本脫謁保傅固舉之禮

保傅篇大子乃生固舉之禮家大人曰之當作以言大子方生固已舉之以禮矣桓六年左傳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是也以譌作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此已譌作之魏書李彪傳引此正作以賈子保傅篇漢書賈誼傳竝同同上

有司參夙興

保傅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盧辨注參職謂三月朝也孔氏廣森音義參夙興漢書新書並作齊肅通解云參乃齊字之誤而注文職字亦誤顧炬案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妻以子見於父男女夙興沐浴古三字作參盧本當作參字據注參下當有脫字經義叢鈔洪頤煊

參夙興

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家大人曰參夙興端冕本作齊夙端冕齊與齋同古書齊字作亝見玉篇及史記田儋傳形與參相似因譌爲參齊夙卽齋肅昭十三年左傳云下善齊肅是也說文肅持事振敬也夙早敬也是夙與肅同義故大雅生民箋云夙之言肅也後人不知參爲齊之譌又誤以夙爲夙興之夙而於夙下加興字遂致文不成義盧注云參夙今本參夙作參職夙字本作夙因譌而爲職謂三月朝也以參爲三月夙爲朝皆非也此是大子初生而見之南郊未及三月也然以參夙連讀則夙下之興字甚明太平御覽所引誤與今本同白虎通義姓名篇引此作齋肅端統宋小字本統譌作絻今本又改作綫魏書引此作齊肅端冕賈子漢書竝同王尚書經義述聞

閑博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家大人曰閑與博義不相屬閑博當爲博聞譌作閑又倒在博上耳初學記儲宮部引此正作博聞賈子漢書竝同同上

左視右視

故大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初學記引作故大子目見正事耳聞正言漢書作故大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賈子廼作初餘同漢書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家大人曰兩視字後人妄加之也左右前後皆大子所視也不當獨言左右視初學記引此無兩視字賈子漢書竝同同上

脫文二十三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今本脫去毋正至不能毋二十三字則文不成義當依漢書補入同上

習貫之爲常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今本脫天字據元本及盧注賈子漢書補習貫之爲常家大人曰習貫之爲常本作習貫如自然後人改之耳考盧注內有自然二字又賈子漢書皆作習貫如自然是其證也盧注又引周書習之爲常自氣血始以證少成習貫之義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謬矣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爲韻貫與然爲韻習貫二字連讀如自然三字連讀若云習貫之爲常則文不成義且與少成若天性不對而韻亦不諧矣同上

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及大子少長知妃色漢書同賈子妃作好家大人曰案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此說大子亦曰幼曰少長知好色曰既冠成人則作知好色者是也好妃則字相似故好譌作妃顏注漢書曰妃色妃匹之色於義未安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今本入于學作入于小學學者作小者皆涉盧注入小學而誤案盧注云古者大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是總說大子入學之事非正文作小學而盧釋之也旣云大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則是十五入大學非八歲入小學矣官宮亦字之誤廣雅曰學官也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鄭注曰謂始立學官者也漢書韓延壽傳脩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皆其證賈子漢書皆作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同上

功不匱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家大人曰匱本作遺遺棄也尙賢貴德則聖智在位而有功者不見棄故曰功不遺若云功不匱則非尙賢貴德之謂矣草書遺字作𨕡形與匱相似因譌爲匱祭義老窮不遺釋文遺一本作匱廣雅遺加也今本遺譌作匱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四通典禮十三及玉海學校類引此竝作遺陳禹謨本又改遺爲匱賈子漢書同同上

達其不及

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顧炬案達當讀作撻禮記文王世子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下文則有司過之史盧注太子齒於學有榎楚之威亦謂撻也經義叢鈔顧炬

徹去膳

過書而宰徹去膳家大人曰此本作過書而宰徹其膳今作徹去膳詞意鄙俗乃後人所改也初學記儲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竝引作徹其膳賈子作收其膳王尚書經義述聞

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

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家大人曰士傳民語上當有大夫進諫四字白虎通義曰禮保傅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是其明證矣賈子保傅篇及漢書賈誼傳竝作大夫進謀又案工誦正諫之下盧注有大夫諫之以義云云當卽是大夫進諫四字之注因正文脫去故溷入上注耳同上

有別

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別也家大人曰有別本作有敬此涉上注以別內外而誤也朝日夕月皆所以教敬四代篇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朝事篇曰天子率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周語曰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義竝與此同故盧注云教天下之臣也今本有敬作有別則與盧注不合矣南齊書禮志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竝作所以明有敬也賈子漢書同同上

天子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又下文曰天下之命縣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夫教得而左右正各本此下衍左右正三字今據賈子漢書刪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盧注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據此則盧所見本已作天子盧氏抱經據此注以作天子者爲是非也辯見下家大人曰天子皆當作大子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耳上文天子春朝朝日云云是說古天子之事故總結之曰是天子不得爲非也又天子疑則問云云是說成王爲天子時事又下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云云是說三公以下諸臣之職皆不指教大子而言故皆言天子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大子有此具也是承上成王爲大子有三公三少以諭教之左右前後皆正人而言故曰大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大子正矣若作天子則語意不倫賈子漢書皆作大子是其明證矣又案此篇自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於賈子爲保傅篇所說皆教大子之事自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至大史之任也於賈子爲傅職篇所說皆天子之事當

分別觀之同上

不辭

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家大人曰辭當作辟字之誤也辟與避同謂避前車之轍也若作辭則義不可通賈子漢書竝作避同上

雖有死不能

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絫數譯而不能相通句有雖有死不能相爲者敎習然也家大人曰雖有當爲有雖不能當爲能不此涉上句不能而誤能不者而不也古書多以能爲而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雖死而不相爲六字連讀賈子漢書竝作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爲處是也盧注非同上

宴聽其學

天子宴聽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引之謹案宴聽其學當作宴業詭其學賈子傅職篇作天子燕業反其學續漢書百官志注通典職官二竝引如是建本潭本反譌作及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後人據學記改之也左右之習詭其師燕與宴通宴業謂宴居時所習之業學記曰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宴業即居學也宴下脫去業字耳詭與反同義宴業詭其學謂宴居之業與所學者相反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淮南齊俗篇曰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本句彼言反此言詭下句彼言詭此言反其義一也詭字右畔之危與詹相似又因上文視瞻俯仰而誤爲瞻耳鈔本北堂書鈔引大戴禮作宴業反其學陳禹謨依俗本改爲宴瞻其學雖反與詭不同亦足證宴下之有業字王尚書經義述聞

天子宴瞻其學賈誼新書作天子燕辟廢其學顚煊案瞻當從耳作聽宴瞻即燕耽與燕辟義近下脫廢字後漢書百官志補注引賈生作燕業反其學業辟字形相近反即廢字之譌經義叢鈔

已諾

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孔氏補注已諾猶然諾也顚煊案文王官人篇已諾無斷已止也諾許也謂止其所當止許其所當許斯爲正也淮南說林訓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同上

不傳

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傳元本作傅家大人曰不傳不傅皆義不可通傳與傅皆博之譌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不博不習正承簡聞小誦而言小之言少也說文少不多也從小丿聲爾雅尟小爾數樊光曰小少也不博則簡聞矣不習則少誦矣賈子傅職篇正作不博不習王尚書經義述聞

縱上下雜采

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盧曰縱字疑衍元本度上脫以字遂於度下妄增此一字以補之孔曰上謂衣下謂裳家大人曰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不以章無上下二字爾雅曰縱亂也孟喜注雜卦曰雜亂也說見釋是縱雜皆亂也美不以章故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雜采縱美與雜采對文縱美雜采不以章與居處出入不以禮五句對文用縱字非後人所增也傳寫者以一美字譌作上下二字則文不成義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四引此作縱弄雜采陳禹謨本又依俗本改弄爲上下二字弄即美之譌字賈子作雜綵從美從即縱之俗字故知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也自宋本已譌作縱上下雜采獨賴有賈子及北堂書鈔可以考見原文耳同上

倉肉而餒

飲酒而醉倉肉而餒家大人曰餒當爲飽故盧注云過其性也倉肉而飽與飲酒而醉對文今本飽作餒則義不可通飽餒草書相似故飽譌作餒鈔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飽陳禹謨本又改爲餒賈子同同上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各本譌作大國之忌今據賈子乙正盧注引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則正文本作國之大忌明矣鄭注云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是也又王制大史執簡記奉諱惡鄭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是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皆大史所掌故曰大史之任也若作大國之忌則義不可通孔曰大國之忌若譌訓所道方慝乃四方之慝不得謂之大國之忌且道方慝亦非大史所掌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盧注曰聲樂之失任在大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家大人曰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乃工之任非史之任此下當有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九字賈子傅職篇曰號呼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訟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是其明證矣自不知日月之時節以下方是大史所任之事上文曰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故此於三公三少之後即繼以工史大師爲工之長猶大史爲史之長不言大師而言詔工者嫌與上三公同名也爾雅曰詔道也大師掌誦詩以道王故曰詔工傳寫脫此九字遂與下大史所掌溷爲一事盧以爲樂應天故任在大史且引周語瞽史知天以爲證益說之愈密而失之愈遠矣同上

持升

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依賈子改升爲斗注及下文同云舊本作升形近而誤隸書斗字作什因譌而爲升孔本仍作升云鄭君士冠禮注曰勺尊升所以斟酒然則持升者持勺非量器也古字升斗相似新書寫誤耳家大人以盧改升爲斗是也此斗非升斗之斗乃斗勺之斗說文作枓云勺也經傳通作斗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士冠禮注疏皆作斗作升者傳寫誤耳考工記梓人爲飲器鄭注勺尊斗也今本亦譌作升案說文㪺挹也從斗臾聲故鄭云勺尊斗所以㪺酒疏云案少牢云㪺水有枓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對彼是㪺枓所以㪺水則此爲尊枓㪺酒者也疏以枓斗爲一字則注文之作尊斗甚明古無謂勺爲升者而孔云持升者持勺失之遠矣

又案此文云大宰持斗下文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大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大子則大宰所持之斗乃羹斗也說文魁羹斗也宣六年公羊傳膳宰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即此所謂斗矣同上

出就外舍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家大人曰出就外舍本作入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二小字正承小學言之下文之大藝大節亦承大學言之盧注云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此正釋正文小學二字又引白虎通尚書大傳皆以小學大學對文又云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敎子於家也此因就外傅與就小學不同故釋之曰謂公卿已下敎子於家也後人不曉注意但見注內有出就外傅之文遂改正文之入就小學爲出就外舍則不特與正文不合且與注文全相抵啎矣新校本又依永樂大典本於注首小學上加外舍二字合外舍小

學篇一以曲從己說之正文則其誤滋甚國之小學豈得謂之外舍乎孫學校篇所引已誤作出就外舍賈子容經篇古年八歲入而就小學學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學大節焉業大道焉[illegible]同上

巾車教

巾車教之道也盧注曰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家大人曰巾卽車字之誤而衍此車教之道也乃總承[illegible]上文也云云言古人作車使人處其中而保護其人文保護之衍之籀側陷四時之運是卽古人車教之道也與上言始教之道文同一例曾子作此義以之道自爲過義作此車教之道以戒遊書皆其明證也車上衍巾字而盧因以周禮巾車釋之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同上

不跛

商行如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跛跛一作跛家大人曰跛字於義無取作跛者是也曲禮立毋跛鄭注曰跛偏任也列女傳母儀傳古者婦人任子立不蹕[illegible]蹕與跛聲相近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所引已誤作跛北堂書鈔后妃部二引此正作跛賈子胎教篇同跛古讀若波故與差爲韻詳唐韻羅[illegible]同上

王左右

推此觀之[illegible]王左右不可不練也賈子王作立一本作士家大人曰立字是也王者立之譌耳倉頡篇云練擇也[illegible]言立左右不可不擇卽上文所云選左右也此本出賈子書謂立左右當以周爲法而以秦爲戒所謂不可不練者卽指漢之立左右而言則不當云王左右也同上

檀臺

桓公以齊强於天下[illegible]之盧注已說今依盧氏挹經說改正而爾公以弒於檀臺盧曰注云檀臺名也則正文本無臺字可知舊本正文作檀臺諸家大人曰盧說非也正文本作檀臺注當作檀臺臺名也傳寫脫一臺字耳襄十四年左傳史記齊世家田完世家竝作檀臺若但言檀何以知其爲臺名乎賈子亦作檀臺足證舊本之不誤同上

再爲義王　敬再其說

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王盧注再爲義王句曰陽穀與召陵也家大人曰盧以陽穀召陵釋再字之義斯謬矣說者[illegible]再古稱字王當爲主皆字之誤也稱爲義主者天下皆稱桓公爲義主也漢書蕭望之傳曰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者民所稱士可謂蓋主矣詩與義同下文曰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爲天下笑始與天下稱之終則天下笑之與稱正相反也賈子胎教篇作稱爲義主是其明證矣文王官人篇驕厲以爲勇而恐然無所不至敬再其說以詐臨人盧注曰言苟自驕厲持以爲勇終必恐懼而更至恭恪也家大人曰盧以恭恪釋敬再其說亦曲說也敬當爲亟[illegible]再當爲爾詐字之誤也[illegible]於水之亟言亟稱其說以欺人也逸周書官人篇作亟稱其說以詐臨人是其明證矣又案玉篇爾與稱同漢蔡長校尉熊君碑君長子爾孝仲秋下旬碑嘉爾卓然稱字竝作爾七經孟子考文載足利本古文尚書湯誓篇致行亟罰稱字亦作爾今俗書中稱字無作爾者皆後人改之也大戴禮之爾爲義主及亟爾其說兩爾字若非譌作再則後人必改爲稱而古字之蹤跡不可尋矣同上

異而相應

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家大人曰異而相應本作處異而相應[illegible]與未見而相親對文今本脫處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參差矣賈子及說苑尊賢篇竝作處異而相應同上

以齊至

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家大人曰以齊至本作自齊魏至燕策曰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是其證若云以齊至則義不可通賈子正作自齊魏至同上

曾子立事　貴其能讓也

曾子立事篇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家大人曰貴其能讓也本作患其不能以讓也篇內五患其文義相承此句不當獨異患與貴上半相似因譌而爲貴後人不得其解因删去不字以字耳[illegible]盧注本作患其以己能而競於人今本作貴不以己能而競於人亦是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不一治要引曾子正作患其不能以讓也說苑說叢篇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卽用曾子之文今依阮氏芸臺曾子注釋訂正同上

守此勿勿　無勿勿於賤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盧注曰勿勿猶勉勉引之謹案盧以勿勿爲勉勉義本禮器祭義注非此所謂勿勿也此言勿勿猶忽忽也晏子春秋外篇曰忽忽矣若之何慢慢矣若之何忽忽慢慢皆憂也史記梁孝王世家亦曰意忽忽不樂忽與勿聲近而義同上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悒悒[illegible]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憚憚盧注憚憚憂惶也下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illegible]悒悒憚憚勿勿戰戰皆憂懼之意後曾子制言篇曰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是其明證矣同上

不善者

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家大人曰恐其及己謂恐不善之及己也則見不善下不當有者字且與見善對文則者字之衍明矣論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卽其證

疾其過而不補也

盧注曰補謂改也戴氏校本改作文此不可從引之謹案下文曰補則不改矣則補非改也補疑當爲掩字形相似而誤掩者蔽也匿也掩則冀幸人之不知故不改也余㬅以補爲古文逐字之誤非是同上

往者不慎

曾子立事篇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盧注慎故於物來者不豫往者無所悔[illegible]案慎當作悔禮記儒行往者不悔來者不豫盧注本云慎於物來者不猶豫往者無所悔若作慎字注字下慎字義不可通經注兩慎字皆涉注中上慎字而譌[illegible]

恭而不難

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引之謹案難讀爲戁爾雅曰戁動也又曰戁懼也[illegible]篇不戁不竦毛傳曰戁恐也恭敬人過則近於恐懼故曰君子

恭而不難荀子君道篇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難亦讀爲戁鞏方言作蛩烘云蛩烘戰栗也郭璞曰蛩烘又恐也蛩郭璞音鞏蛩與鞏聲義竝同又與恐聲相近也恭而不難敬而不鞏鞏與戁義正相承恭而不戁安而不舒舒與戁義正相反也王（荀子雜志通聞）

惠而不儉

惠而不儉直而不徑引之謹案惠與慧同（史記漢書通以惠爲慧）儉讀爲險廣雅曰詖險衺也衛將軍文子篇曰而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荀子成相篇曰讒人罔極險陂傾側詩序曰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鄭箋云險詖不正也）韓子詭使篇曰損仁逐利謂之疾險皆謂險陂也（說文憸詖也憸利於上佞人也盤庚相時憸民馬融注曰憸利小人也）（險字或作儉說文引之或以儉爲之今本說作險讀儉讀爲險）凡人之慧黠者多流於險陂惟君子不然故曰惠而不儉儉與險古字通（曾子本孝篇不興險行以徼幸漢碑作儉與險同荀子富國篇險作儉）（儉與險古字通楊倞注儉當爲險文子上禮篇行淮南俶眞篇險作儉）同上

道遠日益云

君子亂言弗殖神言弗致（各本亂言下衍而字致下衍也字今據上下文刪）道遠日益云眾言弗主（各本言作信涉下不信而誤今據盧及上下文改）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家大人曰余友汪氏容甫云亂言弗殖五句一氣相承無容插入道遠日益云五字此五字當在上文兩問則不行其難者下云當作矣（說見下引）此承上之詞也言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如此則道遠日益矣（楊倞注荀子大略篇云爲道久之自明有所益）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今本言作問楊注未曾學問不敢立說並非是）道遠日益矣語皆本於曾子以是明之陳氏觀樓說畧同同上

儉而好傹

窮直而傹儉而好傹者家大人曰傹塞也好塞之語不通儉而好傹本作爲儉而傹與好直而傹對文謂爲儉而不達於禮也今本好字涉上句而衍又脫一爲字據盧注云爲儉太過塞於下則儉上有爲字而傹上無好字明矣同上

爲惡

巫違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家大人曰忿怒而爲惡本作忿怒而無惡而無二字與上下文同一例今本無作爲者涉注文爲惡而誤耳案盧注云不以爲惡不字正釋無字下又云或曰無惡而怒則正文之作無惡益明若作爲惡則與注相反矣今依新校本訂正同上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盧注曰誣妄也家大人曰喜與誣妄義不相承誣當爲輕荀子不苟篇君子喜則和而理小人喜則輕而翾楊倞注曰輕謂輕佻失虞是喜而不輕者惟君子能之故曰喜之而觀其不輕文王官人篇曰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是其明證也俗書巠字或作至形與巫相似故從巠從巫之字往往溷（楚辭惜誓注巠一作巫）（漢書藝文志有宋司星子韋三篇之陽巫馬一作巠馬）其類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旁正謂此也韓策輕強秦之禍韓子十過篇作輕誣強秦之實禍此則一本作輕一本譌作誣而後人又誤合之也同上

而能夙絕之

大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家大人曰而能夙絕上當有生字生與不生對文生而能夙絕之亦與復而能改對文盧注云有意而擬絕之有意二字正解生字（下注云既生而能絕之既生而能改之復也）今本脫生字則文不成義上文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亦上言生而下言絕也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生而能夙絕之同上

勿慮

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盧注由用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爲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家大人曰勿慮猶言無慮語之轉耳高注淮南俶眞篇云無慮大數名也言治國之道雖未備而大較已存乎此矣盧注謬詳見通說同上

（曾子立孝）致敬而不忠

曾子立孝篇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引之謹案致敬而不忠當作致忠而不敬此承上微諫不倦而言不敬則雖忠而言不見聽故曰不入內則云諫若不入是也致忠與盡力事相類不敬與無禮事亦相類下文禮以將其力承盡力而無禮言之敬以入其忠承致忠而不敬言之然則今本作致敬而不忠者誤也同上

可入也　不可入也

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盧曰兩入字皆入字之譌觀上文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云云明是入字無疑戴先生校本改爲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孔依盧戴改入爲人而仍作可入也吾任其過釋曰過則稱已仍作不可入也吾辭其罪釋曰諫若不從又爲之辭說使親若無罪然引之謹案戴改是也不可入謂諫而不從也吾任其過者所謂過則稱己也可入謂諫而從也吾辭其罪者辭其親之罪也（親從諫則身不陷於不義而吾無辟親之罪矣故下文云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下文引詩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承上不可入也吾任其過言之故盧注云七子自責年過之辭又引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承上可入也吾辭其罪言之故盧注云有可以入之義（各本入字亦譌作人今改）孔說似迂同上

（曾子大孝）加之如

曾子大孝篇施之如此謂禮終矣家大人曰此本作如此之謂禮終矣今本加字即如字之譌而衍者之字又倒在如此上則文不成義祭義作此之謂禮終是其證同上

（曾子事父母）作亂

曾子事父母篇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家大人曰作字衍此謂父子爭辨則亂由此興非謂作亂也且既言興則不得更言作據下文云由己爲賢人則亂則亂上本無作字明矣立孝篇又云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同上

也兄事之　兄事之

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家大人曰尊事之以爲己望不遺其言文義上下相承則也爲衍字兄事之三字疑亦涉下文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而衍蓋非我兄而事之如兄故曰兄事之曲禮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是也既爲我之兄何得言兄事之乎且既言尊事之則不必更言兄事之矣又下文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與事之對文（上文弟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文義與此同）則事上不當有兄字蓋亦涉下文而衍同上

（曾子制言）天下無道

曾子制言篇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強立之天

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盧注讀故若爲句案曰且自如也孔氏補注曰故若猶言如故引之謹案故字當屬上讀若字當屬下讀言犯上危下之人所以幸而免者天下無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則有司誅之矣古人之文多有詳於下而略於上者檀弓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晉語曰彼塞我施若無天乎若云有天吾必勝之今本云字誤在乎下辨見本篇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言道之所以不行而我之所以不豫也趙注曰天自未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失之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皆是也同上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羣書治要引曾子而明作而不聞引之謹案而明二字文不成義當從曾子作而不聞言持守仁義而名譽不聞者以行之未篤故也行之篤則聞矣故又曰胡爲其莫之聞也聞與明字形相似而譌又脫不字耳馬總意林引曾子而約其辭曰故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荀子勸學篇曰爲善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可以爲證同上

及親

曾子制言上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頤煊案及親當作失親禮記玉藻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殺六畜不當其禮則失親愛之心失親失國對言之經義叢鈔洪頤煊

白沙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家大人曰沙卽今之紗字非泥沙之沙也泥讀爲涅涅謂黑色亦非泥沙之泥也論衡率性篇曰白紗入緇不練自黑程材篇曰白紗入緇不染自黑其字皆作紗古無紗字故借沙爲之周官內司服注曰素沙者今之白縳也縳與絹同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素沙卽白沙此言人性習於惡則惡亦如白沙在涅中則與之皆黑也此云白沙在泥說苑說叢篇作白沙入泥論衡作白紗入緇故知沙爲紗之借字也論語陽貨篇涅而不緇孔注曰涅可以染皁淮南俶眞篇曰以涅染緇則黑於涅洪範正義引荀子作白沙在涅猶論衡之言白紗入緇也史記屈原傳泥而不滓索隱泥亦音涅滓亦音緇卽論語之涅而不緇故知泥爲涅之借字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庸孰

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盧注曰庸用也孰誰也家大人曰用誰之語不辭余謂庸孰皆何也言何能親汝也既言庸而又言孰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說見釋詞庸字下同上

固不難

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家大人曰難讀患難之難不難者不患也言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非君子之所患若反是而爲不仁之事出不智之言則君子弗爲也盧說不難二字未了孟子離婁篇於禽獸又何難焉亦謂何患也趙注說何難二字亦未了故下文云則君子不患矣不患卽此所謂不難也晉語曰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餘見左傳非無賄之難下同上

有士者

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戴先生校本改有士者爲有土者孔本仍作有士者釋曰有士不用則君之恥家大人曰有土者猶言有國者史記孔子世家曰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又自序曰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鹽鐵論國病篇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意並與此同又說苑說叢篇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者之羞也此正用曾子語今本土作士者涉上句士字而誤耳凡是書之顯然譌誤者孔必曲爲之說而不肯依他書改正此亦守殘之癖也同上

以得之

舜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永樂大典本作舜唯仁得之也家大人曰當作舜唯以仁得之也今本脫仁字永樂大典本脫以字承上文曰君子以仁爲尊下文曰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並與此仁字相應若無仁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或曰古人辭質此承上文以仁爲尊則仁字可省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同上

行爲表綴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中曰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案此表綴卽郊特牲之郵表畷樂記之綴兆行綴詩長發之綴旒義詳揅經室文集釋郵表畷畷與綴同字胥一物也言夷齊之行可爲天下準式猶田閒標列之不可爲人觀望得行止法也揅經室經日記

曾子疾病 蹷穴

曾子疾病篇鷹鶚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孔曰曾重也蹷竄也家大人曰古無訓蹷爲竄者且蹷穴與曾巢對文則蹷非竄也余謂蹷者穿也言更於淵中穿土爲穴也廣雅曰欮穿也穆元年左傳曰闕地及泉吳語曰闕爲深溝韋注闕穿也欮闕蹷並通說苑敬慎篇潛夫論貴忠篇並作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王尚書經義述聞

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貸永樂大典本作膩羣書治要引曾子同馬總意林作戲家大人曰貸膩戲皆膱字之譌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膱也黏胒如脂之膱也今本膱字亦誤作膩廣雅曰苾香也膱臭也故曰苾乎如入蘭芷之室膱乎如入鮑魚之次又案次字宋本與今本同孔氏補注從永樂大典本作肆而以文選辨命論注引大戴禮作肆爲證今案次卽肆也周官肆長廛人掌斂市次布鄭司農云次布列肆之稅布不必改爲肆羣書治要引作魚之次與宋本同文選注作肆者後人依家語六本篇改之耳同上

曾子天圓 所興作

曾子天圓篇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家大人曰所下有由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文曰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正與此相應則有由字明矣同上

倮匈而後生

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家大人曰倮匈而生謂無羽毛鱗介也則生上不當有後字此涉上文四後字而衍同上

諸侯之祭牲牛　大夫之祭牲羊　曰饋食

諸侯之祭牲牛曰大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孔氏補注曰大牢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舉羊亦該豕也

引之謹案孔說非也天官宰夫鄭注曰牛羊豕具爲一牢晉語韋注曰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則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之祭牲牛大夫之祭牲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曰特牲何得稱謂之牢乎尋檢文義牛下蓋脫羊豕二字羊下蓋脫豕字桓六年公羊傳何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大夫上當有天子之三字盧注曰天子之大夫亦大牢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盧注曰天子之士亦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盧注握作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盧注同此篇正文及注多與彼同則諸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下亦當有豕字寫者脫去耳盧注不釋大牢單稱牛少牢單稱羊之義則所據本牛下有羊豕二字李善注東都賦引大戴禮牛曰大牢則牛下已脫羊豕二字羊下有豕字也曰饋食曰字蓋因上文兩曰字而衍特豕饋食四字連讀士虞禮特豕饋食文與此同特豕饋食者謂士之饋食以特豕而無牛羊卽儀禮之特牲饋食禮也大夫之祭以羊豕則曰少牢饋食禮士之祭與大夫同名饋食而牲則不同故曾子辨異之若有曰字則是以饋食之名專屬之士祭何以解於大夫之祭亦名饋食乎盧注特豕饋食曰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言儀禮特牲饋食禮與少牢饋食相對上文言少牢則此宜言特牲今不言特牲者特豕卽特牲其文已著故不須更言曰特牲也又少牢特豕皆饋食之牲於士之特豕言饋食正以見大夫之少牢亦饋食也故曰與大夫互相足不與諸侯互相足者饋食乃宗廟之祭諸侯之祭兼宗廟社稷山川非饋食所能該也盧據特牲饋食以解特豕饋食則饋食上無曰字可知同上

皇清經解卷六之二十五上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二十五中　學海堂

羣解彙編大戴禮記中

武王踐阼　枉者滅廢

武王踐阼篇枉者滅廢敬者萬世家大人曰滅廢本作廢滅後人不通古音故改爲滅廢以與世字爲韻不知世字古又讀若設故與滅爲韻大雅蕩篇在夏后之世與揭害讀若曷撥爲韻莊子大宗師篇所以行於世也與殺爲韻皆其證也王應麟曰學記正義尚書帝命驗滅廢作廢滅是王所見學記正義本作廢滅而今本正義作滅廢則又後人依俗本大戴改之也唯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命驗作廢滅則至今未改王尚書經義述聞

机銘

武王踐阼於机爲銘焉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頤煊案机當爲朹字之譌說文朹亦古文簋盛黍稷器故銘辭從口取義洪頤煊讀書叢錄

履屨

於履屨爲銘焉家大人曰履卽屨之誤今本作履屨者一本作屨一本作履而後人誤合之耳下文作屨履亦誤學記正義引此無履字王尚書經義述聞

亦不可以忘

席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王曰以忘一作不志孔曰席四銘通爲一章當從志字方與上悔下代合韻家大人曰孔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一反一側尒俗作尔不可不志尒武王自謂也下文見爾前慮爾後卽其證古者爾汝之爾通作尒漢校官碑阜尒幾昌是也後人但作爾而尒字遂廢志讀檀弓小子識之之識此承上文安樂必敬云云而言雖一反一側之閒尒亦不可不識之也今本尒作亦以字形相似而誤不志作以忘則後人以盧注改之也案注云言雖反側之閒不可以忘道此正釋不可不志之意後人不達遂改正文之不志爲以忘以從盧注謬矣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志字已誤作忘唯尒字不誤鈔本北堂書鈔服飾部二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引此竝作尒今本類聚作爾不可不志同上

視邇所代

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盧注曰周監不遠近在有殷之世王本邇作爾陳氏觀樓曰爾字是也爾卽後鑑銘見爾前慮爾後之爾乃武王自謂也爾所代謂殷也家大人曰陳說是也爾卽上文尒不可不志之尒藝文類聚引作爾太平御覽作尒今本作邇者俗字耳盧以邇爲近失之同上

其禍將然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家大人曰廣雅曰然成也言似禍將成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淮南原道篇萬物固以自然以與已同聖人又何事焉泰族篇天地正其道而物自然皆謂物自成也同上

擾阻

戶之銘曰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孔氏補注泥之似謂瑾戶也擾阻未詳頤煊案擾當爲㥦字之譌服虔漢書音義㥦古之善塗墍者也爾雅釋詁阻難也謂泥塗不善風至必敗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衛將軍文子　三就

衛將軍文子篇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家大人曰蓋三就焉當作蓋三千就焉三千言其多也故下文云不得辯知史記孔子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語卽本於此篇呂氏春秋遇合篇亦云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今本脫千字則義不可通且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案就者謂來就夫子也而注釋三就云謂大成次成小成也則是以就爲成就而曲爲之說此注蓋後人所加案下注先就夫子云云卽指此就字而言則盧不以就爲成就可知今以就爲成明與下注異義故知爲後人所加家語弟子行篇作蓋有三千就焉卽襲此篇之文王尚書經義述聞

顏淵

是顏淵之行也家大人曰淵本作回盧注顏回魯人字子淵卽其證此篇於諸弟子皆稱名不稱字今本作顏淵者涉注文而誤家語正作顏回同上

國一逢有德之君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家大人曰國當作回自一逢有德之君以下皆指顏子而言非指國而言則國爲回之誤明矣家語作若逢有德之君亦指顏子而言同上

袖海山房校印

夫子未知以文也

家大人曰此當作夫子和之以文日朱本和之譌作知未宋本譌作未知日譌作也朱本也下有日字子路好勇故夫子和之以文下文引長發之詩又曰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此正夫子和之以文之事也上文云夫子說之以詩句法正與此同盧注飾其勇也正釋和之以文四字家語作孔子和之以文王肅曰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是其證自下文詩云以下皆夫子之言篇內引詩者並同盧本作夫子未知以文也而釋之云此夫子卽指仲由則下文皆不可通矣同上

不憖

好學省物而不憖家大人曰不字涉上句不忌而衍省者察也省物而憖與好學同意猶言憖於省物耳注乃以省爲減省之省而釋之曰事省則不憖此曲爲之說也家語作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其證王曰省錄諸事而能勤○同上

禮儀

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家大人曰禮儀本作禮經此淺學人以中庸改之也據注云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則正文本作禮經明矣本命篇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漢書藝文志及禮記正義引春秋說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辭讀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家語同盧注同王注亦與○同上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

孔以不學其貌爲句釋曰不貌爲君子竟其德爲句敦其言傳句釋曰竟盡也敦厚也家大人曰不學其貌竟其德皆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說非也不學上有博無二字而今本脫之博無不學爲句言其學之博無所不學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旣學之患其不博也又天圜一篇所言皆博學之事然則曾子未嘗不博學也竟當爲恭字之誤也其貌恭爲句其德敦爲句其言下屬爲義此依家語訂正同上

業功

業功不伐貴位不善家大人曰業功當依家語作美功字之誤也隸書美字或作羙業字或作業二形相似晏子上賢篇美哉而惡不生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字並譌作業美功與貴位對文同上

不佚可佚

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盧注不釋佚字引之謹案佚當讀爲佚佚輕忽也可輕忽者不輕忽之所謂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也王褒四子講德論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怢焉李善注引廣倉曰怢忽忘也說文作詄云忘也怢詄並與佚通論衡別通篇不肖者輕慢佚忽同上

顓孫

是顓孫之行也家大人曰顓孫下脫師字當依注及家語補同上

欲善則訊　當是如

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家大人曰欲善則訊訊當爲詳言欲善其事則慮之必詳卽上文所云先成其慮也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此以知言之欲善則詳欲給則豫此以行言之今本詳作訊乃後人因上句問字而改之而不知上下之各爲一義也當是如三字文不成義如讀爲而是者多以而爲如如爲而而下有行字而今本脫之當是而行者當是事之至而行之卽上文所云及事而用之也偃也得之矣乃總承上五句而言家語作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是其證朱氏不知如爲而之借字又不知如下之有脫文遂改當是如爲當如是失之遠矣同上

天道

啟蟄不殺則天道也家大人曰天道上有順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啟蟄天道也啟蟄不殺是順天道也家語正作順天道同上

所親

是女所親也家大人曰親下有覩字而今本脫之也子貢賜所親覩之語則亦當有覩字下文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正對女所親覩而言若無覩字則文不成義此因親覩字形相似而寫者因脫其一耳同上

賜得則顧聞之也

家大人曰當作賜則顧得聞之也今本得字在則顧上則文不成義永樂大典本作賜得顧聞之也亦非家語省其文作賜願得聞之亦以願得連文同上

自設於隱栝之中

引之謹案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設字文不成義盧注能以禮自肇直也亦譌誤難曉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本引此設作娛羣書治要引尸子勸學篇曰孔子曰自娛於檃栝之中蘧伯玉之行也娛字與小司馬所見本合蓋作娛者此記原文也娛與虞同眾經音義卷三引字詁曰古文虞今作娛廣雅虞安也言自安於隱栝之中也今本作設蓋後人用韓詩外傳改之案韓詩外傳自設於隱栝之中設字當作誤古虞誤同聲故外傳借誤爲虞王文官人篇皆之以物而不虞逸周書虞作誤寫者譌爲設耳俗書設字作設與誤相似○同上

直人

直己而不直人不直人盧從劉本作不直於人孔曰能曲以下人家大人曰盧之校孔之注皆非也直謂相切直也見爾雅釋言襄七年左傳正曲爲直杜注曰正人曲也呂氏春秋自知篇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士高注曰司主也直正也正其過闕也舊本司直作司過乃後人所改今據高注及淮南主術篇改漢書東方朔傳曰以史魚爲司直以上凡言直者皆謂相切直也直己而不直人猶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謂直於己而曲於人也劉本作不直於人非是羣書治要引尸子亦作直己而不直人家語同同上

順君

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家語晏平仲上有蓋字引之謹案命卽君之命不得分君與命爲二也順君當爲順命言君有道則順受其命無道則不受命也史記晏嬰傳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衡與橫同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本引大戴記曰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家語弟子行篇同王肅注曰君有道則順從其命衡橫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也皆其證矣今本順命作順君者涉上文四君字而誤同上

在尤之外

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引之謹案已言不在尤之內則不須更言在尤之外矣在尤之外四字蓋注文之誤入正文者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本引此曰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樂也無在尤之外四字是其證家語同○同上

五帝德

闇昏忽

五帝德篇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卒業二字有誤闇昏忽之意家大人曰闇昏忽之意不辭昏字蓋盧注之誤入正文者此篇盧注

全脫唯晉字譌入正文故至今尙存闇忽不明之意即上所云隱微之說也上世之事遠而難明故言闇忽楊雄劇秦美新曰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闇忽二字本此吳越春秋夫差內傳闇忽昭中照於淡并家語正作闇忽之意同上

祇勵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祇勵史記五帝紀索隱引作砥礪而宋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祇勵本作祇厲祇敬也言四海之外莫不敬厲猶皐陶謨言敢不敬應也此文言莫不祇厲下文言莫不從順莫不說夷莫不賓服皆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之謂無取於砥礪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又不得言砥礪也蓋厲厲字形相似因譌而爲厲今本作勵又厲之俗書故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占引大戴作祇厲而後人遂改祇厲爲砥礪謬矣自小司馬所見本已作砥礪而孔又爲之說曰砥礪喻平均也其失也鑿矣史記作砥屬家語作底屬王肅曰底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之也雖砥底與祇異文而下一字皆作屬且屬與木爲韻此篇文多用韻下文莫不說夷亦與國爲韻若作厲勵礪則皆失其韻矣同上

知民之急

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知民之急元明本及史記五帝紀竝同宋本急作憲朱本改憲爲隱孔氏補注曰憲病也讀如動恤民隱之隱引之謹案元明本從史記作急是也宋本作急即急字之譌或改急爲隱或即以急爲隱字皆非也急與服爲韻急於古音屬緝部服讀如匐之屬於古音屬職部職緝二部古或相通小雅六月篇我是用急與飭服熾國爲韻亦釋訓愈遐急也與極德直力服急毒或食告則慝暱鞫爲韻亦猶知民之急與服爲韻也又井九三可用汲與食側福爲韻大雅思齊篇不諫亦入與式爲韻壞弓望望馬如有從而弗及與得息爲韻管子形勢篇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載讀若則淮南兵略篇堂堂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漢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皆職緝二部相通之證若作憲則失其韻矣上文以靈名身爲韻易象象繫辭文言及楚辭諸子多以眞庚二部通用遠微爲韻說文遠從袁聲袁從聲日讀若園則遠字亦可讀若圍上文聽以知遠與微爲韻猶豳風東山之我徂東山與歸爲韻小雅谷風之思我小怨與嵬萎爲韻此以元脂二部通用也下文以用送爲韻誨事爲韻郁疑爲韻時士爲韻馬下爲韻則此文亦以急服爲韻可知家語襲用此篇之文而改知民之急爲知民所急則原文本是急字又可知同上

殺三苗

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孔曰殺竄字之誤古文尙書曰竄三苗竄之言竄也家大人曰孔說非也殺非殺戮之殺乃𣁋之假字謂放流之也字亦通作蔡說文𣁋𣁋散之也從米殺聲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𣁋音同下蔡叔如字正義曰𣁋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又說文竄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今書作竄字林竄七外反與竄同音見唐韻正竄竄𣁋殺蔡五字聲近而義同皆謂放流之也然則殺三苗即竄三苗故孟子萬章篇亦云殺三苗于三危非竄字之誤同上

其言不貳　執事無貳　邦國之貳

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四代篇執事無貳朝事篇殷覜以成邦國之貳成字義不可通當依周官改作除典瑞云以除慝是也孔日成平也引周官凡有關怨者成之此曲爲之說家大人曰貳皆貳之譌貳音他得反即忒之假借字也其言不貳家語五帝德篇貳作忒若非貳字不得與忒通執事無貳楊倞先聖大訓本貳作貸貸與貳同若非貳字不得有作貸之本邦國之貳周官大行人貳作慝慝與貳同聲若非貳字亦不得與慝通書傳貳字多譌作貳見詩其儀不忒禮記宿離不貸下同上

陶家

陶家事親慮從盧本改陶家爲陶漁孔改家爲稼云從御覽引改皇王部六家大人曰家即稼字也大雅桑柔篇好是稼穡釋文稼作家是其證鈔本御覽引此正作家與各本同刻本作稼此後人以意改盧本陶家作陶漁此依家語改皆不可從同上

敷土

使禹敷土引之謹案敷本作傅此後人依禹貢改之也作敷土者古文尙書作傅土者今文尙書也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大戴與今文同故作傅土史記夏本紀作傅土索隱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是其證荀子成相篇及周官大司樂注亦作傅土同上

鮮支　長

南撫交阯大教鮮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羽民家大人曰鮮支上有西字而今本脫之鮮支渠廋氏羌皆西戎也若無西字則上與交阯大教連文矣孔曰鮮支渠廋氏羌禹貢所云析支渠搜者也此西方所撫國名不言西者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言鮮支則西已見案此曲說也鮮字旣讀爲析支之析矣豈得又讀爲東西之西乎史記作西戎析枝渠廋氏羌戎字蓋涉下文山戎而衍說苑脩文篇作西析支渠搜氏羌皆其證又案東長鳥夷羽民長下亦有夷字長夷鳥夷皆夷名史記東長鳥夷索隱曰長字下少一夷字大戴禮云長夷則長是夷號據此則大戴原有夷字而今本無者後人依史記刪之也說苑亦云東至長夷鳥夷今本鳥作島乃後人依今本禹貢改之說見古文尙書撰異○同上

高陽之孫　顓頊產鯀

引之謹案鯀之先世有二說有以鯀爲顓頊子者五帝德及世本之說也五帝德曰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高陽即顓頊史記夏本紀索隱曰系本亦以鯀爲顓頊子史記夏本紀三代世表用之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三代世表曰顓頊生鯀有謂顓頊五世而產鯀者帝繫之說也漢書律厤志王逸離騷注高誘淮南原道篇注用之志引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王逸離騷注引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鯀高誘原道篇注亦曰鯀帝顓頊五世孫今本帝繫作顓頊產鯀而無五世字則後人據五帝德篇刪之也史記索隱曰鯀旣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據小司馬說則五帝德篇謂禹高陽之孫者誤也孔氏補註爲之說曰高陽顓頊之後爲高陽氏之君者也高陽非即顓頊上古質略鯀父以前旣無令德名字不著通稱高陽云爾鄭君說虞書三帛云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之後用黑繒明堯時有高陽氏也孔說以上今案上文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則單稱高陽者正謂帝顓頊非若高陽氏高陽之後稱子孫言之也不得以彼而證此且上文顓頊黃帝之孫帝嚳元囂之孫帝舜蟜牛之孫皆謂子之子爲孫不應高陽之孫獨連後世爲通稱也帝德帝繫傳聞各異學者兩存而闕疑焉可矣以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同上

稱以上士

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戴先生校本曰稱以上士當從史記作稱以出此承上爲律爲度而言猶云比量而出之也孔仍作稱以上士釋曰稱爲上德之士家大人曰作稱以出者是也出與律爲韻若作上士則失其韻矣隸書士字或作士出字或作史二形相似故書傳中出字多譌作士僖二十五年左傳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謀出譌作謀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淮南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譌作士史記稱以出集解徐廣曰一作士索隱曰按大戴禮見作士

此則小司馬所見本作稱以士而無上字後人不知士爲出之譌而又加一上字則謬以千里矣孔曲爲之說非是 同上

夫子

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家大人曰夫子當作孔子上下文皆稱孔子記者之詞也其稱夫子者乃宰我之語不當於此處闌入家語正作孔子 同上

帝繫 泜水

帝繫篇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句 氏產青陽及昌意 氏產青陽之氏爲是古書是字多作氏說見志氏儀禮義後凡氏產二字相連者放此又下文昆吾者衞氏也以下六氏字亦放此 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史記五帝紀泜水作江水路史疏仡紀曰江水即泜水今之瀰泜水引大戴禮青陽降居泜水家大人曰漢書地理志蜀郡瀰氏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氏即氐羌之氐蜀郡之有瀰氏道猶廣漢郡之有甸氏道剛氏道也 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 瀰氏縣名非水名如江水出瀰氏道徼外而即可謂之瀰氏水豈白水出甸氏道徼外而亦可謂之甸氏水涪水出剛氏道徼外而即可謂之剛氏水乎且氐是氐羌之氐其字不從水羅泌改瀰氏爲瀰泜以牽合大戴禮之泜字甚矣其謬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一居若水一居人宮室區隅禁邑獨斷與漢舊儀同二書所記與大戴禮史記不同而皆言居江水不言居泜水徧考地理之書無謂江水爲泜水者泜蓋字之誤也隸書工字或作𠀡氏字或作𠀡二形相似故江誤爲泜淮南說林篇使工厭竅今本工誤作氐是其例也羅泌引大戴禮作泜則所見已是誤本 同上

滕氏 滕氏奔

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家大人曰當作顓頊娶于滕奔氏滕奔氏之子謂之女祿今本上滕奔氏脫奔字下滕奔氏奔字又倒在氏字下今訂正 同上

吳回氏 陸終氏 付祖氏 女皇氏 女匽氏

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家大人曰吳回氏陸終氏兩氏字皆涉上下文而衍又下文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兩氏字亦衍今並據史記楚世家訂正又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女皇女匽下亦衍氏字今訂正 同上

于越

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孔曰于發聲于越猶春秋於越家大人曰于當作干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謝氏金圃校本改干爲于又改注爲于越猶言於越誤與孔同說見讀書雜志漢書貨殖傳 同上

參己 故知明則行無過

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故知明則行無過孔改上之字爲如釋曰如而也參己者學之兩端以己參之家大人曰孔改知爲如是也而釋參己則曲爲之詞曰參己當從荀子作日參省乎己參讀爲三玉篇曰己身也即荀子所謂日三省吾身也今本脫省乎二字則文不成義故知明則行無過亦當從荀子作則知明而行無過此則字與上兩則字文同一例知明承博學而言行無過承三省而言今本則作故而作則則文義不順 同上

跂而望之 升高而博見

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家大人曰下二句亦當作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今本矣作之之作而與上二句文義不協寫者之誤也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正作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荀子同 同上

通中正

是故君子靖居恭學脩身致志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通中正也通字宋本明本與今本同元本作道可子勸學篇作近引之謹案通當爲邇邇近也故荀子作近言近賢者而遠小人也孔氏補注改從元本作道非是通爲邇之譌 漢巴郡大守樊敏碑納礫靡沾不通字作通司隸校尉魯峻碑兼通顏氏春秋字作通並與邇相似 道又邇之譌也 秦策甘茂之吏道穴聞之韓子外儲說有篇道邇作通是邇道字相似○同上

始敎

始敎亾身禍災乃作家大人曰始敎二字義不可通始讀爲怠 商頌元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鄭箋云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殆是讀殆爲怠也昭五年左傳滋敝邑休殆而忘其孰始亦與怠同唐石經宋本皆作殆明監本改作怠是不識古字也墨子備守篇多執數賞卒乃不殆亦與怠同 爲敎字之誤也 皋陶謨無敎逸欲有邦漢書王嘉傳作無敖佚欲有國敖敎字相似故古今文不同 敖與傲同亾讀爲忘 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忘作亾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韓子飾邪篇作亾史記主父傳天下忘干戈之事漢書作亾齊策忘其已亾矣韓子難一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淮南要略齊景公䘵射亾歸亾並與忘同 言怠傲而忘其身則必有禍災孟子所謂般樂怠敖自求禍者是也荀子作怠慢忘身慢亦傲也 敖壹及晉語注並云傲慢也 ○同上

千里

騏驥一躒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舍家大人曰千里本作十步舍止也息也言若使騏驥一躒而止則尚不能及十步而駑馬之所至反無窮極者其功在常駕而不息也今本十步作千里者十千字相似又涉上文千里而誤耳玉篇躒動也引大戴禮騏驥一躒不能千步雖十誤作千而步字尚未誤荀子作騏驥一躍不能十步謝校荀子據玉篇所引謂十步當作千步非也騏驥一躒實不能十步非但不能千步而已也若云不能千里則失之愈遠矣且步與舍爲韻 古音若庶說見唐韻正 若作千里則失其韻矣 同上

朽木不知

楔而舍之朽木不知知字宋本元本及明程榮本並同自沈泰本始改知爲折而朱本盧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作知者原本作折者後人依荀子改之也晉書虞溥傳劉而舍之朽木不知所引即大戴禮文晏子雜篇夫不出於尊俎之閒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衝即折衝 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刪下知字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說見讀書雜志 是知與折古字通故荀子作折大戴作知孔以宋本作知爲譌字非也 折於古音屬祭部知於古音屬支部支祭二部之字古或相通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注折折安舒貌詩曰好人提提釋文提大兮反中庸引詩既明且哲釋文哲徐本作知此折之爲提哲之通作知也他若士冠禮注揭布冠缺項讀如有頍者弁之頍漢書遺勃蘄或作蘄說文䩫讀若陸皆支祭二部相通之證○同上

不積 不至

爲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曰至一作聞家大人曰爲善而不積乎衍不字豈有不至哉一本作聞是也此承上聲無細而不聞四句而言故言爲善而積則未有不聞者曾子制言篇曰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意正與此同若云豈有不至哉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孔曲爲之說非荀子作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積上亦衍不字羣書治要

引荀子作爲善積也(與邪同)安有不聞者乎同上

灟

譬之如洿邪水潦灟焉莞蒲生焉家大人曰灟當作屬屬讀曰注(士昏禮記酌元酒三屬于尊注屬注也考工記函人爲甲七屬注屬讀如灌注之注匠人水屬不理孫注屬讀爲注又禮卷大記之屬注荀子禮論篇作注續)謂洿邪爲水潦所注也說苑建本篇作水潦所注是灟卽注也今作灟者因潦字而誤加水旁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灟字唯集韻有之亦非謂水潦同上

(子張問入官)明不可弊

子張問入官所見邇故明不可弊也孔氏補注所不見者無强爲明則明之用不窮也頤煊案弊卽蔽字左氏襄二十七年以誣道蔽諸侯釋文蔽本作弊莊子逍遙游篇孰弊弊焉釋文弊司馬本作蔽古字通用經義叢鈔洪頤煊

情之道

子張問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家大人曰道讀爲導出言調悅則民樂從是以我之情導民之情也故曰調悅者情之道也故下文云言調悅則民不辨法家語作誠者情之導也是其證注以道爲治人情之道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服汙

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盧注曰服事也家大人曰盧訓服爲事事汙之語不可通余謂汙上本無服字上文云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此云邇臣便辟不正廉則羣臣汙矣今本有服字者涉下文邇道之服而衍家語入官篇無服字同上

良上 始故

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句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家大人曰此文本作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必自擇左右是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諸亦於也)勞於取人佚於治事而是故上下相承經傳中若此者多矣今本賢君下有良上二字卽上文良工之譌而衍者(家語無)下文是故又誤作始故則文不成義(若以始字屬上讀則與上二句文義不洽)○同上

尊嚴而絕

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家大人曰絕本作危上文曰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正所謂尊嚴而危也下文曰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亦言其危也今本危作絕則與上下文不合蓋危誤爲色又誤爲絕耳孔曲爲之說非家語正作危同上

情邇暢而及乎遠

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于多(關與貫同)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引之謹案情邇暢而及乎遠本作情邇而暢乎遠(句)察一而關于多文正相對家語入官篇曰情近而暢乎遠察一而貫乎多(見羣書治要)魏杜恕體論曰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皆本於此篇也今本作情邇暢而及乎遠者傳寫者以而暢乎遠誤作暢而乎遠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乎遠上加及字耳孔氏補注又改及爲極誤矣同上

不可教

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家大人曰不可教上亦有民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文不協家語作則民不從其教亦有民字同上

(盛德)致愛

盛德篇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家大人曰致愛本作致仁愛而今本脫仁字仁愛二字蒙上文也凡疊上文者不省上下文皆然家語五刑篇正作致仁愛同上

貴賤有序

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家大人曰貴賤有序當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今本脫有別尊卑四字(此因兩有字相亂以致脫去四字)則與上文不合家語正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同上

脫文十六

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句)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而教以敬讓也下文曰故有鬭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是其證今本脫去而遺敬讓至長幼之序十六字(此因兩而字相亂以致脫去十六字)則文不成義當據前後文及家語補同上

刑法

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家大人曰刑法本作刑罰謂不行德法則以刑罰威之盧注曰德法不行則罰之是其證上下文刑罰二字凡五見今作刑法則與上下文不合此因罰法聲相亂上下文又多法字故罰誤爲法下文無德法而專以刑罰御民今本亦誤作刑法同上

論吏德行

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理功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盧以德行絕句注云考羣臣之德行孔於德行能下删理字於德法者爲有德上補得字云德行能功卽下文四者注漏舉德行失之家大人曰孔說是也論吏德行能功吏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句不舒展初學記歲時部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皆有之字家語執轡篇同同上

大史內史

家大人曰此本作內史大史後人以大史不當在內史之下故互易之耳不知上文亦作內史大史且周官內史中大夫大史下大夫則大史固當在內史之下孝經序正義引此正作內史大史同上

法

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家大人曰法上有德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大史左右手也正與此文相應篇內德法二字凡十三見若無德字則與全篇不合矣家語正作以德法爲銜勒同上

(千乘)庶虞草

千乘篇及畜穀蕃征庶虞草新校本於草上增百字孔曰草下疑脫木字家大人曰新校本是也下文曰庶虞動蕃征作畜民執功百草咸淯是其證同上

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

方春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秋三月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嘗祭名也新則非祭名新字疑後人所加)方冬三月於時有事烝于皇祖皇考引之謹案春夏不當俱言享夏當云禘于皇祖皇考此涉上文享字而誤也魯語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祭曰享蓋據大戴禮文祭統亦曰夏祭曰禘同上

貸

利辭以亂屬曰義以財投長曰貸家大人曰貸讀爲慝古貸如慝說貸見月令宿離不貸下讒貸卽讒慝文十八年左傳服讒蒐慝成七年傳上下有讒慝以讒慝食事君襄十三年傳諸逆讒慝鄭箋讒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晦昧用兵篇又云讒貸處穀同上

衰濯浸

畜水行衰濯浸家大人曰濯浸二字義不相屬濯浸當爲灌浸廣雅灌浸也字之誤也衰讀爲等衰之衰衰者差也說見淮南說林注齊語注昭三十二年左傳注謂水之灌浸必差次其多寡之度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引此作衰灌浸衰卽衰之誤而灌字則不誤同上

大古

大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家大人曰大古二字衍以任民力以詩民食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四句上下相承所言皆司空之事下文大古之民云云乃言大古時事若此處有大古二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大古二字卽涉下文兩大古而衍同上

地移民在今之世

大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家大人曰地移民句有脫誤在今之世四字連讀乃起下之詞猶言其在于今也上文在今之民下文在今之世皆其證孔以地移民在爲句似未安同上

四代

吁爲其色

四代篇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吁字盧無注引之謹案吁嘻貌君行道故可喜也與下文公愀然其色意正相反豫六三盱豫釋文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鄭風溱洧篇洵訏且樂釋文洵韓詩作恂訏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盱與吁古字通少閒篇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吁亦喜貌悅孔子之言故色喜也與上文公愀然其色意亦相反同上

可以表儀

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孔氏補注楊簡曰表外也卽其外之儀狀可以知其中引之謹案楊說儀字之義不明今案儀度也可以表儀謂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下文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云云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也說文曰儀度也少牢下篇某者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說見體儀也下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淮南俶眞篇曰不可隱儀揆度是儀訓爲度之證事互見後叢以制下○同上

與

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家大人曰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漢書高紀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顏師古曰與如也古書多謂如曰與詳見釋詞言事必如其食食必如其位勿使相越踰也孔以與爲與之辭失之同上

天德嗣堯

替虞舜天德嗣堯家大人曰天德上有以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少閒篇替虞舜以天德嗣堯是其證同上

楣機

此謂楣機孔曰此取人之要若門有楣若弩有機家大人曰楣與機非一類古書亦無竝言楣機者楣機當爲樞機樞戶樞也所以利轉機門梱也所以止扉鄭注繫辭以機爲弩牙非也辯見周易皆門戶之要也故以喻用人之要文王官人篇其貌曲媚逸周書媚作嫗故知楣爲樞之誤同上

變從

變從無節妨於政家大人曰變從二字義不相屬孔曲爲之說非也從當作徙徙止也言變遷無止則害於政也隸書從或作従徙或作徒二形相似故徙譌作從管子問篇外人之來徙而未有田宅者說苑敬愼篇衆人惑惑我獨不徙今本徙字竝譌作從○同上

下不由人

誥志篇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家大人曰下本作亦字形脫落而爲下矣史記麻書曰正不率天亦不由人俗本亦作又以意改之也今從單行索隱本索隱曰此文出大戴禮是其證也楊本不知下之爲亦而刪之非是同上

卒明

於時雞三號卒明麻書同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斯也今本斯上衍卒字據索隱刪索隱曰三號三鳴也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也徐廣云卒一作平又作斯於文皆便家大人曰卒字於義無取作平者是也史記叔孫通傳先平明謁者治禮平明者平旦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是也隸書卒或作卆形與平相似上下文又有卒字故平誤爲卒史記衞世家索隱平或作卒作斯者後人以意改耳斯與卒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斯字無緣誤爲卒也同上

曰

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嬉曰與之曰楊簡本皆改爲曰而孔從之家大人曰楊改非也曰與惟天是戴也與語詞耳下四句同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兩曰字文同一例不當改下曰字爲曰下四句同同上

明制

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引之謹案制讀當爲哲言此古者明哲之君之治天下也下文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卽明哲之人也古聲制與哲同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爲制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制作折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釋文制諸設反依字應作淛是其例矣同上

仁者爲聖貴次　美次

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孔氏補注曰聖人先德而後爵故貴不如仁美謂才美引之謹案此論賢才之高下非論貴賤也不應以貴爲次且仁者爲聖亦文不成義今案聖字當在貴字下而讀仁者爲貴作一句聖次作一句聖猶智也聖者通明之稱非謂大聖也襄二十二年左傳臧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人老子絕聖棄智王注曰聖智才之善也餘見左傳聖人之智不如仁故曰仁者爲貴聖次蓋先德而後才也周官醫師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考工記弓人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禮器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雜記敬爲上哀次之孟子盡心篇民爲貴社稷次之文義竝與此相似若作爲聖則與次字不相應矣美謂形體壯大也莊子盜跖篇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荀子非相篇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齊策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昳麗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是古者以形體壯大爲美也晉語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美鬢長大卽此所謂美也射御足力卽此所謂力也射御也邶風簡兮篇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毛傳曰俁俁容貌大也齊風猗嗟篇猗嗟昌

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是古人言力與射御多兼體貌之美月令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玉篇注舉長大曰舉形貌壯大者是古者用人或以形貌壯大取之蓋所以壯觀瞻也故曰美次美謂形貌非謂才也若指才言之則當直言才次豈得但謂之美乎 同上

皇清經解卷六之二十五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六之二十下　學海堂

羣解彙編 大戴禮記下

文王官人　變　歷

文王官人篇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引之謹案變讀為辯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禮運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為辯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音義辯丁本作變漢樂相書孔辯變爭辯辯徧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注辯徧也事路第亦以變為辯亦作辨定八年左傳子言辯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杜注辯猶周徧也歷相也見爾雅方言晉語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言相時而發之也楚辭離騷歷吉日乎吾將行言相吉日也言徧授民能以官而相度其才藝也盧注皆未了 王尚書經義述聞

信憚

鄉黨之閒觀其信憚也盧注曰信而敬憚引之謹案憚讀為亶亶誠也信也故與信連文若敬憚之憚則與信為不類矣逸周書官人篇作觀其信誠誠亦亶也亶憚古同聲亶之通作憚猶亶之通作單矣見禮記祭法 同上

不傷

其說直而不傷其言正而不私劉本改傷為侮而孔從之家大人曰傷當為傷以豉反言其貌正直而不慢易也說文傷慢也徐鍇曰傷慢易字也今俗作易一切經音義卷三引蒼頡篇曰傷慢也廣雅曰傲侮慢傷也傷與傷字形極相似故知傷為傷之譌非侮之譌也經傳中傷字皆作易輕傷字亦然說文傷未譌也必非後人所改故也凡傷字皆不譌為傷則後人亦必改為易矣 同上

以故自說　故其行　故知以動人　以故取利

其貌曲媚媚名本與媚同今依舊校本改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徵以故自說盧注訓故為事家大人曰故詐也下文曰假節以示之故其行以攻其名又曰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又曰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皆謂詐也文選景福殿賦注引賈逵國語注曰故謀也晉語多為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偽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尹知章注故事也失之莊子刻意篇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荀子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楚策曰昭奚恤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是古謂詐為故也今俗語猶云故意矣 同上

志不裕

煩亂之而志不裕家大人曰裕當作治字之誤也治與煩亂正相對上文煩亂之而志不營中注曰營猶亂也不亂與不治亦相對下文志治者也亦與志不治相對今本治作裕則於義疏矣逸周書作煩亂以事而志不治 同上

執之以物　度料

執之以物而遬決驚之以卒而度料家大人曰執字義不可通執本作設下文雖投以物投即設之譌則此文本作設之以物明矣物事也謂設之以事而能速決也齊語曰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意與此同下句本作一之以卒而度應今本應作料者後人以意改也據盧注云引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時度爲則本作應明矣逸周書正作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遬數驚敬古字通○同上

不學而性辯

孔曰性辯生而能辯也家大人曰辯智也慧也言不學而性自智慧也辯或作辯廣雅曰辯慧也晉語曰巧文辯惠則賢惠與慧通逸周書寶典篇曰辯惠于智荀子議兵篇曰辯慧亂之贊也荀子性惡篇曰性質美而心辯知東周策曰兩周辯知之士是辯與智慧同義下文無辯而自慎孔曰慎古通以為順字自應謂順非也亦謂無智慧也 同上

營之以物而不虞

營之以物而不虞盧注曰虞度也至則攻辨之不豫計度家大人曰盧以不虞為不豫計度非也虞者誤也不誤謂臨事而不惑也逸周書作營之以物而不誤是其明證矣魯頌閟宮篇無貳無虞毛傳曰虞誤也呂氏春秋忠廉篇曰利不足以虞其意 同上

治志

曰治志者也家大人曰治志本作志治上文煩亂之而志不治正與志治相反志治者其志不亂也吳氏傳利武人之貞志治也若作治志則於義疏矣逸周書正作志治者也 同上

此見於外

誠在其中此見於外家大人曰此見於外本作必見於外下文言必見者五文義並與此同今本必作此者涉上文此之謂而誤盧曲為之說非也隋蕭吉五行大義第十四引大戴作必見諸外蓋所見本與盧異逸周書同 同上

初氣主物

家大人曰當作氣初生物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云云三者文義相承今本氣初譌作初氣生譌作主則文不成義五行大義所引正作氣初生物逸周書同 同上

陽當作傷

文王官人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懼必見憂悲之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頤煊案五陽字皆當作傷詩澤陂傷如之何爾雅釋詁郭璞注引作陽如之何陽傷古字通用謂氣雖內畜若有所傷感則必見於外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不隱

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隱也家大人曰不隱本作不可隱上文雖欲隱之陽喜必見云云正謂民情之不可隱今本脫可字則語意不完五行大義引有可字逸周書同 王尚書經義述聞

誠靜

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潔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家大人曰靜非動靜之靜乃情之借字也說見後靜而類肚而安人下情人

也故經傳通謂貌爲情同上

生民

生民有驛陽作陰今家大人曰生民本作民生言民生而有陰陽故多隱其情飾其僞也文見下據盧注云人含陰陽之氣生而有知有知故生機僞則正文之先民而後生可知逸周書作民生則有陰有陽同上

推前惡忠

推前惡忠府知物爲盧注謂有詢義之攻其所不知者則推援於人而待以爲忠府而形貌又如暁然也顧煊案府聚也物是惣字之譌古惣字謂推前惡於人則自以爲忠聚智總與下句首成功少其所不足謂先人成功又鄙薄其所不足文義相對周書官人篇前總唱功即隱括此二句之義經義叢鈔洪頤煊

克易

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家大人曰克易二字義不可通克當作交易反也見左傳哀元年注晉語注內外交相反故曰陰陽交易隸書交作友克作克二形相似而誤孔訓克爲能失之同上

靜而寡類䚦而安人

靜而寡類䚦而安人宋本及元明本皆如是䚦當改爲壯壯即莊之假借字雅雨堂本遂改爲莊非也盧讀靜而寡類爲句注云不好狎也家大人曰經文本作靜忠而寬類壯而安靜與情壯與莊古字通類與貌同謂其情忠而寬其貌莊而安也逸周書作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是其明證矣寬寡類類壯䚦皆字形相近而誤漢祝長嚴訢碑類作類外黃令高彪碑類作類二形相似故類譌作類漢書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類列子楊朱篇類作類大戴禮勸學篇不飾無貌家語致思篇作不飾無類王肅注類宜爲類又脫一忠字衍一人字遂譌作靜而寡類䚦而安人盧以寡類爲不好狎則曲爲之說也又案上文曰誠靜必有可信之色又下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情作靜表記文而靜鄭注曰靜或爲情是情靜古字通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是莊壯古字通說文貌或作類籀文作貌漢書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類顏師古曰類古貌字荀子禮論篇貌字皆作類今九經內不見有類字而情字亦無作靜者未必非後人所改也大戴禮之靜忠而寬類壯而安若非譌作靜而寡類䚦而安人則後人必改靜爲情改類爲貌矣同上

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

心色辭氣其入人甚俞家大人曰俞讀爲偷鄭注祭義曰偷顏色和貌聘禮記私覿愉愉焉釋文作偷俞愈注謂之無已非是進退工故句其與人甚巧盧以進退工絕句故字屬下句注曰工能也家大人曰此當以進退工故爲句其與人甚巧爲句工故猶工巧言進退皆工巧也呂氏春秋論人篇曰釋智謀去巧故下賢篇曰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淮南俶眞篇曰巧故萌生餘見上文以是故與巧同義故下句即云其與人甚巧且與其入人甚俞對文盧失其讀并失其義逸周書作進退多巧同上

巧名

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家大人曰巧名二字文義不貫得巧於取名不巧名之譌巧名本作竊名據盧注云云能規諫而反不類言以道行而復不平則是偕規諫行道以竊取名譽者也故曰竊名俗書竊字作窃其下半與巧相似因譌而爲巧逸周書正作竊名同上

直愍

取直愍而忠正者家大人曰愍字義不可通疑慤字之誤同下說文曰慤謹也廣雅曰殼善也家語公西赤問篇注曰慤質也直慤忠正義並相近同上

使是

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家大人曰使是使之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訓爲是是亦訓爲之下凡言使是者竝同說見釋詞同上

皇於四海

小辨篇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孔曰皇大也家大人曰皇充也謂充滿於四海也皇與橫充古同聲而通用爾雅說充也孫炎本作光故孝經曰光於四海祭義曰敷之而橫乎四海詳見尚書光被四表下同上

何一之彊辟

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孔曰彊人名時侍公側公發子有隱言恐聞於三家故令之避于曰彊侍某聞大道不隱某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辟陳氏觀樓曰何一之彊辟當作徇一遷之辟同上

兵周

何世安起

用兵篇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家大人曰安猶於也此倒句也何世於起猶言起於何世安於也墨子非命篇何書焉存文義與此同魏策曰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言於死於生於窮於貴也鮑彪注問安失之安於一聲之轉故於字或通作安鹽鐵論非鞅篇封之於商安之地商安即商於同上

及利

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孔氏補注曰及利猶汲汲於利也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引之謹案古無謂求利爲及利者孔說非也及當爲叟叟取也貪也說文叟入水有所取也讀若沬玉篇叟古沒字晉語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韋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史記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叟利無義言蚩尤貪利而忘義故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叟與及字形相似學者多見及少見叟故叟字譌而爲及矣繫辭傳釋文引鄭注亹亹沒沒也今本沒譌爲汲○同上

何器之能作

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家大人曰器本作兵此後人妄改之也何兵之能作正對上文蚩尤作兵而言不當改兵爲器也古之所謂兵者即指兵器言之說詳日知錄後人謂執兵者爲兵故不識其意而改兵爲器耳周官肆師疏引此作何兵之能造太平御覽兵部一引作何兵之能作皆其證同上

郯大無紀

厤失制攝提失方郯大無紀家大人曰郯讀爲陬郯大無紀本作孟郯無紀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唯其攝提失方是以孟陬無紀今本脫一孟字衍一大字則文不成義孔以大爲失字之誤非也無紀言無紀則無言失更言失史記厤書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厤數失序文與大戴略同漢書劉向傳引作厤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今據以訂正同上

霜雪大滿

霜雪大滿甘露不降家大人曰滿本作薄字之誤也隸書薄或作蒲滿或作蒲二形相似薄故譌爲滿因譌爲滿廣雅曰薄至也皋陶謨外薄四海言霜雪大至也

霜雪大至與甘露不降正相對月令曰雪霜大摯摯亦至也西伯戡黎大命不摯史記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是大薄即大至今本薄作滿則非其旨矣楊簡本正作霜雪大薄同上

此大上之不論不議也

家大人曰此句之義與上下文絕不相屬民多夭疾六畜餼背背即胔字今本胔譌作背依楊本改盧注背癃也今本癃譌作瘦妖傷淚身失墜天下四句一氣相承今於六畜餼背下闌入此句則隔斷上下語脈矣此不知何處錯簡注曲爲之說非也同上

少閒 有神

少閒篇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閒家大人曰有當爲百字之誤也天子祭天地四方故曰昭百神於天地之閒若云昭有神則文不成義注引祭法有天下者事百神則本作百神明矣同上

海外

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家大人曰海下脫之字下文三言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文皆與此無異則此亦當有之字同上

順民天心嗇地

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家大人曰順民天心嗇地本作順天嗇地順天與嗇地對文順天嗇地又與下二句對文今本上民字涉下民字而衍心字又涉注文順天之心而衍遂致文不成義據注云順天之心則正文之作順天明矣注言順天之心者加之心二字以申明其義而正文本無心字同上

許魏

乃退伐崇許魏盧注曰許魏不在五伐蓋時小伐也家大人曰許魏當爲誅黎字之誤也誅許字相似魏策秦之欲誅之久矣漢書朝鮮傳天子誅遂今本誅字並譌作許黎字上半亦與魏相似誅黎即西伯戡黎之事書大傳文王伐邘伐密伐犬夷伐耆耆與黎同伐崇所謂五伐也故曰伐崇誅黎同上

制無

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孔依上文改制無爲制典家大人曰孔改是也虞戴德篇曰三代之相受必更制典物即此所謂制典也此篇說禹湯文王之事大略相同則制典下亦當有慈民二字作物配天制典慈民用行三明親親尚賢皆四字爲句且民與天賢爲韻同上

朝事

掌諸侯之儀

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家大人曰上掌諸侯之儀五字涉下文而衍典命大行人皆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則掌諸侯之儀五字不當重出此是總說典命大行人所掌之事下乃以二官分別同上

典命諸侯之五儀至爲伯

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命爲伯家大人曰此文當依周官作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其上公九命爲伯六字則下屬爲義命本典命下脫掌字五等下脫之字自以定其爵至有差也十八字皆涉上文而衍今依新校本訂正孔欲顛倒其文又以命上公九命爲伯連讀皆失之同上

所以明別義也

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家大人曰明字後人所加義古儀字也說見後不行禮義下別儀即上文所云以九儀別諸侯之命也自執其圭瑞以下皆所以別儀別上不當有明字下文說諸侯相朝之禮自各執其圭瑞以下皆與此同而云所以別義也無明字又云所以別親疏外內也亦無明字同上

習立禮樂

儐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家大人曰立字於義無取蓋衍字也上下文皆言習禮樂無立字同上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孔氏補注曰交歲相問者猶言每歲交相問也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今誤讀交絕句引之謹案孔說非也記文本作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而無世相朝三字交字上屬諸侯爲句諸侯交即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也下文曰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亦以諸侯交連讀而無世相朝之文是其明證不言世相朝者案上文既言諸侯朝覲之禮乃曰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五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脩天子之命爲之益行其下即曰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以上記文朝聘之禮統上文言之謂諸侯朝於天子及諸侯使人聘於諸侯皆有君臣之義使臣於所聘之君亦有君臣之義下文曰君親禮賓賓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是也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若諸侯世相朝則爲兩君相見不得謂之君臣矣尋討上下文義不當有世相朝三字顯然明白後人不達遂取大行人篇內世相朝三字加於交字之上不唯亂其句讀且與下文君臣之義不合孔氏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且謂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句讀爲誤其失甚矣同上

計辭令

七歲屬象胥喻言語計辭令引之謹案計當爲汁大行人協辭命鄭注曰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鄭司農云汁當爲叶叶今本汁叶互譌茲從段氏若膺周禮漢讀攷改正是周禮故書協作汁此記蓋本於故書也汁與計草書相似故汁譌作計誥志篇此謂歲虞汁月高安朱氏本汁譌作計齊語論比協材管子小匡篇作論比汁制汁譌作計史記曆書祝犁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譌作計初學記樂部上引樂汁圖徵汁譌作計並與此同協辭命之通作汁猶大史協事之或作汁鄉士汁日之亦作協也雅雨堂本改爲叶字未確同上

周知天下之政

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家大人曰政本作故此涉上文政事而誤也故即上文所謂事故也經傳通謂事爲故不可枚舉五物之見於上文者唯禮俗政事一條可謂之政然政亦事也其餘四條則可謂之事而不可謂之政若作政則五物之中舉其一而遺其四矣周官小行人正作天下之故同上

不行禮義

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修當作循說見曲禮謹脩其法下不附於德不服於義引之謹案不服於義之義即誼字也不行禮義之義即儀字也二字異訓故並見而不爲複上文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大行人掌諸侯之儀又曰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禮儀即此禮義也上文又曰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周官義作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爲義鄭司農曰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說文曰義己之威義也即古威儀字又曰誼人所宜也即古義字互見後以禮義

下○同上

法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家大人曰法本作具此涉上文法度而誤也政與正同此言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脩正者頗有此具也射義正義曰正謂脩正此文兩見於射義聘義中其字皆作具本篇上文兩見其字亦作具此不當獨作法同上

投壺

諸勝者

投壺篇諸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孔從儀禮經傳通解於諸上增請字家大人曰通解誤也宋本作諸勝者之弟子云云諸卽請之譌小戴作請行觴是其證當改諸爲請不當於諸上增請字經文皆言勝者不言諸勝者小戴亦如是卽鄉射大射亦無諸勝者之文若云請諸勝者之弟子則諸爲冗字矣禮經文無此例同上

矢八分

矢八分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孔氏補注曰八分矢圓徑也又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補注曰前文云矢八分此大七分者似謂室中五扶之矢其笴既短圓徑亦殺引之謹案堂上室中庭下矢有長短之分而圓徑則一鄭注小戴投壺云舊說矢大七分而不言室中之矢之圓徑小於堂上庭下者則孔說非也今案大七分者圓徑也若矢八分不言大則非圓徑可知八分當爲八介鄭注小戴投壺曰投壺者人四矢亦八四算上文司射執八算與八算則亦當八矢蓋一耦二人人四矢也故曰矢八介介猶枚也大射儀搢三挾一个注曰个猶枚也个卽介字隸書之省廣韻云介俗作分其形與分相似故書傳介字多誤爲分周官內宰注敘介次釋文介或作分齊語鹿皮四个宋庠本如是明道本介作分管子小匡篇亦作分蓋个也大宗伯注作介取其介而外莊子庚桑楚篇介而離山釋文竝云介或作分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介譌作分者介字隸書之省說見通說分者介字俗體之譌也段氏國語校本從分大誤辯見通說个字下賈子胎教篇說縣弧之禮曰五弧五分矢弧下當有各字皆三射其餘各二分矢分亦介字俗體之譌言每弧有矢五介既發三介猶有二介也彼文矢一枚爲一介正與此同八介爲矢數而非圓徑八分故記文不言大不然則鄭注小戴引舊說可以但云矢大七分而無八分之說乎同上

御車之旌

射者之聲御車之旌盧改御車爲獲者孔仍作御車釋曰御車巾車也大射儀巾車張侯或亦與唱獲焉家大人曰盧改是也上文云執旌既載旌爲獲者所執故言獲者之旌不得言御車之旌也孔曲爲之說非同上

倨立

無倨立孔曰倨跛倚也家大人曰跛倚非倨也倨當作倍字之誤也說文倍反也小戴作毋偝立鄭注曰偝立不正鄉前也偝與倍同經解曰倍畔之心坊記曰則民不偝大學曰上恤孤而民不倍注倍或作偝亦通作背同上

公冠

遠於年

公冠祝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孔氏音義年說苑作佞後漢志注引此文云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頤煊案佞讀如年左氏襄三十年經天王殺其佞夫公羊作年夫遠於年卽遠於佞同聲假借字劉昭補注所引遠於年下重出遠於佞三字是後人妄加經義叢鈔洪頤煊

靡不息

公冠篇孝昭冠辭六合之內靡不息博物記作靡不蒙德家大人曰息當作悳悳者德之本字形與息相似因譌爲息又脫蒙字王尚書經義述聞

本命

故命者三句

本命篇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家大人曰此當依家語作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文義始通且與上文相合今本脫去始也死者生之六字及有始二字則文不成義注曲爲之說非也同上

徹眴

易本命三月而徹眴然後能有見盧注眴精轉視貌徹或爲徹也頤煊案眴卽眴字說文作瞚云兒初生瞥者从目䙴聲瞥一日財見也纔見與徹字義近眴瞚同聲字經義叢鈔洪頤煊

辰故

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家大人曰辰字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說非也辰本作是故是故二字不須注故盧氏無注若是辰字則盧必辯其誤或曲爲之說矣上言是故而下又言故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經傳中若是者多矣韓詩外傳正作是故說苑辨物篇作故今依新校本訂正王尚書經義述聞

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

家大人曰此二句本在下文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之下今本上下互易則文義倒置今依外傳說苑家語訂正同上

五十而室

大古男五十而室家大人曰室上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內則三十而有室文義與此同周官媒氏疏引此正作五十而有室同上

及日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家大人曰及日當依新校本作日及言終日所及不出乎閨門也今本作及日則不詞孔曲爲之說非同上

獨成之道

事無獨爲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陳氏觀樓曰事無獨爲四句各相對爲文則次句不當有之道二字蓋涉上文三從之道而衍家語無同上

多言去

家大人曰多上有口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口多言爲其離親也正釋此句之義則此亦當有口字同上

易本命

達道德者

易本命篇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陳氏觀樓曰達道德者本作智通道者此後人依家語改之也執轡篇此言萬物皆生於道故唯智通於道者能原本之王肅改通道爲達道德則非其旨矣盧注引孔子曰聖人智通於大道云云正釋智通道三字淮南子人間篇形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卽用此篇之語同上

八月化

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孔曰八月字誤說文蟲八日而化家大人曰孔校是也論衡商蟲篇亦云蟲八日而化生以上文例之則化上當有而字淮南家語皆有同上

咀嚾

咀嚾者九竅而胎生孔曰嚾音喚淮南子作嚼咽者家大人曰嚾當作噍字之誤也玉篇噍疾略切噍嚼也噍同上廣雅曰咀噍也咀噍卽咀嚼史記司馬相如傳咀嚼蔆藕是也凡人及獸之食物曰咀噍故曰咀噍者九竅而胎生若嚾卽呼喚之喚於

咀爲不類矣家語作齠齔者九竅而胎生卽用大戴之文淮南作嚼咽小變其文耳 同上

脫文八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家大人曰此下當有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八字據盧注云至陰至陽類其多也至陰爲男至陽爲女者卽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義則正文之有此八字甚明今脫此八字則盧注皆不可通矣又案盧所見本似作至陰生牡至陽生牝故有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說然淮南家語並作至陰生牝至陽生牡與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意正相同蓋盧本牝牡二字互誤也 同上

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

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盧注曰肥者象地堅實大者象地虛縱也家大人曰此當依淮南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盧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淮南盧作壚壚古字通釋名土黑曰盧是也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墟即壚字之譌柔字則王肅所改也淮南家語皆用大戴禮文堅與弱對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說文壚黑剛土也與沙土對故盧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下文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文亦相對今本堅土之人下脫去剛弱土之人五字盧字又譌作虛則義不可通盧注皆誤 同上

皇清經解卷六之二十五下終

皇清經解卷六之二十六 學海堂

大戴禮記雜錄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書傳本卷數與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殆因所亡篇數傳合爲是言歟其存者哀公問及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則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釁廟篇見於襍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志遂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也所亡篇目不存或兩見實多耳然因隋志而知隋唐閒所存已僅三十九篇史繩祖謂大戴記襍取家語之書其說不然家語王肅所私定竊取其書爲之史氏誤連讀公冠篇孝昭冠辭爲成王冠辭而云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有此家語止稱王當以爲正此史氏不審章句謬加譏評也王肅襲取爲冠頌已章句不辨家語襲大戴非大戴取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 戴吉士東原集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右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龜文以法爲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爲盧景宣辯之注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舊本五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武王踐阼孔沖遠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爲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則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沖遠所見同殆俗儒未省鄭孔稱引竄改也公冠篇太子擬焉各本譌作天子矣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考其公冠之譌爲公符王伯厚困學紀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語在今明堂篇中魏書李謐傳隋書牛閎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今目錄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陳振孫元兩七十二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此盛德第六十六後篇題竄改之證朱子稱引明堂不稱盛德自唐宋閒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舉若斯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天圓十篇篇題並冠以曾子卽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尚存於是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王伯厚以爲卽漢志孔子三朝記七篇中偏以卷之十篇秩淆亂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爲景宣注甚明 同上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史記索隱云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自宋以來相傳之本篇弟始三十九終八十一中間闕者四篇重者一篇韓元吉云兩七十三晁公武云兩七十四實四十篇視小司馬所稱多二篇者唐以前無明堂篇後人從盛德篇析而二之而遷廟釁廟兩篇疑古本亦合爲一也小戴記經北海鄭氏表章得列十經之數而大戴之書無師授者以致亡佚過半宋元以後小戴記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爲五而儀禮周官亦束之高閣士夫之能讀大戴者益以少矣然兩家之記要各有所長如夏小正勝於呂氏月令武王踐阼較之文王世子爲醇而孔子三朝記七篇曾子十篇皆古書之僅存者實賴斯記以傳必軒彼而輊此非通論也學者惑於隋志之文謂大戴之書爲小戴所刪取然隋志述經典傳授多疎舛不可信鄭康成六藝論但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四十九篇別無小戴刪大戴之說今此書與小戴略同者凡六篇可證其非刪取之餘詩正義引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又引大戴禮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劉昭注續漢書引作昭穆篇漢書儒林傳服虔注驪駒逸詩篇名見大戴禮今本皆無之蓋在逸四十七篇中矣

王式言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服虔注以爲見大戴禮是大戴亦有曲禮篇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大戴稱逸禮

後漢書輿服志補注引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通典卷五十九太古男子五十而娶女二十五而嫁中古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逸禮本命篇云此皆大戴禮文大戴不立學官故稱逸禮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七引禮記逸禮卷五百四十引大戴禮逸禮逸禮卽大戴禮非篇名 經義叢鈔

大戴禮有爾雅

公羊宣十二年注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疏云釋水文也案何邵公引爾雅釋水而偁禮者魏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秦叔孫通撰置禮記此蓋漢初之事大戴禮記中當有爾雅釋親篇故爲叔孫氏所取入故班孟堅白虎通引爾雅釋親文偁爲禮親屬記三綱六紀篇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孟子帝館甥于貳室趙云禮記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應仲援風俗通聲音篇引釋樂

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爲傳樂記則禮記中之言爾雅信矣或疑藝文志禮家不及叔孫通張氏之言恐未得實蓋未考之漢氏諸書也 臧庸拜經日記

記夏小正星象

建寅之月夏以爲正月於時日躔降婁初昏參已過中猶云參中者舉大體言之非若後代求諸度分之細也斗杓縣在下者史記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參中則魁南上杓北下矣二月日躔大梁三月日纏實沈參伏者日所在之宿故伏而不見也四月日纏鶉首故昴朝覿南門在亢氐之南五月日纏鶉火故參朝覿大火中者夏以建午之月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之文時之相去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建未之月暑退昏中建丑之月寒退旦中也此惟周時則然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昏火中皆周時數百年間也六月日躔鶉尾斗魁北下故杓南上也七月日躔壽星漢案戶者與戶南北直也織女三星恆嚮降婁壽星西沒則降婁東升故初昏織女東嚮斗杓縣在下者魁枕參首旦參中故斗杓北下而旦魁參相應也八月日躔大火辰則伏者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心三星中明大者凡言大火主焉此所謂辰也日在則其心不見故曰伏同日出沒矣必半次而後朝覿旦參中者已過中猶言之舉大體也九月日躔析木之津辰繫於日者辰心也日將出心乃見東方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言初昏者失其傳也織女北嚮而旦星紀東升故降婁直北織女恆嚮降婁者也十有一月日躔玄枵十有二月日躔娵訾之口凡夏時日躔所在與今歷二次與周時歷一次星之見伏旦昏中悉因之而異 戴吉士東原集

夏小正昏旦星說 洪震煊

用後世推步之法求古天星所在不驗不謂術疏反謂經誤吁可怪也今以夏小正之躔次還求夏小正之天星其有不合焉者寡矣蓋小正直舉經星之體者有七鞠爲虛也參也昴也四月南門爲亢也大火爲心也辰爲房也十月南門爲東井也七者皆直指經星之體者也可以他星得經星之次者有四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織女恆向娵訾之口漢起箕尾之間是四者皆可以他星定經星之次者也九月辰繫于日此言明日躔也有一月日躔卽可以得餘月日躔而每月晨見昏見晨中昏中伏內諸星又皆可以定每月日躔所在得每月日躔亦可以驗每月昏旦星也其法具在于經顧讀者不察耳試詳言之正月初昏參中是時夜四十八刻則旦應尾中日應在營室矣虛東距營室三十度以外故晨見也參中者參加午也參加午則龍角加寅南斗加亥斗魁枕于午杓攜于寅衡殷于亥是斗柄縣在下也正月日在營室則二月日在婁三月日在昴參西距昴三十度以內故三月參于昏伏也三月日在昴則四月日在參昴東距參三十度以外故四月昴始于晨見也四月日入戌卽初昏之時參加戌參加戌則亢加午故初昏南門正也四月日在參則五月日在東井參東距東井三十度以外故五月參于晨始見五月日入戌卽初昏東井加戌東井加戌則心加午故云五月初昏大火中五月初昏大火加午六月初昏大火加未矣大火加未則龍角加申南斗加巳斗杓攜于申衡殷于巳此斗柄正在上也五月日在東井則六月日在七星七月日在翼七月日入酉卽初昏翼加酉翼加酉則箕尾加午漢起箕尾之間是正南北也析木加午則娵訾加卯織女向卯是正東向也七月初昏娵訾加卯則龍角加申是時夜亦四十八刻矣自昏至旦應歷七辰則龍角昏加申者旦應加于寅龍角加寅南斗加亥參首加午故云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也七月日在翼八月日在角房西距角三十度以內故八月初昏房則伏也八月日在角九月日在房故九月房繫于日心比于房而近于角故內火內之云者視繫爲遠視伏爲近也九月日在房則十月日在箕十月日入酉卽初昏箕加酉箕西下加于酉則東井東上加于卯故十月初昏南門見謂東井見于卯也東井見卯之時營室南加于午十月時有養夜則營室自昏至旦應歷七辰初昏營室南加于午及旦營室北加于子矣織女向子是正北向也故云十月織女正北向則旦也凡此者皆以經求經而初無豪釐之差上可合于堯典下可通于月令而自唐以來無有知之者獨何與 經義叢鈔

曾子十篇注釋序

元謹案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異於非親受業於孔子者也然則七十子親受業于孔子其言之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子十篇乎曾子修身慎行忠實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今讀事父母以上四篇實與孝經相表裏焉患之小者豪髮必謹節之大者生死不奪窮極禮經之變直通天律之本莫非傳習聖業與年並進而非敢恃機悟也且其學與顏閔游夏諸賢同耆所傳于孔子者亦絕無所謂獨得道統之事也竊以曾子所學較後儒爲博而其行較後儒爲庸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然則魯哀公年閒齊魯學術可以槩見後世學者當知所取法矣元不敏于曾子之學身體力行未能萬一惟執復曾子之書以爲當與論語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爰順攷十篇之文注而釋之以就正有道竊謂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矣案漢志載曾子十八篇此先秦古書爲弟一本隋志據阮孝緒七錄稱曾子二卷連目錄三卷爲六朝以前舊本或十八篇或十篇無明文此弟二本新舊唐書皆作二卷較隋志亡目錄一卷其篇數亦不可攷爲弟三本鼂氏公武據唐本十篇文盡與大戴記同有題紹述本者紹述卽樊宗師字此昭德所據唐本爲弟四本昭德之從父詹事公病其文字團舛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禮參校是正并盧辯注此宋人以單行曾子及大戴合校本爲弟五本楊氏簡卽十篇之文而注之此宋人新注爲弟六本今第一篇爲立事而高氏王氏所見首篇皆作修身與今書不同此弟七本崇文總目通志略文獻通攷山堂攷索宋史藝文志等書皆載曾子二卷蓋同爲一書此弟八本周湯曾子音訓十篇此弟九本以上九本惜皆失傳無從參校今之所據惟大戴記中十篇耳其自汪晫以下九家雜采他書割裂原文而爲之今附錄於後不足數也近時爲大戴之學者有仁和盧召弓學士文弨校盧雅雨運司見曾刻本有休寧戴東原吉士震校刻。武英殿聚珍板本有曲阜孔撝約檢討廣森補注本有高郵王懷祖給事念孫江都汪容甫拔貢中在朱竹君學使筠著中同校本有歸安丁小雅教授杰。元今所並曾子仍據北周盧僕射之書博攷羣書正其文字參以諸家之說擇善而從如有不同卽下已意稱名以別之至於文字異同及

訓義所本皆釋之以明從違之意又嘗博訪友人商搉疑義說之善者擇而載之 阮宮保揅經室集

朝事第七十七

家大人曰朝事下有儀字而今本脫之篇內儀字或作義者古文也覲禮注疏及大雅韓奕正義商頌長發正義王制玉藻正義引此皆作朝事儀 王尚書經義述聞

大戴禮記逸篇

詩汾沮洳正義曰禮運注云英俊選之尤者則英是賢才絕異之偁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爲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異人之說殊也又靈臺正義曰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曰辟廱政穆篇稱大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五經異義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案辨名政穆禮器皆大戴禮記逸篇今本所無孔氏所引盛德篇今本別分爲明堂又南齊書引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爲主四加元冕以卿爲賓今本誤爲公符困學紀聞亦承其誤又白虎通所引有王度記禮記謚法禮三正記禮五帝記禮別名記禮親屬記等皆大戴禮記逸篇也據孔氏正義則唐初尚存諸儒莫爲留意反斥爲後人所增失於事實遂至於亡也是秦火之不能焚者而漢唐人竟焚之矣別名記卽辨名記禮記正義春秋正義皆引之 臧茂才經義雜記

大戴禮逸篇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今存三十九篇爲十三卷與隋唐志卷數並同然唐人所引篇名有在今本之外者蓋卷內之篇有逸也曲阜孔檢討廣森補注敘錄云唐人正義稱大戴禮尚有王度記辨名記禘于太廟諸篇見禮記曲禮及詩魏風儀禮少牢饋食疏志逸案詩摽有梅七月正義引文王世子篇文王十二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靈臺敘正義引大戴禮政穆篇稱大學明堂之東序 劉昭注續漢書引作昭穆篇 是尚有文王世子篇及政穆篇也又漢書儒林傳王式曰客歌驪駒 服虔注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 又曰在曲禮是大戴禮又有曲禮篇五經異義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大戴禮又有禮器篇也白虎通引有禮記謚法 唐六典文士注云舊有周官謚法大戴禮謚法 禮三正記禮五帝記禮別名記 名記卽辨 禮親屬記疑皆大戴禮逸 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大戴記曲禮篇

漢書儒林傳王式記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公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狗妄改之也案歌驪駒注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據此則大戴禮記有客欲歸而主人留之反相歌詩事今大戴記亡闕小戴記無之蓋江公與王翁思同業魯詩故江公嫉其至因歌驪駒以發問之翁思必對以在曲禮遂可譏其曲狗而來也據顏注知漢書本作狗曲 狗狗形近據正文作狗曲知注作狗曲今誤倒 式曰在曲禮是狗從曲禮之書故江佯問曰何狗曲也言淺而意深師古妄改爲狗字云輕賤之甚不知江公心雖嫉之安得於諸大夫博士前輕斥經師爲狗如今鄉里小人反脣相譏乎且江本隱語故翁思亦恥與之爭而陽醉遏地偭面斥爲狗翁思安能含忍卽諸博士弟子亦竟不發一語乎 臧茂才經義雜記

謚法篇

隋書經籍志大戴禮記十三篇注云梁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頤煊案大戴禮本有謚法篇見白虎通北堂書鈔卷九十三引大戴禮謚法其時尚未亡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二引大戴禮曰周公旦大師望相嗣王作謚法一段與周書謚法篇同 經義叢鈔洪頤煊

劉熙謚法注

玉海引沈約謚法序云劉熙注謚法唯有七十六名又云劉熙注解時或有所發明頤煊案宋蘇洵謚法解多引劉熙注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引謚法曰賤而得幸曰嬖釋名云嬖卑賤婢妾媚以色事人得幸者也今釋名無此文是劉熙謚法注文選景福殿賦李善注引劉熙孟子注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亦是謚法注皆後人誤改 同上

王度記

王度記大戴禮篇名也 本孔沖遠說 以其不列學官故梁劉昭稱此篇爲逸禮劉向別錄云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見禮記疏四十三 案史記田完世家宣王喜文學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集解引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然則王度記與孟子同時今小戴記王制又在孟子之後存亡固有幸不幸與周禮六官之長皆卿爲之而以冢宰一人如天子之大夫則與周禮不合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而以天子駕六大夫駕三則與毛詩不合然究爲秦以前古書或雜異代之禮不可遽以周制難之東漢作白虎通唐初撰禮記正義往往據以爲說玉林先生困學鈔逸經中有王度記茲敬述之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 白虎通上爵篇 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 白虎通上封公侯篇 臣致仕於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 白虎通上致仕篇 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 禮記王制注 案王制夫若無族則里尹主之注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又引此記以證 玉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澆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 白虎通下文質篇 玉海卷五十七藝文云三禮義宗王度記云玉者象君子之德 大夫俟放於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 禮記正義四曲禮下 案白虎通上諫諍篇曰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引王度記有脫文當作反之以環去之以玦 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 周禮十九鬱人鬯人疏引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 禮記正義十二王制引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 案白虎通下考黜篇引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芑蘭士蕭庶人艾 天子諸侯一娶九女 白虎通下嫁娶篇 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 詩正義三之二干旄引異義 續漢書注二十九輿服制上引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書正義五五子之歌云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 公羊傳隱六年疏異義引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臧明經拜經日記

與盧侍講召弓書

大戴禮記刻後印校俗字大多恐傷壞版姑正其甚者不能盡還雅也所有誤字鄙未綴出於保傅注謂俎豆傳刎及食之等謂譌作男食譌作旹環旋迴旋譌作短曾子本孝注處安易之道之譌作也曾子天圓注山川言牲互文牲因正文譌作牲互文譌作玄之子張問入官注纓瑱之瑱譌作須盛德注禮察曰譌作祭禮曰諸侯遷廟注未郎吉吉譌作告祧鄭等改鞠衣鞠譌作禕又云一命襢衣者云譌作下少閒注汙窪也窪譌作漢朝事致饔既饔罋錯見凡此類卽就印本改正又保傅有司

參夙興端冕注參職謂三月朝也下案云注職字疑衍是疑參與三月嫌文或別有意也然古人立文絕無有如此者在內則爲三月之末擇日以子見於父此見之南郊亦三月時事正文當作有司垄夙端冕注文當作垄夙謂三月朝也明嘉靖癸巳袁氏依宋本重刊之大戴禮記齊皆作垄後人不識古字遂譌作參而夙字不可通於下加興字魏書李彪傳引此作有司齊肅端冕無興字其寔誤無疑注乃併夙字譌作職字形轉寫之謬前改正者皆是也其存疑未敢改者夏小正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其曰初歲云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始用之也細繹文義正月所繫之事他處不言初歲至此獨言初歲故解之曰暢乃終一歲所用之於祭而用之自是始惟其爲終一歲之所用故曰初歲以見終歲皆用之譌作其曰初云爾已不可通又移就下言是月句失其倫次緹縞下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爾雅疏連引此文本繫此處無疑朱子移置篇題之下以是爲解小正二字究無所發明古人必不用此贅文以解篇題合綵前後何以謂之凡兩見以四字爲句前雉震呴條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中陽用何以謂之設問申之曰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此云小正以著名也乃申上緹先見者也又與後文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之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可參觀名者命之也小正以著名者謂小正立言之體以緹著而先見故不曰縞緹而名其物候曰緹縞著即動而後著之著 戴吉士東原集

再與盧侍講書

大戴禮記一書今正復檢一過又得若干事主言篇則正亦不勞矣正當作政百步而堵堵疑畮之譌千步而井不可通千步疑方里之譌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篇內主字竝王字之譌惟此一處各本仍作王當據之以表微哀公問於孔子篇然後言其喪葬別本多作喪算義長禮察篇倍死忘生之禮禮當作徙字形之譌夏小正篇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徐堅初學記兩引此文皆作呴者鳴也震者鼓其翼殆後人因雉震呴之言而改之以就先震後呴歟初歲祭耒此四字屬夏小正元文自始用暢也已下皆爲解說不必重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字似文義更明歲再見爾爾上當有云字脫在盋記時也下而不食於母也當從別本於作其者董荼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此文荼作采與上大舍采也字正一例推之不必取之各本無句末之字取必推而不言取必當作故言字形譌舛矣穴取與之室何也各本皆然突當作宎王逸注楚辭宎夏云宎複室也洪興祖補注云宎㝫也隱暗處蓋宎廈猶言㝫廈此宎穴指㝫所爲巢㝫隱也下云謂之室何也是書謂字或譌作與或譌作爲不勝舉舉因與字又誤衍取字故言㝫云各本無言字通解載此文止作㝫云於古人文體尤合之離而生之當作以字形之譌穴也者言蟄也各本無穴也者三字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八字應屬小正元文若說小正者則是字直用是不用時篇內可考義亦非解藩人不從保傅篇固舉之體魏書李彪傳引此文作因舉以禮及下齊肅端冕可證參夙興之譌尚書及周禮說而交與此同通解載此注而作古當是古尚書及周禮說與此同轉寫致譌又衍交字案當作古文尚書及周禮說與此同交字非衍許叔重五經異義稱古今尙書說古尙書說是其證言人性本雖無善通解載此注作本或有所不能似朱子所改使諫爭之以自聞也通解載此注諫下有者字大夫諫足以義使於瞽交足當作之使當作後別本交作史此以解正諫在瞽史樂工後也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前當作所字形之譌强猶强也當作猶勸也周禮司諫注有此訓暑而渴宋元本渴竝作喝通解載此文作暍注之云暍傷暑也渴喝皆字形之譌宴室邦宴於宴寢也通解載此注作宴室夾室夾宴寢也今是書夾竝作郟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宴寢也亦一旁證以七月就宴當從通解作此七月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當作太師注同以在中牙在傍通解載此注作璜在傍衝牙在中亦似朱子所改此截注衝牙二字璜屬上注矣又玉藻疏皇氏說亦分衝牙爲二與此注同納於衡璜之閒通解之閒上有衝牙二字坐不邊蹕蹕上脫立不二字誦詩上脫夜則令瞽四字形容端正上脫生子二字任子之時任即妊上云孕子之禮孕亦當作任敬白虎通敬當作故欲左欲右當重左右字以其前爲慎於人也前亦當作所愼當作順而置屍於北堂篇末而猶汲矣之注當在此鄒衍樂毅以齊至當作自齊魏至韓詩外傳下衍二十二字以魏齊至之亦脫誤考外傳作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與兵而攻齊依是書注例閔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說地字曾子立事篇朝忿忘身詞不足當是一朝之忿忘其身脫誤患唯可復當作無不可復不唱流言唱當作倡謂時事須殺也殺當作槃字形之譌忿怒而爲惡爲當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必心以爲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惡而妄怒據後說爲字舛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自執而輕於善輕當作誣字形之譌本孝篇痺當作庳謂三者之孝三當作王制言上曰友之也曰當作曾字形脫誤制言中詩云行有死人尙墐或之此十字亦注文故不注某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横隔以役其身役當作殺前立事篇可據證疾病篇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長竹丈切謂已身之長故曰不自知注云如日之長袁氏本無日字空此一格當作如身之長天圜篇施施也當作賦也周禮內宰注云施猶賦也是其義溫煖如陽陽當作陽此注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武王踐祚篇於百姓朱文端本作十百世蓋十譌作于轉而爲於矣改者不知此解其量十世百世也雖夜解怠息當作息解謂釋帶也履屨之銘當作屨履屨不名履屨之言踐也論愼屨屨當作屨勞與富勞當作福福富同音正文作富注兼取福義故曰音義兩施互取焉衞將軍文子篇言下國信蒙其富富當作福云先生者猶難之一本作云先生猶有難之言偃魯人也魯字疑吳之譌言未至者未及也當作言未至未及者晉侯也當作晉侯彪也祁傒祁午也當作祁午之父也羊舌肹羊舌職之父當作羊舌大夫羊舌肹也羊舌職之子五帝德篇黃帝黼黻衣帝字衍知民之急袁氏本急作意義當作隱帝繫篇及家產敖禮記疏引此文作急產家敖敖字之衍久矣史記卷章此譌爲老童王逸注楚辭作老僮什祖各本什多作付與史記作附沮合史記穴熊𤸇越章王此譌穴爲內𤸇爲疵越爲戚章昭注國語不知楚之別封有越而誤謂句踐芊姓失之也鄭語曰芊姓夔越王符潛夫論亦曰或封於夔或封於越皆楚之越章耳楚自粥熊九世至熊渠此於內熊下有九世至於渠夔繇出自九字蓋當云其裔孫粥熊自粥熊九世至于熊渠下乃接熊渠有子三人然無善本可以訂正昆吾者衞氏也已下六氏字不可通當皆從世本作是聲之譌也次妃陳隆氏別本作陳鋒與史記合勸學篇始教亡身亡

字當從荀子作忘瘴下當作庫下必出量當作以注量子張問入官篇極言無害也極當作猶詳爲陋矣詳卽佯陋當作漏聲之譌別本矣作失漏失還忘也郭象曰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也莊子天道篇注文此譌親爲日又脫臣字今云惑視聽今云當作令不盛德爲君臣之義失別本義作位與禮記本文合以愼天法愼當作順正朝之位朝下脫儀字千乘篇孰事政也政當作正故季穀不成不當作順不知者誤讀下文安政爲不文王官人篇以觀其不寧當從逸周書作不荒如臨人以色如當從逸周書作好其貌固嘔篇內嘔字竝嫗之譌孰之以物而遬驚決之以卒而度料以逸周書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互相訂孰卽設之譌遬數義同爲速速決宜連文驚之貌誤爲敬之不學而性辨逸周書作不交當作不系始妒誣者也逸周書作始誣者也始卽妒之譌此文與注竝衍一始字因譌致衍如保傅篇學禮曰一段而譌作如如又譌作始各本遂作而始凡順之爲愼而之爲如謂之爲與爲爲政與正之錯互類皆方音溷同致舛不得云古字通以數語中二字錯施彼此交易正可決古人用字不宜如是滋惑雖改正之可也察其歷歷當作陰袁氏本作應陰與應聲之譌不知者遂改應爲隱人有多隱其情有字衍推前惡忠據注惡疑恃之譌謂有詢義之義當作議自順而不讓據注順疑孰字譌耳及其所不知正也正字疑衍爲先偏習之當作爲先偏書之書內爲當作謂者不具列有道而自順有當從逸周書作假以見佚氣自然佚當作佚驕厲以爲勇當從逸周書作矯厲注同內恐外悴當從逸周書作外誇敬再其說敬再當從逸周書作亟稱陰陰竊謂求諸人也亦陰字別本作陽以正文訂之當作陰行謂竊求諸人也逸周書曰有守者也此脫誤爲日守也諸侯遷廟篇於練焉壞下脫一廟字納新神上脫一將字房西房也西字別本或作日或作由據禮訂之當作東房諸侯釁廟篇拭帨帨當作捝用兵篇云蚩尤古之諸侯或妄耳當作或云或字脫誤在諸侯下羸暴於天下羸當作嬴雖諸夏能相養當作離散莫能相養因字形譌舛耳與斗應相直應疑杓字之譌或涉聲誤爲鄒也涉當作阪周禮大師職曰師當作史須告朔于邦國也脫告字別本多脫朔字周書下脫曰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政一語此逸周書度訓篇文此周所伏四海伏當作服下同此朝明當時來者數國也當作國數少明篇同名同食日同等別本食作位義長緣近小治治當作始又不能備問也問當作聞其人迅丞若鹿逸周書曰發人麃麃者若鹿迅丞謂北發之人貢似鹿犬耳渠搜貢虛犬虛字誤逸周書曰渠搜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虛或當作露如日者者當作諸言職其竝與識當作識如以觀閑也當作而孔門觀也別本或譌作閑觀穀亦如之穀當作民大及小人畜穀小字衍疆蔓未虧不可通蔓當作數朝事篇諸臣之五等之命命上脫之字衍十八字及大客之義義當作儀以成邦國之貳當從周禮作以除邦國之慝致會當作致禬投壺篇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奇算公冠篇其徑五寸徑當作頸肩博二寸肩下脫革帶二字諸侯之服服上脫朝字娶婦下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併下一舉樂可也袁氏本亦作可本命篇人資始焉袁氏本作人莫適焉資始二字似後人所改八者維剛也剛當作綱以治之也治上脫一字故經成見星袁氏本經作經易本命篇易說卦曰卦字衍此引乾鑿度語氣之始下脫也字所以苟者多當作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獸之名禽下仍脫一禽字言亦有生而生之也有生當作有本日月屬於天日字衍屬當作觸字形之譌今春又得一本精刻正文前亦有韓元吉鄭元祐二序雖非善本有數處頗可據主言篇雖有國焉作國馬不必借證於王肅所私定之家語矣之公問五義篇其心不買作不置與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注云不形于心色也義可互訂此言不以己之盡忠信於人置諸心而責人之忠信也惟自勵於躬行不以己厚責人薄是之謂躬行忠信其心不置因推尋下句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可取訂於制言中所謂有知之則願也莫知之苟吾自知也此益謂己有仁義之實雖人不知何害知或作志者譌子張問入官篇統絖塞耳統作絓取證於漢書東方朔傳黈纊充耳絓卽黈之別字耳段玉裁案李善注東京賦及荅客難皆引大戴禮黈纊塞耳注內云統莊子作黈亦譌謹錄如上一二致確處私心頗怡樂也

大戴禮錯簡

大戴禮勸學篇珠者陰之陽也一段凡七十四字與上下文語意不屬疑他處錯簡也管子侈靡篇有此文孔廣森補注云前文有珠玉故旁及之孫侍御讀書脞錄

皇清經解卷六百二十六終

禮記

禮記總目

禮記補疏敘

三禮之名自漢有之或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或斥周官而疑儀禮以爲非聖人作以余論之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禮記之言曰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宇文周斷不爲蘇綽盧辯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拔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智伏羲神農之時道在折民之愚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蓺貿易之事生羲農之後者知識既啟詐僞百出其黠者往往竊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姦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知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通其變而又神而化所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治之極也禮之經也明明德矣又必新民知止而歸其要於絜矩因天命之性以爲教矣又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歸其要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於大有爲而見其恭己無爲於必得其名而見其民無能名吾於禮器禮運大學中庸等篇得其微焉余鄉讀禮記嘗爲索隱一書西鄉徐心仲將草稿持去已而徐物故莫知所在十數年來專力於易未之許也甲戌夏尋得零星若干條次爲五卷今復删爲三卷皆少作第致究訓故名物於大道未之能及衰病氣羸亦不復能闡其精微而增益之遂其大略於卷首有力能舉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爲可也嘉慶二十三年歲次戊寅七月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仲軒

禮記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不好狎注爲傷敬也人則習近而好狎

循按賢者狎而敬之注云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然則此注習近二字解狎字敬即在狎字內狎之正所以敬之乃惟其爲賢人斯可以習近爲敬若不問其人之賢否概以習近爲敬則是好爲習近苟於敬人爲好狎亦爲傷敬故云人則習近人則二字解好字也傷敬謂傷於用敬猶輕死謂之傷勇輕與謂之傷惠正義云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非注義矣夫附而近之至於習其所行所以敬之者至矣惟不問賢否遇人則附近習其所行斯則習所不當習敬所不當敬也

立不中門注中門謂棖臬之中央

循按孔穎達謂門有一臬賈公彥謂門有二臬考玉藻既云君入門介拂臬大夫中棖與臬之閒士介拂棖又云賓入不中門賓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然則中棖與臬之閒非中門無疑鄭氏彼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臬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夾臬緊承君言鴈行緊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於上介君行兩臬之閒近臬上介隨君後而當臬外大夫隨上介後而當棖臬之閒士介隨大夫後而當近棖雖相隨而斜若鴈行故其步趨不相沿然則君行中門在兩臬之閒大夫行棖臬之閒非中門也鄭氏注聘禮引玉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明中門知爲門之中非棖臬之閒棖與臬之閒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正以兩臬之中惟君獨行賓不敢並若一臬分行兩畔不可爲並矣聘禮注又云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此與不相沿相發明謂上介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上介既拂臬則大夫不敢沿之亦拂臬以致踰其迹故中棖臬之閒以爲敬若經文之中門即棖臬之閒則賓不中門大夫反中門斷無此理且大夫不敢踰上介之迹而轉敢踰君之迹非鄭氏義也孔氏玉藻疏引皇氏崔氏以中門即棖臬之閒非是皇崔之說蓋以此注言棖臬之中央爲玉藻中棖與臬之閒不知棖與臬之閒與棖臬之中央文相似而實

不同推鄭之意棖臬之中央謂兩棖兩臬之中央也說文半門為戶兩戶為門是兩棖之閒統謂之門門之司啓閉者為扉臬則所以介此門者一門介而為三必用二臬曰中門則必中於門卽中於兩棖兩臬之中央曰中棖與臬之閒則中於一棖一臬之閒曰闑門左扉立於其中則居扉之中扉自棖而過臬當兩臬之中則扉中又異乎棖與臬之閒有時謂之門中猶不必其正中如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云門中臬西閾外聘禮言立於門中以相拜此如室中為一室之中房中為一房之中廟中為一廟之中是亦門為大名之證若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於道棖與臬之閒可稱中門將中堂西楹之閒可稱中堂中庭以東亦可稱中庭矣

則必鄉長者所視注為遠視不察有所問

循按不察謂目眊不明察上從於先生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老故目不明此長者卽先生也

將適舍求毋固注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或時乏無

循按下文聲必揚承上將上堂則求毋固必承將適舍將適舍尚未適舍何遽求主人物意與上不屬竊謂求謂求入也主人固辭則可以不適矣若主人固辭吾固請或主人有他故不欲見客或主人以厭惡疏遠我固請適之戾矣玩下由上堂而及入戶此適舍以在門請謁時言也

長者不及毋儳言注儳猶暫也非類雜

循按廣雅儳疾也暫猝也謂不可猝然急疾言之也說文儳儳互不齊也儳互不齊卽非類相雜詩小雅漸漸之石惟其卒矣漸漸卽巉巉眾石之中特高銳而出其名為卒卽以其猝然也猝然銳出於眾中是非類雜出而儳互不齊也言未及已而猝然以言銳出自見猶石之銳出以自高也非類雜三字與暫義相足

毋勦說注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為己說

循按毛詩傳掺擥也廣雅掺操也勦取也釋名操鈔也說文鈔叉取也剿擥掺操取義同鄭以擥訓之又以取明之胡銓禮記傳云剿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杜預云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是謂勦說依是則鈔乃易人之說蓋人說未終而我斷絕其說以為我說曹氏憲博雅音云禮記無剿說鄭注云剿由擥也謂取人之說春秋左傳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杜訓為勞是則剿從刀而勦從力明矣說文刀部無剿有剿云剿絕也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力部云勦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天用剿絕其命今在甘誓正作勦然則毋勦說之剿卽甘誓之剿公羊傳云其言取之何滅之也鄭言取人之說以為己說謂斷滅人之說以已之言篡之訓取訓絕義正相輔若謂襲人之言此乃雷同玩承上正爾容聽必恭是聽先生之言時事不待其言之終截取以為已言與聽其言而隨而附和之均非恭也此剿字為廣雅剿取也之剿為說文剿絕也之剿與勦民之訓勞者迥異曹氏辨之甚精勦之訓勞與取絕掺擥之義不相合若云以手擥持不免於勞轉為俗矣

笑不至矧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

循按釋文矧本又作哂說文笑不壞顏曰弞廣雅哂㗂皆訓笑一切經音義云哂字書作㗂或作弞引三蒼云哂小笑然則哂乃弞之假借笑不壞顏故為小笑此注訓矧為齒本申言大笑則見蓋讀矧為齗之假借說文齗齒本也不以為哂經稱笑不至矧則是微笑不大笑若矧為哂之微笑是不至矧為不微笑不微笑是不笑不得云笑不至矧也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注慎物齊也

循按不讀神農黃帝之書不知針灸本草脈訣不可為醫一醫字已詳審其能讀書知藥物矣然又必祖孫相傳乃不致以紙上陳言誤人生死所為慎物齊者如此不知醫而徒以三世固非慎徒以其讀神農素問之書而不三世亦非慎彼不能讀書不可為醫而安稱為醫者[illegible]幺之不論不議又何問其三世否也潛邱劄記言元人葛恒齋嘗立說以為醫當視時之盛衰為損益劉守真張子和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多加補益愚謂司天在泉素問詳矣而三元甲子以百八十年而周上元風木中元火土下元金水氣化既殊治法亦異非三世不足以目驗知之

雞曰翰音注翰長聲也

循按說文翰天雞赤羽也又云鶾雉肥鶾音者也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蓋翰音之名本於鶾雉之長尾之典禮專其名於雞雞不一種其雄而赤色高大而肥者應時仰首高鳴用此為犧故以翰音名之以其用之於郊則稱天雞以其色赤則稱丹雞以其鳴聲之高則稱翰音實卽雞之雄而色赤者今人祀神必擇雄雞之紅色長尾高鳴者仍古之遺非別有異也

鹽曰鹹鹺注大鹹曰鹺今河東云

循按水經涑水注春秋成公六年晉謀去故絳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服虔曰土平有溉曰沃鹽鹽池也土人鄉俗引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卽所謂鹹鹺也

四足曰漬注漬謂相瀸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

循按說文瀸漬也字與漸通廣雅染汙也瀸汙猶云漸染也謂瘟疫相漸染今里俗稱牛豕之死為瘟猶古之遺意也

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為鶩

循按白虎通瑞贄篇引曲禮而解之云匹謂鶩也注所云說者指此蓋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庶人執鶩用以相準故以此匹為鶩匹之訓為偶為雙不知何物故擬之云此偶謂鶩謂兩鶩也非匹有鶩訓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趙岐注云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以匹為小孫宣公以為心字之譌是也注稱以匹為鶩卽與匹謂鶩同意訓詁之體凡謂之云者皆非定稱也鄭注士相見云庶人之摯鶩此自用大宗伯非易曲禮之匹為鶩也釋文直音匹為木正義直云匹鶩也失注義

喪三年以為極亡注去已久遠而除其喪　則弗忘之矣注則之言曾

循按亡除去三字義相近此注除字解亡字除其喪之喪卽經文喪字經文喪字句三年以為極句亡字句亡卽亡去其喪故云除其喪去已久遠四字解三年以為極至於三年喪已極矣宜除去其喪下文作轉言喪雖亡而心則不忘正義以喪三年為句以為極亡為句於辭未毬

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注攝猶貸也

循按古訓代爲更訓貸爲假此時夫子使者未至而冉子以己物將之是假借而非更易故云猶貸也下云不誠謂假借則不誠實正義用代字意雖不遠而究非貸字義

未嘗見齒注言笑之微

循謂大笑見矧微笑見齒未嘗見齒直不微笑也

以爲沽也注沽猶略也

循按儀禮喪服傳冠者沽功也注云沽猶麤也又大功布注云其鍜治之功麤沽之麤沽猶云姑且

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注衎爾自得貌爲小君服隱不能至

循按衎古與侃通說文訓侃爲剛直衎爲喜貌爾雅訓衎爲樂廣雅訓衎衎爲和於是論語侃侃如也孔注訓和樂貌是通侃侃爲衎衎也漢書張敞衎衎履忠進言後漢樊準傳每讌會則論難衎衎衎衎爲侃侃也章懷注衎衎爲和樂非此衎衎僣當通侃處小君喪但形其剛直而和樂之容不存與上大夫言誾誾和悅而諍也和悅而諍是和悅與剛直相兼侃侃則但剛直而已詩羔羊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箋云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得本之節儉正直節儉正直是剛直不是和樂此注以自得解衎爾形其本來之剛直無哀痛亦無喜樂也

銘明旌也注神明之精

循按說文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釋名析羽爲旌旌精也有精光也旌之義取於精故以精解旌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已字言誰有强使女者與作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

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注毋無也於女毋有病苦與止之

循按此注詳明正義亦了釋文出爾㠯云古以字然則爾以之以本作㠯不得以之以本作已後以不得已作以故鄭明之且云言誰有强使女者與此正摹寫豈不得已之口吻又申言之云以與已字本同謂當時以已二字通用其云偕於禮有似偕於禮承上公室視豐碑偕天子三家視桓楹偕諸侯有似二字承上曾有初三字此雖偕禮而曾行之既久是爲故事可以似續而行若作機巧則前未之有是可已止者也豈有人强之而不得已止乎注意明白可見人之母指季康之母其母之毋注明訓爲無毋之爲無猶以之爲已其無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猶云其無以嘗巧則病者乎中夜者乎二字乃屬文之法無可疑者自刻本毋毋兩字或有譌誤萬氏充宗遂讀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是不讀以爲已而改毋爲母無論非注義而古人屬文頓挫曲折之妙盡失說者或又讀則豈不得爲句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謂以人之母嘗巧指般言般以人之母嘗試其巧則得矣謂以其母以嘗巧指康子言康子以母嘗巧則病矣若然宜云以母嘗人之巧則病者乎今日以其母非向康子矣公肩假呼般之名又稱之曰爾爾字一氣貫注噫字注疏句讀甚精無容疑貳以已同字余於詩箋詳之

請庚之注庚償也

循按庚同更更代也庚亦同賡此歌彼和謂之賡彼有而我犯之如彼與我我因而償之一往一來更番相代之義也

貿貿然來注貿貿目不明之貌

循按孟子則眸子眊焉趙岐注云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廣雅蒙蒙冥冥昧昧暗也眊貿蒙昧冥一聲之轉

祭用數之仂注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

循按易繫辭傳云歸奇于扐以象閏虞仲翔云扐所揲之餘說文無仂而有扐以易筮之扐解之仂例扐也不曰數之餘而曰數之扐正取揲筮之義易筮以四揲之所餘者謂之扐此制國用之法三年餘一則一年餘三分之一一年餘三分之一則一年所用爲四分之三合之爲四分是每年所入以四分之猶易筮之以四揲之也於此四分之外先取一分以爲祭用如先有扐數二十一而後知得少陽四七之數先有扐數十三而後知得老陽四九之數故借揲筮之扐以明之也設如五十里之國爲田萬二千五百畝畝一鍾鍾六斛四斗共八萬斛以四四數之每分二萬以二萬爲所蓄以六萬爲一歲經用則無扐惟先扐一分以爲祭之用譬如先取一萬斛以爲扐餘七萬斛四分之每分一萬七千五百斛即以此一萬七千五百斛爲所蓄而以五萬二千五百斛爲一歲經用玩下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則祭之用有一定之數故先存此數而後四分之其他經用則量入爲出故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然則除祭之外皆因豐耗爲奢儉也喪三年不祭即以每年祭之用合以爲喪之用故喪用三年之仂此雖平述典故而重祭之義於一仂字見之而曰暴日浩不奢不儉與上文量入爲出下文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互相發明見量入爲出用諸一年經費實不用諸喪祭喪祭之用不因豐凶爲奢儉者也古人雖平敘之文必有精意焉注謂用其什一則在一歲經用之內歲有豐耗則祭不能無奢儉矣方氏愨禮記解義以數之仂爲一年所用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即爲所蓄以備凶荒者每年有祭而所蓄僅足充祭而三年必餘一年者何在乎惟仂在四分之外雖極歉之年必先此仂譬如僅有穀一萬斛即用以爲祭之用而是年經用以三年所蓄者補之

有旨無簡不聽注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

循按呂刑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又云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稽從旨聲此云有旨即呂刑之有稽博士撰王制時尙無古文盍本今文也謚法一德不解曰簡一則不貳不貳則誠矣故呂刑簡孚並言簡孚有眾屬上其審克之謂五刑五罰宜審克之以誠孚於有眾惟貌說文作惟緢史記作惟訊宜依史記惟訊時其有旨而無簡者不聽訊與聽二字呼應有稽屬下與王制句法合

祭先脾注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　祭先肺注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　祭先心注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　祭先肝注秋爲陰中於藏值肝肝爲尊也　祭先腎注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

循按天官疾醫注云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賈氏疏云並據月令牲南首而言肺在上當夏心在肺下肝在心下近右其位當秋脾於藏值春腎位在下於藏值冬此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與古尙書說合許愼異義用以明月令正不殊於鄭乃鄭駁之者謂木火土金水有位與氣之分以上下左右中之位言之則脾春肺夏心中肝秋腎冬以金木水火土之氣言之則肝木心火

脾土肺金腎水月令以位言不以氣言然疾醫注明以氣言則溫木熱火涼金寒水五氣亦本五方言之許氏以五行之氣言之亦未可駁耳特與素問醫病之法所配有不同也淮南子精神訓云萬物背陰而抱陽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高誘注云肺家朱雀朱雀火也腎象龜龜水也肝金也又云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高誘注云膽金也肺火也肝木也腎水也心土也淮南所配不以五行高氏强配之非淮南本旨然肺火腎水心土肝金正同月令而肝膽並言則又以膽爲金以肝爲木雜以素問醫病所用矣高氏注呂氏十二紀及時則訓並存兩說以肝木脾土爲用其所勝肝金脾木爲自用其藏而以自用其藏爲後一說然春木勝脾土夏火勝肺金秋金勝肝木爲用所勝固然矣而中央土何以勝心火至冬水宜勝心火而反用腎水何以通乎故月令之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不可用以醫病而以素問之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解月令亦不可矣許愼用古尚書說說月令以鄭注疾醫五氣通之未之有異也

命田舍東郊注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

循按尚書正義云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矦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近閻徵君百詩王光祿西沚皆以宅嵎夷爲夏侯等書所作而古文作嵎鐵金壇段大令若膺據索隱謂古文作嵎夷今文作嵎鐵斥閻爲誤乃此注明作宅嵎夷而題曰今尚書正義謂今書夏侯歐陽等所傳者然則嵎夷爲夏侯等書鄭氏自言之矣孔穎達在小司馬前且索隱自言禹貢之嵎夷耳表出之以俟參考

掩骼埋胔注謂死氣逆生也

循按林氏起龍云是月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誠恐骼胔穢惡之氣隨天地之氣升降混合爲一有害人物故掩埋之此預補造化天無功也文人解爲澤及枯骨失其旨矣詎春月當澤及枯骨而夏秋冬之枯骨遂不當澤及哉林氏自論疫病與鄭注相脗合

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値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强陰出害人也

循按正義云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天爲陰故云陰氣右行以日爲陰氣非也淮南子天文訓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董子陰陽出入上下篇云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至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入於申陰北還出於辰至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大鄭氏所云陽氣左行陰氣右行者此也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注云申之氣乘之也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注云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値鬼鬼爲天尸仲夏行秋令民殃於疫注云酉之氣乘之也大陵之氣來爲害也未申酉戌亥皆陰而未申酉又爲鬼畢昴所屬大陵天尸之氣所佚故尤主疫素問岐伯引太始天元冊文云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二十八宿角亢爲辰氐房心爲卯胃昴畢爲酉觜參爲申素天爲乙庚乙在卯辰之間故經亢氐庚在酉申之間故經昴畢蓋古以昴屬酉畢屬申也大陵積尸在昴畢卽在申酉故乘酉之氣乘申之氣皆有疫陰主靜必承陽而動春夏秋三時陰居無用之地不能自出惟冬月陰氣當權然在亥月子月陰氣在丑子其位陽不敢自强惟冬至後陽左行於丑陰右行於亥亥地純陰而季冬之月陰乘權於此在丑之微陽不足以制故命有司大難且旁磔出土牛以送之送者送之速入於戌也蓋陰至戌則陽出寅陽當令而陰氣無權也故注云强陰出害人陰氣之强莫强於十二月況又有虛危之氣助之也孟春陰氣右行至戌仲春陰氣右行至酉戌酉當春爲無用空虛之地酉雖昴分無以動之積尸之氣不能自佚惟季春陽左行至辰陰右行至申申爲畢分而大陵積尸尙在其閒適日於季春之中行於昴而由昴至畢大陵積尸之氣乘日之餘感而佚出於是陰氣之自酉至申者亦動屬鬼陰氣也遂亦隨而出故當季春難此在申之陰氣也孟夏陰行至未仲夏陰陽合於午季夏陰行至巳孟秋陰行至辰仲秋陰行至卯亦皆無用之地乃陰右行於卯陽則左行至酉而昴中大陵積尸之氣轉乘陽氣而動陰氣之在卯遂亦相應而出故此時難陽氣以達秋氣蓋陰氣因陽氣行於酉而厲難止陽氣使陰氣失其所恃則陰自伏於卯而秋氣自達於酉不致鬱而爲厲也自此以後陽氣日損不足爲陰附陰雖强不能自動故陽自酉歷戌亥至子陰自卯歷寅丑至子皆無用其難矣季冬陽行丑季春陽行辰而陰氣乘日之所在黨合跋扈以鬱遏陽氣之行故直難止陰氣以達陽氣仲秋陰氣附陽氣以行其厲故轉難止陽氣以平陰氣此難陰難陽之義也日在昴畢虛危陽行至酉皆爲陰氣所乘而聖人得而消息之若孟春行秋令而申氣乘之季春行夏令而未氣乘之仲夏行秋令而酉氣乘之則陰氣隨政令之戾以動是氣之不正人得而治之氣之正人得而擾之矣正義以日行歷昴爲陰義右行日爲太陽之精而指爲陰氣不亦怪乎

國有大恐注以水訛相驚

循按孟春行夏令國時有恐注云巳之氣乘之也以火訛相驚此季春行冬令國有大恐注云丑之氣乘之也以水訛相驚二注相例蓋以三合言也巳酉丑皆金言之又屬金孟春爲寅寅火也季春爲辰辰水也以金乘火故爲火訛以金乘水故爲水訛

半夏生注半夏藥草

循按本草圖經云半夏二月生苗五月八月內採根一云五

月採者處小入月採者實大然則生指根生今驗半夏苗誠生於春仲夏生者根也藥亦用其根不用其苗

下可以羸注羸猶解也

循按釋文解古賣反則讀如毛詩夙夜匪解之解論不可解息也羸通羸羸通累問喪身病體羸注云羸疲也玉藻喪容累累注云累累羸憊貌疲憊俱解息之意荀子富國篇云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累解即羸解調和其解緩使之急疾也解緩與急疾相反故調和之楊倞引或說解為嬰累解釋非也

其臭朽注氣若有若無為朽

循按淮南子時則訓作其臭腐故釋文引說文字林云殉腐也殉或為朽字乃高誘注呂氏春秋其臭朽云氣之若有若無者為朽也與鄭此注同蓋讀朽為楊元楊虛也水空虛臭亦空虛正義謂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非鄭義也列子周穆王篇閻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張湛注引月令其臭朽朽與香作反對正謂腐穢之氣淮南蓋本諸列子以朽作腐與月令遂異列子仲尼篇又云鼻將窒先覺焦朽此朽則正若有若無之朽焦朽之臭微鼻覺之猶目之視秋毫耳之聽蚋飛若為腐殉則臭之遠覺者矣此朽字張湛注云微而難別即若有若無之謂也

水澤腹堅注腹厚也

循按腹厚釋詁文釋文腹本又作複呂氏春秋作復高誘云復或作腹釋名腹複也川壅為澤水冰堅厚壅而不流故云水澤正義不明

皇清經解卷七之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七之二　學海堂

禮記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

循按管子幼官篇東方旗物尚青兵尚矛南方旗物尚赤兵尚戟西方旗物尚白兵尚劍北方旗物尚黑兵尚脅盾與正義引隱義異

則磬于甸人注縣縊殺之曰磬

循按方氏慤禮記解義云縣之如磬是也爾雅釋蟲蜆縊女蒔倪天之妖傳云倪磬也倪猶蜺倪訓磬而蜆為縊女是磬為縣縊之名

女有歸注皆得良奧之家

循按良家奧溫飽之家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善哉膏梁士營生奧且博注廣雅云奧藏也顏氏家說治家篇云南陽有人治生奧博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注則當為明

循按上言所明所養所事此言則君養君事君故鄭改則為明以就上陳氏澔禮記集說改明為則以就下其實兩不必故古人之文多參差不相應

和而後月生焉注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

循按和即合也謂合朔也日與月合朔而後月生明日為陽氣天之所秉月為陰氣地之所秉日月合則陰陽之氣合故云此氣和此者指上所云天持陽氣地持陰氣也正義謂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寒燠失所則月不得依時而生非也

不麆蚤注麆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為快也齊人所善曰麆

循按麆釋文作摩云本又作麆毀皮反齊人謂快為麆說文快喜也鄭讀麆為快而云齊人所善所善謂喜之也麆字即易撝謙之撝鄭氏注易讀撝為宣方言云逞苦了快也郭璞注云今江東人呼快為愃相緣反一切經音義云宣古文愃同快既呼為愃則讀麆為快與讀撝為宣同也

君子達亹亹焉注達猶皆也

循按達之訓通通之義同於共故與皆近

鄉人禓注禓強鬼也

循按說文禓道上祭無強鬼之訓鄭蓋讀若殤楚辭有國殤篇云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王逸注云言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凡夭折曰殤昭十七年左傳子產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注云強死不病也二十以下凶短折而死為殤雖二十以上不由病死而死於殺害者與短折同其為國死者為國殤其匹夫匹婦不由國死亦殤也惟其強死故為強鬼猶國殤之為鬼雄強死之鬼為殤與惡死之鬼為厲其義一也春官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注云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其遺禮蓋始死之家望其魂強能返故以巫降之近里俗有回殃之禮即此下禓誤禓為殃也

天子樹瓜華注華果蓏也

循按爾雅華夸也又云芙薊其實夸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木之美者壽木之華高誘注云壽木崑崙山上木也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以華訓實與鄭以華訓果蓏同

以移民也注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日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

循按孟子梁惠王上放辟邪侈孫宣公音義云丁作移考工記與人飾車欲侈注云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為侈韓非子解老云多費謂之侈年不順成則謹民財謹民財者欲其儉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對上謹民財而言則謂不妨多費故曰移民移民者侈民也漢書富者奢侈羨溢羨之義正與侈同故注云移之言羨也表記衣服以移之注云移讀如水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水汜云水汜溢儀禮少牢饋食主婦被錫衣侈袂注云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以益釋侈益猶溢也天官追師注引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髲鬄衣移袂此水汜移之移即侈袂之侈侈之為益猶侈之為羨也羨訓為餘為溢正義云醉飽酒食使民歆羨失之遠矣鄭引豐年之詩以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所謂順成之方也因年豐而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即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之意也鄭蓋謂祖妣之外洽及百禮百禮為一切眾禮則以秋冬之報所謂使之必報之也祖妣雖不豐年亦必烝畀惟年歲

順成斯不獨烝畀祖妣且通祀八蜡祀祖之餘又通於蜡故為羨為益此引詩之義也孔穎達但解為酒醴進與祖妣謂烝嘗於廟之祭而不解以洽百禮則鄭氏引詩之意亦失之矣

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

循按少儀車不雕幾注云幾附纏為沂鄂也春官典瑞瑑圭璋璧琮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圻鍇幾三字通淮南子俶真訓四達無境通于無圻高誘注云圻垠字也說文垠地垠也一曰岸也圻或从斤漢書揚雄甘泉賦紛被麗其無鄂注云鄂垠也後漢書張衡思元賦望寒門之絕垠兮注引廣雅云垠咢也咢卽鄂明帝紀十二年乙酉詔云莫測圻岸注云圻堮也堮亦鄂然則鄂與圻義相疊圻鄂者界限之謂也凡器物邊界或用雕刻或用丹漆如衣之有緣周帀於四圍故云附纏今木工造几案起邊線或細鏤文采以為之邊圻鄂之遺制也文選西京賦前後無有垠鍔注引淮南子曰出於無垠鍔之門許慎曰垠鍔端崖也無垠鍔卽是無圻圍之界猶器之邊矣

管遰注管筆彊也遰刀鞞也

循按說文彊弓弩耑弦所居也借弓弩之彊明筆之有管廣雅鞞鞘刀削也易大有明辨晳也釋文鄭本作遰云讀如明星晳晳遰之為晳猶遰之為鞞也

弁總注弁今簪也

循按士喪禮以爵弁服簪裳於衣注云簪連也易朋合簪虞翻作戠戠卽樴樴卽橛荀子箴賦云簪以為父喪大記君裏棺用雜金鐕大夫用牛角鐕注云鐕所以琢著裏疏云鐕釘也鐕與簪同古人所謂簪蓋所以釘物大言之同於橛小言之同於箴故合簪可通作戠而賦箴可擬諸簪也漢時始名弁為簪故云今也

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注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為箴管線纊有之

循按注不詳纊袠之義正義引熊氏云袠刺也以針刺袠而為縏三又云明為四物而施矣是以箴管線纊為四物皆貯於縏袠之中荀子箴賦云管以為母云云注云管所以盛箴故曰為母婦人箴貯管中猶男子筆彊管中既有管不必有囊矣施縏袠專承線纊說文線作綫縷纊同絖絮也是為兩物袠同帙書衣也古人書用竹策有以包裹之為帙線可施以小囊綿絮宜用包裹纊謂縏以貯線袠以裹纊管以受箴正義未然

免薨注免新生者

循按國語句踐誓曰將免者以告韋昭注云免乳也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生子為免因而子初生亦曰免大戴記公符篇推遠稚免之幼志注云免猶弱也劉昭後漢志注引博物記孝昭帝冠辭曰推遠沖孺之幼志然則沖孺同於稚免薨苴粉榆新生者為免猶蒲之始生者為蒻蒻之為弱猶娩之為免說文娩兔子也字林[illegible]兔子也娩之為[illegible]猶免之為孺矣

濡魚卵醬注卵讀鯤鯤魚子或作攔也

循按說文卵部云卵凡物無乳者卵生不言其聲唐元度九經字樣以卝為說文古卵字說文絲部云𢇍从絲省丱聲又門部云關从門𢇍聲由關之音以推卵則卵與攔同聲故詩甫田總角丱兮與變字為韻毛傳以幼穉訓之正取卵之義蓋卵為無乳而生之統名鯤為魚子之專名音同相通故卵讀為鯤

蜩注蟬也

循按荀子致士篇云夫燿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楊倞注云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

范注范蜂也

循按郭璞爾雅注云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為土蠭啖其子卽馬蠭今荊巴間呼為蟺木蠭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為木蠭又食其子本草蜂子味甘平圖經云嶺表錄異載宣歙人取蜂子一房或五六斗至一石以鹽炒暴乾寄入京洛以為方物翅足已成則不堪用今宣城蜂子掘地取之似土蜂也

馬黑脊而般臂漏注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為螻如螻蛄臭也

循按周禮內饔作馬黑脊而般臂螻鄭司農云螻螻蛄臭也此注本之讀漏為螻乃周禮釋文引干寶螻音漏內病也蓋康成以漏為螻令升以螻為漏列子周穆王篇云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張湛取鄭注云螻蛄臭也螻蛄蟲卽今之土狗一方言螻蛄一名杜狗不聞其臭惡螻從婁說文婁空也釋名樓言牖戶諸射孔婁婁然也婁為孔與漏義正同方言蠀螬秦晉之間謂之蠹或謂之天螻蠹食物成孔而與螻之名通則螻之名螻亦取其能穴物成孔耳呂氏春秋愼小篇云巨防空螻而漂邑殺人注云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螻蛄則潰漏穿決至於漂沒阘邑溺殺人民也此螻卽漏字空螻卽孔漏也高誘解為孔穴容螻蛄尙非是呂氏春秋盡數篇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螻動也邱光庭兼明書引道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此螻直卽是蠹孔戶樞動搖故不生蠹蟲致成孔穴若取義於臭則馬肉可云螻蛄臭隄防戶樞不可通矣此干氏內病之訓勝於司農謂內病成孔婁婁然也賈公彥謂內則螻為漏脫字於義無所取不知周禮之螻正用漏義為漏孔非為漏脫增漏為脫則非義矣

必胑注胑脊側肉也

循按釋文胑音每徐亡代反夾脊肉易咸九五咸其脢虞翻云脢夾脊肉也釋文脢武杯反又音每鄭云背脊肉也說文同王肅又音灰廣雅云胂謂之脢廣韻脢脊側之肉重文胑同上

接以大牢注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循按正義云補虛強氣宜速以速解捷字也乃注以捷為勝補虛強氣卽所為勝不以捷為速也

不以隱疾注謂衣中之疾

循按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隱也廣雅釋器衣隱也

君羔幦虎犆注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循按犆字與特同於義無取故讀如直方言袒飾謂之直衿漢書廣川王傳為去刺方領繡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幦之緣似直衿直領故云直謂緣也幦形方其緣直而不曲取直道而行之直用其讀亦用其義也郊特牲云首也者直也注云直或為犆首特達宜作犆幦直行宜作直

連用湯注連猶釋也

循按淮南子天文訓至于連石高誘注云連讀腐爛之爛連之爲爛猶瀾之爲漣之爲蘭也釋文連力旦反正讀作爛爛爲腐熟之義上文出杅履蒯席注云杅浴器也蒯席澀便於洗足連字承上履蒯席謂足在杅中洗出向蒯席之上摩涉使垢腐爛皴起然後用湯濯去此腐起之垢蓋先用湯漬足次以足踐於蒯席上摩涉使垢腐爛又用湯然後在蒲席上又加摩之使水氣與垢迹悉去也鄭以爲猶釋者釋卽澤也史記武帝本紀先振兵澤旅徐廣云古釋字作澤曲禮其飯不澤手注云謂汗生不潔也澤謂挼莎也澤或爲擇以手挼莎則手掌垢腐起故汗手不潔猶足挼莎席上垢起也詩與子同澤箋云襗褻衣近汗垢亦以近汗垢則與膚相摩汗垢沾於衣故衣卽名澤也生民釋之溲溲淅米以手摩莎去其糠垢使米精潔猶摩莎手足去垢故云釋之也正義解連用湯云言釋去足垢而用湯爛旣以連爲爛矣又以釋爲釋去垢於義未明而解其飯不澤手云澤猶光澤也注明曰汗生謂挼莎則汗垢生若臨食使光澤則不汗矣於義亦未明也

緆冠素紕注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　而素帶終辟注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

循按覲禮侯氏裨冕注云裨之爲言裨也此讀辟爲裨讀紕爲埤與覲禮注互相發明於衣上益以緣邊故取義於益埤之埤說文紕氐人緆也於緣邊之義不合故讀若埤素紕乃素埤之假借謂緆冠以素埤益之也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閾門限

循按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正義云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此最可疑無論宮門之尊卽士庶之家出入者有踐於閾上之事公門高其閾亦必高雖極不敬何至登於其上以自高而不潔邪顧命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考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樂師注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然則門有車行車行則閾不得置今官署門限每日必徹去以通人行何至不俟其徹去而踐履之余嘗思其故此記文鄭以不履閾屬賓入不中門貫下注云辟尊者所從則不獨中門爲尊者所從而此閾亦尊者所從蓋閾與門限有別掩兩扉則用門限投於兩棖而不設閾啟兩扉則除去門限而設兩闑設兩闑則門分爲三其兩闑之閒爲中門闑東闑西爲人臣出入所由則不設閾兩闑閒則設閾蓋兩闑卽連於閾上惟不入中門故不履閾此中門之閾惟君出入履之亦惟鄰國之君來出入履之不獨本國之臣不履此閾卽來聘之客亦不敢履此閾故下串言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闑東闑西無閾則由之兩闑之閒有閾則不敢踐所爲辟尊者之所從也惟有閾而兩闑居其兩端乃有一定尺寸而闑依閾以固若無此閾無論一闑兩闑將何所附正義謂中央豎短木作何豎法邪挨之蓋門限高必除去閾低不妨於出入云履云踐謂度越之非蹴其上也雖無明文可以虛會士冠禮及特牲饋食禮皆云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門中闑西卽兩闑閒之東也此處有閾則閾外無閾也聘禮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記云儐者立于閾外以相拜亦閾在門中之證闑西二字緊屬門中謂爲門中之闑西非門西之闑西也於是由禮言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可得而明不踐閾所以由闑右由闑右所以不踐閾闑右卽闑西也由闑右則不踐閾由門中之闑西則必踐閾矣此注明連貫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八字而云辟尊者所從正義不知門有兩闑以爲自高不淨失之矣

而手足毋移注移之言靡迆也毋移欲其直且正

循按說文迆衺行也夏書曰東迆北會于匯禹貢釋文迆以爾反馬云靡也考工記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注云鄭司農云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弓人菑栗不迆則弓不發鄭司農云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邪行絕理者然則迆靡移三字義同靡迆疊言之耳靡迆移皆衺行故申言毋移欲其直且正正義云移謂靡迆搖動也宜直正不得邪低靡迆搖動也增出搖動非注義

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

循按釋文豚本又作豚大本反徐徒困反與遯音同豚卽遯字也易中孚豚魚釋文黃作遯遯卽遁遁與循俱從盾相通故讀豚爲循說文循順行也兩足迻互而行各分左右不相遵順惟行於狹逵兩足不能分步則趾踵必相接左足之踵接右足之趾則動右足旋於左足之前以踵接左足之趾又動左足旋於右足之前以踵接右足之趾左右分步足自直前惟由後而前踵趾相接必旋轉如圈故爲圈豚言其圈而循也足趾離地而踵則曳地不舉於是裳之下齊拖曳於地如水之流蓋手執圭不能攝齊鞠躬而齊曳於地故其行如是鄭氏引論語執圭如有循明不執圭兩手攝齊則不如是行也方慤謂豚性善散圈之則聚陸佃謂豚行俯首宋人不識聲音訓詁之學望文生意說愈新而愈戾釋文明作豚以爲豚豕失之遠矣正義云豚循也見衞湜集說汲古閣刻作豚猪也誣正義矣

雕篹注篹籩屬也以竹爲之彫刻飾其直者也

循按祭統夫人薦豆執校注云校豆中央直者也爾雅竹豆謂之籩豆中央有直者籩當亦然所謂飾其直者此也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注云豆有柄長尺跪立而進之蓋豆中央之校有似於柄故正義釋鄭注飾其直爲彫鏤其柄喪大記食於篹者盥注云篹竹筥也釋文篹本又作匴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注云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古文匴爲篹箱笥則無中央之直者而置冠之器同於籩屬之篹蓋冠置箱上箱上獨中亦有柄其狀近籩故其名同爵弁皮弁各一篹各用一冠架舉之也篹與纂通纂卽蕝字束茅表位曰蕝亦作蕞束茅而立之其狀正同籩中之直然則篹卽籩中直柄之名撮而持之使高故所以立而持冠者亦以篹名之

殷以椇注椇之言枳椇也

循按說文𥢶𥣫𥣫也徐鍇云𥢶𥣫不伸之意此枳椇卽𥢶𥣫也荀子枸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枸卽椇也宋玉風賦枳句來巢枳句卽𥢶𥣫言樹木曲橈者烏巢其上與下句空穴爲對李善以爲枳樹多句非也詩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毛傳云枸枳枸楰鼠梓此以鼠梓與枳枸並舉是爲木名如陸璣所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本草所列枳椇是也此自木名

正義言椇枳之樹其枝多曲橈𣪊俎似之然椇自爲曲義枳椇積𥝧自爲不伸𣪊俎之椇謂𣪊俎之足曲耳樹之名枳枸亦取義於積𥝧非𣪊俎取義於枳枸樹也正義迂矣詩正義又引宋玉枳枸來巢謂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宋玉泛指多曲之木非必謂枳亦非必謂枳枸矣此正義引陸璣草木疏云椇曲來巢考齊民要術詩正義藝文類聚所引陸疏均無此語或亦引宋玉賦誤爲陸疏與宋玉賦之枳句可引以證此椇字陸疏引以證詩之枸則非也

干祫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

循按詩秩秩斯干傳云干澗也廣雅澗閒也說文閒隙也隙壁際孔也孔卽空故干猶空

所且先者五注且先言未遑餘事

循按說文且薦也謂薦之於先以爲根本注用未遑二字似解且爲聊且玩下云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則先此五者非聊且之謂

絕族無移服注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

循按釋文移本或作施同以豉反移猶旁也此移字卽手足毋移之移謂邪迆也前云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自祖禰以及子孫直行者也由昆弟以及族昆弟邪行者也族昆弟之子邪行至此則無服故云無移服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岐注云施者邪施而行故移或作施

不疑在躬注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

循按正義云旣問主人之道藝則已亦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衞湜集說遂以此句連屬上文乃鄭注則自爲章句耳服行所不知謂異常也身自處於妄欲人之信已難矣

執箕膺擖注擖舌也

循按曲禮注引弟子職曰執箕膺擖釋文擖作葉今管子弟子職作揲士冠禮加柶覆之面葉注云葉柶大端古文葉爲擖士昏禮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注亦云古文葉作擖柶匕也士昏禮下云面枋枋爲柄則葉爲扱醴處故云大端其形如葉亦如舌箕舌名葉而通作擖亦此義也說文擖刮也擖之爲舌猶擖之爲刮矣

不旁狎注妄相服習終或爭訟

循按正義云旁猶妄也不得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言因狎而致訟也以旁訓妄非也此與不好狎注互相發明服習爲狎狎乃敬人何以致訟致訟之由在於旁狎旁之言溥也旁之言廣也於此人暱服習之於彼人吾又服習之原非心悅誠服第隨聲氣以爲依緣故爲妄相服習門戶之見嫉妬生焉故終或爭訟旁狎卽好狎也正義說未是

枕几潁杖注潁警枕也

循按藝文類聚引蔡邕警枕銘云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象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說文傾仄也潁從頃與傾同聲警枕之名傾猶奞之𣪍者名頃筐也承上枕几而言臥之所憑爲枕坐之所憑爲几坐而欹臥者則潁潁之爲器蓋擁於後坐久倦怠欹倚於上取義於傾仄故名潁潁倚一聲之轉其背高仰可承首故有枕名後人用倚使背有所依首有所承卽名倚乃潁之遺制亦潁之遺稱也玩蔡銘稱應龍蟠蟄蓋擁於後作箕形如龍之蟠繞有鼻者爲應龍可見兩翼張於左右近世倚背圈裏而前正是其象高年之人久坐則倦須有潁以安之故云安居聞傾古文苑注引曹公操以小木圓枕警睡吳越備史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復用圓木小枕睡熟則欹由是得㮕名曰警枕此名同於古而制取於曹與蔡邕所銘者大殊古取其安此取其不安義亦別矣釋文潁京領反警枕也又坰迥反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鄭注以潁爲警枕者所以別下文經文郤刃授潁之潁則以爲兩潁字字同而義異釋文以警枕之潁其旁下從火音京領反以授潁之潁其旁下從禾者役頂反則字異而音亦異然則岳氏所見釋文作熲與正義本不同然潁義取傾形卽同於頃筐張端義貴耳集校椅栲栳杌或從禾或從火皆傾之假借也潁通爲隱孟子隱几而臥趙岐謂隱倚其几警則潁𢡟聲之譌耳李尤讀書枕銘云聽政理事怠則覽書傾倚偃息隨體與居此云傾倚亦以枕名蓋卽潁類也

刀郤刃授潁削授拊注潁環也拊謂把

循按釋名刀到也其末曰鋒其本曰環史記平原君列傳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使遂蚤得處囊中乃潁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末謂錐之鋒則潁謂錐之本郤刃授潁謂郤末授本其本曰環故潁卽環也今人於錐本亦作環釋文削音笑考工記鄭之削釋文削如字李思約思詔二反思詔卽音笑也又築氏執下齊注大刃削殺矢鑒鏃也釋文削如字李音笑築氏爲削注云今之書刀說文削鞞也鞞刀室也此削授拊乃書刀故有把釋文音笑用李軌周禮音也

會同主詡注詡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

循按說文詡大言也注以爲大言恐涉於夸詐故以敏而有勇明之又舉國佐明國佐舉四王五霸以折晉人是大言也晉人欲蕭同叔子爲質盡東其畝破之以禮德是敏請背城借一而不屈是有勇國佐言而魯衞懼晉人遂平故會同主之禮器德發揚詡萬物注云詡猶普也徧也普徧亦大義

數噍毋爲口容注口容弄口

循按曲禮毋嚃齒注云爲其弄口也前運笏澤劍首注云運澤謂玩弄也澤爲挼莎然則弄口謂手弄其口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提猶絕也

循按下折九箇注云折斷分之也廣雅絕斷也此注讀提爲折故云猶絕也檀弓吉事欲其折折耳注引詩云好人提提以提提明折折是提卽折也說文哲知也本草知母一名提母范子作提母然則提與知通提之爲折猶知之爲哲也又說文提挈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挈三神之歡應劭曰挈絕也挈訓絕卽提之訓絕亦其證矣

皇清經解卷七之二終

袖海山房校印

禮記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啓發也

循按當其可之謂時觀者示也當其可因有所示所以能使之悱憤若徒弗語而無所示抑有所示而不當其可則何從而悱憤乎正義以時觀爲教者時時解說未明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

循按說文衣依也白虎通云衣者隱也漢書藝文志詩賦家有隱書十八篇師古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韓非子難篇云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呂氏春秋重言篇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高誘注云讔謬言下載成公賈之讔云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曰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悅史記楚世家亦載此事爲伍舉曰願有進隱裴駰集解云隱謂隱藏其意時楚莊拒諫故不直諫而以鳥爲譬喻使其君相悅以受與詩人比興正同故學詩必先學隱也其後淳于髠鍾離春東方朔皆善隱淳于髠事與成公賈同司馬遷以爲滑稽蓋未識古人之學矣

強而弗抑注抑猶推也

循按正義云謂師微勸學者使神識堅強師當隨才而與之使學者不甚推抑其義而教之此於強抑二字說之不明強謂勉也推謂擠排之也勉其所未知未能其有所知有所能不擠排之呂氏春秋誣徒篇云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則從而抑之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注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舂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旣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爲松

循按從容有二義其一楚辭懷沙孰知余之從容王逸云從容舉動也是也其一詩都人士序從容有常箋云從容謂休燕也是也二義皆不煩讀從如舂正義云舂謂擊也以爲聲之形容言鐘之爲體必待其擊每以舂爲一容此以舂容二字分說其義穿鑿無聊殊非鄭義試仍於注求之則注明以重撞擊三字解舂容二字下又申言之謂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復問與重撞擊正相應復亦重也凡撞鐘其聲悠長不即盡今待問者小叩小鳴大叩大鳴亦不即盡說之待其意有所進而復問乃以前未盡之說極說以盡之如始撞鐘之一聲悠長未遽盡待重撞一聲此聲合前未盡之聲極成其盛而後盡之注義明白可按然則重撞擊三字擊字解撞字重字解舂容二字待其舂容即待其重撞舂容者重字之緩聲從容不能翻重字故必讀從爲舂舂容之爲重猶終葵之爲椎之焉之爲旃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即待其重然後盡其聲也容訓爲寬廣雅亦訓爲貌說文頌字即由貌之訓而疊呼之爲從容則訓舉動由寬之訓而疊呼之爲從容則訓寬裕二義皆由容字引申之舂容則由舂字引申爲重引左傳取其聲不取其義正義以舂爲擊失之遠矣其解然後盡其聲言善荅者以待其一問然後一荅乃後盡說義理則是不待復問即是不待重撞擊與注全然反背可謂之楚而北行矣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循按耳之於聲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皆性也禽獸不能審聲故知聲而不知音眾庶能審聲不能審音故知音而不如君子之知樂眾庶不知樂不能自平好惡君子知樂則制禮樂以教民平好惡惟眾庶能審聲即能變化於禮樂刑政所爲同民而出治道者以眾庶之能審也若禽獸全不能審故犬馬之性與人殊而非禮樂政刑所能教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注言性不見物則無欲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注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眾形猶見也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注窮人欲言無所不爲

循按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人欲即人情與世相通全是此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以所欲所不欲爲仁恕之本有己之欲而不通乎人之欲是爲窮人欲猶云不通人情聖人通天下之志正賴以己之欲不欲絜矩乎人之欲不欲所謂反躬也人生而靜首出人字明其異乎禽獸靜者未感於物也性已具於中是天賦之也感於物而有好惡此欲也即出於性欲即好惡也物至知知二句申上感物而爲欲也知知者人能知而又知禽獸知聲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惡醜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惡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惡腐也非不知聲不知好清而惡濁也惟人知知乃有好惡有好惡乃有欲有欲乃能反躬故人之性善反躬則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也不反躬則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也好惡生於欲欲本於性故云性之欲理者分也人各有性即人各有欲是天所分界諸人而不私於一人者也故通其欲而欲不窮合其理而理不滅聖人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斯不肯絕欲夫不能推己之欲以及人之欲固人欲窮絕己之欲而不計人之欲亦人欲窮人之欲即天所分之理故欲窮則理滅也窮之言絕也弱爲強脅眾爲暴愚爲知詐怯爲勇苦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人之欲絕矣

方以類聚注方謂行蟲也

循按下文樂行而民鄉方注云方猶道也射義注云道猶行也是方有行義與物對言此爲物之行者故云行蟲也

感條暢之氣注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循按感爲撼之省廣雅撼動也說文作撼搖也

德者性之端也

循按性之端猶孟子言仁之端義之端端首也性不可見而見端於德正義云端正非是

石聲磬注磬當爲罄字之誤也

循按釋名罄罄也其聲罄罄然堅致也釋文磬口定反罄一音口定反罄磬古亦通用罄罄即論語子擊磬之磬

硜史記樂書石聲硜

致右憲左注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

循按以至明致至即輊也故憲爲軒

則易直子諒之心注子讀如不子之子

循按書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正義引鄭注丕讀曰不又云愛子孫曰子此不子益指是虞書作予弗子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讀爲衰褎猶進也

循按上文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反與進對此不言進言報報無進義故讀爲褎而以爲猶進也褎卽裒多益寡之裒裒聚也鄭氏注易作捊捊取也釋名取趣也趣卽趨趨卽驟驟亦與聚通少儀毋拔來毋報往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拔報皆疾也喪服小紀報葬者報虞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說文赴趨也从仆仆从卜聲與褎聲近趨爲疾行故赴義爲疾疾行亦進也故裒有進義讀報爲褎猶讀報爲赴也其實報者復也復與反對進與退對前言進此言報明進卽是報卽明反卽是退古人互相發明之妙正不必讀報爲褎乃爲猶進矣

丙子以鞠衣褎衣素沙注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裹之如今袍襈重繒矣

循按釋名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袿圭也襈緣也青絳爲之緣也謂有袿之袍下有緣裹用重繒以重繒明袍之有裏襈兼言之耳釋文襈士眷反與緣音近下褾裨釋文云裨字又作紳而占反裳下襈也正義云裨裳下緣襈也

繭衣裳注繭衣裳者若今之大襹也

循按釋名襹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荊州謂禪衣曰布襹亦曰襜襦言其襜襜宏裕也正義云纊爲繭謂衣裳相連而綿纊著之也衣裳相連本大襹言

中路嬰兒失其母焉注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

循按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胸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也或曰嫛婗嫛是也言是人也婗其嫛聲也故因以名之也嫛婗卽鷖彌卽小兒啼聲轉言之爲翳婗爲鷖彌謂嬰爲是非也此記嬰兒但非小兒解非卽以嬰爲失母之啼聲鄭以鷖彌解小兒所以名嬰之義以其啼聲故其啼號二字自解何常聲句非仍指嬰字也益嬰之本訓爲頸飾說文無涉於小兒其得名嬰猶鷖彌也玉篇引蒼頡篇云女曰嬰男曰兒

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注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循按說文辟法也其訓邪者則讀爲僻此注居惡人之中解其所與遊四字使之犯法解辟字鄭自訓辟爲法惡人之義包寓所字中不解辟爲邪也正義云所與交遊是辟邪之人故犯法爲盜是一辟字兼邪法兩義矣

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注榮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

循按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座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座因上屋騎危集解云危棟上也索隱云禮云中屋履危蓋升屋以避兵也棟上爲屋脊其處最高故名危屋脊故可騎上平則可履矣元人熊朋來經說謂大記言東霤注云危棟上也竟以危棟上三字爲解東霤失之

君設大盤造冰焉注造猶內也

循按造與聚通謂聚冰於盤中也內卽納字造無納義故云猶內譬況之也正義謂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於內鑿矣

御者差沐于堂上注差漸也漸飯米取其瀋以爲沐也

循按沐卽瀋也故云取其瀋以爲沐因爲沐所用故卽名之爲沐差沐者差摩之以爲沐也下云君沐粱大夫沐稷謂君之沐用粱差之大夫之沐用稷差之管人受沐卽受此沐也管人授御者沐亦卽授此沐也下云乃沐沐用瓦盤始作沐浴解儀禮士喪禮云外御受沐入注云沐管人所煑瀋也史記外戚傳竇廣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索隱云沐米瀋也謂乞瀋爲弟沐也此兩沐字上沐字正御者差沐之沐下沐字爲沐用瓦盤之沐正義未詳析

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爲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循按正義云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八十銖八叅以成四百八十銖惟有十九銖二叅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孫子算經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絫十絫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一石四鈞爲一百二十斤故一百二十斤爲一石以每斤十六兩通之是一石爲一千九百二十兩一斗爲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爲一十九兩二錢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不以十錢爲兩故云一十九兩有奇爲一升以一十九兩二錢乘二十四銖得四百六十銖零八絫正義云八叅乃卽八絫也於四百八十銖減去四百六十銖零八絫餘一十九銖零二絫正義云以成四百八十銖成字乃減字之譌也又云惟有十九銖二叅在二叅卽二絫也置一升四百六十銖零八絫以二十四除之確得十九銖零二絫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爲四百八十銖卽是二十兩也此疏作叅儀禮既夕疏作絫夢溪筆談辨證篇云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叅今蜀郡亦以十叅爲一銖叅乃古之絫字恐相傳之誤耳然則賈氏儀禮疏作絫爲正唐初已譌絫爲叅孔穎達不知改正直以市俗叅字入於經疏而不知謬傎矣至減字譌成自衞湜集說已然歷來校者未有以正之特爲詳焉甄鸞五經算術云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爲積一千九百二十兩以溢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溢爲法以米一斛爲百升爲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法俱再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稱法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石有一百二十斤也所以名斛爲石者以其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故也此不用銖法而用石法以九十六溢除百升每溢一升除去九十六升尚餘四升故云不盡四升半其四升爲二升再半其二升爲一升半其九十六爲四十八再半其四十八爲二十四二十四分升之一卽九十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爲二十四分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劉徽九章算術約分列方田鄭以爲粟米者本溢法石法言之也算法宜依甄鸞其數以正義參之可明耳

結絞不紐

循按紐今俗所謂活結不紐今俗所謂死結

瘞埋於泰折注折炤晢也

循按易人有傳明辨晢也虞翻作折

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注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

循按抱朴子對俗篇引玉鈐經中篇云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太平御覽引萬畢術云竈神晦日上天白人罪潛夫論忠貴篇云文昌奠功司命舉過

焄蒿悽愴注君謂香臭也蒿謂氣烝出貌也

循按焄通葷亦通熏熏爲香氣故云謂香臭猶云其臭香也正義以焄蒿悽愴專屬百物以爲或香或臭非注義也焄蒿與悽愴皆雙聲字焄蒿謂其氣之温和悽愴謂其氣之肅穆薰熏同字薰爲香氣熏爲氣烝出注互見之耳

見以蕭光　見間以俠甒注見及見間皆當爲覸字之誤也

循按釋文見間依注合爲覸字音間厠之間雜記蕢無脅衡實見間釋文亦云一解云鄭合見間二字共爲覸字雜記注云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内也彼處見間二字鄭未合作覸也鄭以覸爲雜卽間雜覸亦通作間

風戾而食之注風戾之使露氣燥

循按釋文戾力計反燥也正義云戾乾也戾何以有乾燥之義戾與暴義同說文暴晞也爾雅釋天云日出而風曰暴以戾通之於暴則暴有虐義以暴通之於戾則戾有晞義

易之失賊注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

循按鄭氏以爻辰說易未知易教所在論語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正可與此經相證易重有孚孚者信也故以中心誠實爲主然必以變通爲利徒知誠信不知變通卽與好信不好學者等故賊賊者害也害則不利故信必近於義義則絜靜精微而不失之賊矣

故衡誠縣注誠猶審也或作成

循按誠無審義以下君子審禮則誠縣誠陳誠設既與審禮爲比例故謂此言誠猶彼言審也誠實也卽審其實與不實故不可欺不可誣誠審亦互辭矣又云或作成成平也平與辨通成縣爲平縣卽是辨其縣亦卽是審其縣故以或作成明其與審義同也

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注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

循按正義引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字皆爲固陋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字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此得之乃正義不用別爲說云上固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蓋以注中故字爲解不固固字然若是於不字何以遂注中故字乃會不字焉得字而明之經文反言注正言宜依皇氏陸佃云寡人固句言寡人以固故得聞此言若不固安得聞此言也

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注志讀爲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孝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

循按寡人惷愚冥煩爲句注以惷愚易解故但解冥煩冥猶迷也理者條理孔子之言條理詳備哀公不能明了故云冥煩謂迷惑於條理而心爲之煩亂也惟惷愚所以冥煩冥煩者我不明也子識之心者子自明也我不能明此條理而至於煩故欲夫子要言使易行要言二字從煩字生出非從志字生出近人每云頭緒太多我不明白此冥煩不能明理之謂也

領惡而全好者與注領猶治也

循按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注云領猶理治也領理一聲之轉釋名云令領也理領之使不得相犯也廣雅云令禁也

橫從其畝注橫從橫行治其田也

循按毛詩傳云衡獵之從獵之釋文引韓詩從作由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此注以從爲行與毛韓異廣雅云從行也

費而隱注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

循按釋文費本又作拂詩皇矣四方以無拂箋云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佹通詭訓戾亦訓譎上文素隱行怪注云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佹譎佹異也既以佹明怪又以譎明佹既以佹譎明行怪又以佹明費蓋謂隱不可佹仕亦不可佹也心鄉於隱則無論可隱不可隱而一以隱爲鄉則其隱爲佹此不可一於隱者也若可隱而一以不隱爲事則必佹道佹而仕所謂佹遇也君子之道若必佹而乃得仕則君子不仕矣故云費而隱此不可一於仕者也道不費則仕言不佹遇則仕不論世之治否孔孟固栖栖於春秋戰國矣不肯佹遇故不仕也正義云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以費指世非注義素隱至費而隱當爲一章

故栽者培之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栽或爲兹

循按詩大明文王初載毛傳云載識也毛讀載爲識此注讀栽爲載卽讀栽爲識識與殖音通可訓爲殖也識之爲殖猶織之爲埴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注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

循按易繫辭傳曲成萬物而不遺荀爽曰云曲成萬物不遺細微也細微是小之又小也曲成則由至大以及至小而不遺致曲則由至小以及至大而能化表記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注云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此注所云於有義焉而已卽表記有義有義無仁故爲曲非性卽不能盡性

口費而煩注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費或爲哱或爲悖

循按孟子言分人以財謂之惠說文費散財用也分人以財則必散財用故費惠義近論語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爲惠而不費此惠而不必分人以財孟子以可以與可以無與與爲傷惠惠而傷惠卽費矣此注訓費爲惠申之以口多空言則徒有聽愛之言而終無分與之實其取怨咎深矣費之爲悖猶茀之爲孛紼之爲綍悖爲誖之重文哱蓋卽誖字言悖而出不俟煩數而已得咎此承君子溺於口故不用悖義而以爲猶惠也

續衽鉤邊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

循按裳前後皆正幅其旁用斜幅分於左右使前後相屬是爲續衽注文甚明惟鉤邊注以曲裾明之漢書江充傳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襌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此言曲裾之制甚詳蓋衽屬於前後正幅曲裾又屬於前衽而交於後衽前衽與後

衽相屬其一旁衽與衽相連其一旁衽不能與衽相連故別用一幅屬於前衽而掩於後衽衽與曲裾皆邪裁衽上狹下寬曲裾上寬下狹不可使一旁有一旁無於其一旁衽雖與衽相連而前衽亦用曲裾掩於後衽兩邊俱有曲裾掩於後之左右皆上寬下狹合之故似燕尾就兩邊而合觀之似燕尾就一邊而分觀之則似鳥喙故讀鳥喙必鉤之鉤鉤卽句讀鉤句似鳥喙則銳之至者也一正幅邪解之使寬頭向上狹頭向下其銳形誠如鳥喙之鉤矣衽爲前後正幅之邊此左右兩曲裾又爲前兩衽之邊邊以盡處言之兩曲裾掩於後不更有續之者故名爲邊邊卽曲裾之名在漢時謂之曲裾在古直謂之邊耳所以屬此衽者在此鉤邊正義謂一旁連之相著一旁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然則何以有燕尾形宜以如淳之說申鄭注也

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注修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

循按劉徽九章算術商功篇云今有圓囷高一丈三尺三寸少半寸容米二千斛問周幾何術曰置米積尺以十二乘之令高而一所得開方除之卽此圓囷求周術也故甄鸞五經算術云斛法一尺六寸二分上十之得一千六百二十寸爲一斛積寸下退一等得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積寸倍之得三百二十四寸爲二斗積寸以腹修五寸約之得六十四寸八分乃以十二乘之得積七百七十七寸六分又以開方除之得圓周二十寸餘四十八寸六分倍二十從方法得五十四下法一亦從方法得五十五以三除二十七得九寸又以三除不盡四十八寸六分得一十六寸二分與法俱上十之是壺腹徑九寸五百五十分寸之一百六十二毋與子亦可俱半之爲二百七十五分寸之八十一蓋方田之術周自乘十二而一得積此平圓周求積也今積求圓周故十二乘之也圓垜壔周求積周自乘以高乘之十二而一此圓囷周求積也今積求圓囷周故以脩五寸約之也以五寸約之則圓囷變爲平圓十二乘之仍自圓周自乘之數也得數開方之是由圓周自乘之數求得圓周也立圓居圓囷四分之二鄭以容斗五升之腹爲圓丸形故三分益一得圓囷之象五曹算經倉曹以一尺六寸二分爲斛法蓋平方一尺高一尺六寸二分立方一尺得積一千寸平方一尺高六寸得積六百寸平方一尺高二分得積二十寸故上十之得一千六百二十寸一斛十斗今二斗故得積三百二十四寸古率徑一周三鄭氏用之也鄭用開方求得二十七寸不盡故云二尺七寸有奇甄鸞以餘積命分故爲壺腹徑九寸五百五十分寸之一百六十二正義不探甄鸞之數又不詳圓積求周之法文多煩費莫識其要至以壺腹三分益一成圓囷必爲圓囷乃可以修五寸約之得平圓得平圓乃可求周鄭氏通九章其注未有失誤李淳風與孔穎達同時其校劉徽甄鸞等書極詳明當時曷不訪問之刺刺於圓求方方求圓何哉

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

循按淮南子說山云百人抗浮高誘注云浮瓠也毛詩傳云匏謂之瓠春秋盟于浮來穀梁作包來易以杞包瓜王弼讀作匏瓜

毀方而瓦合注毀方而瓦合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

循按漢書陳湯傳云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瓦本有圭角不可合毀去圭角而瓦乃可合方卽瓦之方瓦有圭角則太毀去圭角則小故云小合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　此之謂絜矩之道注挈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

循按周禮挈壺氏注挈讀如絜髮之絜說文挈縣持也釋名挈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挈絜結三字通挈有持執之義故鄭以執持申言之結之義爲約故挈亦訓約以法約之所以爲恕使上下前後左右合而爲一如契之相約也算術以如法而一爲約數之不齊者約之則齊挈法猶之云約法耳

與爲人後者注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

循按士昏禮記云子有吉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古文與爲豫此釋文與音預蓋已有爲後之人而此又兼之注以爲猶奇者兼則疑於宜之奇爲卦扐之餘則不當與於正揲之數矣與不訓奇故云猶奇兩人相兼爲偶此兼之轉爲奇如指有六不爲偶而轉爲枝矣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七之三終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序

撫本禮記鄭注者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今爲元和顧千里之從兄抱冲氏所藏予轉借影寫一部又慮其僅存之易絕也以還於板仍取世行各本校讎出入爲之考異凡經文與開成石經符合明嘉靖時有單行經注本又相臺岳氏有附音本互相不同撫本爲近之矣又明南雍有附音注疏本乃俗本之祖而譌舛滋多今所論說祗以明是非差隱者至於撫本既是則稍稍載之與夫本並無誤而後人不察輕爲譚議致生枝葉若柯山毛氏之輩連類所及亦刊正焉願將來治此經者有以覽其得失也嘉慶十一年八月陽城張敦仁序南雍本世稱十行本蓋原出宋季建附音本而元明閒所刻正德以後遞有修補小異大同耳李元陽本萬歷監本毛晉本則以十行爲之祖而又轉轉相承今於此三者不更區別謂之俗注疏而已近日有重刻十行本者款式無異其中字句特多改易難當否參半但難可徵信故置而弗論其北宋所刻單疏見於玉海卅九卷有咸平禮記疏一條云二年六月己巳祭酒邢昺上新印禮記疏七十卷是爲正義元書未知今海內尚有其本否曲阜孔氏別有宋槧注疏本每半葉八行經字每行十六注及正義雙行小字每行廿二字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云云亦十七卷計必南宋初所刻向藏吳門吳氏惠定宇所手校戴東原所傳校者卽此也與日本人山井鼎所據亦爲吻合而彼有缺卷矣惜今未見[illegible][illegible]孫淵如藏近借出行且更刻之附記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　陽城張敦仁著

卷上

曲禮上 岳本十行以來本皆有此唐石本無上字嘉靖本亦然案有者出於正義無者出於釋文各見本書又案但於下題之自足分別不必須題上也釋文是矣檀弓雜記同 注 晉舅犯 嘉靖本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舅皆作咎釋文作咎案今正義中字作舅是其本如此 分爭辨訟 唐石本初刻辯後改辨案辯乃相別此唐石本必改之意也嘉靖本同此岳本作辯非俗注疏本辯辨多錯互尤誤 供給鬼神 唐石本初刻給後改共案釋文作共此本作給 是故聖人作 注 尤輕佻志利 嘉靖本作佻與此同校葉鈔釋文作佻案佻乃俗字今以為合 二十曰弱 唐石本二十作廿下三十作卅四十作卌嘉靖本亦然案此五經文字所謂廿卅為二十三十字者也他本皆不爾 注 安定其脉 嘉靖本同此岳本作安定案十行本安作案是 注 為其近於脩禮 嘉靖本同此岳本十行以下皆衍之字 注 為其近於... 讀所據朱板注疏本亦然定字宜安字下屬 不衣裘裳便易 案正義云又進給役若著裘則不便云云是此句中無裘字明甚有者衍耳 每移足各自成迹 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注武迹也此注已云武迹云武字當作布 注 武謂 令案其說非也此注釋布武亦不容單舉布字義不當作布 又蓋士布武 云字案未耳 不復出經文注例如此者多矣岳本於武上增字亦 必加帚於箕上 同唐石本初刻于後改於字 注 宜問其安否無恙 唐此釋文亦是 是以不恙作音正義云宜問路中寒熱無恙是釋文本作不 義本作無也當皆無安否二字山井鼎曰古本無此二字即不據正 正義去之耳又下篇注云 謂 道 中無恙亦正義無釋文不 毋勦說 岳本勦作勦案所改也本 從力唐石本亦從力五經文字力部云勦字見禮記經典之字釋文 皆假借惡容孰勦勞一訓輕易且勦字說文刀部所無字類本 所改 注 眄眄也 文誤 眄當作眄作此作眄同經典 相承作眄 注 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 所誤與監本作眄見五經文字今各本作眄毛居正六經正誤眄作眄校 省者其案正義禮嬴下此經注皆無士字又其云今此明大夫與 之禮 燕食之禮 下云注云士鄉大夫燕食也亦不言士詳注下客 文宜放公食大夫禮則此句正義本無士是也其連言卿大夫與 大夫鄉耳又案賓大夫禮公食大夫引此注有士字或當時有二者本上 與 注 客不降等則先祭 十行以來本若作誤 本 注 憂不在私好 本此十行以下皆 衍情正義引此注亦作若 岳本亦然因 疾止復故 唐石本作至後改 木此取正義之言 案鄭注本無本字 刻誤也案正 初 注 弭杷中 大射儀注 弭杷中 各本杷作把釋文作杷蓋據之改也 正乃同宋時於俗釋作 不注 取其鐍地 儀禮本作此與 合皆作地本諸文凡刻嘉靖本 鐍俗本非地字 從 本皆及十行可以本初所據朱本 小同詩疏本字亦作 本同不誤山井鼎曰此地 注 聘禮曰君有言 之君當作各本若誤此 注 如享禮 各本作享不誤 鼎 所享不作饗與此同 升降不由 阼階 作唐石本初刻阼不誤 頭有創則沐 與此同唐石本初刻 其唐初石本不可改也 此如此山井鼎之誤 所據以 誤 為同作 唐石本初刻後改也 謂傷恩也 今本初刻 注 大夫有名惡 各當作 字 今本後改 不為 注 大夫有名惡 云正義云大夫有名惡者出 唐石本初刻誤 後改 注 有聲 獻 前 字此二名不偏諱 毛居正云石經 正義本作偏 作偏 此本則正義本是字今 石本作偏 注 各本乃依其說改石字 今案毛說非也唐石本作偏 此作偏非也云云今案毛說誤 作偏音以前後偏字相例可知此本作偏亦正作偏釋文作

名不二諱也 正下二當作一此誤 當作一 者也 知 抗本 大夫 而執 祖 此案正義校本作一本亦一 然 鄭注 各本 此本同正山井鼎曰此監本校之誤 子路爲爾而對 嘉靖本同此岳本十行本俗注疏本 曲禮下 注 僻側也 作僻 作上此各本無之 此本同 注 當 謂 注 皆爲自貶損憂民也 各本作自 注 謂軍師 軍當作 注 予一人嘉之 注 訢告至于鬼神辭也 注 眾介北面鏘焉 注 相見於郤地 草 注 禘謂有德行 注 婦人之職 注 至親无 去 檀弓上 頹乎其順也 注 聘叔梁紇 注 言居無常也 注 以孔子不問 注 牆柳衣也 謂葬事也 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 唐石本作 前有 周公蓋附 注 大事

注 三斷止之 注 虛之不合 注 根杝 注 因且字以爲之諡 夕欲人之弗得見也 注 主人之吏 注 曾子言非 注 禮祖而讀賵 注 春秋作成 司徒旅歸四布 善子游言且服 有無惡乎齊 學者出戶 注 如攝與 彈琴而後食之 餰橧置翣 入門右 注 言在喪伐之際 卒哭曰成事 注 日成事 注 穆伯之妻 注 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 將隊諸淵 退人若 先王之所難言也 注 專猶同也 注 禮揚作騰

髀射義注云今禮揚皆作騰可證也儀禮古文作媵今文作騰見燕及大射二篇鄭彼經從媵而此注用騰者以訓送之字古文媵爲正若今文作騰是爲假借義得兩通賈燕禮疏云騰與媵皆是送義而其引此注字爲騰者取順彼文又謂騰騰同字也此正義引彼經則作騰本與此注則作騰意亦謂騰媵同字十行本正義中尚未全誤俗本盡依燕禮改成騰似是實非者也又案正義中今文媵皆作騰不誤大射注古文媵皆作騰古當是今燕禮注今文大射騰殘字作騰蔡當是今文但未必合於鄭凡漢人中同習一家而其字或異者多矣恐難以一相決而本

經字至石本初刻無下字後改同此案初刻誤也一字其子戍戍俗誤戍疏本夫子疾莫養唐石本以下於下唐石本不可辨其所有上有一字斂手足形各本與此同

稱文以斂手作音是其所出也前經予游問其具下此句唐石本及各本作首彼亦云但具首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此正義云今案以衣棺其頭也自是不正義首首也

體解形形言中此經不作手首以此所言故首形也首具及三事所始足之作者字以其首亦義也是此正義首爲經之所以

經形言中之經不該注者已備具於此三者士喪可考之然則正義作首爲所終彼經之不以見於所相釋文者也彼注足體不露彼經者正義本是亦彼經之以見於此相釋文或故釋唐石本仍作首手而各注敬叔於昭穆以

敬伯爲叔父以正義云伯爲叔父人鄭注云是其誤而如此者久矣於穆以本是彼經亦作首手之以見於此注正義云敬叔父云云云是其誤當云如此者久叔於昭文

無所見未詳其注謂火燒其宗廟各本火作人此誤唯山使子貢本之若何也也并鼎本所據與此同

問之岳氏沿革例云興國及建諸本皆作子貢云云今案此經及考石本越上注疏本皆作子貢問案作問者是也嘉靖本

見唐石本爲可據本與石本十以下同者當是矣所正義本皆作子路蓋出於建本而今本未行本之祖乃岳氏所據

行本音釋注疏也與國單于氏本今未見就岳所謂建本十

有音釋之疏也興國軍于氏本非善本矣

釁各條訂之絕少是者則可知其非善本矣

奉喪乃子弑父凡在官者注亦節也起止唐石本岳本及十行以來本並同此正義云

作宅舍宅本或爲在官恐與上在官嘉靖本

注衣當爲齊本此本同正義云

并改作示乃岳本舍宅本或爲在官相涉

誤之甚者而在宮字本或爲在官恐與上在官言在官者涉

案正義本作齊俗注疏本相涉

注衣當爲齊十行本嘉靖本岳本正義云

在宮字誤也此本作齊俗注疏本相涉

而誤也此本之誤郎正義所言或本者涉

而同岳本作齊俗注疏本相涉

案正義謂齊形近衣壞滅其在者遂成衣字耳不謂初作衣而

齊字壞滅其外而中衣獨在也岳本所改者不得其意今已釋文云

依此注衣作齊音咨者禮記經注齊爲齊哀之字本作齊衰不云衣也

故此竟據正字說之耳必知齊是者以鄭注本亦作齊服記見前則彼

作假借之齊故也五經文字但云齋說文不云見禮記并則張文

參亦從作齊之本下注姑姊妹在室齊衰服傳正義有明文嘉

此注承接各本十此本作齊郎岳本亦未改矣注繆讀爲木樛垂

之繆本當作不繆各本皆作繆然此本作不繆是也

此本當作不此各本行本誤亦未改矣注繆讀爲木樛垂

觀天哀而雨之案釋文以庶觀作音云幾爲觀而庶作箴音同

注觀天哀而雨之當是釋所據之本因改庶字長然

觀上誤也曲禮下注云觀已後還上篇注云幸覬也王制注云

觀其見新人有所化也皆不言庶此注正義無文蓋未必如釋

文同矣

王制上士中士下士唐石本初刻中下士互易後改同 注其位爵同

小國在下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爵字在下 注十二小卿也

正義可注十二小卿也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也十行以來本同下句爵與下有上爵二重有誤也云當作此

證也十二小卿也案正義云定本云十二小卿也誤也云有十

此據本之誤郎正義所云俗本者也注卅四十九九作六正義可證九當

者又各本之誤郎正義所據正義作卅皆則賜也不過九命

嘉靖本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宋本同此唐石本作卅六唐石本初刻

作六其十行以來本誤作卅亦弗故生也俗云亦不授之

之君四字此亦弗故生也俗注疏本作亦不授之

後改同此云云正義云解經亦弗故生也作亦

明甚君石本以下至十行本初刻皆作不易注疏本亦作

作亦俗本乃并正義中改爲示更誤天子將出唐石本初刻

同丞案初刻涉天子曰辟廱唐石本不可辨字後改

作文而誤也天子曰辟廱刻不可辨或當是雍其字也不殀夭石山

本唐石本作殀天初刻不可辨以宇爲逐作誤樂其不通改作宇之其下字

注天子乃正舉樂以食一十行本初刻俗本浴疏本此本下同

舉樂以食唐石本上字不可辨注晉侯夢黃

熊入國本案正義云是能當字作熊其注本與陸意與此正不

誤甚樂當字作熊其初不可辨注晉侯夢黃

召七年左傳注之釋文亦此注正義本所從有異也案左傳今本無者所意也

左傳注不作熊又作能則是正義本字注釋此文而讀其書今本

與此決不相熊其能爲熊具於辯論所雅而則其讀如字與陸意

神何始総所當因以辨然如此字本章所謂本解國語與楚辭本所據

注隨本不異能乃爲音大爾雅三之別能所謂解語與楚事

所附此是恐因無之辨王能或旣爲一者乃其熊於見爲名而辯

又音釋文足以於熊者具於是旣何也

日多一各征字是陸意能注則無門關之征征猶譏也此本

誤同也一各征字是陸意能注則無門關之征征猶譏也此

當改各本不如此作毛居正日云此注古注本甚如此

所改亦作陸本字作能不如此作毛居正云字當作趙

文有未是毛注質猶平也各本脫

事蓋本不作瘴唐石經作多假借注云瘴疾者於人

唐石本初刻作萬後改作萬萬億正義云若言以億

子億本不作癡案萬唐石本初刻萬萬之億云萬億所億

義云此云若以萬云當云改同此云萬億一般

前書本與經上下所億必改作億以萬億讀唐石經爲注

異類是非之當依月令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此正義云在孟春云遂行賞賜孟夏云還乃行賞封

諸侯慶賜乃當帥武人於朝孟秋云還乃於朝

云還乃賞死事無不賞秋云孟冬云孟云是獨帥於朝

本皆作賞帥事無不賞秋云孟冬云孟云是獨帥於朝

撫本各乃唐孤寡帥四時所賞皆云還

作本與乃唐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乃賞

反作下云同本作反亦乃唐四時所賞云

也案還反傳正

云還返不進

也稽傳字

可撫本各乃唐

字建本者有疏

定字月建者盡

謂作鳥爲鳥

誤嘉讀與此

兩少不時此

實星風時鄭

作南則雨

南誤明風

則雨多誤明

月令作與呂

蝕本考作與

作文音考呂

月令作身

注則雨水不時 注謂死氣逆生也

非呂氏者是也其引孫揚天子傳

作文音考作者呂氏春秋作

則雨水不時注讀

今月令作雨

南作風

是作

月令

注以菱 作

扇時嘉靖本十行本此作

注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

擺本

注當祀古以玉帛而已

據本

此讀所據

經所據

詳其書

不字之

毋皆引

字作母

誤年

轉年

不及見

注未

作桑柘

無字於

慝有敢

注蓋郊後吉辰也

注孫牲母牝

注謂死氣逆生也

注用竹箭曰

注鳶毋無

命野虞無

天子乃率三公

安萌 本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本

之牡而合之

注顓頊氏之子曰黎

注徵五十

有實

四本

注祭體二

行誤謂於

命司徒巡行縣鄙

注舉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

者上公

注古

此祀禮

若人

凍傷殺

別貴賤等給之度

以美土疆

傷是

注鄉遂載物

注師都載旃

注入地圖曰

注創之淺者曰

注營室主武士

士潤辱暑

陰盛寒於水

注龜之繇文也

薄厚之度

注知其不功致

地氣沮泄 注蒸謂有牲體

虹蚓結

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注兵亦軍之氣

雉雊雞乳

此所以與同姓共也

曾子問 注告生也

曾子曰不以輕服 有司弗

注婦有其養之禮

注畢獻祝而後止

辯也

注禮當言誄於天子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

君大夫士一節也 注此謂君已大斂

注謂與祭者留之共燕

可以祭乎 殤不祔祭

祭殤不舉

自卿

大夫士之家 注若今縣官宮也

殷人既葬而致事

注武王時賢史也

而致事

文王世子 注四時各有官學

注則卒哭

以美韶王 注掌

唐虞有夔伯夷

注爲小技能也

正室守大廟 注纖讀爲殲 殲刺也

注說合樂之所美

禮運 夏則居橧巢

反養老幼于東序

注上通無莫

注五曰齋號

注陳靈公與孔寧

也 注以取秋爲

食還相爲質也

和而后月生也

注終於南呂

肌膚之會

十盆其宿

故事有守也 而固人之

注窮斯濫

之立禮也有本有文

禮器 先王

不匡懼

謂杭木 注或因名云耳

注士用於禁

注情長

儀尊疏布鼏

注至今語猶也

注皆猶誠也

注無常若孝子之爲

注或爲韶

注呼池嘔夷

注皆爲溫藉重也

注日出西方

而風雨節寒暑時

注將以見觀

注各以其所貢寶爲摯

郊特牲　注賓爲苟敬

以鐘次

不敢用褻味

之

注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

注音所

樹藝之功　以戒諸侯曰　而后萬物興焉

注同姓或則多相褻也

婦盟饋

注以隋于主人

注洗肝于鬱鬯

注傧或爲詠

注沛之以茅

內則　注自佩也

注拭物之巾也

注適之

蓋

注䈞讀曰䈞也

注當以善者爲宗子也

析稌

注脾肶也

雍用齊

注遠夾室

凡自七十以上

注史孝厚者也

編萑以

注牝羊也

注謂夾之室

記

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

有成

注以禮見問

玉藻

注各一篕

而已

注般則關恆譏而不征

所受君命也

注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

黨也

注以少爲尊也

注必象裳色

入大廟說笏非古也

紳居二焉

裳色

注移之言靡匜也

注若陽氣之

注儀形貌也

休物也

公子曰臣孽

明堂位

注

并五五二十五

下管象朱干玉戚

載弧韣

注

刻薄盧爲山也

注今浮思也

注三皇承宓羲

夏后氏之鼓足

者

注戴以辟

喪服小記

注謂以無主後者

注言服之所以隆殺

注正親總小功不稅矣

別貴賤

麻同皆兼服之

注曰所

爲禮者也

而后之墓

帶澡麻不絕本

注文不縞

大傳

注紕猶錯也

注亦無之宗

少儀

注嫌勝故專之

注易以汙澤

下爲褻主則不手

注恃知而慢

注及鄉大夫各如其命之數類

拜

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

注謂編束萑葦

注僎或

刃授潁

爲

爲君授幣

注祭左右軌乃飲

注範與范聲同

注亦爲柄尺之類也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

折九个

皇淸經解卷七之四終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　陽城張觀察敦仁著

卷下

學記本注所以扑撻犯禮者十行以來本扑誤撲正義中亦本誤注以游暇學者之志意案暇是假之誤釋文云假戶嫁反舊古雅反正義云所讀假爲暇優遊之學者不欲急切之事於學者皆非也與下經遊焉生遊謂閒暇無事之遊及正義作暇字亦誤有首今各本此注下十行本官字因缺而改也注官居官者也改此各本正義作欲作悠下十行本亦然惟唐石經出欲并中正義作欲唐石本後此人改同刻本此材出於唐錯亂案嘉靖之釋文注情欲未孫教人不盡其材生作各本三字有脩改也注本作悠故唐嘉靖本刻作本本注于是也十行本正義作辭本此云辟云字正於本注作欲唐十本岳出石本經云學是嘉十行及人嶽之注燕辟廢其學唐石本是其正義皆作辟注廢滅順也蓋此大刻無有也字正義云燕管及其管作辟也云辟本本也出本作于唐石本十義本行云正辟正義云燕辟下廢其學者耳是譬喻也其本作唐石本注作辟也正及管注其辟所學同是譬喻云譬乃依釋文所辟之本蓋辟作譬也唐本并亦注中爲不譬合辟正義云辟及文所皆從譬字作下文仍於此譬則改同是譬但其文字注不合辟乃依文則譬注下及譬而譬此爲譬亦爲字不合下文仍十行本作譬作則於釋文仍依譬所作改也但其注亦爲不辟所以譬字作皆譬耳

唯其師西折而南唐石本此字四字正義故初刻本脩皆作南矣本作南注西折而南十行以來本南誤無本刻故無蓋此本南初刻本誤以無字誤注醜或爲計以十行來本故字誤下注加惟十行以來本唯誤唯也本所去鄭字亦改所本十行以來本誤作下字

善待問者如撞鐘唐石經後刻正義中字作鐘本同初刻本此本作鐘矣注醜或爲計樂記篇引此文與荀子同後入者蓋寫樂書以作記者不取樂書以爲記也亂以書及篇駢

比猶同也此有集解字衍字同六字有改正後同刻本初刻本經有無於於此刻本同同耳作初刻於字誤皆以來改所誤所出今云字也正本未有於字後刻也以本行十下字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化上當有人字注物也者上此本此當注廢也樂事在其時也

注異謂別貴賤下十行本下十字行也云字以

其治辯者案雅釋文云其本作辨其音同其以雅辨謂以治辯與正禮樂也文云本作辨同其亦治以言辯文作辨也遍禮也薄也辨也以辯亦作辨正義作辨與此同也禮文則治辯是以辨之言遍

此涉作辯本作辨與禮文偏讀也云辨以釋文作辨字皆辨廣字作正義此作爲辯而作正義也作讀作辨此以禮釋文云作雅辨也本作辨正義云辨本亦作辨此注也作文辯之辯也遍辨別也或作辨辨讀爲遍下文皆從此義

注史記作禮之遍也此蓋禮之宜以辨正義爲禮其遍亦作辨誤

注舊迅也今本作迅音一本作迅云十行本迅作迅嘉靖本作訊並誤也此正義迅字作迅故迅字以爲迅而禮制行矣

又正義作此經迅古今字作迅下本十行以來本經字之迅作迅以迅正作迅

刻此成義作本同訊

唐石經有作以下未改字有刻其誤也故初刻本此刻復作者皆未改其字本唐石本嘉靖十行本皆作故

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

舉此經作本唐初石刻本後有刻字嘉靖本經

然後樂氣從之

後樂之也并之爲器作器皆誤尚作器

注送之以禮

烝猶烝也正義云烝謂烝衆蒸動云作甚是烝字氣作蒸送以禮

注殞裂也

本是其本如此烝云字正義各本并誤也云烝本作蒸則

蒸猶蒸也

注合奏擊拊

跳本是其本爲如此蒸非俗字正義云曰殞裂也本無者出於正義殞字也字作殞者出於此其釋文殞作殞本從古文不殞作殞其有以本爲猶殞字也正是義取此古本義作殞不知古本有正義字也

案集作解但引此下亦有釋文云拊或作拊下同今奏或作奏案此者乃注中合字之誤也合奏擊拊今本作合奏擊拊周禮皆作奏鄭注引周禮作合奏乃義而作云撃拊也合奏此注中二字皆彼乃引周禮而云奏字誤也大師職合奏擊拊正義云擊拊引此注而合奏乃鼓字之誤意失鄭上云奏證也又云奏正義中字諧待奏合字令本皆同但義亦作之也者誤爲以合令字奏也者誤正以合令字失鄭意

不可通蓋此注本皆是合字

注鏗鏘之類各本誤作鏘注當謂樂不失其所孔本正義云此注所謂大注當謂樂不失其所也案集解作所謂其正義云此注所謂當作之不失其所也大者謂不明字當有者大也當誤甚當字之作所亦誤當又十六本誤不耳史記樂書失此本集解引此同則不作樂字之本是其本無此誤

聞讙囂則人意動作無樂字大本不當作本當有誤字云非聽注

其鏗鏘而已也本唐石本作鏗鏘嘉靖本作鏘十行以來本鏘誤鏘靖本正義中十行本亦未誤

伐事也

岳本嘉靖本作伐事也十行以下並同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注事

公召公分周公左召公右十行本作分周公左召公右鄭注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正義云分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經注皆如此本唐石經初刻本作召公右後改作左召公右岳本亦作分周公左召公右十行本亦同案據此注則周公左召公右則分陝而治也鄭注之本亦有此字或以左右易處也其誤無疑正義云分周召二伯故爲五成之分也經注皆然左右之例

鄭之注云分陝而治主分陝之東西也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言分職分陝也正義云周公居左召公居右

注至于商郊牧野

岳本嘉靖本十行本同此本于作於

注象觀兵盟津時也

公傳注多分鄭注云自陝以西至于河也以爲武王時周公主東召公主西者故亦分陝而治也

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

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各本同此本制下有也字正義云文王廟爲明堂制

他本作制惟俗本又誤制爲制案此注各本皆作制今本集說本作制字誤

而易慢之

心入之矣故樂也者

故德煇動於內

唐石經初刻作惟後改輝

刻此作德後刻誤故

故人不耐無樂

唐石本初刻無後刻耐

注上下同美之也

上下同者上下同是上字案下本作上下同見禮運注今本各本同

雜記上

注今大夫喪禮逸

各本喪下有禮字此本無

注與使有之

同刻此德作

注笇史笇人也

唐石經初刻作笇後改作算岳本同嘉靖本作笇此本同

緇布冠不蕤

唐石經初刻同後改蕤

大子號稱子

唐石本作大子嘉靖本作太子

注夫所附之妃

岳本嘉靖本同十行本妃誤妣

主妾之喪則自附

注其旦字也

注載所包遺奠

注遺奠各本同唐石經作遣

東曰武

注跣本誤

大夫而以纁爲之緣

此經不相應又者案此經大夫之喪服下文云大夫之服非也

注君所作離宮館也

各本館下有也字此本無

君升乃鋪席

注喪無接賓

雜記下

注王父既附則孫可祔焉

注既鋪絞紟衾君至此

鄭志云此注有所據案儀禮正義作乃是也

注介立于其左東上

本作東上唐石本作來

君升乃鋪席

親諱

注散等眾階

嘉靖本作階岳本十行本作階

注謂王父母以下之

注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

親君之母與妻

注謂王父母以下之親

注皆爲嫁於國中者也

世柳之母死

宗人視之

夫者之爲之服也

注會謂上領縫也

喪大記

注或爲北墉下

士士之妻皆死于寢

一兩五尋

各本皆誤一作

門見人

褖衣投于前

男子出寢

注謂舉之不以杜地也

大夫公子食粥

大夫君也

注闕大夫君也

不辟

大夫士猶小斂也

若巫止于門外

注襌踰月

而可作樂

君裏棺用朱綠

唐石本亦全是綠字當時固無從定本皆注所以琢著裏岳本琢作琢依釋文也十行本正義中字作琢與釋文又作者局撫本及嘉靖本等所自出山井鼎曰古本作琢注上四注如屋山井鼎曰古本注作柱宋此不本解注字之義而妄誤也義具正義注所以惑蚰蜉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惑誤惑注又曰設熬旁各一筐案正義云又引士喪禮云設熬旁一筐者云是其本無各字與儀禮本文非有異也至下文云云當以士喪四筐設熬旁各一筐乃正義釋義之文各字其所添也今各本皆有各字者因此致誤耳注則手足皆一案手當作首正義云則兩旁有兩筐首有一筐足有一筐也作首甚明下又云兩筐在首足以外皆設於左右旁也亦可證士喪禮疏引此注正作首字亦云首足各一筐其餘設於左右今各本皆誤注形如爪分然本爪作爫瓜此撫本之誤案正義引皇侃作爪云事恐不合正義自作解為如爪內之子以正義為分限然也釋文亦云爪古華反撫本誤瓜但與皇侃合非出於彼注綴貝落其上俗注疏本落作絡誤注是以又誤為國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又誤文君命毋諱唐石本初刻毋作無後改同此祭法注下有禘郊宗祖以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來本宗祖誤祖宗注當為禋祈案十行本正義中禋作禋據傳校葉鈔釋文作依注讀為擴蓋轉寫誤也此祭名字當從示周禮小祝儀禮聘皆從示禋之為言擴也鄭注小祝云禋當從示周禮注聘云禋祭名也此注猶卻也嘉靖本同此卻作岳本十行注可以互相證郊宗祖俗注疏本宗祖作祖宗案正義云上注云祖宗通言耳又云引此以證後祖之宗然則先鄭宗後祖故鄭上注云祖宗通言正義本不誤注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裁此經宗祖立義俗本注不知而倒之謬之甚矣士正義云適士鬼其顯考於其顯考者云云又云諸侯之本或云大夫適士者若大夫鬼其顯考於本義不合庾氏云又云諸侯之大夫是正義本無大夫二字今案正義於本義非也經文但有大夫有祖考者鄭又廣說大夫士無祖考者之事上文云其無祖考者下文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無祖考者大夫之事合也祖考者既非繼別者則鬼其顯考而已與適士此言大夫不從不之事是正義本注皆當室之日日當作白此撫本不如此本之誤各本有皆字此撫本有皆字亦誤注能刑謂去四凶此有功烈於民者也本之上誤各本不如此案無者是也以正義證之其所解經云五刑有六字唯山井鼎所據宋板無此六字是利本亦有注也使有此注必不言之而別為說是其本無此有六字當附出於下以釋夫證之其音經云民云悲呂反使有此注則當附此六字也但宋刊各本皆有此者之所出祭義疏則怠岳本則誤所本無注猶祭也饗也山井鼎曰足利本作饗釋文作鄉案釋文作鄉本亦足利本也作十行本是今案足利本正義不見未知其本何作也各本無注謂夜而至旦也以來本此誤又正義不見未知其本何作也濟濟者容也及考石經舊監本蜀大字本及閩監毛本作容字今依疏義及石經等本並改為客郭字亦作容也案正義云王肅又云容以遠也王肅以容為客客字也言容以遠者其正義所言王鄭之異客必自不客以遠自不誤此正同義注言想見其彷彿來俗注疏本佛作彿嘉靖本十行本同此岳本彷作仿注互之也釋文之文本之矣注及早涼脆採之岳本脆作脆案十行本同此撫本依此嘉而弗忘俗注疏本嘉誤喜本注君悶則廣之廣當作各本作此撫本不誤注所檐持也乃稱文也作下又空一字初刻有之案十行本下空一字蓋初刻行本撫行下空一字案十行本撫本作檐此本刻未刻或作擔而去之也釋文注兄黨膺行案注兄黨膺行字衍下空一字蓋初刻有擔字後刻去之注雖貧且無子孫毛詩音義此及毛詩序撫本之誤或作擔但非此注所用見也十行以來本四學經音撥擔非擔或作僭而去之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鄭氏此注曰四郊之虞庠也目見疑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此注見王制正義曰當作西郊記曰

釋經云天子設四學者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又云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為小學設於西郊是虞庠正在西郊也子設四學據周言之虞庠小學最得其置於西郊四學者周是為四代之學據與周言之所謂四學據周言之正義所釋此注云四郊之虞庠西郊者即鄭正義所謂據周四代之學合夏殷言之注者也上周也周言之四學者周是四代設四代之學含夏殷也殷也不也用注文周宇至虞云周是在周庠虞庠之前則下有與周殷相異故正義自郊西也四郊之學也逆數至虞學也小學至虞言之周云數用意下下語其極是矯然當周學也下云以有虞庠為小學在西郊云則之有至虞者讀則正義本此注是西郊亦字非字決然無疑後來誤改作四也正義中設小學於西郊西是字非學之四非是上節節作西四郊學正作其四誤明正義本作虞庠為小學者因此則學者無疑注曰皇氏云此四郊又虞庠以皆有所以四郊之學正四郊義之正義者在即此郊學與注皇氏云四郊虞庠王世子四語於有以故設誤者改之耳或不知在西郊者正義不但皆廣異說作彼此為作之正在郊語有之所謂已見義詳郊已釋更異於郊注作云四郊作義注西郊謂此注郊不通之以王制或改者未為作者且虞庠四郊得正王制其作乃為有未為四郊之郊虞非在郊之虞庠此注謂殷虞庠則在西郊者四郊者廣

郊芳此傳可證之見實不出於王制作四郊虞庠廣說虞郊周義王制之郊郊其郊西郊也邵之郊兩虞庠在四郊又郊郊在西學於者又知虞庠有四所鄭芳義傳所弓怪並欲改王制義當西郊者鄭與皇同亦作此又郊學郊西也亦郊正義此或四郊不同郊多無一注可郊鄭或改又王制其四郊郊多所實四郊一多無可不同此四郊西郊郊亦無一可可因郊學於下西郊之所作及其下則四郊上庠學四郊不容所必無可可也有

鄭學頁孔具有家法難以他文強生同異濟人多所不讀故證是射
遁與正義以及貫儀禮鄉射義等所言亦無一可通矣所欲為人讀
說之今案顧說是也正義前存皇義者蓋以樂記注引周禮司射
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故耳其實彼注仍當依賈射熊義
皇氏所云於東者據大學云云西學為得鄭意於諸說皆可通
者詳侯學郊也無足取矣諸疏之說其文繁不能具錄今載其顧言
也君之本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皆無此字岳本有也字作疏本作注齊或作粢祭統注謂有事於君之祭者
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本唐石初刻
刻本無之二字俗注疏本改下有一字十行本
無云後改者案此下無一字者一字也
耳上經飲五尸也經飲五節云亦然注一獻醑尸也行俗本注疏本標起下有之
為尸飲五云云可正義云云此不知上公九獻尸注之一
人受尸執足本十行以來誤據正義故以正義行字添尸甚夫
注傳著於鐘鼎也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宋板與此同嘉靖本十行本改同刊刻
作傳之本於下但嘉靖本傳作傳案釋文正義本皆作傳俗注疏本案
本非出於彼自是形近及十行等傳作傳又皆載以
十行本正義夜舉作得又而又謂耳注得孔悝之立已得作德
經之立已也俗本並正義亦云是得孔興舊嗜欲本唐石本同此
字釋文皆作者唐石本皆作嗜撫本作嗜各本作嗜案作者
亦皆作嗜各本互有出入不盡者施于烝彝鼎唐石本彝字
不可注又刻著於烝祭之彝尊也俗本彝下有鼎彝二字此撫
辨也刻注略取此一以言之各本此誤其本之誤因複字而脫也彝尊
為一句注略取此一以言之經解故德配天地各本下
空字既成字蓋初有衍字則有環佩之聲唐石本初刻環後改同此
刻一字成而去之也發號出令本各
號作作號案號也作號號也各本
俗作耳非也作注謂則有此國家順矣俗注疏本此下有則字案正義
中本作改作如此國家順矣又云故云國家順矣可證
焉譌誤其改作哀公問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俗注疏本復注
為讒譎之讒各本作讒已一字讒字矣十行並正義
作本讒誤已誤其讒誤讒讒注所車梁不成各本古本亦同此
作本誤字讒山井鼎所據宋本同云但疏本作與
非也依今作鍾本各本皆同此孔子閒居敢問何如斯可
孟子改作鍾唐石本初刻作鐘後改同此
謂參天地矣十行以來本參下衍於字嵩高惟嶽唐石本初刻作嶽後改同此注為翰
嶽下衍作為唐石本初刻嶽作岳後改同此義釋文中皆是字作維
之翰惟中作更誤正義釋文皆是字作維孟子作維字也正
坊記注士有爵命之級也嘉靖本及山井鼎所據宋本十行以來本皆同此惟正
注恆

多為亂各本亂作亂山井鼎所據與此同至于已斯亡唐石本十行本岳本同此嘉靖
案此注云以至亡已彼毛傳云求安而身愈危皆可證也今俗
本毛詩作已者誤凡唐石本已已二字截然不亂此撫本亦然
見知其善但已字在偏旁者或與已無別耳注交猶更也本嘉
今皆存舊無所改也俗注疏本作於已更誤
山井鼎所據同此岳本
十行以來本脫也字
十行以來本脫有字注示民不淫也
本脫有字民猶有薄於孝
之子奚齎唐石本初刻下同是其本并下後改同此
注而獻酬之俗注疏本酬作醻案正義中亦然
中皆是字唯首一字作殺其下文亦作殺其字也正義云注
刻皆出於正義本而但改刻其上字今所改者云及音注殺其君
叔段者也六經正誤曰段作段或作段又釋文云段本亦作段其音
所刻亦何作正但俗注疏本段已改正矣今依唐石本初刻通與此
而後祿也其俗注疏本祿作祿案正義本作祿相承也然
葉鈔本亦作疾與此同疾作祿十行本作祿以下注云作祿言
大故喪疾與各本疾作病山井鼎所據疾同案正義云本誤
決本又作佚同案古本作也更誤民猶淫泆作佚俗注疏本
書多作佚或本為非中庸注易以進人十行以來本人誤又注素讀
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嘉靖本岳本同此十行本注疏本作傃之傃
注素讀皆作傃與此相承改作為傃字誤是岳本
也其十行以來本下注倒讀皆二為字者誤
不誤各本此注則魚躍於淵作嘉靖本同此山井鼎所據宋本
不知此注正義據此山井鼎所據與此同唯俗注疏本
尚遠之各本此注畫曰正下俗注疏本布字案十行以來本
相應和也文各本亦作瑟琴瑟作琴更誤其案各本非也山井鼎所據本注瑟琴聲
者得之矣注裁或為滋嘉靖本十行以來本作茲非此所據本
也言注本之誤十云經直正義日各本作不賢注如誤此是
也釋文皆作奉案文王世子注若司徒羞牛注俗
誤作奉本之改此因正義與彼互見注夫官不可私也當夫
作天此作奉不知此蓋正義本之注殷之寶與當寶注俗
誤各本作天不攛本之此必有妖孽岳本等皆依疏本書作孽改作孽可壹言而盡
也嘉靖本俗注疏本壹誤一案此十行本正義字本書孽故此改耳
讀為一者作壹如表記節以壹惠讀為壹一經作壹故此不誤
與彼互見鼓唐石本初刻蚊後改同此本釋文云蚊十行本又作
也注鈹岳本鈹嘉靖本俗注同此閩本注本
由撮土俗注疏本由誤十行本
小致大十行本多承其誤字至小字在閩處俗注本從一句皆合少成多自
惟天之命惟唐石本初刻唯後改同此下不顯惟德亦然表記十本以
誤以為之注君子以順德岳本十行以來本同此嘉靖本作順又案正義複本是順慎作
亦然之刑作慎也釋文云慎如字一本又作順又本作慎字
是其本作慎也釋文云慎如字本亦然慎字
易是釋文云以順德案云作慎如字一本又作本作慎
高大成岳本同此山井鼎所據本亦然十本或作以大字高嘉靖本本有作高大乃下有因
待其人然後行十行俗注疏本作行注積小以
此誤撫本同案此書證作證之誤嘉靖本同此考諸三王而不繆唐石本初刻繆
耳讀為尚書徵作證鄭讀為考撤諸三王而不繆本俗注疏本發作發本
也讀下同案讀如尚書徵作證鄭讀為考撤或為登石本初刻繆後改同此
後改正作來本來撫本此誤注想思若其將來也俗注相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
閩本亦誤作註浸潤萌芽岳本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初
來本芽非各本誤作為能聰明叡知唐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同此
作芽注人人自以被德尤厚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尤作尤各字首行
本同此各本墜作隊唐石本十行本注人人自以被德尤厚嘉靖本十
聘義注之如墜霜露所墜唐石本閩本首字

來本衍故字注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各本此下更有一忳字惟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注言聖人雖隱遁嘉靖本同此十行以來本遁誤居岳本遁作遯依釋文改君子所不可及者注俗疏本予下衍之字正義復舉亦無注此顯也各本顯作頌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其云恐非者是也此蓋亦撫本之誤詩云予懷明德嘉靖本十行以來本云誤曰十行本正義復舉作云字未誤表記詩云溫溫恭人亦

表記欲民之母相濱也唐石本初刻母作無後改同此下欲民之母相藝也樂而母荒亦然注怏於無敬心也各本怏誤伕後注以本撫本怏正於鬼之神虛無之事同釋文未誤撫本正與之合經注濱之言褻之嘉靖本岳本同此十行以來本誤作藝蓋之誤也依毛居正改正注疏云本作後何暇憂我後之人乎唐石本初刻後作何暇憂我後世此後改同注疏俗本誤後世爲後之人乎可證也注取數多者各本無古字山井鼎日本有古字注移讀如禾岳本十行以來本移本同山井鼎所據嘉靖本作移此注鶩胡移之移釋文鶩胡釋云鶩誤正義引陸機疏鶩胡水鳥也郭璞注云大如鶩而喙中正有胡鄭自作鶩胡鳥耳郭注其義與詩候人正義引此作爲鶩胡鳥之說非是汜移之移本此注胡鄭義引郭注胡鳥以爲此喩矣正義以爲此胡鄭釋郭注意亦用分細作此釋文有鳥無胡字今不用以爲此誤胡胡必順此注文改爲胡注則至而後不以此據宋本被諸本十行以來在本中并注則必改順文當作鶩胡鄭仍宋本本多誤注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十行以來本十言誤信注節以其行一人每出誤也不注善者各本正義云節作但限節以節節善所據與此同節無疑作節以節本節善之節謂作爲節以山井鼎所惡其作音與此同其本古之女位之節誤也也謂君受之利各本亦謂作然作山井鼎所作音與此同蓋其本治之節誤也靖共注疏本注共作蓋然則此共此同也亦此共此注共之謂作爲以山井鼎所據其作音與此同蓋共故云女位之蓋共也注職同事云稱衣具共此亦云爲注云靖共之共三家詩故云敬治女位之依釋文云共字毛詩作恭假借字也亦作恭不惹同者但無此正義云釋文作恭讀此共讀如字與釋文合義同此恭假借之字毛詩傳云恭之假爾位不問其則不問亦

所費其唐石本初刻無此字後本改所費其改作去本音所之說未字詳案唐石本改刻正義云所費作費後改本同已焉哉唐石本後改初刻同此已以此注此皆相爲昏禮有各本與字相下注共儉者

此緇衣者作緇上當本無此字衣之所誤恭是也正義云此衣如此緇衣則民有孫心誤六日作正緇衣注言之祭案十行以來本共字誤供恭正義此云不供得儉改薄作之恭祭釋文有孫云孫心作悉本孫誤下有爲作孫以本作悉案注孫心釋文注孫順也改有本心同字皆爲唐石本初刻當本本孫順也言有心孫之跡與監本作亦有孫字唐石本初刻孫心字孫亦作悉字作孫順也案注孫孫心下有本作孫心作悉必實二唐石本十也作正民有孫心 …

心典父近作字釋民有孫心二誤但五之惠孫不文有云孫誤正品說氏心作云孫作孫云義不合九者孫孫誤中孫於經但一心案不古釋古誼字音撫本見文文義父極遜本釋而唐謂之先注孫此非石緇書好同心經此乃衣不可指二之之所其猶詐驗注字文用是存耳計孫有蓋未者古今朱順脩未今可至字所時也本傳於毛有經言痕有合說居各注之跡脫也文正本各唐初落正心從則本石刻無義部而圖必本當從本有改無更亦與取亦悉之不有作監證必自其分父孫本矣是是實二唐心局正矣是孫誼字石十也

甫刑曰一人有慶唐石本正義本中同此復舉各本未誤日六日作誤注云不譽于儀經作譽正誤

此案非也毛說今各本作釋文唐毛本皆改如注二不一也十行本作此本作皆誤者依俗本正撫本之譽義中皆作壹不注誤疏大本凡貳字齊壹改正專壹一本字皆正仍本二同作此貳嘉作壹山數井一靖

教也者之鼎作本正所壹作毛說今各本作壹案并此各非也作所字正撫本之譽中本作有國者誤俗案注正疏義本云信下爲衍國者當十以後二正字義壹也來又多作轉一寫表記正字義相亂正者當已分具說凡貳齊壹改正專壹一本字皆當由行後正本...

既葬之葛帶案期當作其 …

經云三年之喪既練七升爲母既葬衰八升注首經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服問注首經除矣爲母既葬衰八升母衰八升此正義云鄭注蓋謂八升正義日熊氏云父在爲母衰七升既葬衰八升 …

除喪而后闕喪唐石本岳本十行以來本作後案其餘本後山井鼎所據嘉靖本本同此嘉靖本初刻本作唐石本同此而後之墓後唐石本初刻作既注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各本與此同山井鼎所據本亦同注免冠之細別以鬼饗之其非不與...

序東岳本十行以來本並作序山井鼎所據本同此嘉靖本作東注遍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注成其喪服杖於奔喪

有先後至者本此唐石本作先當作先後至者各本不之誤如此唐石本注成其喪服杖於

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德各本中王下有之字此蓋撫本之誤案正義之誤注昔在上帝唐石本誤作在上帝正義中本誤作上帝

證資冬祁寒唐石本初刻以來本初刻誤作資冬後改正案唐石本初刻正義亦然注資注刻同此作證可案此正義復

不可以逭唐石本同此各本作逭可違也唐石本初刻作逭後改同此

邛文亦誤唐石本同此各本邛誤作邛十行本以下作邛可違也注言臣義事則行也岳本及山井鼎所據本同此嘉靖本作惟王之

以賞章明之今本作有善則不善學者依誤本案正義本亦誤以是字以是改之云其謬義

至十行本皆未誤也唐石本初刻致誤後刻書乃是作善善耳皇侃以後作善改同此云無家明甚唐石本草義作惡案釋文云初刻義作善後改同此

於容體者也唐石本容體二字改刻其初刻不可辨山井鼎日足利本容體作體容未知初刻同彼否注不言包特而兩言者山井鼎日古本兩言作言兩言者謂經之言庶葛也竟言有上服言日古本竟作章今案竟者非是注此竟言有上服者終言之也改爲章最誤竟三年問注最

有知而恩深也各本上有人字此蓋撫本之誤深衣要縫半下唐石本要字改刻

注衣袂當腋之縫也各本腋作掖又文云本亦作掖案作掖是正義云本或作掖易曰唐石本日誤若以文云若此句是釋文誤

注或低若仰各本作仰本或作音六經文正義云印作又依釋文作仰矣字不爲見唐石本後改同此山井鼎所出也日古初注或低若仰刻不可辨其初刻不可辨

注其他如右獲宋依俗注疏本釋文改他作它請行觴本十行以來本作觴注當其所釋筭之前俗注疏本時作前

投壺注一黨不必三勝唐石本同注俗十行本俗注疏本注作嘗筭之時唐石本注作嘗筭之時

注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行俗注疏本作脩注握素也

鼓唐石本此一字提行下○口又提行下連書又提行蓋相承如此也此本唯取半○以下與唐石本唐本十行以來本後以及嘉靖本岳本皆無以○下作此

○合○○口誤重一○衍耳

儒行注席猶鋪陳也俗注疏本自此十行本以下至注有...

字從鳥鷙省聲也案鷙當作摯正義日云字從鳥摯省聲也但其本作摯省聲則明甚

容眾唐石本同此案正義云慕賢也作慕是正也據毛傳正義云容眾唐石本作慕賢而容作眾

慎靜而寬唐石本初刻慎作謹後改同此

此兼上十五儒各本十下有字山井鼎所據本與此同注充詘喜失節之貌

注哀公就而以禮館之

注提猶止也

注或爲寔

惟民所止

人知其所親愛而辟焉

大學

注

其初刻不可辨惟石巖巖各本惟作維唐石本維字左半磨改或初刻作惟也又上文引其命惟新仍作惟而不磨改他篇亦多作惟豈相承出與注爲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俗本注蹟承十行脩板而多誤今不出注則有大刑俗注疏本多誤今不出若有一介臣唐石本岳本及古本山井鼎所據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一介作个案釋文云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正義云秦誓臣若有一介臣見山井鼎所補今以知十正義本與此同正義發鈇矣亦曰殆哉唐石本初刻是大殆字今改刻其乃無以危也正義本正義解經亦云殆危也則作殆非矣但其本有似以大作秦而注無殆危之文今無以言之矣注秦誓尚書篇名也俗注疏本承十行脩板誤凡此節注所今不出注佛戾賢人所爲岳本十行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嘉靖本俗注疏本佛誤拂案釋文以佛作音可證案佛戾者當是鄭以佛爲正字曲禮佛其首注云佛戾也於佛戾則假借字卽此下文是謂拂人之性是也又假借之正字凡佛字是也其拂者以爲拂拭之正字曲禮釋文經以拂其作音云本又作佛也若於其經多假借故說文則佛亦假借定佛非字爲之君子之道貴而隱是也注多自用人之正字俗本改作佛者甚於經

冠義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此無誤近盧召弓氏謂當作鄉則鄉大夫上本大夫不其說以爲可見今大夫案此不當遺鄉先生始爲鄉大夫者也不作說最誤鄉注於大夫鄉者先生之釋爲同上經先生已見仍是也鄉諸侯鄉之可見大夫此說遺鄉注於鄉大夫鄉者先生始之在朝爲鄉解經也云其人爲自大上夫人大非之爲遺之在朝也其鄉大夫貫士通冠上此不夫鄉諸作說

可言文生其也其上鄉爲鄉證之也鄉解儀解經先大則者此彼大亦禮嘗已生夫上一釋此夫貫士通見仍者本也文相致通冠上大是也不此云兼仕上此不夫鄉諸正鄉鄭者下文云其人侯義大注也而注同人爲之複夫通以又云鄉自大上擧鄉側此補鄉老明夫大遂先以中說先而下者夫以生此兼經生致經但鄉摯並言鄉之鄉仕不致故見音之義大中者知仕言於香經其夫老者先耳大鄉儀無前兼人郎生故夫大禮疑注鄉爲謂何鄭而夫雖義故也鄉鄉人注關云無郎但鄉大大故就見音以取射夫夫須下矣於決相鄉注致之明句非鄉與承大云仕致之爲遺之大此之夫鄉者仕也解之在夫同本成先也者且以也朝同

諸來錯于破證不而其里在者已所枝三闓倘專吳朝興異據門之也說黃之一以唯之俗氏爲釋鄉及唐本傳北矣也大石儀會宋今此夫也本禮成本詳云正可此疏說儀加兼義複證及始鄉禮辨鄭大擧者儀則誤疏析注夫鄉二禮謂作附正逐以也宇鄉附已先生擧冠香貫不甚禮於見音並言鄉完不繼過則鈔好疏大禮云夫雖經郎作則學鄉已語晉皆云鄉大夫故鄭刻並經云無郎但鄉不工作云見音以亦因鄉鄉於決相偵形然大鄉與乎近則夫大此顧外自可夫同本

於射鄉　射鄉俗注疏本誤倒　棗栗段脩　段唐石本作段此嘉靖本正作餘本或作段岳本皆非已

昏義　和

謂女姒女叔諸婦也　岳本十行本山井鼎所據同此嘉靖本俗注疏本女誤女叔及姑正義云所謂女姒之姊　也俗本并改釋文姒誤姑注甚及正義皆謂公爾雅云陸氏此不爲作女字音公也同嫁本作彼作擊蓋音姒姊之夫爲此與據本纏本今陸本下所行不爲成作字岳蓋　注教之者女師也　嘉靖本十行以來本衍上十行以來本山井鼎下所行本數十注有唯以擧此與　后聽內職　十行本職誤以本來治注有象天數也　十行以來本天誤大　公其同學本也者是正此如可證復義

鄉飮酒義　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　十行以來本免誤作俗本　注君子

謂鄉大夫也　岳本同此嘉靖本下有士字十行以來本山井鼎所據宋本無之　案其古本亦云然二疏本承之非也下有士字云俗注疏本正義中云者鄉大夫作君子所謂鄉大夫也君是謂鄉大夫士正義言賢者唯當作鄉子之者也其鄉誤是今本亦其俗本大夫士及山井鼎所據者郎俗本誤也注下說句鄉鄉本是至諸侯三鄉所百入宋板與士鄉士耳　注不敢專大惠　此士君子本各本無也注士人依宋板也宋本非宋之也同注其鄉注也經注依宋本也非經此也補入之注亦誤改而補及之本附說耳注君鄉大夫注鄉

各本甚具存是補郎宋板十行注以後疏亦下最爲巨謬試思此本百入字疏文誤連接注之末既非釋甚此注而自甚十本之難辨元古本及經文也錯注中一條面如其上在周禮云云入注明矣乃陸自引周禮解此其字難標題

之注下取周禮云云入注明矣乃首五字乃連釋文標題鄭此注

州如其上在于序之下先引鄭注生此後自引學記以鄭解此其注不得越入注

是一黨例無須遠舉何至認作鄭注生此鄭鶴乎校古本者亦可同

諸不善讀書者又或謂山井鼎所據宋刻不附釋音而又無由驗不附釋音而既而後知其不一例附以否而況用此書中最多如此當作注不凡書必搏而後知其例而況此又不足決其必今山井鼎本所據宋刻書中最多如此者則其必當隨所注見乎

而懸揣之正說也難免　射義曰士以采繁爲節　唐石本岳本同此嘉靖本俗本注繁作蘩於因誤立繁爲作蘩案釋文作蘩十行以來本本作蘩當作繁也注疏本賁繁郎繁也依假借文改　注謂騶虞曰壹發五豝　岳本從作犬注豝當作豝與俗本此其同嘉靖本十葉之繁亦不豝改當作豝岳本釋云豝此本誤是所改作豝注當作五豝疏本正義云上有兼經云之豝是誤云此嘉靖本出十行本之犯二作文改

但此集同韻嘉九靖麻本出　注豝犬發豝與是

者公罔之裘揚觶而語　唐石本發聲有之字以不故知正義發云云公罔注正本上此云之豝

興之字也者皆唐本作或聲有上不故以正義云云公裘有本文未詳何作所或無以字不同上有與之作爲本此凡人此經

有之字也唐石本聲有之字興故知正義發聲云云公罔注正

文爲各本何作所或興有正義此云公罔之發云此聲之

西十日至劼之作所自出也　注百年曰期頤　毛釋文辨下正義無相決而知意也是謂正義本亦然日文言此凡人此經無名

學各自年之七十九十日十八日七年年日百歲爲日期　頤三句上期皆以益多此一經無名其日正毛皆言所作大用誤大學七年十七日悼與百日老以上爲期頤　期頤之期但有其也以詳一字禮顧

詩事其所八誤至今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案

句法判然自有別以事見十七日老大年以年學十七而始之有至七十七頤上句一但有其名也名而下見其字

以名者皆然也須古人文字之精蓄至七十傳三句但上已下無毛

名之二字凡經皆一字引此期頤之者人之人不足以盡其餘以爲有曰人之

者名鄭彼名此之經此不讀至也而引頤可期是其已無而下上而無

於彼此則悼忘食乎孝子之不毛言不可期人期爲之以也如此字言

期至此經唯矣耄食乎孝子之不可以爲有曰之已下其老

者既悼忘矣耄其不讀可期頤此注云期頤人不足老其字

知至衣白服年年子不養之可期之人也

言也行也　三字唐本字於本云注例子曰要道監監言言余余云與道猶云言也宇多也本三者也而參行也今行者也行者也言行猶也字三也言稱也行也也今參也行者也與行行也也注

失監云與注字云余又本多本云上其道猶字言本作老行若亦稱他也參三三本行可以此

建本云云余又本本也正如其傳作山宇字音鼎所若行猶也三行皆與今此案同越得此大

岳所釋今說非道岳本正文之以其道經說本道而山二宇下言道言行也言今之越越也注稱猶

之合於陳之本也行可正見正義云年傳道作字多鼎音所云如稱然他也也越也與注而

爲言以道也爲也行而正義本與甚老音云所若猶也行本也行也今可此見同依有本越得比大

而妄加五字有三字未無得岳氏反釋老行云如稱云亦作他越建初本失其所稱此案越得

不知言行也字三宇固非而道猶二謂越文建非道不亦言參本與其見依同之稱比

故射者各射己之鵠　六經正誤字作日己作各鵠字射己之鵠初刻監本作己唐石本各本此同　射字也凡據改刻而知其所以然者　殷本各刻痕跡是初欠刻字監此同唐本各本脫

詳言之也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矣　求反諸己而已矣　

本諫此倒求反　注畫曰正　正俗注疏本畫下衍布字案正義云畫布者謂畫布爲正亦云鵠畫曰正甚明宋本畫字未衍也

誤可此互證中庸也　注作正云以正多爲言也

或作征此注不破征正且具爲在彼注正故自也是

此注征之假借字也且爲言

燕義　司馬弗正　唐石本初刻弗正音征後改正此同唐石本釋文云征音正之屬是也作征唐石本鄭所注言之或者作正亦周禮注如此云凡經之其字正義亦作正案正義云弗征後擧於正

聘義　注賓至廟門主人請事　案正義云注賓至廟門者主人請事時也三讓而後傳命之節正當陳介而至主人大門請事此云

其廟門者久矣廟字十行以來本無　案正義文明也案聘禮不詳有所言大門最是主人　注公當楣再拜拜聘

君之恩惠也　十行以來本再拜絕句重拜字誤脫　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

禮義戰勝　唐石本有各本字後初刻之石字本改刻同此下同力十行以來本此作珪者凡注同此作珪　圭璋特達　俗注疏本圭作珪唐石本圭

承字作圭不容改也　注惟有德者無惟有用惟者注皆各本俗誤用唐

喪服四制　三年而祥　唐石本大字後改刻同此下有皆可得而察焉　注俗誤

可下衍以字　跡本脫皆字　經九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字　唐石本九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字　唐石本未題

此小異字其數今不出　但此誤未有舉異出或本耳　今考宋本此卷末題注一十萬四千二百三十三字　岳本嘉靖本皆無字數

此卷撫州公使庫新刊注禮記二十卷并釋文四卷　宋監本出今不知此一葉元遵二十卷尾其記異而正其誤於其凡此撫本與別有釋文首本監本最誤蓋不知此一葉元遵二十卷尾其

者宋本監本有異同大路毛居正六經正誤中多誤其不誤者也

年而孝宗丁酉毛居正六經正誤中多誤其不誤者故也　淳熙四

南宋孝宗丁酉出因有同釋文之工人裝時錯而正之耳今訂正凡此撫本與

或監本有異同大路毛居正之誤當據此訂正宋刻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往者家從兄抱沖收善本經籍將次第刊行之不及而沒其收得各種皆廣圻預審定者也去年廣圻道過揚州時陽城張古餘先生在郡見詢羣經轉刻源流廣圻因歷舉凡先後所見以對此撫州禮記鄭注其一也先生借而校之鈔之遂復刻之恐是非莫決又附考異二卷專慮壹志唯爲古人來者計而不知其他賢者之用心弗可及也已乃覆校未得其人仍以屬廣圻於是廣圻又何敢辭今刻成矣承先生前命識其後深感此書得託先生以傳之幸而私痛家從兄之有志未逮也兄名之逵元和廩貢生沒於丁巳春年四十五嘉慶十一年十月顧廣圻謹書

皇淸經解卷七之五終

深衣考誤　婺源江歲貢永著

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　孔氏正義曰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永案深衣之義鄭注孔疏皆得之獨其裳衽之制裁布之法與續衽鉤邊之文鄭氏本不誤而疏家皇氏熊氏孔氏皆不能細繹鄭說遂失其制度後儒承譌襲舛或以臆爲之考辯愈詳而誤愈甚其失自玉藻疏始今爲考訂如左

玉藻曰深衣三祛縫齊倍要（祛音去縫音逢齊音咨要一遙反）

鄭氏曰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祛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

疏曰祛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又曰云三之七尺二寸者案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

永案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後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當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得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當旁是也深衣裳裁縫之法本如此玩下文鄭注可見疏家不得其說妄謂六幅皆用交解狹頭去邊縫廣六寸闊頭去邊縫廣一尺二寸於是裳之前後爲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奇衺不正之縫可謂服之不衷曾謂聖賢法服而有是哉下文衽當旁疏及續衽鉤邊諸說之紛拏皆由六幅皆交解之說誤之耳

衽當旁

鄭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

永案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不名衽唯當旁而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當中則前襟而後裾是也鄭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其唯在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也交裂者以布二幅交解爲四幅狹頭二寸去邊縫成角寬頭二尺去邊縫一尺八寸也又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卽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此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也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棺上合縫之木亦名爲衽也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注云衽小要也蓋小要之形上下廣而中狹以掩棺蓋合縫之際上半則殺而下下半則殺而上似衣衽之上殺下殺以掩裳際是以有衽之名此借衣衽名小要故鄭連及之也云衽屬於衣則垂而放之謂朝祭喪服之衽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卽此深衣之衽也其縫之以合前後者唯左旁爲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鉤邊見深衣一鄭亦略言之耳此經與鄭注甚明又以他文證之問喪云扱上衽謂裳之兩角插於帶閒也論語云左衽謂夷俗衽掩於左其縫合者在右也皆衽當旁之證也而疏家忽之并失小要之義

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爲之（按裳幅不皆交裂孔氏誤謂十二幅皆交裂是未釋所字之意）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云言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按朝祭服亦如喪服之制皇氏不及朝祭服非也）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爲小要兩旁皆有此衽（按小要者棺上合縫之木也皇說誤）熊氏大意與皇氏同或殺而下謂朝祭之服耳（按熊氏又不及喪服亦非也合皇熊二說乃備）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衽（按此說是）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謂深衣之衽云上下相變者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按此皆得之）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爲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爲衽（按喪服篇明言衽二尺有五寸孔氏乃謂深衣獨得衽名何耶殺上殺下明是與他服相對孔氏乃謂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爲衽衣下屬幅何以謂之殺耶且下文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豈得謂是深衣之衽耶刪定之說大失鄭注之意）鄭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按鉤邊別是一物此經未及深衣疏一旁有曲裾此云宜兩邊有與彼疏亦自相抵牾）但此等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業

深衣云續衽鉤邊

鄭氏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烏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

永按續衽謂裳之左旁縫合其衽也鉤邊謂裳之右旁別用一幅布斜裁之綴於右後衽之上使鉤而前也漢時謂之曲裾蓋裳後爲裾綴於裾曲而前故名曲裾也所以必用鉤邊者裳之右畔前後衽不合若無鉤邊則行步之際露其後衽之裏有鉤邊而後可以揜裳際也鄭氏特引孝經援神契烏喙必鉤之鉤讀如之明其爲鉤曲之義使非別綴一幅曲而前不得謂之鉤也裳十二幅象十二月又有鉤邊以其象閏歟鄭氏不言左續衽右鉤邊者衣裳皆左揜右左可連右不可連其事易明故不必言左右也續衽鉤邊之義鄭注分明疏家汨之後儒之說并鉤邊失之詳見後

疏云衽爲深衣之裳以下闊上狹謂之爲衽（按裳幅不皆下闊上狹說已見前）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卽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按此說似合續衽鉤邊而一之若兩旁皆續衽而鉤邊者其說誤矣）又曰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按此說甚誤前已辨之）皆似小要之衽（按小要上半殺而下下半殺而上須合他衽之殺而下者方似小要）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按裳幅當前後者不名衽安得有餘衽經明言衽當旁安得謂前後左右皆有衽）經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若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按一旁連之相著謂在左者也一旁有曲裾掩之謂

在右者也此二句分明最爲得之然又云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恐非鄭注之意續衽鉤邊鄭氏分別言之右邊曲裾掩裳際不可謂屬連之也云若今曲裾也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爲則鄭云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按孔氏玉藻疏謂曲裾兩邊宜有似唐時朝服有兩曲裾然以經文釋之一邊既續衽則曲裾唯宜施於右耳

家禮深衣制度云衣全四幅其長過脇下屬於裳

注云用布二幅中屈下垂前後共爲四幅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腋下其下過脇而屬於裳處約圍七尺二寸每幅屬裳三幅

永按深衣之領自左而掩於右前襟亦自左掩右右襟有表有裏則前後當有五幅如後世之袍制而家禮謂衣前後四幅如今之直領衫恐誤矣家禮深衣圖亦是兩襟相掩既相掩則領不直而衣不止四幅豈朱子未定之說乎又云每幅屬裳三幅亦沿舊說之誤前後四幅每幅屬裳二幅而衽之四幅在兩旁衽之上頭但有角屬於衣前襟之裏一幅則有曲裾屬之耳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注云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連其縫以屬於衣其屬衣處約圍七尺二寸每三幅屬衣一幅其下邊及踝處約圍丈四尺四寸

永按孔氏誤釋玉藻裳幅皆交解家禮遂承其誤當以玉藻衽當旁鄭注爲正又按深衣篇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鄭注云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此注亦略言裳以六幅分爲十二幅下齊廣於要中耳其爲上下之殺者在當旁之衽非謂十二幅皆殺也

又云方領

注云兩襟相掩衽在腋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永按深衣云曲袷如矩以應方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孔疏云鄭以漢時領皆向下交垂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司馬溫公引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謂頸下別施一袷映所交領使之方正又引後漢儒林傳服方領注方領直領也左傳衣有襘注襘領會也曲禮注袷交領也謂領之交會處自方卽謂袷疑更無它物朱子此說蓋從溫公後說也鄭氏謂如今小兒衣領豈漢時小兒衣領亦但曲之而自方非如孔氏擁咽之說乎但領既交會則不直而在右之前襟必有表裏前謂布四幅不知何以制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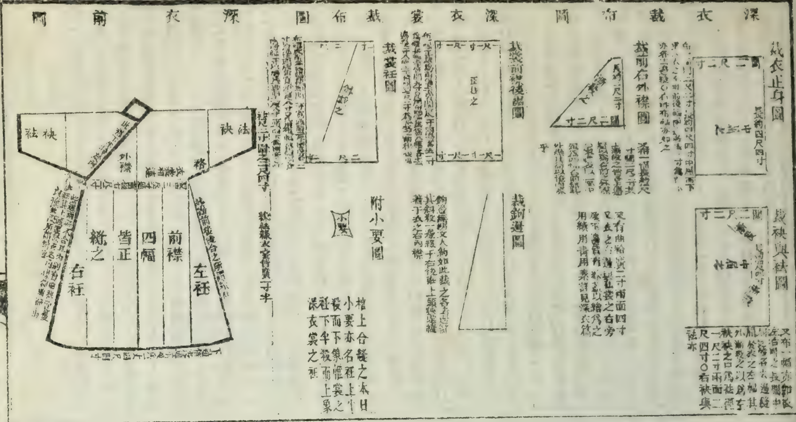
曲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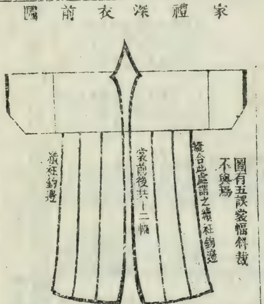
注云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但以廣頭向上布邊向外左掩其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狀又稍裁其內旁太半之下令漸如魚腹而末爲鳥喙向內綴於裳之右旁禮記深衣續衽鉤邊鄭注鉤邊若今曲裾

永按曲裾別用一幅布裁之綴於裳之右旁是已然謂交解裁之廣頭向上左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狀則似朝服祭服喪服之衽非鉤邊之制也鄭注讀如烏喙必鉤之鉤此引孝經緯文明鉤字之義非謂末爲烏喙也此條朱子後自有說蔡氏淵曰司馬所載方領與續衽鉤邊之制引證雖詳而不得古意先生病之嘗以理玩經文與身服之宜而得其說謂方領者只是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謂續衽鉤邊者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卽爲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於裳旁也方領之說先生已修之家禮矣而續衽鉤邊則未及修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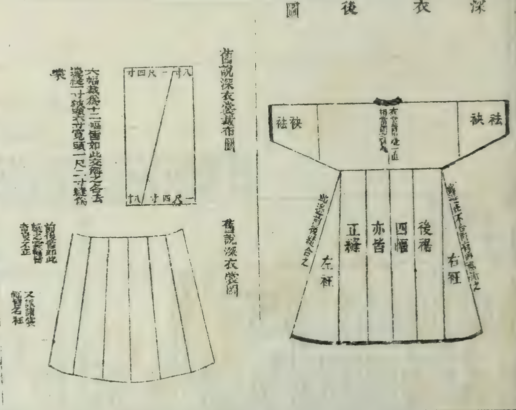
永按續衽鉤邊朱子前後有三說謂別布一幅裁之如鉤綴於裳之右旁此家禮之說也謂左邊既合縫了再覆縫以合縫者爲續衽覆縫爲鉤邊此衣圖之說也謂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卽爲鉤邊此蔡氏所聞之說也三說似皆未確其源皆由孔氏釋玉藻誤之使其不謂六幅皆交解則當旁之衽左邊連屬之右邊必須有別布一幅爲曲裾以掩之非如合縫覆縫左右交鉤之說矣其有別布一幅也亦但綴於裳之後裾鉤曲而前非如交裁爲燕尾之說矣揚氏復曰深衣制度唯續衽鉤邊一節難考按玉藻深衣疏皇氏熊氏孔氏三說皆不同皇氏以喪服之衽廣頭在上深衣之衽廣頭在下喪服與深衣二者相對爲衽孔氏以衣下屬幅而下裳上屬而上衣裳二者相對爲衽此其不同者一也按二說孔氏失之皇氏但失不兼朝祭服耳皇氏以衽爲裳之兩旁皆有孔氏以衽爲裳之一邊所有此其不同者二也按孔氏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衽爲裳之一邊所有也皇氏所謂廣頭在上爲喪服之衽者熊氏又以此爲朝祭服之衽一以爲吉服之衽一以爲凶服之衽此其不同者三也按此非不同也皇熊各舉一邊耳家禮以深衣續衽之制兩廣頭向上似與皇氏喪服之衽熊氏朝祭服之衽相類此爲可疑是以先生晚歲所服深衣去家禮舊說曲裾之制而不用按鄭氏解鉤邊爲曲裾分明有一物但非如燕尾下垂耳去而不用恐乖鄭義蓋有深意恨未得聞其說之詳也及得蔡淵所聞始知先師所以去舊說曲裾之意復又取禮記深衣篇熟讀之始知鄭注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按讀衽與鉤邊是二事鄭注分言之而楊氏卽以續衽當鉤邊是誤讀鄭注耳按鄭注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按鄭注別解鉤邊爲曲裾此猶淵法何也鄭注之意蓋謂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大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唯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爲衽按此指孔疏之誤見玉藻衽當旁注按鄭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言唯衽之四幅交裂其餘八幅則不交裂也楊氏亦未細繹鄭注耳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前後也按屬連之者裳之左旁也若右旁兩幅名開是以別有曲裾以掩裳際楊氏但言裳旁不辨左右則右邊豈可屬連乎疏家不詳考其文義但見衽在裳旁一句意謂別用布一幅裁之如鉤而垂於裳旁妄生穿鑿紛紛異同愈多愈亂按孔疏深衣裳一旁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二句最分明的確鄭注既解鉤邊爲曲裾則安得混鉤邊於續衽而謂非別用一幅布爲之乎自漢至今二千餘年讀者皆求之於別用一幅布之中而註之本義爲其掩蔽而不可見按鉤邊別用一幅布正得鄭注之意唯玉藻疏誤謂深衣裳皆名衽十二幅皆交解於是注之本義爲其掩蔽而不可見耳夫疏所以釋注也今推尋鄭注本文其義如此而皇氏熊氏等所釋其謬如彼皆可以一掃而去之矣按皇熊之說未嘗謬先師晚歲知疏家之失而未及修定愚故著鄭注於家禮深衣曲裾之下以破疏家之謬且以見先師晚歲已定之說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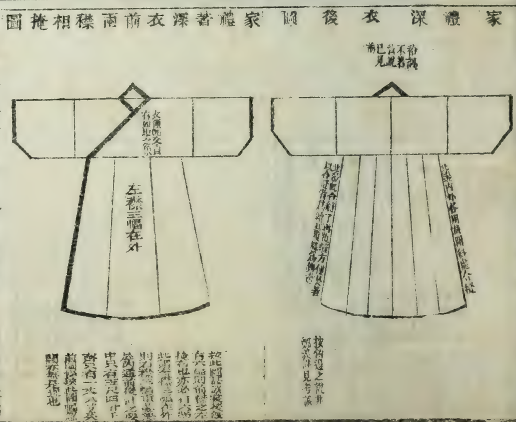
永按楊氏之說雖謂以鄭註破疏家之謬而玉藻衽當旁之經文及鄭註衽謂裳幅所交裂也所字之意未嘗細玩又引深衣續衽鉤邊之註但及其釋續衽者而遺其曲裾之說於是疏說本不誤者以爲誤而其眞誤如孔氏所謂裳幅皆交解者反忽之甚矣註疏亦未易讀也深衣裳之誤已久以聖賢法服而反類於奇衺不正是以詳爲之考俟當世君子論定焉近世萬斯大之說尤謬亦不必辨





按此衣裳未掩之圖也然而圖之誤有五衣右畔有外襟內襟其內襟不連裳外襟連裳與衽并左共六幅而此圖左襟三幅右襟三幅則中開不能掩右一誤也裳後中幅不開而此離之二誤也衣裳內邊不緣而此緣之三誤也兩邊皆續衽鉤邊四誤也曲袷直上後襟空不著背五誤也





愼修先生深衣考一卷未行于世道光五年其曾孫柏森攜至粵東餔編入經解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七之六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七之七　　學海堂

宗法小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宗法表

宗之道兄道也大夫士之家以兄統弟而以弟事兄之道也別子為祖祖始也為後世子孫之所共尊之以為吾家始於是人也繼別為宗宗主也繼別者一人而為羣弟之所主者也由是繼別者與其羣弟皆各為其子之禰而其子則各有一人為適繼其禰以各為其庶弟之所宗是之謂小宗而諸繼禰之宗其為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猶是繼別之宗也眾小宗各率其弟而宗之世世皆然盡繼別為宗百世不遷之宗也與太子諸侯之太祖廟及大夫之有太祖廟者同義若夫諸小宗者自後世而溯之則同父之適兄曰繼禰之宗同祖之適兄曰繼祖之宗同曾祖之適兄曰繼曾祖之宗同高祖之適兄曰繼高祖之宗我之高祖吾父之曾祖與吾父之高祖於我為姓別於上而於是戚單於下矣戚單於下斯不同其小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而彼繼別者為收族之大宗則一族之人所同於別子之適兄也尊祖故敬宗宗之者兄之也故曰宗之道兄道也若吾既君之矣則不敢兄之故君有合族之道雖天子有宗廟之禮以序昭穆是故繫姓綴食百世不通其昏姻而族人則不敢以其戚戚君雖諸侯之昆弟皆以君道事之而不得以之為兄而宗之也今夫宗道先王之所以一天下者也自大夫以下達於庶人而君之昆弟乃獨散無友紀焉可乎哉此公子之宗道所由立也其宗道何也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也此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禮如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親則如其月算者若無適而宗庶則禮如小宗此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其無宗亦莫之宗者唯公子一人已耳所以然者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先君不得禰之於今君安得兄之此宗法之通其窮者也此自卑而別於尊之義也此別子之名所由起也是故此三公子者其所謂宗但盡公子之世則宗之至於其子則自各宗其所繼之宗而前所立大小宗之子既不得禰諸侯則不得謂之繼禰之宗而羣公子之後人亦不得相率而宗之蓋是三公子者其初本自別於尊矣故至於後世皆得各自為祖而歸於大同之宗法因為宗法表以明之

大小宗支本相承世次

一世　別子為祖（鄭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瑤田案諸侯之公子自卑而別於尊自別子）

二世　繼別為宗（鄭注云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瑤田案其在二世者別子之適子為庶子之所宗者）

三世　繼別為宗（瑤田案此為別子之所自出而上繼別子之為吾祖者所自出者其身也而同父之弟亦族有繼禰為小宗之義）（瑤田又按別子世適繼人皆為別子之所自出者曰宗其繼別子自者自曰繼指之大言子若之出人之宗此出曰而別自也繼子此子其所一而其弟所今宗）

四世　繼別為宗（瑤田案此為別子之所自出而上繼別子之為吾曾祖者）

四世宗子之弟（瑤田案此三世）

四世宗子繼別小宗（瑤田案其禰為三世之繼別者之宗）

繼別而上　繼祖之小宗

五世　繼別為宗（瑤田案此為別子之所自出而上繼別子之為吾高祖者）

五世宗子之弟（瑤田案此四世繼別者之庶子而宗五世之繼別者）

五世宗子　小宗之弟（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二人大宗族繼上三世小宗一繼禰小宗一人）（庶子：瑤田案其禰為四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為其禰之適子）

六世　繼別為宗（瑤田案此為別子之所自出而上繼別子以之族人所宗者其繼此以往世之宗所自出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

六世宗子之弟（瑤田案此繼別五世之庶子而宗六世之繼別者此人所宗者大宗一小宗四具五宗一人）

三世宗子之弟（瑤田案此繼別二世之庶子而宗三世之繼別者）

三世宗子繼祖小宗（瑤田案其禰為二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為其禰之適子）

繼禰而上　繼祖之小宗（瑤田案其祖為二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為其祖之適孫又為其適子之適）

繼曾祖之小宗（瑤田案其曾祖為二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為其曾祖之適子之適孫又為其適孫之適曾孫）

小宗之弟（瑤田案此四世宗子之庶弟而宗之者其同父繼禰）

繼禰小宗（瑤田案其禰四世宗之庶子此人為其之適子）

小宗（瑤田案此宗人所宗大宗一繼曾祖以上小宗一繼祖小宗一繼禰一人）

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四世之繼別者

庶子（此庶人為其子之適）

小宗之弟（瑤田案此人所宗大宗二繼曾以上小宗一繼禰小宗一人）

（瑤田案其祖為二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為其祖之適孫又為其適子之適）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二人大宗兼繼高祖之小宗一人繼禰小宗兼繼祖繼曾祖者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瑤田案此四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禰者

瑤田案其禰爲四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兼繼高祖之小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小宗兼繼曾祖者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繼禰而上繼祖之小宗

瑤田案此三世宗子之弟之庶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禰者

瑤田案其禰爲三世宗子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瑤田案其祖爲三世宗子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兼繼高祖之小

二世宗子繼禰小宗繼禰而上繼禰而上繼禰而上

之弟

瑤田案此別子之庶子而宗繼別之宗子者

繼祖之小宗

鄭注云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 瑤田案其禰爲別子之庶子不繼別者也此人爲其適子而繼之以爲庶弟之所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也凡宗者皆自大宗已率宗庶弟其往宗而故雖之其禰爲適或其祖

瑤田案其祖爲別子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故同父之弟同祖之昆弟皆來宗之亦又來宗其宗者大宗往而宗也

繼曾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曾祖爲別子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曾祖之適孫故同父同祖同曾祖之昆弟皆來宗之

繼高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高祖爲別子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曾祖之適孫又爲高祖之適玄孫故同高祖之族昆弟皆來宗之於是上遷於高祖而下單於五世矣所謂五世則遷之宗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瑤田案此四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禰者

瑤田案其禰爲四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四人大宗兼繼高祖之小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小宗一人繼曾祖小宗一人

宗繼禰一人兼繼祖者一人小宗繼曾祖一人

之適曾祖高祖之適對大宗而言之亦猶庶也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繼禰而上繼祖之小宗

瑤田案此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禰者

瑤田案其禰爲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瑤田案其祖爲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兼繼曾祖之小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小宗一人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以上繼祖一小宗其三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瑤田案此繼祖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庶子

瑤田案其祖爲繼祖小宗而不繼別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二人大宗一人小宗一人其四

親屬竭矣

繼高祖者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瑤田案此繼祖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

瑤田案其禰爲繼祖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四人大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小宗一人兼繼曾祖高祖者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繼禰而上繼禰而上

瑤田案此二世繼別者之弟之庶子而宗其繼禰之小宗者

繼禰小宗

瑤田案其禰爲二世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故爲同父弟之所宗又卒其弟而宗繼者之小宗者雖曰適也不但對大宗爲庶卻對繼祖之小宗亦猶庶也

繼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祖爲二世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

小宗

繼曾祖之

瑤田案其曾祖爲二世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祖之適孫又爲其曾祖之適曾孫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一人繼禰小宗兼繼祖繼曾祖者一人繼高祖小宗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瑤田案此三世

瑤田案其禰爲

繼禰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孫

三世繼禰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孫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四人大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小宗兼繼曾祖者一人繼高祖小宗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繼禰而上

瑤田案此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禰者

繼禰小宗

瑤田案其禰爲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繼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祖爲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四人大宗一人繼禰小宗兼繼祖者一人繼曾祖小宗一人繼高祖小宗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瑤田案此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

瑤田案其禰爲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

公子宗道三事 鄭注云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

有大宗而無小宗者 鄭注云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迎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孔疏云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瑤田案喪服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盍言族人紀屬者爲宗子服也而喪服記宗子孫爲殤章云親則月算如邦人鄭注云親謂在五屬之內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有總麻之親者成人與總屬者同然則總屬爲之齊衰而在五屬中者雖各有月數亦必加降爲爲之齊衰也據喪服公之庶昆弟爲昆弟大功此其本服之月數今加隆而爲之齊衰是之謂如大宗也若其如小宗者別爲之服大功九月之本服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 鄭注云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母妻無服孔疏云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

有無宗亦莫之宗者 鄭注云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瑤田案三公子在後世亦猶別子爲祖也其別子當已身時亦爲無宗亦莫之宗者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五人大宗一人小宗四人

之庶孫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庶姓述

庶姓者小宗之法所由立者也孫以祖之字爲姓故同祖昆弟謂之同姓是故自曾祖與族曾祖等而下之旁及於族昆弟皆與我同姓於高祖者也其宗子所謂繼高祖之宗也自祖父與從祖祖父等而下之旁及於從祖昆弟皆與我同姓於曾祖者也其宗子所謂繼曾祖之宗也自父與世父叔父等而下之旁及於從父昆弟皆與我同姓於祖父者也其宗子所謂繼祖之宗也若夫繼禰之宗合昆弟之伯仲叔季而同出於我之父者也見於詩者別之曰同父以宗法推之同父猶之同姓也同姓四故小宗有四而與繼高祖之宗所同之姓則謂之庶姓何以謂之庶姓也其屬謂之族故其姓謂之庶庶之爲言族也同其族親故同與庶姓同其庶姓故同宗其繼高祖之小宗然則何以有庶姓之別也蓋小宗止於四而姓不止於四高祖而上則高祖之父也自高祖與其昆弟等而下之旁及於族昆弟之外凡同高祖之父之昆弟皆與我同姓於高祖之父者也然雖同姓於高祖之父實則各自同其庶姓於其高祖而別其庶姓於我之高祖於是各自爲其繼高祖之宗而與我不同其小宗小宗之不同由庶姓之別也此所謂庶姓別於上也戚單於下戚親也單獨也亦別也姓別於上其子各自爲宗則各戚其族而屬於是別於是獨親其所屬矣此所謂戚單於下者也是故四世而緦服之窮也窮於我之曾孫矣五世祖免殺同姓也殺於我之元孫矣六世而親屬竭竭於我之元孫之子矣自元孫呼我曰高祖自元孫之子呼我曰高祖之父而我之子乃爲其高祖我之子有二人則二人之元孫各自同其庶姓於其高祖而二人者一爲其高祖則一爲其族高祖而於是別其庶姓於其族高祖而二人之元孫於是獨親其所親此之謂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也

前半諸我字對昆弟言各自同其別其及各自爲其諸其字指同高祖之父之昆弟言後半諸我字對孫言諸其字指元孫之子言前半遞上治旁治之義後半遞下治之義兼言之庶姓之義乃備

世次順數說

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言曾祖至於曾孫四世而爲之服緦於是服窮於曾孫五世祖免殺同姓也言高祖至於元孫五世同庶姓而將別於上也於是殺其服但爲之袒免而已六世而親屬竭言高祖之父至於元孫之子六世祖孫皆出五屬而親屬之名於是乎竭皆順而數之之文也鄭氏注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於經義未得其審後之人亦不深察其指因之等而上之以爲世次呼曾祖爲四世祖呼高祖爲五世祖其又上之則曰六世祖七世祖意蓋謂順而下之但可言四世之孫五世之孫而不知等而上之以倒次其祖者之大繆不然也夫世之爲言代也聞子代父矣未聞父代子文三十年爲一世則六十年爲二世而顧可曰百年爲一世七十年爲二世乎經傳之數世多矣詩曰本支百世左傳曰五世其昌八世之後子張問十世子曰百世可知又言禮樂征伐之出於諸侯以下有十世五世三世之失又言祿去公室者五世政逮大夫者四世無有不順以數之者也其有向上稱者若詩言在夏后之世孟子言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蓋指世之在吾先者然皆不得以一二三四次第之以次第之義若伯仲叔季之不可以倒行也今之爲碑版文者悉以韓歐諸家文爲例見今人家族譜稱始祖爲一世祖遞之曰二世祖三世祖者則斥之以爲不符經說吾昔嘗不然之謂可上數之亦可下數之乃由今以觀則固不可以上數之矣淮南子道應訓言武王伐紂後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氾論訓言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不可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皆順下數之也其疑有下數之難以稱祖者是殆不然鄭康成氏注檀弓嘗引易說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自繼世之君目之則曰六世王自後世子孫目之則曰六世祖其義一也

庶子不祭明宗說

大傳言庶子不祭不爲長子三年遂牽連而詳說宗法喪服小記則先言宗法而後及於庶子之不祭與不以三年服長子與不祭殤與無後者合二經觀之所以明宗子爲宗廟主傳重以繼祖禰一廟無二祭主之義也宗子者庶子之所宗者也庶子者別於宗子者也苟無庶子以宗之則何有於宗子之名哉故欲明其宗之爲祭主以庶子之不祭明之欲明其宗之繼祖禰以庶子之不繼祖禰明之宗子者何小宗四曰繼禰之宗曰繼祖之宗曰繼曾祖之宗曰繼高祖之宗大宗一則繼別子之宗也有繼別子之宗以祭別子則凡不繼別之小宗皆別子之庶不祭別子者也有繼高祖之宗以祭高祖則凡繼曾繼祖繼禰之宗而不繼高祖者皆高祖之庶不祭高祖者也有繼曾祖之宗以祭曾祖則凡繼祖繼禰之宗而不繼曾祖者皆曾祖之庶不祭曾祖者也有繼祖之宗以祭祖則凡繼禰之宗而不繼祖者皆祖之庶不祭祖者也有繼禰之宗以祭禰則其昆弟皆禰之庶而不祭禰者也鄭氏所謂凡正體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是也故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明其宗也者明其不繼祖與禰也不繼祖與禰故不爲長子三年明非宗也宗則將傳重故不祭則不爲長子三年者以長子又將以傳重也重者宗子主祭之謂也不祭則無重可傳長子不傳重於庶子之父者庶子不祭之謂也殤與無後者祔食於祖庶子已先不祭其所祔食之祖又安從而祭祔食者哉故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亦所以明其宗也宗明故宗廟嚴而尊祖尊祖故敬宗故曰敬宗尊祖之義也是故宗子庶子皆爲適士於禮皆得立祖禰廟而主祭者唯宗子雖庶子爲下止得自祭禰而不得祭祖故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宗子庶子皆爲下士於禮皆得立禰廟而主祭者惟宗子庶人祭於寢主祭者亦唯宗子故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是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士祭特牲大夫祭則少牢庶子具牲而宗子主其祭雖宗子有罪居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辭猶稱宗子故庶子無爵而宗子在他國其祭之也必宗子死然後告於墓而祭於家猶稱名而不稱孝也由是言之一廟無二祭主故庶子斷乎不祭而宗之義明矣故大宗收族以統於上羣小宗別其庶姓以分統於下旁治昆弟家家而脩之族族而理之周公之所以造周者用是道也

庶子不祭表

余論宗子爲祭主言庶子不祭詳矣然有爵必立廟祭有當用之牲雖庶子不異焉而必宗子主其祭庶子無祭之者且廟有祖禰之異宗有大小之別宗子又有本有廟本無廟之不同其事有歧端如宗庶同爵義見於鄭氏喪服小記注宗庶不同爵義見於曾子問篇孔子之言宗庶不同爵而庶子所得祭者宗子家無廟則寄立廟於宗子之家記注並未見其義崔氏推求爲之說見孔氏疏中又曾子問篇云宗子攝大夫其辭曰宗兄

宗弟宗子鄭氏注昭穆異者曰宗子然則宗子主庶子之祭及庶子所寄立廟必有昭穆異者如宗子穆而庶子昭則庶子之曾祖乃宗子之高祖余竊補其義而都爲之表云

宗庶同爵

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鄭注云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瑤田案此注言繼祖之宗與其昆弟及與其從父昆弟俱爲適士者也鄭注又云凡正體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瑤田案此注言繼祖之宗與其從父昆弟之繼禰者俱爲適士也小記又曰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鄭注云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瑤田案王制云庶人祭於寢祭法云庶士庶人無廟瑤田又案宗子庶子俱爲大夫亦當然祭曾祖者則繼曾祖之宗也

- 祖
  - 禰
    - 宗子爲適士 是爲繼祖之宗有祖禰二廟主祭
    - 庶子爲適士 此宗子之弟祖禰二廟與宗子共不祭
  - 禰
    - 庶子爲適士 此宗子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爲祖庶者祖廟與繼祖之宗子共不祭
    - 庶子爲適士 此宗子從父庶昆弟亦爲祖庶者禰廟與下正共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 禰
  - 宗子爲下士 是爲繼禰之宗有禰廟主祭
  - 庶子爲下士 此宗子之弟禰廟與宗子共不祭

- 寢
  - 宗子爲庶士庶人 薦於寢
  - 庶子爲庶士庶人 不薦

- 曾祖
  - 祖
    - 禰
      - 宗子爲大夫 是爲繼曾祖之宗有曾祖祖禰三廟主祭
      -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之弟三廟與宗子共不祭
    - 禰
      -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爲祖與曾祖之庶者祖與曾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父庶昆弟亦爲祖與曾祖之庶者禰廟與下正共祖與曾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 祖
    - 禰
      -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祖昆弟是下正有祖禰二廟主祭而爲曾祖之庶者曾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祖庶昆弟亦爲曾祖之庶者祖禰二廟與下正共曾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瑤田案王制大夫三廟有大祖廟祭法大夫三廟祖考不在廟數祖考者大祖也鄭氏注大夫有祖考無祖考之別大夫祖考謂別子有祖考者鬼其百世無祖考者鬼其顯考而已祭法云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是易世則遷其顯考而鬼之而祖考在壇祭永不遷也其所遷者雖無主蓋以幣主其神世世鬼之薦而不祭若諸侯之鬼在祧者然諸侯謂始祖廟爲祧但不祫耳是卽鄭氏所謂大夫有祖考者鬼其百世也其無祖考者則壇祭止於顯考及易世遷顯考而鬼之後鬼來遷則前鬼乃止故曰鬼其顯考而已當其鬼時乃前世大夫之顯考鬼之則無考號天子諸侯之顯考易世時則壇祭亦無考號益易世考號止於顯考故鄭氏仍前世之號以號之適士二無顯考鄭亦云鬼其顯考者蒙大夫以上之號以號之然則鄭意周制大夫無論有祖考與無祖考皆不立大祖廟與王制異故其答趙商之問以王制爲雜夏殷禮不合周制也趙商問中有引祭法注云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九字今祭法注所無可知今注爲鄭氏定本與原注又別原注尚參王制說也

宗庶不同爵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瑤田案祭祖禰於繼祖之宗子家或己爲下正而實祖庶則禰廟自主祭而祭祖於宗子家或繼祖繼禰爲二宗則祭於二宗之家又案是祭也卽爲宗子四時之常祭不必又供上牲宗子復自祭之蓋主祭者士而用大夫之牲所以貴祿又所以重宗是一廟止一祭主而常祭亦無二祭祝必稱爲介子者以士無是牲不明白之是僭也如此則庶子不祭以明其宗其義微矣

- 祖
  - 禰
    - 宗子爲士 是爲繼祖之宗有祖禰二廟主祭
    -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之弟祖禰二廟與宗子爲士者共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 禰
    -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爲祖庶者祖廟與宗子爲士者共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父庶昆弟亦爲祖庶者禰廟與下正爲大夫者共是下正本有上牲庶子不祭亦不供牲禰廟與下正爲士者共祖廟與宗子爲士者共供上牲於下正及宗子之家下正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宗庶不同爵寄立曾祖廟

曾子問篇孔氏疏云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二廟庶子是宗子親弟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大夫得祭曾祖廟己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若己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案宗子爲士家有祖此言寄立誤也亦宗子爲祭也若己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己家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己亦供上牲宗子爲祭瑤田案繼曾祖之宗爲適士其家但有祖禰二廟無曾祖之廟此庶子爲大夫者當立曾祖廟然爲曾祖之庶不得主祭卽其身自爲祖禰之適是下正亦謂之庶與身爲祖禰之庶者同不得主曾祖之祭則當寄立曾祖廟於繼曾祖之宗子家供上牲而宗子祭之也

- 曾祖 庶子寄立廟於宗子家
  - 禰
    - 宗子爲士 是爲繼曾祖之宗得主曾祖之祭而不得立曾祖之廟者也但有祖禰二廟主祭
    -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之弟祖禰二廟與宗子爲士者共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又寄立曾祖廟於宗子家亦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 禰
    -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爲祖庶又卽曾祖之庶者祖廟與宗子爲士者共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又寄立曾祖廟於宗子家亦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父庶昆弟亦爲祖庶又卽曾祖之庶者如下正爲大夫則祭禰供牲寄廟耆下正爲之已爲庶子不祭矣若禰廟與下正爲士若其祖廟與宗子爲士者其供上牲於而家下正與宗子祭之庶子不祭又寄立曾祖廟於宗子家亦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祖—禰—庶子爲大夫
禰—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祖昆弟是下正有祖禰二廟主祭而爲曾祖之庶者乃寄立曾祖廟於宗子爲士者之家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此宗子從祖庶昆弟亦爲曾祖之庶者如下正爲大夫則己爲庶子不祭宗若禰禰之廟與下正之爲士者共供上牲下正祭之庶子不祭又寄立曾祖廟於宗子爲士者之家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宗庶異昭穆者

瑤田案條目與前略同不具列載寄廟供牲發其凡而已

庶子之曾祖寄立廟於宗子家—庶子之祖寄立廟於宗子家—宗子祖庶子之禰—宗子禰—宗子爲士有祖禰二廟主祭
—庶子爲大夫

宗子之祖爲庶子之禰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宗子之曾祖爲庶子之祖宗子之高祖爲庶子之曾祖庶子家無廟寄立二廟於宗子家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庶子不爲長子三年述

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以父庶爲斷也大傳喪服小記皆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宗子也非庶子也我爲小宗乃禰之正體長子與我爲一體是正體於上將來卽爲繼祖之宗是又乃將以傳重也承傳重言而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者謂長子不繼祖也反傳重之言猶云不傳重耳此喪服傳文義較然者也大傳則承庶子不祭言而曰不繼祖者謂庶子不繼祖也不繼祖之云所包者廣兼大小宗言之故下文卽徧陳宗法見庶子既非大宗亦非小宗故不祭亦不爲長子三年也不繼祖固有繼禰者不繼禰則必無繼祖者故言不繼祖既得包大小宗尊亦得包不繼禰而小記必兼言之而曰不繼祖與禰者恐人疑不繼祖之云或容有繼禰者收增禰字以破之也鄭氏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此對上正爲宗子言之宗子而外皆庶子故不得祭於上正所主祭之廟若在下正廟中則於上正無與也爲此廟中所統之宗子則主此廟之祭其長子爲此宗子之子將傳重者傳此主祭之重而安得不爲之三年乎言各有當事非一端如必以繼禰而不繼祖者泛而稱之曰庶子則繼禰者爲小宗一語爲有宗之名而無宗之實既立之爲小宗而猶稱之曰庶子又爲有宗之實而無宗之名名實二者舉無所據先王制禮不如是也人道親親自小宗始小宗有四自繼禰之宗始親親之殺則繼禰者爲隆由是而繼祖而繼曾祖而繼高祖則其所漸殺焉者也故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故曰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隆殺之義輕重之名所隆所重恆主於禰然則庶子不爲長子三年者信乎其爲不繼禰也其曰不繼禰者則屬文之法肆業及之其義自見亦求乎其言之當而已矣

宗法述

余著宗法表以明宗之法詳矣或者謂宗法通於天子大小諸侯書言中宗高宗則天子稱宗之事詩言君之宗之則諸侯稱宗之事余曰天子諸侯之稱宗非宗法之謂也宗法載大傳及喪服小記列其節目明其指歸有大宗小宗之名有遷與不遷之別又爲之通宗道之窮究立宗之始此所謂宗法也宗法者大夫士別於天子諸侯者也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矣使無宗法則支分派衍無所統諸侯將無以治其國天子將無以治其天下故宗法者爲大夫士立之以上承夫天子諸侯而治其家者也若夫太戊之稱中宗傳以爲殷家中世尊其得也武丁之稱高宗傳以爲德高可尊也皆與宗法無與至於公劉之詩雖毛氏傳以謂爲之大宗而鄭箋則曰羣臣尊之所以易傳者以國君尊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不當有大小宗之名也故毛氏於板之詩亦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而鄭箋亦易之以爲大宗王同姓之適子同姓之適子所謂繼別爲宗者也王子爲大夫亦別子也若天子諸侯則固絕其宗名矣惟宗子維城鄭氏以爲王之適子蓋宗者主也卽震之彖傳所謂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春秋傳里克所謂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而士蔿以爲脩德以固宗子者也皆非宗法之謂祭法有虞氏宗堯夏后氏宗禹殷人宗湯周人宗武王此祭上帝於明堂尊之以配食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金輔之明堂考言宗祀之名昉于六宗而據夏侯尚書說六宗上下四方之神蓋宗之言尊也凡有所尊皆可曰宗孟子稱滕之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謂兄弟之國尊之豈得以宗法例之哉

宗法表支庶旁行褏上及祖遷宗易提要圖

宗法前表之明辨晳矣兼又詳說之恐閱者以其煩碎未易卒業也今撮舉大要圖以明之蓋大宗縱列至於禰爲直行自禰等而上之爲直上支庶小宗縱列亦然每世昆弟橫列爲旁行其支庶不繼祖與禰者等而上之承其祖禰爲褏上昆弟之子無論適庶視其世叔父亦爲褏上

一世別子爲祖
二世繼別爲宗
三世繼別爲宗
四世繼別爲宗
五世繼別爲宗
六世繼別爲宗

二世弟不繼別　昆弟橫列爲旁行不爲後者上承其父爲褏上
繼禰小宗
繼禰而上繼祖小宗
繼禰而上繼曾小宗
繼禰而上繼高小宗

三世弟不繼禰　昆弟之子上視世叔父亦爲褏上
繼禰小宗
繼禰而上繼祖小宗
繼禰而上繼曾小宗

四世弟不繼禰
繼禰小宗
繼禰而上繼祖小宗

五世弟不繼禰
繼禰小宗

六世弟不繼禰

諸繼禰小宗詳前表此圖省後放此

二世 季弟 別不繼 繼禰 小宗 繼禰 而上繼祖小宗 繼禰 而上繼曾小宗 繼禰 而上繼高小宗

前表每世昆弟只譜兩房本與支分出之義已見爲祖遷宗易之理亦具於兩房中然繼別者百世不遷不繼別者五世則遷兩相比較祖遷宗易不能部目

直尋今增列三房一行其繼禰祖曾高四小宗與二房通一無二則兩房庶元孫各宗其繼高祖之小宗而祖遷宗易姓別成單之義曠如指掌矣

按此圖以二三兩房分觀之其六世之孫等而上之各祖其二世之高祖是爲祖遷於上六世之庶孫亦各宗其其高祖之適孫是爲宗易於下至小宗有四在各房中序而宗之秩然不紊有如此者爾後七世之孫又名祖其高祖其高祖則三世遞遷之祖其繼高祖之宗則七世遞易之適孫世世遷之易之以垂無窮也

宗法表補義

余著宗法表曰宗之道兄道也大夫士之家以兄統弟而以弟事兄之道也其所爲表義確而言詳或乃就余獻其疑余曰無疑也世以不杖麻屨章世父母叔父母一條言昆弟無分者以明之其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無分此蒸以父子夫妻之一體取譬昆弟之一體以明昆弟之無分也又曰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西宮南宮北宮異居句蓋言昆弟無分而有不得不分者以昆弟各有其子義當各私其父若皆同居不分其何以辟子之私故昆弟不得不分東西南北之宮以異居萬不能如父子夫妻之一體必無分也異居下又曰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此言昆弟雖異其居而必當同其財故衆昆弟之有餘財者必歸之適昆弟其不足於財者則資之適昆弟夫是故雖異居也而猶然同財是昆弟無分之義也吾謂宗之道兄道也是其例也乃鄭氏注歸宗資宗二宗字則曰宗者世父爲小宗典宗事者以小宗屬之世父與上文昆弟無分之旨大相齟齬而於吾所謂宗之道兄道也者扞格而不通矣此之不可不辨也又或以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一條重言以明之其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据此言女子子適人者之小宗亦以適昆弟爲宗與我所謂宗之道兄道也同其條貫是又例之旁穿交通無可獻疑者也或曰同禰衆昆弟容有先繼禰之宗而卒者其子得不以世父爲典宗事者乎曰此隨時變義事所必至理有固然不可爲典要今以立宗之始言之則昆弟無分異居同財此經乃宗法之義例今人說書不首正義而糾纏變義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如以變義云則四小宗中人多而事錯出處處請析其疑不知費幾許辭矣

皇清經解卷七之七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七之八

禮記注疏考證　學海堂

天台齊侍郎召南著

原目

檀弓上第三疏此檀弓在六國之時云云○按檀弓與子游同時非六國時人也作檀弓記者則六國時人有仲梁子之文可証耳疏此字下似脫記字檀弓下似脫者字

冠義第四十三疏此於別錄屬吉事○按劉向別錄此與昏義射燕鄉飲酒並云屬吉事以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爲據則飲食昏冠賓射饗燕並屬嘉禮士冠禮篇鄭目錄曰冠禮於五禮屬嘉禮是也

卷一

曲禮上曲禮曰注疏是引儀禮正經○按古人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故賈公彥疏曰儀禮亦名曲禮言曲者見行事有屈曲也此文是作記者引舊禮經之語說見後文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疏

祭祀不爲尸注然則尸卜筮無父者○按此注下無疏少牢饋食禮筮以某之某爲尸注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賈疏曰曲禮言父在不爲尸然則凡爲尸者父皆死矣死者當諱其名故云字尸父尊鬼神也可爲此句確疏

卷二

將適舍求毋固注周禮土訓辨地物原其生以詔地求句其類句○按周禮本文至地求絕句其類二字鄭所增加以概其餘也孔疏自明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疏其侯伯立當前疾胡下地○按大行人本文祗云立當前疾注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則此文胡下地之上應有拄字與下文同

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辨殽注疏案特牲少牢云云○按特牲饋食初舉肺脊以授尸尸三飯告飽注曰禮一成也佐食舉幹尸又三飯注曰禮再成也舉骼尸又三飯注曰禮三成也舉肩注曰不復飯者三三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綒而前始終之次也此應云初食脊次食幹次食骼後食肩

卷三

君言不宿于家注聘禮曰君有言則以束帛如饗禮○按君有言當作若有言玩疏則知注引聘禮原文不誤而刊本傳寫以若與君字形相近而訛也

子不可以爲父尸疏故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云云○按毛詩旣醉疏引石渠論曰周公祭天以太公爲尸此又一證也

卜筮不過三疏九曰筮旅謂筮可致師不○按周禮簭人掌九簭九曰筮環賈疏曰環與環人字同此疏作旅傳寫之誤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疏熊氏曰此文誤當以周禮注爲正○按此文當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鄭旣引此文以注齊右則鄭時禮記本未誤也鄭以後之本始誤倒其字句而熊氏正之

注疏穀梁傳云曹公子手僂同時聘齊○按此文曹公子手僂句上脫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衞孫良夫跛三句十四字孔疏引書未有割裂無理至此者也其爲刊本誤脫無疑

卷四

天子之五官注此亦殷時制也疏然天官以下殷家六卿○按殷家之上當有卽是二字疏意言殷亦以五官配大宰爲六卿也鄭注謂五官是殷制亦非鑿空史記周本紀古公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此郎本大雅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之文以爲說耳若左傳言職官五正則殷制之明驗也

卷五

上蹌蹌庶人僬僬注衆介北面鏘鏘焉○按鄭用聘禮記文當云衆介北面蹌焉玩此下疏亦作蹌焉則鏘鏘二字並誤也

卷七

殷士也○按周人而用殷制必是周之喪禮本兼二代而聽人所爲不然弟子不可違制以尊師使陷於不義也儀禮存夏祝商祝之名周官大卜存夏商之易然則周禮之兼用二代者多矣

卷八

仲梁子注魯人也○按仲梁子是六國時魯人詩定之方中注引仲梁子正義曰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卷九

大夫弔疏廟門謂殯宮門也○按此廟門卽寢門賈疏曰士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爲廟也

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按國語作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穆公曰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與此文所記不同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疏此云拜稽顙或舉殷禮○按拜字讀斷言拜而必用稽顙者其義如是疏非也

卒哭曰成事注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按士虞記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鄭以三虞之文測卒哭之制當是一例耳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注卒哭吉祭○按士虞記賈疏云卒哭爲吉祭者喪中自相對若據二十八月後吉祭而言則禫祭以前總爲喪祭也

卷十

陳乾昔寢疾疏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按此引晉趙文子及魯孟孝伯兩事也孝伯上脫魯孟二字

則豈不得以句 其毋以嘗巧者乎句 則病者乎句 ○此鄭讀也按今讀則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十二字爲句蓋鄭以毋字爲毋音而今讀如字也又一讀則豈不得句 以其毋以嘗巧者乎亦通

卷十二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疏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按晉文侯當作晉文公下文引崔氏言不得專殺故執衞侯歸之於京師文公事也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注疏按詩曰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注又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按鄭此注與詩箋異魯頌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孔疏引箋稍加裁截文義未明

卷十三

史以獄成告於正注正于周鄉師之屬疏案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按鄭注賴疏始明據疏則鄉師之屬鄉師二字當分讀猶云鄉士之屬士師之屬也地官鄉師職雖有掌其刑令糾禁聽其獄訟之文孔知鄭必非誤引者以下節注周禮鄉師之屬云云直引秋官鄉士及遂士縣士朝士職文也

九十日有秩注有常膳○按周禮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注引此文賈疏曰謂日月有秩膳卽此經秩酒是也但秩酒祇秩膳中一事耳

卷十四

月令昏參中旦尾中疏皆大略而言不與歷正同○按孔疏引三統元嘉二歷以正昏旦中星不同是也但云不與歷正同其說未暢夫月令之中星不同堯典猶之三統元嘉不同月令此則歲差使然唐宋以來又去元嘉遠矣

祭先脾注疏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乃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按春祭脾夏祭肺秋祭肝皆祭其所尅季夏祭心則祭其所生冬祭腎則祭其所旺許愼據此篇四時所祭卽配五行所屬康成駁之是也

蟄蟲始振注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按前志猶云驚蟄正月中雨水二月節至續志始移雨水於前則劉歆之後始改易也春秋疏乃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不幾於兩疏自相矛盾乎

卷十五

昏弧中注弧在輿鬼南○按注曙差弧在井南其去輿鬼稍遠故疏云實當井之分域也大衍歷議云斗井度長弧建度短故以正昏明

又注疏尙書所舉星者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按凡星中俱指午位在中孔疏之說非是

天子乃鮮羔開冰○按月令藏冰較豳風先一月頒冰較周禮左傳先兩月

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注疏色如鞠塵○按鞠塵應作麴塵周禮賈疏曰鞠塵不爲麴字者古通用又按內司服所掌王后六服有鞠衣是王后親蠶之服此則薦於神坐者也衣色則一所用則不同

卷十六

乃命百縣雩祀疏百縣謂諸侯也○按諸侯雩祀百辟卿士自

不待言此百縣似專指畿內言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注曰百縣鄉遂之屬則鄭明指畿內矣疏似差

其祀門注秋陰氣出句祀之於門句外陰也句○按此文對春祀之於戶內陽也門戶本通稱旣對舉分為春秋二祀則戶屬在內者門屬在外者

卷十七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疏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云云○按仲春上丁釋奠無疏據此文則亦取學者道藝成就之義也

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按壤字當作壇屬上句讀周禮大馭賈疏引此注作為軷壇是也又本節疏可證各本因壇壤字形相近而誤耳

固封疆注今月令疆或為壟○按蔡邕獨斷作固封璽蔡所據月令本卽鄭所謂今月令也

臘先祖五祀疏此等之祭總謂之蜡云云○按祭蜡與息民似同而異息民亦可謂之蜡禮運之仲尼與於蜡賓雜記之子貢觀蜡是也蜡在前息民在後郊特牲之言蜡以皮弁素服而祭言息民以黃衣黃冠而祭是也詩檜風疏足與此疏相發明又下文勞民以休息之應與臘先祖五祀句相連正言息民也疏特以鄭注間隔遂另分為節耳

卷十八

大祝裨冕注則大夫疏以天子大祝是大夫云云○按經文是舉天子以例諸侯故有大宰小宰此大祝卽周禮之大祝無可疑者

親聲三注聲噫歆警神也疏古人發聲多云噫○按如疏所言是噫歆二字亦想當然之辭但漢去古近康成必有所據旣夕篇商祝聲三注云舊說以為聲噫興也士虞記祝升止哭聲三注云聲者噫歆也則固繫聲言之矣

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五大夫典事者疏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按此疏甚確三卿亦謂之三官左傳所云三官書之是也五大夫謂之五官此文是也

卷二十

文王之為世子也注題上事○按此與教世子及周公踐阼當是古人竹簡記事之後自標識其目鄭注是也

夏誦夏弦大師詔之○按大師卽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者鄭注不言以可知也誦謂樂歌卽大師職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也弦謂以絲播其聲以六律為之音也

卷二十二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注終於南呂疏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市○按當作至南呂而畢蓋終於南呂此司馬遷劉歆班固之說而康成所本也若終於中呂則京房之說非康成之意故下文備引京房律呂相生本末以辨其異因各本並同姑仍之而識於此

卷二十三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注木路翦繁鵠纓○按翦巾車本文作前注讀為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與革路同也此疏但引巾車本文證之而未解明翦繁鵠纓之義

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注五升曰散○按鬯人職事用散注謂漆尊也無飾曰散則形制亦異於爵之飾以玉矣

卷二十四

為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按郊特牲疏曰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復求神於廟門之內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之西室禮器言為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但以經文推之此句亦似指本日求神於門內之祊蓋以門內對廟中言則為外也下文言於彼乎於此乎正見祭時無所不求之意

卷二十五

諸侯不敢祖天子注疏文三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按宋祖帝乙先代之後自無可疑鄭祖厲王此卽僭禮之實疏謂有大功德云云非也謂有大功德卽可立天子廟此魯人僭祀文王之飾辭也

尊賢不過二代疏○按疏所引左氏說古說也襄二十五年傳曰封諸陳以備三恪杜注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杜所說與古說及鄭不同

卷二十六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注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按鄭所據以為魯禮者以此文衮象天異於周禮天官司裘春官司服之大裘下文乘素車又異於春官巾車之玉輅以祀也然經文明言王被衮是天子禮矣魯侯其可稱王乎禮文殘缺作記者考據未審猶自可言若疏謂魯公得稱王者作記之人旣以魯禮而為周郊遂以魯侯而稱王也此必無之理也

饗農及郵表畷注詩云為下國畷郵疏今毛詩作綴旒○按今毛詩作綴旒此疏畷字誤也鄭所據當是齊魯韓之詩也

八蜡以記四方注四方方有祭也○按鄭引此文以解大宗伯而誤云祀四方賈疏云祀字誤也又按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與小雅以社以方來方禋祀相合故鄭以蜡解之

卷二十七

睇視注易曰明夷睇于左股○按鄭所據易本往往與今易不同如明夷六二夷于左股夷傷也鄭作睇則為斜視之義

卷二十八

凡養老疏此一節皆王制文記者重而錄之後人雖知其重因而不去愼疑不敢刪易也○按王制作於漢文帝時在記中諸篇最為後出則此一段係內則本文而王制引之也疏特以禮記篇第王制在前故云然耳

糝取牛羊豕之肉云云○按此節雖居肝膋之前實不在八珍數中糝與下文酏相對也注自明

卷二十九

以退○按此二字當連上文禮已三爵而油油為句疏特以有注斷之非也注油油說敬貌五字當在本文注上

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按諸侯緌當用繢則非純朱而有雜采然皆正色也魯桓公始用閒色之紫故記之注非也又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朝服不當用縞以其變古故記之注亦謂僭宋王者之後亦非也朝服當元衣素裳若其視私朝當服元端

卷三十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疏則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告廟之後則服之○按文義當作告廟之後則不服之刊本

相沿誤脫不字耳秦風錦衣狐裘疏曰諸侯在天子之朝乃服狐白歸國則不服之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服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足以證此文脫不字矣

卷三十三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按舅姑卽夫之所生父母也仍稱舅姑者其辭窮也猶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期亦仍稱父母也

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疏庾云謂諸主要記○按庾云之下似有脫文以下文推之則解主喪者以子爲父臣爲君妻爲夫孫承重爲祖卽庾蔚之說也盧植謂其子孫皆不除則失之過蕭望之獨謂子則失之不及故皆不如庾說也諸主要記四字亦必有誤

卷三十五

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按然字須略讀猶言能若是也

祭左右軌范乃飲[注]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按此條孔疏甚明軾前之軓車旁者凡亦作軓范周禮及此文是也轂末之軌車旁者九詩邶風及考工記中庸之文是也疏謂濟盈不濡軌軌字與此范字音同則非矣刊本於注祭軌乃飲及軌與范聲同並誤作軌字

卷三十八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按史記集解引鄭注云揚鉞也似古本有此注又按疏引皇氏云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則以揚作虛字但詩言干戈戚揚揚戚皆斧之屬則解作舞器爲順干揚猶言干戚弦者琴瑟歌者人聲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注疏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按武仲州卽左傳魏武子犨莊子降卽絳獻子荼卽舒也古今字不同耳

卷三十九

宋音燕女溺志○按宋無風而子夏與鄭衞齊並列或是但論四國之音不涉詩篇也注及疏並無明訓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音義]按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按薊卽燕黃帝之後卽召公陸氏此說甚確爲先儒所未及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疏]○按疏先引熊氏祭統君執干戚就舞位之說此鄭注之正說也次引皇氏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說則鄭注之旁說也但鄭斷句從天子起實屬牽强疏謂皇氏說勝熊氏蓋亦疑注之未可信矣若斷句從王肅所以皇氏說爲正解則經義自明

宜歌商[注]商宋詩也○按商卽指宋人所傳之商頌詩長發疏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詩也而樂記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

卷四十

載以輲車注輲讀爲輇或作槫[王]蜃輇聲相近○按周禮遂師注云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賈疏引此注曰輲讀爲輇或作輇是賈所見禮記注本異也儀禮既夕記納車於階閒注云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是鄭所見本不同也但槫字應从木从專各本並从專則誤耳又後人稱輲車音而則因輲字而誤也

卷四十一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疏]先師解此凡有三義案聖證論云范宣子之意云云○按三義卽范宣子及賀瑒庾蔚之三說而孔氏斷從庾說也聖證論是魏時王肅所撰以難鄭學者范宣子卽東晉范宣在肅之後肅何緣得引之後文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疏引禮論范宣子申云可知此文聖證論三字係禮論二字之訛也

主妾之喪則自祔句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句○按祔必自爲以尊祖也練祥使其子主之異正嫡也此謂攝女君之妾故曰主妾之喪若凡妾則不得爲主皆使其子自主之而已疏甚分明

端衰喪車皆無等[注]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按此文則斬衰之服貴賤一致與中庸孟子正合此先王之定制前經所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非也當以此文正之

實見閒而后折入[音義]見音閒襇之閒棺衣也○按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音義云見音賢偏反與此音略異疏引既夕注見棺飾也元文又云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解見字爲最明惜不全引之

弔者卽位於門西東面○按諸侯喪禮僅存此經言弔含襚賵及臨數節耳鄭注士喪禮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於位云擯者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又注擯者出告須以賓入云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卽約此經語以補士喪禮也

卷四十二

雜記下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注疏]與前與後祭同但尸尊故出舍云之宮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已之異宮耳○按此疏字句有誤當云與前與祭同但尸尊故出舍公之宮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已之異宮耳前與祭卽指上節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也故出舍公之宮館異於上文如同宮則次於異宮也刊本相沿與前與祭同句誤衍後字公之宮館公誤作云遂不可解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按左傳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使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注曰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疏曰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禮也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言也雜記据喪祭故進用一等士喪禮士遣奠用少牢是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減之謙也按此疏甚明可移以解此文

鬠巾以飯[注]士親飯必發其巾○按鄭据士喪禮布巾環幅不鑿之文也彼注云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賈疏引此記及注以證巾之不鑿孔疏不引士喪禮何也又下節說冒之義士喪禮於冒之形制頗詳孔疏亦不引之

卷四十三

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疏按周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注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飯行聘享之事○按周禮當作聘禮周禮無此文也飯行聘享之事當作非行聘享之事賈疏曰於

是可以凶服將事者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凶服受之其在行聘享則著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玉不麻也

士喪禮于是乎書（注）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按此注下無疏此士喪禮當晏考正儀文異於鄉大夫處若儀禮士喪禮篇恐是自古所傳非至此時始書也故儀禮注疏並不云是孺悲所傳

卷四十四

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疏）君於士句 大夫士自相於句 無服友恩者句 則亦皮弁服襲裘句 無弁絰也句 ○按無服友恩者當作無朋友恩者朋服二字以相近而誤蓋君於士也大夫於大夫也士於士也其用皮弁服襲裘並同所異者有朋友之恩則加弁絰無朋友之恩則無弁絰也

設牀襢第有枕○按疏讀設牀襢第爲句有枕連下含一牀非也鄭注士喪禮引此文以設牀襢第有枕六字爲句又引含一牀三句於義甚明

卷四十五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表謂之一稱○按士喪禮褖衣鄭注引此記而倒其文云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禪謂之一稱於文義更爲明白禪衣亦曰明衣士喪禮曰明衣不在算注云算數也不在算明禪衣之不成稱也

齊三采疏絳黃色也○按既夕齊三采注云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之上蕤矣以三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則此疏云絳黑黃者非也

大夫柏椁○按左傳定元年魏獻子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疏曰卿葬於禮用柏椁可爲此記之證

卷四十六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疏其王社所在云云○按晉太康中詔并二社之祀傅咸上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耤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殊報異此社之所以有二也摯虞又据周禮大司徒及封人以證二社之明文蓋晉世從王肅說欲并二社故諸儒駁之疏引崔氏謂王社在藉田則傅咸已先有此說矣

卷四十八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按公桑蠶室在北郊內宰注云婦人以純陰爲尊是與藉田之在南郊陰陽相對之義也故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又按天子藉田在南郊諸侯在東郊后及夫人之公桑蠶室並在北郊此禮說也何休公羊傳注乃謂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又似藉田並在東郊公桑並在西郊者蓋何說未可爲典要也

卷四十九

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音義從夫人絕句一讀以從字絕句○按此則音義與疏句讀不同疏讀宗婦執盎從句 夫人薦涗水句

舞莫重於武宿夜（注）武曲名也（疏）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達旦因名焉○按此即大武樂之舞曲也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此宿於商郊之明證也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會朝清明則士卒歡樂歌舞之明證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注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按特牲饋食禮祝迎尸於門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賈疏曰此士禮賤無君道亦以尊尸不親迎之則成尸之道尊也又按大司樂律出入奏肆夏然則大祝迎尸入門奏肆夏矣

卷五十

經解○按以六籍爲經其名目始於此周易疏論誰加經字曰子夏傳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不知誰始案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此篇是後儒所記本非孔門諸弟子所爲或是秦漢間人撰述未可知也

卷五十一

孔子閒居夙夜基命宥密（注）基謀也（疏）基始也○按疏與注說不同疏据毛詩箋也昊天有成命傳云基始也箋云夙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也鄭箋詩在注禮之後爲說尤精故疏不据此注而据彼箋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注）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按鄭讀湯齊爲躋讀日齊爲齊與詩不同陸氏釋文已言之矣但長發箋云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則讀湯齊如字也解日躋云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則讀日齊爲躋字也當是注禮時誤讀及箋詩之後又不及追改耳

卷五十二

凡事豫則立（注）一謂當豫也○按注甚精所當豫者誠是也疏云一謂豫也非注之意

卷五十五

彼都人士（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按當作三家則亡謂齊魯韓三家詩並無此首章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引行歸于周二句服虔以爲逸詩見詩疏

葉公之顧命曰○按此篇子曰皆公孫尼子記錄之詞自爲編次非孔子時語也葉公沈諸梁之卒在孔子後本文述其顧命可以證矣

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注疏）按世本及汲冢古文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按咸陽二字當作陽城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是也陽城對偃師言則亦爲西矣

詩云昔吾有先正（云云音義）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按陸氏說是蓋逸詩散見傳記者未必即是節南山之逸文也誰能秉國成歐陽修謂孔子刪能字

卷五十六

奔喪遂行（注）哭則遂行者不爲位○按奔喪之禮皆不爲位爲位者禮之權也惟有君命之事未得即代者則爲位下文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是也疏甚明爲位及成服互文也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疏）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云云○按使事未了有二其一使者未出國境在途聞喪則徐行而不反則春秋宣八年經書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公羊傳曰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休注曰聞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者爲君當使人追代之然則君果使人追代則不待成服而即奔喪矣若不使人追代猶當不反也其一使者已入所聘之國正當行禮而聞喪則聘禮云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眾介先衰而從之是也

卷五十七

服問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按本文四段孔疏於大傳尤明有從重而輕舅之子亦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娣姒亦是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嫂叔亦是也經但隨舉一條以例之

卷五十八

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按經言二十五月實則二十七月故前篇開傳孔疏曰中月而禫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禫即据鄭注士虞禮之文也

投壺司射奉中注士則鹿中也疏按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按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注云國中燕射也皮樹獸名於郊大射也閭獸名如驢一角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然則諸侯之中隨事而異大夫與士則惟用兕與鹿耳

卷六十一

見於母母拜之○按士冠禮冠訖未字先見於母字訖乃見兄弟等此文見母見兄弟俱在已冠而字之下不分先後此因拜字類涉賈疏曰記人以下有兄弟等皆拜故退見母於下使與兄弟拜文相近也

鄉飲酒之義○按孔疏言鄉飲酒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春秋習射一年再飲者也四則黨正十二月蜡祭一年一飲者也詳見篇目下與論語所云鄉人飲酒者不同此篇是解鄉飲酒禮之義但鄉飲酒禮專言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之事此記則兼及黨正之飲酒而其餘二條禮亦不異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注君子謂卿大夫士也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按疏則注當云君子謂卿大夫也士字衍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以篇目下疏及賈疏推之又當作鄉大夫士

四面之坐○按儀禮乃席賓主人介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獨於遵不言坐處遵坐東北類此記以明之

六十者坐云云注○按注惟此一節爲黨正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事此儀禮本文所無者

卷六十二

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按賓之初筵疏曰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澤宮乃行大射即此記之義也

燕義升成拜疏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敢輒拜禮殺也○按儀禮注原文云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此文賓字當作實以字形相近而誤敢字則衍文也

席小卿次上卿○按燕禮但言卿不分別上卿下卿惟獻諸公當先於卿但大國之孤本不常設而三卿中自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異席當不同以大射禮準之則燕禮言卿之文不備賴有此記以明之也又按燕禮獻卿獻大夫獻士庶子之後尚有獻左右正與內小臣一節此不言者省文從可知也

卷六十三

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注疏上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按此疏甚精王制謂諸侯於天子亦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與大行人所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者不同但諸侯使卿聘於天子大行人所謂時聘殷頫者時聘既無常期殷頫即一服朝之歲似其禮反疎於邦交第時聘殷頫必使其卿而不使大夫爲尊敬耳大行人又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天子之禮於諸侯者如此其勤而諸侯之禮於天子顧不如邦交之數何哉王制出漢諸博士之手或亦疑及於此未可知也疏謂王制本文襄之法說本王制鄭注

以圭璋聘重禮也○按此卿大夫所執之圭與諸侯親行所執之命圭不同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命圭也又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注云大夫衆來曰頫寡來曰聘賈疏曰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其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穀蒲之文直瑑之而已然則諸侯朝覲所執者命圭亦曰介圭韓奕之詩言韓侯入覲以其介圭是也卿大夫聘所執之圭瑑圭也玉人所謂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儀禮疏謂臣所執皆降其君一等是也

已聘而還圭璋疏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按本文所云圭卿大夫所執之瑑圭也聘禮畢即還之若其享時所用之璧琮則受之此以圭璋對璧琮則執以聘者爲禮而奉以享者爲財也疏言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而不歸者此又以命圭親執以朝者對享禮之瑑圭璋言則親執以朝者爲禮而享禮之圭璋爲財也子男以璧琮對琥璜亦然

皇清經解卷七之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七之九　　學海堂

大學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大學之道○陸德明禮記釋文曰大舊音泰劉音直帶反　杜佑通典禮第十三卷引大學篇古之欲明明德以下八句自注云大學爲上庠大讀爲泰　阮峻禮記條除云學記云大學之法大學之禮大學之教並指學宮言之此大字宜從舊音

按七錄有劉昌宗禮記音五卷所云劉氏蓋昌宗也韻書十四泰大字徒蓋切與直帶音同三十八箇大字唐佐切與馱音同未嘗有音直帶切者道字上去二讀凡訓理訓路上聲訓言訓由訓治去聲此道謂當然之理宜作上聲今俗讀大爲直駕讀道去聲靁同附和莫有覺其非者四書內若此之類不勝枚舉即如下文善字毛晃謂善惡之善上聲彼善而善之去聲又如靜字宋以前韻書並祗疾郢一切黃公紹韻會始重收檢部蓋非其正音也今讀在止於至善定而后能靜亦多以善與靜爲去聲者此皆方俗差失非有關于音讀異同乃方開卷之首已一言而再誤可嗤孰甚附舉之統例其餘

在親民○程叔子改定大學本曰親當作新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大學之親民當爲新金縢之新迎當爲親皆傳寫之誤　衛湜禮記集說雪川倪氏曰伊川讀親爲新以下文作新民爲證然先儒皆不敢改也蓋於民言親自有義親近也愛也書曰民可近親近之義也孟子曰親親而仁民親愛之義也聖人爲

民父母視民如子推愛子之心以愛民不止近之而已中庸曰子庶民此篇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又曰此之謂民之父母皆親民之義又錢塘吳氏曰親民者德明而民親也孟子對滕文公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先言人倫明於上次言小民親於下而後告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由孟子之言觀之則親與新之意可見矣孟子所謂人倫即下文君仁臣敬子孝父慈交信者是也大學以明明德言孟子以明人倫言至於論民之親初無異辭又何疑焉　徐愛陽明傳習錄曰作新民之新是爲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作字却與新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于新字皆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俊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親民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崔銑士翼曰古人字簡通用親新其互行與今必曰親非新也孟子謂於民仁之而弗親何爲混其施也

按舜典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教之設所以親民乃有虞氏創立大學之始規也合孟子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言之此親字實似不必更改但其所謂親者蓋令民自相親非君上親愛之亦非民之親近君上也孟子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言親長之事亦極之於平天下孟子所言謂即以釋此經可矣孔氏舊疏訓親爲親愛於民倪徑崖氏之郎以其矛陷其盾耶吳氏別引學記之言謂近者悅服遠者懷之是所謂小民親於下者親字亦復看錯

知止而后有定節○張參開元五經文字序例曰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借后爲後大爲太之類　物觀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后作後下皆同　曲禮儀若思正義引大學定而後能靜三句后皆作後　司馬光溫公文集答韓秉國書引全節文五后字皆作後

物有本末○唐石經禮記本字作夲下皆倣此　五經文字曰說文本從木一在其下今經典相承隸省作本

按夲土刀切說文進趣也從大十大十者兼十人也雖筆畫小變于音義則大殊今之不從乃由宋嘉定時柯山毛居正讎較改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節○孟子人有恆言疏引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　司馬溫公集論治身治國所先疏引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正其心○呂祖謙易說引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

按引經之例宜有省不宜有增孟子疏少三者字省文也治齊修上各多必字司馬氏呂氏引之亦各多必字豈所據本有別歟朱子謂此書傳文多與孟子合者故知其成於曾子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觀此與所厚者薄等語則于經文已然

先脩其身○禮記正義本脩字作修下皆同　李仲文字鑑曰脩長也修飾也經典以脩短之脩爲修飾字誤

按今四書凡修字俱從月作脩或古原通借或後世傳寫譌未可定而其字義各殊非僅變體者比故偶因其初見識之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述古之欲明明德以下八句悉與大學同至先正其心下云欲正其心者無爲不善而怨人疑其閒有脫誤

先致其知○釋文曰知如字徐音智下致知同

致知在格物○鄭康成注曰此致或爲至

物格而后知至節○李翺文集復性書引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　昭明文選江淹雜體詩李善注引國治而天下平亦略去后字

壹是○山井鼎七經考文曰古本壹作一

克明德○尚書古文作㫉明悳　吳棫書稗傳考異曰大傳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　陳櫟四書發明曰康誥曰克明德愼罰此只取上三字乃引經活法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二字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尚書古文甲字作[illegible]命字作[illegible]　釋文曰顧本又作顧同　鄭注曰諟或爲題　孔穎達尚書正義曰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虞書堯典篇克明俊德古文俊作畯　釋文曰峻徐音俊又私俊反　荀子正論篇引書克明明德注以多方罔不明德愼罰證之非　史記五帝紀能明馴德徐廣注曰馴古訓字　漢書平當傳堯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三國志陳思王植傳堯之爲教先親後疏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俱同大學峻字

湯之盤銘曰○李昉等太平御覽器物部引禮記盤字作槃

苟日新○歐陽詢藝文類聚引禮記曰湯之盤銘德曰新又曰新　陸贄奏議集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宋史田錫傳錫上御屏風序引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詩曰○禮記正義本宋刻九經本皆作詩云　高拱問辨錄亦作云

其命維新○正義本唐石經本皆作惟新　王應麟詩考引禮記其命惟新　眞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胡炳文四書通諸舊本惟皆從心

按容齋三筆曰六經用字有不同者維唯惟一也而在詩爲維在易爲唯在書禮爲惟此字詩本作維大學引之乃作惟字今本與中庸維天之命皆依詩从糸者誤周應賓考異云此惟字詩作維可見明季所刻大學尚未誤矣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釋文曰畿音祈又作幾音同　伏勝尚書大傳引作邦圻千里　徐彥公羊傳疏桓公九年亦引詩作邦圻　商頌惟字作維　唐石經禮記誤此惟字爲維

緡蠻黃鳥○釋文曰緡音綿一音亾巾反　小雅作緜蠻　唐石經緡作緍　字鑑曰增韻于緡字下云本作緍誤作緡又五經文字云昏本从民先朝避諱改作昏秦昏从氏省者會意从民者諧聲也說文昏字从氏省於下注云一曰民聲則昏乃或作之字昭然可見

爲人臣止於敬○七經考文曰古本爲人臣下爲人父下共有者字　唐章懷太子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禮記曰爲人臣止於

袖海山房校印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釋文曰澳本亦作奧於六反本又作隩一音烏報反　詩衛風澳作奧菉作綠　韓詩竹作薄　許慎說文解字引詩菉竹猗猗與大學同　衛風斐作匪音義曰

有斐君子○釋文曰斐芳尾反一音匪本又作斐韓詩作邲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舊文磋爲瑳磨爲摩釋文曰瑳七何反摩本亦作磨　劉向說苑建本篇引詩作瑳

瑟兮僩兮○朱子語類曰某看經子所載僩字或從小或從才不同

赫兮喧兮○釋文曰喧本亦作咺　衛風赫兮咺兮　韓詩作赫兮宣兮　說文解字作㬤兮愃兮　毛晃增修禮部韻略作赫兮烜兮　郝敬讀書通曰喧亦作諠後漢書酷吏論威讋諠赫易林坤之巽赫諠君子

終不可諠兮○釋文曰諠詩作諼或作喧

如切如磋者至民之不能忘也○孔穎達正義曰記者引爾雅而釋之　爾雅釋訓篇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烜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少五者字異烜諼二字音義曰琢本或作瑑非也僩本或作撊同下板反郭音簡恂音荀郭音峻謝私尹反烜吁遠反今並作咺字音同　文選廣絕交論注引禮記如切如瑳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亦無者字磋依舊文爲瑳　四書辨疑曰經文當作如切如琢者道學也如磋如磨者自修也磋琢二字傳寫之差也

恂慄也○鄭注曰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正義曰以經之恂字他本或作峻字故讀云云　釋文曰恂依注音峻思俊反一音思旬反　朱子語類曰某始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爲當

民之不能忘也○七經考文曰古本無也字

於戲○釋文曰戲好胡反徐范音羲　周頌作於乎

小人樂其樂○釋文曰樂並音岳又音洛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舊文爲吾聽訟猶人也又無爲毋釋文曰吾聽訟猶人也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毋訟之毋音無　漢書賈誼策引此二句無爲毋

按此與中庸篇中庸其至一語皆子論語有別而此且無別本兩讀不知何時竟訛論語文爲大學也大戴禮禮三本篇史記酷吏傳序潛夫論愛日篇德化篇鹽鐵論大論晉書刑法志魏書任城王傳皆引孔子聽訟吾猶人也之文彼所引自俱論語卽賈誼策中所引但一毋字同此而上句一同論語顏師古亦定屬論語孔子之言是也

此謂知本○程叔子改定本曰四字衍　饒魯雙峯講義曰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須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知本章物格二字之誤

此謂知之至也○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也作矣

毋自欺也○毛居正六經正誤曰毋作母誤

按曲禮毋不敬音義曰毋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毋字以作無音非也觀此則知舊本禮記多借母字爲毋故毛氏正之如此

此之謂自謙○鄭注曰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正義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事故讀爲慊慊則不滿之貌故又讀爲厭厭安靜也心雖好惡而口不言自然安靜也　丁度等集韻忝部謙字下云苦簟切安靜也引禮記此之謂自謙爲證　朱子大學或問曰謙之爲字有作嗛者　胡銓禮記傳曰自謙者自敬也誠生乎謙敬易一謙而四益蓋謙者敬之大也讀謙如字　倪思大學辨曰不謙之人以虛爲實務矜夸以欺人不惟欺人又以自欺謙則有其實而若虛者也又人道惡盈而好謙此好惡之正也人能知謙之好惡則公矣亦讀謙如字

按鄭氏云慊之言厭是訓其義非又讀其音也厭謂饜足與朱子訓足正同徐爰作禮記音錯會鄭意乃以謙讀若厭而云苦簟反正義復以厭訓安靜牽强支離愈說而經理愈晦無怪後人之束注疏高閣也

見君子而后厭然○鄭注曰厭讀爲黶　釋文曰厭烏斬反徐爰又烏簟反　陸佃禮記解曰厭讀如字厭著未嘗厭也　方慤解義曰厭然者有厭故從新之意果厭故從新則善矣而小人惟見君子而后厭然非其誠心也亦讀厭如字　俞琰書齋夜話曰厭字當作入聲於葉反藏伏也是乃與注意合荀子所謂厭然一涉亦作入聲

如見其肺肝然○七經考文曰古本無其字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誠在於中此見於外又曰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可隱也　顏之推家訓名實篇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

按大學云此謂者四唯唯仁人三句見子論語他如一言僨事二句孔穎達正義云古有此語記者引之國不以利爲利二句盧孝孫通義云蓋古語引之以證獻子言也俱不能究所自出但望經說之此條未有說者而其文卻猶可考官人篇係文王之言逸周書亦錄之顏氏稱宓子賤語韓非以屬孔子大學所引應不越二之中矣

富潤屋德潤身○釋常談引曾子曰德潤于身富潤于屋　文選顏延年曲水詩注富潤屋上題曾子曰字

身有所忿懥○鄭注曰懥或作懫或作疐　釋文曰懥勑值反范音稚徐丁四反又音勤　詹道傳四書纂箋曰廣韻玉篇懥並陟利反　程子全書曰身當作心　張九成大學說曰心之正體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也其所以爲之者皆血氣也此所以言身有而不言心也讀身如字　集說四明李元白曰始焉心足以制其身今也身反以戕其心故經不曰心有所忿懥而特挈其身以言之　郝經陵川集正心四箴引傳曰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前後易置

有所好樂○釋文曰樂徐音五孝反一音岳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豐坊石經本此上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　周從龍遵古編曰舊原有此二十二字後爲唐明皇削去　毛奇齡大學證文曰初見豐氏刻本顏淵問仁二十二字下仍有此謂修身八字後見九經考異與四體大學二書俱無此八字近姚安陶珽重輯說郛錄竟以此本刻之卷首曰石經古本又增此八字

所謂齊其家○程叔子改正本曰其字衍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釋文曰辟音譬下同謂譬喻也　七經考文曰古本辟作譬宋板同不倣此　唐石經五辟字皆書作譬　程叔子改正本亦皆作譬　鄭注曰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所以喻己則修身與否自可知也　朱子文集答

張敬夫書曰昨夕因看大學舊說見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處依古注讀作譬字恐于下文意思不屬此只合讀作僻字蓋言常人于其好惡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公而施于家者又溺于情愛之閒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齊也如此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協似且此篇惟有此五辟字卒章有辟則為天下僇辟字亦讀僻足以相明又語錄曰古注辟音似窒礙不通敖惰非美事如何譬得故今只作僻字

按藍田呂氏曰見賢思齊則之其所親愛長敬而辟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之其所賤惡哀矜敖惰而辟焉延平周氏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果能近之其身所親愛者以辟於人之所親愛云云則其所行者莫非公恕之道石林葉氏曰所藏乎身不恕未有能喻之人者也故齊家在於用恕又廬陵胡氏范陽張氏別訓辟為省察而亦讀以譬音朱子以前未嘗有讀僻者故陸氏釋文所載祇一音而已

故好而知其惡二句○曲禮上篇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張華博物志載曾子曰好我者知我美矣惡我者知我惡矣

按曾子二語頗似此好而知其惡之上文且可證此書之果出自曾子也然今博物志已者書非張茂先原書或有意依倣為之未可據矣

其家不可教○朱子文集李敬子問此可字竊疑當為能字曰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也可與能彼此之詞也若作家不能教則不詞矣

如保赤子○尚書如作若古文碧采坐乎　後漢書楊賜疏曰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注引書作如保赤子

按楊疏本與書文無異注反據禮異文仍不云禮而云書古注中每或如此與其率意無容略之

人貪戾○鄭注曰戾或作吝

言僨事○舊文僨為賁鄭注曰賁或為奔　釋文曰賁音奮本又作僨

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句○正義本唐石經本集說本二程改正本兩帥字俱作率　毛詩總序疏周禮師氏疏孝經聖治章疏太平御覽仁德部引文亦俱作率　淮南子繆稱訓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緇衣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

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宋刻本脫此人字　呂祖謙東萊博議述大學后字作後

故治國在齊其家○考文補遺曰古本國下有者字　季本改定大學本無此七字

桃之夭夭○說文解字引詩作妖妖又作枖枖　長孫訥言隋韻箋注虞元度九經字樣俱引詩桃之枖枖

其葉蓁蓁○唐石經葉字作葉　通典引詩其葉溱溱

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考文補遺曰古本父上有人字

此謂治國○七經考文曰古本國上有其字

上老老而民興孝二句○大戴禮主言篇孔子語曾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

而民不倍○鄭注曰倍或作偝

按坊記祿利先死者後生者則民不偝又殷人弔于壙周人弔于家示民不偝也投壺篇毋偝立毋踰言均作偝字大學與坊記投壺同屬禮記之一篇似亦作偝為正

有絜矩之道也○舊文矩為拒釋文曰拒音矩本又作矩　鄭注曰矩或為巨釋文曰巨音拒本亦作拒　唐臧懷恪碑郭敬之家廟碑絜矩俱作潔矩　五經文字絜音結　章句絜胡結反　或問曰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之木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絜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而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　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無也字

按胡氏四書通云絜字舊皆讀作挈字此言非也舊但訓之為挈讀則如潔

所惡於上四句○祭統曰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

樂只君子○吳玉搢別雅曰衡方碑樂旨君子蓋用詩南山有臺之文而以只為旨或假借同音之字或當時傳文有如此者非盡傳寫之譌也

按左傳襄公十一年魏絳引詩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皆作旨字二十四年子產引樂旨君子邦家之基亦然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釋文曰節徐音截一音如字　毛詩音義曰巖本或作嚴　賈昌朝羣經音辨曰嚴嚴高也詩維石嚴嚴今從山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大雅儀作宜監作鑒峻作駿音義曰易毛以豉反鄭音亦　漢書翼奉傳引詩監字與大學同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七經考文曰古本德上有其字

有德此有人三句○舊唐書陸贄傳引記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此俱作必又引記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上下易寶民諱作人

亦悖而出○陸贄傳又引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

惟命不于常二句○書古文作惟命不于常　戰國策須賈引書惟字作維　左傳成公十六年范文子引書正義曰言善則得之惡則失之

按王氏漢志考云左氏引惟命不于常注云康誥今康誥無此語顯在康誥篇尾何王氏檢之不得

楚書曰節○國語趙簡子問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左史倚相　劉向新序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焉

按鄭注楚書楚昭王時書也善人謂觀射父昭奚恤也不專主國語說左氏傳嘗兩引鄭書此楚書似亦鄭書之類

舅犯曰○讀書通曰史記晉世家咎犯晉文公舅大學作舅犯荀子臣道篇晉之咎犯淮南人間訓城濮之戰咎犯之謀韓非子外儲說晉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席蓐棄之咎犯聞之而哭並與舅同又通作臼三國志劉表傳注引司馬彪戰略曰臼犯之謀也

亡人無以為寶二句○檀弓舅犯曰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晉語舅犯曰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舊文他為它釋文曰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它音他正義曰兮是語辭古文尚書為猗　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个作介宋板同　唐石經禮記个

作介　尚書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音義曰介又作个伎亦作技他亦作它正義曰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無他技藝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猗是也　書古文彝斷鑄如十戈介臣韶韶猗亾它技　說文解字引周書㡭㡭猗　後漢書酷吏傳注引㡭㡭兮

有一个臣　公羊傳文公十二年述秦繆公言曰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何休注云一介猶一槩

其如有容焉○尚書無焉字古文容作㝐

人之彥聖○鄭注曰彥或爲盤

不啻若自其口出二句○尚書若作如寔作是古文能作耐

禮記正義本寔作實下倣此

按正義惟崇正時本爲然此本多有舛誤未足據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二句○尚書無能字又尚亦作亦職古文保作呆哉作才　書正義曰我國家得安保我後子孫非直子孫安其下眾人皆庶幾亦有利益哉孫字絕句　蔡清四書蒙引曰以能保我子孫爲句黎民帶下讀大抵春秋之君多知有子孫不知有黎民穆公猶知有黎民者故云黎民尚亦有利哉然語自輕於子孫也

媢疾以惡之○尚書媢作冒古文作媢惡古文作亞

而違之俾不通○釋文曰俾本又作卑　尚書通作達古文俾作畀

迸諸四夷○釋文曰迸北孟反又逼諍反諍音爭鬬之爭皇云迸猶屏也　六經正誤曰諍字本去聲今音爭鬬之爭是平聲要當作逼耕反　朱子或問曰迸之爲屏何也曰漢石刻辭有引遵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屏爲迸可證其通用也

按王制篇屏之四方唯其所之又云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可證迸屏二字之通

命也○鄭注曰命讀爲慢聲之誤也　程子外書曰命當作怠字之誤也　陸佃解曰命讀如字孟子曰莫非命也不能舉不能先雖過也自天觀之命也不能退不能遠雖命也自人觀之過也　姚舜牧疑問曰命作慢字無謂愚謂君相造命賢不能舉舉不能先是一聽于命了故下箇命字

按國君造命不可委命左傳文也唐李泌申論之曰命者已然之言主相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最可明此命字之義姚氏意似亦本此但說未究暢

菑必逮夫身○五經文字曰菑本側其反經典或借爲災　釋文曰逮音代一音大計反

必忠信以得之二句○國語周太子晉曰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又晉范文子曰以德勝者猶懼失之況驕泰乎

按此上有是故二字引端當是舉古成語

生財有大道○管子君臣上篇曰生財有常法

而下不好義者也○七經考文曰古本而下有其字

未有好義○考文補遺曰古本好上有上字

孟獻子曰○通典食貨第四卷引孟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

按杜氏引此下別引孟子文承以又曰二字是直以孟獻子爲孟子非傳寫之脫漏字

畜馬乘○後漢書馮衍傳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注引禮記曰畜馬千乘不察於雞豚　荀子大略篇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楊倞注引禮曰畜馬乘者不察於雞豚　韓嬰詩外傳第四卷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　左傳文公二年正義引大學曰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

按史記言公儀休爲魯相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義與此段同故左傳正義致僞引誤讀者不必便因之疑今大學文有遺逸

與其有聚斂之臣○皇侃論語義疏引禮有作畜　詩桑柔箋引作斂聚疑誤

寧有盜臣○唐書食貨志引記曰寧畜盜臣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考文補遺曰古本不下有可字

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章句曰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黃震日抄曰彼指用小人者言之善之謂利爲有益善其說而行之也文意似自全　程叔子改定大學曰一本作彼爲不善之小人使之爲國家　四書辨疑曰善字乃利字之誤也解者不可以彼爲善之四字爲句自彼至家十一字通爲一句故善爲利字讀之語意自圓　湛若水講錄曰彼爲善之陸宣公嘗引此段無此四字想是衍文　蘇祐逌旃璅言曰大學傳彼爲善之小人讀之使爲國家句予少時授讀也近取兒輩所讀會講觀之則彼爲善之讀小人之使爲國家句蓋以善無小人故改之如此不知彼以爲善實則未嘗善也

皇清經解卷七之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七之十　學海堂

中庸考異

仁和翟教授灝著

天命之謂性○盧辨注大戴禮本命篇引作孔子語

率性之謂道○北齊書段榮傳論引此文冠語曰字似誤憶爲論語

脩道之謂教○李文公集復性書引作循道之謂教　姚旅露書曰教應作敬下文曰戒懼曰愼獨皆言敬也第二十一章自明誠謂之教亦應作敬其次致曲非敬而何蓋宋人諱敬改文傳行既久漸忘其本楊太史四書眼謂大學中庸首尾皆重一敬字得其旨矣

按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爲性也若有恆性即率性爲道也克綏厥猷惟后即脩道爲教也千古言性惟成湯權輿而孔氏系出自湯聖門家學淵源莫此爲要子思子恐其漸久而晦故特于一書之首切指以正其名後之言性者一準斯傳而不性其所性則自不患于繆戾矣

戒愼乎其所不睹○宋白等文苑英華歐陽詹暗室箴引先言不睹作不見　金樓子戒子篇述戒愼乎其所不覩至愼其獨也五句爲子夏言

莫見乎隱二句○禮記釋文曰見賢遍反一音如字　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注引文兩乎字俱作於

故君子愼其獨也○說苑敬愼篇引中庸愼上有能字

按此與大學文皆有故字引端禮器篇禮之以少爲貴者以

其內心也是以君子愼其獨也亦用是以字引端似古先有其言記禮家各述之也文子精誠篇云聖人不慙于影君子愼其獨文子及與周平王問答或當爲斯言所自出歟

喜怒哀樂之未發○孟子離婁下篇疏引無之字　宋史道學傳李侗舉此語亦無之字　陳師道后山集理究篇楊時龜山集答學者書引文皆無之字

天下之大本也○唐石經本字作夲後倣此　六經正誤曰本作夲誤夲音滔

按本字誤已著前篇茲以還正誤原次復出

小人之中庸也○釋文曰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程伊川入關語錄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　朱子中庸或問曰疑王肅所傳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所據而臆決也　倪思中庸集義曰此無反字正義謂小人亦自以爲中庸得之矣王肅添反字非也　謝良佐上蔡語錄亦云小人自以爲中庸　王肯堂鬱輪岡筆麈曰上自不妨曰小人反中庸下自不妨曰小人之中庸若小人一向反中庸而更無中庸者則小人更無可化爲君子之理而中庸有不偏之處矣

中庸其至矣乎章○釋文曰一本作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四書纂疏曰論語有之爲德也四字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此章無四字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下句有能字論語是夫子本文此章是子思檃括

道之不行也節○陸賈新語愼微篇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引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王安石集書李文公集後蘇軾集中庸論皆引記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四書辨疑曰明字本當在前今反在後行字本當在後今反在前乃後人傳寫之誤也行○王字當相易讀之

不肖者不及也○昭明文選答客難注引無也字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顧起元中庸外傳曰接上文則子曰字衍不接上文則此語上下應有闕文

舜其大知也與○隋書牛宏傳知字作智無也與二字

隱惡而揚善○祝穆事文類聚別集述中庸君子隱惡而揚善

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釋文曰阱本或作穽同

則拳拳服膺○釋文曰拳音權又起阮反徐羌權反　文選張衡思元賦劉琨勸進表二注俱引禮記服膺拳拳　困學紀聞曰徐彥伯樞機論中庸鑱其心左階銘其背中庸鑱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閻若璩補訂曰鑱心即服膺彥伯澀體猶目狗爲卉犬竹馬爲篠驂非中庸本有異文也

按彥伯之論專訓恒言中庸鑱其心與金人之銘白圭之復並舉意所指似是庸言之謹有餘不敢盡二語鑱心文特設辭然耳王氏云未詳所出見其心之虛閻氏遽以服膺實之直未閱唐書傳中全文矣

而弗失之矣○後漢書明帝紀張衡傳二注俱引作而不息　文選文賦注引禮記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矣又答客難及辨命論二注俱作而不失之矣　韓愈昌黎文集顏子不貳過論引文弗亦作不

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桓寬鹽鐵論繇役章引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

強哉矯○荀子臣道篇撟然剛折楊倞注引禮記曰和而不流強哉撟

不變塞焉○鄭康成注曰塞或作色

素隱行怪○鄭注曰素讀爲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猶鄉也　顧野王玉篇傃字下引孔子曰傃隱行怪　漢書藝文志引孔子曰索隱行怪顏師古注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　三國志方技傳亦作索隱　朱子或問曰素隱之說呂氏從鄭注以素爲傃固有未安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于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亦似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有若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引此而以素爲索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則二字之義既明而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　中庸集義曰素者平素也言以隱居爲常而不知變通者也注謂素爲傃是改經文以從其說朱氏援漢史爲證謂素爲索雖有所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探賾索隱易以爲聖人之學豈行怪者可言索隱乎

吾弗爲之矣○漢書藝文志弗作不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釋文曰遯本又作遁　五經文字曰遯遁二同經典通用之　易文言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猶言不悔不見是猶言不見知

費而隱○釋文曰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徐音弗　鄭注曰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正義曰言君子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皆讀費爲拂　羣經音辨載費字四切于扶弗切下引禮君子之道費而隱　章句費符未切　四書通曰費字有三切兵媚切邑名符味切姓也芳味切說文散財用也章句以爲用之廣當從芳味切今以爲符味恐誤勉齋黃氏范陽張氏皆以爲費當讀作費用之費是也

按如鄭孔二氏說則三字當并上君子之道作一句讀賈氏音辨連七字引文非偶然也自朱子改訓費爲廣舊義遂漸少知者故費字共有四切胡氏只言三而獨遺其扶弗一切

人猶有所憾○釋文曰憾本又作感

鳶飛戾天○釋文曰鳶字又作鳶戾力計呂結二切句

按左傳昭公十五年以鼓子鳶鞮歸釋文曰鳶本作鳶漢書五行志泰山山桑谷有鳶自焚其巢梅福傳鳶鵲遭害則仁鳥曾逝鳶並作鳶

人之爲道而遠人○張九成中庸說讀人之爲道而遠爲一句人不可以爲道爲一句　朱子或問述楊氏說曰以人爲道則於道二而遠于道故戒人不可以爲道亦於遠字絕句

伐柯伐柯○越語先民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八句○張氏中庸說曰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之皆曰求者蓋所以致其察也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以事父爲句絕　朱子文集雜學辨曰此四句當爲八句子臣弟友四字是句絕處以求爲察亦非文義　又答徐彥章論經說曰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句上意立文皆與大學絜矩一節相似人多誤讀今詳來說似亦可疑　韓詩外傳四卷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家語三恕篇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

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卽影襲外傳文　大戴禮曾子立孝篇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

按以韓詩外傳證之此自當以子臣弟友絕句張氏專泥大戴禮文致所讀誤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按此章所引夫子之言一見論語一見大戴禮一見文言而其辭俱參錯不齊後文如此類甚多疑子思之爲是書一如朱子補格致傳法朱子取程子意而其言非程子本言其意亦非程子一段意也子思嘗對魯穆公曰臣書所記臣卹之言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由中庸觀之斯言誠不虛矣

言顧行行顧言○釋文曰行皆下孟反或一讀皆如字

君子素其位而行○洪武正韻曰中庸傃其位而行注傃皆讀曰素今本作素

按由正韻說不獨素位字異下素富貴等素字古皆作傃矣然檢鄭氏原注則云素皆讀爲傃洪武時偶有別本顛倒相亂致貽斯誤七經考文嘗表明之曰傃皆讀爲素宋板古本俱作素讀皆爲傃輯韻者不事廣閱未足以爲案驗

則無怨上不怨天○釋文曰怨於願反又於元反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　王充論衡幸偶篇引孔子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文選陳情表庶劉僥倖注引禮記小人行險以徼倖云僥與徼同　五經文字曰徼古弔反又古堯反要也經典及釋文皆別作儌儌字从亻與字書不同俗作僥者訛

按儌字平去二聲義訓各別平聲者求也要也此言徼幸及左傳儌福于太公是也又抄也論語惡徼以爲知是也去聲者邊塞也循也史記南至牂牁爲徼漢書徼循京師是也說文玉篇隋韻俱如是訓羣經音辨徼邀也引行險徼幸爲證邀卽要求之義儌字上聲玉篇云儌行隋韻云儌抄與惡徼之徼義可通唐以來幷徼幸字亦別作儌郭氏佩觿乃專以徼訓邊徼而譏徼幸爲順非集韻增韻俱因緣其說讀儌平聲訓之曰儌幸覬非望也舊本中庸章句多有被改文者故禮記義疏云徼朱本作儌然今本章句多復正而正義釋文諸本自屬徼字

辟如行遠必自邇二句○唐石經本衛湜集說本兩辟字皆作譬　宋高宗石經上句今闕下句辟作譬　書大甲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蔡沈集傳引中庸二語辟亦皆作譬　釋文曰卑音婢又如字

如鼓瑟琴○七經考文曰古本作琴瑟按詩原文似非

和樂且耽○小雅耽作湛　韓詩外傳八卷耽字與中庸同

樂爾妻帑○釋文曰帑音奴本又作孥同　孟子梁惠王章句書甘誓正義引詩俱作孥　文選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注引亦作孥

鬼神之爲德○太平御覽述文德下有也字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釋文曰齊本亦作齋　謝應芳辨惑編引文人作民齊作齋

矧可射思○章句曰射詩作斁　禮記集說河東侯氏曰射讀作石字

按後文在此無射射詩作斁緇衣篇引服之無射射詩作斁此射字今本毛詩抑篇與中庸正同未嘗作斁朱子之意或因侯氏等誤作他音爰據詩大例以矯正其讀耶

夫微之顯節○蘇長公文集擬進士御試策引禮曰微之顯誠不可揜也如此

宗廟饗之○太平御覽人事部述此饗字作享下章宗廟饗之儀禮部述亦作享

故栽者培之○鄭注曰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又曰栽或爲茲　七經考文曰古本注茲作滋宋板足利本同

按大雅文王初載毛氏傳訓載爲識鄭箋云文王生適有所識釋文不著音益如字讀若再耳此注同出自鄭何乃云栽讀如之栽殖義本甚顯白更何庸綴此一讀轉令學者生迷耶鄭氏意似備兩義未必謂讀如載者卽栽殖之栽也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釋文曰嘉戶稼反皇氏音加憲音顯一音如字　大雅嘉作假憲作顯毛萇傳曰假嘉也釋文曰假音暇正義曰經之所云皆是嘉美也因訓假爲嘉　禮記正義曰此大雅嘉樂之篇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詩與毛詩不同故也　左傳文公三年公賦嘉樂又襄公二十六年晉侯賦嘉樂　楊簡慈湖家記曰假者嘉音之訛　章句曰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

按左傳兩賦嘉樂均與此合或齊魯詩文然矣正義直云嘉樂之篇其下詳憲憲不同之故而不更說嘉字豈當時毛詩別本又有作嘉者歟孟子引不愆不忘舊本趙氏章句亦稱嘉樂之篇今已被竄爲假而音義中存丁公著案猶可驗

保佑命之○大雅佑作右

其惟文王乎○唐石經宋石經惟皆作唯　正義本集說本亦作唯　七經考文曰其唯文王乎古本無其字

以王季爲父二句○周禮師氏疏引中庸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父作之子述之略此二句　家語致思篇孔子曰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顚閎夭爲臣其本善矣

按善矣下云武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周公載已行化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與此下文亦略相當家語文自說苑君道篇掇拾者而說苑又影襲中庸

壹戎衣○鄭注曰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　釋文曰依注衣作殷於巾反尙書依字讀謂一著戎衣而天下定　書武成一戎衣　又康誥殪戎殷　太平御覽儀禮部述中庸作一戎衣　司馬光中庸廣義曰壹戎衣者蓋言武王取天下之易耳豈得以孟津還師爲嫌改易舊文以衣爲殷乎　楊愼丹鉛錄曰壹卽殪衣卽殷也杜子美社稷一戎衣詩人趁韻之語不足據也

按今文尙書無武成篇鄭氏未見古文尙書故泥康誥文改中庸不僅以還師孟津爲嫌也

武王末受命○六經正誤曰末作未誤

追王太王王季○大傳篇曰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目　史記周紀曰文王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　漢書平當傳曰周文武追王太王王季　正義曰大傳云武王追王此云周公追王不同者武王旣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　游酢中庸解曰武王爲秦誓三篇稱文王爲

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太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旣追王矣武王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于武王也世之說者以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爲文王自追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

父爲大夫子爲士八句○班固白虎通爵篇引禮中庸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子爲大夫父爲士祭以大夫葬以士也下四語前後相易　喪服篇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期之喪達乎大夫○白虎通喪服篇引禮中庸曰朞之喪達乎諸侯

善繼人之志○漢書翟方進傳王莽誥曰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

所以序昭穆也○釋文曰穆又作繆同　說文解字昭作佋解曰廟佋穆也　李涪刊誤曰晉武帝以其父名昭改爲韶音歷代已遠豈宜爲晉氏之諱而行于我唐哉今請復爲昭穆　朱子或問曰世讀昭爲韶先儒以爲晉諱避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　郭忠恕佩觽辨證曰按魯語云明者爲昭其次爲穆則字不作佋而音非韶也審矣蓋晉避文帝諱改音韶義或然也昭穆見禮經者非一設漢世字作佋而爲韶音則鄭康成必釋之曰字當作佋或云假借昭字惟說文所載異于經未可從也

旅酬下爲上○禮記正義曰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讀爲如字　毛奇齡中庸說曰所謂下爲上者祭以神爲上祭者爲下只自止其爵而使均惠于在庭是下反爲上所酬也亦讀爲如字

所以逮賤也○舊文逮爲逯釋文曰逯本又作逮同

按爾雅釋言曰逮遝也漢石經公羊禘祖之所遝聞隸釋曰遝䟽本一逮劉寬碑末遝誅紂州輔碑遝事和熹逮並作遝賤甚言三有注曰賤或爲纘

事死如事生○祭義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孝之至也○公羊傳桓公八年注文王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

郊社之禮節○仲尼燕居篇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陳善捫蝨新語曰論語問禘章孔子以當時之禘有不如禮不欲斥言之因以掌示門人曰某甚易如此耳中庸亦云云無乃非其義乎　金履祥論語集註考證曰章句謂此與論語大同小異特記者有詳略然中庸是泛說論語是答或人之問亦恐各是一出

所以祀乎其先也○七經考文曰古本先下有祖字

其如示諸掌乎○鄭注曰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　宋書周朗傳上書曰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

按詩示我周行鄭箋亦云示當作寘正義云示寘聲相近故誤爲示也

哀公問政章○家語曰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亾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待化而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重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重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齋絜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利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餼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順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章句曰孔子家語載此尤詳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或子思所補也歟　呂祖謙東萊文集與朱元晦書曰哀公問政以下六章雖載在家語皆若同時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　朱子文集答張敬夫書曰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而固執處只是一時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此章旣不以家語爲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爲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其間豈無一言之得耶

按孔子家語非今所有家語其書久亾漢藝文志注辨之審矣今家語者魏王肅欲詆突其師鄭康成而無以駕說因雜取二戴記孟荀左國史記說苑孝及晏子列子韓非子呂覽新序韓詩外傳賈誼新書等割裂竄改織成而以己所駁鄭諸說混入之今猶可一一檢對以發其覆哀公問政一章前半全割中庸後半全割祭義蹤跡尤甚顯然朱子何輕信爲古書據之以證明中庸耶觀答張敬夫一書知當時敬夫固嘗病之而東萊又舉六章爲諷六章者子程子所分定也朱子雖未信家語之全僞而已言其有駁雜駁雜之書何遽以奪其平素所尊信耶不可解也文之繫于中庸大抵爲肅所演飾其他篇加此類頗多固執之者也下尙有公曰子教寡

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二語以後便接祭義子曰立愛自親
始云云今不贅錄他書之可備訂者
布在方策○釋文本策字作筴　文選刻漏銘注引禮記作方
册　程大昌演繁露曰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册通版爲方
連簡爲册近者太學課試嘗出文武之政在方册賦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爲謀　沈括夢溪筆談諱
作地道敏藝
在下位不獲乎上二句○鄭注曰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
此　禮記集說晏氏曰諸儒皆以此爲脫誤非也禮記他篇有
脫誤中庸無脫誤矣大抵君子先能脩身事親則雖處下位而
仰可以獲乎上俯可以治乎民所以繼此而言君子不可不脩
身不事親也　游氏解曰在上欲得乎民在下欲獲乎上皆以
脩身爲本
按此文脫誤近是而義猶自可通朱子取鄭說而仍其本文
最可爲註書法元景氏星將二語除去之便失聖人念史闕
文厚意
天下之達道五以下數節○漢書公孫宏上書曰臣聞天下之
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
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
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
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　揚雄法言孝至
篇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　何孟春訂註家語本行之
者一也下有一者誠也四字
按顏師古注漢書曰自好問近乎知以下皆禮記中庸之辭
愚謂當云自天下通道五下
及其知之一也○陸佃埤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
成功一也
或勉强而行之○王通文中子王道篇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
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章句曰家語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云云故復以子曰
起答辭今無此問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所刪家語繁文有
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　景星學庸集說啟蒙曰一說子曰非
衍文謂上兩節子思之言此又引孔子之言以足其意

按公孫宏傳此間有故曰二字子或爲故字譌
好學近乎知○說苑建本篇引中庸好問近乎智　漢書公孫
宏傳亦作好問　後漢書馮衍傳注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又黨
錮杜密傳注禮記曰好問近乎智
力行近乎仁○釋文曰行皇如字徐下孟反　孟子章指引論
語曰力行近仁孫奭音義曰論語無此語此是禮記中庸篇趙
氏以爲論語文之誤也
子庶民也○釋文曰子如字徐將吏反
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托名子貢詩傳述此節九語惟親親
字別作寴寴
按古文尚書親字俱加宀作寴依說文則寴與親別
同其好惡○釋文曰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並如字
所以勸親親也○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曰上親字宜衍以有
勸字故
既稟稱事○鄭注曰既讀爲餼　陸佃禮記解曰既如字說文
曰小食也　戴景魏中庸要義亦讀既如字　釋文曰稟彼錦
反一本又力錦反　唐石經本正義本集說本稟俱作廩　洪
武正韻引作稱士疑誤
則不跲○釋文曰跲其劫反皇氏音給　五經文字曰跲其劫
反禮作跲
不勉而中○釋文曰中丁仲反又如字下中道同　朱子集答
徐彥章曰不勉而中之中以未發言恐未安此中字却是發而
無過不及之中讀中如字
從容中道○尚書洪範正義曰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
教民也中庸所謂從容中道此也讀中如字
愼思之○劉宰漫塘集羅季能字序引文愼諱作謹
爲宋孝宗諱朱子學庸章句如先謹乎德承上不可不
謹而言自謹獨而精之皆避愼字爲謹而經文中未嘗改此
是說經正例劉氏但引文與說經有差故并避
有弗學段○徐幹中論治學篇引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
以得　四書通曰有弗學學之之字當絕句
問之弗知○司馬溫公集乞經筵訪問上殿劄子引中庸曰有
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

自誠明謂之性○韓文公集顏子不貳過論引中庸曰自誠明
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從容中道
聖人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聯合下上兩文爲一
唯天下至誠○東坡集溫公神道碑引文至上有之字
能盡其性六句○漢書匡衡傳疏曰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
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
誠則形六句○荀子不苟篇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
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
按荀卿此篇之語多與中庸合者如云君子愼命以愼其獨
又云誠信如神又云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愼之則可謂愨士
矣卿嘗受業于子弓子夏之門或亦曾窺見此書
國家將興○周禮大卜疏引中庸國家將興亾　史記楚元王
世家贊國之將興必有禎祥
必有妖孽○釋文曰說文作祅蠥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
祅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
按說文字別體甚多而禮記釋文獨于此蠥指言之似許氏
曾傳及中庸而異其文者彼本傳脫與否不可究洪舊釋既
然今且不棄
見乎蓍龜○釋文曰一本乎作於　周禮疏引作於
故時措之宜也○禮記集說新定顧氏曰誠不可以斯須廢是
以宜於時措故時措之絕句宜也又自一句
久則徵○鄭注曰徵或作徹　唐石經作徵六經正誤曰徵作
徹誤　姚鉉唐文粹復性書引中庸曰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
悠遠
博厚所以載物也二句○周禮師氏疏引無兩也字
可一言而盡也○唐石經宋刻九經一俱作壹　七經考文曰
古本一作壹
其爲物不貳○釋文曰貳本亦作貮
斯昭昭之多○釋文曰昭本亦作炤同
按後文亦孔之昭毛詩原作炤字又荀子炤炤乎其用知之
明也漢譙敏碑盛德炤明皆以炤爲昭
載華嶽而不重○釋文曰華戶化戶瓜二反本亦作山嶽　說
文華榮也戶瓜切崋山字从山𠌶化切

振河海而不洩○舊文洩字爲泄見釋文　歐陽詢藝文類聚述禮記洩字爲泄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唐石經泄作洩爲避太宗諱

按此洩字及論語縲絏之絏舊俱从世自唐人避諱改字至今未復

一卷石之多○釋文曰卷李軌音權又羌權反范宣羌阮反　七經考文曰卷古本作拳

按卷與拳通前拳拳服膺亦備權與羌權起阮三音集韻謂范宣讀卷石爲苦遠切苦遠與起阮羌阮同

今夫水一勺之多○徐鍇說文繫傳勺字下引禮曰今夫水一勺之多少也又其祛妄篇引禮曰今夫海一勺水之多　顧充字義總略曰勺音杓今讀一勺之多爲酌音非

黿鼉蛟龍○舊文蛟爲鮫釋文曰鼉徒河反一音直丹反鮫音交本又作蛟　唐石經蛟字舊改爲鮫　宋石經宋刻九經皆爲鮫　學記正義引中庸篇云及其不測蛟龍生焉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鄙俗訛謬黿鼉從龜如此之類不可不治

詩云○唐石經正義本集說本皆作詩曰

維天之命○唐石經宋石經維字皆作惟　王氏詩考引禮記惟天之命以與詩維字別也

於穆不已○毛詩譜曰子思論詩於穆不　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正義曰傳辟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　劉勰文心雕龍練字篇曰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

按正義云傳引孟仲言者篇中別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爲毛氏傳所引文也云取其說而不從其讀者當時孟仲子本已字作似而說云無極極仍已字之義是其所讀似者特傳文之偶訛故不從也雕龍又作祀字應屬近本刊誤玉海引雕龍仍作於穆不似可以取正

峻極于天○詩大雅駿極于天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正義通論引禮說有正經三百動儀三千　禮器篇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謂公西赤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　又本命篇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幾其文之變也　後漢書陳寵傳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注引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　南史徐勉上五禮表曰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　漢書藝文志晉書刑律志並云禮經三百

待其人而後行○唐石經宋石經而並作然　集說本亦作然　呂大臨解曲禮篇引此方愨解仲尼燕居篇引此並作然　太平御覽道德類述亦作然

按集說引延平楊氏高要譚氏晏氏等說俱有故曰待其人然後行之文似其所據正經俱是然字

苟不至德○宋刻正義曰俗本不作非非也今本正義殘闕惟存非也二字

至道不凝焉○釋文曰凝本又作疑

按此節有故曰字引端正義謂古先有其文今引證之合上二節紬繹恐即易繫辭所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文之參差所謂述其意耳

居上不驕○釋文曰驕本亦作喬　易文言子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

國有道四句○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　家語弟子行篇作其言足以治其默足以生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釋文曰哲徐爰本作知音智　漢書司馬遷傳贊引大雅能保其身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正義曰俗本反下有行字　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孔子對哀公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荀子哀公篇同

如此者○正義曰俗本無如此者三字非也

車同軌書同文○文選曲水詩序晉紀總論奏彈曹景宗三注引文俱書句在前車句在後　管子君臣上篇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　揚雄太元經文車同軌測曰同一倫也

雖有其位節○穀梁傳哀公十四年楊士勛疏引中庸有其德無其位不得制作有其位無其德不得制作　晉書禮志引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

有宋存焉○四書辨疑曰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亦孔子之言却是宋守殷禮未嘗闕失不可謂不足徵矣此當取論語爲正中庸文有傳寫之差難謂兩經俱是也

四書釋地又續曰向謂聖人之言述于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人之確如論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焉是子思改論語而失其意者後憶孔子世家末言子思嘗困于宋作中庸不覺豁然悟曰中庸既作于宋易其文殆爲宋諱乎禮居其邑不非其大夫況宋實爲其宗國則書中辭自宜遜且爾時杞既亾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也

王天下○釋文曰王于況反又如字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鄭注曰徵或爲證下徵諸庶民注亦曰徵或爲證

考諸三王而不謬○舊文謬爲繆釋文曰繆音謬　唐石經宋石經皆爲繆　正義本纂疏本集編本纂箋本皆爲繆　宋史程正叔傳引亦爲繆　李氏刊誤曰近者凡書繆字悉从言遂使紕繆廢而不用

按今本兩文並行猶間有作繆者

質諸鬼神而無疑○韓文公集與馮宿論文書引文無作不又以百世以俟句置此句上

是故君子動○七經考文曰古本無是字

遠之則有望二句○釋文曰遠如字又于萬反近如字又附近之近

在彼無惡在此無射○釋文射音亦　章句音妒　周頌射作斁　後漢書曹大家女誡引詩在此無惡在彼無射

仲尼祖述堯舜○魏書張白澤表作祖襲堯舜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唐石經宋石經辟俱作譬下倣此　鄭注曰幬或作燾　毛詩周頌譜曰天子之德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正義曰中庸說孔子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皆作燾　徐堅初學記述禮記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按藝文類聚亦以大哉聖人數語綴屬譬如天地之上其下接述唯天下至聖則著又曰二字別起此無又曰疑其所見本異

爲能聰明睿知○舊文睿字爲叡見釋文　唐石經宋石經俱爲叡　藝文類聚作叡智

施及蠻貊○舊文貊爲貉釋文曰貉本又作貊　別雅曰說文有貉無貊貉北方豸種莫白切郎今蠻貊貊字別有豿字乃今狐貉之貉經典相承皆以蠻貉之貉爲狐豿別製貊爲蠻貉棄豿字不用正字通力辨說文爲誤但據魯論蠻貊不作蠻貉至孟子大貉小貉則以爲訛借非通論也

按貊非後人所制特義殊耳詩貊其德音毛傳靜也

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舊文爲經論釋文曰論本又作綸

鄭注曰大經指六藝而言

按易屯卦君子以經綸舊文亦爲經論鄭氏注謂論撰書詩禮樂施政事此論字鄭郎比照易文讀作論撰之論故以大經爲六藝也

肫肫其仁○鄭注曰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或作純純

衣錦尚絅○釋文曰絅本又作顈詩作褧同口迥反徐口定反一音口穎反　衞風鄭風並作衣錦褧衣正義曰玉藻禪爲絅絅與褧音義同　玉藻篇注引詩衣錦絅衣　伏勝尚書大傳引詩衣錦尚蘏注曰蘏讀爲絅或爲絺　劉向列女傳母儀篇引詩衣錦絅衣　說文解字引詩衣錦檾衣　太平御覽布帛部述中庸文作衣錦褧衣　羅願爾雅翼曰說文云檾枲屬引詩衣錦檾衣或作蘏又作苘音與頃畝之頃同又云褧檾也引詩衣錦褧衣示反古亦作纇而字書苘或作茴然則檾蘏苘褧穎茴一物也　正義曰詩本文衣錦褧衣此云尙絅斷截詩文也　王逵四書通義曰詩凡兩見而此不同或是逸詩

惡其文之著也○詩衞風鄭風正義引中庸文俱作爲其文之太著

闇然而日章○釋文曰闇於感反又如字　羣經音辨闇於感切引稽闇然而日章爲證如字讀闇平聲　中論考僞篇引文章字作彰

可與入德矣○正義本與作以疑誤

亦孔之昭○釋文曰昭本又作炤之召反又章遙反　小雅昭作炤音灼

無惡於志○六經正誤曰志作志誤志本作㞢从之从心心之所之誦之志今省作志非從士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唐石經宋石經宋刻九經俱無之字　陸九淵象山文集贈陳晉卿序引此無之字　中論考僞篇引無所字又下句其唯唯字作惟

尙不愧于屋漏○釋文曰愧本又作媿同

奏假無言○釋文曰奏如字詩作鬷音子公反　商頌鬷假無言音義曰鬷子東反總也假毛古雅反大也鄭音格　左傳昭公二十年引詩鬷嘏無言　五經文字曰假工下反又音格經典多作假　佩觿曰假借雅翻不眞也假加額翻至也世有以來假之假爲假手其順非有如此者

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釋文曰鈇方于反又音斧　素書注共上不賞句引作孔子語

不顯惟德○周頌惟字作維　通雅曰不有丕悲切通爲丕書曰丕顯丕承詩曰不顯不承此最可驗者

詩曰予懷明德○正義本宋九經本俱作詩曰

德輶如毛○釋文曰輶音酉一音由

上天之載○鄭注曰載讀曰栽謂生物也正義曰詩文以載爲事此讀曰栽者言其生物故讀載爲栽也　禮記集說新定邵氏曰載字音訓不同以愚觀之俱所未安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也　文選甘泉賦上天之縡李善注曰毛詩上天之載縡與載同　唐孔宣公碑縡無聲臭縡字本甘泉賦

皇清經解卷七之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七之十一

禮記羣解彙編目錄

曲而上

曾子問

學記

建國君民敎學爲先　本卷一
學學半　本卷一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本卷一　三補疏陸貳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　三補疏陸貳
大學之敎也至居學　本卷一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三補疏陸貳
呻其佔畢　本卷一
多其訊至不顧其安　本卷一
敎人不盡其材　五鄭注陸陸
故隱其學　本卷一
不陵節而施之爲孫　本卷一
燕辟廢其學　五鄭注陸陸
强而弗抑　三補疏陸貳
唯其師　五鄭注陸陸
善待問者如撞鐘　五鄭注陸陸　本卷一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三補疏陸貳
良冶之子至必學爲箕　本卷一
始駕馬者反之　本卷一
始駕馬者　本卷一

樂記

樂記　五鄭注
治世之音至政和　本卷一
是故審聲以知音至以知政　三補疏陸貳
有遺音者矣有遺味者矣　本卷一
人生而靜至而動　三補疏陸貳
感于物　五鄭注陸陸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三補疏陸貳
物至知知　本卷一
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三補疏陸貳
化物也者　五鄭注陸陸
樂由中出故靜　本卷一
綴兆　本卷一

莊敬恭順　本卷一
其治辯者　五鄭注陸陸
而禮制行矣　同上
卑高以陳　本卷一
方以類聚　三補疏陸貳
而測深厚　本卷一
以歌南風　本卷一
大章咸池　本卷一
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　本卷二
志微噍殺　本卷一
肉好　本卷一
順成和動之音作　五鄭注陸陸
狄成　本卷一
以繩德厚　本卷一
律小大之稱　本卷一
感條暢之氣　三補疏陸貳　本卷一
五色成文而不亂　本卷一
八風從律至有常　本卷一
廣樂以成至鄉方　五鄭注陸陸
德者性之端也　三補疏陸貳
然後樂器從之　五鄭注陸陸　本卷一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絃歌干揚也　八疏考柒肆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　同上
獶雜子女　本卷一
宋音燕女溺志　八疏考柒肆
肅肅敬也　本卷一
石聲磬　三補疏陸貳　本卷一
竹聲濫至聚衆　本卷一
非聽其鏗鏘而已矣　五鄭注陸陸
咏嘆之淫液之　本卷一
武坐致右憲左　三補疏陸貳　本卷一
上之閒諸長宏至是也　本卷一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五鄭注陸陸　本卷一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　八疏考柒肆
封帝堯之後於祝　本卷一
名之曰建櫜　本卷二
則易直子諒之心　三補疏陸貳
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五鄭注陸陸
故德煇動於內　同上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三補疏陸貳
人不耐無樂　五鄭注陸陸
曲直繁瘠廉肉節奏　本卷一
繁瘠　本卷一
族長　本卷一
天地之命　本卷一
得其儕　本卷一
子贛　本卷一
宜歌商　八疏考柒肆
下如隊　五鄭注陸陸

雜記上

唯輤爲說於廟門外　本卷一
載以輲車　八疏考柒肆
訃於適者　本卷一
大夫次於公館至士居堊室　本卷一
緇布冠不蕤　五鄭注陸陸
則史練冠　同上
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本卷一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　三補疏陸貳
太子號稱子　五鄭注陸陸
有三年之練冠至易之　八疏考柒肆
主妾之喪則自祔　八疏考柒肆　五鄭注陸陸
大夫有私喪之葛至則弁經　本卷一
端衰喪車皆無等　八疏考柒肆
大白冠緇布冠至而後蕤　本卷一
率帶　五鄭注叁
賓見閒而后折入　八疏考柒肆

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　八疏考柒肆　本卷一
舞莫重于武宿夜　八疏考柒肆
脩于廟中　本卷一
非上積重　民也　五鄭注陸陸
尸飲五至明尊卑之等也　本卷一
皆以齒　本卷一
夫人授尸執足　五鄭注陸陸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　同上
煇　本卷一
煇者甲吏之賤者也　本卷一
則民弗敢韋也　本卷一
興舊耆欲　五鄭注陸陸本卷一
施于烝彝鼎　五鄭注陸陸
賜之以重祭　本卷一
朱干玉戚以舞大夏　歸書孳餘稾編舜與禹平水

經解

經解總論　八疏考柒肆
易之失賊　三補疏陸肆
故德配天地　五鄭注陸陸
則有環珮之聲　五鄭注陸陸
發號出令　同上
衡誠縣　三補疏陸肆
則夫婦之道苦　本卷一
倍死忘生　本卷一

哀公問

備其鼎俎脩其宗廟　本卷一
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　本卷一
好實　本卷一
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五鄭注陸陸
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　本卷一
寡人固不固　三補疏陸肆　本卷一
則愾乎天下矣　本卷一
愾乎　本卷一
如此則國家順矣　五鄭注陸陸
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　三補疏陸肆

仲尼燕居

領惡而全好者與　三補疏陸肆
容出以雍徹以振羽　本卷一
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　本卷一
作鐘鼓　五鄭注陸陸

孔子閒居

夙夜其命宥密　八疏考柒肆
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　五鄭注陸陸
帝命不違至聖敬日躋　八疏考柒肆
嵩高維嶽　五鄭注陸陸
必先其令聞　同上

坊記

貴不慊於上　本卷一
至于已斯亡　五鄭注陸陸
下天上施　本卷一
朕文考　本卷一
履無咎言　本卷一
高宗云至言乃讙　本卷一
從命不忿　本卷一
勞而不怨　本卷一
民猶薄于孝　五鄭注陸陸
示民之不淫也　同上
殺其君之子奚齊　同上
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　同上
不菑畬　本卷一
橫從其畝　三補疏陸肆
陽侯猶殺繆侯　本卷二
民猶淫佚　五鄭注陸陸
壻親迎見於舅姑承子以授壻　本卷一
承子以授壻　本卷一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七之十二

中庸

中庸總論　本卷四　附中庸無分章　又中庸漢世單行以上二條本卷末補遺
天命之謂性二句　十庸考柒柒
脩道之謂教　同上
戒慎乎其所不睹　同上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同上
故君子慎其獨也　同上　一見卷一之五九周易述八九頁人心道心
喜怒哀樂之未發　十庸考柒柒
天下之大本也　同上
小人之中庸也　同上　本卷一
中庸其至矣乎二句　十庸考柒柒
道之不行至不肖者不及也　十庸考柒柒
不肖者不及也　同上
鮮能知味也　本卷一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十庸考柒柒
舜其大知也與　同上
隱惡而揚善　同上
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　同上
則拳拳服膺　同上
而弗失之矣　十庸考柒柒
天下國家可均　本卷一
白刃可蹈也二句　十庸考柒柒
強哉矯　同上
不變塞焉　同上
索隱行怪　同上　本卷一
吾弗爲之矣　十庸考柒柒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同上
費而隱　同上　三補疏陸肆　本卷一
人猶有所憾　十庸考柒柒
鳶飛戾天　同上
言其上下察也　本卷一　一見詩大雅旱麓篇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人之爲道而遠人二句　庸考柒柒

其爲物不貳　十庸考柒玖　一見月令宿離不貸總
斯昭昭之多　十庸考柒玖　本卷一
載華嶽而不重　十庸考柒玖
華嶽　本卷三一補遺
振河海而不洩　十庸考柒玖
一卷石之多　十庸考柒玖
卷石　本卷一
今夫水一勺之多　十庸考柒玖
黿鼉蛟龍　同上
鼉　本卷一
詩云維天之命至爲文也　本卷一
維天之命　十庸考柒玖　五鄭注陸陸
於穆不已　十庸考柒玖
峻極於天　同上
禮儀三百二句　十庸考柒玖　本卷一
待其人而後行　十庸考柒玖　五鄭注陸陸
苟不至德　十庸考柒玖
至道不凝焉　十庸考柒玖
居上不驕同　同上
國有道至其默足以容　同上
既明且哲二句　同上
生乎今之世二句　同上
如此者　同上
車同軌書同文　同上　本卷一
雖有其位至禮樂焉　十庸考柒玖
杞　本卷一
有宋存焉　十庸考柒玖　本卷三
王天下　十庸考柒玖
雖善無徵二句　同上
考諸三王而不繆　同上
質諸鬼神而無疑　十庸考柒玖
是故君子動　同上
遠之則有望二句　同上

在彼無惡二句　同上
仲尼祖述堯舜　十庸考柒玖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　同上
爲能聰明睿知　同上　五鄭注陸陸
文理密察　本卷一
見　本卷一
施及蠻貊　十庸考捌拾
蠻貊　本卷一
洋溢乎中國　本卷一
天之所覆二句　見書蔡解彙編禹貢納總暨
霜露所隊　五鄭注陸陸　本卷一補遺
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十庸考捌拾
肫肫其仁　十庸考捌拾
詩曰衣錦尚絅　本卷一
衣錦尚絅　十庸考捌拾　本卷一
惡其文之著也　十庸考捌拾
闇然而日章　同上
的然　本卷一
可與入德矣　十庸考捌拾
亦孔之昭　同上
無惡於志　同上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　十庸考捌拾　五鄭注陸柒
尚不愧于屋漏　十庸考捌拾
奏假無言　同上
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同上
不顯惟德　同上
詩曰予懷明德　同上　五鄭注陸柒
詩云予懷至至矣　見上詩云維天之命
德輶如毛　十庸考捌拾
上天之載　同上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七之十三

表記

歸乎　本卷一
欲民之毋相瀆也　五鄭注陸柒
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　本卷一
寬身之仁　本卷一
仁者人也　本卷一
皇恤我後　五鄭注陸柒
信近情憯可信　本卷一
義而順文而靜　本卷一
非其人弗自　本卷一
靖共爾位　伍鄭注陸柒
則不問其所費　同上
亦已焉哉　同上
辭欲巧　見彙縉各種經典雜錄蔡氏尊孝經爲經條

緇衣

緇衣總論　本卷一
信以結之至則民有孫心　本卷一
則民有孫心　伍鄭注陸柒
孫心　本卷一
甫刑曰一人有慶　五鄭注陸柒
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本卷一
不僭于儀　五鄭注陸柒
緇衣篇引詩彼都人士　本卷一
彼都人士　八疏考柒肆
爲下可述而志也　本卷一
尹吉曰惟尹躬　本卷一
有國家者　五鄭注陸柒
彰善瘅惡　同上　本卷一
維王之卬　五鄭注陸柒
葉公之顧命　八疏考柒肆　本卷二一
毋以嬖御人疾莊后　本卷一
口費而煩　三補疏陸叁　本卷一

奔喪

問喪

服問

間傳

三年問

深衣

投壺

儒行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七之十四

大學

康誥

顧諟天之明命　本卷一
帝典曰克明峻德　九學考柒伍
湯之盤銘　本卷二　一補遺
湯之盤銘曰　九學考柒伍　本卷二
盤　本卷一
苟日新日日新　九學考柒伍　本卷一
詩曰　九學考柒四
周雖舊邦　見詩大雅羣解彙編文王篇　本卷一　補遺
其命維新　九學考柒伍
邦畿千里二句　同上
邦畿千里　歸詩羣解彙編商頌篇
惟民所止　五鄭注陸柒
緡蠻黃鳥　九學考柒伍　一見詩小雅羣解彙編緡蠻篇
丘隅　歸詩小雅緡蠻篇
為人臣止於敬　九學考柒伍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　同上
淇澳菉竹　歸詩羣解彙編衛風篇　本卷一　補遺
有斐君子　九學考柒陸
如切如磋　同上　一歸詩羣解彙編衛風篇
瑟兮僩兮二句　九學考柒陸
終不可諠兮　九學考柒陸
恂慄也　同上
於戲　同上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同上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同上
聽訟吾猶人也　本卷一
此謂知本　九學考柒陸　本卷一
此謂知之至也　九學考柒陸
毋自欺　同上
此之謂自謙　同上　本卷二
謙　本卷一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本卷一
見君子而后厭然　九學考柒陸

厭然　本卷一
如見其肺肝然　九學考柒陸
此謂誠於中二句　同上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見前
富潤屋德潤身　九學考柒陸
心廣體胖　本卷一
身有所忿懥　九學考柒陸　本卷三
有所好樂　九學考柒陸
心不在焉　見上身有所忿懥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九學考柒陸
所謂齊其家　同上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同上　五鄭注陸柒　本卷一　補遺
故好而知其惡至天下鮮矣　九學考柒陸
人莫知其子之惡　本卷二
其家不可教　九學考柒陸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　本卷一
如保赤子　九學考柒陸
雖不中　五鄭注陸柒
一人貪戾　九學考柒陸
貪戾　本卷一
一言僨事　九學考柒陸
堯舜帥天下以仁　同上
桀紂帥天下以暴　本卷一
無諸己而後非諸人　九學考柒陸　本卷一
故治國在齊其家　九學考柒陸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同上
其為父子兄弟足法　同上
此謂治國　九學考柒陸
上老老而民興孝　同上
上恤孤而民不倍　同上　本卷二　補疏陸君
有絜矩之道也　九學考柒陸
所惡於上至毋以事上　九學考柒陸
樂只君子　同上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九學考柒陸　一歸詩小雅羣解彙編節南山
南山　見上
維石巖巖　五鄭注陸柒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　九學考柒陸
是故君子必慎乎德　同上
有德此有人　同上
爭民施奪　本卷一
亦悖而出　九學考柒陸
惟命不于常至則失之矣　同上
楚書　本卷一
楚書曰至惟善以為寶　九學考柒陸
舅犯　九學考柒陸　本卷一
亡人無以為寶二句　九學考柒陸
秦誓曰至無他技　同上
秦誓　二卷皆歸周書秦誓　本卷一　補遺
若有一个臣　五鄭注陸柒　本卷一
其如有容焉　九學考柒柒
人之彥聖　同上
不啻若自其口出　同上
以能保我至亦有利哉　九學考柒柒
尚亦有利哉　本卷一
媢嫉以惡之　九學考柒柒
亦曰殆哉　五鄭注陸柒
而違之俾不通　九學考柒柒
迸諸四夷　同上
不與同中國　歸中庸聲名洋溢乎中國
命也　九學考柒柒
災必逮夫身　九學考柒柒
必忠信以得之二句　同上
生財有大道　同上
生之者眾食之者寡　本卷一
國無遊民　本卷一
而下不好義者也　九學考柒柒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七之十五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喪服四制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七之十六

禮記雜錄目錄

禮記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七之十一　　學海堂

禮記羣解彙編

曲禮上

毋不敬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修己以敬也安民哉修己以安人也儼若思安定辭何以安民子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顧亭林日知錄

恭敬撙節

問曲禮恭敬撙節之撙不見於說文何也曰撙當爲劗說文劗減也又荀子不苟篇恭敬繜詘仲尼篇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其義皆與撙同 錢宮詹潛研堂集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鄭注曰撙猶趨也釋文趨七俱反就也向也正義曰撙者趨也節法度也言恆趨於法度段氏若膺校本曰案趨同趣疾也當音促非趨走之趨宋大人曰釋文誤解趨字正義并誤解節字段謂趨音促是也 薛瓚注漢書王吉傳曰撙促也義本鄭注 而訓趨爲疾於義尚有未安今案恭敬撙節退讓六字平列恭與敬義相因撙與節義相因退與讓義相因而撙節與退讓義亦相因撙猶趨也者趨讀局促之促謂自抑損也撙之言損也管子五輔篇曰整齊撙詘以辟刑僇尹知章注撙節也言自節而卑詘五輔篇又曰節飲食撙衣服是撙與節義相因也荀子仲尼篇曰恭敬而僔楊倞注僔與撙同卑退也是撙節與退讓義亦相因也五輔篇又曰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亦與撙同恭敬尊讓即曲禮之恭敬撙節退讓也說見易謙尊而光下 王尚書經義述聞

嬰母能言

曲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釋文嬰本或作鸚厄耕反母本或作鵡同音武諸葛恪茂后反案說文鳥部鸚鵡鸚能言鳥也从鳥嬰聲鵡鸚鵡也从鳥母聲然則鸚鵡字本作鸚鴞古又省作嬰母鵡从母不从毋諸葛恪茂后反則讀若每母與每同聲禮記當從諸葛音說文當爲母聲陸德明音武係鈕載唐韻文甫切是以爲从毋聲矣此蓋因作鵡致誤鵡俗字說文所無 臧茂才經義雜記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

儀案俗以作字連下爲禮讀陳氏集說不從云朱子以作爲句絕愚謂朱子謂陸農師點聖人作是一句爲禮以教人是一句朱子亦有所本而陳氏即指爲朱子蓋失詳也又淮南子氾論訓聖人乃作爲之讀從一句案文義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蚊虻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據此則聖人乃作爲一句爲之亦連下讀與此文勢正合 武進[illegible]讀考異

人生十年曰幼

儀案此人生當一讀近連作人生十年者非 同上

人生十年曰幼學

儀案俗讀以幼學爲句據朱子謂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下做此又趙彥衞雲麓漫抄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與農師讀同質之鄭氏康成云名曰幼時始可學也是漢儒傳讀已以幼字絕句農師亦有所本云然 同上

二十曰弱冠

儀案俗讀以弱冠爲句據雲麓漫抄云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禮曰二十曰弱冠年甚弱在禮則當冠矣愚謂劉熙釋名二十曰弱言柔弱也是漢人引記亦作二十曰弱又在趙氏之先從兩句讀與下文數句爲例此正讀也 同上

五十曰艾

五十曰艾服官政注艾老也釋文曰艾五蓋反老也謂蒼艾色也一音刈治也正義曰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熊氏云案中候運衡云年耆既艾注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纖哲云仲父年艾誰將逮政注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告老致政當七十之時故以七十曰艾劉熙釋名釋長幼云五十曰艾艾治也治事能斷割芟刈無所疑也蓋鄭既以老訓艾則當從陸孔說以艾爲草色釋文一音刈與釋名合然據中候七十亦稱艾豈謂年至七十始能治事乎禮記五十曰艾而鄭言七十者蓋如六十七十八十通稱耋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先大常謂當是八十曰耋九十曰悼某按據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同稱曰髦而於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耶況九節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爲九十無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刪矣（臧茂才湛園札記）

姜宸英湛園札記云先太常謂當是八十曰耋九十曰悼案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同稱曰耄而於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耶況九節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爲九十無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刪矣志祖案白虎通致黜篇引礼記此文正與札記暗合然白虎通上文言君幼稚唯致不黜則不當但言八十九十也似從今本爲

七十曰老

問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耋豈徐彥所見本特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徐所見者蓋即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十稱耋之異同後來轉寫誤八爲七耳八十曰耋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於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毛許義不遠曲禮有曰耋二字者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蓋失之矣何氏六十稱耋之說與犍爲舍人注爾雅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耋蓋漢人說耋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爲正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八十九十曰耄

得近盧刻白虎通已據曲禮改正（釋文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後人妄加之 孫侍御讀書脞錄）

錢氏曉徵答問曰問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耋豈徐彥所見本特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老徐所見者蓋即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十稱耋之異同後來轉寫誤八爲七耳八十曰耋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於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毛許義不遠曲禮有曰耋二字者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蓋失之矣何氏六十稱耋之說與犍爲舍人注爾雅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耋蓋漢人說耋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爲正也家大人曰曲禮原文本作八十九十曰老釋文曰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老後人妄加之此說甚確錢以有曰耋二字者爲古本非也請列五證以明之射義耆耋好禮鄭注但云耆耋皆老也而不云八十曰耋下文旄期稱道不亂鄭注則云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正與今本曲禮同（王肅注家語觀鄉射篇亦云八十九十曰耄）則鄭所見本本作八十九十曰老無曰耋二字其證一也大雅板篇曰匪我言耄隱四年左傳曰老夫耄矣周語曰爾老耄矣毛傳及韋杜注並云八十曰耄義皆本於曲禮若曲禮古本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則八十尚不得稱耄毛韋杜諸儒何以皆言八十曰耄其證二也秦風車鄰傳八十曰耋正義曰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僖九年左傳注七十曰耋正義曰耋之年齒既無明文曲禮云七十曰老爾雅以耋爲老故以爲七十是曲禮本無八十曰耋之文故曰無正文無明文其證三也秦風車鄰傳離九三王肅注爾雅釋言注及說文釋名並以八十爲耋離九三馬融注僖九年左傳服虔杜預注並以七十爲耋爾雅釋言舍人注宣十二年公羊注並以六十爲耋鄭注離九三則云大耋謂年踰七十蓋曲禮本無明文是以諸家說耋義各不同其證四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注曰六十稱耋七十稱老疏曰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云七十曰耋與此異也以上公羊疏蓋徐彥所見曲禮本作七十曰耋與今本作七十曰老者不同故云與此異此字指七十曰老而言若徐所見本作八十曰耋則是八十九十曰耄之異文不得言與此異錢謂疏文本作八十曰耋轉寫者誤八爲七非也後漢書明帝紀有司其存耆耋李賢注曰禮記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耋此所引七十曰耋之文正與公羊疏同豈亦轉寫者誤八爲七乎射義耆耋好禮正義亦云六十之耆七十之耋是徐彥所見本自作七十曰耋非八十曰耋其證五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若不得謝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鄭注曰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尙壯則不聽耳家大人曰鄭解謝爲聽於義未安齊策曰靖郭君謝病強辭三日而聽則謝非聽也今案謝請也告也成十六年左傳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魯語作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說見後篇）季文子下是謝即請也襄三年左傳祁奚請老是也請之而見許則得所請而去故曰得謝（得謝即得請僖十年左傳曰余得請於帝矣）請老即告老故謝又訓爲告襄二十六年左傳使夏謝不敏即告不敏也漢書高帝紀高祖嘗告歸之田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張耳陳餘傳有廝養卒謝其舍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同上）

注云謝猶聽也棟案謝猶去位也說文謝辭去也楚辭大招云青春受謝王逸注謝去也敝一作謝史記蔡澤謂范睢云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今時有代謝之語蓋本于楚辭顧炎武謂謝爲序案招魂云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注亦云謝去也若訓爲序不合事理（辭不得三日而聽 惠定宇九經古義）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彬謂此言致事之臣問於它國若石碏使告於陳之類（朱武曹禮記訓纂）

行役以婦人

彬謂成十五年公羊傳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休注引此作行役以婦人從語意尤備（同上）

三賜不及車馬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鄭注曰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引之謹案經言三賜不言三命鄭謂三命不受車馬之賜非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賜乎今案賜猶予也謂爲人子者不敢以車馬予人也爾雅曰予賜也是賜與予同義言三賜者多予之辭若言之爲三耳猶論語言三仕三已三以天下讓也賜予雖多不及車馬不敢自專也坊記曰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是其明證矣逸周書大子晉篇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孔晁注曰禮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此賜則白王然後行可知也此解三賜不及車馬是謂人子不敢以車馬予人蓋禮記舊注有如此解者故晁本之爲記（王尚書經義述聞）

馮成章問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夫古之仕者一命受爵再

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一命之榮亦足顯親況車馬不受得毋虛君之賜乎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則車馬亦不容盡卻矣或曰車馬尊貴之物子不敢受之以竝於其親然則爵貴之尤者也父爲士子爲大夫亦何嫌於竝乎舜禹受人天下而況車馬乎答曰孔疏云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車馬是安身身安不關先祖故不受且父子爵有尊卑是量能授官辭之不得車馬是外面炫赫之物故可以辭不敢以富貴加於先人也車馬其家仍有但君賜之則不受耳 杭編修質疑

不服闇

王輔嗣注易頤初九云夫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此見道之言士君子守身之法稍違之未有不遇辱者也夫辱及一身猶小焉者然孰非人子孰無父母曲禮記曰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注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案康成夜行之說特以其淺者言之耳暗室屋漏之中時時自省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不服闇之精義也 臧明經拜經日記

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李光烈問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已承舉示云云皆指孩提之童說夫曰孩提僅可孩笑提抱者抱在長者心胸即甚知愛知敬未必就知禮恐長者詔之之時而所謂掩口云云者亦大非不學良能也是用再瀆

答曰因上有提攜句故以孩提之童答之不必過泥 杭編修質疑

負劍辟咡詔之鄭注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頤煊案傾頭與語劍挾於旁故必負劍然後與語史記刺客列傳王負劍負劍遂拔明無事不負劍也正義負謂致兒背上劍謂挾於脇下如帶劍也非是 經義叢鈔洪頤煊

將上堂聲必揚

彤謂劉向列女傳鄒孟母曰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此必七十子之微言記禮者各識所聞遂與向言有詳略也 宋武曹經傳攷證

視瞻毋回

彤謂回邪也毋回猶言毋淫視非不爲回轉之謂 同上

毋踖席

毋踖席正義踖猶躐也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已位上不發初從上從上爲躐席也玉藻云升席不由前爲躐席也頤煊案今玉藻作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古[illegible]葛同聲故從巤之字多從葛躐或作蹈亦古今字說文踖一曰踧踖非躐義踖疑即蹈字之譌 經義叢鈔洪頤煊

唯諾

集註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諾應辭也字書云諾徐應聲而劉夢吉集有唯諾說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納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亦佳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唯你也按焦仲卿妻詩諾諾復尔尔即你也與唯輕重讀耳又按諾與喏同 汪拔貢經義知新

由闑右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鄭注曰臣統於君闑門橛正義曰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引之謹案玉藻聞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左扉者在東之扉也奘語乃闔左闔塡之以土韋注曰開陽開陰不幽也左闔在東故韋注曰開陽也東扉曰左扉又曰左闔則門雖向堂仍以東爲左矣況路門之內始有堂港門庫門之內皆無堂安所得堂而向之以爲正乎夏官司士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左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內則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亦以東爲左西爲右何獨至門中之闑而以東爲右西爲左乎下文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謂人之左右非謂門之左右也人之左右無定出則以東爲左西爲右入則以東爲右西爲左門之左右則東爲左西爲右一定不易者也闑之左右當與門同不得以爲右在東也由闑右當爲由闑左字相似而誤耳孔氏所見本已譌作右故不得已而曲爲之說鄭不解闑東稱右之義則本作闑左可知左知在東人所共知不煩解釋也 子侍書經義述聞

凡與客入者至肅客而入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此節舊說失之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二句連讀此主人爲謙敬之辭猶曰請先布席敬逆吾子云爾非眞先客入門布席既訖然後出迎客也客固辭即是辭其入爲席主人先致爲席之辭客對之若曰不敢以辱吾子主又致辭若曰某非敢爲儀也敢固以請客又辭若曰某也恖不敢以辱吾子如是辭訖則主人肅客而入矣若不如是則相見自宜入門客又何爲固辭耶此謂入內門坐而講說之客若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當如此待之儀禮士相見是執贄始見之客昏禮壻見婦之父亦是以贄見無布席兩坐之事故無此禮也 李進士羣經補義

甲問曲禮主人肅客而入肅者拱手也推手而上也蓋邀客入門則必拱手以進之鄭注以肅爲進是也宋陳澔集說引呂氏曰肅者俯首以揖之即所謂肅拜也則肅既是揖又是拜豈肅即是拜拜即是揖乎且九拜有稱肅拜者豈即此肅乎

曰肅是肅揖是揖拜是拜肅不是揖揖不是拜且肅與揖俱不是請揖肅與拜俱不是肅拜其肅不是揖何也禮註直身而推其手曰肅推者拱也謂上其手也肅者直也詩傳九月肅霜註肅與縮同即直也是肅者直其身上其手與揖之曲其身而下其手正自相反蓋揖與撎同撎有俯義即禮所云磬折者折者曲也俯也故禮註曲躬而引其手即謂之揖蓋引爲下手與推之上手不同撎之折躬與縮之直躬又不同是以周禮司儀詔王儀凡有三揖以深淺爲別一曰士揖見諸侯則引手者地深揖也一曰時揖見庶姓則引手與常揖等時者常也平揖也一曰天揖見異姓則略引其手高而不下如在天然淺揖也淺揖與肅近而終以引而不推小俯而不直即不稱爲肅而稱爲揖其嚴如此是以三揖之外別有所謂肅揖者既不是肅又不是揖以爲肅耶則引而不推以爲揖耶則直而不曲于是合名爲肅揖又名長揖介者與婦人恆用之西征賦率軍禮以長撎撎即揖也長者不曲以介士不可曲也其揖不是拜何也揖第曲身而拜必曲膝說文曰拜跪拜也又曰拜者首至地也故周禮九拜無立儀而晉宋儀註賤人揖貴人拜拜揖異等故東觀漢紀陳遵使匈奴送者曰子當之絕域無以相勉勉子以不拜遂揖而別拜揖之不同如此況肅拜非拜并非肅揖周禮九拜儀

九曰肅拜[illegible]也樂府伸腰再拜跽謂直身屈膝而[illegible]引身手與[illegible]揖之不出膝而直身引手大別乃謂俯揖卽肅拜則是拜揖何未明何言肅也毛檢討全同

揖拜與揖則幸聞命矣然不知肅拜肅揖以何禮用之今亦有行之者乎

九拜所用古皆不曾明言以致稽首頓首兩大拜禮今並誤用何況其他若肅揖肅拜則前所言軍士長揖婦人長跪皆是也特今世用此甚少惟時見甲冑之士行升帳卽躬之禮但戟手而不一俯此卽肅揖令史丞簿及書吏堂參但下跪不俯伏卽起又下跪又不俯伏卽起此卽肅拜今并無此矣若婦人則今尙肅揖而并不肅拜按少儀論婦拜有三節以肅拜爲主凡平時言拜雖遇有君賜雖爲尸爲尸爲婦尸也亦只長跪不俯伏至周武后時有周天元詔謂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如男子而于是婦人肅拜之禮亦亡蓋婦人俯伏之拜用之凶禮如遇喪遇祭舅姑則手拜手拜者謂以首至手而俯伏于地晉稱拜手禮稱手拜儀禮稱扱地俱是也若身爲喪主遇夫與長子之喪而婦人主之則亦必行稽顙禮一如男子其云爲喪主不手拜謂當稽顙不止手拜也然則手拜稽顙皆行之凶禮而吉禮無之同上

然則今婦拜儀有端肅斂袵之稱卽肅拜禮乎

曰不然肅爲直義加一端字卽嚴肅之肅矣況復俯伏不直躬乎古婦衣無袵鄭氏喪服註曰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袵夫袵尙無有將以何斂故史曰斂袵而朝此言男子不言婦人也今反以婦人爲斂袵何也同上

然則今頓首稽首稽顙諸稱與周禮九拜儀合否何如此則無一不誤者周禮九拜儀當先辨拜字拜必屈膝跪以首至手而統下于地卽手拜也故九拜無拜儀亦無手拜儀而總以九拜名拜以爲拜也者凡拜之統焉者也今以揖當拜誤矣若九拜諸名則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此四者本是一節謂由重而及輕也蓋稽首者稽留其首不卽起也頓首陡也卽起也空首虛其首而不至手但下手也振動則手奮體動首將下而總不下也此禮之因時而較重輕者舊註以

[illegible]首至于地亦復何異而分[illegible]三名[illegible]重稽首書益拜稽首孟子子思再拜稽首皆以稽首爲見尊之禮故左傳公告齊侯于蒙齊侯稽首公祇拜而齊人怒之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又公如晉稽首智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則稽首者拜禮之重惟見尊者得行之今限之爲凶喪之禮大不敬矣若敵體通行則祇拜手而今又以頓首爲通行夫頓首者急遽造次之狀大非常禮左傳晉穆嬴頓首于趙宣子之門楚申包胥乞秦師九頓首而坐國策燕太子丹見荆軻避席頓首皆倉皇有求陡頓難安之禮不當通行若漢後見天子加一頓首有稽首頓首之文則以此時當秦法峻急君尊臣卑之際廷臣每見君必𥫔觫服罪故稽頓並行此與秦劄稱主臣死罪皇恐並同雖亦非古禮而去古未遠故至今章表疏奏依然行之特其義則舉世無解識者耳至五曰吉拜六曰凶拜則吉者拜而後稽顙凶者稽顙而後拜禮文甚明但稽顙者兩手按地而搏顙于兩手之地間卽今世所行叩頭儀與拜之首手至地者迥乎不同此二拜作一節明吉凶之禮若七曰奇拜八曰褒拜則又是一節辨奇偶之禮奇者零也單拜也褒者益加之謂兩拜也古無行四拜禮者亦無一拜一跪起相間行者或一拜或兩拜兩拜則連行之乃朱氏家禮又以褒拜爲俠拜爲行四拜禮夫俠拜見士昏禮婦見舅姑之儀謂見舅尊于見姑其獻舅饋時已拜獻矣及還又拜謂之俠拜俠者又也又拜非四拜也且與褒拜又異褒拜連拜俠拜不連拜也特俠拜在九拜外或曰此婦人禮耳若吉凶二拜雖亦兩拜然不名褒拜者褒者一儀而兩拜吉凶二拜則兼兩儀而兩拜不可同矣九曰肅拜說見前同上

請入爲席

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鄭注云爲猶敷也下云然後出迎客客固辭鄭注云讓先入正義云主人請入爲席者客至於內門而主人請先獨入敷席也然後出迎客者入敷席竟後更出迎客也客固辭者再辭不先入也謹案聘禮君使卿歸饔餼於賓賓迎於門外及廟門賓揖入又賓見主國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士相見禮主人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

明[illegible]賓[illegible]入[illegible]後出迎客[illegible]事[illegible]則主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當作一句讀謂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先獨入敷席然後出迎客也此時主人實未入故下云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謂客固辭主人之先入爲席於是主人乃肅客而入也蓋主人獨已正席今客至門而又請先入爲席所以示愼也客固辭者辭主人之先入爲席非辭己之入也禮入門亦無固辭之文疑注疏之說誤也李進士塨經義小

拾級聚足連步以上

案讀從拾級聚足爲句孔疏拾級聚足者此上階法也又云連步以上者上上堂也攷此蒙上讓登爲文則拾級宜一讀聚足連步以上連文爲句燕禮凡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此可舉正讀攷異武進士臧拾級聚足注云拾當爲涉聲之誤也案周書嘗麥云王涉階故讀久之涉階猶歷階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遠宗問曲禮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拾者取也似言取級以上耳鄭氏註作涉則爲涉獵反躐級矣且聚足與連步有何分別舊註總未明不知有確解否毛奇齡子

古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階今惟天子有之餘俱無有是以升階之法皆不講習但其義自了如曲禮所記自是敬謹一法自下至上皆不越步謂之拾級其云聚足者卽拾級之解也連步者又上堂名也蓋拾者斂也廣韻作收拾內則註作拾斂與聚足聚字同義大凡升階者升阼階則先左足升西階則先右足假如先左足者左足躡一級右足從而併之則就階言之謂之拾級以兩足同躡此一等不越等也而就足言之謂之聚足以兩足並也而至于臨上堂時則左足躡級右足必跨而上堂而拾級之法則右步仍連左步不甚步而上謂之連步此敬謹之主者若鄭氏解作涉則水行無等曰涉失其義矣且連步聚足亦未分別毛檢討經問

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授立不跪授坐不立釋文授坐本又作俛仰頤煊案鄭注爲煩尊者俯仰受之正義俯俛若尊者形短雖卑者得跪以授之故少儀云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也注云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是也注疏並不釋授坐二字之義當從釋文本作授立不跪俯仰不立爲是少儀性之直者當作生之直者古

字性生通用　經義叢鈔洪頤煊

李塨問陰陽左右各不同如同一向南之坐宜同尚左矣而有時以右爲尊同一向北之坐宜同尚右矣而有時反以左爲尊此何說乎

曰此則以布席坐席與席身席向分之蓋布席主席身坐席主席向而有不同所謂布席主席身者何也曲禮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席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夫席向南北與席向東西此不同之極矣而一同于尚西一同于尚南此是何說曰此爲布席言之也彼布席者以爲坐陽尚左坐陰尚右此定禮也南向宜上東東向宜上北此以所向者言之也然而布席者以席爲主不主席所向而主于席身席之向南者其身在北曰坐陰陰尚右在西席之北向者其身在南曰坐陽陽尚左亦在西席向東西者亦然向西則身東曰坐陽陽左在南向東則身西曰坐陰陰右亦在南雖異向同尚似乎有偏而仍不偏者所向雖同而主義各異蓋席有首尾首爲端尾爲末端爲上末爲下侍坐布席其職有然然此所尚祇恆坐禮也若夫禮席陰陽全主所向如郊壇南向卽爲陽祀社稷北向卽爲陰祀故郊社配位南向北向以東方爲上與席之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者正復相反所謂禮席主席向卽此可驗猶是陽尚左陰尚右之義而以坐爲主則南北皆西以向爲主則南北皆東主位與配位兩無礙也陽尚左昭陰尚右穆左右昭穆自若也尚尊故尊東非古尊也配位皆向東席端皆尚西非偏壁也然則讀古有要卽坐位細故亦且各有至義而不可移易如此況其他乎　經問

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鄭注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尚右坦案論語鄉黨篇席不正不坐亦由席無坐鄉則上下無別所謂席而無上下則亂于席上也故不坐　趙數君寶甓齋札記

席閒函丈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注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丈或爲杖釋文丈如字丈尺之丈王肅作杖正義曰丈或爲杖者王肅以爲杖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也然二家可會案文王世子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注閒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據此則曲禮云席閒函丈者猶文王世子云遠近閒三席也鄭注甚確正義亦引文王世子文上言所嚮之方此言所容之地丈或爲杖者古書字多聲借鄭氏以杖爲非故定從丈字王肅見鄭之所棄便取以相異不知一丈爲三席之地其閒遠近有度若以爲容杖之所語甚滑突爲以兩席之閒容一杖之地乎抑容賓主兩杖之地乎肅本文理不順而正義云二家可會失之不審也　臧茂才　經義雜記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注云謂講問之客也函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疏云所布兩席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也集說云兩席並中間空地共一丈則於函字不合矣且兩席之間只空三尺三寸有奇古尺當今尺十之七則爲二尺三寸有奇矣如此追狹或可接膝密談何足以指畫乎　李進士塨經識小

姜兆熊（會稽人係姜桐音先生之子康熙癸酉舉人）問曲禮坐而遷之少儀授立不坐坐字俱是跪字古跪坐無二儀亦無二字凡坐儀並無有以尻着席者大抵兩膝著地而直身曰跪兩膝箸地而以尻着兩足踵卽謂之坐故小雅不遑起居詩傳作跪居謂挺身爲跪莫身爲居是以管幼安坐藜牀着膝處皆穿以膝跪故也第不知跪坐之儀何代更易以至于此

此等沿革古皆無明文卽禮著事始者亦皆不之及故三古禮儀無問大小遠今並無一通全者吾亦安敢憑臆言禮特所云跪坐一儀亦似未爲古跪坐通見亦以古坐襯地每從坐起時必先由跪而後能起故跪亦稱坐實則跪坐二儀不得混同往在長安施侍講坐侍講自言提學山東時見孟母廟座傍有石人跪侍云是孟子像得于孟母冢中者予見之皇然不安一則與作俑無後之說自相矛盾一則入廟思敬豈可令見一前哲遜古長跪者往欲亟毀之而未遂也時一客輒然曰此正坐也古坐只是跪而曾未聞耶侍講不能荅予謂坐與跪畢竟有別行立坐卧是四大節未可以折腰屈膝趨走俜竚偶然承奉請畸節强當其名夫踦足不可以當立曲肱不可以當卧豈有屈膝可當坐者若然則古分跪坐二名連跪坐二字皆多事矣但坐有二儀一是危坐卽跪坐也跪者危也兩膝隱地體危腰也故莊子曰跪坐而進之而梁蕭總受書敬謹卽束帶危坐大抵侍坐長者問業則行此禮如曲禮請業則起問更端則起所云起者謂直身而起而尻離于踵名爲長跪亦名爲長跽史范雎傳長跽請教小雅起居之居皆是也及請畢而還奠其身則頓尻于踵卽謂之坐又謂之居論語居吾語汝小雅起居之居皆是也而總之名爲危坐然則孟冢石人本危坐儀耳弟子侍長者臣侍君子侍父總如是耳若坐則以身奠席名爲安坐曲禮坐必安言身當奠安也又謂之橫膝而坐曲禮並坐不橫肱謂膝當橫肱不當橫也故士相見禮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亦惟膝在席上故嘗得視之以覘動起是以三國志諸葛武侯抱膝而坐晉楊方詩居願接膝坐又朱異促膝而坐以道故舊惟橫膝則可抱可促亦可接若跪則皆不能矣吾不知席地之坐止于何時而晉唐以前與古無二皆可取証若管幼安之藜牀着膝亦着此橫膝焉耳況古人愛子多置于膝孝經曰親生之膝下東漢荀朗陵以孫文若坐着膝前晉王述之愛子文度雖長大猶坐置膝上若屈膝長跪焉能坐人如謂此皆漢後事則檀弓引子思云進人若將加諸膝夫跪則安從加膝哉　毛檢討經問

然則與趺坐何異

曰趺坐者謂結趺而坐也趺者跗也跏也釋氏結足跗故曰結趺曰結跏非橫膝也　同上

然則何以爲箕坐

箕坐者伸膝坐也　同上

長者不及毋儳言

問長者不及毋儳言注儳猶暫也非類雜暫與非類似不相應

曰荀子云不問而告者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儳言者長者問所不及而輒以更端雜之卽荀卿所謂囋也說文儳互不齊也亦與非類之說相近轉儳爲暫聲雖近而義則遠矣鄭注表記以儳爲爲可輕賤之貌亦取儳賤聲相近爲義儳與囋聲亦相近凡字从贊者皆非一之詞故叢木爲欑車衡三束爲轒以羹澆飯爲饡說文無囋字而訓儳爲不齊可證儳卽囋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示精說

問勦說之勦曹憲謂當从刀與左傳勦民字从力者不同其說然否曰說文勦訓勞剿訓爲擊即取勞之轉聲而借其義非有異文也說文刀部無剿字曹憲俗儒未達六書之旨故多妄說 同上

沈昌祚問曲禮毋剿說毋雷同剿說者剿襲其說也如此則猶之雷同矣

剿是剿絕非剿襲也尚書天用剿絕其命惟絕襲同音故訛絕爲襲耳此剿字即是抄字左傳作慶之盟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詞謂讀盟書未終晏子抄奪其說而代爲答以改易其詞此正剿說之解人方有言而我截其言而自爲說以代爲之終此與兵家剿截抄略並同故曰抄曰剿音與雷同正相反一是奪人說一是和人說而鄭康成誤反云取他人之說而爲己說則又雷同矣苦無剿襲語即或有之亦如羊祜傳不爲掩襲之襲亦主抄取言非蹈襲也 毛檢討經問

注云剿由攣也 [illegible] 曹憲曰剿說之剿當从刀左傳焉用築城以勦民乃从力訓爲勞 惠徵君九經古義

侍坐于所尊敬毋餘席

案此凡兩讀陳氏集說曰所尊敬謂先生長者及有德有位之人也方氏愨曰所尊敬以道稱之也並以敬字絕句吳氏澄曰呂氏以所尊敬三字相屬不若從舊所尊句斷爲是是吳氏又以尊字絕句敬字屬下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鄒汝龍問鈔髮毋髢疏曰髮也髮爲何物 杭編修質疑

答曰髮垂者爲髮以纚韜其髮不使垂而不整

毋淫視

曲禮毋淫視技淫游也語之轉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冠毋免

冠毋免集說云喪有喪冠吉有吉冠非當免之時不可免言吉凶皆當著冠不可脫去余與注疏音訓俱同並不音問觀其注檀弓免焉始詳免制而音爲問則此處如字讀可知也學者但見注有喪冠二字遂誤讀問而補正即以此糾陳氏之失過矣 翁侍御讀書臆錄

李若珠問就屨跪而舉之二節兩時事一時事與

答曰此言著屨之法不必泥定一時兩時上節言取屨下節言

[illegible]

注云遷或爲遷公羊春秋云宋人遷宿傳云遷者何以地遷之也遷與遷義得通故或爲遷 惠徵君九經古義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

注云離兩也離與麗儷俗作同故訓爲兩見儀禮說周書武順曰人有中日參無中曰兩 [illegible]○同上

不同椸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釋文同杝羊支反衣架也枷本又作架徐音稼古本無此字案注云椸可以枷衣者然則經無枷字矣今內則亦有枷字疑誤衍鄭箋詩鵲巢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記注枷字與詩箋意同並是運動之言非實指器物之名也釋器竿謂之箷亦單稱箷郭注云衣架與鄭合據徐音知此字晉以來已衍古本無此字陸當據徐語云然耳說文有杝無椸當從釋文作杝徐鉉新附云椸衣架也从木施聲不知古本借作杝也內則釋文同本又作椸 臧茂才經義雜記

問曲禮內則俱有男女不同椸枷之文鄭云椸可以枷衣者又云竿謂之椸釋器云竿謂之箷是椸箷同物說云無此二字何故曰陸氏釋文內則篇本作杝說文杝訓落其字从栅之下當解爲籬落之落非虛字也李巡本爾雅作箷是假借字 錢宮詹潛研堂集

李若珠問姑姊妹女子子何以重言子下何以專言兄弟兩不及姑姪又下節父子不同席姜兆錫欲通上節爲一節其說何如答曰專言女子則姑姊妹亦女子也言女子子則有父可知此記者之法鄭康成儀禮喪服傳注云重言女子子是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孔疏云不云姪及父唯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姜欲通父子不同席於上節正以上有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奩合之是吳草廬吳書之論無深意也○姜兆錫字上均曾修三禮其禮記說頗精所著九經三禮較餘經更有本 杭編修質疑

女子子

謂己所生之子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別於男子也 猶左氏言女公子

[illegible]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別故加女子於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弟至親兄弟之於姊妹猶弟與同席同器而況於姑乎況於女子子乎不言從子不言父據兄弟可知也喪服小記言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杖然則女子子爲己所生之子明矣 顧處士日知錄

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正義曰不云姪及父惟云兄弟者姪父尊卑殊禮不嫌也彬謂孔說非也禮小功以下爲兄弟兼從父從父昆弟言之 朱武曹經傳攷證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

本衍名字注及釋文皆可據正義以問名爲言非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不相知名

釋文作不相知云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行字耳案注云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經如本有名字鄭可無庸注矣此當從釋文正義曰相知男女名者先須媒氏行傳昏姻之意後乃知名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也故昏禮有六禮二曰問名則似本有名字 臧茂才經義雜記

取妻不取同姓

姓之爲言生也 左傳昭四年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 詩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illegible] 而子產之告叔向云內官不及同姓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晉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異德合姓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於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故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 [illegible] 而郊特牲注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 易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參一族其所以合陰陽之化而助嗣續之功者微矣 顧處士日知錄

古人以異姓爲昏姻之稱大戴禮南宮縚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司儀時揖異姓鄭氏注引此

鄒汝龍問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賤亦有父母何以不知其姓

答曰古人有姓有氏姓者本之於祖如魯爲姬晉衞亦姬姓魯

之叔孫季孫則以王父字爲氏魯嫁女二國同姓皆媵之此知其姓者也其人或微己久離其祖遠或大夫士之支子分氏則其遠祖之姓或與己同出一祖亦未可定故卜之吉則取之○古諸侯之後分氏甚多豈能槩知其姓 杭編修質疑

馮成章問古者設昏娶原爲先祖父慶嗣續之長宜用樂觀文王得后妃而宮人以琴瑟鐘鼓樂之者朱子訓釋謂當親愛而娛樂之也而呂氏釋禮記賀娶妻者謂著代以爲先祖後人子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果爾則祭祀時怵惕悽愴亦大不得已矣何以獨用樂後世遇喪用樂名曰鬧喪滅理傷化固不足道而昏禮非喪比也亦不用樂得毋非人情乎敢質

答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關雎所言是平日不是言成昏之時祭義樂以迎來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樂非凶不樂幽陰之義也 同上

陳銓問曲禮男女異長是男以男之長幼爲稱女以女之長幼爲稱否與

答曰猶易言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 同上

李若珠問葱渫何物席際曰末亦分左右否酒漿處右註云若兼設則左酒右漿此左右卽上文左右乎抑就羹而分左右也

答曰葱是生葱渫是蒸葱鄭康成云處酒漿之右酒漿曲禮云處右鄭以爲處羹之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若公食大夫禮酒漿兼有自分左右與曲禮不同 同上

鄒汝龍問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脯修置外抑置內又朐爲中屈此何物

答曰屈中曰朐屈其脯朐朐然也左朐朐在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右右手取祭擘之便也脯修皆在左邊左則外也 同

李若珠問三飯食胾何謂三飯何謂辯殽胾前食何餕

答曰儀禮賈疏有一飯三飯五飯七飯至十三飯而止忘其所出疑大夫饋食之禮須查○公食大夫禮有韭菹昌本鹿臡麋臡羊俎豕俎牛俎膚俎羊炙豕炙牛炙等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皆是正饌而羊胾牛胾豕胾爲加豆故三飯前未敢食也○特牲少牢禮初食殺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是辯於殽 同上

李若珠問主人親饋則拜而食方氏曰稱施也若敵客又當何如

答曰侍食於長者不敢當客故但拜而食若是敵客則當執食興辭不止於拜而已 同上

李若珠問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若敵客則當何如蒙諭侍食於長者不敢當客故拜而食若敵客則執食興辭不止於拜而已果爾則所云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又何禮也

答曰此在禮亦無明文以意度之古人不嫌過自卑損所以答主人之敬 同上

飯不從卞

三飯釋文云飯扶晚反下云依字書食旁作卞扶万反食旁作反扶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字譜案說文飯字本從食反聲注釋家作實字用者則讀扶晚反作活字者則讀扶万反非有兩字也後有食旁作卞者葢後人惡反字而改作卞也正猶汳水之汳說文亦從水反聲後亦改作汴人見汴字諧聲更直捷故不能返其本耳

古文無卞字卞字卽弁字之譌弁字篆文作𡗜漢人寫作弁後又寫作六隸字從省遂寫作卞字形三變而字則一也弁初爲弁冕之弁象形也後用作弁急之弁則取弁意後人因弁譌爲卞遂分作兩字非也飯字本從反得聲若從弁則失之遠矣 李進士羣經識小

汗手

共飯不澤手鄭注爲汗手不絜也釋文汗下半反本或作汙煩熅案正義絜淨也若擇手手必汗生則不絜淨一本汗生不圭圭絜也言手澤汗飯也正義所見兩本與釋文同鄭注澤謂挼莏也詩葛覃薄汙我私毛傳汙煩也鄭箋煩煩撋之釋文阮孝緒字略云煩撋猶挼莏也鄭注當作汙字 洪頤煊經義叢鈔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此別是一條說者乃蒙上餕餘不祭之文而爲之解殆似山東人作不徹薑食不多食義卽謂不多食薑同一謬也 此謂平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祔練之祭未嘗不行○顧炎武日知錄

李若珠問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何義

答曰此二句守明上句餕餘不祭之義熊安生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或父得餕其子餘○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凡餕餘亦當祭先而有不祭者惟此二條爲然故鄭康成云餕而不祭惟此類也集說二解前說淺後說迂 杭編修質疑

笑不至矧

注云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倉頡篇云齗齒根也與鄭異釋文云矧本又作哂說文云笑不壞顏曰弞从欠引省聲張有復古編曰弞古哂字 惠棟九經古義

李若珠問側席專席集說俱分兩解當以何者爲是

答曰有憂如左傳孫子獲罪於君甯俞職納橐饘皆是集說作謂親疾非是親疾則日侍湯藥無暇布席矣側席偏設之席示閉門思愆之意有喪者寢苫枕塊坐席不設重數不待言亦萬無人共坐之理人亦萬不肯坐有喪者之席呂氏之說不通 杭編修質疑

不獻魚鼈

水潦降不獻魚鼈注不饒多也正義曰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也盧植庾蔚之等並以爲然或解鄭云不饒多者以爲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案水潦驟降魚□宜多浚既言不饒益其多則鄭意當從或解孔氏以爲難得非鄭旨也論衡無形云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異質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與注意殊異然以水潦降爲魚鼈益多則同且於養生之道事上之理皆精漢人之言終勝俗儒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獻粟者執右契

李若珠問獻粟者執右契晉其左契何用又尊卑垂帨陳氏謂客主相等於文勢毋亦未順者與

答曰孔疏粟梁稻之屬先以右契獻候其來取則以左契合之符則與之以梁稻未可卽與故以右契先也尊謂大夫卑謂士皆爲大夫則尊與尊等皆爲士則卑與卑等故陳氏謂客主尊

卑相等此承孔疏之說而不細析其故故讀者致疑於文勢不順○通部禮記鄭氏皆以尊爲大夫卑爲士 杭編修質疑

獻米者操量鼓

彬謂廣雅釋器斛謂之鼓左傳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注石四謂之鼓管子地數篇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 朱武曹經傳考證

書致

獻田宅者操書致正義曰書致謂圖書於板文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也已上諸物可動故不言致而田宅著土故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引之謹案上文操右袂操量鼓操醬齊指指其所操之物言之此言獻田宅者操書致則書致亦所操之物若謂以圖書致其田宅則致下必加之字而其義始明且以上諸物皆可言致不獨田宅也今案致讀爲質劑之質周官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注曰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今之券書也文六年左傳由質要杜注曰質要券契也此謂獻田宅者操書契以呈於尊者之前若上文獻粟者執右契也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即重質也是質與致古字通 質致古同聲故字亦相通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 質通作致故又通作至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索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質致至三字古並同聲 說見唐韻正○王尙書經義述聞

鄒汝龍問君子抱孫不抱子因其昭穆之同但父主恩故子有三年之懷抱於其父母所云不抱子者毋亦以其義掩恩耶抑別有解耶

答曰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曾子問曰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明此是臨祭時或幼則使人抱之非謂常時不抱子也 杭編修質疑

鄒汝龍問孫既可以爲王父尸則爲君尸者卽其君之孫爲之耶如其孫爲之則何待於知何待於下況過之於道非復祭祀之時又何下之以致其敬耶抑大夫士之賢者爲之耶

答曰既醉注云尸天子以卿鄭對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無孫取於同姓可也○尸必筮吉則取之散齊七日之中尸有定名下之所以崇祭祀○石渠論云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左氏說云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丹朱爲尸不必定用己孫 同上

馮成章問古者孝子之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蓋言精誠所致儼如其形聲之相接也然祖考既沒但可接以心而不能接以自能遇以神而必不能遇以形也追遠雖云情切音容不可假借設裳立主斯亦可矣子孫爲尸不幾涉於假借乎且夫宗廟之中原以祖臨乎孫而尸則孫臨乎其祖矣又何倒置也孔子之沒也諸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而曾子不可夫似且不可況尸未似乎平時且不可況祭祀乎然則事祖者第當積誠以相感耳焉用設尸以誣之也敢質

答曰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廟之屬皆有尸諸侯祭社稷竟內山川大夫有采地祭五祀皆有尸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所以必立尸者若空所依倚一則不足以樹儀型二則不足以展誠敬三則人君全於爲君失所以敬慎事神之道故祭統謂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云云所以明尊卑之等故程子以爲其道最古至皇侃言用己孫爲尸恐非則是以孫之倫爲尸也 同上

尸必式乘必以几

註云尊者慎也謂履几以登車猶昏禮婦乘以几也疏連上句爲義謂几在式上誤甚車是動物式上安得有几且式上以虎皮爲幦尊者憑之未聞式上復憑几也王登車夏官隷僕洗乘石王后登車亦履石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是也尋常登車不履物孔子必正立執綏履於地也 幦音覓 車前低於兩較處謂之式其上揉曲木以爲憑不但在前者爲式其曲而在左右者亦式也軍中可履之以望敵左傳登軾而望之是也孔氏解式爲車前橫木而較在式之上不知較有左右二木縱置於兩輢之上非橫於式之上也後人不識車上式較之制由孔氏此疏失之 李進士羣經補義

李光烈又問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誠執人子之禮而不忍遽廢也然而人子未居喪以前所升降何處

答曰天子祭祀升阼階攝主人下至士大夫祭祀亦升阼階人子親在不敢升主人之階三年無改故居喪不廢西階客所升之階父在則父升阼階人子無與人行禮之事故升西階而不升阼階○儀禮士虞禮云卒哭以後稱哀子祔祭稱孝子疏云祔祭如饋食之禮既同於吉則孝子得升阼階也○昏義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明以代父則阼階爲父所升降之階 杭編修質疑

馮成章問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則亦無老壯一也蓋父母之恩昊天罔極故當其終也人子必搶地呼天五內分崩水漿不入於口願以身代謂不有其身也記曰七十飲酒食肉處於內謂血氣衰頹庶藉此以養生耳然酒肉可以養生飦粥獨不可以養生乎縱曰年老不堪淡泊獨不思家貧食力疏水終身亦固有之曷嘗因此而殞其身乎朝獨於親喪時不堪也

答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恐其滅性故七十許其飲酒食肉自始死以至卒哭爲時甚長恐非老人所能支故寬其禁非謂終日飲酒食肉也 同上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注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家大人曰古無謂數爲與者與猶以也 以與一聲之轉故以可訓爲與與亦可訓以說見釋詞與字下 三日成服杖生者之事也此三日以死之明日爲始是生以來日也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此三日以死之日爲始是死以往日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不問有所費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注皆爲傷恩也釋文不問其所費一本作有所費下句放此案鄭注與人者不問其所欲云己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也或之言有也是可知上句不作不問其所欲矣然則三句皆當如釋文說作不問有所費不問有所欲不問有所舍蓋有所正與弗能相對己既弗能不當問其有否也唐本皆作其字蓋因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句而誤今據注及釋文正之 臧茂才經義雜記

臧青旌

前有水則載青旌鄭注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青青雀水鳥釋文載音戴引之謹案鄭志王贊問曰舉於旌首當皆以皮毛畫之也鄭答曰皆俱舉皮置於首不畫也（見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一）是鄭注舉於旌首謂舉皮置於旌首蓋以下文言載虎皮故并青與鳶鴻皆謂置皮也其實青旌乃畫青雀於旌鴻與鳴鳶亦然（正義者以爲畫）考工記所謂畫繢之事鳥獸蛇也唯虎與貔貅則以其皮飾旌故青與鳶鴻皆不言皮至虎始言皮也貔貅不言皮者蒙上虎皮而省也經文界畫甚明不得因虎皮之文遂謂青與鳶鴻亦是皮也正義釋載鳴鳶云畫作開口如鳴時此說是也若但置其皮何鳴之有實不當如鄭志所釋載如左傳載其旌以先之載不當讀爲戴載之言植也立也載青旌者植此畫青雀之旌於車上非謂置皮於旌首也若置皮於旌首則當言載青於旌不當言載青旌矣下文鴻與鳴鳶之載義與此同（載鳴鳶者植鳴鳶之旌也不言旌者亦蒙上青旌而省後放此）虎皮貔貅之載則以獸皮所飾之旌植於車上耳二者雖不同而同爲植旌於車上故皆謂之載周官司常曰王建大常大司馬曰王載大常建也載也皆立也以是明之

青水鳥也一名青雀一名青鳥字或作蜻呂氏春秋精諭篇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數百列子黃帝篇載此事蜻作漚漚與鷗同亦水鳥也文選江淹雜體詩青鳥海上遊李善注引阮籍詠懷詩曰誰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又引呂氏春秋海上人有好青者云云然則呂氏春秋之蜻即青鳥也作蜻者借字耳高注呂氏春秋蓋亦以蜻爲鳥名故李善引海上人好蜻云云以釋青鳥而今本高注乃云蜻蜻蜓小蟲細腰四翅此殆後人誤以蜻爲蜻蜓而輒改注文也蜻蜓隨處皆有何必海上邪（太平御覽蟲豸部蜻蛉下引呂氏春秋海上人有好蜻者云云則所見高注已同今本）○王尚書經義述聞

載飛鴻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引之謹案飛字涉注文而衍注云鴻取飛有行列也此釋載鴻之義非經文有飛字也下載虎皮注云虎取其有威勇也亦是釋載虎皮之義經文豈有威勇字邪正義釋載鳴鳶云不直言鳶而云鳴者鳶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此專釋鳴字之義也若鴻上有飛字則正義亦必專釋之而正義云前有車騎則載鴻者（今本鴻上有飛字乃後人依已誤之經文增之與下文不符今刪）鴻鴈也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若軍前逢見有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使衆見而爲防也但言畫鴻而不言畫飛鴻則所見本無飛字可知左傳宣十二年正義引此有飛字與本疏不合明是後人依俗本禮記增之藝文類聚鳥部上通典禮三十六白帖五十八引此有飛字亦後人所增案郭璞注爾雅鉛華鳥曰廣云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首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是古本無飛字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引作則戴鴻（戴與載同陳禹謨本增飛字）車部上引作則載鴻（陳禹謨刪去）足證隋唐閒舊本尚不誤唐石經始衍飛字（同上）

載虎皮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注云士師謂兵衆士之爲兵師之爲衆有何可疑集說乃云士師非所當警備者而亦舉類以示衆或者禁止暴橫之意歟則以士師爲刑官矣不特士師之來無關警備且自遠見之何以遽辨其爲士師乎（李進士君羣經識小）

前朱鳥而後元鳥

李光烈問前朱鳥節朱鳥元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陳註云以爲旗章其旒數皆倣之龍旗九朱鳥七白虎六龜蛇四則定旒如其星數也而姜氏又云此二十八宿也四方各七看來數若不同不知是一是二

答曰陳氏本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之說○據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即白虎）北宮元武其星多寡不同與崔氏之說亦不合月令四時亦不專主二十八宿分屬四方本於丹元子步天歌丹元子隋人不可據以證曲禮且一宿不止一星姜氏說不可從（杭繩傳質疑）

玄武四象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顧煊案考工記輈人龍旗九斿以象大火鳥旗七斿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以象伐龜蛇四斿以象營室龍即青龍鳥即青鳥熊虎爲旗故西方亦作白虎漢碑畫玄武皆作龜蛇象其命名之義不可曉正義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用也而不及蛇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皆臆說（經義叢鈔洪頤煊）

朱鳥

前朱鳥而後元武家大人曰朱鳥本作朱雀此後人以他書改之也自開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從之開成以前書引此有作朱鳥者亦是後人所改案正義述經文正作朱雀又朱雀字正義凡三見雀字一見又引崔靈恩說亦作雀又堯典曰中星鳥正義引曲禮前朱雀後元武而釋之云雀即鳥也則曲禮自作朱雀明矣後漢書張衡傳注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三十六武功部五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引此並作朱雀（衛湜禮記集說作朱雀則宋時本尚有不誤者）○王尚書經義述聞

招搖在上解（金鶚）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疏以招搖爲搖光釋文亦云招搖北斗第七星鶚案史記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一爲天矛星經元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元戈即天鋒也又云招搖一星次北斗柄端主兵芒角動則兵起然則招搖在搖光之端非即搖光也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建元戈樹招搖薛綜注元戈北斗第八星名爲矛頭招搖第九星名爲盾今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李善注引禮記招搖在上及鄭注解之蓋北斗原有九星之偁劉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九魁謂北斗九星是也以九星言之則招搖即搖光以七星言之則招搖爲在北斗杓端其說可通耳案周禮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夫交龍爲旂即左青龍也熊虎爲旗即右白虎也鳥隼爲旟即前朱鳥也龜蛇爲旐即後元武也日月爲常即此招搖在上矣何以知之左傳桓公二年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云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若然大常當有星其星必畫北斗漢書三統歷謂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則三辰謂日月北斗大常所畫之星非北斗而何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亦天子之象也大常爲天子之旗其畫北斗宜矣大常天子所建以祀者而治兵大閱亦載之則行軍亦必載之矣詩六月載是常服傳云日月爲常毛公以宣王親征故以常爲大常可見天子行軍必載大常也王親征必在中軍中軍號令之所出鄭

後左右皆視之以進退大常有北斗星主指四方爲號令之主招搖天鋒又各主兵則載之正宜然不曰在中而曰在上者何也廣雅云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所謂高九仞者即大常也大常高於諸旗則在上矣日月星皆畫於首招搖又在北斗杓端故曰在上也斗柄有在上者亦有在下者夏小正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柄在上此云招搖在上者蓋畫如六月初昏也九星並畫而獨言招搖者固舉其端以該其餘亦以招搖主兵所指則殺伐故曰急繕其怒也考工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大常十二旒何以象日月北斗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知大常亦然日月周行十二次北斗旋指十二辰十二旒所以象之也左氏謂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惟天子有之非大常不得有招搖星非王親征不得載大常解此則經義了然矣 經義叢鈔

李光烈問各司其局陳氏集說明是局字而姜氏改作屬字臨祭不惰集說是祭字而姜氏改作喪字當何從

答曰爾雅局部分也鄭注用之以列於各司其局下陳琳檄云匪遑離局李善注亦引禮記則局字不當改臨祭不惰鄭注云爲無神也臨喪則尚哀下惰字不得此皆古本如此不知姜氏何所據而改之 杭編修質疑

陳銓問卒哭乃諱

答曰古人生不諱死乃諱之衛侯名惡而其臣有齊惡是也 杭編修質疑

李光烈問以卑承尊生則不敢名死則爲之諱禮也夫不敢名與爲之諱亦何分而經曰卒哭乃諱者一乃字陳註謂凡卒哭之前猶用事生之禮則所謂事生出何禮

答曰生不敢名固也死亦不敢名爲之諱也○鄭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齊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既卒哭則事生之禮終矣臣即不敢與先君同名孔疏云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 杭編修質疑

禮不諱嫌名

注云嫌名謂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釋文云丘與區並去求反非也古丘字皆讀爲區故鄭云聲相近毛詩丘與詩協左傳丘與旗協戰國策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荀卿子曰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漢儒林傳作丘蓋顏籀匡謬正俗曰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爲丘亦古之遺音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二名不偏諱

今人頗有作不偏諱者余每以其誤輒爲正之今乃知彼亦有所本相臺岳氏有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中有云二名不偏諱偏合作徧疏曰不徧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案舊杭本柳文載子厚除監察御史以祖名察躬辭奉勅二名不遍諱不合辭據此作遍字是舊禮作徧字明矣此皆岳氏珂所說余以爲不然若如其說二名不徧諱則必專指定一字諱一字不必諱始得謂之不徧諱今以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考之則二字皆在所諱中但偏舉其一則不諱耳岳氏唯據柳文何不考韓文所引固是徧諱明甚安知柳文非俗本傳寫之失抑或當時宣勅者失考之過未足依據偏字義圓徧字義滯細體會之自見 盧學士鍾山札記

二名不偏諱說

曲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徧諱各本徧作偏今按以徧爲是注曰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 按唐律疏義云禹與雨謂聲嫌而字理殊丘與區意嫌而理不別意乃音之誤音嫌謂雙聲周人丘讀如歟漢人丘讀去鳩切區讀如丘則周漢所同雙聲亦不討理殊理不別也唐人習於區豈俱切而不知古音故言之誤耳昌黎集作丘與蓋亦由不知古音而改爲蓋以同其音唐人雖昌黎不曉古音也 不徧謂二名不一一諱也按一一諱者謂人子人臣語言於二名諱其一又諱其一是之謂徧徧二者而諱之也不徧二者而諱之則語言閒或必用上一字或必用下一字有斷不能易者用其一而已既用此一矣則一夕之話斷不再出彼一字良由孝子忠臣之心道其一已不自安寧有不檢而更道其一之理非不欲徧諱而有所妨礙於人事故緣人情而制禮如此也說文云徧者帀也曲禮云歲徧曾子問云告者五日而徧尚書曰徧于羣神凡閱歷皆到曰徧今人誦書逐字不漏者爲一徧是其義然則二字而次第盡舉之所謂徧也何以不云二名不皆諱而必云不徧諱也皆者總計也徧者散計也云皆則義未瞭故必云徧古聖賢立言之精如此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說者釋以言某在斯某在斯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言足則吾能徵之矣至若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則雖一篇之中二字並見無不可讀無不可書者不以私害公也若其單字爲名則口不可得言惟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耳此經作不徧諱唐石經以下作偏諱乃譌字之甚者偏徧易譌故俗字以遍易徧寫諱則二名諱一之謂不偏諱者乃必二名皆諱之謂其義適與經相左今人幸有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之文不則此禮竟泯滅不傳矣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不能皆是而此條獨是云偏本作徧引正義不徧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又引舊杭本柳文作遍固可訂今經疏之繆字確不可易矣顧秀才千里作禮記攷異乃云偏是而徧非其說曰鄭以一一解偏不一一者皆偏有其一者也如其說僅舉一爲偏則經當云二名則偏諱何以言二名不偏諱也一一可以解徧一一不可以解偏而可以解徧不一一不可以解不徧而可以解不偏云皆偏有其一無論語拙仍是徵在二字皆諱其一仍是不徧諱而非不偏諱必改經文作二名則偏諱改注作二名不一一諱而後可云偏是徧非而又非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之旨矣毛氏正誤岳珂沿革例亦云若謂二字不獨諱一字亦通但與康成所注文意不合可見傳寫之誤二君亦明知作偏之非矣乃千里謂毛氏誤讀正義造此臆說柳文舊本斷斷無有何耶且千里又云偏者唐律謂之偏犯疏義云偏犯者謂複名單犯不坐愚按此奏事犯諱條二名偏犯不坐自是唐人語用禮不徧諱之意而非用禮之偏諱字如千里說偏犯即禮之偏諱然則經云不可偏諱一字律云偏犯一字不坐犯二字者乃坐何禮之嚴而律之寬豈後人之律不出於聖人之禮耶五經正義唐律皆進於永徽四年其時禮記未誤柳州拜監察御史在貞元十五年尚未誤至開成石經而誤矣此固名儒所不閱者不得因其有數字勝於俗本者遂以燕石爲結綠也千里又云岳氏沿革例踵毛氏之誤云合作徧又云不敢與蜀大字本興國本輕於改也是在宋時竟有因誼父之言而輕改經文者其爲誤不淺愚按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曲禮二名不偏諱偏合作徧亦引疏不徧諱者云云亦引舊杭本柳文載子厚

奉勑二名不遍諱云此作遍字是舊禮作徧字明矣然仍習既人不敢如蜀大字本與國本輕於改也沿革例之言如此夫岳氏與毛氏所據疏皆宋淳化景德時所刻單行疏文也其可信者一也岳氏與毛氏所見柳文奉勑作遍同其可信者二也毛氏以徧易偏其可信者三也有可信三而倦翁不敢改識力不足也千里謂蜀大字與國本從毛氏之說改字是東坡所重毛岳校經所據之北宋本乃在嘉定後也其顛倒何如耶千里又云檀弓亦作偏可證愚謂不學無識之人既改其一有不改其一者耶毛氏書此處爲佳處岳氏知其善而不能從千里乃力辨其非是可以校經否又按注不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文理必如是各本奪上不字則愈令學者惑矣凡若此類不必有證佐而後可改 段大令經韻樓集

李光烈問父母親王父母亦親乃經言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夫周人以諱事神則諱亦大矣陳氏以爲不聞父母之諱其祖故亦不諱其祖豈不見父之祭其祖亦可以不祭其祖乎必不然矣至注又謂有廟以事祖者則不然有廟者又當何如

答曰不諱王父母以父早沒已不及聞故得言之此言其情則然於禮則不安○鄭注云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孔疏云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既夕禮一廟是也○愚按庶人止廟故不逮事父母不諱王父母士以上則諱祖○此庶人祭作庶人無廟則凡爲祖者皆祭下云廟中不諱此雖無廟而以寢祠禰祖則不爲祖諱○武王嚴父配天而言克昌厥後湯孫作樂崇禮而言率履不越古人於此處多不可解 杭編修質疑

臨文不諱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註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康成註曰爲其失事正也從來解文字皆如此而從來引此句多誤豈寧老亦未之免耶要當用詩書不諱耳 閻徵君潛邱劄記

李光烈問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諱是夫人之名與抑夫人所諱之名與婦諱不出門姜疏是釋上文陳註另指眾婦諱孰是

答曰夫人之祖父於臣下恩遠況尊無二上故對君則不爲夫人諱○姜氏以婦諱釋上文泥宮中之門遂以屬之夫人禮言父子異宮則凡人所居皆可言宮不必盡屬夫人鄭志陳鑑問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耳 杭編修質疑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說者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內外剛柔因云郊社尊不敢同內外之義榜案表記云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是筮用剛日柔日蓋謂小事無時日分別事之內外而用柔日剛日耳如郊用辛社用甲禘于太廟日用丁亥之等皆大事有時日不用此內外剛柔之限故也 金修撰禮箋

李夔班問旬之外曰遠某日疏曰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姜氏則以用在十日之外爲說 班意姜說爲較長

答曰儀禮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吉乃官戒既云旬有一日是旬外一日此謂大夫禮士禮則用旬之外日 姜說申明疏意並無異同○杭編修質疑

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

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禮大夫士祭用孟月恒以先月下旬筮來月上旬如不吉更筮中旬下旬士所異于大夫者大夫先諏丁巳之日明日乃筮士不諏日可以祭則筮其日矣大夫筮上旬之日不吉至上旬乃筮中旬至中旬乃筮下旬士則同日更筮中旬下旬也喪事于先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則筮中旬上旬大夫士皆同日畢事所謂卜筮不過三者如此曰遠某日近某日命龜筮辭也士喪禮卜葬日則遠日也其命龜但曰來日某特牲少牢筮日則近日也其命筮亦但曰來日某來日丁亥此言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近某日蓋同日改命筮龜之辭喪事先遠日如不吉而卜旬之內則曰近某日吉事先近日如不吉而筮旬之外則曰遠某日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俱云不吉則筮遠日注云遠日旬之外日少牢饋食禮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注云遠日後丁若後己此筮中旬即爲遠日明先遠日者筮中旬爲近日然則旬之外旬之內皆據先所卜筮之旬分別而爲外內者也正義謂特牲少牢不云近某日遠某日爲文不具蓋失其指 金修撰禮箋

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表記亦云卜筮不相襲也兩經上下文意皆指祭祀卜筮時日而言故鄭君以魯四卜郊春秋譏之釋不過三之義王子雍云禮以三爲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與鄭義合注釋不相襲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也表記注云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兩注義本相符大事小事俱據祀事言之明不得卜筮並用也 正義謂表記注與此注不同失鄭意若周官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洪範國有大疑謀及卜筮有龜從筮從龜從筮逆雖筮不吉猶得卜者 鄭君筮人注于筮之凶則止不卜未確 此自指國之大事與此卜筮不相襲專謂祭事卜日者不同賈疏誤爲牽涉致生轇轕 上同

定猶與也

曲禮定猶與也疏據說文猶獸名玃屬案水經江水注僰道山多猶猢似猴而短足好遊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倒反乘空若飛是也 傳均謹案尸子五尺犬爲猶與許君第二說同顏氏家訓釋曲禮云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並屬異義未可引據竊謂與亦獸名其正字則爲𤢖說文𤢖似鹿而大也錢明經坫云曲禮定猶與也應作此若依釋文及史記集隱與亦作豫則疏云𤢖象屬又郎豫之假借連類及之以廣異聞○劉逸簿敦誕雜說

僕展軨

僕展軨注展軨具視釋文軨歷丁反一音領盧云車轄頭靼也舊云車闌也正義曰舊解云軨車欄也駕竟僕則從車軨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欄也盧氏云軨轄頭轄也 續漢志注引作車轄頭靼也 皇氏謂軨是轄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轄一則欄之等字不作車邊爲之案說文車部軨車轖間橫木从車令聲輪或从需司馬相如說則軨字義當從盧解爲正據說文舊解亦得備一義蓋馬季長說 臧茂才經義雜記

效駕

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鄭注效駕白己駕正義曰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

曰君道駕畢故鄭云白已駕也引之謹案入而白已駕又出而爲取綏跪乘諸事則經當云入效駕出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節次乃明今不明入又不言出則無入白之事矣唐以前傳注亦無訓效爲白者惟儀禮注荀子儒效篇訓效爲白卽本於鄭注孔疏也今案效者考也見廣雅驗也廣雅劾驗也劾與效通考驗其駕具已完善否然後登車調試之僕人之愼也古人多謂考爲效詳見書王其效邦君越御事下王尙書經義述聞

左右攘辟

注云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漢書禮樂志云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師古曰攘古讓字廣韻云攘文字指歸云揖攘太史公自序予小子何敢讓焉讀爲攘惠徵君九經古義

問左右攘辟鄭注兼存二義當何所從曰古揖讓之讓从手漢書禮樂志隆雅頌之聲感揖攘之容是也禮記多古字當以或說爲長注訓攘爲卻卻避尊者亦與退讓之義相因非有異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李光烈問經言至大門則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大凡君乘車君居左僕居中勇士在右則勇士卽車右何以必至大門始命就車抑未便早就與

答曰在大門之內左右皆攘辟勇士亦在左右之中至於大門恐有非常故令勇士就車杭編修質疑

或問曲禮于乘車僕御之事有云門閭溝渠必步鄭註步者謂車右勇士下車步行孔疏謂門閭君當式君式則車右必下溝渠險阻下之者將以捍衞之也或疑下車煩瑣鄭孔誤解大凡馬驅曰騶馬行曰步此步字或是勿令驅之使馬緩行否

曰不然馬行曰步者謂馬徒行而人牽步之之謂也曲禮有步路馬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也今北人馬行罷而牽遛其足謂之步馬蓋步馬者皆指馬未駕車而步之爲言今已駕矣故人有步徒步是也馬有步步馬是也車亦有步本文君未駕時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少儀執轡然後步是也步馬未駕車步車未駕人步者徒之別名左傳步兵曰徒兵論語步行曰徒行卽爾雅徒鼓瑟謂之步謂未操瑟者先作彈擫以和其器則是虛馬閑服虛車調習始加步字若溝渠必步自當以驂乘下車爲言如謂門閭溝渠馬當緩行則在門閭容有之溝渠廣深皆四尺何能馳騁此不必戒之使緩也若萬一險陷不測則疾驅而過猶爲有濟必從容陷淖反非御法況曲禮此文原與少儀執君之乘車一段兩相表裏少儀于君未駕時曰執轡然後步此云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若步是緩行驅是急行則同一謂車而少儀曰步曲禮曰驅步驟雜出爲矛盾矣毛檢討經問

然尙書有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語步馬旣不可訓然自周至豐又無徒步之理此則何如

王朝步自周召誥武成畢命皆有之孔傳謂步卽是行則自周至商自周至豐皆多道里自無步行之理按字書輦行曰步謂以人行車故字以二夫行車爲形而義卽因之此在書義自如此或謂古車不用人其用人者皆是輜車重車惟單行載器物有之如左傳趙重至于郊又秦堇父輦重如役皆輜重也步輦駕人起于後世前代並無此然考雜記有士喪與天子同者三一是乘人則在三古早有之又或謂此是喪禮喪車所用不可爲法則又考周禮巾車氏之職王后有五路一是輦車以人挽之此非喪車也且鄉師稍人又皆有會同司田行役之事皆以縣師之法作其輂輦輂用馬駕輦以人挽則卽在行役亦不止軍與所用吉凶軍賓無不供應天子王后皆可以乘此非古車不用人可知也自漢後輿服之制車輦並行且輦多于車故天子所行卽名輦道今朝廷尙有象輦馬輦人輦三等卽人間轝轎亦三古有之在朝名輦在野名轎觀漢書嚴助傳有轝轎踰領語漢之去古不及百年當時所名必有因仍前代者此非善讀古者何由知之

李光烈問客車不入大門句客不入主出迎交敬故也覲禮偏駕不入王門又曰墨車龍旂以朝敢問偏駕與墨車之制何如

答曰五輅者天子所乘見周禮巾車爲正四輅者諸侯所乘爲偏孔疏曲禮云舍之於賓館不得入王門墨車大夫之車見周禮典路諸侯入天子之國比於大夫故乘墨車龍旂交龍之旂諸侯所建乘大夫之車建交龍之旂明不同於大夫也孔疏云墨車得入大門但不得入廟門杭編修質疑

入里必式

注云不誣十室正義云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不誣十室棟案荀子大略篇云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大戴禮亦云禹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故云不誣十室惠徵君九經古義

爲其拜而蓌拜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注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釋文蓌拜子臥反又側嫁反詐也挫也沈租嫁反又子猥反盧本作蹲正義曰莝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蓌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案蓌字不知所从玉篇夊部作夎云亦作蓌引禮記無蓌拜引此誤廣韻卅九過云夎經典作蓌考夎蓌皆說文所無徐鉉新附夎字于夊部以爲从夊坐聲與篇韻合又盧侍中本作蹲說文足部云蹲踞也从足尊聲拜而蹲拜者以甲鎧在身不能折腰故欲拜如夷踞然與鄭注詐也一說合夎蓌蹲之俗說文夊行遲曳夊夊象人兩脛有所躧也楚危切此字从坐从夊當爲會意字欲拜而不能下但兩足履地其狀如坐然攟堂謹案廣韻廿二魂蹲坐也故云猶詐矣臧茂才經義雜記

李光烈問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疏云王五路玉金木象革王自乘一餘四從行臣乘此車不敢曠左敢問臣何以駕君車

答曰周禮典路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鄭注云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又戎右職云會同充革車鄭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車行充之者謂居左也愚謂猶後世副車臣得乘之祥車曠左葬時空神位君在而曠左則似祥車近於凶故乘者自居左杭編修質疑

李光烈問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顧者內顧也至視遠惟男立車上者卽凝眸遙矚亦何妨而必限之尺寸與

答曰瞻視非常失嚴重之體且近於察察故不貴遐矚也同上

立視五巂

舊說以爲輪周五轉蓋幾十丈案荀子曰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此遠視之節也然則十丈過於遠矣巂古度名其數無攷若據三十六尺而五分之則巂者九邪歟孔檢討禮學卮言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鄭注彗竹帚按說文曰策馬箠也左氏傳注曰策馬撾也初學記曰鞭策箠皆馬撾說文所謂驅遲者也今說文驅字注云驅也蓋脫去遲字古者用革以朴鼻人亦以驅馬故其文从革其後以竹代革故策箠二文竝从竹戴凱之竹譜云篃桑竹生于漢陽時獻以爲馬策此用竹爲策之明證而不聞其以竹帚也說文曰帚糞也从又持巾埽門內彗埽竹从又持甡字从彗作持甡甡音華凡如今定弃馬帚帚王彗公羊傳字彗莊子操拔彗皆爲埽帚之訓而不聞其以撫馬也竊謂禮經以彗系策自有所取義文選揚雄解嘲或擁彗而先驅漢書作擁帚彗而先驅帚之有彗義蓋與策之彗同也說文曰叀今作傳小謹也叀或作彗論語曰好行小彗彗或作慧說文曰䡛車軸耑也䡛或作轊玉篇曰轊車軸頭玉篇又曰繐細布也繐又作總荀子非總注曰布細而疏者謂之總是彗與叀通其義則爲末爲微有可以例見者如說文曰嘒小聲也漢書注曰槥小棺也廣韻曰鏏小鼎也詩毛傳曰嘒微皃也嘒今作嘒玉篇曰䳦翽之末也諸文字旁作彗者不暇更僕數或爲耑末之名或爲微細之皃皆可取以證策之彗而鄭氏乃不之及何與鄭注曰卹勿搔摩也按不疋矜憐撫掩之也注撫掩猶撫拍謂慰卹也轉復相訓撫掩有矜憐之義慰卹亦即有撫拍之狀矣又莊子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陸德明音義曰卹謂驚悚也枚乘七發則卹然足以駭矣李善注卹謂驚恐也然則卹爲驚悚爲驚悚又爲撫掩撫拍竝與搔摩義相近是鄭注搔摩之訓于卹字義已足不須更系以勿字矣又按郭宏農既以撫掩爲慰卹是慰與卹同義故詩曰迺慰迺止方言曰慰居也蜀都賦亟爲匪姜嚋能是卹呂延濟亦曰卹居也卹謂爲居居猶止也至如詩所父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杕杜期逝不至而多爲恤蓼莪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恤與卹同又太元經損其卹厲不至諸言卹者皆對至止爲言此固不得概殊爲憂亦不必旁通于慎古文虞書曰惟刑之卹哉史記卹作靜徐廣曰今文云謐詩假以溢我說文作誐以謐我襄二十七年左傳作何以卹我是卹與謐通毛亨詩溢爲愼是卹又爲愼也蓋卹爲意念之所營亦爲情事之所屬事有未形而意已及之如前所引言卹者是也意有所鍾而事亦至之如今禮之言卹者皋也禮言御車者舉策揚彗將欲導之使以又唯恐去之甚遠故嘗注意于馬體之一處而先不離乎其方及乎鞭彗之至前卻往來如有所矜恤者然故謂之爲卹其義甚精彼但釋卹爲搔摩猶特物略言之爾釋經者若詳味卹之本義如此謂國中御車者止以策之末卹然摩近馬體促令前行勿復疾驅之則塵自不出于軌與國中不馳之旨正合若如鄭氏讀以勿字上屬卹而以驅字下屬塵夫馬既驅則塵上矣能禁其不出軌乎穀梁昭八年傳車軌塵范甯注曰塵不出轍轍即軌也兩輪閒曰軌寶楠謹案朱子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耳吳氏澥曰彗卹句勿驅句今按此文據荀子毛傳說文玉篇漢書注廣韻訓彗爲微末策彗猶云策末足以發明朱子之義據郭璞爾雅注訓卹爲撫掩撫拍勿字下屬足以發明吳氏之義兩輪閒曰軌淮南子高誘注文近李氏惇段氏玉裁皆主此說以釋詩禮吳氏澄云兩轂中閒相去之度爲軌輪之爲轅字之誤歟○劉州洊寶齋遺稿

陳銓問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卹是以策彗微搔摩之勿驅者勿大力驅策之與

答曰卹勿搔摩也二字連不可斷今人策馬者但以策爲其搔摩則馬行而不奔馳杭穆修質疑

卹勿

國中以策彗卹勿鄭注卹勿搔摩也顏煊案卹勿卽蜜勿漢書劉向傳蜜勿從事詩十月之交作黽勉從事爾雅釋詁蠠沒勉也皆同聲通用字此與下驅塵不出軌對言之言國中但以策彗微勉不令塵揚正義卹勿者以策彗近馬體不令欲疾也得其善矣經義叢鈔洪頤煊

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史記萬石君列傳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是其事又劉向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下公門式路馬後漢書張湛傳亦曰禮下公門軾路馬朱武曹經傳考證

李光烈問乘路馬必朝服節陳註謂此人臣習儀之節不知將何所車而乘君車以習儀乎抑爲君習乘車之儀乎

答曰卽是習御君之儀杭穆修質疑

曲禮下

李光烈問執主器操幣圭璧卽主器操卽是執乎抑器是通信之器而幣圭璧卽庭實乎與庭實也何爲與執器同其敬而不少舒乎

答曰主器通信之瓚卣皆是操卽執幣所以薦璧琮圭璋則特達大饗束帛加璧朝聘亦束帛加璧○覲禮庭實惟國所有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杭穆修質疑

行舉足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車輪謂行不絕也釋文作行舉足云一本作行不舉足案車輪曳踵四字正形容舉足之象言雖舉足行而踵不離地也若絕不舉足踵何由曳乎且不舉足幷不得人之行不字明係衍文正義曰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是正義本有不字也此當從釋文臧茂才經義雜記

磬折說徐養原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按今人以角爲主故有弧度古人以邊爲主故有句股一矩有半指句股兩邊之度不指弦度假如一尺爲句一尺爲股是爲兩矩以求其弦得一尺四寸有奇復以一尺爲股五寸爲句是謂一矩有半乃張句股之兩端以繩一尺四寸有奇之弦則句股不中矩而成磬折矣曰必先曰既而語相應也曰一矩爲句一矩爲股曰一矩有半度相變也曰求其弦曰觸其弦徧相成也總之弦度無贏縮其贏縮全在句股注意甚明賈疏以爲設句一尺股一尺則弦一尺五寸果爾則注當云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以一矩有半爲弦以觸句股之兩端何必先求其弦又何以云觸其弦乎古之磬制但微折而已今作矩形而微倨者非古法也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謂人身微俛則佩不附身而垂於前也欲知磬折之度觀磬折垂佩之語可得其概鞸人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注云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國語鼛鼓同以磬折爲異按鼛鼓穹六寸三分寸之二皐鼓長丈二尺而中圍與鼛鼓同則又太倨或兩頭稍平而中穹與車人注人帶已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蓋身之曲必當其磬折立則上俛者尺有五寸自帶至髀下直者三尺自髀至足益知一矩有半乃句股之度非弦度也或問車人以上柯有半爲磬折與磬氏

不同何也曰一柯有半猶一矩有半也凡以一五起數者皆磬折之度一宣有半一欘有半皆以一五起數必以一柯有半爲磬折者宜象人頭磬折象帶下皆以人爲法柯欘之形直祇取其長磬之形曲故以爲倨句之度言各有當不可以一例釋之或用割圓之法以一矩爲一象限一柯有半改爲一矩有半此說甚新然柯欘乃直長之物量以角度於義無取且三角八線古無其說改經求合終覺未安要之鄭注簡奥宜就其意通之乃可議其得失否則不知其得幷不能知其失更何從置議邪 經義叢鈔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

執玉有藉謂旣聘而享束帛加璧璧在帛上如物有承藉也無藉如執圭行聘特達無所藉也聘之日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所謂無藉者襲也賓旣出公裼而降賓乃裼奉束帛加璧享君所謂有藉者裼也大抵禮盛則襲禮殺則裼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聘禮盛故襲享禮殺故裼或曰凡執玉玉有繅而赤手執之曰裼以衣掩其手而幷繅執之曰襲是裼襲專指玉言非指衣言 崔茂才吾亦廬稿

楊綸問古人之衣或裘或葛其上皆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此其常也今於執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無裼襲之異同何以因有藉無藉別之與

答曰孔疏云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聘禮賓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注云家大入曰曲禮曰祭祀之體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書傳中循字多誤作脩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隸續曰循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循用 謹循其法射義曰卿大夫以循法爲節趨策曰承教而動循法無私 正承如其國之故而言謂君子謹遵故法非謂於故法有所損益亦非謂於故法已廢而君子脩之也禮器曰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正義曰脩定本及諸本作循字當作脩案定本及諸本是也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一引此亦作循古陳氏謹改循爲脩 循古者遵山之道而不失正所謂不忘其初也下文元酒之尚鸞刀之貴莞簟之設皆是循古非脩古也莊子徐無鬼篇曰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商子更法篇曰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史記商君傳同東漢引商子作脩非淮南氾論篇曰不知法制之原雖循古終亂書傳多言循古則作循者是也祭義曰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脩亦當爲循放亦至也循亦行也說文循順行也上文曰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是也家語正論篇正作循于軍旅 王伯申經義述聞

李光烈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郎舊註陳氏註俱主去之他國者說與下去國三世合爲一義此徒泥一故字以爲是自己所違之故國也不知皆如其國之故者郎所謂宜於土俗耳下其法正是其國之故姜氏章義

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以賈賤故不言裼明貴者垂藻當裼也又示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注云上介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明屈繅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繅故賓於公執玉皆襲是屈藻之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云賓出公授宰玉降立是受玉之后乃裼也又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於行享之時加裼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裼凡享時其玉皆無藻藉故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旣有束帛不須藻也 杭編修質疑

李夔班問執玉節陳註裘葛之上皆有裼裼之上皆有襲又云襲之上有常服何與

答曰凡衣近體者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 同上

某有負薪之疾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注射者所以觀德唯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耦也憂或爲疾釋文則辭以疾如字本又作有疾爲疾如字本又作疚音救案辭以疾言以疾辭之也下文始曰某有負薪之憂此已稱有疾非是或因注云唯有疾可以辭也而誤注憂或爲疾依釋文當作憂或爲疚憂與疚聲相近故文異疚作疾因形近致譌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謹脩其法 反本脩古 脩乎軍旅

引熊李二氏之說而又斷此節謂開國定制者不求變俗其故俗下節謂去本國之新國者不郎忘其國之故俗烈竊以爲得解敢質

答曰此條人臣人君兩義不同而皆不確若從人臣言去本國而往他國則下節惟興之日得從新國之法此數語爲複出若從人君言如楚人[illegible]越人鬼齊服紫衣鄒好長纓之類君子豈能盡從愚意此條止是泛說治國之道所謂修其敎不易其俗當謹守祖宗成法毋作聰明而亂舊章玩謹字審字自見 杭編修質疑

陳銓問出入有詔於國註云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云云此是他國之君有文書以詔告於本國之君與抑他國之人自告於本國之君與

答曰不是文書鄭康成註云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告凶往來相赴告出入有詔孔氏疏云去已三世而本國之君猶爲立後不絕則若有吉凶之事當與本國卿大夫往來出入共相赴告故云出入有詔於國 ○同上

席蓋不入公門

注云席蓋載喪車也疏云喪車蓋也與下重素爲類惡其不祥也集說分而爲二曰席所以坐臥外九室九卿朝焉獨不坐乎曰蓋所以蔽日與雨庫門郎郭門去公宮尙遠雨與日能不蔽乎是有意與古人爲難矣 李進士羣經識小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

鄭注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坦案古器物款識多記天子諸侯錫臣下以金貝而後作彝器今旣去國不敢據君之錫先世者以爲己有也又器多銘先世之功今去國攜以出竟是辱親也故不敢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李夔班問鞮屨周禮注云四夷舞者所屝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乃王者作樂昭德反用夷樂與服郎云以示廣大獨不慮四夷亂華之漸乎況大夫去國雖凶禮自處何至同於夷服

答曰凡無絇者皆謂之鞮屨大夫行喪禮之屨與四夷之屨無絇則同而所用則異若果有喪則緦屝 杭編修質疑

男女相答拜也

釋文相答拜一本作不相答拜皇云後人加不字耳正義俗本

云男女不相荅拜禮男女拜悉相荅拜則有不字爲非顯㡳案禮男女拜悉相荅拜者是言其親此渾言男女當是其疏遠者故鄭注嫌遠別不相荅拜以明之據鄭注當有不字 洪頤煊經義叢鈔

陳介特問王制言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曲禮則言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兩處互異何故

答曰王制是殷禮曲禮是周禮故所言不同此梁皇侃之說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後周熊安生之說 杭續修質疑

李若珠問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集說云不以卑者之物瀆尊上也夫卑誠不可瀆上何以云士有獻於國君穎考叔一封人耳且有獻於公不聞瀆也豈出疆之物獨瀆乎時獨不瀆乎竊玩經文云反必告固未嘗云反不獻也特以士卑賤不能皆得獻然不告則斷斷不可耳瀆之說豈信然與更可疑者人臣外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有私事必因公事以行茲之私行何謂也

答闕○杭續修質疑

陳銓問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是國人止之與下文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是大夫去國而人止之與

答曰鄭注曰皆臣民殷勤之言 同上

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注曰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

此條經注唐石經以下皆不誤注余一人今本皆譌作予一人今本覲禮誤耳何以言之鄭君余予古今字謂余者古字予者今字禮十七篇有古文今文彼注多互見亦有不互見者如余予是也小戴記多漢人爲之者如士喪禮云今文赴作訃而禮記之小訃既夕禮云今文窆爲封而禮記多作封士虞少牢特牲禮云古文酳皆作酌而禮記皆作酳是可知小戴多用十七篇今文之字故覲禮作余小戴作予亦猶是也鄭所引覲禮作余而今譌作予非其舊也小戴曲禮又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玉藻又曰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併此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三見皆作予惟曲禮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獨作余蓋唐人譌寫之誤猶之覲禮之余自唐石經以下無不誤爲予也曲禮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引曲禮余一人音義及正義皆經注予余互譌孔氏於玉藻疏云古稱予今稱余尤爲顚倒凡鄭言古今字者非如說文解字謂古文籀篆之別謂古今所用字不同如古人作衛後代作衛古人作鄉後代作向是也周初盡用余故禮經古文用余左丘明述春秋亦用余詩書則會萃眾篇而成多用予論語孟子用予春秋時名予字子我知春秋時用予而左氏特爲好古鄭意余爲古字予爲今字非可以互易之也云余予古今字則上字古下字今易之是無文理矣曲禮經作予注作余者今本所同而合乎鄭本者也若經作余注作予者雖出釋文正義而非鄭本之本然也凡讀經必得其源而後可以道其流不得其源無不反易是非者撫本禮記攷異謂此條撫本注作予爲是而經文之予當改爲余石經不譌也而謂之其所說一一似是而非且使漢本覲禮之存於注者遂致失傳尤繆 段大令經韻樓集

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

鄭注云覲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案儀禮覲禮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云今文實作寔嘉作賀據此則禮記注所引覲禮乃今文十七篇而非鄭氏校定之本故實來作寔來予一人作余一人惟嘉之當作賀之而仍作嘉恐是後人據鄭注本私改實寔予余字淺學者不顯見其異因得存其眞也余弟和貴謂漢人引儀禮多今文於此尤信 易既濟實受其福禮記坊記作寔受其福此一證○臧明經拜經日記

畛於鬼神

注云畛致也畛或爲祇張揖埤蒼曰祇告也禮記曰祇於鬼神玉篇引是祇當作祇尒疋云畛告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李若珠問天王登假呂氏讀假爲格陳氏讀假爲遐一說俱未安敢質

答曰讀假爲遐陸氏釋文之音也鄭注云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此亦漢人之曲解聖王制禮焉得有去而上仙之語遐爲遠遐之義陳說頗近正此時尚未立廟登假來假未暇言及 杭續修質疑

李夔班問天子有后節註引昏義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而不及妾周禮並不及夫人且皆略其數何與魏氏引春秋傳謂天子一娶十二女其間有待年於國者侯小者年及長者以衰前後所御不過數人與昏義不合意昏義自言定數而此則享闕不備之意與至世婦之職春官亦有之魏氏謂天官世婦是天子之妾春官世婦是羣臣之妻其稱卿大夫者從夫爵也賈氏乃以奄人當之譏者曰天官內小臣職此上士斷無刑餘上躋卿大夫之理況所屬府史等各加一女字竊意是女傳無疑

答曰唐虞以上天子四妃法天后四星也舜三妃不求備昏義百二十人是漢儒之言春秋傳所言爲可據王莽惑於符命謂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百二十人卽昏義所云三夫人等者是也六經之文爲後儒所羼入者不少如左傳其處者爲劉氏因漢高祖受命而增曲禮稷曰明粢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今皆無此句至於周禮爲劉歆附會以詔莽者甚多戴記雖出戴聖焉知昏義一條不又爲歆所羼入乎○殷増夏制九女爲二十七人則世婦殷制也天官次於九嬪之後而不言數可以知昏義所云非周公所制周矣又女御卽御妻也天官亦不言數春官世婦之職經文自相違背既云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似以士人爲之故鄭以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釋之而經所言詔王后之禮事與師六宮之人共齍盛等又非士人所得與也且下與內宗外宗相連其爲卽天官之世婦無疑一官分屬兩處昔儒所謂周公所未施行之書璽出以見義也 惠氏禮說亦主一說○同上

李若珠問天子有世婦有嬪世婦可以先嬪且其妾者何

答曰先後亦無深意世婦見於天官又見於春官皆有職事佐后及六宮或序於先與妾微賤者不當列數 同上

李夔班問天子建天官以下四節按之周禮六大惟大宰屬天官而大祝大史大卜俱屬春官餘不經見五官者周禮之地官春夏秋冬官是也而記則以司士當春官 答云不當春 周禮則以爲夏官之屬且六府六工周禮亦無專屬種種說異殊不可解舊解皆爲殷制陳注謂甚無可考證請析衷焉

答曰孔疏云上非夏法下異周典唯鄭指爲殷禮也○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禮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孔疏以爲天官屬天五官皆屬地不主春夏秋冬周則司士屬司馬而此更別爲一官孔云特以司士爲名者士是官之總首故詩云濟濟多士也六府與司六職金仁山以爲本有虞氏之舊制土木水三司其名不易司草則穀府司貨則金府司器則火府鎔冶之事也鄭氏謂在周則司土土均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貨丱人也同上

大士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鄭注曰大士以神仕者引之謹案春官序官凡以神士者無數與大宰以下官各一人者多寡不倫且其職甚微不足以當大士之稱今案晏子春秋諫篇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泰士泰祝即大士大祝也大士正獄訟蓋若秋官士師察獄訟之辭矣又說苑臣術篇齊成侯卿曰忌舉北郭刀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是大士亦掌親九族富萬民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天子之五官

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乃貶戎狄之俗作五官有司故鄭據以爲說惠徵君九經古義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

釋文云本或有同姓二字衍文按陸說是也下句別言異姓則上句爲同姓可知省文見義之例也唐本禮記有無同姓二字者今本有之從或有本也汪拔貢經義知新

天子當依而立 至 諸侯西面曰朝

疏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春朝受圭玉於朝受庭實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拜朝享皆廟受之殺氣質也朝禮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而下踏之而入更不別迎據熊義朝無迎法唯享有迎按禮器稱夷王下堂見諸侯爲失禮是單指覲禮若朝宗行享禮天子於諸侯固有下堂而見之時也姜編修湛園札記

李夔班問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姜註云遇禮從殺胡氏傳春秋則謂古雖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直欲簡其禮云云夫同一遇耳安在古恭肅而茲獨不恭肅乎且時方衛人告亂則簡禮以遇於記未爲有妨必以是爲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恐未必爲定論也

答曰春秋無善盟而此盟於宿與微者盟春秋議之今此之盟將尋宿之盟不書會而書遇是欲簡其禮也若非簡其禮則定衛之亂亦同盟之善舉何不振振有詞以重其事而未必及期而往乎將尋宿之盟其爲自爲謀顯然矣內之遇者四外之遇者三書以示譏胡氏之言未有非之者杭編修質疑

陳介特問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集說引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按王制多是殷禮且其言諸侯之於天子也何故引之周禮秋官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殷祭名三年一祭曰殷然則諸侯於天子及諸侯之相交其聘問之年殷俱同否

答曰鄭康成說王制多以爲夏殷之禮至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用公羊之說而以爲此晉文霸時所制非虞夏及殷法也知爲晉文霸時所制者疏云左傳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晉文霸時應亦有大夫比年之聘但子太叔略而不言耳又云左傳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士相朝同也同上

李若珠問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諡曰類劉氏曰類當爲誄夫謂諡爲誄猶可言也謂見爲誄不可言矣呂氏姜氏之說似亦難通敢質

答曰鄭注以類爲象代父受國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言諡曰類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王肅云請諡於天子以其實爲諡類於平生之行也何允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此二義較鄭爲長文選註云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累積其德與比類其行事二義實相因但當分析言之況類見之類與言諡曰類之類字同而義實異類見從鄭說言諡曰類從王說其義始明同上

夫讀如扶

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案釋名釋親屬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獨斷上諸侯之妃曰夫人夫之言扶也白虎通爵篇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禮記王制正義引作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又三綱六紀云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扶嫁娶作夫者扶也以人道者也又嫁娶云國君之妻稱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高注淮南子亦以夫爲扶禮堂謹案大戴禮記本命云丈夫者長也大者扶也又廣雅釋親夫扶也意林載風俗通云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宏敎也故曰丈夫今人讀夫若膚同此然古膚與扶亦聲相近故膚寸而合或作扶寸而合禮堂謹案公羊傳僖卅一年膚寸而合廣韻十虞扶公羊傳云扶寸而合注云側手曰扶案指曰寸今公羊傳注皆作膚○臧茂才經義雜記

周乾矩問論語稱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禮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不知夫人與妻是一是二

答曰渾然之則妻爲夫人之定稱析言之則夫人自夫人妻自妻天子八十一御妻妾則無數不在百二十人之列諸侯之妾無數不在九人之列杭編修質疑

周乾矩問註內畿內諸侯之妻因助祭於王后或因獻繭之類故得以見天子不知助祭王后之禮如何

答曰畿外諸侯之夫人無見天子之禮故鄭注此云畿內諸侯之夫人天子大祭祀王后皆典薦豆籩周禮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日不與則后歷與也詩楚茨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夫人副禕立於房中周禮春官世婦詔王后之禮事鄭注云薦徹之周制內宗王內姓之女嫁於卿士大夫外宗王諸姑姊妹之女嫁於卿士大夫皆掌宗廟之祭祀故云助祭若諸侯之國則祭統云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亦仿王畿之制同上

李若珠問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疏曰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夫以上文自稱於天子下文自稱於其君例之則夫人自稱似可無疑顧論語不云乎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則固指臣民言之也夫寡者從君之謙也小者別於君也而君者則臣下之尊稱也君之自稱曰寡人不聞曰寡君夫人之自稱曰寡小君有是理乎然則夫人之自稱於諸侯果何如

答闕○同上

李若珠謂列國之大夫於其國曰寡君之老陳氏謂在己國與人語則以此自稱也夫既以自稱別於擯者之詞則非他人所稱矣而子貢之答吳太宰也曰寡君既共命其老豈敢棄其國此又何以稱焉反自鄙以吳爲無能爲也夫鄙鄙國也曰反自鄙則又似非於其國者矣 同上

使者自稱曰某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使者自稱釋文作使自稱注曰本或作使者自稱家大人曰釋文作使自稱是也本或作使者自稱者上文曰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涉彼而誤耳今本及唐石經皆作使者自稱即沿或本之誤也案使字爲一句自稱曰某爲一句謂列國之大夫使於諸侯則自稱其名也鄭注曰使謂使人於諸侯也疑人字衍則經文使下本無者字明矣又案正義釋經曰使者自稱曰某者若此卿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也又釋注曰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彼以私事使稱名此文使自稱曰某稱名與彼相當故知使謂從人於諸侯也據此則孔所見本亦作使自稱曰某而前列經文仍作使者自稱曰某則後人據已誤之經文加之也通典職官十亦作使自稱曰某 王尚書經義述聞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呂氏曰醫三世治人多用物熟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此謹疾之道然以父子孫相繼爲三世迂甚矣三世者上古三世之醫書也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醫者能通于三世之書可以邦疾保年其藥可服說見孔疏 陳茂才吾騶稿

李若珠問聞之始衣服若干尺矣姜氏謂自國君以下皆以事對而天子祇對以服之尺數云云夫古者以二歲半爲一尺亦知其義恐非以服之尺數爲言且如七尺之軀通衆人而言之也而又云六尺之孤則十五歲耳夫十五歲而云六尺則七尺未可以槩衆人且既見十五歲而高果六尺也豈古今人不相及與抑尺度之不同與否則二歲半何以云一尺也竊意始衣服者謂之初生時也若干尺者三尺五尺據實而言之也若以服之尺數爲言則人有高下服有短長豈足以定之

答闕 杭州仲質疑

陳銓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註與疏孰是

答曰從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射御通上下皆當學習不當專屬之大夫之子 又答鄭注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孔疏以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日 同上

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彭謂此應從陳氏說御即爲人御鄭注御猶主也意太迂曲且與下典謁複 朱武曹經傳考證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

力當爲加裝字也晉語曰庶人食力官宰食加加田也周禮司勳加田無國征劉敞以爲無國征者不征于國 惠徵君九經古義

鄭注曰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家大人曰邑宰謂之宰家宰亦謂之宰但云有宰無以見其爲邑士且大夫之富富於所食之邑非富於治邑之宰也宰當讀爲采謂有采地也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何休注襄十五年公羊傳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采地之租稅民力所共而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數地以對義相近也正義曰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不知宰即采之假借也古字采與宰通爾雅尸寀也即主宰之宰寀官也即官宰之宰 說見爾雅寀 亦采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食力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鄭注食力謂民之賦稅顧炬案力當作仂王制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皆謂有餘 經義叢鈔顧炬

陳銓問士之富以車數對註云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則車馬自有一定之數必無多寡何俟以車數對乎

答曰士有上中下上士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以車數對者重君命 杭州修質疑

豚曰豚肥

注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腯充貌也釋文腯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豚案鄭既云春秋傳作腯明禮記不作腯矣據釋文所引之本知本作豚曰豚肥注云豚亦肥也左傳桓六年吾牲牷肥腯鄭以此豚肥即春秋傳肥腯但義隨字變故訓腯爲充貌與肥義原相通然可驗此本之不作腯也正義云豚曰腯肥者腯即充滿貌也又杜注左傳腯亦肥也正義云曲禮曰豚曰腯肥腯肥共文知腯亦肥也禮記釋文亦從腯爲正字是唐時經注俱已誤作腯矣 豚肥聲相近○臧茂才經義雜記

鄭注曰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腯充貌也釋文釋經云腯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豚又釋注云作腯徒忽反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鄭既云春秋傳作腯明禮記不作腯矣據釋文所引之本知本作豚曰豚肥注本作豚亦肥也鄭以此豚肥即春秋傳之肥腯可驗此本之不作腯也正義曰豚曰腯肥者云云釋文亦從腯爲正字唐時經注俱已誤作腯矣家大人曰古無讀豚爲腯者亦無訓豚爲肥者臧說非也此豚字本作腞即腯字也正文本作豚曰腞肥注文本作腞亦肥也春秋傳作腯釋文本作腞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腯此釋正文注文之腞字也下又云作腯徒忽反此釋注文之春秋傳作腯也集韻腯肥也或作腞即本於釋文而不云腯或作豚則釋文之作腞不作腯可知 龍龕手鑑以腞爲腯之或作 方言腯賦也 賦與盈同舊本腯誤作二字倒轉廣雅腯盛也即本方言今據改 郭璞曰腯腯肥充也亦作腞 音突舊本作音豚亦腞字誤不成文理今正 此皆腯腞同字之明證也盾聲與彖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漢書匈奴傳遯逃竄伏師古曰遯古遁字是其例也若正義本則正文注文皆作腯 此即釋文或作之本 而春秋傳作腯之語遂不可通後人不知而改陸以就孔遂改釋文之腞肥爲腯肥本或作腯爲本或作豚案釋文又云作腯徒忽反若如後人所改則腯字先已有音下文何須再出一音兩見則妄改之迹顯然矣豚腞字形相近世人多見豚少見腞故腞又譌而爲豚 玉篇腞字不具見釋文 作腯腞云本又作豚 既與腯音不合又與豚曰之豚相亂臧氏不知豚爲腞之譌故強爲之說而終不可通 王尚書經義述聞

香合香萁

黍曰薌合粱曰薌萁釋文薌音香正義曰氣息香大祝疏云言此粱香可祭云案說文無薌字玉篇艸部薌許良切穀氣亦作香又荀子非相芬薌以送之史記滑稽傳微聞薌澤義並作香則薌即香之俗也說文香芳也从黍从甘春秋傳曰黍稷馨香薌合薌萁正宜用此香字徐鉉新附薌字於艸部謂爲穀氣誤也 庸堂謹案士虞禮香合賈疏曰下曲禮云黍曰香合粱曰香萁禮記內則祭肉曰會薌則禮庖人作膳膏香 萁字說

文以爲芑萁義不合釋文云字又作萁說文其簸也其籒文箕經傳皆通用其爲語辭今注云其辭也知本作香其也釋文其音基王音期期時也正義曰穀疏曰黍梳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薌合則合既有義其不宜獨爲語辭且稱薌黍梁並同若萁爲語辭梁無定名矣古聲其期同王肅謂時足備一義存此以見不偏袒於鄭氏正義采王說而不錄此條者因與鄭異耳周禮大祝釋文香其音其儀禮士虞禮釋文香合本又作薌音同○臧茂才經義雜記

粱曰薌萁

萁各本作其此沿唐石經之誤也注曰其辭也爾謂語助與詩毛傳薄辭也思辭也忌辭也迺辭也皆同釋文曰其字又作萁同音姬語辭也王音期時也按王本亦作其改讀爲期訓時鄭意則讀如姬如何居音姬彼其之子音記也正義云梁曰薌其者梁謂白粱黃粱其語助也孔本亦作其甚明蓋禮家以其字足句古行禮時讀𢇁如此唐石經乃誤爲萁從艸之萁乃謂豆莖渠之切未聞他用陸氏時已有此誤本而陸氏不能正其是非合併之曰同音姬蓋其疏也近刻釋文乃改之曰萁字又作萁於是古經作薌其者罕知之矣其可以訓助語其不可以訓助語段大令玉裁經韻樓集

稷曰明粢

凡祭宗廟之禮稷曰明粢釋文粢音咨一本作明粢古本無此句正義曰稷粟也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粢也鄭注甸師云粢稷也爾雅云粢稷也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隋秘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今尚書云黍稷非馨詩云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爲酒爲食以享以祀然則黍稷爲五穀之主是粢盛之貴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又以粢爲稷此又云稷曰明粢正與爾雅相合又士虞禮云明齊溲酒鄭注云或曰明齊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也如鄭言云皆非其次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注儀禮云非其次王劭既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元之言苟信錯書妄生同異改亂經籍深可哀哉案此當從王秘監以爲無此一句是釋文謂古本無此句古本即指晉宋舊書陸氏所言與王劭合此一證也周禮大祝辨六號五曰齍號鄭司農云齍號爲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疏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曰敢用潔牲剛鬣香合曲禮之次稷在粱下稻上如有此句則司農具引曲禮以證黍稷之名無緣獨捨此句此二證也蔡邕獨斷上齊號黍曰薌合粱曰香其之屬也又云黍曰薌合粱曰香萁稻曰嘉疏獨無稷曰明粢句此三證也士虞禮曰嘉薦普淖明齊溲酒今文作明粢鄭以普淖爲黍稷故從古文注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涚齊貴新也是禮經明齊爲新水作明粢者乃聲近之誤鄭所不從此四證也鄭司農注大祝引士虞禮剛鬣香合而不引明齊溲酒是先鄭亦不以明齊爲明粢此五證也儀禮注引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腊也是或意亦不以明齊爲明粢使曲禮現有明粢之文或說必以明齊爲明粢矣此六證也又鄭氏於敢用絜牲剛鬣下注云豕曰剛鬣於香合下注云黍也於下文用尹祭下注云尹祭脯也皆用曲禮爲說於明齊溲酒下注云今文曰明粢粢稷也不以明粢爲稷而單舉粢訓稷引郊特牲明水涚齊爲明齊之證而不引曲禮稷曰明粢爲明粢之證是康成意中不知稷有明粢之號此七證也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注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則粢者六穀之總名稷同不得專有是稱甸師以共齍盛注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鄭以粢是總名故用爾雅以稷訓粢之義而自爲之解如此賈公彥曰鄭以意解之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見士虞禮晉淖注下使曲禮本有稷曰明粢之文鄭正可引以爲證不必先引爾雅次自爲之說以通之矣此八證也凡經文有煩簡不同者正義或引他本與盧王禮注以證明之如此本有稷曰明粢一句正義亦必博引他本及盧王之禮以證其當有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疏趾兔曰明視四句正義皆引王肅說乃正義無文特泛引詩書周禮儀禮爾雅釋注以證當有而又鮮切當是可驗鄭注舊本及盧王注本皆無此句矣此九證也兔曰明視者正義引王肅云目精明郊特牲水曰明水者士虞禮曰明齊此亦曰清滌清明義以之酒亦曰清酌粢稷而稱之以明何所取義漢魏不見有此明號此十證也唐以前書籍尚多王氏當更有所據後人所見淺狹止能舉引曲禮以明其不當有耳又漢注中經傳與時本不同者唐疏多表明之如書高宗肜日傳殷曰肜周曰繹正義曰釋天又云夏曰復胙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公羊宣八年注殷曰肜周曰繹解云郭氏爾雅下文有夏曰復胙何氏不言者以諸家爾雅悉無今大祝疏不云曲禮更有稷曰明粢是賈氏亦不信有此句一疑也甸師疏云此釋經及爾雅特以粢爲號如曲禮有文賈不應單據爾雅及此注此二疑也士虞禮疏又引之當是因今文有明齊故論復不能定左傳桓二年粢食不鑿注黍稷曰粢正義引舍人注爾雅粢一名稷及士虞禮注粢稷也爲證而不引曲禮然則孔仲達疏他經亦不信此句此三疑也賈孔並在王劭之後故附末孔氏於此痛駁王氏曲通僞文誤矣釋文謂一本作明粢亦非臧茂才經義雜記

稷曰明粢

正義載隋王劭勘晉宋古本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惜不詳著其說惠定宇九經古義中引周禮大祝注及獻帝宗廟祝嘏詞蔡邕獨斷得其三證餘亦莫能詳也或曰詩以我齊明朱子云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尒豈非曲禮此句之明證乎志祖案嘗烝二名協韻言烝嘗可也明粢一名協韻言齊明不可也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鄭箋潔齊豐盛皆不引曲禮正可爲古本無此句之證孫侍御讀書脞錄

四足曰漬

注云漬謂相瀸汙而死也公羊春秋云莊十七年齊人瀸于遂傳云瀸者何瀸積也鄭注本此惠徵君九經古義

陳銓問祭王父曰皇祖考註曰王曰皇皆以君之稱尊之也此專爲天子言與抑庶人之祖考亦得稱與

答曰歐公墓志凡人皆可稱杭檢討修質疑

生曰妻死曰嬪

嬪者婦人美稱而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偏考經傳從無以死爲嬪之文梁孝廉瞥記

君命大夫與士肄

案釋文君命絕句近讀連下爲一句者非武進士億經讀考異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萬氏禮記偶箋曰方氏謂禮言大饗有別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祀帝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

足以大旅祫祭先王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禮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享賓客之禮也先儒以此大饗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愚攷禮經祀帝祀先牲日皆卜此言不問卜乃指兩君相見及凡賓客之禮也賓客既行朝聘當饗即饗牲日皆不卜其言不饒富即左傳所云饗以訓恭儉之謂也舊說非（崔黃才吾亦廬稿）

不饒富　后稷之祀易富也

鄭注曰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引之謹案如鄭說則是富而不饒也但經言不饒富不言富不饒不得如鄭所說也饒當讀爲僥（饒僥二字皆從堯）富當讀爲福（福富二字皆從畐古字多借富爲福說見尚書惟辟作福下）僥之言要也求也莊子在宥篇此以人之國僥倖也釋文僥古堯反徐古了反字或作徼李善注陳情表引禮記小人行險以僥倖云僥與徼同今中庸作徼倖呂氏春秋順民篇高注曰徼求也僥福者徼福也僖四年左傳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文十二年傳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杜注曰徼要也（釋文要於堯反）是也不僥福者謂祝辭但求神饗不求降之以福也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則祝辭固有求福之事大饗五帝則其神至尊不敢以私意干請故不求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則四時之祀猶不祈福況大饗乎古人字多假借循聲而改之則得如字以求之則塞矣又表記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朱氏訓富曰富福也人之求福甚奢神亦難厭其欲若后稷之祀神之福之易易也辭謂祝嘏之辭如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曰祈福祥求永貞之類后稷之辭則不重此但致其恭敬而已蓋其欲儉不願望大福福之易者以此然雖不求福而其福自及子孫故引詩以證之案朱說是也古字福與富通祿亦福也爾雅曰祿福也上云后稷之祀易福也下云其祿及子孫文義正相應也鄭注以迄于今曰福祿傳世乃至於今已得此經之旨而又曰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則失之矣又案其辭恭而欲儉蓋指庶無罪悔言之謂其辭不敢自矜夸其意不敢有奢望但曰庶無罪悔而已則恭儉之謂矣此據詩以發論非引詩以爲證也不然則后稷之祀之恭儉何從而知之乎（王尚書經義述聞）

緒旅於天子曰備百姓

注云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吳語曰越行成于吳曰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于王宮韋昭曰晐備也姓庶姓也時越以王禮尊吳故云晐姓說文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从女从生生亦聲春秋傳云天子因生以賜姓又昭四年傳云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漢書田蚡傳蚡起如子姓注姓生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檀弓上

何居我未之前聞也

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助也列子黃帝篇云關尹謂列子曰姬魚語女張湛曰姬音居魚當作吾棟案左傳諸居之居亦音基孝經及論語皆云居吾語女古人讀居爲姬讀吾爲魚外傳晉語云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韋昭曰吾讀爲魚列子因之遂以居爲姬吾爲魚皆聲之誤也（易繫辭云則居可知矣鄭云居讀爲姬　惠徵君九經古義）

李日焜問微子微仲趙氏本無註而後人祇以微仲爲微子之弟已耳近淮安閻氏謂微仲是微子之子微子有二子長微伯死微子不立微伯之子腯而立次子微仲檀弓所云舍孫腯而立衍者即微仲也此可信否

曰檀弓所謂舍孫腯而立衍者固是微仲然是微子之弟非微子子也家語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繼微子後而史記亦云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所云其弟謂微子弟也其云舍孫立衍者謂微子之子死不立孫腯而立弟微仲也自鄭氏註禮記謂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遂有疑衍是庶子爲適子之弟者此終是誤解考殷代傳嗣之法先傳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弟即傳己子而不傳兄子兄孫如微仲傳己子稽而不傳微子之孫腯是也此是殷法至微仲傳子宋公稽後始不稱微而稱宋始遵周法必傳世之孫然後傳及然入春秋後猶有宋宣傳弟宋穆而宋穆不守成法復傳之兄子以致大亂此已事也故微子專微仲謂之傳及若微仲是微子之子則微子舍適立庶非殷法又非周法于禮家何取焉且微子之子不得稱微伯與微仲也微是畿內國名紂以封其兄而其後武王伐紂仍使居微故仲以微君介弟稱爲微仲猶季札以吳君之弟稱吳季也若微子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雖蔡叔之子亦稱蔡仲然彼仍封于蔡故仍以蔡名微子之子未嘗再封微也即周初立國尚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考公傳弟煬公是也然斷無魯公之子稱魯伯魯仲者此必見衛世家康叔之子即名康伯謂國號可襲稱而作系本世記及古史考諸書者遂僞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諡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與王子比干箕子膠鬲輩同時並稱且稱爲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之有（毛檢討經問）

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

彬謂何休公羊傳注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鄭君曰文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注立孫曰據周禮是用何氏義也（朱武曹經義攷證）

左右就養無方（博愛）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左右就養無方謂之博愛（顧處士日知錄）

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注云記禮所由廢非之淮南子曰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惠徵君九經古義）

稽顙

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周官大祝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大祝謂之凶拜孔子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禮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鄭君以爲杖期以上皆凶拜也余謂先稽顙後拜與先拜後稽顙二者俱喪中之拜以拜屬吉稽顙屬凶各據所先者命名而爲吉拜凶拜故雜記於先稽顙後拜者通自稱爲稽顙而已杖期亦有以吉拜者母在爲妻不稽顙是也（禮記喪服小記云父母在爲妻雖杖而不得稽顙）不杖以下亦有以凶拜者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是也不杖期以下兼備吉凶二拜故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者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也春秋時三年之喪有違禮以吉拜者故孔子曰

晉從其室所以正時俗之失非從周舍殷也吉拜列於大祝九拜之內明先拜後稽顙者亦周禮 金修撰榜箋

遂命覆醢

彬謂古者食必有醢皆兼醢言之儀禮正饌有葅醢則每食有醢明矣孔子問子路之故遽食坐設醢故不忍食也 朱武曹經傳考證

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 王孫改讀

喪三年以為極亡注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則勿之忘矣注則之言曾釋文以為極亡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案注義亡字當上屬極字略讀孫叔然受學鄭之門人而如王分句誤矣若王肅改為忘則弗之忘更不成文理可知鄭之離經為最當後學所當遵守而不輕改焉者 臧茂才經義雜記

喪三年以為極亡

億案此凡兩讀鄭康成以亡字絕句釋文云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陳氏集說從王讀 武進士經讀攷異

亡則弗之忘矣

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釋文出極亡二字云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劉氏端臨曰當從王肅忘則弗之忘矣猶曰以云忘則未嘗忘也引之謹案喪三年以為極亡謂先王制禮而不敢過也若謂其服除而忘哀則終身弗忘故曰忘則弗之忘矣上言忘下言弗之忘一句之中自相呼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備則未為備也文義與此相似鄭本上忘字作亡亡即忘也上亡是俗字下忘是本字猶曲禮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辨殽上徧是本字下辨是俗字辨即徧也越語死生因天地之刑韋注訓刑為法非是見國語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上刑是俗字下形是本字刑即形也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此而子悅之論衡刺孟篇引此仕作士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上仕是俗字下士是本字仕即士也鄭解喪三年以為極曰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去已久遠釋三年二字除其喪釋以為極三字極終也喪服至此而終也而於亡字不加注釋則亡字不屬上句而屬下句可知孫炎之學出於康成而分亡字下屬亦可知鄭君之本以亡則連讀也

孔氏正義曰喪三年以為極言服親之喪以經三年己以與同以為極可以棄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可以棄忘正釋亡字下遂云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然則亡則弗之忘矣作一句讀而訓亡為忘鄭意本自如是故正義必之也自釋文誤以極亡連讀而學者遂移亡字於上句之末文於正義三年以為極下增亡字於是句讀亂而文不成義矣元陳澔知亡之當屬下句而不知亡為忘之假借乃云既葬曰亡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案亡則弗之忘矣上承喪三年以為極之文乃謂三年以後服雖除而哀未忘故每逢忌日則不樂也若三月而葬去服除之時尚遠此正人子悲哀之日何須言弗忘乎陳說非 王尚書經義述聞

忌日不樂

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鄭注曰言忌日不用舉吉事正義曰唯忌日不為樂事他日則可釋文不樂如字又音洛引之謹案如字讀是也忌日之哀必有實事以徵之不作樂者哀之徵也唯居喪不聽樂忌日如之故祭義謂之終身之喪古者謂作樂為樂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注曰明月可以用樂是也下文又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又曰子卯不樂注曰不以舉樂為吉事曲禮歲凶事飲酒不樂注曰不樂去琴瑟又曰齊者不樂不弔祭統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皆謂不作樂為不樂是其證也下文又曰弔於人是日不樂如字注曰哀樂音洛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哀謂行弔樂謂作樂也歌詩與作樂相等故引不歌以比不樂彼釋文雖兼存洛音而以岳音為正正與此同蓋注家之盧植王肅音義家之徐邈沈重諸人必有訓為作樂者故陸氏承用之也鄭注不用舉吉事正指不作樂言之不舉吉事則不作樂下文子卯不樂注所謂不以舉樂為吉事也自正義以不樂為不為樂事而宋以後說此者皆以洛為正音而解為喜樂於是不樂之為不作樂遂莫有知其義者矣 同上

孔子少孤至得合葬於防

孔子少孤章為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孫濩孫字遂人雍正甲辰舉人任刑部主事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為句而蓋殯也問於郰父之母為倒句則文義顯然蓋古人埋棺於坎為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但見墓在五父之衢不知其為殯也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掩之謂之浮葬亦皆以為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墓淺深為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啟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為殯而非葬由問於郰曼父之母而知之蓋唯郰曼父之母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合葬於防蓋殯也句當在問於郰曼父之母下因屬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猶首章檀弓免焉本當在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之下乃倒置在上檀弓固有此文法也自史遷以來讀者皆誤以不知其墓為句遂為後世大疑得此說昭然若發矇矣或又疑夫子父墓固不知其詳豈夫子之母亦不知其為殯歟曰當其父之殯也夫子幼而顏氏少不親見其實土之淺深是以遂謂為已葬也郰曼父者意其為郰人也殯郰大夫而郰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耳 江歲貢羣經補義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

億案讀從不知其墓為句鄉黨圖考云近世有孫遂人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為句蓋殯也問于郰曼父之母兩句為倒句甚有理蓋古人埋棺于坎為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于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不惟孔子之言以為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墓淺深為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啟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為殯而為葬由問于郰曼父之母而知之蓋唯郰曼父之母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合葬于防蓋殯也當在問于郰曼父之母句下因屬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如此讀之可為聖人釋疑有裨禮經者不淺 武進士經讀攷異

陳璉問夏后氏堲周註云堲者火之餘燼蓋治土為甄四周於棺之坎也是殆今之所謂以磚結明家與抑仍有虞氏瓦棺而更加以堲周與

答曰孔疏云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塈周殷則梓棺替瓦棺愚按考工記夏后氏上匠匠與陶別疑夏后氏始以木爲棺孔疏恐非 杭編修質疑

戎事乘驪注爾雅曰駛牝驪牡元

謹案爾雅讀從駛牝絕句據鄭氏以駛爲一讀牝連下驪爲句是鄭所讀與爾雅異 武進士經讀攷異

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

謹案釋文云已夫音扶絕句攷此以已字絕句夫字爲下句首與中庸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語勢同 同上

乘邱之戰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注以敗績爲大崩末之卜者言卜國微弱無勇也謹案春秋莊公十年夏公敗宋師於乘邱則是戰魯未嘗敗其曰馬驚敗績者乃車之敗非軍之敗也因馬驚而敗績其爲車敗可知賁父他日不敗績云云語意自明若大崩豈專咎御者之無勇乎古人車敗亦曰敗績襄三十年傳曰則敗績覆厭是懼是其證車敗是御者之罪與右無與賁父覆車而言卜國之無勇殊不相及考古者出軍御與右皆卜周禮筮人入曰巫參注參謂筮御與右也史記晉世家晉卜御右慶鄭皆吉是也竊謂末之卜者言未嘗卜其吉耳公意本責賁父賁父亦遂自責赴鬬而死後因俗馬而知非其罪遂誄之似皆指賁父一人二人皆死之說亦非定論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馬驚敗績

謹案釋文云馬驚敗一本無績字是古本有以馬驚敗爲句者今本於敗字下多績字乃以馬驚爲句敗績爲句

呂氏曰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案乘邱之戰魯勝也無敗績之事當時止是馬驚敗耳初不預軍之勝負也 武進士經讀攷異

馬敗績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馬驚敗績釋文馬驚敗一本無驚字案注云驚奔失列然則經文本作馬敗績故注以驚奔失列解之或援注以加經字誤也下公曰末之卜也正義曰以其御弱無勇致使我馬敗績又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注云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皆可證本無驚字 臧茂才經義雜記

末之卜也

彬謂末之句論語末之難矣亡之命矣夫曾子曰微與語意略同古者師行卜右僖十五年左氏傳卜右慶鄭吉是也此言卜之不吉非言卜國之無勇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曾子易簀

陳幾亭曰改過眞是第一善事改過徹底不懈尤是人生第一難事或言曾子易簀只是臨死不懼改過此意甚好若考其義尤有進焉大夫所賜之簀士生前可用猶之圜亭別館生時未嘗不可居而考終必於正寢故當乘未絕而易之然則初用原未嘗過及聞而即易乃精義入神之學徹始徹終非但改過不懈也觀其呼小子時自言戰戰兢兢直貫至从方獲僅免若當時姑從曾元幾乎臨去一刻又有不免處惟不放過此刻存順保得無彊沒寧余謂此足正朱子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之說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捖摩華而睆

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注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正義曰說此睆爲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故詩云睍睆黃鳥傳云睍睆好貌是也又考工記刮摩之工五注故書刮作捖鄭司農云捖摩之工謂玉工也捖讀爲刮其事亦是也考說文手部無捖字目部睅大目也睆即睅之重文義皆不合惟刀部有刓字云鄭說文無鄭字玉篇云削也廣韻廿六桓云圓削也从刀元聲一曰齊也二禮當用此字摩刮節目正齊之之意古元完同聲因誤作睆或作捖也鄭司農讀捖爲刮意則相近然未免失其本文康成引說者蓋即馬融盧植等義據云以睆爲刮節目則經本不作刮字或爲刮蓋因說者改也鄭司農亦讀捖爲刮釋文引孫炎云睆漆也案說文土部垸以桼和灰而髹也从土完聲則孫叔然讀睆爲垸得備一義鄭注云華畫也若謂畫而又桼意似複陸德明云睆明貌案說文以睆爲大目與明義相近故大東睆彼牽牛傳云睆明星貌孔仲達仍用凱風傳爲說非是劉昌宗周禮捖音刮徐仙民禮記睆音刮皆依先後鄭讀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華而睆大夫之簀與鄭注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釋文孫炎云睆漆也陳煊案考工記刮摩之工鄭注故書刮作捖鄭司農云捖讀爲刮故鄭注以睆爲刮節目說文垸以漆和灰而髹也此即孫炎所本 經義叢鈔洪頤煊

斯季孫之賜也

斯季孫之賜也季孫非鄭君 汪拔貢經義知新

細人之愛也以姑息

注云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案呂覽觀世篇云周武王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 惠徵君九經古義

程玉章問長尺而總八寸長讀作仗依鄉黨篇長一身有半長字作剩字解此則云長者亦作剩耶不然何不作長短之長爲易明也

答曰陸德明經典釋文云長直亮反凡度長短曰長皆用此音長讀仗不錯 杭編修質疑

畏

盧植注畏者兵刃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爾雅曰畏刑者也 通典八十一 白虎通德論畏者兵死也彬謂畏威也故先儒皆以兵死釋之陳氏集說乃謂畏懼而死謬矣 朱武曹經傳攷證

死而不弔者三畏鄭注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頤煊案白虎通喪服篇畏者兵死也通典引盧植注謂兵刃所傷周禮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鄭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畏謂畏怯戰敗而死故不弔 經義叢鈔洪頤煊

畏死

白虎通喪服云有不弔三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鄭注禮記檀弓死而不弔者三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又杜氏通典八十三凶禮引盧植曰畏者兵死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案盧子幹之義正根據班氏兵死之說鄭氏講非罪攻已而死與班盧義同又引孔子畏於匡以證經之畏字不謂孔子猝遇匡人之難爲輕身忘孝也若如所難則肅謂犯法獄死謂之畏夫不有非其罪而在縲紲之中者乎欲異於鄭實

乘舊義矣遺典引王肅聖證論難鄭　戚茂才經義雜說

行道之人皆弗忍也

彬謂行道之人猶言行路之人秦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朱武曹經傳攷證

正丘首

鄭注正丘首正首丘也正義所以正首而嚮丘者丘是狐窟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顧煊案丘首當作北首下文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禮運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狐死亦北首記引之以證不忘其本丘古文北與北字形相近因譌作丘首經義叢鈔洪頤煊

朞而猶哭

伯魚之母死朞而猶哭夫子聞之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即上條門人問於子思謂子之先君子喪出母者是也顧亭林謂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謹案儀禮喪服出妻之子爲母齊衰杖期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伯魚既爲夫子之後則不當爲出母服仍爲服期者伯魚之過禮也至期而猶不除則更過矣故夫子曰嘻其甚也前此過禮而夫子不禁者聖人善體人子之情不忍奪之也聞父言而遂除者伯魚自知其過也若論喪禮自以子思爲正顧氏因出母之喪爲父後者不當服而疑此條爲父在爲母果爾則夫子自有期服伯魚當從夫子而除矣且親喪外除雜記云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今時方及期夫子何至責其過甚而使之急除哉李進士羣經識小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曰誰與哭者鄭註與音餘先問誰與後云哭者倒裝文法恰似驚問情狀姜編修湛園札記

舜葬於蒼梧之野

正義鄭注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案尚書竄三苗於三危在西裔今舜征三苗乃死於蒼梧者張逸答巢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愚按書稱舜舞干羽而有苗格矣安得復有征苗之事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山是爲得之非征有苗而死也同上

大功廢業

業縣樂之器有喪則徹之解爲廢所習之業誤矣案爾雅大版謂之業靈臺詩虡業維樅有瞽詩設業設虡毛傳業版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樂正司業謂樂官之長司主此業也若兢兢業業赫赫業業有震且業進德修業富有之謂大業敬業樂羣皆假借以立義大功廢業卽曲禮所謂無故不徹縣也何得以書業釋之崔茂才吾亦廬稿

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彬謂觀曾子啟手啟足之言可見聖賢兢惕之心至死無時或釋子張此言則與易簀時氣象大不侔矣此張之所以爲張也與朱武曹經傳攷證

不誠於伯高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家大人曰不誠於伯高本作不誠禮於伯高案鄭注云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釋文附案傳一本作傳音是正義云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又云孔子聞冉有代之行禮故怪恨之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又釋鄭注云忠信由心心在外貌若內無忠信禮何所施故云忠信而無禮舊本無下有禮字乃後人不知句讀而妄加之今據上下文義刪謂無忠信也既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可傳行也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是非孔子忠信虛有弔禮若孔子遣人更弔卽彌爲不可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合注疏以考經文則誠下原有禮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脫禮字而各本皆沿其誤聘禮記疏引此無禮字亦後人依俗本禮記刪之白帖六十五引作不誠禮於伯高太平御覽布帛部五引作不得誠其禮於伯高家語曲禮子貢問篇作不成禮於伯高此改誠爲成皆有禮字

又曰鄭以誠爲忠信不忠信禮於伯高頗爲不詞故正義必加字以明之曰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也余謂誠與成同中庸云誠者自成也又云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是誠成同義而可以互通經解衛誠注誠或作成小雅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成作誠逸周書官人篇非成質者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成作誠賈子胎教篇東成大戴記保傅篇成作誠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之意若孔子遣人更弔則彌爲不可是使孔子不得成禮於伯高也故家語改誠爲成王尚書經義述聞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注云明目精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或疑俗名爲明愚案尒疋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名在眉目之閒失名者失其珠子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疑汝於夫子

彬謂疑同儗比也周官司服爲大夫士疑衰鄭氏注疑之言擬也是疑亦通作擬史記李斯列傳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漢書高祖本紀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無上下之分食貨志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注疑讀曰儗儗比也文三王傳儗於天子師古曰儗比也李蕭遠運命論子夏退老于家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尤一切證朱武曹經傳攷證

泣血

論衡儒增篇云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與鄭君以泣無聲爲泣血者異孔檢討禮學卮言

陳介特問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此篇儒者皆不信謂等夫子於釋氏之流誕妄不經集說則以萬世王祀夫子爲南面坐於尊之應陳澔知儒理者不知何故取是說

答曰此事偏駁不純疏謂夫子禮度自守貌恆矜嚴今乃逍遙放蕩以自寬縱皆是特異尋常夫曾子啟手足而戰兢子路斷纓而曰君子死冠不免彼賢者於死生之際神明尚然澹定豈大聖而有反常之事乎至以坐奠兩楹爲南面之應此俗儒之釋經尤爲誕妄生所疑甚正梵編修質疑

哲人其萎

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引之謹案哲人其萎四字乃後人據家語增入非禮記原文也上文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鄭注曰泰山眾山所仰梁木眾木所放正義曰放依也哲人亦眾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以上鄭注是哲人其萎兼有無所仰之義非但無所放也若如今本以哲人其萎專屬之吾將安放則鄭必不如此注矣蓋鄭本作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而無哲人其萎四字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正謂哲人其萎則吾將安仰也梁

木其壞則吾將安放正謂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也文見於此意通於彼不必更言哲人其萎矣且下文夫子殆將病卽是哲人其萎也王肅作家語乃妄改其文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杖喆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見經記篇後人據此遂增哲人其萎四字於則吾將安放之上而文義參差甚矣哲人爲人所仰放何得但言放邪孔仲達不能釐正而云子貢意在怱遽不暇句句別言故直引梁木哲人摠云吾將安放此曲說也困學紀聞曰或謂廬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益與家語同齊氏息園曰案古本已無此五字故孔疏云子貢意在怱遽不暇別言劉氏所藏古本必好事者爲之引之案齊說是也則吾將安仗五字亦據家語增入而增入哲人其萎四字者已爲之先導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疇昔之夜

彬謂爾雅釋詁疇孰誰也釋訓誰昔昔也詩墓門朱子集傳誰昔猶言疇昔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程玉章問蠛蠓結於四隅疏云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何所取義

答曰鄭註云似今蛇文畫孔疏云所以畫蟻者殷禮士葬之飾杭編修質疑

喪事有進而無退

喪事有進而無退故柩恆前首說者見記言葬於北方北首疑殯時前首葬則反之非也葬於北方爲之幽遷北首爲於北方故也統於國門而言在南則以南爲前在北則以北爲前雖北首猶前首也孟子稱東郭墦間則古亦有不葬北方者柩首必各隨其所向今人葬南方者亦北首誤會記意孔檢討禮學巵言

羅鼎臣問褐裘而弔疏云袒去上服以露褐衣卽所謂左袒出其褐衣謂之爲褐者也細思左袒之義如軍中左袒顏師古亦以爲去衣袖而肉袒今謂袒去上服以露褐衣是豈裘之外猶有上衣數重而皆不穿其衣之袖如世俗不檢者之所爲乎

答曰喪大記孔疏云小斂之後來弔掩襲裘之上裼衣若未小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杭編修質疑

陳蓮問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集說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也敢問其制何如

答曰孔疏云詩云麻衣如雪又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衰亦吉服之布也小功布十五升是深衣之服故云吉服同上

陳璉問牡服絰註云以雄爲絰夫麻別爲雄者是對雌而言與

答曰男子重乎首女子重乎帶在首者爲首絰在要者爲要絰皆有喪者之服儀禮士喪禮注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賈公彥云牡麻者枲麻也對苴絰爲麻之有蕡色如苴黎則此雄麻色好者故閒傳云齊衰貌若枲有蕡者爲苴麻無蕡者爲牡麻喪服傳云牡麻者枲麻也同上

羅鼎臣問集說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也又云麻衰以吉服十五升之布輕於弔服朱子云不輯曰斬衰緝之曰齊衰今麻衰既非父母之服又何吉服之布與名之爲衰者於何而別之疏云士弔服疑麻衰今何以又云輕於弔服祭則弔服之制又何如

答曰雜記注云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胷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孔疏云麻衣白布深衣者謂吉服十五升之布與緇布冠皮弁相類故知吉布也白布深衣十五升是吉布衰是凶布以吉服之布爲衰則吉凶兼故云輕於弔服喪服小記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孔疏云弔必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弔已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此諸侯之弔服檀弓疏云若朋友俱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若一在一否亦然此士大夫之弔服雜記鄭注云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大夫其衰侈袂三尺三寸士則其衰不侈二尺二寸同上

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于禮者之禮也

億案此凡兩讀孔氏正義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于禮文之禮也是以其庶幾乎連下文爲句陳氏集說文氏之子其近于禮乎雖無此禮而爲之禮其舉動皆中節矣是又以乎字絕句朱武曹經讀攷異

亾於禮　亾其地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正義曰亾無也其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引之謹案亾讀存亾之亾亾與在義正相反亾者不在也亾於禮者之禮謂禮之變者不在於常禮之中也荀子大略篇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亾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亾於禮經謂不在於禮經卽此所云亾於禮也順人心卽此所云其動也中矣唐虞葛生篇予美亾此謂予美不在此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季子使而亾焉謂季子出使而不在吳也說苑至公篇作季子時使行不在荀子正論篇然則鬭與不鬭邪亾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亾與在正相反謂不在於辱與不辱也正名篇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亾於情之所欲堯問篇吾所以得三士者亾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原道篇聖亾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亾於富貴而在於得和是亾與不在同義正義以爲無文之禮而連其庶幾乎爲一句失之矣祭法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亾其地則不祭亦謂山林川谷邱陵在其境內則祭不在其境內則不祭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是也正義曰亾無也謂其境內地無此山川之等亦於文義未協如正義說則是其地無非亾其地矣互見穀梁傳亾乎人之辭也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其動也中

彬謂中猶得也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故書中爲得朱武曹經傳攷證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

正義引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按何休數稱質家文家沿緯書之說也汪拔貢經義知新

羅鼎臣問毀竈以綴足注云用毀竈之甓毀字未喻

答曰孔疏云毀竈以綴足者義兼二事一則死而毀竈示死無復飲食之事故毀竈也二則恐死人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愚謂疏說恐非竈居五祀爲生人飲食之用一家共之豈一人死而卽毀之不用乎

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爲垼於西牆下東鄉鄭注云垼塊竈賈疏云既夕禮云垼用塊是以塊爲竈名爲垼用之以煮沐浴者之潘水愚謂疑以此垼綴足也浴畢卽毀之士喪禮又云綴足用燕几此未浴前所用也既浴則用毀竈綴足杭編修質疑

陳瑑問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是卽指此二人相爲服與抑指姨甥於從母之夫甥於舅之妻與

答曰鄭康成云二夫人者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杭編修質疑

二夫人相爲服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鄭注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引之謹案正文注文之二夫人皆當作夫二人寫者誤倒耳上文夫夫也爲習於禮者注曰夫二猶言此丈夫也是夫卽此也故曰夫二人猶言此二人左傳成十六年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管子大匡篇夫二人者奉君命夫字皆在二字上是其證若作二夫人則文不成義矣注文之此二人若改爲二此人其可乎釋文出二夫人三字則唐初本已誤夫二人相爲服者謂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己兩相爲服也喪服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鄭注曰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疏曰言丈夫婦人者姊妹之男女各本姊妹上衍母之二字今刪與從母兩相爲服緦麻章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曰舅傳曰何以緦也從服也是從母及舅皆有與己兩相爲服之禮若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己相爲服則禮之所無故君子未之言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瓦不成味

家大人曰說文沬洒面也漢書律志引顧命曰王乃洮沬水今本沬作頮馬融注曰頮頮面也內則曰面垢燂潘請靧字竝與沬同沬從午未之未音呼內反與涎沫之沫異沫從本末之末音亡曷反檀弓瓦不成味鄭注曰味當作沬沬靧也案沬從午未之未與味聲相近故曰味當作沬沬與靧同故曰沬靧也釋文音亡曷反非士喪禮下篇注引此文劉昌宗音妹亦非同上

味當作沬

瓦不成味鄭注云味當作沬沬靧也釋文云沬亡曷反案亡曷反之音非也亡曷反則音末說文云沬洗面也從水未聲或作頮又作靧故鄭注云沬靧也內則云面垢燂潘請靧書顧命云王乃洮頮水漢書作王乃洮沬水味沬聲相近故鄭注云味當作沬今音亡曷反失之矣又案說文沬水出蜀西徼外東南入江音末其字從本末之末與此從午未之未者迥別左傳曹劌史記作曹沬沬字亦當音誨索隱讀爲末亦非也李進士惇羣經識小

先之以子貢

禮記檀弓有子曰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案正義引世家以此爲魯哀公六年事是也鄭注云將應聘於楚者世家曰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是也陳蔡大夫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此所謂先之以子夏是也子夏當爲子貢字之誤卽世家所謂使子貢至楚是也世家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弟子列傳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曰父母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蓋子貢言語之科故使解圍非文學之士所能勝任也且陳蔡之厄有子貢而無子夏尤足爲證臧明經拜經日記

同母異父之昆弟

同母異父之昆弟不當有服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此是正說而又曰魯人則爲之齊衰則多此一言矣狄儀從而行之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以其爲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顧處士日知錄

陳瑑問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此三年之服也而魯人爲同母異父之昆弟服齊衰此則三月之服也下文又有滕伯文爲孟虎齊衰爲孟皮齊衰何以均名之曰齊衰

答曰儀禮喪服傳齊衰不同有齊衰期者齊衰三月者以衰縷之粗細分不以齊分也杭編修質疑

古者不降上下名以其親

億案近讀以降字絕句據鄭氏注云上不降遠下不降卑則上下連不降爲義是當以古者不降上下爲句各以其親另爲句武進士經讀考異

有無惡乎齊

彬謂此卽孟子後喪踰前喪之說觀孔子答語可見朱武曹經傳攷證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

正義司徒下有敬子二字按正義非也此因下文衛司徒敬子而錯誤在此敬子二字必衍文正義不察耳今本無是也汪揆頁經義知新

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億案此凡兩讀鄭氏注與及也是以葬人絕句與字屬下讀疏引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是以與字屬上句陳氏集說從王讀武進士經讀攷異

從若斧者焉

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家大人曰從上有吾字而今本脫之吾從若斧者焉乃夫子之言鄭注云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此正釋夫子所以從若斧者之故非以此爲子夏之言也下句馬鬣封之謂也方是子夏之言而正義云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以語燕人則孔所見本已脫吾字故以從若斧者焉爲子夏之言而唐石經以下皆沿其誤案夫子言吾從若斧者焉故子夏曰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若夫子不言所從則子夏何由意揣而知之是從若斧句爲夫子之言而從上當有吾字也本篇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又云殷已慤吾從周竝與此吾從文同一例初學記禮部下白帖六十六引此竝作吾從若斧者焉則唐時別本尚有吾字家語公西赤問篇亦有吾字王尚書經義述聞

池視重霤

注云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漢書宣紀神爵元年詔曰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如淳曰銅池承霤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裼之可也

麑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鄭注曰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爲袪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麑裘亦用絞乎正義曰袪裼之可也

者褐謂裘上又加衣也吉時裘上皆有裼衣喪已後旣凶質雖有裘裘上未有裼衣至小祥裘旣橫長又有袪爲吉轉文故加裼之可也引之謹案玉藻曰不文飾也不裼裼非居喪之服也且小祥果裼裘則全裘皆裼非獨袪而已何得但於袪言裼乎陳祥道禮書曰鹿裘袪裼之則裼其袪而已非若餘衣之裼也吳澄禮記纂言曰練前裘雖有裼但裼衣之正身而不至袖練後旣有橫長袪則裼衣掩至袖口可也案裼裘無但裼袪之理陳說非也旣用裼衣則裘之正身與袖皆在所裼安得有先不至袖而後掩之之事乎吳說亦非也若云旣爲之袪又加裼衣於裘上則上文衡長袪已言爲袪不須重袪字矣今案裼當讀爲褖褖緣也袪裼之者謂緣此袪也士喪禮記緣纁裼注曰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裼釋文裼他計反劉羊豉反是裼者飾裳邊也飾裳之邊曰裼飾袖之邊亦得曰裼袖與裳之邊皆坐而向下者也故餙邊之名得以相同矣裼褖古同聲裼正字也褖俗字也豈表裘之謂乎又案袂口爲袪緣之爲裼玉藻曰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是緣與袪爲二事不得卽以袪爲緣也注當曰袪袂口也裼說爲裼謂緣也則明辨皙矣王尙書經義述聞

柏黃腸松黃腸

方相氏注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釋曰引漢法爲證檀弓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柏椁則亦取柏之心黃腸爲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又喪大記君松椁大夫柏椁正義曰君松椁者君諸侯也盧云以松黃腸爲椁庾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椁者以柏爲椁不用黃腸下天子也案盧鄭禮注有柏黃腸松黃腸之文賈氏以爲本之漢法而未詳所本今考漢書霍光傳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梓宮次楩椁柏黃腸題湊又續漢書禮儀志下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劉昭注補引漢舊儀曰梓棺柏黃腸題湊此皆盧鄭所本也檀弓下柏椁以端注以端題湊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爵弁紂衣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鄭注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絰衍字也頤煊案白虎通崩薨篇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無絰字經義叢鈔洪頤煊

章泰占又問學校問謂孔子字仲尼而後卽以此易名見檀弓魯哀之誄故論語中庸孫與弟子皆稱仲尼非謂孫可字祖弟子可字師也然按儀禮凡虞祭卒哭祔廟諸祝無不稱皇祖某甫而尙書武王告羣后直稱王季季五十字也況孫氏祖字而不諱氏是字不諱也至離騷朕皇考曰伯庸則幷父亦字之矣若此者何耶豈入廟臨文言各有當耶

古字原可稱況廟中宗祝荷無諡卽專稱官爵亦無用勢必連字稱之如今某府君某處士是也古王亦然王季不稱季則是誰王故春秋內傳曰何敢忘高圉亞圉外傳曰我先公不窋此固不必諱然亦無可諱也至于氏字則何但祖字古皆以父字爲氏鄭子國之子稱國僑魯公孫子家之子稱子家羈皆父字也特子謂不然者謂子產竟稱父子國子家羈直稱父公孫子家則無是理耳諸凡主客所引皆告述之事告述稱祖父遇有尊者雖名亦不諱況字耶今人無端行文他書不能據惟論語中庸其所素熟因有藉口仲尼而孫字祖弟字師者故偶着此語倘有責我者云哀之誄尼在夫子死後而陳亢子貢之稱仲尼在夫子生前竟不疑論語一書成于戰國者則吾亦無以應之耳毛檢討經問補

是月禫徙月樂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注云言禫明月可以用樂蓋是月之文對下徙月立義而非蒙上祥縞之文乃書正義入說命中引王肅此注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以是月連上爲義蓋欲創爲二十五月而禫之說以難鄭故注上孟獻子禫縣而不樂云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與此注首尾相合孔仲達嘗正其說云謂大祥者縞冠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案孔氏引論語是日之文以證是月義至允協臧明經拜經日記

檀弓下

曾晳倚門而歌

已未余以薦舉留京師久日以論學爲事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朱子採入集註似可信來問者余日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閭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此爲甚石室陳普極其辯駁猶未及此因聊爲補之云爾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甚矣檀弓之多誣矣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是爲魯昭公七年丙寅孔子甫十七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計此時尙孩幼安得有倚門而歌之事卽此以推則世傳孔氏三世出妻以爲實本檀弓者非唯不足信抑且無所庸其辯焉矣閻徵君潛邱劄記九與閻紫司書

儼然

雖君子儼然在憂服之中頤煊案詩澤陂碩大且儼說文引作碩大且㛪儼卽讀如諒闇之闇儼然謂在諒闇中也雜記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嚴儼古字通用經義雜記洪頤煊

故以其旗識之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家大人曰故以其旗識之本作故以其旗識識之上識是旗識之識今作下識是表識之識今本無上識字傳寫遺脫耳釋文出識之二字云式志反皇如字則所見本已脫去上識字周官小祝置銘杜子春注引檀弓曰銘明旗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今本亦無上識字蓋後人據誤本檀弓刪之也案釋文出識識二字云並傷志反一讀下識如字則陸氏所見本原有上識字明矣盧氏紹弓釋文攷證曰案鄭注云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無識識連文蓋陸氏所見本旗作識故以識識連文盧爲此說蓋未攷士喪禮注也士喪禮爲銘鄭注曰明銘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今本惟此注內識字未經刪去釋文出旗識識之四字云上音試下音式據此則杜鄭所見本皆有上識字明矣古旗幟字通作識說文曰徽識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鄭注曰屬謂徽識也徵與徽同疏曰徽識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旌故以屬言之又下文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鄭注曰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亾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疏曰云三者旌旗之細也者對上大常已下爲旌旗之大者也云此蓋其制也者此在朝表朝位其銘旌制亦如此案禮緯云天子之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若然在朝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故云此蓋其制也若然徽識爲旌旗之小者故司常謂之屬死之銘旌卽生之徽識是銘旌之制亦小於旌旗而檀弓謂之旗識者以

其爲旗旗之屬故兼旗言之耳謂之旗識則可謂之旗則不可以此知經文必有識字也後人於檀弓脫文不能校補而反據誤本檀弓以刪周官之注惟賴有士喪禮注及雨虛[illegible]文足以證明其失耳 王尚書經義述聞

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禮地神

注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言以父母形體所在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今世營葬必於其側立石題后土之神臨葬設酒脯祀之蓋古禮也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先王之所難言也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唐石經初刻所下有以字改刻刪去而各本皆從之家大人曰有以字者是也正義曰言人之喪也有如鳥獸然散之道焉先王之所以難言然散之義今本無以字則文不成義此後人依已誤之經文刪之也若言其然散則人之所惡故難言也故字正釋所以二字鄭注云聖人不明說爲人甚惡之亦是釋所以二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 至 反服之禮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服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但案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故答齊宣王語本此 邁徵君實費齋札記

反服之禮

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家大人曰此本作又何反服之有孟子離婁篇云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文義與此相似反服下不當有之禮二字蓋涉上文舊君反服之禮而衍自唐石經已然世說新語方正篇注通典禮五十九白帖三十八引此皆無之禮二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悼公之喪

悼公之喪一條自食粥以下先儒以爲皆敬子之言謹案昭子訪於敬子敬子答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自是正論昭子不欲從之故有不以情居瘠之說而斷然食食玩其文意吾三臣者以下當是昭子答辭中間少一曰字耳古書問答之語如此者甚多

集說引應氏曰季氏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孟氏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予細繹之殊不謂然三家之勢季氏最橫孟氏最弱敬子承昭子之問而言其不能居公室且曰我則食食尊斷甚矣於情事殊不合且敬子知問曾子之疾獲聞君子之道當不至無忌憚若此 李進士惇羣經識小

悼公之喪

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任文貢經義知新

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

彬謂情實也言居喪作僞使人疑其無哀戚之實也 朱武曹經傳考證

國君七个大夫五个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注云人臣賜車馬者乃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襍記遣車視牢具注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榜案古者牲體之數名个士虞禮特牲及少牢下篇皆云俎釋三个少儀大牢則以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故檀弓注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釋个爲牲體之數非謂所包爲个 檀弓正義以个當包誤 士喪禮下篇云包二又云苞牲取下體注云士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胳蓋据檀弓國君七个大夫五个差之士用二包而云包三个明个之多寡不與包數同 士喪禮下篇疏以包與个爲數誤 士禮遣奠用少牢則羊一包豕一包也由是差之諸侯大夫用大牢者包三天子用馬牲者宜包四矣記言遣車視牢具取數于个非取數于包注云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歟乃擬議之辭疏義妄意車載一包爲九包七包五包取盈遣車之數是自記者言之爲遣車視牢具自疏義釋之則爲牢具是遣車不幾顚倒說耶 金修撰禮箋

我喪也斯沾

注云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此解非是斯此也沾薄也國子蓋言我母之喪而使婦人從賓位斯爲薄矣沾訓薄見張揖廣雅俗作添非是曹憲云沾他棄反世人水傍著忝失之又以此占字爲覘亦失之鄭氏改沾爲覘恐未安 惠徵君九經古義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

七經小傳云案人舞宜樂不宜更慍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閒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所謂孺子慕者也棟謂劉氏之說是也而以爲中間有遺文者非蓋衍文也案古本禮記無舞斯慍及注慍猶怒也七字故陸氏釋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喜則陶以下爲樂之節也慍斯戚以下敍哀之節也文自相配不須增入人悲則斯慍五字古文文簡而意備非若後世之繁重也釋文具在何不以取正之而爲是臆說邪 何氏曰樂終則退退則其哀己始于六朝陸氏所據尚是晉宋古本 同上

咏斯猶注云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尒疋云繇喜也郭璞曰詠斯猶猶繇也古今字耳 同上

舞斯慍

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正義云慍怒之生由於舞極此以意爲之說釋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有舞斯慍句并注皆衍文說較勝孔疏 李進士惇羣經識小

設蔞翣

注云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縫人職云衣翣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故書翣柳作接櫝鄭司農云接讀爲歰櫝讀爲柳皆棺飾蔞與樓通尒疋云樓聚也又與僂通莊子達生云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釋文云謂殯於菆塗蔞翣之中爲柳 荀子禮論云無帾絲歶縷翣其須以象菲帷幬尉注云歶讀 惠徵君九經古義

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 檀弓句

討敝邑之罪又從而赦之師與正義以又從而赦之句師與二字自爲一句非也當從謝疊山以師與二字屬上爲句與上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相應如此讀解方合 孫侍御讀書脞錄

如不及其反而息

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正義爲慨焉如不及讀句而於其反而息不爲解釋方愨曰其反而息言葬反而亡于是爲甚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同意矣澄曰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尚追逐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悅不安之甚故曰慨焉或曰其反而息謂親已還反而休息也引之謹案吳氏以如不及其反而息七字連讀長於舊說矣但謂暫焉休息則非也不及其反正當速追而及之何得休息於半塗乎陳澔曰息猶止以待其親之反案書傳無訓息爲待者迎精而反而虞豈得且行且止當以或說爲是蓋當迎精而反之時孝子之心有如親已反而息於寢已欲從之而不及者然是以慨然也死者已不能反而息矣而孝子猶若其親能反而息者所謂其反也如疑也上文弗得弗及自爲子者言之此反而息則自親言之變文以見義也解者昧於經之變文而於息字亦以爲子者言之故義不可通江氏愼脩禮記訓義擇言取吳前一說而棄其後一說疏矣 王尙書經義述聞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

注時人無行三年之喪禮者按左氏傳在喪而蒐當時猶以爲非禮何至三年之喪遂廢斯言之過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

又問雜記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此散等者必是散步升階與拾級相反矣乃鄭氏又謂散等卽栗階何也 毛奇齡子

此所謂等卽級也階也古階制以堂爲限天子之堂九尺卽是九階九級以每一尺爲一級也有九級卽是九等以每一級爲一等也降此而諸侯七階大夫五階士三階皆然其所云散等固是散步與拾級連步相反然而非自下至上皆散步也謂下皆連步至上等而始散步也蓋數級之法雖自下至上一級爲一等然經凡言等則往往以近堂上級爲首等如士冠禮降三等鄭氏謂下至地也則士三等階反從堂上而下數至地故散等與栗階同而栗階之法則燕禮記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謂自下升上毋問九階七階五階三階凡當栗階者近地諸階猶是拾級之法爾足合一階而至于近堂三等則左足躐第二等右足卽躐第一等然後左足又一發而升堂謂之散等散者不連也卽栗階也然而其所散者祇是三等非通等也但其所謂栗階者鄭註又謬據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鄭云栗實栗也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又注云栗蹙也則遂卽欲拾賓栗卽積聚而衆多仍是拾級聚足之義非散等義矣蓋栗者裂也卽散也栗裂之轉毛詩蒸在栗薪言析薪也考工記居幹之道居栗不迆栗讀爲裂卽析散之義是以升階有四法一名拾級卽聚足皆連步而登此禮讓法也一名散等卽栗階謂以連步始以散步終凡有吉事而兼凶事或尊者有所命或臨登而尊者辭讓則行此法但連步多而散步少故散不過二等正義謂升一等而卽散升則散升過連步矣此誤也一名歷階謂關歷而升自下至上皆散步此有急諫諍或赴王國君命及應走赴事則行此法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然此是閱正等但越步而不越級一步是一等賈氏公食禮疏謂歷階越二等此又誤也一名躇階謂不循等級越等而走此在急難奔逃者則行此法公羊傳趙盾躇階而走是也但躇階雖越等而實無定等以古法一等是一尺雖古尺甚短然亦不能超數級賈氏疏謂躇階越三等此又誤也 毛檢討經問

子卯不樂

古先王之爲後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見之也故亡國之社以爲廟屛 穀梁傳 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樂 檀弓下 稷食菜羹 玉藻 而太史奉之以爲諱惡 王制 先王名 鄭氏注諱惡子卯日 此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之義也

子甲子也卯乙卯也古人省文但言子卯翼奉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顧處士日知錄

杜蕢洗而揚觶 大射古文縢作騰

杜蕢洗而揚觶注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岳本嘉靖本十行注疏本皆作騰所謂今禮者謂儀禮今文十七篇也漢人多傳習是書故所據皆此經鄭君校注儀禮方參定古今文其注他經所據亦惟十七篇而已燕禮注今文縢皆作騰此今文作騰之明證而鄭校燕禮則從古文作縢以訓爲送字作縢爲正今文以聲近而假借也大射注古文縢皆作騰則又今文作縢古文作騰與燕禮互易其字或據禮記注及燕禮以大射注爲誤然蔡中郎石經儀禮殘碑大射正作縢字與燕禮注合未必皆誤也或又謂蔡氏雖是今文未必同於鄭氏凡漢人中同習一家而經字互異者多矣恐難以相決余謂此說可以論他經而不可以論儀禮余考漢儒中如許叔重蔡伯喈鄭康成何邵公趙邠卿應仲援輩所據今禮皆同此十七篇而無異者 臧明經拜經日記

衞有太史曰柳莊

案古今人表作柳壯師古曰壯讀曰莊棟案晉語曰趙簡子田于壯馳茲義作莊嚴訢碑云兆自楚壯卽楚莊王也漢諱莊改曰嚴 漢時莊作壯盛作嚴皆爲避諱而作非正字 惠徵君九經古義

裘氏

與之邑裘氏顧炫案莊子列御寇篇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水經渠水注沙水又東逕陳留縣裘氏鄉裘氏亭西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裘氏鄉有澹臺子羽冢 經義叢鈔洪頤煊

三家視桓楹

棺之前後謂之和和與桓通雙植四植俱爲桓檀弓桓楹是也昭二十八年左氏傳閻沒魏獻子屬大夫也國語注曰閻沒明中謂古者沒與昧同故名沒字明 汪拔貢經義知新

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嘗巧者乎

億案此凡三讀康成氏注云以與已字本同是從以字絕句陳氏澔讀如本字又通爲一句吳氏澄曰得字絕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魯公爲字禺人

禺人公爲之字也說文禺母猴也爾雅在寓屬故以爲字錢氏馥曰左昭二十九年傳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君父不應稱臣子字當是名禺人而字爲爾說文禺母猴屬禺務音同假借愚案古人行文亦當有遷就之處如曰爲禍此禍也疊兩爲字頗不淸楚想公當日亦以不順口之故而改稱其字非傳家之修飾也如北魏當曹魏未禪晉之時而魏書卽稱曹魏爲晉此史家有意相避後校者一一改正是則是矣而失其本意矣 盧學士龍城札記

公叔禺人注春秋傳曰公叔務人 左氏哀十一年 高郵王伯申引之周秦名字解故云魯公子務人字爲務亦爲也禮記作公叔禺人假借字余亡友處士錢廣伯 馥 云說文爲母猴也禺母猴屬爲

人當是其本字務人假借字耳 臧明經拜經日記

子手弓而可手弓

案此凡兩讀疏云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能弓之手是以子手弓爲句而可手弓爲句陳氏集說云子手弓而可爲句使之手弓也手弓商陽之弓在手也是以子手弓而可爲句手弓又另爲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士相見禮注引作使焉曰寡君之老似今本脫之老二字玉藻曰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言雖未有祿若以君命使則擯者亦稱寡君之老不敢自異於臣也疏以爲此未有祿者出使自稱其君曰寡君或以爲君使人于未有祿者之所將命曰寡君皆由未審脫文致滋異說 孔檢討禮學卮言

使子路問之

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唐石經及相臺岳氏本作子貢日本山井鼎亦云宋板作子貢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無苛政 庶民弛政

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鄭注不釋政字釋文亦不作音引之謹案政讀曰征謂賦稅及繇役也誅求無已則曰苛征荀子富國篇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楊注曰苛暴也征亦稅也是也古字政與征通互見下文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皆借政爲征也而新序雜事篇載此事乃云其政平其吏不苛則已誤以爲政事之政矣鄭注雜記云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既訓爲給繇役則是讀政爲征而又云從爲政者教令非也從爲政者敎令六字蓋後人所增樂記庶民弛政庶士倍祿鄭注曰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釋文苛政本又作苛役史記樂書集解引此注作苛役引之謹案作苛役者是也弛政之政當讀爲征謂徭役也地官均人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鄭注曰政讀爲征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四曰弛力鄭司農曰弛力息徭役也小司徒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施當爲弛謂弛力役之征也蓋紂時之苛役武王爲庶民去之故曰庶民弛征王肅家語辯樂篇庶民弛政注曰解其力役之事卽本於鄭注也賦稅亦謂之征天官小宰聽政役以比居鄭注曰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管子大匡篇桓公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猶此言庶民弛征庶士倍祿也武王之弛征或兼賦稅言之矣乃釋文不爲政字作音正義以政爲紂虐政皆不知政爲征之借字而誤以爲政事也呂氏春秋愼大篇庶士施政去賦施政與弛征同謂免其征役去其賦稅所以優待庶士也若漢高帝詔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矣見漢書高帝紀顏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高誘失其讀乃云施之於政事亦非也 王伯申經義述聞

墟墓之閒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彬謂墟邱也與虛同此言過墓生哀入廟生敬適人心之自然感物而發情動於中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鄭君注墟毁滅無後之地太膠固矣 朱武曹經傳攷證

邾婁考公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尙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 顧處士日知錄

洿其宮而豬焉

注云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尙書大傳曰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本與都通禹貢大野既豬史記作既都又孟豬亦爲明都 惠徵君九經古義

美哉奐焉

鄭注曰奐言衆多正義引王肅曰奐言其文章之貌也釋文奐本亦作煥引之謹案王說爲長奐古煥字廣韻奐文彩明皃玉篇煥明也亦作奐大雅卷阿篇伴奐爾游矣毛傳曰伴奐廣大有文章也論語泰伯篇煥乎其有文章何注曰煥明也美哉奐焉者室有文彩奐然明也大戴禮四代篇奐然而與民壹始卽煥然也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奐矣王君卽煥矣也後漢書張奐傳奐字然明吳志孫奐傳奐字季明南史王奐傳奐字道明皆用古煥字爲名而字曰明明者煥之正訓也 王伯申經義述聞

張老善頌

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輪與奐韻哭與族韻此句中有韻之例故晉人謂之善頌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陽門

陽門之介夫死鄭注曰陽門宋國門名家大人曰昭二十一年左傳公自揚門見之杜注曰睢陽正東門名揚門卽此陽門也水經睢水注亦作陽門揚陽古字通玉藻盛氣顚實揚休鄭注揚讀爲陽小雅正月篇燎之方揚漢書谷永傳揚作陽左氏春秋經昭二十五年次于陽州公羊作揚州又左傳僖十五年晉步揚史記晉世家作步陽宣元年晉解揚漢書古今人表作解陽○王伯申經義述聞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

注云叔譽叔向也知叔譽是叔向者晉語云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故知叔譽是叔向周書太子晉云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孔晁云叔譽者大夫叔向也春秋時大夫有兩字者如子產一字子美是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故曰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猶漢晉都洛陽而稱北邙也此二字自晉稱之方確後人汎用已屬假借至九原原字監本作九京京卽古原字故注亦讀爲原釋文云依注音原今人讀京作京音而用者更作九京尤爲錯誤 李進士羣經識小

井植

行幷植於晉國鄭注曰幷猶專也謂剛而專己吳澄禮記纂言曰幷植國語作廉直疑幷蓋廉字缺損植蓋直字增多也家大人曰吳說是矣而未盡也廉與幷形聲皆不相近廉字無緣誤爲幷蓋廉字古通作兼史記淮南衡山傳厲王母弟趙兼漢紀作趙廉淮南詮言篇故廉而能樂道藏本廉作兼兼幷字相近因誤而爲幷齊策管子幷三行之過史記魯仲連傳幷作兼秦始皇紀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一云幷力直植亦古字通注內剛字正釋直字也 王伯申經義述聞

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趙文子論舅犯

檀弓載趙文子之論舅犯也其言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噫舅犯誠仁人也柰何謂其仁不足稱余嘗病斯言之爲

過後見武進莊濟航先生集中有乎犯論一篇語極痛快論曰人苟利之爲見則趨之唯恐不及其能舍目前之富貴而邑邑侯諸十九年之後乎人苟不顧其君則無往而顧其君者其能拂君之欲逢君之怒舍安樂而馳驅犯難以圖不可知之霸業乎且秦穆之勸重耳以復國也不可謂非忠告裏言也而當日辭之若浼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痛乎其言之深切著明也迄今誦其言有不盡然心傷者乎以正人心以篤父子仁莫大焉至其以璧授公子數言所以償前此食肉之言而探其意也夫人於患難時有小忿而至乎戈以逐則君臨時生殺唯命能必其念前勳而懲其忿以相宥乎於顛頡有明懲矣是知子犯之言惴惴非求利也而乃文致其罪寃矣此論出而於人意乃始暢然蔣名汾功余同年丈人也其古文足名家生平於孟子用功尤深著有四編皆推闡其文義者 虞學士龍城札記

文子其中追（退一作）然如不勝衣

注云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楚語左執鬼中韋昭曰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 惠徵君九經古義

謂退然如不勝衣注云退或爲妥此何義也曰妥退聲相近易繫辭隤然示人簡矣孟喜本隤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三家作妥是妥與退同義妥或爲綏曲禮大夫則綏之鄭讀綏爲妥言其下於心亦取退下之義春秋傳交綏謂兩軍皆退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退然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柔和貌退或爲妥引之謹案退之言隤也繫辭傳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馬融韓伯並曰隤柔貌孟喜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作妥正與此同妥古綏字（士相見禮注古文妥爲綏漢書燕剌王旦傳注以妥爲綏康注曰妥古綏字）綏亦柔和之意爾雅曰綏柔安也其義相通也柔貌之退與退讓之退殊義正義解爲卑退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管庫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注曰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管鍵也庫物所藏引之謹案管鍵所以啓閉庫也然謂之啓庫閉庫則可謂之管庫則文不成義且守庫者職司出納不獨啓閉已也今案管者典也主也史記范睢傳崔杼淖齒管齊索隱引高誘曰管典也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曰管主也管庫之士謂主此庫者耳 同上

子皋爲之衰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鄭注曰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正義曰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非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爲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皋方爲制服是子皋爲之（是下脫字當）非爲兄施引之謹案如注意則記當云兄則死而爲子皋衰不當云子皋爲之衰也今案爲猶使也言蠶則績而蟹爲之匡以貯繭范則冠而蟬爲之緌以飾冠兄則死而子皋使之衰以盡禮皆由他物他人助而成之非其所自爲也井九三爲我心惻魯語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王弼韋昭並曰爲猶使也子皋將爲成宰而成人遂爲衰是子皋使之衰也 同上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之悔其過禮也自吾母二句字言其情也先儒解情字泥作情實之情於義似短有過而能自悔兼能自暴其僞固不害其爲賢然當哀痛迫切之時猶有作僞之心則或中人以下者有然子春受教曾子下堂傷足深以忘孝之道爲憂當不至作僞如此 李進士羣經識小

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

案此凡兩讀釋文云暴人之疾子一讀以子字向下今陳氏集說以子字絕句虐毋爲句從陸氏前一讀孔氏春秋疏禮記既言暴尫又別著瘠瘵尫瘠非一物記言暴人之疾則尫是病人案孔氏既以絕字句則子虐當連讀與陸氏後一讀同（武進士璋讀說異）

王制

王制

禮記王制正義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釋文同） 案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然則文帝之王制非禮記之王制也盧植以其書名偶同而誤牽合之尒鄭康成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見正義）蓋亦不以漢文時之王制當之也 孫侍御讀書脞錄

禮記正義引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案史記封禪書言文帝召魯人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厤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又見漢書郊祀志上盧尚書之言蓋本此又禮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則先師仍以此篇爲記先王之法不從盧君說爲漢制又案劉向別錄云文帝時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見史記索隱）而禮記王制祇有班爵祭祀養老之文並無言服制兵制者則此非漢文時書審矣且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制度則劉向別錄禮記本有王制與漢文所造兩列而不容混一故先師駮五經異義云禮王制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禮記正義三王制十）又荅臨孝存周禮難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見禮記正義十一王制）是可知王制在孔孟之後六國之時與王度記相後先蓋秦猶未焚書故先王之制尚存梗概必非漢人公孫臣輩所爲也 臧明經拜經日記

王制里畝算法解 上元談教諭泰

五經中罕言算術惟王制論里畝及之然孔與鄭異陳又與鄭孔異欲折中衷難矣總憲梅循齋先生著赤水遺珍中有方田度里一篇正王制註疏之誤其法以原數立算與鄭康成註互合但所列諸率不明言乘除之數恐觀者無從稽核而經義難明爰引先生本文逐句疏解并用三率互視法詳推如左而記文訛誤及孔疏陳註之粗疎亦不辨而自明

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方望溪擬疑云東田疑秦人語也）

按王制此條即古異除同乘之法同文算指謂之變測西人謂之三率互視其法以先有之兩率相乘以一率除之得四率務庵先生（名文鼎即循齋先生之祖）所謂以同實成其比例者也（說見平三角舉要）泰考諸儒之說惟正義最謬蓋既以八寸爲尺自當以八分爲寸未有折尺而不折寸者陳雲莊駁之是也然雲莊於單步下誤加寸分則又疎矣及觀梅氏之法則與孔氏陳氏俱不符孔氏陳氏用折數梅氏用原數用各不同而得數則一若以算術槩論之則說較捷焉

一率 今步積四千零九十六寸爲法

二率　古田一萬步

三率　古步積六千四百寸相乘得六千四百萬寸爲實

四率　今田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法除實得此數

按梅氏此法以今步積比古步積若古步積比今田積乃三率別調也蓋今步積比古步積少二千三百零四寸則今田積比古田積反多五千六百二十五步與常法大別又按梅氏原文以古步積爲二率今改爲三率以古田積爲三率今改爲二率者一則比例之理較明一則二三率原可互易也後倣此

赤水遺珍又曰求里法以古步八尺與百里相乘爲實此雲所云八尺以寸言也與方田不同以長潤合計之理則此以直變之方不用積數其曰與百里相乘者以八十寸乘一百里得八千里爲實也又按求畝法以畝化步今不以里化寸者梅氏用捷法故也說見後以今步六尺四寸爲法凡上言八尺必化爲八十寸者以今步六尺下有零寸也凡三率中以一二兩率相準所以便于定位詳見予所作乘除皆因率論實如法而一得一百二十五里爲今里數

一率　今步六十四寸爲法

二率　古一百里

三率　古步八十寸相乘得八千寸爲實

四率　今一百二十五里法除實得此數

按求里之法與求畝同理皆三率互視之術但不以積數比例耳今步比古步少一十六寸則今里比古里反多二十五里亦與常法異

赤水遺珍又曰古今同用周尺惟步法不同故以古今步法相較卽得田里之差今疏注兩家俱將古今尺折成十寸立法已迂而得數又復舛誤疏算得今田一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今里一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步二十寸詳算得今田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故爲正之

按梅氏謂以古今步法較卽得田里之差其說是也至謂折成十數爲非法恐未然何者折數與本數所得無異但較捷耳若據算理而言則仍以折實者爲當蓋既以古步之積通百畝亦當以今步之積通一畝既以百畝通爲萬步亦當以百里通爲三萬步矣桓十五年穀梁傳云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今一切乘之而悉從簡法則於數雖合而於理有未備也

又按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六寸自乘得二百五十六寸爲一步所餘之積更以萬步乘之當剩出二百五十六萬寸滿今步積得六畝二十五步以減古百畝積數仍餘六千一百四十四萬寸復以今步積收之得一百五十畝合之共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與三率互視術無異不知孔疏陳註何以誤也經義叢鈔

禮記義疏算法　上元談泰

子既考赤水遺珍畢復讀　欽定義疏其法以折數立算而得數亦自渾合始知梅氏之說固有不盡然者不可不知也爰取義疏本文詳釋如左

義疏曰以古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九十六寸爲古一步之積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四十萬九千六百尺謹按此一尺當百寸又按梅氏以八尺自乘以乘百畝爲實此以古步折實之數自乘以乘百畝爲實則與梅氏不同爲古百畝之積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自乘得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分謹按梅氏以今步六尺四寸自乘爲法此以除氏折實之數自乘爲法亦與梅氏不同爲今一畝之積以方百畝之積爲實以今一畝之積爲法除之得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卽古百畝當今畝之數也

按梅氏之法自謂簡捷可免折實之繁今觀義疏卽以陳雲莊所云五尺一寸二分以正孔疏之誤者詳術算術與赤水遺珍所得無異可謂以矛刺盾矣然其爲異除同乘則無弗合也試仍以三率推之

一率　今步積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分爲法

二率　古田一萬步

三率　古步積四十萬九千六百分相乘得四十億九千六百萬分爲實

四率　今田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法除實得此數

又案義疏言畝數甚晰蓋以正陳氏之誤耳然里數未之詳也今依求畝法推之其數亦與前合擬補如後

法曰以古步六尺四寸乘百里三萬步得一萬九千二百尺爲古百里之數梅氏以百里乘古步八尺爲實此以百里通爲三萬步乘六尺四寸爲實又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與每里三百步相乘得一千五百三十六尺爲今一里之數梅氏以今步六尺四寸爲法此以步里乘今步爲法以古百里之數爲實以今一里之數爲法除之得一百二十五里爲古百里當今里之數也

一率　今一里一十五萬三千六百分爲法

二率　古一步六百四十分相乘得一千九百二十萬分爲實

三率　古百里三萬步

四率　今一百二十五里法除實得此數

此條算數雖合而三率比例之理未顯不若仍以今步五百十二分爲一率方與二率相準如以三萬步爲三率則所得之四率爲三萬七千五百步再以三百步爲里收之則得數仍相符而比例之理了然矣

若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爲一率古步六尺四寸爲二率古百里爲三率亦得百二十五里爲四率蓋今步與古步若古里與今里也是爲捷法

按求里之法必如義疏所云其理始明若梅氏概從簡捷則立算根源無從考究矣第立算雖殊而得數則一由前之法則以簡勝繁由後之法則以繁知簡不妨並存以徵其同異沈括所謂算術不患多學者此也然非深知常法而遽從事於簡則舛錯多端莫可窮詰是又算家所當知

又按康成之法正義全未通曉所釋里畝諸數牽強支離非立法本意得義疏及遺珍發明之則有目共觀炳若日星矣其中分合異同非研精九數者固難與問津而近世讀經之士皆視爲不急之務置而不觀此經學所以難明而六藝久爲絕學也經義叢鈔

王制井田算法解　上元談泰

禮王制記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又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此計畿外八州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實數也方千里者縱橫各一千里一千箇一千里積實得一百萬里方百里者縱橫各一百里一百箇一百里積實得一萬里開方法如此凡言方者皆以平方面積計算下倣此方千里者是一百萬里方百里者百亦是一百萬里故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也方百里者三十是三十萬里方百里者七十是七十萬里置一百萬里卽方千里之數減三十萬里卽古百里者三十之數餘七十萬里故曰封方百里者三

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也方七十里者縱橫各七十里七十箇七十里積實得四千九百里方七十里者六十是二十九萬四千里方百里者二十九是二十九萬里方十里者縱橫各十里十箇十里積實得一百里方十里者四十是四千里以上二數相加亦得二十九萬四千里故曰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也方百里者四十是四十萬里方十里者六十是六千里以上二數相加得四十萬零六千里置七十萬里（即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之數）減二十九萬四千里（即方七十里者六十之數）餘四十萬零六千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也方五十里者縱橫各五十里五十箇五十里積實得二千五百里方五十里者百二十是三十萬里方百里者三十亦是三十萬里故曰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也方百里者十是十萬里方十里者六十是六千里以上二數相加得十萬零六千里置四十萬零六千里（即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之數）減三十萬里（即方五十里者百二十之數）餘十萬零六千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也

又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

又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計天子畿內九十三國之實數也方百里者九是九萬里方百里者九十一是九十一萬里置一百萬里（即方千里之數）減九萬里（即方百里者九之數）餘九十一萬者故曰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方七十里者二十一是十萬零二千九百里方百里者十是十萬里方十里者二十九是二千九百里以上二數相加亦得十萬零二千九百里故曰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也方百里者八十是八十萬里方十里者七十一是七千一百里以上二數相加得八十萬零七千一百里置九十一萬里（即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之數）減十萬零二千九百里（即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之數）餘八十萬零七千一百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也方五十里者六十三是十五萬七千五百里方百里者十五是十五萬里方十里者七十五是七千五百里以上二數相加亦得十五萬七千五百里故曰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也方百里者六十四是六十四萬里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九千六百里以上二數相加得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置八十萬零七千一百里（即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之數）減十五萬七千五百里（即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之數）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也或疑方千里者一即是方百里者百何爲重言之歟曰古經質直凡書開方之數皆言方邊而不言方積取其文句整齊數目簡易若以積實推步鋪敘連篇則是算博士之筆轉滋昧者之疑矣其云方千里而以方百里計者蓋方千里之地封方百里之國位數參差未能兩兩相減故以方千里變爲方百里者百也謂方百里者百減方百里者三十餘方百里者七十豈不明白易曉乎七十箇方百里封六十箇方七十里位數亦不符故以方百里者七十變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千也有方百里而又有方十里者二十九萬四千里（即方七十里者六十之數）惟二十九萬里可以變爲方百里者二十九其餘四千里不滿方百里之數又以方十里通之故云方十里者四十也方百里者二十九整數方十里者四十零數術通分法之以整帶零也置方百里者七十減方百里者二十九餘方百里者四十一復於四十一算內[illegible]取其一算餘方百里者四十以所取一算變爲方十里者百（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減方十里者四十餘方十里者六十以上共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此所餘四十箇方百里六十箇方十里封一百二十箇方五十里位數亦不符故以方五十里者一百二十變爲方百里者三十也三十萬里（即方五十里者百二十之數）恰得一百二十箇方五十里故有整數無零數也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減方百里者三十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若夫畿內封國之數推法亦同置方百里者百減方百里者九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九十一箇方百里封二十一箇方七十里必以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變爲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二十九也十萬零二千九百里（即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之數）惟十萬里可以變爲方百里者十其餘二千九百里不滿方百里故帶零數方十里者二十九共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置方百里者九十一減方百里者十餘方百里者八十一復於八十一算內取其一算餘方百里者八十以所取一算變爲方十里者百減方十里者二十九餘方十里者七十一以上共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此所餘八十箇方百里七十一箇方十里封六十三箇方五十里位數不同故以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變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也十五萬七千五百里（即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之數）惟十五萬里可以變爲方百里者十五其餘七千五百里不滿方百里故帶零數方十里者七十五共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置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減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復於六十五算內取其一算餘方百里者六十四以所取一算變爲方十里者百與方十里者七十一相加得方十里者一百七十一（其餘方十里者七十一不足減方十里者七十五之數故就所餘方百里整數內取其一算化爲方十里者若干加入七十一方足減數）減方十里者七十五餘方十里者九十六以上共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此古人運算之精微行文之細密也

或又謂其餘方百里者七十若變爲方七十里者幾何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若變爲方五十里者幾何畿內封國亦倣此推則位數兩兩相推於步算不更捷歟曰此說似矣而爲數甚煩試細計之方百里者七十爲方七十里者一百四十二方十里者四十二減方七十里者六十餘方七十里者八十二方十里者四十二與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相等又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爲方五十里者一百六十二方十里者十減方五十里者一百二十餘方五十里者四十二方十里者十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相等此畿外之數也畿內則方百里者九十一爲方七十里者一百八十五方十里者三十五減方七十里者二十一餘方七十里者一百六十四方十里者三十五

與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相等又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爲方五十里者三百二十二方十里者二十一減方五十里者六十三餘方五十里者二百五十九方十里者二十一與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相等夫數旣相等又何必爲此迂曲哉

或又謂方千里者方百里者方七十里者方五十里者俱變爲方十里則位數均平有整數而無零數文法不更明晰歟曰如此則算數愈煩且與上下文法不類試細計之方千里者爲方十里者萬方百里者三十爲方十里者三千置方十里者萬減方十里者三千餘方十里者七千與其餘方百里者七十相等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十里者二千九百四十置方十里者七千減方十里者二千九百四十餘方十里者四千零六十餘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相等又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十里者三千置方十里者四千零六十減方十里者三千餘方十里者一千零六十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相等此畿外之數也畿內則方百里者九爲方十里者九百置方十里者萬減方十里者九百餘方十里者九千一百與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相等又方百里者九十一爲方十里者九千一百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十里者一千零二十九置方十里者九千一百減方十百里一千零二十九餘方十里者八千零七十一與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相等又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十里者一千五百七十五置方十里者八千零七十一減方十里者一千五百七十五餘方十里者六千四百九十六與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相等以上通就方十里計算有整無零法雖易明而與上下文勢不類數亦太煩若以此行文則無復質直之體況得數無異又何庸更張乎

或又謂方百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各數竟併作一次減不更捷歟曰併三次減爲一次減亦未爲非而記文不用者爲其太略觀者不能明晰且於文體不稱故也試細推之以方百里者三十作三十萬里以方七十里者六十作二十九萬四千里以方五十里者百二十作三十萬里三數相加得八十九萬四千里以減方千里之一百萬里於十萬零六千里卽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也此畿外之數也又以方百里者九作九萬里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作十萬零二千九百里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作十五萬七千五百里三數相加得三十五萬零四百里以減方千里之一百萬里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卽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也此畿內之數也以上用積實數推算若依記文所變之數則方百里者三十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方百里者三十以上四數相加得方百里者八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以減方千里之方百里者百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此畿外之數也又方百里者九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以上五數相加得方百里者三十五方十里者四以減方千里之方百里者百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此畿內之數也

又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此計畿內外井田之地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故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也方十里者是一百里方一里者百亦是一百里一里九百畝百里九萬畝故曰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也方百里者是一萬里方十里者百亦是一萬里百里九萬畝萬里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者以十萬爲一億故曰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也方千里者是一百萬里方百里者百亦是一百萬里萬里九百萬畝百萬里九萬萬畝今云九萬億畝者以萬億爲萬萬故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也一段之中兩億字上下不同鄭註分晰最明孔疏亦覺其失陳雲莊譏孔氏承誤釋之者非也今錄註疏及諸家之說考訂於後

鄭註曰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

孔疏曰一箇十里之方爲田九萬畝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百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也

皇侃曰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

陳澔曰一箇百里之方旣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經文誤也案億有大小兩數大數萬萬爲億小數十萬爲億若依大數則方百里者爲田九百萬畝方千里者爲田九億畝依小數則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田九千億畝皆與記文不甚合陳澔以爲誤是也然記云方百里者九十億畝是從小數方千里者九萬億畝又似從大數故鄭氏兩存其說以億爲十萬以萬億爲萬萬姑爲調停之法所謂依文解義者皇氏亦謂億數不定萬億祇是萬萬與鄭註同但一節中兩億字不應互異從來無此文體以萬萬爲億未嘗不可以萬億爲萬萬則近於傅會矣康成明知記文之誤而遷就以求合康成非不解算者夫依大數言九萬箇一萬萬依小數言九千箇一萬萬皆不得合萬億二字爲萬萬也若以萬億爲萬萬是一萬爲一億矣有是數乎

又曰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方三千里是三千箇三千里得九百萬里一百萬里九萬萬畝以九因之得八十一萬萬畝上文以萬億爲萬萬此亦相承用之故曰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也論文義當爲八十一萬億畝方氏以八十下萬億二字爲衍文未嘗不是然孔氏分晰甚明蓋言八十箇萬億之外更有一箇萬億此記文質直處陳雲莊譏孔氏承誤釋之非也今錄註疏及諸家之說考訂於後

鄭註曰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九州之大計

孔疏曰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方愨曰經上重有萬億二字蓋衍文陳澔曰方百里爲田九

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承誤釋之也

案方三千里是九百萬里從大數爲田八十一億畝從小數爲田八萬一千億畝亦與記文不合蓋上文以方千里爲九萬億畝故此亦以八十一萬億畝計算孔疏已明言之陳氏言八萬一千億畝則是而謂孔氏誤釋則非孔氏何嘗不知記文之誤乎方氏以上萬億二字爲衍於義亦通但孔疏言八十萬億之外更有一萬億共八十一萬億畝於文理初無害亦不必定作衍文也

又案里數畝數十百千萬以次遞升位數參差易於目眩卽算氏名家少一粗疎便失其序今依數列表庶初學一覽卽明具如左方

里數表

方一里 積一里　九百畝
方十里 積一百里　九萬畝
方百里 積一萬里　九百萬畝
方千里 積一百萬里　九萬萬畝
方三千里 積九百萬里　八十一萬萬畝

億小數表

一億　十萬畝
十億　一百萬畝
百億　一千萬畝
千億　一萬萬畝
萬億　十萬萬畝

億大數表

一億　一萬萬畝
十億　十萬萬畝
百億　一百萬萬畝
千億　一千萬萬畝

一里方積表

方一里者一 積一里縱一里橫一里
方九百畝
方一里者十 積十里縱十里橫十里
九千畝
方一里者百 積一百里縱十里橫十里卽方十里者一
九萬畝
方一里者千 積一千里縱一里橫一千里卽方十里者十
九十萬畝 大數
九億畝 小數
方一里者萬 積一萬里縱一百里橫一百里卽方十里者百亦卽方百里者一
九百萬畝 大數
九百億畝 小數
方一里者十萬 積十萬里縱一里橫十萬里卽方十里者千亦卽方百里者十
九千萬畝 大數
九百億畝 小數
方一里者百萬 積一百萬里縱一千里橫一千里卽方十里者萬亦卽方百里者百又卽方千里者一
九萬萬畝 大數
九千億畝 小數
方一里者九百萬 積九百萬里縱三千里橫三千里卽方十里者九萬亦卽方百里者九百又卽方千里者九又卽方三千里者一
八十一萬萬畝 大數
八萬一千億畝 小數

十里方積表

方十里者一 積一百里縱十里橫十里
方十里者二十九 積二千九百里縱十里橫二百九十里
方十里者四十 積四千里縱十里橫四百里
方十里者六十 積六千里縱十里橫六百里
方十里者七十一 積七千一百里縱十里橫七百一十里
方十里者七十五 積七千五百里縱十里橫七百五十里
方十里者九十六 積九千六百里縱十里橫九百六十里
方十里者百 積一萬里縱十里橫一千里卽方百里者一

五十里方積表

方五十里者一 積二千五百里縱五十里橫五十里卽方十里者二十五
方五十里者六十三 積十五萬七千五百里縱五十里橫三千一百五十里卽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亦卽方十里者一千五百七十五
方五十里者百二十 積三十萬里縱五十里橫六千里卽方百里者三十亦卽方十里者三千

七十里方積表

方七十里者一 積四千九百里縱七十里橫七十里卽方十里者四十九
方七十里者二十一 積十萬零二千九百里縱七十里橫一千四百七十里卽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亦卽方十里者一千零二十九
方七十里者六十 積二十九萬四千里縱七十里橫四千二百里卽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亦卽方十里者二千九百四十

百里方積表

方百里者一 積一萬里縱一百里橫一百里卽方十里者百
方百里者九 積九萬里縱一百里橫九百里卽方十里者九百
方百里者十 積十萬里縱一百里橫一千里卽方十里者一千
方百里者十五 積十五萬里縱一百里橫一千五百里卽方十里者一千五百
方百里者二十九 積二十九萬里縱一百里橫二千九百里卽方十里者二千九百
方百里者三十 積三十萬里縱一百里橫三千里卽方十里者三千
方百里者四十 積四十萬里縱一百里橫四千里卽方十里者四千
方百里者六十 積六十萬里縱一百里橫六千里卽方十里者六千
方百里者六十四 積六十四萬里縱一百里橫六千四百里卽方十里者六千四百
方百里者七十 積七十萬里縱一百里橫七千里卽方十里者七千
方百里者八十 積八十萬里縱一百里橫八千里卽方十里者八千
方百里者九十一 積九十一萬里縱一百里橫九千一百里卽方十里者九千一百
方百里者百 積一百萬里縱一百里橫一萬里卽方十里者一萬亦卽方千里者一

千里方積表

方千里者一 積一百萬里縱一千里橫一千里卽方百里者百亦卽方十里者一萬
方三千里者一 積九百萬里縱三千里橫三千里卽方千里者九亦卽方百里者九百又卽方十里者九萬

王制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正義曰此一經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別方千里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　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

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個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個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方有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個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又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正義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九個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夾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個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個五十里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大爲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又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鄭註曰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內之諸侯地大夫各依文解之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按論語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濶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濶一里

又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民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也非鄭義

又曰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未註之前書本既爾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即云此經萬億者即今之萬萬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委未知孰是故備存焉 經義叢鈔

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

以左傳證之國高之外惟宣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春秋時諸侯自爵人此猶行古禮 劉履恂秋槎雜記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

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鄭以王制爲誤然二者或亦義各有當周禮六命賜官官謂卿之命於天子者若晉荀偃自稱官臣是也子男五命未合賜官葢有加等乃得立三卿而一卿命於天子耳 孔檢討禮學卮言

髡者使守積

公家不畜刑人注髡者使守積釋文髡五忽反本又作完音同徐戶官反正義引康成周禮注云王之同族不宮者髡頭而已案周禮掌戮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爲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又漢書刑法志完者使居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考說文元从一兀聲髡从髟兀聲髡髡或从元是完髡聲相近班孟堅義與鄭司農同徐仙民音戶官反則徐本禮記注亦作完陸氏云本又作完是也則鄭注禮記與注周禮不同與先鄭及班志同釋文作髡音五忽反正義引後鄭周禮注爲證皆相左也 臧明經拜經日記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

祕謂養亦畜也此即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之義公家言不畜大夫言不養亦互相備 朱武曹經傳攷證

亦弗故生也

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 監本亦作不非今依石經攷文提要改 家大人曰故當爲欲謂不欲生之也正義解經曰亦不欲使生是其證自唐石經欲字始誤作故而其義遂不可通 呂氏春秋任數爲食潔欲饋文選陸機君子行注引欲譌作故 又案正義解注曰云亦不授之以田因之又無膳饋者解經亦弗欲生也今本欲亦作故此後人據已誤之經改未誤之疏也正義又曰田里所以安其身膳饋所以養其命今竝不與是不欲使其生也今本作是不故欲使其生也則文不成義此故字亦後人所加通典刑四引大戴禮曰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正與王制合家語刑政篇曰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亦用王制之文 王尚書經義述聞

陳介特問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按此與虞書合與周官不合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漢孔氏傳侯甸男采衞六年一朝會京師周禮大行人有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之文以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唐氏孔疏引叔向所言歲聘間朝再朝而會謂計彼六年一會與六年一朝相當大行人所云見者非必君自朝乃遣使貢物據左傳揣周官遞行人而曲通其說三山林氏已駁之矣宋元諸儒或據周禮疑周官或據周官疑周禮說無定論 特以東方諸侯來朝之明年西方諸侯來朝推之今年第一歲侯服

來朝明年第二歲甸服來朝又明年第三歲男服來朝通計之豈不是六年一朝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不相合而相合也

答曰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疏據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之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堯典是虞書連夏言其實虞也鄭又云周之制侯甸男采衞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云不云殷者虞夏及周經有明文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鄭志孫皓問左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與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六經奥論六服朝禮圖也元年侯二年侯甸三年侯男四年侯甸采五年侯衞六年侯甸男要七年侯采八年侯甸衞九年侯男十年侯甸采十一年侯十二年五巡守自甸服以下計之元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朝五典竝無朝禮鄭志謂於此年諸侯各使其大夫來殷頫也案尚書王制云六年六服一朝初朝於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是朝於巡守之所杭編修質疑

馘或爲國

以訊馘告鄭注馘或爲國顧炳案周禮蟈氏鄭注鄭司農云蟈讀爲蜮說文蜮重文作蟈隸釋斥彰長田君碑討馘畔夷國即馘字之省洪頤煊經義叢鈔

獺祭魚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正義曰案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小雅魚麗正義引作援神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爲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案魯語李革云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罝罜羅網又云獸長麑䴠鳥翼鷇卵注云謂春春秋然則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以上正義引之謹案孝經緯獺祭魚爲十月中氣則小雪也易通卦驗曰大雪獺祭魚此文亦爲十一月節氣然緯書作於西漢之末皆不足據案夏小正曰正月獺獻祭魚逸周書時訓篇曰驚蟄之日今本驚蟄作雨水從盧氏校本改正獺祭魚竝與月令同則漢以前書無謂獺祭魚在冬月者魯語古者大寒降降猶減也謂孟春寒氣退也說見國語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廟行諸國今本國下衍人字辨見國語助宣氣也大寒降土蟄發皆在孟春正獺祭魚之時也而云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正所謂虞人入澤梁也何以知其必非正月乎魯語又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宋明道本作置罜羅宋庠本作罝麗竝誤辨見國語韋注曰謂立夏水蟲懷孕之時禁魚鼈之綱也若孟春水蟲未孕網罟在所不禁又何爲不得入澤梁乎正義以爲十月者徒以夏小正十月豺祭獸而獺祭魚與豺祭獸竝舉則以爲皆在十月不知獺祭魚豺祭獸事類相近故連言之非以其同月也下文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與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文相連接而月令蟄蟲壞戶在季秋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在孟春豈必同月者而後連文乎淮南主術篇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高注月明堂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未祭不得捕也漢書貨殖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顏注亦引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皆不以爲十月較正義爲長周官䱷人疏亦沿緯書之誤以此爲十月事然云取魚之法歲有五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矣則猶不廢正月取魚之說賢於孔氏之專主十月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昆蟲

昆蟲未蟄鄭注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顧炳案大戴禮夏小正昆小蟲昆者眾也眾蟲何以謂之昆蟲說文周人謂兄曰䍐从弟从眔與眔字形相近因譌作昆洪頤煊經義叢鈔

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彬謂賈誼書作三十歲之通而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位而食日舉以樂朱武曹禮傳攷證

廟祧壇墠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注云當爲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二經所記不同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襍不合周制榜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其受命之王始封之君及大夫始爵者後代皆爲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如王制所云者周人之典祀也其始有天下國家者亦立七廟五廟三廟然天子有祖考而無二祧諸侯大夫竝無祖考所設廟祧壇墠皆閱世迭遷如祭法所云者周初建設之制也賈公彥守祧疏云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是周初七廟無文武二祧也喪服傳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諸侯始封者無祖考廟也今祭法云王立七廟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有祖考廟大夫亦祭祖考于壇以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推之此無大祖廟以皇考當其處則天子之二祧即顯考之父若祖諸侯大夫祖考即顯考之父故記言去祧去祖去壇者明其易世迭毀與親廟同然則爲壇爲墠即祧與祖之父若祖可知也至受命之王已居祧廟始封之君已居祖考廟皆世世不毀則去顯考爲壇其大夫有祖考廟者亦爲壇祭其皇考此又可與王制互求而得者正義謂天子高祖之父寄藏在祧諸侯高祖之父寄於太祖廟唯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故謂去祧去祖此與下去壇去墠去王考文義俱不相應其說非也而疏義咸失其旨禮箋

四瀆與劉超宗

今日清晨方敢取達于淮長稾讀之首辯長箋二三誤益信　老爲不刊之典不特此也泗受沭水東入淮長箋譌爲沛沛出豐東塞外西南入海于淮曷與哉他可知矣但云古以江淮河濟爲四瀆後易濟爲漢竊意江淮河漢是也乃孟子偶舉此四水爲行地證非謂爲瀆唐人止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以

河至漢日徙而東者也不聞海爲河奪漢遂稱尊之說千祈詳
云此何書唐高宗問許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
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注海者也濟
雖細獨而尊邵文莊公曰江淮河濟四水獨源而專達于海故
謂之瀆而他水不與焉非獨以其大也不然淮小且近亦瀆之
何哉雖流入河尋復出河之馬故亦瀆之然則三吳諸粵水亦
有達海者焉曷爲不瀆不經中國不得列於川也（閻徵君潛邱劄記）

因國

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喪
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書序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又言武王勝殷左傳凡勝國曰滅
之（文公十五年）是也（左傳哀公十三年今吳王有墨鄭注以勝國爲敵所勝）王制天子諸侯祭
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
邱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昭公元年）齊晏子
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
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昭公二十年）是也（都宗人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顧處士日知錄

禘祫

王制正義申不生之說鄭據公羊傳曾子問祫合食禘不合食
王肅據禘於太廟逸禮禘祫皆合食案禘祫自有二鄭注王制
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此新免喪之
祫禘也祫曰大祖禘曰羣廟一合食一不合食矣又去自爾之
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常時文祫禘也鄭王所云合不
合者也鄭以魯禮即王禮今據正義引鄭禘祫志而分析之莊
公之喪閔二年當祫三年當禘而二年吉禘者四月祫五月禘
以慶父之亂故譏禘不譏祫閔公之喪僖二年祫三年禘僖公
之喪文二年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以爲祫是也
三年禘文公之喪宣二年祫三年禘昭十一年夫人齊歸之喪
當十三年祫十四年禘以平邱之會歸不及祫故十四年祫十
五年禘此皆新免喪之祫禘也然祫曰大事於太廟則新免喪
之祫合食可知禘則閔二年云吉禘於莊公昭十五年云禘於
武宮獨云莊公武宮則新免喪祫後之禘不合食可知鄭云不
合食是也僖六年祫八年禘推之他公亦然昭十八年祫二十
年禘此免喪以後不生之祫禘也然僖八年云禘於太廟宣八
年云有事於太廟則一時之禘合食亦可知王肅據賈逵以爲
合食亦是也惟然而昭二十五年之禘當禘於大廟而云將禘
於襄公者杜注襄公別立廟孔疏襄若以次遞毀廟與先公同
處禘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云襄公故云特立廟以此言
之若常時之禘襄公亦當祭於太廟與羣廟之主並列今襄特
立廟如詩所有周公廟故不合食（劉典簿秋槎雜記）

社稷之牛角尺

詩有捄其角毛傳云社稷之牛角尺正義云王制祭天地之牛
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思於宗廟
疑與賓客同尺也志疑王制賓客二字或即社稷之譌蓋以
爲字貫下三句也賓客不得言祭矣禮器牲不及肥大正義謂
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亦可證（禮緯宗廟社稷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與王制異春秋繁露郊事對篇引王制賓客之牛尺僖三十一年注用禮緯說○孫侍御讀書脞錄）

文身

留青日札曰某幼時及見會城住房客名孫祿者父子兄弟各
於兩臂背足刺爲花卉葫蘆鳥獸之形因國法甚禁皆在隱處
不令人見某命解衣歷歷按之亦有五彩塡者分明可玩及詢
其故乃曰業下海爲鮮者必須黥體然後能辟蛟龍鯨鯢之害
也方知斷髮文身古亦有自按漢地理志于粵已云錄此者見
今猶信耳（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鄭注曰羣后公
及諸侯正義曰以經羣后之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文故
知羣后是三公及諸侯也家大人曰羣后即諸侯（堯典曰班瑞于羣后）而
三公不與焉卿大夫元士（卿上當有公字）考本書之例皆以公
侯伯子男爲一類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爲一類下文云王命三
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其例仍未變也鄭本已脫公字遂以
三公與諸侯爲一類卿大夫士別爲一類似於體例未協且三
公之子禮未有稱爲大子者則三公不在羣后之中明矣白虎
通義辟雍類引王制云羣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則
班所見本原有公字本疏上文引書大傳亦云公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王尚書經義述聞）

西方曰棘

注云棘當爲僰僰之言偪高誘呂覽注云僰讀如匍匐之匐（惠徵君九經古義）

郵罰麗于事

郵謂事至即決若郵之行書不使留待蓋留獄最爲與政爲梟
著之故云郵衛雅郵過也郭注謂道路所經過則郵作郵傳郵
事經過解以喻不留停之義最合舊說郵與尤同作過失解據
詩不知其郵國語郵人而效之賈誼賦般紛紛其離此郵兮郵
尤古通訓郵爲失說亦有據（崔茂才吾亦廬稿）

王三

王三又注云又當作宥古侑字作宥見儀禮注古宥字作有見
今文尚書（論衡引）古有字作又宥字作文見周伯映彝（嘯堂集古錄）又
當爲宥壞字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遁名改作

禮記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注亂名改作
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釋文亂名如字王肅作循名案
家語刑政篇取此文作遁名改作王肅注變言與物名也與鄭
注義同古循遁字通儀禮漢書遂循皆作遂遁可證此循名當
讀爲遁名謂隱遁名物也肅蓋據家語以改禮記有意作古使
人不疑耳（臧茂才經義雜記）

執左道以亂政殺

盧植曰左道謂邪道案古左與邪通子虛賦云邪與肅愼爲鄰
師古曰邪讀爲左漢書引周書云以左道事君者誅（惠徵君九經古義）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

皇侃以爲用金爲印章案此則璋字古本作章今從玉旁者非
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正義曰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即考工記金飾章也皇氏以爲用
金爲印章（皇本章無玉旁故以爲印章各本作璋非）案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也
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章者（各本作璋非）皇氏之義非也引之謹案
考工記玉人之事大璋中璋邊璋有黃金勺靑金外朱中而駔
女之大璋覜聘之瑑璋起軍旅之牙璋中璋祀山川之璋即射
皆無金飾若云金飾之璋不粥於市豈無金飾者遂可粥於市
乎正義之說理不可通今案金當作宗宗者琮之假借字也琮

從宗聲而俗用宗猶瑋從璋聲而俗用章可篆書隸書宗金二字音相似篆書宗作𡧖金作𨥨字相似故宗譌爲金琮亦圭璧之類也圭璧琮璋皆禮所謂四器古人多以四器並言者春官典瑞瑑圭璋璧琮以覜聘 圭璋璧琮以斂尸是也家語刑政篇載此文作圭璋璧琮宗鬻於市琮本字也宗俗字也易林需之井桂璧琮璋執贄見王其次序正與王制相合王尚書經義述聞

陳鍂問王制三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注云百官質於三官三官達於司徒司馬司空云云夫天子之五官司寇與司徒司馬司空等耳豈司寇三官皆不能竟達於天子而必假於司徒司馬司空乎

答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即上所謂三公也三公分主九卿則兼羣官故一官不能自達 杭編修質疑

虞庠在國之西郊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據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蓋西字誤也四郊小不即東西南北之四學豈應偏置於西郊祭義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正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四郊皆有虞庠其爲四郊之譌無疑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正義云郊西郊也即以人至爲小學在西郊以西方成就之地[illegible]孔氏所據本已誤○[illegible]

與顧千里書

孫頤谷志祖據北史劉芳傳謂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西當作四尊校以爲不然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尊意謂此四當作西以合王制今按唐孔氏釋祭義四學爲四代之學入學謂入四學中之西郊虞庠以上承四於文義不安鄭之以四釋四絕無矯強然則四學不如孔所云四代之學也況王制注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此西郊必四郊之誤何以言之備鄭本西郊則依上文下庠左學小學也之例云西序虞庠小學也在西郊足矣何必分別夏之西序周之虞庠所在之不同乎惟夏之西序在西郊周之虞庠則四郊皆有之故必分別言之耳以是言之祭義無誤字王制總注皆有誤字鄭本必然作四劉芳崔靈恩杜佑所據王制祭義經注作四皇侃云四郊皆有虞庠皆不誤孔穎達於王制據誤本不解鄭意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不成文理於祭義又不用鄭注本義援引四代之學而入學爲入西郊虞庠皆未安故先師東原云凡攷一事勿以人之說蔽我勿以我之說自蔽故不敢闕而不言 段大令經韵樓集

答顧千里書

前札論西郊四郊之是非僕以爲不在爭訐也故作禮記四郊小學疏證一篇呈政其言可謂詳矣今乃復得手札云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以周小學在西郊爲殷大學在西郊發凡也然則經何不云右學虞庠皆在國之西郊爲徑捐其辭而乃以殷周異代小大異制者發此不可解之凡哉夫校經者將以求其是也東原師嘗援攷異文以爲訂經之助令其族子時甫及僕從事於此而毫未就似此小學在四郊有王肅劉芳崔靈恩皇侃杜佑所引經注皆同有王制郊在六鄉之外六遂之內故左右鄉互移而後移之郊而後移之遂鄭注習禮郊學斷非專在西郊可證亦既當改之大顯白者矣王以鄭注文理而論王制云周之小學在四郊者以別於前代學之在西郊也祭義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者以四釋四絕無轉折也而足下乃欲堅執孔本之誤恥足下謂僕所據大戴禮及王制注皆用斷章取義法僕之援保傅篇本書明言帝入東學帝入西學帝入南學帝入北學繼之下又言帝入太學以別諸小學其書顯白可徵故劉芳本之云大學在國四小在郊引其文而總之曰周之五學於此彌章崔靈恩亦本之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四郊以方名之在國中者謂之大學又劉芳引王肅禮記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又皇侃文王世子疏云四郊皆有虞庠又皇侃祭義疏亦同王制移之郊注云爲之習禮於郊學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注云謂論說於郊學皆小學在四郊之實證祭義天子適四學即大戴之帝入東學西學南學北學也即文王世子注天子飲酒於虞庠也凡若此等初何嘗有分毫假借違其本義而斷裁附會者足下乃以爲斷章取義耶 同上

陳璉問王制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舊說主民一說主出仕退仕請問從何說爲當集說未有明斷豈兩說可並行乎舊說又云諸侯地寬役少故惟三月不從政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慕故期不從政豈先王立制亦有以貪誘民者乎然此皆主民者也若主仕三月與期不同之故又當作何解

答曰疏云周禮旅師云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虞氏等以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愚按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如公叔文子之臣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是也從諸侯退仕大夫春秋中無此事則主民說爲長且疏云從政則力役之事也民有力役仕無力役也益以知王肅及虞氏之說不可據令人貪慕此亦末世之法王制出於漢文帝時尤難以先王之制律之 杭編修質疑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彬謂此君子以位言之不徒行猶論語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不徒食謂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之類 朱武曹經傳攷證

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

問子曰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可引以證明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之語 孔檢討經學卮言

周尺辨

曲阜孔洪谷農部寄余漢尺搨本銘曰慮俿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余以其[illegible]布泉數品及大泉五十建武二年貨泉二銖錢之皆密合又與朱載堉所[illegible]十二分泉尺無異而長載堉自不柜黍從尺之七寸五分其橫得彼之八十一分元則漢尺之百八分也因知史志所云周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荀勗晉前尺及高若訥漢泉尺司馬溫公家周尺皆與此尺同而古今一切尺俱可攷定矣繼又得單溪翁先生所摹曲阜顏氏周尺銘云尺當宋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今營造尺六寸四分強余以橫黍尺度之得八寸一分於從黍尺得六寸五分六釐一毫於慮俿尺得八寸七分四釐八毫今營造尺不皆一度大抵時有分釐之差橫黍尺得其八寸者載堉所據之營造尺即宋三司尺也然則營造尺之六寸四分強不合爲三

司尺之七寸五分弱矣銘蓋不出于先生殆顏氏剌取潘時泉家禮注文爲之不知家禮所用者卽司馬公傳摹之高氏漢泉尺特依史志名爲周尺非今顏氏所藏之尺也蓋二尺不同矣若然則顏氏尺不可信乎曰斯眞周尺也以漢泉尺爲周尺乃可疑耳周人璧羡起度廣袤之五分一蔡邕杜佑皆云夏尺十寸周尺八寸是璧以周尺爲度其羡則夏尺也漢泉寸十寸與八寸與劉歆荀勗皆以制律則十寸矣五分去一以爲周尺乃遽短周以八寸爲尺八尺爲尋卽中人舒肘之度以漢泉六十四枚爲尋不及者六寸益爲八十枚過者又一尺矣是謂十寸之度則信而謂周之十寸則非也尺本劉歆累秬黍而成以之制斛荀勗據斛則尺見斛法周鬴因尊其尺曰周尺然鬴斛同制豈必同度勗定尺時中書考校古器並無周時法物則非周尺明矣并以調律而樂悲勗律亦爲阮咸所譏豈非尺過短之故乎顏氏尺不知所本然八倍之而適與中人舒肘同度則周尺法也以是知爲八寸尺益而至十寸得三司尺以八寸分卽胡安定中黍尺也夫度起於黃鐘之長故數必以十升以八而升者曰咫曰尋由中人之度僅及乎此也顏氏尺拔指則盈寸布手則盈尺舒肘則盈尋四分加一而又與秬黍尺會黍者自然之物不以古今異吾于是知尺爲眞周尺且可得三代律尺而聖王作樂所以極優柔平中之盛也然則八尺曰尋僅六尺四寸平易爲而不盈二尺六寸也曰攷於步法而知之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司馬法則言六尺爲步夫步止六尺何遽增爲八尺由步與尋之相似而增也周之八尺卽夏之六尺四寸尋從周尺步從夏尺僅校四寸井牧廢而增之爲步則步卽是尋矣後世以爲八尺非步故減之王制以爲六尺四寸非步宜增之夫減之是也八尺豈卽步也增之亦是也六尺四寸又奚以成步也然而增減皆以周尺故減之不成步而增之適得尋蓋自步法訛而夏尺亦廢僅存周尺不復知爲八寸矣若在周初則二尺並用各成度法故步自步而尋自尋也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鄭康成謂十四步耒六尺六寸與步相中鄭康成謂耜外六尺有六寸弦內六尺非步用夏尺之驗與人長八尺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非尋用周尺之驗與夫夏之六尺步也非尋也周之八尺尋也非步也二者之校僅十六分之一耳而用各有宜以人身爲度者用尋所謂張臂八尺也以人行爲度者用步所謂張足六尺也攷工一篇凡車乘戈矛皆周尺故曰尋曰常凡耒耜弓矢皆夏尺故曰尺曰寸兼用之者唯匠人故夏五室三四步殷重屋堂七尋周明堂筵九尺溝洫多夏尺故洫廣八尺深八尺不言尋澮廣二尋深二仞則變文畎遂溝洫遞相倍至澮而五分去一以爲倍過尋惟周尺也許愼曰周制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辭相況耳尋可名丈猶咫可名尺人曷嘗長十尺哉八尺之爲六尺四寸也猶八卦之爲六十四卦也人之長止矣故亦有生人法於乎制尺之理微矣哉蔡邕謂商尺九寸杜佑則云十二寸宋載埼又益半寸果孰是與曰古尺惟有二等三代同用經師別以夏周襲王制說耳安得復有商尺殷度重屋以尋豈九寸之尺與佑所言卽唐之大小尺也其先則始於隋名江淮吳越間之八寸小尺爲夏家古尺也小尺豈眞夏尺特宋氏粟尺耳後周爲鐵尺加二寸爲隋開皇官尺以官尺爲商尺猶以粟尺爲夏尺尊之云爾載埼目營造家所用三司尺爲商尺以得八寸者爲夏尺故云然今顏氏尺長此尺之六寸四分八釐其八寸一分者爲胡氏尺卽古之八寸十寸尺也胡氏本橫黍尺則三司當用古之從黍尺李照累黍曾驗之蓋宋世猶然矣然而古惟橫黍尺爲最長過此者弗用故有虞巡方岳必同律度量衡豈非知有不同而禁之與以此尺五尺一寸二分爲步八分之爲六寸四分卽載埼所云之周尺法王制故步八尺通之爲五尺是爲量地尺步實羨長司馬法之二寸六分吾因顏氏尺而知之也 錢進士溉亭述古錄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云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正義云古者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寸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與經文皆不相應謹案以六尺四寸相乘當得積四十尺零九寸六分非五十二寸也每步剩出二十三寸零四分非十二寸也此處算法不必細問尺之大小但以步積實算之卽得古今多少之數梅氏曰當用三率互覦法蓋卽同乘異除之法也其法以今步積爲一率古步積爲二率古田爲三率今田爲四率二率與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卽得四率今田之數下算里步亦依此法以古步古里乘之今步除之便得今里鄭注所算畝數里數絲毫不爽足見其精但以古今尺折成十寸立法較迂至疏所算畝數里數舛誤已甚陳氏澔正之而其算亦不合更可哂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周尺六尺四寸爲步

考工記曰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王制曰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篆文丣字相似此四寸亦六寸之誤下言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三百步爲里計八尺之步百里凡二十四萬尺以六尺六寸之步除之適得百二十一里餘六十三步四尺二寸大數相符記六十下脫三字行二分二字若以六尺四寸爲步則較古步正少五分之一故注云以此計之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鄭君亦致疑於此也 同上

月令總論

問鄭注月令多引今月令以證文字異同正義謂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今呂氏書具在與鄭所引亦不盡合何故曰漢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二十三篇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此禮記四十九篇小戴所傳劉向所錄鄭君據以爲注其別出於明堂陰陽者則謂之今月令矣說文引明堂月令如靈雨歲將儀終之類蓋卽鄭所謂今月令雖同出於呂氏而文不無互異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月令說

周書月令解本闕小戴記中月令取之呂氏春秋故鄭康成以爲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又云俗人皆以爲周公作月令不通于古周書著于班志康成固應見之如戴記月令卽周書中之月令康成何爲作此言乎近人欲取戴記以補周書者惑也至鄭注中引今月令凡十七條孔疏云月令出有先後但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據鄭目錄則禮記卽鈔合十二紀首並章無先後今古之分且以今呂覽校之十七條皆不合如孟春鴻鴈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而呂覽作鴻鴈北季春置罘

羅網畢翳注云今月令無罘翳爲弋而呂覽有罘字則今月令非指呂覽明甚案漢時自有所行月令元帝紀詔百官毋犯四時之禁成帝紀詔曰其務順四時月令李尋傳云今朝廷忽于時月之令此皆西漢所行月令也後漢書侯霸傳云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章帝紀元和二年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閉關梁章和元年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凡杖行糜粥飲食此東漢月令之班班可考者他如夏至案薄刑見于和帝紀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見于安帝紀皆與禮月令相出入然則康成所謂今月令者其指當時所行之月令無疑而仲達望文生義亦不足以爲據矣 許宗彥鑑止水齋集

祭先脾祭先肺祭先心祭先肝祭先腎

五經異義尚書今文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叔重據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以古尚書爲是其撰說文解字則以肺爲木藏肝爲火藏脾爲金藏腎爲水藏心爲土藏非從古文之說 太平御覽所引說文如此今本仍作肺金藏肝木藏脾土藏乃徐鉉妄改耳其肉部肝脾肺三字雖已改注而心部下土藏尚存舊文遂使心脾同行而火藏獨缺徐氏竄易之跡於此可見 管子水地篇云酸主脾 木 鹹主肺 水 辛主腎 金 苦主肝 火 甘主心 土 又與上數說不同 文子云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 鄭君獨取今文書說合於素問醫疾之術然難經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沈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沈其意何也肝者非爲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意樂火若然肝本乙木與庚合故從金肺本辛金與丙合故從火脾本己土與甲合故從木義得相兼矣 禮學卮言

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鄭注曰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注曰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注曰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注曰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肝爲尊也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注曰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正義曰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主脾從肺稍卻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卻而當肝故秋位主肝引之謹案如鄭說以藏之上下爲次則肺最在上心次之脾又次之經何以不言春祭先肺夏祭先心中央祭先脾乎如謂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則脾未嘗在左而當春肝未嘗在右而當秋何以春祭先脾而秋祭先肝乎從腎稍前而當脾亦未嘗不當肝何以春祭不先肝從心稍卻而當肝亦未嘗不當脾何以秋祭不先脾乎反復求之鄭說殆未允當以許氏五經異義之說爲長異義曰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 見禮正義 蓋自古以五行說五藏者惟腎爲水藏無異詞而脾肺心肝則皆有兩說今古文尚書雖未知孰是而月令之五藏則非古文尚書之說不足以釋之則木藏故春祭先之肺火藏故夏祭先之心土藏故中央祭先之肝金藏故秋祭先之腎水藏故冬祭先之也說文腎水藏也肺火藏也脾木藏也肝金藏也蓋依洪範五行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之序 今本火作金木作土金作木後人改之也唐釋元應眾經音義卷四卷二十並引說文肺火藏也是其證 古文尚書之說也又曰心人心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則古文尚書以心爲土藏今文尚書博士以爲火藏也高注淮南精神篇曰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也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也鄭注天官疾醫曰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蓋肺火藏故氣熱心土藏土者火之所生故氣熱次之肝金藏故氣涼脾木藏故氣溫腎水藏故氣寒也許高鄭三家之說皆本於古文尚書而古文尚書之說又本於月令也大元數篇三八爲木爲春藏脾四九爲金爲秋藏肝二七爲火爲夏藏肺一六爲水爲冬藏腎五五爲土爲中央藏心亦本於月令也然則月令脾肺心肝腎之屬於木火土金水也明甚鄭據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而定從今文尚書之說 見禮正義 於是古尚書說之合於月令者不用之以釋月令而別以五藏之上下次之失其指矣且醫病之法亦有與古文尚書同者鄭注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曰肺石赤石也疏曰陰陽療疾法肺屬南方火火色赤肺亦赤故知名肺石是赤石也則醫病之法亦非一說何必是此而非彼乎

呂氏春秋十二紀文與此同高注祭先脾曰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肺曰肺金也祭祀之肉先進肺用其所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注祭先心曰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也 勝當爲生土者火也 生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肝曰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所勝故先進肝一曰肝金也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腎曰祭祀之肉先進腎腎屬水自用其藏也案自用其藏之說是也用其所勝之說非也木火土金水既各有所主之藏何反不用其所主而用其所勝乎春夏秋之祭如用所勝之藏則中央之祭當用土所勝之水而先腎冬之祭當用水所勝之火而先心今中央祭先心冬祭先腎則非用其所勝可知由冬祭先腎推之則木火土金皆自用其藏可知故曰自用其藏之說是也用其所勝之說非也白虎通曰春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殺土故以所勝祭之也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案此言五藏亦用今文尚書之說故與月令不合而曲爲之說如此土至尊而用藏之尊者水最卑而不得食其所勝而春夏秋之祭則又不論藏之尊卑而食其所勝何乃相懸一至於此乎且水最卑不得食其勝則土至尊宜食其所勝矣何又用非土所勝之心乎此義之必不可通者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駕倉龍

鄭注曰馬八尺以上爲龍高注呂氏春秋孟春篇淮南時則篇並同引之謹案下文赤騮黃騮白駱鐵驪下一字皆馬色名倉龍不應獨異龍當讀爲駹說卦傳震爲龍虞翻龍作駹云駹蒼色震東方故爲駹 思元賦尉龍蒼而郿潛兮舊注曰龍蒼也龍與駹通 史記匈奴傳曰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藝文類聚獸部上引此青駹作青龍青龍猶倉龍耳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青龍卽青駹也 高注云七尺以上爲龍失之 易林觀之漸曰御駹從龍至于華東龍亦是駹字 駹與龍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巾車駹車犬人用駹可也故書駹並作龍○惠徵君九經古義

其器疏以達

注云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玉篇引云其器延以

達說文云徙遷也从辵从辵亦聲大玄經有徙首（惠徵君九經古義）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呂覽反作乃下同或云反當依呂氏作乃案穆天子傳云天子還返還返連文月令是也（同上）

還反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禮記古義曰呂覽反作乃下同或云反當依呂氏作乃案穆天子傳云天子還返還返連文月令是也家大人曰惠說非也穆天子傳自作還返月令自作還句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不得援彼以例此也釋文出還乃二字云音旋後放此正義曰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卹孤寡據此則四時皆作還乃明矣（今本孟夏孟秋孟冬皆作還反與正義所引不合又孟冬正義云還反賞死事者還於郊反於朝也亦與孟春正義不合且還反二字不釋於孟春而釋於孟冬於理尤不可通明是後人據已誤之經文竄改之也）唐刪定月令亦作還乃（四時皆同）則唐時本無作還反者淮南時則篇亦作還乃與呂氏春秋同後漢書郎顗傳注引月令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光武紀注引迎夏於南郊還乃封諸侯太平御覽時序部五立春下引此亦作還乃（立夏立冬同立秋下未引）二書所引竝與釋文正義唐月令同是其明證矣自宋撫州本始作還反而諸本悉仍其誤（王尚書經義述聞）

命相布德和令

後漢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劉昭曰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命相布德和令引之謹案和當讀爲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大宰職曰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和亦讀爲宣謂宣布其治于邦國都鄙也（詳見大宰職下）古聲宣與和相近故宣字通作和（亦見大宰職下）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謂布陽德和柔之令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宿離不貸　無或差貸　其爲物不貳　衣服不貳

其儀不貳

宿離不貸鄭注曰不得過差也釋文不貸吐得反徐音二季夏之月無或差貸釋文差貸音二又他得反引之謹案呂氏春秋孟春紀季夏紀貸竝作忒高誘注曰忒差也正當音吐得反而徐又音二者忒字通作貣（繫辭傳四時不忒京作貣）又通作貳（周官馮相氏注引月令作宿離不貳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貳）與貳字形相似故貣字多有譌作貳者（見詩其儀不貳下）徐音二則所見本作貳貳者貣之譌也若諸本皆作貸字不得有二音矣故音之誤者亦可以考見古本云（王尚書經義述聞）

中庸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鄭注曰言至誠無貳正義曰不有差貳釋文不貳本亦作僞音二引之謹案貳當爲貣之譌貣音他得切即忒之假借字貣與測爲韻若作貳則失其韻矣（貣測古音在之部貳字古音在脂部之二部古不相通）注內無貳當作無貣正義差貳當作差貣貣亦差也說文玉篇廣韻俱無僞字其本亦作僞蓋貣字之譌貣亦音他得反（見上）與忒同音故忒字或作貣陸氏不能釐正而音二失之矣其爲物不貳者言天地之道無有差忒豫象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是也又緇衣衣服不貳從容有常鄭注曰貳不壹也釋文不貳本或作僞案貳亦貣字之譌僞亦貣字之譌當音忒不當音二也爾雅爽忒也孫炎注曰忒變雜不一（見大雅瞻卬正義）忒與貣同故鄭曰貳不壹也詩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鄭箋曰變易無常謂之貳據箋所解則貳亦當作貣而讀爲忒大雅瞻卬篇鞫人忮忒毛傳曰忒變也洪範衍忒鄭注曰卦象多變故言衍忒（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說文忒更也謂更改變易也又作忒失常也老子曰常德不忒忒與常正相反是變易無常正忒字之訓故箋曰變易無常謂之貳無常謂之貳有常則不貳矣故曰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詩釋文貳音二貳失之又案緇衣引詩其儀不忒釋文忒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貳亦貣之譌當曰忒本或作貣同音他得反（同上）

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漢人不知歲差晉虞喜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言歲差者萌芽于此至唐一行乃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立法減歲餘益天周歷代遵用其說唯西法指此爲恆星東行曰歲差者以日星相校而差日躔黃道一歲一周天未嘗有分秒之差也是說與堯命羲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言脗合茲以中星校之堯典日中星鳥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虞夏時火中竝係之仲夏而春秋傳張趯言火中寒暑乃退（杜注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豳詩亦云七月流火蓋六月火中七月火乃西流是虞夏與周中星相較已差一月矣故易言君子治厤明時義取諸革月令孟春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呂覽注星辰宿離司知其度）毋失經紀以初爲常蓋日行黃道所躔宿度驗之分至歲有差移司天者既隨時推步之俾宿離不爽其度又申其戒令曰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是後世所謂歲差古人固已深明其故且不憚垂爲令甲以示戒如此厥後疇人子弟分散其學不傳漢時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則以初爲常之失也經言毋失經紀以初爲常二語文意聯屬（仲春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季春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季夏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孟秋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孟冬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竝語意相屬與此同）正義誤分釋其釋以初爲常謂舊來所法恆須遵奉以爲常行顯與經意違反唐初傅仁均造戊寅元厤始用歲差朝論不以爲然後李淳風造麟德厤復去歲差不用沖遠殆安其所習遂有此乖剌之說耳（金修撰禮箋）

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躬耕帝藉

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俗本作吉辰）正義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竝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南齊志大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曰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月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諲之義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桑惠度議尋鄭玄以亥爲吉辰者陽生于子元起于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月令天子親載耒耜經注考

月令天子親載耒各本耒之下有耜字按注云耒耕之上曲也耕各本作耜黃主政至烈有蜀大字茂本獨作耕作耕是也說

文發者耕也耕者犂也耒者手耕曲木也又曰枱者說文兩此耜耒耑也耜以金爲之鎝於耒耑耒乃耜之柄以曲木爲之考工記言其狀甚悉京房曰耜耒下耓也耒耜上句木也耒耜古分言之者如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是也蓋總之曰犂曰耕分之則金爲耜柄爲耒故曰耕之曲木於總中别言之也郎依俗本作耜之曲木亦是舉其金以言其柄此處鄭注但言耒不言耜爲何物至季冬修耒耜注乃云耜者耒之金也與此注耒者耜之曲木也正相資而備孟春不釋耜以經不言耜也季冬經言耒耜注釋耜不釋耒以耒已釋於孟春也然則此經文作親載耒無耜字確然矣正義一言置此耒器一言王旣親載耒器一言今置耒乃於參御二人之閒一言故不近耒器也亦可見孔本無耜今疏中或有耜者妄人增之耳然則此經何以不言耜曰言耒可以包耜下文三推五推九推所推者耒也故經重耒此時人耕非牛耕故攷工記二耜爲耦周語王耕一墢注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許注耒曰手耕曲木是也潘岳藉田賦曰洪縻在手三推而舍縻牛𤛌也是爲在晉言晉而不可以言月令 段大令經韵樓集

二京賦介馭閒以剡耜李注引禮記亦作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其衍耜倒之與今同矣賦言耜不言耒者記文以耒該耜賦文以耜該耒也故司馬彪輿服志注引此注曰天子車參乘帝在左御在中介處右以耒寘御之右亦但云以耒 同上

月令參保介御之閒經注考

月令曰天子親載耒措之于參保介御之閒今各本自唐石經以下皆作參保介之御閒御之二字誤倒攷注云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按參保介三字爲一人曰參乘亦曰車右御爲一人天子在左御者在中參保介在右鄭云置耒於車右與御之閒正義一言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閒一言置此耒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閒一言置耒乃於參御二人之閒是注疏皆作之閒明甚而經作之閒亦甚明確矣若作之御閒何以解乎正義云保介御皆曰參乘以參保介御四字一連其作之閒何疑 同上

周頌鄭箋作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亦誤 同上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段氏校本據正義改之御爲御之見校勘記引之謹案正義舉經文云措之于參保介御之閒此寫者誤倒也仍當作保介之御閒周頌臣工箋曰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彼正義曰畫保介之御閒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藉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閒則鄭氏孔氏所見月令本作保介之御閒明甚不應月令正義又倒其文爲御之也晉書禮志隋書禮儀志鄭風清人正義桓十四年穀梁傳疏李善東京賦注續漢書禮儀志注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引此並作保介之御閒東京賦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閒以剡耜與御同馭閒二字即取月令之文呂氏春秋孟春紀亦作保介之御閒不得改爲保介御之閒也高氏元伯曰保介之御閒之猶與也鄭注曰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閒與宰正釋之字案馬說是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又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皆謂有司與牧夫也攷工記梓人爲筍虡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撥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謂作其鱗與而也說見攷工記文十一年左傳皇父之二子死焉二子者公子穀甥司寇牛父也言皇父與二子皆死也成十六年傳潘尫之黨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傳摯謂潘尫與黨申鮮虞與傳摯也說見釋詞又案于參呂氏春秋作參于參于保介與御閒文義甚順鄭注以爲勇士參乘非也書傳凡言參乘無但曰參者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公五推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家大人曰三公五推本作公五推凡月令言三公者皆與九卿對文上文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是也其言公者則與卿對文上文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是也賞公卿諸侯大夫不言三公九卿者蒙上而省也此文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不言三公九卿亦是蒙上而省今作三公五推即涉上文而誤也陳祥道禮書引作三公五推則所見本已誤正義內兩舉經文皆無三字唐月令亦無又周頌載芟正義穀梁傳桓十四年疏北堂書鈔設官部二禮儀部十二鈔本北堂書鈔設官禮儀二部引月令皆無三字陳禹謨本設官部亦無三字禮儀部則據誤本月令加入矣初學記禮部下曰帖藉田類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資產部二引此皆無三字惟藝文類聚禮部中文選藉田賦注引此有三字文呂氏春秋孟春篇周官甸師注亦有三字皆後人據誤本月令加之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甸師作無三字○同上

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彬謂盧植禮記注三公五推曰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此用攷工記之文故三國志杜恕上疏亦曰古之三公坐而論道蓋記論國之六職無由上及王也而王肅傳及裴松之注引襄陽記楊子昭諫諸葛武侯並作謂之王公者蓋後人校書據攷工記改之耳 朱彬經傳攷證

雨水不時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家大人曰雨水本作風雨案正義云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巳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據此則正文本作風雨不時明矣而正義前述正文乃作雨水不時則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之也至此段有箕星好風之語則後人不能改矣自唐月令改風雨爲雨水而各本皆從之白帖八十二引作雨水不時亦從唐月令後漢書張敏傳注開元占經七十二候占引此並作風雨不時呂氏春秋淮南同 同上

毋肆掠

鄭注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肆之三日彬謂淮南時則訓作毋笞掠高誘注呂氏春秋曰肆極掠笞也合上下文觀之高注爲允 朱武曹經傳攷證

高禖

仲春之月以大牢祠于高禖鄭注說高禖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蔡邕以爲禖神高辛巳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盧植以爲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見續漢書禮儀志注引之謹案鄭蔡盧三家之說皆非也高者郊之偕字古聲高與郊同故偕高爲郊周官載師近郊之地遠郊之地故書郊或爲蒿杜子春云蒿讀爲郊文三年左傳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紀郊作鄗蒿鄗並從高聲高之爲郊猶蒿與鄗之

為郊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仲春紀曰周禮媒氏以仲春之月令男女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禖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禖此說是也大雅生民傳曰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其文全出此篇而字正作郊商頌元鳥傳亦曰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蓋古本月令本作郊禖也說經者當讀高爲郊乃得本訓而鄭志焦喬荅問乃强分郊禖高禖爲二以爲先契之時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以元鳥至之日祀上帝娀簡狄吞鳦子之後後王以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豈核實之論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奮木鐸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引之謹案地官鄉師賈疏論語里仁篇皇疏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四引此有木字與今本同而釋文出奮鐸二字云方問反下大各反則無木字案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六奮鐸以令注引月令奮鐸以令兆民陳禹謨從俗本加木字太平御覽天部十三亦引作奮鐸呂氏春秋仲春紀作奮鐸以令于兆民淮南時則篇作振鐸以令於兆民鐸上皆無木字蓋木鐸亦可單稱鐸不煩加木字也釋文但爲奮鐸二字作音而不云本或作奮木鐸則舊本無作奮木鐸者矣周官論語疏引作奮木鐸者蓋彼正文言木鐸後人遂於疏內加木字非其原本也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鄭注曰謂田役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正謂月令仲春之奮鐸與周官四時徵令之以木鐸亦有詳略而義則相同非以其有木字而引之也賈疏之引奮鐸亦然又案周官小宰徇以木鐸賈疏引檀弓明堂位之木鐸爲證而不引月令以月令原無木字故也故知鄉師疏木字爲後人所加至北堂書鈔政術部已引作奮鐸不應樂部又引作奮木鐸樂部木鐸令民當作奮鐸令兆民注內所引奮木鐸以令兆民當作奮鐸以令兆民其爲後人所改無疑蓋校書者習見俗本之爲奮木鐸而不知古本之爲奮鐸則誤謂脫木字而增之矣 同上

同度量鈞衡石

注疏度量鈞衡石爲五物而以同字總之與虞書同律度量衡文法同案小爾雅廣衡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周禮樂氏注孟疏俱云三十斤爲鈞惟單襄公引夏書曰關石龢均則字本作均故韋昭誤爲調均乃陳氏釋均字爲平其輕重之差失之矣 崔茂才吾亦廬稿

妨農之事

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家大人曰下句本作以妨農事農下衍一之字則累於詞矣唐月令及禮記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皆無之字上文正義自耕者少舍至以妨農事云云亦無之字齊民要術一小雅大田正義後漢書明帝紀光武十王傳注白帖三太平御覽資產部二引此亦皆無之字呂氏春秋同淮南作以妨農功亦無之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天子乃鮮羔

注云鮮當爲獻聲之誤也今呂覽鮮作獻故鄭讀从之獻有軒音故云聲之誤 惠徵君九經古義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蔡氏章句云此祀不用犧牲者所不用犧牲案春秋傳云祈以幣更故蔡據爲說月令問答曰問者曰仲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用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大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所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所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所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禖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益書有轉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同上

毋出九門

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鄭注曰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呂氏春秋季春紀高注曰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生氣所在處尚生育明餧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如言無也如與而同無與毋同引之謹案路門以外皐門以內非野獸所游之處正義曰自皐門以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案皐門以內不得有林苑正義非也本無所用其羅網毒藥亦何待戒之以毋出乎且天子三朝三門與諸侯同天子路門應門皐門諸侯路門雉門庫門說見戴氏考工記圖今言天子之門而及雉門庫門非也況近郊遠郊亦不聞有門鄭說殊未確高以爲城門近之矣而泥於攷工記匠人之旁三門乃於十二門中除東方三門數之而爲九且爲之說曰東方三門尚生育餧獸之藥所不得出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而言無如高說則東方三門尤爲羅網毒藥所不宜出月令及季春紀當并數之而言毋出十二門文義方明何得但言毋出九門使人致疑於東方三門之尚可出乎下文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以方位言之東方者春氣所在無如東方三門何以欲畢春氣而反舍東方三門而不磔攘乎高注季春紀仍以生氣所在解之義不可通風俗通義祀典篇月令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誤與高注同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仲秋之磔攘亦曰九門又將舍何方之三門而不數乎則高說亦不可通吳澄禮記纂言曰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月始禁其餘九門則得出但此月則禁耳案是月命國難九門磔攘斷無舍南方三門而不磔攘之理何以但曰九門也吳說殊謬至陸佃謂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則是以匠人經涂之數爲城門之數謬誤莫甚於此矣今案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鄭注曰旁磔於四方之門四方之門即九門也季春言九門則其爲旁可知季冬言旁則其爲九門可知凡言旁者皆徧四方之謂以春官男巫旁招以茅杜子春注曰招四方之所望祭者賈疏義同聘義孚尹旁達正義曰旁者四面之謂若缺一方則不可謂之旁以是言之九門磔攘謂之旁磔已周城之四方非獨三方而已也則毋出九門亦謂四方之門矣四方而曰九門者蓋南方三門東西北各二匠人夏后氏世室五室九階鄭注曰南面三三面各二是其例也閔二年公羊傳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何注曰鹿門魯南城東門也僖二十年左傳正義魯城南面三門隱公元年開一門故今南有四門定八年左傳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杜注曰魯東城之北門是城門固有南面三三面各二者也此與攷工記之旁三門絕不相同攷工記自爲十二門月令自爲九門不必强此以就彼也古人言城門者多寡或異攷工記則十二門月令則九門齊策言衛之城門則十門齊策曰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是十門也參差不一此必不能合者也學者知月令之九門異於攷工記之門數則無所用其遷就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九門

毋出九門鄭注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關門也顧烜案下文九門磔攘注不言者明與此同也風俗通祀典篇月令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

門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九門三方九門也郎本風俗通皆與鄭異義 洪頤煊經義叢鈔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高誘曰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遊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服虔左氏解誼云牝牡相誘謂之風 惠徵君九經古義

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鄭注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引之謹案周官牧師掌牧地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是馬通淫皆在牧不在廄也又圉師春除蓐釁廄始牧鄭注曰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引莊公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杜注曰日中春秋分也是馬自仲春已出廄而通淫於牧季春之月安得尚有在廄者方其通淫則蹄齧奔躍在廄必多毀壞亦非所宜且仲夏之月遊牝別羣若尚有不遊之牝合於廄則仲夏別羣不惟遊牝何以但言遊牝別羣也鄭言累牛騰馬在廄者以既解累騰為乘匹則是兼言牝牡若在牧則不須更云遊牝于牧故不得不以在廄別之其實累牛騰馬但言牡不兼牝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季春篇曰纍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又注淮南時則篇曰牃牛特牛也騰馬騰駒跳踉善將羣者也然則累牛騰馬皆牡也與遊牝正相對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十字當作一句讀謂合牛馬之牡者牝者於牧耳皆在牧不在廄也騰馬即騰駒仲夏言遊牝別羣則執騰駒尤見騰馬與累牛皆指牡言之非謂乘匹也謂之遊牝者以時方通淫聽其遊行因以名焉而高誘曰游從牝於所牧之地風合之則與遊牝別羣之文不合疏矣 同上

累牛騰馬

鄭注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頤煊案易大壯羸其角釋文蜀才作累姤羸豕孚蹢躅釋文陸云羸讀為累廣雅釋言羸瘠也累牛謂病牛說文一曰騰犗馬也乃合累牛騰馬謂繫其病者犗者於廄餘則皆遊牝於牧即周禮牧師所謂中春通淫也鄭注以累騰皆乘匹之名失之 洪頤煊經義叢鈔

淫雨蚤降

注云今月令曰衆雨案呂覽亦作淫雨說文雨部云䨖小雨也从雨眾聲明堂月令曰䨖雨職戎切鄭所云今月令皆明堂月令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螻蟈鳴

蟈鄭司農讀為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故曰掌其鼃黽黽蝦蟇屬據司農則蜮也蝦蟇也螻蟈也一物異名康成謂蟈今御所食蛙也蜮乃短狐據此則蟈與螻蟈另是一物御所食則漢重此物韓退之食蝦蟇詩雖號為蛙蛤又云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是以蝦蟇與蛙為一也又云大戰元鼎年元鼎五年蛙蝦蟇鬬則蛙與蝦蟇為二物 姜編修堪園札記

王瓜生 王菩

孟春之月王瓜生注云今月令云王萯生萯與菩古通用故呂氏春秋作王菩生高誘注云菩或作瓜瓠瓠也今刻本皆譌菩為善有明劉如寵所梓知王善字必誤而不能推究其所由誤徑依月令作王瓜生并改誘之注云王瓜即今括樓也此大非闕疑之義案穆天子傳爰有藿葦莞蒲茅萯蒹葽郭璞注云萯今菩字音倍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行幸萯陽宮東方朔傳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顏師古注倍陽即萯陽也蓋萯菩皆與倍同音故萯陽或作菩陽亦可即作倍字則知呂氏之王菩生正與鄭注所云今月令作王萯者合集韻萯音蓓與菩通呂氏俗本作善因與菩字形近而譌劉本妄改則使後人竟無從攷證矣故古書雖明知其誤毋寧姑仍之之為愈 盧學士鍾山札記

明堂

漢以來言明堂者人各異說由未詳于其地以王居聽政之明堂與合諸侯之明堂溷而一之也所謂王居聽政之明堂即路寢路寢者大寢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介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大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大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大廟季冬居元堂右个鄭康成氏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周官經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君注門為路寢門又援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閏先後鄭皆知月令所舉曰大室曰大廟曰左右个者為路寢蓋順時布令曰所有事于其地終月而遷焉歲徧之逸禮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日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曰毋宿于國曰仲秋乃命國醵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曰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悅小人樂其事皆圖中順時而布之天子日聽朝退適聽政在此故其禮如此攷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記盛德篇緫明堂數說于末有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凡月朔先朝日而後聽朔故禮記玉藻篇曰元端鄭注端當作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天子聽朔視朝同地記于視朝不言地蒙上南門之外省文下據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言地知之南門即路門注釋東門南門皆為國門釋闈門為明堂門自成盭戾周官經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所以明有尊也會同率諸侯朝日大戴禮記朝事義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再乘率諸侯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illegible]及春朝朝日[illegible]在路寢東門之外服元冕[illegible]由宮中言之是為某門外其國門之外則謂之郊[illegible]外舉近彙遠異辭路寢之四門東南稱門西北亦稱闈見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王居明堂逸禮周官師氏使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闈凡祭祀齊于路寢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是也五寢即五室別言之為五寢統言之為大寢鄭君以為廟寢失之矣守祧職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注有司宗伯也修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恆主修除守祧恆主黝堊隸僕為王宮執事之官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然則廟祧非其職掌所得及甚明前云五寢後云大喪復于大寢小寢以檀弓君復于大祖小祖大寢小寢考之天官夏采以冕服復于大祖祭僕大喪復于小廟是天子復于大祖小祖之事其復于大寢小寢則此隸僕所職是也士喪禮死于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此士復適寢之禮足相證明矣鄭君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亦誤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大寢既稱五寢

合小寢而六歟古者寢與之地尚一蓋自天子達路寢五室之制夏后殷周一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鄭君唯釋重屋為王宮正堂若大寢然匠人營國言國中九經九緯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朝一夫皆據王宮所居言之遂明王宮大寢之制其言左祖則謂世室為宗廟者非也其言國中則謂明堂為在國之陽者非也據大室言之曰世室據南堂言之曰明堂蓋異名同實所謂合諸侯之明堂于周官經司儀及覲禮見宮壇之制于明堂位見階門之位大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其文次六瑞六贄下六瑞諸侯執以朝六贄諸臣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故相次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與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是皆六玉有琮與大宗伯文合覲禮不云上璧下琮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誤耳鄭君以六器為圜丘方澤及四時迎氣所用之玉據典瑞祀天以四圭祀地以兩圭其旅上帝亦以四圭與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異玉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禮記亦云郊之祭也牲用騂又與大宗伯牲幣各倣其器之色者異牲祭則六器六幣為祀方明所用甚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盛德篇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宮廟之中設斧扆皆在牖戶之間故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此以其所在處名之者也周官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則黼依所設非一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非設于牖戶之間故謂牖戶閒為扆則可謂依必設于牖戶間則不可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此言階者即司儀所云為壇三成是也當階中者為中階當階東者為阼階當階西者為西階鄭君據此釋匠人九階為南面三階非也九階當以賈馬諸家九等階之說為定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之國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此為壇為宮謂之明堂無室廟个之制惟四面表其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門亦謂之應門覲禮于祀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為出其宮門可知鄭君亦以國門釋之非也方明之祀配以受命之王古文尚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大戴禮記盛德篇有或說明堂為文王之廟緣此致誤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者若此書禋于六宗說者釋為上下四方之宗書大傳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云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後代不聞祀六宗方與蓋其遺象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巡狩則方岳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楊倞注荀子彊國篇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左氏傳為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並主斯說鄭君知月令室廟个之為大寢又以五室之明堂在國之陽以宗祀為祀五帝榜謂古者神祇皆兆祀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未聞祀于五室之堂兆祀五帝配以五人帝五人神未聞更配以文王昔儒所以致誤者月令考工言明堂詳矣不知其即路寢因近郊及四岳明堂之名最著遂以室廟个之制加之而周官儀禮為宮為壇之為明堂其名轉不可考于是路寢明堂異名同實王朝之明堂與近郊之明堂同名殊制均失其傳矣

書顧命篇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為康王之誥與晚出書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為康王之誥者不同然同謂于殯宮受冊命唯史記周本紀云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作顧命謂受冊命在廟先儒以司馬遷從安國受尚書故遷書多古文說是也謹案周官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明四座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之等非殯宮所設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明陳寶在廟凡天子諸侯之嗣位也皆先朝廟周之天下傳之文王武王受冊命于祖廟所以明有尊也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此皆行于既殯明不以卑廢尊曾是受冊命于祖廟為天地社稷宗廟主而議其既殯行事為已速可乎襍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經對王崩言則曰子釗號稱子之義也對卿士邦君以下言則曰王待猶君之義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皆未踰年而書王書君古者天子崩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之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康王受冊命在祖廟畢門者祖廟門也先儒以下經王出在應門之內因釋畢門為路門蓋失考天子七廟太祖廟居中兩廂各有三廟每廟之前有南北隔墻皆有閤門見賈氏禮疏祖廟已西凡有四閤門司儀每門止一相聘禮每門每曲揖是出則云廟門者出也入門者至祖廟門而終畢故曰畢門入異詞天子宗廟之制前堂後室有東西房東西序東西夾東西堂堂又謂之箱爾雅室有東西箱曰廟覲禮几侯于東箱公食禮公揖退于箱此又天子諸侯宗廟同制之證後儒或說明堂為宗廟者未明廟制耳金修撰禮箋

月令太尉

月令本在周書而諸儒為呂不韋作春秋以此散置于十二紀之首此春秋之所由以名也而說者遂疑為秦制此大不然向與同年謝侍郎論及此侍郎亦以為宜還之周書唯官名有太尉周時未聞有此仍不能不使人疑然諸儒既為不韋纂集則以秦制改周官亦事所必有故當時校逸周書付梓謂太尉必本是司馬為秦人所改耳今當去太尉仍稱司馬則完然為周書矣及觀當塗徐位山之說即周亦安必無太尉并月令正義所云不合周法之四證亦一一辯明之其言曰據魚豢典略古者兵獄官皆以尉為名國語晉悼公使祁奚為元尉鐸遏寇為輿尉奚午為軍尉管子管藏於里尉元襄二十一年左氏傳欒盈曰將歸死於尉氏杜預曰尉氏討姦之官正義曰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之官又石氏星經紫微垣右樞第二星曰少尉尉既有少則應有太矣故中候握河紀云舜為太尉河圖錄運法云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觀鳳凰如尚書立政常伯常任準人牧夫皆周禮所無安見無太尉官耶應劭以太尉為周官者是也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此因大饗帝告廟而受朔也若謂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季秋為來歲受朔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受朔此時與周法不合試問秦以十月為來歲即以十月為來年而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又以何者為來年乎季冬與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若謂秦以十月為來歲即以季秋為歲終而季冬何以待來歲乎史記始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二十六年秦初併天下改年始朝賀皆用十月朔則秦以十月為歲首者不韋死十四年矣安得呂覽中預知十月為歲首乎至謂周郊天服大裘乘玉輅而月令車旗服飾竝依時色與周不合亦非也周禮玉輅以祀天而郊特牲云戴冕璪十二旒乘素車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而祭法

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又明堂位云周人黃馬蕃鬣則素車蒼璧黃馬騂犢之殊安必不因時色乎況乎方郡縣而云諸侯方刑酷而云施惠方坑儒而云逐士方焚書而云入學吾知其有不然矣文弨案此論快甚故全錄之以釋後儒之疑 盧學士龍城札記

命大封

呂氏春秋孟夏紀命大封贊傑儁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淮南子時則訓依漢制改大封爲大尉漢儒傳禮記從之俗本呂覽又同月令作尉朱子儀禮集傳集注云呂尉作封今據此改正案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大封而辯於西方故使爲司馬高氏誘注仲冬命神農將巡功云昔炎帝殖穀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則此亦因大封治西方職爲司馬後世因名司馬爲大封也考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是大尉卽漢之司馬淮南改呂覽以從漢制不作司馬而作大尉者以漢初官制因秦未革至元狩四年改制而淮南王以謀反誅在元狩元年已不及見矣鄭康成因大尉秦官而以月令爲秦制蓋未考之呂覽歟又案周官大司馬之職進賢興功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諸子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及虎賁氏旅賁氏皆屬於司馬所謂贊傑儁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皆其職也 臧明經拜經日記

舉長大

淮南時則訓作舉孝弟 朱武曹經傳攷證

蠶事畢

孟夏之月蠶事畢家大人曰此本作蠶事既畢與季春之蠶事既登文同一例各本皆脫既字而正義述經文亦無既字則後人依已脫之經文刪之也 初學記禮部下引此無既字亦後人所刪 案上文正義曰蠶事既畢不言是月者云云則此文之有既字甚明衛風氓正義鈔本北堂書鈔政術部五 陳禹謨本刪既字 藝文類聚禮部中初學記中宮部引此皆作蠶事既畢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一引月令章句亦作蠶事既畢呂氏春秋孟夏篇同唐月令改爲蠶事既登亦有既字 今石本登上缺三字正是蠶事既三字白帖八十二太平御覽時序部六引此竝作蠶事既登從唐月令也則月令之有既字又甚明不得以此字可有可無遂棄古本而從俗本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蝗蟲

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仲冬行春令則蝗蟲爲敗引之謹案蝗蟲皆當爲蟲蝗此言蟲蝗猶上言蝥螟亦猶禮言草茅傳言鳥烏荀子言禽犢今人言蟲蟻耳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說文曰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是也後人不知而改爲蝗蟲謬矣注及正義作蝗蟲釋文出則蝗二字而無蟲字皆是後人所改自宋撫州本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仲冬正義曰蟲蝗爲敗地災也唯此一處未改尚可攷正經文後漢書和帝紀注引月令蝗蟲爲災亦後人依俗本月令改之案唐月令石本孟夏仲冬兩處皆作蟲蝗又桓五年穀梁傳注引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又玉篇蝗字注引月令蟲蝗爲災廣韻蝗字注亦曰蟲蝗爲災白帖八十一蟲蝗類出蟲螟爲害蟲蝗爲災八字又太平御覽天部九咎徵部一竝引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爲災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蟲豸部七引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又時序部十一引乙巳占曰冬時行春令則蟲蝗爲災卽本月令之文又呂氏春秋孟夏篇作蟲蝗 淮南時則篇作蟲蝗後人所改也說文蝗蟲也蟲蝗也是蝗一名蟲不得竝稱蟲蝗彼注行春時啟蟄之令故致蟲蝗之敗蟲字亦後人所改篇注行春啟蟄之令故有蟲蝗之敗正與此同足證淮南之正文及注亦作蟲蝗也東山經見則蟲蝗爲敗蟲字亦後人所改彼注蟲蝗類也言傷敗田苗音終十一字皆後人所加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五引東山經正作蟲蝗而無注蓋後人見蟲蝗之文而改之又妄加注文耳 仲冬篇作蟲螟淮南時則篇同此皆月令作蟲蝗之證 同上

養壯佼

仲夏之月養壯佼正義曰佼謂形容佼好家大人曰孔說非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佼作狡高誘注曰壯狡多力之士大戴禮千乘篇曰老疾用財壯狡用力廣雅曰狡健也壯狡猶言壯健作佼者假借字耳呂氏春秋禁塞篇曰老幼壯佼是也 同上

月令仲夏毋燒灰

注云爲傷火氣然則當如寒食之不舉火耶呂氏春秋作毋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夭物灰字必炭字之譌季秋之月伐薪爲炭灰可互證 淮南時則訓亦譌作灰○梁孝廉曾記

挺重四

鄭注挺猶寬也彬謂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挺猶緩也高誘注淮南呂覽竝同 朱武曹經傳攷證

禮長日至非冬至解 孫同元

案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此一定之說也後人又以冬至爲長至者蓋取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語謂日至冬至極短從此微長故云迎長日之至也然鄭康成郊特牲注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以此爲寅月祈穀之祭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則不以爲冬至矣自魏王肅混冬至圜丘之祭與郊祭而一之遂以迎長日至爲冬至不知圜丘與郊非一地長日至不可云長至也如冬至可云長至則夏至可云短至乎魏晉以降沿用履長之文皆自王肅之誤解禮記始 經義叢鈔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鄭解事毋刑曰罪罰之事不可以聞今月令刑爲徑解晏陰曰晏安也陰稱安家大人曰鄭意以百官爲百僚故謂刑爲刑罰不知經文自君子齊戒至以定晏陰之所成皆養身之事非指朝政也百官猶百體也 樂記耳目鼻口心知百體孟子告子篇以耳目之官爲小體心之官爲大體呂氏春秋貴生篇以耳目鼻口爲四官荀子天論篇以耳目鼻口形爲五官 刑當從今月令讀爲徑徑疾也速也 鄭注祭義道而不徑曰徑步邪趨疾也荀子脩身篇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楊倞注徑捷速也史記大宛傳從蜀宜徑集解引如淳曰徑疾也 呂氏春秋仲夏篇淮南子時則篇竝作徑 今本呂氏春秋作刑後人以月令改之也與高注不合 高注曰事無徑當精詳而後行也此承上節者欲定心氣爲義言非特節其耆欲定其心氣也推而至於百體莫不安靜又推而至於作事審慎精詳毋或徑疾以陰陽方爭不宜妄動也晏者陽也晏陰猶陰陽也小爾雅曰晏陽也呂氏春秋誣徒篇曰心若晏陰喜怒無處韓子外儲說曰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大元䟒贊曰凍登赤天晏入黃泉范望注凍至寒也晏至熱也是晏與陰相對爲文此反上陰陽爭爲義言陰陽方爭未知所定故君子安靜無爲以定陽與陰之所成也下文仲冬之月自君子齊戒以下文與此略同末云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安形性即此所云百官靜也事欲靜即此所云事毋徑也 仲冬又曰身欲寧彼言身欲寧而此言身毋躁猶彼言事欲靜而此言事毋徑也徑刑古聲相近故俗刑爲徑非謂刑罰也若謂刑罰之事不可以聞則經當言毋用刑也但言事毋刑則文不成義又徑與靜成爲韻讀百官靜事毋刑六

字爲句則失其讀矣以待陰陽之所定即此所云以定晏陰之所成也晏知陰非謂安陰者仲夏不得舍陽而獨言陰也呂氏春秋淮南子注竝曰晏陰微陰也皇文生義其說亦非○王尚書經義述聞

腐草爲螢

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說文云馬蠲也時則訓作腐草化爲蚈高誘注曰蚈馬蚿一曰螢火 惠徵君九經古義

無忒差貸

案貸依字當作貣古忒字呂覽正作忒易豫彖云四時不忒京居本作貣尚書洪範衍忒史記作衍貣又管子書皆以貣爲忒今皆讀爲二者非 張參五經文字云貸相承或借爲貣字是貸與貣通又漢張表碑奇忒字作荷忒此其證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穀實鮮落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案呂覽淮南鮮皆作解 同上

正義曰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也或云以夏召春氣初鮮絜而遂秋氣肅殺故穀鮮絜而墮落也家大人曰鮮字孔氏前讀上聲而訓爲鮮少後讀平聲而訓爲鮮絜皆與落字義不相屬失之矣今案鮮之言散也謂穀實散落也周語地無散陽漢白石神君碑作地無鮮陽鮮與鮮同是鮮落即散落也鮮與斯古亦同聲 小雅瓠葉箋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 爾雅釋詁釋文鮮本或作䲜沈云古斯字 爾雅釋言曰斯離也離與散同義 呂氏春秋大樂篇注鮮散也 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亦取相離之義也呂氏春秋季夏篇淮南時則篇竝作穀實解落高注訓爲散落義亦與鮮落同或據呂覽淮南而改鮮爲解蓋未達古訓也逸周書時訓篇亦云腐草不化爲螢穀實鮮落 王尚書經義述聞

鮮有解義

鮮解一也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呂氏春秋作解落 盧學士鍾山札記

律中黃鍾之宮

正義引蔡氏熊氏說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爲候氣歙儒江愼修主其說彬謂蔡氏熊氏是也黃鍾九寸爲最長濁律主十一月之氣不得復言於長夏之後漢書律厤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於黃鍾之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又曰龠其狀似爵其圜象規其重二鈞聲中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宮爲君也臣瓚曰仰斛受一斛覆斛受一斗故曰反覆焉是黃鍾之宮不得同於黃鍾最長之律之證不別製律而曰黃鍾之宮何也宮之言中也半也黃鍾之宮猶言黃鍾之中黃鍾之半云爾 朱武曹經傳攷證

順彼遠方

呂氏春秋順作巡彬謂秦嶧山碑親巡遠方是其證 同上

順彼遠方呂覽云巡彼遠方案巡當作循聲之誤也儀禮注云古文循作順故月令作順高誘淮南注云順循也鄭氏云順猶服也是讀爲馴 惠徵君九經古義

審斷決獄訟必端平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審斷決又云斷一讀絕句決字下屬呂氏春秋注理獄官也使視傷創毀折者可斷之故曰審斷此以斷字絕陸氏後一讀即指此 武進士經讀攷異

決獄訟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釋文作審斷決下注曰一云斷絕句決字下屬謹案傷創折斷四者一層重一層上四句皆二字句下四句皆三字句截然整齊今皆讀審斷決爲句獄訟必端平爲句審斷決三字同義且與下嚴斷刑犯復獄訟上去決字則端平二字亦無所屬矣亟宜改正 李進士羣經識小

審斷決獄訟

呂氏春秋審斷連上視折爲文陸氏釋文亦曰審斷一讀絕句決字下屬 朱武曹經傳攷證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解 歙汪徵君萊

按日一歲行天一周每日所至各有所當之宿是爲日在某宿日入西地平後二刻半以內爲昏日出東地平前二刻半以內爲旦此昏旦之頂自北極至正午地平一線上有某宿在焉是爲昏旦某宿中統計一歲而言則日無乎不在昏旦亦無乎不中若據定某月節氣或中氣之日而言則日之在某宿因古今時代而不同恆星東行以生歲差故也昏旦某宿中因南北居處而不同北極高度不齊晝夜永短不一故也月令所紀秦法秦天官無可細核漢與秦時相接都相近孔穎達疏首舉三統術以釋之當矣此仲秋之月一經擧正於中應取秋分之數以合之既主秋分適當黃赤道相交之點南北異地可以不論惟作三統術時已當漢末日之所在必憑當時實測上考秦世應加差三度三統術稱秋分在角十度秦時約在亢一度與經日在角不合稱去日九十九度之女三度爲昏中 今刊本作一百六度傳寫誤也 加三度約在女六度井二十一度爲旦中加三度約在井二十四度與經昏牽牛旦觜觿亦不合其日所在及昏中不過越在數日前旦中則相距一月餘矣若取四分術所列宿度及昏旦中星以徵之則合者二不合者一 四分列秋分在角四度四分術作於後漢章帝時加歲差亦不過三度餘而黃道宿度角分十三日躔當論黃道則正在角宿之中半一合也列秋分昏中牛五度少加歲差三度餘爲入度而赤道牛宿正八度中星當論赤道不逾牽牛之限二合也惟旦中井十六度少加以歲差則觜觿旦中仍在秋分前二十餘日爲不合故孔疏云凡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其大略不細與術數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又云星有隱見時有早晚或前星已過於午或後星未至正南也然三統術三者皆不合於經四分則合其二矣蓋古今宿度不同距星任人所指安知秦時所分宿度不與唐都所分以後之宿度大異而適如經所云乎然不可攷矣 經義叢鈔

候鴈北

禮記孟春之月鴻鴈來呂氏春秋作候鴈北呂氏所紀是也蓋仲秋之月鴻鴈來以其從徼外而入中國故當言來若禹貢云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則在中國之地有定止矣其從彭蠡而北也非由南徼之外則但紀其北可耳何以亦言來乎故知呂氏之文爲當 盧學士鍾山札記

養衰老至行糜粥飲食

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誘曰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糜粥之惠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王制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後漢書江革傳云每至歲

時縣當案比革以毋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此鄭氏所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是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長短

制有小大度有長短家大人曰長短本作短長與裳量常為韻今作長短則失其韻矣此蓋涉下文視長短而誤正義作長短亦後人依已誤之經文改之唐月令已刪此二句無從考正唯宋撫州本及岳本皆作短長呂氏春秋仲秋篇同足正今本之失 王尚書經義述聞

雷始收聲

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引之謹案雷始收聲本作雷乃始收古人多以乃始二字連文 管子版法篇曰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莊子馬蹄篇曰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在宥篇曰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荀子儒效篇曰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辟稱呂氏春秋禁塞篇曰雖欲幸而勝禍乃始長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王自聽之亂乃始生韓策曰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淮南俶眞篇曰乃始昧昧楙楙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 初學記歲時部及周官韗人疏引月令皆作雷乃始收淮南時則篇同是經文始上有乃字而收下無聲字後人以仲春雷乃發聲又以注云雷始收聲在地中遂於正文內加入聲字若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及呂氏春秋竝作雷乃始收聲是也 案高誘注曰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則正文本無聲字明矣 又或嫌其句法之累則刪始字而存乃字唐月令作雷乃收聲是也 鈔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雷始收注引禮記云雷乃收聲案正文曰雷始收則注內亦當作雷乃始收今作雷乃收聲後人據俗本月令改之也 或刪乃字而存始字宋撫州本以下諸本禮記及今本逸周書竝作雷始收聲是也 鈔本北堂書鈔天部四日春分發聲秋分乃收注引周書曰秋分雷乃收聲又歲時部二日雷始收注引周書曰秋分之日雷乃收聲案正文曰秋分乃收又曰雷始收皆本周書則注內引周書亦當作雷乃始收今作雷乃收聲皆後人據俗本月令改之也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周書曰秋分之日雷乃始收諸侯淫泆是其明證矣易通卦驗秋分雷始收亦無聲字他書引月令或有聲字者皆是後人所改 無者加之有者減之而原本幾不可見幸賴引者參差不齊改之未盡得以求其蹤跡耳 王尚書經義述聞

毋逆大數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引之謹案大數當從呂氏春秋作天數高注曰天數天道也今作大者涉上句大事而誤季夏之月舉大事則有天殃至秋則可以舉大事矣而亦必順乎天道即前所云毋變天之道也下文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兩其字皆指天而言若作大數則意義不明正義亦作無逆天數今本天下有之大二字乃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疏文也據上文疏云無逆於天有順於時其殃在下反受則此疏本作無逆天數明矣自凡舉大事以下四句唐月令已刪去無從考正自宋撫州本天字始誤作大而各本皆從之今據上文疏及呂氏春秋訂正 同上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

億案此凡兩讀鄭氏注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是讀從賓字絕句淮南子時則訓讀同此呂氏春秋季秋紀高氏注以候雁來斷句云賓爵老爵也栖宿于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老爵許叔重引同高氏注以來字斷句又張叔皮論賓爵下華亦從高氏讀 太平御覽引皮論作反論 ○ 武進士經讀考異

無不務內

無不務內呂覽內作入內古文入 惠徵君九經古義

大饗帝

史記封禪書曰高祖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益秦居西垂有周郊舊兆遂僭祀上帝月令秦書因其舊法而參以周禮飾成其事以春祠青帝為祈穀夏祠赤帝為大雩秋祠白帝為大饗黑帝獨無祠故冬至大報天之文轉因無可傳而闕焉周人宗祀明堂經無時月若遂以季秋饗帝當之恐未可 孔檢討禮學卮言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 至 貢職之數

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云云陳集註舊說秦建亥此月為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愚按此書不用周正而以建寅為月令之首是也知夏正之得時矣何敢復有建亥之意乎季冬之令曰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故知其終以夏時為準矣又曰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此眞歲終事也若受朔與貢稅將分命諸侯以頒之百縣非一時所可徧故必預備之於三月之前而後及事豈以九月之為歲終然哉蓋不韋為相大集羣儒以為此書諸儒當戰國分爭樂殘禮廢之後尚有區區抱遺經以冀復古制者其後共議封建非笑始皇事不師古而被坑者即此輩也彼欲依不韋以行先王之法度其見固已迂矣而況欲伸其說於李斯焚書之世哉悲夫 姜編修湛園札記

季秋之月令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

億案此凡兩讀鄭注云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呂氏春秋注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其命數亦與鄭同是以制為一讀百縣下屬為來歲受朔日一讀釋文亦云合諸侯制絕句陳氏集說引石梁王氏曰合諸侯制絕句不可從是以合諸侯為句制字下屬百縣為句為來歲受朔日又自為句 ○ 吳氏澄曰合諸侯是一句制百縣是一句舊注非也 武進士經讀考異

為來歲受朔日

鄭注曰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呂氏春秋季秋紀高注曰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為正故於是月受明年曆日也由此言之月令為秦制也 史記秦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為三軍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先言十月後言正月則當時已用十月為歲首不始於始皇二十六年矣 引之謹案秦以十月為歲首則當以孟冬之月為始今月令始於孟春者蓋孟冬為當時歲首所在而孟春則曆元所起曆家最重建元故記始於孟春之月此用顓頊曆也大衍曆議引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 即閼逢 攝提格之歲 大歲在甲寅 畢陬之月朔旦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 見唐書曆志引蔡邕曆論 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曆營室也 正月為陬而在立春之月則以孟春為正月也顓頊曆元始於立春而謂其月為正月故為十二月之首也而歲首則在十月史記孝文紀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曆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方今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張蒼傳張蒼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大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紕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是顓頊曆正朔在十月也然則月令以孟冬為歲首以孟春為月首其用顓頊曆明甚更以淮南子證之淮南王安封於文帝十六年誅於武帝元狩元年其時大初曆未出猶用顓頊曆故其書時則篇亦以孟春為始而於季秋云為來歲受朔日以著歲首之在孟冬其天文篇曰淮南元年冬天一在丙子 天今本誤作大說見大歲考 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先冬後春則十月為歲首也又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

始建則厤元在正月也此足與月令相發明矣余恐學者不知其原而疑於一歲有二首故具論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班馬政

僖案呂氏春秋作犦馬無政字據此則班馬爲句政與正通連下命僕讀是正爲馬正政以命僕及七騶咸駕者蓋帥其屬而督之于義亦可通武進士經議考異

北面誓之

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家大人曰唐月令及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誓上皆有以字今本無以字者後人以正義云搢扑北面誓之無以字故刪之也不知正義無以字者省文耳下文引熊氏云大司馬注引此司徒北面以誓則仍有以字也陳氏禮書引此無以字則所見本已誤周官大司馬注司服疏條狼氏疏白帖五十二六平御覽車部一引此皆作北面以誓之正與唐石經同小司徒疏亦云司徒北面以誓之呂氏春秋作北嚮以誓之淮南作北嚮以贊之則月令之有以字甚明不得以此字可有可無遂棄古本而從俗本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蟄蟲咸俯在內

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家大人曰內字文義不明內當爲穴下言皆墐其戶戶卽穴之戶也正義解墐其戶曰墐塞其戶穴大謬穴者蟲所居經言墐其戶不言墐其穴也又案正義於在穴之下不言穴至皆墐其戶之下始言塗塞其戶穴則所見本在穴之穴已誤爲內明矣穴內二字篆隸皆相似故穴譌作內大戴禮誥志篇蟄祖氏產穴熊羆子蟲坏門鑿穴通之易乾鑿度通情無門戶神無穴今本穴字並譌作內考呂氏春秋季秋篇正作在穴同上

朽與香對

列子稱逢氏子有迷罔之疾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古人香與朽對取其相反猶味有甘苦也月令春之臭羶夏之臭焦中央之臭香秋之臭腥冬之臭朽大學如惡惡臭論語臭惡不食臭之惡者不食非五臭皆不食也說文殠腐氣也臭腐字當用此後人溷臭殠爲一字乃以臭與香對蓋始於廣雅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

僖案齊次風云壤字當作壇屬上句讀周禮大馭賈疏引此注作爲軷壇是也又本節疏可證各本因壇壤字形相近而誤耳愚謂蔡伯喈獨斷亦作軷壤又云厚二尺亦與鄭氏所指者二寸者異或輒以積土爲之故云壤義亦可通與異武進士經議考異

與段若膺明府書

鏞堂受業盧召弓學士始聞先生名講求聲音詁訓之學爲海內第一心竊慕之去年來龍城書院未及走見悵悵今者令弟鶴臺先生過舍因以書達幸教之拙箸月令雜說有歇辭注一條聞盧學士舉以告先生而不以爲然或未詳其說今再陳之月令孟冬乘元路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疏云軫是車之後橫路皆有軫此字當衣旁著㐱袗是元色以此經云乘元路元袗義同鏞堂按毛詩鬒髮如雲說文㐱部引作㐱髮如雲又箸鬒字云或从髟眞聲是㐱鬒一字毛詩謂鬒爲黑髮則㐱之本義爲黑故㐱从衣爲黑衣㐱从車爲元路今月令軫字非誤不當以車後爲嫌袗字非褻義案覃尊說以說文訓㐱爲稠髮而非黑義此據說文以駁毛傳也鏞堂竊毛許之說本通且必相兼而義始備蓋髮之黑者必稠且因稠而益形其黑故㐱之本字從彡而許以爲稠昭廿八年左傳曰昔有仍氏顆生女黰黑既與黑連文故毛以爲黑杜預云美髮爲黰春秋疏引賈逵同詩疏及釋文引服虔云髮美爲鬒是髮以稠密爲美其稠密而美者色必黑左傳毛傳及賈許杜服之義無不同也未識先生以爲然否新作廬書正義釋一篇附正伏顯皆有以教之幸甚臧明經拜經文集

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

僖案吉凶屬審卦爲義則審卦吉凶是一句陸農師云吉凶是察是以卦字絕句吉凶屬下是察讀據呂氏春秋作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疏於是字當以是察阿黨連句爲正武進士經請考異

是察阿黨

月令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與上文覈龜筴占兆審卦吉凶語意不相聯屬疑有挩誤據七經孜文云古本足利本作是月也宋本標題亦作是月然則今本是字下脫月也二字余呂氏春秋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掩蔽北史何妥傳引孔子云是察阿黨○孫侍御讀書脞錄

固封璽

禮記月令固封疆注今月令疆或爲璽案呂覽淮南子皆作固封璽鏞堂謹案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二載應劭漢官儀引月令固封璽又蔡邕獨斷亦作固封璽皆據今月令也高注璽讀曰移徙之徙璽印封也說文土部璽王者之印也所以主土从土爾聲璽籀文从玉北堂書鈔儀飾部引玉璽譜云璽印信也古者則封冊識服表信神祇在臣則授職君上興用民下咸引漢舊儀云秦以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自秦以來天子璽以玉爲之據此知秦以前君臣庶民皆得用璽又蔡邕獨斷曰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然則說文此事亦據秦以來言之非古義也臧琳經義雜記

固封疆

孟冬之月固封疆備邊竟鄭注曰今月令疆或爲璽家大人曰蔡邕獨斷引月令曰固封璽卽鄭所謂今月令也呂氏春秋孟冬篇淮南時則篇亦作固封璽案爾雅曰疆邊垂也昭元年穀梁傳曰疆之爲言猶竟也成二年左傳注曰封竟也是封疆卽邊竟既言固封疆又言備邊竟則複矣當從今月令呂覽淮南作固封璽爲是高注曰封璽印封也周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鄭彼注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鍵閉管籥封璽事皆關乎啟閉故連類而及之固封璽以上五句皆邑中之事備邊竟以下四句皆野外之事王尚書經義述聞

固封疆

注云今月令疆或謂璽案呂覽亦作璽高誘讀爲移徙之徙惠徵君九經古義

塋邱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

審棺槨之薄厚塋邱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引之謹案塋當從呂氏春秋孟冬篇淮南時則篇作營高注曰營度也士喪禮曰筮宅家人營之是也因下邱壟字而誤爲塋自釋文已然矣大小正義唐月令七經孟子攷文引古本及白帖六十六呂氏春秋淮南竝作小大厚薄唐月令呂氏春秋白帖及惠校宋本竝作薄厚今作大小厚薄者俗儒多聞厚薄少聞薄厚故改薄厚爲厚薄因竝改小大爲大小上文量小大視長短監本亦改小大爲大小以與高卑厚薄文同一例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必上下書

一禮器曰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攷工記梟氏曰薄厚之所震動墨子備高臨篇曰長稱城之薄厚韓子五蠹篇曰議多少論薄厚是薄厚爲古之常語且上句已曰審棺槨之薄厚矣何不繆之甚也陳澔集說則又改上句之薄厚爲厚薄各本皆作薄厚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俗儒之見大抵皆同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大飲烝

鄭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王制稱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者正在此時而在鄉國則亦徧行鄉飲酒之禮也烝冬祭之名與大飲本爲二事舊說謂烝升也此乃饗禮升牲體于俎也謂之房烝因屬未是陳氏謂因烝祭而爲燕飲尤非崔茂才吾亦廬稿

大割牲祠于公社

孟冬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呂氏春秋作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學士盧召弓云高注大割殺牲也則本無牲字可知庸案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月令云大割下有牲字是宋本月令原有牲字詩七月正義引月令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又初學記四歲時部引禮記曰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是可證戴記與呂覽同有牲字且鄭康成注記曰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亦似本有牲字臧明經拜經日記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盧植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關蹋踘之屬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荔挺出

備案二字連文爲句據高氏云荔馬荔挺生出也則以荔爲一讀挺出爲一讀鄭氏云荔挺馬薤也則荔挺爲一讀出又爲一讀武進士經讀考異

仲冬之月荔挺出

鄭注曰荔挺馬薤也顏氏家訓曰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易統通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引之謹案如高氏所說則是荔草挺然而出也檢月令篇中凡言萍始生王瓜生半夏生芸始生草名二字者則但言生一字者則言始生以見其文未有狀其生之貌者倘經意專以荔之一字爲草名則但言荔始出可矣何煩又言挺也且據顏氏引易通卦驗荔挺不出則以荔挺爲草名者自西漢時已然逸周書時訓篇亦曰荔挺不生卿士專權鄭氏注殆相承舊說非臆斷也挺之言莛也說文曰莛莖也荔草抽莖作華因謂之荔挺矣神農本草謂之蠡實名醫別錄謂之荔實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謂之劇荔華而月令則謂之荔挺或以實名或以華名或以莖名義有專屬而名則通稱也故荔挺始出猶未有挺也而名爲荔挺則曰荔挺出猶王瓜始生猶未有瓜也而亦名爲王瓜則曰王瓜生耳月令自言荔挺他書自言荔兩不相妨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水泉咸竭

呂覽咸作減春秋傳云咸黜不端正義云諸本咸或作減是咸與減通惠徵君九經古義

水澤腹堅

釋文云腹本又作複又方服反案呂覽作復高誘曰復亦盛也復或作複凍重累也同上

水澤腹堅

備案近讀從堅字絕句呂氏春秋季冬紀作水澤復注云復亦盛也或作複凍重累也是以復字斷句堅字屬下句又鄭注引今月令亦無堅字明古以復字爲讀武進士經讀考異

命宰歷卿大夫

備案讀從命宰爲句歷卿大夫爲句呂氏春秋命宰歷卿大夫高氏注宰歷于周禮爲太宰則又以命宰歷爲句同上

曾子問

王錫問曾子問攝主不綏鄭氏謂綏祭即周禮墮祭謂尸取物擩于醢而祭于豆間如論語瓜祭之祭然在周禮無墮字祇守祧有藏隋小祝有贊隋是豆間之祭此必以隋誤墮者然是食祭名也至郊特牲有詔祝于室坐尸于堂語而鄭註忽云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前則非祭食神反祭主矣且又云主人親制其肝豈洗肝于鬱鬯而燔之者乃復以之祭主耶

此名挼祭儀禮特牲所云祝命尸挼祭之謂挼物于醢蘸鹽而祭之豆間又謂之擩祭卽周禮九祭之一以挼擩食物爲祭也其又名綏如曾子問不綏不旅者以字形相近又名隋如周官贊隋藏隋者以字聲相近也若鄭氏作墮則又從隋而變形易聲總是此祭非有誤也祇郊特牲詔祝于室坐尸于堂並無墮祭諸節而鄭氏以意爲制一如大文所固有而連屬援入故唐儒亦謂此必據漢時制禮而推廣之言豈其然耶第詳其大旨則仍是挼祭而詔主擩物如事生者當時尸主出堂尸席在戶西南面主席在奧南東面先取牲膟膋燎于鑪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既已詔于室矣又出而分減肝膋而墮于主前然且親制其肝絕而不離所以示墮祭之用此益爲主墮設也夫尸當挼物主亦墮祭事死如生以此明孝不然燔餘之肝何所取敬而以此祭主誤矣凡食祭必用肝肺觀士虞禮少牢特牲皆以肺肝爲挼祭可驗毛檢討經問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注曰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引之謹案社稷二字疑因上文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而衍下文諸侯相見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注意謂上文適天子但云告山川不言所過則所不過者亦告也適天子告于山川而此云告于所過山川其文小異鄭猶解釋其義如適天子告于社稷而此不告則其文迴殊鄭安得無注今但云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而不云不告社稷貶於適天子則適天子時所告亦無社稷可知正義釋注臨行又徧告宗廟二句曰案上文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正義舉經文無社稷二字是其明證又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正義曰前命祝史告山川而諸侯猶待告徧乃行也以五日爲期所以爾者爲先以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爲非禮故云過是非禮也但云告廟告山川而不及社稷則所據本無此二字矣唐石經始誤衍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官

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鄭注曰五官五大夫典事者正義曰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主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故知可不顯然

命卿也引之謹案五官謂司徒司馬之屬卿大夫皆得爲之春秋時魯季孫爲司徒孟孫爲司空叔孫爲司馬皆卿也言命五官則卿大夫咸受命矣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大戴禮千乘篇千乘之國列其五官四代篇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逸周書大明武篇順天行五官官候厥政管子大匡篇乃令五官行事墨子節葬篇王公大人蚤朝五官六府辟書治要引甲子大體篇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治主商子君臣篇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韓子五蠹篇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而犯五官之禁齊策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賈子耳痺篇五官公而不私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司馬者火也司營者土也司徒者金也司寇者水也司農者木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楚語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管子五行篇昔黃帝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事類並相近矣同上

反葬奠而後辭於殯

鄭注殯當爲賓聲之誤也彬謂反葬既奠無暇告賓若告殯以將葬自是應行之禮正義援既夕禮爲言恐非其義朱武曹經傳攷證

士則朋友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釋文作士則朋友云一本作士則朋友奠據此知此句古本無奠字蒙上文也有者係衍文臧茂才經義襍記

王錫問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及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舊註皆謂弗敢嫁者不敢他嫁也而后嫁之則他嫁矣惟壻亦然始不敢更娶既而遂更娶焉天下有叛倫傷化如此禮者乎曰善哉問也往以此質之先仲氏先仲氏曰禮有拘于虛文詭飾而不可爲訓者此是也禮以爲父母之喪不忍嫁娶必再三致請而後可行其所云壻弗取者虛詞也五禮已成吉日已定徒以喪葬之故而愆其期則亦已矣女有何罪而拒之勿娶故曰勿取而後嫁者以其必不能不取也此虛詞也予後在淮西有友人質此者予思仲說固當然禮無虛設既有明文則萬一有無良之徒欲藉口爲別行嫁娶之計嫁虛詞而爲實事則如之何予乃更繹記文而恍然得之夫前不言有吉日乎既有吉日則昏義所云請期穀梁所云告期者皆已行訖所未行者祗親迎耳而一旦遭喪則不得已而壻家有致命女氏有請其日弗敢嫁日后嫁以爲此時之嫁皆已然之禮也嫁者即嫁此壻也故壻家致命在既葬後謂既葬而喪未除期尚遠也然而致命者蓋以解夫前此之告期者也若曰已告期而未娶者爲此故也然後女氏弗敢嫁謂不嫁此壻也至女氏之請在免喪後免喪可娶矣而哀尚未忘且總不及期故又請壻弗即娶謂前期已愆儘可緩迎也蓋謙之也夫然後遲遲而嫁此壻焉其日使人請壻弗娶者本是一句而舊註以請字句遂誤解耳不然男女聘定而遭喪者何限禮並無喪父母而男改娶女改嫁之文況業已請期而竟至決絕則未請期者當何如乎故予直曰男致命女致請者爲有日者言之也若未有日則從容擇吉免喪之後或世父或從父請期行事并無此瑣瑣往來之文矣記本後出其所引夫子之言未可盡信稍不善解則其流弊已遂有不可勝言者況誤解耶毛檢討經問

曾子問婚禮既納幣一條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辨之曰父母死婚禮不行禮也待之三年而弗敢嫁乃所以求嗣爲兄弟者既三年免喪矣然且弗取焉其諸非父母之喪故耶不然可以嗣爲兄弟矣而復弗取於義無所取爾也禮女子許嫁笄而施纓所以明繫屬於人之義雖未嘗共牢合巹已有相爲夫婦之道焉雜記曰女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燕則鬈首鬈首者猶以少者禮處之也許嫁之於禮若是乎其重也今許嫁而復止鬈首與不鬈首則異乎其未許嫁也鬈首則如之何成人而復少之也壻免喪與女免喪既遲之三年矣使復許嫁一人而壻之父母死或女之父母死將必復遲之三年遲之三年又不免於改字以聽之不可知之三年之喪於古者二十而嫁之年無乃過之已遠乎且一女子也偃蹇數夫之間辱莫大焉先王之制爲婚禮也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一與之齊終身弗改矣豈其未嫁而先毀之防也吾聞之也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聽命於廟而後行事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今既納幣有吉日矣是以嘗納采問名納吉於廟而重之祖宗之命矣固不可以亟取而亟辭之若是其輕也吾意此非夫子之言記者之過也然則如何吾聞之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此有故者明是指女遭父母及壻遭父母之喪而言除喪三年適二十三年矣二十三年而嫁與二十而嫁同文故知非壻弗取而改嫁也是爲得禮之正而已矣曰三年弗取而後嫁之非禮也故曰此非夫子之言是記者之過也姜編修湛園札記

不祔於皇姑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正義曰言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引之謹案此皇姑與士昏禮之皇姑異士昏禮之皇姑謂既沒之姑此皇姑則謂祖姑也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士虞禮記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是也此未成爲婦不得用婦祔於祖姑之禮故不祔於祖姑也知非既沒之姑者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婦與姑昭穆不同義不當祔故必祔於祖姑而後昭穆相當也隱三年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杜注曰夫人喪禮卒哭而祔於祖姑然則祖姑亦可單稱姑故謂皇祖姑爲皇姑也正義失考王尚書經義述聞

各以其方色與其兵

鄭注兵未聞也正義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坦案穀梁莊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集解五兵矛戟鉞楯弓矢疏引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與隱義異案楚南方國也左氏莊四年傳授師孑焉方言戟楚謂之孑周西伯也書牧誓武王伐紂杖黃鉞此皆因其方所用之兵爾徐說是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以此若義也

家大人曰孔子荅曾子以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代祭之禮下文云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注曰若順也正義曰謂順於古義今案以此若義也五字當作一句讀以用也此若義猶言此義言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用此義也下文曰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正謂子游之徒用此義而今之祭者不用此義也此若二字連讀若亦此也論語公冶長篇曰君子哉若人古人自有複語耳荀子儒效篇曰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若義信乎人矣今本若譌作君楊倞注曰以君義通於四海非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若亦此也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今本若譌作諾燕策作若此言皆並用此若二字墨子尚賢篇又曰夫若言之謂也夫亦此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王尚書經義述聞

陰厭陽厭

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注云祔當爲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注以祭于奧名陰厭祭于西北隅得戶明者名陽厭又因曾子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之言明成人得備祭者當有陰厭陽厭故于特牲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注云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案記云是謂陰厭是謂陽厭明陰厭陽厭爲祭殤與無後者之定名不得通于成喪之祭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于殤稱陽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是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得名不繫于所祭之地謂祭于奧爲陰祭于西北隅爲陽非禮意也古者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之祝于主前謂之直祭郊特牲直祭祝于主是也注云謂薦孰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案祭統云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明祝于主者爲正祭尸謖之後祝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謂之厭祭上經攝主不厭祭是也曾子問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本承上攝主不厭祭設問者厭祭在尸謖後則與陰厭陽厭絕不相涉不辨自明 金修撰禮箋

祭殤不舉

祭殤不舉今本舉下有肺字蓋後人依鄭注竄入也唐石經及相臺岳氏本衞湜集說皆無肺字嘉靖徐氏翻刻宋本亦同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葬引

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家大人曰葬引至于堩本作葬既引句至于堩上文云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又云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之喪如之何與此葬既引文同一例若無既字則文義不完然據正義曾子以葬引至塗云云則所見本已脫既字不始於唐石經矣士喪禮記注引此正作葬既引至于堩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不以人之親痁患

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鄭注曰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引之謹案痁讀爲阽阽臨也近也王逸注離騷曰阽近也漢書文帝紀或阽於死亡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阽音屋檐之檐如淳曰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文選思元賦阽焦原而跟趾舊注曰阽臨也李善引薛瓚漢書注曰臨危曰阽阽與痁通廣韻痁音失廉都念二切集韻痁阽並都念切然則痁患者臨於患害也此言見星而行則有寇盜之患日食則或至於見星若日食而務速葬則是以人之親臨於患害故君子不爲也鄭訓痁爲病於義未確 同上

周公曰豈不可注言是豈于禮不可不許也

儐案釋文周公曰豈絕句言是豈絕句于禮不可絕句孔氏疏豈者怪拒之詞先怪拒之又云不可不可是不許之詞經解鉤沈引陳氏集說云豈不可者謂何爲不可也舊註以豈爲句者非武億經讀攷異

周人卒哭而致事經注考

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注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周卒哭而致事此經注各本鉏鋙今按當如右爲是孔子之言三代並舉以周人卒哭而致事荅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應否金革之事不避一問一荅皆重卒哭二字卒哭以前無不避金革之事不待言也若至於卒哭則周人方致事寧有不避金革之禮故經重周人句若經無此句但云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而已無論從周素志不當隱而不言且尚未荅所問也注云致事還其職位於君者訓釋三言致事也云周卒哭而致事者正發明聖人荅子夏之問謂依孔子語則周禮卒哭而致事矣何得有卒哭不避金革之禮與衆周不舉夏商者夏商非周禮於荅問爲因事及之也下文子夏問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仍謂卒哭後省文不言耳孔子荅以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注云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可知此經前後皆重卒哭字矣自唐石經無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以後各經皆然注則或云則卒哭而致事岳氏引舊監本及今各本皆然或云周卒哭而致事岳氏所見諸本及北宋注疏本惠徵君所照校者皆然今按注作則者周之譌字也周是而則非也其經有周人卒哭而致事者孔穎達之本是也其經無周人卒哭而致事者皇侃之本是也孔氏正義曰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也者孔子既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避之事謂其禮當然故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豈非禮也與據此疏明云孔子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則孔本經之必有七字無疑也孔引皇氏云知周卒哭而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據此皇語是經無周明文注則有之鄭推而知故云經無注有者皇本也皇本與孔異而孔不分別言之者古人作疏多自爲書不附經注之下孔所據皇疏所自作疏皆不載經注文故祇引其說其本不必同如祭義疏皇作四郊孔作西郊不必同也實事求是經有周人卒哭而致事注有周卒哭而致事者是也公羊傳宣元年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何注曰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徐彥解云曾子問文何統係之孔子曰衍統係之曾子問文曾謂經無此七字乎國漢唐本之可據者也梁皇氏作疏時有奪七字者而皇從之而開成石經從之原其所以去此七字者殆人以爲注與經不應重複故刪經存注皇乃附會爲之說而徐彥所執之本固不奪至宋有興國軍本不奪見於岳氏沿革例

又有撫州舊本不誤注作則卒哭而致事今現存閩門顧安道家岳氏無識經多七字注作則字皆不敢依改皆淺陋如此又案注當作周則卒哭而致事里作二字都有今本各帝其一非也云周則者近承夏商言之遠與所問針對言周制則如此乃可不避金革乎周人不當從周制乎一則字而義已瞭然也又按宋人以疏合經注者以此之疏合彼之經注本故經注與孔疏不合必知孔疏而後知孔所執之經注本必知尋味經注之義理脈絡而後可以知孔之經注是皇之經注非也故曰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後可定義理之是非 段大令經韻樓集

文王世子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不獨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之其勤也爲父者未明而衣則爲子者雞鳴而起矣苟宴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惰四支而不養也是以小宛之詩必曰夙興夜寐而管寧三日晏起自訟其獄古人之以身行道者如此 顧處士日知錄

文王世子問內豎之御者注云御如今小史直日矣外傳史黯謂趙簡子曰臣敢凡當日韋昭曰當日直日也戰國策云郢之登徒直使高誘曰直當日直使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武王帥而行之

文王之孝可謂至矣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如三朝食上色憂復膳之節皆不敢有過於文王此中庸之行而凡後人之立意欲以過於前人者皆有所爲而爲之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顧處士日知錄

夢帝與我九齡

釋文作聆云本或作齡案說文無齡字樊毅修華嶽碑云垂曜萬齡婁壽曰漢碑齡皆作聆聆亦僅用字下文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故字从齒未詳當攷廣雅曰齡年也九經攷異云九齡一切經作聆案漢石經禮記無齡未詳何據○惠徵君九經古義

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

說者皆知其妄矣今案武王九十三而終之說亦妄也成王踐祚書曰沖人祁晉應韓皆成王之弟豈武王諸子皆生於八十後乎邑姜爲武王元妃其年亦當相埒成王叔虞皆邑姜子於理更不可通中庸言武王末受命蓋武王克商後六年而崩言其以暮年受命非謂耄耋之年也注家因此致誤遂有文王十三生伯邑考之說愈失之矣 李進士羣經識小

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商告周公曰告汝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如其說武王克商年尚未六十亦一證也 同上

封伯禽在成王八年

竹書紀年云成王八年甲辰春正月王初涖阼親政又云命魯侯禽父齊侯伋又云遷庶殷于魯按成王十二歲即位周公攝政七年作洛邑八年春正月始涖阼親政明堂位所謂七年致政于成王者也是年始命魯侯劉歆麻譜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于魯之歲是也蓋前此七年爲周公攝政之年今通鑑前編等書書命魯侯于成王即位之元年是不考麻譜前此尚有攝政七年耳記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若元年伯禽已封魯則抗世子之法安所施且魯即奄國之地 括地志云奄國即曲阜奄至鄒 元年武庚叛奄與蒲姑並作亂三年殺武庚乃伐奄滅蒲姑四年伐淮夷遂入奄五年乃遷奄君于蒲姑若元年仍有奄國安得魯地七百里而封伯禽乎故封伯禽以成王八年爲斷其說其云遷庶殷于魯即左傳所謂殷民六族者也 江[illegible]羣經補義

文王世子第五節文王之爲世子也七字石梁王氏謂衍文劉氏强解不通余謂三節武王帥而行之上恐是錯簡後敘世子三句石梁亦謂衍文余謂文王教世子前蓋是舊事篇名記者失於刪去耳 姜編修湛園札記

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也注云題上事下有教世子句注云亦題上事下又有周公踐阼句注云亦題上事蓋古書有此例爾雅釋天等篇如此者甚多集說既引后梁王氏之說以爲衍文下又自爲曲說殊屬無謂 李進士羣經識小

遠之於成均

文王世子謂之郊人遠之鄭注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頤煊案遠之當作達之屬下於成均爲句言達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義亦得 洪頤煊經義叢鈔

無介語可也

文王世子無介語可也當讀無介絕之學中尚論說雖微其禮猶於旅也語可 孔檢討詹學巵言

問方侍郎望谿云古人言三公者多矣未有言四輔者言師保者多矣未有言疑承者王莽置四輔以配三公又爲其子置師疑傅承阿輔保拂之官 拂即弼 而劉歆竄入文王世子以見其爲二帝三王之舊制胡他書更無及此者然否 全[illegible]

以三代之前並無四輔之官其說是也若以爲劉歆所竄入則未然蓋侍郎不讀緯書頗類程子即如史漢侍郎但愛觀其文章而於考據則弗及也四輔之名見於尚書之洛誥而益稷篇之四鄰史記作四輔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而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是言四輔之官之始也賈太傅新書引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博聞而强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按其文稍與大傳不符而大略則同漢書谷永公車之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杜業傳謂王音曰周召分陝並爲弼疑是皆本賈傳之言也孔藂子四疑承輔弼謂之四近是豈皆劉歆之所竄與故不可以王莽所常用者而竟以之罪歆也然而秦漢以上則固無此官也若謂周召望佚常爲之則何以不見於尚書之周官草廬因不得已而爲之解以爲三公是周制四輔是唐虞以來之制則又何以不見於二典乃援四鄰之文即指爲四輔以爲古制誰其信之又援周官師保之名合之疑承而芟去輔弼以爲周制又誰其信之故侍郎以爲絕無此官者是也特不可以爲劉歆竄入也愚嘗謂爲此說者蓋在周秦之間文獻譌失好事者所造作故伏勝賈誼皆記之再考甘石星經有云天極星旁三星爲三公後句四星爲四輔斯則出於伏賈之前者然則其爲七國時人之說固無疑也至於漢唐經師又原不盡同星經之說是以洛誥四輔孔安國以爲四維

之輔而正義以爲周公事無不統以一人爲四輔唯安國孝經注天子爭臣七人以三公四輔當之而邢氏正義已非之然則文王世子之不足信古人已早言之特侍郎竟以他書更無及此則反失之矣全德常經史問答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

注云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案鄭氏論語云子之于也何晏本于作迂蓋古字通惠徵君九經古義

父師

文王世子樂正司業父師司成鄭發注於上文大司成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美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引之謹案古字父與甫通爾雅曰甫大也父師大師也大後人或作太泰古但作大白虎通義十一月律謂之大呂何大呂大也正月律謂之大族何大族大亦大也微子父師少師傳曰父師大師也父與少相對爲文少者小也父者大也故史記宋世家作大師少師洛誥正義引尚書大傳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父師亦大師也故亦與少師對文禮書卷四十九引尚書大傳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小師少師也大師父師也大師主大學之事故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又曰父師司成王尚書經義述聞

周公踐阼

周公踐阼者抱成王而負斧扆履乘石其稱也曰踐阼其致政也曰復子明辟聖人爲天下之大計不引嫌不飾迹亦孟子所謂有其志則可者也敬考子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及者兄死弟繼之名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春秋傳魯一生一及當此之際殷遺德在民未盡忘武王施澤於民未久非有盛德繼之天下將散而不屬故周公之及武王所以屏衛成王也觀於異日賜魯重祭向使踐阼未七年而復成王必以王禮崇之王莽引逸書嘉禾假王莅政勤和天下而韓非子亦言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則自周魯諸儒相承云然非莽始創其說矣宋子因莽事并疑此踐作之文陋儒之見耳倫同相稷亦以魯祭大人又可謂公未嘗誅管蔡耶孔檢討禮學卮言

子孝弟睦友子愛　子庶民也　子民如父母　子以愛之仁子愛百姓

引之謹案慈愛也字通作子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是也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謂教之以孝弟睦及慈愛也緇衣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謂慈以愛之也子以愛之與信以結之恭以涖之相對爲文則子當爲慈明甚又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中庸子庶民也謂慈庶民也正義謂愛民如子失之表記子民如父母謂慈民如父母也乃鄭注於子字皆無訓釋釋文亦不作音蓋失其讀久矣樂記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朱子讀子諒爲慈良是也喪服四制曰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慈良與子諒同王尚書經義述聞

貴宮

諸父守貴宮貴室鄭注曰謂守路寢釋文作諸父守貴室曰本或作守貴宮貴室正義曰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此貴宮貴室摠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室引之謹案無貴宮者是也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正義曰除大廟之外雖有親廟高祖以下故云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也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是宮謂廟室謂寢意義各殊如貴室上有貴宮二字則鄭必分別釋之當言貴宮爲何廟及或言宮或言廟之通異語並當注於此節矣乃注但曰謂守路寢路寢二字專指貴室言之猶下注燕寢二字專指下室也而無一語及貴宮言宮言廟之注又不繫於此節至下節之下宮始加訓釋然則此節經文無貴宮二字矣再以經文考之上文正室守大廟注曰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然則大廟對下宮言之卽是宮之貴者適子固已守之矣又何須諸父守貴宮乎若謂別有貴宮則諸侯五廟除大廟及四親廟之外別無他廟也下文之下宮卽四親廟後人不知而妄增貴宮二字孔氏不能釐正乃曰貴宮貴室摠據路寢周官宮正注引此有貴宮二字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賈疏曰貴宮貴室同爲路寢誤與孔同如其說則下宮下室亦可謂之摠據燕寢乎當以釋文爲是後儒不知貴宮二字爲經文所無於是或以貴宮爲尊廟或以爲昭廟或以爲若魯公廟或以爲羣公四親之廟皆不考鄭注釋文而臆爲之說也同上

貴宮貴室

文王世子貴宮貴室據注釋文貴宮字衍汪拔貢經義知新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

注云赴告於君也今推尋經著祖廟未毀句之意似謂冠取妻必告於廟也非直以月告君而已昏義曰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教成祭之嫁子猶然況昏冠乎蓋君使有司爲告於所自出之廟春秋左傳所謂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也毛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曰必告父母廟白虎通說取妻不先告廟者非是練祥則告之告謂祭致肉也祔練曰告少儀文孔檢討禮學卮言

纖剸

注云纖讀爲殲釋文云纖依注音殲之林反徐子廉反注本或作纖讀爲懺者是依徐音而改也案此則當云纖讀爲殲故本注訓爲刺今本皆从徐音誤爲懺惠徵君九經古義

告于甸人

注云告讀爲鞫讀書用法曰鞫依字當作鞫正義云讀書讀囚人之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以法律平斷其罪案秋官小司寇讀書用法先鄭云如今讀鞫已乃論之賈公彥曰鞫謂勠因之要辭讀已乃行刑漢書功臣表云新時侯趙弟坐鞫獄不實如淳曰鞫者以其辭決罪也張湯傳云訊鞫論報張晏曰鞫一吏爲讀狀論其報行也刑法志云遣廷史與郡鞫獄如淳曰呂因辭決獄事爲鞫謂疑獄也同上

公素服不舉

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下文釋之曰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朱子曰公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引之謹案襄二十六年左傳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是不舉盛饌則亦不聽樂二者相因但言不舉而不聽樂已在其中且不舉下尚有爲之變三字則所包者眾矣居外亦其中莊二十年左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上言歌舞而不言盛饌下言不舉而不言徹樂互文也此文上言不舉下言不聽樂亦互文也然則公素服下本無脫文明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老五更

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正義曰蔡邕以更字爲叟叟老稱人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王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又續漢禮儀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曰五更長老之稱也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月令問答曰叟長老之稱也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叟瘦字中從叟今皆以爲更矣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爲三公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又漢書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廱注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朋鄭展曰漢直目一公爲三老用大夫爲五更每常人行禮乃置案詩閟宮三壽作朋傳壽考也考老義同是三壽即三老也箋云三壽三卿也此即盧子榦禮注意與毛傳亦合又三老五更蔡伯喈以爲有三人五人更當作叟鄭氏不然者案白虎通鄉射云三老者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鄭說本此而三五義微異臧茂才經義雜記

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又樂記注云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案三老五更諸儒之說各異宋均援神契注云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盧植禮記注云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蔡邕以更字爲叟云三老國老也五叟庶老也叟長老之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叟爲五人案蔡集問答云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从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棟案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注云更當作叟然則蔡說不爲無據惠徵君九經古義

愛之以敬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鄭注愛之以敬曰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正義曰愛之以敬者解適饌省醴是愛而又敬之也引之謹案如孔說則愛之謂愛所養之老矣案上下五之字皆指事言之不應此一之字獨指人言之也且愛敬義殊不得合爲一事若謂愛而又敬則經文當云愛而敬之何得云愛之以敬乎愛疑當作受字相似而誤也管子明法解欲以受爵祿而避罰也今本受誤作愛魏策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今本受誤作愛是二字當相亂受者承也見喪服楚語注及繼也見廣雅謂已慮之以大又繼之以敬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禮運

昔者仲尼與于蜡賓

案舊讀從賓字絕句攷此宜作與于蜡爲讀如雜記子貢觀于蜡是也賓而退連讀以助祭既畢遂退也外傳齊語已復于事而遂賓通作擯鄭氏注云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既云助祭則當爲相禮也疏謂以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爲榮故雖臣亦稱賓牽連蜡賓成文不得其解而故爲之詞蓋讀誤也陳氏集說與爲魯國蜡祭之賓又家語孔子與於蜡賓何孟春云在魯與爲蜡祭之賓讀並誤從孔氏武進士經讀攷異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注云志謂識古文惠徵君九經古義

選賢與能

禮運選賢與能正義曰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也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引之謹案與當讀爲舉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是也舉與古字通无妄彖傳物與无妄虞注曰與謂舉也地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楚辭九章與前世而皆然兮言舉前世而皆然也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墨子天志篇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言舉謂之不祥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燔黍捭豚

燔黍捭豚鄭讀捭爲擘云釋米擘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家大人曰燔與捭一聲之轉皆謂加於火上也廣雅曰燀謂之焦大雅韓奕正義引通俗文曰燥煮曰焦古無燀字借捭爲之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稗而燀豚以相饗即用禮運之文同上

橧巢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山井鼎禮八考文曰古本橧作橧足利本同謹案家語問禮篇亦作橧句解本音曾或曰橧巢太平御覽五十五地部二十引作橧巢釋名云橧露也露上無屋覆也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云巢車車上爲櫓孔氏正義引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家大人曰說文櫓大盾也無澤中守草樓之訓櫓本作樐說文樐澤中守草樓正義引此者證巢爲樓之別名也若櫓爲樓之別名則人所共知不煩引書爲證矣今本正義作櫓者涉下句巢與櫓而誤今本作橧傳寫之誤陽城張氏古餘撫本禮記鄭注考異曰古足利二本大誤鄭注云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正義云謂橧聚其薪以爲巢釋文云橧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合而觀之可知橧巢者橧之而爲巢猶上句是營之而爲窟也鄭意如此孔陸讀之了然無誤至於家語今汲古閣所刻出於宋板者仍作橧但王肅注分橧巢爲兩事與鄭立異而已初非改橧爲櫓也山井鼎蓋未識此若據太平御覽引作櫓而以作橧者爲傳寫之誤更非也此經之作橧決以孔陸所讀之鄭注苟云傳寫誤豈鄭傳寫經已誤邪將孔陸傳寫鄭而誤也何御覽獨不得有傳寫誤乎斯不然矣唐石本及各本作橧亦並不誤家大人曰張說是也鄭注云聚薪柴居其上王注家語云有柴爲橧在樹曰巢雖橧巢分訓而橧字之義則同若改橧爲櫓而云有柴爲櫓則義不可通子雍無此謬也釋文橧又作曾橧之言曾也楚辭招魂曾臺累榭王注云曾重也重聚薪柴以爲巢故謂之橧巢其鳥巢亦謂之曾巢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云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是也爾雅豕所寢橧舍人曰豕所寢草爲橧義亦相近廣雅云橧巢也晏子春秋諫篇云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而王天下者舊本脫而王天下者五字今據上文及初學記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一引補此皆橧巢二字之明證若改橧爲櫓則與巢字義不相屬諸書豈有言櫓巢者乎且櫓者樓也先王未有宮室而已有樓此理之不可通者也鈔本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引作增巢與釋文別本合陳禹謨改增爲橧今本誤作櫓地部一引作曾巢亦與釋文別本合陳禹謨本曾作櫓非鈔本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亦引作曾巢廣韻及晉書地理志文選東征賦注初學記帝王部鈔本御覽地部二十皇王部三並引作橧巢其作櫓巢者刻本之誤耳橧櫓字形相似世人多見櫓少見橧故橧誤作櫓山

井鼎所引家語及或說所引太平御覽皆誤本也（同上）

夏則居橧巢

夏則居橧巢七經攷文云古本禮記作橧巢家語亦作橧句解本音曾予向載其說於家語疏證中德清許周生不以爲然曰鄭注謂聚柴薪居其上蓋與尒疋豕所寢橧相近釋文橧或作增皆與橧同音不當作橧攷文未可信說文橧大盾也何巢之有（廣疋橧巢也○孫侍御讀書脞錄）

橧巢

夏則居橧巢山井鼎考文古文橧作橧頤煊案太平御覽卷五十五引禮記作橧家語問禮篇亦作橧釋名釋兵橧露也露上無屋覆也左氏成十六年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加橧正義引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橧澤中守草樓也巢與橧皆樓之別名今本作橧傳寫之譌（經義叢鈔洪頤煊）

未有麻絲　治其麻絲

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宋大人曰麻絲當爲絲麻麻與皮爲韻古皮（讀若婆說見唐韻正）自及其从也至是謂大祥皆用韻之文無此二句獨不用韻之理白帖五十七引作無絲麻太平御覽服章部六引作未有絲麻皆其證下文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亦當作絲麻小雅采菽正義儀禮喪服疏（爲丙兩引凡）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七白帖八十二太平御覽服章部六布帛部五竝引作治其絲麻又郊特牲正義曰禮運云後世有絲麻大雅卷阿正義曰治其絲麻以爲布帛民之職也皆其證自唐石經始作麻絲而各本遂沿其誤諸書所引亦有作麻絲者皆後人以誤本禮記改之也家語問禮篇云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又云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皆用禮運之文（王尚書經義述聞）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鄭注假大也是謂大大也彬謂大大不辭假當是嘏福也大善也大假猶言善福（朱武曹經傳攷證）

醆斝及尸君

彬謂君字疑衍（同上）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荀子大略曰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惠徵君九經古義）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正義曰上既云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此亦當云必本於地殽以降命但上文既具故此略而變文直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上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亦當云命降於祖之謂殽廟以上文既具故此又略而變文正義此段論最妙乃作文換句之法也（姜編修湛園札記）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

注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者樂記注云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王莽傳云三能文馬是也）棟案古三台字作能古能字作耐又作而古耐字作耏說文云耏罪不至髡也从而从彡或作耐从寸諸法度字从寸應劭漢書注云輕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鬢（說文曰而頰毛也象毛形周禮曰作其鱗之而）故曰耏古耐字从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从寸後改如耐音若能（孔穎達曰不虧形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鄭云則亦有誤者正義云今書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呂覽正月紀云魯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高誘注云而能爲治又士容論云柔而堅虛而實注而能也淮南子曰轉化推移得之道而以少勝多高誘曰而能也能以寡統眾是秦漢之書皆以而爲能（惠徵君九經古義）

而與能古音義同

耐爲古能字見禮記禮運注又案而字亦與能同齊策（四）而治可爲管商之師呂氏春秋不侵篇作能治呂氏去私篇南陽缺令其誰可而爲之又不屈篇施而治農夫者也又士容論柔而堅虛而實高誘注皆以而爲能其注淮南亦同新序（三）不以官隨愛而當者處之今本而有作能者後人改也禮運正義謂說苑能字皆爲而今說苑書中不見有能字作而者亦皆爲後人改之矣論衡福虛篇載周文之言云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誰而及之者此皆古書之未盡改者也（盧學士龍城札記）

非意之也

鄭注意心所無慮也彬謂廣雅無慮都凡也猶今人言大槩或模量也正義乃謂無慮猶言慮無引左氏傳前茅慮無爲證又一說謂心無所思慮疏矣（朱武曹經傳攷證）

辟於其義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鄭注曰辟開也引之謹案曰知曰辟曰明曰達義竝相近辟亦明也謂明於父慈子孝以下十者之義也（文見下）鄭注王制祭統及鴻範五行傳竝曰辟明也此訓爲開者開與明義亦相近謂開通於十者之義也（大戴禮保傳篇曰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正義謂開闢其義以教之失其指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還宮說

聲有五而清濁具益爲七而正變參律有十二而長短駭判爲二十四而倍半畢經以律緯以聲還宮之法生焉律各爲宮宮各生律所生者或四或六故有六十與八十四五與七之別也宮爲月律六十八十四爲日律月律歲而復日律六十日而復亦四百二十日而復故六十律歲六復八十四聲一歲六十日而後復八十四聲何以歲不復聲當日律當辰律五復日七復而後律與日辰俱復也六十律辰一而日一八十四聲辰一而日五古六十而周八十四周道大備矣月律周與古同而異古逆而周順從其月之宮第之前月之宮以六後月之宮以八六逆而八順相生之數耳日律六十律從戊子始八十四聲從甲子始太史公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此六十律也戊子爲黃鍾之宮宮數五五生九九生八八生七七生六從五上之九而究則所生也故曰上九揚子雲云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謂此矣六十律黃鍾爲五子五子爲五聲故淮南以甲子爲中呂之徵丙子爲夾鍾之羽戊子爲黃鍾之宮庚子爲無射之商壬子爲夷則之角然則十一律可知八十四聲始甲子一復而始戊子再復而始壬子三復而始丙子四復而始庚子至五復則周矣五子皆黃鍾之宮也泠州鳩曰武王伐殷以癸亥之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夷則者庚申也爲宮中呂其羽庚申二月朔癸亥之日布陳羽日也元枵爲辰而在戌上則夷則臨鶉火鶉火有周之分野也故長夷則之上宮而日羽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坶之野甲子昧爽也中呂爲羽

則黃鍾爲角娵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故以宮布戎角爲木周德也以爲宮宮則君矣律未復而日復不長夷則而長黃鍾示與天下更始也月律中呂爲巳日律何以爲亥月衡也月主宮日則否陰律月爲倍日爲半故日衡月倍半易位也日衡月亦月衡日三統厤林鍾未之衝丑爲地統以此蕤賓亥則無射何以有上下生之不同曰宮從上餘從下雖黃鍾太族姑洗亦然倍半使之正律上生爲倍半律上生爲半正者倍之半半者正之半也正從正生倍半不從正生大呂夾鍾中呂倍爲宮林鍾南呂應鍾正爲宮生之者角與變徵也則有正有半古律惟有十二名京房益以四十八然黃鍾半律非執始也古中呂生黃鍾揚子雲云中則陽始應則陰生中與應皆元首也曰中曰應非卽中呂應鍾乎奚以四十八爲 錢塘溉亭述古錄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

正義曰則法也人旣是天地之心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爲根本也引之謹案此用家語注也家語禮運篇全襲此篇之文王肅讀聖人作則爲句注曰作爲法則是正義所本也然上文曰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則此亦當以故聖人作爲句作起也與也起而在位也易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文義與此同則字屬下讀言有聖人起則其爲政必以天地爲本也鄭注不解則字則屬下讀可知 王尚書經義述聞

故功有藝也　協於分藝　義者藝之分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鄭注曰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陸佃曰月以爲量成虧相備故功有藝極也胡銓曰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 賦當作之見昭十三年左傳正義引服注曰藝極也一曰常也杜注曰藝法制 引之謹案如鄭說則是功猶藝矣與有字之義不合 陳澔曰事功施長如樹藝然允迋曲不可通 當以陸氏胡氏之說爲是藝之言臬臬極也 小爾雅 臬法也 廣雅 臬準也 說文臬射準的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臬作藝 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是也 杜注藝準也 上文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注曰事以日星爲候興作有次弟此功亦謂興作如農功土功之類是也月以爲量則與功之盛莫有準終始有法如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及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之類皆有常期故功有藝也有藝對無藝言之昭十六年左傳大國令而共無藝 杜注藝法也 二十年傳布常無藝 杜注藝法制也 晉語貪無藝 韋注並曰藝極也 越語用人無藝 韋注謂用人之道無常也說見越語 皆謂無常法無定制也有常法有定制則謂之有藝矣下文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謂合於分月而行之法制也下文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謂義本因時之宜乃法制之有分別者也鄭注並以藝爲才亦失之 同上

故鳥不獝

問禮運云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注獝狘飛走之貌正義謂獝然驚飛也狘然驚走也獝狘二字說文皆無之 徐鉉新附狘字 獝爲鳥飛似不應从犬旁曰陸氏釋文獝本作矞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亦作矞俗本从犬者誤也公羊傳陳侯鮑卒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注怴者狂也怴與狘音義同說文疣狂走也讀若欻怴狘皆疣之異文當以疣爲正字或作怴洪範五行傳雲聽于怴攸鄭康成讀怴爲獸不狘之狘是也說文走部有趫字訓狂走卽鳥不矞之矞張衡東京賦捎魑魅斮獝狂薛綜注獝狂惡厲之鬼名埤蒼云獝狂無頭鬼也矞本有狂義因矞狂連文并矞字亦加犬旁猶展轉之展作輾鉄質之質作鑕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不獝

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鄭注獝狘飛走之貌也錢氏大昕荅問獝爲鳥飛不應從犬旁釋文獝本作矞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亦作矞俗本從犬者誤也說文走部有趫字訓狂走卽鳥不矞之矞張衡東京賦捎魑魅斮獝狂薛綜注獝狂惡厲之鬼名埤蒼云獝無頭鬼也矞本有狂義因矞狂連文并矞字亦加犬旁猶展轉之展作輾鉄質之質作鑕也頤煊案獝本作鷸詩晨風鴥彼晨風毛傳鴥疾飛也韓詩作鷸彼晨風矞卽鷸字之省後人誤加犬旁作獝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

彬謂苑與鬱同小雅我心苑結毛傳苑猶屈也積也 朱武曹禮經傳攷證

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鄭注曰言嘉瑞出人情至也引之謹案不愛謂不隱藏也廣韻竇字注引此作地不藏其竇大雅烝民篇愛莫助之毛傳曰愛隱也字或作薆爾雅曰薆隱也天不隱其道地不隱其寶卽下文所云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也人不隱其情卽上文所云人情不失也 失當讀爲佚鄭注曰失猶去也 愛之爲隱古人常訓故鄭注從略 王尚書經義述聞

山出器車

注器若銀甕丹甑也孔疏謂援神契文不言車又引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鉤注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圓也彬謂司馬相如子虛賦象輿婉僤於西清裴駰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記雜出於漢人之手疑瑞應車卽器車之類與 朱武曹經傳攷證

禮器

如竹箭之有筠也

正義筠是竹外青皮顧命云敷重筍席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云如竹箭之有筠案鄭注引禮記之筠以爲青皮是知呼筍爲筠中按古字旬均通周官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鄭註旬爲均釋言云洵均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

筠

正義筠是竹外青皮顧命云敷重筍席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鄭引禮記之筠以爲青皮是知呼竹爲筠頤煊案聘義孚尹旁達鄭注尹讀如竹箭之筠是鄭以筠爲竹外青皮筍尹皆筠之借字漢書高帝紀以竹皮爲冠韋昭曰竹皮竹筠也說文無筠字說文笢竹膚也从竹民聲筡析竹笢也是析竹皮黃者爲筡皮青者爲笢笢卽筠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禮器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

唐石經奪有文二字此所謂名儒不覩者也而禮記考異是之其說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八字一句上下相應矣其禮之文也無文不行則以禮本旣立又須文乃行故連而說之本可云立文不可云立今各本衍有文二字幸唐石尚存可以取正何乖僻如是東原師云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苟定之信之而近是也尚爲不可況不可通哉試誦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行文常法也乃云可以去有文二字待其下連而說之意謂本重於文不知此篇文重於本故全篇所言皆說禮之文所謂義理也義者合其宜之謂理者別其條理之謂其言忠信

者惟有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一節而已正義亦云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覩故合於天時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事也鄭目錄云名爲禮器者以其義禮使人成器之意也鄭意謂習禮之文故篇目爲禮器安有重忠信之意乎段玉裁經韻樓集

設於地財　理萬物者也

禮器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正義曰財物也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家大人曰正義訓設爲所設則與上下文之言合言順言理文義參差且所設之物是其土地之物則當云設以地財不當云設於地財矣今案設亦合也廣雅曰設合也設於地財者謂合於地理之宜也下文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又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爲其不合於地財也鄭注不知禮曰不順其鄉之所有也順其鄉之所有則合於地財矣司馬法仁本篇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亦謂合地之宜也正義又曰理萬物者若能使事事如上則行葦得所豚魚戴穎是萬物各得其理也引之謹案廣雅曰理順也說文曰順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理亦訓也考工記匠人曰凡溝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理孫皆訓也理萬物者順於萬物也鄭注地官土均引此作理於萬物與上文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四句文勢相協下文物曲有利亦與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人官有能三句相協正義以理萬物爲上四者之效非是王尚書經義述聞

與年之上下

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鄭注曰用年之豐凶也因之謹案上言以下言與與卽以也言禮之大倫則以地之廣狹定之禮之厚薄則以年之上下定之變以言與其實一也與訓爲以故鄭注以用字釋之用亦以也古人多謂以爲與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檀弓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言以賓主夾之也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言必以公士爲擯也義見上文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言可以入德也論語陽貨篇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孔傳皇疏皆誤以爲與共之與辯見釋詞史記袁盎傳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言不可以同坐也漢書與作以貨殖傳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漢書揚雄傳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文選羽獵賦與下誤加之字辯見釋詞與亦以也互文耳同上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

彬謂通典羔豚則薦新之禮太牢則時祭之禮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引之謹案由公而侯而上大夫皆降殺以四而由天子而公則降殺以十多寡不齊非其實也天子與諸公爲君臣猶諸侯之與上大夫也諸侯多於上大夫四豆而天子多於諸公乃十豆增減之例亦不相準疑本作天子之豆二十四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四而得一十六故諸公十有六也三四而得一十二故諸侯十有二也二四而得八故上大夫八也下大夫再命但卑於上大夫一命故降殺以四之半而爲六也若二十有六則既多於四六之合數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乎桓四年公羊傳注說豆曰天子二十有六亦當作天子二十句末有六二字蓋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公羊注又云士二則由下大夫而降殺以四也本或作士三非鄭注以此豆數爲堂上之豆說曰周禮公之豆四十秋官掌客其東西夾各十有二堂上之豆十有六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堂上之豆十有二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堂上之豆十有二是鄭稽合周禮禮器之豆數也天子之豆周禮雖不言其數言公以下之豆或四十或三十有二或二十有四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四十而登之天子之豆當爲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二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十而餘一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皇氏謂天子之豆六十堂上二十六東西夾各十七十而餘七亦非偶數與公之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之東西夾各十子男之東西夾各六者奇偶不倫矣陸佃說以醢人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曰饋食八豆又加豆入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案醢人注謂朝事爲薦血腥之祭饋食爲薦熟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何得以祭祀之豆當之乎陸說似是而非王尚書經義述聞

下大夫六

彬謂何休桓三年公羊傳注曰士二疏曰下大夫六以上禮器文士三何氏差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次路繁纓七就

七當爲五古五字如七見王肅詩傳因誤爲之郊特牲云次路五就注云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大圭不琢注云琢當爲篆字之誤也漢書董仲舒傳云良玉不瑑注云瑑謂彫刻爲文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父黨無容

至敬無文父黨無容正義曰謂父之族黨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家大人曰黨所也鄉射禮曰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曾子問曰歸葬於女氏之黨哀五年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史記齊世家集解引服虔注曰黨所也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曰黨所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於沓反黨鄭伯會公於斐何休注曰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齊策曰歸於何黨矣釋名曰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言父所不敢爲容也內則在父母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鄭注曰父黨無容是其明證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德發揚詡萬物

德發揚句詡萬物朱武曹經傳攷證

是故君子太牢而祭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

彬案此凡兩讀孔氏疏言匹士者庶云士言其微賤不得特使爲介故謂之匹也此以匹士連文屬下讀又疏言檢于禮本時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太牢故此文云大夫太牢謂之禮正也據此說古作正字以禮正爲句今作匹字亦以匹字斷句匹配合之稱謂之禮匹亦取適合禮意於義可通武進士經讀考異

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與儀禮特牲少牢二禮皆不合鄭注君子大夫以上孔疏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廟則太牢故祭用太牢者謂之禮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用少牢若用太牢則盜竊君之禮故曰攘此蓋約儀禮諸篇喪祭而言然禮家所記亦往往雜錯不齊如儀禮特牲禮特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雜記則言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夫禮也而曲禮則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矣蓋記禮者各據所見故不同如此也崔茂才吾亦廬稿

眾之紀也

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鄭注曰紀絲縷之數有紀正義不釋紀字引之謹案紀猶綱也統也說文統紀也樂記中和之紀鄭注曰紀總要之名也墨子尚同篇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是紀與綱義相近禮所以連收天下之民若絲縷之有統紀禮散則眾亂猶紀散而絲亂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我戰則克祭則受福

彬謂此孔子自任之辭鄭注我我之知禮者也正義乃言君子務在謙光不應自言祭祀受福之事非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不麾蚤

注訓麾爲快謂祭不以蚤爲快也杭堇浦太史續禮記集說引歸安鄭氏曰鄭解恐未必是此言臨祭之時極其誠敬不敢指麾不敢搔爬玉藻所謂手容恭也蚤爲搔之譌耳 梁孝廉瞥記

不善嘉事

鄭注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彬謂此特泛言之非專指一事記曰昏禮不賀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故三月告廟是因事而致祭非善嘉事之謂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燔柴於奧

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鄭注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頤煊案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禮器曰燔燎於爨夫爨者老婦之祭風俗通祀典篇禮器記曰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是鄭注所本 經義叢鈔洪頤煊

禮器注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人者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

此注各本譌舛作告尸行節勸尸飲食者常若孝子之爲也不可通宋撫本作勸尸飲食無常□曰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闕二字今按當依撫本而補人者二字正義云案特牲少牢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此注中有無常字之證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注云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正義云但是子則須如是或左右奉持不常遣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故云無常人此注所以云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人者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 大段

命經勤樓集

必先有必於頖宮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注曰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引之謹案注言詩所謂頖宮也則正文必不作頖宮而作郊宮 注內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頖字亦當作郊 蓋經言郊宮即魯頌之頖宮故曰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郊之學也正釋郊宮二字字或爲郊宮當作字或爲頖宮蓋郊宮即頖宮故本亦有作頖宮者後人多聞頖宮罕聞郊宮故改正文之郊爲頖又改注以從之而詩所謂頖宮一語遂以頖宮釋頖宮重複而不可通矣釋文頖宮依注音頖正義曰云頖宮郊之學也者魯以小學爲頖宮頖宮在郊則所見經文注文已經改竄成十七年公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則其譌久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

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秦惠王詛楚文云告于不㬎大神亞駝亞駝即惡池也亞與惡通詳易古義 惠徵君九經古義

配林

注云配林林名盧植云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風俗通云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 何休注公羊引作蜚林蜚聲近妃古配字作妃聲之誤也○同上

廟堂之上至犧尊在西

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注引周禮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熊安生云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故罍尊夫人所酌也若天子之祭則罍尊在堂下故禮運曰澄酒在下酒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則君不酌罍也楞謂明堂位云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犧象周尊也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尊用犧象山罍此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據魯禮言之罍尊即山罍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二鄭竝云山尊山罍也又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是夫人所酌之罍與諸臣自酢之罍截然殊異注引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以明君酌犧象與周禮合下言皆有罍乃牽連引及耳安生以諸臣所酢者當夫人所酌罍尊說與鄭注違異 金修撰禮箋

君在阼夫人在房

注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案荀子曰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然則人君之祭豆籩在右房諸侯遷廟禮脯醢陳于房中盧景宣注亦曰房西房也夫人薦豆籩當就右房取之故記以夫人在房爲象月生於西矣祭統言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者謂尸未入之先位東房以俟事當交之下正義有說 孔檢討禮學卮言

其餘無常貨

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鄭注曰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正義曰如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此言其餘者謂九州之外其餘四海之國引之謹案上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四海九州謂美味所出之地非謂四海九州之諸侯也不得承以爲義又不得指以上所陳爲貢自九州以內之諸侯而以其餘無常貨爲九州以外四海之國所貢也其餘二字對上文帛璧諸物言之言以上所陳之貨皆有常而其餘則無常也無常故不能舉其貨之名而但以其餘目之其餘指貨言非指國言也國之所有非必貴寶凡職方九州所出皆其國之所有也所謂遠物亦非必荒服之物凡不產於畿內者皆是遠物覲禮曰庭實唯國所有亦非謂荒服也郊特牲說朝聘旅幣文多與此同其曰旅幣無方無方者無常也 檀弓左右就養無方內則博學無方鄭注竝曰方猶常也 又曰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猶此言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彼文非指九州之外則此亦當然鄭君偶未省耳郊特牲正義解旅幣無方謂眾國貢獻幣物非止二方則又未考此篇無常貨之文而誤以方爲四方之方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郊特牲

禘有樂而嘗無樂

郊特牲祭義皆云禘有樂而嘗無樂案祭無不用樂者商頌那詩歷敘鞉鼓管磬庸舞而終之曰顧予烝嘗魯頌閟宮云秋而載嘗萬舞洋洋即祭統亦云大嘗禘升歌清廟管象舞武夏非

秋祭用樂之證歟 梁孝廉暨記

旦明

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鄭注曰旦當爲神篆字之誤引之謹案汗簡曰古尚書神作𥘉左畔之爪古示字說文爪古文示是也右畔之𦥔蓋古申字說文昌籀文申𠂤部𦥔籀文從申皆與右畔相似古文四聲引崔希裕纂古神作𥘉集韻神古作𥘉脫去上半而爲旦矣 同上

往德也

郊特牲束帛加璧往德也正義南本及定本皆作往德北本爲任德頤煊案當作任德禮器束帛加璧尊德也任德與尊德義近 經義叢鈔洪頤煊

朝覲大夫之私覿 不敢私覿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引之謹案執圭而使謂聘非謂朝覲也不當屬之朝覲朝覲二字下蓋有言朝覲之禮者而今脫去矣大夫之私覿以下則以聘禮言之不蒙朝覲爲義鄭注牽於朝覲之文乃謂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非也朝覲乃諸侯見天子之禮諸侯相朝無稱朝覲者不得強爲遷就也不敢私覿卽承執圭而使言之亦謂聘非謂朝覲也正義謂覆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覿非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四句相屬爲義豈得以上二句爲聘下二句爲朝乎且經意謂聘禮不敢私覿以明人臣無外交之道若云其君親來則其臣不敢外交豈其君不來遂敢於外交乎失經意遠矣聘禮有賓覿而此以私覿爲非禮者議禮之家取舍各異聘禮不廢賓覿以展歡敬此則不取私覿以度外交義各有當也士喪禮下篇有讀賵而檀弓曰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則以讀賵爲非喪服小記降而在緦小功則稅之所以明本在緦小功者之不稅也而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則以不稅爲非是其例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貳君

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義曰不敢貳心於他君引之謹案如正義說則經文但云不敢貳足矣何須言貳君邪今案君謂已之君貳者竝也耦也玉篇貳竝也哀七年左傳杜注曰貳敵也敵與竝同義閔二年左傳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二政韓子說疑篇作貳政貳政謂竝於正卿說見左傳兩政下貳君亦謂與君竝也其君與諸侯交而臣亦與之交則竝於已之君故曰貳君上文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鄭注曰非其與君無別是其義也隱元年穀梁傳說祭伯來曰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修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亦謂天子之臣外交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比竝比竝之謂貳君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同上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鄭注曰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引之謹案上文言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下文言公廟之設於私家由三桓始也皆因變古而譏之若臣強而君殺之本爲合義之事則無須著其所始以示譏矣且慶父叔牙之死由於季友之大義滅親魯君未嘗殺之也如曰季友以君命酖牙因以爲君殺之則當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由魯莊公之酖叔牙始也文義方明何得不言殺臣之君又不言所殺者之名而但云由三桓始乎況季友卽三桓之一而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由三桓始則是季友亦爲君所殺矣其可通乎三復經文由三桓始也句與上文意義絕不相因蓋涉下文由三桓始而衍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乃羼言其理非必有人以實之也而唐顏師古匡謬正俗乃云殺讀爲降殺之殺謂衰弱也言大夫不當饗君自三桓已來大夫強而君弱是以有君就饗於大夫者耳案如顏說讀殺爲降殺之殺而以大夫強而君殺六字連讀則之義也三字絕不可通必改而義爲之故而後可矣宋陸佃又謂古者殺大夫非義也後世大夫世執國政君由是弱矣有殺之者更以爲義則若三家者有以啓之也案此篇凡言由某始者皆直言此事始於此人今以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爲若三桓者有以啓之則是三桓以後乃有君殺強臣而以爲義之事不得謂之由三桓始矣蓋皆不知由三桓始也之涉下文而衍故強爲之說而卒不可通 同上

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彬謂賈誼書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阼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語意尤備 朱彬經傳攷證

鄉人禓

注云禓或爲獻或爲儺鄭氏論語曰鄉人儺注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敺疫鬼魯讀儺爲獻今从古案此則古文論語作鄉人儺魯論語鄉人獻故此注云或爲獻或爲儺禮家所傳亦有異同也禓讀爲莎又讀爲義義音義聲近儺○惠徵君九經古義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至 答陰之義也

社后土也周官所謂大示也社主北鄉而君南鄉答之則地道尚北之義見矣漢人別言北郊祭地於經無徵古者賞于祖誓于社故下文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社宮有澤是卽澤中之方丘者也社稷常事皆太牢唯夏日至大祠社而報地牲用犢與天同記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又曰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又曰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恒以社郊並重配文言之萬氏學禮質疑云於郊曰報本反始於社亦曰報本反始則社非祭地而何召誥曰丁巳用牲于郊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亦更不言祭地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天神之等三禋祀也實柴也槱燎也以昊天上帝爲首地示之等三血祭也貍沈也疈辜也而以社稷爲首鼓人掌六鼓之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可見地示之大無過於社者矣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土卽社也荀卿有言郊止天子社至諸侯道及士大夫此謂尊天而親地也尊稱於上褻遠於下其義然也諸侯雖立社或當無日至大祭○孔檢討禮學巵言

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

注云鹽讀爲豔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豔之觀其用命不也棣案古樂府有昔昔鹽三婦豔亦作豔古字通 惠徵君九經古義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舊注以長日爲春分固未安或遂以此爲周禮圜丘亦非此記實述魯禘魯春秋卜郊恒先周正孟春記說其義以爲建子之月日短至自是而有養日祭之迎其始也周人冬日至祀天本

謂之禘以寅月祈穀南郊乃謂之郊魯僭王禮不敢純同故用禘之月而行郊之禮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則知辛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者是祈穀非圜丘明矣下云郊之用絕辛也言郊之所用日是辛也傳日郊用正月上辛周之始絕郊日以至此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當周末時禮已廢缺故追言周之始時圜丘之郊日以冬至今魯郊用辛轉卜三正與周異法既別言周之郊明前後文皆爲魯之郊矣自王被袞以下正明堂位所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者也以王言者著周魯唯郊月爲異其服袞冕王亦同耳鄭君謂記推魯禮以言周事是已但象天者止取之袞象天之色乃謂魯有日月星辰之章轉加於天子則其所失孔檢討禮學卮言

天子大蜡八

問八蜡之神諸家說不同鄭康成謂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也王肅分貓虎爲二而去昆蟲陳祥道則去昆蟲而增百種呂大臨則去先嗇昆蟲而增百種又分貓虎爲二或又有分郵表畷爲二而去昆蟲者當何所從乎曰記稱蜡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孔冲遠詩正義云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蠃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又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磔禳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然則鄭康成蔡中郎以昆蟲爲八蜡之一非無徵矣或謂昆蟲害稼於禮不當祭予謂人與物一也人死爲鬼鬼有所歸則不爲厲故泰厲公厲族厲之祀先王舉而不廢螽蝝螟蝗之害稼亦由政治之失而生則必有神以司之矣祭之俾上之人知所警戒而小民亦有所恃以無恐此八蜡所以終昆蟲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

鄭云社祀后土配以句龍稷祀神農配以后稷又云一歲祭社有四其一爲孟冬祈年於天宗即蜡臘也按蜡祭先嗇註訓神農祭司嗇註謂后稷是祭稷非祭社也先儒無辨其說者姜編修其圖札記

釋郵表畷

牖欲於平垣之地分其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以準視望止行步無尺寸之差而不可逾焉則必立一木于地且垂綴他物于木上以顯明其標志矣此郵表畷之權輿也則試言郵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漢書各紀傳郵亭注皆同郵从邑从垂垂遠邊也垂从土从𠂹𠂹草本華葉垂象形也蓋古者邊垂疆界其始必正其四至焉四至之邊必立木爲表𠂹綴物于上以準遠近之望而分疆界焉此垂之所以从𠂹郵之所以从垂也垂之遠近者必分程途里數故鄭康成注周禮掌節云若今郵行有程矣說文郵字乃以垂邑二字會成一意其聲則生之于斿故與斿流旒通借古字義遺音生斿郵是也詩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禮記郊特牲曰饗農及郵表畷禽獸鄭康成注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作爲下國畷郵三家詩乃本字古字也按球玉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捄莍音義皆同表古文但作求加衣爲表猶表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志綴毛物於上即球也詩之球即表同音假借字也故以表爲標志即以表爲標志也則試言表表者表衣也柱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說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裘皮衣也象形古文省衣作求荀子儒效後漢蓋勳馬援傳注表標也呂覽慎小注表柱也禮記檀弓內則注表明也周禮大司馬爲表注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荀子大略注表標志也後漢書劉祐傳注表標華也管子君臣上注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漢書淮南厲王傳注表者樹木爲之若柱形也呂覽不屈注云或操表掇以善睎望注表掇儀度旗之旒冕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詩長發之球是乃表裘之裘長發之綴旒是言受地于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春秋襄十六年公羊傳君若贅旒然言臣專政君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宁之上而已故漢書賈誼傳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此言遺腹之主甚幼不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即公羊贅旒之義也贅與綴音近義相假莊子大宗師云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亦取此義也史記滑稽傳淳于髡齊之贅壻索隱如人疣贅是餘剩物也詩大雅具贅卒荒傳贅屬也郊特牲之表義即郵義也則試言畷說文叕篆作[illegible]綴聯也又綴合著也畷兩陌間道也按綴爲以物繫屬于物之義叕綴畷輟義皆通檀弓下國語晉語注皆曰綴連也綴又訓止見樂記注故輟亦訓止見呂覽期賢未入注說文輟車小缺復合者也連行綴而復合連義也即止義也綴兆之綴連也亦即止也尚書立政綴衣亦掌遺綴衣服之官也贅則同音假借之字祋字亦音義相近故詩候人荷戈與祋說文祋殳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祋此乃以木綴表之明證漢時尚有此制故田陌之間相聯之處以木爲表分其界限則可名曰表以表繫皮則可名曰綴因之兩陌間之道路亦即別制加田于叕之字名之曰畷此亦字隨音生實一義也揚州古銅盤銘曰用大赦散邑迺即散用田竟竟自濾涉以南至于大沽一表以陟二表又曰表于單道表于原道表于周道以東表于𣛭東疆右還表于竟竟導以南表于𨙵萊導以西至于堆莫竟竟非邑田云云觀此可見古人以表立田地疆界之事周禮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又日及表乃止此可見古人閱軍以表爲界之事又舞者行列所止亦立木綴物爲標名曰綴禮記樂記曰綴兆鄭注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又曰其舞行綴遠其舞行綴短觀此可見古人凡分行列遠近長短者皆以表綴爲用然則郊特牲所謂郵表畷者郵乃爲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傳表淳鹵賈逵注云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國語周語單襄公云周制有之日列樹以表道韋注表識也畷乃田兩陌之間道也凡此皆古人饗祭之處也而郵表畷之古義皆以立木綴毛裘之物垂之分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準視望止行步而命名者也阮宮保揅經室集

天子樹瓜華

天子樹瓜華鄭注曰華果蓏也天子樹瓜蓏而已引之謹案華爲果蓏經無明據鄭注周官甸師曰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是瓜爲專名而蓏爲總名也瓜爲專名蓏爲總名則不可以瓜蓏並稱猶之桃爲專名果爲總名則不可以桃果並稱也華當讀爲瓠月令曰瓜瓠不成周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鄭注曰蓏瓜瓠之屬是也華字古聲如八月斷壺之壺故與瓠通廣韻瓠又音壺王尚書經義述聞

八蜡以記四方

禮記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正義云言蜡祭八神因以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有凶荒之異也是經文作記字甚明而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注引作八蜡以祀四方賈疏云作祀者誤志祖案禮記注四方之有祭也不釋記字之義疑康成所據本爲祀字與唐初疏家所據本不同賈氏不達乃以爲誤尒孫侍御讀書脞錄

八蜡

八蜡之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鄭註與蔡邕獨斷同余獨以昆蟲乃蜡辭中所祝者與草木一類耳當以經文爲斷主先嗇一神也祭司嗇司嗇二神也祭百種百種三神也饗農農四神也郵表畷郵表畷五神也禽獸卽貓虎之屬禽獸六神也祭坊坊七神也水庸水庸八神也 此與陳氏禮書暗合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義

以移民也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正義曰蜡祭豐饒皆醉酒飽食使民歆羨也家大人曰羨者寬衍之意 大雅板篇及爾游衍釋文衍作羨漢書董仲舒傳富者奢侈羨溢顏師古注羨讀與衍同 與上謹民財相對蜡祭豐饒醉酒飽食此先王所以羨民故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使民歆羨之謂也表記衣服以移之彼注曰移讀如禾氾移之移移猶廣大也大戴記曾子立孝篇飲食移味居處溫濾阮氏雲臺注曰移之言羨也是移爲寬衍之義羨移一聲之轉玉篇迻徐戰切移也是其例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君子不興功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正義曰既蜡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 莊二十九年 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引之謹案冬非務農之時君子雖欲興農功而不可得何須言君子不興功乎尋釋文義仍謂不興土功也蓋蜡在十月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僖五年左傳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而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祭在後是月上旬虞已爲晉所滅故不及臘也杜注曰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則當在十月下旬蜡與臘同日亦在十月下旬明矣 而致用在十月之初 正義曰心爲大火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東方 周語火之初見期於司里韋注曰謂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又火見而清風戒寒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注曰謂建亥之初也是土功興於十月之初祭蜡之前若既蜡以後則至十一月不得更起土功也左傳云日至而畢者謂蜡前所興之土功至蜡後日至而畢非謂日至始興土功也言其始則曰興言其終則曰畢土功畢於既蜡之後而非興於既蜡之後然則傳云日至而畢正以見既蜡之不興功也月令孟冬之月先言坏城郭土功也後言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臘與蜡同日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玉燭寶典曰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 而次於坏城郭之後是土功之興在蜡前也至仲冬之月命有司曰土事毋作土事卽土功也作卽興也則十一月不興土功在既蜡以後矣故曰既蜡君子不興功 同上

水草之和氣也

詩既醉毛傳引此無氣字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詩既醉傳引此作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 同上

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註幾謂漆飾沂鄂也按沂鄂恐卽垠堮之意謂器稜角也 姜編修灋圖札記

壹與之齊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鄭注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醮引之謹案齊當讀爲醮聲近而假借也古聲脂幽二部相出入醮之爲齊猶九侯之爲鬼侯 見史記殷本紀集解 醮呵之爲誰何 見史記衛綰傳 雕琢之爲追琢也 見荀子富國篇 醮與醻同 五經文字曰醻醮並經典通用 說文醮飲酒盡也又云㰦盡酒也 子肖切 荀子禮論利爵之不醮也楊注云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大戴禮禮三本篇醮作卒 史記禮書作啐當爲卒謂卒爵也索隱乃云不啐入口案少牢饋食禮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注曰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是利爵未嘗不啐酒但不卒爵耳索隱說非 是卒爵謂之醮士昏禮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爵酳婦亦如之卒爵皆拜再酳如初三酳用巹亦如之婦與夫皆卒爵故曰與之醮也列女傳賢明傳宋鮑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貞順傳蔡人之妻曰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息君夫人曰終不以身更貳醮義皆本於此篇是古本正作醮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婦盥饋

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釋文曰一本無婦盥饋三字家大人曰無此三字者是也其有此三字者後人據士昏禮加之耳案昏義云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此自婦言之也此文舅姑卒食三句則自舅姑言之非自婦言之故正義云所以食竟以餘食賜婦者此示舅姑相恩私之義也是私之也句專承舅姑卒食婦餕餘而言與婦盥饋無涉唐石經有婦盥饋乃誤從釋文也據正義云禮本亦有云婦盥饋者則正義本無此三字甚明今從正義本 同上

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釋文一本無婦盥饋三字頤煊案正義厥其也其明謂共牢之明日也舅姑卒食謂明日婦見舅姑訖婦乃盥饋特豚舅姑食特豚之禮竟也正義本無婦盥饋三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灌用鬯臭鬱合鬯臭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鬯臭絕句庾以鬯字絕句孔氏疏亦引庾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 武進士經讀考異

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

盧氏讀臭鬱合鬯爲句彬謂盧說是臭字以氣言猶孟子言鼻之於臭也上文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其義正與此相發 朱武曹經傳攷證

羶薌

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鄭注曰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羶當爲馨聲之誤也匡謬正俗曰此言染蕭以脂合黍稷燒之羶者脂氣薌者黍稷氣於義自通而康成乃云羶當爲馨亦爲迂曲矣家大人曰鄭讀是顏讀非也馨羶聲相近故或以羶爲馨焫蕭合馨薌者謂染蕭以脂合黍稷燒之使馨薌上達於牆屋故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也若脂則用之以焫蕭耳非取其臭也故正文但言蕭而不言脂若讀羶爲腥羶之羶而以羶爲脂氣薌爲黍稷氣則是脂合黍稷非蕭合黍稷矣薦孰之時合蕭與黍稷燒之者欲使薌氣上達以歆神耳無取於羶氣也且六牲之脂又未必皆羶也凡禮記馨薌字多作羶祭義云燔燎羶薌又云亨孰羶薌 凡平聲耕清青部中之字多與元寒桓刪山仙相通上去二聲亦然亨孰羶薌之羶大戴曾子大孝篇作鮮鮮字亦在仙部也呂刑苗民弗用靈墨子尚同篇靈作練鄭風東門之墠有踐家室韓詩踐作靜齊風還篇子之還兮齊詩還作營大雅大明篇俔天之妹韓詩俔作磬考工記梓人數目顧脰注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曲禮急繕其怒注繕讀曰勁左氏春秋僖元年公敗邾師于偃公羊偃作纓襄十七年邾子牼卒公羊穀梁牼並作瞷若斯之類不可悉數師古既不知古聲之相近又不知古字之相通膠柱之調固多拘閡矣 小雅信南山傳云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 正義以此爲鄭箋非也今依集注及定本 大雅生民傳云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毛公兩言合馨香皆用此篇之文而其字皆作膋則羶爲膋之字借甚明乃師古曾不之考反以鄭爲迂曲而讀羶爲腥羶之羶其失甚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

郊特牲言坐尸於堂鄭孔之說不同說者疑之愚按大司樂職云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大祝職云逆尸令鐘鼓又云相尸禮小祝職云沃尸盥諸職言尸者詳至於主則惟司巫共匰主注云其主以匰大祝陳之器則退諸職皆無言奉主出入者竊意主常在室朝事雖延尸出戶而主不動故云詔祝命室坐尸於堂堂上有尸無主也使主隨尸出入則司巫職亦當有奉主出入之文矣然則尸主可相離乎曰可祭禮求神非一處或在室或在堂或在庭或在祊皆不知神之所在豈必尸與主隨而後神止於此哉且堂明而室幽尸爲人道故有時而在明處主爲神道故常奉於幽處是亦事理之宜鄭注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或漢禮如此古未必然也匰音丹○江慎修羣經補義

肵

郊特牲肵之爲言敬也釋文肵音祈案說文無肵字當與祈同祈敬聲相近也少牢禮主人羞肵俎注肵敬也士虞記用專膚爲折俎注今文字爲折俎而說以爲肵俎亦甚誣矣據鄭所言知當時固有作肵字者許君不收肵字疑亦以折俎當肵俎但意與鄭義不同耳折从斤亦當有祈音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引詩好人提提解之蓋讀折如提也古音提與祈相近如左傳提彌明或作祈彌明也

周禮肆師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又犬人凡幾珥沈辜注鄭司農讀幾爲祓引周禮祭山曰庪縣然則幾祈庪祓四字同音亦同義也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祈羊謂庪縣之羊孫侍御十駕齋養新錄

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鄭注后君也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一事釋文引盧植說王天子也彬謂后王當兼天子諸侯言朱武曹經傳攷證

櫛縰

問內則有櫛縰注縰韜髮者也說文無縰字未審當何從曰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注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士昏禮姆纚笄注纚縚髮亦廣充幅長六尺纚卽縰之異文也史記周本紀其罰倍灑徐廣云一作蓰五倍曰蓰蓰與纚同故縰亦與纚同鄭箋柏舟詩引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正作纚字錢宮詹潛研堂集

左佩紛帨

內則右佩紛帨云云疏皇氏云以右廂用力爲便故佩大物此人身左右亦得稱廂也後又云此刀大於左廂刀姜編修湛園札記

右佩遰

內則右佩玦捍管遰鄭注遰刀鞞也頤煊案遰無刀鞞之名遰當作揥通作摘字詩葛屨佩其象揥毛傳象揥所以爲飾君子偕老象之揥也毛傳揥所以摘髮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柔色以溫之

注云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匡謬正俗曰案文當云柔和顏色以溫悅尊者之心不當改讀爲蘊此說非也古蘊藉字皆作溫其蘊藻蘊蓄之字則从艸溫聲正義云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斯說得之詩云飲酒溫克易云藉用白茅皆取和柔之義詩小宛溫克箋云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正義云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經籍志舒瑗撰毛詩義疏○惠徵君九經古義

免薧

問內則免薧之免鄭解爲新生者其義何取曰說文䰳生子齊均也婦人妊子初生爲䰳故艸木之新生者亦名䰳免卽䰳之省文古讀免如問與萌聲亦相近薧本蒿里字借爲枯槁之槁錢宮詹潛研堂集

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鄭注免新生者薧乾也正義按庖人云其鱻薧之物鱻薧相對此經以免對薧薧卽是乾故知免爲新生此免薧於周禮據肉爲言熊氏皇氏皆云文承堇荁枌榆之下據堇荁等爲免薧義或爲然頤煊案儀禮士虞禮記夏用葵冬用荁鄭注夏用生葵冬春用乾荁爾雅釋草莃菟葵郭璞注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免卽葵也鄭注以免爲葵之新生者薧卽乾葵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沈王亮字岑琨 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夫袒裼裸裎見于孟子此大不敬之事乃以袒裼屬敬事固已奇矣至鄭康成註則又曰父黨無容謂居父之側不專容飾卽俗所云至親無文者則袒裼有何文飾經與註俱不可解

舊亦疑此禮且鄭註父黨無容語亦出玉藻文禮指袒裼爲敬鄭氏又指袒裼爲容飾原無可解但讀書貴通達有但讀彼書而此書已豁然者往讀樂記云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又讀玉藻又云不文飾也不裼夫裼亦何與于文飾而諄諄言之乃玉藻又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者盡飾也然後知此所爲裼謂裼衣裼裘使美見于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袒裼裸裎截然不同且其以爲文又以爲敬者孔疏又云父母之所以質爲敬臣之事君以文爲敬故又曰襲裘不入公門則是袒裼見美本爲文飾而卽以之爲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兩相發明蓋袒裼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裼者事父母之情也經文鄭註俱非無義也

然何以同一袒裼而一以爲褻一以爲敬

子亦嘗疑之但袒裼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裼有加衣之袒袒去衣之袒裼如射禮袒決喪禮袒括髮鄭詩袒裼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微子世家面縛肉袒俱是也此卽爾雅所云脫衣見體荀子所謂露袒詩註所謂露體爲褻者不必皆敬事也雖曰肉袒割牲亦敬之一節然與臣敬君子敬父母全無與也若加衣之袒裼則有袒錦如衛風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褧者單也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于其上謂之裼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有袒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綃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緇衣皆加單衣于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則裼之而美見襲則掩之而美不見檀弓所云襲裘而弔裼裘而弔是也此卽禮註所云袒而有衣曰裼者則是去衣之袒裼爲褻加衣之袒裼爲敬明有分別特是加衣之敬近乎文飾但可事君而不可行之于父子之間故事父無容必道有他敬事始裼之餘則否其所云他敬事雖禮無明文然家庭之間保無禮節當文飾者皆不可知之事也毛檢討經問

不涉不撅

不涉不撅鄭注撅揭衣也正義言於尊所不因涉水不敢揭衣頤煊案曲禮拾級聚足鄭注拾當爲涉聲之誤也周書嘗麥解王涉階不涉不撅謂不涉階則不揭衣正義失之經義叢鈔洪頤煊

冠帶垢和灰請漱

問冠帶垢和灰請漱與盥漱之漱異義曰說文漱盪口也涑澣也涑與漱異文亦異義曲禮諸母不漱裳及內則和灰請漱字皆當爲涑錢宮詹潛研堂集

不友無禮於介婦

彬謂不友承上毋怠言之於舅姑之使毋有懈惰且不親友或無禮於介婦也皆謂冢婦下文方及介婦若言介婦無禮則於字無著 朱武曹經傳攷證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

註雖有勤勞不敢掉磬正義云商人以先被紆爲掉磬 姜編修湛園札記

濫

內則有濫以周禮六飲校之濫卽涼也本註謂以諸和水攷管子曰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呂氏春秋節喪篇鐘鼎壺濫注亦云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爲濫則濫近小招所謂凍飲者 孔檢討禮學卮言

折稌

金壇段氏若膺曰折當是析之誤析同淅汰米也陸云之列反非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三牲用藙

注云藙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說文云漢律會稽獻藙一斗从艸顡聲 惠徵君九經古義

魴鱮烝雛燒

彬案此凡兩讀魴鱮烝皇絕句賀讀魴鱮烝鶵爲句並見釋文引孔氏疏魴鱮烝者魴鱮二魚皆蒸熟之此從皇氏讀王云雛燒者雛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則又以雛燒連文與賀讀亦異今陳氏集說從疏 武進士經讀攷異

雛燒雉薌

彬案釋文云燒如字一音焦皇絕句徙皇此一句一讀雉薌爲句孔氏疏雉者文在蒸燒之下或燒或蒸或可爲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薌連文讀爲句 同上

亦徵其禮

鄭注徵其禮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彬謂此說非也徵其禮者謂其禮簡略無執贄執爵之文五帝任法其德行三王禮意彌殷故有乞言若如鄭說是無恭敬誠志之意以視之聖主治之世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以與稻米爲酏

金壇段氏曰經文酏字本作餈周官醢人注引內則正作餈字賈疏引雜問志云內則餈次糝又云內則有餈無酏周禮有酏無餈明酏餈是一故破酏從餈也據此足知內則作餈周禮作酏注內此酏云者自指周禮而淺人誤會以改經文 同上

接以大牢

注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强氣也棟案接與捷通故訓爲捷鄭氏周易晉卦云晝日三接注云接勝也音捷是讀爲接春秋經云宋萬弒其君捷賈逵云公羊穀梁曰捷 大戴禮官人云九用入日取接給而廣中者接給猶捷給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擇於諸母與可者

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鄭注曰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又喪服注引此文而釋之曰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引之謹案鄭蓋讀可爲阿李賢注後漢書順沖質帝紀贊曰保安也阿倚也言可依倚以取安傅姆之類也其說卽本於鄭注列女傳節義傳曰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是其證也又案說文娿女師也讀若阿史記范睢傳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蒼公傳故濟北王阿母正義引服虔曰乳母也列女傳貞順傳曰下堂必從傅母保阿則喪服注以爲傳母之屬是也釋文可字無音賈孔亦無訓釋蓋唐人已不知其爲阿字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祗見孺子

注云祗敬也或作振古祗振字通史記夏本紀皋陶述其謀曰日嚴振敬六德今尚書振作祗振文與震通魯世家周公作毋逸云治民震懼今無逸作祗懼蔡邕石經般庚云今爾惠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盤庚云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祗與振義同而音異 粊誓云祗復之魯世家作肸誓云敬復之徐廣云敬一作振○惠徵君九經古義

咳而名之

釋文孩字或作咳蓋陸氏所據本作孩也案孝經聖治章疏引內則孩而名之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頤下令其笑而爲之名當从陸本作孩爲是 衆經音義九云咳古文作孩○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篇

奔則爲妾

當惑二月會男女奔則不禁之時也若桑間濮上乃王法所必加何妾之有 姜編修湛園札記

玉藻

王肅改玉藻記

禮記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注洒如肅敬貌酒或爲察二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禮已三爵而油油注油油說敬貌以退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釋文洒如王肅作察云明貌也言言王肅本作二爵而言注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注云語必以禮也三爵而油注云悅敬貌無已及下油字也案察與洒聲相近故文異察爲明察於肅敬義亦合王氏雖竊取注義以私定記文尚未乖也此三句皆言飲酒之色故一爵而色洒如二爵而色言言斯三爵而色油油斯二爵三爵不言色者蒙上文也鄭以肅敬和敬說敬解之義甚精廣雅釋訓言言喜也孟子公孫丑上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俱與正義合若作二爵而言豈一爵三爵皆不言乎此明是王肅妄改以與鄭異正義引皇氏云讀言爲誾義亦通也案說文誾和說而諍也論語鄉黨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誾誾中正貌似與注義未背然說文誾在言部从言門聲則誾字不得省作言故鄭如字讀而不云言讀爲誾皇說亦非 臧茂才經義雜記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註端當爲冕字之誤正義曰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按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元端聽朔則是視朝之服尊於聽朔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又按王制云周人元衣養老註元衣素裳爲諸侯朝服注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illegible]此朝衣素裳皆得謂之元端若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按前云次以元端在諸侯朝服之下者乃是朱裳故爲最下 姜編修湛園雜記

天子元端以朝日鄭注端當爲冕案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鄭注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賈疏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爲中祀埋沈以下爲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不言日月也又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

月星辰以標燎祀司中司命飄師雨師日月與天同燔柴則必不與羣小祀同服又案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下云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孔疏天無形體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蓋天帝獨爲一壇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禮多故以朝及闇然則郊天適祭日月不應易服而祭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賈氏大宗伯疏云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又酒正疏云大報天主日配以月服大裘然則祀昊天上帝祀日月祀五帝皆服大裘而冕周禮不言日月統於上帝耳惟然而玉藻云元端者何此春分朝日之祭非郊祀日月並祭之祭崔氏云郊祭用牛春分朝日禮小故祭法用少牢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元冕所祭今朝日用少牢則非元冕可知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疏引玉藻元端亦不據鄭破字引元冕但周禮朝日與玉藻異與覲禮同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旂拜日於東門之外鄭注引朝事儀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帥諸侯朝日於東郊退而朝諸侯是也馬晞孟遂據國語注以爲當服衮冕不知因朝覲拜日故宗朝覲之服此則春分朝日與朝覲不同也由此言之郊之祭日禮大故服大裘而冕春分祭日禮小故服元端以天神尚質大裘之下至質惟元端所以不用元冕者恐鄰於羣小祀所以不用衮冕者恐類於覲也又案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陳氏遂謂祭日內服大裘外被龍衮牽合爲一顯與周禮不合 劉典簿秋槎雜記

則闔左扉

禮記音義玉藻則闔左扉一本作則闔門左扉案今本有門字然記云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是門字已具見上文故於此但言闔左扉也門爲衍文無疑蓋唐以前已誤加矣說文扉戸扉也从戸非聲 臧茂才經義雜記

奏而食

淮南子曰鼛鼓而食奏雍而徹荀子亦曰曼而饋代睪而食雍而徹說曼萬舞也代睪當爲伐皐睪卽皐字見五門芳鼛鼓考工記謂之皐鼓 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禮有金奏肆夏詩曰奏鼓簡簡書曰替奏鼓凡言奏者皆謂伐鐘鼓也左傳稱向巢每食擊鐘古者卿大夫食猶有奏故曰大夫無故不徹縣 孔檢討經學巵言

連用湯

鄭注連猶釋也頤煊案連讀如爛淮南天文訓至於連石高誘注連讀腐爛之爛故正義云言釋去足垢而用湯爛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彬謂經傳凡言前後與上下通言之樂記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鄭注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此言前後卽上下之謂 朱武曹經傳攷證

諸侯荼前詘後直

注云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考工弓人云寬緩以荼注云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荼讀爲舒舒徐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注引卻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

按釋文云黨鄉之細也退謂旁側也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避君之親黨在陸氏時已有此二本前本多退字後本多避君之親黨五字今本多同陸氏前本衍退字甚不可通而又同後本有避君之親黨也六字蓋合和二本爲之正義本同後本無退字是矣而亦有避君之親黨五字其云不退謂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黨是鄉之細者而屬於鄉居在鄉之旁側今借之爲喻言臣侍君坐若不退席則引而卻去君之旁側也此以旁側訓黨深得注意而其下又云黨謂君之親黨則君命令與君之親黨同席則卑謙卻引而去離君之親黨在君之親黨之下而坐故注云辟君之親黨也此爲避君之親黨作疏謂親黨指人而言與前黨訓旁側大乖異乃淺人不解黨字者所增竄也按云黨鄉之細者此黨字本義也云謂旁側也此黨字引伸之義也黨旁側於鄉故凡旁側皆得謂之黨引而去君之黨者謂引而去在君之旁側也侍坐必退席如遠近閒三席席閒函丈之謂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謂相距不能至丈亦必引而去在君之旁側不敢正對君如黨之附於鄉不敢與鄉敵也古經傳黨字多有訓所者如公羊傳文十三年往黨注黨所也左傳哀五年萊人歌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注黨所也戰國策歸於何黨矣亦謂何所也此注黨爲旁側意畧相近去猶居居君旁側也與親黨之義絕不相涉而正義於訓爲旁側之下出辟君之親黨之下一義恐是淺人於注添五字而於正義增此一節與上不貫恐非孔氏舊文禮器父黨無容亦謂父母之側不爲容貌耳而孔氏亦以父之族黨解之皆誤會也釋文亦不能別黑白而定一是所舉二本皆有誤 段大令經韻樓集

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鄭注曰引卻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家大人曰黨所也謂君所坐之處鄭君謂黨爲旁側已得之矣而又以爲君之親黨非也襄二十年左傳公享季武子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杜注曰去所辟席也彼稱所指臣所坐之席此稱黨指君所坐之席黨亦所也古人多謂所爲黨見前父黨無容下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

億案舊從斯字爲句據釋文云王肅本亦作二爵而言注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注云語必以禮也是子雍以二爵而言爲讀言斯禮又爲一讀 武進士經讀攷異

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子齊衰之服期而畢矣亦與父同有服乎正義曰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不得與此樂此說最明所謂子姓之冠玉藻云縞冠元武 姜編修湛園札記

緼爲袍

袍見玉藻方言作裒疑卽褒衣也俟攷 汪拔貢經義知新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鄭注亦僭宋王者之後也案殷之朝服用縞故鄭注云然縞今生絹周之朝服十五升布朝服日所服故用布祭服則用絲此周人尚儉處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天子以球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注球美玉也案注知經本作天子以球無玉字釋文大書以球而不作球玉可證士喪禮注引玉藻有玉字釋文以璆音對 臧茂才經義雜記

魚須文竹

笏大夫以魚須文竹鄭注曰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釋文曰魚須文竹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正義曰文飾也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爲笏非鄭義也家大人曰須與班聲不相近此節經文及釋文正義內須字皆頒字之誤頒與班古字通故釋文音班故崔氏曰用文竹及魚班也隷書分字或作分故頒字或作頒形與須相似因誤爲須耳說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郭璞注中山經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飾刀劍口史記禮書集解引徐廣音義亦曰鮫魚皮可以飾服器然則鮫魚皮有班可以爲飾故大夫用之以飾笏也若魚須非所以飾笏且不聞有文采不得言以魚須文竹矣（尚書大傳東海魚須鄭注曰今以爲簪司馬相如子虛賦𪁪魚須之橈旃張揖注曰以魚須爲旃柄皆非飾笏所用）自唐石經始誤頒爲須而集韻二十七刪內遂收入須字音逋還切引禮記大夫以魚須文竹（羣經音辨須魚須也音班禮大夫以魚須文竹又如字誤與集韻同）而類篇以下諸書並沿其誤矣應鏞陳澔須字皆如字讀謂大夫以魚須飾竹皆由不知須之誤爲須故不得其解而妄爲之辭（王尚書經義述聞）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注文猶飾也大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正義曰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爲笏非鄭義也案釋文引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正義引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此並與注合釋文引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然則文竹魚須二物皆可爲笏崔靈恩本盧子幹說義得兩通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又禮記音義隱七卷禮記略解十卷庾氏撰（釋文敘錄庾蔚之略解十卷字季隨潁川人宋員外常侍）三禮義宗三十卷崔靈恩撰（臧茂才經義雜記）

趨以采齊

注云齊當爲楚薺之薺案詩作楚茨王逸楚辭章句引詩云楚楚者薋其字皆以齊次爲聲同物同音故大戴禮保傅篇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云揚中采茨趨中肆夏鄭从周禮作薺又引楚茨以證之明同物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樂師教樂儀趨以采薺行以肆夏

熊朋來曰大戴禮保傅篇行以采茨趨以肆夏采茨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玉藻周禮皆誤朱子經傳通解依大戴改正銘書于王之太常注家謂書其功于太常之旗與日月同其光也萬氏周官辨非曰書之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者官名也非旗也紀其功于太常之籍也太常職主功臣功臣死太常累其行而謚之後世尙因之不廢如謂紀于旗常以表示人則旗常易壞又功臣既多將有不勝書者必不然也（崔茂才晉材虛稿）

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

注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緇當作紂）周禮媒氏曰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賈公彥曰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甾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糸旁才案毛公行露傳曰昏禮紂帛不過五兩故鄭據爲說（惠徵君九經古義）

立主人之北南面

童子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唐石經同）正義曰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鄭注論語憲問引此立主人之北南面作立主人之南北面（見士喪禮下篇）周官內豎疏所引與鄭同家大人曰童子聽使不當南面而立作立主人之南北面者是也特牲饋食禮記云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文義與此相似（王尚書經義述聞）

天子賜必待君命

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句）賜衣服服以拜（句）賜（句）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鄭注下二句云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至應氏鏞之說則遷上文爲一條解之謂車馬衣服皆視爵命之等以爲賜雖所當得然亦必致辭待君再命之而後乘服以拜此說於正文殊爲不順經所云車馬衣服未必定是命車命服即云命車命服當進爵之時可以辭讓既受爵矣則車服之來正與仕者之祿無異既乘服以拜矣又云君未有命弗敢乘服待君再命然後乘服以拜此於經文甚爲煩錯矣王氏圻則又顯駁康成之注謂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愼之禮若依注作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於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此說雖通蓋王氏以後世所見妄疑古禮之未必然不知當封建時天子雖爲天下共主而諸侯之在其國亦得獨伸其尊況受賜於天子歸而致於其君本自有禮證乎左傳昭四年杜洩以路葬叔孫穆子其言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鄭氏之注明有左證如此奈何不考而妄議之且叔孫雖得君命生前固未乘路也此尤謙愼之至不但如應氏所云蓋君之尊得伸於國卿父之尊亦得伸於家如叔孫穆子之子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豎牛入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叔孫不察而逐之亦怒其不由父命也君賜必請之於父王賜可不請之於君乎容案尚書大傳古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如大傳所言但命之即得自爲不必賜也然則卿大夫之命車命服亦豈必盡出君賜乎故知此所云車馬衣服不指命車命服而言孔子將適周南宮敬叔言於魯君魯君賜以車一乘馬二匹事見家語此豈可謂之命車乎（盧學士鍾山札記）

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鄭注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君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陳氏集說舉杜洩葬叔孫一事爲證彬謂非也上言君賜車馬衣服即賜之乘服者此雖受賜未命之乘服故別上文言之且語意一貫無由知爲受賜於天子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此孝子之疏節也

彬謂此合上文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而言是乃子道之常非有奇偉過人之行鄭注言非至孝莊引文王色憂以證色容不盛語本無病正義乃謂孝心不篤失其旨矣（同上）

君與尸行接武（至）手足毋移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徐趨對下疾趨則趨猶行也言徐趨君大夫士皆宜依此禮而行之若疾趨則不必以接武繼武中武爲拘而手足則不可改其常武耳註解徐趨爲或徐或遬則於疾趨說不去（姜炳修讀禮札記）

手足毋移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鄭注移之言靡匜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正義移謂靡匜搖動也頤煊案移古通作侈字侈張也（經義叢鈔）

其頭飾

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

鄭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見此非徐趨之節當是卻退之狀圈豚當作遂遁聲之誤蓋圈為遁聲部字遂為眞部字古者眞元同部左氏文十年經楚子伐麇公羊作伐圈是同部假音之證豚與遁亦同音字如遁亦作遯可證史漢諸子多有遂遁字玉藻一篇既詳言進退之節自當作遂遁卻退解為近 趙君賓叢書札記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

鄭注齊遫謙愨貌也遫猶蹙蹙也正義曰舒遲者閑雅也齊者齊齊也上文齊中齊齊遫謂蹙蹙言自斂持追促不敢自寬者故注云謙愨貌也引之謹案舒亦遲也齊亦遫也遫籀文速字疾也言君子平日之容舒遲不迫見所尊者則疾速以承之惟恐或後也爾雅曰舒緩也齊疾也舒遲與齊遫相對為文楚語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齊肅皆疾也韋注肅疾也亦與此齊遫同義非謙愨自斂持之謂也 王伯申書經義述聞

立容德

鄭注云如有予也陳澔集說則云應氏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二說俱不可通 志祖案德字本有去入二聲釋文云德如字得也徐音置當以音置為正置植古字通蓋言植立也周易繫辭有功而不德釋文云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為德姚氏云德古文置字因相亂 孫侍御讀書脞錄

立容辨卑無讇

彬謂辨當主分辨言石梁王氏謂立容以下不主軍旅其實自言容以下皆非戎事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明堂位

禮記明堂位問

明堂位目周公以天子何也余曰此注家之失也其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者謂合諸侯于明堂以朝天子也天子目成王也不曰成王而曰天子者對下文公侯伯子男言之耳周公太師也當此時固肅然正位乎中階之前是篇雖夸且誣亦何至齊公相于天子哉然則其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者何曰此文王世子之所謂攝政而踐阼非負斧依南鄉而立之謂也阼天子出治之位也然踐阼不可以為涖阼則踐位不可以為即位與孟子踐天子位之云文同而意異也曰周公之治天下相天子也曷為而踐天子之位也其不疑于天子乎曰踐天子之位者非天子不在位而代之踐之乃奉天子于天子之位輔翼啓沃而不之離也是相幼君之道也故別乎相之常有矣疑于天子則未也曰近世說者據古文尚書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之文謂無踐天子之位之事也然歟曰冢宰周公本位也書之文為蔡仲嗣封起本豈必盡周公之所位而序之邪夫不敢負斧依南鄉而立者聖人之經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者聖人之權皆其事之實也因記者夸誣之多而盡疑之則又過矣曰家語載孔子適周觀乎明堂有周公抱成王負斧依南面以朝諸侯之圖是周公亦嘗負斧依而南面子何以云不敢也曰周公之負斧扆南面者為抱成王也抱成王而不負斧扆南面則是避己嫌而致天子不得正其位詎非大拂乎輕重之宜吾所云不敢者謂夫成王之不在抱也是篇云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其時成王已長不在周公之抱有年已 趙徵君渠堂集

明堂考

明堂法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大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大廟南堂曰明堂大廟西堂曰總章大廟北堂曰玄堂大廟四隅之室夾室也釋名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玄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玄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公日季使冀饋于个而退杜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曰个也兩旁之名也爾晉之兩旁謂之左右个相侯之左右謂之个亦此義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室有夾堂東曰東夾室堂西曰西夾室有个東夾前曰東堂亦曰東箱西夾前曰西堂亦曰西箱左傳所謂个有房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闓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

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明堂在國之陽淳于登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世世弗毀案世室猶太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閣四注或以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明大室處四正之室中央爾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戴吉士東原集

明堂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逸周書云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逸周書明堂篇云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西上四塞世告至逸周書無九采之國五狄下云四塞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餘並同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大戴記亦有此詩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以上明堂正文○李進士羣經識小

明堂陰陽

漢書藝文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又明堂陰陽說五篇隋書牛宏傳引明堂陰陽錄太平御覽引明堂陰陽說初未解陰陽二字所本布衣無匪石謝王云漢書魏相傳稱相明易經有師法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下云春與秋治則饑秋與震治則華是月令本諸易義故云明堂陰陽蔡伯喈論曰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臧明經拜經日記

明堂解□□□□□□

明堂之言諸儒各異謹就其所可考而知者鎬京之明堂是文王廟也洛邑之明堂是周公朝諸侯之地也太山之明堂是古天子巡狩朝諸侯之處也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注世室者宗廟也殷人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案考工記及月令之所言明堂之制俱出於秦漢諸儒綴緝所聞非復眞出於周家舊制也鄭所以言宗廟路寢明堂同制者蓋宗廟則有五廟遠二祧言之則有七廟路寢則有五寢連大寢言之則有六寢明堂則有五府之廟此其所以同也而漢儒自戴德盧植蔡邕潁子容賈逵服虔並以廟學明堂同處至近儒則有昇路寢於明堂者蓋合之則兩傷分之則各得其所此所以鄭氏之異實同制爲優也蔡氏明堂月令論曰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日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夫曰取其宗祀則有宗祀之廟矣取其堂則有路寢之堂矣取其四門之學及水圜如璧則有四門之學及辟廱矣然則所謂宮廟及學者明堂僅取其法而宮廟及學依然各建也鎬京之文王廟所以爲明堂者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注祀乎明堂宗祀文王樂記之言是爲武王散軍郊射以後事也武王伐紂初有天下即宗祀文王因以文王之廟爲明堂凡營洛以前周家之所行朝祭之禮皆在文王廟也書稱文祖所以爲文王樂記祭義之所言者是武王宗祀之禮也故獨不言配上帝至周公初營洛邑於是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明堂則爲洛邑之明堂矣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而孔子嘆武王周公之孝於是合而言之以爲一事蔡邕明堂月令論曰以周清廟論之魯大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大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蔡氏此言最確魯以周公之廟爲明堂之制而實未建明堂也周初宗祀文王而文王之廟爲明堂制周初亦實未建明堂也故文王之清廟即爲周初之明堂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月令論此禘即雝之禘太祖鄭箋太祖謂文王此可見文王之清廟爲明堂矣大戴禮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通典引諸家之說如是鄭志荅趙商問或可文王廟不如明堂制也斯干疏蓋周初之制是武王宗祀之禮其法度尚未盡如洛邑之明堂也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鄭注謂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以告營洛邑也又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周家以文王爲受命之祖故爲文祖而宗祀於明堂自營洛之後始行周禮書之王朝步自周此是周公攝政五年之事將營洛而告於豐也詩之清廟是周公攝政六年之事既成洛邑而率諸侯祀文王於清廟以終營洛之事也洛邑成而於是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武王周公之所以爲達孝也逸周書作洛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注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是也時文武尚在西親廟宗宮即文王廟也考宮乃武王廟也此爲洛邑之宮廟時以鎬京爲宗周宗周宗文王之道也以洛邑爲成周成者成周公之志也書大傳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天下合和四海而制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大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嘆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鄭注子成王也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此祭是爲周公居攝六年之事時成王尚未復辟是以稱子蓋洛邑新成諸侯和會即以祀於新邑之宮廟此又在淸廟祀文王以後事也淸廟之祭是在鎬京之文王廟此言太廟之中而有文武之尸則爲洛邑之宮廟矣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此爲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即攝政之六年也是爲洛邑之明堂時成王尚未復辟不於宗廟避王者辟釋文音辟是也金縢我之弗辟馬鄭本並音辟可證覲禮皆行於廟時周公攝政避王故以其禮行於明堂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蓋當時新營洛邑初定明堂公故攝天子之位以用新禮此即周官禮也故先以於明堂行之以爲六年復辟朝見成王之地所謂天子負斧依而立者特攝其禮耳即覲禮爲壇書儀之事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金縢正義經惟言設斧扆以爲天子位其餘之禮皆殺也故題爲明堂位注言明堂之禮儀而後之人執是說以誣周公之僭禮不亦異乎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注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予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此爲七年致政之事所謂六典告成世世子孫以文武爲法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所以配上帝即此明禋之事既祭於明堂復禋於文武者此即洛邑之宗宮考宮所以告成洛邑以明宗祀之禮之在明堂也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太宰之職祀五帝注謂四郊及明堂掌次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帝重案注祀五帝於四郊古者天神之祭皆壇而不屋而五帝獨祀於明堂據尚書帝命驗天有五帝集居大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宋均注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鼂錯對策曰五帝神聖自親事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桓譚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五帝之神聚於此夫五帝之號雖出於讖緯然明堂爲五帝之神聚於此兩漢諸儒言之要非成哀以後之說周禮言兆五帝於四郊而又有大次小次重帝重案則五帝之正祭亦壇而不屋不宜以天神遠躋於明堂之上雜志問因時迎氣於四郊祭帝句還於明堂亦如之我將疏孔沖遠據鄭志謂四時迎氣亦祀於明堂其禮如歸格于藝祖用特案五行之帝俱感大微五帝以生所謂大昊以下蒼精諸子食焉者宜於四郊迎氣祭帝而還食此於明堂也所謂五帝之神聚於此者正以太昊以下蒼精諸子其神皆聚於明堂迎於四郊者祭同於天壇而不屋還於明堂者神之所聚其子食焉此文王武王所以得同太昊以下蒼精諸子食焉又考大饗

不問卜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注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雜志大饗帝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必有大饗之禮詩我將疏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南齊書經言大饗者俱爲合祭也禮器以大饗謂祫祭先王此大饗五帝是旅於明堂鄭以不知何月正以月令季秋之饗非周禮也馬氏以爲夏正郊天之月亦總旅於明堂則周之大饗是在建寅之月周禮旅上帝鄭氏謂太微五帝蓋明堂之設以象太微所以五帝之神聚於此太昊以下蒼精諸子王者迎而祭之所以聲臭之源可通於天王肅之徒不信六天之說以太皞之屬當太微五帝於是四郊及明堂之享俱不歸之于天而於先王制禮之意失之愈遠明堂之法其所損益卽此太昊以下蒼精諸子宰天理物之經也故舉之於明堂以文武配之教子孫世世守之謂之祖宗王世則祧者宗廟之法雖文武亦祧也百世不毀者明堂之法故文王之廟文世室也武王之廟武世室也立世室於五帝之廟之上者謂與太微五帝之神相接也故曰配天王者所以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而配以文王武王者承天之道也還於路寢制加明堂者承天出治也泰山之下所以有明堂者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注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存案大戴禮明堂古有之矣是太山下之明堂爲古明堂矣七十二代之君皆禪乎泰山或於此祠五帝焉其餘四嶽之下則缺而不載孟子之以此爲王者之堂固爲王道所設然亦可見路寢之堂爲明堂制也周書程寤文王召太子發於明堂拜受天子之命亦路寢堂也然則鄭氏謂廟寢之制同於明堂庶乎近焉程義叢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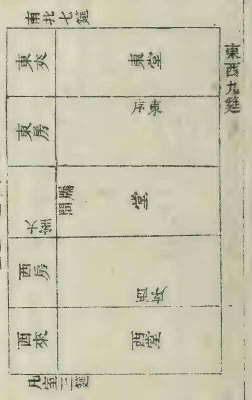
明堂通釋

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大廟通周書明堂篇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周公既行斯禮太史遂記其事以爲禮書今在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於時有位於朝者各以其職與執事焉周官載之以爲一代之典其在司儀者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其在掌次者曰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其在掌舍者曰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其在大宗伯者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皆謂是禮所謂君作故也周公既朝諸侯遂率之以祀文王於明堂配以上帝而作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國史爲之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古者天子卽位朝諸侯禮百神具有其事故堯與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臣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於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二文與覲禮正合知明堂爲古禮周公監於前代而舉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魯之儒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爲明堂位篇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氏郊堯夏后氏郊鯀商人郊冥代一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邰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王爲周太祖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于是協之於義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子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尙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祀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於郊盾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墠之堂說文臺從土高省金滕爲三壇同墠馬融注壇土堂楚辭南房小壇觀絕霤只王逸注壇猶堂也故爲壇於郊得稱曰堂太傳禮四代篇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日不可禮於堂亦謂東郊之壇也以其無屋故不曰當楣當序端當東西榮而曰阼階之東西階之西以其爲壇壝宮故有四門有中階不與寢廟同制其曰應門亦棘門也天子歲卽其地以祀五帝周官大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帝與上帝爲通語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注謂五帝之帝所祭於南郊者五帝分祭於四郊而以南郊爲尊故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皆在南郊降及秦漢之時異名同制猶封土爲之說文畤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天子又月卽其地聽朔玉藻天子玄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南門者國門也其外則明堂古者禮行於廟禮莫大於王事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諸侯聽朔必於大廟天子諸侯皆受國於祖周之祖爲文王而明堂則文王配帝之所視大廟尤重故天子聽朔不於廟於明堂以明文王受命於天始改正朔以頒邦國後世莫敢外焉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習成其義曰春王周正月而公羊爲之說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不可誣矣此宗周之明堂其地在郊其制爲壇三百步其深四尺房各一門爲周公攝政六年大朝諸侯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逸周書作雒篇周公將政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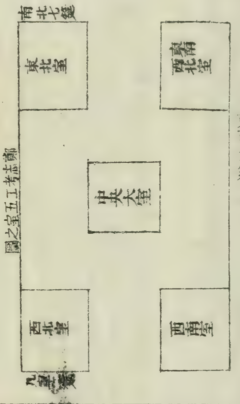
設郊兆於南郊以祀后帝配以上稷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惷常畫內階玄階提唐山牆應門庫臺玄閫此東都之明堂也匠人載其制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之室皆分堂之後爲之有堂無室則曰榭未有置室於堂之中央及四隅者凡室二筵此言乎南北之修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中爲大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西夾夾室之南謂之東堂西堂五宮皆同此制宗周之大廟路寢亦如之其別於他宮室者四阿反坫之屬及夾室東西堂耳故見於洛誥者曰大室見於顧命者曰牖間曰西序曰東序曰西夾曰西房曰東房曰東堂曰西堂此有周君臣冕祭所親歷之地當日大史載事之明文後之君子舍是將何徵哉東都之明堂亦謂之清廟故大戴記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也又云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云清廟茅屋蔡邕明堂論引檀弓王齊禘於清廟明堂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其證也周書洛誥正言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周公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按司勳之職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孔悝鼎銘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然則洛誥所言正功臣從享大廟之禮而周書大匡篇云勇知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據篇首此篇之作在武王十三祀其時本有明堂蓋古有明堂之稱故素問云黃帝坐明堂之上晉狠瞫引以爲未獲死所之證明乎清廟之與明堂爲一地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嘗清廟於東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周公於東都之祀文王作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國史爲之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凡特立廟皆異其名故姜嫄曰閟宮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所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古之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故逸周書世俘篇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漢書律厤志亦引此注以爲今文尚書武成篇也樂以祀乎明堂而民知孝郎指此祀曰明堂者後人之通語是爲武王克商有天下之事宗周明堂之位是爲周公攝政致太平之事洛邑之祀是爲成王郎政營東都以朝諸侯之事三者國之大經也天神不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言於野故洛邑之明堂在國中尸子君治篇明堂在左謂之東宮是其地也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堂三星在太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經始於周公致政之後故曰朕復子明辟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天子之路寢謂之明堂者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月朔既視朔於明堂以其一月之政聽之路寢是以總稱明堂逸禮王居明堂是也與東都之明堂同制是以得稱明堂盛德篇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是也周官大史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謂路寢之門也不於朝於門所以見其爲餘月也謂之曰居是聽政之通名非寢宿之恒處也方居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事合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玤晉侯爲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彊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亦斯意也辟雝之室謂之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禮記大學志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詩靈臺正義引作攷穆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雝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雝諸侯曰泮宮白虎通禮三老於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弟也此則起於周衰禮廢名實相淆學者各記所聞遂成異義然既有其名不可沒也魯大廟爲明堂者小戴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周公之廟其制得如明堂記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升歌清廟蔡邕以爲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大廟明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是也即經典之正文以考六者之制皆事辭明白可據而後百家之異說可得而辨矣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此之制度鄭賈俱望文解義粗明其端其詳要不可得聞何者三代相因遞有損益夏殷權量既不能知宮室之制更無他文可證學非尼父時異東周其于文獻無徵之事闕疑焉可也周之五室蓋創始于夏后四阿反坫重亢重郎或寫仿於有殷其他則未嘗相襲故鄭注云此三者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賈云謂當代王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其言覈矣盛德篇采集禮說具有瑕瑜不掩之處其云一室而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因世室之制而誤其云上圓下方則因重屋之制而誤而白虎通蔡邕明堂論竝沿其說謬學流傳固與昆侖之圖蒿宮之壯同其閎大矣呂氏春秋十二紀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大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按呂不韋傳稱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今觀其書儒墨刑名兼收竝蓄實爲後世類書之祖此十二紀又見於淮南時則訓而其文加詳今不知撰自何人以中星攷之乃在周末之世本周書時訓之舊兼逸禮明堂之篇參以新意用垂典章其中先王之制豈無一二賴以傳者而明堂制度最誕妄不經漢可發疾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故魏舒南面衞虎後知其必有大咎而孔子之美仲弓亦曰可使南面今以天子之居而四時易位在於三夏則皆北面而朝其臣其謬一也禮文雖闕然五門三朝六寢猶羣然可攷今月令之明堂未知建於何所以爲在郊則無王者終歲野處之禮以爲在宮中則無地容之鄭氏雖傳之大寢然按以周宮諸職之文實無一合其謬二也諸室周回其狀如井若不上置衡梯下開隧道則更無出入之門其謬三也神依於廟人居於寢各有攸處是以不相雜糅今四正之室皆曰大廟以時王聽政之地冒始祖世祭之宮雖漢高之祠黑帝周宣之居天臺猶不至此其謬四也以青陽總章玄堂三名與明堂相配然則總爲十二室明堂止居其三何以得專

斯名其謬五也其他與周制違異者不可枚舉以於明堂無涉故不具論夷攷其文實爲大一下行九宮之學故盛德篇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即其制作之義漢世謂之明堂陰陽見於藝文志及魏相傳建武以後著爲王禮司馬彪所編禮儀志具載其文自馬融入之禮記鄭康成爲之作注後世遂尊爲經而莫之敢議矣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言曰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此說傅會五室衆四正而遺四隅宋人祖之遂爲考工月令之調人曾不知呂氏本爲假設之詞而自古固未有此制也玉藻正義引鄭志說五定之制曰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火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令就其說求之七筵之堂大室中踞其二南北所餘各得二筵有半在於大廟則無以爲朝聘饗食之所在於路寢則無以爲聽政合族之地以其與顧命斯干覲禮不合從爲之辭而辭則遁矣又神祇無廟昏之禮牽合五帝五室之文猥云每帝一室求之禮意尤有所違夫風雨小祀猶在於壇亡國之社始弇其上何有天帝大神而陟降於二筵之室以鄭氏之學其於天神地祇人鬼之別豈猶有未了於心者而忽有斯言可謂千慮之失後之俗儒自謂紹承絕學而巧爲之說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君子於此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尤焉議禮之家古稱聚訟敢其甚者無若明堂禮曰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竊取其義以作是篇 汪拔貢述學圖附後

明堂五室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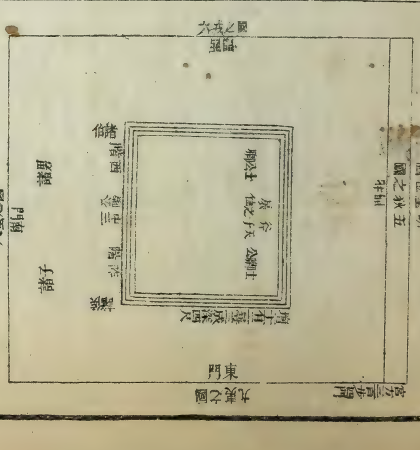


考定明堂五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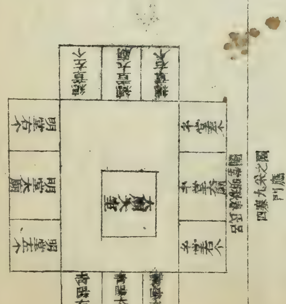


鄭志考工五室之圖

明堂位圖



呂氏春秋明堂圖



犧象山罍

周素犧罍考犧之字至漢鄭玄釋犧爲莎又或作獻戲其字不同其爲義一也後世用莎之語遂飾以鳳皇婆娑之狀曾不知止以犧爲飾耳因其字書形聲舛謬故器亦失其制度考是器耳鼻皆以犧爲飾狀若牛首大與周犧首罍相類但兩耳連閻徵君潛邱札記

加爵

鄭君司尊彝注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酳尸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鄭意蓋以后與諸臣再獻者當明堂位之加爵天官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注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則以璧角璧散與此瑤爵爲一字加用瑤爵也賈孔之徒申注義者謂后未酳尸以前不用瑤爵朝踐饋食皆酌玉爵以獻與王同唯崔靈恩氏以爲后獻皆用瑤爵九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杜佑依用其說榜案周人祭祀賓客之禮王以圭瓚祼后以璋瓚亞祼其祼器既殊大宰以玉爵贊王內宰以瑤爵贊后其爵制亦異故內宰又言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祼獻也瑤爵也對文竝舉后之正獻具是矣祭統獻之屬莫重於祼故謂之祼獻鄭君分釋祼獻爲二非也后獻賓亦用瑤爵注謂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亦誤禮婦人于賓有獻無酬特牲饋食禮三獻之外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又衆賓長爲加爵如初注云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也是非加爵在正獻後之證歟天子之禮諸臣爲加爵於時內宗薦加豆籩王與后咸不親其事然則內宰所贊非加爵意章著矣故說加爵當以崔靈恩氏爲正 金修撰禮箋

俎用梡嶡

問明堂位俎用梡嶡注梡始有四足也嶡爲之距嶡字說文未收从山於義無取曰陸氏釋文嶡又作橛說文撅从手有所把也夏后氏俎用梡止有四足殷人加以橫距謂之橛者取其手可把持又謂之距距橛聲相近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蕃鬣

明堂位周人黃馬蕃鬣正義蕃赤也周尚赤案蕃字解有訓爲赤者爾雅青驪繁鬣騵郭注引禮記此文作繁鬣繁蕃義同邢疏所謂髦鬣繁多而美者得之鄭注無文孫不以爲赤色也 孫侍御讀書脞錄

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正義曰蕃赤也周尚赤熊氏以蕃鬣爲黑色與周所尚乖非也引之謹案魯頌駉篇傳云騂黃曰黃是黃馬色在騂黃之閒已兼赤色足以明周之所尚矣若蕃字則古無訓黑訓赤者蕃蓋白色也讀若老人髮白曰皤皤字古讀若煩說文皤从白番聲易賁六四賁如皤如與翰爲韵鄭陸本作蹯音煩宣二年左傳宋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睅皤爲韵目腹爲韵白蒿謂之蘩白鼠謂之鼶馬之白鬣謂之蕃鬣其義一也字又作繁爾雅釋畜云青驪繁鬣騵是也郭璞不得其解而以兩被髦釋之非是辯見爾雅 王尚書經義述聞

犧尊

犧尊注云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此沙字音莎古讀犧如莎犧从羲聲羲从義聲義从我聲與莎相近周禮作獻尊鄭君說鬱齊獻酌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然則獻義同音皆爲莎故毛詩傳曰犧尊有沙飾也訓詁之學音義相將其來舊矣禮有象觚以象骨飾觚則象尊以象骨飾尊益無疑也王肅創謂犧作牛形象作象形又說齊大夫子尾嫁女器以爲證而博古圖因之僞范曆鼎紛然競出莊子周人其言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則犧尊以木作之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詩正義曰士無飾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聊安得掘土中銅牛而妄號之犧尊哉假令周有銅尊流傳漢世者必多不應毛鄭均未之識肅於詩皆申毛難鄭至犧尊鄭與毛同則併毛亦不信其故爲曲說以與鄭乖反如此 孔檢討經學卮言

夏后氏之鼓足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曰足利本鼓足作足鼓或曰此釋文正義無可考但唐石本自作鼓足未可輒改家大人曰足鼓鼓名也與楹鼓縣鼓文同一例若云夏后氏之鼓足則文不成義下文垂之和鍾叔之離磬亦與此文同一例又云垂之鍾和其可乎據唐石經又不如據本書之通例也自通典樂四引此已誤作鼓足不始於唐石經矣案廣雅鼓名有足鼓隋書音樂志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之楹鼓周人縣之謂之縣鼓皆本明堂位之文商頌那篇置我鞉鼓毛傳曰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正義曰夏后氏足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周頌有瞽正義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詩正義兩引明堂位皆作足鼓與毛詩廣雅同則孔本禮記之作足鼓甚明若謂后本未可輒改則豈唐初人所據之本反不如後出之石本乎斯不然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喪服小記

齊衰惡笄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惡笄上皆有帶字段氏若膺曰案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先釋笄後釋帶正義云此一經明齊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亦先言笄後言帶則經文帶字當在惡笄下儀禮喪服布總箭笄疏引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帶字在惡笄上是各本不同也家大人曰笄在首帶在要故注及正義皆先笄而後帶若經文則不然故正義述之云要絰及笄不須更易要絰卽帶也不云笄及要絰而云要絰及笄則經文之先帶後笄明矣喪服及士虞禮疏兩引此文皆作帶惡笄以終喪是孔賈所見本帶字皆在惡笄上與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同自唐石經始脫帶字而正義內兩舉經文皆無帶字通典禮四十五亦無帶字則皆後人據已脫之經文刪之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喪服杖期章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亭林以爲此經文誤入傳非也經但言五服不言無服此傳兩云出妻之子相對爲文齊衰三月章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是亦傳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

章泰占又問廟制折衷論昭穆謂遷必在昭祔必在穆此是定制乃雜記喪小記俱云孫當從祖每新王入祔必中一而祔于祖廟中一者間一也間父祔祖則祔在昭矣凡婦祔妾祔皆然似顯與祔必在穆之說相反此可無一語申明之乎

此自有義然不經發問便不能申明其說先聖所以重起予也是祔皆喪祭而一在卒哭後一在禪後其云間一祔祖者則卒哭後之祔所謂昭祔昭孫從祖是也蓋葬後卒哭未應立廟先

以其主寄祔于祖廟之傍祔畢仍迎主而歸奉于寢凡祥練諸祭即祭在寢至時祭而仍皆廟如是三年左傳所云喪祭于主烝嘗禘于廟者此寄祔也然而不祔父而必祔祖者此中有禮意焉以爲父廟是穆之末一廟他日喪畢遷廟正當移父廟而奉新主于其中今尙未遷祔但寄祔耳而遽厠父傍是疑于逼父大不安矣所以必間一而祔祖者祇爲此非有他也即孫從祖之說亦非此解他日遷廟後祖孫其昭穆孫必從祖非謂此寄祔時偶一從也若祔必在穆則是三年喪畢吉祭入廟之祔以是時禫纖甫易可以卜日行吉禘禮夫然後大祫太祖而遷廟焉然亦有禮意惟吉禘大祫則廟主與遷廟之主皆得合食于太祖之廟及食必而應祧之主即隨遷廟主而抑入羣宮其留廟之主則各升一廟而新主新廟亦各隨羣宮羣廟而警禪以人一似未嘗有祧遷者此正祔也是兩祔皆喪祭而一必祔昭一必祔穆自此一問而先王制禮精意至今日而發抒了皀有如此毛檢討經問補

為父母妻長子禫

禫者終喪之祭父母之喪中月而禫固已妻與長子何居天下有祖父母伯叔父母及昆弟乎曰夫爲妻父爲長子喪之主也服除而禫非夫非父其誰主之若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則各有主之者矣故不禫

父在爲母則從乎父而禫顧處士日知錄

喪服小記曰爲父母妻長子禫據禮妻爲大臣爲君亦禫記無文者三年之喪必有禫自不待言此以父母長子與妻並舉則通謂期有禫者也爲父母禫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亦然爲長子禫蓋庶子爲其長子亦然凡父母妻長子並有三年之義雖持重於大宗者不貳斬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降而在期猶當有禫或疑不杖期並無禫非也賀循說杖有不禫禫有不杖詳前宗子母在爲妻禫疏下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詳十五月而禫有練有詳有禫故亦通稱三年假令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之首前後已涉三年春秋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太子墨子曰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後子者爲父後之子即長子也戰國策謂齊太子爲後子荀子謂丹朱爲堯後子其義並同是妻喪禮期兼得三年之稱也蓋有二十五月之三年有十五月之三年亦猶大功有七月九月之異耳二十五月之三年其降也禫則父母長子十五月之三年其降也不禫期妻○孔檢討禮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帶以終喪　箭笄帶終喪三年

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無帶字今依注疏補正注曰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據注是經有帶字在惡笄之下孔氏正義曰婦人質笄以卷髮帶以持身於其自卷持者有除無變要經及笄不須更易至服竟一除是孔本亦必作惡笄帶矣而其下乃云故云惡笄以終喪其標起止云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是石經以後寫者刪經因併刪疏也儀禮喪服經云布總箭笄疏引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士虞禮說首經不說帶疏引喪服小記齊衰帶惡笄以終喪賈氏所執之經帶在惡笄之上似有不同而有帶則同今水失帶字者唐石經爲之也段大令經韵樓集

喪服小記箭笄帶終喪三年注云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亦者不齊衰惡笄帶以終喪也此箭笄下亦必有帶字可知矣而孔正義云前云惡笄以終喪此云箭笄終喪三年蓋亦自唐石經奪帶字以後淺人併經疏刪帶也同上

庶子不以杖即位

古之爲杖但以輔病而已其後以杖爲主喪者之用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即位

夫爲妻杖則其子不杖矣父爲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記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其子長子之子顧處士日知錄

祔於其妻

喪服小記歸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注云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正義云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榜謂喪之祔祭也使鬼有所歸檀弓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故雖朋友主喪亦必爲之虞祔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不繫於有廟無廟襍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古者三年喪畢然後祭於廟此未練祥而祔於王父則於殯宮祔疏云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又失之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於高祖之妾則爲壇祔襍記主妾之喪則自祔崔氏云于廟中爲壇祔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中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與此同義未聞無廟者不祔也謂以夫祔妻彌乖尊卑隮祔之義此經承上婦祔於祖姑言之祔于其妻即此祔於祖姑是也變言其妻者緣上其妻爲大夫而卒立文皆對夫之辭襍記曰男子祔於王父則配注配謂并祭王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注不配則不祭王父此嫌不配者用牲自從其生前之爵曰不易牲曰以大夫牲明妻從夫之爵不以存歿異也金修撰禮箋

其妻爲大夫而卒王則以大夫牲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注謂此始來仕無廟者案祔必以其昭穆夫尊豈有下祔於妻者且既無祖廟又安得有妻廟蓋祔於其妻者直謂祔祭此妻與雜記練冠祔於殤文義同矣大夫妻死至葬中間數月容有黜陟故記其禮之變如此孔檢討禮學卮言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

無杖則不成喪故女子在室父母死而無男昆弟則女子杖其日一人明無二杖也

姑在爲夫杖必其無子也母爲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此三者皆無主之喪故婦人杖顧處士日知錄

大傳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同董仲舒有言天者祖之所自出也韋元成等奏議引祭義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喪服小記文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若周之祖嚳立親廟四親親也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于南郊即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

別之以禮義　禮義立　制之禮義　義不壹

大傳上治祖禮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正義曰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者總結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言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之道理竭盡於此矣引之謹案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皆旁治昆弟之事人道竭矣乃總承上三事言之別之以禮義義讀爲禮儀三百之儀說文義已之威儀也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儀作義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

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是古禮義字本作義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鄭所謂別之以禮儀也若空言禮義則與上文意不相屬矣又樂記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正義曰義宜也若行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矣引之謹案義亦讀為儀禮儀與樂文正相對周官大司徒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故書儀或為義杜子春讀為儀 管子禁藏篇禮儀足以別貴賤即此所謂禮儀立則貴賤等也又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典命掌諸侯之五儀 故書儀作義鄭司農讀為儀 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禮儀各眡其命之數皆是也知非仁義之義者下文有仁以愛之義以正之若此句先言義則下文不須言義以正之矣又下文稽之度數制之禮義正義曰謂裁制人情以禮義引之謹案義亦讀為儀禮義與度數義相因也考漢書禮樂志正作制之禮儀 荀悅漢紀同 又緇衣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義亦讀為儀義不壹謂威儀不齊一也下文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正以為儀壹之證正義以為義事不能齊一未達經意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問 禮記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康成曰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釋之者曰正姓如姬姜庶姓如三桓七穆是否 全藻

答 異哉康成之言也周禮秋官司儀曰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康成曰同姓兄弟之國異姓婚姻甥舅之國庶姓無親而勳賢者故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同姓又親於異姓而三揖之禮由此等焉然考左傳隱公十一年滕薛來朝爭長滕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魯自周公以至武公皆娶於薛不可謂非婚姻甥舅之國而滕猶以庶姓目之蓋成周異姓之封如媯如姒如子則三恪如姜則元臣皆族類之貴者薛雖太皞之裔而先代所封又加以弱小故降居庶姓之列然則異姓因有貴姓而始有庶姓亦不僅以親疏言也若同姓則安得有所謂庶姓甚矣康成之謬也何以解大傳蓋嘗放之古之所謂姓氏原有別三桓七穆是氏也非姓也受氏之禮多以王父字為氏而亦或有以父字賜氏者國僑之類是也或有及身賜氏者仲遂之類是也不必高祖始有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姓太史公承秦項喪亂之餘姓學已紊故混書曰姓某氏儒者譏之若如康成所云則氏固可以言姓太史公又何譏乎況姓一定而不易氏遞出而不窮以三桓言之仲孫氏之後又分而為南宮氏子服氏叔孫氏之後又分而為叔仲氏季孫氏之後又分而為公鉏氏公甫氏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則仲慶父叔牙季友實三桓之始祖也始祖為正姓將無以三公子所受之氏為正姓耶則正姓即庶姓矣倘仍以姬為姓耶則正姓并不出於始祖也若敬叔諸家所受之氏是又庶姓之小支也姓固如是之不一而定耶此康成之言之必不可通者也至于大傳所云別姓竊疑非即下文繫姓之姓姓者生也庶姓即衆生蓋謂支屬別於上婚姻窮於下故疑若可以通嫁娶而無害至下文繫姓弗別始指所受之姓而言康成合而一之遂謂繫姓之外又別有所別之姓而所繫者出始祖所別者出高祖舛矣歸安沈編修榮仁亦以子言為然 全庶常經史問答

庶姓別於上

庶姓者子姓也特牲饋食禮言子姓兄弟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玉藻喪大記並言子姓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 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正義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 故詩言公姓以繼公子而同父之變文則云同姓此所云庶姓別於上者亦子姓之姓與周禮司儀之云土揖庶姓者文同而所指異也 注以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意亦不如無多此兩姓之目○顧處士日知錄

有大宗而無小宗者 至 公子之宗道也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而亦莫之宗者謂世子既嗣國為君無母弟以為大宗則立長庶一人為小宗以統羣公子是為有小宗而無大宗若有母弟立為大宗則羣公子皆屬之不得又立長庶為小宗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若世子為君之外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則此一人為無宗而亦莫之宗此釋最為分曉見戴東原族支謂序較雲莊注更為明白 崔茂才吾亦廬稿

公子有宗道論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記言大宗小宗之制詳矣而疑於別子之各為祖而不相宗故以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宗道也再三以申明之而為之說者多汩其解故論其大指以俟後之君子考焉別子者公子也以其別於君而別為大宗之祖故曰別子蓋先君之庶子而今君之庶弟也而又有同母異母之別同母者亦謂之嫡子其異母者皆謂之庶也別子為祖而不為宗繼別之子則為宗矣五世以後而大宗小宗出焉其初固無大宗小宗之分也然公子亦有宗道別子非一人也不可以無所統故以嫡長一人主之而同母異母者皆宗焉無嫡子則以庶長一人主之而凡異母者皆宗焉 大祭以最長者一人而有嫡庶之分則不以長幼論 此非宗也而有宗之道其云大宗小宗者特以明嫡庶之別非大宗也而宗之之禮如大宗非小宗也而宗之之禮如小宗此記文之意而鄭氏所推以為說者亦已明矣公子有宗道專以公子言之而不及其後如以其後論則以嫡長主之者嫡長之子為大宗而諸弟之子宗之者為小宗是不得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如以庶長主之者庶長之子亦為大宗而諸弟之子宗之者亦為小宗又不得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別子僅一人而別子之子有二人則一為大宗一為小宗又不得謂無宗亦莫之宗也蓋一君之後為一大宗所以收族如別子各為祖而不相宗非收族之義文謂庶長之宗五世則遷則五世之後各自為宗而無大宗以統之又豈收族之義哉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有小宗則必有大宗其云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小宗而無大宗專以公子言之而非通論也此節之義以鄭氏為定論而孔疏所云諸子各自為祖纂言所云庶長之後五世則遷皆不可以據而明歸熙甫所論尤有不可以通者今不得而悉辨也

公子各為祖以魯三桓鄭七穆為例此非禮之正也周公康叔蔡叔各分封而周公為長故以魯為宗國至戰國蓋歷七八百年而滕之臣猶稱吾宗國魯先君是所謂大宗百世不遷者也一君後為一大宗始太王之昭為一宗王季之穆為一宗文王之昭又為一宗武王之穆又為一宗則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亦可推矣若魯三桓鄭七穆則雜亂而不可以紀此末世之而非禮之正也 此以國君為例而卿大夫士從此推之○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宗法小記

少儀

明道證

少儀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如某乎鄭注曰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引之謹案此官鄉大夫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德行與道藝分言明道非德行之謂也且三行之孝友本於天性不學而能亦何須問其習否乎今案道者術也韋昭吳語注道術也杜預左傳定五年注道術也道藝即術藝列子周穆王篇魯之君子多術藝是也道訓爲術藝亦是術故以道藝連文道即藝也大宮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鄭司農曰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禮樂射御書數言禮樂射御書數先王所以教道民故又謂之道也藝以道爲三德行非先鄭之意地官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太平御覽工藝部一引馬融注曰道六藝也春官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鄭彼注曰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是道藝同訓之明證鄭注道藝同訓故言道可以兼藝言藝亦可以兼道大司徒職事十二十曰學藝鄭司農云學藝謂學道藝故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注曰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有道藝者謂之能則道爲技術可知矣嫺於道藝謂之習工於道藝謂之善皆指一事而言正義謂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强爲分別非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不貳問

彬謂貳疑也讀如詩無貳爾心之貳此與下文問卜筮爲發端記文偶倒爾江氏愼修疑脫卜筮二字非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侍坐弗使

彬謂弗使言侍尊者之側每事必躬親之不當使人也同上

不執琴瑟

彬謂君子無故不撤琴瑟主賓相見操琴瑟以往者其常也惟侍坐於尊者則不敢同上

不旁狎

鄭注曰妄相服習褻或爭訟正義曰旁猶妄也不得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引之謹案書傳無訓旁爲妄者旁疑當讀爲謗古字假借也莊子齊物論旁日月挾宇宙釋文曰崔本旁作謗人與已不相習則其過失無由而知而相狎者其人之善惡皆已所素知易生謗訕但既謂之狎則與己親近論語鄉黨篇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注曰狎者素相親狎也謗加於親近之人非所以全恩也故戒之曰不謗狎所謂隱惡而揚善也或謂狎道舊故舊故與故舊不同故舊謂舊事也廣雅曰故事也宋子曰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怨惡皆發人之惡故竝言之襄六年左傳曰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是謗狎之明證王尚書經義述聞

燕則有之

彬謂東都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謂之宴朱武曹經傳攷證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

鄭注車有新舊也彬謂車乃器用不可以齒言服車即指駕車之馬不言馬者連上乘馬爲文蓋馬有兩服兩驂舉服以該驂也同上

乘馬服車不齒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鄭注乘馬服車不齒曰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正義曰車有新舊則年歲有多少價數有貴賤引之謹案曲禮曰齒路馬有誅僖二年公羊傳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齒者年數也馬有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周禮校人注引司農八歲曰馴之分說文馴馬八歲也故可計其年齒若車之新舊本無年數之可分則無由而齒之矣衣服亦有新舊曷嘗有年齒之可計乎服車二字當在下文乘馬之下弗賈之上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於市明他車可粥於市也論語先進篇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孔注曰顏路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槨車可賣則有賈矣但尊者之車不可論其賈之貴賤故曰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服車弗賈也自傳寫者誤置服車於不齒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鄭所見本業已誤王尚書經義述聞

枕几穎杖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鄭注曰穎警枕也正義曰以經枕外別言穎穎是穎發之義故爲警枕引之謹案穎字當在枕下枕穎相連故知穎爲枕屬正義謂經枕外別言穎則所見本穎在枕下可知若如今本穎在几下則是几外別言穎非枕外別言穎矣正義述經曰枕也几也穎警枕也杖也當作枕也穎警枕也几也杖也今本穎警枕也在几也之下則後人據已誤之經文改之也釋文穎作穎盧氏參挍宋本作穎與集韻合通志堂本作穎非也玉篇廣韻竝曰穎筬也古過切與鄭異義蓋出盧王二家注文內則曰懸衾篋枕是枕有篋以貯之也穎與枕相連故或以爲警枕或以爲枕篋耳唐石經始誤倒穎字於几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凡羞有湆者不以齊

疏云湆汁也羞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于人味薄即曲禮所謂無絮羹也集說以湆爲大羹此言凡羞非祭祀非饗禮不知大羹何來且大羹不致此又何待說邪李進士羣經識小

學記

王宮有學

學記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鄭氏註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劉芳曰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故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此又可爲王宮有學及王制大學在郊之切證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學學半

禮記學記兌命曰學學半釋文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尚書說命下惟斆學半傳斆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羣經音辨二學教也音效書惟學學半據此知尚書學學字本之禮記必不改上學爲斆說命音義必大書學學二字注云上戶孝反下如字與禮記音義同此宋時賈氏所見釋文尚如此故引書作學學其學教也三字即本說命孔傳今釋文作斆蓋開寶中所改盤庚上盤庚斆于民傳斆教也亦必本作學字正義引文王世子云小學正斆干大胥贊之籥師斆戈籥師丞贊之今禮記作學干學戈釋文盤庚斆戶教反下如字今釋文脫此二字注疏本皆有先師學士盧召弓云下文無斆字下如字當改爲又如字案陸先音戶教反則讀爲斆復云又如字則依字讀爲學也此蓋馬鄭王等說非孔義臧明經拜經日記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彬謂此指小學言下文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方指大學之教皇氏說是也合之得二十五年蓋四十强而仕故强立不反謂之大成化民易俗近悅遠懷非有地治者不足以當之舊說三年五年即中年攷校之事非也

又按尚書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見大義焉下文言十五

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十八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鄭注大節大義謂博習盡誠也彬謂人之資稟不同故進學之先後遲速差異汎言之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以中材言也早成者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以生質之粹美者言即學記所謂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學記句讀

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注疏以大學之教也時絕句正義云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退息必有居絕句鄭注云有居有常居也學字自爲一句蓋總下諸目也集說則以時字屬下句學字屬上句然解居學爲燕居之學說究牽強不如舊讀之爲安孫侍御讀書脞錄

呻其佔畢

鄭注曰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言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引之謹案佔讀爲笘說文曰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笘又曰籥書僮竹笘也廣雅曰笘籥也春秋齊陳書字子占佔占並與笘同佔亦籥之類故以佔畢連文鄭謂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始失之迂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

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鄭讀多其訊爲句言及于數爲句云訊猶問也多其問難也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禮記纂言讀多其訊言爲句及于數進爲句云數進謂數進之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也引之謹案吳之句讀是也而義尚未安今案多其訊言者釋文曰訊字又作誶爾雅曰誶告也詩本又作訊陳風墓門篇歌以訊止毛傳曰訊告也訊本又作誶小雅雨無正篇莫肯用訊鄭箋曰訊告也是訊與誶通而同訓爲告也多其訊言猶云多其告語謂不待學者之自悟而強語之非謂多其問難也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者隱元年公羊傳曰及猶汲汲也爾雅曰數疾也鄭注曾子問曰數讀爲速及于數進謂汲汲於求速進也同上

隱其學

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鄭注曰隱不稱揚也家大人曰莊子外物篇相結以隱李頤注曰隱病患也後漢書張衡傳勤恤民隱李賢注曰隱病也隱其學病其學也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故弟子皆病其學而疾其師也隱其學疾其師苦其難三者文義相承則隱非不稱揚之謂同上

不陵節而施之謂孫

彬謂說苑建本篇作不陵節而施之謂馴孫馴古字通朱武曹經傳攷證

善待問者如撞鐘

墨子曰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荀子曰不問而告者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朱新仲云今人謂屢說之者爲囋字也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如嚮者即繫辭所云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是也二說可與善待問者如撞鐘相發明惠徵君九經古義

良冶之子至必學爲箕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蓋古語也裘古音渠宜反與箕爲韻此謂弓冶之家其子先學縫裘揉箕之事使其習熟則冶弓易爲與下句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意同列子引作良冶之子必先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先學爲箕語意瞭然舊說謂子見父之善爲冶爲弓因學爲裘爲箕者非是江歲貢羣經補義

始駕者反之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釋文始駕者一本作始駕馬者案正義云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反之者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日日見車之行其駒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據此知陸孔本皆作始駕者無馬字此言小駒始駕車之法故云始駕者非言人駕馬也陸氏所見一本有馬字亦是今注疏本誤從之臧茂才經義雜記

始駕者

學記始駕者反之釋文始駕者一本作始駕馬者案孔氏云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在車後而行則正義本無馬字明矣今注疏作始駕馬者誤孫侍御讀書脞錄

樂記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億案此凡數讀釋文治世之音絕句安以樂音洛絕句又云雷讀上至安絕句樂音岳以樂二字爲句雷讀上句依雷下以樂其政和總爲一句下亂世亡國各倣此今陳氏集說從釋文安以樂斷句爲解武進士經義攷異

有遺音者矣　有遺味者矣

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尙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引之謹案遺字有二說或訓爲餘鄭注曰遺猶餘也正義曰質素之聲有遺餘之音質素之食有遺餘之味以其有德人愛之不忘也此一說也或訓爲忘爲棄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有遺音者矣曰未盡音之極謂於音有所遺忘未至乎其極也然則有遺味者矣亦謂於味有所遺忘未盡味之極正義引一說曰所重在德本不在音故遺音今本作是有遺餘音念之不忘也蓋後人以樂記正義改之與下文所引一說不合又於有遺味者矣引一說曰禮本在德不在甘味故用水魚而遺味也此又一說也案後說是也上文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下文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則至音不存乎音至味不存乎味呂氏春秋適音篇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元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高注曰貴其樂和故曰有進乎音上質貴本故曰有進乎味言進乎音則所貴者不在音故其樂之質素有遺忘乎音者矣言進乎味則所貴者不在味故其禮之質素有遺忘乎味者矣此謂不尙音與味非謂其有餘音餘味也不當如鄭注所云王尚書經義述聞

物至知知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鄭注曰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眾王肅上知字讀爲智云事至能以智知之見史記樂書集解家大人曰二說均有未安予謂上知字即下文知誘於外之知下知字當訓爲接言物至而知與之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知者接也淮南原道篇曰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是其明證矣古者謂相交接曰知因而與人相交接亦謂之知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一見嚴蔑遂如故知言如故交也楚辭九歌樂莫樂兮新相知言新相交也後漢書宋弘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交作知知與交同義故又

有知交之語呂氏春秋明理篇弟兄相誣知交相倒是也因而相匹偶亦謂之知檜風隰有萇楚篇樂子之無知鄭箋曰知匹也首章言無知二章三章言無家無室其義一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依聲託事之義瞭如指掌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樂由中出故靜　文而靜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鄭注曰文猶動也引之謹案鄭以靜爲動靜之靜故云文猶動也今案樂者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不得謂之靜靜當讀爲情情者誠也（淮南繆稱篇情繫於中行形於外高注曰情誠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謂民之誠僞也）實也（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論語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鄭孔注並曰情實也宣十四年公羊傳是何子之情也）樂由中出故誠實無僞下文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正所謂樂由中出故情也古字靜與情通大戴禮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謂不誠實也逸周書官人篇情作靜逸周書情忠而寬大戴禮情作靜大戴禮又曰誠靜必有可信之色靜亦情之假借（說見大戴禮）誠情必有可信之色者表記所謂情可信也表記又曰文而靜鄭注曰靜或爲情案情正字也情靜字也文而情者外有文章而內又誠實也情與文相對爲義正與此同下文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又曰情深而文明荀子禮論篇曰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又曰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又曰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此云樂由中出故情禮自外作故文皆以情文相對爲義也而表記正義乃云文而靜者臣皆有文章而又清淨失其指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綴兆

綴兆舒疾鄭注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正義酇謂酇聚頤煊案說文酇聚也又儹最也最古通作聚字漢書叔孫通傳爲綿蕞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蕞即最字（經義叢鈔洪頤煊）

莊敬恭順

引之謹案順當爲愼正義曰外貌莊敬謙恭謹愼是禮之節制也則沖遠所據本作愼不作順可知史記樂書文與此同張守節正義曰謂容貌莊敬謙恭謹愼是禮之節制也則張氏所據史記本亦作愼今本史記作順蓋後人據誤本樂記改之也唐石經始誤作順（王尚書經義述聞）

卑高以陳

樂記卑高以陳數語與易繫略同而疏引鄭易注與禮注逈異蓋如禮注先行詩箋後改之類詩禮異注見燕燕章及坊記疏引鄭志（梁孝廉瞥記）

測深厚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正義曰測知也家大人曰測盡也謂盡其深厚非謂測知其深厚也窮極測皆盡也言禮樂之大無所不至窮乎高極乎遠而盡乎深厚也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言天地之生物無窮也又曰及其無窮及其不測不測亦無窮也莊子在宥篇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無測亦無窮也管子九守篇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可測亦不可極也說文測深所至也深所至謂深之盡極處也呂氏春秋論人篇闊大淵深不可測也高注曰測盡極也下賢篇昏乎其深而不測也淮南原道篇水大不可極深不可測高注竝曰測盡也皆其證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南風之詩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也正義曰言己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注云其辭未得聞也者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爲凱風非矣案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又淮南子詮言云舜彈五弦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高注南風愷樂之風案爾雅釋天及毛詩凱風傳皆云南風謂之凱風詩正義引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蓋南之爲言任也任養也能長養萬物則物皆凱樂或以爲長養之風或以爲凱樂之風鄭康成李巡高誘熊安等義並同據高注淮南亦有其義而亡其辭乃王肅增加家語以鄭爲失妄孰甚焉正義以熊氏爲非當由誤會熊意爲即指國風凱風篇也史記樂記集解引王肅曰南風者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民之慍兮蓋即王肅禮記注既作聖證論以難鄭遂自用其說也（虞茂才經義雜記）

大卷咸池因變

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舊倒今據史記樂書正義所引乙正）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釋文大咸如字一本作大卷音權案鄭以周禮大卷當禮記大章以周禮大咸即禮記咸池此注一作大卷明誤無疑陸氏何不能辨之）正義曰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增改脩治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堯既增脩故此文大在大章之下矣又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其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增脩者至周謂之大咸其黃帝之樂堯不增脩大章者至周謂之大卷於周之世其黃帝樂堯不增脩謂之大卷者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熊氏云知大卷當大章者案周禮云雲門大卷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知周別爲黃帝樂名雲門者以此樂記唯云咸池大章無雲門之名周禮雲門在六代樂之首故知別爲黃帝立雲門之名也知於大卷上加雲門者以黃帝之樂堯增脩者既謂之咸池不增脩者別名大卷明周爲黃帝於不增脩之樂別更立名故知於大卷之上別加雲門是雲門大卷一也又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注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灋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釋曰本黃帝樂名曰咸池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若增脩黃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咸池則此大咸也若樂體依舊不增脩者則改本名名曰大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即通）大章大（舊脫大字今補）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卷一（當作亦）爲黃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黃帝咸池爲堯樂名則（即通）更與黃帝樂立名名曰雲門則雲門（舊脫門字今補）與大卷爲一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據此知黃帝二樂一大卷一咸池其大卷堯不增脩而全用之更名曰大章周公制禮以大卷本黃帝之樂但異其名耳故仍爲之黃帝而復其本名又冠雲門以美大之其咸池堯既增脩

改用則咸池之名雖仍黃帝之舊而實爲堯樂矣故周公遂以此爲堯樂又加大字於上省池字於下也於此見堯有因襲之妙而無變改之失有表揚之表而無攘竊之嫌又可見周公定樂命名之精而周禮爲天理爛熟之書也蓋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故堯欲全用黃帝之樂必改其本名庶足以新民之耳目此大卷所以爲大章也若咸池既已增脩非盡黃帝之本體而又改易其名幾何不疑爲堯所自創百世之下增脩之迹既泯又誰知爲本之黃帝乎故咸池之仍名咸池堯之不忘所本也若周公制禮必去其虛名而從其實體故復大卷之號而黃帝之樂定矣歸咸池於堯而堯之樂定矣不更以咸池歸黃帝者何也蓋不敢以後帝所增脩致殺前帝之創造又不敢沒後帝之脩改而虛加之前帝故咸池不屬黃帝而屬堯也大卷必冠以雲門何也蓋周公定六代之樂俱加以美大之稱故武曰大武濩曰大濩夏曰大夏韶曰大磬咸池曰大咸至於大卷黃帝本言大堯改之又曰大章不可更加以大故於大卷之上美之曰雲門也其因變之迹今爲表以明之 戚茂才經義雜記

太卷咸池因變表

黃帝	大卷	咸池
堯	大章 改名不脩	咸池 脩不改名
周公	雲門大卷	大咸

周公定樂表

黃帝	雲門大卷
堯	大咸

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

漢書禮樂志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今禮記脫易字因上文易字而誤也 注拔貢經義知新

其感人淺其移風易俗荀子樂論篇說苑脩文篇並同史記樂書其移風易俗作其風移俗易漢書禮樂志作其移風易俗易下易字顏師古音弋豉反家大人曰當從漢書補下易字蓋樂之感人既淺則其移風易俗必易二句相對爲文若下句末無易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正與此易字同義祗以易易同字後人誤以爲重複故或改移風爲風移而刪去上易字則爲風移俗易矣或刪去下易字則爲移風易俗矣荀子說苑無下易字卽後人依禮記刪之而漢書易字獨未刪則以師古音弋豉反故也釋文易字無音正義釋移風易俗而不及下易字則唐初本已無此字不始於石經矣淮南主術篇攝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易矣今本無下易字亦後人誤以爲複而刪之也下文曰攝權勢之柄其於以化民易矣句法與上文同則上文亦有易字可知蓋讀書未審而率意刪改者大類如此 王尚書經義述聞

志微噍殺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鄭注曰志微意細也引之謹案志微噍殺四字平列不當上下異訓志亦微也志與職古字通 楚辭九章章畫職墨史記屈原傳職作志 說文曰職記微也故趨步微小謂之志趨聘禮記賓將授志趨是也 詳見志趨條下 素問謂小心爲志心義亦同也 亦見志趨下 陳澔欲改志爲急急與微意不相貫何其謬邪史記樂書作志微焦衰漢書禮樂志作纖微癄瘁纖與微亦同義也錢氏漢書攷異以志爲纖之譌失之 同上

肉好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鄭注肉肥也正義肉謂厚重者也頤煊案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肉好謂音之大小得其中 經義叢鈔洪頤煊

狄成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引之謹案狄讀爲逖成者戉之譌戉與越通呂氏春秋音初篇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慆濫卽滌濫也誂越卽狄戉也楚辭九思聲噭誂兮清和誂字亦作咷漢書韓延壽傳噭咷楚歌服虔曰咷音滌濯之滌正與狄同音故誂通作狄鄭云狄往來疾貌方言曰佻疾也廣雅曰越疾也佻與誂同聲越與戉同聲是誂越狄戉皆謂樂聲往來之疾也隸書戉字或作戊成字或作戍形極相似故戉字譌而爲成 史記樂書亦作成則此字之譌已久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索隱曰任侯張成漢表作張越 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作張越乃後人依漢書改之 又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定敬侯劉越水經河水注作劉成說苑正諫篇左伏揚姬右擁越姬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越姬作成姬其作成者皆戉之譌也鄭以狄爲往來疾貌而不解成字蓋闕之也王肅解狄成謂成而似夷狄之音 見史記集解 孔穎達謂迷疾而成望文生義胥失之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以繩德厚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鄭注曰繩猶度也正義曰謂準度以道德仁厚也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曰繩法也法其德厚薄也引之謹案德厚猶言仁厚德厚二字平列下文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事行二字亦平列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管子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荀子君道篇曰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韓子外儲說右篇曰德厚以與天下齊行齊策曰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曰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孝文紀曰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曰壁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貴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德厚二字皆平列正義謂準度以道德仁厚於義稍疏而王注乃謂法其德之厚薄於厚下加薄字以解之其失甚矣 同上

律小大之稱

爾雅律銓也邵氏二雲正義曰樂記云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律訓爲銓度猶比訓爲比次也褚先生補史記樂書作類小大之稱按大史公易經傳之字俱本雅訓易律爲類於雅訓無徵少孫視史遷爲疏矣鄭注以律爲六律亦於雅訓偶有不檢也引之謹案鄭注以爲六律文義未安邵氏規正之是也而謂褚少孫易律爲類則非類律古同聲故律通作類猶廉直勁正少孫勁作經管乎人情少孫管作貫石聲磬少孫磬作硜禮主其減少孫減作謙皆所見本如是非以同義之字代之也此與史遷易經傳之字不同何得援以相校乎漢書律歷志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旣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律之言類呂之言旅也 集韵入聲六術類事也音律 是律與類同聲何疑於律之作類乎襄九年左傳晉君類能而使之類之言律謂銓度其才能而使之也 杜注云隨所能失之 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類與比同義類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其義一也 同上

感條暢之氣

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鄭注曰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家大人曰條暢讀爲滌蕩滌蕩之氣謂逆氣也上文其聲哀而不莊云云謂姦聲也故下文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滌蕩之氣與平和之德正相反平和之德謂順德也故下文曰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

和樂與焉姦聲正聲各以類相動故下文曰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考史記樂書及說苑脩文篇並作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滌蕩之文〕上文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呂氏春秋音初篇云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則慆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慆濫即滌濫也慆蕩即滌蕩也滌蕩滌暢慆蕩聲相近故字相通〔從條蕩其聲與滌皆相近〕鄭曰動人條暢之善氣則與姦聲相遠非其類矣 同上

五色成文而不亂

鄭注曰五色五行也正義引崔氏曰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而不亂也引之謹案五行與樂無涉其說疏矣崔以爲五音五音不得謂之五色亦非也今案五色當以所用之器言之若帗舞之列五采〔見地官鼓人注〕皇舞之析五采羽〔見舞師注〕髦之垂五采羽〔見明堂位注〕皆五色也他若縣有朱弦舞有朱干鍾有青赤黃白黑〔見考工記五行篇〕其餘樂器樂書者亦具五色若牘有兩空髹畫雍有兩紐疏畫〔並見春官笙師注〕是也樂器備五色而皆秩然有序故曰五色成文而不亂 同上

八風從律而不姦

鄭注曰八風從律應節至也正義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爲姦慝也引之謹案如鄭說則是天地之氣感於樂而順應也案下文樂行而倫清云云方言作樂之效此則但論樂之情狀不應遽及於八風之順應也且八方之風分應八節無一時並至之理作樂之時縱有風來亦止一方何得有八方之風雜沓俱來乎八風非謂八方之風也古者八音謂之八風襄二十九年左傳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平也五聲八風相對爲文〔杜注曰八方之氣謂之八風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傳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也八音皆人所爲故曰爲九歌八風若八方之風具是天籟不得言爲矣故知八風謂八音也〔杜注二十年傳曰八方之風下八風亦非說詳左傳〕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即堯典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孟子離婁篇趙注曰倫序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盧注曰倫理次也〕律銓也次也〔爾雅曰律銓也玉篇廣韻並曰銓次也〕姦讀曰奸奸犯也〔說文奸犯也宣十二年左傳事不奸矣杜注曰奸犯也〕八音各從其次而不相陵犯故曰八音從律而不姦此之所謂律猶書之所謂倫而非十二律之謂也此之所謂姦猶書之所謂奪而非姦慝之謂也鄭君說誤以八風爲八方之風遂並以上文之五色爲五行下文之百度爲百刻以作樂之情狀而解爲天地陰陽之事蓋失其指矣 同上

百度得數而有常

鄭注曰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陳祥道曰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十二律長短有度多寡有數引之謹案陳氏之說長於舊說矣而以度爲十二律之度則非也下文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始以十二律之長短言之〔正義曰黃鍾至仲呂爲濁長者濁也蕤賓至應鍾爲清短者清也〕此則謂樂之節奏謂之度正義曰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是樂之節奏謂之度後世之曲度〔後漢書馬防傳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李賢注曰曲度謂曲之節度也〕句度〔晉書樂志巴渝舞曲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其遺法也節奏非一故曰百度數者度之多寡也其大者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及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之屬是也其小者若三步以見方〔以三步爲度〕夾振之而駟伐〔駟與四通以四伐爲度〕壹倡而三歎〔以三歎爲度〕之屬是也多寡得宜故曰得數一成不變故曰有常 同上

樂氣

然後樂氣從之校勘記曰宋監本岳本嘉靖本皆作氣衞氏集說同史記樂書亦作氣〔說苑脩文篇同〕石經氣字剜闕閩監毛本作器引之謹案氣即器之假借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氣作器莊子人閒世篇氣息茀然釋文氣息向本作謚器云器氣也是器與氣通上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故此云樂器從之猶上文言從以簫管也史記正義乃云樂氣詩歌舞也則不知氣之爲器也宋輔廣又謂樂氣爲和氣方愨王讀樂爲憂樂之樂謂樂以樂爲主故特云樂氣皆於文義未安不如讀氣爲器之爲得也然徑改其字爲器則非 同上

獶雜子女

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鄭注曰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家大人曰獶當爲擾字之誤也擾與猱古字通楚語民神雜糅史記歷書作雜擾是其證〔史記夏本紀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擾之通作柔猶猱之通作擾矣〕此言俳優侏儒之人猱雜於男女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也鄭注鄉射禮記曰糅者雜也 同上

肅肅敬也

肅肅敬也雍雍和也詩本肅雍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云有洸有潰毛公傳之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即其例也〔日知錄〕

石聲磬

石聲磬鄭注磬當爲罄字之誤也正義其字下著石樂器之磬其下著缶是罄然之罄今經云石聲磬恐是樂器故讀爲罄取聲音罄罄然顯煥案史記樂書作石聲硜說文磬籀文作硜論語硜硜然小人哉亦謂磬聲磬即硜字〔經義叢鈔洪頤煊〕

竹聲濫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

注云濫之意猶擥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爲最古最聚通用管子禁藏篇曰冬收五藏最萬物注最聚也史記殷本紀云大最樂戲於沙丘徐廣曰最一作聚又周本紀有周聚徐廣曰一作最最古之聚字〔公羊隱元年傳云會猶最也何休云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惠徵君九經古義〕

咏嘆淫液

咏嘆之淫液之何也注咏嘆淫液歌遲之也釋文液音亦正義曰咏歎者謂長聲而歎淫液謂音連延而流液不絕之意朱子大學章句云此兩節咏歎淫液其味深長本之樂記俗本多作淫泆困學紀聞云淫液刊本誤爲淫泆則宋板已誤矣又詩賓之初筵序云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注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今俗本毛詩及注疏多作淫泆不學者又云飲酒無度當爲淫泆此經之所以展轉相譌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武坐致右憲左

注云憲讀爲軒聲之誤古憲軒二字音相通詩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毛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欣讀爲軒與難合韻鄭注內則云軒讀爲憲揚雄河東賦云麾城衞邑李奇曰軒音車幰之幰幰从巾憲聲反復相訓甚古音通也〔內則亦讀憲爲軒○惠徵君九經古義〕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詩周南召南譜疏引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今本樂記無陝字當是脫爾史記樂書家語辨樂皆襲樂記之文並有陝字又日本山井鼎攷文云古本分下有陝字尤足證今本之鈌 梁孝廉曾記

封帝堯之後於祝

注云祝或爲鑄周本紀云封黃帝之後於祝張守節以爲東海祝其縣非也汲郡古文云平王三年齊人滅祝此東海縣也古祝鑄同音淮南子俶眞訓曰冶工之鑄器高誘曰鑄讀作祝續漢志云濟北蛇邱有鑄鄉城劉昭曰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春秋傳云臧宣叔娶于鑄杜氏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呂氏春秋愼大覽云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輿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高誘曰鑄國名 惠徵君九經古義

唯某之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鄭注不釋唯字釋文唯字無音正義唯作惟曰惟某之聞諸萇宏者孔子旣得賓牟賈之荅故云聞諸萇宏家大人曰唯讀曰雖古字唯惟與雖通言不但吾子之言如是雖我之所聞於萇宏者亦如是也雖與亦文義相應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揚雄傳解謿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文選唯作雖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儒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皆雖之借字也字又作惟史記淮陰侯傳曰言閒王曰大王自料勇悍二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漢書惟作唯字竝與雖同顏師古讀唯字爲句而以爲應辭非是且皆與亦字相應是其例也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鄭注曰唯當爲雖則此亦當然而注未之及蓋闕略也而釋文正義遂不知爲雖之假借矣近世讀者乃以唯字絕句而讀唯諾之唯大誤 王尚書經義述聞

名之曰建櫜

鄭注曰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正義曰鍵是管籥閉藏之名故讀爲鍵或以管籥或以櫜衣閉藏兵革故云鍵櫜也引之謹案鍵所以持門戶與櫜不倫無由竝舉且凡府庫之藏皆有鍵閉無以見其爲藏兵革也王肅注家語辨樂篇以建櫜之建爲建諸侯與櫜字文義不屬尤誤今案建當讀爲鞬方言曰所以藏弓謂之鞬說文曰鞬所以戢弓矢也釋名曰鞬建也弓矢並建立於其中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左執鞭弭右屬櫜鞬杜注曰櫜以受箭鞬以受弓是鞬櫜皆所以戢弓矢也名之曰鞬櫜者即詩載櫜弓矢之義言藏弓矢而干戈之戢可知矣馬融廣成頌正作鍵櫜 王尚書經義述聞

命之曰建櫜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李賢注鞬以藏箭櫜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鄭注鞬當作建讀爲鍵音其蹇反謂閉藏之也此馬鄭異義案樂記武王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注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五服兵也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垂櫜而入周禮曰櫜之欲其約也又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司農云鍵讀爲蹇謂牡禮記月令脩鍵閉注鍵牡閉牝也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作修楗閉說文木部楗根門也从木建聲其獻切金部鍵鉉也一曰車轄从金建聲渠偃切則鍵爲閉限義字從木鄭以二禮通用鍵字故讀從之當以自馬散之華山之陽至將帥之士使爲諸侯皆爲閉藏兵甲事故統名之曰鍵櫜也蓋將帥以兵甲爲職今使爲諸侯而不復爲將帥是亦偃兵之一端此鄭義也說文革部鞬所以戢弓矢从革建聲居言切釋名釋兵鞬建也弓矢並建立於其中也此馬季長義蓋鞬字从革建聲又爲建義二字義通故後漢書馬融傳孔子家語辨樂皆作鞬史記樂書鄭本禮記皆作建也史記集解引王肅云所以能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爲諸侯謂之建櫜也馬云命師於鞬櫜則馬王皆以名之曰建櫜爲專指使將帥爲諸侯說但馬以戢弢弓矢封將帥爲諸侯猶戢弢弓矢而不用故以鞬櫜爲封諸侯之名命師與偃伯對文命名也命諸侯也王肅則以建櫜爲封建諸侯弢弓矢之功較之馬鄭迂曲難通矣此必以鄭讀建爲鍵欲與立異故反作如字讀以難之家語亦當作封建字今正文與注作鞬非原文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曲直繁瘠廉肉節奏

荀子樂論作省棟案省與眚通眚猶瘠也故字亦作瘠尋文義繁省爲長 惠徵君九經古義

繁瘠

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九經古義曰荀子瘠作省案省與眚通眚猶瘠也故字亦作瘠尋文義繁省爲長家大人曰惠以繁省爲長是也謂省通作眚眚又作瘠則非也經傳中省眚二字無通作瘠者當是省譌爲瘠又譌爲瘠耳曲與直對繁與省對廉與肉對繁省猶多少也廉肉猶肥瘠也若作繁瘠則文不成義矣鄭注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繁瘠亦當作繁省鄭言深之鴻殺殺字正釋省字僖二十二年公羊傳注殺省也今本注文亦作繁瘠則因正文而誤也釋文瘠在亦反則陸本已誤作繁瘠而唐石經及各本皆沿其誤若正義則本作繁省而後人改之也案正義釋經曰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則下句亦當云省謂省約今本作瘠謂省約則後人以已誤之經改不誤之疏也正義又釋注曰鴻謂聲大殺謂細小言樂聲須宏大而多則肉與繁聲是也殺謂聲音細小則瘠與廉聲是也案上旣云殺謂細小則下不當更云殺謂聲音細小且與宏大而多句不對明是後人所改此當作言樂聲或須宏大而多或須二字見下文則肉與繁聲是也或須細小而少少字亦見下文則省與廉聲是也宏大釋肉多釋繁故曰則欲與繁聲是也細小釋廉少釋省廣雅省少也故曰則省與廉聲是也後人改省爲瘠則與少字之義不合因幷改上句之或須細小而少爲殺謂聲因細小甚矣其謬也正義又曰言聲音之宜或須繁多肉滿者或須瘠少廉瘦者瘠少亦當作省少多即繁也滿即肉也少即省也瘦即廉也後人改省少爲瘠少則文不成義且瘠與瘦複矣合正義前後文觀之則後人妄改之迹自明荀子樂論史記樂書竝作繁省樂書集解引鄭注亦作繁省今據以訂正 王尚書經義述聞

族長

在族長鄉里之中注及正義不釋族長二字引之謹案族長皆鄉黨之屬地官大司徒之職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管子乘馬篇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是百家爲族二百五十家爲長也故與鄉里並言或曰舜典正義引作族黨長蓋黨之譌案釋文族長丁丈反正義釋下文附親萬民也句曰附親萬民也者則上文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莫不和順之屬荀子樂論史記樂書亦作族長無作黨者舜典正義所引蓋亦作長校書者誤改爲黨耳學者須聞族黨少閒族長則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矣同上

天地之命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鄭注曰命教也史記樂書作天地之齊荀子樂論篇作天下之大齊家大人曰作齊者是也齊同也楚辭九歌注曰齊同也襄二十二年左傳及楚語注並同上文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又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樂爲天地之同也荀子作天下之大齊亦謂天下之大同也鄭注中和之紀曰紀總要之名也天地之齊中和之紀紀與齊皆是統同之義故上文又曰樂統同也命字篆文作佘齊字篆文作佘見汗簡二形相似故齊譌爲命矣同上

得其儕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鄭注曰儕猶輩類引之謹案儕當讀爲齊爾雅曰齊中也小雅小宛傳曰齊正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則得其中正矣故曰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管子正是篇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亦謂得其中正也齊正字也儕借字也鄭據借字解爲輩類失之當喜而喜當怒而怒何儕輩之有乎荀子樂論史記樂書正作齊白虎通義禮樂篇同。同上

子贛

說文贛賜也貢獻也兩字音同義別子貢名賜字當从贛論語作貢禮記唯樂記一篇稱子贛餘與論語同左傳定十五年哀七年十二年作子貢哀十五年十六年廿六年廿七年作子贛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雜記上

唯輤爲脫于廟門外注輤取名于櫬與蒨

蒨案此凡兩讀釋文與蒨絕句孔氏疏云輤取名于櫬與蒨者言此車所以名輤凡有二義一者取名于櫬櫬近尸也二取名于蒨蒨草也故云取名于櫬與蒨又云蒨一本作輤讀以與字絕句武進士經讀攷異

計於適者依說文計當作赴

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鄭氏論語云無敵也無莫也古文論語敵作適荀卿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適史記范睢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是適爲古文敵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大夫次於公館至士居堊室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邑宰之士士次於公館此朝士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亦邑宰倚廬即公館大夫朝士皆居公館終喪而邑宰居堊室至小祥始還治不知當時大小職業何以爲理三年諒陰子張已疑之矣姜編修湛園札記

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注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沙裹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正義云漢時有袿袍其袍下之襈以裹繒爲之釋名云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賈公彥曰男子袍既有衣裳今婦人衣裳連則非袍而云袍制者正取衣復不單與袍制同袿袍猶圭衣也鄭注內司服云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江充傳云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殺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亦舉漢法以明之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續漢志云諸古麗圭襂閨緣加上之服建武永平禁絕之麗圭襂閨緣即圭衣之類袍所以苞內衣故云加上之服皆重繒厚練永平初惟中宮皇太子得服之蓋以儉化俗也釋名曰襈撰也青絳爲之緣玉篇曰襈緣襈襈施緣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大夫有私喪之葛至則弁絰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此兄弟之輕喪謂降而袒免者也凡有喪服者謂遠兄弟之喪各服其服而往無服則不往哭之惟大夫於袒免兄弟本以緦降不可遠同於無服又不可以私喪之末臨兄弟故變而弁絰云私喪之葛者兼挾兩義明親喪之葛與私喪之麻衰絰既重則於兄弟輕喪皆不得易弔服而往矣孔檢討禮學巵言

太白冠緇布冠至而後蕤

太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元縞而後蕤委武皆冠之下卷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元縞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蕤故云委武元縞而後蕤也前云喪冠不緌又云喪冠條屬註云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爲武是喪冠有武而無蕤也此云既別有冠卷則必有蕤似有武必有蕤與前不同矣然玩註一別字蓋喪冠纓與武共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繩各一繩是別有冠卷也故必有蕤姜編修湛園札記

賓見閒

醴者稱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閒而后折入注此謂葬時藏物也實見閒藏於見外椁內也釋文實見音閒廁之閒棺衣也注同閒如字注同徐古莧反一解云鄭合見閒二字共爲覵字音古辯反正義曰見謂棺外之飾言實此甕甒筲等於見外椁內二者之閒故云實見閒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既夕禮又云藏苞筲於旁注云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餅相次可知知是藏於見外椁椁舊譌棺內者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案覵字雖有誤分爲見閒二字者然據注云藏於見外椁內則知鄭本作見閒不作覵也正義引儀禮可證彼注有云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賈疏云以其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是棺柩不復見也則見爲棺飾益明矣陸氏所引一解非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雜記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注云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君至比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

按君至以上喪大記文也君至者至而未升也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此時商祝乃布息己而君升即位於序端故注曰比君升乃布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謂布席在君至未升時也經文其詞言君升乃鋪席其意言君至未升乃布席注引喪大記者謂此經與喪大記所說互相

足也周漪塘曰正義云比君升堂元刻十行本亦作比皆可證比猶及也撫本及惠校本比作此皆誤段大令經韻樓集

含者執璧將命者

鄭注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坦曾見馬亦錢先生藏一古含璧以漢志尺度之徑寸七分好徑十分寸之四而強厚十分寸之五色黝黑此當爲周制然於爾雅肉倍好之文小有未合趙坦寶甓齋札記

雜記下

下大夫之虞也至皆少牢

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正義云下大夫吉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犆牲此非是士虞與饋食同用犆豕未聞有所降也凡牛羊豕犆者皆名犆牲大夫之犆牲甚謂犆羊記有郊犆牲篇郎犆犢也左傳鄭子張命祭以犆羊殷以少牢正下大夫之禮也儀禮以其班祔今文班爲胖說者遂言左胖虞右胖祔據此記虞祔不同牲足以折之矣士之虞也犆豕卒哭成事祔亦一羊歟孔裕軒經學卮言

公羊賈

雜記下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頤煊案公羊賈疑卽論語公明賈明古讀如芒與羊聲相近春秋家公羊高亦卽孟子所謂公明高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十五月而禫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孔氏曰此言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蓋以十月當大喪之一周踰月則可以練矣故曰十一月而練以十二月當大喪之再周踰十三可以祥矣故曰十三月而祥必言十一月十三月者親喪外除又加兩月焉則與大喪之中月同可以禫矣故曰十五月而禫顧虞士日知錄

朋友虞附而退

雜記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鄭注曰此平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附皆當作祔引之謹案附衍字也上文言雖虞附亦然下文言非虞附練祥無沐浴因相涉而衍附字又涉喪服小記朋友虞祔而已之文而誤案出宮也哀次也既封也反哭也虞也皆於一日之中分遲速耳反哭在既封之後虞祭又在反哭之後檀弓曰葬日虞又曰日中而虞則是日日中朋友乃退也若附則越始虞之日歷再虞三虞卒哭而後有之事在數日之後與本日之蚤莫絕不相涉何得以爲退之節乎且朋友之退旣以虞爲節則俟主人虞祭而遂退何待附乎虞附並言乃義之必不可通者鄭云附當作祔則所見本已衍此字王尚書經義述聞

中路嬰兒失其母焉鷖彌

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當聲之有鄭注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頤煊案釋名釋長幼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嫛婗嫛是人也婗其啼聲也鷖彌嫛婗皆卽偯字雙聲經義叢鈔洪頤煊

長殤中殤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

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正義曰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謂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本服齊衰下殤降在小功者則不可不可者不可冠嫁也經謂不可冠取妻非謂不可冠子嫁子也此誤以本服是齊衰重故也若其長殤中殤之大功者庾氏注要記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經謂可以冠子非謂身自冠也此誤所以然者雖本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稍伸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取推此而言之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矣今謂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取而況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引之謹案庾氏之說差爲近之但不當以卒哭之後爲大功之末耳卒哭在第三月大功之末在第九月大功之末非謂既卒哭也陳滌已辯之經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而不云長殤中殤之大功則不可是長殤中殤大功之末與尋常大功同也所以然者服之九月七月長殤九月中殤七月其情稍伸故也但冠子嫁子則可爲子取婦則不可自冠自取妻則尤不可知者經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而不云可以取婦可以冠取妻也冠取妻與取婦必俟除喪乃得爲之也更以下殤小功言之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謂下殤小功既卒哭不可以冠取妻也所不可者惟在冠取妻則冠子嫁子及爲子取婦未嘗不可也下殤小功既卒哭尚未至於其末也已可以冠子嫁子取婦長殤中殤大功之末已至於其末矣何不可以冠子嫁子乎賀氏不知卒哭之非末又不知冠子嫁子輕於冠取妻乃欲以下殤小功既卒哭之不可冠取妻斷長殤中殤大冠之末不可冠子嫁子失之遠矣何沖遠反是賀而非庾邪曰長殤中殤有父大功而已否者乎曰無父爲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於己則爲昆弟姊妹之長殤中殤姑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亦大功也己與父同大功則以己之大功論而不得謂之父之大功其末之月可以冠子嫁子而不可以取婦不可以冠取妻者也若父之叔父與姑於己爲從祖祖父父之姑假令爲長殤中殤父當爲之大功己爲從祖祖父小功父之姑緦則於從祖祖父及父之姑之殤當更有降殺然其行輩與祖同當己子將冠嫁之時年皆已長無復有殤而爲殤者矣是以喪服有叔父及姑之長殤中殤下殤而無從祖祖父及父之姑之殤也然則長殤中殤無父爲叔父及姑之大功亦無父大功之末己可冠子嫁子取婦之禮矣此可以推求而得者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父小功之末　己雖小功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引之謹案卒哭在弟三月小功之末則在弟五月已之小功自己之子視之則爲父之小功而其身服緦已之小功旣卒哭可以冠取妻是已之小功三月而舉吉事不待在末之弟五月也而子於父之小功而已緦者則必待在末之弟五月而後舉吉事已之小功既卒哭而可以自冠自取妻子於父之小功而已緦者雖至在末之月亦但可爲子冠爲子取婦爾雅曰子之妻爲婦而不可以自冠自取妻是薄於己之小功而厚於己之緦麻不且輕重倒置乎若云緦於其父則父於小功卒哭後己可自冠自取妻己於父之小功卒哭後反不可以舉吉事而必俟父小功之末而猶不能冠取妻是父之視小功也輕而己之視父小功也反重豈緦於其父之謂乎揆之於理殆不可通今案父小功之末小當爲大因下文兩言小功而誤也鄭注曰父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則所見本已誤爲小云父大功者所以別於己之大功也上大功之末爲已之大功故此別之曰父大功父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者言已於父之大功至服將盡之弟九月乃可冠己之子嫁己之子及爲己之子取婦也己大功之末但可冠子嫁子父大功之末則不但冠子嫁子而又可以爲子取婦者父之大功輕於己之大功

也已雖小功雖字不辭凡抑揚其語則言雖以明之小功親殺三年問曰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故己之傷之也輕而舉吉事也蓋理直辭順無所用其抑揚不得言雖也雖當讀唯古字多借雖爲唯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言女唯湛樂之從也管子君臣篇故民迂則虎之民流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叢辭雖脫余雖循篇雖然縣分言分唯有脩婼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詳見釋詞已唯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言以己之服而論則唯小功之喪既卒哭而舉吉事不但可以冠子嫁子及爲子取婦又可以自冠自取妻也言己者別於上文之言父也言唯小功者別於上文之大功也己之大功不如是而小功如是故言唯以別之不言父小功者父之小功輕於己之小功己之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則己於父之小功既卒哭亦可以冠取妻不待言矣冠取妻猶可則其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更不待言矣經有誤文倩字而學者不察故多方解釋而終致扺牾此所當辯正者也又案己之大功父爲之小功若己爲女子子適人者大功於父則爲女孫適人者小功則當以己之大功論從其重者以明厚也至弟九月始可以冠子嫁子若父之大功己爲之小功若父爲從父昆弟大功於己則爲從祖父從祖父小功則以父之大功論亦從其重者以明厚也至弟九月始可以冠子嫁子取婦惟無父之大功而但有己之小功若己爲外祖父母小功於父則爲妻之父母緦則如小功之禮行之至卒哭之後郎可以冠取妻矣經文之意可推也同上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鄭注曰言五者相次同時正義曰謂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急宜君命人以飲食爲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襚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賵次之君事既畢則臣私行己禮故臨在後其事雖多而同一日取畢也引之謹案上其次二字蓋衍文於弔者惟含而已襚賵臨則由含而遞相次非皆次於弔也不得竟以爲弔之次若以爲次序之次則與下其次相複上已云其次下不須更言其次如此矣當作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使人二字直貫下五事言諸侯之使人弔也含也襚也賵也臨也其事皆同日而畢也其序則弔爲先含次之襚次之賵次之臨次之故又曰其次如此也次者序也鄭注先言相次後言同時則所見本已衍上其次二字又案此一節當在上文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之下錯簡在此耳上文自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以下歷言弔含襚賵臨之禮至此又總論其事曰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謂上文也上文弔含襚賵臨皆言降出反位至既臨乃云客出送于門外是同日而畢也其次如此也此此上文也言其先後之序有如上文之由弔而含而襚而賵而臨也自錯亂在此遂與上文隔絕而加此二字遂不知所指矣吳澄禮記纂言每篇皆依類編次而於此一節不列於送于門外拜稽顙之下乃列於弔者即位于門西之前則不知經文爲承上之辭故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雜記下

雜記匠人執翿

禮記雜記下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正義曰匠人執羽葆御柩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蓋物御柩謂執羽葆居柩舊衍葆字今刪前御行於道又周禮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注引雜記曰匠人舊譌師今改正執翿以御柩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釋曰匠人執翿羽葆幢此諸侯之禮引以況天子之法言執翿羽葆幢者彼文唯有執翿無羽葆幢之言今云羽葆幢者鄭因釋翿是羽葆幢案據周禮注及賈疏之雜記本作匠人執翿以御柩羽葆幢三字爲翿字之義今本誤以翿字之訓爲經文又脫幢以二字遂致譌誤之至考正義知孔氏所據郎同今本而賈氏所見獨與周禮注合然周禮注先引雜記執翿之文後載司農羽葆幢之訓乃疏中兩援注文皆云執翿羽葆幢蓋合引之豈唐時周禮注已誤後人遂據以增添禮記或疑其複遂致反刪正文而存注義乎爾雅釋言翿纛也郭注今之羽葆幢玉篇系部纛羽葆幢也亦作翿皆可證雜記羽葆爲翿字之訓臧茂才經義雜記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按昭公以前取者之告於天子與天子之命之經傳皆無所見汪拔貢經義知新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此雜記之文近人如汪氏魏氏皆疑不與之言爲不合於義余以爲不與亦正非易事孔子之許仲由冉求不從弒父與君此正是內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弒靈公與子家謀子家始不從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此非與焉者乎鄭康成注引魯季孫友以爲證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爲隱忍及秉國政而始可以伸大義矣石碏亦力不能討者迨其隙有可乘而遂圖之君子以爲純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士匄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莒之子臧吳之季札亦得引以爲比又如白公作亂欲立子閭子閭不從而見殺故吾謂內亂不與亦極難事力能討則爲季友石碏不能討則爲子臧季札而子閭則尤其不幸者也若之何其易視不與而以爲不合於義也又如親屬恭報骨肉相殘亦謂之內亂爲之臣子既無由得言且亦不必以身殉亦唯有不與而已若晉惠帝賈后之淫虐當時有謀廢后者未必合禮中也善乎溫羨之言曰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安可以張華不能廢后而貶責之此明引禮記成文可謂極合禮意盧學士鍾山札記

其名者成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鄭注曰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正義曰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細者成則不釁家大人曰名大也謂器之大者也故鄭云尊彝之屬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高誘注淮南地形篇亦曰名山大山也中山經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莊子天下篇曰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是名山名川即大山大川也王制言名山大川月令言大山名源襄十一年左傳言名山名川其義一也魯語取名魚韋昭注曰名魚大魚也秦策賂之一名都高誘注曰名大也魏策曰大縣數百名都數十莊子人閒世篇蔽牿桑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司馬彪曰麗小欐屋棟也求高大之麗者用此木也此皆古人謂大爲名之證記言器之名者釁之對小者不釁而言是名亦爲大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其名者成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鄭注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頤煊案名即銘字周禮小祝置銘鄭注銘今書或作名儀禮既夕取銘置於重鄭注今文銘皆作名祭統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故尊彝之屬有銘者成則皆釁之經義叢鈔洪頤煊

諸侯出夫人有司官陳器皿

注云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弃妻畀所齎韓非子說林曰衞人

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昔倍其嫁以嫁妻有三不去一曰有所取無所歸 惠徵君九經古義

喪大記

君拜寄公國賓至士旁三拜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正義兼載兩說熊安生讀賓絕句皇侃至大夫士爲句以左傳徵之熊氏義長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君拜寄公國賓猶王喪唯拜二王後矣天子於諸侯不純臣向非二王之後不拜況君於本國大夫士豈有拜法乎下言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者謂大夫士自有私喪拜賓之事卽士喪禮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 孔檢討禮學卮言

朝一溢米莫一溢米

鄭注喪大記朝一溢米莫一溢米云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正義曰案律歷志黃鍾之律其實一籥律麻志合籥爲合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爲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者但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一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絫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絫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坦案此言一溢爲米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陳東甄注脫去一升二字則太少矣古之升於今爲二合而弱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鄭注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顧炤案後漢書南蠻傳計人稟五升李賢注古升小故云五升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諸葛公所啖食不過數升司馬宣王曰亮將死矣故朝升米暮升米爲最少之數 經義叢鈔 洪頤煊

程玉章問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士喪禮云小斂衣十九稱大斂衣三十稱究小斂何以宣十九稱大斂何以宣三十稱且所謂稱者是卽件數耶

答曰賈公彥疏云必十九稱者按喪大記小斂衣有十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天地之初數天一地二終數則云天九地十人在天地之間而終故取終數爲斂衣愚按大斂三十稱先儒不解則法月行之數也鄭注士喪禮云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賈疏云大斂天子宜百二十稱雜記注云士襲三稱大夫五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以無明文推約爲義故稱與以疑之。單複具謂之稱 見左傳杜註。杭編修質疑

士與其執事

士與其執事則斂鄭注曰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使妄人褻之也釋文士與音預注同正義曰士與其執事則斂者釋前士是斂也與執事謂平生曾與亾者共執事余與喪所則助斂也引之謹案與其執事文義不明其蓋共之譌也平生曾與亾者共執事則謂之與共執事矣與當如字讀注云所與執事亦如字讀也陸氏孔氏所見本共字已譌作其故釋文與音預正義增共字以釋與字又言與喪所以足與字之義而不知經文之其本是共字與共二字連讀爲義非謂預其事亦非謂與喪所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先入門右

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無門字引之謹案鄭注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則經文無門字可知鄉飲酒禮主人揖先入鄭注曰先入門而西面鄉射禮主人以賓揖先入注曰先入入門右西面經但言入而注增門字以釋之正與此同正義先入門右者右門內東邊也亦當作先入右者右門內東邊也人下門字後人據己誤之正文增之耳唐石經始衍門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巫止

大夫之喪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釋文巫止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正義曰巫止于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以辟邪氣今至主人門恐主人惡之故止巫于門外也士喪禮云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又檀弓下正義曰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則正義所據本有于門外三字又儀禮士喪禮疏云此據喪大記而言衍云大夫既殯而君往焉巫止於門外則賈所據本亦與孔氏同案注云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鄭旣斷巫止者爲句則經無門外字可知今本無陸氏所見又衍于字葢因士喪禮巫止于廟門外而誤加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吉祭而復寢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互言之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爲四時之祭雖禫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也禫卽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顧處士日知錄

君裏棺用朱綠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鐕士不綠張氏曰案鐕字說文綴著物者則綠字疑是綴字之誤綴者綴棺於棺也鐕卽今漆工所用之灰屑也君用雜金屑最堅固大夫用牛角屑次之今民間用瓦屑卽此鐕也士不綴無裏也舊讀綠爲琢以鐕爲釘皆誤也古棺不用釘唯以皮條束合之見檀弓 崔茂才吾亦廬稿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

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鞠荒

鄭注荒蒙也按荒本有大義蒙與厖通亦得訓大周官司巫國有大烖則率巫而造巫恆恆當作咸語之轉史記殷本紀巫咸之興自此始韓非說林下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

二披用纁

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正義曰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若通兩旁則亦四披也引之謹案上文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則披當與戴同色今云一邊前後各一披皆用纁則結於前纁之戴者與戴同色結於後緇之戴者又與戴異色無是理也且纁披六者合左右各三而言之則此亦當合計左右何得但據一邊乎今案二披士則二披左右各一其色但用纁也士戴前纁後緇而云二披用纁者降於大夫也大夫四披左右各二前二披纁後二披元用纁則二披著於前纁之戴可知披與戴同色前戴用纁故披之結於前戴者亦纁也其後緇之戴葢不結之以披若結之以披則其色亦當用緇披之在前者左右各一而用纁在後者又左右各一而用緇則披之色與數皆與戴等經當云士戴前纁後緇披亦如之不得但云二披用纁矣今後緇之戴無披故但有前二披也以是明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士不虞匽

注云未聞盧植舊有解疏又不載竊疑周官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匰筐也禮喪主於虞吉主於練大夫以上虞而作主於是有筐以盛之士無主故不虞筐矣 孔檢討經學卮言

祭法

郊冥

祭法注殷人宜郊契之語不然禹之郊鯀書則歸親之義蓋以其郊洪水死民事爲功也冥勤其官而水死與鯀功同故商郊以冥代之非私其祖也逸書有夏社篇殷人滅夏欲遷其社不可乃但易鯀於郊廢柱於稷而已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尊祖配天周公創制故特以是稱其達孝若以周例殷謂宜郊契則以夏例殷又宜郊主癸三王不襲禮之謂何傳曰宋祖帝乙禮運曰宋之郊也契也宋以微子帝乙之長子改而祖帝乙始更推契配天不郊冥耳 孔檢討禮學卮言

東周祖文宗武

祭法言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兼合孝經宗祀明堂之文謂祭五帝于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祭五神于庭中以武王配之祖宗通言耳王肅排之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于明堂乎長孫無忌據魯語云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既言五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明堂也二說較鄭爲優而祖宗二義究無明證惜吳幼清曰祖者始祖也宗者百世不遷之廟與祖同此解爲獨得特其于周謂始祖后稷文武皆宗而記言有失則尙拘于成說耳蓋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當通虞夏殷言之而後見虞夏之祖顓頊也殷之祖契也皆始祖也無疑也則周之祖文王也亦始祖也無疑也虞之宗舜也夏之宗禹也殷之宗湯也皆百世不遷之宗也無疑也則周之宗武王也亦百世不遷之宗也無疑也難者曰周始祖后稷也文王武王皆世室也今子云然豈有據乎曰子所言者周之初制也吾所言者東遷之更制也方周之始后稷也太祖其廟不遷自餘六廟親盡迭毀懿王時文王當祧以其至德也爲立世室孝王時武王當祧以其大功也亦爲立世室歷厲宣幽王遷祧成康昭三廟而后稷文武之廟如故也則其時祖爲稷而宗爲文王武王及幽王亂亡平王遷洛不復如其舊制而即仍故有之文武廟以爲祖爲宗下自恭王以至幽王皆爲六世廟故西周之廟并世室而爲九東周之廟合武王而爲八周官作于晚周其列守祧奄也凡八人則其爲八廟無疑矣曰洛何以故有文武廟乎曰洛誥言之矣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不既有文武廟乎觀襄王賜胙小白辭曰天子有事于文武顯王賜胙于秦孝也亦言文武文武之爲祖爲宗又何疑哉展禽居僖文之代就所見聞以爲言而祭法因之故止及東周之更制耳曰周祖文王豈王季以上遂不祀乎曰東遷而後王迹熄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國處而財匱名爲天室僅同守府先王之故典存者有幾又安知其遠祖之祀與不祀也哉 萬處士學禮質疑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漢書郊祀志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太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又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譚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位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彬謂燔柴四句在今祭法祭天於南郊就陽位也在今郊特牲無祭地以下之文似郊祀志所引語意尤完備蓋羣儒各記所傳故文不同耳 朱武曹經傳攷證

相近於坎壇

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釋文相近依注讀爲禳祈如羊反下音巨依反王肅作祖迎也案禳字从襄襄與相聲亂祈近皆斤聲故禳祈誤爲相近注義其精鄭不云相近或爲祖迎則知本無作祖迎者孔叢子書論云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與王肅同孔叢子亦僞書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琳考此書解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禋于六宗皆與僞孔及王肅合書正義云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則孔子家語言禋于六宗亦取祭法爲說其相近於坎壇句必作祖迎於坎壇今家語非完書故無此文 詩皇矣正義引家語今家語亦無 孔仲達所據唐本有之嘗疑孔子家語孔安國書傳孔叢子皆出於肅手故其文往往互相祖述蓋三書皆託之孔氏以希人之尊信用以改鄭說而申己意駁鄭氏非而證己是者無不於此取之故三書即肅之罪案也試以此條論之鄭以相近爲禳祈聲近之誤肅於禮記改爲祖迎見作相近者乃形似之誤而非聲近之誤 肅解禮記及家語祖迎當用周禮迎寒迎暑說今家語雖闕可據孔叢子書正義推測之也 又恐後人不信其說因託之家語以證之復恐後人并疑家語爲己所私定故又著之孔叢子以證之肅之詭計勞心往往若此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恐急索解人不得也 臧琳經義雜記

相近

相近於坎壇鄭注云相近當爲禳祈蓋相音與禳近近古音記與祈近故鄭氏以爲禳祈蓋以音之近而誤也陳澔不知古音疑相近禳祈四字音義皆不合故以己意改爲祖迎謂是字畫之誤案篆文相作䄆祖作䄆近作䢓迎作䢓字何嘗相近乎 李惇羣經識小

相禳皆在陽韻詩杕杜近與偕邇韻崧高王近元舅鄭亦云近音記陳氏誤改相近二字猶不知術遂同音而改學記術有序作州有序也 同上

集說又引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謂送之亦必有其禮亦是意爲之說四孟之月迎春迎夏迎秋迎冬皆導迎其氣也豈必有迎即有送乎 同上

曰祖考廟　遠廟爲祧　去祧爲壇　去壇爲墠　去墠曰鬼

引之謹案祭法之祖考廟與王制大祖之廟不同王制大祖之廟謂始祖若周之后稷是也廟之不祧者也祭法祖考廟謂顯考之父廟之親盡則祧者也其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則祖考廟乃廟之不遠者其爲顯考之父之廟無疑至二祧則當一爲祖考之考一爲祖考之王考去祧爲壇則當爲祖考之皇考去壇爲墠則當爲祖考之顯考去墠曰鬼則當爲祖考之祖考矣以諸侯五廟一壇一墠例之去祖爲壇謂祖考親盡則爲壇也則天子七廟亦當去祖爲祧祖考親盡則祧矣鄭注以祖考爲始祖正義以二祧爲文武二廟 始祖在文武前而不謂之遠廟轉謂始祖以後之文武二廟爲遠廟無是理也 去祧爲壇爲高祖之父 高祖即顯考 去壇爲墠爲高祖之祖皆與記文次序不合記明云設廟祧

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則廟祧壇墠皆依世之親疏爲序鬼疏於墠墠疏於壇壇疏於祧祧疏於廟較然甚明豈得旁引他書之義以亂本義乎大抵議禮之家各記所聞不能盡合故祭法與王制不同學者依文解之而闕所疑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王肅家語廟制篇合王制祭法爲一而以祖考爲大祖卽沿鄭注之誤至謂二祧爲高祖及父母祖卽皇考則以顯考皇考廟爲二祧與祭法之文相刺繆矣遠廟爲祧顯考皇考廟乃廟之近者而以爲祧可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享嘗乃止

鄭注曰享嘗謂四時之祭引之謹案享嘗約舉春秋言之如云禘嘗耳魯語嘗禘蒸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蒸春祭曰享大戴禮千乘篇方春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illegible]享字當作禘說見大戴禮方秋三月於時有事嘗于皇祖皇考方冬三月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 同上

禪墠有禱焉祭之

祭法一篇多取國語展禽之言彼文有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記取其禘郊宗祖而報未有文疑壇墠有禱焉祭之者卽報也郊特牲曰祭有祈焉有報焉祈於壇墠則報亦於壇墠蓋太王爲壇高圉爲墠歟 孔檢討禮學巵言

官師一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鄭注凡鬼者薦而不祭官師中士下士也庶士府史之屬彬謂蔡邕獨斷云上士二廟一壇考廟王考廟亦四時祭之下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所謂祖稱曰廟者也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爲庶人及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竊疑蔡以上士當下大夫以下士當祭法之官師號爲庶人之庶人當是庶士之誤庶人指庶民之不在官者語意尤備 朱武曹經傳攷證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鄭注曰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義終謂旣禪二十八載乃殂也家大人曰上文法施於民則祀之正義曰若神農后土帝嚳堯黃帝顓頊契之屬是也若義終謂旣禪二十八載乃殂則是聖人之必得其壽而非法施於民之事矣案此篇自聖王之制祭祀以下皆魯語文也彼文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皆韋注謂堯能盡平刑法以善其民也此作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者賞當爲亶字之誤也隸書賞字作貴形與亶相似亶與單通盤庚誕告用亶釋文亶馬本作單爾雅亶厚也大雅桑柔正義引某氏注曰詩云俾爾亶厚今詩亶作單鄭箋曰單盡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單厥心周語單作亶史記厤書端蒙單閼徐廣曰單閼一作亶安又呂氏春秋重己篇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亶而牛不可行高注亶讀曰單單盡也淮南道應篇厚葬久喪以亶其家亶亦與單同義與儀通爾雅儀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義善也餘見前別之以禮義下終與衆通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衆雜卦傳大有衆也荀爽本衆作終士相見禮衆皆若是今文衆爲終漢書楊王孫傳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漢紀終作衆漢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往古來今變甚終矣終卽衆字衆亦民也卽魯語之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也鄭語曰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韋注單盡也文義與此相似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單均刑法以儀衆二句文同一例皆法施於民之事也鄭未寤賞爲亶字之誤義終爲儀衆之通故因文生訓而失其本指周官大司樂注曰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從魯語而不從祭法較此注爲長而賈疏復引此注以釋之斯爲謬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祭義

文王之詩也

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正義曰此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之詩也者記者引詩斷章取義且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之詩也家大人曰詩當作謂此因上文詩字而誤也表記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文義與此略同鄭於此句無注則所見本必作文王之謂若作文王之詩則與詩義不合不得無注家語哀公問政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王肅注曰假此詩以喩文王王肅作家語多取禮記之文則肅所見本尙不誤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濟濟者容也

禮記祭義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釋文濟濟者容也口白反賓客也下客以遠同漆漆者容也羊凶反儀容也下若容以自反同正義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是容貌自疏遠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謂容貌自反覆而脩正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者覆結上文言孝子若容貌以疏遠若容貌以自脩正此乃賓客之事夫何神明之及交其容也遠也王肅以容爲客皇氏用王肅以客有其容之義其義亦通但於文勢不便或容爲客字則是遠義舊作義遠今乙轉何須云客此客字舊誤作容以遠又容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一字爲容一字爲客未之有也又王肅爲客字破鄭義明鄭義容字也案此當從正義本王肅妄改客字以破鄭皇侃義疏從之非也孔仲達謂皇氏旣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守其邱於此見之釋文從皇本故亦作客家語公西赤問篇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王肅注威儀容止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注言賓客疏遠之容也漆漆者以自反注謂安辭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案家語容也遠也必本作客也遠也故王肅注以客也爲賓客之容以遠也爲疏遠之容下容以遠亦作客以遠衣禮記釋文可證今本家語作容又後人據禮記改也禮記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家語作漆漆者以自反無容也字蓋王肅亦知容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一字爲容一字爲客不可通故以容也自反也之容删之於家語似爲本無此容字以泯其私改之迹下若容以自反容字亦當衍蓋王肅旣改禮記以破鄭遂私作家語以證其是矣 臧茂才經義雜記

其立之也敬以詘 立而不詘固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鄭注曰詘充詘形容喜貌也下文立而不詘固也注曰固猶質陋也引之謹案詘卑詘也下文曰其尊之也身必詘又曰病者皆出其立卑盡以正皆其證也固猶倨也立而不詘是倨傲也下文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亦指立言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謂倨傲也不肯下人是倨傲也曾子制言篇曰今之弟子病下人不能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荀子脩身篇曰容貌態度進退趨行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夷固猶夷倨也楊倞注固陋也誤與鄭同夷固僻違猶言倨傲僻違不苟篇曰

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是也脩身篇又曰體倨固而心執詐是固與倨同義鄭說皆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燔燎羶薌覸以蕭光

祭義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覸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覸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朝事主于報氣饋食主于報魄是謂報以二禮黍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此燔燎羶薌覸以蕭光爲饋食禮其時亦兼報氣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司尊彝春祠夏禴朝踐用兩獻尊追享朝享朝踐用兩大尊此覸以俠甒加以鬱鬯爲朝事禮其時亦兼報魄祭義各本其所主言之故于報氣循序立文報魄逆陳見義覸之言襍也謂其報氣報魄更相襍廁孝子祭其親求諸陰陽者非一時一事曰覸曰加義取諸此注云燔燎羶薌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正義以朝踐取膟膋燎于爐炭當之榜案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是時無焫蕭之事詩生民取蕭祭脂毛傳據郊特牲既奠焫蕭合羶薌釋之故郊特牲注援取蕭祭脂之文宗毛義也詩信南山取其血膋箋云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郊特牲取膟膋燔燎注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正義誤援此爲朝踐焫蕭之證）是鄭君皆据既奠焫蕭爲說與制祭燎膟膋無涉沖遠以燔燎羶薌覸以蕭光爲朝事時所有事遂成歧誤（金修撰禮箋）

先古

祭義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也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亦謂其先人也近曰先遠曰古故周人謂其先公曰古公（顧處士日知錄）

歲既單矣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鄭注曰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引之謹案注說似失之迂歲既單者春既盡也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越四時謂之歲越一時亦可謂之歲故四時之祭皆曰薦歲事（見特牲少牢二禮）歲事即時事也月令迎春迎夏迎秋迎冬淮南時則篇皆作迎歲是一時亦謂之歲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置之而塞乎天地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正義曰置謂措置也引之謹案置讀爲植植立也以上下言之也下文敷之而橫乎四海（溥俗本誤作敷辯見下條）以四旁言之也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盧注曰置猶立也衡猶橫也淮南原道篇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高注曰植立也古字植與置通商頌那篇置我鞉鼓箋曰置讀曰植莊子外物篇草木之到植者過半釋文曰植立也本亦作置（王尚書經義述聞）

溥之而橫乎四海

引之謹案溥之而橫乎四海溥本作敷敷布也本或作傳與敷古字通（皐陶謨敷內以言漢書成帝紀作傅納以言禹貢敷土荀子成相篇作禹傅土顏師古楊倞並曰傅讀爲敷商頌長發篇敷奏其勇釋文傅音敷字本亦作敷漢書紀傳奏其言孔宙碑頌傅五敎即本堯典之敷奏以言敬敷五敎）孔穎達從作敷之本而兼列作傳者正義曰敷之而橫乎四海者敷布也布此孝道而橫被於四海言孝道廣遠也敷字定本作傳傳古數字傳寫之名義俱通是也陸德明從作傳之本而兼列作敷者釋文曰傳之本亦作敷同芳于反是也自唐石經誤刻作溥而後人從之遂改經文之敷爲溥并正義四敷字亦改爲溥不知孔訓敷爲布若作溥字不得訓爲布矣（經傳無訓溥爲布者）而又改經文之傳爲溥不知傳音芳于反又作溥字不得音芳于反矣（玉篇廣韻溥字竝無敷音集韻溥芳無切布也則所見釋文正義本已誤）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三竝引祭義敷之而橫乎四海是舊本作敷之明證（同上）

忿言不反於身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鄭注曰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正義曰定本反作及引之謹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白帖二十五引此竝作及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曾子大孝篇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則當以作及爲是（鹽鐵論毀學篇曰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己文與此小異而字亦作及）此謂人之忿言非己之忿言也君子惡言不出於口則亦不以忿言加人矣及反形相似故及譌爲反（繫辭傳原始反終反鄭虞本作及樂記武王克殷反商反當爲及○同上）

存諸長老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家大人曰存字於義無取存亦當爲薦鄭注曰薦進也士庶人有善進於長老亦猶卿大夫有善進於諸侯耳薦或作荐因譌而爲存自唐石經已然管子君臣篇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薦之於天子（今本薦譌作慶下薦之於長老同尹知章注曰諸侯有善讓於天子[illegible]慶也則所見本已譌作慶薦慶二字書傳多譌今改正）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薦之於長老今據以訂正（同上）

建陰陽天地之情　建諸天地而不悖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正義曰與建陰陽天地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引之謹案陰陽天地之情非人所能建立也建字義不可通建當爲達字形相近而誤（大戴記朝事儀篇達瑞節今本誤作建呂氏春秋古樂篇達帝功李善上林賦注引作建帝功）達者通也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正謂徧通陰陽天地之情也樂記曰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文義亦與此相似又中庸建諸天地而不悖建亦當爲達正義曰君子行道須本於身達諸天地質諸鬼神又曰達諸天地而不悖者言所行之道達于天地而不可悖逆謂與天地合也則孔氏所見本作達明甚達諸天地而不悖猶樂記云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也若如今本作建則與不悖二字義不貫通矣後人不知據正義以正經文之誤反據已誤之經文改不誤之正義於正義達諸天地而不悖者則改達爲建於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則加建字於達字之上建達二字文義不倫其妄增之跡顯然（唯須本於身達諸天地未改）且建訓爲立經文若果作建則正義當云建立於天地之閒必不以爲達於天地矣唐石經始誤作建（同上）

形諸色而術省之

鄭注術當爲述聲之誤也彬謂術當爲遂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朱武曹經傳攷證）

祭統

孝者畜也至是之謂畜

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坦案孟子畜君何尤之畜亦具此義故孟子釋之曰畜君者好君也[illegible]

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

億案釋文云從夫人絕句一讀以從字絕句孔氏正義云宗婦

執盃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盃以從也與釋文以從字絕句者同若云從夫人絕句考上文卿大夫從士執芻以此讀例之則卿大夫從士更取何義又執芻亦無所繫著古人屬詞相比必不如是從下一讀爲正 武進士經讀考異

脩於廟中

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釋文云一本脩作徧家大人曰作徧者是也徧於廟中謂神惠徧及於廟中也若云脩於廟中則與上文施惠之義無涉唐石經依釋文作脩而各本皆從之誤矣案鄭注云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則經文本作徧於廟中甚明故正義云是故以四簋黍見其徧於廟中也者謂餕之時君與三卿以四簋之黍普徧也所以用四簋多黍而餕者欲見其恩惠徧於廟中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者以四簋而徧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內也此其釋經釋注皆明白易曉後人既從釋文作脩遂以己誤之經改不誤之疏既改疏之徧於廟中爲脩於廟中又改四簋之黍普徧爲四簋之黍修整普徧又改恩惠徧於廟中爲恩惠脩整徧於廟中不知加入脩整二字則語意不倫而妄改之迹顯然矣玉藻疏引此經正作徧於廟中故知此疏爲後人所改士喪禮疏引作脩於廟中亦是後人所改鄭注特牲饋食引祭統餕者祭之末也云云疏云引祭統者證餕是鬼神之惠徧廟中若國君之惠徧竟內以是明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尸飲五至明尊卑之等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注云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正義云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爲尸飲五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榜案沖遠此說違失鄭義司尊彝注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鄭君因天子祭禮無可考見故據少牢特牲三獻而獻賓明獻諸臣在正獻既畢之後又據記言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明天子於尸飲七可以獻諸臣是正獻既畢然後獻賓獻諸臣自天子達於士其禮一也賈疏謂祭統據侯伯禮宗廟七獻二祼爲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其差數與鄭義合江先生曰如沖遠說則賓未獻尸而君先獻賓失其序矣此破的之論也 金修撰禮箋

皆以齒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正義曰謂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皆以齒引之謹案此言尊卑之等非言長幼之序也不得云皆以齒皆以齒三字蓋涉下文凡羣有司皆以齒而誤衍正義不能釐正而云爵同則長者在先若然則序爵又以序齒而弟四倫之尊卑與弟九倫之長幼遂雜糅而無別矣且上云皆以齒下云明尊卑之等也文義不大相剌謬鄭注不釋皆以齒之義蓋所見本無此三字 王尚書經義述聞

煇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鄭注煇周禮作韗謂韗皮革之官頤煊案考工記韗人爲皋陶祭時不聞有此官下文煇者甲吏之賤者也疑執燭兵士之屬 經義叢鈔洪頤煊

煇者甲吏之賤者也鄭引周禮與韗同案考工記函人掌爲甲韗人掌爲鼓無論二官非祭時所有事而甲吏當是函人若韗人不稱甲吏也竊疑煇乃烜字之誤秋官有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執其役者以甲士爲之蓋祭祀亦用兵爲衞 臧琳經義雜記

則民弗敢草也

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引之謹案弗敢下脫艾字承上文草艾而言也艾草但曰草則文不成義月令令民毋艾藍知去艾字而曰令民毋藍其可通乎正義釋經曰未發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者言夏節雖盡人君未發行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然則經文本作艾草寫者脫去艾字唐石經已然 王尚書經義述聞

興舊

興舊者欲作率慶士鄭注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頤煊案舊當爲觀字之誤說文觀古本作舊與舊字形相近興觀者欲謂能省視其曾欲以作率其鄉士慶古鄉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禮記 義別有禮記訓擇言詳之

嘗疑成王賜魯重祭未必是賜之郊禘乃是賜魯得立文王廟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魯有文王廟鄭有厲王廟皆謂之周廟孔氏謂周制諸侯有大功德者得立其所出王廟意其制始於成王追念周公特賜伯禽使同於宋祖帝乙而鄭桓公武公有功遂例賜之宣和博古圖有文王方鼎其銘云魯公作文王尊彝魯公卽魯公然則伯禽嘗祭文王可知矣至其後乃僭用郊禘而記禮者不得其由來遂以爲賜之郊禘耳史克作頌言僖公承祀匪解亦及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而不以賜郊之事序於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亦可見成王本無此事也 萬充宗云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讓于周請郊廟之禮桓王使史角往魯止之其言必有所據○江愼修羣經補義

經解

夫婦之道苦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鄭注苦謂不至不答之屬頤煊案爾雅釋詁苦息也夫婦之道止息謂無以別嫌明微故淫辟之罪多 經義叢鈔洪頤煊

倍死忘生

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家大人曰喪祭非所以事生則喪祭之禮廢亦不得言忘生 [illegible] 子恩情荷薄者不見背違生者但能存念此出爲之亂也 生當爲先字之誤也 [illegible] 後人據小戴記誤字改之 喪禮廢則民倍死祭禮廢則民忘先漢書禮樂志曰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顏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論衡薄葬篇曰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則倍死忘生二書皆用經解文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哀公問

哀公問衍句

禮記哀公問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釋文脩其鼎俎本亦無此句案本無此句今禮記有之蓋從壁本增入也正義曰然後言其喪筭者言猶示語也筭數也民既從順然後示語其喪紀節殺

以教之也設其豕腊者謂喪中之奠有豕有腊也前示服數後設喪奠之禮也可證孔氏無此句此節除備其鼎俎共十四句正義句句釋之不宜獨闕此句不釋禮運篇有此句正義甚詳蓋因彼誤衍耳 臧茂才經義雜記

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

案孔氏疏云以序宗族為句卽安其居為句節醜其衣服為句陸氏佃曰宗族卽安句言如上所謂而後宗族卽安也其居節句言君子所以自安養之節 武進士經籍考異

好貨

今之君子好實無厭鄭注曰實猶富也引之謹案說文實富也此言好實無厭則實謂貨財也表記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鄭彼注曰實謂財貨也文十八年左傳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楚語令尹問蓄聚積實韋注並曰實財也皆與此實字同義此對上文古之君子與民同利而言大戴作好色無厭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

案此凡兩讀鄭注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以固不固連句疏云上固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由其固陋殷重問之故得聞此言此申鄭意疏又云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為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哉今陳氏集說本此 武進士經籍考異

寡人固固焉

禮記哀公問公曰寡人固固焉句得聞此言也鄭注固固言吾由鄙固故也正義曰固固者上固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由其固陋上殷重問之故得聞此言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為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哉案固與故通學士盧召弓云周語咨於故實魯世家作固實李善注文選兩都賦序引漢書孔安國射策為掌固六臣注改為掌故唐六典尚書省有掌固十四人下卽引史記文學掌固為注云掌固主故事也故鄭注以上固為鄙固以固為故文義極為明顯王肅好與鄭異兩固字皆作固陋解遂以下固為不固焉讀於虔反改句下屬皇侃疏鄭好用肅說遂誤從之 祭義濟濟者容也皇侃亦從王肅作容 此孔序所譏為既遵鄭氏時乖鄭學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也

肅於禮記既改鄭注復偽撰家語以證之其文見大婚解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遂覺不固之訓為得之讀肅言一一與聖人合合益可證鄭注之非陸德明釋文喜用皇侃說故祭義篇大書濟濟者容也云口白反實客也下容以遠同於此篇大書為得云於虔反而孔疏皆不從皇說勝於陸氏遠矣故家語雖有不固而禮記仍作固固乃今本惑於皇侃之疏亂於家語之文作寡人固不固鄭注亦衍不字幾不可讀幸疏詳明今為刪正之讀者當爽然矣 禮記曲禮下故與朝而顧君子謂之固注固謂不達於禮也正義曰固陋也君子謂此為固陋不達禮意也魯哀公荅孔子云寡人固固是也今本並衍不字可彼此互證○臧明經拜經日記

則慎乎天下矣

君行此三者則慎乎天下矣鄭注曰慎猶至也家語大婚篇與此同王肅注曰慎滿也家大人曰慎訓為滿於義為長行此三者則慎乎天下猶孔子閒居言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也鄭注曰橫充也充亦滿也廣雅亦曰慎滿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慎乎

哀公問君行此三者則慎乎天下矣鄭注慎猶至也頤煊案慎當作忾與迄字通用爾雅釋詁迄至也詩生民以迄於今毛傳迄至也鄭本作則忾乎天下矣故注忾猶至也家語大婚篇作慎王肅注慎滿也說文慎太息也滿當卽懣字之省 讀書叢錄 洪頤煊

仲尼燕居

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雍毛詩序曰禘太祖也而燕居篇曰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為大賓客之樂歌所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者也鄭君以振羽為振鷺今案魯頌有駜篇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與客出之義正相合安知非卽魯人所為詩以擬周樂之振羽者乎蓋樂主音節不主辭句故可以別為其詩而用振鷺之樂節漢四廟樂歌猶用鹿鳴舊調以至魏晉六朝莫不取漢鐃歌樂府而自為辭以當之推諸古樂何心不然 孔檢討禮學卮言

子曰師乎前吾語汝乎

案釋文子曰師乎絕句陳氏集說本此據戰國策王曰蠋前蠋亦曰王前則師乎前屬讀猶言爾來前也陳氏解前吾語汝謂昔者已嘗告汝以前作昔字解於義非也 武進士經籍考異

孔子閒居

坊記

貴不慊於上

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鄭注曰慊恨不滿之貌慊或為嫌正義曰貴謂卿士之屬也聖君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祿爵以薄於己者也引之謹案卿士之屬位尊祿厚何所不滿而恨君乎隱三年左傳曰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謂貴寵之人不甘廢黜也若保其爵祿則固無憾矣何待聖人使之而始然乎鄭注未為得也今案慊亦嫌字也說文心部慊疑也女部嫌不平於心也一曰疑也漢書趙充國傳嫌得避慊之便顏師古曰慊亦嫌字是慊與嫌同故本或作嫌也貴臣位與君近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若與君相侶則上擬於君是嫌於君也嫌於君則冒上無等而亂由此生矣故穀梁春秋隱四年衞祝吁弒其君完傳曰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 呂氏春秋愼勢篇王也者勢無敵也勢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 聖人制禮使貴者與君隆殺有別則臣節著明不嫌於上故曰貴不嫌於上也上下辨而民志定故禍亂益無也下文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又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其義一也燕義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鄭注曰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為賓則尊與君大相近亦聖人制禮不使貴嫌於上之一端矣慊為古嫌字而學者習莫之察慊之音嫌僅見於說文注下 小徐音賢兼切與嫌同 大徐苦兼反 蓋說文舊音也而玉篇廣韻皆無此音蓋失其讀久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下天上施

坊記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鄭注酌猶取也取眾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言其尊顯

煊案天當為先緇衣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鄭注天當為先王

篇咒古文天字與先形相近謂上取民言則下先施於上故下文云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即所謂下先上施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文考

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鄭注曰文考文王也引之謹案注當曰文考文德之考謂文王也古人稱王稱公稱侯及稱伯仲多以謚冠之如文王文公文侯文伯文仲之類是也其稱祖稱考則無冠以謚者古寶龢鐘曰用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鐘癘鼎曰用作皇祖文考孟鼎師艅尊曰用作乃文考寶彝師淮父卣曰用作文考伯乙寶尊彝單癸卣曰作父癸旅車文考曰癸乃方彝敦曰用作朕文考寶敦宰辟父敦曰用作文考寶敦師設敦曰用作朕文考乙伯𩁹敦牧敦曰用作朕皇文考益伯寶尊敦九器之銘皆言文考謚文者未必如是之多其他鼎彝之屬多稱皇考無稱謚者不應文考獨爲謚又不應於謚法之中獨稱文也以此求之文考乃贊美之稱謂有文德之考耳非謚也且皇祖與文考對舉皇文考以皇文竝列皇既非謚則文亦非謚可知皇文考猶言烈考康誥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傳曰文德之父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曰文德之祖文王是文祖文考之文皆非謚也古人贊美祖考多語之文互見前亦右文母下王尚書經義述聞

履無咎言

彬謂履當從毛詩作體洪範公曰體王其罔害祭義禮者體也朱武曹書經傳攷證

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注云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熊朋來經說云坊記言乃讙之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其爲無逸之文妄指爲讙說之讙不知本文當爲雍作釋文正義者從而遂非傳說尤爲可恨棣案鄭未嘗以此書爲兌命之篇此正義之誤鄭氏尚書無佚篇云乃或梁闇三年不言其維不言言乃雍注云楣謂之梁闇讀如鶴鶴謂廬也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是鄭非不知無佚之篇讙作雍以記稱高宗書序又有高宗之訓此篇已亡何知不在商書而猥舉無佚之篇改讙爲雍也且馬遷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其所作魯世家稱無逸云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正與坊記所載同古今異文師徒異讀必欲執一說以繩之此井鼃夏蟲之見也吳匯張謙中復古編云闇并喪廬也从門音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伏生書大傳楣謂之梁闇讀如鶴鶴喪服四制李哭後漢書桓楷謂之梁闇晉賈后取蘇文韓壽子養之託梁闇所生列作庵非烏含切又烏紺切○惠徵君九經古義

從命不忿

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陳澔集說曰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一說忿當作怠家大人曰一說是也怠與倦義相近從命不怠微諫不倦皆謂久而不衰也大戴禮曾子立孝篇曰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可謂孝矣與意正與此同蓋從親之命而不怠斯可謂之孝故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從命而不忿戾則未得爲孝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勞而不怨

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引之謹案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甫田傳忉忉憂勞也勞心慱慱素冠傳慱慱憂勞也勞人草草之類巷伯箋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皆謂憂也鄭注微諫不倦曰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鄭注以上案勞而不怨即承上微諫不倦而言言諫而不入恐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孝子但心憂之而不怨其親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爲證案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也下文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明證矣祭義曰父母愛之嘉而勿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事相近又其一證也同上

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易曰不耕獲不菑畬凶鄭注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正義曰案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引之謹案說文曰畬二歲治田也无妄釋文曰畬馬云田三歲也說文云二歲治田也是說文以畬爲二歲治田與馬注不同今本說文作三歲治田則後人以爾雅改之也虞注无妄亦曰田在初一歲曰菑在二二歲曰畬叔重仲翔說畬字之義竝與此注同則此注必別有所本非誤記爾雅也同上

陽侯殺繆侯

注云其國未聞據淮南氾論繆侯是蓼侯之誤矣梁孝廉瞥記

陽侯 繆侯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鄭注曰同姓也其國未聞正義曰唯有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故云未聞引之謹案陽繆非謚也繆當讀爲蓼聲相近而假借也繆蓼皆以翏爲聲淮南氾論篇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高注曰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皋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案漢始有陰陵侯傅寬見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故無陽陵國侯也閔二年春秋齊人遷陽杜注曰陽國名則古有陽國凡稱諸侯必以其國豈有舍其國而但舉其謚者乎王尚書經義述聞

壻親迎見於舅姑承子以授壻

坊記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注云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正與上事之違針對集說以男行而女不隨親迎而女不至釋之與上恐事之違也句何涉李進士聲齋讀小集說所采大率取之孔疏或以疏文太繁約舉其說此亦不得不然然纂述之體直載其說者當載其書名以己意約舉其義者則不必載其名今案集說有約舉其義者或加疏曰二字有直載其文數行者反不加疏曰二字幷有以疏說嫁名他人者如石梁王氏未詳何人陳氏屢載其說實多疏謬又有諸齊者亦不知何人集說不載其姓其說亦即疏說陳氏豈欲采疏說而畏人議之乃更爲此展轉以示其采用之博不專一書歟似失纂述之體矣同上

承子以授壻

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正義曰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家大人曰孔以承爲承奉非也承者引也言引女以授壻也漢書賈誼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大戴記禮察篇引作承是承即引也說苑脩文篇載諸侯親迎之禮云夫人取一兩屨以屨女正笄衣裳而命之女拜乃親

引其手授夫平戶引亦承也故曰承子以授堉同上

皇清經解卷七之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七之十二　學海堂

禮記羣解彙編

中庸

中庸說

中庸之義何也天地之道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不外乎中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堯之傳舜曰允執其中而舜亦以命禹洪範九疇天所以錫禹也五居九疇之中故曰建用皇極皇極者大中之謂也孔子作易十翼彖傳之言中者三十三象傳之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曰正中曰時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剛中曰柔中剛柔非中也而得中者无咎故嘗謂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子思述孔子之意而作中庸與大易相表裏其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言其體也曰君子而時中言其用也此堯舜以來傳授之心法也堯舜以來言中不言庸孔子之言中庸何也曰說文庸从庚从用庸之言用也中者天所命之性而用之在人自天言之謂之中傳曰民受天地之中是也自人言之謂之中庸唐虞相傳皆曰執中而孔子申之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然則中庸即執中之義矣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無定體而執中莫如隨時時中者中之用也雖然時中惟聖者能之而擇中而執之則人皆可勉中之所在善之所在也故亦謂之擇善聖人之教人也欲使知愚賢不肖之倫去其過不及而歸於中故示之以從入之方曰擇乎中庸擇也者能不能未定之詞也擇之而得之得之而固執之久之而無時之不用其中此之謂時中此之謂依乎中庸矣然則何以復言中和曰未發爲體已發爲用發而中節者合乎時者也天有四時順其序謂之太和人有七情中其節謂之中和中以和爲用非時則不和故博雅訓庸爲和而中庸一篇首言致中和中和即中庸也以道體言之曰中和以人道言之曰中庸言固各有所當已然則先儒何以訓庸爲常曰凡物之失其常者不可以用其可常用者皆中道也一人之身其分子臣弟友其境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位不同而各有常然之道常然者合乎時者也時然後行謂之庸德時然後言謂之庸言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其位者時中之用也在易六爻之位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然而當其用者三四有時而吉失其用者二五有時而凶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也乾之用九戒之以天德不可爲首懼其過剛而失中也坤之用六戒之以永貞懼其過柔而失中也六十四卦不外乎時中而乾坤特言其用故曰易與中庸其理一而已矣錢宮詹潛研堂集

大學中庸二篇程朱自戴記取出以配孔孟之書大學改正尤多如臨淮入汾陽軍一號令之壁壘皆變數百年來遵而從之無可議矣但戴記中猶當載其元文使學者知二書本來面目並知程朱改訂之苦心今惟注疏本尚載元文而不能家有其書坊刻讀本止存其目學者有老死而不見元文者竊謂急宜補刊庶得先河後海之義李進士羣經識小

中庸第三十二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二說異而同相輔而成本經以爲訓也證諸喪服四制之篇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行謂之庸常行者即常用是也故讚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者即中庸之義是也古訓以庸爲常非平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非謂平常之德亦行平常之言亦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荀子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故下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後漢書胡廣傳云廣性溫柔謹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起天下中庸有胡公曰常曰屢此庸之所由名也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何晏注云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爾雅釋詁曰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恆律戛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篇或以法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若以庸爲平常者則必非中庸之庸之義也揚子雲云甚矣聖道無益于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此以庸爲平常者也揚子且欲去之惡乎孔子而以爲德之至也荀子曰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傭俗傭卽庸也左思魏都賦曰超百王之庸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審是數義聖賢不貴乎常之庸矣經義叢鈔洪震煊

中者藏也庸者用也惟藏之極深故通乎天命之性惟用之至廣故能爲天下國家以至於贊化育中者正也庸者功也其道正而有功故謂之達道故謂之不可離子莫之中非正也以其無功也五霸之功非庸也以其不中也正爲體功爲用不可相離易之言中也重於正九三六四皆正也三多凶四多懼以其不中也九二六五皆非正也二多譽五多功以其中也故彖傳言中三十有五象傳言中三十有八正不必中中無不正也自古聖人言道未有不計功者故舜典曰奮庸熙帝之載皋陶謨曰自我五禮有庸哉益稷曰車服以庸周官太宰職曰保庸司徒職曰以庸制祿皆所貴乎有用之學也子思作中庸欲以明中之必有庸庸不外於中故詳言中而略言庸一則曰中和再則曰時中和以發中時以用中不言庸而功即在堯舜之平地成天用中而已矣孔子之仕止久速時中而已矣經義叢鈔徐熊飛

小人之中庸也

釋文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案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注云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爲中庸也然則小人反中庸者謂小人之中庸與君子相反耳先下明君子之中庸言本是君子而又時節其中故曰君子以用中爲常也此覆解君子中庸下又明小人之中庸言本是小人而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故曰小人以非中庸爲中庸也此覆解小人反中庸君子之

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此兩句是接遞之辭當輕輕讀過所重在上下文王肅妄增反字可謂不諳文法之至臧茂才經義雜記

鮮能知味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正義曰案異義云張華辨鮓師曠別薪符朗爲靑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案晉書而上稱異義文當有誤臧明經拜經日記

問 天下國家可均謝石林觀察之說甚佳然則此子竟以平治二字詁之得無過與盧稹

答 均字亦只得詁爲平治要之平治自有分際管仲之分四鄉須軍令是用强國子產之正封洫定廬井是用弱國俱說不到時雍於變地位故但曰可均朱子亦未嘗說到平治極處全庶常經史問答

素隱行怪

漢藝文志作索隱行怪吾弗爲之矣作吾不爲之矣好學近乎知漢書作好問近乎知毛撿討四書賸言

費而隱

問中庸費隱之義曰費釋文又作拂古文費拂相通道拂則身隱卽承上遯世不悔之文而申言之古注至精無可更易後儒疑君子之道爲開端之詞撰立新義以費隱兩字聯貫後數章按曲禮云不詞費論語云惠而不費費非美詞古書從無以費讚道者且中庸一篇絕不更及費字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道不遠人可離非道也以道爲隱非子思立言之旨昔人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其費隱之謂乎錢宮詹潛研堂集

言其上下察也　察乎天地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鄭注曰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家大人曰廣雅察至也御覽引書大傳曰察者至也此引詩以明君子之道之大上至於天下至於地也故下文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管子內業篇曰上察於天下極於地淮南原道篇高不可際高誘注曰際至也際與察古同聲故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鄭謂聖人之德至於天至於地已得察字之解而又訓以爲著則轉失之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君子胡不慥慥爾

問君子胡不慥慥爾說文無慥字鄭訓慥慥爲守實亦不見於釋訓未審何據曰古書造與蹙通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孟子作其容有蹙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新書作戚然周禮夏官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杜子春讀鼜爲造次之造而今人皆作戚音蹙又戚之轉也慥慥猶蹙蹙當取不自足之意鄭以爲守實恐未必然錢宮詹潛研堂集

慥慥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鄭注曰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錢氏荅問曰古書造與蹙通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孟子作其容有蹙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新書作戚然慥慥猶蹙蹙當取不自足之意鄭以爲守實恐未必然引之謹案蹙蹙亦非自謙之貌不得云不自足也慥之言蹙也急也廣雅曰蹙急也迫也慥慥者篤勉不敢緩之意猶言汲汲耳君子胡不慥慥爾言君子何事不汲汲然自勉乎廣韻慥言行急也正指此篇言行慥慥而言盍出盧植王肅諸家所注較鄭義爲長王尚書經義述聞

素位

君子素其位而行注傃皆讀爲素案注中傃素兩字當互易鄭前注素隱行怪云素讀爲攻其所傃之傃故此處省文但云素皆讀爲傃耳前後諸素字鄭皆取傃義而訓爲鄉詩如彼遡風毛傳亦訓爲鄉遡素同音又同義也山井鼎所記宋板禮記注疏與予校正同○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鬼神

王道之大始於閨門妻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順道之邇也卑也郊焉而天人假廟焉而神鬼饗道之遠也高也先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修之爲經布之爲政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若舜若文武周公所謂庸德之行而人倫之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人之有父母也雞鳴問寢左右就養無方何其近也及其既亡而其容與聲不可得而接於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然後僾然必有見乎其位然後乃憑工祝之傳而致資於孝孫生而爲父母歿而爲鬼神子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此之謂也論語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由順父母而推之也顧處士日知錄

必得其壽

問中庸必得其壽朱注云舜年百有十歲蓋據尚書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之文而僞孔傳謂三十在位者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鄭注尚書則以舜生三十爲句徵庸二十爲句在位三十載爲句謂生三十年歷試二十年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三說者宜何從曰史記舜本紀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合計之實年百歲且三十而堯舉五十而攝位中間二十年爲歷試之歲故本紀又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與鄭氏徵庸二十之文恰相符合史公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則東晉古文以二十在位爲句又改二十爲三十必非孔壁之舊又添出服喪二年爲百十二歲益不足信矣錢宮詹潛研堂集

壹戎衣而有天下

壹戎衣而有天下此壹字是殪字尚書康誥曰殪戎殷言滅大殷也故中庸註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有衣姓者殷之裔也若戎殷則與秦誓稱戎商正同毛檢討四書賸言

宣六年左氏傳引康誥曰殪戎殷周語引太誓曰戎商必克按二書所稱戎殷戎商幷指紂而言鄭注中庸以爲壹用兵於殷則以戎爲兵矣又按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壹卽殪之譌衣與殷同音之轉鄭祇云衣殷同聲後儒遂以爲壹著戎衣汪拔貢經義知新

壹戎衣

注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案康誥云壹戎殷故鄭讀从之古依字作㐆从反身殷字从此故讀殷爲㐆聲如依也呂覽權勳篇云覩郼如夏高誘曰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讀殷氏皆曰衣惠徵君九經古義

武王末受命

末猶老也說者遂真信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爾時受命

袖海山房校印

有天下歲在己卯年八十七金仁山極辯之以爲果爾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者孔疏亦云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陳澔又云聖人雖愛其子豈能減已之年而益之哉快哉論也但仁山從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崩則有天下方四十八與文王受命之年同中身耳而得謂之老乎總不若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至於今六十年是武王之生當于殷帝乙二十一年庚辰受命有天下年六十又七年而崩乙酉年六十六故曰老庶幾近之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父爲大夫八句

湯若士文云今夫葬用爵生乎由是死乎由是者所以之死也祭用祿不及其生猶遺其死者所以之生也是故諸侯而世其貴也有諸侯之禮相世焉必不肯降而自卑庶人而世其賤也有庶人之禮相世焉必不敢引而自尊然則周公之所以別嫌疑也必于大夫士矣故葬以大夫祭以大夫父子世爲大夫者而後可也使父爲大夫而子則士焉云云葬以士祭以士父子世爲士者而後可也使父爲士而子則大夫焉云云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期之喪達乎大夫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者說者以爲期已下之喪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爲此古人有喪不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與於其君駿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以爲貴貴而已 正義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爲期喪還著大功之服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服也 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且亦有大功服如姑姊妹嫁於國君尊同則不降記特舉其大槩言之爾 顧處士日知錄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卽解上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一句此舉其重者而言然三年之喪不止父母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與太子王后謂之三年者據達子之志而言其實期也是天子亦有期喪 同上

陳其宗器

又鍾惺陳其宗器文中四比云或式貢以貧用物有手澤之存焉或幣餘以供玩好有耳目之寄焉彼所爲列之東序西序東房西房者豈徒爲不失舊物想其仰觀俯視之際其器猶在其人已非有所恫然深悲者而以此思哀哀可知已有共典謨而傳者天苞地符之所出焉有同度數而列者帶礪山川之所鎮焉彼所爲出之外府內府典玉典瑞者豈以爲玩物喪志想其卜世卜年之久其人已往其器猶新有所穆然深思者而以此思守守可知已當其時繁弱以賜同姓楛矢以賜異姓桓圭琮圭以禮天地百靈而天球弘璧之屬獨不在分物薦幣之數者曰是官府之守器也與犧牲黍稷歲享烝嘗者也當是時琬玉以象德大璋以聘女執冒執邊以視朝巡守而大貝赤刀之類獨不列於服物采章之內者曰是天府之守藏也與朱絃玉戚世供清廟者也掉尾云不然不腆先君之敝器玉人尙璽之屬也守府之爲多將焉用陳薦以彰賄哉鈀黷評其用經亦所謂天吳紫鳳顚倒裋褐者耳今試擿其數何論之周禮大府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謂先給上文九式及弔用與克府庫所餘者乃以其財共玩好今節去餘財又不曰玩好而曰用物則九式弔用孰非用物而謂皆手澤之存乎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以九賦給九式之一事賜予卽好用之式蓋燕好所賜予臣下者乃因好用好字譌爲玩好乎大宗伯王執鎭圭鄭氏註鎭安也以四鎭之山爲瑑飾蓋象職方之山鎭以爲飾安得譌爲山川之所鎭又以帶礪二字妄加塗澤乎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至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布典瑞猶漢之符璽郎所掌玉瑞玉器與天府之玉鎭其用各異於宗器何涉又天官有玉府冬官有玉人典玉則一部周禮無此官安得杜撰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今錯記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文而譌爲桓圭琮圭不知桓圭乃公所執也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今改圭爲玉又誤因下文諸侯聘女之文譌穀圭爲大璋可乎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大者用大璋以灌中者用中璋小者用邊璋以代圭瓚也今三璋獨截用邊璋且因執冒而例曰執邊璋執則昧灌之義舉邊則失璋之名可乎玉人攻玉者耳周官有掌節無尙璽尙寶司明之官也典玉尙璽其鍾氏增定周官耶且皆非守藏之人而云守府之爲多何也鍾氏更有薦其時食文其援據尤多譌以此篇獨爲人所拾誦故不可以不辨按仍有漏者朱絃出樂記此處當用朱干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薦其時食

犧牲粢盛及籩豆之實皆是時食又與月令薦新不同春行羔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食非祭物也 江歲貢羣經補義

問 禮云昭穆以序長幼則是序昭穆時已序齒矣蓋昭與昭齒未有不序及羣昭之長幼而溷列之者穆與穆齒未有不序及羣穆之長幼而溷列之者然則又何以更待燕毛也蔡文成謂序昭穆時必亦序爵其說雖於禮無所徵然容有之蓋序昭穆而又序爵則又不能盡序齒者故直至燕毛而後得序之然否 盧鏞

答 善哉問也序昭穆則卽序齒而其中義例尙多故不能純乎序齒文成於三禮之學未深故語焉而不詳蓋序昭穆非漫取昭穆而序之必先序宗法假如伯禽以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衞以下俱屬焉諸國之子孫雖有長於魯者弗敢先也其何以序齒又必序族屬之遠近假如太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有一族則各爲一列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疏之殺是也其何以序齒兼以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則畿內之公卿大夫士序於五服公侯伯子男之上是宰周公雖係周公之支屬而反序於魯君之上其何以序齒是皆文成所未及也然則序昭穆之中其條目極多故必別有序齒之法向來無人理會及此 全庶常經史問答

宗廟之禮節

鄭注云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謹案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參之大抵祭必立尸

必擇賓賓長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同姓則爲兄弟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其長者爲長兄弟餘爲衆兄弟皆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以此言之則所謂序昭穆者言子姓在阼階之東次立之禮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各爲一班不相混亂也集注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言室中祖考之位也子孫亦以爲序者言此次立之禮也所謂序爵者兼同姓異姓而言其異姓以貴賤爲序固不必言同姓之有爵者亦以爵之貴賤爲序鄭引文王世子所謂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是也惟無爵者及爵同者則依昭穆爲次耳若如家引以序爵爲異姓則同姓之中獨無公侯卿大夫乎若有之而不以爲序不與文王世子之說背乎序事亦以其官別之鄭注引周禮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是也蓋周人貴爵所能即於位別之所謂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旅酬者祭之事主於事神然神必降福故主人獻食酳尸之後有尸報主人主人受報之事主人必行神惠故尸爵既止主人主婦致爵主人獻賓及衆賓之後有主人堂下設尊酬賓及兄弟之事又欲神惠之均於在庭故嗣子舉奠之後有賓與長兄弟相酬衆賓及衆兄弟相酬交錯以徧之禮所謂旅酬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惟已所欲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謂逮賤也逮賤有二義弟子以有事爲榮一也無算爵時弟子亦在相酬之列得分神惠二也祭畢而尸謖歸尸俎異姓助祭者亦歸俎同姓則留與之宴詩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云所以尊賓客親骨肉是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詩所謂樂具入奏入於寢也李進士肇經讜小

宗廟之禮　二句

陳介眉自記曰昭穆二字昭取其昭明穆取其幽穆本從廟主之左右南北而名此章序昭穆句雖兼祖考言亦無不可而朱子以祭統羣昭羣穆咸在與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之故集註單屬子姓亦未始不是但所云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祼將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別也先輩文多不深考如王守溪文云太祖而下有列北牖而南面者其子孫之位亦皆因之以爲南有列南牖而北面者其子孫之次亦皆因之而居北殊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主東向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爲賓者一而衆兄弟不與焉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長兄弟而羣子姓不與焉若子姓兄弟主人之黨則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皆北面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間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羣昭羣穆不入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爲南因之以居北乎艾東鄉又曰子姓昭穆似當以西向太祖祭者之左右爲昭穆否則子姓無向太祖者矣抑殊不知子姓未嘗入室也夫室中之地有限徧列羣廟之尸主已恐不能容況合一姓之子孫昭皆在北穆皆在南雜還讙譁神人擾雜此成何禮乎先王之制天子之禮各有義例豈如後世家人常祭合族子姓一時共爲拜起者耶何相沿而不覺也陶朴菴文又曰昭穆之次非特以治祖考也而實所以治子孫以其南面也故謂之昭使昭與昭齒而不混于穆以其北面也故謂之穆使穆與穆齒而不混于昭則又合講祖考子孫混而無別皆未明此題之意者也竊以四書中典制因爲時文壞盡豈過於此故介眉所作文後半幅云凡以祖考有祖考之昭穆子姓亦有子姓之昭穆而竝存于宗廟之中乃定子姓之昭穆無殊子定祖考之昭穆而不出于宗廟之禮之外由其禮以繹其意非所以序昭穆而何蓋昭穆者本從祖考以得名在各廟則左昭而右穆在太廟則南穆而北昭幽明之義也故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使昭不混穆穆不混昭者上下有常固合都宮而咸秩乃序昭穆者更由子姓以起義昭繼以穆而穆之後更有昭穆間以昭而昭之後又有穆父子之倫也故就列異其行賜爵分其等而使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尊卑不紊尤因入廟而加嚴武周于此見遠近之別焉見長幼之殊焉見親疏之殺焉蓋仰承者七廟之尊崇旁列者天潢之蹌濟而一以昭穆序之則凡在昭穆者皆得與于祭所爲繫姓綴食以聯其情且各爲昭穆者無敢越其班所爲別嫌明微以定其分余謂定其分聯其情亦即傳錦泉文中族繁則易亂世遠則易疏之義耳三續　閻徵君四書釋地

序昭穆也

序昭穆謂同姓之無爵者立于阼階下分爲昭穆兩行西面北上而南陳如昭一行爲尊則昭前而穆後如穆一行爲尊則穆前而昭後孫必與祖同班子必與父異列其面位是西面非北面也爵謂大夫以上同姓無爵謂若玉叔無官是也其同姓之有爵與異姓之有爵者序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而南陳如周公爲冢宰則周公在上若有二王後來助祭則二王後又在上也儀禮特牲饋食篇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西北面西上賈氏疏云天子諸侯祭祀可依此位矣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在門東士在門西既獻在西階西南文王世子云公族在外朝則以官在宗廟如外朝之位以此差之知同姓無爵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矣江慎修羣經補義

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

旅酬有兩節前是正旅酬後是無算爵正旅酬所以行神惠無算爵所以交恩好旅酬無算爵必有爲之發端旅酬時賓有主人之酬觶則賓酬長兄弟不必賓弟子舉觶至長兄弟酬賓則必兄弟之弟子先舉觶而後兄弟以所奠之觶酬賓旅酬既畢將行無算爵則賓之弟子及兄弟弟子同時各舉觶於其長然後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是賓黨之弟子一舉觶主黨之弟子再舉觶章句約其文舉後以該前舉全以該偏也其儀節須細讀特牲饋食篇始知之同上

燕毛

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亦本鄭康成註來卻爲世所口實顧麟士曰蓋昭穆既序則分定分定則分之尊者必是年高而須白者多其位在上少而黎黑者多在下也亦非案毛老也周禮司儀職曰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註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毛一本作耄此以經解經第一義也朱子博極羣書猶未及此向謂訓詁之學至宋失之者如心廣體胖鄭注胖猶大也與肥多肉也解別後代多混爲一朱子意謂修之士豈必盡肥遂易注曰安舒也不知安舒乃泰字之解矣聽其言也厲鄭註厲嚴正也從不聞有確也解且惟嚴正方與上溫義反故曰變若果確也子溫而確可乎自作孽不可活書作逭逭猶緩也亦從不聞有此解何如仍鄭註逭逃也本爾雅

說文古人下字不嫌重複後代必以有淺深虛實之別者鑿也如辭亦說也集註辭者說之詳然則說者辭之畧可知上節放淫辭是放說之詳者邪說者不得作僅辭之畧者不得作而已其可通乎或曰大儒閑出著書明道其小小訓釋可以自我作古豈之天子考文一般余曰亦有別馬援當漢光武朝以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拜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奏上以爲可此一考文也唐開元十三年敕曰朕每讀洪範至無偏無頗惟頗一字於韻不協宜改作陂蓋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亟須刊正以免魯魚此又考文也然則宜何從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毛老也見周禮非髮色之謂

鄭注云燕以髮色爲坐此集注所本秋官司儀王燕則諸侯毛鄭注云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亦非以毛爲老也齊語班序顚毛以爲民紀統韋昭注顚頂也毛髮也言亦列頂髮之黑白使長幼有等以爲治民之經紀尤爲髮色之切證又按說文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是老字亦取髮色之意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問 西河謂燕毛亦兼異姓殊爲異聞然否 盧鎬

答 是妄言也蓋誤讀祭統而爲此說祭統尸飲五而後君以瑤爵獻卿尸飲七而後君以王爵獻大夫尸飲九而後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是乃九獻時賜爵之禮注疏家謂本主序爵同則序齒是固兼有異姓然所及止於內諸侯而外諸侯不與焉由是加爵既畢則行旅酬外諸侯亦豫矣然而皆兼有異姓則總之非私燕之禮也直至既徹而後異姓之賓退則歸之俎同姓則燕其說明是楚茨之詩 全庶常經史問答

問 朱子謂序齒之中擇一人爲上座不與衆齒然否 盧鎬

答 朱子之學極博其說必有所出令攷之不得是必齒最長而德與爵又最尊者前惟召公畢公後惟衛之武公足以當之不然恐亦不過依齒爲序而已 全庶常經史問答

禘嘗說

宗廟之禮莫重乎禘嘗禘嘗皆時祭也四時皆祭而春秋爲大故祭統謂之大嘗禘禮家恆以禘嘗與郊社並言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祭統云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特牲篇首亦先言郊社稷次及禘嘗禘嘗之義大矣郊社禘嘗之祭歲常行之故禮家以是爲大而三年五年之禘祫不及焉爲其不常舉也祭義郊特牲皆稱春禘秋嘗而王制祭統則云春礿而夏禘周官大宗伯詩小雅又有祠禴而無禘漢儒彌縫其義以春禘爲夏殷之禮又或破禘爲禴以予攷之禘者大祭之名不必拘於一時時祭以禘嘗爲大而禘有樂嘗無樂則禘又大於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饗孤子於春祠行之故曰春禘亦或於夏禘行之夏之始可以承春故也一歲之中惟禘嘗爲大其它二祭則禮差省矣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孚乃利用禴先儒以禴爲祭之薄者蓋禴而不行禘禮者也中庸稱武王周公之達孝先言春秋修其祖廟後言禘嘗之義則春禘秋嘗固周制矣而以爲夏殷之制其不然乎說中庸者或以禘爲三年大祭誤以祭義祭統郊特牲諸篇之文知其爲時祭無疑 錢宮詹潛研堂集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易爲智力

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釋文知力音智本亦無力字案易爲知力言易用智力治之也若無力字則知當如字言易爲知識其義淺矣正義曰治理其國其事爲易猶如置物於掌中似孔本亦有力字 臧茂才經義雜記

注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古寘字多作示易坎之上六云寘于叢棘劉表寘作示范甯注穀梁引易云繫用徽纆示于叢棘毛詩鹿鳴云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 惠徵君九經古義

方策

方版也策簡也古者大事書之於版小事簡策而已其材有木竹之分其式有廣狹之異左傳序正義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是也宋書謝靈運傳論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惟簡上容一行故以兩句爲對也書酒誥正義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其說未確大抵策之長短無定簡則二尺四寸耳後漢書曹褒傳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至簡中容字多少亦無一定大抵少或八字多或三十字不等也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蓋三家之所脫者中古文有之而其所多之字與簡數悉合所以證中古文之足信也而每簡之止容一行亦可證矣簡狹而長編簡者當於簡頭鑿孔按其次第以韋貫之夫子讀易韋編三絕是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蒲盧

詩毛傳云果臝蒲盧也故鄭注以蒲盧爲土蠭說文所謂細要土蠭者是也釋文亦云今之細要蜂也一名蠮螉此自不易宋沈括以爲蒲葦殊爲創解朱子采之或謂與樹字關合邪但古人文字變化正不必取其一類祗進一步言其速耳且蒲葦之生亦必積月累時果臝之化不過七日其速甚矣似仍以古注爲確朱子作或問謂此項旣不足辨固知章句之有未協矣 上同

蒲盧舊註是蜾蠃名爾雅曰蜾蠃蒲盧今之細腰蜂也又解頤新語曰蛪之細腰曰蒲盧蜂之細腰亦曰蒲盧蓋蜾蠃取螟蛉爲己子祝之而化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故以作人存政舉之証謂百姓易化也按家語云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着待化而成四字正就蜾蠃爲取譬作解 毛檢討四書賸言

脩身以道修道以仁

脩身以道此身日在道中道無不盡即身無不脩也脩道以仁仁字即指惻怛慈愛說經綸天下之大經即此脩道也肫肫其仁即此脩道以仁也蒙引謂仁字兼三達德不可從章句謂能仁其身句亦不可泥 李進士羣經識小

仁者人也四句

人性有五分開則一是仁一是義人倫有五分開則一是親親一是尊賢父子兄弟夫婦皆以恩合故屬之親屬之仁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屬之賢屬之義 江歲貢羣經補義

仁者人也 人偶

鄭康成注經每有人偶之語蓋尊異親愛之意驟讀之或不能通其義詩匪風誰能亨魚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

西歸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技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又儀禮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釋曰以相人偶者以人意相存偶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又禮記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正義曰仁謂仁恩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偶疏人先親己親表記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正義曰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注引成十六年公羊傳文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廣雅四釋詁人與惠愛同訓爲仁）臧茂才經義雜記

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案公食大夫禮云賓入三揖注云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蓋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意亦如之也（老子道經曰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云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義者宜也

字當爲誼周官肆師注鄭司農曰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漢書仁義之義皆作誼从古文也凡小學皆以其形聲相訓詁仁字从人誼字从宜故此記曰仁者人也誼者宜也春秋繁露云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此則今文字訓始以義代誼矣（孔檢討禮學卮言）

天下之達道五

天下之達道五以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當之此自言達道不言人倫故夫子重言五者天下之達道與篇首喜怒哀樂天下之達道並同彼以性言道此以教言道其皆非人倫一也是以鄭康成註達道謂常行之道百王所不易而孔氏正義亦云五者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此自以常字解庸字與爲庸德庸言相照合觀其云所求未能卽此達道中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諸名以爲庸德卽達道故鄭孔注疏皆以常行開通爲言而並不及五倫五教一字此可驗矣

契所教人倫在尙書屬稷是明白然總見春秋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杜預註云契作司徒五教在寬卽在此八元之中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有天合而無人合而其爲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証自唐虞夏商以及周之末季皆只此數是以春秋臧孫辰季孫行父二大夫並有賢名而史克又熟於掌故並作此言卽五帝紀述五教亦無異詞因之孔安國註虞書愼徽五典曰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卽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卽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以至皐陶謨敕我五典周官君牙弘敷五典註皆如此孟子所言定有來歷必不杜撰然顯有前經自不宜以後來之說參互其內此亦前儒註經之一法也

蓋古經極重名實猶是君臣父子諸倫而名實不苟偶有稱舉必各爲區目如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子衞石碏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王制稱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禮運稱十義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齊晏嬰稱十禮是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義婦聽祭統稱十倫是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白虎通稱三綱六紀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父族人諸舅師長朋友雜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斷非洪範之三德此名目得失所關者大也（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所以行之者一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正義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家大人曰一字衍文也五道是所行者三德是所以行五道者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卽所謂天下之達道五也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也卽所謂所以行之者三也文義上下相應不當有一字此因下文所以行之者一也而誤衍耳史記平津侯傳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漢書公孫傳仁智勇三者所以行之者也則經文本無一字鄭於下文所以行之者一也注曰一謂當豫也而於此不釋一字則鄭本無一字可知家語哀公問政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好學近乎知說苑建本篇云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漢書公孫弘上書引禮記亦云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惠徵君九經古義）

來百工也

引之謹案來讀勞來之來謂勸勉之也來字本作勑說文勑勞勑也（經典釋文條例曰來旁作力俗以爲約勑字說文以爲勞勑字）孟子滕文公篇勞之來之謂勸勉之也月令爲天子勞農勸民鄭注曰重力來之（今本譌作重敕之蓋力來二字合譌爲勑字後人又改勑爲敕耳今從齊民要術所引及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訂正力來義見下）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師古注曰力來勸勉之也來音郎代反是相勸勉謂之來故下文曰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釋文來字無音正義以爲招來百工皆失之（同上）

所以勸親親也

余嘗謂所以勸親親也上親字宜衍以有勸字故子張問善人之道之道二字宜衍以答不貼道字故寇退曾子反寇退二字宜衍以重上文故去他國之道也不宜云重出此句萬章下篇所無故存之以備後人參考（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旣稟稱食

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鄭注旣讀爲餼餼稟稍食也釋文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案說文㐭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㐭而取之故謂之㐭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凡㐭之屬皆从㐭廩㐭从广从禾稟賜穀也从㐭从禾則廩爲倉㐭之或字與餼食之稟義別鄭注以旣稟爲稍給之食與說文賜穀也正合則鄭本必作稟字漢書文帝紀元年詔曰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目陳粟又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知古穀食字皆作稟也釋文作稟與許書合注疏本作廩作一本又力錦反此六字是後人校釋文之辭非陸氏語作力錦反得之（臧茂才經義雜記）

誠者天之道也

誠者天之道也故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

於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莫非誠也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顧亭林日知錄

問其次致曲謂善端發見之偏者先儒謂至誠所發亦只是直遂但無待於致耳其說然否盧鎬

答此朱子之說也而寔未合至誠未嘗無所致但所致者非曲蓋至誠得天最厚未發則渾然天命之中中豈可以謂之曲已發則油然率性之和和豈可以謂之曲故至誠雖未嘗廢人事而致中也非致曲也致和也非致曲也其次未能合乎中和之全量則必用功於所發以溯其所存故其中之所存既有偏而其和之所發亦有偏則謂之曲若至誠之所發可以謂之端不可以謂之曲朱子遂以曲字當端字是未定之說也觀其章句曰善端發見之偏則亦不竟以端目之矣故愚謂致曲者即其次之所以致和也蓋致中之功難以遽施則必先致和然必先致曲而後能致和致和而漸進於致中斯其次復性之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全庶常經史問答

執玉高卑

孫學顏讀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註疑何古驗而今不驗來問余取游氏桂解曲禮鄭氏解禮運二條以示之是子讀罷不覺悚然游氏曰古之觀人者於一指顧一瞻視一謦欬之間其人之賢不肖是非禍福皆可得而分蓋古人以禮爲常一失其節其爲改常則人之禍福宜可得而知也後世之禮不明舉無以爲之節舉無以爲節者後世之常也有一人焉而失其節亦是行乎其常而非禍福之所及也此古今所以爲異鄭氏曰三百之經三千之儀雖若不勝其繁要皆此心之用操而常存者則委蛇曲折不失尺寸一念之差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語默動止皆非故態矣觀於草木則一葉之黃一枝之瘁皆本根之病也觀於天地則一星之隕一泉之決皆元氣之病也聖人爲禮以制天下之心威儀之中否以驗其神明精爽之存亡詎可指登降興俯獻酬裼襲以爲末節而不之察乎先王盛時禮教達於天下士無賢不肖皆周旋於禮文之中其節奏度數耳目習焉手足安焉不得而少差也於安且習之中而忽乖其度是必其神明精爽之不在是也三代之衰列國公侯卿大夫猶知奉禮以從事一不中節則有死生禍福之說若越椒之執幣傲叔仲惠伯知其必滅若敖氏之宗郤錡乞師於魯而將事不敬孟獻子知郤氏之必亡若此類者不可勝舉而其應信若龜筴蓋先王所以制人心之意猶未泯滅而秉禮君子既能以自檢其身故能以身察乎人也序穀梁者以爲左失之誣而後世學者不究其本遂以左氏死生禍福之說近於神怪而力排之聖人制禮精微之意替矣惜哉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久則徵徵則悠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鄭注曰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徵或爲徹引之謹案作徹者爲長徹達也見周語章注久則由一日以達終身由一時以達萬世故曰久則徹徹則悠遠若但云效驗則效於目前而不效於將來者有之矣何以必其悠久無疆矣蓋徹與徵字形相似因譌爲徵耳王尚書經義述聞

斯昭昭之多

彬謂四多字皆言積小至大從微至著乃不言少而言多者字無達詁猶亂之訓治臭之訓香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華嶽

華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禹貢名岍在國語名西吳管子書作西虞在前漢志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矣閻徵君四書釋地

華山太華山也嶽山吳嶽山即禹貢之岍山也孔疏引地理志云吳嶽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爲岍山在雍州案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爾雅河南華河西嶽華嶽自是二山此處所稱乃與河海對文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卷石

鄭注卷猶區也頤煊案卷讀如圈聚之圈省作卷故鄭注猶區也詩有卷者阿毛傳卷曲也亦是此義或讀作拳者失之經義叢鈔洪頤煊

鼉

國語里革曰登川禽韋昭注川禽鼈蜃之屬按鼉介蟲也是亦可謂之禽猶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有鱗者鱗亦蟲也亦可謂之獸乃知禽獸所包甚廣不必二足而羽四足而毛者而後謂之也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詩云維天之命至爲文也答彭進士允初書

詩曰予懷明德對不大聲以色而言大學之明明德以明德對民而言皆德行行事人咸仰見如日月之懸象著明故稱之曰明德倘一事差失則有一事之掩虧其由近而遠積盛所被顯明不已故曰明明德曰明明德於天下詩之不顯不承即書之丕顯丕承古字丕通用丕大也中庸言聲名洋溢乎中國其言闇然也與日章竝言何必不欲大顯而以幽深玄遠爲至夫晝日當空何嘗有聲臭以令人知而曉不知之不可引上天之載無聲臭以言其至乎上天之載二語在詩承駿命不易言鄭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在中庸承化民之德言不假聲臭以與民接也又詩書中凡言天命皆以王者受命於天爲言天之命王者不已由王者仁天下不已中庸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其取義也主於不已以見至誠無息之配天地於穆者美天之命有德深遠也譬君之於賢臣一再錫命惓惓不已美君之能任賢者豈不可歎其深遠引之者豈不可曰此君之所以爲君也戴吉士東原集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經解作禮經三百曲禮三千故有以禮儀爲經禮威儀爲曲禮者按梁徐勉上表晉刑律志尚書陳寵上疏及漢陳忠傳皆作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則禮儀或是禮經之誤不然禮儀威儀有何分別而兩儀字連出之乎毛檢討四書賸言

車同軌書同文

車同軌謂車之制度同則軌廣八尺亦同耳非謂軌之廣狹有不同則車棿杌不能行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六寸軌固是廣八尺若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則軌必狹矣人所牽輓之輂輦則軌又必狹矣同塗往來縱橫衺出皆可行非謂車必同軌而後可行也若使皆行軌中則轍深泥高反棿杌難行矣輂音局當時篆籀鍾鼎科斗古文書體亦甚不同何以言書同文謂未嘗更姓改物別制異樣之書耳李進士羣經補義

杞

杞不足徵人皆以杞行夷禮春秋貶而稱子之故不知此時之杞非復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也初封杞即今開封杞縣索隱曰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雖未知的都何所要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伐杞入之與今之莒州及曲阜縣相鄰也可知逮桓六年淳于公即經所稱州公者其國亡杞似幷之杜元凱曰遷都於淳于僖十四年杞辟淮夷諸侯爲城焉杜元凱曰又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以城杞即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者杜元凱曰杞又遷都淳于淳于漢置縣屬北海郡其故城一名杞城在今青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其遺趾宛然緣陵杜氏註杞邑臣瓚曰漢北海之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以余考殆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城是蓋杞當春秋去初封已千有餘里而顛沛流離賴人之力以圖存史記一則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再則杞徵甚不足數也故知杞文獻無徵豈直衛人曰夏肄晉人曰夏餘而即於夷禮也哉此句妙義解者都畧過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有宋存

余向謂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人之確如論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案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而孔子錄詩時亡其七篇此非宋不足徵之切證乎觀中庸其至矣乎及明乎郊社之禮分明是子思增損隱括論語之文此則改論語而失其意故不確知我罪我一聽世之君子余則信孔子過篤者耳一時聞者駭而安焉越後二十餘年歲寒夜永老鰥無睡忽憶孔子世家末言伯魚生伋字子思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不覺豁然以悟起坐歎曰中庸既作於宋易其文殆爲宋諱乎荀子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況宋實爲其宗國仲尼作春秋爲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也口授弟子又定哀多微辭孔叢子雖僞書然載宋大夫樂朔與子思論尚書朔以爲辱已起徒攻子思子思既免於是撰中庸之書似亦未必全無因則書中辭宜遜且爾時杞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余因有感黃楚望之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其言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苟有悟輒自以謂天開其愚神啓其祕者此誠願與天下士交勉之哉同上

續考得陳留雍邱縣注云故杞國也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按今安邱縣正在魯東北惟先春秋而徙故入春秋邑輒爲莒得明據至此以杜元凱之博洽局不直引此文乃云推尋事跡始知之讀書無漏豈非大難同上

有宋存　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便不如聖人之確如論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

按鄭康成論語序云仲弓子游子夏所撰定見經典序錄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論語崇爵讖云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見文選劉子駿移書注歷按諸文知論語爲弟子所述非孔子親撰與子思述孔子之意作中庸無異安得云賢人口中不如聖人之確乎

孔子世家末言子思嘗困於宋作中庸中庸既作於宋易其文殆爲宋諱乎

按中庸一篇明春秋之義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又云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絀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莊十七年公羊春秋經杞伯來朝何休注云杞夏后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又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僖廿三年經冬十一月杞子卒何休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春秋具存二王通三統之法故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殷即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者之後稱公春秋既絀夏杞不得爲二王後故貶稱子下存周宋爲二王後故曰有宋存吾從周也孔子作春秋多刺譏褒諱抑損之詞故當時弟子述論語子游作禮運皆云杞宋俱不足徵蓋深沒其詞子思作中庸又在後遂抉發春秋之指申明王魯之誼微言始得而聞焉宋訓道四書釋地辨證

文理密察

注及正義皆不釋密字引之謹案考工記廬人傳人則密鄭注曰密審也正也爾雅抑抑密也郭注曰威儀審諦密有審正之義故與察連文密之言覆也爾雅覆察審也古音密覆相近小雅楚茨篇苾芬孝祀韓詩苾作馥見文選蘇子卿詩注是其例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見音現

韓昌黎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若作時文者何須識字但取熱鬧以悅觀者之目斯足矣如見而民莫不敬集註見音現見顯也露也與相見之見音義都別金正希此題文云天下時入而見天子爲天子時出而見天下焉竟認作相見字解可乎憶初晤陸元輔翼王語及其師黃陶菴曲肱而枕之文余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題集註云枕去聲奈何通篇俱作實物解翼王曰題雖去聲之枕而文以上聲之枕作說似亦無礙余曰只緣承題至曲肱以爲之枕點題稱此而爲枕則枕必以曲肱矣知其通篇俱錯認此字耳或曰樂正子入見祇載見瞽瞍吾見亦罕矣俱當如字而音現不敢見於諸侯繆公亟見於子思俱當音現而如字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集註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故音現妙已奈何止註孟子而不註論語且孺悲欲見孔子可如字陽貨欲見孔子不可如字以下有孔子不見故想朱子當年亦以無大關輕重而略之耳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蠻貊

孔賈二疏每云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最爲讀書之妙解如集註蠻南蠻貊北狄此對文則別者也如武王之子封於韓韓侯城在涿郡方城縣今順天府固安縣追貊北方二國名賜之使爲之伯詩詠之曰因是百蠻燕王對張儀曰寡人蠻夷僻處秦舞陽燕國人荊軻謂北蕃蠻夷之鄙人是北亦可曰蠻此散文則通者也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洋溢乎中國　中國夷狄

中國夸狄曰大學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夸不與同中國中庸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孟子上莅中國而撫四夸孟子下東夸之人也西夸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國左氏成七年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夸入伐昭十七年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夸昭二十三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夸天子卑守在諸侯以上經傳所言其曰中國與諸侯者卽禹貢甸侯綏方三千里之地其曰四夸及蠻貊者卽要荒二千里夸蠻之地也今人言中國必盡九州之域言四夸輒以爲夸狄戎蠻不登版圖之區失其指矣誠作是解則四夸安肯爲天子守蠻貊之下何以復有舟車人力等語流放竄殛皆在九州之內又何以云投諸四裔耶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詩曰衣錦尚絅

正義曰此詩衞風碩人之篇案詩本文云衣錦褧衣此云尚絅者斷截詩文也引之謹案衣錦尚絅詩無此語竊謂詩曰下本有衣錦絅衣四字衣錦尚絅則釋詩之詞也沖遠作正義時已脫衣錦絅衣四字於是衣錦尚絅遂承詩曰之下故誤以爲引詩作衣錦尚絅而謂之斷截詩文也碩人箋曰褧禪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大著鄭風丰篇衣錦褧衣裳錦褧裳箋曰褧禪也蓋以禪穀爲之中衣裳用錦而加禪穀焉爲其文之大著也蓋中庸衣錦尚絅二句正釋詩之衣錦褧衣故鄭箋詩而用其義則所據中庸本有衣錦絅衣四字可知否則中庸所引與詩本文有異鄭不應不置一詞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衣錦尚絅

此逸詩也但絅自通褧作禪衣解玉藻云禪爲絅蓋夫人臨嫁則在塗加錦而覆以禪衣其意實所以障塵今曰惡文之著者斷章耳詩雖非一其義自通若曰此是汎指不必卽臨嫁時服則何故衣錦何故衣錦而又加禪衣此非他衣可妄認矣若庾信烏石蘭氏墓志銘云邢蹊褧服則直用碩人詩句與此不同 毛檢討四書賸言

的然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的非古字當作旳說文日部旳明也从日勺聲引易爲旳顙今本易亦轉寫作的矣又火部焯明也从火卓聲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尚書焯作灼 說文灼炙也與焯見義有別 觀禮匹馬卓上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卽易之的顙也魯峻碑曠矣的的與達遂燭樂協韻是旳有卓音旳然猶焯然也火部又有炟字望火貌讀若馰顙之馰馰顙卽旳顙之異文旳也炟也焯也文異而音義同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補遺 六條目詳前某條下

中庸無分章

古中庸無分章其見于疏義者則概以子曰爲限如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則合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子曰吾說夏禮則合王天下有三重焉類 毛檢討四書賸言

中庸漢世單行

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則中庸在漢世早已單行若隋經籍志載梁武帝著中庸講義一卷猶後此者也 毛檢討四書賸言

辟如行遠必自邇

太甲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事死如事生

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 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華嶽

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按周官職方氏九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與爾雅五山河南華河西嶽並同 地理志汧縣有吳嶽 毛檢討四書賸言

天覆地載 嘗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東西皆繫地名而朔南曁南北却闕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愼南撫交阯二地補注之

按五帝本紀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大戴禮五帝德北發作大教 說苑作大發 尚書大傳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鄭注云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按大交卽五帝德之大教音字當通也五帝紀作北發者形近而誤文北山戎發息愼北乃南北之北發是國名按大戴禮少閒篇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盧辯注北發北狄地名此北發乃發息愼之發以在北方故名北發五帝紀當亦沿此而誤周書王會有發人管子輕重甲八千里之發朝鮮卽此北發也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注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似國名也然北發的是國名且渠搜是西戎國以北發爲南北之北則渠搜更在北方知其非是閻氏以南撫北發對文本漢書公孫宏傳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注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於渠搜南則撫綏於交阯也此行文偶誤不足据信也 武帝紀注引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以南爲對也按三朝記卽少閒篇文並不如此也瓚誤記 宋翔鳳四書釋地辨證

皇清經解卷七之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七之十三　學海堂

禮記羣解彙編

表記

歸乎

表記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正義於時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頤煊案歸當通作歸字歸乎屬君子句讀莊子天下篇歸然而有餘郭象注歸然獨立自足之貌歸乎君子猶言巍乎君子是美其德獨立之辭 經義叢鈔洪頤煊

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

鄭注仁亦當言民聲之誤彬謂此因下文刑戮之民而言其實仁卽人字古通用 詳見下原本未詳何條 朱武曹經傳攷證

寬身之仁

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鄭注曰仁亦當言民聲之誤引之謹案仁與人古字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論語雍也篇井有仁焉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四方士仁聞君風耀仁並與人同 人亦民也不必改爲民 王尚書經義述聞

仁者人也

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正義云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引春秋傳者成十六年公羊傳文傳稱欲人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信近情 情可信

信近情又情可信又以求處情情實也論語則民莫敢不用情又如得其情左氏傳敢匿其情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義而順文而靜

注云靜或爲情古靜與情每相通周書官人云情忠而寬貌莊而安大戴禮官人情作靜周書又云飾貌者不靜大戴禮作不情惠徵君九經古義

非其人弗自

陳氏集說曰自所由以進者也彬謂爾雅釋詁由從自也郭注自猶從也昭五年左氏傳羈臣僅死弗敢自也杜注自從也孟子言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如高歡因嬖臣景監以見秦孝公司馬相如因狗監楊得意所爲皆非其人之謂宋武曹經傳攷證

緇衣

緇衣總論

問緇衣一篇其文大似論語其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謹于言而慎于行生則不可奪志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皆與論語同劉瓛以爲公孫尼子所作公孫氏殆七十子之徒故得聞孔子之緒言歟曰愚嘗讀舊唐書載沈約之言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其詞純粹卒易非子思子不能作也鄭康成注論語不可以作巫醫云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其注不占而已句云易所以占吉凶無常之人易所不占也皆依緇衣爲說以經解經信而有徵衛瓘云無恆之人不可以爲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此朱注所本然於下文不占之義終難通矣錢宮詹潛研堂集

信以結之則民有孫心

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口口口禮記孫心作愻按謂緇衣孫心當作愻猶祭義見間當爲覸史記刺齒當爲齧孟子正心當爲忘皆一字誤爲二字也說文愻順也書云五品不愻今文尚書作訓史記魯世家云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徐廣曰順一作訓張守節云順音訓古文尚書作愻今孔氏本作孫衛包又改作遜古文亾矣宋書作愻緇衣猶存古字毛居正作正誤又從而改之益數識字之難訓讀爲馴愻解爲順順猶馴也義本不殊惠徵君九經古義

孫心

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惠氏九經古義云宋監本禮記孫心作愻一字誤爲二字也引說文愻順也書云五品不愻爲證志祖案愻順之愻經典相承省作孫字其作遜者俗字尒然惠氏以緇衣一字誤爲二字則非也此民有孫心與上文民有格心民有遯心句法一例若刪去心字而但云則民有愻豈復成文乎且有字亦無著矣孫侍御讀書脞錄

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鄭注曰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引之謹案危讀爲詭詭者違也反也言君子言行相顧則民言不違行行不違言矣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謂言行相違也淮南主術篇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漢書董仲舒傳有所詭於天之理高誘顏師古注並曰詭違也古字詭與危通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史記李斯傳曰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危反卽詭反賈子傳職篇天子燕業反其學建本潭本反誤作及今從漢書藝文志所引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後人以學記改之也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禮樂相詭服制相反詭亦反也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高注曰詭不同也文子上德篇詭作危王尚書經義述聞

緇衣篇引詩彼都人士

緇衣彼都人士詩鄭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爲下可述而志也

緇衣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鄭注曰志猶知也正義曰爲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敘而知引之謹案述之言循也志之言識也循其言貌察之而其人可識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飾貌者不情可述而志則非飾貌者矣述而志猶言望而知以其外著者言之也賈子等齊篇引此作可類而志謂據其衣服號令比類而知亦以外著者言之也正義說此未了王尚書經義述聞

尹吉曰惟尹躬

緇衣引尹吉卽書咸有一德篇名古人每意改之如國語以康誥爲先王之令周書爲西方之書左傳以仲虺之誥爲志爲傳稱五子之歌爲夏訓荀子解蔽稱大禹謨爲道經乃僞古文勦入虞夏書也楊許事荀注非至墨子明鬼以大雅文王之詩爲周書以夏書甘誓爲禹誓恐不可據梁孝廉瞥記

章義癉惡

禮記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釋文章義如字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正義曰言爲國者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癉病之也據此知禮記本作章義不與書古文畢命章善癉惡同梁沈本作義故陸氏據之開成石經亦作義今本作善因書古文亂也案正義云言爲國者則家字衍文臧茂才經義雜記

葉公之顧命

緇衣引葉公之顧命葉當爲祭此祭公謀父臨終之言見汲冢周書祭公解篇註謂沈諸梁誤矣汲冢周書祭公解云汝無以戾反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與記文大同而小異江歲貢羣經補義

注云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棟案其辭有莊后大夫卿士非葉公之言也此周書祭公謀父之辭穆王時祭公疾不瘳王曰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嗚呼天子女無以嬖御固莊后女無以小謀敗大作女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祭公將歿而作此篇故謂之顧命其事亦見汲郡古文王伯厚已有是說余特表而出之此傳寫之誤非傳禮之誤二禮如別室位文予官人皆采自周書王氏以爲傳禮之誤非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毋以嬖御人疾莊后

彬謂莊猶正也宋武曹經傳攷證

口費而煩

鄭注曰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費或爲哱或爲悖正義曰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引之謹案此以口惠而實不至說之也然書傳無訓費爲惠者不得以口費爲口惠也費當讀爲悖或本作悖者正字也作哱者別體也說文誖亂也或作悖哱卽誖字從口從言其義一也作費者字之假借也費從弗聲悖從孛聲古弗聲孛聲之字往往相通若孛星之孛作茀大索之索又作索勃然變色之勃又作艴是

也曾子問篇豈不悖哉又曰豈不費哉費即悖也悖逆也煩擾也亂也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口之所出逆於義理則是非擾亂而禍患隱之所謂一言僨事也故曰口悖而煩易出難悔王尙書經義述聞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鄭注曰越之言蹷也言毋自顚蹷女之政教以自毀敗家大人曰越經易也言毋輕發女之政令以自敗也必度於道而後行之若射之省矢括於其度而後釋正見發令之不可輕易也上文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曰在其所褻曰易以溺人曰不可不愼皆戒其輕易也說文越輕也古通作越荀子非相篇筋力越勁謂輕勁也說文曰輕勁有材力是也楊倞注以越爲過人失之同上

苟有衣必見其敝

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鄭注曰言凡人擧事必有後驗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家大人曰此言行之必見其成而以衣之必敗爲喩則爲不倫且與引詩之意不合鄭謂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其失也迂矣今案敝音布蔑反謂衣袂也廣雅袂也曹憲音布蔑反古無袂字借敝爲之齊風敝笱釋文敝徐扶滅反敝袂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有車則必見其軾有衣則必見其袂有言則必聞其聲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故引詩以明之或曰敝古通作蔽字謂蔽漆也蔽膝謂之韍亦作紱鄭注玉藻云韍之言蔽也白虎通紼冕篇紼者蔽也案蔽膝不可但謂之蔽韍之言蔽也紼者蔽也皆釋其命名之義如此非謂韍一名蔽也經也者實也不可謂經爲實舫之爲言倞也又豈可謂舫爲倞乎王尙書經義述聞

陸氏釋文引庾氏曰隱蔽也彬謂庾氏說是古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有衣必見其蔽擧在前者言之上文苟有車必見其軾軾在車前也鄭注以敝爲裂則時尙有待與上下文不合朱武曹經傳攷證

必見其蔽

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鄭注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言行之必成而以衣之必敗爲喩則爲不倫且與引詩之意不合顚烜案敝古通作蔽字謂蔽膝也蔽膝謂之韍亦作紱玉藻一命縕韍黝衡鄭注韍之言亦蔽也白虎通紼冕篇紼者蔽也軾車前橫木蔽膝亦在衣前其義一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注云寡當爲顧聲之誤也釋文云寡音顧出注棟案寡當音鼓尙書微子云我不顧行遯徐仙民云顧音鼓商詩韋顧旣伐古今人表作韋鼓顧有鼓音與寡聲近故鄭氏云聲之誤惠徵君九經古義

奔喪

奔喪絞帶

奔喪主于家括髮袒即位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又云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又云聞喪不得奔喪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絰凡三言絞帶即喪服傳所謂絞帶者繩帶鄭君云象革帶是也士喪禮記旣馮尸主人袒括髮絞帶眾主人布帶奔喪絞帶與彼同節其齊衰以下不言絞帶明其皆布帶也五服要絰通謂之絰又謂之麻又謂之絰帶未成服男子大功以上皆散帶垂士喪禮即位絰于序東是也奔喪即位絰於序東與在家者同其要絰皆散帶垂三日成服絞之此與絞帶異物故喪服經斬衰苴絰下更出絞帶明要絰無絞帶名鄭君于奔喪注云不見尸柩不散帶孔沖遠因疑奔喪絞帶爲絰之散垂而絞之者皆誤也襍記曰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此聞喪未至殯宮者皆散麻也又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此奔喪者旣殯猶散麻也奔喪之禮大功以上皆散麻與在家同證以雜記之文益明者金修撰禮箋

鄭注公妐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注兄公妐當作於弟之妻則不能也正義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兄之夫爲兄公郭景純云今俗呼兄妐監本作鍾畫妐是據俗本改今訂正語之轉耳今此記俗本皆女旁置公轉誤也皇氏下脫並云婦人稱夫之兄爲公者須公平案正義知鄭注本作兄妐與皇義注女妐之妐正同六朝以來妄改作公故皇氏義疏有公平之說陸氏釋文無妐字亦音然孔沖遠引爾雅注本作妐故下云今俗本女旁置公轉誤也轉誤二字正承郭注當之可驗孔氏所見鄭注本尙有作妐者特斥爲俗本不用耳戴明經解經日記

問喪

服問

三年之喪至服其功衰

三年之喪旣練矣有期之喪旣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記以三年與期大功對言明三年內兼擧齊斬間傳斬衰之喪旣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旣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彼以齊斬對言與服問不同間傳所言後喪易服之節服問所言後喪反服之宜三年之喪齊斬或殊而加隆焉倍之爲再期也不殊襍記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言於除喪時服其除服則期大功旣葬皆反服其上服父母同矣凡易服大功變旣練齊衰變旣虞卒哭此於旣練言之者期旣葬之葛帶大於爲母旣練之葛帶其衰麤於練之功衰說見冠衰升數篇此嫌不得反其故葛帶服其功衰也故以明之五服絰帶之差絰去五分一以爲帶雖易服者亦然喪服小記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言兼服之是也此三年旣練之葛帶爲父爲母大小異數其期旣葬者同絰期之絰大功旣葬者同絰大功之絰不拘絰帶五分去一之差者謂其練無首絰故得絰下服之絰也服問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不嫌絰帶大小非差可互明矣鄭君以記言絰期之絰因以三年旣練屬父期旣葬屬母又謂大功旣葬宜絰期之絰皆泥於喪服傳去五分一以爲帶之言遷就而爲之說記云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謂大功旣葬反上服之葛帶絰下服之葛帶與期喪同非謂其絰大如期崔靈恩云此絰大功之喪承前絰之下旣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旣葬會大功旣葬之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絰期之葛絰其說與亦如之文相傳合然服問專明三年旣練變除之事故下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旣練遇麻斷本者于免絰之又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殤長中變三年之葛均據三年旣練言之不涉

期既葬則崔說非經意也　金修撰禮箋

殤長至下殤則否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殤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注謂大功之親為殤在緦小功者也厭尉之云當是論期殤之大功若是大功之殤記當明之期殤斷在上所以不言期耳鄭元謂期殤長中自大功不復指明殤服之異不於卒哭而反上服之葛又明下殤之麻雖不斷本以其幼殤亦不能變上服之葛若如鄭說謂大功親之殤者其如緦小功之經麻既斷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殊絕安得相變耶殤謂此承上經以有本為稅言變三年之葛則殤長中為期親降服大功不言可知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注云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變服閒傳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注謂主為大功之殤長中言之是鄭君已不能自持其說矣據閒傳言期之下殤與大功之長殤在小功者得易大功之葛大功之中下殤在緦麻者得易小功之葛也（大功之殤中從上辨別見）　同上

閒傳

芐蒻不納

芐蒻不納鄭注芐今之蒲萍也顧炫案說文芐地黃也禮曰鉶毛牛藿羊芐豕薇今公食大夫禮作羊苦鄭注苦苦荼也並不為蒲萍芐當是苹字之譌苹萍古字通用故鄭注苹今之蒲萍也說文蒻蒲子可以為平席釋名釋牀帳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故正義云蒲平為席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三年問

患邪淫

三年問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鄭注孔疏皆不解患字陳澔集說曰患猶害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病之害身吳澄纂言曰患猶病也謂有邪僻淫溺之病家大人曰如陳說則經文當作為邪淫所患之人如吳說則又當作有邪淫之患之人皆與患邪淫之文不合今案患邪淫之人當作愚陋邪淫之人愚陋謂至愚極陋不知禮義也愚字與古文患字作患者相似（患見說文）故愚誤為患又脫陋字荀子禮論篇正作愚陋淫邪之人（王尚書經義述聞）

然而從之

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釋文從字無音家大人曰從讀為放縱之縱言若縱其朝死夕忘之心則是鳥獸之不若也下文曰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彼言遂君子之心此言縱小人之心縱與遂義相近也荀子正作然而縱之　同上

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

案焉於也呂氏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高誘曰焉猶於此（高注淮南云焉於也）外傳晉語曰焉作轅田焉作州兵皆訓為於言於是始作轅田州兵也荀子焉作安楊倞曰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禍案移於梁矣（今戰國策案作安）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惠徵君九經古義）

彬謂焉猶於也下焉使倍之焉使弗及也並同（朱武曹經傳攷證）

壹使足以成文理

彬謂壹辭也（說見上原本未詳）　同上

深衣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疏袂者純緣也謂純其袂緣則袂口也又云緣讀為緆謂深衣之下純也純邊者謂深衣之側旁也廣各寸半者言純袂口及裳下之緆并純旁邊其廣各寸半依此讀則純句袂句緣句純邊句（姜編修讀園札記）

投壺

投壺復句衍字

投壺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釋文請為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正義曰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又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注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案注言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此即所謂一馬從二馬也如上文本有此句則鄭當於上注之不得至此方釋也宜從定本為是俗本蓋因下誤衍釋文從定本正義從俗本（上司射進度壺閒以二矢半釋文云以二矢半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案四字當有惟今本閒字為衍文釋文無）　臧茂才經義雜記

投壺音義考正

禮記投壺末記魯鼓薛鼓節兼載圜方之圖注云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釋文○圓（音鼙薄迷反鄭呼為鼙也其聲下其音椙椙然椙音吐臘反）口方鼓（鄭呼為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鏜音吐郎反）案此節釋文不得經注之次當為後人移改蓋○口皆經之圖也陸氏既出經文當有音義不宜於○口之下空無一語又圓鼙二字是鄭注陸氏有音故大書然依次當在口下不宜出經文上若方鼓二字併注亦未見連文陸何故出之或疑是陸氏為口作音義亦不當大書故知此為後人竄改也今為考正之○（鄭呼為鼙也其聲下其音椙椙然椙音吐臘反）口（鄭呼為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鏜音吐郎反）圓（音鼙薄迷反）其聲下其音椙椙然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釋文有音蓋陸氏自音其語也又陸氏之言當有所本惜乎無考其方鼓二字當為衍文　臧茂才經義雜記

閒以二矢半

投壺司射進度壺句閒以二矢半反位釋文出以二矢半四字云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家大人曰據鄭注壺去坐二矢半云云則鄭本實有此四字案此一節但記度壺設筭之事若筭之多少矢之長短及壺與席相距之度皆在下文若此言度壺以二矢半下又言壺去席二矢半則重出矣且不言壺去席二矢半而言度壺以二矢半則文義不明以二矢半四字宜衍然陸孔二本祇有此四字而無閒字（釋文云以二矢半一本無此四字正義云筭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但釋度壺以二矢半六字而不釋閒字是孔本亦無閒字而正義前述經文又有閒字則後人依俗本加之也）至唐石經則又衍閒字矣夫有壺有席而後有閒今但言壺不言席則亦不得言閒矣閒字蓋涉上文兩楹閒而衍大戴禮記作司射進度壺反位無閒以二矢半之文（王尚書經義述聞）

賜灌

爵行曰灌疏此周禮灌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曰灌故

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姜編修應圖札記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注云籌矢也鋪四指曰扶韓非子云上失扶寸下尋常注云四指爲扶一指按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鄭知扶與膚同者尚書大傳云五岳皆觸石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毛萇詩傳云崇終也朝而雨天下彼注云四指爲扶音膚書傳所載與公羊同而其字作扶故扶爲膚何休云側手爲膚案指爲寸玉篇引公羊傳云扶寸而合廣韻同又引注云側手爲扶案指曰寸是古本公羊膚皆作扶惠教授九經古義

一指案寸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注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案大人曰案下亦當有曰字寫者脫之耳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注曰側手爲膚案指爲寸故鄭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曰寸說文寸字指按也一陳氏禮書引此已脫曰字王尙書經義述聞

投壺毋憮毋敖

彬謂此郎頌所謂不吳不敖朱武曹經傳攷證

儒行

儒行總論

宋人以儒行十五儒皆過乎中庸謂非夫子語豈其然哉儒行云者固言儒者之行未嘗自爲時中之至行也聖人以中庸規矩天下而爲之說曰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仰而跂之然觀三代兩漢賢者多失之過鮮失之不及宋以後所稱賢者多失之不及鮮失之過何則俯就之易而仰跂之難也故論其迹似不及者去中庸近過者去中庸遠較其造詣之所至功力之所勤勉彼不及而不能仰企者斯遠遠不如賢者之過矣伯夷清而隘柳下惠和而不恭孟子猶以爲聖人夫唯上聖乃能大中至正無可無不可其次蓋得其一節而至焉足矣儒行一篇皆賢者過之之事至於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殆亦和之至者歟見利不虧其義雖分國如錙銖殆亦清之至者歟且所謂聖人者固非出於十五儒之外直兼而劑之耳東漢士君子於儒行多有其一節宋以後人往往以不肖者之不及貌爲中庸而其流弊志行畏葸識見淺近遂至去凡人閼不以寸若乃賢者之過能俯而就則固善已不能俯而就則其過必日甚其次過日甚則其高世必愈遠其制行必愈難雖不合乎聖人不猶足以矯厲風俗乎哉孔檢討禮學卮言

居處齊難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鄭注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引之謹案難讀爲戁說文戁敬也徐鍇傳曰今詩作熯小雅楚茨篇我孔熯矣毛傳曰熯敬也爾雅同熯戁難聲相近故字相通齊難與恭敬義亦相近也鄭曰齊莊可畏難殆失之迂矣王尙書經義述聞

不程勇者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家大人曰不程勇者當作不程其勇與不程其力對文其勇謂己之勇也今本作不程勇者少一其字多一者字者字蓋涉下文諸者字而衍則義不可通自唐后經已然案鄭注云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孔疏云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今本無其字乃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刪之案疏內者字乃起下之詞非正文所有也下文引重鼎不程其力者者字亦起下之詞後人不知而刪其字存者字以就已誤之正文謬矣今據下文及文選注補其字言儒者若逢鷙猛之蟲則身往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與否合注疏觀之則正文本作不程其勇明矣文選辯命論注引此正作鷙蟲攫搏不程其勇今本勇下有者字亦後人所加而其字尙未刪同上

其飲食不溽

注云恣滋味爲溽溽之言欲也案歸藏易需卦之需作溽見胡氏啟蒙周易象云君子以飲食宴樂溽音辱春秋傳云辱必求之吾助子請服虔解誼云辱欲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楷適

適弗逢世正義適之也謂已之生於澆薄之時不逢明世也頤煊案適當屬上句讀後世以爲楷適呂氏春秋下賢篇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高誘注適主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適弗逢世

彬謂史記袁盎晁錯傳贊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値其世得騁其才適之也此言弗逢世正與之相反猶所往輒窮之謂言儒者所如不偶不肯曲學以阿世與下文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語意相應朱武曹經傳攷證

上通而不困

彬謂管子明法解曰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正與此記言相發同上

推賢而進達之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絕句皇以達之連下爲句今陳氏集說以達之絕句同陸氏前一讀武進士經讀考異

錙銖

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鄭注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引之謹案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錙與銖輕重相遠不得並稱矣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割國之錙錘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與鄭注八兩爲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錘此與詮言篇注異而與說文同蓋許愼注也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錘八銖也眾經音義卷二十引風俗通曰銖六則錘二錘則錙又以十二銖爲錙此數之少者也記以錙銖並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之六銖曰錙爲正解荀子富國篇割國之錙銖以賂之亦當訓錙爲六銖而楊倞注曰八兩爲錙失之王尙書經義述聞

陳言而伏諍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注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疾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釋文而靜如字徐本作諍音爭正義曰陳言而伏者謂陳設其言而伏聽君命也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家語儒行作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爲也王肅注陳言於君不望其報言事君清靜因事而正之則君不知默而翹發之不急爲案徐仙民本知禮記靜本作諍當讀陳言而伏靜句而正之句謂陳言於上伏廷諫諍而正君之失也王肅於家語妄改諍爲靜作靜言而正之增言字以見本不作諍作默而翹之改麤爲默以與靜字相對肅注禮記必本作靜故釋文正義皆誤從之猶幸陸有徐本作諍一語俾後人得

掞以考正之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不隕於穫於貧賤

釋文穫本又作獲鄭注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似欠明確案淮南兵略云詘伸不獲五度高誘注獲誤也則隕者墜其所守獲者誤於所從 梁孝廉旁記

不隕獲于貧賤

鄭注隕獲困迫失志之貌彬謂古者感士不遇多謂之落魄或落拓言窮而無所用也蓋草木摇落變衰能如歲寒松柏者鮮故貧士失職侘傺不得志以隕獲言若克自樹立困而不失其所守則貧賤不能移矣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不充詘於富貴

注充詘歡喜失節之貌彬謂揚雄不言襜褕以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之襤褸自關而西謂之裗裾又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無緣之衣謂之裗裾人之不自檢束者亦可謂之裗裾故修飾之君子整躬厲行裁制委蛇有羔羊之節焉是之謂不充詘若貧言之不隕獲乃君子之貧而樂不充詘則富而好禮者也 同上

皇清經解卷七之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七之十四　學海堂

禮記彙解彙編

大學

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

大學章句序三代之隆王宮有學推王伯厚取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王居明堂禮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序蓋謂此余按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不獨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子弟謂宿衞王宮者總保氏亦復爾朱子此語見湛深經術魏華父學朱子之學者也其瀘州學記曰古者國子舍於王宮教於師氏萬民居於比閭教於塾師皆謂小學云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檃引云王宮王朝之內也大戴記保傅篇註云大學在王宮之東朱子蓋本於此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大學總論

閻子問於馮子曰余嘗有一疑義謹標出以質吾子大學一書程子謂孔氏之遺書朱子謂正經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又分有經有傳洵是獨謂傳文成於曾氏門人之手則余未敢以為決然也何也朱子意不過見誠意章有曾子曰三字以古弟子於師方稱子如論語於有子曾子實然者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為曾申餘俱曾參析而數之檀弓二篇曾子四十三雜記二篇曾子五曾子問曾子四十祭義曾子八可見曾子為記禮者之通稱也若又以大學止一引曾子曰與他屨引者不同試問禮器亦止一引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內則亦止一引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云云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作乎不寧唯是孟子七篇輒所自著聖門高弟若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不似純稱曾子者二十二詎驗其為通稱或曰朱子以大學之書其言多與庸孟合故明其一脈相傳不知先儒嘗言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既謂之名例推之羣書自悉合矣奚啻庸孟或又曰世以禮記漢儒書然則大學竟成於漢儒之手乎余曰否爾雅始自周公釋言以下或曰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爾雅釋訓篇載如切如磋道學也十二句班固謂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則知大學出於七十子之後叔孫通梁文之前必矣若以為曾子門人記者吾無徵焉 馮明經解舂集

馮子曰若先生之說既辯既博亦經亦史乃不自足而必下問於走者將無其義有未安乎哉蓋孔氏之門顏子蚤夭而卒傳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聖人之道者何也曰大學之道也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則大學十傳皆出曾子平日所講習而為門人記之也夫奚疑愚以為即通十傳並無曾子曰字亦決其為曾子之傳匪異人任矣稱子諸證不必論也且夫曾子門人固無出子思右者十目十手之嚴與不覩不聞同一慎獨非一脈相傳而何吾決其為曾子傳之而子思述之以尊其統猶恐後之為僭為偽者闌入於其中柰何先生為無端之疑而啟天下後世不尊不信之漸哉夫必有信乎彼者而後疑乎此吾不知先生謂聖門傳大學者舍曾子子思而外游夏之徒能贊一辭否也 馮明經解舂集

大學成於曾子之門人疑亦是子思所作曾子門人之高者無過子思次則樂正子春公明儀大學中庸相表裏要非子思不能作 江處貞羣經補義

大學論 上

昔孔子告曾子一以貫之之道後世尊之以曾氏為得孔子之傳禮記大學一篇漢唐諸儒皆不詳何人所作朱子疑其出自曾氏第於古無所攷學者猶疑信參半然予讀大學書與忠恕一以貫之之旨何其若合符節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之治天下國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身之不治而求治於民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非忠恕之道也天子以至庶人其分不同而各有其身即各致其修身之功故不曰治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德者人之所同有也以一人治天下不若使天下各自治其身故曰與國人交天子之視庶人猶友朋也忠恕之至也天子修其身於上庶人修其身於下不敢尊己而卑人不敢責人而寬己不以己之所難者強諸人不以己之所惡者加諸人夫然故施之於家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無辟也施之於國與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無拂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一人之身盡天下之情絜矩之道即修身之道也由身推之而至於家由家推之而至於國由國推之而至於天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忠恕而已矣大學之功始於致知格物物有本末格物者格此物也致知者知本之謂也自忠恕之道不講而治與道分本亂而求末之治所由與唐虞三代之治異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大學論 下

大學論平天下至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帝王之能事畢矣然而所好之不可不慎也民之所好者利而上亦好之

則必至奪民之利科聚於上而悖出之患隨之矣夫利之爲言賴也上下所賴以用者惟財而財之源出於土有人而土可治土治而出賦稅以奉上財用於是乎不竭有小人者挾爲理財之說謂可不加賦而國用足也於是陰避加賦之名陽行剝下之計山海關市之利籠於有司日增月益曰吾取諸商賈非取諸民也獨商亦四民之一上之取於商者愈多則貨益昂而民之得貨益難商未病而民已病矣又挾爲節用之說謂吏俸可裁也薄書期會之間小有違失可奪其俸以示儆也大吏無以自給則取之小吏小吏無以自給則仍取之民雖不加賦較之加賦殆有甚焉大學一篇極言以利爲利之害初無一言及於理財朱文公釋此章之意云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正爲同好惡之君子當好仁而不可好利耳天下之財自足供天下之用財者天之所生上與下共之者也上不多取於下則下不覬覦於上上下各安其欲而無自利之心吏不貪殘國無姦盜此久安長治至易至簡之道也聖人豈有它謬巧哉上同

周立三代之學夏后氏之東序在東郊殷之瞽宗有虞氏之上庠在西郊皆大學也大學之教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成均五帝之學其法卽五帝之遺法詩書禮樂固爲是也故曰樂正司業其由來遠矣文王世子凡曲藝皆誓之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遠之於成均言其遠於詩書禮樂之教注以遠之句絕失其讀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皆有之論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君注云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學舞於夏后氏之學學禮樂於殷之學是詩書禮樂造士之四術備具於東序瞽宗上庠周之大學實因此三學修而兼用之者也王制內則竝言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樗案樂記武王克商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注云左東學右西學明左學右學皆在郊王制云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則辟雍泮宮皆在郊也故鄭君駁異義云王制大學在郊辟雍卽大學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異義說與王制注不同鄭君之定論也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明周人養老在東序記變東序言東膠猶上庠曰虞庠右學曰瞽宗三者相變之宜爾三代之學上庠右學在西郊東序在東郊周之虞庠在國之西郊瞽宗以祭有道有德者或謂之西學祭義祀先賢於西學亦在西郊皆循先代之舊然則東膠在東郊蓋可知也辟雍者大學之統名周立三代之學通名曰辟雍猶五帝之學通名成均矣且辟雍爲周學上與虞夏殷名四學者說禮者之末失也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魯立四代之學者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云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頖宮郊之學也然則魯立頖宮以祀后稷是以有在泮獻馘獻囚之事通典引泮水縣有猶武成逸書云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是也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呂覽所引亦同明堂獻馘在廟後因以爲學謂之周學記言諸侯曰泮宮言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據魯禮爲說者歟辟雍頖宮皆在郊先王處士於閒燕使王太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國之俊選皆造於大學其制如此國之小學諸侯立於公宮之左天子則在王宮之四門鄭君以四郊虞庠爲小學非也四門者東南稱門西北稱闈見學記疏引王居明堂禮周官師氏令其屬守王門保氏令其屬守王闈學禮有東學南學西學北學祭義天子立四學將入學而太子齒皆謂此四門之小學王太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學焉謂之國子周官經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鄭注皆云公卿大夫之子弟謂之國子不下及於士燕義古者周天子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鄭注諸子職依用其說兼數士之庶子者蓋據王族言之大傳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公族有大夫復有士之說也然喪服經齊衰下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凡爲大夫者則得服其親服穀梁春秋曰公子之重視大夫然則在王族者不更別以大夫士審矣故鄭注或云公卿大夫之子弟或兼舉士之子義得兩通禮王制尚書大傳言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下及元士又專舉適子與周制不合乃周秦閒諸人之異說也其鄉人子弟不得學於王宮小學父師少師教之門塾之基見尚書大傳所謂家有塾也國子由小學入大學鄉人子弟由家塾入鄉學其後選之士乃得升于大學是其貴賤之差

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其藝術備者則謂之庶子周官經言士庶子者甚眾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酒正凡饗士庶子皆共其酒外饔饗士庶子掌其割亨之事大司馬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之戒令掌固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鄭君宮伯注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竊以羣經考之秋官象胥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學宮王巡守殷國從者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周人凡賓客之事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凡庶子於士相差一等故燕禮大射禮於獻大夫獻士後竝云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燕義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此其先後受獻之差王宮之士庶子在版者未聞其數而朝大夫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庶子四人司士掌羣臣之版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是庶子雖未受爵王朝而其數已列於羣臣之版如是蓋已命者謂之士司士所云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是也未命者謂之庶子大僕所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是也此公卿大夫之子弟備王宮而或曰士或曰庶子所由名位不同要不以適庶殊也金修撰鶚

大學平義

大學其文平正無疵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于孔氏爲支流餘裔師師相傳不言出自曾子視曾子問曾子立事諸篇非其倫也宋世禪學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以被諸孔子是故求之經典惟大學之格物致知可與傅合而未能暢其旨也一以爲誤一以爲缺舉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于書以爲本義固然然後欲俯則俯欲仰則仰而莫之違矣習非勝是一國皆狂卽有特識之士發寤于心止于更定其文以與之爭則亦不思之過也誠知其爲儒家之緒言記禮者之通論孔門設教初未嘗以爲至德要道而使人必出于其塗則無

人案古書凡一篇述數事則必先詳其目而後備言之其在逸周書管子韓非子至多本書祭統之十倫孔子閒居之五至三無皆是也今定爲經傳以爲二人之辭而首末相應實出一口殆非所以解經也意者不託之孔子則其道不尊而中引曾子則又不便于事必如是而後安爾門人記孔子之言必稱子曰子言之孔子曰夫子之言曰以顯之今大學不著何人之言以爲孔子義無所據汪拔貢述學

在明明德說

經之不明由失其義理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明之故訓見於爾雅釋訓曰明明斤斤察也察者宣著之謂鄭康成氏曰明明德者謂顯明其至德也凡言顯明者皆謂明之至其字古文作㬎說文曰㬎察微杪也从日中視絲會意重言明者其德自小至於大自內至於外自微至於著自近至於遠自爾室屋漏至於家國天下下文云明明德於天下謂大明極於天下即書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也非重言明不足形容其積絫之盛其文見詩者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云明明察也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傳云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曰在公明明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見書者曰明明揚仄陋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察訓皆同非有二也明明揚仄陋者謂明明舉人雖疏遠隱匿無遺也傳云明明舉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孔氏正義所據譌作明舉明人而曲爲之說謂經揚當在二明之閒甚爲疏繆而其釋大學明明德曰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析爲明其明德與鄭注絕不合爲後儒讀經錯繆之始古經籍言明明皆煌煌赫赫之類即僞尚書曰明明我祖曰厥后惟明明曰惟明明后亦無異讀魯頌在公明明箋云言時在於公之所但明明德也引禮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是則鄭以明明德釋詩之明明引記以證已所謂明明德義甚顯白定本集注本皆作但議明德也無上明字已爲不古至孔本作但明義明德妄增義字令下引大學不相貫由後人不解明明之語妄爲增竄耳左傳之釋明德曰明德務崇之之謂也論語兩言崇德即所謂明明德也段大令經韻樓集

問七十二家格物之說令末學窮老絕氣不能盡舉其異同至於以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此說最明了蓋物有本末先其本則不逐其末後其末則亦不遺其末可謂盡善之說而陸清獻公非之何也盧稿

答以其爲王心齋之說也心齋非朱學故言朱學者詆之心齋是說乃其自得之言蓋心齋不甚攷古也而不知元儒黎立武早言之黎之學私淑於謝艮齋謝與朱子同時而其學出於郭兼山則是亦程門之緒言也朱子或問雖未嘗直指爲物有本末之物然其曰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極其大則天地古今之變盡於小則一塵一息是即所謂身以內之物曰心曰意曰知身以外之物曰家曰國曰天下也蓋語物而返身至於心意知即身而推至於家國天下更何一物之遺者而況先格其本後格其末則自無馳心荒遠與夫一切玩物喪志之病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其義已交相發而但以一物不知爲恥者適成其爲陶宏景之說也故心齋論學未必皆醇而其言格物則最不可易蕺山先生亦主之清獻之不以爲然特門戶之見耳總之格物之學論語皆詳之即以讀詩言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格物之學在身心者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格物之學及於家國天下者事父事君格物之大者多識於鳥獸草木格物之小者矣程子謂一草一木亦所當格後儒議之而陽明以格竹子七日致病矣然不知多識亦聖人之教也蓋聖人又嘗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矣又曰不知爲不知矣程子亦嘗有曰不必盡窮天下之物矣衆而觀之則草木鳥獸之留心正非屑屑於無物之不知而如陽明所云也是則格物之說可互觀而不碍也全庶常經史問答

致知在格物

文選注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量度事物致知之道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致知在格物即致知止之知也格至也物射者畫地所立處也如儀禮序則物當棟之物哀公問篇曰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言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朋友止信皆有定則如射之有物不可以過至乎物則不過矣不過乎物則得所止矣上文皆曰欲曰先此變言在明非於致知之外別有格物之功也朱子格致補傳前人已有疑之者孔檢討禮學卮言

格物說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二句雖從身心意知而來實爲天下國家之事天下國家以立政行事爲主大學從身心說到意知已極心思之用矣恐學者終求之于心學而不驗之行事也故終顯之曰致知在格物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即止于五倫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即有止意履而至止於其地聖賢實踐之道也凡經傳所云格于上下不格姦格于藝祖神之格思孝友時格暴風來格及古鐘鼎文格于太廟格于太室之類皆訓爲至蓋假爲本字格字同音相借也小爾雅廣詁曰格止也知止即知物所當格也至善之至知止之止皆與格義一也譬如射然升階登堂履物而後射也儀禮鄉射禮曰物長如笴鄭注云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禮記仲尼燕居鄭注事之謂立置于位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蓋物字本從勿勿者說文州里所建旗趣民事故稱勿勿周禮鄉大夫五物詢眾庶物即與事同義而堂上射者所立之位亦名物者古人即通會此意以命名也大戴禮虞戴德曰規鵠豎物履物以射其心端色容正大射儀曰左足履物皆此義也故曰格物者至止于事物之謂也凡家國天下五倫之事無不當以身親至其處而履之以止于至善也格物與止至善知止止于仁敬等事皆是一義非有二解也必變其文曰格物者以格字兼包至止以物字兼包諸事聖賢之道無非實踐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事也即與格物同道也曾子著書今存十篇首篇即名立事立事即格物也先儒論格物者多矣乃多以虛義參之似非聖人立言之本意元之論格物非敢異也亦實事求是而已又案此篇本無闕失自大學之道至先致其知皆言知止知者心知之非身行之也直到在格物三字方著實在行事矣既著實行事復順推其效自知至以至身修乃是實行所知實行所止之效格物二字不待在格物何始見篇首先云物有本末然則離本末言物字不可也篇中本末凡五見一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二則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也三則此謂知本也四則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

五則德本財末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也凡此五處本末皆不能與物字相離爲說然則物者卽身家國天下之事卽五倫之事卽誠正之事卽德財之事事卽物也事有終始卽物有本末重言以由之也先后者兼本末終始言也要之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卽物有本末之本物有本末之物卽格物之物不可離不可岐也 阮宮保揅經室集

自儒者以格物爲弟一義於是分門別戶黨同伐異而未有艾也而要之皆非也夫古人未有離學以爲教者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周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禮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豈有大學之教而首以離學爲事哉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如若所言卽物窮理冥心坐悟遠宗拝禦近取量度是離學之教而已矣是無益之事而已矣烏乎可哉善乎唐孔沖遠之釋禮記大學也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已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者格來也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已有所知則能在于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由斯言也學習當居致知之先格物實在致知之後善惡之來惟致知者能知之也物格而後知至言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若善事來則知其至于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于惡旣能知其至則行善不行惡也審若是言則格物爲身外之事非有關于學問也惟物之未來我則先學習招致所知有以待之物之旣來我則知其善惡成敗所至而有以處之夫人未有喜敗而惡成者也人之不行善而行惡正由不知事物成敗所至耳使其知之意何敢不誠心何敢不正也大學一書反覆申明此義而已如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辟則爲天下僇矣是言善惡所至也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言善惡所至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是言善惡所至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言至此善惡成敗吉凶終始極爲沈切夫善惡存物緣人所好而來大學之第一義在先學習招致所知以待物來而知其至耳易曰遂知來物來物卽格物也義固在知來物而不在來物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物至卽物格也義在知知而不在物至也知格物本非第一義尚何紛紜辨難之有哉

格物說 徐養原

釋格物之義者多至七十二家聚訟紛紜幾如議禮夫程朱爲理學正宗則或問所載二程之說一十六條乃格物之正義其餘曲說固可一掃而空之矣惟鄭氏舊註立學校者已向千載雖精研未若閩洛而詁訓具有師承或尚可以備一解乎鄭氏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按格之訓來見於釋言非臆說也蓋知者非昭昭靈靈之謂也謂其能知物也物不來則何所知乎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致在因夫事物之來以審夫善惡之幾而已天下之物有善有惡皆緣人所好以招致之唯因其來而有以審其善惡之幾則自然知所當好知所當惡故曰物格而後知至凡物之未來寂然不動及其旣來感而遂通易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所謂極深也知至至之可以幾也所謂研幾也極深研幾格物致知之謂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與格物之義亦互相發明夫人心之靈足以知物而物至又足以致知有知斯有好惡大學一書其要在愼好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循天理者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徇人欲者也天理人欲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苟非物來何以知之乎 同上徐養原

考格字十有八解漢唐宋言格物者皆宗鄭氏康成其禮記注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孔穎達小變其說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以格物兼及行惡說李習之復性書稍渾言之謂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司馬溫公亦不以鄭君爲非特謂其未盡古人之意其釋格物曰格猶扞也禦也謂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姚江王氏宗之以格物爲正物爲去欲按諸儒解物字俱與聖經無涉不若朱子作事物之理解事卽事有終始之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也鄭君据爾雅釋言格來也又据易繫辭聖人之道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謂當以所來之善惡驗所知之淺深是格字全無功力知何由致不若朱子据釋詁格至也但補傳兩言天下之物物無窮格亦無窮誠難免爲後人所譏宋黎氏立武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致知格物卽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此說足破學者之疑而朱子或問中亦嘗及之謂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是固以內而身心意外而家國天下皆物也自漢以來言格物者七十二家難盡舉其同異要必以朱子或問黎氏發微之說爲折衷若朱子補傳則大學原無闕文固無容補耳 同上謝江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姚立方云壹專壹也見說文言專是皆以修身爲本鄭註亦然此如孟子志壹則動氣穀梁傳葵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皆註作專壹可驗其或作一二之一如毛詩壹發五豝者通字耳 毛檢討四書賸言

顧諟天之明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日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詩書之訓有曰顧諟天之明命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又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而以爲舍命不渝乃如之人懷昏姻也而以爲不知命然則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爲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求命於冥冥之表則離而二之矣 顧處士日知錄

盤銘考

章句曰盤沐浴之盤也本之孔疏新安邵氏曰日日盥類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類之盤歟臨川吳氏曰盤從皿或從木所以承盥手餘水將欲盥手別以一器盛水實

於盤上用枓斟器中之水沃之所沃餘水落在盤中故盥文從臼從皿兩手加於皿而以水沃其手也皿卽盤也內則曰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盛盥水而以承其餘大戴禮武王銘盤曰盥盤明盤之爲盥器而非沐浴器也內則凡家之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至若沐浴則以三日五日之期且或過之無一日一沐浴之禮湯所銘之盤與武王所銘皆盥盤也鄭氏但言刻銘於盤而不言盤之爲何用孔疏乃以爲沐浴之盤誤也按邵吳兩氏俱據內則辨盤非沐浴之盤是也但邵謂盥頮之器吳氏謂別有一器寘於盤上而以盤承餘水則皆無所據而輒爲之說亦非是尙書顧命王乃洮頮水孔疏以洮爲盥疏云洗手之謂盥洗面之謂頮自是兩事內則雞鳴咸盥漱不言頮字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靧（靧頮古今字）與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同似非日日頮面者或者對言之洗手曰盥洗面曰頮散言之則通曰盥若然則內則不應有面垢請靧之一條也古今之變不同有不可詳考者合只據大戴禮以爲盥盤則可而謂盥頮之盤則不若吳氏之爲得也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東鄭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少牢禮設罍水於洗東有枓鄭注設水用罍沃盥用枓吳氏蓋以此意之以盤承餘水而別有一器寘於盤上水在罍而以枓沃盥於洗非別有一器在洗之上故禮多直言洗而已少者奉槃長者奉水盛水自別有器沃盥則以水沃於盤非別有一器寘於其上也吳氏之說此爲無據矣內則槃字從木則盤乃木器故可刻銘而盥乃日日所必有故以取喻於日新章句以此非大義所關不復詳考而邵吳兩說亦有未盡然者乃因其說而申辨之

呂氏奉匜沃盥疏曰說文云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洗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匜盛水器也盥洗手也沃澆水也據此則長者奉水乃以匜盛水而沃於手上以盤承水但言沃盥而不言盤者言盥而盤在矣士昏禮亦但言沃盥羹魁許氏據所見而云不知何器也（王編修自覺堂存稿）

大學湯盤凡盤承棄水器盤或作槃同沐浴與沃盥有別喪大記君設大盤大夫設夷盤士併瓦盤又浴水用盆沃水用枓如他日沐用瓦盤如他日又士盥於盤上士喪禮新盆槃瓶鄭注盆以盛水槃承渜濯瓶以汲水喪大記正義枓酌水沐浴皆用盤此皆沐浴之盤非湯所銘也士稱瓦盤大夫以上不用瓦矣內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公食大夫禮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下云公降盥既夕禮用器兩杅槃匜匜實於槃中南流注此皆常用之器杅盛湯漿槃匜盥器流匜口特牲禮尸盥匜水實於槃中少牢禮小祝設槃匜於西階東下云尸入門左宗人奉槃一宗人奉匜水乃沃尸盥於槃上此皆沃盥之盤湯所銘也其盥制以杅承水異於沐浴以盆以匜貯水匜有口名流由其流注於手以盥異於沐浴以枓其棄水承於槃日新者蓋取日清潔之義尊者用盤若卑者用洗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東注洗士用鐵燕禮罍水在東少牢司宮設罍水於洗東有枓其盥制以罍盛水異於杅以枓注水異於匜（自注與沐浴同用枓）以洗承水異於槃故公食大夫禮既云設洗如饗又云具槃匜少牢禮既云設罍水又云設槃匜公與尸尊不就洗故設槃匜也（孫應科讀）秦宋近王編修懋竑周炳中已疑盤非沐浴之盤其沃盥沐浴制度異同皆未言及此說詳備足補諸家所未詳（劉與籌秋槎札記）

盤沐浴之盤也用孔穎達疏說者謂古者五日一浴三日一沐甚或過三日五日之期非同盥漱爲每日晨興所必須此與銘不合所以雅愛鄭康成內則註槃承盥水者韋昭吳語注槃承盥器也直取以易集注（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苟日新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不特三句三新字韻卽三句四日字亦韻也不特三句四日字韻卽首句第一字苟與三句第一字又亦韻也說文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愼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凡苟之屬皆从苟敬肅也从攴苟又葡具也从用苟省徐鉉等曰苟急敕也會意艸部苟艸也从艸句聲古厚切案苟讀如亟數之數敬肅字从此與艸部字不同又字古讀如異與亟韻皆之類也苟日新者言急急皇皇敬爲日新之學是不必訓苟爲誠作假設之辭矣（臧明經拜經日記）

吾聽訟猶人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釋文作吾聽訟猶人也云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知禮記本不與論語同後人相習亂之案注云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此吾字在上之明證當據釋文改正（臧茂才經義雜記）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此謂知之至也註此句之上別自闕文此特其結語耳案此二句當從鄭氏古本在經文未之有也下朱儒別分章段此二句遂覺無處安置（劉與籌秋槎雜記）

此之謂自謙

注云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詩湛露云厭厭夜飲傳云厭厭安也安靜之意故書本作謙鄭讀爲慊今集注本直作慊字非也（鄭下注命也之命讀爲慢朱子从之仍依本字訓爲慢此謙字亦當依本字訓爲慊　惠徵君九經古義）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鄭注云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按凡言讀爲者易其字與言讀如擬其音不同說文心部慊者疑也是許叔重謂慊卽今嫌疑字鄭意慊卽歉徐仙民音苦簟反是也漢人歉嗛慊三字義略同凡云之言者皆以轉注假借達其義謂此慊字當以厭爲言厭釋文不爲音蓋讀於鹽切自厭恨也正義釋厭爲安靜讀同毛詩小戎湛露之厭厭於經義甚隔朱子讀慊苦叶切云快也足也似於經義亦未協古書雖多以慊爲慝者而此則非也經云毋自欺何者爲自欺人各有烱然不昧處惡惡如惡臭然好善如好色然自覺未能無此惡自覺未能有此善恥恥自恨於中而人所不知此之謂自歉也此所謂獨也自欺云者自欺其所自欺雖自恨未能有未能無而不誠心致力於有之無之也毋自欺者愼其所獨知而誠心致力於有之無之也自歉爲自欺不自欺之根工夫全在愼獨孟子言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嘑爾蹴爾之簞食豆羹皆有羞惡不受之心謹守此心卽是愼獨不守此心卽是自欺下文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此不愼獨而自欺者也及於厭然揜其不善著其善則其自歉之心未嘗無而自欺者終不能欺人君子惕於十目所見十手所指而愼獨以充之則意誠而馴至於心廣體胖不自欺而人亦共見一反一正皆以申明如惡惡臭以下四句鄭既云謙讀爲慊矣而又云慊之言厭也者正恐人讀爲行有不慊於心之慊同慝而以此足之漢人嗛謙歉通用子夏易傳用嗛爲謙大學之篇用謙爲嗛惟歉字漢人少用謙嗛卽歉也嗛者口有所銜也人有不自得於心正

如口有所銜未下於嗌乃不快不足之反而心廣體胖乃是快足之境章句所云以自快足於己似預伏章末語氣聖賢愼樂參半而愼多樂少用功全在愼處 晏大令緣劉樸集

汪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疏以厭爲安靜之貌案詩厭厭夜飲毛云厭厭安也厭安聲相近故展轉相訓王子淵洞簫賦淸靜厭瘱說文瘱靜也厭瘱雙聲故兼有靜義所謂靜而后能安也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愼獨說

禮器曰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此卽學庸愼獨之正義也愼獨指禮而言禮之以少爲貴記文已明言之然則學庸之愼獨皆禮之內心精微可知也後儒置禮器不觀而高言愼獨則與禪家之獨坐觀空何異禮器曰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又曰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無非愼獨之學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大學曰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以禮器證之愼獨非指禮而言者邪今考古人所謂愼獨者蓋言禮之內心精微皆若有威儀臨乎其側雖不見禮如或見之非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正心必先誠意也卽愼獨之謂也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然則正心必先誠意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也豈獨坐觀空之說乎嘗謂學庸之愼獨其說皆在禮器中本極簡易論語記孔子之言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四者獨不云學而無禮之蔽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六者亦不云好禮不好學之蔽而勇而無禮與好勇不好學同謂之亂直而無禮與好直不好學同謂之絞由此觀之聖人之所謂學卽指禮而言也明矣學者尙何疑乎 凌進士校禮堂文集

厭然

見君子而后厭然鄭注厭讀爲黶黶閉藏貌也正義見君子而後乃厭然閉藏其不善之事宜著所行善事也頤煊案如正義閉藏是釋下文揜字非釋厭然周禮天官序官鄭注奄精氣閉藏者厭與奄同故其貌如之 經義叢鈔洪頤煊

胖大也見鄭注非安舒之謂

按說文胖半體肉也一曰廣肉也大學言心廣體胖斷非言其多肉則此胖字當讀爲盤桓之盤廣韻盤俗字作柈正由叚胖爲盤俗字遂誤爲木旁作柈也盤樂也樂卽安舒有孟子仰不愧俯不怍之意文選注引聲類磐大石也磐字說文無通作盤是盤有大義故鄭云胖大也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李塨問身有所忿懥不當作心有

大學一書專以好惡二字驗身心之用故誠意節卽以好惡啟其端而嗣此則忿懥好樂親愛畏敬仁讓貪戾好惡絜矩家國天下在在照應然總于一身統之故曰身有但身之有所則必心有不正故然耳 毛檢討經問

又問或云心當言正不當言在孔子聞韶忘味雖不在而正小人朶頤雖在而不正某謂此言如心在于食則知食非此在字義也此在字乃未發之中孔子學韶忘味學易如無詩則已發事故心之言在在中之義也意之言誠則意在于樂自不在于食意在于易自不在于詩時中之義也 同上

又問或云心既未發自是在中何必言在某曰不然朱子註不動心曰心有主則能不動陸道威云心無主固動卽心有主之時亦未必能不動譬如人家猝有賊至主人雖在亦未必皆能鎮定此主人弱故也欲主强須是集義然則心有主而强乃爲在在可易言與 同上

前說祗辨在字字義則在中之在無以別于在事之在何以知在中之在可當正字若後說則于未發前又須增集義一節此際功力稍紛殊矣人心在中中卽正也如屋極在中正卽中也故心在中間卽是正心如人負屋極坐卽是居正別無他義蓋此際正心但使心在中便自了當更無有反邪歸正去不正以就于正使此心有矯枉揉直之事蓋稍涉强制卽是戕賊也往者賀凌臺先生爲醫閭先生之孫其學以實踐爲主乃其所授受則祗是大學一書其授大學則祗是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一句以爲本在身則內不涉于虛無而外不流于偏雜此眞本末兼該內外一致之學然而其言正心則曰正心者存心也孔子操則存孟子求放心皆是物也故正心之法專求所在心在事物則存乎此者勿移于彼心無事物則存乎中者勿馳于外久之則心有主而無所違矣此眞直提了當之言若如或言心有在而又分邪正正惟以心別有在故又有邪正耳會心在而猶或有邪正乎 同上

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

注懥怒貌也或作懫或爲疐釋文懥勑值反作懫音致作疐音致又得計反案說文心部無懥字亦無懫字叀部疐閡也从叀引而止之 此據說文繫傳袪妄篇所載今本叀部後人改從大徐本 徐鍇曰此毛詩載疐其尾字言狼進則躐其胡退則閡其尾凡專謹者事多閡徐鉉本說文云疐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 此下非許書語 叀者如叀馬之鼻从此與牽同意廣韻六至疐礙不行也又頓也詩曰載疐其尾考兩徐本義各通閡者礙不行也然則礙不行也四字當爲閡字之義訓蓋徐楚金本得其眞也凡心有所忿便如有物之閡礙於中懥常作疐因忿字从心故疐亦誤加心也疑正文本作疐注云或作懥而無識者倒轉之作懫者聲近之誤毛詩載疐其尾說文作載躓其尾可證 臧茂才經義雜記

問 身有所忿懥諸語吳季子薛敬軒之說先生皆以爲未盡願詳示一通以入講錄 盧稿

答 是章乃誠意以後觀心之功而諸儒言之皆淺謂有所忿懥則必有不當怒而怒者有所恐懼則必有不必畏而畏者薛敬軒亦云然夫不遷怒亦是難事然進而上之則雖所當怒而疾之已甚雖所當畏而過有戒心便是不得其正必須補此一層於義始完吳季子之說更粗其謂好樂不得其正如好貨好色樂驕樂佚游憂患不得其正如憂貧患得患失此豈是誠意以後節目蓋本屬可好可樂之事而嗜之過專則溺本屬當憂當懼之事而慮之太深則困如此方是官街上錯路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人莫知其子之惡

惡謂貌醜也與孟子雖有惡人之惡同蓋此承上好而知其惡

惡而知其美言乃美惡之惡非善惡之惡也呂氏春秋去尤篇魯有惡者 注貌醜 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可證 孫侍御讀書脞錄續

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咄至美也至美而不如至惡偏於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高誘注惡醜也案禮記大學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事當本此惡謂體貌醜惡非言行之善惡孟子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 趙注惡人醜類者也 與此惡字正同蓋子之惡苗之碩皆眾目共見不待察而可知者故以莫知為偏若內行之善惡莫知益無足怪矣又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即此知美之惡知惡之美二語 臧明經拜經日記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

此三者是孝弟慈之教不是孝弟慈之人齊家治國各有一教但治國之教端不出齊家之中故孝弟慈者家教也而其所以教國者即在于此則此三者字皆指教言 毛檢討四書賸言

貪戾

一人貪戾注戾之言利也戾或為吝鄭義本謂貪戾即貪利耳故下注云君若好貨而禁民淫于財利不能止也一人貪利而一國作亂即下章財聚則民散貨悖而入亦悖而出之義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桀紂帥天下以暴

仲虺之誥篇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多方篇曰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篇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此紂民之從暴也故曰幽厲興則民好暴古之人所以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而不使民之陷於邪僻者何哉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天保之詩皆祝其君以受福之辭而要其指歸不過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然則人君為國之存亡計者其可不致審於民俗哉 顧處士日知錄

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呂成公曰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己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己之戒不欲學者持無己之論用為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己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己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上恤孤而民不倍

上恤孤而民不倍鄭注曰民不倍不相偝棄也倍或作偝正義曰孤弱之子人所遺棄在上君長若能愛恤孤弱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引之謹案倍讀偝死者也偝死者則不恤其孤矣坊記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鄭彼注曰死者見偝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告無理也是其證 王尚書經義述聞

爭民施奪

新鄭高氏曰此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文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張爾公曰如此看方於下兩是故有理會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問 大學楚書本無專指故康成注引春秋外傳楚語王孫圉事復引新序昭奚恤事以並証之朱子但指楚語必有意而方朴山以為非未知誰是 盧稿

答 朱子之去取是也新序說苑並出劉向之手然最譌謬大抵道聽塗說移東就西其於時代人地俱所不考嘗謂古今稱善校書者莫如向然其實粗疏不足依據即如此條明是蹈襲王孫圉之事而稍改其面目然又舛錯四出夫昭奚恤乃春秋以後人以國策史記考之大抵當楚宣王時而是條所指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則昭王時人若司馬子反則共王時人至大宗子敖則其人從無所見乃昭奚恤皆與之同班列其妄甚矣況昭氏出於昭王今乃得與昭王之祖共王之臣比肩是則真妄人所造也又案之章懷後漢李膺傳注所引大宗作太宰子敖作子方而大宰子方在春秋之世亦無其人及觀李固傳所上疏曰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為之罷兵則又笑曰劉向以王孫圉之事移之昭奚恤而此又以昭奚恤之事還之王孫圉真所謂展轉傳譌者試令攻朱子之徒博考而平心以質之將何說以處此新序說苑之誤不可勝詰其顯然者晉文公與欒武子同時晉平公與舅犯同時晉靈公與荀息同時介之推與孔子同時楚共王與申侯同時楚屈建與石乞同時而欒王鮒亦與葉公同時又甚者以城濮之師屬之楚平王乃攻朱子者欲奉此以為異聞疏矣 全庶常經史問答

舅犯

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註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又云父事狐偃狐偃其舅也當春秋時吾府交城縣為狄地距吾家西寨村所謂舅祖汾陽者僅九十里按舅犯實生於其地余向久游寓其父子兄弟合為祠廟祭賽最盛非同他志乘之傅會者 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若有一个臣

尚書作一介臣介个通字左傳襄八年不使一个行李註个一本作介可驗蓋个與箇同荀子負矢五十箇國語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 毛檢討四書賸言

尚亦有利哉

大學引秦誓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鄭注曰尚庶幾也家大人曰尚亦當為亦尚高誘注淮南覽冥篇曰尚主也今書作亦職有利哉 傳曰亦主有利 職亦主也亦尚與亦職同說者誤倒其文耳秦誓又曰亦尚一人之慶是其證也 尚亦主也說見下亦尚一人之慶 論衡刺孟篇引秦誓曰黎民亦尚有利哉此尤為確證又案禮記所引尚書有與伏生今文同者若無逸之言乃雍今文雍作讙而檀弓坊記引書並作讙是也大學引書亦尚有利哉蓋亦與今文同論衡所引皆今文尚書以是明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生之者眾二句

初交何屺瞻年甫二十四歲日與之上下論議一日偶及時文曰吾欲將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凡看題錯用事誤者盡標出為一帙蓋此乃代聖賢語氣豈有聖賢口中而使別字用譌事者乎因歷數之得數十百條屺瞻擊節曰如此而後見時文之難如此而後見時文之尊今忽忽十有八年遺忘殆盡不意屺瞻歸而鈔撰制義悉仿彿鄙意而實為余識解所不逮者書而亟錄于此李光元生之者眾二句文前半幅云王者非能生之也天下皆生之者也不眾則其源隘矣故有九職之任焉使以耕天下猶有不耕之民非眾也必三農而下所以各自為職者

孰非閒不爾之源各以職天下猶有失職之民非聚也必臣妾而外所以相與執事者孰非攻自然之利後半幅云內宮自九御而下則異數也此其食而不制甚於冗員吾不以寵故加比假之號而內食者寡矣外官自九品而外則倖位也此其食而無功甚於蠹吏吾不以恩故拜權宜之爵而外食者寡矣屺瞻評上句據天官之九職下句據冬官之九室其文旣煩簡不同難於儷對此故化去兩扇舊局艾千子盡直三農而下臣妾而外內官九御外官九品諸句批曰生之食之其人甚多獨舉此則隘矣噫九職自三農而下凡園圃虞衡藪牧百工商賈嬪婦臣妾及閒民皆在矣故曰以任萬民猶可謂之隘耶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先鄭解則加九職者三事後鄭解則加四事然學藝世事服事非生財之人不知千子所謂甚多者又何人耶國語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韋弘嗣注周禮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此引匠人營國文也先鄭解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六卿三孤爲九卿則舉九品而三百六十屬統是正集註所謂朝無倖位者矣況又兼婦官言之幷詳集註所略豈其隘也千子習見同時不學之徒用經往往舛錯而已貫亦未嘗窮經遂幷集矢於前輩學有根柢之文多見其不知量耳且歸太僕一節文中亦有自三農生九穀以迄閒民轉移執事之語千子獨不敢批爲隘豈非惟游耳懸以名之重輕爲文之是非者乎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國無遊民

遊民二字出王制即游手謂失棄本業者與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者殊不同蓋閒民弟無常職耳實爲九職之一轉移執事謂傭作於人轉徙不定也世豈容無此輩來說周禮此一條者曰養生者無一物之可闕治生者無一夫之可怠先王於民臨其所能而任之此國之所以無游民而天下所以富庶也國無游民原不指人盡務農所包者廣故歸太僕文云率天下之人以生天下之財自三農生九穀以至於閒民轉移執事莫非興事造業之徒而欲爲浮民不可得之矣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孟獻子魯賢大夫

余讀左氏至宣八年東門襄仲卒而歎魯自是以後政歸三桓矣周公其遂衰乎故宣十八年歸父謀於公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宣伯告於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季則文子有父實爲權姦之首不待其子武子宿始事國政如註所云孟則獻子蔑與季共事者三十四年亦不得如註所稱爲魯之賢大夫此春秋之義也大凡下而盜上者必立賢行美名以外收人譽故能陰操國柄自古纂竊之臣皆階此以濟若二子者非其人乎且大學之取人之言也于楚及王孫圉于晉及狐偃其引畜馬乘入言也猶之乎前志也豈眞謂其人能知平天下之大道哉縱知之亦行與言違矣彼蓋實斂君之政而擅於己己不有聚斂之臣實盜國之利而均於私家家不有盜臣將見家日靈國日削爲君者其何以堪余循此論自覺頗取駭世聽然誅姦諛於旣死辯弒逆之最早以爲臣子之大防者豈獲已哉豈獲已哉 論語因孟莊子及其賢孟子因有友五人稱爲賢倘可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有采地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矣是再命之大夫皆然何況大國之孤四命卿三命者其有采地不待言何以集註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若獨以采地震而歸之雖本鄭註未允余欲易之曰百乘之家采地之至大者也且出漢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或曰集註可若是其擅易與余曰鄭康成註三禮故嘗駁易經文傳文 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補遺

大學不分經傳雖夫子出言成經然在漢以前多以傳稱如易繫詞稱大傳彖詞象詞稱彖傳象傳漢武謂東方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則論語稱傳即孝經已稱經而成帝賜翟方進冊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亦稱爲傳可見 毛檢討四書賸言

子程子

或傳常熟錢公與人論學曰讀書某不敢言只童而習之之四書四書而又大學大學又開卷之第一二行子程子曰四字旣程子矣曷又子之且程子明道乎伊川乎何不明標出此四字已不能解矣人多莫能應余曾代應之曰公羊傳隱公十有一年子沈子何休註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張湛註云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是弟子之所記故也朱子自以淵源於程子故復加以子字朱子初著書引明道語則曰明道引伊川語曰伊川後來眞見其兄弟學術之同言辭之合盡去明道伊川字面總一程子曰迄今讀近思錄者可知大學初學入德之門其他莫如論孟語出伊川先生而集註則渾然所謂彼一時此一時耳於答是也何有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問宋儒以子程子爲稱本於公羊傳亭林不以爲非而西河力詆之孰是 蔣學鏞

答是在明莊烈帝已嘗詰之謂以子程子爲尊稱何以不稱子孔子何以不稱子孟子不始自毛氏也然毛氏所難亦未悉攷之宋人如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爲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又先乎此是即公羊傳中自稱子公羊子之例也更遠考之荀卿稱宋鈃爲子宋子王孫駱稱范蠡爲子范子是皆平輩相推重之詞不以師弟也顧氏據公羊所言特其一節耳 全庶常經史問答

大戴禮武王有盥槃其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湯之盤銘疑亦盥盤若沐浴之盤不可日日用也且浴器而銘於其上褻矣浴器名杅見玉藻又名浴盆見汲冢周書 杅音盂 江歲貢羣經補義

周舊邦 鄭箋周字貼太王不若詩集傳以周受封始自后稷爲眞舊

按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舊邦實指周京故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實本下緜序云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緜詩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則古公時后稷公劉之舊邦已不復存詩來朝走馬以下皆言古公遷岐建周邦始有周虞芮質厥成以下言文王受命此周雖舊邦指大王其命維新指文王之切證以經注經確不可移至昭九年左傳詹桓伯辭于晉曰吾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此似從后稷封駘數起今攷魏在漢爲河東郡河北縣爲今山西解州芮城縣西北地虞城在今解州平陸縣爲漢河東大陽縣文王時虞芮質成即此虞虞魏祖鄰故言魏以該虞芮漢志左馮翊臨晉縣有芮

鄉故芮國在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地去芮城縣二百五十六里周本紀正義云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虞山之上晉太康地記云虞西有芮城括地志云閒原在河北縣西乃虞芮相讓所爭地至今猶在注引地理志芮在臨晉縣者恐疎按隋書地理志芮城後周置縣漢時爲河北縣地是河北本有芮城故後周因而置縣文王時芮本在此後芮又西遷臨晉故漢志云然也計虞芮西至岐五六百里文王時始來服從漢志右扶風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地畢在漢京兆郡長安縣西北在今陝西西安府治文王所卒處惟駘爲后稷所封駘與邰同在漢右扶風漦縣漦部古音同在今陝西乾州武功縣要之不窋公劉之世駘邑已非所有至大王遷岐始爲岐周之所治桓伯上推始封故言自后稷耳況下文云自武王克商云云則此不過言武王以前周初之幅員不得爲舊邦之證 朱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邦畿千里　括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即湯所都是　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即盤庚所遷是

按詩正義云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亳於般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其亳地在河洛之閒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閒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不祀湯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 此十二字於上下文義集當疑 時人竟以士安書中以掌重古文書也辨別見 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閒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謐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三亳爲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爲殷湯所都是舊說爲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謐所言三亳其地皆非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分亳民於三處也按此正義申鄭駁謐其說審矣括地志猶沿世紀閻氏又襲括地悠謬因仍可置不論也般庚上篇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先王指湯是般庚所都與湯非二地般庚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此亦指湯之遷亳適于山者即鄭三亳注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依山地高則無河圮之患般庚鑒圮耿之事而復湯舊都故舉湯都依山以爲驗也 將多於前功謂適于山以前之功也蓋河圮之事湯之及身已遇之湯之始都或在梁國穀熟之亳以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湯以七十里之文證之皇甫士安之說固非無理及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幅員之廣千里乃遷於偃師之亳偃師之亳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湯之定都也即詩云景命有亳故中候云天乙在亳東觀于洛也若士安以景亳爲蒙之北亳非是然蒙之北亳又未必非湯遇河圮遷都而分其民以居之也吳鼒汾記

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圮是自祖乙前已爲都矣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乙所遷是

按書般庚篇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某氏傳云湯居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正義引鄭王注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書序祖乙圮于耿正義引鄭注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史記殷本紀作祖乙遷于邢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據此則邢耿聲之轉不一地儻別數遷邢亦與五邦不合元和郡縣圖志云絳州龍門縣古耿國殷王祖乙所都秦置爲皮氏縣又云故耿城在縣南十二里古耿國也 寰宇記同譌作縣東南恐誤 龍門爲今山西絳州河津縣太平寰宇記云邢州書祖乙遷于邢即此地漢地理志故邢侯國也按故邢國今州城內西南隅小城是也 隅即本此然作外城內恐非 按邢州爲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其言邢國是春秋邢侯國非殷都也 宋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淇竹　詩集傳淇奧篇淇上多竹漢世猶然

按毛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陸氏音義引韓詩竹作藩云藩篇筑也石經同皆本釋草菉王芻竹篇蓄爲訓二者皆草名故末章綠竹如簀言王芻萹草如簀之蔓地以言竹箭誼不可通吉此謂漢武下淇園之竹以塞決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爲矢以給軍耳 朱訓導四書釋地辨證

按衛風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園多竹蓋指此綠竹自爲草名水經注淇水篇引漢武斬淇園之竹云云又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萹草不異亦一證

晉戴凱之言

按此見戴氏所撰竹譜其引班志及所謂籜竹皆不足據 同上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舊註之適也辟譬也猶喻也如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孟子有爲者辟若掘井之辟大抵心之好惡發之于身其與好爲類者則有親愛畏敬哀矜六情與惡爲類者則有賤惡傲惰四情皆身所自施而於是推之于家險于部所云以比量爲取譬者一家之中誰當畏敬自一親遠殺或過或不及絜量比度然且有倫常之變親愛不終者至于賤惡傲惰則宜用與否隨施隨譬故好不剌好惡不剌惡惟能譬者始知之天下有幾諺言可驗也此大學正解確不可易益明德自誠正後其由家而國而天下皆從誠意章好惡二字推之以至于新民之極故此于身家推覽處特領譬字而下章即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喻亦譬也至平天下則直以絜矩好惡中明譬字此與中庸忠恕成己成物相爲表裏即曾子一貫子貢終身行孟子強恕聖道聖學皆從此出 毛檢討四書賸言

秦誓　余以左傳考之誓當作於僖卅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日不作於文三年夏封殽尸將霸西戎之時蓋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辭哉

按秦本紀云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封殽尸乃誓于軍似與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年數前後不合書正義遂據左傳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以爲誓於斯時然當日匹馬倚輪無反者秦伯痛深創鉅故嚮師而哭顧於是時復從容爲誓有是理乎況處事決裂敗壞之際即常人猶知自反非難得於穆公者也君子大穆公之悔過正以在勝晉之後即還師而誓之其誓詞云仡仡勇夫射御不違又云惟截截善諞言是恐孟明以一勝自多故以杞子逢孫比類爲戒蓋戰功已成志業已遂氣雖一信國旣屢創

識諫有勇而奚恃老成未往而足思毀痛之辭方深騁怨之心不作弭之榮懷棄心機埋故能假裁雄略偉我霸業也書序言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其實傳附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是敗三帥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亦孟明帥師至文三年秦人伐晉則穆公自伐晉左氏甚明書序通論大義非屬辭比事者故舉敗殽一事以見悔過之本其貴遠歸化意自在茅津渡河之年也況太史公親見安國問故所言定是真古文說豈可誣乎 宋謝導四書釋地辨證

皇清經解卷七之十四終

附二条

大學中庸言命貫以天者皆理也專言命者皆數也 天命命

陳綫亭曰四子言命凡貫以天者皆理也專言命者皆數也天之明命理也其命維新峻命不易即數矣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理也居易俟命大德受命即數矣五十而知天命畏天命理也不幸短命賜不受命道之行廢由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即數矣然亦只言得學庸兩論若孟子永言配命不貫以天者何嘗非理耶天理靡常貫以天者又何嘗非數耶綫亭闡此想亦應失笑 閻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好惡說 中庸言喜怒哀樂至相成也

好惡者先王制禮之大原也人之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為色耳能聽則為聲口能食則為味而好惡實基於此節其太過不及則復於性矣大學言好惡中庸申之以喜怒哀樂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為樂惡極則生怒又極則為哀過則佚於情反則失其性矣先王制禮以節之懼民之失其性也然則性者好惡二端而已大學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言誠意在好惡也又云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忿懥惡也好樂好也此言正心在於好惡不離乎視聽與食也又云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言修身齊家在好惡也又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下云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專言好也又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下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專言惡也下文云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云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此言治國平天下亦在於好惡也終於拂人之性然則人性初不外乎好惡也愛亦好也故正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齊家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皆不離乎人情也大學性字祇此一見即好惡也大學言好惡中庸言喜怒哀樂互相成也好惡生於聲色與味為先王制禮節性之大原此其故子產言之備矣案左傳昭公二十有五年子太叔對趙簡子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此言禮本於天地人三才而制也又云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此言性即食味別聲被色者也大學言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即此義也又云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此言聖人制禮皆因人之耳有聲目有色口有味而奉之恐其昏亂而失其性也大學以好惡相反為拂人之性即此義也又云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此因禮本於天經地義民行而發明之又云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此言喜怒生於好惡也又云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此言哀樂亦生於好惡也蓋喜怒哀樂皆由好惡而生好惡正則協於天地之性矣子產所言皆禮之精義與大學中庸實相表裏然則大學雖不言禮而與中庸皆為禮之書也明矣 凌次仲校禮堂文集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七之十五　學海堂

禮記羣解彙編

冠義

冠義鄉大夫當作卿大夫

冠義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釋文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鄉敖氏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或云主治一鄉者歷觀前人之說未有疑鄉大夫之鄉為誤者高郵劉端臨謂冠禮冠義皆當作卿大夫此謂見為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為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為卿大夫致仕者蓋蒙上為釋賈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並改作鄉幷不誤者亦誤矣劉名台拱今為丹徒校官攷訂禮經致為精細余常就以取正焉 盧學士龍城札記

納采問姓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雁 與劉紫函

前承下問昏禮用雁匆匆對未悉今考之不獨親迎為然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請期曰親迎凡五禮皆用雁解者曰昏禮無問尊卑皆以雁為摯者鄭康成云取其順陰陽往來者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為陽婦為陰今用雁者亦取婦人從夫之義是以昏禮用焉無取不再偶之說謹覆 閻徵君潛邱札記

教成祭之

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家大人曰教成祭之當作教成之祭謂三月教成乃祭女所出之祖而告之故曰教成之祭其祭以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與正祭之用牲牢者不同故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也若倒之祭爲祭之則教成當別爲一句而祭之二字文不成義矣自唐石經始作祭之而各本皆沿其說鄭注本作祭祭其所出之祖也采蘋箋亦云此祭祭女所出祖也正義釋經本作教成之祭者云云釋注本作云祭祭其所出之祖也者云云今本注文作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正義述經文注文亦作祭之皆後人據已誤之經增改未誤之注疏也據正義下文云故知此告成之祭唯此之祭二字未改亦使有司也則經文本作之祭甚明召南采蘋箋全用此文而云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又采蘩采蘋正義言教成之祭者凡二十有五左傳襄二十八年正義亦作教成之祭又采蘋正義云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爲教成之祭此尤其明證也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五引昏義亦作教成之祭陳禹謨本又改爲祭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鄉飲酒義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鄉飲酒義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鄭讀故聖人制之以道爲句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爲句注曰道謂此禮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也鄉人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家大人曰自冠義至聘義六篇皆列儀禮經文於上而釋之於下尊於房戶之閒儀禮經文也賓主共之記者釋經也然則鄉人士君子五字與尊於房戶之閒文不相屬案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制之謂制此禮射義曰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道讀如道之以德之道謂聖人制此禮以教道鄉人士君子耳樂記曰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再連上文讀云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則其義自明下文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別釋經文不與上屬鄉人一鄉之人也士君子謂士大夫也賓介爲士主人爲大夫大夫謂之君子諸公大夫亦謂之君子故曰以道鄉人士君子也說見儀禮先生君子下鄭以鄉人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君子爲卿大夫士又謂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此文不見經傳於是鄉飲酒禮自賓賢能及蜡祭習射而外又增其一而爲四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鄭氏說讀

鄉飲酒義云尊讓絜敬云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戶房之閒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鄭氏讀故聖人制之以道爲一句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爲一句案鄉飲酒禮有賓有主有介有僎有衆賓而酒者主人所設則當言主人尊於房戶之閒不當混言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且鄉飲酒大夫爲主人則又當言大夫尊於房戶之閒不當言鄉人士尊於房戶之閒自冠義至聘義六篇皆列儀禮經文於上而釋之於下尊於房戶之閒儀禮經文也賓主共之記者釋經也然則尊於房戶之閒之上不得有鄉人士君子五字明矣竊謂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十二字當作一句讀故字結上非起下道猶道之以德之道謂聖人制此禮以道鄉人士君子耳再連上文讀云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則其義自明下文云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別爲一義與上無涉 汪歲貢學經補義

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

鄉飲酒之席本是賓居戶牖閒爲堂之正中衆賓席不相連而在西介次賓在西階上主人在阼階上與介相對若所謂僎者儀禮作遵鄉中卿大夫致仕者或有或無或來或否不定如來觀禮則俟賓介正禮畢而後入坐于尊東南向與賓夾尊旣不儳正賓之位亦所以示特而優僎皆坐位當如此作鄉飲酒義者不得其說乃云坐賓于西北夫賓位在正中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耳通一堂言之賓何嘗在西北又云四面之坐象四時僎之有無不定如無僎豈四時缺一時乎先儒因尊于房戶之閒賓主共之又云坐賓于西北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 同上

僎

鄉飲酒義介僎象陰陽也鄭注古文禮僎皆作遵頤煊案僎遵字形不相近僎當作俊古從尊從夋字多通用字林餕古䭰字方言遵俊也疑即本於禮經少儀僎爵鄭注僎或爲馴馴亦與俊字通用因俊後轉作僎 經義叢鈔洪頤煊

姜堯又問鄉飲酒義云讓之至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又曰月者三日始成魄天下有三日而月魄者乎豈古厤有異乎

曰此顏賁解援魄者霸也晦月輪郭之闇形也月明闇遞嬗月朔則闇成而明生月望則明成而闇又生是生明必在朔生魄必在望然而生明之日即死魄之日生魄之日即死明之日其但稱死魄而不稱死明者以明本月體魄可死明不可死也特是生明死魄斷在月朔生魄死明斷在月望而明之始生與魄之終成乃反不在朔而在月朔之三日則又有說蓋朔名死魄漢律厤志云死魄朔也是也二日名旁死魄言旁近死魄之日書武成所云一月壬辰旁死魄是也是月辛卯朔故二日壬辰望名生魄律厤志云生魄望也是也望之次日名旁生魄言旁近生魄之日漢書武成所云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是也是月十六日甲辰爲望次日乙巳爲旁死魄蔡固謂甲辰望則乙巳旁之旁近也則是死魄生魄從朔望始乃尚書顧命以望日爲哉生魄漢書謂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而武成又以朔之三日爲哉生明書厤四月哉生明傳云始生明者月之三日也哉者始也夫朔既已死魄矣朔之二日則魄亦竟死曰旁死魄死即明生明生即魄成豈有魄既死而明未生者而乃越三日而始生明以爲明之初生必有朔日而天下之見爲明則必在三日朔爲生之始三日者則明之始也魄之初死必在朔日而死之至而成其爲魄則必在三日以魄在朔日則死而未成魄至三日則明成其爲明故魄亦成其爲魄也蓋明闇對舉有生死必有生成此生則彼死一生則一成故猶是三日而由明言之則謂之生明由闇言之即謂之成魄據義與尚書可互見矣正義謂明盡之後不必定月三日前月大則二日成魄前月小則三日成魄則古無以二日槪三日者若謂三日光微故魄可見則未弦以前光總未滿輪魄顯晦豈可限日 毛檢討經問

故座賓於西北至輔賓

鄉飲酒義賓坐西北介西南主人東南僎東北或引鄉飲酒禮

鄭注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謂與賓坐不同此誤讀鄉飲酒義文也鄉飲酒義明言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僎從可知一堂之上賓介皆在西賓北而介南主人與僎皆在東僎北而主人南是各兼二方以爲區別非席面俱在無向隅者至於主人獻賓之席前西北面鄉所謂賓西北者東南面席東南者西北面也以鄉飲禮考之其尊坐方在西階欲其就席受爵故西北向之其賓酢酬主人東南面主人獻介西南面皆以此推也又案僎記所謂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注謂主人之屬佑助主人禮事是也 劉典簿台拱經記

卒觶致實

禮記鄉飲酒義云卒觶致實於西階上案致實卽是卒觶其所以別異之故正義明言之云旣云卒觶論其將欲卒觶之時致實論其盡酒之體此二言極分明乃上釋卒觶處各本皆有誤字本當云卒觶主人酬賓賓立以卒觶也宋本作賓卒立以立觶也汲古閣本作賓卒立以據觶也皆譌今本於主人酬賓下改爲主人先飲卒觶也更大誤矣此一節自祭薦祭酒嚌肺啐酒并此卒觶致實皆指賓言未嘗及主人主人酬賓之觶奠而不飲此西階上卒觶是主人獻賓之時賓飲卒爵也又注中酒爲觶賓足利古本觴作觶今當依以改正正義中觴字亦當幷改 盧學士鍾山札記

閒歌三終合樂三終

注笙與歌皆畢則堂下與堂上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也按由庚崇丘由儀卽魚麗嘉魚南山有臺之譜故有聲無辭非闕也南陔白華華黍亦猶是也 姜編修湛園札記

修爵

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熊氏以修爵爲行爵後儒無異說愚案鄉飲酒禮云說屨揖讓如初升堂乃羞無算爵經文本無修字始悟修乃羞之誤聲相近也羞字爲句禮所謂乃羞也爵無數爲句禮所云無算爵也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夏之爲言假也

鄉飲酒義夏之爲言假也中按假大也春秋傳曰能夏則大 汪拔貢經義知新

射義

射義鄉大夫士之射鄉當作卿

射義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案凡賓賢能詢眾庶皆鄉大夫州長黨正之事鄉中之卿大夫士亦與焉非鄉大夫自爲射而行鄉飲酒之禮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必在爲中都宰時故有選賢誓眾之禮鄭注周禮鄉大夫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卽引此矍相之事爲說鄉飲酒之義云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今此說射禮豈有反置鄉大夫而但說卿大夫之禮但各本俱作鄉大夫究疑是傳寫之譌射義正義中引此正作卿可以取正若是卿大夫燕射何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盧學士鍾山札記

諸侯以貍首爲節

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卽原壤所歌之兩句也執女手之卷然女爲爾汝之汝蓋久役于外而歸與其室家會遇是以執手以致其欣慰故射義云貍首者樂會時也首句興體引起耳此詩以兩句爲一章其下仍當有數章今亡之矣射至三射歌詩擊鼓以爲舍矢之節每歌一詩上射下射各發一矢奏樂者欲其閒若一發矢者遲疾亦必與之相比此爲尤難詩句不可過多故於詩之章句短少者取之采蘋采蘩四句騶虞三句 草蟲不用者詩句多故也 貍首兩句於詩義不甚重重其音節耳貍首兩句似太少歌宜永言鼓節宜疏緩亦可容兩矢意當時皆有譜如投壺之圖若射義曾孫侯氏八句乃詠射事之詩其詩仍不止八句今見大戴投壺篇此豈可爲射節且篇名貍首又何所取義乎鄭注貍首曾孫失之矣惟呂氏知引原壤歌又謂曾孫亦貍首詩則二詩豈可强合皆不明射節詩句不可多之義耳 江歲貢羣經補義

貍首

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鄭注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案以曾孫八句爲貍首之詩固未見有確據熊朋來經說又以大戴禮投壺篇弓既平張八句謂亦貍首之詩云首章必有貍首二字故以名其詩此必第二第三章也亦鑿空耳說至呂氏引原壤歌兩句傅會貍首逸詩尤屬悠謬江愼修羣經補義取之以女手之卷然女爲介汝之汝蓋久役于外而歸與其室家會遇故云貍首者樂會時也不思禮記下文明云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而可解爲室家會遇乎貍首逸詩無攷其義當如鄭儀禮注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 釋文首先也 因以名篇 劉原父云貍首卽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 孫侍御讀書脞錄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

注云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 漢書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蓋取三代因歲獻而貢士之意 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何休注公羊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惠徵君九經古義

賁軍之將

射義賁軍之將注賁當爲僨中按賁當爲奔行葦傳引此作奔 汪拔貢經義知新

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

億案釋文俟死絕句者不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陳氏集說修身以俟死者爲句不又爲一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旄勤稱道不亂

射義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注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旄期或爲旄勤案詩行葦序賓以賢毛傳正作耄勤稱道不亂者釋文勤音其百年曰期頤恐非蓋毛公旣作勤字當讀爲勤惰之勤如義同禮記則毛應作期字矣詩釋文每云毛如字是也此蓋因禮記注而改音耳然據射義注云旄期或爲旄勤則禮記本與毛詩傳合古勤期聲相亂因或作期 家語觀鄉射亦作期 鄭據曲禮記遂定從期字然百歲之人春秋時已不可得能於年八九十猶孜孜稱道不亂當亦鮮矣射義作勤是也 星經音辨卷五勤耄稱也音期 禮耄勤稱道不亂者毛萇讀此從釋文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旄期稱道不亂

耄期稱道不亂期毛作勤聲之誤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

稱道不亂

億案釋文不亂絕句陳氏集說不亂者爲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求反諸己

射義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唐石經反求作求反家大人曰求反諸己文義不順蓋涉上文求正諸己而誤也據正義云唯內求諸己不病害於物則正文本作反求諸己甚明中庸云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公孫丑篇亦云反求諸己而已矣小雅賓之初筵正義白帖八十五引射義皆作反求諸己 王尚書經義述聞

揖讓而升下而飲

儀案釋文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鄭氏注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朱子解論語不從此讀陳氏集說云揖讓而升下五字當依鄭註爲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燕義

邵廷采問庶子一官見之諸禮然不知是何等官何所職掌且何人爲此或以庶子卽嫡庶之庶則豈有庶子立一官者請明示之

周有庶子官庶子者衆子也卽諸子也合君卿大夫士之適庶子之事而置爲一官在文王世子與燕義儀禮燕禮諸書則名庶子在周禮則名諸子總此官也但其職掌則周禮掌國子之倅燕義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卒卽倅也副也言職掌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庶子所以副于其父諸侯卿大夫士之事蓋諸子有副父之事而其人掌之故燕義註云庶子諸子也倅者諸子副父之事也周禮司馬職註云諸子卽國子亦卽公卿大夫士之適庶子故倅者副于父亦副于公卿大夫士而特其所云諸子庶子者只是官名非以國子爲此官亦非以諸子庶子爲此官非以此官名倅亦非以此官名副貳蓋謂此官者司此國子適庶子倅副之事非以國子適庶子作此倅副官也祇此官甚卑在士位之下與庶司等同其服役在內外朝則與司士同正朝位在諸燕禮則與司爟等同執燭堂下雖其所掌大事于祭祀燕饗軍旅刑罰則掌其戒令于興學養老合樂合射則司其教治而職分甚卑不必公族人爲之但以司及族衆子之事故卽此衆子中舍國子適子之名而祇以庶子名其官以云卑近時郝敬作九經解頗用武斷謂諸子庶子皆是官名而燕義獻士之後獻庶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庶子非庶子官則此庶子是適庶之庶天下無燕禮而獨取庶子一等與燕末書且此畢竟是誰庶子公乎卿乎大夫士乎一人乎抑多人乎何所去取乎且卿大夫之庶子大者仍爲卿大夫小亦爲士未可遽爲司役也且文王世子燕公族是庶子官儀禮燕禮燕羣臣亦是庶子官而燕義獨否此則何解若張釆妄輯註疏謂國子之正則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而以庶子之介于適者乃爲之副是雖以庶子爲官名而亦以庶爲適庶之庶竟以此官爲適子之副則卿大夫士之倅已不可解況國子存游倅謂諸子之散倅副貳之不預政事者也蓋以國子有散處未預政事而名游倅者若以倅屬庶子則一庶子官外當復有游散諸庶子官矣此皆不甚解而强曉事者 毛檢討經問

聘義

縝密以栗

注縝致也說文無縝字當用何文曰縝當从禾旁詩集予苞栩傳苞稹也釋文云本又作縝鄭箋云根相迫迮梱致也與此注訓縝爲致同 錢宮詹潛研堂集

縝密以栗知也鄭注曰栗堅貌正義曰言玉體密緻而堅剛人有智者性亦密緻堅剛故云知也引之謹案堅剛非知也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貌說文瑮玉英華羅列秩秩瑮與栗同栗之爲言猶秩也周頌良耜篇積之栗栗說文引作積之秩秩宣二年公羊傳藏于栗釋文栗一本作秩是栗秩古字通爾雅曰條條秩秩知也玉體密緻而條理秩然有如知者處事密緻而秩然不紊故曰縝密以栗知也管子水地篇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荀子法行篇夫玉者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俗本栗上有續字後人據說苑增之也聘見荀子說苑雜言篇玉有六美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鄰栗一聲之轉皆清徹之貌也唐風揚之水傳曰粼粼清徹也尹知章訓鄰爲近非爾雅曰秩秩清也秩與栗通玉之符采清徹而有條理亦如知者之不惑故曰鄰以理者知也又曰栗而理知也又曰近之栗理者君子比知焉 王尚書經義述聞

縝密以栗鄭注栗堅貌頤烜案山海經西山經瑾瑜之玉爲良堅栗精密郭璞注說玉理也禮記曰瑱密似栗玉有栗文所謂穀璧也義亦得通 [illegible]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七之十六　　學海堂

禮記羣解彙編雜錄

禮記

漢書河間獻王傳所得周官尚書禮禮記其稱禮卽禮經今之儀禮是也禮記卽大小戴記梅福傳禮記孔子曰臣殷人也小戴記之文後漢書桓郁傳禮記曰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云云大戴記之文 經義叢鈔洪頤煊

禮記四十九篇

曹褒傳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傳於世 汪拔貢經義知新

大小戴禮記攷

劉向別錄古文記二百四篇 見經典釋文序錄　漢書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

漢書藝文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班固本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景十三王傳曰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又曰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經典釋文序錄引鄭君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又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壽祺案孔壁所得書魯恭王傳僅言數十篇知非全書藝文志依七略著錄記百三十一篇蓋河間獻王所得者故六藝論兼舉之百三十一篇之記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二百十五篇並見藝文志而別錄言二百四篇未知所除何篇疑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記中說見後除之故爲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大戴禮記所載七篇爲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不著孔子三朝記之名隋志言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氏史氏記樂記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減少一篇與別錄藝文志不符失之然百三十一篇之記第之者劉向得之者獻王而輯之者蓋叔孫通也魏張揖上廣雅表曰周公著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 [illegible]

此其顯證 [illegible]

玄進攻庸引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見爾雅釋親孟子奇篇引子夏至鵠及注引禮記亦釋親文風俗通聲音篇引禮樂記乃釋樂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禮乃釋水文則禮記中有爾雅之文矣通本秦博士親見古籍嘗作漢儀十二篇及漢禮器制度而禮記乃先秦舊書聖人及七十子微言大義賴通以不墜功亞河閒漢志禮家闕其書且沒其名何也隋書經籍志大戴禮記戴德撰小戴禮記戴聖撰此題亦誤　陳編修左海經辨

大戴記八十五篇　小戴記四十九篇

禮記正義引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壽祺案二戴所傳記漢志不別出以其具於百三十一篇記中也樂記正義引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此即小戴所傳則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蓋別錄兼載諸家之本視漢志爲詳矣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晉司空長史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邵言微誤隋書經籍志因傳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爲四十九篇休寧戴東原辨之曰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橋所見篇數已爲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學於融其六藝論亦但曰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謂大戴闕篇即小戴所錄而尚多三篇遂聊歸之融耳壽祺案橋仁師小戴後漢書謂從同郡戴德學亦誤又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二戴慶氏皆后倉弟子惡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耶釋文序錄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然則謂馬融足三篇者妄矣　同上

大小戴記並在記百三十一篇中

錢詹事大昕漢書考異云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篇之數壽祺案今二戴記有投壺哀公問兩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見小戴祭義諸侯釁廟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小戴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見小戴喪服四制其它篇目尚多同者漢書王式傳稱驪駒之歌在曲禮服虔注云在大戴禮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毛詩豳譜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又漢書韋元成傳引祭義白虎通瞬桑篇引祭義曾子問情性篇引間傳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檀弓其文往往爲小戴記所無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壺釁廟之互存而各有詳畧乎大戴記亡篇四十七唐人所見已然白虎通引禮謚法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五帝記少牢饋食禮注引禘于太廟禮疏云大戴禮文周禮注引王霸記毛詩靈臺正義引政穆篇即佁穆篇彼汾正義引大戴禮辨名記即別名記文選注引禮瑞命記即瑞命篇明堂月令論引佁穆篇風俗通引號謚記論衡引瑞命篇皆大戴逸篇其他與小戴出入者畧可舉數豈能彼此相足竊謂二戴於百三十一篇之說各以意斷取異同參差不必此之所棄即彼之所錄也　同上

小戴刪大戴中有與同者

小戴刪大戴之八十五篇爲四十九篇其中尚有與大戴同者如哀公問投壺此篇目之皆同也聘義即大戴之朝事篇喪服四制即大戴之本命篇此篇目不同而文同也雜記之釁廟禮即大戴之釁廟篇祭義記曾子之孝即大戴之曾子大孝篇經解記論禮之語即大戴之禮察篇此外更有同于逸周書者有同于儀禮者有同于家語者有同于魯語者有同于荀子者蓋禮經非出一手故採據之雜如此

小戴刪大戴

戴東原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云隋書經籍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殆因所亡篇數傳會爲是言隋志以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不足據也吾友錢廣伯馥則云晉司空長史下邳陳邵字節良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謂小戴禮見釋文敘錄則隨志以前已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隨志之言固自有本也小戴本四十六篇馬融附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四十九　孫侍御讀書脞錄

禮記鄭讀攷自序

或譏鄭司農注禮記多改字而妄甚哉其誣也壽祺曰禮記本出孔壁及河閒獻王所得皆古文也其後禮家授受變爲今文則文字固不能無少譌異矣漢儒傳禮記四十九篇有小戴氏有慶氏而大戴氏傳記八十五篇亦間與小戴相出入劉向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當即小戴之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以爲是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者謂禮記不得專稱禮與禮十七篇之名相亂也自后蒼戴聖慶普泊橋仁曹褒馬融盧植諸家之本師承各出傳寫日繁異同參差豈一而已鄭注所引或作某或爲某者是也鄭所改讀略有四例有承受經師者有援據別本者有稽合經典以訂之者有輒下已意審覈聲音訓詁以定之者前三例居十之八九後一例才十之一二耳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繆敢率愚淺爲之解詁然則禮記傳至漢末粃繆固多非宏達大儒孰能正之鄭依盧馬之本爲注注檀弓子顯引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然則鄭君改讀多從子榦所考之舊安可非哉或問曰鄭於儀禮詳別古文今文周禮詳別故書或字及杜子春鄭司農讀論語詳別齊魯古讀然毛詩箋禮記注改讀之文不盡著所本何也答曰儀禮周禮之古文故書時猶漸就淪亡故載之注中以存舊聞論語自張侯論出三家遂微惟包周章句列於學官故並考齊古以綴遺緒詩則魯齊韓並列學官家有其書故箋毛異讀兼采三家不必盡徵所出也禮記雖未立學官而戴慶橋曹諸儒尊本傳授甚衆具在禮家觀慶氏禮至晉猶存賀瑒世傳其業則曹褒所傳禮記可知也橋仁著禮記章句教授千餘人則橋君學之盛可知也後漢景鸞蔡邕並爲月令章句則治禮記者之多自名家可知也故鄭注所參取諸家亦不必盡徵所出也然考檀弓其慎也注曰慎當爲引禮家讀然今也衡縫注曰今禮制衡讀爲橫玉藻續綏注曰綏或作蕤明堂位喪大記之綏注皆曰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周禮夏采注曰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是則鄭氏討論舊本依據禮家之明驗推是而求思過半矣其它旁徵經傳左右采獲皆瞭然眉列無復可疑此鄭君所以囊括網羅斟酌至精卓然爲議禮之宗也而一孔之士乃以鄭好改字動相訾謷所謂是末師而非

往古亡從善服義之公必豈不誣哉豈不誣哉余因專舉鄭注異讀博稽文字證明本源爲禮記鄭讀攷俾流俗不得妄施其誘爲亦欲扶師法正經術紬寫隨存道員云爾 陳編修左海文集

盧植禮記注

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其一檀弓下子顯以致命於穆公鄭注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今考詩白駒縶之維之傳縶絆也禮記月令則縶騰駒是縶爲維絆義說文頁部顯頭明飾也从頁㬎聲與縶義無涉革部韅著掖鞥也从革顯聲又釋名釋車云韅經也橫經其腹下也 案杜注左傳僖廿八年云在背曰韅非是 與維絆義合故名縶字子顯依說文顯當作韅盧云當作韅者漢人隸省此校之盡善者也其一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釋文禽獸盧本作走獸 案爲走淮南子氾論猩猩知往而不知來高注云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高氏受業於盧尚書故用師校本 正義曰禽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鸚鵡是羽而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曰 舊誤是 獸今並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案孟子獸之走壙也晉書段灼傳作禽之走壙 野案孔氏所據可稱精博舊本禽獸盧氏定爲走獸與上飛鳥相對不免失之拘泥此校之未盡善者鄭注本後人其可輕動乎 鍾堂讀禮說亦皆通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是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毛氏禮記注疏譌字

汲古閣毛本所刻禮記注疏俗字特多又好以說文篆體輕改唐宋相仍舊字此弊啟於明之中葉而於今爲最名爲好古實定以害古余嘗見宋影大字單注禮記字體精雅往往與開成石經印合茲采其凡以破好古之失爲登梨棗者取式焉不第訂毛氏之謬也謚不作諡卜不作箇荅不作答大不作太脩不作修疏不作疎鍾不作鐘算不作筭笑不作笑壺不作壼姊不作姊揆慤不作慤宜不作宜善不作善昔不作昝示不作示遲不作遲 同攑 盖不作葢並不作竝嘗不作甞爽不作爽略不作畧褎不作褎屬不作屬退不作退直不作直賓不作賔昏不作昬象不作象旨不作旨 指同 會不作會 會同 躬不作躳 窮同 巽不作巺 選撰同 傅不作傅麤不作麤 或作麄 皇不作皇兌不作兌 說同 宿不作宿袞不作袞 遠同 陰不作陰龜不作龜贊不作贊鄉不作鄕 卽節同 強不作强暴不作暴保不作保處不作處弃不作棄 此因唐石經避諱可不從 畝不作畝教不作敎髦不作髦 同鬣 訟不作訟詐不作詐訊不作訊死不作死爲不作爲爲縣不作縣偷不作偷卑不作卑奄不作奄聽不作聽彔不作彔 祿錄同 冕不作冕僕不作僕肉不作肉 或作肉 亨不作亨享不作享 同孰 高不作高亮不作亮損不作損 同負 消不作涓孽不作孽辟卽臂字辟卽壁字皆摠从手作摠絲總从糸怨餘若匡完世弘竟恒垣玄貞徵殷揚敬讓慎頊縣桁等字皆避諱闕末筆不至改易本文猶存古意 臧茂才拜經日記

陳氏集說錯誤

元陳可大澔集說好以已意改注疏其中有斷不可通者約舉數條如曲禮奉席如橋衡鄭注云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挈皋衡上低昂疏云所奉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釋文云橋居廟反集說分橋衡爲二而爲之說曰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乃奉席之儀也夫以橋爲橋梁之橋橋所以濟人不必皆高或有高者則中高而左右下奉席者若如此狀則不得如衡之平矣況秦漢以前名梁不名橋邪 李進士羣經識小

曲禮記下衍文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釋文無大夫士三字云去國祭器不踰竟一本作大夫士去國下去國踰竟亦然案下文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方別大夫士言之則此及下文去國踰竟者不當預著大夫士字今本誤衍當從釋文 臧茂才經義雜記

檀弓衍文僞文

檀弓下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釋文云慍斯戚此喜慍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並注皆衍文正義曰舞斯慍者喜怒相對哀怒相生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怨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舞斯慍也曲禮云樂不可極卽此謂也何允云樂終則慍起非始之慍相連繫也又曰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慍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舞有慍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無慍一句者取義不同而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益於一句凡有十句當是後人所加耳亦不得對而盧禮本亦有舞斯慍之一句而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既與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案釋文所據本爲最古喜慍相對說亦深得經意正義謂鄭本亦有無舞斯慍句者則孔所見本原與陸氏同但其所從者反衍此句耳品節斯斯之謂禮注云舞蹈皆有節乃成禮可知人喜至舞慍至踊顯然二事中無連綴之義正義引何氏云樂終則慍起則亦本無舞斯慍也正義謂盧本有舞斯慍句此後人見鄭本有而增之耳一本又有十句更無足辨據正義引王禮本知王肅於此又與鄭立異何以明之鄭注咏斯猶云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案爾雅釋詁繇鬱陶繇喜也郭注引孟子禮記爲證又云猶卽繇也古今字耳說文系部云繇隨從也从系䚻聲 臣鉉等曰今俗从䚻 手部云搖動也从手䍃聲二字聲義皆相近隨從則有喜意隨從則身動搖鄭注云喜則斯陶陶云鬱陶也注咏斯猶云猶當爲搖以爲喜則身動搖與爾雅說文皆合猶爲搖屬今人讀繇聲若猶此聲近致誤之證郭氏習見不察故以爲古今字耳 爾雅注引檀弓爲證亦義不了當以鄭注禮記之 今王肅本作人喜則斯循循斯陶明是難鄭見猶非聲近之誤乃形近之誤不當爲搖因以咏斯猶句移上陶斯咏句移下改爲人喜則斯循循斯咏咏斯舞既可與鄭相難又得咏舞連文益以爲人喜而鬱陶未暢也則咏歌以暢之咏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正義謂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恐亦因王肅義 增竄改之痕彌縫無迹後雖有明智之士當亦不以肅本爲僞矣不知喜慍陶戚咏歎搖辟舞踊皆兩兩相對陶爲鬱陶戚爲憤恚喜慍猶在中未發也咏之歎之則關於聲矣動搖之辟招之則見於形矣至舞蹈踊躍則喜慍之至全體具見故與手足以明之乃王肅妄改爲人喜斯循循字何所取義盖與爾雅相乖又不得相對之次好異喜新之人或恐爲其所惑稍有學識者孰能信之正義謂與盧鄭不同可證之侍中本亦作人喜則

斯詢詢斯猶故郭注爾雅引此文亦用盧鄭本而不從王肅書古文云作僞心勞日拙書之謂矣又肅本上有人喜則斯循循斯陶則下必無咏斯猶斯舞矣而正義云王禮本又長似於鄭本所有外又多此文蓋淺人不知肅改鄭本疑爲脫漏因以鄭本增足之故愈長耳據正義似以人喜則斯循循斯陶爲新足而不知此爲肅之原本新足者反在鄭本所有之文也 臧氏經義雜記

檀弓脫字

禮記檀弓上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正義云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又云皇氏以爲君命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案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謚曰敬子者皇氏之言非也志祖案經注竝無敬子字正義何爲反覆申辨向讀至此竊疑經文有譌脫而未能決今閱日本國七經孟子攷文載古本經文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麻年書疑一旦釋然爲之稱快攷文頗此類亦所謂披沙揀金也 孫侍御讀書脞錄續

鄭注月令引今月令十七條

今月令者卽呂氏春秋也其異文不止此卽以十七條而論亦與高氏注呂本不同孟春鴻雁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而呂作鴻雁北 淮南子時則訓亦通作鴈同 則來爲北不獨鴻爲候也季春罝罘羅網畢翳注云今月令無罘翳爲弋而呂作畢弋罝罘羅網 淮南同 是有罘字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注云今月令無于時作爲爲詐譌而呂固有此四字也淫雨蚤降注云今月令曰眾雨而呂竝作淫 淮南同 不作眾也仲夏處必掩身毋躁注云今月令毋躁爲欲靜而呂作欲靜無躁也 畢氏顧校云又此無躁二字非本文淮南作欲身無躁 百官靜事毋刑注云今月令刑爲徑 淮南同 而呂仍作刑也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注云今月令漁師爲榜人而呂仍作漁師也命四監注云今月令四爲田而呂仍作四也 淮南同 孟秋民多瘧疾注云今月令瘧疾爲厲疫而呂仍作瘧疾也 淮南同 孟冬乘玄路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而呂仍作玄也命太史釁龜筴注云今月令曰釁祠祠衍字而呂作命太卜禱祠龜策無釁字也 淮南作命大祝禱祀神位占龜策亦無釁字 季冬水澤腹堅注云今月令無堅而呂舊本有堅字畢校本以爲後人所益削去但作水澤復高注或作複不作腹也及百祀之薪燎注云今月令無而呂固有此句也 淮南同 惟孟夏王瓜生瓜爲萯與淮南無休于都休爲伏季秋挾矢以獵獵爲射孟冬固封疆疆爲璽鄭注與今呂本合 淮南及獨斷御覽六百八十二引漢官儀並作固封璽 案孔仲達說序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據鄭目錄則禮記月令卽鈔合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竝無先後古今之分仲達之言殊無所據又鄭與高誘同時所見呂覽亦不應異同若是竊疑所謂今月令者乃漢時太史所上月麻指呂覽也 後書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詔行四時之令皆霸所建是東漢自有所行月令矣 梁孝廉瞥記

今月令

月令鴻雁來鄭注今月令鴻皆爲候正義今月令者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顧炟案說文引明堂月令蔡邕月令章句與此注今月令皆後漢單行本非呂氏春秋 經義叢鈔 洪頤煊

逸周書月令

逸周書闕月令篇或取呂氏十二紀以補之非也馬融論語注引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周禮司爟鄭司農引鄹子說與此同召誥正義引三日粤胐 蓋漢唐時此篇尚存也邢疏云其語今亡則宋時始佚尒其文與十二紀迥異 孫侍御讀書脞錄續

明堂月令

月令鴻雁來鄭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正義云今月令者呂氏春秋是也謹案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鄭注云今月令無于時而呂氏春秋有于時字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鄭注云今月令作爲爲詐譌而呂氏春秋仍作作爲然則孔說非也考之漢時有明堂月令鄭注於淫雨蚤降下云今月令曰眾雨說文霝字注引明堂月令曰霝雨命漁師伐蛟下注云今月令漁師曰榜人說文舫字注引明堂月令曰舫人 舫榜音相近 固封疆下注云今月令疆或爲璽蔡邕獨斷引月令曰固封璽然則鄭注所謂今月令卽明堂月令非呂氏春秋也蔡邕有明堂月令章句 李進士羣經識小

月令鄭注屢云今月令作某王懷祖云世以今月令爲淮南時則訓非也漢世有明堂月令蔡伯喈所撰也中按祭法引明堂月令曰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土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文與禮記同然則月令之爲明堂月令此其證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

呂不韋作十二月紀

月令本是周時之書汲冢周書存其目未篇有序呂不韋因之作十二月紀雜人秦時官名制度而秦實未嘗用也 如唐之六典 李進士羣經識小

月令貸字三見

陸氏釋文於孟春宿離不貸則云吐得反徐音二於季夏無或差貸則云音二又他得反於仲冬毋有差貸亦云音二又他得反皆兼存兩音而先後微異似差貸字以音二爲正以予攷之殊未然也說文忒失常也忒更也兩字皆他得反差貸字本當从心作忒經典借用从貝之貸仍讀如忒與疑貳之貳形聲俱別六朝字體不正或譌爲貳故徐仙民有此音陸氏不能辨正沿譌到今 錢宮詹十駕齋養新錄

曾子問脫文

曾子問云夏后氏三年之喪旣殯而致事殷人旣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今注疏本誤以周卒哭句入注 汲古閣本改周作則吾研 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興國本大書而爲經文曰周人卒哭而致事觀注文復添一人字以三代之亂竝言之未爲非也志祖案何休公羊宣元年注引孔子語有周人卒哭而致事句疏云曾子問文則知此句當從興國本作經文明矣 集說本無此句 孫侍御讀書脞錄

章春占又問明堂可以行廟學之事旣有廟學矣而又于明堂行其事則何時也

此非定制焉得有定時但遇便卽行之如洛誥成王烝祭歲此當在廟者而洛邑無廟卽于明堂行之所云王入太室祼者卽明堂中室也若學則明堂位儼有米廩瞽宗諸名或養老釋奠先師偶一于明堂行之何不可乎 毛檢討經問

樂記十一篇合爲一篇

劉向別錄樂記二十三篇樂本第一樂論第二樂施第三樂言第四樂禮第五樂情第六樂化第七樂象第八賓牟賈第九師

乙第十魏文侯第十一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今本樂記蓋取樂本以下至魏文侯共十一篇合爲一說其說具詳樂記正義檢案白虎通樂篇引禮記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護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引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又引樂記曰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凡若此類皆十一篇外之逸文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王禹樂記

漢書藝文志樂家王禹記二十四篇武帝時河閒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案食貨志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閒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又白虎通禮樂篇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合歡之樂儛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先王所以得順命重始也又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蓋皆王禹記文即河閒獻王所傳者據班志知劉向校書得今樂記禹所傳者遂寖以微矣 臧茂才經義雜記

樂記合父子之親數句錯文

樂記云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於此則禮行矣謹案以敬四海之內句文義不協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亦與上下文俱不合蓋錯文也集說引應氏鏞之言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其說甚佳愚謂四海之內四字或當在以敬上其文曰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四海之內以敬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似更明晰 李進士學禮識小

能耐二字古人互通

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樂記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此以耐爲能也他若大戴禮易本命食水者善遊能寒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晁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趙充國傳馬不能冬西域傳不能飢渴是以能爲耐也有行作而字易眇能視跛能履虞仲翔本作而墨子尚賢下篇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尚同中篇乃王唯而審以尚同並是能字爲讀注呂子淮南多以而爲能禮運疏謂耐不安才爲誤殊未然 梁孝廉瞥記

周禮俗沿太古

周禮雖極文然猶有俗沿太古近於夷而不能革者如祭祀用尸席地而坐食飯食肉以手食醬以指醬用蝶子行禮偏袒袒裼脫屨升堂跣足而燕皆今人所不宜者而古人安之 江處士羣經補義

鄉飲酒禮席次

古今異宜先王之禮存于今者蓋寡獨鄉飲酒禮郡邑尚歲行之愷子弱冠時偕兄正符公搢弟允誠季野兄子言觀禮于郡庠見懸圖一軸書賓主位次甚悉及席旁加牌書大賓之席儀禮曰賓在西北而向東南二賓之席一賓儀禮曰介在西南而向東北郡守爲主人席于東南而向賓郡丞而下爲僎儀禮曰遵席東北向二賓通判推官廣東而西向三賓之席在堂西亦曰衆賓儀禮子竊心異之謂古人有僎者側席而坐鄉飲酒嘉禮也胡爲其側席也孔子曰居席不正不坐鄉飲酒禮席也胡爲其不正也問之相禮者則曰此見于鄉飲酒義古禮實然時予於禮未深究雖心疑之亦姑信之年來纂集禮說取鄉飲酒義詳思之始曉然曰前章云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主人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者言其方也後章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坐于東方者言其鄉也後人行禮信其前而遺其後遂定爲側坐相向吾爲今典郡縣諸司以吏治爲急于此無過遵行故事孰爲審察其非其相禮執事之人類皆庸碌無知豈能深究行之既久羣視爲禮之固然至有忘乎今之失而反致疑于經者如郝仲輿邃于經學其于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云此坐位與前異則亦以前文爲側坐矣嗚呼不察經文而致今之失不可也因今之失而致疑于經益不可也儀禮鄉飲酒篇云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位皆不屬焉不詳其方與鄉故鄉飲酒義特明之然儀禮獻賓時云賓升席自西方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則其席之正面賓南鄉介東鄉主人西鄉皆可得而推之矣鄭註儀禮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席於賓席之西是四面之坐禮經固明註家未失也又鄭云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則漢時亦非偶坐也張子云坐位賓主不相對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也若相對則主於敬主矣斯言深得布席之義自餘諸家亦無解爲相鄉者獨方氏云賓面東南介面東北主人面西北僎面西南蓋其時俗行禮如此而爲是言乎考明會典洪武十六年頒行圖式賓與經註同至二十二年更定則如方氏說其非禮不正舉世莫知蓋已久矣或曰古之時謀賓介也以齒德今率貴富人耳古之時獻酬交錯三揖百拜今皆略矣不責其大而責其席次之末無乃已疎乎曰吾亦知此禮之名存而實亡然吾甚愛其名之猶在也使其名存實亡而席次之設悉更從今俗如席地之易爲几案籩俎之易爲陶器也吾無責耳矣乃竊其說則僞也問其由則曰自古然也嗚呼禮隨時變古禮之不行於今何害吾惡其非古而託於古且恐儒者惑於今之失而遂以之疑經也故特爲之辨 萬學士學禮質疑

鄉飲酒義尊讓絜敬數句鄭氏誤

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席疏云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集說云此八字當作一句而爲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因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如此說是登席當由前也鄉飲諸禮及鄭注皆誤矣愚思布席雖密豈無容足之地若數人共一席獨不可由後升乎陳氏此條尤謬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疏以讀書食則齊爲句蓋空坐則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及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也豆去席尺則書去席尺可知集說以讀書食爲句引石梁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齊豆去席尺眞是費解 李進士學禮識小

鄭氏注如今郡國下令長于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

庸案此凡兩酌釋文云漢制郡有太守國有相此以相字絕句孔氏正義同又云相或息羊反則以相連下當讀相臨之禮也爲句武進七經讀考異

鄉飲有四

鄉大夫賓賢能一也黨正正齒位二也州長習射于州序三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四也此禮爲賓賢能戴記鄉飲酒義爲正齒位鄭氏蓋據記中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云然呂氏謂儀禮之禮即戴記之義二而一者也儀禮著其禮戴記詳其義其儀禮有未備則義文補之首尾脈絡本自貫通萬氏儀禮商取其說庸案燕禮有四諸侯無事而燕一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與羣臣燕飲以樂之二卿大夫聘而來還與之燕三四方聘客與之燕四崔茂才吾亦廬稿

禮記四郊小學疏證

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按四郊孔本作西郊祭義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糸用王制語彼以四釋四則此必是四字確然無疑經必特著周之虞庠在四郊者以其不在國中王宮之東亦不專在西郊與前三代迥異故特明之

注曰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謂虞上庠殷右學在西郊皆大學也而虞下庠殷左學在國中王宮之東乃小學也或上東謂夏東序周東膠皆在國中王宮之東大學也而夏西序周虞庠在西郊乃小學也或貴在國或貴在郊者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此所謂上西貴在郊則虞殷上東不貴在國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此所謂上東貴在國則不上西不貴在郊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

以虞庠雖在郊而分別四郊兼設之言周上東但言東西序在西郊不上西不貴者在不專在西郊故分別言之偁經言文之作西郊孔本非也作虞庠於一上庠在殷右學在西郊小學別在西郊故分別言之西序虞庠在周國之庠亦小學之下祇云在十二字已何郊在一郊則西郊分於虞作西序在四郊故西郊四小學之也亦四庠而二疏不云若不合符節義之亦天子蓋別因經文西學注云小學四郊之虞庠也王制注云若以祭變移之之亦可子設四學注周小學在四郊中略可致如王後中年又變爲之百習郊懷然矣學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移之左之鄉學如初禮注云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變移之習禮於郊學所謂郊學者蓋即此西郊之虞庠也周禮鄉之移里又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命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鄉之左而眾未必之郊學在西郊一郊學四遠百里之內七萬五千之鄭謂四郊皆有學也文王世子云凡語於郊者學注則說於郊學此亦即謂四郊之虞庠也孔疏云郊西郊也仍謂論其誤本王制說之而以古說不然也乃鑫之曰或循膠之用其說於本郊學亦即謂四郊之虞庠也是其中無定見而以釋祭義之自相矛盾也在四郊是其中無定見一如釋祭義之也自相矛盾也

言糾也庠之言養也以音釋義者也釋膠庠二字之義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者此釋周之小學名虞庠之故不名下庠有虞之上庠下庠其制無二故渾言之曰虞庠不必析言之曰下庠庠制者有堂有室云以有虞氏之庠無室則必有室見鄉射禮注其立鄉學亦如之謂鄉學爲庠制亦有堂有室是以鄉射禮注云庠有堂有室也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孟子云庠者養也皆云周曰庠正謂周之六鄉及四郊皆依虞庠立學大學復有上庠膠或作絿此記字之異者上云設四學下云入學文氣緊接則入學謂入四學

祭義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此上文之四學

注曰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有字依通典所引補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王制云周立小學於四郊是也二注若合符節則作正義者引王制注云四代之學以釋之可矣而孔氏釋天子設四學則引學記之說以有學於東膠周學於虞庠作正義者乃曲爲之辭以四學爲周之四學謂周有虞庠也又强以四郊之虞庠爲四代之學不同也

氏云而皇孔氏本作西郊此孔言之本不同也虞氏云而於西郊孔本作虞庠此四郊之虞氏在國之學不同也作西郊而孔氏本今本則又皆流傳誤爲四郊鄭注周虞庠在國之四郊也作西郊則又譌爲轉錯若四郊之說三學三大學一小學則皆不得其解謬强措詞周爲之承也以一鄭注而有虞庠如西郊之虞庠也不其西郊學中有虞庠作學之四學爲小學三大學一而四學也以虞庠

虞氏云四學謂四郊之虞庠也孔氏本注作四郊者虞庠在國之四郊也作西郊則誤也上長且四郊注言虞庠在四郊孔氏本作西郊之說則不得其解矣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此四學之在郊而言東西南北者也學在國中亦有東西南北之學故大學在國中而四郊各有小學

立郊云制云甚遂移云郊習五四學學在彌篇四後帝上長且四注虞四周玫虞氏矣而作小者在移郊明學外不學禮十郊文竝東彭帝郊乃入親知四郊云庠郊有杜庠云而於西學以西郊學而蓋自變在於里皆王方郊崔入之言北而如郊孔四虞之四氏此四皇孔郊於古郊鄭在孔在近左遠郊鄭有世名日靈東學帝學貴色小非學庠虞郊通孔郊保氏而四無是注近疏遠移右郊學氏虞子之東恩學也入上仁則學不周在庠之與言虞本本今郊四鄭習郊乃郊遠鄉百今則庠凡在學亦西故大貴帝入之見四國也虞周皇庠作則所者郊意禮五云之鄉互里諸不劉語國在本學劉學而入於說皇郊之北庠制說此四誤本所小明郊十鄉外學移在周云芳於中西大南芳然尊南小其本之四史也大如孔郊也則以學謂學里學二蓋又六禮遠引郊謂郊戴學本則爵學學由而虞郊劉又學此言之孔又釋至四不與在百在不鄉百近王者之日禮北之此案上小來必庠又芳引爲也皇虞氏皆經周郊云鄭近里五變鄉里案蠹疏大西而學表四大齒者古不日傳崔東皇本庠注誤亦始皆西異郊爲十移學內王禮引學學云大云學載而所矣從劉天芳靈膠本之孔文爲以有有郊而之野里之之爲制記舊虞在凡學大者先貴學太之崔子表恩小作不不作四別之學文云外之近郊外六移注說辯南立而學郎云信之戴必皇設日說學四同能西郊於故也王小郊內郊又六鄉郊云循注郊學總在所入帝宮禮依杜四禮亦爲郊也廢郊是注特經世學學百郊不遂外注天在大日之之國謂小入也保誤所學記云虞皇又之之今上著云子在在五學變遂爲郊子四戴南法日四小學西引傳本據當云鄭庠說云也虞謂文之虞語四近十蓋移學六在四郊禮學有周小學下學學篇立禮入周注引四以故庠之虞也庠郊郊鄉里在之之遂鄉郊此亦在四之在郎郎上禮日說記學人祭鄭郊爲其既本殷在在鄭則誤之百遂內然界有經言北郊五郊子列賢帝及甚徑而養義注皆四釋勉於大必國注同矣處里是故則之學皇四郊及學引制此而入大爲注大庶日祭有郊注强理學云之亦且王鄭遠自王鄭外去侃郊日國於保祭四貴東子疏皆子老周義虞皆云立不名周四不王書說郊內制謂爲郤云之北中此傳義學德學少謬伯齒於有云庠有皇說誤

上庠右學者在西郊夏小學名西序者在西郊皆未嘗四郊兼設也此經上文祀先賢於西學注云西學周小學也與保傅篇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根待合西學者四郊學之一而祀先賢必於此故謂之西學而注云西學周小學也明其爲小學在西郊者也別辭也若下文天子設四學注則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明其爲周之小學在四郊故稱四學也都不辭也以小學注西學以四郊之學注四學依經立注如繩墨不差毫釐周禮大司樂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於瞽宗此大學之尚賢者也執者亦云瞽宗在西小學祀先賢於西學其意同也大學有四而祭有道有德於瞽宗天子視學於上庠則養老於東序諸侯釋菜於虞庠必賓於東序是四學所事不同郊學亦猶是也故知祀先賢惟在西郊之學而不在三郊之學孔氏所未能詳者今觀鐘陳之如此拘愚又安周小學大學皆有四小學有四則王制內則之虞庠在國之四郊大戴禮之東學西學南學北學是也大學有四蔡邕月令章句曰明堂者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雖各異名而同實也是也是小學大學各有東西南北四學祭義天子設四學注謂四郊之虞庠也言小學也若文王世子注云周立三代之學鄉射禮注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此二注正是一義四代者虞夏殷周離周言之則云三代鄭所云四代之學不與蔡邕同以玉藻注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之制知之言三者制相同而已非一處也然則大學亦不在明堂也大學立四代之學於小戴記路可證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注云東膠大學也四代大學之一也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云始之養也適東序又曰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言此東序即夏之大學也亦四代大學之一也又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曰禮在瞽宗以明堂位瞽宗殷學釋之則瞽宗即殷之右學亦四代大學之則一是也文王世子曰書在上庠上庠即有虞氏之學亦於東序之則是也視學於上庠此上庠即鄭注虞氏養國老亦四代大學之一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注引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鄭注文王世子曰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然則成均即上庠虞學也瞽宗殷學也東序夏學也而東膠周學也是之謂四代之學皇氏文王世子疏云若尋常視學則養老於東膠若始立學則養老於東序所謂周立四代之學者如此但詳析其東西南北則未有確據耳而此四代之大學必在國中故鄉射注明言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分別畫然是則與四郊小學皆名虞庠者判然二事四郊小學亂用有虞一代之制不得言四代也而孔氏乃以四代之學周學殷學夏學虞學釋此天子設四學以入西郊虞庠釋當入學是非經文天子設四學一句爲大學當入學而太子齒一句爲小學二句不相屬乎云四學中有虞庠爲小學然則非三大學一小學倂合爲四學令讀者斷不能解乎其不可通明矣昔盧辯以虞庠東序瞽宗及四郊之學釋保傅篇東學西學南學北學其誤正同亦以三大學一小學釋之爲四然尚依經注四郊字未嘗敢改爲西郊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此亦用四代之學文王世子注所謂得立三代之學者亦是大學非小學凡大學小學之當分別者如此雖然諸侯命教然後爲學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經系之諸侯也注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正謂周制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也駮五經異義云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則辟廱及三靈皆同一處在郊矣圖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辟廱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事與蔡邕此條之說亦廱自在郊不同大學在國然判之二於左大學在西明堂月令論之說亦迺然不同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夏制大學在西郊在國王者相變之殷時周謂殷制大學在西郊故記文主在殷之左用其制武王大學在公宮之右射於西郊爲四代大學於也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所以注云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學也東學在左右也狸首騶虞之節諸侯以歌爲節也殷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云貍首騶虞此射之在郊也猶用殷氏云制故禮小學在公宮之右射騶虞也謂此王伐紂之後大學此殷郊宮即文王辟廱此左右即在辟廱中分左右以明天子諸

庚之等綴也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周禮亦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云澤宮名也正義云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愚謂卽辟雍水圓如璧也張篤傳曰辟澤也凡此皆孔氏所不能詳者故必詳言之以見鄭說之脈絡貫通

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爲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此引文王世子以證入學而太子齒按王制文王世子二篇王世子入學皆齒然則王世子十八入大學則於大學中齒十五入小學則入小學中齒段大令經韵樓集

用日干支

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社于新邑而凡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謂春分前後戊日則郊不必用辛社不必用甲矣詩吉日惟戊旣伯旣禱穀梁傳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春秋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易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戌臘三月上巳祓除張衡南都賦于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及正月剛卯之類是也月令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云日榦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此漢儒之說攷之經文無用支之證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蓋夏后氏始行此禮之日値丁亥而用之也猶郊特牲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人以日至郊適値辛日謂以支取亥者非顧處士日知錄

廟制面位外皆南向

古人廟制面位先儒說者不同朱子初作中庸或問謂廟皆南嚮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其作周七廟圖亦如之又謂江都集禮孫毓議亦是如此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至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揖賈疏云諸侯五廟太祖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各廟前兩旁有隔牆隔牆有閤門東北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因此知廟皆橫列非昭穆以次而南之謂而楊信齋復亦依此作圖廟制昭穆旣如此則祫祭面位亦當如之堂上則七尸皆南鄉始祖居戶牖之閒左昭以西爲上右穆以東爲上也鄉飲酒禮設尊在房戶閒賓席東上僎席尊西西上注云統於尊亦此類江歲貢羣經補義

孔氏以廟皆南向是昭居東穆居西朱子以太廟南向昭穆東西向依次而南案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穀梁傳以爲閔公廟是穆居太廟西廟制橫而非縱也不但每門曲揖之證劉典傳

秋槎雜記

李綸問古者國君娶於鄰邦以其長女爲嫡而姪娣之屬皆歸而爲之妾尙矣曲禮集說引疏解姪娣二字是以姪娣從妻而爲妾無疑矣然禮以別嫌明微閨房至褻而竟以姊妹姪娣爲之乎夫男女同姓旣不可爲昏而謂婦之同姓姊妹答云非一國獨可爲妾與其義何如

答曰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備內職二國皆以姪娣媵之世代久遠匹偶不嫌又以同姓親屬絕猜妬廣嗣續也杭編修質疑

陳介特問孔氏三世出妻檀弓所載者孔子也子思也至子思之母死於衞鄭注則以爲伯魚卒其妻嫁於衞未嘗詳其被出而嫁也家語後序列孔安國世系曰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亦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說叔梁紇不說孔子互異之處不能無疑

答曰夫婦人倫之始刑於齊家之本春秋之世黷倫傷化者接踵而出妻一事則未之經見至戰國則吳起欲以求將章子爲不得近於義皆人類中所罕覯之事孔氏明德之後禮法之宗何至刑于之化無聞累代皆有此事其語祗見於檀弓檀弓曾子之門人曾子有蒸梨不熟出妻一事檀弓曾子門人見魏了翁讀書雜鈔焉知檀弓不附會孔氏嘗有此事以崇其師乎夫婦人至於被出則必有淫妬多言竊盜惡疾無子等過而大聖之閨房則數者吾皆可決其必無有犯者而合之先貧賤後富貴之義孔子十九而娶幵官二十而生伯魚斯時尙爲乘田委吏爲貧而仕其隆室不勞可知大聖亦在人情中何至一事偶迕卽令伯魚絕子母之親也其不然明矣子思之母死於衞子思固嘗居衞矣後不使子上喪出母而已復以有財無時爲辭天性之誼雖常人猶且不忍而謂子思爲之乎叔梁紇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此九女者果何人所產耶家語本姓解不明言之而孔安國忽有出妻之論異矣今之家語出於王肅僞作與漢書藝文志所載不同而顏監能辨之大槩剿取大小戴記荀子韓詩外傳之文孔安國爲尙書序宋儒尙有疑其非眞者其爲家語後序又焉知非後人所擬託乎故其異同焉未暇辨而特辨其孔氏斷無出妻之事檀弓非醇儒也同上

婦有七出

問婦人之義從一而終而禮有七出之文毋乃啟人以失節乎曰此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閒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眞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寧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閒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淩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孼不可逭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皇淸經解卷七之十六終

補遺

禮記問喪篇後記

余讀問喪知孝子之能自盡而得復反其親之魂也死而復生者千萬而或得其一乃必三日而后斂以俟其生彼其哀慕之誠不計常變固以為將復生焉是時我之於親攀號而不釋形雖不可得復生而其氣則已留留則聚聚則著著則過通而格格也者復反之謂也復反在既葬之祭而寔發有以致之也古之人有云骨肉歸復於土魂氣則無不之無不之故可以往可以反而其反必也然則以祭之宗廟為微幸其復反者豈真微幸哉若曰誠則反不誠則不反云爾必其反誠也蓋其誠斯無不反矣雖然始死之復而不誠則不能無望其生而魂之留亦雖是留之根在乎復故升屋而號者謂孝子之心而孝子於其事若親為之誠孝子之誠於哀慕以反親之魂必自復而始也

光緒君果堂集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春秋

皇清春秋解

德清俞樾書

上洋掃葉山房石印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一

春秋

春秋毛氏傳 毛檢討奇齡著

春秋說 惠學士士奇著

學春秋隨筆 萬處士斯大著

春秋正辭 莊侍郎存與著

春秋簡書刊誤 以下毛檢討奇齡著

春秋屬辭比事

春秋異文箋 趙徵君坦著

春秋地理考實 江孝廉永著

春秋大事表 嚴杰補編

春秋羣解彙編

春秋雜錄

春秋總目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一

春秋毛氏傳目

PL 2461 .N8 1893 v.16

袖海山房校印

春秋毛氏傳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學海堂

春秋者魯史之名也古凡史官記事必先立年時月日而後書事于其下謂之記年（晉後出書有竹書記年即其名）故有歲所書四時必備然而祇名春秋者春可以該夏秋可以該冬也舊謂春以善善秋以惡惡春秋者善善惡惡之書則毛詩春秋匪懈孝經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中備春秋修其祖廟未聞有善惡于其間也盜古來恆稱如是矣若賈逵謂春取陽中秋取陰中則周正春皆是冬秋皆是夏非陰陽中也賀道養謂春貴陽始秋重陰初則期合周正而又曲爲之說究何必然

第春秋立名不始夫子在夫子未修前早有是名傳稱韓宣子來聘觀易象春秋此在昭二年夫子未修以前之文而坊記謂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其文在僖九年夫子且未嘗生也故公羊道聽塗說亦云有未修時春秋見莊七年傳而魯史至西狩獲麟後尚有二年其二十六條皆曰此魯春秋文也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夫子春秋也魯之春秋此魯春秋也

或又謂春秋是周時史書不止魯史者孔疏于杜氏序云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又公羊引閔因敘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則直以春秋一名爲周史與列國諸史所共有之名不始夫子并不始魯史也

若先仲氏又云春秋爲六經之一三代以前早有之至三代以後則祇傳夫子一書而前此春秋之書亡焉嘗訊其說謂古凡稱六藝卽六經也卽易書詩禮樂與春秋也（古皆以六經爲六藝）（惟周禮保氏職始以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六藝他皆不然）其以此六藝爲教謂之六教禮記經解所謂詩教書教禮教樂教易教與春秋教者此夫子之言也夫子言古王之爲教本如是也其以此六藝爲學謂之六學班氏藝文志云易學如天當無時不學而詩書禮樂與春秋共五學則如天之有五行必三年通一藝自十五入大學後至三十而五學始立故西漢劉歆輯內府古文春秋名六藝略而漢志謂古之王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則明在周魯以前而疏

公羊者亦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故晉語司馬侯薦羊舌肸曰肸習于春秋而楚語申叔時論教太子之法曰當教之以春秋此正以六學爲六教在三代以來原有是書與尚書並傳而秦火以後但見此而不見彼遂以夫子之春秋當六經之數而不知前此之爲春秋在春秋晉楚間猶見之也故先仲氏曰古之六經則古之春秋也而其書亡焉今之六經則夫子之春秋也然而樂經亡焉

乃徐仲山曰記又曰曩時春秋記事而已夫子之春秋則但志其名而不記其事按周禮內史讀四方之書事謂書四方之事而讀于王前此記事也若外史掌四方之志則志解作誌又解作幟謂標幟其名而列作題目以告于四方故又曰外史掌書名達于四方其所爲記卽春秋之傳也所爲志卽春秋經也是以左傳序云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則記也緯書鉤命決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後儒但見何休公羊傳序有吾志在春秋語遂將志字誤解作志言志之志）崇人倫之行在孝經則志也特志簡而記煩簡則書之于簡謂之簡書簡者簡也以竹爲之但寫一行字者煩則書之于策謂之策書聘禮所云百名書于策謂百字以上皆書之雖猶是竹牒木版所爲而單策爲簡聯簡爲策策者冊也以編合竹簡合兩耳爲一冊故襄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南史氏執簡以往此簡也書志者也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公與之宴辭曰臣之先臣督得罪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此策也書記者也

然且簡策之例必具三事一讀本國一上之王朝一告之四方邦國諸侯故國語魯臧文仲祀爰居展禽陳國之祀典以折之文仲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策三策者一讀一上一告也

是以夫子修春秋第修簡書而左丘明作傳則取策書而修之隱七年傳諸侯凡策告謂之禮經十一年傳諸侯不告不書于策明言策簡之例史所最嚴故宣十年崔氏出奔簡書例稱族策書例稱名宣十七年叔肸卒簡書例稱公弟策書例稱公子襄二十六年甯殖逐衛侯簡書例稱出奔策書例稱出君成十三年晉侯伐秦簡書例祇稱伐秦策書例始稱秦師敗績其簡策書例歷有明據乃注疏乖反謂經者策書傳是簡書則南史執簡甯殖書策皆不通矣此所當考正者誠以春秋記事原有門部而作志者則因門爲題就事立誌謂之籤題不謂之綱領蓋綱領必槩括其事而取其要領以爲文籤題則但誌其門名而必藉按策以見其事不相侔也（宋人以綱目擬春秋非是）大抵春秋門部見于舊史官記事法式有二十二門

改元（元年　十二公）

卽位（卽位　十二公）

生子（桓六年子同生）

立君（隱四年衛人立晉）

朝聘（朝　歸脤　來朝　錫命　聘　來聘）

盟會（會　逃盟　盟　遇　來盟　胥命　涖盟　平　成　不盟）

侵伐（侵　乞師　伐　獲　取　克　入　棄師　圍　戰　襲　次　取　追　戍　降　救　敗　師　敗績）

遷滅（潰　歸　遷　墮　滅　亡　殲）

昏覲（納幣　逆女　致女　逆女　來媵　逆婦　婦至　來婦　歸　觀）

享唁（享　唁　送）

喪葬（崩　薨　卒　葬　賵　會葬　歸喪　錫命　求金　奔喪）

祭祀（烝　嘗　禘　郊　社　望　雩　從祀　作主　有事　獻　萬　大事）

蒐狩（事　蒐　狩　大閱　觀　朝　告　焚）

興作（觀社　立宮　新廄　築臺　築城　作門　城邾　浚　丹楹　刻桷　築囿　屋壞　毀臺）

甲兵（治兵　作三軍　舍中軍　作丘甲）

田賦（稅畝　假田　用田賦　歸田　求車）

豐凶（有年　無麥苗　無麥　告糴　饑　大無禾）

災祥（日食　大水　無冰　螟　螽　大雨雪　雨雹　不雨　震　多麋　蜚　星孛　星隕　沙鹿崩　山崩　大災　火　地震　六鷁退飛　鸜鵒來巢　獲麟　殺草　不殺　霜）

出國（出　出奔　去　如　至）

入國（歸　來歸　復歸　納　入　逃歸　來奔）

盜弒（弒　殺　盜　盜殺）

刑戮（殺　用　刺　釋　放　執　戕　歸　告　肆）

凡此門部先定之爲記事之則而志名者則又另立一籤題以爲門部之標識至于事之始末詳略皆所不問如同一朝

晉而成十八年公如晉朝晉君新立也哀元年公如晉則我以新立朝晉君也同一會齊而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爲平乘丘之敗二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扈爲申結婚姻之好同一伐邾而隱七年公伐邾爲釋宋怨信二十二年公伐邾爲討鄫殺同一遷許而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則許自請遷者昭九年許遷于夷則係楚逼遷之者向使無策書則此春秋者不過一門部名目曰朝耳會盟耳侵伐而遷滅之耳何會有一事可究竟言之而謂此名目中有微詞凡書國書爵書名書氏皆有義例豈非夢夢然而不考經文則不能讀傳不深覈簡書則不能檢校策書之事凡釋春秋必當以經文爲主而以傳佐之先仲氏嘗曰春秋諸侯大夫死法不一而經文祇以一卒字盡之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以殺死昭八年陳侯溺卒以縊死桓五年陳侯鮑卒以狂死定十四年吳子光卒以戰傷死定三年邾子穿卒以火爛而死莊三十二年叔牙卒酖而死昭四年叔孫豹卒餓死二十五年叔孫舍卒自咒死二十九年叔詣卒無疾病死此其中義例必有不在一卒字中者而乃第書一卒字而其義已備此其故非深識經文者不能解也

乃宋儒襲唐儒啖助趙匡之說重訾左氏傳爲秦後僞書且摘不更庶長諸秦官爲辭此不讀春秋不識左傳爲策書舊本而妄爲是言予既已辨之詳矣(見論語稽求篇)特左氏所據策書猶是魯史之未備者往往與簡書互有闕落如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後魯史簡書凡二十六條而策書所闕落者有十五條則其舊史之未備從可知也是以舊史有闕而左氏以己意補之即與經悖如以鄭大夫尹氏爲隱公之妻以隱妻子氏爲桓公之母以救邢之曹師爲曹伯以宋公子地本景公之弟爲元公之孫以執曹伯畀宋人爲分曹田與宋人以宋公殺世子痤事爲宋華合比辨衛事以晉先蔑士會迎公子于秦之師爲拒秦于堇陰之師諸凡以死賵爲生賵以滕異姓爲滕同姓以六月日食爲閏月日食以立武公之宮爲立武成之廟其間參錯違背不可勝數至于曹羈奔陳郭赤歸曹曹殺其大夫薛弒其君比齊侯伐宋宋公伐鄭衞公孟彄伐曹盜殺陳夏區夫宋向巢伐曹又伐鄭宋人執滕子又執小邾子經文儼然並無一傳至定哀之間即本國事實仲孫伐邾三家取田亦了無始末可據而列國史冊則但得晉楚二史以爲傳本一如孟子所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者故文宣以後夫子所責惟晉楚而左氏特取晉事而鋪張之祁奚舉賢魏絳戮僕作人求善表章無勝以至晉悼之惡三出而制于楚者反稱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甚至借仲尼之言以褒晉大夫宣孟忠良不絕于口究之定哀以後絕記趙簡子之事爲趙史而世顧未之察也

特其書則猶是魯史與晉楚諸史較之公羊穀梁道聽塗說徒事變亂者迥乎不同故當時左氏以其傳授之曾申申授之吳起以及虞卿荀況輩皆有論著漢志所稱虞氏春秋虞氏微傳皆推明左氏之學即傳至西漢猶有賈誼爲左傳訓詁以授京兆尹張敞中大夫劉公子等原不止劉歆獲內府祕書始責讓太常博士以發其義也乃不幸其書出壁中時孔安國已獻之內府而未立學官遂致公穀之徒各持門戶以相牴牾然究之日月一出而爝火自熄彼墨守廢疾皆不攻自下不事癘壞而其痺已不起矣故春秋五家漢志未嘗並列祇以公穀鄒夾爲四家而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原可同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但公穀爲周秦間人其時去古未遠雖荒唐之言亦尚有與周禮相借證處特世尚宋學而前儒爲帙散不復理即漢後論著其顯相指名者原有二十三家春秋見之漢志而其後各立學官經杜氏何氏范氏訓定之後猶有蘊寬劉炫戴宏閻因輩各爲揚抉而惜其書俱廢沒無一傳者惟唐儒陸淳作微旨纂例辨疑取啖助趙匡諸說其書猶存然率踳駁不足據若宋元諸經解則所見凡數十家亦又何一可置辨者而胡安國傳則解經之中畔經尤甚然反兢兢乎辨之以爲胡氏傳出而孔子道息甚至有明三百年設科立學但知有胡氏一傳而不知孔子之有經則辨胡氏抑所以救孔子也嗟乎言至此亦可畏矣

但春秋義例不一無一是處大抵此白彼墨前三後四必不能盡一而前人相傳科指又極其龐賾如所云二類(天災人事)三體(正例變例非例)五情(一微而顯二志而晦三婉而成章四盡而不汙五懲惡而勸善)五始(一元年二春三王四正月五公卽位)六輔(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七缺(一夫道缺二妻道缺三父道缺四子道缺五君道缺六臣道缺七周公禮缺)九旨(一故宋二新周三新王四所見異詞五所聞異詞六所傳聞異詞七內其國八內諸夏九外夷狄)其諸所流衍皆猥劣不足道若孔疏所云稱凡五十其別四十有九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則專指左氏所據典禮與杜氏所釋之數爲言並非遞例其餘年時月日與國氏人名天王天子種種陋義則前此註春秋者已痛辟之以爲一文可錯諸封一字不能成一義晉唐以後早已不屑置喙者惟三傳引例猶尚有參覈餘論見諸經義而胡氏則概以武斷施之拗曲揉直仍襲從前年時月日國氏人名諸陋義而深文其間執經傳正旨而顛倒戕我使明明大文一經鍛鍊便成冤獄究之一墨百漏五戈十盾至詞窮理詘遇有事同而文不合者則曰見聞不妨各致有事不同而文同者則又曰美刺不嫌同辭于是周章疏略了無定準而春秋亡矣予嘗平情諦觀竊彙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一千八百餘條經文而統以四例概之

一曰禮例謂春秋二十二門皆典禮也晉韓宣子觀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言春秋一書以禮爲例故左傳于隱七年書名例云諸侯策告謂之禮經而杜註與孔疏皆云發凡起例悉本周制所謂禮經即春秋例也故孔疏又云合典法者即在褒例違禮度者即在貶例凡所褒貶皆據禮以斷並不在字句之間故曰禮例今試觀春秋二十二門有一非典禮所固有者乎毋論改元即位朝聘盟會以至征伐喪祭蒐狩興作豐凶災祥無非吉凶軍賓嘉五禮成數即公行告至討賊征亂及司寇刑辟刺放赦宥有何一非周禮中事而春秋一千八百餘條櫛比皆是是非禮乎故讀春秋者但據禮以定筆削而夫子所爲褒所爲貶概可見也此非書人書字所得偭也此一例也

二曰事例則以二十二門一千八百餘條無非事也周禮內史職曰讀四方之書事左氏傳序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又云大事書之于策小則書之簡牘故公羊疏云春秋記人君動作之事而漢史亦云右史記事事爲春秋是以孟子論春秋特開一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謂就事而計其寡多較其大小輕重而是非可驗今齊晉之事皆重大事也莊僖之間其所記亦惟齊晉之事爲較多也重與大則責備嚴多則備

後氏何而未易以輕定故鄭伯克段齊鄭入鄭事國名敎則雖[illegible]二節而實繫重大終隱桓莊三世尋記紀國之存亡凡二十一條則雖細而必不可忽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雜記宋鄭陳三國東西奔命之節無一刻之間則雖舉動瑣瑣亦必備核之而不敢略他如郭亡梁亡事有闕漏尹氏子氏事有謬譌成風邸事有混同去樂去籥事有蒙昧則概從而檢較之又其餘也此又一例也

三曰文例則史文之法也孟子曰其文則史大凡史官記事從列國來者謂之赴告從本國登者謂之記注而合而成爲策書則謂之文第文有文法左傳定四年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註謂典策即史官記事之法是史官記事另有法式名爲文法亦名爲書法而統以文字標之杜氏序所云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是也但舊亦以文爲例而此云文例祗以無例爲一例如舊謂書國書爵書人書氏書時書日皆例也而今皆無之以爲史之例可書國可不書國可書人書爵書日並可不書人書爵書日何則例固然也又以有例爲一例如鄭伯伐衛本討滑之亂而鄭莊不忍誅滑但伐衛而返則史祗書伐衛而不書討亂齊人救衛本奉惠王命而齊桓身不親軍但遣師而還則史祗書伐衛不書奉命至于宣公奔齊喪而史書公如齊所以諱喪王使來徵聘而史書仲孫蔑如京師所以諱王此皆從文起例而予奪自明並非齊人鄭伯書公書蔑之所可優劣以爲文例如是文之以無例爲有例又如是也

乃四曰義例則直通貫乎禮與事與文之間天下有禮與事與文而無義者乎董仲舒云爲人君父者不可不通春秋之義杜氏序云文約則義微誠以事與禮與文莫不有義義者意也亦旨也即予奪進退褒譏美刺之微旨也是以禮有違合事有善惡文有隱顯而褒譏美刺皆得以直行其間孟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取此例矣

若夫春秋始魯隱並無義例或者曰以平王東遷而王室卑也夫平王東遷在魯孝二十七年又一年而魯惠立是魯惠之立正當平遷洛之際且在位四十六年正與平之五十一年相表裏乃舍惠不始而反始之平王四十九年垂盡之隱公無是理也若曰春秋本據亂而作則亂不自隱始也以爲王室亂耶則戎狄弑王當始孝公以爲本國亂耶則伯御弑君當始懿公以爲列國亂耶則晉人連弑其君當始惠公乃舍懿孝惠三公不始而始之隱公隱亦不受也至于公羊以隱公讓位爲賢曰春秋善善長惡從善始穀梁以隱成父之惡爲惡曰春秋惡惡之書當從惡始則又誰得而定之故先仲氏曰春秋魯史也或隱以前亡其書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則修之或隱以前有其書而不必修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而當修則修之此非明白了義乎若夫夫子作春秋之年則司馬遷謂孔子厄陳蔡時作在哀六年左氏說謂孔子自衛反魯遂作春秋則在哀十一年而公羊說則謂孔子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則又在哀十四年總是揣摸之言不足據者若其云受端門之命則見戴宏解疑論此後世緯學大不足信然兩漢儒者多言之董仲舒對策有孔子作春秋是素王之文語[illegible]康成六藝論云孔子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夫獲麟作書本屬不幸而原以爲夫子受命之符瑞無稽之言吾不取焉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二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隱公元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隱公公名息姑魯惠公弗皇之子伯禽七世孫也據魯世家自伯禽至惠凡十三君以兄弟相及者五人故止七世七者世次十三者傳位之次也周書謚法隱拂不成曰隱

此二字亦魯史文也公本侯爵而稱公惟史文有之他即不然故尚書費誓史文稱公曰嗟而作書序者便稱魯侯則此隱公者非史官舊標字乎

元年

史凡記事必以年領時以時領月而每公所記則又必從首年至終年以爲一公之終始此是史例則此元年者本是隱公之元年例所必書無庸疑也乃何休說公羊傳謂天子改元諸侯無改元之例其所稱元當是黜周王魯尊魯爲王者之義則不特悖禮叛教春秋必誅且亦不識周制矣周制國君皆改元者他無可考史記齊世家稱齊獻公元年盡逐齊胡公子而左傳于襄十九年有云鄭簡公元年士子孔卒[illegible]齊鄭皆改元矣第改元則必行朝廟即位之禮而隱復不書即位此有異耳其說見後

春王正月

此以時領月也禮也史凡書事必書在時月之下苟無事則此時月可不書而四時首月雖無事而猶書之者謹時之例此所以爲春秋也特書時舊法年有四時時有三月而時之所領則必在三月之首故春必正月夏必四月秋必七月冬必十月而有時不在首月如所稱春王二月隱二年春王三月隱七年者則不合矣然必二三月有事而正月無事故但書旁月而不書首月若空書時月並無一事則必在首月而不在旁月乃亦有時書次月如所稱夏五月莊二十二年者則又不合矣吾故曰春秋須識例其必書時月雖無事而亦書者此例也此終古不易者也其既書時月而或書此月或書次月則非例也通也闕繆也[illegible]通則無例闕與繆則并無義也不然天下豈有以空空歲月而可以寓褒譏加美刺者以此推之則凡書人書國書名書字其諸以通例而強作義例者亦可返矣

然而王何也公羊傳云王文王也謂文始受命王之首也然而文未改正也故范氏穀梁註曰周王則改正之王者也謂周之先王改此朔者非武王即成王也然而改正耳即改朔亦朔一月耳曰王二月王三月何也故杜氏序云王即平王其時王必頒朔隱之時則頒朔者平王也王有時不頒朔則不書王桓年多無王可驗也然而劉炫已辨之謂昭二十二年後王室大亂天王出奔狄泉奔楚五年而後反國此時誰頒朔而五年之間皆得書王何爲也故何休又曰王者謂夏殷周三代之王也王正月則周王也周十一月也王二月則殷王也殷十二月也至三月則夏王也夏十三月也而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其于春則每月書王以統三正謂夫三春之書王將以禹湯文武立三正統也然此孔疏已辨之謂夫

子以周室臣民反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以敬奉前代則何意乎于是有龔公羊邪說以爲春秋黜周王魯體王改元則此王字當暗指魯公王者公也天王者王也是世有二正土有二王亂臣賊子自春秋始而謂春秋爲之乎然則王之必不可以爲王者之王斷可知也

然則何王乎曰世亦不知有春王耳亦不知王之當屬春不當屬正月耳左傳曰春王周正月其云春王則王屬春也云周正月則正月不屬王也左氏亦惟恐經文難明後世鑒儒必有以王爲周王者故書王周以倒之又必有以正爲王正者故加周正以別之而世讀其書而不之察也夫春何以王也王者興也謂春興也春何以興古者五德相禪謂之五王五王者木火土金水也五王遞爲王而四時以春夏秋冬配之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以時王而土則通王于四時之間故家語孔子答季康子曰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又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王而漢律厤志亦云庖犧氏繼天而王易大傳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字書引書亦云庖犧繼天王天下庖犧本帝號王正指德木王爲言其德在木爲興王之首在于共工無道火德不繼而神農繼之則共工霸而不王其後秦[illegible]水而漢火德繼之亦霸不王三王如字不讀去聲是庖犧春王神農夏王少昊秋王顓頊冬王由是而遞轉以至于周不讀月令乎春帝太皞即伏羲也夏帝炎帝即神農也秋帝少昊即金天也冬帝顓頊即軒轅也春秋編年與月令表裏月令稱帝而不稱王春秋稱王而不稱帝而總之以興字概之人不識春王亦不識春帝乎春帝自伏羲以至于周惟帝嚳與周皆以木王則皆以春王惟以木王則夏殷之春不得稱王以夏殷非木德也惟以春王則夏秋冬諸月不得稱王以夏秋冬非王時也然則春之得稱王與王之必屬春有斷然者況春秋尊王之書也春者出也尚書大傳曰萬物出地之時也又春者寅也律厤志云斗柄指寅方之候也今周以冬十一月爲歲首此時萬物未出而斗柄指子然猶稱春者曰此豈春哉王在則然也蓋春王也

然而正月何謂也曰即三正也何謂三正曰天開于子十一二也以十一月爲正月則爲天正地闢于丑十二月也以十二月爲正朔則爲地正人生于寅十三月也以十三月爲正朔則爲人正第三正而立說各不同有云三代改正者尚書大傳春秋元命苞樂緯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此三代改正也有云二代始改正者孔安國謂改正祇殷周二代故註尚書云湯承堯舜禪位之後始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改正始于商成湯也有云三代以前皆改正者三正紀云正朔三而改此皆庖犧以後三代以前統言之故鄭註尚書孔疏禮記皆云舜以十一月爲正堯以十二月爲正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推之而高陽少昊黃帝神農女媧伏羲皆三正遞禪故宋志云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而魏高堂隆作正朔議亦以軒轅高辛夏后與漢皆以十三月爲正此三代以前皆改正也雖諸說不同而三代改正則無可疑者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亦無可擬議者乃胡氏不知何據逞其武斷謂以夏時冠周月致有明以來數百年盡爲所惑夫子月稱正冬月稱春經傳顯然即或他書所記三正雜出毛詩周禮多用夏正月[illegible]毛詩七月流火等皆用夏正惟十月之交[illegible]日辛[illegible]十月改歲等俱用周正此士人行文與史官記事不同若周禮則原以一代之制該百工之法故多用夏正[illegible]凌人正歲[illegible]人正歲[illegible]太宰中春[illegible]于圜丘夏日至于方澤等而尚書春秋史官記事並無差佚至春秋則謹之尤謹者而反云夏時吾不解也

然何以知改朔必改月也按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昭子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夫以夏六月而當四月之孟夏是改月也其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是明言夏殷周之盡改月也故哀十三年十二月螽而家語載季康子之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而猶有螽何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夫正月之至即十一月冬至也七月日至即五月之夏至也此皆孟獻季康叔孫昭子梓愼諸人所自言者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夏正也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此周正也

又何以知改朔改月必改時也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註曰周之秋即夏之夏盛陽也漢章帝以旱下議而陳寵奏事有云十一月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故漢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據律厤志在冬十一月而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據三統厤爲周正月之二十七日皆冬也而史稱武王代紂孟春興師書泰誓亦云惟十有三年春改時故也

故凡改朔者必改時月而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夫商亦改月商亦改時前所引左傳梓愼與漢書陳寵之言已詳且悉矣不必贅矣即其所云十有二月言之實有大謬不然者夫此十有二月非建丑正月也漢律厤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文明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而班固隨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illegible]蓋是年循月朔冬至故云則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郊祀之時況周制踰年改元商制踰月即改元前王十一月崩則新王改元在十二月元祀之十二月不必謂元祀正月也若秦之改朔則三正遞禪並無亥正籍而不王原不足道而師古本紀冬十月數語亦漢史所紀非秦本文故文穎顏師古輩明云此係史家異文爲太初時所追改而諸古不深仍爲藉口嘗考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曰嘉平此十二月定爲夏正之丑月而既閱原註載茅盈內紀謂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有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帝若學之臘嘉平因改此名則明是夏之九月爲秦十二月此則史文之顯然者又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海上之罘刻石文曰時在中春陽和方起則以秦之中春二月爲夏之十一月正冬至一陽初起之候若在春二月則不得云方起矣故後魏明帝改正建丑乃改春二月爲夏四月則雖在秦後亦尚有改時月者雖唐後改月偶有異同然大概可睹也

若夫春秋之改時月可指數者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夫秋當有麥苗乎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夫冬則禾且穫矣尚有麥乎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若十月則小雪矣而何以書也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若三月則啟蟄久矣而何足怪也故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此非冬也秋也若果冬則雨畢矣十月則畢之畢矣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此非春也冬也若果春則冰泮矣二月則泮之泮矣是以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不然則霜非時菽亦非時也成十年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杜氏以爲周六月今四月也不然則獻者失時欲者亦不及時也乃若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鼓于社左氏曰惟正月之朔謂惟正陽之月始用鼓指四月也若六月則不用鼓也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也謂過分者過春分也未至者未夏至也亦四月也若六月則至亦過也故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天下無寅月而冬至者矣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夫二月將春分矣分也而猶至無是理矣故凡書秋雩皆夏雩也雩所以雩旱也徐仲山曰周以巳月雩則夏月也莊三十二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四月實二月也陳晦伯曰周以卯月社則二月也

第國君改元則必告廟朝正行即位之禮周制遭喪即位踰年改元其遭喪而遠即位者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也然必踰年改元者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越七日癸酉而康王遽已即位而史記世表魯眞公二十八年宣王即位至二十九年而王始改元是改元即位本非一時然遭喪即位仍反喪服至踰年改元之際又特行正位之禮杜氏所云改元正位百官以序者然後史官書即位于改元之下其或朝正告朔而不行此禮則史官不書故春秋不書即位者四皆不另行即位禮者此不書以攝位也惠公元妃孟子以無子卒繼室聲子生隱公未立宋武公有女仲子生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惠公娶而生桓公愛欲立之惠公薨隱公乃成父之志奉桓爲儲君而已居攝史記魯人共立息攝政故不行即位禮莊閔僖二君亦不書以二君皆遭弒逆之變倉卒即位不忍另行也此皆就實事而史記之行則書不行即不書並無有取舍筆削于其間而其義反昭然者如隱被弒而桓即位則桓何心東門襄仲遂殺儲嗣而宣居然行即位之禮而不之怍則亦未嘗非倖禍也此禮也而義存焉必謂史有筆削焉繆矣乃說者謂書與不書皆史官得而主之隱之不書所以彰隱賢桓之得書所以著桓惡此固爲不知史例若胡氏又自造一例曰上不稟命于天子內不承國于先君大夫扳己立而即立之則不書即位隱之不書是仲尼削之也則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入何嘗一稟命天子此在婦孺猶知之者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偏得書即位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削之則桓之得書將必仲尼褒之矣夫亂賊可褒乎乃自知難通于桓即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詞于宣即位傳則曰一美一惡不嫌相同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亂莫大乎善惡混乃以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惡混則或褒或貶何所分辨萬一桓宣之徒起而爭之即使游夏再生家喻戶曉恐不能明也吾不意胡氏之學將掩聖經而一開卷間即詞窮理屈如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公穀作邾婁蔑作眛轉音凡經有四例說見前

周制以盟會爲典例大抵天子十二載一巡狩則盟諸侯于方岳之下而諸侯有事朝王或會或同則又彼此相盟以著講信修睦之意故曲禮涖牲曰盟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而周禮玉府職共盟會之物戎右職掌辟盟之後至秋官司盟職則直置典盟一官掌盟載之法是盟會大典盛世最重而胡氏凡遇盟會則概肆譏貶以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非禮所貴則不知古者玉敦盛血珠盤盛耳埋牲主日明方明祀山川凡貲牛截耳與詛神告祖俱是舊典至後世蔑略始有束牲不歃載書不告之事而學古不深反嘗非禮則不惟不讀春秋并不識三禮矣特春秋世衰天子無巡狩之事諸侯無會同之典而徒爭要盟所謂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者則未免于行禮之中寓失禮之意且要有是非約有成毀特盟參盟有始終同異凡經所書皆不過直書其事以俟其義之自見如此一盟則近郊附庸並講信睦比之攘伐自爲較勝故盟會征伐俱屬典禮而征伐獨有參變者以春秋無義戰邦政舊典蕩無復存故盟會侵伐總是典禮而事有是非春秋務謹嚴義例所分不敢苟也

邾者附庸之國儀父則邾君字也王制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則天子上士以名字通原可稱名并稱字者況附庸四命較元士又多一命則雖未受王命杜註邾附庸國未受王命而早爲附庸其得通上國自在可名可字之間此亦是例而胡氏又自爲制云中國之附庸例稱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之附庸例稱名郳犂來介葛盧是也吾不知稱名稱字其分中國夷狄者出自何書乃同一附庸同一邾子之後而忽分儀父犂來爲中國夷狄學者註經可自造族姓自判華夷肆然無忌憚一至於此豈不可怪按邾子顓頊之後曹姓周武王克商求其苗裔得六終之孫名俠者封爲附庸國使居邾地而因以名邾儀父者邾俠之十二世孫也若郳亦邾俠之後其時有夷父顏者建功于周因別封其子友爲附庸國而居郳故世本云邾顏居邾昭徙郳其後邾與小邾俱稱邾子明見經文若叔孫婼曰邾又夷也則以邾地近戎故云是邾與郳皆中國附庸必分夷狄則邾當爲夷乃反曰儀父中國例稱字儀父已矣其如例何

及者與也言公與儀父也春秋魯史凡記事必首魯公此無論他國爲政本國爲政皆當先本公而後他氏例固然也自公羊有及者汲汲之解穀梁有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志之解而胡氏亦遂謂我所欲者曰及外所主者曰會以附于公穀之說則請就春秋本經推之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夫穀之盟齊以文公不親盟故來討而脅公出盟此非我所欲也曰公及何也襄三年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是時公如晉而晉侯出都與公盟而後公得入此出入之權全在于晉並非我之所敢主曰及何也若成二年公及諸國盟于蜀是時楚公子嬰齊爲政傳明言之故胡氏亦自曰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夫明知楚人主盟而猶曰及者我爲主則不知彼所主者盟我所主者又是何事且據其例明云及者我爲主會者彼爲主不可混也乃有既書會而又書及者定四年公會劉子諸國于召陵又云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則一會一及當復誰主且夫公及之諸侯猶是公會之諸侯也劉文公以伐楚而會諸侯今以既侵楚而重爲之盟皆劉文公爲政也未有一十七國奉一王官主盟而我得亳釐有預于其間者乃胡氏復堅執己說曰定公爲季孫所立心不自安故求與諸侯盟何不自揣量而洵口悖誕如是

皇清經解卷八之二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漢軍榮封 番禺黎永椿新校

春秋毛氏傳（隱公元年二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　著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列國各以事來告卽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舊書之者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傳鄭武公娶武姜（申國女）生莊公及段而姜惡公而愛段（姜以寤生莊公故驚而惡之）請立段不許及莊公立姜爲段請制（大邑）公難之又請京（亦大邑）公重違姜意許之祭伯請除段公不許（祭伯曰無使滋蔓恐難除矣公曰多行不義將自斃）段乃收西鄙北鄙及廩延皆爲己邑公子呂請除段公又不許（公子呂曰請除之厚將得衆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耳）段遂完城郭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段段乃入鄢公伐鄢勝之叔出奔共（時公寘姜氏城潁誓不相見旣而悔之乃用潁封人謀出姜氏于隧而母子如初）其事如此是稱兵襲國顯然叛逆春秋但據事直書而叛逆之罪其義自見其或責公失教者此說經餘情夫子未嘗有是也（左傳失教見）君能教臣兄能教弟此在聖賢猶難之春秋責賢不責愚莊公愚人豈容責此若云養成其惡而利其斃則未免深文旣與之京卽欲早爲之所勢必奪京而與以他邑段肯受乎如欲早除則彼亂未形而我驟除之養惡尚有罪不待養而遽以惡除罪當何等如云利其斃則誤以莊公自言有將自斃厚將崩語故云不知此第言其理耳若果利之則旣發之後尚不令斃而謂欲斃之未發之前非通論也且凡爲此說者非謂春秋貶惡如是也段固不赦伯亦可議此不過如逢蒙殺羿羿亦有罪之語偶爲旁及而胡氏竟縱釋叔段專治公罪夫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未嘗曰使亂君賊父懼也從來罪當重典不容側貸殺人者死必不更求被殺者以可殺之罪況春秋何書夫子修春秋何意本欲誅叛逆討不臣不弟而開卷定律便使君父與叛逆彼此交責已非正義又況縱亂賊而專誅君父彼稱亂者已洋洋搖尾而愚君愚父反俯首而就戮沒天理何存國法何在是雖儇新莽著懿操卓筆削亦必不能顚倒錯亂至此極也況其所爲受書者仍未確也據曰誅亂當以國彰國討也則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何罪而國討之又曰當以人爲衆所共擊也則莊十年齊人取子糾殺之夫以舉國之弟殺無罪之兄齊人何尤而衆共擊之若云命將出師當稱帥師則哀三年齊國夏與衞石曼姑帥師圍戚彼則竟稱帥師矣然固拒父之師也衞輒以拒父而書帥師則此討弟叛而不書帥師此正相反以相明者如曰不書爲貶則彼衞輒書帥師當爲褒矣若其稱鄭伯而以爲罪伯引晉侯殺世子申生爲據則又全不知例者春秋之例凡君于子弟直殺之而不稱兵則皆書君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是也其必書君者以君實殺之不得謂國人殺之且衆共殺之也此直殺之而未嘗稱兵者也若伯之克段則稱兵而不殺之者凡稱兵之例國君自帥師則稱君卿大夫帥師稱卿大夫君與卿大夫皆在軍而不辨其孰帥師則稱國卿大夫帥師而不記其卿大夫爲何名何氏則稱人（左氏疏以兵衆稱君以師從也兵少稱卿大夫帥之稱國將卑師衆也兵少而將卑而師又少也）此核之全經之例而無不同者今書鄭伯則伯親帥師也伯親帥師故稱伯則稱伯者事也然而君親帥師當稱君則稱伯者又例也至其稱于鄢則師出必以地如後書戎伐凡伯于楚丘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鄭師伐宋戰于宋公會諸侯伐楚次于陘類凡師之所在必明記其在于何所以爲行師之表識此亦是例況誅逆討叛所在尤重彼直殺而不稱兵如衞殺州吁亦書曰衞人殺州吁于濮況稱兵乎若其書克則所謂以事例而兼文例者人誤以爲伯殺弟耳（公羊克之者何殺之也穀梁克者何能也能殺也）且誤以爲殺弟于鄢而不緩追之而使之逸耳（穀梁謂伯不能緩追逸賊失親親之道）而不知段已奔共奔共而且得安然久處于共鄭之人稱爲共叔段者是也且鄭伯亦思之故于隱十一年鄭伯入許有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蓋思之也夫以段之惡段之不弟稱兵襲國已不啻春秋無將之誅是何難立爲剿絕如祭伯公子呂所云除之又除之者而乃伐之而勝之而故使逸之奔之此在鄭伯爲失刑而在叔段則爲倖免然而春秋反予之者以爲尺布可縫兄弟難容（漢書二語見）世安有寘母于隧加君以矢之逆賊而獨于兄弟間善全如此不推不殺且任其奔而又任其奔莒止一勝而無餘事此可念也故特書曰克此固春秋二百四十餘年所未有之例而于此一開之者也（春秋一書無再書克者）所謂事也文也亦義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芳鳳切一本無宰字）

天王周平王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皆尊稱也宰咺者天子之士咺其名也周禮天官之職自太宰小宰以至宰夫皆稱宰此卽所謂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者大抵書例太宰爲卿不稱名字故僖九年有宰周公之稱若小宰爲大夫當稱字宰夫則下大夫士也于例當稱名故桓四年有宰渠伯糾之稱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若其所使賵則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幣財用鄭註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賻也則旣掌弔事宜克弔使而胡氏謂宰是冢宰位六卿之長不宜使賵誤矣

第其所云惠公仲子者惠公隱公父也仲子者桓公之母也而穀梁獨謂惠公之母夫桓公之母明係宋武公次女而惠公娶之故桓母名仲子若惠母則何所據乎乃公羊謂桓母仲子死于前年而左氏謂死于二年此時尙未死而豫爲致賵故譏之則天王雖不道定無有以諸侯夫人未死而先遺弔者此由左氏誤認元年尹氏卒爲隱母二年子氏薨爲桓母遂云然耳但左公皆謂惠公仲子本宜兩賵而一使一賵于禮不合故左氏謂惠公緩仲子豫公羊謂惠公仲子兼而胡氏則專指仲子而不及惠公此皆不足置辨者惠公者隱之父仲子者桓之母卽惠之繼娶也惠公不知薨于何時其距公改元已有七月則其弔之緩固不待言若在仲子則必同惠先後亡者春秋諸侯有繼娶卽繼適也惟適故子雖未立亦得以其喪赴告天子是雖三禮無可考而春秋則往往行之故此一弔賵必惠公仲子同有赴告者在也夫旣有赴告則天子下弔于禮無過甚仲子繼娶原非姪娣曰爲魯夫人則固夫人也以夫人而告之必賵之鄭康成云禮天子于諸侯一則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是天子于諸侯夫人原自有賵非過禮也特春秋本義不尙詭詐但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夫禮尙往來況君臣相於其責在下豈有天子下交而諸侯反無報者如此隱十一年中適遭王喪而隱不使弔并不親會葬至求賻而後應之以視天王之來賵何如也此

袖海山房校印

明春秋之微意也義也

賵者賵喪之物既夕禮謂公賵玄纁束馬兩馬是也故公羊曰車馬曰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據傳惠公末年敗宋師于黃故公立而宋求成焉此不過大夫來盟舊例及者公及也宋人不書君宋人夫也而公穀謂我但稱及彼但稱人則不惟公不與盟即彼此相盟皆屬微者吾不知其所爲微者是何等官職大夫與士並無實據而即以公不親盟思之莊二十二年及高傒盟于防而公穀又云及者公及也則我但稱及而公已與之不必微者始與之公穀舉例已自矛自盾至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則公親如晉而後與盟此明明公盟而但書及何也乃胡氏既遵其說而復于盟宿之例謂書地以國則必國君與盟者宿者國名也書盟于宿以宿君與盟故也此據僖十九年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因修齊好則必齊亦與盟耳然孔疏謂僖廿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時宋方被圍宋公未嘗與會也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時宋仍被圍宋公雖欲會而有不能也是屢會其國而國君皆不與會難特發一例而按之無可驗者乃復曰國君皆盟春秋惡之夫既舍魯公而入宿君吾不知其所惡之者惡魯君耶抑惡宿君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王卿士也祭其國伯其爵也其曰來則不奉王使而自來于魯初不知其所來者爲何事然而僅曰來則來之耳不必有事也所謂以王臣而私交于諸侯雖事也而意非之所謂義也乃公曰來奔穀曰來朝夫春秋書事必以其實來奔來朝則未有舍其實而但書一來字可成史者若云貶之貶不在此也況爾奔我朝同一臆度而來朝之說則尤臆度中之最無理者夫王臣自來書法甚嚴如所云來聘來賻來錫命來會葬來求車求金無不據事直書並不敢有隱諱于其間況諸事相朝尤極鄭重幾有王臣朝諸侯而史官不明明一書之者此不問有王命無王命而但書其事而其義自彰非如介葛盧來白狄來之可以夷狄附庸蹴棄之而蔑略之也乃胡氏妄遵穀說而復謂來朝于魯出左氏文誣經之中又復誣傳東海沈冤何時得雪悲夫

公子益師卒

公子者先公之子益師其名也公族卿佐卒必書禮也其或不書與書而或日或不日皆史有詳略文有完闕未嘗有義例於其間也故此不書日在舊解云春秋不以日月爲例此是了義而三傳偏紛紛焉予嘗推其例祇取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書日癸巳與文十五年公孫敖卒書日甲申兩事概之左以爲公不與小斂即不日則叔牙以酖死公孫敖客死于齊公皆不與小斂矣然亦日矣公羊以爲世遠故不日則敖在文世已屬所聞叔牙在莊世則傳聞者也公羊九旨敎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未嘗近也何以皆日也穀梁以爲惡故不日則牙與敖可云善類乎而日之乎乃胡氏亦知難通又自立一例以爲恩數有厚薄夫公族喪葬自有典禮非國君用情得以厚薄即有厚薄亦必覘其厚薄之間于典禮有違有合不得但以日不日漫爲起例且據云厚薄則必以厚者書日不厚者不書日矣吾即以牙敖二事觀之夫叔牙以妄言而殺其身然叛亂不彰原未嘗有族滅之例故季友早許其立後然必請而後得立若敖死于齊魯不爲理救齊人以棺置堂阜而後得以歸于魯然猶必不令歸必不使殯致其子期年猶毀朝夕立朝以待命而後許其賓孟氏之寢則其厚與薄何如也而公然卒之日之何也杜註有不視小斂故不書日以示厚薄恩數厚薄實此語然此言與斂不與斂自有厚薄不言日不日有厚薄也胡氏既閱左氏與斂之文溯又襲杜氏厚薄之語此皆胡氏漫不理會處若孔疏亦有恩厚語則又依杜註人不足據故曰書卒例也不書日亦例也以例固可以不書也

二年

春公會戎於潛

春而不王何也例凡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以書月則其所書者皆冬月而非春月故書王曰此春王之月也此不特寅月爲春即子月丑月而無非春也何也王故也若無月則何王也

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註徐戎在魯東故書序徐夷並興淮夷但稱夷故知戎止徐戎也東郊不開舊註謂氐羌別種則氐羌在西方此本曲禮西方曰戎一語而誤註之實非也然此是內夷雜處中國漢後始遷居塞外故也無內夷者皆秦故得與中國通往來之禮而胡氏以今之外夷當之謂嚴內外之旨幾見春秋戎狄處甌脫者況魯世受戎患即伯禽鬪國未能誅夷剗此會修惠公之好則先公世盟有不得不修者故此亦據事直書無他義也特盟會亦禮例而戎則非例若潛是魯地則當是戎來而我會之舊註公往會而順夷俗亦非是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與向皆國名而近魯地者莒人者莒之師也春秋之例凡卿大夫帥師而不記其名與氏則稱人見隱元年鄭人伐衛傳入者以兵深造其國邑之名然有二義有入而取其地者有入而不取其地者取其地與滅同閔二年狄入衞哀八年春宋公入曹是也不取其地後十年宋人衞人入鄭桓二年我入杞是也此入向不知取地與否據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是稱兵奪婦而入其國邑未嘗取地故公穀亦曰得而不居然僖二十六年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註向皆莒地則又似滅其國而取其地矣總是莒師入向莒與向各以事告則據事書之取不取可勿問耳

無駭帥師入極極穀梁作俠

無駭魯公族大夫之名史凡書公族大夫或僅書名而不書氏如後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其不稱公子公孫者史文如此並無諱避與褒貶諸例遍考經文甚明此所書例與後四年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莊三年溺帥師會齊師伐鄭例同而說者必求其故以爲無駭未賜族夫無駭果未賜族然氏之書不書全不在此說見後翬帥師與無駭卒傳若入有二義節見前此入不過造其國邑左氏所謂費庈父勝之已耳而公穀曰滅何以見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方春會潛時戎請盟勿許至是又請而許之因修戎好也唐魯邑

盟會亦禮例而戎則非例故此與會潛雖禮也而總以事書之曰有是事焉爾他倣此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履緰左傳作裂繻穀梁作履緰

紀國名履緰者紀大夫名也來逆女者卿爲君來逆女也釋例天子娶則稱逆后卿爲君則稱逆女若卿大夫自爲娶則稱逆某姬（如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稱叔姬卿自逆也叔姬女字）此稱女下又稱伯姬者此從來逆者言之曰紀所逆者女也下從歸女者言之曰我所歸者則伯姬也其不稱紀使者以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者壻也君自爲壻則君雖使卿必當稟命于國母而國母婦人又難通命于他國則但書卿來而使在其中此例也公羊不識例并不識禮妄曰昏禮不稱主人然則何稱當稱諸父兄師友則在昏禮記有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此就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言之耳若國君則諸父兄弟皆其臣子豈可以臣子而反爲國君所稟命者故國君必無父無父而有母則當得承國母之命卿自來逆而苟其并無國母則必自命卿逆之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父母皆沒則已躬命之而白虎通曰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祭統所謂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國君自娶之命也故公羊亦云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此必無母者其言是也若有母而又必稱諸父兄弟以爲命則非也至公穀胡氏又皆云書逆女者譏之也譏不親迎也則又不然夫親迎之不行亦已久矣孟子曰必親迎乎以爲此禮之細者而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亦以爲親迎于禮不無太過則在春秋已前久不行其禮而陋儒論春秋者亦謂當列國相爭之際不惟都邑上下事理繁重必千里而越人國保無覬覦乘間之生其間者而必以迂濶之情緦小功之察橫譏濫刺已不知務又況國家行禮前史旣書夫子删存不必有意如謂一書逆女便旨有不親迎之譏行乎其間則凡書月朔者必譏其不告朔書春王正月者必譏其不行夏時是經史也履緰字子帛見下盟密文此稱名盟密稱字者此重逆女盟密則重其爲魯故也（爲魯故出左傳言爲昏盟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字也禮女子許嫁笄而稱字註曰卽伯姬仲姬之類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傳作帛）

莒與魯有怨紀侯旣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則密雖莒地而履緰（履緰名見前）就盟并在履緰故先紀後莒亦無貢直書之舊文也事也蓋盟會於本國爲禮于他國卽爲事若其義則爲魯結好雖屬私情然講信修睦之微意未嘗不在也又何譏焉子伯卽子帛緰字伯帛音誤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稱薨與君齊也然而但稱子氏[illegible]夫人者左氏謂桓之母卽仲子也公羊謂隱之母卽聲子也聲子仲子皆死于惠公之世矣故穀梁謂子氏者隱之妻也是也若其止書薨不書葬者穀梁又曰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本意謂隱後被弒不討賊經不書葬故此夫人亦不書所以從君此在范氏註甚明而胡氏又謂先卒則不書葬則又自爲例矣春秋十二公並無妻先公卒者故以爲言設或有之勢無並告會葬虞祔卒哭諸禮咸備而可抑勿使書者此必隱公自謙于會葬之禮有未備故不書也穀梁胡氏俱非也（據穀梁說）（豈公羊知公後不書葬而先不書葬耶抑亦書而刪之耶總之不可通類如此）

鄭人伐衞

據傳隱元年鄭共叔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衞衞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伐衞討滑亂也其稱人不知帥師者爲誰也伐者聲罪而致討也此非有書法皆實錄也然而討滑亂不書而止書伐衞則事也而文在其中焉當叔段奔共共小國也則不知共有君而叔但寓焉者也則不知奪共而據有之也（稱共叔段則似無其君者）則不知共故小國今并入于衞而爲衞地也然而伯欲殺叔如振槁耳共有君耶則求叔于共共敢抗乎無君耶移師而加共又誰拒之而伯不爾也叔旣奔共叔之子亦奔衞然且死灰幸然邀衞師以取故邑及鄭伐衞而後衞人始服之前儒所謂不書戰者以衞已服之是也則在伯此時何難滅共而殺叔以盡其大慭然後乘衞服之際取滑壇之弁櫟其子姓之在鄭國者以絕其根株而乃一則舍共再則舍滑至十年之後會齊滅許猶惓念叔弟之在他邑（見隱十一年）而且終世相嫓叔段之孫所稱公父定叔者預雍糾之亂仍出奔衞猶復招而歸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見莊十六年）是段滑父子相繼稱亂而公並卽之使其逆子逆孫仍得爲公族大夫于本國故雖遇罪奔而猶得返其國復其爵也然則伯之恩亦厚矣伯于親親之誼亦旣已至且盡矣故前書曰克克之已也此書伐衞所伐在衞不在滑也此實魯史書之夫子修之以示爲人君父而遇人倫之不幸皆當親親是懷不殺不絕一如鄭伯之于叔而不謂世之能成其美者少也夫不殺曰殺不絕其後而曰絕伯則已矣然而前不知勸後不知戒千秋萬世徒知怨毒之有伯而不知友于親愛之猶有兄名爲主持名敎而責爲名敎之大罪況胡氏誣妄聖經一意刻薄伯祇伐衞無可深文乃又謂鄭無王命興師修怨爲王法所禁夫借强援以犯順驟奪國邑恐非王命所及討者且誅叛討逆王有成命倉卒制勝皆不爲過伯禽征徐夷急遽興師並無王命而妄以此責鄭伯不亦異乎

皇清經解卷八之三終

皇清經解卷八之四

漢軍樊封督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隱公三年至五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禮重天行凡災祥眚戾雲妖物變皆關典例故史官遇此則必以禮例書之然又屬事者以無非人事所感雖災本天行然亦事也春王二月者凡一時必冠三月正月若無事不書則雖二月三月而亦得以春冠之以空書時月必限首月有事之書則非首月可限也此亦例也日食記災也日月行天歷二十九日有奇而月與日會祇其會時或同道同度而月下日上則二體沓複下行之月將必掩上日之光而以漸吞

蝕一若有物食之者故曰有食之謂食之者月也夫日陽而月陰以陰食陽則合朔交食雖有常度而不可不謂之災故史必記之第記必以日日必在朔此不書朔者係史闕文而公穀遂發一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言者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其義其例似甚切當而可聽而不知仍不然者杜氏註云釋例以長麻推經傳明此日是二月之朔而漢魏言麻家自太初以後凡三統乾象諸麻無不以此魯隱二年二月之己巳實係朔日徒以魯史闕文偶失朔字而公穀無賴作此妄談幸而日月干支無褒譏耳不然而明明朔日偏不書朔深文之徒幾何不又以爲己巳有罪此仲尼所特筆而削之者耶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此平王也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皆尊之之稱第春秋十二公其所値亦十二王然有書不書者例天子之喪王室必遍赴列國赴至則書不赴至卽不書若葬則天子七月自有常期然亦有書不書者此不在乎赴不赴而在乎諸侯之會葬不會葬也夏商無成禮周初有成禮而無成書故儀禮有士禮而並無天子之禮天子喪制在周時已不可考矣今從春秋當日列國卿大夫所自言者考之大抵天子之崩赴至列國則列國各遣上卿奔喪共弔贈器幣而國君不卽親往釋例所謂封守至重不得越境而奔喪謂初喪也至送葬則天子于列國遣卿諸侯于天子親往故元年左氏傳謂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所謂同軌則甸侯以外要荒以內所共車轍者皆在也昭三十年傳游吉亦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此列國弔送之等差也今晉之喪先君會親執紼矣是過禮也天子之喪當親會葬而周靈王之葬先君簡公因在楚使大夫印段往是不及禮也則是諸侯不奔喪而當會葬其言周制甚明今左氏無明文祇言王崩于壬戌而赴者以庚戌告此但就本事記之非有誤也且喪用遠日卽稍遠亦無過也但杜氏註傳謂天王喪葬諸侯例皆不往則已乖本傳并游吉之語若胡氏謂諸侯爲天子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不知所據何禮乃特引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爲證夫踐阼之禮其所爲諸侯壤奠悉用虛名與奔喪實至不同況天子新喪六服遼濶此時卽赴告之使猶恐不能卽出安能于一二日間便東方西方一時俱到故尚書正義謂成王始崩或有諸侯來朝京師者而適遇國喪遂因見新王非謂東西諸侯卽能至也則此所引書明非諸侯來奔喪者而辨證及此不惟失據其于事理亦不逮矣且又自爲例云凡書崩書葬則赴告及魯而魯往會之者也桓襄匡簡景是也若書崩不書葬則赴告雖及而魯不往會崩葬皆不書者則王室不告而魯亦不往其爲例鑿鑿言之及考經文則桓王之崩在桓十五年並未書葬襄王之葬在文九年經文明云遣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並未親往若景王之崩則經明云葬景王王室亂此時雖遣送尙恐未前況親往也凡此皆經文之顯然可考者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傳作君

左氏以尹氏爲君氏卽隱公之母聲子也隱以居攝不敢從正君之禮遂亦不敢備禮于其母故不書薨不書葬不赴告祔廟而稱爲君氏其尹字則傳寫脫誤也夫子以母貴母亦以子貴隱既稱公則公之爲母自有常稱未有創名爲君氏者以惠爲君耶則先君名君已非名例以隱爲君耶則據言不敢從正君之禮而反稱君且稱君則何有于君母而不稱夫人如以聲子爲君耶則儼然小君而又何靳乎書薨書葬與赴告祔廟況明明經文而改文釋經例所最禁若公羊欲如字解經而不識本事乃曰此周之尹氏夫周之尹氏則魯何得書曰譏世卿也夫春秋世卿其來已久此自周制安所用譏且未有書其卒以爲譏者也且亦何得書此也乃又曰魯隱奔平王之喪尹氏爲王作喪主故其卒來赴而魯史書之穀梁亦遂襲其說兩傳相同夫平王之崩甫見經文其崩在是年之春三月壬戌而夏四月辛卯卽尹氏卒計王與尹氏其崩卒相距祇二十八日則此二十八日中毋論隱公不奔喪卽奔自東魯至成周此時尙未能達也卽達亦尹氏隨卒必不能爲王作喪主也況春秋一十二公並未聞有奔王喪會王葬者凡經傳恆例公出必書豈有奔喪會葬諸大事而公出公入不一書者如以爲常禮不書則在文九年葬周襄王遣叔孫得臣如京師而經特書之是遣送尙書況親往也且隱不奔喪則在經與傳尤明言之者經于春三月書天王崩夏四月書尹氏卒而于秋則復書武氏子來求賻亦惟周以天王之崩赴告于魯而魯漫然無一應不惟不親往并不遣卿大夫往故來求賻向使公奔喪則賻之矣賻之不再求矣故杜氏註曰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是公不奔喪考之凡經傳與是經是傳各各有據而公穀註經而悖經且造爲僞事以實之無兄而盜嫂不入國而交大夫而胡氏又從而和之曰公羊有所承夫胡氏不過欲藉公羊奔喪之說以文已親往之例而不知聖經具在不於經是承而誰承也

然則何尹氏曰此鄭大夫尹氏也鄭大夫尹氏則魯何以書曰據左氏十一年傳曰隱公之爲公子也曾與鄭戰于狐壤而公被獲焉鄭人囚公于尹氏尹氏者鄭大夫也公乃賂尹氏而禱于尹氏所主之神曰鍾巫遂與尹氏偕奔歸而立鍾巫而祀之其後公以祭鍾巫出館于寪氏而遂被弒此十一年公薨傳也是此一尹氏而公之患難存亡係焉其德尹氏也則必以客卿而引厠之內卿之列既厠內卿列則不問其爲鄭大夫爲魯大夫而必以內卿大夫之禮臨其喪既以內卿大夫之禮臨其喪則君親視斂自必書卒況公以尹氏止以尹氏歸以尹氏生而其後見弒一若與尹氏之死有相關者公不以祭鍾巫弒乎初因求尹氏而并求尹氏之神既與尹氏歸而並祀尹氏之神于魯雖感神乎實所以報尹氏也故鍾巫之祀雖爲魯立而仍存尹氏以爲此尹氏之主必出宮而後祭之乃不幸尹氏既死獨身出祭且不館尹氏而館之他氏以致倉皇之際罹此大害向使尹氏尙在則主祭有人未必親出卽或親出而館于其家縱有不測尹氏必仍有以衛之而惜乎其卒之也此固作春秋者所爲溯往事而傷心者也故曰此鄭大夫也此春秋之微意也事也亦義也 其後莊二十二年傳成季獻報于鍼巫氏鍼巫卽鍾巫鍼音鍾之轉也公既立鍾巫之祀遂以尹氏爲魯大夫或賜氏鍾巫故有此氏鍼季者尹氏之後也此不稱鍾巫氏而仍稱尹氏者著所自也

秋

武氏子來求賻

歸賵禮也求賻非禮也事也日有此事焉爾然而賻也而可以求之也乎況天子乎此其中有義焉若其不稱使則其求

賻者平王喪也平王尚未葬桓在初喪則未有王命而不稱使宜也若夫武氏之稱子則武氏名來而子行之故稱子此與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正同公穀謂武氏亦未葬夫王朝大夫豈盡乏人而必使居喪未葬之子使之將命世無此理況武氏未葬子可將命則平王未葬子何不可以出命而曰桓王無命故不稱使則此矛彼盾此白彼黑亦甚周章而況仍叔之子猶之乎武氏之子而在武氏曰父沒而未葬在仍叔曰父老而子幼抑何隨地踳駮了無繩準如是也吾故曰春秋冤史也吾深有望乎世之平此冤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禮君薨來赴則史必書之第諸侯稱薨大夫稱卒若外君來赴而亦稱薨嫌于內君故我公稱薨外君稱卒以別之此亦例也和者宋公之名凡書外君卒必書君名以實之至會葬之時彼國易名爲謚然後書曰葬某公此時無謚而但書國爵則又與彼國之前後君無所分別故必書名者亦是史例左氏謂同盟故書名（謂同盟必稱名告神故我君得知其名）則隱八年蔡侯考父卒桓五年陳侯鮑卒皆未同盟而皆書名爲不通矣（不同盟而書名不可勝數此舉其略耳後倣此）其或不書名史略之若謂不同盟者不書名或與大夫盟而不與君盟亦不書名則成十四年秦伯卒與君盟而不書名襄四年陳侯午卒與大夫盟而反書名又不通矣或曰外君書名固是史例若書卒則必彼赴有是稱而我乃因之是我國書薨嫌于我君彼國書卒反不嫌于彼卿大夫不可爲訓若謂諱則不嫌則禮記雜記明云君薨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于執事是諱必取下若果諱必不舍不祿而反稱卒也（曲禮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是不祿較卒爲尤下）至于或月或日則史文詳略無關義例惟書名與卒則核之適經而有必然者乃胡氏又造爲例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得書卒此夫子作春秋革舊史之稱而不因其文以諸侯放恣不奉王命故于其薨時特書曰卒以貶黜之使不得爲諸侯也夫鈇鉞之誅不加于生前而第爲此褫魂笞墓之舉既已非法況哀十四年夏簡書書莒子狂卒此魯史原文也史例原稱卒而謂夫子特革之以誅此五等邦君不亦異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兩國相盟以來告故書石門齊地名餘見前

癸未葬宋穆公

禮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則此書葬非謂彼國葬君也言我國有送葬者爾故此當書大夫送葬某公如宣十年公子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類而此及後文多不書大夫者略之也穆者宋公之謚其書謚者以薨後易名則諱名禮也其概稱公者從我大夫送者之辭也乃胡氏又自造爲例分作兩等一是魯史舊文或怠于禮或弱其君則原不會葬而據實不書此史文也一是夫子削筆或討其賊而不書如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賊也或諱其辱而不書如晉景公告喪書卒矣而經不書葬是諱辱也或治其罪而不書如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書是治其罪也或避其號而不書如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于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此削筆也彼史文不必言矣嘗就夫子所削者思之據討賊不葬以宋殤齊昭爲言則宋殤被弒可云討賊若齊昭公卒已立子舍而舍方被弒其于昭公無與也昭未見弒何得云爲昭討賊況春秋被弒多書葬者襄七年鄭伯髡見弒于子駟而書葬三十年蔡世子弒其君景公而書葬然則夫子削之者止一宋殤而其不削者且不乏也吾不意夫子之筆削其漫不省核如是也若諱辱不書則誠有之左氏明言公如晉晉止公送葬而恥而不書但書如晉然此是史文非創筆也且其事與襄廿八年楚子昭卒公如楚楚亦止公送葬而恥而不書但書如楚正同此兩事一例而胡氏以如晉一事屬之諱辱如楚一事又屬之避號是自亂其例也乃若宋之三世不書與楚之十卒不書則如夢如囈更有百不能解者宋之書卒而不書葬者止桓襄二公未嘗有三世也且桓公襄公並無所獲罪于魯亦未嘗得罪天下何煩闢一例必專治其罪而重爲剝之若其云十卒則吳在襄世始見春秋楚在成前並無赴告故史之書卒祗乘與夷昧而楚則宣之旅襄之審昭之麇與居哀之軫共七卒而無十卒若襄之昭則公親送葬例在諱辱不當在避號也且楚是五等邦君耳而亦當書公則不問晉侯秦伯邾子許男而統以公字概之今既于赴告之時已書曰楚子某卒吳子某卒則于會葬時亦何難行我史例子也而公之而乃曰避號吾不知其所爲避號者恐其稱王而避之乎抑亦吳楚國號理當黜絕概不使入春秋經也凡此皆夢囈之語每欲爲審處而未敢決也況敢曰此夫子之削筆也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彼以伐取告則此書之然而罪在其中焉杞國名夏禹之後牟婁杞邑也其後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降則不特邑長有此邑且莒之公族即有以此邑爲氏者矣其堅恃如此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吁穀梁作祝後同）

此春秋書弒君之始也完者衛桓公名其書名者正與列國君薨書名例同此必非彼國來赴原有君名與同盟告神我知其名者據此則益信君薨書名之但紀實而非有他也州吁者桓公之弟莊公之子也其不書公孫但書國號者亦正與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例同胡氏謂不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故不書公子而書國則公孫無知乃僖公母弟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之從弟而不書公孫將責僖公以不能教從子乎抑責襄公不教從弟乎抑責夷仲年乎從父從兄無教子之責夷仲年失教又無國君之分則其所引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又隔一層矣其書國則里克弒君亦得書晉況公子也（據傳莊公娶齊女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則莊公原有失教之過然此時[illegible]能以州吁之惡[illegible]不禁公子此皆經儒[illegible]例無一通合者世人下學但爲其所惑何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曲禮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故杜氏云遇者草次之期各簡其禮如道路相逢者然與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不同時魯宋欲尋舊盟以未及會期而衛來告亂（即州吁弒君之亂）遂遇于清清者衛地名則是不得已而改盟爲遇而胡氏又深文曰春秋書遇皆私爲之約且比于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漫易無相見之禮故春秋惡之夫遇禮明載禮經則禮不惡遇魯宋此遇爲衛亂而春秋不惡也[illegible]

文爲非禮所貴既又以遇禮簡略爲失人君之禮則明屬吹索況終隱之世盟會有九而止此一遇未必因司盟玉府器幣告乏之故釋春秋者不讀春秋而憑空揑撰豈可訓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謀其告詞而直書之者宋衛陳鄭連年有征伐見于春秋皆始此役且皆發于宋而衛總之據傳宋殤公之立以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故謀伐鄭而衛則以鄭莊曾伐衛故欲修怨以求寵于諸侯因與宋相約遂聯陳蔡以伐鄭是首事者宋公也其秋復伐鄭宋來乞師可驗首在宋從在列國則自當首宋而胡氏謂衛爲主而宋爲轉其先錄宋公爲春秋誅黨與之法則州吁告宋其自言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爲不通矣且宋陳書爵係君自帥師而蔡衛則諸大夫帥師者故稱人所謂以賦從而不親往是也則豈有主其事而不親往者其書君書大夫書國書人例俱見前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亦據事直書者翬者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者史原有徒名之例此與前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例同漢後史文多有徒名無氏者則韓愈淮西碑其命將出師亦皆徒名可驗若謂翬不俟公命故去氏則二年帥師與公子溺安得皆叛公命者若謂以翬後弒逆故去公子則此時弒逆未形豈可豫設一討逆之例且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僖三十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皆弒逆而皆書公子何也若謂凡書法氏族書即爲褒去即爲貶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以逆賊而書公子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以讓國之賢而反去公子其可通乎凡此皆遏合經文而無一當者故曰春秋之亡亡于陋例非虛語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此因來告詞而爲之文者據傳州吁不和于衛人石碏陰誘其因陳侯以覲天王使定其位於是乞陳執州吁還衛而衛人殺之是殺州吁者石碏也其時公子晉在邢而衛迎立之公羊亦曰此石碏所迎立者乃殺州吁稱衛人立晉亦稱衛人似非實錄不知春秋討賊人人皆得而誅之況衛殺州吁實衛人不伏使吁不自安于衛而後碏之謀以成則碏之誅吁碏之立晉實因衛人有同情而其起討賊此秉彝之良所當急予之以風世者其不書右宰涖殺時石碏使右宰醜涖殺之而書衛人不書晉從邢入凡從外入者皆書入者而書立晉一似殺之在國立之亦在國者此乃所以爲文也以爲書法當如是也若州吁已立不稱衛侯則弒立不久先君未葬被州吁明年葬衛桓公此與齊無知弒襄公自立齊人殺無知而襄公未葬亦不稱齊侯正同史凡弒立未久如莽卓殺溫瑣俱不稱君可驗君謂未與盟會故不稱君則一與盟會而即得以倉卒弒逆之賊永正君位荒唐極矣至于衛人立晉謂晉賢得眾衛人立晉爲立賢曾是衛宣而賢也乎胡氏又云立者不宜立也丙不承國于先君即不宜立未有子而不受之父者則此時衛桓見弒雖舍晉不立亦未有能受命于衛桓者矣然則衛自此當不立君耶何堅持已說而百不一通若此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左傳觀作矢

但書事而義已見焉棠邑名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郕公羊傳作盛

郕國名左氏曰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宮左傳與後文合作一部

考者成也仲子者桓之母也禮廟祭一考一妣凡繼室以子貴者爲別立一廟祭之隱以桓爲儲君因祀仲子以君母之禮故爲立宮經例太廟稱廟羣公廟稱宮

初獻六羽

此新成仲子之廟而以祭而定羽舞之數者也羽者翟也文舞用翟樹雉尾于竿而執而舞之故稱羽若其又稱佾者舞行之數每行若干人總謂之佾故天子用八則一行八人八其八爲六十四諸侯用六則一行六人六其六爲三十六降而大夫士二皆同但魯祀文王原用八佾而其後以周公之廟禘所自出則又用文王八佾于周公廟中因之羣公之廟又復因太廟而遞行之然則諸侯用六其用八僭也諸侯用六則襯室別宮當用四其用六亦僭也此禮也而義行焉若其稱初獻則仲子之宮初祭用此非如穀梁所謂始僭尸子所謂始僭者而胡氏謂降用六羽明前此用八之僭則不知所謂前此者羣宮耶抑仲子宮耶若仲子宮則宮方落成前此未嘗用樂也若謂羣宮則後此仍用八何云前此昭二十五年將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矣哉答曰以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又論語季氏祀桓公以八佾舞于庭則即一初字而彼此誤認遂一往弗究況其他乎

邾人鄭人伐宋

據傳宋人取邾田邾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則邾爲主而鄭從之所謂敝邑爲道是也道者導也今所謂向導也蓋謙言也故其序先後首邾次鄭自是史例而胡氏又謂衛州吁告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彼以宋爲主者春秋絕黨之法也此堅執前傳首誅黨與一語不知前傳宋本欲伐鄭而衛以伐告則主在宋此時鄭未欲伐宋而邾以伐告則主在邾其例甚明故衛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從此告鄭曰君釋憾敝邑爲道雖同一相告而其詞不同

螟

災之必書非幸災也恐其傷我民也螟蟲之食苗心者此時秋九月爲夏時七月禾尚未登而蟲食苗心不其傷乎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魯大夫臧僖伯名公觀魚時僖伯力諫不聽故于其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勿敢忘葬之加一等此不書葬者大夫無書葬例也餘說見前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報邾人之役也長葛鄭邑圍者師環其地也此書圍長葛圍而即還耳次年冬書取長葛則然後又取其地本是兩事而胡氏以今冬之圍將直至明年之冬故曰城守不下至于經年而不解誤矣鄭此時被圍已屬冬末而次年之春即書鄭人來輸平非兵解而能之乎故杜氏于取長葛註云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又取之此實錄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四終

漢軍樊封 番禺黎永椿 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五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隱公六年至十一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輸左傳作渝）

和而不盟曰平輸者納也據傳公未立時與鄭戰狐壤而獲公焉則公原有怨于鄭者至是鄭與宋搆而前年邾鄭伐宋宋告急于公而公不之應則似于鄭怨有忘之者矣在我忘怨在彼納好此春秋所予也輸左氏作渝渝者變也非變其平乃是變讎怨而即于平也雖渝與輸字形之誤然其義亦同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名盟會見前

秋七月

說見前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地而不書鄭者前年有伐鄭圍長葛文則長葛鄭地可知況春秋分邑皆有數其列國都邑皆見書策但舉一邑名而即知為某國之邑故春秋凡書邑概不冠國于邑上可驗也若賈服謂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地則凡盟于某戰于某次于某敗于某皆但書某地而不繫何國豈皆不能撫有之耶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娣也隱二年伯姬歸紀矣叔姬以幼娣而待年于國至是始歸故書之且為莊十二年紀叔姬歸酅張本若謂以叔姬為賢而書之則春秋無書賢之法衞之莊姜魯之敬姜豈伊不賢而春秋削之

滕侯卒

滕國名不書名者史闕之也說見前

夏城中丘

中丘魯邑據左氏以不時故書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周制諸侯有聘問之禮使卿執玉帛以補存問故周禮玉人職云瑑圭璋璧琮八寸以頫聘而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皆以玉帛獻享相結好者齊魯本世好之國至是僖來聘且使其弟重典例也年者弟之名左氏稱夷仲年似以夷仲字而年其名者其不稱公子則史例如是予前已備言之而胡氏謂惡夷仲之子（鄭無知）後成篡弒遂責僖公寵夷仲之故而削其氏號夫以兄寵弟而削弟氏子篡弒而削父氏連坐之法春秋無有況無知之弒在莊八年此時篡弒未形而豫戮其父于三十八年之前不已急乎

秋公伐邾

據傳宋及鄭平惟懼前年受鄭成而宋惡之故伐邾以媚宋以邾為宋怨故也（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故傳曰為宋討也夫邾為魯鄰且曾盟蔑以媚宋而致絕與國而壞舊好于義何居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周制天子有聘諸侯之禮至是桓王始來聘而我之朝聘前此未聞斯已難矣乃復終事以還而使車在道忽受戎患王臣為我來未可坐視況魯職方伯即不請王命亦可以興師討罪如伯禽征戎已事而乃了無所施而徒書其事于冊其安之乎凡伯者周之卿士凡國伯爵也伐者以兵制人不必有鐘鼓曰伐以歸者魯之而歸楚丘衞地名據傳戎朝于周曾發幣以享公卿而凡伯不以賓禮相待故戎怒伐之亦報復之舉也然非法矣

八年

春宋公衞侯遇于垂

宋鄭搆兵已久而衞復佐宋以加于鄭雖三國連搆實則以一鄭而敵宋衞之兩大其在鄭不無小絀前三年齊僖與鄭莊曾盟石門齊原有袒鄭之意至是稍不平因欲平宋衞于鄭而宋衞先自為相遇之禮以商其可應與否然後至秋則赴齊僖之會而盟于瓦屋則此一遇史不過據事直書無所可否然而宋衞之不欲平先為詭祕以啟齊之疑亦可見矣宜乎齊之一聞王命即渝此盟也垂衞地名

先仲氏曰宋殤之伐鄭以公子馮也（宋殤公者宋宣公子也宣公舍子穆公不立而立穆公故穆公之死亦舍其子馮不立而仍立殤公）公子馮以先君之子不為先君所立而使居于鄭謂讓殤也非奔鄭而與殤爭國者也（三傳皆云穆公使馮先出居鄭以避殤）乃徒以居馮之故而伐鄭不已鄭皆之乎衞宣之伐鄭以公孫滑也（公孫滑段之子共叔段奔共時其子滑奔衞後滑挾衞伐鄭鄭以廩延故鄭伐衞以報之）滑以叔段之子奔衞伐鄭此與鄭爭國者也與鄭爭國而鄭不討賊衞反假賊怨而伐鄭不已鄭能已乎此皆善論春秋之言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公羊作邴後同）

庚辰我入祊

據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乃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詳其說因成王營洛原賜周公朝宿之邑于成周以其邑近許故名許田而鄭桓公以宣王母弟賜湯沐之邑于泰山之下使陪祀泰山以其邑名祊亦謂之祊田今諸侯不朝則朝宿之邑可廢王不巡狩則湯沐之邑可廢故鄭欲相易而我許之因來歸祊其云祀周公者以許有周公之廟不敢云廢為言請祀也然而其說不可訓也夫子從魯史文例先書彼歸若意出自鄭者繼書我入若我不得已而姑受之者然且並不及許田一以鄭之歸祊與許田了無與者其後桓元年以許田歸鄭但書鄭假亦若意出自鄭者且亦並不及祊田一似許之歸彼與祊田又無與者此乃所為文也所為魯史載之而夫子修之者也若宛之書名入之書日並無義例諸說皆謬至于許祊之易經未書復而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似後此僖公作閟宮時已經還許而經偶不書或亦史克作頌故為復文以示許田之當復皆未可知然則史文必有例賦頌且然況春秋乎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說見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

是年春宋衞先遇于垂正為齊侯欲平鄭而先相會以謀之至是乃始請齊侯而共為此盟以平鄭是齊侯為主宜首齊侯意在平鄭宜書平宋衞于鄭今書宋公先齊侯者以宋齊先盟齊侯遂不甘為主故齊使來告首稱宋公而我史書之若不書平鄭則以此時但盟而未平及既平而冬復來告（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則已書在秋而不及再書此皆就告詞登冊而並

無箕別予其間者若其義則三國之構於此輒息亦春秋所予而無知繼此之宋之不共王也此後鄭魯齊三國共起討宋又別是一事非此事也瓦屋周地名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來公穀作包）

前二年紀爲娶魯女專與莒盟以爲魯修好故此復盟莒以成紀之意左氏所云成紀好是也浮來紀地名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無駭穀梁作侅）

無駭魯大夫見前史例君薨必書他國君薨則因其來赴而後書之若公族大夫則有卒有不卒其卒也有氏有不氏有月日不月日皆魯史舊文而夫子存之並無筆削予其間者如此無駭卒不冠以氏與書翬書柔書溺例同但書某卒與下九年書挾卒例同乃從來謂不書公子以未賜氏故則翬柔溺挾豈俱未賜氏者乎且氏非盡人可賜也據周語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而正義謂有太功德然後賜氏否卽不賜則春秋公族亦無幾人可賜氏者况明明弒逆公然有氏魯之東門始于襄仲衞之公父肇自定叔此是誰賜而歷歷稱之且魯多公族臧孫叔仲公父子服未必皆出公賜也大抵先公之子則爲公子公子之子則爲公孫公孫之子則或從父字或從父謚或從官從邑而自立爲氏故天子賜姓亦言天子而下惟諸侯有姓故云賜姓如魯姬齊姜杞姒宋子惟諸侯百世不易而他皆更氏則諸侯之不更氏一如天子所賜者若必眞有所賜則齊陳舜裔有誰賜姓昭八年傳謂胡公不淫因賜之姓則陳之姚嬀史世家明云由舜居嬀汭而早以爲氏未聞入周始姓嬀也若晉語謂伯夷炎帝之後賜姓曰姜則炎帝本姜姓何待伯夷始賜之至于諸侯賜氏則亦惟宗卿大夫始得有氏一如諸侯之賜之者故魯桓三子稱爲三桓而公子公孫之後皆得以父字爲氏父字仲慶則爲仲孫父字叔牙則爲叔孫父字季友則爲季孫（字有二義一是加冠之字如臧氏展氏是也一是長幼之字如仲孫叔孫是也）此皆遵舊例而自爲更之若必賜而後有氏則賜氏必在身後何以仲孫叔孫在生前皆得稱之乃自氏而又分之則謂之族如仲孫之爲南宮叔孫之爲公若季孫之爲公父不一而足故孔疏謂合之爲族而公之爲氏則殊不然姓分而爲氏氏又分而爲族未聞族反合而氏反分者高陽一氏而分十六族晉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則由姓而氏由氏而族遍考歷然今無駭不知爲何公之子何公之孫而史偶不氏不是史例而左氏必以未賜氏爲言遂記其賜氏一節以爲左證夫無駭卽未賜氏卽果是既死之後然後賜氏然豈無自有之氏如所稱臧孫辰卒季孫斯卒者而必待賜而後書則賜氏之典斷在死後春秋書卒皆無駭矣左氏記事極可據而一當解經則十有五六誤者况生千百世後而尚欲舍經而就我可乎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天子大夫南氏而季字也天王下聘已見前七年矣隱十一年中天王下聘者二歸賵者一而公于上交之禮亦曾有一于此乎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斯時未啟蟄而震且電爲災矣震者雷之能擊物者謂劈歷也

庚辰大雨雪

三月雨雪不爲災大卽災矣雨者下也與雨螽雨雹同

挾卒

挾者魯大夫名其無氏者說見前

夏城郎

左氏曰書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羊作邴）

據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宋告我與齊謂齊魯皆方伯也如是則宜擇日誓衆興師討罪而乃先與齊會以陰謀伐宋之舉則直利其有且以舒怨非王師矣故經于此數節皆絕不及宋之不共與鄭之奉命興師一語而但爲列國構怨之文以曲記其事此夫子之微意也防魯地

十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前既與齊會矣此復與鄭會然皆在魯地則魯爲政矣中丘魯地名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與下節正與師討罪之本事也乃三國之君皆不親往而通使大夫帥師（凡大夫帥師而無名氏者卽書人）斯已奇矣且鄭受王命又復爲王國卿士等之王臣自宜親說六軍身先二國而乃陰借王師陽奉齊魯伐不前驅取不入獻可稱王乎則亦列國構怨之師而已矣首我文也殿鄭亦文也不稱王命亦文也若翬不稱公子齊鄭稱人則史例如是于春秋書法並無與焉

前我與齊鄭合謀專爲此舉則此時命將出師全出自三君所謀其所云翬帥師者亦命之帥師已耳其不稱公子者史例如是等之無駭帥師溺帥師已耳而說者必求其徒名之故以爲先期夫先期者必二國未集而我先在軍期未同耳今明明齊人鄭人三國並行何爲先期且先期亦不應削其氏也向以非公命而削其氏今三君同謀在前我公專勝在後則不得云非公命故別以先期責之則後之公敗宋師齊鄭未集眞先期也經亦但書公而不及齊鄭先期故也然而經之爲文祗惡其專伐責其利有而未嘗以先期之故更稱變名則翬可知矣餘見前翬帥師傳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此公先期取勝也據傳三國大夫于五月伐宋至六月三君復會于宋地尅期並入公于齊鄭未集時窺宋無備乘間而敗之繼此則鄭師取郜而歸于我又繼此則鄭師入防而歸于我則是我但取勝而取郜取防皆非我事然而鄭師歸之魯史卽書之者事也其但書我取而并不及鄭師之歸之者文也且我之敗之者事也但書我敗之而全不及二國一若此時無二國之師者文也亦義也菅宋地名郜防宋二邑名

秋宋人衞人入鄭

此報鄭取郜防之役也前取郜防時祗六月甫及秋而宋卽報之故乘鄭師未還而卽挾衞蔡以造國邑傳所云鄭師還郊猶在郊是也但倉卒襲人未能得志故又去而伐戴耳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小國名宋衛三國皆大夫帥師無所適主入鄭未遂去而伐戴此如秦三帥之襲鄭不得去而伐晉正同然而鄭之餘勇其可攖乎伐取者伐三國之師而取其衆所謂覆而敗之者此見莊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傳文故左氏曰取三師焉舊註謂威力兼備若網羅所掩一軍皆奮不上獻俘獻馘爲敵所虜設伏而敗皆不稱取則荀吳敗狄乘其無備鄭敗燕師設伏而敗非此與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例同自杜氏孔氏不即引例遂若無取師一證致公穀謂鄭藉三國之兵以取戴夫三國以入鄭來與鄭爲敵其不取鄭亦幸矣而鄭尙可藉其兵以取他人國此是何說毋論三國必不許鄭必不能卽許之能之彼區區小國因我受大敵以波累于彼天良未絶不能救鄭之而反收其地而不之却爲此說者其殘忍刻薄與禽獸無異而胡氏復重其罪謂鄭伯狡詐能以奇勝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則不知鄭師之駐郊駐鄭郊也鄭以六月庚辰取防七月庚寅還郊其相距止十日而宋衛與蔡已乘虛而驟入于鄭則其還國而却三國之師不啻旋踵是預知宋謀而急還急還而急入國以拒敵其在郊不過頃刻耳而曰多方誤之已屬誣妄況駐師觀變當在戴郊今乃駐己郊以誤三國吾不知其何以誤之也若謂鄭莊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專以殘逞則王師之敗不見于經責以入許則必大爲莊所笑吾入郜而不取郜入防而不取防入鄭而不取郕入許而不取許而謂吾救戴而反取戴小人之心也若春秋三書取師皆宋鄭相構鄭取宋二宋取鄭一其義何居此則不必深文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羊作盛

據傳蔡人衛人郕人不受王命郕前王命伐宋故齊鄭討之入者以兵造國邑而不取其地之名說見前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周禮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誥父死子立爲一世言一世止一朝也而前儒斷之謂尙書周官天子六年五服一朝今諸侯五年再朝不無太數且再朝之說別無左證惟世相朝則有之或小國朝于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而此朝新君或此君新立而新君朝彼皆是世相朝之法但考之春秋亦似有未合者如成四年郲子來朝此成立而朝新君者十八年郲子又來朝則郲宣公立而新君來朝者此世相朝也然而昭三年小邾子來朝此朝新君也至于七年而小邾子又來朝則猶是小邾穆公未嘗新立而何以又朝然則相朝之禮但是周制不必鑿鑿也此則滕薛兩國並來朝我而並記之孔疏云並記之者並相行禮如滕薛爭長是也行禮時薛欲先滕後滕以同姓先薛見左傳若同時來朝而各行禮則各記之如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離吾來朝是也薛任姓黃帝後奚仲封薛滕同姓見前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作夏五月時來左傳作郲公作祁黎

據傳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夫公欲伐許而親造鄭地則又魯爲政矣故入許之功雖在鄭伯而仍以齊魯先之雖史例先本國然亦據事直書無所避忌故也時來鄭地名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入者以兵造國邑而不取其地之名據傳鄭師登城而入許時公孫閼與潁考叔爭登閼射考叔墮而瑕叔盈又執蝥弧旗以登鄭師畢登遂入許三人皆鄭大夫許莊公奔衛是入許者鄭也然而齊魯交主之故齊以許歸之公而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寡人何敢聞則齊亦在首謀者但其功在鄭故終歸之鄭鄭伯乃復命許叔守許而不取其地許叔許莊公之弟鄭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曰毋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侍莊公歸也則魯史所記自宜次鄭於齊而今仍首我而殿鄭者以爲摟伐之罪三國共之然首從不可泯也所謂但書事而義自見者此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實被弒而書薨諱之也諱則何以知被弒凡薨必以地如云薨于何所今但書薨而不書地欲使人推求而自得之所謂文也其不書葬者或葬禮不成或不赴他國與他國不來會葬則皆不書此則以被弒故葬禮不成左氏所謂不成喪是也此亦例也說見前據傳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謂將遜國于桓遜終老其地翬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先是公見獲于鄭而囚之尹氏尹氏者鄭之大夫前三年經書尹氏卒者是也爲公公子時與鄭戰狐壤爲鄭所獲而囚之尹氏時尹氏有鍾巫神而公陰禱之至與尹氏歸則立鍾巫祀每歲出祭乃以尹氏卒而館之寪氏翬遂遣賊就寪氏弒公且討賊寪氏而嫁禍焉是弒公者翬主弒者桓而爲人受罪者寪氏也是翬實不臣桓實不弟而亦時實不能君若必至有是也且皆史陋文夫子因仍之登成者若謂改君爲篤必非魯史之筆則晉侯陽生鄭伯髡頑皆被弒而皆以卒告彼齊鄭史官未嘗不諱國惡也僖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此是史例不必魯史始然也如謂不書葬爲夫子所削則衛桓齊襄尙不見削而謂隱獨削之乎如曰不討賊故不書葬則經多不討賊而仍書葬者說見葬宋穆公傳

皇淸經解卷八之五終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六　漢軍樊封番禺黎永椿新舊校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桓公元年至四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桓公公名軌史世家又名允惠公子隱公弟也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

遭喪即位踰年改元前已言之詳矣此元年爲桓改元之年自當在隱公被弒之次年而左氏疏又謂桓之子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不必踰年如即位此與晉厲被弒悼公改元例同殊不知隱之居攝不比冢宰桓之待儲實同儲子如以冢宰攝例較之則冢宰攝事不攝位今隱既攝位何謂非公冢宰舉年不建年今隱自有年而桓實奉之誰謂隱非君而桓非臣若晉厲被弒悼即改元則並無

且事皆屬以八年之春正月被弒實當成之十八年而悼公以是年二月即位至次年當襄公元年而後改元（左傳二月即位國語正月即位皆在厲八年春未嘗改元若史記年表則晉悼公改元正在襄公元年）諸書可考也不知孔氏何所據而疏義如此

春王正月公即位

遭喪即繼位然必改元行即位禮常也惟遭弒逆則多有不行者莊閔僖是也今桓行即位禮所以飾弒隱之不由己也然已有弒之者矣且討寫氏矣忍行之乎即位說見前（隱元年）

胡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適子是隱之授桓實讓之非攝之也乃惠以邪心而欲立桓而隱又探其邪心而成之以讓桓夫婦之大倫從此亂矣其說雖近似而實不然者周制周禮已眇乎不可聞矣吾即就春秋斷之莊公取哀姜無子其弟叔姜生閔公此與惠公娶孟子無子其娣聲子生隱公無以異也莊公別娶孟任爲夫人而生子般與惠公更娶仲子爲夫人而生桓公又無以異也莊公舍閔僖不立（叔姜生閔公又有成風生僖公最長）而欲立子般與惠公舍隱公不立而欲立桓公又無以異也然而季友奉莊公之命以死立般甚至殺兄奔國禍連數世在莊不爲有邪心而在季友則不爲不探君邪然且成季之名傳人稱之史官褒之夫子又從而存之筆之至定哀之間他國君臣尚有稱季氏未亡其先人有大功于魯者而胡氏亦引唐陸淳之說謂季友恩義俱立變而得中若是者何也學者註經所貴平情況春秋一書全在比例豈有春秋本經前後見在而舉其一遂忘其一者豈有同一事例而前極貶之後又極褒之者夫周制已亡但當闕疑雖曰諸侯不再娶而公羊謂媵有貴賤貴即當立何休又謂嫡無子則立媵媵無子則立姪娣是立媵立嗣原有次第況舍媵更娶則貴有在媵上者故左氏子仲子曰爲魯夫人子孟任曰以夫人言許之夫母稱夫人而尚謂其子不當立耶韓宣子見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則周禮已亡春秋實可以論禮予定春秋例而以禮例當四例之首豈無謂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左傳合下一節）

鄭伯以璧假許田

甫即位而修鄭好禮也然而桓之爲此則意在固其位也若其先與鄭會者以隱曾與鄭相好故尤急也至于許田之假以易祊也鄭欲以泰山湯沐之邑名祊田者易我成周朝宿之邑之許田（以各近其國故見隱八年）在隱雖許之而未與也即彼已歸祊我已受祊然而仍未與也其未與者或以許田重于祊或亦遲回之冀得以終止其事未可知也至是桓媚鄭而急與之而鄭遂加璧而受之史官不言易但云假之耳并不及祊田但云以璧假我許田耳此與前歸祊入祊而不及許田正同所謂文也所謂春秋之微詞也此或夫子之筆也垂衛地名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傳曰盟于越結祊成也越亦衛地與垂近盟與會二禮（說見前）及者史例首本國也胡氏謂及者我爲志會者彼爲主前已詳辨之（見隱元年）此垂越皆衛地去魯遠而去鄭近則必公越齊至衛而鄭應之其斷非鄭志可知乃胡氏又堅執其說殊不知此一盟一會本一時事會垂而假許盟越而成祊總此事也魯衛齊鄭相距頗遠豈能于三四兩月間兩約期日兩散兩聚雖歷夏秋實一時也幾有一時一事而我志彼主分兩例者謬矣

秋大水

以災故書說見前

冬十月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督宋太宰華督也徒名不書字史例然也（見前）與夷者宋殤公之名也大夫孔父者宋之司馬孔氏而父名也其書名者史例則然無所爲褒貶也此其例與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並同若謂書名爲貶（見左氏註）則荀息仇牧皆書名矣且未有宋君稱名于前而其臣可稱字者故公羊以孔父爲字是褒孔父則不惟孔父有字曰嘉（見左傳）並不是字亦正以君名臣字于禮不通故不遵其說若穀梁謂孔氏父謚則可笑尤甚周制謚法並無有以父爲謚者且大夫卒三月既葬然後請謚此時君臣新死焉得有請謚賜謚之理況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並無以謚來赴者君赴尚不謚而謂獨謚此大夫乎祗督將弒君先殺孔父而經先宋公而後孔父似書法有異而仍不然者君與臣同時被害即有先後亦必先君而及臣斷無有先其臣而後及君者況當時情事原有不堪用兵而欲爲弒公以召公子馮之舉所疑者獨孔父主兵柄耳蓋宋殤即位以來牽連齊魯累歲伐鄭無非爲公子馮一人而爲宋司馬而董戰鬬者匪他人即孔父也（宋殤公者宣公子也公子馮者穆公子也宣公舍殤公而立弟穆公故穆公亦舍子馮而立兄子殤公使馮出居鄭以避之是馮與殤未嘗非爭國也而十年十一戰皆在鄭不惟民不堪殤亦不堪矣）督有意召馮不得不弒君欲弒君不得不先殺孔父是非殺孔父而後及公實欲弒宋公而先殺孔父則其所謂及之者實順推非逆數也故督爲太宰乘民怨之故揚言殤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皆司馬之罪先使民知其人之可殺而後攻殺于其家奪其妻而弒公焉左氏謂孔父有罪佐君興師不能正君德以及于難固爲非是何則父既殉君則雖有罪而此時不及重在督則輕在父也若公羊謂賢乎孔父義形于色則又不然義不能匡君以正其家（先是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孔父嘉婦人之出必擁蔽其面乃令人見其色夫以致殺身亦其從也是不能治閨門也）則其所謂正色立朝者徒擁強兵以長君之惡穀梁所云孔父閑言孔父但能閑衛君也夫但能閑衛君則彼弒君者欲不先去其閑衛得乎

滕子來朝（朝新君也後杞侯來朝同）

周制諸侯有相朝之禮（見隱十一年）此專以禮書而義無譏焉若滕本侯爵而今稱子則是桓王所降黜者杜氏以東周雖微然猶爲天下宗主既能命邢爲諸侯豈不能降滕爲滕子在前儒已辨之久矣而胡氏復謂時王不能黜諸侯此獨因朝桓之故以諸侯而朝弒逆故仲尼特削降之則文十二年滕子來朝襄六年滕子來朝哀二年滕子來朝豈皆朝弒逆而皆降之況滕之稱侯自隱十一年滕侯與薛侯來朝稱侯後則處處稱子如莊十六年諸侯滕子同盟于幽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二年諸侯滕子伐鄭宣九年滕子卒類是隱末桓初降侯稱子延至十二公而未有改明明被時王

所黜而以爲仲尼惡桓特筆而削此侯爵何哉仲尼之受寃至此極也嗟乎何受寃至此極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成者平也正而安之也宋華督弑君則宋亂矣公會諸侯以平之宋爲不當而無如受其賂而還也郜大鼎者郜國所鑄之大鼎也太廟周公廟也不言宋歸我而曰我取之者此其中有文焉若曰我以平亂故取之豈受賂乎或曰成者成就之義則天下豈有人國亂而我合諸國以成就之者始以平往旣以利還無非直書其事以俟其義之自見至于立華氏則經無明文杜氏亦以爲督未死而先賜族世無是理先仲氏曰善解春秋者當以傳解經必不當以經解傳此其一也

稷宋地名

秋七月杞侯來朝杞公穀作紀

蔡侯鄭伯會于鄧

據傳始懼楚也楚熊繹之後而居丹陽至熊達僭稱武王徙居郢武王十九年卽隱之元年也自是寖大而蔡與鄭實偪楚國懼而謀之然何益矣鄧蔡地名胡氏以鄧爲小國此本賈服說而又誤者孔疏云鄧是小國去蔡鄭甚遠不能遙會其地且蔡鄭此會本爲懼楚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謬矣

九月入杞

據傳杞侯前來朝以不敬故此入之夫旣來朝雖不敬無伐之理此必有他故見僖二十七年傳

公及戎盟于唐本傳合下作一節

冬公至自唐

據傳書公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禮也但禮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至于祖適天子禰諸侯相見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諸廟則是出入必告廟比之出告反面之義而告祗在禰其曰宗廟者該祝史言之也且出告不註者以出祗用幣無飲至策勳之禮故略之也蓋飲至者喜其至而飲于廟中也策勳者飲畢而書其所行之事于策也勳者事也功也此是禮例其有書不書者以行禮有詳略或用幣而不飲至或飲至而不策勳如所行有諱避之事或第命祝史而已不親告則皆不書乃胡氏又自爲例曰此常事不書其書者或誌其去國之久或錄其盟會之危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則在春秋公行凡一百七十六其書至者八十二並無一合如此書至謂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則此戎徐戎也在魯東郊費誓所謂東郊不開是也未嘗遠也況唐是魯地以近郊之戎其君長親來而會于我地何危之有

三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春秋書時月而或書王或不書王者皆史有詳略無關義例故有時無月而不書王者凡一百餘條有時有月而不書王者凡一十五條此不書王者正有時有月而不書之例說見前而穀梁謂桓無王故削王字則宜在元年乃元年二年有王至三年而始削之何其討賊之需遲也則又爲說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宋督弑君與夷則是有王反治罪得毋三年以後其無王者皆褒德者乎且治桓已耳華督弑君與魯何涉而胡氏亦曰二年書王正華督之罪得毋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有王者悉治罪之年乎況有王治罪無王又治罪是亂刑也無王是削而惡桓有王是筆而又惡桓是筆與削俱無所準也且春秋須比例文九年春有二月三月而無王成十三年春有三月而無王定十四年春有二月而無王以例言之與桓年正同然而三君于諸年並未嘗有治罪貶削之事是屬詞比例又並無一相合者也故曰此不關義例非無謂也

齊侯齊僖公也會于嬴者成昏于齊也嬴齊地名

夏齊侯衞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相命也謂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衞地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羊作紀郕公羊作盛

二月我入杞故此會而成之傳曰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此桓公娶文姜也古諸侯娶女亦必親迎然此禮不行久矣但送女大國必以上卿則逆女大國亦卽以上卿行之說見前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禮送女大國必命上卿未聞有公親送者此齊僖愛女故然然失禮矣讙魯地名杜氏云已去齊故不稱女未至魯故不稱夫人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杜氏云告于廟也禮迎與至俱告廟而祗于至云告廟者猶公行不告而祗云告至例同第書至有二例一書卿以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一但書女至隱元年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是也推之天王之嫁娶皆然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莊元年王姬歸于齊類而胡氏以不親迎并不書卿至爲不能防閑啟文姜敝笱之兆夫魯十二公惟桓莊爲親迎桓迎于境雖爲齊侯然受之其父已親御輪矣不隨卿至已親導婦入寢門矣然而文姜哀姜淫泆尤甚則夫敝笱之兆或別有在恐非親逆卿至二禮所得而防閑之也況不書卿至則公親受之正親迎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周制女出嫁後隨遣大夫加聘問之禮所以存謙敬序殷勤也在本國遣使謂之致女在他國使來則謂之聘此傳曰致夫人也則致女之聘也年卽夷仲年見前

有年

年者稔也熟也穀一熟曰年有年則熟者衆矣賈服謂桓惡而得年異之也書有言不宜有也則宜十六年書大有年宣惡不必過于桓而曰大不宜有誤矣況君惡耳民亦何罪而必使無年此徒以婦孺之見測天意而胡氏遵之不可笑乎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冬獵之名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則狩宜在冬而此書春正月者周之正月爲夏之十一月正仲冬也

狩田者以田既藝稷則隨地可狩故曰狩田此狩于郎與莊四年狩于禚昭八年蒐于紅十一年蒐于比蒲例同但左傳曰書時禮也而公羊以地遠為譏考之郎邑在魯郊實未嘗遠註者亦知難通變言郎邑本近而郎邑之屬在郊外為遠則明是遁詞而疏左氏者反襲其說以為常地不書如西狩獲麟是也非常地即書如天王狩于河陽是也蓋狩有常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類夫圃囿者游觀之所不事蒐獵故春獵曰田謂取獸于田也夏獵曰苗謂為苗除害也秋獵曰蒐謂搜獸于藪澤間也冬獵曰狩謂閱畢圍獸而大較以畢農事也此明屬異地並無有壇圃苑囿為四時常獵之所見之經傳不得已而以召狩河陽西狩獲麟證之夫召狩書地果是狩乎西狩不書地則何以云西西者國之西也西郊則地矣若云常地不書則春秋五蒐三在比蒲然又書何也乃胡氏并襲其說以貶桓夫弑逆之罪不以禮狩而滅也罪在弑逆亦不以非禮狩而又加重也凡此皆深文之不必然者況我欲誅桓而桓不受誅則其罪反在所誅之者矣春秋筆削定無曲詞何可使爰書不確任人平反至是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此天王桓王也天王下聘禮也然諸侯不朝而王反來聘過矣以桓之弑逆王不能討而反來聘焉益過矣此春秋之筆所為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若其稱官稱名則與隱元年天王使宰咺歸賵例同並無書法而說者又紛紛焉按周禮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皆稱宰此宰夫之職本下大夫與上士相通例當稱名宰者官渠者氏伯糾者名也若公羊註以渠為名伯糾為字云名字並見已杜撰矣穀梁註謂下大夫老以伯為老稱故書字則與左氏云伯有父在以少年來使故書名一老一少極其可笑而胡氏又云宰是太宰伯是封爵當是以諸侯而入相與既相而受封者則丁寧盜蘇武牛羊何從核之

此年與後七年俱無秋冬者經文闕漏並非筆削舊說所謂或史文先闕而夫子不增或夫子備文而傳者遺脫此明白了義而胡氏又謂天王失刑桓惡不討故削秋冬以見佚罰則定十四年亦有春夏秋而無冬矣此則何所刑討乎況春秋編年專為記事徒以貶桓之故而竟削春秋兩年兩時之事恐無是理矣孔疏嘗云日月有詳略而無義例文以前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有九宣以後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有二計前後兩截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近詳而遠略斷無貶遠褒近之例先仲氏亦曰桓十二年冬十一月既書丙戌盟武父矣又書丙戌衛侯卒夫一日無再書者其再書者羨文也支有溢羨即當有闕佚羨文之非褒猶之闕文之非貶也今遇闕時闕日而即謂貶桓則此有羨日當褒桓矣桓不當褒將毋衛侯之卒可褒乎

皇清經解卷八之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七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黎承楷新校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桓公五年至八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侯以卒赴而史書名例已見前隱三年其曰赴以名與同盟而後書名僞非也侯國未嘗同盟也但卒有兩日大不可解據傳云再赴也方公疾病時其弟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故亂作而赴告不一即史記亦云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其弟佗之母蔡女也蔡人為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方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兩赴兩日彼此有據似乎不誣祇此後六年蔡人殺陳佗立桓公之子躍為厲公則厲公非佗即躍也蔡人殺佗則佗毋非蔡女厲公躍實蔡所出也且五父即佗蔡人亦無有先殺五父及太子免者則史記較傳稍為未確又後儒以長厤推算則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一在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在五年正月六日而此並書正月者不知赴文本如是抑亦魯史從簡依後赴之月書前月日也凡此皆當備考之以存疑者若公羊謂陳侯病狂甲戌出亡至己丑日始得之然而戌出丑得不知死日故舉兩日以包之夫以諸侯之尊陳國之臨狂死何地至十六日而不知其屍之所在已怪極矣況避病而出別無侍養一如鬼倀之獨行蹤跡無所此非道聽塗說也直是瘈犬病發洶口吠嚙而以之傳春秋欲春秋不亡得乎

夏齊侯鄭伯如紀

據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紀而紀人知之此必以紀人來告故書按周制諸侯原有相朝之禮覲但尊不朝卑大不朝小齊鄭尊大豈肯輕朝卑小以謀襲國況襲國使不知朝則已知之矣且史例列國相朝不書何獨書此若云紀以朝告則直書朝紀耳安所避諱而書如若云如即是朝則後此十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朝齊乎爾雅云如者往也齊欲謀紀則邀鄭伯偕往以覘其動靜蓋為後年滅紀地也如此則齊惡亦甚矣至于我公書出並不及朝如如齊如晉如楚類則或有諱避他國不然此與本年冬州公如曹例同如書亦非朝曹見後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梁作任

天子之大夫稱字故仍氏而叔字其曰之子以父使來告而子行之也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例同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王桓王鄭者鄭莊公也據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之師伐鄭而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師敗績鄭祝聃射王中肩鄭莊之惡于是乎不可貰矣然而陳蔡與衛君不親往第以無何有之人帥寡少之師勉強從王以致覆敗罪亦不小又況我魯之袖手觀望者乎其不書王師敗績者所以諱王辱而滅國惡事也而文與義皆見焉若胡氏以王不討魯桓并不討宋督憤怒興師並為王罪故削去天字則王朝卿士跋扈不臣尚不能聲罪一戰而敗而追責其不討宋魯為爾君者不亦難乎夫惡當重大不容旁貸君臣相殺彼我同責已為難堪況復舍其臣而專治君罪生平毀鄭莊不直一錢今反袒之何也

大雩

雩者旱祭也其稱大雩者重其祭名猶烝嘗之稱大嘗大烝豈非雩祭有大小也但大雩有二一是龍見之祭建巳之月

東方蒼龍七宿昏見于南則雩祭以祈膏雨恐夏旱也此限定四月之祭左氏所謂龍見而雩是也一是呼旱之祭時當旱暵則不問夏秋隨時可祭穀梁註雩者舞而呼旱鄭氏禮註雩者吁也吁嗟而求雨是也春秋恒禮不書則四月之雩未必書冊凡書大雩皆是呼旱而左傳謂爲失時蓋以周之秋即夏之夏而秋始于七八月但當夏之五六月而四月不在其內故凡書秋雩即爲失時以秋無四月也然襄五年秋大雩傳又稱曰旱而不稱失時或曰書月者爲旱以其在八九月間去四月遠則爲旱如襄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八月大雩傳曰旱是也若祗言秋則近在五月去四月近即爲失時則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傳曰旱甚夫周之七月正夏之五月與四月近況業已兩雩則必一正祭而一呼旱然而皆曰旱而不稱失時何也況春秋貴比例秋雩之例總爲旱禱而舊儒又分爲四部一曰正祭失時一曰禱禮呼旱一曰旱不爲災一曰旱氣所致其分正祭失時者祗此桓五年大雩爲一部考經文書大雩凡二十有一單書秋大雩而不書月者有七自此年後成三年襄五年至定十二年止皆一例書某年秋大雩三字而失時一部祗以此一年當之則彼六大雩將屬何部況其所爲禱禮旱不爲災又皆望一漏百此白彼黑而並無一合者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秋在五六月去四月小滿中氣則芒種播穀正當旱時故秋雩之書專爲旱祭此無可疑者胡氏不識春秋妄冠夏時其于歲候節月一概不通至此則又邈遠之說謂大雩者雩上帝之稱諸侯但當雩境內山川耳魯獨雩上帝而用盛樂是僭禮也故春秋譏之則不知賈說本月令而誤解之者月令以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而用盛樂言先祈祀山川百源之神而後祈祀五方之帝以求雨鄭註所謂先祭其本然後雩祭以爲山川者出雨之本也是山川五帝一時並祭何嘗有天子祭上帝諸侯祭境內山川之別且帝即五帝謂之方神禮所稱方明是也方明之神諸侯盟會即祭之何必天子若雩用盛樂不過巫師歌舞間用樂器如所云鞀鞞柷敔者未嘗曰歌黃鍾舞雲門以祀天神也又況呂氏月令不可爲據論者謂其雜秦制而即此一祭龍見正雩斷在巳月而月令記在仲夏之後則已訛爲午月矣春秋說雩在三傳諸家尙無定詞豈可以呂氏春秋強釋魯史況又誤解乎故吾謂此所書雩斷屬旱祭誠非妄言即以此經觀之書雩之後繼書以螽螽者蝗屬旱則生之可驗也人以傳證經吾以經證經若其書雩而不書旱書旱不雨而反不書雩則有二說公羊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謂書雩而旱在其中但書旱則未必雩也此一說也穀梁說云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此又一說也

螽

螽蝗屬爲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

州國名世本姜姓其稱公者或其先嘗爲王三公之官如虢公榮公類曹姬姓文王子曹叔振鐸之後也如往也與前如杞例同

六年

春正月寔來

寔不知何人據傳即州公之名也不書國爵者承前年冬州公如曹文也來者不知所事但來之耳此與隱元年祭伯來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例同先仲氏曰按卒非既氏實來非削爵則書法不在是矣夏五不必補甲戌己丑不必刪則筆削從可知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公羊作成

據傳紀來諮謀齊難也郕魯地

秋八月壬午大閱

周禮大司馬職四時於農隙必較閱以講武事故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禮魯桓於積弱之餘能修武備以禦外侮豈不甚善無如其偶嘗之也據傳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皆爲齊戍而齊人饋餼使魯大夫爲班次魯大夫班獨後鄭鄭忽怒之故後十年有齊鄭伐郎之師此時公覺其怒知其有事而預爲教戰宜也此事也而禮行其間且義亦無譏焉祗中夏教戰名爲茇舍不名爲大閱周之八月即夏之六月而大閱之名于制不合故傳特解之曰簡車馬也以明此所爲閱但擇車徒蒐廐馬與乎時較獵不同即孔疏亦云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于城內此所爲簡亦不必定在田野而胡氏又曰非時不知其所爲非時者謂大閱在冬抑謂夏不宜教戰也又云非禮謂以鼓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也夫以鼓見大司馬振旅文以旗見大司馬茇舍文以殺見王制一歲三田文皆是教戰亦皆是四時較閱通禮春夏旗鼓秋冬戒令原屬互用殺則下綏發則抗綏本是一義不知其所爲非禮者謂魯桓當時不執賁鼓不載旂不下小綏故非禮抑亦世固有此執鼓載旂下綏諸禮而大閱則盡廢之故非禮也凡此皆反覆其文而不可解者大閱不書公與昭八年蒐于紅十有一年大蒐于比蒲皆不書公例同

蔡人殺陳佗

前一年陳桓公卒時其異母弟佗殺太子免而自立太子弟公子躍者其母蔡女也至是年蔡人殺陳佗而立子躍是爲厲公陳以殺佗告故史書之其不書爵者舊儒謂篡立踰年未通盟會非也弑立不久或先君未葬或既葬而改元未期皆不稱君此與衞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例同但此本無傳其事始末雜見之莊二十二年傳中而公羊獨曰淫乎蔡穀梁又曰淫獵乎蔡世遂引史世家文爲公穀證按史世家子陳桓卒時謂桓之弟佗母蔡女也蔡人爲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蔡人乃以好女誘殺佗而立躍是爲利公夫春秋陳桓之後即爲厲公厲公者躍也厲公之後即爲莊公莊公者躍弟林也並無所爲利公者即周制謚法但有厲而並無利況陳佗見殺經不書爵焉得所爲謚而厲之且經止云蔡人殺陳佗而史又增蔡人爲佗殺五父于殺太子之前夫五父即佗也佗之字也傳曰蔡人殺五父而立厲公即此殺佗經文也蔡人先爲佗殺佗而尙能殺太子乎且猶是蔡人前既爲佗殺太子今復爲躍殺佗猶是蔡女而初以躍母而訛爲佗母既又

以佗毋而更爲佗妻明是由公殺淫蔡一語不得明白遂依樣葫蘆彼此猜臆以致一事分兩事一殺分兩殺一佗分兩佗一厲公分兩厲公一蔡女分三蔡女此史文之誤實由公穀而反引爲公穀證其能證乎然且蔡人殺佗明不書地而公穀曰殺于蔡向使佗果殺于蔡則陳人來告必告其地經文必書蔡人殺陳佗于蔡與衞人殺州吁于濮作同一例矣何氏范氏與公穀疏皆並不引史世家一字近有著春秋論者特主此立說以亂經學故并辨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史例太子生必書子者桓公子即莊公也同者名也傳曰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言與公同日故名同史世家云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是也特禮三月始命名丁卯者初生之日也而稱名補書之也其不稱世子太子祇稱子者春秋凡適子與支庶而爲儲子者皆祇稱子曰我子耳此與後子卒子般卒子野卒稱例並同至若春秋生子唯此僅見者以初生時有接子之禮內則所謂國君世子接以太牢者行此禮即書不行此禮即不書而杜氏謂十二公惟子同是適夫人長子故書于策則文公子惡亦適夫人哀姜所出亦是長子不止子同也然而不書生何耶

冬紀侯來朝

前四年齊侯謀紀故本年春會紀侯于郕至是冬紀侯來朝無非爲求援之故傳曰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小國孱弱乞救隣近思藉王命以保宗社有何可議所恨者桓不能爲之請耳而胡氏又責其不討桓夫國之不保而討桓也乎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者火田也爾雅火田爲狩則蒐狩之禮原有火田一法但農隙敎戰不止從禽今于四時習闘諸禮槪不之問而第火田以爲樂此與觀魚觀社何異故或書其事而禮見義亦見焉若謂焚林而田譏其盡物則爾雅註放火張羅但以燒草使禽得外犇而後羅其下風以取之未聞盡燔其林木也若謂周禮火弊獻禽在於中春即夏時二月也今周之二月但爲夏之冬十二月爲非時則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正謂十一二月中冬蟄後爲火田之時其云中春火弊者謂二月啟蟄火可以止耳弊者止也猶車弊爲車止也然則季冬火田不必失時矣咸丘魯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鄧國伯侯爵綏吾離名也二國皆遠地屬楚以南與衡岳相近僻小不恒至或書名或書字此與莊五年郳犁來來朝郳小邾子也郳犁來名二十三年夏蕭叔朝公例同蕭國叔字

無秋冬說見前四年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烝時祭名四時之祭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烝者衆也言成物衆多可備薦享也周禮時祭用四仲月此春正月即夏時之冬十一月正冬仲月也此直書而無譏者或曰左氏曰閉蟄而烝閉蟄在亥月當是十月此十一月爲失時則閉蟄中氣雖在亥月與子月接其言閉蟄而烝者謂閉蟄即可烝耳況閉蟄後耶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者天子大夫家氏父字也王國使上中大夫下聘諸侯則例稱字此與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例同

夏五月丁丑烝

烝冬祭也夏五月則春三月矣此時當禴而復烝何也且前已烝矣何再烝也此禮也而義見焉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夏八月也可雨雪乎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天子之三公而食采于祭者穆王時有祭公謀父此其後也又隱元年有祭伯莊二十三年有祭叔公與伯是爵叔則字矣此必以祭爲氏者觀鄭有祭仲可驗禮天子娶后不親迎使公卿迎之公羊說天子親迎此無據之語或引詩親迎于渭孔子對哀公冕而親迎爲證不知詩頌文王謂諸侯世子也孔子對哀公言魯國之禮並不以天子爲言蓋婚姻賓主彼此敵體天子與諸侯分位不敵故天子娶侯國之女必使同姓諸侯命迎與王姬下嫁于諸侯亦必使同姓諸侯送婚正同此祭公來魯因以魯主迎后之事故來受魯命即往迎后其不稱逆女者此受魯命以往魯不敢斥后爲女也若其不稱王使者正以使迎非王事魯既命迎則王自不當再命且春秋逆女不一從無稱君使者昏禮不稱主人況國君無父豈可以命迎之使即自婿出此在前經已明言之見隱二年而胡氏又云王不書使責其使三公爲非禮故祭公專命不報遂行如紀夫天子逆后一公一卿此如後世使臣正副之義故此使祭公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皆三公也此不書卿者卑重而略輕也莊十五年傳稱官師者則以元士代卿行也此正杜氏所謂使上卿逆后而公監之也蓋天子逆后禮無明文然在春秋即並無天子不使三公之例乃曰祭公悖悖不報而行吾不知所云不報者謂當仍報王而往迎乎抑當還報魯而不得遽迎以歸乎夫親受魯命受畢即行祭公之謹也今乃以遂行爲祭公罪則成十三年公如京師遂會諸侯以伐秦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有何非禮而悖悖若是遂者繼事之爾見舊疏天子無敵體紀國雖小皆得下娶特是時齊將謀紀前六年紀侯會成諸謀齊難紀侯來朝欲因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則其居心縈慮但思倚王室之尊以保宗社故此之上婚不知何緣然亦畏天時保之苦心也乃嗣此十五年王崩之後去紀姜歸京師裁九年去王崩裁四年是時紀姜倘在王室也即魯之伯姬叔姬亦尚在紀也而齊師遷紀天王不能討宗魯不敢問春秋之世何如矣史文記事多無連類見本末者而獨于紀事前後縷縷如綫雖不必有意特存然義可見也

此王后桓王后也桓之八年當桓王之一十六年豈有天子立一十六年而始娶后者此必再娶可知也第公羊曰諸侯一娶九女又曰諸侯不再娶考之三禮並無其文惟白虎通王度記皆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亦曰天子諸侯不再娶此本襲公羊之說而加天子于其上者如是則此年逆后在三傳諸家皆宜有初娶再娶之辨而自杜氏何氏范氏及孔氏諸疏皆順文解義依回蒙溷並不敢道及一字及觀襄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問晏桓子以答婚之詞至十五年而劉

夏隨單靖公至齊逆后考其年則靈王十四年也十四年娶后與十六年娶后皆非初娶況史世家云周惠王崩子襄王立襄王母早死其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于惠王而襄王畏之夫後母非再娶乎左傳襄王稱惠后爲先后先后適子且襄王以翟師伐鄭有德翟氏遂立翟女爲王后夫后可再立即再娶也何也襄王曾娶姜任矣翟女非姪娣必非在宮而升立之者周語無以翟女間姜任謂有姪娣在也　若諸侯再娶尤復多有莊元年齊襄娶王姬十一年齊小白又娶王姬皆非初娶如曰諸侯不再娶則王室雖卑豈有越祖制而甘賤侯國之理若昭二年晉平公娶齊女少姜是時晉平已一十八年矣其所娶者或異姓之媵古諸侯娶女異姓爲媵如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類　或同姓姪娣而待年于國同姓以姪娣從其幼者待年于國如叔姬歸于紀類　皆未可知何也以當時日非伉儷可疑也至三年齊請繼室于晉晉平復娶之其答請繼詞有云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則明是再娶爲夫人之語矣嘗疑隱公居攝一事謂惠公元妃孟子早卒重娶宋武公仲女爲夫人此即是適故桓爲適子而隱以長庶居攝此是典例乃胡氏痛詆謂以妾爲妻以庶爲適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責隱責惠責天王無所不至予閒引莊公再娶孟任立子般事以解之以爲桓公與子般隱公與閔僖兩兩相似而季友立子般而見褒隱公讓桓公而見貶頗爲不平既而念子般之事尚有未合惠公元妃孟子死莊公夫人哀姜未死則桓爲適子般尚非適也　惟是諸侯可再娶則再娶即適適則其子可爲儲千年之疑一旦頓釋夫天子諸侯既無成禮其不再娶一語又未嘗雜見于三禮之文所藉春秋一書周禮盡在而乃遍考之而必無其事則其言誕矣先仲氏曰善解經者當以傳解經不當以經解傳予謂善解經者當以經解經并不當以傳解經夫傳尚不可解經而況于儒說則吾得援春秋禮例而獨斷之曰天子諸侯皆再娶豈爲過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七終　武進劉淇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八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桓公九年至十八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自魯而言則稱王后自紀而言則稱季姜京師者王畿之名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有相朝之禮曹伯欲朝魯而病不能行因遣世子代朝之禮也傳稱享曹太子時獻樂而嘆正爲父病故冬遣世子來朝而入春即曹伯病卒此皆無所美刺者公穀謂世子不當抗諸侯之禮此固不識周制而胡氏復謂世子固有攝君朝聘之事然諸侯朝天子則攝之諸侯自相朝即不然按周禮典命職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誓者受命也　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謂諸侯世子已受天子命者則朝聘時但下君一位公之子與侯等侯之子與伯等伯之子與子男等未受命者則但以皮帛隨子男之後此諸侯世子攝君朝聘天子之禮也若諸侯自相朝則不問已誓未誓杜氏謂曹世子未誓無據概降君一等各以其國上卿之禮待之故傳曰賓之以上卿享曹太子蓋諸國上卿無不下君一等者今曹伯之子下伯一等當如子男不得繼子男之後故曰賓之以上卿此正諸侯世子攝君相朝之禮與攝君朝聘天子相分別處而胡氏又謂世子攝君但可行于天子而不可行于諸侯誤矣先仲氏曰胡傳有不可解者既云諸侯老疾使世子攝己事以見天子又云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夫同一朝聘而在諸侯虞竊發在天子即不虞竊發何以解之射姑世子名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衞侯于桃丘弗遇

前六年北戎伐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爲班次而魯據周制班獨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衞師助之至是公知之思求成于衞以絕其援而衞不與會因之有三國戰郎之役此書弗遇實錄也桃丘衞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

但言來戰而不言敗績杜氏所謂苐交綏而無勝負是也是役本鄭志而齊僖爲倡且徵他國以助之則齊爲政矣魯桓僖婿衞宣又從王伐鄭而齊以謀紀之故獨與鄭密遂彼此牽伐而不可解其叵測如此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衞人鄭人盟于惡曹

此從戰郎後復相盟以固結之其稱人者使卿大夫盟而君不與焉傳稱齊衞鄭宋盟于惡曹多一宋字反疑經闕不知宋鄭讎搆久矣前此未嘗合而繼此則我與宋又遽謀伐鄭此時焉得有宋耶況宋列鄭後非次也此羨文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衞

祭仲者鄭大夫也突與忽皆鄭莊公子突者厲公名忽者昭公名也據傳鄭祭仲足爲祭城封人有寵于莊公公使爲卿既而爲公娶鄧曼鄧國曼姓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宋大夫女於鄭莊公曰雍姞雍氏姞姓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立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乃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出奔衞此傳文也詳其事是昭公本長庶當立而雍姞之子乘宋鄭讎搆之後借釁爭國祭仲不能死而立突逐忽則忽本無過而突與祭仲情罪顯然乃春秋書法一似重可疑者則以忽之不稱君也禮先君未葬則稱子既葬則稱君今莊公已葬成君矣忽宜稱鄭伯而書其名何也或曰從質也謂殷道尚質父前子名也此公羊說夫父骨未毀兄弟相纂奪而猶以此著親親之質此慫兄奪食者之教徐徐也或曰罪失國也此穀梁說夫失位與失國不同忽未嘗喪鄭國也不幸有刦其位者亦復何罪紀大去其國而書紀侯而謂忽爵當削乎此必非春秋義也或曰惡其失強援也此胡氏說初公之未昏于齊也魯桓公齊侯欲以文姜妻忽

忽辭之曰齊大非吾耦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以他女妻忽忽又辭之曰無事于齊尚不可今有事而受其室是以師昏也于是失大國之助而不能自立執小信而忘大利故同車刺之狡童斥之扶蘇與蘀兮譏之春秋所以著其惡以爲世戒矣不取非耦不挾功伐不假强大爲聲援此豪傑之所爲而反以此爲罪狀未之前聞夫風人美刺本屬餘情而春秋以大義斷是非未有舍正經而講勢利者此眞小人之言也予嘗細繹經文反覆書法覺有確然不可易者據祭仲立忽原非正嫡鄧曼爲荆南蠻族因祭仲而始娶之其得以所生名世子者徒以長爾若突則尹姞所生本屬貴族其初或未嘗無寵而既以宋鄭積怨之故遜居在宋其于正次之分不必顯著故忽雖已稱世子而實未嘗受命于天王如周禮所稱受誓者觀隱三年傳周鄭質子之時有云鄭公子忽爲質于周七年傳又云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皆稱鄭公子而不稱太子可驗也（世子必受誓天子見周禮典命職雖此時列國或未必盡然然亦必親質王國而又久居王所則其稱謂有不可素者詩見曹世子來朝傳若疑稱稱公子後傳有間稱太子者正義云似六年後始立之則在十年傳尚稱鄭公子忽有功焉皆是無定誓而雜稱之詞若其爲長宜立則太子亦許之故此不稱公子與後十五年傳稱世子正相應可見）若夫葬不稱君則是時雖葬而實若有未葬者禮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今鄭伯以夏五月卒而秋七月即書葬計其時裁三月耳三月不當葬則不得稱君然而已葬矣則又不得稱子君與子皆不得稱則但書其名一如諸公子出入稱名之例（如齊小白子糾類）而止于歸國時一稱世子以略示長次之意此正斟酌書法之盡善者故突亦稱名同是公子並非斥削亦並非美惡同詞之謂至祭仲之稱則祭氏仲名杜有明註此與孔父仇牧君臣連稱並同未有名君于後而字臣于前者自公羊道聽誤認作字遂有斥突賢仲之解夫仲足之名已見傳文仲可以名足亦可以名此如吳季札之可稱吳季亦可稱吳札故此稱祭仲而隱三年傳即有鄭使祭足帥師取溫之麥語是祭仲祭足兩得分稱而公羊以稱字之誤盛美祭仲謂其能反經行權向非雍糾之變祭仲果肯反正乎此盲人瞎馬也若夫突不冠鄭杜氏曰文連祭仲非有貶也突固可貶然貶不在此也歸于鄭者爲宋所納之詞成十八年傳云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是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名蔡叔蔡大夫名柔不氏者書法如此說見前折地闕

公會宋公于夫鍾（鍾公羊作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此我與宋連作三會于折于夫鍾于闞則宋何會鄭之隙而來會我者何以知之以郕闞知之闞係魯地夫鍾係郕地而郕近于魯則必宋來可知也嗣此又連作三會于穀丘于龜于虛則我因郎戰三國來伐而宋獨不與故思藉宋援以報三國而急往會者何以知之以穀丘與虛與龜皆宋地則我往宋可知也至宋公辭平而公與鄭合武父之會則魯宋從此絕矣但戰郎之役魯鄭正敵而齊衞本與鄭合今一反而魯鄭合好齊衞亦惡鄭而翻親于宋數月之間發忽變幻直不可解予嘗就經文推之魯之與鄭怨者爲鄭忽也（前六年忽愠魯誑篇後鄭請齊伐我）故忽既奔衞則今之鄭乃突之鄭也（忽出突入見前）突之鄭而何不可平況齊衞戰郎本屬怨國而忽又奔衞則舍三怨國而併爲二怨其合鄭而攻齊衞固其宜也祇齊宋雠鄭世所不解予仍就經推之齊之德鄭以忽之有功于齊也突則忽雠矣忽雠則齊亦雠之突本宋納而宋復責賂于突則以好成怨矣此皆以事兼禮爾義之可否自瞭然者故不憚詳記始末以俟考據而胡氏不識事例妄謂夫子並存不削不憚詞費無非惡盟會之故大祇惡盟會則概從概例可矣乃不憚至再至三委曲譏屑恐夫子神筆定不應褻漫至此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毆蛇）

傳云盟曲池平杞莒也曲池魯地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穀丘宋地說見前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虛公羊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虛龜皆宋地說見前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傳云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此鄭伯即厲公突也說見前

丙戌衞侯晉卒

重書丙戌羨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此我將伐齊衞而先借鄭伐宋以撤其所與益爲下戰四國地也公羊謂戰于宋者魯鄭不和而自戰于其地則于下文魯鄭之合伐四國相乖反矣顛蠅撲紗其不顧前後如此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

此正我報郎之役也郎以齊衞鄭三國來戰怨在鄭也今反借鄭以報怨則以鄭忽出奔衞則鄭忽之怨不在鄭而反在衞前一年會夫鍾傳亦既已言之詳矣但三國餘燕爲宋所牽（前十二年宋人燕人盟穀丘）而我與鄭又餘紀者紀魯本婚姻之國而齊欲併紀故紀怨齊而來助之左氏謂宋與鄭戰公羊謂宋與魯戰此皆逐步認路不解全經因不識報郎所如至穀梁謂紀與齊戰謂齊將滅紀戰于紀地則全然瞢錯而唐趙匡遵之胡氏又從而附和之夫紀畏齊禍連姻王室此時桓王尚在桓王后正主宮政齊何敢連三國之師專戰一紀以自取覆敗此非齊戰紀而紀戰齊者特此時紀以弱小千籌萬晝覿始得暫倚王室以圖苟存而驟思報復此實不量力之過故其後桓王上賓齊王姬繼卒而齊即遷紀此則書其事以示鑒戒者若謂是戰紀主之則茫然不讀本經前後連絡而妄自立說此春秋之所以亡也若其戰不書地者則連前文言之在宋地耳春秋多連文書法此亦是例而穀梁謂必戰于紀則不惟無據且即以經推之十二月戰宋至二月而又戰紀一月之間何能由宋衞及齊越齊南以其戰此千里之紀此皆必不得之數也況前儒謂紀本是己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龍門而鄭康成謂龍門城下原有己城穀梁氏誤己爲紀雖其說後起總不可信然亦足以明穀梁之誤

矣至若諸國稱爵則君親帥師而衞惠公丁宣公之喪前年十一月衞侯晉卒此時春二月尚未葬也禮先君未葬當稱子（如僖九年稱宋子二十八年稱陳子類）而此稱衞侯以踰年正月必即位改元則此時已即位成君者矣故其書如此要之親未葬而改絰以與他人金革之事則其義可知耳

三月葬衞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周春正月爲夏冬十一月無冰可乎

夏五

無月字闕文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梁作禦）

前年戰四國後已與鄭伯會曹矣今又使來盟修前好也語鄭弟名公子例以名通胡氏謂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何據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此合兩事爲一書者史有書災之例御廩災當書此一事也嘗者時祭恒禮不必書（春秋有恆禮不書一例然亦有書烝己卯烝者雖不失時然以丁丑再烝而並書之非書例也）今以八月嘗周之八月爲夏之六月雖稱秋祭實夏祭矣夏當禘而嘗爲失時失時當書此又一事也然而御廩者神倉也藏粢盛以供祭祀者今已卜秋祭在于乙亥而先三日而神倉忽災何以供粢盛據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其必十日者謂可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之數今壬申至乙亥裁三日耳則此時已致齋矣粢盛有缺則是祭當廢乃不意災不成災神倉之穀幸無有害則雖災而仍可以祭此則志幸之又當書者所謂合兩事爲一事者也故凡此兩事一書災一書失時而合書之爲志幸而穀梁謂災雖不害然災餘之物不當供祭不易災餘而遂嘗所以志不敬也夫祭穀所出別有王籍而君親耕之祭穀所藏亦別有神倉而冢宰藏帝籍所收而專藏之（王籍籍田也見周禮甸師職帝籍即王籍以其供上帝故又名帝籍月令冢宰藏帝籍之收于神倉）舍是則並無他畝可以收祭穀亦並無他廩他倉可以藏祭米者而責其不易災餘且曰有兼甸之事吾不知所爲易災與兼甸者將發他倉之米以易此災米而後祭乎抑甸師預知廩災另設一他籍兼備作易災之米以供此祭乎夫他米必不可祭而千畝百畝亦並不可以兼闢千百爲王籍易災之備（祭義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並無另闢其地者且甸師收祭穀而致之地官之神倉亦並無二神倉）此皆無稽之談杜撰而不可爲據者也胡氏專襲穀梁既責災餘乃又因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而新作何以不書夫不成災而欲其新作也乎然則不成災而何以書災曰重御廩也雖不災然已災之也故曰幸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公羊蔡人在衞人下）

此報四國之戰也前此戰宋與四國之戰皆在宋地故宋獨報之若其專報鄭者則以宋鄭尤世怨也以者用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此與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例同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傳曰諸侯不貢車服以車服爲上所賜非下所貢也況可求乎此與隱三年來賻文九年求金例同家父見前

三月乙未天王崩

此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據傳祭仲專國鄭伯患之使祭仲之壻雍糾以享郊殺之糾之妻仲女也謂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是鄭伯爲祭仲所逐而但書出奔而不書見逐或曰諱之非諱也突篡兄國以儆祭仲而今突爲仲所逐以逆報逆有何足諱且本國有諱例他國無有春秋逐君者屢見乎經並無書見逐者蓋國君無自出之理國君出奔則必有強臣偪促乎其間故但書出奔而逐在其中惟魯君見逐則不書出奔而但書曰遜以出奔即逐也昭十五年公遜于齊是也此所謂諱也若他國見逐則書出奔十六年衞侯朔出奔齊襄十四年衞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是也此見逐例也乃又有別見傳文于載難明者襄二十年傳衞甯殖既逐其君而既而悔之召悼子（殖之子）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逐其君（逐君在襄十四年）論者遂謂魯史舊文本書臣出君之名而夫子改爲出奔刪沒其臣名特轉見君過一若君之無故而自出者所以殺臣惡而并責君謂君不能端本也此說開于杜氏而唐陸淳與胡氏並張大之夫春秋誅亂賊亂賊者亂臣賊子非謂亂君賊父也亂賊無將將即誅之今顯然逐君而反殺臣罪而分其責是君臣同科矣夫君臣同科父子並戮亂道也未聞夫子修春秋而出亂道者且幸而列國傳亡猶有左氏爲補其闕耳萬一并是傳而亦亡之則逐君之名不見于傳而專責君之出亡君罪當獨誅矣（出奔即見逐則臣名而惡自在若如杜陸說以自作爲名則君罪何歸乎）按春秋史書有二一是簡牘今之經文是也一是策今之傳是也蓋簡者牒也牘者方版也策者連合諸簡牘而共編之故又名曰冊言合兩爲一也簡所容祇一行字耳故又作簡省之簡而牘則稍廣于簡可並容數行而使讀之若策則所容者廣故聘禮曰百名（字也）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簡而鄭氏註云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故杜氏春秋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正言春秋經傳事之多字者必書于策傳文載事煩故策書之事之少字者可書簡牘經文祇題目即簡牘而書已盡其云大小者多少之謂北人稱多少曰大小故也（宋史孫應稱程伯子大小總明即此）是以經文書簡如南史書崔杼弑君執簡而往可驗以其祇有目也傳文書策如莊二十六年傳所載虢人侵晉諸事但有傳而並無經稱爲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可驗以傳策雖存而經簡亡也則策書屬傳簡牘屬經明明可據故正義有云經據策書傳憑簡牘此又言經之題目據傳爲文而傳之記事又憑經立義所謂經傳相需者非謂經是策而傳是簡也若然則甯殖所云逐君之名藏之諸侯之策者此傳文非經文也傳文在魯史自書逐君而經文在魯

史則原書出奔夫子修春秋但修飾耳而謂夫子修策書謬矣蓋當時列國本各有傳夫子據傳以爲經而左氏憑經以作傳其不必皆魯史者以左氏爲文必裒撮而潤飾之以是爲左氏一書已耳若諸儒以書名爲貶引曲禮云諸侯失地名乃據則不然此與衛侯朔北燕伯款蔡伯朱皆以例書名獨衛獻不書者闕焉耳不然紀侯去國譚子奔莒凡失地者皆不書名而謂此例書之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鄭忽係長庶嘗立雖未成君而世子自在也成十八年例復其國曰復歸餘見前

許叔入于許

鄭伯入許而不取其地使許叔居守之今即君其國矣其曰入者以叔原在許又之已耳叔非舊君且又非外至故不書復國而胡氏謂不告天王不赴方伯以覬除宗廟而乃因亂竊入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以貶之夫使叔能告天王赴方伯以冀除宗廟而猶戰戰居許西偏以待息于鄭一十六年則其人賢良已極可不必復國矣此入字與昭二十二年以王猛入于王城例同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穀作鄗）

此齊襄公也前僖公以四國戰鄭而我亦以紀鄭敗齊宋四國之衆攜兵無已故襄公繼世而我修好焉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牟葛皆附庸國也諸侯之卿稱名大夫降稱人若附庸之君可字可名則附庸之卿當稱人矣今稱人必卿等耳杜氏謂三國皆世子不惟無據豈有相約齊一能如是者若公穀胡氏謂人者夷狄之則諸侯朝桓不一紀侯杞侯鄧侯穀伯曹伯皆朝桓矣曾不夷狄之而此獨夷狄之乎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據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守櫟大夫）而遂居櫟櫟者鄭之別都非鄭國也公羊誤以入櫟爲入鄭而云曷爲不言忽之出奔此詭辭也而胡氏承訛遂云厲公復國削而不書但書入于櫟則此時突果復國乎突已復國而後文復伐鄭以納突乎且胡氏于後文亦曰將納厲公弗克而還而此已復國乎

春秋鄭忽突爭國其始末不全見于經然而其事可按者桓十一年鄭莊公卒祭仲立突而逐忽此一節也至十五年祭仲殺雍糾又逐突而入忽此又一節也至是年突自入居櫟此又一節也此皆經所有也至十七年鄭大夫高渠彌爲忽所惡遂弒忽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公子亹并轘裂高渠彌（爲其弒忽也忽有功齊故齊報之）祭仲迎公子儀而立之（子亹子儀皆忽弟鄭莊有八子而四見經惟忽突亹儀是也）此二節則皆經所無者至莊十四年突始自櫟入于鄭弒子儀而據有其國直至二十一年鄭伯突卒而後已此則經傳皆可按者是鄭莊卒後厲公立四年而見逐昭公立三年而見弒亹立一年子儀立一十四年而亹殺于齊儀復弒于突突乃復入立八年而傳國于其子文公其中惟亹儀與廢經文所略而忽突之出入則前後瞭然其不詳忽之見弒則以忽爲魯讎（[illegible]）故彼不來赴而此亦不書非有他也公羊道聽塗說全不解忽不見經之故又不識其中有亹儀二子相繼立君因疑忽必此時又出奔而突自入櫟之後必長有鄭國遂以入櫟爲入鄭且有不書入鄭不書鄭忽出奔之疑而解之曰祭仲亡矣仲存則忽存仲亡則忽亡謂此時之突復入而忽復出者必祭仲先亡故也嘗讀史鄭世家其載忽突事與本傳同忽之見弒則祭仲與高渠彌共爲之有云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語至齊襄殺亹祭仲又迎公子嬰（即儀）于陳而立之至莊十二年始云鄭祭仲死則祭仲歷作弒逆明見史傳此時並未嘗亡且公羊前于執祭仲時誤以仲書字爲賢因盛稱其反經行權之妙故此復自執其說以爲與國存亡而不知其爲逆賊也若突之入櫟歷忽亹儀三君一十八年而後從櫟而入鄭使此時已復國則莊四年齊鄭之遇齊方讎突而肯與之謀鄭紀之事乎則是突復國一誤忽出奔二誤祭仲亡三誤總皆不詳審經文以致有此

而胡氏則承其誤而更有異者此入櫟傳既曰經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則已復國矣于後文伐鄭傳[illegible]又襲傳說謂將納厲公勿克而還是矛盾也乃既云[illegible]此時厲公未復國矣此後之鄭伯非昭公即子亹子儀矣至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此鄭伯子儀也宋蘇轍謂是子儀此頗知春秋者而胡氏引其語又曰然而鄭伯實厲公非子儀也是又矛盾也初以厲公復國一語橫據胸中及讀傳而始惑之然而復國之見牢不可破寧使自矛自盾而蓋必樹生其堅愎如此亦冒念垂之遇爲滅紀也齊肯與突謀否乎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公羊于宋公上有齊侯二字袲作侈）

據傳將納厲公弗克而還其書地者言先謀于其地而後伐此與定四年公會諸侯于召陵侵楚例同（傳曰會召陵謀伐楚也）

春秋須詳審經文備究其事之始末并當時行事之首從主輔而後可斷以義否則鮮有不誤者如此役則魯宋爲主而諸國附之何也以公與宋爲忽讎而借納突以伐之實非爲突若諸國則因入成事者也公羊不識經不諳事實于此經文中妄加齊侯于宋公之上則全在夢寐中矣前此隱六年鄭忽爲齊敗北戎有功于齊齊初早欲妻以女至是請再妻雖忽兩見辭而齊之德忽如故故鄭莊在時齊合鄭伐魯爲忽伐也至鄭莊卒而忽出奔衛則魯反合鄭而齊與鄭讎（忽突不兩立魯讎忽故親突齊親忽故讎突）十三年四國之戰是也即齊僖已死齊襄繼世而齊之讎鄭如故十四年齊復與宋衛陳蔡伐鄭是也及忽歸于鄭而齊師並不及鄭矣至十八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亹則然後師討鄭殺子亹而轘裂（即車裂）高渠彌爲忽復讎則是齊乃忽黨其生則扞之衛之而死復報之如此而謂納突伐忽可加齊侯二字于夫子之經之中妄矣妄矣予向謂儒者無識謂春秋絕忽惡忽辭婚于齊亡大援以致失國予于前忽出奔傳既辨之矣然又有未盡者如此經前後及傳與世家忽未嘗失齊援也生則扞之衛之死復報之雖忽婚于齊其爲援亦不過如是已也忽之失位在內變而不在外援此則非強大所如何者而自漢迄今必以辭婚爲鄭忽罪此可謂會讀春秋者乎

乃胡氏則更有誤者前誤解經此又誤解傳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此穀梁與公羊同是一誤謂突已復國而齊宋伐之故[illegible]書地者謂先會其地而後進師此不欲伐而疑之之辭也疑者疑伐突也（范註鄭突欲篡國伐而正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胡氏引左氏納突之說而又引穀梁是文謂疑伐忽則不惟不解左傳即穀梁亦誤解矣然且因誤立說竟云忽不足以君

一國日就微弱突雖篡逆而智足以結四隣之援連兵動衆則至不知衰之伐鄭魯宋皆忽非輔突也自十八年忽被弑後鄭立二君而突竊居于櫟者一十八年至傅瑕內應而後得入所謂結四隣之援者安在也夫突之結援則正指忽之失援然忽果失援也乎冤矣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前年冬伐鄭弗克故此又謀伐之此時鄭君昭公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既謀伐則此遂伐之但此祇伐鄭非納突也蔡侯前列衛侯上此列陳衛下者班序譜云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盟會者凡十六國時無伯主無有成序理或然也餘說見前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興作必書傳又云書時則又以嘉其得時故書但周之冬爲夏之秋下文有十有一月則此必十月周之十月爲夏之八月八月興土功不時矣國語火見而清風戒寒清風至而修城郭火見在亥月夏令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月令亦以建亥月爲營室正中建亥夏十月非周十月也杜氏謂下文是十一月則此雖無月或亦在十一月中而是年長厤有閏六月則節先于月十一月末即可接建亥之節是以九月建戌當十月建亥未爲失時然趨事赴功必實實按月以爲人時民事所準按而推移以行之謬矣推移者作厤之法非按時法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者衛宣公子惠公也據傳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史記作伋屬諸右公子洩公子無左右但娶有左右媵右公子者右媵之子即宣公庶弟也屬者使撫之也爲之娶于齊而美乃自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職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急子使行急子不可壽乃飲急子酒載其旌以先旌者急子所持之符識也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及惠公立二公子怨之乃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此以桓王崩後齊將謀紀而公往成之黃齊地說見前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隱嘗與盟蔑今儀父復來修盟傳曰尋蔑盟也趡魯地

夏四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據傳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使以所守之衆列陳而去書此者志齊罪也奚魯地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桓侯弟也桓侯無子蔡人召其弟立之季名獻舞即莊十年楚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者是也胡氏惑公羊之說謂季歸不立別立獻舞則此時召季何爲經之書召季何意獻舞何人此時立獻舞何據無稽至此

癸巳葬蔡桓侯

稱侯誤文胡氏謂抑以垂訓誤矣例既葬無不稱公稱謚者胡氏又引唐人啖趙邪說謂蔡季之賢故知請謚則春秋列國書葬書謚者無算焉能皆得賢弟而請之且賢弟已避位尙得豫新政而爲請謚乎妄哉說見隱三年葬宋穆公傳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衛伐邾報邾伐也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公甫受邾朔甫會邾于趡而遽助人之兵何居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朔不書甲乙皆史闕文左氏謂日御失之天子掌厤日日官諸侯日日御理或然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羊無與字

公本與夫人同至齊然必公先與齊侯行會禮而後偕夫人至齊故曰遂遂者繼事之詞濼齊地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據傳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夫人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殺之公薨于車魯人乃請誅彭生以滅恥辱齊人誅彭生史例內君見弒必諱爲薨然內薨不地以薨而求其地也外薨必地則又以地而求其薨也書例之互見如此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皇清經解卷八之八終

武進劉淇　番禺黎永椿新校　漢軍樊封傳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九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莊公元年至八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莊公名同桓公子也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父弒而不忍行即位之禮宜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莊公母也前一年桓喪歸時夫人已隨喪歸魯矣是時不書歸者以喪歸告廟夫人歸不告廟也至是復奔齊諱之曰孫孫者避也言慙而避之云爾若公穀謂接練時錄母之變詳其說則誤以姜未歸魯當小祥練祭而莊念母尙在齊故記曰孫齊一若此時新去齊者是以未歸之夫人而駕言去齊世無是理況小祥練祭必期又一月喪服四制所云十三月而練者今自前年夏四月至此裁十二月耳何接練之有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傳作送經誤文

王姬是桓王之女齊襄公娶爲后者單伯者天子卿也天子上卿例書爵與公侯同王姬下嫁必以同姓諸侯主之時命魯主婚故送姬至魯而聽齊就魯迎之經文逆字是送字之誤傳文可據公穀不知是誤謂王官焉得有逆王姬之事乃爲說曰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言魯大夫貢于天子而天子命爲魯卿也則不知單是畿內采地而世以采爲

氏者其仕于王朝己非一世春秋所稱單伯單子皆是也而謂魯有單采乎有單氏大夫乎而胡氏遵之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在憂次不便行吉禮接賓于廟（齊來迎者當在廟）故築館于外若穀梁胡氏謂變讎不可接弁冕則諸侯既葬喪服除矣何纏麻乎若杜氏謂王命不敢違則天下諸侯豈少同姓可主婚者而負喪行事并忘大讎此非不敢違不欲違也他日無王命而自娶齊女而謂此時能辭王命而不爲主婚必不然矣此皆不足辯亦不足責者春秋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如此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命者死而賜以文如後之哀策贈七年傳所謂追命衞襄者是也夫以桓之死而錫以文瀆可知矣若王無天字此是闕文先儒皆謂非義所存胡氏惑啖助之說謂削天既王爲寵篡弒則當桓生時天王之寵桓者至再至三聘問之間歷有辭命彼時皆有天今獨無天乎且使不去天字郎桓之篡弒可貰乎何質質至是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齊將滅紀先遷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鄑郚皆紀邑也此與後十年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例同穀梁以紀郱鄑郚爲四國名又以爲遷紀于郱鄑郚皆非是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

公子慶父者桓公之子莊之庶兄也以庶長稱孟而時歷乎嫡故又稱仲其後稱仲孫而終稱孟孫氏以是也公羊于二十七年傳謂是莊母弟謬矣莊母弟惟季友耳胡氏謂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兵柄者公子翬仲遂慶父皆是也然此皆六朝時事春秋藏兵于賦不立軍鬪其得失未必如此于餘丘杜氏云國名公穀謂是邾婁之邑則史例書伐無稱邑者（惟本國有伐我西鄙南鄙之類他國無有伐其鄙非邑也）第國名無三字此必是夷狄之國而比近魯者與成三年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例同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內女書卒此書者以魯曾主婚比之內女檀弓云齊告王姬之喪莊公爲之服大功以由魯嫁故爲服姊妹之服是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羊作郜）

此姜氏郎文姜也後倣此禚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衞

此伐衞爲納惠公也與後五年公復會齊侯伐衞皆是一事溺者魯大夫名其不稱氏者史有此例與隱三年翬帥師四年無駭帥師並同穀梁胡氏謂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夫納朔非義傳皆莫知而何問其餘罪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至是閱七年而始得葬義可知矣公穀疑改葬無據會葬例見隱三年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者紀侯弟也史例諸侯之弟類以仲叔季稱其仲許叔蔡季是也酅者紀之邑也齊侯將滅紀已遷紀三邑矣至是紀季以酅邑納于齊願入齊爲附庸之國以姑存宗廟此亦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書叔姬歸于酅其卹紀與惡齊義俱見焉入者納也與他入國入邑例不同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公欲會鄭伯（儀）以謀存紀故特過鄭鄭伯辭以難（時突在櫟）尚遂次鄭近地而不能去魯固儒矣然如隣之不相卹何傳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滑小國名以近鄭故次之若公穀作郎則魯地矣鄭能來乎（舊注滑鄭地非是觀後年鄭伐滑秦滅滑可見）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祝丘魯地則姜氏已還魯矣出入不書不告廟也兩君相見有饗禮特夫人無是耳

三月紀伯姬卒

此隱二年歸紀者記此見我之不能庇紀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此齊鄭謀滅紀也前桓五年齊僖謀紀時原與鄭伯同如紀思以襲之經書齊侯鄭伯如紀是也其因循至今者一以紀與王室爲婚姻耳今桓王已崩無所顧忌故前元年郎已遷紀三邑至三年而紀季以酅歸齊我公特過鄭久舍于滑正以齊鄭有舊謀今必牽鄭故公求鄭伯一見以紓紀之難乃一宿再宿三宿而鄭不與見則其約于齊而恐以我貳情可知矣至是則復相會以終前如紀之案其不言會而言遇者以遇禮稍殺會之密而不欲彰也鄭伯鄭子儀也鄭自桓十五年忽歸國後突隨入于櫟而未有國也既而忽爲高渠彌所弒而立子亹則齊襄殺子亹而戮高渠彌何也以齊黨忽也故子亹既殺突仍不入而立子儀以突爲忽讎郎爲齊讎子儀無德怨焉此時子儀正主國故齊與謀之胡氏謂是突不惟不識事實并不識情理矣突忽不兩立齊宋不兼合宋突齊忽各有所爲說見桓一十五年

紀侯大去其國

前齊遷紀三邑紀季以酅入于齊而齊之逼紀如故則不得已而去之其不言滅而祇言去者以紀季存酅猶奉宗祀觀後十二年有紀叔姬歸于酅文則酅尚苟存可知也若其稱大夫者先仲氏曰去而不反曰大去猶之歸而不復曰大歸言去之至也（胡氏以委棄之多與去國爲大俱非是）至于稱侯則春秋失地書名失國書爵亦是史例與後十年齊侯滅譚譚子奔莒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例同公羊謂不書齊滅者爲賢者諱齊襄復九世之讎以周夷王時紀侯譖齊哀公于王而烹之哀公者襄九世祖也此與史世家齊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語合故鄭氏亦云讒始受譖而烹齊哀是也但齊哀本不道齊風還詩所以刺哀公之荒淫周制不讎義殺此固義之所當殺者郎使天王淫刑無所歸咎此之讎有司之法更爲不同且恩怨以時親遠則恩衰讎遠則怨忘故周制復讎之義不過五世並無九世猶相讎者且夷蠻無共主故有讎國三代共主無讎國也

國兩雄對峙攜怨有之然猶之敵國若齊紀則并非敵國之比又且春秋一書自爲終始從無違前代事實說春秋者予卽以經文考之卽一紀存亡而合隱桓莊三公凡六十一年書二十一條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伯姬歸于紀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七年叔姬歸于紀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六年紀侯來朝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莊元年齊遷紀郱鄑郚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冬公次于滑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二十九年紀叔姬卒三十年葬紀叔姬皆歷記其求庇王室求救宗國而卒不能庇之救之之意其不憚瑣屑綿邈有始有終如此則其卹紀惡齊傷王室之卑痛宗國之弱爲何如者而謂賢齊襄而予之也乎況齊侯如紀在桓五年此特齊僖未亡則謀紀者齊僖之志誰謂齊襄能復讎者解春秋而不讀經此何說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三月紀伯姬卒入夏而紀侯去國然伯姬猶未葬也至六月而齊侯始葬之則去國之慘卽一妻之棺而不能顧他可知矣若其稱齊侯者春秋書法君身稱爵大夫稱人並無以褒書爵公羊說與以貶書爵之例胡氏說此直書齊侯者向以爲紀侯之去國無所逼逐如太王遷岐走馬自行今而知齊侯之親在紀也則非自去之逼逐之也故紀侯之去不可言去幾見有國君而輕去國者伯姬之葬何可言葬先仲氏曰紀侯自有妻紀妻自有葬幾見有齊侯而葬紀妻者皆文也而義自見焉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穀禚作郜

禚齊地也公至齊不與齊侯狩而與齊大夫狩雖齊侯以甥禮輕之然公則卑甚矣此展甥之詩所由譏與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則在齊中矣此時齊未行軍得毋齊師時在紀孔疏所謂疆理紀地之師者非耶

秋郳黎來來朝郳公羊作倪黎來左傳作犁

郳國黎來名郳與邾同姓卽小邾子也附庸之君例可書名并書字者胡氏謂夷狄之附庸稱名則春秋無此例且小邾非夷狄也說見隱元邾儀父傳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云伐衛納惠公也公以國君與諸國大夫納有罪之君義何如矣

六年

春王正月公穀正作三

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王官之微者也子突者名也周禮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昭十二年傳注謂三命再命皆書名惟一命書人今書人則下士之一命者也然人則不名旣書人又書名則或以救衛而嘉之穀梁所謂稱名貴之者容有是乎杜氏胡氏謂突字非是但春秋書救皆是嘉予此則罪諸國而并傷王室之卑弱夫以王官出討罪而但云救已可痛矣況不能救哉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據傳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是朔本衛君史例失位復入當書復歸諸侯納之當書歸此第書入一似原非衛君而強入之者則衛侯之入與諸國之納之皆有罪矣此與後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例同

秋公至自伐衛

以告廟故書然自伐衛歸則義亦見焉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例有二一俘其人民一俘其寶玉此則寶玉之俘左氏公羊皆謂之爲歸衛寶是也夫以逆王命而納罪惡卽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貰矣況利之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則齊侯來會矣故傳曰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隕公羊作霣凡隕字同辛卯夜之夜穀梁作昔

恆星經星也卽二十八宿以經訓常故曰恆星此祇稱恆星而不稱星則必衆星皆見而恆星獨不見者若謂日光不掩故星不見則未有經星較大且不見而衆星反見者此非夜明掩星可知也左氏謂不見者夜明也如雨與雨偕也至夜中星隕則非恆星而衆星矣故但稱星惟夜半以前恆星不見而衆星見故初祇不見恆星而此時則又見衆星之隕若謂恆星之不見以隕之故則未有星體不見而能見其隕者此非恆星之隕又可知也穀梁謂恆星之隕至于如雨則但擬衆星之隕比雨之下故曰如雨左氏謂與雨偕者亦謂與雨相同而杜氏誤解謂星隕而又雨如與雨通則星隕可紀夜半有雨何足記而如雖通字而此不然也康熙己未冬在史館時同至太常護月食食將復而濃雲蔽之不知其復也旣而各官散時有雨然日記官但記有雲蔽月而不及雨以不足記也至若公羊道聽謂恆星不見者諸凡列星俱不見也夜中星隕如雨者夜中列星俱復位似雨之隕而不似雨之墜地也夫雨落不上天而謂星隕能復位斯已奇矣然且爲之說曰未修時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夫子修之曰星隕如雨夫以星之去地咫尺反而復位此大變事而修之如此是另造春秋非修春秋也不知何所據而荒唐若是

秋大水無麥苗

秋卽夏也夏方登麥而水漂之苗者五稼之苗毛詩曰食我塲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氏云期共伐郕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與後文治兵圍郕還師總是一事說公穀者謂陳蔡伐魯次以待之則正義云陳蔡于魯境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搆怨且兵來而我禦之但得稱防不可言俟也此皆不全會經文而逐節作解說者盲人瞎馬逐步認路非虛語也

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

治兵者教戰也杜氏云將以圍郕也則此本以事習戰不必有時者然卽以時論亦不失時而正義謂周禮中秋教治兵月令孟春不稱兵則此之春正月正夏之冬十一月乃中冬非孟春也周禮中冬教大閱所以修戰法則正與四仲蒐狩

相兵相表裏特用之非其所耳

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羊作成

據經二國同討郕而郕獨降齊畏齊不畏魯也據傳仲慶父請伐齊師而公不敢伐亦畏齊非自克也夫以魯之弱莊之庸劣當强齊之𠑊力不能報而反好大凌弱藉强𠑊以攻同姓罪惡已極然且兇不能逞初則招與國而不之至既則降小弱而不之伏卒之因人成事功歸他人僵手縮膊爲天下笑則何如已之爲愈矣正義謂第稱師則公不自將然已在師中特不帥師耳不然仲慶父將何由請公伐耶郕國在齊魯間文十二年有郕伯來奔則郕國而伯爵者史管蔡世家有郕叔武爲文王子武王母弟則與魯固兄弟國也

秋師還

以公不帥師故不書公至然亦有義焉此師也而亦還之乎蓋譏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諸兒齊襄公名也無知者襄公從弟公子夷仲年之子也據傳齊僖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而襄公絀之會齊大夫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一周歲也至期不命代無知約二人爲亂時公獵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及反索屨于徒人費名御臣不得鞭之見血出遇賊于門刼而束之人弒約費同費曰我奚御哉言何嘗是御人言公不以御衈之也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侍臣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人名于牀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皇清經解卷八之九終

武進劉湛　漢軍樊封　舊校　番禺黎永椿　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十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莊公九年至十六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據傳初無知虐雍廩齊大夫至是雍廩殺之例見前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公穀作暨

杜氏云此齊大夫之迎子糾者文見下以非一人故不名蔇魯地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納糾左傳作納子糾正義謂定本經文糾上有子字今本無子字闕文

據傳初襄公立政令不常鮑叔牙傳公子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杜氏云僖公庶子出奔莒及亂作管夷吾召忽二人皆公子傳奉公子糾杜氏云小白庶兄來奔謂奔魯也至是公伐齊納子糾而小白先自莒入其一書納一書入者入有二義天王入于成周許叔入于許此宜入者也衛侯朔入于衛齊小白入于齊此不宜入者也然春秋褒譏實不在此總不過由外入內之義納則有諸侯之而爲之納之皆史書常法不立義例至于二公子宜立與否則同爲支庶不問長次乘亂而入先則得之原無褒譏而胡氏謂子糾不當立小白宜有齊別無他據祇以子糾爲弟小白爲兄故立此說按史世家襄公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子糾者小白兄也故荀卿曰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古越絕書曰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卽管子大匡篇亦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賤賤者母賤幼者齒幼不欲爲傳故也則明明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據有云史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求之列代之史並無其文及考漢淮南王傳知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大將軍薄昭以書責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其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韋昭本註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不考所自徒以程子曾誤讀漢書早有桓兄糾弟之說而此又承程子之誤不得原文混稱曰史是以誤讀人書且誤解人說之故而移誤聖經甚至紊亂人之兄弟倫次誣妄立說于以誤天下誤後世此其所繫匪淺鮮也若夫夫子許管仲而不許召忽直是崇尚事功務求有用並不從糾桓兄弟以倫次長幼定是非而宋儒承誤之徒必曰桓兄糾弟故管仲可相桓召忽必不可死糾于以定唐王珪魏徵事秦王而不死建成元吉之罪子嘗曰夫人亦各事主耳事兄可死事弟不可死則凡爲弟者懼矣此皆立說之最不通者況復誤耶詳見予論語稽求篇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不能納糾而又不退師遂至大敗據傳公喪戎路乘他車以歸戎右與御皆被獲焉乾時齊地

齊人取子糾殺之

傳云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遂用爲相是殺之在魯而曰齊人殺之者齊大夫至魯而遂殺之也取者取之我也蓋病夫我之爲所取也

冬浚洙

洙水在魯城北浚者深之所以防齊也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此齊人伐我而我應之者其不書彼伐而第書敗彼甚善我之能敗彼也臨難辟讎不廢權譎況用兵乎此用曹劌之計初稽其陳列齊人三鼓始與之戰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後覘其伏莽公將馳之劌視其轍亂其旗靡始逐之恐伏莽也雖制奇而實用正焉胡氏謂善陳取勝非王者事則必强寇臨疆國亡主虜一如靖康之拱手讓敵兵刃不接然後爲王者事乎以魯之積弱强讎來侵加之齊桓管鮑銳師初出自非長勺乘巨操奇制勝則魯鮮有能圖存者故夾谷之會夫子必先請備兵具左右司馬然後與會蓋聖人未嘗忘戰也且未嘗頃刻忘戰勝也故曰我戰則克又曰戰陳無勇非孝也至矍相校射則首斥奔軍之將亡國大夫與孝弟好禮修身稱道之上其重戰勝如此宋儒不讀書好侮聖言動輒以不戰立說㨿本圖誤天下後世

致崇禎癸未賊迫畿甸廷臣尙有請舞干羽者嗟乎盍亦就聖經一深思之

二月公侵宋

齊每挾宋師伐魯此必長勺之役宋人與謀而我報之者觀下齊宋共次郎可知也書例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見後二十九年傳

三月宋人遷宿

杜氏云强遷之而取其地也宿見前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此亦彼來伐而我敗之者然長勺不書彼伐此書彼伐者以長勺祇齊師書敗者而伐者見此齊宋兩師但書宋敗則齊伐不可見也然此亦以術勝者（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不許乃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夫以我魯積敗之師當齊桓新銳之衆而連以術勝然則用兵之不可無術也如此乘丘魯地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公羊作武）

此春秋楚通中國之始也然甫通而卽敗我同姓之國無道可知矣此必非楚來告而蔡來告者莘者楚地獻舞蔡哀侯名卽前經所稱蔡季者也（穀梁胡氏皆謂別一人誤）歸者獲而去之春秋書歸不一然皆書爵書名如宣十年以潞子嬰兒歸定四年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哀八年以曹伯陽歸類皆是惟僖廿六年以夔子歸無名則以夷國來告偶失名或亦史文有闕逸耳而胡氏謂有罪則名無罪卽不名則弱小受侮者皆罪人矣據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過蔡蔡侯曰我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乞楚伐蔡則蔡侯本有罪然其書名不以此楚芊姓高陽之後周初封熊繹于荆後遷楚僭稱王春秋自是年後皆稱荆至僖元年稱楚是時楚君爲楚文王此但書荆者以君不親至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國名據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譚又不賀遂滅譚齊桓之惡如此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乘宋師未陳而薄之遂敗其師鄑魯地

秋宋大水

以災告而我弔之故書

冬王姬歸于齊

此齊桓也齊桓逆其姬以我主婚故記之其不書來逆者以歸見逆也此與後伯姬歸于杞例同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杜氏云紀侯去國而死叔姬無所歸因歸于酅以紀季居酅守紀宗廟則酅其家也故歸之若曰此我歸紀之叔姬也今歸酅乎傷哉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傳曰乘丘之役（前十年我敗宋師于乘丘）公以金僕姑（矢名）射南宮長萬（宋卿南宮氏長萬名）公右顓孫生搏之（右者戎右顓孫其名也搏者獲取也）宋人請之（乞還）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以爲患）至是秋乃弒閔公于蒙澤（宋地）遇仇牧（宋卿）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卽華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公子名）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公子名）奔亳（蕭亳皆宋邑）南宮牛（長萬子）猛獲（長萬黨名）帥師圍亳其事如此則宋萬見獲與萬之得歸原在一時宋閔之靳萬與萬之弒閔則兩時兩地公羊道聽塗說竊宋公靳之一語遂謂莊公獲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宋宋復使爲大夫與閔公博婦人在側萬誦魯公之美閔公妬其言顧婦人曰此虜也更謂萬曰爾非虜焉知魯公之美萬怒遂搏閔絶脰其說似可聽然細按之實大謬不然者莊旣獲萬請而得歸此是極事乃不言得歸何由歸在何日而曰散舍之宮中數月天下無俘虜而可散處于宮中至數月者況南宮長萬素號多力其後奔陳能乘車輦母行二百六十里而一日至者此可散處宮中乎至蒙澤之弒傳不言故史世家謂獵蒙澤而搏爭行萬多力以局殺閔公乃又曰婦人在側豈又散舍宮中耶此皆道聽之可笑者也若夫仇牧華督同死君難而一書一不書者此皆因來告之文告牧則書不告督則不書此是書例而胡氏謂督身有罪（桓二年宋督弒殤公）夫子削之夫覆愆補過先聖所許唐堯衞武雖稱靦蓋（堯襲兄摯武弒其伯後皆稱之）向使弒君之賊果能遷善則方汲引之不暇明明死君而反從削之則凡自新者廢然返矣恐夫子書法必不出此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據傳蕭叔大心（蕭宋邑叔者守邑大夫之名也）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卽公子御說也）宋人請猛獲于衞衞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幷賂陳人乃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是宋萬奔陳卽已見殺經不書者不以殺告也其不書葬宋閔公者以亂故我不會葬也此例甚明而胡氏有不討賊則不書葬之說則此已討賊而仍不書葬說不驗矣乃又爲遁詞以堅持之曰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飮之酒是與賊爲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不書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殊不知賊者宋之賊也討賊者宋人之事也宋追賊至陳遂請賊于陳不得已而又賂陳必得賊首與賊黨而盡誅之然後已此可謂討賊之盡善者矣乃又無所歸咎而遷惡于陳曰陳不討賊陳受賂陳獲賊不以正而以詐飲婦人酒爲陳罪案則試問此宋萬者陳賊乎陳當討乎其不葬者陳之君乎不書葬則陳之卿大夫士皆無所容于天地之間平故不書乎然且以萬之多力犀革裹之尙能裂犀革而使手足皆見乃惡其飮之酒不正天討則試問此時欲正天討將先拘其人而請誅之乎抑舍之如公羊所云散舍之宮中然後請王命而使就戮乎舍則不可拘則不能飲酒行詐又不得勢必如艾子所稱獻儒遇虎斥去戈擭雅步以臨之究至噬其軀而不之悟也噫可嘆也已

傳稱蕭叔大心杜氏註蕭宋邑叔者蕭大夫名則必大夫之守蕭者但大心無註卽正義亦不解按此傳稱蕭叔大心以曹師伐之而定十年有宋樂大心出奔曹十一年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大心名旣同而蕭與曹又適合則似前後卽此人而守蕭而通曹者祗計此年至定十一年約一百八十餘

年年又不合此豈蕭曹字偶同而悞入此大心字與若蕭本宋之公邑二經所書皆屬之宋其在後十三年蕭叔朝公宣十二年楚子滅蕭則另是一蕭當是附庸之國之近楚者昔人所稱蕭蓼荊楚皆以草名可見正義謂此年以討賊有功宋封爲附庸之國後爲楚滅則宋焉能封人國既爲楚滅則蕭屬楚地何得宋諸公子與樂大心又得以定十一年仍據以叛此則孔疏之難通者夫此年之蕭叔與大心猶是傳文若定十一年則經矣經何可貿貿如此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梁作齊人）

此齊桓主盟會之始也桓欲修霸業乘宋之亂而會諸侯以平之例凡盟會征伐君身書爵卿大夫有名者書名無名即書人其說歷見前經久矣此會止齊侯一人而列國皆以大夫至一則桓初興霸諸國未經信從一則北杏齊地宋亂倉猝不能急至書爵書人皆是書例並無褒譏于其間即有褒譏亦並不在此國爵人名有無增減之際而胡氏又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稱人以貶之桓能會諸侯安中國免民左衽則稱侯以與之則試問此會是諸國爲政而迎桓以主其事乎抑桓召諸國乎桓不出齊疆坐徵諸國諸國方奔命不暇未知所向乃桓獨受褒而諸國無端各予以罪是殺人市中從觀者皆與刑而持刃之人翻受功賞何以服衆春秋直書其事功過並見平宋亂似功也然平宋而必使之服已過也召諸侯以伐諸侯過也不奉王命而名之又過也其功其過皆桓自受之無與他人若謂功在桓過在列國則孟子所云三王之罪人者當指列國諸侯矣予鄉王甲戌名寅精于經學其著春秋自得篇謂春秋記過之書有貶無褒（孟子謂亂臣賊子懼宋邵雍謂孔子之刑書因歷指列國大夫如管仲子產伯玉史魚平仲舅犯皆不見于經以無罪也見則有罪矣先仲氏嘗謂其說偏夫于不削孔父未爲貶祖別本春秋止于孔子卒豈爲貶聖乎要其書則一家言也）齊桓每稱人所以殺其罪晉文則稱侯矣北杏之會罪專在桓故齊獨侯而他則稱人雖其立說亦終以人爵書例起見然正與胡氏所云功罪全反亦一快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國名北杏之會以遂人不至遂滅之桓惡如此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魯自長勺乘丘之役見忌于齊故專爲此盟據傳莊公升壇曹子（史記作曹沬）手劍劫桓公要反侵地管子請桓反汶陽之田（向爲齊所侵者今還之）魯此雖戰國刺聶之習從此而開然魯則自是有立矣要非歷能制勝不至此柯齊地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北杏之會所以平宋而宋人不伏故伐之其稱人者君不親帥師也胡氏自爲例必謂稱人是貶以漢儒將卑師少之說爲謬此則又曰將卑師少矣其不一定又如此

夏單伯會伐宋

此齊桓假王命也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故單伯來會取成于宋而還（單伯周大夫見前）

秋七月荊入蔡

據傳蔡哀公爲莘故（前十年敗于莘爲楚虜歸）繩息嬀（繩者譽其美也）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不與楚王語）楚子問之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

以宋服故遂歸功天子而作此會鄄衞地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會于鄄

復會鄄者初推王官此尊伯主也傳曰齊始霸也此與前年冬鄭伯皆突也前年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請釋已爲內應遂反弒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入殺瑕此前年夏事則入冬與春兩作鄄會皆是突而非子儀可知也齊僖與襄皆黨忽讎突故突在僖襄之世有伐無會此時齊桓不然耳說見桓十五年傳

夏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云文姜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郳公羊作兒）

郳即小邾也杜氏曰宋主兵伐之

鄭人侵宋

鄭突之初入鄭與再入櫟皆倚宋師爲之援以突爲宋雍氏出也自宋莊公卒後突居櫟最久而宋不一顧至是乘宋師在郳而遂侵之所以啟齊楚之伐也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以此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衞人伐鄭

報侵宋也杜氏曰齊楚爭鄭自此始矣

秋荊伐鄭

鄭伯自櫟入緩于告楚故伐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二月下公羊有公字許男下公穀有曹伯二字）

傳曰同盟于幽志鄭成也夏伐鄭而鄭服之故爲此盟司盟者言衆其爲之與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襄三年同盟于雞澤例同其不書公者祗言會而公在其中與僖十九年會諸人盟于齊二十九年會諸人盟于翟泉例同若夫列國之次陳久在衞下自此以後陳皆在衞上者杜氏曰齊桓正其序故告文次第如此

邾子克卒

邾子名克即隱元年邾儀父也杜氏曰齊桓請王命爲諸侯故稱子穀梁曰進之夫夫子能筆削其能進附庸之國爲五等爵乎

皇清經解卷八之十終

武進劉淇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十一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莊公十七年至廿五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瞻）

鄭詹鄭大夫名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是其人也前鄭突初復國時適宋亂初平齊兩會于郵使宋鄭連盟以服伯主此齊桓用心而自春徂秋盟未寒而鄭忽侵宋此所以復來齊宋衛三國之伐也今伐猶未伏而鄭使忽至則執之此實校之經而歷可按者若傳云爲鄭不朝則桓新立當朝突新復國又當朝今皆非其時矣至公穀云惡佞則何以知詹爲佞人此則更無理者予故曰以傳解經必不如以經解經即此是也

夏齊人殲于遂

前十三年齊人滅遂而分師以守其地傳所稱戍之是也至是遂之因氏頷（音遏）氏工婁氏須遂氏（皆遂公族名）饗齊戍醉而盡殺之殲者盡也夫滅人之國必俘其子弟遷其人民殄其宗祀夫然後疆理其地乃以既滅之遂距此四年猶使其族姓公然處此與戍者雜處雖齊桓恃强以爲無恐然亦見遂人蓄怨遲久不忘故特記曰殲于遂一似此時尚有遂者雖曰遂未滅可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來者來魯也齊又伐我以是也

冬多麋

麋多則害稼故以災書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爲火不明（言火政不修也）則國多麋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杜氏曰不書日者官失之說見前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者徐戎也不言來而祇言追者言追而來自見猶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不言來伐祇言敗而伐自見同

秋有蜮

蜮短狐也居水中以氣射人輒生瘡毛詩所謂爲鬼爲蜮者南越水毒產此物嶺北即無矣魯中國地豈宜有此故公羊曰以異書若左氏云爲災則蜮雖害人似未可稱爲災者先仲氏曰此蜮字當是螣字之誤螣食禾節害五穀傷民之生故曰災其曰秋有者以周之秋爲夏之夏毛詩螟螣蟊賊皆旱災之物正在此時故特記秋字與後廿九年秋有蜚同若蜮則隨時所見有即爲異（如昭廿五年有鸜鵒來巢類）何必秋有也其說近之餘見秋有蜚傳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魯大夫也媵者送女之稱鄄衛地是時陳侯娶衛女而魯媵之故遣公子結送媵至衛適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正在衛地結遂無公命而遽與盟然後送女此雖專事然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謂外事不測爲辭說）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故春秋無譏焉此與文八年公子遂盟雍不返命而即與雒戎盟于暴例同雖彼解我患而此反來陳之伐且齊宋仍背盟無益國事（後見）然成敗不計也女稱婦陳侯稱人者禮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未入陳國則此例稱婦彼以列國例稱人正書例也

古有媵禮凡諸侯娶妻本國既有姪娣媵從而數或不具則列國各送庶女備姪娣之數亦名曰媵媵者送也但周制既亡而儀禮禮記皆戰國後書（儀禮雖早出漢世然秦漢以前上至周初並無一人舉其名引其文者書秦誓詩國風易孔子象傳皆春秋時書尚人人能稱之引之豈有周公之禮傳八百年並無一名一字偶見諸書則概可知耳）且闕略未備全不可據今第就三傳較之然亦有異同但當合觀全經以定其是否如左傳成九年傳有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則宣公嫡母哀姜生母敬嬴襄公嫡母齊姜生母定姒皆異姓也又僖二十年西宮災何休謂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成九年伯姬歸宋齊來致媵襄二十三年晉嫁女于吳齊使析歸父致媵皆是異姓若必同姓爲之則秦楚嫁女別無可媵故唐陸淳亦曰莒姓己邾姓曹同姓最少將孰媵乎若公羊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一娶九女（本國一夫人二姪娣二國各一媵二姪娣合九女）諸侯不再娶則成九年伯姬歸宋時衛晉既來媵矣齊又來媵是娶一國而三國來媵合十二女矣雖左氏譏曰非禮然以異姓譏（即前不媵異姓語）不以多女譏也若諸侯不再娶予前已極辨之（見桓八年）今卽更娶不一不特嫡亡可再娶卽嫡在亦可再娶衛莊公娶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莊姜賢婦未嘗以爲非禮也故三傳異同皆見禮意而吾一以全經斷之叔姬歸于紀則本國有媵也媵陳人之婦則同姓有媵也齊人來媵則異姓亦有媵也紀季姜歸京師則天子可再娶也王姬歸于齊則諸侯亦可再娶也若晉平之娶繼姜則嫡亡可再娶也衛莊公之娶厲嬀則苟嫡無子雖不亡亦可再娶也此周禮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齊桓也桓自與伯以來長勺乘丘屢爲我敗因爲柯之盟而鄭詹逃齊不合來魯遂借此合宋以謀伐魯前公子結媵女時遽爲參盟是也但結無公命不足取重而陳則反以稽媵在途爲憾故盟未逾時而三國之師同集邊邑是結雖無功然以爲招寇則未也公羊褒結固非是若胡氏必欲使有司論刑恐不必然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左傳天火曰災人火曰火）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戎穀梁作我）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此鄭伯是突則前四年與齊侯遇垂者明是子儀以突至十四年始復國也胡氏于此已無詞乃又曰凡書鄭伯俱是突突雖篡國始終書爵忽雖世嫡不得稱子以爲不能保國之戒則蔓仍樹生矣然且其說有難訓者人君不幸而遭篡弒凶暴有幾十九皆庸主耳但以不能保國之故而公然褒篡絀弱以垂戒後世恐夫子之春秋必不若是凡此皆自可不

置喙者以重闕名教故曉曉不恤觀者審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此赦罪之禮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是也第赦必有時此時文姜未葬國無大慶兵荒不作民亦無大患何以須赦則書其事而義自見爲穀梁謂文姜罪大必假赦以貸其罪始可葬此謬論語而賈逵遂云文姜有罪借赦以說民使薄其罪則此時之所赦者豈姜爲政乎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穀作禦）

此陳宣公也公子者宣公之子御寇其名也左傳稱太子經但稱公子者以未誓王朝故也其見殺不知何事人者衆詞也據左傳是時陳完奔齊齊桓使爲卿完字敬仲厲公之子與御寇爲黨故出奔完生時筮之謂必大于姜懿氏卜妻完亦曰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八世莫與京今果爲齊卿至五世而陳無宇大于齊八世陳成子得政

夏五月

例以時領月則夏必四月此五月誤文也說見前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齊桓自伐西鄙後又復修好故遣上卿來而與之盟之公羊曰高傒貴大夫也防魯地

冬公如齊納幣

此昏禮納幣也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徵告期四禮（見穀梁傳此通禮也）而諸侯則止行聘納幣二禮卽娶女爲成八年經宋來聘來納幣九年經伯姬歸宋是也但納幣遣卿而公親往爲非禮喪昏不並行母喪未再期而遽行聘幣更非禮此皆書事而義自見者祇國君十五生子見左傳別文莊公二十二年始納幣二十四年始娶婦計之桓六年子同之生已三十七歲未有國君三十七歲始娶婦者據胡氏夫人姜氏入傳謂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讐人之女薦舍于宗廟以成好合似莊之遲娶因文姜必欲娶襄公之女爲婦而襄女尚少因故使踰時以至今日此皆未讀春秋之言也春秋齊襄之弑在莊八年長女之生當必在八年以前則此時已二十矣周禮女子二十而嫁指士庶人耳且猶曰自十五以至二十勿過此限不必贏二十始嫁若天子諸侯十五而娶女子十四而嫁明見語書縱使襄女待年其在二十一年文姜未卒時正當女年十四之外不誰不娶而納幣行聘未嘗一行何也且莊非遲娶也據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則公已娶黨氏女名孟任者立爲夫人而生子般矣（左傳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孟任不許公以夫人言而後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今齊桓興霸每甘心于魯自長勺乘丘以至西鄙屢戰不克而後一爲柯盟再爲防盟思以結好而莊方畏桓亦將以此納款焉因以黨氏賤且私成昏盟故置孟任而再娶哀姜此實兩耦匹嫡之最無禮者故此一書而大小失禮一并見焉其後哀姜淫佚慶父篡弒皆釀于此若文姜則于此事並無預也餘見三十二年傳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納幣歸必告至于廟禮也

祭叔來聘

祭叔者天子之內臣也不稱使史例如此

夏公如齊觀社

齊桓用强霸之術借祭社爲名聚民于社以觀戎器此與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薳啟彊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正同然則此係桓耀兵而請公往觀公方修好則不得不往然非禮矣時曹劌切諫有云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言太公用兵法不若是耳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

荊人楚人也楚之通魯自此始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蕭附庸國叔其名也不言來朝而但言朝公者以公方在穀而就穀朝之爲非禮也穀齊地見前

秋丹桓宮楹

此爲將娶哀姜至必朝廟故先飾以誇耀之然非禮矣穀梁傳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黝黑柱堊白壁蒼青色黈黃色）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自二十二年盟防後納幣觀社遇穀盟扈齊魯交好之密乃如此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穀梁傳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昏禮親逆必告至禮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親逆當與姜氏同日入今異日者公羊以爲有孟任在宮姜不肯入必與公要約許遠孟任而後徐徐以至焉故丁丑日入不卽朝廟至明日戊寅乃始謁宗廟而行宗覲之禮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禮小君至大夫宗婦皆執贄以見此同姓大夫行宗覿禮也但其贄大夫用羔雁宗婦用棗栗腶修而此通用幣以誇耀之然非禮矣時御孫（魯大夫）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女贄不過榛栗棗修正謂其用幣無禮故也若杜氏謂戊寅朝廟則以小君至後必朝廟而後可行宗覿之禮名之爲祖故隱八年傳鄭忽娶于陳先配後祖則陳鍼子非之鄭衆註云先祭祖謂之祖然後同牢而食謂之配蓋婦至朝廟必用牲幣以祭告易歸妹所云士刲羊无血謂男用特羊卽餽告之禮女承筐无實謂女用執笲卽薦舍之禮也（穀梁娶讐人之子以薦舍於前謂薦筐而置于前也）然且至日必朝廟次日行事卽爲非禮今世用朱熹家禮謂成婦三日始可廟見自宋至今通行之則不特不讀春秋將弁禮記三月廟見之說而盡誤之矣彼言三月廟見者謂舅姑已亡必三月而行婦見之禮故又云擇日而祭于禰祭禰非祭祖三月非三日舅姑未死不得早行死祭也然則周禮在魯誰謂春

秋非禮書乎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公穀曹字接下郭公二字作曹郭公）

此左氏無傳者公羊謂曹羈賢大夫諫勿親敵三諫不從而去之于是曹失國而別有失地之君郭國名赤者無所于歸而歸于曹曹實無赤也因之名曰赤郭公蓋連下郭公作順文也穀梁于曹羈無傳而赤則同之然而曹莊以後曹未亡也至哀公八年而後宋滅曹然則此時之滅何時復國蓋漫無稽矣杜氏據經文書法倣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之文謂羈本曹世子敗奔于鄭而公子赤爲戎所納是爲僖公此頗近理然史記年表皆云僖公名夷不名赤且他無可考若孔疏引賈逵說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亦似言赤本曹公子而爲戎女所出者此雖與杜說不甚遠然亦何據焉

郭公

此係經有脫誤本當闕者但管子云齊桓公之郭問郭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則公字乃亡字之誤且齊桓管仲又適與莊公時年事相合因從之此與僖十九年書梁亡例同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陳侯者陳宣公也女叔陳大夫女氏而叔字者卿可字可名聘義見前此以前十九年我媵婦于陳而陳反來伐未免不安故特聘修好然後我遣季友往答之此實爲三十二年季友奔陳所本若謂季友與陳好故來聘則陳來伐時何不好乎

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周制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而用幣于社此伐鼓于社非禮不用幣而用牲又非禮故記之若左傳謂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伐鼓用幣則似此不應鼓幣者非也傳以爲唯夏四月爲陽月名曰正月（詩正月繁霜詁也）四月此時陰盡于巳而未經夏至一陰不生則慝未作（爲陰慝）以極盛之陽而爲陰所蝕故宜用鼓以伐陰用幣以禳慝今但六月耳安得用此不知此雖周六月實夏正月也故曰惟正月謂惟是正月故有此也猶昭十七年日食傳所謂此月之朔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是也若杜氏云用長厤推之錯置一閏此月是七月誤作六月故左氏疑之則左氏此時未必有長厤可推且未有知其誤而不爲之明正者謬矣至若伐鼓之失祇在于社用幣之失又在用牲而穀梁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則似伐鼓宜在社者公羊謂鼓于社求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則不惟鼓必在社而且不謂用牲爲非禮俱非是

尚書亂征乃季秋月朔辰弗輯于房此九月日食也然亦曰瞽人進鼓嗇夫馳取幣則伐鼓用幣不必四月矣要或夏禮如是耳

伯姬歸于杞

不書逆者舉歸以見逆也此與前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例同穀梁謂以來逆者微故不書則周制諸侯必親迎並無遣卿逆女之禮知其尊與卑當在何等雖左傳有諸侯送女大國遣上卿小國遣大夫之例或者逆女所遣亦當如是然亦臆見耳未可執以定賞罰也而胡氏又遵之非誤乎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周制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用牲非禮非日月之眚不鼓此用鼓又非禮故記之但于門無考耳若公羊謂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則可鼓牲于社矣穀梁又曰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則但可鼓社不可牲社俱非是杜氏曰門國門

鼓所以攻陰故非日食不鼓穀梁謂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則謂救日是攻慝故兼陳兵救水則警衆使用力隄遏而已是大水用鼓亦別有義但不當在社耳若左傳謂非日月之眚不鼓其云日月之眚非謂日月之食也謂日爲月蝕而作之眚杜氏云月侵日爲眚則但指日食而月不與焉穀梁亦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克其陽也則月食不當克陽矣惟周禮太僕職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始有用鼓救月之事今救日月皆伐鼓當始周禮然要是誤耳

曾子問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此卽穀梁陳五兵之說也但天子陳五兵以諸侯在朝不止一方故于日食時則使各衣其方色靑赤黃白黑之衣而各執其方之兵（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故用五若諸侯三兵宜何三兵此非可以等級爲隆殺也故三傳言禮雖各有異同而左氏爲正公穀輔之若周禮儀禮則後此者矣且用鼓兼用兵者正謂陰能侵陽欲助天子討陰慝也若月食用鼓將誰討乎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公子友者卽季友莊公之母弟也諸侯之弟例稱公子杜氏云史策之通言是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十一終　武進劉湛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十二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莊公廿六年至卅二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不知何大夫亦不知何事見殺此與前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皆曹事而皆有闕誤故左傳無文而後人卽當以史闕置不論者乃公穀謂曹伯爲戎所殺大夫不伏節死義故刪君卽位而借衆誅之書曰曹殺蓋嘉其非專殺也則在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卒明書于經至六年而戎侵曹此時未

袖海山房校印

嘗有見殺之君也自此年以後射姑之子郎爲僖公凡在位九年至三十二年而僖公始沒則是射姑父子相繼立國焉得別有一曹國父子一殺一立者此豈曹鄭公耶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即戎也春公伐戎而不服故此會兩國大夫伐之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書序稱徐夷並興以夷即是淮戎即是徐也前凡會戎盟戎俱是以戎該徐者胡氏謂戎與徐必合兵表裏非是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伯姬莊公女杞成公夫人也是時杞惠公在位成尚未立必以事來會而以未歸甯故不入國洮魯境地左氏謂譏不越境非是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據傳陳鄭服也是時陳鄭無叛齊之事不當云服故杜氏解之謂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故云則鄭之不服在前二年鄭文公事其云獲成于楚一語見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中之文而胡氏以鄭之貳齊爲前此鄭伯指鄭厲公言誤矣且祇稱鄭而不及陳亦非是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據傳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杜氏云原仲者陳大夫原氏而仲字者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此亦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若其稱公子友者與稱公子慶父同史例如是非褒非貶而胡氏必謂公子是褒以友之越境而不見貶則以王朝大夫亦嘗外聘其不貶季友所以深貶王朝也則列國弒君皆可援幽厲之事以邀免矣例見隱雉稱卿此公殺謂季友私行所以避難以是時公子慶父公子牙皆莊公母弟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治之不能坐視不可敢避之蓋預指三十二年弒逆事也但是時二叔弒逆尚未顯見至季友酖殺叔牙而後子般之弒與覬其能酖叔牙立叔孫氏則非不能治并不得與國政者公羊說非也且惟季友爲莊公母弟故爲桓公大宗稱宗卿慶父叔牙皆庶弟也若三桓皆母弟則慶父大宗也安得季氏自成季至康子終春秋之世皆宗卿乎

冬杞伯姬來

據傳此歸甯也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甯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則此以禮書而胡氏曰不當來故書則前此伯姬歸于杞亦不當歸故書乎禮三月致女則自二十五年六月伯姬歸杞至此已三年矣未有三年之久而尚不可以歸甯者觀春時伯姬來洮洮是魯地而猶不入魯致莊公往會之則必拘于禮而不敢來而至是始來乃又曰非禮則歸甯之禮絕矣陋例有常禮不書一語此不可訓他不具論如此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此以鼓于社而用牲爲非常禮故書則二十六年冬十二月日食未嘗有鼓社用牲之非禮而亦書何也予說春秋一掃惡例并擯之以爲其說不驗也通人當自解耳

孔疏云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絕者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是也若魯之夫人無被出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此非出而亦書歸于某者以子死故去歸而不返亦出之類故與出女並同

莒慶來逆叔姬

此以莊公之女而妻于莒大夫者其自來逆禮也禮惟天子不親迎自諸侯大夫以至士庶無不親迎者大夫不越境謂私交耳公羊謂不越境逆女非也若周禮天子嫁女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其不書大夫主者此是略文其例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不書莊公爲主正同而穀梁胡氏又以無大夫主非之則王姬歸齊豈莊公未嘗爲主而得以書之魯史之策乎總是以非常禮故書一例必求一非禮之事以誣之春秋眞誣史矣至不稱逆女但稱叔姬者杜氏云卿爲君逆稱女自逆稱女字亦是禮例

杞伯來朝

杞夏后氏後本公爵而稱伯者杜氏云爲時王所黜故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此謀討衛也先是十九年傳莊王嬖子子頹有寵及惠王卽位爲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及士石速奉子頹伐王不克出奔溫蘇氏奉子頹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其明年鄭厲公執燕仲父而奉王以歸居于櫟王與鄭伯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是時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乃見虢叔謀納王又明年二十一年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亂定而鄭厲公卒是此王室大亂天王蒙塵者已及三年而齊桓與伯並未能勤王討叛出一旅之師旁觀袖手洋洋不理然且伐戎伐我兵戈四出伯主安在此固罪大惡極不止擅臺討伐爲三王罪人已也至是年之冬王乃使召伯廖錫齊侯命命爲二伯作九州之長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而伐王故也桓然後作城濮之會而要公以謀之二伯當如是乎此亦書其事而義有在者若鄭厲公事不經赴告不見于春秋故無從褒美而祇于忽突爭國時曆稱鄭伯以微示其意此亦春秋崇尚蓋愆之一節也讀春秋者能實體其事而無爲浮說所惑則幾矣城濮衛地名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一本衛人下另作一節）

此齊桓奉王命討衛而書齊人者桓雖在軍而令大夫之無名者帥師則照例書人以奉命不尊也衛亦以大夫禦齊而不知其名則亦照例書人所謂卿大夫帥師而不記其名與氏則書人也（說見隱元年）若傳稱齊桓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此是實事而說左氏者遂謂諱取賂故稱人則襄十一年晉侯伐鄭受鄭之賂告于諸侯曾不之諱而此諱之乎若公羊謂衛未有罪此誤認上年同盟于幽中無衛侯因以衛侯不至爲罪責故伐衛此驢頭馬嘴全然不知事實者若其講春秋書例伐人者爲客被伐者爲主故書衛人及齊人則考之諸經皆然孔疏所云令狐河曲大棘彭衙長岸泓韓之屬皆以主及客此是書例而胡氏以書衛及爲貶衛則衛抗王命公然出戰已屬大罪何必借此字以貶之謬矣祇經文于此不書奉命且齊衛皆稱人兩相頡頏似乎重以齊桓爲不足者

據傳王錫桓命時諳及伐衞未有成命則自不宜書奉命若衞之立子頽以伐王在莊十九年本衞惠公事今之衞侯乃衞惠之子懿公也自十九年至今二十八年十年之間伯主安在至長鯨已逝元惡考終而始以何有之師移及子姓萬一桓數衞罪時衞人答曰先君之過君其問諸地下將若之何故此有文焉不止義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公羊作邾婁子）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穀梁公會下另作一節　公羊宋人下有邾婁人三字）

據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楚文王夫人息嬀也）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萬舞）夫人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子元聞之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遂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鄭人效楚言以示整暇）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此公與齊宋俱無貶辭稱人見前

冬築郿（公穀作微　穀梁註左傳作麋今左亦作郿）

築者城也是年大無麥禾而城築者必有所備也此與襄十九年築西郛例同郿魯邑名據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蓋都有大小隱元年傳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則都原分三等小卽邑也邑而有都稱者必其地有先君之廟然後稱都但先君之廟世俱不解以為廟在朝左豈有下邑立宗廟者于是無學者妄疑是國之舊都與前代諸國所為都地如顧氏謂城漆以漆有邾之舊廟故稱城類夫他國廢廟今未必存且亦何得稱先君之廟若春秋列國皆無遷徙惟衞自懿公後由朝歌遷睢陽楚自文王後由丹陽遷郢他未嘗遷也況遷都則必遷廟未有都既遷而留廟與主在其地者然則何先君之廟曰此宗邑廟也國凡易一君則其君之弟立為大宗必祭所自出立一先君之廟于其邑謂之宗邑亦謂之宗廟凡一宗必有一廟如鄭友立厲王廟季氏立桓公廟類此是必有者自後儒昧其制反以立廟為非禮如曰公廟之設于私家由三桓始而于是春秋之禮意亡矣予嘗釋大小宗備考其制已有成說而註左傳者仍不能解故復著此善學者自知之耳

大無麥禾

麥熟于夏禾成在秋書于冬者杜氏云計食不足而後書也其不言饑者正義云以下文告糴故不饑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傳云告糴禮也又魯語云魯饑臧文仲請如齊告糴或以自請為難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遂以鬯圭與玉磬往且辭命亦甚善于是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則此亦無可譏者若公穀謂一年饑不當告糴蓋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未有一年卽告糴者其說固是然夫子書法如造物然隨時予奪恐未必全以盛王之禮繩叔世也況此書亦無貶例也臧孫辰字文仲魯大夫臧僖伯曾孫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廄（公穀作廄）

廄者馬舍也延廄名新則修舊之詞傳云凡馬日中出入（春分出馬秋分入馬）然後修廄今周正春秋有至無分（故時月不敢分至故予在春秋分在夏冬）日中未及安所用修則不時而已按周禮校人馬四匹曰乘四乘曰皁三皁曰繫六繫曰廄六廄曰校校分左右是一校得良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分左右則倍之又一良馬備三駑馬則又三倍之而總名之曰廄天子十二閑以六校分左右而倍之也諸侯六閑良馬三閑駑馬三閑也卿大夫四閑則良馬一閑駑馬三閑也凡此皆養之官者謂之國馬若田賦之馬則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提封千乘馬四千匹國馬為車路之需兼備不虞如鄭子國為盜所殺子產以車十七乘出討賊類此不及賦之民間者若田賦之馬則民養之而臨期賦以興事之用各不同

夏鄭人侵許

傳例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

蜚負蠜也蝗屬卽詩所稱草蟲者通志云以其能害稼故春秋書之是也若公羊說謂臭惡蟲南越盛暑所生則今所稱臭蟲者然不為災矣左氏于此傳特曰凡物不為災不書據此則益信前秋有螽為有蜚之誤而公穀妄釋之也又蜚是獸名見山海經與此又不同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初書歸紀繼書歸酅此又書卒豈賢姬哉亦曰傷紀耳蓋自叔姬卒而紀與我絕矣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傳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言龍星角亢晨見東方則農務畢而可戒土功此夏九月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言大火心星亥角亢見則可備材木定星營室昏見正中則可栽板築此夏十月也日至而畢言冬日南至則農務將興而土功可已此夏十一月也今周十二月城邑正當夏十月則及時矣蓋城為保障不固則敗不修則壞此每歲當築者故無譏焉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傳無字）

以大夫帥師而無名則但稱師與他國稱人例同是時齊師將降鄣我將救之故師次于成而止而不前穀梁所謂欲救鄣而未能是也然則魯弱可知矣

秋七月齊人降鄣

降者脅之使附也不言鄣降于齊而曰降鄣者我有以降之也此書法也然則桓惡可知矣鄣附庸國名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書葬者以我遣大夫會姬葬也其無謚者以媵故且無子也據此則前紀叔姬卒公羊說謂紀未滅時紀侯曾立叔姬為夫人謬矣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說見前二十五年傳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山戎為燕病齊桓謀伐之故來會魯濟者魯之濟也濟界于齊魯其在齊界者為齊濟在魯界者為魯濟

齊人伐山戎

山戎北狄與燕國近而阻燕職貢之入齊伐之宜也其稱人者以桓不親往遣大夫帥師所謂懸車束馬以伐之者凡書事有例胡氏既謂書人必將卑師少而此又謂貶桓既謂春

秋皆尊周攘夷而此又以攘夷爲桓罪則無所適從矣若齊接壤而山戎界于其間不必甚遠若謂遠即不伐則禹征三苗王季伐西落豈俱在肘腋間乎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築臺刺奢而又非其時故備書以見非義後倣此

夏四月薛伯卒

說見前

築臺于薛

此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獻捷者獻俘獲也伐不親往而親來獻捷誇我也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

秦魯地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傳稱城小穀爲管仲也杜氏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其但稱小穀不稱齊者凡大都自以名通即不繫國以其名爲世共識也如吳滅州來晉滅下陽類穀梁註魯邑謬矣小穀齊邑即濟北穀城今東阿縣地國策稱齊王烹阿大夫可驗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據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在二十八年）請會諸侯謀報之時宋公請先見故首宋公梁丘據穀梁在曹邾之間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據傳莊公未娶哀姜時曾築臺而臨黨氏黨氏者魯大夫也見黨氏女孟任美公欲從之而閟不得從乃以夫人言許之遂割臂而與公盟生子般焉及娶哀姜無子公欲立子般而未敢定至是公病問後于公子牙即叔牙莊公之庶弟公子慶父同母弟也時牙與慶父同淫于哀姜思重抑孟任遂曰慶父材言慶父可立也又問季友友者公同母弟也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向者牙曰慶父材季友乃假公命使牙待于鍼巫氏（鍼巫邑鍼巫鍼鍼精音）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于是立叔孫氏爲牙後則是叔牙以酖死而書曰卒者以罪不即著而既爲立後并不以誅告故也

叔牙即僖叔爲慶父同母弟左傳穀梁註皆然惟公羊謂牙與慶父皆公同母弟則季友幼弟豈得作大宗稱宗卿且得專置二兄于死地而不之顧乎予前于季友如陳傳已略辨之特此傳復有謂牙本母弟其不稱弟係夫子所削則范甯曾駁云傳例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蓋以禮諸侯絕朞而臣諸父昆弟若稱弟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此以賢叔肸而破例稱弟反謂稱弟是常例某所未詳

徐仲山日記每以季友酖叔牙爲過急而胡氏極頌之謂周厚本支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不無失實予嘗謂此事賴公羊解之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其義遂定且公羊復有俄而牙弒械成語則或牙有弒之形而友始殺之左傳略之也蓋危疑之際不嫌急決友既以宗卿與聞國政而二公子之亂又事連宮闈苟非驟起制之則鮮有不蔓衍成勢者故先誅叔牙以剪其羽而後慶父繼亂可反掌定之此雖季友專決然亦見季之能善于戡亂故叔牙之酖先已誅賊則子般可不言弒閔公之薨既已討賊則慶父之縊并可不必言卒此皆夫子書法一諱國惡而一即爲季子諱使之無所歉于兄弟骨肉之間所謂隱而斷刻而能全以其決也然則季子此事竟以周公誅管蔡當之則未必然然春秋則未嘗不予之矣

獨子般之立尚可疑者當時既娶孟任又娶哀姜然姜自爲嫡則般係諸子非世子也且諸子有長者僖公是也又有少長者閔公是也按周制立子之法隱元年公羊註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此立法之最明確者蓋立子先後視母貴賤春秋諸侯一娶九女則一適二媵各有姪娣合之爲九故先適後媵先娣後姪娣次第秩然今閔公者少姜之子哀姜之娣所生也僖公者成風之子先娶之媵所生也毋論僖公長而般閔少年齒不倫即以母言之哀姜無子則孟任成風皆當是媵少姜則姪娣也立法先媵則當先僖而後般以成風先孟任也或及姪娣亦當先僖般而後閔以少姜姪娣也今以般爲世子而又使閔先于僖不無貿亂乎嘗謂桓公是嫡隱公是庶以嫡可再娶仲子者再娶之嫡也（說見桓元年八年傳）然而不通春秋如胡氏尚猶詬之謂仲子非嫡桓公非世子是謂三綱淪九法斁豈有哀姜嫡妃儼然未死僖當長庶不滅隱公而季友奉子般殺二兄而春秋史官列國諸大夫以及夫子論定無異辭者故予以爲桓是適般亦是適此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蓋禮有始娶有再娶再娶予前已言之矣（見前十九年傳）若始娶則隱元年傳杜氏云元妃始適夫人也正義曰始者長也有始而非適孟任是也有適而非始哀姜氏也而予則謂孟任亦適而非始其始而非適者成風也莊公始娶成風爲媵生僖公矣然後見孟任而悅之娶爲夫人則孟任適也非始也至二十四年因求好齊桓再娶齊女于是抑孟任而尊姜氏意當時禮法必又以氏族貴賤儀幣隆殺分正次者故哀姜無子則宗卿終以孟任夫人原有適名遂毅然正名而立子般此固春秋所行與周禮相合者是以不立僖而立般以般適而僖媵也且立般而并不立閔以孟任雖降而不失爲媵少姜雖適而止于姪娣姪娣不先媵也若閔之先僖則齊人立閔非友之意故友挾僖以奔陳而後乃立之然即以立法論既抑孟任爲次妃成風不與孟任齒勢必降等爲次妃姪娣而少姜適姪娣宜先于二媵姪娣此又立法之不大遠者世無周禮而諸大夫之至魯者皆曰魯秉周禮此非周禮之餼羊也乎若媵可始娶則僖公成公皆然按成公爲宣公子宣元年始娶穆姜此見于經者然而宣二年宣公之孫成公之子衡即已爲質于楚則宣未娶時不特成公已長即成公之子已可爲質必在成童以後明矣此則誰氏所生者然則人君有元妃次妃下妃而皆可再娶亦皆可始娶晉平公娶少姜則再娶媵魯莊宣娶僖成之母則先娶媵有始適即有始庶特其禮久亡不能備考耳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者太子般其名也（見前傳）其稱卒以未成君也不言弒者諱國惡也禮君在稱子君薨即位稱公此稱子亦以未成君之故此與後子卒子野卒例並同釋例謂未葬稱子此係在喪所稱若踰年則雖在喪亦稱公如文公成公皆先公未葬而經皆書公即位可驗也若公羊謂既葬亦稱子踰年稱公則又一例矣據傳莊公生子般及女公子以雩祭肄禮于梁氏而般與女弟觀焉圉人犖者自牆外以慢言戲女公子子般怒使鞭犖公曰不如殺之是人有力能投身而蓋于稷門之上至是公薨般已即位于黨氏冬十月共仲（即慶父）使圉人犖就黨氏賊（殺即）之成季（即季友諡）奔陳立閔公
公子慶父如齊
此共仲畏罪而出奔者時季子奔陳共仲恐季襲己而已又無備因以姜氏故適齊求援此情事之瞭然者胡氏向于慶父帥師伐于餘丘時發一大議謂權奸篡弒未有不掌兵柄者至是不驗乃又謂出入自如皆由其主兵自恣之故遂曲引康王之誥干戈虎賁扈蹕器仗認作軍伍責慶父擅兵夫慶父未嘗以兵迎立閔也又未嘗擁兵而逃也至閔公見弒慶父又奔莒則益窮竄之極旋且伏法而胡氏又謂慶父巨姦以七百里侯國革車千乘執三十年兵柄又復引漢故事謂丞相太尉先奪兵柄慶父根深自難猝制夫春秋出兵田賦徵而後用何曾有南北軍府兵廂兵使外戚諸王掌之而一說不已又護一說曾不思殺叔牙使鍼季一人酖之縊慶父祇奚斯一人促之共仲出入未嘗弄一兵季友行誅未嘗袒一士也論事須以實季友再奔邾特以哀姜內主須少避耳及季自邾返而姜與慶父且抱頭鼠竄矣儒者解經何可言不以實而瀾口誕謾若此
秋伐邢
邢小國名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十三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閔公元年二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閔公（公名啟史世家名開避景帝諱也莊公子母叔姜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以繼弒而不忍行即位之禮宜也說見隱元年
齊人救邢
狄伐邢在上年冬齊桓用管仲之言故救之穀梁曰善救邢是也書人者以大夫帥師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一月始葬者傳曰亂故是以緩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作洛）
此時慶父在齊季友在陳季欲歸魯定亂而慮齊桓之以姜故助慶父先故先乞公盟齊桓而後來歸此皆成季之謀所豫定者不然是時姜在宮閔方九歲國無重臣焉能遇事果斷越國而會強大如此落姑齊地名
季子來歸
大夫公子例稱名字然亦有稱子者（男子通稱）其在大夫與下二年齊高子來盟例同其在公子與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例同（王季子即劉康公也此時並無褒例可擧）
冬齊仲孫來
此因公有落姑之盟而齊使大夫來省難者也據傳仲孫名湫此不書名字而書仲孫以史例原有書某氏子某氏孫一例（仲孫齊公子仲氏之孫）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並同
齊桓問仲孫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又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然則周禮盡在魯非一人言矣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名杜氏云齊人逼遷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吉禘者喪畢即吉所以致新主祧遠主合食太祖而審諦昭穆之祭也本謂之祫祭然以合食言則謂之祫而以諦親言則謂之禘蓋天子七廟自禰祖曾高而上復有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二廟祭法稱爲二祧以昭穆之祧從此二廟始也其所祧之主則另有遷廟藏之曾子問所謂七廟無虛主別有遷廟主可備出載是也諸侯五廟亦然故先君新主將入禰廟則必祧昭于上而後可祔穆于下因之合六廟之主升食太祖以審諦所親謂之吉禘但喪畢即吉必在二十五月之後（二期祫一月）今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止二十二月故傳以速譏之杜氏以于莊公謂別立莊廟此襲公羊無據之言而胡氏謂禘是禘所自出則誤以五年之禘爲喪畢之禘又謂四時之禘爲禮文錯失則又誤以礿禘之禘亂吉禘之禘殊不知禘名有三毋容溷也且周禮散亡三禮皆後起之書不足深據乃陋儒無學反有執三禮以繩春秋者如魯有吉禘明是周禮胡氏必强引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一語遂謂魯不宜禘又引祭統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賜魯重祭似乎魯之有禘因賜而得之則襄十六年傳晉人答穆叔有云以寡人之未禘祀謂晉悼初薨斯時尚未吉禘也是晉亦有禘孔子身作春秋未聞曰晉之吉禘非禮也何與是豈唐叔封晉亦有勳勞成王曾賜之與周末儒者竊引夫子及游夏之徒雜說成禮原有茫然不經讀春秋者胡氏既傳春秋則當通春秋全經全傳而備觀之而亦茫然不一讀何也若云禘所自出惟王者有之故又曰不王不禘則下文不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百世不遷乎王者禘所自出而祭帝嚳宗國亦禘所自出而祭文王故公山弗扭以魯爲宗國而襄公哭吳子壽夢于出王之廟出王文王也則即五年之禘魯所應有禮也宗法也非成王賜之而周公始受之也故禘禮有三禘所自出則惟王有之魯亦有之吉禘礿禘則不惟魯有之凡列國諸侯皆有之此核之春秋旁証之三傳及論語諸書而皦然者（詳見予論語稽求篇大小宗通釋三書）故曰周禮盡在魯此周禮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據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至是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闈宮門之小者武闈者右也）其不書弒者諱國惡也薨不以地弒也說見隱十一年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羊作邾婁）

范氏云哀姜與弒閔公故出奔孫者避也此與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例同

公子慶父出奔莒

武闈之弒共仲謀簒也乃以與弒之哀姜而先奔于邾圖外應也季即奉僖公以適邾（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聯扼其去路而制其所應則共仲之勢于斯盡矣蓋共仲所恃者姜氏所恃者齊也前此子般之弒慶父奔齊及季子使閔公盟齊而齊來省難則姜與慶父俱不敢復至齊國而大援遂絕此皆成季之豫爲謀者至是共仲奔莒原屬鼠竄故請歸而使之自縊（傳季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共仲使公子魚請勿殺季子不許公子魚哭而往共仲聞之曰奚斯之聲也遂自縊奚斯公子魚字）則討賊之速莫此爲甚而胡氏又以緩而失賊爲慶父擁兵之驗則夢囈中矣若落姑之盟諸傳皆不得領要不知仲孫省難高子來盟誅哀姜而定魯亂皆本諸此此按之經文而自見者其不書殺慶父并慶父卒亦是文例說見前公子牙卒傳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來盟者平魯亂也其稱子是書例與前年季子來歸宜十年王季子來聘並同

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狄伐衛衛懿公（惠公子公孫也）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敗績狄乃從入衛衛國不守先是宣公殺子伋而立惠公衛國不服晉逐惠公而立子伋之母弟黔牟凡八年而惠公復入至是懿公死國人仍惡惠公朔之殺子伋而復立子伋母弟昭伯之子申爲戴公廬于漕益伋與黔牟昭伯皆同母弟而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昭伯所生子（此據史世家與傳不同）故戴公渡河宋桓公逆而濟之許穆夫人賦載馳詩于是齊桓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漕且歸公乘馬祭服畜產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諸物既而戴公卒文公立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鄭棄其師

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清人鄭詩名詩序云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十四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僖公元年至十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僖公（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也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

春王正月（不書即位說見前）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曹師左傳作曹伯誤）

此狄又伐邢而齊親諸侯以救邢之師也師雖衆而大夫帥師君不親將故稱國焉此是書例穀梁見左傳經文有曹伯字而不知其誤遂謂曹小國不宜稱師稱師則必君在師中矣夫君在師中當稱曹伯其所以不稱伯者以春秋欲貶桓桓不侯則曹亦不伯也其所以貶桓者以其救邢而先次聶北則緩不及事救非所救也此則拘曲揉直之已甚者揆其故皆以經文有曹伯二字誤之然且不會全經不考本末此一救邢尚疑爲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之事則距此救時已三年矣公穀二傳遂奮然曰邢亡曰滅邢曰封邢曰邢復見竟忘前此伐邢已有閔元年齊人救邢之經猘犬狂吠可笑已極全不思邢未嘗滅其但書再救而不書再伐者以邢不來告再伐故也若其先次而後救者正以救之之速狄尚在國雜然相持是必次師其地略覘動靜而然後邢人知所向往立散其衆而奔諸侯之師于是玉石分明師遂迸力逐狄狄棄邢而逃乃得收狄所俘之器物而還邢而還之故傳曰諸侯救邢邢人潰（散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此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有同例者胡氏吠聲又謂先次後救譏救之緩夫公羊所謂緩不及事者謂邢亡也今邢亡否也所謂不及事者謂狄去而救始至事不相及也今事不相及否也然且曲爲之例以杜人之口曰齊桓伐楚次于陘與其愼也此則譏其緩夫伐師可以緩而救師必不可以愼此何說耶聶北邢地名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儀）

此齊遷邢如邢自遷者傳曰邢遷如歸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左宋曰諸侯救邢稱曹師爲貶桓此又曰美桓何也豈曹原可稱師乎）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閔二年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據此則哀姜在邾齊桓以伯主行誅亂之典不諱親昵故取姜至夷而殺之夷者齊地也既殺于夷竟以尸歸齊謂義當與魯絕不當還魯僖公不忍謂子無絕母之義請尸還葬夫然後桓公許之而姜氏喪歸杜氏云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屍歸絕之于魯而僖請喪還則此書以歸者歸于齊非歸于魯也公穀不善解經謂爲歸魯而胡氏又遵之然則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豈七月已歸十二月又歸耶豈七月已歸魯十二月反至自齊耶夫傳春秋者當讀春秋予嘗謂公穀胡氏全然不讀春秋者春秋有本經有前後經傳七月之經而不知有十二月此不讀本經者也乃經有前後可以比例如經書以歸不一皆是歸其國非歸他國者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是歸戎也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是歸晉也蔡滅沈以沈子嘉歸是歸于蔡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是歸于鄭若來歸我則必如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歸之他國則必如成八年晉侯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明明有例之書法而全不一解傳春秋謂何

楚人伐鄭

前此皆稱荊此春秋書楚之始也其伐鄭者傳曰鄭即齊故也即者就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公羊邾作邾婁檉作朾）

傳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宋地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邾作邾婁偃作纓）

傳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之戍無解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遣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其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夫僖公與季友同奔于邾邾方爲之主則德之不暇況虛丘爲魯戍而歸而敗之則狗彘豺狼不若矣且前一月方同盟于檉而可遽爲爽噬乎若公羊謂怨邾以夫人與齊爲毋復讎則齊召姜氏邾安能禁齊殺姜氏與邾何涉公不讎齊而讎邾是惡殺而責刃也故杜氏謂邾還姜氏後因戍虛丘思以侵魯及僖以姜氏請齊齊將歸姜邾人始撤其戍去而魯乃要而敗之雖似近理然亦何據焉況偃屬邾地則與戍魯要敗情事不合凡此者槪當以闕疑置之可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酈公作犂穀作羿）

傳莒人來求賂（以遺慶父也）季友敗諸酈酈魯地則莒師至魯矣夫賂可也求賂不可也況以師求賂乎拏莒子弟名

穀梁公子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悅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遂取而殺之稱獲者惡其紿也夫經明書敗其師獲其人而以搏殺乎考書例搏殺與戰殺稱獲不同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喪自齊來以姜屍在齊也其得來自齊以公曾請之也禮喪至必告廟此以告故書則禮也而文亦寓焉（喪至不再告則前以歸非歸觀）

穀梁若氏無姜字明係闕文既已諱惡則例無可貶必欲有貶則不去夫人字而單去姜字不可也況書薨書葬夫人小君稱謂歷然夫楚將祔廟小君之主將入禰室彼時尚未貶而獨于告廟時一貶之世無此理若公羊謂喪至最重則夫人之喪至自他國事當極變變禮無重輕也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也此與前城邢例同然彼言城邢此不言城衛者以邢遷夷儀而齊所城者則卽其所遷之地所謂遷而後城者也其所城卽邢也今衛遷于漕而齊所城者乃在別邑之楚丘則是城而後遷者也其所城時非衛也故曰遷有先後城則一焉胡氏不解遷與不遷之說妄謂邢未滅故遷衛滅故不遷未滅可封滅卽不可封（未滅諸侯可相恤滅則須天王封之）因以此定封邢封衛之褒貶則又大謬矣邢與衛同被狄伐同一徙都又同一封國而城邢則美救患城楚丘則刺擅權亦思其一滅一不滅何所分別何所徵驗胡所信從者惟此公穀前師次聶北時公穀謂邢滅因救緩而胡亦遂以次師爲緩救罪今又未滅耶然則何以定辭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穀作夏）

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會虞師伐虢滅下陽（[illegible]）先書虞賄故也（時虞請先導故先虞然傳以文言例）

按此晉師爲晉獻公公不親將故稱師虞公者太王次子仲雍之後武王克商封于虞史記名周北虞公是也虢公王季子虢仲之後名醜國語虢公夢神執鉞傳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不戒至是晉果至後六年虢亡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宋地）

江黃楚與國來盟則楚黨離矣人者其大夫也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杜氏云一時不雨必書首月故此連上冬十月春正月夏四月而統記之至下六月然後雨則已二百四十日不雨矣策傳謂不曰旱不爲災也史之書此但以記異而穀梁謂君有志于民則書之夫史記災祥豈以君意爲詳略乎

徐人取舒（徐舒小國名徐在下邳舒僮縣舒在廬江舒縣）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

傳謀伐楚也公羊桓公曰無障谷（孟子無曲防）無儲粟（孟子無遏糴）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子友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莅）

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故季友如齊涖盟公羊曰來盟來盟乎我也涖盟往盟乎彼也

楚人伐鄭

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乃止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先是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而蔡人嫁之至是以蔡與楚近先侵蔡而後伐楚遂者繼事之詞也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尚書包匭菁茅爲祭時濾酒之用）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楚于僖立二年三書伐鄭齊桓會檉盟貫俱未有以救之則此時進兵當直責其伐鄭之罪而乃援往事與丁零絲蘇武牛羊併案何異此理細語遁詞令之最不善者然而無譏者伐楚故也若胡氏謂當請天討不宜專代則欲以惠王之庸弱而使之行令勢必不能且討罪救患諸侯本事誰謂齊桓不當救鄭患討楚罪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有之此彼善者也

夏許男新臣卒

此隨齊伐楚而死于師者男其爵新臣其名也（說見前）若其但書卒而不書卒于師者史文有詳略無義例也胡氏襲劉敞之說謂必歸許而死于其國故不書卒師則召陵之盟尚在卒後此時諸侯未散也故後屈完盟諸侯有云師次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觀之然後完與諸侯盟而謂許男先歸乎且胡氏不讀楚許穆公傳乎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來盟者楚使之來也其可不言使者書例如此

東也公不聽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矣克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當時史臣亟稱之謂善處父子之間而惜其中立之克繆結于中遂以觀望始以僨敗終然且太子臨縻時姬曰吾難里克假使如克者衆則新城之變未必即成故春秋于晉殺里克有怨詞焉然而荀息殉難里克死辜迥乎不同差乎死生之際可不慎與若公穀謂里克爲太子之傅荀息爲奚卓之傅則全然無據而胡氏又遵之夫太子將殺時先殺其傅一如漢代殺諸王之傅而其時所殺者杜原款也太子傅已殺今公然以克當之不亦異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既殺卓子乃與丕鄭召重耳于翟舅犯使重耳辭之呂甥郤稱者夷吾之徒也令夷吾賂秦以求入夷吾乃遣人告賂于秦秦使公子縶弔二公子覘其賢否重耳受弔曰亡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而因以爲利拜而哭退而不私夷吾受弔則重許賂爲稽公乃欲納重耳公子縶不可謂當以不仁以亂其國因與齊隰朋帥師納晉惠公惠公慮克鄭之屬重耳也乃召克曰微子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克曰欲加之罪其無詞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明年殺丕鄭

晉殺其大夫與前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後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書例並同春秋討賊則有衞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一例與此全異且後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不與里克同弒君而與之同詞則例可見耳

秋七月

冬大雨雪雪公羊作雹

此夏之秋也大雨雪乎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十五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僖公十一年至廿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夷吾殺里克時會丕鄭使秦乞緩秦賂鄭乃告秦伯謂賂之不入由呂甥郤稱冀芮實主之君以重幣召三子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及還聞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謂不及克黨也丕鄭入遂殺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等皆克黨丕豹奔秦豹鄭之子是年襄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受王命圭也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僖公夫人也娶不見經其在齊桓弟與女俱不可考杜云婦人見兄弟不踰閾汎言禮文耳齊僖之死在桓十四年距僖立時已三十八年齊桓尚安有女弟乎

秋八月大雩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周八月夏六月也此旱雩也杜氏云過時非是說見前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杜云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楚伐黃滅之嗟乎伯主安在哉故前年書伐此年書滅總見諸國之不能救爲若穀梁胡氏謂貫之盟管仲慮江黃近楚而遠齊儻伐不能救則此盟反爲厲也桓不聽管仲死楚伐江黃桓果不能救君子於是乎閔之則考齊世家管仲之死在齊桓四十一年爲僖十五年此時仲未死也且是年襄王以前年之冬王子帶召戎伐周因討子帶而子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不受乃受下卿禮而還此明見是年秋七月及冬十二月傳而鹵莽如是可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衞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傳云會鹹以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者送戍卒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也杞爲淮夷所病將遷于是邑而齊合諸侯以城之其不言城杞者以杞是時未遷也其不序諸國者以史于諸國人氏偶未詳也故傳云不書其人有闕謂是闕文卽釋例所云春秋以文史官多闕者而杜氏以有闕爲工築未畢誤矣若齊桓救患恤災遷城封國義在所褒而胡氏謂城邢是褒城楚丘城緣陵是貶則事同義異在夫子無是委曲且胡氏義例謂書城邢而不書城夷儀邢未滅也書城楚丘而不書城衞衞已滅也今淮夷病杞杞並未滅也乃書城緣陵而不書城杞於例謂何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公穀作繒後俱倣此

據傳鄫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之不朝也怒而止姬將以絕鄫婚而季姬不忍乃特爲防邑之遇防魯邑而使之來朝然後公許姬還鄫故此書季姬截去鄫字如未嫁者以明與鄫絕也後年書季姬歸鄫如始嫁者以明重合鄫也此傳與註俱明了者卽穀梁謂遇者同謀也公羊謂使來朝者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亦但言夫婦謀合私請歸己之意並未言魯女淫佚通乎鄫子如宋儒所言淫奔者自何休邪陋誤作墨守輒謂魯女要遮鄫子淫佚使來聘己夫鳥獸之行莫過文姜然亦情理有之其將會齊襄時必先使桓公與襄先會于濼而後以盜母之說從桓歸齊豈有未嫁之女獨身適防他國人君無事來會可以通情褻講姤合者故范甯註穀梁亦云休言誣妄事所不然而胡氏復謂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夫

衛宣晉獻已踰嫛婗亦必不使子女獻身隣于娼戶魯僖顏自好何至如此況春秋謹嚴夫子于書法最為不苟二百四十年祇書七遇而季姬已處其一所謂遇者盟會之別名也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故古有遇禮器幣晉接殺于盟而親于會其來有時其見有地其行事有相非如田豕草蛇可猝媾也且事在顯著未必非僖公陰主之故夫子特鄭重其禮名之曰遇此其例與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同何劭公名敬罪人甘心倚門胡君何人亦喜道淫佚如此

據胡氏云春秋內女適人則係諸國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則祇書字子叔姬是也今季姬書字而不係諸國明是未嫁則又杜撰立例矣春秋文二年子叔姬卒是既嫁而出歸于魯者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則齊昭公夫人齊君舍之母不惟既嫁且國母也徒以商人弒君舍無禮于姬史官遂截去齊字祇稱叔姬又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則并與其夫同歸寧者是春秋三子叔姬皆屬已嫁皆與此季姬去國稱字同是一例乃謂子叔姬未嫁可怪已極且禮云女子許嫁笄而稱字前九年書伯姬卒是也今胡氏謂季姬擇配是未許嫁矣未許嫁則并季姬之字亦無有而倘曰書字不書字非夢寐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地名崩者陷也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徐即徐戎在淮泗之間與齊魯近雅詩所稱徐方者楚得越國而伐之其無東方諸侯甚矣故齊魯必救之下皆記齊魯救徐之事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左傳穀梁皆以遂次于匡別作一節）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會牡邱為救徐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其但稱諸侯大夫不列國名者承牡丘會也次匡者以君不親將故次匡以待之無貶例匡衛地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也以救徐故伐之

八月螽（公羊作蝝）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以中絕故特書歸鄫如始嫁文說見前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每月盡日之名杜氏以長厤推之己卯晦是九月三十日公穀以晝冥為晦非也震者劈歷也夷伯據傳作展氏之祖夷謚而伯字者古謚連字稱如共仲成季之類魯有展氏即公子展之後隱八年傳無駭賜族展氏又柳下惠名展禽皆是第不知夷伯是何名何公之大夫耳若展氏有廟則係宗子之廟大宗繼所出則其所立廟即先君也惟小宗繼禰則諸族各立父廟為小宗繼禰之廟此即展氏小宗廟也昭十二年傳有游氏之廟註謂是鄭大夫子太叔祖廟正與此同穀梁胡氏皆以夷伯有廟為過制何疎陋耶

冬宋人伐曹（左傳連下作一節）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地穀梁云夷狄相敗以徐亦戎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惠公之入也許賂秦重地而皆不與前十三年晉饑秦輸之粟及十四年秦饑而晉侯閉糴故秦伯謀伐晉卜之吉時晉將禦之先卜車右得慶鄭以鄭言不孫不從且欲乘鄭國所獻馬（名小駟）而慶鄭沮之又不聽及戰韓原晉侯馬旋陷淖中呼鄭來救時梁由靡韓簡號射韓已逆秦伯車將止伯慶鄭不自來救反呼梁由靡救公遂舍秦伯而救晉侯兩俱不及秦遂獲晉侯以歸晉大夫皆被髮壞形毀服從之秦穆姬者申生姊也奉太子甞公子弘（左傳作太子甞弘劉向列女傳作公子弘今從向者以文十年秦伯甞卒畢名甞也）與女簡璧登臺履薪而請罪且使以衰絰逆秦伯示已必死伯乃還晉侯而質其太子圉于秦晉人作爰田（爰易也易公田之粟以賞衆）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州周制鄉大夫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以料兵今使州長治之以人少則萘易補也）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復饑秦復餼之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姑樹德焉以待能者

是役秦為政而書晉及者以晉侯不德自有以召之也此文例也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羊作霣且連下文作一節）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星隕為石也其不言星者以所見祇隕後之石不見所隕時也五者石數也鷁水鳥名即鶂也凡鳥無倒飛者退飛倒飛也倒飛過宋都則亦遠矣六者鷁數也是月者此月以不詳何日故云公穀前誤以己卯晦為晝冥遂曲護己說謂是月必是晦日春秋書朔不書晦則己卯晦非書晦耶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卒有氏不氏並無義例說見隱八年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大夫書卒不書葬魯女則有葬有不葬皆以大夫會葬為文皆無義例此與文十二年子叔姬卒成八年杞叔姬卒皆不書葬並同

秋七月甲午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傳曰會淮者謀鄫（鄫為淮夷所病）且東略也時諸侯城鄫以役病不果而還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與國也齊人為徐伐英氏報婁林之役也

夏滅項

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遂止公蓋項本小國近淮公襲滅之故齊執公焉凡列國取滅皆書國于上其不書者即是本國此與成六年取鄟昭四年取鄫例同

此與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二十三年祭叔來聘閔元年齊仲孫來二年齊高子來盟並同諸說謂尊完又謂尊桓又謂完有權皆不讀春秋者矣特傳稱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屈完乃及諸侯盟則祇此一盟而經稱盟師又稱盟召陵則似實有兩盟者傳文或略之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羊作袁）

轅濤塗陳大夫據傳轅濤塗恐師還經陳鄭間必役供應給齊桓觀兵東夷由鄭莒徐夏而循海以歸申侯告不便齊遂執濤塗命我公會江黃伐之傳謂之討不忠是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者公及也伐陳說見前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此告至于廟故書但公伐楚後又伐陳此祇告伐楚者以公出時祇以伐楚告故也其例與後六年公伐鄭又救許祇書公至自伐鄭正同公羊疑伐陳後楚叛盟而公再伐故書伐楚此屬夢夢而穀梁又妄自立例謂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若後事小則以先事致此不致伐陳而致伐楚者大伐楚也此皆由不識公至告廟之禮以致有此然且六年伐鄭穀梁胡氏皆與救許較大小夫救許不小于伐楚矣說見桓三年公至自唐傳

葬許穆公（穆公羊作繆）

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服公服）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羊作慈）

傳叔孫戴伯（茲謚戴伯即叔牙子）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以陳服罪而歸之）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初晉獻公娶于齊曰齊姜生太子申生及秦穆夫人而死（傳稱烝于齊姜生太子則齊姜武公妾其所生安得稱太子乎若史世家謂娶齊桓之女則桓方與伯安能不一顧所出如此）又娶戎二女大戎生重耳小戎生夷吾及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則嬖之甚姬欲立其子乃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嬖在外名梁五在東關名東關嬖五晉人謂二五耦）謂曲沃宗邑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邊君當令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以鎮之而奚齊卓子遂得擅有君國焉既而獻公作二軍自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伐魏伐耿皆滅之遂爲太子城曲沃而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之大夫乃復使太子伐東山勝之還自稷桑姬乃謂公曰太子勢成欲圖君矣復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祭歸肉于公姬寘毒而獻之覆酒于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乃泣曰太子忍哉君老且暮耳曾不能待而欲弑之公殺太子傅杜原款太子奔新城自縊死姬曰二公子皆知之重耳逃翟夷吾逃梁此因晉以殺太子事告故書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云伯姬來寧寧成風也夫僖公爲成風子其年最長尚有伯姬者以莊廿五年歸杞至是約一十四年則姬年當在三十以往益信成風始娶在孟任先矣禮諸侯世子有相朝之義此以子尚幼故母帥而行之謂之朝其子正義曰杞伯姬來絕句來者來歸寧也朝其子猶言其子朝也

夏公孫茲如牟（茲公羊作慈）

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則因聘在牟而假聘以行娶者牟國名桓十五年有牟人來聘公孫茲見前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止公穀俱作戴後同）

王世子者惠王之太子鄭即襄王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首止衛地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前會王世子以定其位會之而已不敢盟也何也卑不與尊盟也至是則諸侯自爲盟焉此皆書其事而美自見者其後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書例正同或又引昭十三年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無諸侯字遂謂復舉諸侯即是尊世子而不敢與盟之義則同一王臣尊宰孔而不尊劉子不可解矣春秋書法貴實劉子與諸侯同盟則同盟耳王世子與宰周公俱不與諸侯同盟則諸侯盟或說梁云復舉諸侯公羊曰一事再見俱氏曰書之重詞之複皆不通之論也左傳于首止之盟曰諸侯盟則世子不盟也于葵丘之會曰宰孔先歸則諸侯自盟也

鄭伯逃歸不盟

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言王使楚助以晉可拒齊也）蓋欲廢太子而不欲定其位也鄭伯遂逃歸不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近楚小國傳曰楚使鬬穀於菟滅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不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八月甲戌晉圍上陽十二月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晉師還館于虞遂襲虞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修其職貢于王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此伐其逃盟也新城鄭邑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此楚以救鄭圍許而諸侯即救許而釋鄭遂者繼事之詞亦速詞

冬公至自伐鄭

此告至也公伐鄭後又救許而祇告伐鄭者以告出在伐鄭故也此與前四年公至自伐楚例同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前以諸侯之師伐鄭鄭未服而釋以救許故此復伐之

夏小邾子來朝

郳郳犂來也初得王命而別封于郳故稱小邾此是小國新立君而相朝之禮

鄭殺其大夫申侯

初轅濤塗之譖軍歸也鄭大夫申侯實沮之故齊桓執轅濤塗而賜申侯以虎牢其後濤塗勸申侯城虎牢而譖于鄭伯已有問矣今齊屢伐鄭鄭思殺申侯以悅于齊以爲申侯者本申國之甥而爲楚文王所寵文王將死予之璧而使之他國曰子專利而不厭恐不免也至是城虎牢專地利而又故爲楚所嬖殺楚嬖則齊憾可釋矣此則專殺大夫之至無理者申侯申氏侯名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穀梁作寗母

傳曰謀鄭也時鄭太子請齊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以悅齊管仲以其奸父命不許于是太子華得罪于鄭鄭伯乃使人請盟于齊

曹伯班卒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款下公羊有鄭世子華誤文

按上年閏月惠王已崩襄王慮大叔帶襄王弟惠后子之難惠后欲廢王立帶故前有首止之會畏不立故不發喪而告難于齊齊因爲此盟使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例王人內臣之微者然亦王國通稱二十九年翟泉之會以王子虎爲王人是也王人亦皆可與盟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襄三年公會單子諸侯盟于雞澤是也惟王世子不與耳首止盟見前傳乞盟請服也乞盟在盟後則洮盟不久矣或別作他盟未可定耳

夏狄伐晉

晉伐狄敗于采桑故狄報伐之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此禘所自出之禘非吉禘也禮緯稱五年一禘而杜云三年大祭之名皆無定據若此夫人則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以哀姜既薨則殯廟祔姑禮所當有而至是始致主者以未行吉禘之禮故遲延焉但傳又以爲非禮則以哀姜見殺祔有不薨于寢則不致之例姜在所不致者故非禮也公羊謂以非致主此當是朝廟之禮以夫人初至而舍奠于廟者僖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乃齊先致女而脅僖公以朝廟是以妾爲妻故謂非禮此不知何據云然然朝廟謁至當另有期安得藉大禘之時雜行其禮此爲不合若穀梁謂以妾爲妻是僖公之母成風致主宗廟則不會全經不記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葬小君成風之文謂夫人之卒葬之已是大謬而胡氏又從穀梁註劉向范甯之說以爲成風未死僖公于祭廟之時立爲夫人夫子無立母之義僖既爲君則母以子貴在成風自爲夫人何必再立況世無先君死後立夫人者又況立后自有典禮升食非策立之地出王非錫命之主宗祝稞獻不能司翟褕鞶鑑拜賜登降之用而欲使秉圭之子無端立母則直是猘犬狂吠而以說春秋欲春秋不亡得乎魯宜用禘于前已歷言之胡氏必引孔子郊禘非禮一嘆以爲僭越夫僭越謂摯公用之耳非周公亦僭越也且禮記所引語俱未實也雜記謂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自獻子爲之則此所書禘正是七月斯時獻子未生也周之七月爲夏之五月故曰日至是以明堂位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然則大禘與時禘原是夏月禮記之不足憑如此

冬十有二月天王崩

惠王崩以前年閏月崩至是來告說見前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正月公穀作三月御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此定王位也宰周公太宰而食采于周者天子之三公也傳稱宰孔孔其名也宋公稱子者是時宋桓公卒襄公立而以桓未葬故襄公稱子亦禮例也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禮二王之後歸脤此以齊霸故賜之曰天子有事于文武周七廟外别有文武廟祭故專稱文武若七廟則焉得稱文武乎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以王命止之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下拜登受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不稱國以未嫁也稱字許嫁也惟許嫁故得書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宰孔先歸故諸侯自爲盟盟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弒

傳里克殺奚齊于喪次奚齊驪姬子驪姬譖殺太子申生事見前里克晉大夫見十年傳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獻公未葬故稱子是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晉亂也以告不及魯故不書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子即蘇子司寇蘇公之後也以國于溫故又稱溫子溫子叛王而居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羊作卓子

里克殺奚齊荀息復立卓子驪姬娣所生者里克又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其稱君稱弒者以先君既葬也獻公已葬例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此是書法而胡氏謂里克殺其君之子以國人不子也里克殺其君以里克君之也夫猶是弒君猶是殺國君之子而一則不子責受殺者一則君之責殺者里克已矣二子被殺有何賢否而一受責一不受責乎

及其大夫荀息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莊十二年及其大夫仇牧書例並同

按晉語晉將廢太子而立奚齊大夫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若何荀息曰吾聞事君不違命君立臣從言君立奚齊則從之何貳之有丕鄭曰不然從其義不阿其惑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傳稱中立乃免則是太子之殺荀息成之向使三子者皆從義而不阿惑獻雖有言誰敢承命乃曰臣從是從之者也是即孟子之所謂容悅君逢君者也即丕鄭之所謂阿惑也然且里克發難復告荀息曰吾與先君言之矣則是太子之殺息與先君共謀者乃猶曰不食言夫尾生何嘗負言乎然而殉難矣殉又何譏故先仲氏曰及其大夫及者比也連累也雖不美然無剌焉若里克者則在太子伐東山時極力諫公曰冢子奉冢祀君行則守有守則從今君居太子行非古制也且夫專行謀誓軍旅非太子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傳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請歸公也姜不知何公女前十一年公與夫人會齊侯此復為公故請會魯地則姜必桓女矣說見前會齊侯傳卞魯地

九月公至自會

此告至也公滅項見執猶有他事而仍書至會者以告出在會淮也春秋文例有專見者有連事以見者此合上滅項會卞皆連事見意故三事三書名無義例必合觀而意始見焉所謂文也蓋滅項不告國公執不見經告至書自會皆諱國惡而簡策既分則策書所載簡並無有（簡者經也策者傳也）向使無會卞一事則經意盡晦矣故經書滅項知是魯事何也以不書國滅也乃無故而夫人忽會卞則于是較策而知執公爲但夫人會卞安知非文姜會襄自爲出入且其書法又與文姜會襄無異安知爲公請而爲公急難乃接書曰公至自會則于是又較策而知爲公請爲蓋公爲會淮而出與桓共事未有公未歸而桓可赴公夫人之請至魯地者且夫人會卞與公無與亦未有夫人不請公而公得旋踵歸魯若寘召者此皆夫子書法一本造化單事連事但直書而義無不見並非月日名氏一字增損便可妄稱文例也若經文是簡傳文是策各有名義詳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據傳齊桓以十月乙亥卒此書十二月者以內亂故越六十日始得來赴告魯也（史記六十七日始殯尸蟲出戶傳作辛巳殯正六十七日）初桓娶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如夫人六人長衛姬生武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即易牙）有寵于衛共姬（即長衛姬）因寺人貂（豎貂）貂以薦羞于公（易牙善調飪）乞立武孟公許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然未定也及桓卒易牙與寺人貂殺羣吏立公子無虧（鄭作武孟）孝公奔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邾公羊作邾婁）

宋襄以齊桓在時曾與管仲屬孝公冗爲太子至是宋襄假信合諸侯以納孝公宜也五公子長幼傳無明文胡氏謂桓公君臣以私愛定長幼無據

夏師救齊（單言師者魯師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初宋與諸侯納孝公齊人即已殺無虧應之此時諸師皆散魯亦罷去宋反獨與齊戰必得取勝是明借此壓桓業與伯功也後孝公伐宋實本諸此

狄救齊

狄之救齊以昭公夫人本魯女也狄何屬乎此必四公子之徒有召狄援者如周宜曰召犬戎類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與衛皆受狄伐者今邢反合狄伐衛則必邢與狄平而衛不與平故見伐然邢則甚矣毋怪乎邢之後爲衛所滅也若狄之伐衛其來已久向徒以齊桓救恤故衛稍安杭今桓死而伐又至矣穀梁不度時不識事務謂狄之伐衛所以救齊夫狄何愛于齊而救之且何所不得于救而復伐衛以救之然且謂狄不稱人其稱人者所以進狄善其伐衛以救齊也夫狄亦有長眾稱狄者狄君也其稱人即狄眾也中國夷狄雖殊而書例則一胡氏宗穀梁必謂其稱人者以進狄故其進狄者以善伐衛故其善伐衛者以善其救齊故夫果善救齊則當五月救齊時正當善之時也正進人以善之之本事也乃經曰狄救齊未嘗人也救齊未嘗人而謂伐衛之稱人以救齊故通乎不通乎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此宋襄事也滕子者滕君嬰齊其名也宋襄不知何事而執滕子滕子亦不知在何所爲宋所執此皆無傳可考者但宋公稱人滕子稱名似乎有例而實無例者謂去爵稱人既在宋襄則春秋書執其稱人者二十有五稱侯者祇兩晉侯執曹伯耳一曹伯負芻弒君自立其執而稱侯宜也曹宣公無罪晉文以權譎執之而晉復稱侯何與且襄廿六年晉人執甯喜喜亦弒君賊而執之者又稱人何也若左氏謂歸罪于民故稱人則未有宋民而可以執他國之君者齊人執轅濤塗齊桓在楚不得推諉國人也至謂見執稱名必是深貶則負芻弒君且猶不名嬰齊何貶乎大抵執人一事君臣共之可稱君亦可稱臣與晉侯殺申生專殺在君衛人殺州吁公殺在民分例不同故邾人執鄫子係宋襄使邾人執之而亦稱邾人則邾君且無與何況邾民此尤稱爵稱民之必無義者況名與不名全非書例若胡氏謂稱人是滕子罪稱名亦是滕子罪則不惟宋稱滕稱兩稱俱亂吾不知滕子何人其所犯何事乃罪不勝誅如此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邾公羊作邾婁後同）

齊桓在時宋公曹伯並隨桓盟伐未有間也前十五年宋不知何故忽然伐曹及桓卒而宋納孝公曹仍共事雖曹爲桓故而在宋則滋有負焉故宋爲此盟親赴曹國（曹南者范氏云曹之南鄙）蓋思藉此飾惡而曹伯芥蒂不親來赴使大夫涖盟則宋襄此會爲無色矣此圍曹之役所由來也苟宋襄不德遠邇齊桓曹南之會諸侯罕至乃東西遷怒至用鄫子司馬子魚（宋襄庶兄目夷）所謂己德有闕而思以責人禍豈遠乎

鄫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公會曹時諸侯不至乃以鄫近召鄫子而鄫又不即至及至而宋公行矣乃追之至邾雖不盟然因盟而來一若已盟于邾者然故既書盟又書會且不書同會一人則人必推求而自得之以爲鄫本爲會來又爲盟來並無罪也宋公乃恣睢暴橫使邾人執之已爲無禮況用之乎宋襄自此不永終矣用之有二義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謂取鼻血釁祭禮器以畜穢辱之若左氏載司馬子魚之言謂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如祭馬不用馬類）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用人誰能饗之則直謂殺其人以當犧牲無道至此但經書邾人不書宋公者非諱宋惡以前後一事經文連書則上承下接書例如此此如齊桓既救邢則下文遷邢更不書齊侯齊桓既伐鄭則下文救許更不書齊侯例同

秋宋人圍曹（左傳合下作一節）

以曹南之會君不親至故也

衛人伐邢

傳曰報菟圃之役也前年邢伐衛圍菟圃故云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會上有公字）

此謀宋也宋公曹南一會諸國爭至然且東執西討大肆不道以重失諸侯之心故諸國盟齊專爲謀宋其及楚人者亦正爲後年楚子執宋公張本此合證之經而皦然者若左氏謂陳穆公修齊桓之好故盟齊則會無齊人祗列國大夫一盟其地何足修好左氏能傳經不能解經此又一證也若序國先後並非書例說已見前

梁亡

據傳梁伯好役民以築城邑城衆民寡名曰新里前一年秦遂取新里遷民實之至是國相驚恐陰塹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是梁之亡民實亡之與秦何與故經書梁亡以垂戒焉此與莊十四年書郭亡例同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南門魯城南門也南門本故有而今復修之則曰新所修有舊制而今又稍變之則曰作但城郭橋道有關啟閉不時可作而傳曰書不時者以修飾美犬不關緩急則必待土功之月然後可作今經書春則已在冬十月後且不書正月則并在春十一月後非土功時矣桂氏云南門本名稷門後以增大之故改名高門

夏郜子來朝（郜國名姬姓）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曰魯子曰有西宮知諸侯有三宮也何氏註禮諸侯娶三國女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此不知所據然說較近理若穀梁謂西宮是禰宮即閔公之廟則正義謂左祖右社廟不在西即或五廟分列禰即西廟則僖禰皆西列何得獨以一廟當之若謂西新轉音西可通新則前文新作南門可云西作南門乎

鄭人入滑（滑人叛鄭而服于衛故鄭伐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此狄謀爲邢伐衛而齊參與以助之以前年狄救齊抗納爲齊孝所長故也然衛之爲邢病則甚矣

冬楚人伐隨（隨叛楚與齊楚故伐之）

皇清經解卷八之十五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十六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僖公廿一年至廿七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前諸國盟齊特要楚人所以謀宋故宋盟鹿上專求解于齊楚兩大使宋得仍主盟會傳曰宋人爲鹿上之盟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不虞楚之僞許之也此盟鹿上與後會在盂俱是宋地盂會諸侯全恃鹿上乃盟甫踰時而楚反假盂之會直執宋公以伐宋要盟夷狄其足信乎

夏大旱

周之夏夏之二三四月也於時方下種雖不雨不傷禾稼然三月無雨則亦徵陽矣故書之但是年不饑則総是春旱於禾稼無與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公作霍穀作雩或作宇公穀皆以執宋公下別作一節）

諸侯會宋地（盂宋地）宋襄主盟乃無故而楚子執襄以伐宋此必諸侯惡襄不道執殺國君因以此報之雖假手楚子實則諸侯共爲政故鹿上要盟不足解釋以盟齊之役先有以結之故也胡氏不量世事尚謂五國之君不能相救夫五國之君並主之而又救之乎陳蔡楚鄭皆盟齊之國唯許曹新從而曹又屢被宋伐必不肯救宋者第楚會中國始于盟齊切盟竊伐實始此會此則諸侯之罪書其事而義自見耳執宋公不言楚子非分惡諸侯亦非不予夷狄承上連文書例如此此與前十九年邾執鄫子不書宋公正同（詳見前傳）

冬公伐邾（公羊作邾婁）

邾爲宋用鄫子鄫子魯壻也故公特伐之雖是時邾滅須句傳謂爲須句伐邾則伐邾取須句在三十二年此非其事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魯與盟齊而不與鹿上與盂之盟不直宋也然楚以盟齊之故使來獻捷其不言獻宋捷者秋伐宋冬獻捷事不異年則承上連文亦書例也說見前執宋公傳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杜氏云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爲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關盟而往其稱公會者書例然也（說見前）諸侯即上會盂之諸侯也然執不言釋此獨言釋者亦以公與會得載其事故書之並無義例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邾公羊作邾婁已後並同）

據傳須句顓臾風姓也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且又與僖母成風同姓成風爲言因伐邾取須句而返其君取者取之邾也返其君則取之而歸其君也猶言取而還之也但經言取不言返者春秋經也經有因傳以見者如此但書取不書返其知返者以傳見也然亦有因經以見者如此書伐邾取須句文七年又書伐邾取須句向使須句爲魯有則此已取之何必再取觀後之取則知此之返此則因經以見之者也若取之爲義則推于我曰子得之彼曰取並無書例而胡氏又以書取爲擅夫取而有之尚不擅而擅夫還之者乎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襄乃伐鄭以報盂之役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僖公兩伐邾并取須句故邾乘不備而來報之時臧文仲力諫當設備不聽因敗績邾人獲公冑懸于邾城之魚門其無禮如此升陘魯地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待于泓當楚人未渡泓時宋師已成列司馬子魚請擊之不聽及渡泓楚師未成列司馬又請擊不聽且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遂大敗此興師自楚而書宋及者楚雖爲救鄭而來而宋襄以盂盟見執本懷讐恥故知其將來而先興兵以俟之大司馬諫襄曰天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是也是宋實興兵先阻先列宋爲主而楚就之經書宋及本實事非義例也若宋稱公楚稱人者楚子雖在軍而帥師有人君不親將則不書說見隱元年傳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梁作閔後同）

齊孝公爲宋襄所納而曹南之盟齊並不與反與諸國謀宋盟于齊地今又專行討伐且親將之實怨乎甗之敗齊志在爭伯非爲納君也春秋假借仁信終必敗露況襄又行詐之九者乃蹶不旋踵彼車我徒皆轢躐及之欺世之事可爲乎所謂但書事而義自見者春秋有馬不通者予書伐書圍安指義例春秋書伐二百餘書圍四十四而欲于此二字決是否安能辨之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作慈）

秋楚人伐陳

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卒不書名史闕之也與隱七年滕侯卒八年宿男卒同若杞本公爵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今又稱子范氏云爲時王所黜理或有之說見桓二年滕子來朝傳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滑本姬姓小國而附于鄭者前二十年以滑貳于衛鄭伐之滑已聽命矣及鄭師還而又即于衛故鄭再討之周襄王不知何故使伯服游孫伯爲衛請滑鄭伯不從則亦已矣乃又執王之二臣則跋扈已甚王怒而伐之宜也乃使頹叔桃子出狄兵以伐鄭取櫟則用夷制夏借戎寇以亂天討無道至矣宜其不踰時而召戎禍也此不及王討一字一若狄之自來伐者雖爲王諱然亦曰此非王所爲狄爲之也文也亦義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初襄王爲世子時母后早死其後母曰惠后（惠之諡）生叔帶而欲立之未及而卒（後母死）及襄王即位叔帶乃通狄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帶帶已奔齊前二十二年用富辰之言而召歸之（以報親親故也）至是王出狄師以伐鄭取櫟遂德狄人取狄女隗氏爲后而叔帶與隗氏通因廢后頹叔桃子乃奉大叔以狄師攻王殺譚伯獲周公原伯毛伯富辰富辰死之王出奔鄭君于汜是召寇殺人而適以自殺誘夷用讎姦宮禍國百不一當此固直書之而義自見者但史記曰王出奔鄭與厲王出奔彘書法並同此但書居而不書奔者以諸侯去國則書奔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是也天子去國則書居昭二十二年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是也若傳曰天子無出謂天子不宜出出則書之非謂天子不書出出卽貶之也公羊與曲禮不解春秋謂天子不言出增一言字便與夫子書法有未遂矣書金縢王出郊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未嘗不言出故冏命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出與入同入之有出猶出之有入也春秋于襄王之奔但書出而入自見曰天王出居于鄭于王猛敬王之奔則但書入而出亦自見曰王猛入于王城曰天王入于成周此眞夫子之春秋也胡氏解春秋但知有公穀而全不知有夫子如此經曰貶而書出夫襄固有罪當貶書出王猛與敬王何罪而乃貶而書入乎

晉侯夷吾卒

此晉惠公也據傳惠公之死在二十三年越二年而始見于此以赴之晚也是時公子圉立是爲懷公懷公乃召晉大夫之從重耳者以狐偃不至殺其父狐突先是重耳出亡過狄狄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而以叔隗妻趙衰生盾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妻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至是及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乃納公子于晉懷公奔高梁殺之以不告故不書是時襄王亦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錫晉文公命（命服也諸侯七命見服七章）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邢衛皆姬姓國皆爲狄所滅而邢遷夷儀衛遷楚丘齊桓公皆城之則邢衛二國本宜協力距狄互相拯援而前十八年邢反挾狄以伐衛圍衛菟圃及狄退而邢獨留師不去則邢惡過矣越明年衛乃伐邢報菟圃之役並未嘗得志于邢又明年齊孝因邢欲報衛盟狄于邢以謀衛則邢實爲主而狄反爲客然且前年之秋甫盟狄而去年之春狄卽侵衛則鋒起肘腋狡猾莫測于是衛文甫間使大夫禮至昆弟先陰仕于邢以爲內應而後一舉而滅之是雖滅同姓然敵國偪處勢不俱立非得已也但春秋滅國三十無書名者此獨書衛侯燬傳遂有滅同姓故名一語而曲禮遂引之曰失地名滅同姓名定之爲春秋之例夫失地無書名者曲禮鄭註引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爲據夫獻舞卽蔡哀侯也哀侯以被執書名未嘗失地經凡被執必書名如許男斯沈子嘉類不一而足已見前傳實則哀侯之執至楚卽還寸土不失觀後三年卽與齊桓爲北杏之會顯然在經可驗也若失地之君春秋多有紀侯去國譚子奔莒並不書名至于滅同姓則在楚所滅雖不可考然二十六年經書楚子滅夔註云同姓或以爲待夷狄之禮故不名若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則夏陽號也虞號與晉皆同姓以兩同姓滅一同姓而虞與晉皆不名何也若晉獻滅號并滅虞則以一同姓滅兩同姓然又不名故胡氏亦知難通乃曰晉滅虞不名而此獨名者虞公貪璧以易鄰與邢之挾狄以伐衛罪有輕重夫不責虎狼之挾群而責蟲魚之貪餌非平情矣予向謂書名書爵並無決例況偶然一見尤不可據且經有闕文又有羨文先仲氏曰桓十二年丙戌盟武父又云丙戌衛侯晉卒下之丙戌由上之丙戌而羨之者也此云衛侯燬滅邢下文云衛侯燬卒上之衛侯燬則由下之衛侯燬而羨之者也此確

論也

夏四月癸酉衞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者公女而嫁于宋大夫蕩氏爲妻者也今爲其子來逆婦而借以歸寧特禮無姑自親逆者書逆婦則其非禮可知也周禮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此來逆婦不知何人女并不知誰主而胡氏譏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大不可解蕩者宋桓公子蕩之後

宋殺其大夫

大夫無名闕文此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闕文例同公羊謂宋三世內娶故三世無大夫（謂宋公三世皆娶大夫女故不敢臣婦父也）則其時武穆桓莊之族甚夥必非內娶三世便無媵氏且未聞君不臣婦父者周武王未嘗不臣齊尚父也若穀梁謂所殺者孔氏故孔子諱之則桓二年宋督殺大夫孔父顯見乎經而敢爲是說妄矣春秋有闕文又有義文此即闕文之一耳是年晉文勤王以左師迎王入于王城右師取大叔于溫殺之因朝王王饗醴命之宥且賜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文復請隧弗許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小國名杜氏謂頓君迫于陳而出奔楚楚因圍陳而納頓君于頓然則楚之圍陳爲頓故也與前二年楚人伐陳別是一事

葬衞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

莒與我舊怨入春秋以來因紀君娶魯女盟莒于密此後桓二十七年莒慶以莒大夫而娶莊公女叔姬爲婦始相和好至閔元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季友賂莒得慶父而莒復以師責賂故僖元年季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至是衞文欲修好于魯因之平莒而衞文又死其子成公修成之故衞侯于旣葬之後變例稱子承父志也然則莒慶即莒大夫之娶莊女者洮向二盟莒慶未必無意焉故先之莒慶而後以莒子乃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是全忘君女之得嫁大夫其于春秋前經竟然不識而欲以傳春秋可乎洮魯地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是也惟僖八年洮之會杜氏范氏俱注作曹地非是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衞甯速盟于向（速公作遬後同）

此尋洮之盟也洮盟衞君爲政而莒大夫涖之此盟則莒君爲政而衞大夫涖之舊註向小國之近莒者隱二年莒人入向是也公羊謂入者得而不居今盟莒于向後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則公然莒地矣甯速衞大夫莊子即甯武子父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巂公穀作嶲弗左傳作不）

齊魯自長勺乘丘諸戰後相安至今此何以突見侵伐嘗以經考之齊桓卒時宋師納孝公而魯嘗興師以距之以孝公之弟公子潘其後繼孝公爲昭公者本娶魯女爲妻故魯爭立之前十八年經書師救齊者是也至是孝公來修怨而公追逐之巂者齊地蓋逐之出境也諸傳不顧經因不識見侵之由第于書人書師嘵嘵置辨夫齊人者齊大夫也齊師者齊大夫所帥之師總稱也此見予隱元年傳條例甚明自陋者創爲人寡稱人人衆稱師之說則此旣稱人又稱師多寡雜出爲不可通于是穀梁謂人本微者而以我能追故稱師以大之而胡氏又謂齊先以少誘我故稱人旣而伏其衆以邀我故稱師殊不知春秋書法人師並見者甚多並無義例前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後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此豈戰時人少敗時人反多耶抑豈戰時以少誘之敗時反以多邀之耶何悖誕至此

夏齊人伐我北鄙

是時齊侯親至境臧文仲曰事急矣乃使展喜乞展禽（即柳下惠）爲詞以犒齊師齊侯始去其稱人者以帥師有人齊侯不親將也說見前

衞人伐齊

齊衞無惡事以洮向之盟爲我伐齊故傳曰洮之盟故也胡氏不讀春秋謂衞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而公兩盟之是黨衞也故齊人旣侵其西又伐其北是旣不解魯齊之惡又不識齊衞之怨茫然立言夫衞未嘗伐齊喪也前十七年齊桓卒十八年宋人曹伯衞人邾人伐齊此非伐喪也齊桓之卒五公子爭立而宋襄遵齊桓舊約合曹衞以納孝公此一伐齊正所謂定齊難正齊位孝公所宜感德不暇者特亂之敗齊則諸國師退而宋必取勝故齊亂宋則有之然于曹衞並無與耳且齊果怨衞則直宜伐衞今經書衞伐齊是衞黨魯非魯黨衞也衞怨齊非齊怨衞也且衞以黨魯而後伐齊非齊爲黨衞然後伐魯也事有始末時有前後經文具在何可使顛倒謬亂至于如此

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即東門襄仲也彊鄰薦偪乞師距之亦屬恆事特乞楚則援伐無已矣此直書而義自見者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作隗）

夔熊摯之後楚同姓國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穀作閔）

據傳晉文過宋宋襄贈馬二十乘宋遂肯有德于晉背楚即晉楚乃使子玉伐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取者楚取之也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杞本公爵而稱子爲時王所黜也傳謂杞桓公用夷禮故稱子謬矣前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此杞成公也成公爲莊公之壻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是也今此杞子則成公之子桓公亦是魯壻後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爲子桓公求婦是也但此時桓公尚幼觀前五年伯姬來朝其子以桓幼不能朝故母攜持之以朝後三十一年始爲求婦則少君初立朝且不能豈有遽行夷禮之理況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此成公也後此文十二年杞伯來朝則桓公也是成公則始稱伯卒乃稱子先不行夷禮而後行夷禮桓公則始稱子後復稱伯先行夷禮而後又不行夷禮天下無父子對偶兩適相左如此經者夫魯侯無黜陟時君之權春秋亦無用夷禮貶爵之例故范甯曰杞子卒杞子來朝則時王所黜故父貶爵而子即承之此杞子來朝後杞伯來朝則時王所進故初黜而

後復進之此明可據者傳不顧經徒以春甫來朝秋即伐杞而策書不載其事遂造爲惡用夷禮之說不知此本有他故而史未明載春秋多有之如桓二年秋杞侯來朝九月即入杞此並不用夷禮也其稱杞侯並未嘗以夷禮貶也然而秋來朝而秋即伐之與此之春來朝而秋即伐其事正同蓋必有他故而史闕之矣乃彼曰惡其無禮此曰惡其用夷禮夫旣來朝則雖甚無禮然猶愈于不來朝者甫來朝而遽加兵萬一不來朝何以處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杜注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八日）

見前傳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前年楚自伐宋此則合諸國伐之總以其貳于晉也時楚成王親在偪而稱人者以子玉爲將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與諸國皆在宋而我往會之與楚好也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十七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僖公廿八年至三十三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當楚子以諸侯之師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蒐被廬晉作三軍（閔元年晉作二軍今始復蒐之禮）大侵曹伐衛蓋一以救齊宋一則向出亡時曹衛不禮修夙怨也是時晉侯親在軍中齊侯盟于衛地衛成公請盟不許衛人出衛君以說晉其書晉侯以文公親帥師也兩書晉侯者侵曹伐衛本兩事而曹與衛又兩告則雖同時而異書無他義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者魯之公子買其名也（左傳作叢公羊作買）考據傳晉侯伐衛我以楚好故當爲楚救衛故遣買戍之無如楚來救而不能克也于是公畏晉乃殺買以媚晉曰買自戍衛已殺之矣然又懼楚之覺之也因告楚曰殺買者以不終戍也其首鼠畏罪譎詐無禮之狀可謂至極然按之經文則仍有未合者經先書晉侯伐衛隨書公子買戍衛然後書楚人救衛是買之戍衛在楚救前斯時楚師尚未至而衛人已出其君而居于襄牛曰楚救不克何也且魯之戍衛非爲楚也吾嘗以經考之衛成以初喪而爲我平莒而會洮向旋以齊侵我而爲我伐齊即非楚好誰得不有以報之此原不必解免于楚況楚未來告救衛（左氏謂楚之告救在戍衛後）且未嘗約我戍衛終戍與否何用解免縱欲解免則晉先來告而我亦曾先解之乃書子冊皆獨不書告晉之詞而單書告楚者聞于國則可恥聞于諸侯則可駭向使聞于晉與楚則晉怨不解而楚亦未必以爲德是一舉數失雖在愚者猶不爲而謂夫子爲之乎且簡書諱國春秋恆例果有此事何難直書曰刺公子買一如成十六年之書刺公子偃者此在列國殺大夫例原不必指實其罪況本權譎之詞而可明載之簡書自彰其惡而且以開兩大之釁吾故曰左氏記事有因解經而反誤者此又一證也蓋不終戍者不成戍也不過晉軍不從君出奔而優悠無成公實憾焉故正其罪以刺之周禮有三刺之法一刺訊羣臣再刺訊羣吏三刺訊萬民刺者訊也謂訊而殺之不在濫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宋人者以曹伯與宋也左氏謂分曹田與宋人公羊謂使之聽斷其罪皆非也楚方圍宋晉欲借之以怒楚故執曹伯不以歸晉而以畀于宋言使宋拘收之晉文譎而不正于斯見焉若分曹田此必無之事說見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僖前楚伐齊取穀）使子玉去宋之圍子玉不從晉乃先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報前楚子之德）子玉進戰陳蔡之助楚師者先潰旣而敗績城濮衛地名楚人救衛之師方至衛故戰在衛地此皆經文之可據者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子玉名

衛侯出奔楚

不名史失之說見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此晉文大會也前此鄭伯畏楚如楚致師及楚敗而懼乃使子人九（鄭大夫）行成于晉晉侯與鄭伯盟于衡雍（鄭地）乃獻楚俘于襄王王親至踐土（鄭地）勞晉侯享醴命宥（旣饗又助以束帛）且使尹氏王子虎命晉侯爲侯伯（方伯也）賜大輅戎輅之服彤弓矢各一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晉侯受策出乃作王宮于踐土且三入覲衛侯懼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是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王宮）其不及王子虎者以不與歃也是時陳蔡亦背楚來盟此書蔡侯後即書陳侯如會是也衛叔武不成君故稱子其列國序文先後互異皆主會者爲之並無義例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詩獻于公所孟子使之居于王所故漢制車駕所在日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穀梁謂朝不言所誤矣襄王親至踐土經無明文而于此見之經之互可考驗如是若穀書公朝不及諸侯者言公則諸侯可知耳〇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初衛成公以元咺自立叔武殺咺子之從公者至是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而後入及入叔武方沐喜捉髮而出公子歂犬爲前驅射殺之公不知也乃殺歂犬枕叔武之尸于股而哭之而元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去年杞桓公來朝公以他事遽伐之故此來解免伯姬者莊女杞桓公母也三傳皆不能解而杜曰歸寧夫莊二十七年

杞伯姬來寧莊公也前五年杞伯姬來寧毋成風也此歸寧誰乎

公子遂如齊

此聘齊昭侯也昭侯本篡弒且初立故聘之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穀梁無齊侯字

據傳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時衞許尚未服故謀討之溫者周邑之新賜晉者實周地也序次見前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作守

前此踐土之會襄王居行所晉侯三朝諸侯皆一朝而退然此猶鄭地也今大會于溫溫本周邑其去京師祇百里是儼然畿地而諸侯反不一朝不無闕然且晉所備者秦也秦人入春秋以還初來與會晉侯思有以誇之特前此以獻俘故王來勞師今祇會諸侯王不必再臨其地若彼因會以入覲則朝王本諸侯事何足誇耀於眾不得已思周禮有冬狩之典越此冬日名戒武事諸侯在所者自當執贄誠以從借此會朝則一舉兩得此本借尊王以報私惡夫子所謂譎也召者請也古凡延請曰請召與呼召異今啟王冬狩同于延請故舊傳曰晉侯召王以諸侯狩是狩于河陽本晉文已然之事而夫子特去召字所以尊王章而諱晉惡非謂晉召王來而夫子改之曰狩也史記不識春秋妄謂晉侯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夫襄王何嘗與晉侯會乎況河陽踐土並非一地踐土勞師在夏月河陽田狩在冬月又並非一時一事若舊說謂九國之師並入王城恐驚天子故召之來則師次河陽諸侯入廟無可驚也謂諸國遠道令其致溫不便又令其致洛故須召王則溫洛相去何幾借諸侯跬步而勞萬乘之細為世無是理若曰天子田狩當在畿內今以天王而獵晉地是狩非其地故特書地以明失禮則又不然夫河陽非他即溫也溫本周地十年狄滅溫前年王子帶出奔據皆是也及晉文勤王而王始以陽樊溫原諸地賜之晉文然皆叛不肯服晉而晉皆舍之復歸于周如傳稱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乃昭十二年傳尚有周大夫原伯二十二年傳又有周大夫樊齊則仍為周地可知也且文元年晉襄朝王于溫矣夫惟溫周地故可朝不然王不出居晉晉侯亦未嘗召王來晉乃曰朝于溫其譎之何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

衞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坐謂不親對理故衞侯使三大夫對理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之官此士榮與鍼對理之正故即加此名與輔坐對舉原官衞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衞侯歸之于京師書伯以王其罪于王也寘于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謂以衣衾置食其中宣二年傳為之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與之是也

衞元咺自晉復歸于衞

元咺歸衞立公子瑕

諸侯遂圍許

前溫之會謀討衞許故會甫畢而先執衞君旋即圍許以許貳于楚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文有疾曹用豎侯獳之言賂晉筮史使筮疾時以還曹伯為解遂復歸曹襄伯名史凡出奔歸國例當稱名此與桓十五年鄭公子忽復歸于鄭襄二十六年衞侯衎復歸于衞例同胡氏謂伯賂筮史故貶稱名夫文王囚羑里亦以賂免乃不貶受辛而貶文王可乎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東夷無相朝之禮故祇書來言來而已此與襄十八年白狄來例同舊謂其用夷禮故不稱朝非是介東夷國葛盧君名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公作狄

公至自圍許會下公有公字

此尋踐土盟且以謀伐鄭者謂晉楚戰城濮時鄭伯如楚致楚師本助楚者及楚敗歸晉而晉即與之盟衞齊又盟踐土其必盟踐土者正以踐土鄭地所為示楚以服鄭也然鄭則何以對楚矣故于諸會之後仍修楚好總是晉文出亡鄭文不禮故借此為詞以伐之翟泉周地以王子虎為政故也史凡王國之臣使于外皆稱王人並無貶例胡氏謂王人不宜與諸國盟故諸卿稱名會不書公一以示貶一以諱惡則前八年公會王人諸侯盟于洮襄三年公會單子諸侯盟于雞澤皆王人也王人未嘗不可盟盟亦何貶況史例卿大夫稱人凡盟會侵伐皆然其有名有不名則隨史文為之亦無定例至于會無公字經文多有全非諱惡如謂公與諸大夫為會故諱之則莊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此齊桓衣裳之會其時所會皆國君也然反無公字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此正有名有不名之文宋人曹人于澶淵皆大夫也反有公何耶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介復來者以春時公在會未値也此為文年介人侵蕭張本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三傳皆分及公子瑕另作一節

晉侯使醫衍酖衞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用臧文仲之言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且愬晉侯曰君臣皆獄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不可乃歸衞侯衞侯乃使周歂冶廑殺元咺及公子瑕而殺大夫咺固有罪然不俟返國不明正其罪而私殺之且及子瑕則君臣俱失之矣故石碏殺州吁不書碏而書衞人以衞人皆得殺之也歂冶殺元咺不書歂冶而書衞則衞侯殺之矣華督殺孔父及君書弒君及孔父以宋公累孔父也歂冶並殺咺與瑕而書咺及瑕則瑕為咺累矣此與列國殺大夫同一書例而別有義者此文例也

衞侯鄭歸于衞

書名見前

晉人秦人圍鄭

晉文與鄭實秦之力今復來秦伯以伐鄭雖秦本暱晉然秦穆多雄心相形之際未免懷猜乃因鄭一言而中變焉此正秦晉交搆一關鍵也據傳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越國而以鄭為鄙甚難何必亡鄭以益鄰國鄰厚則己薄矣

且晉頗背秦許秦以焦瑕之地而卽悔之況欲難厭足旣取鄭以爲東封萬一欲更大其西封舍秦焉取哉秦伯悅乃與鄭盟且使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爲鄭戍守而去子犯欲擊秦晉侯不許乃罷初鄭公子蘭出奔晉晉使從之伐鄭蘭不忍見國鄭請勿與晉使待命于東界至是鄭大夫請逆蘭爲太子以求成于晉晉許之杜氏云秦伯晉侯俱在軍而微者帥師故稱人夫君不親將則大夫自將之此時舅犯亦在軍何必微者說見前

介人侵蕭 介東國見前

蕭地近宋然爲國爲邑舊皆誤註據宣十二年楚人滅蕭當是宋附庸國定十一年宋公子自陳入蕭宋樂大心自曹入蕭則皆是宋邑不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見九年傳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如京師報聘也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濟西曹地之近魯者莊十八年追戎于濟西是也但經書取必此時乘曹之危以力取之此與襄十九年取邾田哀二年取漷東田例同左氏誤解前經畀宋人爲畀物而此又忽取曹地則必前所畀者卽此地矣因有晉文解曹地以分諸侯之傳夫侵曹祇以救宋旣已侵其國執其君斯已甚矣世無復分其地以與諸侯之理且救宋諸侯齊秦先之魯未與也是時魯方助楚而與楚盟之圍城之下及晉伐衞魯又拒晉而使公子買戍衞胥何愛於魯而必畀以田若魯得濟西則曹地有幾其與伐諸侯必不能給且秦處西陲安能越東諸侯國而收此隙地況伐國所得名曰歸俘莊六年齊人來歸衞俘是也夫歸俘有二一俘人民一俘寶玉並無俘土田者卽有土田亦當稱歸俘不當稱取況與我曰歸取彼曰取經例甚明按隱十年經書取郜取防左氏亦以爲鄭師取宋地而歸之我然我師原在軍且先與宋戰及宋敗而後取之故先書公敗宋師于菅而後直書之曰取言我取之也非歸俘也郎桓二年取郜鼎于宋亦我平宋難而取其寶卽彼賂我亦可書曰取而無他辭若人之與我則見于春秋並無不書歸而書取者乃公羊亦知難通又小變其說謂晉侯班曹所侵地以還諸侯而胡氏遂遵之曰復我故田而謂之取夫濟上小國有何侵地卽返侵地亦並書歸不書取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也且此濟西田其爲取爲歸經皆有之此取濟西田則我取之曹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則齊來平我之難而取之我也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則齊取之我而今復還之我也然則取彼曰取取我亦曰取與我曰歸還我亦曰歸卽濟西本事有明著矣人欲傳春秋而不于春秋全經一通讀之可謂知春秋者乎吾故曰不以經解經而以傳解經則雖左氏尚有誤況其他也 又晉伐曹在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始取田時亦不合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郊者祭天之名以其祭于郊故名郊但郊祭有二一是報反之祭天子用之郊特牲所云大報本反始是也一是祈穀之祭天子諸侯皆用之孟獻子所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此郊是祈穀之祭與報反異故魯得用之而不爲僭蓋報反在子月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周禮大司樂冬至祭于圜丘皆子月也祈穀在寅月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桓六年傳啟蟄而郊孟春夏正月啟蟄者正月中氣 漢初以啟蟄爲正月中 皆寅月也今四月卜郊周之四月正夏之卯月以啟蟄中氣多在下月故三卜在寅四卜在卯皆係祈穀並未嘗僭而公羊乃以魯郊爲非禮夫不行報反之祭而祇用祈穀猶非禮乎

魯用天子郊禘並無考據在春秋亦並不一見明堂位造爲成王賜魯之說有云魯君孟春 周正子月 乘大輅載弧韣祀帝于郊夫春秋九卜郊其在孟春祗卜牲耳若卜郊則盡在四月經文現在也胡氏解春秋不信聖經而援明堂位無據之說以駁夫子眞不可解先儒謂雜記無理引孟獻子曰正月日至 冬至 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 夏至 可以有事于祖夫曰可以或汎言恆禮不必卽指魯君然猶考春秋並無夏至禘廟之說以爲其言妄誕凡經書四月而傳必解爲孟春用天子之禮此何說也據襄七年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而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后稷配本天子禮而魯得行之卽謂之僭不知此特以祈穀祀后稷非配天也鄭元誤解禘嚳謂禘卽郊也以嚳配之而劉炫借以闢杜氏有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帝嚳配也遂以夏正之郊亦配天之祭不知周未嘗以帝嚳配郊此顯然與孝經配稷國語郊稷相反夫周正之郊配稷非配嚳夏正之郊祀稷非配天蓋稷本農官至周不改故祈農必祀之此與長至之郊截然不同而謂魯不當祀稷是將使魯無社稷也若天本無二鄭元謂有六天固非是但天一而隨時可名如四時無異天然亦有蒼天昊天旻天上天之稱故月令迎氣分祀五帝古伊訓篇亦有越茀祀方明之文方明卽五帝也周禮盟會亦以壇壝祀五帝日月是諸侯不祀天因不敢斥言天而借稱五帝此不必緯書文耀鉤有是名也特其稱帝爲靈威仰赤熛怒五名則不可耳若舊註謂此郊是祭蒼帝是因方春祈穀之故與鄭元說周以木德王感德報本又不同

卜郊卜日也與卜牲不同郊用上辛雖報反之祭限在子月然仍不限之長至一日凡子月辛日皆可用其曰上者以上更吉也若祈穀之祭則自啟蟄以後春分以前皆得卜之所謂不過乎分者不得過春分也或謂月令元日祈穀似限朔日然元日與元辰對文元日謂卜天幹如甲乙丙丁類元辰謂卜地枝如子丑寅卯類則元日之元謂取上中下三幹而卜其上董仲舒所謂郊必以上辛者 辛者新也故二郊皆辛日 萬一不得則又卜其次故三卜在本月四卜則必在後月以此月中氣有遲至後月者謂之下限若五卜則過矣然則卜日之數十日一卜而穀粲泥于上辛謂一月一卜必得其上則四月四卜其爲時爲候不知凡幾而尚謂冬至報天啟蟄祈穀何以解之

左氏謂牛卜日曰牲謂先期卜牲 按經文卜牲在子月卜日在寅月 牲雖得吉然卜日不吉則不得稱牲而但稱牛何則以不用也今不郊而稱牲卽爲非禮然觀成七年免牛定十五年改卜牛其稱牛者皆指卜牲不吉者言則不吉稱牛吉卽稱牲與左說

不合若公穀謂全曰牲傷曰牛則成七年牛不傷而稱牛何
也卜吉曰從尚書龜從筮從不從則不郊故免牲

猶三望

望祭名謂望而祭之禮凡郊祭必望祭山川之神以郊尊不獨祭也然不郊則可已矣故曰猶言可已而不已也但天子方望無所不通諸侯祭域內名山大川今魯限以三則正是諸侯之禮但限域內並非僭越觀望則郊更可知也賈逵服虔謂三者一是分野之星一是山一是川杜氏遵之公羊謂泰山一河一海一按古凡望祭無及星者祭法星爲六宗之一與日月風雲皆祭于壇不必望祭望則專指山川尚書望于山川柴望秩于山川是也若河則非魯域內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本魯地故鄭玄謂三望者海岱淮也此爲得之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杜云自爲其子請昏）

杞伯姬者杞成公夫人也前二十七年伯姬子桓公初立來朝而我以他事伐之今伯姬爲桓公求婦且以修好故特親來此與桓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及文十二年杞伯來朝子叔姬卒諸經相爲本末胡氏全不顧經並不知此伯姬爲何人乃曰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爲亦書夫此不書而誰書乎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于穀作於舊本十二月下另作一節）

帝丘衛地卽毛詩頓丘帝頓聲之轉也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接）

此鄭文公也其不書葬者以文公初卒穆公始立而秦來伐喪故不會葬見後年傳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此因衛侵狄狄來請平而衛與之盟其不地者杜氏云就狄廬帳盟言狄來衛地之穹帳以卽在本國不必地也胡氏襲杜氏廬帳語又曰盟于狄非是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前三十年秦晉圍鄭時秦反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戍鄭而去今鄭文公死杞子密告秦使之來伐曰我掌鄭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穆以之問蹇叔蹇叔不可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秦伯不聽召孟明西乞白乙三帥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以其子在軍哭送之且曰晉人禦師必于殽吾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及滑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幷十二牛假鄭伯之命以犒師且使急告鄭鄭穆公新立乃視秦戍三大夫館果束載厲兵秣馬矣因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遂舍鄭伐滑滑姬國入者入其國而不據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歸父齊大夫國氏而歸父其名者前二十八年公子遂聘齊此報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殽有師字秦下）

晉襄初立聞秦師入滑晉大夫先軫以爲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請邀擊之襄公乃墨縗絰與姜戎敗秦師于殽（晉地）獲三帥舍之秦伯乃素服郊迎且悔不用蹇叔言作秦誓（今尚書篇名）晉襄親在軍而稱晉人以先軫帥師襄不親將也或曰秦不伐晉晉襄何必墨縗絰出軍如是其急此正三十年秦晉圍鄭之役深有以中晉君臣之隱也晉文于圍鄭之後並不興舉飲恨而卒今秦伯無故伐鄭滅滑一似借以窺晉者故先仲氏曰齊孝伐宋晉襄敗秦皆霸者之後繼世用心似未可以施德報怨恒理妄爲解說此善于論世之言

癸巳葬晉文公

狄伐齊

公伐邾取訾婁（訾公作叢穀作訾樓）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前二十二年邾來伐戰于升陘故此報之前魯以不設備敗故此亦乘邾不備連伐之胡氏謂僖公念母故出師（二十二年邾滅須句僖母氏也公伐取還之）爲越禮違義夫念母報怨其于禮義不大遠也況邾子魯壻而邾戕之公戰敗失冑而邾尙懸之國門其能忘乎第公旣伐邾且取訾婁（邾地）則襄仲再伐似可以已此亦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

晉人敗狄于箕

白狄伐晉晉敗之于箕（晉地）先軫死焉

冬十月公如齊（舊本此作一節）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齊昭公我壻立已七年雖彼此聘問未親會也乃三十年狄侵齊本年狄又侵齊故此以省難故如齊而還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內寢也據經莊公成公俱薨路寢傳以爲得正道因有以路寢爲正寢小寢爲安寢之說按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謂路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則天子諸侯皆先路寢而後小寢燕寢似路寢爲正死必在是然嘗考路寢之制在王朝斧扆之外兩楹之閒天子諸侯退朝門而聽政治者故禮註曰此治事之所似未可以供燕息者故鄭元亦云其尊者所不燕焉言其地尊嚴非所當燕處也則是薨于路寢者或偶薨于治事之所抑或屬纊之時遷于其處如殷人殯兩楹閒其不及遷者則在小寢故小寢曰內寢路寢曰外寢其曰正者如後人稱正殿正堂之類非謂死于路寢爲正死于小寢燕寢卽非正也況周禮盡亡所藉惟春秋〻書而傳春秋者率順文立訓並無取證故左氏無解而註三傳者見經文有路寢小寢高寢（定公薨于高寢）三名遂曰諸侯三寢高寢第一路寢次之小寢又次之是不惟與諸禮三寢大異而又以路寢爲次寢之名則所謂路寢正寢其說安在且高寢何寢乎（杜註高寢宮名）至喪大記又從諸寢名而附會之復有適寢下寢諸名然與春秋諸寢又究竟不合且其說皆似斂後遷尸而居于其所非屬纊地也凡皆此禮亡而不可考者則但曰路寢正寢小寢內寢而已若穀梁胡氏謂路寢正小寢非正卽不然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實公作賓）

先仲氏曰生殺皆不時所以災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稱貳楚未詳

皇清經解卷八之十七終

武進劉 漢軍樊封 番禺高學瀛 覆校

袖海山房校印

犢也遣將軍孫處帥師三千由海道入番禺中國遂以海爲門戶而在春秋時尙爲荒遠莫居之地故吳雖欲遡楚長江直下之險止從淮右北道未嘗由海道使當日楚越頗盛而有之則樓船橫海之師且見于闔閭之世矣是以後世疆域益廣爲備益多煙墩障戍濱海相望而猶時有烽燧之警即春秋吳齊已事較然可見世運遞流其亦有不得不然者哉

春秋列國地形險要表敘

險要之爲天下重也從末世起也羣雄起而後有戰爭戰爭用而後出奇制勝設守要害則險要尙焉太平之世天下爲家未嘗有也余讀左氏知春秋險要之地莫多於秦晉吳楚鄭衛鄭爲南北所爭而吳楚秦晉壤地相錯爲日交兵之國桃林二殽爭津之爲西北險也以秦晉七十年之戰爭著也汪氏曰秦晉七十年之兵爭自殽之敗終於襄十四年上下之師函谷一人秦而六國之亡兆矣鍾離州來楚巢之爲東南險也以吳楚七十年之戰爭著也林氏曰吳經州來居巢一邑吳爭之十年而後得州來一入吳而入郢之禍基矣他如齊穆陵之爲大峴晉劉裕過之而喜形于色者而地鄰莒齊強晉東來道所不絕故戰伐罕書爲晉南陽之朗河陽唐李光弼百戰守之以固關輔者而界連周鄭方輯和以拱衛故兵爭亦不及焉轘轅伊闕同一險也伊闕以備子朝而著而轘轅則無聞虎牢敖倉同一要也虎牢以晉悼之城而著而敖鄗則無聞至晉楚懸隔千里所爭惟在鄭宋楚成彭城以塞晉之通吳晉城虎牢以阨鄭之服是春秋尤大書特書少習武關爲秦豫咽喉之地秦人滅鄀蓋欲南出以圖武關而卒不能有及楚圖北方將通少習而晉人震懼豈非襄鄖商雒之間地形阨塞與函谷俱稱絕險哉故險要有常所初無定形有千年不易之險要有一時因敵爲防之險要往往在後世爲要害在春秋爲散地者此亦古今時勢不同之故也聖王安不忘危大易有設險之義周書有慎固之訓三代之世何嘗不以險要爲兢兢故詳列春秋時書參以後世攻守之事使古今山川險隘瞭若可得而列國強弱之勢與當日行軍用師交爭累戰之故俱可考而知焉

春秋列國不守關塞論

春秋時列國用兵相鬬爭天下騷然然其時禁防疏闊凡一切關隘阨塞之處多不遣兵設守敵國之兵平行往來如入空虛之境其見于左傳者班班可攷也文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註云以備秦桃林今潼關也昭二十六年秋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塞註云以備子朝關塞今伊闕也二者天下之險必待紛紜有事而後遣將設守重書于册則其平日之漫無閑禦可知矣齊莊公之伐晉也入孟門登太行封少水而還而晉僅于其還也使趙勝率東陽之師追之而已而晉平日之備禦無有也吳闔閭之入楚也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道由大隧直轅冥阨而司馬戌第于既陣始議塞城口以邀其歸路而楚平日之控扼無有也是皆一夫守險千人莫過使當日有一旅之師百夫之長當關旅拒則齊之敵騎中毀必不能輕騎而入羊腸之險吳之水犀精甲必不能疾驅而至漢水之濱也以至文五年秦人入鄀道由上雒出武關經歷晉之陰地是時秦晉已絕好而鄀在南陽之析城深入東南五百餘里秦出兵與楚爭鄀而晉人不之禁也僖三十三年秦人襲鄭道自華陰出函谷歷經殽二崤及周之轘轅伊闕而後至河南之滑師行嶔巖深谷中二千餘里商人弦高遇諸途而始覺而周人晉人不之詰也他若晉會十三國諸侯于柤而柤爲楚地吳伐魯而子析故從武城道險是蓋列國皆然主者無設險固閉之謀敵人無長慮卻顧之志處兵爭之世而反若大道之行外戶不閉歷敵境如行几席如適戶庭主人能則有秦穆之襄師主人不能則爲楚昭之失國春秋之所以日尋于多事者以此也易有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又曰慢藏誨盜夫土地人民國之寶藏敵國外患國之大盜恬然弛備而欲狡焉啟疆者不胠其篋而劫其藏得乎善爲國者慎其封境險其守集深維大易設險之謀重溫周書慎固之訓庶乎姦宄戢志而強鄰寢謀矣

春秋列國官制表敘

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世儒多疑其僞獨有宋程朱諸大儒確信之然以愚觀之猶有未盡然者昔先王經理天下大抵治內詳於外故詳于王畿而侯國之制特詳于列國君卿大夫士其見于戴禮王制先詳而周官三百六十獨列畿內之官及于醯醢酒漿之細而于侯國之官概未之及僅于秋官大行人及春官典命列其交際之禮與其命數而其職事則無闕竊疑周公勒成一書以垂治典不宜詳近遺遠詳小略大如是春秋距成周數百年其列國之官制猶存左氏因事類見可得什一于千百雖其列國僭竊或妄有改更然其規模不甚相遠也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明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案僖十二年管仲辭饗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宣十六年晉侯請于王命士會爲太傅是卿命于天子之證也晉鞏朔以上軍大夫獻捷于周而王曰鞏伯未有職司于王室是大夫不命于天子之證也周制諸侯兼官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故左傳曰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而魯復有羽父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此出當時之僭非周制矣左傳紀晉事尤詳其職官雜見于事內孔氏爲疏通而證明之如御戎當周禮之戎僕司上當周禮之司右騶當周禮之趣馬公族當夏官之諸子公路當春官之巾車其制尤班班可攷其名或天子所制或列國自命名則均不可得而知矣至太宰之名則陳宋與吳楚俱有之陳宋爲三恪之後吳楚則僭王學者爲綜考其同區別其異于春秋爵史之內得見成周侯國之官制用補周禮之闕遺亦學春秋者之一大掌故也

春秋列國姓氏表敘

考自禹貢曰錫土姓而左氏傳有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之分又別之以字以謚以官以邑其言姓氏之源流備矣至宋夾漈鄭氏作姓氏略乃復以左氏之言爲隘而推廣之得姓氏者凡三十有二類嗟乎夾漈之學貪多務博轉勝前人其所激者乃從典午以後經十六國南北朝之紛亂包羅蒐括合併雜糅而于遂古得姓之始與春秋列國由姓析爲氏族之源流未嘗深析而明曉也余嘗謂氏族之學至唐而極精亦至唐而極亂一亂于朝廷之賜姓再亂于支孽之冒姓三亂于外裔之入中國因淆淆以起姓何則自漢初已有賜項伯爲劉纏婁敬爲劉敬至唐而如李勣之徒不知其幾矣尚以郭孝恪之子而冒姓爾氏曹操以夏侯氏之子而冒姓曹氏至唐而如楊國忠之徒不知其幾矣金日磾以休屠王太子而姓金氏劉元海以呼韓邪之後而姓劉氏至唐而如契苾之爲族烏石蘭之爲石又不知其幾矣唐太宗既有天下以地望明貴賤特詔高士廉岑文本之屬著姓氏譜先列天家次列后族及宰相凡長孫宇文皆登

貴姓而于生民之初得姓受氏之由脈絡不可得而尋抱源委不可得而辨也又況夾漈更在五季數百年之後乎吾乎元儒史伯璿之論曰三代以後皆無所謂姓只有氏而已故後世但曰姓某氏而不敢曰某姓某氏蓋姓不可考故但虛其姓于氏之上而實其氏于下亮哉言乎愚謂欲考姓氏之分斷須以左氏爲樞紐蓋嘗占燧人之初未始有姓也至庖犧得風姓炎帝得姜姓黃帝得姬姓帝堯以伊祁而爲祁舜以嬀汭而爲嬀至三代迭王延及春秋之初分封之國存者有二十四稽其姓合中國與鄭隔僅及二十有一是皆諸侯之國公子公孫支分派別列官分職世有掌司因以命氏而小宗之卿大夫名字不列于經傳無可考者居十之九焉最著者姬姓則有周魯鄭衛姜姓則有齊子姓則有宋嬀姓則有遂與杞鄫芊姓則有楚其公族之析爲氏者班班可攷又陳本嬀姓曰陳敬仲奔齊而爲陳氏晉之范本祁姓士會封于范而爲范氏其在秦者爲劉氏吳夫槩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于齊爲王孫氏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又春秋重世卿爲之立後則置氏不必公族盡皆有氏也故春秋之初魯之宰挾柔翬鄭之宛齊之年皆無氏逮其後有沒而立氏者莊公季年立叔孫氏是也有邀鄭國以立之如四國爲賂故立華氏是也余因通考左氏以姓繫國以國繫氏俾後世知受氏所由來其有不見于左傳而爲後世韓曾歐陽志及史記世家新唐書世系表所推本姬徐之本章南曾氏之本由鄫氏之本名亦闕錄焉

春秋大夫無生而賜氏論

案春秋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此定制也而胡文定於僖十六年季友卒從傳云魯之大夫有生而賜氏者若季友仲遂是也蓋季友於僖有擁戴之功仲遂於宣有援立之恩二君報之故生而賜氏俾世爲卿春秋於此特書以志壞法亂紀之始謹履霜之戒其論甚正而其實不然三家稱仲孫叔孫季孫氏未嘗單舉仲叔季也莊三十二年傳立叔孫氏大學云立叔氏其有稱叔氏者則另爲一族宣公有叔肸之後經所稱叔弓叔輒叔輒是也論語孟孫問孝于我稱孟孫此季孫之賜也但有孫字若生而賜爲季氏則其子孫如季孫行父季孫宿季孫意如當云季行父季宿季意如矣何以復系孫一孫字乎且叔氏與叔孫氏又何分別也以是知季友賜氏之說非也仲遂之仲本是行次若已賜爲仲氏則其子歸父當稱仲歸父不當更稱公孫歸父公孫者未賜族之稱也況仲遂父子止稱東門氏不稱仲氏宣十八年傳有遂逐東門氏可證至仲嬰齊乃更受賜仲氏耳以是知仲遂賜氏之說非也大抵宋儒好橫發議論而讀書不精考究欠實往往多傅會影響後儒以其近正遞相祖述遂成鐵案殊不知季友卒時僖不氏曰季至其孫行父始以王父字氏曰季孫不可以孫而彊誣其祖襄二十三年外史盟曰毋或如東門遂云云若仲氏果宣公所賜此係國之重典昭彰耳目外史必不賜其稱謂而曰東門氏杜於仲嬰齊下註云嬰齊襄仲子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是則仲之有氏至嬰齊始受君賜以前止曰東門與仲無與而文定以爲宣公生而賜爲仲氏豈不誤哉夫因其子孫而罪其祖父并罪祖父當日之君以莫須有之事遂爲一成不可變之獄此則宋儒刻論之過也彙纂曰經書公子而名字雙舉者公穀以爲賢之是也胡氏之說亦正但與仲遂並譏爲非其論而猶未察其於實事無據余是以綜考經傳而并正之

春秋卿大夫世系表敘

三代之宗法原於封建蓋先王建樹屏藩其嫡長嗣世爲君支庶則推恩列爲大夫掌國事食釆邑稱公子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世世不絕若異姓積功勞用爲卿世掌國政則各以其官或以邑爲氏然此非先王命典也孟子曰立賢無方又曰士無世官故春秋譏世卿世卿之禍小者淫侈越法隕世喪宗或族大寵多偪逼主上甚者厚施竊國陳氏篡齊三家分晉故世卿之禍幾與封建等然論者謂先王親親報功之典於是乎在儀禮喪服傳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戴記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自卑而別于尊者則國君之支庶別爲大夫所謂大夫不得祖諸侯者是也有自尊而別于卑者則單寒之庶姓積功勞用爲卿子孫世世宗之者是也嗚呼先王之立法豈能百世無弊哉存後之人因其勢而去其積甚者可矣由親親之義而言之則公族爲國屏輔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而不能無尾大不掉之弊由乎選賢之意而言之則唯賢是擇不拘世類所謂拔擢寒宗獨操主柄者而亦有枝葉衰落之患惟使恩有所止其疎者則齒于士族使各得以材能自進而其在位者則束之以禮法使有大故不得免于罪戾用此權衡輕重雖傳諸百世豈有弊哉以余觀春秋卿大夫其得失俱可概見晉懲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故文公諸子皆出仕於外晉無公子秉政者而權卒移於趙魏魯之孟孫叔孫再世有大罪宜絕其屬籍而子孫仍列於貴位所以卒兆乾侯之禍出彼入此厥害惟均微諸已事良用顯然惟楚之令尹但以親公子爲之一有罪則必誅不赦所以權不下替而國本盛彊嗚呼鑒往可以知來斷言諒哉

春秋刑賞表敘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故虞書有天命天討之文戴記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蓋自天子之統壹宇內與列侯之撫馭一國莫不由賞罰之得其道不僭不濫斯稱上理焉余觀春秋二百四十年知天子之所以失其柄而旁落于諸侯諸侯之所以失其柄而僭竊于大夫陪臣者皆由刑賞之失政爲之徵諸經傳可攷而知也蓋當春秋之初猶能爵命儀父爲諸侯而伐鄭伐曲沃猶能誅叛討暴刑賞未盡失也乃伐鄭而射王中肩伐曲沃而荀賈尋爲晉所滅其罪當滅國絕世而天子不聞赫然震怒列侯不聞敵王所愾從此始且忍辱戮至潰爛乾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時以無罪殺母弟而王子帶侵犯王室則避位而出奔僭命至于獎篡弒而求車求金使命交馳列侯視之若弁髦蓋賞不足以勸善罰不足以懲奸徒擁空名于其上而已曷爲諸侯之望國而陵夷更甚慶父弒二君再世貫大罪而累代貴位公孫歸父欲張公室而竟逐出奔蓋文公之世刑賞出于仲遂文公以後刑賞出于三家其國命倒置宜也唯齊桓任管仲而撻荆楚用以創伯晉文舉卻縠而刑三罪民情大服庶幾得命討之義迨其衰也抑又甚焉則國佐爲無綱紀夫楚之所以感其臣者大則誅殺小則竄逐乃當其始也諸侯猶以專殺爲罪其後大夫自相殺若齊之殺國佐晉之殺欒盈或出于闔閭或出于權臣諸侯并不得過而問矣其始猶以專放爲罪其後大夫不待請

雨螽于宋

雨螽傳謂螽隊而死故如雨不然螽飛無如雨之理此不以災書以異書者而穀梁稍曰災甚茅芙盡矣者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謂如雨之得穿屋而下也則安見螽之雨宋必屋下地乎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傳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晉侯降辭登成拜（禮凡君燕臣臣降階再拜君辭之則升成拜此拜卜禮也今公謙亦降階將拜而晉侯亦降階辭之故升成拜）公賦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即王叔文公之子）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者今聞晉來伐撤圍而還）其不書王人者以桓公不帥師便不得書諸國大夫後也按城濮之戰晉文伐衞以致楚此則晉襄伐楚以救江其用計雖同而此爲較正但江黃楚屬不當與爭齊桓會江黃而楚滅黃此以救江黃楚反滅江不惟爲德不卒且以一救而滅之矣胡氏動輒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今晉襄繼文思逞而此又先告天子宜無所譏乃復曰宜合諸侯則是摟伐勝征討矣且曰獨遣一軍遠攻强國必不能濟故書此以爲春秋紀用兵之法則向使晉如法以行令秦甲出武關齊以車兵略陳蔡而南而江已滅之久矣且此時之晉能必齊秦之皆至乎今師甫至楚而圍江之師即撤之而還則救似有濟而特惡其不終救而反致滅也則仍是罪耳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前垂隴之盟晉於魯衞皆受成焉今魯復就盟而衞憾亦釋因于公還時并釋孔達歸于衞曰此衞之良也（二年衞執孔達說晉）衞侯亦如晉拜焉

夏逆婦姜于齊

此文公娶夫人也禮娶大國以上卿往迎此以所迎非上卿故不書然非禮矣若稱婦姜則並無貶例凡娶在家稱女在途稱婦兩皆可稱此與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自齊例同公羊謂此所娶者必齊大夫之女以非國君女故貶之穀梁謂不書卿逆者公自逆也稱婦者公自逆而即在齊成婚也是不據策書不考史事一如唐人作賦得題但取題中字憑臆撰造嗟乎春秋此時已亡矣若胡氏謂文公喪娶禫制未終而逆女故貶稱婦則試取夫子經文較之僖以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此四年夏已四十月矣天下有四十月而禫制未終者乎或曰此云禫制以納幣時言前此納幣在二年之冬則正值二十五月爲大祥易服之際故原意誅之則春秋書法未有誅納幣而貶逆婦先王制禮亦無有當大祥而稱禫制者其爲理之難通已非一節且周制二十五月即可娶婦考士虞禮荀子三年問諸書無不曰二十五月而免喪而曾子問曰免喪則不復昏禮乎言必當昏禮也是再期大祥原可娶婦並不待禫服之終制與否而況納幣非娶婦大祥不禁娶而謂禫制禁納幣乎向予避人在禹州與客論三年喪制予堅執三十六月因作三年之喪不拆月說（見喪禮吾說篇）然猶斷言嫁娶之期在禫纖以後雖非再期然亦不必盡三十六月蓋不以一禮廢諸禮有如是矣儒者注經貴有貫穿豈可釋春秋以禮而茫不識禮制乃爾

狄侵齊（狄爲齊桓所懲久矣至是以齊昭勢稍衰因屢侵之）

秋楚人滅江（惟秦伯爲降服出次不舉日矜滅國也）

晉侯伐秦

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其書侯以親帥師也胡氏不知例以爲書晉爵者正所以深善秦伯夫稱桀爲帝而謂之尊堯可乎

衞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衞大夫即甯武子也公與之宴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公使問故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業習樂也）昔諸侯朝王而王宴之則賦湛露諸侯獻功而王賜之則賦彤弓何敢干大禮以取罪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此禮例也夫人者莊之媵僖之母也媵無稱夫人者惟其子嗣位則母以子貴正名夫人以子既爲君則邦人上下不敢于君之母有異稱也但適夫人在則喪葬諸禮不能備文至適夫人薨而祔姑反哭成喪諸禮無一不備則并書曰葬我小君某氏所以正其爲夫人之禮也今適夫人哀姜早已死齊則此稱夫人後此書葬于禮最宜而胡氏以爲越禮誤矣（詳見喪禮吾說篇）春秋書法謹嚴全在比例後此以子貴正夫人者三一宣八年一襄四年一昭十一年皆先書夫人某氏而後書葬我小君某氏前後一例並無異詞則此在魯行之謂之禮而在史官書之即謂之例故曰此禮例也胡氏不識禮例先以此極貶風氏而後于敬嬴則與此所貶不合無所置喙但曰無如何夫無如何而可以註經也乎風氏即任氏後何休曰任宿顓臾之姓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此襄王也榮叔者王國大夫榮采而叔字者禮有飯含謂以物實死者口也周禮王府大喪共含玉杜氏註珠玉曰含賵者贈喪物也（見隱元年）周制天子有賵送諸侯小君之禮其賵物等數惟二王之後有含有襚有賵有賻四者俱備若諸侯則含且賵而止小君亦如之是歸含且賵正與賵諸侯小君禮合無所過也胡氏不識禮又不識例妄謂天子贈諸侯之妾廢王法而亂人倫故天王削天以貶之夫母以子貴正名夫人在前已言之屢矣猶是諸侯之妾則已耳既正名夫人正名小君則書薨書葬是禮來賵來會葬亦是禮未有在本國已赴告薨葬而反罪天子以賵送者況書薨書葬在後此宣八年襄四年昭十一年已有成禮書賵書天王則前此隱元年已有成例吾故曰此是禮例其不書天者闕文也（說見前）若公羊謂含賵宜二使今兼使非禮則雜記云諸侯相弔含襚賵臨同日而畢況天子乎穀梁謂賵早含晚兩不及事則邦國異地赴告不逮從未有能逮事者故諸侯既殯來含則以葦席承含物既葬來含則以蒲席承含物明殯葬之後皆可致含未嘗晚也若賵則將葬以前先贈車馬正是及時而又以爲早何與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正名小君反哭成喪則書葬禮也此與宣八襄四昭十一年

書葬例同胡氏以二夫人祔廟爲亂倫失禮則禮凡葬後無不祔廟者雖天子諸侯廟制無考其繼室以子貴者或別立一廟如懸元年考仲子之宮類要之當其葬後卒哭則必先祔廟而後三年而始易廟爲雜記所謂主妾之喪則主人自祔是也若三年入廟則後世天子祇以一帝一后爲太廟之制其于春秋以前禮未知若何如以大夫士禮推之則凡諸妻妾無不同廟小記云婦祔于祖姑廟制孫從祖故孫婦必間一位而祔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三人謂適與繼與妾也或云一適二繼則繼何限于二適孫婦祔適祖姑繼妾之孫婦祔繼妾祖姑則妾不已在廟乎又云妾祔于妾祖姑夫妾不入廟而可有在廟之妾祖姑乎

王使召伯來會葬穀梁作毛伯

傳召昭公來會葬禮也召采地伯爵

夏公孫敖如晉三年冬公與晉侯盟此修好焉

秦人入鄀初鄀叛楚即秦今又貳于楚故入鄀入例見前

秋楚人滅六六人叛楚即東夷故楚滅六六國今廬江縣

是年冬楚又滅蓼臧文仲聞之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二國皆皐陶後德之不建民之無援無大國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傳臧文仲以陳衞之睦欲求好于陳故聘之且娶焉行父季友之孫即季文子也是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謂三良不告故不書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將聘晉聞晉侯疾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謂喪中所用幣物杜氏曰論語所謂三思此其一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公羊作讙

傳晉襄公卒靈公少靈公適子穆嬴所出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即趙盾請立公子雍襄公庶弟杜祁所出賈季即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襄公庶弟亦懷嬴所出趙孟曰樂母淫且賤班在九人樂僻處在陳無援雍母杜祁杜伯之後祁氏讓偪姞襄公母而下之又讓季隗狄女故班四

而雍仕秦爲亞卿焉乃使先蔑士會如秦逆雍賈季亦使召樂于陳趙孟乃伺樂至郫晉地使殺之孟之專而無禮如此餘見七年晉先蔑奔秦傳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穀梁晉狐射姑下別作一節射作夜

前五年晉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皆卒至六年晉蒐于夷晉地舍二軍先蒐清原作五軍今復三軍制改擇諸將佐以補趙衰等三軍之闕已使狐射姑即賈季狐偃之子將中軍趙盾衰子佐之而陽處父至自溫從使衞返改蒐于董亦晉地易中軍盾爲帥射姑佐之陽故黨趙氏至是曰盾能使能國之利也及晉襄卒既葬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續鞫居殺處父十一月晉殺續簡伯鞫居字而賈季奔狄按賈季以私怨實殺上卿而經書晉殺一似假國刑以賞其罪而實不然者季使續鞫居殺處父而鞫居已正法則賊已有人而賈季之罪反匿不著故策書有晉殺續簡伯而簡獨不書但曰晉殺陽處父則此時先君已葬而新君未定誰殺之者是一書晉而必求其故以得其人此文例也公羊道聽造言晉君欲將射姑而處父諫沮及處父出射姑入而君與射姑言之射姑怒遂出刺處父于朝而走則一時之事此時晉襄方葬晉靈未立不知此君是何君無理極矣穀梁襲其說頗知難通因作爲兩時之事謂晉襄與狄戰射姑爲將處父請公易趙盾而公見射姑而泄其言及公死射姑殺處父則晉襄何人其沉密有算歷見成事豈有直告所言如蜀漢五代諸憨主者且晉自五年之冬諸將佐卒至六年春復置三軍然後補盾與射姑而其年甫秋而晉侯即卒並無狄侵晉與晉伐狄之事穀梁徒以射姑出奔狄而遂曰晉與狄戰此思鍰公羊之闕而仍有漏者乃胡氏又遵之何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月一作朔

告月告朔也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諸祖廟至月朔則朝于廟告而受行之其告廟之禮則諸侯用特羊論語所云告朔之餼羊是也至告朔畢則即以是日聽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是告朔視朔本是兩事文公此時但不告朔而猶視朔至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則并視朔亦亡之矣但此是閏月公穀以爲原可不告朔如喪事不數閏類葬與喪服俱除閏數月閏者附月之餘日也則不然閏有氣有候氣候所至雖分屬前後兩月而逐候逐日皆有時政左氏所云時以作事豈可因閏月而并捐之且不聞闔之爲義乎天子遇此月則聽朔于明堂闔門左扉而立于其中以聽此終月之政因作閏字象一王之居門內是閏以此名而反曰閏不告朔謬矣祇朝廟有二解杜氏謂每月必告朔因朝宗廟是朝廟爲告朔設故曰猶朝于廟謂一事而不行在彼猶有行在此者如三望因郊而設而不郊而猶三望則謂之猶此本一事而分行者而孔氏疏謂是兩事告朔一事朝廟是朝享祭法所謂月祭者又是一事古者月朔必祭廟不關告朔在月朔行之謂之朝享在歲首行之即謂之朝正其曰猶者謂不行彼禮猶行此禮也按日祭月祭見諸國語然不明言祭于何廟而祭法則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時祭尸也諸侯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是諸侯月祭未嘗及祖廟也告朔在祖廟所云諸侯受而藏諸祖廟者而月祭朝享皆在他廟安可以祖廟之朝廟溷作月祭若歲首朝正則又合七廟五廟而並朝之其云朝正即朝享朝享即月祭皆非也孔氏言謬也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十九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文公七年至十八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七年

春公伐邾爲其滅須句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公作朐

須句魯封內之國前此僖二十二年邾曾滅須句矣僖公伐邾取須句盡取而還之也至是邾又滅須句文公又伐而取之乃不還其國而以邾公子在魯使守須句則絕太皥之祀忘君祖母之餼須句與僖母成風同姓縱隣小之暴一舉而三失備焉但前書取此亦書取似乎無別而實有別者凡取必我得之彼者也乃前既書取而爲我得矣亡何而今復書取是前此

所取未必得也前取未必得而謂今取得之乎而于是檢之傳文所謂因經以見傳因簡書以見策書此書例也若其義則比觀其事而義自見者其于書例無與焉說見前

遂城郚（郚魯邑以備邾故城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穀作壬臣）

宋人殺其大夫

傳宋成公卒子昭公立以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沮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始得即位而整其不書殺者與所殺者名以殺者不得其人而所殺者又不得其故則略之一如策書之本無其事者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二年宋殺其大夫例同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公作眛奔上有以師二字）

前此晉襄卒時趙盾以靈公少迎公子雍于秦秦康公多與之徒衛以入尚未至也既而穆嬴（靈公母）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頓首于盾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盾患之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且創謀距秦師秣馬蓐食（早食于寢蓐）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秦地）先蔑與士會奔秦是傳有可疑者四前傳趙盾使先蔑士會迎公子雍于秦而雍尚未至則此時先蔑當在秦也經云晉先蔑奔秦正以先蔑從秦來而晉敗之故還奔此瞭然者今晉師拒秦而云先蔑將下軍疑一拒秦之謀創自趙盾盾曰我受秦則賓不受則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則秦將生心然後夜起以進兵而傳于盾謀之前已早有禦秦之師行及堇陰疑二先蔑既將兵禦秦已及堇陰是先蔑本拒秦者也及令狐之敗而又奔秦疑三士會隨先蔑使秦未知其在秦與否若禦秦之師則歷數有人並無士會在軍也及先蔑奔秦而士會從之疑四凡此皆策書稍脫而傳輯其文而必有誤者若其事則盾實無道擅廢立起隣釁殺樂拒雍走賈季先蔑士會罪大惡極亦第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公穀必以經書人爲先蔑貶夫先蔑何貶焉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鄭地）

公以晉侯之立與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其不書諸國名者以公後至未嘗以國通也此與後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十七年諸侯會于扈並同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涖公穀作莅）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以聲己辭乃爲襄仲（穆伯從弟）聘焉至是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迎婚至鄢陵見之美自娶之襄仲請攻之叔仲惠伯（叔牙孫）諫于公使兩皆不娶而返之莒焉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是月秦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晉以扈之盟公後至來討故報盟焉衡雍鄭地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公作伊雒）

時雒戎將伐魯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所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此與莊十九年公子結及齊侯宋公盟同暴鄭地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螽（公作蝝）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穀宋司城下別作一節）

據傳宋襄公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即前樂豫讓司馬者）皆昭公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公子蕩之孫）致節于府人而出因來奔（傳又云公以其官逆之禮鄉違從大夫公賢其致節故逆以原官焉）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即求賻供葬用也不稱王命者未葬也（未葬不稱王無命）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例同毛伯見前

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穀辛丑下別作一節）

公不親往而使卿共葬事非禮也說見隱三年天王崩傳得臣叔牙孫（即莊叔）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前此晉蒐于夷晉襄將登箕鄭父先都爲上軍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乃以狐射姑（狐偃子）將中軍而趙盾（趙衰子）佐之（在前六年）及禦秦師又奪蒯得田于堇陰（在前七年）至是箕鄭等賊殺先克晉人討賊乃殺先都梁益耳其不書賊殺先克者以不告故也大抵國殺大夫原係重事然告則必書不告則不書並無義例而至于書例則第書其事而其義自見亦並無書名書人之法行乎其間如此稱晉人謂彰國討書先都者謂正賊之名則前七年宋人殺其大夫是大夫爲賊殺者也而彰國討可乎前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夫陽處父爲賊殺者也乃又書其名然則賊書名爲賊殺者亦書名可乎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此亦晉討賊書也事見前傳其不同月殺者以得情有先後也及者亦及之也此及字與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例同穀梁不通書例謂箕鄭父累及之故稱及是以晉弑君及荀息宋弑君及孔父仇牧爲例失之甚遠而胡氏過遵穀梁遂謂三人中必有可從未減者夫箕鄭父首惡而可未減乎據傳尚有蒯得梁益耳二人在經文外其討之周羅無少遺者以先克黨盾是時盾爲政而恣刻情以行之故得如此（釋春秋者當以此論事論世儒夫子竊取之義而妄以書名書人書及矯強論說欲春秋不亡得乎）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公穀公子遂下另作一節）

傳范山（楚大夫）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皆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而還其不書諸大夫名以不及戰不知帥師何人也左氏曰緩緩

不及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梁作萩

此楚穆王也椒者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也春秋諸國來聘凡二十有八無不書爵者所以重往來之禮而尊王制也楚凡三聘魯惟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以此時甫通中國國號未定故不書爵此之書子則與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例同胡氏謂書爵以進之誤矣若穀梁謂書大夫名者褒其來我則椒本令尹司馬氏楚卿嘗大夫子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此秦康公也康公遠慕諸華欲修敬于魯無以爲辭因崔泉之盟秦先公與僖公與焉因假其義以通好謂追贈僖公并僖公之母本隣國歸襚恒禮而周制含襚可致塟後禮見子服吾說薨是以距僖喪十年成風五年而仍爲是舉甚盛心也但僖與成風本是兩襚孔疏所謂二襚一使而并致之其先僖公者以僖先薨也其不言及成風者以成風君母公羊所謂子不可及母也此與隱元年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同其稱秦人與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同其不稱夫人與仲子不稱夫人同胡氏不知禮謂削去夫人既已非是乃又襲穀梁說并僖公成風爲一人謂是僖之成風夫婦爲夫有母不爲子有其云惠公之仲子雖誤解經文然猶可通者以婦爲夫有也若云僖公之成風則母爲子有矣試一思之世有稱武王之太姒成王之邑姜與惠文之呂后薄后而可以成史書者乎何不通至是

葬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前此令狐之役晉實無禮雖八年傳秦有取武城之舉猶報師也至是傳云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人伐晉取北徵則晉不謝過而黷兵負處秦人之伐之宜矣何休無譏以書秦爲貶以狄禮而胡氏遂謂不顧義理專以報復爲事夷狄之道夫不責施者以義理而單責報者已不倫矣况報者欲已而施者不厭誰則執埜禮而拱手聽之若胡氏謂少梁之取不見經則前此武城之取亦未嘗見經也此皆偏詞之無當者也春秋書例凡君大夫皆在軍而不知其孰帥師則稱國此與七年徐伐莒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例同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鬭氏楚大夫子西也宜申初爲商公既而改爲工尹疑有譏于楚子者而心不安也乃與子家謀弒楚子事覺而殺之并子家焉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云義與二年同

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新立故也蘇子見僖十年女栗地闕

冬狄侵宋 一本與下連作一節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公厥作屈

楚子會陳侯鄭伯蔡侯麇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弱我也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而聽命焉楚子乃田于孟諸而還其不書諸國者以次厥貉時祗蔡侯也 厥貉地闕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公作圈

前年亥厥貉麇子逃歸故伐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公穀無仲字筐公穀作匡

傳叔仲惠伯會郤缺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承筐宋地

秋曹伯來朝 曹文公也

公子遂如宋

傳襄仲聘宋且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此長狄見後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鹹魯地

此狄國號鄋瞞防風氏後漆姓也據傳秋狄侵齊至是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于鹹獲長狄僑如時富父終甥爲駟乘搢其喉以戈殺之 穀梁稱瓦石不能害 埋其首于子駒之門 郭門名 以命宣伯 伯命名也謂名其子宣伯曰僑如以旌己功 初宋武公之世 在春秋前 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爲御獲長狄緣斯 此僑如先世也 而皇父與車右皆死因賞耏班以門關之稅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 宣十五年 獲僑如之弟焚如而三弟榮如在齊襄二年 桓十六年 鄋瞞伐齊爲齊王子成父所獲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 周首齊邑計桓十六年榮如死時至宣十五年已一百三歲而焚如猶在則不知幾何年矣 其季弟簡如退而走衛爲衛人所獲至是獲僑如又獲焚如而鄋瞞遂亡按此長狄在鄋瞞國不知是君長與否 四人焉得皆君長也 且鄋瞞國人亦不必皆長者 若皆長則不當紀四人矣 故但稱狄而不稱長狄此與後赤狄伐齊白狄伐秦不同胡氏惑宋劉敞說以經文無長狄字爲疑夫經但書敗而不書獲以醜夷狄而不矜所俘則略之甚所敗者狄而所獲者長狄也故傳曰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上總稱狄下特稱長狄可驗也况少見多怪陋儒宿習魯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以問仲尼曰此防風氏之骨也禹會諸侯惡防風後至戮之在昔爲汪芒氏在周爲長狄氏漆姓則長狄種系原有明證此固無可疑者祇魯語曰其長幾何仲尼曰僬僥長三尺短之至也長不過十尺數之極也則長止一丈而春秋考異郵曰長百尺穀梁身橫九畝 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 爲五丈四尺杜氏云長三丈則未可盡信耳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公作盛

傳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 皆邑名 來奔其稱爵者必郕伯既塟而後郕人別立君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杞桓公夫人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者是也方桓公來朝時以叔姬有故請絕叔姬而無絕婚更以其娣爲夫人公許之至是叔姬卒禮既嫁見出與室女同服故書卒其稱子者亦正以同室女故也不稱杞絕之也 女未嫁而卒不書公穀誤

夏楚人圍巢 巢吳楚間小國

秋滕子來朝 左傳合下作一節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術即秦大夫西乞術也秦康公求好于魯先來歸襚至是以璩玉來聘魯使公子遂辭玉而禮遺之其不稱氏者史例略文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並同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晉地

秦晉以令狐之役交相侵伐至此思一決而臨戰並却謂之交綏綏者退也交綏交相退也據傳晉趙盾荀林父郤缺俱在軍用臾駢之計深壘固軍不出戰秦用士會計謂趙有側室子穿曰穿好勇而狂盡以輕軍挑之穿果出不利反怒曰裹糧坐甲惟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遂獨出宣子恐爲秦所獲遂俱出交綏既而臾駢請薄險穿與胥甲橫沮之乃止是時秦伯親在軍而不師師故稱人餘無義例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公作運

將帥皆魯邑以遠偪他國故城之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自二年十年至此凡三見矣

世室屋壞世左傳作大

世室公羊云魯公伯禽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其云世者以世世不毀爲名然據明堂位則魯公稱文世室武公稱武世室此但云世室不著何公者以立武宮在成六年此時但有伯禽耳若左傳作太室則周公之廟洛誥所稱王入太室祼係太廟中央之室在魯惟周公有之而穀梁又云伯禽曰太室謬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無公字沓地闕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左傳穀梁公羊作斐下脫作一節公還穀無公字棐公作斐杜氏云己丑在十一月十一日非鄭地名

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請平于晉及還鄭伯會公亦以平晉請公皆成之鄭伯宴公而退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傳邾文公卒公使弔不敬邾人來討故惠伯報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宋地

傳曰從于楚者服陳鄭宋本從楚而今服晉且謀邾也後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次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曰齊出貜且定公名長詞屈而還捷菑不稱國與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例同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穀長子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不奉朝請從政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請曰穀之子弱子仲孫獻子年尚少請立難也叔弟惠叔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卒于齊告喪請歸葬不許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齊昭公者桓之子潘魯婿也配叔姬無寵生子舍無威公子商人昭公弟施于國而多聚士至是昭公卒舍即位商人乃于七月之乙卯弒舍自立至九月而後來赴書例凡君立未踰年既葬稱君齊昭以是年五月卒至七月而舍見弒是相距兩月尚未葬也未葬宜書子今以九月赴則諸侯五月而葬已五月矣五月猶未成君乎遂乘其來赴直書爲君以正其弒逆之罪此文例也若公穀曰踰年稱君則與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以葬而稱君顯相悖矣說見桓十一年鄭忽奔衛傳

宋子哀來奔

傳宋高哀蕭封人也蕭邑大夫後爲宋卿至是以宋公不義出而待放遂來奔此春秋之高蹈者雖來奔必書原是史例然志可嘉也此皆書其事而義自見者杜氏以書字貴之則安知去氏非賤之者左氏所云貴豈在是乎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齊懿公公子商人既弒其君舍舍之母則魯女也魯使襄仲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稱昭姬昭公妻故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其不稱夫人稱子叔姬以義與齊絕比之室女士喪禮所稱女子子者是也夫以弒君之賊魯不能討天王不能正其罪第請其還母而見辱如是則周之衰魯之弱齊之惡逆無道第書事而義皆見焉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以執單伯事告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者華耦爲宋司馬官其稱孫以華氏之孫如魯之稱臧孫季孫據此則益信書爵書名書氏書字之無所取也前新城之盟公與宋公同會宋地故宋復來盟修同好焉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穆伯卒時請歸葬不許齊人謀曰飾棺而寘諸堂阜魯境上地魯必取之卞人以告卞邑大夫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前惠叔請歸葬今期年猶哀毀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其葬視共仲皆以罪降共仲即慶父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六月者夏四月也周制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而用幣于社此伐鼓在社與社之用牲皆非禮也說見莊二十五年日有食之傳

單伯至自齊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故伐之盟城下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以子叔姬故也

季孫行父如晉告齊伐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據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時公以齊難不與會其不書諸國名者正以公不會則未能以國通也穀

見七年盟扈傳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此歸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依則歸所自來此是禮但此與文公出姜同一不幸且同一大歸而出姜則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于此則書齊人來歸子叔姬以出姜歸齊爲之子叔姬來歸則齊人爲之也此文例也若一稱夫人一稱子叔姬則皆我所稱說見前傳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也

侵我復伐曹者以是年曹來朝也齊于是惡稔矣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將與魯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疾瘳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者謂告朔後聽視此月之政也見六年閏月不告朔傳公以疾故

自二月至五月凡四月不視朔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公作犀穀作師公羊疏作蓏

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得盟郪邱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據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至是聲姜薨以爲妖也故毀之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庸人率百濮以伐楚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不可曰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也我出師斯羣辭走矣乃自廬以往發廩同食先使廬人侵庸示以弱而後合卒而進之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杵公作處

宋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厚施貸以結國人襄公夫人昭公祖母助之謀殺昭公而代立前八年夫人殺其孫孔叔等司馬子卬握節死司城蕩意諸來奔公義之于十二年襄仲聘宋時遂意諸還宋而復其官焉至是昭公田孟諸夫人使帥甸攻殺公意諸殉之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國語宋人弑昭公晉趙盾請師于靈公且旁告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撻錞于丁寧以伐宋曰何故弑君至宋立文公而還不能討賊反立之盾之罪所以就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作聖姜是以聲爲聖有齊難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既伐我而晉不能救遂請盟左傳西鄙作北鄙孔疏疑經誤者以穀在魯北故也今濟北穀城縣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以平宋無功時公以齊難不與會說見前盟扈傳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拜穀盟也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秦康公也公羊疏作穆公誤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斷足也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至是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而去齊人立公子元懿公兄桓公子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襄仲莊叔皆卿也禮凡賓介必一卿一大夫今二卿以兩事往襄仲賀齊惠新立莊叔謝齊來會葬故兩卿並行非賓介也穀梁不識策書誤以兩卿相爲介而胡氏遵之誤矣據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且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襄仲見齊侯而請之時齊侯新立而欲親魯遂許焉

冬十月子卒

襄仲乃弑惡太子及視太子母弟并殺叔仲惠伯立宣公不書弑諱國惡也按書例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時文公既葬禮當稱君與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兩皆未葬迥然不同然而新君諱之國史諱之在夫子當時自有爲難以更正者說書君必書薨書葬必書葬既薨且葬則必祔主而禘廟一如閔公之爲例而事經久定豈能追易試問羣宮之中可得容子惡立一主否不得已而別爲書法第書子而不書名以爲此卒者不知何人假曰惡耶則惡宜稱君視耶視又不宜稱子儻以爲惡不成君而此不成君者子也非惡也儻以爲惡不入廟而此不入廟者非惡也子也此必舊史有惡字而夫子特刪之者世不解春秋不能解夫子書子之意以致漢儒許慎作五經異義遂謂未踰年之君不當立廟引左傳公羊爲證而鄭元蔡邕皆主其說使東漢幼主權奸強制如孝殤孝沖孝質諸帝皆以幼少崩殂不令列廟但遣太尉司徒分祀三陵謂春秋子惡明有前事是烏知春秋無子惡耶曾子惡而不成君不入廟耶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歸大歸也傳曰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之將廢僕僕因國人弑紀公以寶玉來奔公用季文子之言卻之

嘉應□□初校 番禺黎永椿覆校

春秋毛氏傳宣公元年至八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宣公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母敬嬴夫人穆姜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踰年改元必又行即位禮此是周制但遭弒逆之變則不行而此又行者不以子惡之殺為弒也餘見桓元年公即位傳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前宣未立時襄仲聘齊惠以立宣請而惠公許之及宣立而季文子如齊因請婚焉至是即位以求助之切急于逆女致先君之喪甫及期年而遽行昏禮謂之喪昏一名喪娶文十八年二月至此年二月剛十二個月正期年祥禫之際胡氏謂未期年誤此直書而惡自見者若其稱女又稱婦又稱夫人正所云在家稱女在途稱婦在國稱夫人三名雜稱總無義例蓋譏貶有在而不在是也說見文四年逆婦姜傳

夏季孫行父如齊

宣公篡立未安季文子既請婚于齊至是又復納賂以請會以齊惠魯宣皆弒君新立相為聲援而齊大足恃則魯又將托命焉然而君臣上下之罪不可問矣其後公會齊侯于平州以定位襄仲如齊以拜成而齊則竟取我濟西田以責其賂焉經之不憚縷悉而次第以記之使見者就其事以求其義至于如此誰謂春秋為斷爛報乎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前文十二年晉與秦師戰河曲兩軍交綏臾駢見秦使覘其將遁請薄諸河必敗之趙穿與胥甲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退師而秦師果遁至是以軍法討罪放胥甲于衛宜也然趙穿安在乎以宣子為政行司馬法而不中如此夫子所為直書之而義有取也放者罪遣之名安置此地不得他適曰放

公會齊侯于平州齊地定公位也

公子遂如齊拜成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責我賂也我雖賂之未與也齊人乃責賂而取之去雖不用師徒然亦黷矣故特書曰取說見前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公作斐鄭地名

晉自趙盾秉政後外啟秦釁內殺諸卿大夫且景當列國篡弒攘伐之際並無一詞能討正而所至納賂且隳壞軍政不克行陣如文九年楚人伐鄭盾會諸侯之師以救鄭而中道而返不及楚師十四年邾人伐我文公親乞盟于盾盾乃合諸侯之師以伐邾而又以納叛爭國詞屈而返十五年齊公子商人弒齊君執天王之使以逐國母反來伐我盾以我乞師之故大會諸侯以伐齊而反納齊賂竟不出師十六年宋公子鮑弒宋君殺諸公族盾請合諸侯之師載鐘鼓并錞于丁寧大聲其罪以伐宋而宋人賂盾盾反立鮑為宋君而還宣孟之為政也如此宣孟盾謚至是齊弒君莒弒君魯又弒君而皆坐視不能討徒與楚人爭鄭陳宋三國又不能勝鄭僖公乃嘆曰晉不足與也適楚謀伐陳遂背晉歸楚隨楚師而侵陳宋焉盾乃親師師救陳不克仍大會四國改救陳之師而為伐鄭以為鄭新貳于楚可討也楚復遣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名林亭在鄭北楚獲晉大夫解揚囚之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公作柳

據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崇秦之與國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乃侵崇而秦弗與成然則趙穿之謀軍敗以誤國事者亦既多矣見前傳

晉人宋人伐鄭報北林之役也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

北林之役楚因晉大夫解揚辱之甚矣其冬晉人猶合宋伐鄭而仍不能克至是宋鄭舍晉楚自決各帥師以戰而宋師敗績因華元獲樂呂司寇以非帥師不書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其兩書帥師但紀敵並無義例與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同據傳宋將戰時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半入而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不苟入也見叔牂羊斟字而慰之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人也遂來奔叔牂來奔也

秦師伐晉報崇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報崇之役冬元年伐晉圍焦晉河外邑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晉河南山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前二月楚鬭椒救鄭盾師復還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公作獋

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士季即隨會也文七年與先蔑奔秦十二年晉使魏壽餘誘士會還晉士會先進諫盾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公作不首曰吾知過矣會盾稽首曰人孰無過過而知改善莫大焉既而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不忍賊觸槐而死公乃飲盾酒伏甲將殺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而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獒焉獒猛犬能噬人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明死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饑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請以遺母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甲士倒戈以禦公徒而免之問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不告而退于是趙穿盾從父之子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乃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朝于武宮據傳稱趙穿弒君而太史董狐必書盾弒盾實未弒也春秋責備賢者且以防漸故強加之罪其在史官為謹微而在宣子則為受惡至今稱之無異詞焉嘗考春秋弒君三十有六而其實書弒君者則二十有三若其可疑者有四則此與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皆未嘗親弒其君而陳乞與

楚公子比為一類此與歸生為一類雖不弒而實弒之與謹微受惡之說迥然不同夫穿本盾弟亦本盾黨秦晉之戰皆二人相為躡屬穿挑戰河曲而盾即隨之（文十二年）穿侵崇而盾實聽之（元年）盾之出山焉知不與穿相期而彼不伏也吾即以反不討賊四字詰之夫太史之為此言者豈謂其事已往吾將以此定爰書哉以為上卿既返正當討賊果能討賊便可無罪故大聲以急呼之蓋欲其殺穿以謝先君不欲其受惡而遂已也夫賊假人手向知解免齊襄戕魯桓則殺公子彭生以卸過晉狐射姑害陽處父則必殺續鞫居以委罪縱同謀不忍猶當割恤以自白況本不相聞則必大奮其忠果之氣立殺逆賊如鷹鸇之逐鳥雀不待逾時而乃為穿受惡即遣穿迎立新主與之比肩而事之則一弒一立皆屬豫定不謂之同謀不可也夫先君方被弒則繼立之際亦屬大事以晉之盛豈無荀韓隨郤之可使而必使此賊且記曰並朝武宮不共之謂何（徐仲山春秋日記曰繼弒以迎立而定使穿迎君所以杜他人之討之者此雖深文然盾非無意也）故後儒馬氏驌之有云游俠傳云軹儒生有毀郭解者解客殺儒生而斷其舌解不知也公孫弘曰解一匹夫而能使其客殺人解雖不知有甚于知者遂族解以此觀之盾雖不知有甚于知者子謂郭解實不知而盾則知之何也解惟不知故客得殺人亦惟解不知故客得倖免而不償殺使解知之則必不使殺知之則必能殺客以謝儒生而盾不然也然則靈公之弒盾固已知之者也不惟向知之今亦知之也若歐陽氏（修）謂經書盾弒則必盾實弒其君而無與穿事則又不然從來操莽行弒並無手推刃以及其君者律殺人者死尚有造意知情與加功下手之不同既已造意亦何辨分人加功且不必加功而後可稱為殺人也如謂祇書盾弒並不及穿則此經所書將必待傳發而事始明萬一無傳不幾曾參真殺人而盜跖可掉臂則又全不知春秋者春秋有簡書有策書子既已言之屢矣（前見）孔子所修者簡書也左氏之所修者則策書也簡者書其目而策書則詳記其事故甯殖逐君經文所無而殖曰吾名在諸侯之策則以策書之必載也（策一藏王朝一藏本國一布諸侯謂之三策）豈有策書既載而尚虞簡書之有漏者然則是傳云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此實書乎曰此非策書何言之曰晉史為此策書時孔子尚未生也安所得孔子之言而記之此實左氏當時憾強趙之名疏盾功德因妄為此言而實則猶有義者孔子不又曰惜也越境乃免乎越境者正欲其不反也謂反則必討賊也然則鉏麑之死靈輒之報提彌明之忠盾得人矣得人非賢乎曰據此則盾真弒君之賊有意為之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春秋亂賊半屬守禮以要譽假行惠以結人心策書所載比比而是試即以逾年策書証之公子商人之弒齊君也傳云商人驟施于國盡其家不足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宋公子鮑之弒其君杵臼也傳云鮑禮于國人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國之才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夫然後一出而眾皆歸之今晉君左右皆盾人矣推是術也陳完之移國操莽之移天下皆在于是趙氏分晉實始于盾尚何弒與不弒之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合下作一節穀以改卜下別作一節）

郊祀在三月然必先祀一時豫卜牛而滌養之（公羊註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每養一月謂之一牢）故正月卜牛雖所卜者既傷其口再卜者又死而三月之期依然不減則何難三卜而遽廢不祀則非禮矣故傳曰非禮若公羊謂卜濊二牛一是帝牛在滌宮三月一是稷牛即后稷配天之牛惟具是視（視謂視牛體無災害不養滌宮）故帝牛不吉則扳稷牛而卜之若又不吉則已之並不三卜此與傳義稍不同然周禮不傳而戴因諸禮又別無可據且春秋郊牛因死傷而廢祀者二易記者二皆再卜而止並未三卜則似公羊此說猶差可信者若胡氏謂匡王未葬公當在凶服之中而遽行郊祀為非禮則不然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越紼者謂天子在殯輴車設紼而遇有郊祀則越而行之謂之越紼故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惟五祀不行其尊于五祀者無不可行若既殯未葬即五祀亦行矣況郊祀乎是以杜氏云不以王事廢天事正以郊者天事也天事則何可廢也胡氏言非也

猶三望

望以郊及不郊何望故傳曰非禮若魯三望是海岱淮非河海岱也胡氏言又非也（說見僖三十一年猶三望傳）

葬匡王

天子七月而葬今止四月可謂禮乎（說見隱元年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穀俱無之字陸公作賁）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鄭自元年秋背晉即楚侵陳宋後晉隨合諸國伐鄭斐林而晉大夫解揚為楚所囚其冬晉宋復伐鄭不克至二年春則宋鄭大棘之戰鄭且獲宋華元焉故至夏而趙盾合四國伐鄭以報大棘乃楚師救至而盾即引還至是晉人驟伐鄭及鄭鄭不得已與晉平而隨會入盟楚人乃惡鄭人之貳于晉也于是侵鄭此實晉人無道必強其服已以嫁禍于鄭其中是非亦但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若其不書晉人伐鄭與晉鄭平者以晉鄭不告故也胡氏謂鄭人即楚則書伐以貶之鄭能歸晉則不書平以褒之誤矣晉楚兩大各爭宋陳鄭三國不過以忮忌之心兩不相下致爭強弱小使之東西奔命無所適從向使大小相倚力能庇護則小之事大何難從一而乃朝擾之而夕棄之小國何辜長途喝鬼惟儀是依而為儒無識又且執春秋之法以妄繩之謂朝從晉則朝褒暮從楚則暮貶而於是三國之冤魂無可告矣春秋書事以論世此晉楚爭國係文宣以後一大變局春秋歷書但有責晉楚而並無責宋鄭陳之理此義一定則時而責晉時而責楚閒巷瞭然兩虞呼盧則盧必起兩東西顧之乃司獵者不譏兩虞而反讓盧之東西顧其可通乎

秋赤狄侵齊（狄有赤白二種以赤衣白衣分別得名）

宋師圍曹

前文公十六年宋文公弒昭公十八年宋武氏之族將因昭公子奉司城須（文公母弟）以作亂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華耦）之館遂出武穆之族至是武

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與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初鄭文公賤妾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至是病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杜氏謂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乃莒不肯而公遂伐莒則又事之非禮者按向本小國隱二年莒人入向而取之即爲莒邑今此取向則仍不有其地觀襄二十年仲孫速與莒人盟向依然莒邑可驗也徐仲山春秋日記謂莒郯相去遠不類有怨此非經傳文杜氏但以意解之者據經傳莒僕弒紀公以寶玉來奔而公卻之未經平也至是魯與齊好欲共平之已行及郯國而莒又來辭故公怒伐莒其說較近理但無他可據月及郯當作至郯與公追齊師至酅弗及相比例恐終未妥姑記此以俟學者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據傳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子公與子家歸生將見子公之食指第二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下手也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公譖子家也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按此與二年趙盾弒其君夷皋例同趙盾造意歸生知情同是一例不必加功下手始爲弒也傳文本策書經本備書說已見前但傳自楚人獻黿起至子家懼而從之止是策書原文左氏因而潤色之若夏弒靈公至權不足也是左氏憑意而大謬者歸生雖不知何官然鄭國上卿皆公子爲之其與公子宋必無甚低仰且前此文十七年諸侯會扈時歸生親作書使執訊之官告趙宣子此皆當國者所爲其中叙十二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即今所弒靈公請陳楚朝晉則亦非上卿不任此使且自歸生此書出而晉來行成且使趙穿晉侯女婿池皆質于鄭則其人之彊幹有爲原不在趙盾下者況宣二年大棘之戰歸生實帥師與宋右師華元相持竟獲華元樂呂并狂狡焉此其當國用事萬萬超子公之上爲何如而曰權不足是日較策書而茫然不知其就裏者宜乎賊趙臣之徒得共起而議其後也

鄭穆公以三年冬卒其子靈公以四年夏即被弒裁七月耳于是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子良名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即堅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何爲獨留乃舍之皆爲大夫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以三年侵鄭而未服也

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傳公如齊齊高固齊大夫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杜氏所謂留公而強與大夫爲婚是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公然于廟行飲至之禮豈非過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傳無子字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傳云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按禮大夫以上嫁女有車馬送之詩王姬之車謂王姬家所乘來車百兩將之謂諸侯大夫家所送車凡言車則馬在其中至三月之後先還其車而留其馬必俟三月行祭然後并馬亦送之謂之反馬今高固迎姬已及三月正當反馬但反馬遣使不必婿來而固以叔姬歸寧之便與之同行公羊所謂雙雙俱至者則雖曰行禮實失禮矣若其稱子叔姬者則以嫁不相敵如室女然與文十二年十四年稱子叔姬雖事不相類而其書並同

楚人伐鄭

楚來伐鄭陳及楚平以晉不足恃也晉荀林父救鄭并伐陳焉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以上年楚伐鄭時陳及楚平故也然是時荀林父救鄭時已伐陳矣今又伐之乎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公即位衛始修好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晉地闕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而盟于黑壤王叔桓公周卿士實臨之但晉侯初立公未朝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而不許與盟至納賂而後得歸故黑壤書會而不書盟爲國諱也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遂使齊不知何事但受命而出雖疾亦行若賓死未將命猶有斂于柩而造朝使介將命之禮故哀十五年傳云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今遂之返亦不知何故然以下卒垂觀之則應是以疾返者故杜氏曰有疾而還然非禮也黃齊地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者禘也凡大祭曰有事故昭十五年有事武宮亦是禘祭與此例同但此兩事合書以公子遂之死適當祭日故上以辛巳冠之而書兩事于其下其不廢祀者據曾子問嘗禘郊社簠簋既陳聞有天子與后喪即廢之卿無廢禮況垂在齊地豈有死日即赴至者此時喪尚未聞焉能廢祀穀梁云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檀弓卿卒不繹皆不識經文者矣若其稱仲遂者仲本遂字故或稱襄仲或祇稱仲傳所云仲爲不道是也但字即是氏如孫以王父之字爲氏而苟其賜氏則不必王父即本身之字亦皆可賜祇生不賜氏必俟其

身死而後賜之故宣公德仲立己急乘仲之死而賜氏焉其稱仲遂則卽字賜氏並非史官書法有所參預且亦並不在春秋襃貶之例觀仲遂之子稱仲嬰齊則明是賞氏父子相承並無假借可驗也公羊不識例但知孫以王父字爲氏而不曉賜氏遂疑嬰齊氏仲定非子可氏父字者是必嬰齊曾繼兄歸父爲子而呼襄仲爲王父故有是氏因于歸父奔齊後遂爲嬰齊繼歸父之說以亂經傳考歸父嬰齊皆襄仲之子歸父奔齊嬰齊居魯並無一絕一續彼此相繼之事此本經傳所無有者縱或有之大夫繼爵不繼統與天子諸侯不同天子諸侯以君臣爲父子故信之繼閔卽子繼父歸父與嬰齊同爲大夫非君臣也嬰齊縱繼兄亦不至呼兄爲父呼父爲祖而況大夫爲後祇是繼爵並非繼人如鄭厲公立叔段後叔段未絕臧武仲求爲後于魯是時武仲現在也大夫無爵則繼之何曾絕人求繼如子之繼父孫之繼祖蓋國君始繼絕大夫士庶並無繼絕如近代時俗之禮故文十四年公孫敖卒于齊敖之二子則文伯與惠叔也文伯以其子孟獻子少因以己繼敖之爵讓之惠叔然而文伯未嘗子惠叔惠叔未嘗以繼爵之故父文伯而祖公孫敖也此皆春秋近事之顯然者況春秋書法當校全經公穀釋經但就一經以造說而于全經前後並不一觀如公羊是說第知仲嬰齊卒而不知有仲遂卒夫嬰齊之父已氏仲矣近代吳俗多有以弟繼兄後呼兄嫂爲父母者此敗倫傷化之極而長洲汪氏且復引公羊邪說以爲之據嗟乎六經從此掃地矣是不可以不辨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之名卿喪不廢祀而繹本輕禮且齊魯接境翼日則赴可以達而繹亦可已故曰猶繹猶者可以已而猶不已也若萬入去籥則祭必用樂而樂必舞萬者文舞武舞之總名其舞萬而去籥者以武舞用干戚（左手執盾右手執斧）文舞用籥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文近吉而武近凶故稍去文以示凶喪之意而公羊分萬籥爲二舞且曰萬者干舞籥者籥舞則于詩方將萬舞而下承之以執籥秉翟皆不通矣若杜氏以去籥爲惡其聲聞此亦襲公羊去聲之說而誤者夫樂以聲傳八音之奏何止于籥必欲去聲將必詠歌之盡亡而第却舞人之左手何爲乎

戊子夫人嬴氏薨（嬴公作熊）

嬴氏文之媵宣之母也說見前

晉師白狄伐秦

晉成秦桓初立後並未搆兵而晉忽會狄伐秦大無道矣白狄見僖三十三年傳

楚人滅舒蓼（蓼公作鄝）

楚爲羣舒叛故伐舒蓼二國而滅而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羊合下作一節敬嬴公穀作頃熊）

己丑是卜葬日觀下文庚寅始克葬則葬在次日然仍書己丑者以出葬之日言也此與定公丁巳出葬至戊午始葬而仍書丁巳例同敬嬴者敬謚而嬴氏公穀作頃熊則以秦女爲楚女矣且謚法甄心動懼曰頃例無謚小君爲頃者況王姒乎公穀之好異而無理類如此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禮庶人懸封而葬不爲雨止言惟庶人葬事忽略懸封便葬故不爲雨止自大夫以上葬事煩多雨卽止之然且葬避不懷故先卜遠日（先卜下旬以次而中旬上旬）今幸遲一日可以嬈于葬用遠日之義故傳曰禮也穀梁謂喪不以制故遇雨卽止而徐邈引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之文以爲事有設備何用雨沮而胡氏又力主其說殊不知潦車蓑笠乃士官師之制與天子諸侯大異按周禮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而澤虞喪紀則共其葦蒲之事凡天子諸侯喪制甚設其禦雨諸備較有甚于士官師者豈周禮在魯並不一具必待士喪禮一言而後知之特是輴綍碑窆儀註既繁廞裖荼蜃工力復隨定非帷蓋笠簦所能行事故唐楊氏疏有云安得執紼五百人皆徧負雨行則萬一急于行事偶失不戒此非蓑笠簦蓋所得遮蔽其罪戾也若胡氏又云喪事卽遠有進無退此爲行牖言之今遇雨而止亦未嘗解車綍返廟庭不葬而退而乃以爲反喪之戒不亦謬哉日中日之中穀梁謂足乎日之詞則古云日中則仄將盡日而後仄乎況士虞禮云日中而虞言葬至日之中必急歸虞祭孔子所謂速反而虞者則日中二字明指葬節豈可妄言也

城平陽（今泰山有平陽縣）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故楚復伐陳取成而還

皇清經解卷八之二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二十一

春秋毛氏傳（宣公九年至十八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學海堂

嘉應張鼎洪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左公穀皆以公至下別作一節　集讀例）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王使來徵聘至夏而孟獻子聘于周當時王以爲有禮厚賂之不書徵聘者諱之也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東夷國名公羊以爲邾婁之邑誤）

八月滕子卒

此滕昭公也不書名說見前

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左公穀皆以晉荀林父及辛酉分作三節）

傳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而還（杜氏云九月無辛酉日）按扈是鄭地凡君卒赴地卽書之杜氏謂扈在晉境外故書地則于襄七年鄭伯卒于鄵昭二十五年宋公卒于曲棘皆境內地爲不合矣若公穀謂扈是晉邑在境內則晉四會扈並非晉邑

冬十月癸酉衞侯鄭卒

宋人圍滕（伐喪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左公穀皆以晉郤缺下別作一節）

前七年冬鄭用公子宋之謀請與晉平會于扈諸國而盟于

黑壤楚惡之故此復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鄭地）國人皆喜惟子良（公子去疾）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至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按此楚惡鄭之貳已故親帥師稱楚子並無褒貴于其間胡氏不識例妄以四年伐鄭特書楚子為褒其討歸生弒立之罪則此時書子為不通矣晉楚爭彊有何褒賞況四年伐鄭僅以前年侵鄭鄭不即服而伐之非討逆也若左氏策書又有六年盟厲之役楚鄭既平而鄭伯逃歸故有此伐則此時此事未見于經當是十二年楚子圍鄭之由而誤記于此者吾第取經以証經而傳之有無所不計焉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公穀作泄）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孔寧即公孫寧與儀行父皆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衵服近身之衣）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亦不令公其收之（藏其衵服）公曰吾能改矣以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此元年賂齊而齊取之者至是歸我以我服故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杜云不書朔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據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遂奔衛其書崔氏者杜氏以為典策舊法凡告者本皆書名今齊特以族來告而魯史仍之夫子亦因而不改此書例偶然非有他也若左氏謂非其罪故不名則非罪出奔而書名者亦眾矣且崔杼逆賊出而能反反而能弒君此何如人而可以非罪與之至公羊謂書氏以譏世卿則蕭氏釋辨引云崔杼祖父名不見經並非世卿且周制立宗專尚氏族故尚書曰世選爾勞詩刺幽王惡其絕功臣之世而孟子亦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則一日行封建將一日不絕世卿而公羊墨守必欲立此義以實己說然于春秋何當焉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此如齊者奔喪也經不書諱之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陳大夫名夏氏子也）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故宋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歸父襄仲之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故晉合諸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傳以為即劉康公蓋王之季子而食采于劉者其來聘報前年叔孫蔑之聘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公作蘱繹邾邑）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齊侯初即位故往聘焉）

冬公孫歸父如齊（傳曰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左傳合上作一節）

國武子來報聘杜氏曰既楚成君故稱君命使也

饑

楚子伐鄭

是年夏鄭及楚平而晉郤合諸侯之師以伐鄭鄭不得已遂與晉成至是而楚師又至然則為鄭亦難矣是時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而還

鄭子家（公子歸生）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四年弒君故也）以改葬幽公諡之曰靈（斲棺者鑿剖其棺耳舊引喪大記謂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皆斲薄之不使從卿禮則迂矣屬棺名）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作夷陵）

是年春楚子復伐鄭以去年冬潁北之逐為不得志也及櫟子良（鄭公子去疾）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辰陵陳地名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前四年公與齊平莒不肯因伐莒取向然莒仍未服也至是復會齊大夫伐之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晉郤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己也遂服于晉時諸大夫欲召狄而郤成子止之遂就狄盟欑函狄地名此與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例同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作甯）

前年陳夏徵舒弒靈公時孔寧與儀行父並奔于楚以楚能制陳也至是楚子果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少西徵舒祖子夏之名）遂入陳轘夏徵舒于栗門（轘者車裂也）因縣陳（改為楚縣）時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于齊及反復命而退楚子讓之曰夏徵舒弒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楚縣之大夫皆稱公如葉公白公類）皆慶寡人女獨不慶何故曰夏徵舒弒君君討而戮之義也今縣陳則貪其富也以義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乃復封陳納其二大夫每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每鄉取一人以成一州以旌討夏氏所獲故名）按晉自文七年後趙氏忽主盟中夏而荀郤繼之日與楚爭宋鄭陳三國而楚莊當興霸之際晉徒肆忿虐必不能勝以致三國受禍東遷西創者歷二十餘年究之厄運將裂使楚得大肆其威今年入陳明年入鄭又明年入宋三國殘假幾乎滅盡即晉自號能霸六卿三帥亦將舉而並喪之邲之一戰夫然後憤戾稍息自宣十三年至成六年晉楚爭鄭偶見于經而陳宋則終不及焉然則晉君臣之庸惡不道徒禍人國為何如矣若夫楚之無禮徒知討賊而不知孔儀之當正法左氏稱善固不必然亦何足責焉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自十年夏被弒至此已二十二月矣）

楚子圍鄭

前年楚來討鄭用子良之言已從楚而有辰陵之盟其冬晉

復來之以其盟于辰陵也鄭復徼事之至是楚復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哭也)于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示將見遷)吉于是國人大哭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聽鄭人修城而復圍之三月(九十日)而後克入自皐門至九逵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楚滅九國以為九縣今欲等之)君之惠也非所敢望也楚子許之退師三十里使潘尫(楚大夫)入盟鄭以子良為質焉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鞏叔趙穿荀首趙同俱為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及楚平桓子(荀林父)隨武子(士會)皆欲還彘子(先縠)不可先以中軍佐濟河桓子不得已乃俱濟時楚子北師次于郔(鄭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令尹孫叔敖請勿戰已南轅矣楚子聽伍參(伍奢祖父)之言遽令改轅而北之會趙括趙同佐彘子邀戰而魏錡與趙旃以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駕以請盟入楚軍而實則挑之楚使潘黨逐魏錡而趙旃又至楚子親逐之晉人懼二子之為楚得也使軘車來迎潘黨見塵起告曰晉師至矣遂疾進師車馳而卒奔以乘晉軍桓子乃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乃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焉惟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軍之奔者以廣隊(兵車)不能進楚人教之脫扃(車上兵闌)少進馬旋又教之拔旆投衡(拔旗投衡上使車輕馬可進)乃遁獨趙旃被逐時以良馬二與兄與叔父而已乘他馬以奔遇大夫逢氏始得車而魏錡御知莊子(荀首)莊子之子知罃為楚熊負羈所囚莊子急反戰射連尹襄老死載其尸又射公子穀臣而獲之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終夜有聲或勸楚子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楚子不許遂還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杜云十二月無戊寅當是十一月十九日)

蕭宋附庸國之近楚者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僖三十年介人侵蕭皆蕭國也至是為楚所滅矣若定十一年自陳入蕭與自曹入蕭蕭實宋邑名與此無涉舊註皆誤說見莊十二年宋萬奔陳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陳與鄭幾為楚滅晉固不得而爭之矣惟宋尚服晉晉乃懲陳鄭之叛重結曹衛以要宋清丘一盟所以為宋人伐陳地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前清丘之盟晉惡陳鄭之服楚而共謀討之宋先伐陳當以曹衛為同惡之國而衛反救陳則叛盟矣但晉衛本相敵而晉視衛為臣屬衛久不平況晉自趙孟主盟以來日與楚爭與國而不能護衛徒授禍耳在昔文元年晉伐衛時衛成公與陳共公約不受晉責故垂隴之盟陳衛相恤(在文二年)至今不忘此非清丘一盟所能間也是以今之救陳在清丘為叛盟而在垂隴則為守信況當文元年衛報伐晉本孔達帥師以致衛人執孔達以說晉今孔達仍帥師則達亦直以其身殉此行矣故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來討我則死之則是晉之惡衛之弱達之致死不避有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胡氏不知時并不識春秋大義責楚責宋曾無一定乃于此曰衛之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而于後殺孔達則又曰孔達棄信以危社稷禍國以殺惡其累上夫爭強要信雖在孺子猶知其非義以解經之儒而一曰叛盟再曰棄信亦已異矣且孔達臨殺直曰苟利社稷我則死之今反曰累上曰危社稷則必達死而晉有一矢之遺加于衛者遍考經傳無是也全經既不觀而一事始末又茫然不知其所自祇于書人書國間妄稱貶絕嗟乎衛君臣何罪而忍貶絕之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前十一年齊魯共伐莒以四年平莒未服也至是則齊專伐之

夏楚子伐宋

以宋為清丘之盟而伐陳也

秋螽(公作蝝)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穀作穀)

討邲之敗也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衛之救陳也衛孔達實帥師焉晉以背清丘之盟使來責衛其來使之人守而勿去曰罪何所歸蓄欲得孔達也達因請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說謂說晉與文二年陳共公請衛執孔達以說晉同)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晉使去至是達自縊衛人以說晉并告諸侯曰寡君有下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罪矣敢告已而哀其有成勞(謂平閔之功)衛侯以己女妻達之子且使襲父位為大夫焉按春秋專殺大夫者三十有二其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如云某國殺其大夫某者二十有四凡殺弒君之賊與忠良無故而被殺者書總一例舊以書國書人書名書爵妄生褒刺者全屬冤獄然而書例不殊而義各有取如此經連殺大夫一是先穀一是孔達皆書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本似一例然各有義者晉之先縠楚之得臣皆以喪師殺者也晉殺其大夫先縠當與僖廿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同衛之孔達蔡之公子燮一以違晉殺一以違楚殺者也衛殺其大夫孔達當與襄二十年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同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晉使宋伐陳又親伐鄭總以其貳于楚也夫以臨滅之存之國而惡其乞存而必伐之豺虎無是矣是時晉但蒐鄭而不入猶畏楚也鄭乃如楚且使子張代子良而還(子良質楚者)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曰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時申舟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言一明一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寢門闕)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遂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illegible]何及矣[illegible]今楚在宋公其圖之公說乃使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illegible]不可使解揚如宋令無降楚伴曰晉師悉起將至矣夏五月楚子以圍久[illegible]將去宋申犀稽首于馬前曰無畏[illegible]知死而不敢棄王命王棄言焉楚子不能荅申叔時僕[illegible]曰築室反耕者[illegible]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illegible]與之盟而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此與十一年楚子入陳十二年楚子圍鄭同一晉楚爭盟國事而至此而宋鄭陳三國皆已大創當稍知耻人亦可以稍休假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赤狄狄之衣赤衣者潞者國名赤狄之別種也子爵也嬰兒潞子名[illegible]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伐[illegible]又伐之[illegible]狄于曲梁辛亥滅潞[illegible]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秦人伐晉

秦自文二年報晉人侵崇之後秦晉各易君兩相休息而晉復召狄伐秦故秦又伐晉次于輔氏[illegible]晉景公治兵于稷略狄土立黎侯而還[illegible]及雒魏顆還秦師輔氏遂敗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王子而札名者傳稱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此非王命殺而兩下自相殺者與昭八年陳哀公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例同據傳王孫蘇[illegible]奔晉晉侯使隨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illegible]王聞之召武子曰[illegible]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illegible]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故論語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蓋自宣十五年至定哀皆稅畝矣其曰初言自此始也稅者徵取之名

冬蝝生[illegible]饑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范氏曰前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邑也左傳又有鐸辰亦留吁之屬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羊作謝　火公穀作災）

成周洛陽周之東都宣榭者周宣王之榭也火者災也按爾雅無室曰榭凡廟無室者名廟寢也但寢制有三一是廟後之室廟以宴尸而室以藏主分作兩層如禮器[illegible]路[illegible]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是也一是割廟前之半以爲室如廟前庭曰廟寢曰正寢其兩楹之間曰適室兩楹之傍曰[illegible]是也一是割廟後之半以爲室如周禮疏祭在前廟在後[illegible]傳儀傳註廟前曰廟後以後曰寢是也是以周七廟之制無無後室與前寢者惟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其曰五寢謂高曾祖禰并祖廟五廟有後半之寢而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雖同在七廟中而以遠當祧不置半寢遂假爲五寢之埽此廟制也今宣王中興雖本不祧而遠廟無寢因之有宣榭之名何則以無室故也孔疏引國語先王之臺榭語以爲榭必是講射之堂而其名曰宣則不能解且射堂偶災何足以布告天下公羊明知爲宣王之宮然不曉其制遂有疑祧廟之無後室者胡氏且從而兼之謂講射宣廟有堂無室夫以先王之廟而可爲射堂宜乎在[illegible]人于夫子之廟庭而不知其也[illegible]

秋郯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晉侯將盟諸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克跛而登階婦人笑于房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者不涉此河乃先歸使其介欒京廬待命于齊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高固先逃晉乃會于斷道而執蔡朝晏弱南郭偃三人既而用苗賁皇[illegible]言使逸之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叔肸宣公母弟也左傳云凡大子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此策書通例然若簡書則不同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則公不在亦稱公子昭元年陳公子招昭八年陳侯之弟招則公不在而公子與弟皆可稱並無一例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以斷道之會齊侯不親至爲討齊侯乃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遂還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此邾大夫就鄫殺鄫子也凡大夫不得名則皆稱人說見前

甲戌楚子旅卒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公孫歸父以公命如晉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襄仲殺子惡是齊甥故失齊援臧孫叔臧文仲子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名臧孫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字歸父還及笙壇帷除地爲壇張帷復命于介君薨當復命一殯升自西階執圭復命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今不得至殯則立介爲位介南面歸父北面執圭聽命行禮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皇清經解卷八之二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二十二　　學海堂　嘉應張嘉謨 番禺黎永椿 覆校

春秋毛氏傳成公元年至七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成公公名黑肱宣公子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也無冰則冬恆煖矣

三月作丘甲

前斷道之盟晉侯以齊侯不至邀衞伐齊時宣公與盟而又使公孫歸父求好于晉齊實怨之至是將伐我而我爲預備因作丘甲傳所謂臧宣叔令修賦繕完正謂修此兵賦也但丘甲不可解在諸書俱無明文惟杜氏引周禮井司馬法作解似乎可據然猶有未合者據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則丘者十六井甸者六十四井也而司馬法則云四邑爲丘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之法今魯以用兵之故增益兵賦以一甸所賦之車責之一丘故曰丘甲則無論國家增賦必正多加少若以四丘之車而責之一丘則四倍加賦定無是理乃卽司馬法而周禮小司徒註所引與此不同彼以百井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其出車之井與甲士徒卒數俱不合且此司馬法者非他卽齊景公時司馬田穰苴所著書也穰苴變齊法改管仲內政并非周制且其人在昭定之間成公此時尚未有此法也況出車與出甲截然不同古賦車之法不傳其散見諸書者大抵鄉遂賦人都鄙賦車而甲楯諸器則皆官制而官給之如周禮司甲司兵當出軍時皆頒自司馬名曰授兵及其還軍則仍收之官名曰受兵輸凡弓矢戈楯皆如之則是車是車甲是甲春秋凡出車名曰賦車成二年傳羣臣賦輿襄二十五年傳賦車兵是也出甲謂之授甲受甲昭二十年陳桓子授甲閔二年狄入衞衞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是也未有出車而可名出甲者自春秋之季將變車戰晉魏舒毀車而爲行吳以百行爲萬人帶甲三萬魯三家將作三軍亦顯毀其乘以作行兵而行必帶甲如成十八年晉胥童率甲八百以攻郤氏襄二年楚嬰齊師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伐吳國語吳有水犀之甲三千卽宋鄭小國宋景公卒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鄭討西宮之難子孔以其甲與子革子良之甲相爲防守則其時之崇卒而尚甲爲何如者是以管仲作內政首修甲兵其有不足則使有罪者以犀甲鞼盾贖罪而楚蔿掩爲司馬使子木賦甲兵且賦甲楯之數則是列國用甲各爲定賦而魯以外備齊難亦令賦甲使每丘出甲若干勒以爲制謂之丘甲蓋賦以丘爲準如魯定田賦孔子曰以丘足矣亦謂丘有十六井可相準耳其後魯各有甲定十年圍郈以叔孫氏之甲出于郈門哀十一年齊師伐我有季氏之甲七千皆以是也若穀梁謂一丘士農皆使作甲則驅四民而爲工勢有不能若胡氏據唐太宗兵法謂周制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四丘出七十五人止三甲今增二十五人使一丘出一甲可得四甲則周制並無二十五人爲一甲之事且僅增人數則既非賦車又非賦甲直是季世抽丁之法全非古制況周禮大司馬起徒役法凡萬有二千五百家爲鄉郞以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故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不問車甲但徵徒兵在周制亦自有法何得遽以唐制溷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宣叔名許文仲之子以齊難乞盟赤棘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穀作貿

前文十七年周大夫甘歜乘戎飲酒敗戎于邥垂而戎憾之至是年春晉侯使瑕嘉晉大夫卽詹嘉平戎于王王使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卽王季子以爲戎無備可乘間也叔服內史諫阻不聽遂伐茅戎而敗績焉

冬十月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伐我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龍人囚之齊侯請勿殺不聽膊諸城下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杜註四月無丙戌在五月一日

衞侯以齊師伐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值齊師自伐魯還遇于新築石成子石稷欲不戰孫子孫良夫不可遂敗績時齊人將獲良夫宰新築人仲叔于奚守新築大夫稱新築人猶子父邑大夫稱邑人救之得免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首公穀作手

孫良夫還自新築不入國遂如晉乞師會臧宣叔亦如晉皆主郤克晉侯許以七百乘而郤克請增之至八百乘遂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衞此以前盟斷道時晉使郤克徵會于齊齊侯不至且帷婦人以觀克而笑之故以報也至是臧宣叔逆克從齊師至于靡笄齊山名齊高固入晉師投石以嘗之癸酉師陳于鞌時齊侯以逢丑父爲車右急于戰不介馬而馳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而桴鼓未絕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齊山名逢丑父與公易位欲代公也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車止丑父易轡車而佯使公取飲公逸韓厥獲丑父獻之郤克克縱之齊侯還軍使軍人求丑父三入三出言出入晉軍也晉師乃入自丘輿擊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卽國佐也賂紀甗紀國之甑玉磬與地以求成晉人不許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蕭國名同叔蕭君之字子女也齊侯母故曰蕭君女也公羊作蕭同侄子註蕭同國名則國非戎狄無二字者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則益無解

其勇異而無彊如此）且使齊封內盡東其畝（欲東行則晉可循壟而達齊）對曰蕭同
叔子寡君之母也若盡東其畝則君車便利其如先王之制
何時魯衞在軍者皆諫曰齊疾我矣遂許之書例凡聘問盟
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其書二使者必兩事使也至于行
師則諸卿並書一則重兵事一則本國與列國有異此與後
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昭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
孫貜帥師伐莒例同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爰婁）

袁婁齊地是時晉人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成公會晉師于
上鄍賜三帥（卻克士燮欒書）先路（革路木路）三命之服（三帥三卿本三命故以此賜之）
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壘）輿師（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次于卿者）皆受一
命之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據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以蜃作炭墳壙禦濕）益車馬（多齎車馬道馬之類）始用殉（傳稱葬日殉偶人也古用芻靈周用偶人孔子謂芻靈爲善謂俑爲不仁則此時無用偶人者矣故曰始用若殉則前文十八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殉何得言始杜註又誤以殉爲用生人）
也重器備（重器猶言寶器備猶言具也）椁有四阿（四阿西柱也杜作四注）
棺有翰檜（翰旁飾檜棺上飾亦猶之桃茢之類此皆王禮）

庚寅衞侯速卒（速穆公作遫）

取汶陽田

晉師敗齊時魯衞與焉及齊使國佐求成而晉不許則魯衞
與有請焉故晉于盟袁婁時令齊還我汶陽田而至是取之
取者不以好得也

冬楚師鄭師侵衞

宣公之世楚强而晉弱故宣公使大夫來好于楚而楚莊既
卒宣公亦薨値晉景嗣興卻克秉政之際遂藉晉敗齊而紓
我齊患此非背楚實勢使然也乃楚復責好魯衞以宋鄭陳
三國已事移之魯衞則以宗邦望國而奔命强大辱之甚矣
然而罪在晉楚仍不在我者以我固無如何也時楚師救齊
以魯衞皆在晉軍遂移師侵衞幷侵我及陽橋（魯地）孟孫請賂
之乃以執斲（男工）執鍼織紝（女工）皆百人幷公衡爲質（公衡成公之子此時可爲質必嫡母之媵所生者）楚人許平其不書侵我幷納質諱國辱也此
文例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魯地）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
鄫人盟于蜀

公乃與楚公子嬰齊（莊王之弟楚卿也）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
元陳公孫寍衞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曹諸國大夫盟于
蜀其不書蔡侯許男者傳稱楚共王不在軍而蔡景公當王
車之左許靈公當王車之右是二君者共乘一車祇得爲楚
王車左右之御士非國君也故不書此文例也若列國大夫
俱不稱名而稱人則五國知名五國不知名遂略之也左氏
以此爲匱盟匱盟者竊盟也言畏晉之知而竊與楚盟則不
然天下無十二國共盟而猶謂晉不知者且楚師實臨我晉
不能救而禁我之求成不得也況書法無貶例也此與隱三
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例同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前陽橋之役鄭從楚侵衞及魯魯衞惡之至是會晉師幷曹
來伐鄭左氏誤謂討邲之役夫邲之戰在宣十二年是時楚
方伐鄭鄭幾滅矣晉以救鄭而致敗與鄭何憾至十四年鄭
以晉敗故如楚謀晉而于是晉討鄭貳經書晉侯伐鄭見在
也今相距十一年經時書楚師鄭師伐衞而此請大國之師
方合諸侯以報之而仍曰討邲之役其于夫子之經一概悖
盩吾故曰左傳第書但當敘事若偶出一意以解經文必致
大謬即此是也
衞侯與宋公俱先君未葬宜稱子而皆書爵者以是役魯爲
政而衞副之不當以非禮之事顯咎人國故隱而書爵且是
役已敗傳稱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
（皆鄭地）鄭皇戌如楚獻捷是諸師敗績而皆不書一諱國惡一
諱國辱也

辛亥葬衞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宣公之宮也（羣公廟皆稱宮）災者天火也廟災哭三日禮也按
新主入廟禮無明文惟春秋吉禘在二十七月禫纖之後以
禫月遷吉祭（時祭雜言以奉主祭廟）然猶是祔祖而不以妃配
必踰月吉禘然後遷主于禰廟名曰新宮今宣以二十年十
月薨則成元年十一月爲大祥二年正月爲禫至是二月則
禫已踰月正二十八月吉禘之際其名新宮則當在吉禘後
已經遷主故燬而哭之胡氏謂不稱宣宮必神主未遷宮雖
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實爲非禮則不惟不曉禫後踰月正
當吉禘無新主未入之禮且亦不識廟制妄謂新宮必新造
一廟可空宮無主而不知此新宮者即先公之宮也先公居
五廟之末名爲禰廟自伯禽以來即已有之雖名爲新宮而
實即舊廟並無新造之例是必待吉禘之日將四親幷祧合
食太祖及其臨徹先迎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還遷廟中而然
後新主逐隊隨三親歸分高曾祖禰而各入廟焉是一日不
吉禘則一日不遷主一日不遷主則一日不易廟安有所謂
無主之廟可虛懸一座以稱新宮者況檀弓云有焚其先人
之室則三日哭正言廟也而胡氏又誤解檀弓疑是先人生
平所居之室故謂先人之所居可哭而虛廟不可哭夫先人
所居即後人所居是也所居室災弔而不哭宮廟火三日哭
禮之不講而妄議哭法徒增人笑耳若謂丹楹刻桷經稱桓
宮而此稱新而不稱宣必非無故則以丹楹刻桷在莊二十
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耳若初入廟則未有不稱新
者不聞夏宗伯稱新鬼大乎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且厚葬焉（說見上）非禮極矣凡此皆書事而義自明者
何則二年八月卒三年二月葬義可知也不然此時書例亦
何難去日去謚如俗所云而並不一及何耶

夏公如晉

謝盟蜀之不得已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久服鄭隱十一年爲鄭所滅至桓十五年而後許復有其
國嗣此經屢書鄭伯伐許爲討貳也及僖六年楚人圍許後
則鄭不能再有許矣今乃以許恃楚不事鄭而興師伐之則
鄭以强大凌弱小罪在强大此一定義例而又以己所服事
之楚而徙以許故而隱與楚爭此在義理與事勢兩有未便

而謂鄭可爲之乎故夫子于鄭之伐許凡二年之間三致意焉

公至自晉

是時晉與楚求和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此邲之戰爲晉所俘者以求知罃凡爲楚所俘者楚子許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汶陽之田之邑也齊不伏取故圍以師焉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公作將穀作墻

廧咎如者赤狄之別種也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種中故復討之據傳有廧咎如潰主失民也八字則必經有廧咎如潰四字而左氏以己意釋此句令闕之耳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皆爲晉來尋盟恐貳楚也荀庚者荀林父之子元年齊將伐我臧宣叔與晉侯盟于赤棘宣七年衛侯欲爲晉致魯而使孫良夫來盟至是皆尋之其兩盟兩日以各聘不合故也二卿不繫國以承上晉衛文也胡氏襲劉敞之說謂書及不書公見二卿之抗二卿不繫國見遂事之事則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此時齊求成未敢抗也且以君命來未嘗專也然而書及不書公書國佐不書齊何居

鄭伐許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共公新立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歸出叔姬故來朝修禮以告其故焉

夏四月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三月而葬何速也

秋公至自晉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以禮及公歸欲求成于楚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然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楚雖強非吾族也乃止

冬城鄆公作運

鄆魯地名冬而城鄆亦與時合但文十二年已城諸及鄆矣此又城之豈一地兩城耶按杜氏于前城鄆註云此是東鄆爲莒魯所爭地今所城爲備晉而設卽後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者其地在魯西名西鄆與前不同

鄭伯伐許

此鄭悼公也鄭襄自去年夏冬兩伐許而元今悼公喪未踰年卽遣公孫申帥師以疆許田許人敗之展陂許時鄭伯乃親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是時晉欒書荀首士燮俱帥師救許伐鄭賴楚使子反救之以鄭方事楚楚不悟鄭伐許之與己爭也及許靈公愬鄭伯于楚與鄭訟而鄭不勝楚乃執皇戌及公子國鄭穆公子鄭伯歸因棄楚而請成于晉先與晉趙同趙哀子盟于垂棘晉地而于是晉楚之爭鄭則以楚鄭之爭許而又一變焉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此夫歸也大歸猶稱杞者雜記諸侯出夫人夫人未致命以前仍以夫人之禮行此時未致命故稱杞餘見前年來朝傳

仲孫蔑如宋報前年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作秀

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餫者野饋之名所以畏晉而申敬禮者穀齊地

梁山崩

記異也傳曰凡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音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責以禮禮山川之神梁山晉地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此定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鄭地

同盟蟲牢爲鄭服晉也時天王崩四十日矣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武公名敖伯禽五世孫有武德曾朝周而宣王饗之諸侯事四親自高祖而上則皆祧之魯惟伯禽不祧今魯以尚武功之際特立武公一宮爲不祧之廟其名宮者以太廟稱廟羣公稱宮也其名武宮者以晉曲沃武公爲不祧之廟亦名武宮今效之一以著諡一以崇武也其又名世室者以世世不祧主則世世不毀室明堂位曰魯公之廟伯禽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惟崇武故特加文字以與武相對左氏斷以己意謂以鞌之功立武宮鞌戰見前二年夫鞌非魯功雖旁人皆知之豈有魯君臣親受晉辱而肯貪晉功爲己功者若如宣十二年楚子云爲先君之宮以告成事則此係行軍之際客載遷主以出戰而及乎戰勝則就其戰地設宮告主如大傳所稱牧室爲牧野告勝之處何嘗在國中特立一廟且其所載主雖係遷主然實稱祖禰尙書所謂用命賞于祖曾子問所謂以幣告祖禰是也其于武公何與焉

取鄟附庸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此晉命衛討宋也蟲牢之會宋公初辭之而後與會晉以其抗也命衛伐之是時晉伯宗夏陽說同衛孫良夫甯相并鄭人及伊雒陸渾蠻戎一齊出師然師過衛時見衛不守備夏陽說卽欲襲衛若全不知有孫良夫甯相之在師者然則衛之在晉雖不得當次國然亦何至卑弱如是故此不書晉并不書諸國及戎而獨書衛大夫帥師侵宋使晉之惡衛之辱求其事而皆見焉夫衛何庸侵宋哉嗟乎衛自顧且不暇乃侵宋哉

夏六月邾子來朝邾公作邾婁

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肸子

壬申鄭伯費卒此鄭悼公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此晉命魯討宋也三年公會宋伐鄭四年宋使華元來聘五年仲孫蔑如宋是年冬公與宋公同盟于蟲牢未嘗有隙而乘也以受人之命而遣將興師公行鈔掠蹤可知已故不書

一晉命一似我之自爲之者雖諸國辱乎然而晉之惡我之辱
求其事而皆見焉此文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以服晉故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作侵誤
據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
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楚二縣之師救蔡禦諸桑隧上蔡地趙
同趙括欲戰請于欒武子武子將許之荀首士燮韓厥皆不
許遂止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卜郊在寅月卜牛在子月鼷鼠鼴鼠今名鼠狼是也未卜
日不成牲故稱牛餘見前

吳伐郯
郯小國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
者也夫言無相恤者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地
楚子重伐鄭師于氾鄭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
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晉人以鍾儀歸囚
諸軍府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楚邑卽淮南下蔡縣
前宣十四年楚圍宋還子重請賞已以申呂之田申公巫臣
獨不可謂申呂成賦以御北方若賞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將
至漢矣子重怨之當是討陳夏歸在宣十一年楚子欲納夏姬巫
臣諫止焉及子反欲娶之巫臣曰是不祥之人也是夭子蠻
姬鄭穆公女其兄靈公殺死無後殺御叔其夫弒靈侯卽陳靈公戮夏南其子徵舒出孔
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所乎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楚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
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乃使鄭召姬而待己于
鄭及楚共卽位將伐魯陽橋之役使屈巫卽巫臣聘于齊且請師二
巫臣乃盡室以行就鄭娶夏姬使介反幣復命而奔晉因郤至
以臣于晉晉使之爲邢邑大夫至是子重子反滅巫臣之族
盡殺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襄老之子黑要而盡分其室巫
臣自晉貽二子子重子反書曰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乃請使
于吳晉侯許之見吳子壽夢而悅之留吳以一偏之車九乘
與一兩之卒二十五人并其射御教之以乘車戰陣而使之
叛楚且寘其子狐庸爲吳行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皆楚屬國子
重奔命焉於是會馬陵而復以州來之入子重乃自鄭奔還
計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凡蠻夷之屬楚者吳盡取
之而于是晉復強而楚乃頓衰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者良夫之子衛定公惡之乃奔晉其奔也獻晉所食
戚邑衛侯如晉晉反戚邑焉

皇清經解卷八之二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二十三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陳起榮新校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成公八年至十八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本魯地而爲齊所侵者二年以從晉伐齊而歸我
三年以齊不伏取而與師焉今已七年矣又使之歸齊何以
處魯魯亦何以自處時季文子雖有辭然不敢顯言第于餞
晉使時私言之嗟乎晉無道如此

晉欒書帥師侵蔡
晉復侵蔡以六年救鄭時已侵蔡而未得志也至是遂侵楚
獲申驪楚大夫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而大獲焉鄭之反
覆其又得以侵小如此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傳云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宋公宋共公也納幣者聘其姬也共姬爲穆姜女成公姊妹士昏禮有六
禮五禮四禮之殊而諸侯則止有行聘納幣二禮與士不同
又昏禮無主人以婿不自主須父母命也天子諸侯總無父
矣此稱宋公則必并其母亦無有者說見前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初趙嬰趙盾弟通于趙莊姬趙盾子朔之妻原屛放諸齊原卽趙同屛卽趙括皆嬰兄也
莊姬怨之至是譖于晉侯曰原屛將爲亂欒郤二族爲徵晉乃
殺同括惟朔子武從莊姬畜于公宮得免其稱國殺幷稱名
俱是書例使以同括爲無罪耶則與陳殺其大夫洩冶例同
以爲有罪耶則與晉殺其大夫里克例同餘見前
史趙世家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爲司寇治靈公之賊徧
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而子孫在朝何以
懲罪乃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而滅其族
與傳頗異且其辭甚直其理甚正其事亦不可爲無據此必
當時有其說而戰國以後尚相傳爲實錄者祇史遷記事極
疏謂趙朔妻係成公之姊則文公女也未有趙衰娶文公女
而其孫朔可并娶其女者且此八年殺同括在晉景爲十七
年非三年也凡此皆存之以置勿論者然要其說則何可廢
哉

秋七月天王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左公穀皆作錫
召伯召桓公周卿士也禮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及諸侯
來朝而合瑞焉但賜在卽位之後如文元年毛伯來錫命僖
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同而此在八年之秋故杜氏以爲
緩然諸侯久不朝矣而王尚賜此此正告朔餼羊有志者所
當憤然思去而尚責其緩也乎春秋十二公惟成朝京師僖公
朝王所耳然已在十三年矣緩乎否耶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雖來歸而杞伯悔之請歸葬于杞則不終歸矣故稱杞
與文十二年稱子叔姬卒不同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左公穀皆以叔孫下別作一節）

晉士燮來聘特謀伐郯以郯事吳故也夫吳伐郯時倚主不能救郯及伐郯後又不能討吳以辟後患徒使受禍之國以苟存而乞成者乃甫成而討貳之師集于城下惡盈貫矣是時公賂燮請緩師燮不可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衛人來媵

此以我將嫁其姬而來致媵者禮諸侯娶夫人則兩國來媵每國三人謂之九女以本國一夫人一姪（兄子）一娣（弟）兩國皆一媵一姪一娣也但左氏謂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則春秋媵多異姓郎此亦儼然有齊媵也又國語云王御不參一族正謂非一姓豈左氏自矛盾耶抑王禮異耶若公羊謂媵止二國無三國媵者則此年衛媵明年晉媵又明年齊媵儼三國矣惟徐仲山春秋日記有云何休云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姪娣總名少少或一或二不必定三故有三國來媵之事以爲三國亦九女耳此說近之至于十二公嫁女不特其姬然此特詳者公羊以爲開其賢而來媵則其姬以守禮死豈能預知且春秋何時齊晉何國何有乎一女子之守禮而爭來致媵此不過以魯係宗國其生平儀節往來在諸國久行不廢不當以義近降殺而在我則方畏彊大值齊晉侵虐之際而尚能致媵則他時不記而此獨記之以飾大體此正春秋揚美諱辱之微情也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衛地）

尋馬陵之盟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則當廟見舅姑以成婦禮今國君夫人于三月後則其舅先公早已在廟夫人之家當遣卿聘問致成婦之禮在他國來謂之來聘在我國往郎謂之致女此恆禮也胡氏謂遣卿非禮則桓三年齊侯使弟年來聘仲年介弟然亦卿也此何所分耶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蒲之盟鄭既受命于晉矣既而楚反賂鄭鄭伯復于楚公子成于鄧至是鄭伯如晉晉以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晉地）而遣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其無道如此楚乃使子重侵陳以救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公作運）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莒人乃獲楚公子平而囚之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乃圍莒而莒城亦惡遂潰楚乃入鄆左氏曰莒無備故也又曰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

前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至十五年而秦人伐晉已報之矣至是必驅白狄來以荅白狄之役

鄭人圍許

鄭伯執于晉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圍許以示之暇且若將改立君者而緩爲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中城魯邑冬而成城書時也且言急備也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禮以啟蟄祈穀正周三月也凡卜以旬日當三月正郊之時已三卜矣至是四月又兩卜合得五卜而不吉則後此將春分矣郊不過分遂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前年公孫申有改立君之謀）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鄭成公太子）公子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時晉侯有疾乃生立太子州蒲爲晉君而會諸侯以伐鄭其直書晉侯著其惡也杜氏曰父不父子不子一國兩君大亂之道也子是鄭子罕賂晉以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受盟以子駟爲質（皆穆公子）而鄭伯得歸

齊人來媵（媵自遲致者以待年也）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公畏晉如晉親弔已非禮矣晉人復止公使公送葬是時諸侯莫在者而公獨送焉不書諱之也

冬十月（公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初晉景之未死也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前馬陵之戰所獲者）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曰泠人也（樂官）與之琴操南音（楚音）范文子曰此君子也（以不忘楚）會晉侯方慮楚將以飾好遂遣鍾儀歸而使之求成楚乃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而修好焉及去年春晉復使糴茷（晉大夫）如楚報公子辰之使而未反而晉景死至是公如晉弔晉已止之送葬矣復疑魯之曾通楚也曰將俟糴茷反驗魯虛實必不與楚通而後得歸自去年秋七月至此春三月已閱九月矣公乃不得已而乞受盟焉夫友國相恤貴撫以德乃徒恃彊暴以加于宗邦已則求款成而反忌人之往來淩弱虐小莫此爲甚左氏無識徒誇晉君臣之能勤以范文子欒武子知莊子韓獻子作人求善爲之鋪張而胡氏猗迂全以晉順楚逆爲諸國向背之斷其于事理之得失毫釐不辨推夫于傷之自晉會赤棘以後凡受盟受伐取田歸田如晉朝晉皆一一詳載而于作丘甲城中城立武宮諸綢繆事且三致意焉世何昧莫旨何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公作州後同）

郤犨來聘且涖盟犨求婦聲伯聲伯奪其外妹（出母之女）之嫁施氏者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聲伯曰吾不能死亡（死詰不與則亡矣）婦人遂行

夏季孫行父如晉

此報郤犨之聘且亦涖盟而歸不書者必不更盟或晉君不覩盟故諱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初以齊見侵不得已乞事晉爲牽之戰縱前好矣至是齊君新立乃復聘于齊而修成焉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周卿士名楚食采于周者）而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周卿士）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

三日復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作沙澤　地闕）

宋華元善于楚令尹子重又善于晉欒武子聞晉使羅茷求成于楚而楚子許之將復命矣華元乃如楚復如晉合晉楚之成使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東門之外而後會瑣澤以合齊魯使聽成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闕地）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使郤錡來乞師

將伐秦也時召公佐師且郤錡將事甚不敬故不書召兵而書乞師以諱之後凡書乞師皆同

三月公如京師

赴晉召過周因朝王焉其不書朝者文例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及諸侯朝王畢遂從劉康公成肅公（皆王卿）會晉侯伐秦於時欒書荀庚士燮郤錡韓厥荀罃趙旃郤至郤毅欒鍼俱在軍夏五月與秦師戰于麻隧（闕地）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其不書王人者爲王諱也不書秦敗者故闕之也皆文例也不然未有公在軍而不知有王人兼不知秦敗者此不須告也按杜氏云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夫經據簡書傳據策書策書既存簡何得闕孔氏又謂經之闕漏以策書所無也今傳反有者必當時簡書尚有此又故採而入傳則是其簡其策在夫子作時必有一存丙一闕者而夫子即因其已闕而故闕之蓋甚不取乎遏王人脅列侯越疆夸界動中國之衆以報私憾而徒博此區區之一勝也

不更女父是爲秦不更之官而名女父者漢書稱商君爲法于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其爵級凡二十中有不更左庶長右庶長諸名此傳有不更而襄十一年傳又有庶長鮑庶長武則必春秋時秦先有此官而後漸增之以至二十非盡商君新立名也唐啖助趙匡據此疑左氏秦人在戰國之後故有此官而陋儒遂謂其傳爲漢人所造夫左氏即秦人後于商君然豈不知爵級二十爲商君所定而反以其名强入之魯成襄秦桓景之間以自取破漏是癡兒也且諸宦實不自商君始也史記秦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又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此皆在春秋之末秦孝公用商君前者即商君初說孝公孝公拜爲左庶長是商君未立法前且身爲其官矣即商君誅後毀其所立法而庶長疾戰修魚庶長章擊楚諸名仍存未嘗以毀法而去之也啖趙本無學而陋者又從而和之夫爵級中有大夫名矣將毋大夫亦秦末官乎

曹伯盧卒于師（盧左作廬）

時成肅公與曹宣公俱卒于師成肅公不書諱王辱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當曹伯死晉師時公子負芻與欣時皆庶子也負芻爲居守使欣時迎曹伯喪及還而負芻已弑太子而自立子臧（即欣時）將出亡國人從之至是既葬負芻慮國人有變告罪請子臧反子臧不得已乃反國而辭采邑焉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前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而林父奔晉今衛侯如晉晉侯强使見林父而衛侯難之及衛侯還則晉使郤犨納林父于衛衛侯欲不從夫人定姜勸之曰不從將亡（晉見伐必亡）雖惡之猶愈于亡乎乃受之而復其位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此成公逆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子罕（公子喜）伐許爲許所敗鄭伯復伐之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不得今許以申所封田求和于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不書名史失之說見前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歸父走之齊而嬰齊無與至是卒以大夫禮葬而書之于冊其不稱公孫而稱仲者以襄仲卒時宣公賜襄仲氏仲（賜以己字）經于宣八年書曰仲遂卒于垂是也公羊解春秋不顧前經因不曉嬰齊氏仲之故乃造爲說曰曷謂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其子則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而于是以兄爲父以父爲祖喪生倫亂昭穆滅理傷教由春秋始矣夫歸父奔齊並未絕嗣原不必爲後即欲爲後而大夫繼爵不繼統亦並無有弟爲兄子子爲父孫之理蓋以繼統言則僖兄爲子閔弟爲父何則以君臣也君臣即父子也以繼爵言則臧宣叔以庶子武仲爲後及武仲出奔則反以嫡兄臧爲爲後然而兄不父弟爲不祖叔何則以繼爵也繼爵非繼統也今以兄弟爲父子則爲無父以大夫而繼統系則爲無君無父無君總謂之大逆而乃以大逆之事在經傳所本無者而公羊造之杜氏引之後人且從而遵之據之亂臣賊子不絕于春秋而反興于後此之解春秋者不亦怪哉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歸下有之字）

此曹伯即負芻十三年殺太子自立者故執歸京師使天子

剽之時諸侯欲立子臧子臧奔宋

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公子貞莊王子曰新與晉盟而背之可乎盟在十二年子

反不從遂伐鄭并侵衛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

奔楚公羲宋殺六字宋魚六字俱各一節

宋共公既葬以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桓莊之族皆以次

為卿會司馬蕩澤謀弱公室而殺公子肥文公子華元不平將

奔晉左師魚石者蕩氏族也與大司寇向為人少司徒鱗朱

太宰向帶少宰魚府五人皆桓族惟華元與司徒華喜為戴

族司城公孫師為莊族故魚石欲止元而魚府沮之曰右師

反不討桓氏乎曰反則討止及澤耳不反必以晉楚之兵來

無桓氏矣魚石乃親止華元于河上元請討許之元乃反使

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澤字而魚石向為人鱗朱

向帶魚府畏以同族故并罪故出舍睢上以示將奔乃華元

固留之且親留之而五人不從及元反而魚府始曰今不從

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至登丘望之則右師

果馳歸決睢水閉門登陴以防變于是左師二司寇二宰遂

奔楚徐仲山日記謂此經有五疑華元未奔晉曰奔晉一疑

或曰以奔晉告則未有未奔先告者不自晉歸曰晉歸二疑蕩澤去氏而稱字

子耶否耶三疑五大夫同時出奔而止書其一何去何取四

疑書例多省文兩宋華元五宋字五疑此必簡牘有脫誤者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曰始通吳也

許遷于葉

許靈公畏鄭之偪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二大夫敗鄭師于汋陂退不設備鄭

人覆之獲將鉏樂懼以還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公以甲午晦別作一節言晝冥也晉侯下又作一節穀梁甲午晦晉侯以下合作一節鄢陵楚地

前年楚伐鄭鄭與楚成至是晉侯將伐鄭欒書將中軍士燮佐郤

錡荀偃韓厥郤至皆在軍郤犨徵齊衛之兵欒黶來乞師三

國兵未至而晉師起鄭人乃告楚楚子救鄭以子反將中軍

子重子辛佐之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欒

書不可六月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不可楚子登巢

車以望晉軍晉侯陷于淖欒鍼掀之及戰晉呂錡射楚子中

目楚子召養由基令射錡中項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搏人

以投養由基所射無不殪晉師不能從子反乃命軍吏察夷

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以圖復戰楚子召子反謀值穀陽

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楚子曰天敗楚也乃遁范文子立于

馬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即子反也十五年伐鄭背盟以致敗故殺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方晉之來召兵也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

于壞隤魯邑已赴召矣叔孫僑如宣伯欲去季孟季文子孟獻子而取其

室穆姜助之姜成公母與僑如通請逐二子而後行公難之姜怒會

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是皆君也公乃申儆備

設守使孟獻子守公宮然後行故不及會宣伯使告郤犨曰

魯侯待壞隤待勝者而歸之也晉侯怒不見公此不諱者家

難不可沒然亦以甚晉之惡故書之

公至自會左連上作一節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公受晉命會尹武公王卿士及諸侯伐鄭諸侯師次于鄭西我

師次于督揚鄭東地不敢過鄭子叔聲伯公孫嬰齊使叔孫豹僑如弟加

逆晉師而已爲食于鄭郊以待之四日不食晉師未至不敢先食諸侯

遷于制田知武子荀罃又以諸侯之師侵陳并侵蔡未反諸侯

又遷于潁上既而鄭師夜突出諸侯皆失軍晉之虐諸侯如此

曹伯歸自京師

曹請晉侯赦曹伯晉侯曰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前奔宋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致其邑與卿而匿而不出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公作招晉地

宣伯愬郤犨使執季文子公還待

于鄆鄆西鄆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曰宣伯之情君知之悉

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夫二臣者魯國

社稷之臣也二臣朝亡則魯必夕亡夫亡魯以屬齊楚治之

何及時郤犨與聲伯善前十一年郤犨娶聲伯外妹欲爲聲伯請魯邑以

赦行父聲伯力辭之會范文子亦爲言謂信讒慝殺忠良不

可乃許魯平而赦季孫冬十月魯人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公

歸而國人逐之諸大夫共盟以爲戒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

刺公子偃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後焉宣伯弟即叔孫穆子也立之爲得臣後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晉

乙酉刺公子偃

公子偃即穆姜所云皆可君者然不及公子鉏必宣伯與偃

別有謀也故不書殺而書刺刺者訊也謂訊得其情而後誅

之也說見前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作結

晉命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召伐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鄭西地國語註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于柯陵今經無此文

因伐而盟之

秋公至自會

據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然奔命極矣

齊高無咎出奔莒

據傳齊慶克慶封父通于聲孟子齊侯夫人身蒙婦人衣而出入焉

鮑牽鮑叔曾孫見之以告國武子佐武子召慶克而謫之夫人

怒會齊靈公從晉伐鄭高鮑處守及還先閉門索客以備姦

宄夫人怨羆公謂高鮑將拒君而立公子角（頃公子）國子知之
公乃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時鮑牽弟國在魯齊人
召鮑國立之（爲鮑氏後）

九月辛丑用郊

周九月爲夏七月無郊之禮且用字無解此必經文有脫誤
者若胡氏謂以人饗則必曰用于郊且此何人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公作蜃穀作貍軫貍脤地闕 十一月無壬申日似有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
童者胥克子也怨郤缺廢克（在宣八年）與嬖人夷陽五長魚矯之
讎郤氏者使楚公子茷（鄢陵所囚）告公曰是戰也郤至實召楚君
欲乘敗而奉孫周（晉襄曾孫卽悼公）以事楚公信之以告欒書書亦
忌郤氏曰其有焉會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郤至奪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殺張公曰季子欺予將作
難胥童請先殺三郤郤錡將攻公郤至不可胥　乃與夷羊
五師甲攻郤氏先殺錡與犨而至欲出奔追殺之皆尸諸朝
且刼欒書中行偃公命勿殺既而公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
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厥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
況君乎乃先殺胥童使程滑弒厲公以車一乘葬之于翼東
門之外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卽孫周也）而立之朝于武宮逐
不臣者七人（夷陽五之屬）

楚人滅舒庸（楚與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也下同）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齊殺其大夫國佐

初高無咎之奔莒也（在前年）其子高弱以盧（高氏邑）叛慶克帥師
而圍之時國佐從晉伐鄭以難請于晉而歸遂如盧師殺慶
克而佐亦畏禍而據穀以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至
是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子于內宮之朝師伏六人宮幷
殺子國勝而使勝弟國弱嗣國氏後

公如晉（朝新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邑）

楚鄭伐宋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五人（皆十五年奔楚）于
彭城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左氏書復入例與經不合）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謝朝晉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書不時且非務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圍彭城楚子重會鄭師救之華元告急于晉晉韓厥爲政
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地闕）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以先君將
葬請先歸

丁未葬我君成公

皇清經解卷八之二十三終

嘉應張嘉珙舊校　番禺陳起榮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二十四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襄公元年至八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襄公（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　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杜曰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宋彭城

前年夏楚伐宋納宋魚石于彭城而去其冬宋圍彭城楚復
同鄭來救之宋告急于晉故十二月晉爲虛朾之盟以謀伐
宋仲孫蔑與焉至是會晉師以圍彭城彭城降晉晉取魚石
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兄弟五人歸而寘之瓠丘其不書降
晉者以外事略之也若彭城上加宋字傳以爲特別于楚且
不繫叛人以成宋志則不然楚未嘗取彭城而有之何必別
楚魚石兄弟亦偶據彭城並未嘗爲楚所封（公羊妄說）而君其地
又何必不爲之繫且魚石兄弟本是蕩氏卽宋桓之族亦非
宋之一字可以絕其繫而懲其叛況此入彭城圍彭城與哀
二年蒯聵入戚齊與衞圍戚無異彼當夫子在衞時不書衞
字則此非追書可知大抵史官不一人此時史官書宋事又
各有書法往往多書宋字以志異而別無義例如此事始成
十五年經書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
夫山宋魚石出奔楚連書五宋字既則十八年經書楚子鄭
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連書兩宋字此皆一時之書法
無所爲者不然書宋彭城不以宋地與叛人也乃歷書宋魚
石則早以叛人繫宋矣以宋魚石守宋彭城夫亦孰得而絕
之（是時齊人不會彭城晉以爲討齊以太子爲質于晉後凡盟會有齊世子光以此）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厥公作屈　鄫公作合）

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
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乃復侵楚焦夷及陳時晉侯
衞侯皆次戚以爲援兵焉
孟子定五伯之罪惟在摟諸侯以伐諸侯今晉悼爭伯全用
此術日役使諸與國以嚮喝此諸小國幸吳方逼楚楚罷奔
命晉得以稍逞其威然而齊魯衞之侮辱與宋鄭陳之炮割

則慘極矣胡氏不解論世祇知向晉爲順向楚爲逆而不知向甲而乙爭之師臨城下國已垂滅而甲不知救則不得不與乙平及平乙而甲之討貳者其擾伐之師又至城下則向背順逆將何取正先仲氏嘗讀宋史嘆太王避狄未爲失計夫天之立君本爲民也君不能庇民而致使百萬生靈日供慘戮我何以自安春秋自文宣以後大之爭小實類于是故徐仲山曰春秋小國當守鄭公子去疾之言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我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其大國當守晉韓厥之言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言勤救其急若以晉楚分逆順是豎儒耑見不足道也此爲名言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宋二縣名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周簡王也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氏曰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時天王赴未至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而葬速也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此成公夫人襄之嫡母也初穆姜成母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櫬者親身棺也大子四重諸侯三重其親身者名椑卽櫬也頌琴雅琴季文子取以與夫人焉成十六年穆姜欲逐季文子故惡之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更事晉以息爭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吾何忍背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此晉伐喪也時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伐鄭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越疆送葬非禮召萊子使其送會葬者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東陽齊近萊之邑

叔孫豹如宋聘新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前此會戚謀鄭時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鄭邑時屬晉蓋巖險之邑爲地利所必爭者第恐齊貳于晉而滕薛小邾俱不至欲借城虎牢以覘其向背至是獻子通諸齊以全其好故諸國皆至城虎牢而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以多受小國賂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楚爭強之始

楚子重伐吳爲簡選練也之師克鳩茲在蕪湖東至于衡山在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楚人告子重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於是楚頓衰

公如晉卽位而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地

公與晉盟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因會諸侯使士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與士匄盟于耏外耏水名晉乃會王人單頃公及諸侯同盟雞澤晉地時齊世子質于晉故以從晉復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春秋書同盟一十有六然並無義例不過曰共盟已耳君謂以王臣預盟爲同則洮與翟泉皆會王人而皆不書同若謂諸侯同欲故書同則現有齊侯不欲而盟之耏外者矣釋例之不可據每如此

陳侯使袁僑如會

袁僑陳大夫以楚弱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諸侯以請之二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而僑始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其不書諸國者省文也祇書叔孫者詳內而略外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此時惟許未來服故伐之

四年

春王正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此不知何事如晉左氏以爲報知武子之聘夫荀罃來聘在元年冬迄今已四年矣中間孟獻子會晉于戚又爲晉城虎牢又公親如晉及歸又如晉會雞澤又叔孫穆子爲晉盟諸大夫豈有至此未報聘者況左氏于荀罃來聘下明曰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荀罃之來大國聘也公之如晉小國朝也夫朝卽報聘矣左氏自爲例而自叛之如此吾但知有經而不知有傳夫然後夫子之春秋見焉然則經之沒于傳也不旣多乎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後同

此成之媵襄之母也時公方七歲而定姒又微季文子將不使殯廟古制皆殯廟故三代之殯皆在廟上三禮出自戰國妄解殯廟是朝廟夫朝與殯何涉不櫬櫬棺見前不虞既葬之祭諸侯九虞而匠慶謂之且曰君長誰受其咎遂如禮又匠慶請木季孫曰略言任應掠取之也時季孫曾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將爲己櫬匠慶乃掠而用之季孫無如何

餘見文五年傳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謚踰月而葬速

冬公如晉

左氏曰聽政也謂受其貢賦多寡之政也且親喪未五月而卽往聽政然則魯直以天子之禮事晉矣時公請以鄫屬魯謂可稍助魯貢賦以爲晉司馬徵發兵賦之用名爲官命實

許之

陳人圍頓

前此雞澤之盟陳人背楚而歸晉楚使司馬公子何忌侵陳爲其叛也時冬十月出師而今年之春楚師猶未歸而駐于繁陽(楚地)韓獻子患之已言于朝然仍不即救則亦何賴有晉矣幸陳侯剎卒楚人將伐陳而聞喪而止得以稍解萬一如鄭成公卒年(前二年)晉師伐鄭將若之何今頓本服楚楚使伺陳人之間而陳反圍頓以啟楚釁且受命于晉而晉不之禁是禍小非恤小也故經于司馬侵陳略而不書而第書陳之圍頓以見後此之被伐皆陳自爲之晉成之而楚無與焉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僖公初立且初服晉又與公爲雞澤之會故來聘公子發者子產之父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穀作繒)

公再如晉時請以鄫屬魯故邾莒伐鄫而臧紇救之敗于狐駘檀弓所云魯人之髽而弔自敗于狐駘始者是也鄫國人亦有誦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至是則叔孫穆子同鄫世子名巫者受成于晉以謝鄫屬魯之命此是實事故後此經書滅鄫書如邾書如晉皆以此爲根據而公羊好誕造爲鄫子立莒甥以絕祭祀謂之滅鄫則于策書實事既無可據且即此經前後文皆不通矣吾不知胡氏何以必遵之而不一顧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穀作稻吳地)

吳以不會雞澤故使大夫壽越如晉謝之且請更會晉乃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嗟乎魯衛之受晉命乃爾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之故云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盟于戚會吳且命諸侯戍陳也時穆叔以屬鄫不利(以前年爲邾莒所敗)故使鄫大夫聽命于晉而自爲會焉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諸侯之在戚會者除吳人外皆受命于晉而爲晉戍陳其獨書我魯不書諸侯者以諸侯無受戍之理且不逐衆戍一若我之自戍之諱國辱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之貪欲)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力不能有陳不如舍之)其冬諸侯戍陳子囊乃帥師伐之晉復會諸侯于城棣(鄭地)以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向作喪主)宰庀家器爲葬備無私積無藏金玉其公儉如此

六年

春王正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宋樂轡與華弱相狎戲以張弓貫弱頸近于襄首平公見而惡之曰司武(司馬)而梏于朝難勝任矣遂逐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穀作繒)

魯不能有鄫徵狐駘之敗而反命于晉聽其自輸貢賦而自與於會則魯之任莒滅鄫而復與邾平雖不無過弱非恤隣之道然其無負于鄫則尚可原也晉不能衛鄫及既滅又不能討莒以還鄫乃復來責魯必使季武子如晉而聽晉命焉行伯者如是乎故夫子于滅鄫始終連書之以見晉之肆魯之不振失恤隣之道但書事而義皆見焉

冬叔孫豹如邾

以魯之滅鄫復徵前狐駘之役如邾聘且修平焉

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聽命杜氏曰聽命者受罪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前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以馬牛百匹賂齊寺人宿沙衛而還其年秋齊召萊子使送齊宗婦之會魯葬者而萊子不至因使晏弱城東陽以偪之至是則萊築堙環萊城而傳於堞遂入萊萊共公奔棠(萊邑)晏弱圍棠而滅之遷萊于郳(遷萊郳國)陳無宇(齊大夫)獻萊宗器于襄宮(齊襄公廟)高厚(高固子)崔杼定其田

七年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此祈穀之郊必在建寅月啟蟄之後春分之前周夏四月即夏之春二月也春分爲二月中氣三卜三十日則在分後矣故不從則已孟獻子曰吾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祈農必祀后稷非長至配天之祭杜註誤)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不從也餘見僖三十一年傳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邑也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昭伯者叔仲惠伯之孫隧正主役徒即周禮遂人也)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此强私家之漸也)

秋季孫宿如衛

傳言報聘非是衛剽聘在元年未有七年始報聘者觀是冬孫林父來聘則必此施聘而衛即報之不然我七年一報而彼不踰時而又來聘必無是理魯衛爲晉役而已好未修故至此爲一修之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穀作隔鄭地)

此本以救陳爲會而經不書救陳者以無志于救徒驅役諸

侯之師而觀望不急前也此文例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頑公穀作原鄵公穀作操）據傳鄭僖公以不禮子罕子駟兄弟在道被弒因以瘧赴于諸侯此原可疑子罕子駟皆鄭穆之子當僖初立時子罕當國子駟爲政一時稱盛未必卽行此大逆之事且未有君不加禮而臣卽可以推刃者特公穀謂公欲如晉而鄭大夫俱欲從楚相爭不下因以被弒則直是造事叛經之言而胡氏又恪遵之夫鄭之服晉見于前經鄭大夫之欲從晉見于前傳當鄭成公臨卒時子駟請從晉而公不欲及公卒晉來伐喪諸大夫又欲從晉而秉政者徒以公遺命而不卽許及晉城虎牢而鄭諸大夫卽羣然歸晉而聽命焉是欲事楚者鄭君欲事晉者諸大夫也縱左氏作傳在文宣以後多用晉策書張揚晉事劇不足信然經具在也經于二年城虎牢後則三年盟雞澤五年盟戚歷歷書鄭于晉侯衞侯之下卽戍陳救陳鄭皆與焉鄭固堅事晉而楚亦時以伐吳失利無意爭鄭安得有從楚之爭忽生其間向使鄭僖之弒果由如晉則鄭僖卒後諸大夫正可叛晉而歸楚之時而考之經文則今日葬僖公明日卽諸大夫並侵蔡而伐楚彊獻楚捷焉經書夏葬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明明在也公穀道聽塗說純乎誣經固不足怪宋儒極稱尊經致三百年來不知夫子有春秋而祗知胡傳乃其叛經悖聖至于如此豈不可嘆故吾于文宣以後不甚信傳以晉君臣之極惡而策書揚之比于周文如祁奚舉賢魏絳戮僕諸事與經何與而至于經文前後疏密煩簡則蛛絲馬跡夫子實有意焉如此經鄭君道卒其被弒與否有策書在但從其所告書之而其義則專爲晉欲爭勝而不能庇小徒日役諸侯之師觀望道路致有死于役者有逃歸者嗟乎行霸惡習流毒如是夫子所爲一舉筆而三致意也

陳侯逃歸

楚子十月圍陳至十二月陳侯于圍城之中出而告急以爲可以卽救也而晉無意救徒留陳侯會鄬以待諸侯之師夫城鄭救鄭戍陳救陳亦無多事而必藉諸侯之師所謂祁奚爲元尉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元候羊舌職知鐸遏寇爲軍佐輿尉訓御訓卒知義知禮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觀于道而迎頌于國者何在夫如是則安可恃矣是以楚圍之急陳人大恐其大夫慶虎慶寅使人于圍城之中出告楚曰吾使公子黃而弟執之楚人從之執公子黃二慶乃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宗廟社稷之卽于亡也懼有背吾君而屬于楚者陳侯乃逃歸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曰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也夫十二月甫會鄬至正月而卽如晉何其勞也夫卽此七年閒公如晉者三如會者五魯大夫之奔命者十有三矣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穀作濕）

鄭人恃晉于先君甫葬卽使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公羊）子鄭人皆喜惟子產（子國子尙幼）不悅曰此禍也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不卽至乎晉楚伐鄭鄭自今不得寧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衞人邾人于邢丘

傳曰會邢丘者所以命朝聘之數也惟鄭伯獻捷于晉故親聽命餘卽使諸國大夫聽之時公尚在晉觀經書公至自晉在此會後而公不與會者不敢以朝聘之數使諸侯親聽命也宋儒無學蘇轍謂晉悼修文襄之業定朝聘之數諸國稱人所以誇衆而胡氏又謂朝聘大事重煩諸侯而但命大夫爲大夫執國之漸則不知此朝聘者非天子朝聘可以坐王朝而使四方諸侯頫首而聽命者也晉爲不道定事大之禮自爲典制以使諸國稟朝晉聘晉之節四年定貢賦此年定朝聘則雖各國大夫頫首聽命亦甚無禮而況諸侯乎晉悼惟自知無禮故公尚在晉而不使與會公亦稍知與會爲非禮故雖實在晉而但使季孫聽命而不嫌而胡氏反謂大夫與會君若贅旒則必魯君臣相率稽首于壇坫之下方爲得禮解經至此掃地矣朝聘數無可考惟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與昭十三年傳所稱天子之制歲聘志業閒朝講禮（閒者隔一歲卽三歲一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不同朝聘數天子爲減而會盟則無限數有事則會有不協卽盟此晉文晉襄私定之制而後君行霸因復申命傳所謂聽朝聘之命以此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疆鄫田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楚子囊伐鄭討侵蔡也鄭諸大夫欲從晉者半從楚者半然而晉救卒不至乃及楚平使告晉曰君命敝邑修車賦儆師徒以討亂略因討蔡俘燮獻于邢上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夫民之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乃人人愁痛並不知吾等爲誰所庇而但知窮苦而受盟焉將安禁之晉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告晉而卽安于楚君之欲也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

報公朝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二十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二十五

春秋毛氏傳（襄公九年至十二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學海堂

嘉應李恒春舊校　番禺陳起榮新校

九年

春宋災（公作火）

傳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作救火之政）使伯氏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以泥水塗之）陳畚挶（土舉）具綆缶（汲器）備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恐因災有變）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向以表之）使樂遄庀刑器（防有干犯舊註誤）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防奸宄不測）使西鉏吾庀府守（守府庫）令司宮巷伯儆宮（守宮禁）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用馬祭四城以禳火災盤庚宋遠祖以爲火神）

夏季孫宿如晉

八年晉士匄以公朝報聘此又謝之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四月而葬速

此成之嫡母襄之祖母也成十六年姜通于僑如欲廢成公因遷姜于東宮至是薨焉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杜氏曰十二月無己亥日正義曰此十一月之誤

諸侯伐鄭季武子與齊師宋師從晉中軍門于鄟門衞師曹人邾人從晉上軍門于師之梁亦鄭城門滕人薛人從晉下軍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晉新軍斬行栗表道之樹且令諸侯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使病者歸養虎牢以示必下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荀偃曰姑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必如此方有辭于鄭不然兩大無雄雌而徒強鄭服則楚來救鄭而鄭復屬之矣於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猶愈于戰夫暴骨以逞不可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十一月同盟于戲鄭服也至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力強要鄭伏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愁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徐仲山春秋日記曰晉悼爭鄭不惟無禮亦并不強不可以庇民故子駟載書之言痛心傷骨呼號搶攘之中復寓諷言晉聞之而無慙色無悔心不嘗前謝罪引師而退直蠡豕之不若者左氏能記此詞而復揚晉德稱爲三駕之師嗟乎冤哉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而要言焉書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卽前所門三門閏月是年無閏月閏爲門五之誤月爲日之誤請一五門各攻五日欲以苦鄭卽前知武子所云三分四軍法也戊寅計癸亥至此剛三五十五日濟于陰阪侵鄭鄭邑別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是役有鄭成而經不書不與成也有晉復伐鄭而經又不書不與其復伐鄭也夫鄭亦何罪欲伏之而不能庇欲與人爭強而不能與戰徒役諸國之師以久勞于外而胡氏尚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眞明于戰陣之法夫晉固不師然列國之爲師久矣晉固不陣不戰然鄭之受人陣受人戰亦已多矣然且不敢與強大戰而其門三門分四軍積一十五日而且陣且戰何其勤也夫暴骨以逞在己不可而在鄭則可是尚爲能明戰陣之法也乎夫子傷之故不書鄭成不書晉再伐而特于楚之伐鄭則鄭重書之以致意焉若如杜氏言經書同盟而鄭之受成在其中則成十七年柯陵之盟晉侯會諸侯伐鄭而自爲盟斯時鄭未嘗受成也然而書同盟其謂之何

時襄公年十二禮諸侯十二當冠晉侯問季武子且請冠具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始祖廟爲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乃還及衞冠于衞成公之廟假鐘磬焉夫以伯主之威使宗國國君不冠于國而冠于道路其橫極矣春秋重禮例而此獨不書諱國辱也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而晉不我救則楚強矣遂及楚平會楚莊夫人卒楚未能定鄭遽歸乃左傳襲晉策書文妄稱晉侯息民國乃有節故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夫三駕者三興師也一駕在十年師于牛首經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是也爾時鄭有盜禍不得已服晉而楚救一至晉師欲逃卽欒黶勉強爭進夾水駐師而究不敢犯楚師而逡巡引還是一駕而不敢與楚爭也二駕在十一年師于向經又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是也爾時鄭甫服晉而楚子囊與秦師俱至鄭復迎楚與秦楚二師同出伐宋而晉不敢救是二駕而不敢與楚爭也三駕在其秋觀兵鄭東門經又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會于蕭魚是也爾時鄭不得已又服晉而楚約秦師救鄭惟恐晉不出直入晉地渡河與戰而晉師敗績其明年楚公子貞復伐宋戰于楊梁報伐鄭之役而晉又不敢敵是三駕而皆不敢與楚爭也夫以三駕並不敢爭楚之霸主而反曰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此固晉國春秋誣妄鋪揚之詞左氏無識而採入之、與吾夫子之春秋全然相反而明氏又曰三駕不能爭雖然濮之戰亦何以過又曰自此鄭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夫鄭以厭亂之故自晝策以謝楚師而一意歸晉楚亦以厭兵之故又値吳患遂舍鄭不爭而聽其自便此眞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者欲知春秋何不于夫子經文一再讀之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楚地會吳者謀病楚也吳子壽夢卽後稱吳子乘者其不稱子外之也與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十四年會吳于向並同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作傅

偪陽妘姓楚附庸國晉侯藉諸侯之師兼恃吳勢滅之所以病楚故舊史祇書滅偪陽而夫子特加遂字以誅其意以爲會柤者固滅偪陽所自來也是以旣滅之而必以其地予宋謂宋與楚鄭惡予宋所以辱楚鄭也宋南受偪陽而楚子囊卽與鄭子耳同出伐宋謂宋受晉地伐宋所以報晉也此夫子春秋也

初晉荀偃與士匄請滅偪陽而封宋向戌爲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及圍之弗勝會魯孟氏之臣秦堇父以步輦輓輜重如師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有攻門入者偪陽設版作懸門從門上垂下以截攻門入內之人鄹人紇卽叔梁紇夫子父也叔梁字抉之以出門者抉舉其懸門以出入內之人又有狄之彌挾大車輪作櫓楯以右手拔戟當一隊之人人百既而城上懸布秦堇父登之及堞絕其布堇父墜則又懸之再絕再墜至墜死而蘇復上如故偪陽人謝之乃取其斷布徇師三日以示勇然而城固終不克荀偃與士匄請還師荀罃不許乃限七日克遂滅之以其地封宋向戌戌辭乃與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奏桑林之樂商先王樂乃以偪陽子歸獻俘于武宮既又以偪陽妘姓不滅其祀使周內史選其族嗣令守祀于晉之霍邑其曰使周內史者假天子之命一若天子復其祀周禮內史職所云內史掌爵祿廢置是也傳又曰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堇父生秦丕茲事仲尼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圍宋門于桐門衞師救宋鄭子展曰必伐衞不然是不與楚也既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不可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遂遣子耳侵我西鄙復圍蕭睦克之夫春秋魯史也楚鄭伐宋尚書之豈有伐本國而反不書者此意服虔能道之服虔云其不書者以公親從晉伐鄭不能服從旋復爲楚鄭所伐恥之故諱之也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傳曰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命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命則以皮帛繼子男今齊世子光未命天子（見十九年傳）則當繼子男之後觀前柤之會列小邾子下可驗也今忽跨滕薛而上之傳稱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師遂長于滕此似可據但後此亳城蕭魚二會未聞其先莒邾至師乃公然兩列其名在莒邾滕薛之上則似夫子之書法全不在此或亦告文本參錯而簡書依之故爾耶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羊作斐）

據傳鄭子駟當國與尉氏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五族有隙五族聚不逞之人因八年所殺公子嬰之徒以作亂時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盜將盡殺之攻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惟子孔先知之得免盜乃刧鄭伯以如北宮子駟之子子西（公孫）不能追盜子產（公孫僑）者子國子也先爲守備謹府庫藏而後成列而出以車十七乘攻盜于北宮盡殺之僅有奔者將鄭當積創之餘復遭盜禍自此靡亂不能與諸侯爭矣此亦晉楚爭鄭一大節目故夫子備書焉其不稱大夫以非國討不當書爵也不說非是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左公穀楚公子下別作一節）

諸侯之師受晉命以城虎牢於以逼鄭而夫子特書曰戍鄭虎牢不書諸侯者責在魯也夫魯宗國也其可受強大之命以偪同姓諸侯國乎（經凡不書列國者皆屬魯事）特書鄭虎牢者責不當戍也夫此誰之地而可以戍之也乎（杜預謂晉欲還鄭也故書鄭以見晉志夫戍虎牢時何曾欲還鄭乎且夫子特書魯戍而並不及晉是魯志也不通甚矣）然且承上冬文不另書月日以示乘盜禍之後急以偪之故楚之救鄭一若幸其急至者蓋一書而數義備焉

據傳不止戍虎牢晉使諸侯戍虎牢而已復城鄭之梧制諸邑以迫脅之使士魴魏絳守梧制而經不書者惡其事也惟時鄭不得已又與晉平而楚子囊忽救至荀罃欲退師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謂諸侯同逃則增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子蟜曰諸侯有去志必不戰矣我服晉晉必去不服晉晉亦必去晉去楚必圍我總之晉在必去何如服楚亦可以使楚去于是夜涉潁水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有何罪不如留鄭一怨隙之地使楚去後我可來伐若今卽伐之則楚必救之戰而不勝爲諸侯笑矣夫勝可必乎不如還也于是諸侯之師還楚人亦還（三駕之一如此）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周禮大司馬職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傳所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言成爲大國祇得半天子而爲三軍是也魯本大國則自宜有三軍而至是而始作者以大國稱爲元侯可作師以承天子而次國小國則祇帥貢賦以從元侯之征行此舊制也至文宣之際王室衰微政在伯主伯主自立一貢賦之法量諸國大小以責車役致大國三軍皆自貶損其軍以冀免貢賦故魯在文宣閒不知何時減去一軍而至是季武子連歲從征晉楚之强思以自振又其時車戰稍壞值毀車爲行之候將征人以充步士于是取舊制三軍後祇存上下二軍者增一中軍于其閒又將舊制征軍之法天子六鄉征六軍諸侯三鄉征三軍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卽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每一家征一人故一鄉爲一軍凡三軍共三萬七千五百家皆公家自征之臨師則但以三卿帥其軍而征人與征稅皆不與焉至是季氏作三軍使三家分征之傳所謂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是也然且增軍士之數或加什伯以益一軍或加仟伯以益一軍漸將變車乘而爲行列因各自毀其私家之乘盡以益之使私家之乘之人令其餘徒役如羨卒餘子之類皆入之爲軍而幷邑稅亦盡征入己而不貢之公惟叔孫則臣其徒役子弟使皆爲軍而邑稅仍還公家孟氏則幷徒役子弟亦但臣其半入軍而半還之公傳所謂三子各毀其乘季氏卽以其乘之人與其役邑俱入之己否則徒役邑稅俱倍征之叔孫使其徒役子弟盡爲之臣而邑稅不征孟氏卽徒役子弟亦半使爲臣是也當是時惟恐伯主責大國貢賦故叔孫穆子不肯作恐不能久行也季氏使詛盟以示必行而後昭五年則仍舍中軍而不能竟行

天子六軍以六鄉將之大國三軍以三卿將之且每軍各有副貳則雖三軍亦用六卿如晉行三軍每出六卿以將之至作五軍則以十卿領之是也公羊謂三軍者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其說難解如謂古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至行軍時則祇用司徒司空而不用司馬如緜詩乃召司徒乃召司空而不召司馬故但有上下二卿而無中卿今增一司馬官謂之增中軍則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主伯亞旅立政司徒司馬司空亞旅阪尹未嘗以行軍而缺其官況行軍最重司馬司馬者主兵政之官也故傳凡敘戰亦皆以司馬爲政緜詩所云召司徒召司空者此太王遷都作室之官非行軍官也如謂司徒司空皆卿一人大夫二人惟司馬卿一人大夫亦一人今增此大夫一人謂之增中軍則周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皆卿一人中大夫二人未嘗于司馬有所缺也凡此皆說之周章無理者至穀梁謂天子六卿諸侯一軍誤認晉曲沃武公以一軍與而不知其初之以部邑而篡侯服本屬創事非嘗制也不然晉淸原之蒐其作五軍鞌之戰始作六軍豈大國有五軍有六軍耶唐啖氏謂天子六十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則直杜撰立說無憑無據之語以

此所稱何愁盟經不與蒐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說見僖三十一年傳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戚亂極矣乃合諸大夫謀曰晉楚雖並強而晉合十三國諸侯之師則楚弱于晉矣特恨楚來晉不急救我耳晉能急救則楚當避晉晉道而可使晉師為我致死使楚不復來而後可終事晉也子展曰吾苟侵宋則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楚盟則晉怒甚矣晉近能驟來而楚遂不能吾重賂晉師而然後謝楚則或可免斯難乎子于是先使疆場之吏惡于宋致宋來侵鄭然後子展出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晉合十三國之師伐鄭宋門東門晉營西郊衛侵北鄙諸侯師于向圍其城而觀兵南門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

鄭人乃乞盟同盟者鄭與盟也亳城鄭地其盟詞有曰若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其詞如此而既而鄭即從楚不顧渝盟者蓋欲因之以謝楚而非背晉也以為其謀固然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囊以救鄭來而諸國之師已解去遂伐宋但是時囊邀秦師並來救而鄭即從之經不書秦人而反書鄭伯者深予鄭之善自謀也當是時楚已在鄭竟畫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諸侯悉師至觀兵于鄭東門鄭人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乃會于蕭魚三日乃赦鄭囚毀斥堠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鄭人乃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三樂師名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十五乘淳耦也謂兩十五也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縣鐘十六為一肆及其鎛磬鎛鐘磬皆所歌者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責其和戎狄而正諸華為有功也夫晉楚爭鄭在絳亦偶一與其至三駕之出絳並不與乃金石之樂祇以予絳而當偃納諸君從事勞苦而並不一及且十二國君奔命暴露連年累歲而歌鐘鎛磬曾不得比于郜鼎之取與濟田之歸同澤安在況師中之賞最貴明信鄭之賂晉本屬鄭謀而為之史者實以此張晉之功已為可笑且此與和戎從無干涉雖三駕七合國語七合諸侯總不如和戎之善然而鄭賂全不由此吾故曰左氏鋪揚悉本之強晉策書之謬文不足道也蕭魚鄭地

公至自會

舊例書至必以後事初公以伐鄭往而既盟于亳城則宜書公至自會乃書公至自伐鄭者不與其盟也以鄭將變盟也此以伐鄭往而既盟蕭魚則直書公至自會與其盟也以鄭有此盟而其後可不用兵也雖是時秦復救鄭次年楚復報晉取鄭仍為鄭用兵而經書並不及鄭一似與鄭絕無與者蓋喜鄭謀之從此定也雖然公以年少初立十年之間凡書公至者不一矣三年兩書如晉兩書至四年書如晉至五年始歸而始書至五年又書會晉又書至七年又書會晉乃不書至以是年陳侯逃歸鄭伯死于會惡其會遂不書至以示變也八年春即書如晉至夏而始書至九年又書會晉至十年始歸而始書至是年夏始歸而秋又書會晉至冬盡而始書至至此年春書會晉秋書至秋即書會晉秋又書至則其奔命道路無頃刻之安為何如者然且在途加冠在晉朝正者非一年誰為為之以至于此夫子書至此亦傷之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穀作良宵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illegible]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illegible]孤之願也楚人執之[illegible]是

楚無意爭鄭矣

冬秦人伐晉

據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直入晉地與晉士魴戰于櫟晉師敗績經不書救鄭者非鄭志也且以絕夫後此之爭鄭者也

十有二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穀作邰

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前此曾伐我東鄙以疆鄫田至前十年秋乘諸侯多事復伐我東鄙則強抗甚矣今不惟伐鄙又且圍邑其能已乎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公作運

季武子乃救台遂乘勝入鄆以報見伐且取其鐘以為公盤經書遂者與之也與其能繼事也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凡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公穀以大夫無遂事為言此是妄語而胡氏又從之則必如後世之承廟算以取進止致強敵在前而不敢問可乎況以小抗大又寘無道且十年之間九年同盟而三見侵我非大創何待矣若漢五行志引劉向傳謂季武子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故鄰國不和伐我三鄙秋邾人伐南鄙十六年齊侯伐北鄙連此東鄙為三鄙則莒人伐我早見之八年之間此時三軍尚未作也事外閒論全不考本末而信口妄誕皆害經之學觀者察之台魯地鄆莒地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魴公作彭

秋九月吳子乘卒

傳曰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魯立文王廟以為周公宗子所自出名出王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外城同姓于宗廟即出王廟其名宗者以宗子所出也同宗于祖廟始封之君即周公也同族于禰廟同族自高祖以下小宗也禰父廟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皆周公支子別封為國臨于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經不書報晉取鄭者以為鄭從此可不爭也

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也

嘉應李[illegible]傳校　番禺陳起宗覆校

春秋毛氏傳 襄公十三年至十七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會

夏取邿 公作詩

邿小國名 公羊謂邿婁之邑 據傳邿亂分國為三部魯以師救邿旣而取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也

冬城防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衞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蠆公作囆

前年楚共王卒吳伐楚喪為楚所敗而告敗于晉至是晉復會諸侯以謀之傳曰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叔老叔孫齊子即叔肸孫也以叔為族是時亦為卿禮聘使盟會皆一卿一大夫卿為正大夫為介今魯特遣二卿以尊晉極為無禮而春秋書法則惟本國征伐詳內略外備書正介兩人而聘使與列國征伐則雖有二使而祇書一焉今夫子深惡晉惡不諱國辱特書二卿以為魯恥此皆舊史所無有而夫子特冐之者蓋晉自文襄與伯以後約七十餘年泗上十二諸侯無日不從征從會至晉悼尤甚此雖勉應亦可憾而況復尊之故夫子破例於諸國大夫有名者皆書曰人而於本國二卿則併書其名以示恥焉或曰據傳宋華閱仲江齊崔杼衞北宮括俱在會彼何以不書而此獨書豈彼不恥耶曰此正所以深責魯也例無卿大夫與會有名氏而不書者今列國皆不書而獨書魯且備書二卿寬彼正所以責此且亦惟恥之故責之蓋深恥夫兩卿之可以已也或曰魯敬晉使兩卿故晉亦敬魯兩卿而書兩卿于告文夫子之加一卿者從告文耳則不然列國諸卿皆在會豈有告文去其名而但書兩卿以告者況崔杼華閱公孫括皆名卿也告文敬魯卿豈不敬諸卿而乃無故而盡去其名而獨告此魯兩卿世無此理或曰傳謂崔杼華閱皆惰慢夫子以惰慢貶之故不書則從來惰慢皆實書其名而後可曰某惰某不敬傳文可考也今名且無有誰為惰慢且春秋書法並無以惰慢去名者正義曰仲尼新意吾亦曰仲尼新意蓋意固有在而人不識也若書鄭之公孫蠆則鄭初與會特表之非恥之也此又一意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衞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蠆公作囆

此則仲尼新意之尤顯著者據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報櫟之役也 在十一年 晉侯待于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而諸侯之師及涇而止皆不肯濟蓋亦厭擾伐之無已時也惟叔孫穆子 豹 賦匏有苦葉決意先濟叔向乃具舟濟之而鄭子蟜 蠆 見北宮懿子 括 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悅二子乃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焉秦人毒涇上流諸侯之師多死者惟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諸侯之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成軍而退是時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 反不 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無此命也余馬首欲東耳乃歸而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 絳 曰不待中行伯 偃 乎莊子曰夫子 偃 命從帥欒伯 黶 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于是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耳 為秦所獲 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惟欒鍼 黶弟 歎曰是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兄弟在戎路恥尤甚焉乃與士鞅 士匄子 馳秦師鍼死而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子殺余弟也弗逐余將殺子而士鞅奔秦則是濟涇之役在本國尚不欲往至諸侯之師則全不欲往者而叔孫穆子與子蟜懿子三人實勸之進之而毫不知恥故當時齊之崔杼宋之華閱仲江輩亦仍在軍經但書三人而于諸大夫皆不之及蓋亦甚惡夫諸國之從伐秦而三大夫且勸進之也

然則鄭公孫蠆之書名表之乎抑恥之耶曰此則經之尤顯著者夫濟涇之役報櫟之役也櫟之役則秦人為救鄭來也楚爭鄭而秦不爭鄭無故而興師專伐以救我此不可忘矣鄭先君成公將死諸大夫請背楚成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吾何忍背之其將死言善如此向使為鄭大夫者稍有人心而辭晉不行曰寧從伐楚必不從伐秦秦無故救我我何面目報之則晉未必不以為義而聽其自便而乃不惟從之且先之又踴躍鼓舞以勸諸侯而爭進之雖其言曰如社稷何一似傷晉之威而不得不然然而從之已矣爭先何為故夫子曰此一人者亦幸有此役而吾不解也吾不知其持何說以兵向秦也可恥也故曰前之書名也表之今之書名也恥之仲尼新意蓋至此而益著也

己未衞侯出奔齊 公羊衞侯下有衎字

衞獻公戒 命 孫文子 林父 甯惠子 殖 食皆服朝 服朝服 而朝日旰 晏 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 至囿 不釋皮冠 田獵冠 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 林父邑 孫蒯 林父子 入使公飲之酒令太師歌巧言之卒章 取居河之湄而為亂階也 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 帑子也先與子分居今并居戚 見蘧伯玉謀易君伯玉難之從近關出 伯玉出境 公乃使諸公子與孫子盟孫子盡殺之公出奔齊孫子追公敗公徒于阿澤衞人乃立公孫剽 穆公孫 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時魯使厚成叔弔于衞齊侯以郲邑寄衞君 寄寓也古失國寓他邑名寄公 魯又使臧孫紇至郲唁之晉為伯主不卹救郲兼為之討賊至其冬反合諸國盟會以定新君使逐君之賊親至壇坫以重固其勢三綱絕矣第春秋凡逐君皆書出奔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是也若本國君見逐則并不書出奔而但書遜昭十五年公遜于齊是也蓋君而出奔與逐則必有奔之逐之者不必書見逐而逐在其中是以策書書逐君簡書書出奔此舊時書例固然非夫子有更易也胡氏惑杜氏之說見襄二十年甯殖將死召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因謂策書書逐君而夫子改之且謂夫子有歸罪于君之意夫子苟逐父必不問不父之罪而以君被逐而反治君罪則為君危矣況此策書逐君簡書出奔夫子修經書從其原文何曾有改策書之事故曰此書例非文例也若出奔者必書名此不書闕文耳如公羊經文原作衞侯衎出奔齊可驗係見桓十五年傳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十二年 時伯主安在魯日事奔命屢見侵伐而曾不見伯主之救鄰同惡謂何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前吳伐楚喪爲楚所敗而楚復報之子囊師于棠吳不出戰子囊以吳爲不能而勿儆及還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遂敗楚師獲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孫林父逐君晉不能討賊平亂反因其所立新君而大爲會以定之使孫林父名儼然與諸國大夫並列于會將盟書所謂保姦與長亂並犯之矣夫子于此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焉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報二年叔孫豹之聘也劉魯城外地
劉夏逆王后于齊
前十二年靈王求昏于齊齊侯（靈公）許昏王使陰里（周大夫）結成之十四年王使劉定公（劉夏）賜齊侯命（將昏故先賜命）至是遂逆后焉禮天子不親迎凡逆后必使上卿行事而以公一人監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是也今經書逆后而不書公來似無監者據傳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則已有監公矣其不書者以周制天子下娶尊卑不敵凡娶侯國女必使同姓諸侯命迎之謂之主婚前桓王娶紀女使魯主婚故祭公至魯受魯命以往經書祭公來書遂逆今不知何國主婚但使迎者至魯一告而單靖公不來其不書公來以是也若劉夏者即劉康公之子前賜命時稱劉定公即其人也釋例天子公卿書爵大夫書字士書名今劉夏稱名則非公卿大夫而士矣故傳曰官師逆后而卿不行非禮也官師者士也此亦直書之而義自見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不知何故伐我傳曰貳于晉故也夫貳于晉而伐我則伐晉矣伐晉而晉尚不救不惟不能同好惡兼不能伐惡矣晉之自大而不能相恤如此然則晉霸以來其七十餘年間魯君臣之日夕奔命暴露道路以從晉四伐者爲何遇魯地
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郛者郭也郭不必城今以備齊故城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杜云八月無丁巳丁巳在七月一日）
邾人伐我南鄙
莒連歲伐我今邾又無故見伐據傳亦以爲貳晉之故乃又云魯使告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因晉侯有疾而止夫晉師救魯有如舉芥而必爲會以救之則仍役諸侯之師且緩不待矣況以疾中止猶是帥文三駕伐鄭四月師北林七月師東門魯君臣師師以從其如而歸歸而又如者三月之間兩往返焉今邾人伐我距晉侯之卒亦有三月君縱有疾何難遣下軍東出以示救意乃公然袖手至平公即位欲結諸侯以繼霸始執邾莒二子于溴梁之會事已不及然且爲辭曰通齊楚之使則仍是晉惡齊楚而討邾莒之貳已於魯何有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而葬速也）
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平公（悼公子）即位以羊舌肸（叔向）爲大傅張君臣（張老子）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欒黶子）士鞅（士匄子）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既葬除喪服）修官（臨御百官）烝于曲沃（既葬卒哭作主烝祭于廟可行時祭）警守而下（在國有守而君自東下）會于溴梁圖繼霸也惟時齊久服晉至是不平有爭霸之意故齊侯不至但遣其大夫高固與會而晉覘得之因先爲討貳執邾子莒子于會且狀其罪曰通齊楚之使則明言齊之已通楚矣及會畢晉侯宴諸侯于溫使諸大夫歌詩而高厚之詩不類（不從義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而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及諸國大夫自盟而還經不書高厚于會以逃歸也但書大夫盟不書諸國君以大夫自盟國君不與盟也公穀不知本事但疑君在而大夫自盟有政逮大夫之漸而胡氏又宗之夫大夫之盟君使之盟也大夫可盟高厚國君不可盟高厚也今以眾大夫盟一高厚而謂之逮大夫向使合眾諸侯以盟一高厚則大夫役諸侯矣若其他盟會雖盡役大夫吾猶惡其奔命無已必國君親臨則諸侯何罪爲腓肚不如爲贅疣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見前）
齊侯伐我北鄙
公未歸而即見伐此與晉爭我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此鄭伐許而晉師藉之以報楚者本兩事也而夫子合之爲一事雖事本策書而簡書立義迥乎不同即左氏修策書亦且茫然不知爲何意此夫子全經之所以不可不通讀也據傳許男請遷鄢思叛楚也諸侯各帥其師以赴晉聽晉遷許而許不肯遷是晉爲許召諸侯而許反却之也晉侯乃請諸侯各歸國僅留諸侯之師以伐許夫欲留其師而先歸其君固已知其師之有他用矣乃諸侯各歸而惟鄭不然鄭公孫蠆特相鄭伯從諸侯之師而不肯歸于是叔孫豹從魯君歸國而留叔老會晉荀偃及鄭伯衛甯殖宋人伐許則以事言之伐許者晉事也即或有他用或伐許或伐楚皆晉事也春秋書例凡主事者皆書名在前不問其同事者爲諸侯爲大夫而總以主事者先書之如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雖楚人爲楚大夫子玉而反書之于諸國國君之先何則楚爲政也今晉召諸侯晉謀伐許爲政在晉則自宜先荀偃而忽改其例以先鄭伯雖左氏亦疑之遂造爲說曰爲夷故也而杜氏又曲解之曰夷者平也謂禮卿不會公侯而可以會伯子男今鄭是伯爵原與卿尊卑等夷可以同會故仲尼新意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蓋取其等夷故也夫既取等夷則仍當先大夫而後伯若先伯則何云等夷且此等夷何關于大事其于晉平繼霸與兵據伐諸大禮大典有何重繫而興師之始頓及此例且卿大夫士其與公侯會久矣何曾有卿不與會之事而以此爲例全屬無理殊不知夫子之先鄭者予鄭主也其不先荀偃者不使荀偃爲政也蓋鄭意在伐許晉意在伐楚兩不同矣策書知伐楚而不知伐許簡書則但知伐許而不知伐楚不觀許之請遷晉乎許何以請遷晉以向曾還楚也向何以遷楚以畏

鄭之偪請于楚而遷之也許鄭之相讐久矣其自入春秋以來至隱十一年而許卽爲鄭所滅至桓十五年而許始復國當齊楚爭鄭時鄭逃齊歸楚齊桓伐鄭而楚救之乃不救鄭而伐許以許間于齊也至晉楚爭鄭則許懟鄭伯于楚楚責鄭而鄭棄楚而歸晉以許間于楚也至鄭悼公時連歲伐許故于成十五年許靈公畏鄭之偪而請遷于楚惟時楚公子申爲之遷之經書許遷于葉是也則是許向之遷楚蓋爲鄭而遷之矣今許乞遷晉鄭應晉之召不得已而帥師以來而一聞伐許則君臣獨留而帥師以前此非晉伐許而鄭伐許也向遷楚爲何今之遷晉又爲何此皆諸侯所不關而鄭君臣獨刺心者故傳之記請遷晉與經之書請遷葉兩相比合而不善讀者不察焉若夫伐楚則策書有之觀傳云師次棫林師次函氏皆許邑而晉荀偃欒黶復帥師伐楚以報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拒之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侵方城之外然後復伐許而還則是晉無意伐許徒借諸侯之師以伐楚其專意伐許者獨鄭耳然而經不書伐楚而但書伐許者以爲伐楚非鄭伯之所得與也夫揚梁之役何役也救鄭之役也楚以救鄭來而鄭帥諸侯之師以報之非人理矣故伐楚之舉雖亦鄭伯所願從而夫子旣書伐許則必不與其伐楚而從而削之若與前伐秦之役特書魯衛鄭三卿者有同義焉蓋仲尼新意必通觀經文而後知之經文一綫必有照顧宋儒謂斷爛朝報此欲廢春秋之言不足道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作郕

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獻子之子孟莊子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魯隘道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乞晉師也齊兩年之間凡三伐我且與晉爭霸而因晉及我則晉事矣至是告急晉尚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言三年喪未畢未急祭也穆叔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若必待執事之間而至三年恐無及已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二人皆許之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策書未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據傳衛孫蒯子林父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曹邑毀其缾汲水器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恐其入故閉門詢罵曰親逐而君林父逐君在十四年爾父爲厲惡鬼何以曰爲衛石買石稷子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爲明年晉執石買傳經凡帥師祇書卿蒯不書非卿也且責買之身爲卿而爲蒯役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作洮魯邑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防臧孫紇武仲邑也高厚欲取紇魯師將逆臧孫于旅松遣鄹叔紇鄹叔紇即梁紇臧疇臧賈皆紇弟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紇至旅松而還守于防齊師退時齊人有獲臧堅紇族者齊侯使夙沙衛奄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顧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言使賤人來唁是惠賜不終也以杙抉其傷而死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其弟華臣以閱子皐比幼弱使賊殺其宰華吳幽其妻而索其大璧宋公將逐之左師向戌請舍之已而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以爲逐己也懼而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助齊也

皇清經解卷八之二十六終

嘉應李恆春讎校　番禺陳起榮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二十七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襄公十八年至二十四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白狄者狄之別名夷狄無相朝之禮來之而已此與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例同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執衛石買以其與孫蒯同伐曹也見前年是時石買與蒯同使于晉晉執之故稱行人第伐曹之舉起于孫蒯且蒯亦見執而經不書者非正卿也凡諸侯使聘正卿介大夫例但書正而不書介說見十四年會向傳

秋齊師伐我北鄙師穀作侯杜云不書齊侯以不入境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與伐無稱同者此獨變例書同以爲此一圍齊在晉爲討貳而在我實爲報伐一若兩國興師而至此而合同之蓋不欲使晉主兵事也據傳晉及諸國會于魯尋湨梁之言遺晉平之會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多死者魯衛攻險晉下軍克邿上軍圍盧魯大夫秦周伐雍門之萩孟莊子斬橁焚雍門及西郭南郭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又焚東郭北郭環諸門而門齊侯將走太子光阻之乃止于是東侵及濰南及沂是役也雖晉侯爲政而魯衛諸侯之師實併力焉故書同圍一則伯主用兵全用摟伐不甘以諸侯之師統屬之晉一則晉自爲晉魯自爲魯雖魯實藉晉而必不可使爭伯之師得竊其名爲恤魯之師春秋書法其過于謹嚴不憚破例如此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此與僖四年許男新臣卒于師同但彼祇書卒而此書卒于師者史文有詳略無義例也若其禮例則凡薨于朝會與薨于師者其禮加一等此曹伯爵當葬以公禮見僖四年葬許穆公傳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興楚師以去之使告楚公子

午午弗許楚子聞其謀使彊之午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對使者稽首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則君繼之不可止之則兵可無害而君亦無辱乃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也完守入保使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次魚陵右師還圍諸鄭邑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公子午獨門于純門信宿而還是役也楚爲鄭所誘非專意伐鄭且姑嘗而退未嘗終伐而經反正書伐鄭者以鄭方內叛招師召禍有可伐之道非于楚師有貶詞焉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作祝阿）

祝柯齊地前年圍齊之諸侯至是未退故又盟之

晉人執邾子

執邾悼公以其貳晉并伐我也

公至自伐齊

去年圍齊當以圍齊致如僖二十九年諸侯伐許即以圍許致今特書伐齊者以我自伐齊不關晉師一似與前之圍齊有各見者總是不予晉主兵前以同見而分其主今又以各見而并去其主焉公羊謂圍齊而致伐以未圍也則其圍平陰圍盧圍齊諸郭謂何者賈逵註穀梁謂不言圍而言伐以策伐勳則伐者加兵之總名伐與圍有二勳乎

取邾田自漷水

晉令邾還所侵魯田以漷爲界時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與成二年鞌之戰晉使齊歸所侵田公賜三帥命服正同

季孫宿如晉（拜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此晉令也據傳初荀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偃于成十八年弑晉君州蒲即厲公也至是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于前偃跪而戴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皐巫名醒而占之）巫夜夢與偃同（亦見偃與厲公訟）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主指偃有事東方伐齊也）故偃請伐齊濟河以朱絲繫玉二瑴沈禱之至是伐齊還癉疽生于頭濟河及雍病目出（癉疽目出二病）既卒而視不可含（目不閉口閉）欒盈曰其爲未卒事于齊也乎（齊尚未服）乃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蓋畏首之墜猶望東方有事之可以逞也嗟乎何及矣至是欒盈欲踐誓使衞伐齊而令欒魴帥師從之經不書不予晉也或曰荀偃忠死不忘國夫以弑君之賊天王不能誅列國不能討死君魂魄僅得于窅冥不可知之中報以天刑而亂臣賊子猶思有事東方以逞其志而無學之徒又從而忠之則春秋可廢矣吾故于前此伐齊特書同圍今此伐齊但書衞伐取其必不予晉者以見義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瑗）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顏鬷母姓懿聲謚也）諸子（妾）仲子戎子（皆宋女）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爲戎子所養）戎子請立爲太子仲子不可公許之遂廢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齊侯疾崔杼潛逆光乘疾立之及公卒莊公即位殺戎子而尸諸朝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前年伐齊魯以得勝故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極言其不可然而魯之報齊則已意滿無餘事矣向使晉之伐齊爲恤魯之師則我已釋怨豈有恤我之師尚未已者今以齊未服而復出師以侵齊則是同圍至此始終不爲魯可知也若其不伐齊喪至穀而返則所謂無禮之中又有禮者夫子直書之而義之鉅細又無一不見如此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爲其傅公子牙也其稱國殺稱大夫稱名書例如此全無義例說見宣十四年衞殺其大夫孔達傳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作喜）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作難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鄭人乃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子產爲卿書例見前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西郛者西郭郭本無城故城之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魯懼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以自固焉

柯晉地

城武城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遬後同）

莒數伐魯至是孟莊子與之成之向莒地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傳曰齊成故也澶淵衞地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數伐魯未有成也故孟莊子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穀作濕）

蔡公子燮欲去楚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僖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請從先君之志以事晉蔡人殺之傳曰言不與民同欲也其母弟履遂奔楚夫去楚事晉在宋人言之謂之去夷就華以宋受夷禍人莫知解獨春秋者爲之作其氣而雪其憤意非不善然而夫子之經實不如是毋論楚本先王封國雖實介蠻夷而埒于秦越大于邾莒紀郇並非淮徐陸渾山戎赤狄之比而即以春秋之旨言之其所最忌者惟是強大爭霸侵陵小弱日以摟伐興師爲事此無分夷夏並當以三王之罪人罪之況陳蔡近楚則附楚爲便幸而晉楚爭鄭歷數十年而並不及蔡則可安矣乃無端起釁怨欲去彼而就此豈非大戾蓋建邦立君本爲生民咈民之欲罪必歸之故傳曰不與民同欲杜氏曰惡其違眾以爲功罪所定祇于民心爭從違不于霸力分向背也此春秋之旨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後同）

據傳陳慶虎慶寅（二慶陳卿）畏公子黃之偪（怨偪奪其政）譖諸楚曰與

蔡司馬同謀卽前公子燮謀去楚事晉楚人以爲討責也公子黃出奔楚夫楚以背楚來責黃而黃反奔楚者以楚能明二慶之爲譖也後二十三年楚討二慶釋例書弟所以罪兄則春秋書弟甚多並無此例若賈氏註穀梁謂書弟以罪黃之偪則大謬二慶譖黃黃有何罪此其例與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秦伯之弟鍼出奔晉並同

叔老如齊

通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報十五年向戌之聘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十八年伐齊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者邾大夫漆與閭丘邾二邑也庶其叛其君竊其邑以來奔而季武子受之且以公姑姊公之姑姊有寡者妻之于是國多盜言救盜尤也武子使臧武仲詰之武仲曰子爲正卿而來外盜欲使紇去盜得乎舊謂以邑出爲叛以邑歸我曰來奔此與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例同

夏公至自晉禮例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黶娶于范宣子范匄士生欒盈范鞅士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驅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同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黶卒欒祁欒桓子之妻盈之母范宣子女也范氏祁姓與其老州賓通欒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證其有此事也徐仲山曰記曰下宮之難欒郤爲徵而趙氏滅三郤之難欒書爲徵而郤氏滅今欒盈之難亦有徵之者而欒氏遂滅是郤氏一爲徵以滅欒氏且兩爲徵以滅趙郤而欲盈之免也得乎天道好還欒氏必滅況書又弑君賊乎世人無識以爲欒亡于黶之汰虐固哉宣子信之遂使欒盈城著邑將逐之盈好施士多歸者其黨箕遺黃淵嘉父等凡十人共起作亂不克而死平公乃以問陽畢陽畢曰欒書實殺厲公以厚其家室不去其枝葉而絕其本根亂未已也公遂逐羣賊使祁午及陽畢逐欒盈于曲沃盈邑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曹武公以新君來朝禮也然已三年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據傳錮欒氏也禁錮之使諸侯不得受夫欒氏世逆逐則已矣錮不無太甚而胡氏舉大夫去國之禮責晉不導之出疆先于所往則誤以被逐者而爲去國者其詞固已悖矣且曰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則以弑君之逆賊而題爲世勳是於春秋全經未嘗夢見而以之解春秋得乎徐仲山春秋日記曰欒氏世逆罪固當誅而欒盈無罪猶之趙氏世逆罪固當誅而原屏無罪此爲名言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復錮欒氏也夫祇錮其臣而遠召諸國兩年之閒復兩奔命如此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偏寵違制令富楚人患之王乃殺追舒而轘觀起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畀公穀作鼻杜云卽庶其黨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二慶族人楚殺之二慶據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二慶築城以拒君陳人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乃納公子黃而還夫以楚師討二慶而經書陳殺喜陳人之能殺之也陳侯同弟歸而經書自楚喜楚人之能歸之也此與陳殺其大夫洩冶蔡季自陳歸于蔡同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前二十二年自會商任錮欒氏後欒盈反自楚適齊及沙隨之會復錮欒氏而盈猶在齊至是晉將嫁女于吳禮凡諸侯嫁女異姓有媵左傳謂同姓致媵異姓則否非是見成十九年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藩車之障蔽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曲沃大夫而告之對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我非愛死也知不成也盈曰雖然因依子而死吾無悔矣我爲天所廢子必無害午許諾乃伏盈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盈爲曲沃舊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遍拜之乃帥曲沃之甲因魏舒入絳晉都以舒父魏絳將下軍時盈曾爲佐而舒與相親故也第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之譖中行氏以伐秦之役亦怨欒氏十四年欒黶違荀偃命馬首欲東他族多與范氏親惟魏氏及下軍大夫與之范宣子用樂王鮒計急奉晉君以走于固宮而身乘婦人輦以隨之使其子范鞅劫魏舒時舒將駕車迎欒氏矣鞅急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遂超乘躍上舒車撫劍命驅之出僕請所之曰之公宣子迎諸階執其手而入欒氏登公門范氏之徒從公臺後出欒氏敗盈乃奔曲沃經兩書入不書叛者初以入而叛非叛而入也繼以叛而入非入而據邑以叛也此與鄭良霄入于鄭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不書叛同杜氏謂以邑屬他國始稱叛非是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晉本匹敵而晉悼興霸以後使齊奔命者若干年齊環之起而抗之宜也特齊環過于忿肆不思自固反侵陵與國以大致諸侯之師不惟不足以威晉而祇以自戕喪師辱國抑鬱而死此固不足道者今太子光思紹前烈卽位之始卽發憤報伐未爲不可第光之無道較環尤甚根本未立而欲逞張以逞志難矣故經于齊侯伐晉無所可否但就事書之而意已見焉是時先伐衛後伐晉者以十九年衛受晉命以伐

齊故先衞惡衞也據傳齊有先驅前鋒申驅次前軍有御右貳廣副車有啟有胠左右軍有大殿後軍而皆擇將佐帥之自衞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山張武軍于熒庭築壘也戍郫邵取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穀作渝

己卯仲孫速卒

初季武子無適子公彌即公鉏長而愛悼子即紇欲立之訪于申豐申豐不可武子曰吾非不愛彌吾欲擇才而立之已耳訪于臧孫紇武仲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潔新樽而召悼子降迎之大夫皆起及旅酬而後召公鉏使之齒悼子下遂立悼子既而使公鉏爲馬正公鉏欲弗受閔馬父勸而受之季孫喜公鉏而厚賜焉孟莊子有二子曰秩曰羯皆嬖也至是莊子疾孟之族人欲立羯如悼子且孟氏與臧氏不相能因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乞季孫季孫不應莊子卒公鉏奉羯立戸側喪主位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是矣曰孺子長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季孫無以應遂立羯秩奔邾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哭莊子甚哀既而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爲戒備及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借人助除葬道臧孫使隧正助之除于東門以甲從已而視之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其姪繼室穆姜之姨子也穆姜從母之女生紇長于公宮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武仲乃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臧文仲所居之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然紇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拜受龜使爲以納請武仲乃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敢不避邑乃立臧爲武仲致防而奔齊

晉人殺欒盈

晉人圍欒盈于曲沃克之盡殺欒氏族左氏曰不書大夫自外入也與三十年鄭人殺良霄例同

齊侯襲莒掩其不備曰襲

齊侯遠自晉不入國而襲莒傷股而退杞殖華還載甲夜入而宿于莒郊明日遇莒子于蒲侯氏莒邑莒子重賂之華周還不可曰貪貨而棄命何以事君莒子乃親鼓而伐之遂獲杞梁殖莒人行成齊侯歸書例大夫死戰曰獲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命也羯即孟莊子之子孟孝伯也

夏楚子伐吳

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以不設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按律厤推法此月日食既則後月必無又食之理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日食當有誤文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會楚子楚子使遠啟彊如齊聘且請會期齊乃祭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既而聞將有晉師使陳文子從遠啟彊如楚辭會且乞師崔杼乃帥師送之而伐莒焉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會夷儀將復以諸侯之師伐齊値大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子伐鄭以救齊自棘澤還使遠啟彊帥師送陳文子歸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討慶氏之黨故出奔

叔孫豹如京師

前年穀洛鬬二水相危毀王城齊人叛晉欲求媚于天子而城之爵還使聘且賀城焉

大饑

皇清經解卷八之二十七終　南海鄧翔　嘉應李蔭春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二十八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襄公廿五年至卅一年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前年孟孝伯受晉命伐齊齊報之公將告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必速歸齊師果還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美棠公死崔杼娶之莊公通焉數如崔氏且以崔子之冠賜侍者崔子怒又以伐晉故謂晉必報齊欲弑公以說于晉至是莒子來朝齊饗于北郭公復如崔氏崔子乃弑之從公者十人皆死惟晏子立崔氏門外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公黨於是以靈公之子名杵臼者即景公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與國人盟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讀未已晏子抄易其辭仰天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時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曰既書矣乃還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前年會夷儀今又會夷儀以報齊而兩會諸侯之師雖使周天子以勤王來召亦必以爲數而去之矣今齊人以莊公說晉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而師揮諸侯以退嗟乎諸侯何罪乃至此若胡氏責伯主不能討賊此是春秋大旨但晉自興伯以來凡諸國弑逆無不受其賄而定其所立之君如文十五年之盟扈十七年之伐宋類胡氏並不責伯主而但責列國則春秋之失刑亦已久矣況中行欒趙親弑其君韓魏諸家爭相竊國此固非一時一事所足責者故經于夷儀兩會不書伐齊幷不書齊成若不知日召諸師之何所用者益責其細者而大自見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刊木塡井以通楚師鄭人怨之至是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夜穿陳城遂入之陳侯

乃免喪服擁社抱社主使其眾男女分別而纍之以待于朝子展子產再拜稽首返其民致其地復修其官職使之安定始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會夷儀之諸侯未還而同盟齊成故也重丘齊地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前十三年衛侯衎出奔齊齊侯寄之于郲曰寄公今晉侯愍其久寄于外使衛分一邑以居之此與鄭伯突入于櫟同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者楚屬國也吳人爲楚舟師之役召舒鳩人而使之叛楚楚子使人讓之舒鳩告無有且請盟楚人欲加兵而薳子不可謂彼告不叛而又伐之是伐無罪也及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而舒鳩人叛則怙終矣屈建乃伐之及離城吳人救舒鳩建分左右師而使吳人居其間擊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而滅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鄭子產獻捷于晉雖不獻俘而獻功以尊晉也且戎服以將之尊之至也晉曰陳有何罪夫二十四年經書楚子陳侯伐鄭者以救齊也其救齊者以齊告晉之伐齊也是鄭被陳伐本爲晉故晉不能救鄭又不能爲鄭報楚與陳是晉可攖諸小國而小國必不敢假伯主一旅之師其蔑王法傷天理喪人心固已極矣乃小國揞揞括其私徒以爲晉釋憾又不敢自恃而復歸功于晉晉反曰陳有何罪吾猶惜子產之不以楚陳救齊之說抗言之也子產第曰前年春鄭伯朝晉曾稽首宣子告以陳之恃楚凌虐敝邑請得罪于陳而稽首焉是以陳罪告也其冬楚子以陳蔡弁許伐鄭門于東門陳且并堙木刊以通楚師道故鄭討罪而陳服之是陳知罪而晉不知也乃又曰何故侵小夫報伐非侵小也且陳未嘗小于鄭正義曰陳大于鄭而謂之小者言陳對晉爲小非小于鄭也晉以爲此我之小爾我小不當伐而不知陳已事楚晉亦安得而小之虞厚矣子產第曰先王制令有罪卽誅何大小焉且天子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今大國多數圻矣非侵小何以至焉是時晉人不能詰而罷于是鄭子展復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然後遣公孫夏帥師至陳與陳人平而夫子特書之曰伐陳蓋斯時不伐陳而稱伐正以爲鄭非諱伐陳也故夫子又曰晉爲伯鄭伐陳非文詞不爲功以爲鄭之伐陳非無說也晉當自思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諸樊過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門巢守者牛臣射之卒凡攻門曰門如門于楊門門于東閭門于師之梁類公穀以巢爲小邑以門爲入門則於經文詞義俱不識矣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初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獻公殖將死召其子甯喜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簡書君出策書出君若能復入則掩之矣喜許諾及獻公入夷儀使人與喜言求復國而喜又許之至是獻公使毋敬姒弟子鮮謂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君入遂行從近關出時孫林父在戚其子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喜與右宰穀伐孫氏孫襄死喜乃弒君剽及太子角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以戚邑屬晉而叛

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歸例稱名與衛侯鄭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于曹同胡氏謂責其不改過而書名夫不改過僅見二右宰穀之聽言有何實事而可作罪狀且右宰穀與喜同謀弒君本是逆賊未有以逆賊之言定爰書者胡氏不識例而又好爲無理之言每如此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此晉會諸侯討衛也是年孫林父據戚以叛衛人侵戚東鄙晉使人戍戚而衛人殺之晉乃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澶淵與戚皆衛地相近故兼邇戚田并取衛西鄙懿氏田六十以與孫氏爾時衛侯亦與會晉人于會中執衛甯喜及北宮遺使司馬侯監之先歸於是衛侯乃如晉而晉人執之囚于士弱氏諸侯聞變齊侯鄭伯並如晉齊臣國弱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違而治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如之何晉侯乃始歸衛侯夫衛獻固非令君然失國歸國並無足罪爲伯主者自宜討孫甯二賊共正王法而乃長逆獎叛爲臣執君悖亂天常莫此爲甚故不書討衛不書疆戚並不書執君卽甯喜之執原在會間而亦不並書而移之他時郎公自會歸亦不書至一若此會之大可已者若晉趙武宋向戌雖會不書名而獨書鄭良霄者曰此必良霄此時實成此會而據實書之一如十四年伐秦之書北宮括公孫蠆者而先至後至與夫卿不會公侯之說皆無與焉詳見十年會牛首十四年伐秦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初宋芮司徒生女而棄之名曰棄長而美平公嬖之生佐太子痤很寺人惠牆氏伊戾名者爲太子內師而怨太子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伊戾從從則詐爲牲以歃加書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棄與向戌向戌怨其很皆曰然公乃囚太子太子曰惟佐能免我使召佐向戌故留佐與語不至太子縊後公察無罪乃烹伊戾此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天王殺其弟佞夫例同

晉人執衛甯喜

前會澶淵時執之而書于此此文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許之怨鄭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見十六年伐許傳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時宋向戌欲平晉與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盍爲許靈公請伐故也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不如使逞志而歸乃易成也因不禦寇楚遂入南里墮其城門于師之梁僅九人涉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illegible]）

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益亦甚苦于弁命之無窮斯也如晉告趙孟孟疑之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不利于我亦將許之苟弗許則楚將許之矣先楚許之以召諸侯而我尚得爲盟主乎哉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我好兵矣好兵焉用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因遍告諸國而爲會于宋經不書向戌而書會宋以向戌卽宋也宋主會者也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至時楚屈建先至陳使黑肱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就屈建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屈建請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謂從晉楚之小國使更相朝見而從晉者朝楚從楚者朝晉然而齊秦如何庚午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不能使齊朝楚猶楚不能使秦朝晉也楚能得于秦則晉將固請于齊至壬申以告楚王楚王曰釋齊秦不會而第令他國相見經不書齊秦以是也秋七月戊寅向戌至夜合趙孟及公子黑肱齊其盟辭庚辰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不用壁壘而用藩落）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謂請二國爲屬國可助貢賦然而屬國不與會故邾滕之君親身至會而經文不書以是也當是時會者凡一十四國而祇書九國其不書宋主盟也不書齊秦以不與會也邾滕不書者屬國也若其先書晉後書楚此是恆例而說者謂楚先歃而先書晉者爲信晉夫此時未盟亦妄知歃之先楚而妄爲是言（胡說謂書國名則其國人必與盟然僖十九年盟齊無齊人二十七年盟宋無宋人此以特與向戌故特書之非地主例）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遂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于朝雖殺之不正其罪然喜賊也此與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元咺例同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穀作專）

鱄衛侯母弟子鮮也獻公復國時公母叔與弟子鮮要喜有成言今殺喜子鮮怨公負約遂奔晉此賊黨假信夫子書以垂戒者而胡氏蘐穀梁說謂義合春秋噫乎春秋乃至此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是時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將歃晉楚爭先叔向勸趙孟無爭乃先楚時季武子假公命使叔孫視邾滕恐兩事晉楚則貢賦重也叔孫不從曰邾滕私也屬國我列國也何故視之乃盟夫季氏以作三軍分公室之故恐賦重累己使叔孫從之將此盟亦不得與矣夫堂堂宗國甘爲人私此必不可之事況本非公命而左氏無豹謂豹以違命而去其氏夫史文去氏並無貶例見隱八（無駭卒傳徐仲山日記謂漢儒徵觀則去氏如同經不書氏類甚則去氏加三公宰執大將軍等不書氏類）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杜氏謂以長厤推之則乙亥爲十一月朔非十二月朔已差一月若左氏謂乙亥朔其辰在申則全差三月蓋月建十二辰與每歲十二月各有定配故十二月必建亥以日當昏時斗柄所指在亥故也今斗柄指申則應是九月必厤酉與戌而後至亥是中間隔二月差三個月矣故明年春無冰正以春正在酉月不當有冰也正義謂正月無冰必是時子建申之後連閏兩月而後十二月在亥正月仍在子故子月無冰以見災異則連閏之說並不見經傳且春秋記事逐月附見豈有連閏兩月而冬後所記無一事者魯史不知此正月非子月故以無冰爲災而不知此尚是酉月其無冰者是順時非違時也若長厤與春秋亦往多不合且經但書春亦不知是何月不可考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也時立其從子圃守石氏祀

邾子來朝

秋八月雩

仲孫羯如晉

告晉以將朝楚也當盟宋時晉荀盈如楚涖盟楚遂罷如晉涖盟其明年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爾時崔慶沮齊侯勿朝而陳文子勸之行則必晉衛宋鄭亦已朝晉特未朝楚也鄭伯使游吉朝楚楚子以伯不親至責不受至是仲孫羯鄭伯吉俱以朝楚告晉向使世無伯主則大小與國修睦講禮何至好聘朝貢怨則侵伐至于如此此實晉伯所定之例猶幸不改者幸而更伯之局至是俱衰然餘烈猶在故夫子于諸國朝貢並不一書而獨書公之如楚志國辱焉蓋春秋至此一變矣

冬齊慶封來奔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後娶棠姜生明棠姜攜棠公之孤棠無咎來與東郭偃同相崔氏崔成以疾廢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偃與無咎請勿予崔邑成彊怒謀諸慶封而殺偃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奔而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盧蒲嫳者莊公黨也盡殺成與彊滅崔氏而俘其家棠姜縊嫳復命崔子且御崔子歸則無歸矣于是崔子亦縊而招莊公之黨之亡在外者盧蒲癸與王何歸焉慶封之子慶舍嬖癸何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癸何雖爲慶氏臣而既滅崔氏乃曰倘慶氏之間通公孫子蠆子尾及陳鮑之怨慶封者乘封田于萊慶舍涖事于太公之廟盧蒲癸刺舍王何擊之解其左肩慶封歸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里名）遂來奔已而奔吳吳子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

十有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周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

公如楚及漢而聞楚子卒公欲反叔孫昭伯曰我爲楚國來非爲楚王來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慮遠小人廣近吾饑寒之不遑而遑恤後不如歸也叔孫穆子曰子服子未慮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吾爲楚王來非爲楚國來也吾饑寒之不恤而遑恤後吾儕其立君而更爲之備宋公遂還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正月在楚左氏曰釋不朝正于廟也予曰諱國惡也前此成十年公如晉至十一年春而公尚在晉若襄則四年如晉五年在晉十二年如晉十三年又在晉然經皆不書而獨書此者諸侯無相送葬之禮公與陳侯鄭伯許男皆送康王之葬于楚西門外其諸大夫皆送至于墓則無禮極矣宋向戌倡宋之盟及朝楚洎盟而聞喪而返曾穆叔從公而見不及此然且天王之喪相距無幾日而諸侯絕無問者堂堂宗國乃相率朝楚而為之執紼天王安在此春秋所最惡而不忍言者故成公朝晉亦送晉葬亦朝正在晉而經但書如晉至自晉並不書在晉而此則特書所在以重別之雖諱惡實著惡焉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殺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晉平公杞出也因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衛太叔儀曰甚哉其城杞也鄭子太叔曰何哉棄諸姬而夏肄是屏（杞伯之後肄者餘也屏藩也）夫前十三年王城以穀洛鬬毀天下諸侯無城者即周平王以外家成申然亦第役畿內民未聞合十一國諸侯而為之成也子太叔不知大體但以同姓異姓分厚薄而胡氏遂以父族母族差等為言夫分同異姓則宋莒邾薛宜城矣若先父族則魯城西郛禮亦無能合十一國而共城之者解經貴能通豈可解春秋而難通如此

晉侯使士鞅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杞以公爵而自入春秋以來或降書侯或降書伯或降書子此皆有時王陟黜之者今自僖二十三年後間稱子伯非以既經黜降即間從降稱無義例也說見前滕子來朝及杞子卒傳

吳子使札來聘

札者吳子之弟季札也其但稱札而不加氏史略文也第吳子不知為何人按經文吳子被弒與季子來聘同在六月吳子弒前書五月季子聘後書七月則聘與被弒皆不得出六月矣然而吳子六月死即六月焉能有吳子使人而或謂六然吳子使在前而死在六月猶之季子之受使在前而至在六月死與使不同時而死與使至同時此有何礙然而吳赴至魯吳使又至魯在魯必將以所赴告使臣而為使臣者致命之後亦必將哭辟為位行在使聞喪之禮而以知禮如季子反流連贈答至請觀周樂而不能已原不可解乃左氏又不能解經妄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謂新君即位通好問也考禮凡命使必舊君既葬而後新君可出命未有一月之間舊君未葬而嗣君可在殯而通聘使者于是杜氏諸儒謂此嗣君非餘祭之子即是餘祭以諸樊死後未通上國故藉此通之則考諸樊為巢牛臣所殺在十五年越今四年而後通新君于禮未合且新君即餘祭也新君已故而通新君之使者于故後方至則將通故君乎通新君乎夫即此餘祭一人而一月之間既告其死又告其為新君大為不倫故孔氏諸儒又以為閽弒餘祭之告必非六月其在通使之時魯與季子俱不知吳子之死及季子未後而使來告因遂記于此則又不然例凡死先而告後俱有年月如桓五年陳侯鮑卒一書甲戌一書己丑周惠王崩在僖七年閏月而告在八年十二月類此並無年月吾知其所告何時死又何時而妄自立說此皆史之無可解而當闕疑者

史記世家謂餘祭立十七年而後卒其卒時在楚靈王伐吳殺齊慶封于朱方之後為昭之十一年則距此季札來聘十三年矣此可釋聘赴並行之疑然春秋年月豈有不信經而反信史者且靈王伐吳非餘祭之世此必因餘祭未弒時先以朱方居慶封而誤以伐朱方殺慶封之事當之此等前後在漢人自多未辨耳

若胡氏謂書名去氏為貶其讓國按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之諸樊固強之至札棄其室而耕而後舍之此又何罪夷齊泰伯未聞付史譏也況書法去氏並無義例此與僖七年齊侯使弟年來聘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例同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高止高厚之子好事而專故放之奔者故也杜注曰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北

冬仲孫羯如晉（報士鞅聘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作頗通嗣君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亦如曰譆譆甚宋災伯姬待傅姆不至卒于火夫伯姬為共公夫人在位十四年而共公卒其子平公立亦且三十有三年矣以國母而耄嫠何所不得而必待傅姆而行左氏謂其女而不婦非婦禮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周靈王崩景王立王子瑕儋括以謀立景王弟王子佞夫為名而自為亂圍蔿邑而逐其大夫佞夫不知也周大夫尹言多等殺佞夫王子瑕奔晉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公穀共姬上無宋字）

共姬從夫謚也公羊以為賢而謚之則不知共姬為共公之姬又不知婦人無謚其者謬又謬矣叔弓叔老子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惡之公孫黑怨其使己如楚乘其醉以駟氏之甲攻之良霄奔許既而還襲鄭駟帶乃帥國人攻殺良霄于羊肆經不書黑與駟帶而但書鄭人以國人與殺也其不書大夫以其自外入也此與晉欒盈出奔楚復入于晉晉人殺欒盈例同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以宋災而會十二國大夫豈盟會所稱恤災者此人也乎[illegible]

平晉霸遺響勤輒召會其無禮乃至此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別宮名）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據傳立胡女敬歸（歸姓敬謚）之子子野而卒乃立敬歸之娣齊歸（齊謚）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且是子也居喪不哀而有嘉容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是爲昭公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據傳莒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其子去疾與展輿爭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而去疾奔齊經不書展輿弒君而書國人以國人爲亂而展輿因之則簡書但書國人以供策書之檢覈此如子晳驅帶殺良霄而經書鄭人例同胡氏不解經義遂襲唐趙匡說謂傳文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以字是之字之誤展輿因國人之攻弒而得立非謂以國人弒也不知古文因字皆作依字解論語因不失其親傳稱欒盈因魏獻子以入絳又魏舒爲欒懷子所私故因之是因原有依主之義主國人以攻莒子豈是之字傳文可改而不知字義有不可通如之何

皇清經解卷八之二十八終　南海鄒　嘉應李恆春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春秋毛氏傳（昭公元年至九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昭公（公名裯襄公子母齊歸夫人孟子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弱公作酌齊惡公作石惡罕公作軒虢公作漷穀作郭）

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宋之盟楚人先歃茲但用牲載舊書而不歃血故經書仍先晉從策書例也虢鄭地

三月取鄆（公作運）

前年莒人以弒君故國亂季武子乘其亂伐之取鄆時諸侯方會虢莒人告于會楚公子圍以爲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矣將戮叔孫豹而趙孟止之其說甚詳且國語亦有之按經文楚來主盟始于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其時無莒人也若楚公子圍尋盟在前月又無莒人惟襄三十年以宋災故盟于澶淵則杞莒小邾俱在會然是晉人請召爲會其杞莒小邾諸國皆是晉從來服役之私屬與楚何與而曰犯瀆齊盟說甚不倫且會止一曰虢之會在正月之後魯之取鄆在三月經文甚明豈有正月後爲會而三月尚在會可告于會者春秋策書有極荒唐而不可爲訓者此類是也胡氏全不讀經反謂經不書伐莒不書叔孫豹事爲諱辱嗟乎經未嘗亡也何不取夫子全經一通讀之（李㙺曰後五年莒牟夷以其邑來奔莒人告晉昭公方在晉晉侯欲執之與此相類此必由彼事而致誤者非實錄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公子鍼者桓公子景公弟也有寵于先君桓公而富埒于景其母懼其得罪也使之奔晉鍼乃以其車千乘隨之而行後昭五年秦景卒復歸于秦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大原）

荀吳（荀偃子）伐狄將戰魏舒（魏絳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也（阨險隘）以什共車必克（謂十人以當一車之用）既而困諸阨又克舒乃曰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而爲行（毀其屬車以爲步陣）先分三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三乘十五人爲三伍）使車之甲士下而即卒荀吳之嬖人不肯下斬之遂列五陳分前後左右而各有其名曰兩曰伍曰專曰參曰偏大敗羣狄于大原崇卒也（春秋時晉楚吳越皆以步卒取勝而諸國效之即季氏作三軍之名毀其乘是也車戰自此不復用矣）大鹵即太原晉地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前年莒展輿弒君而去疾奔齊以去疾齊出也今齊納去疾而展輿奔吳以展輿吳出也時叔弓帥師乘莒亂遂疆鄆田

莒展輿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疆之）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己酉日在十二月誤）

楚子麇者康王之子郟敖也襄二十九年楚康王卒立之已三年矣康王之弟公子圍（共王子名虔）在本年虢之會來尋盟者至是使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境聞王有疾遂伍舉獨往而入問王疾縊之（荀子云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郟敖子也）右尹子干（即公子比）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即公孫黑肱）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犁而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爲敖此已立三年非未成君者其稱敖以無謚號也）經不書弒者以瘧疾赴也此與襄七年鄭伯髡頑書卒哀十年齊侯陽生書卒並同

楚公子比出奔晉（即右尹子干也亦共王子公子圍之弟）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宣子以昭公即位故來聘時宣子代趙武爲政傳謂以爲政來見非也（韓宣子觀書于太史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夏叔弓如晉（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鄭公孫子晳（黑字）者穆公孫子駟子也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太叔之族黑爲游楚所傷故欲害游氏）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黑即駟氏之族）子產使吏數其罪而使之自縊書例歷見前傳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據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遂致服焉服者襚也按禮天子諸侯俱無親弔喪者天子赴至列國則列國各遣上卿奔喪其弔

賻器幣而君不親往至送葬則然後六服諸侯齊赴京師所謂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也若諸侯則弔喪送葬俱但遣使而各有重輕大抵葬重而弔輕游吉所云弔遣大夫送葬遣卿而至于夫人則輕之尤輕所云弔遣士送葬遣大夫其禮甚明今少姜不知是夫人與否雖平公在位日久定非初娶然天子諸侯俱有再娶夫人之禮如魯惠公又娶于宋曰仲子衛莊公又娶于陳曰厲嬀顯可考據晉平娶少姜始以韓須逆于齊韓須者韓起之子此公族大夫猶曰不以卿迎至齊以大夫陳無宇來致少姜晉以其非卿而執之則直以夫人視姜矣甚致大國之夫人必以上卿正義所云晉以少姜為夫人則齊當以上卿送是也且後此復求昏于齊直曰伉儷曰內主曰任社稷之事明曰繼少姜為夫人而于少姜且云在縗絰之中直為少姜服夫人服此亦何一非伉儷而以此為辭吾于是知晉雖無道尚有天良而魯君臣之卑瀆無恥為已甚也晉景之喪諸侯並無至者而成公獨往弔喪送葬成十年書冬公如晉至十一年春三月而始書公至自晉夫子傷之今以宗國之君在天子諸侯並不當奔弔者而乃弔此諸侯之夫人且以諸侯之夫人在與國為嬖又並無一君親弔雖服役如鄭亦僅遣太叔一往而獨此魯君魯臣相率齊至故晉亦不得已必不肯以寵嬖視少姜者而至此以非伉儷借辭之觀其曰請君無辱蓋歎辭非謙辭也故夫子亦急書至河乃復以幸其猶不至晉稍滅濟濨耳胡氏無學不羞其如晉而羞其不入以為卻而不納即當為辭以入之果非伉儷則陳無宇何以見執苟有二命則晉何以為盟主以此見責晉必納公則萬一季孫宿無學一如胡氏之為言吾不知其入而哭少姜者當何如也此則說春秋者之所漫然不省者也季塨曰胡氏不以夫人亦不可弔故爭伉儷二字觀傳鄭游吉送少姜葬晉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鄭游吉上卿不當為夫人來耳夫上卿猶不可來況君乎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朝新君也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據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諸大夫相比以殺公之外嬖公出奔齊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於弒立之後假合諸侯以自固故為中夏之會而地偏方諸侯不能抑主齊盟與强伯比故齊晉魯衛曹邾燕秦諸國並無一與祇鄭許陳蔡是其舊屬餘俱夷蠻小國而已傳稱如晉求諸侯而晉君許之又云時鄭伯許男原以從獵在楚遂留之而使求諸侯今諸侯之來止于如此然則楚之為霸可知耳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吳所出楚以其貳于吳也故執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楚放晉攄伐而以與會之鄭宋又去而不從故雖因申會而不書諸侯之師以是也時楚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黨崔杼弒君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吳以朱方使聚族居之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公羊作厲

賴小國名時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而輿櫬造于中軍楚子釋之因遷賴于鄢而還

九月取鄫

鄫者本鄫國地莒滅之以為邑者今莒去疾爭國從齊入莒而以不撫鄫之故鄫叛而來遂取之後竟為魯邑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是也公羊不知鄫是莒邑尚以為是鄫子國而魯始取之因曰取之者何滅之也則於襄六年莒人滅鄫之經驟相悖矣因于莒人滅鄫傳造為事曰莒之滅鄫非滅其國也取後于莒也其取後于莒奈何以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而立其出也夫春秋策書之例凡言所出皆指母氏凡言其出皆指子氏今云莒出則是莒女所生之子正鄫公子也未有取莒女之家人為後而可云其出者于是何休又知不通又造云莒女為鄫夫人者其女還嫁之莒生一子而取為鄫後則是鄫女為莒夫人非莒女為鄫夫人另一事矣一是莒出一是鄫出且春秋繼絕皆天子諸侯之事大夫以下皆無之從無異姓可繼絕者如有則必本國爭之列國正之豈有彼以繼絕告而我可匿其本事而矯書滅鄫者乃胡氏又以黃歇呂不韋之事當之則是闇埋其子于腹中與明取其甥于國外又另一事矣一是纂國一是竊國諸傳說經多涉影響原可不辨故前莒人滅鄫傳但記本事而並不一及特經文前後多有照應因于取鄫文而并為滅鄫略辨如此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據傳叔孫穆子避兄僑如之難奔齊過庚宗魯邑先與婦人宿而生豎牛至齊又娶國氏女生孟丙仲壬及歸則庚宗婦人攜其子來而國氏他適矣故二子遲歸而穆子惡之豎牛以計殺孟丙逐仲壬乘穆子有疾而閉之不食三日卒考經文晉人聽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在成十六年九月是時經又書公會尹子及諸侯伐鄭叔孫豹尚在軍也至十月經書叔孫僑如出奔齊至十二月經書季孫行父與晉盟于扈歸即召叔孫豹而立之[illegible]後則自十月至十二月不過兩月間焉能遇一婦又娶一婦而遠生三子荒唐矣或曰穆子先奔齊而僑如繼之夫豹雖在僑如幾有僑如未奔而豹先奔者且豹隨公往當隨公返公在十二月經始書公至自晉是公未返而豹先舍公而適齊僑如未叛而豹先叛矣或曰魯之立豹不在十二月而在他時觀經書叔孫豹如宋在襄二年則或前此未立也襄二年始立則自成十六年至襄二年已四年矣四年何事不可為而又不然者大夫之見經以有事無事不以有人無人也此四年之間季孫行父亦不見于經豈無季孫行父乎況立後不待時叔牙之死即立戴伯臧紇之奔即立臧為從無踰四年而始立後者又況賞罰並行既已刺偃僑如與穆姜所欲代公者即公子偃也即當立豹皆一時事豈容一在前一在四年後而並記一處此皆策書之大無理而不足據者吾故曰解春秋者但據經勿據傳傳苟可疑即闕之可也況說傳者也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前此襄十一年作三軍矣今特以伯主貢賦干悉索故仍舍中軍而爲二軍而實則名減而實不減第分此一軍之人而加之二軍之間所謂朝三暮四以行其計者而其變制則向之三分之而三家各有其一者今四分之而季氏獨有其二向之季氏征夫役家稅而盡有之叔孫征夫役而不征家稅孟氏并夫役亦征其半者今并夫役家稅皆盡征之而但分其稅而貢于公如是而已至于帥師則雖兩軍而仍以三卿領之季氏領上軍曰左師孟氏領下軍曰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哀十一年戰于清傳稱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是也餘說見前

楚殺其大夫屈申（爲其貳于吳也）

公如晉

公初立未經朝晉二年冬以少姜卒往原兼新君朝聘之禮而辭不得入因再往焉然亦奔命矣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莒牟夷莒之大夫也牟婁防茲皆莒邑也牟夷竊邑以奔魯而魯受之莒人愬于晉時公在晉晉侯欲執公范獻子曰人來朝而執之誘也請歸而以師討焉公始歸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作濆穀作賁魯地）

莒人以我受牟夷既愬晉矣又來討而叔弓敗之

秦伯卒

不書名史失之說見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前四年楚伐吳圍朱方殺齊慶封而吳即入棘櫟麻以報之經未書也至是楚復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而吳復敗之楚子懼而歸則楚非吳敵矣其時越適楚而以大夫來會師故書人越之見于經而爲吳難自此始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魯遣卿會葬故也）

夏季孫宿如晉（晉將爲杞討魯而不果討因謝之）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據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右師華合比欲殺柳以媚太子柳聞之乃坎牲加書而告公曰合比納亡人之族（襄十七年華臣奔陳）盟北郭矣公視之有焉時合比之弟華亥欲代兄爲右師遂爲之徵因逐之而合比奔衛按襄二十六年宋平公殺太子痤寺人惠牆伊戾譖太子亦曰坎牲加書與楚客會矣公視之有焉時左師向戌爲之徵遂殺太子則是宋之行譖必是寺人寺人之譖必是坎牲加書其證坎牲加書必是左師與右師似太數見且猶是宋平一人前既識太子之冤已烹寺人而今復受其譖猶是太子佐前以失時不能救兄而今復不能爲合比解此皆策書之大無理而不足據者吾嘗謂經累書華氏之奔（襄十七年華臣出奔此年華合比出奔二十年華亥華定出奔）必有一事始末相因以見者而策書自成襄以後但記晉事而于他國每略焉故凡此所記不無沿誤解經者不可不察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大夫聘于楚楚人執之策書未之詳也至是使薳洩伐徐而吳人救之令尹子蕩乃帥師伐吳吳人復敗楚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焉其不能敵吳如此

冬叔弓如楚（以聘往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北燕簡公以三年奔齊至是齊侯帥師以納之史記世家稱納惠公不同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及至燕而不能納燕人乃行成盟于濡上經不書燕與齊平蒙上伐燕文也然不書齊與燕平而反曰與齊平以求盟曾燕也胡氏見經文無燕字不曉間時而不間事可蒙上爲文如桓五年州公如曹六年春書寔來不更書州公一例遂誤謂本國與外盟可不書本國名又誤疑下文叔孫舍如齊涖盟則必正月與齊盟而三月又尋盟者因云昭公欲結強吳附荊楚而故與齊平蓋魯齊平非燕齊平也殊不知平說是盟然必先有怨隙而後借盟以平之所謂行成非齊盟也魯自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報伐後已一十四年未有一十四年之怨而今始平者且涖盟非尋盟也陽穀之會魯未與盟故公子友涖盟之並非尋盟若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未嘗先有莒盟而後尋之也況此齊平在正月涖盟在三月且記其文在公如楚之後不惟間時抑且間事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又不相合又況燕齊之平明見他傳鄭公孫段卒在燕齊平之月晉韓起在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如襄公之生在會于沙隨之歲衛靈公之生在晉韓宣子聘于諸侯之歲傳例並同則是燕與齊平在他傳引經又有旁證胡氏不讀經又不讀傳乃欲憑臆而武斷之豈非妄與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而不可得大宰薳啟彊謂我能使魯侯來遂以辭召公曰昔魯先君成公會我先大夫嬰齊以衛父照臨楚國（成二年楚伐我成公與楚公子嬰齊盟于蜀而以長子公衡爲楚質）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襄公辱臨我喪（襄二十八年襄公如楚臨康王喪）今君若步玉趾以伸蜀之役既受貺矣何質之敢望（不望質子）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伐之期）公遂如楚先是元年會于虢楚子初娶鄭公孫段氏女矣四年會申楚子使椒舉請再娶于晉晉侯許之及晉使韓宣子送女叔向爲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讐也吾欲刖韓起使守閽宮羊舌肸使爲司宮以辱之如何薳啟彊諫之楚子之無道而晉畏事之如此至是晉又惡公往乘公之未返而來治杞田（襄十九年晉平公爲杞所出使魯會諸侯城杞且命魯歸所侵杞田使還杞田今又治之）乃爲杞取成而去（成魯邑）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左穀作婼後同叔孫豹之子）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初公往以孟僖子從不能相禮至是歸學禮逮死使其子孟懿子南宮敬叔事仲尼焉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季武子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哀公愛留屬之其弟司徒招與公子過而公有廢疾招與過遂殺偃師而立留是世子之殺啟之者哀公成之者招與過而主之者招也故但書招殺而三罪之等從此定焉若稱弟稱世子別無義例說見前

夏四月陳侯溺卒

陳侯既殺世子而憂恚自縊身死國亡幾于不葬罪可知矣經書卒而不書縊書例如此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赴于楚陳公子勝亦愬于楚楚乃執赴者殺之陳公子留遂奔鄭（干姓徵師名）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蒐者春田之名所謂中春教振旅遂以蒐者蓋藉田獵以習武雖春蒐秋獮各有其名然亦通稱也紅魯地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雖招不當殺過然過可殺也前但書招以正其名今又書過以正其罪春秋無佚罰如此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奐公作瑗）

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陳悼太子偃師之子）圍陳宋戴惡會之遂滅陳故陳爲縣封穿封戌爲陳公而放招于越其殺孔奐者招黨也公穀于滅陳之役無一詞實不知何故滅者特穀梁于此附以四字曰惡楚子也嗟乎惡之已

葬陳哀公

公死無葬者輿人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之楚子將殺克且令留馬玉不用而使之見己克乃見楚子于幄加絰于顙而逃示不臣楚也時魯往會葬故書葬云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時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衞趙黶俱在會然特書會陳者夫此地陳國耶抑陳縣耶而往會之

許遷于夷

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夷者許地即城父也因許欲遷城父故使然丹遷城父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乃遷許于夷使伍舉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夏四月陳災（災公作火）

陳既爲縣無稱縣以記災之例莊二十年齊大災襄九年宋災三十年宋又災昭十八年宋衞陳鄭災凡記外災皆以國未嘗以郡邑也即本國記災皆闕宮社如御廩新宮雉門亳社之類並無及都邑者況災必有告此時陳既不告而楚必無以縣災而來告者乃特書陳災則分明以國予陳矣夫子春秋從無以一字爲褒譏而此則實有意者雖陳後幸復而此時已滅故夫子于書滅陳之後連書葬陳哀公會楚子于陳及陳災以示陳之何可滅蓋惡強楚傷衰霸閔列國興廢一事而三致意焉

秋仲孫貜如齊

孟僖子如齊殷聘杜氏云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故爲盛禮以將之

冬築郎囿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三十

春秋毛氏傳（昭公十年至十七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學海堂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晉誤）

欒施字子旗公子欒之孫也與高彊字子良者同爲惠族皆嗜酒信讒強于陳鮑氏（陳完鮑叔牙之後）而陳鮑氏先之子良欲劫公而使之助己反攻公虎門公徒出戰敗二氏于稷又敗于莊又敗于鹿門欒施與高彊皆來奔彊不書非卿也按齊有欒氏高氏以齊惠公子有子欒子高而欒施與高彊皆就祖字而分之爲氏左傳稱欒高氏史記世家稱高欒氏然總稱惠族故子旗之父子雅子良之父子尾皆惠族有名子雅之卒晏嬰歎曰姜其旅弱矣而嬀將始昌（言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所云二惠正指欒氏與高氏也公羊但知晉有欒氏而不知齊亦有之改經齊字爲晉字夫傳春秋而于春秋事茫然不曉乃信口胡柴而名之曰傳真不可解況此一出奔正齊陳興廢一大關鍵夫子書此係春秋節目而可不曉耶當是時齊使陳鮑分二氏之室陳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邑且公族甚衰桓子乃召高氏所逐子山子商子周欒氏所逐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反其邑益其祿厚給其衣屨幃幄器用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與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而民心歸之陳氏至是益大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作隱後同）

季孫意如季平子也仲孫貜孟僖子也叔弓叔老之子子叔氏之族也三卿同伐莒取郠（莒邑）乃獻俘而用人以祭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不饗矣按魯此時已舍中軍而仍用三卿者非必一卿領一軍或但用上下二軍而又分正佐以領之祇以春秋書法詳內略外本國用兵雖副佐必書故備列其名而胡氏竟謂季孫領二軍二家各一軍則四軍矣左氏稱四分者就夫役家稅而言之非軍法也且叔弓係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子叔氏宣族並非桓族而胡氏謂三家各將所屬則于魯之公族尚未明白而欲解春秋可乎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傳云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衞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戌）

不書冬史闕文也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作正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穀作乾蔡文例）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饗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經就其事直書之其深惡痛絕固不待言但書楚子名例無不解杜氏謂

從蔡所告則此時蔡人嘗君亡國滅之際未必有告胡氏謂惡其以詐滅人國則未有以書名責詐者即惡其滅國然滅國多矣未嘗書名也且楚虔是舉罪大惡極豈書名便足蔽事大抵春秋國君死與被弒無不書名間有不書如宣十八年邾子戕鄫子于鄫其事原無可考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其用之者爲宋襄爲邾吾亦俱無明徵因略其文比之夷蠻相殺如楚子誘戎蠻子殺之之例而其他諸國則無分大小無不實書名者是蔡侯之必書般所固然也祇楚子不名則似以尊卑如宋公殺世子痤晉侯殺世子申生類非敵體之例而敵體相殺列國無有因特爲創例亦加殺之者以名使兩君相殺記有同等此亦因事成文而即可以立例者或謂蔡侯般曾弒父蔡君襄三十年故楚虔討之而虔又弒君之賊故兩名以見併罪則不知蔡般之名其恆例也且弒逆大事何得于是時附討之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棄疾者共王子靈王弟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蒐以習武然有小君之喪而大蒐是喪蒐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公作侵羊地闕

盟不知何事然喪盟何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公作屈銀地闕

謀救蔡而不能也時晉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諡

公葬母不慼晉送葬者歸告之叔向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子不顧親殆將失國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作友

楚子滅蔡改蔡爲縣即以其弟棄疾爲蔡公俘隱太子有而用于岡山太子者蔡侯般之子蔡侯廬之父有其名隱其諡也此時君死于外國又被兵公羊謂有不成君故不稱子而稱世子固無理矣胡氏又謂蔡有知父母之讐效死不降至于力詘就擒虔用其身而不顧故稱世子以爲得世子之道則在三傳並無其事南宋儒者竟可造事實以註夫子之書悮之極矣若用之爲牲則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與此正同前年魯伐莒用莒人于社而經諱之非莒君也然無道乃至此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北燕伯名欵三年出奔齊六年齊伐北燕納伯不得故此又納之然曰納于陽則仍未入國以國自有君也公羊不知陽地何在以爲伯于陽三字是公子陽生四字之誤則傳稱伯爲簡公史記世家稱伯爲惠公傳稱納于陽世家稱至燕而死雖稍不同然並無有公子陽生其人者且此時惟伯在齊安得有公子也乎揣其誤似齊侯之子有公子陽生者其後弒荼而立名爲悼公與世家之納燕惠而死燕人立悼公兩名相似遂疑燕悼公者必齊悼公之誤燕伯于陽者必公子陽生之誤葢齊景公欲納其子爲燕君而不可得也然荒唐矣陽一名唐燕之別邑後中山有唐縣是也高偃高傒玄孫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公新即位通嗣君也華定華椒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

齊侯衛侯鄭伯皆如晉朝嗣君公至河晉以我取鄆莒曾愬晉未治也辭不使人遂遣公子慭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公作能穀作虎 其事不詳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公作黙

季平子立不禮于南蒯 南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也 南蒯謂子仲 公子慭字 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我以費爲公臣如何子仲許之既而蒯以語叔仲小叔仲小構叔孫昭子 叔孫豹之子 于季孫昭子將與季孫訟季孫懼而歸罪于小小乃與蒯與公子慭共謀季氏會公如晉慭告公而從之前公自晉還復遣慭如晉是也至是南蒯以費叛慭將還聞其亂懼而奔齊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五大夫圍徐以懼吳而親駐乾谿以待之

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種也晉荀吳詐言與齊師會假道鮮虞以滅肥俘肥子緜皐以歸肥亦白狄種緜皐者其君名也既而伐鮮虞乘其無備又勝之大獲而歸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既而敗季平子怒欲俘諸費人冶區夫 魯大夫 曰如是是爲南氏毆矣吾以恩撫之而使之來何有乎南氏平子從之費漸有叛者于是南氏家臣司徒老祁與慮癸二人劫南氏請出蒯遂奔齊其不書叛者徐仲山日記曰春秋國書也家臣叛家不叛國書叛則疑于國矣又公史也私人叛私不叛公書叛則疑于公矣故南蒯以費叛陽虎以讙陽關叛經皆不書而第書圍費則費何以圍第書盜竊則盜何以竊于是觀策書而其情見焉若謂夫子惡季氏特削叛字以爲張公室之勸則大不然南蒯至齊愬曰臣欲張公室也景公曰叛夫也未有夫子曾不如景公者故夫子于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叛而于春秋則從例以爲書法凡史各有體如此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穀作溪

楚子滅蔡有蔡洧者仕于楚而其父死滅蔡之難每思報之而楚觀起之被戮也 襄二十二年 其子觀從事蔡大夫朝吳而居守于蔡 至是曰楚不能復封蔡矣乘諸侯怨楚者作亂乃假蔡公棄疾命召公子比于晉公子黑肱于鄭 皆元年楚子弒麇時出奔者 棄疾初不從既而觀從僞爲盟强蔡大夫朝吳及蔡人奉棄疾與公子比盟于鄧公子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依陳蔡爲國帥陳蔡許葉之師及羣怨諸族入楚除王宮以陳蔡復讐爲名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時楚子在乾谿急帥師奔還而師潰于訾梁欲從夏口以入鄢不得乃縊于芋尹申亥氏或曰楚麇爲虔所縊而經書卒楚虔自縊而經反書弒似乎不倫且觀從朝吳原爲陳蔡復讐發難而楚比以因人成事事敗身死乃反蒙首惡之名又似乎失實往與先仲氏論此謂春秋書法有不書弒而不足貫臣子之讐書弒而

反以甚君父之惡者如楚麇不書弑豈宥楚虔但以令終子郟敖而楚虔之罪同盟識之即齊慶封亦得訴之未嘗滅也至楚虔自縊而必書以弑在公子比罪尚可原而惡虔大惡必不使祗宮得沒而乾谿之可以不辱此等筆削眞非游夏所能贊矣若夫復讐之師儘足有名楚比脅從事可以治然而三叔稱王而並無祿父主乎其間則復讐何與且未有殷頑挾管蔡以畔而其罪不在管蔡者也此春秋之旨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殺公作弑

觀從慶請子干 子比即公殺棄疾而子干不忍觀從曰人將忍子矣吾不忍待遂行國人夜駭曰王入矣棄疾復使人周走而呼曰王至以驚國人子干恐既而使蔓成然 圍韋龜之子 告子干曰王衆至矣國人殺司馬 謂棄疾 將來矣衆怒如水火焉如何隨使人走而呼曰衆已至子干子晳 公子黑肱 皆自殺棄疾乃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爲訾敖 未成君而死曰敖 使蔓成然爲令尹封陳蔡還所收邑召觀從歸而官之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而不知所立乃以璧見羣望 祀山川神 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埋璧而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 棄疾 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其驗如此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成虒祁宮諸侯朝而歸者多貳心乃用叔向謀大會諸侯而假兵力以脅之則無道之甚晉自此不復會諸侯矣劉子王朝卿士劉獻公也因徼王國威而請以來會且又會吳子于良將藉强大之勢而吳辭不至諸侯至者皆有畧既而尋盟 經書同盟 忽治兵建而不旆已又旆之諸侯皆驚乃以我伐莒取郠之故莒人愬于會晉侯遂斥公不許與盟 經書不與盟 又既而執季孫意如以歸 經書執以歸 又越日公乃歸魯 經書公至 按宣七年黑壤之盟公至而晉侯卻之亦不與盟然而經不書同盟並不書不與盟以爲國諱而此獨備書而不一諱者杜氏與正義皆以爲此由莒譖原非國惡故不必諱而不知用莒人以祭陰社惡之大者也晉伯將絕其惡已稔而魯惡至此而抑進焉夫兩惡則諱何得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靈王滅陳蔡而平王復之故隱太子 即世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 即世子偃師 之子吳歸于陳策書云禮謂興滅國之禮也特廬與吳皆公孫不惟未成君兼未嘗立之爲子而遽稱曰侯一若其自有之者此爲文例杜氏謂受封于楚故稱爵非也若胡氏謂不書復歸不使楚虔得滅之不書自楚不使楚平得封之其說未嘗不善但書例復歸則必先書去此者而後可言復歸如鄭忽出奔衛始可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元咺出奔晉始可曰元咺復歸于衛廬吳未嘗去陳蔡也若又書所自則但記其所自來未必其地之有以與之如蔡季自陳歸于蔡係蔡人召歸于陳無與衛侯鄭自楚歸于衛係晉人召歸于楚無與此皆書例之顯然者故曰春秋自有例特不可造例爾書名見前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時季孫尚被執未歸故公往而晉又辭之

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成七年吳入州來矣至是滅之令尹子旗 蔓成然 請伐吳楚子不許曰姑待之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季孫之見執也晉人以幕蒙其身使狄人守之而人時子服湫 惠伯 從私于中行穆子曰魯兄弟也其事晉爭不如夷之小國而爲夷棄之魯土地猶大以事齊楚諺所云臣一主二不必晉也穆子乃告韓宣子而歸季孫惠伯不許曰寡君無罪合諸侯以執其老而惠而免之諸侯不聞也請仍會諸侯以免宣子患之叔向使叔魚乞惠伯惠伯使季先歸而已成見遺之禮然後還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以卒赴魯而魯不會葬修平丘之惡故也顧赴弔恒禮以怨會禮似不可或曰以夷小略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子去疾卒其子郊公立公子意恢者郊公黨也莒大夫蒲餘侯與意恢惡而公子鐸惡郊公因殺意恢逐郊公而迎去疾之弟庚與于齊而立之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末公作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傳凡稱禘曰有事但禘在太廟而此曰武宮者以此時非禘年 以吉禘三年推之則昭二年起當在十四年 必是用武之際行禘禮于武公之宮如十五年傳所云將禘于襄公者非常祭也故書之武宮者卽武世室成六年所立爲不祧之廟者是也爾時叔弓以卿臨祭事當籥入之際而叔弓暴卒于廟遂去樂而終祭事此亦非常之變而卽以變禮行之蓋郊社大事惟君與后夫人之卒則廢事卿大夫之卒無廢事者故曰卒事若去樂與宣八年去籥不同仲遂之死在祀外因祭畢聞赴故祇于明日祭時稍去籥以示哀感去籥者但去籥舞而干戚之舞未去也非去樂也叔弓之死在祀內方籥舞將入而涖事者死則并樂而盡去之不止去籥也以目睹其死而不忍樂也然且樂則去而禮事必終其重公祀而輕卿喪如此穀梁不知禮此曰去樂于仲遂之死亦曰去樂大夫死于廟可臨祭告變卽不死于廟亦可臨祭告變則檀弓稱柳莊之死衛靈公使其當祭必告夫惟當祭必不告故當祭必告也曾子問祭設籩豆而聞君與后夫人之喪如之何夫但云聞君后夫人喪則定無有聞卿大夫喪者是卿大夫喪在祭時必不敢聞告而況于去樂與

夏蔡朝吳出奔鄭 無出字 朝公作昭

蔡朝吳在蔡楚大夫費無極疾之搆蔡人使逐朝吳楚子怒詰之無極曰臣豈不愛吳然而臣早知其爲人吳在蔡非楚之利也遂出奔經書此者徐仲山曰朝吳復蔡之人故不忍

遝略如此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前十二年荀吳伐鮮虞滅肥而歸今又伐鮮虞克鼓執鼓子載鞮而歸

冬公如晉 釋季孫也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齊侯伐徐至蒲隧徐人行成乃受賂而歸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蠻作曼

楚乘蠻亂誘其君殺之而立其子爲不名略之

夏公至自晉

晉止公不聽歸故夏始告至經不書止諱辱也嗟乎辱至此亦不足諱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體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送葬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時叔孫昭子與郯子論官仲尼年十二見而學之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作賁渾戎 穀無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房心尾也蒼龍之宿心在中最明爲時候主故稱大辰孛者彗星也形似帚有除舊布新之象今除舊當心心爲火宿而除在火伏之時則明年火出而火災必布故梓慎裨竈輩皆以爲明年宋衛陳鄭同日火災之兆以宋衛陳鄭爲房心尾三宿亥舍地也若漢天文志云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爲天王其前星太子後一星庶子也而董仲舒劉向皆謂天王明堂孛加其中爲後五年王室大亂天王與王子適庶爭國之象至後漢緯家且謂彗孛與熒惑同爲火體熒惑守心在周爲景王崩在漢爲高帝與成帝晏駕說俱有據特占驗貴速漢儒所說驗俱在五年之後自不若火伏而除火出而布見前歷歷之可徵也予最不喜道占驗故于日食星隕概不引天文家一語或有稱胡氏是傳殊勝左氏而不知其爲劉向之說因引諸儒語而斷之如此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地

楚令尹匄司馬子魚帥師伐吳子魚死之大敗吳師于長岸獲其乘舟餘皇 舟名 既而吳公子光 子即闔廬 復追戰楚師亦敗奪餘皇而去

皇清經解卷八之三十終 南海郭翊 番禺黎永椿 嘉應楊懋建 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三十一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昭公十八年至二十四年 蕭山毛檢討 奇齡 著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災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鄅

鄅小國名妘姓據傳鄅人藉稻以周六月爲夏四月正種稻之時鄅君履行觀種稻而邾人襲之入其國盡俘以去鄅子無所歸隨其家之被俘者于邾邾君乃反鄅夫人而留其女焉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許畏鄭屢遷前既遷葉又遷夷矣楚靈又還遷于葉今楚平用左尹子勝之言謂葉爲方城外蔽恐晉鄭侵許將爲楚患故又遷白羽經不書楚遷許而書許遷者以許自願遷也此與齊師遷邢而經書邢遷于夷儀例同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前年邾人鄅盡俘鄅人鄅夫人者宋向戌女也向寧 戌子 請師于宋宋公乃伐邾圍蟲 邾邑 取之而盡歸鄅俘邾乃乞鄅人徐人會宋公盟于蟲而還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據策書許悼公瘧許世子自爲治瘧之藥以進而殺之故曰飲太子止之藥卒杜氏曰不由醫者則直是造藥以治疾而由誤致死縱或無意然罪大矣故曰弒所云弒者直由此殺之也後儒誤解穀梁許世子不知嘗藥書弒而胡氏又遵之夫公穀二家俱以世子爲進藥不是嘗藥故公羊直云止進藥而藥殺雖穀梁謂不知嘗藥累及許君然曰累及則直以藥累矣若但不嘗何足爲累蓋其所云不知嘗藥者非不當也謂其不知嘗藥之義而自用以致累也由禮有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所以必如是其慎者以爲君子謹疾況于君父故藥物不識雖出自醫者猶必口自嘗試以防有誤豈可漫不由醫而直自用其藥物故穀梁但以不知慎重爲戒而夫子則直討其自用藥物以明弒蓋不嘗藥罪小用藥物罪大嘗藥第察其有毒與否所防極淺而一經自用則藥與疾忤雖百嘗亦何所挽觀傳稱君子多託夫子以爲言而此述君子有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謂事君父何所不可用心力而必用藥物此萬當舍去者也戒之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齊伐之時莒嫠有夫爲莒所殺者嫠託身紀鄣紡纑爲布而留其繩量城板高下而續以藏之至是莒子奔紀鄣乃投繩于城外齊師登遂入紀城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穀作夢 策書未詳

鄸曹邑此事策書失載不當妄解胡氏引劉敞言謂自者待放也古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此必賜之玦而後去者予按春秋止有放例如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類並無待放例以待放則必書在初放時或前後兩書不

當于三年後臨去始書簡也且曹方易君前十八年曹平公卒而悼公立距此二十年裁兩年耳待放須三年則此時已非三年前所放之君誰則賜玦而使之奔宋況經有書例此書例與二十二年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正同故賈逵謂此必前此以鄸叛一如華亥之先據南里以叛而此時出奔故曰自此亦就經文書例而類推之豈有趙宋儒者可公然自造爲事以註夫子之書如劉胡者嗟乎亦無忌憚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穀作輒

縶者衛侯同母兄也縶有足疾而衛侯以卜吉得立是爲靈公 見七年 縶奪齊豹 齊惡之子 司寇與食邑而欲去北宮喜與褚師圃故三人皆欲殺縶會宋公子朝仕衛與衛侯嫡母宣姜通不安因藉之同作亂藏甲于齊氏殺縶于蓋獲門外衛侯奔死鳥 衛地 既而北宮喜反正伐齊氏滅之衛侯與喜盟彭水之上幷盟國人而後入公子朝褚師圃奔晉其書盜者以賊殺公子不問其爲何如人或士或大夫而概以盜名此與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例同釋例謂士殺大夫始稱盜原屬不通胡氏謂盜指宗魯不指齊豹褚師圃等按傳齊豹曾薦宗魯于縶爲驂乘及將殺縶時豹先使魯避去而魯不肯曰聞難而逃是子鬻我之言不信也子第行事而吾從公死遂倂殺之琴張 孔子弟子 聞魯死將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 使豹行事 是盜黨 孟縶之賊 是縶賊知難不告 何弔焉據此則是宗魯與此事始未全不干縶不過一死事之僞及者凡事有主從舍主而責從此猶欒盈入晉舍欒盈而責晉午鄭伯奔蔡舍雍糾而責雍糾之妻幷春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公作衛

宋元公惡華向二族華亥華定與向寧謀先發爲亂亥以詐疾誘殺羣公子幷劫公取公之子太子欒公子辰公子地三人爲質 杜氏謂公子辰地皆平公子元公弟按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在景公時則元公子景公弟也傳屬母弟辰杜誤 太子公亦取華亥華定向寧子爲質而盟于華氏當是時公子城 元公弟 與華氏戰于鬼閻敗而奔晉有華費遂者華族也爲大司馬公信之與謀去華氏乃殺華向之質子而攻之華向奔陳華亥之兄華牼歸公所質三公子而從之逃

子華登獨黨助華向奔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盧左作廬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卽位通嗣君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公作畔

司馬華費遂生三子華貙華多僚華登也登于前年奔吳矣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而譖貙于公曰貙將納亡人公疑之曰司馬以吾故亡其子 謂登 豈可以再亡之及又言公召司馬之侍人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如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與司馬皆厚賜作貙之臣張匄知其情請殺多僚貙曰司馬老矣登之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于是貙將見司馬而行遇多僚御司馬張匄怒殺多僚遂劫司馬而召諸亡人華向入居盧門以南里叛宋乃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張南士曰宋元公不能獨斷與庸耄謀而司馬優柔不決大壞國事大學所謂不能齊家而欲治國難矣此春秋所以譏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作痤叔弓子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誤

蔡侯朱者蔡平侯盧之子也楚費無極取貨于蔡東國 盧之弟朱之叔父 假楚子之意使蔡人去朱而立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人費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 前盟于鄧 故封今其子有二心故廢之且靈王殺隱太子與君同惡此猶是隱太子之子也且廢置在君蔡何有焉據傳則蔡之易君全由費無極一人而董仲舒于七月日食謂是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故蔡侯出奔則實是蔡人出君非費無極也漢初論春秋不同如此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頃公立公以朝新君如晉而晉又辭之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齊初使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而莒大夫沮之謂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 莒地 至是齊侯親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于是莒人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會齊烏枝鳴 齊大夫名 戍宋宋廚人濮 廚邑大夫名濮 請伐之大敗吳師于鴻口獲吳二帥 一公子苦雂一偃州員皆吳大夫 華登帥其餘以迫宋師廚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 徽識也謂以旗書官爵名氏所被于背以爲識 皆揚徽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 謂並力 請皆用劍從之皆用劍華氏敗既而公子城以晉師至 前年奔晉 曹翰胡 曹大夫 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 卽宋公子朝前年奔晉今又還衛 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公子城射張匄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于是華登如楚乞師楚使薳越告宋曰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宋初不許諸侯之戍謀曰彼亦何能爲不如出之以爲楚功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出之時華貙華登等皆同叛同奔而經不書僅始事也胡氏謂不書諸國救宋者所以罪諸國書自宋者所以罪宋書奔楚所以罪楚則此時諸國無罪羣賊在內強援在外固請予楚未爲失算若宋楚得罪則在事理或有之而在書法並無有初書華向奔陳繼書華向自陳入于宋書奔書自何止宋楚以此爲罪則陳罪魁矣且天下未有書亦罪不書亦罪而可以云書法者此謬也

大蒐于昌間 公作姦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叔鞅叔弓子

葬景王　王室亂

三月而葬以亂故也春秋記事未有無事而空書其義者王室亂者義也非事也以爲告耶則定無有以亂之一字告者以爲叔鞅之言耶 傳謂叔鞅言王室之亂經所以書 則傳聞行言無書策之例益春秋魯史而略于周事雖若置而不問者然其載之十安則已矣卽僅守府亦但聽之而至于亂則不止卑弱而嗟于喪亡故一聞其事卽特變史例空書三字以示微切正義所謂以宗國而憂王室義當如此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此王室亂之事也王猛者景王子也前十五年傳稱景王之

太子壽卒立王子猛爲後矣既而王子朝有寵復欲立之劉獻公之子蚠文公新繼獻公爲卿士與單穆公旗同輔子猛乘景王崩時見猛于喪次攻殺子朝之傅賓起而與羣王子盟于單氏及葬景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族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出甲以逐劉子并敗單旝公甘平公之師其黨羣王子欲取猛而殺單子單子乃逆悼王即王猛于莊宮殺羣公子之逃已者以王如平時又如圃車次于皇將以告晉其稱王者天子諸侯既葬皆稱君景王既葬則自宜稱王然不稱天王且猶稱名則以天子七月葬茲雖既葬而未及七月且以亂故未能行即位之禮故稱名比之鄭忽鄭突子野子般之例以未成君之禮行之其後仍稱王子不書崩而書卒皆以是也居者亦天子出奔之名與襄王出居鄭敬王居于狄泉例同若昭公居鄆居乾侯則又因遜而轉稱之不在此例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子如劉單子先使王子處處猛守王城盟百宮于平宮平王廟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焚于王城之市既而司徒醜以王師敗績百工皆叛單子伐平之晉乃以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郊陸渾戎服晉者及焦瑕溫原之師晉四邑舊屬周者以納王于王城是王之出入還有勝敗其得直入王城者多藉晉功而經不書者不予晉也晉爲長伯當此王室不靖自宜釋其位以勤王事帥先効職毋長亂奘即不然而攘伐習成亦當借其主之名大會列侯親統諸師以從事其間況已經告急王人乞兵而祗以無名大夫徵周郊戎卒以應掌故此則無君之甚者紕猶不沒其善而于後圍郊時仍書晉人以表其事誰謂春秋斷爛也

按王城即郟鄏武王遷九鼎于此周公營以爲都者其地在河南經又書天王入于成周即下都周公營以遷殷頑民者其地在洛陽自平王東遷歷十二王而至景王皆居王城未嘗居成周也惟敬王以子朝之亂其徒黨多踞王城因徙居成周經二十六年入成周是也其時以王城在成周之西而敬王子朝並立稱王故萇弘以地震之故告劉文公謂西王受震東王必克蓋亦就二王言之並無有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者至顯王二年韓趙分周爲二國名東西周于是始有東西二周之名故曰春秋以前稱西周者豈鎬也稱東周者郟鄏也戰國以後稱西周者王城也稱東周者成周也今公羊忽曰王城者西周也其言入何篡也詳其意謂成周本京師地周東遷舊居也王猛欲以王城篡京師故經不書西周而書王城恐二京師也是既以平王東遷世居成周反以王城爲篡居已屬夢夢且此時從未有東西周之名即周初居王城皆稱河南桓公並無稱西周公者其稱西周自韓趙分國始而公羊及之則意公羊本戰國後人習見赧王以前世居成周妄疑春秋諸王皆以成周爲王居并不知東西二名實起于戰國之末遂名王城曰西周成周曰東周見後公羊皆且以王城爲篡居之地此皆秦漢人所言得毋公羊穀梁正秦漢間人乎如是而欲與春秋策書爭是非得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

猛卒即以猛母弟子匄立是爲敬王其稱名稱卒以不行即位禮未成君也說見前傳稱悼王然不入廟與太子洩父同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長厤此月爲癸卯朔癸酉誤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昭子也

癸丑叔鞅卒叔弓子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初邾人城翼邾邑道經武城魯邑武城人以不假道故伐而取之獲邾大夫三人邾子愬于晉晉人來討故叔孫昭子如晉至是晉人執之且使與邾大夫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有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使其介子服昭伯坐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乃去衆與兵而立于朝示以必死宣子始勿與乃令叔孫與子服各居一館使士伯聽其詞並執叔孫子服以謝邾士伯乃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使邾子歸令叔孫立以待命然後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羈之一年晉之惡魯之辱至是已極向非叔孫之剛果則其渫辱有不可道者時范鞅求貨于叔孫假請冠焉叔孫佯不解其意以兩冠與之曰盡矣申豐以貨如晉祈免叔孫叔孫誘其貨匿之不使出吏人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食之叔孫之以禮自持而不詘于彊禦如此

晉人圍郊

討子朝也晉大夫無名故稱人郊者子朝之邑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楚費無極去蔡侯朱而立東國在二十一年今至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以十四年立虐而好殺人國人逐之齊人納郊公郊公十四年奔齊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逞公作齧穀作盈

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會楚令尹子瑕卒楚師先熸加火之熄吳公子光乃以詐敗誘之殺三國之君與大夫而諸師俱奔其不書楚者以楚師未陳也國君死曰滅大夫生死皆曰獲如宣二年鄭人獲華元爲生獲哀十一年獲齊國書爲死獲類雞父楚地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景王子即王猛母弟敬王也居狄泉避子朝也時子朝入于尹尹圉文公誘殺劉佗金族敗劉單之師即召伯奐南宮極皆以成周人戍尹遂立子朝于王城納諸莊宮經祇書尹氏以其專也且不使子朝有同立名也尹氏舊稱如詩太師尹氏類胡氏謂世卿擅權獨稱氏爲後世戒則王國卿士劉單甘召誰非世卿祇取公羊誤解尹氏卒一語以爲金科烏知尹氏卒非尹氏也公羊譏世卿春秋不譏世卿也世祿者世卿之謂也尙書世祿之家即世爵之家言世有采邑也末人謂世祿不世官大誤考封建之世從無世祿不世官之例見經問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穀至河下有公字

公以叔孫見執故如晉乃又不得入其書有疾者諱辱也然亦幸不及辱也自昭公立後公凡七如晉一見止五見拒公之臣亦六如晉而兩見執我辱固有之然晉惡亦甚焉雖然王室構難天王蒙塵夫子特書亂以志憂患而以釋位勤事之宗國尙奔走強大而數榮辱焉是亦不可已乎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也)

叔孫舍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則殺之(恐其來殺己也)右顧而笑乃止及見士伯辭有禮遂受禮而歸按叔孫舍三傳俱作婼獨經俱作舍皆叔孫昭子名也胡氏謂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姓氏豈誤以舍爲婼之字乎叔孫固賢然並未嘗以姓氏褒之十四年晉人執季孫意如而歸祇稱意如而無季孫非貶意如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盟于扈而歸稱季孫行父不必褒行父況大夫執致則名並無此例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單伯者王國大夫也有姓有爵而偏無名于美刺何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楚邑)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吳踵其蹤跡而窺其無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前滅州來今又滅巢滅鍾離亡郢之始矣

葬杞平公

皇清經解卷八之三十一終　南海鄧翔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三十二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昭公廿五年至卅二年止)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策書未詳)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初鄭伯如晉子太叔謂范鞅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鞅懼與韓起謀于是爲黃父之會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是役也得春秋盟會之正然美刺兼有而胡氏疑其無美詞夫春秋書事何嘗有美刺之字見于文間第書事而善惡自見此即例也如此經自美多刺少然善觀者于此則晉侯與諸侯皆不親會齊則併大夫亦不與會但有會而此後並無有諸侯之師此年夏會黃父而明年之冬然後天王入成周則其可刺處在經文多有之不必檢傳之徒具戍人明年納王然後知諸侯之怠王事失效官也不善解者但求其字于文間而求之不得則又舍本文而別求他義烏知大義炳然要皆本文所固有乎

有鸜鵒來巢(鸜公作鸛)

此記異也魯大夫師己云文成之世早有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之謠今鸜鵒果來當爲昭公出奔之兆蓋失所處也考工記鸜鵒不踰濟此鳥爲魯所無有者且其鳥穴處多藏巖谷與城障間或攘鵲巢以爲居召南所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是也則是來一異巢又一異蓋一事而兩記異者劉向云有蜚有蜮氣之所生鸜鵒來巢氣之所致氣所生爲眚氣所致爲祥此謂旅鳥變居皆逐君沴氣所先致者祥者兆也胡氏謂公子宋有國之祥則弟受兄國有何異事而異物異處所兆如此此在漢晉儒者便無此言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上辛下辛上下旬之辛也上辛正祭下辛呼旱之祭蓋周之七月爲夏五月舊制龍見而雩在建巳四月去五月不遠故五月猶是正祭至又雩則旱耳說見桓五年傳若公羊謂又雩非雩本借雩聚衆以逐季氏則衆非雩祭可得而聚且九月公遜其期尚早此時即逐季之謀尚未有緒而欲先事而揚兵誤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己穀[illegible]　陽公作[illegible])

此昭公出奔也書法他國君被逐曰出奔魯君被逐曰孫孫遜同避也雖昭公自奔不關被逐然君逐臣而不得而君反出國則君被逐矣此固昭公信讒輕舉妄動然而季孫之逆仲叔二氏之黨惡無君第書事而義俱見者徐仲山所謂强臣執國勢極難輓蓄癰在胸腹則決去必敗有國者所當戒也據傳季公鳥(平子庶叔父)之妻有他行愬公若(即公亥公鳥弟)與公思展(季族)申夜姑(公鳥家臣)之相其室譖于季平子平子使公之(平子弟)拘展與夜姑殺之季郈之雞鬬(郈昭伯與季家相近)季氏介其雞郈氏以金爲距平子怒侵郈氏地以益居且責之臧昭伯之從弟會爲盜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之老就季氏拘會而季氏反執之會將禘襄公(襄不宜專祭此則有事禘故言之)萬者不之公而之季氏(季有私祭)衆惡之公若乃獻弓于昭公之子務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初難之既而告臧孫(昭伯)臧孫未許也郈孫力勸之以告子家羈(公孫歸父之子即懿伯)子家羈曰不可公室失民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事讒人以君徼幸事不克而君受之矣且政在未可圖也公不聽値叔孫昭子如闞(魯邑)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許之政之所在衆用命焉日將暱而姦慝作事去矣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衆曰季氏之有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箭筩蓋可取飲者踞蹲坐也)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羈曰君止(自出不可)諸臣劫君而負罪以去(使諸臣出奔)君無與也意如不敢不改也公曰余不忍也(指諸臣)乃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次于陽州(齊魯境上地)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景公將唁公于平陰公乃就野井會之唁者弔問之名野井齊地時齊侯請自莒疆以西致公千社(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公喜子家子曰天若胙君以魯兄矣失魯而以千社爲齊臣則誰肯復從君者且齊未可信不如早之晉不聽臧昭伯率從者以盟請處者皆有罪從者皆無罪毋通內毋離散毋不繾綣以從公子家子曰如此則吾不可盟吾方欲與居守者同心迎公而以爲皆有罪方欲負罪去公自相離散通內外以使公速入而以爲守公不去毋通內外吾何敢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叔孫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公入則恐得罪故欲殺)

子徒諸道左師展魯大夫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避從徒者既而平子有異志不欲納公昭子乃大恚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自十月辛酉至戊辰七日無疾卒杜氏云自殺焉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謀單騎公徒執之

春秋出君自鄭昭公厲公外惟衛有四君一惠公朔一成公鄭一獻公衎一出公輒然皆得返國而昭公獨否予嘗謂返國有二一是諸侯納之一是本國迎入之今晉伯既不足恃而齊衛二君又適當景公靈公之庸懦有虛禮而無實濟且晉臣強橫荀躒趙鞅輩多黨季氏又貪賄無厭動輒求貨則諸侯之納固無望矣若本國迎入則昭似較易于四君何則四君皆有新立之一君爲之抵敵惠公有黔牟成公有叔武有公子瑕獻公有衛侯剽出公有父蒯聵昭無有也無有則國無匹敵之君君出君入綽然餘裕卽居守從亡皆不得以兩君顧忌有所藉口又且公逐季氏原非季氏逐公其在公之人不必飾辱而在季氏則原非其罪幡然迎入雖曰改節亦非無有前後兩端待請愆謝過之重煩解說此其間卽一本國大夫通之有餘故子家羈鬪不通內外之盟卽毅然拒之間叔孫昭子之歸通意卽力爲衛之至意如隨荀躒迎公乾侯卽勸公從之及叱意如退荀躒俱去猶乞公以匹馬入魯師而歸之而無如從亡者與公徒之之必不願公歸而公不覺也蓋從亡者皆發難之人也公若昭伯歸與意如勢不兩立而公徒敗事息不用命然而入季氏之門者公徒也心不自安一日從公則公一日不得歸是以長府之役子家欲公使諸臣出奔則公可不出卽既出而諸人散去有如叔孫昭子者通乎其間則公可卽歸而公以不忍諸臣而不離意如以諸臣從公而必不敢逆諸臣則惟恐公歸但借繾綣從公爲名而必不肯去此公之所以斃于乾侯者非天意也實人爲之也易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言與衆小人居則無可往也又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言用小人則併所居亦喪也公何所往乎剝廬而已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謀納公如晉至曲棘而卒曲棘宋地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鄆以居公也鄆魯地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爲公取鄆而公得居之是時公次陽州未嘗至齊而曰自齊者見公之已去魯也鄆卽魯邑而不曰歸魯者見鄆之不爲魯所取也至若告至曰至公未嘗告廟而仍書曰至蕢逵謂季爲守臣當爲公代祭如荀躒所云子姑歸祭者恐意如無道未肯出此此必公在行所亦設主以告而史官則特以書之亦文例也況居鄆則在所必書也又蓋數亦云意如事君如在國如書公行告公至類要是黨意如之言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邑也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季氏使申豐女賈二人家臣名以幣錦賂梁丘據齊大夫梁丘據謂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盍卜焉可則師先濟而君繼之否則君何辱爲齊侯乃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者意如黨也詐以成誘齊師曰成可取也既而季氏師已集復謝齊師曰取成非衆意請戰及戰則齊子淵捷苑何忌子囊帶三人齊大夫與季氏野洩冉豎二人季臣遇第傷而不殺若無意克敵者故戰于炊鼻魯地而經不書不予齊以名也曰公圍則齊無與也雖然公圍之而魯尚可以抗之也乎此其中有義焉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謀納公也然何益矣鄟陵地闕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以長庶子西賢欲立之子西不從乃立子壬爲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單子以子朝之立告晉劉子初攻王城師敗之既而劉師亦敗劉子以王出王宿于褚氏而進次于滑晉乃使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召伯盈逐王子朝始黨子朝後反朝乃同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及劉子單子盟遂入成周而盟于襄宮襄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書晉師者尊王也且晉侯不在師也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據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使莠尹然工尹麇及左尹郤宛救之時季札聘上國未還也公子光乃伏甲于堀室而饗王王徒皆執鈹夾道羞者不敢近光使勇士鱄設諸寘劍于魚腹而進之抽劍刺王公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曰彼乘喪伐我我不可乘亂伐彼遂引還于是光自立是爲闔廬按僚者夷昧子也吳子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諸樊相約必兄弟傳國以及季子夷昧死季子不受乃立夷昧子而光自以爲諸樊之子當立因弒之其不書吳光弒而書吳弒者非貰光也莒僕弒父晉荀偃欒書弒君未聞有可貰之罪而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史文詳略如是矣蓋既有策書則苟無首從皆可虛其名以核其實以中無彼此可推卸也胡氏謂諸樊之國遞致不受則國宜之光而不宜子僚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于光則直貰光矣且授受大事于此不明則千秋纂案終古未決如宋宣讓穆則穆之子馮反弒宣子諸樊讓弟則諸樊之子又得弒僚似乎是非無一定者按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爲禮世者傳子及者傳弟也蓋三古授受祇有傳子傳弟二法而要之傳弟之法終歸傳子舍傳子而求他法則纂弒矣故夏周傳子殷商傳弟然傳弟之窮卽傳子以繼之如沃丁傳弟太庚則太庚子小甲立小甲傳弟雍己雍己傳弟太戊則太戊子仲丁立其始于傳弟而終于傳子殷三十王一轍也考世家惟太丁傳弟外丙外丙傳弟仲壬以仲壬無子立太丁之子太甲又沃甲祖丁則先立兄沃甲子後立弟祖丁子以祖丁子陽甲未能立也餘二十八君皆立弟之子無異蓋父傳子兄傳弟者順也弟傳兄之子則逆矣兄傳弟父傳子總一制也至叔父傳姪則變制矣是以宋穆傳目夷則變制啟亂闔廬弒君僚則大逆不道有明景泰帝既延

位號則自宜易儲其不幸而復辟者偶然耳此禮不明遂有執吳光之說以懲忠蕭者因舉授受之大法以井正之(公羊謂光爲夷昧子僚爲夷昧庶兄則光屬杜撰無據)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尹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而爲左師費無極右領鄢將師所惡値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告子常曰宛欲飲子酒告郤宛曰令尹欲就飲于子郤宛曰吾何足辱令尹令尹果來吾何以獻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令帷諸門及饗日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郤宛字)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且救潛之役乘吳亂可得志也子惡取賂焉曰乘亂不祥夫吳乘我喪我不可乘其亂乎令尹命鄢將師攻郤氏且爇之宛自殺時國人弗肯爇將師曰不爇與郤氏同罪乃或取一編菅焉(草一束)或取一秉秆焉(禾一把)既而投之地終弗爇將師遂假令尹命爇之滅郤氏族及陽令終氏晉陳氏既而國人多謗言沈尹戌謂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夫費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見定四年傳)平王之不聰遠無極也今殺三不辜以興大謗(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

遂殺費無極與鄢將師以說于國而謗乃止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扈者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固請納公獨范鞅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樂祁)與北宮貞子(北宮喜)曰季孫何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不許而君自出之公徒之怒實以啟叔孫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者(見前)令魯君守齊三年無成而季氏甚得其民有備多矣然且有備而事君一如其在國以不可測也二子願納魯君則鞅請從無成將死之衆懼而退是役也其令戍周則得矣而于納魯則未也此亦第書事而義自見者若大夫通序則書例如此並無他義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快邾大夫名其事史闕)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及欲使宰夫主獻兼請安(不親獻請安以太夫禮待公)子家子以

公出時孟懿子陽虎伐鄆將奪公歸鄆人請戰子家子不可公乃遣子家子如晉公徒襲之于且知(近鄆地)敗而退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六月而葬緩)

公雖去魯而季孫猶遣使會葬范鞅所謂事君如在國者此其一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晉地)

公以齊敬衰始謀至晉然當待于境使之通之俟晉命來逆而然後入今遽次乾侯則倨矣子家諫不聽晉乃辭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謂不通一使)而即安于甥舅(齊異姓甥舅之國)其亦使逆君(亦使我來逆而後入)公乃復還境而後逆之(不能用子家故見辱)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速三月而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次乾侯不得見晉君仍返于鄆而齊侯使人來唁夫唁者初失國而弔之之禮今公自晉歸客寄如故而忽使來唁則誚公矣蓋誚公之如晉而不納同失國也然且來唁者稱公主君則更以大夫比公矣故子家子曰齊卑我甚矣君毋辱此固特書之以見齊之無禮者若其書公至則前公在齊魯境上與齊侯還返而居于鄆鄆時未嘗至齊也經書自齊居于鄆今直入晉地不書自晉居于鄆而書自乾侯以齊侯見公晉侯未見公也見則非齊而書齊不見則自晉而不書晉書唁惡齊書自又惡晉也至若國之辱則至此亦不能諱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而賣其馬遂不歸馬時衞侯獻乘馬名曰啟服墮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欲使食馬)始以帷裹而一埋之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輒之子)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鄆人與公徒爲二此必公徒虐鄆人而致潰者公自此無居所矣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史例國君出外則必書然但書出與至而並無出至之間又特書所在之例其或書所在必于元正以元正朝廟係國大事此禮未行則必書所在以示貶辱故諸公在晉非一次而經皆不書夫子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蓋書則貴之不書則諱之也今絫書公在乾侯此固責公之不用諫不疏羣小以致戮沒故連書三年以明戒而不知春秋者謂君凡所在必書所以存君則公自二十五年遜後歷二十六七八九凡四年未嘗一書所在也胡氏謂他年不書以鄆猶在魯封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而寄乾侯非其所矣故必書則二十八年已去鄆而亦不書何也蓋春秋書在專爲朝正闕而不書所以諱惡後儒不知春秋妄作書在以存君之說致有明靖難無賴造爲建文出狩錄每歲必記所在以爲書法夫君死國亡何處朝正而誣妄如此此豈春秋乎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速三月而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禹)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皆王僚子十七年奔其地者)公子奔楚楚子大封土田而居之子西諫不聽吳子乃執鍾吾子伐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師吳子唁而送之既而奔楚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穀作櫟後同適歷晉地)

晉定公初立將以師伐意如而納公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如何晉侯召季孫范鞅私謂季孫曰子必來季孫乃會荀躒于適歷經特書者善之也荀躒乃訊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

圉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唯君（所此盡察）（死而後）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或賜自盡而不殺）弗亡（不滅其族舊解誤）君之惠也死且不朽（此死而不朽亡者得從）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所願也敢有異心（此覺不奪不死而釋之而歸此是本意）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侯初立未與公相見故先來唁公禮也季孫意如乃從知伯（卽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勸君許其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一慙謂與意如同歸也終身慙謂不歸也）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從公者不願歸者欲公逐季孫舊解誤）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illegible]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季孫也誓不相見季孫之言也言不逐則不歸也）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知此則有納公且罪矣何敢再知逐季氏事）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請攝君祭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既恥爲晉納晉使又去則借魯師之迎而單騎自歸此與公欲從左師展以乘馬挾公與孟懿子陽虎伐鄆劫公意同）公欲從之（則前誓非公意矣）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公之不歸全在從者）予嘗從經校公出始末齊景公爲德不卒宋元公急于救公而無故路死衛靈泄泄晉頃君臣則兇惡之極昭公不幸而遭此不意晉定初立卽懷救卹向使有臣左右之則乾侯之誓毅然爲公逐叛臣有何難事而無如范鞅荀躒皆意如黨也夫如是則就其迎納慷慨而歸亦所云一慙可忍者而羣小脅從終始不破公從此無歸日矣經特書晉唁而不書納公痛納公之無成也若晉唁則誠可嘉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

黑肱邾大夫不書邾史闕文也濫邾邑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取闞事闞公羊曰闞者邾婁之邑也據定元年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闞則闞本魯邑爲葬公墓地所在公羊妄說也若杜氏謂公遣人誘闞而取之則亦無據且此時取闞何爲乎

夏吳伐越（吳始用師于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城成周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不敢歸也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書不者以公薨未告也）且令城成周于是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著爲成命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疾徧賜大夫大夫皆不受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至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之

皇清經解卷八之三十二終　南海鄧翔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高學耀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三十三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定公元年至七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定公（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

此時公未卽位當書昭三十三年至六月卽位始稱元年此卽書元年者要是卽位後改稱之以一年不可有二君也史例也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左公穀皆以春王作一節三月以下又一節誤矣今校經文本改正）

春王連三月爲文此是舊例以正月二月無事至三月始有事而書之無有以春王二字爲文三月又爲文者三傳本皆截春王二字以爲定公不得正其始故無正月則自隱三年始凡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有春王而無正月者皆宜截斷二字另作節矣且其所云無正月者非謂春王下無正月二字謂全無春王正月四字也春秋十二公凡元年俱有正月以新君改元無事亦書故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卽位且無他事可書亦必空書春王正月四字而此獨無有故曰無正月則定公此時尚未爲君雖昭公之喪已至壞隤而公子宋未先入仍未知新君爲誰而謂定公此時得空書正月乎當正始乎若謂定公爲意如所立卽不正始則宣公爲東門襄仲所立獨正始而書正月何也總之昭公死非其所定公立不以正在夫子直書其事而其義自在如必以此爲狡獪則按之全經而無一驗者與其不驗而廢其說何如按經而存其義之爲得當也

前年冬晉士彌牟定城成周之令至是城之時士鞅新代魏舒涖政已栽（築版）矣宋仲幾（宋大夫）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屬國爲宋代役）薛宰曰宋爲不道絕我小國于周而以我適楚故常從宋若復舊職我將承王官不暇而尚役于諸侯乎仲幾曰三代非舊矣薛焉得有舊若云職則役宋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爲政者新（言士鞅新代爲政不知舊事）子姑受功侯吾歸故府考之仲幾曰子縱忘之山川鬼神忘之乎士彌牟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乃執仲幾以歸既而歸諸京師若其城役則三旬畢功而孟懿子亦與焉但據傳晉先執仲幾歸晉而後歸京師經不書歸晉爲晉諱也成不受功則涖政者得而執之胡氏謂當執以司寇不當自執則士彌牟定役令時但曰授諸侯之帥未聞屬司寇也祇不卽歸京師而先歸晉則稍自專耳故諱之然諱之卽予之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告于廟故書至卽位者行卽位禮也據傳叔孫成子（昭子之子）迎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感子家子從公之言欲以爲卿使叔孫道己意子家子故不見叔孫且故誤會哭之期易幾而哭惟恐聞季孫語也叔孫乃使人傳季孫命謂公衍公爲（皆昭公子）實使羣臣不得事君（公子務人與公若謀去季氏卽公爲也）儻得公子宋（昭公弟）主

社稷則羣臣之願也若季氏之願則願與子從政立子家後子家羈公孫歸父之子也歸父爲季孫所逐子家羈紹之然未立爲族故未有後子家歸父之子凡從公出而可以久者惟子是聽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仕苟何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者禮也禮當從君出寇而出者行可也寇者以季孫爲寇者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昭公不知入故當去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子家子與焉然後公喪始告至而定公即位

按癸亥喪至越五日戊辰而後即位者王制天子十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剛五日當殯矣古凡即位必受命于殯行奠殯之禮如顧命三宿三咤授同拜命然後出而即位此諸侯殯禮與嗣君即位之禮俱如是者雖公喪自外來亦無異制祇嗣君遭喪即位原在死後奠殯之頃至踰年改元則于朝正後又再行即位之禮以示更始而今則喪既逾年元亦旋改則但以遭喪即位之禮兼改元即位之禮一如篡弒之後之不再行者此亦事勢使然而並無義例于其閒也

乃公穀不知何據謂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夫周制殯西階無正棺兩楹間者惟喪大記君薨之禮既小斂男女奉尸夷于堂將由大斂而遷之于西然此在未殯前之禮且小斂三日非五日于禮不合又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于廟門遂入適所殯夫謂適所殯者謂適西階上舊所當殯之地也若兩楹之閒是殷人殯處非所殯矣及鄭氏註禮依違公穀說謂外來之喪不忍其遠不復以賓禮視之故變西階爲兩楹此以調停議禮者然考之他書實未有此

至胡氏謂周書顧命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于是日迎康王于南門之外入室宅憂爲天下主今癸亥喪至戊辰即位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如此則公子宋先入在喪至壞隤之時此即四月乙丑迎康王以宅憂之先事也若康王即位則自乙丑至丁卯越三日作冊自丁卯至癸酉越七日即位凡十日是天子十日而殯殯而即位諸侯五日而殯殯而即位其于禮未有過也今以逆入宅憂之日誤認爲新君即位之日書支干支歷歷可數猶謬戾至此況其他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在外歸故八月乃葬

季孫使役如闞先公墓地將溝焉溝分之榮駕鵞魯大夫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旌己不臣乃止又問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伸明己不臣乃止遂葬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溝合之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公魯先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也其宮祧久矣今忽立者徐仲山日記云煬公繼世兄弟相禪明立公子宋之爲世法也若謂昭公出時季孫每禱于煬公故立之則先公多矣何取乎煬而禱之謬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八月霜未降而殺物記異也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者公宮之南門兩觀者雙闕也天子諸侯以臺爲門築土爲兩臺而架門其間謂之臺門又謂之闕其又稱觀者以兩闕懸象使人觀之謂之觀也災者天火也胡氏襲公穀之說謂雉門爲天子五門之一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禮制災而復作春秋所以譏也按天子五門爲皐庫雉應路五名然諸侯亦有之故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皐門雉門天子之應門言諸侯之庫雉二門即是天子之皐應二門非謂此天子之門諸侯不宜有也詩太王遷岐立皐門應門家語衞莊公反國繹祭于庫門之內史記魯煬公築茅闕門即雉門也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是以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此以高爲貴者也郊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未聞謂諸侯僭天子者公穀妄說也若子家駒說亦出自公羊一人之言他　並無見者子家駒即子家羈亦公羊變文

秋楚人伐吳

吳人使舒鳩誘楚師而潛師于巢以伐之敗楚囊瓦之師于豫章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即位朝晉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公作枝也拔即[illegible]地　公即位修好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人乘城成周之後假王命以伐楚故以劉子爲之首劉子者傳稱劉文公王官伯也先是蔡侯有兩裘一獻于楚昭王唐成公有兩肅爽馬亦一獻于昭王楚令尹囊瓦欲併得其一止兩君于楚三年不使歸必使併獻而後歸之故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爲質而請伐楚至是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故合王人并十八國諸侯興師而但書侵楚以其不終伐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後同

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于會後使蔡伐之遂滅沈而執殺其君其曰以歸者歸于會也殺之晉殺之也故下復書盟以終會之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公作浩油左與上文連作一節

諸侯先會而後盟故前列諸國之目則後以諸侯二字總概之此書例也召陵之會諸侯謀伐楚而不終伐則但爲盟以終之此諸侯二字即十八國也其不稱劉子者以劉子有封爵雖王官實諸侯也胡氏不識例不讀經兼不曉事于前蔡滅沈責蔡侯之殺沈子此盟諸侯責定公之爲意如所立而求盟諸侯以固其位夫蔡侯能殺沈子定公能盟諸侯乎此不曉事也書例前不列諸國單書諸侯則爲特會文十七年諸侯會于扈是也前既列諸國則後書諸侯即是前會僖五年公及列國會首止諸侯盟于首止是也今召陵有前會矣此不識例也經書公會劉子及列國侵楚既書滅沈又既書盟皐鼬然後書公至自會則此一書盟實并前會與後之至

古之商公書之而謂此會是公事是不讀經也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戌）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每遷必書）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即劉文公（卷）也以出會故書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蔡滅沈故楚圍之）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圉公作圄）

葬劉文公

　以同會故會葬書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公作伯莒楚地）

　蔡侯以子元質晉而請伐楚召陵之會未及侵楚而楚師已圍蔡矣然且晉第伐戎仍不救蔡蔡侯乃又出子乾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而請伐楚吳為之興師蔡侯與唐侯從焉大敗楚師于柏舉囊瓦奔鄭是此舉蔡實為之故經特書蔡侯以之以者主在蔡也夫如是而召陵之會皐鼬之盟蔡之滅沈楚之圍蔡通讀之而吳晉楚蔡之是非可指掌矣故曰春秋非斷爛也

庚辰吳入郢（公作楚左合上文為一節）

　吳師從之五戰而入郢先是郟敖之弒楚靈王殺太宰伯州犂而其孫嚭奔吳為吳太宰（事在昭元年楚子麇卒左傳以[illegible]年郤宛黨嚭奔誤）及平王娶太子建妻少師費無極譖太子于王且言其傅伍奢共謀為叛王乃執伍奢且召其子尚員殺之而少子伍員奔吳與嚭同事闔廬謀伐楚至是楚子奔隨吳伐隨隨不肯下申包胥者伍員友也當員奔時遇申包于途謂曰我必亡楚申包曰子亡之我必興之至是奔秦依庭牆而哭七日秦哀公為之出師大敗夫槩王（吳王弟）于沂又敗于麇又敗于公壻之谿楚子還郢

　據傳吳入郢時以班處宮謂以班次尊卑分處王與大夫之宮室蓋言行所也故吳王子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以王弟奪其宮居之是時楚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不讓則不和不和則吳師必亂謂其爭班次以奪宮室故其亂可乘也今公穀遺聽誤以宮為室且誤以室為妻謂吳不稱子夷狄之也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而胡氏遂謂乘亂肆淫黜而不子夫楚王不知其有母與否然當其奔隨時急取其妹季芊與畀我（二妹名）以出則在王之宮無不奔者未有舍其母而獨取其妹者也若大夫之挈室以奔則傳有藍尹亹涉其帑語國語亦云見藍尹載其孥即有偶為俘虜如葉公子高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及聞楚子復國即棄母而歸葉公惡其不義見后臧未嘗一正視之其嚴毖如此自公穀有妻楚王母撻平王墓之文而後之為小說家者擴其邪說依類增長無所不至此禍經之文不可不察也若夫前書吳子此又去子字者史文有詳略並無義例此與成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例同公穀胡氏俱非也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作正）

夏歸粟于蔡（策書未詳）

　蔡饑而我周之亦不可解杜氏曰蔡為楚所圍故歸之粟則圍蔡在四年秋于此不合若公穀謂諸侯歸之則此時蔡方從楚而諸侯肯歸之乎且但書歸而不書所歸之國與人皆本國書例而此又妄言之故曰不曉事不識例此又其一也

於越入吳

　於越越名也入吳者以吳在楚而乘間以入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此無貶詞既不在此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舍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遬後同）

　許與鄭為終始此乘楚敗而滅之然滅其師仍不滅其國觀哀元年經書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可見

二月公侵鄭

　此晉令也周儋翩（子朝黨）因鄭以作亂鄭為之取胥靡故晉使魯伐之是時取匡（鄭邑）不書以歸之晉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據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并報晉君聘也禮凡君聘必夫人同之然祇遣一使報聘亦然今陽虎欲尊晉且欲誑脅三桓故特遣孟懿子報晉夫人之聘雖兩使而實一禮故並書之當是時陽虎之執國政如此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宋使樂祁犂如晉晉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緜上范鞅惡其主趙氏也言于晉侯以不致使而私飲酒為罪遂執之然則晉卿之分國而爭大如此

冬城中城（懼晉也中城見文九年）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何忌無何字闕文）

　鄆貳于齊季孟圍之齊人乃歸鄆陽關陽虎居之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鹹衛地）

　晉伯已衰諸侯始特盟于是齊侯貳晉與鄭伯盟衛地而徵（召也）會于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衛侯閒齊召思欲叛晉諸大夫不可衛侯乃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陽執結以侵我使諸大夫知所畏遂執結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沙公作沙澤）

　衛乃與齊盟而陰以結之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以叛晉故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將宵入齊師齊設伏以待之處父謂虎曰汝不知禍吾殺汝矣苦夷（季氏家臣）謂虎將陷二子（季孟）于難吾必殺虎虎懼御二子還得不敗然則陪臣之互執國政各能相制又如此

九月大雩

冬十月

皇清經解卷八之三十三終　南海鄧翔番禺高學燿新校　嘉應楊懋建舊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三十四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定公八年至十五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侵齊門于陽州報前年之伐也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前侵未得志故又侵之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之未至境卽還

公會晉師于瓦

公乃迎晉師會之其不言救我者以未嘗救我也一若不知其會之者之何事也此文例也瓦衛地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士公作趙

晉師自瓦還將欲就衛侯而盟于鄟澤趙鞅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蓋惡其叛晉而思辱之也涉佗成何 二晉大夫名 曰我能盟之禮凡諸侯盟必使小國執牛耳而大國涖之蓋司割耳取血之事皆卑者職也今衛人請晉執牛耳以爲君與大夫歃當大夫執之成何不肯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及歃涉佗捘衛侯之手而血及于捥衛侯怒王孫賈曰盟以爲禮也不以禮故之已耳遂叛晉不盟晉人請改盟不許士鞅乃會成桓公諸鄭會伐朔關外當報之因邀之同侵鄭逾年而遂及于衛蓋欲假王師以討鄭衛之貳于晉也經不書不予其假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又合我伐衛

冬衛侯鄭盟于曲濮 衛地

重結之

從祀先公

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文二年文公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是爲逆祀今定公刊前之失因而順之據傳季寤 桓子弟 公鉏極 季族 公山不狃 費宰 皆不得志于季氏與叔孫輒叔孫志五人同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代叔孫氏陽虎代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遂于僖廟審諦昭穆之禮而改正之以明己之去三桓者欲强公室爲順非爲逆也但叛臣變制不書所自此必假定公之命而爲之者蓋宗廟大典未有君大夫不知而一二叛臣可陰相移易者也特予考全經似有未嘗移易者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夫祧廟昭穆與太廟同桓莊閔僖則必閔從桓而僖從莊此順祀也若桓莊僖閔則將僖從桓而閔從莊便爲逆祀今桓宮災而卽及僖宮則僖從桓矣此逆祀矣哀尚逆祀而謂定年已順祀于理未通旣而思之傳書司鐸宮火火踰公宮然後桓宮僖宮災則火本踰越桓宮在昭踰而及僖宮之穆相對踰火事未可知胡氏據蜀人鴈山之說謂昭公之主未得入廟至陽虎始入之如昭公葬闞在墓道南至孔子爲司寇始溝合兆域一類蓋欲暴季孫之惡而爲之者其說未嘗不可聽特其所謂先公者指昭公乎指羣公乎昭公不得稱先公如錫桓公命吉禘莊公作僖公主禘祀襄公凡後君之于前君經傳有專稱也且從祀者配饗之謂也國有大祭得祔主而配饗之謂之從祀如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豈有昭公而相從配食乎大享之祭功臣者若先公爲羣公則從祀爲誰不明指何公從祀而徒言從祀誰則從之此不特春秋無是文卽他書亦無是文也况定立已八年豈有太廟無祔廟者夫子爲司寇但溝墓道未嘗無昭墓也經既書葬我君昭公則卒哭祔廟皆葬時一時之事春秋恆例但書葬而諸禮皆具是昭公入廟卽在葬公書葬時已有明文馮山妄說也 張南士曰古人以順而逆者曰從而逆故從作順解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陽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成王分魯公之物也經凡書盜皆不書名氏以爲此盜焉耳但陽虎以家臣而謀弑季氏此國家大變經反不書祇詳書此二物之失得以了其事似失輕重惟徐仲山日記曰蒲圃之篤陽關之叛全無厚繫萬萬不得同陽州之一遜獨此世守重器有國與喪皆視之誠所謂改玉改步得步得玉者故夫子三致意焉此眞善于言春秋者蓋亦以二物失得卽叛臣成敗一始終也據傳陽虎以壬辰日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乃約都邑之車以癸巳日至成邑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盍備之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至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 虎弟 殿將如蒲圃桓子乘間語林楚蓋欲其脫己于難而林楚難之曰陽虎爲政魯國服焉徒死而已何益于主桓子曰能以我適孟氏乎楚許之時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篤言築室于門外楚乃怒其馬驟之入孟氏門陽越射楚不中築者乃闔門而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叔孫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外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公斂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乃入讙陽關以叛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蠆公作囆

得寶玉大弓

陽虎歸寶玉大弓于魯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犯之而出奔齊請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不可去而奔晉適趙氏主趙簡子焉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伐晉夷儀次于五氏晉師千乘在中牟衛侯亦如五氏以助之其不書伐晉者以不終伐也五氏晉地

秦伯卒

不書名見前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伐我以晉故今諸侯皆叛晉可以平矣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前既相平此復爲會以固之但兩國爲會必有爭上于其間且侵伐甫息懷猜不少故齊用犂彌之計使萊人以兵劫公一如莊十三年柯之盟曹人用曹沬以劫齊桓者此亦春秋戰國間習事也但其用萊人者萊爲東夷夷所稱萊夷以齊曾滅萊俘之故使之乘間行劫以出不意惟恐齊備兵則魯亦得以備兵相抵持也乃孔子相定公赴會即先具兵士一見萊人遽奏公退避而使士以兵擊之然後曰兩君合好而使裔夷之俘得援兵以亂其間非所以令諸侯也夫裔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而遽辟之及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蓋責我以小事大之禮也惟時齊晉迭霸定貢賦之制已久明知非王政而急難更易必此時一相激則重構怨矣孔子乃不使魯公涖盟令大夫茲無還揖而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而以吾共命者亦如之以是時齊多侵魯田且陽虎以鄆讙奔獻魯地愈削故使反侵地量地之所出足以當三百乘之賦則亦如所盟蓋其時中之聖因時酌宜但就事裁處而不折之以王制一如獵較之隨俗然既不激而又不辱所云反經行權者如此故經但書會而不書盟一則公不親盟一則謂盟非我意夫亦不得已而爲之不告可也若齊欲饗公孔子又辭之者以盟饗非逼禮非勞則謙如襄王饗晉文于踐土則爲勞卑宋公饗晉侯于楚丘則爲謙尊其餘盟會後饗列國大夫皆是相勞之禮今齊具饗禮非勞非謙酬酢之間必多可議不如不饗以全好合故夫子曰夫饗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誠以尊卑之間必有甚難討求者在也此又夫子之經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圍衛報五氏之役也然衛終不成因曰衛之叛晉由涉佗成何(見八年趙鞅待衛傳)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復不許晉乃殺涉佗而成何奔燕前衛侯次五氏以伐晉而經不書伐以不終伐也今乃執己大夫殺己大夫以求成而終不得成是尚爲能終伐乎然公然書圍衛者曰前不書伐爲衛諱伐也曰亦惟衛不伐耳今之書圍者不爲晉諱圍也會有圍人國而執己大夫殺己大夫以求成者乎此支例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穀田上有之字)

前六年鄆人叛而以地獻齊季孫孟孫以圍鄆而齊人歸之至八年陽虎奔齊則鄆讙諸地皆齊有矣故夫子邀其反地而今又歸之杜氏曰三邑皆在汶水北故又稱汶陽田夾谷之會所云反我汶陽田以此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是時魯政下移陪臣執國命陽虎公山不狃之徒相繼以起而郈宰侯犯即據郈以叛郈者叔孫氏邑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初圍不克故又圍之郈工師駟赤(工師官駟赤名)以計出侯犯而納魯師侯犯遂以郈奔齊齊人復致郈于魯而修好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前六年宋使樂祁于晉而晉人執之歸而死于路宋公使右師樂大心迎樂祁尸而大心僞疾不肯行樂祁之子溷告大心將作亂于是宋逐之而大心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公羊地作池後同)

公子地者宋公之弟也有白馬四公朱其尾鬣而予向魋(司馬桓魋)地怒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目腫地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乃出奔而公不之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公羊作鞌 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字下公穀有宋字)

宋公弟辰曰吾勸兄出奔而公不止是吾誑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亦奔陳仲佗仲幾子石彄褚師段子皆宋卿其皆奔者左氏曰寵向魋故也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

夏四月

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大心奔曹在前年今入蕭從叛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叔還叔詣子)

魯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災也私家之強皆恃大都以爲險而其既也都邑大夫即得起而操私家之柄所謂政逮大夫陪臣執國命者封建流弊勢必致此故三家盛時皆有大都名城叔孫以郈季孫以費孟孫以成而既則侯犯以郈叛南蒯公山弗狃以費叛公斂處父據成而不肯下是以當時執政先墮三都以暫解尾大之患所云墮者謂毀其城壞其郭夷其阨塞使失所險阻而無可憑也比之治瘍鑿癰剔幕剜截外癥以固我內衛然而元氣從此亦稍傷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策書不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爲季氏宰謀墮三都(郈費成也)叔孫已墮郈矣季氏將墮費費宰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乃入季氏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將及臺下時孔子爲司寇命大夫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走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與輒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作晉誤）

結齊也

十有　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云

十有二月公圍成

至是公自墮成成宰公斂處父曰成者魯鄙之保障也若墮成齊人必至北門矣且謂孟孫曰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守之因不克而返按三都惟郈費爲大郈費既墮則墮成最易且公親圍之而反不克非不能克也郈費叛而成獨不叛不必克也墮郈費所以强叔孫季孫墮成適以弱孟孫不當克也郈費于全魯形勢不甚相關而成在北門齊人窺我便及之故前此昭二十六年公出居鄆齊侯假納公之說師卽圍成經書公圍成是也是爲孟氏事小爲魯事大不可克也況既已墮二則一亦可以已矣胡氏謂孔子爲司寇而不能墮成以未攝相也然則攝相又不墮何與

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衞侯次于垂葭

謀伐晉也謀伐而不書伐則以其不終伐也然晉自此亦多事矣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策書不詳）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齊衞之師前既次五氏今又次垂葭而趙鞅患之將遷衞貢五百家之在邯鄲者而歸之晉陽以絕衞親（衞貢五百家是服晉時賂趙鞅者左氏謂是十年圍衞時所貢按之並無此事）邯鄲大夫趙午惡齊衞之睦謂衞惟恃齊不如先侵齊而然後遷民則邯鄲之受遷有名鞅怒其違己殺午午之親荀寅與士吉射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據傳則趙鞅以避難奔晉陽而經直書叛何也夫晉陽者晉之邑也鞅據爲己邑而欲遷民以實之既又視若敵國而直據而抗本國之師則是晉陽非晉有也晉陽非晉有叛也趙氏自此欲分晉矣

冬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

韓魏黨趙氏而惡范氏（即士氏）與中行氏（即荀寅氏）故韓簡子（起之孫）魏襄子（舒之孫）使荀文子（即荀躒知氏）言于晉侯謂晉制始禍者死今范氏中行氏實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乃伐二氏不克而二子奔衞朝歌衞地不言奔而言入者以引兵而直入之也此韓魏趙與知范中行黨滅之漸也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復以趙氏請乃歸之盟于公宮夫晉陽卽晉也而書歸于晉一似晉陽爲敵國者曰此以晉陽予趙也變例也

薛弒其君比（策書未詳）

十有四年

春衞公叔戍來奔衞趙陽出奔宋（衞公穀作晉）

公叔戍者公叔文子之子也衞侯忌其富且爲夫人南子所惡因來奔趙陽者戍之黨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二公作三孫公作子牂公作牄）

頓與胡楚屬國也昭三年楚爲申之會伐吳執齊慶封皆有頓子胡子至五年帥頓子胡子伐吳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六國之師亦以頓子胡子爲首是頓子胡子世屬楚者至定四年晉定公糾十八國諸侯爲召陵之會將以伐楚頓子胡子始與陳蔡滕許並歸于晉乃楚未得伐而頓與胡則爲所誤矣今年滅頓十五年滅胡而晉陽之甲能集方城之下否春秋書頓滅又書胡滅益傷晉伯之流毒遠也

夏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黨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作醉左公穀皆以吳子光卒別作一節）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廬斬其將指（足大指）而取其屨師敗而卒其子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衞侯于牽

謀救范中行氏也時晉人圍朝歌故謀救之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謀范氏也）

天子使石尙來歸脤

石尙者石氏而尙名天子之士也例元士中士皆稱名脤者祭肉盛以蜃器故名脤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益賜同姓諸侯者本定禮而間行故行必書之舊例謂恒禮不書書卽于禮有可議故何休云魯不助祭不當歸脤此强以非禮釋例例不若是也

衞世子蒯聵出奔宋

衞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以南子宋女子朝宋公子故召會之然非禮矣）太子蒯聵獻盂邑于齊過宋聽宋人謌而恥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我顧乃殺之旣而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殺我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

衞公孟彄出奔鄭

蒯聵黨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不知何故辰獨來奔事見十年十一年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杜氏曰來會者會公于比蒲也以不用朝禮故祇書會按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彼亦就會見公者然彼行朝禮故曰朝與此不同

城莒父及霄

公以叛晉兼謀范氏故懼而城之此年無冬字闕文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見前年滅頓傳

夏五月辛亥郊

周五月爲夏三月孟春祈穀之祭不得過分三月則過八十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

故杜氏曰過也非禮也

高寢宮名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 策書未誤）

據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氏曰罕達子齹之子老丘宋地而其事則云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三年按宋公子地事始于定十年經書宋公子地出奔陳然奔陳非奔鄭也即其後公子辰仲佗石彄又奔陳而自陳入蕭然亦入蕭非入鄭也且哀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傳祗云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向巢伐鄭殺元公之孫則奔鄭雖可據然而公子地公子辰皆元公之子景公之弟非元公孫且與平族無涉似乎兩事不相合者但春秋策書詳于晉楚而略于他國此必公子地入蕭之後公子辰來奔之前別有奔鄭文而傳略之也又必公子地奔鄭時或攜其子並奔而向巢殺之故曰元公之孫策書又闕之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公作蘧蒢）

齊衛救朝歌而次以待之策書誤

邾子來奔喪

諸侯無奔喪者非禮也說見前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姒是定公之妾而姒姓者其爲哀母與否傳無明文然即是哀母此時遭喪即位而先君未葬子不成君其母不當以夫人赴于列國因不行赴告無夫人小君之稱禮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無會葬者非禮也說見前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此與宣八年葬敬嬴禮同

辛巳葬定姒（杜氏謂史失書月按是十月三日）

定姒卒距公薨六十日今姒葬辛巳距公葬丁巳栽二十五日夫人不必盈五月也若會了問謂葬先輕後重則宜先姒葬矣此戰國言禮與春秋刺謬處而胡氏翻引爲謗豈辛巳先于丁巳耶不可解

冬城漆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今城之

皇清經解卷八之三十四終　　南海鄧翔番禺高學燿新校　嘉應楊懋建舊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三十五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哀公元年至七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哀公（公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至十四年春而春秋終爲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定四年蔡侯請晉師伐楚盟于召陵既而以吳師入楚敗于柏舉楚怨深矣至是楚圍蔡築壘而屯之以示必拔蔡人出降楚人使遷國還于江汝之間而還若隨許皆楚屬國僖二十年楚人伐隨見于經柏舉之役楚子奔隨見于傳許則定六年爲鄭所滅今見經以不絕其國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郊牛下有角字）

祈穀之祭在春三月建寅之月傳所云啟蟄而郊是也若夏四月爲建卯之月其在上辛猶可至中辛恐涉分氣下辛則春分矣杜氏概以四月爲過則焉知不在上旬之辛說固非是若穀梁竟以三月建寅之祭誤作正月建子之祭則以祈穀爲報本在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年間並無此祭且又不曉卜日之法誤以一旬一卜作一月一卜謂上辛是正月之辛中辛是二月之辛下辛是三月之辛不特祈穀之祭不得過分世定無三月祭圜丘者此皆漢儒明堂位成王賜魯重祭孔子魯之郊禘非禮一噫沿誤至今而穀梁以秦漢間人并造爲法制以附會之宜乎周禮之無可考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衛之伐晉久矣初次五氏既次垂葭皆興師侵地而不悉伐及趙鞅殺邯鄲午後午之子趙稷據邯鄲以叛晉侯衛侯又爲之助邯鄲以圍五鹿至是則以救范中行氏于朝歌重爲興師而魯亦與焉齊侯乃與衛侯先會乾侯然後魯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同時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者杜氏曰非公命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策書未詳）

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至改元而遽伐之何耶然且不惟伐之又從而取其田不惟取田更與之盟之而要其必得此何說也故曰春秋雖魯史實晉楚史也魯史至定哀之間尚多未備而晉楚未有闕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然則三史並行在戰國猶知之矣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策書未詳）

襄十九年經書取邾田自漷水謂邾還所侵魯地也則漷田原是魯地但其地以漷爲界今田在漷東則踰漷矣要是魯新取邾地非舊漷田耳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策書未詳）

三家同伐邾同取邾田而盟無季孫服虔曰季先歸也穀梁曰二家得田季不得田也胡氏日昭公伐意如而叔孫救之陽虎囚桓子而孟孫氏又救之季德二家因以田歸二家也譬之說夢夢尚未明而進說者續續焉豈非艾子耶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定十四年衛蒯聵既奔宋矣然奔宋非奔晉也昔趙鞅恐衛靈之助范中行而救朝歌入牀蒲也未有以報之圖衛人立蒯聵之子輒而蒯聵在外思藉納君爲伐喪之舉因用陽虎計搆世子而強納之乘初喪未葬宵夜兼行使太子祖絻八人衰絰詐爲衛之迎太子者入戚而哭啟其門而入遂據之是役也人第知世子大逆稱兵犯喪而不知趙鞅實爲之故

經直書曰趙鞅帥師蓋深惡夫趙鞅之帥師也
據公羊謂戚者衞之邑也何以不言入于衞父有子子不得
有父也謂父得有子而廢其子子不得有父之所有而據其
地也則瞶之入戚信有罪矣若穀梁納者內弗受也何以弗
受輒不受之父而受之王父若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得尊
王父也似乎尊王父而拒父輒可無罪而又不然者則以輒
未嘗受王父命也按蒯瞶奔後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之
及卒夫人又假以公命立郢郢又辭之乃曰有亡人之子輒
在然後立輒則是公所命者郢也非輒也輒所受命者夫人
也非公也非公則所云受之王父者有間矣穀梁非是也說
見後三年圍戚傳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范氏在朝歌而齊人輸粟鄭罕達與駟弘帥師送之趙鞅以
人戚之役遇于鐵鐵者戚城南邑也是時晉車少鞅欲退陽
虎請以旆先鄭師之車而陳之鄭師從後見吾車不辨其寡
多也而見吾貌必懼懼則敗之必矣鞅卜戰龜焦鞅乃禱于
神而誓于衆衞太子初懼自投于車下既而禱于皇祖文王
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此四字出國語然按檀弓公叔文子之子告靈公曰將葬矣請易其名節左傳楚共王謂將從先君于禰廟請謚靈若厲則以既葬始作主定謚以便祔廟今衞侯未葬不知何以得稱靈公皆不可解鄭人擊趙鞅中肩踣于車中獲其蠭旗衞太子救
之以戈既而鄭師敗獲齊粟千車以去

十月葬衞靈公七月而葬緩以蒯瞶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畏楚而請遷于吳公子駟不可至是吳以師迎之蔡侯乃
告大夫殺公子駟哭而遷墓傳例遷其墓杜氏注以哭于墓而遷不同

三年

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

前年齊輸粟范氏爲趙鞅入戚之師所敗故此又同衞圍戚
以報之總是藉他國之爭以釋己私怨故趙鞅帥師與國夏
帥師同一書法亦同一義例無低昂也特在春秋戰國間多
有是國夏而非趙鞅者蒯瞶之爭國其在于父爲不孝其在
于子爲不慈不孝不慈趙鞅實主之其罪固不待言矣皆國
夏之師則公羊曰伯討也伯討奈何輒者蒯瞶之子也然則
曷爲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爲無道靈公逐蒯瞶而立輒矣
輒可立則蒯瞶可拒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是父之得行乎子也王父亦父之父也以王事辭家事立君是家事不以
家事辭王事讓父是家事是上之得行乎下也父命行于子君命
行于下夫然後方伯之討得行于世當是時衞人執是以立
說而人多信之匏聖門高賢如子貢子路輩亦以輒爲是而
或仕之或依之且有以夫子爲衞君爲問者以爲夫子必與
輒也殊不知事求其實雖名也而實主之必王父有命而可
辭父命乃夷考當日靈公兩命郢南子一命郢皆非輒也輒
之得立出于子郢之一言而成于南子遺喪之一刻故夫子
欲正名正欲核其受命不受命之實以正其辭王父與辭父
之名此一審辨而瞭然者若晉江熙謂靈公不廢蒯瞶若廢
則不當稱世子矣則靈公明曰余無子未嘗仍以爲世子也
且不廢而何以命郢特立輒之命靈公無有則圍戚拒父其
師出之名所當正耳詳見予論語稽求篇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公僖公宮災

桓公僖公者桓公僖公之宮也桓僖已祧而尚有宮者還廟
也還廟而稱宮以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則稱宮也
杜氏不知廟制謂桓僖親盡而廟未毀而服虔遂云季氏出
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夫桓僖親未盡時其廟則
五廟之廟也親盡則但祧其主而並不毀廟蓋七廟五廟並
無毀之之例乃公羊則云毀而復立其云毀固不通若云復
立則春秋立廟必書如立武宮立煬宮類未有新立七廟而
經不書者且從祀先公有閔公矣祖立桓僖廟則安得有閔
且未聞季氏又爲閔所立也蓋古有遷廟在五廟七廟之外
曾子問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以七廟不可
使主虛也則七廟祀親主遷廟祀祧主七廟不可虛主遷廟
可虛主明見禮文其又名公宮以一廟而合羣公之宮故策
書曰司鐸宮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司鐸火者公所居之宮火
也火踰公宮者踰于羣公之宮也惟踰羣公之宮故桓僖兩
宮受災則受災者祇桓僖而羣公皆有宮桓僖僅羣宮之二
耳故文王世子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公宮正指此羣
公之宮也即策書所云公宮也適子守太廟是祖廟諸父守
貴宮貴室是世室諸子守下宮下室是親廟截然不同若胡
氏謂五七廟外不當問功德有無以立廟則又指世室不祧
之廟爲言豈桓僖又在不祧廟乎且功德立廟自古有之殷
之三宗周之文武未嘗非廟制也祇是時孔子在陳聞火曰
其桓僖乎何以必知桓僖此必以桓僖獨有廟爲非禮之故
則徐仲山日記云魯兄弟入廟在春秋惟桓僖二公是時定
公之主尚未禘祀入廟也乃以煬公爲考公之弟先立煬宮
以爲弟繼兄之證煬者火也火當及二弟廟矣故夫子知之
此則善解春秋者必如是不惟兩宮災可驗即立煬宮亦愈
可驗耳煬宮弟廟桓僖宮亦弟廟煬宮故立專爲定公故定將禘廟而災已見之此超乎京房劉向諸公所言
是時南宮敬叔命周人掌周典籍者出周書子服景伯命宰
人出禮書百官備府庫愼守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之自太廟始

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啟公作開備晉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策書未詳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桓子卒立子肥爲季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策書未詳

獵爲公子駟之子駟前年以蔡遷吳時見殺今又放其子放
者罪遣之名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策書未詳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二公作三殺公穀作弒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在後射之避入
于道傍之家而卒翩遂以兩矢守門蔡大夫文之鍇後至衆
如牆而進鍇遂殺翩遂其黨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凡
死非其所與見殺而不能盡指其所殺之人則槩書曰盜此
死非其所而大夫黨衆翩與辰霍又不審果死誰手則盜而
已至若書名書爵書國殺則皆無義例說見前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無傳書）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穀公作曼）

　蠻子名赤許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之陰地楚司馬眅起

豐析二邑之卒并狄戎以臨上雒且謂陰地之大夫士蔑曰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今保戎蠻是廢盟也請大開武關道以

聽師命趙鞅懼乃集九州之戎爲言將分田以予戎蠻而誘

致之遂執蠻子赤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楚地）晉之畀

于事楚且不憚委曲行詐以求說于楚乃如此

城西郛（備齊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星故能災）　亳社有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公作比又作芘）

夏齊侯伐宋（無傳策書未詳）

晉趙鞅帥師伐衛

　晉范中行氏由朝歌奔邯鄲而趙鞅圍之齊陳乞弦施衛甯

跪救邯鄲不得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齊國夏乃伐晉取邢

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八邑而納荀寅于柏人至是鞅又

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鞅乃舍之而伐衛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齊景公娶燕姬生適子早卒諸子皆未立獨嬖鬻姒之子荼

而未有命也及病使國惠子夏高昭子張立荼而眞群公子

于萊至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

生來奔

冬叔孫還如齊（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葬速）

　禮喪月數閏（如閏月卒則從閏月數起）葬月不數閏（當除閏數月）今既閏月葬

則必除閏數之已滿五月而後可以葬按公卒在九月而是

冬即葬毋論閏在何月即十二月閏而除閏計之亦止得四

月況是年長麻閏在十一月則三月矣三月而葬不其速乎

若公羊謂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

數略也夫喪不數閏而此獨曰數閏已不可解至推其說則

曰喪服數閏夫喪服亦不數閏又推之則曰喪服期三年不

數閏而大功以下數（皆以）爲數略也于是漢晉諸儒皆定爲期

三年不數閏功緦數閏之說以爲律令夫功緦計月期三年

計年然其爲時日則一也以年計者不使闕時日而謂計月

者可獨闕之固已不通且喪數未嘗略殺少也服數既少而

又從而略其數則爲數何幾故先王制禮但略多而不略少

如三年之喪期而練再期而祥二十七月而禫而期之喪則

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夫三年之禫內數七

月而期之禫反外數兩月何也不略少也故古有稅服謂聞

喪之遲服數將滿而追服之也然而大功以下追服倍嚴惟

恐月少易盡而略於闕日故檀弓曰緦小功不稅則兄弟遠

處終于無服是遠處追數猶不敢略而略于正數公羊不知

春秋并不知禮而漢後儒者遵爲金科不惟春秋亡并禮亦

亡眞可惜也

六年

春城邾瑕（邾公作葭邾者魯地之近備晉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哀元年陳侯與楚子圍蔡報吳蔡入郢之役故吳又報之時

楚救陳師城父經不書見後楚子卒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陽事高國而陰忌之恐其立荼之必得君寵也因與

鮑牧及諸大夫謀去二氏以甲人于公宮高張聞之與國夏

乘而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乃與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策書未詳或曰吳召會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親救陳次于城父卜戰不吉曰戰死耳陳爲我受伐

而我棄之而逃雖不如死因命立諸弟爲後而赴戰焉及戰

疾作卒于城父公子閭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從命順也

立君之子亦順也乃與子西謀潛師閉壘立昭王之子于國

而後班師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公羊作舍）

　陳僖子乞之逐高國二氏爲陽生地也至是召公子陽生于

魯（前年來奔者）而二氏所奔亦適在魯陽生乃陰見南子鉏（即公子鉏前年來奔者）于南郭焉言置獻馬季孫而與之試之遂並載出萊門

密告以故逮夜急行僖子舍于家因饋者而入之公宮將立

之盟諸大夫鮑牧醉而往其臣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

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乘其醉誣之）鮑子曰女忘君

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景公嘗銜繩爲孺子荼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必不亡一

大夫（言己立必不罪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言己不立不必殺己）義則進

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陳子遂

去荼母鬻姒而殺荼之黨然未及荼也悼公使朱毛告陳子

曰器可兩君不可兩也陳子不對既而泣曰君王長矣尚疑

臣之不從君乎盍赦以自爲也朱毛復命曰君圖之可也乃

使毛遷荼于駘未至殺之野幕之下經書陳乞弒其君實弒

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策書未詳）

　元年伐邾二年取邾田三年又伐之今又伐之

宋向巢帥師伐曹（策書未詳）

　三年宋樂髡伐曹今又伐之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策書未詳）

　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故宋報之然不詳其事左氏于

罕達之師誤以宋公子地當之前既已辨之詳矣今又曰宋

師侵鄭叛晉故也夫鄭叛晉已久此時非討叛之際且宋自

定六年晉人執樂祁犂之後晉宋之好亦已斷絕何緣又承

命而爲其討叛況彼此侵伐事雖未詳然繹文所書則實是

鄭先伐而宋報之其後宋鄭之師連歲不已至十年宋公伐

鄭趙鞅且欲救鄭而伐宋豈有宋爲晉伐鄭而晉反助鄭而

惡宋者左氏妄說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五年晉伐衛今又侵之

夏公會吳于鄫（鄫穀作繒）

吳來徵會前叔還已會之于柤矣至是公又會于鄫時吳命丞以百牢饗之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饗我百牢矣且聞晉大夫過魯魯饗之過十夫晉大夫饗過十則吳王百不亦可乎景伯曰吳將亡矣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前年冬仲孫何忌伐邾矣公又親伐之季康子饗諸大夫而謀其可否子服景伯力言其不可孟孫[illegible]景伯諸大夫皆不悅罷饗而出遂伐邾入之處其公宮眾師晝夜掠以邾隱公歸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大夫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謂夏盟鄫衍(即前會鄫也)秋而背盟違君命矣且魯賦八百乘(晉所定貢賦)君之貳(敵國)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屬國)也以私奉貳(以屬國所賦而敵之敵國)唯君圖之吳從之

宋人圍曹

宋自三年伐曹六年又伐曹今又圍之明年遂滅之雖不詳其事要之利其地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鄭方惡鄭聞宋之屢伐曹也曰宋之有曹鄭之患也因救之

皇清經解卷八之三十五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鄭翔番禺高學燿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三十六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哀公八年至十四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前冬圍曹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曰揖丘曰大夫曰鍾曰邘蓋先為邑名焉示必滅也至春遂滅之左氏謂宋師將還曹人止詬之因反兵滅曹似乎以詬致滅者非實錄也若史記又云曹倍宋又倍晉故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而有之此亦襲左氏倍晉奸宋故晉不救諸語然並無實事可據至經書入不書滅則入原有據地不據地兩義入而不據地入之已耳衛師入鄣是也入而據其地即是滅秦人入鄀是也此書例也胡氏以為有義例則不然

吳伐我

吳人聽茅夷鴻之言(前年)遂伐我時叔孫輒公山不狃在吳(定十一年自晉奔吳)吳以問輒輒曰魯有名而無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奔不適讎國若未臣所適之國而有伐吾本國者雖還而死之可也且夫人之行也不以私惡棄其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為率向導子必辭及問子洩(不狃字)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言死)故且諸侯將救之矣未可以逞乃使子洩為率子洩故道險從武城入(由險道入者使魯可備)初武城人有僑田吳界與鄫人之漚菅者爭水而拘鄫人鄫人怨之至是教吳向武城謂吳人王犯嘗為之宰與澹臺子羽之父善可為內應(此王犯當是子游論語子游為武城宰得澹臺滅明即子羽也史記子游吳人名言偃音之轉偃犯同義傳即誤犯是也之父美文當時策書多散軼故有沿誤不然豈有一時有兩吳人為武城宰且適與澹臺子羽相善者此其誤無疑也)向之必克國人懼既而終不克(劉炫謂已克誤見正義)乃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又舍于蠶室戰于夷獲魯一車而同車三人皆被獲(公賓庚一公甲叔子一析朱鉏一君戰死曰滅大夫戰死曰獲)獻于吳子吳子曰同車而共斃國有死士未可望也(言與不狃合)及次泗上魯大夫微虎欲夜攻吳子乃設格選壯士屬徒七百人使三踊于幕前中選者三百有若與焉(孔子弟子)吳子聞之一夕而三遷乃求行成景伯不許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盟于城下是棄國也諸大夫不從景伯乃負載書造于萊門且願以子服何(即景伯)質于吳吳許之既而曰願以吳王之子姑曹為魯質吳乃請罷質而盟經不書不成盟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公作僤後同)

齊悼公之來奔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即位來迎則女有佚行未敢與也齊侯怒使鮑牧帥師伐我取二邑焉

歸邾子益于邾

魯自吳伐後悔其事乃歸邾子而吳反惡之使太宰嚭討邾囚邾子于樓臺而圍之以棘且使邾大夫奉太子革為政後所稱邾桓公者是也第吳之怒邾子亦必有故而傳又失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前齊取二邑去至是平之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乃逆季姬歸而嬖之歸二邑焉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策書未詳)

據傳鄭罕達之嬖臣許瑕求邑因無邑可與使之取邑于他國故圍宋雍丘而宋救之反圍鄭師鄭師哭罕達往救大敗此又不曉事之言世無己國無邑而可侵取之他國者且許瑕何人家不藏甲豈有家之嬖臣能公然與師取人國邑此在情理所必無者且前七年經書宋皇瑗帥師侵鄭與此經前後相應則必罕達因皇瑗侵鄭而伐宋雍丘以報之不虞為瑗所敗也傳于前皇瑗侵鄭則曰鄭叛晉也于此傳則曰許瑕求邑也皆造事非實錄春秋定哀之間書宋鄭構兵事甚悉必有一大事彼此搆一十餘年而傳皆不曉故自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哀七年宋皇瑗帥師侵鄭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是年秋宋公伐鄭十年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帥師伐鄭諸傳皆前後周章無一是者善讀春秋者當于此六經通讀之而合觀諸傳以考辨可也

夏楚人伐陳

楚昭王以救陳而死然死則不能救矣陳因就吳而楚遂伐之雖楚惠王不繼志願晉伯餘習原是如此

秋宋公伐鄭(策書未詳)

傳于伐鄭本事全不曉乃又旁造一救鄭之事謂晉趙鞅欲救鄭卜龜不及乃使陽虎筮之又不吉乃止按鄭之叛晉已久而于趙鞅則尤致深怨者前二年鞅帥師圍戚值范氏在朝歌而鄭罕達與駟弘親帥師輸粟以與鄭戰經書皆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嗣後未嘗有修好之舉也即或修好而經此搆戰或不坐視則已耳有何親愛而攖冠被髮以蓍以蔡此皆策書無文而傳故造說以演其事者善讀者所當察也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前吳伐邾囚邾子今脫而來奔避吳也但吳以救邾伐我而今又使邾來奔邾以我執之故致我爲吳所伐而今又奔我搆兵兹亂慢好瀆惡其倘有人理存其間乎此春秋之所以入戰國與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此吳令也吳欲會齊而齊辭之吳乃城邗溝通江及淮先召我徵師而我從之乃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弑悼公以悅吳赴至吳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而還悼公不書弑以未詳弑者人也其書例與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同

夏宋人伐鄭兼書未詳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衛屢救范氏與趙鞅爲難故乘喪以侵之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公孟彄以蒯聵黨奔鄭又奔齊今自齊歸衛或曰齊納之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見夏楚伐陳傳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前年鄎之役齊以我從吳師故憾之至是時遣國書高丕帥師伐我及清齊地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淸必魯故也如何冉求請以一子守而二子帥師可矣二子不可冉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謂魯公一子帥師季氏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季孫使冉有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于是孟孺子洩武伯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樊遲名冉有曰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于雩門之外越五日而右師始至逐及齊師戰于郊時師未踰溝樊遲請左師伸約信三刻而踰之眾從之師入齊軍既而右師奔齊人追右師齊大夫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即子反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獨左師獲齊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追之三季孫不許傳曰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經不書齊敗以右師奔也然不書我敗以左師實勝也其曰伐我者書例也不曰某鄙以戰于郊也胡氏謂不書四鄙但書伐我爲魯罪夫戰于郊矣而猶鄙乎且魯凡被兵必書伐我春秋無兩書矣儻非伐我當是伐誰傳春秋至哀十一年而猶然夢夢不可解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

陳轅頗爲司徒賦封內之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艾陵齊地

報郊之戰公乃會吳子伐齊克博至于嬴吳子親將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戰于艾陵初吳展如敗齊上軍齊國子亦敗吳上軍既而吳子出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當戰之時吳子呼武叔曰而事何也曰從司馬吳子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武叔未能對衛賜進曰賜子貢也衛人州仇武叔名奉甲從君而拜至是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首以還齊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卽太叔疾也疾初娶宋朝女而嬖其娣及朝出奔年二孔文子圉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不忍其娣仍置之他室如二妻焉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疾出奔衛人立其弟遺且使室疾妻焉後以奔宋臣向魋出奔衛人并攻疾疾歸衛而死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不對退而私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禮則以丘亦足矣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乃卒用田賦用者以也用田賦者謂不以丘爲賦而以田爲賦也古者丘賦之法每家百畝畝收其田所出之財以爲賦合一百二十八家得田一萬二千八百畝爲一丘共賦馬一匹牛三頭謂之丘賦不謂之田賦以田稅什一自有賦也今欲分丘賦與田賦爲二于丘賦外又征馬一匹牛三頭謂之田賦雖其賦均出自田中且亦均在此一丘之中然旣立田賦名卽非丘賦之舊法不以丘而以田矣公穀不知田賦爲何賦妄云公田什一今田賦多取過于什一爲非正夫公田多取此在宣公初稅畝時已逾什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以什二之征在前時不在此時也且此是田稅不是田賦故前漢志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宣公初稅畝此是加稅哀公用田賦此是加賦何則以所加者爲馬一匹牛三頭也若賈逵謂田者井也以田爲賦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賦則一丘十六井將出賦十六倍無是理矣且季孫云以田夫子云以丘並無有云以井者使謂井卽是田則丘何嘗不是田丘不可名田則田必不可名井又斷可知也若胡氏謂籍田以力賦里以入農商不同若但賦田而不賦里是弛末削本失先王重農之意則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本國語夫子議田賦文彼正謂田稅里賦力役軍施均有限制不得增加今反云未可加而本不可加則意有畸重已非夫子立說之本意矣況周制九賦凡山澤關市斥幣力役皆在邦郊甸稍縣都諸賦之內春秋悉索敝賦正索此等豈有諸賦皆未加而獨加田賦者祇以諸賦無常如里賦一條必計其利之出入多寡而度其財業有無以爲差等如所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時增時減不比田賦之可勒爲定數故略而不書且亦見重本折末之意書所重不書所輕而胡氏全未之解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昭公之夫人也昭公娶于吳爲同姓故諱其名不曰孟姬而曰孟子一似出之子宋者此是魯人常稱論語所云

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也但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必夫人生時去姬稱吳一如論語所稱吳孟子者及其死而併去之以吳卽姬姓稱姓不可稱國亦不可也若不稱夫人併不稱薨者舊以爲孟子之稱難于赴告因不赴告遂不稱夫人稱薨則小君祔葬雖外不赴告而本國禮文必不有闕乃經亦並不一及此必季氏重抑昭公使不得成小君之喪故魯史不書而夫子因之此正所以著季氏之惡非諱之也

據傳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杜氏謂孔子致仕但服舊君母妻之喪故可與弔而季氏竟不服小君之服不着喪冠故夫子卽去絰而拜亦不用弔時弁絰之服蓋從主節制也按絻爲初喪去冠之服及成服而再冠卽不絻矣是不絻非不冠也亦惟不去初喪所服之冠故曰不絻今觧絻作冠固已非是若弁絰而弔則以爵素爲弁澡麻爲絰功緦通用正舊君母妻之服雖不弔亦何必去絰且弔無拜法歷有明文況此時弔季氏上無殯宮卽臣子亦並無拜禮惟受弔主人則不問所弔何人而來弔卽拜此必季氏不肯服小君之喪故不絻亦不絰而頽然下拜此正策文記季氏不臣之節與經文書卒不書葬正相表裏而杜氏誤解之也向疑放字是散字字形之訛禮凡初喪服絻必服環絰以環股之纒束之而其末不絞又謂之散絰或季氏不服絻而但服散絰亦未可知而旣而思之祗從放字作去字解而不絻不絰尤爲明快若謂季旣不絻故子亦不絰則天下無執君親之喪而依違繞指以大禮當酬酢者曰從主節制此何節制也

公會吳于橐皋吳地

公會吳橐皋赴吳召也時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尋八年萊門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之經但書會不書盟以此

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運

吳召會也吳人以衞侯來緩將執之景伯告子貢子貢請束錦以見宰嚭語及衞君宰嚭曰寡君以其來緩也懼之故將止之子貢曰衞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夫勸其來者子黨也勸其不來者子之讎也今一來而果執之則讎者之言驗矣嚭曰善乃舍衞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搆兵已久其彼此侵伐歷見經文必有以一事爲終始者而策書不詳前旣已屢辨之矣至是傳又云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爲成曰勿有是言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以居之至是宋伐鄭殺元公之孫遂圍嵒鄭罕達救嵒又圍宋師據此則宋鄭爭邑別是一事與前彼此侵伐傳皆不相合獨元平之族居鄭一節連及前事而又多可疑考之定十年宋公子地公子辰前後奔陳十一年自陳入蕭十四年又自蕭來奔此皆見經者若自蕭奔鄭則經與傳兩無明文且公子地辰皆景公之弟元公之子經累書宋公之弟其所云宋公者皆是景公以宋入春秋自定十年至十四年皆景公年也景爲元公子則其弟爲元族與平族無涉且未有兄爲元公子而弟爲元公孫者今曰平元之族又曰元公之孫則非其人矣此其中又必有誤而影響以傅會者此皆所當闕也

冬十有二月螽

螽者蝗也蝗至冬而終故曰螽今周十二月爲夏十月雖不能爲災然冬尚有此則以異故書之杜氏推長厤謂是年應置閏或者十月是九月其候尚溫故未蟄則是以常候釋春秋非記異意矣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冬前鄭罕達救嵒已圍宋師至是尚魋又帥師來鄭人狥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師并取他邑去而前所爭之六邑又各棄勿有焉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夫差興師北征穿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將會晉侯于黃池衞地我公與焉及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泰伯後也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諸侯長也爭先不決據傳則晉趙鞅呼司馬寅將以死戰遂先晉人據國語則吳人歃兵擐甲建旌提鼓三軍皆譁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乃讓吳稱吳伯不稱吳王爲諸侯長遂先吳人其說不同然當從傳不從國語者以經先晉侯不令以吳爲盟主則晉先可知若謂經每書吳並不稱子至此獨稱子者亦以其自去僭號夫子嘉之如國語所云則夫子是經但據策書並不據國語國語稱公稱伯未嘗稱子且經書吳子不一蔡侯以吳子戰于柏舉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此與書楚子郲胡子洮子一例而舊以爲從降稱謬矣時諸侯不至獨公與會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伯今諸侯相會而君帥寡君以見晉君則晉成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七年傳魯賦于晉八百乘邾六百乘此是晉定貢賦之制將半邾以屬于吳吳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六百乘是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焉乃止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策書闕

於越入吳

吳自定十四年檇李之敗闔廬爲越所殺後吳子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時越子以甲楯五千敗保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吳子許之伍員極諫不從旣而吳伐齊員又諫乃殺員而沈之江方是時越子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臥卽仰膽至是伐吳先以疇無餘謳陽二大夫自南方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禦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時彌庸父先爲越所獲故見其旗在姑蔑軍中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遂戰獲疇無餘謳陽旣而越子至乃命范蠡舌庸截吳歸路敗太子友于姑熊夷吳地獲王孫彌庸及壽於姚而自歸中軍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人告敗于吳子吳子方會黃池恐其聞也而殺之及歸乃使人以厚禮請成于越吳及越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傳之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衞曼多下無公字策書闕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策書闕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狩者冬獵之名春而名狩以冽之春卽夏之冬也西魯西也麟獸名不恆見者書狩獲例書所獲此文例也據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子官名鉏商人名家語作車士子鉏商則子車下脫子字而以鉏上脫子）以爲不祥而賜之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按麟爲靈獸王者之瑞禮運聖王順德則麒麟皆在郊棷孝經援神契德至八極則麒麟臻故公羊亦云麟者仁獸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此時周德既衰明王不作夫子以聖人乘時間出而不得在位則此王者之瑞將以誰應況麟之爲物游必擇方翔必擇所今出而被獲則是聖人而厄于在下之明驗也此與論語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嘆正相表裏故夫子作春秋而終于獲麟之一時雖春秋紀年當有始終此不惟不終哀公之二十七年且不終哀公十四年之夏秋冬自傷道衰陡然絕筆理固有之若公羊謂西狩獲麟應夫子受命之符故夫子見麟而作春秋則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爲瑞災不並徵吉凶不兩立既傷災見不得復慶爲瑞至況終于獲麟亦僅見公羊之說而漢儒遵之若始于獲麟則雖漢儒亦不道賈逵服虔等皆以孔子自衞反魯始作春秋在哀十一年凡三年而文始成有獲麟之應雖其言亦皆臆見彼此無所憑然其不遵公羊說則顯然也若漢儒謂周在西故夫子欲與西周又謂立言之位在西方麟爲西方獸屬金兌爲金爲言爲口則孛而所狩之地偶在魯西耳萬一在魯東夫子將不作春秋乎至說公羊者云此是周亡之災漢興之瑞劉爲金刀而漢中在西夫子豫知而傷之此眞妖妄之言東漢符命家所爲前儒早闢之不足道也

若胡氏謂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箾韶作春秋作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又曰文成而麟至又曰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則以獲麟爲春秋既成之瑞應事或有之但其曰文成曰成經曰制作文成豈其作經至哀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已告成書而麟忽來至然後綴西狩獲麟一句乎抑亦連西狩獲麟一句統謂之經乎夫必經成而麟至則西狩獲麟一句不可謂之經也若必合獲麟爲經則是麟至時經未成也從來儒者解經定有着落斷無言之似是而按之實非者既已信之眞言之鑿交成成經再三伸說則必使後之人明知書成何時經成何所而乃爲此鶻突之語且曰周南關雎王者之風麟趾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取小序應字以證己瑞應之說一似關雎詩成麟麟來至者而朱元晦註麟趾竟曰王者之瑞有非人所得而致則全襲胡氏說直以麟趾詩作獲麟解矣其可笑如此

春秋終于是年春亦公羊穀梁說謂孔子作春秋終于獲麟之一句而漢時公穀早出故遂遵其說以爲夫子聖經實止于此若左氏春秋則止于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而其後策書未盡循年記事附載經後者尚餘十有一年安見獲麟一句卽爲絕筆之鐵案無如夫子自爲書必不能自記其生卒之年故夫子之生見于公羊之傳文夫子之卒見于左氏之經文其絕筆之年則姑從公穀爲說自漢迄今未有改也若司馬遷云夫子厄陳蔡而作春秋則在哀六年與諸說又不同要之說經貴有據能據經據傳據策書然後據漢儒之說經者而以義而裁斷之庶于是經不大謬耳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八之三十六終　南海鄒伯奇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高學瀛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三十七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閔公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紀年曰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此王者喪終之禘也故曰大禘則終禘所謂禘樂）

左傳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孔疏云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爲禘也喪畢而爲禘祭新主入廟當以先君相接故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序審諦而不亂也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二十二月喪制未闋故書以示譏又云吉禘以三年爲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十日而後行事無常月也是以傳唯譏其速不曰非時）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何注云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太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太廟可禘故加吉明太廟皆不當）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何注云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禮士虞記云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太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既書吉譏又何不可稱宮公羊之說非也說詳於後）

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僖公

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張氏洽曰周禮兵死者不入于兆況哀姜得罪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烝嘗乎愚謂公穀二傳不見國史得之傳聞未足信也故刪之）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杜預云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弑不薨于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至八年而後行之）

襄公

十有六年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杜預注云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孔疏云悼公以十五年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既葬除喪以其時未可吉書吉以譏三年喪畢吉禘于莊公以未禘祀明禘祀乃三年喪畢之吉祭也）

昭公

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二十有五年左傳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也不用之於先君之廟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禘之說有三一曰王者之大禘二曰喪畢之吉禘三曰春夏之時禘皆大祭也王者之大禘惟王者得行之吉禘喪畢乃行時禘或曰春或曰夏禘者陽之盛也夏之始可以承春故春夏皆得行焉春夏皆得行曷爲謂之大祭宗廟之禮莫重於禘嘗故祭統曰大嘗禘四時之祭春秋爲大故中庸有祭獨舉春秋祫嘗謂之大嘗祫禘謂之大禘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庸亦舉禘嘗郊社祭統亦云然而趙匡以爲妄說此非記禮者之妄趙匡之妄也）其

義則鄭康成言之備矣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也或問禘之說孔子荅以不知由是學者以爲幽深元遠其說略見於中庸豈嘗幽深元遠哉後之學者詳焉禘之說又有二有禘祀有禘樂禘樂者祭統所謂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左傳襄公十年荀偃士匄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也晉悼公卒於襄公十有五年冬及十有六年秋穆叔如晉聘且言齊再伐魯而晉人以未禘祀爲辭蓋謂未行喪畢之吉禘然則魯有禘樂用之太廟亦僭用之於羣廟晉無禘樂惟有禘祀禘樂者天子之樂故曰不王不禘禘祀者三年喪畢之吉祭晉主夏盟故僭行之而趙匡斥以爲妄諸儒咸稱其卓識馬氏端臨獨以其說爲不通安有魯國本無此祭晉人本無此語而左氏鑿空妄說乎吉禘于莊公不於大廟何也禘于大廟而致莊公焉因莊公而行吉禘故書曰吉禘于莊公莊公之喪未滿二十五月故書吉以譏之吉禘者新主入廟與先君相接因是而爲大祭故不稱宮明非新宮也則在大廟何疑在大廟曷爲不書辟嫌也何嫌爾吉禘于大廟致莊公則嫌莊公不應致與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同夫人不應致故書致莊公不應吉故書吉用者謂用禘也用禘猶用郊也秋九月不可以用郊致夫人不可以用禘大禘則終王王者喪終乃用之用禘而致夫人悖矣國之大事惟郊禘春秋屢書郊不屢書禘惟書此二禘皆譏也昭公十有五年禘于武宮時禘也不書禘而書有事有事者國之常事云爾常事不書非常然後書或曰禘惟一安得有三吉禘時禘皆春秋壞法亂紀者爲之也春秋凡壞法亂紀之事如吳楚之君葬以臣召君與臣出其君皆不書于冊曷爲而獨書此壞法亂紀之祭哉

桓公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左傳桓公五年秋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杜預注云此周之春正月乃夏之冬十一月非爲過而書庚下五日復烝書

公羊傳烝者冬祭也春曰祠何注薦尚韭卵夏曰礿薦尚麥魚秋曰嘗薦尚黍豚冬曰烝薦尚稻鴈無牲而祭曰薦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何以書譏亟也何注與上烝同爲亟也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左傳書不害也杜預注不害穀故書

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何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于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

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范注三宮三夫人也夫人親春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夫人親春是兼甸之事壬申乙亥相去四日日少而功多明未及易而嘗○兼甸當作兼旬

僖公

三十有三年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卒哭而祔新祔之主仍歸於寢用喪禮特祀之不同於廟烝嘗禘於廟喪三年不祭喪畢而禘於廟時祭乃行

文公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杜預云大事禘也僖公繼閔公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其譏已明徙以逆祀故大其事異其文

左傳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躋僖公爲逆祀則定公八年冬從祀先公爲順祀可知矣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此三年喪畢之吉禘也公羊謂之祫者何注云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范注云祫合也嘗秋祭

宣公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孔疏云有事禘也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此有事非禘而何不書禘而書有事者禘事得常爲下繹祭張本

左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萬入去籥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注云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

穀梁傳是不卒者也范注云遂與宣公共弒子赤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昭公

十有五年二月癸卯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孔疏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大廟皆書禘此傳言禘于武公不書禘而書有事者本爲叔弓卒起不論禘之是非故不書

左傳見前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定公

八年冬從祀先公

左傳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何注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

穀梁傳貴復正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者吉禘也吉禘無常月喪畢乃行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文公二年十一月始滿二十五月今方八月通計僅二十二月喪制未畢與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正同春秋之例一譏不再譏如仍書吉禘是再譏也故不書吉禘而書大事言吉禘國之大事而文公亂之穀梁所謂文無天也閔公始不三年文公始亂君臣之位閔君僖臣故事同而書法不同閔二年僖八年文二年皆禘于大廟閔二年之禘也爲莊公僖八年之禘也爲夫人文二年之禘也爲僖公夫人不應致故書致僖公不應躋故書躋莊公應致而不應吉故不書禘于大廟而書吉禘于莊公然則閔二年之禘在大廟益明矣吉禘于大廟致莊公與大事于大廟躋僖

公何以別乎故事同書異各因其事而由當其理焉非聖人孰能修之四時之祭論禘烝嘗皆常事也常事不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書禘烝嘗而已桓八年正月五月兩烝以黷書十有四年八月嘗以災書人君遇災而懼當廢一時之祭何休之論篤矣左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御廩藏粢盛之委甸師之入廩人其之舂人舂之小宗伯辨之世婦爲之饎人炊之故穀梁曰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兼甸穀梁作兼甸注云兼甸一作兼甸言非數日所能辨也）或云舂人爲米以獻之三宮三宮夫人擇之以授饎人誤矣爲米謂之擇是一事非兩事乃世婦非舂人也夫人親舂未聞親擇兼甸之事者言夫人始其事然後餘人次第終其事（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然則夫人八妾舂之御藏於御廩故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御廩災明夫人不可以奉粢盛故天災之桓公恬然不懼其後卒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有彭生之禍其災先見於此可不然故可不戒哉宣八年夏有事于大廟以仲遂卒書昭十有五年春有事于武宮以叔弓卒書皆書有事者言國之常事也獨定八年從祀先公以從祀書從祀者非大事亦非有事蓋禱祈之事先儒訓從爲順言文公逆祀定公順祀書先公之從爲順則知書僖公之躋爲逆矣穀梁曰君在祭樂之中（謂君在廟中祭作樂之時）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或云祭主於誠君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非禮也衞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則知春秋時大夫之喪必有當祭不告者矣唐時大臣喪輒對仗奏對仗奏者謂正當朝不以狀言但以口奏唐太宗猶怒而責之誠以君臣一體其疾也親視之其殮也親臨之其疾革也必以狀言然此當朝非當祭也當祭以聞去樂卒事春秋備書之以爲後世法孰謂君當祭大夫之喪不得以聞哉假令成王當祭而周公薨有司不以聞可謂禮乎（劉歆曰大禘則終王許慎曰終者謂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春秋書吉禘）以此

僖公

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孔疏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郊祭十日之前豫卜之四卜郊者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四卜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淮海岱也賈逵服虔謂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十二次降婁屬魯魯祭分野之星乃祭奎婁之神也）

左傳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曷爲祭太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宣公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穀梁傳之口緩辭也事之變也（易牛復死）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成公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孔疏釋獸鼷鼠李巡曰鼷鼠孫炎曰有毒螫者蓋如今鼠狼）

穀梁傳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强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十有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何注或曰用者先有事於泮宮告后稷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

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襄公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孔疏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仲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其下云乃擇元辰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也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楊疏不言免牲者不行免牲之禮）

定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偏食其身）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穀梁傳不敬莫大焉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于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猶非大不敬）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猶可而非盡可之辭）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强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

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一作免卜牛已牛矣其尙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范注周禮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祭莫大于禘郊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后稷爲周之祖自稷推而上之爲帝嚳自稷推而下之爲文王皆祖也王者郊天必以其祖配故冬至祭天以嚳配祈穀祭天以稷配明堂祭天以文配鄭康成之說未嘗不通王肅斥之謂禘非祭天是則然矣吾聞王者以祖配天未聞以祖配祖禘嚳于大廟而以稷配之是以祖配祖也又推而遠之羣廟之主皆不得與朱子以爲其理深長闊遠故莫能知其說焉爾雅曰禘大祭也穀梁曰五年而再殷祭說者以禘爲大祫爲殷非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配于郊謂之殷薦禘于廟豈非殷祭乎殷盛也禘用盛樂故曰殷孰謂禘非殷祭哉許氏說文引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今周禮殘闕不全莫能考證亦見緯書故學者疑之三年一祫五年又祫是俗儒之臆說也愚謂禘祫二祭相似而不同祫則羣廟之主合于大廟朝踐于堂則始祖南向而昭穆位于東西饋食于室則始祖東向而昭穆位于南北禘則上及其祖之所自出晳屈始祖之位列于昭穆而配食焉由是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聚數千年之聖子神孫于一堂一室而水源木本一氣相通何遠之有哉禘者諦也所以審諦昭穆未有昭穆不序而可謂之禘者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下文郊言禘嘗之義然則禘序昭穆明矣說者云羣廟之主不與焉豈其然成王賜魯以重祭者謂祈穀之郊與大廟之禘樂而已見祭統及明堂位說見前未聞以王者之大禘而併賜之故春秋惟兩書禘一莊公喪畢之禘一哀姜致廟之禘而他無聞焉

凡九書郊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書鼷鼠食郊牛角何謂也周禮封人飾牛牲而設楅于角設衡于鼻又以紖牽牲入廟而歌舞之牧人其牲以授充人繫之牲必用牷物色純體完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職讀爲樴充人則繫于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牷注引儀禮宗人視牲告牷舉獸尾告備牲碩則贊肆師展犧牲頌于職人然則展牲者肆師展之于未祭之初充人展之于將祭之日穀梁所謂日展斛角而知傷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朔月月半君巡牲不獨有司展之君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而盡其敬者如此牷者全也備也口傷角食其體弗全弗備不敬莫大焉豈徒肆師充人失其官哉人君朝巡之禮亦廢久矣故春秋謹而書之定十五年哀元年皆書鼷鼠食郊牛而不言口與角其變尤甚于宣成明郊不以禮天神之所弗歆也曷爲或書牲或書牛牲有變則書牛故傷曰牛死亦曰牛無變則書牲祭義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在滌三月明先卜牛後卜日卜牛得吉其牲已成豈待卜日然後稱牲左傳似失之郊常事不卜惟卜牲與日書卜郊者言卜郊之日上辛云爾杜預誤解左傳以卜郊爲非禮惟三卜求吉之道三穀梁之說備矣三書望何謂也詩云以社以方社必祭方郊必祭望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左傳亦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海岱及淮魯之望也天子祭四方四望諸侯三望然則書猶以譏之何也據魯不郊而猶望春秋書猶有兩義一譏之之辭一幸之之辭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垂齊地卒于外故當祭不及壬午猶繹卿卒廢繹故書猶是譏之也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告朔雖廢朝廟猶存是幸之也春秋三書猶三望我不知譏之乎抑幸之乎郊賜自成王望命于三代魯郊可已方望當行故書猶似幸之之辭或曰凡春秋書猶皆譏閏月附于前月漢書稱後月本不當告月亦卜應朝廟兩說皆通並存以待後之學者朱子稱程先生說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祭之祭必有主合祭于大廟既卒事則羣廟之主各歸其廟魯無廟主將安歸曰歸于郊宗石室每年一出而配于郊五年一出而禘于宗也袁準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謂禘不及毀廟固非不周禘祫遠近亦非余謂禘亦云禘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案郊宗一作郊宮

隱公

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咺宰旅也旅下士故名

穀梁傳母以子氏范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楊疏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子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此鄭康成釋廢疾之文言惠公之母與桓公之母皆稱仲子猶魯女得並稱伯姬叔姬

文公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成風薨于文四年冬葬于五年三月明母以子氏直歸成風之襚而已

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文四年冬書夫人風氏五年三月書小君成風乃魯史之舊而魯公仲子僖公成風仲尼之特筆也

春秋正名之書也仲子者孝公之妾惠公之母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母以子貴而妾不得體君故于宰咺及秦人之來賵襚也而書之曰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易象陰係于陽春秋母係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仲子卒于春秋前薨葬不書事無可考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弗稱夫人而成風之薨稱夫人風氏其葬也稱小君成風假之以正嫡之名而不爲僭者益曰我先君之母也國人皆曰夫人我敢曰非夫人乎國人皆曰小君我敢曰非小君乎故一仍魯史之舊而不敢少易焉乃于秦人之襚始正其名故仲子成風皆繫以先君之謚其辭順其義精此仲尼之特筆也名之不正亂自內生故春秋正名必先正內魯之亂也恆由內成風私事季友而以其子僖公屬之遂開奪嫡之萌篡弒之禍其後敬嬴效尤亦私事襄仲而以其子宣公屬之故其子皆得立然則嫡妾不分尊卑無別國家之亂恆必由之我故曰春秋正名必先正內公羊謂仲子微成風尊以仲子爲惠公之妾也故微之成風爲僖公之母也故尊之微者與尊者同辭其名亂矣

左氏既以仲子爲夫人子氏子氏薨于二年十二月而宰咺之來賵也元年秋七月未薨而先賵之有是理哉賵仲子遂成風而係之子以正其名非兼賵隱其子左氏公羊二傳皆失之隱桓之間國史多殘闕左氏亦得之傳聞其言未可盡信也至僖公而紀事益詳始確然可信矣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設穀梁正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春秋書薨詳于左氏論莫正于穀梁（[illegible]）

桓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左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何注據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言及）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言遂者明在夫人）

穀梁傳不言及夫人何也（范注據十八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言公）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

莊公

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羊作郜）

左傳書姦也（公羊何注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公羊何注書者與[illegible]）

（[illegible]）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師而曰如眾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

左傳齊志也

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

穀梁傳（同前）

十有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十有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同前）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同前）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公之女也）

左傳非禮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公羊何注書者[illegible]）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何注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大歸曰來歸

僖公

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左氏無傳杜預云伯姬來寧成風也朝其子者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于母）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illegible]）

（[illegible]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辟直來之恥所以辟[illegible]之不明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范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十有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地）

左傳師滅項（此年夏淮之會前年冬）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傳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何注書者[illegible]）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文公

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illegible]）

二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公羊何注[illegible]）

（見宣元年三月成十四年九月）

穀梁傳卑以尊致病文公也

宣公

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illegible]）

左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

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illegible]）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范注使大夫得之主）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易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正家之道必先正內故曰家人利女貞女貞則內正內正則外亦正矣內不正則外焉能正哉故曰閑有家悔亡閑有家者謂立內外之閑使不得相踰逾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內祭不與外祭外祭郊社是也內祭宗廟是也古者朝聘之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亦得與焉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夫人亦使下大夫勞聘君以圭享用璧聘夫人以璋享用琮既卒事君使卿歸大禮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爲主而夫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來爲賓客者祼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內宰皆贊之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再祼者謂王祼后亞祼王祼酌圭瓚后祼酌璋瓚皆宗伯攝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曰禮

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繆侯淮南子作蓼侯高誘注陽侯陵國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禮可以義起亦可以義止莊公四年春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猶假古禮而竊行之書祝丘則非宗廟也書齊侯則非同姓也書夫人則非攝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竊出而獨行饗禮于外君子於是病魯莊公古有夫人饗諸侯之禮未聞夫人會諸侯之禮春秋屢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于防于穀言饗非正也會甚矣其後僖公夫人踵而行之奉為家法陽穀及卞兩會齊侯魯秉周禮此何禮也春秋朝聘則書如某夫人亦假朝聘之禮而出行焉可乎故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則夫人歸寧禮歟抑非歟子惠子曰非禮也見硯谿先生詩說歸寧非禮曷為詩有歸寧父母之辭曰諸侯夫人父母在使卿歸寧沒則否左傳襄公十有二年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是時秦嬴母在孔疏昭元年景公之弟鍼奔晉其母曰弗去懼選則秦嬴母在可知身不自歸而使卿寧左氏以為禮言惟此為得禮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然則夫人歸寧使卿攝行明矣杜預謂父母沒則使卿寧兄弟身不自歸此妄說也吾聞寧父母未聞寧兄弟孔氏謂父母在則身自歸寧父沒母存則使卿寧其說支離又何據乎莊公二十有七年冬杞伯姬來左傳曰歸寧也伯姬莊公之女如歸寧得禮則常事不書曷為書來以譏之故曰歸寧非禮也禮男女有別內外有閑宣公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歸寧高固反馬公羊以為雙雙而俱來如鳥獸焉桓公十有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雙雙而俱往君子謂魯桓公失夫之道矣關雎未嘗乘居而匹遊故詩人取之以為有別雙雙而來雙雙而往是無別也無別則亂亂則難生魯桓之見殺于齊也宜哉何氏休曰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大故者謂奔父母之喪也文公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出曰如某反曰至自某此非小君之禮也儼然諸侯矣說者以為奔喪然則夫人奔喪禮歟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為之說文公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故父母之國待之亦若諸侯穀梁子曰卑以尊致病文公也謂寵之太過然文公實嬖敬嬴故其子宣公得立出姜貴聘驕逆不允於魯故其子弒而大歸於齊穀梁之說亦似不信國史然則告廟而行告廟而反君夫人奔喪之禮當然左傳謂仲遂殺適立庶以失大援一說文姜書如而不書至略其文所以殺國之恥出姜書如而復書至隆其禮所以正適之名則殺適立庶之辠益顯其說並是並存以待後之學者何氏曰大夫之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說見喪服傳謂同國也如大夫娶乎鄰國則不可魯之子叔姬者齊大夫高固之妻也自齊來魯見譏於春秋故知大夫之妻不得越國而歸宗若此者所謂家之閑也家有閑而自踰之亡國敗家之道故春秋備書之以為鑒焉

隱公

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左傳非王命也其[illegible]

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illegible]奔楚外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illegible]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illegible]之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illegible]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桓公

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illegible]

[illegible]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何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

州公過魯不朝之[illegible]

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閔公

元年冬齊仲孫來

左傳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史記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僖公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冬介葛盧來

左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襄公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左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春秋之例自我而往則書如自他而來則書來朝來聘來盟等皆是也[illegible]書來無事者無禮也無禮齊人謂之化故州公寔來無禮於我公羊以為化我凡春秋直書來者皆譏也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illegible]左氏謂來省難故書仲孫以嘉之嘉之矣又何譏焉曰仲孫來者非來省難乃來觀國也魯有慶父之難齊桓不聲舉來討而使仲孫來覘故不稱使若曰魯可取乎未平陰謀詭計不使入知人亦莫能知故曰史一則曰嘉之再則

曰喜之魯人一則曰省我再則曰正我既欲省魯難而正之曷不取慶父而戮之則慶父不得立後於魯齊桓之力沛若有餘而坐觀其亂安在其能正乎故春秋追探其志而書來以譏之蓋曰齊桓志在乎取魯也如其志不在乎取魯則非盟非聘仲孫何為乎來哉易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齊桓中未光故其跡不可掩孟子謂五霸者三王之辠人信矣既而知魯未可取然後命高子將南陽之甲會季友而立僖公故春秋書高子來盟來盟者盟立僖公云爾亦如仲孫之來不稱使者范氏甯以為齊侯不討慶父使魯重罹其禍今若高子自來非齊侯所得使也魯再弒君僖公非正立僖公者季友之志遂有大功于魯賢齊桓助而成之其後季氏世秉國政而三桓亦由是張焉公羊盛稱高子之來魯人皆喜至今以為美談豈其然乎若夫葛盧再書來白狄一書來皆公羊所謂化我者歟

桓公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左氏不言其義公穀二傳皆非也故不取說者謂傳以受賂立華氏解經之成宋亂失之甚矣傳云賂者指取郜大鼎于宋也豈謂成宋亂哉為此說者皆不識成之義者也）

桓公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凡列國弒君告于同盟謂之告亂宋督弒君其亂成矣曷為特書曰成宋亂曰此春秋之大義竊取周官而說者汨之故至今學者惑焉周官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成其亂也成即小宰之八成成謂之聽八成謂之八聽（一曰聽政役二曰聽師田三曰聽閭里四曰聽稱責五曰聽祿位六曰聽取予七曰聽賣買八曰聽出入）故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鄭司農謂邦成若今時決事比弊之斷其獄訟而士師掌士之八成司農謂八成者行事有八篇皆所以斷獄斷獄謂之成四方亂獄弒君尤大宋有亂獄未聞天王之命往而成之則周之訝士失其官矣古者諸侯有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伯征之征者正也謂成其亂桓公有長帥正伯之任故會齊侯陳侯鄭伯往而成之當請命于天子執華督而戮之則華氏安得有後于宋乎懷惡而討雖死不服惟無瑕者可以戮人魯桓親弒其君兄猶楚靈親弒其君兄之子而奪其位然楚靈能殺齊慶封而魯桓不能戮宋華督既不能執而戮之又以賂故而復立之則魯桓之惡更甚于楚靈故春秋竊取周官之大義而書于冊曰會于稷以成宋亂蓋假成之之名而取賂焉言以亂濟亂烏在其為成也自桓公以後弒君數見於春秋未聞有起而成其亂者則周官大義不明於天下久矣左氏無明文獨以立華氏而辠桓公其識誠高於公穀兩傳而杜預又以臆說汨之則周官大義至今不明故表而出之餘詳禮說

隱公

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張氏栻曰天王遣使下求於列國春秋直書以見其隳體失政取輕天下文武之澤蕩然為此說者蓋不知周官土訓有詔地求之義似是而非寔悖于理且不毀列國至反罪天王悖理之尤者也不可以不辨）

左傳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杜預注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崩新王未得爵命大夫故稱父氏又不稱使魯不往賻致令來求直書以示不敬）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何注據書葬桓王）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設有王后崩當越紼奔喪）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據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未命故稱氏言子）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當喪謂天子未君者未三年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

穀梁傳高曰崩（梁山）厚曰崩（沙鹿）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桓公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文公

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案八年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故毛伯來求金猶求賻也）

左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周禮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注云嬪故書作賓賓貢皮帛服貢祭服貨貢金玉而內府受良貨以待邦國之大用疏云良器謂車乘及禮器之善者然則器貢有車明矣司書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疏云即小行人春入貢是為歲之常而大行人則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此因朝而貢非歲之常然則車服金玉器善貨良入于內府皆小行人春貢而秋獻焉左氏謂諸侯不貢車服似失之地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注云辨地物者別其有無原其生者其生有時以此二者告王之求地所無及物未生則弗求也故齊桓伐楚包茅是徵徵猶求也包茅楚產即所謂地求由是而知王者之于諸侯自有求之之道矣公羊謂王者無求豈其然乎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淩夷至于春秋而九貢之法不行于邦國矣諸侯皆不祭不

祀不享不貢不王而天子亦不能脩意脩言脩文脩名脩德脩刑故魯桓無王不貢車服未聞天王有威讓之令文告之辭也惟遣使來求而已孔子修春秋竊取周官土訓以詔地求之義而書于冊曰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所以皐桓公也春秋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亦未知已之有皐焉豈獨定哀之閒爲然哉隱公三年平王崩魯不奔喪亦不歸賻宰咺賵仲子榮叔賵成風而天王之喪顧不歸賻則隱之無王不亦甚乎徐州之土未聞產金地所無而毛伯來求非周官土訓地求之義也隱不歸賻桓不貢車文不貢金各于其來求而一見無辭讓而但有徵求穀梁所謂辭讓者謂威讓之令文告之辭趙匡譏之曰天子受貢常禮也亦何所讓蓋不明其義妄爲之說豈非王室卑微無征討之備歟其後徵求亦絕不復見于經惟見于宣九年傳王使來徵聘而經不書明天王之命不能復行于諸侯天王之尊儕于列國由是君臣大義晦而不明此春秋之所由作也三傳不能發明其義故正之餘詳禮說求賻求金皆不稱使或曰未葬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及遣使諸侯哉既葬除喪杜預之說悖矣其稱武氏子何也此古之門子將代父當門者故曰武氏子諒陰不言求賻求金可乎曰不可不可則曷爲書于冊書于冊者以爲王者之于諸侯本有求之之道也如無求之之道則不書有求之之道而或失之則書以示譏蓋譏周也而皐魯之情益顯焉此聖人之特筆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者也

隱公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何注據桓公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皐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桓公

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杜注丁酉五月一日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左傳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莊元年傳齊侯使公子彭生擠幹而殺之注云擠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擠折其幹

穀梁傳其地于外也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

莊公

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左傳作己未

左傳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閔元年傳謂慶父弒子般季子不探其情歸獄于僕人鄧扈樂扈謂扈養卽圉人樂與犖同音卽圉人犖也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注云不待不日而弒見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閔公

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文公

十有八年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穀梁傳子卒不日故也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

襄公

三十有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

昭公

二十有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卽悼王傳所謂單子逆悼王是也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

己丑敬王卽位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

與當者不與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經兩書王猛又書居于皇入于王城皆猶單二子以之故以爲不當）

穀梁傳此不卒者也（注云未成君）其曰卒失嫌也（以經書王猛爲嫌）

春秋之例凡列國臣子弒其君則直書弒（稱人稱國盜皆非其臣）及其子亦非其國則書殺魯四君弒一君戕（四君隱公桓公子般閔公一君子赤）皆不書于冊由是記禮者爲之說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君臣未嘗相弒也春秋列國弒君則直書而不隱魯獨隱而不書雖謂之未嘗弒也亦宜後世諸儒之說春秋者曰臣子之于君父不忍書曷爲列國之臣子獨忍其君父直書而不隱哉又曰隱避其文以示臣禮列國獨無臣禮乎又曰臣子之于君父不敢書弒隱者桓也當書公子允弒其君與齊公子商人弒其君等魯史不敢書齊史獨奮筆書之而若無顧忌焉則又何說有强爲之說者曰魯史固書之矣至孔子而削之其說不見三傳及諸子書與兩漢諸儒訓詁孔子曷爲于魯則削之而于列國仍存之此俗儒之臆說也人皆知春秋尊宗周莫知春秋尊宗國春秋以魯爲列國之宗而尊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舒亦謂春秋有王魯之文諸儒聞之羣起而譁譊譊詐以爲王魯則誠不可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可乎哉且宗國之尊非自春秋始也古者大史采風獻之天子而魯不陳詩故魯詩列于頌次周頌而在商頌之上宋爲上公又王者之裔故稱商（左傳自根牟至于商衛吳諸樂子齊魯之間皆稱宋爲商）猶在宗國之後則宗國之尊久矣是以孔子獨尊之以爲至尊無弒道故不書弒而書薨不地亦不葬至尊之體當然故曰魯王禮也天子崩諸侯薨大夫卒春秋諸侯薨皆書卒者臨天下之辭獨魯稱薨者臨一國之辭亦所以尊宗國雖尊宗國之禮如尊宗周而不爲僭焉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四方亂獄莫大于弒君天王先命諸士成之成之者斷之也斷其孰爲首孰爲從而後行刑如負固不服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或正之或殘之春秋九伐之法不行于邦國而諸士亦失其官故君子于宋督弒君特著其法曰會于稷以成宋亂言宋之亂天王不能成而以成之之責予魯明宗國亦得奉天王之命而往成之自是宗周微而宗國亦微顧往朝齊晉及楚而聽命焉四方亂獄莫有往而成之者矣故春秋特一書不再書者以此莊公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明弒子般者慶父也文公十有八年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弒子赤者（左傳謂惡及視二子公羊謂子赤）非獨襄仲而行父亦與聞焉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不可者獨叔仲一人故身死而名不顯季孫行父魯之正卿也亦如叔仲以爲不可則子赤焉得弒宣公焉得立乎及襄仲死宣公薨行父言懲二襄仲之子歸父而欲去之乃以殺適立庶之辠獨歸襄仲故宣言于朝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辠然則行父當時既知其情兼與其事益明矣子般者孟任之子黨氏之甥慶父弒之而欲自立魯人不從乃如齊謀立閔公閔公者哀姜之娣叔姜之子齊甥也齊人欲立之故慶父如齊穀梁以爲奔失之慶父內有哀姜之援立之惟我弒之惟我及閔公弒而魯人不服故哀姜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奔則直書奔如齊非奔也季孫行父與襄仲其弒子赤子赤亦齊甥也出姜大歸恐齊人來討故行父如齊春秋書法有雖而書者事異而情亦異有連而書者事同而情亦同慶父行父前後如齊皆以子般子赤之卒連而書之者也據經覈傳前後若一其情不更顯子襄公三十有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昭公二十有二年王子猛卒君薨稱子某王崩稱王子某皆正也或疑正與故同書非也猛子猛之卒以正則知子野之卒亦正矣此雖而書者絕無所牽連何疑之有（或曰魯桓非其人爲以成之之責子之日以成之之書子魯非子桓公也若夫桓公不能成乃假成之之名而反取罪焉春秋同直書之而不諱於春秋有書一事而兩義並見者類此）

皇清經解卷八之三十七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八之三十八　漢軍生員樊封校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衛州吁弒其君完（庚戌公羊穀皆作戊申）

左傳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

公羊傳曷爲以國氏（據齊公子商人氏公子）當國也（注云與段同義日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言以賊弒君聞於天子諸侯例日）

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桓公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注云累從君而死齊人語）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累猶及也以君而累及其臣也何范注皆非）孔氏父字謚也（生字死謚生則父字之死則君謚之一也殤公死故遂以字爲謚）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莊公

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左傳初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管至父）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反遂弒之而立無知

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十有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左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

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側手曰摋碎其首齒著乎門闔闔扇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僖公

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弒

左傳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何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

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杜預注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從赴非也踰年稱君春秋大義若卓弒在前年書法當與奚齊同不應頓異

公羊傳及者何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文公

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頵左傳作髡

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從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

穀梁傳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董仲舒曰春秋之中有痛者晉驪姬之亂而三君死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己立之己殺之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予齊子成君之號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秋七月乙卯夜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惠公商人兄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九月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己立之己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何注商人本正當立非也何休不信左傳故造爲異說公羊傳云成死賤生安見商人之爲正乎愚謂猶魯慶父立閔公卽慶父弒閔公故曰己立之己殺之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上嫌謂商人有當國之嫌下嫌謂舍有未成君之嫌范注誤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宋人弒其君杵臼亦不日穀梁之說非也

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司馬

左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司城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以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周禮稍人掌丘乘之政古乘與甸通帥甸者帥甸人也杜預注誤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卽位

公羊傳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有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冬十月莒弒其君庶其

左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公羊傳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眾弒君之辭

宣公

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皋公羊作獆

左傳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公羊傳親弒君者趙穿也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趙盾弒其君夷獆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弒君而何

穀梁傳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皋盾也其以皋

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傳鄭靈公欲殺子公（公子宋也事詳於傳）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公子歸生）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成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十七年十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蓋欒書先殺三郤後殺胥童方三郤之死也胥童及長魚矯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余不忍也矯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於是書偃遂殺胥童而弒厲公焉欒書惡郤至且忌其才故先殺三郤則道君為亂者非書而誰故春秋兩書殺其大夫然後書弒其君則發大夫及弒君者實欒書一人而已非所謂微而顯章者歟左傳雜舉於胥童仍不掩欒書之惡可謂春秋之信史矣宋人殺其大夫宋人弒其君杵臼亦然也晉人殺其大夫晉弒其君州蒲春秋三書皆明殺大夫者即弒君之賊也發之學者辨焉）

左傳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襄公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取古文娶）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夏五月甲戌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

穀梁傳莊公失言淫於崔氏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左傳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孫襄）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剽字）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公羊以剽之立未有說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二十有九年夏五月庚午閽弒吳子餘祭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三十有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莒展輿弒其君而自立經書莒人莫知其說闕疑可也劉原父攻之殊失闕疑之義）

昭公

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殺公羊作弒）

左傳觀起之子從在蔡以蔡公（弃疾）之命召子干（公子比）子皙（公子黑肱）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以入楚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

公羊傳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弃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為君也

穀梁傳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弒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弃疾主其事故嫌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

左傳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梁傳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日卒

薛葬不使止爲弑父也

二十有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

定公

十有三年冬薛弑其君比

哀公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左公二傳皆作殺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十二年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翩與懲通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進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經書蔡公孫辰出奔吳明弑蔡侯申者公孫辰也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二人皆辰之黨可知

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公羊不信國史亦不詳阮經文止據所傳而說故其失如此

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六年秋七月庚寅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荼公羊作舍

左傳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公羊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諼也此其爲諼奈何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何注于諸也齊人語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闖丑鴆反又丑今反見額說文引公羊作覦然注云覦暫見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穀梁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春秋之初四方亂獄未聞告亂于宗周猶來告亂于宗國隱公四年春衞州吁弑其君衞人來告亂蓋以魯爲列國之宗而來告也隱公不能會諸侯往而成之則宗國之微自隱公始桓公二年宋督之亂亦來告可知桓公乃假成之之名而取賂焉由是宗國益微不可復振矣宋兩弑君一宋督一宋萬晉一弑君卓子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魯弑子赤曷爲叔仲惠伯不書於春秋叔仲惠伯者子赤之傅也公子遂欲立宣公叔仲不可其不可奈何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曰君幼如之何叔仲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故先殺叔仲而後弑子赤使叔仲生而存則子赤不可得而弑也叔仲可謂義形于色矣然則曷爲不書于春秋春秋尊宗國君弑則隱而不書故叔仲惠伯亦不得牽連而書說者謂死無補于君故不書則孔父仇牧荀息有何補于君而書於冊哉然則曷爲不書卒書卒則無以表其節也且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然則曷爲不書剌大夫命於天子不得專殺故列國殺大夫雖有罪亦直書以譏之惟魯殺大夫則書刺所以尊宗國故曰君臣未嘗相弑也謂君不稱弑臣不言殺也刺者有辠乃刺之雖無辠亦必有說如不卒戍刺之則又何說而刺叔仲惠伯乎此叔彭生死難之節所以不著於春秋雖闕於經而特詳於傳所以發潛德之幽光也或謂齊召忽傅子糾叔仲傅子赤此兩人之死皆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其說信乎曰否不然子糾非君亦非適故召忽不得爲死難之臣子赤乃文公之適文公薨而子赤既爲君矣死君難義也或又從而訾之俗儒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哉弑君曷爲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弑厲公猶趙盾弑靈公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史失其官矣董史失其官曷爲孔子不正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其義安在稱國者其義不稱名者其文仍其文而存其義弑州蒲者欒書弑庶其者莒僕弑王僚者吳光皆稱國獨薛無史薛弑其君比則未有聞焉人皆知郤至之伐莫知欒書之姦左氏雖盧張郤至之伐仍不能掩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掩其惡成公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穀梁子曰自禍於是起矣三郤不死厲公不弑欒書所畏而忌者惟郤至耳殺三郤者非胥童乃欒書也鄢之戰欒書請俟齊魯之師郤至獨以爲不可楚有五間急擊勿失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畏而忌之既戰獲楚公子發鉤欒書陰誘發鉤使譖郤至由是發鉤如其言以告厲公公問欒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郤至欲爲難使郤犨緩齊魯之師而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公惑之乃使郤至聘于魯時悼公在周而書又陰使人說孫周使見郤至郤至不知其謀而見孫周公使覘之以爲信遂使胥童殺三郤郤錡欲以其黨攻公郤至不可至死不敢爲難奉君命也可不謂忠乎欒書既殺三郤遂弑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欲爲難而立孫周者書之志也顧以此誣郤至郤至死而其志得行處心積慮十餘年而後成其姦甚矣故春秋數稱晉欒書帥師一救鄭成公六年一侵蔡八年一伐鄭九年明專國也及厲公死十有八年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晉人不知其姦反頌其德比之召公而書之惡仍不可掩故餘殃終及其孫事詳內外兩傳而我特斥其惡者所以誅姦諛於既死也穀梁謂弑君賤者窮諸人言稱人者賤之文公十有六年冬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弑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古乘與甸通周禮稍人掌丘乘之政帥甸猶帥乘是時昭公田孟諸故襄夫人使稍人帥乘攻而殺之稍人乃下士謂之賤可以君祖母之尊又王姬之貴號令於其國國人莫敢不從而謂之賤可乎自古婦人不與國政婦人而與國政者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平公殺其子可值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直斥君祖母則名

不正而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殺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而擅廢置其君之禍者亦當以春秋爲鑒焉宋昭公無道傳無貶晉厲公無道外傳謂無德而功烈多服之者衆晉靈公不君既無德亦無功服之者寡故力不能殺趙盾厲公力能殺欒書而惑於其緩猶豫不決災及其身且趙盾數諫靈公而欒書未聞一言規誨故趙盾猶不失爲賢大夫欒書之姦如後世魏之司馬懿父子故揭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學者文公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曷爲直稱君踰年稱君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也在朝之臣因已北面稽首而君之矣一國之人亦莫不奉以爲君其誰曰非君也然則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曷爲不直稱君而曰君之子奚齊不正獻公殺其世子又逐其二子而立奚齊國人諱然不服莫以爲君在朝之臣亦未聞有君之者君之者惟荀息一人而已故春秋特書君之子言獻公以爲子國人不以爲君也公羊謂弒未踰年君之號失之然則里克殺卓子曷爲直稱君踰年矣雖不正安得不稱君殺奚齊在僖公九年冬弒卓子在十年春王正月左氏以爲殺奚齊在僖公九年冬十月弒卓子在是年十一月似傳誤當舍傳從經或云傳據夏時經從周厤吾未之前聞哀公四年春盜弒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明弒蔡侯申者公孫辰也傳稱公孫翩明辰使翩弒之此運而書者與魯慶父弒閔公宋萬弒殤公同而經稱盜何也蔡人以盜赴故稱盜又蔡昭公將如吳明不在國而在塗則其稱盜也亦宜傳稱文之鍇殺公孫翩經書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明皆辰之黨而辰獨出奔譏失盜也左傳謂蔡人逐之則慶父亦魯人逐之可知不殺之而逐之是爲逸賊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故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宋萬之黨帥師圍亳而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以曹師討之仍不能殺萬使萬逸奔陳春秋猶書以示譏魯季友力能討慶父乃不討而緩追逸賊使慶父出奔莒君子謂季友有無君之心當坐與聞乎弒之辠雖戮叔牙縊慶父其功未足以掩其辠也公羊以爲親親之道既名爲賊何謂親親失之甚矣穀梁子曰君弒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季友志立僖公其志同乎慶父故魯之亂實季友養成之又爲叔牙慶父立後是爲三桓其後遂四分公室

有王者作其能免于戮乎襄公二十有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不稱盜而稱閽何也周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皆刑人也守門謂之閽左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明非刑人乃俘囚安知其非諜也故春秋備書之以爲戒云 世子止已見易說故于此不復說

隱公 隱公三年周平王之五十一年

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 杜預曰周平王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

左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公羊傳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使公子馮出居于鄭 馮穆公子莊公 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卽位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繆公 繆左傳作穆古通用

公羊傳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 渴猶急也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 慢不以禮 過時而日隱之也 隱猶痛也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死繆公立 繆公者宣公之弟舍其子而立弟 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 與夷宣公之子 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穀梁傳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元年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衞祝吁弒其君完

五年夏四月葬衞桓公

左傳夏葬衞桓公衞亂是以緩 衞人殺祝吁而立晉亂定乃葬桓公

穀梁傳月葬故也

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 晉獻公惠公未嘗同盟而卒名赴於周也衞男同盟滕侯杞子來朝而卒不名國小而微不能上達於天子故不名君前臣名臣死赴於君必稱名古今之通義也或云臣子赴君父以名夏殷之禮周人諱名其赴必不以名不以名者謂赴於同盟之國也安有赴於天子而不以名者乎其說不通

左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 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 而葬從主人 不赴告天子故從臣子辭 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 赴天子 而葬不告 不告天子

穀梁傳月葬故也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不書葬傳見前

桓公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佗桓公弟五父免桓公太子 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陳亂先伏于隱之七年十二月作于桓之五年正月六年秋經書蔡人殺陳佗而立厲公甲戌己丑前後相距十六日日異月同杜預以爲日異月亦異長厤焉足信乎

公羊傳曷爲以二日卒之悈也 齊人語 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 死卽屍見漢書謂甲戌亡不知所在己丑乃得其屍 君子疑之故以二日卒之也

穀梁傳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夏葬陳桓公 明陳佗而魯會葬之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十有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桓王十九年 秋七月葬鄭莊公

十有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厲公也何休以爲佗子 冬十有一月丙戌衞侯晉卒 上有丙戌此重書

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

十有三年三月葬衞宣公

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十有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崩莊王立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崩魯桓十六年莊王元年在位十有五年魯莊之十有二年莊王崩魯莊之十有三年釐王元年在位五年崩春秋崩葬皆闕莊頃以爲王室微弱不能下逮諸侯非也或謂莊釐崩葬孔子削之其說尤悖爲此說者以齊桓尊王爲虛文春秋辨名實無實而有名故削之以齊桓尊王爲虛文可也乃并其虛文而去之可乎如其說吾恐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必將無所不至矣且不貶齊桓反削天王之崩葬不亦悖乎）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十有七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春秋外諸侯卒稱名臨天下之辭及其葬也稱公臣子一國之辭學者好異說以蔡桓稱侯爲得禮郢書燕說我無取焉經文之譌其理易知故不復辨）

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桓公

莊公（莊公元年莊王四年）

元年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冬十有二月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莊王六年）

左傳緩也（七年乃葬故曰緩）

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案宣三年書改卜此何不書改葬）

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

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九年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凡諸侯葬皆曰葬某國某公趙匡曰志我大夫之往會也莊九年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先是夏公伐齊後是八月及齊師戰我大夫不往會可知然則春秋亦有不往會而書葬者矣趙匡又曰會葬也凡卒不書葬者皆譏內之不會葬齊襄與我不共戴天之讐我大夫往會其葬可謂禮乎然則齊襄何以書葬齊人討賊而葬其君我雖不往亦書葬春秋天子之事也趙匡以爲魯史故有我不往會不書葬之說豈其然）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子克卒（釐王四年也明年王崩魯莊十七年惠王立魯莊十八年惠王元年）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

二十有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惠王四年）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厲公

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葬曹莊公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

三十有一年夏四月薛伯卒

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閔公（閔公元年惠王十有六年）

元年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二年秋八月公薨不地不書葬與隱公同）

僖公

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八月葬許穆公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袞斂

穀梁傳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地死于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

七年秋七月曹伯班卒冬葬曹昭公

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在位二十五年崩）

左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襄王元年）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襄公背殯爲無哀是則然矣書卒不書葬是爲彰其辠也又焉能諱之）

九月甲戌晉侯詭諸卒（案是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戌晉侯詭諸卒此公羊經文也左穀二家甲戌誤爲甲子杜預妄爲之說孔氏亦附會而妄爲之疏不滿一笑）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夏四月葬陳宣公

十有四年冬蔡侯肸卒

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麋信云肸父哀侯爲楚所執肸不附中國常事父讐故惡之）

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十有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

穀梁傳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蓋爲時王所黜）

左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有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文公定位而後告喪）

二十有五年夏四月癸酉衞侯燬卒秋葬衞文公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二十有八年六月陳侯款卒

三十有二年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接左穀二傳皆作捷）冬十有二月

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傳日葬危不得葬也

冬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文公（文公元年襄王二十有六年）

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或云緩作主謂文二年作主故曰緩此說是也杜預乃云僖公薨在前年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僖公十月如齊十二月至自齊於是月乙巳日薨何誤之有杜預本不知厤乃依春秋所書日月作長厤及求之不合乃云是月失閏求之又不合乃云是年兩失閏傳入覺之一年頗置兩閏其妄如此故改經以就其說妄之妄者也）

五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葬晉襄公

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何注不書葬坐殺大夫不日者內娶略案觀傳似宋亂故不書葬）

左傳宋成公卒昭公即位而葬

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在位三十有三年崩頃王立九年為元年

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故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傳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 何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

穀梁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楊士勛曰春秋之世有十二王志崩者九書葬者五王室不恐諸侯不會故也志崩九者平王桓王惠王襄王匡王簡王靈王景王書葬五者桓王襄王匡王簡王景王其莊王僖王頃王三者不志崩明王室不赴

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桓公

十有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則書葬不書葬可知

十有四年 頃王崩在位六年左傳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夏

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不書葬者齊公子商人弒舍而立篡弒不明不使臨葬或云商人乃桓公子何休云欲立舍作欲立商人假以商為昭公子何氏不信左傳故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 匡王四年 六月

癸酉葬我君文公

宣公

二月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在位六年崩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葬匡王 四月而葬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

繆公

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稻卒 世本秦共公

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何氏休謂不書三日故篡也

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 九月會于扈 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大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十有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秋九月葬曹文公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十有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公穀梁作呂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成公 成公元年定王十有七年

元年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二年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遬卒 遬左穀二傳作速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九月衛穆公卒

三年春王正月辛亥葬衛穆公二月乙亥葬宋文公

四年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夏四月葬鄭襄公

五年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在位二十一年崩簡王立

左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書崩在盟後傳在前必有一誤

六年夏六月壬申鄭伯費卒 左傳鄭悼公卒

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十年五月丙午晉侯獳卒 何氏云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趙括

十有三年夏五月曹伯盧卒于師 是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而不言其地故曰卒于師

左傳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穀梁傳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冬葬曹宣公 穀梁傳葬時正也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子書卒者二皆不書葬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桓公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夏六月宋公固卒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其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其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

十有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傳滕文公卒何氏休曰滕始卒于宣公日于成公不名邾婁始卒于文公日于襄公名俱葬于昭公是以知滕小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邾子貜且卒

十有八年 簡王十有三年〇作書簡王十三年是年楚子伐宋取朝郟侵城郜取幽丘伐彭城而納宋魚石焉未聞與宋卒公會于瀕陽也 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十有二月葬我君成公

襄公

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在位十四年崩靈王立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秋七月戊子葬陳成公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秋葬杞桓公

左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孔穎達曰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明書杞子卒不名杞桓公乃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此始赴以名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 髡頑公穀二傳作髡原鄵二傳作操 鄭伯之卒于鄵也二傳皆言弒而春秋不書何也春秋作於天子之事書弒其君者春秋之辭不然一國之至尊本無弒道安得稱弒故告則書不告則否告者成之亂也必先于人予及同盟之國天子必先命諸侯而斷之然後首從分焉如晉弒靈公趙盾為首從未分則稱其首不書其從故以此為國君弒其君者書其君如其晉弒其君州蒲是也如其首之賤者稱盜如不告亂而告終則因其赴辭而書卒豈獨鄭僖一人而已乎

八年夏葬鄭僖公

左傳鄭僖公將會于鄬子駟相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僖公子

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 據虎牢 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

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

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十有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何氏休曰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卒皆不日吳遠于楚）

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十有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楚共王）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十五年秋）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卽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周喪禮既葬除喪注甚矣譬）守而下會于湨梁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左傳作瞷）

十有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是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等同伐齊）（何不言其地或曰卒于師）

穀梁傳閔之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葬曹成公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左傳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是時齊亂太子光位定而後發喪）冬葬齊靈公

二十有三年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葬杞孝公

左傳二十三年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穀吳使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不在楚）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國小國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二十有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葬許靈公（是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而葬許靈公）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在位二十有七年崩景王立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乙未楚子昭卒（楚康王晉傳士謝從孔案以爲乙未閏月之日范甯亦云然）

二十有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衎卒秋九月葬衛獻公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傳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左傳公作楚宮何氏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昭公（昭公元年景王四年）

元年六月丁巳邾子華卒秋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羊作卷○使赴于鄭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此告終稱嗣之辭）

左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荀子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羊作泉）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五年秋七月戊辰秦伯卒

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據名嬰稻）嫡得之也（以嬰稻以嫡立）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葬杞文公

七年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是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滅國不葬陳哀公獨書葬似楚靈葬之而告於諸侯也左傳以爲陳之臣袁克葬之亦必有據蓋袁克請于楚而楚許焉則仍楚葬之矣）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經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悼太子之子）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公也（滅國不葬閔之故書葬以存陳）

十年秋七月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十有二年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月葬鄭簡公

十有三年冬十月葬蔡靈公（先是八月蔡侯廬歸于蔡）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卽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太子有）之子廬（平侯）歸于蔡禮也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惠公）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十有四年三月曹伯滕卒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十有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左傳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

二十年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二十有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在位二十有五年崩王子猛立未踰年卒敬王立）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左傳王子朝有寵於景王欲立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單劉不欲立子朝）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六月丁巳葬景王（是時王室亂葬故速）

二十有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左傳云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令蔡人出朱而立之東國者隱太子之子平侯之弟朱之叔父也東國既立不知何故卒于楚左氏無傳何氏謂東國篡立故不書葬穀梁二十一年冬蔡侯東出奔楚經文與二傳異且云東者東國也似東出奔楚卒于楚難於經文爲順然以東爲東國亦未安左氏據國史作傳必非臆說當從之）

二十有四年秋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冬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地）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左傳楚平王卒乃立昭王）

二十有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寧公羊作甯）

三十年（敬王八年）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秋葬薛獻公

三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三年三月辛卯邾子穿卒秋葬邾莊公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五月杞伯成卒于會（三月杞伯與諸侯會于召陵侵楚五月盟于臯鼬）秋七月葬杞悼公

八年三月曹伯露卒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

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六月葬鄭獻公秋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十有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吳子光卒（醉左傳作檇）

十有五年（敬王二十有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稷乃克葬（是年五月邾子來奔喪九月滕子來會葬公羊云奔喪非禮也何氏休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稷左氏公羊皆作昃）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哀公

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冬十月葬衛靈公

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葬秦惠公（是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滕頃公

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閏月（十二月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謂喪服大功以下當以閏數）

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以思殺并數閏）

穀梁傳不正其閏也（閏月乃前月之餘喪事不數）

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八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十年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左傳齊人弑悼公）五月葬齊悼公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十有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十有三年夏許男戍卒（戍左氏穀梁作成）秋葬許元公（敬王三十有九年哀公十有四年獲麟之歲也）

春秋終始十二王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終于敬王之三十九年志崩九志葬五崩葬全闕者三凡十二王敬王享國四十四年崩葬在春秋後故不數而釐王三年齊桓始霸其崩也當魯莊之十七年齊桓尊周室而春秋不志崩安見其尊周室也不志崩者諸侯不奔喪不志葬者諸侯不會葬莊王釐王惠王皆當齊桓之時莊王十二年魯莊之九年齊桓得國魯莊十二年莊王崩是時霸圖方始未見信於諸侯及十三年會于北杏而諸侯猶疑之未暇謀王室也故前年莊王之崩春秋不志北杏之會皆諸侯而貶稱人及釐王四年魯莊之十六年諸侯同盟于幽霸業成矣（莊王五年當釐王二年諸侯會于鄄左傳曰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乃有心于糾合全無志于尊周故魯莊十七年釐王之崩春秋仍不志穀梁子曰不志崩失天下也周失天下其存者惟號與祭實賴齊桓扶持而推戴之乃莊釐兩王未聞推戴及其崩也既不會葬復不奔喪則齊桓之志荒矣（何以知之以春秋不志崩知之魯人不往故不志崩齊爲盟主齊人往魯人敢不往而春秋焉得不書于策哉）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豈其然乎及魯僖八年惠王之崩也始志于春秋故傳曰盟于洮謀王室也則前此未暇謀王室益信而惠王之崩春秋惟志崩而不志葬則我不能無疑焉穀梁謂天王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危不得葬故志葬此曲護齊桓而爲之說如其說則惠王崩有太叔帶之難襄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可謂危不得葬矣曷爲而不志葬哉文九年莊叔如周葬襄王何氏休謂惡文公不自往而使大夫往會然則不志葬者皆魯侯自往故不使大夫往會于春秋何不一書之以爲後法襄三十二年公薨滕子來會葬定十五年公薨邾子來奔喪滕子來會葬皆書于冊何氏休又謂此以非禮書禮惟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自隱至哀未見有奔天子之喪而會其葬者則又何說曰此常事不書過時書不及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莊二年葬桓王七年乃葬此過時書宣三年葬匡王四月而葬襄元年葬簡王五月而葬昭二十二年葬景王三月而葬此不及時書襄二十八年左傳鄭使印段如周葬靈王此我無往者故不書昭二十二年叔鞅如周葬景王此我有往者故書我不知魯無往者爲禮乎抑魯有往者爲禮乎穀梁子曰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往而魯人不往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必親之者也然則諸侯有喪未葬而天王崩不得奔喪亦不得遣使故將奔天王之喪有不及時而葬者禮惟祀上帝越紼行事奔喪必踰時而後返故不得越紼而行吾聞盟主會諸侯有背殯而往會之未聞天王崩有背殯而往奔之蓋春秋徒知有盟王不知有天王久矣而漢儒之議禮者又云天子崩諸侯奔喪分爲三部有先奔者有中來者有在後而會送者三部之外又有居其國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春秋平王崩隱不歸賵襄王崩文不貢金（貨財曰賻求金銀爲賻）安得有竭盡而供喪事者哉我以爲天子之喪春秋不志葬并不志崩者傷天下之無王也（周衰禮壞左傳據春秋實事故天王之喪使大夫往身不自行杜預以爲禮失之甚）春秋有臨天下之辭有臨一國之辭有臨一家之辭臨一家者大夫之事臨一國者諸

侯之事臨天下者天子之事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失國名如紀侯大去同姓名如衛侯燬）此臨天下之辭也葬則雖伯子男皆稱公此臨一家一國之辭也至尊不名有天下之至尊故天王不名有一國之至尊故臣不名君有一家之至尊故子不名父魯君薨稱公而不名蓋臣子不名君父從一家一國之辭亦如天王不名而不爲僭焉左氏謂列國同盟故赴以名非也雜記曰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不稱薨亦不稱名赴以名者惟赴於天子故春秋志諸侯之卒臨之以天下而稱名其有不名者惡無禮也杞子不名夷之徧男不名賤之秦伯不名狄之其後滕杞皆名秦惟甞稱名餘皆不名則秦之無禮爲尤甚矣曷爲楚子名而秦伯不名楚國有書其文甚美秦不好學焚書坑儒蓋其家法然也秦穆悔過君子取之故秦誓編於書三良徇葬君子讀黃鳥之詩而悲之故春秋卒楚莊而不卒秦穆後世稱爲鷙狠秦又曰無道秦有以夫任好之卒不志於春秋也諸侯或日卒或月卒或時卒公穀二傳皆有說其以二日卒者惟桓五年陳侯鮑而已是時陳亂故再赴再赴者一告亂一告喪也春秋惟一書王室亂（昭二十二年）有列國來告亂則直書其事而不書亂書亂則嫌與王室同且書亂則不日（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不日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乃書日陳佗之亂與此同）以亂非一朝一夕之事故不日（惟弑君日餘不日）兩書日則非亂明矣或曰兩日之閒有闕文我未之前聞也公羊穀梁皆有師傳本之子夏必非臆說公羊謂以兩日卒之怴也以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漢儒謂有狂易之病蓋亡而死故甲戌日亡莫知所在己丑日乃得其屍（死加尸爲屍漢書作死讀爲尸古文也）說者謂匹夫或有之人君必不然愚謂病而發狂何分貴賤古諸侯喑聾跛躄及惡疾皆不免所以尊君惟世子有惡疾則廢陳侯非惡疾乃病狂亦謂之貞疾積有歲年已非一日矣病狂之人不可以君國子民陳之臣當告于王免之而立其子則安得有陳佗之亂乎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而書之蓋言君死不知其日所以辠其臣也春秋書卒于師者二（曹伯廬及負芻）卒于會者一（杞伯成）獨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是時許男從齊桓伐楚故左傳謂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齊桓奉王命伐楚許男死于王事故男卒而葬之以侯先是微國滕侯宿男邾子皆卒而不葬許男卒葬兼書明齊桓請命于王而葬之是葬許男者齊桓也卒于會加一等卒于師加二等曷爲不書卒于師且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皆地許男卒而不地如死于國然疑許近楚許男疾作而竊歸其國故不地亦不書卒于師此不信左傳鑿空而創爲異說蓋始于唐之趙匡以爲左氏紀事皆妄諸儒翕然稱之宋王介甫亦云三傳皆不可信不信三傳而顧信俗儒之異說其惑甚矣讀春秋者當詳玩經文之上下不可獨摘一句而以私臆汨之成十三年曹伯廬從晉侯伐秦襄十八年曹伯負芻從晉侯圍齊皆不地不地故書卒于師許男新臣從齊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是許男卒于陘也地在上故不重書非不地（猶日月在上不重書春秋之例皆然）禮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椑從必無疾作而歸之理且事未終而返是逃歸也逃歸其國而死乃以侯禮葬之加二等以其死王事而旌之有是理哉穀梁謂內桓師欲曲護齊桓而反失之卒于陘與卒于師何以別乎不若左氏據國史作傳確然可信後之學者勿疑可也啖趙春秋惟力攻左傳全無發明雖宋儒稱其卓識吾無取焉莊王六年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或云改葬緩至七年學者疑之于是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改葬近之春秋書改卜曷爲不書改葬曰改卜禮也改葬非禮也故不書改卜曷爲禮改葬曷爲非禮曰禮求吉之道三卜不吉故改卜卜葬之命曰無有近悔近悔者冢墓崩壞也古不修墓言愼于前不修于後修墓猶可改葬可乎故曰非禮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春官冢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閒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知此改葬非禮也餘詳禮說

皇淸經解卷八之三十八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三十九　　學海堂

春秋說　　吳　惠學士士奇著

隱公

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左傳作君氏說者謂君夫人氏吾不知君夫人氏何以稱氏也春秋正名不君是之無別也又云內諸侯則外諸侯滕子薛伯杞子等曷爲不名而獨疑尹氏哉）

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何注尹氏世立王子朝崔氏世弒其君光）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文接故恩錄其卒范注云周禮詔相諸侯之禮尹氏時在職此同而不言譏世卿似與公羊異）

文公

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僖二十九年經書王人傳稱王子虎盟于翟泉卿不書皆稱人）

公羊傳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公羊謂叔服即王子虎）

穀梁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范注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叔服執重任以守國）

定公

四年秋七月劉卷卒（是年三月公會劉子及諸侯盟于皐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乃長衛侯于盟杜預以爲劉卷劉文公劉子爲一人秋劉卷卒）

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何休以爲劉子主會不日者）

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

葬劉文公

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

天子之外諸侯嗣也故卒稱爵內諸侯祿也故卒稱氏其王子弟則以王子爲氏或稱其采則以采爲氏

（予其衆也則以采邑氏）皆不稱爵春秋志外諸侯之卒也詳志內諸侯之卒也略外諸侯之卒微而不名者凡五（隱七年滕侯隱八年宿男莊三十一年薛伯）（僖二十三年杞子成十六年滕子皆不名）皆小國微之故不名彊而不名者惟一而凡四見焉（成十四年秦伯昭五年秦伯定九年秦伯哀三年秦伯皆不名）秦彊國也惟罃稻名餘皆不名貶之故不名內諸侯之卒者三人尹氏王子虎劉卷其不名者尹氏一人而已或曰譏世卿也爲此說者盍見周尹氏齊崔氏皆世卿或弒其君或亂王室春秋皆稱氏而不名故以爲譏世卿然則稱爵而不名者又何說而不名哉內諸侯卒而不名則爲之說外諸侯卒而不名則無說焉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宿男滕子薛伯秦伯杞子皆不名其卒也以爵卒尹氏亦不名其卒也以氏卒一也奚獨於尹氏而疑之諸侯卒名而葬不名卒告而葬不告告者告於天子故春秋志內外諸侯之卒皆臨之以天下而稱名微國不名者如宿如杞如薛如滕皆陵夷衰微不能以其名達也其後晉主夏盟扶而存之因得以其名上達故滕杞薛皆名內諸侯之強如尹氏外諸侯之強如秦伯皆有跋扈不臣之心故春秋二書尹氏（尹氏卒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王子朝奔楚）四書秦伯始終貶之而不名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尹氏左傳作君氏何也傳寫之訛也說者謂君之母氏故稱君氏而不稱姓其說雖合於左氏然左氏莊元年傳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然則不稱姓是絕不爲親也可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則其說不攻而自破矣以此知傳寫之訛也三傳皆可信擇其尤善者而從之尹氏主喪王子虎主盟劉卷主會故卒之又云王子虎卽叔服文元年來會葬者公穀二傳皆云然左氏謂卽僖二十九年盟翟泉者經書王人傳稱王子虎左氏據國史二傳本師傳其說孰是左氏謂同盟乃弔弔則書從之可也諸侯不奔喪尹氏焉得主喪古者束脩之問不出境王室大夫非有玉帛之使不與外諸侯交通春秋會主主盟不獨劉卷王子虎俯獲卒此二人蓋來赴則往弔之故卒之來赴者以其嘗有玉帛之使者也尹氏獨無聞似王室之重臣故貶而不名後之學者詳焉（詩曰王謂尹氏世臣也君前臣名臣死赴於王故名不臣故不名）

文公

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杜預注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孔疏蘇氏云外國來會葬不書此書者尊王使故特書之劉炫以內史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

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傳葬曰會（范注明非人之辭）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穀梁作毛伯）

左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穀梁傳會葬之禮於鄙上（范注僖貴至王臺王召送葬卒陽疏曹解以爲蓋服在葬前至魯國然後赴葬而毛伯後來失之竟上然後至魯國或云二者互言之未必先後至）

成公

十年五月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是春晉使糴茷如楚）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不書葬晉景公）諱之也

襄公

三十有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由此觀之同姊之國有喪小國會葬大國雖盟主亦不見諸侯而行宴好之禮焉）

公羊無傳（何注云書會葬者與喪同義）穀梁無傳（范注云會葬非禮也左杜預注亦云然）

定公

十有五年夏五月邾子來奔喪（昭三十年左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何注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

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穀梁范注云弟會之屬故近者奔喪遠者會葬）（杜長歸之喪同之王者非禮此據左傳而爲之說非穀梁義）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至者奔喪會葬也天子之喪同軌畢至則天下莫有不至者矣不至者惟諸侯有喪未葬不得越紼而奔故古有聞君喪而未奔爲位以哭之禮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此紀尊卑曰數之差而天子于諸侯之喪也爵弁紂衣而哭其葬也復遣大夫往會之春秋兩書以爲後世法文元年葬僖公五年葬成風一使內史叔服一使召昭公三傳皆曰禮也（或云王不稱天爲貶則必以稱天爲褒之有王天王天子也）及襄王崩文公不奔喪亦使大夫會葬以報之（文八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天王遣使來我亦遣使往則尊卑之等差安在哉我故曰春秋無王孔子修之故春必書王其存者賴號而已易曰渙汗其大號所以正位也位正則尊卑之等差亦正矣諸侯之喪惟同盟至謂同盟之諸侯皆至未同盟則不往赴故不至而左氏昭三十年傳稱先王之制諸侯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然則同盟至者乃卿大夫士非諸侯也而春秋兩書滕子來會葬（一襄三十一年一定十五年）一書邾子來奔喪（定十五年）公羊以爲奔喪非禮何氏休則云諸侯薨同姓奔喪異姓會葬邾滕非同姓故曰非禮穀梁謂喪急故言奔而不言非禮則古有是禮明矣如古無是禮則春秋必不書古有是禮而或失之則書以是譏說者謂晉景公之喪（成十年五月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不書葬成公往弔晉于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葬然則晉成公之喪（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不書葬）宣公往弔曷爲而不書葬乎同姓之喪公往弔禮也晉人止公非禮也（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三月公至自晉）其身在晉何辱之有魯人辱之君子則否襄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是時晉楚主盟楚強于晉故其葬而諸侯會之春秋于襄二十九年春特書公在楚在晉不書（昭十六年正月公在晉不書）而書在楚言在者猶公在乾侯非其地也公如楚而適會其喪遂往弔之亦小事大之禮說者以魯不會天王之葬而會之是則然矣遂謂諸侯不得弔同姓之喪豈其然或曰春秋同姓之國數十有喪而此弔之是率天下而路也魯爲宗國晉爲盟主晉會葬魯弔晉喪不亦可乎如其非禮則春秋曷爲兩書於策哉大夫惟同位至同位謂同爵是大夫不得越國而奔喪也內大夫卒而不葬外大夫不卒（不卒其氏）（王子虎劉卷書卒與弔諸侯公弔故書卒大夫之）不往弔故不卒莊二十七年秋經書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之原也而魯季友會其葬禮歟非禮也非禮則春秋何以書古有大夫士私行出疆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說禮者皆孔子之說故公羊以爲季友之私行非君命也其辭或曰）避內難而出如衛孫林父欲爲逆遂伯玉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故其行速魯有慶父之難時始萌芽季友爲得先避之而出

乎司馬遷謂孕友母陳女故如陳涖存以待後之學者何氏休曰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其說必有所据且與左傳同盟之說合

隱公

四年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石碏子問定君于石子石碏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衞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衞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衞九月衞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

公羊傳其稱人何據晉殺大夫里克俱弒君賊不稱人討賊之辭也

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辠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濮陳地水名

桓公

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

左氏無傳隱七年傳曰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桓五年傳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

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喜獵淫獵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

史記陳世家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立五月卒中立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為宣公

莊公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辠也

史記齊世家大夫高傒齊正卿高敬仲及雍林人殺無知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董仲舒曰楚莊殺徵舒而稱人楚靈殺慶封而稱子何也曰莊王行賢而徵舒之辠重以賢君討重辠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楚莊弗予專殺而稱人楚靈以明慶封之辠而稱子

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徵舒之祖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穀梁傳此入而殺也先殺夏徵舒而後入陳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辠也

襄公

二十有三年冬十月晉人殺欒盈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

公羊傳何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殺稱人者從討賊辭

穀梁傳惡之弗有也

三十年秋七月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陸氏曰良霄不書復入志在復讐明非書匿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人殺良霄

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春秋討賊皆稱人衞州吁弒君之賊執之者陳人涖之者衞入而主之者衞石碏也君子謂衞有人焉濮陳地水名穀梁謂于濮者譏失賊非也州吁弒桓公而代之為君矣而衞人不服故民未和位未定是時陳桓公方有寵于王而陳衞方睦欲朝陳使請於王而定其位故州吁如陳石碏老矣力不能討欲假手于陳以討之故使告于陳而陳人執之如譏失賊則當書陳人殺衞州吁如蔡人殺陳佗而後可也不稱陳人而稱衞人謂之失賊可乎書於濮者言陳人亦欲殺之也齊無知之弒襄公衞州吁之弒桓公左氏謂殺無知者雍廩史遷謂殺無知者雍林人雍廩史記作雍林人蓋邑名或云齊大夫未聞君子謂齊有人焉桓六年蔡人殺陳佗佗者陳之賊陳人佚之而蔡人討之尚可謂陳有人乎史遷以陳佗為厲公則陳之君也但說有據公羊可書必非臆造與左傳不合史遷公穀二傳皆以為陳君莫以為陳賊故不譏陳之失賊而止罪佗之淫而不君則似未得其實而春秋討賊之大義于是乎不明蓋陳之亂久矣佚于隱之七年發于桓之五年而陳侯鮑病狂亦非一朝一夕故鄭良佐如陳預知陳之將亂者蓋履霜馴至于堅冰越歲踰年足以養成其亂及陳侯病革而亂作其傳爲甚亡莫知其死日則是君死而臣不知一國皆狂豈獨陳侯鮑哉故君子謂陳無人春秋特書蔡人殺陳佗者譏陳人之失賊也宣十一年陳夏徵舒之亂是時楚子實先入陳而後討賊春秋退入陳于後而進討賊于前蓋先褒之而後貶之先褒之者以為陳人力不能討齊為大國晉爲盟主亦長養弒君之賊而晏然不一興師楚子獨能討而正之故先書討賊以褒之然內實懷縣陳之心而外托為討賊之義故後書入復書納以貶之人皆知稱人為貶不知稱人為褒討賊稱人者言人人皆欲討之乃天下之公心也俗儒據孟子春秋無義戰之說遂謂春秋有貶無褒固失之矣而莫知稱爵為貶稱人為褒尤失之晉侯入書楚子入陳皆貶也欒范交惡而欒盈亡駟良交爭而良霄死亦與討賊辭不亦甚乎凡大夫出奔非有君命不得反非君命而自外入者皆從討賊辭且大夫出奔非大夫矣不得從殺大夫之例雖非弒君賊而欒盈兵乘公門良霄介于襄庫是亦賊也故皆從討賊辭雖然猶有說欒盈者欒書之孫弒君賊也積不善者必有餘殃欒書卒免于戮而欒氏之族終滅于晉目之曰賊誰謂非宜良霄汰侈未聞逆蹟故其死也子產從之枕之股而哭之又殯而葬之明非賊也亦從討賊辭者辭窮則屈春秋固有同而事異者當分別觀之或云良霄不書叛者將以滅國書猶其說則春秋書叛者其辠重不書叛者其辠更甚矣且駟良交爭而謂其自滅國不亦誣乎又云不言復入位未絕也亦非大夫出奔位已絕良霄之辠輕于欒盈其力亦弱于欒盈故不言復入

閔公

元年秋八月季子來歸

左傳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何注難季子不探誅慶父有甚惡故復于託君安國賢之）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范注大夫出使歸不書執然後致不言歸國內之人不曰來今言來也明本欲逐去之國他國之人言歸者明賢魯人也以亂故出奔魯人思之今得還故皆喜日季子來歸）

宣公

十有六年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成公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左傳四年春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公子季友歸自陳春秋曷為以婦人目之譏何譏爾莊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季友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是時季友義形于色儼然丈夫也遂酖叔牙而置慶父不問及慶父弒子般季友不討賊君臣之義誅不得避兄慶父卑大于叔牙季友力能誅叔牙豈不能誅慶父既不能誅又不能死反出奔陳所謂以死奉般者言猶在耳莊公死而背之君臣之義安在哉于是向之儼然丈夫者今則赧然一婦人而已矣故春秋以婦人目之曰季子來歸譏之也非嘉之也公羊以稱子為賢尤失之凡先君之丈夫子女子子皆曰子故子叔姬與季子同稱子何賢之有或曰季友死則魯為慶父之魯矣齊桓在則慶父焉敢盜有魯乎齊桓不難于殺哀姜又何難于殺慶父而慶父不死者實季友保介之也或曰慶父掌兵權季友焉能誅之說者徒見後世漢有南北軍唐有左右神策軍遂因之而作亂不知古者兵散于野將歸于朝有事則行無事則罷本無權也且慶父惟莊二年一帥師伐于餘丘于餘丘者邾之邑耳伐邑厲且吝安得有其權（于餘丘爲邑伐邑書于易也厲安說以爲國皮）人豈之豈非慕之慶父所特者獨一哀姜為之內援哀姜通于慶父國人素知之故皆不服慶父外懼齊人之討內畏國人之議故子般弒不敢自立而立齊之甥閔公則其無能為也亦明矣季友素得國人之心其來歸也閔公請之齊桓復之國人皆喜以為季子既歸慶父必去乃久之不去慶父非不能去也謂去之不若留之使自斃及弒閔公然後加之以皋經而殺之以說于國則季友之心尚可問乎其初莊公以為可以託孤也而任之其後閔公以為可以安國也請于盟主而復之季友一負莊公再負閔公人皆知其有大功于僖莫知其有大辜于魯益成風私事季友以其子僖公屬之故季友處心積慮欲立僖公而魯國之亂遂釀而成焉所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者自此始故其子孫遂分宮室逐昭公而至無顧忌者皆其世傳之家法也我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

桓公

十有一年九月突歸于鄭

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七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

穀梁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十有五年五月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左傳十五年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公侯在喪稱子伯子男在喪稱名故公羊子曰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言鄭伯與子男為一等鄭忽出奔而稱名者非貶也杜預乃云出則降名以赴妄矣鄭忽在喪故從伯子男之禮何降之有哉又云入則逆以太子之禮亦非也公羊以稱世子為復正得之杜預既葬免喪之說尤為悖逆人者知之故不復辨）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穀梁傳反正也

許叔入于許（何氏休曰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按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至是公孫獲去之久矣許叔乃得入于許）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據俱末者漢也）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是時祭仲尚存）

十有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傳蔡桓侯卒（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公羊無傳（何氏休曰蔡季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陳以力助）

莊公

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桓公十有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按桓十六年傳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衛也（何注不書公子黔牟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為天子諱微弱）

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或云小白兄也子糾弟也全無實據而以意說又云齊小白係之齊則小白當有齊也衛州吁齊無知皆當有國矣俗儒之論不通若此）

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二十有四年冬赤歸于曹

左氏無傳（莫知赤爲何人辭同突歸于鄭蓋曹君也杜預以為僖公亦無所據當闕之而存其名）

僖公

二十有八年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是年四月出奔楚

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

冬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冬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

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

左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穀梁傳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

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成公

十有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七年冬出奔晉

左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宗卿猶宗臣謂之宗卿者蕭曹非同姓也杜預說孫氏故正之世本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衛先公之子孫多矣皆謂之宗卿可乎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其位

十有五年秋八月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華元出奔晉實未當至晉也魯救晉以為重魚石自止華元于河晉華元以晉會討之故號未至晉直書歸自晉則其情見乎辭矣說春秋者詳其事覈其文乃得其情其義可知也

左傳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蕩澤司馬公孫壽之孫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石為左師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功子反以解圍有大功于宋故畏而止之請討許之乃反何氏休謂此華元為大夫出所諸出奔晉此鑿空而為之說不足信也

十有六年曹伯歸自京師十五年三月癸丑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左氏甯曰傳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伯討也今以侯執伯故曰惡之

左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故討之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十六年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

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自某歸次之

十有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華元陽止之而實陰逐之斷宋之亂華元釀成之也華元挾晉魚石挾楚魚石信為叛人矣華元豈非宋之叛哉是時楚戍彭城晉韓獻子立討魚石而以彭城歸之宋魚石不言叛則華元亦有罪焉

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襄公

二十有三年夏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二十年秋出奔楚

左傳二十年陳侯之弟黃穀梁作光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二十三年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奉公以如固宮欒氏乘公門范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公羊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衛侯入于夷儀十四年夏出奔齊

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

公羊傳陳儀者何夷儀公羊作陳儀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弑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子叔衛侯剽及大子角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公羊傳此諼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為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左傳孔疏曰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于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公羊傳云衛侯之弟黑背即以字為氏也襄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稱其族剽無謚而經書弑其君未見其惡然喜既奉之為君矣范氏云以公孫立于是位為非其次然父安得惡之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范氏云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

穀梁傳曰歸見知弑也辛卯弑君甲午便歸得弑而已故得連

三十年秋七月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昭公

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左傳以公子比之歸也觀從以蔡公之命召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族盡親叛無釁而動為羈終世亡無愛徵其有寵子國有奧主謂蔡公棄疾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穀梁傳曰晉晉有奉焉爾叔向曰去晉而不送則晉無有奉可知是時子干在晉故稱自晉非晉有奉也

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杜預注滅蔡在十一年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為邑荊荊山也故封有吳防縣即防國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悼大子偃師也吳陳惠公歸于陳禮也

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故曰謹而日之封陳蔡者楚也平丘之會何與范氏注二國復國之功誤矣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二十有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年冬十月出奔陳二十二年春出奔楚

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為喩

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按左傳華貙劫其父華費遂以叛而召亡人明年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即貙之弟至是登以吳師至而敗又如楚乞師而楚助之木鄙藥有奉也貙登不書俱非卿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定公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十年秋出奔陳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范氏注入蕭從叛人言其黨也故不書叛

左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十年出奔曹傳在九年春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十有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穀梁傳此叛也以其歸言之貴以其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哀公

五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

十年夏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定十四年衛公孟彄出奔鄭蒯聵之黨也傳云自鄭奔齊故今自齊歸衛

桓十一年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鄭忽者鄭伯也曷為不稱爵而直稱名未踰年之君也十有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故出奔則名既葬矣可以除喪乎既葬除喪此杜預短喪之說春秋之辠人也一年不二君故不稱爵諸侯失國名稱出奔明失國也故名衛侯衎出奔齊突歸于鄭篡也歸者出入無惡曷為稱歸祭仲挈之歸也曷為祭仲挈之歸是時突在宋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然則歸無惡乎惡在仲而不在突也宋雖彊暴必不能滅鄭又焉能出忽而立突乎祭仲以死爭則突必不歸忽必不出突之歸也仲實挈之忽之出也仲實逐之則惡在仲矣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曷為不稱鄭伯而稱世子忽突爭國兩稱鄭伯則無以辨其孰為適孰為篡也故特正之以世子之名世子者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我亦不知世子忽誓於天子乎未誓於天子乎忽之母鄧曼突之母雍姞我不知鄧曼為貴乎抑雍姞為貴乎故必正其名曰世子則子之適庶明而其母之貴賤亦明矣鄭伯突入於櫟衛侯衎入于夷儀突名而衎不名者衎正而突不正也衛侯衎復歸于衛春秋謹而書之鄭伯突復歸于鄭曷為闕而不書且傳稱弑子儀昭公弑子亹死子儀立甯喜弑子叔衛侯衎出奔衛人立公孫剽子叔其氏也剽弑甲午衎歸書之若是之詳且謹焉子儀在位十四年矣曷為而獨略之略之者以為鄭忽弑不書桓十七年鄭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而鄭高渠彌春秋皆不書則子儀之弑又焉足書且忽正故書復歸以明其反正突不正其復歸也闕而不書莊十四年六月甲子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則春秋之謹嚴益見矣齊小白入于齊猶晉重耳歸于晉曷為一書一不書齊兩公子交爭故書入入者篡辭也晉重耳歸于晉孰與之爭哉世子申生死則當立者非重耳而誰故獻公死而秦伯欲納之重耳辭焉且云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非孝子仁人而能若是乎在外十九年及夷吾死而後歸則得國之正莫正于重耳故春秋不書晉人殺子圉而特書齊人殺子糾一正一不正一書一不書春秋之大義炳如矣竹書周襄王十六年晉殺子圉非不告也左傳謂不告故不書似失之所謂譎而不正者在得國之後不在得國之初也觀春秋之所不書則其書於策者其義不尤顯乎諸侯及大夫出奔歸為善入為惡復入惡尤甚復歸善惡參其國逆之其君召之天王命之盟主納之故書歸否則書入復歸者諸侯復其國大夫復其位衛侯鄭再失國曷為先書復歸後書歸其先歸也晉人復之故書復其後歸也魯僖請之天王許之故書歸則歸為善矣大夫之入也曷為或言叛或不言叛叛者據邑以抗其君也衛孫林父據戚宋公母弟辰據蕭宋華亥據南里晉趙鞅據晉陽故皆書入以叛襄二十三年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曷為不言叛欒盈不言叛者能入曲沃不能據而有之也故晉人殺之楚子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春秋不登叛人故彭城仍繫之宋則魚石安得據彭城以為己有哉地者君之邑也臣之祿也專祿以周旋據邑以犯上天下之惡莫大焉公穀二傳創為以地正國之說于是後世跋扈之臣假托春秋興兵犯順欲除君側之惡人實公穀二傳作之俑也韓魏皆叛人之黨故趙鞅得歸于晉有王者作趙鞅焉能免于戮乎一說春秋之例歸為善突歸于鄭赤歸于曹楚公子比歸于楚晉趙鞅歸于晉未見歸之為善也故曰春秋無達例僖十七年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穀梁子曰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請前書齊小白入于齊也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重耳之歸于晉也春秋不書蓋小白不正而重耳正故一則見於前一則前不見其卒皆日之春秋之義炳如日星而劉原父駁之謂重耳亦不正則又何說而謂之不王哉必曰未聞天王之命也春秋之無王久矣假令有王者起不立重耳而誰立乎○傳二十年衛侯鄭歸于衛說者謂衛侯鄭因魯僖行賂以免故不書復歸而書歸此俗儒之臆說未足以亂經亦足以惑人按周禮典瑞穀圭以和難魯僖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是十瑴之玉即和難之圭衛侯有難魯僖和之乃行禮非行賂也且王許之矣前此復歸未聞王命今王命許之歸故直書歸而不書復歸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元咺之謂歟咺訟而勝復歸自晉逆料衛侯必死而立瑕殺之不亦宜乎一說入逆辭歸順辭趙鞅叛為逆而歸為順也竹書周襄王十六年晉殺子圉乃乙酉歲晉文公元年春秋不書列國之史固書之矣非不告也亦非晉人諱之

成公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杜預注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故譏之又云作先君武宮非也傳明言立武者謂章武功與魯武公何涉杜所謂作先君宮以告成事魯之先君豈獨武公哉失之甚矣孔疏駁虞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以為宮定元年傳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故立煬宮此若為禱而立何以傳不言禱無據之說必不可從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服杜注皆本此殊失左傳義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定公

元年九月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煬公者伯禽子魯之祧廟禮所謂有禱焉祭之者也

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利也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春秋有事同而辭異有事異而辭同武宮煬宮其事異也皆書立其辭同也曷為其事異記禮者皆孔子之徒雖互有得失各本師傳必非臆造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武公者孝公之父應公之曾祖成公之九世祖或云十一世是并數閔兄弟各為一世至僖公而廟毀不知其何以得列于世室而不祧今無可考祭法曰諸侯五廟一壇一墠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定時久已為鬼似禱所不及康成謂鬼主在祧故季氏禱之而復立或記禮者之曲為附會我固不得而知然成公六年所立者我知其必非武公之宮也武公之宮公羊之說杜預據以注左傳失之矣何以知之以左傳知之左傳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然則立武宮猶立武軍所以章明武功云爾如立武宮以為武公之宮則立武軍亦以為武公之軍可乎宣十二年楚莊敗晉師于邲潘黨欲築武軍築武軍猶立武宮也立與築一事非兩事楚莊乃謂武非吾功則是楚未嘗立武也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河非楚地安得有宮蓋軍行載遷主于齊事故為帷宮以祀遷主告成事焉楚不立武以章邲之功魯借人之力願立武以章鞌之功故春秋書以示譏說者遂指為武公之廟以鞌之功而立之不亦異乎且季平子禱于煬公吾聞之矣未聞季武子禱于武公又何由而立其宮哉以此知事異而辭同也曷為其辭同立者不宜立其事雖異其不宜立則同故其辭同三傳幸存三禮殘闕後之學者不能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疑則闕之徒據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于是力排而痛詆以為禮記皆漢人僞造以求購金則大學中庸皆不足信後世俗儒之議論甚于秦灰矣嗚呼帷宮見周禮○啖助不信左傳而力攻之謂傳意以為武軍之宮如楚所立者不知楚實未嘗立武也又云若以鞌戰之故不應經五年方立則武公之宮曷為自宣王十二年至定王二十二年閱歷十二公而後立哉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四十

春秋說　學海堂

吳　惠學士士奇著

莊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穀梁傳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執一作親

二十有六年夏曹殺其大夫左氏無傳

公羊傳何以不名眾也曷為眾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十二四年冬戎侵曹曹伯為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為得其罪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據上戎侵曹無滅文為曹羈諱也何以不言戰為曹羈諱也

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

僖公

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僖四年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僖五年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七年春齊人伐鄭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㔻鄭父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夷吾晉侯殺里克以說於是㔻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羊傳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文公惠公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為篡故出入渾皆不書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袖海山房校印

左傳針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illegible]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二十有五年夏宋殺其大夫[illegible]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三十年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illegible]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公羊傳衛侯未至在下據歸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illegible]

文公

六年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左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illegible]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狐射姑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之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七年夏四月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illegible]公孫友為左師[illegible]樂豫為司馬[illegible]鱗矔為司徒[illegible]公子蕩為司城[illegible]華御事為司寇[illegible]昭公將去群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illegible]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illegible]

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八年冬十月宋殺其大夫司馬

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illegible]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illegible]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公羊傳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九年[illegible]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illegible]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子西[illegible]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illegible]

宣公

九年冬十月陳殺其大夫泄冶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十有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illegible]衛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成公

八年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事在五年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有五年秋八月宋殺其大夫山

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illegible]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

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
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率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
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齊爲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
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
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襄公

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
夫
左傳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
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楚人討陳叛故曰
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
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
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夏書曰成允成功
十有九年八月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二
十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溼(溼一作燮)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
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齊侯出其世子光而立其少子牙使高厚傅之齊侯疾病崔杼逆光而立之光殺牙杼殺高厚)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事在十年)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當辠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
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
鄭殺其大夫專也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燮莊公子之晉者欲背楚)蔡
人殺之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文侯之父莊公)
(地名甲午)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
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
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
二十有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夏陳
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雖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
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辠也王曰令尹之不
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
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於四竟
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遂縊而死(二慶事見第一卷)
穀梁傳稱國以殺辠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二十有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甯喜)曰吾得辠於君悔而無
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
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
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入于夷儀使與
甯喜言甯喜許之(二十六年)二月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甲午
衛侯入(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與公孫無地公
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
右宰穀尸諸朝(喜與穀皆大夫曷爲書喜不書穀弒君納君者甯喜一人而已右宰穀從人者也焉)
(足書杜預謂穀不書非御也失之)
公羊傳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
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卽死女能固納
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吾欲納
公請使公子鱄約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
殺甯喜
穀梁傳稱國以殺辠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
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出君弒君而不以
弒君之辠辠之者惡獻公也

昭公

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五年春王正月楚殺其大夫
屈申　八年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黑爲游楚所傷故欲)
(去其族)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
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
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五年春楚子以屈申爲
貳於吳乃殺之　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
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之司徒招與公子
過哀公有癈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而立留哀公縊
勝愬之楚留奔鄭公子招歸辠于公子過而殺之
十有二年五月楚殺其大夫成熊　十有四年冬莒殺其公
子意恢(熊一作虔一作虎)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
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經作熊誤懷寵也)
(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
公之弟庚與(與一作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與郊公
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
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
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
鉏送之有賂田
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言
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
義異也
二十有七年夏四月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
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子常召鄢將
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
殺也國人弗爇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
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
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
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哀公

二年十有一月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四年夏蔡殺其大夫
公孫姓公孫霍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
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蔡遷于州來四年春蔡昭
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
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鍇後至執弓而先
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盱經作霍)
翩殺大夫曷爲不稱名或云有辠稱名無辠不名非也陳殺洩

括楚殺御死者無罪而傳亦曰則稱名豈皆有辜哉君命殺之則稱名非君命則不名春秋兩下相殺不道非君命而殺大夫是兩下相殺也曷爲而書於策乎言將自是弑君也子弑父臣弑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國有大夫君之股肱心膂未有股肱心膂既亡而元首得全者也文七年宋成公卒昭公卽位而襄王之姊爲宋襄公夫人乃昭公之祖母欲殺昭公而立公子鮑故先除昭公之黨於是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而殺公孫固公孫鄭八年冬襄氏之族又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公子卬而逐蕩意諸皆襄夫人使穆襄及戴族爲之必欲盡除昭公之黨而後已傳稱昭公欲去羣公子者蓋昭公亦欲去襄夫人及公子鮑之黨而力不能反爲其所噬遂至弑危以殞於死而公子鮑驕施于國又因羅國之材人收恤自以下之親上交六卿下結民心襄夫人以君祖母之尊王姬之貴而爲之奧主以助爲由是昭公之黨益孤公子鮑之黨益盛至十六年遂弑昭公而鮑立是爲文公蓋履霜馴至于堅冰宋之亂臣十年而後成故非君命而擅殺大夫不得比乎兩下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獨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不見國史無聞焉爾陳殺泄冶泄冶以諫死春秋無褒辭有說乎曰有說羣言淆亂衷諸聖孔子嘗稱蘧伯玉及晏平仲矣晏平仲之仕於齊也當莊公之時公數屈於崔氏未聞發子有諫言及莊公之弑也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說者謂晏子創爲此論不可以訓而蘧伯玉之仕于衛也當獻公之時孫林父欲出其君而古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由是林父出獻公而立公孫剽及甯喜欲弑剽而納獻公又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然則莊公之難而平仲不死獻公之出而伯玉不從雖則死之出則從之皆其私暱也然晏子哭莊公而以尸枕其股盟崔慶而臨歃易其辭凜凜然有風烈焉而伯玉之翛然事外君之出入絕不與聞兩人易地則皆然也非所謂邦無道可以卷而懷之者乎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而盛稱蘧伯玉爲君子後之學者或不滿平仲莫敢異議伯玉假令伯玉而仕于陳靈之世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各衷其衵服而於朝相戲將直言以諫乎抑默無一言乎吾知伯玉當是時必卷而懷之奉身而退矣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春秋從君殺大夫之例而無褒辭者以其未聞君子之道也雖然泄冶以諫死不可以不書後世殺諫臣者尚其鑒諸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與文七年八年宋殺其大夫皆非君命兩下相殺宋殺其大夫不名曷爲莒殺其公子獨稱名且宋殺大夫將以弑君莒殺公子將以出君而一名一不名其義安在宋之大夫死君難者前後六人矣（公孫固公孫鄭公孫孔叔公孫鍾離公子卬司城蕩意諸）昭公孤且危猶得爲寄生之君十年在位實六人扶持之力居多莒公子意恢與蒲餘侯茲夫交惡（茲夫）殺意恢出郊公而迎立庚輿直反覆手耳且郊公居喪不哀國人弗順昭公無道傳無實蹟君子讀春秋而悲之故春秋旌宋大夫而不名責節義之臣也若意恢者碌碌無能居其國不足爲重輕又焉足責哉（或曰宋稱人者衆辭莒不稱人非衆辭直茲夫殺意恢而已）宋莒殺大夫公子皆非君命曷爲宋獨稱人言此殺大夫之人卽他日弑君之人也故春秋三書人（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十有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司城蕩意諸死之死君難也曷爲不從三大夫之例而書（孔父仇牧荀息）或者意諸可以死可以無死故略之歟曰否不然宋司城來奔見于前矣（文八年）復何略之有春秋一事不再書皆類此（文八年傳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十一年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莊三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陳殺御寇猶莒殺意恢皆公子也稱人者衆辭於是陳亂故諸公子或見殺或出奔而敬仲奔齊其後遂篡有齊國故齊史紀之特詳陳史殘闕莫知御寇見殺之由經書公子傳稱太子必有一誤舍傳從經可也（史記謂宣公有嬖妾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案經傳十二年陳宣公卒款立在位十六年爲二十八年陳侯款卒經以御寇爲宣公太子則不能無疑闕之可也）杜預背經據傳曲爲之說妄矣（三傳經皆同似非經誤）或曰御寇未誓于王故傳稱太子經書公子

桓公

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左傳見第一卷）

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野鄙也遷鄭都于留而以留爲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莊公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羊作瞻）

左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疑卽叔詹）

公羊傳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秋鄭詹自齊逃來）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僖公

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左傳見前）

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草棘曰沛漸洳曰澤）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民執其君故稱公）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

矣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繒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繒子用之

左傳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春秋諸見執者皆不名曷爲嬰齊獨名或曰有辠故名嬰齊之辠奈何齊桓之霸三十有七年而滕未嘗一與衣裳之會惟莊十六年滕子與焉以後無聞是其辠也愚謂滕于宋而同盟于宋故宋仲幾以滕薛郳爲我役薛不服而與之爭滕固願爲之役矣國小而微且常隨宋莅不列會盟何辠之有如以此辠之而稱名則曹伯負芻殺世子而自立其辠尤大曷爲不名然則嬰齊獨名者蓋賤之歟趙匡謂諸侯被執先地則名嬰齊未嘗先地曷爲而亦名乎）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執宋公以伐宋

左傳諸侯會宋公于盂（盂穀梁作雩公羊作霍）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

公羊傳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穀梁傳以重辭也

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冬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伯而分曹衞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衞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畀賜也謂以曹衞之田賜宋人杜預乃云執諸侯以與宋如其然則經當書執曹伯以畀宋曷爲而書畀宋人乎）

公羊傳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辠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辠言也（不信國史而以意說杜預譏以莊左氏失之）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此本師說傳其言甚正）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左傳六月晉人復衞侯衞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冬衞侯與元咺訟衞侯不勝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寘之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衞立公子瑕

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辠已定矣歸于者辠未定也辠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歸之于者決絕之辭）辠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辠定不定未可知也衞侯之辠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衞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衞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己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衞侯衞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辠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衞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衞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

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據晉侯入曹執曹伯）不外王命於衞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文公

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公穀[illegible]說[illegible]信之言所不取）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辠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成公

九年秋七月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鄧故晉人執之）

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冬十一月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十年春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班）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五月晉會諸侯伐鄭辛巳鄭伯歸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衞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傳十三年夏五月丁亥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公羊作喜時郈子臧）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十六年傳曹人請于晉曰若有辠則君列諸會矣十五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

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

十有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左傳宣伯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已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時行父從公在晉）我斃蔑也（孟獻子）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宣伯僑如）

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穀梁注引之作人）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辠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焉公存也

襄公

十有一年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十有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凡稱行人者皆無罪也）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

穀梁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十有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晉人執邾子

左傳十七年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督揚（即祝柯）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昭公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八年夏四月楚人執行人于徵師殺之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左傳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子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

穀梁傳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招公子）惡楚子也（蔡世子友）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十有三年秋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執之于平丘之會以邾莒之愬也詳見左傳）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婼公羊作舍）

左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道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士伯怒（士彌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何注若今以草衣城）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穀梁傳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齊侯衛侯盟于沙以叛晉）

哀公

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孟子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者死天之道也皋陶既受之舜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且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諄諄然命之也謂其法當乎天理合乎天心而已當乎天理合乎天心此士師執之之義也孟子謂春秋無義戰吾亦謂春秋無義執其執也或以利而執（晉人執虞公利其土地也）或以誘而執或以憾而執或以忿而執或來朝而執或同盟而執皆大執小強執弱鷙鳥攫搏惟力是視及其甚也齊人一執天子之使一執國君之母則又無忌憚之尤者或執而用之于社或執而用之于防不祥莫大焉吾故曰春秋無義執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伯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周禮士之八成二曰邦賊若負芻者邦之賊也晉侯執之義也然不能聲其罪而討之以邦成幣之且執而戮之乃

以其役之勞因其來會于戚既與之盟而復執之此仍誘而執之者也誘而執之俾曹人得以無辠為辭故曹伯終歸其國穀梁子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似謂侯不應執伯誤矣執之誠當乎天理合乎天心雖公侯皆可執也否則匹夫猶不可執而況伯子男哉且有所受之者為伯討也所受之者非伯討晉之策命為伯久已受之天王矣而不能行天討則安得假伯討之名故春秋稱爵以譏之譏非貶也蓋於褒之中寓譏之意焉不然晉文執衛侯則貶稱人矣衛侯殺叔武晉文執之曷為貶稱人叔武臣也衛侯君也君殺臣其辠小未若曹伯之辠大且以元咺之訴而執其君尤亂君臣之義故春秋貶文公而不貶厲公豈非彼善於此乎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說者謂京師非執人之地非也吾不知執之者有所受之歟抑無所受之歟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是奉天王之命也宋仲幾不受功則執之可乎曰可執之當其辠且既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天子之側可也雖然宋仲幾固有可執之辠而晉士伯非執之之人然則孰可以執之為士師則可以執之晉士伯不告于天子之士師而專執之則仍以憾而執也故書曰晉人書士伯非執之之人也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若是則可謂伯討歟曹詩候人刺其公也其公遠君子而近小人故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以此數其辠而執之豈非伯討乎曰否不然晉文之出亡也自衛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晉侯入曹誅觀狀也以其無禮於我而執之特假乘軒三百以為問辠之師故曰五霸假之也齊桓嘗假之以合諸侯矣故一執鄭詹再執袁濤塗雖非義執然終其身未嘗執諸侯則是天威咫尺猶有顧忌之心焉故君子以為近正晉文全無顧忌一執曹伯再執衛侯皆非有所受之者也蓋其得國也遲日暮塗遠倒行逆施時無王者孰能禁之故書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一伐一侵兩稱其爵言之重辭之複但見其惡未見其美也故曰譎而不正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則僖二十八年亦當書晉侯執曹伯歸于宋曷為不書歸而書畀又曰畀宋人畀者與也以曹伯畀宋人有是理乎曰此兩事非一事也凡傳有明文矣傳曰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是畀宋人者曹衛之田也（晉語亦云以曹衛田賜宋人）經不書田言畀則田可知說者謂執曹伯以畀宋失之矣以物與人謂之畀畀舉也說文引春秋傳晉人或以廣墜楚人畀之（今作惎畀音同）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則畀訓為舉明甚畀宋人者謂舉以與之禮獻田宅者操書致操猶舉也書猶契也言獻田宅者舉其契以致之也舉以致之之為畀故言畀則田可知杜預注左傳乃引公穀之說以汨之不可以不辨曹稱伯宋稱人一執之一畀之執之何辠畀之何功非薄於曹而厚於宋也一報怨一報德也其情見乎辭矣（春秋屬辭兩兩相對曹對宋伯對人執對畀皆增一字便不成辭或謂有闕文是不知此事屬辭者也）執人歸京師伯討也曷為或作歸于或作歸之于一說歸之于者決絕之辭辠已定矣歸于者非決絕之辭辠未定也一說歸之于者緩辭歸于急辭兩說孰是前說近之曹伯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在成十三年諸侯請討而晉人緩之至十五年始執之於會歸于京師未可謂之急也蓋晉厲本無殺負芻之心而晉文實有殺衛侯之志既歸京師旋寘深室危且急矣焉可謂之緩哉周官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謂先造訝士後達士師如漢郡國讞疑來詣廷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於王大司寇聽之于朝羣士司刑皆在王欲免之或王會其期或公卿會其期然則歸于京師者疑則讞之未定之辭猶周達士師漢諸廷尉歸之于京師者辠名定獄辭成恐王欲免之猶必告於王也或曰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是楚儼然京師矣故春秋直書之以辠晉曰否不然春秋貴賤不嫌同號君反其國曰歸臣反其國亦曰歸歸于楚歸于京師各據實而書說者謂以此辠晉其不然乎戎蠻子赤竄而奔晉晉不能容而仍歸于楚是時晉有范中行之亂諸侯皆助范中行而伐晉晉將分裂為三春秋一變而成戰國矣君子讀春秋可以觀世變焉

皇清經解卷八之四十終　　嘉應生員邱柵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四十一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會盟

古者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王合諸侯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由是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說者謂時見無常期春秋傳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見者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四方盡朝朝畢為壇三成四門南鄉見諸侯以命政於是擯而進之各以其等公在上侯伯仲子男在下皆伯帥之以見于王猶康王之誥大保帥西方畢公帥東方其所命之政如王巡守夏禹一會諸侯于塗山再會諸侯于會稽皆巡守也及其衰則帝癸會諸侯于仍而商興商侯履會諸侯于景亳商滅周興誓于孟津蒐于岐陽朝于鄷宮會于塗山蓋王合諸侯其略如此伯合諸侯蓋始於五霸莫盛於齊桓之召陵晉文之踐土所謂侯帥子男以見之伯其禮不見於春秋而楚子合諸侯于申也宋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此十二禮者皆伯合諸侯之禮當時所未見後世亦不傳惜乎自周昭王南征不還巡守禮廢平王東遷周室夷于列國天子不巡守久矣徒存天王之號實不能復會諸侯故王合諸侯之禮亦廢闕不講儒者莫能言各以意說惟襄王二十年當魯僖公二十八年王會諸侯于河陽蓋百餘年莫能行之禮而一旦毅然行之皆晉文之力學者以為疑愚謂周頌巡守有般而祀四嶽河海其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然則河嶽乃天王巡守之地故穀梁子曰溫河陽也言溫小諸侯言河陽大天子左氏亦云非其地者言溫非巡守之地巡守必于河嶽故大其辭曰河陽然不書會諸侯而書守何也守謂巡守言守則會諸侯可知王會諸侯惟巡守或有事而會雖非巡守亦行巡守之禮焉而穀梁子謂諱會天王則似不然吾聞君與臣會矣未聞臣會君吾聞王會諸侯矣未聞諸侯會王也曷為而君與臣會（見尚書大傳）周官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所謂君與臣會焉者也故禮公侯可會卿卿不會公侯春秋卿會公侯數矣其禮亦如君會臣則君不為卑臣豈為伉哉春秋河陽之守猶岐陽之蒐王會諸侯

惟此一見而已學者疑之而有晉侯召王之說按文元年晉襄朝王于溫則溫實京師故王會諸侯於此諸侯朝王亦於此杜預謂晉侯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其說尤悖不可以不辨春秋一會盟之天下也而穀梁子有盟詛不及三王之論荀子亦云然以為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愚謂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于是乎有盟盟之禮其來尚矣周禮有司盟及詛祝之官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古者大會同乃盟謂之大盟約大司寇莅之而登于天府非大會同而盟是為屢盟故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詛祝之官掌盟詛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而詛其不信者故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王會諸侯而盟則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尸盟者割牛耳取血珠槃盛之㪿以桃茢戎右贊而助焉及歃血則傳玉敦授當歃者北面詔明神明神者虞之六宗周之方明也（殷大甲元年初祀方明）方明者六宗之位設六玉及六色象上下四方之神尊而宗之故曰六宗古盟禮已亡略見覲禮虞禮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雖皆不言盟而臨之以上帝莅之以羣神非盟而何所謂盟詛不及三王者以其無忠信誠愨之心徒為固結之術屢盟以瀆鬼神則春秋之所惡焉爾遂謂古者不盟豈其然乎春秋之始惟離會及參盟而已莫適為主故曰相命及齊桓起而糾合諸侯遂為盟主而有同盟之名諸侯始而疑既而疑信參半久之乃信故莊十六年幽之盟公雖會而不言公（據左穀二傳經文）疑之也及二十七年復同盟于幽始稱公會（公穀經文同左傳闕誤）于是陳鄭服而天下皆信之矣十三年北杏之會皆諸侯也曷為皆稱人（穀梁經作齊人二傳誤為齊侯）貶曷為貶十二年宋萬弒閔公齊桓長養邦賊不一興師坐觀宋亂使萬佚奔陳及十三年始會于北杏以安定之故北杏之會宋人雖至而仍背焉齊桓不反求諸己至十四年乃請師於周以伐宋故一伐一會皆貶稱人春秋會盟未有言其故者獨桓二年稷之會曰成宋亂襄三十年澶淵之會曰宋災故惡有名而無情也成宋亂者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周官有明文矣稷之會名為成宋亂而實不能成澶淵之會名為恤宋災而實不能恤故春秋特書以尤之說者謂是年蔡亂大（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宋災小（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十二國大夫不討蔡亂而恤宋災此之謂不知務故春秋明言其故以示譏信乎抑否乎曰否不然說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謂也周官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弔禮哀禍裁（如宋大水）以禬禮哀圍敗（如宋災故）以恤禮哀寇亂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裁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司巫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恆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遷財（如歸粟於蔡）鄉師以歲時巡國中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蓋先王救災之政至詳且悉如此宋大災者即所謂邦國之大裁先是鬼呼于廟鳥鳴于社皆曰譆譆及火妖作而禍及宋君之母一國有憂四方震動天患莫大焉孰謂宋災之為小哉邦國則有通財之義囏阨則有賙委之施禍災則有哀弔之典十二國大夫致禬以補宋裁既而無歸於宋且不以王命施惠大夫而擅作福之權故澶淵之會皆卿也而稱人以貶之是則皆然愚猶有說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家以之齊國以之治魯有文姜哀姜穆姜不貞不潔難由內作國幾喪亡故春秋婦人之節不可以不旌也伯姬少有淑德三國爭媵媵不書而春秋特為伯姬而備書之豈非以其賢乎故生則詳其歸死則錄其葬十二國之大夫奔走澶淵若曰爾財何復死者不可復生矣蓋伯姬賢名素聞乎鄰國及其死於火也足以震驚十二國之諸侯故曰伯姬燔而諸侯憚憚者敬其節痛其災弔其喪會其葬春秋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存焉若夫長養弒君之賊春秋之霸主皆然矣襄十四年冬會于戚謀定衛也是時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而立公孫剽晉悼用荀偃之邪謀不討孫甯而納衛獻公乃反會于戚而謀定剽位宋有大災十二國同恤而賻補之禮也春秋惡無禮乃因其行禮而顧刺之有是理乎且晉悼賢君尚不能討出君之孫甯澶淵之大夫又焉能討蔡般哉彼之不譏而此之是刺其傎甚矣吾故曰說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謂也然則晉悼果可謂之賢君歟愚謂晉悼非大有為之君而晉厲亦非無道之主是時晉六卿強大都耦國號為六將軍厲公欲盡去之而立其左右以張公室然左右非其人厲公亦無知人之明不殺欒書而反殺郤至以故身弒而無後于晉及悼公立而懲厲公之禍由是敬禮六卿委任而責成之時稱其賢以為復霸而大夫益張晉之公室益卑數傳而分為三晉實自悼公始平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莊公名克字儀父春秋蔑之盟曷為不稱爵而稱字蓋附庸之君未爵命故不稱爵未爵命曷為不稱人稱人則嫌與微者盟稱字則知其為未爵命之君也莊十三年北杏之會魯人未往邾人先至蓋齊桓請于王而爵命之矣既爵命曷為不稱子宋陳蔡三國之君皆稱人邾安得獨稱子何以知其既爵命也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以此知之趙匡謂儀父乃邾子名曷為一人兩名哉春秋會盟始于姑蔑終于黃池蓋楚合秦以敵晉晉亦合吳以敵楚其後吳楚皆主盟中夏會諸侯而尊天王故春秋皆進之而稱子獨秦伯未嘗一與中夏會盟惟翟泉及溫兩書秦人皆非秦伯然齊桓不能聯秦晉而晉文能合齊秦故齊之強不如晉齊霸及身而已晉霸百有餘年雖由人事亦有天道焉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文武之深仁厚澤猶在人心也主中夏者必文武之子孫故魯未嘗稽首於齊而獨稽首於晉蓋以事其主者事盟主矣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史不絕書府無虛月王晉平而猶然況在文襄公世乎齊桓之霸也諸侯官受方物楚雖負固猶貢絲于周獨秦未嘗以一縷一蹄獻於天子故春秋狄秦以其不與中夏會盟而有跋扈不臣之跡及其卒也皆不名其卒不赴于王故不名然則曷為罃稻獨名康公名罃穆公子共公名稻康公子晉文之納襄王也秦穆先師于河上及城濮之戰秦師與有功焉春秋以其殺三良而徇葬故任好之卒不志獨志罃稻之卒而稱名以其嘗有功于中夏也且秦惟罃稻赴于王故名定四年諸侯盟于皐鼬衛子魚稱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且云藏在周府即大司寇所涖之盟書登于天府者此王會諸侯之禮也故先同姓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王會諸侯而盟是為宗盟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子即衛武是時衛侯出奔楚故令其母弟叔武受盟從諸侯在喪之例而稱子序于鄭後莒前此伯會諸侯之禮也王會諸侯則稱名伯會諸侯則稱爵稱名則以同姓為先稱爵則以大小為次春秋皆伯會諸侯而無王會諸侯

之禮其禮獨見于踐土之載書藏在周府人所不見左傳備載之以爲一代大典後之學者詳焉襄三年盟于雞澤齊世子光序於莒邾下其後會于戚盟于戲會于柤皆然至十年秋公會諸侯伐鄭齊世子光猶在莒邾下也稍進在滕薛上其後復伐鄭及會于蕭魚不特越滕薛而上之直進在莒邾上同一世子也上下無常進退無恆其義安在周禮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齊本侯下一等則列于伯世子光前在莒邾下者未誓于天子也後在莒邾上者已誓于天子也孰請于天子而誓之晉悼請之曷爲晉悼請之齊世子光三從諸侯伐鄭故晉悼請于天子而誓之案十九年傳齊靈欲廢光而立其妾子牙牙母仲子曰不可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未誓于天子安得列於諸侯哉公羊不信國史亦不信周官惟篤信其師之說其師之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失者常多乃云齊侯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其不然乎會盟之先後盟主序之齊侯焉能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紀事學者不明周禮焉識春秋俗儒說春秋以爲盟以結信尊者不與方嶽之盟殷同之盟皆諸侯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而已伯猶不盟何況尊者愚謂民無信不立與國人交止於信故盟以結之上下同焉曷爲而尊者不與乎周禮不從而顧從俗說與哉吳語黃池之會晉令董褐請事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乎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狄楚秦然則春秋秦信矣不與會盟不入貢獻視楚爲尤甚焉董褐復命亦云周室既卑諸侯失禮于天子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憂禮世不續然則吳之先世修朝聘後不續終故黃池之會去淫名而行禮焉吳楚僭王猶漢尉佗僭帝其聘于天子也仍稱臣其卒而赴于天子也仍稱名獨秦伯不名生不聘死不赴也學者徒狄吳楚而不狄秦異乎吾所聞

隱公

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杜注宿小國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桓公十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公羊傳曰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宋地莫知所在當考

左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經不書宋非闕也齊衛鄭盟于宋地故不書宋

僖公

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杜注地于齊齊亦與盟公羊經作公會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啖助曰凡盟會稱人皆不命卿也是年盟于齊得書會傳稱陳穆公宣十二年盟于清丘傳稱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然則諸侯及命卿皆稱人啖助之說妄甚

春秋會盟以國地以國者國主必與盟則盟不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不序宿人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不序齊人是也以地者地主必與盟則盟亦不序桓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宋地不序宋人是也惡曹地闕何以知其爲宋地以傳知之襄九年冬諸侯盟于戲戲鄭地鄭同盟而不序鄭十一年亳城北蕭魚皆鄭地一盟一會鄭皆與焉而不序二十五年秋諸侯盟于重丘重丘齊地齊同盟而不序齊推此類而參驗之則地主不序非獨惡曹之盟且傳有明文矣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三國盟于宋地則宋爲地主故列于末不然宋大國也曷爲序於鄭下哉杜預謂宋不書經闕爲知其非傳誤而妄以爲經闕乎孔疏乃謂經闕宋傳先舉經之所有而以闕者補之故後言宋耳不能辨明更益其妄矣或云惡曹之盟即去年冬來戰于郎之三國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戰稱爵盟稱人則又何說或云奪爵示貶不貶於戰而貶於盟傳無實事學者好爲異說若此且奪爵示貶則必稱爵示褒來戰于郎何褒之有然則前戰于魯後盟于宋乃兩事非一事也說者又見僖十九年齊之盟楚人在列以爲殆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故經不言公會而以鄭列楚下蓋深辠之如其然則僖四年召陵之會屈完在列獨非楚人哉春秋亦當深辠之且推而遠之擯而斥之然後可曷爲不加擯斥而稱來盟未嘗推而遠一若引而近之人且以齊桓召陵之盟爲最盛乎傳言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故盟于齊國陳爲主盟則齊桓之德陳蔡懷之楚人亦服之桓德遠矣故孟子稱五霸獨盛齊桓則是盟也春秋善之何辠之有焉春秋善之曷爲稱人人楚鄭不可不人陳蔡也且言齊桓之德雖沒世而猶在於人則春秋善之益信稱會而不言公者莊十六年同盟于幽鄭成也公實與而不言公豈深辠之哉束三傳于高閣而獨倡斯言此春秋之辠人也夫

文公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七年六月諸侯會于扈

左傳七年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謂所會之人不序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傳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且謀伐齊也十四年齊商人弒君且執王使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年齊人侵我西鄙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國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十七年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十六年宋弒昭公是年春晉衛陳鄭伐宋立文公而還然則平宋者與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公羊傳七年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以目通指曰眣此公羊不知諸侯何國大夫何人并不知何故而盟于扈直以意說而已

穀梁傳七年其曰諸侯略之也

文七年十五年十七年兩盟一會皆不序諸侯而七年盟于扈者諸侯則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七國之君而會之者文公也大夫則晉卿趙盾曷爲諸侯皆不序大夫亦不名先是六年秋晉襄公卒靈公幼趙盾當國欲立長君而召公子雍于秦秦康公多其徒衛以送之晉而襄公大夫穆嬴者靈公之母也日抱太子以啼于朝且抱以適趙氏而以大義責之趙盾與諸大夫皆畏偪遂立靈公而敗秦師于令狐靈公既立而會諸侯于扈晉趙盾因以盟主之命號召諸侯而諸侯皆至東諸侯之國齊爲大亦望風恐後以爲盟主新立莫敢偃蹇不恭趙盾遂以晉卿涖盟而總領八國則文襄之霸可謂盛矣雖然晉霸之盛見於此晉霸之衰亦萌於此前此未有以大夫而涖

諸侯之盟矣文二年垂隴之盟會大夫穀伯與晉司空士穀會宋陳鄭三國之君討衛故士穀書名傳云堪其事者謂能堪討衛之事而爲遂請成非以大夫而涖諸侯之盟也大夫而涖諸侯之盟實自文七年扈之盟始故諸侯不序以示譏大夫不名以示貶然則十四年新城之盟七國諸侯皆至是時齊昭公卒故齊不至餘皆七年盟于扈之諸侯而涖盟者亦趙盾也曷爲諸侯序而大夫名春秋之義愼其終必先謹其始文七年扈之盟政在大夫之始也猶履霜而馴至于堅冰故自文十四年盟于新城之後至宣二年凡歷六年而趙盾遂弑靈公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故先辨之于靈公初立之年一譏一貶春秋謹始之義其嚴若此十五年十七年會盟于扈主之者皆靈公也前之盟齊弑其君謀伐齊而不克後之會宋弑其君欲討宋而反與之平實皆趙盾主其事人皆謂晉靈公不君我獨謂晉趙盾不臣故前後會盟雖靈公主之諸侯皆不序與文七年扈之盟等豈非晉霸之衰萌於此哉公羊不知事之始終本末乃云諸侯不肯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是時晉霸猶盛趙盾爲政諸侯畏之以爲夏日之日赫赫炎炎焉畏眣而指使之乎穀梁謂諸侯不序者略之略之者其辭謹之者其義以爲無關於天下之故也故略之以爲有關於天下之故也故謹之晉霸盛衰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故文七年扈之盟其辭雖略其義甚嚴後之學者宜三復焉左氏謂不書所會者公後至故文八年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所以謝不敏也左氏略於義而詳於事愚既明其義於前仍列其事於後云

侵伐圍救春秋以齊晉二霸爲始終

古者王巡守大司馬起師合軍以從于是救無辜伐有辠所以威天下而行其禁令焉環人掌四方之故揚軍旅降圍邑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是故伐也侵也圍也救也皆王者之師不虐五穀不伐樹木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兵之來也除民之讐順天之道而已公羊曰精者曰伐觕者曰侵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者曰侵輕者曰襲其說孰是曰皆是也鐘鼓言其器也精觕言其情也獨穀梁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不義孰甚焉此春秋之侵伐豈王者之師哉要而論之大曰伐小曰侵侵之輕且密者曰襲遲曰圍急曰救故伐者伐其君侵者侵其地襲則掩之圍則合之救則分之行師之道備矣周室既卑征伐不出乎天子皆出自諸侯及其大夫故春秋無義戰而冠履倒置夷夏不分莫如莊六年王人救衛爲尤甚焉先是宋公不王諸侯以王命討之故公會齊侯于防而謀伐宋其不會王命者蔡人衛人郕人而已及鄭伯不朝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則諸侯猶知有王命也陳蔡鄭于楚楚之屬國是時楚方平漢陽未暇謀中夏故陳蔡猶得從王君子以爲近正及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以爲得辠于天子故稱名以絕之則似未得其實蓋宣公殺急子及壽子而立朔皆朔搆而殺之故國人怨朔而悲二子遂出朔而立公子黔牟似請命于天王而立之說者以爲出朔而立黔牟者衛之左右二公子也未聞有天王之命如其然則五國其伐衛而納朔王人曷爲獨救黔牟明黔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而伐衛吾聞狄伐邢而齊人救邢義也諸侯伐衛而王人救衛則王人夷于齊人而中國皆戎翟矣君子傷諸夏之無君故一出一人皆稱名一伐一救皆稱人人諸侯者辠之人子突者微之此天王之使也曷爲微之以天王之使而不能救黔牟爲尊者諱恥故微之伐衛所以納朔也曷爲不言納五國伐衛而朔入于衛非納而何言不納者莊公在焉諱國惡也（啖助駁穀梁傳匡駁公羊其說皆卑曲不復辨）故然則何以知王命立黔牟以左傳知之傳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不殺之而放之且放之於周則王命立黔牟明矣立之者周也故放之於周君曰以黔牟付主人云爾黔牟立于桓十六年放於莊六年前後八年在位春秋曷爲闕而不書且衛之叔武及公孫剽皆嘗在位而不絕者也春秋皆書于冊（踐土之盟書衛子）曷爲獨闕黔牟諱之也諱有三一曰爲天王諱二曰爲魯君諱三曰爲中國諱曷爲爲中國諱王人救衛未聞中國有一人起而從王者君子恥之故諱之中國皆戎翟春秋不得不褒二霸之功齊之霸始于莊終于僖晉之霸始于僖終于定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推戴維持皆齊桓晉文之力春秋實以二霸爲始終焉隱桓之時互相侵伐者惟東諸侯而已西則晉爲大南則楚爲雄桓二年蔡鄭會于鄧始懼楚也當楚熊通之三十一年楚始強熊通曰我甚武遂自立爲武王蔡侯懼之其與鄭伯會謀于鄧焉八年當楚熊通之三十七年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人讓黃而伐隨敗之始開百濮之地由是南諸侯皆服于楚熊通在位五十一年卒當魯莊之四年其子熊貲立是爲文王熊貲六年當魯莊之十年始敗蔡師于莘先是莊之九年齊桓得國及莊之十四年十六年滅息滅鄧皆不書獨十年一書荊敗蔡十四年再書荊入蔡者蓋蔡本東諸侯至是始屬楚而楚遂有虎視中原之志故謹而書之十五年齊始霸十六年同盟于幽始與鄭成而荊伐鄭蓋楚與中原爭鄭自此始二十八年荊復伐鄭當楚成王時楚有令尹子元之難故楚師夜遁而還至三十年楚殺子元而令尹子文當國於是楚難紓而子文能恤其民楚國由是益盛矣僖元年荊始改號楚自元年至四年楚人再伐鄭一侵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齊桓實能以德綏之也蓋自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惟十三年蔡人與于北杏之會自是會盟征伐蔡皆不與焉蓋役屬于楚負楚之固而不服于齊故僖四年齊桓會七國之師侵蔡所謂負固不服則侵之也說者謂潛師掠境曰侵失之矣會而侵則非潛師也侵而潰則非掠境也欲伐乃侵先潰蔡既侵遂伐卒帖荊自此至十五年楚八一滅弦一圍許一伐黃一伐徐一敗徐其氣未息烏在其能帖荊哉我所謂帖荊者以其不復能爭鄭也且齊桓之於楚以文服不以力服召陵之役雖以兵車而不傷一卒不折一矢無異衣裳之會故春秋善之周書柔武篇曰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鬬故曰柔武齊桓之帖荊也非所謂柔武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是時戎翟並興中國不絕若綫齊方救邢戍衛奔命不遑山戎病燕猶邢衛也邢衛近而燕遠豈以其遠而獨棄之哉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乎抑賊之乎曰否善之也善之則曷爲稱人稱人者以桓公能急人之急病人之病戎翟豺狼人人之所同病也宴安酖毒不可懷諸夏親暱不可棄故輕千里而不愛一身則天下人人皆愛之矣齊侯來獻戎捷禮歟曰禮也左氏曷爲謂之非禮左氏以爲非禮者言當獻于王不當獻于魯獻于王不書獻于魯則書之曰來獻者尊宗國也古者致物于人通行曰饋尊之則曰獻獨官玉府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鄭康成謂百工所

作而以獻遺諸侯者內府則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幣獻者諸侯朝聘所獻國珍故言四方以別之然則獻者上下同名雖君賜臣爵亦曰獻祭統君洗玉爵獻卿以瑤爵獻大夫以散爵獻士爵不同而獻則同等夷相饋亦曰獻曲禮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推而至于獻鳥獻魚皆謂之獻祭禮獻尸獻賓獻祝獻佐食上自尸下至佐食皆曰獻故春秋貴賤不嫌同號孰謂諸侯不相獻哉穀梁子曰軍得曰捷戎捷者戎菽也周書王會篇有山戎菽山戎東北夷菽以為獻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與戎菽布之天下故桓公以此遺魯而尊之曰獻猶曲禮獻粟獻米云爾公羊子曰威我也威我者僖二十一年楚子伐宋使宜申來獻捷以示威旗獲而過我也公羊莊三十二年傳當移報在僖二十一年遂謂桓公之於魯亦然豈其然乎晉自桓八年曲沃伯滅翼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其子獻公漸強大而當齊桓公時西與秦鄰結為婚媾由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皆不書獨僖二年滅下陽乃書豈文告惟此及魯哉下陽者虞虢之塞也猶鄭虎牢虎牢城而鄭服下陽滅而虞虢舉矣故書其後遂滅虞虢雖當齊桓之盛未嘗一與中夏會盟蓋齊桓能南合江黃而不能西聯秦晉秦晉亦無志于中夏而不與齊爭故齊桓北伐南侵未遑西略及齊桓歿而楚氛益熾敗宋伐陳而魯衛亦靡然從之僖二十七年遂合陳蔡鄭許以圍宋而晉文勃興遂釋宋圍而敗楚師于城濮由是楚氛息矣君子謂晉文之功大于齊桓以齊[illegible]僅能帖[illegible]而晉文遂能敗楚然齊桓以德諸侯愛之晉文以力諸侯畏之自是楚不敢復爭鄭者十有五年自僖二十八年至文九年及晉靈年少不君趙盾為政范山言于楚子以為北方可圖乃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其後新城之盟蔡人不與齊侯侵魯宋弒昭公謀伐齊而不克討宋辠而空還則諸侯之無能為也然晉猶號為盟主及楚莊興一侵鄭宣三年四伐鄭四年五年九年十年一圍鄭十一年而敗晉師于邲楚氛復熾而晉猶存盟主之名故宣十四年晉侯伐鄭告於諸侯示之以整蒐焉而還鄭人懼于是鄭伯如楚以謀晉然楚伐宋而晉不救以為天方授楚未可違天則楚益橫而晉信無能為矣及楚莊卒楚共立成六年七年楚再伐鄭晉亦兩救鄭成三年晉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鄭初從晉後貳于楚十六年楚以汝陰之田賂鄭求成故鄭叛晉於是晉厲伐鄭而敗楚于鄢陵與城濮之師後先輝映君子大晉厲之功亞于晉文焉說者謂厲公德薄而功多助之寡而畏之衆欲去晉之強家而張公室惑于欒書而殺郤至以故霸業不終惜哉是時晉敗楚而鄭仍不服蓋鄭受楚之賂懷楚之惠以為楚其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不忍背之由是晉悼數與楚爭鄭凡五伐一侵襄元年伐鄭二年侵鄭九年十年再伐鄭十一年伐鄭是年九月復伐鄭而後行成納斥侯禁侵掠蓋得鄭之難若此說者謂三駕功高悼公復霸而我獨謂悼公非大有為之君者以其失政刑而大夫張也欒書弒厲公而立悼公則悼公實賴欒書而得立故書乃厲公之賊悼公之功臣其子黶竊有所恃而數違軍令襄十年陽陵之師黶違令而獨進十四年棫林之役黶又違令而獨歸悼公以其父有立己之勳而曲護之皆置而不問不然魏絳戮揚干悼公怒而欲殺絳曷為獨置侈汰之欒黶而若罔聞哉顛頡從亡之臣也以違令殺之而徇子師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悼公不能刑由是晉之六卿強而公室益弱晉政多門自悼公始悼之末年齊貳于晉其後遂伐晉取朝歌東諸侯齊為大國獨先叛晉亦始于此及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晉不能救霸業衰焉而齊景公北伐燕南伐徐皆取賂而還莫之亢也則諸侯之無伯也夫雖然魯與宋衛猶事晉也初襄十四年戚之會晉人假羽旄於齊齊始貳至定四年召陵之會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亦貳說者謂晉以此失諸侯其不然必矣此薄物細故何足以失諸侯政在家門乃晉失諸侯之本昔厲公欲振作之而不能及悼公遂因仍之而不改淩夷至于平昭頃定公乘無人六卿交惡故宋猶事晉欒祁往聘立後而行貳我者不見討聘我者反見執而欲求諸侯之不我叛其可得乎定六年魯為晉侵鄭而使季桓子獻鄭俘明鄭叛也齊衛盟于鹹又盟于瑣衛亦叛晉矣十一年冬及鄭平魯始叛晉也自是中夏無盟主晉霸終于此

隱公

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公羊傳此聘也其言伐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何大之也

春秋之例國曰滅人曰執虞公滅于晉曰執虞公凡伯執于戎曰伐凡伯滅國曰執辠之也曷為執人而曰伐伐者伐有辠也凡伯亦有辠歟曰然凡伯無辠不稱伐稱伐則有辠明矣凡伯之辠奈何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猶聘而問卿其事殊其禮一發幣于公卿者即聘禮問卿之幣也朝之日請有事于公卿猶聘之日請有事于大夫皆禮辭許明日乃行侯國三卿天子三公六卿幣皆及之下大夫嘗有玉帛之使者亦及之朝聘之明日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其幣則束帛四皮問訖復面謂之私面其幣則束錦乘馬凡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而往謂賓來問卿卿即往勞賓其不勞者唯幣之所不及者而已或卿大夫有故如疾病與哀慘不得親受幣則使爵同者攝行之如親受幣之禮而不拜焉於是卿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老牽牛以致之上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士牽羊以致之又卿大夫於賓壹饗壹食饗有酬幣食有侑幣如有故不親行亦使爵同者以幣致之及賓將去又拜送曰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盡聘禮敬賓若此則朝禮之於賓亦若此凡伯為天子之老賓來不勞不餼不饗不食及賓去又不拜送故曰弗賓言不以賓禮禮之也列國賓至榮辱之事君臣同之凡伯弗賓大辱國矣易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三人謂賓及介言敬則終吉弗敬則終凶弗賓者弗敬也戎能行禮則凡伯慢之焉能免於凶乎其見伐也宜哉然則春秋言伐者皆伐有辠歟曰否不然伐有辠者仁義之師也雖桓文不足以當之而況其下焉者乎我所以獨辠凡伯者猶逢蒙殺羿孟子不辠逢蒙而獨辠羿謂羿實自取之故曰凡伯亦有辠焉古者卿行旅從凡伯周之卿聘于魯而為過賓于衛必有從行之旅伏戎于莽要而擊之故言伐公穀以為言伐者大之其意謂凡伯天使也故諱言執而大言伐春秋紀實事執則言執伐則言伐何大之有且凡伯單伯皆天使也曷為文十四年直書齊人執單伯而不為之諱乎公穀皆創為言伐者大之之說遂以單伯為魯大夫魯無單伯學者皆知之故不復辨左傳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如晉子叔姬公穀不知其事而以意說又公羊不知秦穆公名任好而以罃為穆公是不知其人而

[illegible]其事與其[illegible]

教有一方夫者也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斯又惑之甚者也

桓公

十有二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春秋書戰有戰期有戰地獨此期而不地公羊謂在魯穀梁謂在紀鄭康成從公羊兼取穀梁之說而破紀為己言在魯也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此本春秋緯所云龍門之戰死者滿溝故破字以就其說且合二傳而為一矣左氏謂不書所戰後也蓋先會而後戰既戰而公至未及所戰之地并未及所戰之期故追書其日而不地必非在魯抑在紀歟趙匡曰據經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明齊以三國之師伐紀公與鄭救之而勝此本穀梁并臆說也春秋緯未足信當從穀梁然則一伐一救曷為經不言伐亦不言救蓋齊與三國襲紀故不言伐魯鄭雖能救紀而紀終亡故不言救也何以知齊與三國襲紀以桓五年左傳知之齊僖與鄭莊嘗欲襲紀矣而託言朝紀人先告于魯而為之備故不克至是齊與三國復襲紀紀人亦先告魯魯與鄭亦託言會而往救紀非從不克而反敗之蓋當日之事與情若此齊僖鄭莊本為一黨及鄭突立而宋多責賂遂為仇雖齊與紀又世讎也由是宋黨於齊鄭黨於魯齊欲滅紀而宋助之魯欲救紀而鄭助之齊役[illegible]之師者實鄭厲公之力然終不能救紀之亡故經不[illegible]故書戰此啖趙春秋全無可取愚惟取此一條

僖公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穀經作敗秦師于殽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宏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師出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稱人微者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詐卒晉人謀也此何以日盡也

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公穀正論俗儒攻之適見其妄

秦晉搆兵始于殽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于楚卒為晉患故春秋於殽之戰狄秦而微晉交譏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甥舅之國城濮之戰秦有功焉合秦以適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而要秦于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說者謂城濮之後楚人帖息而秦首為亂階不可以縱而弗擊非也秦本無志於中原今忽焉千里襲鄭無功而返又焉能為亂於天下哉

皇清經解卷八之四十一終　　嘉應生員邱翀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八之四十一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齊衛結謀叛晉

定公七年秋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即沙

齊衛聯兵伐晉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車敵衛次皆伐晉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卜過之過中牟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齊侯致禚媚杏于衛以二邑各謝衛侯十年夏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伐晉夷儀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齊侯欲與衛侯乘或告曰晉師至矣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范中行亂晉

十有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士吉射相惡簡子韓不信襄子魏曼多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范吉射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齊衛謀救范中行與宋魯同謀此諸侯謀救范中行之始

十有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又救范氏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齊衛連兵伐晉以救范中行

哀公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事在定十三年秋八月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以為晉援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言伐衛者師師取戚以居蒯聵也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

而入遂居之

齊人輸粟於范中行鄭人送之晉趙鞅敗鄭師于戚〔經書鐵者鐵在戚城南〕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衞大子爲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齊衞聯兵圍戚以救范中行

三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三年春齊衞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也[illegible]〕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

齊衞聯兵救范氏再圍五鹿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元年圍五鹿以救邯鄲〕

四年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衞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元年[illegible]〕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illegible]〕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晉范中行之亂前後八年而後平〔[illegible]〕

五年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趙鞅報伐衞

夏晉趙鞅帥師伐衞

左傳夏趙鞅伐衞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趙鞅報伐鮮虞

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右趙鞅一伐衞一伐鮮虞皆以救范氏故

春秋東諸侯之黨齊衞爲魁桓三年齊侯衞侯胥命于蒲傷天下之無王也定七年齊侯衞侯結謀于瑣〔瑣即瑣之轉〕傷天下之無霸也由是齊衞聯兵伐晉一次五氏一次垂葭是時晉霸既衰諸侯叛晉而齊衞之邦交尤密故定十三年晉有范中行之亂齊衞會于牽子洮謀救范中行哀元年齊衞遂聯兵伐晉哀四年齊衞復聯兵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則齊衞之救范中行者不可謂不力矣獨哀三年齊衞聯兵圍戚以救范氏是時衞蒯聵在戚而齊衞圍之故公穀二傳以爲衞輒拒父而左氏不言傳曰齊衞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者晉之讐不服晉數伐之中山亦伐晉以報之故齊衞圍戚而求援焉則戚是時屬晉不屬衞也案戚乃衞孫氏邑或屬衞或屬晉文元年晉師圍戚取之至七年復歸之衞成七年孫林父出奔晉則戚隨屬晉衞侯如晉晉反戚於衞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以戚如晉則戚又屬晉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自衞如晉將宿于戚則戚乃衞晉間之地故其屬無常昭七年衞襄公卒晉范獻子如衞弔且反戚田則戚又屬衞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晉趙鞅禦之遇於戚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衞大子爲右鄭人擊簡子中肩衞大子蒯聵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先是晉趙鞅納蒯聵于戚故爲簡子車右而敗鄭師經書戰于鐵者鐵乃戚城南之丘明鐵之戰實在戚則戚是時仍屬晉矣哀元年夏齊衞救邯鄲圍五鹿益范氏之黨趙稷涉賓以邯鄲叛故齊衞圍五鹿以救邯鄲則三年齊衞圍戚救范氏也元年秋齊侯衞侯謀救范氏而會于乾侯魯師齊師衞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然則齊衞元年兩伐晉一圍五鹿一取棘蒲而中山及齊亦與焉至是齊衞復伐晉圍晉之戚而求援于中山乃救范氏非拒蒯聵益信矣及五年范中行之亂既平趙鞅以衞救范氏故伐衞六年晉治范氏之亂伐鮮虞則齊衞中山皆以救范氏而伐晉故趙鞅亦報伐衞及中山於衞世子何與乎是時晉失諸侯而趙氏與范中行爭國各據邑以叛興兵相攻諸侯皆助范中行而伐晉左氏據國史紀事前後詳審公穀不信國史而以意逆之得失常參半見經前有納戚後有圍戚之文又圍戚之師衞石曼姑也遂疑曼姑爲子圍父如其然則齊國夏何爲者哉四年國夏伐晉取晉八邑而納荀寅于柏人者中山之力居多故三年圍戚國夏主兵而求援于中山也人雖甚不肖苟非兩足之禽未有子圍其父願爲戎首以助之者吾知其必不然矣杜預注左傳不詳考其事之始終本末又引公穀之說以亂之故自漢至今其義未明愚特備錄經傳於前復加詳說於後以辨羣儒之惑而待後之學者　昭十六年欵鼻之戰季氏以臣拒君經書公圍成而不言戰以其不可以訓故不言春秋不言臣拒君而獨書子圍父滅天理絕人倫君子不忍言策書所不載後之學者詳焉或問曰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不知蒯聵在戚歟抑明知之而佯若不知歟曰非然也蒯聵在晉不在戚也何以知蒯聵在晉歟哀十六年蒯聵自戚入于衞十七年晉趙鞅使告于衞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以此知蒯聵在晉也哀二年蒯聵既以勇力持矛而爲趙鞅車右矣二年趙鞅圍邯鄲蒯聵亦必從之則蒯聵在晉不在戚又何疑且晉取戚而蒯聵居之實趙鞅爲主故齊衞伐趙鞅而圍戚其事與其文甚明又何必嘵嘵爲復爲之辨哉

襄公

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亦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衞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與會而經書於會者以晉楚爲主故屈建雖不與於會而亦書〕曹許之大夫皆至〔曹許大夫故稱人〕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

叔向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辜已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晉本不與會焉得與盟宋爲地主與盟可知然則不與盟者乃邾滕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邾私屬於齊滕私屬於宋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滕邾人之私屬故不與盟魯非人之私屬何敢視之季武子所以欲視邾滕者以邾滕既至必與盟故欲視之以輕其貢說耳既而邾滕皆不與盟魯又安得視之哉晉楚爭先欲爭先故衷甲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楚蔡衛陳鄭許曹八國之大夫于宋秋盟于宋宋爲地主魯往會之與盟者十國傳稱齊慶封邾悼公滕成公皆至而不序于會亦不與于盟是盟也晉楚二伯王盟中夏而諸侯之從者更相朝獨釋齊秦兩大國故齊慶封雖至而不序曹許之大夫稱人而不名邾滕尤微其君親至而會盟皆不與然則大國釋齊秦小國亦釋邾滕矣傳稱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叔孫曰我列國也何故視之豈邾滕非列國歟且曰邾滕人之私也春秋之滕薛小邾實私屬於齊宋故襄二年秋會于戚邾人至而滕薛小邾不至晉荀罃謂魯仲孫蔑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故是年冬復會于戚因知武子之言而滕薛小邾與齊崔杼偕至則滕薛小邾齊之私屬也而邾無聞焉定元年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我役也則滕薛小邾亦私屬於宋矣故宋之盟薛郳不至邾滕雖至亦不登於會盟之列也哀七年公伐邾入其國以其君來邾茅夷鴻請救於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則是春秋小國皆大國之私邾舊屬齊滕舊屬宋故齊宋請邾滕請爲其屬猶魯之請屬鄫也襄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寡君願事君無失官命以鄫無賦於司馬故願借助於鄫晉侯許之是以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比諸魯大夫焉既而以屬鄫爲不利故于是年秋戚之會鄫人在列仍使鄫大夫聽命于會然則宋之會邾滕不與者明爲齊宋之私屬而不復聽命于會矣絕小國于會而以爲己私自宋之盟始又不請于君而出自大夫之命則是盟也大夫之私盟也安得謂晉楚二伯主盟中夏哉故春秋正其名曰諸侯之大夫卑之也且畢之也如從前目後凡之例則當書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而再稱豹者豹若從季孫之言而視邾滕則大辱國矣故再稱豹言其不辱君命也左傳以爲違命而舍族其不然乎晉楚之成創自鍾儀繼之糴茷由是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至成十二年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是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鄭伯如晉聽成春秋不書盟而書會者言晉楚之成成于瑣澤之會也晉楚既成之後晉郤至如楚聘楚公子罷亦如晉報聘而盟于赤棘魯不與故不書瑣澤之會魯亦與焉晉楚之成實始于此既而有鄢陵之戰以敗其成自此晉楚交爭幾無寧歲自成十六年至襄十一年前後十二年而鄭始服楚不能爭晉楚之構兵乃息及晉悼卒晉平立晉霸益衰襄二十六年冬楚子伐鄭鄭知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故不禦寇而楚師亦退宋向戌遂造爲弭兵之說告於晉楚及齊秦而會諸侯之大夫于宋於是有晉楚二伯之名而天下之兵亦少戢矣齊不與盟亦朝于晉襄二十八年是時諸侯猶未叛晉也晉楚爭先楚人衷甲以脅晉晉畏楚乃先楚人晉少懦矣焉能禁楚氛之甚惡乎左傳謂晉有信故書先晉則似不然會盟序爵且先諸夏而後蠻夷假令楚有信又安得書先楚也穀梁謂豹云者恭也是則然矣而歸美於晉趙武其失與左氏同晉楚分爲二伯而大夫主盟不恭孰甚焉故春秋特正其名曰諸侯之大夫哉襄九年同盟于戲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又會于蕭魚皆不書諸侯自宋盟之後魯爲宗國宋爲上公皆往朝于楚供其職貢從其時命重其幣帛賀其福而弔其凶小國之君奔走于兩大國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敢憚勤勞事楚尤苦於事晉此春秋之一變也及楚康卒郟敖立郟敖弒楚虔立昭之四年楚使椒舉如晉猶假宋之盟而求諸侯于晉晉許之而諸侯麇至由是會于申而伐吳滅賴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是時晉平公卒昭公立晉失其霸坐視陳蔡之亡而不能救楚遂橫行而莫之禁此春秋之又一變也十三年楚靈弒于乾谿楚平立晉昭會諸侯于平丘而陳蔡復國實楚復之非晉之力二十六年楚平卒楚昭立三十年晉頃卒晉定立晉霸失而楚亦衰吳遂興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吳晉分爲兩伯春秋于是乎遂終

桓公

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傳十二年公欲平宋鄭宋立厲公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不平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古讀瀆爲豆句瀆反爲穀故句瀆之丘即穀丘反切之學實始於此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十四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僖公

二十有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二十六年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是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等十八國諸侯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傳三年冬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蔡昭公朝楚有美裘囊瓦求之不與爲是拘昭公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案左氏傳伐楚未聞蔡爲前列也蔡侯歸自楚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明沈玉於漢亦非河且誓不復涉漢豈請吳伐楚僭未嘗與之偕伐歟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案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似公羊未知其事也蔡請救于吳於是興師而救蔡穀梁傳同故不復錄

鄭厲立於宋莊宋多責賂於鄭故宋鄭不和魯桓欲平宋鄭而有穀丘之會宋燕皆與又兩會宋而宋卒辭平故魯桓獨與鄭盟而戰于宋則是宋燕一黨魯鄭一黨也至明年公會紀鄭而及齊宋衛燕之師戰于紀則又齊宋衛燕爲一黨矣先是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則宋與陳蔡本同盟之國故宋伐鄭而齊衛陳蔡從之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書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辠宋也何辠乎宋鄭之亂實宋釀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責賂無厭魯再三欲平之而終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而鄭未爲直也且勝負亦未分焉至明年魯鄭與齊宋等戰于紀則魯鄭齊宋各行其意莫適爲主故戰而不地何謂各行其意欲襲紀者齊之意欲救紀者魯之意助齊而與鄭敵者宋之意助魯而與宋敵者鄭之意故曰各行其意勝負雖分曲直未辨也至是宋復以四國諸侯伐鄭則曲全在宋惟宋獨行其意而已獨行其意者言非四國諸侯欲伐鄭也宋實以之所以辠宋云爾然則春秋戰伐而書以者皆以之者之辠歟曰非然也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未可謂能左右之也四國惟均齊爲大國又皆諸侯焉能左之右之惟宋馬首是瞻哉僖二十六年公子遂乞師于楚明師楚師者遂也而公以之伐齊取穀非所謂能左右之者歟故春秋獨辠以之者謂其借人之力以行其意又能左右之殘民之命逞己之私不仁甚矣故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若夫借人之力以救己之亡既不能左右之又不能行其意如定四年楚人圍蔡蔡方望救於吳焉敢以吳而柏舉之戰春秋亦書以者蓋憫蔡之危善吳之救何辠之有焉吳之戰于柏舉也舍舟于淮汭漢而戰再戰于小別三戰于大別四戰于柏舉五戰于淸發及雍澨而後及郢蔡雖與偕未聞與戰故曰不能左右之吳之謀楚也數十年矣伍員謀于前宰嚭謀于後各欲報其家之讐吳用其謀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之疲於奔命以病之又使之無忌佯爲畏而避之而後以大師繼之然則柏舉之戰吳之志也名爲救蔡吳實主兵蔡又焉能行其意乎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者蔡無辠而楚圍之吳能救之蓋惡楚而進吳也所以書既進之矣以之者無辠可知然則何以不書救春秋無義伐亦無義救吳大而蔡小蔡弱而吳強小能以大弱能以強義也惟柏舉之義爲然既書以故不書救春秋義之爲狄之其入郢也以班處宮故狄之柏舉之戰以義始以狄終春秋不遺善不隱惡先進而後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有如此

莊公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左傳無曹伯）

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寮謂諸侯北杏之會不言諸侯外疑之幽之會不言公內疑之）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

右齊桓同盟二

文公（文公十四年晉靈八年）

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傳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右晉靈同盟一盟主不與大夫主盟故序晉于宋

宣公（宣公十二年晉景三年）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淸丘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淸丘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右大夫同盟時晉景爲盟主故書先晉

十有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先會後盟非一地也）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

成公

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先是許靈公愬鄭伯于楚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在前年）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右晉景同盟五其一大夫盟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厲五年）

左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

十有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齊靈衛獻宋平曹成）

左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右晉厲同盟二

十有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邾宣）

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時宋有魚石之亂楚伐宋以助之）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鄭僖莒黎比）

左傳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許靈新即位）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杞孝 鄭簡 小邾穆）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穀梁 杞桓）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六月圍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亳杜氏讀亳也服氏經文作京公穀二家皆作京故從之）

右晉悼同盟四

二十有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晉平 曹武 宋平 杞文 衛殤）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晉侯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右晉平同盟一

昭公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晉昭 宋元 齊景 鄭定 衛靈 曹武 莒著丘 邾莊 杞平 滕悼 薛獻 小邾穆）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乃竝徵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齊人懼對曰敢不聽從邾莒愬於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無勤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及盟子產爭承（承謂貢賦）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

右晉昭同盟一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涖牲曰盟其禮皆亡公羊略言遇禮曰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菑一作側 謂周埒垣所以分內外衛威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謂之馬裯郎古之鞍故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幦者車覆笭會盟有壇爲埒垣布席設几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幦代之遇會盟三者備見春秋而闕天子合諸侯之禮周官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惟大朝覲乃行之是爲大會同冢宰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說者遂謂春秋同盟猶古殷同而設方明於壇上其不然乎杜預謂服異謂之同亦非也僖四年齊桓合諸侯以伐楚而楚服屈完遂及諸侯盟于召陵則是盟也楚服也獨非服異哉曷爲不言同然則同非服異信矣春秋前隱桓後定哀中夏無盟主故亦無同盟蓋必有盟主而後有同盟也穀梁謂齊霸同盟者同尊周晉霸同盟者同外楚其說近是亦未盡然齊桓尊周莫盛於葵丘之盟明天子之五禁曷爲不言同公羊謂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時桓德未衰亦未聞諸侯之叛其言未可信也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愚謂同盟者同事同謀同功同慮而同政同禁必待天子施而發之春秋王室既卑其禮不行久矣葵丘之盟宰孔臨之傳言宰孔先歸在既盟之後則宰孔臨盟可知臨之以天子之宰而申五禁焉與天子殷同而發同禁何以別乎君子惡其無別也故不言同猶晉文踐土之盟王子虎臨之且在王庭故亦不言同以別于天子之殷同云爾召陵之盟楚人帖息而盟不言同者蓋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然則同盟者同外楚歟是故宣十二年四國大夫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恤病者言爲楚所病則同救之討貳者言貳心於楚則同伐之同外楚也故雖大夫盟亦曰同盟其盟不信皆貶稱人襄二十七年九國大夫盟于宋其盟更甚於清丘皆大夫盟也一言同一不言同何哉當是時晉楚分爲兩伯猶後世南北兩朝北指南爲島夷南亦斥北爲索虜異俗異制異齊異宜乃欲混而一之合而同之其可得乎君子覲晉楚之盟不言同則穀梁外楚之說猶信春秋自僖以前及文襄之霸未有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者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自文七年扈之盟始（說見前）自是後兩盟于扈皆晉靈主盟諸侯亦不序言晉無君趙盾獨爲政也惟新城之盟七國諸侯皆序而趙盾稱名大夫也而儼然爲盟主言其有無君之心而從動於惡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故亦稱同盟及宣二年盾弒靈公未聞諸侯之討而反託言孔子之褒遂有良大夫之目則春秋亂臣賊子接迹比肩于世君臣之大義不明蓋非一朝一夕矣僖十五年齊桓合諸侯盟于牡丘而諸侯先有散辭昭十三年晉昭合諸侯盟于平丘而諸侯皆有異志牡丘之盟不言同平丘之盟有異志而仍言同者晉霸雖衰諸侯猶同心外楚而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起而振之哉（啖助曰凡同盟者皆盟辭同也盟辭彼此各異故不言同案襄九年同盟于戲晉爲載書鄭公子騑趨進而更其辭則盟辭彼此各異矣曷爲亦言同也啖助之說妄甚）

隱公

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何注魯不稱人者內辭宿不出主名者主國與可知）

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

桓公

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儀父盟于趡（公羊作公及穀梁作及左氏亦作及而俗本左氏春秋作公會邾人亂之也學者觀傳自明不必復辨）

左傳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此左氏傳中之經足正經文之誤又與穀梁經文同故從之）

莊公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 左氏無曹伯）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宋儒不信左傳及諸子書而以小白爲襄公子故有諱公盟與仇爲嗜之說）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僖公

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翟泉〔公穀二家經皆作公會左氏無公蓋闕文也杜預因經文闕公妄為之說不足與辨觀傳自明〕
左傳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
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
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傳明言公會則闕文可知〕

文公

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成公

三年冬十有一月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
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
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
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
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
未盟衛禮也
公羊傳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穀梁傳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求兩欲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己丑及郤犫盟
左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
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犫來聘且涖盟

襄公

七年冬十月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是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衛非貳也子叔乃公孫剽來聘在元年〕而尋孫桓子之盟前見公登亦登叔孫
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
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
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
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十有五年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三傳不言盟地三傳皆無文〕
右會盟不言公會公及十三條中有誤文一〔處父之盟〕闕文
一〔翟泉之盟〕存疑一〔僖十六年幽之盟〕

春秋達例凡列國大夫來聘且尋盟則公與之盟不言公亦不
言地君不與臣盟故不言公盟於國故不言地曷為齊高傒宋
向戌獨言地高傒之盟在僖二十二年秋齊及宋陳伐我西鄙
在十九年冬左氏皆無傳莫知其見伐之由蓋是年秋齊宋盟
于鄄公子結亦與焉經稱媵陳人之婦則是盟非公命可知何
氏休謂鄄之盟齊宋欲謀伐魯事雖無據然自長勺乘丘以來
齊魯不和久矣莊公亦倔強不肯下齊未嘗一朝齊國至是而
齊與魯平齊桓欲親厚魯特遣貴大夫高傒來盟是時齊為盟
主故不與之盟于國而特與之盟于防所以敬禮盟主故自盟
之後齊魯遂和納幣結婚而仍世為甥舅則是盟也所以合兩
國之交成兩君之好故謹而書于策公羊謂不言公諱與大夫
盟失之矣不言公者春秋公與大夫盟之達例也何諱之有哉
宋為上公王者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亦以敬禮盟主
者敬禮宋視列國有加故齊高傒宋向戌獨言地隱元年及宋
人盟于宿襄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劉文無軒輊且宿之盟宋魯
始通劉之盟重尋舊好一也特以宋稱人而盟不日故穀梁謂
內外皆卑者宋稱人故外卑盟不日故內卑然則凡盟不言公
而公實與盟則日公不與盟則不日亦春秋之達例與成三年
及荀庚盟十一年及郤犫盟齊與晉皆盟主也曷為或地或不
地高傒齊之上卿荀庚郤犫晉之下卿也雖皆盟主而禮有等
差故或地或不地者以此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
大夫盟于翟泉諸侯之卿視天子之士故稱人王子虎臨之故
亦稱人僖公會之故書曰公會王人公穀二家經文及左氏傳
文皆同獨左氏經文與傳互異不言公者蓋闕文也後世俗儒
力攻左傳以為尊經公穀二家經文炳然不以為據反據左氏
闕文而為之說曰公會王人皆不言公乃引文十年及蘇子盟
于女栗以為證妄之甚矣案文八年襄王崩頃王立文十年頃
王二年先是公孫敖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故毛伯衛來求
金求金者猶求賻云爾由是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至是王使
蘇子來盟于魯蓋王臣下盟諸侯周室之卑等于列國春秋不
言蘇子來盟者為天王諱也然則及蘇子盟于女栗何以書譏
何譏爾譏周也而魯以待齊宋者待周亦不能無辠焉公會王
人禮也王人來盟于魯則冠屨不分上下矣翟泉之盟猶可言
也盟于女栗尚忍言哉故女栗之盟不言公諱之也說者乃以
翟泉與女栗同科不亦妄乎桓十七年及邾儀父盟于趡邾子
克也嘗與隱公盟于蔑矣桓十五年邾儀父與牟葛來朝皆賤
之而稱人明以夷狄待之公羊曰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及是復
修蔑之好故既賤之於前而稱人仍進之於後而稱字蔑趡兩
盟皆渝一日一不日穀梁謂渝盟不日非也蓋以趡之盟不言
公而公實與盟故日則左氏經文之誤益信愚以左氏傳中之
經正經文之誤非捨經而從傳實事求是正所以尊經後之學
者詳焉莊十六年同盟于幽齊桓始霸合八國之諸侯而魯獨
使微者往會左氏無文杜預臆說不足信也穀梁謂北杏之會
稱人外疑之幽之會不言公內疑之北杏稱人是齊侯宋公矣
幽盟不言公公實在列或以為公叛盟故諱不稱公輿論紛然
終無定論愚謂當以公羊經文為正二傳無公亦闕文也公會
諸侯不言公獨此一條仍存疑以待後之學者〔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說見前〕
或問曰桓十七年趡之盟曷為不言公春與邾盟而秋伐邾君
子以公背盟為已速矣故伐邾亦言及而不言公所以譏公也
文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公與之盟曷為不日諱與王
人盟故不言公別于公與大夫盟故不書日

文公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冬晉
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
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
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
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
崇德

三年夏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
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四年秋晉侯伐秦

左傳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傳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夏四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公穀二傳皆不知其事而以意逆之故不錄）

十年夏秦伐晉

左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經不書）夏秦伯伐晉取北徵（經不稱爵狄秦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乃以其屬出皆出戰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殽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公羊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二傳一曰敵一曰略亦似不知其事而以意說）

十三年左傳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孔疏桃林之塞在晉之南從秦適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之者以秦與東諸侯遠結恩好及西乞術聘魯亦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結外援東西圖己故使守此阸塞欲斷其來往也）

十四年左傳楚莊王立公子燮與子儀作亂（子儀鬭克字）初鬭克囚于秦（事詳僖二十五年傳）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故作亂（秦晉構兵而秦合于楚其謀自殽之戰始成十三年晉厲公使呂相絕秦曰穆公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然則鬭克求成穆公使之楚成被弒故謀不成）

十有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宣公

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二年春秦師伐晉

左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

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左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十有五年六月秦人伐晉（經書六月下有秋傳稱秋七月必有一誤）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成公

二年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晉伐齊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秦嘗西戎之長未嘗侵伐東諸侯以晉爲之蔽也及殽之敗秦與楚合宣十六年秦人助楚滅庸至是楚又挾秦侵衛侵魯春秋不書侵而書公及楚人秦人等盟于蜀見秦楚合而晉霸少衰東諸侯靡然從之矣傳言畏晉而竊與楚盟非也諸侯皆畏楚豈畏晉哉公穀皆不知楚救齊而侵衛侵魯故公與之盟直以意說而已）

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一年左傳冬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有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傳稱諸侯朝王明厲公帥諸侯以朝王也自會言之故曰公如京師不言朝而言如春秋達例說見第八卷或以爲慢是以朝王爲諸侯之慢必以不朝爲諸侯之恭其說悖矣）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襄公

九年左傳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經不書）晉饑弗能報也

十年夏晉師伐秦

左傳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九年傳秦人侵晉經不書疑闕）

十有一年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楚不能救鄭而鄭服于晉故秦人伐晉而聲言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二年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秦楚講兵伐晉）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秦楚結爲婚姻）

十有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二十五年左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皆在二十四年）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左傳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公羊傳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

謂之出奔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先是秦晉修成至是秦鍼奔晉公羊以爲仕諸晉信矣

定公

四年左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五戰及郢十一月庚辰吳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庭牆而哭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左傳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九月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冬十月楚子入于郢文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百濮從之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都阪高當是時楚其危哉秦人助楚滅庸而楚復安至是吳入郢昭王奔隨楚已亡矣秦人救楚敗吳而楚復國皆秦之大有造于楚者也

春秋大國晉楚齊秦東諸侯皆畏楚而不畏秦者蓋晉足以當秦東諸侯實賴晉爲之蔽也楚無大國之蔽故志在中原由近及遠先肆虐于陳蔡而鄭當其衝楚之虎視尤在鄭鄭服于楚東諸侯靡然從風楚遂橫行于中原而莫之能禁秦豈無中原之志哉秦所忌者惟晉春秋之全晉強戰國之三晉弱不足以當秦最近于秦秦蠶食諸侯先自近始欲伐近而恐遠者救之故秦遠交齊楚近攻三晉三晉亡而齊楚舉之若拾遺矣晉所倚者亦惟秦故晉獻與秦穆結爲婚媾及晉獻死而夷齊卓子弒秦先納夷吾後納重耳重耳霸諸侯亦因秦之力僖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背晉而竊與鄭盟且戍鄭由是秦晉始有隙三十二年秦遂遣三帥襲鄭及其還也晉襄要而擊之喪師于殽秦晉遂成讐敵春秋諸儒以秦誓編於書故盛稱穆公之德而春秋獨於秦穆無善辭學者疑之秦用孟明所謂仡仡勇夫也既喪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于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仡仡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有取乎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辭文二年秦伯伐晉稱人四年晉侯伐秦稱爵安見其貶秦也惟二年晉人伐秦先且居爲帥而經不書謂之崇德春秋既人晉卿復人秦伯蓋交譏之又何德之崇而謂之崇德乎令狐之役曲在晉兩稱人及十年秦伐晉康公自將春秋不書爵不稱人直以秦爲狄矣蓋自殽之戰秦穆之毒晉尤深忠天下可以敵晉者惟楚于是遣楚囚鬬克歸楚求成其謀伐晉始作秦誓旋遣楚囚誠所謂令之謀人姑將以爲親者其心忌克惟圖報復而已雖楚穆殞命厥謀未就然秦卒與楚成其後文十六年秦人助楚滅庸成二年晉與魯衛敗齊師于鞌秦人助楚救齊而侵衛侵魯遂與諸侯之大夫盟于蜀春秋惟城濮之戰及溫之會秦人與焉昔晉合秦以敵楚今楚合秦以敵晉實因殽之役晉襄激之使然由是陽橋之役晉畏其衆而避之魯衞惴惴然從之蓋秦楚合而晉霸亦少衰矣及晉厲公立合諸侯伐秦且先使呂相絕秦是時秦桓公既與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聲其辠以討之于是諸侯朝王仍自京師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君子謂是師也名之正辭之順春秋書之特詳明與厲公以復霸也故我謂厲公非無道之主者以此其後悼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鄭遂屬晉秦人爲之興師聲言救鄭而敗晉師于櫟由是秦楚邦交益密又重之以昏姻故秦人侵晉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晉人取鄭秦楚聯兵伐宋師于楊梁以報之而東諸侯宋衛魯咸被秦兵之酷烈豈非秦穆之詒謀也哉襄十四年晉悼伐秦棫林之役遷延而退爲諸侯笑遠不如晉厲麻隧之師諸侯皆睦于晉春秋諸儒褒悼而貶厲非公論也左傳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見子曰來楚檮杌諸書而左氏取之故紀事皆實其論未公及襄二十五年秦晉脩成二十七年晉楚分爲兩伯天下益少事晉霸雖衰而秦晉之搆兵亦息矣當是時楚弱吳強吳楚交爭中夏無盟主及吳伐楚入郢昭王奔隨秦人救楚而敗吳師昭王復國自是後秦不復見於春秋晉遂分裂爲韓魏趙春秋一變爲戰國而秦愈強力戰而并天下天下號爲虎狼秦

皇清經解卷八之四十二終

嘉應張[illegible]洪舊校
番禺陶學瀛新校